



吴蔚 著

吴蔚 作品集

WORKS OF WUWEI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吴蔚 著

吴蔚 作品集

WORKS OF WUWEI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总目录

斧声烛影

开元悬疑录：将进酒

璇玑图

交子

鱼玄机

韩熙载夜宴

大汉公主

大唐游侠

钓鱼城

青花瓷

包青天：沧浪濯缨

楼兰

敦煌：碧海青天

战襄阳

和氏璧

明宫奇案

柳如是：柳色独秀

柳如是：如是我闻

孔雀胆

江东二乔

宋慈洗冤录：满怀冰雪

宋慈洗冤录：一天明月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斧声烛影

上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著

斧声烛影

上
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分册总目录

[斧声烛影（上）](#)

[斧声烛影（下）](#)

[《斧声烛影》大事编年](#)

[书中人物补记](#)

[斧声烛影之谜小考](#)

[五代年号表](#)

[宋辽年号表](#)

[后记——关于《斧声烛影》小说](#)

[返回总目录](#)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斧声烛影

上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著

斧声烛影

上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斧声烛影 / 吴蔚著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11.4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 - 7 - 80219 - 852 - 4

I . ① 斧... II . ① 吴... III . ①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57318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文案统筹 刘海涛

责任编辑 逯卫光 翟琰萍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元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名 斧声烛影（上）

作 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 - 63292534 63057714（发行部） 63055903（编辑部）

传 真 010 - 630569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710毫米×1020毫米

印 张 16.5

字 数 212千字

版 本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9 - 852 - 4

定 价 60.00元（上下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博浪飞鹰](#)

[第二章 樊楼灯火](#)

[第三章 老鼠弹筝](#)

[第四章 清明上河](#)

[第五章 风云再起](#)

[第六章 惊天秘密](#)

[返回分册总目录](#)

可怜烛影摇红夜，尽有雄心一夕灰。

——作者题记

引子

自秦代以后，皇帝的印章专用名称为『玺』，又专以玉质，所以称『玉玺』。神玺称『皇帝神宝』，专门镇国，藏而不用。受命玺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专用来封禅祭天。两方玉玺显示着皇帝受命于天和受命于神的无上权威。

公元960年，后周^[1]显德七年正月朔日^[2]，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旦。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家家户户争相用鸦青纸剪成各种大幡小幡，糊在门楣之上。从一大清早开始，士民们饮干屠苏酒，吃完年饽饽^[3]，便迫不及待地换上新衣出门，走亲访友，往来拜节，祝福道贺。

京师开封的主要街道上早搭起了无数彩棚，摆满食物、果子、衣着、靴鞋、首饰、玩好等各色年货，间列着舞场歌馆、杂耍赌摊，热闹异常。车马交驰，人海如潮，四处充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

今岁元旦凑巧是周恭帝^[4]登基以来的第一个新年，后周君臣为此也在大庆殿中举办大型朝会庆贺。大庆殿位于宣德门内，是皇宫正殿，殿宇巍峨广阔，可同时容纳数万人，只有大礼和正朔朝会才会启用。

年仅七岁的小皇帝柴宗训端坐在殿首，身侧坐着他的母亲符太后。殿庭四周仪仗队环伺，威严肃穆。大殿四角站着四名武士，称为“镇殿将军”，高大魁伟，远过常人。

仪式正式开始前，负责掌管皇帝玺印的符玺郎先将神玺、受命玺两方白玉宝玺呈送到御座两侧。

自秦代以后，皇帝的印章专用名称为“玺”，又专以玉质，所以称“玉玺”。一共有六方，分别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另有一方传国玉玺，为和氏璧琢成，是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到唐代时，天子玉玺增加到九方，成为定制，除以上七玺外，又增添了神玺以及受命玺，均以白玉雕成。天子外出，则将玺分别装在木匣里，用五辆车装载，随行天子仪仗中。五代时期，由于连年征战，政权更迭，并非所有朝代都刻过国玺，也无法像唐代那样实现天子九玺的定制。后周就只有神玺、受命玺二玺。这两方金盘龙钮的玉玺为后周太祖郭威登基后请高手匠人雕刻，神玺称“皇帝神宝”，专门镇国，藏而不用；受命玺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专用来封禅祭天。两方玉玺代表着后周的至高皇权，只有大朝会时才会取出来，用来显示皇帝受命于天和受命于神的无上权威。

玉玺一举，大朝会遂正式开始。京师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均朝服冠冕，穿戴得整整齐齐，鱼贯入殿，向小皇帝及符太后拜贺新年。朝贺的队列中还有手捧土特产的各州进奏官^[5]，以及高丽、大理、回纥、于阗等外蕃使臣。

礼仪结束后，小皇帝在符太后的提示下稚声稚气地宣布赐宴。酒如池，肉如山，还有教坊乐人从旁助兴，丝竹叮咚，轻歌曼舞，好一幕君臣同乐，好一派喜气洋洋！

酒宴正酣之时，边境忽有急报传来，说是辽国与北汉正联兵南下，侵犯后周边境。

辽国^[6]是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国家，五代以来日益强盛，成为中国的北方强敌，后唐、后晋两个沙陀族人建立的朝代的灭亡均跟其有直接关系。北汉则是后周的死敌，其开国皇帝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亲弟，而灭亡后汉、夺取中原政权的正是后周太祖郭威。北汉地瘠民贫、国力微弱，为了复仇，干脆屈膝奉辽帝为叔皇帝，输赋税贡辽，由此换来辽国的武力支持，两方不断联兵攻扰后周。

小皇帝和符太后未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听到敌人大军压境，锐不可当，顿时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辅政的宰相范质和王溥等人也慌作一团，竟然忘记了应该先去辨明消息的真伪。一场盛大的宴会不欢而散。

文臣们匆匆商议之后，决定派朝中最勇猛的将领率领精锐军队前去抵抗敌人，殿前都点检兼太尉赵匡胤便成了众望所归——他不仅名高位重，手握重兵，且与皇室沾亲带故，其弟赵光义^[7]的妻子即是符太后亲妹。

第二天，在后周君臣殷殷期待的目光中，赵匡胤率领大军离开开封，前往边境。开封百姓忽然奔走相告：“点检做天子。”似是谶语。

尤其离奇的是，这句谶语已经不是第一次流传。半年前，后周世宗柴荣率大军北讨契丹，打算从辽国人手中夺回本属于中原之地的幽州^[8]，一日在军中检视文书时，意外发现了一块不到三尺长的木牌，上面

写着“点检做天子”五个大字。当时的殿前都点检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地位名望很高，柴荣捡到木牌后对其深加猜忌，不久因病班师回到开封后，立即解除了妹夫张永德的兵权，升任资历较浅的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而今张永德早已被排挤出了权力的中枢，有名无实，“点检做天子”的流言显然是暗示现任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该当皇帝。

自唐末以来，每逢政权变更，京师都会有大的劫掠行为发生，称为“靖市”，遍地狼藉，官民均难以逃过。不少富室人家担心再遭动乱，甚至开始收拾细软，准备外出逃避兵祸。一时间，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而领军出征的点检赵匡胤也大为反常，本来兵贵神速，他出京师后非但不着急赶赴前线，反而走走停停，到开封城北二十里的陈桥驿^[9]时，便不再前进，下令军队就地驻扎下来。

当晚，赵匡胤全无临阵对敌前的紧张和忧虑，仿佛对一切早就胸有成竹，泰然自若地喝了不少酒，且一反常态地早早回到临时充做军帐的东岳庙中睡下。

就在这天晚上，号称精通术数的殿前散指挥使苗训夜观天象后，突然在军中宣布说：“天象有异，该当点检做天子。”军中将士开始窃窃私语，骚动不安。

在苗训大肆散布天象论后，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和归德军^[10]掌书记赵普聚集了禁军将领高怀德、慕容延钊、王彦升、潘美等，研讨“天命”一事，一直讨论到深夜。然后，便开始有人四处军在军营散布消息，说：“现在周帝幼小，不能主政，我们在外面出死力，为国家抵御外敌，谁又能知道？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迟。”声势越来越大，口径越来越一致，军士们都哄然答应，由此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而此时真正的主角赵匡胤却佯装对外面的一切都不知情，在东岳庙中呼呼大睡。黎明时分，群情激奋的军士披甲执锐，团团围住了东岳庙。赵匡胤出来一看，只见将士们拿着兵器，一起大声喊道：“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皇帝。”赵匡胤还来不及回答，就有人将象征皇权的黄袍

披在他身上。众人立即下拜，一起高呼万岁。这就是“黄袍加身”这一典故的来历。

赵匡胤好像还有些不情愿，有意沉下脸，严肃地说：“你们这些人自己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如果能够听从我的命令，我才能答应你们的皇帝。不然，我不能当皇帝。”诸将均信誓旦旦地表示道：“愿意听从命令。”

赵匡胤于是当众申明军纪：不得惊犯周恭帝、符太后及公卿大臣；不得侵掠朝市、府库。他如此刻意约束将士，自然是用心良苦，有意收揽民心，等待将士一一答应，这才率军杀回开封城。

陈桥驿恰巧位于城北陈桥、封丘二门之间，陈桥守将见到军队叛变，不肯开门，赵军遂改从封丘门入城。开封守备空虚，负责京师和皇宫守卫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均为赵匡胤亲信，二人在宫中做内应，赵匡胤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京师。又下令斩封丘门守将，提拔拒军入城的陈桥守将，以表彰他忠于职责。

后周重臣范质、王溥被俘虏后押到赵匡胤面前。赵匡胤一见到二人，立即流涕道：“我受世宗厚恩，被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怎么办？”范质等未及回答，赵匡胤部将罗彦环已经拔剑在手，上前一步，厉声道：“我们无主，今日一定要立天子！”

范质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为。还是王溥反应快，先向赵匡胤下拜，高呼“万岁”，范质不得已也只好下拜，赵匡胤名分遂定。他随即赶到崇元殿行禅代礼，即皇帝位。因汉唐开基均以始建国——汉高祖刘邦在秦末战争时期曾被封为汉王，称帝后将新王朝定名为“汉”；唐高祖李渊在隋朝时袭封“唐国公”，故将定其朝国号为“唐”——赵匡胤也承袭传统，取其担任节度使的归德军治所宋州之意，以“宋”为国号，建立了赵宋王朝。赵匡胤即为宋太祖。

新的赵宋天子顺顺当当地从周恭帝手中取得了象征最高皇权的神玺和受命玺。为了表示他并没有欺负故主的孤儿寡母，又着意雕刻了一方新玉玺，称“大宋受命之宝”，表示他建宋称帝是受命于天。不过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在玺文上刻上朝代名号的先例，这一空前绝后的创新之举倒

多了几分欲盖弥彰的嫌疑。

此时，距离对赵匡胤有知遇提拔之恩的后周世宗柴荣病死才仅仅半年时间。

柴荣共有七个儿子，前三子早死，周恭帝柴宗训为第四子，赵匡胤登基后废其帝号，改封为郑王，与符太后一道软禁在开封城东南的天清寺^[11]中。第五子柴熙让在陈桥兵变当日失踪。又有两名宫女携着柴荣最年幼的两个儿子柴熙谨、柴熙诲及金银珠宝，意欲趁乱逃出皇宫，不幸被兵士发现捕获。

赵匡胤饶有深意地指着柴熙谨、柴熙诲问诸将道：“他们两个该如何处置？”亲信将领王彦升揣度出新皇帝的弦外之音，立即拔刀上前，打算将这两个年仅四五岁的孩子当场砍死……

[1]从907年到959年五十三年中，中原地区总共换了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后周为五代之一。公元951年，郭威先称监国，后称帝，建国号为“周”，史称后周。共传三帝，太祖郭威、世宗柴荣（郭威内侄及养子）、恭帝柴宗训（柴荣子），历十年。

[2]正月朔日：农历正月初一，古时元旦即为今之春节。元旦，意为一年的第一个早晨，是一年的开始。

[3]屠苏：古代一种酒名，常在农历正月初一饮用。饅飣（bótuō）：古代的一种面食。

[4]“恭”为柴宗训死后谥号，史称其为恭帝。因本书先后出现多位皇帝，为方便读者，均根据习惯称谓采用谥号或庙号来区别。

[5]诸州在京师设常驻联络机构进奏院，为各州官员入京办事提供寓所，类似今驻京办事处。进奏院置有进奏官，掌管各种文牒、章奏、诏令等的投递、承转。

[6]公元916年，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正式称帝，国号契丹。公元947年，耶律德光（辽太宗）灭后晋后进入开封，建国号大辽。984年，耶律隆绪（辽圣宗）又改称大契丹，1066年耶律洪基（辽道宗）复国号为大辽。

[7]赵光义本名赵匡义，其兄赵匡胤即位后避讳改名为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他本人登基后又改名赵炅。本小说中一律采用赵光义的名字。

[8]幽州：古称“燕”，今北京及长城一带。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后晋开国皇帝）为求军事援助割让燕云十六州给辽国，辽人改幽州为南京，成为辽国陪都，驻有重兵。

[9]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

[10]归德军：治所宋州（今河南商丘），赵匡胤当时还兼任归德军节度使。

[11]天清寺为五代后周太祖郭威所建，明末毁于水患。遗迹繁塔在今河南开封禹王台公园西侧，是开封现存最古老的建筑。

第一章

博浪飞鹰

这飞鹰学名叫海东青，出自辽东女真部落，擅长抓捕各种水禽、小兽。本身已是天下罕有，爪白者最为稀奇。天底下仅有两只，除了这只外，另一只在当今辽国皇帝手中。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大河如同从天上倾泻而下，势不可当；河水汹涌奔腾，滚滚东去，势不可回。唐代诗仙李白这句诗堪称描写黄河壮观景象的神来之笔。

唐代诗人刘禹锡也有诗云：“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黄河如带，九曲回肠，一直到中原腹心之地河洛一带时，才算彻底冲出山谷峡口，进入了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真正展现出一泻千里、东走大海的王者气概。

这条气势磅礴的文明之河也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两岸多有沙地，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黄河南岸的博浪沙。博浪沙位于开封府阳武县^[1]，博者，宽广也；浪者，涌动也。初闻其名，已经可以想象到它是一大片连绵起伏的沙丘，荆棘纵横、乱草丛生、风声掠地、沙气逼人。

博浪沙虽然地貌荒芜苍凉，却并非人迹罕至的偏僻之地——这里距京师汴京仅三十里，离大宋发祥地陈桥驿仅十里，一条东西向的大道蜿蜒穿过，更是给沙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和人气。大道是一条极为古老的驰道，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昔日张良便是带领力士在此用大铁锤行刺秦始皇。博浪一击千古恨，只缘误中副车中，事虽不成，然此于千乘万骑之中一锤奋击的勇气点燃了天下人反抗暴秦统治的烽火，博浪沙亦由此名闻天下。后人有一诗咏道：

一击车中胆气豪，
祖龙社稷已惊摇。
如何十二金人外，
犹有人间铁未销？

人们为了纪念张良与力士的惊天一击，在驰道边上建了一座八角博浪亭，不但成为来往行人绝佳的休憩之所，更是开封府名闻遐迩的游览胜地。

正值寒食节^[2]，春光淡荡，晴岚烟霭，博浪沙也笼罩在一片空濛的水汽中。“人间佳节唯寒食”，寒食是民间第一大祭日，无论士庶平民，均会选择这一天出城，或扫墓祭祀，或踏青游春，田野道路，士女遍地。驰道上的行人亦明显比平日多了许多，大都是开封本地的扫墓者，素服白衣，倾家而出，身后是担挑着香烛、纸马、楮钱^[3]等祭祀用品及美酒、枣铨、姜豉、乳饼之类供奉品的僮仆、女使^[4]，浩浩荡荡，来往不息，真可谓驰道若市。

博浪亭内外也聚集了不少人——有站在亭中观览风景的，有散坐在台阶石阶上歇息的；既有长袍纶巾的文士，也有戴着席帽^[5]、一身苦力打扮的脚夫，以外地人居多，且明显不止一路。

亭侧有一块大石堠^[6]，是唐代遗物，多历战火风雨，风化得厉害。顶端一角倒是滑不溜手，光可鉴人，二百多年来，不知道有多少路人用手在上面抚摸过。

一名年轻男子正举袖拂去石堠上的尘土，仔细辨认着字迹。这是一块标记里程的里堠，石碑正面除了刻着“东北至汴州三十里”外，还镌刻着一行小字，云：“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

男子约摸二十岁年纪，瘦削强健，一身玄色道服^[7]宽大飘逸，楚楚有致，望上去颇有仙风道骨。他略略一扫碑文，即轻蔑一笑，扬声招呼道：“寇准，你快过来看，这最后一句好没道理。”

寇准^[8]正站在亭中凭栏远眺——天涯渺渺，云重烟轻，凉风若扇，淡远清流。几只水鸟正在阴翳的天幕悠闲地盘旋，更高处则有一只雄鹰御风翱翔，身姿矫健。他不过十四五岁年纪，眉头紧蹙，神情凝重，倒显出几分成年人的深沉老道来。听到同伴呼唤，当即回身走到石堠前，细细看过碑文刻字，沉吟片刻，道：“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这三条都是人之常情，可为何去者该避开来者？”

道服男子道：“所以我才笑它没道理。‘去’是指离开所在的地方到别处，由自己一方到另一方，与‘来’相对。可在博浪亭这里，何谓‘去’，何谓‘来’？东南是开封，西北是阳武县，既可以说去开封，也可以说去阳武，方向却是完全相反，到底要如何区分？”寇准道：“这石堠上写明‘东

北至汴州三十里’，应该是以汴州为准，譬如我二人是来开封，这些脚夫可就去开封了。”

道服男子道：“即便如此，可是对来者而言，目的地近在眼前，去者则长路漫漫，艰辛才刚刚开始，为何反要避让？这还是不合常理。”寇准道：“也许这‘去避来’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来历故事。”

一旁一名脚夫见这一长一少一本正经、非要弄明白究竟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道：“你二人说得都不对，去避来，并不是指去的路人要避免迎面过来的人，而是要避开身后的来者。有人自背后奔走赶过来，脚步匆忙，必是有要紧的事，所以要及时避开。这不过是习惯性的避让，哪里有啥子来历哟！”^[9]口音中带着浓重的蜀音。

道服男子倨傲地望了一眼脚夫，露出鄙夷的神色来，显然内心很瞧不起这贫贱苦力，对他的话也不屑一顾。寇准倒是觉得脚夫的话有几分道理，只是反复品度，还是觉得经不起字面的推敲——“去”对“来”，一定是指互相照面的行人，果真如脚夫所言，该称“来避来、去避去”才对。

正巧一名三十岁左右的青衣文士背着行囊路过，闻言走过来笑道：“‘去避来’当然是有来历的。白居易有诗云：‘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岸花汀草，碧芜千里，美不胜收。张若虚则有诗云：‘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芳华难驻，美意不留，怅恨无穷。世人总是屈指盼春来，弹指惊春去，如此类推，去的难道不该为来的让道么？”

他虽偷换了概念，却是才思敏捷，解释得着实巧妙，尤其眼下正值寒食，恰是暮春的尽头，这一番奇谈妙论可谓十分应景。道服男子欣赏他才情风雅别致，有心结识，上前作了一揖，道：“在下大名府潘阆，字梦空，号逍遥子。这位是小友寇准，字平仲，关中人士。敢问兄台高姓大名？”青衣文士道：“鄙姓王，名嗣宗，字希阮，河东汾州^[10]人氏。”

潘阆道：“原来是王兄。”寒暄几句，又问道，“不知王兄这次来汴京所为何事？是探亲，还是访友？”王嗣宗笑道：“王某预备参加明年乙亥科的科举考试，此番进京，特地为游学而来，务求明年金殿题名。”

科举始于隋朝，是一种以考试成绩而不是以门第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在唐朝时渐趋完善，基本特征是分科考试，择优录取。终唐一朝，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代宰相八成以上都是进士出身，由此可见科举的影响和成效。宋代科考本来只有乡试和会试，然则去年因知贡举^[11]李昉取士不公，引发落榜举子徐士廉等人敲击登闻鼓^[12]告御状，当今皇帝赵匡胤极为重视，亲自出题并主持复试，此后殿试成为制度。因而现在的科考改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进行——乡试即各地州郡举办的考试，旨在从本地户籍考生中选拔出类拔萃者，到中央朝廷参加礼部主办的会试。会试合格者再进皇宫谢恩，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轮殿试。最后的登科进士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是堂而皇之的“天子门生”。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所以王嗣宗才言明“金殿题名”，而不是前人常说的“金榜题名”。

按照惯例，乡试在秋季举行，会试和殿试则分别在次年的正月和二月举行。州郡均有“解额”限制，即朝廷分配的录取指标有数目规定。为防止外地人在本地应试发解，占用本地解额，各地对考生的户籍资格要求极严，只有有户籍且长居本地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这王嗣宗其貌不扬，囊囊萧然，又是孤身一人，未带僮仆，连代步的驴马也没有一匹，料来家境贫寒，并非出身世家豪族。他不在家乡汾州安心准备乡试，却提前到京师游学，无非是要投诗献文给名公巨卿，先求扬名于京师，混个脸熟，好在将来的会试中占到先机。^[13]这一招即世人所称的“行卷”，在唐宋士子中颇为流行，大才子白居易昔日也曾用过。当今声誉卓著的知制造王祐也是靠这一招起家的，他年轻时在洛阳游学，投书给宰相桑维翰^[14]，桑维翰惊叹其文采华丽，击案赞赏，王祐由此名闻京师，顺利步入仕途。招儿固然是好招儿，但京师藏龙卧虎，高士如云，非文章才华杰出者不能走行卷之路，不然只会贻笑大方。这王嗣宗一张口便是“金殿题名”，可见对自己的才学极有信心且对进士头衔势在必得。

潘阆虽也自负诗文才学，却久有隐逸山林之心，不喜科举，对士子“行卷”、“通榜”^[15]之举更是轻视，闻言只淡淡一笑，并不作答。寇准却恭恭敬敬地拱手道：“原来王丈^[16]是进京游学。想来王丈诗文华美锦

绣，寇准不才，还请多多指教。”

王嗣宗见他年纪虽幼，却是言谈不俗，举止有大家气派，颇为惊奇，忙回礼道：“不敢当。”又问道，“寇小哥儿当真是关中人氏么？听你口音，倒似河北一带人氏。”寇准道：“王丈好耳力！寇准祖籍是华州下邽^[17]，不过因先父在外宦游，我自生下来便居住在大名府，还没有回过故乡，将来参加乡试，按律也得在大名府报名。”

王嗣宗见他不过十来岁年纪，却已有追求功名之心，志向当真不容小觑，好在对方年纪还小，断然赶不及与自己争锋，当即兴高采烈地道：“大名府好，人杰地灵，人才济济！当今知制诰王祐王相公籍贯家乡不正是大名府么？”寇准道：“是，王祐王相公是大名莘县^[18]人氏。”

知制诰是唐宋时掌起草诏令的加衔。唐初时中书省有中书舍人一人，专掌草拟诏敕，称为知制诰。唐玄宗开元以后，时常以尚书省诸司郎中等官领其职，称为兼知制诰。唐中叶以后知制诰之职转入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入院一年若加知制诰则掌内命起草机要文书，否则仅备顾问不作文书。宋朝沿袭唐制，但又略有不同，凡翰林学士入院皆加知制诰，起草内制文书；若以他官加知制诰衔，则仅起草外制文书而已。王祐在后晋时以文章俊秀闻名，不过一直只是担任地方县令，宋朝立国后才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后任知制诰，加集贤殿修撰，备受太祖皇帝赵匡胤宠信。名将符彦卿后周时封魏王，任大名尹、天雄军节度使，入宋后依旧率领重兵镇守大名府，以防契丹。他虽是赵匡胤弟赵光义的岳父，却也是后周恭帝柴宗训的祖父，加上他本人武艺出众、用兵如神，在军中威望很高，赵匡胤逐渐起了猜忌之心，特意派王祐到大名侦伺动静，令其务必取得不利符彦卿的证据，好除去这个心腹大患。不料王祐到大名仔细调查一番后，以自己全家百口性命担保符彦卿没有异心，方才免去一场大祸事。但王祐本人却因为忤逆皇帝心意而失宠，被调到南方偏僻之地任知州，直到后来向朝廷奉上自己所编撰的二十卷《重定神农百草》^[19]，赵匡胤虽是武将出身，却酷好书籍文学，龙颜大悦之下，才召其回京师，重任知制诰一职。

王嗣宗道：“王相公可是本朝第一等的大才子，学问既高，人品也好，自从翰林学士陶谷死于南唐弄臣韩熙载所设的美人计后^[20]，朝中

再无第二人能与他齐驾比肩。”言语中对王祐品学深为尊敬、钦佩。

王祐时任知制诰，才名满天下，很可能被任命为下一任的知贡举，主持明年的会试。潘阆揣度王嗣宗此番进京，多半预备要向王祐行卷，忍不住插口道：“王祐的文章和为人都是不错的，可惜老来糊涂，编了一本错误百出的《重定神农百草》。”

王嗣宗愕然道：“错误百出？”潘阆道：“王祐以文章起家，对本草和医术从无涉猎，却非要不懂装懂充行家，编撰什么《神农百草》。我敢说，书中的大多药材他见都没有见过。”

王嗣宗闻言很是不悦，可他毕竟是读书人，在家乡也是文名远扬，若是当众与一个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后生小子争论，多少有失体面，眼见话不投机，便拱手道：“王某还要赶着进京去拜会王相公。二位小哥儿，我先行一步了。”

寇准却道：“此去京师已然不远，不如我们与王丈一道上路，也好有个照应。王丈可别介意，潘大哥心直口快，但并无恶意，他虽然年轻，却是大名府有名的神医，适才品评《神农百草》疏漏，也是本性所致。”

王嗣宗这才知道潘阆原来也是有些本事之人，虽并未因此对其人有所好感，但见寇准举止进退有度，料来是名门之后，他本人在京师毫无根基，广交朋友总是一件有利前途的好事，便道：“原来如此。承蒙二位小哥不嫌弃，咱们这就结伴同行如何？”

寇准点点头，又道：“潘大哥，你这就唤飞鹰下来，我去牵马。”王嗣宗闻言大奇，举头仰望，问道：“原来天上的那只飞鹰是潘兄所养。”

潘阆很是得意，道：“它可不是普通的飞鹰，它的学名叫海东青，出自辽东女真部落，擅长抓捕各种水禽、小兽。”边说边将手指抵在唇边，打了声长长的唿哨。那飞鹰闻声立即回旋掉头，翩然朝博浪亭方向俯冲下来。王嗣宗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驯鹰，忍不住惊叹一声。

潘阆又道：“这海东青本身已是天下罕有，爪白者最为稀奇。天底下仅有两只，除了我这只俊鹘外，另一只在当今辽国契丹皇帝手中……”王嗣宗忽指着空中道：“呀，它飞走了！它怎么飞走了？”

潘阆抬头一看，果见自己心爱的海东青蓦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正不明所以间，它却又钻下云层，疾若闪电，直朝西北方向俯冲而去。

遥见那方向正有尘头升起，潘阆“哎哟”一声，心道：“该不会是有行商往京师贩卖猪羊，俊鹞随我一路南下，未曾捕猎过瘾，它见到道上有活禽路过，忍不住要小试身手？”慌忙奔到驰道上，穿梭人群，疾步往西北方赶去，意欲探明究竟。

却听见海东青一声急促的嘶鸣，又重新振翅腾入空中，两只箭矢如流星般擦着它的尾羽破空呼啸而上。

潘阆顿时明白前方有人在用弓箭射海东青，心下大急，又抿嘴唿哨一声，高声叫道：“俊鹞，快回来！”

那海东青受到飞箭的威胁，竟还是不肯飞回主人身边，只在上空箭力不及之处盘旋不止，似乎下面有什么令它难以割舍之物。

潘阆心道：“俊鹞这是怎么了？它可从来没有这样过。”眼见驰道上人多难以行快，索性斜插到沙地中，一口气跑上路边一个高高的沙丘——却见前方正有一大队行商停在道中，除了拉车的骡马之外，并无猪羊等活禽。商队前头有数名骑士勒马伫立，正对着空中指指点点地商议着什么。其中一名雪衣骑士手挽强弓，应该就是适才朝海东青发箭之人。潘阆见他又在扣箭上弦，情急之下，一边挥手一边大叫道：“喂，不能射！不能射！”

话音未落，却见驰道北边沼泽地的芦苇丛中钻出二十余名麻衣男子来，虽是素服扫墓者的打扮，却是用布包着脸，手执明晃晃的钢刀，如幽灵般悄然无声，朝行商队伍摸去。此时此刻，无论是商队，还是驰道上其他的路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头顶的海东青上，根本没有人留意到危险正在临近。

潘阆及时停止了喊叫，只是饶有兴趣地打量眼前的场面——这两方人马都不简单，到底是什么来头的商人能有这么大的阵势，仅运货的太平车就有二十余辆；又是什么样的强盗胆大包天，敢在天子脚下的开封

府持刀劫货。

正紧要之时，忽有一骑自队伍后飞驰而来，枣红马上的一名灰衣男子头戴席帽，一边挥舞着长剑，一边高声大嚷着什么。众人闻声回首，见到那男子手持兵刃，均是蓦然色变。正弯弓搭箭欲朝海东青射击的白衣骑士反应极快，略一侧身，即发出一箭，登时将那灰衣男子射下马来。

这一番惊扰到底还是将众人的视线从天上拉回了平地，商队中终于有人发现了来自北侧的威胁，连连出声示警。这时候，那些麻衣强盗距离队伍已不过几米之遥。

商队乍逢突袭伏击，虽事出意外，却是丝毫不乱，显是训练有素，早已见惯这种场面。有人扬声叫道：“有强盗，抄家伙！”

担任护卫的厮儿^[21]及车夫们各自变戏法般地掏出兵刃，跃下马车，上前迎战。邻近不相干的路人慌忙四散逃开，生怕刀剑无眼，平白遭了无妄之灾。

寇准和王嗣宗紧随潘阆赶到沙丘时，驰道上金刃交接声如暴风骤雨，激烈的厮杀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寇准乍见之下，登时愣住，半晌才惊讶地问道：“呀，这……这是怎么回事？”

潘阆慢条斯理地答道：“似乎是一伙子强盗想要打劫一伙子商队。”寇准道：“啊，京畿之地，天子脚下，竟然会有这等罔顾法纪的亡命之徒！”

正说话间，却见出行的扫墓者风闻前面有强盗劫道，立即争相掉头，争先恐后地往开封城的方向奔去。驰道上一片混乱，祭祀物品丢落得满地都是，纸马、楮钱随风飘散。昔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风吹旷野纸钱飞”之句，景象也不过如此。

其实并非开封人没有见过刀光剑影的场面，也并非这些路人格外胆小如鼠，居然连一点好奇看热闹的心思都没有，而是生怕受到强盗的牵累。自唐代灭亡，中原群雄争霸，政权更迭有如走马观花般频繁，战乱导致农作生产无法正常进行，死徙逃亡者极众，大量百姓失去土地，沦

落为无所倚靠的游民，引发了严重、复杂的社会病象。宋朝立国十余年，不设法恢复前朝寓兵于农的办法，而是采用招募饥民当兵的办法来缓和矛盾。由于没有足够的农作人员，诸州县大量土地闲置荒芜，民生凋敝，盗匪横生。朝廷治标不治本，采取严刑峻法来杀一儆百，盗贼被捕获后无论轻重均要以极刑处死，即使意外获得恩赦也要刺配^[22]黥面后流放牢城^[23]服苦役，可谓生不如死。博浪沙距离京师不过三十里，强盗在这里明刀明枪地抢劫，官兵瞬息即到，一定会立即展开大搜捕。路人万一牵涉其中，被官府戴上个“通盗”的罪名，那可是有口难辩。加上朝廷素来鼓励告发，告发者可以得到被告发盗贼的全部家产作为奖赏，如果有仇家借机诬告，一样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样的事可不止发生过一次。所以在开封府有个惯例，凡是一听到与盗贼有关的人和事，最好是立即躲得越远越好。

寇准不明情由，虽然年少，性情却是刚直尖锐，见路人们纷纷走避如风，不由得很是愤慨，道：“路见不平，理该拔刀相助。况且朝廷有律令明文规定，见到强盗及杀人不救助者要受杖刑处罚。想不到这些人一见到有事，比兔子溜得还快。潘大哥，我们快些下去帮忙！”

潘阆忙扯住他，道：“这事哪里轮得到你我出头？”寇准道：“你我不能见危不救。”潘阆道：“不是见危不救。你可看清楚了，这些商人不是普通的商人，这些强盗也不是普通的强盗。”

寇准仔细一看，登时恍然大悟道：“这两边的人全是军人。”他生父寇湘为后晋开运二年科考状元，进士及第后一直在军队中担任记室^[24]。他幼年时经常跟随父亲出入军营，对军中事物极是熟悉，此刻一见交手双方的身手，便立即认了出来。

王嗣宗一旁听见，着实难以相信，道：“汴京驻有数十万禁军，虽不得有包藏祸心的不法之徒，但怎么也不可能如此胆大包天，在天子脚下公然犯法。”寇准皱眉道：“话虽如此，可瞧这些人的身手，确实是军人无疑。尤其这些麻衣强盗，虽然手执兵刃，步法、招式却分明是官家所创的长拳。”

他口中所称的“官家”，即是指当今太祖皇帝赵匡胤。“官家”取自“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是时人流行的对皇帝的称呼。赵匡胤未发迹之

前已经习得一身好武艺，游走江湖，行侠仗义，曾留下千里送京娘^[25]的风流佳话，从军成为武官后又将自己生平所学结合战场实战格杀技巧编制成三十二式长拳拳法，用来训练麾下士卒。宋朝立国后，长拳因是开国皇帝所创，亦成为禁军军事训练的固定套路。

王嗣宗却连连摇头道：“会长拳的未必就是禁军。在本朝立国前，长拳就已经流入民间。听说十几年前少林寺住持福居禅师为振兴少林拳法，曾邀全国十八家武林高手入寺切磋技艺，长拳便是十八家之一，而且上场献技的并非军人，只是普通民间人士。后来，福居禅师综合诸家之长，汇编成《少林拳谱》，主要仍是以长拳套路为主。河东尚武成风，我家乡就有不少壮年男子习练长拳强身健体，我自己也曾经……”

一语未毕，已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呆了——商队中部的一辆马车里蓦然跃出一名黑衣少年来，不过十六七岁年纪，手持一杆银枪，上下翻飞，光影如雪，满地梨花，当者无不倒地。为首的强盗见对方突然惊现如此年轻武艺又如此厉害的人物，猜想那辆豪华精美的马车里面定然坐着目标人物，忙打个唿哨，指挥手下集中朝马车围去。

行商中亦有极精明的人物，当即意识到这些素服强盗并非真的强盗，他们的目标不是财物，而是马车中的人，忙高呼道：“护住马车！护住马车！”

强盗愈发肯定目标人物即在车中，拼死向马车突击攻去。然则商队的人数本就比强盗多出两倍有余，又多有武艺精强之辈，那使银枪的黑衣少年更是以一当十，来回驰击，勇悍无比，强盗伤者甚众，已明显处在下风，要接近马车难上加难。

为首强盗见一时难以得手，抬眼又瞥见东南方向尘土飞扬，也不知道是人群奔逃回京所致，还是已然有大批官兵赶来，略一踌躇，即高声呼叫道：“风紧，扯呼！”

恰在此时，一名强盗手中钢刀被挑飞，凑巧从白马身后划过。那马受惊，嘶鸣一声，拉着马车朝斜里奔去，数步后即奔入沙地，车轮一软，立时陷入沙砾中。白马吃力，顺势停了下来。马车中一人却因惯性滚落出来——却是一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男子，胸前、大腿上均缠绕着

厚厚的绷带，隐有血迹渗出，右臂捆扎着夹板，用布条挂在脖子间。他挣扎着翻过身，努力昂起头来，“呸呸”几口吐掉口中的沙土，叫道：“快救我！快救我！”声音有气无力，甚是微弱，显是身受重伤。

众强盗奉令如山，已然开始撤退，再无人理会马车及车内跌落的重伤男子。倒是那强盗首领奔出几步后又回过头来，凝视那男子不放，似不忍就此弃其离去，但最终还是举手一挥，决然率众突围退走。

一名车夫生怕强盗又回转头来，赶紧奔过来将马车赶回驰道，又将那受伤男子小心翼翼地抱回车中。

一名强盗正与银枪少年对敌，听到首领招呼撤退，匆忙舍弃敌人，转身意欲退入道旁的芦苇丛中。那银枪少年追上几步，将枪尖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大喝一声。强盗惊然回头时，黑衣少年挺枪直刺，刺穿其咽喉，又顺势挑起他身子五尺多高，再摔到地上。银枪抽出时，那人喉咙处鲜血如泉水般喷射而出，他口中“嚯嚯”有声，痛苦地抽搐了两下，这才气绝身亡，眼睛犹自睁得老大，流露出活生生的恐惧。其余强盗见状，无不心惊胆寒，怯意顿生，呆得一呆，争相往南面的沼泽地逃去。

银枪少年意气风发，乘胜追击，疾步赶上一名强盗，又将银枪搭在他肩头，正待如法炮制杀敌，有人大声叫道：“延朗，留下活口，好问清幕后主使。”

银枪少年应了一声，轻抬手腕，欲改刺那强盗肩头，忽觉得风声飒然，正有人从左面偷袭，忙侧身回肘挺枪抵挡。但对方来得好快，瞬间已感到刀风拂面，生生作疼，正以为无法幸免之时，一支羽箭破空呼啸而来，洞穿了那人右肩。延朗转头望去，原来是雪衣弓手及时射出一箭救了他性命，忙朝那弓手点头表示谢意，那弓手却只是冷漠地扭转脸去，并不理睬。

延朗挥枪打掉那中箭强盗首领手中的钢刀，将他挑翻在地，往他胸口、小腹各踹了两脚，令他再无反抗逃走之力，便要再去追击适才本已被他银枪搭住的强盗，忽又听得商队中有人高声呼喊道：“戒备！戒备！”

扭转头去，但见驰道上一大群脚夫正朝商队直奔过来——约摸三四十人，个个戴着席帽，褐衣短袍，脚穿多耳麻鞋，肩头挑着担子，服饰装扮跟民间最常见的脚夫并无分别。奇怪的是，这些人不断地蹦蹦跳跳，口中吆喝不止，仿若唱戏跳大神一般，情状甚是诡异。

待走得近些，方才看清那些脚夫都是赤手空拳，手中并无兵刃。担子的箩筐中不过装些纸马等祭祀用品，随着各人步伐有节奏地晃来荡去，看起来里面也没有装什么重物。

行商们刚刚击败强敌，也死伤损折了不少人手，一时不知道脚夫是什么来路，到底是友是敌，只凝神暗中戒备，并不主动出击。那群脚夫也似无敌意，仅仅是着了魔一般大呼小叫，接近商队时便自动避让，远远从驰道一边擦身而过。

那雪衣弓手见脚夫一边奔走一边自顾自地手舞足蹈，似是装扮成驱傩逐疫之神的方相，忍不住叫道：“喂，你们装神弄鬼地做什么？”声音娇嫩清脆，赫然是名女扮男装的年轻女郎。她见无人相应，冷笑一声，当即引弓搭箭，对准一名跳得最欢快的脚夫，忽听得父亲惊叫道：“雪梅，快些让开！太平车动了！”

名叫雪梅的女郎正勒马站在两辆太平车中间，闻声转头，这才发现拉着太平车的两排骡马居然不待驱赶便朝前赶去。这太平车是一种大辘车，有箱无盖，箱如勾栏而平，板壁前出两木，长二三尺许，驾车人在中间，两手扶捉鞭鞍驾之。一辆太平车可载重四五千斤，装满货物后需要二十余头骡马才能拉动，是以车子一动非同小可。雪梅不及思虑更多，匆匆收弓，策马让一旁。车夫们听见主人呼喝，慌忙舍弃追击麻衣强盗，各自跳回太平车上，却怎么也拢不住牲口。那套在二十余辆太平车前的骡马不知为何忽然一改适才刀光剑影中的淡定，都死命伸头往前走，口鼻呼哧着喷出白气，极是兴奋。

正不明所以然时，头顶上盘旋不止的海东青蓦地俯冲下来，自一辆太平车箱上掠过，双爪一探，轻巧地抓起一个布袋，旋即腾空飞去。车夫惊叫道：“飞鹰！飞鹰抓走了袋子！”

雪梅重新扣箭上弦，张弓如满月，臂指长空，正追击瞄准海东青之

时，眼前忽然不知道从何处冒出来一阵白色烟尘，气味刺激呛鼻。她自幼随父亲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一闻便知道是江湖上下三滥盗贼常用的生石灰，遇水即沸，一旦入眼，轻则视力大减，重则变成瞎子，顾不上再去射鹰，急忙回臂护住双眼。

刹那间，脚夫们停止蹦跳，有的从担子中掏出纸包朝商队扔去，有的打火点燃纸马连同担子抛上太平车。驰道上火焰四起，烟雾缭绕，粉末弥天，如一场大霜雪莅然降临，咫尺之内难辨人影。众人不得不用手遮住口、鼻等要害之处，有人猝不及防吸入几口石灰粉，更是被呛得剧烈地咳嗽起来。

为首行商已然醒悟过来，这群装神弄鬼的脚夫跟适才的麻衣强盗一样不怀好意，急忙命道：“救火！护住马车！”话音未落，便听见金刃交接及连声惨叫。白影瞳瞳中，有脚夫跃上马车，推下车夫尸首，挽起缰绳，大声呵斥，竟是劫持了马车掉头往西。

银枪少年延朗听到车轴“轧轧”滚动之声，举袖掩面，正待赶过去追击，左脚蓦然一紧，低头望去，却是被适才那中箭的强盗首领抱住了脚。他一挣未能挣脱，便提枪欲朝对方背心刺下。平地里忽然伸出一柄钢刀，荡开了他的银枪。原来是适才险些丧命在延朗银枪下的麻衣强盗趁乱又折返了回来，适时救了同伴一命。延朗无意恋战，虚晃一枪，逼退那强盗，旋即抬起左脚，踢开中箭强盗，转身去追赶被劫走的马车。

只听见前面驰道上马蹄嘚嘚，尘土弥天，蒙蒙中似有无数兵马赶来。有人远远便大声报出了名号：“李员外^[26]不必惊慌，开封府程羽程判官率本府人马到了！”

那强盗听到商队大援已到，急忙弯腰扶起同伴，欲从原路逃走。中箭的正是强盗首领，伸手扯下早已经被冷汗打湿的面巾，气喘吁吁地道：“我受了伤，走不动路，你快走，不用管我。”

那强盗便依言放开他，稍一迟疑，即将钢刀刀尖对准他胸口，欲杀死他灭口，不令其活着落入对方之手。强盗首领一言不发，闭上了眼睛。那执刀强盗见他身受重伤，摇摇欲坠，想到他本可以逃脱，全是为了从黑衣少年银枪下营救自己才会中箭，再也不忍心下手，咬咬牙

道：“你自行了断吧。”将钢刀塞到首领手中，转身疾步退入芦苇丛中。

强盗首领单刀拄地，努力站定，举目朝驰道望去——但见那些太平车的火并未烧起来，零星火苗也旋即被人扑灭，脚夫们四散奔逃，烟尘渐散；那武艺了得的银枪少年正率数骑人马往西追击马车，人强马精，瞬息便不见了踪影；东面大队官兵已经赶到，既有开封府的黑衣吏卒，也有身穿红色戎装的禁军士兵，正分成几队，散开包抄搜索。他知道今日非但大事难成且再也无法逃脱，虽心有不甘，却也难以挽回，仰天怒吼一声，挥刀一舞，刀光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朝他自己的脖颈中割去。

恍惚中，似乎有人正在呼喊他的名字：“高琼！高琼！”微弱得仿佛母亲临终前的呢喃，又仿佛当日那少女仇恨的嚅语。她知道么，他其实是一直想死在她的刀下的。

刀锋瞬间触及肌肤，他清晰嗅到了死亡的滋味，这是他生平第二次距离死亡如此之近，却是与前一次全然不同的感受。不甘心哪，他真是不甘心就此自刎而死，他宁可死在她的刀下。

就在他略微犹豫的一刹那，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一支羽箭，正射在刀身上，“铛”的一声，火光迸射间，钢刀脱手飞出。他也被这一箭之力带得仰天跌倒，闷哼一声，只觉得浑身骨头如散架一般，伤口处更是疼痛如裂，再无丝毫力气，动弹不了分毫。

却见一男一女飞骑奔近来，男人约摸四十来岁，气度从容，手中握着一柄长剑。女子甚是年轻，一身雪衣，面色阴冷如冰，正是那名叫雪梅的弓手，举箭对准高琼胸口，生怕他暴起反击。

中年男人翻身下马，插剑入鞘，仔细打量高琼一番，这才问道：“你可认得我？”高琼喘了几口气，道：“当然认得，你是汴京首富李稍。”

李稍点点头，道：“那么你叫什么名字？”高琼甚是倨傲，冷冷道：“我没有名字。”

雪梅道：“阿爹何必跟这种人多废话，将他绑起来直接交给官府拷问岂不更省事？”

李稍道：“嗯。”口中答应，却并不真的采纳女儿的建议，又俯身劝道：“年轻人，你可知道，开封府中有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专门用来对付顽固的盗贼。你一旦被官兵带进那里，就会受尽荼毒，生不如死，最后还是要吐实招供。你现在若是肯说实话，交待出是谁主使你的，我可以考虑为你说情，放你一马，你也不必多受皮肉之苦。”

高琼道：“能有什么主使？不过是我们兄弟最近手头紧，没有了酒钱，所以才打起了你这位开封首富的主意。”李稍道：“你不愿意说实话，也由得你。”转身见开封府判官程羽已赶将过来，便道：“程判官，你来得正好，此人就是适才持刀打劫的盗贼，似乎是首领人物。”不卑不亢，浑然没有寻常商人见到官员时的谦卑。

程羽字冲远，深州陆泽^[27]人氏，四十余岁年纪，浑身儒雅之气，一望便知其人是靠文章才华步入仕途的文官，只是其圆领大袖的绯色官服在这满目素色的寒食节日煞是扎眼。

宋朝制度，三品以上官员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开封府判官是从六品的官员，程羽本不够官品穿绯，只因顶头上司开封尹赵光义相当信任他，所以特别奏请太祖皇帝赐其绯色官服，称为“借绯”，这可是件极为荣耀的事。

程羽为人醇厚温和，虽官居开封府要职，却对李稍极是恭敬，拱手上前道：“本官奉命在陈桥驿班荆馆相候，听到有路人呼叫出了盗贼，这才匆匆赶来。还是来得迟了，倒教李员外和贵客受惊。”挥手命吏卒上前缚了高琼，先拖到一边看管。又问道：“贵客人在哪里？”

李稍道：“适才贵客的马车被贼人趁乱劫走，他气急之下亲自带人去追赶了。”

程羽闻言色变，忙招手叫过一同赶来的殿前司^[28]指挥使皇甫继明，请他速速率人往西赶去接应贵客。皇甫继明为人沉稳，也不多问，上马举手一挥，即领一队骑兵绝尘而去。

程羽这才走近李稍身前，刻意压低声音问道：“盗贼的目标不是财物，而是贵客本人，对么？”李稍道：“正是。”当即简略说了事情经过，

又道：“所幸这一路南来，贵客想多看看风景，并没有乘坐马车，马车中装的是贵客的礼物。不过今日之事实实在蹊跷，贵客一事本是机密，如何先后会有两批盗贼赶来截杀？”虽是反问，却多少带着些不满，隐有怀疑之意。

程羽听出几分弦外之音来，他莅事恪谨，不敢轻易回答，只踌躇道：“这个……怕是要仔细查过才能知道。”李稍道：“好在侥幸抓住了活口，程判官可以带回开封府好好拷问一番，兴许能问出幕后主使来。”程羽道：“是。”

李雪梅忽插口道：“程大官人^[29]，那边的三个人也是同谋，你快些派人去将他们捉住。”

程羽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东面的一座高丘上伫立着三名男子，正在俯瞰驰道。其中一名道袍男子衣袂飘飘，肩头上还立着一只奇特的飞鹰，颇似画中人物。

李雪梅遥指的正是潘阆、寇准和王嗣宗，他三人始终没有跟随惊散的人群离开博浪沙，也没有贸然赶来相助，只严密关注着商队的历遇——盗贼在开封府地界持刀拦截商队固然罕见，却远不如后来脚夫们撒石灰、烧担子、趁乱劫走马车离奇。而那群脚夫之前曾跟潘阆、寇准同时在博浪亭歇脚，其中一名操着蜀音的人还向二人解释过“去避来”的含义。

寇准道：“我就觉得这些脚夫有点不对劲儿，他们的担子明明很轻，却在博浪亭歇了很久，原来是居心叵测，在暗中等待伏击商队，只是料不到有人抢在他们前面先下了手。”

王嗣宗道：“你怎么知道先前的持刀盗贼跟脚夫是两伙人？”寇准道：“他们一前一后动手，目标都不是财物，而是那辆精美的马车。若是同时行事，胜算岂不更高？”

王嗣宗道：“可马车中的银枪少年明明已经跳出车外，为何两伙贼人还要死命争抢那辆马车？”寇准道：“听说开封城中多剧盗，时有人被当街劫走后索取赎金的事情发生。这商队如此声势，主人也定然非同小

可，定是富贵无比的显赫人物，也许马车中坐着他的亲眷，劫持了她，岂不比夺取太平车上的财物要省力得多？”

马车中受伤男子跌落车外时，道上酣战正烈，人影闪动，尘土弥张，他们三人所站沙丘又距离甚远，因而并未看得分明，寇准只以为车上还有什么女眷。又见潘阆一直默然，问道：“潘大哥，你怎么看？”

潘阆道：“嗯，我们先下去跟主人打声招呼，再问个清楚。俊鹘吃了人家一袋子天鹅肉，我们好歹得给个交代。”原来海东青两次冒险俯冲太平车，不过是为车箱中的一袋天鹅肉干。

刚从高丘下来，便有数名军士飞骑赶将过来围住三人。领头的散指挥都知杜延进报了官职姓名，命道：“将他们几个拿下了！”王嗣宗愕然问道：“都知官人为什么要拿我们？”杜延进道：“你们跟适才抢劫商队的盗贼是一伙，还想抵赖么？”

王嗣宗大呼冤枉，辩道：“我们三个一直站在这里，动也未动一步，如何能跟贼人一伙？”杜延进冷笑道：“若不是你们放出飞鹰，吸引了众人注意，贼人如何能轻易接近商队？”张手便欲去捉潘阆肩头的飞鹰，那俊鹘一张翅膀，箭一般窜入空中。

潘阆怒道：“若是惊吓了海东青，怕是你倾家荡产也赔不起。”杜延进道：“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海东青。人证、物证俱在，你们还敢强辩说跟贼人不是一伙么？”

寇准道：“谁是人证？物证又是什么？”杜延进道：“人证是李员外的大姐^[30]，物证就是这只海东青。”

潘阆道：“海东青如何成了物证？”杜延进道：“我倒问你，你这海东青是从哪里来的？”潘阆道：“是我向女真人买的。”杜延进斥道：“胡说！女真与中原并不相通，你肯定是契丹人的探子。”

原来海东青只出产在辽东的白山黑水间，素来是女真部落进贡辽国的珍贵贡品。女真在唐朝贞观年间曾与中原相通，派使者到长安拜见唐太宗李世民。不久后渤海国兴起，隔断了女真与唐朝的交通。五代时，契丹耶律阿保机灭掉了渤海国，后改名黄龙府，女真迁移到渤海故地，

成为契丹的附庸。宋朝立国后，辽国在辽东通向中原的路上设置了三道栅栏，每栅驻守三千军士，以此来阻止女真与中原往来。

杜延进颇有见识，虽认定潘阆几人是契丹细作，但也知道那只海东青的非凡价值——官家酷爱狩猎，若能将它弄来献给皇帝，升官发财只在转眼之间。只是那海东青飞得实在太高，不过是天际一个极小的圆点，寻常弓弩望尘莫及，大概只有装备在东京城墙上号称能射千步的床子弩^[31]才能射到它。当即缓和颜色，道：“给敌国当细作，按律要处以极刑。若是你能将飞鹰唤下来交给我，我可以报称你们是辽国使者，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和同伴也不会就此枉送了性命。”

寇准很是不满，肃色道：“都知官人要拿我们几个，有凭有据，我们并不敢相抗。但官人身为禁军统领，为谋得海东青而刻意编造谎言，不但徇私枉法，且是知法犯法，犯下重罪。”杜延进冷笑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倒是一本正经。我倒想看看回头你进了开封府，还有没有这般能说会道。来人，将这三个契丹细作绑了，带回去好好拷问。”

寇准忙道：“这件事跟王兄无干，他不过是个路人，我们才刚刚在博浪亭结识。”

杜延进哪里肯听，下令用绳索缚了寇准、潘阆、王嗣宗三人，牵了寇准、潘阆的马，一路拉扯着往商队而来。

一名被捆缚的灰衣男子正被带到程羽面前，大声抗议道：“明明是我出声呼叫，提醒你们旁边有贼人袭击商队，你们先是不分青红皂白射了我一箭，现今又诬陷我是贼人一伙。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

那男子肩头尚插着一支羽箭，正是麻衣强盗偷袭时在商队后面驰马高声呼喊的人。李雪梅那箭并未射中要害，倒是他就此从马上摔下来，额头正好撞在一块圆石上，当即晕了过去，适才吏卒一一检视，发现他轻伤未死，又并非商队中人，便立即将他绑了起来。

程羽不明究竟，转头问道：“李员外，事情当真如他所言么？”李稍沉吟道：“这个……”李雪梅已然道：“真相未必如此。这个人当时手持利

剑，策马向商队狂冲而来，我见他来意不善，这才射他下马。”那男子大怒道：“这可真是好心没好报了。”

程羽道：“那好，本官问你，你叫什么名字？”那男子道：“张咏。”程羽道：“你来开封府做什么？”

张咏不及回答，李稍已抢过来问道：“你就是张咏张复之？”程羽更是惊奇，问道：“李员外认得他？”李稍道：“不认得。不过李某久仰张咏张郎大名，他可是名冠两河的大侠士^[32]，想不到这般年轻。”

程羽一听李稍用了“久仰”二字，忙命人解开张咏绑绳。李稍歉然道：“张郎，怪我等鲁莽，没问清楚就射了你一箭，得罪了。”

张咏为人本就豁达，见对方肯认错道歉，便不再计较，笑道：“这在怪不得你们，当时情势危急，敌我难辨。好在令爱那一箭并未射中要害。”

李稍上前检视他伤口，箭伤确实不重，只是那箭深入肩头，并未穿透，要想取出箭头，须得用刀割开中箭处的皮肉，少不得要多遭一番罪了。忙向女儿连使眼色，示意她向张咏赔礼道歉，至少说几句软话。李雪梅只佯作不见，咬着嘴唇，别过脸去。李稍无奈，只得道：“我这就派人送张郎进城，延请名医为你取出羽箭，治疗伤势。”

杜延进正带领军士押着潘阆三人过来。寇准闻言道：“何必多此一举，这里就有一位现成的大夫。”

李稍见他不过是个少年，不大相信地问道：“你是大夫？”寇准道：“不是我，是我的同伴潘阆潘大哥，他是大名府有名的神医。”

程羽道：“你们三个都是来自大名府么？为何正好在盗贼将要出现的时候放出飞鹰抢掠李员外的财物？”寇准道：“不是……”杜延进忙插口道：“那不是普通的飞鹰，是辽东的海东青，这几个人一定是契丹的探子。”

李稍以极为奇怪的目光望了程羽一眼，程羽会意地点点头，道：“这三个人就交给本官来处置。杜都知，烦请你先将那些尸首和捕获的贼人

送回开封府。”

程羽只是开封府地方官员，根本无权指挥中央禁军行事，但他的顶头上司却是开封尹赵光义——本朝皇帝最信任的亲弟弟，去年刚被封为晋王，成为本朝唯一的亲王，毫无疑问也是未来的皇帝^[33]——杜延进并不想就此离开，尤其不想听程羽这类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的命令，不过还是畏惧他是赵光义手下第一能人，颇不情愿地道：“那好，下官先行一步，这里就有劳程判官了。”

等杜延走进远，程羽才问道：“少年，你叫什么名字？”寇准道：“寇准。”

程羽道：“你可是寇湘寇记室的长子？”寇准道：“正是。官人认得我先父么？”

程羽道：“当然认得，我也曾在大名军中为符相公担任文书。想不到寇记室的儿子竟这般大了！难怪我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有些面熟。”忙命解开三人绑绳。又问道：“你是为符相公的生辰而来，那只海东青就是生日贺礼，对么？”寇准道：“正是。”

他们所谈论的符相公正是有“符王”之称的符彦卿，一位际遇传奇的人物——其长女是后周世宗柴荣第一任皇后，次女则是柴荣第二任皇后，亦是后周最后一任太后符太后，第六女是大宋晋王王妃，封越国夫人。他本人既是前朝废帝周恭帝柴宗训的祖父，又是本朝晋王赵光义的岳父，身份奇特而复杂。寇准生父寇湘以头名状元身份及第后应辟为他的记室，随其走南闯北，镇守四方，直至亡故。符彦卿勇略有谋，善于用兵，曾多次大破契丹军，令辽人畏惧。然而正因为其人军威太盛，赵匡胤建宋代周后开始猜忌这位名将。符彦卿明白究竟后干脆交出兵权，只挂太师的虚名，常居洛阳、开封两地，终日只带着家僮游僧寺名园，优游自适，这才得以免祸。他生平不近酒色，不好钱财，所得赏赐均分给了手下将士，所喜者唯有名鹰名犬。熟知他性情的下属犯下大错后往往求得好鹰好犬献上，符彦卿即使暴怒，亦能原谅。

程羽道：“这么说，你们三个撞见盗贼当道打劫李员外的商队只是碰巧？”寇准明知实话实说兴许会惹来麻烦，可他不愿意撒谎，还是照实

道：“不瞒官人，麻衣强盗出现时我们已经站在沙丘上，只不过见到强盗不似强盗，商队不似商队，一时弄不清楚究竟……”

忽听得有人惨叫一声，众人惊然回头，却见潘阆不知道什么时候溜到张咏身边，手法奇快地拔出了他肩头的箭。那羽箭箭头是铁铸的倒三角形，被生生用力带出，痛楚更胜中箭之时，创口顿时血流如注。

张咏强忍疼痛，怒道：“你这算是什么大夫？”潘阆也不理睬，朝寇准使了个眼色，径自走到一边。

李稍忙道：“我们商队里有上好的金创药。”命人取过药来，亲手为张咏敷上。那药膏辛辣之气极重，一抹上伤口，汨汨鲜血顿时止住，且冰冰凉凉，疼痛之感大为减轻。

程羽还有许多事要立即处理，不欲故人之子卷入今日复杂的局面，便道：“寇准，我先派人送你进城，你和你的同伴可以暂时安顿在我家里。”寇准迟疑道：“这个……”潘阆已然抢着道：“既然有人认为我们几个跟今日之事有些干系，程判官又勾当主管此案，我们住进程府，怕是不大方便。”他既然点破，程羽不便多说，一时沉吟不语。

李稍忙道：“不如这样，李某在城东还有一处空宅，跟程判官的宅邸一般同在汴阳坊，相距也不远。几位郎君若是不嫌简陋，不如暂且屈尊移驾，李某自会派人料理伺候。”

王嗣宗道：“是汴阳坊么？我正要去那里投奔亲属。”潘阆忙道：“如此实在再好不过，只是有劳李员外了。”

李稍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又转向张咏道：“张郎若不嫌弃，也请一并前去汴阳坊安置。等李某将这里的事料理妥当，再行设宴致歉。”张咏本有所犹豫，忽见寇准正满怀期待地望着自己，心念一动，当即满口答应道：“好。”

李稍招手叫过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厮儿，低声吩咐几句。那厮儿小名阿图，甚是伶俐，躬身领命。程羽也过来叮嘱了几句，阿图一一应了，命人牵过马来，请张咏、寇准等人骑了，领着几人驰回城去。

不久前还摩肩接踵的驰道上空无一人，处处狼藉，各人心中自有一番滋味。

路过博浪亭时，却见亭中不知道何时多了一男一女，正互相依偎靠在一起。春风如醉，香气似熏，陌上相会，情意绵绵。

北宋风气相对开放，对女子约束不似后来南宋、明、清那么严重，当时婚后妇女入酒肆、看关扑赌博，甚至与丈夫携手游街均属常见现象。众人驰近时，那对男女完全陶醉在自己的世界中，始终未回过头来。

潘阆恶念忽起，抿嘴吹了一声口哨，一直在天上盘桓的海东青听到召唤，蓦然直冲下来，掠过亭盖，轻巧地落在主人肩头。那对男女听到动静，女子匆忙起身避到一侧，假意观看风景。男子则转过头来，目光炯炯凝视着众人。

阿图却认得那年轻男子，忙招呼道：“原来是王衙内。”

既然称“衙内”，那么这人一定是权贵子弟了。这位王衙内与恋人在此相会并不离奇，奇的是那女子一听见声响即起身远远避开，仿若陌生人一般，分明是不想人知道她跟这位王衙内相识。潘阆更有心捉弄一番，正要设法迫使那女子转过身来，好看清她的面孔，张咏忽冷冷道：“还是快些进城吧。人只道鹰恶，殊不知主人更恶呢。”潘阆道：“老兄不知道这海东青的新主人是符相公么？莫非你是在暗示符相公是恶人么？”张咏心下厌恶他人品，懒得与他做口舌之争，一打马抢先而去。

阿图忙道：“咱们还是快些进城吧，今日闹出了盗贼，怕是要全城大搜索，提前关闭城门也说不准。”潘阆这才勉强作罢，携了飞鹰跟在众人身后。

一过博浪沙，便是成片成片的葱郁树林，新绿溶溶，处处落英花红，透露出点点生命气息。这些林木树种虽然普通，却是近年来受当今皇帝赵匡胤钦命植就，蕴含着深沉而无奈的军事意义。

自从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34]给契丹后，中国失去了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以骑兵见长的契丹军可以从容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冲入河朔，直达大宋京师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为了扭转失去燕云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赵匡胤不得不将天下精兵聚集京师，既能以兵代险，又能抑制地方节度使势力。至于下令在汴京四周广植树木，则是希望密集的森林能应对契丹铁骑由燕云十六州疾驰而至的威胁。这显然只是大宋皇帝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若敌国骑兵能渡过黄河，逼近京师，几片树林又有何用？

然而遍地绿荫终究能给人带来愉悦的享受。尤其时逢一年一度的寒食节，芳树之下，园囿之间，不少士民正罗列杯盘，互相劝酬。

往东南行十里即到陈桥驿，即昔日太祖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地方，因此被视为大宋发祥地。而今驿站犹在，不过已经改称为班荆馆，专门用来招待番国使臣。

驿馆前站着许多禁军兵士，不少人正焦急地往驰道上张望。一见到有人骑马过来，便有禁军上前拦下。张咏问道：“出了什么事？”阿图忙道：“不碍事。小人是李员外的心腹小厮，程判官有话要小的带给这里的主事相公。”

却见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公子闻声出来，虽是一身便服，身后却跟着数名穿紫披绯的官员，气派极大。那公子连声问道：“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

阿图忙上前跪下，低声禀告了几句。公子长舒一口气，又指着张咏等问道：“这几个是什么人？”阿图道：“回相公话，他们是我家主人的客人。”

公子道：“喂，那穿道袍的汉子，快些把你的飞鹰献上来给我瞧瞧。”潘阆傲然道：“抱歉，穿道袍的汉子不能把飞鹰献上来给你瞧瞧。”“汉子”是辱骂男子的秽言，他恼怒对方出口伤人，有意说得阴阳怪气，年轻公子登时勃然色变。

一旁有名侍从抢过来喝道：“好个大胆的贼汉子，你可知道我家相公是谁？”潘阆道：“实在抱歉，在下不知。不过这飞鹰是天下最名贵的海东青，是我同伴要献给晋王岳父的生日礼物，你家相公也想强取么？”

那侍从一呆，回头朝主人望去，等他示下。年轻公子眯起了双眼，露出极盛的敌意来，死死盯着潘阆。潘阆微一耸肩，那海东青即腾空飞去。年轻公子受到公然挑衅，心中更怒，一张白脸涨得通红，右手不由自主地去拔腰间长剑。忽有一名四五十岁的紫袍官员抢上前来，附到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年轻公子这才悻悻松开已经握住剑柄的手，从牙缝中挤出一个字：“滚！”

阿图如蒙大赦，忙从地上爬起来，催促潘阆几人上马，继续朝城中赶去。

默默驰出几里，张咏忍不住问道：“阿图，那年轻相公是谁？他身后那穿着紫衣公服的官员又是谁？”阿图脸色惨白，不断举袖抹汗，嘶声道：“年轻相公是本朝皇子。紫衣官员是邢国公宋偓相公，也是当今官家的岳父。你们几位郎君闯下大祸了！”

原来那前呼后拥的年轻公子即是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赵匡胤本育有四子，其中长子赵德秀和第三子赵德林均早夭，第四子德芳生母地位卑贱，唯有第二子德昭为第一任皇后贺氏所生，是本朝地位最尊的皇子，也是目下的嫡长子。

张咏闻言大吃了一惊，道：“原来是皇长子，难怪能有这样的排场。”

王嗣宗不满地道：“潘老弟适才实在太过轻率了！你明明见到对方的架势，就算你不愿意将飞鹰给赵相公，也不该反唇相讥。”潘阆不以为然地道：“皇子又能怎样？明明是他辱骂我在先，我还要抱着他的大腿，哭着喊着献海东青给他么？”

张咏虽不大喜欢潘阆为人古怪，却对他这份威武不屈、不媚权贵的傲骨很是赞赏，忙道：“这事确实不能怪潘阆，对方出言不逊在先，况且

他也不知道赵相公的身份。”

寇准歉然道：“潘大哥，这事其实还是怪我，我不该要了你心爱的海东青作为生辰贺礼。”潘阆摇摇头道：“是我自己提出要送俊鹘给符相公作为生日礼物。王兄，张兄，寇准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散漫放浪惯了，若是当真就此惹下了大祸，我潘阆自己一力承担，你们不必烦心。”

张咏道：“既然潘老弟已经说明飞鹰是给符相公的礼物，未必会惹来什么祸事。阿图，我倒想问问你，本朝习俗，以寒食、冬至、元旦为最重要的三大节日，按照惯例，大小官员都要放假七天以团聚家人，庆贺节日。今日明明是寒食节，是七日长假的第一天，为何班荆馆破例聚集了这么多文武官员？他们是在等候你家李员外么？”

阿图赔笑道：“张郎就会说笑，我家主人不过是个商人，如何能劳动皇子出城亲迎？”

张咏道：“难道是被召回京师的前原州^[35]防御使王剑儿？我今日曾经遇到过他，不过他随行的货物太多，装了十来辆太平车呢，按脚程算来，他今日怕是到不了开封。”

他所说的王剑儿即本朝开国功臣王彦升，其人因剑术高超得了“王剑儿”的别号，后周时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是赵匡胤最为倚重的心腹。陈桥兵变后，赵匡胤派王彦升为前锋，带兵先入京师。王彦升回京后，果断地杀死了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韩通及全家，消除了唯一可能反击的军事力量。宋朝立国后，王彦升升任京城巡检，负责开封的治安，正是韩通之前担任过的官职。然而得意忘形的王彦升某晚趁酒醉闯入了宰相王溥家中，强行索要贿赂。王溥是后周遗臣，见王彦升公然带兵闯入，惊惧异常，置办了一桌酒席，好不容易敷衍了过去。次日一早，王溥进宫，将王彦升言行密奏太祖皇帝。赵匡胤暴怒，王彦升从此失宠，被外放为地方官，专门负责西北边防。

阿图连连摇头道：“不是王相公。”张咏道：“那还有谁？算里程，今日天黑前能到开封的只有你家主人了。”阿图道：“决计不是我家主人。”

潘阆忍不住插口道：“他们等的是北汉使者！”张咏十分意外，

道：“什么？”王嗣宗连连道：“决计不可能。北汉一意投靠契丹，是本朝死敌。当今皇帝雄才大略，志在统一天下，北汉占据我河东十二州之地，非讨平它不可。”

潘阆只微笑望着阿图不语。阿图结结巴巴地道：“你……潘郎如何会知道？”潘阆悠然道：“宋偃宋相公都出现了，实在不难猜到。”

宋偃是当今身份最贵盛的大臣——他跟唐代名相宋璟同族，祖父宋瑤在唐代任天德军节度使兼中书令，位极人臣。父亲宋廷浩娶后唐庄宗女义宁公主为妻，他本人娶后汉太祖刘知远之女永宁公主为妻，长女宋氏则为当今皇后。而北汉开国皇帝刘崇是后汉太祖刘知远的亲弟弟，因而论起辈分来宋偃是当今北汉皇帝刘继元的姑父，宋皇后则是刘继元的表妹。

张咏、王嗣宗、寇准均是聪明过人，起初虽觉得潘阆所言匪夷所思，但仔细一想确实有理——负责大宋北部边防的最高将领是关南兵马都部署陈思让，而陈思让跟赵匡胤是儿女亲家，其女儿嫁给了皇子赵德昭。再算上宋偃身份的因素，能劳动皇子和王公同时出城在驿馆等候迎接的，确实只有北汉使者。自从乾德三年宋师平后蜀、开宝三年平南汉后，天下已逐渐露出一统之势，大宋军威盛极一时。传说官家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占据河东之地的北汉，这是因为目前残存在中原与宋并立的北汉、南唐、吴越几个国家中，不但以北汉国力最弱，而且南唐、吴越两国国主早已向大宋纳贡称臣，唯有北汉仗着辽国支持，与大宋对抗，不断派军队入宋境抢掠，大宋早有用兵河东之意。不久前，在外担任节度使之职的曹彬、王全斌等名将奉旨回京，动武之势如箭在弦上。在这个紧要关头，北汉派使者来到开封，应该是跟大战在即的风声有关。但既然皇子和王公都赶出城迎接，规格之高，前所未有的，应该是北汉当权者事先已露了口风，是极好的兆头——割城请和是必需的，说不定还会就此归降，那么大宋和北汉之间免去一场大兵祸，两国的百姓都有福了。

如此看来，那些麻衣盗贼肯定不是真正的强盗，他们的目标不是李大员外的财物，而是混杂在商队中的北汉使者。难怪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也难怪那个散指挥都知杜延进一听到飞鹰是海东青，立即就将寇准三人当成了契丹探子，想来他也怀疑那些盗贼是辽国人派来的刺客。北

汉想低调行事，瞒过辽国叔皇帝，偷偷与大宋媾和，不料消息泄露，辽国派出大批刺客明目张胆地赶来中原狙杀，行刺地点竟然选在张良刺杀秦始皇的千古名地博浪沙，可谓深具讽刺意味。

不过还是有一个极大的疑问，脚夫们又是什么人呢？那些人虽然用席帽遮住了面孔，但他们的肤色、体形、甚至包括坐靠、行走的姿态都能显示出他们是真正的脚夫。就算是辽国的脚夫，也不可能有那么大一群人溜过边卡而不被边防觉察。况且，正如寇准之前所言，他们若真跟辽国有关联，被人收买来对付北汉使者，如何不与契丹刺客同时动手？又为何一定要劫走那辆马车？

寇准几人被押来商队时，诸人均以程羽和李稍为中心，并没有看上去像是北汉使者的人。早先那些去追赶马车的人马应该就是使者和他的手下，包括那武艺极高的银枪少年。可是推算起来，被脚夫们劫走的车中肯定没有什么要紧人物，不然李稍和程羽早就吓得亲自出动了。那么马车中的乘客到底是什么人，令北汉使者无比紧张，甚至亲自冒险去追赶，而一路负责掩护使者行踪的开封第一首富李稍却并不如何关心？

张咏还想从阿图口中套些话出来，不料那厮儿甚是精明，自潘阆提到北汉使者后，便连连摇头称什么也不知情。张咏追问不到，更加急躁，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还是寇准道：“既然跟北汉和谈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属于朝廷机密大事，我们还是不要多问的好。”

张咏见他严肃正经，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道：“好，就听寇准的。”又道，“你知道么？我家乡濮州鄄城有一位姓王的教书先生，原是太原人氏，凡事正儿八经、一丝不苟，人们都称他为老西儿。你年纪虽小，老成持重却不在老夫子王老西之下，堪称寇老西。”寇准喜他性情豪迈随性，也不以为意，只微微一笑。

潘阆道：“寇老西，这个别号好，既衬寇准为人沉稳，他的祖籍也恰好在陕西，可谓应人应景。”王嗣宗笑道：“咱们几个人以寇准年纪最小，偏偏他堪称一个‘老’字。”

阿图见众人终于有了别的话题，不再再行逼问，忙道：“几位郎君都是第一次来汴京么？那么晚上可要好好出去逛上一逛。今天是寒食，城

里热闹得很，有好多新鲜玩意儿，可是平时看不到的。”

张咏问道：“京师什么地方最热闹？”阿图骄傲地道：“那还用说，当然是我们樊楼！”

[1]北宋京师为开封（今河南开封），又称东京、汴京、汴州、汴梁（战国时期魏国建都于此，称大梁）等。另有三大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与东京开封府合称“四京”。开封设开封府，府尹为最高长官，下辖十六县，其中开封、浚仪（宋真宗时改名为祥符）位于京城中，称赤县，分管京师东南和西北。另外陈留（今河南陈留）、封丘（今河南封丘）、阳武（今河南原阳）等十四县位于京师四周，称畿县。又，黄河曾多次改道，本小说一律以历史记载为准。

[2]寒食：冬至后第一百零五日，宋人称百五节，是纪念春秋名臣介子推的节日，节日期间家家断火，只吃事先准备好的冷食。寒食过后第二天即为清明节。

[3]纸马：也称甲马，即以刻版在五色纸上印制神佛画像，供祭祀时焚化。因这些神像上“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楮（chǔ）钱：纸钱的代称。后周世宗柴荣出殡时，翰林学士陶谷命人在楮钱上雕印文字，黄钱曰“泉台上宝”，白钱曰“冥游亚宝”，此即为后世纸钱分黄白两色的开端。

[4]女使：被雇的婢女，并非卖身的奴婢，合约到期后可自由离开。按照法律，“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钱，各应通计”。

[5]席帽：宋代的一种围帽，四周以垂丝网之如盖网，故戴席帽叫做张盖。通常为山野村夫所戴。

[6]堠（hòu）：标记道路的土堆，上插木牌、石刻之类。分里堠（一般五里、十里立一堠）、界堠（标记地界）等。

[7]宋代隐士、文士极流行穿道士的道服，一些官宦退朝或致仕后均爱穿道服羽衣，表示心怀高远、志慕清虚。

[8]寇准本名寇準。準音zhǔn，据《前汉律历志》：“绳直生準。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寇准后来成为北宋名相，宋代公文避其讳，在文书中省“十”作“准”。本小说中一律以避讳后的“寇准”称呼。

[9]“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于宋太宗时成为官方律令，但就连宋太宗赵光义本人对“去避来”一条也感到费解，曾特意向博学的大臣孔令恭询问其来历，孔令恭不能解释。直到南宋末年，著名文学家周密还记载道：“律云‘去避来’之文，最为难晓。”其真正涵义迄今无人能解。

[10]汾州：今山西汾阳。

[11]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往往是考试前皇帝临时指派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及六部尚书等官出任。另选派六部侍郎、给事中、台谏官一至三人同为知贡举。另设点检试卷官、参详官各若干人。

[12]古代帝王为了表示听取臣下的冤情或谏议，悬鼓于朝堂之外，允许臣民击鼓直接向皇帝反映问题，称“登闻鼓”。

[13]此时科举考试尚未出现“糊名”、“誊录”等制度，考官可以从答卷上了解到考生身份、籍贯。直到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颁布《亲试进士条例》，才将“糊名”、“誊录”定为制度。糊名是用纸条覆盖姓名、籍贯、家世等关键信息，使考官无法知道考生身份。誊录是派专人将答卷重抄一次，使考官无法认出考生的笔迹。这两项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考官评定试卷时徇私作弊。

[14]桑维翰：五代时后晋宰相，曾任石敬瑭掌书记，力劝石敬瑭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为父，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称臣，被后世史学家称为“祸及万世，万世之罪人”，有“覆载不容之罪”。

[15]通榜：考试前，主考官预列知名之士，中第者往往出于其中，谓之“通榜”。

[16]丈：宋代文人雅士之间的通用称谓，有尊敬和亲昵之意。多用于称呼年长和位尊者。通常与姓或排行连用，如王安石称司马光为司马十二丈，苏轼被人称为东坡二丈。

[17]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陕西以位于陕原（今河南陕县）之西得名，今陕西之地唐时大部属京畿道和关内道，宋初设为陕西路。

[18]莘县：今山东莘县。

[19]古代称药学为“本草”。唐代于显庆四年（659年）颁布《唐本草》，为中国古代由官方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收药物八百五十种。王祐编撰的《重定神农百草》在《唐本草》的基础上增加了药材一百三十种，宋太祖赵匡胤亲自作序刊行，为宋官方颁行的第一部药典。

[20]此故事详情见同系列小说《韩熙载夜宴》。

[21]厮儿：青年僮仆。也是“小子”、“青年”的口语。

[22]刺配是将罪犯面部、臀部或身体其他部位刺刻标记后，发配至边远地区或一定场所服劳役或职役的刑罚，最早创立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936—942年），宋代进一步完备。刺配中的刺字所刺部位依情节轻重有耳后、背、额、面之分，所刺标记有字（一般为罪名）和记号（一般为环形），所刺深度有四分、五分、七分等种。

[23]牢城是宋代独创的监狱，是流配罪犯被集中囚禁并强迫服劳役的场所。如《水浒传》中林冲因得罪高俅被流配沧州（今河北沧州）牢城，武松为兄武大郎复仇流配孟州（今河南孟州）牢城，卢俊义因私通梁山事发被流配沙门岛（今山东）牢城。

[24]记室：官名，掌管章表书记文檄。

[25]赵匡胤年轻时路过清幽观，无意中救了被囚禁在暗室的赵京娘。赵京娘年方十七岁，随父外出烧香还愿遭劫，父亲被杀，她因生得美貌被强盗留下，专供其发泄凌辱，幸遇赵匡胤拔刀相救。赵匡胤为免京娘再次遇险，与之结为兄妹，千里护送其回家。

[26]员外：本意是尚书省各部的员外郎，为长官的副手，宋代以此来尊称社会上的富人。

[27]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州南。深州土产蜜桃有“一境之独胜”之称，自古就是皇室贡品。唐代贞元年间，博陵（今河北安平一带）人崔护到长安应试时路过深州，正值桃花盛开，他在城南

遇到一名女子，心仪不已。第二年又来到此处，桃花依旧，物是人非。崔护感伤之余，写下了《题都城南庄》一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成为不朽之作。

[28]北宋军制，枢密院为总理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简称“枢府”。枢密院只有发兵之权，并不真正统帅军队。朝廷中央主力军队为禁军，分别由殿前司和侍卫司马军、侍卫司步军统领，合称“三衙”，互不统属。

[29]官人：民间百姓对现任官员的尊称。

[30]大姐：指长女。宋代一般尊称年轻女性为“娘子”，“小姐”则是用来称呼妓女等地位低微的女性。

[31]床子弩：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的弩炮。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澶渊之盟时辽名将萧挾览（曾入侵中原擒宋名将杨业、攻高丽迫高丽王称臣）即死在床子弩之下。

[32]宋代称河北（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河东（黄河流经山西、陕西两省自北而南一段之东部，大略为今山西省）为“两河”。张咏之“咏”字本为“詠”，詩言志，歌永言，詠者，永言也。其人以政绩显赫留名青史，然本人武功高强，剑术精湛，早年长期漫游江湖，仗义行侠，留下许多轶事趣闻，史籍中多有记载。

[33]按照皇室惯例，皇子成年后都要封王，然而宋太祖赵匡胤在世时其亲生儿子赵德昭、赵德芳均未封王，唯有其弟赵光义于开宝六年（973年）被封晋王。开封尹正三品，掌开封府之事，是京师开封的最高行政长官。五代旧制，储君即位前一般都先担任开封尹之职。

[34]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大致是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十二万平方公里。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原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35]原州：今甘肃镇原。

第二章 樊楼灯火

忽有人一把扯掉门帘闯了进去，却是隔壁六号阁子的老者，二话不说，先扬手打了唐晓英一巴掌。庞丽华惊叫一声，扔掉鼗鼓，赶过来查看，却被老者一把推到墙上，『砰』的一声，正撞在额头上，登时血流如注。

梁园^[1]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承平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宋

人这首诗说的是北宋都城汴京节物风流，人情和美，富丽甲天下，有“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而樊楼则是开封城中最豪华、最气派的酒楼，为京师七十二家酒楼之首。其酿造的“和旨”、“眉寿”美酒名扬天下，四方酒客趋之若鹜。每年樊楼向都曲院购买的酒曲多达五万斤^[2]，按时价一斤一百五十文来折算，仅酒曲一项，官府便可收到七千五百贯^[3]现钱。而宋初正七品的开封县令月俸不满十贯钱，比六十名县令一年俸禄的总和还多。略一比照，便可见樊楼的美酒消耗量何等惊人。

樊楼位于皇宫东华门外的景明坊，坐南朝北，西临东华门大街，北朝大货行街。这里最初是大商贾贩鬻酒肉和白矾^[4]的交易点，后来有精明商人看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此盖起了酒楼，称为白矾楼，又称矾楼，日久天长则讹传为樊楼。外地来汴京的人不太明了其得名的来由，想当然地以为“樊”是酒楼老板的尊姓。其实樊楼有两位大老板，一位姓李名稍，即大名鼎鼎的开封第一首富，一位姓孙名赐，均与樊姓无干。

樊楼是一组庭院式楼阁，正北门扎有门面彩楼，用七彩花卉、饰物装点，花头画竿，醉仙锦旆。门框上则挂着些柳条及面粉制成的飞燕，以应寒食习俗。穿过门楼，则是一处极大的院落，按照方位建有五座楼宇，灰瓦青砖，雕梁画栋，分别称东、西、南、北、中楼，各高两层，巍然耸立。东、西、南、北四楼的高处搭有飞桥，与中心的中楼明暗相通，是以五座楼虽各自独立，楼上酒客却能借助桥栏在不同楼间往来游弋自如。

阁楼里面的陈设既富丽又典雅，底层的主廊是散座，酒楼行话称其为“门床马道”，档次不高，凡是有身价有来历的客人都往楼上招呼。二楼天井的两廊均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包厢，称为“小阁子”，五座阁楼加起来总共有三四百个小阁子。

东京时兴以妓伴坐侑酒，又有数百名酒妓浓妆艳抹，聚于主廊檐面上，等待酒客呼唤。每每夜幕降临，樊楼灯烛荧煌，上下相照，笙簧聒耳，鼓乐喧天，望之宛若神仙洞窟，成为开封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京师蜡烛价格比油灯贵出许多倍，别说普通百姓，就是一般官僚家里也点不起蜡烛，以致皇帝常有赐臣僚巨烛之举。樊楼却是财大气粗，消费惊人，每晚仅蜡烛一项，便是一大笔开销，为其供应蜡烛的商铺也因此发了大财。

此刻正值灯火凝眸之时，五座楼顶的每一道瓦楞间各燃放了一盏莲灯，将樊楼点缀得分外明媚。樊楼主人李稍白日在博浪沙遭遇的凶险搏杀竟没有投下丝毫涟漪，酒客如蚁，专门负责换汤斟酒的妇女往来穿梭，忙得没有丝毫空闲。大酒楼习惯用女子做酒保，个个腰系青花手巾，绾着高髻，称为“焠糟”，虽不及酒妓们妖娆美艳，却别有一番风情。

一名二十来岁的绛衣女子正站在中楼散座堂前说书。她名叫庞丽华，是专事说书的路歧人^[5]，身材娇小玲珑，模样还算端正，只是比起廊下那些十五六岁的妙龄酒妓来，年龄明显要大出许多，在这灯红酒绿的销金窟中，多少显出了几分强颜欢笑的老态。

只见庞丽华将手中鼗鼓^[6]“咚咚”摇了几下，曼声道：“那秦蒨兰号称江南第一美人，有着绝世容貌，更能弹一手好琵琶，她主动投怀送抱，陶尚书如何能不受诱惑？当即坠入韩熙载事先安排好的美人计中……”

她所讲的正是本朝已故礼部尚书陶谷数年前出使南唐、为南唐大臣韩熙载设计戏弄的故事——大宋礼部尚书陶谷奉命出使南唐，见到国主李煜时态度甚是倨傲无礼，南唐君臣都很气愤，却因不敢得罪大宋而无可奈何，只有大臣韩熙载说他有办法整治陶谷，于是派侍妾秦蒨兰装扮成驿吏之女到驿馆接近陶谷。秦蒨兰容貌绝世，又有意编造悲苦身世，陶谷又爱又怜，遂入圈套。他怜悯秦蒨兰“际遇”，甚至有意娶其为妻，还填了一首《风光好》的艳词以表心意。几日后，南唐再设宴会招待陶谷，陶谷不肯饮酒，颇有正人君子派头。韩熙载于是唤秦蒨兰出来劝酒，陶谷这才知道中了美人计，羞愧得无地自容。

这段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名为《赠词记》，是汴京酒客最爱听的一段说书。虽说陶谷的作为有损大宋国体，然而自古以来都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秦蒨兰有“江南第一美女”之称，才色双绝，如何不让人心动？只可惜红颜命薄，这位人见人爱的尤物最终卷入了一起离奇命案，落了个投河自杀的下场。

每每讲到秦蒨兰最后的结局时，庞丽华都会怔怔落下泪来，她不但完全投入了情节，而且从女主人公的际遇中忧虑到自己未来的命运。而听书的酒客们见到这一幕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拍桌大叫道：“有巴！有巴[7]！”然后照例掏出几文钱来交给一旁伺候的煊糟，打赏给庞丽华。

那煊糟名叫唐晓英，忙用木盘一一接了赏钱，走过来交给庞丽华道：“有二十好几文呢。可惜得有一半交给樊楼当做进酒楼说书的楼价钱。”

庞丽华凄然一笑，将铜钱一枚枚捡起来，收入一个小小的钱袋中。唐晓英见她面色甚是疲倦，忙道：“丽华姊姊，不如你先回去。今日寒食，你等的那人怕是出城扫墓，不会来了。”

庞丽华也觉得今日酒客实在太多，灯光人影纷纷济济，晃得她头晕眼花，便道：“也好，若是他来了，你告诉他我先回家了。”招手叫过正坐在台阶下仰望楼上灯火的女儿，道：“小娥，咱们先回家吧。”

那小娥约摸五六岁年纪，甚是乖巧，跳过来问道：“那位叔叔不是还没来么？”庞丽华道：“小娥乖，叔叔有事，来不了了，咱们回家吧。”

唐晓英忙道：“正好今日看大门的小厮是个熟人，我跟姊姊一道出去，跟他说说，看他能不能不收你今晚的楼价钱。”庞丽华迟疑道：“好是好，只是不合规矩，万一被人知道告发，你可就惹下麻烦了。”唐晓英笑道：“我不说，你不说，他不说，谁会知道？”

正说着，一名煊糟奔过来叫道：“丽娘别急着走，我刚在西楼斟酒，一间大阁子的官人提到想听人说书，我特意推荐了你，他叫你上去陪酒呢。你也知道寻常百姓上不了西楼，运气好的话，随手打赏的钱可就够你好几个月的说书钱了。”

因为从西楼俯瞰下去即是皇宫大内，出于安全的考虑，樊楼从不对外开放西楼，也不准普通士民登楼，能上西楼阁子饮酒的不是达官，即是显贵。庞丽华在樊楼说书已久，自是清楚这一点，只是今晚凑巧带了女儿进来，不免有些踌躇，道：“丁丁，多谢你的好意，可我不是酒妓啊。”

唐晓英也道：“是啊，你不知道么？丽华姊姊是沾不得酒的，碰一点就会全身起疹子。”丁丁笑道：“放心，我已经说过你不能饮酒了，那官人只想听你说书。”

庞丽华还是不放心的，问道：“对方是什么人？”丁丁道：“主人是位极年轻的郎君，顶多也就十五六岁年纪，丽娘还怕他对你怎样么？你若还是不放心的，我跟晓英换班，让她上西楼服侍，如何？”唐晓英喜道：“这样子最好。”又问道：“能带小娥一道去么？”丁丁道：“没问题，我跟把守的罗锅儿说一声。不过小娥不能进阁子，你可以留她在我哥哥那里。”

庞丽华为女儿刘娥治病欠下了巨债，急需一笔钱还债，心中确实对丁丁所称的巨额赏钱有所期待，又听说能带女儿同去，便应承了下来，牵着女儿的小手，与唐晓英一道跟随丁丁往西楼而来。

西楼楼前疏种着不少树木，杏花灼灼，槐叶青青，烟霞空蒙，丽景如屏。

楼上也有许多阁子灯火通亮，不时有觥筹交错声传下来。一楼散座中分坐着不少人，不过只是静静坐着，不敢轻易走动，应该是楼上达官贵人的随从。相对于其他四楼市井一般的喧嚣鼎沸，这里可以说得上是十分安静冷清了。

丁丁向门前把守的小厮罗锅儿说明了情形。罗锅儿压低声音道：“原来是八号阁子的那位小官人，他姓李，并非中原人氏。你们可得小心伺候了。”

唐晓英奇道：“姓李，又不是中原人氏，莫非是南唐的使者？”罗锅儿道：“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第一次来樊楼饮酒的时候，陪同的是

鸿胪寺判寺事。”

鸿胪寺是主管民族、外交事务的机构，既然是最高长官判寺事陪同前来，那么这人在本国的身份一定相当尊贵了。

唐晓英道：“不对呀，先前南唐国主的弟弟郑王李从善出使汴京请和时，已经被官家下令扣押，软禁在汴阳坊中。难道那国主李煜傻乎乎地又派了一个弟弟来？”

旁人可没有她这般联想和见识，丁丁也不耐烦听下去，见庞丽华正往脸上扑粉，忙催道：“丽娘别再扑粉了，快些上去吧，别让李官人久等。晓英，你可千万别再犯火爆娘子的脾气，又做出冒犯客人的事。记住了，你现在的身份是煊糟，不是酒妓，可别老窝在阁子里不出来。”

东京惯例，酒妓陪酒是自愿行为，只管伴坐陪酒，不涉及买欢和肉体交易。然而当那些酒客喝得满脸通红、分不清方向时，手脚往往就不由自主地往身边美貌的酒妓身上摸去求欢。虽然酒妓可以明里拒绝，可又有绝对不能开罪客人的规矩，为了保住饭碗，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当然酒客云雨后也有钱物赏给酒妓，两下并不吃亏，这已经是樊楼公开的秘密。唐晓英原本是一名酒妓，只因忍受不了酒客时不时的动手动脚，才改行当了收入低微许多也辛苦许多的煊糟。偏偏她为人正直仗义，在看到一些酒妓极不情愿地被酒客扑倒时，总是忍不住上前相助，由此落了“火爆娘子”的名头，差点因此被赶出樊楼。

唐晓英笑道：“放心，眼下小娥治病需要钱，我不会再那么冒失了。”当即上楼来，将刘娥带到楼梯口的储酒间里，交给酒厮丁大，自己领着庞丽华来到楼上八号阁子。

那阁子里只有三人，西首正中案前席坐着一名黑脸少年，旁侧坐着名四十余岁的中年文士。另有一名小厮正陪着笑脸站在一旁奉承，却是个熟脸，小名呆子，人其实一点也不呆。跟庞丽华一样，呆子并不是樊楼的人，只每日晚上拿些果子香药混进来叫卖，也帮酒客跑腿，做些买物命妓、取送钱物的杂事，因模样俊秀，口齿伶俐，善于迎合，很得客人欢喜。

那黑脸少年见有人进来，问道：“这位绛衣娘子就是丽娘么？”庞丽华忙上前道：“丽娘见过二位官人。不知道二位官人如何称呼？”

那少年甚是爽直，指着一旁一只脚凳道：“我姓李，这位是张先生。丽娘只管坐下，将最拿手的故事一一说出来。”

一旁呆子笑道：“丽娘今日可算是遇到贵人了。小的刚刚给李官人随意讲了讲汴京的来历，就得了两吊赏钱呢。”

那中年文士张先生先站起身来，取出一串金珠，递到庞丽华手中，笑道：“我家主人最爱听故事，烦劳娘子今晚多说一些给他听。”

庞丽华见那金珠颗颗有蚕豆般大小，总共是十来颗，给女儿治病是绰绰有余，不由得喜出望外，连声道：“多谢官人。”

一旁唐晓英瞧在眼中，既为庞丽华高兴，又不禁暗暗称奇，心道：“久闻江南富庶，民风靡软，这二人虽出手大方，却完全不似江南人。尤其那黑衣黑脸的少年鼻梁高挺，眼窝深陷，头发带着褐色，莫非……是党项人？”

又听见张先生笑道：“说得好了，我家主人还有重赏。不过最好是说些跟本朝有关的故事。”庞丽华道：“是。”坐到一旁，选了一段本朝名将王全斌、曹彬率六万大军平定后蜀的故事，鼓起精神，晃了两下鼗鼓，说唱了起来。

唐晓英本待留在阁子中，忽见那张先生挥了挥手，只得退了出来。刚出来廊中，便见隔壁六号阁子绣帘一掀，香气漾开，旋即伸出一张白皙如玉的美人脸来，粉红樱唇一张，娇滴滴地叫道：“喂，快些给这里再送两瓶酒来。”

唐晓英认得她，她名叫蔡奴，是小姐中的行首，妓女中的楚翘，也算是樊楼常客，当然从来不是她独自前来，总是那些权贵们带着她来。几年前，曾经有位沈姓富豪为了讨好追求她，来到樊楼后当场以蔡奴的名义付下在座所有酒客数千人的酒钱，成为震动京师的艳闻盛事。轰动之程度，只有十年前后蜀国主孟昶与他那位倾国倾城的妃子花蕊夫人被押进京师献俘时才能相比。从此，蔡奴成为汴京第一名妓，每日赶往鸡

儿巷求见者络绎不绝，但蔡小姐却有自己的眼光和底线，能入其门者少之又少。

唐晓英应了一声，匆忙奔到楼梯口的储酒间，见刘娥正乖乖地坐在一旁，一动不动，便向管账的酒厮丁大领了两瓶酒，出来时正撞见楼主李员外的心腹小厮阿图领着三名男子上来。

阿图陡然见到唐晓英，颇为惊讶，问道：“英娘如何来了西楼？”唐晓英道：“嗯，这个……”阿图不及询问更多，只道：“这几位是员外的贵客，可要好生招待了。”唐晓英道：“是。”

阿图回头向三名男子赔笑道：“三位郎君请随英娘到阁子入座，酒菜立即奉上。小的还要去看看我家员外回来没有，先行告退。”

那三名男子正是张咏、寇准和潘阆。他们进城后被阿图径自领来汴阳坊的空宅中安置，王嗣宗则去投奔在汴阳坊当坊正的族叔王仓。沐浴更衣、歇息一番后，阿图先领着三人步行来到汴河正中的州桥，等着看河灯夜景。

州桥是一座石桥，桥柱均是青石筑成，上面雕镌海马水兽飞云形状，栩栩如生。桥拱低平，禁止舟船通过。桥西两岸还各立有巨干铁枪数条，正有禁军军士将连接铁枪的铁索横绞上水面，这是为了防止失火舟船顺流而下，损毁州桥桥墩及州桥正对的大内御街。

所谓御街，顾名思义，就是专供皇帝出巡用的街道。这条街道宽二百余步，长七八里——北起皇宫正南的宣德门，笔直向南，经景灵宫、大晟府、太常寺、都进奏院、都亭驿、开封府等重要官署后，到达州桥。再经过鳞次栉比的店铺后，到达内城朱雀门。出了内城继续往南，经过延真观、太学、五岳观、看街亭，到达外城正门南薰门，御街主干道才算结束。因为正对大内的缘故，南薰门不准寻常百姓殡葬车舆出入，但却规定民间运抵京师的猪羊必须由此门进京。因京师人口庞大，每日从早到晚都有人赶着猪群出入南薰门，多则万只，少也有数千只，只有十数人驱逐，从无有乱行者，可谓汴京一大奇景之一。御街正道两侧挖有御沟，御沟中尽植莲花，两旁一边栽种柳树，一边种满桃李杏

梨，杨柳依依似绦，杂花相间怒放，望去宛如锦绣。御沟外侧则是御廊，允许市民商贩在这里做买卖。

张咏等来到州桥时，才明白阿图为何一定急着先带他们来游御街了。原来御街正道平时只对一定品衔的权贵开放，新科进士唱名赐宴后也可以享受一次“御街驰骤”的待遇，寻常普通百姓要想到正道上走一走、跑一跑，就只有等寒食、新年以及皇帝生辰这样重大的节日了。

但见御街上有成千上万人争相来回往来，只为能多在御道上走上几步。虽然这种情形在张咏等人看来有些可笑，甚至有点疯狂，但那些士民个个满面红光，写满了兴奋与快乐的真实。御街两边歌舞百戏，粼粼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州桥东北侧的大相国寺前有大象表演，更是游人嬉集，观者溢道。

天色渐暗时，游人依然没有丝毫要散去的迹象。无数盏灯骤然点着，京师重新亮堂了起来，灯山上彩，金碧相射，仿若天汉降临人间，铺天盖地，锦绣交辉，难怪州桥又被称为天汉桥了。那一刻的震撼和感动，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

开封御道无与伦比的美景确实令寇准等印象深刻，以至一路北来樊楼时，不断走走停停，流连领略夜市的风情，短短几里路，竟走了两个多时辰。到达目的地樊楼时，其规模和气派也着实令几人吃了一惊，入夜已深，竟还是人满为患，大多数人竟似预备在这里畅饮通宵。难怪那李稍能成为开封第一首富，所结交的尽是权贵人物，拥有这样一个日进斗金的赚钱酒楼，怕是他做不到的事也不多。

阿图将张咏等带上西楼便即离去。这一层楼天井走廊两边总共五十来个阁子：东面单号，房间稍小，窗户正对中楼；西面双号，窗外即是巍峨的宫阙。号码越小的阁子，不但越远离中心楼梯，且越靠近大内腹心之地，因而素来是贵客的首选。今日是寒食，大约是因为官员们忙着祭祖扫墓、不及应酬的缘故，西楼上的贵客并不多，还有不少双号阁子都空置着，二、四、六、八、十号阁子已经有人，唐晓英便领着三人进来十二号阁子。

一进来不等坐下，寇准便深深吸了口气，道：“好酒！”先伸手取了

一瓶酒，拔开泥封便往嘴里倒。

唐代沽酒惯用升斗，宋代却是使用酒瓶，一瓶最少也有一升。唐晓英见他年纪最小，却如此贪杯，忍不住问道：“小郎君是不是从家中偷跑出来的？”

寇准愕然道：“娘子何出此言？还有，为何偏要在郎君前加个小字？”唐晓英道：“你小小年纪，当然是小郎君了。你这般迫不及待，连同伴都不顾，虽然可以说得上是不拘小节，可一定是被父母大人管束得严，许久不敢饮酒了。”

寇准心道：“你不过是个烂糟，卖酒才是正事，对酒客指手画脚，实在是在太多事。”不再理睬，只仰头贪婪地饮酒，仿若饥渴了很久。

唐晓英见他瞬间如喝水般饮干一瓶一升装的眉寿，又伸手去取另一瓶，慌忙劝道：“小郎君还是少喝一点好，这一瓶酒足足六十八文钱呢。钱还是小事，万一喝醉了，你瞒着大人偷偷出来喝酒的事可就瞒不住了。”

潘阆笑道：“这位小娘子说得真有趣。不过如果真来拼酒的话，我敢说就算你们樊楼所有的人都醉倒了，这位小郎君也不会醉。”

唐晓英“扑哧”一笑，道：“郎君好大的口气！这里可是樊楼！我们这里的酒妓个个是海量，我这就去喊几个来跟这位小郎君拼酒，看谁先倒下。”

她当然不是开玩笑，说到就要做到。她做过酒妓的营生，知道酒妓不属于酒楼正式雇工，其收入仅仅来自酒楼所给的酒钱的抽成或是酒客的打赏，若是没有酒客叫其陪酒，那便没有任何收入，只能白站一晚。适才她见到楼前还站有不少酒妓女郎，穿着薄薄的罗衫，寂寞地站在料峭的春寒中，她就势提出拼酒，也是想帮助那些姐妹。

潘阆居然也不是开玩笑，一拍桌子道：“好，我愿与娘子打赌，我以十贯钱赌寇准赢。”唐晓英道：“郎君身上可带有十贯现钱？”

潘阆哈哈笑道：“谁身上会带一万个铜钱？不过我有这个……”说着

从怀中掏出一颗珍珠来，有如拇指盖般大小，圆整光滑，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粉嫩的光泽。

唐晓英呆了一呆，问道：“这是产自辽东大海的北珠么？”潘阆道：“正是。想不到你一个焠糟，倒很有些见识。”

唐晓英不悦地道：“郎君可不要门缝里瞧人，焠糟就不该有见识么？樊楼来来往往的人成千上万，我们焠糟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东西没见过？”潘阆笑道：“我说话不中听，却是大实话，见多未必就是识广。不过你这位焠糟倒是很不一样。怎么样，赌还是不赌？”

唐晓英心道：“这少年郎君连饮两瓶酒都面不改色，他同伴又敢如此托大，看来酒量不浅。不过这颗珠子价值千贯，我若能赢过来交给丽华姊姊，她不但能还清大相国寺长生库^[8]的巨债，还有多余的路费带着小娥回去蜀中老家了。”当即点头道：“好，我跟你赌，我来跟这位小郎君喝。”

潘阆道：“你？你不是焠糟么？”唐晓英道：“我以前也当过酒妓，而且我比她们更需要那颗珠子。”

张咏一直默不作声，只站在窗口朝大内凝视，闻言转过身来笑道：“娘子倒是老实人。”唐晓英傲然道：“那是当然。不过话先说清楚了，我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当做赌注。”

潘阆道：“就赌你的人如何？你赢了，珠子自然归你。你输了，珠子一样归你，不过你得给寇准当一年女使。”寇准惊讶地抬起头来，不及推让，唐晓英已摇头道：“这可不行。”

潘阆道：“当一年女使，难道不值一颗珍珠么？”唐晓英道：“当然是值得的，当十年女使都值得的。只是我有很要紧的事要办，不能离开樊楼。”

张咏、潘阆都觉得这焠糟不但性情爽快，而且古怪有趣，一时起了好奇之心，齐声问道：“什么要紧的事？”唐晓英道：“这是我的私事，不能告诉你们。”

忽听得廊间有女子尖声叫道：“酒呢？快些来上酒！”唐晓英这才想起蔡奴所在的六号阁子要的两瓶酒还没有送去，忙道：“几位郎君稍候，我去去就来。”

匆匆出来，到储酒间重新领了两瓶酒，又让丁大记了两瓶酒在十二号阁子账上，这才送酒来六号阁子。经过八号阁子时，刻意停了一下，驻足细听，里面庞丽华正说到后蜀国主孟昶出降、花蕊夫人写下“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诗句，似乎一切顺利，这才放下心来。

进来六号阁子时，一名五六十岁的老者正坐在上首。蔡奴香肩半露，倚靠在他胸前，媚态横生。

唐晓英刚揭起帘子，老者便森然问道：“为何这么久才送来？”唐晓英道：“抱歉得紧，适才有点事情耽搁了。”将酒瓶放下摆好，斟好两杯酒，又问道：“相公还需要添些酒菜么？”

她见那眼界极高的蔡奴对这老者极尽谄媚奉承之能事，料来他身份非同一般，是以用上了专门称呼高级官员的“相公”，而不常用的“官人”。

老者道：“酒菜就不需要了。你去叫隔壁那家说书的不要说了，敲敲打打，叽叽咕咕，说个不停，叫老夫如何饮得下酒？”唐晓英迟疑道：“这个怕是……”忽见那老者双目光暴射，露出疹人的凌厉来，吓了一跳，忙道，“是。相公请稍候，我这就去请他们挪到别的阁子中去。”

这樊楼虽建造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是木质结构，虽然墙壁上也糊了一层泥浆，但紧邻阁子间的隔音确实不怎么好。但来樊楼的都是来饮酒作乐的人，兴之所至，情之所至，又有谁会在意隔壁的人在做什么？

唐晓英不得已，只得进来八号阁子中。呆子居然还死赖在这里，忙前忙后地斟酒夹菜，大约是见到此阁酒客出手阔绰大方，还想多混些赏钱。

庞丽华正说到后蜀国主孟昶病死、花蕊夫人被当今官家纳入宫中为

宠妃一段。黑脸少年忽插口问道：“那孟昶真的是病死么？他为何早不病、晚不病，到开封没几日就撒手归西了？”庞丽华道：“也许是水土不服的缘故。”

中年文士张先生笑道：“也许不是。我曾听人说是灭掉后蜀的宋军主帅王全斌派人暗杀了孟昶。”

王全斌、花蕊夫人这些当事人均还在世，甚至孟昶的两个儿子投降后也在朝中担任高官。庞丽华不敢接口，只垂首道：“丽娘可不知道真实情形如何。”

中年文士道：“嗯，我听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王全斌擅自屠杀已经投降的三万蜀兵，残暴行为令人发指，蜀人对这屠夫切齿痛恨。而孟昶到京师后受到当今圣上的优待，封秦国公，任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王全斌怕孟昶日后报复，所以先下手为强……”

他摇头晃脑，语调抑扬顿挫，声音也越来越高亢。唐晓英生怕他惊扰隔壁那凶狠老者，可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劝阻。正干着急之时，忽有人一把扯掉门帘闯了进来，却是隔壁六号阁子的老者，二话不说，先扬手打了唐晓英一巴掌。

唐晓英道：“你……”只觉得左脸火辣辣作疼，似乎半边脸都肿了起来。庞丽华惊叫一声，扔掉鼗鼓，赶过来查看，却被老者一把推到墙上，“砰”的一声，正撞在额头上，登时血流如注。

唐晓英扶住庞丽华，见她已撞晕了过去，忙道：“呆子，快去叫人来。”呆子见到庞丽华血流满面，好好一个女子，转瞬变成了大相国寺十八层地狱壁画中的女鬼模样，早吓得傻了，茫然退到墙角，动也不敢动。

那黑脸少年霍地站起来，喝道：“你做什么？”那老者冷笑道：“做什么？告诉你，老夫就是你所称的屠夫王全斌！”

黑脸少年道：“原来你就是王全斌！怎么，你坏事做尽，还想堵住天下悠悠众人之口么？”

王全斌是本朝开国功臣，深受皇帝赵匡胤宠信，所以才在十年前被任命为讨伐后蜀的主帅。然而他攻下成都后纵兵掳掠，残杀无辜，一度激起了蜀中军民的剧烈反抗。他也因为屠杀太重为朝廷所斥，被贬到偏远之任，直到最近才被召回京师。明明为国家社稷立下盖世奇功，却因为多杀了几个人而遭贬斥，且落下千夫所指的屠夫骂名，这正是他生平最恨之事。如今他重新被召回京师，正要东山再起，却被人当着京师第一名妓的面揭开了伤疤，如何叫他不怒？他本就不是好脾性的人，以往杀人掠地只在点头之间，见那黑脸少年听到他名头后非但不畏惧，而且厉声指责，不由得杀气大盛，二话不说，转身就奔回六号阁子，拔出佩剑来。

蔡奴惊问道：“相公要做什么？”

王全斌也不理睬，奔到走廊，正遇到一名焮糟领着三名男子朝北里走来，预备进去三号阁子。那三人均是十六七岁年纪的少年郎君，衣服鲜亮华丽，腰间环佩叮当，一望便是权贵子弟。见到王全斌执着宝剑冲出来，那焮糟立时吓得呆在那里，浑然忘记了闪避。一名红脸公子抢上前将她推到一边，喝问道：“你是谁？要做什么？”

王全斌也不理睬，擦过这几人，正欲闯进八号阁子，里面的中年文士张先生已赶出来查看究竟，见王全斌杀气腾腾地亮出了兵刃，立即大叫道：“杀人啦！”居然不躲避，直朝王全斌冲过来。

王全斌久在外地，相当多的新任京官^[9]都不认识，不过他也知道能上西楼饮酒的人都很有些来头。他回去取出兵刃确实是暴怒下的忿恨之举，但长剑拔出来后已然冷静许多，不过是想要继续吓唬一下，逼得对方服软道歉。忽见那中年文士毫不惧死，径自朝向自己冲来，一副死缠烂打的泼妇架势，一时呆住，不知道是该一剑刺下还是该避开。

电光火石间，中年文士已到面前。王全斌微一踌躇，即收剑闪身避开。中年文士却只是虚招，顺势抱住王全斌腰间往前一冲，二人一齐扑倒在红脸公子身上。走廊本不宽敞，那公子“哎哟”一声，仰天便倒，又撞上了身后的两名同伴，几人滚做一团。却听见楼梯间砰砰作响，王全斌的随从已经和人动手打了起来，西楼一片大乱。

王全斌心道：“虽不知道那黑脸少年是什么人，反正梁子已经结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他再说。反正官家正要任命我为统帅，大战在即，他也不会在意我杀了几个纨绔子弟。”

他既下定决心，便将剑一挥，正戳在那中年文士小腿上。那文士吃痛之下，本能地松开了手。王全斌用力将他推开，起身将剑尖对准他胸口，正待刺下，斜地里伸过来一柄长剑，寒光湛湛，宛如一泓秋水，好一把宝剑！不但挑开了他的兵刃，还在他的剑锋上割出了一个大大的豁口。王全斌那宝剑也是一柄利器，见状又惊又怒，回头一看，一名青年男子正站在身后。

那及时出剑救了中年文士的男子正是张咏，他见走廊人多，几个阁子裡的酒客均拥出来看热闹，生怕动起手来伤及无辜，忙将那柄锋锐之极的宝剑收到肘后，喝问道：“你怎能下手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

中年文士慌忙爬起来，道：“他杀过的无辜之人成千上万，他就是屠夫王全斌！”

王全斌大怒，挺剑再刺，却又被张咏挡开。王全斌怒道：“快些滚开，不然老夫连你也杀了！”张咏道：“这里人多，你要杀我，出楼再说！”王全斌骂道：“蠢货！”正要上前动手，只听见背后有人喝道：“王全斌，你好大胆，还不快些住手！”

王全斌回头见说话之人是适才被撞倒的红脸公子，轻蔑一笑，也不理睬，他今日颜面尽失，必须得杀掉那中年文士和黑脸少年方能解心头之恨，长剑一挽，划出一线亮光……

忽从一号阁子中传出一阵琵琶声，音色清亮舒缓，旋律婉转动人。高徊低转间，一条泉水冷冷流淌，涌动着奔腾的快乐。悠扬缠绵时，一朵小花幽幽绽放，温暖着渴望慰藉的心灵。一幅幅美景缓缓展开，伴随着逝去的情怀、美好的回忆。

纷杂的楼廊渐渐平静了下来，人们不再打斗争吵，只静静聆听这妙韵仙乐。曲终之后，人人各有所感，默默回到自己的阁子中。就连王全斌也老老实实收了长剑，转身回了自己的阁子。

张咏叹道：“想不到世间竟有此等圣乐妙手，若是这人在那屠夫屠城杀人时来上这么一曲，兴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枉死了。”

潘阆道：“今时不同往日。王全斌是老了，换做当日，一支曲子可阻止不了他杀人。此人秉性残忍，难以改变。”忽见唐晓英自八号阁子中出来，脸庞高肿，满手鲜血，不由得吃了一惊，上前问道：“娘子受伤了么？是谁打了你？”唐晓英朝六号阁子望了一眼，恨恨道：“还能有谁？当然是那屠夫了。”

张咏忙道：“这里有现成的大夫，快些让潘阆给你看看。”唐晓英摇摇头道：“我没事，这不是我的血，是说书的丽华姊姊的，也是拜那屠夫所赐。”

潘阆道：“丽娘人呢？”唐晓英道：“八号阁子的李官人给她包了伤口，她还在里面说书。”心中惦记庞丽华的女儿小娥，唐晓英不及多说，匆匆往十二号阁子里瞟了一眼，道：“几位郎君的酒菜竟还没有送上来？我这就下去催催。不过有一点，只有凉菜，没有热菜。”张咏道：“寒食节，该吃冷食，这也是应节气。有劳。”

三人重新进阁子坐下，寇准一直一言不发，但显然对王全斌大闹樊楼之举也很是气愤。

蓦地帘子一掀，一名美貌妓女进来，娇笑道：“三位官人适才可有受惊？”张咏道：“你是跟王全斌一伙的么？我见到你站在六号阁子门边。”妓女笑道：“奴家姓蔡名奴，是鸡儿巷的上厅行首，跟王相公可不是一伙。”

她自负容貌无双，又名满京华，天下男子见了她无不趋迎奉承，不料张咏三人均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只问道：“娘子有何贵干？”蔡奴道：“王相公为适才的鲁莽行为感到抱歉，特派奴家来为几位官人赔酒压惊。”

张咏摆手道：“不必了，你去吧。”蔡奴也不勉强，道：“那好，奴家去隔壁斟酒赔罪了。几位要找我，随时都可以。”嫣然一笑，一扭腰肢，

如风摆杨柳，翩然走了出去。

潘阆道：“等一下！我想问问娘子王全斌适才为何突然狂性大发，出手伤人？”蔡奴已走到门外，浅浅笑道：“这可不方便大声说，适才的祸事就是隔墙有耳惹出来的。郎君若真想知道，何不走出来？”

潘阆微一迟疑，竟然当真追了出去。那蔡奴倚靠上来，附到他耳边低语一番，这才往旁边十号阁子去了。

张咏道：“她说了些什么？”潘阆道：“原来是八号阁子的人请了说书女来说平蜀一段，那说书女讲了不少王全斌滥杀无辜的事，哪知道王全斌本人就在隔壁六号阁子中饮酒，听了个清清楚楚。”寇准道：“原来如此。王全斌为人凶狠残暴，那说书女日后怕是要多加小心了。”张咏霍然站起来，道：“我出去一下。”

寇准、潘阆与张咏相交不过一天，却已深知他性格疾恶如仇，他所谓的“出去一下”，肯定是要去找王全斌，警告他不得再向说书女庞丽华寻仇。潘阆劝道：“这人坏事做得太多，老天爷自己会收他的。”

张咏冷笑道：“多少人坏事做尽，却还在世上活得好好的呢。”也不听劝阻，携了长剑，径直来到六号阁子。正撞见到三名年轻公子从里面出来，其中一人居然是在博浪亭与女子私会的王衙内。

那王衙内早在张咏与王全斌动手时就已经认出了他，见他忽然又携带兵器出现，问道：“你来这里做什么？”张咏反问道：“王衙内又来这里做什么？”

一名白脸同伴问道：“王旦，你认得这位壮士？”王旦道：“回相公话，不认得，不过今日凑巧在路上见过一面。”那白脸公子点点头，道：“咱们还是回去喝酒吧，别坏了兴致。”

凑巧蔡奴从十号阁子出来，见状立即凑了过来，笑道：“蔡奴给几位官人请安。”白脸公子奇道：“你就是汴京第一名妓蔡奴？”蔡奴道：“正是。奴家正想去为几位官人斟酒压惊呢。”

那白脸公子本不喜她妖艳浪荡，一上来就主动投怀送抱，但见她眼

波盈盈，来回荡漾，仿若要滴出水一般，心中一动，实在难以抗拒，便点头道：“甚好。”当即拥了蔡奴，与王旦和红脸同伴一起回了三号阁子。

张咏便打帘进来六号阁子，却见王全斌面色铁青，头也不抬一下，只一杯一杯地饮酒。张咏道：“王相公，张某特意过来，是请你不要再为难那位说书的娘子。”王全斌道：“嗯。”张咏大感意外，道：“相公答应了？”王全斌道：“嗯。”

张咏不知道他为何突然变得如此驯服，神情又如此沮丧，一时猜不透其中关窍，便拱手道谢，退了出来。却见适才见过的红脸公子又来到六号阁子，问道：“他人在里面么？”

张咏点点头，道：“正在饮酒。”回来阁子向寇准、潘阆说明经过，道：“这可太奇怪了，眨眼之间，王全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潘阆猜道：“大约这里有什么了不得的人物，镇住了王全斌。”寇准道：“什么人能镇住王全斌？莫非是那一号阁子里弹琵琶的神秘人？”潘阆道：“我也只是瞎猜。”

议过一回，也无定论。过了一会儿，只听见门外唐晓英叫了一声“丽华姊姊”，张咏以为有事，正要出去查看，唐晓英却已端着酒菜进来。

潘阆便道：“你们先吃，我去解个手行个方便。”张咏应了，问道：“娘子可知道一号阁子里是什么人？”唐晓英道：“我本不在西楼当值，今晚是临时跟丁丁交换，我来的时候一号阁子门前的灯已经点亮，表示那里面已经有人了。不过一直没有人出来。按照规定，不得客人召唤，煖糟是不能随意进阁子的。”

张咏道：“双号阁子可以俯瞰大内，上西楼的人不是一般都选这边么？”唐晓英道：“确实如此，人人都想看看皇宫到底什么样儿，西楼正好可以看到全部轮廓，极少有贵客选单号阁子的。”又笑道，“郎君能想象么？有些官人想方设法上来西楼，静静待上一夜，只为听皇宫的打更声。”

张咏道：“这是因为天下所有地方的一夜只有五更，唯独大宋皇宫的

一夜分成六更。六更一过，朝会就正式开始。这些特意来听更漏声的人肯定是来京城赶考的举子，他们都盼着早日金殿题名。”

唐晓英不以为然地道：“听更漏声就能带来金殿题名的运气么？这倒是稀奇得紧。”张咏笑道：“我倒是跟娘子一样的看法。”

唐晓英见一旁寇准默不作声，只饮酒如水，十分惊奇，道：“寇郎当真是天生的好酒量。”寇准道：“不过娘子也猜得不错，家母对我管教极严，向来不准我饮酒。这次来到京师，要好好过过酒瘾了。”

张咏问道：“娘子当真很需要那颗珠子么？我看娘子并不像是贪财的人。”唐晓英叹了口气，道：“当真需要。不过我得承认，真拼起酒来，我是赢不了寇郎的。”

她已经忙了一晚上，滴水未沾，便趁机讨要了几杯酒喝。酒一下肚，暖意顿生，疲倦也减轻不少，忍不住道：“果真是好酒，难怪卖得这么贵。”

张咏笑道：“娘子以前不是酒妓么？应该没少喝樊楼的酒。”唐晓英叹道：“我就当过十天酒妓。樊楼的酒确实好喝，可为什么卖得这么贵？”

寇准笑道：“娘子不知道么？酒价向来是官方制定，樊楼的和旨、眉寿，跟大名府的香桂、法酒都是一个价钱呢。”唐晓英嘟囔道：“贵就是贵，我们这些天天端酒送酒的煊糟可喝不起。”

寇准道：“那么我们今晚请娘子好好喝上几杯。可惜今日寒食，不能举火，不能烫酒，不然风味更佳。”唐晓英道：“虽是冷食冷酒，只要是樊楼的，味道总是不错的。”

正说笑间，潘阆急急奔进来道：“我知道是谁能镇住王全斌了！适才在茅厕中，我听到有人悄声议论说那三号阁子的三位年轻公子中，白脸公子就是当今皇二子赵德芳！”几人这才恍然大悟，齐声道：“难怪！”

寇准道：“王全斌久在外地为官，十年不回京师，不认得皇子原也不奇怪。可他适才当着皇子的面舞刀弄枪、喊打喊杀，若是被御史参上一

本，圣上追究起来，那可是死罪。他大约是知道后果极其严重，所以才如此沮丧。”唐晓英道：“真是活该！谁叫他没来由地打人！”

潘阆笑道：“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议论，未必就是真的。适才我还偷偷摸去三号阁子前偷听了片刻，不过他们掩了门，只能听得到里面蔡奴娘子吃吃地笑个不停。”

唐晓英笑道：“既有人说看见了皇二子，那么肯定是真的了。不光皇子，就是皇帝本人和晋王都常常便服化装来樊楼饮酒呢。”

寇准道：“当真？”唐晓英道：“你们不知道么？晋王的侍妾孙敏原本是樊楼的酒妓，晋王就是来这里饮酒见过她本人后才娶回府中的。孙赐孙员外原先只是个茶博士，在城外虹桥边摆茶摊，孙敏嫁给晋王后，李员外立即将一半樊楼送给了他。孙员外其实也算是沾了女儿的光。”

潘阆道：“这位李员外左右逢源，还真是会来事，如此，便轻易巴结上了晋王。看起来，你们樊楼的风流韵事一定不少了。”唐晓英道：“嗯。”叹息一回，又道：“其实嫁进豪门有什么好？晋王有那么多女人，孙敏也不过是……”

忽听得门外有人大声叫道：“来人！快来人！”

旁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张咏已抓起长剑，飞快地窜了出去。只见八号阁子的黑脸少年正站在六号阁子前面，右手揭着门帘，眼睛死死瞪着阁子里面，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震惊表情。

张咏忙抢将过去，一把扯下门帘来。却见六号阁子木窗的窗格大开着，王全斌魁梧的身子悬吊在窗顶的横梁下，头发散乱，双眼圆睁，嘴张得老大，模样十分恐怖。

正愕然间，三号阁子的红脸公子开门出来怒喝道：“李继迁，你又在这里大呼小叫做什么？要打架骂街，滚回你的夏州去！”李继迁立即大声回应道：“折御卿，我的事要你管！你最好滚回你的府州^[10]老家去！”红脸的折御卿道：“我本来就在朝中为官，倒是你，官家圣诞早就过了，你为何还不滚回去？”

原来黑脸少年即是党项使者李继迁，时任管内都知蕃落使，是党项贵族中的后起之秀。他两月前受党项首领李光睿的派遣，来京师向太祖皇帝恭贺长春节^[11]，一直滞留汴京，尚未归去。红脸公子名叫折御卿，也是党项族人，在朝中任右屯卫上将军。其家族占据府州一带已近百年，因勇悍尚武，又能控扼西北，素来为中国倚重笼络。李氏与折氏当时均归附宋朝，虽同是党项族，却是世仇，水火不容。

张咏可没有兴趣关心他二人自祖上积累下来的恩怨，道：“你们别吵了，这里出人命了，王全斌死了！”折御卿一呆，道：“什么？”过来一看，惊讶异常，立即要抢进去查看尸首。张咏伸剑挡住他道：“既是死了人，这里就是命案第一现场，只有官府的人才能先进去。”

折御卿道：“你明明不是官府的人，想不到倒是个行家里手，难怪刚才敢跟王相公动手。”张咏道：“过奖。”

折御卿道：“不过这里是樊楼，要官府的人还不容易么？”扬声叫道：“喂，西楼里面可有开封府的官员？”

潘阆已赶出阁来，闻声笑道：“哪会那么巧，正好有开封府的官员在此？”折御卿也不理睬他，提高声音，道：“再不出来，我可要挨门挨户地搜了。”

却见十号阁子的门慢慢滑开，一名四十来岁的男子慢吞吞地走出来，道：“开封府推官在此。”折御卿冷笑道：“瞧见没有，果然传说不假，开封府的人无处不在。这位就是开封府推官姚恕，正好是掌管狱讼的官员。”

姚恕打起官腔道：“原来是右屯卫折将军，出了什么事？”他官职远远低于折御卿，不过却是地方实权官员，背后靠山又是晋王赵光义，自然不大将只有尊名却无兵权的折御卿放在眼中。

折御卿道：“姚推官不知道王全斌适才借酒仗剑闹事么？”姚恕道：“嗯，本官适才听见外面有些动静，不过因为朋友酒兴正浓，也没有多理会。”

其实他的十号阁子就在李继迁隔壁，自王全斌闯入八号阁子打烩糟

和说书女开始，他就将情形听得一清二楚。只不过他知道能进西楼的人都有来头，卷入争斗危险得紧，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所以才假装没有听见。就连王全斌仗剑在楼廊动手时，也依然关门安坐饮酒，而不是像旁人那样拥出来看热闹。

姚恕又问道：“折将军是要告王全斌相公么？他人呢？”折御卿道：“他上吊自杀了。”姚恕轻笑一声，道：“王相公自杀，怎么可能？”折御卿道：“他尸首就在这里。”

姚恕这才吃了一惊，抢过来略略一扫，立即回头叫道：“押衙官人[12]，你快些出来，查验伤势可是你的长处。”

折御卿道：“查验伤势？姚推官什么意思？”姚恕道：“天下人都知道，官家此次召王全斌相公回京师是预备重用，折将军认为他会在这种时候上吊自杀么？”

折御卿迟疑道：“这个……本来不会，可是……”姚恕道：“可是什么？”折御卿摇了摇头，不肯再说下去。

十号阁子又出来二人，一俗一道——身穿黑色便服的中年男子便是姚恕所称的押衙，名叫程德玄，也是开封府的官吏，最早做过仵作，所以姚恕才称查验伤势是他的长处。灰衣道士名叫马韶，虽然年轻，却是程德玄的至交好友。

程德玄进来六号阁子，只在王全斌尸首前来回走了几下，便皱眉出来，问道：“是折将军第一个发现尸首的么？”折御卿道：“不是，我是听到李继迁在廊间喊叫‘来人’才出来……”忽见同伴王旦正朝自己招手，忙道：“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匆匆奔进三号阁子，掩上房门，再也没有出来。

姚恕追问道：“程押衙，王相公当真是自己上吊自杀的么？”他有意加重了“当真”二字，一副浑然不相信王全斌会上吊自杀的口气。

程德玄眯起眼睛，慢条斯理地道：“当然不是。挂住他脖子的绳子下还有一道明显的勒痕，他是被人缢死后再挂上窗梁的。”李继迁道：“缢死？”程德玄道：“不错。而且人还没有死透，腿间还有热气。姚推官，

你快去叫人封锁西楼，不让人进出，说不定能当场捉住凶手。”

姚恕无奈地摇摇头，叹道：“寒食节出来喝个酒都喝不安生。”他虽很不情愿来接手这件案子，可命案就在眼皮底下，按例归开封府管，不得不不如程德玄所言，赶下楼去作安排。

程德玄又一指张咏命道：“你，如果没事做的话，先进去把尸首解下来。”

潘阆一直站在门边冷眼旁观，闻言很是不满地道：“张咏又不是押衙官人的下属，为何要指使他去做？”程德玄道：“因为你们大伙儿个个有杀人嫌疑，数他嫌疑最小。”

潘阆不解地道：“张咏武艺高强，是河北有名的剑客，随身又带有兵器，怎么反倒被认为嫌疑最小？对不起，张兄，我不是指认你是凶手，我只是就这位押衙官人的话论事。”

程德玄道：“正因为张咏是个剑客，剑客视剑为生命，只会用剑杀人，绝不会用这种缢杀后掩饰为上吊自杀的手段。”张咏喜道：“我喜欢这种推论。”

寇准道：“可是适才十号阁子的门一直关着，押衙根本没有出来过，怎么会知道张大哥是个有名的剑客？”程德玄嘿嘿一笑，并不回答，露出一份高深的神秘来。

那六号阁子的窗下放着一只矮脚凳，漆面光滑如镜。张咏道：“果然是他杀。”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那木窗窗台高及胸前，王全斌要自杀的话，应该会先踩上脚凳，再爬上窗台，然后系好绳索套入脖颈中。可那脚凳上没有任何踩过的痕迹。可见是有人杀了王全斌伪装成自杀后怕留下线索，伸袖拂去了脚凳上的鞋印。

张咏也不碰脚凳，一提气跳上窗台，挥剑割断丝绳，接住王全斌，再跃将下来，将尸首平放在地上。旁人看他身法干净利落，忍不住喝彩，其实这一番动作牵动了他的箭伤，只觉得伤口又疼痛起来。忍得一

忍，轻轻拉开丝绳，果见王全斌颈间有两道深浅不一的勒痕，喉上一道呈紫红色，喉下一道呈黑淤色。

程德玄道：“怎样，我没说错吧？”张咏道：“确实是他杀。这道黑淤勒痕是先造成的，也是王全斌的真正死因，他被凶手用绳子勒死后又被挂上横梁，伪装成自杀的样子，这才造成了第二道紫红色的勒痕。”

潘阆问道：“这位就是八号阁子的官人么？你适才不是跟王全斌闹得很不愉快么，为何反而是你最先发现了尸首？”李继迁不快地道：“你这话什么意思？莫非怀疑是我杀了王全斌么？”

潘阆道：“官人自己说呢？适才你请说书女丽娘说书，讲到王全斌屠杀蜀中无辜军民一段，激起他仗剑闹事，楼廊里好不热闹，你的手下也差点被王全斌杀死，你却根本没有走出八号阁子来查看，不是很奇怪么？”

楼廊狭窄，适才打斗时又是一片混乱，众人根本没有留意到太多不相干的事情，听潘阆一说，这才知道事情因八号阁子而起，而主人居然没有出来过，不由得一齐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李继迁。

李继迁只是冷笑，似是不屑辩解。一旁唐晓英忙道：“你们错怪李官人了！适才王相公取剑前已经先闯进八号阁子打了我和丽娘，丽娘满头是血，人也昏迷不醒，是李官人在帮助救治敷药，所以他才没空出去看你们打架，我和卖果子的呆子都可以作证。”庞丽华躲在人群后面，也低声道：“我也可以作证的。”

潘阆道：“这也只能解释适才李官人闻声不出阁子的情形。李官人已经与王全斌结下了梁子，为何又主动来到六号阁子，凑巧第一个发现了王全斌上吊自杀？”言下之意，无非暗示李继迁是勒死了王全斌，又将他挂上横梁佯作上吊自杀状。

中年文士名叫张浦，是李继迁的心腹谋士，闻言怒道：“阁下是谁？口口声声诬陷我家主人是何道理？”潘阆道：“我叫潘阆，平民百姓一个，今日是第一次来汴京。我没有诬陷你家主人，只想帮助开封府快些找到凶手，凶手不露面，咱们今日在西楼饮酒的人谁也别想离开了。”

庞丽华泣道：“你们可别冤枉李官人，李官人是为了我才来找王相公的。”潘阎愕然道：“为了你？”庞丽华道：“是。况且李官人才离开了阁子一小会儿就已经出声叫人，别说杀人，就连喝一杯酒的空隙都没有。”

程德玄追问道：“李官人当真是为了丽娘才来找王全斌相公的么？”李继迁点点头。

张浦道：“好，丽娘既然已经开了口，我就替我家主人实话实说——王全斌打架闹事后，右屯卫折御卿将军忽然来到我们门前叫丽娘出去。过了好大一会儿，丽娘才慌慌张张地回来，说折将军将她带进了隔壁六号阁子中，王全斌相公居然起身向她赔礼道歉。她当时完全糊涂了，不明所以，但事后越想越是害怕，怀疑王相公要对她下手。我家主人见她惶恐难安，便想去找王相公问个清楚明白，也想跟他讲和，请他不要因为今晚之事后再找丽娘的麻烦。”

程德玄道：“结果李官人刚到六号阁子门前就发现王相公已经上吊了。”李继迁道：“是的。我跟姚推官、程押衙都是一样的反应，也觉得王全斌这样的性格，蓦然在樊楼上吊实属异常，所以连门都未进，便开始叫人。后面发生的事，这位张壮士已然尽知了。”

正好姚恕重新进来，道：“我已经召集了附近维持治安的巡铺卒来封锁西楼，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今晚进来西楼的酒客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离开，包括在一楼等候的那些随从。我已经叫人去将凡是今晚进出过这里的煖糟和小厮都拘禁起来问话。如果王相公真是被人缢死后再装出上吊自杀的姿态，那么凶手现在应该还在楼里。坏消息是今日寒食，现下又是半夜，一时难以寻到仵作来验尸记录，怕是要等明日了。”他是推官，官衔远在押衙之上，却对那程德玄甚是恭敬。

程德玄沉吟道：“今日是长假第一日，怕是明日也难寻到足够人手。”寇准自告奋勇道：“我愿意协助推官来做文书记录。”程德玄道：“你是……”寇准道：“我叫寇准。”

程德玄奇道：“你就是寇准？”寇准更是惊讶，道：“程押衙如何知道我的名字？”程德玄道：“我经常跟随晋王出入符府，曾听符相公提起过你和你的父亲。你是今日才到京师么？符相公见到你，一定特别高兴。”

却听见蔡奴急道：“让让，烦请让让……”好不容易挤进阁子来，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个狰狞的尸首，当即尖叫一声，别转脸去，顺势瘫倒在姚恕身上，哭道：“怎么会这样？王相公他……他……姚推官，你快些送我回家好不好？奴家实在不能……也不敢再待这里了。”

秀软的头发撩过脖颈，又闻见她身上香气馥郁甜腻，姚恕登时意乱情迷，只因是众目睽睽，不得已轻轻推开她，道：“这个……王全斌相公死得不明不白，西楼的人都有嫌疑，不问清楚明白，娘子可不能轻易离开。”

蔡奴道：“奴家离开阁子的时候王相公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就……”有心再看不久前还与她一道寻欢的老男人一眼，却始终鼓不起勇气来。

程德玄道：“娘子一晚上都跟王相公在一起，偏偏你一离开阁子他就被杀死，娘子的嫌疑可着实不小呢。”

蔡奴听他颇有幸灾乐祸之意，哭道：“是王相公让奴家去向各位赔礼敬酒。况且王相公身形魁伟，武艺高强，奴家如何能杀得了他？”

张咏道：“这话确实不错。王全斌身经百战，以勇猛狠辣闻名，就算而今年老，可武艺力气犹在，仍是一员不容小觑的虎将。别说妇女，就是寻常年轻男子也杀不了他。”

张浦道：“寻常男子杀不了王相公，那么壮士的嫌疑岂不是最大？而且适才壮士因为救我跟王全斌相公动过手，结下了梁子，有杀人的动机。”一言既出，旁人都奇怪地望着他，不知他如何反倒要怀疑他自己也承认的救命恩人来。

张咏道：“我确实带剑进过六号阁子，王全斌虽然看起来很是苦闷，可当时他人还好好的。而且就算是我要杀他，他会不反抗么？我们两个动起手来，隔壁左右会听不见么？”

李继迁道：“嗯，确实是这个道理。我就在隔壁八号阁子中，还有张浦和丽娘，我们都没有听到这边有什么动静。”张浦道：“正是如此。不过我和我家主人之前完全沉迷在丽娘精彩的故事和鼓声中，有什么轻微

的动静也是听不见的。”

程德玄道：“那么谁在隔壁四号阁子？”潘阆接口道：“四号阁子的门还关着呢。”又道，“不仅四号阁子，还有二号阁子、一号阁子、三号阁子，门都关得严严实实，连个出来看热闹的人都没有。”

听到出了命案，各阁子里的人已相继赶出来。而一、二、三、四号阁子却丝毫不见动静，确实很有些不寻常。

众人便先来到嫌疑最大的四号阁子门前。张咏叫道：“杀人凶手在里面的话，快些出来自首，好让我们大伙儿早些散了回家睡觉。”

门一下拉开，露出一张年轻英俊却带着怒气的脸来，不满地质问道：“说谁是杀人凶手呢？”

姚恕道：“原来是千牛卫孟将军。还有谁在里面呢？”朝四号阁子中望了一眼，慢悠悠地道：“本官来为各位正式介绍，这位是千牛卫上将军孟玄珪孟将军，他身后这位是检校太尉孟玄喆孟太尉，是孟将军的兄长，也是当代有名的书法大家。这位是……不好意思，这位倒是面生得紧。”那人便自报了姓名：“在下布衣向敏中。”

众人目光一齐集中孟太尉和孟将军身上。这二人是年纪轻轻，均不到三十岁，却官居高位，肯定是世袭的爵位。又或者跟折御卿一样，有着什么特别的背景，是朝廷需要笼络的人物。

正困惑间，又听见姚恕道：“忘了说一句，孟太尉和孟将军正是故秦国公之子。”

秦国公就是十年前已经暴毙的后蜀国主孟昶。众人一听，这才恍然大悟明白姚恕为什么是那副奇奇怪怪的口气——推算起来，这西楼里面的人，没有什么人比孟氏兄弟杀死王全斌的嫌疑更大了，他们双方的阁子又正好挨着，这应该不止是巧合。

孟玄喆见大家目光灼灼，片刻不离自己兄弟，忙上前问道：“姚推官有事么？适才有人喊什么杀人凶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姚恕咳嗽了声，道：“原来孟太尉还不知道，隔壁……”

程德玄忽然抢着问道：“孟太尉、孟将军，你们可知道隔壁六号阁子里是什么人？”孟玄珪冷笑道：“当然知道，不是王全斌么？”他与王全斌同朝为官，却只称呼其名字，显然敌意极盛。

程德玄道：“孟将军是早就知道，还是凑巧知道王全斌相公在隔壁？”孟玄珪道：“自打坐进阁子里，他就不停地对一个女子叫嚷说他王全斌如何能耐、如何有功，谁能听不见？”

程德玄问道：“那么三位中途有没有离开阁子？”孟玄珪坚决地道：“没有。就连楼廊外面动家伙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开门出来看热闹。”

潘阆道：“事情就发生在眼皮底下，你们却佯作不闻。这不是不合情理么？”孟玄珪忙道：“家弟本来是想要出去的，是我拦住了他。他素来爱管闲事，我怕他又卷入什么事情。”潘阆道：“哦，原来如此。很好。”

那向敏中为人敏锐，已觉察出气氛异样，上前问道：“姚推官领人到此诘问，是隔壁王全斌王相公遇害了么？”

不待旁人回答，孟玄珪先是大吃一惊，道：“什么？王全斌相公遇害了？”孟玄珪更是大惊失色道：“你们怀疑是我们兄弟杀了王全斌？”

他三人反应各自不一，未免令旁人疑忌更深。

程德玄忙道：“姚推官，烦请你领着孟太尉回咱们的阁子问话。”又道：“孟将军，劳烦你跟下官到隔壁。张咏，你在这里看着向敏中，问清楚他今晚的行踪，不准他离开，也不准他向外传递消息。”

如此安排，自然是因为四号阁子中的三人嫌疑太大，要立即分开问讯，以免他们串通口供。

那孟玄珪为人平和，倒也不再多说什么。孟玄珪却是个血气方刚的人物，闻言勃然色变，喝道：“程德玄，你不过是开封府一个不入品的小芝麻官，凭什么命令我们兄弟？你是拿我们当犯人么？”程德玄道：“嗯，这个嘛……”

潘阆忽插口道：“王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你们不过是亡国之民、不祥之人，圣上为显君恩浩荡，才提拔你们在本朝做官，你们就当自己是太尉、将军了么？”孟玄珪大怒道：“你是什么人？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姚恕忙道：“将军海涵，何必计较。孟太尉，人命关天，烦请你跟下官到十二号阁子去。”程德玄道：“孟将军，也请你跟随不入品的下官到隔壁交代清楚你今晚都做了些什么吧。寇准，请你跟我一道过去，将孟将军的话原原本本记下来。”寇准道：“是，乐意效劳。”

孟玄珪一张脸涨得通红，还待发作，忽见兄长朝自己摇了摇头，只得强行按捺怒气。确实如潘阆所言，他兄弟官位虽尊，却只是亡国之君之子，就连开封城也不能随意进出，别说与程德玄这等晋王眼前的红人争锋，无可奈何，只得跟着程德玄走了出去。

张咏当真仗剑守在四号阁子门前，虎视眈眈地望着向敏中，先报了自己姓名，道：“实话告诉兄台，我不是官府的人，不但不为王全斌之死难过，相反还有几分庆幸。只是他在这里被杀，不找出凶手，今晚在西楼的人都有嫌疑，大伙儿谁也走不了。所以烦请兄台自己主动些，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

向敏中点点头，道：“事关重大，敏中当然要说个清楚明白。”当即说了自己与孟氏兄弟之间的交往及当晚情形。

原来他只是开封普通的平民子弟，父亲向瑀曾出仕后汉的符离^[13]县令，后辞官在家，亲自教督爱子。一日，他去大相国寺东的荣六郎家书铺买书，结识了孟玄喆，因在文学书法上有共同的爱好，从此成为好友。

张咏忙道：“我听过荣六郎家书铺的名字，听说他家亦工亦商，既印书也卖书，质量一流。”向敏中道：“嗯，这家书铺我最爱去，他家原先只是卖纸马的，生意极好，全仗荣六郎一手凿纸钱^[14]的绝技——一百张一叠的纸，一凿下去，上面九十九张都是凿好的纸钱，最底下的那张却毫无痕迹。后来他利用打纸马的闲暇刻印佛经及各种常销好卖的书籍。虽是半路出家，书确实印得好，纸张也好，字样也好，比国子监

[15]印的书要漂亮许多。”

张咏道：“这我也听过。听那些常与契丹贸易来往的商人说，荣六郎家书铺的书是最受辽国达官贵人欢迎的。[16]对了，我听说有个大富豪为了追求一位名妓，买下了国子监所有的书。”

向敏中道：“张兄提到的大富豪名叫沈偕，狎游京师时恋上了鸡儿巷的小姐蔡奴，为了讨好她，不但买下了国子监的所有书籍，而且还付下了某一晚樊楼所有酒客的酒钱，从此蔡奴就成了汴京第一名妓。”

张咏道：“啊，原来主角就是蔡奴。向兄，你等在这里，可别乱走，我去去就来。”向敏中大奇，问道：“张兄不是奉命审问我么？我还没有洗清嫌疑。”张咏道：“你不会是凶手。”匆匆出来找蔡奴，却见她正在十号阁子中发呆，潘阆也是闷不作声地坐在一旁。

张咏道：“原来娘子在这里！倒教我好找！”蔡奴忙起身道：“奴家既不能离开，又没有地方可去。程押衙便叫奴家将今晚的行踪告诉潘郎，请他记录下来。可潘郎说不愿意听官府差遣……”

张咏道：“这么说，程押衙是认为潘阆没有嫌疑了？”潘阆不悦地道：“张兄这话是什么意思？”张咏笑道：“开个玩笑嘛。王全斌闹事后，你可是我们三个中唯一一个出去了一趟的人。”

潘阆道：“我可是去了厕所，有管酒的酒厮可以作证。哎呀，一说酒厮，我倒想起来了——我到楼梯间的时候，问那酒厮厕所在哪里，转身的时候看见了孟玄珏站在楼廊中，现下想起来，他站的位置正是六号阁子。他居然还敢强辩称从来没有出过阁子！哎，不光我一个人看见了，酒厮和那小女孩小娥也看见了的。”

张咏道：“这可是关键线索，你赶紧去告诉姚推官，请他立即盘问酒厮，若你二人口供对上，那可就是铁板钉钉的证据了，不容孟玄珏再抵赖。”潘阆道：“为何要去找姚推官？张兄难道看不出来，姚推官全听程押衙的么？”

张咏道：“想来那程押衙是晋王的心腹，然而姚推官才是开封府掌管刑狱的官员，不可乱了法度。”潘阆冷冷一笑，道：“法度？法度有用

么？”一边嘟囔埋怨着，一边走了出去。

张咏忙问道：“听说以前有位阔少为了追求娘子，买下了国子监的全部书籍，可有此事？”

这正是蔡奴生平最得意之事，她登时一改愁容，笑颜如花，道：“确有其事。”张咏道：“那么那些书籍去了哪里？娘子若是不读书，抑或是嫌那些书已经陈旧，可以转送给在下。”

蔡奴这才会意对方是为书而来，并非为自己容色倾倒，颇为失望，道：“沈郎确实买下了国子监所有书籍送我，我很开心，可开心的只是他肯为我一掷千金，其实我根本不喜欢读书，所以我又叫他将那些书运走了。”张咏听说，不免扼腕叹息，深以为憾。

蔡奴问道：“张郎很喜欢读书么？”张咏道：“嗯。我自小家贫，买不起书，只有到有书的人家恳求借阅，借到手之后抄下来再读。人家都以为我是江湖剑客，其实我是为了读书才四处游历，宝剑不过是用来防身罢了。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17]我自小的理想，就是建一座大大的藏书楼。”

蔡奴叹道：“寻常男子无非是想着升官发财、金殿题名之类，唯有张郎志向与众不同，教人好生钦佩。”张咏笑道：“倒教娘子见笑了。”

蔡奴道：“奴家听说天下最大最好的私人藏书楼是望海楼^[18]，号称‘万卷藏书楼’。可惜不在中原，而是在契丹国土。其主人耶律倍原是大契丹国的皇太子，封东丹王，也只有他这等财势雄厚的人物才能在大望海山的绝顶高峰修建藏书楼。”

张咏道：“不错，娘子不愧是汴京第一名妓，见多识广。”蔡奴笑道：“妇道人家，能有什么见识？不过是闲时听客人们说的罢了。”

张咏道：“可惜耶律倍后来争权失败，弟弟耶律德光当了契丹皇帝，他受到迫害，不得已逃来中原，临行前在望海楼刻诗道：‘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不带金银，不带珠宝，连爱子也没有带，只将所有的书籍装运到船上，渡海逃来了中原。”

蔡奴抿嘴笑道：“如此说来，耶律倍倒是张郎的知己。其实他南来中原时，并非只带了书籍，还带了他最喜欢的一位汉人妃子——高美人。”

张咏道：“当真？”蔡奴道：“当然是真的，当今辽国晋王耶律道隐就是高美人在中原所生。后唐末帝李从珂派人来杀耶律倍时，一名僧人悄悄抱走了还在襁褓中的耶律道隐。契丹灭掉后唐后，派人多方寻访，才将耶律道隐带回契丹。”

张咏道：“当今辽国皇帝^[19]是耶律倍的孙子，论起来与中原也算颇有渊源，不过耶律倍被中原皇帝所杀，中原又一心要夺回燕云十六州，兵戎相见怕是在所难免。”蔡奴道：“所以当今官家才预备先荡平北汉。”

张咏想起潘阆认为开封首富李稍的车队护送的正是来大宋议和的北汉使者，心道：“官家大张旗鼓地召回王全斌、曹彬、王彦升等名将，作出将举兵攻打北汉的姿态，也许正是要攻心为上，逼迫北汉归降。”忙问道：“娘子如何知道官家要出兵北汉？”蔡奴道：“是奴家多嘴，不过跟张郎聊得开心，顺嘴就说了出来。张郎别奇怪，奴家也是听王全斌相公说的，可惜他……也算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张咏闻听她将杜甫追怀三国名相诸葛亮所作的诗句用在了王全斌身上，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二人在阁子里聊得正欢，忽见向敏中进来讪讪叫道：“张兄！”张咏道：“呀，向兄怎么到这里来了？你是不能擅自离开四号阁子的。”

向敏中道：“我等了许多不见张兄回来，我得去趟茅厕。”张咏道：“向兄先进来坐下。我问你，你们三个当真都没有出过四号阁子一步么？你要老实答我。”

向敏中踌躇道：“既是张兄发问，我可以拒绝回答么？”张咏道：“向兄既不能背弃朋友之义，又不愿谎言相欺，张某足感盛情。我也不想强人所难，你先去茅厕吧。”

向敏中应道：“多谢。”又道：“若是张兄愿意的话，改日我可以带你去逛荣六郎家书铺，我跟铺主很熟。另外，开封还有一些小书铺，也有些不错的书。”张咏大喜道：“如此好极了。”

向敏中刚走，潘阆便领着姚恕过来，道：“姚推官已经亲自盘问过酒厮丁大和那个小女孩刘娥，我三人的口供对上了。”

诸人便一起来到六号阁子中，程德玄正与寇准一道盘问孟玄珪。那孟玄珪却甚是倔强，被问得发恼，再也不肯开口。姚恕告知潘阆和丁大二人均见到孟玄珪曾站在死者王全斌门前鬼鬼祟祟地往里窥测。孟玄珪大约料不到有人看到他出过阁子，抬头狠狠瞪了潘阆一眼，便别转头去，仍然不肯招承。

程德玄道：“如今人证俱在，孟将军何不坦白交代实话？”孟玄珪只是不断冷笑。

张咏忍不住道：“孟将军，我见你也是条好汉，你杀死王全斌为蜀民复仇，很令张某钦佩。有意伪装成上吊自杀，试图瞒天过海，是怕连累亲人，这也能理解。而今铁证如山，你还不肯说出实话，累得这么多人白白跟你耗在这里，这可不是大丈夫所为。”孟玄珪依然不予理睬。

潘阆道：“而今真相大白，何须多费唇舌？姚推官干脆直接带孟将军回开封府拷讯便完了。”

姚恕斥道：“胡说八道！孟将军身居高位，岂能轻易加刑？”又劝道，“孟将军，你实在不肯开口，下官也难以勉强。你兄长和朋友为了维护你，跟你一样不肯讲出实话，如此可是犯了伪证和包庇之罪。难道将军眼睁睁地看着亲人朋友为了你触犯刑律么？若是你肯说实话，下官保证不再追究孟太尉和你的朋友向敏中。”他毕竟久掌狱讼，极善于利用他人心理循循诱供。

孟玄珪终于开了口，道：“那好，我说。只是我说实话，你们会信么？”姚恕哑然失笑道：“只要是实话，谁会不信？”

孟玄珪道：“之前我听到隔壁有人厉声呵斥，却不是王全斌的声音，一时好奇，想去看个究竟，家兄却不准我出去，怕我惹事。我便等了一会儿，假意要去茅厕，来到六号阁子前，正好那阁子没有掩门，我便掀起门帘的一角，朝里面望去，结果看见……看见……”

他迟疑不肯说完，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张咏性急，先问道：“孟将军

看见那厉声呵斥的人杀死了王全斌？”孟玄珪摇了摇头，道：“不是。我看见王全斌正站在窗台上，将横梁上的绳结套在脖子上……”

张咏道：“啊，将军是说你亲眼看见王全斌上吊自杀？”孟玄珪道：“正是，这是我亲眼所见。”

潘阆道：“这怎么可能？适才程押衙已经验过尸首，王全斌颈中有两道勒痕，分明是被绳子勒死后再挂上横梁的。你在说谎！”孟玄珪怒道：“你们非逼着我说，我说出来你们又不信。我就是亲眼看见王全斌将绳索套入颈中，再一脚蹬开，吊在半空中。不错，我当时确实可以进去救他，但我偏偏不想救。你们可以告我见死不救，可要逼我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那可办不到。”

众人闻言无不面面相觑。古代见危不救是犯罪行为，尤其王全斌是朝廷命官，孟玄珪肯承认亲眼看见其吊死而不相救，即使能免除刑罚，亦会被御史上奏弹劾，贬官流放的命运在所难免。如此，他的话应该是实话，只是听起来是实话，却因与物证相悖，实在难以令人相信。

隔了好半晌，程德玄才问道：“那么孟将军为何适才矢口否认出过四号阁子？”孟玄珪冷笑道：“隔壁王全斌死了，你们有物证证明是他杀，我兄弟岂不成了首要嫌疑人？我可不想平白惹上麻烦。这件事，我兄长和向敏中毫不知情，我亲眼看到王全斌吊死后，又不动声色地回到四号阁子，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事。”

程德玄道：“下官倒是相信孟将军的话。不过王全斌相公是他杀无疑，孟将军又亲口承认是最后一个见到他活着的人，杀人嫌疑实在难以洗清。”说着向姚恕使了个眼色。姚恕便道：“孟将军，得罪了。来人，将孟将军锁拿回开封府，交给右军巡院[\[20\]](#)讯问。”

两名随从抢上前来，一左一右去抓孟玄珪手臂。孟玄珪怒道：“不劳动手，我自己会走。”

向敏中忽然挤过人群，进来道：“等一等！姚推官，程押衙，请容我插一句嘴。”姚恕道：“有话去开封府说。来人，将他一起带走。”向敏中道：“姚推官，真凶还在这里！”姚恕吃了一惊，问道：“你说什么？”

向敏中道：“官人们都认为是孟将军下手杀了王全斌相公，目的在于为那些冤死在他刀下的蜀中将士百姓复仇，再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模样。可你们想过没有，王相公认得孟将军，就算十年过去，已经不记得容貌，可是有陌生人进来，他会不警惕提防么？王相公的身材比孟将军高大许多，两个人当真动起手来，隔壁会听不到动静么？我和孟太尉就在隔壁四号阁子，并没有听到打斗。就算你们认为我的话不可信，也该问问另一边八号阁子的官人。”

张咏道：“关于这一点，适才八号阁子的李继迁官人已经作证，他和随从还有丽娘均未听到任何不寻常的动静。”

向敏中道：“如此就对了。再看这六号阁子里面，案桌上的酒肴虽然狼藉一片，却是摆放如初，并没有凌乱的痕迹。王相公若是先被勒死，他必定大力挣扎、本能求生，怎么可能桌凳、酒具都完好无损呢？”

这话极是有力。就连一心想早些结案的程德玄也捋着胡须道：“有道理，有道理。”

姚恕道：“那么你如何解释王相公颈项中一深一浅两道勒痕？”向敏中道：“家父曾出仕后汉符离县令，我曾听他提过一个移尸讹诈的案子——符离有个好赌的男子去向表兄借钱还债，钱没有借到，还被表兄辱骂一番，回家后不忿上吊自杀了。家人便趁天黑将他的尸首挂到表兄家的屋檐下，想以此来讹诈表兄钱财。哪知道官府验尸时验出颈项中有一深一浅两道缢痕，认定是表弟家人移尸诈财。”

姚恕道：“你是说王相公是在别处上吊自杀，又被人移来西楼这里？哈，越来越离谱了。”

寇准却听出了名堂，忙解释道：“不，向郎的意思是说，王相公是自己先上吊自杀，再被人抱着身子往上移了一下，刻意造成两道勒痕，好造成他杀的假象，以嫁祸旁人。”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虽感匪夷所思，然而仔细推测，这种说法确实是能将孟玄珏口供和物证统一起来的唯一合理解释。

向敏中朝寇准点点头，表示感谢，又走到王全斌尸首前，指着脖颈

道：“缢杀和上吊自杀的勒痕其实有些区别。如果王相公是先被勒死的，凶手必然要走到他身后，用绳索之类的物事勒住他脖子，用力往后拉，令他窒息而死，这样所造成的勒痕是平的。而上吊自杀由于死者身体的重量，所留下的痕迹必然是斜向上的，且会在左右耳后交会。王相公颈项中这两道勒痕，虽然有深浅之分，却均是向上斜交的。”

程德玄沉吟道：“如此说来，王相公当真是自杀？可又是谁居心叵测，有意造成他杀的假象来陷害孟将军？”口中说着，眼睛已经向潘阆望去。在目前的供词中，只有他和酒厮丁大亲眼见到孟玄珏站在王全斌六号阁子前，理所当然嫌疑最大了。

潘阆道：“呀，程押衙倒怀疑起我来了。我根本不认得孟将军，为什么要陷害他？”

向敏中道：“应该不是这位郎君。我和孟太尉、孟将军三人一直没有出来过，旁人也不知道我们就在四号阁子中。我猜那人想嫁祸的不是孟将军，而是旁人，嫁祸者和被嫁祸者应该都是之前你们在楼廊大闹时出现过的人。”

寇准道：“且不说嫁祸者的动机如何，被嫁祸者一定是之前跟王全斌相公结下过梁子、最容易受到怀疑的人，譬如张咏张大哥，八号阁子的李继迁李官人……”

李继迁的随从张浦正在当场，闻声立即应道：“那我知道了，一定是折御卿折将军！”姚恕道：“对啊，还真奇怪呢，折将军在楼廊大喊开封府的官员，结果自己倒缩进了三号阁子，再也没有出来过。”

张浦道：“想必各位也知道，折将军与我家主人是世仇，只是想不到他会用这样卑劣的法子来陷害我家主人。”张咏道：“我可以作证，我两次撞见过那个红脸的折将军出现过，一次是他和两名同伴出来六号阁子，后一次是他又要进来。”

寇准翻了一下笔录，道：“适才张浦张先生提到右屯卫折将军到八号阁子叫走了说书女庞丽华，带她到王相公的六号阁子中，让王相公向丽娘赔礼道歉。丽娘回来后惊恐不安，所以李继迁李官人就来到六号阁

子，找王相公为丽娘求个情，结果发现王相公已经吊死了。”

如此一对口供，折御卿的嫌疑确实相当大，王全斌莫名其妙自杀也应该跟他有关，凑巧他所在的三号阁子就在王全斌六号阁子的斜对面，来去方便，不引人注目。

程德玄便道：“姚推官，何不派人去三号阁子请折将军出来说个清楚明白？”姚恕道：“是，还是本官亲自前去比较好。”当即来到三号阁子前，轻轻敲了敲门，叫道：“折将军在么？麻烦三号阁子的人都出来吧。”

门迅疾拉开，露出折御卿的红脸来，倒像他早就等在那里，飞快地将姚恕拉了进去。众人大惑不解，只静静等着。

过了一会儿，姚恕退了出来，道：“折将军不肯承认是他所为。另外……”附到程德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程德玄道：“既然如此，也无可奈何。就这么算了吧。”

姚恕便大声道：“各位，王相公确属上吊自杀，后来由于有人不小心移动了尸首，才造成他杀的假象，让各位担惊受怕了。本官这里已经录下各位的口供，这就散了吧。”指挥从人将王全斌尸首用布单包了，抬出去交给他家人。

众人料不到一场惊天大案竟如此草草收场，张咏等人猜到多半是因为皇二子赵德芳在三号阁子中的缘故，各自无语散去。

只有寇准道：“等一等！此案虽说已经水落石出，可一号阁子和二号阁子里的人还没有露过面，也没有留下笔录，万一将来有变故，又如何去找那两个阁子中的人讯问？”

姚恕道：“这个无妨。西楼有人看守，能进来的人不是熟脸也须凭官印。且案子已破，跟一、二号阁子毫无干系，无须再多事。”寇准无奈，只得道：“是。”

大大闹过一回，张咏、寇准、潘阆三人再无酒兴，勉强吃了些冷酒菜，填饱肚子，悻悻下楼来，正遇到阿图。

张咏不免十分奇怪，问道：“西楼出了命案，这么大的事，你们樊楼怎么倒像没事一样？”阿图道：“命案自有开封府处理，我们樊楼从来不敢干预，这是规矩。”

潘阆道：“谁叫孙员外是开封府尹的岳父呢？全开封也只有你们樊楼能有如此底气了。”阿图赔笑道：“潘郎就会说笑。”

潘阆问道：“我可不是说笑，我对你家主人李员外佩服得紧。他人回来了么？”阿图道：“回来了，正在中楼歇息。”

张咏道：“博浪沙的事情到底如何了？商队可有伤亡？那两批盗贼可有擒获？”阿图道：“多谢张郎关心。我方死了三个人，有七八个人挂了彩。第一批麻衣强盗也死了三个人，只生擒了一人，已经被程判官带回开封府拷问。那些神神鬼鬼的脚夫大多逃走，捕到的几个也都抢先服了藏在衣襟中的毒药自尽了，没有抓到活口。”

寇准道：“这是什么缘故？脚夫既无兵刃，又无坐骑，为何反倒大多都逃脱了？”阿图道：“那里可是博浪沙。一旦逃入沙地中，处处荆棘，马力反而不及人力。那些脚夫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好在有路人帮手，将被劫走的马车夺了回来，万幸。”

寇准叹道：“如此看来，那些人确实是真正的脚夫了。”一边说着，一边去摸钱袋，预备到柜台结算酒钱，不料伸手入怀，竟掏了个空，那只母亲亲手为他缝制的钱袋不知道何时已然不见了！

忽听得背后有人“呀”的大叫一声，不由得吓了一跳。回过头去，却是那一直跟在程德玄身后不发一言的道士马韶，正死死瞪着坐在散座中玩耍的刘娥，惊呼出声。

程德玄道：“尊师^[21]是在看那小女孩么？出了什么事？”马韶道：“那女孩子骨骼清奇，面相贵不可言。”声音颤抖不止。他吞了口唾沫，勉强压低声音道：“她日后必当母仪天下。”

寇准注意到刘娥后，也大吃了一惊，不过并不是因为他听到了马韶的话，而是刘娥手中把玩的正是他本人的钱袋，不过那钱袋已然空瘪，再无他物。

- [1]梁园：开封的别称。汉文帝刘恒曾封皇子刘武为梁孝王，王都最初设在开封。刘武在这里兴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梁园，园林亭台相连，为一时游览之胜地。刘武常同枚乘、司马相如等著名文士一道到园中吹弹歌舞，吟诗作赋。唐代大诗人李白游开封时，曾写下著名的《梁园吟》。
- [2]宋代实行榷酒制度，即对酒实行高价专卖。宋初小麦每斗约六十文，可出六斤四两酒曲，酒曲每斤售价约一百五十文，高出小麦售价十余倍。民间有能力酿酒的大酒户、大酒楼经官府批准后，向都曲院购买官方酒曲，没有能力酿酒的小酒店则从大酒店批量购买后再售卖。榷酒是宋朝廷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私自酿販者要被处于严刑。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二年（961年）颁布酒曲律，规定“民犯私曲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典（死刑）”，后虽数量上有所放宽，但依旧量刑严酷。直到天禧三年（1019年），宋真宗才将犯酒禁死刑改为刺配之刑。
- [3]铜钱为宋代的流通货币，一千文铜钱称一贯，又称一缗（mín）。银也逐渐开始流通，一两白银约相当于一贯钱（宋代银价时有上涨，有时一两银相当于一贯二百文或一贯四百文不等）。绢帛（唐代以铜钱和绢帛为货币，四贯钱约合五匹绢）因体积大不利流通，已失去了货币功能，不过常常在对外贸易中参与折价（因少数民族得到铜钱后也不会使用，而是熔掉制作器具，由此会直接造成中原钱荒，缺少现钱流通）。
- [4]白矾即明矾，具有收敛作用，外用能解毒杀虫、燥湿止痒，内用止血、止泻、化痰。但内服刺激性很大，故除了用于铅绞痛外，一般均外用。
- [5]路歧人：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民间艺人。
- [6]鼗（táo）鼓：一种两旁缀灵活小耳的小鼓，有柄，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
- [7]有巴：东京市民表示赞赏的惯用语。
- [8]长生库：宋代从事典当业的地方，也吸存富人多余闲钱放贷获利。
- [9]京官：在京师任职的文武官员的通称。
- [10]夏州：今陕西靖边，时为党项贵族拓跋氏（唐时助平黄巢乱赐姓李）所据。府州：今陕西府谷，时为党项大族折（shé）氏所据。李继迁后来成为宋朝大敌，其孙李元昊称帝后追尊其为西夏太祖。
- [11]长春节：赵匡胤生日二月十六。
- [12]押衙：宋元时对吏目（低级文官官职名）的尊称。
- [13]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
- [14]凿纸钱就是用一把圆孔铜钱状的铁凿子在一刀纸上猛力捶打，使纸张成为圆钱形状。
- [15]国子监：古代中央官学，始于隋朝，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刻书肇始于五代，继起于宋代，是官方刻书的主体。由于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国子监刻书对中国刻书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影响极为深远，在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所刻书，世称“监本”，现仍有少量存世，珍藏在国家图书馆等机构。

[16]中原文化发达，因而宋代与辽国贸易时书籍是占重要比重的输出物。当时的辽国贵族大多精通汉文，喜读汉字书籍。

[17]张咏所作《劝学》诗中的两句。张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勤奋好读人氏，官居高位后也是如此，“力学求之，于今不倦”。他一生中所有的钱财都用来买了书籍，时人称他“不事产业聚典籍”。

[18]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私人藏书楼，现遗址犹存。

[19]指当时在位的辽景宗耶律贤，其皇后即为著名的萧燕燕。耶律倍虽为弟弟耶律德光所迫去家离国，但耶律德光死后，耶律倍之子耶律阮继承皇位为辽世宗，以后的辽代诸帝除辽穆宗耶律璟外都是他的子孙。

[20]右军巡院：开封府下属机构。北宋法律程序，刑事案件审理分三级：先由右军巡院审理；审理不当，再由左军巡院审理；审理不当，最后由开封府府司或中央御史台重审。因为开封府尹赵光义身份特殊，宋初开封府已有中央职能，号“南衙”，与“北府”（中书省与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号“二府”）对称。

[21]宋代尚方外之交，尊高僧为“大士”，道士为“尊师”。

第三章

老鼠弹箏

两名刑吏抬了一个模样像箏的铜质刑具放在凳上，抢过来抓住张咏双手，将其手腕锁入铜箏的铐环中。姚恕笑道：『这刑罚叫「老鼠弹箏」，创自唐代酷吏来俊臣之手，专门用来拷掠犯人双手，厉害无比。所谓十指连心，你是执剑的人，该知道其中厉害。怎样，你招还是不招？』

汴

京之前，还有长安。

隋朝立国后，隋文帝杨坚依旧选择长安为京师，但却放弃了汉长安故城，在龙首塬重新修建了皇城和宫城。新建成的长安设计周详，制度严谨，布局井然，规模宏伟，是当时世界上规划最完整、城建最齐备、建筑最壮观的城市。全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采用东西对称布局，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城区实行坊、市分离的制度，划分一百零九个坊和东、西两市，坊为居住区，市为交易区，如棋盘一般整齐地排列，坊里全部排列入棋局，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诗句中所描述的那样：“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然而这座举世无双的城市却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唐代长安亦是执行里坊管理最严格的朝代——所有坊、市的四周以围墙封闭，每面仅开一扇门，居民只能通过坊门出入；坊角设有武侯铺，由卫士守卫；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以击鼓为准；并实行夜禁。凡是在“闭门鼓”后、“开门鼓”前在坊外大街上无故行走的，称为“犯夜”，被巡逻的金吾卫士发现后，要按律拘禁鞭挞。唐初的时候，有一个姓崔的男子醉酒犯夜，被巡夜的金吾卫士捆起来打了一顿，扔在街头醒酒。第二天一早，长安县令刘行敏在上朝的路上遇到了崔生，才给他松了绑，还因此写了一首诗：“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幞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纹腕后生。”正因为如此，繁华热闹的长安一到晚上，就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寂静之城。

历史的风云变幻莫测，唐末动乱连年，长安成为纷争和杀戮的主要战场，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雄伟建筑荡然无存，只剩下了一堆堆的残垣断壁。西风残照，繁华梦断。以至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选择京师的时候，回望长安，也不得不深深叹息——这座曾经包罗万象的城市，在历经了千万杀戮后，再也没有成为都城的可能。

宋代选择开封为京都后，起初也沿袭唐代长安大城套小城的格局，实行坊制和夜禁：全城共分八厢一百二十坊；士民只能通过四面坊门出

入坊里，夜鼓一响，便由坊正关闭坊门，不得再出入；夜禁后，坊区外的大街上有禁军担任的巡铺兵卒来回巡视，犯夜禁者要逮捕送交官府治罪；直到次日晨鼓响起，夜禁方才解除，坊门重新开启。

堡垒式的里坊制度方便官府管理，对维持京师治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后周时，周世宗柴荣曾大规模地扩建开封，为了拓宽街道，拆掉了部分临街的坊墙，允许居民临街修盖凉棚、建起楼阁，坊制已经开始露出解体的苗头。而赵匡胤登基为帝后，一改之前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政策，大力宣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此博民富，缔造一个富足天下的王朝。皇帝对商业的重视引发了经商热潮，庙堂之外，朝野之间，自公卿到百姓，人人想方设法赚钱生财。就连晋王赵光义也组织有自己的商队，专门贩卖货物，以所获巨利修建了一座恢宏的道观。经济的极大繁荣势必促发坊制的破坏，临街的人家悄悄拆掉坊墙，改建为商铺出租，甚至不惜侵占街道。如此一来，居民们临街开店、面街而居，没有了坊墙限制，完全可以不通过坊门出入坊区，坊制被彻底破坏，坊、市分离的格局被打破，市场沿街而行，贸易场所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京师的夜禁制度亦不能严格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代开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敞开型的城市，市民们拥有相对的自由空间以及真正丰富的夜生活。

开封的寒食夜晚当真是个不夜天，张咏、寇准、潘阆几人乘马出来樊楼时，提灯游街的男女依旧络绎不绝，只得拢马慢行，后半夜才回到汴阳坊。坊巷巡铺当值的兵士正百无聊赖，见三人面生，特意拦住盘问，听说是开封首富李稍的客人才放行。

三人实在太过疲累，本来还想谈一下今晚的樊楼奇遇，但也是有心无力，各自回房倒头就睡。

次日上午，寇准与潘阆携了海东青一道去拜见符彦卿。张咏睡到中午才起，自有李稍派来的女使来服侍洗漱。他胡乱吃了些点心垫底，便携剑出来，预备步行去寻昨晚结识的向敏中，然后一道去逛书铺。

出门不远，正遇到王嗣宗陪着一名四五十岁的男子在一处大宅前与一名三十岁出头的文士交谈。张咏远远叫道：“王兄！”

王嗣宗便迎过来问道：“张兄就是借住在前面那处宅邸么？”张咏道：“不错。那两位是……”王嗣宗道：“哦，那老者是我族叔王仓，那文士是南唐郑王李从善，也就是南唐国主李煜的亲弟弟。”

张咏吃了一惊，道：“李从善怎么会在这里？”王嗣宗道：“他出使大宋被官家扣押，一直软禁在汴阳坊中。”张咏道：“啊，我明白了，你族叔是汴阳坊的坊正，负责监视看管这南唐的落难大王。”王嗣宗道：“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忽听得王仓叫道：“嗣宗！”语气甚是焦急。王嗣宗应了一声，匆匆道：“我正好有点事想请张兄帮忙，回头再来寻你。”张咏道：“好，王兄先去忙，等我晚上回来再聊。”

刚走到汴阳坊东面的表柱木^[1]，便见姚恕骑马领着数名黑衣吏卒赶来，远远挥手叫道：“张壮士，等一等！”

张咏顿住脚步，等姚恕近前，问道：“姚推官有事么？”姚恕笑道：“今日怕是要得罪了，本官也是奉命行事。”回头命道，“将张咏拿下了！”

张咏大是愕然，立即横剑挡在身前。姚恕见他意欲反抗，一挥手，几名捕盗弓手围上前来，扣箭上弩，对准张咏。张咏见状不敢再动，只冷笑道：“好大的阵势！”

姚恕道：“你想要拒捕么？那可是罪加一等。”张咏道：“推官亲自带人来拿我，莫非又怀疑是我昨晚在樊楼杀了王全斌？”姚恕道：“拿你确实跟你昨晚身在樊楼有关。你可知道昨日死的朝廷命官不止王全斌一人？”

张咏道：“那还有谁？”姚恕道：“还有王彦升王相公，他被人杀死在离博浪沙不足十里的小牛市集里。你现下该知道为何拿你了吧？”张咏道：“仅仅因为我昨日在那小牛市集跟王彦升相公比过剑么？那可是他自己找上我的。”

姚恕道：“你还要强辩么？昨日有两位朝廷大将先后遇害，虽然地点不同，你却是唯一一个在两个地方都出现过的人。”

张咏沉吟道：“果真如此的话，你们怀疑我也在情理之中。好，我跟你们走。”不再抗拒，任凭黑衣吏卒上前夺下宝剑，拿锁链锁了双手和脖子。

张咏被一路押解来到相国寺前街的一处大官署，却不是姚恕任职的开封府，而是浚仪县廨。

汴京城虽分为开封和浚仪两县，但这只是地域上的划分，城区的管辖权均直辖于开封府。开封、浚仪虽然号称是级别最高的赤县，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绝大部分的行政权力，因而北宋的赤县是绝对清冷的官署，地位不及唐代京师长安、万年两县十分之一。

浚仪县历史悠久，始置于秦代，即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秦将王贲攻打魏国时采用了决河灌城的办法，大梁城由此成为废墟，魏国灭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因大梁城毁坏太甚，一时难以恢复，遂在原址设置了浚仪县，为后代所沿袭。

历史上有不少名人担任过浚仪县令，如陆云^[2]等。三国大才子曹植也曾被封为浚仪王，在这里写下了《慰情赋》及《社颂》。唐代贞观名臣马周未发迹时，曾游汴地，在浚仪县担任书吏，因小事被县令崔贤育辱骂，遂弃官前去长安，后成为一代名相。

县廨建筑亦是唐代遗物，古朴中自有一股沧桑。唯有门楼是新修，颇不相称。门楼前立着一座戒石铭，上刻四行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张咏一见便叫道：“呀，这是秦国公孟昶昔日为后蜀国主的颁令，如何被刻在了这里？”姚恕斥道：“胡说八道，戒石铭是朝廷用来告诫地方官员要爱民如子，怎么会摘选亡国之君的令文？”

张咏见他粗鄙无知，也不多与他争论，只问道：“推官如何带我来浚仪县治而不是开封府？”姚恕道：“开封府事务繁剧，晋王有令，凡是昨日跟博浪沙盗贼和二位王相公遇害有关的罪犯均押解来浚仪县审讯囚禁。”张咏笑道：“你们是不愿意张扬吧，担心开封府办事的人太多，来

来往往泄露了风声。”

姚恕冷笑道：“不是因为来开封府办事的人多，而是开封府府狱中的囚犯太多，多到你难以想象，都腾不出一间单独的囚室来关押你这样的重犯。”

宋初中央审判机关为大理寺^[3]，负责办理天下所奏的疑案。下分左部断刑和右部治狱，左断刑负责审断全国各地州县报请复审的刑事案件及地方官犯罪案件；右治狱负责京师百官犯罪案件。职责重大，案件极多。太祖皇帝认为其是慎刑机构，特意不设监狱，所有犯人均寄押在开封府府狱中。而开封府本身就负责下辖十六县的各类民事纠纷、刑事诉讼，事务繁剧，府狱同时兼有中央监狱和地方监狱两重职能，是以常常人满为患。

姚恕又道：“你能猜到朝廷不愿意公然张扬两位王相公遇害之事，也该想到事态是多么严重了。”命人押着张咏来到大堂中，强迫他跪下。

先叫出一名证人来。那人进来跪在张咏旁边，侧头问道：“张郎可还记得小的？”张咏道：“昨天才见过，如何就记不得了？你是王彦升王相公的随从。”

那随即便哭骂道：“好个狠心的张郎！我家主人好意找你比剑，你伤了他也就罢了，如何还要下毒害他？”张咏道：“好意找我比剑？明明是你家主人想得到我的宝剑，死缠着要跟我比试。我赢了他一招立即就走了，水酒都没有喝一碗，哪里有机会下毒害他？”

那随从道：“明明是你，就是你伤了我家主人。你离开市集后不久，我家主人也紧随上路，走不多远就从马上掉下来死了。”张咏更是愕然，仔细回想，也难解其因。

姚恕道：“张咏，本官问你，你可有用剑伤了王彦升王相公？”张咏道：“我承认，我的确伤了王相公。不过我们事先早有过约定，刀剑无眼，万一伤到对方可不能记仇。王彦升相公虽然剑术高明，毕竟年纪已大，身手和反应都迟缓了许多。我只是用剑划伤了他的后背和臂膀，不过是一点轻伤，根本不足以致命。”

姚恕道：“这么说，你承认是用你的宝剑伤到了王相公的后背和臂膀？”张咏道：“是。”姚恕道：“很好，书吏，将他的供词如实记录下来。”

张咏道：“莫非王彦升相公有什么隐疾？我那两剑引得他疾病突发？”姚恕道：“不是隐疾，而是你的宝剑上涂有毒药，你出手划伤王相公时，毒随血液侵入体内，等你离开后，他才毒发身亡。”

张咏哈哈一笑道：“如此，你们可冤枉不到我。张某虽然不才，却自负剑术无敌于江湖，从来不会用毒，更不会往自己心爱的宝剑上抹毒。”

姚恕一拍惊堂木，喝道：“传件作！”便有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件作应声上堂。

张咏见他容形全毁，左右面颊上各刺着两个黑色大字，念起来是“奉敕不杀”，不由一愣，心道：“本朝恢复肉刑，流徙犯人均要在脸上刺字，称为‘打金印’，意在示辱，令人望而识其为罪犯。可只见过犯人额头上刺着州名牢城，就算是特赦免死的强盗，也不过在面颊刺上‘免斩’和双旗字样，这‘奉敕不杀’倒是头一次看见。”他生平孜孜好学，遇难即问，忙问道：“老公脸上这四个字从何而来？哦，我并非有意无礼，只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刺字，不免有些好奇。”

老件作甚是从容，道：“郎君看起来也是读书人，难道没有听过契丹皇帝攻入开封后羞辱中原汉人的事么？”

原来昔日辽太宗耶律德光攻灭后晋后，在所有俘获的后晋人脸上刺上了“奉敕不杀”四个大字，表示格外开恩才赦免中原汉人的性命。张咏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是契丹人的手笔。”

老件作点点头，上前跪下，禀告姓名、身份及验尸结果：他姓宋名科，已经当了四十多年件作，是开封府资格最老的件作行人。王彦升尸首被连夜运回开封后，他被召来验尸。王彦升全身发黑，系中乌头^[4]剧毒而死。而他在小牛市集碰过的酒菜茶水已经人用银针检验，并无毒药，所以毒并非从口入。验得全身有新伤两处，一处在后背，一处 in 右臂，伤处血色发黑，毒应该是从剑伤而入。

张咏听完，连连摇头道：“我没有用毒，你们可以查验我的宝剑，剑上绝对没有涂毒。”宋科道：“适才小的已经验过推官派人送来的宝剑，剑身干净得很，没有毒药痕迹。”

张咏道：“那是自然。”宋科道：“非但没有毒药，连一丁点血迹也没有。只有酒气，闻起来似乎是樊楼的和旨。”

姚恕道：“这就对了！凶手杀了人，自然要将凶器清洗干净，销毁证据，剑上的毒药和血迹早一并擦去了。”张咏辩道：“跟王彦升相公比试后，我确实擦拭过宝剑的血迹，那只是爱剑人本能的反应，可不是为了销毁证据。”

姚恕哪里肯听，冷笑道：“你当真是深谋远虑，生怕留下蛛丝马迹，甚至去樊楼饮酒时还不忘用酒再擦一遍剑身。”蓦然想到什么，惊道，“呀，昨夜没有验毒，王全斌相公该不会也是被你剑上的乌毒害死，再伪装成自杀的样子？”

张咏道：“王全斌是自己上吊而死，孟玄珪将军亲眼所见，推官可别想推到我身上。王彦升相公中毒也与我无干。”

姚恕重重一拍惊堂木，道：“张咏，你杀王彦升相公已经是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在，还不快些招认？免得皮肉受苦。”张咏道：“我没有往剑上抹毒，没有杀人，如何招认？况且我与王彦升相公素不相识，为何要杀他？”

姚恕道：“这正是本官要问你的，你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张咏道：“没有任何动机。当时我骑马路过小牛市集，王彦升相公在小牛酒楼上看到我的剑，起心据为己有，派随从将我强行拦下，非要以我的宝剑为赌注与我比剑。我本不欲理睬他，但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剑儿后，忍不住起了比试之心，想看看我的剑法是不是在他之上。后来侥幸胜了一招，我见王彦升相公面色不善，担心他纠缠不休，以势压人，就立即上马走了。我跟他不过是萍水相逢，他不派人拦我，我根本都不会跟他照面认识，如何能有杀他的动机？”

姚恕道：“你不肯说实话，那么本官替你说。你是敌国的奸细，朝廷

正当用兵之际，所以契丹派你来刺杀我大宋朝廷大将。你知道王彦升相公爱收藏宝剑，故意带一柄好剑引他注意，再与他比武，用剑上的乌头令他中毒，再抢在毒发前离开，以为这样旁人就不会怀疑到你。”

张咏闻言不禁哑然失笑，道：“什么敌国奸细？我可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汉人，怎么会为契丹做奸细？”姚恕道：“汉人怎么了？韩延徽[5]跑到契丹当了宰相，他儿子韩匡嗣如今是南京留守，专门负责对大宋的边防，他们难道不是汉人么？你不提南唐，不提北汉，只强调自己是汉人，分明是心虚，你正是契丹派来的奸细！”张咏再无言可辩，只好道：“我没有下毒，我没有杀人。”

姚恕便叫道：“刘刑吏可在？”堂下应声站住一名中年男子，道：“刘昌在此。”

姚恕道：“这人犯就交给你拷问。”刘昌道：“遵命。请官人自去隔壁饮茶歇息，刑讯的事交给小的来做便是。”姚恕当真起身，退入后堂。

刘昌在张咏四周绕行走几圈，仔细打量他一番，才弯腰问道：“张郎今年贵庚？”张咏只觉得这个有着一双小圆眼睛的男子有说不出的诡异可恶，答道：“二十八岁。怎么了？”刘昌道：“不怎么，你没听说过随年打么？来人，取阴阳杖来，杖犯人二十八杖杀威。”

便有刑吏上前拖翻张咏，褪下衣衫，一直褪到腰部以下，令他面朝下伏在地上。两边分站一人，一人手持荆杖，另一人拿一条酷似男子阳具的刑具，分别朝他光背上击下。张咏起初只咬牙强忍剧痛，但数杖过后，疼痛大为减轻，还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奇妙感觉。

一旁刘昌瞧在眼中，道：“张郎所受刑罚名为阴阳杖，阴杖用妇女秽物浸泡而成，阳杖则是模仿男子阳具，这阴阳二杖在张郎背上交欢，所以又称合欢杖。”张咏只听得毛骨悚然，恶心得几欲呕吐，连声叫道：“停手！停手！”

刘昌挥手止住刑吏，命人扶他跪好，问道：“张郎愿意招供了么？”张咏道：“不招。我知道你的来历了，你是后汉权知开封府[6]刘铢之子。你父亲用法深刻，残酷好杀，创制了许多奇怪刑具，堪比唐代酷

吏来俊臣。这些阴阳杖、合欢杖之类的鬼名堂一定是他的杰作，果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刘昌也不动怒，温言笑道：“看不出张郎原来是个博学之人，这倒是让人想不到。你可是第一个道出我来历的犯人，那么一定要特别对待了。来人，取那件最厉害的刑具来。”

立即有人在张咏面前摆了一个矮脚凳，两名刑吏抬了一个模样像箐的铜质刑具放在凳上，抢过来抓住张咏双手。张咏惊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你用的这些刑具闻所未闻，都是法外之刑。”

他不肯轻易就范，正待挣扎站起，刑吏们一拥而上，死死按住他肩头，不令他反抗。有人捋起他衣袖，将手腕锁入铜箐的铐环中，再将手指一根一根套入弦中。

刘昌笑道：“这刑罚叫‘老鼠弹箐’，创自唐代酷吏来俊臣之手，专门用来拷掠犯人双手，厉害无比，张郎难道没有听过么？所谓十指连心，你是执剑的人，该知道其中厉害。怎样，你招还是不招？”张咏道：“我没有做过下毒杀人的事，你们要我如何招认？”

刘昌便点点头，刑吏用力铰紧铜箐两端的机关。张咏大叫一声，只觉得双手剧痛，全身如遭雷击，颤动不止，呼吸急促，心跳骤然加快，当即汗下如雨，只撑了片刻便晕了过去。

刘昌令人松开刑具，将他双手从钢弦中取出来，拿凉水泼醒他，笑道：“这滋味不好受吧？”

张咏只觉得死而复生，百骨尽脱，双手更如僵死一般，动弹不了分毫，道：“不好受。”刘昌道：“那么你招还是不招？”张咏摇摇头，缓缓道：“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他所吟的正是刻在浚仪门楼戒石上的铭文。

姚恕正好重新进来，闻言止住刘昌继续用刑，走到张咏面前，道：“本官怜你是读书人，又是个有名的剑客，再多给你一晚时间考虑清楚，明日一早再提你过堂，若还是不肯招认实情，那么我可要将你再交给刘刑吏，多尝几遍这‘老鼠弹箐’的滋味了。”张咏道：“我没有杀人，推

官非逼我承认，不是要屈打成招么？”

姚恕道：“依本官的经验来看，似你这般强悍的凶手，应该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寻常刑罚对你也没什么用处。不过刘刑吏最擅长刑讯，天下无人能出其右，再厉害的强盗，到了他手中，捱不过三天就得老实招供。你何必多受苦楚？”张咏道：“就是因为有了刘刑吏这样的‘能人’，天下才多了许多冤狱。”

姚恕道：“刘刑吏，你再好言劝劝他。”刘昌道：“是。”上前对张咏道：“这‘老鼠弹箏’非同一般，号称茶酷中最酷者，没有人能忍受它超过五次。适才张郎不过才尝到三成力道，明日再动刑，就要用足十成力道。张郎可要想清楚了，你能忍受一次，能日日忍受这非人的刑罚么？”

张咏道：“就算你们刑讯拷问我至死，我也不能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刘昌笑道：“那咱们就明日再见了。”竟似以拷问犯人为乐趣。

姚恕见张咏强硬，也不再多说，命人拖下县狱囚禁。

狱卒搜去张咏身上所有物品，剥光衣衫，换了囚衣，拿杻铐锁了他手脚，拖来狱中，再用颈钳束住脖子，锁在石壁的铁环上。

张咏瞬间由人间坠入地狱，像狗一样被拘禁在大狱中，只觉得一切都来得太快，快得令人莫名其妙。忽见牢房中不独他一人，另有一名年纪相仿的男子，也如他一般被颈钳锁在另一端的铁环上，正半倚在墙上，好奇地盯着他看。

张咏问道：“你是谁？为何被关来这里？”那男子道：“你又是谁？为何被关来这里？”张咏道：“我叫张咏，他们说杀了王彦升和王全斌。”

那男子道：“哦？你真杀了他们两个？”张咏道：“当然没有。你还没有回答我，你叫什么名字？”那男子道：“我没有名字。”

张咏道：“无名氏？那你为何被关来这里？”那男子道：“我昨日在博浪沙抢劫财物时被捕……”忽然认出张咏来，“啊，我见过你，你就是昨日挥剑出声向商队示警的灰衣男子。”张咏道：“不错，正是我。奇怪

了，他们为何要将我跟你这样的强盗关在一起？”

那男子正是在博浪沙受伤后被捕的麻衣强盗之一，名叫高琼，他见张咏语气大有鄙夷之意，不由得心头来气，怒道：“都怪你坏了我们的大事。”

蓦然爬起身来，抓住张咏双脚镣铐间的铁链，大力往自己那方拖去，只拖出几步，石壁上的铁环铁链蓦然收紧，张咏顿时被颈钳勒得喘不过气来。他双手被木杻束住，又刚受过酷刑，竟是无谓反抗，只徒然挣扎着，空有一身武艺。

幸好高琼身上有伤，也受过“老鼠弹箏”酷刑不久，双手麻木僵硬，不能伸展自如，只不过仗着蛮劲发力，怒气一泄，力道便尽。张咏窥准时机，趁机并脚，急蹬他胸口，正巧踢在他肋骨之处。高琼惨叫一声，当即松手倒地。

张咏顺势骑过去，将双手的木杻按压在他胸口，喝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是谁派你来刺杀北汉使者的？”

高琼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似是很惊讶他竟会知道北汉使者一事，随即闭上眼睛，不肯多说一字。

张咏道：“你……”忽见高琼左肩头露出几点青色，忙拨开他囚衣，却见那里刺着一个奇怪的图案，不禁道：“咦，这不是渔阳高氏[7]的标志么？你姓高，是也不是？”

高琼见张咏认出了自己家族的刺青，大是心急。张咏却放开了他，道：“原来你是契丹人派来的刺客！”

高琼冷笑一声，正要爬起来再打，张咏却已经及时退到另一边的墙角。高琼被颈钳和铁链束缚住，移动范围有限，只要张咏一直待在那里，他便无法接近。

两人虎视眈眈，互相瞪着对方不放。正僵持间，忽见狱卒领着寇准、潘阆和向敏中来到牢房的栅栏前。

张咏大奇，问道：“你们怎么进来了？”寇准道：“我和潘大哥回汴阳坊时正好遇到向兄来找张大哥，听坊正说开封府赶来捕了人，我们都猜想或许跟昨晚之事有关，打听之下，才知道是你被带走了。”

向敏中取出一吊钱递给狱卒，道：“麻烦狱卒大哥行个方便，开门让我进去说上几句话。”

因寇准三人是开封府押衙程德玄和浚仪县令崔何亲自带引进来，狱卒不敢接钱，只道：“郎君不必客气。”取钥匙开了牢门，放几人进来。

潘阆先上前往张咏身上检视一番，道：“没事，没受伤，没受刑。”张咏没好气地道：“你怎么知道我没受刑？你听过什么叫‘老鼠弹箏’么？”

潘阆道：“没听过。‘老鼠弹箏’，那是什么？”张咏道：“就是一种让你生不如死的酷刑，还不会在人身上留下伤痕创口，厉害极了！你瞧我的手，就弹了那么一小下，到现在连指头都动不了了。”

向敏中道：“适才听狱卒说，张兄是因为杀了王彦升相公，才被捕进来。张兄，我多问一句，你当真杀了人么？”张咏道：“当然没有。大丈夫敢做敢当，我要真杀了王彦升，不用他们对我动刑，早就自己承认了，还‘老鼠弹箏’呢，奶奶的。”向敏中道：“好，我信得过你。”

张咏奇道：“我和向兄不过昨晚才在樊楼见过一次，你当真相信我么？”向敏中道：“当然。不仅我，他们两个也一样相信张兄。”寇准道：“我们若是信不过张大哥，就不会不避嫌疑来大狱了。张大哥快些将事情经过说出来，我们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

张咏叹道：“多谢三位高义，不过才一日之交，就能如此信任张某。只是而今人证、物证俱在，处处对我不利，怕是难了。”当即说了事情经过。

潘阆忖道：“王彦升这个人跟王全斌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人，杀死了后周忠臣韩通，向宰相王溥索贿，被贬去边关当大将后，更加凶残残暴，经常下令围捕无辜的党项人，生撕下他们的耳朵当下酒菜，天下想要他死的仇家不计其数。会不会是有人在比剑前偷偷往张兄剑上涂抹了

乌头，有意借你的剑来杀他？”

张咏道：“这不可能。我那柄宝剑是师傅所赠，向来剑不离身，我自信天下没人能在我眼皮底下往剑上捣鬼。”

向敏中道：“张兄与王彦升比剑伤了他，剑上当沾有血迹。适才件作检视宝剑一干二净，那么血迹当是已被张兄擦去，那些血迹擦在了什么地方？”

寇准登时恍然大悟，道：“向大哥真是聪明！只要找到血迹，证实上面没有毒药，也就能证明王彦升身上的乌毒不是张大哥宝剑所带。”

张咏道：“等我想想，我当时顺手抓起一旁看热闹的酒保手中的一块抹布，来回擦干净血迹，又将那抹布塞回他手里。”寇准道：“不如我现在赶去张大哥说的小牛市集，也许还能从酒楼中找到那块抹布。”

一旁高琼冷笑道：“既是酒保手中的抹布，一定早被洗干净了。难道他还要留着血迹过夜、第二天擦到酒桌上么？况且就算找到又能怎样？能证明有没有乌毒固然容易得紧，你们又如何证明那上面的血迹就是王彦升本人的？”

寇准问道：“他是谁？”张咏道：“昨日在博浪沙被捕的麻衣强盗，其实是契丹人派来的刺客。”

潘阆道：“张兄如何能知道他的身份？”张咏道：“他肩头有渔阳高氏家族的标志。”

潘阆道：“哦？这么说他也是汉人了，也算是名门望族，居然为契丹人效力。”正待走近高琼看个清楚明白，张咏忙道：“别靠近他，这人厉害得紧，适才险些杀了我。”潘阆便止步不前，道：“那好，先别理他！”

向敏中道：“这个姓高的刺客说得很有道理，就算寻到那块抹布，难以证明上面的血迹就是王彦升本人的，还是不能洗清张兄嫌疑。”

张咏道：“向兄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在跟王彦升比剑前，还跟另外一对夫妻交过手，就在同一个市集里。”

原来他进小牛市集时，见到一对夫妻纵奴行凶，追打道边的一个小孩子，忍不住上前制止，由此动起手来，还伤了其中的妇人。后来才知道那孩子是个小贼，盗取了丈夫家传的宝物，原是一场误会，幸好那对夫妻还算明理，没有多计较。张咏跟王彦升比武时，还见到那对夫妻在一旁看热闹。

向敏中道：“这是比抹布血迹更好的人证了。张兄可问得那夫妻的名字？”张咏道：“丈夫复姓欧阳，名赞，跟向兄一样，操开封口音。妻子名叫妙观，口音有些奇怪，似是北方人氏。他们带的从人车马不少，应该不难寻到。”

向敏中道：“张兄在小牛市集遇到这对夫妻，一定也是经博浪沙南来开封，如此，不是过陈桥门便是封丘门，我这就去托人打听。”当即与寇准、潘阆告辞张咏出来，见那承符彦卿之命照顾寇准的开封府押衙程德玄还等在狱前，浚仪县令崔何也陪在一旁，忙道：“就算我们能顺利找到欧阳赞夫妇作证，也只能证明张咏跟他们交手时宝剑上没有染毒，万一官府强指是他在比剑前在剑上抹了乌毒，还是难以辩驳。除非找出真凶，才能彻底为他脱罪。”

寇准道：“可是案发现场不在开封，所有人证、物证均指向张大哥，我们对整个案情一无所知，如何能找到凶手？向大哥可有什么好主意？”

向敏中道：“我想去看看王彦升的尸首。不过我是平民一个，这件事甚难，还得你寇老西请程押衙说个情。”寇准听他也学潘阆一般叫自己寇老西，忍不住笑起来，随即肃色道：“只要能帮到张大哥，有何不可？”

潘阆忙道：“这样，你们两个去验王彦升的尸首，我负责去找欧阳赞夫妇。”向敏中道：“京师这么大，潘兄又不是本地人，找人怕是极难。不如等我验过尸首，再一道去寻访。”潘阆笑道：“外地人确实不如本地人方便，不过我自有主张，找人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你们放心，我这么大个活人，还怕丢了不成？”寇准便道：“那好，咱们分头行事，晚上回汴阳坊碰头。”潘阆也不与程德玄、崔何见礼招呼，昂首自去了。

程德玄问道：“看过张咏了么？”寇准道：“看过了，多谢程押衙、崔明府[8]。”趁机说了张咏无辜，想去看看王彦升的尸首。

程德玄道：“寇郎昨日才与张咏相识，当真相信他的话，要出全力帮他？”寇准道：“我与张大哥意气相投，一见如旧，我信得过他的为人。”

程德玄尚沉吟不语。向敏中道：“如果张咏真是凶手，而今他已经被捕，再也难有作为，伏诛不过是早晚之事。可若当真如他所言，他根本没有下毒谋害王彦升相公，那么真凶现今还逍遥法外，万一还会继续对朝廷重臣下手，我大宋岂不危矣？”

程德玄悚然而惊，问道：“你也认为这事是敌国刺客所为？”向敏中道：“时机太过凑巧，不由人不这么想。”

昨晚王全斌死在樊楼，孟昶次子孟玄珪成为最大嫌疑人，是向敏中力挽狂澜，指出了其中的破绽，其人沉稳老练，心细如发，足以令所有人刮目相看。程德玄当即点头道：“你说得有理。”转向崔何道，“下官奉符相公之命照看寇郎，他既然提出想看看尸首，还请崔明府行个方便。”

崔何忙道：“这是于国家朝廷有利的事，理所当然。正好王相公的尸首还没有发还家属。”当即欲亲自带领去看尸首。

向敏中向寇准使了个眼色，寇准忙道：“不敢劳烦押衙、明府。”程德玄道：“那好，你们自己去验吧。我这就回开封府了，寇郎有事到那里来找我。”寇准道：“是。”

崔何笑道：“下官正好有公事去开封府，这就跟押衙一道回去。”

其时正逢寒食七日长假，大小官署均停止办公，开封府也不例外，哪里有什么公事可办？他不过是寻找机会多与晋王身边的红人亲近罢了。当即叫过一名当值的差役，命其带寇准去敛尸房。

向敏中道：“再烦请明府各叫一名书吏、仵作从旁监视，记录下我们验尸的过程，以示公正。”崔何道：“向公子考虑得极周到。”挥手命差役照办，自己笑脸陪了程德玄出去。

开封的官署除了御史台外均是坐北朝南。敛尸房在县衙东北侧的角落中，是个偏僻所在。寇准几人到来时，敛尸房门大开着，门前站着两

名带刀的黑衣男子。

书吏忙上前问道：“你们怎么进来这里？这里可是县廨重地。”一名男子道：“我家主人是王彦升相公的故人，听到消息，特意赶来相见最后一面。”

书吏见那男子手抚刀柄，极是彪悍，心道：“王彦升相公被杀还是秘密，尚未传开，这主人这么快就得到消息，还能悄无声息地进来县廨敛尸房，一定不是普通人。”不敢再多问，只道：“小的奉崔县令之命，带仵作和这两位郎君来验尸首。”

那男子道：“既是公事，这就请进吧。”语气甚是傲慢，倒似得到了他的准许，才可进敛尸房一般。

向敏中却生怕有人趁机破坏证据，急忙抢进房来——却见房内密密排放着数张长桌，每张桌上停着一具尸首，均用白布盖住。最里面的地上堆摆着几具脚夫打扮的尸首。一名四五十岁的长袍布衣男子正站在靠近门边的尸首旁，面色凝重哀戚。

仵作宋科指着那男子近旁的尸首道：“这就是王彦升相公的尸首了。”

那布衣男子问道：“不是已经查过尸首、验明彦升是被毒剑所杀么？”

向敏中见那男子眼大眉立，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威严，心道：“崔县令肯让我们来验尸，不过是要拍程押衙的马屁。程押衙肯出面说情，不过是看符彦卿相公的面子。都只是场面上的事，并不是真心要为张咏洗脱冤情。这人如此气魄，一定不是普通人，若是能得到他的支持，查案或许会容易得多。”忙道：“王彦升相公未必是毒剑所杀，此案怕是另有隐情。”

那男子道：“哦？你叫什么名字？”向敏中便报了自己和寇准姓名。那男子道：“我听过你们两个的名字，昨晚王全斌在樊楼自杀，你们两个都在那里，是也不是？”向敏中道：“是。”

王全斌和王彦升之死均是朝廷机密，被刻意掩盖，严禁传开，他见对方瞬间便得知了昨晚樊楼之事，甚至连在场人的姓名都一清二楚，愈发肯定对方不是常人，只觉得心中怦怦直跳，试探问道：“敢问相公如何称呼？”那男子道：“我姓赵。”

向敏中“啊”了一声，膝盖一弯，便要下跪。那男子及时扶住他，挥手道：“你们都退出去，向敏中和寇准留下。”

书吏、仵作均是见过世面之人，心中也大略猜到那男子身份显赫，慌忙应道：“是。”与那男子的随从一道退出，掩好房门。

向敏中忙拉着寇准跪下，道：“小民向敏中、寇准见过陛下。”寇准也道：“我等不识龙颜，多有冒犯，还请陛下恕罪。”

原来那秘密来探视王彦升尸首的男子正是当今大宋皇帝赵匡胤。他生平最爱微服私访，经常化装成普通百姓来往于民间，也不时到亲信大臣家饮酒吃肉，熟知他性情的大臣下朝回家后都不敢脱下朝服，生怕皇帝突然光临。开国宰相赵普去年失势被逐，便是因为赵匡胤突然微行其府，发现庑廊下存有千只大瓶，好奇问是何物，赵普称是吴越王钱俶赠送的海味。赵匡胤道：“海味必佳。”即命开启一瓶，哪里有什么海味，全部是瓜子般大小的金粒。赵普慌忙顿首道：“臣还没有看过，实不知情。”赵匡胤不悦离去，赵普遂失恩宠。不久有人攻击赵普派亲信贩卖秦陇大木、经营邸店谋利，又为儿子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联姻大臣，其心不轨，赵普遂被贬出京师。民间笑称赵普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千瓶海味失相位”。

赵匡胤扶起二人，笑道：“果然都是聪明过人的孩子。朕还是头一次这么快被人识破身份呢。”

寇准见皇帝随和可亲，大着胆子道：“或许早有人认出了陛下，不过知道陛下喜欢微服私访，与民同乐，有意不说破而已。”赵匡胤哈哈大笑，道：“你更实诚，好，朕很喜欢。”当即详细问了王彦升一案的经过情形。

向敏中便将所知道的案情一五一十禀告，又道：“敏中敢以性命担

保，张咏决计不是凶手。”赵匡胤道：“你跟张咏昨晚才相识，却能肝胆相照，难得！这才是大丈夫所为！”

转过头去，默默凝视着王彦升的尸首，一时间回忆起无数往事来。他年轻时投军效力，最初在后汉军中担任低级武官，曾与九名谈得来的好友结义为兄弟，即所谓的“义社十兄弟”，这义社十兄弟后来成为他发动兵变、代周建宋的核心力量。他称帝后，由于地位的巨大变化，心理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开始猜忌武将，他的九兄弟也被相继解除了兵权。如今这些兄弟大多外放京师为官，有几人竟已身故，再也见不到了。那些把酒言欢，那些誓同生死，都已经随风逝去，往昔的峥嵘岁月如关山般遥远而黯淡。

隔了好半晌，赵匡胤才道：“这件案子发生在开封府境内，按例由晋王掌管的开封府负责，朕不会出面干涉。不过朕命你们两个暗中调查，不必受任何人的干预。”顿了顿，又自怀中掏出一只精巧的玉斧来，道：“这是信物。”

那玉斧斧身长不过三寸，宽不过一寸，是一整块深绿色的玉料琢成，双面装饰有兽面纹，色泽晶莹，玲珑剔透，触手生温，古意盎然。斧柄大约五六寸长，以黄金铸就。

向敏中慌忙接过来，问道：“这就是陛下那柄随身的手柱斧么？听说陛下曾经用它打掉过一名御史的牙齿。”赵匡胤笑道：“你觉得这么个小巧的玉斧能打掉人的牙齿么？”向敏中道：“这很难说，要看用斧人怎么用了。”

赵匡胤道：“你性子严谨，这点很好。这件案子就交给你们，不过事情只能暗中进行，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以取出信物。今日在浚仪县遇到朕之事，也切记不可向外人提起。”向敏中道：“遵旨。”

寇准道：“陛下，还有一件事，而今张咏被押在县狱中，因不肯招供没有做过的罪状而受到严刑拷打。陛下既然相信他无辜，何不放他出来？我们查案也好多个帮手。”赵匡胤道：“就算张咏无辜，也该关着他，这样真凶自以为已经找到替死鬼，更容易露出马脚。”

寇准道：“那么也请陛下关照一声，下旨命开封府不要再继续用严刑逼供。”赵匡胤道：“而今人证、物证均指向张咏，他不肯招认，刑讯拷问是律法所允。朕若是出面干预，不准对张咏用刑，他这等要犯逍遥于狱中，旁人难道不会起疑心么？朕虽然特准你们暗中调查，但一日找不到新的证据，张咏还是杀人嫌犯，按律要接受拷打，直到他肯认罪画押为止。替张咏求情的话不准再提。”寇准无奈，只得道：“遵旨。”

赵匡胤道：“那好，你们自己办事吧，朕也要回去了。”叹了口气，决然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向敏中等赵匡胤出去，忙收好玉斧，叫进书吏、仵作，揭开王彦升身上白布，开始验尸。却见尸首张嘴睁眼，面目狰狞，嘴唇呈现出紫黑色，眼角、嘴角各有一线已经发干的血丝。

向敏中又检视过身体和四肢，问道：“为何王相公只有嘴唇和四肢指甲发黑，脸面、身体却是颜色如初，没有丝毫中毒症状？”

仵作宋科道：“郎君原来也是个行家。”向敏中道：“不敢。不过家父以前做过几任县令，常常跟我讲一些案子的事情。我也只是知道一点皮毛，正要向老公请教。”

宋科见他谦虚有礼，很是欢喜，便道：“大凡中毒的死者，面色都会呈现青黑色，但如果正好是吃得极饱后中毒，就只有嘴唇、指甲发青，脸面和身体与平常无二，看不出异样来。”向敏中道：“张咏遇到王彦升时，他正在酒楼剔牙，一副酒足饭饱的样子。”

宋科道：“正是。王相公是遇到张咏后才中的毒，身上又只有剑伤，所以张咏才被认定为杀人凶手。”又将尸首侧翻过来，好让向敏中看清背上的伤口，道：“郎君请看，这处剑伤创口发黑，正是入毒之处。”

向敏中见尸首一切情形均与仵作的检验结果对上，确实无可疑之处，道：“承教了。”

寇准道：“没有发现一点疑点么？”向敏中叹了口气，道：“没有，反倒让张咏的嫌疑更重了。”正要转身出去，忽然想起什么，问道：“旁边那些尸首是什么人？”宋科答道：“都是昨日在博浪沙被杀的人，三个是

强盗，三个是商队的护卫。”

向敏中问道：“认出这些强盗是什么人了么？”宋科道：“没有。”

寇准道：“我昨日正在博浪沙，亲眼见到他们双方动手。”一想到这些人昨日还是活生生的人，今日就变成了尸首，只能毫无生气地躺在这里，等待案子了结后再行下葬，不由很是感慨。

出来敛尸房，向敏中亦无良策，不得已跟寇准一道再来狱中探视，将实话告诉张咏，只不提意外遇到皇帝一事。

寇准狐疑道：“莫非当真有人在比剑前趁张大哥不备往宝剑上涂抹了毒药？”张咏道：“可自我跟欧阳赞夫妇动手，到经过酒楼被王彦升派人拦下比剑，中间没有停留一步，旁人哪里有机会？若真有人往宝剑上做了手脚，当在我进小牛市集之前。如此说来，那妇人妙观为我剑锋所伤，岂不是也已经中毒死去？”一想到很可能误害无辜，不由心急起来。

向敏中忙道：“张兄不必忧虑。如果妙观已中毒而死，开封府早该惊动了。既无动静，当是无事。如今之计，只能先找到欧阳赞夫妇再说。只是开封府着急结案，张兄少不得要多受拷掠了。”

张咏笑道：“不必为我担心。不就是‘老鼠弹箏’么？我还撑得住。”向敏中道：“那好，张兄自己多保重。我们先设法去寻欧阳赞夫妇，明日再来探你。”

张咏起身走出几步，送向敏中、寇准二人离去，忽见同牢的高琼正扶着墙壁起身，不由得大起警惕之心，喝道：“你又想要杀我么？你身上有伤，不是我对手，可别自讨苦吃。”

高琼也不理睬，自行摸到便桶边解手。张咏见他并无恶意，也就罢了。

到了晚上，忽然有数名吏卒持监牌入狱，将张咏一人押来大堂。坐堂的却不是白日拷打过他的开封府推官姚恕，而是在博浪沙见过一面的

判官程羽。

程羽和颜悦色地道：“张公子，你牵涉的王彦升的案子归姚推官管，本官命人提你出来是要问博浪沙的案子。”张咏道：“昨日我不是已经向程判官交代清楚了么？我当时正好在商队后面，看见有强盗偷袭商队，想冲过去救人，反而被李家娘子一箭射下马来。”

程羽道：“不是这件事。本官听说你认出了同牢的那名强盗姓高，是不是？”张咏道：“原来是为这个。”心中揣度大约是寇准告诉了程羽，便道：“我不知道那人姓不姓高，只是他肩头有渔阳高氏家族的文身，我游历燕赵故地时曾见过一个女子肩头有同样的标记，她告诉我那是高氏的独特标记。”

程羽道：“如此应当是真的了。那强盗自被捕以来一直不肯开口说话，也不肯吐露姓名，你可愿意帮本官作证人指认他其实姓高？”张咏道：“这个不难。”

程羽便发一张监牌去提高琼到堂中跪下，命人撕开囚衣，露出肩头的文身来，问道：“你可是姓高？”高琼只是默默不语。

程羽道：“张咏，你可认得他肩头的文身？”张咏道：“认得，是渔阳高氏家族的标记。”程羽道：“渔阳本是我中原故地，眼下为何人所占？”张咏道：“契丹人。”

程羽道：“姓高的，你还有何话可说？”高琼也不理睬，只扭转头，轻蔑地看了张咏一眼，道：“原来你是个只会告密的小人。”张咏怒道：“我不过是凑巧认出了你的文身。况且对付你这种敌国的刺客，有什么告密不告密的！”

程羽见高琼强硬，便下令动重刑拷问。刑吏又照旧搬出那具“老鼠弹箏”来，高琼之前已经被上过此刑，识得厉害，大力挣扎，意欲避开，却被数名刑吏按住跪在地上，动弹不得，强行将双手上入刑具中。

程羽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契丹刺客？”高琼不答。程羽便自那斗大的签筒中拔出一根一尺长竹签扔下，叫道：“用刑。”

刑吏大力扳动机关，高琼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身子大力摇晃，二三人才能按住他，随即头一歪，晕了过去。刑吏松开机关，拿凉水泼醒他，喝道：“快些回答判官问话！”见他不答，又搬动机关，高琼惨叫一声，剧烈地抖动了几下，又晕了过去。

一旁张咏见适才还好端端的一个人瞬间便汗湿沾衣、气息奄奄，完全变了副模样，不免于心不忍起来，他自己也受过这种酷刑，知道滋味残酷难言。可对方是契丹刺客，顽固无比，不动大刑，如何能问出同党下落？

正踌躇间，高琼又被凉水浇醒。刑吏大声喝问，见他不答，又去扳动机关。高琼再也无法忍受，忙道：“住手！我说……我说……”

程羽道：“你叫什么名字？”高琼道：“高琼，小的叫高琼。求官人松开小人双手。”

程羽见他已经求饶服软，便命人将他双手从“老鼠弹箚”中取出来，让他坐在地上，又问道：“是辽国派你来的么？”高琼道：“是。”

程羽道：“你那些逃走同伙藏在哪儿？”高琼道：“小人是第一次来中原，分不清地理方位。求官人不要逼问得太紧，小人刚受过大刑，喘不过气来。求官人赏碗水喝。”

程羽便命人去取来一碗水。高琼双手刚上过“老鼠弹箚”，别说伸手接水，就连指头也不能动一下。刑吏只得蹲下来喂他喝了，正起身之时，却被高琼张口咬住了衣袖，大吃一惊，将手臂一扬，喝道：“做什么？”

高琼却借他这一扬之力努力站了起来，转身朝一旁的柱子撞去。只是公堂上吏卒遍布，他才奔出几步便被人从旁扑倒，重重摔在地上，登时晕了过去。

那及时制止高琼撞柱自杀的人正是张咏。程羽命左右扶起二人，又欲命刑吏用水泼醒高琼继续拷打。

张咏道：“判官且慢！这人虽是咱们大宋的敌人，可也是条好汉，他

宁可自杀也不愿意说出同伴下落，判官再用酷刑折磨他，他就会胡乱编一些话出来。何不先关住他，找出他的弱点，再问他同党下落不迟。”

程羽沉吟片刻，道：“也好。本官还是将你二人关在一起，你看看有什么法子从他口中问出些话来，那可是大大的将功赎罪。”

张咏不悦地道：“这是什么话！我可没有承认我有罪。我不过是想为朝廷尽些绵薄之力罢了，也不需要你们来论功。判官去告诉那姓姚的推官，让他明日照旧让那刘刑吏用这‘老鼠弹箠’来向我逼供好了。”

程羽奇怪地盯着他看了半晌，才道：“好，很好。”挥手命人带张咏、高琼下去监禁。

高琼一被拖回到狱中便清醒了过来，见张咏正坐在一旁，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忍不住怒气又生，道：“你这个小人，暗中向官府告发我不说，还不让我撞柱自杀。你……”意欲起身对张咏不利，却发觉双手麻木，毫无知觉，动也动不了。

张咏叹了口气，道：“虽说你是我们大宋的敌人，可我也真觉得我挺对不住你。你适才在大堂受的那个刑罚，我白天也曾受过，那滋味……说实话，我当时也恨不得立即去死，好过受这种折磨。”

高琼恨恨道：“那你还拦住我做什么？”张咏道：“唉，谁叫你要往我这边的柱子扑来？我是习武之人，扑出去救人只是本能的反应。这样吧，我将功补过，你坐过来些，躺在地上，我可以用我脚镣上的铁链勒死你，如何？”

高琼“呸”了一声，道：“你给我滚远点。”张咏笑道：“瞧，你又不想死了，是也不是？你心中肯定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人。”

正说着，忽见狱卒来开了牢门，叫道：“张郎，有贵客来探你。”张咏笑道：“狱卒大哥叫得这么亲切，又能深更半夜进来大狱，贵客一定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话音刚落，便即呆住。那贵客正是昨日在博浪沙射了他一箭的又美

艳又冷傲的李雪梅。她身后还跟着两名小厮，各自提着一个大大的食盒。

张咏结结巴巴地问道：“娘子……是来探我的么？”李雪梅道：“嗯。我奉家父之命，为张郎送些酒肉来，当是为昨日之事道歉。”命小厮将食盒中的酒肉取出来，一一摆在地上。

张咏一闻那酒居然是樊楼的名酒和旨，登时精神大振，抓起一只酒瓶，却因双手被手铐锁住，难以揭开泥封，见小厮已退出牢房，只好道：“劳烦娘子帮个忙。”

李雪梅微微一愣，见别无他人，只好从靴筒取出一柄小金刀，将酒封一一撬开。

张咏见她神色冰冷，料她只不过是父命难违，她本人并不情愿到这里，然而他当此境遇，李稍能不避嫌疑，遣爱女来狱中送酒，依旧是一份大大的人情，忙道：“多谢娘子，也请转致令尊，张某十分感激。”李雪梅道：“嗯。那么我们算是扯平了。”张咏道：“当然，我本来就没有记恨娘子。”

李雪梅咬咬嘴唇，低声问道：“张郎当真不记得我了么？”张咏吃了一惊，问道：“娘子说什么？难道在昨日之前，娘子曾经见过张某？”

李雪梅道：“张郎不记得十年前曾在白马津从盗贼手中救过一老一少么？”张咏道：“十年前？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那时我才十八岁，刚离开家乡外出游历，到白马津遇到一伙贼人。”

李雪梅道：“我就是张郎救下的那个小女孩。”张咏笑道：“女大十八变。娘子，我可是对你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李雪梅道：“可是我还记得张郎的样子……实在抱歉，我昨日早该认出你来的，若不是你戴着席帽……”

张咏道：“娘子既然认出了我，为何昨日不说出来？”李雪梅蓦然恼怒起来，道：“你都不记得我，我干嘛要说出来？”

张咏心道：“就算我能记住，可十年前你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而今你出落得如此明艳美貌，跟当年判若两人，我如何能对上？”心中多少有些明白李雪梅是感激当年救命之恩，对自己念念不忘，仅十年漫漫岁月，便足以承情，不愿意再多惹她生气，可又不知道该如何补偿安慰，只好默不作声。

高琼忽道：“喂，给我一瓶酒。”张咏道：“这我可做不了主，你得问李家娘子愿不愿意给你。”

李雪梅道：“酒既然送了出去，就是属于张郎的，何必多问我？”张咏道：“那好，我就借花献佛，烦请娘子给这位高琼公子送一瓶酒过去。”

李雪梅道：“我又不是煊糟，为何要为他送酒？更何况他还是昨日劫我们商队的强盗。”张咏道：“原来娘子还记得他。”起身取了一瓶酒、一碟肉给高琼递了过去。

李雪梅见高琼只眼睁睁望着酒瓶，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却迟迟不伸手，不禁奇怪，问道：“你怎么又不喝了？怎么，嫌我们樊楼的酒不好喝么？”高琼只冷冷看了她一眼，也不答话。

李雪梅念念不忘，牵挂张咏多年，正恼恨他居然称对自己毫无印象，不由得将一腔怒气转到高琼身上，喝道：“你敢不回答我的话？”张咏忙道：“娘子别生气，他双手刚受过刑，暂时动不了。”

李雪梅道：“很好。”抓起一瓶酒，走到高琼面前蹲下来，问道：“你想喝酒么？”高琼只默默地看着她，一言不发。

李雪梅蓦然扬手，重重扇了他三记耳光，道：“你和你的同伙杀了我们商队三个人，这三下是提醒你不要忘了。”恨恨将酒瓶摔在他身上，拂袖而去。

张咏正在一旁大块朵颐，见状忙问道：“她伤到你了么？”高琼道：“没有。”勉强想去够那酒瓶，却是动也不能动，只能任其歪在手拷边，酒一点点流到衣襟上。

张咏便道：“这样，我挪过去，你挪过来，我喂你吃酒。”高琼本想

拒绝，可实在抵不住美酒诱惑，点头道：“好。”

他二人均被颈钳束缚，当即各自挪到牢房中间位置，并排靠墙坐着。张咏举起酒瓶，往高琼嘴边递去。他贪婪地吞下几口，才道：“到底是樊楼的酒。”

张咏心念一动，问道：“你喝过樊楼的酒？”高琼道：“当然，这瓶是老酒，一般是喝不到的，这位李家娘子对你可是好得很呢。”蓦地意识到失言，忙住了口。

张咏正要趁机再套话，忽有几名狱卒开门闯进来，将高琼拖到一旁跪下。两人分执住他肩头，一人自背后取出一件物事，笑道：“你该认得这是什么吧？”

却是一根一尺来长的木棍，顶端是个牛皮缝制的鞋底模样的东西，长六寸，宽二寸，似是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高琼问道：“这是什么？”那狱卒道：“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这是你们辽国那位人称‘睡王’的皇帝^[9]亲自制定的拷问犯人口供的法定刑具——沙袋。”

高琼道：“你从哪里得来的这个？”狱卒道：“你们契丹能往中原派刺客，我们大宋就不会往辽国派探子么？这可是件好东西，比我们中原的荆杖好用多了，牛皮袋子里装的是干沙子，足有三斤重，用这件东西打人，不会在身上留下伤痕，就算犯人被打死，也见不到一丝血迹。瞧，还是你们契丹人会整人。来，咱们也用这沙袋好好伺候高大爷。”

高琼不及回应，已被人拿一团烂布堵住了嘴。那狱卒握紧沙袋，挥臂一扬，朝他胸腹击打下来。

一旁张咏叫道：“喂，你们这是要做什么？”他见狱卒丝毫不理睬自己，杖下如雨，担心高琼就此毙命，有心制止，起身刚走出两步，即被铁链扯住。

那行刑狱卒终于回过头来，冷笑道：“少管闲事，不然也让你尝尝滋味。”张咏道：“他是契丹刺客，是重犯，你们打死了他，上头如何再从

他口中问出同党下落？”

那狱卒道：“放心，我们不会打死他，不过要让他多吃点苦头。”张咏道：“你们这不是滥用私刑么？快些住手！不然我可要告诉你们上司了。”

那狱卒骂道：“死囚犯，敢威胁爷爷！”回身举起沙袋就打。张咏探手抓住袋头，轻轻一带，那狱卒收势不住，脚下将酒菜踢翻，额头撞上墙壁，登时起了一个大包。那狱卒大怒，呼喊同伴道：“快来先料理这死囚犯。”

另一名狱卒白日在狱厅当过值，忙劝阻道：“这人打不得，白日探他的人是县令亲自领来的。适才你也见到了，李员外的千金还亲自来送酒菜给他呢。”

那狱卒闻言，虽然气愤，倒也不敢再造次，只好将怒气都撒在高琼身上，又拿沙袋重重打了几下，这才挖出他口中破布，恨恨道：“走。”重新锁了门出去。

张咏见高琼横卧地上，一动不动，又无法走过去查看，只好叫道：“喂，高琼，你还活着么？”又叫了好几遍，才听见高琼应道：“嗯。”

张咏道：“你快起来，我有话问你。”高琼动也不动，只弱声道：“我不要再跟你说话。你就是拿鼠弹箠威逼折磨我，也休想我再跟你多说一个字。”当真闭口不发一言，即便张咏几次用美酒诱惑也不肯再动一动。

次日上午，张咏又被提来大堂。依然是开封府推官姚恕坐堂，向敏中、寇准、潘阆也站在堂下，不过却不见了那令人生畏的刑吏刘昌。旁边还有一对三十来岁模样的男女，正是他在小牛市集时与其交过手的那对夫妻。

张咏又惊又喜，道：“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了证人？”寇准道：“是的，这全是潘大哥的功劳。”

张咏不及问如何这么快就找到了欧阳赞夫妇，先上前道：“这次有劳贤伉俪了。”欧阳赞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不过敢问张公子到底惹上了什么麻烦？我夫妇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张咏奇道：“欧阳员外还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么？”欧阳赞道：“不知道。这位寇小公子只说事关重大，但最好事先不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事，不然我们证词的可信性会大为降低。”张咏一愣，随即笑道：“这倒像是一本正经的寇老西会做的事。”

姚恕一拍惊堂木，喝道：“案子尚未审结，证人不得与犯人随意交谈。堂下证人，报上姓名、籍贯来。”

欧阳赞道：“禀告官人，小的名欧阳赞，开封人氏。这是小人的浑家[10]，小名妙观。不敢有瞒官人，妙观是契丹人。”

众人闻言均大为惊异。姚恕忙问道：“你是开封人氏，如何娶了契丹女子为妻？”欧阳赞道：“小人十几年前便外出经商，一直在外漂泊，一日在河东遇到强盗，被迫赶落下山崖，幸得妙观路过相救。小人感激她救命之恩，与她就此结为夫妇。”

姚恕道：“那么你妻子是何来历？”欧阳赞道：“小人浑家只是契丹普通百姓，生平只好下棋，四方游历，只为寻找切磋的对手。”

姚恕道：“这么说妙观娘子的棋艺相当高超了？”妙观不待丈夫回答，先点点头，道：“当然。我十五岁便已无敌于契丹。听说汉人中有不少围棋高手，所以才南来中原，有幸得遇我夫君。”

姚恕见她大模大样，毫不谦虚，很为来气，冷笑道：“娘子能无敌于契丹，未必能在中原称雄，开封更是名家好手如云，本官上司开封府尹就是围棋高手，自创‘独飞天鹅’、‘海底取珠’、‘对面千里’三式。”

潘阆忽插口道：“当真叫‘独飞天鹅’、‘海底取珠’、‘对面千里’三式？”姚恕道：“不错。莫非你有什么高见？”

潘阆道：“高见没有，不过这三式听起来十分耳熟，不，应该叫眼熟才对。独飞天鹅，海底取珠，对面千里，寇准，你有没有联想到什

么？”寇准道：“海东青。”潘阆哈哈大笑道：“正是。”

旁人也不明白他二人在说什么。妙观肃色道：“既然你上司开封府尹是个围棋高手，麻烦你转告他，我要找他比试棋艺。”

姚恕失笑道：“娘子不知道开封尹就是晋王么？那可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哪里是你想比试就能比试的？”妙观道：“棋艺不是财物，不需要珍藏，若不能拿出来与人比试，又怎能知道孰高孰低？晋王也是一样。”

欧阳赞见姚恕脸上渐现怒色，忙道：“小人浑家是番邦女子，虽会说汉话，却根本不识汉字，完全不懂中原礼仪，言语多有冒犯冲撞之处，还望官人见谅。”

姚恕道：“也罢。欧阳赞，你将遇见张咏的经过说出来。”欧阳赞道：“是。小人夫妇这次回乡，在小牛市集被一名小孩偷去了家传宝物，小人发现后立即命奴仆前去追赶。奴仆追及后打了那孩子，小人当时有气，也没有制止，只站在一旁观看。正好张咏公子路过，以为是小人这边的不是，就动起手来，还用剑伤了小人浑家。”

张咏道：“抱歉，我事先既不知情，性子又急……”姚恕喝道：“张咏，本官没有问你，你不得随意开口。再打断本官问案，就要掌嘴二十下。欧阳赞，你继续说。”

欧阳赞便续道：“后来弄清楚事情究竟，小人浑家说张咏公子原是好意，又道了歉，小人也就算了。张公子继续骑马往前，小人也给浑家包扎了伤口，进来市集。走不多远就听见前面道路上拥了许多人，将路堵得水泄不通，挤过去一看，才发现是张咏公子又在跟人打架。他这次的对手是个长袍老公，两个人刀光剑影，杀来杀去，后来张公子伤了那老公，算是赢了一招，立即就排开人群，上马走了。”

向敏中道：“从张咏跟欧阳员外动手，到员外再次看到他跟人动手，中间隔了多长时间？”欧阳赞道：“嗯，我们是在市集北口遇见张咏公子，他跟人动手是在市集中心的小牛酒楼前面。虽然我们骑得慢，可那市集就一条大道，不过一里长，我想顶多也就是一刻^[11]工夫。”

姚恕冷笑道：“你们几个费尽心思找来证人，不就是想以妙观娘子受

剑伤后无事来证明张咏剑上无毒么？这一刻工夫虽短，可也足够他往剑上涂上乌毒了。”

欧阳赞闻言吃了一惊，道：“张公子宝剑上有毒？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由自主地转头去看妻子的伤处，显是对妙观极是关心。

张咏道：“欧阳员外大可放心，我剑锋上没有毒药，我是遭人陷害的。”姚怒道：“陷害？我看你是早有预谋才是，先是有意与欧阳赞夫妇动手，伤了妙观娘子，她便成了你宝剑无毒的证人，其实你与欧阳夫妇分手后，便随即往剑锋上涂上了乌毒。这位向公子，你来说，一刻功夫可够张咏往剑上涂毒么？”

向敏中早料到会有如此结果，也无话可辩，只好答道：“时间上确实是不够的。”又转头问道：“比剑结束后，欧阳员外可曾留意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欧阳赞道：“当时没有，如果说有，那也是后来的事。那比剑输了的老公似是个大人物，从人多，辎重也多，他紧随着张公子上路，太平车占满了街道，后面的人根本无法通过。我本来还想派奴仆去催他走得快些，但后来听到路人悄悄议论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彦升王相公，也就没敢再去惹他。”顿了顿，又问道：“张咏公子曾伤了王彦升相公，你们说他剑上有毒，那么，王相公他中毒了么？”

姚怒道：“他当日就已经毒发身亡。”欧阳赞道：“啊，竟然是这样。”

寇准道：“欧阳员外认得王彦升相公么？”欧阳赞道：“不认得。不过我来往于边关时曾听说王相公杀了不少人，甚至生吃人肉，那些党项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发抖。我不过是个商人，哪敢去惹他？所以只能慢吞吞地跟在王相公后头，出市集上了驿道才设法超过他，至于他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全然不知。”

向敏中道：“那么欧阳员外之前称不同寻常的事到底是什么？”欧阳赞道：“我们超过王彦升相公没多远，就遇到一辆疾驰的马车，马车后面远远还跟着一队骑士，挥舞兵器，大声叫喊，似乎是在追逐那马车。”寇

准道：“呀，那马车应该就是在博浪沙被脚夫劫走的那辆。”

欧阳赞道：“我也发觉事情不同寻常，便下令奴仆取出弓箭阻拦。那车夫却不顾威胁，赶着车子直冲我们奔来，仿佛要跟我们同归于尽，我忙命奴仆让到一边。正慌乱间，车上有几个脚夫打扮的人跃了下来，夺了我们两匹马，继续朝前奔逃。我见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也不敢让奴仆去追。那马车没有了驾驭，继续飞驰不止，妙观见它一路直冲，生怕伤人，便拍马赶上，从马背上站起，一步跳上车座，及时拢住了车头的马。”

众人听他讲得绘声绘色，无不感到惊心动魄，却想不到竟是妙观拉住了那辆飞驰的马车。潘阆道：“想不到妙观娘子女流之辈，竟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欧阳赞道：“妙观是契丹人，自小学了些骑射的功夫。我说的奇怪的事不是这些，而是那几个抢走我们马匹的人经过后面王彦升相公的车队时，忽然大呼小叫，又停了下来，似是发现了什么惊喜的事情。”

向敏中道：“欧阳员外是说那几个脚夫特意停在了王彦升相公的车队旁？”欧阳赞道：“是的，我们远远看起来是这样。不过听那些追赶马车的骑士说前面博浪沙出了大事，我们也没有再多留意，继续朝前赶路了。”

潘阆道：“那些骑士没有再去追捕脚夫么？”欧阳赞道：“没有。他们只在意马车，既然追到了手，便跟我们一道赶着车子往博浪沙去了。走不多远，又遇见了一队禁军，听说领头的就是殿前司指挥使皇甫将军，开始还以为是为王彦升相公而来，结果不是，他们是赶来接应那些追赶马车的骑士的，态度极是客气，我才知道那些骑士不是普通人。”

潘阆问道：“欧阳员外可知道马车中坐的是什么人？”欧阳赞摇了摇头，道：“这我可不知道，马车里的人没有出来过，也没有任何声响动静。只有一名手执银枪的少年往里面查看过，说是车里的人没事。”

潘阆道：“欧阳员外不觉得事情很奇怪么？”欧阳赞道：“奇怪在哪里？”

姚恕再也无法容忍，重重一拍桌子，怒道：“你们这是做什么，居然跑来公堂谈奇说怪来了？来人，让证人在供状上签字画押，再将他们连同这三个扰乱公堂的人通通赶出去。”

向敏中道：“慢着！推官难道不要马上派人去传王彦升相公的心腹随从，来补充欧阳员外的证词么？尤其欧阳员外提到的脚夫特意停在了王彦升车队旁的这一段，应该是个关键，可之前并没有听王相公的随从提过。”

姚恕大怒，道：“是本官审案，还是你审案？这里哪里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来人，快些将他们赶出去，押张咏到堂前跪下，把‘老鼠弹箠’刑具抬上来，本官要好好拷问他。”

向敏中道：“且慢！”走上前去，背朝众人，向堂首打了个手势。姚恕面色登时大变，从座位上站起来，惊问道：“你……你是……”

向敏中便走到案桌旁，附耳低声说了几句。姚恕连声应道：“是！是！”立即命书吏填了一张传票，从腰间解下印章盖上，交给吏卒，作为拘传王彦升随从的书凭。又满面堆笑道，“要不要命人给向公子搬把交椅？”向敏中只淡淡摇了摇头，径自走回同伴身边。

旁人均不知道姚恕为何突然前倨后恭，只有寇准猜到是向敏中将皇帝御赐的信物玉斧取出来给姚恕看过。

事情正是再巧不过，那王彦升的心腹随从王三恰好赶来县廨询问何时能领回主人尸首安葬，吏卒便立即将他带来大堂。

王三听姚恕问到骑马脚夫，迟疑了一下，道，“确有此事。那些脚夫慌里慌张地奔过来，忽然在车队旁停了一下。”

向敏中忙问道：“那些脚夫停下时候，王彦升相公是否已经毒发身亡？”王三道：“这个小人倒没有留意，他们只停了一下就打马跑了。”

向敏中道：“这应该不可能。若是当时王彦升相公仍然在世，你们见到几名脚夫迎面驰马过来，怎么会留意不到？若是王彦升相公已经身

故，你悲恸之下，当守护在主人身边，又怎么会留意到那些脚夫只停了一下就走了？”王三道：“也许有留意到，不过小人忘记了。”

姚恕一拍惊堂木，喝道：“好个刁奴，居然敢在公堂上说谎！来人，将‘老鼠弹箏’搬上来，用刑！”

刑吏才刚刚将王三双手套上刑具，他便大叫了起来，道：“小人愿招，愿说实话。”姚恕道：“快说！若有一字虚言，大刑伺候，绝不轻饶！”

王三哭丧着脸道：“那些脚夫过来的时候，我家主人确实还活着。当时主人依稀看到前面有事发生，觉得这几名脚夫有些奇怪，特意勒马顿住，喝问他们来历。一名脚夫忽然大叫了一声：‘王彦升！原来真的王彦升在这里！’然后那几个人一齐欢呼，我家主人就此从马上掉下来，小人忙下马查看，发现他已经死了。”

向敏中道：“这些你为什么早不说？”王三道：“我家主人最好面子，若是让人知道他被几个脚夫吓下马来，他一世英名岂不是毁于一旦？小人心想这件事还是不提的好。反正后来仵作验尸不是说我家主人是中毒死的嘛。”

潘阆道：“那几个脚夫有没有碰到过你家主人身体？”王三道：“没有，决计没有。当时小人就在主人身边，那些脚夫距离我家主人有数步之遥。”

寇准曾见过脚夫们在博浪沙乱洒石灰迷惑李稍商队，忙问道：“那他们有没有施放出什么有毒的粉末或是烟雾之类？”王三摇头道：“没有。”

姚恕又要叫人用刑。向敏中忙道：“不必了，王三所言应该是真话。若果真是脚夫向王相公放了什么有毒的暗器，尸首应该留有伤口。若是粉末、毒烟之类，王三当时就跟随在主人身后，应该也不能幸免。”姚恕道：“有理，向公子果然聪明过人，见解高明。”

王三道：“多谢向郎为小人开脱。”向敏中道：“我没有为你开脱，我只是根据你的供词推论当时真实情形而已。”王三道：“是，是，郎君说得极是。”

寇准道：“向大哥的话倒是提醒了我！眼下张大哥被定为凶手，是因为王彦升并非酒食中毒，而身上又只有两处剑伤，因而被断定为外伤中毒。若是那些脚夫真的放了有毒暗器，暗器细微，又凑巧打入了原先的剑伤中，这第三处才是致命伤，却因为与原伤重合，不是很难检验出来么？”向敏中道：“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姚恕闻言，忙命人去叫负责验尸的仵作宋科来。

张咏却道：“寇准说的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暗器愈是细微，愈需要极强的手劲。那些脚夫中若有此等高手，又何须用生石灰这等下三滥的手段去对付李稍员外的商队？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一名脚夫是暗器高手，当时他与王彦升相公背道而行，必然是侧身相对，暗器直射入胸腹还有可能，又如何能射入他的臂膀和后背处？”

他是习剑之人，当然知道施放暗器的难易程度，不过他自己出言否定有可能洗脱嫌疑的情况，倒教人刮目相看。

向敏中道：“张兄所言极是。不过既然寇准已经提到，还是再多问一遍仵作才好。”

等了老大一会儿，仵作宋科来到堂上，听了寇准所谓的暗器之说，慢条斯理地答道：“小人晓得案情重大，所以验尸时很是小心，已经用磁石吸过王相公伤处，并没有什么细微的暗器。若是有毒暗器打在身体其他部位，当有明显的紫黑斑点，小的验尸时并未发现。”

寇准却还不死心，道：“万一老公有所疏漏呢？不如我们这就再去敛尸房重验一遍，这么多双眼睛，总能多发现些什么。”向敏中却对这老仵作的老道和经验很是赞赏，道：“不必了，我信得过宋老公。”

宋科又慢吞吞地道：“不过小人倒是从几位郎君的话中得到启发，想到另一种可能性。”

向敏中道：“老公请讲。”宋科道：“小人验的是王相公的尸首，却没有验过衣物。如果……小人是说如果……有人事先在王相公的衣服上染了乌毒……”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众人均已明白他话中之意，眼前顿时一亮——如果王彦升身上穿着一件被乌毒浸泡过的衣服，平时并无大碍，也不会因此而中毒，当张咏宝剑伤到他臂膀和后背的时候，毒药便会从创口进入体内，导致他受伤后不久即毒发身亡。如果张咏不是往剑上抹毒的凶手，那么这确实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可凶手事先又如何知道王彦升会受伤？他费尽心思将衣服染上乌毒，还要让王彦升穿在身上，可比直接将毒药下在茶水饮食中难多了。

但无论如何，老件作所提及的衣服有毒是一条极重要的线索，众人便要立即赶去敛尸房重新检验王彦升衣物。欧阳赞忙禀道：“既然已经证实了小人的供词，小人留下也没有什么用处，请推官允准小人夫妇先行退下。”

姚恕道：“按照律法，涉及命案的嫌疑人和证人都要下狱收押，你们可不能走。”正要命人将欧阳赞夫妇关起来，向敏中忙道：“欧阳员外跟这件案子毫无干系，他夫妇昨日才刚刚回到开封，还有许多事务要办，不如放他们去吧。不过请留下住址，方便随时传讯。”

姚恕道：“向公子说怎样便怎样。”当下命欧阳赞在书吏记录的供状上按上手印，叮嘱不可泄露案情，不然从严法办。欧阳赞一一应了，带着妻子忙不迭地退了出去。

诸人便一起来到敛尸房中。向敏中道：“王三，王相公现在身上的这身衣服可是他当日所穿。”王三道：“是，我家主人当日穿的就是这些。”

宋科便请差役搬来一盆清水，放在王彦升尸首旁，将他身上外袍、内衣均浸入木盆中。等了一刻工夫，再用银针验毒，银针光亮如新，丝毫没有变色迹象。旁人立即都傻了眼。自宋科提出衣服事先染毒后，向敏中等人均觉得这种可能性极高，心中殷殷期待银针变黑验出有毒，哪知道竟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宋科又重新验了一遍，结果依然如此。一时无话，只得重新回来堂中。

姚恕讨好地问道：“向公子认为这件案子该如何查下去？”向敏中道：“嗯，请推官在县廨里找一间静室，容我们几个好好商议一下。”姚恕道：“也包括张咏么？”向敏中道：“当然，不然也不必劳烦推官了。”

姚恕忙亲自领着几人来到西面专供浚仪县令休息的房间，安排了茶水，这才退出去。

潘阆道：“咱们忙活了大半天，还是不能证明张咏无辜。”向敏中道：“张兄，实在抱歉，我没能帮上忙。”张咏道：“你们为我做得已经太多了，大恩不敢言谢，请三位受我一拜。”

向敏中忙扶住他，道：“眼下的局面对张兄很不利，我们每往深查一步，就愈发证明了只有张兄才有机会杀人。实话说，这样棘手的案子，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张咏笑道：“向兄不必忧虑，也不必再多追查。既然天意如此，一定要让我当凶手，那我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又问是如何这么快就找到了欧阳赞夫妇。

潘阆道：“既然张兄在小牛市集遇见过欧阳赞夫妇，我推算他们脚程应该跟你差不了太多。那日博浪沙出了大事，道路阻隔，我们走后，欧阳赞夫妇必然与李稍遇到，所以我就赶去樊楼，向李稍打听，得知他是和欧阳赞一行一起回的开封，由此问到了地址。”

张咏道：“潘老弟向李员外提到事情起因是我卷入王彦升中毒身故一案么？”潘阆道：“当然提了。李员外也不大相信张兄会做出往剑锋上涂毒的事情，还说委派人到狱中探望，送些酒食来。”张咏这才知道李雪梅来到狱中的原委。

闲话一回，向敏中、寇准几人始终想不透王彦升中毒的关键，只有叹息一回，开门出来，将张咏交给候在门外的姚恕。

姚恕忙将向敏中拉到一旁，低声问道：“向公子可是武德司^[12]的人？”向敏中道：“不是。”

姚恕见他深沉寡言，不敢再多问，只讨好地道：“公子有任何需要，

随时吩咐下官即是。公子放心，张咏既是公子的朋友，下官自会命人好生对待，不会再拷打他。”

向敏中道：“如此甚好。”又问道，“为何要将张咏跟那博浪沙被捕的高姓强盗关在一起？”姚恕道：“这是程羽程判官的意思。那强盗口风极严，用过几次重刑均不肯开口说话，程判官认为将他们关在一起后他二人会互相交谈，或许能透露些什么。”

向敏中道：“这么说，有人在狱中监视张咏和高姓强盗了？”姚恕道：“是的，他二人被关押的那间牢房是浚仪县狱独有的，有人在墙后监视，昼夜不停，他们的一言一行均被记录了下来，上报给程判官知晓。”向敏中叹道：“这一招倒是极高明。”当下辞别出来。

潘阆忽然问道：“会不会张咏真的就是毒死王彦升的凶手？”寇准道：“不会，张大哥既然说没有下毒杀人，那么一定没有做过。”

潘阆道：“如果我处在张咏的境地，我也说我没有下毒杀人，你信不信？”寇准歪着头仔细想了想，才道：“不信。”

潘阆大笑道：“好个寇老西，张咏跟你认识才不过两天，我跟你却已经认识了十年。你相信他，却不相信我？”寇准道：“潘大哥别生气，你有时候让人琢磨不透，很是神秘，张大哥却是坦坦荡荡，胸无城府。”

潘阆笑道：“我可不会生气，你说得极对。”见向敏中一直沉默不语，问道：“向兄可是又想到什么能帮助张咏脱罪的线索？”

向敏中摇摇头，道：“以目前的证据看来，只有张咏才有机会下手。他既然没有杀人，那么真凶一定是个极了不得的人物。不过家父曾经说过，这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凶案，再厉害再精明的凶手，也会留下蛛丝马迹，一定有什么线索是我们没有留意到的。”

潘阆道：“可是向兄也说了，现在每往下查一步，都是进一步证明张咏杀人。除了那几名无迹可寻的脚夫外，我们手头再无别的线索。”

向敏中沉吟片刻，道：“我想去趟小牛市集。”潘阆立即道：“我跟向兄一道去。”向敏中道：“也好。”寇准道：“我留下来，怕万一有什么事

情，也好有个照应。”

正说着，忽见一名黄衣宦官带着两名小黄门驰马过来。那宦官四十来岁模样，面黑须净，一副忠厚模样，扬声问道：“哪位是向敏中向公子？”向敏中料来对方是皇帝派来的使者，忙上前道：“我就是，大官^[13]有何吩咐？”

宦官道：“我是内侍行首王继恩，请向公子一人过来说话。”翻身下马，引着向敏中走到一边，自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纸卷，道：“我奉官家之命，以此手书换回玉斧信物。”

向敏中道：“是。”接过那纸卷展开，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小字：“特敕向敏中、寇准查案，诸司不许干涉。”笔迹潦草，底下署有花押^[14]——却是个缺了一块的方框，方框里左面是个“扌”，右面是个“又”，看起来甚是奇怪。

向敏中问道：“请大官恕敏中无礼，多嘴问一句，这当真是官家御笔么？我曾听人说，官家的花押是‘亡’字内里加一个‘5’字形，这花押从未听过。”王继恩笑道：“向公子心思缜密，又见多识广，难怪能得到官家赏识，特准你暗中办案。放心，这确实是官家御笔，这花押也是官家最近才启用，没有几个人见过。”

向敏中道：“原来如此。那么，敏中谨奉圣旨。”自怀中取出玉斧交给王继恩。只觉得手中的纸张细薄光润，滑腻如丝，不似凡品，大是好奇，问道：“这是什么纸？”王继恩道：“这是南唐进贡的澄心堂纸^[15]，刚从金陵快马送来，官家顺手取来写了这道御书给向公子。”

向敏中道：“难怪敏中从来没有见过，原来是南唐贡纸。”心中却道：“南唐李国主好诗词歌舞，成天不理国事，只将心思花在这些浮华巧事上，怕是亡国在即了。”又心道，“官家为何突然改了新花押？这新花押煞是奇怪，‘扌’是手，‘又’也是手^[16]，双手在框中，框却缺了一角，到底有何寓意？”

却听见王继恩道：“官家很是关注这件案子，还望向公子请多费些心，我自会随时派人向公子询问。”向敏中道：“是。”

王继恩便收好玉斧，上马离去。向敏中不提皇帝派人以御笔换走玉斧之事，寇准、潘阆二人也不多问，当下各自分头行事，向敏中、潘阆立即乘马赶去小牛市集。

寇准与向、潘二人分手，正要上马，忽有一中年汉子匆匆过来叫道：“寇郎请留步！”寇准问道：“你是谁？怎么会认得我？”那汉子道：“小人不认得寇郎，是有人托小人来问寇郎一句话，你想不想救张咏？”寇准道：“那还用说，当然想了。”

汉子道：“小人有能救张咏的重要消息，不过寇郎得答应小人今日所说的话决计不能泄露出去，此后也不能追查小人姓名。”寇准心道：“他事先跟我约定，显然是怕受牵连。既然如此，他所称的消息应该相当可靠了。”忙道：“好，我答应你。”

汉子道：“有人能证明张咏没有下毒杀人，不过对方有个条件。”

寇准见他不过是大街上普通闲汉打扮，闻言不免半信半疑，心道：“我们这么多人费半天劲也不能证明张大哥无辜，你突然从街上跑过来说有证据，谁会相信？”当即问道：“对方是什么人？”汉子神秘地道：“对方不愿意说。不过他手里确实有证据，只有答应他的条件，他才会交出证据，保证令张咏当堂释放。”

寇准心道：“什么样的证据能令张大哥当堂释放？莫非这个对方就是真正下毒的凶手？”忙问道：“什么条件？”汉子道：“再简单不过，一命换一命。眼下的证据处处对张咏不利，他杀了官家爱将，必受极刑处死。若对方能救他，你须得杀另外一个人来换张咏。”寇准道：“恕我不能接受，别说我，就是张大哥自己也是决计不会允准我们用这样的法子来救他。”

汉子道：“如果那个人该死呢？”寇准道：“如果他该死，自有国法来制裁他，我们不能滥用私刑，随意杀人。倒是你，明明知道关键线索，事关朝廷命官重案，知情不报可是重罪。”汉子笑道：“小人能有什么罪？不过是居中传个话讨点赏钱罢了。”

寇准道：“喂，你不能走，你叫什么名字？”汉子笑道：“寇郎忘记事先答应过小人什么了么？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寇郎可不能做个无信无义的人。”

寇准无奈，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那汉子离去。闷了许久，才快快回来汴阳坊，正见到唐晓英在自己借住的宅邸前徘徊，忙上前问道：“英娘如何来了这里？”唐晓英微一迟疑，即道：“我是来找寇郎比酒的。”

寇准道：“什么？”唐晓英道：“寇郎忘记了么？当日在樊楼，潘郎愿意用宝珠与我打赌，无论输赢，我都能得到那颗珠子。我自承酒量不及寇郎，愿意为你做女使一年。请立即将那颗宝珠给我，我有急用。”

寇准这才明白事情究竟，道：“赌酒一事是潘大哥的戏言，况且珠子也是他的，他刚刚离开了开封，人不在这里。”唐晓英急得直跺脚，道：“呀，怎么这么不凑巧？都怪我没有远虑，当晚要是答应潘郎就好了。”略想一想，又问道：“寇郎有钱么，可否先借一些给我？”

寇准道：“娘子急着等钱用么？”唐晓英道：“是的是的，丽华姊姊的女儿小娥生了重病，她借了相国寺长生库的债，而今利滚利已是一笔了不得的数目。又已经过了归还期限，长生库的长老威胁说若是明日还不上，丽华姊姊就得以身抵债，要卖她去鬼樊楼做娼妓。”

寇准道：“鬼樊楼，也是一座酒楼么？跟樊楼有什么关系？”唐晓英道：“鬼樊楼跟樊楼一点关系也没有，它本来叫无忧洞，是汴河边上的秘密青馆，据称其规模堪比汴京第一酒楼樊楼，可又见不得光，所以称鬼樊楼。听说那里专门窝藏亡命之徒以及坑蒙拐骗来的妇女，是歹徒的天堂、女人的地狱，女人被送去那里后都要剥光衣衫，终日赤身裸体，戴着奇怪的刑具，供那些犯下重罪逃亡的男人虐待凌辱，生不如死。”

寇准道：“既然鬼樊楼见不得光，相国寺长生库又与它暗中有交易来往，娘子何不报官？”唐晓英道：“相国寺是皇家院，决计不能惹，那长老大概也只是说说。况且鬼樊楼只是传说，并没有人真正见过，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官府又能奈何？”左右望了一眼，压低声音道：“这些也是一个熟识的酒客离开汴京前悄悄告诉我的，一日他妻子去逛瓦市^[17]，

莫名其妙就失了踪。隔了几日，有人来送信给他，他妻子被拐去了鬼樊楼，要领人出来，须得二百贯现钱。那丈夫本是富商，很有些家底，又卖了家里值钱的家当，东拼西凑了这么一大笔钱，交给送信人。当晚他听见有人敲门，出去一看，妻子正站在门口，一丝不挂，身上到处是绳索绑过的青紫淤痕，神情恍惚，连人也认不出来。丈夫带她进屋，给她穿上衣服，反复叫她的名字，她才回过神来，痛哭不止，告知她这几日不分白天黑夜地被许多男子奸污。丈夫虽然愤怒，却因受了威胁，不敢声张，再也不敢待在京师，打点行装回老家去了。”

寇准很是生气，道：“这丈夫也太没有担当，妻子如此被人凌虐，他还不肯报官。若是人人如此，坏人不是愈发得逞得意了么？”

唐晓英见他迂腐，跟他多说也只是白费唇舌，忙催问道：“寇郎到底有没有钱借我？”寇准道：“实在抱歉，寇准自幼丧父，家中只有老母，并不宽裕，这次来京师也是好不容易筹集了一笔路费，寒食当晚又在樊楼失了钱袋，损失了全部金银。”

当时铜钱、银及银器等同于货物，过境出关均要交税，一两银税钱多达四十文，唯独金不收税。^[18]自大名府南来京师关卡不少，寇准临行前特意托人将路费兑成了瓜子金，既是免税之物，价值又高，携带方便，想不到到汴京当日便全部丢失，不免有些沮丧。

唐晓英闻言惊道：“啊，原来寇郎当晚也丢了钱袋！”

寇准当晚出西楼预备付账时才觉察到钱袋莫名丢失，又发现那说书女庞丽华的女儿刘娥正玩弄他的钱袋，忙过去询问，刘娥却说是在楼梯上捡的，捡到时就已经是空的。寇准本待报官，正见庞丽华额头裹着伤来寻女儿，一时不忍她母女牵连其中。恰好阿图已经抢先替李稍为他们几个结了酒钱，潘阆又说要给樊楼一点面子，他才作罢。此刻听唐晓英的口气，竟似当晚丢失财物的不止他一人，忙问道：“当晚还有别人丢了财物么？”

唐晓英道：“嗯，那李继迁李官人赏了丽华姊姊一串金珠，本来正好可以用来抵债，结果也被人窃去。”

寇准道：“金珠价值不菲，又是救命的钱，你们如何不报官？”唐晓英道：“丽华姊姊不是樊楼的人，她若是报官，不但再也进不了樊楼说书，而且会不断因为案子被开封府传讯，耗尽精力，说不定还会被拘禁，哪里还能照顾病重的女儿？”

寇准道：“嗯，也是，难怪有人说百姓沾惹上官司就是一身腥气，无论原告，还是被告，甚至证人，都要被折腾得脱层皮。”仔细想了想，又道，“这样，既然英娘是为了救人，我行囊中还有潘大哥寄存的十两银子，抵合十贯钱，英娘先拿去用，就当是我向潘大哥借的。”唐晓英道：“那好，寇郎先借给我，我再去找人凑些。”

寇准便进屋写好借据，取了银两，唐晓英往那借据上按下手印，接过银两匆忙去了。

刚走上大街，便听见背后有人叫道：“英娘留步！”回头一看，却是李稍的心腹小厮阿图，曾几次在樊楼搭话，唐晓英嫌他油腔滑调，未多理睬，此刻见到，不敢再怠慢，忙问道：“图哥儿是叫我么？”

阿图问道：“英娘还需要多少钱？”唐晓英道：“四十贯。”心中登时燃起一线希望，恳求道：“图哥儿可否借些钱给我？”

阿图笑道：“四十贯可不是小数目，我又不是赤老^[19]，哪里有这么多闲钱？”又问道：“英娘是为了那说书女借钱么？”

唐晓英道：“是，丽华姊姊急需这笔钱。图哥儿能不能跟李员外求个情……”阿图决然打断了她，道：“英娘来樊楼时间也不短了，又不是不知道规矩，不能提前支俸，不准向柜台借钱。”唐晓英沮丧至极，应道：“图哥儿说的是，那我走了。”

阿图道：“别着急走啊，我话还没有说完呢，若是英娘肯答应我一件事的话，我倒可以破例，以我自己的名义向李员外求情借钱。”

他见唐晓英颜色不但不似往日那般冷淡，而且有明显的讨好奉承自己之意，便涎着脸嬉笑着，大胆向她胸前摸过去……

[19]表柱木：官府所立的木质标记，禁止市民超越界限，侵占街道。然而侵街行为总是不断发

生，大多是权贵建成邸舍，出租房屋赚钱。前宰相赵普被免职，侵建邸就是罪名之一。

[2]陆云：西晋文学家，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之孙，陆机之弟。他年少时即有文采，因其文学成就而与其兄陆机并称为“二陆”。

[3]直到宋神宗时改革官制，才恢复设置大理寺狱，主要用来关押犯徒刑（刑罚的一种，给罪犯戴上刑具，强迫其服一定的时间劳役）以上之罪的在京官吏。宋代名将岳飞就死于大理寺狱。

[4]乌头：古代标准军用毒药，用以涂抹兵器、配置火药。《三国演义》中关羽刮骨疗毒疗的就是乌头的毒。

[5]韩延徽：五代时人，唐末在占据河北的卢龙节度使刘守光手下任参军，受命出使契丹，试图与当时的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结盟，结果被留在契丹，成为契丹第一能臣，帮助阿保机称帝，创立契丹文字、确立各项制度、正君臣、定名分、仿效唐朝长安修建皇都（即后来的辽上京）等，为契丹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6]五代以来，开封尹地位极尊，不常设置。开封尹空缺时，开封府长官一般称知府，常以待制以上的官员充知府，称为权知府事。

[7]渔阳：始置于秦，故城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渔阳高氏为渤海高氏的分支，唐代贞观名相高士廉即出自渤海高氏。

[8]明府：对县令的尊称。

[9]指辽穆宗耶律璟。其人个性散漫，爱好打猎饮酒，不问国事，每日酣饮通宵达旦，白天则大睡不起，因此契丹国人称他为“睡王”。因醉酒后爱滥杀无辜，于宋开宝二年（969年）被身边近侍合力谋杀。辽景宗耶律贤继位，即为小说故事发生时在位的辽国皇帝。

[10]宋代世俗，丈夫称妻子为“浑家”或“老婆”、“老伴”。

[11]古代以铜漏计时，即靠特制铜壶中的水一滴一滴往下漏来计算时间长短。铜壶装满水后，水从底部小孔滴出，一天一夜刚好滴尽。壶中有一支标有一百个刻度的箭，一个刻度所代表的时间称为一刻，等于今14分24秒。

[12]武德司：皇宫秘密监察机构，执行宫城出入禁令，掌管宫门铜符、铁牌，处理宫廷机密案件及后妃犯罪，且负责派遣大批密探伺民间动静，长官通常由宦官充任，类似后世明朝的锦衣卫、东厂。太平兴国中改名皇城司。本小说人物王嗣宗后任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河州时，正逢宋太宗赵光义派遣大批武德司耳目到民间访察，骚扰地方，王嗣宗派人将耳目尽数逮捕，械送京师，并上疏道：“陛下不委任天正贤俊，猥信此辈以为耳目，臣窃不取。”由此忤怒太宗，被捕送监狱，遇大赦才官复原职。

[13]大官：对宦官的尊称。宋代皇宫办事机构分为内侍省与内内侍省，是最亲近皇帝的宦者机构。

[14]人们根据自身喜好，在文书上使用特定符号作为证实本人的凭据。两宋皇帝均有自己独特的花押。

[15]澄心堂：南唐中枢重地。澄心堂纸：一种贵重的歙州墨纸。歙（shè）州，宋徽宗宣和三年

（1121年）改名为徽州，治歙县，今安徽歙县。自唐代开始为生产文房四宝的重要基地，歙砚、徽墨、汪笔均被推为天下之冠。澄心堂纸也被南唐后主李煜视为珍宝，赞其为“纸中之王”，设局令承御监制造，供宫中长期使用。

[16]又：本意为“手”，甲骨文字形，像右手形，同左右的“右”。

[17]瓦市：又叫瓦子、瓦舍、瓦肆，简称瓦，是城中固定的娱乐中心，游人、看客来往其中，川流不息。

[18]直到天圣二年（1024年），宋仁宗在位，才由在京商税院提出每两金收税二百文。

[19]赤老：汴京百姓对禁军的鄙称，因北宋时士兵都穿红色的军装。宋初禁军俸禄异常丰厚，上军将校月俸一百贯，诸班直（最亲近皇帝的护送禁兵称为诸班直）每月三十贯，普通禁军也有七百文到三十贯不等。当时开封物价，只要没有意外开销，一个月一百文已经能过得十分宽裕。

第四章

清明上河

一名狱卒自后面抓住犯人头发，迫他仰面朝上。两名文笔匠正手持尖凿往他脸颊上刺字，血流满面，剝目怵心。额头已然凿好『免斩』两个大字的创口，肉中揉搓了永不褪色的墨汁，伤口经火烧炙，虽不再流血，却在灯烛的映照下闪现出诡异的黑色，煞是扎眼。

古

语有云：“黄河百害，唯富一套^[1]。”实际上，这句话并不十分准确。汴河的前身为通济渠，自隋代修通后，引黄河之水，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到宋朝立国，汴河已经与蔡河、五丈河、金水河连接沟通，分走了黄河三分之一的水量，大宋一多半的财赋、百货都通过这条人工河流运输。可以说，汴京富丽天下，成为“天下之枢”的水陆都会，完全是依托在汴河之上。

洞穿全城的河渠不仅给汴京带来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还增添了绵绵不绝的灵动之气，条达辐辏，河流纵横，陂泽相连，一望无垠。然而水乡特色却并不能弥补它作为京师的重大缺憾——无三川之险，为四战之地，北方又有契丹这样难以消灭的强敌，无奈之下，只得举天下之精兵宿于京师，以兵来当山河之险。屯驻东京一带的挂籍禁军多达百万，堪称举世无双的最大兵营。

由于有交通之利，城南的繁茂商业区均集中在汴河沿线，其中又以州桥到相国寺桥一带最为繁华——香药铺、果子铺、金银铺、彩帛铺、珠子铺、温州漆器铺等互相交错，酒楼、饭店、鱼市、肉市林立丰溢。

相国寺桥的北面就是大相国寺。这里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的故宅，寺庙始建于北齐，本名建国寺，唐初重建后，唐睿宗为纪念他以相王继位，特赐名为相国寺，并亲题“大相国寺”的匾额。塔庙高大庄严，庭院富丽宽敞，花木鲜整似苑，僧舍密如蛛网，被唐人李邕称为“人间天上，物外异乡”，其雄伟壮观名冠天下。

由于唐代就已经是名扬四海的大刹，寺庙里大家云集，古迹众多——唐代“画圣”吴道子画有《文殊维摩像》的壁画；其同门“塑圣”杨惠之则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净土院大殿神佛塑像。虽然岁月已深，然而金碧光彩，物象精神，精妙如新。

宋代立国后不久，太祖皇帝赵匡胤来到大相国寺礼佛，问及皇帝是否应该跪拜佛祖时，住持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赵匡胤会心一笑，即成定制。大相国寺也成为钦定的皇家寺院，负责管理全国寺院、

委派各寺住持。凡有帝王巡幸、生辰忌日、水旱灾异、祭祀大典，皇帝均要来到大相国寺举行祈祷仪式。甚至包括君主生辰庆祝、御赐外国使节等，也多假大相国寺举行。

皇帝时常驾临大相国寺，常人更是趋之若鹜，未第举子要来这里上香祷告，新科进士则来这里刻石留念，以至大相国寺不得不在东南隅的罗汉院辟了一座桂籍堂，专门供进士们延续唐代雁塔题名的风流雅事。

这一日正是清明节，正逢大相国寺的赶集日。赶集日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与逢八，一月五次，逢重大节假日也会开放。每逢此时，大相国寺便充当临时瓦市，完全对百姓开放，准许买卖双方在其中交易。百货物品，珍禽奇兽，无所不有。仅中庭两廊便聚集有一万人，是天下最大的商业市场、最有名的神庙集市——辘集人烟，骈阗市井，丰稔时年，太平光景。这正是大相国寺奇特的地方，出世与世俗巧妙地融合，却是相得益彰，丝毫不让人觉得别扭。

刚刚下完小雨，一切都淡淡的、湿湿的，空气尤其清爽。汴河上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相国寺桥旁的码头更是停泊了许多满载货物的大船，脚夫们来回卸货，将这一带堵得水泄不通。

唐晓英拿着筹来的五十两纹银，好不容易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匆匆赶来相国寺东门大街上的长生库，交给主持长生库的僧人澄晖。

这澄晖是汴京有名的比丘，却不是因为修为高深有名，而是他身为方外之人，却娶了艳妓为妻，还自诩“快活风流，光前绝后”，以“没头波浪子，有房室如来”自况。本来宋法规定僧道娶妻者以通奸罪加一等惩处，然而禅宗世俗化，不仅僧道娶妻甚多，百姓也愿意嫁女贪图钱财。甚至还有风流少年踵门拜谒澄晖，表示愿意置酒参会梵嫂，成为京师笑闻。

澄晖一见银子便双眼发亮，喝彩道：“英娘好本事，居然筹到了这么大数目一笔钱。可是在樊楼搭上了什么有钱的主儿？”唐晓英也不睬他，只道：“长老，快些将丽华姊姊的借据还给我。”澄晖翻出借据，递过来笑道：“若是英娘缺钱时，只管来这里借，贫僧不算利钱。”

唐晓英“呸”了一声，收好借据出来，迎面撞见一群人来游相国寺，正是她昨晚在樊楼招待过的那群酒客，为首的名叫欧阳赞，是个回汴京省亲的富商。她虽然只是进出换酒，终究见过的客人多了，总觉得这些人有些古怪，明明是欧阳赞坐在上首，各人面色却最尊敬那坐在下首的姓韩的公子，如此刻意掩饰身份，就表明韩公子很有些来头。

唐晓英心里想着，眼睛不由自主地朝那韩公子望去。那韩公子立即留意到她，认出她来，微笑着点头示意，她只好点头回应。

匆忙回来樊楼，阿图正在等她，将早已准备好的食盒交给她，道：“这就去吧。”唐晓英道：“是。”提了食盒，先来到楼后巷子的一间小房子里。庞丽华正守在女儿刘娥床前，愁容满面，泪眼涟涟。

唐晓英将借据取出来交给她笑道：“好了，借据拿回来啦。”庞丽华又惊又喜，问道：“英娘从哪里借到了这么多钱？”唐晓英道：“总之是遇到了好人，姊姊不用担心啦，这钱不用还的。”

庞丽华道：“当真？他到底是什么人？我要好好谢谢他。”唐晓英笑道：“人家做善事不留名，不希望你知道。好啦，这里有十两银子，是我向人借的，姊姊先替我收好。我房里床头柜子上还有几吊钱，你先拿去给小娥弄点吃的，我得去当班了。”俯身往刘娥额头轻吻了一下，这才出来小屋。径直来到浚仪县狱，自报是张咏的远房表妹，来送饭食。

宋代律令，监狱罪犯伙食均须由亲属供给，无人送饭才由官府代理，且要向犯人收取相应钱财。唐晓英来探看张咏，也无人起疑，当下登记了姓名，进来牢房，第一眼见到高琼时，便愣在了那里。

狱卒见她神色有异，忙问道：“娘子可是认得这个人？”唐晓英迟疑问道：“他……他就是在博浪沙劫杀李员外商队的强盗么？”狱卒道：“就是他。原来娘子早已经知道了。”

张咏乍然见到唐晓英，也不免吃了一惊，旋即闻见樊楼酒香，以为是李稍派她来送饭食来，忙道：“多谢娘子。”

唐晓英默默走进牢房，将酒菜往地上摆好。张咏见今日的酒瓶不是往日未开封的陶器，而是一只精致的铜壶，酒兴大增，笑道：“这个更好

了。一定是李家娘子知道我戴了手铐，自己开不得泥封。”当即抓起酒壶，直接对准壶嘴饮了起来。

唐晓英忙上前夺下，埋怨道：“张郎怎么可以这样饮酒？”将酒斟在漆杯中，奉给张咏。

张咏一饮而尽，又将漆杯递还给她，道：“劳烦英娘给那位高兄送一杯酒过去。”唐晓英转头看了一眼高琼，只是不动。

张咏道：“英娘是恨他杀了你们李员外的手下么？他也只是奉命行事，怪不得他。而今这里人人恨他，狱卒不肯供给他饮食，英娘给他一杯酒，就等于是救他一命。”

唐晓英思索了片刻，便往漆杯中斟了一杯酒，走过去蹲下来递给高琼。高琼低声道：“多谢英娘。”接过酒杯，正要一饮而尽，却又被唐晓英一巴掌打掉。那酒杯是产自蜀中的木制漆器，并未摔破，只有酒泼洒在地上，嗞嗞作响。

张咏登时呆住，急忙运气丹田，却觉察不到有中毒迹象。高琼却是丝毫不露惊诧之色，只叹道：“你最终还是知道了。”

唐晓英跺了跺脚，奔过去抱起铜壶，疾步奔出牢房。刚出县廨，便见阿图正站在那里，料来是在等她，只得硬着头皮过去。

阿图道：“事情办妥了？那姓高的可有喝下毒酒？”唐晓英道：“他本来是要喝的，可真到了最后关头，我又忍不住……他……他是……”阿图脸色大变，冷冷道：“我本来敬佩英娘仗义，可你不守信用在先，别怪我心狠。”

唐晓英道：“我甘愿受罚，只求图哥儿不要伤害丽华母女……”话音未落，阿图一挥手，一旁马车中跃出一名男子来，自背后捉住她手臂，将她半抱半拖上车中。车夫扬鞭策马，迅速飞驰而去。

几名狱卒紧追出县廨来。有人道：“这不是图哥儿么？你可有见到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女子逃出来？”阿图道：“官人是说樊楼的唆槽唐晓英么？她适才跑出来，飞快地跳上一辆马车，往那边走了。”

狱卒们见马车已经无影无踪，只得作罢。一老狱卒走过去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铜酒壶，嘟囔道：“好在证物还在，不然咱们哪说得清楚？”

阿图道：“出了什么事？”老狱卒道：“她试图用毒酒害死狱中重犯。”忽然意识到什么，狐疑问道：“图哥儿在这里做什么？”阿图道：“我家员外命小的来问何时能领回那三名商队护卫的尸首。呀，小的想起来了，其中的一名护卫就是唐晓英的情郎。”

一名年轻狱卒恍然大悟，道：“这就难怪唐晓英拿毒酒给那姓高的小子喝了，原来是要为情郎报仇。”阿图叹道：“如此说来，晓英倒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

年轻狱卒道：“可不是吗？不瞒图哥儿说，我们还巴不得她得手呢，那契丹刺客得罪了我们典狱，典狱正让我们想方设法整死他。唉，偏偏正要喝下酒时又被唐晓英打泼了，女人就是心软。”

老狱卒斥道：“幸好她心软了，不然开封府的重犯死在浚仪县狱中，咱们能脱得了干系么？你赶紧走吧，县令和县尉都不在，还不快去开封府禀告，画出图形告示缉拿唐晓英。”

那年轻狱卒便飞奔赶去开封府报信，老狱卒与余人携着酒壶回来狱中，赶来检视唐晓英带进来的其余酒菜是否有毒。

张咏道：“我都已经吃过一轮了，没毒。”又问道：“酒壶的手柄上是不是有个机关？往上推倒出的是好酒，往下就应该是毒酒。”老狱卒摸索着折腾了一番，惊叫道：“呀，还真是有个机关。”

张咏道：“这大概就是传说的双龙转心壶。高琼，原来英娘是为杀你而来。幸好她不想滥杀无辜，事先准备了一个双层壶，而且没有先将机关扳在毒酒上，不然你没死，我可就先陪死了。”高琼只微闭着双眼，不予理睬。

狱卒们忙着把玩那神奇双龙转心壶，议论唐晓英冒险为情郎一事，有感叹的，有佩服的，也有不屑的。

过了辰时，有吏卒持监牌来提张咏过堂。张咏料到是向敏中等人又找到新线索，到堂前一看，却只有寇准一人，不禁一愣，问道：“向兄他们人呢？”

寇准道：“他们昨日去了小牛市集寻找线索，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适才姚推官派人来找我，说是件作宋老公又在尸首上发现了新的疑点。”

姚恕因为忌惮向敏中怀揣皇帝心爱玉斧的缘故，对张咏也客气了起来，道：“宋科，你将事情经过向张公子一一道来。”件作宋科道：“是。王相公家属派人来索回尸首，小人便想在尸首发还家属前最后再验一次，结果发现了异样之处。”

张咏道：“是还有第三处伤口么？”宋科摇摇头，道：“但靠嘴说不清楚，请官人和各位郎君移步敛尸房。”

众人便再往敛尸房而来，房里尸臭味极重，差役不得不先在房内燃了些苍术以遮盖住气味。只有宋科不似一干人争相用手捂住口鼻，昂然进来，将王彦升的尸首翻转过来，道：“异样就在这两处剑伤上。”旁人瞧着那两处剑伤均是入肉半分，创口处发黑，有明显的中毒迹象。

张咏道：“这有何异样，我可看不出来。”宋科道：“凡人中毒，先入四肢，所以中毒死者手、脚的颜色往往要比面色、身体深很多。”寇准道：“不错，我听向大哥提过，中毒死者一般是面色、身体发青，嘴唇发紫，手指、脚趾呈现出黯青色。”

宋科道：“郎君说得极是。王相公因为是吃饱后中毒，所以只有嘴唇、四肢呈现出中毒异色。他是后背和手臂中剑受伤，如果当时张咏宝剑上有毒的话，那么乌毒应当同时从这两处创口随血液进入他的身体。他手臂本身已经染毒，毒药又随气血首先流向四肢，所以他手臂剑伤的创口毒性更重，创口颜色也应该比背上伤口深许多。可是各位官人请对照这两处翻卷皮肉的颜色，手臂创口的黑毒反而比背伤要浅。”

众人仔细一看，两处创口的黑色果然有深浅之别，可还是不明白宋科言下之意。只有寇准恍然大悟，道：“我明白宋老公的意思了！他是说，王彦升相公虽然有两处创口，但只有背上创口染了乌毒，那里是唯

一的入毒处，手臂创口呈现出的毒性是自背上传过来的。”

宋科道：“确实如寇郎所言。只有如此推测，才能合理解释王相公两处伤口显示的毒性颜色的异常。”

张咏道：“我是一招伤了他后背和臂膀，几乎同时发生，怎么可能一剑有毒一剑无毒？如此不就能证明我剑上没毒了么？”寇准道：“不错，一定是王彦升相公受伤后，有人暗中将毒药抹在了他后背的创口上。”

众人便一齐望着姚恕，等他示下。姚恕不得不放开捂住口鼻的手，咳嗽了声，道：“嗯，既是如此，张咏无罪开释。宋老公验尸有功，赏钱一贯。”

张咏料不到这官气十足的推官这次竟如此爽快，大喜过望，连声道：“多谢，多谢。”

立即有差役取来钥匙，开了他手足枷锁。张咏轻轻抚摸被禁锢几日的手腕，当真有说不清的快乐。

出来敛尸房时，迎面遇到了向敏中、潘阆。潘阆远远叫道：“大喜！张咏，你洗清嫌疑了！”近前才发现张咏手足枷锁已去，不禁一愣，问道：“你已经脱罪了么？”张咏道：“是啊，多亏了宋老公。你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

向敏中忙道：“这不怪潘阆，我们本不知道宋老公找到证据助你脱罪，我们在小牛市集也找到了证据证明你不是凶手。”

张咏大喜，问道：“是什么证据？”向敏中道：“真正的凶手。”回身招了招手，便有一老一少牵着一名双手反剪的汉子过来。

向敏中道：“这位蒋老公是小牛市集的里长，年轻的是他的儿子小蒋，这被缚的汉子就是杀死王彦升相公的真凶。姚推官，请你升堂问案吧。”姚恕忙道：“是，是。”

一千人重新来到大堂中，将那汉子推到堂中跪下，细细审问。那汉子倒是爽快，不等用刑，便主动招承了杀人动机和经过。众人听闻他来

历，无不暗暗心惊。

原来那汉子姓聂名保，是后周禁军将领聂平之子。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聂平正负责守卫封丘门。赵匡胤前锋王彦升回师汴京时，先到陈桥门，为守将郭建所拒。王彦升遂改到封丘门，许以高官厚禄，诱得聂平打开城门，于是赵军兵不血刃占领京师。然而当赵匡胤称帝后，反而下令提拔郭建、处死聂平。聂保当时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逃脱后沦为流浪儿，一直在江湖上漂泊。不过他从未放弃为父复仇之心，可别说刺杀当今皇帝绝无可能，就连外贬边关的王彦升也是手握重兵，他根本无法接近。如此多年过去，聂保本以为再也无望报仇的时候，又意外得知王彦升新近被召回京师，他便一路尾随。正好王彦升跟张咏在小牛市集比剑受伤倒地，他从人群中挤出来，假意扶了王彦升一下，趁机将早已准备好的乌头抹在他背上剑伤处。他大仇得报，又有人做了替罪羊，十分惬意，一直滞留在小牛酒楼饮酒。哪知道昨日向敏中和潘阆来到小牛市集，挨个询问当日见过王彦升的人，想从目击者的口中寻到线索。酒楼的酒保回忆起王彦升摔地后有人上前扶了他一把，那人并不是王彦升的亲随、护卫。向敏中觉得是条极重要的线索，便请酒保努力记忆那人相貌。聂保正在一旁，不免心虚，干脆站起来承认了自己就是凶手。酒保也记起来当日曾在看比剑的人群中见过他。向敏中于是请来蒋里长来作证，将聂保缚了，押来京师。

一场大案遂告水落石出。因被害人是朝廷命官，姚恕便断然定了死罪，命聂保在供状上画押按了手模，取来二十五斤的盘枷钉了手颈，押入狱中囚禁。只将磔刑处死的文书上报，等候批复。

张咏换上自己的衣裳，领回宝剑等私人物品，欢天喜地地出来浚仪县廨，做东邀请诸人去樊楼饮酒庆贺。

寇准心中仍有一个大谜团，心道：“眼下既有物证证明张大哥无辜，又捉住了真凶，可谓是完美的收场。可昨日在县廨前自称传递消息能救张大哥的汉子又是谁？他的言行举止，绝非只是一个中间报信人那么简单。”转头见向敏中也是心事重重，忙问道：“向大哥捉住真凶，为何仍是眉头紧锁？”

向敏中道：“嗯，我只是觉得我们之前费尽心机，始终无法证明张咏无罪。可当我和潘阆到了小牛市集时，忽然间柳暗花明，凶手自己蹦了出来，解决得实在太过容易，难免觉得有些奇怪。”寇准道：“原来是为这个，这应该算是水到渠成吧。即使向大哥昨日不去小牛市集，仵作宋老公今日也发现了尸首的异样，推测出凶手是通过王彦升相公背后伤口下毒，如果不是他身边的人，就是当时在小牛市集围观的人，疑点一样会重新回到那里。”

向敏中道：“这话是不错，我疑心的不是这个。那聂保锐意复仇，已非一日，他恰到好处地把握机会，将乌毒涂上王彦升相公伤口后，焉能不一路跟随，亲眼看见仇人死去？王彦升是朝廷命官，中毒而死必然引来官府追查，作为常人，杀人后要么立即远走高飞，避走他乡，要么会跟来开封，暗中打听官府查案的动向。可聂保居然一直滞留在小牛市集，不是很不合常理么？好像正在等待我们去那里捉他一般。”

寇准道：“既是如此，向大哥为何不当堂提出这些疑问？”向敏中摇摇头，道：“这仅仅是我个人主观上的疑问。聂保既有杀人动机，又从他身上搜到乌毒，他供出的下毒手段也完全与尸首物证相符，可谓铁证如山。或许他本人正是有意留在小牛市集，好让官府捉住他。”

寇准问道：“这是为何缘故？”向敏中道：“聂保只以复仇为念，心中还有一个大仇人未除，既然永无机会杀死他，那么见他一面也是好的。”寇准道：“是官家么？啊，我明白了，聂保是故意让你捉住，他知道王彦升是开国功臣，案情上报后必然引起官家注意，也许会亲自来过问。”蓦然又想起昨日那个声称要“一命换一命”的奇怪汉子来。

他二人牵着马慢吞吞地落在后头，张咏忍不住回头催道：“喂，你们两个快些，不想喝樊楼的酒么？”

四人遂一道来到樊楼，随意到中楼散席坐下。寇准想起唐晓英昨日登门借钱之事，便说了出来。

潘阆道：“这个女子很有趣，我当时只是开玩笑的酒话，想不出她是个热心人，要珠子也不是为了她自己。既如此，我便将宝珠送给她

吧。”正要叫人去找唐晓英来。张咏忙道：“不必了，她人肯定不在这里。”当即说了今日早晨唐晓英送酒菜来狱中、预备用毒酒毒死那契丹刺客高琼之事。

众人闻言无不惊诧。潘阆更是叹道：“唐晓英是为了被契丹刺客杀死的情郎复仇么？当真可敬可佩。”忙招手叫来正挂着果子兜售的小厮，问道：“你可认得唐晓英？”那小厮正是樊楼的熟脸呆子，道：“当然认得，她是樊楼的煊糟。适才开封府还来了不少官差寻她，英娘犯什么事了么？”

既有官差寻她，那么唐晓英当还没有被捕，张咏忙问她的住址。呆子道：“英娘和说书的丽娘一道住在楼后小窄巷里。”

张咏便要立即起身去寻。向敏中忙道：“张兄为何如此关心这个煊糟？”张咏道：“我跟那高琼一直关在一起，觉得唐晓英之事不是那么简单。我猜她本来是要来毒杀高琼的，可她不知道刺客竟然是她认识的人，所以第一眼就愣住了，到最后关头更是不忍心下手。”

潘阆道：“张兄说唐晓英认得那契丹刺客？”张咏点点头，道：“那高琼一闻酒气就能知道是樊楼的老酒，可见他经常来樊楼饮酒，说不定正是因此结识了唐晓英。”

寇准道：“可高琼是一路跟踪北汉使者来中原的契丹刺客啊。”潘阆沉声道：“你还不明白么？高琼可不一定是契丹刺客。”

寇准闻言呆住，只愣愣盯着潘阆，忽见他举手朝廊外指了指，转头望去，樊楼的主人李稍正领着一大群人穿过杏子树林，既有当日在博浪沙见过的使银枪的少年，也有在班荆馆有一面之缘的皇长子赵德昭、邢国公宋偓，均是便服打扮，侍从如云，往西楼而去。

张咏道：“我得去找到唐晓英，问个清楚明白。”向敏中道：“我们一起去。”

四人便一道往小窄巷而来，到巷口向人打听到唐晓英住处，来到巷中一处低矮的房子前。正要拍门，忽然不知道从哪里窜出一名巡铺卒，低声道：“里面没有旁人，只有官差。几位公子还是快些走开，免得惹祸

上身。”

张咏知道对方是追捕唐晓英的伏兵，忙问道：“住在这里的说书女庞丽华和她女儿到哪里去了？”巡铺卒道：“不知道。快些走开！”

张咏料想庞丽华母女多半已被开封府捕去拷问唐晓英下落，一时无法可想，只得悻悻离开。

重新回来樊楼时，楼前已经贴出了缉捕唐晓英的图形告示。张咏叹道：“英娘一个弱女子，也不知道能躲去哪里。”向敏中道：“听说汴京城中有个神秘的鬼樊楼，专门窝藏罪犯，只要你出得起钱，就算犯了弥天大罪，它也能保你平安无事。”

这是寇准第二次听到“鬼樊楼”的名字，忙道：“之前唐晓英也曾跟我提过鬼樊楼，说是相国寺的长老威胁说书女庞丽华，她若不能按时还上长生库的债的话，就要以身抵债，被卖去鬼樊楼做娼妓。”

张咏道：“英娘正四处筹钱为丽娘还债，肯定是去不起鬼樊楼。不如等我吃饱，再去狱中问问高琼，或许能套出些消息。”

当下叫了满桌酒菜，吃得肚皮滚圆，正叫过煖糟结账时，那煖糟道：“雪梅娘子已经为郎君结过了。”张咏一愣，问道：“是李雪梅么？我怎么没有见到她？”煖糟笑道：“郎君眼中只有美酒，当然看不到雪梅娘子。娘子有话，请张郎明晚再来樊楼一趟。”

张咏奇道：“她找我有事么？为何不现在出来相见，说个明白？”潘阆一扯他衣袖，低声道：“你是傻子么？那位李家千金多半看上你啦。”张咏一愣，道：“什么？”见煖糟正微笑看着自己，只得应道：“是，雪梅娘子既有吩咐，张某当如约而来。”

出来天色已然发黑，向敏中心中惦记着老父亲，便先拱手告辞。张咏请潘阆和寇准先回去，自己一个人往浚仪县廨而来。正遇见李稍的心腹小厮阿图指挥人运着三方棺木，问道：“图哥儿是去县廨接回商队死者的尸首么？”阿图道：“正是。小的还没有恭喜张郎洗清冤情呢，郎君这

是要去哪里？”张咏道：“跟你去同一个地方，我可得先走了。”

匆匆越过阿图，来到浚仪县廨，所幸县狱还没有落锁封门。却听见里面有人高声怒骂道：“快些杀了老子！不然终有一日，老子要叫你们好看！”似是那聂保的声音。

掌管监狱的典狱宋行正好出来，见到张咏，奇道：“你又来做什么？还没有蹲够大狱么？”张咏道：“我有要紧事要问高琼。我知道那些狱卒虐待高琼是受宋典狱指使，不过我并没有对旁人说过此事，因为典狱事出有因，恨的也不是高琼本人，而是契丹。”

宋行道：“噢，你是怎么知道的？”张咏道：“你姓宋，又一心要整死那契丹刺客，不难猜到忤作宋老公是你父亲。”宋行道：“不错，你也看到家父脸上的刺字了，我恨死这些契丹人了。”

张咏道：“可如果高琼不是契丹派来的刺客呢？”宋行道：“什么？他不是契丹派来的，又能是谁派来的？”张咏道：“这正是我现在要进去问清楚的，麻烦典狱行个方便。”

宋行微一沉吟，道：“那好，快些走！”命张咏交出随身宝剑给门边狱卒，匆忙领着他进来大狱。

却见那被定了死罪的聂保跪在狱厅正中央，双手反缚在木桩上。一名狱卒自后面抓住他头发，迫他仰面朝上。两名文笔匠正手持尖凿，分别往他脸颊上刺字，血流满面，剜目怵心。额头已然凿好“免斩”两个大字的创口，肉中揉搓了永不褪色的墨汁，伤口经火烧炙，虽不再流血，却在灯烛的映照下闪现出诡异的黑色，煞是扎眼。

张咏道：“聂保不是已经定了死罪么？为何还要用刺字来折磨他？”宋行道：“官家适才派人颁下圣旨，赦免聂保死罪，不过要杖脊二十，黥面后入军籍，充军为禁军兵卒，专门负责守卫城门。”

张咏大奇，心道：“官家如此判处，到底是特别的恩赦，还是更重的惩罚？”愈发觉得天威难测。

聂保努力扭动着身子，显是视脸上刺字为奇耻大辱，却始终避不开

文笔匠不断戳下来的无情针刺。

进来牢房时，又是另外一幅令人胆战心惊的画面——高琼躺在地上，喘着粗气，胸口上压着一个大土囊，正大力挣扎，却被四名狱卒分别抓住了手脚，丝毫不能反抗。

宋行喝道：“放了他。”

狱卒不知道上司如何又改变了主意，慌忙上前搬开土囊。高琼猛呼吸了几口气，剧烈地咳嗽起来。张咏忙上前扶起他，让他靠墙坐下，使了个眼色，宋行会意，便领着狱卒退了出去。

过了好大一会儿，高琼才调匀气息，低声道：“多谢。”张咏道：“你不必谢我，是我认出了你肩头的刺青，指证你为契丹刺客，才害得你多吃了这么多苦，适才还险些送命，这都是我的错。”

高琼不解地道：“此话怎讲？”张咏道：“宋典狱恨的是契丹国人，你并不是契丹派来的刺客，全怪我错认。”高琼哼了一声，推开他双手，道：“你走吧，我跟你再无话可说。”

张咏道：“我知道你不会吐露半点跟你身份有关的口风。不过我今晚来找你，不是为了查验你的真实身份，而是为了唐晓英。”

高琼道：“她怎么了？”张咏道：“你果然认得她。”高琼道：“不认得。”张咏道：“那么你知道她的名字？今日早晨她来狱中杀你时，我可只叫了她英娘。”

高琼难以否认，只得低声问道：“她有没有被捕？”张咏道：“暂时还没有。”高琼恳求道：“求你不要牵连她进来。”张咏道：“她不是要杀你么？为何你反过来还要维护她？”

高琼道：“我……”一时难以说清。他跟张咏一起被关几日，深知对方侠义热肠，吃软不吃硬，爬起来跪下道：“张兄，我求你，求你救救唐晓英，她眼下命在旦夕。”

张咏大感意外，道：“起来。你和唐晓英到底是什么关系？快些起来。”高琼道：“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张咏上前拉他，居然拉也拉不动，只得应道：“好，我答应你。不过你总得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高琼这才重新坐好，道：“我只能告诉你我能说的事。我确实认识唐晓英，狱卒说她来害我是为了在博浪沙被杀的情郎复仇，决计不是这样，她一直跟说书女庞丽华住在一起，并没有什么情郎。一定是有人逼迫她来毒死刺客灭口，只不过那些人料不到她竟会认识我。”

张咏道：“那么你当时对唐晓英说的‘你最终还是知道了’是什么意思？”高琼道：“我原以为英娘是为了别的事，是她自己要来杀我，后来她跑掉，又听到狱卒议论她为情郎之类的话，我才逐渐回过神来。”

张咏道：“到底什么人要杀你灭口？你必须得告诉我，这样我才能救英娘。”高琼道：“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猜应该是我的同伴。”张咏道：“你同伴？”

高琼点点头，虽努力装出若无其事，还是些微显示出一丝黯然情绪来。他经受了种种酷刑和非人折磨，到了实在不能忍受的地步，不惜在公堂上撞柱自杀，就是生怕自己失口吐露出同伴的下落。而那些逃脱在外的同伴却并不放心他，千方百计地要除掉他灭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换做谁，心里也不好受。

张咏不便再多说什么，道：“眼下英娘被官府通缉，她家里也有官差埋伏，她自然已经躲了起来。你可知道到哪里能找到她？”高琼道：“不，她没有躲起来。既然是有人要她杀我，无论事成与不成，那些人都会杀她灭口，她一定是被……”

话音未落，忽听得外面有人高叫道：“失火了！失火了！县廨东北的厢房失火了！”

张咏道：“东北的厢房，那不就是敛尸房所在之处么？”转头见高琼正饶有深意地望着自己，蓦然意识到什么，急忙冲出牢房，叫道：“宋典狱，你快些带人去救火，有人要烧掉尸体，毁灭证据。”却是不见宋行人

影。

正值长假，县廨中只有极少数值班的差役，人数最多之处就数大狱了。狱卒群龙无首，狱中又押有重犯，不敢轻易出去，只慌作一团。张咏喊了两声，无人理睬，只得自己冲出来。

却见开封首富李稍的心腹小厮阿图正站在县廨门前，一边高呼救火，一边指挥运送棺木的脚夫进去扑火。

在唐代，路人望火不救是犯罪行为，要处以严刑。宋代却完全不一样，救火由专业军士担任，责任不在百姓。开封的城市建设也相当完善，坊巷每三百步就有军巡铺屋一所，里面驻铺兵五人，负责巡警。主要街道街角处砌有高高的望火楼，楼上日夜有人守望。望火楼下的官屋中屯驻着百余名禁军，备有大小桶、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的救火设施。一旦有火起，负责内城巡检的侍卫司马军骑快马奔走相告失火位置，救火军士便会闻风而至。

张咏才刚刚来到敛尸房前，救火的禁军便已经赶到。张咏忙道：“请将军下令先救里面的尸首出来。”

那都军头哪里理会，粗鲁地将他推到一旁，指挥军士就近汲水救火。所幸浚仪县廨中就有两口井，火势不大，很快就扑灭了。敛尸房烧塌了半边，已经损毁不能再用了。果如张咏所料，三具强盗的尸首是起火点，已然烧成焦炭。倒是阿图指挥及时，早已经将自己方的三具尸首抢了出来。

张咏见阿图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心念一动，上前问道：“这三人中哪位是唐晓英的情郎？”阿图道：“什么？”

张咏道：“图哥儿不是说唐晓英是为死去的情郎复仇才去狱中毒杀高琼的么？”阿图道：“噢，这个就是。”

张咏见那人四十来岁，留着山羊胡子，骨瘦如柴，也不动声色，只道：“嗯，我知道了。”

他又重新回来狱中。狱卒们还在狱门前探头探脑地翘望，生怕城门

失火殃及池鱼。东京虽然有专门灭火的禁军，可毕竟都是靠手工用木桶汲水，像东京这样的人烟稠密的城市，稍微不慎，一堆小火就会引起大面积的蔓延，造成一场大灾难。直到听张咏说火已经被禁军扑灭，众人才放下心来。

张咏径直来到最里间的大牢，却不由得吃了一惊，高琼人已经不见了，限制他走动的颈钳不知道被什么人打开，空荡荡地挂在墙壁的铁环上晃来晃去。最令人吃惊的是，墙壁中间不知如何破了一个圆形大洞，洞口边缘光滑齐整，似是利刃划开，大小刚好能容一人俯身爬过。

愣了一下，张咏才反应过来高琼已经越狱逃走了，急忙冲进牢房，从墙上的破洞中钻了过去。却是另外一间屋子，摆放有桌椅、床榻、文墨等物，看起来倒似一间简陋书房。只是房屋中央的地上塌陷了一大块，露出一个大洞来，典狱宋行正歪倒在洞边。

张咏忙上前扶起他，叫道：“宋典狱！宋典狱！”

宋行缓缓睁开眼睛，四下一望，“啊”了一声，忙站起来，走到门边，拉开房门大叫道：“来人！快来人！”

张咏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地上的大洞又是怎么回事？”

数名狱卒闻声进来。宋行命道：“刚才有人挖地道救走了刺客高琼，快派人出去向巡铺卒示警，请马军都巡检立即封锁街道，搜捕逃犯。你们两个，从这地道追出去，看看出口在什么地方。”

那两名狱卒见地洞中黑漆漆一片，也不知道有多深多浅，不由得面面相觑，都不敢动。

张咏自告奋勇地道：“我来打头阵。”宋行道：“你哪里能走？你一来到这里，县廨失火，重犯逃狱，你可脱不了干系！”张咏大叫冤枉，道：“这纯粹是巧合，我跟今晚的事一点干系也没有。”

宋行冷笑道：“没有干系？我在这边亲耳听见你跟那刺客高琼称兄道弟，他还向你下跪，求你去救唐晓英，你也答应了他。”

张咏这才领会这间屋子是专门用来监视隔壁牢房的。那牢房三面一尺见方的条石砌就，一面是拇指粗的铁栅栏，就连地面也铺了厚厚的青砖，可谓坚固无比，唯有中间一块墙面是薄木板做成的假墙，以方便监视者偷听犯人谈话。他之前是被刻意与高琼关在一起，一切言谈对话均被人听去。他今日被判无罪释放，牢房中只剩了高琼一人，负责监视的人相应就撤了，适才宋行却暗中走来这里偷听。不想早有人预谋在今夜劫狱，挖好的地道正通往这间屋子。敛尸房起火后，所有人的注意力立即被吸引，营救者趁机打穿地面，打晕宋行，再洞穿那块木板墙壁，用利刃斩断锁高琼的铁链，将他从地道救走。眼下三名刺客尸首已毁，面貌无法辨认，生擒的刺客也被救走，再无任何足以追踪背后主使人的实证，不得不由人佩服策划并主持了今晚一切的人。

张咏辩解道：“适才典狱被人打晕，我若是跟高琼一伙儿，就不会唤醒典狱，早自己悄悄从地洞中逃走了。”

浚仪县狱出了重犯被劫走的大事，宋行势必丢官免职，处罚重些还要刺配牢城，正想找张咏做替罪羊，将所有事推到他头上，或许能免除刺配流放的命运。又听他揭穿自己被劫狱者打晕一事，心中更怒，连声道：“快些拿重铐来锁住他，别让他跑了。立即押他去开封府，听候发落。”

当下不由分说锁了张咏手脚，推入囚车站定，用枷束住脖颈，连同另一重犯聂保一道押往开封府。

开封府在浚仪街西北，与大相国寺隔御街相对，距离浚仪县廨并不远。这里原是唐代汴州州治所在地，是汴京城中第一大官署，号称“南衙”，掌管府内十六县、二十四镇之赋税、狱讼、巡警等，因地处京畿要地，权力极重。除官员之外，仅吏员就有六百人，机构庞大，每日要处理的公事如黄河之水，源源不断，以至官印磨损得极快，每年都需更换一次。时人评论唐代官印印文精细如丝发，宋代官印印文则粗如暴筋，尤以开封府最粗，如此粗壮的官印，都需要一年一换，可见事务繁剧的地步。

开封府的最高长官为开封尹，号称“判南衙”，当今开封尹正是晋王

赵光义。而开封尹还不止是京师最高行政长官这么简单，五代旧制，储君即位前一般都先担任开封尹之职，晋王又是本朝唯一的亲王，地位更是非同一般。每每出入府衙时，羽仪散从，粲然如画，所以京师人常常叹道：“好一条软绣天街。”

张咏被押上这条软绣天街时，街道已经戒严，街口均有巡铺卒把守，不可随意出入。一队队马军军士来回巡驰呼喊，拦下行人盘问，显然是在搜捕逃走的高琼。

开封府除了本身的府狱外，还有两座下属监狱——左军巡司狱和右军巡司狱，不过并不在开封府内。张咏和聂保被押进来时，府狱已落锁封门，须得次日清晨由典狱凭印揭取封条后才能打开。按理犯人该临时监押在登记囚犯名册及刑讯的督捕房中，不过当值吏卒瞧不起浚仪县的狱卒，有意刁难，非要等次日办理。狱卒又不能就此回头，只能将囚车推到府衙一旁等候。

张咏身材比那囚笼高出不少，只能弓背站在其中，脖子又被木枷束紧，动弹不得，忙叫道：“喂，既是要等到明日清晨才能入狱，何不先放我二人出来。”狱卒斥道：“吵什么？这里是开封府，惊扰了晋王，小心人头落地。”

那聂保刚被黥面，额头有“免斩”两个大字，脸颊上各刺一面黑旗，面容全毁，正满肚子愤懑怨恨，偏偏又身材矮小，不得不踮起脚尖站着，犹自半吊在囚车中，难受至极。狱卒的话点燃了满腔怒火，大声嚷道：“晋王有什么了不起？他再大，大得过皇帝么？老子是你们皇帝钦定的守城军士，快些放老子出来。”

张咏闻言，暗暗称奇，心道：“他为何称你们皇帝？倒似他不是中国人一般。是了，他是后周将领之子，不肯承认本朝皇帝。”

正有一大群人提灯拥进府门。为首一人三十余岁，戴一副软角幞头，面色黝黑，身材肥胖壮硕，大约是听见了聂保的话，忽而顿住脚步，转过头来，目光一扫，即露出一丝愠色来。

便立即有侍从抢上前来，喝问道：“适才是谁胡言乱语，惊扰了晋

王？”狱卒早吓得跪在地上，指着聂保道：“他……是他。”

侍从喝令狱卒开了颈枷和囚车，将聂保拖出来按倒在地上，有人举杖上来，不由分说便朝他脊背上打下去。聂保才刚刚在浚仪县狱中挨过二十脊杖，杖棍下来，正打在伤口上，忍不住大声惨呼。侍从却毫不手软，打到二十来下时，聂保早已停止叫喊，伏在地上一动不动。

那三十余岁的男子这才叫道：“停手！”问道：“这是什么人？”狱卒颤声道：“回禀大王，这人犯名叫聂保，是害死王彦升相公的凶手，官家着他打了金印，充入军籍。适才县廨失火，县狱被劫，典狱因他是钦点重犯，怕再出意外，特派小的们押送他来开封府，交给府狱关押。”

那男子正是晋王赵光义，闻言冷笑道：“有人从京县县狱劫走重犯，这还是头一次听说。你现在回去，依次告诉你们县令、县丞、县尉、典狱等，十日之内，那逃走的刺客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浚仪县大小官吏通通刺配沙门岛。”

沙门岛是大宋流放要犯的牢城，在登州^[2]府城西北六十里海中，关押的要么是军事重犯，要么是死罪赦免犯，条件极其艰苦。因岛上囚犯众多，寨主^[3]还要定期杀囚减员，凡登岛者都是九死一生。

狱卒浑身发抖，伏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连声应道：“是，小的遵大王命。”赵光义不再理睬，挥手道：“走。”

张咏心道：“刺客逃走，宋典狱和当值狱卒固然有责任，可罪不至刺配沙门岛，又如何能牵连到浚仪县大小官吏身上？这晋王处事不依律法，只凭一己喜怒。”正不以为意时间，一眼瞥见赵光义身后一名从官怀中抱着个小女孩，竟是那说书女庞丽华的女儿刘娥，大感愕然，不及思索更多，忙叫道：“小娥！”

那小女孩刘娥转过头来，见张咏有些面熟，便朝他招了招手。抱着刘娥的正是开封府押衙程德玄，登时认出张咏来，不由得很是吃惊，但晋王在前，他也不敢擅自开口问明究竟。

赵光义道：“程押衙认得这人犯？”程德玄道：“是，这人就是下官跟大王提过的张咏。他本该今日被无罪释放，不知又如何被押来这里。”

一名侍从抢过去踢了一名狱卒一脚，问道：“这人犯是怎么回事？”那狱卒道：“适才押在县狱中的刺客高琼被人劫走时，这人正在当场，宋典狱说他难脱干系，所以才下令拿了他。”

赵光义淡淡“嗯”了一声，抬脚朝前走去。程德玄忙道：“带张咏进来，晋王有话要问。”将刘娥交给一名侍从，吩咐抱回晋王府交给王妃照料。又一指聂保道：“这犯人口出狂言，得罪了晋王，杖脊四十，锁入囚笼。明日一早他还有命的话，再送去军厢入籍。”狱卒道：“遵命。”

张咏被放出囚车，跟在赵光义身后，曲曲折折走了一段路，来到府治东面一处称为“习射堂”的地方，却是晋王专事休息之处。

赵光义径自坐到上首，命人去掉手铐锁链，笑道：“本王这两天听过你不少事情，我不相信你会参与劫狱。你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咏适才亲眼见到晋王处事果断狠辣，料来他绝不是一个有胸襟的人，也不容易应付，却不知道他为何忽然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来对待自己，一时也想不通其中究竟，忙道：“多谢大王信任。”当即讲了事情经过，自今日一早唐晓英来送酒菜，到有人挖地道通到县狱救走高琼，甚至连高琼恳求自己营救唐晓英，都原原本本地说了。

赵光义听完问道：“这么说，你觉得高琼不是契丹派来刺杀北汉使者的刺客？”

张咏心道：“果然是北汉使者。”虽说潘阆早就从各种蛛丝马迹中猜出开封首富李稍的商队这次护送的是北汉使者，但此刻方能完全确认，忙道：“我只是感觉高琼不像是契丹派来的，他认得樊楼的煊糟，应该在开封待过一段时间，但他肩头的文身并不假。这个人口风很严，人又倔强，我反复套问，也没有得到更多讯息。”

赵光义道：“程押衙怎么看高琼被劫这件事？”程德玄小心翼翼地道：“此事甚奇。”

张咏却是个急性子，人也任性放达惯了，根本不屑惮面前的人是大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晋王，接口道：“何止甚奇，简直是奇怪极了。

今日早上高琼才要被同伙假唐晓英之手灭口，晚上便被人神奇救走，不是相当蹊跷么？”

赵光义道：“你是说救走高琼的人不是他的同伙？”张咏道：“当然不是，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虽然暂时不知道那条地道外口通到哪里，可那地道绝非一日能挖成。若不是英娘凑巧认得高琼，高琼今天早上就已经被毒酒毒死，又哪里还能活到晚上等着人救呢？”忽见程德玄向自己连使眼色，这才意识到失礼，忙道：“抱歉，小民性情鲁莽，请大王恕罪。”

赵光义道：“无妨。本王有个提议，若是你和你那些披肝沥胆的朋友能助开封府查清到底是什么人劫狱救走高琼，本王就赦免唐晓英下毒杀人之罪，成全你对高琼的诺言，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张咏心道：“这有何不可，本就是件大大的好事，兴许还能连带救没仪县的大小官吏。”当即不假思索地应道：“好，多谢大王信任。不过还请大王下令撤去大街上通缉唐晓英的告示，也不要发出图形告示缉拿高琼。”

赵光义道：“这是为何？”张咏道：“高琼很在意唐晓英的安危，无论救他的是什么人，他只要能脱身，一定会去找唐晓英。我得先找到唐晓英，如今满街贴着她的图形告示，她只会藏得更严，寻起来可就难了。”

赵光义道：“也好。程押衙，你即刻派人去办。”程德玄道：“遵令。”

赵光义道：“你也去办事吧。不过此事要暗中进行，不得张扬，除了你那几个朋友外，不得再让外人知道你奉了本王谕令查案。我再给你一张凭证，若是发现了劫狱者踪迹，可凭它就近调动兵马。”命人取过笔墨，往纸上画了个花押，却是个“石”字少去右边一竖，交给张咏。

张咏心中还记挂一事，问道：“不知道大王预备如何处置庞丽华母女？”赵光义一愣，问道：“庞丽华是谁？”

张咏更是惊奇，道：“就是适才那小女孩刘娥的母亲啊，她是个说书女，跟唐晓英要好，一起租屋居住。”赵光义道：“啊，原来是她。你放心，本王会善待她们母女。适才你不是已经见到了么？本王带小娥去宫

中看了御医才回来。”

张咏不知道这高高在上的晋王如何突然关心濒临绝境的说书母女，不免疑忌更深，还待再问，赵光义却已经站起来，大袖一挥，转入后堂去了。

张咏只得悻悻退出。到府衙院中，却见那聂保浑身是血，正被狱卒重新枷回囚笼，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挺到明日。

一路被禁军反复盘查，走走停停，花了一个多时辰才回到汴阳坊。寇准和潘阆正等他回来，问道：“如何去了这么长时间？”张咏叹道：“能回来就不错了。若不是遇到那小女孩刘娥，我就要在囚笼里待到明天早上。”当即说了事情经过。

寇准愤然道：“居然有人在京师挖地道劫囚，好大的胆子。”潘阆笑道：“张兄这番奇遇经历，足以供说书女说一大篇故事了。”张咏道：“说书女……我真弄不明白晋王打算如何处置庞丽华母女，他亲自带刘娥去宫里看病，却不知道庞丽华是谁。”

潘阆道：“张兄不知道么？晋王是有名的好色。他手下有个叫安习的，专门负责在民间采买秀美的少女，还来大名府闹腾过一阵子。那刘娥虽然年纪还小，却长得玲珑剔透，是个十足的美人胚子，长大一定美得不得了。晋王早看出这一点，所以才预先将她收入府中，花费心血培养。”

张咏道：“果真如此的话，对她母女倒也是件好事，总比受唐晓英牵连、身陷牢狱要好。我明早该去见见庞丽华，也许她能知道唐晓英躲在哪里。”

潘阆道：“张兄，不是我有意泼冷水，唐晓英多半已经死了。那些同伙假她之手毒害高琼，无论成与不成，官府都会立即追查到唐晓英头上，那些人一定会抢先杀死她灭口。”张咏道：“啊，高琼也是这个意思。他本来要告诉是谁带走了英娘，偏偏那时候来了一场大火。等我再回去狱中，他又被人救走了。”

寇准忽然插口道：“钱，一定是为了钱。”张咏道：“什么钱？”寇准道：“英娘当日来找我借钱急用，我将潘大哥放在我行囊中的十两纹银都给了她，但我瞧她面上焦急神情，一定还差不少。那些要杀高琼灭口的人一定是利用了这一点，要挟英娘将毒酒带入狱中。却是百密一疏，料不到高琼竟是英娘的熟客。”

张咏忙道：“对对，我听你提起过，那些钱是用来还给相国寺长生库的，我明日一早就去找到那家长生库，也许能从钱上追查到线索。”

寇准道：“抱歉了，我和潘大哥明日要去赴符相公的寿宴，不能陪张大哥一起去。”张咏道：“不敢耽误二位喝寿酒，我明日会约向兄同去。有什么事情晚上回来再说。”又想起一事来，问道：“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上次在浚仪大堂，那推官姚恕说晋王自创‘独飞天鹅’、‘海底取珠’、‘对面千里’三式，你和小潘却提到海东青，到底是什么意思？”

寇准笑道：“张大哥原来还好奇这个。”当即详加解释。

原来辽国虽与大宋不通往来，但却一直支持民间贸易，通过输出羊、马、骆驼、北珠等物，来换取宋朝的香料、茶叶、药品、缁布、漆器、瓷器、杭稻和各种图书等。其中，北珠最为宋人看重，价格极其昂贵，交换的价值也就最大。契丹人为了换取更多的中原物品，自然需要更多的北珠。但获取北珠并不容易。北珠藏于珠蚌中，成熟期大约在八月。而北方的冬天来得早，九月时海边往往已经结上厚冰，取珠人即使能破冰入海，也无法抵挡水中的严寒，因此，北珠基本上就成了可望不可即之物。不过，世间万物生生相克，当地有一种天鹅，专门以珠蚌为食，吞食蚌后，将珍珠藏在嗉^[4]内。而海东青则是天鹅的天敌，因而，只要能得到海东青，就能捕杀到天鹅，剖取北珠。当日推官姚恕称晋王赵光义棋艺高超、自创“独飞天鹅”、“海底取珠”、“对面千里”三式，正形象描述了养鹰人取得北珠的情形——天鹅自天上飞入海中，潜入海底吞食了珠蚌，却不知道水面上还有凶险的天敌海东青在等着自己。

张咏心念一动，道：“莫非晋王这三式正是描述取得北珠的情形？不过他应该没有见过海东青。”

寇准道：“不，听符相公说，汴京还有一只海东青，大宋立国之初，

女真派人千方百计地避开契丹，进献了一只海东青给当今皇帝，朝贺他登基，圣上一直视为至宝。不过不及潘大哥给我当寿礼的那只白爪海东青珍贵，符相公爱不释手呢。”

张咏不以为然地道：“不过是只鹰而已。”

次日一早，张咏先来太学东面的利仁坊寻到向敏中，告知昨晚之事。向敏中道：“昨夜坊内也有坊正带着巡铺卒到来，敲门盘问有无见到可疑人，只听说走了要犯，却想不到是高琼。”当即辞了老父，与张咏一道往相国寺而来。

一上御街，便不断遇到驰马巡视的禁军，也听到不少路人在议论昨夜官兵大肆搜捕逃犯之事。只是那些人不知道逃犯姓名来历及逃走的过程，附会了不少无中生有的故事。

向敏中道：“自大宋立国，还没有听说有人能从京狱中逃脱，难怪人们会视为传奇了。”

张咏道：“这件事越想越蹊跷。虽然只是县狱，却是密不透风，我和高琼被关在那牢房几日，均未觉察到身旁就有人监视偷听，营救者如何能知道那间监视的屋子是牢房的唯一破绽？”向敏中道：“而且他们需要知道那间屋子确切的位置，只有进出过县狱的人才能知道。”

张咏道：“向兄是说狱卒中有内应？”向敏中点点头，道：“如果没有内应，外人是不会知道牢房背后有这么一间专门用来监视的屋子的。不过县狱的狱卒有几十人，又多是狐假虎威的滑头之辈，查起来怕是极难。”

张咏忽见到那刑讯过自己的刑吏刘昌正横穿街道，大约要赶去开封府衙，灵机一动，道：“我有办法。”赶过去叫住刘昌，问道，“刘官人可还记得我？”刘昌道：“当然记得。张郎若是还记恨当日刑讯之事，未免就有些太小气了，刘某也是公职在身，不得不如此。况且当日拷问过张郎后，刘某已被程判官训斥降职，张郎也算报了仇。”

张咏道：“啊，你被程羽降职了么？”刘昌不悦地道：“难道张郎还不

满意么？”

张咏道：“满意，满意。我叫住官人，是有点小事要找官人帮忙。”他知道刘昌这种人官场气极重，欺软怕硬惯了，当即取出赵光义的花押来。

刘昌果然立即色变，恭恭敬敬地拱手道：“下吏认得这是晋王花押。有什么事，张郎但请吩咐小的。”

他因擅长因人用刑，总能得到各种想要的犯人口供，一直很得上司欢心，但近日忽然开始走霉运，先是因用“老鼠弹箚”刑讯张咏被判官程羽严厉训斥，那还不是推官姚恕下令用重刑后他才敢那么做，况且程羽自己在审讯刺客时不也再三动用“老鼠弹箚”吗？他知道判官和推官一向不和，认定自己不过是他们党争的牺牲品，只能自认倒霉。好在不过是降职，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哪知道昨日又出一件更衰运的事——程羽为得到要犯唐晓英的下落，严刑审问与她同住的说书女庞丽华。宋律规定杖打犯人必须先脱下衣衫，令其裸体受刑，以同时达到肉体折磨和精神侮辱双重之效果。程羽负责全面主持开封府政务，不似推官姚恕那般专门负责刑狱，极少亲自审案，更是从未刑讯过女犯，认为妇女在开封府公堂上袒胸露乳很是不雅，特意将庞丽华交给刘昌带去后面的签捕房审问。刘昌为了讨好程羽，尽快得到口供，不惜亲自动手，取过牛鞭抽打庞丽华。那牛鞭是一具完整的千斤大公牛的生殖器，经过特殊药物浸泡，又软又韧，据说打在人身上时不仅痛楚难当，而且会产生特殊的感觉，最适合刑囚女犯。看到那庞丽华雪白的背部腾起一道道血痕，再听到她的哭喊哀号声，心中感到无比兴奋。正快意之时，晋王心腹押衙程德玄赶来刑房喝止了他，还脱下自己的衣衫披在庞丽华身上，令人扶走了她。最可怖的是，这女犯瞬间由地下到天上，与她女儿被程德玄亲自送进了晋王府。刘昌知道晋王好色，府中蓄有无数美艳女子，可那庞丽华姿色平平，不知道如何会被晋王瞧上。这倒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那妇人若真得到晋王宠爱，一定不会忘记牛鞭鞭笞之仇，枕边风一吹，别说前程，他怕是性命都难保住。哪知道忽然遇到张咏，身怀晋王亲笔花押，声称找他办事，他立即意识到这也许是个挽救局面的好机会。

张咏根本不知道他这些花花心思，忙上前低声交代一番。刘昌

道：“张郎放心，这件事包在下吏身上。”当即喜滋滋地往浚仪县廨而去。

向敏中走过来道：“我认得他，他是开封府有名的毒手刑吏刘昌，既会用刑，又善用心思。张兄是让他去恐吓威胁浚仪县狱的那些狱卒么？”张咏笑道：“正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嘛。不过，我已经叮嘱他不必真的用刑。”

向敏中道：“张兄既已经肯定营救者不是高琼同党，那么还会有谁冒这么大风险，不惜挖地道到京狱救他？既知道县狱的地形、牢房的位置，又能在短短时间内掘通一条地道，正式动手前还抢去敛尸房放了一把火调虎离山，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挖通地道不惊动旁人这件事，我个人以为，这在东京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

张咏道：“向兄有话不妨直说。”向敏中小心地往四周看了一眼，压低声音道：“劫狱救走高琼的人，也许正是开封府的人。”

张咏虽猜到他下面的话必然令人意外，却未料想如此惊人，呆了半晌，才问道：“向兄认为是开封府故意派人救走高琼，好跟踪他寻到幕后主使？”

向敏中点头道：“那高琼十分顽强，刑讯难以奏效。那主管此案的判官程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有意将张兄跟他关在一起，目的就是利用你向高琼套话。既然一直有人暗中监视牢房，张兄从高琼言行判断他不是契丹人所派，那么程羽也必然也已经猜到。如此，弄清高琼幕后主使就更加重要了，有意纵高琼逃走，恰恰是令他不打自招的最好计策，这可比严刑拷打高明百倍。”

张咏道：“果真如向兄所言，开封府的人一手策划了劫狱事件，晋王为何还要授我花押，命我暗中调查此案？”

向敏中道：“晋王的作为更加能证明我的推测，他应该是真的不知道此事究竟，但他也感到事情蹊跷，怕是有开封府的人牵涉其中，所以找外人来调查更合适。凑巧张兄在那个时候出现在晋王眼前，又熟知事情

经过，可谓是最合适的人选。”

张咏道：“晋王是开封尹，难道开封府还有什么事瞒着他？尤其是刺客越狱这样的大事。”

向敏中道：“开封府机构庞大，人员也十分复杂。姚恕原先是晋王的家奴，能任推官只因为他是晋王的人。他之前还有一位推官，名叫宋琪，是赵普同乡。赵普被免去宰相位后，宋琪立即被外放，晋王也是赵普免职后才得以封王。可见晋王与赵普争权的传说并非捕风捉影。至于判官程羽，他原先是符彦卿相公的幕僚，因文章才干进了开封府，逐渐升任高位。他跟前任宰相赵普是旧识，关系很好。赵普去职后，风传姚恕将取代他判官的位子，全面主持南衙事务，但不知如何，程羽一直留任判官，且很得晋王信任，为他向官家奏请了‘借绯’的殊遇。家父称这是权术。但无论如何，程羽一直跟皇长子赵德昭走得很近，既然张兄早在班荆馆见过皇长子，那么这次北汉使者媾和一事应该是由皇长子主持，所以……”

向敏中没有继续说下去，但张咏已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程羽是皇长子赵德昭一方的人，他们联手安排刺客高琼逃狱，想追查到幕后主使，至于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晋王，一定是皇长子赵德昭有特别的原因不让程羽这么做。至于赵德昭和赵光义的关系，那就更不用多说，虽是叔侄至亲，却面临储位之争。自周公制礼作乐、创立嫡长制以来，历代王朝均将选立嫡长子为皇位继承人奉为“万世上法”。即使皇后没有生下嫡子，也要在庶子中推长而立。只有皇帝无子时，才有可能兄终弟及。当今皇帝赵匡胤膝下二子，又有二弟，赵德昭是嫡长子的身份，不但没有被立为太子，连王号也没有一个，仅挂太傅名号，遥领兴元尹^[5]、山南西道节度使虚位。而赵光义自大宋立国便任开封尹，掌管京畿要地，去年支持赵德昭的宰相赵普被贬斥出京后，赵光义更是被封为晋王，位在诸宰相之上，这被视为赵匡胤有意将皇位“兄终弟及”的强烈信号。只是晋王终究还是晋王，不是太子，皇长子虽没有封王，却带一个“皇”字，其中的微妙形势非千言所能道尽。这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确实不适合再公然谈论下去。中心便又重新回到高琼的真实身份上来。

张咏道：“如果高琼当真不是辽国一方刺客，会是什么人派来

的？”向敏中道：“高琼和他的同伙假装强盗劫杀商队，其实是要刺杀北汉使者，如果得手，北汉使者被杀，谁能从中获利？”

张咏道：“若是高琼刺杀得手，北汉使者在开封府地面被杀，大宋颜面失尽不说，北汉还会迁怒大宋，和谈就此作罢，获利最大的当然是契丹。”

向敏中道：“在目前局势下，辽国契丹仅仅是第二获利者，第一获利者是南唐。当今皇帝胸怀四海，誓必统一天下，朝廷用兵在即，若是大宋与北汉媾和成功，南唐必是下个目标。”

张咏道：“不，我倒认为若是大宋与北汉媾和成功，辽国才是下个目标。不夺回燕云十六州，中国如何坐得稳江山？”

向敏中道：“话虽如此，可数年前北汉和辽国内部同时发生内乱[6]，官家趁机御驾亲征，结果被阻在太原城下长达三个月，损兵折将，最后无功而返。北汉内讧时尚且有如此军力，更何况举国精骑的契丹？南唐因国主孱弱无能，军力比契丹弱许多，且江南富庶，取得南唐三千里江山，大宋财赋至少能增加三四成，官家的封桩库就又多了十余库，即可实现赎回燕云十六州的目标。”

向敏中所称的“封桩库”是大宋皇帝在内府库专设的小金库，是赵匡胤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备用计划——不是靠武力，而是靠金钱、靠生意。他预备积满五百万缗钱，去向契丹赎回燕云十六州的失地。如果契丹不允准，那么他就出价购买契丹人首级，每颗人头二十四缗。他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辽国精兵不过十万人，如此一来，只需要二百万缗就能买到所有敌人的首级。

张咏也听过“封桩库”的来历，素来认为是个大笑话，闻言不免失笑道：“我可不认为仅靠钱财就能解决燕云十六州。”

不过他也承认向敏中分析得有道理，高琼若不是契丹一方的刺客，那么极有可能是南唐派来的。南唐选中高琼做刺客，大概也是因为他肩头有渔阳高氏的文身，一旦事情败露，身死或是被擒，都可以将刺杀之事转嫁到契丹头上，不必因此而得罪大宋。

张咏又道：“听向兄所言，大宋该先取南唐才是。”向敏中摇头道：“大宋出兵北汉，南唐不敢妄动；宋军南下，北汉、契丹必定趁火打劫，令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因而，若是不能与北汉媾和，我朝必先取北汉。”

张咏蓦然又想到一件事，道：“哎呀，我借住的宅子对面就住着南唐郑王李从善呢，他可是南唐国主的亲弟弟。”

向敏中道：“那么咱们回头该好好向坊正打听一下这位郑王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来到大相国寺长生库中，却是一派繁忙景象。一名中年商人用金银向长生库兑换了全部铜钱，往外搬运铜钱的脚夫穿梭不绝，张咏、向敏中二人根本无法进门。

张咏不由得很是奇怪，道：“银贵铜贱，铜钱单个价值又极低，既不利运输，还要缴纳更多税钱，既是商人，当以便利为主，为何反倒要用金银来兑换铜钱？”向敏中道：“在汴京这样的地方，商业繁荣，货币充足，铜钱当然是不值什么的，一文只是一文钱而已。但在别的地方，譬如蜀中，又譬如南唐治下的江南，铜钱可是大大的值钱。”

宋代立国后仍然延续使用唐代铜钱“开元通宝”，仅铸造了极少量的“宋元通宝”以示改朝换代。而唐末以来，中原长久地陷入了战乱，货币流通减少，现钱不足，以致铜钱升值，出现了数十文犹能当百文使用的状况，称为“省陌”，比如百姓缴纳赋税一百文，只需交八十文即可充做百文，甚至有的地方四十八文即可为百。蜀中原为后蜀孟昶所据，富庶一方，也是铜钱、铁钱并用。然而宋灭后蜀后，下令增铸铁钱，将所有铜钱全部运往开封，实际上是变相地掠夺蜀中民间财富。如此一来，铜钱价值更高，一文铜钱可换取十四文铁钱。南唐李煜治下的情况也大致类似。本来南唐地处江南，物产富饶，货币流通一向只限铜钱。大宋先后灭后蜀、南汉后，南唐国主李煜恐惧难安，不断贡献财物来取媚大宋、换取和平，由此导致南唐财力大竭。为了挽救危机，南唐大臣韩熙载提出铸铁钱来缓解朝廷财政困难，隐蔽地聚敛民间财富，为李煜所采纳。本来新铸铁钱与铜钱币值相当，然则新出便遭盗铸，飞速贬值，十

文铁钱才值一文铜钱。

张咏听说，当即会意过来，这商人不惜以金银换取现钱，一定是要将铜钱运往蜀中或是其他流通铁钱的地方牟利，忙上前扯住商人道：“你这般做，只会导致币值混乱，引发粮食等用品涨价。”

商人一挣竟未能挣脱，又惊又怒，喝道：“你是谁？快些放手！”一旁便有随从抢过来拉开张咏。

商人道：“你好大的胆子，敢当街打人，快送他去开封府。”张咏冷笑道：“正好我也要到开封府告你贩卖铜钱，谋取私利。”

商人道：“你说谁贩卖铜钱呢？”张咏道：“你不是往蜀中贩卖铜钱，兑换这么多现钱做什么？哼，若是换我治理蜀中，首先就要将你们这些扰乱民间的奸商全部处死。”^[7]

那商人闻言，既恨又怒，却因张咏说的是事实，心中有所顾忌，不敢发作，担心事情闹大不好收场。

正僵持间，长生库僧人澄晖听到争吵，忙赶出来劝道：“安员外，你的铜钱都已经点清了，何必再跟这闲汉争执？办正事要紧。”安员外听说，便道：“今日算你走运。”狠狠瞪了张咏一眼，拂袖扬长而去。

张咏还待理论，不肯让安员外走，却被澄晖扯住衣袖，嚷道：“你这汉子好生大胆，敢到大相国寺来闹事。”向敏中忙道：“不是闹事，不过一点小口角罢了，我们是有事来向长老请教。”

澄晖松开手，问道：“什么事？”向敏中忙道：“昨日可有一个名叫唐晓英的女子来代还庞丽华的欠债？”澄晖道：“有的。你问这个做什么？”

向敏中道：“唐晓英拿来还债的钱是现钱还是银两，抑或是其他值钱之物？”澄晖不由起了警惕之心，道：“你问这个做什么？”

张咏道：“长老不知道英娘犯了事、正被官府追捕么？快些说出来，不然我去开封府上告，说你知道英娘下落，你可想尝尝那些刑罚的厉害？”

澄晖吃了一惊，忙道：“是银两，英娘拿来的是银两，总共五十两纹银。贫僧还问她是不是搭上了有钱的主儿，居然拿出了这么大数目一笔钱。”张咏道：“英娘怎么回答？”澄晖道：“她什么也没说，只催着要走了借据。”

向敏中道：“我们能看看那纹银么？”澄晖道：“不过是最常见的官银。”还是领着二人进来，命小沙弥取出昨日进柜的五十两纹银，道：“幸好还没有入库，不然难以分清了。”

那包纹银一共有两锭，每锭二十两，另有十两的碎银子。锭银确实是最普通最常见的官银，并无可疑。

向敏中也看不出有什么离奇，想了想，问道：“长老见惯了钱，可会觉得这包银子有什么特别之处？”澄晖道：“特别之处？没有。要说特别，那也就是这十两碎银子称得极准，分毫不差，既不用另补铜钱，也不同贫僧找赎。”

张咏道：“此话怎讲？”澄晖道：“长生库每日常经手的钱不少，这里的秤可是全京师出名的准，以往有人用银两还债，银子不是多了就是少了，多是自家的秤称的，不准不说，也没有重量刚刚好的碎银块。”

张咏“啊”了一声，与向敏中异口同声地道：“樊楼！”

如澄晖所言，常人凑够正好十两的碎银极难，只有像长生库这种存有大量现钱的地方，才有足够多的碎银块供反复挑选称取，凑足整十两。在汴京，类似长生库的地方当然不少，可考虑唐晓英的媼糟身份，樊楼理当是最可疑之处。

张咏又问道：“长老可听说过鬼樊楼？”澄晖道：“当然听说，开封有耳朵的人谁没听过呢，只不过没人亲眼见过。”

张咏道：“长老既然没有见过，又预备如何将庞丽华卖去鬼樊楼？”澄晖笑道：“那不过是威胁欠债妇女常用的话罢了。这不贫僧一说，钱就还上了。”

向、张二人见他明明是出家修行人，却与市井的奸猾商贾并无二

样，不由得摇摇头，匆匆辞别出来。

张咏道：“我听狱卒提过，他们紧跟唐晓英追出大狱，发现了阿图正站在门口，称看见唐晓英上了一辆马车走了。”向敏中道：“阿图正好那个时候站在浚仪县廨门前，应该不是巧合。”忙赶来樊楼寻找阿图。

门前小厮道：“图哥儿刚去了楼后的灵堂，郎君可去那里找他。”向敏中问道：“什么灵堂？”小厮道：“就是为那三位在博浪沙被强盗杀死的护卫设的祭奠之所，其中就有图哥儿的兄长呢。”

张咏与向敏中交换一下眼色，急忙往楼后而来。

果见樊楼后的一间廊房临时改成灵堂，张满白幢。阿图一身斩衰[8]，正站在堂前与李雪梅说话。见到向、张二人，忙迎过来招呼。

张咏也不拐弯抹角，径直问道：“原来图哥儿的兄长不幸在博浪沙遇难，怎么没有听你提过？”阿图道：“我和阿兄都是为李员外办事，他也算死得其所，阿图不敢因私废公。”

张咏道：“你可有借过五十两银子给唐晓英还债？”阿图道：“不瞒二位郎君，英娘确实向小的借过钱，这么大一笔数目，小的又不是赤老，怎么能拿得出来？”

张咏道：“你确实拿不出来，可你的李员外能拿出来。”阿图道：“二位郎君是说我为英娘向李员外借钱？不，我们樊楼有规定，不得预支月俸，不得借钱，任谁也不能例外。”

向敏中问道：“你们樊楼掌管钱库的是谁？”阿图道：“李群李老公，他在中楼。”张咏道：“走，你跟我们一道去找李老公。”阿图道：“等一下，小的这身丧服打扮怎么能进樊楼？不是惊吓了客人么？”

李雪梅过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张咏忙道：“我们找阿图问点事情，不敢惊扰娘子。”

李雪梅看了阿图一眼，道：“二位郎君请随我来，雪梅有事相告。”

向敏中还在犹豫，见张咏已抬脚紧随在李雪梅身后，只得也跟了上

去。

三人一前一后来到樊楼东面的一处庭院，却是间不大的茶馆。一座三楹小阁临水而筑，周遭置湖石、芭蕉、修竹等，别致而幽静。茶博士引三人坐下，奉上一副金质茶具，问道：“雪梅娘子和二位郎君是要喝散茶、片茶，还是末茶？”

宋代饮茶成风，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然而宋人制茶大不同于唐人——唐人制茶，即摘即炒；宋人却是摘下芽茶后蒸熟焙干，称为散茶；茶叶蒸熟后榨去茶汁，再研磨成粉末，放入茶模内压制成饼状，称为片茶，不仅被宋人视为茶之上品，也是北方契丹、党项等最喜爱的茶种。

张咏道：“只听过散茶、片茶，却不知道末茶是何物？”茶博士笑道：“郎君是外地来的么？末茶是汴京新近才流行起来的新鲜玩意，其实也不稀奇，就是用磨子将散茶磨成粉末后饮用。不过因为磨子特别，是设在汴河上的水磨，茶客们觉得有意思。”张咏道：“原来如此，那么便来点这有意思的末茶尝尝吧。”李雪梅道：“有劳孙员外。”

那茶博士道：“三位稍候。”在茶座旁燃了一只茶焙，上置鼎釜煮水。水沸后，从茶笼中取出末茶放入釜中，边煮边用茶匙刮去水面膏泊。等茶煎好，将茶水倒入案上金瓶中，再将三只金杯茶盏斟得半满。娴熟地完成这一切，便悄然退了出去。

张咏先端起来尝了一口，觉得跟一般的散茶并无区别，便放下金杯，问道：“娘子叫我们来这里，所为何事？”李雪梅道：“二位郎君怀疑是阿图指使唐晓英用毒酒害那契丹刺客么？”

张咏道：“不错，阿图嫌疑很大，既有动机，又知道唐晓英急等钱用。不过官府一直隐瞒刺客一事，对外只说是强盗，娘子是如何知道高琼是契丹刺客的？”李雪梅道：“不是张郎同伴潘阆来樊楼告诉家父的么？我原先是不知道的，家父并没有告诉我，直到出了唐晓英这件事。”

张咏心道：“潘阆自然是来狱中探视时从我这里知道的，他去找李员

外只是为了寻到欧阳赞夫妇当证人，为何要特意告诉李员外高琼是契丹刺客？是了，李员外有三名手下被刺客杀死，他有权知道真相的。”忙道：“这么说，阿图一定是从尊父李员外那里知道了高琼被关在浚仪县狱，又利用唐晓英急等钱用，逼她送毒酒入狱去杀高琼，好为兄报仇。”

李雪梅道：“这我可不知道，樊楼有那么多烂糟，我也不认得唐晓英。我想告诉二位的是，阿图前晚来向家父借钱，一张口就是五十两银子，家父以为他葬兄等钱用，就写了张字条给他，命他去李老公那里领取。”

张咏道：“果然是阿图。”李雪梅忙道：“如果……我是说如果……主使唐晓英下毒的真是阿图，可否请二位稍微延缓一些时日，等他阿兄下葬后再送他去官府不迟。”

张咏道：“这个……”向敏中抢着道：“当然可以。况且我们也没有实证能证明主使下毒的就是阿图。”

李雪梅便起身衿衽行了一礼，道：“多谢。二位郎君请慢用，雪梅还有些俗务，先告退了。”又凝视张咏不语。张咏不解其意，问道：“娘子还有事么？”李雪梅面色一红，也不答话，转身步出茶阁。

张咏沉吟道：“可这件事还是有说不通之处，唐晓英是个有见识的女子，她如何蠢到公然替阿图送毒酒入狱杀人？就算她等钱用，她该知道酒中下毒一事很快就会败露，不但她自己要被官府通缉，就连庞丽华母女也要受牵连。如此，她千方百计筹钱还债还有什么意义？”向敏中道：“也许唐晓英并没有打算逃走，若她投案或是被捕，就不会牵连庞丽华母女。”

张咏道：“那么一定是阿图在搞鬼，他怕唐晓英被捕后供出他来，要么藏起了她，要么杀了她灭口。不行，我得去找他问个清楚。”向敏中叹道：“怕是已经迟了。”

二人匆匆赶来樊楼，果然四下找不到阿图人影，就连李雪梅也不见了。

张咏跌足道：“人在眼前，还让他给跑了，如今可是竹篮打水一场

空。”向敏中道：“倒也不是全无收获，阿图畏罪逃走，至少让我们知道不是高琼的同党要杀他灭口。”

张咏道：“那么救走高琼的就有可能是他同党。”向敏中道：“但还是开封府判官程羽这一方的人可能性更大。”

张咏道：“向兄为何坚持是程羽派人救走了高琼？”向敏中道：“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高琼不是契丹一方的人，他在大堂上忍受不住鼠弹箠酷刑，招出姓名、来历，不过是有意为之。我甚至认为他是充当死士的角色，是有意落入官府之手，只有如此，才能利用他肩头的高氏文身嫁祸契丹。既然他同党早已深谋远虑，高琼不过是颗牺牲掉的棋子，再劫狱救人既冒险，又多此一举。”

张咏仔细回想，深觉有理，道：“高琼自己都以为唐晓英是受他同党逼迫来杀他的，看来他心中很清楚他是必须被放弃的。”向敏中道：“嗯，我正是这个意思，同党杀高琼灭口倒有可能，劫狱救他毫无必要。”

张咏道：“如此推断起来，程羽在这件事上难脱干系，他这会儿一定会去参加符相公的寿宴，不如我们直接去找他问个明白。”向敏中道：“不可，没有实证贸然行事，只会惹祸上身。你现在赶去当面质问程羽，那么今晚失踪的就不只是阿图，还有你我了。”

张咏不由得跺脚道：“那到底该怎么办？”向敏中道：“高琼既然还有用处，迟早都会出现。眼下境地最危险的是唐晓英，你不如去开封府，用晋王花押调派人手缉拿追捕阿图，搜查他住处，也许能有蛛丝马迹。”张咏道：“也只能如此。”

他心中焦急，也来不及去开封府，只到最近的巡铺屋，出示晋王花押给巡铺卒，交代一番，命他速去开封府找值守官吏，自己跟向敏中到樊楼打听阿图住处。门前小厮道：“图哥儿兄弟一向住在李员外土市子的宅邸里，方便做事，不过他在曹门那里也有一处小宅子，有时会带相好的女子去那里过夜，曹门往北过三棵大槐树就是，门边有头断了尾巴的小石狮子。”

张咏与向敏中急赶过来，却见小厮所指的那处房子大门洞开，知道事情不妙，抢进院子，空无一人。进房一看，床前脚踏上有一双女人的绣鞋，一旁散落着几件撕烂的衣衫，正是清明当日唐晓英所穿的衣裙，床上一片凌乱，床头、床尾的扶柱上还缠有绳索。

张咏道：“原来阿图并没有杀唐晓英灭口，而是将她带来这里绑在床上。”心知阿图必然是贪图美色才会如此，唐晓英怕是早已遭到奸污。一摸被褥，还是温的，忙道：“他们还没有走远。”向敏中道：“要带走一个被绑着的大活人，必定需要车子，才能掩人耳目。”

二人忙出来向附近的巡铺卒打听可有见过马车经过。巡铺卒两眼一翻，颇不耐烦地道：“这可是曹门，每日来往的车马行人成千上万，郎君问的是哪辆马车？”

张咏亲眼看见这一带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心知巡铺卒所言不虚，不由得懊悔异常，道：“若是我们适才不跟李家娘子去那家茶馆，直接扯着阿图去找管钱的李老公对质，就有了证据捉他去开封府，英娘也不难解救出来。这都怪我，都怪我，是我害了英娘性命。”

向敏中劝道：“这实在怪不得张兄。我们谁也料不到阿图竟会如此大胆，居然会将唐晓英藏在自己家里。如此，只能说明他垂涎英娘美色已久，兴许舍不得就此杀害英娘，而是要带着她逃亡。”

张咏道：“可阿图先我们一步，一定已经逃出京师，再找起来就难了。”向敏中道：“他如果带着英娘，一定是乘坐马车，马车走不快，一路出京更是关卡重重，危险性太高。我若是阿图，一定会就此在京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风头过去再说。”

张咏道：“就算如此，京师这么大，找个人怕是有如大海捞针。”

正忧虑唐晓英的命运，忽见开封府老仵作宋科赶过来叫道：“张郎原来在这里，叫小老儿找得好苦！”

张咏道：“宋老公是特意来寻我的么？”宋科道：“正是。张郎要救救我孩儿。”

张咏道：“宋典狱因为高琼逃狱一事受罚了？晋王不是给出了十日期限么？”宋科道：“不是晋王，是开封府的刑吏刘昌奉张郎之命去审问浚仪狱卒，有人供出了我孩儿几次欲杀高琼一事。刘昌便说他与高琼被劫有关，命人将他锁了起来，摆出许多刑具，预备拷问。”

张咏道：“原来如此。老公不必忧虑，我再三叮嘱过刘昌绝不可任意用刑，他不过是吓唬那些狱卒，好追查出谁是高琼逃狱的内应。”

宋科摇头道：“刘昌可是有名的毒手刑吏，他平生就是以刑囚犯人为乐趣，张郎还是赶去浚仪县署看一下才好。”张咏道：“我眼下要急着去开封府，敦促他们派人搜捕阿图，找到阿图才能找到唐晓英，找到唐晓英就能诱出高琼，那才是真正能解救令郎和浚仪县上下官吏的法子。”

宋科一时也不明白这其中的逻辑关系，不过他大略听过唐晓英用毒酒害高琼一事，忙道：“要追捕阿图，靠开封府发图文告示缉拿是没有用的，得去找排岸司帮手。”

排岸司是宋代管理水陆运输的机构。汴京人口超过百万，仅禁军就有数十万，要养活数目如此庞大的人口，需要从外地源源不断运来大量的粮食、布匹、茶叶、盐、药材、木材等基本生活用品，如此运输就格外重要，尤其依赖水运。

开封有四条大河穿城而过：南有蔡河，又称惠民河，自陈蔡^[9]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缭绕自东南陈州门出，仅开封城内河道上就有十一座桥；中有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入淮河，凡东南粮草方物，不论公私，均从此河运入，是大宋最重要的生命线。河上共有十三座桥，最著名者称虹桥，几乎成为汴河的象征；东北有五丈河，又称广济河，自新曹门北入京，专门运送京东粮斛，如八百里梁山泊出产的谷米、鱼鲜、莲子都是通过这条河运入京师；西北有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水筑堤，从汴河上用木槽架过，从西北水门入京城，夹墙遮拥，直接引入皇宫大内灌溉后苑池浦。除了这四条河外，更有不计其数的小沟渠，所以京师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物资运输要靠河流，因而排岸司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河道交通。

为保障河道运输畅通，朝廷在河岸共设置了京东、京西、京南、京北四个排岸司，合称四排岸司。其中东、西司均设置在汴河边，东司掌经汴河运至京师之纲船粮运，分定诸仓交卸，领装卸役卒五指挥两千五百人。西司领汴河上铁，有装卸役卒五百人。南司领蔡河所到纲运，以京朝官一人勾当，领役卒两指挥一千人。北司领五丈河纲运，有役卒十五指挥七千五百人。

向敏中闻言道：“宋老公认为阿图躲去了船上？”宋科点点头，道：“水上要比陆地安全得多，换作我是阿图，一定会选择汴河作为藏身之处。”

向敏中道：“宋老公说得有理。不过汴河又分东西，东面是纲船粮运之地，来往的船夫、脚夫等闲杂人极多，最易躲藏。”宋科道：“目下东、西排岸司都归左侍禁[\[10\]](#)田重掌管。他人应该在城东的东司。”

张咏道：“官署眼下不正是放假么？”宋科道：“别的官署能放假，排岸司却是一天也歇不得的。”

张咏道：“那好，我们现在就赶去东司，请田侍禁派兵协助搜捕阿图。”又见宋科神色焦急，便道：“宋老公若是担心令郎，不妨去浚仪县廨告诉刘昌，说是我的话，让他放了宋典狱，好好查狱卒中谁是内应。还有，我昨晚入县狱时，宝剑被扣了下来，还请令郎归还。”打发走宋科，便立即往东排岸司官署而来。

东排岸司位于东水门外七里虹桥边上。虹桥[\[11\]](#)是一座木质桥梁，桥面宽敞，巨木虚架，中间没有桥墩、桥柱，弧形的桥身直接连接两岸。桥髹以丹腹红漆，远远望去，宛如飞虹。桥边设有护栏，保障行人安全。桥头、桥尾各立有四根风信竿，专门为船夫指示风向。整座桥虽用了铁码，但没有榫卯，可谓构思精妙，设计灵巧。其设计者居然只是一个不知名姓的牢城废卒。可见民间卧虎藏龙，身怀绝技却不著姓名者大有人在。

虹桥一带设有官粮仓，著名的元丰仓、顺成仓都位于这一带。河岸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等，形形色色，样样

俱全。虽已是开封城外，繁华却丝毫不亚于城内。唐代诗人王建有诗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记的就是水门到虹桥一段。

来到东排岸司官廨前，张咏向门前兵卒报了姓名，称有要事求见左侍禁田重。那兵卒姓金，道：“侍禁正在审理一起货物失踪案，怕是没空。”

排岸司是中央机构，隶属于三司^[12]，不但有自己的军队，不受统领禁军的三衙节制，还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监狱。权力既重，油水也多，长官都是皇帝亲自任命。

张咏道：“我们也是为公事而来，怕是有开封府缉拿的要犯逃入了你们排岸司的辖区。”金兵卒道：“侍禁近来脾气大得很，不怎么爱理人。二位当真有公事，不如先去三司，请到三司文书派下来。”

张咏见金兵卒左右搪塞，只得取出晋王花押来。金兵卒却依旧不那么热情，只道：“小的先把话说头里了，可是好意。二位一定要见侍禁，那么请稍候吧。”进厅禀报，片刻后出来请二人进去。

来到院子，正遇到几名脚夫五花大绑地被牵了出来。金兵卒问一名押送兵卒道：“可有问出失踪货物下落？”那兵卒道：“没有。”又压低声音道：“你可得小心了，侍禁心情很不好。”金兵卒道：“承蒙相告。”

引着向、张二人进来司厅，却见一名四十余岁的武官正坐在案后翻阅卷宗文书，眉头紧皱，满面不快之色。金兵卒道：“这就是田侍禁了。”

田重抬起头来，冷冷一扫张咏、向敏中，道：“手下人说你们手持晋王花押，非要见我？”张咏道：“是。有一件事……”

田重不耐烦地打断了他，道：“我可把话挑明了，本司只识天子，不知晋王。若是公事，叫你们开封府程判官来说话，或者去三司找计相王相公^[13]派下文书。我这里不认什么晋王花押。来人，快些送二位官人出去。”拥上来几名兵卒，不由分说地将二人赶出厅来。

金兵卒笑道：“小的不是早提醒过官人了么？”

张咏吃了闭门羹，却丝毫不以为意，反而极欣赏田重为人，道：“这位田侍禁倒是一号人物，而今人人抢着巴结晋王，他却称‘只识天子，不知晋王’。”金兵卒道：“田侍禁正是这个脾性。官人手中那张晋王花押能走遍天下，却唯独在我们东司行不通，有官家花押还差不多。”向敏中道：“我有官家花押。”

金兵卒闻言一愣，随即笑道：“小的不过开个玩笑，官人倒认真起来了。”张咏也吃了一惊，问道：“向兄怎么会有官家花押？”向敏中道：“此事说来话长。”自怀中取出那张澄心堂纸来，奉给兵卒道，“烦请兵大哥再通报一声。”

金兵卒也不认得皇帝的新花押，只是见那纸沉甸甸光滑如绸缎，非同一般，料来是宫中之物，忙双手接了，赶进去禀告。旋即有数名兵卒赶出来，拿出绳索便朝二人身上乱绑。

金兵卒道：“抱歉，侍禁有令，要绑了二位官人进去。”张咏道：“这是为何？”金兵卒道：“小的不知。田侍禁一见到那花押，便下令扣押二位。”

张咏莫名其妙，心道：“田重虽掌管排岸司，却是侍禁身份，经常出入禁中，是天子身边亲信的人，当认得官家花押。如何见了花押还下令拿我们？莫非向兄手中的那张官家花押有假？”转头见向敏中神色自若，已坦然反手就缚，自己也不便再行抗拒，只得任凭兵卒捉住双臂，反拧过去。

排岸司兵卒将张咏、向敏中二人牢牢缚住，带进司厅中。田重满脸怒气，一拍桌子，喝道：“你二人到底是什么人？”张、向便各报了姓名。

田重道：“你们既不是官府的人，如何一个身上有官家花押，另一个身上有晋王花押？”张咏道：“这个说来话长。田侍禁要扣留我们查验身份无妨，不过请速速派人协助开封府往船上搜捕重犯。”

田重闻言更怒，道：“排岸司从来不受开封府节制，你以为你有晋王花押，就能来这里发号施令么？来人，把他拉出来绑到树上，让他吹吹

汴河的风，好好清醒清醒。”张咏大怒，质问道：“侍禁是朝廷命官，怎么不讲道理地胡乱绑人？亏我适才还敬你办事公义。”却被兵卒强拽了出去。

田重道：“还有你，姓向的，你身上有官家画押，为何不先拿出来，而是让你同伴先取出晋王花押？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向敏中道：“啊，原来侍禁是为这个发怒，这确实是敏中的不是。”

当即说了官家御赐花押是因为王彦升一案，晋王赐给张咏花押则是为高琼逃狱一案，并无干系。他二人来排岸司事关高琼逃狱，理当以张咏为主，况且旁人也不知道他身怀官家花押一事。

田重听完哼了一声，道：“哼，原来如此。”歪着头想了一会儿，道：“来人，把这姓向的也拉到院子里绑到树上。”向敏中抗声叫道：“敏中已经解释清楚，侍禁为何还要纠缠这件事不放？”

田重也不回答，出来院中，从张咏身上搜出那张晋王花押，连同官家花押一起收入怀中，命道：“谁也不准放开这两个人！等本司从宫中回来再做处置。”大袖一拂，扬长而去。

张咏道：“这侍禁为何无端端地要对付我们两个？”向敏中道：“我本来也不明白，但适才田侍禁说他要到大内，我想我有些会意过来了。”随即歉然道：“张兄，今天的事全怪我，我一时欠考虑，不该拿出官家花押的。”

张咏愕然道：“为何不该？向兄又不是为了私事。”向敏中道：“晋王给张兄花押，本来就是命你暗中调查高琼逃狱一案，他不让开封府直接查处，却找你一介布衣，本身就很奇怪。你我自是知道缘由，可这件事若是让官家知道……”

他没有再说，张咏也没有再问。这田重表面粗鲁，却实在是个精细人。

二人奔波劳碌一上午，滴水未沾，又渴又饿又累，叫唤也无人理睬。一直到下午申时，有名五六十岁的便服老者施然进来，见院中树上绑着两名年轻男子，服饰打扮却不是常见的船夫、脚夫一类的囚犯，不

禁好奇问道：“那两个是什么人？”兵卒也不明所以，随意答道：“回相公话，好像是开封府的人，不知道怎么惹恼了田侍禁，被绑在了这里，说要等他回来处置。”

那老者正是三司使王仁贍，忙道：“既是开封府的人，如何能轻易绑得？快些放了。”兵卒却不敢动，道：“小的可不敢动手，不然侍禁回来要以违抗军令处置小的。”

王仁贍是武将出身，曾与大将王全斌一道征讨后蜀，因放纵诸将滥杀降兵、收受贿赂，王全斌被贬去外地，他则被降为右卫大将军，但依旧受到皇帝亲信，以判三司使兼大内部署主持邦国财用。他见那兵卒畏惧田重，却敢违抗他的命令，大怒道：“我王仁贍官任三司使，是你们田侍禁上司的上司，你怕他，就不怕我？来人，快些将这二人放了。”喝令随从解开绳索，上前问道：“二位官人是晋王的人么？”

张咏道：“其实也不算是。”他担心节外生枝，不愿意再多在排岸司纠缠，忙谢过王仁贍，扯住向敏中出来。

事情办得既不顺，又被田重拿走两张花押去禀告皇帝，还不知要惹出什么后果来。张咏一时颇为沮丧，道：“眼下事情被我们弄得复杂，要寻到阿图更是难上加难。”向敏中迟疑道：“张兄何不再去向李雪梅打探一下，或许她会知情。”

张咏道：“她怎么会知道阿图逃去哪里？”见向敏中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这才恍然大悟，道：“向兄是说适才在樊楼后的灵堂前李雪梅是故意拖住我们，好让阿图逃走？”向敏中道：“也许李雪梅并不是故意的，不过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是她拖住了我们。”又道：“不过这件事实在有些奇怪。高琼被捕，无论是否供出同伙，最后都难逃极刑处死。阿图何必多此一举，要下毒杀他？若说他想亲自为兄长复仇，又何须再假手唐晓英？”

张咏道：“也许阿图听到什么风声，知道高琼不会死，所以他才要抢先下手。”向敏中道：“张兄是说阿图也许事先知道有人要劫走高琼？他不过是个李府下人，如何能知道如此机密大事？”

张咏道：“酒楼可是世间消息传得最快的地方，他也许是无意中知道的也说不准。”向敏中道：“嗯，那么当下之计，找到阿图至关重要，不单是为了唐晓英。”

张咏道：“那好，我们这就去樊楼问李家娘子。”蓦然想起李雪梅约了自己今晚相会，这才醒悟，道：“难怪她离开时那样看着我，她是在提醒我别忘了今晚樊楼之约，我竟然丝毫没有会意。”

向敏中道：“既然如此，张兄还是独自赴约比较好。我留在排岸司等田侍禁回来，今日之事终归要有个交代。顺利的话，晚上我去你那边，汴阳坊见吧。”张咏道：“也好。”便自己往樊楼而来。

[1]一套：指河套平原，位于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面积约为25,000平方公里，为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有黄河灌溉之利。

[2]登州：今山东蓬莱。

[3]沙门岛牢城营称“沙门寨”，负责管理牢城的称“寨主”，相当于现在的监狱长。

[4]嗉（sù）：鸟类喉咙下装食物的地方。

[5]兴元府：本梁州（今陕西汉中一带），唐兴元初改为兴元府，后为山南西道治所。宋仍称兴元府，亦曰山南西道，治南郑（今陕西南郑县）。

[6]北汉内乱指北汉第三任国主刘继恩在位时，部将侯霸荣攻入皇宫，杀死刘继恩，打算用刘继恩的首级投降宋朝。北汉宰相郭无为得知消息后，派武功高强的死士翻墙入宫杀死了侯霸荣，立刘继元为帝。郭无为原是武当山道士，宋太祖赵匡胤暗中写信，以高官厚禄招降，郭无为心动，主张投降宋朝，但被刘继元拒绝。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亲率宋军围攻北汉都城太原，郭无为欲率军出城投降，事泄被杀。辽国内乱指辽穆宗耶律璟为近侍谋杀。

[7]张咏后来任成都府知府，政绩突出，留下许多佳话，被认为是宋兴以来功绩最大的三位名臣之一（另外两人是赵普、寇准）。张咏曾支持蜀中发行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被誉为“纸币之父”。

[8]斩衰：“五服”中最重的丧服，用最粗的生麻布做成，断处外露不缉边，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

[9]陈蔡：今河南东部淮阳、上蔡。

[10]侍禁：职官名，有文武之分，职在侍值禁中，故称。有左、右之分，左侍禁比右侍禁高出一级（宋代以左为尊）。

[11]虹桥即《清明上河图》全画的中心，是人物最密集、画面最热烈的一段。图中虹桥实际建筑时间为宋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年），要晚于本小说发生的时间。

[12]三司：北宋前期总管全国财政的最高机构，号“计省”，通管盐铁、度支、户部三部：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资，关市、河渠、军器之事”；度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户部，“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榷酒、工作、衣储之事”。最高长官为三司使，称“计相”，地位仅次于宰相（北宋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相，又设枢密使主军事、三司使主财政以分宰相之权）。四排岸司于神宗元丰（1078—1085年）改制后改隶司农寺（掌粮食积储、仓廩管理及京朝官之禄米供应等事务。宋神宗时成为推行王安石新法的重要机构，常平新法（即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都由它制定或执行）。

[13]计相王相公：当时的三司使王仁瞻。

第五章 风云再起

张咏见她不止一次，但从未像今日这样正面仔细地打量她，只觉得她素面朝天，闲花淡雅，有一股天然的风韵，心不由跳得快了许多，忙站起来道：『娘子来了！』李雪梅淡淡『嗯』了一声，道：『张郎请坐。』

到樊楼时已是日暮时分。楼门前贴出了开封府缉拿阿图的图形告示，底部还特别用红笔加粗写了开封首富李稍悬出一千贯钱的赏格，协助开封府追捕阿图。

张咏心道：“一千贯钱可不是小数目，希望能有人贪图重赏，举报阿图下落。这李稍做事当真是滴水不漏，他手下人无端卷入这场风波，他只拿出钱来送给开封府做赏格，便能轻易撇清了一切关系。”

忽有旁边一名闲汉正朝自己招手，忙走过去问道：“你叫我什么事？”那闲汉道：“你是张郎么？小的是开封府的吏卒，奉命在这里蹲守，以防阿图回来。后边灵堂和他家里甚至李员外宅外都派了人，只要阿图露面，肯定能逮住他。”

张咏大喜，道：“你们做得很好。”那闲汉道：“晋王特别交代过，张郎吩咐的事要优先来办，小的们不敢不尽心。张郎请先去忙正事，有事再叫小的，免得旁人起疑。”

张咏便往门楼下来向小厮打听李雪梅下落。小厮道：“你是张郎么？雪梅娘子交代过，若是张郎到了，立即请去西楼。”招手叫过一名煊糟，命她带着张咏去西楼一号阁子。

经过西楼散座时，正见一名三十来岁的锦衣男子在与小厮罗锅儿交涉，道：“既然一号阁子还没有酒客，我如何进不得？樊楼不历来是先到先得么？”竟似非要进一号阁子不可。

罗锅儿道：“是没有酒客，不过一号阁子已事先被我们李员外的千金预定了。”煊糟忙道：“这位张郎就是雪梅娘子请的客人，要去一号阁子。”

张咏便道：“既然这位官人在意一号阁子，那么我和雪梅娘子进三号阁子也是一样的。”罗锅儿道：“也好，那么便请樊官人去一号阁子吧。”

那樊官人朝张咏点点头，表示谢意。当下二人一先一后上楼来，各

自进了阁子。

爇糟丁丁奉上来一瓶酒和几碟小巧精致的点心，道：“张郎请稍候，已经派人去请雪梅娘子了。”张咏道：“甚好。”他早饿得发昏，一口气饮下小半瓶酒，将点心吃得精光，还是觉得饥不果腹，到楼廊叫过丁丁问道：“可有饼么？”

丁丁道：“张郎想吃什么饼？”张咏道：“饼就是饼，还有许多种么？”丁丁道：“当然啦，我们这里有烧饼、蒸饼、汤饼三大种。火烧统称烧饼，又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六种不同口味；蒸饼是笼蒸出来的饼，分油白肉、猪胰、和菜三种口味。汤饼名字是饼，其实就是面片汤。”

张咏道：“那么就来碗汤饼吧。”丁丁道：“汤饼又分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脍面、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笋泼肉面八种。还有一种药棋面，是我们樊楼独家所有，细仅一分，其薄如纸。”

张咏听了直咋舌，道：“吃个饼也有这么多选择，还不让人挑得眼花缭乱。随便来一碗就行。”丁丁便道：“那么丁丁推荐郎君吃笋泼肉面吧，笋是新挖的，肉是羊肉。东京人总说，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若要不瘦又不俗，还是天天笋焖肉。”

宋朝起于北方，皇帝爱吃羊肉，上行下效，因而东京人最重羊肉。

张咏闻言哈哈大笑，道：“不管新笋旧笋，羊肉猪肉，能吃就好。麻烦娘子快去煮好端上来。”丁丁见他大有饥不择食之意，抿嘴一笑，拧身出去通知厨下做面。

等了一盏茶功夫，一名小厮端上来一大碗面，丁丁奉上来辣脚子姜、辣萝卜、咸菜、梅子姜、茼蒿、笋、辣瓜儿等小吃，摆了满满一桌子。张咏也不客气，筷子一举，开始大快朵颐。那些小吃看起来不起眼，吃起来却极有味道。他一口气吃下半碗面，肚中始有饱感。

却听见门外有人道：“雪梅娘子来了。”随即有人抢过来打起帘子，李雪梅一身雪白衣衫，娉婷步了进来。

张咏见她不止一次，但从未像今日这样正面仔细地打量她，只觉得她素面朝天，闲花淡雅，有一股天然的风韵，心不由跳得快了许多，忙站起来道：“娘子来了！”李雪梅淡淡“嗯”了一声，道：“张郎请坐。”

张咏定了定神，道：“正好我有些事想问娘子，希望娘子不要嫌我唐突冒昧。”李雪梅道：“张郎是要问我阿图下落么？抱歉，我实在不知。我也料不到他会逃走，抱歉。”

她连用两个“抱歉”，张咏不便再追问下去，只好道：“这也怪不得娘子。如果娘子将来知道阿图下落，还烦请告诉我。”李雪梅道：“这是当然。”

张咏道：“阿图是自小就跟着令尊做事么？”李雪梅道：“嗯，阿图是樊楼厨娘宋二嫂的养子，不过宋二嫂待他极好，比自己的亲生儿子阿升还要好。”

张咏道：“这么说，阿图的兄长阿升跟他并不是真正的亲兄弟？”李雪梅道：“嗯。也许不是血缘至亲，兄弟二人性格完全不同，阿升木讷老实，阿图聪明伶俐。宋二嫂是个寡妇，去世时兄弟两个都才七八岁，家父怜他们孤苦伶仃，就收入府中，做了随身小厮。”

张咏道：“我看阿图面上似乎并不为阿升之死难过，他如何又要强迫唐晓英用毒酒去杀高琼报仇？”李雪梅道：“事情未必就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

忽听得隔壁一号阁子有桌案翻倒、碗碟摔地之声。李雪梅不禁皱眉道：“又是什么人喝醉了酒闹事？”正待叫人过去查看，张咏却听出金刃之声，忙抢出阁子，往隔壁一脚踢开一号阁门，正见一蒙脸汉子举刀要杀那樊官人，忙大喝一声：“住手！”

那汉子见有人闯进来，甩手将刀朝张咏掷过来，趁张咏闪避之机，取出一件工具，一端钩子钩住窗棂，自己抓住另一端绳索，自窗口跃了出去。

张咏抢来窗口，却见那汉子已落到地上，隐入树荫的黑暗中，瞬息不见了人影。一旁樊官人腹部尽是鲜血，倒在地上哼哼唧唧地爬不起

来，张咏忙上前扶住，紧紧按压住他伤处。樊官人陡然吃痛，大叫一声。张咏道：“抱歉，我必须得这么做，不然你会流血而死。”

李雪梅紧随进来，问道：“他怎么了？”张咏道：“他腹部中了一刀，不过没有伤到要害，娘子快些派人取金创药和烧酒来。”

樊楼有自己的商队，护卫们为防备强盗，身上都备有上好的金创药，各楼柜台也有一些，以备不时之需。药和酒瞬息送了上来。张咏让李雪梅扶住樊官人，自己扯开他衣衫，将烧酒尽数浇在伤处，洗净伤口，才将金创药倒上。樊官人痛得冷汗直冒，却也咬牙强忍。

等到血勉强止住，张咏撕烂自己的外袍，裹好伤口，这才道：“好了。不过最好还是去医铺请个大夫再多检查一下。樊官人，你可认得适才要杀你的人是谁？”樊官人点点头。

张咏道：“认得就好，日后报官不迟。官人需要静养歇息，你家住哪里？我送你回去。”樊官人有气没力地道：“池州^[1]。”张咏道：“什么？池州？你……你是南唐人？”樊官人这才会意过来，道：“啊，我住在左一厢信陵坊。不敢劳烦公子，我自己……”想努力站起来，浑身却使不出半分劲。

李雪梅道：“官人不必费事，樊楼有现成的车马，我这就派小厮护送官人回去信陵坊。”正命小厮下楼去找担架抬人，忽见数名黑衣人排开围在门前的小厮、煖糟，进来一名四五十岁的男子，向敏中紧随其后。

樊官人一见那男子，便挣扎着坐起来，道：“樊知古拜见陛下。”张咏、李雪梅听说那男子便是当今大宋皇帝，慌忙跪拜下去。赵匡胤道：“朕微服至此，不必多礼。樊知古，是谁要杀你？”樊知古道：“那人用布蒙住了面孔，臣没有看清。”

张咏道：“樊官人适才不是还说认得要杀你的人么？”樊知古道：“那只是我个人猜测，在官家面前，岂能妄言？”

赵匡胤道：“那好，你先回去安心养伤，朕自会派人保护你。”命手下侍从将樊知古扶了出去，又命李雪梅退下，只留向敏中和张咏二人，道：“你们知道樊若水是什么人么？”张咏道：“他适才失言，说他是南唐

池州人。”

赵匡胤道：“不错，樊知古本名樊若水，是南唐落第举子，最近来投奔我大宋，献上了大江形势图。朕赐其名樊知古，及进士出身、赞善大夫，留住京师，将来有大用。朕要你们两个调查这件案子。”张咏道：“京师官署众多，能人辈出，查案也是他们分内之事，官家为何一定要找我们两个平民百姓？”

向敏中听张咏言语甚是无礼，更隐有拒绝皇帝的意思，那可是抗旨的大罪，急忙朝他连使眼色。张咏却视而不见。

赵匡胤道：“你说得不错，这本该是官署分内之事。然则这些人了解朕的心思，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迎合朕意，不惜隐瞒真相、制造冤狱。”张咏道：“官家此话怎讲？”赵匡胤道：“日后你自会明白。朕也不会让你白忙，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张咏道：“张咏不敢向官家提条件，不过……”见向敏中不断摇头，神色焦急，只得应道：“小民遵旨答应便是。”

赵匡胤道：“好，那么朕先将条件寄下，日后你想到再跟朕提。樊知古一案关系重大，朕要尽快知道真相。还有，他的遇刺跟博浪沙行刺、王彦升被杀有无干系？为什么这几天发生了这么多大事，京师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些你们都必须一一查清楚，给朕一个交代。”向敏中道：“遵旨。”

赵匡胤道：“朕再赐你二人铜符各一枚，可凭此符随时进宫禀告案情。”张咏道：“听说宫中收藏有不少佚书，我可以凭这铜符进宫读书么？”

赵匡胤大是愕然，道：“你既如此好学，如何不走科举之路？若是不屑参加科考，朕可以赐你进士出身。”张咏笑道：“多谢官家美意。不过人各有志，喜欢读书未必就要走科举入仕途。说到底，做官也有做官的好处，至少有俸禄可以买书。”

赵匡胤惊奇万分，半晌才问道：“向敏中，你才学出众，年纪也不小，为何不参加科考？”向敏中道：“回陛下话，家父认为小子才疏学

浅，尚需苦读历练，让小子年过三十后再参加科考不迟。”

赵匡胤道：“好，好。有父至此，其子将来必成大器。朕再交代你一件事，你一定要说服张咏跟你一道报名参加科考，不然以抗旨论处。”向敏中道：“遵旨。”

张咏大叫道：“官家这不是强人所难么？”赵匡胤道：“你是大宋子民，又有才干，朕难道要放你不用，任天下人笑朕不识千里马么？你若不肯听从，朕就要处置向敏中，说到做到。”

张咏道：“官家……”赵匡胤大手一挥，道：“你们退下吧，朕想自己一个人好好喝顿酒。”张咏无奈，只得与向敏中退出阁子。

一路下来西楼，李雪梅人已经不在，张咏便请柜台代转谢意，这才离开樊楼。

向敏中道：“适才一直未来得及说，官家已命排岸司配合开封府搜捕阿图，但教张兄放心。”张咏道：“官家是跟田重一起到排岸司的么？他对今日之事如何置评？”向敏中道：“官家什么也没有说，只命田侍禁还回了两张花押。”当即取出晋王花押，交还给张咏。

张咏道：“眼下寻不到阿图，英娘的事只能暂且放一放。咱们要去找那位南唐来的郑王李从善谈一谈么？”向敏中道：“当然，他不仅是樊知古一案的最大嫌犯，怕是博浪沙刺客一案也难脱干系。”

张咏笑道：“也许咱们能在李从善那里逮到高琼。”向敏中道：“这决计不可能。高琼应该想到官府早晚会怀疑到南唐身上，定会派人暗中监视李从善，他岂敢轻易露面？”

当下先往利仁坊向家而来。向敏中进屋禀告老父，说是奉旨查案，晚上可能就在汴阳坊住下。向父倒也是个开明爽快的人，密密嘱咐一番，令儿子尽心办事。

向敏中掩好家门，走出数步，见左右无人，才低声道：“家父适才告知了一件重要的事，他有个棋友游老公，是个老兵卒，从后晋开始就一

直守卫封丘门，迄今已经几十年。”张咏心念一动，道：“那么那游老公当认得聂保的父亲聂平了。”向敏中道：“不止认识聂平，连聂保也认得。聂平任后周封丘门守将时，常带着聂保到城头玩耍。而今聂保被官家特赦免死，黥面后充去当封丘门守门兵卒。游老公还特意去拜见旧主之子，哪知道聂保根本就不认得他。”

张咏道：“你是说聂保不是聂平之子？”向敏中道：“聂平确实有个儿子叫聂保，游老公只是觉得变化太大，非但性情，相貌、口音也完全变了。聂平是在陈桥兵变后被杀，当时聂保已经十八九岁，讲一口地道的开封官话。”

张咏道：“啊，这聂保分明是河北口音。”向敏中道：“所以家父一提，我便立即起了疑心。试想一个十八九岁的成年男子，几乎已经完全定性，就算在外漂泊十余年，怎么可能完全改去乡音？”

张咏道：“聂保是杀死王彦升的凶手，果真如官家所怀疑的那样，博浪沙、王彦升、樊若水这几件案子有联系的话，那么说不定他会知道些什么。我这就安排人手去监视他。”

转道来到开封府，向当值官吏出示晋王花押，命他派人化装成百姓或是兵卒，昼夜监视守城兵卒聂保。当值官吏道：“聂保，下官知道，他额头脸面都刺了字，好认。”忙去安排人手。

回来汴阳坊时，正见坊正王仓和侄子王嗣宗在软禁李从善的宅邸前嘀咕。张咏道：“你们摸黑在这里做什么？”

二人吓了一跳。王嗣宗看清是张咏，才松了口气，道：“张兄可还记得我前几日提过有点事想请张兄帮忙？”张咏道：“不错，我这几日麻烦缠身，几度入狱，竟忘记问王兄是什么事了。”

王嗣宗吞吞吐吐地道：“其实也不是我的事，是我族叔的事。叔叔，还是你来说。”王仓道：“不瞒二位郎君，小老儿奉有密令，严密看管监视这里……”朝李从善的宅邸指了指，又道：“可是前几日里面有两个人失了踪……”

张咏急忙问道：“失踪的是李从善从南唐带来的人么？”王仓道：“是。唉，郑王倒是悄悄告诉了小老儿，又说他们过几日就会回来。有人离开，坊正却不知道，当然是小老儿失职。我一时糊涂，答应了郑王，还暗中托了巡铺卒去找寻，结果人影都不见。”

张咏道：“那么王兄找我是为了什么事？”王嗣宗道：“当日两批盗贼在博浪沙劫杀开封首富李稍的商队，我也在场。听我族叔提到郑王心腹随从失踪一事，我立即想到第一批强盗中会不会有那两名随从。不过只是我个人猜想，不敢随意声张。我跟张兄虽只是萍水相逢，却也看得出你为人高义，古道热肠，所以才想找你商议，哪知道你又被捕入狱，耽误了这些时日。”

张咏跌足道：“呀，王兄要是早告诉我这件事就好了，不然可以让王坊正去辨认强盗尸首中有没有李从善的随从。那被捕的刺客高琼身上有高氏刺青，又假装受刑不过，主动供认是辽国指派，一直将我们的视线引在契丹人身上，为他同党销毁物证赢得了时间。当夜浚仪县敛尸房失火，三强盗尸首均已烧成焦炭，再也难以辨清面目，可就失去了指认李从善的铁证。”

王嗣宗道：“抱歉，这都怪我不好。如今可要怎么办？”

张咏道：“向兄认为这件事要怎么处理才好？”向敏中道：“如今只有重新捕到高琼才有铁证，贸然去找李从善对质反倒打草惊蛇。王坊正，你不妨暂且调开巡铺兵卒，多派人换上便衣守在这里。李从善有任何动静，立即来告诉我们。”

王仓道：“是，是。那么这件事……”向敏中道：“当然还是不要声张的好。坊正放心，查清这件案子，你就是大功一件，足以将功赎罪。”

这正是王仓最想听到的话，他再也不敢瞧不起眼前这两个年轻人，连声道：“是，小老儿这就去办。嗣宗，你也来。”

张咏忙扯着向敏中进来借住的宅邸坐下，屏退女使，掩好门窗，道：“向兄还认为是开封府判官程羽暗中纵高琼逃走么？既然他派人偷听了我和高琼对话，当猜到高琼不是契丹指使，转身就会怀疑到南唐头

上。他派人救出高琼，就是想追查幕后主使，一定会派出大批人马来监视李从善。可我适才仔细观察，李从善宅邸附近都是王坊正的人，而王坊正还在一心打小算盘，试图掩饰失责，浑然不知道高琼之事，可见未必是程羽。”

向敏中道：“我明白张兄的意思。眼下重新思量这件事，确实有许多难解之处。尤其是劫狱与斂尸房失火同时发生，未免太过巧合。”张咏道：“不是失火，是有人故意放火，那三具强盗尸首是直接的起火点，尸体被毁，证据消失，一定是高琼同党所为。正如向兄所言，失火与劫狱同时发生，决计不是巧合，所以我认为还是高琼的同党救走了他。”

向敏中道：“他们冒这么大风险，救走高琼有什么用呢？”张咏道：“高琼已经供出是受契丹指派，南唐怕他再经受不住拷打讲出真话，所以劫走他以绝后患。朝廷已经得到高琼的一部分关键口供，也会以契丹指派刺客结案，那么南唐就高枕无忧了。”

向敏中道：“张兄推测得有理。只是我难以相信那孱弱昏庸的南唐国主李煜能有胆量策划出这一切。”张咏道：“听说南唐有三大奇人——宋齐丘、韩熙载、林仁肇，均是足智多谋、敢做敢为之辈，宋齐丘、韩熙载已死，林仁肇却正执掌南唐军事，也许是他策划的也说不准。”

正议着，忽听女使在门外告道：“符相公府里派人来，说寇郎、潘郎二位今晚不回来了，要留在符相公府中过夜。”张咏应道：“知道了。”又道：“难道这寿酒要吃一夜么？”忽想起向敏中一定还没有吃晚饭，忙命女使弄些酒菜来，笑道：“不能让寇老西自己快活，我与向兄今晚也要把酒言欢，一醉方休。”

向敏中家教严厉，少有如此放纵的时候，闻言微笑道：“甚好。”

二人便在庭院槐树下置了酒桌，边吃边聊，先是谈相关的案情，很快延及到风土人情、逸闻趣事。张咏读书既多，又游历四方，高谈阔论起来，有许多都是向敏中从未听过的。一直到半夜，仍是兴致勃勃，酣畅淋漓。

忽听得有车马驰近，旋即有人拍门叫道：“张咏张公子是住这里

么？”

张咏道：“这么晚还有人找上门，准不是什么好事。”他已遣女使先睡，便自己提灯来开了门。门前站着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年，一身白衣，风神俊朗，问道：“阁下就是张咏公子么？”

张咏道：“不错。你是谁？”少年道：“我姓刘。车里有一位娘子，报的是张公子的姓名住址，我特意送她回来。”

张咏便赶来揭开车帘，不由得吃了一惊——唐晓英正缩在车内，披头散发，身上只裹了件男子外袍，露着半截小腿和光脚。少年忙道：“张公子不要误会，这位娘子是我今晚跟舅舅游河时无意中救下的。”

张咏“啊”了一声，道：“多谢。”叫了几声“英娘”，见唐晓英目光呆滞，毫无回应，便脱下外衣，搭在她身上，将她抱出车来。

向敏中紧随出来，见状忙请那少年进去。那少年道：“我尚有公务在身，不便进门，我只将经过情形告知公子。”

原来那少年新来京师，由小舅领着乘船去游汴河，到顺成仓桥一带时，忽听到有女子呼救声。闻声望去，见桥西码头边一名大汉肩头扛着一只麻袋，正预备上一只大船，那麻袋蠕动不止，呼救声就是从那里传出。小舅当即大喝一声，那大汉受惊，将麻袋扔入河中，自己转身就逃。小舅命船夫跳下水救人，自己和外甥上来大船。却见一名赤条条的男子冲上船板，跃入水中逃走。二人追之不及，忙下来舱中，却见灯下躺着一名裸身蒙眼女子，双手反缚，口中也堵了布团。少年忙脱下外衣，披在女子身上，解开绳索，扶她坐好，问她姓名来历，女子似是受了很大打击，只失神地望着他。小舅却认出了那女子，道：“我见过她，她是樊楼的煊糟。”那女子听到“樊楼”二字，似是受到刺激，恢复了一些神志，喃喃说出了张咏的名字和住址。小舅本待报官，可见到被救上来的麻袋中的女子是旧识后，又改变了主意，遂由他送那女子回家，少年则送裸身女子来汴阳坊。

向敏中忙问道：“那跳入河中逃走的男子是不是二十岁出头，相貌很是英俊？”少年道：“天黑没有看清楚相貌，不过那男子当过了三十

岁。”向敏中听说不是阿图，不免失望。

少年道：“人已经送到，我这就告辞了。”向敏中道：“敢问小官人高姓大名？来日也好登门感谢。”少年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贱名不足以辱视听，还是不说的好。告辞！”

向敏中听他自称有公务在身，料来是有官职在身的权贵子弟，却不知道他为何坚持不肯留下姓名，又不便强问，只得任凭他去了。

张咏早将唐晓英抱回房间，安放在床上，拉过被子盖好，轻轻叫她的名字，见她依旧是满脸茫然之色，只得将帷幔放下，道：“英娘先好好歇息。放心，你在这里很安全，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

出来外屋，正遇到向敏中进来，转述了那姓刘的少年所言，道：“听起来似乎是英娘落入了专门绑架拐骗妇女的人贩子之手。那人贩子一边奸污英娘，一边等待同伙送来另一名女子。不想那女子正好清醒过来，吐出了口中布团，叫出声来，不但救了自己，也救了英娘。”张咏很是愤慨，道：“汴京表面繁华热闹，底下却有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可惜让那两人逃了。”

忽听得门外又有人叫门，张咏料到必有大事，便叫醒一名女使照看唐晓英，自己和向敏中一道来开大门。

门前站的却是开封府毒手刑吏刘昌。张咏道：“刘刑吏深夜赶来，莫非已经查出谁是劫狱者的内应？”刘昌道：“还没有。今日有好些狱卒不当值，明日才能一一问到。下吏来是要告诉张郎，小女刘念被鬼樊楼的人绑走了。”

张咏大吃一惊，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刘昌道：“下吏日暮回到家中，便发现小女不见人影，只有人在桌上留下一行碳字，说小女被绑去鬼樊楼了。我当时也没在意，以为是有人恶意开玩笑，刘念近来常常出去私会情郎，早出晚归原也不稀奇。直到适才右屯卫上将军折御卿将小女送了回来，说是在顺成仓桥发现了她……”

张咏道：“啊，原来适才那刘姓少年小舅救的就是令爱。”向敏中

道：“刘姓少年称折御卿小舅，莫非他是北汉名将刘继业之子？”

刘继业本姓杨，是北汉第一勇士，号称“杨无敌”，因其战功赫赫，北汉皇帝特赐姓刘。他的夫人就是云中大族折德宸之女，也就是折御卿的亲姊姊。其膝下有七子，其中以第六子刘延朗^[2]最为杰出，精通兵法，擅使长枪。

张咏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那刘姓少年不肯进来，他一定就是北汉使者。寇准说过当日在博浪沙有个少年使一杆银枪，出神入化，所向无敌，一定就是他了。可惜我人在当场，却已经晕了过去，竟无缘得见闻名天下的杨家枪。”

刘昌也不明白二人所言，只匆匆道：“下吏特意赶来，是要告知小女之事甚是蹊跷，她被装在麻袋中的时候，曾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提到高琼的名字。”

张咏道：“你怀疑绑架令爱的人跟劫走高琼的是同一伙人？”刘昌道：“下吏不敢妄自猜测，不过下吏认为这是有人在警告下吏不要再多管闲事。所幸小女安然回来，不过寻到内应狱卒一事，下吏却是做不了了。这是下吏尚未审过的狱卒的名单，请张郎自行审问。”将字条塞到张咏手中，作了个揖，匆匆离去。

张咏、向敏中愕然不止，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等唐晓英恢复神志再说。

次日一早，负责监视聂保的吏卒赶来禀告，说昨晚亲眼看到聂保去了都亭驿，待了很久才出来。

张咏道：“都亭驿，那不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地方么？”向敏中道：“不错，北汉使者一定就住在那里。”张咏道：“这可真是奇怪。向兄，你我还是得去一趟都亭驿。”二人遂往都亭驿而来。

都亭驿旧名上源驿，历史悠久，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唐朝末年朱温宴请李克用的鸿门宴——当时朱温任唐宣武节度使，镇守开封，黄巢农民起义军退出长安后，实力犹存，挥

军逼近开封。朱温以前是黄巢手下将领，对以前的老上司有畏惧之心，自知无力阻挡黄巢的进攻，便向沙陀族首领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欣然应邀，亲自率五万大军自河中南渡，连败黄巢军。黄巢退走山东后，自杀身亡。李克用回师时路过开封，朱温为答谢李克用出兵相助，特地在上源驿设宴款待，为其庆功接风，尽地主之谊。李克用志得意满，欣然赴约，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充满杀机的夜宴。当晚，朱温大摆宴席，礼貌甚恭。李克用连同监军陈景及亲随数百人出席了宴会。李克用年轻气盛，加上自认为对朱温有恩，因此在酒席上极为骄横放纵。他自以为是大唐的功臣，内心深处本来就看不起流寇出身的朱温，酒醉之后，言语之间就慢慢流露了出来，对朱温多傲慢侮辱之词，有恶语伤人之处。朱温从来就不是个有胸襟之人，心里愤愤不平。他投降唐朝之后，极受重用，李克用的突然崛起，一度威胁到他的地位，已经让他妒火中烧，被李克用轻辱后，心中登时动了杀机。不过，李克用武艺超群，威名远扬，当时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唐朝将领，都畏之如虎。加上他的亲随们一身黑衣，号称“鸦军”，令人望而生畏。所以，朱温虽然怀恨在心，却没敢当场发作，反而加意劝酒，将李克用灌得大醉。宴会结束后，李克用等人因饮酒大醉，酒将衣襟都打湿了，当晚便留宿在上源驿。朱温离开驿馆后，决心铲除李克用。李克用千里赶来相救，经历多场厮杀后打败了黄巢，解了汴州之围，不过因酒后几句话，就惹来杀身之祸，由此可见朱温为人之刻薄寡恩。他连夜派人用连起来的马车和栅栏挡住出口，再派重兵包围了上源驿，乱箭齐发，欲置李克用于死地。而李克用早已烂醉如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对外面的变故一无所知。幸好他的亲随薛志勤、史敬思等人骁勇异常，竭力抵挡，由此展开激烈的搏杀。薛志勤箭法极为高明，箭无虚发，一人便射死汴兵数十人。围攻的汴军军士心惊胆战，虽然大声鼓噪，却不敢轻易上前，于是从四面纵火，以火炬向驿舍投掷，打算烧死李克用等人。亲随郭景铎扑灭蜡烛，将李克用藏到床下，然后用凉水浇李克用的脸，告诉他事情经过。李克用这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以他的身体状况，自然无法参加格斗。此时，浓烟烈火四起，情形万分危急，突然之间，大雨震电，天地晦冥，大火被一场暴雨浇灭。薛志勤扶住李克用，借闪电的光亮翻墙突围而出，急奔尉氏门，杀掉守门汴兵，在雷雨的掩护下，从城头缒下逃生。但李克用监军陈景和三百多亲随都被汴兵杀死。从此，双方结下了死仇，水火不容。宴会的主人朱温和客人李克用日后分别成为了后梁与

后唐的开国皇帝，直到后唐灭掉后梁，方报了上源驿之仇。

五代时，都亭驿已经是开封首屈一指的驿馆，能同时接待百人以上的使团食宿。时值寒食长假，驿卒散漫，门前竟无人把守，张咏和向敏中轻易混了进来，正遇见昨晚那送唐晓英回来的刘姓少年，忙上前招呼。那刘姓少年虽然满脸愕然，还是自报姓名，果然是北汉名将刘继业之子第六子刘延朗。

张咏道：“刘使者救回英娘，张某十分感激。不过我今日寻来，不单是为了这事，敢问尊使可认得聂保？”刘延朗道：“不认得。”张咏道：“他昨晚可是来过都亭驿。”刘延朗道：“嗯，昨晚驿馆有许多人，李稍李员外带来他的贵客欧阳员外夫妇找我手下人比试棋艺，兴许是他们带来的人也说不准。不过我却是不会，你们也知道的，我跟我小舅去游了汴河，半夜才回来，他们早就散了。”

张咏见他神色坦然，一脸正气，不似作伪，便拱手道：“叨扰。”走出几步，又忍不住回头道：“听说尊使擅使银枪，张某改日定要领教。”刘延朗道：“我也早听过张公子武艺高强，剑术精湛。不过你的剑和我的枪不是一个路数，难以对仗。”

张咏道：“此话怎讲？”刘延朗道：“张公子的剑适于单个对敌，对手愈强，愈显剑术不凡；我杨家枪却只适合在战场上杀敌，非得来回驰击方能显出威力。”

张咏哈哈大笑道：“小官人年纪轻轻，却是见识高明，倒让张某受教了。”告辞出来，依旧对刘延朗赞不绝口。

向敏中道：“刘延朗如此年轻，却被选做与大宋和谈的使者，必是有过人之处。他与右屯卫上将军折御卿是至亲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张咏道：“刘延朗绝不是说假话的人，那么聂保来都亭驿一定不是找北汉一方的人了。”蓦然意识到什么，失声道：“欧阳赞，一定是欧阳赞。”

向敏中道：“我也刚巧想到是他。这人年纪跟聂保差不多，又是一口开封口音，你跟王彦升比剑时他也在当场。”

张咏道：“这么说，欧阳赞才是真正的聂保，那个假的聂保不过是他找来的替死鬼。这可奇怪了，虽然当时老件作已经从伤口毒性深浅证明了我不是凶手，可还是没有线索追查到真凶。你和潘阆去小牛市集询问目击者，酒保也仅仅是记得有人上前扶了王彦升一下，既不能肯定是那人趁机下毒，也不能知道那人是谁，是假聂保自己站了出来，承认了下毒。”

向敏中道：“你说得不错，如果假聂保不主动站出来，我们根本抓不到他。”张咏道：“那么欧阳赞为什么要主动送一个替死鬼给我们？”

向敏中道：“只有一个可能，这个人这次来开封一定有重大图谋，他怕我们对这件案子穷追不舍，最终会追查到他身上，影响到他的计划，所以主动交出一个凶手，让王彦升一案迅速了结，结果现在反而成了他的破绽。张兄，你先回去看看英娘清醒了没有。我去找趟家父的棋友游老公，看能不能请他跟我一道去暗中辨认一下欧阳赞的形貌，事情办妥后，我再去汴阳坊找你。”二人遂就此分手。

张咏独自回来汴阳坊的宅子，正巧女使奔出房来，手足无措地告道：“英娘适才醒了，问奴婢这是什么地方，奴婢说了张郎的名字，她便嘤嘤哭了起来，怎么也劝不好。”张咏道：“你去烫些酒端来。”

来到房中，果见唐晓英倚靠在床头，捧着脸哭个不停。张咏知道她失踪虽只有两日，却是备受折磨，身体上、精神上均遭受了巨大创伤，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只道：“英娘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

唐晓英道：“我知道……我知道……”哭了好一阵，直到女使烫好酒送进来，喂她喝下两杯，这才敛住哭声，道：“张郎是要问我事情经过么？”张咏道：“你如果不想说，也没有关系。现在全城都在搜捕阿图，水路、陆路出口均贴有他的图形告示，你们樊楼的李员外也悬出了重赏，他藏不了多久。”

唐晓英道：“不，我想说，只说给你一个人听。”让女使退出，哽咽着说了事情经过。

原来当日阿图利用唐晓英急需一大笔钱为庞丽华还债之事，威逼她用毒酒毒杀狱中的强盗，好为他兄长阿升报仇。唐晓英惊奇地问道：“那强盗已是瓮中之鳖，早晚要被朝廷极刑处死，何须图哥儿动手？”阿图却正色道：“那人其实不是强盗，是契丹派来的刺客。眼下朝廷要打南唐，不敢轻易得罪契丹，那刺客一定会被放还的。”唐晓英道：“人人都说朝廷要打北汉，以报官家当时三个月攻太原不下之仇，怎么成了南唐了？”阿图道：“妇道人家懂个什么！打北汉不过是朝廷的幌子，一来可以威慑北汉媾和，二来能迷惑南唐。”

张咏听到这里，心道：“阿图不过是个厨娘的养子、富翁的小厮，却能有这番见识，当真不简单。”

唐晓英续道：“阿图又告诉我那毒药要过好几个时辰才会发作，而且不会有中毒症状，这样旁人无论如何不会怀疑到我身上。我实在需要那笔钱，又想到阿升在的时候一直对我不错，刺客确实该死，竟然咬牙答应了他。后面的事张郎已经知道了，我没有想到阿图要我杀的刺客竟是我认识的酒客……”

张咏道：“英娘如何识得高琼？”唐晓英道：“啊，他原来也姓高？我并不知道他姓名，从一年前开始，他常常来到樊楼饮酒，话很少，只静静坐在一旁听丽华姊姊说书，每次给的赏钱也格外多。日子长了，丽华姊姊就喜欢上了他，每次进樊楼都要先看他有没有来。他似乎也很中意丽华姊姊，还买过点心来看过小娥。”

张咏道：“不过他始终不肯说出姓名，你们不觉得奇怪么？”唐晓英道：“樊楼什么样的人没有？他是个不错的人，不说姓名一定是有苦衷。不过我现下倒觉得他很可疑了。张郎，我不瞒你，我是个孤女，来汴京只是为了寻找仇人报仇。我本是亳州蒙城小户人家之女，父亲是当地的秀才，也算有些名望。一日父母带我上山进香，在途中遇到几名蒙面强盗，杀死我父母，我也被砍了一刀晕死过去，后来其中一名名叫高唐的强盗被当地官府捕获，判了磔刑处死，我本想去刑场亲眼观看行刑，可惜伤重难以下床。结果行刑当日暴雨倾盆，高唐竟然挣开刑具趁雨逃脱。后来我听官府的人说，高唐来了汴京，开封府发现其行踪，派人追捕时被他逃入了禁军军营，再也没有出来。”

张咏道：“你认为高唐当了禁军^[3]，所以才来到京师寻他？”唐晓英道：“蒙城县廨的人是这么说的，说上头有令，撤销了追捕高唐的通缉告示。我心想，父母大仇，不共戴天，岂能不报？等伤好后，就去官署索要了一张高唐画像，来到汴京。听说樊楼是全京师最繁华的地方，最容易打听消息，所以我进去当酒妓，酒妓干不了又改当浣糟，只为寻到高唐，可惜几年下来，都是一无所获。适才张郎说了高琼姓名，我想他一直不肯报出姓名，也许是知道我跟姓高的有仇，不过他跟画像中的高唐并不像。”

张咏心道：“高琼如此桀骜强硬之人，当日为求我救你，不惜向我下跪。你在他心目中一定极重要了。”便安慰道：“高琼应该不是禁军，本朝为防禁军风气娇化，严禁军士大酒大肉。军营更是执行严格的夜禁，一旦入夜，就要封闭营门点卯。像高琼这样时常到樊楼饮酒，是禁军军士不可想象的。”

唐晓英叹了口气，道：“先不提高唐的事。当日我认出高琼后，矛盾之极，我既然收了阿图的钱，答应要替他办事，当然要做到，可那人又是丽华姊姊喜欢的男人，到最后一刻，我还是下不了手。出来浚仪县廨后，我看到阿图正站在那里等我，自知失信理亏，被人强行带上马车后，也不敢出声呼救，直到车中人取出绳索将我双手绑起来才意识到不妙，可惜已经迟了……”

她的思绪又缥缈起来，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在那辆马车中，她被人缚住手脚，蒙住双眼，堵住嘴巴，像货物般装进麻袋中。她只能蜷缩在袋子里面发抖，恐惧地等待即将到来的命运。走了好几条街道，车子忽然停下来，有人将她连人带麻袋拎入一间屋子放下，然后关门离去。她努力想挣脱绳索，却是徒劳无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人举灯进来，将她放出麻袋，取下蒙住眼睛的黑布，却是阿图，笑道：“我可是想骑你这匹烈马已经很久了，如今你这个火爆娘子还不是落在我手里？”将她抱到床上，解开脚上绳索，扯烂衣衫，奸污了她。发现她尚是处子之身后，兴奋不已，更加肆意轻薄。她双手被缚，无力抗拒，喊也喊不出来，只能泪流满面，任其折腾。阿图玩弄得心满意足后，取过绳索，将她头发和双脚缠住，缚在床柱上，摆布得她动弹不得，这才拉过被子盖好她身子，恋恋不舍地离去。又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图忽然急匆

匆回来，将她从床上解下来，预备重新塞入麻袋中。她光着身子，又羞又辱，使劲挣扎，不肯就范，却被阿图打晕了过去。再醒来时只觉得身子晃晃悠悠，又听到水声，似是在船上。正以为自己要被阿图沉入汴河灭口，却听到他跟人低声交谈，才知道自己要被卖去鬼樊楼为娼妓，当即吓得魂飞魄散，使劲挣扎。有人解开麻袋，上来两名大汉，执住她手臂令她站好。一名看似头领模样的人走过来像挑选商品一般往她身上摸过一遍，很是满意，点了点头。阿图便连声道谢道：“谢谢头领。”忙不迭地往上面船板去了。那头领道：“这货色不错，你们先好好享受一番，再去办事。”便有人用黑布蒙住她双眼，将她放倒在地，几人轮流上阵奸淫。她只觉得脑袋燥热得发烧，下体刺痛不止，昏过去又醒过来，浑然不知道身处何处。等到再回过神来，已有人松了绑缚，将衣服披在她身上，大声问她姓名住址。她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后来听到有人提到要送她回樊楼，她才略微清醒过来，随口说出了张咏的姓名和住址。

她确实不想再多提这段屈辱往事，便只大致说了被阿图带去船上卖入鬼樊楼。张咏道：“这么说，汴京确实有座鬼樊楼存在了。你在船上见过那负责接应的头领，可记得他的样子？”唐晓英道：“到死我也不会忘记他的脸。”

正巧寇准和潘阆回来，闻讯忙赶过来。寇准听说经过，忙道：“潘大哥不但医术高明，而且擅长丹青，英娘只需详细描述那头领特征，他便能画出他的样貌来。”张咏大是惊奇，道：“原来小潘还有这本事。”潘阆道：“嗯。”

众人便在房内桌案上摆好笔墨，唐晓英一边描述，潘阆一边画出大致样子，再拿给她看后修正不符之处。如此反复几次，唐晓英终于点点头，道：“就是他。潘郎丹青妙笔，当真跟他本人一模一样。”

寇准一看即道：“呀，我见过这个人。”原来唐晓英所描述的那个负责鬼樊楼接应的头领，正是寇准在浚仪县廨前见过的称有消息能救张咏的汉子。

张咏道：“你在哪里见过他？”寇准道：“唉，我不能说。我当日答应过这个人，不能泄露他对我所说的话，日后也不能追查他的姓名。”

潘阆道：“对坏人还要讲什么道义？这可是关系两名妇女被劫的案子。”寇准却坚持不肯说。张咏道：“寇老西既答应了对方面，无论好人坏人都要守信。走，咱们出去说话，让英娘好好歇息。”

唐晓英问道：“我往狱中送毒酒，多半要惹下麻烦，会连累几位郎君么？”她不知道囚禁高琼的牢房一直有人监视，自己早被官府通缉，还以为事情没有败露。张咏也不点破，只道：“没事的，有事自有我承担，英娘不必忧心，好生养息便是。”

出来厅堂坐下，张咏大致说了昨日之事，道：“照眼下的情形看来，阿图是用英娘作交换，躲进了传说中的鬼樊楼。要追到他，只能从那接应头领下手。”

潘阆道：“寇准跟他当面交谈过，知道的事情最多，可偏偏不能说出来。”张咏道：“那么寇老西好好想想，能不能从现有的线索推测出那头领身份，如此便不算违背诺言。”

寇准心道：“那人既是头领，当然不是他自己声称的中间人，一定是他本人有线索能救张咏。张大哥最后脱罪，是因为老件作宋科指出了王彦升尸首中毒的症状，紧接着向、潘二位大哥又从小牛市集捉回了真正的凶手聂保，这两件无论哪件都能为张大哥洗清嫌疑。那么那头领到底知道的是哪件？”苦苦思索不已。

正好向敏中赶来，告知一件再巧不过的事情：原来向父向瑀精通棋艺，在汴京很有名气。向敏中找来封丘门老兵卒游老公时，正遇到欧阳赞陪同妻子妙观来找向瑀比试棋艺。游老公一眼就认出欧阳赞的身形、相貌都酷似当日的聂保，证实了众人先前的推断——那被黥面的聂保是个假的替死鬼。

寇准心道：“聂保一方错综复杂，就算欧阳赞是杀死王彦升的真凶，可他新来开封，那头领不会知道他底细，那么就只剩了老件作宋科这边的物证了。宋科是唯一知道王彦升尸首毒状有异的人，按照律法，这等关键证据要立即上报，可他偏偏先将这证据告诉了那头领，那头领便赶

来要挟我。”蓦然眼前一亮，道：“那头领一定认得老件作宋科，而且是他身边极亲信的人。”

张咏道：“你是说那头领从宋科那里知道了王彦升尸首的异状，所以赶来要挟你？”寇准笑道：“这是你自己猜到的，可不是我说出来的。”

张咏道：“这可说不通，那头领若不能阻止宋老公上报证据，要挟你有什么用？况且是宋老公向开封府举出新的物证是在向兄带着凶手回来之前，也就是说，即使没有那个假聂保承认杀人，我也一样能够脱罪。宋老公于我可是有大恩。”

潘阆道：“我倒觉得若不是我和向兄带回了一个自称凶手的假聂保，宋科未必会轻易上报证据。”

张咏道：“啊，小潘竟然怀疑宋老公！”向敏中道：“我同意潘阆的看法，宋科确实可疑。”

张咏可以不重视潘阆的话，却不能不信向敏中，忙问道：“向兄何出此言？”向敏中道：“这画像上的男子是专门接应重犯藏进鬼樊楼的头领，决计不是什么冒失之人，怎么可能在无法控制宋科上报证据的情况下就跑来找寇准谈条件呢？我猜他一定是事先知道我和潘阆找到了凶手，所以才通知宋科抢先将证据上报，这样显得宋科于张兄有恩，将来再求回报。”

寇准也道：“从时间上推算也说得过去，宋科刚刚举证，向大哥和潘大哥就带着凶手回来浚仪县廨了。”

向敏中道：“还有刘昌之女刘念一案，若不是她机智呼救，就跟英娘一道被带去了鬼樊楼。刘念被绑显然是针对刘昌本人，他昨日凑巧去浚仪县狱盘问狱卒，还拘禁了宋科的儿子宋行宋典狱，意图严刑拷打。结果当晚刘念就被人绑走，这决计不是巧合。”

张咏却是难以相信，连声道：“不可能，不可能，这只是你们三个的推测而已。”向敏中道：“宋科于张兄有恩，张兄不愿意怀疑他，也是人之常情。那么这画上头领的线索就由我来追查，张兄不必再理会。”

张咏赌气道：“那正好，我这就去逮欧阳赞。”向敏中道：“眼下还不是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有什么图谋。不如请张兄辛苦一趟进宫，先将详细经过报给官家知道，听官家断处。”张咏思索一番，道：“也好。”

潘阆奇道：“你们又见过官家了？”向敏中道：“嗯，昨晚樊楼又出了一件案子，官家特赐铜符，命我二人查清楚。”拿起那张头领的画像看了一下，道：“潘兄，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当即密语一番，与潘阆出来寻到坊正王仓，三人一道来求见被软禁在汴阳坊中的南唐使者李从善。

李从善虽是南唐国主李煜亲弟，贵为郑王，如今不过是个仰人鼻息的被扣人质，跟阶下囚无异。闻听坊正到来，立即迎下阶来，问道：“王老公可有寻到我从人的下落？”王仓道：“还没有。这二位官人正是为此事而来。大王放心，他们是小侄的朋友，并不是官府的人，只想帮上忙。”李从善道：“甚好。”

向敏中便请李从善细细描述两名失踪随从的相貌，由潘阆绘出画像来。再到开封府问明宋科住址，寻到他家，问道：“当日博浪沙被杀强盗的尸首送到浚仪县后，老公当验过他们的尸首了？”宋科道：“当然。”

向敏中便将两名随从画像取出来，问道：“内中可有这两人？”宋科仔细看过一番，道：“有。向郎从哪里得来的画像？”向敏中道：“这是潘兄画的。”宋科道：“不错，这两人就是其中的两名强盗。”

向敏中忙道谢告辞。潘阆道：“向兄如何不将那头领画像拿给宋科看？莫非向兄不愿意打草惊蛇？”向敏中道：“正是。这鬼樊楼危害不小，我们要找到其楼位置，非得要着落在宋科身上。放心，我已经请开封府派人监视他。走，我们去开封府找程判官，告诉他博浪沙的刺客是南唐所派，请他立即派人拘捕李从善及其随从拷问其余同党下落，这样昨晚樊知古一案的凶手也能找到了。”

潘阆道：“向兄认定刺客是南唐所派？”向敏中道：“难道不是么？两名死者是李从善的随从，这可是铁证。他虽然派人烧毁了尸首，可有宋科作证，还有当日运尸首回来开封的吏卒和禁军军士作旁证，他难以否

认，万难逃罪。”

潘阆冷笑道：“亏得向兄是个精细人，你可上大当了！”向敏中道：“什么大当？”潘阆道：“当日博浪沙血战，我和寇准还有王嗣宗都站在高处，看得一清二楚，刺客有二十余名，怎么可能偏偏死的就是这两人？这两人既是李从善的心腹随从，当是首领才对，怎么可能同时死在格杀中？”

向敏中“啊”了一声，忙回头来找宋科，道：“老公请再好好想想，那三名强盗是怎么死的？”宋科莫名其妙道：“能是怎么死的？都是被刀或是利刃杀死的。”

向敏中道：“噢，我的意思是造成他们致命的伤口是什么样的？”宋科道：“有两人是背后中刀，一人是胸前中刀。就是郎君画像这两人，都是背后中刀。”

潘阆道：“刀口可是一道大口子？”宋科摇头道：“不是大口子，很窄的一条刀缝，应该是直手插入，一刀致命。”

背后中刀，当是在近身搏斗时后背露出破绽，或是不敌对手转身奔逃时，为敌人趁隙而入。但无论哪种情况，举刀砍劈后背都是最有效的致命招式。这二人伤口不符合任一种情况，身上又无防御伤口，应该是被人从容从背后捅死，他们当时必然已被人制服或是绑住，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若是进一步深入调查，相信能从当日在场的人口中得知尸首一定是在芦苇丛中发现的。既如此，就能肯定是有人要利用二人是李从善随从的身份将刺杀事件嫁祸南唐了。

之前被活捉的刺客高琼招供是受契丹指使，已由种种蛛丝马迹被张咏识破。若不是张咏认出了他肩头高氏刺青，他大概会直接招认受南唐指使，之所以供认幕后使者是契丹，不过是顺势而为，更容易取信审问官员，因为他早知道浚仪县斂尸房中有两具尸首是南唐郑王李从善的随从，事情早晚还是要落到南唐头上。可惜偏偏斂尸房失火，烧掉了尸首，失去了引向南唐的关键证据。高琼若没有被人救走，下面就该改口招供是南唐所派。

照此推测，刺客既不是契丹指使，又不是辽国所派，当然更不可能是北汉自己人，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可能——大宋，高琼是宋人，是大宋朝廷派出的刺客。这可是一个相当可惊可怖的结论，令明白究竟的向敏中和潘阆都不敢张口说出来。

离开宋科家老远，潘阆才道：“原来朝廷真正要用兵的是南唐。”向敏中道：“嗯。”

二人都知道嫁祸南唐不为别的，只是要为大宋找一个出兵的借口。近年来南唐俯首称臣不断用财物谄媚讨好大宋，极尽谦卑之能事，要出师讨伐这样一个服服帖帖的臣子，还真有些抹不开情面。只是，这一招未免有些太不光明正大了。万一被北汉发现真相，媾和就此泡汤，说不定两国还要兵戎相见。

向敏中心中却还是有些疑惑，暗道：“到底是谁在浚仪县放火？他烧毁三具尸首，自然是为了保护南唐，他也一定是南唐一方的人。原以为放火和劫狱是同一伙人所为，现在看来只是巧合。又是谁救走了高琼？若是朝廷派人救他，可他一直将我们视线引在契丹上，还没有牵连出南唐来，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救他岂不是太仓促草率了？即使在意高琼，以朝廷的能力，将来有大把的机会能从容救他出来，譬如转押途中、行刑场上，甚至偷梁换柱也并非不可能，何须费人费力挖地道呢？一定还有另一方势力，而且在高琼身上有重大图谋，才会冒这么大风险。呀，该不会是南唐已然觉察到博浪沙行刺是大宋嫁祸南唐的阴谋，所以决意弄清缘由，一边派人放火毁灭证据，一边挖地道救走了高琼，然后对他严刑拷打，逼问出事实真相？”重新思索一遍，感到这才是所有疑点的合理解释。忙道：“潘兄，我们须得立即进宫，将所有事情禀告官家。”

潘阆道：“你是去禀告官家，还是去质问官家，想死么？”向敏中道：“我知道我们该绝口不提这件案子。可如果是南唐劫走了高琼，他们一定会将真相告知北汉使者的，如此一来，南、北均对大宋不利，后果难以预料。”

潘阆道：“不行，这件事事关重大，须得与寇准、张咏商议后再做决

定。你该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掉脑袋的事，万一官家决意杀你灭口，我、寇准、张咏也活不过明天。”

向敏中回忆自己两度与皇帝相遇，先后赐给信物和铜符，显是对自己十分信任，不由得摇头道：“官家是忠厚长者，我不信他会这么做。”潘阆道：“哈，忠厚长者能得天下么？后周君臣还不信他会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呢，天下人还不信他会害死誓言不加害的柴宗训呢。”

向敏中知道潘阆是指后周最后一任皇帝柴宗训的暴毙。柴宗训被迫禅位给赵匡胤后，取消尊号，改称郑王，先居住在天清寺，后被迁往房州^[4]软禁，房州知州则是赵匡胤心腹辛文悦，十余年如一日，从不调任。去年柴宗训蓦然去世，年仅二十岁，辛文悦称其是病死，然而明眼人都知道他是在为皇帝除去一块“心病”。因为就在同月，为大将潘美收养的柴宗训之弟柴熙谨也莫名“病死”。这样，后周世宗柴宗后人除了早不知所终的第五子柴熙让外，就只剩了第七子柴熙诲。当初赵匡胤登基时已授意手下杀死柴熙谨、柴熙诲兄弟，是后周开国上将军卢琰拼死谏阻，道：“尧舜授受不废丹朱、商均，今陛下受周禅，怎得不存活其后人？”赵匡胤环顾诸将，大多赞成斩草除根，只有大将潘美以手捏殿柱，垂头不语。赵匡胤便特意问道：“你也认为不能杀这两个孩子吗？”潘美道：“臣岂敢认为不能？只不过感到于理不合。”赵匡胤这才收回成命，由潘美收养了柴熙谨、卢琰收养了柴熙诲。但不久后卢琰即留下一封书信给新皇帝，表示自己是后周重臣，义不臣宋，带着柴熙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京师历来是朝野是非、流言闲话最多之地，尤其是像柴宗训这类废帝的命运更是引人瞩目，说法极多。一种说法是有人持假玉玺、假公文到房州，意图营救柴宗训，结果被知州辛文悦识破，大宋官家为剪除后患，不得不痛下杀手。据说柴宗训临死前高叫道：“我死之日，当是柴氏复仇之时。”此话经武当道士之口传出，想来并非空穴来风。

向敏中在汴京长大，早有耳闻，虽惊奇潘阆不大尊敬官家的口气，却也只是冷然不语，半晌才道：“潘兄说得不错，这件事太过重大，不该由我一个人来决定，咱们这就回去汴阳坊，与寇准、张咏一道商议。”

潘阆道：“还有一件事，我越想越是可疑，那就是昨晚樊知古在樊楼

遇刺一案，这件事似乎是有人故意为之。”

向敏中道：“此话怎讲？”潘阆道：“樊知古是南唐叛民……不好意思，我不该用叛民的字眼，他北上大宋也算是弃暗投明了。不过他一旦被杀，南唐肯定是首要嫌疑犯。博浪沙的案子动静已经足够大，连官家都惊动了，又有那么多人为的假证据，如南唐郑王随从的尸首等等，追查到南唐身上是早晚的事。当此节骨眼儿，南唐正该避之不及，全力摆脱嫌疑，怎么可能还派人去行刺樊知古？这不是有意引火烧身么？”

向敏中幡然醒悟，道：“潘兄说得极有道理。高琼越狱、刺客尸首被焚毁后，没有了能将南唐和博浪杀行刺一案联系起来的实证，所以又有人刻意行刺樊知古，将大伙儿的视线往南唐一方引去。”潘阆道：“不错，一定是朝廷……不，我还是改口说高琼的同党好了，行刺樊知古的一定就是高琼的同党。”

向敏中道：“可官家为何又命我和张咏暗中调查樊知古一案呢？官家甚至认为樊知古遇刺跟王彦升一案有关联。若果真是朝廷所为，令开封府公然出面调查岂不是更好？”潘阆道：“这才正是官家的高明之处。若是由官署公然调查，南唐深知自己嫌疑最大，惶恐难安，又无力辩解，这件事将成为大宋讨伐南唐的借口，少不得要做些军事上的准备，那么宋军南下时就多了一分阻力。可是不派人调查，又不能安抚樊知古。凑巧你向兄连破王全斌自杀案、王彦升中毒案，已是声名鹊起，官家让你出来调查，装装样子，对樊知古也是一个交代。”

向敏中亦觉有理，心道：“莫非官家信不过我，料想我不可能查到真相？也是，若不是潘阆当日凑巧在博浪沙目睹行刺经过，人又机智，我又怎会想到向忬作宋科查验死亡刺客伤口、从而追查到朝廷头上？寇准刚直，张咏忠义，更不会往朝廷头上怀疑。这件事全亏潘阆提醒。”

潘阆忽捧着肚子叫道：“忙碌了大半天，实在是太饿了。咱们先去吃点东西如何？”向敏中道：“好。这一带饭馆、酒肆甚多，潘兄想吃点什么？”

原来汴京会聚天下俊杰，饮食风格也多样化。开封的菜系大致分为北食、南食、川饭三类，北食多酸，南食多盐，川饭多辣，而东京城市

人食淡，四周村落则好食甘，正是不同地域不同口味的体现。

潘阆听说，忙笑道：“川饭，川饭好，顶好是最地道的川饭馆子。”

二人遂寻来相国寺桥边码头的一家名叫“锦江春”的川饭馆。名字虽然光鲜亮堂，饭堂也足够大，却充满一股污秽阴暗之气，很多麻袋随意堆在角落里，随着人来人往的匆匆脚步，斑驳陆离的墙面上不时浮起一阵尘土来。

向敏中忙解释道：“别看这家馆子污浊不堪，却是蜀人开的，川饭最地道，价格也便宜，大凡来京师的蜀人，吃不惯中州饭食，都要来这里。”

潘阆往饭馆里一看，果见馆子里食客坐得满满当当，大多是操着蜀音的行商、脚夫等，有密密交谈的，有高声叫嚷的，酒气中夹杂着一股汗味，好不热闹。

向敏中又道：“相国寺桥太过低平，无法让舟船通过，这里的码头是汴河西进东京的最后一站，因而纤夫、脚夫之类的格外多，不过潘兄既指名要吃最地道的川饭，少不得要将就点。”潘阆笑道：“好极了，要的就是种市井味道。”

二人往靠近门边的一张空桌坐下，叫了好几遍，才有伙计上来招呼，向敏中遂请潘阆点了几样菜。伙计道：“今日人多不说，店里最好的两名厨子又被召进大内皇宫了，客官怕是要多等一会儿。”

潘阆大奇，道：“锦江春竟有这样的名气，连皇宫都要征用你们的厨子？”伙计道：“也不全是啦，不过是小店川饭做得地道，宫里的花蕊夫人爱吃家乡饭菜，所以常常会派人来小店买酒菜回宫。不过只有花蕊夫人要在宫中置办宴席的时候，才会临时召厨子进宫做菜。”

伙计口中的花蕊夫人，即后蜀国主孟昶宠妃费氏——冰肌玉骨，艳绝尘寰，又精通诗词，才貌兼备，是天下有名的美人。大宋灭后蜀后，孟昶与花蕊夫人都被俘虏，押送到汴京朝见太祖皇帝。献俘当日，京师官民倾城而出，人山人海，挤满御街两旁，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花蕊夫人

身上。虽然她只穿着代表囚犯身份的贴身白衣，不施脂粉，但绝世的容貌仍然深深震撼了众人，尤其那份亡国的哀戚，那份被千百万民众围观的屈辱，更为她平添了一种令人心动的楚楚风致。她的眼睛那么明净澄澈，如一潭湖水，照亮了整个开封。她又是那么迷离脆弱，似一朵小花，不得不以纤弱的身躯来承担风风雨雨。无数人称赞她的千娇百媚，无数人关心她未来的命运，更有无数人望美人而兴叹。宣德门献俘后，大宋官家赵匡胤当场赦免孟昶死罪，封其为秦国公，其妃费氏为秦国夫人。然而七天后，孟昶暴死，花蕊夫人被接入大内，由亡国之妃摇身变为官家的新宠，由此引来无数热议。第二任皇后王氏死后，赵匡胤甚至一度要立花蕊夫人为皇后，还是宰相赵普以“亡国之物不祥”为由加以劝阻才罢休，另选邢国公宋偁之长女宋氏进宫，立为皇后。

潘阆听说，不由得很是感慨，道：“后蜀灭亡九年，花蕊夫人进宫也有九年，她仍然念念不忘家乡风味，想来是个十分恋旧的女子了。”

等了好大一会儿，饭菜才陆陆续续端上来，辣得二人噓声连连，满头大汗。吃完饭出来饭馆时，竟发现衣衫已全部湿透了。

向、潘二人回来汴阳坊，张咏已经回来，甚是沮丧，告知二人道：“官家亲口告知，欧阳赞决计动不得，谕令我们几个不得再追查王彦升一案。”

向敏中大奇，问道：“这是为何缘故？”寇准道：“莫非官家自己内心有愧，觉得对不起聂平，之前他不也赦免了假聂保的死罪么？”潘阆道：“你觉得那是赦免么？将一个好端端的男子刺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罚去守城门，让千百人指点围观，宁可被处斩弃市，也好过受这份活罪。”

张咏道：“我也问起缘由，但官家说事关军国大事，非我等所能参与。”潘阆冷笑道：“终于扯上军国大事了。向兄，你快将咱们今日发现的大事告诉他们二位。”

向敏中便说了两名死亡刺客正是南唐郑王李从善的随从，以及后来种种惊人的发现，道：“如今这件事只有我们四个知道。我因担心劫走高

琼的人有重大图谋，本待马上进宫将所有一切禀告官家，但潘兄觉得不妥，所以我想跟几位商议过后再决定。”

张咏和寇准面面相觑，不愿意相信博浪沙行刺事件背后的主谋竟是大宋，然而证据就在眼前，却又不得不信。

潘阆道：“我本就不赞成向兄揭明博浪沙，眼下官家又不准我们追查欧阳赞，更是不能再去禀告官家了。”向敏中道：“好，我同意潘兄之意，暂时不揭破此事。不过潘兄是认为欧阳赞也跟博浪沙有关么？”

潘阆道：“欧阳赞带着一大群人紧随在李稍车队的后面，你们认为是巧合么？”张咏道：“官家已经向我说明，李稍员外是受朝廷之命带商队掩护北汉使者，因为北汉畏惧契丹，在与大宋达成协议前，不想让媾和消息外泄。”

潘阆道：“官家这般安排决计没错，既高明又安全，当然咱们说这话要暂且忽略行刺一事。李稍并无可疑，这人是精明至极的商人，不会多问任何分外之事，所以朝廷才会挑中他。再说欧阳赞的来历，眼下我们已经能肯定欧阳赞就是真正的聂保，是他暗中下毒杀了王彦升，但这对他应该只是意外事件，他原先并不知道会在小牛市集遇到仇人王彦升。”

张咏道：“这不可能。欧阳赞如果不是早有预谋，又临时上哪里去找乌头毒药？”潘阆道：“这就愈发证明欧阳赞有大图谋，行囊中早备有乌头毒药，为阻止我们追查，甚至不惜交出冒充自己身份的假凶手。”

张咏道：“我已经向官家再三强调欧阳赞有大图谋，但他只是不听。当时我差点就以为欧阳赞是朝廷的人，可一想也不对，他若是朝廷的人，又怎么会杀王彦升呢？”

潘阆道：“欧阳赞的身份不难推测，他应该是真正的北汉使者。试想他若不是先跟张咏缠斗，后来又因王彦升而受阻，他应该能与李稍前后脚到达博浪沙。”张咏道：“如果欧阳赞是真正的北汉使者，倒能解释官家为何不让我们再追查王彦升一案。可既然北汉想低调行事，大宋也因此出动李稍员外的商队作为掩护，他如何又要单独带一大队人马跟在后

面呢？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向敏中道：“这确实是个疑点。不如我们再去樊楼，向李稍员外打听商队一路南下的情形。就算他不知道欧阳赞的身份，也该留意到车后有这么大一队人马。”潘阆道：“李稍太老道，不如由张咏直接去问他女儿李雪梅更好。”

寇准忽道：“我不赞成压住这件事。既然已经有证据证明刺客是大宋所派，我们应该当面向官家问个清楚。”潘阆道：“我跟向兄都不赞成这么做。张咏，你呢？”

张咏迟疑道：“我其实是赞成寇准的，不过这样就是二对二的局面。这件事太过重大，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我们便不能揭穿。所以，我还是站到你们这边的好。”寇准遂无话可说。

张咏独自来樊楼找到李雪梅，问起欧阳赞一行的情形。

李雪梅道：“张郎指的是那对爱下棋的夫妇么？我们在澶州^[5]遇到过他们，同行过一段，我们商队车多货多，所以他们很快领先我们，但一路关卡下来，我们又超过了他们许多。”

张咏心道：“啊，欧阳赞人马虽多，却是轻装简行，脚力当远远超过李稍一行，只是他们要接受沿途关卡检查，而李稍车队则有大宋地方官暗中接送，一路通行无阻，所以慢慢累积下来，他们反而落在后面许多。如此看来，这欧阳赞根本不是什么北汉使者。既然如此，官家为何又要全力庇护他呢？”他心中有事，不及与李雪梅多谈，便道谢告辞。

李雪梅问道：“张郎可有唐晓英的消息？”张咏住的是李稍的宅子，服侍的女使也是对方所派，料来难以瞒过，只得讪讪答道：“英娘为人所救，眼下正藏在我住处。”李雪梅也不惊异张咏为何窝藏开封府通缉的要犯，只点点头，道：“我改日再去看她。”

张咏大喜道：“多谢娘子。”李雪梅奇道：“多谢我做什么？”张咏笑道：“谢谢娘子不会去开封府告发我窝藏重犯。”

李雪梅叹道：“唐晓英也是为阿图所逼，阿图又是家父的小厮，论起来樊楼也有干系，有什么谢不谢的。”

出来樊楼时，正遇到欧阳赞的几名奴仆进来饮酒，那几人之前曾在小牛市集与张咏冲突交过手，相互认得。张咏见对方故意扭转头不理睬自己，心头有气，也不打招呼。忽无意中瞥见一人腰间各围着一根鲜红色腰带，衬着缠枝牡丹纹的金饰扣带，腰带上还挂着一根蹀躞带^[6]，上面挂着指小刀、火石、针筒等物件。愣得一愣，忙赶回汴阳坊，告知同伴道：“欧阳赞那一伙人是辽国契丹人。”

寇准道：“张大哥如此判断，是因为欧阳夫人是契丹人么？”张咏道：“不是因为这个。我刚才遇到欧阳赞的几名随从，内有一人围着徐吕皮腰带，是用回纥野马皮揉以卤砂制作而成，因野马难得，所以是契丹最上等的腰带。那人穿的靴子也是红虎皮靴子，当然不是红色老虎的皮，而是回纥的一种獐皮。在契丹，只有达官贵人才穿得起。而且他佩戴着蹀躞，这也是契丹男子的习惯。”

潘阆道：“我也曾经到过辽国，徐吕皮、红虎皮确实都是稀奇之物，大宋与契丹不通往来，所以中原更是罕见。如果这些人当真是契丹人，那么欧阳赞也早已投靠辽国，难道官家庇护他是因为这一点么？”

寇准道：“这怎么可能？官家即位之初，已放言称契丹是我朝大敌。大宋跟辽国虽无交战，不过是因为中间隔了北汉的缘故，北汉一灭，两国必然开战。”

张咏是个急性子，道：“我们何必在这儿猜来猜去，不如直接去问官家，看他是不是知道欧阳赞是契丹人？又为什么要庇护他？”

正说着，内侍行首王继恩赶来，告知四人道：“官家命我来告知几位，须得全力追查樊楼古遇刺一案，不得再将心思用到别的案子上。”

潘阆忍不住道：“别的案子是指王彦升被契丹人杀死一案么？”王继恩吃了一惊，道：“你们都知道了？难怪官家说你们几个不容小觑。”

张咏道：“官家既已知道欧阳赞是杀死王彦升相公的真凶，又是辽国

派来开封的奸细，为何还要庇护他？”王继恩沉吟片刻，道：“既然你们已经查到这个地步，我也不妨直言，欧阳赞不是辽国派来开封的奸细，而是来与大宋议和的使者。”

张咏道：“啊，北汉瞒着辽国与大宋媾和，辽国也同时派使者来议和，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王继恩道：“不仅你们意外，当欧阳赞主动表露身份时，官家以及知情的官员都吃了一惊。但无论如何，这是件好事。所以官家命你们不可以再追查欧阳赞，而是要查清樊知古遇刺的案子。”

潘阆冷冷道：“官家是想尽快听到樊知古遇刺跟南唐有关么？”王继恩愕然反问道：“难道不是南唐所为么？”

寇准正要如实回答，向敏中重重咳嗽一声，道：“我们已经查到是高琼的同伙下的手。如今高琼是解开案子的关键，只要追捕到他，一切都能水落石出。”王继恩道：“高琼一伙先后在我大宋境内刺杀北汉使者及南唐降臣，可谓穷凶极恶，官家准你们调动三衙禁军全力缉捕。”

向敏中道：“遵旨。请大官转告官家，我等定当尽力追查高琼下落。”王继恩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送走王继恩，寇准皱眉道：“如今咱们要去哪里找高琼？开封府、排岸司均已出尽全力搜索，却无任何踪迹。”向敏中道：“朝廷跟北汉、契丹同时媾和，更急需借口，好对南唐用兵。官家在意的不是高琼，而是那些劫走高琼的人，万一到用兵的关键时刻，南唐突然推出高琼来，将真相公布于众，那么之前朝廷的所有努力都付诸流水了。”

张咏道：“不仅如此，北汉知道刺客其实是宋人，也会迁怒大宋，和谈破裂不说，还要兵戎相见。所以我们不能让对方得逞，必须得抢在南唐前头救出高琼。”

潘阆道：“如果真的是南唐劫走高琼，为何对面的李从善到现在迟迟不见任何动静？反倒是咱们这边多了好些个鬼鬼祟祟的闲汉。”寇准道：“潘大哥是说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们？”潘阆道：“你不相信么？”

张咏自告奋勇地道：“我去翻上墙头看看。”片刻后又匆匆回来，

道：“果真如此。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向敏中道：“不用去管这些人。张兄说得对，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高琼。他如今已经不仅是牵涉进行刺一案，而且事关几国邦交。”

潘阆道：“门外那些人大概也是想跟着我们找到高琼，好杀他灭口。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要救他，好弄清一切真相，还是任凭他被杀死？”

众人一时无语，心中反复自问，到底该如何抉择。高琼不但不是一个坏人，而且是大宋的勇士，他仅仅是奉命行事，还在被捕后以惊人的意志抵挡住拷打，以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今他虽被人救走，面临的必然是更可怕的酷刑，那些人为了从他口中得到真相，定会穷尽一切手段。而真相会令大宋陷入危机，这一点，高琼清楚，张咏、向敏中几人都清楚。

那么，高琼人到底去了哪里？他还能活多久？

[1]池州：今安徽贵池。当时属南唐。

[2]刘继业后改名杨业，即为演义小说中杨令公原型，其妻折氏即佘太君原型，刘延朗即杨六郎杨延昭原型。

[3]宋代募军不问来历，重犯也可以免死参军。

[4]房州：今湖北房县，地处武当山。

[5]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后来宋真宗即在此处与辽军谈和，签订了著名的屈辱性条约“澶渊之盟”。

[6]蹀躞（dié xiè）：北方契丹男子流行佩戴在革带上的一种小带子，上面用来挂常用物件。蹀躞带上装饰的材质和数目的多少，代表主人身份的高低。

第六章

惊天秘密

秦国统一中国后，和氏璧最终落入秦始皇嬴政之手。秦始皇命人将这块玉璧琢成玉玺，宰相李斯亲书八字鸟虫状篆书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雕成之日起，这块玉玺便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被隆重供奉在咸阳皇宫的符节台上，号称传国之宝、国之重器，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皇权的象征。

却

说清明节当晚高琼被人神奇救出浚仪县狱，一出地道口，便有人抢上来往他头上套了一个厚厚的黑布套，令他无法看清周围情形。那些蒙面劫狱者摸进牢房时，只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钥匙打开锁住他脖子的颈钳，并未去掉手铐脚镣，显是惧他身怀武艺会趁机反抗逃走，他已猜到这些人来意不善，只是任凭摆布，一言不发。

有人上前扯下他衣服，似在查看他肩头刺青，随即拍了拍手，又有人执住他手臂，微微掀起头套，举起一杯东西往他嘴中递来。他闻见酒气，知道酒中一定下了迷药，坚持不肯饮下，只道：“你们既从狱中救了我，总算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决计不会出声呼叫，既连累你们，也害了我自己。”有人冷笑道：“这里可轮不到你发话。”

又上来两人动手，抬高下巴，捏紧鼻子，迫他张大嘴唇，灌下了那杯药酒。他只觉得胸口一热，头开始晕眩发昏，依稀感到有人打开了手铐，被禁锢多日的双手终于得到了自由。他含含糊糊地道：“你们……你们是……”话音未落，便不省人事。

只觉得全身晃晃悠悠，酥软无力，如在云端。再醒来时，却是红烛高照，异香扑鼻，陷身在锦绣软褥中，身子早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新衣裳。一名身穿纱衣的绝色女子正坐在床头，用木梳梳理他的头发，一丝一缕，极其细心。

高琼一愣，坐起来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女子抿嘴笑道：“高郎自己难道不知道么？”高琼道：“啊，该不会是……”他是盗贼出身，常年被官府追捕，对人有本能的警觉，忽然瞟到床边帷幔闪动，蓦然意识到什么，及时住了口，推开那女子的手，冷笑道：“你们不必用美人计来套我的话。还是出来吧。”

帷幔后果然还站着一人，闻声笑道：“高郎好警觉的性子，既然如此，也没有法子了。”似不愿意高琼看到自己的脸，举袖遮住面容，疾步走出了房去。片刻后闯进来几名高大的蒙面男子，将高琼从床上拖下来，反手缚住，又用黑布套套住脑袋，带出房间。

高琼药力未过，全身酸软，无力抵抗，被人拖着走了长长一段路，按在一张椅子中坐下。四周灯光闪动，影影绰绰有不少人影，但却无人出声，似在等待什么重要人物到来。

等了小半个时辰，一阵脚步声纷沓而至，有几个人走进房来。高琼隐约觉得一人来到面前站定，当即问道：“你们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面前那人森然道：“我花费这么大力气将你救出大牢，你怎么没有丝毫感激之意？”听声音年纪已然很大，似有五六十岁，虽然老迈，却有一股凛人的威严。

高琼道：“多谢。敢问阁下高姓大名？”

那老者也不答话，只哼了一声，当即有人上来扯开高琼衣衫，露出肩膀。那老者凑上来仔细看过，道：“不错，确实是渔阳高氏家族的标志，而且是自小刺上的，假不了。”

高琼道：“你既然救了我，如何又要将我囚禁在这里？”那老者道：“我的目的不是要救你，而是要查明真相。你不是契丹人的刺客。”高琼道：“阁下不是已经看过我肩头的刺青了么？”那老者道：“不错，你是出自渔阳高氏，但我知道你不是契丹的刺客。说，是谁派你和你的同党到博浪沙行刺？”

高琼故作惊讶道：“莫非这里就是开封府大堂？我是被从浚仪县转押到开封府了么？”那老者道：“这里可比开封府厉害多了。你不肯交代出幕后主使，也由得你，我也不会像开封府那般派人拷打折磨你，那不过是最低劣的手段，对付你这样的人是没有用的。但你一日不说实话，就休想离开此处，我自有办法来对付你。来人，把他关起来。”

立即有人上前提起高琼，解开绑绳，换上手铐脚镣，挟来一间囚室，取下头套，将他推了进去。他只觉得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好不容易稳住身子，打量四周。

那是间不见天日的地牢，只有墙壁上一盏油灯跃跃闪动，牢中极为潮湿，木栅栏连成的墙面上不断渗出水来。地面也是一根一根的圆木连接而成，湿漉漉的。墙角蹲着一名二十余岁的男子，衣衫褴褛，手足均

戴了粗笨的镣铐，正炯炯盯着新进来的高琼。

高琼忍不住先开口问道：“你是谁？”那人问道：“你又是谁？”高琼想了想，道：“我叫高琼，是契丹派来刺杀北汉使者的刺客。”那人道：“我叫林绛，是南唐派去与契丹联盟的使者。”

二人互相瞪视许久，忽而异口同声地道：“你骗人！”

高琼先道：“你怎么知道我骗你？”林绛道：“我奉国主之命出使契丹，用一件惊天大秘密换取契丹的军事联盟，可契丹皇帝认为南唐气数已尽，不愿意贸然出兵相助。但他们又想得到大秘密，所以扣住我拷打，带我来中原也是想找到大秘密。关我在这里的人就是契丹放在中原的奸细，你若是契丹的刺客，怎么会也被关来这里？”

高琼全然不信，道：“你不必再谎言骗我。我知道你跟张咏一样，是他们有意派来套我话的，这一套我已经受够了，休想再让我上当。”林绛道：“我骗你做什么？”撩起自己衣衫，露出累累伤痕来，道，“我已经被契丹刑囚数月，这些伤总不是假的。”

高琼蓦然认出那男子来，“啊，我见过你！你就是那马车中的男子。你……你……”

原来那林绛就是博浪沙厮杀时从马车跌出来的受伤男子，当日他乘坐的马车被脚夫劫走，北汉人驰马追赶，最后脚夫主动弃车，方才追回。高琼受伤被擒后一直被押在商队旁，对北汉人死命要追回马车的举动一清二楚，原以为那受伤男子是北汉人的首领，哪知道他竟自称是南唐的使者，还被契丹人关在这里。

高琼原以为李稍护送的商队中只有北汉使者，哪里知道还混有契丹一方的人，虽一时难以置信，然而仔细回忆后，不由慢慢意识到林绛的话很可能是真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一切事情——

南唐意图避开大宋与契丹结成军事盟友，一点都不稀奇，这也是南唐立国以来的策略。早在五代时期，南唐便已经与契丹联盟往来。南唐雄踞江南，地处江淮之间，辽则远属塞北，两国中隔中原地区，王朝更迭频繁，但南唐与辽一直互通友好，隐隐有远交近攻的策略。契丹曾数

度派遣使者至南唐，献上马、牛、羊等方物。南唐保大元年，中主李璟即位，曾遣公乘镒由海上至契丹，以续旧好，两国使节不断。后晋时，高祖石敬瑭称臣于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并向契丹皇帝行父子之礼，自称儿皇帝，倾心依附。南唐宰相宋齐丘为从中离间，有意派刺客刺杀了出使南唐的契丹使者，令刺客被捕后自诬为后晋所派。契丹果然大为恼怒，不久后就发兵灭了后晋。这一极其高明的栽赃事件一直到宋齐丘死后才被人揭发出来。后周时，世宗柴荣对契丹与南唐相交深以为忌，有意从中破坏。一次辽国派遣使者到南唐，南唐特意为使者在清风驿举行盛大的夜宴。契丹使者酒酣之时，离席去上厕所，被后周刺客刺杀，割走首级。南唐官员久等不见使者回来，赶到厕所，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多时。辽国怪罪南唐，从此断绝了往来。然而自大宋灭掉后蜀、南汉后，南唐皇帝李煜就陷入了异常的恐惧中，主动向大宋称臣——李煜不得称“皇帝”，而是称“国主”，居住的宫殿也废除了鸱吻；李煜所下谕旨，不再称“圣旨”，而是改称为“教”；中央的行政机构亦改变了称呼，如中书、门下省改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改为司会府等。如此贬损制度，自然是刻意修藩臣之礼，表示不敢与大宋皇帝平起平坐之意。并且不断贡献方物献媚大宋，左支右绌，为此南唐府库力殫财竭，可是依旧不能缓解危机，因而李煜又想到了派使者与契丹结盟、利用契丹从北方牵制大宋的法子，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处境，这也确实是南唐唯一的出路。

林绛所称契丹对南唐的态度也符合事情。南唐一面向大宋称臣，竭力谄媚讨好，一面暗中派人与契丹重修于好，这自然让以勇力自负的契丹很是看不起。之前两批出使南唐的使者遇刺后被割去首级，其中一次还是南唐自己所为，也不是契丹所能轻易释怀。南唐占据江南，正是中原最富庶之地，大宋势在必得，契丹早已看出这点，也不愿意为这样而贸然得罪大宋——大宋立国后，契丹虽未与大宋来往，可也从未公然挑战，这种平衡是相当微妙的，一旦被打破，双方都要付出代价。当时的辽国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胝河，南至白沟，已经是一个幅员万里的大帝国^[1]，征服诸部，雄视良方，天骄踔厉，前史罕见，对于立国仅十四年的大宋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不然大宋皇帝也不会弄一个封桩库预备用金钱来赎回燕云十六州。

契丹既无意再与南唐结交，当放回使者，不过扣押使者也不罕见，罕见的是扣押后还要严刑拷打，这实在是大大有违邦交原则的事。如此可见林绛所称的大秘密有多大了，大到契丹不远万里，派人押送他来大宋京师。

诚如林绛所言，契丹南来开封的目的是要得到大秘密，而北汉表面与大宋媾和并无真心，既是契丹人带林绛南下的掩护，又能窥测大宋的军政情况。对大宋而言，南、北均未平定，统一天下路途漫漫，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上上策。北汉现任皇帝跟大宋皇后本是亲戚，若是北汉主动提出媾和甚至归降，必定令大宋惊喜异常，这次指派开封首富李稍亲自率商队前去边境接应便可见重视程度，而这些正是契丹想要的——因为将林绛这样一个囚徒押来开封并不容易，沿途关卡重重，若是由北汉使者带着林绛混在商队中，不仅沿途不必接受关卡检查，还有大宋地方官一路暗中接送。如此看来，那群奇怪的脚步夫不要别的货物，只要马车，为的也是马车中的林绛了。

林绛见高琼认出自己也很是惊讶，道：“原来你当真是那些蒙面强盗中的一个。”随即笑道：“可惜我知道你在说谎，你不是契丹人派来的。”

高琼道：“你能肯定是契丹人关你在这里么？我可不大信，如果这些人是契丹人，他们为什么要冒险从县狱中救我？若只是想洗清嫌疑，他们大可通过北汉使者出面揭破，威逼朝廷调查。”林绛道：“你称朝廷了，你是宋人，对不对？”高琼哼了一声，并不回答。

林绛叹道：“实话告诉你，我被从辽国上京押到北汉都城太原^[2]，再由北汉边境进入中原，一路带来开封，半途逃跑过一次，又受伤被捉回，我身边昼夜不停地有契丹人和北汉人看守，你说我会弄错么？”

他乘坐的马车被北汉人从脚步夫手中追回后，车边一直有宋禁军军士，他并未呼救，这是因为南唐派使者意图与契丹结盟的事绝不能让大宋知道，而契丹、北汉也有顾忌，所以双方都不声张，就此安然无事。

高琼又仔细凝思一遍，对林绛所言再无怀疑，忙问道：“那么你所知道的大秘密是什么？”林绛笑道：“现下我倒怀疑你是他们派来套我的话的了。不过告诉你也无妨，反正契丹人早就知道了，那个大秘密就是传

国玉玺。我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

高琼虽然早有心理准备，还是忍不住大吃了一惊，半晌才讷讷问道：“你说的是秦始皇用和氏璧琢成的那块玉玺么？”林绛道：“当然，天下除了这块玉玺，谁还能当得起‘传国’二字？”

传国玉玺最初只是一块玉石，战国时期楚国人卞和在荆山^[3]下发现了它，抱去献给楚厉王。玉工鉴别后却说这不过是一块普通石头，于是楚厉王以欺君之罪砍下了卞和的左脚。楚武王即位后，卞和又抱着玉石来献，却仍然被玉工鉴定为石头，楚武王又砍其右脚。楚武王死后，楚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石在楚山下痛哭了三夜，哭干了眼泪后又继续哭血。楚文王得知后派人去询问原因。卞和道：“我哭并不是因为被砍去了双脚，而是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楚文王便命人剖开这块玉石，果真见到一块稀世璞玉，遂命名为和氏之璧。卞和献玉有功，楚文王感其忠义，特赐封其为零阳侯，然卞和辞而不就，不过卞和献玉的故事从此传为千古佳话。

和氏璧最终的形状是一块平圆形中心有孔的玉器，从正面看为白色，侧面看则为碧绿色，色混青绿而玄，光彩射人。更为奇特的是，这块玉璧触手生温，不染尘埃，能在夜中发光，所以又称“夜光之璧”，成为举世公认的稀世珍宝。

自卞和献璧，从楚文王到楚宣王的大约三百多年间，和氏璧一直是归存楚国王室，世接代传，为楚国镇国之宝。楚威王时，和氏璧被赐给伐魏有功的相国昭阳。某日昭阳大宴宾客，酒酣之时，取出和氏璧供众人观看赏玩，结果和氏璧在宴席上离奇丢失。昭阳派人四处搜寻，弄得鸡飞狗跳，却是一无所获。当时鬼谷子的高徒张仪学业期满，正投奔在昭阳门下为门客。其人家境贫寒，郁郁不得志，当日又在宴席上，因而被怀疑是偷走和氏璧的首要嫌犯。昭阳命人严刑拷打张仪，张仪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却始终不承认偷了玉璧。后来他设法带着妻子逃离楚国，来到秦国，受到秦惠文王的赏识，当上了秦国相国，连横霸秦，成为战国风云人物。

和氏璧失踪数十年后，突然在赵国都城邯郸出现，为赵国宦者令缪贤在集市上购到。不知道卖璧者是本身就不知情，还是怕惹祸上身，竟

丝毫未提玉璧来历，价格也相当公道，只是普通玉璧的价钱。缪贤买回家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和氏璧，后经玉工鉴定为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后，登时喜之若狂，爱不释手。赵惠文王得到消息后，派人向缪贤索要和氏璧，缪贤不舍得就此献出天下至宝，推托自己没有玉璧。赵惠文王趁缪贤外出打猎时，派军队冲进其家中，搜走了和氏璧。缪贤怕赵王降罪，打算逃去燕国，其门客蔺相如劝阻了他。缪贤肉袒负荆，向赵王告罪，赵王果然原谅了他。

不久后，秦国听说和氏璧在赵王手中，派人送信到赵国，提出要以十五座城池交换和氏璧。赵惠文王明知道秦国居心叵测，却畏惧秦国强大，不敢不依。正为使者人选发愁时，缪贤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蔺相如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带着和氏璧向西进入秦国国都咸阳。秦昭襄王坐在章台宫接见赵国使者，蔺相如捧着和氏璧进献。秦昭襄王非常高兴，把和氏璧传给妃嫔及左右侍从人员看。蔺相如看出秦王没有把城池交给赵国的意思，就假称璧上有瑕疵，拿回和氏璧，随即高高举过头顶，当面揭穿秦国骗璧的阴谋，并表示如果秦王强夺，他将与和氏璧同归于尽。秦昭襄王生怕蔺相如撞碎和氏璧，忙婉言道歉。蔺相如便要求秦王斋戒五天，在朝堂上安设九宾之礼，他才能献上和氏璧。秦王无奈答应，将赵国使者一行安置在广成传舍里。蔺相如料定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必定违背信约，不会拿城换璧，就让自己的随从穿着粗布衣服，怀揣和氏璧，从小道逃回赵国。五日后，蔺相如到朝堂告知和氏璧已送回赵国。秦昭襄王虽然生气，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放蔺相如回国。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

秦国统一中国后，和氏璧最终落入秦始皇嬴政之手。秦始皇命人将这块玉璧琢成玉玺，宰相李斯亲书八字鸟虫状篆书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雕刻则由咸阳著名玉工孙寿完成。玉玺玺体方圆四寸，钮呈五螭五虎盘踞形状——螭是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黄色龙，是神圣之物；虎则是威猛的象征。这两样最能体现皇帝的独尊地位和权威。这块玉玺自雕成之日起，便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被隆重供奉在咸阳皇宫的符节台上，号称传国之宝、国之重器，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皇权的象征。

秦代灭亡后，秦二世胡亥的侄子子婴将传国玉玺奉给了最先进入咸

阳的刘邦，尽管刘邦当时在各支义军中实力最弱，但他最后仍然得到了天下，建立了强大的汉朝。因而朝野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得传国玉玺者得天下，得之表示受命于天，失之则是气数已尽。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派人进宫索要传国玉玺。皇太后王政君又气又恨，举起玉玺朝讨印者扔去，由此崩掉了玉玺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此后，传国玉玺一直是天下霸者共逐之鹿，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会被讥为“白板皇帝”，被认为底气不足，而遭世人轻蔑。

唐代立国时，传国玉玺被隋炀帝皇后萧氏带入突厥，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只得重新自制玉玺，新的传国玺为白玉所雕，上刻“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八个篆字。因唐高祖李渊祖父名李虎，虎成为唐代国忌，需要避讳，所以钮首只有五螭盘踞。不过“皇帝景命，有德者昌”玺文带有典型的贞观流风，比妄自尊大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高明了许多。后来唐军大破突厥，迎萧皇后回中原，秦始皇传国玉玺也重新落入唐太宗手中。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佑四年，朱温废唐哀帝，夺传国玉玺，建立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玉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瑭引契丹军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玉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玉玺就此失踪。当时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也知道传国玉玺对中国的意义，一度派人大肆搜寻，却终无所获，这才相信后唐宰相冯道称玉玺已经烧化的说法，就此作罢。

高琼听林绛称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不禁骇然，半晌才道：“传国玉玺不是早就被焚毁烧化了么？”林绛道：“你这么个大男人，难道也相信一块传了上千年的玉玺被大火烧成灰烬的说法？那只是传说焚毁，并没有真正焚毁。”

高琼道：“可是自后唐以来，不独契丹人竭力索取过传国玉玺，就连后晋、后汉、后周都派出大量人力在宫中、民间反复搜索，均无消息。你们南唐一向与中原为敌，被阻隔在中原之外，如何能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我不信，一定是你们国主为了打动契丹结盟，故意编造出来的谎言。”

林绛道：“你不信，自然有人信，不然契丹何必命北汉假意与大宋媾和，万里迢迢押送我来中原？倒是你才真真可笑，对着这些契丹人自称是契丹派去刺杀北汉使者的刺客。”

高琼道：“那不过是契丹人天真，才相信了你的谎言。你是南唐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林绛正色道：“那么我便实话告诉你，我本来也是中原人。”

高琼道：“你是中原人？”林绛点点头，道：“你可知道后周末年‘点检做天子’的讖语？”高琼道：“当然知道，当今大宋皇帝便是当日的点检，正因为有此讖语，他才在陈桥驿被众将士黄袍加身。”

林绛道：“这句话一开始就不是讖语，只是一场有计划的争权夺利的阴谋。当时后周世宗柴荣在世，最亲信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与殿前都点检张永德二人，李重进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张永德则是郭威女婿，二人名望地位相当，不分高下。李重进属下部将为了打击张永德，有意刻下‘点检做天子’的木牌扔在军中，果然引来柴荣猜忌，免去了张永德殿前都点检的职务。事后李重进知道后重罚了部将，主动向柴荣坦白，由此被外放为淮南节度使。赵匡胤这才得以趁机崛起，等到柴荣病死，利用地利之便先发制人，发动了陈桥兵变，建宋代周，当上了皇帝。李重进自然不服，举兵反宋。赵匡胤率大军亲征，攻破扬州，杀死了李重进全家。”他直接称呼当今大宋皇帝的名字，犯了国讳，可谓大胆之极。

高琼料来林绛不会没来由地说这么长一段故事，心念一动，问道：“你是李重进之子？”林绛道：“不错，你竟能事先猜到。”

高琼道：“扬州临近南唐，李重进起兵时，曾派人向南唐结盟求援，不过为南唐所拒。你既刻意提这么一段故事，当是与你身份有关，足以证明你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

林绛叹了口气，道：“我本姓李，名延福。家母郭氏是后周太祖一母同胞的亲姊姊，曾受太祖命专门追寻传国玉玺。太祖有言在先，只要能找到传国玉玺，就立家父为储君。事情本已有眉目，但太祖突然病重，不但立内侄柴荣为嗣，还特意将家父召至病榻前，命他向柴荣下跪，定

君臣之礼。家父家母愤愤难平，就此隐瞒了传国玉玺一事。”

高琼道：“得传国玉玺者得天下，你父亲既早瞩目帝位，为何不趁早取出传国玉玺？”林绛道：“不是人人都像你想的那样——为了得到帝位可以放弃一切。家父既然在太祖面前答应要对柴荣尽臣子之礼，便一定会做到。后来举兵反宋，实是因为赵匡胤谋反篡位在先，不过当时开封已经为宋军控制，取到传国玉玺并不容易。”

高琼道：“这么说，传国玉玺是在开封城中了？”林绛道：“当然。不然契丹人为何冒险押我来这里？”

高琼见他连月来备受酷刑折磨，遍体鳞伤，形容极其憔悴，不禁大起惺惺相惜之心，正色道：“林兄，你我虽非同路，可高某十分敬佩你是条好汉。望你一定要挺住，不要将传国玉玺交给契丹人。”

林绛笑道：“这么说，你是承认自己不是契丹人了？”高琼道：“我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他们都已经知道。”

林绛道：“嗯，你放心，任他们怎么拷打我，我都不会说出传国玉玺的下落。”他身上本有重伤，又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早累了疲惫不堪，当即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地牢里面没有窗户，牢门上虽有一扇小窗，却也不见丝毫日光。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牢门忽然打开，闯进来两名蒙面黑衣人，往林绛头上套了一个黑布套，将他架了出去。过了大半个时辰，他才被重新送了回来，双眼翻白，全身湿透，被扔在地上后动也不能动，只大口喘着粗气，口鼻中不断有清水流出。

高琼忙过去扶他坐好，问道：“他们又用刑拷打你了？”隔了好半晌，林绛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不必惊讶，这是我每日都要经历的刑讯，习惯了就好了。我每被带出去一次，就表示又是新的一天了。”

高琼见他气息微弱，便扶他躺好，将头枕在自己膝盖上。心道：“林绛不肯说出传国玉玺下落，自是因为关系重大。然而他被囚多日，想来已经经历了无数酷刑，他也可以说得上是条硬汉，这些契丹人明知折磨

他并无用处，还是不得不为之。可他们明明是想知道我幕后的主使，试想挖地道劫狱风险何等之大，可见他们势在必得，可为何反而对我手下留情，并不用刑拷问？”一时难以想通究竟。

林绛积蓄了一些气力，勉强坐起来，道：“多谢。高兄，你我今日同狱，也算有缘。我自知无法活着离开这里，有一件事要拜托你，如果你将来能够活着出去，烦请你带个口信给我的家人。”

高琼心道：“这些契丹人挖地道将我救出，费尽心机，必有大图。而今我知道了北汉使者和传国玉玺的秘密，他们又岂能容我活着离开？”见林绛目光中流露出热切的恳盼，实在难以拒绝，便点头道：“好。”林绛道：“我养父在南唐为大将，他膝下无子，承蒙他待我如亲子，请你……”

高琼失声道：“莫非你养父是林虎子林仁肇？”林绛道：“不错，他是南唐第一名将，难怪你立即就能猜到。”

高琼冷冷道：“我不仅能猜到，还认得你养父。”林绛道：“什么？你认得我养父？莫非你竟是南唐人？”高琼别转头不答，胸口剧烈起伏，显是激动不已。

林绛心下焦急，又追问道：“莫非你是南唐派来的刺客，意图挑拨北汉和大宋的关系，令他们无法媾和？”

高琼一听“刺客”二字，再也无法忍耐，挺身扑上前去，双手扼住林绛咽喉，道：“想不到老天爷竟然将杀祖仇人之子送到我面前。你不要怪我，这是天意。”林绛使劲挣扎，却被高琼占了先机，总挣不开，结结巴巴地道：“你……你不能……杀我……不然……大秘密……传国玉玺……”

高琼道：“我才不稀罕什么传国玉玺！我杀了你，非但可以为我祖父报仇，那些契丹人再也不可能从你口中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手上加劲，林绛扭动了两下身子，便晕厥过去。

牢门蓦然打开，几名黑衣人抢进来，抓住高琼手臂，强行将他从林绛身上拖开，旋即有人往他头上套了一个黑布套，带出牢房。往上走了

一段台阶，来到一间屋子，有人将他按在交椅中坐下，用绳索连人带镣缚住。

有人厉声道：“眼下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你该知道你原先那一套谎话骗不了人。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是谁派你到博浪沙行刺的？”高琼反问道：“那么你是契丹人，还是北汉人？”

话音刚落，便有一盆凉水兜头浇下，事先毫无征兆。高琼陡然受凉，“啊”的惊叫一声。头套瞬间湿透，紧贴到他脸上，他只觉得呼吸困难，胸口如压大石，不由自主地想挣脱绳索，举手揭开头套，却始终难以挣开。

盘问者笑道：“这滋味不好受吧？现在你该知道在这里你只有答话的份儿，没有发话的权力。说，你是什么人？”高琼实在憋得难受，只得叫道：“我说，我说。”

便有人上来揭起头套，却并不完全取下，只露出嘴巴和鼻孔。高琼贪婪地吸了几口大气，听对方喝问不止，这才垂头丧气地道：“我是南唐濠州^[4]人。”

盘问者道：“你的意思是南唐国主李煜派你来刺杀北汉使者的？”高琼道：“是。”

盘问者哈哈大笑起来，道：“你当我们是傻子么？林绛在牢里告诉你传国玉玺一事时，你对他称‘你们南唐’、‘你们国主’，你当然不会是南唐人。我告诉你，你们两个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被我们听到了。”

高琼这才知道地牢里另有机关，有人在暗中监听内中的一举一动，将他和林绛关在一起，也是有意为之。不由得深为惊悔，他自己倒不畏死，可他身份一旦被查出，势必将危及到他的主人。

盘问者道：“你一定是宋人。说，是谁派你行刺的？是不是当今大宋皇帝？”

不管对方再如何问话，高琼只缄口不语，心中却是沮丧万分——之前的一切安排和努力都成了徒劳，他所受的痛苦以及即将面临的死亡都

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盘问者见高琼再也不肯开口，倒也不用刑拷问，只任凭他湿漉漉地绑坐在那里。

过了二三个时辰，有人匆匆进来，走到高琼面前，道：“我已尽知你来历，你还是自己实话实说的为好。”听声音正是上次问话的那名老者。

高琼道：“实话实说也可以，你先放开我，我要解手。”老者道：“你又想要花招么？”高琼道：“你们将我绑在这里几个时辰，我能有什么花招？”

老者便命人松开绳索，取来一只便桶放在椅子边上，道：“你就在这里方便，不准揭开头套。”高琼也不客气，扯开衣裤往那便桶撒了尿，刚一转身，又被按回椅子中坐下。

老者道：“眼下你可以说了。”高琼道：“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么？”

老者缓缓道：“嗯，我听说你肩头有高氏刺青后，就已经猜到你是倍太子^[5]爱妃高夫人那一系的人。”高琼讥讽道：“你连人都没有见过，就能瞎猜家承来历，莫非你是神人？”

老者道：“自然不是。我听说你在公堂上经受不住拷打，招供出是受契丹指派行刺。宋人也许会相信，但我却知道你是在胡说八道。既然你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我理所当然地就想到了你是南唐派来的。渔阳高氏久居燕地，到南唐做官的实在很少。你既认得林仁肇，称他是你杀祖仇人，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你祖父名叫高霸，父亲名叫高乾，是也不是？”

高琼道：“嗯，这个……”蓦然从交椅中站起来，埋头朝一旁撞去。他适才解手时已窥测到左边有根柱子，只要用尽全力奔出四五步，就能撞柱自杀。只是他手足戴有镣铐，又连日经受折磨，身手凝滞，刚触及柱子时便被人从旁抱住，重新拖到交椅中坐下。有人取来绳索，将他牢牢缚在椅子上，再也动弹不了分毫。

老者对他这一意图撞柱自杀的举止相当吃惊，叹息半晌才道：“你宁

死也不肯开口承认身份，可见你背后的人来头极大。嗯，是不是当今大宋皇帝派你来刺杀北汉使者？我猜他未必就是想嫁祸契丹，你主人未必知道你肩头刺青之事，你们真正想嫁祸的是南唐，对也不对？你们宋人还不知道我大辽皇帝已经拒绝了南唐使者，担心南唐与大辽结盟，所以有意派你冒充南唐刺客去行刺北汉使者，想以此嫁祸来挑拨离间，彻底绝断大辽与南唐结盟的后路。这一招，就跟当初你祖父高霸出使南唐时被南唐宰相派人刺杀、再嫁祸后晋是一个道理。”

原来高琼祖父高霸曾在辽国南京担任重职，受命出使南唐时，被南唐宰相宋齐丘指使林仁肇派刺客刺杀，割走首级，嫁祸给后晋。当时的辽国皇帝耶律德光信以为真，不久后就发兵攻灭了后晋。高霸出使时还带着儿子高乾，高霸被杀后，南唐以隆重礼仪下葬，又厚待高乾，为他在濠州安排了田舍宅邸，将江南美貌女子嫁他为妻，高琼便是出生在濠州。

高琼听那老者非但道出自己来历，甚至连行刺目的也一一指出，心惊不止。然而到此境地，他连求死都不能，只有死不开口唯一一个法子

了。

老者道：“我已尽知你的祖父姓名，追查出你幕后主使毫不困难。你还想报杀祖之仇么？你若肯听我一言，我不但助你复仇，除掉林仁肇，而且放你走，保证不再追究你幕后主使者。”一旁立即有人道：“这姓高的小子知道的秘密太多，绝对不能放走。”

老者挥手止住，又问道：“我开的条件怎么样？不然你只能像狗一样一直被囚禁这里，不见天日，直到我们想杀掉你为止。你是条硬汉，自然是不怕死的，那么我将你交给大宋皇帝怎样？我倒真想看看他如何处置你。”

高琼沉默半晌，问道：“你想要我做什么？”老者道：“传国玉玺。”

高琼道：“你要我从林绛口中套出传国玉玺的所在？”老者道：“正是。”

高琼道：“他是我仇人之子，我适才差点杀了他，他怎么可能再将传

国玉玺的秘密告诉我？”老者道：“年轻人，世事是很微妙的，亲朋好友未必能倾心相许，杀祖仇人未必不能诚意结交。对林绛，我已经用尽了手段，仍然问不出传国玉玺的下落，也许你是最适合的人选。”

高琼只觉得他话中饶有深意，一时不答。

老者便道：“我给你十日时间。十日之内你不能办到，我就亲自押着你到大宋皇帝面前。你说他会怎么做？他一定会否认是他主使你行刺。你不但会被皇帝亲自下旨公开处以极刑，你在中原的亲朋好友都要受到牵连，男子或被处死，或是刺配牢城，妇女则收入官中为妓，被达官贵人玩弄至死。这些是你想要看到的么？”

这番话重重打在高琼的软肋上，他倒抽一口凉气，只得道：“十日太短，请多给一些时日，容我考虑清楚。”那老者不应，只叫道：“来人，送他回囚室。将他二人分开，可别让他为一己之私杀了林绛。”

当即有人将高琼拖回地牢，用铁铐分别锁了他和林绛一只脚，另一端分钉在对角的墙壁上，二人走到地牢中部时便会各自被铁链扯住，最多只能勉强面对面，要想再打架是万万不能了。

高琼本有心再杀林绛，彻底断去契丹人寻到传国玉玺的念想，可当此情形，再无杀他的机会，只是默不作声。

如此过了大半日，林绛忽然问道：“你觉得我们两个还有机会活着走出这里么？”高琼道：“半分机会也没有。况且不能为亲人复仇，活着跟死了又有什么分别？”

林绛道：“你还想杀我报仇？”高琼道：“当然。”林绛道：“我知道你是高霸的后人，你须知道杀你祖父并非私人恩怨，而是政治行为，目的是要挑拨后周与契丹相斗，我养父不过是奉宋宰相之命行事。你祖父被杀只因为他是使者，换做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后果。”

高琼道：“那又如何？”林绛道：“你自己不也自称是契丹派来刺杀北汉使者的刺客么？果真如你所言，你这也是典型的政治行为，跟个人恩怨没有半点关系。”高琼愣了半晌才道：“你说得不错。”

林绛道：“我可以助你复仇。”高琼道：“你？”林绛道：“如果你能助我逃出这里，我办完一件重要的事后就让你杀了我，绝不反抗。”高琼大为意外，道：“你真愿意这么做？”林绛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高琼道：“可这里防守森严，根本不知道外面地形如何，你我手足又被镣铐锁住，走不出五步，如何能逃得出去？”

林绛道：“他们最在意的是传国玉玺，而传国玉玺的秘密只有我知道，如果你找机会胁持我，威胁不放你出去就要杀了我，也许会有一线生机。因为我若是死了，传国玉玺的秘密就此中断，再无人知道。”

高琼仔细想了想，这确实是在目前状况下最可行的法子，便问道：“你要办的重要事是什么？”林绛道：“这我可不能告诉你。你若是不放心，可一直跟在我身边，直到你杀我为止。”高琼料到这番话已落入监听者耳中，便应道：“好。”

果然隔了不久，有蒙面人进来打开脚链、套住头，将高琼押了出去。那老者正在等他，忙问道：“林绛主动跟你商议逃跑一事了么？”高琼冷冷道：“你不是一直派人暗中偷听我们谈话么，何必再多问我？”老者道：“不错。我们来安排一个计划，你先如林绛所言，假意胁持他，我再派一些人假装是你的同伙救你出去，顺便将林绛也救走，你再跟着他取到传国玉玺。”

高琼道：“你关住林绛已非一日，该知道他不是蠢人，要骗过他是极难的。天底下哪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我刚胁持了他，就有同伙来救我？”老者道：“你说得不错，同伙救人确实比较牵强。”

高琼道：“况且我已仔细考虑过，不能答应为你骗过林绛取得传国玉玺。”老者道：“那么你知道我要怎样对付你了。”高琼昂然道：“随便你怎么对我，我也不能帮助敌国取得天子信物，乱我中原。”

老者道：“我早知道你是不会轻易屈服的，这才是我们高家男儿的本色。”高琼吃了一惊，道：“原来你也姓高。”

老者道：“不错，我姓高名强，也是出自渔阳高氏，肩头有着跟你一模一样的刺青。高琼，你祖父本是契丹大官，我虽不知道你后来如何从

南唐投了大宋，但料想是因为知道了你祖父遇刺真相的缘故。你在中原出生，终究还是燕人，是我们大辽的子民，是契丹人，怎么可以提敌国之类的话？”

高琼道：“燕云十六州本是中原所有，你我都是汉人，是中原人，何时成了契丹人了？”高强道：“你祖姑姑是倍太子爱妃，论起来你跟当今辽国皇帝也是表兄之亲，如何不是契丹人？只要你肯回去辽国，晋爵封王，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岂不比你在中原任人差遣要强千百倍？”

高琼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虽说你我同族，恕我难以从命。”高强道：“那好，我愿意看在同族的份上退让一步，我不强求你助我拿到传国玉玺，只要你从旁协助救林绛出去，令他毫不起疑。甚至我还可以答应你，我可以说服我国皇帝与大宋通好，但条件是大宋也不可再侵犯北汉和大辽，如此大宋南下攻取南唐再无北顾之忧。如何？”

高琼道：“当真？”那高强便先用黑布蒙住脸，命人取下高琼头套，道：“你可看清楚了。”扯开衣衫，露出肩头的高氏家族标志，随即拔出一柄匕首，直插入肩头文身之下，道：“我以渔阳高氏家族的性命起誓，今日我答应高琼之事势必做到，不然教渔阳高氏千余口人死于刀剑之下。”

高琼心道：“我性命尽在他掌握之中，他却肯答应这么多事，又立下如此重誓，当然还是为了得到传国玉玺，不过他只要我协助救林绛出去，这实在不是什么苛刻的条件。”当即应道：“好，我答应你。”

高强道：“事关重大，你须得立个重誓。”高琼便跪下道：“皇天在上，我高琼答应协助高老公救林绛出去，绝不令他起疑。若有违背，教我五马分尸，不得好死。”

高强道：“相比于我立下的重誓，你的誓言是不是太轻了？你一心求死，以保护你的主人，五马分尸有什么稀奇？你须得以你至亲之人的性命发誓。”高琼道：“那好，我若违背今日誓言，教我和我喜欢的女子都……”

高强道：“名字！”高琼明知道说出喜欢的女子的名字很可能会成为

对方制约自己的筹码，迟疑了下，还是说了出来：“……唐晓英都五马分尸，不得好死。”

高强“啊”了一声，道：“你喜欢的人是唐晓英？”高琼道：“你认得她？”老者道：“她不是到狱中下毒害你的人么？我见过开封府通缉捉拿她的图形告示。这就说得通了，难怪她到最后一刻打翻了毒酒。”

高琼道：“什么？”高强道：“很好，你能用你钟爱的女子起誓，足见诚意，咱们一言为定。不过为了演得逼真些，取信于林绛，你少不得要受些罪了。”

一挥手，上来几名黑衣人，将高琼拖到一只大木桶边跪下，扯住他头发，将他强按入水中，等到他几近窒息时才拉他出来。如此反复几次，黑衣人松开手，高琼瘫坐在地上，连一丝挣扎动弹的力气都没有，只大口地喘气。

那高强便拍拍手，道：“可以了。”命人带他回地牢囚禁。

林绛见到高琼气息奄奄的惨状，问道：“他们终于开始拷打你了？很难受吧？”高琼往地上吐出几口水，道：“嗯，真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他们都是这样每日用水灌你么？亏得你能挺这么多次。”

两人对视片刻，忽然一齐笑了起来。

过了几个时辰，忽然有数名蒙面人举火涌进来，拿钥匙开了脚链及手足的镣铐，取出绳索反缚了二人双手双脚。

高琼心道：“这是要做什么？为何不用镣铐而用绳索。对了，他们是要将我们移出这里，用镣铐的话，怕我们挣扎弄出声响，惹人起疑。”

果然有人上来拿黑布蒙住他双眼、用布团堵了口，塞入一条麻袋中，系紧袋口，将二人如同货物般抬了出去。

走了一刻工夫，即听见有水声，高琼感到自己被扔到了一艘船上，来回晃荡不止。行不多远，便能听到人语喧哗，有纤夫的吆喝声、商贩

的叫卖声，好不热闹，应该是正经过繁华的商业街。船行了大半个时辰，有人抬起麻袋上岸，曲曲折折、上上下下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进来一间屋子。高琼被放出麻袋，只觉得双手双脚一松，有人解开了绑绳，但旋即又被镣铐锁住。他自己举手取下黑布、布团，却见林绛也在一旁，二人又如同原先那般被锁住。

牢房中点有一盏油灯，极其微弱。高琼往四周摸索，却也是跟上次那间地牢一样，均是圆木钉成的墙壁和地板，不禁好奇问道：“我们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了么？”林绛道：“应该只是一间一模一样的牢房而已。你没有感觉到这些镣铐都是新的么？原先铐住我手脚的镣铐可是沾了不少我的血肉。看来京师发生了什么大事，官府在搜寻什么重要人物，原先囚禁我们的地方已经不安全，契丹人必须得冒险转移我们。”

高琼心道：“莫非是开封府在搜捕我？不对，适才我二人是经水路被带来这里，原先那间地牢潮湿得很，应该也在河边，属于排岸司的治下，开封府管不到这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开门进来提了林绛出去。片刻后，牢门铁窗上即传来喝问声、皮鞭声及凄厉的惨叫声。好大一会儿，林绛才被带回来，上半身都是血，慵卧在地上，动也不能动。

高琼道：“他们对你用肉刑了？”林绛道：“嗯，我想他们有些着急了。”高琼忖道：“那么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林绛惊道：“你说什么？”高琼道：“你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对他们还有利用的价值，但我却未必再值得他们冒险转移，所以我的死期快要到了。”

话音未落，又闯进来两名黑衣人，只拿钥匙开了高琼一人的脚链、镣铐，取出绳索，背过他双手，正要如法炮制缚住手脚，林绛忽然扑过来，抱住其中一人双腿往斜里一拖。他把握的方向刚刚好，正将那人拖倒撞在另一同伴的腰间，两人同时滚倒在地。高琼手足束缚已去，趁机拔出一人腰间佩刀，奔过去扶起林绛。

瞬间又闯进来几名黑衣人，见状忙拔出兵刃，一齐围了上来。高琼

将刀架在林绛颈间，喝道：“都别动！不然我就杀了他！”

一名黑衣人道：“你敢！”高琼冷笑道：“有什么不敢的？我知道你们要立即杀了我，将我沉入汴河中，反正也是死，何不找个陪死的？况且这人还是我的仇人。”

领头黑衣人问道：“你想怎样？”高琼道：“你，放下兵器，先拿钥匙过来打开他的镣铐。快点，不然我一刀割断他喉咙。”

领头黑衣人问道：“这我可做不了主，我得去禀报主人。”高琼道：“那好，等你主人来的时候，他就变成一具尸首，你们再也无法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手上加劲，登时在林绛颈中割出一道血痕来。

领头黑衣人忙道：“等等！好，我照做便是。”抛下钢刀，拿钥匙过来，老老实实开了林绛手足的锁链。

高琼道：“你用这几条铁链把你手下和你自己都锁在一起，钥匙扔出门外去。”

领头黑衣人无可奈何，只得照办，却冷笑道：“你逃不掉的。眼下开封府和排岸司都在搜捕你。就算你能侥幸逃出这里，你也逃不出你们自己人的手心。”高琼也不理睬，押着林绛出来，反手将牢门锁上。

往外走了一截，却是一间大厅，空无一人，只摆放着一些刑具。林绛道：“适才我就是被带来这里拷问。”

高琼道：“奇怪，这里似是一间船屋，他们在这里拷打你，难道不怕被人听见么？”找到墙角的木梯，往上爬出去，果然身在一艘搁置岸边的废弃大船上。暮色浓重，但依稀可辨西北边不远处有高高的围墙。

高琼道：“呀，我认得这里，那边就是排岸司监狱，我们是在汴河北岸。”也不及多说，道：“快走。”

离开废船，沿河岸往西走了几里，见到正有一艘小船要逆流而上进城去，忙上前央告船夫想搭便船。船夫见天色已黑，倒也爽快答应。二人遂上船坐在船尾。

林绛问道：“你不立即离开开封，而是要赶着进城，愈发证明你是宋人了。你是要去找你主人么？”高琼摇摇头，道：“我被开封府通缉，露不得面，不过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找一个人。”

林绛道：“那好，等进城咱们就分手，各去办各的事。等我办完事再来找你领死，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高琼道：“不行，我不能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你得跟我一道去找我要找的人，然后我跟着你去办你的事，再杀了你。”

林绛道：“你信不过我？我既答应了你，一定会履行诺言。”高琼道：“不是信不过你，你身怀传国玉玺的重大秘密，多少人目光在你身上，我不能冒险再让契丹人得到你。”

林绛蓦然醒悟，道：“啊，那些契丹人是故意让你我逃出来的，是不是？”高琼不答。

林绛冷笑道：“我原以为你是条硬汉，想不到你堂堂宋人，竟然也肯当契丹人的走狗。”高琼道：“随你怎么说，总之从现在开始，直到你死，你都必须跟我在一起。”伸出手去，抓住了林绛手腕，防他跳河逃走。

林绛道：“你要找的人，就是你的主人吧？你难道不怕被我知道你幕后主使是谁？”高琼道：“不是。不怕。”

林绛道：“那么一定是情人了？”高琼道：“不是情人，是仇人，就像我和你的关系。”简单地答了一句，再也不开口说一个字，只炯炯盯着林绛，生怕他有任何异动。

林绛道：“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么？契丹人穷尽心机想从我这里得到传国玉玺的下落，不会放弃任何机会。我早知道他们会派人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也知道他们跟你达成了某种交易，利用你来向我套取传国玉玺的下落，我不过是将计就计，要利用你逃出来罢了。”

二人本来只是低声交谈，以防被船夫听到，林绛说到气愤处，声音渐渐高亢了起来。那船夫隐隐听到“契丹”的字眼，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便将船往岸边靠。林绛瞥见前面有一队排岸司兵士正巡视过来，忙

高声叫道：“快来这里！这里有开封府通缉的要犯！”

船夫听说，忙扔了长篙，赶将过来。林绛道：“就是他，快些抓住他，有重赏！”其实不劳他说，船夫也知道开封府逃犯都有悬赏，不然也不会冒险赶过来，忙上前扯住高琼小腿。林绛趁机挣开掌握，侧身投入河中。黑暗中犹能听到他声音道：“你放心，我办完事自会来找你领死。”

高琼见兵士已赶了过来，正大声喝令舟船靠岸，只得出大力踢开船夫，如林绛一般，翻身投入河中。

船夫失去大好机会，懊恼不已，将船划到岸边，告知兵士情形。兵士听说两名男子一块上船，争吵后才有同伴举告逃犯，不免不大相信，只以为是闲汉生隙闹事。问船夫逃犯姓名，船夫也说不上来。兵士举火往水面照看一阵，见杳无人迹，也就作罢了，放船夫自行离去。

汴河是人工开凿的河流，引黄河之水，既是中原的漕运干线，一切只为交通运输，河水既不能浅，又不能太深，正好六尺，以通重载为准，还须随时疏浚。为保护河岸，两岸堤坝均是条石垒成，方便行人、纤夫，外围则植有树木。

高琼跳水后一直躲在船下，跟随其慢慢靠到岸边。那些兵士和船夫说话时，其实就站在他头顶不远处，可谓惊险之极。

等到小船和兵士走远，高琼正要爬上岸，忽见到一艘运货大船正缓缓驶来，不由得大喜过望。等船头过后，便游去河中追上船尾，抓住缆绳爬上了甲板，藏在一堆货物中。那船上本有不少船夫及押运的护卫，天幕黑漆漆一片，无半点星光，高琼趁夜色上船，竟无人觉察。

尤其幸运的是，这艘船是在为晋王运送货物，经过外城东水门时，城门军士一听船上报出晋王名号，便即破例开门放行，亦无人上船查验。

开封之名，始于春秋，意为“开拓封疆”。这座城市自战国时代就是

天下重镇，到宋代成为中原王朝的首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整座城市有宫、里、外三道城墙，形成外城套里城、里城套宫城的格局。

宫城即皇宫大内，原为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后梁朱温时改为建昌宫，后晋、后汉、后周三代沿袭，建制比较狭小。宋代立国后，太祖皇帝赵匡胤下令扩建宫城。新宫城完全依照洛阳宫殿的图格，城周五里，虽不及洛阳宫城九里三百步的规模，却比原先的建昌宫大出许多，各殿与诸门整齐对应，端直如引绳，很是壮丽。

里城又名旧城，宋朝初年也称为阙城，即唐代李勉重修的汴州城，周围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

外城又称新城或罗城，宋初也称国城，原为后周世宗柴荣所建。建城之时，柴荣令亲信大将赵匡胤跑马一周，直到马力尽时为止，取其路程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为城的周长。由于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土质松软，不利筑城。柴荣取虎牢关[6]之土修筑城墙，坚密如铁。城周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城高四丈，广五丈九尺，外距城壕空十五步，内空十步。且抛开传统的四方状，城墙呈梅花形，利于防守。

进来外城，高琼便选一个僻静处顺缆绳重新溜入水中，往南上岸，赶去城东厢的汴阳坊。他料想林绛身上伤重，行程多半落在自己后面。传国玉玺事关重大，足以撼动中原政局，那些契丹人极为看重，肯定早有安排，暗中安排了大量人手监视。林绛本人既已经猜到契丹人是有意利用高琼纵他逃走，也该想到此点。他身在异国他乡，无处栖身，既要躲过契丹人追捕，又要避免被大宋发现，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向被软禁在汴阳坊中的南唐郑王李从善求助。高琼记得张咏提过跟几位同伴一道借住在汴阳坊，正好可以将两件事一起办理。

上岸没多远，便遇到两名醉醺醺的酒客，勾肩搭背在一起，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嘴里胡说着些疯话。高琼趁机上前，夺过二人手中的酒瓶和外袍。一人吃了一惊，道：“有强盗！”另一人嘟囔道：“哪里有强盗？你喝醉了吧？”也不理睬，继续朝前走去。

高琼将抢来的外袍罩在湿衣衫外，喝了几口酒，将剩下的酒倒在身上，也装做是夜归的酒客，往汴阳坊而来。未近李从善宅邸，即见这一

带街上有不少探头探脑的人，心道：“莫非这些是契丹的探子？他们也想到林绛会来找李从善，所以派了人来监视。不过这些人做事未免太过张狂，以林绛之精明警惕，一定会提早发现，又怎会再上当？”

正要设法打听去张咏住处时，忽然对面一所宅子大门打开，走出来一群人，为首的却是内侍行首王继恩，送他出门的人正是张咏和他的同伴。高琼既喜且惊，喜的是张咏人就住在李从善对面，当真是再好不过，惊的是官家身边的大红人王继恩来这里做什么。一时也不及多想，当即闪身躲在暗处，等王继恩和两个小黄门骑马走远，这才赶来拍门。

开门的正是张咏本人，他一时没有认出高琼来，问道：“阁下找哪位？”高琼道：“是我。”

张咏“啊”了一声，急忙拉他进来，将大门问好，问道：“你怎么来了这里？”高琼道：“我曾经拜托张兄救唐晓英，不知……”张咏道：“她人在这里。”高琼大喜过望，忙作了一揖，道：“多谢张兄。她人在哪里？我要立即见她。”

张咏道：“不行。你也该知道你如今是什么身份，话不说清楚，休想再提条件。”扯着高琼来到堂屋，叫道，“你们看看这是谁？”

向敏中、潘阆、寇准几人到浚仪县狱探望张咏时均见过高琼，立即认了出来，个个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张咏道：“他是主动送上门的。现在好了，有话就直接问他吧。”向敏中道：“你是被什么人救出县狱的？”高琼心道：“救我的是契丹人，当然可以告诉他们，可这些人救我另有所图，却是不能说。”便道：“我不能说。”

张咏道：“我们已经查清你是宋人，是朝廷的人，劫走你的应该是南唐的人，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高琼大是吃惊，他被契丹人识破身份，只因为对方手里有一个真正的南唐人林绛，却不知道张咏他们如何得知他是宋人，也不便追问情由，只道：“我还是不能说。但你们要相信我，我没有做你们所认定的坏事。我眼下有急事要去办，走之前想见见唐晓英。”

潘阆大奇，道：“你冒险来这里，就是为了见她一面么？”高琼局促地道：“我并不知道英娘人在这里，原先为她拜托过张兄，只想来问问有没有她的下落。”

张咏心想确实答应过高琼，他甚至为此向自己下跪，眼下唐晓英侥幸获救，没有理由再多拦阻，便道：“那好，我带你去见英娘。不过在我们决定如何处置你之前，你必须留在这里，若想要趁机逃走，休怪我剑下无情。”高琼道：“好。”

张咏便领着高琼往后院厢房而来，路上告诉他救唐晓英的是折御卿和他的侄子刘延朗，也就是高琼本要去刺杀的北汉使者。高琼大感意外，半晌才道：“原来是他。”

唐晓英正在灯下绣花，听见张咏叫声，忙赶来开门，乍然见到高琼，也是遽然色变，道：“郎君如何来了这里？”高琼道：“我是特意来找英娘。”

唐晓英忙迎二人进来坐下，道：“郎君是来质问我为何要下毒害你么？抱歉，我当日受人所逼，并不知道刺客就是郎君。我为丽华姊姊受人所迫，却料不到要害的人是丽华姊姊喜欢的男人，我下不了手，我……”

高琼道：“不是为这个。英娘已然得知我姓名，丝毫没有起过疑心么？我姓高，本名高唐。”唐晓英“啊”了一声，颤声道：“你……原来是你……”

张咏早听过唐晓英父母为强盗所杀，其中一人正是叫高唐，道：“原来你就是那个在刑场上传奇逃走的死囚强盗，这可真是想不到。英娘，他当真是你的杀父杀母仇人么？”

唐晓英死死瞪着高琼，双手发抖，显是激动之极，道：“他跟画像中的高唐丝毫不像。”张咏道：“嗯，这不奇怪，应该是高唐加入官府后撤销了通缉文书，你去蒙城县廨索要高唐画像，他们料到你想要复仇，担心惹下祸事，所以随意乱画了一张。”

唐晓英道：“当真如此么？那么你该知道我是谁。”高琼道：“不错，我当日蒙面劫道杀人时见过你，记得你的相貌，尤其忘不了你那双眼睛。有一次到樊楼饮酒，隔着老远，我就立即认出了你。”原来他每每来樊楼听庞丽华说书，假意关心说书母女，其实是为了接近唐晓英。

唐晓英道：“我日夜思虑为父母报仇，不惜到京师抛头露面当酒妓，可叹仇人就在我眼前，我却丝毫不知，还整日笑脸相对。”当即扬起手来，狠狠扇了高琼两个耳光。

高琼也不抵挡，只低声道：“我也一直很不好受，早想告诉你真相，可又没有勇气。我知道你想为你父母复仇，也知道你一直在找我。眼下我要去办一件事，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亲手把刀交到你手里，任凭你处置，死而无憾。”不敢再看唐晓英，转身欲跨出房门。

唐晓英道：“我要杀了你！”顺势抽出张咏长剑，直朝高琼背心刺去。张咏捉住她手腕一抬，道：“高琼是身系多起重案的要犯，还不能死。”

唐晓英一挣未能挣脱，索性抛下长剑投入他怀中痛哭起来，胸口剧烈起伏，像反复涨落的潮汐。张咏推开她也并非，抱住她也并非，正手足无措时，潘阆在门外道：“张兄，雪梅娘子来看英娘了。”

话音刚落，李雪梅已施然进来，一眼望见高琼，不由得愣住，道：“你……你不是浚仪县狱中那个……”张咏忙道：“娘子来得正好，英娘就交给你了。”将唐晓英推给李雪梅，自己牵了高琼出来。

重新回来堂屋中。寇准道：“张大哥，我们三个已经商议定了，要扣住高琼，明日一早押去开封府交给程判官审问。”张咏沉吟道：“这个……”

高琼道：“你们既已经知道我是宋人，当真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对大宋可是没有丝毫好处。”寇准道：“黑即是黑，白即是白，你是契丹人也好，南唐人也好，宋人也好，博浪沙行刺的案子是你犯下的，你该站出来说出真相，给大伙儿一个交代。”

高琼道：“看不出你年纪最小，性子却最执拗。那么我问你一句，你

是宋人，你为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又做过些什么？你只要真相，而这真相却能立即陷大宋于不利。”

寇准道：“如果不是你们玩弄阴谋诡计在先，又怎能因为一个真相而陷大宋于不利？我不敢说为朝廷做过什么，不过朝廷如果只知道用欺诈手段来达到目的，又怎能要求治下的黎民百姓诚实呢？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上有堂堂正正的朝廷，才会有堂堂正正的臣民。”

高琼一时难以辩驳，便道：“我实话告诉你们，这次来东京的北汉使者中混有契丹一方的人，和谈不过是个幌子，他们还有重大阴谋。我现在赶去要办的事，就是要揭破这个阴谋。”

潘阆道：“你如何知道契丹有重大阴谋？你被人暗中劫走，该日夜面临酷刑拷问，最终被迫交代出行刺的幕后主使，又如何能轻易逃脱出去去揭破什么阴谋？”

高琼知道今晚若不讲明真相，万难脱身，只得道：“那好，我告诉你们，是契丹人自狱中劫走了我。”张咏道：“你可知道契丹已经派使者与大宋媾和？”

高琼吃了一惊，心道：“看来那高姓老公高强答应我的事已经做到了，只是想不到竟这般快。嗯，不可能那么快就从辽国派来使者，也许是他更在意传国玉玺，遂尽快履行诺言，主动向朝廷表示自己是辽国议和使者。”一想到传国玉玺，心中更加焦急，只得将自己被劫后的经过细细说了，只不提林绛口中的大秘密就是传国玉玺。

潘阆惊呼道：“呀，原来如此，难怪当日在博浪沙那群脚夫要劫马车，北汉人则拼死要追回马车，原来车里面有个南唐的囚犯。”张咏道：“如此，一切就说得通了，北汉是受契丹之命假意与大宋媾和，以此来掩护押林绛寻找大秘密的计划，终究是小队前锋人马。欧阳赞那伙契丹人才是主力军，始终徜徉在车队前后，也是策应，以防万一。”

向敏中道：“不错，这以北汉使者来掩护囚徒的计划本来天衣无缝，但人算不如天算，欧阳赞在小牛市集遇见仇人王彦升，忍不住出手杀了他，由此留下线索。我们追查这件案子时，他为了更逼真、更容易取

信，命手下人冒充自己本来的身份聂平之子聂保，结果反而弄巧成拙，成为致命漏洞。他眼见难以掩饰，不得不主动向朝廷表露自己辽国使者的身份，既能履行对高琼的诺言，又能逃避大宋刑罚，拖延时日，好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找到南唐人所称的大秘密。我猜这是他们离开辽国时就已经计划好，一旦事情败露，就趁机提出媾和，既不激怒大宋，又能全身而退。”

这内中牵涉极多事情，许多经过情形高琼也是第一次听说，闻言忙道：“这下你们该信我了。”

向敏中道：“契丹人出使北汉假称议和押送南唐人林绛，掘地道劫走高兄，再利用高兄向林绛套取秘密，如此大费周章，可见他所称的大秘密非同小可。高兄是要去向朝廷密报而后派出人手追捕林绛么？”高琼道：“事关重大，恕我不能奉告。”

潘阆道：“有什么不能奉告的？你可知道张咏受晋王之命，专门调查你越狱潜逃一事？”高琼却是不信，道：“你们又不是官府的人，晋王手下能人如云，怎么会无端找上你们？”

潘阆便让张咏取出晋王花押给高琼看。高琼仔细看过花押，又还给张咏，道：“抱歉，并非高琼不信任几位，而是我认为卷入其中对各位并无好处。感谢几位照顾英娘，我这就告辞了。”寇准还待阻止，向敏中却向他使了个眼色。

几人送高琼出来。张咏正色道：“希望高兄不要忘记对英娘的承诺。”高琼道：“这是当然，不劳多言。”又向张咏借了一些钱，这才拱手作别。

潘阆道：“高琼无端借钱做什么用？”向敏中道：“应该是住店用。眼下内外城门尽皆关闭，他只能在外城找家客栈住一夜，明日一早才能进里城。”

潘阆道：“他既是朝廷的人，出门直接向巡街的禁军表明身份就是，何必这般费事？”张咏道：“听小潘一说，我倒想起了一点来，高琼本名高唐，是英娘的杀父仇人，因加入禁军才逃避了死刑。可他既是禁军，

又如何能时常到樊楼饮酒？”

向敏中道：“不错，这是一处很大的疑问。当今官家武将出身，天下又尚未平定，对军纪要求极严，高琼若真是禁军，是决计不可能到樊楼饮酒的，不然会受重罚。”

四人也想不明白究竟，各自凝思一回，心头仍是有诸多不解之处。

正如向敏中所预料，高琼预备先找家客栈投宿，次日一早再赶进里城。然而正当他到坊门下时，忽然看见开封府押衙程德玄正带着两名小厮骑马过来，忙上前招呼道：“程押衙！”

程德玄“啊”了一声，左右望了一眼，慌忙跳下马来，道：“你不是被人劫走了么？怎么会在这里？”高琼道：“说来话长，我正好有机密要事要见晋王，请程押衙带我进城。”

一听“机密要事”，程德玄便不再多问，命小厮让了一匹马给高琼，又取下自己的软角幞头给他戴上。

原来高琼正是晋王赵光义下属。他当年因劫道杀人被官府捕获，判了磔刑处死，行刑时天降暴雨，刑场昏黑一片，他竟然趁乱逃脱。后来一路逃避追捕，来到汴京，又被官府的人盯上，他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闯入禁军军营，声称要戴罪投军。根据律法，他是被通缉的死犯，加入禁军确实能够免除死罪，然而却需在额头刺字。当时禁军的军士绝大多数都要刺字，这是宋代军队的一大特色，通常是将军队番号刺在额头上，一是当做标识，二是军士逃走便于追捕。然而囚犯入伍则要特殊对待，尤其高琼是该斩的死囚，要在额头上刺上“免斩”两个大字，再在左右脸颊各刺一面旗帜，表明他是免死的强盗。高琼不过是走投无路才决意从军，却料不到还有受到刺字的待遇，不愿意终身留下耻辱的印记，便又要逃出军营。他一人力敌数十人，横冲直撞，最终力竭受伤被擒，正好被大宋开国功臣王审琦[7]无聊在军营闲逛时看见。因高琼杀死好几名禁军，被判在军营门前当众钉死，王审琦爱其骁勇锋锐，秘密将他从殿前司狱[8]中救出，引荐给晋王赵光义，做了其心腹侍卫。然而只养在别宅，并不随侍晋王出行，因而开封府官吏如判官程羽等并不认识。

来到里城的新门，程德玄出示晋王铜牌，径直入城，来到晋王府。问明晋王在别院中，便径直往后苑而来。到得月门前，侍卫指明晋王正在屋里，却不愿意进去通报。程德玄听到屋里隐隐传来女人嘤嘤哭声，当即会意，道：“晋王有事，不如明日再来。”

高琼却甚是固执，道：“我这件事非同小可，一刻也等不得。你们既不愿意禀报，我自己进去好了。”昂然进来院中。沿甬道曲行，穿过数株梧桐树，却见别院房中红烛映窗，一人正挺剑刺出，不由得大惊失色，几个箭步跨上去，一脚踢开大门，闯入房中。

却见晋王妃符氏跪在房中，双手捧着胸口，眼睛瞪得老大，似乎浑然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她的胸口正插着一柄利剑，剑尖穿胸而过。

晋王赵光义听见动静，霍然将剑拔出，转过身来，见是高琼，这才擎剑肘后，森然问道：“你半夜闯进本王房间做什么？”

高琼早惊得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符氏伸出手来，往空中虚抓了两下，这才往前扑倒。地面上铺着厚厚的锦裯地毯，竟连半点声响也没有发出。

赵光义喝道：“高琼！”高琼这才回过神来，慌忙跪下道：“属下刚刚逃脱，有机密大事赶来禀告大王，不待侍卫禀告便冒昧擅闯，死罪。”

赵光义将剑横放在桌上，慢悠悠地坐下来，问道：“什么机密大事？是大哥派人劫走了你么？”大哥即是指皇长子赵德昭，时挂太傅名号，领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位，大哥是宫里习惯性的亲昵称呼。

高琼道：“回大王话，此事跟赵太傅无关。”当即将事情经过详述一番，只不提适才去过汴阳坊一事。

赵光义道：“你做得很好。起来说话！”自己也激动难安，站起身来，往窗下来回走了几步，转头叫道：“丽娘，你先带小娥出去。”

高琼这才留意到房间角落中还缩着一对母女，正拥在一起瑟瑟发抖，而他居然认得她们，正是庞丽华母女。

庞丽华亲眼见到赵光义一剑杀死王妃，早吓得呆了，哪里听得见赵光义的话。

高琼深知晋王秉性，生怕她母女就此惹祸上身，忙过去叫道：“娘子，晋王命你退下。”庞丽华道：“啊，你……”忽见高琼连使眼色，便乖巧地住了口，抱起女儿忙不迭地退了出去。

赵光义皱眉凝思良久，问道：“传国玉玺可有旁人知道？”高琼道：“没有。”

赵光义道：“那好，本王命你专门追查传国玉玺，飞骑营人马任你差遣调动。”一边说着，一边自怀中掏出一枚虎符交给高琼，又道：“只是有一点，一切只能秘密进行，稍有泄露，本王也保不了你。”

高琼道：“大王放心，属下知道轻重。倘若事情败露，一切后果自有高琼一人承担。”赵光义道：“很好，你去吧。”又叫道：“等一等。你此番也受了不少苦，足见忠心，你可有什么要求？凡晋王府中的女子、财物，任你索取。”

高琼道：“大王是属下的救命恩人，属下性命都是大王的，但求尽心尽力为大王办事，哪敢提什么要求？”赵光义道：“嗯，本王知道你忠心，所以才委以重任。”

高琼道：“属下办事不力，博浪沙未能得手不说，还被人瞧出破绽。大王不予追究，属下已十分感激。”赵光义道：“这次博浪沙事虽不成，但也不算完全失败。若不是张咏那几个人多事，事情绝不至于如此复杂。哼，看来要顺利嫁祸到南唐身上，为我大宋找到出兵的借口，非得除掉他们不可。”

高琼慌忙重新跪下，道：“高琼大胆，有个不情之请，恳请大王放过张咏他们几个。”赵光义道：“你居然为他们求情？”

高琼道：“是。张咏他们几个已经知道了真相，却没有张扬。”他知道赵光义城府既深，眼线又多，万事难以瞒过，不得不说了适才进城后去过汴阳坊一事，道：“张咏几人的所作所为，并非要与大王为敌，而是在调查王彦升一案时无意卷了进来。他们虽然只是平民百姓，却是聪明

过人，能从蛛丝马迹推测到真相，可谓十分难得。大王不也赏识张咏，所以才赐他花押，命他调查属下被劫一案么？”

赵光义道：“本王当时赐张咏花押是另有用意。不过你说得不错，这几个人终究都是俊杰之才，若能收为己用，总比杀了要好。你起来吧。你适才说你到汴阳坊的时候，见过内侍行首王继恩？”高琼道：“是的，属下亲眼见到他从张咏住处出来。”

赵光义道：“一定是皇兄派他去的。我本来也派了程德玄去找他们查问案情，想不到凑巧带了你回来。你认为张咏他们已经将真相告诉王继恩了么？”高琼道：“未必。张咏他们之前以为我是被南唐人劫走，见到后我方才知道事情经过，应该还没有来得及向他人说明。况且听他们口气，他们以为我是朝廷的人，是受朝廷指派。”

赵光义道：“很好，看来本王得亲自去拜会拜会这几位聪明的才子。”高琼吃了一惊，道：“大王是要现在去么？”赵光义道：“嗯。你也去办事吧。”当先跨出房门，竟始终没有回头再看地上的符氏一眼。

高琼心道：“我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王妃是符相公爱女，出身娇贵，两位姊姊都是后周皇后，母仪天下，而今却被丈夫亲手杀死，横尸在此，不知道晋王要如何向符相公交代？”

他虽然对符氏心生同情，也不敢多留，几步跨出院来。却见赵光义已带着侍卫走远，只有程德玄苦着脸站在门口，料到他是受命留下来善后，略微点点头，便往后门而来。

刚走出数步，花丛后忽然闪出一人挡在面前，吓了高琼一跳，见是庞丽华，忙问道：“娘子如何会在这里？”话一出口，便觉得多余，晋王好色，人尽皆知，庞丽华未受唐晓英牵连，反而进了晋王府，亲眼目睹王妃被杀都未被晋王下令灭口，只能有一个缘由，她早成为了晋王宠信的侍妾。

一念及此，高琼慌忙退开几步，躬身行礼道：“娘子有何吩咐？”庞丽华上前扯住他衣袖，急切地道：“丽娘想不到郎君竟然是晋王的人，不过这再好不过。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小娥。”

高琼愕然道：“什么？”庞丽华道：“郎君不是很喜欢小娥么？求你救救她。”高琼不解地道：“娘子是为小娥的病发愁么？而今娘子深得晋王宠爱，晋王府中名医如云，还有什么治不好的？”

庞丽华道：“不是……不是这个……晋王要娶小娥做王妃。求你……我求你救救我们母女……”

原来当日唐晓英因毒害高琼被开封府通缉，与她同住的庞丽华也受到牵连被捕，先是由判官程羽亲自讯问唐晓英下落，随即有个姓刘的刑吏来拷打逼问，她根本不知情，又哪里说得唐晓英藏去哪里，当即便被用了刑，背上挨了十来鞭。伤痛还在其次，她被当着许多男人的面剥下衣衫，袒露上体受刑，羞辱难言，若不是挂念同样被捕来狱中的女儿，早就一头撞死。幸好有位程押衙奉晋王之命来寻她们母女，她才死里逃生。她早感到晋王对待她母女异乎寻常的好肯定是别有目的，但今日方才才知道晋王是相中了她女儿刘娥，不由得惊骇异常，小娥才六岁，怎能嫁给已经年近四旬的晋王？待到亲眼看到晋王因嘴角杀死晋王妃，更是魂飞魄散，恨不得马上插翅离开这个地方。所幸自己最信任的男子忽然出现在眼前，当真是让她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高琼却不能相信，道：“你是说晋王要娶小娥才杀死晋王妃么？怎么可能？”

庞丽华知道难以取信，双膝一软，便跪了下来。高琼大惊失色，道：“娘子切不可如此。若被人看见告诉晋王，你我都活不过明日。”

庞丽华便依言站起来，抓住高琼手臂，道：“郎君刚才亲眼所见，也该知道他……他是个多么可怕的人。求你救我们出晋王府，就算救不了我，只救小娥一个也行。”

高琼一时不明所以，又不便多留，只道：“这事回头再说。”匆匆甩开她，走出几步，又回头道：“英娘她人现在在汴阳坊张咏住处，丽娘有空不妨去看看她。”庞丽华道：“郎君……”

忽有一个小男孩提着纱灯奔过来，问道：“丽娘在这里做什么？小娥呢？”正是赵光义第三子赵德昌^[9]。高琼举袖遮住面孔，慌忙去了。

他向晋王府卫士出示虎符，从后门出了晋王府，预备先回州西瓦子的住处。刚拐上巷口，忽听得空中有飞鸟振翅之声，不由得抬起头来，却只见到天空中黑漆漆一片。前面不知道何时已经多了一个人影，正朝自己招手。

高琼一边暗中戒备，一边走过去，问道：“阁下是谁？有何贵干？”那人笑道：“你不认得我的相貌，难道还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声音苍老，正是几次审问过他的同族人高强。

高琼见他只有独身一人，当即喝道：“你好大胆，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高强道：“你旁边就是晋王府，中原仅次于皇宫的权势之地。眼下你还能抵赖么？你是晋王的人。”

高琼道：“晋王位极人臣，我怎么可能认识？我倒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高强道：“没有办法找到你，如何敢轻易放你和林绛出去？你难道不想知道林绛下落么？”

高琼道：“当然想知道。他人在哪里？已经被你们抓住了么？”高强道：“没有。他溜去了一个我们进不去的地方。”

高琼道：“是皇宫么？”高强道：“不是，一个你根本猜不到的地方。你只要老老实实跟我走一趟，我就告诉你他人在哪里，绝不食言。你放心，你我同族，我绝不会害你性命，只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而已。”

高琼想了想，道：“好。走吧。”他明知道凶险异常，可是事关林绛下落，又不能不去，当即从怀中掏出虎符，用力甩过墙头，落入晋王府中，这才紧追几步，跟上高强。

二人一前一后来到里城城西的一处民居，高强道：“请进吧。”

高琼心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推开扇门，一步跨入，只觉得眼前一晃，一张渔网当头罩下，将他网住。门后抢出两人来，执起渔网四角，往他身上缠紧，拉到交椅中坐下，再用绳索缚住。

高琼冷笑道：“我可是应邀前来，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么？”高强道：“不过是一点预防措施罢了。”

高琼道：“要见我的人呢？”高强道：“等天亮才能见到。不必心急，天很快就要亮了。我现在履行诺言，告诉你林绛人在哪里——他在邢国公宋偃府上。”高琼道：“这倒确实是让人想不到。”

高强道：“你不信么？实话告诉你，你和林绛被囚禁的时候，我派人在你们每日的饮食中下了一种叫银铃粉的药，这种药于人无害，却有一股特殊的气味，有一种金哥子鸟凑巧可以嗅出来。你们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放出金哥子，就能找到你们。我早猜到你会回来里城，所以预先埋伏在这里。”

高琼这才明白究竟，却无论如何难以相信林绛去投了宋偃，那可是几朝皇亲、当今国丈。高强似是看穿他心事，笑道：“你想不到林绛去找宋偃，我也想不到呢。不过林绛不是李重进的儿子吗？当年宋偃随你们大宋皇帝亲征扬州，正是奉旨斩杀李重进全家的监斩官呢。”

高琼心念一动，暗道：“不错，我确实听晋王提过此事。也许当时宋偃念旧，私自为李重进存了一点血脉，放过了他儿子。不过我是遇见程押衙才得以进里城，邢国公府邸也在里城中，林绛又是如何混进来的？”

高强笑道：“预想不到的事实在太多。你既是晋王的人，可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了。”

高琼他已大致猜到这些人接下来要做什么，可后悔也于事无补，只好道：“之前你已经答应不追查我背后的主谋，你这样做岂不是违背诺言？”高强道：“我并没有着意追查你背后主使，对你下药不过是要追踪林绛，我以为你们两个会一直在一起，谁能想到你竟会被他甩掉呢？这可算不得违背诺言。况且我只是要带你去见大宋皇帝，并不是要揭穿你背后主谋就是晋王，这是两码事。”

高琼道：“你押我去见大宋皇帝，一旦我被迫说出一切事情经过，自然也包括你们南下的真正目的，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高强笑道：“你会全盘说出来吗？我倒是很怀疑这一点。而今我已告知你林绛下落，若是你们皇帝不杀你，你便可以回去讲给你的主人晋王听了。抑或你可以亲口讲给大宋皇帝听，问问他的岳父大人为何要收留

南唐的奸细。嗯，宋偓虽是当今北汉皇帝的姑父，不过你们皇帝应该不会怀疑他通敌叛国。问题在宋偓之女身上，她十七岁入宫为后，迄今六年，一无所出，听说她害怕将来皇帝殡天后无依无靠，要收皇二子赵德芳做养子，意欲扶持他做太子呢。如果赵德芳有传国玉玺在手，你的晋王还有做皇帝的希望么？我若是林绛，就会将传国玉玺交给宋偓，挑拨晋王、赵德芳叔侄相斗，这岂不是解救南唐危机最好的法子？我还听说你们那位前后蜀国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也不安分，跟皇长子赵德昭走得很近，这次赵德昭主持大宋与北汉和谈，就是她出的主意，不过是要让赵德昭出些风头，好有立为储君的希望。”

高琼道：“一派胡言，你是辽国人，如何能知道这些大内秘事？休想挑拨离间。”高强笑道：“那咱们走着瞧吧。”

[1]当时辽国疆域东至今鄂霍次克海，西至阿尔泰山以西沙漠地区，北至外兴安岭以北、叶塞尼河和勒拿河上游，南及今内蒙古和山西、河北北部以及朝鲜半岛北部，面积相当于北宋的两倍有余。

[2]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太原：今山西太原。

[3]荆山：今湖北南漳巡检山区。

[4]濠州：辖境相当今安徽省蚌埠、定远、凤阳、明光等地，治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当时属南唐。

[5]指耶律倍。父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弟耶律德光为辽太宗，子耶律阮为辽世宗，当今辽国皇帝辽景宗耶律贤为其孙。

[6]虎牢关：今河南荥阳西。此土墙非常牢固，直到三百多年后蒙古攻金，用巨炮轰击，“唯凹而已”。

[7]王审琦：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之一，赵匡胤称帝后杯酒释兵权，夺其兵权，赐予大量财物，将长女昭庆公主下嫁其子王承衍。

[8]殿前司狱：军事监狱，专门关押处置犯罪的禁军将士。

[9]后来几次改名，先后为赵元休、赵元侃、赵恒，即北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斧声烛影

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 著

斧声烛影

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斧声烛影 / 吴蔚著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11.4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 - 7 - 80219 - 852 - 4

I . ① 斧... II . ① 吴... III . ①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57318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文案统筹 刘海涛

责任编辑 逯卫光 翟琰萍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元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名 斧声烛影（下）

作 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 - 63292534 63057714（发行部） 63055903（编辑部）

传 真 010 - 630569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710毫米×1020毫米

印 张 17.5

字 数 228千字

版 本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9 - 852 - 4

定 价 60.00元（上下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录

[第七章 登闻天听](#)

[第八章 美人如花](#)

[第九章 爱恨一线](#)

[第十章 斧声烛影](#)

[尾声](#)

[返回分册总目录](#)

第七章 登闻天听

庞丽华这才明白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会恨她入骨，原来是因为她最拿手的秦蕤兰投怀送抱、色诱陶谷的说书故事——她每讲唱一次，赢得满堂酒客热烈掌声的时候，都是往那爱着秦蕤兰的男人的心口上狠狠划上一刀。

晋

王赵光义连夜亲自赶来汴阳坊，向张咏等人询问案情。几人不敢隐瞒，将所知事情如实相告，遇到赵光义不解之处，便一一详细解答。一直到次日清晨，才将整个经过说清楚。

赵光义道：“嗯，想不到契丹人、北汉人居心如此险恶，若不是你们从王彦升的案子上追查到蛛丝马迹，怕是到现在朝廷还不知道汴京城中来了契丹的人马。”

张咏问道：“那么高琼身份一事……”赵光义道：“什么？”张咏道：“高琼他……”

向敏中忙咳嗽了声，向张咏使个眼色。他这才勉强住口，心道：“高琼是朝廷派出的人，就算程判官、姚推官这些人不认识他，不惜动用酷刑逼供，难道晋王也会不知道这件事么？”

寇准见赵光义脸有倦色，不免有些惴惴不安，禀道：“大王忙碌了一夜，也该倦了，不如早些回府歇息。”赵光义道：“不碍事。寇准，本王岳父很赞赏你，几次三番向本王引荐，你可愿意在本王手下做事？”寇准忙道：“蒙大王抬爱，寇准十分感激，只是我年纪还小，家母一直希望我能跟亡父一样，走科举正途。”

赵光义道：“果然是个有志气的孩子。你父亲是科举状元，有其父必有其子，好，本王等着看你金殿题名。”又问道，“那么你这三位朋友呢？”向敏中忙道：“不敢有瞒大王，家父要求敏中年过三十后再参加科考，目下还有好几年时间。”顿了顿，又道：“张咏要跟我一道参加科考，我们已有约定。”

赵光义捋须笑道：“好，好，顶好你、张咏、寇准三人参加同一年的科考，那么就有同年之谊^[1]了。”他贵为晋王，有心招揽，却为对方婉拒，心中终究有些不快，也不再问潘阆，起身道：“你们也陪本王累了一夜，该歇息了。”

张咏忙将晋王花押缴回，与同伴一道送晋王出来，正见李雪梅端着

铜盆出来往院中水井打水，这才记起忙碌一晚，竟忘记李雪梅尚在唐晓英房中，忙上前道：“有劳娘子。”

赵光义道：“这位是……”张咏道：“她是樊楼李员外的千金，昨晚来照看唐晓英。娘子，这位是晋王。”李雪梅避之不及，只得上前参见。

赵光义道：“娘子放心，本王这就回开封府，下令撤销缉拿唐晓英的公文告示。”李雪梅道：“多谢大王。英娘还在房中等水洗脸，雪梅告退。”

赵光义爱她清淡素雅，很是不舍，正要找借口留下，忽听得门外马蹄嘚嘚，内侍行首王继恩带着两名小黄门飞马驰到，见赵光义也在，慌忙进来行礼，道：“原来大王在这里。官家有旨，急召大王和张咏四人进宫。”

赵光义道：“一大清早就劳烦大官出宫，皇兄可是有什么急事？”王继恩道：“应该跟之前的案子有关。辽国使者和北汉使者已经进宫了。”又催促张咏几人道：“你们快些去换身衣裳，准备进宫。”等四人进门，才上前几步，低声道：“大王，辽国使者还绑了一个人到殿外，说是关键证人，不过那人被用黑布蒙住脸，看不到面孔。”

赵光义道：“嗯，多谢大官告知。”招手叫过一名侍卫，命道：“你先回晋王府告诉王妃，说我被皇兄紧急召进宫了，一时回不去，请她自己去陪岳父大人玩鹰。”侍卫躬身领命而去。

赵光义又道：“大官上次不是看中了繁台^[2]边上的一座宅子么？本王已经派人买下来，改日大官有空，可去晋王府取房契。”

繁台是一座长约几里自然形成的宽阔高台，是春秋晋国盲人乐师师旷学艺弹琴的地方，又称古吹台。后因附近居住姓繁的人家，故称为繁台。开封地处平原，四周—马平川，故而得—高处殊为不易。汉代梁孝王在这里兴建殿宇亭楼，种植名贵花木，修建成一座豪华的园林，称为梁园，又称兔园。唐代诗人李白曾写下洞彻千古的《梁园吟》，其中有诗道：

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

可见唐代时梁园已经衰败颓废，令诗人充满了今昔变迁的沧桑感。后梁时，朱温将繁台改为讲武台，专门在此演兵练武。后汉立国时，将契丹留下守卫开封的幽州兵卒尽数逮捕后斩首于繁台之下。后周在此修建了天清寺，因落成之日恰巧是后周世宗柴荣的生辰天清节，所以取名天清寺，作为柴荣的功德院。经过后周重修后，繁台一带殿宇峥嵘，林木笼鬱，环境幽雅，兼之晴云碧树，桃李争春，风景宜人，成为著名的汴京八景之一。能在此购置宅邸当然也绝非凡人。

王继恩相中那处精美宅院已非一日，只不过宅子的主人很有些来历，无法强买，出价又高得离谱，远非他这个内侍行首的俸禄所能负担，只能令他望而兴叹。忽听得晋王已经买下宅子，且要送给他，不禁又惊又喜，道：“大王如此厚爱，继恩受之有愧。”赵光义道：“大官不必客气，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本王即是，千万不要见外。”

张咏等人已经换过衣衫出来，王继恩便不再多谈，默默领了众人进来大内皇宫。

宋代皇宫坐北朝南，正南门称宣德门，五门并列，每扇门均是金钉朱漆，墙壁的砖石之间均镌有龙凤飞云之状。门上有宣德楼，雕甍画栋，峻桷层櫓，楼顶则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也是京师的标志性建筑。门楼两旁分布有廊阁，朝廷中枢机构如枢密院、中书省、宰相议事都堂、颁布诏令历书的明堂、翰林司、学士院、武德司等均在其中。进来宣德门即是大庆殿，是宫城内最高最大的建筑，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面阔九间，两侧有东西挟殿各五间，东西廊各六十间，殿堂广阔，可容纳数万人。大庆殿的西北是文德殿，即所谓正衙殿，是皇帝主要政务活动场所。东北是紫宸殿，是节日举行大型活动的场所，也是六参和朔参^[3]的专用宫殿。往西则是垂拱殿，是皇帝常日视朝之所，

召见节度使及外国使者均在这里进行。垂拱殿后有一道东西向的高墙，称为横街，北边即为皇帝后妃的居住生活区，是真正的大内，又称内朝。

王继恩领着众人进来垂拱殿。殿内已经有不少人——北汉一方的刘延朗；辽国一方的欧阳赞夫妇及从人；大宋也有一些文武官员在场，如邢国公宋偓、宰相沈义伦、薛居正、翰林学士卢多逊、知制诰王祐、主管外交事务的鸿胪寺判寺事冯吉、开封府判官程羽、殿前司指挥使皇甫继明、主持排岸司的侍禁田重、右屯卫上将军折御卿、皇弟赵廷美^[4]、皇长子赵德昭、皇二子赵德芳以及侍从王旦等。

赵匡胤见赵光义等人到来，便命王继恩一一为众人引见，这才道：“辽国和北汉使者称找到了博浪沙一案的重要证人，不过一定要等诸位都到场。欧阳先生，这就请你带上证人吧。”

欧阳赞点点头，拍了拍手，早等在殿角门的随从便扯着一名五花大绑的男子来殿中跪下，揭下他头上的布套。众人一看之下，开封府判官程羽最先惊呼了出来，道：“这不是自浚仪县狱逃走的刺客高琼么？”

张咏等人更是面面相觑，昨晚明明才见过高琼，不知道他如何又落入了契丹人手中，看来这辽国使者是要来一场金殿大对质，好教大宋皇帝无可推托、无话可说。

欧阳赞应声道：“不错，正是那逃走的刺客高琼。晋王，你可认得此人？”赵光义道：“人没有见过，不过高琼的名字本王早听过无数遍了。当日他被人挖地道从狱中救走，全京城紧急戒严后大肆搜捕，始终没有发现他的下落。敢问尊使是如何捕到他的？”

欧阳赞道：“嗯，这个说来只是侥幸。高琼在博浪沙行刺被擒，刘尊使的手下曾见过他的相貌，昨夜凑巧在晋王府的后巷发现了他，特意将他擒住，带来见陛下。”转头问道：“刘尊使，是也不是？”刘延朗微一迟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赵匡胤喝道：“高琼，你在晋王府外做什么？莫不是想要对晋王不利？”高琼只是垂首不答。

赵匡胤为人宽厚，却是个急脾气，最容不得人当众忤逆他，当即虎起了脸。一旁内侍行首王继恩见皇帝明显露出了不快之色，便朝一旁的执杖武士使个眼色。一名武士抢上前来，举起金瓜便朝高琼后背锤击下去。高琼当即扑倒在地，吐出一大口鲜血来。

张咏见武士继续击打不停，且下手狠辣，不由得暗暗心惊，暗道：“眼下情形根本没有到用刑的地步，官家如此，莫非是要杀高琼灭口，令辽国使者死无对证？”一想到高琼明明是为朝廷做事，却在关键时刻被朝廷抛弃，不由得恨是不平，跨上前一步，叫道：“停手！”

赵匡胤不悦地道：“朕正在处理国事，张咏速速退下。”张咏道：“陛下，高琼是……”一旁潘阆抢上前来，道：“张咏山野村夫，不懂礼仪，请陛下恕罪。”意图将张咏拖回原列。

张咏大怒，道：“如今的事全都乱套了。就算官家今日要杀张咏，我也是不吐不快。”忽听得高琼挣扎叫道：“不要……不要说……”

欧阳赞道：“张公子可是知道什么内情？”张咏怒道：“我当然知道内情。欧阳赞，你明明是中原人，为一己之私叛国投敌不说，还假装与我大宋议和，怀抱不可告人的目的……”

赵匡胤喝道：“休得对使者无礼！来人，将张咏拉出去。”张咏道：“陛下，请您听小民一言，这些契丹人和北汉人一开始就没有安什么好心……”侍卫哪里容他继续当殿指责使者，一拥而上，将他强拖出去。

赵匡胤道：“张咏是个粗人，没有见过世面，还望尊使不要见怪。尊使，这就请将你今日要求朕召集这些臣民到场的目的说出来吧。”

欧阳赞道：“是，那么就请恕下臣无礼了。邢国公宋相公，昨夜你府上可是到过什么贵客？”宋偓道：“没有。”欧阳赞道：“晋王，你总该知道下臣所言的贵客是谁吧？”

赵光义道：“本王昨夜一直在汴阳坊中，如何会知道邢国公府上有无贵客？”欧阳赞道：“嘿嘿……”

忽有一名内侍急急冲进垂拱殿，跪下禀告道：“官家，晋王府派人来

叫晋王回府。”赵匡胤皱眉道：“有什么急事么？”

内侍惴惴不安地看了一眼赵光义，鼓足勇气道：“晋王妃今早病殁了。”

赵光义“啊”了一声，晃了几下身子，往后便倒。潘阆眼疾手快，急忙抢上来扶住，叫道：“大王！大王！”

赵匡胤飞快地奔下御座，抱住赵光义，命道：“来人，快宣御医，先送晋王回府，朕随后就到。”当即抢上来几名侍卫，手忙脚乱地将赵光义抬了出去。

赵匡胤这才重新回去坐下，道：“晋王妃是符相公爱女，两位姊姊都是前朝皇后，身份尊贵，忽然出了这样的事，晋王一时受不了打击，才会如此。”

欧阳赞不得不附和道：“晋王反应也是人之常情，足见晋王与王妃伉俪情深。只是高琼这件案子……”

赵匡胤哪里有心思再听下去，挥手道：“这件案子以后再说。二弟，高琼暂时由你负责看管，你将他和张咏一道押去武德司，好好审问清楚。”

赵廷美时任京兆尹，兼领武德司，忙应声道：“遵旨。”指挥侍卫扶起高琼，挟出殿去。

一场大危机蓦然风消云散，可谓极富有戏剧性。在场不明内情的官员虽不知道契丹人带来高琼要做什么，但料来绝不是什么好事，见辽国使者脸有悻悻之色，不由暗自庆幸。更有人心道：“晋王妃地位虽尊，却是容貌平常，并不得晋王宠爱，今日倒是死得恰逢其时。也不知道晋王是真的急怒攻心，还是假意晕了过去，不过总算把这些契丹人给打发了，令他们无话可说。”见皇帝已拂袖离殿，便各自出宫散去。

向敏中见皇帝下令扣押张咏，知道是对他的话起了疑心，若真如此，岂不是证明朝廷对高琼一事并不知情么？再联想到那欧阳赞那些若

隐若现的暗示话语，登时恍然大悟——高琼是晋王的手下，但却不知道如何被契丹人发现，想利用这件事来挑拨渔利。至于欧阳赞所称的贵客，多半就是那跟高琼一道逃出的南唐人林绛，他本是后周名将李重进之子，走投无路下投奔父亲故交也是人之常情。而今这件事牵连太大，再也不能轻易揭破真相，不然大宋自乱，易为外敌所趁，后果难以想象。只是尚不知道契丹人苦苦追寻的大秘密是什么，不知道这些人还有什么图谋，可谓胆战心寒。

他将自己的想法简单对寇准和潘阆说了。潘阆道：“我早看出一切都不对头，偏偏张咏性子急。”

寇准道：“张大哥为人有情有义，他不过是看不过高琼尽忠反而要多受苦楚。换做你是高琼，他也同样会那么做的。”潘阆道：“换作我是高琼，心里当真苦死了。”

寇准道：“向大哥，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如何才能救张大哥出来？”向敏中摇头道：“张咏被押去了武德司，我们见他一面都是万万不能，无论如何是救不了他。只能等晋王来救他了。”

三人出来皇城，却见开封府判官程羽正在前面朝寇准招手，皇长子赵德昭也站在一旁。潘阆忙嘱咐道：“程判官找你一定是要问案情，你可千万再不能透露半字。”寇准虽不情愿，却也无奈，只道：“潘大哥放心，我知道轻重。”跟着程羽去了。

潘阆道：“老向，你素来眼光敏锐，可有看出这大宋将来的储君到底是谁？”向敏中沉默半晌，问道：“一定要回答么？”潘阆道：“当然不是一定。只是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向敏中踌躇道：“当然是晋王。他是本朝唯一的藩王，又执掌开封府多年，亲信极多，实力雄厚。”潘阆道：“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犹豫半天才回答？你也知道传弟不传子于情理不合，是不是？”

向敏中正要回答，忽见一名汉子急奔过来，便及时住了口。潘阆见他紧盯那汉子不放，问道：“你认得他？”向敏中道：“很是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潘阆道：“奇怪，你一说，我也觉得他面熟了。”

那汉子径直奔到宣德门东的登闻鼓院，奔上台阶，取下棒槌，朝那大鼓“咚咚”敲击下去。

原来宣德门左右两侧有两个特殊的官署：一是登闻检院，隶属于谏议大夫；一是登闻鼓院，隶属于司谏、正言；由宦官掌管，门外均悬有大鼓，均允许百姓击打。凡有议论朝政得失，涉及军情机密，公私利害，呈献奇方异术，或者请求恩赏、陈诉冤情等，无法通过常规渠道向皇帝呈进的，可以先上登闻鼓院敲鼓呈进，如果登闻鼓院不受理，再上登闻检院投陈。

这两个官署规模很小，地位也不高，却给民间有冤难诉者提供了一条有用的渠道。北宋立国之初，东京市井间有一位名叫牟晖的市民走失了一头猪，因猪是自己走失，并非失窃，开封府不予受理。投诉无门，气急败坏的牟晖跑到登闻鼓院敲响了大鼓。丢猪一事立即被紧急上报到御案前。赵匡胤不怒反喜，特意给宰相赵普下手诏道：“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的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诏令赐给牟晖一千钱，以补偿他的损失。

登闻鼓一响，向敏中便记了起来，道：“那大汉是王全斌的家仆，我们在樊楼见过他。”心中隐约有不祥之感，忙追上前去，道：“你还记得我吗？你家主人自杀当晚，我也在西楼。”

汉子名叫王五，道：“啊，小人记得你，你是向郎，就是你证明我家相公是自杀。”向敏中道：“不错，正是我。”

王五恨恨道：“可惜你弄错了，我家相公不是自杀，是中毒死的。小人来敲登闻鼓，就是要告御状，告你，告你们当晚在西楼的所有人包庇凶手。”

向敏中大吃一惊，道：“什么？王相公有中毒症状么？”王五道：“你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么？”

原来王全斌尸首被家人领回去后收敛装棺，因明日是做七^[5]的最后一日，王妻苗氏按照家乡习俗要在丈夫口中放入一枚银元宝，哪知道竟发现元宝入口后立即变暗发黑，仔细检查丈夫全身，都呈现出异样的青

色。苗夫人是宋初名将苗训^[6]之女，颇有见识，认定丈夫是中毒而死，只是娘家、夫家人丁凋零，无所依靠，开封府又以丈夫上吊自杀结案，便命家仆王五来击登闻鼓告状。

鼓院当值的宦官听到鼓声，慌忙赶出来，请王五进去登记案情、住址，好上奏皇帝。凑巧赵匡胤便服出宫赶去晋王府，听见鼓声便先下马过来查看。宦官见皇帝亲临，忙跪下迎驾。王五听说眼前的布衣老者就是官家，连连磕头，哭着大叫冤枉。

赵匡胤一时难以明白究竟，举手叫过向敏中，道：“你不是还有朕的花押么？朕命你调查此案。”向敏中道：“遵旨。不过可否请官家将张咏放出来，他当日也在西楼，又是个有力的帮手。”

赵匡胤道：“张咏若是知情者，你们两个也知道，是不是？”向敏中道：“是。官家法眼如炬，凡事难以瞒过。”

赵匡胤沉吟道：“朕现在要赶去晋王府，高琼的事回头再说。等朕得闲，会派人叫你们进宫，你们得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向敏中道：“遵旨。”

赵匡胤回头命道：“派个人去武德司放张咏出来。再告诉皇弟不可对高琼用刑，就说是朕特别交代的话。”哼了一声，拂袖上马而去。

向敏中心道：“官家已经大概猜到究竟了。”见王五还跪在地上不敢抬头，上前扶起他道：“官家已经走远。等我同伴出来，我们这就去你家验尸，如何？”

王五根本不相信他，却因为他是官家亲自指派，有钦差的身份，不敢拒绝，怕担上抗旨的罪名，只得勉强应道：“是。”

武德司就在宣德门内，只等了一盏茶功夫，便见一名小黄门领着张咏出来。向敏中见他不停地抚摸手腕，忙迎上去道：“赵相公对张兄用刑了么？”张咏道：“也算不得什么刑罚，他下令将我和高琼四马攒蹄地吊在屋梁下，声称不招供就绝不放我们下来。官家如何又改变主意放我出来？”向敏中道：“只因为王全斌的案子又起了变故。”

张咏一听完经过就道：“这件案子查起来可就难了，王全斌应该是饮食中毒，可时过境迁，我们上哪里去寻当日王全斌用过的酒具食器？即使能寻到，也早已经用清水洗干净了。”

向敏中道：“确实不容易。不过还是得先去验尸。我想叫上宋科，他虽然可能与鬼樊楼有所牵连，但确实是东京最有经验的老件作，熟知毒药毒性，不知道张兄以为如何？”张咏道：“甚好。”

潘阆便自告奋勇道：“今日还是寒食假期，宋科一定还在家里，我到过他家，我去叫他来。”向敏中道：“有劳。我们先去王相公家。”几人就此作别。

向敏中和张咏跟着王五径直南来。王全斌的宅子是赐第，就在外城御街西首。御街两边多是重要官署，能在京师拥有一座正对御街的宅邸，可是不简单，只有为国家立下大功的大臣才能有此荣耀。王全斌虽因滥杀蜀中降将遭贬斥，赐第却还在，说明皇帝不忘旧情，他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只是想不到这次奉诏回京，竟然是一条不归之路。

来到王宅，王五进去禀报。苗夫人并不出来相见，只说有孝在身，又是女流之辈，不便见外客，凡事自有王五照应，请钦差务必查出真凶。向敏中、张咏遂进来灵堂，到灵枢边一望，果见王全斌脸色发青，嘴唇发乌，有中毒症状。

等了大半个时辰，潘阆与宋科乘着雇来的车马到来。宋科面色严肃，也不多问，让王五准备了一盆皂角水，打开随身携带的包袱，取出一根银针，将针用皂角水洗过后，再伸入王全斌口中，银针顿时变了颜色。

宋科道：“银针探口，变青黑色。”又将银针用皂角水反复擦洗，道：“银针青黑色不褪，王相公系中毒而死。”

潘阆道：“可当日王全斌颈中有两道勒痕，交汇在耳后，已是确认无疑的上吊自杀，又怎么会莫名中毒？”张咏道：“莫非是中毒在先？”

宋科又仔细检查全身，一面验尸一面按照惯例喝报道：“王相公面色

微青；上下唇吻青色；上下牙根青色；口开，舌在内，青色；十指甲青色，十趾尖甲青色；肚腹心口无青色……”稍觉奇怪，微一凝思，便明白究竟，告知道：“适才小人说王相公系中毒而死的说法并不准确。王相公所中之毒并不厉害，凡人中毒，先入四肢，毒气攻心始能毙命，他还没有毒气攻心时便已经上吊自杀，所以心口一块并无青色。”

向敏中道：“这么说，即使当晚王全斌不在樊楼上吊自杀，他也一样会中毒而死？”宋科点点头，道：“不过这种毒药既不是常见的毒药，毒性又不深，小的一时难以认出。”向敏中便道了谢，宋科收拾工具自去了。

王五哭道：“什么上吊自杀，难道不是有人下毒后令我家相公无法反抗，再将他颈中套上绳索，造成自杀假象么？这样的话，佯作验出来也是自杀。”向敏中道：“你说的这种情况固然可能，可是当日千牛卫上将军孟玄珪亲眼看到你家相公上吊自杀。”

王五道：“孟将军的话怎能相信？向郎与孟氏兄弟交好，当知道他们原来在蜀中的美貌侍妾均被我家相公所夺，分给了部下将士。他们恨我家相公入骨呢。”

张咏闻言大是惊奇，问道：“当真有此事？”向敏中难以否认，默默点了点头。

潘阆道：“如此说来，孟氏兄弟当是最大嫌疑人了。”王五道：“不错，潘郎总算说了句公道话。”

向敏中道：“王五，我知道你一心要为主人报仇，因为我跟孟氏兄弟的关系，你也不信任我。可我奉旨查案，不敢徇私，我可以向你保证，若真是孟氏兄弟下的毒手，我一定会亲手逮捕他们。”王五这才道：“向郎只要不庇护孟氏兄弟就好。”

向敏中道：“那么你现在仔细听我说——当晚我和孟氏兄弟是临时起意去樊楼饮酒，我们进的是四号阁子，王全斌相公比我们晚到，所以才进了六号阁子。若不是后来王相公在阁子大声说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就在隔壁。试问这种情况下，孟氏兄弟又临时到哪里去寻到毒药毒害王

相公？况且整个过程中，只有小孟孟玄珏出去了一趟，以他的刚烈性格，动刀杀人还有可能，往饮食中下毒这样的事是万万做不来的。”

王五道：“我家相公回京后夜夜拥着那美貌行首蔡奴到樊楼饮酒不归，孟氏兄弟一定早听说过，所以暗中备好毒药。为了要报仇，动刀子也好，下毒也好，有什么做不来的？”向敏中道：“那好，就算孟玄珏出去四号阁子时是要去对隔壁王相公下毒，既然选择下毒，一定是怕被旁人发现，可王相公当时人一直在六号阁子里面，看见孟玄珏进来会无所反应、任他下毒么？”

王五道：“或许我家相公当时已经喝醉了，伏在桌上，无所觉察。”向敏中道：“不，你家相公根本没有喝醉。当晚他因为八号阁子说书一事大闹了一场，哪知道皇二子赵德芳相公人也在场。他在皇子面前舞刀弄枪，势同谋反，犯下大罪，后来赵相公派右屯卫上将军折御卿严厉斥责他，命他向说书女庞丽华道歉。你家相公经此一事，哪里还有心情饮酒？”

王五惊道：“向郎是说当晚跟折将军同在三号阁子的是皇二子？”向敏中道：“不错，你不甘心的其实是你家主人怎么会莫名其妙地自杀，现在该明白原因了。多年苦苦期待重新回到朝廷，却在樊楼化作了泡影，你叫他如何不灰心？”

王五道：“可是这些话向郎当晚为什么不说明白？”向敏中道：“皇二子不肯露面，是不愿意旁人知道当晚他在樊楼，开封府的人心照不宣，所以才匆匆结案。若当真揭破一切，对王家可没有丝毫好处，你主人全家都要受到连累，或刺配，或流放，还能住在这豪华赐第中么？”王五这才大起惊惧之心。

向敏中道：“这些话我只是跟你讲明白，回头你转达给你家夫人听，不过切记不可外泄。”王五道：“是。”

向敏中道：“我再举证给你听。既然王全斌相公心事重重，并没有喝醉，孟玄珏绝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溜进去下毒。潘阆，你当时亲眼见过孟玄珏站在王相公的六号阁子前，可有见到他进去过？”潘阆摇了摇头，道：“没有，孟将军只是掀起门帘，站在那里。”

向敏中道：“如此可见孟玄珪的话并不假，他到达六号阁子时，变故已经发生，王相公正在上吊自杀。不过既然王相公是中毒在先，那么一定有个下毒的凶手。”

潘阆道：“下毒的凶手会不会就是那后来有意移动王全斌尸首的人？”张咏道：“你是指折御卿么？他移动尸首是想故意造成他杀假象，嫁祸跟他有仇的党项人李继迁。可要说他下毒害王全斌，绝无可能。”向敏中也道：“出面代表皇二子斥责王全斌相公的正是折御卿，他能逼得王相公自杀，又怎会下毒害他？咱们先忽略移动尸首一事，将下毒的凶手先找出来。”

张咏道：“可如今既不知道王全斌中的是什么毒，又无可取证，如何查起？”向敏中道：“既是中毒在先，与王相公同在一间阁子的蔡奴自然嫌疑最大。”

潘阆道：“是了，为何王全斌中了毒，蔡奴却没事？而且她后来四处往各个阁子敬酒，似是有意造成不在场的假象，很是可疑。”

张咏因为当日与蔡奴颇谈得来，极喜爱她的善解人意，少不得要为她讲几句话，道：“可蔡奴为何要害自己的恩客？”王五插口道：“说不定她是蜀女，有亲人为我家相公所杀。”

张咏道：“你也知道你家相公杀人如麻！他在蜀中杀死几万无辜军民，看起来只要是蜀人，都跟他有杀亲之仇了。”王五无话可答，只能低下头去。

张咏道：“就算蔡奴是蜀女，可你适才也说了，王全斌夜夜拥着她到樊楼饮酒，王全斌中毒，她立即就会成为最大嫌疑人，她会那么笨么？”潘阆道：“可是当晚的情况不一样，孟氏兄弟也来了樊楼饮酒，蔡奴也许正想把握这个机会，将下毒的事转嫁到孟氏兄弟头上。”

向敏中道：“听起来也有几分道理。张兄，不如你和潘阆去鸡儿巷找蔡奴，盘问她身世来历。我再去趟樊楼。”张咏应了，与潘阆一道来找蔡奴。

鸡儿巷位于里城马行街鹁儿市中，又分东鸡儿巷和西鸡儿巷，是妓馆集中地，人烟浩闹。东西巷口有座单将军庙，是隋末枭雄人物单雄信的墓地。

张、潘二人一路打听，寻来西鸡儿巷一处小院，杨柳依依，槐荫满地，颇有闹中取静、回绝尘嚣之意。有女使应门，娇声告道：“娘子身体不适，不见恩客。”潘阆道：“你须去告诉娘子，我们两个是当晚樊楼的故人。”

女使大概明白“当晚樊楼”的意思，也不再通报，立即引二人进来，绕过曲槛，穿过院落，来到一处厅子，叫道：“娘子，有故人到访。”

珠帘掀处，一身贴身小衣的蔡奴出现了，笑道：“原来是张郎和潘郎。”随即侧身站在一边，拢起珠帘，待客进屋。又命女使奉上茶水，才问道：“二位郎君如此肃穆，有什么事要奴家效劳么？”

张咏径直问道：“娘子是哪里人氏？”蔡奴道：“奴家是土生土长的汴京人氏。张郎如何问起这个？”张咏道：“嗯，眼下王全斌的案子又起了变故，他上吊自杀前便中了毒。”

蔡奴道：“啊，你们怀疑是奴家下毒？王相公是恩客，是奴家的衣食父母，奴家如何要害他？”嚤嚤哭泣了起来。张咏忙安慰道：“娘子不必惊慌，我们正在调查这件案子。不独娘子，当晚到过西楼的人都要问话。”

蔡奴哭道：“王相公中毒，奴家却活得好好的，所有人都会怀疑是奴家下的毒。可奴家真的没有……没有……”

潘阆道：“你当真是奉王全斌之命往各阁子敬酒赔罪么？”蔡奴道：“是。奴家怎敢擅作主张？”

张咏道：“娘子先别哭，你从离开六号阁子，到发现王全斌的尸首，这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回去过，对么？”蔡奴道：“没有。张郎、开封府的姚推官，还有三号阁子的官人都能为奴家作证的。”

张咏道：“也许凶手是在蔡奴离开六号阁子后下的毒。”潘阆道：“可

王全斌并没有醉，他会不加觉察么？”

张咏道：“也许这个人不是像孟玄珏那样一露面就会引起王全斌警觉的人。”潘阆恍然大悟，道：“比如焞糟，比如酒廝，比如开封府的人，我是说比如。”张咏道：“比如一号阁子和二号阁子从未露过面的人。我们需要一份完整的名单。”

当即辞别蔡奴，往樊楼而来。正遇到向敏中出来，手中举着一张纸，道：“你们是来找当晚西楼酒客名单的么？我已经细细讯问过西楼柜台，整理出了一份。”

张咏、潘阆忙凑过来一看，却见那名单上写着：

西楼西二号阁子：樊知古。

西楼东一号阁子：符彦卿、王祐、冯吉。

西楼西四号阁子：孟玄喆、孟玄珏、向敏中。

西楼东三号阁子：皇二子赵德芳、折御卿、王旦。

西楼西六号阁子：王全斌、蔡奴。

西楼西八号阁子：李继迁、张浦、庞丽华。

西楼西十号阁子：开封府推官姚恕、开封府押衙程德玄、马韶。

西楼西十二号阁子：寇准、张咏、潘阆。

西楼当值：小廝罗锅儿、酒廝丁大、焞糟丁丁、唐晓英、纪娘、金娘。

西楼散座：诸官人随从、家仆等。

进出过西楼的其他人：卖果子的小廝呆子、庞丽华之女刘娥。

张咏大喜道：“要得正是这样一份名单，可谓再详尽不过。”又说了蔡奴是开封本地人氏，并无杀人动机。

向敏中道：“蔡奴号称汴京第一名妓，能得恩客欢心，关键是她善于曲意逢迎，容貌还在其次，我也不大相信她这样性格的女子会下毒害王全斌相公。”张咏喜道：“如此，便可以排除蔡奴的嫌疑了。”向敏中道：“嗯。从这份名单看来，四号阁子的孟氏兄弟有杀人动机，嫌疑最大，偏偏我本人恰好可以证明他们无辜，所以四号阁子和张兄所在的十二号阁子一样可以排除。”

潘阆道：“符相公当时居然就在一号阁子里，竟然一直没有听他提过。那弹得一手好琵琶的人，当就是冯吉了。”向敏中道：“冯吉是京师有名的琵琶圣手，以皮为弦，号称‘绕殿雷’。若不是他沉迷于音乐，怕早就跟他父亲一般位至宰相了，何至于才是个鸿胪寺判寺事？”

原来冯吉是传奇宰相冯道之子。冯道在后唐、后晋担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后又到契丹担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宰相，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不倒宰相，死后还被后周世宗柴荣追封为瀛王。但此人因事君太多，也被认为操行有问题而饱受争议。冯吉早在后周时因父萌步入官场，只是他本人雅好琵琶，孜孜不倦，臻妙之处连教坊供奉名手亦不能及，宰相认为其人轻佻，不予重用。冯吉性之所好，亦不能改。

张咏道：“如此，一号阁子和三号阁子都可以排除。剩下的人中，以八号阁子党项人李继迁和他的心腹随从张浦嫌疑最大，他们事先因为说书一事与王全斌冲突，王全斌还差点杀了张浦，兴许是他们难解旧恨，趁机下毒。”向敏中道：“但是有一点，下毒不同于动刀动枪，若是事先筹划好的，需要准备好毒药。李继迁与王全斌冲突只是意外事件，他应该不可能随身带着毒药。”

张咏道：“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弄明白王全斌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忽见到王五正在一旁探头探脑，忙过去问道：“你是在跟踪监视我们么？”王五忙道：“不敢。是夫人差遣小的跟着几位郎君，万一有什么事，也好跑个腿传个话。”

潘阆冷笑道：“你家夫人还是信不过我们，不过这也是人之常

情。”王五道：“潘郎能体谅就好。”

向敏中道：“王相公既被召回京师，该尽享与家人团聚之乐，又如何夜夜拥妓饮酒、似有不解之愁呢？”王五道：“这话实在不该小的说的。不过为了找出凶手，小的也顾不得许多了。官家这次召我家相公回京，本是要任命他为新军统帅，可晋王说我家相公并不合适，又推荐了新的人选——太傅曹彬，官家又犹豫不决。我家相公因此而不快。”

潘阆道：“呀，那么十号阁子里的三位开封府的人岂不是也有杀人动机？”

王五不过是回答向敏中的话，却想不到潘阆立即有如此推论，开封府的人敢下毒害他家相公，那不就是奉晋王之命么？当即骇异得张大了嘴巴。

潘阆却毫不顾忌，继续侃侃而谈道：“以姚恕的开封府推官身份，他走进六号阁子假意说事，王全斌决不会提防。”向敏中道：“有理。走，咱们一起去趟鸡儿巷。”

张咏道：“又是去找蔡奴么？我们该直接去开封府找姚推官和程押衙问清楚才是。”向敏中道：“眼下晋王妃刚刚病逝，他们人人都在晋王府听命，哪里有空理会我们？我找蔡奴自有道理，她是最好的证人。”

几人又匆忙赶来鸡儿巷，蔡奴刚梳妆打扮完毕，容光焕发，极尽娇艳，与适才所见判若两人。张咏心道：“难怪女子要忙着涂脂抹粉，看来确实能增色不少。”

蔡奴见张咏去而复返，不由得又紧张起来。向敏中忙道：“我们只是有几个要紧的问题要问娘子，事关重大，还请娘子好好回忆。”蔡奴道：“这是自然。”

向敏中道：“当晚娘子离开六号阁子，先去了哪里？”蔡奴道：“先来了你们几位郎君所在的十二号阁子啊。王相公跟张郎动过手，所以奴家想要先给张郎赔罪，不过这是奴家自己决定的。”

向敏中道：“接下来呢？”蔡奴道：“接下来奴家……”潘阆道：“我大概明白向兄的用意了。蔡家娘子最先进来我们阁子，可时间极短，我紧随她出去在楼廊说了一阵子话，她才往隔壁十号阁子而去。”

向敏中道：“对，这就是关键。娘子进十号阁子时，共有几个人？”蔡奴想了想，道：“三个人——姚推官，程押衙，还有一位姓马的道士。”

向敏中道：“他们三人一直没有离开过阁子么？”蔡奴道：“没有。奴家最先出来，当时又遇到了张郎，还有三号阁子的三位官人，奴家便随三位官人去了三号阁子。”

张咏这才明白向敏中用意，他是要梳理出一条时间线来，看十号阁子里开封府的人有无时间下毒，忙道：“我当时是打算去警告王全斌，令他不得再向说书女庞丽华寻仇，正好看见赵相公、折御卿几位从王全斌的六号阁子出来。我跟王全斌说完话出来时，又见到折御卿，还问我王全斌人可在里面。我还记得张浦的口供，折御卿到他们八号阁子门前叫了庞丽华出去，带她去了六号阁子，由王全斌起身向她赔礼道歉。这应该是紧随其后的事。”

潘阆道：“不错，我也记得这一节，张浦的口供跟庞丽华的完全能对上，是可信的。只是庞丽华回来后惶恐难安，李继迁这才决意替她出头，去找王全斌，可发现他已经在六号阁子上吊自杀了。”

向敏中道：“由此可以推出十号阁子的人是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下毒的，他们三人的嫌疑完全可以排除。看来下毒的时间只有可能是在张兄去找王全斌之前，可三号阁子的三位没有杀死王全斌的动机，赵相公又是皇子身份，即使看不惯王全斌所为，只须据实告诉官家，就能彻底置他于死地，比下毒要强千百倍，因而完全可以排除嫌疑。”张咏道：“那么下毒时间须再往前推，赵相公三人进六号阁子前。”

潘阆问道：“娘子在六号阁子饮最后一杯酒是什么时候？”蔡奴道：“嗯，应该是在王相公去隔壁闹事前。闹过后，王相公回来坐下，奴家请他饮酒，却被他打翻，又命奴家出去赔罪。”

张咏道：“这不对啊。王全斌跟我在楼廊动手时，赵相公就在边上，他却无动于衷，可见他并不认得皇二子。应该是后来赵相公自己来六号阁子表露了身份，那已经是我正来找王全斌时候的事了，娘子正从十号阁子出来，要去三号阁子呢。王全斌后来向说书女庞丽华道歉，肯定是受皇二子所逼，可他知道皇二子身份之前为何要主动派娘子四处赔罪？这完全不符合他的风格。”蔡奴道：“是么？奴家可不明白究竟，只不过奉命行事。”

向敏中道：“如今王全斌已死，他当时心境很难揣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中毒当在蔡家娘子离开六号阁子后。”沉吟片刻，请蔡奴取来纸笔，除掉已经排除嫌疑的人，重新列了一张名单：

西楼西二号阁子：樊知古。

西楼西八号阁子：李继迁、张浦。

西楼当值：小厮罗锅儿、酒厮丁大、煊糟丁丁、唐晓英、纪娘、金娘。

西楼散座：诸官人随从、家仆等。

进出过西楼的其他人：卖果子的小厮呆子、庞丽华及女儿刘娥。

潘阆道：“看起来还是党项人李继迁嫌疑最大，不过向兄称下毒是有计划事件，需要时间谋划，确实有道理。当晚之前，李继迁跟王全斌毫无干系，说不定根本就不认识他，又如何处心积虑地准备毒药害他？”向敏中点点头，提笔将“西楼西八号阁子”一条划去。

张咏道：“樊知古是南唐叛臣，之前一直在江南，不可能跟王全斌有瓜葛，可以排除嫌疑。”向敏中便又将“西楼西二号阁子”一条划去。

张咏道：“英娘跟丁丁换班，庞丽华母女也是临时奉召到的西楼，也都可以排除。”向敏中便划去四人名字。

潘阆道：“那些随从只有王全斌跟张咏打架时才赶上楼来，后来很快就下去了，根本就没有进过阁子。最可能下毒的人都排除了嫌疑，剩下的都是樊楼的人，都是最底层的小厮、煊糟，就更不能杀害朝廷命官了。”

几人重新复查一遍，还是同样的结果：最有动机杀人的都能够排除嫌疑，剩下的则根本没有杀死官员的胆量和理由。向敏中忖道：“不对，不该是这样的结果，一定是有什么线索是我们忽略了的。”

蔡奴婉言劝道：“几位郎君还是先用些茶点，再慢慢推算凶手不迟。”命女使在庭院花架下摆好桌凳，请几人出去坐下品茶。

张咏见那小女使圆圆胖胖的脸蛋在阳光下泛出淡青色，忙问道：“小娘子生病了么？”女使莫名其妙，答道：“没有啊，奴家好得很呢。”

张咏道：“那么小娘子为何脸色发青？”小女使道：“啊，这是因为奴家脸上涂了水粉。”

张咏道：“可是你家娘子脸上为何不见青色？”小女使笑道：“这如何比得？娘子用的都是上好的西域香粉，奴家只能买得起最普通的铅粉。”

向敏中蓦然醒悟过来，道：“我知道王全斌中的是什么毒了，铅毒。”

原来古代水粉都是黑铅炼成，铅性至毒，商家炼粉出售时往往制得不干净，铅性偏重，因而使用水粉涂面的妇人总是脸带青色。不过水粉终究只是装饰面容使用，毒性缓慢，远不及砒霜等毒那般剧烈。

众人听向敏中说完究竟，慌忙重新取出原先那份最完整的名单来。潘阆叹道：“原来真凶就在我们自己眼皮底下。”张咏知道他指的是唐晓英，忙道：“不可能，英娘不可能下毒杀人。”潘阆道：“不是她难道会是庞丽华么？”

他说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晚在西楼的女子中，只有唐晓英和庞丽华跟王全斌有过冲突，王全斌更是打伤了庞丽华，可庞性情柔弱，身边又带着小女儿，不大可能下毒害死朝廷大官。而唐晓英性情豪爽，

有胆有识，大有男子之风，又与庞丽华姊妹情深，之前为她还债不惜要害高琼便是明证。

张咏却不相信，道：“英娘是个敢做敢当的好女子，若果真是她所为，当晚众人被困在西楼时，她早就站出来承认了。”潘阆道：“也许她开始是打算站出来的，可王全斌不又上吊了么？自杀掩盖了他杀，他杀又掩盖自杀，她看到最终以自杀结案，不会牵连旁人，干脆顺水推舟，就此隐瞒下来。老向，你同不同意？”

向敏中道：“嗯，眼下唐晓英确实嫌疑最大。张兄，你先跟小潘回去汴阳坊，慢慢套问唐晓英，看有无破绽。我和王五去她住处，应该能搜到水粉。”

张咏早已忍耐不住，霍然起身，奔出门去，一路疾奔回汴阳坊。潘阆狂追不已，累得满头大汗，却还是跟不上。

却见宅前停着一辆精致的马车，车边还站着几名青衣奴仆。张咏也不及讯问，直冲入院。女使忙上前告道：“有客，正在英娘房中。”

张咏也顾不得许多，大力推开房门，正见到庞丽华伏在唐晓英肩头哭泣，唐晓英也是泪光涟涟的样子。二女见张咏贸然闯入，均吃了一惊。唐晓英道：“张郎累成这样，可是有什么急事？”

张咏端起桌上的茶水一饮而尽，喘了几口大气，才道：“丽娘人在这里最好。英娘，我有句话要问你，你一定要老实回答我。”唐晓英道：“这是自然。”

张咏道：“当晚在樊楼，是你往王全斌酒中下毒么？”唐晓英莫名其妙，道：“什么下毒？王全斌相公不是自己上吊自杀的么？”张咏道：“不，王全斌上吊之前就中了毒，他如果不上吊自杀，也要中毒而死。英娘，是你做的么？”唐晓英道：“不是。”

张咏道：“可你看上去并不惊讶。”唐晓英道：“不就是王相公被人下了毒么？”看了庞丽华一眼，道：“比这更令人惊奇的事我都听过。”张咏道：“我相信你。不过眼下的证据对你很不利，你是最大的嫌疑犯。”

庞丽华问道：“当日那么多人在西楼，为何英娘是最大的嫌疑犯？”张咏道：“下在酒中的毒药是妇人用的水粉。”庞丽华道：“可是英娘从来不涂粉。”唐晓英忽道：“是我做的。”

张咏道：“什么？当真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唐晓英道：“王全斌无缘无故闯进来打了我，丽华姊姊为了救我更是被他撞到墙上晕了过去，我气愤不过，就悄悄往他酒中下了水粉。”

张咏跌足道：“哎呀你……你快走。趁向敏中他们还没有回来，快走。”抢上前扯住唐晓英手臂便往外拉。潘阆正好赶来堵在门口，气喘吁吁地道：“你……你……想……徇私放她……”

唐晓英闻言便道：“张郎不过是要捉住我。”潘阆道：“你……肯主动……认罪便好。不然……等老向拿回来……证据，再难抵赖。”带着唐晓英来到堂屋，防她逃走。

等了一个多时辰，向敏中和王五带着一包水粉回来，道：“这是从唐晓英住处搜出来的水粉，铅性极重。”庞丽华道：“可这包水粉是我的，英娘从来不用。”

向敏中道：“我顺道去樊楼问过，樊楼经营饮食，明令禁止煊糟涂抹水粉，因而当日到过西楼的煊糟都不用水粉，蔡奴用的又是香粉，那么就只有……”张咏恍然大悟道：“是丽娘。英娘，你是替丽娘顶罪，是不是？”庞丽华这才明白究竟，一时愣住。

唐晓英道：“不，不是顶罪，确实是我做的。丽华姊姊晕倒时，我趁机偷了她的水粉，下在王全斌的酒中。”

向敏中道：“英娘是什么时候下的毒？”唐晓英道：“嗯，我想想，是在张郎跟王全斌相公大打出手的时候。”

潘阆道：“不对，打过架后，我们还没有进阁子，就看见你从八号李继迁的阁子出来。当时丽娘还没有清醒，你绝不会离开她。况且打架时楼廊人挤得满满当当，你不可能越过两位正舞刀弄剑的男子进去六号阁子下毒。然后你下楼去替我们阁子催酒菜，根本没有往那边走。”

唐晓英忙道：“不，是我记错了，我催完酒菜后，又重新上来一趟，进了六号阁子，假装问王相公有无需要，趁他不备，将水粉下在了酒杯中。”

张咏也记了起来，道：“也不对，你再上楼的时候是为我们送来酒菜的时候。要证明这点并不难，你每次上下楼，都要从酒肆丁大和小厮罗锅儿面前走过，我敢肯定他们记得你下楼后再上来一定是端着酒菜的。你端着酒菜进来前，在门外叫了声‘丽华姊姊’，当时你一定是看见丽娘正从六号阁子出来。我以为有什么事，正要出来查看，你却端着酒菜进来了，那是因为丽娘又进了八号阁子。后来你一直待在我们阁子里聊天，直到党项人李继迁发现王全斌吊在窗梁下。你根本没有机会下毒。”转过头去，逼视着庞丽华道：“是丽娘下的毒，对么？”

庞丽华早已呆若木鸡，半晌才讷讷道：“不，不是我。”唐晓英急道：“我都承认了是我下的毒，你们为什么还一定要怪在丽华姊姊头上？”

张咏也不理睬，继续道：“英娘是丽娘最亲信的人，是也不是？她一心要认下罪名，是因为她猜到是你做的。”庞丽华颤声问道：“英娘，你真认为是我下毒？”

唐晓英心道：“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上过西楼的人中，只有你一人随身带着水粉。”她知道向敏中这群人个个聪明过人，要想瞒过他们千难万难，一时沉吟不答，苦思对策。

潘阆劝道：“丽娘真的忍心看着英娘为了救你替你顶罪么？而今你已经有了晋王这座大靠山，就算承认下毒，也不见得会拿你怎样。”庞丽华道：“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英娘，你不必为我顶罪，我真的没有下过毒。”

唐晓英道：“当真？”庞丽华道：“你我的情分比亲姊妹还要亲，若真是我下毒，我怎会眼睁睁地看着你身陷牢狱之灾？”

唐晓英大喜，道：“你们都听到了，既然丽华姊姊说不是她下的毒，那么就一定不是了。你们一开始怀疑我，是因为我胆子大，然后发觉我

没有机会下毒，便又怀疑起丽华姊姊来。当晚西楼那么多人，偏偏只怀疑我们两个，不过因为水粉是女人之物。可万一这正是凶手转移视线的伎俩呢？况且水粉是最容易得到之物，开封到处是胭脂水粉铺子，樊楼边上就有三家。”

她这话甚是有力。向敏中道：“英娘说得有道理。我们一发现毒药是水粉，就推测凶手是妇人，这实在太过草率。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水粉中含有铅毒，越便宜的水粉，毒性越重。”张咏道：“不错，凶手之所以选择水粉，应该是因为它很容易买到，且丝毫不会令人起疑，跟他是男子还是妇人并无关系。”

庞丽华迟疑道：“这个……有一件事……我本来随身带着一盒水粉，当日来西楼说书，还特意在楼下重新扑过面，后来那盒水粉不见了。”

向敏中道：“啊，这是条关键线索，丽娘是什么时候发现水粉不见的？”庞丽华道：“嗯，是我说完书牵着女儿离开西楼的时候，我本想取出李官人赏赐的金珠给小娥看，哪知道金珠不见了，装着水粉和一些铜钱的布袋也不见了。不过我想也许是我撞到墙上晕倒时落到地上，回去找了好多遍也没有找到。”

潘阆道：“当晚寇老西不也丢了一袋瓜子金么？这会不会是同一人所为？”张咏道：“肯定是同一个偷儿。不过丽娘发现丢失物品的时间太迟，她到西楼先后接触过不少人，没有具体时间，很难找到这个小偷。”

向敏中道：“最麻烦的是，小偷的出现令案情更加复杂——这个小偷也许就是下毒的凶手，更可能不是，他拿走了钱，将不值什么钱的水粉随手扔掉，正好被凶手捡到。”

潘阆叹道：“这样一来，嫌疑犯可就相当多了。”向敏中道：“如今我们不清楚凶手下毒动机，只能跟排除英娘的嫌疑一样，用有无时间下毒来一个个排查。”

唐晓英大感好奇，问道：“如何排查？”张咏道：“向兄将当晚在西楼的人列了名单出来，如今已经能肯定下毒时间是在打完架蔡奴离开六号阁子后、三号阁子的赵相公三人进六号阁子前。这样蔡奴和王全斌本人

最先去掉，英娘你也没有作案时间，还有十号阁子的姚推官三人，再就是四号阁子的向兄和孟氏兄弟。我们阁子，打完架后寇准没有离开过，我和潘阆各自出去一趟，却不在这个时间内，也可以排除。”向敏中便依言将这些名字一个个划去。

唐晓英道：“丁丁跟我换班后人不在西楼。小厮罗锅儿把守楼梯，没有上过楼。酒厮丁大须得时时守着储酒间，来来往往的人都能看到他，也不可能是他，还有跟丁大在一起的小娥。”向敏中道：“甚好。”又划去四人名字。

正好寇准回来，问明新案情新进展，忙道：“一号阁子的符相公三人和三号阁子的赵相公均是身居高位，不会用捡来的水粉杀人。”向敏中道：“本来只该严格用时间来排查，不过这两个阁子的官人身份特殊，确实可以去掉。”又划去相关名字，重新理了一份名单出来：

西楼西二号阁子：樊知古。

西楼西八号阁子：李继迁、张浦、庞丽华。

西楼当值：焮糟纪娘、金娘。

西楼散座：诸官人随从、家仆等。

进出过西楼的其他人：卖果子的小厮呆子。

张咏道：“既然如此，二号阁子的南唐人樊知古也可以划掉了。”寇准嚷道：“樊知古的嫌疑可是大了。”

众人闻言无不愕然，纷纷问道：“王全斌相公名声不好，天下蜀人都想杀他，不过樊知古是南唐人，又为何要下毒害他？”

寇准道：“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凶手为何一定要用水粉？”张咏笑道：“这个我们早已经推测过了，开始是觉得因为水粉易得，但既然丽娘遗失了一盒水粉，那就更顺理成章，变成了凶手临时起

意杀人，跟用水粉还是用砒霜并无关系。”

寇准道：“不对，凶手选用水粉，只因它是女人之物。而樊楼的煊耀不准用水粉，因而只要是用水粉杀人，就会立即怀疑到丽娘和蔡奴身上。”

潘阆道：“寇老西是说凶手目的不在杀人，而在嫁祸？可丽娘是被临时召到西楼说书，凶手不大可能预知她在。莫非是樊知古追求蔡奴未果，怀恨在心，有意用水粉下毒，意图嫁祸给她？”张咏道：“可蔡奴是汴京第一名妓，身价不菲，又怎会用这种普通的铅粉？这嫁祸的伎俩，未免太差了些。”

王五一直站在一旁，终于忍不住插口道：“凶手也许想杀的正是蔡奴本人呢，不过凑巧她去了别的阁子敬酒，我家相公才成了替死鬼。”

寇准道：“不，你们说得都不对，樊知古不是要嫁祸蔡奴，也不是要杀她，他要嫁祸的是丽娘你。”庞丽华更是莫名其妙，道：“丽娘从未听过樊知古这个名字，更不认识他，他为何要害我？”

寇准道：“适才程判官问我樊知古的案子，特意给我讲了他的来历。他原名樊若水，曾经参加南唐名臣韩熙载主持的进士考试，该榜取中九人，韩熙载门生舒雅高中状元，樊若水也一举及第，很受瞩目。当年南唐国主大周后周娥皇尚在世，准备将亲妹妹周嘉敏——也就是现在的小周后许给樊若水。但当时正值南唐朝中党争，有政敌攻击韩熙载取士不公，理由是九名新进士中有五人跟韩熙载熟识，其中包括舒雅和樊若水。这件事闹大后，舒雅和樊若水都被取消进士资格，樊若水自然也无缘再娶国后之妹。”

唐晓英道：“可这些事跟丽华姊姊有什么关系？”寇准道：“樊若水之所以得到韩熙载垂青，是因为他跟韩熙载姬妾秦蒹兰同乡，听说二人本是青梅竹马的恋人，秦蒹兰被韩熙载逼死后，樊若水才决意叛唐投宋，为爱人复仇。”

庞丽华这才明白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会恨她入骨，不惜下毒害死旁人来嫁祸她，原来是因为她最拿手的秦蒹兰投怀送抱、色诱陶谷的

说书故事——她每讲唱一次，赢得满堂酒客热烈掌声的时候，都是往那爱着秦翦兰的男人的心口上狠狠划上一刀。

寇准道：“樊知古之所以选择六号阁子，并非因为里面坐的人是王全斌，而是因为当时六号阁子里只有一个人，他最容易下手。”唐晓英愕然道：“寇郎是说不管六号阁子里面坐的是谁，樊知古都要下毒害他，只为嫁祸给丽华姊姊？”寇准道：“不错，正是这个道理。”

张咏道：“可樊知古从始至终未出过二号阁子一步，他如何能知道丽娘来了西楼说书？”寇准道：“不出阁子未必就不知道外面的事。符相公当日在一号阁子，也是未出房门一步，可一样对外面发生的事一清二楚，程判官好多事都是从他那里知道的。况且你只是未看到樊知古出来，他未必真的就没有出来过。”潘阆道：“这话倒是不假，樊知古的阁子是西面最里间，到六号阁子、八号阁子根本无须经过我们十二号阁子。”

向敏中沉吟道：“可我始终觉得下毒是需要时间谋划的，樊知古有理由恨丽娘，足不出户知道外面的事也不难，可要说他正好出来阁子时就能捡到水粉，这未免太过巧合，难以令人信服。以他的身份来看，也断然不会是那个小偷。”

张咏道：“不过这终究是条线索，眼下天色不早，咱们稍作歇息，再去趟樊楼如何？樊知古晚上一定会去那里饮酒，我们不如去找他问个清楚。”向敏中道：“也好。”

庞丽华见那份嫌疑人名单上尚有李继迁的名字，忙道：“我可以为八号阁子的李官人和张先生作证，王全斌相公进来闹事前，他们一直在安安静静听我说书，呆子也一直在那里，可以作证。”

潘阆道：“下毒时间可是在王全斌闹事后，丽娘可记得之后的情形？”庞丽华道：“之后我就晕了，再醒来时就听见了琵琶声。”唐晓英道：“丽华姊姊晕倒后我也一直在场，跟李官人一起为她包扎伤口。”

张咏道：“当时张浦人出来了，跟王全斌动了手。后来琵琶声响过，大家各自回了阁子。之后六号阁子的人一直都在么？”庞丽华道：“都在

的，李官人和张先生都没有出去过，直到后来折将军叫我去隔壁王全斌相公那里，再后来李官人为我去找王相公，发现他已经……后面的事各位郎君就都知道了。”

向敏中道：“你只说李官人和张先生都没有出去过，那么那个小厮呆子呢？”庞丽华道：“呆子？噢，好像我醒来时就不见他了，应该是去其他阁子了。英娘，呆子是什么时候走的？”唐晓英道：“这我也没有留意，应该就是你晕过去的时候吧。”

正好等候在门口的晋王府奴仆进来催促，庞丽华这才恋恋不舍地去了。

张咏问道：“丽娘是特意来探望你的么？”唐晓英道：“嗯。我正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告诉你们大伙儿，高琼是晋王的人，丽华姊姊在晋王府亲眼见到他向晋王下跪。”见众人并不惊奇，问道：“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张咏道：“也没有早就，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唐晓英道：“那么他……他答应我要任我报仇也不是真的了？”张咏道：“高琼不会失信于英娘的，只是他又落入契丹人之手，转交给官家，如今被押在武德司中，生死难卜。英娘要跟我们一道去樊楼么？”唐晓英沉默半晌，才道：“我还是不去了。”张咏道：“也好，那英娘好生歇息，我叫女使给你做些吃的。”

等到天黑，张咏、寇准、潘阆、向敏中四人便往樊楼而来，王五自回王宅去向苗夫人禀告。

东京的夜景当真是天下奇观，华灯似海，夜明如昼，各色灯光点缀着夜色。最吸引人视线的是大内正门宣德楼上的琉璃灯。这些琉璃灯价值连城，精巧无比，将玛瑙和紫石英捣成粉屑，煮成糊状，再加上香料，反复捏合而成。一对琉璃灯可抵民间一个州三个月的田赋收入，所以后人才说：“万金为一灯，万灯为一山。用尽工匠力，不破君王颜。”意思是工匠极尽奇巧，费资千万，造出了火树银花、千光万焰的绚丽美景，却不能赢得君王的开颜一笑。琉璃灯一经点燃，宛如明月，晶莹剔透，衬托得宣德楼如同仙界。

民间虽无琉璃灯这般辉煌炫目的灯具，却也千门通亮，灯影逐人，兼之红男绿女，嬉笑游冶，别有一番风情。樊楼一带甚至有不少夜市，都是些临时的摊贩，专门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天黑点灯，至晓即散，称为“鬼市子”。

樊楼门前的迎客小厮早识得张咏、向敏中等，忙引几人来到西楼。寇准问罗锅儿道：“樊知古樊官人可有到来？”罗锅儿笑道：“早来了，正在二号阁子中。不过他今日可不是一人，还有两位贵客。”

俊糟丁丁引几人上来，进了八号阁子。向敏中道：“听说这里有个叫呆子的小厮，娘子可有听说过？”丁丁道：“呆子不是我们樊楼的人，不过客人都爱使唤他跑腿。”

向敏中道：“可否麻烦娘子为我叫一声？”丁丁道：“当然可以。不过官人怕是要等一会儿，不知道他又在哪里转悠呢。”向敏中道：“无妨，能找到人就行。”

等丁丁出去，寇准才低声问道：“向大哥怀疑呆子么？”向敏中道：“不是怀疑他，而是无法排除他的嫌疑，名单上的人剩下的已不多，他既然在上面，当然要查上一查。”

张咏道：“寇老西不是认为樊知古就是杀人凶手么？我这就去叫他出来。”下来到二号阁子，叩了叩门，听见有人应声，即打帘推门进去。却见上首坐着当今皇帝的二弟赵廷美，旁侧坐着一名四十岁出头的魁梧男子，樊知古坐在下首。

赵廷美认出张咏，满脸不快，喝道：“你来这里做什么？”樊知古忙道：“相公，这位张公子是下官的救命恩人。张公子，我为你介绍，这是赵太保，当今圣上的皇二弟。这位是曹太傅。”

张咏心念一动：“曹太傅莫不就是晋王推荐的统帅人选太傅曹彬？”忙叉手行了个礼，道：“我认得赵太保。”又道：“樊官人，请你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问你。”赵廷美道：“我们正在商议军国大事，岂能容你惊扰？快些退下！”

张咏心道：“晋王妃刚刚病歿，你不该去晋王府照看兄长，却与人来樊

楼饮酒，能有什么军国大事？”毫不相让，道：“小民要说的话也跟军国大事有关。”

赵廷美大怒。曹彬忙解围道：“张公子既救过樊大夫性命，不妨出去听一下，好歹只有一刻工夫。”

樊知古道：“是。”遂跟随张咏来到楼廊，问道：“张公子可是找到了当晚行刺我的凶手？”张咏心道：“行刺你的是晋王的人，如何能告诉你？幸好他只是要将众人视线引向南唐，并不是要真杀你。”当即道：“我今日来找官人并非为了这件事，而是因为王全斌一案。”

樊知古道：“王全斌？噢，是当日吊死在六号阁子的王相公么？他怎么了？”张咏见他神色毫无异样，当即道：“王全斌是被人毒死的，樊官人当晚也在西楼，可觉察到有什么异常？”

樊知古摇头道：“没有。张公子于我有恩，我不妨直言相告，我虽不认得王全斌，却久闻他手段狠辣，是我向官家请求召他回京，最好任他为平南统帅。”

原来樊知古虽是南唐人，却恨南唐入骨，恨不得杀尽南唐人泄愤。王全斌当年平定后蜀时大挥屠刀，几次屠城，正合他的心意。张咏会过意来，不由得对眼前这人大起厌恶之心。

樊知古又道：“不过王全斌既是意外自杀，也就无可奈何了。如今曹太傅是新任统帅，即将赴荆南造战舰。我明日也要离京，上任舒州团练推官。张公子，我日日来樊楼饮酒，只因亲人尚陷身南唐池州，而朝廷又迟迟不肯对南唐用兵。如今朝廷大军待发，我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眼中闪动兴奋的光芒，在这复仇的火焰下，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要丧身。

张咏一时无语，半晌才道：“没事了。”悻悻回来八号阁子，说了原来向官家举荐王全斌的正是樊知古。向敏中道：“如此，樊知古下毒的嫌疑当可完全排除了。”

正说着，焮糟丁丁领着小厮呆子到来。呆子赔笑道：“几位官人叫小的有事么？”向敏中道：“没事，就挑几样果子。”

潘阆起身道：“你们先挑着，我出去方便一下。”向敏中道：“喂，你的珠子掉地上了。”潘阆这才发现收在怀中的北珠不知道何时滚落了出来，笑道：“我当真糊涂，亏得向兄提醒。”拣起珠子收好，这才出去。

向敏中随意取了几件果品，给了一吊钱。呆子笑道：“多谢官人。小的就在樊楼里面转悠，有什么需要再叫小的。”向敏中道：“嗯，去吧。”

寇准不明所以，问道：“向大哥派人巴巴地寻了呆子来，却一句话也不问，是何道理？”向敏中微微一笑，道：“不急，一会儿他会自己回来的。”

过了片刻，潘阆竟拧着呆子手臂进来，道：“果然不出向兄所料，呆子正是那个偷儿。”呆子这才反应过来，道：“你们是有意拿出珠子让小的看见，好设下圈套。”潘阆掩上门，笑道：“你不贪心，又怎么掉进圈套？”

寇准道：“啊，原来是你偷了我的钱袋，取了里面的瓜子金，又将钱袋扔掉，所幸被小娥捡到。快些将我的财物还回来。”呆子道：“还你，一定还你，只求几位官人不要告官。”

向敏中道：“本朝皇帝亲下敕文规定，犯强盗、盗窃赃满五贯即处死，不满五贯者杖背二十后配役三年。仅你刚才想偷的这颗珠子就价值万贯，还不算寇准的瓜子金、丽娘的金珠，杀你几千次都绰绰有余，岂能是你说不告官就不告官？”

呆子见这几人当场捉住自己，却并不立即送官，料到另有所图，道：“你们难道不想知道王全斌相公真正的死因么？他是被毒死的。”

王全斌上吊前已然中毒尚是机密，众人听呆子抢先道了出来，不由大吃一惊。张咏问道：“莫非你知道下毒者是谁？”呆子道：“当然知道。”又转向向敏中道：“小的见过官人和官家一道进来西楼，想来官人身份非同一般，要小的说实话可以，不过有个条件。”

向敏中道：“原来你认得官家。”呆子道：“官家经常微服来樊楼饮酒，有什么认不得的？”又道：“晋王每次来樊楼，虽是便服，却是前呼后拥，排场大得很。官家只是布衣幞头，带两三名侍卫，时常就坐在普

通散座中。”

向敏中道：“你有什么条件？”呆子道：“小的自知难逃刑罚，只是有一点，将来不能以盗窃定小的罪。不然就算你们将小的送去开封府严刑拷打，我也绝不会说出真相。”

向敏中沉吟片刻，道：“就算不论你盗窃罪，可你知情不报，视同下毒凶手的从犯，罪名更重，被害人又是朝廷命官，更是要从严处罚。”呆子道：“这些罪名小的都认，就是要求你们不能以盗窃定罪。”

寇准心念一动，道：“你是怕被钉牌，对么？”呆子道：“正是。小的家里尚有祖母、父母，不想让他们被街坊邻居看不起，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

原来宋律对盗罪处罚极其严厉，动辄弃市、腰斩、凌迟，罪犯本人被处严刑不说，其家门口还要立上一个大木牌，上面书写犯人的姓名、罪状，即所谓的“钉牌”制度。即使犯人家属搬家，也要跟随迁移住处钉牌，终身不得摘除，是对犯人及家属极大的羞辱。呆子宁可认下更重的罪名，也不愿意以盗窃定罪，显然是不愿意令亲人蒙羞了。

向敏中与几人商议一下，道：“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不过你终究是一片孝心，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你将下毒者的姓名告诉我。”呆子便道：“下毒的人正是小的自己。”

众人骇然而惊，均不能相信。向敏中道：“你不过是个小厮，为何要下毒害朝廷命官？”呆子道：“小的也不愿意，可是被逼无奈，情形就跟官人们今日逼我说出下毒凶手的姓名一样。”

原来他盗窃成性，总往樊楼酒客下手，樊楼每日来往酒客数千人，他嘴甜手快，竟从来无人怀疑到他。但某一日终究还是失手，被一名酒客当场捉到，那酒客居然也不报官，还给了他更多的钱，条件只是让他做一件事。

向敏中蓦然醒悟，道：“当场捉住你的人是李继迁，对不对？”呆子道：“正是他。官人如何能猜到？”向敏中道：“你是个四处卖果子讨赏钱的小厮，案发当晚却一直滞留在八号阁子中听丽娘说书，这不是很奇怪

么？”

呆子道：“不错，那个党项人李官人武艺了得，小的手刚碰到他腰间便被他捉住，一只手如铁箍一般，捏得人生疼。他带我来西楼的阁子，说只要我替他做件事，他不但不报官，还以五十金酬谢。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听说他肯不张扬，便满口答应下来。本来小的也料想到不是什么好事，有心逃走，可转念想到即使做贼也当以信义为先，我既答应了他，就该全力办到。过了几日，就是寒食节的那天晚上，李官人的随从找到我，带我来到八号阁子，就是这间，不过当晚里面只有李官人和他的幕从张先生。他们给我一包药，说是奇毒无比的砒霜，让我等一会儿有机会时下到隔壁六号阁子的酒瓶中。我听说要我害人，心里很害怕，可他们说没事，不会有人看见。”

寇准道：“当晚虽然西楼客人未满，终究还有不少酒客，又有煖糟不断走来走去，他们如何能肯定一定不会有人看见你？”呆子道：“小的当时也不明所以，后来张先生详细说明，原来他们是要让小的打开半边窗户爬出去，沿着上下的檐子，走去六号阁子，从窗户进去。”

张咏忙走到窗边，窗户都是直棂的窗格，截面为三角形，外尖里平，又被称为破子棂，上面糊着纱纸。他推开窗，往外探头望去，果见窗户上下各有一道檐子，一人多高，正好可以双手抓住上檐，脚下踩着下檐，轻松走到隔壁。

呆子道：“小的看了后，虽然觉得不难做到，可那六号阁子的酒客难道会毫不觉察么？张先生却叫我放心，说他早有安排。”

原来李继迁谋划毒杀王全斌已有多日，他为此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呆子盗窃被捉不过是事逢其巧。寒食当天，王全斌如往常一般，携着蔡奴来到西楼，进了六号阁子。紧随其后的李继迁理所当然地占到了隔壁的八号阁子。至于后蜀国主孟昶之子孟玄喆、孟玄珪和朋友向敏中在另一边的四号阁子，不过是凑巧而已。向呆子交代好一切后，李继迁又派人叫来庞丽华，有意让她说王全斌屠戮蜀人的故事，目的就是要让隔壁的王全斌听见后被激怒。王全斌果然爆发，先进去打了唐晓英，撞晕了庞丽华，又在楼廊跟张浦、张咏纠缠。殊不知这正是李继迁调虎离山之计，众人忙乱之时，呆子按照计划从檐子爬入六号阁子。当时王全

斌人在楼廊，蔡奴倚门而立，紧密注视着楼廊的一切，根本没有留意到背后窗口有人。呆子跳进来时不小心发出了声响，她都没有被惊动。他随即往酒瓶中下毒，不过并没有用张浦给的砒霜，而是将刚刚从庞丽华身上扒来的水粉倒了进去，也没有其他目的，仅仅是因为砒霜受到官府管制，可以拿到鬼市子上卖个好价钱，水粉却是大路货色，几个铜钱也值不到，反正只要能杀人，管他最后是死于水粉还是砒霜呢。他四肢灵活，手脚极快，下完毒还记得用袖子拂去了掉落在案桌上的粉末，弄妥一切，匆忙爬上窗口，原路返回八号阁子，见李继迁正挡住唐晓英朝他挥手，他便趁乱溜了出来。那毒药到底是炼制过的铅粉，药性较慢，王全斌回到阁子喝下毒酒后浑然不觉。偏偏当晚皇子赵德芳亲眼见到王全斌无礼，又被撞倒在地，实在气不过，来六号阁子当面指责。他在皇二子面前挥剑狂舞，又被厉声呵斥，知道前途已毁，十年来苦苦期待的东山再起终成泡影，沮丧之下干脆上吊自杀。正好孟玄珏过来窥测，可他看见王全斌上吊自杀时并没有阻止，反而若无其事地回到四号阁子中继续饮酒。其实当时即使王全斌不上吊，也会死于酒中的铅毒。这些变故，已不是李继迁这位始作俑者所能预料了。

王全斌一案终于真相大白，尚不清楚的只有杀人动机。李继迁跟王全斌没有一丁点儿瓜葛，更不要说什么冤仇，党项人为何要在京师腹心之地冒这么大的风险下毒杀他？若不是凑巧王全斌的自杀掩盖了毒杀，当晚所有在西楼的人都难脱干系，早晚要追查至李继迁头上。他冒着挑起大宋和党项战争的奇险杀人，一定有非杀不可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那移动尸首有意用他杀来掩盖上吊自杀的人又是什么居心？

[1]同年：指同一年中的进士，古人极看重同年之谊。向敏中、张咏、寇准均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及第，这一届的知贡举（主考官）为前任开封府判官程羽，同时及第的还有王旦、李沆、苏易简、宋湜等人，后来均成为一代名臣。所提七名进士除张咏以地方政绩扬名外，其余六人均相继位列宰辅大臣，因而这一年的进士榜被称为“龙虎榜”，是宋朝科举史上最为光彩的一年，引来后世广泛瞩目和研究。

[2]繁（pó）台：遗址在今河南开封城东南，禹王台公园的西侧。至今犹存的繁塔建成略晚于本小说发生的时间。

[3]宋代在京服职的文官按官阶分为京官和升朝官二等，京官是指不常参的低级文官，升朝官是可以朝见皇帝、参加宴坐的中高级官员。每日赴垂拱殿朝见皇帝的升朝官称常参官或日参官。朝廷各司的朝官，每五天一次（每月六次）赴紫宸殿朝见，称为六参官。每逢朔（初一）、望（十五）赴紫宸殿朝见，则称为“朔参官”。

- [4]赵廷美：本名赵匡美，避赵匡胤讳改名赵光美，后又避赵光义讳改名为廷美。本小说一律采用赵廷美的名字。
- [5]古代有“做七”的祭奠习俗，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做七”，亲属每七天设斋会奠祭一次，前后七次，共七七四十九天。灵柩一般要停七天才下葬，据说是希望死者能复活还阳。
- [6]苗训：后周时任殿前散指挥使，善天文占卜之术，即在军中散布天象该当赵匡胤做天子、导致陈桥兵变的关键人物。入宋后不久即病死，传闻是被赵匡胤秘密处死。

第八章 美人如花

花蕊夫人虽说只是女流之辈，可她敢当着大宋皇帝的面作《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非但洗清了自己背负的『红颜祸水』的名头，还极力讥讽了后蜀君臣奴颜卑膝、解甲投降、不事抵抗的事实，就这等勇气和胆识，可是比孟氏兄弟强上百倍。

众

人将呆子带出樊楼，交给附近的巡铺卒押去开封府。回来汴阳坊时，见到宅子前拴了数匹骏马，两名高大魁梧的佩刀武士站在一旁。向敏中道：“呀，莫不是官家到了。”进院一看，果见赵匡胤正虎着脸在堂屋中走来走去。

唐晓英忙迎出来，低声道：“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官家来了大半个时辰了。”张咏道：“如何不命女使去樊楼叫我们回来？”唐晓英道：“官家不准。”又道：“官家似乎很不高兴，几位郎君小心些。”

赵匡胤在屋里听见，叫道：“是你们几个回来了么？还不快些进来。”向敏中、张咏几人忙进屋参拜。

赵匡胤道：“你们好大的胆子，朕信任你们，特赐信物命你们查案，你们查得真相，竟然不上报！这可是欺君大罪，你们几个当真不要命了么？”

寇准见皇帝一张黑脸气得发紫，料到他已经尽知真相，当此生死关头，少不得要辩白几句，道：“官家最初赐寇准和向大哥信物，是命我们调查王彦升相公一案，那件案子早已经水落石出，真凶就是欧阳赞，也就是前后周门将聂平之子聂保，不过因为他如今有辽国使者的身份，官家命我们不可再追究此案。我们几个并无失职之处，更没有欺君瞒上。”

赵匡胤道：“你小小年纪，倒会巧言狡辩。那么樊知古遇刺一案呢？你们早查出是高琼同党所为，为何不立即上报？”张咏道：“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的不是，不过我们那时都以为高琼的同党就是官家，所以不敢贸然禀告。”赵匡胤大怒，道：“你太过放肆！来人，将张咏拿下了。”

两名黑衣侍从抢上前来执住张咏手臂，将他按在地上跪下。张咏却是不服，叫道：“为何要拿我？我说错了么？当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朝廷，主谋不是官家还能有谁？就算现在知道高琼是晋王下属，主谋是晋王，可晋王不是官家的亲弟弟么？”

向敏中见赵匡胤脸上紫气越来越重，忙上前扇了张咏一耳光，喝

道：“还不住口！”转身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禀道：“官家命敏中重新调查王全斌相公一案，在张咏、寇准、潘阆几人的协助下，幸不辱命，我们已经查得真凶，王相公上吊前已经中毒，即使他不上吊，也会毒发身亡。”

赵匡胤道：“噢？到底是怎么回事？”向敏中便将案情详细描述了一番，最后才道：“虽然侥幸找到了下毒者和指使人，只是尚不清楚李继迁有何动机。”

赵匡胤已逐渐平和下来，坐下来饮了一大口茶，悠然道：“这一点，朕倒是可以告诉你。要杀王全斌的不是李继迁，而是张浦。张浦原是后蜀官员，蜀亡后逃入党项，成为李继迁的心腹谋士。不过他在成都的家属尽为王全斌所杀，所以恨其入骨。这些都是张浦亲口告诉朕的。”

向敏中大奇，问道：“张浦亲口告诉官家这些，是什么时候？”赵匡胤道：“就是昨日，在花蕊夫人专门为李继迁一行置办的饯行宫宴上。”向敏中道：“原来花蕊夫人跟张浦是故人。那么官家预备如何处置张浦？”赵匡胤道：“李继迁昨日已带着张浦一行离开东京。你们明日到开封府，录下呆子口供，做一份详细的卷宗呈上，朕自会派人快马追上李继迁，将卷宗交给他。”

寇准忙道：“张浦为报私仇杀害朝廷重臣，官家不预备从严法办么？”

赵匡胤坚决地摇了摇头。他是君临天下的帝王，自然要从帝王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张浦为报私仇，在大宋京师杀害重臣，行径固然可恶，但他肯定是得到了党项人的全面支持，由此可见他在党项很有些地位。王全斌既已死去，中毒也好，上吊也好，终究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首，再也没有什么用处，党项却能从西北牵制北汉、契丹，堪称大宋的右臂。皇帝催促李继迁迅速赶回夏州，正是要他往北汉边境集结军队，造成紧张的气氛，这样即使和议不成，北汉也无暇南顾，无法趁宋军南下南唐时趁火打劫。当此关键时刻，又怎么能因为一个活不过来的人而斩断自己的右臂呢？只要将王全斌一案的卷宗交给李继迁和张浦，他们就会明白，皇帝已经知道真相，不过是不想追究而已。党项会对大宋感恩戴德，从此死心塌地，再无二心。

不过这些深谋远虑的计划却不能公然讲给眼前这些人听。赵匡胤想了想，命侍从放开张咏，道：“这些事情就这么算了吧。晋王已经告诉朕一切，为此再三请罪，他新遭丧妃之痛，朕怎能忍心治罪？朕既不能治晋王的罪，也不能单治你们的欺君之罪了，不然只会落人口实。”

潘阆道：“是晋王自己告诉官家的么？”赵匡胤道：“嗯，晋王也是为了朝廷着想，你们切不可再张扬。”

原来赵匡胤一直有心攻打南唐，只是找不到出兵的借口。赵光义深知兄长心意，竟想出了派手下刺杀北汉使者以嫁祸给南唐的法子，只是预料不到中间枝节横生，张咏等人卷了进来，从蛛丝马迹中逐渐追查真相。赵光义了解皇兄性格，知道他不喜欢玩弄圈套诡计这一套，所以一直瞒着兄长进行，直到今天早上看到契丹人押着高琼到大殿，知道再也难以瞒住，是以趁兄长到晋王府治丧之机，坦白了一切。赵匡胤这才知道事情的始作俑者是自己的亲弟弟，又是惊讶又是生气，只不过怜惜晋王妃刚刚病歿，晋王伤痛哀戚不止，才没有当场发作。

向敏中便自怀中取出花押，上前交还给皇帝。赵匡胤却是不接，只道：“事情还没有完。当日在博浪沙，除去高琼这批刺客外，不是还有一群莫名其妙的脚夫么？那些人是谁？到底要做什么？你们必须查清楚。另外，南唐派去契丹结盟的使者林绛到底逃去了哪里？你们也得找他回来，记住，得活着带他回来。”

张咏道：“官家是要利用林绛来做文章，向南唐兴兵么？不过听高琼说此人倔强异常，契丹人用了许多苦刑都未能令他低头，怕是找到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他决计不肯承认自己是南唐使者。”赵匡胤道：“未必，林绛养父不是林仁肇么？朕昨日刚刚得到密报，林仁肇已经在数日前被南唐国主赐了毒酒，一命呜呼了。”

众人闻言均极是吃惊，南都留守林仁肇是南唐唯一的一员虎将，被大宋视为劲敌，如何又出现了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

只有赵匡胤得意洋洋，林仁肇之死正是他精心策划多时的杰作——他早派人到南唐暗中画下了林仁肇的画像，又有意将画像挂在皇宫中的墙壁上，然后召见正被软禁在汴京的南唐郑王李从善，问他认不认得画

像中的人是谁。李从善一时没有认出来，赵匡胤便笑道：“这是你们江南有名的大将林仁肇，他即将前来归降，先送来画像作为信物。”李从善回到汴阳坊后，马上写了一封密信，派亲信送回南唐，告知兄长李煜说林仁肇要谋反，妄图割据江西自立为王。恰巧那时林仁肇与部下将领不和，部下将领举报林仁肇派养子林绛秘密出使契丹，怕是图谋不轨。李煜不问青红皂白，立即派人赐毒酒给林仁肇，逼迫他自杀。

几人听赵匡胤得意说出经过，均感不以为然。张咏更是心道：“官家自命为忠厚长者，为除去政敌，照样这样不择手段，跟晋王又有什么区别？还是潘阆说得对，官家若真是忠厚，就不会发生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这些事了。官家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不过是表面作出宽厚的样子，在他手下做臣子可有得累了。”

赵匡胤虽然自己开心，然见向敏中等人默默无语，既不附和吹捧，更不似平日大臣那般谀词如潮，未免觉得无趣，便起身道：“或脚夫，或林绛，这两件事弄清楚后，你们再来见朕。”带着侍从自去了。

唐晓英忙进来为众人换上新茶水，抚住胸口道：“刚才好险。”向敏中道：“抱歉，张兄，我那一耳光……”张咏道：“向兄那一耳光是为了救我，不必道歉。”

潘阆道：“刚才真的好险，要不是老向聪明，上前打了老张一下，说不定官家就让人把老张拖去院子里杀了。”张咏道：“可我并没有说错啊。”潘阆道：“你没做错，也没说错，这伴君就是如伴虎，我们几个辛辛苦苦查案，这么错综复杂的案情都弄清楚了，好歹也是有功之臣，官家却是说翻脸就翻脸。”

唐晓英也道：“是啊，张大哥，你脾气直，最容易得罪人，这脚夫的案子还是不要再查了。”张咏道：“那可不行，脚夫和林绛的案子我非得管到底不可。喂，你们别笑，我可不是为了官家。”寇准道：“知道，你是为了向大哥，为了我们的情谊，你知道我们不会放弃，所以你不会放弃。”潘阆笑道：“难道不可说老张是为了朝廷、为了大宋么？”

众人说笑了一回。张咏道：“说真的，这件案子光凭咱们几个人还不

够。”向敏中道：“张兄是说需要一个见过林绛的人么？”

张咏道：“不错，我们需要高琼来……”忽见唐晓英脸色大变，便及时改口道：“要追查到林绛应该不难，只要将相关联的人都监视起来，比如辽国使者、北汉使者，还有俺们对面的南唐郑王、邢国公宋偓等，这些事估计晋王早已经做了。咱们还是先说那群脚夫。”

寇准道：“我和潘大哥当日都在博浪沙，亲眼所见，那群人脚力极快，应该是真的脚夫。”向敏中道：“那么一大群脚夫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冒出来，又凭空消失。小潘，你有没有想起什么来？”潘阆笑道：“当然了，川饭嘛。当日在那锦江春时，我便想起博浪亭的一名脚夫露了蜀音，也许那群脚夫都是蜀中来的。不如明日咱们再一道去下锦江春的馆子。”

正说着，忽听见拍门声，有人朗声问道：“张咏张兄人在里面么？”张咏道：“啊，是高琼的声音。”唐晓英便道：“我先回房了。”叫了女使进来伺候，自己往堂后去了。众人均已知晓高琼是她杀父仇人，深仇难解，也不便多说什么。

张咏开门请高琼进来，见他换了新衣裳、新靴子，腰间挂着一把佩刀，很是威武神气，与之前被囚禁时判若两人，忙问道：“高兄是何时被放出武德司的？”高琼道：“今日下午。我被官家派人押到晋王府，晋王要当面斩我，官家说我不过是奉命行事，免了我死罪。”

潘阆道：“那么你今晚来汴阳坊，是来向英娘领死的么？”高琼摇了摇头，道：“我奉晋王之命，来恳求几位与我一道追查林绛下落。几位才智过人，晋王深为赞赏，认为要寻到林绛非请各位出马不可，还请各位答应，莫令高琼无法交差。”

张咏道：“这个当然没问题，不过我们已经答应了……”潘阆忙道：“请高郎先等一等，我们几个再商议一下。”将张咏等人拉到一旁，低声道：“之前我们以为高琼是朝廷的人，隐瞒案情不报，已经大大得罪了官家，再得罪晋王，就只有死路一条。”张咏道：“如何会得罪晋王？他不就是想让我们追查林绛下落么？这正是官家要我们做的事。”

潘阆急道：“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张咏道：“不明白什么？”向敏中道：“嗯，小潘的意思大概是，为官家追查林绛和为晋王追查林绛，这里面是有分别的。”潘阆道：“不错，还是老向明白。张咏适才惹得官家大发雷霆，差点掉了脑袋，就是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张咏道：“不就一个林绛么？我还是不明白你们嘀嘀咕咕的是什么意思。”寇准道：“我也不明白，官家和晋王不是亲兄弟么？又有什么分别？”潘阆道：“你们都不必明白，想要活命，这件事全听老向的主意。”

向敏中便回来请高琼坐下，道：“晋王有命，小民自当遵从。适才官家也来过这里，命我们追查脚夫和林绛一事。当日既然那群脚夫死命要劫走林绛的车子，这两件事说不定有所关联，不如这样，我和张咏、寇准三人重点追查脚夫，高郎和小潘则负责追查林绛，若有发现，立即互相告知，如何？”高琼道：“再好不过。”

潘阆问道：“高郎预备如何追查林绛？可有什么主意？”高琼便如实说了昨夜被契丹人捕获的事，道：“契丹人能用金哥子追踪到我的位置，应该也在林绛身上下了银铃粉，如果他们没有说谎的话，林绛人是进了邢国公府上。”向敏中道：“晋王既已经知道，何不直接派人去邢国公府搜查呢？”

高琼道：“白日契丹人押我到皇宫大殿，似乎是要公然指出林绛人在邢国公府上。”张咏道：“不错，我们也是因为那辽国使者欧阳赞的话才猜到你是晋王属下。”

高琼道：“官家赦免我后，我将契丹人的原话禀告了晋王。晋王认为他们在撒谎，是有意挑拨离间，若是贸然开罪邢国公，就是得罪了皇后，后果难以想象。所以晋王只派了人暗中监视邢国公府，也包括契丹使者这些人，却没有任何异常。”张咏心道：“晋王新丧王妃，还有心思来做这些，可谓非常人了。”

高琼又道：“听晋王说，当日在符相公寿宴上，寇郎与邢国公宋相公最爱的女儿宋娥很是谈得来。”寇准脸一红，道：“不过是符相公见我们年纪相仿，让宋小娘子多陪陪我这个外乡人罢了。”

高琼道：“嗯，晋王想请寇郎从这一点入手，查清楚邢国公到底有无跟南唐勾结。而且这件事暂时不能禀告官家，什么原因我不说你们也知道。通敌叛国，这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

张咏忍不住道：“姑且不论邢国公有无通敌叛国，真要诛灭九族的话，官家是邢国公的大女婿，不也是九族之内么？”高琼道：“这话张兄在屋里对高琼说可以，可不能再对外人说。”

张咏摸着脖子叹道：“京师当真是凶险之地，一说真话脑袋就长得不安稳。”众人见他说得有趣，均笑了起来。

高琼见寇准沉默不语，催问道：“寇郎以为如何？”寇准本不愿意利用宋娥，正待推辞，忽听得谈话内容已经由追查林绛变成了邢国公与南唐勾结，不由得耸然而惊，只得应道：“是，但凭高郎做主。”

当晚高琼也不辞去，提出要留宿在这里。潘阆悄悄道：“这是晋王派来监视咱们的狱卒啊。”张咏素来不反感高琼，道：“他也不过是奉命行事。”担心唐晓英对高琼不利，将他带去自己房中就寝。

潘阆却对那银铃粉极感兴趣，又追进来往高琼身上嗅了半天。高琼道：“契丹人说过，这银铃粉常人是闻不出来味道的，只有那种鸟才能嗅出来。”

潘阆笑道：“我虽闻不出来，也有办法让那金哥子闻不出来。”高琼大感兴趣，问道：“什么办法？”潘阆道：“契丹人利用食物下药，药粉效力在你身上顶多只能持续两三天，这两三天内你若不想被他们知道行踪，就大吃姜、蒜这类辛辣之物，或者像女子那般涂脂抹粉，用别的味道来盖住这种气味。”

高琼道：“这听起来可不是什么好办法。既然药效有限，再过一日就该完全消除，况且我也不怕他们知道我行踪。”心中却道：“难怪那些契丹人要将林绛下落告诉我，又想要当殿揭破他人在邢国公府邸，一是他们闯不进去，二来药力时日一过，他们就无法再追踪林绛下落，苦苦谋夺数月的传国玉玺从此成为泡影。可惜人算终究不及天算，凑巧晋王妃在头天晚上被杀，又被晋王从容利用，化解了一场大危机。”回想到晋王

手段高明，极善于因时导势，借力而为，既佩服又畏惧，惊出了一身大汗来。

次日正好是寒食长假结束的第一天。寒食假有七日，休务有五。假是指在京的官员免予朝参，休务则是指各级官署停止办公。实际上，京师大小官员结束休假正式回官署上班已有两日。

不过凑巧今日是禁军发俸日，满大街是运粮的穿着红色军服的军士，来回穿梭，络绎不绝，场面蔚为壮观。大宋吸取唐代藩镇教训，为避免各地节度使作乱，将全国精兵调来京畿，仅汴京就养有几十万禁军。朝廷又怕这些人沾染上京师的奢靡之气，战斗力减弱，所以每月月初发俸时要求驻营东城的禁军到西城粮仓领米，驻营西城的禁军到东城粮仓领米，月俸一石半^[1]粮食，重量实在不轻，却不准用车马，不准用工具，得完全靠自己背负回去，不论将校，不论官职，每月发米俸时都要来回折腾一次，开封人笑称他们是“赤老背米”。

好不容易穿过满大街的赤老队伍，向敏中和张咏先赶来开封府，预备找判官程羽完成昨日官家交代的王全斌案卷宗一事。

程羽正为一对沈氏兄弟争分家产的案子发愁。原来沈父去世得早，家里一切财产由长兄沈彦掌管。弟弟沈章长大成人后，兄弟二人分了家，隔巷而居。可沈章总觉得哥哥分得不公平，亏待了自己，多次到开封府告状，开封府官吏一直不准。偏偏那沈章是个倔强性子，非要告到哥哥吃官司不可，今日一早干脆拦在了程羽的马前。程羽不得不接了状子，可这种家务事如何调查、如何判处，还真是费脑筋。他只能命官吏叫来沈彦，预备调和，可弟弟沈章偏偏不干，在公堂上大吵大闹，弄得程羽头疼不已。

张咏听说，笑道：“这有何难？我一句话就能替判官打发走这兄弟二人，包教他们再无二话。”

来到公堂，沈氏兄弟犹站在那里，怒目相向。张咏便上前先问哥哥道：“你弟弟几次来开封府投告，说你们父亲逝世之后，一直由你掌管家财。他年纪幼小，不知父亲传下来的家财到底有多少，说你分得不公

平，亏待了他。到底是分得公平呢，还是不公平？”沈彦道：“分得很公平，我们两家的财产完全一样多。”

张咏又问沈章。沈章愤愤道：“当然不公平，哥哥家里财产多，我家里少。”沈彦忙道：“一样的，完全没有多寡之分。”

张咏道：“你们兄弟争执不休，哥哥不肯承认不公，弟弟始终不服，不断告状，难道是想让开封府派人去你们两家一一查点财产，弄清楚到底谁多谁少？眼下我倒有个主意，包管能令你们两家都满意。”

沈氏兄弟齐声问道：“什么主意？”张咏笑道：“哥哥一家人，全部到弟弟家里去住；弟弟的一家人，全部到哥哥家里去住。你们回去后立即对换，由开封府派官吏监督。哥哥既说两家财产完全相等，那么对换并不吃亏。弟弟说本来分得不公平，你分到了哥哥的财产，这样总该公平了罢？”沈氏兄弟闻言面面相觑，再也无话可说。

堂上堂下无不称妙，程羽连声道：“对，就该如此判处。你们兄弟快些回家去对换，本官自会派人前去监督。从此后，哥哥的财产全部是弟弟的，弟弟的财产全部是哥哥的，双方家人谁也不许到对方家去。”沈氏兄弟不得已，只能拜谢下堂。^[2]

程羽笑道：“张公子如此智慧，当真令人刮目相看。不知可否愿意来开封府屈就？若早能得到你这样的人才，一大堆疑案早该迎刃而解，案头的卷宗也不会堆得这般高了。”张咏连连道：“不敢当，不敢当。”向敏中也道：“张兄才智过人不假，不过他性情豪爽，直言无忌，实在不适合当京官。”

程羽知道其意不在仕途，难以勉强，问道：“二位一大早来开封府，可是有什么急事？”向敏中便大致讲了王全斌的案子。

程羽道：“既然呆子已经收押在开封府狱中，官家又亲自关注此案，我自会立即派得力官吏录取口供，准备好卷宗。等一切妥当，再送去汴阳坊请几位签字画押。”又问道，“寇准人呢？怎么没有跟你们一起来？”张咏道：“他有点私事去邢国公府上了。”

程羽道：“噢？”微一凝思，道：“二位请随我来，程某有几句

话。”领着张咏、向敏中进来自己休息的内堂，道：“二位公子并非官府中人，却能查清如此错综复杂的迷案，好生令人钦佩。程某这是真心话。昨日当着皇长子赵相公的面，寇准已经将所有事情经过都说出来了，包括你们曾怀疑是我派人劫走高琼之事。你们别怪寇准，是我逼他这么做的。”

向敏中道：“我们本该早向判官禀告实情，只是毕竟不是朝廷中人，顾忌良多，还望判官体谅。”程羽摇头道：“我怎会怪你们？你们几个从极小的细节一点一滴地发现了真相，这份才智非常人能及，真该庆幸大宋有你们这样的子民。”

向敏中道：“事情到这个地步，与北汉、契丹的和谈还能成么？”程羽道：“和谈由皇长子主持，他自然是要极力促成，本朝立国以来，还从未与两国通好，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况且眼下朝廷对南唐用兵已露端倪，无论北汉、契丹来大宋有什么动机，只要能暂时稳住对方，圣上是不会再计较的。”

张咏道：“这么说，北汉人借出使之命押送南唐囚徒来我大宋，契丹人堂而皇之在京城内挖地道劫人，都不会再有人追究了？”程羽道：“如果追究这个，契丹人就要反过来问你高琼到底是谁，他为何要招供是契丹刺客？你怎么回答？”张咏道：“我明白了，对方各有把柄被握住，干脆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程羽道：“确实是这个道理。不过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古以来，一旦开战，遭罪最大的都是双方的老百姓，若真能将错就错，大宋跟北汉、契丹就此达成和议，又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呢？”

张咏本以为程羽叫自己和向敏中进来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听到这里才肃然起敬，道：“不错，正是这个道理，多谢判官赐教。”

程羽道：“所以希望你们几位能全力以赴，促成这次和谈。”张咏愕然道：“我们不过是平民百姓，如何能影响朝廷的外交时局？”程羽道：“不，不是让你们去游说官家，而是请你们多加留意这次和谈，若是有人从中破坏，希望你们能尽力阻止。”

张咏惊道：“有人要破坏和谈么？莫非是南唐？”程羽摇了摇头，道：“也不是北汉和契丹，这两国也想顺水推舟，同中原恢复官方贸易来往。”张咏更是惊讶，道：“难道是我大宋自己人要破坏和谈？这人是谁？”程羽不答，只目光炯炯地凝视着他。

张咏还要再问，向敏中忽插口道：“我们已经懂得程判官的意思了。”程羽道：“嗯，这就去吧。多谢二位。”

张咏被向敏中扯出开封府，尚觉莫名其妙，道：“为什么你们有话都不直说，总爱打哑谜？”向敏中道：“那是因为不能直说出来。”张咏道：“好吧，那要破坏和谈的人是谁？”向敏中道：“晋王。”

张咏大吃一惊，道：“晋王怎么会想破坏和谈？他虽然派高琼到博浪沙行刺，可目的是为了嫁祸南唐，眼下一切都风平浪静下来，继续破坏和谈对他有什么好处？”向敏中道：“这是政治上的权术，就目下而言，晋王最在意的不是跟契丹、北汉的和谈，也不是对南唐的战争，而是……而是……”他踌躇着，终究还是没有说出下面的话来。

张咏却恍然明白了过来，道：“是皇位！他破坏和谈，不是为别的，只因为提议和谈、主持和谈的都是皇长子。”向敏中轻轻叹息一声，道：“正如程判官所言，和谈若成，当是本朝开天辟地的大事，皇长子立下奇功，这自然是晋王不愿意看到的。”

张咏道：“果真如此的话，晋王未免气量太小了，不能以天下事为己任，不顾百姓和全局利益。”向敏中道：“这不是你我所能操心得的事了。走吧，咱们还是去追寻那群脚夫的好。”

二人来到锦江春川饭馆，时辰尚早，远不到正午，馆子才刚刚开门。向敏中随意点了几样菜，不一会儿工夫就做好端了上来。

向敏中举箸一尝，即感到与前日所吃口味大有分别，忙叫过伙计询问究竟。伙计笑道：“上次客官一定是赶上大厨子被召进宫中了，临时由伙房的徒弟掌厨，徒弟手艺哪里及得上师傅，二位今日有口福了。”

向敏中心念一动：“大厨子入宫，是因为花蕊夫人要置办宴席

么？”伙计笑道：“原来客官也听说了。不过花蕊夫人也是奉官家之命笼络那些党项人，朝廷大战在即，需要更多的战马，党项大马可是名甲天下。听说一顿饭吃下来，党项人当场答应再给朝廷进贡五百匹马。五百匹马，可是值五百驮[3]茶叶。”

向敏中心道：“张浦既是后蜀旧臣，一定认得花蕊夫人，官家命她出面置办宫宴，又不用御厨，特意安排川饭，可谓用心良苦，难怪不愿意追究张浦的下毒杀人之罪了。”蓦然又想到一事，问道：“张兄，你觉得张浦在宫宴上主动告诉官家他恨王全斌入骨，是不是很奇怪？”

张咏道：“嗯，确实奇怪。王全斌虽死，毕竟还是官家预备重用的大宋名将，张浦身为外番使臣的随从，毫无忌憚，公然在宫宴上表达对他的憎恶，实在不合礼仪。”

向敏中道：“不，我不是指这个。你仔细回想张浦下毒暗害王全斌一事，从他利用盗窃把柄胁迫呆子开始，到后来占住王全斌隔壁阁子，再利用说书女庞丽华激怒对方，有意引起骚乱，制造下毒良机，这一切需要极精心的谋划，可见此人心机极深，用心极恶，每一步都是有目的地刻意为之。钱行宫宴是前日的事，我们昨日才发现张浦指使呆子下毒的事，他又何必必要置礼仪于不顾，在官家面前刻意表露对王全斌的仇恨呢？”

张咏道：“向兄是说张浦是有意如此？可万一有人发现王全斌死前中毒，因为他对官家说过的这番话，他将会成为头号嫌疑犯，又何须揽祸上身呢？”

向敏中道：“这正是最大疑点所在。走，我们去找孟氏兄弟，问问张浦到底是何来历。他们兄弟二人多半也参加了前日的宫宴，以往每逢这种招待外番使臣的场合，官家都少不得要叫上他们。”又道：“这家川饭馆还是他们兄弟介绍给我知道的。”

张咏道：“他们兄弟自己不来么？”向敏中摇摇头，道：“从来。”轻啜一声，低声道：“来这里的人大多是蜀人，之前都是后蜀的子民。大孟以前是后蜀太子，若不是后蜀为我大宋所灭，日后他就是这些蜀人的国君。而今国破家亡，虽在朝中为官，总还是异国他乡，那种终

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并不好受。”

张咏也无话可说，能说什么呢？孟氏兄弟若是能在城破之时力战而死、以身殉国倒也罢了，偏偏投降匍匐在敌人脚下，延续着苟且的命运——父亲孟昶莫名暴死，继母花蕊夫人为仇人所纳，兄弟二人也以俘虏身份被迫接受虚职高官，成为大宋装饰朝廷的门面，每每有招待外臣的宴会，都会被刻意叫来颂扬大宋兵威，其中屈辱滋味难以言表。可这又能怪谁呢？终究还是这对兄弟自己的选择，为了要虚伪地浮华地活下去，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来到利仁坊孟氏宅邸，小孟孟玄珪上朝未归，大孟孟玄喆因肠胃不适卧病在床。向敏中与他兄弟二人相熟，径直告知来意。

孟玄喆半倚在榻上，沉声道：“前日我兄弟确实被叫去大内参与了为党项人举办的饯行宫宴。张浦是家父旧臣没有错，蜀亡后逃去了党项。”

张咏道：“他家属可是为王全斌所杀？”孟玄喆道：“具体情形我可不知道。王全斌在蜀中杀了数万人，成都家家户户都有亲属被杀，张浦家眷死于兵乱也不稀奇。你们打听这些做什么？事情可是跟花蕊夫人有关？”

他兄弟二人跟花蕊夫人并无血缘关系，也谈不上任何感情，然而当他们都作为亡国之人苟活在新朝，不免有了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

向敏中忙道：“不过是随意问问。太尉身体不适，还是安心养病的好。敏中改日再来探访。”孟玄喆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不过是许久不吃家乡的菜蔬，肚子竟适应不了了。”深为叹息。

向敏中也不便多说，只能告辞出来。

出来孟宅。张咏问道：“张浦来历背景并无可疑，向兄还是怀疑他么？”向敏中点点头，道：“我始终觉得张浦是有意在官家面前说这番话的，就像是……未雨绸缪之举。若是没有人发现王全斌中毒之事，自然一切无碍。但若是事败，那么张浦的那番话就能解释他杀人的动机。”

张咏道：“这张浦为什么要引火烧身，令自己在事发后成为首要嫌疑犯呢？”向敏中道：“只有一个可能。张浦是在为事败后做准备，他要掩护什么人。就跟欧阳赞推出假聂保一样，一旦下毒东窗事发，张浦就要充当假聂保的角色。”

张咏恍然大悟，击掌赞道：“有道理极了！可问题是张浦能掩护什么人？李继迁么？”向敏中道：“不，李继迁确实跟王全斌毫无关联，他没有任何要杀王全斌的理由，西楼冲突不过是他有意滋事使然。但当日除了王全斌外，还有一个人被杀，张兄不正是因为这个人被捕入狱，吃足了苦头么？”

张咏道：“王彦升？”向敏中道：“不错，正是王彦升。张兄再好好想想，假设我们事先不知道任何情况，一旦听说王彦升被杀，能想到最大的嫌疑人是谁？换做王全斌被杀，最大的嫌疑人又是谁？”

张咏哈哈大笑道：“我知道向兄的意思了——王彦升被杀，大家都会想到是党项人做的；王全斌被杀，凶手想都不用多想，肯定是蜀人干的。李继迁并不恨王全斌，但他却恨王彦升。而杀王彦升的人并不恨他，真正恨的是王全斌。向兄是说蜀人杀死了党项人最恨的王彦升，而党项人则杀死了蜀人最恨的王全斌。”

向敏中道：“正是此意。李继迁和杀死王彦升的凶手是交换杀人，这样他们均没有杀死对方的动机，官府调查起来无论如何不会起疑。那群脚夫……就是我们正在追寻的蜀音脚夫要劫的不是李稍李员外的车队，也不是林绛，他们是误将李稍的车队当成了王彦升的车队，将车子中的林绛当成了王彦升。”

张咏道：“车队看起来确实差不多，外人也分不出来。那些化装成护卫的北汉人又拼死保护马车，自然就令脚夫误以为首脑人物王彦升在马车中。”向敏中道：“这就能解释后来的种种情形——脚夫们发现马车中不是目标人物后弃车逃走，意外发现真正的王彦升就在眼前后惊喜大叫。”

原来当日高琼带人埋伏在博浪沙行刺失败后蓦然出现的那群诡异脚夫正是要来杀王彦升的人，他们事先得到通知，王彦升的大车队将会在

今日经过博浪沙，不料王彦升因意外脚程滞后，他们误将李稍护送的北汉使者的车队当做了目标。先在车队前方道路上撒下骡马爱吃的麦麸和豌豆，还拌上了有香味的菜油，令那些拉着太平车的骡马不听使唤便自行前涌，然后有意作怪吸引商队视线，趁乱劫走了那辆众人拼死保护的马车。至于真正的王彦升死于欧阳赞所下的乌毒，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当日所发生的事情太多，千头万绪，百结千缠，众人目光又一直集中在被捕的刺客高琼身上，无人理会脚夫的线索，也从未想过他们真正的目的和用意。直至今日，才因为张浦所露出的破绽，从大局着眼来考量所有的案件，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必然中混杂着偶然，计划中夹杂着意外，可谓招招致命，步步惊心。

张咏道：“那么张浦要保护的一定就是这些脚夫的主人了？”向敏中点了点头。

毫无疑问，这主人一定是蜀人，且是能与李继迁接触结识的蜀人，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大宋任职的前后蜀权贵了。嫌疑最大的当然莫过于孟玄喆、孟玄珪兄弟，可偏偏王全斌被张浦下毒谋害的当晚，孟氏兄弟人也在西楼中饮酒。这当然只是巧合，这种巧合却可以完全排除掉孟氏兄弟杀王彦升的嫌疑——若果真是他二人指使脚夫杀人，他们一定也知道李继迁要杀王全斌之事，又怎会凑巧选在案发当晚来到命案现场饮酒呢？

余下来的嫌疑犯就该轮到花蕊夫人了，虽说只是女流之辈，可她敢当着大宋皇帝的面作《述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非但洗清了自己背负的“红颜祸水”的名头，还极力讥讽了后蜀君臣奴颜卑膝、解甲投降、不事抵抗的事实，就这等勇气和胆识，可是比孟氏兄弟强上百倍。而今她是官家宠妃身份，凑巧与张浦有旧，得以参与宴请党项人的宫宴，她就借此想出交换杀人、互惠互利的复仇计划，又是什么难事？

张咏缓缓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所吟诵的正是后蜀国主孟昶为花蕊夫人所填《洞仙歌》^[4]。

向敏中道：“既然已经寻到幕后主人，也不必再费心费力去找那群来无踪、去无影的脚夫了。”

张咏道：“只是这件事纯属你我推测，毫无实证，那花蕊夫人又极得官家宠爱，当初不是差一点还要立她为皇后么？我们既不能去追赶李继迁，又不能进后宫盘问花蕊夫人，如何能坐实这件事？”

向敏中道：“确实是个难题。而且咱们还得保密，不能告诉高琼知道。”见张咏露出惑色，便解释道：“宋皇后和花蕊夫人虽入宫多年，却均没有生下儿女，而今官家年过五旬，希望愈发渺茫，传闻她们各自押了一宝——花蕊夫人与皇长子德昭走得很近，自宰相赵普被贬去外地后，皇长子在朝官中失去强援，也确实需要从后宫中得到支持；而比皇长子还要年轻的宋皇后则收了皇二子做嗣子，虽然没有公开过继，在大内却不是什么秘密。本来花蕊夫人勾结党项人李继迁交换杀人性质恶劣，可她身份非同小可。又正如程判官所言，眼下皇长子主持和谈，正是关键时期，若是忽然抖出花蕊夫人杀人之事，无论真假，都势必会影响皇长子，也会影响到和谈。”

张咏道：“嗯，我明白了，此事暂时张扬不得。而且我们只找到了王全斌被下毒的真正动机，却没有花蕊夫人卷入此事的真凭实据。”

二人思索一阵，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遂回来汴阳坊。刚到坊门，忽有一名黑衣汉子奔过来，取出腰牌亮了一下，道：“小的是开封府的听差，二位官人前几日派小的去监视开封府件作宋科，可还记得？”

向敏中这才想起之前因为怀疑宋科与鬼樊楼有牵连，所以派了人日夜监视，忙问道：“你可有什么发现？”那听差道：“宋老公并无可疑，除了去开封府办事就是待在家里，倒是他儿子宋行宋典狱不停地进进出

出，而且极少去浚仪县当值，适才又有人来叫宋典狱出去，小的见那人似极了画像中的汉子，所以赶紧来禀告二位。”

他所提画像正是潘阆根据唐晓英描述所绘出的负责鬼樊楼接应的头领。当初众人怀疑宋科，是因为那头领主动来找寇准，称有消息能助张咏洗清王彦升一案嫌疑，而当时只有宋科手中握有关键物证。这只是逻辑上的推理，眼下既然头领公然来找宋行，就愈发证明宋科父子与传闻中臭名昭著的鬼樊楼有联系了。

张咏忙问道：“宋行和那汉子人去了哪里？”听差道：“他二人去了樊楼旁边的一家小茶馆，小的这就领二位官人过去。”

向敏中见坊门下正停着一辆等待载客的马车，忙招手叫过车夫。三人上了车，一路由听差指引。来到樊楼东面的一处庭院停下，正是之前李雪梅领张、向二人来过的那家小茶馆。

刚待下车，正见三人出来，果然有宋行和画像中的那头领，另外一人张咏和向敏中居然也见过，竟是在大相国寺外与张咏争吵过的安员外。当日二人因追查唐晓英一案来到大相国寺长生库，正遇到安员外用金银兑换长生库全部铜钱，预备将铜钱运往蜀中或是其他流通铁钱的地方谋取私利。

张咏见三人一出茶馆大门便即分道扬镳，那安员外自有从人牵马过来，忙道：“听差大哥，麻烦你继续跟着宋行。向兄，你乘车跟着安员外，看看他要去哪里。我去捉那头领。有英娘指认他，他这拐卖妇女的罪名可是逃不了了。”

向敏中道：“甚好。不过张兄不妨别着急动手，或许跟着那头领能找到鬼樊楼，连阿图也能抓到。”张咏道：“是了，多谢向兄提醒。”等那些人走远，这才跃下马车，徒步去追那头领。

那头领一直往东，来到新曹门附近的牛行街码头，上了一条大船。大船航行的水面是条人工开挖笔直的南北向河渠，专门引汴河之水入五丈河，位于外城西城牆根下。大船一路往南缓行，到新宋门附近的上清

宫码头时，便停了下来。船上下来六名灰衣大汉，沿东大街往大相国寺方向去了。

张咏自岸边跟过来，等了大半个时辰，依旧不见大船开动，不由得有些着急，暗道：“这船一定是在等什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万一到天黑才开船，我可就难以追上它了，我须得早混去船上才行。”

正巧有一队排岸司兵士沿岸巡查过来，张咏身上尚有皇帝御赐的进出皇宫大内的铜符信物，忙取出来上前向领头将校展示，道：“你们是东司田侍禁手下么？我认得他，他也知道我在查一件案子，正要请各位帮忙。”

领头将校不敢怠慢，遂按张咏的吩咐，命一名兵士脱下外衣给他穿上。张咏穿戴整体，混在兵士当中，倒也像模像样。

将校领队来到大船前，喝道：“船主在么？船上装的是什么？我们要上船检查。”也不待人应声，先闯了上来。船夫慌忙上前来拦，哪里拦得住。

那头领飞快地自船舱中钻出来，上前挡在舱门口，傲然道：“你好大胆子！知道这是谁的船么？这可是晋王的商船。”

晋王自组商队贩货赚钱，在京师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将校一听晋王的名号，先自气馁，忙回头去望张咏，想听他的主意，张咏却不见了踪影，一时不明所以，只好赔笑道：“小的不知道这是晋王的商船，多有冒犯，多有冒犯。”

头领立即转怒为笑道：“不知者不罪。不过晋王不喜欢这么多人到他船上，惹人注目，将军还是带着部下快些下去吧。”将校道：“是，是。”也不敢说破张咏多半已经溜入船中一事，悻悻带了人走了。

那头领虽然得意，却还是有所防备，命船夫先将船板撤了，务必守住船板，不让闲人上来。一切安排妥当，这才放心下到船舱来。底舱陈设简陋，只有桌椅，桌案上摆有不少酒肉。东面船板边铺着一些旧床褥，排坐着二十余名如花似玉的女子，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年纪，反缚住手脚，口中堵着麻布，虽然叫不出声，却是个个

泪流满面，露出惊恐之色来。

头领笑道：“你们别怕，汴京可比蜀中强多了，只要听老鸨的话，好好学习弹唱，学会伺候男人，保管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上前挑了一名最丰润、最白皙的少女，扯来桌案边坐下，一边饮酒吃肉，一边往那少女身上乱摸。少女意图闪避，却只能徒劳地扭动身子。

头领不免有些着恼，道：“我只是摸你，又不是要奸你，你乱扭什么？你放心，我不会动你，不然破了瓜，你可就不值钱了。”

那少女听说大概要被卖去妓馆做娼妓，更是出力挣扎，“呜呜”怪叫不止。头领大怒，扬手打了她一巴掌，道：“这就是你的命！谁叫你是蜀女呢？你最好乖乖认命吧，不然可有得苦头吃。”

原来蜀女素以温柔美貌、才貌双全闻名，达官贵人均喜欢买蜀女做侍妾^[5]，花高价亦在所不惜，由此反倒成了头领这伙人赚钱的门道，专门派人到蜀中绑架年轻美貌的蜀女，运来京师贩卖。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比贩卖任何其他货物都要赚钱得多。

头领将那少女送回原处坐下，道：“你们别给脸不要脸，现在我只是要将你们卖去有钱人家做侍妾，再敢乱喊乱动，我可就要带你们去鬼樊楼，那才是女人真正生不如死的地方。”

好不容易捱到天黑，船舱中点起了数盏油灯，一片通亮。终于听见岸边有马车声，船夫下来告道：“看货的老鸨、牙郎^[6]来了。”头领道：“领他们进来。”

过了片刻，两名灰衣大汉引着数人下来，有男有女，都是四十来岁年纪，各自默不作声，眼光却落在那群少女身上。

头领道：“这趟船其实有些小风波，不过还是老价钱，二百足贯一人，折合白银二百两，一文不短，先看好的先得。”

那些男女便一拥而上，各执一盏油灯，上前拉起那些少女比照挑选，若是相中便扯到一旁，瞬间便将二十余名女子瓜分干净。付完钱后，便有大汉将买下的少女一一装进麻袋捆好，扛到岸上，塞入买主自

带的马车中，手法极其娴熟。不过一刻工夫，舱中少女均被卖掉运走，不剩一人。

那头领将收的银两收入一条布袋中，催问道：“那女人什么时候才能送来？”一名大汉道：“头领是问那姓刘的女人么？眼下还没有消息。她老爹是个老公门，上次又被吓过一次，今晚老单多半要费些功夫。”

头领道：“不，不是她，今晚还有一个女人要带去鬼樊楼。”听见岸上有马车声，道：“嗯，多半了，我自己亲自去瞧。”取了装着银两的布袋，上来甲板，果见岸边停着一辆马车，车边站着一名戴着席帽的男子，忙迎上前去。

席帽男子道：“你就是头领么？”头领道：“是。”席帽男子道：“安员外交代的人在车里。”

头领忙挥手命手下从车上运下一条麻袋，又恭恭敬敬地将布袋递上去，道：“这是这船蜀女的钱，麻烦官人转交给安员外。”席帽男子“嗯”了一声，接过钱袋，飞快地跃上马车，低喝一声，道：“走。”车夫便飞快地赶着马车走了。

头领心道：“这人真是不懂规矩，不知道该拿出一些银子来赏赐大伙儿么？”也不敢计较，忙重新回来底舱，迫不及待地命人解开麻袋，笑道：“大伙儿今儿都累了，先看看安员外亲自交代的女子是什么货色。一会儿等老单将那刘念娘们绑来了，咱们再一边开船，一边好好享用享用。”

众人一边哄笑应着，一边解开麻袋系绳往下一抖，登时从中滚出一名盛装丽服的女子来。

头领惊喜道：“呀，今晚上头没有打赏，倒送来一些补偿，这女人头上的首饰、身上的衣服倒也值钱，快些剥下来。”又笑道：“打扮得这样，一定是个大美人。”命人扶起那女子，取下蒙住双眼的黑布，却不过是中上之姿，比想象中的绝色美人差了一大截，不由得有些失望。

那女子陡然见到光亮，又是惊讶，又是恐惧，一双眼睛瞪得老大，不知道如何来了这样的地方。

头领道：“嗯，虽然相貌差些，不过能穿得起这些衣裳，一定是名门贵妇。快些剥光了她，大伙儿一齐来尝尝这细皮嫩肉的贵妇的滋味。”

众大汉便一齐动手，将桌案上的酒肉撤掉，将那女子横放上去，解开绑索，去脱她衣服。张咏一直躲在舷梯下，见状忍不住大喝道：“住手！”

他已经强行忍耐许久，甚至当那些少女被老鸨和牙郎一一买走时都是隐忍不发，只为能跟随头领找到鬼樊楼的位置，而他到此再也不忍心看下去，只因为他认得那即将以裸体示人的女子——她不是旁人，正是昨日还来过汴阳坊的庞丽华。

众人万万没有预料到船舱中还躲有旁人，呆得一呆，发一声喊，便各自去抽袖中的短刀。张咏拔出随身宝剑，先发制人，上前分刺一人肩头、一人手臂，又将一盏油灯挑到舷梯后的一大捆麻袋上，火焰登时腾起。

那头领知道大船停靠在要道附近，略有动静，瞬间便有大批禁军和排岸司兵士赶到，忙叫道：“撤！快些撤！”抢先爬上舷梯。

张咏正待追击，却见庞丽华已重重摔落在地上，爬不起身来，只挣扎着叫道：“张郎，张郎，救救我！”

张咏心道：“船舱中尽是易燃之物，一旦失火，片刻就会烧成灰烬，须得立即救她出去。”只得舍了头领那伙人，收剑入鞘，抱了庞丽华，冲过舷梯时，热浪扑面，火焰炙人。刚上来甲板，那木梯便烧断掉了下去。等张咏赶上岸边放下庞丽华，首领那些人早不见踪影。

张咏道：“那边已经有禁军赶过来，丽娘将事情经过告诉他们，他们自会派人护送你回晋王府。”正待去追寻首领，庞丽华拉住他手臂，哀告道：“我不能再回去晋王府，张郎，求你救救我，救救小娥。”

张咏道：“那好，你跟军士说清楚，让他们直接送你去汴阳坊，你暂时跟英娘待在一起。”他知道还有一名刘姓女子被头领一伙绑架，多半就是开封府毒手刑吏刘昌之女刘念，心下着急，顾不上多理会庞丽华，忙迎上赶过来的禁军将校，出示铜符，告知适才船上有人绑架拐卖妇女，

请他速派出人马封锁街道，盘查马车及各种能藏人的可疑车辆。

京畿重地，天子脚下，竟有人公然买卖女子，实在骇人听闻。那将校姓蒋，官任院虞候，闻言不敢怠慢，一面派人救火，一面派出骑兵驰骋高呼传令。各巡铺兵卒大声应和，传令声此起彼伏，瞬息已到数里之外。

张咏心道：“头领到船上时，派出了六名手下，适才却只回来四人，剩下的两人一定是去绑架刘念了。刘昌家在外城东厢，难怪他们要将船停靠在这里。绑人者多半等天黑动手，算脚程早该到附近了。”

他料到禁军已封锁各大路要道，马车寸步难行，便往刘昌家方向仔细留意搜寻小巷。凑巧当晚有月光明亮，走不多远，当真见到第二甜水巷中停着一辆车子，车夫座上空无一人，只有马在用前蹄无聊地拨弄着石子。

张咏喝道：“马车里的人快些出来！”见无人相应，便拔出剑来，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忽从马车上先后跃下两名男子，也不上前争斗，拔脚直朝后巷逃走。

张咏急忙去追，路过马车时，见到车板上有两个麻袋在不停蠕动，料来袋中正是被绑架来的女子，却不知如何多出一人来，只好停止追赶，上前解开袋子，放出两人来——一人是名极年轻貌美的女子，大约就是刘念；另一人却是名年轻男子，正是那见过几面的王衙内王旦。他不但与皇二子赵德芳交好，也是当今宋皇后的笺奏官^[7]。

张咏极是愕然，问道：“王衙内如何也被人绑来此处？”王旦惊魂未定，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抚摸手腕上被绳索捆缚过的痛处。倒是刘念道：“奴家刘念，与王郎今晚游汴河时莫名被人绑来这里，多谢官人搭救。”

张咏道：“你就是刘昌之女么？有人恨极你父亲，非要绑你卖去鬼樊楼不可。你暂时不要再回家去。”刘念大概深知其父得罪人极多，居然也不惊奇，只道：“原来如此。”

王旦忽问道：“你不是张咏么？如何当了排岸司的军士？”张咏

道：“噢，我这是临时借来的衣裳。二位受惊不小，不如先回去歇息，明日记得去开封府报案。”也不及多说，领着二人出来巷口，招手叫过几名禁军，请他们护送王旦、刘念回去。禁军听说王旦原来是知制诰王祐之子，有心巴结讨赏，忙赶出马车护送这对情人去了。

忽有军士来叫张咏道：“正到处找官人呢，那边出事了！”

张咏忙跟着军士返回原先大船停靠的地方，那船依然大火熊熊，人力无论如何是难以扑灭了，只能待其自身燃尽。蒋虞候还在那里，见张咏回来，忙上前告道：“适才那位娘子死活不肯走，只赖在这里哭泣不止，我见她影响大伙儿救火，命人拉开她，谁知道她突然挣脱，又跳回了船上。”

张咏大惊，问道：“你是说庞丽华又重新跳进了火船？”蒋虞候道：“嗯，我再想派人去救她时，船板却已经塌了。这可是她自己发疯，许多人亲眼看见的。”

张咏既心痛，又大惑不解，心道：“丽娘被装在麻袋中带来船上时，衣衫完整，我又及时出手相救，她并未受辱，为何要一心求死？上岸后她还求我救救她，救救小娥，又是什么意思？哎呀，莫非小娥也被人绑走了？”顿时大为焦急。可入夜后城门已经关闭，他无法进里城去晋王府查问，只得将自己的姓名、住址告知了蒋虞候，请他继续留意搜捕头领诸人，有消息即来告知。

回来汴阳坊中，向敏中、寇准、潘阆三人正在堂中徘徊等候，忽见张咏一身排岸司兵士打扮进来，无不惊诧。

张咏问道：“英娘人呢？”潘阆道：“她在房里为我们几个缝制衣服。怎么了？”张咏低声道：“庞丽华死了。”大致说了今日跟踪头领的情形。又道：“抱歉，向兄，我终究还是性急，未能忍到找到鬼樊楼的位置后再动手。”

向敏中道：“张兄救人于危难之间，保住了丽娘贞节，何须跟我道歉？”张咏黯然道：“我虽救了丽娘，可惜她还是投火死了。这件事我虽

觉蹊跷，可总也想不明白，所以才回来找你们几个商议。”

潘阆道：“丽娘自入晋王府后，锦衣玉食，出入均有随从车马，如何会轻易被人绑架？”寇准道：“会不会是有人刻意针对晋王下的手？”张咏摇头道：“倒像是晋王主持这些事。今晚的那艘贩卖妇女的船就是晋王名下的，至少那头领当众这么说。”

众人无不面面相觑，堂内一时陷入了沉寂。按照张咏的描述，头领公然声称货船是晋王所属，有恃无恐，那么晋王不是跟拐卖蜀中女子、绑架妇女到鬼樊楼这些事都有干系么？这听起来未免很有些匪夷所思。

还是向敏中先打破沉默道：“张兄不妨先听听我们这两边的事再说。”

原来他与张咏分手后，一路跟踪安员外来到里城右第二厢寿昌坊的一处大宅，等了许久也不见人出来，担心夜禁后出不了里城，遂记下地址，返回了汴阳坊。

而寇准、潘阆一早来到邢国公宋偃府上，宋偃上朝未归，宋偃之女宋娥亲迎二人进来。寇准按高琼所教，试探问某晚可有陌生客人上门，宋娥浑然不知。凑巧宋偃回来，撞见寇准、潘阆，似猜透来意，命爱女带着二人将宋宅上下游了个遍。寇准见实无可疑之处，惭愧之极，便拱手告辞。出来将经过情形告知了高琼，高琼一言不发即上马离开，大约是赶去向晋王禀告。

张咏道：“如此，倒是我这边最惊险了，可惜还是查不到鬼樊楼下落。”向敏中道：“如今禁军正大肆搜捕拐卖妇人的头领等人，这件事既已张扬出来，再也难以按捺住。麻烦的是里面还牵扯到晋王，我们得尽快想个应对的法子。”

寇准道：“这有什么可多想的？明日直接上开封府将实情告诉晋王和程判官便是了。别说我不相信晋王会派人拐卖妇人牟利，就是晋王的仇家也不会相信如此荒诞之说，多半是有人假冒晋王的名头行事。”

潘阆道：“我本来同意寇老西的看法，不过这里面还牵扯出庞丽华，晋王可就难脱干系了。你们想想，就算是头领一伙胆大包天，从晋王手

下人手中绑走了丽娘，可丽娘并未受辱，为何要在获救后投火自杀呢？只因为她很清楚要送她去鬼樊楼的人来头极大，张咏只能救她一时，救不了她一世，她早晚要备受凌辱，所以干脆自行了断。老向，你说呢？”

向敏中道：“小潘的话有道理，可还是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丽娘最在意的人是她的女儿小娥，她怎么可能舍弃小娥不顾，断然投火自杀呢？”张咏道：“不错，丽娘一直在求我救救小娥，可惜我当时心急如焚，一心想捉到头领，竟来不及问她小娥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若是我肯停下来听她说明白，也许丽娘就不会死了。”

潘阆道：“会不会是丽娘知道了晋王的什么秘密，所以才要被送去鬼樊楼，好让她从此销声匿迹？”张咏道：“不，不可能。你我均跟晋王打过交道，当知道他为人，果真如此的话，他一定会断然杀丽娘灭口，何须费事送她去什么鬼樊楼。我敢说，这件事一定跟晋王无关。”

正为晋王争论不休，忽见高琼打门进来，满头大汗，全身上下血迹斑斑，众人无不吃惊。张咏道：“你受伤了？”高琼摇头道：“不是我的血。张兄，门外墙根下有一名受伤的男子，烦请你出面将他送交给巡铺卒，就说是你救了他。”张咏道：“那是什么人？我可不想居功。”

向敏中心念一动，问道：“那受伤男子是不是辽国使者欧阳赞？”高琼道：“不是，不过也差不多。”

张咏急忙抢出门来，果见墙根下躺着一人，正是有过几面之缘的欧阳赞的韩姓随从——上次张咏在樊楼前遇到他围着徐吕皮腰带、脚穿红虎皮靴子，才由此推测出欧阳赞一伙是契丹人。他多少有些会意过来，忙扶起那男子，问道：“韩官人，是谁伤了你？”韩官人却神志不清，只勉强看了他一眼又昏迷了过去。

张咏欲抱韩官人进来治伤。向敏中急忙拦住道：“高琼说得对，还是立即将他交给巡铺卒，命他们护送他回驿馆为好。”

张咏便抱了人往坊巷巡铺而来，巡铺卒听说有辽国使者随从在坊中遇刺，吓得不轻，大声呼哨，召来巡街的禁军，禁军便牵马过来，一道扶了韩官人往里城驿馆而去。

张咏回来堂屋，问道：“你如何会凑巧救得韩官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潘阆道：“总不会那么凑巧赶上吧？是不是你事先知道有人要来行刺这姓韩的？”

高琼道：“你怎么不问韩官人来汴阳坊做什么？”潘阆道：“这个不用问，多半是来找对面南唐郑王的。”高琼道：“那么我凑巧回来这里，正好遇到有人到汴阳坊行刺韩官人，又有什么稀奇。”

张咏道：“不对，你们若真在外面动手，如何我们这些人什么动静都没有听到？”向敏中道：“果真是巧合，你就不会让张咏出面救韩官人了。”

高琼知道这些人个个聪明伶俐，说得越多，反而露馅越多，干脆道：“你们别再问我，我什么也不会说。”张咏道：“那好，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庞丽华死了。”

高琼先是极为震撼，呆得一呆，即颓然跌坐椅中，抱住脑袋，埋在大腿上。当晚庞丽华在晋王府后苑拉住他苦苦哀求的场面再次浮上脑海，当时他已经隐约猜到这对母女因亲眼目睹晋王刺死晋王妃多半要被灭口，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他知道丽娘信赖他，爱恋他，虽然他自己一直是在敷衍她，他只是要利用她来接近唐晓英，但此刻忽然听到天人永隔的消息，强烈的负疚感还是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张咏道：“眼下小娥生死未卜，我们还不敢将消息告诉英娘，你……”高琼惊然抬头道：“不，小娥人还好好的，我离开晋王府时还看到晋王将她带在身边。”

诸人闻言大感困惑。张咏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丽娘总求我救救小娥，她自己又被人绑架卖去鬼樊楼？”

高琼更是吃惊，道：“什么？丽娘被人卖去鬼樊楼？”听张咏说完事情经过，全然糊涂了，心道：“我本以为是晋王要杀丽娘灭口，看来并非如此。可又是什么人能从晋王府带走丽娘，再绑去那个什么鬼樊楼呢？”他心中疑惑甚多，忙向张咏讨要了一身衣裳，换下血衣。

张咏道：“你是要回晋王府么？”高琼道：“是。”张咏道：“我跟你一

过去。”高琼微一迟疑，道：“好，不过你须得听我号令，不可乱来。”张咏道：“号令什么？不过是见晋王而已，又不是去打仗。”

高琼也不多说，与张咏径直出来上马，到城门处出示晋王府腰牌，顺利进来里城。却见晋王府灯火映天，诵经声、法器声铿铿锵锵，响成一片，这是晋王请了高僧在为新殁的晋王妃超度。

高琼带着张咏从后门进来，道：“晋王新遭丧妃之痛，张兄不如在此等候。”张咏却甚是固执，道：“如何不让我见晋王？莫非你知道晋王跟今晚的这些事有关？”

高琼上前一步，低声道：“有一件事，我必须得先嘱咐你……”蓦然挺出兵刃，抵在张咏胸口，呼叫侍卫道：“快来人，将这入绑了。”

张咏大是愕然，问道：“你这是要做什么？”高琼不答，只命道：“先将这人监禁起来，听候晋王发落。”又道：“来王府吊唁的官员不少，可别让他胡说八道。”卫士上前缚了张咏，依命撕下一片衣襟，塞入他口中，不许他出声。

高琼来到北园别院，果见院门外有大批侍卫，问明晋王人在里面，便请侍卫进去通传。

赵光义一身孝服，正与心腹押衙程德玄议事，忽听得高琼深夜赶来求见，以为是传国玉玺之事有了下落，忙呼唤他进来，又命房中亲信侍卫尽数退下，这才问道：“可是大秘密那件事有了新消息？”

高琼道：“不是那件事。是另外一件事牵涉了大王。属下担心于大王声名有损，星夜赶来禀告。”当即说了张咏无意中追查到头领一伙用晋王名下的货船买卖妇女以及庞丽华不知道如何被带去那艘船上、获救后又投火自杀之事。

赵光义眯起双眼，怒意大盛。程德玄慌忙跪下道：“属下驭下不严，未曾料到安习竟如此胆大妄为，竟敢用大王名号拐卖妇女。”

赵光义哼了一声，问道：“这件事眼下闹得有多大？”高琼道：“回大

王话，货船失火后，张咏已将大致经过告知附近的禁军，目下外城上清宫一带正在搜捕头领一伙及被拐卖的妇女。尤其今晚被头领绑架的一男一女中，女子是开封府刑吏刘昌之女，男子是知制诰王祐之子，这件事怕是明日便会传得沸沸扬扬。那头领公然对着排岸司兵士报出了大王名号，大王须得立即澄清才是。”

程德玄道：“属下这就带人去处置安习。”赵光义道：“等一等。”回想到安习生财有道，这些年着实为自己挣了不少钱，杀了实在可惜，心中一时有些舍不得。况且当着高琼的面下令处死安习，不仅有欲盖弥彰之嫌，而且在危急关头舍车保帅只会令下属心寒，眼下正是用人之时，实非良策。沉吟片刻，便道：“安习虽然胡作非为，不过这些年一向忠心，也算有些功劳。”

程德玄道：“大王既然信任安习，不如由属下带人将他逮捕，以大王的名义送交到开封府审讯。”赵光义斥道：“糊涂！这不是愈发告诉世人安习是本王的人么？你亲自去告诉安习，让他赶快躲起来，若是被人搜到，本王也护不住他。”程德玄道：“遵命。”

等程德玄退出，高琼才道：“属下赶来晋王府时，张咏坚持前来，属下怕他冒犯大王，进府后下令扣押了他。”赵光义道：“怎么，张咏认为是本王指使安习贩卖妇女？”高琼迟疑了下，小心翼翼地道：“不是因为这个，是庞丽华这件事，张咏有所疑心，一定会当面质问大王。”

赵光义道：“本王不妨告诉你实话，自庞丽华进府后，本王一直待她极好。她却不识抬举，昨晚从汴阳坊回来后，竟然想偷偷带着小娥逃走。本王不能再留她在王府，免得她教坏了小娥，可她毕竟是小娥的母亲，又不能就此杀了她，所以交代人将她送去一个既能保她性命又让旁人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高琼心道：“不知道晋王为何如此看重刘娥这个小女孩，不惜大费干戈。难道当真如丽娘所言，晋王要娶她做晋王妃？可刘娥出身寒微，年纪又还这么小。况且晋王妃的人选素来由官家亲自决定，晋王自己并不能做主，官家已经下旨，预备聘故淄州刺史李处耘^[8]的次女为新晋王妃。”

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不过晋王心意一向高深难测，他也不敢过多揣测，只问道：“大王是交代安习去办这件事？”赵光义道：“不错，但至于鬼樊楼什么的本王可是毫不知情。你认为该如何向张咏当面解释这件事？”

高琼道：“张咏不过是个平民百姓，大王何等身份，何须向他解释？”赵光义道：“你下令绑他，不就是想要救他么？”高琼一时踌躇，不敢接话。

赵光义道：“那好，本王下令，你这就去杀了张咏，提他人头来见我。”高琼垂首道：“属下不敢奉命，请大王恕罪。”

赵光义道：“本王就知道你不肯动手。你预备如何救张咏？”高琼道：“属下有个法子——属下以前就认得庞丽华，她对属下也有些好感，这些张咏他们都知道，不如说是庞丽华求属下带她回蜀中老家，属下拒绝了她，所以她羞愤难当，独自出走晋王府，至于后来如何被人绑架，则不是我等所能知道。”

赵光义道：“嗯，原来你跟庞丽华是旧识，这倒确实是个好主意，那么你自己去向张咏等人解释清楚吧。本王还要去灵堂为过世的王妃守灵。”高琼道：“遵命。多谢大王开恩。”出院护送赵光义到灵堂，才赶来地牢，命人放出张咏，道：“抱歉了。”

张咏倒也不生气，道：“你是怕我直言触怒晋王，惹来杀身之祸，这我不怪你。但今晚的事情若真跟晋王有关，除非杀了我，不然我绝不甘休。”高琼道：“安习是晋王属下没错，可晋王绝不知情。”当下将晋王原话照猫画虎地告知，又将编造的自己拒绝了庞丽华的故事说了出来。

张咏不免愕然，道：“你是说丽娘是因为你拒绝她才自杀？”高琼道：“这我可不知道，不过……”

花丛后忽然闪出一名小女孩，正是刘娥，上前抱住高琼大腿，叫道：“叔叔，你怎么老不来看妈妈？妈妈天天念你的名字，天天流泪呢。”张咏问道：“你妈妈人呢？”刘娥道：“妈妈说要带我回蜀中，后来她就自己走了，今天一天都不见了。”

几名侍女追过来，一人上前抱住刘娥，告道：“小娘子可别再乱跑了。”刘娥甚是乖巧，一边招手，一边叫道：“叔叔改天来带我玩啊。”高琼道：“是。”

张咏心中再无疑虑，叹道：“丽娘投火这件事，还是由你亲自告诉英娘吧。”高琼沉默许久，才道：“好。正好也到了我该向英娘履行诺言的时候了。”

二人出了晋王府，先来到开封府，高琼以晋王名义命当值官吏调发吏卒去追捕安习、宋行父子。再回到汴阳坊时，已经过了四更，向敏中等人均未歇息，唐晓英正为诸人更换茶水，见到高琼进来，转身便走。高琼微一迟疑，即追了过去。

张咏将事情经过告知诸人。潘阆连声道：“呀，你怎么能让高琼自己去跟英娘说？”张咏道：“他们之间有难解深仇，高琼早晚得过这一关。”

忽听得有拔刀出鞘之声，忙赶来后院查看究竟。但见人影映窗，唐晓英正挺刀向高琼刺去。刀径直入身体，高琼身子却只晃了两下，始终屹立不倒。

潘阆跺脚道：“这就是你想看到的，让英娘杀了高琼报父母之仇？”张咏不答，心道：“你看不出来么？高琼喜欢英娘，英娘却恨其入骨，与其让他受这种痛苦折磨，还不如让他死在喜欢的女人手里。”

潘阆正待抢进房中看高琼还有没有救，忽见唐晓英跪倒在高琼面前，连连磕头。高琼也并没有死，俯身扶起了她。

众人无不看得目瞪口呆。潘阆问道：“这两个人到底在搞什么鬼？怎么事情倒过来了，英娘反而要向高琼磕头？”向敏中道：“咱们还是走吧，他们的事，留给他们自己解决。”

回堂来等了一会儿，高琼捂着肩头默默出来，将桌案上的茶水一饮而尽，便往房间走去。张咏叫道：“喂，你不打算跟我们交代清楚么？”高琼摇摇头，道：“我只需要向英娘交代，不需要向你们几个交代。”言语中大有见外冷漠之意。

张咏向潘阆讨了一些金创药，追进房丢给高琼，道：“虽说你伤势不重，最好还是敷好伤口再上床，可别弄污了我的床。”他虽极想知道高琼和唐晓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料想逼问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只能就此闷闷睡下。

次日众人还未起床时，门前便有开封府的吏卒大声叫门。张咏先披衣赶出来，才发觉日头已上三竿，他们因昨夜睡得太晚，竟是睡过头了，忙问道：“差大哥有事么？”吏卒道：“昨晚禁军从马车中搜出一些妇女，程判官派小的来叫张郎去开封府认人。”张咏问道：“可有捕到安习等人？”吏卒道：“只在宋家捉到了老件作宋科。”

张咏不免有些失望，先到房间依次叫醒众人，道：“大伙儿一块去吧。”

来到开封府大门时，忽见许多禁军朝前面不远处的都亭驿赶去，那里面正住着辽国和北汉使者。张咏立即意识到发生了大事，心中一沉，再也顾不得开封府近在眼前，拔脚朝驿馆赶去。余人不明所以，也一齐跟在后面。

来到都亭驿门前，却被禁军举刀挡住。高琼忙出示腰牌，问道：“出了什么事？”军士道：“驿馆的使者全部中了毒，正在等大夫来抢救。”张咏进来饭厅一看，果见地上横七竖八地倒着不少人，各个口吐白沫，欧阳赞、刘延郎均在其中，忙回头叫道：“潘阆！潘阆！”

潘阆道：“倒一盆热水来。”一旁驿卒早吓得傻了，动都不敢动，还是张咏自己奔去厨下，自灶台上的瓮缸中淘出一大桶热水提来。潘阆将身上的解毒药丸尽数倒入木桶中，道：“快给这些中毒的人一人喝上一碗，能暂时延缓毒性。”寇准几人便一齐动手，端着碗挨次去喂那些中毒的人。

潘阆又开了个方子，叫进来一名禁军军士，命他速去最近的药铺将所有的药全部买来。那军士略识几个字，见方子上的药极是奇怪，要么发热，要么催吐，要么利泄，全部是猛药，不由迟疑道：“这些药能行么？还是等宫里派御医来的好。”

潘阆两眼一翻，怒道：“等御医来，他们就是一堆死人了。使者就死在你眼皮下，你也得跟着殉葬。”军士心道：“说得有理，如果这群人吃了你的药最终还是死了，正好可以趁机推到你身上。”慌忙骑了马，奔去买药。

御街是东京最繁华的街道，都亭驿斜对面的大相国寺就有好几家药铺，一刻后军士就带了一大包回来。潘阆早命人在厨下生火烧水，当下将药材全部倒入锅中，灶下不断添火，水一开就派人盛入碗中喂中毒者服下。那些人被逼着喝了两碗热汤药后，忽觉得胸口发热，喉咙奇痒无比，再也忍不住，各自低头，朝地上吐了起来。饭厅一时腥臭弥漫，难闻无比。

潘阆捂住鼻子道：“好了，他们的毒性减轻了，暂时死不了，这下可以等御医来了。”

张咏见中毒者中并没有昨晚那受伤的韩官人，忙问过驿卒，赶来房中，果见他人躺在床上，虽昏迷未醒，却是呼吸均匀，伤势已大有好转。当即掩门退了出来。

寇准道：“看来是有人往食物中投了毒，到饭厅吃早饭的人全中了毒，只有韩官人未清醒，逃过一劫。”

张咏转头问道：“向兄怀疑是他么？”向敏中点点头。寇准问道：“你们说的是谁？”

张、向二人均不回答，赶来驿厅问驿长道：“昨晚和今天早上可有什么可疑人来过？”驿长哭丧着脸，道：“官家曾经派人嘱咐过下吏，所以下吏这几日格外注意驿馆安全，命当值驿卒要记下每个进来驿馆的人。这里有名册。”

向敏中一眼留意到昨日一栏的末端有宋行的名字，忙问道：“宋行来这里做什么？”驿长道：“不过是闲来逛逛。浚仪县离驿馆不远，宋典狱无事时常常进来转转的。”

张咏道：“一定是宋行下的毒了。”不免十分懊悔，道：“我真是糊涂，先是得过程判官提示，随即亲眼见到安习命头领来找宋行议事，到

晚上又知道了安习是晋王的人，早就该想到……”忽见向敏中朝自己连使眼色，这才意识到高琼尚在一旁，忙住了嘴。

寇准却已然会意过来，惊得张大了嘴巴，半晌才讷讷问道：“难道是晋王指使宋行下毒？”他公然将话挑明说了出来，众人尽皆呆住，张咏也不例外。

忽听得背后有人问道：“你说是晋王指使宋行下毒么？”惊然回头，却见殿前司指挥使皇甫继明和侍禁田重正双双领兵站在驿厅门口。

驿长蓦然大叫了一声，连声道：“下吏耳朵不好使了，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都没有听见！”双手捂住耳朵，匆匆奔出门去。

[1]宋代一石约合66公斤，一石半合99公斤。

[2]张咏入仕后长期担任地方官，极擅长审案，判沈氏兄弟易宅一案为真实事迹，仅是其生平断过的无数奇案中的一桩小案而已。时人极佩服其才智，曾有人专门将他审案的判词（判决书的旧称）刊行。

[3]宋一驮等于一百斤。宋代实行茶叶专卖，由官府垄断经营，当时一驮茶值25—30贯钱，可易一匹马。

[4]此词实际上是北宋文豪苏轼根据一名幼年在后蜀宫中当宫女的老姬口述的故事和她记得的“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两句所填。

[5]赵光义第三子赵恒（后来的宋真宗）十四岁时便立志要娶到一名蜀女做侍妾，经常带着近侍微服到民间寻访，由此才遇见蜀中鼙鼓说书女刘娥（后来的宋真宗皇后），可见蜀女在当时名气之大。

[6]牙郎：商业交易的中间人。

[7]笺奏官：宋朝制度，后宫嫔妃可设置笺奏官，专门撰写对皇帝赏赐表示感谢的谢表以及重大节日献给皇帝的诗文等类。

[8]淄州：今山东淄博南。李处耘：原为云中党项大族折氏部将，后周时被荐入赵匡胤帐下，是发动陈桥兵变、支持赵匡胤当皇帝的关键人物，因“临机决事，谋无不中”，深得赵匡胤赏识。其人性情残暴，平定朗州（今湖南常德）兵乱时，李处耘下令挑选俘虏中身材肥胖者，宰杀后在城下分食，又将其余瘦弱俘虏剥面后放归，宣扬他的吃人事迹。朗州人心惊胆战，不战自溃。后与另一大将慕容延钊争权，失宠被贬为淄州刺史。死在任上后，赵匡胤非常怀念。

第九章 爱恨一线

林绛冷冷道：『大逆不道不是我，正是你们赵氏兄弟。什么点检做天子，不过是家父当日为有意陷害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故意散布的流言。若果真是承天应命，你大哥为何要在登基后杀了称天象该当赵氏做天子的苗训？又为何要尽捕天下精通天文术数之人，或关或杀？分明是怕他们再去对旁人称该当某某做天子。』

都

亭驿中毒的使者及随从大多数被及时抢救了过来，但还是有两人因体弱毒深而死去。这件集体中毒的案子极大地震撼了皇帝，赵匡胤亲下谕令，必须彻底追查清楚，案子仍然按惯例发交开封府，但却多派了两位堂官。程羽被点名负责问案，因未能捕获宋行，只得立即带其父宋科上公堂讯问。

程羽道：“老宋，你也是开封府的老公门，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宋科道：“小人能不知道么？今日坐堂的堂官除了程判官，还多了两位将军。”他指的是坐在一旁听案的殿前司指挥使皇甫继明和侍禁田重。

程羽道：“二位将军是奉旨跟开封府一道办案。宋科，快说你儿子宋行人去了哪里？”宋科道：“小儿昨日被人叫出门，再也未回来过，小人实在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捕小人的官差说他昨夜勾结鬼樊楼的人拐卖妇女，小人从未听过。”

程羽道：“你倒是推得一干二净。本官知道你父子一向仇恨契丹人，你可知道宋行下毒毒害辽国、北汉使者一事？”

宋科一直以为程羽问的是跟关于拐卖妇女的案子，至此方才知驿馆使者中毒一事，先是吃了一惊，随即问道：“那些人都死了么？”他这般回答，未免令旁人疑忌更深。程羽重重一拍桌子，道：“果然你也知情。可有旁人指使你这么做？”

宋科摇摇头，道：“既然程判官早知道我父子深恨契丹人，又何来旁人指使？”程羽道：“那么你儿子眼下藏在何处？”宋科道：“小的实在不知。”

一旁田重道：“宋氏父子不过是小小的官吏，如何敢对使者投毒，幕后定有主使，须得立即动刑拷问清楚才是。”

开封府大堂坐着两名皇帝心腹大将监督问案，这是前所未有之事，程羽早备受压力，听田重明言，只得命人取出刑具，将宋科双腿夹上，

喝道：“田侍禁的话你也听见了，快些交代是谁指使你们父子这么做的？”见宋科不答，便要抽出竹签下令用刑。

张咏跟同伴站在一旁，见状忙挺身而出，道：“且慢。宋科年事已高，用大刑多半捱不过去。”田重道：“这老汉狡诈透顶，不用大刑如何肯招供？”

张咏道：“即使宋科事先知情，可是被人叫走的是宋行，下毒的也是他，他才是破案的关键人物。眼下最要紧的是捕到宋行，在这里拷问宋科又有何用？”田重道：“不拷问如何能知道宋行下落？”

张咏道：“宋行生在开封，长在开封，与契丹人并无恩怨。他之所以恨契丹人全是因为其父宋科当年深受契丹人侮辱，脸上刺下了这样的大字，终身不能摆脱羞辱，由此可见宋行是个大大的孝子。何不给他一个机会？派人在城中四处张贴告示，告知若他肯来开封府自首，就赦免他父亲的罪行。”

田重冷笑道：“这如何使得？宋科也是谋划者、知情者，仅此一条，他就是死罪。”寇准忽然插口道：“侍禁，你的话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若宋科是谋划者，那么就没有什么人指使他。实际上，我看宋科也未必是知情者，不然他不会一开始就那般惊讶了。”

田重道：“他明明问那些人都死了没有。”寇准道：“这只能说明宋科心中盼望那些人死去，但未必他就事先知道。他若真是田侍禁说的那般狡诈透顶，就该立即否认说不知道而已。可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恨意，恰恰说明他不知道发生了下毒事件。”

田重无话可驳，气恼不止，只拿眼睛去看身旁的皇甫继明。皇甫继明咳嗽了声，道：“既然如此，就按张咏说的办吧，派人去张贴告示，只要宋行投案自首，就释放他父亲宋科，不再追究。”

田重大是意外，道：“皇甫将军……”皇甫继明正色道：“侍禁，官家要的是尽快知道真相，好向辽国交代。你我虽受官家差遣，却是武将，不懂问案，案子的事还是交给开封府去做，我二人各自去办擅长的事，去追捕宋行、安习、头领那伙人，我负责陆上，你负责水上，如何？”一

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田重无可奈何，只得狠狠瞪了张咏几人一眼，大声道：“此案众所瞩目，还望程判官不要徇私。”程羽道：“是。案情若有进展，下官当派人飞报二位将军。”送走二人，便命书吏发出通告，张贴全城大街小巷，准许宋行自首。

这一招当真有效，到傍晚时，宋行一瘸一拐地步行来到开封府投案。^[1]程羽一直不敢离府，还将向敏中、张咏、寇准、潘阆四人也留在府堂，闻言不由得赞叹张咏料事如神，忙喝令升堂问案。那宋行被带进来跪下，先问道：“家父人呢？”

程羽便命人自狱中提来宋科，宋行本以为老父一定饱受酷刑，相见之下才发现完好如初，不由得又惊又喜，料来定是张咏等人从中使力，转过头去，向几人点头示意。

程羽命人开了宋科手足枷锁，道：“宋科，你儿子既已来投案，本官也履行诺言，你这就回家去吧。”

宋科知道这一去就不一定再有相见之日，一时老泪纵横，上前抚摸爱子的脸庞，问道：“当真是你下的毒么？”宋行道：“不是。”宋科道：“嗯，为父也知道下毒不是你的做派。”转头向张咏几人作了一揖，道：“还请各位查明真相，还我孩儿一个清白。”也不待众人回答，即昂然下堂离去，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程羽重重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问道：“宋行，你可知罪？”宋行道：“不知。”程羽见他桀骜，便命道：“来人，先打他二十杖杀威。”

刑吏上前剥下宋行衣衫，将他按倒在地，正要举杖行刑，向敏中忽然叫道：“等一下！”指了指宋行后背和腰部，“潘阆，你看到他身上的伤了么？”潘阆弯腰仔细查看一番，道：“虽然抹了金创药，不过还是能看出是新伤。”

向敏中道：“你昨日是什么时候去的都亭驿？”宋行道：“日落时分。”向敏中道：“那么你受伤当在那之后了。”回身禀道：“判官，宋行

不是下毒的人。”

程羽道：“你如何能知道？”向敏中道：“驿馆晚饭时间在天黑之后，若是宋行下毒，那么使者那些人该是昨晚中毒才对。而宋行昨晚身上受了这么重的伤，走路都有困难，根本不可能再摸黑到驿馆投毒。”

程羽道：“宋行，你可有投毒？”宋行哑然失笑道：“当然没有。这位向公子聪明绝顶，将经过情形都已经推断得一清二楚了。”

向敏中道：“不过你本人虽然没有下毒，却是难脱干系。你昨日为什么要去驿馆？”宋行道：“我跟驿长很熟，时常去驿馆玩的。”向敏中道：“那是以前的事。眼下驿馆里住有契丹人，你恨契丹人入骨，特意去那里，一定是有所图谋。”

程羽道：“你是不是去驿馆踩点，好让你的同伙有机会下毒？下毒的人到底是谁？快说！”宋行道：“我根本不知道下毒之事。”

寇准道：“这名册上你的名字是最后一个，也就是说，在你之后再无外人进去过驿馆，你的同伙是不是驿卒？你昨日去都亭驿，一定是去送毒药的，是也不是？”宋行道：“不是。”

程羽道：“昨日到今日当值的驿卒已被全部拘来开封府，你是要本官一个个带来与你对质么？”宋行道：“对质就对质，我又没有投毒，怕什么？程判官，你也算是个好官，真该好好收起刑讯逼供那一套手段，学学向公子、张公子几位，用脑袋破案。你在这里死命审我，下毒的真凶反而在外面偷笑呢。”

程羽大怒，又要叫人用刑。张咏忙道：“等一下！程判官不要发怒，我看他不像在说假话。宋行，我猜你昨日去都亭驿，一定是没安好心，但你只想为父报仇，情有可原。况且想做坏事与真做了坏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你想杀契丹人，但你没有动手，你依然是不能被定罪。我相信你跟投毒无干，不过你能解释你背上的刀伤是怎么回事么？”宋行道：“就是昨夜喝醉了酒跟人打架，偏偏那人武功厉害，被他砍了两刀。”

张咏道：“很好。”转头道，“程判官，今晚可否将宋行借我一

用？”程羽愕然道：“你说什么？”张咏道：“这个人我今晚要带走，明日一早再将他和真相一同送回来。”

程羽呆了半晌，居然点头道：“好。”命人给宋行手足上了重铐，却不将钥匙交给张咏，只道，“你千万要小心了，本官可是冒了大风险。”张咏笑道：“我知道，这个人既逃不得，也死不得，判官放心好了，我今晚不睡觉，亲自守着他。”携着宋行出来。向敏中几人均不解其意，只得跟在后面。

宋行身上有伤，又戴了刑具，甚是吃力，只能一步一挪，行走得极为迟缓。张咏特意拉着他到开封府门楼下停住，道：“我得实话告诉你，昨日到你家去找你的头领已经暴露了，虽然他侥幸逃脱，但昨夜禁军捕到了两名牙郎，救出了数名蜀女。刘刑吏恨头领两次绑架他女儿，亲自动手用刑，那两名牙郎抵受不住，已经供出了其余老鸨及买家的名字，官府早晚要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宋行道：“那又如何？”张咏道：“你好歹也算是官府的人，吃着朝廷的俸禄，如何勾结鬼樊楼，做这等害人的勾当？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决计不会屈服在酷刑之下。不过你若肯告诉我你为何要勾结鬼樊楼，我就雇辆马车载着你，不让你这般镣铐铛铛地抛头露面。万一被你父亲看见，他心中岂不难过？”

他这一攻心之术极是有效，宋行沉吟片刻，道：“那个，反正我是必死之人，告诉你无妨。我其实不知道头领到底在做什么，我只是将狱中的一些不引人注意的青壮年犯人弄成假死的模样，再运出去转卖给他。”

张咏道：“头领贩卖女子还能理解，他要这些个男子做什么？”宋行道：“女子不过是供那些花钱藏进鬼樊楼的重犯取乐发泄用，但听说那地方不小，还需要许多男子做苦力来劳作。可是你们……你们是如何查到我身上的？我是说在驿馆投毒这件事前。”

张咏便说了头领曾假装中间人以宋科发现的物证要挟寇准，后来又又在船上被唐晓英记住了相貌。

宋行十分惊奇，道：“这当真是巧上加巧了。我确实跟家父说过不如将能证实你无辜的物证先压下来，头领当时正好在场，这人太贪心，想来是他听到后想从中渔利，所以去找寇准。不过也只有你们几个才能想到这其中的联系。”

张咏道：“你可心服？”宋行道：“服，心服口服。”嘿嘿笑了几声，道：“若不是你们几个，怕是这些案子没一个能真正水落石出的。”

张咏便信守诺言，雇了一辆马车，扶宋行上去，一路回来汴阳坊宅中。

高琼正在灯下独自饮酒，见张咏押着宋行回来，惊愕万分，迎上来问道：“你带他来这里做什么？”之前高琼被关在浚仪县狱时，宋行几次三番指令手下狱卒加害，心中犹有芥蒂。

宋行也十分好奇，问道：“你是要将我交给高琼报仇么？”张咏道：“当然不是。高兄，麻烦借你的刀一用。”

高琼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依言拔出佩刀递过去。张咏命宋行站到灯下，揭开他衣衫，露出后背的伤口来，将佩刀分别往腰部和背上的伤口比了两下，笑道：“你们还没有看出来么？”

潘阆道：“啊，伤了宋行的人就是高琼！”高琼忙道：“胡说，京师佩这种刀的人多得很，如何一定就是我？”

张咏便将宋行牵到院中，令他背靠槐树坐下，再用绳索将他连人带铐绑在树上，又撕下一片衣襟，塞入他两个耳朵中，安排妥当，这才重新回来堂中，道：“京师佩这种刀的都是高级武官，确实不少，可人数也不多。这些人中，又有谁昨晚凑巧跟人动了手，又弄得一身血呢？高兄，你出手救那契丹韩官人本是好意，所以我也不想让宋行听到，可你如果再不对我们说实话，怕是纸就包不住火了。如今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惊动天廷，你可不能为了对晋王尽忠再隐瞒下去了。”

高琼摇头道：“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张咏道：“那好，我来说。昨日安习命头领找来宋行，其实不是要他去都亭驿投毒，而是让他带人去截杀那姓韩的。之所以选中宋行，是因为他本来就痛恨契丹人，一旦事

败，他有杀人动机，完全可以独立承担罪名。偏偏你知道了此事，不愿意和谈局面就此破坏，所以暗中阻挠，伤了宋行，救了那姓韩的。这些契丹人带的刀跟你都不一样，无论如何砍不出宋行身上那样的伤口来。”

寇准道：“果真如此的话，高郎是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为何不肯承认？”潘阆冷笑道：“寇老西还不明白，高琼为何要让张咏出面将姓韩的交给禁军？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他插手了这件事。你早先猜到是晋王指使宋行下毒，如何现在猜不到是晋王指使宋行行刺？被晋王知道，高琼还活得了么？”

寇准道：“可晋王为何单单要杀那姓韩的？”向敏中道：“那姓韩的一定是契丹人中官职最高的，是真正的首领，欧阳赞不过是个幌子。”张咏道：“不错，当时我看到他围着徐吕皮腰带时就应该猜到的。晋王一直派人监视契丹人和北汉人，应该早就看出来了，对不对？”

高琼道：“这只是你们的推测，断案要讲实证。仅凭宋行身上的刀伤，你们无论如何牵扯不到我身上，更是跟晋王没有半点干系。”起身抬脚就要出门。张咏挺身挡在门槛前，道：“今晚可不能再让你去晋王府通风报信了。”高琼冷笑道：“你拦不住我。”

潘阆道：“喂，他既然不肯承认，不如我们反过来让宋行指认他。若是让晋王知道高琼就是阻止宋行劫杀韩官人的蒙面人，他还活得过明日么？”

高琼闻言顿住脚步，道：“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不知内情，自作聪明，胡乱猜疑，若是挑起内讧，岂不让外敌有机可趁？投毒的凶手尚未找到，你们死命跟我纠缠做什么？”

向敏中肃色道：“高郎这话什么意思？”高琼道：“当日契丹人将我救出浚仪县狱，地道只通到县廨后的一处民居，京师当晚全城戒严搜捕，禁军瞬间便追到地道出口，却是一无所获。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是如何带着我在禁军眼皮底下逃过了追捕？”

向敏中道：“高郎自己是当事人，都不知道原因，我们又如何能猜到其中究竟？”高琼道：“我当时被他们强灌了迷药，人晕了过去。我说这

些，是要告诉你们单凭韩官人、欧阳赞那些契丹人是做不到这些的，他们一定有很多奸细在开封潜伏了许多年，敌人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眼下虽说在和谈，可你我都清楚这和谈的契机是怎么来的，契丹人根本没安好心。你们倒好，为了这起契丹人中毒事件穷追猛打，怀疑自己人，这不是内讧是什么？”

潘阆道：“你这些话，是刻意在为晋王辩解么？”高琼道：“不是辩解，而是这些政治上的事原本就复杂，眼下被你们一瞎搅和，简直要天下大乱了。”

向敏中道：“那么高兄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高琼道：“当然是丢开韩官人这件事，那姓韩的获救后自己都不提半个字，可见内心有大鬼，你们纠缠下去也是白费力气。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要全力追查那投毒者。”

张咏道：“高兄对这件事一点也不知情么？”高琼冷笑道：“我知道你在暗示什么！你们觉得晋王会这般愚蠢么？且不说他新丧王妃，之前他派我到博浪沙行刺北汉使者之事已经泄露，虽然被官家压了下来，但他还会选这个时候再派人去驿馆投毒么？”

张咏道：“难道高兄是在暗示驿馆投毒其实是外敌的诡计，有意挑拨我们怀疑晋王？”高琼道：“你们这般聪明，自己说呢？”

寇准插口道：“高郎说得对，我们不该将怀疑的目光一直集中在晋王身上。目下朝廷与契丹、北汉议和进展顺利，攻打南唐之意已露，正派人在荆湖造船，说不定是南唐所为，想以破坏和谈来缓解危机。”高琼道：“我早暗示过你们，那姓韩的契丹人来到汴阳坊是别有用心，他若是老老实实地待在驿馆，又怎会让人有机可趁？”

正说着，忽听见王嗣宗在门外高声叫道：“张兄几位在里面么？有贵客到。”张咏忙赶去开门，王嗣宗领着折御卿、王旦、刘念几人进来，忽见院中槐树下绑着一名男子，大是奇怪。

张咏道：“他就是浚仪县的宋典狱宋行。”刘念道：“啊，听说是你一再要绑架拐卖我。”抢上去举手要打。折御卿忙道：“何劳娘子动手？”走近宋行，抬脚狠狠踢在他胸腹，宋行当即痛得大叫了一声。

张咏忙上前拦住，道：“将军息怒，这里可不能滥用私刑。几位来这里有事么？”王旦道：“嗯，我和念儿的性命是张丈所救，今晚冒昧造访……”

王嗣宗因向知制诰王祐“行卷”刚刚认识了其子王旦，正有心巴结，忙道：“王衙内是特意来向张兄道谢的，正好嗣宗适才撞见他和折将军在坊门打听张兄住处，我便领了前来。”张咏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几位请里面坐。”引着几人进来，又将向敏中诸人一一介绍。

王旦道：“其实除了这位高郎之外，你们几位上次都在樊楼见过。”潘阆道：“不对，应该比那更早，当日王衙内在博浪沙博浪亭中，还有一名女子。”王旦面色一红，道：“那个……”刘念却甚是爽快，道：“当日在博浪亭中的女子就是我。不瞒各位郎君，王郎是名门公子，我却是小吏的女儿，王相公不准我们来往，所以只好偷偷相会。”

众人见她毫不遮掩，大有男子之风，她情郎王旦倒是忸怩作态，局促不安，正好反了过来，无不暗暗称奇。

折御卿道：“折某今晚一是陪同王旦，二来也是代我外甥刘延郎来向几位表示感谢，多谢你们及时解毒，救了他和手下的性命。”张咏道：“这全仗潘阆医术高明。”潘阆道：“不过是适逢其巧而已。可惜我身上带的解毒丸太少，中毒的人又太多，不得不用了一大桶水化掉药丸，药力太浅，才不幸有两人死去。”

王旦又再三道谢，便起身告辞。刘念迟疑道：“头领尚未捉住，我不能回家，也不想再去折将军府上借住，想留在这里，可以么？”唐晓英正在一旁侍奉茶水，忙道：“当然可以。娘子，全亏你当日机灵叫喊呼救，才救了我性命，我还一直没能向你道谢。”

刘念这才知道唐晓英就是上一次遭绑架后被刘延郎、折御卿意外救出的女子，又惊又喜，道：“如此，你我当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了。”王旦见此，也只能同意女伴留下。

送走折御卿、王旦二人，唐晓英便自行领着刘念到自己房中歇息。

潘阆道：“外面的宋行要怎么办？”张咏道：“先将他在那里绑一夜，

明日一早再送去开封府不迟。我本以为投毒跟晋王有关，高兄多少会知情，所以才带宋行回来，想用他背上的刀伤来逼你就范。不过适才高兄一番话确实有道理，晋王既已派宋行刺杀韩官人，又何必再多下毒之举？我答应明日一早要将真相交给程判官，眼下投毒一案毫无线索，这可要如何是好？”

向敏中道：“不如我们明日一早先去驿馆，北汉人、契丹人数目不少，我们挨个讯问，也许能发现有用的线索。小潘，明日还要请你一道前去，查验那些人到底是中的什么毒。”潘阆道：“这是自然。”

忽听得门外有人叫道：“高琼人在里面么？”高琼忙赶去应门，片刻后匆匆回来，携了佩刀，道：“晋王派人急召我回晋王府。你们放心，投毒这件事我一定会向晋王当面确认，给你们一个交代。”张咏道：“如此，便多谢了。”

高琼赶回晋王府，侍卫径直带他来到地牢中。里面侍卫环布，点了许多灯笼，亮如白昼。高琼见晋王正坐在灯下，双目微闭，不知在沉思什么，忙上前行礼，道：“大王如何来了这等污秽之地？”

赵光义道：“你来了就好，本王带你去见一个人。”亲自提了盏灯笼，来到最里间的囚室。里面有一名男子站立在房中的两根石柱之间，手足被镣铐成大字形锁住，头垂在胸前，散乱的头发遮住他的脸，完全看不清面孔。

赵光义命侍卫尽数退出，示意高琼将牢门掩上，这才道：“你看看他是谁。”高琼道：“是。”接过灯笼，举到那男子面前，他正好抬起头来，笑道：“高琼，咱们又见面了。”

高琼吃了一惊，那人竟是他一直苦苦追索不得的林绛，一时大惑不解——林绛逃入邢国公宋偓府中已是确实，他又如何落入了晋王之手？若说是宋偓主动将他交给了晋王，可既然契丹人知道林绛人在邢国公府，一定会派人密切监视，宋偓又如何能将他带出府外？今日宋偓倒是带着妻儿家眷来晋王府拜祭了过世的晋王妃，或许是那时候将林绛押进了晋王府？宋偓当日私纵故人之子林绛逃走，被官家知道后是杀头重

罪，林绛如今又是南唐使者身份，宋家更有通敌卖国嫌疑，以宋偃立场来看，杀死林绛、碎尸匿迹才是最好的选择。他既然将林绛交出，当是已经知道了传国玉玺一事，可为何不交给他的女婿当今大宋皇帝，或是他女儿当今宋皇后，抑或是他的嗣孙皇二子赵德芳，而是偏偏要交给晋王呢？莫非他知道只有晋王从高琼口中知道了传国玉玺？可林绛一直以为高琼是朝廷的人，并不知道他其实是晋王的下属啊。

这里面关节太多，高琼一时难以明白，也不敢多问，只退到一旁，静静等赵光义示下。

赵光义道：“林绛，你一定要见高琼，本王已经派人叫他来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明？”林绛道：“不，我是有话要对大王说，叫高琼来，是想让他从旁作证。”

赵光义道：“高琼是本王最心爱的下属，难得你也信任他，现下你可以说出传国玉玺在哪里了么？”林绛道：“我愿意将传国玉玺的下落告知大王，也心甘情愿让大王杀了我，或是将我交出去，让我被当众处死。不过我有个条件，我还有大仇未报，希望大王在我死后能为我复仇，杀了我的仇人。”

赵光义道：“这应该不难，你仇人是谁？”林绛道：“南唐国主李煜，他昏聩无能，偏信奸人，中了你们皇帝的反间计，新近杀了我养父林仁肇。”赵光义道：“南唐灭亡指日可待，国主李煜也活不长久，好，本王答应你，若是李煜不以身殉国，无论是投降还是被俘虏，我都会替你杀了他。快说传国玉玺在哪里？”

林绛摇摇头，缓缓道：“除了李煜外，在这世上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大仇人，就是大王的皇兄、当今大宋皇帝赵匡胤，他不但杀死我全家，还设计害死了我养父。”赵光义勃然色变，大怒道：“你敢戏弄本王！掌他嘴！”

高琼微一迟疑，便上前往林绛脸上重重扇去，左右开弓，打了十来下，直打得他面腮肿得老高，满嘴吐血。

赵光义见高琼停手，喝道：“本王没叫你停手，你如何敢停？”高琼

道：“是。”正待上前继续扇林绛耳光，他忽而吐出一口鲜血，哈哈大笑了起来。

赵光义道：“你笑什么？”林绛道：“大王，我说的可是传国玉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之宝，自秦代以来，就是天下豪杰梦寐以求的东西。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这些盖世英雄的手全部在上面抚摸过。大王雄才大略，龙行虎步，将来必登大宝之位，若有传国玉玺在手，那就再也不是什么白板皇帝，声名不但远远超过你的皇兄，还能与秦皇、汉武、隋帝、唐宗并列青史。”

林绛说的确是事实，无论谁听见“传国玉玺”四个字，都会怦然心动、悠悠神往，何况它近在眼前、唾手可得，是绝大的诱惑。可是他开的条件又太大，这分明就是一对矛盾。

林绛笑道：“大王当日也曾参与陈桥兵变，该知道大宋江山是怎么得来的，强取豪夺，欺负孤儿寡妇，这等不光彩之事连令兄这样厚脸皮之人都不好意思多提。”赵光义怒道：“我皇兄继承皇位，是承天应命。你好大胆子，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林绛冷冷道：“大逆不道不是我，正是你们赵氏兄弟。什么点检做天子，不过是家父当日为有意陷害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故意散布的流言，想不到扳倒了张永德，倒让你大哥钻了空子。若果真是承天应命，你大哥为何要在登基后杀了称天象该当赵氏做天子的苗训？又为何要尽捕天下精通天文术数之人，或关或杀？分明是怕他们再去对旁人称该当某某做天子。大宋立国不正，举世均知，但如果大王能拿出传国玉玺来，不但可以顺利登坐大宝，而且天下人均知道大宋原来是真正的受命于天，再无话可说。我开的这个条件，不但是为大王，也是为大宋的万代基业着想，一点也不过分。”

赵光义狠狠瞪着林绛，眼睛几乎要冒出火来，过了许久，才一字一句地道：“本王不能答应你后面这个条件。”林绛道：“那么我也不能将传国玉玺的下落告诉大王。大王尽可以跟契丹人一样，命人对我施以酷刑，看有没有法子能令我开口。”

赵光义道：“好，那么本王就如你所愿。高琼，这个人交给你，我要你用严刑撬开他的嘴，问出传国玉玺的下落。”高琼躬身道：“遵命。”

林绛道：“大王难道不想亲眼目睹传国玉玺的模样么？虽说玉玺在王莽篡权时被摔破了一角，可经高手匠人用黄金镶补后，照样能在黑暗中发光，那可是受命于天的祥瑞之光。”

赵光义蓦然想起皇兄赵匡胤的新花押来，那缺了一角的方框，不正是传说中传国玉玺的模样么？他一时顿住脚步，心中矛盾不止，半晌才回过身来，招手叫过高琼，道：“你有把握能从他口中问出传国玉玺的下落么？”高琼道：“一点把握也没有。这个人本来就是条硬汉，而今又存必死之心，无论如何拷打，他都不会开口的。”

林绛笑道：“不枉我们曾是狱友，到底还是了解我多些。”

高琼也不理睬，道：“大王，林绛居心叵测，其心可诛，不如由属下立即杀了他，虽然问不出传国玉玺下落，可其他人也照样得不到。大王是本朝唯一的王，将来必登大位，何需那传国玉玺？”见赵光义不答，便拔出刀来，架在林绛颈中，只需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便要割断他的喉咙。

林绛道：“就算你杀了我，未必就没有其他人知道传国玉玺下落。后周废帝柴宗训被大宋皇帝派人下毒害死，就是与传国玉玺的传闻有关。大王难道不知道么？”

赵光义沉吟片刻，示意高琼收起佩刀，道：“本王不能答应你的条件，不过你可以另外开个条件，天底下本王办不到的事也不多，你尽管开口。”林绛道：“大王既有诚意，我也不能不识抬举，请大王命高琼退下，我有话要对大王一个人说。”

赵光义便摆手命高琼退出囚室，道：“现下只有我们两个人，你有话不妨直说。”林绛道：“我的条件不能改，但是我能等。”

赵光义愕然问道：“什么意思？”林绛道：“大王不肯答应我的条件，自是顾念兄弟手足之情。可若是将来有一日，你们兄弟情分不在，你的皇兄要夺去你的王位，立他的亲生儿子为太子，大王又待如何？”

赵光义愣得一愣，才道：“果真如此，本王自当尽心竭力辅佐新太子。”林绛笑道：“大王这可不是心里话，这里又没有旁人，何须见外？我的意思是，大王现在不肯答应我的条件，但未必将来不会，我愿意等。在那之前，我担保不会有人发现传国玉玺的秘密。”

赵光义哼了一声，不置可否，拂袖出来囚室。高琼还在外面候命，忙迎上来问道：“大王要如何处置林绛？”赵光义道：“还能怎么处置？当然是要严刑讯问。不过你不必再管这件事了，派你拷问犯人也实在有些难为你。”

高琼道：“是，多谢大王体谅。既然大王已经寻到林绛，属下也没有必要再去汴阳坊监视张咏几人，请大王准许属下回来晋王府随伺大王。”赵光义道：“暂时还不行。张咏几人聪明绝顶，你忽然不再回去，岂不是令他们起疑？实话说，今日邢国公宋偓将林绛装扮成女眷带来晋王府，本王自己也没有想到。”

高琼道：“邢国公可知道林绛手上握有传国玉玺的秘密？”赵光义道：“邢国公什么也没有说，不过林绛称自己已经告诉了他。”高琼愈发糊涂，道：“属下不明白。”赵光义道：“你不明白邢国公为什么要将林绛主动交到本王手上么？哼，本王已经知道人在他府上，他当然也可以不交出来，抑或交给别人，不过宋偓到底还是几朝国戚，见识非同一般，他这是学管仲、鲍叔牙左右逢源之计呢。”

管仲、鲍叔牙是春秋时期齐国人，与召忽是至交好友，三人均是满腹经纶，有匡世济民之才，发誓要合力辅佐齐国。当时齐国国君齐襄公荒淫暴虐，国无宁日，民生日贫，两位王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为了避免迫害，一个跑去鲁国，一个跑到了莒国。管仲遂决意由鲍叔牙去追随公子小白，自己和召忽赶去辅佐公子纠，这样将来无论哪位王子当上国君，三人均是进退有路、立于不败之地。果然后来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争权，小白当上国君，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出兵逼死公子纠，还要杀死管仲。鲍叔牙大力举荐管仲之才，并表示愿意让贤，齐桓公遂任命管仲为相国，在其辅佐下一匡天下，九会诸侯，成为了中原的霸主。

高琼虽然读书不多，但管仲、鲍叔牙的故事还是听得烂熟，之前庞丽华就常常说起这段故事，这才恍然大悟——宋偓此举可谓高明之极，

若是宋皇后占到上风，将来其嗣子赵德芳即位，他是皇后生父，无论如何都不会失宠。若是晋王得势，那么宋偃预先埋下的伏笔可就是关键一招，即使保不住女儿的太后名分，却能保住宋家永久的富贵荣华。

赵光义心中也是颇为得意，宋偃此举只能证明他预料到宋皇后一方势单力孤，难以成事，将来最有可能即位的还是他晋王，不得不抢先来讨好。不过这些话不能公然告诉下属，便摆摆手道：“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去吧。”

高琼道：“是。另外还有件事属下未及禀告，今日都亭驿遭人投毒，浚仪县典狱宋行因昨日去过驿馆，被怀疑成投毒者，开封府捕了他父亲，发出告示准他投案，傍晚时，他当真来了府衙自首。”

赵光义闻言大是生气，道：“瞧瞧安习是怎么办事的，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找来当刺客的人竟出面自首了，他居然还忙着去拐卖什么妇女。若宋行被认定下毒，尿盆子岂不又要扣在了本王头上？”

高琼忙道：“大王放心，张咏、向敏中几人已经证明投毒与宋行无干。不过安习为人贪婪，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坏了大王名头。而今官家亲下谕旨，命禁军和开封府全力追捕，务必捉拿他归案，大王何不将他交出去？”

赵光义大是生气，道：“安习死不足惜，可他是本王手下，若是有人追捕就得将他交出去，本王的面子往哪里搁？日后还有谁肯替我做事？你也是本王下属，为何反而说出这种话？”高琼道：“是，属下多嘴。”

赵光义道：“你是不是因为本王之前没有派人营救你出狱，心中一直有怨？”高琼慌忙跪下道：“属下行刺前便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能有命活到今天全仗大王恩德，如何敢有半句怨言？只是安习闹得满城风雨，民怨极大，属下担心大王声名受他连累，才多了一句嘴。”

赵光义怒气稍平，道：“嗯，不是就好。你起来，去飞骑营选几个妥当的人，化装成狱卒，去府狱中做掉宋行，免得再生事端。”高琼生怕赵光义起疑，不敢提宋行人正在汴阳坊中，只应道：“是，这件事属下自会办得妥当。”

回来汴阳坊时，早已过了三更，宅邸中虽有灯光，却是静悄悄的，大约众人已各自回房睡下。高琼见大门没有关严，便伸手去推，果然没有门紧，是刻意为他留了门。却见院中槐树下正蹲着一人，听见他进来，慌忙转过头来。二人尽皆呆住。

张咏并没有睡下，正在堂中翻书，听见推门声，问道：“是高兄回来了么？”高琼应道：“嗯。”张咏道：“你进来，我一直在等你，有话问你。”高琼道：“好。”

张咏性急，一边说着，一边放下手中书本，快步走到门槛边，道：“高兄，我记得你提过……”忽见高琼正手拿一柄切肉尖刀站在槐树下，不由得一愣，问道：“你在做什么？”

高琼明明听到张咏在招呼自己进去，料不到人却已经出来，一时措手不及，道：“我……这个……”

张咏忙抢到院中，却见被绑在树上的宋行头歪在树上已死去，胸前中了两刀，血染红了上半身，眼睛瞪得老大，惊恐之色凛凛如生，似乎完全不能相信所发生之事。

张咏大叫了一声，道：“你居然杀死了宋行灭口！这可真是想不到。别动，你别再想逃。”上前夺下高琼手中的尖刀和腰间的佩刀，将门门好。

向敏中已披衣出来，见状很是吃惊，问道：“怎么回事？”张咏道：“高琼杀了宋行。”

向敏中俯身探了一下尸首鼻息，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张咏道：“就在刚才。我听见他推门进来，赶出来时他正举着尖刀站在那里。”还要去找绳索来绑住高琼。向敏中忙道：“张兄既然听见高琼刚刚进来，人就不是他杀的，宋行身子已冷，死了好大一会儿。况且，这杀人的尖刀是厨房里的，高琼要杀人，随身就有佩刀，怎么会先绕去厨房取刀呢？时间也来不及。”

张咏赶到厨房一看，果见少了一把切肉的刀，这才出来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尖刀怎么会高兄手里？”

高琼见向敏中一眼就看出破绽，自知难以瞒过，可为了保护那个人，还是不得不自承罪名，道：“是我杀了宋行。你们也知道晋王找人派他行刺姓韩的契丹人，我从中阻挠伤了他，我虽然蒙了脸，还是担心他会认出我来，所以……”

向敏中道：“那么你从哪里得来的尖刀？”高琼道：“我先翻墙进来，到厨房取了尖刀刺死宋行，然后去开门，假意是刚刚进来的样子。”张咏道：“你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高琼道：“嗯，因为今晚刘念娘子也住在这里，她又与宋行有仇，我想如果用宅子中的刀的话，也许可以嫁祸到她身上。”

张咏道：“这可不是你高琼的风格。”高琼道：“怎么不是？可别忘了我曾冒充别国刺客去博浪沙行刺。”

向敏中道：“宋行虽然手足被绑，不能动弹，却是能叫能喊，瞧他死时的表情，分明是一个他根本料想不到的人突然出手杀了他。你在浚仪县招供是契丹刺客后，宋行几次要加害你，他知道你恨他，见你走近他身边，难道会不加提防么？起码要出声问上一句你想做什么。”

张咏道：“这确实是个大大的疑点，今晚大伙儿散了后，我人一直在堂中，没有听见宋行说话。”高琼道：“宋行要害的是契丹人，并不是我高琼，我二人并无任何私人恩怨，我们大伙儿都很清楚这一点。况且他知道我临时住在这里，走来走去很正常，当然不会提防了。”

向敏中道：“就算你说的是真话，可是以你的精干，杀人后该先处理凶器，比如将刀擦净后放回原处，再作出刚进来的样子，为何你等不及这一步呢？”高琼道：“我只是杀了人后有些着慌，匆忙之间没有想起这些。”

向敏中道：“张兄相信他的话么？”张咏道：“前面的话听起来倒也合情合理，只有最后一句不信。”

潘阆等人已闻声出来，听说宋行在眼皮底下被杀，不由得跌足叹

道：“这下糟了，要犯死在这里，咱们个个难逃干系。”高琼道：“各位放心，我自会跟你们去开封府认罪，一切后果由我高琼一人承担。”

向敏中摇头道：“人不是你杀的，你一定是看见了真凶，想要庇护她，才有意将罪名揽在自己身上。是唐晓英对不对？”高琼道：“不，就是我杀人。”张咏倒是吃了一惊，道：“怎么会是英娘？我还以为是……”他没有说完，但旁人均知道他心目中的凶手是刘念。

向敏中道：“我也想不到，不过高琼如此拼命庇护，那个人一定是英娘。”

按照律法，命案要由官府人员到场验尸后才可移动。向敏中见女使闻声赶出，便命她去告知巡铺卒，去请开封府派人来。那女使本睡眠惺忪，懵然不知发生了何事，忽闻院中有人被杀，登时瞪大双眼，脸色煞白，看也不敢多看死人一眼，哆哆嗦嗦走过槐树，一脚跨出门槛，飞一般地去了。

张咏却不愿意相信是唐晓英所为，道：“宋行贩卖狱中罪犯，这次无论如何难逃死罪，英娘又没有直接跟他结怨，何必要多此一举杀他？”

寇准道：“英娘确实没有理由要杀宋行，还是刘家娘子嫌疑更大些。她会不会是故意留下，为的就是要杀宋行？”向敏中道：“刘念是老公门之女，很清楚宋行人头落地是早晚之事，根本无须自己动手。况且她正与王旦热恋，情郎出身显赫，她还正因为出身卑微而遭王父微词，如何又会莫名卷入杀人案令情郎难堪呢？”

张咏道：“有道理。高琼，你还是坦白交代，到底谁是凶手，别让大家费神乱猜了。”高琼道：“我说了就是我杀人，你们又不信。”

他越是这般说，张咏越是疑心，道：“难道真的是英娘？”潘阆道：“英娘和刘念现在还在房中没有出来，会不会有事？”

张咏忙赶来后院叫道：“英娘，刘家娘子，你们醒了么？”只听见唐晓英“嗯”了一声，问道：“张郎有事么？”刘念也道：“不是才半夜么？”张咏道：“没事，没事就好。”

回来堂中坐下，高琼仍然坚称是他所为。等了一会儿，女使领着几名巡铺卒进来。士卒看过尸首，不敢擅动，只守住大门，不放人出去，再派人去开封府报官。

潘阆道：“外面出了事，英娘依旧躲在房中不肯出来，分明是心中有鬼，她不善于掩饰，怕我们大伙儿从她身上看出破绽。”张咏很是恼怒，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大家说清楚。”高琼道：“我已经说得很明白，是我杀了宋行。”向敏中道：“你不肯说实话，既帮不了英娘，也害了你自己。”高琼摇摇头，道：“这是我自找的。”

一直等到天亮，才见到开封府判官程羽率大批差役到来。他大概未曾睡好，眼睛中满是红丝，一进来狠狠瞪了张咏一眼，便命人验尸，记录下现场情形。

那老仵作姓钱，将尸首自树上解下来，解开衣衫，略略一看便道：“凶手是女子。”张咏忙问道：“仵作如何知道？”钱仵作道：“死者胸腹上一共扎了两刀，入刀并不深，从伤口和凶器上的痕迹均能看出来。这尖刀虽只是普通的厨房用具，却因日日使用，磨砺得锋锐异常，以男子手劲，当可扎入肺腑。”

潘阆道：“高琼是习武之人，更不可能只捅得这么浅了。你还有何话可说？”高琼道：“我自认武艺不弱，出刀能准确拿捏分寸轻重，只要杀得死人，何必分深浅？”

程羽这才知道高琼已经自认杀人，问道：“这到底怎么回事？”潘阆便将一切经过如实讲了出来，连众人怀疑唐晓英才是真凶也一并说了。

程羽见唐晓英与刘念携手出来，问道：“当真是英娘杀人么？”唐晓英摇摇头，道：“我跟宋典狱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他？”

程羽道：“嗯，向敏中他们几个怀疑你是杀人凶手，没有任何实证，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高琼喜欢你，明明不是他杀人，他却要死认杀人罪名，所以他们认定他是在袒护你。英娘，你也是个豪爽的女子，当真愿意看到旁人替你担罪么？”唐晓英冷漠地看了高琼一眼，道：“他不

是旁人，是我的仇人。”

程羽道：“那好，虽然没有人证证明是唐晓英杀人，但尸首物证却能证明是女子所为。来人，将唐晓英和刘念都锁了。”高琼忙道：“分明是我杀死宋行，程判官切不可冤枉好人。”程羽道：“你仗着你是晋王身边的人，认定本官不敢动你么？袒护凶手，知情不报，一样是重罪。来人，将高琼也锁了。”

差役一拥而上，取出锁链，分别往三人头上套去。刘念惊呼一声，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唐晓英忙道：“等一下！”

程羽挥手止住差役，道：“英娘若肯老实认罪，本官可以考虑赦免高琼。”高琼不悦地道：“程判官，你这是在当众诱供。”程羽也不理他，道：“如何？”唐晓英见势不可转，只得咬牙承认道：“是我做的，是我杀了宋行，跟刘念和高琼无关。请判官放了他们二人。”

程羽道：“好。”命差役只锁唐晓英一人，道：“这件案子已经审结，将尸首发还家属，犯人押回府狱。”高琼还要再辩，唐晓英朝他摇摇头，他便沉默了下来。

原来高琼昨晚进来院中时，正见到唐晓英握着尖刀插入宋行腹中，他吃了一惊，唐晓英闻声转头也吃了一惊。正好张咏在堂中听见推门声问话，高琼便不再迟疑，上前夺下尖刀，低声嘱咐唐晓英赶快回房装睡。只是他自己还来不及处理凶器，便被赶出来的张咏撞见，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自己认下杀人罪名。不想向敏中精细过人，接连指出多处破绽，以致众人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他杀人，反而因他的态度怀疑到唐晓英身上，这实在是始料不及的事。

钱铎作一直蹲在尸首旁边，反复拿着凶器尖刀往伤口上比来比去，听程羽下令结案，忙起身道：“请判官等一等，这尸首还有些疑问。”

程羽道：“什么疑问？”钱铎作道：“尸首上的两刀不是同时刺的。”程羽不满地道：“同一把刀刺出两刀，当然有先有后，怎么会同时刺呢？你是老公门，怎么说这样的胡话？”

钱铎作道：“小人不是这个意思。判官请看，这上面的一刀应该是致

命伤，刃处皮肉翻卷，创口有凹凸不平的痕迹，也流了许多血。但下面这一刀肉色干白，没有血萌，血迹大多是上刀伤创口顺流下来的，并非从下刀伤创口中流出。”

程羽道：“这是什么意思？”向敏中道：“我明白了，钱忤作的意思是，上面一刀是致命伤，杀死了死者，捅下面一刀时宋行早已经死去多时，人一死，躯体不会再对外力伤害有任何反应，即使刀刺入体，皮肉不会收缩，伤口也不会有血渗出。”

程羽道：“若是唐晓英第一刀就已经捅死了宋行，担心他不死，又接着捅了第二刀呢？”钱忤作道：“如果是那样，下面那处创口也应该有大量血流出，因为人死后不会那么快就凝固住血液。”

向敏中道：“高琼既是为了庇护英娘，那么英娘下手一定就是在高琼进门的时候，是也不是？”高琼见事情忽起转机，忙道：“是。我推门进来的时候，正见到英娘捅出一刀。”程羽斥道：“你之前做过伪证，不治罪已经是格外开恩，你的证词不予采信。”

向敏中道：“那好，不必有高琼的证词也能完整还原昨晚的情形。高琼进门后，张咏赶出来迎接，发现他手中拿着尖刀站在槐树下，这应该就是他刚刚接过尖刀，遣走英娘，还没有来得及想好如何应对。”张咏道：“不错。当时高琼看见我完全愣住了，他是没有想到我会一边叫他快些进去，一边又自己赶了出来。”

向敏中道：“我出来后立即探过宋行鼻息，发现尸体已完全冰冷，死了已经有好一阵子了，所以才立即怀疑高琼不是真凶。如此推断起来，英娘也不是真凶，她来杀的只是个已经死了的宋行。”

程羽道：“英娘来到槐树下时，难道没有发现宋行已经死了么？这实在不合情理。”唐晓英道：“他歪着头靠在树上，我心里很乱，没有看得分明，就直接捅了他一刀。他的头突然转过来，瞪大眼睛看着我，好可怕……”

程羽道：“英娘是承认你来杀宋行的时候，他还活着么？”高琼忍不住道：“不对，我亲眼看见英娘出手时双手握刀，若宋行当时还活着，如

何不惊叫出声？”向敏中道：“这应该只是英娘出刀时带动了尸首，宋行头转了过来。”

钱沅作道：“还有一处很大的疑点。判官请看，死者身上两处伤口的形状均与凶器刀口符合。再看这柄凶器，只在刀尖处两寸的地方有一处浅痕，这应该是第二刀时留下的痕迹，来不及拂拭就已经事发。”向敏中立即看出了关窍，道：“只有第二刀，但第一刀的痕迹去了哪里？”钱沅作道：“不错，这位郎君好眼力。”

程羽道：“若是凑巧第一刀和第二刀的痕迹重叠了呢？”钱沅作道：“若第一刀也是只到两寸之下，那么就不该致命。”

张咏见程羽还是一头雾水，便道：“还是我来明说吧，钱沅作的意思是，这件案子应该有两个凶手，但凶器是同一把尖刀。第一名凶手先从厨下取了尖刀，悄悄来到院中，出其不意地杀了宋行……”钱沅作道：“这凶手是女子，力气甚弱，所以入胸不深，她又将刀往里面推了一下，这才杀死了死者。”

张咏道：“凶手杀死宋行后，擦洗干净血迹，将刀送回原处。第二名凶手，就是英娘，不知道宋行已死，又悄悄来到厨下取了尖刀，赶来杀人，正好被高琼撞见。后面的事大伙儿就知道了。”

程羽虽觉合情合理，却依然难以置信，向敏中又从厨下杂物堆中找出来一块带血的抹布，他这才无话可说，便道：“既然真凶不是唐晓英，那么一定是刘念了。”

刘念很是生气，道：“如何一口咬定凶手是我？”程羽道：“凶手明明是女子，这里除了你和唐晓英，还有别的女子么？你既有动机，又有胆识，还莫名其妙要留宿在这里，不是你是谁？”下令以杀人罪逮捕刘念，以亵渎尸首罪逮捕唐晓英，一道押回开封府定罪。

高琼大是心急，正欲回开封府找晋王出面营救。向敏中拉住他问道：“是不是你答应了英娘要为庞丽华报仇？”高琼道：“什么？”向敏中道：“当日英娘没有杀你，反而向你下跪叩首，可见你们之间有了某种新

协议。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英娘才要杀了宋行，好保护你。她杀人的动机，正跟你起初对我们声称的一模一样。”

高琼惊讶之极，道：“你说英娘为我杀人？”向敏中道：“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有别的理由。”

高琼原先自承杀人，只是本能要保护唐晓英，从未往深里想过她的动机，至此得向敏中提醒，才算会意过来——唐晓英确实求了他一件大事，她大概听到众人对话，知道宋行行刺韩姓契丹人时被高琼所阻，若是被宋行认出来，再被晋王知晓是高琼从中作梗，他便有性命之忧，她为了要保护他，才冒险杀人。至于宋行已先被刘念杀死，则是她所不能预料——他也不知道唐晓英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他有命活着完成那件事，可想她居然肯为自己杀人，还是忍不住心潮澎湃，激荡不止。

向敏中见高琼痴痴发了一阵呆，便牵马出门，料到他是去找人营救唐晓英，不由得摇了摇头。

张咏道：“咱们还是赶去都亭驿吧，没见到程判官脸都快绿了呢。”刚出大门，正遇见李雪梅快马驰来，忙迎上去问道：“娘子有什么？”李雪梅道：“我适才见到英娘被开封府的人带走，出了什么事？”张咏叹了口气，道：“这事说来话长，回头有空再跟娘子细说。”

李雪梅忙道：“我找张郎有点事。”向敏中便道：“我们几个先去驿馆，张兄稍后赶来不迟。”张咏道：“是。”引着李雪梅进来坐下，道：“娘子脸色很差，近来很辛劳么？”

李雪梅却只是垂首沉默，过了许久，忽而嚤嚤哭了起来，张咏一时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能闷闷陪坐在一旁。

李雪梅哭了一会儿，才低声道：“晋王要娶我做侍妾，我……我该怎么办？”张咏先是吃了一惊，随即正色道：“娘子既不愿意，直接拒绝晋王便是。”

李雪梅道：“谁能拒绝晋王？谁又敢拒绝晋王？阿爹已经满口答应了。”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是李稍已经答应，那便是铁板钉钉的事了。张咏一时无语。

李雪梅忽道：“张郎，你带我走好不好？”张咏道：“什么？”李雪梅道：“你带我走，你不是最喜欢浪迹天涯么？你带我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望海楼。”

望海楼号称“万卷藏书楼”，即是耶律倍封东丹王时所建，位于辽国境内大望海山的绝顶高峰。其山掩抱六重，种种奇胜，峻拔摩空，苍翠万仞，是天下爱书人最向往的景观。

张咏一时呆住，半晌才道：“不，我……我不能……”他行走江湖，诛杀过不少欺压百姓的凶徒，为人处世，也向来干脆，均是一意立决，蓦然有个美貌女郎站在他面前，恳请他带她离开京城，他实在不知该如何应对这儿女情长的局面，有些语无伦次起来。忽见她泪光盈盈，娇若梨花，又不忍心拒绝，一时心乱如麻。

李雪梅见他不答，露出失望之极的表情，举袖抹了一把眼泪，转身就走。张咏在背后叫了她一声，她也不肯再回头。只听得门外马蹄嘚嘚，人竟是上马去了。张咏呆得一呆，追出门去，李雪梅一人一骑已经走远。刚一转身，女使已牵了他的马出来，道：“张郎的马。”

张咏匆忙翻身上马，到御街时已不见李雪梅踪迹，不知她是回了樊楼，还是一怒之下独自出城，只能叹息一声，径直往都亭驿而来。

潘阆正站在门前与驿卒交谈，见张咏策马到来，忙上前告知道：“已经找到毒药源头了，毒药就下在羊髓饭团中，是乌毒。”张咏莫名其妙，问道：“羊髓饭团，那是什么？”潘阆道：“契丹人心目中最了不得的珍馐美食，也是他们昨日的早饭。”

原来契丹虽然疆域辽阔、军力强盛，却犹自保持浓厚的游牧民族习性，饮食非常简单。所谓羊髓饭团，不过是以糯米饭和白羊髓为团，在辽国却是顶级美食，甚至连皇帝也只有每年正月一日才能享用一次。负责驿馆招待的朝官打听了不少契丹习俗，刻意令驿馆的厨子每日做羊髓饭团为早饭，令契丹人欢天喜地。

张咏听说究竟，问道：“那么有可能是厨子和下人所为么？”潘阆

道：“这些人都在驿馆当差多年，开封府已经查过，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张咏道：“向兄和寇准人呢？”潘阆道：“他们在驿厅里，参加契丹人为两名中毒死者举行的仪式。喂，我劝你别进去。”张咏道：“为什么？”潘阆道：“非常恶心。”

张咏更是好奇，拔脚便往驿厅赶去，刚走数步，鼻中闻见一股怪味，愈往前走，味道愈浓。进来厅中一看，更是目瞪口呆——契丹其实不是在进行什么祭奠的仪式，而是在用他们民族特有的方式保存尸首：先用刀剖开死者腹部，将肠子、心、胃等器官一一摘取出来，填上香料、盐巴、白矾、药材等各种防止腐烂的物品，用针线缝好肚腹后，便将尸首倒吊起来，用尖针割破各处皮肤出水，让膏血沥尽，最后遍涂白矾，令尸首彻底成为一具干尸。

这一套过程并不复杂，在辽国却只有达官贵人死后才能享受，所以又称“贵人礼”。昔日大辽皇帝耶律德光兵进中原，在开封建国号“大辽”，终因中原人民的反抗被迫退兵，于北归途中病死。其心腹亲兵来不及举办贵人礼，只能剖开皇帝的腹部，洒上数斗盐，匆匆运回辽国。那是中原人第一次见到辽国干尸，特意称耶律德光为“帝羆^[2]”。

然而中国人以“孝”为最核心的伦理道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绝不可轻易毁伤，因而历朝历代均将毁坏、亵渎他人尸首作为极严重的罪行来处罚。譬如刘念杀死宋行是死罪，要处斩首之刑；唐晓英捅死人一刀，属于残害死尸，按“斗杀罪”减一等处置，该流放三千里。即使从轻处罚，以轻微损伤尸首论，也要判徒刑三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亲眼看到契丹人如此对待同伴甚至本国皇帝的尸首，可谓相当惊世骇俗了。

张咏博学多识，又四处游历，见闻广博，也从未见过这等情形，只看得目瞪口呆，一直到向敏中过来牵住他的衣袖，才回过神来。

向敏中拉着张咏出来驿厅，问道：“张兄已经知道毒药是乌毒了么？”张咏道：“嗯。”向敏中道：“张兄没有联想到什么么？”张咏道：“什么？乌毒一直是中原的军用毒药，用来涂抹兵器。不过也不难

得，只要在山里挖到乌头的根，可以很容易地熬炼出毒汁。我见过山中一些猎人就自己提炼乌毒，用来涂抹羽箭射杀猛兽。”

向敏中道：“不，我不是指这个。当日王彦升被欧阳赞毒杀，用的不正乌毒么？”张咏一惊，道：“这个我倒是完全没有想到。向兄是在暗示是契丹人自己捣鬼么？”

向敏中道：“这里面确实有关联。我向驿长详细打听过去，辽国、北汉两方使者入住都亭驿时一共是四十六人，有两人昨日中毒身亡，另有四人失踪，都是那韩官人的心腹随从，当晚跟着韩官人出去，半夜却只有韩官人一人被禁军送回来。驿长特意问起过，契丹一方声称那四人有要事回辽国去了。”张咏道：“那四人应该是被宋行一伙儿杀掉了。韩官人自己内心也有鬼，所以不敢声张。”

向敏中道：“嗯，不过我刚才仔细数了一下，驿厅中包括韩官人在内，一共有四十个人，当然要除去还在观看贵人礼仪的寇准。”张咏道：“数目对得上啊。”

向敏中道：“不，不对，还是少了一个。你忘记假聂保了么？”张咏道：“啊，算上他，数目确实就对不上了，少了一个。”

起初假聂保被刺字后发配守卫城门，后来欧阳赞等人自曝出辽国使者的身份，他是辽国人，自然也被赦免，重新回到欧阳赞身边，这样居住在都亭驿的就应该是四十七人。

张咏忙问道：“莫非少的正是假聂保？”向敏中道：“不错。我仔细找过，没有看到他。”张咏道：“他脸上刺了那样的大字，如同万绿丛中一点红，不必仔细找，一眼就被留意到。走，去找昨日当值的驿卒去。”

驿卒被拘禁在开封府，张咏匆忙拉了寇准出来，诸人一齐赶来府衙盘问，果然获知昨日一大早假聂保就出了门。

张咏叹道：“我们一直在找从外面进来都亭驿投毒的人，却忘记了寻找出去的人，这案子从一开始就错了方向。谁也想不到竟会是那假聂保。”

向敏中道：“这人想来也是个契丹勇士，替欧阳赞冒充聂保顶罪之时，定已存必死之心，不料官家赦免他的死罪，将其黥面，变成人模鬼样后，发去军中守城，这于他而言是更大的侮辱，不免恨官家、恨大宋入骨。”

张咏道：“不错。不过他人在开封，不要说报仇，就连举动也受到监视。偏偏他的主人迫于形势，又跟我大宋开始和谈，更令他愤愤不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打算毒死所有同伴，不但和谈成为泡影，从此大宋、辽国势必兵戎相见。”

潘阆道：“他们契丹最初来中原是别有所图，并非为了和谈，不过是种种形势所迫才导致今日的局面。大概在这假聂保的眼中，他也是在为国除叛了。”

程羽听得心惊胆寒，问道：“你们能肯定是假聂保所为么？”向敏中道：“这句话，程判官还是直接去问辽国使者更适合。”

程羽忙发出告示缉捕假聂保，又领着众人来到都亭驿，客气地询问辽使欧阳赞有无财物失窃。一旁张咏见程羽还委婉地提什么财物，忍不住插口道：“不是财物，是乌毒，就是尊使用来毒杀王彦升的乌毒。”

欧阳赞居然也不惊异，看了韩官人一眼，见他点点头，便有气没力地道：“抱歉得紧，本使确实丢失了一包乌毒。”程羽道：“本官怀疑是尊使下属假聂保盗窃毒药后又往食物中投毒，已发出告示缉拿追捕，特来知会尊使。”欧阳赞道：“甚好，多谢。”

韩官人招手叫过张咏，道：“多谢张郎当晚救命之恩。”张咏道：“官人当晚就躺在我们住处外，我不过是送了官人一程而已，可不敢居功。”韩官人道：“如此也要多谢。”

张咏道：“敢问官人尊姓大名？”韩官人道：“鄙姓韩，名德让[3]。”张咏道：“那么辽国故宰相韩延徽是……”韩德让道：“是在下祖父。”

张咏道：“失敬，原来是名门之后。”他知道韩延徽这一系是辽国权势最重的汉臣，顿了顿，又意味深长地道：“这应该是韩官人第一次回到

中原故土吧？”韩德让道：“是。”沉默了片刻，道：“郎君的话外之音我懂，请放心，我当尽力促成这次和谈。”张咏道：“如此，便多谢了。”

当天傍晚便传来假聂保的消息，他不知如何登上自己曾守卫过的封丘门城墙，北望故国，高声怒骂辽使欧阳赞、韩德让等人叛国通敌，引来无数军民围观，随即又痛骂大宋皇帝赵匡胤。军士见情形不妙，这才将其射杀。等他摔下城头时，早成了一堆肉饼。

假聂保投毒事件很快被平息下来，甚至大多数东京人都不知道有都亭驿辽使中毒这么一回事，但这一事件却极大地促进了和谈的步伐。半个月后，辽国再派招讨使耶律斜轸到来，宣布正式与大宋通好，宋辽两国和议遂成。大宋皇帝赵匡胤派出西上閤门使赫崇辛、太常丞吕端出使辽国，跟随耶律斜轸、韩德让等人一道北行，此为大宋与辽国通好之始。

使者离京当日，大内皇宫宣德门上空忽然飘来一团白云，近二十只洁白的仙鹤盘旋上空，其中两只立于殿顶鸱尾上，其余翱翔飞舞，悠然从容，经时不散。满城轰动，士民无不稽首瞻望，视为祥瑞来仪，叹异良久。

不仅普通百姓叹为观止，就连皇帝也相当惊异，龙颜大悦下，宣布大赦京狱囚犯，唯逃亡者及死刑重犯不在赦免之列。

然而，皇帝的大好心情很快被一件事给破坏了。

大赦次日，赵匡胤带着后妃、诸弟和皇子们到大相国寺礼佛，由殿前司统属的御马直^[4]负责扈从侍卫。回到皇宫后，赵匡胤特意下命给御马直每人增赏五千金。事情便是由此而起。

宋代在御前当值、最亲近皇帝的护卫禁兵以班、直为编制单位，总称诸班直，均是千挑万选的勇士，个个身材高大，武艺绝伦，就连娶妻也必须得到皇帝的允准。皇帝要亲自召见班直相中的女子，保证班直将士子孙也是魁杰人物，世为禁卫不绝。班直又分许多种，诸班有门班、殿前左班、殿前右班、内殿直班、金枪班、银枪班、弓箭班等，诸直有

御龙直、御龙骨朵子直、御龙弓箭直、御龙弩直等。另外还有平蜀后新设的川班内殿直，共一百人，是从俘虏的蜀军中挑选出来的武艺最为精湛的将士，地位与御马直相等。

御马直素来瞧不起川班直，认为他们能活命只不过因为皇帝宠爱花蕊夫人，不过终究是亡国之人，根本没有资格在御前当差。这次相国寺之行得到额外的赏赐后，便有御马直的侍卫到川班直去闹事，无非是酒后的一些胡言乱语。川班直为此大打出手，犹嫌不够，愤怒下赶去宣德门敲响了登闻鼓，声称川班直地位素来与御马直相等，也要求皇帝赏赐。蜀中素来不安稳，常有人聚众闹事，御史们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称川班直是受人指使、有意闹事，纷纷上书弹劾。赵匡胤狂怒下令废除川班直，将一百人尽数逮捕，其中一半被斩首示众，余下的人在面上黥上大字后发配许州^[5]为奴，终身不得开释。

这件事不但令五十个人掉了脑袋，也严重影响了赵匡胤和长子赵德昭的关系。赵德昭受花蕊夫人委托，曾出面为川班直求情，最终未果不说，愈发令皇帝怀疑花蕊夫人与外臣勾结。赵德昭苦苦申辩，赵匡胤竟抓起玉斧朝儿子打去。幸好玉斧虽硬，却并不锋锐，只将他额头磕了一个大包。许多宫人亲眼看见赵德昭手捂大包从殿中跑了出来，情形极是狼狈。

不过川班直之事终究与平民老百姓无干，倒是皇帝的大赦之令许多人欢喜不已。开封今年干旱少雨，不但出现了哄抢井水^[6]的行为，还有一些百姓偷偷自己打井，开封府为此逮了不少人。遇逢大赦，这些本来就没有什么大错的人便都可以回家了。

唐晓英因宋行一案被逮捕，她存心杀人，即使宋行当时已死，也犯下残害死尸的重罪，按律要判该流放三千里，量地方远近，该直配到令人闻名丧胆的沙门岛。所幸是推官姚恕断案，高琼请押衙程德玄出面说情，姚恕便从轻处罚，判流一千里，该配隶沧州牢城。又特意没有立即黥面后押解上路，只将她囚禁在相对宽松的左军巡司狱中，等待大赦的机会。原本要等到北宋打下南唐后皇帝大赦天下，哪知道宣德门意外出现仙鹤祥瑞，令唐晓英的牢狱生涯提早结束，可以说是一场惊喜了。

高琼来狱中接唐晓英时，意外遇到了王旦。王旦所爱的女子刘念已经承认杀死宋行罪名，她杀害重犯，断了追踪鬼樊楼的重要线索，理所当然地被判了死刑。姚恕怜她是女子，父亲刘昌又曾在开封府任职，特意开恩改斩首为绞刑，保她全尸，正囚禁在开封府狱中，只等秋后行刑，此次亦不在大赦之列。

王旦一见到唐晓英出来，便上前哀求道：“英娘，求你救救念儿。”

唐晓英自当日与刘念同被逮捕来开封府狱，便被分开关押。负责判案的推官姚恕因为要在量刑时袒护唐晓英，刻意没有将二人同案审问，是以她就再也未见过刘念。此刻见王旦一脸悲苦，忙问道：“念娘怎么了？”王旦道：“她被判了死罪。英娘，眼下只有你能救她。”

唐晓英道：“其实我很感谢念娘，她不杀宋行，我也要杀他，这罪名本该是我来承担。”王旦道：“不，念儿没有杀人，她哭着告诉我，她没有杀人。”

高琼道：“既然刘念没有杀死宋行，为何又要在公堂上招供、承认罪名？”王旦抹了一把眼泪，道：“你们知道那些人是怎么对待她一个女孩子的吗？”

原来刘念被审时死活不肯承认杀人，姚恕便下令动刑拷问。那些刑吏原是刘昌下属，却很不喜欢他刻薄之为人，忽见他被免职，女儿卷入命案，被长官下令刑讯，立即决意报复，要将刘氏父子发明的种种阴毒刑具都派上用场。刘念起初还嘴硬，大骂不止，待到被刑吏粗暴剥下衣衫，当众裸露出上体来，这才着了慌，不等刑具上身，便流泪招认了罪名。

高琼道：“王衙内，我不想瞒你，我们都认为是刘念杀人。当晚闭门凶案，宋行被悄无声息地杀死在武艺高强的张咏的眼皮底下，不露任何声响，可见那人不是外人。又有件作证实是女子所为，当日在宅邸中的女子，不过是唐晓英和刘念，还有一名小女使。三人中只有英娘和刘念有杀人动机，英娘凑巧又被我撞见，证实她杀人时宋行已死，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刘念一人了。”

王旦道：“可你们也说过，凶手是宋行完全意料不到的人。他知道念儿恨他入骨，如何会见到她走近时不出声叫喊？”高琼道：“向敏中他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大概因为刘念终究是纤纤弱质女流，宋行想不到她会杀人。二来也有可能宋行当时已经睡着，他耳朵中被张咏事先堵了碎布，对外界声音并不敏感。”

王旦道：“我知道你们信不过我，信不过念儿。可你们难道也信不过唐晓英么？她可以作证，当晚念儿根本没有机会杀人。”

唐晓英一呆，道：“什么？”王旦道：“你当晚跟念儿同床而卧，她告诉过我，当晚她根本没有出过房间，倒是她听见你出去又进来。”

唐晓英道：“可是……当晚我脑子很乱，完全不记得别的事情。”王旦一呆，道：“什么？你跟念儿同在一间房里，她有没有出去过，你怎么会不记得？”

他不知道高琼是唐晓英苦苦追寻多年的大仇人，而她却要为了掩护仇人去杀人，也难怪她会心思激荡，对旁人之事毫不在意了。

高琼忙道：“英娘有她的苦衷。”王旦道：“我不信。你若是想不起来，我就一直跟着你，直到你想起来为止。”唐晓英道：“可是……”高琼忙道：“不如这样，王衙内先跟我们回去汴阳坊，也许回到案发现场，英娘会想起来些什么。况且张咏、向敏中都在那里，以他们的精细，或许能发现什么新线索。”王旦道：“这还差不多。”

三人遂一道来到汴阳坊，张咏等人正预备了酒宴等着为唐晓英接风，忽见到王旦，虽觉意外，但怜他是为心爱的女子四下奔走，便也邀请他到席中坐下。

王旦又将刘念无辜的话絮絮叨叨说了一遍。向敏中耐心听完，道：“若果真英娘能记得她本人出去前刘念没有出过门，那么确实可以证明她没有杀人。”唐晓英道：“可我确实不记得。我一直没有睡着，只是躺在床上发呆，满脑子全是……全是那些事，根本没有留意。”

王旦道：“英娘的话实在难以置信，念儿睡在里间，她下床必须先越

过你，还要坐在床沿穿好鞋袜，你如何会感觉不到？莫非你在庇护什么人，所以才一心想让念儿承担杀人的罪名？”

向敏中道：“王衙内不要动怒。英娘当时一心想要去杀人，心中反复盘算，精神也是高度紧张，留意不到别的事很正常。不过这确实是一条相当有用的线索，英娘一直没有睡着，她不记得当时的情形没关系，但她睡在外面，若是刘念跨过她出去，她一定会记得。”王旦大喜，道：“向丈果然非常人，一句话就能发现破绽。”

向敏中忖道：“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小女使就是唯一可能的凶手了。这实在不合情理，宋行当晚是被临时带来这里，她又没有任何杀人的动机。”

王旦道：“女使人呢？”张咏道：“她去了樊楼买酒。”又自告奋勇地道，“我这就去寻她回来。”

他虽是去樊楼找女使，却也存了一点私心，想去看看李雪梅回来过没有。自上次她来汴阳坊寻过他后，便失了踪，其父李稍也派人四下寻过，终无任何消息。他料想她是不愿意嫁给晋王为妾，已私下逃出京城，但她未必就会走远，因为她总要顾虑晋王恼怒下会转而对付她父亲。他时常回想当日情形，即使再一次面对，他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再见到她，也许见到她时，他心中便有了答案。

然而张咏骑马过去，一路都没有遇到女使，到樊楼也没有人见过她。慌忙赶回汴阳坊中，告知众人。王旦咬牙切齿道：“她一定是畏罪潜逃了。”

按照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肯定女使杀人，也要作为重大嫌疑人被逮捕讯问，她若不肯招供，刑罚上身是免不了的。兴许她知道唐晓英今日回来后会有什么事发生，是以抢先一步逃走。

王旦忙赶来开封府报案，姚恕知道他是知制诰王祐之子，不敢轻易得罪，只得勉强签发了通缉女使箫箫的公文告示，张贴全城。

但过了数日，竟始终没有箫箫的消息。虽说案情又有了转折，然而谁也不知道女使是真的逃走了，还是出了什么意外。况且向敏中只是反

推刘念在唐晓英出门前没有下过床，终究没有切实的人证，刘念依旧是重要嫌犯，暂时被押在狱中，好在终于能够去掉身上死囚刑具，人轻松多了，只等捕到女使才能重新开审。

过了大半月，寇准预备先返回大名探望老母，众人正预备为他设宴饯行，内侍行首王继恩忽然到来，笑道：“官家听说寇郎即将离京，今晚在大内后苑设宴，一是为寇郎饯行，二来也是感谢诸位连破大案，各位务请光临。”

寇准不免又惊又喜，问道：“官家就召了我们几个么？”王继恩道：“还有晋王和几位皇子，大概圣人^[7]和花蕊夫人也是要参加的，不过是一场便宴，都是官家最亲信的人，不必紧张。你们先做些准备，到晚些时候我会派人来接你们进宫。”张咏道：“有劳。”

众人还没有到皇宫赴过宴，不免很有些兴奋。正好唐晓英为各人做了一身新衣裳，取出来给大家一一换上。均是白布襦衫^[8]，圆领大袖，下施横襦为赏，腰间有辟积，正是士人最流行的服饰，裁减无不合体。

日落前，王继恩果然派了两名小黄门来接张咏几人进宫，在宫门前正遇到晋王赵光义，身后跟着数名全副武装的侍卫，高琼也在其中。赵光义一脸肃色，道：“本王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皇兄，还请诸位据实禀报。”

张咏问道：“大王是说什么事？”赵光义道：“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也不明说，策马先行。

潘阆道：“不妙啊，该不会是什么鸿门宴吧？”张咏白了他一眼，道：“什么鸿门宴，谁是刘邦，谁又是项羽？”潘阆道：“嗯，这个，还真不好说。”

当今皇帝生活节俭，曾颁布禁侈令。后宫的嫔妃与宫女的数量不是很多，加起来不超过三百，且不见绫罗绸缎，宫女只准用皂软巾裹头。宦官的数量也在二百人以下，比起唐代宦官最多时近五千人的规模，可谓相当寒酸了。

偌大的皇宫很有些冷冷清清，众人跟着小黄门穿过重重宫门，进来后苑的一处凉殿。赵廷美、赵德昭、赵德芳均已到场，见到赵光义到来，忙过来参见。

赵光义道：“皇兄人呢？”赵廷美道：“皇兄适才来看过，又赶去了圣人那里。”

等了一会儿，只听见有宦官尖着嗓子叫道：“官家、圣人驾到。”

却见赵匡胤携着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妇人出来。那妇人头戴漆纱花冠，装饰以花钗，正是皇后宋氏。众人慌忙上前拜见，赵匡胤呵呵笑道：“免礼。”执住宋皇后的手道：“皇后，朕来为你介绍。”一一引荐张咏等人。宋皇后甚是矜持，只略略点点头。

赵匡胤招呼众人坐下，左右一望，不见花蕊夫人，忙问道：“夫人[9]呢？”王继恩道：“臣这就派人去催。”

赵光义忽道：“不必，臣弟有要事要禀告皇兄，正是与花蕊夫人有关。”赵匡胤笑道：“二弟，眼下有客人在场，你一定要现在说么？”赵光义道：“一定要现在说，客人们正是最好的证人。”赵匡胤沉吟片刻，点点头道：“那好，你说吧。”赵光义道：“皇兄不是命向敏中等人调查博浪沙那群神秘脚夫么？他们已经查明真相，脚夫正是花蕊夫人所派。”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甚至包括向敏中在内。他与张咏确实早猜到真相，但因不明内情，未敢张扬，只在私下告诉过寇准、潘阆二人，就连高琼都没有听过，却不知道赵光义如何知道了内情。

赵匡胤沉下脸，道：“继续说。”赵光义便详细讲述了花蕊夫人暗中勾结党项人李继迁、与其交换杀人的经过，又道：“本朝两名开国重臣都死在她手里，这女人居心叵测，不宜再留在宫中，以防她对皇兄不利。”

赵匡胤道：“向敏中，事情经过可真是这样？”向敏中道：“是，一切正如晋王所言。”

赵光义道：“臣弟还听说，川班直击鼓闹事一事，也与花蕊夫人……”忽闻见一股奇特的香气，伴随着环佩叮咚，不由得住了口，转过

头去——却见一名盛装丽人正扶着宫女的手翩翩走进殿中。梳着罕见的朝天髻^[10]，肌清骨秀，发绀眸长，蕤手纤纤，宫腰搦搦，独步于一时。

张咏心道：“这一定就是花蕊夫人了。果真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赵光义忽举手叫道：“弓箭！”高琼一直侍奉在一旁，闻声忙解下弓箭递上。

赵光义毫不迟疑，弯弓搭箭，拉弓如满月，一箭射出，正中花蕊夫人胸口，当即将她射倒在地，头撞在砖地上，发出“咚”的一声脆响。一旁宫女高声尖叫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奔逃出殿。

凉殿中遽起惊变，众人勃然色变，一齐站起身来，退到一旁。只有赵匡胤巍然不动，气氛肃穆。外面大批禁军闻声抢进殿中，见只有晋王手上拿着弓箭，花蕊夫人中箭倒地，不知情由，也愣在当场。

赵光义丢下弓箭，跪下请罪道：“臣弟擅自射杀皇兄爱妃，死罪，请皇兄治罪。”赵匡胤也不理会，只黑着脸一杯一杯地饮酒。赵廷美慌忙上前跪下，道：“王兄是怕花蕊夫人伤害皇兄，忠君之心，天日可表，恳请皇兄明鉴。”

赵匡胤“嗯”了一声，又饮了两杯酒，才挥手道：“你们都去吧。”又叫住高琼，刻意问了他姓名，命人赐他控鹤营军衣以及财物。高琼不知道皇帝为何单单赏赐自己，也不知道是福是祸，只得上前谢恩。

众人均没有料想今晚宴会会如此草草收场，只得各自空着肚子离开。

赵光义径直回来晋王府，在堂中坐下，若有所思。他虽然巧妙地把握时机，射死了花蕊夫人，除掉了皇长子赵德昭的强援，内心却也并不如何欢喜。那女人讨人厌得很，最近不断在皇帝耳边吹风，游说立赵德昭为太子，甚至还将宣德门祥瑞说成是赵德昭主持和谈有功的征兆，极大地威胁到他的利益。她虽是自取灭亡，可毕竟他想得到那个娇媚的女

人已经很久了，却最终还是未能占有她的身体，未免心中有憾。

闷闷不乐地凝思了半天，赵光义挥手命高琼退下，道：“你先下去歇息。我今晚要去北园别院。”

高琼躬身道：“遵命。”他是晋王心腹，寸步不离，但近来晋王到北园时，均不令他侍奉，很是反常。他总担心也许是晋王看穿了他的心思——他一直在找机会带那孤女刘娥逃离晋王府，这正是他答应唐晓英的事情。

当日高琼去找唐晓英，奉上腰刀，表示愿意履行诺言，要以自己性命为她父母抵命。唐晓英拔出刀来，却只刺在他肩头，说从此以后仇怨一笔勾销，但又跪下求他救出庞丽华孤女刘娥。之前庞丽华来到汴阳坊探视时，已经向唐晓英哭诉了晋王的可怕，虽然没有敢具体提及晋王所为，但却一再说就是舍了性命，也要将小娥带回蜀中。后来庞丽华投火自杀，唐晓英猜到多半与晋王有关，既无法逃脱，活下去只会徒然牵累旁人，除了死，当真没有别的选择。遂决意完成她的心愿，救出小娥，送她回蜀中。可她一介普通民女，连走进晋王府也是不得其门而入，又哪有能力救人？只有放下父母深仇，跪下来恳求高琼相助。高琼有愧于她，明知是天大的难事，还是满口答应了下来。唐晓英道：“我已经告诉你晋王为什么一定要将小娥留在身边，你真的甘愿冒险？”高琼道：“你要我做的事，我无论如何不能拒绝。况且晋王怎么会真的娶小娥？不过是一句道士的胡话，他转身就会忘记。不过有一点，不能是你带小娥走。晋王极是精明，你跟丽娘又情同姐妹，若是离开京师，说不定他就会猜到，不但你我性命不保，还要牵连到张咏他们。这件事，一切要听我安排。”唐晓英沉吟许久，答应了下来，道：“谢谢你。”高琼道：“我的命都是你的，你何必谢我。只是有一点，这件事只有你我知，不能再告诉第三人。”他既答应了唐晓英，便作了许多安排，只是晋王府警戒森严，要将一个小女孩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出去实在比登天还难。而且他几次观察刘娥时，都被晋王留意到，不令他去北园，难免怀疑晋王已经有所警觉。

赵光义见高琼愣着不动，问道：“你还有事么？”高琼道：“属下心里确实有个疑问，我从未听向敏中等人提过花蕊夫人就是脚夫的幕后主

使，大王又是如何知道的？”赵光义道：“自然会有人主动来向本王告密，不过这个告密的人也没安什么好心，日后你就会知道。”高琼道：“是。”

赵光义斥退高琼，径直来到北园，招手叫过一名新近收下的心腹侍卫，道：“你带人去地牢中将那黥了面的女人提出来，悄悄送去别院中，别让人看见。”

那侍卫十分机灵，闻言忙道：“大王怕是要等上一等，那女人被关在地牢多日，身上臭得很，还得先洗剥干净才好。”赵光义道：“嗯，赶快去办吧。”想了一想，改道先来到北园的静苑，却听见刘娥正在房中跟着自己的第三子赵德昌朗诵《诗经》，童声稚气，颇觉有趣。

一时又想起许多儿时往事来——他的兄长，也就是当今大宋皇帝，比他大了整整十二岁，而他的弟弟赵廷美则比他小了八岁有余，这种年纪上的巨大差距注定了兄弟间隔阂的存在，他们兄弟三人似乎从来没有过那种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相处。自他懂事起，兄长总是威严的兄长，仿若父亲一般令他敬畏。他童年记忆所能到达的最后印象是兄弟二人在田野小路间追逐玩耍的情景，大哥走得那般快，他总也追不上。后来兄长外出游历，追求功业，多年不归，亲情免不了慢慢淡掉了。对他而言，“大哥”只剩下一个名称，他一度想不起大哥的样子，感觉好像自己从来没有大哥一样。再后来，兄长派人接了全家到开封，他才知道大哥已功成名就，成为权高位重的禁军将领。最后，兄长终于成了皇帝，更是他的君主，他见面须得下跪，说话也得更加小心翼翼；而幼弟总是怯弱的幼弟，仿若后辈，他也得时不时地拿出二哥的样子来。他感到大哥当了皇帝后变了很多，当然他自己也变了很多，冷漠和疏离的意味已经逐渐占据了他们三兄弟中的大半空间，这大概也是至高权势带来的必然结果。他现在很多时候都不明白皇兄的真正心意，以前经常能看到的那种护犊友爱的目光早不见了，因为皇兄已经将眼睛投射到自己儿子的身上。花蕊夫人虽死，真正的危机还没有消除，而且危机也不是皇长子赵德昭，岂不见今晚他射死花蕊夫人后，宋皇后脸上露出了那既意外又惊喜的表情么？她是在庆幸晋王为她除掉了对手啊。

他站在门前，耳中响着“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的童音诵读声，胸中

却是心潮澎湃，站了好大一会儿，才转身来到别院中。

侍卫正将一锦被裹着的女子扛进房中放置在床上，见赵光义进来，慌忙知趣地退了出去。赵光义走近床边，揭开锦被，露出一具白玉般的女子胴体来，一望之下，便忍不住叹道：“你还真是个美人，姿色一点也不比那花蕊夫人差，只是可惜了你这张脸。”

那女子额头黥着“免斩”两个大字，脸颊上各刺了一朵五瓣梅花，也不是寻常死犯刺面用的黑墨，而是红墨。两朵红梅在灯光的照耀下栩栩如生，鲜艳欲滴，极尽诱惑。

那女子见赵光义大手摸向自己的脸庞，本能地想要避开，却因为双手双脚被镣铐锁住，只能徒然扭动着身子。赵光义见她落到如此境地尚要抗拒挣扎，与往日见过温柔顺从的女子全然不同，愈发兴趣大增，飞快地脱下衣服，扑了上去……

正酣畅淋漓之时，忽听见门外有人轻声叫道：“大王，那林绛受不过酷刑，愿意招供了。”赵光义大喜，忙爬起来去换衣服。又听见门外侍卫道：“不过他只肯对高琼一人说。”赵光义想了一想，道：“那好，你去叫高琼到地牢问清楚，再来这里向本王禀告。”门外侍卫道：“遵命。”

赵光义亢奋之极，重新回到床上，笑道：“每次跟你交欢，总有好消息传来。娘子倒真是本王的福星，我还真舍不得杀你了。”又重新跨到那黥面女人的身上，尽情欢愉。

高琼刚躺下不久便被人叫醒，听说是晋王命他去地牢审问犯人，料来又是林绛要见自己，只得穿好衣服出来。

来到囚室，却见一人被吊在那里，血肉模糊，皮开肉绽，身上再无一块好肉，发出难闻的焦糊气味，正是林绛。高琼自己也曾被人刑讯过，却不曾见过如此体无完肤的惨烈情形，一时间心中颇感难过。

一旁负责拷打的侍卫喝道：“你要见的人来了，快说，不然我可就要再揭下一块你的肉。”

高琼这才看到林绛身上不少地方贴着麻布，似是被什么东西紧沾在肉上。那侍卫见他他不答，伸手拽住麻布条，使劲一扯，登时连皮带肉撕下一块来。林绛早已经声嘶力竭，只闷哼了一声，便晕了过去。那侍卫拿凉水泼醒他，连声喝道：“快说，告诉你，没人能熬得过披麻拷^[11]的酷刑。”

原来这披麻拷是脱光囚犯衣服后，将麻布条蘸上热鱼胶，裹在其赤裸皮肉上。鱼鳔之性最黏，粘住皮肉后难以分开，等到凉干后，行刑者拽扯麻布条，就能连带撕下犯人的皮肉，极其残酷，即便是铁石心肠的硬汉子，也万难熬得住这种锥心毒刑。

高琼见那侍卫又要再去扯麻布条，忙道：“你先住手，他既叫了我来，一定是有话要说。”侍卫道：“是。”

高琼道：“你指名要我来，到底有什么话说？”林绛很是虚弱，喘了几口大气，才道：“我……我是想求你杀了我。”高琼摇摇头，道：“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做。不过你如果肯说出传国玉玺下落，我一定向大王请求，亲手杀你，给你一个痛快。”

林绛勉力笑道：“你倒成了晋王养的一条听话的狗……”一旁侍卫见他出言不逊，又抢上来扯下一条麻布，血肉横飞，登时将他扯得晕了过去。

高琼料到林绛不会就此屈服，不过一时难忍皮肉之苦，想找借口拖延时间，不忍再看下去，转身出来囚室，正撞见一名侍卫笑嘻嘻地从隔壁囚室出来。高琼见他赤着上身，手中还提着衣裤，狐疑问道：“你在做什么？”

侍卫知道他是晋王心腹，忙道：“官人不知道么？里面关着个女子，是大王犒劳兄弟们的。官人要不要进去玩玩？”高琼摇摇头，正待走开，囚室里面却有女子呜呜乱叫。侍卫笑道：“她正叫春呢，官人不如进去看看再说。”

高琼依稀觉得声音有些耳熟，心念一动，进去一看——却见地上躺着一名戴枷少女，手、颈均被禁锢在铁叶枷内，身上衣服早被扯得稀

烂，衣不蔽体，正在饮泣流泪。最诡异离奇的是，他当真认得那少女，不是旁人，正是汴阳坊失踪已久的女使箫箫。

高琼这一惊非同小可，忙上前扶起箫箫，问道：“你如何会在这里？”箫箫连连摇头，只呜呜出声。

侍卫跟进来道：“她的舌头被人截去了，说不了话。”

高琼掰开箫箫的嘴，果见她舌头已齐根被截去。一时间，百思不得其解，又是困惑，又是愤懑，无论如何想不通箫箫如何会被关在晋王府的地牢里，更不明白晋王为何要如此残害一个小女使。莫非是因为她杀了宋行的缘故？可当晚晋王本来也命他派人去暗杀宋行的啊，箫箫抢先动手，等于是帮了晋王一个大忙啊。

侍卫又笑道：“本来还有一个年纪大些的女子，刚被晋王派人带走了。那皮肤，嫩得能掐出水来，可惜脸上刺了字，不然也是个绝色美人。”

高琼忙问道：“另一女子是谁？”侍卫道：“不知道是谁，也被人截去了舌头，说不出话来。”

高琼心中隐约觉得大大的不妙，不及多想，有侍卫奔下地牢叫道：“高官人，大王召你速去别院。”高琼遂站起身来，道：“好，我正要向大王问个明白。”

忽有侍卫奔下地牢叫道：“高官人，大王召你速去别院。”高琼遂站起身来，道：“好，我正要向大王问个明白。”

出来囚室时，正见一名侍卫推攘着一名年轻女子进来。那女子虽被黥了面，容颜尽毁，骄傲冷漠的眼神却极其熟识，分明就是开封首富李稍的爱女李雪梅。而那押送李雪梅的侍卫，就是被开封府通缉多时的阿图——正是他，毁了唐晓英的清白之身。

[1]此案化自张咏真事。张咏主蜀时，有个农民因私宰耕牛畏罪入伙乱军，张咏令人告知，许他自首即行释放。差役逮捕其母拘禁，催他自首，农民不肯出来。十天之后，官差释放其母，改拘其妻，农民一晚即出。张咏很是恼火，判道：“禁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门之望何疎？结发之情何厚？旧为贼党，因之逃亡。许其首身，犹尚顾望。斩！”此案一断，被胁从加入乱军

的农民纷纷来自首，均获释回乡复业。

[2] 脯（bā）：经过加工的大块干肉，后泛指干制食品。

[3] 韩德让自小与贵族之女萧绰（即萧燕燕，《杨家将》中杀伐决断的萧太后原型）订婚，辽景宗耶律贤即位后横刀夺爱，召萧绰入宫，立为皇后。萧绰性格果断刚毅，素有机谋，从此开始执掌辽国大权。韩德让虽然未能娶其为妻，却极受宠幸，官至宰相，甚至还被赐名为耶律隆运，位于皇族之列。

[4] 北宋名将狄青出身贫寒，十六岁时因兄长与人斗殴，他顶替兄长罪名被逮入京，黥面后配入军籍，最初加入御马直，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5] 许州：今河南许昌。

[6] 宋代为了保障宫廷和官府用水，严格控制水井开凿。现有的水井也是官井，属于公共设施，四周用短墙围起来，打水需要交税。

[7] 圣人：宋代对皇后的称呼。

[8] 襦衫：古代一种上下衣相连的服装。宋代穿戴襦衫、幘头见贵人，有尊敬之意。

[9] 宋代后宫在皇后下设四名正一品夫人，名号分别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合称“四夫人”。

[10] 后蜀孟昶后宫嫔妃流行的高髻，称“朝天髻”。后来被附会为迎宋之讖，意即后蜀灭亡后，宫人均被押送汴京朝见大宋天子。

[11] 宋代狱治极其黑暗，不仅恢复了汉文帝时已经废除的黥面肉刑，而且无限滥用酷刑，如极其野蛮的凌迟之刑成为法定刑罚便是始于宋代，后为元、明、清沿袭。至于杖杀、断腕、腰斩、夷族、钉剐、磔（zhé，即将人体肢解分裂。小说中高琼经历背景、包括其祖为辽国使者出使南唐被杀等均为真实史实，他本人曾因强盗罪判磔刑处死，行刑时侥幸逃脱后才入军籍）、坐钉立钉、悬背、烙筋等诸般酷刑更是屡屡见于史籍。南宋名将岳飞就是因为熬不过披麻拷酷刑，屈招了秦桧加给他的谋反罪名，被绞死在风波亭。

第十章 斧声烛影

开封士民倾城而出，拥在御街两旁，既想看看传说中江南国主丰额重瞳的模样，也要看看他那位王后周嘉敏到底有多美貌。许多人甚至暗自揣测，李煜很快也要遭到后蜀国主孟昶一样的暴毙命运，然后周嘉敏便会顺理成章地被收入大内宫中，代替两年前不幸病死的花蕊夫人，成为官家的新宠。

公

元974年，开宝七年秋天，大宋皇帝赵匡胤派左拾遗兼知制诰李穆出使江南，召南唐国主李煜入朝。李煜知道大宋需要一个出兵南唐的借口，畏惧之下，准备同意，然而为大臣陈乔和张洎所阻。

李穆劝说道：“请国主慎重考虑入朝一事，以免将来后悔。大宋兵精甲锐，物力雄富，恐怕江南不是对手。”

李煜之弟李从善之前出使宋朝，一直被扣在汴京，李煜生怕自投罗网，始终不肯答应。赵匡胤遂以此为借口，命宋军南征。主帅曹彬自荆南领战舰东下，大将潘美按照南唐人樊知古所献地图在采石架浮桥渡江，浮桥三日而成，和樊知古之前所测量的距离不差尺寸。宋军渡江，如履平地。

李煜整日在深宫与僧徒道士谈经论道，不问政事。金陵守将皇甫继勋买通宫人，隐瞒战事，李煜丝毫不知亡国在即。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外出巡城，见到宋军满野，金陵岌岌可危，这才知道为左右所蒙蔽，狂怒之下杀了皇甫继勋。无计之下，又只好派徐铉为使者到汴京向赵匡胤求和。

徐铉是南唐大才子，能言善辩，道：“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赵匡胤道：“朕令李煜入朝，为何违令？”徐铉答道：“李煜事陛下，如子事父，没有过错，为何被伐？”赵匡胤道：“既为父子，为何分成两家？”

徐铉道：“李煜不是敢违抗圣旨，而是因病不能入朝。请罢兵以拯救一邦之命。”赵匡胤道：“朕已晓谕将帅，不得妄杀一人。”徐铉还要拿出文人的那一套嘴皮子功夫，赵匡胤大怒，拔剑道：“休要多言！江南没有什么大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徐铉惊出一身冷汗，知道宋帝意在江南，再无回旋余地，急忙退出。

开宝八年十一月，宋军攻破南唐国都金陵，国主李煜奉表出降。曹彬派人将他与亲属、重臣解往汴京献俘。南唐遂宣告灭亡。

离别金陵之日，李煜挥毫写下一首沉痛的《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楼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从此，他远离江南，再也没能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

开宝九年元宵节刚过，李煜一行到达京师。开封士民倾城而出，拥在御街两旁，既想看看传说中江南国主丰额重瞳^[1]的模样，也要看看他那位王后周嘉敏到底有多美貌。人们不由自主地将她与十多年前同样在这条御街上走过的另一名女俘花蕊夫人相比——她虽不及昔日花蕊夫人娇柔妩媚，却是更加清澈可人。许多人甚至暗自揣测，李煜很快也要遭到后蜀国主孟昶一样的暴毙命运，然后周嘉敏便会顺理成章地被收入大内宫中，代替两年前不幸病死的花蕊夫人，成为官家的新宠。

一身白衣的李煜一言不发，默默来到宣德楼拜见大宋皇帝。赵匡胤诏释江南君臣之罪，当场封李煜为违命侯，惩他不肯奉诏入宋，同时挂名担任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赐宅第一座，但有禁军把守，李煜不能随意出入，不能与外人交往，不过是个体面些的囚徒。

开封人蜂拥出去观看南唐俘虏入城时，向敏中正约张咏一起去大相国寺集市淘书。一年多前，张咏与寇准、向敏中、潘阆几人一起连破奇案，结下深厚友谊。那之后，寇准返回大名府，潘阆滞留在京师，张咏则继续云游。此次重来京师，便是住在兴国坊潘阆家中。这处宅院地处里城中心位置，距开封府、晋王府极近。

二人出门之时，正遇见符彦卿带着两名小童踱步过来，一手把玩着肩头的海东青，一老一鹰，煞是有趣。

张咏忙道：“相公怎么亲自过来了？适才不是已经派人叫潘阆过去府上了么？”符彦卿奇道：“什么？”张咏道：“适才府上有人来，说是海东青有些异样，相公想叫潘阆过去瞧瞧。”符彦卿道：“啊，老夫知道了。”蓦然转身，抬脚便走，与适才怡然自得的神态判若两人。那海东青陡然受惊，立即振翅腾空而起。

张咏莫名其妙，道：“到底怎么回事？”向敏中摇摇头，道：“我也猜不到。兴许是有人借符相公之名诳去潘阆治病，他而今是汴京有名的神医，架子又大，常人难以请得动他。”

张咏大奇，道：“竟有这等事？”向敏中道：“你上次离开京师后不久，潘阆便医治好了内侍行首王继恩的老母亲，那可是连许多御医都束手无策的怪病。此后，他就成了东京的大名人了。”二人一边说笑，一边往大相国寺而来。

今日是正月十八，正逢一月五次的赶集日，偏偏赶上献俘这等十年难得一见的大事，顾客稀少，就连许多卖家也都丢下摊子赶去御街看热闹。

张咏、向敏中顺顺当当进来寺内，直奔正殿弥勒殿后的资圣阁。这里是售卖书籍、图画、玩好的集中地，还有各路罢任官员带来的土产香药之类，是京城士大夫最喜欢光顾的地方。货摊中还零星夹杂着一些打着“神课”、“看命”、“决疑”招牌的术士。

忽有一名年轻的麻衣道士招手叫道：“二位官人请留步！”

张咏见他卦摊上写着“专卖赌钱不输方，一贯足价”，不由地笑道：“尊师是打算卖方子给我们么？我二人均不赌钱。”道士摇头道：“不是，贫道想给二位看命。”

张咏道：“我们可不信算命之说。”麻衣道士道：“命者，天命也，命可不是算出来的，但贫道却能看出来。二位都是大富大贵之相，尤其

你……”一指向敏中，道：“官人不仅自己将来位极人臣，后代更是要决定大宋的命运。”^[2]

向敏中闻言微微一笑，道：“在下尚未考取功名，只是一介白丁，何来位极人臣一说？尊师，我奉劝你一句话，本朝最忌民间妄议天命之类，你还是只卖赌钱不输的方子好。”不愿意再多费唇舌，拉了张咏走开。

张咏低声道：“向兄没有认出来么？”向敏中道：“什么？”张咏道：“这道士咱们见过的，就在你我二人初遇樊楼的当晚。”

向敏中这才记起麻衣道士就是王全斌死去当晚在樊楼照过一面的道士马韶，当时他正与开封府推官姚恕、押衙程德玄在一起饮酒，却不知道他如何又来了相国寺摆摊卖方子。正纳罕时，忽又见到一个熟人，竟然是京师第一名妓蔡奴来逛书摊了，忙叫道：“张兄，你看……”

张咏却已经直奔蔡奴面前的书摊而去，将她正拿起来的一本董仲舒^[3]的《春秋繁露》劈手夺过来，翻阅了几下，道：“呀，这可是世间最全的本子了。”

他嗜好读书，四处游历，只为借阅私人藏书，但之前所读过的《春秋繁露》均缺失了两页，即便凭皇帝所赐铜符到馆阁借阅的藏本也是如此。眼前这本书不仅完好如初，且不缺两页，当真令他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了。

蔡奴认出了张咏，道：“原来是张郎。”她一旁的中年文士却甚是不满，道：“这位郎君，这本《春秋繁露》是我先发现的，你想要强取，可是说不过去。”蔡奴忙介绍道：“这位是袁庆袁供奉，在翰林图画院供职。”

张咏这才会意蔡奴是陪袁庆来买书，那本书确实是她先拿到手上，心中纵然万般不舍，还是不得不还了回去。袁庆翻阅了几下，这才展露笑容，道：“确实是完本，比我家原先收藏的那本《春秋繁露》多了两页。卖书的，这本我买了，多少钱？”

那卖书人并不识货，见到张、袁二人争书，料来是珍本，忙举起双

手道：“十贯钱，一文不能少。”平常一本书最贵不过几文钱，他开价一万钱，自认已经是了不得的天价，不料袁庆当即应道：“好。”从怀中摸出银子来付账，抱了那本《春秋繁露》，携着蔡奴，喜滋滋地去了。

张咏不免深以为憾，珠玉既失，再看其他书也不过是泥土，恨恨回来马韶卦摊前，道：“若不是你缠住我二人说话，那本《春秋繁露》该被我买到了。”

马韶道：“官人爱书如命，可拥有也要看缘分。”张咏道：“你如何知道我跟它没有缘分？”马韶道：“官人身上可带有十贯钱？”张咏道：“这个……好像还真没有。”马韶道：“这就是了。”

向敏中道：“可若不是出现张兄与袁供奉争书的局面，那卖书人未必会开十贯钱的高价。你又如何说？”马韶呆得一呆，随即笑道：“久闻向郎机敏，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贫道今日还是不要摆这卦摊了。”当真起身收拾了摊子，预备离开。

张咏道：“你站住！我要买你那赌钱不输方。”马韶道：“官人又不赌钱，如何要买方子？”张咏道：“我就是好奇，这世间哪里有赌钱不输的？”马韶道：“好，一贯钱。”

张咏便掏出碎银子出来，掂量大概一两重。马韶一手接过银子，一手递过来一个锦囊。张咏取出一张纸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但只抽头。”意思是说，开个赌场，自己不参赌，只是抽点头，这可就绝对输不了。

张咏先是愕然，随即哈哈大笑道：“不错，这确实是世间唯一赌钱不输的法子。”

既无心思再逛书摊，张咏便拉了向敏中来樊楼饮酒。唐晓英依旧在樊楼当爨糟，见二人到来，忙道：“高琼刚才也来了这里。”引了二人来到中楼散座，跟高琼一桌坐下。

张咏道：“今日是献俘的大日子，晋王跟随官家在宣德门受俘，高兄如何不跟在晋王身边？”高琼摇摇头，道：“我今日不当值。”

张咏见他郁郁寡欢，不好多问，只叫过唐晓英问道：“雪梅娘子可回来过？”他知道后来晋王不再提起要娶李雪梅为妾之事，也未对其父李稍报复，总以为她会自己回来，但始终不闻其音讯。

唐晓英道：“没有见过雪梅娘子。不过李稍员外好像也不怎么着急，并没有派人四下寻访。”

张咏心道：“那么他一定是知道爱女下落了。看来雪梅早与父亲联络过，可她为何不联络我？她不知道我一直在找她么？唉，她一定是生我的气了，再也不想见到我，这都怪我自己。”正自怨自艾时，忽有一名小厮过来叫高琼道：“李员外有点小事，想请官人上楼一叙。”

高琼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并不情愿，但最终还是点点头，抓起佩刀，跟随小厮上了楼梯。进来二楼一间阁子，早有一名老者等在里面，却不是樊楼主人李稍，而是个陌生人。

小厮道：“这位是我们樊楼管账的李群李老公。”高琼点点头，问道：“老公找高某有何事？”

李群挥手命小厮退出，掩好阁门，笑道：“高郎好健忘，你不认得我的人，难道还听不出我的声音么？”高琼道：“你是高强？”李群道：“高强是老夫另一个名字。”

原来这李群正是昔日将高琼从浚仪县狱劫走的首领人物，也是高琼的同族。

高琼点点头，道：“老公有何指教？”李群道：“你似乎对我有两个身份并不吃惊。”高琼道：“这有什么好吃的惊的？你如果不是长期潜伏在中原，如何能办到挖掘地道劫狱这样的大事？你我虽然同族，但眼下你是辽人，我是宋人，我们是大敌，你可知道，我该把你拿下，押去官府。”

李群道：“那你怎么还不动手？”高琼哼了一声，伸手去拔佩刀，刀出鞘一半，手又停了下来，最终还是还刀回鞘，冷冷道：“有话快说。”

李群道：“那好，我也不拐弯抹角，我们李员外的女儿李雪梅失踪已经很久，有人怀疑她是被晋王捉了，你可知道她下落？”高琼反问

道：“晋王确实曾向李员外提亲，李雪梅人在自然是晋王的人，人跑了那也是件丢面子的事，晋王不会张扬。为何你们认为是晋王捉她？倒是你，明明是辽人，潜伏在中原有自己的任务，为何如此关心李员外的女儿，不惜暴露身份，难道李员外父女也是契丹人么？”

李群道：“不错，李员外本名耶律稍，是我大辽倍太子留在中原的亲生子，他的母亲，就是倍太子爱妃高氏，也就是你的祖姑姑。论起来，李雪梅……应该叫耶律雪梅是你的至亲表妹。”

高琼本想故意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但他不善做伪，只勉强皱了一下眉头。

倒是李群惊住了，嚷道：“啊，你早就知道了。”拍了拍手，闯进来几名小厮打扮的人，各执弓弩，将箭头对准高琼。一人伸手取走了他的佩刀，将他按到地上坐下。

李群喝问道：“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不然一箭射死你。”高琼道：“你不敢杀我。有人亲眼看见我上楼来了。”李群道：“那好，我这就派人将张咏和向敏中也诱到楼上来一并杀掉，还有你一直关怀不已的绛糟唐晓英，你该知道我预备如何对付她。”高琼最怕的就是这件事，忙道：“等一下……”一时感叹万千，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

高琼虽然不知道樊楼管账的李群就是高强，但确实早就清楚了李稍父女的身份。当日他在囚室见到女使箫箫时已经万分惊异，出来时又遇见了侍卫打扮的阿图押着赤身裸体的李雪梅进来地牢，更是骇异万分。愣得一愣，上前扯住阿图就打，却被众侍卫强行分开，纷纷劝道：“他是大王新收的心腹，极得大王信任，打不得。”

高琼不明所以，急忙赶来北园参见晋王，结结巴巴地问道：“大王，你怎么会收了阿图做侍卫？还有李雪梅……大王你……你怎么能……”

他早知晋王想娶李雪梅为妾，她却断然离家出走，令晋王大失颜面。满以为是晋王发怒，派人追捕她回京，关在地牢中，不但肆意凌辱，还将她黥面，彻底毁其容貌。

赵光义挥手命旁人退出，道：“原来你已经看见他们啦。你对本王很失望么？”高琼心乱如麻，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赵光义一字一句地道：“那么本王告诉你，李雪梅本姓耶律，她是契丹人，是潜伏在中原的奸细。而且本王还要告诉你，她的祖母是倍太子妃高氏，也就是你的祖姑姑。你现在该明白为何这一段时间本王不让你到北园了吧。”

高琼呆若木鸡，许久才喃喃问道：“这些，大王是如何知道的？”赵光义走到门前，大声命道：“阿图进来。”

阿图早候在门外，闻声进来，站在高琼身边，道：“参见大王。”赵光义道：“嗯。阿图，你这就将为何投靠本王以及李稍父女的来历一一讲给高琼听。”阿图道：“遵命。”

原来开封第一首富李稍其实是契丹人，当日前辽国太子耶律倍带着爱妃高美人投奔中原，高氏曾在洛阳生下一对孪生兄弟，后来耶律倍夫妇为后唐末帝李从珂所杀，两个婴孩则被僧人所救。契丹灭后唐后，长兄被带回辽国，就是现在的辽国晋王耶律道隐，弟弟耶律稍则被刻意留在了中原。他有辽国做后援，长到十几岁时，便成为开封巨富李策的义子，不久李策暴死，他便顺利接管了李家全部产业，数年后买下樊楼，更是成为东京首富，又用金钱美女大肆结交权贵，势力深入大宋朝廷。阿图自小在李稍身边长大，因办事伶俐，成为其心腹。博浪沙事件后，被捕获的高琼被指认出自渔阳高氏，他自己也招供是契丹派来的刺客。契丹人均感事情诡异，有心弄清真相，尤其需要奇计从林绛身上获取传国玉玺的下落，便决意救出高琼。当日挖地道到浚仪县狱一事，其实全部是由阿图暗中主持。李雪梅曾到县狱，名为探望张咏，真正目的则是要摸清囚室的准确位置。事发当日，阿图带着棺材来到浚仪县廨接遇难兄长的尸首，先在敛尸房放了几把火，声东击西。他根本不知道尸首中两人是南唐郑王李从善的随从，也不清楚此举既破坏了晋王的嫁祸之计，也无意救了南唐一把，以致后来晋王又不得不派人假意刺杀叛逃南唐的樊知古，以求再次将调查视线引向南唐。

高琼听阿图说早已经掘通地道，问道：“那你为何又要让唐晓英用毒酒来害我？”阿图道：“那不是毒酒，只是能令你假死三天的药酒。你跟

张咏关在同一间囚室里，我们总怕会出意外，所以又想了先令你假死的法子，等你尸首运出大狱，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本来已经买通狱卒，有了人选，利用唐晓英，不过是我临时想到的，只是万万没有料到她竟然认得你。虽然唐晓英将事情搞砸，但这一招也不错，你们只知道我要毒死你为兄长报仇，丝毫不会怀疑地道之事跟我有关了。正好当日张咏获释出狱，我们便照旧执行计划，顺利将你劫出大狱。”

高琼道：“可你们是如何躲过禁军的搜捕，将我运走的呢？”阿图道：“你忘了我带了三具棺材到县廨么？棺材那么大，装一个死人外加你一个活人绰绰有余了。可恨张咏他们几个很快根据唐晓英留在长生库银两的线索追查到我，我不得不以卖她为筹码，逃进了鬼樊楼。不过那地方当真是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居然还称什么无忧洞。我因为酒后失手杀人，犯了戒条，他们要处死我，幸好我将之前的假死药悄悄留了一份，见事情不妙，立即饮药后装死。昏迷时，听到有人议论是李稍买通鬼樊楼的人要杀我灭口，这才明白究竟。那些人以为我死了，将我抬去扔进一条臭水沟里。三天后我醒过来，沿着水沟狂奔乱逃，竟被我闯出一条路来，那出口竟是福田院的菜园子。”

福田院是朝廷所设的慈善福利机构，分东、西两院，专门收养鳏寡孤独之人，就设在开封东城外汴河边上。不过总共收养不过二十余人，实在寥寥。

高琼道：“什么？鬼樊楼出口在福田院？”赵光义道：“本王早已经照会过排岸司的田侍禁，他带人去福田院搜索时，没有发现地道，但发现菜园子一处地有新土填过的痕迹，大约那些人已经将地道封了。开封沟渠纵横，一时没能寻到阿图所说的臭水沟。”

高琼道：“要找到鬼樊楼位置应该不难，阿图当初是如何与头领联络上的呢？”阿图摇头道：“不是我找他，是他来找我。据说一旦被开封府通缉，自会有人找上门来。”

高琼虽不相信，但料来再问他也不会说实话。赵光义摆手道：“鬼樊楼一案已经移交给排岸司处理，阿图眼下还是被开封府通缉的要犯，露不得形容，这件事不必再管，也不可声张。”高琼只得应道：“遵命。”

阿图续道：“我逃出鬼樊楼后听说大宋与辽国议和已成，不明究竟，想到我之前为李稍出生入死多次，他竟然要杀我灭口，最终决意投奔晋王，揭露这伙契丹人的真面目。”

阿图当然不能说出他赶来投奔晋王的真正目的，但他所揭出李稍的身份却是足以震撼朝野的大秘密。起初赵光义听他说李稍是耶律倍之子，浑然不能相信，还亲自赶去翰林图画院看那幅耶律倍的自画像《东丹王出行图》^[4]——画中的耶律倍骑在马上，手把缰绳，面带忧郁，若有所思，形貌跟李稍确实很有几分相似。联想到李稍诸多作为，这才相信阿图之言。此时，大宋与辽国和谈已成，赵光义不欲在此关头揭穿这一秘密，便秘密将阿图收在府中。

高琼这才想到女使箫箫很可能也是契丹人，忙问道：“花蕊夫人勾结党项人交换杀人之事，是李稍告诉大王的么？”赵光义很是惊异，问道：“你如何能猜到？”

高琼当即说了女使箫箫失踪之事。想来李稍派箫箫到汴阳坊，就是要监视张咏等人，可以随时了解到案情的进展。至于宋行也确实是箫箫所杀，她听到张咏等人议论说是宋行率人刺杀辽使韩德让，决意杀他报仇。因为她一直以来沉默寡言，总是低头做事，一副怯生生的样子，竟然瞒过了向敏中、张咏这等精明之人，令刘念被误抓，至今还关在开封府狱中。

赵光义道：“不错，关于以前那几件案子的消息，都是李稍自己来告诉本王的。我也知道他在张咏那些人身边派了人，起初以为他这么做不过是想要巴结本王，直到阿图告知他是契丹人，才知道他用心极其险恶。”

一时间，既恼恨又怅惘，心情极为复杂。李稍虽说动机不良，可终究还是告诉了他许多有用的消息，不然他难以以保护皇帝的名义正大光明地除掉花蕊夫人。他当初真的很赏识李稍，有心抬举他，甚至表示要娶他女儿李雪梅，虽然暂时只是侍妾身份，可将来他登上大宝，那么便可以封为贵妃。李稍也满口答应下来，若不是那李雪梅自己不愿意，偷偷跑掉，婚事就此耽误下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既从阿图口中知道了李雪梅是契丹公主的身份，当然也不会再公然娶她为侍妾，只不过回

忆起她绝世容颜，不免有所遗憾。阿图猜出他心意，忙献计道：“李雪梅虽是当今辽国皇帝的堂妹，是货真价实的契丹公主，却潜伏在中原，身份不能张扬。旁人只以为她是个普通民女，不过家里有几个钱罢了，大王想得到她还不容易？她若是走在大街上失踪，人们也不过是认为她跟那些平民女子一样，被绑架卖去了鬼樊楼。”

得到赵光义默许后，阿图便暗中带人去追捕李雪梅。他打听到李雪梅早离家出走后，便料到她顾虑晋王报复她父亲，不会走远，多半还在东京附近徘徊，她又经常随父北上，便往北面一县一镇地慢慢搜索，不但在小牛市集发现了李雪梅，而且还有汴阳坊失踪的女使箫箫。

原来李雪梅为张咏拒绝后愤然离京，一直在京师附近徘徊。李稍知道女儿私下逃走是不愿意嫁给晋王，多半回了辽国，她身怀武艺，又经常随他走南闯北，应该不会出事。等到女使箫箫奔来告知宋行命案即将暴露时，李稍便命她逃回辽国，一路寻访女儿李雪梅下落。箫箫当真在小牛市集遇到李雪梅，二女便预备结伴同行，一道回去辽国。只是李雪梅心中有事，迟迟不肯动身，竟被追来的阿图发现踪迹。二女不知道阿图已投靠晋王，毫无防备，被他暗下迷药后捕获，偷偷运回京师晋王府。

赵光义见阿图办事迅敏有效，神不知鬼不觉，极合己意，比安习等人强上百倍，大喜过望。阿图知道李雪梅性情刚烈，特意用镣铐锁了手脚，才送来赵光义房中。不料赵光义刚将她口中木丸取出，她便破口大骂不止，竟有许多市井骂语，污秽之极。赵光义被骂得火起，拔刀要杀她。阿图慌忙进来拦住，先重新用木丸堵住李雪梅的口，令她无法再骂，这才从容禀告道：“这女人如此骄傲，无非是仗着美貌和身份，小的有法子调教她，包教她最后匍匐在大王脚下，苦苦哀求大王饶她。”

赵光义怒气稍平，问道：“你有什么法子？”阿图道：“她自恃美貌，大王便召文笔匠来，在她脸上刺上大字，如同那些赤老一般，破了她的相。她自恃公主身份，不肯顺从大王，大王可将她赏赐给下等侍卫，让她被千人跨万人骑。看她再如何骄傲。”

赵光义扭头望去，见李雪梅脸上露出了恐惧的表情，心中登时大悦，道：“很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阿图又将李雪梅牵到赵光义面

前，强迫她跪下，讨好地道：“大王，这女人一向眼高，寻常男子都不放在眼里，至今还是个处女，这就请大王先破了她的身，小的再慢慢炮制她，保管她生不如死。”

赵光义听说，极是欣慰，当即抱李雪梅上床，强行占有了她。李雪梅手脚被锁，依然拼命挣扎反抗，终令赵光义觉得无趣。大凡世间物事都是得不到手才觉得稀奇，一旦到手，总发现也不过如此。当即将这冰山美人交给阿图，命他尽情惩治。虽然李雪梅令他很不满意，但经此一事，赵光义觉得阿图胆识过人，视其为心腹。阿图便将李雪梅和箫箫带来地牢囚禁。他深知李雪梅见过晋王的面，决计不可能再活着走出这里，所以命人先割了二女舌头，再唤来文笔匠将李雪梅黥面破相，自己玩够后才交给侍卫们任意凌辱，只等玩厌了再杀二人灭口。

这些实情经过赵光义自然不会令高琼知道，只肃色道：“李雪梅和箫箫均是在边关捕获，她二人身上带有写给辽国南院大王的信件，事涉传国玉玺，你当本王是为了一己之私才捕她二人到晋王府么？”

高琼听说，这才无话可说，忙跪下为无礼冒犯请罪。赵光义亲手扶起他，道：“李雪梅生父是耶律倍妃子高氏在中原所生，论起来，她还是你的表妹。你可想救她？”高琼道：“她是敌国公主，我是大宋子民，岂敢为一己之私背叛大王？”

赵光义道：“如此便好。只是你时常去樊楼饮酒，见到李稍那些人切不可露出形迹。”高琼道：“属下再不去樊楼饮酒便是。”赵光义道：“那也不行，你时常去那里，突然不去，不是让他们起疑么？总之，你可不要忘记今日你说的话，若敢泄露半点风声，便有通敌叛国之嫌，休怪本王翻脸无情。”高琼道：“是，属下绝不敢背叛朝廷。”

当日之言犹在耳边，眼前却有人拿唐晓英的生死来逼问他说出李雪梅下落，高琼不由得十分为难。

李群道：“怎么，你不顾念自己性命，却连朋友和所爱女人的性命也不顾么？”高琼道：“你主动告诉我李雪梅父女的真实身份，无非是用血缘亲情来打动我，可你看你们之前不择手段地利用我，以及我眼下的处

境，你有想过我是你们的亲人么？你们如此待我，又怎能指望我顾念亲属之情，背叛大宋？”

只听见有人鼓掌道：“不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中原多年，该明白这个道理。”

却见墙上不知如何开了一扇小门，李稍从隔壁阁子走过来，挥手命道：“你们退下！”几名小厮当即收起弓弩，躬身退了出去。

李稍叫道：“高琼，你既已知道我的身份，如何还不过来参见？”高琼只得起身道：“高琼参见姑父。”李稍道：“嗯，你我已是生死对头，各为其主，也不必多言。我今日以姑父的身份，只问你一句话，雪梅她……还活着么？”

高琼道：“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李雪梅是否还活着，自他在地牢见过她一面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如今已经一年多过去，兴许她早已经被阿图折磨至死。顿了顿，又道：“姑父放心，高琼自当全力追查雪梅表妹的下落，若她还活着，一定倾心相救。”李稍道：“那好，你去吧。”高琼大感意外，也不及思虑更多，只得蹒跚走下楼来。

张咏、向敏中二人还在原处饮酒。张咏满脸通红，已露醺醉之态，喃喃叫道：“雪梅……雪梅……”高琼忙过去夺下酒杯，道：“你已经醉了，不能再喝了。”向敏中道：“不用管他，他心情不好，我一会儿自会送他回去。”

高琼便掏出酒钱扔在桌上，道：“我眼下有点急事，稍后去兴国坊寻二位。”

匆忙回来晋王府，赶来地牢，却被侍卫挺身拦住，道：“大王颁下严命，不准官人再进地牢一步，如有抗命，格杀勿论。请官人不要令小的们为难。”高琼一惊，道：“大王是何时下的命？”侍卫道：“老早了，应该是那两名女子被关进来的时候吧。”

高琼忙问道：“那两名断舌女子还被关在里面么？”侍卫笑道：“在呢，若是没有她们在，就不会有这么多侍卫爱往地牢里来当值了。”

高琼只得转身出来，忽听见阿图在背后叫道：“高兄留步！”高琼顿住脚步，不悦地道：“我可不敢妄称你阿图官人的兄长。”阿图笑道：“你我均是晋王亲信下属，何必见外呢。”

高琼哼了一声，道：“你叫我有事么？”阿图嘿嘿一笑，道：“你想救李雪梅是不是？”高琼道：“胡说八道，我如果想救她，用得着等到今日么？”阿图道：“为什么等到今日我可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想救她。你放心，我不但不会告诉晋王，而且还要帮你。”高琼道：“我最好离你远远的。”

阿图道：“别着急走。你该知道，大王早料到你有一天会顾念亲情，所以下令不准你进地牢，眼下你根本没有能力救你表妹，只有我才能救她。”高琼道：“狗屁，你救她？明明是你害她成这样。”阿图道：“我做事跟你不一样，我有我的目的，害她、救她都是如此，日后你自会知道。”

高琼冷笑道：“你不怕我告诉大王么？”阿图道：“不怕，你将来不但会求我助你救李雪梅，而且我手上还握有你一个大把柄，我知道你跟那小女孩刘娥的失踪很有干系。”高琼吃了一惊，道：“小娥是掉进大池中淹死了，这是三公子亲眼所见，你可别胡说。”

原来当晚晋王告知李雪梅真实身份后，高琼悻悻出来别院，在后苑正撞见晋王第三子赵德昌站在池边哭泣，称是跟刘娥玩捉迷藏，她却因为天黑掉进了水里。高琼大惊，正待下水相救，却意外看见刘娥拿着一块石头、躲在一旁窃笑，心念一动，立即招手叫过后门一带的侍卫下水打捞刘娥，他自己则趁乱抱了刘娥溜出门去。他与庞丽华相熟，刘娥亦跟他亲近，也不叫喊，只笑嘻嘻地道：“叔叔，别让德昌找到我们。”高琼曾答应唐晓英要救刘娥出晋王府，将她送回蜀中老家，他谋划多日，始终没有机会，想不到今晚意外得手，当即按照早已安排好的计划将刘娥送去一户人家，请那对中年夫妇明日一早即动身往蜀中。刘娥听说可以见到外公、外婆以及妈妈，更是欣慰异常。安排妥当，高琼便溜回晋王府。赵光义听说刘娥落水，早暴跳如雷，甚至还重重打了亲生儿子赵德昌一耳光。大批侍卫跃进水中救人，但那水池与金水河相通，折腾了一夜，也没有发现刘娥的尸首。次日一早赵匡胤又派人召赵光义进宫，

才算作罢。高琼自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阿图如何看出了破绽。

阿图笑道：“那话是对别人说的，我可是知道你跟庞丽华母女关系不浅。”高琼道：“无凭无据，少血口喷人。”阿图道：“晋王要杀你，只需怀疑你就够了，还要什么凭据！我如果现在就去告诉大王是你拐走了刘娥，你自信他不会怀疑你么？”

高琼自是深知晋王为人，城府极深，最容不得旁人背叛，若阿图去轻轻提上这么一句，不但他立即性命不保，就连唐晓英以及所有与他有关的人都要牵连进来。只得忍气吞声，问道：“你想要怎样？”阿图道：“我想要怎样时自然会告诉你，只要你办到，我就立即帮你救出你表妹，而且保她平安回去辽国，决不食言。”

高琼正待答话，忽有侍卫奔过来叫道：“大王回府了，快去前面侍奉。”

高琼心道：“今日献俘，大王不该在宫中参加庆宴么？”忙舍了阿图，赶来府厅。

几名侍女正在为赵光义换上孝服。高琼不由得吃了一惊，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赵光义道：“符相公病殁了。你先赶去叫上你那位朋友潘阆，让他到符相公府上将那只海东青取来给本王。”

高琼感觉晋王有落井下石、强取豪夺的嫌疑，虽不情愿，却不得不遵命来到兴国坊。恰好向敏中正扶着酒醉的张咏回来，听说符彦卿病殁，忙道：“潘阆还没有回来，此事蹊跷得紧。”便与高琼一道来到符府。

皇帝赵匡胤已经先到了，正在抚慰符彦卿次女符氏。这在旁人看来未免很是异样——当初符氏是后周太后，儿子柴宗训是后周皇帝，因符太后最爱的六妹是赵光义的妻子，所以对赵氏格外信任，付以禁军兵权。然而赵匡胤却有负重望，发动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天下。又将符太后、柴宗训母子流放房州，三年前更是指使房州知州辛文

悦“病死”了年仅二十岁的柴宗训。符太后二十多岁丧夫丧江山，三十多岁丧子，尝尽天上坠入人间的悲凉，全拜赵匡胤所赐。却不知当她被杀子仇人握住双手、好言安慰时，心中又是何等感受。

向敏中一眼看见潘阆躲在人群后，忙过去招呼，低声问道：“出了什么事？”潘阆面色苍白，只摇摇头，道：“咱们走吧。”

高琼追过来道：“你还不能走，你和寇准送给符相公的那只海东青呢？晋王想要。”潘阆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冷冷道：“海东青已经归官家了。晋王那么有本事，自己去找官家索要。”

出来符府，向敏中道：“你一早被人叫走后，符相公就来了兴国坊，似是来找你，听说你是被他派人叫走，脸色大变，扭头就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潘阆道：“没什么，真正叫我来符府的人是符太后，她有怪病，想让我看看。只是她身份特殊，自儿子死在房州后她被恩赦搬回京师，居住在符府，符相公担心朝廷猜忌，不准她同外人来往，所以她便以符相公的名义召我去看病。”

向敏中道：“可是符相公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就……”潘阆道：“世事难测，我也料不到会如此。其实符相公人很好，他对我有大恩，只是……只是……”神色凄凉，再也说不下去。

向敏中心念一动，心道：“听寇准说那白爪海东青天下仅有两只，一只在辽国皇帝手中，这一只是潘阆亲去辽东，治好了女真头领的病，好不容易才弄到手，却转手给寇准当做生日贺礼送给了符彦卿，可见他花了许多心思。符彦卿曾长期驻守大名，潘阆又是大名府人，莫非他们原本有旧？”忙问道：“你跟符相公是旧识么？”潘阆黯然道：“算是吧。”他不愿意多提，向敏中也不便再问。

自晋王妃符氏死后，符彦卿失去了与赵氏皇族的唯一纽带，在朝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他的死并没有给东京人带来多少震动，相反人们眼光都集中在大街上多出来的那些绿袍官员^[5]身上，甚至希冀能在那些人中见到前南唐国主李煜以及他那美丽的王后周嘉敏。

南唐平定，大宋得十九州、一百零八县、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五户，不仅疆域大增，且均是富庶之地，举国欢庆。晋王赵光义率领文武群臣奏表，请皇帝赵匡胤加尊号“一统太平”。赵匡胤虽然欣喜，却不同意，道：“燕晋^[6]未复，怎敢妄称一统太平？”于是赵光义请求改称“立极居尊”之号，赵匡胤才勉强同意。

南唐的灭亡也给周边邻国造成了极大的威慑，吴越王钱俶畏惧大宋军威，主动来到汴京朝见天子。

吴越由钱镠创立，国都在杭州^[7]。钱镠当国君以后，常回故乡探望，但其父钱宽总是逃避不见。钱镠惊问缘故，钱宽道：“你虽当了君主，可四周强敌环伺，与人争利，终究会祸及我钱家，所以我不愿与你见面。”钱镠涕泣受教，之后一直小心谨慎，只求自保。他很少安睡，用小圆木做枕头，熟睡中头一动便落枕觉醒，称为“警枕”。又在寝室中置粉盘，想起事情即写在粉盘上。令侍女通夜等候，外面有人报告，立即唤醒他。钱镠死后，依次传位给钱元瓘、钱弘佐、钱俶。大宋攻打南唐时，命吴越出兵助攻，钱俶不敢不从。李煜特意写信给钱俶，劝说道：“今天没有我，明天岂能还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罢了。”钱俶畏惧宋朝，不但将李煜之信交给了宋朝，还助宋军攻打南唐的常州。

赵匡胤见钱俶远比李煜懂事，大喜之下，派皇长子兴元尹赵德昭出城迎接，赐第礼贤宅，又命晋王赵光义、京兆尹赵廷美与钱俶结为兄弟，准许他佩剑上殿，诏书不直呼其名，赏赐极厚。钱俶在汴京滞留两月后，赵匡胤又主动遣他回国，道：“南北风土各异，南方逐渐炎热，应该早早回国。”临行前，特赐一密封黄包，交待钱俶到家后再看。钱俶回到杭州打开包袱一看，里面并非金银珠宝，而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折。钱俶既感激又恐惧，从此对大宋唯命是从，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

自与辽国通好以来，对南唐用兵一直是本朝首要大事，其余一切均要推后。而今江南既定，吴越臣服，局势陡然松弛了下来。赵匡胤也终于有时间来安排皇次子赵德芳出阁，封为检校太保，亲自为他聘定河南府知府焦继勋的女儿为正妻。

皇帝又颁下诏书，他将巡游洛阳，群臣自晋王以下，一律随行。赵匡胤本人出生在洛阳的夹马营，一直很留恋洛阳风物，加上开封作为帝都无险可守，而洛阳却固若金汤，所以他常流露出迁都之意。此时皇帝忽然要西去洛阳，既被视为迁都之议已提上日程，也被认为是立储的强有力的信号——自五代以来，京畿府尹素来是储君的首要人选，皇弟赵光义任开封尹十六年，早被朝野视为未来的皇帝。然而一旦迁都洛阳，那么河南府知府焦继勋就摇身变为京畿最高长官，而这位焦继勋正是赵德芳的新岳父。

一些人事上的安排也愈发证明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以往皇帝赵匡胤离京，均由开封尹赵光义担任东京留守，而此次赵匡胤指名要赵光义同行，任命宰相沈义伦为东京留守兼大内都部署，三司使王仁贍兼知开封府。这样，汴京的所有权力都将被移交到沈义伦手中。

沈义伦字顺宜，开封人。他几乎与赵普同时投入赵匡胤幕府，一直负责掌管财政，是赵匡胤最为倚重的心腹。宋朝建立，在以“佐命功”升迁的赵匡胤霸府幕僚中，他名列第四。开宝二年二月，赵匡胤御驾亲征北汉，以皇弟赵光义为东京留守，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负责皇宫安全和处理朝廷日常财政事务。由此可见赵匡胤对他的信任程度。宰相赵普因与赵光义争权失败后被罢相，时任枢密副使的沈义伦同日升为宰相，成为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继赵普之后的第二个升任宰相。

皇帝一行浩浩荡荡，三月初九自东京出发，五日后到达洛阳，当场加封河南知府焦继勋为右武卫上将军、彰德节度使，又提出要就此留居洛阳，实际上已是明确表达迁都之意。

不料群臣争相反对，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谏道：“汴京得运河漕运之利，有通往江南之便，每年从江淮运来百万斛米供给京师数十万军队。而且东京根基已固，不能动摇。”赵匡胤道：“东京城中所需物资全仗水路由外地运送，万一汴京被围，后果难以想象。”坚决不肯听从。

晋王赵光义也极言迁都不便。赵匡胤坚持道：“迁都洛阳，乃权宜之计，长久之计当定都长安。我将都城西迁，为据山河之险，裁汰冗兵，依周、汉故事，统治天下。”显然，皇帝迁都决心已下，群臣的谏阻都不

能动摇。关键时候，赵光义上前磕头道：“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

“在德不在险”一语出自《史记》，是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吴起的重要观点。当时魏武侯携吴起一起乘船渡河。行至中流，魏武侯指着两岸的险峻山峰感叹道：“如此坚固美好的山河，正是魏国得以巩固的根本啊。”吴起立即回答道：“国家政权巩固与否，其根本在于施德政而不在于天险屏障。古代三苗王国左有洞庭、右有彭蠡，但因国王不修德义，被夏禹所灭；夏桀都城左有河济，右有泰华，南有伊阙，北有羊肠，可谓固若金汤，但由于他施行暴政，被商汤所取代；殷纣王所居的国都左有孟门，右有太行，北有常山，南有大河^[8]，但因为他为政残暴，被周武王所杀。由此观之，地形有利难以成为国家的保障，要巩固政权，靠的是施行仁德，而不是依仗地形、关城，险要在德不在险。如果您不施德政，船上所有人都会成为您的敌人。”魏武侯听了吴起的这番话，十分感慨。

赵光义这句话掷地有声，背后蕴含着极大的深意。赵匡胤听了默然不答，只挥手命群臣退下。

洛阳那边皇帝忙着拜谒陵墓^[9]、合祭天地、讨论迁都，东京的流言蜚语也逐渐多了起来。但即使是皇帝将立皇次子赵德芳为太子的传闻，还是比不上樊楼人去楼空更吸引人眼珠。某一日，樊楼的主人李稍平地消失，同时不见的还有管账的李群等许多关键人物，以及大批现银等。另一半主人孙赐，也就是晋王侍妾孙敏的父亲，事先完全不知情，又乏经营应变之才，登时导致樊楼陷入瘫痪。大批酒客的不满造成了轰动全城效应，东京留守沈义伦不得不亲自调查此案。事情很快明了，有人匿名往开封府投书告发李稍是契丹奸细，京师士民这才恍然大悟。

樊楼事件甚至惊动了远在洛阳的皇帝，促使赵匡胤提早踏上了返回开封的路程，迁都之议由此搁置下来。

最惊诧之人当属张咏，他听说李稍竟是当今辽国皇帝的亲叔叔后，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这才明白为何李雪梅之前提到要去望海楼，原来她就是望海楼主人耶律倍的孙女。而她失踪后不见李稍着急，想来这位契丹公主已经回去了辽国。心知二人从此天涯万里，再无相见之日，不免更加怅惘不已。

他长久地徜徉在汴河边上，以排遣胸中郁积。杏花吹尽，薄暮东风。河水微澜，望眼凄迷。时地依然，斯人已杳。搔首兴叹，壮年离拆。情怀又被这水纹轻易撩拨了起来。

这一日，赶来汴京参加符彦卿葬礼的寇准又因母丧须得赶回大名府，张咏送他离去后，便约了向敏中、潘阆一道来鸡儿巷拜访蔡奴。并非他对这位汴京第一名妓有什么非分之想，他念念不忘的无非是那本在大相国寺失之交臂的《春秋繁露》，总想借来阅读，可他与那翰林院供奉袁庆不过一面之交，且是因争书而起，不好贸然登门，便想到了请蔡奴出面借书的法子。

事情当真是再巧不过，袁庆正在蔡奴住处，坐在花架下，一边饮茶，一边听蔡奴抚琴。舒缓的旋律，动情的音符，徜徉得使人酥软。正逍遥之时，袁庆见到女使领人进来，随意一瞥，立时瞪大了眼睛。

张咏笑道：“袁供奉何必如此惊讶？张某不过是……”忽然意识到袁庆望的不是自己，而是身边的潘阆，不觉一愣，问道：“小潘认得袁供奉么？”潘阆摇头道：“不认得。”

袁庆站起身来，道：“你……你不是几年前为了追求蔡家娘子，在樊楼付下在座所有酒客酒钱的沈偕？”潘阆道：“什么？”袁庆道：“我记得你！我当日也在樊楼，对你印象极深，后来还根据记忆画了一幅《沈君与蔡奴》。”

蔡奴惊道：“这件事，怎么从未听官人说过？”袁庆道：“不足提，不足道。沈君，你当日豪气盖天，可是镇住了所有人。”潘阆笑道：“我姓潘，不姓沈，官人怕是认错人了。”

袁庆诧异道：“你不是沈君？蔡娘，你来看他是不是当年那位江南富豪沈偕？”蔡奴笑道：“潘郎是跟当年的沈君有几分相像。”袁庆摇头道：“不是像，简直就是同一个人。不信我回家取那幅画来给你们瞧瞧。”蔡奴劝道：“官人何必较真，不过是两个长得像的人而已。”

张咏却道：“就该较真，我倒真想看看那位沈君跟小潘有多像。袁供

奉，我陪你一道回去取画如何？”无非是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对方大套近乎，能进到袁家的藏书楼瞧上一瞧。袁庆很有几分呆子气，闻言忙道：“好。我家就在附近。”

蔡奴忙道：“何不一起去？奴家可以冒充是张郎的女伴，府上眷属也不会起疑。”潘阆道：“这样最好，我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幅画呢。”袁庆道：“好。”

五人便一道往袁宅而来。袁庆抱着一包自书铺淘的旧书，走得最慢。张咏见状忙道：“我来帮手。”不由分说，便去拉扯包袱。袁庆也是个爱书如命的人，明知道张咏是好意，但还是不放心自己的书在旁人手中，忙往回缩。那包袱本系得松垮，被两个大男人一夺，顿时散开，落出几本书来，夹杂着一包盐。

一旁有路人瞧见，立即飞奔赶去告知离得最近的巡铺卒。宋代盐跟茶一样，均是官方垄断经营物资，朝廷严禁贩卖私盐，凡捉住或告发贩盐一斤以上者都有重赏。

巡铺卒闻声而来，掂量那个盐大约有一斤来重，登时虎下脸，问道：“这包袱是谁的？”袁庆道：“包袱是我的，不过这盐不是我的。”

告状的路人道：“盐分明是从包袱中掉出来的。”袁庆道：“我是翰林院的袁供奉，怎么会贩卖私盐？”巡铺卒不屑地道：“晋王的手下还贩卖妇女呢，供奉官人贩卖私盐算什么。走吧，有话到开封府再说，官人别令小的为难。”又问了张咏、潘阆几人的名字、住处，这才不由分说地将袁庆连人带盐一并带走。

袁庆道：“我的书……”张咏道：“放心，书我先替供奉收好。”

向敏中摇了摇头，转身问道：“娘子为何要这么做？”蔡奴道：“什么？”向敏中道：“娘子为何要用盐嫁祸袁供奉？”蔡奴道：“奴家不明白向郎的意思。”

向敏中道：“袁供奉是爱书之人，买书后一本一本地对齐码好，再将包袱系上。”一边说着，一边示范，将张咏手中的包袱系上。又道，“你

们发现蹊跷了么？”张咏道：“没有。少卖关子，快说！”

向敏中道：“你们看，我习惯用右手，所以书页一面的结是向前的，书背一面是向后的。而刚才书掉出来的时候，我留意到包袱的书页向后，书背一面向前，正好相反。”

蔡奴道：“奴家还是不明白。”张咏道：“我明白了。袁庆适才一直右手抱书，他也是习惯用右手之人，他系的包袱的结的方向定然跟向兄一样。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有个习惯用左手的人偷偷打开过。蔡家娘子，你当日在樊楼到我们阁子来敬酒时，我就发现你是左撇子。”

蔡奴强笑道：“何以见得奴家是左撇子就一定是我？说不定是那个卖书的人系的包袱。”张咏道：“你不懂，袁供奉是爱书之人，是绝对不会多让旁人碰一下他的书的。而且，袁供奉的包袱原本放在房中，是你取出来交给他的。”又问道：“老向，你既早发现了破绽，为何适才不对巡铺卒说清楚？”向敏中道：“因为这件事跟潘阆有关。”

蔡奴忙道：“是奴家做的，你们别怪到潘郎头上。”潘阆叹了口气，道：“他是世间第一聪明人，瞒不过他的。蔡娘，你先回去。”目送蔡奴走远，才道：“咱们也走吧，回兴国坊再说。”

进来堂中坐下，潘阆沉默许久，才问道：“老向是怎么怀疑到我的？”向敏中道：“袁供奉是蔡奴的恩客，袁家又是极其有钱，奉承还来不及，她忽然用私盐嫁祸给他，令他被官府捕去，必有缘由。我猜多半跟他要带我们去看《沈君与蔡奴》一画有关。潘阆，你不愿意我和张咏见到那张画，你就是画中的沈君，对么？”

张咏大是惊奇，道：“呀，小潘竟然曾有千金买酒的豪阔经历！”蓦然想到什么，道：“可当初我们在樊楼，蔡奴进来敬酒，你如何又装作不认识她？还有蔡奴，为何也装作不认识小潘？”

当晚樊楼饮酒，蔡奴第一次进来十二号阁子时，称呼张咏、寇准、潘阆为“三位官人”。但她离开时，潘阆有话问她，她又叫他“郎君”，可见她知道潘阆不是官吏，她不认识张咏、寇准，却是认识潘阆，而佯作

不识，肯定别有玄机。

向敏中道：“小潘，你我相交已久，我早发现你其实是个极精细的人，当日全亏你发现了南唐郑王随从身上的破绽。你能发现一些旁人观察不及的细微之处，樊楼命案当晚却偏偏将见到孟玄珪站在王全斌阁子前的事‘忘记’了，一直等到后来再说，这显然是刻意为之。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一点。今日袁供奉这事暴露了你和蔡奴原本认识，一些蹊跷之事才能迎刃而解。当晚王全斌上吊后，你就是那个去搬动他尸首的人，对么？”潘阆道：“不错，的确是我。”

原来潘阆几年前曾冒充江南富豪，到汴京一掷千金，将蔡奴一手捧为第一名妓。西楼命案当晚，他与张咏、寇准一道来到樊楼饮酒，在王全斌闹事时已经看见了站在阁门处的蔡奴，只佯作不识。蔡奴当时凝神观望楼廊中相斗，可也听到了背后有动静，她虽是女子，可历事极多，竟然强忍着没有回头。但回来发现桌案上有衣袖拂拭过的痕迹，地上也有些许粉尘，当即隐约猜到是有人往酒中投了毒。她也不说破，假称肚子疼，先赶来十二号阁子，预备找机会将经过告诉潘阆。潘阆假意追出去后，二人在楼廊密实交谈，潘阆听说有人要对王全斌不利，便让蔡奴假意到各阁子敬酒，以制造不在场的证明。他后来称方便出来时，便是要去六号阁子看王全斌的情形，结果正好看到王全斌正在往屋梁上甩绳打结，预备上吊。又听到隔壁四号阁子有人要出来，慌忙奔到楼梯口，不久见到孟玄珪站在六号阁子前愣住，他还特意叫过酒厮丁大，指明楼廊有人。等到孟玄珪回去自己的阁子，他便重新进来六号阁子，踩上脚凳，抱住王全斌尸首往上抬了一下，再将凳子上的脚印抹去，安然回到十二号阁子，假意告知众人他在厕所中听到有人悄声议论说皇二子赵德芳在三号阁子中，其实楼廊闹事时蔡奴认出了赵德芳，又悄悄告诉了他。

向敏中道：“除了蔡奴已觉察到呆子自窗子进来下毒这一点外，其余都可以推测到。只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搬动尸首，无非是想造成他杀假象，可有嫌疑的李继迁、折御卿跟你都没有恩怨。”潘阆道：“我确实跟他们二人都没有恩怨，我本身的意图也并非要嫁祸给他二人，不过是有意思令事情复杂，让官府头疼而已。”

张咏呆得一呆，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潘阆摇摇头，道：“你们不会明白的。”

向敏中道：“你花重金捧红蔡奴，也是计划中的一步。第一名妓身价不菲，能接触到大批达官贵人，她便成为你在京师重要的眼线。还有那飞鹰海东青，也是你千辛万苦找来，作为接近符彦卿相公的进阶。你刻意安排这些，当然有重大图谋。”潘阆道：“蔡奴确实是我的精心安排，可海东青却是我诚心诚意为符相公寻的寿礼。不怕告诉你们知道，我本姓柴，论辈分，符相公可以称得上是我的祖父。”

向敏中虽早有心理准备，还是吃了一惊。张咏嚷道：“原来你……你就是陈桥兵变当日失踪的柴熙让，后周世宗的第五子。”潘阆也不置是否，只默然不语。

张咏道：“你做那些事，就是为了报仇么？”潘阆道：“几年前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确实有复仇之心，所以一手安排了蔡奴事件，让她利用美色来打探朝廷动向。我兄长柴宗训被害死房州后，我决意来到京师，为寻好鹰耽误了时日，正好赶上跟寇准一道。然而后来的事你们也知道，除了挪了一下王全斌的尸首，我并没有做什么真正的坏事。甚至在跟契丹人的几番争斗中，我还站在了大宋一方，毕竟赵氏也不算什么昏君。若我贸然害死了他，天下重新大乱，又有多少百姓要受苦。”张咏道：“你能这么想最好。”

潘阆道：“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打算如何做？”张咏叹口气道：“还能怎么做？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听见。”

向敏中道：“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符彦卿相公之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潘阆道：“也可以说有关系。符相公知道我的身份，也曾带我见过符太后。当时符太后刚刚经受丧子之痛，病得很重，有些疯疯癫癫，完全认不出人来了，符相公这样做也只是想安慰她。但不知怎的，她见了我忽然盯着我不放，人也清醒了许多。符相公怕惹出祸事，便命我出去，从此不准我再进符府。当日符府来人召我，我还暗觉奇怪，去了才知道是符太后要见我，她人已经完全好了，居然直接叫出了我的名字。不久后，符相公赶进来，斥责符太后不该这么做，父女二人起了争执，符太后伸手一推，符相公脚下一滑，额头正好撞在香炉上……”

向敏中心道：“原来是符太后失手弑父。”只是有些奇怪潘阆为何称亲生母亲为“符太后”，见他眼泪流出，极见悲伤，不便再多说什么，只问道：“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潘阆道：“不知道。不过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当然是要先搬离这里，以免将来连累你们。”

忽有人在门外叫道：“潘大夫在么？小的是晋王府的，府上眷属得了急病，请潘郎去看看。”潘阆应了一声，提了药箱出去。向敏中和张咏相对无言，就此散去。

次日一早，开封府司寇参军^[10]王嗣宗率人来拍门。这王嗣宗正是前汴阳坊正王仓之侄，去年参加乙亥科科考，为当届状元，只是他这个状元并非会试第一名，而是殿试状元，且得到的很有些不雅。

按照惯例，举子会试合格后，还要参加皇帝亲自在讲武殿^[11]主持的殿试。殿试也不是以文章优劣论高下，而是考三题，以先交卷而又无大的差错者为状元。正好王嗣宗和赵昌言同时交卷，二人各不相让，谁当状元便成为了难题。赵匡胤便叫来二人，道：“你们都说自己先交卷，都应该当状元，但状元只能有一个。看来你们的文才不相上下，但不知武艺谁优谁劣。这样吧，你们就在此打一架，哪个赢了，哪个就当状元。”

王嗣宗和赵昌言便当着皇帝的面大打出手。王嗣宗与赵昌言同是汾州人，知道对方是个秃子，在搏斗时总朝他脑袋打去，最终将其幞头打落，露出一颗光溜溜的秃子脑袋。赵昌言当众出丑，羞愤难言，最终败下阵来。王嗣宗由此轻松取得状元之位，但也在京师传为笑柄，尤其他参考前曾向知贡举王祐行卷一事被揭露后，更为士大夫所不耻。^[12]

王嗣宗中状元后，本该外放为官，但机缘巧合下得以补授开封府司寇参军，可谓十分幸运了。他倒也知恩图报，走马上任时正逢判官姚恕被贬，遂以证据不足为由，将王祐之子王旦倾心相恋的前刑吏刘昌之女刘念从牢里取保释放了出来。传说姚恕得罪晋王失宠与前任宰相赵普有关，他被罢判官后奉命出京治理黄河，不久因治河不力被杀，尸体抛入黄河，落了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张咏来开门时，见王嗣宗身后尽是全副武装的吏卒，还有手持弓弩的捕盗弓手，不由得一愣，问道：“参军是来捕人么？”王嗣宗道：“不错。昨晚翰林院供奉袁庆家发生命案和失火案，袁供奉临死前向家人指认是潘阆所为。”张咏道：“什么？袁供奉不是因为私盐被逮去开封府了么？”

王嗣宗道：“昨日袁供奉确实被逮来了开封府，后来知府王仁贍相公听说究竟，道：‘袁供奉家资富饶，仅家中藏书楼的书画珍品便可抵百万钱，如何会贩卖一包私盐？’下令释放。谁料到袁供奉晚上回家后也不理睬家人，直奔藏书楼，正见到藏书楼火起，一名黑衣人从楼里出来，见到袁供奉，上前便是一刀。等家人赶来，黑衣男子已不知去向，只见到袁供奉倒在血泊中，以及瘫倒一旁起不来身的老仆人。袁供奉临死前不断叫着‘潘郎’，今日一早袁家人到开封府报案，当值的官吏记得昨日巡铺卒押袁供奉来开封府领赏时，报上的证人名字中有张兄和潘阆的名字，我才由此寻来。”

张咏道：“原来如此。不过潘阆昨日自从晋王府回来后就一直饮酒不停，直到喝得烂醉如泥，还是我扶他进房睡下，至今未醒，如何半夜潜出去放火杀人？”

王嗣宗道：“我自是信得过张兄的话，不过还是查验一下为好。”带人闯进房中，果见潘阆浑身酒气，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上前推了一下也不醒。

王嗣宗道：“这可奇了。既是跟潘阆无关，袁供奉为何死前不断念他的名字？”

张咏忙问道：“袁家的藏书楼怎样了？”王嗣宗道：“书画之类最惧火苗，当然是烧了个精光，可惜！幸运的是，袁氏藏书楼单独建在一处，与房舍住处并不相连，才没有引发更大的灾难。张兄，这案子是我上任以来接手的第一件命案，务请你和向兄多帮忙。昨日巡铺卒报了你、向兄和潘阆的名字列作证人，那么袁供奉因携带私盐被逮时，你三人都在现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咏已经大致猜到了究竟，迟疑了一下，道：“我们三人是在名妓蔡

奴那里遇到袁供奉，后来一道出来，预备去袁家看书赏画，半路他包袱里掉出了私盐，我们也很吃惊。至于潘阆，不瞒参军，我昨夜一直未睡，只在堂中翻书，我敢以个人名义担保潘阆昨夜没有出去放火杀人。参军何不去鸡儿巷问问那蔡奴？”

王嗣宗道：“蔡奴么，昨晚王仁贍相公府上有宴会，特别邀请了她侍酒，我也在场，亲眼所见，怕是她现在人还在王相公府上未起身。”

张咏原以为是蔡奴连夜去袁氏藏书楼放火，意在毁掉那幅《沈君与蔡奴》，以保护潘阆，然而她既在王仁贍府上佐宴陪酒，以她的声名地位，当然是寸步难离，又怎能溜出去放火杀人？但这起先纵火后杀人的事件绝非偶然，一定跟潘阆有关，说不定是什么后周遗臣为了保护他而下的手。他跟袁庆只见过两面，并无交情，可一想到那本《春秋繁露》以及满楼未见的珍籍善本，不免十分心痛。

王嗣宗知道张咏爱书，多少猜到他心意，叹道：“我跟张兄一样，为那些书痛心不已。张兄，你虽能证明潘阆没有杀人，但有死者亲口指证他，他就是首要嫌疑人，我还是要带他回去，让当晚在场的老仆辨认。”张咏道：“是，参军尽管秉公办事即是。”

王嗣宗便命人扶了潘阆出来，正遇到一名黑衣带刀武士，傲然道：“我是晋王府的侍卫，奉命来请潘大夫到府上治病。”

王嗣宗虽是状元及第，但声名不佳，也不如何讨皇帝欢喜，全亏晋王赵光义一句话才补了开封府的参军之位，一听对方是晋王府的人，忙道：“是。不过潘大夫宿酒未醒，下官这就亲自送他随官人去晋王府。”

张咏瞧在眼中，不免暗暗摇头，出门来向家寻了向敏中，告知昨晚袁庆被杀一事。

向敏中沉吟道：“你我均是知情者，此事潘阆难脱干系，只是一旦追查，他的身份就会暴露。”张咏道：“潘阆确实是我们的朋友，然而袁庆总是无辜，我们不能让他白白死去。”

向敏中道：“张兄预备如何做？”张咏道：“我想等潘阆回来，好好与他谈一次，让他自己去开封府自首，说出真相来。”向敏中道：“果真能

如此，再好不过。我与张兄同去等他回来。”

二人遂回来兴国坊等待潘阆，但一直到晚上，仍不见他回来。倒是唐晓英背着个包袱中途来过一次，告知要离开京师，回去亳州蒙城家乡。

张咏知道樊楼不能开张，她无以谋生，忙道：“英娘这么急么？何不等高琼回来再说。听说官家、晋王一行已经离开洛阳，正在回开封的途中，再过两三日就该到了。”唐晓英摇摇头，道：“我还是不要再见他的好。”

张咏知道高琼极为爱慕唐晓英，偏偏又是她的杀父杀母仇人，后来二人关系虽有所缓解，但终究她还是难解心结，也许离开反倒是一件好事。只得说了几句保重的话，又尽取囊中银两，交给唐晓英作盘缠，送出门去。

潘阆自宿醉中被王嗣宗扶走后，再也没有回来，张咏倒是反客为主，成了看家护院的主人。他知道潘阆与袁庆之死有关，很可能已经畏罪潜逃，也不敢到开封府报告失踪。

不几日，皇帝率领群臣回到京师，市井之间又热闹了许多。

高琼得知唐晓英已经回去家乡，只留了一套亲手缝制的衣衫给他，不免郁郁满怀。张咏劝道：“你曾犯了大错，无论怎么弥补，它终究还是发生过，你不能指望英娘就此忘记过去。世事伤情，人心芜杂，世间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你二人终究有缘无分，还是看开些吧。”

高琼咬了咬嘴唇，举拳便朝面前的树干砸去。张咏一下子感觉到他此刻无可奈何的心情，不由自主地跟着凄凉起来，开始有些后悔刚才说了那样的话。

好半晌，高琼才道：“你说得对，我也该回去了。”张咏道：“正好我有件事要拜托你。”托他去打听潘阆下落。

高琼道：“我听侍卫向大王禀告，府里有人得了重病，确实请潘阆来

过，至于他后来去了哪里，晋王府的人又怎会知道？”

张咏心念一动，暗道：“晋王府的要害人物都跟随晋王去了洛阳，是谁得了重病治愈后还要特意向晋王禀告？莫非是潘阆见了什么不该见的事，被晋王府的侍卫杀了灭口？”忙问道：“那得重病的人是谁？”高琼果然露出警惕之色来，呆了一呆，才道：“不过是府中家眷。”

张咏知道他没有说实话，逼问也无用处，只道：“高兄若知道潘阆下落，一定带他来见我。”

高琼听到阿图向晋王禀告林绛曾濒临垂死，不得已请了名医潘阆来晋王府救治，心道：“怕是他早被灭口，从人间消失了。”不好明说，只得答应下来。

张咏又问道：“你这次跟随晋王到洛阳，可知道迁都之议最终结果如何？”高琼摇头道：“我只负责晋王宿卫，政事一概不知。”顿了顿，又道：“不过官家已经命河南知府焦继勋整治洛阳宫室。”张咏叹道：“如此便可看出官家迁都的决心了。”

皇帝虽然没有明确宣布要迁都洛阳，但他回到开封后种种举止极为反常，先是下旨增加晋王和皇二子赵德芳食邑^[13]，又以皇二弟赵廷美和皇长子赵德昭并加开府仪同三司。这一举措，被认为是赵匡胤在刻意提高赵廷美、赵德昭，尤其是皇二子赵德芳的地位。

六月，赵匡胤亲至晋王府，命所有侍从退出，只与晋王在室内密谈。门外侍卫的高琼忽听得官家高声呼喊，抢进去一看，晋王已经昏倒在地，全无知觉。御医赶到后，点燃艾草反复炙烤晋王身体，赵光义才苏醒过来，见兄长犹站立床前，只默默流泪。之后官家和晋王绝口不提此事，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日经过情形还是慢慢传了出去。有人背地里议论说，晋王之所以忽然晕厥，是因为官家向他摊了牌，明确表示要迁都洛阳，且要立皇二子赵德芳为太子。

这次事件后，晋王长期卧病在床，官家则频繁出巡——先后到新龙兴寺、等觉院、东染院；又到控鹤营看骑士射箭；到开宝寺观经；再到

西教场观看飞山军士发机石。

八月，赵匡胤亲自过问樊楼事件，诏命三司使王仁赡务必尽快解决。樊楼关门，不但群情汹汹，且极大地影响了朝廷税收，据说赵匡胤因为此事对辽国和北汉大起恨意。正好此时北汉派一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党项银州，党项首领李光睿急忙飞书向大宋求援，赵匡胤遂出师有名，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为都监、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杨光美为都虞侯，分别率领五路大军北伐北汉。

九月，党进大败北汉兵，进抵北汉都城太原城下。北汉皇帝刘继元不得不派人向辽国求援，辽景宗耶律贤遂派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塔尔率兵救援北汉。

宋军即将攻下太原的消息传到京师，赵匡胤心情大好，再次来到晋王府，与病榻上的赵光义密密交谈许久。

转眼到了十月，一夜狂风，天气骤然转冷，开封便提早进入了冬季，身子弱的人不顾臃肿，早早穿上了厚棉袄御寒，用以取暖的石炭则成了市井间最抢手的货品。

这一日，空中飘着淡淡的雪花，张咏正与向敏中二人在兴国坊中拥炉对饮，忽有神秘客人到访，竟是那曾在大相国寺卖赌钱不输方给张咏的麻衣道士马韶。

张咏大是愕然，问道：“尊师突然到访，有何见教？”马韶肃色道：“今日将有贵客临府，请张郎务必不要出门。”张咏曾见过他与晋王心腹程德玄一道饮酒，当即问道：“贵客是晋王么？”马韶道：“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张郎自然会知道。”

张咏愈发困惑，问道：“尊师这是预言，还是代人来传话？”马韶道：“天机者，上天之机密也，不可泄。张郎记住贫道的话，切记，切记。”拱了拱手，扬手而去。

张咏满腹狐疑，道：“搞什么鬼？”向敏中双眉微拢，若有所思，半

响才道：“左右无事，不妨等等看。”

然而二人一直等到夜幕降临，也不见再有客来。向敏中惦记老父，又怕里城城门关闭后回不去外城的家，遂先起身告辞。

张咏独自坐在堂中翻书，万籁俱寂时，忽听见拍门声，陡然一惊，赶来一看，竟是潘阆站在门前，身后还跟着个披着大斗篷的人。

张咏道：“你……”潘阆也不多说，拉着斗篷人抢进门，嘱咐道：“快问好门进来。”

张咏见他行踪诡秘，往外探身一看——夜色沉沉，街道上积着厚厚的白雪，不见一个人影，暗淡凄寂，更不明所以，忙关好门，重新进来堂中，气急败坏地问道：“小潘，你这几个月都去了哪里？我还以为你……”

潘阆将斗篷人推到他面前，道：“你看这是谁？”那人全身裹在硕大的斗篷中，帽子遮住了面孔，根本认不出来。张咏问道：“阁下是……”

那人便伸手取掉帽子，露出一张女子的脸，眼波流转，流露出几分熟悉的冷傲迷离来。只是她的额头刺了“免斩”两个大字，两株雪地里的红梅娇艳地盛开在她的脸颊上，极是诡异。

张咏“啊”了一声，愣了愣，才道：“雪梅，你……你怎生变成了这副模样？”

李雪梅也不回答，嘴角一撇，漾起细细的纹线，露出一抹冷冷清冷的笑容来。那倩笑那么清、那么浅、那么淡，清到不可说，浅到不可想，淡到不可拟。不是什么欣悦，不是什么慰藉，意绪深婉，心灵潜流，只是那么莫测高深地一笑。

她真的衰老了很多，丧尽韶华，不再清丽，露出枯槁憔悴的老态来；又变了许多，灵慧明净的目光变得浑浊，饱含着哀伤怨恨。张咏丝毫不知道两年来她遭受着非人的侮辱和折磨，全靠惊人的意志才能存活下来，他只从她的表面感到了一种陌生的朦胧，一种异样的隐秘。他想说点什么，虚张了几下嘴唇，终究眩晕在她离合的神光之下。

二人久久对视，肃穆中的激荡，平静里的忧伤，尽在不语间。

一旁潘阆不免有些着急，道：“雪梅娘子她被人割去了舌头，再也说不了话。”张咏闻言又是惊异，又是悲愤，问道：“是谁害她成这样？”潘阆道：“说了你也不信，是阿图。”张咏道：“什么？”

潘阆道：“这件事说来话长，也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讲清楚。张兄，我知道你一直对雪梅娘子念念不忘，所以特意带她来见你一面。今晚她就要离开汴京回去辽国。你有什么话，快些说出来，免得遗憾终身。”

张咏只呆呆地望着李雪梅，只见她又拉上了帽子，罩在头上，大概不愿意他见到那张可惊可怖的脸，一时胸口情感翻滚，只道：“我……我……”

忽然又有拍门声，潘阆登时骇然失色，见张咏还在死瞪着李雪梅发愣，一推他道：“快去看看是谁，可别说我们在这里。”张咏回过神来，道：“你放心，我决不会再让旁人伤害你。”提了长剑，赶来开门。

却是高琼一人站在雪地中，问道：“他们人呢？”张咏道：“你说的是谁？”高琼也不理睬，径自闯进堂来，叫道：“是我，出来吧。”

潘阆扶着李雪梅慢慢从堂后转出来，问道：“你不用在晋王府侍奉晋王么？怎么又来了这里？”高琼自怀中掏出一块金牌递过来，道：“这是晋王金牌，能够在中原畅行无阻，是我偷出来的。表妹，你带在身上，这就用它逃回辽国吧。”

李雪梅扬手打掉金牌，又重重扇了高琼一巴掌。这一耳光响亮而清脆，高琼古铜的脸上起了几道红印，但却没有任何反应，只道：“我确实该打。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张兄。”张咏一呆，道：“什么？”

潘阆忙捡起金牌，道：“这可是件好东西，我替雪梅娘子收下了。娘子，咱们该走了，船还在码头等着呢。”张咏道：“你……你们……”潘阆道：“张兄，后会有期。”携了李雪梅的手，跨出门去。李雪梅绝尘离开，飘忽如雪花，竟始终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张咏只觉得浑身燥热，待到她轻灵的身躯从视线中消失时，再也忍

耐不住，拔脚欲追，却被高琼一把抱住，厉声道：“你不能去。她是契丹公主，你若是跟她走，就是通敌叛国，你在濮州老家的父母、亲族都要受到牵连。”张咏道：“我……她……”

高琼道：“你曾亲口对我说：‘世事伤情，人心芜杂，世间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你二人终究有缘无分。’眼下该我对你说这句话，你还是看开些吧。”

张咏颓然跌坐在椅中，只觉得浑身疲乏无力，头脑中冒出了杂草，枝枝蔓蔓四处充溢，混沌一片。

外面也是一片混沌的世界。朔风凛冽，大雪飞扬，处处银装素裹，将汴京笼罩得朦胧难辨。

傍晚时分，开封府押衙程德玄押着五花大绑的道士马韶秘密来到晋王府，紧急求见晋王。令所有人退出后，程德玄才告知马韶观测到天象有异，称今晚将有大变。赵光义蓦然从病床上跃起，下令将马韶囚禁在密室，急召阿图进来，三人窃议许久。过了小半个时辰，内侍行首王继恩奉旨来召晋王连夜进宫，赵光义深露骇色。预备动身时，却不带高琼，只叫阿图。

阿图道：“大王身体不适，不宜骑马，属下这就去安排车子。外头天冷，请大官陪同大王稍坐，待属下准备妥当，再请大王和大官出去。”赵光义道：“嗯，你去办事吧。”

王继恩笑道：“久闻大王属下个个精明强干，果然名不虚传。正好，趁他们去准备车马时，老奴有些话要对大王说。”赵光义道：“甚好。”又道：“高琼，你下去，今晚你不必当值。”高琼道：“遵命。”

出来一看，阿图正在外头向他招手，走过去问道：“做什么？”阿图道：“我这就去密室救李雪梅出来。”高琼道：“你知道她关在哪里？”

当日他答应李稍营救表妹李雪梅后，意图进去地牢查看情形，却被侍卫挡住。后来侍卫将情形禀告赵光义，赵光义不但狠狠训斥了他，还立即将李雪梅换了地方关押。

阿图道：“当然知道。正好李雪梅昨晚惹怒了大王，我会假称是大王命令，要将她秘密带出去沉河处死。外面我已有安排，自会有人立即接应她回辽国，但你要立即去替我办一件事。”

高琼道：“什么事？”阿图递过来一柄极薄的匕首，道：“一命换一命，你这就去地牢杀了林绛。”见高琼踌躇不答，道：“你放心，这是大王赐我的匕首，我会自承是我杀人，大王决计不会怀疑你。”

高琼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阿图道：“日后你自会知道。事情紧急，救不救李雪梅只在你一念之间，过了今晚，她再无活命机会。”高琼便不再迟疑，道：“好，一言为定。”

阿图立即飞奔赶来密室，称今晚晋王要处死李雪梅消灾。负责看守密室的侍卫都是晋王特意挑选，均年过三旬，早娶有家室，闻言毫不起疑，笑道：“这女人还真是倔强，昨晚死活不肯饮服春药好好服侍大王，大王发了怒，下令灌下整碗药，再将她枷锁在小铁笼中。昨晚她发春干嚎了一夜，现在还像狗一样趴在铁笼里呢。大王不来，没人敢放她出来。”

阿图道：“正好，你们不必打开枷锁，只将铁笼用布包好，先抬去我房中，别让人瞧见。等我侍奉大王从宫中回来，再亲自押她去沉河不迟。”

侍卫知道阿图向晋王献了不少折磨玩弄李雪梅的计策，那些令她生不如死的法子都是他想出来的，登时心领神会，笑道：“图官人到最后也要享次艳福才肯罢手。”

阿图笑道：“这女人被带来密室后，一直归大王独自享用，不准侍卫再行染指。如此一个被剥得精光的活生生的玉美人，天天赤裸着身子在眼前晃悠，咱们却只有干看着的份儿，不心猿意马，那还叫男人么？大王既然玩厌了要处死她，也别白白浪费。不过今晚也不是我享艳福，是给王府新请的潘大夫。咱们自己知道就好，可别张扬。几位大哥辛苦，这就去办事吧，我还得去侍奉晋王进宫呢。”往几名侍卫手中各塞了一小块金子。

侍卫知道他是晋王心腹，本就不敢得罪，又能白得好处，立即用被子裹了铁笼，抬了李雪梅来到阿图房中，连人带笼交给一直跟阿图同住在一起的潘阒。

阿图早已命心腹侍卫去备车马，这才回来堂中请赵光义出门。赵光义登上马车，发现不但车座上铺上了厚厚的褥垫，还生了一盆炭火，车中温暖如春，不由得大悦，心中极赞阿图会办事，又邀请王继恩上车同坐。阿图则率领心腹侍卫骑马跟随在车后，一行人往皇宫迤迤而来。

进来大内皇宫，王继恩领着赵光义一行进来万岁殿。偏殿中已经置好酒席，案桌上的菜肴虽未动过，酒樽中却有半杯残酒，一旁火炉上还烫着两壶的酒，正滚热冒气，只是不见皇帝人影。

赵光义问道：“皇兄人呢？”一名内侍道：“官家本一直在这里饮酒，等大王到来，不过适才圣人又派人请官家过去了坤宁殿^[14]。”赵光义道：“知道了。你们先退下，本王自己在这里等皇兄即可。”

王继恩忙道：“老奴这就去催官家，免得大王久候。”赵光义对这位内侍行首甚是客气，道：“有劳。”王继恩便领着小黄门退出殿外。

偌大的宫殿空空荡荡，虽生了两盆熊熊炭火，依旧寒意极重。冷气飕飕地从地面的青砖渗出来，不屈不挠地钻过厚厚的靴子，朝人身上逼过来。巨烛燃烧释放出的轻烟氤氲起一层纱幔，宛如春天的薄雾，参差被拂。外面寒风凛凛似刀，殿内也是红烛晃动，忽暗忽明。

赵光义忽然站起身来，亲自去关一扇没有掩得严实的窗子。一直静立一旁的阿图忽然从怀中掏出一包药粉，倒进了桌案上的酒壶中。待赵光义回过身来，他已轻巧地退回了原处。

等了两刻功夫，赵匡胤才回来万岁殿中，道：“劳皇弟久候。”赵光义道：“不敢。”赵匡胤道：“朕有国家大事要同晋王商议，你们都退出去。”侍从闻言便一齐躬身退了出去。赵光义挥了挥手，阿图便也退出殿去。

赵匡胤见殿中无人，这才邀赵光义坐下。皇帝一向坐不惯椅凳，只

要不是正规的宴饮场合，还是喜欢席地而坐。地毯上铺设的锦褥很厚很软，一如往常，今晚却给赵光义带来一种极不踏实的异样感觉，他不由自主地开始警惕起来。

赵匡胤道：“皇弟，朕意已决，一定要迁都洛阳，预备在明年正月朔日宣布此事，你可有心理准备？”赵光义道：“是，臣弟遵旨。”

赵匡胤道：“朕今日叫皇弟来，还有一件事要对你坦白。不过这件事实在……实在……”他其实之前已经向晋王暗示此事，不料晋王骤然晕厥，从此卧病。一时感到难以启齿，便取出从不离身的玉斧，有节奏地顿拄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嚓嚓”声。

赵光义忙道：“皇兄不必为难，皇兄若立皇侄德芳为储君，臣弟一定竭力辅佐他。”赵匡胤道：“皇弟此话当真？”赵光义道：“臣弟之言发自肺腑，赤诚忠心，天日可表。”当即起身下拜。

赵匡胤大喜道：“好，好，如此最好。”顿了顿，又道：“不过，朕要对你坦白的并非这件事，你可还记得母后临终前的情形？”赵光义道：“当然记得。母后忽然说有话要对皇兄说，命我们退出殿去，只留下了皇兄和赵普。”

这是他一直大惑不解的事，因为母亲杜氏一向最爱他和三弟廷美，不知道如何在最后关头将他二人赶出去，以致连最后一面也未见到。

赵匡胤道：“不错，当日你退出后，母后问朕何以能得天下，朕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与福荫。母后当即反驳道：‘你想错了！你能够得天下，只是由于周世宗把皇位传给了一个幼小的孩子，使得国无长君，人心不归附。假设周世宗立一个年长的皇帝，天下岂能到你手中？所以，你要吸取教训，将来将帝位先传光义，光义再传廷美，廷美传于德昭。四海之大，如能立长君，则社稷无忧了。’”

赵光义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件事，不由得目瞪口呆，半晌才讷讷问道：“那么皇兄如何回答？”赵匡胤道：“身为人子，当然只能铭记母后教诲。”

赵光义这才明白兄长为何一直不封立皇子，在自己与前宰相赵普的

争权中也最终支持了自己，而且封自己为晋王，班列宰相之上，原来全是因为爱自己的母亲的一通遗言。若不是如此，怕是大宋立国之初，皇长子德昭便会被立为太子。

赵匡胤自斟自酌，连饮三杯，可见心中激动。赵光义胸中也是惊涛骇浪，澎湃难平，沉默许久，才道：“皇兄不必以母后遗命为念。自古以来，嫡长制才是万世上法。皇兄立皇子为储君，是为我大宋千秋基业。”

赵匡胤本待明确指出之所以想立德芳为储君并不完全是因为嫡长制，而且赵光义为人多疑狭隘，之前派高琼到博浪沙行刺等事件使得他在北汉人、辽国人心目中印象极坏，而他手下安习拐卖民女牟利令他在大宋百姓中也是声名不佳，关于晋王广结党羽、培植势力、用手段铲除异己的说法更是盛行于朝野。忽听得赵光义言语恳切，便不再多提这一段，只拿玉斧不断戳地，道：“说得好！说得好！”

兄弟二人心结既解，遂举杯畅饮。待到深夜，赵光义告辞退出，赵匡胤因已有醉意，遂在万岁殿中和衣就寝。

彤云压城，天低云暗。雪似杨花，纷扬飘落。泱泱冬月，夜色未央。这真是个又冷又黑的冬夜，能将人的心冷透，将人的双眼黑瞎。

朦胧中，赵匡胤又醒了过来，却见寒灯如豆，一名年轻侍卫正蹲在床榻前朝他微笑，不由一愣，问道：“你不是晋王的随身侍卫么，如何还在这里？”那侍卫正是阿图，笑道：“小的有天大的好消息来禀告官家。”

赵匡胤道：“什么消息？”阿图道：“官家，你很快就要归天了。”一边笑着，一边伸出手来扼住赵匡胤咽喉，防他出声叫喊。其实就算呼喊也未必有人能听见，外面天寒地冻，寒风呼啸不止，侍从们早冻得分不清东南西北，裹紧外衣，正不知蜷缩在哪个角落跺脚呵气暖手呢。

赵匡胤本人武艺高强，刚要拿住阿图手腕甩开，却发现浑身上下没有丝毫力气，连一根手指头也动不了，不由得惊恐得睁大了眼睛。

阿图低声道：“官家不要着急，你还有时间，听我把话说完。我本名柴熙让，你可记得我的名字？”

原来阿图才是陈桥兵变当日失踪的柴熙让，潘阆则是后周世宗的第六子柴熙谨，当初为大将潘美收养。符彦卿料到赵匡胤迟早要斩草除根，暗中用一个同样年岁的孩子向潘美换出了柴熙谨，带去大名府，交给普通人家抚养，后来为赵匡胤逼死的潘美的养子其实是假的。阿图和潘阆早在符太后的牵线下相认，虽则同父异母，终究还是血缘至亲。阿图自投靠晋王后，行事狠辣有效，深得赵光义欢心，甚至当他不得不跟随赵匡胤出巡洛阳时，便命阿图在府中主事。放火烧掉袁氏藏书楼、杀死袁庆，也是阿图派人所为，目的在于保护他弟弟潘阆的身份不必提早暴露。

至于阿图如何知道自己的后周皇族身份，则更是一段奇遇。他因逃避开封府追捕，躲进了鬼樊楼，那里有不少美貌女子可供淫乐，倒也过得逍遥快活。某一日，他忽然遇到一名做苦役的妇人，那妇人看到他后颈正中的黑色胎记，一口叫出了他的小名“阿图”，又称他的本名叫柴熙让。原来那妇人姜氏原是符太后身边的亲信宫女，陈桥兵变当日，她抱着柴熙让趁乱逃出皇宫。可是当日城中乱兵汹汹，姜氏边逃边躲，意外与阿图失散。她四处寻找，也没有结果。混了几年，她上街时忽被强人绑架，蒙住眼睛带来了鬼樊楼，先是供男人奸淫玩乐，玩厌了又逼她做苦役，竟已有十余年。阿图得知自己原来是前朝皇子身份，既咬牙又切齿，决意向夺走他身份的赵匡胤报复。姜氏早留意到鬼樊楼的一道出口，特意指给阿图，他最终装死逃了出来，想方设法混进符府来找符太后，符太后居然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母子抱头痛哭。阿图发誓要让赵匡胤尝到众叛亲离的滋味，便立即投靠晋王赵光义，告知他以前的主人李稍其实是契丹奸细，以此为进阶得到了信任。他残酷地对待李雪梅，自然是因为她契丹公主的身份，而放她逃走，则是要让她有朝一日有机会向大宋报复。至于他利用高琼杀死林绛，原因更加简单——林绛早同意交出传国玉玺，条件是杀死大宋皇帝赵匡胤和南唐国主李煜。阿图知道今晚晋王将害死皇兄夺位，只要再杀死已经沦为阶下囚的南唐国主李煜，便可以从容让林绛说出传国玉玺的下落，而他绝对不能让传国玉玺落入大宋之手。

阿图自然不必对眼前濒死的赵匡胤说这些，他只要讲出自己的真名便足以令官家震动。赵匡胤“嗬嗬”两声，阿图便略微松开一些，好让他

说出话来。

赵匡胤道：“你……你难道是想恢复大周、夺取皇位么？”阿图道：“哈哈，官家，你太小瞧我了，我并不贪慕荣华富贵，对官家屁股下的宝座也根本没有兴趣。我最大的心愿，只是要你尝尝被至亲至信的人背叛的滋味。噢，小的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官家，是晋王命小的在酒中下了毒，他自己早就服了解药。”

赵匡胤眼睛圆睁，喉咙咕噜响了几声，却说不出话来。阿图知道药力已经奏效，便松开手，笑道：“这是你该得的报应。自从陈桥兵变那一刻起，这就成了你的宿命。老实说，你弟弟晋王比我想的要狠毒多了，根本不用我挑拨，他早就决定要杀你。而且就算你死了，这件事也不会就此了结，杀兄夺位的阴影会萦绕他终身，也会笼罩他的子子孙孙，笼罩你们大宋王朝。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促使晋王除掉你的三弟以及你的两个亲生儿子。”

赵匡胤脸涨得青紫，死死瞪着阿图，他心中怒极恨极，却说不出一个字来。他想要杀死眼前这个笑容满面的年轻人，将其碎尸万段，最终他明白这不过是徒劳无功。到最后一刻，绝望自四周向他逼拢过来，仿若潮水一般，湮没了全身，他终于决定放弃挣扎反抗。一时间，回想起无数往事来——流着鼻涕的小弟弟怯生生地跟在身后，总是跟不上脚步，他不得不转回去牵起他的小手……

原来世间总有比权势更可贵的东西——亲情，也总有比权势更可怕的东西——背叛。那一刻，赵匡胤深切体会到了秦相李斯^[15]临死前的感受，两颗大大的泪珠滚出了他的眼眶。

恍然间，他又听见了海东青振翅腾空的声音，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象着他的飞翔，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凌风的神鹰，俯视寰宇，俯视人间。

一切都静寂了下来。

万岁殿中的两个人，一个得偿所愿，心满意足地看着仇人在眼前死

去；一个追悔莫及，终以遗恨终天。

外面雪下得更大了。白色的精灵穿越无尽的黑暗，从空中轻巧飘洒而下，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皇宫也被白幕紧紧裹住，似乎连时间也被隔在了雪幕之外。皑皑白雪皆苍茫，俯仰之间，已不知身处何所。

雪满梁园，皑皑白矣。百里汴河，缟带素矣。

明月谁为主，江山暗换人。

[1]史载李煜丰额骀齿，一目重瞳子，即所谓的“双瞳孔”。相术认为重瞳是异相、吉相，上古的舜、西楚霸王项羽都是重瞳。

[2]向敏中曾孙女向氏为宋神宗赵顼皇后，不听重臣劝阻，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宋徽宗）为帝，对北宋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3]董仲舒：西汉儒学名臣，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将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其建议，将儒学定为官方哲学。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理论基础。其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4]耶律倍为辽人中博学多才者，通阴阳，知音律，工辽、汉文章，善画契丹人物，因其长期居住中原，画风对后世影响很大。《东丹王出行图》为其人物画精品，画中东丹王即为耶律倍本人。此画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5]宋初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南唐初定时，南唐降官均穿绿色官服，不论官品高下。

[6]燕：指辽国人控制的燕云十六州。晋：指北汉控制的太原一带。

[7]杭州：今浙江杭州。

[8]洞庭：洞庭湖；彭蠡：鄱阳湖；河济：河指黄河，济指济水；伊阙：春秋时关塞，地势险要，在今河南洛阳南；羊肠：即羊肠坂，在山西境内；孟门：即孟门山，在太行山东；太行：即太行山；常山：即恒山，在山西境内；大河：即黄河。

[9]赵匡胤生父葬在巩县（今河南），名安陵。

[10]司寇参军：专治刑狱的地方官员，置于宋初，人选基本都是新及第进士或明经等。

[11]后改名为崇政殿。用“武”字命名宫殿的做法由来已久，汉代有“正武殿”、“玄武殿”，唐玄宗即位初有“讲武殿”，表示崇尚武德、武功之意。而五代时武夫当道，以“武”命名宫殿更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唯独到了宋朝，以武将起家的赵氏大力推行“崇文抑武”，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将“讲武殿”改为“崇政殿”。

[12]王嗣宗中状元经历为真实史实。他本人逸闻趣事颇多：如任度支判官时，因妻子病急，夜撬衙门取药，被罢官；召拜御史中丞后，经常在朝内高声诋毁他人，又被遣出京；任枢密副

使时，与枢密使寇准不和，屡屡上疏辞职，成为京师笑谈；他曾训斥宋白等老臣七十不致仕（退休），晚年染病后贪图厚禄，也拒不离职，为人轻视。寇准为宰相后，强命他以左屯卫上将军、检校太尉身份致仕。王嗣宗又上表请求面辞皇帝，得宋真宗赐钱百万。

[13]食邑：指封地。

[14]坤宁殿：宋代皇后的住所。

[15]李斯：秦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传国玉玺玺文即为其所书），协助秦国统一天下。后为秦朝丞相，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与赵高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为赵高所忌，诬其谋反，腰斩于市。李斯在世时经常与儿子到东门打猎，被杀之前仍念念不忘，对儿子道：“我再想和你出上蔡东门，牵黄犬，逐狡兔，还能得到吗？”原文为：“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尾声

北宋皇帝除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本人外，其余都是赵光义
的子孙；而南宋皇帝除宋高宗赵构外，余者均是赵匡胤的后裔。

次

日凌晨，内侍行首王继恩入万岁殿中，发现皇帝已无呼吸，驾崩多时，大惊失色，急忙派人飞报皇后。宋皇后赶来看过后，强忍悲恸，命王继恩速去召出阁后已经搬出宫外居住的皇次子赵德芳入宫。

王继恩冒雪出宫，却不奉皇后命去召赵德芳，而是径直来到晋王府。开封府押衙程德玄正坐在晋王府门外，似正在等人到来一般。

王继恩十分惊讶，问道：“程押衙怎么会坐在这里？”程德玄道：“前夜二鼓时分，有人在我家大门口唤我出去，说是晋王召见。但我出门一看，发现并没有人。如此反复了三次。我因为担心晋王真的有病，便前来晋王府探视，正在门口休息，就看见大官来了。”

王继恩听了程德玄的话，更加惊异，也不知道是该相信还是该怀疑，于是二人一道叩门而入。

几近天亮，晋王犹未歇息，正坐在灯下看书，忽听到王继恩禀报皇兄暴逝，满脸讶异，却犹豫不肯立即前往皇宫继位，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进来内室，室中等候的并不是晋王妃李氏或是其他得宠的侍妾，而是阿图。

阿图早听见外面的对话，笑道：“恭喜大王，事情当真成了。”赵光义道：“嗯，全亏你当机立断，不然……”袖中陡然甩出一把匕首，刺入阿图心口。

阿图跌坐在椅子中，先是愕然，随即惨笑道：“我替大王杀兄夺位，早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不过，大王不该杀我灭口。”赵光义阴阴笑道：“不仅仅是要杀你灭口。本王早听说你去见过符太后好几次，一直对你身份有所怀疑，你的年纪跟那失踪的柴熙让相仿，面貌跟昔日周世宗也有几分相似，你以为本王想不到么？”

阿图这才知道赵光义早已对自己身份起疑，一直隐忍不发，反而重用自己，无非是要借自己的手杀死皇兄赵匡胤，因为君主至高无上，平常人根本没有杀死皇帝的胆子。

果听见赵光义道：“你做事极对本王胃口，是个难得的人才，本来本王还在犹豫要不要杀你灭口，若不是适才高琼禀告你下手杀死了林绛，本王还真下不了决心。你果真能料到本王的每一步计划，当真是其心可诛。”

原来阿图去密室提李雪梅时，高琼一直暗中尾随，后来亲眼见到潘阗带了李雪梅出府，虽不知道其中究竟，却也明白了阿图没有骗人。忙回来偷了晋王金牌，赶去兴国坊将金牌交给李雪梅。再赶回晋王府地牢。林绛被囚禁两年有余，遍受酷刑，好几次无法挺下去，都谎称要将秘密告诉高琼一人，高琼也由此频繁出入地牢。侍卫见他到来，也不起疑。高琼径直进来囚室，转到林绛身后，取出阿图交给他的匕首，一刀捅入背心。等了一会儿，这才惊叫道：“犯人早死了！你们是怎么当的差？”侍卫闻言大惊失色，林绛手脚均被锁住，防他自杀，却不知道他如何死在了牢里。那契丹女子箫箫便是有一日松了枷锁后，一头在墙上撞死，害得当日所有当值侍卫均挨了军棍。林绛远比箫箫重要，他若死去，怕是侍卫们个个小命难保，当即要派人飞报晋王。高琼道：“晋王被官家召入宫中，我去堂前等候，大王回来，自会禀报。”侍卫苦苦哀求，务请高琼多说好话。高琼道：“犯人好好的是自己死掉么？你们玩忽职守还敢让我替你们求情？”侍卫呼啦啦全都跪下。高琼这才问道：“今日还有谁来过？”侍卫道：“只有阿图和官人。”高琼便命侍卫去检视尸首，侍卫发现林绛背心的匕首，如获至宝，连声道：“是阿图的匕首。”高琼道：“你们先别张扬，我自会如实禀报大王。”遂来到前府迎候。一直到后半夜，赵光义才姗姗回来，眉头紧锁，心事重重，身边居然也不见阿图。高琼虽然诧异，也不敢多问，忙上前禀告林绛被人杀死，背心上的匕首是阿图的。赵光义居然并不吃惊，只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挥手命高琼退下。高琼知道晋王在林绛身上，务必要得到传国玉玺的下落，这人忽然死去，对他是个打击，当暴跳如雷才是，如何会这般不动声色？当真冷静得不可思议。又过了一个多时辰，阿图快马驰回晋王府，赵光义立即只召他一人进密室，得知皇帝确实已死的消息后，又派程德玄到晋王府门前迎候。

阿图听说赵光义怪自己杀了林绛，道：“不是我，是高琼……”随即明白辩解无用，便大笑起来。赵光义道：“你死到临头，还笑什么？”阿

图道：“就算是我杀了林绛又如何？我早从林绛口中知道了传国玉玺下落。”

赵光义这才吃了一惊，道：“林绛怎么会告诉你传国玉玺下落？”阿图道：“我告诉他我就是柴熙让，他能不告诉我么？我们两个有一样的目的，就是要搞垮你们……你们大宋……”赵光义道：“可惜你们都没有机会了。”阿图道：“有，我还有两个兄弟，熙谨，熙诲，你见过他们的，他们就在你……晋王……的身边……”头一歪，就此死去。

赵光义不免又恨又悔，暗道：“真不该一刀杀了他，该先好好拷问清楚。”忽听得外面王继恩大声喊道：“大王，时间太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他违抗皇后命令，私自来找晋王，冒了掉脑袋的风险，自然不能让赵德芳抢先入宫继位。

赵光义听到催促，立即出室，带着程德玄及大批侍卫跟着王继恩赶往宫中。

到了万岁殿外，王继恩请赵光义在外稍候，自己先进去通报。程德玄却一挥袖子，不耐烦地道：“怎敢劳晋王等候？”径直领着赵光义闯入殿内。

宋皇后听说王继恩回来，忙扬声问道：“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回答道：“晋王到了。”

宋皇后乍然看到赵光义，心中一凉，知道大势已去，泪水夺眶而出，只得上前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一声“官家”，表示承认了赵光义就是继任的皇帝。赵光义心满意足，忙安慰道：“大家共保富贵，不要过于忧伤。”

公元976年，开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晋王赵光义即帝位，即为宋太宗。他一登上大宝之位，立即销毁了兄长的“大宋受命之宝”，自制一方“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突出自己继承大统是承天受命。

又任命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赵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赵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

所有晋王府心腹幕僚均得到升迁，如程德玄拜翰林使，马韶任司天监主簿，高琼升御龙直指挥使等。至于那些并非晋王的官员，也一样得到提拔，如与皇长子赵德昭亲近的开封府判官程羽被任为给事中，权知开封府；殿前司指挥使皇甫继明是太祖亲信，被擢升为禁卫军上军捧日军都指挥使，兼领澶州刺史；主持汴河排岸司事务的侍禁田重素来不买晋王的账，当面拒绝过晋王派人送来的酒肉，也被升为禁卫军龙卫指挥使。

赵光义又亲自拟定兄长谥号为“英武圣文神德皇帝”，陵墓名为“永昌”，命德昭、德芳兄弟及太祖的三个女儿依旧称皇子、皇女，不改变称呼。

尽管新皇帝继位后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抚慰人心，但先皇离奇暴毙毕竟不同寻常，尤其当晚只有太祖皇帝和晋王在殿中饮酒，殿外侍从只看见灯烛映窗，烛影摇红，听到柱斧砍地，斧声凿凿。至于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无人知道。

而更令人困惑的是，赵光义在其兄晏驾的第二天便急急忙忙将只剩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违背了逾年才改元的惯例。于是流言纷起。

赵光义在“斧声烛影”的重重迷雾中即位，心知有得位不正之名，人心难服，既已失去传国玉玺下落，便只能倚仗建立不世之功来巩固政权。恰好赵匡胤当政时极为节俭，所置封桩库中金帛如山，当赵光义亲眼看到时也不免啧啧慨叹，道：“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有这么多钱，不用发愁军费，遂决意兴兵讨伐北汉。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皇帝赵光义亲率大军出征北汉，希望攻灭北汉来实现兄长未能完成的功业，以树立威望。路过澶州时，有一县吏于路中献策言事。赵光义听说此人姓宋名捷，极为高兴，道：“宋捷，宋捷，宋朝大捷！”认定必克北汉。

宋师出军时，辽国曾派遣使者出使宋朝，质问兴兵北伐的原因。赵光义答复道：“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表示只要辽国不出兵援助北汉，那么太宗皇帝仍然会维持之前太祖

皇帝与辽国签订的合约，不然将兵戎相见。

宋军兵围太原后，辽国派出数万骑兵赶来解围，但中途为宋军截击。北汉皇帝刘继元内外交困，不得已出城投降，北汉遂告灭亡。赵光义早就厌恶太原有龙气的说法，派兵在太原城内纵火焚烧庐舍，彻底焚毁了这座著名的龙城^[1]。大火起时，城中尚有许多百姓来不及转移，均为大火所吞没。

河东之战，大宋虽大获全胜，得十州四十县，然北汉国力凋敝，国困民穷，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好处，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远远胜过物质上的利益。

倒也不是全无收获。赵光义极其赏识北汉名将刘继业，太祖皇帝在位时代表北汉出使大宋的使者刘延朗即为其第六子，其妻则是宋臣折御卿的亲姊姊。宋军大军压境后，北汉君臣人心惶惶，唯独刘继业在太原城头防守苦战，甚至北汉皇帝刘继元投降以后，还在坚持战斗，赵光义爱其忠勇，很想招为己用，于是派折御卿去招降姊夫。折御卿晓以利害，刘继业为保全城中百姓，北面再拜，这才释甲开城，迎接宋军。赵光义大喜，立即授刘继业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并加厚赐，复姓杨，名业。之后杨业成为宋朝著名将领，史称杨令公，其本人与后代的事迹被演绎成各种各样的戏曲和故事，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杨家将》。赵光义又令杨业第六子杨延朗在军前演练著名的杨家枪，叹为观止，命人画下招式教习宋军。

赵光义自觉奇功盖世，志得意满，不顾之前与辽国的合约，欲乘胜北伐，志在夺取燕云。之前太祖皇帝在世时，一直对辽国采取守势，设立封桩库，预备以重金赎回燕云十六州。后辽国汉人重臣韩德让代表契丹与大宋签署协议，约定互不侵犯，也默许等赵匡胤的封桩库积满五百万贯钱时，便将燕云还给中原。赵光义擅自开战，用的就是封桩库的钱，不仅撕毁了合约，也等于让赵匡胤用金钱和平解决燕云十六州的努力完全付诸流水。

事实正如赵匡胤在世时所预料的那样，契丹乃大宋第一劲敌，其铁骑军力远胜北汉。赵光义轻率北征，立即陷入辽国骑兵的包围中。几番恶战下来，宋军大败不说，连赵光义本人的屁股也中了两箭。据说射中

赵光义的是一名辽国女将，骑术精湛，脸上文有两朵鲜红的梅花，十分醒目。若不是北汉降将杨业拼死相救，护着赵光义杀出重围，只怕大宋皇帝就要成为辽国女将的俘虏。

此为大宋立国以来第一次采取攻势，与辽国正面交锋，宋军的失利不仅是一场败仗，也成为宋朝积弱的开始。

宋军一败涂地，溃散途中，赵光义一度失踪，去向不明。军中以为皇帝已死于乱军中，因国不可一日无君，一些人准备立跟随大军出征的武功郡王赵德昭为帝。正行事时，赵光义又离奇归来，与事者均惶恐不安。回去开封后不久，赵德昭即在被赵光义厉声呵斥后自杀身亡。

一年多后，赵匡胤最小的儿子赵德芳神秘暴病身亡，年仅二十三岁。至此，赵匡胤之子全部死去，愈发加重了“斧声烛影”的迷雾。

为了澄清流言，赵光义不得不重新启用宿敌赵普为宰相，令其将生母杜太后临终遗言公诸于世，证实太祖皇帝是遵照太后遗命传位给自己，打算以此膺服人心。赵普之前任宰相时，班次在赵光义之上，二人争权多年，后以赵普失利被罢宰相告终。赵普为讨好新皇帝，为重新回到中枢位置，又献上“金匮誓书”之计——他曾奉命将杜太后临终遗命写成誓书，末尾还署上“臣普记”，封存在金匮之中。赵光义大喜过望，命赵普依计行事，赵普迅即向世人公布了誓书一说，称杜太后留有遗命：太祖皇帝将来须将帝位先传光义，光义再传廷美，廷美传于德昭，此即著名的“金匮之盟”。然因事隔太祖之死已有六年之久，时人多怀疑是赵光义勾结赵普所编造出来的谎言。

齐王赵廷美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也在誓书名单上，喜之不胜，颇以储君自居。他也如当年的晋王一样，广结朝臣，交游俊杰，如宰相卢多逊、都指挥使皇甫继明、名士潘阆经常出入其门下。

很快，赵普得到赵光义授意，上书告发赵廷美、卢多逊谋反。二人立即被逮捕下狱，以谋逆罪被流放，卢多逊流放海岛，赵廷美幽禁于房州，即后周废帝柴宗训暴毙之处，最终忧悸死于贬所。受到牵连的人极多，包括都指挥使皇甫继明等，只有赵廷美心腹谋士潘阆神奇逃走，不知所踪，赵光义派人追捕多年，也未有所获。直到后来宋真宗即位，潘

闻才被地方官府意外捕获，械送京师。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宋真宗亲自召见交谈后，不仅无罪开释，还任命潘阆为滁州参军。后来潘阆以诗名显达，其生平所为亦扑朔迷离，引来诸多猜测。

至于传国玉玺，一直无人知其下落。到北宋哲宗时，有农夫段义耕田时发现一方玉玺，上交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秦始皇所制传国玉玺。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遂成历史之谜。

即使有了传国玉玺，依然没能镇守住大宋江山。公元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女真铁骑踏进开封，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均当了金人俘虏。宋宫中所有的法驾、卤簿等仪仗法物、宫中用品、书籍、印板、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各州府地图，连同宫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包括那方真伪难辨的传国玉玺，全部被金人席卷北上。北宋就此灭亡，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外族统治中国。

最为离奇的是，传闻金军统帅完颜宗望^[2]的相貌跟宋太祖赵匡胤一模一样，民间纷纷猜疑完颜宗望是赵匡胤转世，前来报宋太宗赵光义夺国之仇。

同年，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3]即位，重新建立宋王朝，史称“南宋”。因其无子，遂宋太祖七世孙赵昀为养子，立为储君。因而北宋皇帝除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本人外，其余都是赵光义的子子孙孙；而南宋皇帝除宋高宗赵构外，余者均是赵匡胤的后裔。

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因果循环的报应？

后人有鼓词唱道——正是那：“日上三竿眠不起，算来名利不如闲。”从古来争名夺利的不干净，教俺这江湖老子白眼看。陈桥兵变道的是“禅了位”，那柴家的孩子他懂得什么？你看他作张作致装没事，可不知好凑手的黄袍那里拿？“有大志”说出得意话，那个撒气的筒子吃亏他妈！让天下依从老婆口，净落得烛影斧声响嗑叉！说不尽大宋无寸干净土，你看那一个汉寝唐陵不是栖霞？

^[1]唐高祖李渊从太原晋阳宫起兵，一手打下了大唐江山，因而太原是唐朝发祥之地，由此得

了“龙城”的外号。

[2]完颜宗望：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次子，又叫斡离不。

[3]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斧声烛影》大事编年

公元960年 建隆元年

正月，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逼使周恭帝柴宗训禅位，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

公元961年 建隆二年

赵匡胤生母杜太后死；南唐中主李璟卒，子李煜即位，史称后主；赵匡胤宴请禁军宿将，在酒宴中罢免众人军职，即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不久，赵匡胤以同样方法罢免了各藩镇的节度使。至此，禁军与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手里。

公元962年 建隆三年

割据湖南的周氏政权和割据江陵的荆南高继冲政权被宋军消灭；赵匡胤秘密刻一碑，立于寝殿之夹室，称为誓碑。誓词内容大略为：一、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要求子孙遵守。

公元964年 乾德二年

赵匡胤命大将王全斌统兵伐蜀。

公元965年 乾德三年

宋师平蜀，蜀主孟昶出降；王全斌等将领日夜宴饮，不恤军务，将士恃功骄恣，大肆掳掠，导致蜀兵重新揭竿作乱；王全斌无故屠杀二万七千名投降的蜀兵将士；蜀主孟昶被押送汴京，数日后暴死，其妃花蕊夫人被收入宫中。

公元967年 乾德五年

赵匡胤赏罚讨蜀将领。御史台召集百官，审议王全斌罪状，百官认为应诛杀王全斌，以谢蜀民。赵匡胤因其平蜀有功，赦其罪，贬斥出京，为崇义留后。

公元968年 乾德六年 开宝元年

北汉皇帝刘钧死，年四十三岁，谥号孝和皇帝，庙号睿宗；养子刘继恩继位；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发兵攻打北汉；北汉内讧，刘继恩被杀，刘继元嗣立，派使者向辽国求援。

公元969年 开宝二年

辽穆宗耶律璟（辽太宗长子）为政荒淫，嗜酒如命，滥杀无辜，被近侍杀死；赵匡胤亲征北汉，围太原不下，宋军死伤惨重，遂班师回京。

公元970年 开宝三年

宋将潘美平广州南汉政权，国主刘鋹素服出降；赵匡胤授刘鋹为检校太保右千牛卫大将军，封恩赦侯。

公元971年 开宝四年

南唐国主李煜之弟李从善来开封朝贡方物，被赵匡胤留做人质。

公元972年 开宝五年

宋平南汉后，南唐主李煜惶恐异常，大更制度，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以此修藩臣之礼，谄媚大宋；枢密使李崇矩将女儿嫁给宰相赵普的儿子赵承宗，犯赵匡胤大忌，被罢出京师；赵匡胤禁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禁僧道私习天文、地理。

公元973年 开宝六年

后周恭帝柴宗训暴毙于房州；赵匡胤亲自复试举人，殿试从此成为常式；赵普被罢宰相位，皇弟赵光义封晋王，是宋朝立国后所封的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王，班列宰相之上。

公元974年 开宝七年

南唐人樊若水降宋，献长江形势图；赵匡胤按照樊若水计策，派人往荆湖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知制诰李穆出使江南，召李煜入朝，李煜拒绝；赵匡胤命大将曹彬攻南唐，宋军在采石矶以预制浮桥渡江。

公元975年 开宝八年

宋军陷江南金陵一座孤城，李煜率臣领旨军门奉表纳降，曹彬令李煜与汤悦等四十余人同赴汴京；吴越王钱俶入朝。

公元976年 开宝九年 太平兴国元年

赵匡胤于宣德门受俘；赵匡胤率群臣巡西京洛阳，预备迁都，遭晋王和群臣反对；赵匡胤死于万岁殿中，晋王赵光义即位，改开宝九年为太平兴国元年；命天下搜捕所有知天文术数者押送京师，敢藏匿者斩首示众，告发者赏钱三十万。

公元977年 太平兴国二年

起居舍人辛仲甫出使辽国，辽景宗问道：“听说贵朝的党进骁勇无比，像党进这样的骁将有多少人？”辛仲甫答道：“我朝名将辈出，像党进这样的将才不可胜数。”赵光义命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赵光义亲到讲武殿取进士、诸科共五百人，此一年所取中进士数目超过其兄在位时取士的总数，此为典型的收买人心以稳定局面之举；选取各地捕获的天文术士中优秀者送司天台，其余黥面后流放海岛；诏令禁印天文卜相等书，私习者斩。

公元978年 太平兴国三年

赵光义召吴越王钱俶入朝，软禁在开封，尽收吴越土地；南唐国主李煜因妻子周嘉敏为赵光义霸占，多有怨词，赵光义得知后令与李煜交好的赵廷美赐其牵机药而死。

公元979年 太平兴国四年

赵光义御驾亲征北汉，北汉灭亡；宋军焚毁太原城；宋师大败于契丹军，赵光义屁股中两箭，军中曾谋立赵德昭为帝；返回开封后，赵德昭被逼自刎。

公元980年，太平兴国五年

向敏中、张咏、寇准、王旦、李沆、苏易简、宋湜等人于本年中进士，后来均成为一代名臣。

公元981年，太平兴国六年

赵德芳暴卒，年仅二十三岁；赵光义因许多案件越年而未判，诏立三限之制，规定大事不过四十日，中事不过三十日，小事不过十日，不须追捕而又容易判决的案件不过三日，令天下不得有滞案。诏令长吏集官属同审案犯，不得委之胥吏。

公元982年，太平兴国七年

赵廷美因谋反罪名罢免开封尹，举家迁居西京洛阳；辽景宗耶律贤亲自率将士越境南侵，被宋军大败于满城；不久耶律贤去世，其长子梁王耶律隆绪即位，即辽圣宗，其母承天皇太后萧绰（萧燕燕）摄政。

公元984年，雍熙元年

魏王赵廷美举家迁至房州，不久吐血而亡。至此，金匱誓书上除赵光义本人外，余人全部死去，再无人能对其皇位构成威胁，他也终于可以顺利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书中人物补记

1. 知音在何处，凝寂欲销魂——张咏

张咏（946～1015年），字复之，自号乖崖，濮州鄄城人，是宋臣中极为传奇的人物，不仅在世时已名倾朝野，更是在死后为无数士大夫交口称颂。北宋名相王安石评价说：“忠定公（张咏谥忠定）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称之，岂不以刚毅正直，有劳于世若公者之少欤！”名相韩琦撰《张咏神道碑》云：“张公以魁奇豪杰之才，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世伟人也。”南宋名诗人刘克庄作诗赞美张咏道：“军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崖。”范老指范仲淹，乖崖则是张咏的号，可见张咏在朝野影响之大。

张咏不仅政绩突出，而且文武双全，剑术高明。他年轻时漫游全国各地十余年，留下许多佳话。据宋人刘斧《青琐高议》记载：张咏有一次回老家时路过汤阴，县令和他相谈投机，赠送了十贯钱和一些布帛。十贯有一万个铜钱，数目不算小，装起来有一大袋子，张咏将钱和布帛驮在驴背上，和小童一道赶驴回家。有人警告他说：“回去的路上夜间要宿店，那里人烟稀少，常有歹人出没，很不安全，还是等到有其他客商后结伴同行，较为稳便。”张咏道：“现在已经到了秋天，天气渐渐冷了，父母年纪已大，没有寒衣御冬，我怎么能在这里多停留？”只背了一柄短剑便即启程。

走了三十余里，天渐渐黑下来了，路边只有间孤零零的小客栈，张咏便去投宿。客栈主人是个老头，有两个儿子，见张咏的驴子上带了大量钱财，很是欢喜，悄声议论道：“今晚上有大生意了！”张咏暗中听见，知道店翁不怀好意，于是预先砍了一大捆柳枝放在房子里。店翁问道：“那是用来干什么的？”张咏说：“明天天没亮就要赶路，路上用来当

火把照明。”

刚到半夜，店翁打发他大儿子来叫门：“鸡已经打鸣了，秀才可以上路了！”张咏一声不响。大儿子听到无人答应，便来推门。张咏早已有备，先用木床顶住左边的一扇门，又用手挡住右边另一扇门。大儿子反复用力推门，张咏突然松手退开，大儿子毫无防备，跌了进来。张咏回手一剑，将他杀了，随即将门关上。

过不多时，店翁的二儿子又到了，张咏仍依样画葫芦将他杀死，持剑去寻店翁，只见他正在烤火搔痒，甚是舒服，当即一剑将他脑袋割了下来。这才招呼小童赶驴出门，点燃事先准备好的柳枝，一把火烧掉了客栈。走了二十里天才大亮。第二天，后面跟上来的人纷纷说：“前面那家客店不慎失火，全家都被烧死了。”

又据宋人王巩所著《闻见近录》记载：张咏客居长安时，夜里听见隔壁有人号哭，不由心生好奇，叩门问原因。原来隔邻的主人是一名奉派异乡任官的官员，因曾私自挪用公款，被手下恶仆抓住把柄，自此一直受恶仆要挟，甚至要强娶他女儿为妻。张咏了解事情真相后，第二天故意来到官员家拜访，假意要商借恶仆陪他探访亲戚。那恶仆本来不愿意，几经催促，才勉强随张咏上路。两人骑马出城后，行经一处山崖边，张咏一一数落恶仆罪状，趁恶仆震惊分神时，抽出袖中木棍，向恶仆挥去，恶仆当场坠崖而死。张咏不动声色，坦然回城，对那官员说：“那个仆人不会再来了，你赶紧辞官回到你的家乡吧，以后做人行事要谨慎小心点。”极有游侠色彩。张咏自己曾对朋友说：“张咏幸好生在太平盛世，读书自律，若是生在乱世，那真不堪设想了。”

张咏性格刚烈暴躁，是出了名的急性子。他有一次戴着头巾吃馄饨，偏偏那头巾的带子长了点儿，连着几次垂到了馄饨碗里。张咏登时火冒三丈，一把将头巾拽下来塞进碗中，高声嚷道：“就让你吃吧！”自己则扔下勺子站起身走了。

这则有趣的故事仅仅反映了张咏性格的一个侧面。在历史上，张咏还以好读书、喜藏书而闻名。他出身贫寒，家里穷得买不起书，渴望读书的他只好到有书的人家恳求借阅，借到手之后，先手抄下来，然后再详细苦读。他十分勤奋，因家中没有书桌，就背靠着院子里大树的树干

读书，一篇文章读不完，决不进屋歇息。张咏有《劝学》诗：“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正是他青年时代刻苦攻读的真实写照。

张咏进士及第后步入仕途，官俸几乎都用来买书，时人称他“不事产业聚典籍”，意思是说，他有钱不买房、不置产业，一心只顾着买书。久而久之，张咏的藏书竟有近万卷之多，除正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包括医药、种树甚至卜筮方面的书。尽管后来官居显要，张咏却一有闲暇，就躲进书房读书，“力学求之，于今不倦”，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痴。

张咏初入仕途时被分发任崇阳（今湖北崇阳）县令。刚到崇阳城门时，见到一农民自城中买菜回村，张咏勃然大怒，命人捉住老农，责罚他有地不种菜自用，又下令乡村农户都必须自种菜吃，不然要重罚。百余年后，崇阳百姓犹称萝卜为“张知县菜”。

崇阳一带百姓一向以种茶为生。张咏得知后说：“茶得利多，以后官府一定会权衡利害改变政策，不如早点自行更改。”于是下令砍掉茶树，拔茶栽桑，养蚕发展丝绢生产；又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百姓纷纷叫苦。不久，朝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榷茶（即对茶叶实行专卖），鄂州其他各地茶园户或破产失业或贫困不堪，独崇阳县桑树成林，丝绢年产百万匹，百姓以缣纳税，生活安定富足。

张咏任崇阳县令时，发现管钱小吏偷了一文铜钱藏在头巾里带出库房，于是下令杖责作为惩戒。小吏很是不满，嚷道：“我不过是偷了一文钱，你竟因此打我，但你敢杀我吗？”张咏大怒，当即写了四句判词道：“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拔剑，亲自斩杀了小吏，再行公文报省府自劾。当时朝廷驾驭地方官员松弛，司法粗糙，地方长官越法杀人是常有之事，省府也不予追究。然而此事震动崇阳，从此全县公事肃然，再无敢蚀公贪污者。张咏三年任满还朝，崇阳百姓感其政绩功德，建祠敬祀至今。

张咏性格刚直，刚愎自用，治才强干，为官理事尚严猛，多有政绩。他从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派人做耳目，而是不厌其烦地亲自到民间探访民情。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张咏答道：“别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会扰乱我的视听。我只是分别了解各方面的人，反复询问，而不只

听一面之词。向君子询问得到的是君子之见，向小人询问得到的是小人之见。虽然各人都可能有所隐瞒，但真实情况也就可以了解到十之八九了。”问者当即感慨道：“张公算得上绝顶聪明的人。”

张咏生平政绩，以治蜀最为突出。宋太宗淳化年间，四川发生王小波、李顺起义，朝廷派王继恩（即《斧声烛影》小说中的内侍行首）任招安使前去镇压，同时任命张咏参赞军务，安抚地方。起义虽然平定，但太监王继恩统军无方，与当年的王全斌一样纵兵扰乱民间，深以为患。王继恩还派兵捉了许多所谓的“乱党”交给张咏治罪，张咏二话不说，将这些人尽数放了。王继恩大怒。张咏道：“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有何不可哉？”王继恩这才无话可说。

王继恩部下居功骄横，恣意妄为，常常仗势欺人，勒取民间财物。张咏派人捕捉，也不向王继恩交代，命人直接将这士兵投入井中淹死，对外则声称是畏罪自杀。王继恩心知肚明，可自己理亏，也不敢向张咏责问，双方都假装不知，安然无事。王继恩部下见张咏手段厉害，不得不规矩起来。后来张咏干脆密奏请朝廷召王继恩回朝。

当时蜀中有谣言说：“一白头翁午后吃人，无论男女。”张咏坚决不信，派人深入调查，揪出造谣者，立斩示众，谣言顿息。

有一日阅军，张咏带着侍从刚入操场，一伙兵卒蜂拥至马前，群呼：“万岁！万岁！”势欲哗变。张咏镇定异常，从容下马，面朝开封方向跪下，也大呼“万岁”，众士卒从呼。张咏再从容上马，缓缓向阅兵台行进，举手即将一场即将发生的哗变消灭于斯须之间。寇准后来也遭遇过类似的“万岁”事件，却因为乏于应对之策，被对手弹劾去职。明人郑暄在其《昨非庵日纂》中评论道：“大抵天下事出于熟计深思，常才可办。惟变起急猝，飘风迅雷，自非英雄盖代之才，应之未有不颠谬者。”张咏的应变之才，堪称盖世。

张咏到四川上任，未携带家眷。属下官吏见他单身一人，处事严峻，都不敢娶侍妾、养婢女。张咏体贴人情，就自己主动买了一名婢女服侍起居。解任回朝时，唤其父母领回嫁人，厚赠婢女妆奁、嫁资。后来娶到婢女的男子大为感激，因为婢女仍是处女。

张咏为这事特意写了一首《孟孟词》：

胡中不识春时节，门外春回花未发。
奴家闻道汉宫春，遥望南天拜新月。
拜新月，攒双眉，别部胡茄声亦悲，低头自叹胡无知。

张咏擅长审案，曾有人将他判决的案例和判词集录编辑刻录成书，名《诚民集》，流传后世。

曾有某农民告状，家中耕牛被人割舌。张咏问农民道：“你曾与谁结怨？”答：“邻人前借粮未予，恐已结怨。”张咏便教老农回家即宰其牛，卖肉于市。老农遵教行事。宋代宰杀耕牛是重罪，随即有人到府署告状，说某农民私宰耕牛。张咏质问告状人说：“你既割人家牛舌，为何又来诬告他私宰耕牛？”告状人惶恐，吐实服罪。

又有一次，一名僧人到府署呈验出家凭牒，被张咏撞见，立即下令以杀人罪名逮捕僧人，交给司理院审理。众官吏均不明白张咏如何判定僧人是杀人凶手。张咏问僧人道：“出家几年了？”答称七年。张咏突然指其额头道：“既然出家七年，为何额头还有头巾系痕？”僧人惶恐服罪，原来他其实是俗民，因与一僧同路，杀僧抢其度牒袈裟，剃发冒为僧人周游撞骗。众官吏无不敬佩张咏明察如神。

张咏任杭州知州时，有个年轻人和姐夫打官司争产业。姐夫说：“岳父逝世时，我小舅子还只三岁，岳父命我管理财产，遗嘱上写明，等小舅子成人后分家产，我得七成，小舅子得三成。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又写明小舅子将来如果不服，可呈官公断。”说着呈上岳父的亲笔遗嘱。张咏看后大为惊叹，叫人取酒浇在地下祭岳父，连赞：“聪明，聪明！”向姐夫道：“你岳父真是明智。他死时儿子只有三岁，托你照料，如果遗嘱不写明分产办法，又或者写明将来你得三成，他得七成，这小孩子只怕早给你害死了，哪里还能长成？”当下判断家产七成归子，三成归婿。当时人人都服张咏明断。

当时江南一带农业歉收，饥荒之际，有很多百姓甘犯禁令、贩卖私

盐（宋代对盐实行垄断经营）度日，官兵捕拿了数百人，张咏随便教训了几句，便都释放了。部属们说：“私盐贩子不加重罚，恐怕难以禁止。”张咏道：“钱塘一带十万户人家，挨饿的有八九成。这些人若不贩盐求生，一旦作乱为盗，用死来换取生存，就成大患了。待秋收之后，百姓有了粮食，再以旧法禁贩私盐。”这年秋天以后，杭州再也没有盐贩子了。

著名诗人潘阆曾写诗赞美张咏知杭政绩，有句云：“贪吏诚守廉，饥民苏今生。钱塘太守贤，好共致太平。”

张咏为文疏通平易，不为崭绝之语。其诗名列西昆体中，为《西昆酬唱集》第十一名。有《乖崖集》传世。现录一首《访人不遇》：

旧径莓苔合，儿童独闭门。
踏霜归远店，凉月照空樽。
雁响蒹葭浦，风惊橘柚村。
知音在何处，凝寂欲销魂。

这首诗写访友不遇返回客店，寒霜、远店、凉月、空樽、雁鸣、风惊等景象栩栩如生，反衬出作者凄清和孤寂的心情。

2．九万鹏霄振翼时，与君同折月在枝——向敏中

向敏中（948～1019年），字常之，开封人。为家中独子，自小父亲管教严厉，养成淳谨端厚的性格。他与张咏、寇准为同科进士，三人终身保持着极好的友谊。宋太宗赵光义曾飞白（一种字体）书向敏中、张咏二人的名字交付中书省，嘱咐道：“此名臣也，朕将用之。”

向敏中在西京洛阳当官时，曾遇到一件疑案：一天有名僧人路过某个村庄，因天色已晚，就向一户人家叩门请求投宿，但主人没有答应。僧人投宿无门，只得暂且栖身在这家门外的车棚里。半夜时分，僧人正睡觉之中，忽然被外面动静惊醒，发现一个强盗拉着一名妇女带着衣物

包裹翻墙而出。僧人心想：“我昨天来借宿，主人不肯收留，现在主人家里人财俱失，明天早上发现了，必然会怪罪于我。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想到这里，僧人决定一走了之。

只是深更半夜，四下乌黑一片，僧人又不熟悉道路，竟失足摔进了一口枯井中。事也凑巧，刚才被强盗劫持的妇女已被杀死，也抛尸在同一口枯井里。僧人一见暗暗叫苦不迭，欲出无门，只好在井中坐等。

第二天天亮，那家主人不见了妇女与财物，沿着脚印追到枯井边，发现了井底下的僧人和女尸，就将僧人扭送到官府。人赃俱在，僧人无法辩解，为免受皮肉之苦，只得含冤承认是他引诱那妇女一起逃跑，由于怕人追来，所以把她杀了扔到了井里，而本人也不慎掉了进去，偷得财物扔在井边，后来不知让什么人拿去了。

供词合情合理，于是就此结案，报到州府批复。州府官吏都认为此案判得对，人证物证俱全，唯独向敏中持有异议，认为所丢财物未能查获，案件存在疑点。他特意重新提审僧人，反复劝说，终于得知真实情况。

为寻找真凶，向敏中秘密派了一个小吏出去查访。一天，小吏来到附近村里的饭馆吃饭，饭馆的老太婆听说他是从城里来的，就问：“那个僧人的案子怎么样了？”小吏骗她说：“听说昨天已经被处决了！”老太婆说：“要是现在再抓到真的凶手会怎么样呢？”小吏肯定地答道：“这个案子已经判决，尽管错了，但如果再抓到真的凶手也不会再问罪了。”老太婆听说后，就凑了过来，悄悄地对小吏说：“这话现在说出来也没有关系了。那个女人实际上是村里的某个年轻人杀的。”说着就指点着小吏看到那户人家。小吏如获至宝，赶紧来到年轻人的家里将其擒获。后经过审问，年轻人招认不讳，又从他家里搜查到了丢失的赃物。无辜蒙冤的僧人被无罪释放。

宋真宗景德年间，辽国举兵犯边，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南），宋真宗御驾亲征。那时，西夏党项人也欲反叛。宋真宗出征前，赐右仆射向敏中一封密诏，将西北边防托付给他，允许他相机行事。向敏中得到密诏后收藏了起来，毫不张扬，只像往常一样管理政事。当时正逢盛大的驱鬼雉会，传闻有禁军士兵要趁雉会时作乱。向敏中命亲信士兵披上

甲冑，事先埋伏在廊下幕布中。第二天，将来宾、幕僚、军官、士兵全部召来，备置酒席，观赏雉会。等到雉人到来后，向敏中忽然举手，埋伏的士兵一拥而上，将雉人全部擒获，果然从他们身上搜出不少短刀匕首。向敏中下令将这些人当场在酒席前斩首，又就地挖坑深埋，然后打扫干净庭院，继续饮酒作乐。外面丝毫不知军乱之事，可见向敏中遇事敏速，极富才略。

向敏中为人清谨，能诗善文，散文如《留别知己序》等志意高远，人称有宰相风度。著有文集十五卷，今已佚。《全宋诗》卷五四录其诗十一首。《全宋文》卷一二九收其文十二篇。现录《寄寇平仲》诗一首：

九万鹏霄振翼时，与君同折月在枝。
细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谁。

平仲即为寇准的字，为向敏中写给同年寇准之作。

3. 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寇准

景德元年（1004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从这一年的正月开始，便有十分不好的兆头，宋朝京师开封连续三次发生了地震，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随后，冀（今河北冀县）、益（今四川成都）、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诸州均发生了地震。

就在这一年，辽军大举攻宋，北方州县频频告急。此时，寇准刚刚当上宰相后不久，历史的风云赋予了他难得的机遇。然而，他个人的命运如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在这一年呈现出戏剧般的色彩，已经昭示出日后的悲剧迹象，悲剧的根源，既与当时的朝政局势有关，也与寇准其人的性情有关。这位民间传说中大名鼎鼎的寇老西，一生宦海沉浮，几起

几伏，大起大落，有三件大事与其个人命运和国家都有紧密关系：一是澶渊之盟，二是轰动一时的“上天书”事件，三是误用丁谓，直接造成了他罢相、复相、再罢相的跌宕生涯。

寇准（962~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少年好学，通晓《左传》等经典古籍。七岁随父登华山时，便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诗句，名噪一时。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的寇准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资格。当时，因宋太宗赵光义多喜录用中年人，有人便劝寇准在殿试的时候多报几岁年龄，以增大录取几率。寇准却严肃地说道：“我正思进取，怎么能欺君瞒上呢！”还是如实申报，结果，寇准凭借满腹经纶，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虚衔），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与寇准同榜中进士者还有李沆、王旦和张咏，这四人后来均成为北宋名臣。

年轻的寇准被赵光义赞为“临事明敏”，颇受赞赏，自步入仕途开始，官运亨通，仕途顺利，加上人长得英俊豪迈，很容易地赢得了一份爱情，娶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开宝皇后）幼妹为妻。尽管寇准春风得意，但他在朝臣中却一直以刚直足智著名，非常之难得。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在大殿奏事，极言利害，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多有抨击。赵光义听不进去，生气地站起来要回内宫。寇准却牛脾气发作，上前扯住赵光义的衣角，非要皇帝听他把话讲完才能走，旁边的大臣都为寇准捏了一把冷汗。事后，赵光义想明白了，反而十分赞赏寇准的执拗，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样。”寇准确实堪比魏徵，然而赵光义无论是文韬还是武略，都与李世民差得太远。

话虽如此，但赵光义对寇准始终不能像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徵那样亲密无间，备加信任，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寇准夫人宋氏是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幼妹。当年大雪之夜，赵匡胤神秘驾崩，宋皇后命宦官王继恩急召赵匡胤幼子赵德芳进宫即位，王继恩却擅作主张，去召了赵光义，于是赵光义即位。然而，宋皇后召赵德芳进宫的一幕，赵光义却始终不能忘记，这也是为什么宋皇后死后，赵光义甘冒天下汹汹之口的议论、下令不准以皇后礼下葬宋氏的原因。赵光义的胸襟气度，也由此可见一斑，这样一个心胸狭隘且急功近利的皇帝，几次北伐契丹失败就不

足为奇了。

寇准真正进入中枢的契机，也与契丹有关。有一次寇准上朝，赵光义正与群臣商议与契丹议和一事。寇准当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契丹屡屡南侵，意在劫掠，只需要加派精兵防守，绝对不能议和，并将战和的利弊做了对比。这件事后，赵光义将寇准提拔为枢密院直学士，寇准一步登天，步入了中枢机构，此时的他还不到三十岁。在各种重大问题上，赵光义也相当重视寇准的意见，为了表示恩宠，还特意将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珍贵玉带中的一条赐给了寇准。

二十九岁时，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已经步入了中枢重臣的行列。他少年得志，难免年轻气盛，意气风发，对看不顺眼的便要大加嘲讽，厌恶之色溢于言表，由此得罪了不少臣僚。知院张逊与寇准不和，一直想找机会扳倒寇准。刚好有一天，寇准和另外一名大臣温仲舒外出办事，半路上遇到一个疯子，疯子拜在寇准的马前，高喊“万岁”。这件事明显是有人要对付寇准，但寇准当时却并未在意。之后，张逊抓住此事不放，唆使心腹王宾弹劾寇准有非分之想。寇准自然不服，在朝堂上与张逊激烈辩论，二人唇枪舌剑，各自雄辩不已。赵光义眼见两名重臣不顾体面，在皇帝面前互揭隐私，各不相让，气得发抖，一怒之下，将寇准贬知青州（今山东益州），张逊也被降职为右领军卫将军。

寇准离开京师后，赵光义耳根清净了许多，却反倒有些不习惯，不想想起寇准的好处来，还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

此时，赵光义的生命已经流逝到晚年，当年高粱河之战中所受的箭伤逐渐恶化成脓疮，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痛苦，他自知大限将至，不禁为没有立太子而发愁。之前，赵光义长子赵元佐本来是最有希望被立为皇太子的，但他同情被赵光义迫害致死的叔叔赵廷美（赵匡胤之弟），故意装作发疯发狂来发泄对父皇迫害骨肉的不满，因此被废为庶人。之后替代赵元佐位置的是异母弟陈王赵元僖，却又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皇储人选再一次空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天子也不例外，赵光义烦恼不堪下，便将寇准召回京师，任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动征询太子人选。寇准虽然性情耿直，却深知外臣不能干预内事的祖宗家法，不便直接回答，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

官和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赵光义犹豫了很久，提出想立襄王赵元侃（赵元佐同母弟，母李妃）。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意思是说，父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终于促使赵光义下定了决心。于是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赵光义册立太子后，大赦天下。京师百姓见到太子赵恒都欢呼道：“真是少年天子。”赵光义得知后却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之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我摆在什么地位呢！”他刚刚册立太子，太子便如此深得人心，即使有父子之情，也起了猜忌隔阂。幸得寇准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英明决策，是国家百姓的洪福。”赵光义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如果不是寇准应答巧妙，消除了赵光义莫名其妙的猜忌，后果实在难以想象。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在位二十二年的赵光义因箭伤发作去世，最终未能实现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愿望。赵恒即位为宋真宗。即位时，寇准已经外贬为官，贬斥的来由非常可笑。赵光义晚年，寇准担任参知政事，也是中枢重臣。他为人耿直，一些臣僚对其人品性情极为折服，但也有一些同僚对寇准恨之入骨，可以说，寇准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寇准走马上任后，恪尽职守，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昌令等人都由他引荐升官。有人借此机会，向赵光义揭发寇准交结私党，扰乱法度。赵光义很是生气，第二天上朝时，吕端先到朝堂，赵光义就与寇准结党一事严厉责问吕端，吕端曾被赵光义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在此时开始“犯糊涂”，一言不发，根本不作辩解。不久后，寇准也来到朝堂，当赵光义责问寇准时，寇准却显出刚直的个性，毫不相让，力争不已，并拿出了许多文书做证据。赵光义反而更加恼怒，说：“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认为寇准“性刚自任”，在朝堂上强辩有失执政大臣体面，于是贬其为地方官，罢知邓州。

寇准虽然没有直接支持赵光义立赵恒为太子，但毕竟是因为他的话，才使太子一事定下来。加上后来赵光义猜忌太子，也是寇准从中斡旋，因此，寇准也是帮助宋真宗赵恒登上皇位的有功之臣。赵恒一即位，就开始重用寇准，先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历任河阳、同州、凤翔

知州，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年），赵恒将盐铁、度支、户部合为一使，寇准迁兵部，为三司使。一年后，名臣毕士安任宰相，同时推荐寇准任相，称赞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自己也比不上他。赵恒却还是有些担心，说：“听说寇准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殉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不为流俗所喜。此时北部边防有事，辽国人不断南下骚扰生事，正应当起用寇准这样的大臣。”于是，赵恒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名列毕士安之后。这是寇准第一次入相，对热衷名利的他来说，自然是无上的荣光。

寇准与同科进士张咏友情深厚。寇准出任宰相时，张咏任益州（今成都市）刺史，他对属僚说：“寇公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后来寇准被贬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时，张咏刚好从益州调回京师，路过陕州，寇准在任所设盛宴款待张咏。临别时，寇准送张咏至益州城郊，问张咏：“张公有何见教？”张咏意味深长地说：“《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当时并不明白张咏所说何意，回到任所后，特意找出《汉书》读《霍光传》，至“不学无术，暗于大理”一句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公是说我不学无术呢！”这是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一段典故。

寇准虽然入相，但他所面临的局面并不乐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正式拜相没几天，就发生了辽军大举侵宋事件。边境烽火雄起，皇帝昏庸，朝中大臣只知谄媚，历史将一副重大的担子压在了寇准的肩头。

自从宋太宗赵光义在高梁河一战中惨败后，宋朝一直处于战略防御的状态。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为报一箭之仇，再次派宋军全力进攻辽国。宋军分东、西、中三路进军，东路军贪功冒进，结果大败。辽军在萧燕燕的指挥下，乘势猛攻，宋军全线崩溃。西路军老将杨业率军掩护边民撤退，在陈家谷被辽军包围，在激战中受伤几十处，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此战中，宋军被歼二十余万，精锐尽失。之后，宋朝再无力对辽国发动进攻，不得不全面转入防御。

此时，辽国国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但由母亲萧燕燕摄政。她胆识过人，兼通韬略，在她的治理下，辽国国力日益强盛。实力强了，野心也就大了。萧太后气势汹汹，不断率军南侵，宋朝的北方边境频频告

急。对于辽军的步步紧逼，宋军则完全采取守势。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萧燕燕和辽圣宗再度率领大军南下攻宋。辽军声势浩大，号称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扑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这样，不光河北的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

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赵恒知道。赵恒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赵恒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赵恒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趁机提出要赵恒率军亲征。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都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赵恒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鉴于宋太宗赵光义之前有高粱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赵恒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赵恒不要动摇。赵恒性格软弱，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皇帝亲征，甚至还力劝赵恒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

王钦若，字定国，新余人（今新余东门）。自小聪颖过人，读书作

文都很出色。他曾经为开封某门客作有一屏联：“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和色过衡阳。”一时间广为传诵。宋太宗率军进兵太原的时候，王钦若作《平晋赋论》进献，时年十八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钦若进士及第。据说他在殿试中考了第一，也就是头名状元。但他因为欣喜若狂之下，与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许载纵情狂饮，袒腹失礼，宋太宗大怒，下旨再试，王钦若就此丢了状元。据说王钦若也是宋朝第一个江南籍的宰相，因其颈部长有一肉瘤，时人称其为“瘿相”。王钦若文才过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册府元龟》便是此人与杨亿等主持修纂。

陈尧叟，字唐夫，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陈尧叟中状元时二十九岁，宋太宗召见时，见他体魄英伟，器宇轩昂，举止得体，很是高兴，问左右说：“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有人回答说：“他是楼烦县县令陈省华的儿子。”宋太宗于是召陈省华进京陛见，任陈省华做太子允中。次年四月，宋太宗同时任陈省华、陈尧叟父子为秘书丞，并同赐绯袍以示恩宠。秘书丞虽然官职不高，但父子同日升同样的官，受同样的赏赐，却是旷代殊荣，被传为一时佳话。陈尧叟曾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当时岭南风气未开化，人们信巫，有病不服药，而是祷神祛灾。陈尧叟移风易俗，将《集验方》医书刻于石上，立于驿站，使之广泛传播。岭南炎热，当地人不会打井，饮水只靠河水或是下雨时的积水，陈尧叟教岭南人植树凿井，因而深得当地人拥戴。

王钦若和陈尧叟均是有才之人，尤其是陈尧叟，也曾经造福一方，有着极好的名声，但才气与品德、为人与气节往往不是一回事。这两人的职务都是副宰相级别，属于执政重臣，堂堂中枢大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由此可见宋朝朝野上下对辽国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寇准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

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赵恒领兵亲征，说：“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

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赵恒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王钦若此人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赵恒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赵恒以雍王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太后萧燕燕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以致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赵恒亲征大臣中又有人趁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赵恒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寇准坚决反对，说：“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趁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赵恒不得已，加上有其父宋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北宋时，黄河还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城一分为二为南城和北城。赵恒的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赵恒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赵恒渡河，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赵恒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

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作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武将高琼，说：“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地回答说：“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

于是寇准与高琼仔细商议了一番，再一起去见赵恒。赵恒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就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赵恒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说：“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相公是宋朝对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一般官员不得称相公。

接着，高琼便上前请赵恒立即动身渡河。赵恒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不认识字，少小从军，完全凭武功起家，年过花甲的他一直瞧不起冯拯这帮不懂军事的文人，当即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

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赵恒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口浮桥处，赵恒又停下来。高琼用铁锤击打驾赵恒御车的辇夫的背，迫赵恒渡过了黄河。

尽管车驾中的赵恒本人心惊胆寒，然而，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赵恒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

赵恒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赵恒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但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

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歌谑欢呼”，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赵恒欣喜道：“寇准整暇到这样子，我还忧虑什么呢？”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其实这是寇准知道赵恒心中不安，为了安定皇帝和军心，故意而为之。果然，“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就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而亡，赵恒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就在宋真宗赵恒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威虎军头张瑰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凛（萧燕燕族兄弟，擒获名将杨业之人），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已经无力持久。加上辽军先锋萧挞凛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燕燕下令暂缓攻城。

而宋军方面，由于赵恒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太后萧燕燕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萧燕燕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将王继忠（望都之战中被辽军俘虏后投降辽军）与曹利用联系。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杨业子之，著名的杨六郎的原型）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赵恒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诽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在辽军大将殒命、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

柴荣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这显然是狮子大张口，因为燕云十六州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收复失地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皇帝念念不忘的大计，而辽国竟然反客为主，俨然以主人自居，可谓极大的笑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萧燕燕的政治家风度，当此宋军已经明显占有上风的局面下，她却能把握住赵恒软弱无能、企盼和谈的弱点，漫天要价，提出割地为盟。宋方的条件则要软弱得多。只要辽国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答应领土要求。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燕燕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赵恒，赵恒说：“逼不得已，二百万（银、绢各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当时宋朝极其富有，宋真宗时，宋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为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因此，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赵恒的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州西有湖名澶渊，澶州也称澶渊郡）。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萧太后（辽圣宗生母萧燕燕）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今河北巨马河）为国界，双方撤兵。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

为“岁币”，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赵恒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后来，赵恒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宋真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为了应付北方强大的辽国，以及西北与党项的战争，大肆扩军，招募禁军至五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上的厢兵，号称养兵一百万，数目相当庞大。澶渊之盟后，宋真宗立即着手裁减军队，遣散老弱残兵，精简编制，如取消富有战斗力的河东效顺一军，龙骑军原有十二个指挥，减为六个指挥等等。不仅如此，宋真宗为了表示友好的诚意，还将同辽国接壤的地名作了改变：改威虏军为广信军、静戎军为安肃军、破虏军为信安军、平戎军为保定军、宁边军为永定军、定远军为永静军、定羌军为保德军、平虏军为肃宁军。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对整个北宋朝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蒋复璁语）。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另一方面，这个屈辱性的条约却给宋辽边境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宋朝在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东），辽在新城、朔州（今山西朔县），分别置榷场，进行双边贸易，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丧事等，都互派使者来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时间长达百年之久。辽宋不曾兵戎相见，边境安定，当时的人这样评论：“（辽）与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但在中国历史上，澶渊之盟却始终是个有争议的命题。辽国在不占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反而从中大大获益，《辽史》的编纂者认为“澶渊之役”是萧燕燕军事生涯中最光彩辉煌的一页。对于宋朝而言，澶渊之盟是带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从法律上承认了燕云十六州属于辽国，又开“岁币”之滥觞。宋真宗赵恒也因而成为“岁币”的始作俑者，开宋朝以“岁币”求和的先例，直接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这一年，被公认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寇准也因此而受到牵累，后来又因此而搞出“天书”的历史闹剧。

澶州之盟签订之初，赵恒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准的功劳，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待其甚厚。寇准功盖群僚，有目共睹。后来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诗中赞扬过寇准：“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然而，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一直想方设法地排挤寇准，一天退朝后，王钦若故意留下，在赵恒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逼着陛下亲征，将陛下当做‘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怎么还能说寇准对社稷有功呢？”又说：“时议有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这话相当震撼，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但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寇准逐渐失宠。

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有力的同盟。寇准少年富贵，性喜奢侈，又好饮美酒，赵恒借机以“过求虚荣，无大臣礼”等罪名，罢免了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改任王旦（寇准同科进士）做宰相。此时，寇准当上宰相不过一年多时间。

寇准改知天雄军后，刚好遇到辽国使者路过。辽国使者故意问道：“相公德高望重，为什么不在中书省做官，却来到天雄军呢？”寇准被说中痛处，却回答得相当巧妙：“如今朝中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匙，非我寇准执掌不可。”这话回击得无懈可击，由此也可见寇准相当自负。

赵恒听信王钦若的话以后，深以澶州之盟为耻辱，常常闷闷不乐。王钦若趁机讨好对赵恒说：“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是自古封禅，一般要有“天端”，王钦若和宋真宗想出了伪造“天书”的计谋。

由于担心宰相王旦反对，王钦若暗中向王旦传达圣意。赵恒又假装赐一坛好酒给王旦，王旦回家打开酒坛一看，发现坛内全是上好的珍珠。王旦自然明白这是皇帝亲自贿赂，从此不敢对“天书”这等荒唐之说有异议。

一天，赵恒对群臣说，夜见神人降“天书”于承天门。于是，以宰相王旦为首，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皆称贺。赵恒率领群臣们到承天门，果然发现“天书”。王旦下跪献进，赵恒再拜接受，交陈尧叟启封，又命他宣读。于是，群臣入贺。有大臣名叫孙奭，对这君臣一唱一和的虚伪场面很看不惯，当面问宋真宗道：“以愚臣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耶？”赵恒默然不答。

不久，又在泰山得“天书”，赵恒亲自到泰山封禅。之后，赵恒在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的迎合下，屡次搞“天书”、封禅等自欺欺人的活动，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并尊崇道教，大造道观，耗资巨大，以致岁出日增。

朝中大臣只有孙奭、张咏、李迪等敢于提出些批评。张咏（寇准同科进士）病重，临死前奋力上书，历数丁谓的罪行，并说：“乞斩丁谓头置国门谢天下，然后斩我张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丁谓。”意思是要皇帝杀丁谓谢天下，他张咏愿意以死谢丁谓，相当于是以死相谏了。然而，宋真宗只是赞叹张咏的忠直，并无悔改之意，依旧宠信丁谓。

宰相王旦因为对赵恒的所为不闻不问，从不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安坐宰相的位子。但他死前却留有遗命，让后人为他削发披缁入葬，表示悔恨他当初不谏“天书”的过失。

赵恒大搞“上天书”，劳民伤财，百姓不服，他开始有些不安，因此有人提出，只要平素不相信这些活动的寇准出面，便能使百姓折服。于是，赵恒命宦官周怀政暗示寇准“上天书”，想用寇准的名声来收服人

心。寇准开始不愿意参与这种荒诞不经的活动。寇准的女婿王曙当时在内阁当郎官，与宦官周怀政交好。王曙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授意下，极力撺掇怂恿寇准，说只要寇准愿意上天书，便可以重回宰相位置。寇准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寇准有个门人，颇有远虑，提出一个解决困境的办法：“寇公走到半路假称有病，坚持要外补为官，此为上策；如果入见皇帝，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可以保全寇公平生正直的名声，此为中策；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为宰相，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十分可惜的是，寇准少年富贵，长期担任中枢要职，功名之心极重，难以自拔，最终还是没有听从门人的建议，违心地加入了“上天书”的行列。此事成为寇准一生中的重大污点，为时议所非。

上天书后，寇准果然被龙颜大悦的赵恒重新起用为宰相。然而，这位寇老西在错误的时机，通过错误的手段重新得到了宰相的职位，威信已经大为下降，并自此卷入是是非非的漩涡中，再也无力脱身。

宋真宗赵恒晚年，皇后刘娥开始干政，引起一些大臣的警惕和不满，这其中以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为首。寇准因为上天书重新得回宰相位置后，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亲信朋党，比如推荐丁谓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如果说寇准之前的上天书只是个人品德问题的话，误用丁谓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这一错误严重干扰了当时的朝政。

〔宋朝有著名传奇“狸猫换太子”，流传极广，说的便是宋真宗皇后刘娥用狸猫换取了宫女李氏所生的龙种（即后来的宋仁宗），并将龙种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刘娥原是个贫寒的花鼓女，靠打鼗鼓谋生，偶然的会与当时还是襄王的赵恒结识，二人一见钟情，从此形影不离。宋太宗听说儿子喜欢上一个轻浮的花鼓女后，勃然大怒，勒令赵恒立即将刘娥逐出襄王府。赵恒实在舍不得刘娥，于是表面将刘娥送回四川老家，但暗中却将其送到亲信幕僚张耒（原名张旻）的家里。刘娥离开襄王府后，赵恒奉宋太宗命娶名将潘美（即戏曲中的潘仁美）第八女为妻。但赵恒一有机会，就悄悄去张耒家与刘娥私会。一直到宋太宗晏驾，赵恒即位为宋真宗，刘娥才得以重见天日。她进宫后立即被封为美人，不久便进为德妃。赵恒与刘娥长期相爱，最终还是冲破重重阻力结合。景德

三年（1006年），郭皇后去世后，刘娥三十七岁，年纪在后宫嫔妃中最大，但在后宫地位也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刘娥的卑微出身，成为她当上皇后的最大障碍。朝中群臣一直赞成立沈才人为新皇后，宋真宗对此也不表态，显然是因为偏爱刘娥的缘故。为了压过沈才人，刘娥最终想出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计策，命令心腹侍女李氏去服侍宋真宗。果然如其所愿，宋真宗对李氏产生了兴趣，临幸了她。不久后，李氏怀孕，产下一子，宋真宗喜出望外，给孩子取名为赵受益，后来改名赵祯，但孩子却被刘娥占为己有，宋真宗也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赵祯不明真相，一直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其真正生母李氏则在宋真宗死后被赶去守宋真宗的永定陵。赵祯即位为宋仁宗后的第十年，李氏病重，直到临死前，才得进封宸妃。这段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匪夷所思的“狸猫换太子”，其实不过是子虚乌有，但却由此反映出后宫以子争宠的复杂局面。拥有子嗣，对刘娥能册立为皇后，以及宋真宗死后能够垂帘听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娥被册立为皇后，此后一生与宋朝的政治紧密相连。尤其是赵祯即位为宋仁宗后，她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对北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丁谓，字谓之，宋太宗朝进士。此人工于算计，机敏狡猾。他为了迎合宋真宗，大搞上天书活动，曾随宋真宗赵恒巡视。大礼结束后，赵恒下诏赐给随行大臣玉带。当时随行大臣共有八人，但行宫库房中只有七条玉带。不过，尚衣局存有皇帝备用的一条玉带，称为“比玉”，价值八百万钱。赵恒见玉带数目不足，便想用比玉补足数量。丁谓很想得到这条比玉，但其官位在其他七人之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丁谓便故意对办事的官员说：“不必动用尚衣局的玉带，我自己有小腰带，暂且拴上它来行辞谢礼，等回到京城另外赏赐也不迟。”办事官吏觉得丁谓很大度，便具实奏报，赵恒觉得有理，便按丁谓的方法去做。结果，随行大臣都接受了赏赐的玉带，而丁谓自己的腰带仅仅像指头一样宽。赵恒看在眼里，觉得十分过意不去，立即告诉办事官吏：“丁谓的玉带与同列官员差别太大，你们迅速取一条来与他更换。”办事官吏报奏说只有尚衣局的那条比玉，于是赵恒决定把比玉赏赐给了丁谓。事见沈括《梦溪笔谈》，丁谓的机敏诈变由此可见一斑。

开始，丁谓依附权臣王钦若等人，时人称其为“五鬼”。王钦若便是在澶渊之盟后谗言寇准罢相的人。奇怪的是，尽管丁谓依附王钦若，但寇准却十分欣赏他的才气。赵恒即位之初，寇准就大力举荐丁谓。当时的宰相李沆（寇准同科进士）十分鄙视丁谓的人品，说：“纵观丁谓的为人，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寇准为人尖刻，当即回敬道：“像丁谓这样的才气，难道能够长久使其位在他人之下？”李沆说：“日后你总会想起我这句话的。”但寇准始终不以为然。

丁谓当上副宰相后，开始小心谨慎，对寇准十分谦恭。有一次中书省宴会，寇准在豪饮后，被菜汤沾到了胡须上。丁谓看到后，马上起身为寇准擦拭胡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讥讽丁谓说：“你现为参政，国之重臣，怎么能为长官擦拭胡须呢？”丁谓一时难以下台，不由得恼羞成怒，结下深怨，发誓要报复寇准。

此事也可见寇准的性格，自视甚高，性情刚硬，言语尖刻，经常弄得人难以下台。这些没有必要的口舌之快导致他一生树敌甚多。比如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曹利用后来担任枢密使，执掌军机。寇准看不起曹利用，认为其既无品行，又无才气。两人每每有意见分歧时，寇准总是大声训斥曹利用说：“你是一介武夫，怎么能识大体？”由此导致曹利用恨寇准入骨，倒向丁谓一边。二人联合起来与寇准分庭抗礼，导致党争不已。

而随着赵恒身体状况的恶化，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宋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对寇准与丁谓两派之间的党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主要是以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副宰相丁谓为首：因刘娥义兄刘美（实际上是前夫）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

而之前，刘娥宗族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被人告发。宋真宗念及刘娥，想就此不问。但寇准铁面无私，坚持要求依法惩治，由此得罪了刘娥。只不过刘娥隐忍未发。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赵恒得了疯瘫病，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钱惟演、丁谓一派立即权势熏天。寇准和李迪对此深以为忧。

赵恒自以为自己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宦官周怀政将宋真宗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寇准。有一天，寇准请屏除外人，对宋真宗说：“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赵恒点头答应。寇准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

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杨亿深知事关机密，非同小可，连夜亲自撰写书稿。然而，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寇准“性豪侈，喜剧饮”，结果喝醉了酒后泄露了机密，被丁谓知道。丁谓质问李迪说：“官家（指宋真宗）马上就要恢复健康，看你们怎样处理此事？”李迪回答说：“由太子参政监国，是古来就有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

丁谓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刘娥。刘娥立即在赵恒面前诬陷寇准要挟太子，预备夺取朝廷大权。史书记载此时赵恒已经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于是罢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这是寇准第二次罢相，也仅仅只做了一年宰相。显然，这是在为赵恒打掩护，不过是要掩饰赵恒畏惧妻子的事实。实际上，到了赵恒晚期，刘娥已经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宋真宗有心无力，如同当年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情形。

寇准罢相后，李迪和丁谓担任宰相。而寇准被降为太子太傅不说，赵恒还挑选了最小的地方“莱”，封寇准为莱国公。这是赵恒恼怒寇准口风不严，导致事败。这个微妙的细节多少可以说明赵恒不满刘后坐大，只是他天生性格懦弱，已经无力改变。一个强硬的皇后，与一个软弱的皇帝结合，结果只能是皇后干政。如果皇后还比皇帝长寿的话，垂帘听政更是不可避免。

寇准一派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当时朝廷崇尚道教，周怀政趁机托神造符，掠取国库钱财，妄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相当招人怨恨。朝中不少大臣都告发周怀政。寇准因为周怀政一直顺从自己，他也需要在皇宫中有个亲信，因此一直没有追究。

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日夜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派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接待外使的官员）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准备发动

政变，一举杀死丁谓，用寇准为宰相，奉赵恒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给太子赵祯。结果，这件事被杨崇勋告诉了丁谓。丁谓知道事情紧急，立即换上便衣，乘坐妇人用的车辆，连夜找曹利用商量对策。

第二天，丁谓将此事上奏赵恒和皇后刘娥。赵恒下诏审讯周怀政，周怀政满口招认。赵恒暴怒之下，竟然还想严惩太子赵祯。皇帝发了大火，群臣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宰相李迪从容地上奏：“陛下有几个儿子？竟然想如此处理。”赵恒这才醒悟过来，便不再追究太子。

幸亏李迪从中斡旋，此案才没有株连太多，仅仅只杀了周怀政一人了事。但丁谓却趁机对寇准大加迫害，将其一贬再贬，先是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后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最后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从此，寇准远离他所热衷的名利场，直到最后死在南方。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和刘娥勾结起来，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宋真宗一直都不知道寇准已经被贬出朝，他还曾经很奇怪地问左右说：“为什么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寇准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众人这才知道寇准被贬的谕旨并非宋真宗的意思。然而，刘娥势倾朝野，也没有人敢告知皇帝真相。甚至宋真宗在病逝前，还对近臣说群臣中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寇准被贬斥后，丁谓担心李迪与寇准交好，会帮助寇准复相，于是勾结刘娥，罢免李迪的宰相位。尤其阴险的是，丁谓打算将寇准和李迪置于死地，挖空心思地想出一条毒计，他让去向寇准和李迪传达圣旨的宦官在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使人误以为是降旨赐死的样子。李迪为人耿直，立即上当，一看见宦官就误以为是皇帝降旨赐死，主动要求自裁。幸亏被儿子抱住，才没有枉送性命。宦官如法炮制来找寇准，众人见到宦官杀气腾腾的样子，都十分惶恐。唯独寇准镇定自若，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丁谓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寇准去职后，民间对他十分怀念，流唱歌谣说：“欲时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宁当去丁。”丁就是指丁谓。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丁谓后来因

事被贬，放逐之地是崖州（今海南），恰好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听说丁谓要来后，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寇准就将这些家仆锁在房间里，放任他们赌博，另外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去送给丁谓。一直等到了丁谓走了，寇准才将家仆们放出。

雷州气候恶劣，生活艰难，加上忧愤不已，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突患重病，他急忙命人取来当年宋太宗赐他的通天犀玉带，沐浴后具朝服束带，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设卧具，就榻而卒，时年六十二岁。此时，宋仁宗赵祯刚刚即位不久，改寇准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司马。然而，圣旨到时，寇准已经死去。

寇准本人很有文采，诗词写得清丽宛转，旖旎多情，如《江南春》云：

波渺渺，柳依依。

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

一泓春水，烟波渺渺；岸边杨柳，随风飘荡。萋萋芳草连绵不尽，一直蔓伸到遥远的天涯。夕阳下，孤零零的村落寂寥无人，只见凋谢的杏花飘落满地。这样饱含伤春情愫的小词竟然是出自一代名臣寇准之手，实在令人惊诧。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论此词说：“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其实，寇准的一生几经沧桑，也许正是以诗意来寄托自己流年风雨、壮志难酬的感伤。

寇准死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氏（宋太祖开宝皇后的幼妹）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以从雷州搬运寇准灵柩回故土安葬。结果，朝廷给予的拨款仅够运灵柩到宋氏住地洛阳，根本不够运回寇准故乡下邳。当时朝政大权都在刘娥手中，这显然是刘娥故意所为，表明她仍然不忘当年寇准大公无私惩治刘氏宗族之仇。一直到寇准去世十一年后，刘娥病死，宋仁宗得以亲政，才下旨准寇准归葬故土，并为寇准昭雪，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宋仁宗还诏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

撰神道碑，并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寇准墓前。皇帝亲自题写碑额，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荣耀，由此也总算对寇准几起几落的一生做出了肯定。

4. 高琼

小说中高琼的个人背景和经历均为真实史实，他本因强盗罪被判死刑，离奇逃脱后成为晋王赵光义心腹，多次跟随出入大内皇宫，为宋太祖赵匡胤瞩目，特意赐其军衣。赵光义即位后，高琼一飞冲天，逐渐位居武将高位，朝中无人能出其右，他曾孙女高滔滔就是后来有“女中尧舜”之称的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生母）。

高滔滔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滔滔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宋仁宗无子），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滔滔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宋英宗死后，宋神宗赵顼即位，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办法。他为此重用王安石，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熙宁变法。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变法失败，王安石罢相。元丰八年（1085年）

三月，宋神宗也在内外交困中病死，在位十八年，年仅三十八岁。一位心有大志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就这样英年早逝。

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尊祖母高滔滔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滔滔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儿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她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滔滔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十分恐惧，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高滔滔听说

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高滔滔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滔滔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宋史》记载说：高滔滔“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高滔滔能被称为“女中尧舜”，足见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既有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政治之争，也有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还夹杂着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恩怨和情感。

斧声烛影之谜小考

1. 金匱之盟

后周世宗柴荣病死后，太子柴宗训即位，年仅七岁，就是周恭帝。皇帝年幼，无法主持朝政，太后也是普通的妇道人家，没有政治头脑和主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有野心的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公元960年，后周君臣正在庆贺元旦，开封城中一派喜气洋洋。这时候，边境突然传来急报，说是辽国与北汉联兵南侵。周恭帝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当时后周朝中最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数赵匡胤，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之职，手握重兵。众望所归下，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边境防御敌人。

大军开拔到开封城北二十里的陈桥驿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大军驻扎在陈桥驿一带。殿前散指挥使苗训夜观天象，突然宣布说天象有异，天命所归，该当“点检做天子”。点检就是赵匡胤的官职。

这里要特别提一句，当年后周世宗柴荣北征时，曾在文书囊中发现一块长三尺多的木块，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五个字。而当时担任殿前都点检一职的是柴荣的女婿张永德，柴荣开始猜忌张永德，于是夺取了张永德的兵权，改任宰相，而任命当时资望尚浅的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一职。这件事不久后，后周世宗柴荣便病死。

后周大军听了苗训的话，骚动不安。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连夜策划兵变，联合禁军将领高怀德、慕容延钊、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潘美等，四处散布消息说：“现在周帝幼小，不能主政，我们在外面出死力，为国家抵御外敌，

谁又能知道！不如先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迟。”众人都轰然答应。

而此时真正的主角赵匡胤却佯装不知，在屋里呼呼大睡。黎明时分，群情激愤的军士披甲执锐，团团围住了赵匡胤的寝所。赵匡胤出来一看，只见将士们拿着兵器，一齐大声喊：“诸将无主，愿册太尉（赵匡胤兼任太尉一职）为皇帝。”赵匡胤还来不及回答，就有人将象征皇权的黄袍披在他身上。众人立即下拜，一起高呼万岁。这就是“黄袍加身”典故的来历。

当时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其实辽军并未南下侵犯，不过是赵匡胤等人故意谎报军情，想借机煽动将士情绪，发动兵变。

赵匡胤被众将士簇拥着回去开封。赵匡胤好像还有些不情愿，勒住马缰绳说：“你们这些人自己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如果能够听从我的命令，我才能答应你们的皇帝。不然，我不能当皇帝。”诸将都下马说：“愿意听从命令。”赵匡胤于是当众申明军纪：不得惊犯周恭帝、太后及公卿大臣，不得侵掠朝市、府库。

当时，开封守备空虚，而守卫京师和皇宫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均为赵匡胤亲信，二人在宫中做内应，所以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就控制了京师。赵匡胤的部下拥着后周重臣范质、王溥来到赵匡胤公署。赵匡胤一见到二人，立即流涕说：“我受世宗（柴荣）厚恩，被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怎么办？”范质等未及回答，赵匡胤部将罗彦环已经拔剑在手，上前一步，厉声说：“我们无主，今日一定要立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为。还是王溥反应快，先向赵匡胤下拜，范质也不得已下拜。

之后，赵匡胤到崇元殿行禅代礼，即皇帝位，是为宋太祖，奉周恭帝为郑王，符太后（周恭帝生母，符彦卿之女）为周太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建立了宋朝，先后灭掉南汉、后蜀、南唐等国，天下已呈一统之势。

建隆二年（961年）六月，宋太祖生母杜太后病危，临终之际，急召枢密使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据说当时宋太祖也在场，杜太后先是问宋太祖何以能得天下，宋太祖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与福荫。杜太后当即反驳说：“你想错了！你能够得天下，只是由于周世宗把皇位传给了一个小孩子，使得国无长君，人心不归附。假设周世宗立一个中长的皇帝，天下岂能到你手中？”对于母亲的话，一向孝顺的宋太祖当然只能称是，何况杜太后的话确实有道理。杜太后这才语重心长地对宋太祖说出了关键的下文：“所以，你要吸取教训，将来将帝位先传光义（赵匡胤弟），光义再传光美（赵匡胤次弟，后改名为廷美），光美传于德昭（赵匡胤共有四子，长子德秀与三子德林早夭，只有老二德昭和幼子德芳成年），如此，则国家有长君，才是社稷之幸。”宋太祖泣拜，说：“儿铭记教诲。”杜太后又对一旁的赵普说：“你也要记住我的话，不可违背。”赵普便将杜太后的话以遗命的形式写成誓书，并在末尾署上“臣普记”，收藏在金匱（音guì，同柜）之中，称“金匱誓书”。

后世对这段“金匱誓书”的故事多有怀疑，认为这是后来宋太宗赵光义与赵普勾结起来编造出来的谎言，目的是为了掩饰宋太宗之得位不正。关于这一点，此处作两点分析。

第一，杜太后要求宋太祖传弟赵光义的理由是“国赖长君”，稍作推算便可知这理由相当牵强。杜太后病逝当年，宋太祖三十五岁，赵光义二十三岁，赵光美十五岁，赵德昭十二岁。除非是宋太祖活不过四十岁，才可以将“国赖长君”作为充分的理由传位给弟弟赵光义。而实际上，宋太祖是沙场出身，精通武艺与骑射，以他的体质和健壮程度，杜太后没有任何理由怀疑长子活不到六十岁。而到那个时候，宋太祖六十岁，赵光义四十八岁，赵光美四十岁，赵德昭三十七岁。显然，真到了宋太祖撒手归天的时候，长子赵德昭非但不是少君，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反倒是赵光义，已经年老体衰，几近是知天命的耄耋老人了。

第二，宋太祖为人宽厚，天性友爱，对待兄弟异常亲厚。赵光义生病的时候，宋太祖亲自去府中探望，还亲手为赵光义烧艾草治病。赵光义觉得疼痛难忍，宋太祖便在自己身上试验以观药效。手足之情深，令人感动。杜太后病逝后不久，宋太祖就下诏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尹。开封尹正三品，掌开封府（宋朝将首都、陪都及特别要害之地称“府”）之

事，是京师开封的最高行政长官。根据五代旧制，储君一般都是先担任开封尹的职务。宋太祖这一举动，实际上已经是暗示弟弟赵光义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他还曾经对近臣称赞赵光义说：“光义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宋史·卷三·太祖本纪》）意思是赵光义有帝王之相，加上有福有德，将来必定能当一个太平皇帝。

从上面这两点分析来看，有无“金匱誓书”姑且不论，杜太后的遗命“他日传位赵光义”内容绝对是可信的，否则宋太祖不会在杜太后病逝后不久便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尹。也就是说，杜太后有遗命是真，有没有写成金匱誓书则不一定。

杜太后偏爱赵光义，在杜太后之遗命中，关键之处只有一点，那就是宋太祖一定要传位给弟弟赵光义。这是杜太后的意思，更是赵光义本人的意思。可以说，从陈桥兵变的那一天起，赵光义就有要当皇帝的念头，因为正是他和赵普策划了陈桥兵变。进一步说，宋太祖也很好地遵守了母亲的遗命，厚待弟弟赵光义。之后，宋太祖各方面的言行举止，都表明他将要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

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更是加封赵光义为晋王，班次在宰相之上，并且继续兼任开封尹的要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光义封晋王一事在当年九月，而同年八月，曾经是“金匱誓书”见证人的赵普被罢去宰相之位，引起朝野侧目。关于赵普，有颇多的故事，他也是“金匱之盟”与“斧声烛影”两大谜案中的关键人物。

赵普，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天津蓟县）人，后随父迁居洛阳。他少年时也曾努力读书，但由于性情原因，不能潜心学问，因此学识不深。如此一来，自然不可能靠走科举之路成功。为了有一技之长安身立命，赵普开始学习吏事，专门琢磨为官之道，因此而达智、富于权变。

赵普读书虽少，智谋却相当多。后周时，赵匡胤为大将，赵普则为其幕僚。有一次，赵匡胤部下抓捕乡民一百多人，称这些人是盗匪，按律应当处斩。赵普听说后，怀疑乡民中有无辜者，请求审讯。结果，其中十之八九都是被诬良为盗。这件事后，赵匡胤对赵普大加赞赏，并认为他有先见之明，且处事周密持重。赵匡胤胸怀大志，此后刻意笼络赵

普，深为倚重。不久，赵匡胤之父染病不起，而赵匡胤因军务繁忙，无暇顾及家事。赵普便主动服侍赵父，朝夕进献药饵，照顾饮食起居。赵父和赵母杜氏都非常感动，将赵普视为同宗。后来杜太后临终授遗命时，一定要召赵普在侧，可见对赵普的信任程度。赵匡胤也认为赵普忠智两全，视其如兄弟，不离左右。

赵普先后当过赵匡胤的推官、掌书记等心腹要员，在辅佐赵匡胤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平定天下前后，赵普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精心策划了“陈桥兵变”，帮助赵匡胤兵不血刃地黄袍加身，顺利登上皇帝位；二是建议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用厚禄“赋买”的方式剥夺功臣宿将的兵权，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北宋王朝。如此，赵普以其智谋赢得了宋太祖的绝对信任，从此青云直上，“国有大事，使之谋之；朝有宏纲，使之举之”，官也越当越大，直至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宰相。

赵普小吏出身，又没什么太大的学问，做官做到宰相这个份上，换作他人早该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了。不过赵普却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因为书读得不多，被人在背后讥称为“寡学术”的土包子，这种风言风语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不过，如果因为学识浅薄难以承担起宰相重任的话，就难服百官之心了。因此，赵普发愤图强，“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篋取书，读之竟日”，学识、才智、口才因而大见长进。他头天晚上秉烛苦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临政“处决如流”，令人称奇。后来，家里人发现，赵普书箱里的藏书只有一部《论语》，于是民间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

赵普的妻子能烧一手好菜，尤其擅长做烤肉。宋太祖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赵家，点名要吃赵妻做的烤肉，并亲切地称呼赵妻为“嫂子”。所以，赵普下朝后都不敢轻易换下朝服，以免宋太祖突然驾临，来不及换衣而失仪。有一年的冬天，大雪纷飞，赵普认为路上积雪太深，皇帝应该不会出门，刚把朝服换下，宋太祖就约了弟弟赵光义一同到来赵府。于是，君臣三人“设重裯地坐堂中，炽炭烧肉”（《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赵妻亲自在一旁服侍斟酒，君臣亲密无间，一派其乐融融的样子。

宋太祖与赵普关系非同一般，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奏荐某臣任要职，宋太祖不听。第二天，赵普又奏荐这人，宋太祖因为头一天已经拒绝了，想不到赵普又来了，因而十分生气，撕碎了奏折，扔在地上。赵普面不改色，跪下来捡起破碎的奏折就回去了。回到家后，赵普将奏折细心补好，次日带上它再一次面谏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如此执著，这才醒悟，终于任用了赵普力荐的臣子。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赵普的眼光。

还有一次，一名大臣应当擢升，宋太祖因为一向很讨厌这个人，执意不批准。赵普再三请求，宋太祖就是不肯答应，还发起了皇帝老大的脾气，说：“我就是不提拔他，你能把我怎么样？”赵普说：“以刑罚恶，以赏奖功，古今都是一样。再说，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怎么能用一个人的喜怒来决定刑赏呢？”宋太祖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无法反驳，更加难以下台，站起来就往内宫走。赵普竟然也紧紧跟在皇帝后面。宋太祖径直进了内宫，赵普无法进入，干脆就站在宫门外不走，摆出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内宫门前的守卫见宰相站在大门口死活不走，只好去向宋太祖禀告。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便叫宦官通知赵普，同意他的请求。

赵普当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不少人都想走他的门路。开宝六年（973年），吴越王钱俶致书赵普，问候之余，还捎带了十瓶吴越的“海味”。赵普把这些瓶子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阅读，刚好宋太祖到了。宋太祖看见厅堂前有十个瓶子，非常好奇，就问赵普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赵普如实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海味必佳，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便吩咐人打开瓶子，结果在场的人全都傻了眼。原来瓶子里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粒粒瓜子形状的金子。宋太祖向来痛恨大臣接受贿赂，滥用权力，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赵普惊恐万分，满头大汗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还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宋太祖说：“你不妨直接收下吧！”但心中却很不痛快，在他看来，赵普此举不仅是收受贿赂，还触及了皇权的尊严。

此后，宋太祖对赵普多少开始猜疑，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绝对的信任感了。不久，又有大臣告发赵普违反禁令，贩运木料。当时朝廷禁止私

自贩运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大木。赵普却违反禁令，派遣亲信到秦陇采运大木，联筏运至京师，好为自己造住宅。结果，他的亲信趁机多运了一批大木，到京城贩卖牟利。结果被三司使赵妣查出，上奏宋太祖。因为这件事牵扯到赵普，宋太祖大怒，立即命翰林学士拟旨，打算下诏驱逐赵普。太子太师王溥竭力求情，宋太祖怒气稍平，才改变了主意。

赵普的霉运并没有就此结束。翰林学士卢多逊与赵普不和，攻击赵普联姻大臣（赵普子赵承宗违反宰辅大臣间不得通婚的禁令，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为妻），经营邸店谋利，排挤大臣，为政专断。由于这一系列公忠其表、谋私其内的问题，赵普终于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与恩宠，宋太祖设副相与赵普分掌权力，并监督相权。

其实早在宋太祖设副相之前，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降低宰相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宰相为百官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秦汉时，宰相身份尊贵，皇帝任命宰相称“拜相”。宰相可以佩戴着宝剑上殿，见到皇帝也不必下跪，皇帝反而要在朝堂上起身致意，宰相还可以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如果皇帝和宰相在路上相遇，皇帝也要下车向宰相致意。到了隋唐，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皇帝还得给宰相赐茶。宰相可以与皇帝坐谈国家大事，即所谓的“三公坐而论道”。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开始还是沿用旧制。但后来的某一天早朝，宋太祖突然对当时的宰相王溥（赵普私贩大木事件中力救赵普的那位）、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于是王溥、范质二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上前去递奏疏。就在二位宰相离座递疏时，早已经得到指示的宫廷侍卫趁机将宰相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便只能站在皇帝面前奏事，于是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由此大大下降。

宋太祖通过在宰相下设置参知政事若干人，又设置枢密使，以此来分宰相的军政大权；再设置三司使，以分宰相的财政大权。如此，大大削弱了赵普的权力。显然，这不光是针对赵普本人，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尽管赵普的权力大大被分散，宋太祖似乎还是不能原谅这位患难之交的种种过错，开宝六年（973年）八月，贬赵普为河阳三城节度使。

然而，以宋太祖之忠厚，这不大合情理，背后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赵普被贬后很不服气，上书自诉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续资治通鉴·卷七》）大致的意思是说，有人说我赵普与皇弟赵光义不和，经常在背后议论赵光义，赵光义忠孝全德，哪里有什么可以让人说三道四的地方？

先看之前赵普与赵光义的关系。在宋朝立国前后，赵普与赵光义的私交很好，二人都是“陈桥兵变”的关键策划者，配合相当默契。杜太后最爱第二子赵光义，也经常告诫赵光义外出必须与赵普偕行。可见最初二人的关系相当亲密，但这只是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重新回到赵普的上书，这份自诉相当值得玩味，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赵普竭力辩解与赵光义并无嫌隙，反而说明他之前与赵光义矛盾极深。就连赵光义后来也公开宣称：“赵普先前与我关系不好，这是大家共知的。”赵光义身为皇帝亲弟，地位和权势熏天。赵普则精通权术，深谙为官之道，他这样一个聪明人竟然敢公然与皇弟争锋，这只能说明他背后一定有比赵光义更大的靠山。而这靠山显然别无他人，只能是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有一次准备给符彦卿加官，赵普坚决不同意。宋太祖说：“我料定彦卿不会负我。”赵普针锋相对地回答：“陛下当日如何负周世宗呢？”这话相当尖刻，估计也只有赵普才敢说出来。宋太祖这才默默无语，符彦卿加官的事情就此搁浅。赵普针对符彦卿的这句著名的话，后来又被宋仁宗宰相文彦博照猫画虎地拿去针对武将狄青，这是后话。

符彦卿为后周遗臣，两女相继为周世宗皇后，第六女嫁赵光义为妻，既是周世宗的岳父，也是赵光义的岳父。宋太祖登基后，因心中有愧，对后周柴氏一直恩礼异常，天下所共知，还曾经立下誓约：“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要求子孙后代都要遵守。赵普自然也知道，所以他的话并不是针对周世宗的后裔而发，也不是担心符彦卿加官之后会复辟柴家的天下，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宋太祖要留意符彦卿的女婿，也就是宋太祖的亲弟赵光义。宋太祖不是不明白赵普的深意，只是不能明言，所以只好不了了之。

即使贵为皇帝，也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烦恼，宋太祖也不例外。有种种迹象可以推测说，宋太祖虽然一直想遵从母亲杜太后遗命，但他内心深处一定有过动摇。他想将皇位传给亲子德昭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自古以来，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是“百王不易之制”。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要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

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传弟既尽之后，下面的嗣立者应该是兄之子，还是弟之子。理论上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却往往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传给自己的儿子。由此“兄终弟及”的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就与“兄终弟及”制度而造成紊乱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看到了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自雍正后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宋太祖虽然是武将出身，但他性好读书，身边又有一班谋士，不会不知道这些前朝典故。可以肯定地说，“万世上法”嫡长制才是令宋太祖真正动摇的根本原因。赵普与宋太祖结识于患难之间，情如兄弟，相知极深，不会不知道宋太祖的矛盾心思，一定给宋太祖出了不少主意——要彻底除去烦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皇位传给皇子赵德昭，而不是皇弟赵光义。赵普明白这一点，宋太祖也明白这一点。

然而，此时赵光义羽翼已成，难以撼动，加上宋太祖兄弟情深，不忍心对亲弟下手，终于还是没有采纳赵普的建议。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言：“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赵普密谮之言，且不忍著闻，而亟灭其迹。”

当时，赵光义亲信遍布朝野，赵普之行事多半为赵光义知晓。宋太祖最终还是决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愿，为了避免更大的纷争，不得已罢免了赵普的相位。否则，以宋太祖之重情重义，不会仅仅因为赵普谋私就将其逐出京城。

宋太祖之恋旧孝友，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宋太祖先后有三位皇后，发妻贺氏生皇子赵德昭，在宋太祖即位前便已经病逝，皇后的名号是后来追封的。之后，宋太祖娶后周彰德军节度使王饶的第三女王氏，即位后立为皇后。王皇后前后生下了三个子女，但都一一夭折。王皇后短命，于乾德元年（963年）病死，年仅二十二岁。但宋太祖对待王皇后的亲属恩宠始终不减。王皇后的弟弟王统勋长相俊美，风度翩翩，却性情凶悍，爱吃清炖的女人肉。因为是王皇后的亲弟弟，官运亨通，历任内殿供奉官都溪州刺史、恩州团练使、都指挥使，防御使、权侍卫军司事等职，所任多为不法，并公然抢掠女子，所到之处，无不一片纷扰，吏民争相告状。宋太祖只解除了王统勋的兵权，杀其上百侍从，对小舅子的恶行却不闻不问，这自然是看在死去的王皇后份上。王统勋失去权势，心中郁闷，便终日以宰割奴婢、煮食女人肉为乐。洛阳长寿寺的寺僧广惠也爱吃女人肉，两人臭味相投，前后被他们煮食的女人数不胜数。后来还是赵光义即位后，才派人将王统勋、广惠杀死以平民愤。

前面提过，赵普于宋太祖父亲有恩，杜太后更是器重赵普，亲切地称呼他为“赵书记”（赵普曾经当过掌书记），并要儿子赵匡胤政事多问赵书记的意见。甚至杜太后临终时，也是将赵普叫到床边，由此可见赵普跟赵家人的亲密程度。宋太祖对死去的王皇后的弟弟王统勋都能如此容忍，怎么会容不下患难之交赵普呢？所以，一定是赵光义与赵普水火不容，而令赵光义一直耿耿于怀的事，只能是嗣立大事了。

据说当时宋太祖皇后宋氏无子（皇子赵德昭母为贺皇后，赵德芳生母不详，均已早死），因偏爱宋太祖第二子赵德芳，欲立赵德芳为太子，宋太祖没有同意。然而，宋太祖虽然没有同意，并不代表他没有考虑这个想法。

重新回到赵普上书自诉的话题。此时赵普已经被贬出京师，却为何突然要上书为自己申辩，还特意强调杜太后临终遗命时他也在场？以赵

普之权变，他走这一招棋一定是有目的的，并非自诉那么简单。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赵普也看出以宋太祖之宽厚，一定不忍心废除杜太后遗命，赵光义继承皇帝位是势在必行，他上此书，无非是想将来在赵光义面前邀拥立之功，作为东山再起的凭据。

赵普上书后不久，赵光义就被封为晋王。而对于长子赵德昭，宋太祖只给了“贵州团练使同平章事”的职务，名义是相位，却没有宰相的权力。按照皇室惯例，皇子成年，都要封王，然而终宋太祖一世，赵德昭和赵德芳兄弟不但与皇太子名分无缘，甚至均未封王，这是宋太祖亲厚弟弟赵光义的另一个有力证据。《续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了宋太祖如何对待赵普的上书，“手封其书，藏之金匱”。这里的金匱，就是指“金匱誓书”的那个金匱。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宋太祖出于种种考虑，有过动摇，想将皇位改传给自己的儿子，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要遵从母亲的遗命，要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只不过，他一直没有明确宣布赵光义是皇位继承人。这，自然让赵光义感到了难以名状的压力。由此也可以推断出，金匱誓言之故事确实值得怀疑。不然，赵光义该高枕无忧才对。

有一件事更加深了赵光义的忧虑。当时有个青州人到开封来料理产业，随身带着一名十几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天真烂漫，秀美出众。赵光义偶然看到她后，十分喜欢，派人去向青州人买小姑娘，青州人不愿意。赵光义手下有个叫安习的，自告奋勇愿办成此事。赵光义便给了安习两锭银子，命他速去办理。安习为人贪婪，先用刀将银子截取了一二两留下，然后用手手段强行买到了小姑娘，偷偷送入了开封府。后来宋太祖知道了此事，下令追捕安习。赵光义只好将安习藏在自己府中，直到他后来做了皇帝，安习才敢抛头露面。

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由此却可以看出，宋太祖对赵光义的兄弟之情已经由热烈逐渐转为冷静。赵光义机巧通变，远在其兄之上，他不能不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因而，一系列针对皇位的阴谋便开始暗中进行。

2. 斧声烛影

北宋设有四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北京大名府（今属河北），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但只有东京作为国都。

宋太祖出生在洛阳的夹马营，一直很留恋洛阳，加上开封作为帝都无险可守，而洛阳却固若金汤，所以宋太祖常有迁都之意。开宝九年（976年）三月，宋太祖率群臣出东京开封，去巡幸西京洛阳。按照惯例，天子亲征、巡幸在外时，应该由储君监国。之前宋太祖率军南征北讨、平定天下时，也都是赵光义留守开封，镇抚后方。但这一次，宋太祖却要求晋王赵光义随行。

一行人浩浩荡荡，途经郑州，谒安陵。到西京洛阳后，宋太祖见洛阳宫室壮丽，十分高兴，诏加知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彰德军节度使，遂欲留居洛阳，实际上已经有迁都的意思。不料群臣争相反对，于是爆发了迁都之争。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谏道：“汴京（开封）得运河漕运之利，有通往江南之便，每年从江淮运来百万斛米供给京师数十万军队。而且东京根基已固，不能动摇。”宋太祖则认为开封城中所需物资全仗水路由外地运送，万一开封被围，后果难以想象，因此不肯听从。晋王赵光义也极言迁都不便。宋太祖坚持说：“迁都洛阳，乃权宜之计；长久之计当定都长安，我将都城西迁。为据山河之险，裁汰冗兵，依周、汉故事，统治天下。”显然，宋太祖迁都决心已下，群臣的谏阻都不能动摇。

而这时候赵光义却说了关键的一句话：“在德不在险。”宋太祖听了默然不答。晋王赵光义出殿后，宋太祖对左右大臣说：“晋王的话不错，然而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必尽敝。”于是，宋太祖打消了迁都的念头，将洛阳作为陪都，怅然东归。

后世也有人揣测，宋太祖此时提出迁都另有深意，是为了顺利传位给皇子，以迁都来动摇赵光义的根基，因为赵光义担任开封尹的职务长达十六年，根深蒂固，在京师培植了大批党羽和势力。举例来说，通文学、精吏术的宋琪，能言善辩的程羽，文武双全的贾琰等胸有抱负之人均在赵光义麾下效力，这些人后来均成为朝中显要，宋琪还当上了宰相。当时，天下人都知道开封府尹赵光义礼贤下士，善交朋友，以至赵

光义府中幕僚如云，人才济济，蔚为大观。

公平而论，开封作为国都，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极容易四面受敌。毫无疑问，宋太祖是反复考虑了开封和洛阳的利弊，才郑重提出迁都之议。然而，无论宋太祖有没有想过用迁都来削弱弟弟赵光义的势力，赵光义本人一定有这样的忧虑。因为就在六个月后，赵光义就在天下人惊讶的目光中，由晋王摇身变成了皇帝。

因赵光义一言而罢迁都之议，可见弟弟赵光义在宋太祖心目中的地位依然无人可比。在这个时候看来，金匱誓书是不是存在，反倒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宋太祖要将皇位传给弟弟的态度和决心。这之后不久，便发生了“斧声烛影”事件。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朔风凛冽，大雪飞扬。宋太祖突然命人召晋王赵光义入宫。赵光义赶到后，宋太祖表示要商议国家大事，屏退了左右侍从，独自与赵光义酌酒对饮。守在殿外的宦官和宫女远远看见殿内烛火摇晃不定，赵光义的人影突然离席起身，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不久，便听见宋太祖手持柱斧（一种镇纸文具，玉或水晶制）戳地，“嚓嚓”斧声清晰可闻，同时大声喊道：“好为之，好为之。”兄弟二人饮酒至深夜。赵光义告辞兄长出去后，宋太祖才解衣就寝。

然而到了次日凌晨，宋朝的开创者太祖忽然离奇驾崩，年仅五十岁。宋皇后最先得知消息，立即命宦官王继恩去召皇子赵德芳（时任贵州防御使）入宫。据在《续资治通鉴·卷八》中记载：“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意思是说，宦官王继恩认为宋太祖想传位的人是晋王赵光义，于是不听宋皇后的命令去召赵德芳，而是径直去开封府请晋王赵光义。

这段记载虽为官方记载，却相当值得玩味，我们先来看看宋皇后的背景。

宋氏为宋太祖第三任皇后，史称“开宝皇后”，河南洛阳人。宋氏母家自五代十国开始，就是著名的世家，显贵无比。宋氏父亲宋偓是后唐

庄宗李存勖的外孙，母亲是后汉永宁公主（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女）。宋氏小时候，曾随母亲永宁公主入见后周太祖郭威，郭威十分喜欢宋氏，特意赏赐冠帔。宋太祖建国后，宋偃任华州节度使。宋太祖第二任皇后王氏死后，宋太祖想立后蜀花蕊夫人费氏为后，赵普以“亡国之物不祥”劝之。刚好这时宋氏随母亲永宁公主入京贺长春节。宋氏时年十七岁，正当韶华，风姿绰约，被宋太祖一眼看中，于是立为皇后。宋氏为人“柔顺好礼”。每次宋太祖下朝前，宋氏身具冠帔，穿戴整齐，亭亭玉立地站在殿前，等候宋太祖归来。宋太祖下朝后，帝后二人相携，一齐回到后宫，由宋氏亲自调膳，侍候圣驾。这温馨的一幕让人十分感动，虽然是老夫少妻，白发红颜，却是相敬如宾，恩爱异常。

显然，宋太祖对宋皇后是相当满意的。以宋太祖的作风，他当然不会以后宫的意见来决定立储大事，宋皇后偏爱德芳，花蕊夫人偏爱德昭，却没有对宋太祖产生任何影响便是佐证。但以宋太祖与宋皇后之伉俪情深，他多少会在爱妻面前流露出自己的真实心意。论心机深刻，宋太祖远不及其弟赵光义。换句话说，宋皇后对宋太祖最终想立谁为太子是心中有数。这里再举一个后世清朝的例子。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颙琰暴死于热河避暑山庄，死因不明。清朝自雍正皇帝始，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写有皇位继承人名字的圣旨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旧皇驾崩后，由嗣君与朝臣共同开启。但嘉庆到热河之前，将传位诏书放在了一个小金盒内，随身携带。随侍的大臣一时没有找到御笔亲书的传位诏书，慌作一团。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建议由皇次子旻宁（后来的道光帝）继位。首席大臣托津、戴均元以不符合祖制为理由表示反对。经过商议，群臣决定一面寻找传位诏书，一面飞速派人回报京师的嘉庆皇后钮祜禄氏。钮祜禄氏生有皇三子绵恺和皇四子绵忻，皇次子旻宁并非钮祜禄氏亲生。钮祜禄氏惊悉嘉庆驾崩后，立即发出了一道懿旨，让皇次子旻宁继承皇位。就在钮祜禄皇后的懿旨到达热河的前一天，嘉庆皇帝的遗诏被找到了，内中就是立旻宁为皇太子。所以，当旻宁接到钮祜禄皇后的懿旨时，悚然感泣。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自雍正到嘉庆，已经臻于完善，几乎没有任何空子可钻。钮祜禄皇后事先并不知道传位诏书上写的是谁，她之所以不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太子，而是当机立断立非亲生的旻

宁，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她知晓丈夫嘉庆皇帝的心思。也就是说，即便在所谓密不透风的秘密建储制度下，钮祜禄皇后还是知道嘉庆皇帝将要立谁为皇太子。

重新回到斧声烛影的话题，宋皇后惊闻宋太祖英年而逝的消息后，为什么立即派人去叫皇子赵德芳呢？遍查史料，找不到任何宋皇后弄权的记载，她虽是名门之后，却没有政治主见，不过就是个嫁给了皇帝的平凡女子，在朝中也没有任何的亲党和势力。这样一个文弱的女子，猝临大变，自然也没有易储的胆量。那么，只有一点可以解释宋皇后独召德芳的原因——宋太祖真正想传位的人是皇次子赵德芳。从古至今都是疏不间亲，“知夫莫若妻”，宋皇后作为宋太祖的枕边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皇帝的心思，所以，危机一旦来临，她只是本能地想要执行丈夫的遗愿。

再谈宦官王继恩。唐朝亡于宦官专权，宋太祖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虽然建国后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对宦官干政却非常警惕。终宋一朝，都没有出现宋朝宦官严重干政的现象。所以，以王继恩的宦官身份，绝对不可能比宋皇后更清楚宋太祖最后的真实心意。他不遵宋皇后懿旨，自己决定去开封府召晋王赵光义，只能说明他是个审时度势的人，知道所谓的储君候选人中，以赵光义实力最强，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他主动示好赵光义，还可以得到拥立之功，保证将来的荣华富贵。

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王继恩早就被赵光义收买。赵光义素来与大臣内侍关系密切，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田重进在后周时便隶属赵匡胤麾下，后一直领兵。赵光义着意结纳，派人送去酒肉给田重进。不料，却被田重进拒绝。派去的人称：“此为晋王赐也。”一定要田重进收下。田重进正色回答：“为我谢晋王，我只知有天子尔。”赵光义收买田重进虽然没有得逞，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当时晋王确实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据统计，光晋王的幕府成员便有六十人之多。与此同时，赵光义还有意结交不少文官武将。即便是宋太祖的旧部，诸如楚昭辅和卢多逊等掌握实权的朝中要员，赵光义都着意加以结纳。王继恩官任内侍都知，赵光义肯定更加加以亲近。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斧声烛影后面的奇事还连连不断。

王继恩到达开封府的时候，发现左押衙程德玄正坐在开封府门外，似乎正在等候他的到来一般。这里特别要强调一句，程德玄是赵光义的心腹，精通医术。王继恩突然见到程德玄，十分惊讶，问道：“你怎么会坐在这里？”程德玄解释说：“前夜二鼓时分，有人在自家大门口唤我出去，说是晋王召见。但我出门一看，发现并没有人。如此反复了三次。我因为担心晋王真的有病，便前来开封府探视，正在门口休息，就看见您来了。”王继恩听了程德玄的话，更加惊异，也不知道是该相信还是该怀疑，于是与程德玄一起叩门而入。

当时已经是凌晨时分，天就要亮了，赵光义却没有休息，正坐在灯下看书。他得知兄长暴逝，满脸讶异，却犹豫不肯前往皇宫，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这显然是惺惺作态了。然后赵光义便真的走进内室去找家人商议去了。这商议的内容自然与宋皇后召德芳一事有关，到底是宋皇后自己要召德芳呢，还是宋皇后事先得了宋太祖的密嘱甚至密诏？倘若是宋皇后真有密诏，事情就要麻烦得多。正因为这里面有这样一层利害关系，赵光义不得不慎重考虑，所以在内室中久不出来。

王继恩却等不及了，竟然大声喊道：“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这“别人”，自然是指皇子赵德芳了，也就是赵光义的亲侄子。王继恩这话的意思，是怕他出宫太久不回，宋皇后一着急，又另外派人去召赵德芳了。但就是王继恩这句话，泄露了实情，表明赵光义的储君地位并非简在帝心，与史书中那句“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是互相矛盾的。也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王继恩早就为赵光义收买，是赵光义在皇宫中的心腹和耳目。

以上均为《续资治通鉴·卷八》的记载。《宋史·程德玄传》里面提到王继恩是带着宋太祖遗诏来找晋王赵光义的，这显然是宋史作者的漏洞。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也只说是王继恩自己决定去找晋王的，没有提到遗诏一说。假如真有宋太祖遗诏的话，司马光是传统的史学家身份，最知道“为尊者饰、为贤者讳”，一定会大力强调，好为赵光义澄清疑点。

赵光义听到王继恩的催促后，立即出来，与王继恩和程德玄二人冒

着风雪赶往宫中。

到皇宫殿外时，王继恩请赵光义在外稍候，自己先进去通报。程德玄却一挥袖子，不耐烦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等什么？”说完与赵光义径直闯入殿内。

宋皇后得知王继恩回来，便问：“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回答说：“晋王到了。”

此时，赵光义已经出现在宋皇后面前。宋皇后当时年二十五岁，还相当年轻，她见到赵光义乍然出现，满脸惊愕，但她毕竟出身名门，当了多年皇后，多少知道一些政事，知道一切都已经完了，便哭着喊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官家取义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是五代到宋朝对皇帝的称呼。“三皇”是指伏羲、女娲、炎帝，“五帝”指黄帝、颡顓、帝喾、唐尧、虞舜。

宋皇后拿“官家”称呼赵光义，就是表示承认赵光义做皇帝了，显然，不承认就只有死路一条。赵光义皇位到手，自然也就心满意足，也流泪说：“我和你们共保富贵，不用担心。”

事情到此为止，再作一次分析，可以说其中有三大疑点：

一、宋太祖召赵光义入宫饮酒，为什么要屏退身边的侍从？

二、宦官王继恩到达开封府的时候，为什么程德玄刚好在那里等候？

三、赵光义为什么清晨还未就寝？

对于第一点，宫廷事密，无法推测，但由此而造成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大殿内的当事人只有宋太祖和赵光义二人，宋太祖又很快死去，斧声烛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任凭赵光义自己说了。

对于第二点，程德玄的解释显然十分牵强，就连站在赵光义一边的王继恩都不相信他的话。程德玄的到来显然是与斧声烛影有关。

对于第三点，赵光义没有就寝，只能说明他已经料到即将有大事发

生，正坐等事态发展。

宋太祖本人身体健壮，从他生病到死亡，只有短短两三天，可知宋太祖是猝死的，历来便有赵光义毒死兄长之说。而赵光义也似乎早知道太祖的死期，不然他不会让亲信程德玄在开封府外等候。如此反复推断，斧声烛影的故事便逐渐清晰起来。

从巡幸洛阳回来后，赵光义便担心皇兄会突然改变主意，将皇位传给皇子德昭或是德芳，由此暗中开始谋划。那夜，赵光义应召入宫时，便已经随身携带了准备已久的毒药。在对饮中，赵光义趁机将毒药下到宋太祖的酒中，然后在药力未发作前与太祖辞别。赵光义离开皇宫前，密令宦官王继恩密切监视宫中的动静。回到开封府后，赵光义立即召精通医术的程德玄在府外等候，一旦宋太祖不死，还可以以医治为名继续下手。而宋太祖嗜酒如命，在宿醉中被亲弟弟夺取了性命和皇位，倘若地下有知，一定死不瞑目。后人诗咏道：

帝位原从篡窃来，孤雏嫠妇也罹灾。

可怜烛影摇红夜，尽有雄心一夕灰。

实际上，即便宋太祖有心传位给德昭或是德芳，最终权衡利弊，还是会让赵光义当皇帝，因为此时赵光义的势力和党羽遍及朝廷内外。

关于宋太祖蹊跷离奇之死，《宋史·太祖本纪》中只说了两句简单的记载：一句是“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一句是“受命于杜太后，传位于太宗”。但无论如何，赵光义抢在赵德芳之前登基继位极度不合情理，于是引出一段“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不过，事情到了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当年宋太祖从后周柴荣的孤儿寡母中夺取了江山，岂知他自己死后，所留下的孤儿寡母也遭遇了各自悲惨的结局，江山也落入旁系之手。他在泉下如果遇上柴荣，却不知是什么感想，能说出什么话来。

3. 德昭之死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宋太祖死后一天，三十八岁的晋王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由于赵光义即位的过程（官方说法）充满了神秘色彩，天下人均疑惑宋太祖不明不白死，于是，赵光义强调“受命于杜太后”。这里要强调的是，所谓的“金匱之盟”，到现在还没有露面，一直到五年后，才由赵普首先提出。此事后面再说。

赵光义遭人非议，主要是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方式与传统的父子相传相比，名不正言不顺。不过，兄死弟及倒也不是没有先例，加上赵光义当上了皇帝，也就掌握了纂写历史和引导舆论的权力，可以大做手脚。事情到了这里，有了杜太后遗命的说法，后世为什么还会有赵光义得国不正之说呢？普遍认为是“有因才有果”，而因果有时候是用结果来推断原因。赵光义之所以被天下人怀疑，逃不过悠悠之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得了皇位后，做出的几件大事让后人很难理解，反而进一步证明了“金匱誓书”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是赵光义和赵普联合起来编造的谎言。

特别提一句，赵光义一即位，立即诏赵普入朝，任太子太保，在京师供职。太子太保与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并称为“东宫三师”，从一品官，是个典型的虚衔，荣誉至高，却没有任何实权。实际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将太子太保作为封赏大臣的加官，如担任宰相，再加封太子太保。显然，赵普进京担任太子太保一职，并不是赵光义要重用他的先兆。赵光义如此作为，不过是考虑到赵普是开国重臣，声名远扬，尤其赵普与宋太祖关系非同一般，而此时流言四起，局势动荡，也不知道赵普内心如何看待宋太祖之死，因此不如将赵普调入京师，便于控制。

当时，朝廷内外人心不安，疑云密布，气氛十分压抑。赵光义即位为宋太宗后，先是大赦天下，以弟弟赵廷美（即赵光美，为避讳改名为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时年三十岁；宋太祖长子赵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时年二十七岁；宋太祖次子赵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时年十七岁。而对宋太祖和赵廷美的子女，均与赵光义的子女并称为皇子皇女。宋太祖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和楚昭辅等人也都加官晋爵。显然，这是在刚刚登基、根基还不稳的情况下，宋太宗所作出的安抚人心、消除动荡之举。

赵廷美被宋太宗任开封尹，显然还暗示有皇储第一号候选人的身份。因为此时宋太宗还不知道有所谓的金匱誓书，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他向天下人解释自己继承皇位是受杜太后遗命：国赖长君，他的儿子年纪都比赵德昭小，因此没有理由立为储君。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太宗不得已将开封尹的位子给了弟弟赵廷美。值得强调的是，赵廷美和赵德昭都在金匱誓书（假如真的有的话）上榜上有名，可以在皇帝死后承继位。

最不可思议的是，宋太宗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而根据惯例，新皇帝即位，都是次年才改用新年号纪年。为什么宋太宗打破常规，将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呢？这愈发说明他心怀鬼胎，要抢先为自己“正名”，以期造成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

无论如何，尽管“金匱之盟”和“斧声烛影”迷雾重重，宋太宗还是顺利继承了皇位。之后，他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宋太祖朝的大臣。

最为关键的一点，宋太宗扩大了科举的取士人数，此举对改变宋太祖朝政格局起了重要作用。宋太宗即位后，第一次科举取士人数就是宋太祖一朝最多一年的两倍多。取士人数增多，一方面使更多有才华之人有机会入仕，另一方面，士子一旦被录取，便顺利步入仕途，出任各种职务。作为“天子门生”，士子们无疑会对宋太宗心存感激，从而死心塌地为新皇帝效力。这样，朝廷内外的大权将逐渐被宋太宗的亲信所掌握，宋太宗的皇位便逐渐稳固起来。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斧声烛影”和“金匱之盟”的阴影也逐渐淡去。

一切看起来都还算平静，宋太祖似乎对待弟弟和侄子们都还算不错。变化是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开始的。就在这一年，许多日后的风云人物以各种各样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宋太祖长子赵德昭也死在了这一年。

宋朝虽然与唐朝并称“唐宋”，但不但没有唐朝“天可汗”的极盛武功，甚至都没有完成江山的统一，天下存在着多个政权并立的状况，这

就是所谓的“金瓯缺”。金瓯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皿，常用来比喻国土。南北朝时的梁武帝曾说：“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南书·卷三十八·朱异传》）在宋朝的历史时期，中国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党项），北有辽（契丹）、金（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多政权并立的复杂局面在后面的篇章中会逐渐涉及，先谈宋太宗即位后的事。当时在辽与宋朝之间还有个北汉刘氏，是五代十国中唯一没有被宋朝统一的政权。

五代十国时，契丹灭掉了后晋，刘知远趁机自立为帝，是为后汉。后汉政权只存在了五年，被后周所灭。但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却占据太原，自立为帝，这就是北汉。之后，刘崇传刘钧，刘钧传刘继恩，刘继恩传刘继元。北汉国主刘氏长期依附于辽国，与宋朝分庭抗礼。宋太祖时，曾两次兵临北汉所占据的太原城下，由于契丹以兵相助，宋师均无功而还。北汉有恃无恐，时常侵犯宋朝边境州军。

北汉内部在与宋朝的关系处理上也是意见不一，矛盾重重。北汉第三任国主刘继恩在位时，部将侯霸荣杀死刘继恩，想拿刘继恩的首级投降宋朝。不料北汉宰相郭无为得知消息后，发兵包围了皇宫，并派武功高强的死士翻墙入宫，一举杀死了侯霸荣。

这个郭无为，原来是武当山的道士，在乱世中投靠了北汉，被北汉第二任国主刘钧所赏识。刘钧病重时，与郭无为谈及皇位继承人选，郭无为认为刘继恩才干不足。刘继恩即位后，一直想杀掉郭无为，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便被侯霸荣所杀，在位仅六十天。所以当时有人认为真正的内幕是郭无为唆使侯霸荣杀了刘继恩，之后郭无为又杀侯霸荣灭口。

刘继恩死后，郭无为力主立刘继元为帝。刘继元信用小人，大肆诛杀亲族。郭无为见北汉大势已去，主张投降宋朝。但刘继元自恃背后有辽国撑腰，一直不肯对宋朝俯首称臣。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宋太宗决定攻伐北汉，以让金瓯不再有缺。但朝臣大多反对，理由主要是有北汉在宋朝与辽国之间，多少能起点屏障的作用。但名将曹彬坚决赞成，坚定了宋太宗的决心。于是，宋太宗派名将潘美（即戏曲中的潘仁美）等分路出兵，围攻太原。之后，宋太宗又打算亲赴前线督师。这时候，就开始看出宋太宗对弟弟

赵廷美的猜忌了。

按照惯例，皇帝亲征或者巡幸在外，要由储君监国。赵廷美当时任开封尹，是第一皇位继承人，宋太宗不得已，只好留弟弟赵廷美留守京城。前面提到的“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当时是开封府判官，为赵廷美的直系下属。此人确实是个大事不糊涂的人，他看出了宋太宗其实并不放心赵廷美，于是劝赵廷美说：“主上栉风沐雨，以申吊伐，王地处亲贤，当表率扈从，若掌留务，非所宜也。”（《续资治通鉴·卷九》）赵廷美恍然大悟，便主动向宋太宗请求随从出征。宋太宗大喜过望，当然立即同意。

实际上，吕端一番冠冕堂皇的话解决了宋太宗最大的心病。日后，宋太宗重用吕端，并夸奖他“大事不糊涂”，便是自此事开始。关于吕端，后面还有“不糊涂”的精彩好戏。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三月，宋云州观察使郭进破北汉西龙门砦，擒获甚众。北汉国主刘继元见宋军来势汹汹，志在必得，便派人向辽国紧急求援。

辽景宗因有病在身，辽国刑赏、政务、用兵等，均由皇后萧燕燕裁决。国中只知有萧后，不知有景宗。萧燕燕本名萧绰，小字燕燕，为辽国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自小许配给汉人大臣韩知古之孙。两个小青年虽然不同民族，倒也情投意合，互相倾慕。不料后来萧燕燕被辽景宗一眼看中，以致上演了一出皇帝横刀夺爱的好戏，这才使萧燕燕有机会成为后来著名的萧太后。

萧燕燕虽是番邦女子，却素有机谋，善于驾驭大臣，人皆乐于为其所用。对于之前有过婚姻之约的韩家，她也加以重用。萧燕燕听说北汉被宋朝军队围攻，立即命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塔尔为监军率军赴援。辽军到达白马岭，前面为一条大涧，宋将郭进率宋军驻扎在对岸。耶律沙等将领认为应等待后军，再与宋军决战，而塔尔认为应率先锋一鼓作气急击宋军，耶律沙力谏不听。塔尔率军渡涧攻宋军，辽军刚渡一半，郭进率骑奋击，大败辽军。塔尔、华格、令袞图敏、洋袞唐古等将阵亡，耶律沙等也被宋军包围。刚好这时候辽将耶律色珍率救兵赶到，击退宋军，才救出了耶律沙等人。

宋军击败辽国援兵后，声势大震，连克孟县、隆州、岚州，太原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宋军轮番进攻，矢石如雨，战斗十分激烈。宋太宗亲临太原城下，诏谕北汉国主刘继元投降，刘继元毫不理睬，于是，宋太宗命宋军发机石攻城。五月初一，攻破太原西南羊马城。

这时候，上演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北汉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感到守城无望，不少人开始谋求退路。北汉宣徽使范超率先出城投降。此时，宋军正奋力攻城，个个都杀红了眼，突然看见范超带着一队北汉兵开门而出，还以为是北汉兵出城交战，立即蜂拥而上，抓住了主将范超，并不由分说地将他立斩于大旗下。而太原城中北汉国主刘继元得知范超出降，也下令将范氏抄家斩首。范超的一家老小均被砍下首级，且首级被抛到太原城外。宋军这才知道范超是来投降的，结果却莫名其妙地被误杀了。

宋太宗又移师城南，继续攻城。北汉外绝援军，内乏粮草，军心开始动摇。北汉国主刘继元欲战无力，只好出降，北汉遂平。宋朝得其十州四十一县的土地。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北汉国主刘继元献城投降后，北汉名将刘继业据城继续抵抗。刘继业是太原人，本名杨重贵，因年少英武，很受当时北汉国主刘崇的看重，便以杨重贵为养孙，改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素以骁勇闻名，以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国人号称“杨无敌”。

宋太宗爱刘继业忠勇，很想招为己用，于是派刘继元招抚刘继业。刘继业为保全城中百姓，北面再拜，这才释甲开城，迎接宋军。宋太宗大喜，立即授刘继业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并加厚赐，复姓杨，名业。之后杨业成为宋朝著名将领，杨业及其后代的事迹被演绎成各种故事，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杨家将》。

北汉投降后，宋太宗为了断绝北汉臣民的希望，下令焚毁太原城，改太原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将太原城中的僧人、道士及豪民迁往西京洛阳，普通百姓则迁居并州。大火起时，太原城中尚有许多老弱病残者来不及转移，均为大火所吞没。

伐北汉旗开得胜后，宋太宗志得意满，打算干一件更加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收复被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他在可疑的“斧声烛影”中登上了皇帝位，朝野之中虽然不敢公然议论，但几年来疑云久久不散。所以，宋太宗一心谋取在文治武功上超越宋太祖的地位，以求摆脱宋太祖的阴影。就拿这次伐北汉来说，满朝文武，除了曹彬，其他人都持反对意见，宋太宗却一意孤行。降服北汉后，宋军已经在外征战将近半年，人马劳顿。因此一听说宋太宗要乘势伐辽，志在夺取幽蓟，群臣纷纷反对，宋太宗不听，坚持出兵。

开始一切都还很顺利，宋军势如破竹，宋将傅潜、孔守正在沙河大败辽将耶律希达，辽东易州刺史刘禹和辽涿州判官刘原德均主动献城投降。宋军一路上没费劲儿就打到了幽州（北京）城下。当时，幽州守将为耶律学古，采取了反防死守的策略，宋军进攻了很长时间，都是徒劳无功。双方呈现出胶着状态。

而辽国萧燕燕得知幽州为宋军所围后，立即派宰相耶律沙前去增援。耶律沙刚刚出发，辽将耶律休格也主动请缨，率人马前往幽州。

宋太宗听说辽国有援兵到来后，命令宋军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布阵防守。辽国宰相耶律沙率部先到，与宋军在河滩上激战。经过一番血战，辽兵伤亡惨重，耶律沙急忙下令撤退。宋太宗下令宋军火速追赶。就在此时，耶律休格率军及时赶到，耶律沙立即决定回师。辽军两部合一后，声势大震，宋军一下被冲乱了，结果被打得大败。宋军兵将纷纷被杀，宋太宗那顶皇帝专用的黄罗伞盖则成了辽军的攻击目标。若不是举黄罗伞盖的宋士兵中箭落马，宋太宗可能早就死在辽军刀下了。宋太宗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跑，鞋也掉了，帽子也飞了，战马也陷进泥里。这时还是杨业赶到，杀退了辽兵，才救了宋太宗的命。

此时已经八月，秋风已起，塞外秋高马肥，宋军在与辽军的对峙中立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宋太宗遭受了高粱河惨败后，决定退兵。不料辽将耶律休格穷追不舍，追得宋太宗屁滚尿流，狼狈不堪。到了涿州，宋太宗还中了两箭，之后乘驴车逃脱，但随行的宫女、辎重等均为耶律休格所获。后来宋太宗死，便是因为此次的箭疮发作。

堂堂宋朝天子，竟然差点就做了辽军的俘虏，当时的混乱状况可想

而知。而就在巨大的混乱中，产生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在宋军溃败途中，人人都只顾自己逃命，稍微安全一点的时候，群臣却突然发现宋太宗不知去向。于是人心惶惶，奔走相告，都说皇帝失踪了。更多的人怀疑宋太宗已经在乱军中遭难。于是，有人提议说：“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皇帝下落不明，很可能已经遇难。武功郡王赵德昭是太祖子嗣，应该赶紧立他为皇帝，以安定人心，免得让辽国有可乘之机。”

前面已经提过，齐王赵廷美本来是该留守开封的，却因为吕端一番话，不得不随从宋太宗出征，以避嫌疑。赵德昭也跟随在军中。

当然，也有人反对，建议先寻找到宋太宗再说。就在众人争吵不休的时候，有人奔来告诉大家：“皇帝还活着。”于是，这件事就算平息了。

回到开封后，宋太宗心情十分不好，他此次出兵，目的在于提高声望、威服人心，不料却遭到惨败，全军覆没、狼狈逃命不说，连皇帝的屁股上都中了两箭，简直是奇耻大辱。就在宋太宗低沉抑郁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在宋军溃败途中，曾有人谋立赵德昭为皇帝，宋太宗的脸色顿时阴沉得可怕，十分恼怒。但事出有因，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毫无心计的赵德昭自己送上门来。

因为宋太宗心情非常不好，即使先前攻取太原、收服北汉也不能弥补，因而在攻取太原中有功劳的将士也不给予奖赏。宋军将士对此意见很大，个个心怀不满。赵德昭见将士们议论纷纷，生怕军心不稳，便善意向宋太宗建议立即论功行赏，以安抚将士。宋太宗正为幽州之败而恼怒，没听完就大怒说：“战败回来，还有什么功劳？什么赏赐？”赵德昭说：“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我军征辽虽然失利，但终究荡平了北汉，请陛下分别考核，量功行赏。”宋太宗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喝道：“等到你做皇帝时，再行赏不迟！”赵德昭开始还不明白叔叔为什么突然发火，惊在了当场，后来才幡然醒悟，不敢申辩，只是匆忙出宫。

回到自己的府邸后，赵德昭气愤难平，问左右随从：“带刀了吗？”随从见他满脸通红，情绪十分激动，不敢说带有兵器，怕出意外，便搪塞说：“我们进宫，按规定不准携带利器，所以身边没有带刀。”赵德昭越想越恼，越恼越悲，迅速走入自家的茶酒阁，关上阁门，取桌上

的水果刀自刎而死，死时年仅二十九岁。

赵德昭气激自杀，不能不说与之前误传宋太宗失踪、宋军欲立赵德昭为帝有关。宋太宗虽然是一时气话，但猜忌之心一览无遗。赵德昭身为宋太祖之子，对之前的金匱誓书和斧声烛影之种种议论不可能一无所闻、一无所想，而现在被亲叔叔猜疑，无以自诉，只能以死来明志了。

赵德昭之死十分令人意外。宋太宗闻讯后赶来，大为后悔，哭着说：“你这个傻孩子，叔叔只是气头上的话，你怎么也当真，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命以亲王礼安葬赵德昭，赠中书令，追封魏王，后改吴王，又改越王。

如果说赵德昭之死还事出有因的话，赵德芳之死就格外令人生疑了。赵德昭死后一年多，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宋太祖最小的儿子赵德芳神秘暴病身亡，年仅二十三岁。史书上对他离奇的死没有作任何说明，成为又一桩疑案。朝野间怀疑赵德芳死在宋太宗之手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从来无人敢公开议论。斧声烛影当夜，宋皇后曾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其实就是担心赵光义日后会对赵德芳下手，想不到宋后的担心还是不幸而言中。

这里特别要再强调一句，所谓的金匱之盟是宋太宗为了掩人耳目捏造出来的，虽然能有力证明他得位的合理性，但最终却限制了宋太宗传子的愿望。至此，宋太祖四个儿子全部死去（其中两个早夭），皇位继承的顺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匱誓书上的人也就只剩下赵廷美，宋太宗的亲弟弟。

4. 涪陵之祸

按照原来杜太后遗言的顺序，由宋太祖传宋太宗，宋太宗传赵廷美，赵廷美传赵德昭，赵德昭既死，那么就由赵廷美传赵德芳。只有这样，皇位才能重新归入宋太祖子孙一脉，才能不负杜太后遗命，才能对得起宋太祖将天下传弟不传子的盛德。赵德昭和赵德芳先后死后，金匱誓书上的皇位继承人只剩下赵廷美，宋太宗的亲弟弟。倘若宋太宗将皇位传给赵廷美，赵廷美势必要传给自己的儿子，这显然是宋太宗不愿意

看到的。可以说，赵德昭和赵德芳的死，使赵廷美一下子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此时，倘若“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吕端还在赵廷美手下当差，说不定就会劝说赵廷美赶紧辞去开封尹的职位，由此作出退出储君人选的表示；或者干脆上书皇帝，请求宋太宗立皇子为太子。如此，赵廷美必然能保住荣华富贵。然而，十分可惜的是，吕端已经调离开封府，而赵廷美手下幕僚多是平庸无能之辈，竟无一人能够深谋远虑，劝赵廷美退保其身。

而赵廷美本人，虽然也感觉到了危机，但他没有采取措施来避免宋太宗的猜忌。相反，他开始暗中拉拢一些亲近的大臣，比如给当朝宰相卢多逊送财物。如此幼稚的作为，显然只能授人以把柄。进一步分析，赵廷美不肯辞去开封尹职位的根本原因，估计还是贪图那张皇帝的宝座。在不自安的情况下，赵廷美难免有怨言，竟然说：“太宗有负兄意。”这些言语传到宋太宗耳中，只能加深他对赵廷美的忌恨。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赵德芳死后半年，针对赵廷美的轩然大波终于开始了。宋太宗为晋王时的幕僚柴禹锡、赵镒和杨守一三人揣摩出宋太宗的心意，突然发难，向宋太宗揭发赵廷美骄恣放纵，图谋作乱。这是明显的捕风捉影，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但却正中宋太宗的下怀。

尽管是诬告，无法追究，宋太宗还是借机罢免了赵廷美的开封尹职务，出为西京留守。而告密的三人都有升赏，柴禹锡升为枢密副使，杨守一升为枢密都承旨，赵镒升为东上閤门使。这是个非常不好的开端，伺机钻营者见只要揭发赵廷美便可以升官发财，自然不惜代价来构陷赵廷美。于是，前面已经被罢免的赵普也终于有机会东山再起了。

赵普是开国重臣，在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制定统一战略等事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宋太祖时代更是以佐命元臣之身份在中枢机构执政达十年之久，名望甚崇。前面已经提过，赵普之前与还是晋王的赵光义有过一段明争暗斗，尤其是他反对宋太祖传位给赵光义，赵光义即位后，自然不会轻易忘记前仇，为了防范赵普，将其调入京师便于控制。赵普宦海沉浮，婉转圆滑，深知一朝天子一朝

臣的道理，尽管与宋太宗的关系极为微妙，但还是不甘心就此沉沦。只不过，当时在朝的宰相是卢多逊，是赵普的死敌，一心防范赵普东山再起，以致赵普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卢多逊为人机警，知道宋太祖喜欢读书，经常到史馆来取书，就让小吏每次都查看宋太祖所取何书，于是阅读此书。等到第二天召见时，宋太祖问起大臣们书中的事情，只有卢多逊一个人应答如流，以此获得宋太祖赏识，拜为宰相。他跟赵普一直不和，好几次在宋太祖面前说赵普专权、贪财。赵普被罢相后，卢多逊独掌大权，直至宋太宗即位后。

赵普的儿子赵承宪娶燕国长公主（宋太祖亲妹，先嫁米福德，后嫁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之女。当时赵承宪任泽州知州，回到京师成婚。按照惯例，只要与皇亲结亲，便可以留京任职。然而，宰相卢多逊竟然等不到赵承宪度过蜜月，就勒令他回任泽州。这自然是针对赵普。赵普愤怒得无以复加，刚好在这个时候，宋太宗召见了 他。

宋太宗之所以召见赵普，想对付弟弟赵廷美是主要的原因。宰相卢多逊与赵廷美关系一向友善，宋太宗必须找到一个能与卢多逊匹敌的人来策划废除赵廷美的大事，赵普与卢多逊是宿敌，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是这次召见中，赵普说出了那句著名的阴险之语：“愿备枢轴，以察奸变。”宋太宗很是满意，赵普也因此很受鼓舞，又向宋太宗表示忠心说：“我有《论语》一部，用半部帮助太祖打天下，用半部帮助陛下治理国家，使之太平。”

召见结束后，赵普回家连夜写了一封奏表，抛出了所谓的“金匱之盟”，说当初杜太后有金匱誓书，除了当事人杜太后和宋太祖外，还有见证人，就是他赵普本人。这是金匱誓书第一次公然显山露水，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史书为后来所修，一切记载都向有利于宋太宗的方向发展），甚至包括宋太宗本人都是闻所未闻。

关于金匱之盟，前面已经分析论证过，根本不可能存在，否则赵光义不必迫不及待地杀死兄长夺取皇位。而宋太宗登位五年后，此时才由赵普提出有金匱誓书，更见其中的可疑之处。如果真有金匱之盟，为何

赵普不在宋太宗即位时就指出来？这难道不是他借机在新皇帝面前邀宠、东山再起的最好时机么？

种种可疑之处，不必再一一指出。赵普此时抛出金匱誓书，无非是要取悦于宋太宗，以固恩宠。但无论如何，金匱誓书一出，确实有力地证实了宋太宗即位的合法性。宋太宗大为心悅，心中自然将赵普当做可以信赖之人，因而询问赵普关于传位赵廷美一事。赵普深知宋太宗心意，便说：“自古帝王传位乃是父传子，当年太祖已誤，陛下今日还要再错吗？”这句话其实有更深的潜台词：当时宋太祖传位给宋太宗已经是錯誤，宋太宗怎么能再犯同样的錯誤。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当年赵普确实是极力反对宋太祖传位于弟的。不过，赵普的话却坚定了宋太宗传子的信心。之后，赵普重新任宰相，在宋太宗传位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赵普得势后，最着急对付的不是宋太宗的心头之患赵廷美，而是宿敌卢多逊，而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将卢多逊牵扯进赵廷美的罪案。卢多逊自己也知道赵普势必要找自己报仇，倘若能辞去相位，自行引退，或许还可以避免这场斗争。但卢多逊贪恋权势，不甘心就此放手。一场大风波就不可避免了。

赵廷美被赶出京师任西京留守后不到半个月，赵普便上告说赵廷美与卢多逊暗中交往。即使是交往，又有什么不正常？赵廷美当时是开封尹，卢多逊是宰相，之间互有来往根本不足为奇。但赵普却借题发挥，说卢多逊盼宋太宗早日晏驾，就好尽力侍奉赵廷美，赵廷美表示满意，还送卢多逊弓箭等物。这种明眼人一看就不可信的话，宋太宗却如获至宝，立即将卢多逊逮捕下狱，严加审讯。狱中黑暗，卢多逊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便全部招认。之后，卢多逊被剥夺官爵，连同家属流配崖州，其同党不少被处死。赵廷美则被软禁在私第，其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

赵普在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交结一案中一箭双雕，既打击了宿敌卢多逊，又因拉赵廷美下马讨好了宋太宗。尽管赵廷美已经如此下场，但他的悲惨命运还没到头。赵普认为处分赵廷美太轻，担心他死灰复燃，于是唆使开封知府李符上书，说赵廷美不思改过，反而心怀不满，要求

将其迁徙到边远郡县。于是，赵廷美被降为涪陵县公，安置到房州。宋太宗还不放心，命阎彦进为房州知州，严密监视赵廷美的一举一动。之后，赵普害怕开封知府李符泄密，以李符用刑不当为名，将其流放春州。一年后，李符便不明不白地死去。

赵廷美被迁到房州，地处偏僻，连行动都失去了自由。他气愤难平，两年后便死在房州，年仅三十八岁。史称宋太宗贬黜赵廷美之事为“涪陵之祸”。

更令人寒心的是，赵廷美死后，宋太宗公开宣称赵廷美是乳母陈国夫人耿氏的儿子，并非杜太后亲生，如此，赵廷美及其后代就被彻底地排除在皇位继承系统之外。当时，很少有人相信这种说法，只是杜太后早已去世，宋太宗是兄弟中仅存的一人，又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他的话无人能够反驳。

至此，所有挡住宋太宗传子的绊脚石都已经被搬掉。再来回顾一下，自从赵光义继帝位后，先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被迫自杀；次子德芳又无故而死；而宋太祖皇后宋氏死后，宋太宗坚持不肯按皇后礼仪下葬；之后便是赵廷美被迫害致死。如此种种，反倒加深了宋太宗于烛光斧影中戕兄夺位的嫌疑。就连最正统的《太宗本纪》也不得不说：“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赵廷美）之贬死，武功王（赵德昭）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太宗本纪》中提到的四点，再加上德芳年纪轻轻莫名而死，这五点始终是宋太宗得位不正的有力佐证。

再继续谈赵普的话题。赵普被重新起用，不过是宋太宗为了对付赵廷美的需要，这项任务一旦完成，宋太宗立即重新恢复了对赵普的猜忌。君臣二人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高墙。

终于有一天，宋太宗对群臣说：“赵普是开国元勋，而且是我的布衣之交。现在他精力衰迈，不宜再烦劳公务。我打算挑个好地方，让他安度晚年。”赵普知道后，不禁十分伤感地说：“我这番作为，竟是为他人忙活了。”于是主动上书请求辞职。宋太宗顺水推舟，罢其宰相之位，出任为武胜军节度使。赵普离开京师前，宋太宗亲自为赵普饯行，以此来

感激赵普一手操持的金匱之盟和针对赵廷美的涪陵之祸。

之后，赵普在外过了几年，一心想回到京师，他通过走宋太宗次子赵元僖（原名赵元佑）的门路，终于如愿以偿。刚好此时宋太宗要任命吕蒙正为相，因吕蒙正资历尚浅，便重新起用名望更大的老臣赵普为相，虚领首相。这是赵普第三次为相，此时的赵普，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依旧热爱权力，积极帮助宋太宗次子赵元僖打击宋太宗长子赵元佐的势力。然而不久后，当宋太宗认为已经不再需要表面文章时，赵普又再次被罢相。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他所热爱而向往的权力中枢。淳化三年（992年），赵普病死，时年七十一岁。

宋太宗得知赵普病逝后，“凄怆之怀，不能自己”。这应该并非做作，而是皇帝真实的感情流露，不过并非完全是为了赵普，更多的应该是旧识皆逝的伤感，身为皇帝，也一样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终有一天，他还会与赵普在黄泉相会。为此，宋太宗停止上朝五天，追封赵普为真定王。

关于赵普，最后还要多提一句。据说赵普的死是因为赵廷美向他索命。宋人笔记中记载，赵普死前，曾请道士帮他设坛醮，显然有祈祷超度之意。这或许是捕风捉影，但却有一事实相当能说明问题：赵普死后，他的两个未嫁女赵志愿和赵志英上书宋太宗，请求出家为尼。宋太宗再三相劝，却不能挽回。二女是名门千金，又正当妙龄，如此作为，值得玩味。推断起来，最大的可能只能是赵志愿和赵志英二女也不耻于父亲赵普不择手段诬陷赵廷美的作为，出家为尼，大概是想能为父亲赎罪吧。之后，二女出资建造庵堂，奉佛终身。

5．元佐发疯

继续谈宋太宗皇位继承的话题。宋太宗采取一系列手段，终于扫清了传位于子的种种障碍。然而，他传位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变故连连。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将自己的儿子们由“德”字辈改为“元”字辈，名字也作了更改，如赵德崇改名为赵元佐，赵德明改名为

赵元佑；而宋太祖的儿子和赵廷美的儿子仍旧为德字辈。这其中，自然有更深的意味。

宋太宗长子赵元佐（原名赵德崇）自幼聪明机警，长相酷似宋太宗，很得宋太宗和太宗皇后李氏的宠爱，被封为楚王。赵元佐有武艺、善骑射，曾经跟随宋太宗出征过北汉、幽蓟。宋太宗大肆迫害赵廷美时，赵元佐很是不满其父所为，出尽全力营救叔叔赵廷美，请免其罪，但未能成功。后来赵廷美忧悸成疾，死在了房州。赵元佐闻讯后大受刺激，竟然因此而悲愤成疾，狂病大发。手下人只要有一点小小的过失，他不由分说，操刀就砍，弄得楚王府人人惊惧。宋太宗对此十分心痛，派御医来给长子医治，还专门为赵元佐而大赦天下。

[宋太宗赵光义先后有三位皇后：尹氏、符氏和李氏。尹氏和符氏都在宋太宗即位前病死，皇后的名号是后来追封的。发妻尹氏为滁州刺史尹廷勋之女，很年轻时便得病死去。据说赵光义当时心中难过，便外出打猎，结果偶遇当时还是后周国丈的符彦卿的第六女符氏。符氏正是豆蔻年华，姿容绝美，赵光义一见钟情，回去后托兄长赵匡胤（当时掌握后周兵权）出面，如愿以偿地娶到了符氏。符氏在入宋后病死，赵匡胤此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皇帝，又为赵光义聘淄州刺史李处耘次女李氏为妻。正准备迎亲时，宋太祖暴死，亲事只得延迟。宋太宗即位后，本来想立最喜爱的李妃（赵元佐和宋真宗生母）为皇后，但李妃却突然病死。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正式接李处耘次女李氏入宫，时年十九岁，最初封为贵妃，六年后被立为皇后。]

雍熙二年（985年）重阳节，宋太宗召集几个儿子在皇宫园林中宴饮射猎，因担心赵元佐病未痊愈，就没有派人请他。散宴后，同父异母的陈王赵元佑去看望兄长赵元佐。赵元佐得知宫中举办了盛大的宴会，皇子都有份出席，唯独没有邀请他，很不高兴，说：“你们侍奉圣上欢宴，只有我没参加，这是想抛弃我啊！”越想越生气，便开始猛劲喝酒。到了半夜，索性放火烧了自己的宫室。一时间，殿阁亭台，烟雾滚滚，火光冲天。

宋太宗得知后，猜想可能是赵元佐本人所为，便命人查问。赵元佐倒也敢做敢当，大大方方地一口承认。宋太宗顿时怒不可遏，欲断绝父

子之情。众人营救不得，赵元佐因此被废为庶人，安置在均州。宰相宋琪率领群臣三次给宋太宗上书，请求把赵元佐留在京城。宋太宗终于还是难舍父子之情，答应了群臣的请求。这时赵元佐已经在去往均州的途中，走到黄山的时候被使者召回，之后住在南宫。但宋太宗对长子明显失望，父子关系从此趋于冷淡。

当时宋太宗认为赵元佐是患了癫狂病，请名医多方延治。其实，根据赵元佐的性格，他得癫狂病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在故意装疯，以此来发泄对宋太宗的不满及表示对皇位的拒绝。一个性情中人，不幸生在帝王家，亲眼见到骨肉相残，却无力制止，除了装疯卖傻，还有什么法子！当然，赵元佐的目的确实也达到了，此后，他远离权力漩涡，过着避世般的生活。而且自此后，再也不见他癫狂的记载，更进一步说明他的“发狂”是故意而为之。不过，他毕竟是宋太宗长子，利益集团并没有放过他。后来宋真宗即位时，赵元佐还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一场政治风波。但正因为之前赵元佐对皇位和政治毫无兴趣，他反而未受牵连，得以善终，这是他不幸中之大幸。这一段的由来到后面再详细叙述。

而在这场赵元佐火烧宫室的风波中还有个关键人物，即陈王赵元佑。赵元佑为什么要在宴席结束后跑到楚王府中？他到底对兄长赵元佐说了些什么？尽管内容不得而知，但想来这谈话应该是直接刺激赵元佐放火的起因。而后来宋太宗不怀疑别人放火，转眼就怀疑到亲生儿子赵元佐身上，极有可能也是因为赵元佑旁敲侧击的提醒。

为什么要怀疑陈王赵元佑别有居心呢？因为之前赵元佐最有可能被立为太子，而赵元佐倒台后不久，赵元佑改名为赵元僖，并任开封尹兼侍中，成为了准皇储，立时风光无限。宋太宗还同时任命户部郎中张云华为开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并嘱咐二人说：“两位是朝中端士，特地让你们来好好辅佐我的儿子。”语气已经相当明显，赵元僖就是将来的皇帝。但反过来推论，倘若赵元佐不倒台，这皇位怎么能轮得到赵元僖呢？由此可见，赵元僖有要除掉赵元佐的强烈动机。

赵元僖本人颇有政治才干，他一得势，便着手拉拢朝中重臣。经过反复比较权衡，赵元僖相中了已经第二次被罢相的赵普。赵普此时已经替宋太宗铲除了赵廷美，再一次失势。为什么选中失势的赵普呢？最重

要的原因就是天下人都知道，赵普是构陷赵廷美的元凶，也因而成为赵元佐心中的死敌。于是，赵元僖极力游说宋太宗，刚好宋太宗要任吕蒙正为相，吕蒙正威望不足，需要有一位声名显赫的重臣来辅助。于是，宋太宗重新起用赵普为相，这是赵普第三次入相。赵普入相后，立即心领神会，协助赵元僖打击赵元佐的亲信旧党。如此看来，赵元佐的所谓癫狂根本就是假装，而赵元佐火烧宫室直接导致被废一事，显然也是赵元僖一手策划。

赵普不久后即被罢相，但赵元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兄长赵元佐的势力大受打击。此后，他又与当朝宰相吕蒙正关系极为密切，目的显然是司马昭之心。然而，终宋太宗一朝，似乎始终无法摆脱“斧声烛影”的恐怖阴影，赵元佐“发狂”后，不幸的命运再一次降临在赵元僖身上。淳化三年（992年）十一月，赵元僖早朝完后回到府中，突然觉得身体不适，浑身无力，腹痛如绞，很快就撒手归西了。死时年仅二十七岁，死因极为蹊跷。

宋太宗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非常悲伤，因此而罢朝五日，赠赵元僖皇太子的身份，并写下《思亡子诗》。

关于赵元僖暴死之谜，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有一种传说，说是赵元僖暴死是因为侍妾张氏下毒所致。赵元僖不喜欢正妻李氏，宠爱侍妾张氏。张氏恃宠而骄，对奴婢稍不如意即予以重罚，甚至有捶死者，又逾越制度葬其父母。李夫人看不惯张氏的作为，常有呵斥。张氏因而怀恨在心，打算下毒毒杀李夫人，但却误打误撞地毒死了赵元僖。

宋太宗听说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调查此事。张氏知道无法逃罪，自己上吊自杀，她为父母精心造的豪华坟墓也被宋太宗下令毁掉。宋太宗甚至恨上了死去的儿子赵元僖，赵元僖府中左右亲吏都被处罚，又下诏停止赵元僖的皇太子追赠仪式，降低其葬礼的规格。

赵元僖本来很得宋太宗喜爱，他本人也有雄心大志，与宰相交好，朝中不少大臣都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而死后又被父亲宋太宗所厌恶，实在是可悲可叹。

赵元佐被废，赵元僖暴死，储位顿时空缺，大臣冯拯（太平兴国二

年进士）等人上疏请早立皇太子。此时，宋太宗正为赵元佐和赵元偁的事情烦恼不已，冯拯等人触痛了他最心痛之处，立即大怒，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自此以后，朝中再没有人敢议论继嗣问题。

不过，到了此时，立太子的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宋太宗的箭伤不时发作，十分痛苦，连他自己也知道大限将至。因为刚刚因立太子问题贬斥了冯拯等人，不便公开朝议，宋太宗就私下询问寇准的意见。寇准的妻子是宋太祖皇后宋氏的亲妹，也算得上皇亲国戚。寇准深知外臣不能干预内事的祖宗家法，不便直接回答，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和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宋太宗犹豫了很久，提出立襄王赵元侃（赵元佐同母弟，母李妃）。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意思是说，宋太宗最了解自己的儿子，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终于促使宋太宗下定了决心。于是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宋太宗册立太子后，大赦天下。京师百姓见到太子赵恒都欢呼道：“真是少年天子。”宋太宗得知后却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之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我摆在什么地位呢！”他刚刚册立太子，太子便如此深得人心，即使有父子之情，也起了猜忌隔阂。幸得寇准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英明决策，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宋太宗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如果不是寇准应答巧妙，消除了宋太宗莫名其妙的猜忌，后果实在难以想象。这也从另外一方面间接证明宋太宗得位不正。与宋太宗情况比较类似的有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明成祖对已经被立为太子的长子朱高炽也是一再防范，甚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原因很简单，明成祖跟宋太宗一样，得位不正。他们都不希望看到后人仿效他们夺取权力的做法，即使是亲生儿子也不行。

据说宋太宗平生最常提起的历史人物是唐太宗。唐太宗诛杀兄弟夺得了皇位，宋太宗也是谋害了兄弟取得了江山，他们的行径有极其类似之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惺惺相惜吧。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在壮志未酬的遗憾和许多不堪回

首的回忆中驾崩。至此，与“金匱之盟”和“斧声烛影”有直接关系的人全部都离开了人世。

宋太宗之死却并没有使“斧声烛影”的风波平息，反而引来多方猜测。宋太祖在斧声烛影中暴死，五六年内两个儿子也不明不白地丧生，在天下激起了层层波浪。许许多多的有关宋太祖暴死的神秘故事也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流传，但大多是对宋太宗不利，几乎都认为是宋太宗杀死兄长夺取了皇位，不但有下毒一说，还有宋太宗用斧子砍宋太祖一说。到了北宋末年，半壁河山被金人所占，徽、钦二帝被俘虏，成为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而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宋太祖借了金太宗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之手，报了当日的刀斧之仇。由此可见，宋太宗得位不正的说法在当时是何等深入人心。

最令人惊讶的是，宋太宗的子孙们也似乎相信他们的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幼子早殇，之后一直无子，太子人选因而成为突出的问题。朝野上下都为此议论纷纷，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宋太祖是宋朝的创造者，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继承皇位。此时，到宋高宗赵构一代，血缘已经与宋太祖的子孙相当疏远。因此，对于这种立太祖子孙为太子的提法，宋高宗开始认为是异想天开，往往是严加贬责。但是，突然有一天，宋高宗改变了主意。据说这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开国君主宋太祖赵匡胤带着他，逆转时光，回到当日的“万岁殿”，看到了当日“斧声烛影”的真实情景。宋太祖还严肃地对宋高宗说：“你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大宋国势才可能有一线转机。”还有一种传闻是，曾经出使过金国的使臣回来后说：“金主（金太宗）长得酷似太祖，传说太祖要回来夺皇位。”于是宋高宗说：“太祖皇帝大公无私，有子却将皇位传给弟弟，其后人衰微，朕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的后人。”最后决定从宋太祖的后人中选拔皇位继承人。

梦境和传闻也许是假，但宋高宗传位给宋太祖的后代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宋高宗赵构费尽心力，找来宋太祖的七世孙赵昚（宋太祖幼子赵德芳的直系后人），收为养子，并在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将皇位传给了赵昚，即为宋孝宗。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宋高宗承认了祖先的罪孽，也给了宋太祖赵匡胤之死一个基本的答案。这时候，距离“斧声烛影”的

恐怖之夜，已经有一百八十七年。

五代年号表

后梁年号

年 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 位 年 龄	在 位 年 数	死 时 年 龄	世 系	备 注
开平、乾化	太祖	朱温	907年	56	6	61	宋州砀山人，父朱诚，乡儒	黄巢起义军将领，882年叛变投唐，赐名全忠。903年封为梁王。次年，迁昭宗于洛阳，寻杀之，立其子李柷为帝（哀帝），907年废哀帝自立，国号梁。
凤历	庶人	朱友珪	913年		2		太祖第三子	乾化二年（912年）六月，朱温拟立次子友文为太子，友珪即杀父自立，次年二月，为其弟朱友贞所杀。
乾化、贞明、龙德	末帝	朱友贞	913年	26	11	36	太祖第四子	太祖时封均王，朱友珪杀父自立，友贞以讨逆之名杀兄自立，龙德三年（923年），李存勖建唐，同年攻入开封，灭后梁，梁末帝命部将杀己。

后唐年号

年 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 位 年 数	死 时 年 龄	世 系	备 注
同光	庄宗	李存勖	923年	39	4	42	沙陀部人，先世姓朱邪，祖朱邪赤心，被唐帝赐姓李，父李克用，被唐昭宗封为晋王	908年其父李克用死，李存勖继任河东节度使，袭封晋王，攻破幽州，尽并卢龙之地，连年攻粮，尽占河北之地，923年称帝，同年十月攻占开封，灭后梁，定都洛阳，926年被部下所杀。
天成、长兴	明宗	李嗣源	926年	60	8	67	太祖李克用养子，父李霓	随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征战，屡立战功，庄宗立，拜中书令，又拜太尉兼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926年后唐魏州发生兵变，庄宗被乱兵所杀，嗣源遂入洛阳，称监国，寻称皇帝。
应顺	闵帝	李从厚	934年	20	1	21	明宗第三子	即位前封宋王，明宗死，嗣位，后为李从珂部下所杀。
清泰	末帝	李从珂	934年	50	3	52	镇州人，本姓李，明宗养子	即位前封潞王，兼侍中，愍帝被杀，乃即位，大将石敬瑭叛后唐，引契丹兵败唐军，攻洛阳，李从珂自焚身亡。

后晋年号

年 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数	死 时 年龄	世 系	备 注
天福	高祖	石敬瑭	936年	45	7	51	沙陀部人， 家太原，父李 皋掇鸡，李克 用部将	仕后唐北京留守，后反唐，936年借契丹兵攻入洛阳，灭后唐称帝，国号晋，割燕云十六州与辽，对辽主自称子。
天福、开运	出帝	石重贵	942年	29	5	51	父石敬瑭	天福六年（941年）封齐王，次年石敬瑭卒，其子幼冲，遂由齐王嗣位，946年，辽兵攻入汴，出帝被掳至辽建州，后晋亡。

后汉年号

年 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数	死 时 年龄	世 系	备 注
天福、乾佑	高祖	刘知远	947年	53	2	54	沙陀部人， 世居太原，父刘 碘	与石敬瑭俱事后唐，后合谋反唐，后唐灭亡后，事后晋，为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封北平王，947年出帝被辽所掳，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后定都于汴。
乾佑	隐帝	刘承佑	948年	18	3	20	高祖第二子	乾佑元年（948年）二月，封周王，同年嗣位，950年，李守贞等藩镇叛乱，帝命郭威平之，帝忌郭威，欲杀之，郭威反，兵临汴城，帝为溃军所杀，后汉亡。

后周年号

年 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 位 年 数	死 时 年 龄	世 系	备 注
广顺、显德	太祖	郭威	951年	48	4	51	邢州尧山人，本姓常，因父死，母适郭氏，乃随姓郭	后汉重臣，950年以邺都留守起兵入汴，次年，灭后汉，即帝位，建后周。
显德	世宗	柴荣	954年	34	6	39	荆州龙冈人，父柴守礼，郭威收以养子	太祖卒，柴荣以太祖养子嗣位。
显德	恭帝	柴宗训	959年	7	2	21	世宗子	显德六年（959年）封梁王，同年世宗病死，嗣位，960年正月，辽兵南侵，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出御，在陈桥策动兵变，建宋代周，恭帝在位实六个月。

宋辽年号表

北宋年号表

年 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 系	备 注
建隆、乾德、开宝	太祖	赵匡胤	960年	34	17	50	父是赵弘殷	仕后周，以军功累至殿前都点检，掌禁军。恭帝显德七年（960年）一月，领兵到陈桥驿，与部将策动兵变，被拥立为皇帝，国号宋。
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	太宗	赵光义	976年	38	22	59	太祖弟	即位前任开封府尹、中书令，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太祖卒，嗣位。
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	真宗	赵恒	998年	30	26	55	太宗第三子	以皇太子嗣位。
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	仁宗	赵祯	1023年	13	42	54	真宗第六子	以皇太子嗣位。
治平	英宗	赵曙	1064年	32	5	36	赵允让第十三子	年四岁，由仁宗养于宫中，后立为皇太子，以皇太子嗣位。
熙宁、元丰	神宗	赵顼	1068年	20	19	38	英宗长子	以皇太子嗣位。
元祐、绍圣、元符	哲宗	赵煦	1086年	9	16	24	神宗第六子	以皇太子嗣位。
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	徽宗	赵佶	1101年	19	26	54	神宗第十一子	即位前封端王。哲宗死，嗣位。靖康二年（1127年）被金兵虏归，后死于五国城。
靖康	钦宗	赵桓	1126年	27	2	62	徽宗长子	政和五年（1115年），立为皇太子。宣和七年（1125年）12月，受父禅即帝位。靖康元年（1126年）11月，金兵攻破汴京。明年二月，金废钦宗及太上皇徽宗为庶人，虏诣金国，北宋亡。钦宗在位一年又四个月。

南宋年号表

年 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 位 年 龄	在 位 年 数	死 时 年 龄	世 系	备 注
建炎、绍兴	高宗	赵构	1127年	21	36	81	徽宗第九子	即位前称康王。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虏徽、钦二宗。五月，康王在南京（河南商丘）即帝位。
隆兴、乾道、淳熙	孝宗	赵昚	1163年	36	28	68	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太祖少子秦王德芳之后。父季王赵子	高宗无子，纳赵昚于宫中以为嗣子，后立为皇太子。高宗死，遂即位。
绍熙	光宗	赵惇	1190年	43	6	54	孝宗第三子	以皇太子嗣位
庆元、嘉泰、开禧、嘉定	宁宗	赵扩	1195年	27	31	57	光宗第二子	以皇太子嗣位
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开庆、景定	理宗	赵昀	1225年	20	41	60	父赵希璠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宁宗病危，权相史弥远称诏，另立宗室子贵诚为皇子，改名昀。同年八月宁宗死，史弥远拥立赵昀嗣位，原皇子赵竑被废。
咸淳	度宗	赵禔	1265年	25	11	35	理宗侄，父荣王与芮	理宗无子，立禔为皇太子，理宗死，禔为太子嗣位。
德祐	恭帝	赵昀	1275年	4	3		度宗幼子	度宗死，权相贾似道拥立赵昀为帝，昀兄赵昱遂不得立。德祐二年（1276年），蒙古军陷临安，赵昱被俘北去。
祥兴	帝昀	赵昀	1278年	8	2	9	度宗子	端宗病死，陆秀夫、张世杰拥立卫王赵昀为宋主，移驻崖山。1279年正月，元军攻崖山，二月陆秀夫负帝赵昀跳海死，南宋亡。

辽年号表

年 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 系	备 注
神册、天赞、大显	太祖	耶律阿保机	916年	45	11	55	德祖皇帝撒剌之子	其先世累代为契丹迭剌部酋长和部落联盟军事统帅。唐天复元年（901年），阿保机立为本部夷立堇，专征讨。903年，继任于越总知军国事。907年被选为契丹八部首领，连任九年，伏杀七部首领，统一契丹诸部。后梁贞明二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947年改称辽）。
天显、会同、大同	太宗	耶律德光	927年	26	21	46	太祖第二子	太祖死，由皇后（述律后）摄军国大事。一年后，德光在述律后支持下夺取其兄耶律信之皇位继承权即位中以为嗣子，后立为皇太子。高宗死，遂即位。
天祚	世宗	耶律阮	947年	30	5	34	太宗德光之侄，东丹王耶律信长子	即位前随太宗南入大梁，封永康王。大同元年（947年）四月，太宗卒于栳城，耶律阮于回军途中受从征诸将拥戴为帝嗣位。951年，帝率军攻后周救北汉，从征将领察割等发动兵变，帝被杀。
应历	穆宗	耶律璟	951年	21	19	39	光宗第二子	即位前封寿安王。天祚五年（951年）世宗被察割等人所杀，时璟随征在军中，诛察割，即帝位。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为近侍小哥等人所杀，附葬怀陵。
保宁、乾亨	景宗	耶律贤	969年	22	14	35	太宗长子	四岁时，被穆宗收养于宫中，穆宗被害，耶律贤与大臣萧思温、女里、高勋等领兵即位于穆宗柩前。
乾亨、统和、开泰、太平	圣宗	耶律隆绪	982年	12	50	61	景宗长子	即位前封梁王。景宗卒，嗣位。因年幼，由萧太后（名绰，小字燕燕）摄政。太后临朝二十七年。

续表

年 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 系	备 注
景福、重熙	兴宗	耶律宗真	1031年	16	25	40	圣宗长子	以皇太子嗣位。
清宁、咸雍、大康、大安、寿昌	道宗	耶律洪基	1055年	24	47	70	兴宗长子	六岁封梁王，后进封燕国王、燕赵国王。兴宗卒，嗣位。
乾统、天庆、保大	天祚帝	耶律延禧	1101年	27	25	54	道宗长孙，父耶律	六岁封梁王，后近封燕国王。道宗卒，嗣位。在位期间，女真族渐盛，辽上京、中京、西京皆被女真（金）所陷，保大五年（1125年）二月，帝为金兵所俘，辽亡。

后记

——关于《斧声烛影》小说

宋太宗赵光义夺位不正已经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之所以成为千古之谜，只因他下手杀害兄长宋太祖赵匡胤的起因和过程已完全被湮没，《斧声烛影》小说旨在完整还原这一千古之谜的前因后果及真相。

赵匡胤对兄弟手足友爱，他在世时亲生二子赵德昭、赵德芳及三弟赵廷美均未封王，仅封二弟赵光义为晋王，且执掌京畿要害开封府十余年，可见他确有将皇位传给赵光义的意愿。然赵光义不顾人伦，残害兄长夺位，必定有突如其来的因素促使他痛下毒手，正如明人程敏政所言：“凡古之篡弑者，多出深讎急变大不得已之谋，又必假手他人然后如志，未有亲自操刃为万一侥幸之图于大内者。”

小说中的危机，如朝臣各结党派、民间盗贼横行等，不仅是宋太祖本人的危机，也是大宋王朝的危机。小说选取的是第三者的角度，以全面展现宋初扑朔迷离的时局。

作者写作本书，不单是想解开“斧声烛影”的历史谜案，且有意重现北宋京师开封的风情——小说中大多数人物为真实历史人物，大多数细节都取自相关史籍，重点参考了《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但要特别说明的是，《东京梦华录》书和《清明上河图》画所描绘的世界是北宋末年的情况，并非宋初的情形。作者依旧毫不迟疑地用在了本小说中，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完整地体现宋人风貌，让历史故事更加鲜活。

《斧声烛影》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以及即将出版的《大汉公主》、《明宫奇案》等书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这里，要特别感谢刘文武先生给予了创作灵感与启发，感谢杨瑞雪女士、肖启明先生对我的巨大鼓励，感谢刘海涛、逯卫光二位先生专业而细致的工作，感谢本书的设计师孟纪原先生，正是他们的热心帮助和不懈努力，才使得本书得以顺利付梓。

有读者指出这一系列小说过于注重历史细节，有将小说变成历史论文的嫌疑。实际上，这可以说是吴蔚小说的特色之一。如果将已经出版的六本小说摆在一起，就会发现六本书非但故事、人物不同，且各自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南唐的萎靡、大理的奇特、初唐的雄劲、晚唐的苍凉、宋代的诡异等等，这些正是历史原貌的体现。要再现出这种时代风貌，只能是靠细节。

作者在动笔写作每一本小说前，都会花大量时间阅读相关典籍资料，为的就是能将各种细微的历史细节如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举例如《大唐游侠》中的朗官清酒、浪剑、吉莫靴、被当作捣衣石的大玉石、苍玉（清代时尚且存世）、玉龙子、裴度的鱼儿酒等均是取自唐代典籍，曾经在历史上真实地存在过。之所以在小说中大量采用小字注释的方式，也是怕干扰了只对故事感兴趣的读者。

无论如何，非常感谢读者长久以来的支持，你们是作者努力前行的最大动力。

吴蔚

2011年1月30日于北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开元 悬疑录

将进酒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开元悬疑录

作者：吴 蔚

目录

内容简介

引子

第一章 日月双飞

第二章 夜寒风细

第三章 记取他乡

第四章 望客心惊

第五章 与君游戏

第六章 剑舞长空

第七章 要诀追踪

第八章 赠缴相缠

第九章 机不虚掎

第十章 江山雄壮

尾声

附录一 唐代年号表

附录二 唐宗室及武氏家族

附录三 唐·李贤墓壁画

附录四 唐·遂良摹兰亭序图

附录五 唐·张旭古诗四帖

附录六 唐·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卷

附录七 唐·吴道子送子天王图

后记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元悬疑录/吴蔚著. --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4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1161-8

I . ①开...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9730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董 理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杨荣刚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宗沅书装

书 名 开元悬疑录

作 者 吴 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5.375

字 数 464千字

版 本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1161-8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大唐开元初年，唐玄宗历经多番惨烈政治搏杀，终登帝位。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皇帝励精图治、孜孜以求，忠臣良将同心协力、忠于职守，使得治世之风初现。然对内略显激进的括户之政以及对外积极进取的大有为之策，也使得政局涌动，暗伏危机。平地惊雷，太原大风堂皇亲贵戚贺英六十岁寿诞上，一起命案激起层层涟漪，陈年疑案亦甚嚣尘上。边地降胡包藏祸心，突厥、契丹虎视眈眈，昔日政敌暗中谋逆，一场筹谋已久、暗流涌动的政治漩涡又一次席卷而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李白《将进酒》

引子

『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盛世景象，终于在唐太宗手中实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唐帝国随之屹立于世界东方。史家认为，唐太宗一手开创的『贞观之治』与汉初的『文景之治』相比，『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唐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

隋

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炀帝表兄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李渊^[1]在次子李世民、僚属裴寂、刘文静等人的帮助下，诛杀了隋炀帝派在太原监视的王威、高君雅等官员，以“勤王定乱”的名义起兵，正式揭开了逐鹿中原、定鼎天下的序幕。

李渊先派心腹幕僚刘文静出使突厥，以称臣为条件，取得始毕可汗^[2]支持后，遂兵发长安，当年即攻克长安。又立隋炀帝孙杨侑为傀儡皇帝，遥尊隋炀帝杨广为太上皇，李渊自为大丞相、唐王。次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3]被宇文化及缢杀。五月，李渊废黜杨侑称帝，是为唐高祖，改国号唐，定都长安，建元武德。隋朝正式灭亡，唐朝建立。

事后唐高祖论功行赏，定李世民、裴寂、刘文静三人为太原佐命^[4]恕死^[5]第一等功臣，特恕二死；定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柴绍、唐俭、殷开山、刘世龙、刘政会、赵文恪、武士彠、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许世绪十四人为第二等功臣，约免一死。

十七人中，李世民、裴寂、唐俭等十四人均出自显赫的官宦世家，只有三人例外，赵文恪出身行伍，李思行是普通士人，武士彠则是太原最富的木材商人。恰恰是最为时人轻贱的武士彠，在日后一举扬名——

其女武则天不但做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还做了唐高宗李治的皇后，自高宗以后，所有大唐皇帝都是她的子孙血脉。这名以野心、权欲及狠毒知名的妇人甚至一度以武周代唐，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皇帝。而她的父亲武士彠也因此而一飞冲天，被迫封为孝明高皇帝，终得以光耀武氏门楣。

自太原起兵后，秦王李世民身经百战，军功显赫，对大唐更有定鼎之功。就连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谋士魏徵都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征战返回长安时，身穿黄金甲，后面是二十五名大将，再之后是万匹精骑，威风不可一世。唐高祖认为李世民功高望重，前代职官均不足以配赏，特为爱子设“天策上将”一职，位在诸王公之上。李世民由此建立天策府，自行设置官属，房玄龄、杜如

晦、长孙无忌、虞世南、张亮、阎立本、高士廉、张公谨、侯君集、尉迟敬德、秦琼、程知节、段志玄等名重一时的文臣武将均是其幕僚。

除此之外，李世民还在秦王宫西面开设文学馆，延请四方文学之士。他自己一有空闲，就到文学馆中与各位学士讨论文籍，直至深夜。时人对文学馆学士很是羡慕，如果得为学士，人们便称之为“登瀛洲[6]”。

李世民有如此声势及人望，自然引来兄长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的忌恨。尤其是太子李建成，感受到了深重的威胁及危机。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两股势力勾结起来，再联合唐高祖宠爱的妃子张婕妤、尹德妃等人，在唐高祖面前大进谗言，反复构陷李世民。李世民确实有功高盖主之嫌，唐高祖自此开始猜忌次子。李世民的心腹兼至交好友刘文静时任民部尚书[7]，最先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刘文静是辅佐李渊太原起兵的重要人物。最初，李世民和刘文静暗自谋划起兵，但二人担心李渊沉溺酒色，不思进取，因此托与李渊亲密无间的裴寂前去游说。裴寂与李渊是酒肉朋友，私交极好，二人常常通宵连日地宴语博弈。裴寂甚至违禁将晋阳宫宫女私送给李渊。刘文静找上门时，裴寂尚且惧祸，不肯同意。但刘文静以裴寂私送宫女待客一事相威胁，裴寂惧怕之下，果然劝说李渊起兵。

因裴寂在晋阳起兵之初曾有首鼠两端之举，刘文静一直不大看得起对方，但唐朝立国后，裴寂却位在其上，得任宰相。刘文静对此十分不满，每逢朝臣集议，裴寂一有阐论，刘文静便有意顶撞，两人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纷争。有一次，刘文静与弟弟刘文起喝酒。刘文静醉酒后拔刀砍击木柱，咬牙切齿地道：“有朝一日，一定将裴寂杀死。”裴寂得知后深为忌憚。

刘文静素来支持秦王李世民，裴寂则遵从传统礼法，属于太子李建成一派，两派的明争暗斗也反映到个人的命运上。刚好刘文静侍妾揭发刘文静兴妖作怪，召用巫人。唐高祖派裴寂、萧瑀[8]审问刘文静，刘文静明言无反心，只是对裴寂位居其上有所不满。李世民百般求情，且言当年太原起兵乃是刘文静所定之策。裴寂尽管知道刘文静与秦王李世民关系非同一般，但他历来是太子一派，因此力劝唐高祖铲除后患，

说：“文静多权诡，面性猜险，愤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险，今天下未靖，恐为后忧。”

唐高祖一直非常重视裴寂。唐初统一货币，新铸开元通宝，唐高祖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各三炉铸钱，裴寂一炉铸钱，由此可见唐高祖与裴寂私人关系何等密切。在思忖许久后，唐高祖还是采纳了裴寂的意见，将刘文静及其弟刘文起处死，籍没全家。

刘文静事件，被公认为是太子李建成一派占了上风，而宰相裴寂更是公然支持太子。唐高祖晚年安于享乐，内为嫔妃所包围，外政则全部委托给了裴寂。由于内宫宠妃和宰相裴寂均支持李建成一派，遂有太子、齐王联合内宫、外廷“共倾世民”的说法。

太子派和秦王派的矛盾越来越大，终于发展到了白刃相见的地步。李世民本人也时时身处险境。有一次，太子李建成夜宴李世民，暗中在酒中下了毒。李世民喝酒后，突然心痛如绞，吐了很多血。他自知中了暗算，急忙回到秦王府，幸好解救及时，才不致毒发身亡。

李世民为人深谋远虑，为以防不测，打算先派人占据洛阳，以作为基地。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派工部尚书温大雅、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一千多人前去镇守洛阳，并命他们广散金帛财物，结交各路豪杰，罗致亲信。齐王李元吉大为恐慌，上书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因此被逮捕下狱。但审讯时张亮一言不发，未牵连出任何人，李元吉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张亮被释放，重新归返洛阳。

唐高祖对亲生儿子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有所察觉后，深为苦恼。他不想看到骨肉相残，既不愿意让李世民谋夺太子位，也不愿意太子和齐王谋害李世民，最后决定让李世民出居洛阳，建天子旌旗，想以此来调解李世民兄弟间的猜忌。李建成与李元吉担心李世民到洛阳后，独霸一方，“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便暗中唆使近臣向唐高祖陈说利害。唐高祖昏庸不堪，于是改变主意，不让李世民前往洛阳。李世民一度发出“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的感慨。

为了铲除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大肆拉拢秦王府的骁将。李建成先派人赠给尉迟敬德一车金银器具。尉迟敬德不但没有接

受李建成的礼物，还将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李元吉便派杀手前来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事先得知消息，便故意将家门大开，自己安卧在床上不动。杀手多次来到庭院，却始终不敢走进寝室。李元吉见行刺不行，又在唐高祖的面前诋毁尉迟敬德。李渊下诏擒拿尉迟敬德，准备处死。李世民坚决请求，尉迟敬德才勉强保住了性命。李建成和李元吉又用同样的手段对付程知节和段志玄，并设法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京师。

太子与秦王积怨益深，势同水火。唐高祖听信太子谗言，将秦王府幕僚尽贬而出。曾经风光显赫的秦王府只剩下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寥寥数人。这些人为了自保，力劝李世民及早铲除太子一党。但李世民迟迟不能下决心，先后问计于名将李靖[9]、李世勣[10]。二人均是性情沉稳之人，没有明确表态，但其实立场已经倾向于李世民一方。历史总是不断重复，隋朝骨肉相残的悲剧再一次在唐朝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即将发生在太极宫北门——玄武门。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正值夏季最炎热之时，长安突然盛传北方强敌突厥将要入侵大唐。太子李建成为了避免李世民重掌兵权，推荐由齐王李元吉领兵出征。李元吉乘机请求让尉迟敬德、程知节、秦琼、段志玄随行，并挑选李世民手下精兵充实军队，想乘机夺取李世民兵将。李建成和李元吉亦料想李世民不会乖乖就范，便干脆密谋于饯行之日在昆明池设宴，暗中设伏刺杀李世民，永除后患。不料太子宫官吏率更丞王晔将这一计划泄露给了李世民。李世民见事情紧急，立即入宫向父皇禀报了太子和齐王的阴谋。唐高祖一时愕然，难以相信，只道：“明天上朝时，我要问问他们。”叫李世民等到次日早朝时再说。他知道三个儿子素来斗得厉害，也没有太当回事。

李世民见父皇大有敷衍之意，便决定先下手为强，第二天一早便率领亲信埋伏在太极宫北门玄武门。

长安大内包括皇城和宫城两大区，东有延喜、景风二门，西有安福、顺义二门，正南有含光、朱雀、安上三门，北有玄武门、安礼门以及至德门。其中，玄武门为北面正门。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玄武是一种龟蛇合体的水神，与青龙、白虎、朱雀并称为四大神兽。玄武还与

玄冥相通，最初的冥间在北方，因此玄武又代表北方，玄神则是北方之神。玄武门居于龙首塬余坡之上，地势较高，可以俯视宫城。北墙外是禁苑西内苑，没有居民生活区，出入比较方便，因而是太子入朝的必经之地。当日当值玄武门的领班将领名叫常何，原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后被李世民暗中收买，李建成对此却一无所知。

当时，唐高祖与李世民的谈话内容已被后妃张婕妤密告太子李建成。李建成与李元吉商议对策，李元吉认为应该赶紧布置军队，装病不朝，以观形势。但李建成妄自尊大，认为一切均布置妥当，只要入朝打探完消息，便可置李世民于死地。于是，李建成与李元吉一道由玄武门入宫。到临湖殿时，兄弟二人发现情况不对，立即打马东奔，逃往太子宫。李世民在后面大声叫喊，李元吉张弓回射，但仓皇之下竟然拉不开弓。李世民则当机立断，抢先一箭射死了对其威胁最大的太子李建成。

此时，尉迟敬德率领七十精骑赶到，一箭将李元吉射下马来。李世民亲手射死兄长，神情极为不安，竟然跌下马来，再也爬不起来。李元吉只受了轻伤，赶将过来，夺下李世民的弓箭，打算用弓弦将对方勒死。尉迟敬德在后面大声呼喝，李元吉一时之间难以下手，便舍弃了李世民，逃向武德殿。尉迟敬德穷追不舍，终一箭将李元吉射死。

东宫和齐王府将士闻讯赶来，李世民心腹张公谨是个大力士，抢先将宫门关上。东宫和齐王府将士开始猛攻玄武门，形势十分危急。李世民一面组织随行士卒抵抗，一面派亲信尉迟敬德带甲士入宫，取得唐高祖手谕。

这时，唐高祖正在后宫海池里泛舟嬉戏，浑然不知北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互屠相残的人间惨剧。海池位于太极宫西北部，是皇宫宫殿群中最接近玄武门的位置。而海池中的人竟然听不到玄武门的厮杀，足见太极宫规模之大。

正当唐高祖玩得高兴时，尉迟敬德突然全副武装地闯入。按照唐朝律法，这已经是杀头大罪。唐高祖见尉迟敬德手握兵器，来势汹汹，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道：“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彼时重臣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均陪伴在左右。唐高祖十分惶恐，便问裴寂道：“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裴寂本是太子一党，此时见李世民已然得手，惊惧不安，不敢答话。还是一直暗中支持李世民的萧瑀、陈叔达出面圆场道：“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唐高祖见一旁尉迟敬德手按剑柄，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的架势，只得勉强点头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诏，才算平息了这场事变。

唐高祖又召见李世民，予以安抚。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父皇脚趾头，恸哭许久。即使有做作的一面，但也显示他心中着实难安，这种不安也保持了终生，所以才有后来他临死前向著名僧人玄奘询问因果报应一事。

唐高祖见事已至此，不得不顺水推舟，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立即下诏道：“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玄武门之变是大唐立国以来第一次宫廷政变，以李世民顺利夺权而告终。之后，李世民进行了一场大清洗，尽杀李建成、李元吉子女，其他同党、同谋则一概不予问罪。太子洗马魏徵之前见秦王李世民功高，多次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后，责备魏徵离间他们兄弟间的关系，声色俱厉，在场众人无不惊惧。魏徵却从容答道：“太子早从魏徵之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对其耿直的气度非常赞赏，转怒为喜，弃怨用才，任命魏徵为詹事主簿，充分展现出广阔的胸襟和不凡的气度[11]。

两个月后，唐高祖正式禅位给太子李世民，自己则退位为太上皇，搬到位于太极宫之北的西内苑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自此退出大唐的政治舞台。这位开国皇帝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好的名声，只给人平庸的印象——实际上，这是因为他夹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皇帝之间的缘故，他之前有大名鼎鼎的隋炀帝，他后面则有鼎鼎大名的唐太宗。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12]即位，时年二十八岁，即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次年（627年）正月初一，唐太宗改元贞观。年号取自《易经》：“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正也；观，示也。“贞观”之意即为以正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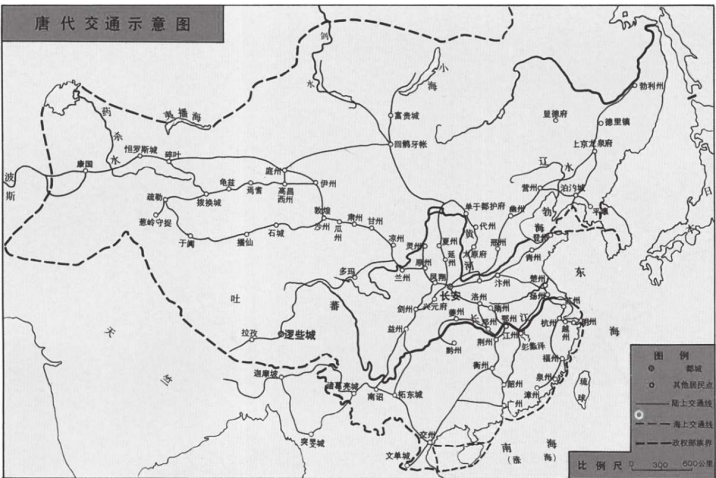
实际上，唐太宗通过“大义灭亲”的手段登上帝位后，确实有志励精图治，多次提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好大喜功、奢侈淫逸、滥用民力的隋炀帝杨广为戒^[13]，忌修土木工程，与民休养生息。他勤于听政，勇于就谏，广泛听取不同的建议，接受正确意见，集中大臣们的智慧治理国家，政令源源不断地从太极宫中发出，由此开辟了唐朝历史的新纪元。

隋末战火纷起、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拿魏徵的话形容便是：“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可见大唐建国之初，所面对的便是一个相当凄凉的局面：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唐太宗即位后，用贤勤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休养生息，抚民以静，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结果政绩相当卓著，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民族关系融洽，天下得以大治，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更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这是一幅相当动人的太平世界图画：朗朗乾坤，牛马遍野，民康物阜，一切都富足而美好。“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盛世景象，终于在唐太宗手中实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唐帝国随之屹立于世界东方。因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成为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另一著名盛世。史家认为，唐太宗一手开创的“贞观之治”与汉初的“文景之治”相比，“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唐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14]。

帝国京师长安繁华如梦，四方朝拜使团潮涌如流，日本遣唐使乘风破浪，丝绸之路上商队如织，诗坛艺苑百花齐放，由此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大唐文明震古烁今，千余年来，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东方和世界。



唐代交通示意图

然辉煌的文治武功抹不去唐太宗杀兄逼父夺位的事实，即使是一代英主，依然有最难解的心结——畏惧在青史上留下恶名。大唐立国后，唐高祖于秘书省设著作局，掌国史集注起居，是国家最高编撰出版官署。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建立史馆。同年闰十二月，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史馆中有专人编修前代和唐代国史，如《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皆编修于史馆，由宰相监修。其他史官[15]职务包含著作郎、起居郎、起居舍人，另有修撰、直馆等若干名。著作局虽仍然存在，但却不复掌修史之事。从此，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但即便作了如此大的调动，唐太宗依然无权查看史官记录他本人言行的起居注、实录等官方档案，皇帝因此而焦躁不安了好多年。

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太上皇李渊去世。在唐高祖下葬前，唐太宗派人通知史官，称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但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绝。自周代以来，历朝历代均设史官严格记录帝王言行，无论史官记载什么内容，帝王均无权查阅干预，早成惯例。唐太宗

碰了钉子，只得悻悻作罢。

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再度旧事重提，向谏议大夫褚遂良问起《起居注》一事，问为什么不能让他看。褚遂良正色答道：“所谓‘君举必书，申以劝诫’，史官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行，好坏都要记载，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坏事。从来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拿来看的。”

唐太宗愈发惴惴不安，试探问道：“如果朕有什么不好的事，也要记录吗？”褚遂良答道：“这是史官职责所在，不敢不记。”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也道：“假如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会记。”

两个月后，唐太宗忽然下诏追封兄长李建成为隐太子、弟弟李元吉为巢王，显然与他之前一番和史官的对话有关。

但皇帝并未忘记查阅国史一事，一年后，他又对宰相房玄龄旧话重提，问道：“前世史官所记，皆不让君主观看，到底是何缘故？”房玄龄回答说是惯例。

唐太宗诚恳地道：“既然如此，朕就更应当看了。若见到善举，便可继续发扬光大，若是见到恶行，便能引以为戒。”

谏议大夫朱子奢极力反对，进谏道：“陛下身负圣德，言行从无过失，史官记载尽善尽美，所以陛下要查阅《起居注》并无不妥。但若就此形成制度流传下去，恐怕到了玄孙、曾孙辈，难保没有达不到上智的君子，会文过饰非，那史官就免不了受刑罚惩处。这样一来，史官为了保全自己，避免祸患，无不迎合风向，顺从旨意，悠悠千载的历史还能让人相信吗？这就是历来不允许帝王查看的道理。”

唐太宗不听，坚持要看国史实录。房玄龄是皇帝亲信，难以拒绝，便立即召集人手，将高祖和太宗实录先行删定了一遍，这才郑重呈上。唐太宗就此开皇帝私阅国史实录之先例。他先迫不及待地翻到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一页，见叙述含糊，“语多微隐”，很是不满，便道：“周公诛管叔、蔡叔而安周室，季友鸩死叔牙才为鲁国带来太平。朕之所为，义同此类。史官记录，又何必要避讳？”由此确定下玄武门之变官方记载的口径与调子。

君命不可违，以房玄龄为首的史官只能体察圣心，反复删改两朝《实录》中的有关文字，直到唐太宗满意为止。

只是阴影并未就此散去，玄武门之变定下了大唐宫廷争权夺位的血腥基调。自开国皇帝唐高祖起，政治阴谋和喋血斗争迭起不断，几任大唐皇帝都陷入了太子反复废立、储君难以善终的怪圈——

唐太宗先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后废李承乾太子位，改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即为后来的高宗皇帝。唐高宗即位后，先立陈王李忠为皇太子，后改立皇后武则天所生长子李弘为太子。不久李弘被武后毒害，遂改立武氏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废后，又改立武后第三子李显为太子。

唐高宗死后，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宝座尚未坐热，便被母亲武则天夺去皇帝位，废为庐陵王。武则天扶持第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立睿宗长子李成器为皇太子。

尽管睿宗只是个傀儡皇帝，朝政完全由太后武则天把持，但她不满足，终于在垂暮之年登基称帝，建国号周，史称武周。称帝前，武氏先派亲信杀死亲子李贤，以绝后患。又废睿宗皇帝为太子，赐姓武，原皇太子李成器则降为皇太孙。

几年后，武则天既老且病，终有所悔悟，遂召回被贬谪外地的三子唐中宗，再次立其为太子，睿宗则改封为相王。

神龙革命^[16]后，大唐复辟，唐中宗以太子身份第二次登基，立卫王李重俊为太子。李重俊因不满韦皇后、武三思等人，谋变被杀。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想学祖母武则天称帝，求为皇太女不成，遂与母后韦氏合谋下毒害死父皇。唐睿宗第三子李隆基适时而动，发动兵变，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一党，扶父亲睿宗皇帝即位。唐睿宗遂立李隆基为太子，不久又因苦恼亲妹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争权，主动避位为太上皇。李隆基以太子身份即位，是为玄宗皇帝。他既非嫡子，又非长子，却有着非凡的魄力和胆略，果断发兵翦除了亲姑姑太平公主及其同党，这才结束了唐室长期以来刀光剑影、动荡不安的局面。

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有八年半的时间。这期间，皇帝换了四人，在位多则五年有余，少则不足二十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以致祸变再三，整个大明宫都笼罩在血腥当中。玄宗之后，武周以来的多次政变终于结束。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由太子监国到登基称帝，其间政治阴谋和喋血斗争不断，成为玄宗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并对他之后处理国事的方式形成持久的影响力。

先天二年（713年）十二月一日，唐玄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开元，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开元元年这一年，玄宗皇帝二十九岁，雄姿英发，正欲大展宏图，大唐历史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但事态并不容乐观，摆在新皇帝面前的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贞观积蓄的丰厚财力早在武则天执政时消耗殆尽，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百姓赋役负担沉重，人民大量逃亡，户口减耗，经济危机深重，公私俱竭；朝中官员冗滥^[17]，吏治败坏；王公贵戚奢侈成风，违法乱纪风行；边疆战事不断，北有突厥、契丹劫掠，西有吐蕃、大食威胁。

初登帝位，唐玄宗即陷入了内忧外患、山重水复的困境。能否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将经历一场无比严峻的新考验。

注释

[1]李渊时封唐国公，其母是隋炀帝生母的亲姐姐。隋炀帝曾授封晋王，镇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因而太原是其福地。他听信术士之言，以为太原有王气，曾在太原大肆扩建晋阳宫，一是作为行宫，二是镇压王气。

[2]始毕可汗：东突厥可汗，名咄吉，亦称咄吉世，启民可汗子。隋大业十一年（615年），率兵围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势力骤增，契丹、吐谷浑、高昌皆臣属之。隋末地方割据势力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亦向其称臣。中原人民因离乱也多往依

附，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随之传入。大业十三年（617年）出兵助李渊攻隋，定长安。唐初，与唐建立互市关系，对恢复和发展中原经济起过积极作用。

[3]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是历史上公认的昏君和亡国之君，以残暴著称于世，有人拿秦始皇与他相比。唐为隋炀帝追谥为炀帝。按照《谥法》解释：逆天虐民、去礼远众、好内远礼曰“炀”，显然是个恶谥，含有贬义。然在某些重大场合下，隋炀帝却是与孔子相提并论的人物——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和隋炀帝始创的科举考试的制度均是中国教育的先驱。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名传千古并影响后世的人，无非有两类，一类是留下思想的人，一类是留下制度的人，孔子和隋炀帝杨广就分别属于这两类人。

[4]佐命：古代帝王得天下，自称是上应天命，故称辅佐帝王创业为“佐命”。通常也用来代指辅助帝王创业的功臣。

[5]恕死：指预恕功臣死罪。然此制多流于形式，裴寂、刘文静名列第一等功臣，仍不得好死。吕温有《功臣恕死议》，称“功臣恕死”的实质是弃信废刑、挠权乱法，势必促成“以罪宠人”、劝人作恶的后果。吕温为唐德宗时名臣，号称“天才俊拔，文采瞻逸”，其政治才能向为柳宗元所佩服。唐制，封王及任免将相等重大事件，以白麻纸书写诏书。又因通事舍人（负责传达诏命和上奏及担当敕使、慰抚等）多不知书，宣诏时，须指定专人在旁提示，“低声摘句以助之”，称为“把麻”。吕温任拾遗（谏官。唐诗人陈子昂、杜甫均曾担任拾遗，后人习称为陈拾遗、杜拾遗）时，被传唤把麻，他坚持不去，遂成故事。因而唐代拾遗不把麻自吕温始。彼时柳宗元戏吕温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麻。”

[6]瀛洲：本为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李世民给予学士各种优厚待遇，时人便用“瀛洲”比喻学士得到宠遇如登仙境之地。

[7]民部尚书：官名，隋代置，正三品，掌户口、钱谷、土地等政务。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改为户部尚书。

[8]萧瑀：字时文，其祖父为后梁宣帝萧察，其姊为隋炀帝皇后，甚至其子萧锐后来也娶了唐太宗长女襄城公主。因为是皇亲国戚，萧瑀在

隋朝年纪轻轻就已做到银青光禄大夫的大官，参决要务，地位显赫。但他为人骨鲠正直，屡屡劝谏，渐为隋炀帝疏斥。隋炀帝征讨高丽时，萧瑀力谏该舍高丽防突厥，隋炀帝震怒，贬萧瑀为河池郡守。唐高祖即位后，招萧瑀到长安，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以心腹视之。每次临朝听政，都赐萧瑀升御榻而立，亲切地称呼他为“萧郎”。唐朝革创，以萧瑀最熟识国典朝仪，他又孜孜自勉，留心政事，因此深得唐高祖信任。

[9]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人，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官方五史，还是稗史小说，都有他色彩丰富的一笔。野史小说把他与红拂女、虬髯公并称为“风尘三侠”，而历史上真实的他是一个功绩不亚于卫青、霍去病的名将。李靖出身官宦之家，从小胸怀大志，曾对其父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李靖舅为隋朝名将韩擒虎。昔日突厥入朝隋文帝杨坚，杨坚为了树威，有意问突厥使者：“你听说过江南有个陈国天子吗？”突厥使者答道：“听过。”杨坚命韩擒虎上前，说：“这就是擒获陈国天子的人。”韩擒虎厉然看着突厥使者，威容满面。突厥使者十分惶恐，不敢仰视。李靖喜欢与韩擒虎谈论军事兵法，韩擒虎抚摩着外甥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果然，李靖后来成为唐初最著名的将领，先后平萧铣、擒辅公柝，破突厥，取定襄，俘颉利，残吐谷浑，为国拓地自阴山至大漠，至青海，至老不休。史家称李靖“临机果，料敌明”，是战绩与理论俱丰的军事家，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兵书多部。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等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神宗时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典。

[10]李世勣：本姓徐，字懋功，即《隋唐演义》中传奇人物徐茂公的原型。他出身富豪，为人豪侠仗义，后投身瓦岗起义军，先后奉翟让和李密为主。李密倜傥有才，爱人下士，却为王世充所败，被形势所迫，投降了唐朝。当时，徐世勣仍带精兵屯驻在黎阳。唐高祖派李密部下魏徵（即后来成为唐太宗名臣的魏徵）前去劝徐世勣降唐。徐世勣听从了魏徵的建议，派长史郭孝恪（后来也成为唐朝名将）带书信到长安给李密。徐世勣决定降唐却无表奉上，只有一封书信给李密，唐高祖李渊对此十分奇怪。郭孝恪解释说：“徐世勣本是李密臣下，黎阳之地也原

属李密，应由李密献上奉表。”唐高祖李渊对徐世勣的君臣义气极为赞赏，道：“感德推功，实纯臣也。”当即赐徐世勣李姓。后李世勣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

[11]但对于另一定鼎功臣裴寂而言，李世民的得势则是他悲剧的开始。贞观三年（629年），僧人法雅以妖言惑众罪被处死，而时任司空裴寂因为没有检举揭发而被免官。法雅原来在五台山讲经，名气很大，唐朝建立后来到长安，很得唐高祖的信任，能够自由出入皇宫。唐太宗登基后，禁止法雅再入皇宫。法雅因此而怨恨，经常口出“妖言”，由此被唐太宗诛杀。普遍认为，法雅事件不过是李世民借机除掉裴寂，为心腹刘文静报仇而已。裴寂被罢官后，请求留在长安，李世民坚决不同意，还严厉地指责他功不补过，唐高祖在位期间身居相位而朝政不清，都是他的责任。裴寂后流放静州（今广西昭平）而死。

[12]显德殿：隋时称嘉德殿，唐初更名为显德殿，后因唐中宗李显为太子住东宫，避其名讳改称明德殿。

[13]有一种说法是，唐太宗意识到自己与隋炀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家中老二；都是通过武力夺取了皇位；都有胸怀四海、放天下的雄心壮志。如果说这种相似令唐太宗悚然而惊的话，那么隋炀帝的凄惨下场无疑更会让他战栗胆寒。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只能收敛起一切欲望，留心治道，一切从治理天下的需要出发。

[14]“贞观之治”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太平盛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力的政治象征，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激励了后世如元世祖忽必烈、清乾隆皇帝甚至包括日本的德川家康等无数政治家及统治者。时至今日，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世界各地华人集中的地方称“唐人街”，也是来源于此。

[15]中国历代均设有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大致可分为记录和编纂两大类。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则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16]神龙革命指神龙元年（705年）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五王集团”发动兵变，逼迫女皇武则天退位，诛杀其男宠张易之等，迎唐中宗即位，恢复大唐国号。详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本书故事续接《璇玑图》，凡《璇玑图》中所涉及人物、情节，本书均不再详细交代。

[17]武则天执政时，以禄位收买人心，“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职官不足，乃令吏部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的歌谣。如此，导致冗员倍多。唐中宗复辟后，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又依仗权势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普通商贩甚至奴婢只要花费三十万钱，“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且官员名目繁多，“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凡数千人”。斜封官严重破坏了正常的铨官制度，使得武则天以来的冗官进一步增加。

第一章

日月双飞

自来探幽悬瓮者，通常由晋祠北面龙王头登山。上行三里许到望川亭，亦是全山最佳观景之处——仰瞻数峰拱立，翠壁横空，出烟霞缥缈间，殊可望而不可即；坐看千岩献秀，岚翠欲流，蔼蔼浮浮，极造化氤氲之妙；远眺太行横亘数百里，盘纡巍郁，苍翠迷茫；俯瞰晋溪所溉平田万顷，如绣如云，而汾流环绕如带，沿河村落历历在指掌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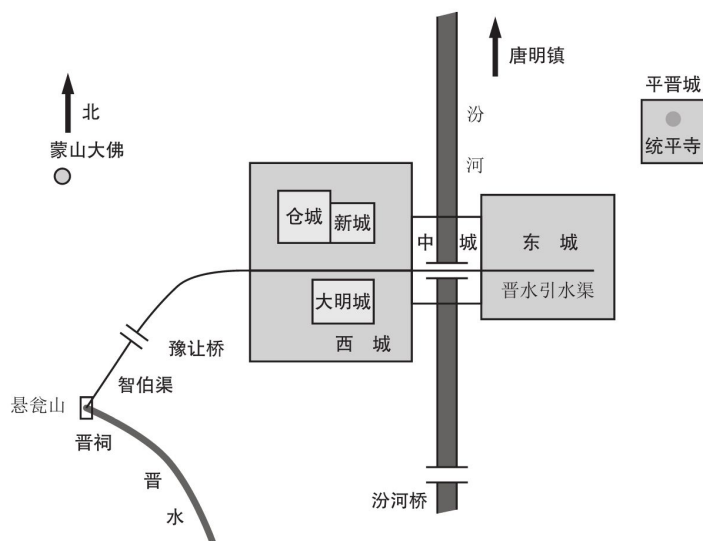
旧馆分江日，凄然望落晖。
相逢传旅食，临别换征衣。
昔记山川是，今伤人代非。
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

——唐 张说《还至端州驿前与高六[1]别处》

周朝时，年少的周成王与弟弟叔虞玩耍嬉戏时，顺手削取了一片桐叶，当做分封诸侯时的玉圭递给叔虞，假意道：“以此封若。”史佚[2]立即请择日封立叔虞。周成王吃了一惊，道：“吾与之戏耳。”史佚道：“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周成王于是封叔虞于唐，地在河、汾[3]之东，方圆百里，叔虞遂号唐侯。叔虞之子燹父袭封后，因境内有晋水[4]，改称晋侯，是为晋国之始祖。

春秋末年，晋国大卿赵简子家臣董安在晋水北岸、悬瓮山东侧修筑城池，周六里，号晋阳。秦灭晋后，在河、汾之地设太原郡，治所晋阳，晋阳自此又有了太原的别称。西汉时，汉武帝于天下设十三刺史部，太原始称并州，领太原、上党、西河、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五原、上郡九郡。东汉时，并州始治晋阳。



唐高祖李渊正式起兵前任太原留守，封唐国公，其爵号“唐”便是来自西周叔虞的封地名称，而唐高祖得天下后亦以“唐”为国号。对于大唐而言，太原是龙兴之地，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故有“龙城”之称。

一代女皇武则天亦是并州文水^[5]人氏，她执掌大权后，为光耀故乡，下制以太原为北京，与西京长安、东京洛阳鼎足并立。时人云：“天王三京，北都其一。”真切地道出了太原在大唐的地位。

武则天被驱赶下台后，唐廷因人废事，废去了太原“北都”名号，但太原有“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之地利，依然是“雄藩巨镇，非贤莫居”。唐玄宗登基后，考虑到太原是大唐发祥之地，升并州为太原府，再度提高了太原的地位。

太原府府治太原，府城原本在汾水西面，即晋阳县，府级官署及晋阳县廨均位于县城之中。贞观年间，唐太宗派名将李勣出任并州长史，李勣又在汾水东面新建东城，称太原县，与西城晋阳县隔水相望。武则天执政时，以能吏崔神庆为并州长史，大肆营建北都。崔神庆“跨水联堞”，在汾河上筑起中城，连接东、西两城，由此形成东、西、中三体合一的新太原城。

西城虽是旧城，却是太原的政治经济中心，名胜极多，如晋阳宫^[6]、兴国寺、中城飞阁等。然论及太原第一等名胜，首推城外的晋祠。晋祠始建于北魏年间，又称唐叔虞祠，为祭祀叔虞而建，位于悬瓮山山麓。酈道元在其名著《水经注》中记载道：“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晋川之中，最为胜处。”北齐时，文宣帝高洋大肆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规模愈大。

传说晋阳起兵前，李世民无法预测成败，曾亲到晋祠祭拜，祈求神灵庇护。他如愿当上皇帝，为答谢神恩，将不惜花费巨资再度扩建晋祠——楼台计峙，泉流潺绕，一派园林风韵。

贞观二十年（646年）正月，唐太宗李世民率领群臣到晋祠游览，并竖碑留念。皇帝亲自撰写了碑文《晋祠之铭并序》。唐太宗酷好书法，其人书法亦有相当造诣，骨格雄奇，气势不凡，俨然有开创规模。

晋祠碑一出，立即广为流传。唐廷时常将其拓片作为礼物馈赠外国使者，悬瓮山晋祠也随之名扬四海。



古悬瓮山晋祠图

悬瓮山[7]古称龙山。山上林木葱郁、松柏茂密，有难老、善利二泉，为晋水发源地，是上佳的风水宝地。奇书《山海经》记载云：“悬瓮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其兽多闾麋，晋水出焉。”太原出产利器，有“并刀如水”之俗谚，悬瓮山既是活水源头，又多铜铁矿石，正是铁匠艺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圣地。大唐开国名将尉迟敬德本是铁匠出身，功成名就后，特意在悬瓮山边修建了一处豪华别墅，谢宾客不与通，整日躲在别墅中打铁炼丹，自娱自乐。尉迟敬德侄子尉迟洪道少年出家为僧，法名窥基[8]，师从名僧玄奘。后尉迟敬德受其影响，有心向佛，遂自捐别墅为寺庙，即为今晋祠之南的十方奉圣禅寺，简称奉圣寺。

太原大风堂亦建在悬瓮山下，位于大风村最南面。这家铁匠铺本是民间自办，因其打造的刀剑锋锐耐用，大唐军队也多选用其兵器，由此变成了半官方性质。只是老堂主辛武始终拒绝接受朝廷官职，每年也只肯为军器监[9]提供定量的兵器。而今辛武将事务交给了独子辛渐，辛渐虽跟父亲一样，未在朝中挂职，却因娶了皇亲国戚为妻，兼之中过武进士，愈发令大风堂名扬四方。

稀奇的是，今日大风堂中没有传出惯常“当当”的锻炼打铁声，而是喜乐声连连。原来时逢老堂主辛武夫人贺英六十大寿，宾客如云，内中

不乏名流权贵，甚至连契丹王^[10]李娑固和奚王李大酺也各自派了使者南来道贺。

贺英原本姓李，是大贺氏部落酋长李楷固的亲姊姊，有契丹公主的身份，后因政治联姻，还做过一段时间唐高宗的妃子，地位尊贵。现任契丹王李娑固则是前契丹首领李尽忠堂弟，与贺英亦是血缘关系极近的堂兄妹，这次特派了牙官可突干南下道贺。

奚王李大酺娶了大唐固安公主辛悦仙，因贺英丈夫辛武亦姓辛，便命固安公主拜辛武为伯父，欲以中原惯用的联族来加强关系，以弥补昔日背叛契丹、大唐的旧过^[11]。这次贺英大寿，李大酺最是积极，老早便开始积极张罗，派了妻子固安公主辛悦仙携带重礼赶来太原贺寿。

当今皇帝唐玄宗亦专门派了宦官杨思勖前来贺寿赐礼，不仅因为贺英身份及有国夫人封号，还因贺英儿媳李弄玉也是皇亲国戚，是唐高宗次子李贤之女、玄宗皇帝的堂妹，在高宗女孙辈中排行第一，地位极尊，封号长信郡主^[12]。李弄玉兄长邠王李守礼、堂兄弟宁王李宪、申王李珣、岐王李范、薛王李业、堂姊妹薛国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也各自有使者奉来礼物。

除了朝廷及契丹等特使外，太原府少尹^[13]兼天兵军^[14]节度大使张说、司录参军^[15]张均、兵曹参军宋希玉等一千地方长官亦如数到场。辛武以打铁为生，不善言辞，甚感局促。倒是大徒弟祝锋勤快踏实，其子祝锐更是精明强干，堂中管事周白告虽则年轻，来大风堂也才三四年时间，却极擅长交际，三人分工合作，将一众宾客招呼得妥妥帖帖。

辛武已过花甲之年，由于日日打铁不息，身体强健，满脸红光，气色极好。时逢妻子六十华诞，又是贵客满堂，老堂主心里却始终高兴不起来。这些远道而来的宾客，一大半是出乎他意料的，而他真心期待相聚的大风村村民们却已是十不存一，其余人要么被强行遣返原籍，要么被谪徙边州圈禁，这全因不久前唐廷开始在全国实行的“括户”政策。

括户是指官府派专员检查户口，将隐漏不报和逃亡人口搜括出来，遣送还乡或就地入籍。因所括人口多已客居于当地，所以又称括客^[16]。此措施旨在清查浮客，解决百姓流亡及朝廷赋税不足的问题，自

古有之。北朝时，东魏大臣高隆之锐意改革，任河北括户大使，检括人口，此为“括户”名之始。唐朝统一天下后，实行租庸调制^[17]。与前代相比，租庸调制主要是改革了徭役制，“庸”规定每丁岁役二十天，较之之前的杂役大为减轻，并可以物代役，从而使人民能够安于生产，适应了当时生产力亟待恢复发展的局面。田租及户调的征收也有所节制，唐廷规定凡税敛数字，均须在县衙和村坊正式张榜公布，以防税吏随意加派勒索。正是得益于租庸调制，唐朝立国不久，经济逐步上升，户口逐年增多，很快就形成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租庸调制度完全以人丁为本，一旦在籍编户大大减少，国家赋税收入自然相应减少。且租庸调必须有均田制的前提，即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一旦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也无从实施。武则天执政以来，民间人口增加，王公贵族又不断兼并土地。对于新增人口，公家已无土地实行均田制。如此，男丁既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还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终为沉重赋役所逼，被迫弃家离乡，逃离原籍，沦为流民，即俗称的“浮人”——

有的逃入山林或到他乡开垦土地耕种；有的逃入城市充当雇佣；有的成为大地主、大庄园主的佃户；还有许多人制造伪勋和充当色役^[18]以逃避徭役。

这些人口都不再为国家所控制，编户大大减少，甚至出现了“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税收入。武则天晚年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凤阁舍人李峤^[19]提出括户措施，“设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抚之，施权衡以御之，为制限以一之”，建议既防又抚、既御又一、宽严结合、恩威并施。武则天遂派遣十道使括天下逃户，然效果并不显著。

唐玄宗即位后，由于之前宫廷政变不断，政局动荡不安，百姓逃亡积弊持续恶化。监察御史宇文融在政治上精明而有眼光，上书玄宗皇帝，称“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多，请加检括”，建议检查色役伪滥，搜括逃户。玄宗正为“邦赋不入，人伪斯甚”而困扰，宇文融上书正中下怀，即命其制定详细检括之法。十二天后，宇文融拟定的括户方针及具体办法被唐玄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颁行天下。

这纸制令首先谈了一番括户的必要性，称“户口岁增”而税赋不益的原因，而豪民与奸吏的欺压导致百姓离乡，致使流亡日益严重。为了解决“户口逃移，田籍错紊”的弊端，朝廷一方面御之恩抚，免除积欠，救济孤穷，另一方面需施之威服，设立法禁。只有以威济恩，以严纠宽，才能改变“国章或弛，氓伪实繁”的状况。

其次则是括户的具体措施：州县逃亡户口，限定百日之内到官府自首。按期自首的逃户自愿回归故籍，或系关辅、军府之地按令不符合附籍的，登记存档，暂不遣返，由官府通知原籍，待至秋后递还。如有百户以上集体返乡的，须由原籍派员带领，立即回归。免六年赋、调，即开元七年（719年）十二月以前，凡诸州勾征未纳的贷粮种子、地税，并宜放免。超过百日，过期不首，以违法论处，即加检括，递边远州县为百姓。家口随逃者，亦便同送。公私敢容庇者抵罪。

制书下后，宇文融出任推勾使，置劝农判官十人，皆摄御史，分巡天下，依据簿籍检括逃户。由于宇文融精明强干，雷厉风行，所选判官均为能吏，括户令在短期内收到了一定效果，括得户口八十余万，田数大致与此相等。宇文融由此得到玄宗赏识，自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擢升为从六品上的兵部员外郎。

然这八十万户口数目水分极大，以宇文融为首的判官急于立功，务为刻急，各自州县长官一心逢迎上司，以为括得越多越好，于是虚报数额，甚至以本地实户为新附括户，田地亩数亦是如此。再说逃户，虽然也遵循“乐住之制”原则，允准从宽乡、近处、役重处编户，然只有准令式合附者，才能地附籍，其余的一律要“牒还故乡”，因此受到逃户的大力抵制。官府为此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派出兵马，专门追捕那些不肯自首、不愿归乡的逃户，再将这些人绳捆索绑，押解到北方偏远边塞居住。由于被贬谪西北边疆者极多，河东道[20]甚至专门辟出一县，以安置逃户。

朝中大臣也多认为括户为扰民之举，然唐玄宗一意孤行，将反对宇文融的官员尽数贬出朝外。然高压手段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天下民情汹汹不已。那些被押到边远之地的逃户心中不平，传闻多有与降胡[21]勾结谋变者。唐玄宗又令心腹家奴王毛仲出任朔方道[22]防御讨击大

使，令其与朔方大总管王峻、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联兵，预备以武力解决逃户、降户问题。

太原多风，大风村更是位于风口，常年大风不息，本地人多不愿意居住于此。名将李勣任并州长史时，在汾水东面新建了一座城池，称太原县，并采取措施鼓励人们搬往新县居住，土生土长的大风村村民大多在那个时候搬去了新城，只剩下依赖于悬瓮山矿石、林木及水源的铁匠铺大风堂，大风村成了地地道道的铁匠村。高宗之后，陆续有雕刻、制墨艺人入村定居，又有诸多逃户来到这里靠开垦山田、砍柴打猎为生，数十年新旧交替、繁衍生息，这才重新形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热闹村落。朝廷括户令下达后，因太原是北方重镇，宇文融特从当地官吏中选拔出两人出任劝农判官，一是太原司录参军张均，另一是兵曹参军宋希玉，专门负责安辑户口、检责剩田。由于悬瓮山是逃户聚集地，遂成为清查重点。

辛武倒是本地人，大风堂中亦收留有不止逃户。然由于铁匠属工匠类^[23]，不入普通户籍，虽也有为朝廷服役的义务，但大风堂每年为军器监供应一定数量的兵器，以此折算成堂中男丁的色役，遂不必再另行分番服役，这算是大风堂利用其所产兵器精良锋锐天下无双而为堂中弟子谋取的一项福祉。如此，大风堂男丁既无须另行服役及缴纳赋税，所以不在括户之列。好几名大风堂弟子本是普通百姓，因走投无路、无力谋生而投奔大风堂中，反倒因此而逃过一劫。

只是其他村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逃户们被一一括检出来，由于均不符合所谓的准令式，遂被强行遣返还乡。这些人多是因为在家乡难以维持生活或是结下难解仇怨才被迫外逃，加上在大风村居住多年，更有子孙三代者，几乎人人都不愿意返乡。然官府因朝命在身，催逼不止，大风村一度哭声震天，闻之令人心酸。

更有亲人骨肉被迫分离的场面。村头的张大娶了村尾黄家的女儿，生下两个儿子，然两家均是逃户，张大来自河北，黄家来自关中，均需各回原籍。张大妻子黄氏户籍仍在关中，必须随娘亲返乡，张大则必须带着儿子归返河北，夫妻离散，母子分离，痛不欲生。

最惨的是制墨工匠阙新、阎用之，这对师徒新来大风村不到十年，

取悬瓮山山上松树制墨，所制松烟^[24]誉满晋阳，行家称其色彩光泽尚在潞州松墨^[25]之上。然其师徒姓名均不在本地工匠户籍上，这次也被清查了出来。过了百日自首期后，阙新师徒见官府欲以武力强逼，便抢先逃入悬瓮山中。官府为杀一儆百，派兵进山追捕。阙新跌下山谷而死，阎用之被抓获，按照律法规定，递解到兰池州^[26]，与降胡杂居在一起。

经过一番括户折腾，大风村空了一大半，余下住户基本上都是大风堂的人，其他村民都被强行遣返回乡。这些村民中，许多都是辛武自小熟识、相交多年的老朋友，跟最晚入村定居的阙新也已有十年交情。阙新制作松墨一丝不苟，却又爱惜悬瓮山树木，不愿意滥砍滥伐，大风堂烧火打铁亦多燃用松木，他便常常带着小徒弟阎用之到堂中灶口集取松烟，不顾烟熏火燎。辛武很赞赏阙新认真的态度，因而尤觉其人死得可惜。而带兵追捕阙新的兵曹参军宋希玉现今就在他家堂上做客，这叫他如何能开心得起来？

辛武微微叹了口气，招手叫过孙子辛稷，问道：“你爹人呢？”

辛稷十四五岁年纪，却是少年老成，答道：“爹爹一早出了门，到现在也没回来。稷儿已经问过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辛武皱了皱眉，道：“大概你爹也料不到今日会来这么多贵客。他身为大风堂堂主，人却不在堂中招呼客人，难成体统。”

辛稷道：“或许娘亲会知道爹爹下落。稷儿就去后堂找娘亲，请她设法寻爹爹回来。”辛武很满意孙子的聪明伶俐，点点头道：“嗯，就这么办。”

辛稷直往后堂而来。穿过中庭时，忽见妹妹辛矜与一名年轻下人正在树下嘀咕着什么，便叫了一声。辛矜倒是吓了一跳，忙推着那下人转身。那下人便急急转身往厨下去了。

辛稷微觉奇怪，问道：“那人是谁？”辛矜随口搪塞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是家里临时从奉圣寺请来打杂的帮手。”又问道：“哥哥不用在前院帮忙吗？”辛稷道：“我进来找娘亲。”

辛矜道：“我刚从后堂出来，娘亲不在那里。”辛稷不由一愣，问道：“娘亲去了哪里？”辛矜道：“我也不知道。”

辛稷一时难以相信母亲竟不在堂中陪伴公婆、招待固安公主等女宾，到后堂门口一瞧，当真不见母亲，只有辛武大徒弟祝锋妻子段氏引着儿媳以辛家人身份在帮忙前后张罗。

辛矜笑道：“我就说吧。不过今日有贵宾在此，娘亲不会离开太久，或许是方便去了。我帮哥哥找她。”

兄妹二人便转身来到辛渐、李弄玉夫妇居住的芳甸。这芳甸位于大风堂最南端，坐西朝东，背倚山峦，北为菜地，南面有一片园林，李弄玉闲暇时便在园子中摆弄花草。

辛矜先扬声叫道：“娘亲！”却没有人应。辛矜奇道：“居然不在这里？”辛稷道：“或许娘亲出去寻找爹爹了。”

正要离开，忽听到院门“吱呀”一声打开，李弄玉肃然走了出来，问道：“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

辛矜欢呼一声，上前挽住母亲手臂，笑道：“原来娘亲人在里面呀。”李弄玉道：“娘亲发髻乱了，回房重新弄了下。”又问辛稷道：“你爹爹还没回来吗？”辛稷道：“是。阿翁说外面新来了许多贵客，让娘亲设法寻爹爹回来。”

李弄玉道：“你爹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不过一定会在宴席开始前回来。你和阿翁先去招呼客人，设法拖些时刻。”

辛矜奇道：“且不说外面来了许多达官贵人，爹爹还能有什么事比祖母六十大寿还重要？”

李弄玉道：“自然是有的。”不愿意多说，只交代兄妹二人先去前院，便自往后堂去了。

辛矜道：“到底是什么事那么重要？娘亲明明知道，还不肯明说。”辛稷道：“或许爹爹跟王叔叔、狄叔叔他们有约。”“王叔叔”“狄叔

叔”分指辛渐好友王翰、王之涣和狄郊。

辛稔道：“哥哥怎么会知道？”辛稷道：“王、狄三位叔叔跟爹爹最为要好，今日祖母寿宴，必定会到场，他们三位都还没到，想必是跟爹爹在一起。”

辛稔“啊”了一声，道：“一定是这样。”又笑道：“哥哥虽然比我先猜到，那只是因为你在前堂，没有见到王、狄三位叔叔，不算你比我聪明。”

她与辛稷是双胞胎，只比兄长晚出生半个时辰，自懂事起便不服气，事事要与兄长争先。辛稷既为长兄，当然是让着妹妹，道：“当然不算。我们走吧。”

悬瓮山南北走向，主峰海拔三百余丈。方山踞其巅，巅又分三络，皆磊落有丈夫气概：北为风峪山，因群峰环抱耸峙，又名卧虎山。山上有洞，清幽虚玄，自然天造。每当大风来到，山穴吞吐风云，肃然有声，俗称风洞。地方官民每年三月都要到洞前祭祀风神，否则年内便会多风，为害当地；南为柳峪山，峰峦蜿蜒回绕，又名天龙。北齐曾在山上建天龙寺，更有著名的天龙山石窟；中络则是悬瓮山，连峰矗立，萦回累石。山石悬而起者，无论小大，皆酷似古瓮形。

自来探幽悬瓮者，通常由晋祠北面龙王头登山。沿途古木欹斜，巨石森立，映带参差如画。上行三里许，峰回路转，豁然开朗，出现了一座宽敞平台。台上有望川亭，始建于北齐天保年间，乡人呼之“大亭台”。上倚层峰，层峦突兀；前临绝壁，险巇可骇；壁下涧流注壑，叮叮咚咚，如弹古琴，如鸣环佩。

望川亭亦是悬瓮山最佳观景之处——仰瞻数峰拱立，翠壁横空，出烟霞缥缈间，殊可望而不可即；坐看千岩献秀，岚翠欲流，蔼蔼浮浮，极造化氤氲之妙；远眺太行横亘数百里，盘纡巍郁，苍翠迷茫；俯瞰晋溪所溉平田万顷，如绣如云，而汾流环绕如带，沿河村落历历在指掌间[27]。

春秋末年，晋国四大夫智伯、魏桓子、韩康子、赵襄子把持朝政，

互相攻打，其中又以智伯实力最强。公元前455年，智伯联合魏桓子、韩康子进攻赵襄子，赵襄子退守晋阳，倚仗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智、魏、韩三军将晋阳团团围住，多次攻城，始终难以逾越城池一步。某日，烦恼的智伯登悬瓮山观察地形，忽见山中泉流万道，绕晋阳城滚滚望东而去。智伯由此得到提示，决意筑坝挖渠，引晋水灌城。水倒是灌进了晋阳，街道房屋尽被大水淹没。赵襄子情急之下，派门客悄悄出城，游说魏、韩两家反戈一击，许诺成功后平分智伯土地。魏、韩也一直被智伯欺凌，久有不平之心，居然答应了赵襄子的条件。两日后，赵襄子与魏桓子、韩康子共同行动，挖开蓄水堤坝，将晋水转而引入智伯大营中。智伯从梦中惊醒，慌忙涉水逃命，于乱军中被杀。此即为著名的“三家分晋”，被公认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三人亦各自成为赵、魏、韩三国之始祖。而智伯为水淹晋阳所挖渠道亦保留了下来，成为晋水的干渠，后人在旧渠基础上加以修浚，转变为灌溉田地的水渠，并取名为“智伯渠”。智伯登山观察敌情之处，即是今日望川亭所在。

大风堂堂主辛渐此刻人正在望川亭中，同座的还有王翰、王之涣、狄郊三位好友。四人不顾贺英寿筵在即，来此相聚，只为完成二十年前的约定——

当年亦是这样的晴空朗日，几人还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在贺英寿筵之后乘着醉意登悬瓮山，落日观山，云霞千变，于望川亭拔剑高歌，又定下二十年后再度相聚于此的誓约。而今二十年期限已到，好友中却少了一人，李蒙已在数年前沉江而亡。

李蒙娶皇亲贵戚武灵觉为妻后，将家安置在京城。武灵觉是定王武攸暨之女，原有永年县主封号，然其嗣母[28]太平公主与玄宗皇帝争权失败后，不但太平公主被赐死，早死的武攸暨亦被刨坟抛骨，武攸暨与前妻所生之子、太平公主与前夫薛绍及后夫武攸暨所生诸子，除薛崇简一人因与玄宗皇帝关系匪浅外，其他均被处死。武灵觉身为叛逆之女，虽因已出嫁且素来痛恨太平公主而免受牵连，但其封号却被褫夺。李蒙生父李涤也受了牵连，被贬为外地小官。李蒙当日是为了营救父亲才与武灵觉交往，不想风云变幻，武氏与太平公主先后失势，加上世人均痛恨武氏一党，他的处境和生活一度相当艰难。

好在唐玄宗即位后不久，武灵觉堂妹武灵霜成为皇帝宠妃。武灵霜生父武攸止与武灵觉之父武攸暨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当年武攸止去世，正是武灵觉到文水接尚且年幼的武灵霜入宫，改由武则天亲自抚养，地位待遇堪比公主。然风光的日子并不长久，武则天一手创立的武周王朝垮台，武灵霜也变得一钱不值，无人理睬，由此沦落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女。到唐玄宗即位时，武灵霜已经长大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十五六岁年纪，芙蓉颜面，豆蔻年华，有着姣丽可人的容貌与流光溢彩的风情。最为人称道的是，她天生有种贵族气质，举手投足间有堂祖母武则天的风范，气度逼人，一下子就引起了玄宗皇帝的注意，由此得幸。武灵霜性情乖巧，善于逢迎，很快就博得了玄宗的欢心，逐渐变成专宠专房，日夜陪侍在左右，不久即赐号惠妃，宠冠后宫，位逾皇后。

而唐玄宗即位前，宫廷政变不断，武氏一党多被诛杀，武灵觉成为硕果仅存的与武惠妃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武惠妃不忘旧情，得势后对堂姊武灵觉多方予以照顾，李蒙夫妇这才得以在持续不断的反武浪潮中渡过了难关。

开元五年（717年），李蒙进士及第。按照惯例，新科进士要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如座主[29]宴请进士的相识宴、进士亲朋好友道贺的烧尾宴等。最隆重者，要数进士自发组织的雁塔题名和关宴曲江。时人称：“唐人登科，燕集曲江，题名雁塔，一代之荣。”雁塔指慈恩寺大雁塔，曲江则是长安东南的游苑，周回七里，占地三十顷，本是汉乐游苑，隋代凿之为池，唐代以来成为京都著名游览胜地。

李蒙中进士后，亦与同年刘蕤、王泠然、裴士南、梁褒等人约好日期出游曲江。当日登上游船者，除了开元五年三十名新科进士外，还有两位不速之客，即开元四年进士张均和风流名士李稍云。张均是名臣张说长子，李稍云则是范阳[30]卢若虚女婿，是京师有名的花花公子，机智诙谐，诞率轻肆，最好纵酒聚饮，因擅长制作酒令，在民间名望极高[31]。他不独自己上船，还带了一帮名优娼妓前来助兴。李蒙等人自然求之不得，遂联袂泛舟曲江，大纵歌妓。

酒正酣时，众人推李蒙作文记录当日盛事。文章成时，正是日暮时分。众人已是半醉不醉，史翊最先站起，从李蒙手中取过文章，略略一

读，便高声叫好。裴士南等十余人蜂拥过来，欲争看文章，游船骤然偏向一边，顷刻间即覆没于水中。只有张均、史翊、王泠然等少数人得救，李蒙、刘嶷、裴士南等新科进士及李稍云、歌妓、篙工尽皆溺死[32]。由于事发时曲江风平浪静，进士们所乘画舫为唐中宗之女宜城公主出借，是长安最大最好的游船，却在瞬间莫名倾覆于水中，遂成为当年哄传一时的奇事。

而在这之前，天下灾异连连——先是太上皇睿宗皇帝崩于百福殿，随之是突厥默啜可汗在得胜回朝途中为拔曳固散卒颉质略所杀；继之关中大旱，庄稼歉收，长安乏粮少食，唐玄宗不得不顾睿宗三年之丧未终，准备率群臣东行洛阳就食。尚未成行，太庙四室莫名损坏。玄宗大骇，衣素服，避正殿，以克谨天戒。

李蒙沉舟事件恰好在太庙损坏后、玄宗动身前往洛阳前，时人视为另一天警。然玄宗不顾群臣谏阻，坚持启程东行。结果到达洛阳当日，浓雾不散，咫尺之内难辨人形。玄宗心有所畏，宣布大赦天下。灾祸仍然如影随形，同年夏季，皇帝最爱之子李嗣一卒于东都。李嗣一是玄宗宠妃武惠妃所生长子，极得宠爱，玄宗甚至有意废除赵丽妃所生太子李瑛[33]，改立李嗣一为太子，因其年幼尚未成行。李嗣一幼年而卒，被认为是老天爷对玄宗未服满父丧的惩罚。

于是，开元五年前后的这些悲剧事件，被涂上了重重的灵异神秘色彩。

死者已矣，生者戚戚。李蒙死后，其妻武灵觉放弃荣华富贵，在洛阳观德坊景福寺出家为尼，辛渐、王翰等人亦永远失去了一位至交好友。而今再度聚首，追忆往昔，不免唏嘘感慨。

年华如水，人事沧桑。众人亦由少年步入了中年，年近不惑，际遇却各不相同——辛渐自父亲手中接管了大风堂，又娶得娇妻长信郡主李弄玉，膝下更有一对双胞胎儿女。狄郊亦与钟爱的平民女子海印成亲，多年来行医于晋地，已是声望极高的名医。

王翰一直单身未婚，于景云元年（710年）中进士，与名臣张说、李邕交往酬唱，还在长安公然张榜，否定吏部铨曹铨叙注拟之等第，轰

动京师，成为文坛大事。他如此大闹一番，视天下才子如无物，自然不为朝廷赏识，被罢黜在外。好在王翰家资富饶，既然做不了官，便长年闲居太原家中。不过终究还是因为才名远扬，前后被两任太原长官张嘉贞、张说器重，倚为心腹幕僚。他曾为张说往西北前线输送马匹与粮草等军需物资，于凉州^[34]写下《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悲壮中不减豪情，意味无穷，一时传诵天下，成为千古名篇。

相比之下，王之涣是众好友中最不得志的一个，娶妻生子不久，妻子即一病而逝。他本人虽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诗文才华不在王翰之下，弱冠之年即有“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象万千之名作，却未能考中进士。开元初，始以门荫步入仕途，调补冀州衡水县主簿，于任上娶李涤三女、李蒙幼妹为妻。因为人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为同僚不满，遭众人诬陷，遂弃官而去。此后漫游各地，足迹遍及黄河南北。长期的游历生涯开阔了王之涣的视野，他游河西时作《凉州词》云：“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脍炙人口，可谓“鬓发垂髻，皆能吟诵”，诗名不在王翰之下。只是游子终要归根，何况是有家有口的人。最近，他亦迁回晋阳定居。

王之涣经历最为坎坷，然乐观诙谐性情不改，见众人念及往事，情绪有些低落，便笑道：“大伙儿可还记得李蒙体胖、死活翻不过围墙的情形？”又将当年五个小伙伴偷入晋阳宫出糗的故事讲了一遍。

他讲得绘声绘色，辛渐等人回想起当年李蒙的窘样，不由得笑出声来。只有王翰一人板脸未笑。他为人最是张扬狂放，今日却总是沉默寡言，不免有些不同寻常。

王之涣不满地道：“阿翰，你今天是怎么回事？话少不说，还总是摆出一副苦相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不妨直说出来。”

王翰“嗯”了一声，踌躇了好大一会儿，才道：“我新得到了一些李蒙沉江一案的线索。”

王之涣很是不解，道：“阿翰这些年一直待在太原，怎么会有李蒙案

线索？”王翰道：“是有人特意派信使从京师赶来告诉我的。”又道：“本来今日是贺大娘寿诞，我不想你们大家伙儿心里不痛快，想拖几日再说的。”

狄郊既是医者，最善察言观色，心思亦最为缜密，立即听出了端倪，问道：“如此说来，李蒙沉江一案不是因为众进士争看文章打翻了船，而是另有蹊跷？”王之涣道：“是，信使肯定地告诉我，当年游船沉江是人为造成，内中另有隐情。”

众人闻言均是一惊，眉头各见沉重之色。

辛渐迟疑问道：“这信使是什么来头？他的话可信吗？”王翰道：“当然可信，因为他是赵曼派来的。”

赵曼原是民间歌妓，色艺俱佳，当年王翰等人联袂游天下，在蒲州[35]与她有过一面之缘。后赵曼无意中卷入变故，流落潞州，为外放到潞州任职的临淄王李隆基所钟情，纳为侍妾。而今赵曼已贵为唐玄宗后妃，封号丽妃，其爱子李瑛亦被立为太子，是大唐未来的皇帝。

辛渐等人听说是赵丽妃派人给王翰通风报信，遂不再质疑消息的真实性，只问道：“到底是什么隐情？”王翰道：“信使没有多说，只说害人者来头极大，你我所有人加起来都惹不起。”

王之涣愤愤道：“哼，惹不起也要惹！害了差不多满船的人，还想逍遥法外吗？”又狐疑问道，“李蒙过世已有好几年，为什么现在才提起这件事？”

王翰道：“赵曼也是最近无意中听到风声。她知道我们几个跟李蒙情同手足，不忍见他冤沉江底，便派人来太原告诉了我。”

王之涣道：“可这信使辛苦跑这一趟，没有实质性线索，等于什么都没告诉啊。”王翰道：“当日船沉，张均人也在场，是极少数幸存的当事人，我们不妨先从他身上下手。”

张均是太原少尹张说长子，本人亦官任太原司录参军，几人料想他既是地方长官，多半要出席贺英寿宴，便预备下山，回大风堂寻人。王

翰侍妾瑶花带了梨云、梅雪、金壶、琼枝四名侍女远远候在一旁，见主人起身，忙过来侍奉，将石桌上的果子、酒水、食具等一一收进食盒。

瑶花原是胡女，为太原长官张说所赠，褐发碧眼，有绝世姿容，深为王翰宠爱。王之涣低声问道：“你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些女子吗？”王翰道：“没有她们，出门可是不方便。”王之涣朝辛渐、狄郊摇头，三人均是苦笑。

王翰深知好友嫌有侍女在旁侧说话不够自在方便，也颇觉有理，便吩咐道：“瑶花，你不必再留在这里，先带她们几个回大风堂，看郡主是否需要帮忙。”

王之涣早求之不得，忙道：“今日贺大娘六十大寿，想来女宾不会少，大风堂弟子虽多，却都是男子。瑶花五人去了，正好可以帮上郡主大忙。”

瑶花迟疑问道：“主人当真不留一人吗？可以让梅雪她们四个下山，奴家留下来侍奉主人。”王翰笑道：“你也去吧。不过将食盒留下来，兴许我们还要多坐一会儿。”

瑶花见主人坚持，便娇嗔着应了一声，一扭纤腰，径直引着侍女下山去了。

王之涣举起双臂，大大伸了一个懒腰，道：“没有她们站在身后，我舒坦多了。”

旁人听他说得有趣，均哈哈大笑起来。

王之涣道：“这有什么好笑的，是真事！阿翰，你那个宝贝瑶花那双眼睛滴溜溜的，像一汪潭水，每次她一看我，我就浑身不自在。”

王翰笑道：“我知道了，以后再有聚会，只要有王之涣在场，绝对不带侍妾。”

忽见一名灰衣僧人快步爬上平台，往望川亭而来。几人以为是山下奉圣寺的和尚，也不在意。却不想那人走了过来，叫道：“几位郎君果然

在这里。”不是和尚，而是一名相貌黑丑的女尼。

众人均是一愣，辛渐最先会过意来，问道：“你……你是武灵觉娘子吗？”那女尼双手合十道：“贫尼法号和上，武灵觉是贫尼出家前的名字。”

辛渐道：“法师是替李蒙来赴约的吗？”和上道：“嗯。李郎在世时，贫尼多次听他提过二十年之约。他还曾与贫尼约定，万一他因故不能回来太原，就要由贫尼代他赴约。”

王翰等人还是第一次听说此事，但见和上气喘吁吁，满面疲惫之色，显是为赶路而吃了不少风霜之苦，不由得面面相觑。

狄郊忙问道：“李蒙为什么说可能会回不来太原？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预感？”

和上明显惊惧了一下，似是偷取糖果的孩子被大人当场抓了个现形。但她随即摇了摇头，颓然道：“贫尼也不知道。”又道：“贫尼既已完成李郎心愿，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各位郎君若是有所事，就请先去忙吧。”

辛渐便道：“法师千里赴约，不光李蒙，就连我们四个也深为感激。法师远道而来，路途劳累，不妨先随我们下山歇息。”

和上摇头道：“贫尼想在这里略坐一坐，看看李郎一再赞赏的晋阳风光到底是什么样子。”

辛渐道：“那也好。家母今日华诞，我等还要赶回去参加寿筵。稍后我再派人来接法师。法师既然来了太原，不妨多盘桓些时日。”

和上也不回应，只往亭边坐了，将目光投向远方。

王翰等人素来与她疏远，也对她没有什么好感，唯一的关系仅仅因为她是李蒙的妻子，见她如此态度冷淡，也不强求，遂自行下山。

四人进来大风堂，见宾客众多，堂内堂外挤满了人，连太原长官张说都到了，均大吃了一惊。辛渐既是堂主，少不得要立即过去应酬宾客。王翰跟张说等人简单打了声招呼，便迫不及待地张均拖了出来。

张均见王之涣、狄郊已等在庭院中，似有大事发生，忙问道：“怎么了？”

王翰与张均之父张说既有师徒情分，又是忘年交，平日与张均亦称兄道弟，毫不客气，道：“我来问张兄，当年曲江沉船事件，内中可是有什么隐情？”

张均大吃一惊，张大的嘴巴一时合不拢，怔了好半晌，才问道：“王兄从哪里听到的消息？”

王之涣道：“这么说，沉船事件当真另有隐情了！”

张均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听到了风声，还是只在干咋呼，想从自己这里套话，便支支吾吾地道：“事隔多年，我早记不大清楚了。”

王翰道：“张兄，你该知道李蒙跟我们几个的关系，就算他人不在了，这份情谊还是一如往昔。你再不将实话说出，可是不够仗义。”

张均踌躇片刻，勉强答道：“到底有没有隐情，我也不能确定。其实你们最该去问一个人。”王之涣忙问道：“是谁？”张均道：“李蒙夫人武灵觉。”

王翰与同伴交换一下眼色，忙问道：“为什么该问武灵觉？”张均道：“她是李蒙的妻子。果真有隐情的话，她最应该知道啊。”

王之涣摇头道：“不对，这不是一个好理由。张参军这话吞吞吐吐的，没有完全说明白。”

张均迟疑道：“这个……”王翰厉声道：“今日张兄不把话说明白，决计走不出这个门。就算张兄要跟王翰绝交，我也在所不惜。”

张均见王翰动了真格儿，加上他妻儿多病，还有许多要求助狄郊的地方，忙道：“好了好了，我将我所知告诉几位便是。”左右看了一眼，又道：“这里人来人往，还有不少朝廷来的特使，实不是说话的地方。”王之涣道：“不如去辛渐书房。”

王翰几人与辛渐自小一起长大，出入大风堂惯了，遥见辛渐被围在

人群中难以脱身，也不跟他招呼，径直往芳甸而来。芳甸距离大风堂主院甚远，中间还隔有一大片菜地，相对清静多了。

王之涣率先推开院门，道：“我们反客为主，自己跑进芳甸，郡主会不会怪罪？”

王翰抢白道：“郡主怪罪，你就不进去了吗？”王之涣嘻嘻一笑，道：“照进不误啊，谁叫郡主嫁给姓辛的呢。”

刚到阶下，便见到书房窗后人影闪动。王之涣道：“咦，里面有人呢。该不会是郡主吧？哎呀，我刚才那句玩笑话，一定被她听到了。”

话音刚落，便有一名青年男子开门从书房出来。王之涣见他面生，问道：“你是……”

那人低下头，也不理会，只与他擦肩而来。

狄郊和张均落在后头。刚走进院门，狄郊一眼见到那男子形迹可疑，腰间斜插着一柄短刀，忙叫道：“之涣，阿翰，小心了！”

王之涣狐疑道：“难不成是窃贼？喂，你站住！”

那男子见行踪已然暴露，拔腿就跑。王翰忙叫道：“好你个窃贼！往哪里逃！”挺身上前阻拦。

那男子极有力气，直冲过来，侧身用肩头一顶，竟将王翰撞得连退几步，一跤跌坐在地上。又见院门被狄郊、张均二人堵住，干脆疾步奔到墙边，挺身一跃，攀上墙头，迅速翻了过去。等到狄郊等人扶起王翰，追出院时，那人早跑得远了。

王之涣道：“这窃贼好大胆子，竟敢来大风堂行窃。”推测窃贼必定是听说今日老堂主夫人寿诞，料想芳甸无人，想进来捞点儿好处。

张均是太原府长官，官位仅次于少尹，治下却发生了大白天入室行窃一事，且就在自己眼前，不免脸上无光。

王翰自忖己方四名男子，竟挡不住一名窃贼，还让他翻墙逃走，亦

觉得难堪，摆手道：“算了，人已经跑了，先问话要紧。”

几人进来书房坐下。张均也不待旁人催促，道：“你们可知道武灵觉为什么出家？”王翰道：“听说是因为裴佑先。”

裴佑先是名相裴炎之侄，几度受武则天迫害，幸运未死，还娶了突厥公主为妻。他积聚了大量财物后，大肆招揽门客，成为民间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王翰等人壮游蒲州时，曾与裴佑先发生过一段不算太友好的故事。而狄仁杰与李弄玉联合反武时，亦曾借助裴佑先的势力。后中宗复位，不肯为裴炎恢复名誉^[36]，李弄玉为此愤而拒绝恢复皇族身份。睿宗即位后，追复裴炎官爵，彻底为裴氏平反，召裴佑先入朝为官。并追赠兄长李贤为皇太子，谥章怀，史称章怀太子，李弄玉这才接受朝廷郡主封号。

裴佑先身居高位后，仇家武氏已在历次宫变中被铲除殆尽，但还剩一个仇家——武灵觉。当年武灵觉过蒲州蒲津浮桥时，倚仗权势，不肯下马步行，纵马冲过浮桥，导致浮桥上人群骚动，裴佑先伯母被挤下浮桥，被滔滔黄河淹没。裴佑先曾发誓报仇，但自李蒙娶武灵觉为妻后，李弄玉曾出面劝说，裴佑先遂答应看在辛渐等人与李蒙的情谊上暂时放弃报仇。然李蒙一死，这协议便失效了。武灵觉办完李蒙丧事后次日，时任广州都督的裴佑先便派人找上门，重提当年蒲津浮桥惨案，表示此仇不报非君子。武灵觉又惊又愧，几日后便往洛阳景福寺出了家。

唐玄宗从宠妃武惠妃处得知事情经过后，勃然大怒，下诏逮捕裴佑先议罪。宰相张嘉贞为逢迎皇帝，奏请杖责后流配。彼时张说在朝，立即上书反对道：“自古刑不上大夫，因其接近君主，所以才说‘士可杀而不可辱’。裴佑先官任三州都督，对朝廷也有功劳，如果犯罪，应死即杀，应放即流，不应该在朝堂受辱决杖，且律法八议^[37]，勋贵之列，切不可再行杖刑了。”

唐玄宗认为有理，便只将裴佑先罢官了事，但不久后又起用他为蒲州刺史，蒲州正是当年裴佑先与武灵觉结下怨仇的地方，颇具讽刺意味。裴佑先听说武灵觉已经出家，且心中多悔恨之意，遂就此作罢。这桩多年前结下的梁子，这才算揭过了。

王之涣听张均别的不说，先提武灵觉出家缘由，忙问道：“莫非武灵觉出家不是因为裴仲先派人上门寻仇？”

张均道：“当年事发我人在船上，事发后也在京师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还去参加了李蒙的葬礼。”重重叹了口气，道：“我听人说过另外一个故事，不过不一定是真的。”

王翰连声催道：“卖什么关子，快说！快说！”

张均道：“听说当年李蒙与同科进士约好日子同游曲江，早上出发时，却被夫人拦住，坚决不准他去。这夫人，就是武灵觉了。”

王翰道：“新科进士游览曲江，早成惯例，为什么要阻拦？”

张均道：“谁说不是呢。武灵觉说不出理由，只是蛮横地不准丈夫出门，李蒙当然不依，夫妇二人争吵了起来。武灵觉便下令仆人动手，强行将李蒙锁入房中，还在门外一再强调，不准他出去是为他好。”

王之涣耸然动容，道：“莫非武灵觉早知当日要出事？”

张均不答，续道：“李蒙不明所以，心中焦虑异常，最后竟然翻窗越墙而出。几位与李蒙亲近，该知道以他肥硕的身材，竟然能翻出高墙，足见是下了极大的决心。”又道：“这只是我听来的故事，不知真假。不过当日雁塔题名时，李蒙人确实不在，在曲江是游船临出发前才匆匆赶到。大伙儿还问他为什么耽误了，居然连雁塔题名都没参加，他只是抹汗傻笑。我亲眼见到李蒙外衣非但有土，衣角还被什么东西挂破了一大块。好在众人着急出游，也没有在意。后来众推由他写文章记事，其实就是对他迟到的惩罚。”

王翰登时醒悟过来，道：“张兄认为是武灵觉事先知道游船会出事，但她未将原委告诉丈夫，导致李蒙执意翻墙赴约，最终沉水而死。武灵觉心中愧疚，所以才出家为尼，对吗？”

张均道：“这是王兄你说的，可不是我说的。”言外之意，分明是承认了。

武灵觉果真事先知晓沉船内幕的话，倒能解释她为何在出家多年之后还念念不忘替丈夫赴二十年之约，足见李蒙意外之死对她打击极大，即使跳出红尘之外，心中仍然不能平静。尽管这事听起来异峰突起，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好在武灵觉人来了太原，不难证实，可以当面向她问个明白。

王翰道：“当年我曾问过张兄当日沉船情形，武灵觉阻夫赴约这一节，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张均道：“武灵觉曾干涉李蒙出游这件事，我是听闲人暗中议论，当时以为只是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的谣言，因为世人都不喜欢武灵觉，又兼之她在李蒙死后出了家，无聊之人便刻意附会出一些故事，作为谈资解闷。”

王之涣道：“张参军当日亲眼看到李蒙外衣破了，后来又听到李蒙翻墙赴约的故事，难道没有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吗？”

张均摇头道：“完全没有。时人都说曲江沉船是天祸，我也一直如此认为。谣传的武灵觉那件事我从来没有当过一点儿真，甚至都不屑跟人提起。直到不久前……”他及时顿住了话头，露出警觉的神情来，不肯再说下去。

狄郊一直在旁边静静聆听，忽然插口问道：“张参军莫怪我多问一句，敢问当年张参军为什么要上那艘游船？”

这话问得并不唐突。唐人极度重视同年，然李蒙等人是开元五年新科进士，张均则是早一年的进士，跟李蒙等人并无干系，他贸然插入进去，多少有些煞风景的意思。

张均眉头紧蹙，迟疑着不答，似在顾虑什么。

王翰道：“怎么，连这也不能说？难道张兄上船这件事，内中也另有隐情？”张均仍是默不作声。

王之涣道：“若果真沉船事件是人为造成的、京兆府立案调查的话，张参军可是头号嫌疑犯。”

张均愕然道：“这话怎么说？”王之涣道：“张参军是开元四年进士，莫名跑到开元五年进士聚会的船上，显然有不明动机。而事后一船人差不多全死了，张参军又是极少数获救的人之一，极可能是早有准备。你没有嫌疑，谁有嫌疑？”

张均想了一想，确实如此，只得道：“我将实情告诉三位便是。”

原来当年张均不请自去、冒昧踏上李蒙等人乘坐的游船，是因为听说新科进士刘疑之前曾跟人打赌，若能高中皇榜，便将其叔叔刘知几所撰《史通》一书偷出来供大家观阅。

刘知几是本朝著名史官，历任著作佐郎、中书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余年，参与编撰《高宗实录》《则天皇后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等，因排行第五，时称“刘五”。他主张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尤以史识最为重要，强调直笔，提倡史家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然自唐太宗设立史馆以来，为控制史官，特命宰相大臣监修史书，刘知几感到权贵多所干预，以致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不能直书其言，一度辞去官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并立志撰写一本辉煌巨著，以一家独创之学，对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由于其人名气太大，他辞官不久，朝廷又请他回中央任职，继续担任史官。

唐玄宗即位后，名臣张说以宰相身份参与监修国史，发现刘知几所撰《则天实录》中记录了自己曾依附武则天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一事，心中很不是滋味，道：“刘五太不能容人了！”暗中要求另一史官著作郎吴兢改动几个字，却被吴兢断然拒绝。

而《则天实录》是宰相能干预的监修官方史书，所以当张说后来听说刘知几辞职在家中修撰《史通》一书后，非常紧张，不知道刘知几会下笔将自己写成什么样子。然刘知几其人，素来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只认“秉笔直书”四字，威逼利诱亦难改其志。张说自知无力改变什么，唯一心愿只是想看看《史通》到底写了些什么。

王翰听到这里，这才恍然大悟，道：“张兄上船，是为了观阅刘疑偷出来的《史通》，好替尊父达成心愿。”

张均点点头，道：“但刘疑那小子是个大话精，他根本没有偷到《史通》，只带来了一卷刘知几的手札。还大言不惭地称《史通》只是史论[38]，跟众人关心的宫廷秘史、名人逸事无干。”又叹道：“我当日为了上船，事先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因为怕旁人猜到我的用意，特意请出了京城名公子李稍云，我则是作陪的身份出现。只是想不到游船出了意外，我侥幸得救了，李兄他……”想到李稍云和那些上船助兴的歌妓全是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心才意外赴了黄泉，很是愧疚。

王之涣道：“人已经去了，再后悔也没用。张参军果真觉得对不起李稍云的话，就该说出全部事实，好找出真相，为他伸冤报仇。”

张均摇头道：“王公有所不知……”随即转换话头道：“正因为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才更要珍惜性命，我可不想惹祸上身。三位，今日张某言尽于此。日后旁人问起，就当没有这场谈话。”站起身来，意欲离开。

狄郊忽道：“张参军想谈却又有所顾虑的事，是不是前一阵子喧嚣一时的黄狮子舞事件？”

张均震惊之极，问道：“狄公是如何知道的？”

狄郊道：“这个不难猜到。张参军当年上船，是为了观看刘知几的《史通》。而张参军刚才还说过，你本来没有将武灵觉那件事当真，直到不久前。如果反过来推算，寻找不久前发生的跟刘知几有关的事，不就是黄狮子舞吗？”

张均“啊”了一声，拱手道：“佩服！佩服！佩服！”连说三次，这才道：“狄公既已猜到，也无须我多言了。”

狮子舞即舞狮，是由西域传入的假形舞蹈，人披上线缀成的毛皮扮成狮子，被人用绳子牵着，还以拂子来耍弄它。唐代时引入宫中，成为燕乐[39]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演时，有五头狮子各立一方，每头狮子伴有十二个狮子郎，另有百余人组成的乐队合奏高唱《太平乐》，因而又称《五方狮子》《太平乐》。规模宏大，气氛热烈。

五狮颜色各不相同，与东、南、西、北、中五方对应，青色狮子代

表东方，红色狮子代表南方，白色狮子代表西方，黑色狮子代表北方，而黄色狮子则代表中央。黄色是土地之色，为中央正色，在唐代之前本是普通服色，自唐代天子以黄袍为常服后，民间百姓便不能再穿黄袍，黄袍从此成为皇帝御物，而黄色也成为皇权的象征。《太平乐》中，黄色狮子位居中间，即代表中央控制四方之意。

而所谓“黄狮子舞”事件，即牵涉刘知几长子刘颙以及上任太乐丞不久的新科状元王维。当时唐玄宗将在宫中举行宴会，太乐令刘颙令乐人排演《太平乐》，忽然莫名得罪，称黄狮子跳舞只有皇帝才有权利欣赏，他竟敢在皇帝不在场时令乐人扮成黄狮子起舞。刘颙由此被流配边远地区，其副手王维也受到牵连，好在其人音乐才华出众，受到玄宗之弟岐王李范及亲妹玉真公主赏识，只被贬为济州^[40]司仓参军。

最奇的是，之后皇帝还将亲兄弟宁王李宪、申王李珣、岐王李范、薛王李业四王尽贬出朝，出为外州刺史。是以时人猜测“黄狮子舞”事件涉及诸多宫廷内幕。不久，著名史官刘知几亦牵涉其中。刘知几得知长子刘颙被流情由后，十分愤怒，上书申述。唐玄宗非但不理会，还将刘知几也贬为安州^[41]别驾。如此一来，“黄狮子舞”被公认是唐玄宗刻意针对刘知几的事件。玄宗针对的也并不是刘氏个人，而是他书写的史书，实是因为玄宗上位，曲折复杂，有诸多不欲为外人知的内情。

玄宗是睿宗第三子，其生母窦氏虽则出身高贵，但并非睿宗正妃，因而他乃是庶子身份。大唐匡复后，中宗复辟登位时，膝下尚有三子成年，按照宗法制度，皇位既轮不到睿宗，更轮不到庶子出生的玄宗。玄宗得位之关键契机，全在当年中宗皇帝食蒸饼时中毒而死。关于谋害中宗之元凶，亦有多种说法，其中又以中宗妻女韦皇后、安乐公主联合下毒流传最广。

安乐公主虽眼高手低，却颇具野心，一直想学祖母武则天当女皇帝，不断请求做皇太女。中宗懦弱昏聩，对妻子言听计从，对女儿百般迁就，是好丈夫、好父亲，但却有最后的底线——他再溺爱家人，却不敢在违背礼法和祖制的路上走得太远。安乐公主心中怨恨，竟起了歹意。而韦氏自当上皇后，恣意妄为，有不少丑事秽闻——她不顾皇后身份，与诸多男子私通，其入幕之宾包括梁王武三思、散骑常侍马秦客、

光禄少卿杨均等。

景云元年（710年）四月，定州男子郎岌冒死上书，告发韦皇后淫秽，且与武三思门人宗楚客勾结谋反。中宗不纳，最后还是韦皇后出面，力劝丈夫将郎岌当众杖杀，以杀一儆百。

一个月后，许州司户参军燕钦融两次上书，称“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朋比为奸，危害社稷国家”。中宗既感到震惊，不愿意相信，却又心有疑虑，心情之复杂难以言喻。

韦皇后故伎重施，要求中宗将燕钦融召入宫中，当廷杖死。中宗没有照办，反而瞒过皇后，将燕钦融悄悄召入宫中，当面质问。燕钦融毫无惧色，揭发了韦皇后及其他人的丑行，有凭有据。中宗一直沉默不言，过了好半天，才神色惨淡地说了一句：“朕日后再召你进来。”

燕钦融退下，从内殿直出，到宫院外时，两厢忽然拥出一帮武士。为首宰相宗楚客手持敕书，说奉有皇上诏命，立命人将燕钦融丢在殿庭石上，折颈而死。

事发后，中宗没有责罚宗楚客矫诏一事，但燕钦融所言显然已经影响了他对韦皇后的信任。皇帝总是闷闷不乐，不像平时那样亲近皇后，甚至常常有意无意地躲开她。中宗这样子，不仅使韦皇后恐慌，连安乐公主也不安起来。

六月二日，距燕钦融被杀十五日后，中宗在神龙殿批阅奏章，宫人奉上他最爱吃的蒸饼，皇帝食饼后即中毒身亡。

由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均有加害中宗的动机，又有方便下手的机会，加上皇后姘夫散骑常侍马秦客精通医术、光禄少卿杨均善于烹调，中宗暴死后韦皇后又密不发丧，时人均认为是韦皇后母女联合下的手。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中宗已经意识到韦皇后不贞不洁，且大封韦氏子弟、正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而一旦除去中宗，韦皇后便可学武则天临朝听政，再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母女二人均得偿所愿。

然熟悉宫廷政治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韦皇后下毒一说未必可信。韦皇后出自京兆韦氏大族，但其人目光短浅，安乐公主亦是毫无见识，母

女二人在朝野间恶名累累，之所以能够干预朝政，全是因为中宗的庇护。朝臣对这对作威作福的母女亦多警惕之心，好不容易才由武周变回了大唐，没有人愿意见到女主再度君临天下的局面。在如此形势下，中宗活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得到的好处显然要大得多。而中宗一死，二人就此失去靠山，以这对母女在皇族中的名望，希图独霸朝政，根本不能如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如此。

中宗死后，韦皇后严密封锁消息，征调府兵五万人入京，由韦氏子弟驸马韦捷、驸马韦灌、左千牛中郎将韦锜、长安令韦播等统领，占据京城要害之处，由中书舍人韦元代替金吾卫巡警京城六街。韦后再傻，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她只有一子李重润，早年被武则天杖杀，不得不立其他嫔妃所生的温王李重茂为太子。中宗死后第三日，韦皇后才对外公布皇帝死讯，同时宣布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以此来收买人心。京城却立时为恐惧紧张的气氛所笼罩，街巷之间相传将有政变之事，往往偶语，人情不安，足见朝野之间对韦氏执政并无信心。

中宗毒发而亡当日，尽管韦皇后一党高度戒备，还是有一个神秘人悄悄潜入皇宫大内，来到昭容^[42]上官婉儿住处。这行踪鬼祟的不速之客，便是时有“一言九鼎”之称的太平公主。

先说上官婉儿。她是高宗朝名相上官仪孙女，上官仪因反对武则天持政，以“离间二圣、无人臣礼”罪名被杀，累及家族，儿子上官庭芝也被斩首，儿媳郑氏抱着上官家唯一后代——年仅一岁的上官婉儿没入掖庭为奴。郑氏是官宦之女，知书识礼，上官婉儿在母亲的精心教导下，熟读经书史籍，不仅能吟诗著文，甚至书法、算术、弈棋等无所不精。由于才华出众，她稍一成年，便在宫人中崭露头角，才名甚至传到了武则天耳中。武则天当时还是高宗皇后身份，便召见上官婉儿，当场出题考较。婉儿对答如流，文章须臾而成，才思敏捷，笔气舒爽，有名士之风。武则天很是赞赏，感叹道：“此女才智非凡，赛过须眉。”于是免去上官婉儿奴婢身份，初封为才人，令其掌管宫中诏命。

上官婉儿接到诏令后，百般滋味交织心头——对杀父仇人的憎恨，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未来的紧张，对皇后的恐惧——真有说不清的烦

恼。但是一两年之后，上官婉儿就成了武则天最信任的贴身女官。武则天称帝后，上官婉儿负责起草诏敕，时称“内舍人”。

期间，上官婉儿曾因违逆旨意被处以黥刑，被武则天下令在额头烙上了印记，姣好面容尽毁。所谓“违逆旨意”一说是上官婉儿与男宠张昌宗私相调谑时被女皇发现，因而被处以黥刑。另一说则更加离奇。传说上官婉儿自小爱慕前太子李贤，曾赶赴巴州[43]看望。李贤曾在木门寺晒经石写下诗句道：“明允受谪庶巴州，身携大云梁潮洪。晒经古刹顺母意，堪叹神龙云不逢。”上官婉儿到达木门时，传来李贤已经被害的消息，悲痛欲绝，便请人在晒经石上修了一座亭子，题诗道：“米仓青青米仓碧，残阳如诉亦如泣。瓜藤绵绵瓜潮落，不似从前在芳时。”之前武则天为废除李贤太子位，诬陷其谋反。李贤作诗道：“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想以骨肉亲情来感动母后，但还是被废，贬为庶人，被迁到巴州。上官婉儿诗作隐含前事，又有深切悼念李贤之意，自然惹怒了武则天。

受黥刑后，上官婉儿特意从额顶梳下一些头发，本意是要遮住烙印，不想平添几分妩媚风情。许多宫女争相效仿，流传开去，即后世所称“刘海”。但“违逆旨意”这件事并未从本质上改变武则天对上官婉儿的信任。上官婉儿在险恶的宫廷环境下长大，善于逢迎，懂得随波逐流的生存之道，曲意迎合之下，更得女皇欢心。武则天晚年怠于政事，遂命婉儿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婉儿权势日隆，就连武派核心人物梁王武三思也刻意巴结讨好她，二人遂成为秘密情人。

神龙革命后，武则天被迫退位，唐中宗复辟。中宗也十分重视并信任上官婉儿处理政事的才干，仍委任她为自己的秘书，专秉内政。不久，又纳作嫔妃，进拜昭容，仍执掌诏命。上官婉儿乖巧异常，为了避免与韦皇后冲突，又将自己的情夫武三思引荐给韦皇后。武三思相貌不凡，床上功夫了得，很得韦皇后欢心。如此，在韦皇后和上官婉儿的支持下，即使反武浪潮此起彼伏，武三思不但没有被杀或被黜，反而跃升成为司空，位列三公，并联手除掉了恢复唐室有功的五王集团，导致武氏一党再次专权于朝堂。尽管上官婉儿设立修文馆，广召当朝词学之臣，对文人提拔奖掖，在促进文学繁荣上做出了贡献，但时人仍认为上官婉儿是力保武氏再起、害死五王的罪魁祸首。

中宗共有四子：李重福、李重润、李重俊、李重茂。次子李重润为韦后所生，风神俊朗，孝友好书，因看不起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以男色侍奉女皇、在外乘机招权纳贿的行为，曾跟人私下议论，声称总有一天要杀死这两个人。张氏兄弟得知后跑去向武则天告状，武则天不问青红皂白，命人将李重润等人活活打死。而长子李重福为宫女所生，身份卑微，又娶了张易之外甥女为正妃，因而深为韦皇后厌恶。韦皇后诬陷李重福是害死李重润的元凶之一，奏请中宗将其贬往均州^[44]。三子李重俊虽被立为太子，却因为不是韦后亲生，一样不受宠爱。

安乐公主对庶出的哥哥李重俊也很看不起，与丈夫武崇训经常一道辱骂太子，背后称其为“奴”。李重俊听说后怒火中烧。他正当血气方刚的年纪，决心也学习祖辈太宗皇帝发动玄武门之变，起兵诛灭武三思，逼中宗退位。

经过仔细分析，李重俊觉得满朝文武中唯有辽阳郡王李多祚忠诚爽直，值得信赖，便去向李多祚寻求帮助。李多祚前后掌禁军、北门宿卫二十余年，曾参与神龙革命、逼迫武则天退位，扶持唐中宗复辟帝位、重建李唐，对武三思擅权也很愤慨，此时见太子流泪倾心诉说，很受感动，决定帮助太子起事。此外，李多祚还联络了部将李思冲、李承况、独孤之等人协助太子。

神龙三年（707年）七月六日，太子李重俊和李多祚、李思冲等人假称奉皇帝紧急诏令，率羽林三百多人袭击武三思府第。武三思此时正拥着侍妾饮酒作乐，儿子武崇训也陪坐一旁，安乐公主进宫去还没有回来。羽林军一拥而入，见一个杀一个，将武三思父子牵到太子李重俊马前。太子李重俊骂了几声，拔出佩剑刺死二人，又下令杀尽武三思全家。随即命左金吾大将军李千里及其子李禧分兵把守各处宫门，自己同李多祚一起杀入肃章门，直奔中宗、韦皇后的寝殿。

中宗与韦皇后、上官婉儿以及安乐公主等人夜宴方罢，忽见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飞奔前来报告：太子李重俊谋反，已带兵杀入肃章宫。中宗吓得浑身发抖。韦皇后大骂道：“我早说过你这儿子不是个东西，不听我的话，死路一条！”

还是上官婉儿镇静，告道：“玄武门坚固可守，请皇上皇后立即登上

玄武门楼，一来可暂避杀身之祸，二来可宣布紧急诏命，征调兵马讨逆。”

中宗、韦皇后便跟着上官婉儿慌慌张张地来到玄武门门楼。皇帝、皇后都没主意，上官婉儿老谋深算，便以中宗名义令将军刘景仁立即率领在玄武门值夜的百余飞骑严守门楼，抵御叛兵。

这时，李多祚已经领兵来到玄武门，见中宗在门楼上，又有飞骑守卫，不敢贸然行动。他为人耿直，不敢轻易对皇帝无礼，导致目的不够坚定明确，当断不断，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中宗在门楼上斥责李多祚道：“朕待你不薄，为何助太子谋反？”李多祚回答道：“武三思淫乱宫闱，臣等奉太子令，已将武三思父子正法，太子与臣等并无谋反之意，只是请求陛下准许肃清宫闱之乱，臣立即退兵，再向陛下请罪。”

一听到武三思父子已被杀，韦皇后、上官婉儿以及安乐公主都大哭起来。

李多祚又高呼道：“上官婉儿勾引武三思入宫，是第一等罪犯，请陛下速速将她交出来！”

中宗还没有答话，上官婉儿已是泪水满面，跪在中宗脚下，哭道：“臣妾并无这等事，请陛下明察。臣妾死不足惜，只恐叛贼们先是索要臣妾，再索要皇后，最后索要陛下。”

中宗一时没有了主意。上官婉儿上前指点了几句，中宗这才向城下大声宣道：“叛军们听着，你们原是朕的亲信宿卫，为何跟从李多祚谋反？若能立时反正，杀死李多祚，朕不但不计前罪，还另加封赏，保证你们的荣华富贵！”

羽林军本来以为太子和李多祚是奉诏令起事的，现听到中宗的亲口宣告，方知自己跟着李多祚成了叛逆。各人都有老小家口，未免动心，大家一时沉默。当时，宦官宫闱令杨思勖主动请求出战，先斩杀了李多祚女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羽林军随即一齐拥向李多祚，将他乱刀砍死。李思冲、李承况等将领也被杀死在乱军中。杨思勖一战成名，从此

以宦官身份为将，以嗜杀善战出名。

太子李重俊带领几十名侍从突围而出，逃向终南山。兵部尚书宗楚客调动兵马，迅速平息了这场叛乱。太子李重俊在终南山树林中休息时，被手下士兵刺死，割下首级献给了朝廷。中宗闻报后，毫不痛惜，反将儿子的首级献入太庙，并奠祭武三思和武崇训的灵柩，甚至还把儿子的首级挂在朝堂示众。对于中宗这种古怪之极的做法，大臣们既气愤又寒心，但谁也不敢多说什么。

官职卑微的永和县丞宁嘉勛路过长安，见到被悬挂示众的太子李重俊首级，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包住首级，伤心得号啕大哭。他哭的不是素昧平生的太子，而是痛心大唐骨肉相残的血腥，伤感动荡不安的局势。宗楚客知道后，立即将宁嘉勛流放到岭南^[45]。宁嘉勛很快因水土不服死在流地。

上官婉儿在平定李重俊之变上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经历这件事后，她的立场起了巨大变化。之前表弟王昱曾警告她，若是继续亲近武氏、韦后，将会给上官家族带来灭顶之灾。起初上官婉儿并不在意，但在李重俊兵变中，李多祚叩阁指名索杀她，且公然指责她是勾引武三思入宫的罪犯，她才知道自己在世人心目中的印象，遂决意转而支持李唐宗室，与太平公主尤为亲近。

中宗四个儿子中，次子重润、三子重俊已死，长子重福获罪流放在均州，剩下的幼子重茂，年仅十岁。中宗很想立重茂为皇太子，遭到韦皇后的反对，她对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李重茂根本不放心。而安乐公主恃宠骄恣，想当皇太女的愿望越发强烈，开府置官，“皆出屠贩，纳货售官”“侯王柄臣多出其门”，甚至伪造诏敕，掩住文字，让中宗“署可”^[46]。

在这场立储之争中，上官婉儿坚决反对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几次向中宗进谏。中宗态度模棱两可，虽表示不会立安乐公主，但也未立幼子李重茂为储君，是以太子之位一直虚悬，令有野心之人愈发蠢蠢欲动。偏巧这时候官民接连上告韦皇后淫荡滥权，动摇了中宗对皇后的信任，皇帝皇后夫妇关系微妙异常，紧接着中宗皇帝中毒身亡，宫中气氛愈发诡异紧张。

上官婉儿在宫外置有宅第，亭台阁宇，园榭廊庑，穷极雕饰，几胜皇宫。她酷好风雅，常引文学之士宴乐其中，又喜床第之欢，多蓄男宠，因而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宫外。偏偏中宗中毒之前，她重新回到了皇宫，并在中宗身亡当日，接待了贵客太平公主。

再说太平公主。她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唯一爱女，父母均为皇帝，贵盛天下。武则天对待诸子心狠手辣，或杀或贬，毫不留情，但对这个女儿却极是宠爱，认为她姿色美艳、身材丰腴、足智多谋，酷类自己，常与之商议政事，但不准太平公主将所参与政事外泄。太平公主前期行事收敛，只小心翼翼地侍奉母亲，但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表明，她其实是李氏王朝的拥护者，不但用手段铲除了酷吏来俊臣，还预谋参与了针对其母的神龙革命。而以武则天之精明凌厉，竟事先没有从爱女身上发现任何端倪，足见太平公主心计城府之深。

中宗复位后，太平公主走到台前，积极参与朝政。中宗对唯一的亲妹妹极是尊重，曾特地下诏免她对太子李重俊行礼。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想当女主、开始干政乱权后，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利益冲突。韦皇后自知地位、权谋均不及太平公主，便想用阴谋铲除对方。太子李重俊兵变被杀后，韦皇后指使亲信宗楚客陷害太平公主与李重俊同谋，同时被诬陷的还有相王李旦，也就是睿宗。中宗居然信以为真，下令将相王及太平公主收付诏狱，调查鞠讯。主审官御史中丞萧至忠流泪进谏道：“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皇嗣，曾坚请则天以帝位让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共知，奈何因外人一言而疑之！”

萧至忠与韦皇后是姻亲，其女与韦皇舅之子崔无披定亲，连他都这么说，中宗深为动容，遂不再追究，李旦和太平公主这才得以幸免于难。

然经此一事，太平公主与韦皇后一党的矛盾已公开凸显，以太平公主的个性，绝不会坐以待毙。只是中宗与韦皇后曾共渡患难，“备尝艰危，情爱甚笃”，曾许下“幸复见天日，当唯卿所欲”的诺言^[47]，只要他还在位，太平公主决计无法占到韦皇后的上风。但中宗一旦过世，局面则难以预测。这便是中宗遇害第二种说法的来历——传闻太平公主才是

毒害中宗的元凶。至于如何往御膳房蒸饼中下毒，有其同盟上官婉儿做内应，实不难办到。

先不管太平公主是否真是元凶，她入宫后，即与上官婉儿会面，商议中宗遗诏，即以中宗名义拟定诏书，决定继位者等重大事宜。上官婉儿素来代替中宗执掌诏命，她草拟的遗诏自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及合法性。而此时底气不足的韦皇后正忙着命诸韦执掌兵权，相比于太平公主先盯上遗诏，后者可谓棋高一招。再拿姘夫来说，韦皇后的相好都是武三思、马秦客等为世人轻视鄙薄之流，而出入太平公主床第的男宠全是文章才干出众的名门子弟，二人之眼光谋略，高下立分。

上官婉儿最早草拟的遗诏内容是：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皇后韦氏以太后身份知政事，相王李旦参谋政事。遗诏中并未提及太平公主，朝政大权被平均分配给了韦后和相王，显然是要在韦氏与李氏之间谋取平衡。而从太平公主角度而言，她亲赴皇宫与上官婉儿一道拟定遗诏，不可能不为自己谋取利益，既力推相王李旦执政，表明她已与兄长事先达成了某种协议。

然上官婉儿将遗诏拿给韦皇后看后，韦后与亲信宗楚客等人商议，改相王李旦为太子太师，等于架空了李旦。平衡尚未达成，即被打破，正如流言所传，京师将有革命之事发生。这，就引出了第三方势力——相王李旦。

在武则天称帝前，李旦曾当过大唐名义上的天子，是为睿宗，只是毫无实权，“政事决于太后”。好在李旦宽厚恭谨，安恬好让，也不介意。武则天称帝后，降李旦为皇嗣。李旦带着一家人搬出大明宫，单独开府置官属。每月初一、十五，李旦一家都要前往朝堂拜见武则天，其中以李隆基的车骑最为严整，引人瞩目。金吾将军是武则天侄子武懿宗当时负责宫廷禁卫，每每欲折李隆基之威，一次故意不准李隆基在宫中通过。李隆基大声责骂道：“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这时候，李隆基才七岁。武则天听说后，觉得这孩子很不平常。可惜在武则天的高压下，李氏宗室朝不保夕，就连她的亲生儿子也是如此，不久后，更大的灾祸便降临到李旦一家人身上。

长寿二年（693年）正月，武则天在万象神宫举行隆重的祭祀活

动。仪式结束后，李旦正妃刘氏和德妃窦氏一起进宫，向武则天贺年。武则天微微露出一丝笑容，简单地问了两句话，就命她俩退了出去。侍从们在宫外等了好久，一直不见两位妃子出来，询问宫人，也没人知道刘、窦二人去了哪里。侍从们只得回去向李旦禀报。李旦一直等到天黑，仍然不见两位妃子的影子。他通宵未眠，天一亮就带了一些人进宫，去武则天接受二妃朝贺的嘉豫殿寻找。但是武则天派人拦住太子，命内侍传话说：“两位妃子早已离开嘉豫殿，以后不曾来过，请太子出宫去寻找。”李旦只得退出。

太子妃刘氏是刑部尚书刘德威孙女，父亲刘延景曾任陕州刺史。刘氏以宫女身份入侍李旦，不久即生下长子李成器，后改名李宪。文明元年（684年），李旦即位为睿宗，刘妃则被册为皇后。不久，睿宗让位于母亲武则天，还称太子，刘氏仍为太子妃。

窦妃则出身高贵，为唐太宗生母窦氏堂兄窦杭曾孙女，祖母则是唐高祖之女襄阳公主。李旦当相王时，窦氏以宫女身份进府，不久，即因德容兼备受到李旦的宠爱，生下李隆基及两个女儿。窦氏离奇失踪时，两个女儿都还未谙世事。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刘、窦二妃音信全无。李旦逐渐明白，二妃多半已经遭了毒手。凶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那热衷于权力的母后。武则天不动声色地处死两位无辜的妃子，目的就是为了警告他。尽管悲愤不已，李旦还是告诫自己：不管如何悲愤，都不能将怨恨流露出来。他还严禁东宫任何人谈论这件事情，要求几个儿子也都保持沉默，保持平静。两位妃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害死，连尸体都没有下落。

后来人们才逐渐知道真相，彼时武则天为将来把皇位传给武氏还是李氏而犹豫不决，而李旦一直戴着太子的头衔。武则天侄子武承嗣为了夺取皇太子位，千方百计想害死李旦，他事先做好两个木人，刻上武则天姓名，钉上钉子，分别放在刘、窦二妃的床下，再买通武则天心腹宠婢团儿，由团儿出面向武则天诬告，说二妃同谋，正施行法术诅咒皇上。第二天，刘、窦二妃进宫朝贺后，便离奇地失踪了。武则天杀死二妃后，还派人暗中观察李旦，见他一直没有表现出异样，才放下心来。

武承嗣一计不成，仍不甘心，还想将太子李旦置于死地。他再次指

使团儿去向武则天进谏，说李旦自二妃失踪之后，疑是皇上所杀，表面上装作不经意，实际上心怀怨怒，图谋报复。武则天信以为真，命有名的酷吏来俊臣审理此案。来俊臣最擅长株连无辜，立即把太子李旦全家老少、连同侍役下人等统统抓起来，施以严刑拷打。下人们起初还替太子李旦喊冤，后来禁不起酷刑摧残，只得胡乱招供画押。

本来太子李旦一家包括李隆基已难逃此厄，但事情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来俊臣取得不利于太子李旦的口供后，得意洋洋，正准备退堂，忽有人闯入公堂，大声叫道：“大堂之上，严刑相逼，什么口供取不到？太子并未造反，为何诬陷他？我是一名乐工，本不愿干预此事，但事关国家社稷，怎能不辨个明白？我愿剖心表明心迹！”说完从怀中掏出匕首，撕开自己的衣服，照着胸口用力一划，立时鲜血喷涌，昏倒在地。

事出突然，来俊臣也乱了方寸，亲自走下堂来——只见那人胸膛已被划开一道长口子，五脏六腑都露了出来。再探摸他口鼻，尚有一丝气息。来俊臣一时呆住，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这惨烈一幕刚好被武则天派来的使者看见。使者回报后，武则天听说有人当堂剖心呼冤，大为震动，命御医全力救活自剖之人。御医先将这人的五脏放回原处，再用桑皮线缝好创口，涂上药。

直到第二天天亮，这人才勉强睁开眼睛，但无力开口说话。御医便用人参汤灌入他口中，助他提气。到午后，这人完全清醒过来。武则天亲去探望，询问他姓名来历。这人答道：“臣名安金藏，长安人氏，系太常寺乐工。”然后说了一通太子无辜的话。武则天听了黯然神伤，说道：“我自己的儿子我尚不知他好坏，连累了你，真是忠心可鉴！”让安金藏安心静养。武则天回到宫中，当日便下诏：“立即停止追查，将太子左右家臣、侍役尽行释放！”一场即将酿成的大狱，便因为安金藏的义举而意外平息。

但从此之后，李旦“止于宫中朝谒，不出外朝”，“公卿以下皆不得见”。李旦、李隆基父子实际都被幽闭宫中，完全丧失了行动自由。年不及九岁的李隆基因失去了亲生母亲，为窦德妃妹妹所抚养。直到武周晚期，武则天下令迎回第三子李显，立为皇太子。李旦遂辞去太子位，复

为相王，全家人这才结束了幽禁深宫的生活，搬到洛阳积善坊相王府居住。

这一段不见天日的经历对李旦父子影响都相当大：李旦养成了谨小慎微、淡泊自守的个性；李隆基则因少小失母，隐忍深沉，但他一心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不再被命运所驱使，于是他亦暗中窥测政治权力，并付诸实际行动。能与韦皇后一党争权的“第三方势力”，准确地说，并不是相王李旦，而是李旦第三子李隆基。

李隆基彼时已被外放为潞州别驾，但他找借口回到京城后，长期滞留不归。因其只是个地位卑微的庶子，又整天忙着吃喝玩乐，行事低调，韦后一党也未如何将他放在眼里。中宗死后，韦皇后命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率五百人马驰赴均州，以防范中宗长子李重福。足见在韦皇后心中，对皇帝宝座威胁最大的是中宗的亲生儿子，而不是淡泊名利的相王李旦，当然更不会是相王的儿子。殊不料李隆基花天酒地只是障眼法，他手下人根本没闲着，其心腹家奴王毛仲精明强干，暗中交结羽林军精锐万骑将领，不惜财物，为此掌握了部分最关键的禁军。更重要的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是至交好友，薛崇简居中牵线，姑侄两方为对付韦氏一党、保住李氏皇族利益，迅速结为同盟。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四日，中宗死后第三日，中宗棺木被移到太极殿，召集百官正式发丧，韦皇后临朝摄政，大赦天下，改元唐隆。又进相王李旦为太尉，雍王李守礼为幽王，韦后从父兄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六月五日，皇太子李重茂即皇帝位，尊韦皇后为皇太后，仍知政事。

局面仍未就此平定下来。中宗上台后，并无任何建树，反而大力庇护武氏集团，残酷诛杀匡复唐室有功的五王，人民普遍对其失望。昔日武则天种种残酷统治的阴影还未从民众心中完全散去，而今韦后挟持中宗少子弄权，与昔日武则天临朝听制并无分别，是以京师人心浮动，到处弥漫着不满情绪。韦后也意识到这一点，急召宰相宗楚客商议对策。宗楚客建议派兵诛杀相王李旦，如此便可绝人望。

兵部侍郎崔日用本是宗楚客心腹，得知韦后同意宗楚客调兵铲除相王和太平公主势力后，认为此举不合伦理，必将引发大乱。他为自保，

立即将韦党计划告诉了相王最有才干的儿子李隆基，劝其先发制人。李隆基见事态紧急，也不禀报父王，只连夜赶去太平公主府中，对太平公主道：“如今事已危急，时不我待，若姑姑再犹豫，大家都死无葬身之地。”

太平公主听了勃然大怒，决定支持李隆基联络羽林军重要将领，发动兵变。太平公主还命儿子薛崇简从旁相助，去说服西京御苑总监钟绍京做内应。

有人认为应当禀知相王李旦。李隆基道：“我辈以此报国，事成归福相王，不成则以身殉，决不连累相王。今往禀知，若王听从，则将使王冒危险；若王不从，则将败我辈大事。”坚持不肯禀报。

其实一旦事败，不可能不牵累相王，这不过是李隆基的托辞——一是怕相王顾念亲情，手下留情；二来他对这次政变极有把握，希冀独占首功。只有如此，他这个庶子才能捞到足够大的政治资本。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二十日，即中宗死后的第十八天，夜幕降临时分，李隆基带着几十名心腹豪杰，自御苑总监钟绍京管辖的南苑潜入羽林营。羽林万骑果毅都尉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早已是李隆基心腹，暗中接应。李隆基一举将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杀死，提着两颗人头向羽林营全体将士示众，并宣布道：“韦氏鸩杀先帝，妄想篡国，当共诛诸韦及逆臣贼子，为先帝报仇。”

韦氏一党不得人心，李隆基一番话，引起了羽林军士中大部分人的共鸣，表示愿意听从调遣，支持李隆基发动兵变。于是，众人一起涌出军营，兵分两路，一路攻玄德门，一路攻白兽门。几路人马在凌烟阁前会合后，一齐杀向太极殿。

正在睡梦中的韦后闻变后从床上惊起，披发跣足逃出太极殿，想逃到飞骑营避难，半路遇到乱兵，立时便被杀死。将士们割下她的首级献给了李隆基。安乐公主正照镜画眉，被万骑营将士闯入斩首。禁卫宫中的诸韦及韦后亲信，全部被当场杀死。因此时韦后已改年号唐隆，史称“唐隆之变”。

上官婉儿闻知事变后，立即见风使舵，主动带领宫人执烛迎接李隆基。她先遇到李隆基心腹刘幽求，便出示当日与太平公主草拟遗诏，表明自己是站在相王一方。刘幽求留她不杀，将她带到李隆基面前，不想李隆基立命人将其斩杀。一代才女，就此殒命，死时四十六岁[48]。

羽林军大杀了一夜，到天亮时，终于肃清了皇宫。李隆基又下令紧闭宫门和长安城门，分派万骑搜捕诸韦亲党，尽斩不饶。等到大事已定，这才出宫见父亲李旦，叩头谢不先禀之罪。李旦老泪纵横，道：“宗社不亡，都亏了你！”父子又相抱而泣。

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亲到相王府，称少帝李重茂请让位于相王李旦，李旦固辞不成，只得应允。

六月二十四日，少帝李重茂照例出视早朝，登太极殿，相王李旦则站立在中宗棺柩旁。群臣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这时候，太平公主走进大殿，大声说道：“嗣君准备让位给叔父，各位大臣以为如何？”

大臣中有人事先早已与太平公主通气，立即大声赞成，说理应立长君，群臣自然一片附和声。

太平公主走到李重茂面前高声说道：“天下之心已归相王，这已经不是你这小孩子的座位了，快快下来吧。”

李重茂木然呆着，不知所措。太平公主却不由分说，走上前去，亲自动手，强行将少帝李重茂从皇帝宝座上拉了下来。此时，距离他初登皇位仅仅十六天。相王李旦顺理成章地走上皇位坐下，恢复帝位，即为唐睿宗。太平公主的果敢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她与母亲武则天相同的果断性格和对权势的热烈渴望也注定了日后必定要与一样精明能干的李隆基掀起激烈的冲突。

李重茂被拉下皇位后不知该如何应变，只能流着眼泪走到下首站着，随即被降封为温王，又改封楚王，史称殇帝，又称少帝。

不久，李重茂兄长谯王李重福不服相王继位，在洛阳起兵，自行称

帝，并封李重茂为皇太弟。李重福未能按照预定计划占据东都，很快兵败身死。处于软禁中的李重茂虽对兄长兵变一事毫不知情，仍然受到牵连，被徙为外州刺史，并以御林军严加看管。

睿宗复位后，依旧不忘十七年前爱妃离奇失踪一事，下令将刘妃和窦德妃失踪之所嘉豫殿全部挖掘了一遍，却始终未发现两位妃子的遗骸或任何蛛丝马迹。无奈之下，睿宗只得在洛阳南郊建造了两座空陵，并追赠刘氏为肃明皇后，窦氏为昭成顺圣皇后。

中宗在位之时，韦皇后已明目张胆地扩张势力，将诸韦及亲信安插在要害部门，因而中宗死时，韦后集团已极为强势，难以轻易撼动。李隆基亲临险境，独勘大难，发动兵变，一夜之间便翦除掉韦后集团，可谓英明果断，充分把握了时机，亦由此立下大功。睿宗即位后，即封他为平王，拜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然在立太子问题上，睿宗一度犹豫，以李成器有嫡长子身份，而庶子李隆基有平韦氏大功，意久不决。

还是李成器自己坚决推让，谏道：“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

大臣亦多言李隆基功大宜立，涕泣固请者累日。刘幽求道：“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求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

睿宗这才下定决心，立李隆基为皇太子。诛灭韦后亲党一举将李隆基推至皇权巅峰位置，风头一时无二。然而，他一踏上政治舞台，便处在了权力斗争的旋涡之中。

睿宗得以复位，太平公主也出了不少力。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这对兄妹性格上有着鲜明对比，睿宗萎靡不振，胸无大志，而太平公主则继承了母亲武则天的强硬和欲望——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商议过，而公主“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所言皆听”。太平公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左右朝廷重大决策，擅权弄法，甚至不大将太子李隆基放在眼中。李隆基不愿意大权旁落，听人摆布，由此与太平公主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其实在“唐隆之变”之前，李隆基只给世人浪荡公子的形象，太平公主并未太将他放在眼里。甚至在睿宗选立太子时，太平公主也倾向李隆基一方的，无非是以其庶子身份，难以服众，她自己正好可以继续掌握大局。然李隆基一登上储君位子，忽然一改前风，露出沉毅有谋的秉性来，不由得令太平公主大跌眼镜。她为巩固自己地位，立即将李隆基视为最主要政敌，图谋废除其太子之位，另立一位老实听话、便于控制的皇子为太子。

传闻太平公主属意兄长李贤唯一存世之子李守礼。李守礼虽然略嫌庸碌暗弱，其妹李弄玉却在神龙革命中立下大功，兼之李守礼之女李奴奴以金城公主身份出嫁吐蕃，有功于社稷。加上李守礼是高宗诸孙中年齿最长者，家族地位远高于李隆基，更有资格做储君。但太子废立是国家大事，需要名正言顺。太平公主为此煞费苦心，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不少耳目，要他们暗中监视太子，随时向她汇报。李隆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太平公主均了如指掌。

景云二年（711年）某日，太平公主乘辇到光范门，等诸宰相上朝时，将他们请到步檐^[49]中，以语暗讽太子李隆基，隐有废黜之意。众人均大惊失色。宰相宋璟为人耿直，大声道：“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社稷之主，安得有此异议？”

太平公主见宰相们不肯附和自己，遂改变策略，在兄长睿宗面前大肆搬弄是非，挑拨皇帝、太子父子关系。没有主见的睿宗以为太子李隆基不得人心，不由得有些狐疑，曾私下召见宰相韦安石^[50]，问道：“闻朝廷倾心东宫，卿何以不察？”韦安石道：“陛下何得亡国之言！太子有大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称，愿陛下无信谗言，以致惑也。”睿宗这才醒悟。

太平公主曾派女婿唐睢约请韦安石到府第密谈，以图拉拢，但为对方所拒。当她得知韦安石说服睿宗信任太子后，勃然大怒，一再对睿宗施加压力，终将韦安石撤职，贬出京师。

这时又有人进言，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时，张说指出道：“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觊路绝，灾难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等重臣也

都赞成张说的意见。

宋璟又与姚崇联名上奏，建议对太平公主干政加以限制。但睿宗不听，明明白白地告知众臣道：“朕更无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见。卿勿言，余并依卿所奏。”

太平公主得知后愈发愤怒。李隆基惧怕太平公主的势力，决定暂时妥协，亲自上奏，称宋璟、姚崇离间皇室骨肉，请加罪黜。于是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宋璟被贬为楚州刺史，张说也被驱赶出京。李隆基身上具备的帝王权术可见一斑，即使是他的同盟支持者，必要的时候，他亦会毫不犹豫地出卖牺牲对方。

然一山终难容二虎。姑侄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矛盾日益激化，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新的宫廷内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睿宗性情散淡且懦弱，对妹妹和儿子都很爱惜，开始还大搞平衡，后来再也无力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心力交瘁下，便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生怕太子即位后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一向软弱，却在这件事上坚持己见，可见他已经预料到骨肉相残的悲剧将再一次上演，既然他无力阻止，那便眼不见为净吧。

景云三年（712年）八月，太子李隆基在武德殿登上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唐玄宗。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除三品以上官吏的任免和大案要政仍由太上皇亲自处理外，其他一切庶务悉数由玄宗督办。

玄宗即位之后，太平公主的势力有增无减，“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因此而导致政局不稳，政事昏暗。太平公主甚至阴谋废杀玄宗。皇帝身边的亲信宫人元氏为太平公主亲信崔湜^[51]收买，暗中在玄宗每日服用的“赤箭粉”中投放毒药，欲置玄宗于死地。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人在洛阳的张说派心腹送了一柄佩刀给玄宗皇帝，劝其当断则断。处于弱势的玄宗遂下定决心铤而走险，抢先动手，先用计谋诱杀太平公主同党。剪除其羽翼后，再派王毛仲和高力士前往拘捕太平公主，逼迫她自杀。公主亲族均遭连坐诛杀，崔湜等同党都被赐死。唯独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因多次劝谏母亲，特旨免死，赐

姓李。

十二月，玄宗大赦天下，改元开元。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成了名实相符的君主，是真正的九五之尊。

作为大唐立国以来第一位以庶子身份即位的皇帝，走到这一步，实在不容易，经过了极为艰难曲折的斗争。而得位之关键契机，则是中宗神秘中毒而死。因而又有一种说法，下毒害死中宗的元凶，是获利最大者，也就是睿宗一方。以睿宗之为人，当然不会对亲兄长下手，若猜测属实，下毒之人只可能是李隆基了。而他迫不及待地杀死上官婉儿，亦有灭口嫌疑。

宫廷事秘，真相到底如何，外人无从知晓。世人也不过议论是非，随口闲聊，并不真正在意谁毒杀了中宗，重要的是新皇帝稳定住了政局，令大唐现出一派新气象。但史官则不同，称职的史官以记录真相为最高使命，刘知几更是有唐以来成就最高、名气最大的史官，素以秉笔直书为己任。他若知晓了中宗中毒内幕，即使不能记录在官方实录中，也必定会写在私修的史书中。

王翰、王之涣俱是当世才子，狄郊则是名相狄仁杰之侄，三人熟知各种典故及朝中局势，立即想到张均之前不肯明说的缘由，他怀疑曲江沉船事件跟玄宗皇帝有关！

虽是一记晴天霹雳，然仔细推敲，倒也合情合理——玄宗夺位，极多内幕，而刘知几一直位处中枢。他不但担任官方史官，还私下自修史书，有秘密的人自然对其格外忌憚。开元五年新科进士游船之前，大概玄宗也听说刘知几之侄刘蕤将要携带刘氏私撰史书上船。从皇帝的角度而言，他极想知道史书中写了些什么，但更好的法子则是让这部心血之作悄无声息地消失，如此，不管有什么秘密，再也无人知道。玄宗以刚毅果决著称，做出这一决定毫不困难。于是，皇帝打听到众进士将要乘坐中宗之女宜城公主的游船，便事先派人在船上做了手脚。而武灵觉与武惠妃交好，事先多少知道些消息，所以一再阻拦李蒙前去曲江赴约。她又不能说出理由，不然将会有大祸临头。如此，在旁人看来，她完全是蛮横无理，她也懒得辩解，直接将丈夫锁在了房中。不想李蒙竟翻墙而出，最终还是上了那条必将沉没的游船。可叹的是，一船人赔上了性

命，而皇帝真正想销毁的史书却根本不在船上。

张均见王翰几人沉默不语，婉转劝道：“我是命大侥幸得救，不然也该死在那条船上。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不如就让它随风而逝吧。其实皇帝也因为这件事受到了惩罚……”

王之涣道：“什么惩罚？”张均道：“武惠妃所生的皇子不是夭折了吗？那皇子名叫嗣一，本是皇上瞩目的太子人选。”

王翰冷笑道：“当年高宗本已立陈王李忠为太子，后因宠幸武后，又改立武后所生长子李弘为太子，这才导致后来唐室为武周所倾覆。莫非今上也想要重蹈覆辙吗？”

朝野间对唐玄宗宠幸武惠妃极为不满，唐玄宗早有立武惠妃为皇后之意，然因朝臣反对前仆后继，亦不得成行。王之涣见王翰语气不善，张均又是在朝官员，忙道：“大概老天爷也看不过眼，收了小皇子性命。”

正好筵席将要开始，辛渐派管事周白告来请众人入席。王翰道：“张兄先去吧。我们三个就不去了。”

张均料想对方心情不佳，也不愿意再提当年曲江沉船的话题，道：“也好。”自拱手去了。

周白告问道：“三位先生当真不赴席吗？座次都给三位安排好了。”王翰干脆地道：“不去了。”

周白告也知王翰几人素来任意妄为，不拘礼法世俗，不再勉强，行礼退出。

王翰起身在房里来回走了几步，道：“李蒙这件案子，我决心要查到底，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之涣，狄郊，你们和辛渐一样，都是有家有口的人，就不要再插手。”

王之涣道：“胡说八道！我们兄弟几个历来共进退，好不容易再度聚在一起，当然要一起查明真相。至于能不能报仇，那是另外一回事。”

狄郊也简短地道：“我不会置身事外的，辛渐也不会。”

王翰道：“这件案子，年代已然久远，我们适才猜测到的所谓真相，依据的都是道听途说的传闻，并无真凭实据。查明真相最好最简单的法子，就是找武灵觉当面问个明白。”

王之涣道：“那我们还等什么？这就去找她吧。”

三人出来书房，正好遇到李弄玉施然进来。李弄玉愣了一愣，随即谢道：“多谢王郎派来瑶花和四名侍女，她们目下人在后堂，可帮上大忙了。”王翰道：“能帮上忙就好。”

王之涣忙道：“芳甸出了窃贼，郡主快些清点一下，看有没有丢了什么要紧物事，尤其是书房。”

李弄玉倒也不惊讶，只问道：“那人呢？”王之涣道：“翻墙跑了。”又道：“那窃贼是个会家子。不过要是辛渐人在这里，他一定跑不掉。”

李弄玉道：“我知道了。”转身又往外走。

王之涣道：“郡主不用查看物事吗？”李弄玉道：“就算真有东西被偷了，人已经逃走，清点也没什么用处，丢了也就丢了。”也不问王翰几人在这里做什么，自出院去了。

王之涣叹道：“到底是金枝玉叶，气度果然不一样。”

狄郊沉吟道：“郡主或许认得那人。”王之涣道：“哪人？”狄郊道：“就是你口中的窃贼。”

王之涣奇道：“这话怎么说？”狄郊道：“我们进来芳甸时，那人空着手从书房出来，而书房也没有翻找的痕迹。他多半是郡主留在书房的客人。目下宴席已经开始，郡主却回来芳甸，极可能是专门来招呼那人的，听说那人已经翻墙逃走，这才转身走了。”

王之涣道：“是客人吗？那对方为何不明说，只顾低头逃走，还狠狠冲撞了阿翰一下？”

狄郊道：“或许那人不愿意被我们撞破行迹，所以才冲了出去。他腰间有刀，果真有敌意的话，早就亮出兵刃了。”

王之涣道：“奇了怪了，果真如此的话，郡主刚才为什么也不说清楚？”又道：“哎呀，该不会是郡主背着辛渐偷养汉子？”话一出口，自己便笑了起来。

王翰白了他一眼，道：“你也知道这不可能吧。还是先去找武灵觉吧。”

三人揣度武灵觉人多半还在悬瓮山上，便往龙王头而来。出大风村上山道，走出没多远，狄郊忽停了下来，道：“有血腥气。”

众人便往道旁寻去，却见枯草丛中横躺着一名中年女尼，正是武灵觉。

注释

[1]高六即高戡，武周时官任司礼丞，太平公主情夫，武则天执政晚期因得罪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与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武则天时称中书省为凤阁）张说同时被贬。事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张说后被召回朝，到端州（今广东肇庆，即著名端砚产地，端砚诞生于唐代初期）时，听说高戡已卒于流所，很是悲伤，写下这首诗。

[2]史佚：古代的机要秘书，也称“史逸”，多为是博闻强记、反应灵敏者。

[3]河指黄河。汾指汾水（汾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古楼烦地）管涔山，在山西河津汇入黄河。是山西最大河流，全长700多公里，在太原境内纵贯北南，全长100公里。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向近邻秦国求援。秦穆公发动“泛舟之役”（是汾河航运的最早历史记载），用船队运粮，经渭河、汾河直抵晋国绛都，也留下了“晋惠公借粮——有借无还”的典故。唐时，山西粮食及奇松古木等物资通常经汾河入黄河、渭河，漕运到长安等地，史书称“万木下汾河”。河汾也用来泛指山西西南

部地区。又，隋朝末年，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名士王通设教于河汾间，有弟子千余人。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徵、李靖等皆从其授业，时称“河汾门下”。后人又以“河汾”指称王通及其学术流派。

[4]晋水源出今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东北向流经晋阳古城后，注入汾水。

[5]并州文水：又作汶水，今山西文水。唐并州（州治今山西太原，唐玄宗时升为太原府）统太原、晋阳、太谷、文水、清源、交城、乐平、祁县等十余县。

[6]唐太宗有《咏兴国寺佛殿前幡》：“拂霞疑电落，腾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回，掣曳或随风。念兹轻薄质，无翅强摇空。”唐玄宗有《过晋阳宫》：“缅想封唐处，实唯建国初。俯察伊晋野，仰观乃参虚。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林塘犹沛泽，台榭宛旧居。运革祚中否，时迁命兹符。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尚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岂徒劳辙迹，所期训戎车。习俗问黎人，亲巡慰里闾。永言念成功，颂德临康衢。长怀经纶日，叹息履庭隅。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蹰。”均是登基后驾临太原时所作，即可见兴国寺和晋阳宫地位。

[7]悬瓮山：一名汲瓮山，又名结绶山，位于今山西太原晋祠西（太原市西南郊二十五公里处）。明嘉靖《太原县志》称：“山腹有巨石如瓮形，因以为名。宋仁宗时地震山坼，巨石摧毁，今无复瓮形矣。”

[8]玄奘译经传法十几年，门下弟子云集，成就最大者当数窥基（尉迟洪道）。时人称：“（玄）奘师为瑜伽唯识开创之祖，（窥）基乃守文述作之宗。”不独如此，窥基还是奘门弟子中最为特立独行者。传闻他十七岁时遇到玄奘，玄奘知其善根深厚，力劝其出家。尉迟洪道伯父是鄂国公尉迟敬德（名恭，又名融，字敬德，唐人多以字行），父亲尉迟宗是金吾大将军，母亲则出自河东大族裴氏，出身富贵。他不愿意抛弃享受，当即道：“听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断情欲、荤血、过中食也。”表示出家时要带一车书、一车金银珠宝及一车美女。玄奘点头答应，于是尉迟洪道得了“三车和尚”的称呼。

[9]军器监：中国古代制造兵器和军用什物的主管机关。创置于北周建德四年（575年），定制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下设丞二人、主簿一人、录事一人。领弩坊、甲坊各一令。各自职责是：军器监对军品“辨其名物，审其制度，唐弩坊甲坊生产的部分产品以时纳于武库”，全面负责“缮造甲弩之属”；丞“掌判监事，凡材革出纳之数，工徒众寡之役，皆督课焉”；甲坊令和弩坊令“各掌其修之物，督其缮造，辨其粗良”。在生产过程中，为确保军品质量和数量，工场实行严格的赏罚制度。后来，军器监时设时变。

[10]契丹王、奚王只是当时的习惯称呼，分指契丹及奚族部落的首长，二人实际上已归顺唐朝，受唐廷官职。唐朝立国之初，契丹即主动归顺。武则天执政时，契丹首领李尽忠因受唐官吏侮辱而奋起反叛，一度大败唐军，后为突厥默啜可汗击破，事详见《璇玑图》。之后契丹和奚不得不依附于突厥生存。开元四年（716年），默啜可汗出击铁勒九姓拔曳固（一作拔野古）得胜回朝时，意外被拔曳固散卒颉质略所杀，突厥由此势衰，契丹酋长李失活（李尽忠堂弟）、奚酋长李大酺（又作李大辅）又重新归顺唐朝。唐玄宗倾心笼络，以李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今赤峰以北、西辽河上游），以李大酺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今承德以北、滦河上游）。又将东平王李续（唐太宗孙）外孙杨元嗣之女封为永乐公主，嫁给李失活为妻。李失活死后，其从弟李娑固袭封，并续娶永乐公主。又以固安公主（唐玄宗从外甥女，父辛景初）嫁给奚酋李大酺。

[11]李大酺曾在突厥默啜可汗攻打契丹时落井下石，大肆掠夺契丹财产人口。还将俘虏的唐幽州大都督孙佺和左威卫将军周以悌献给突厥，导致孙、周二入尽为默啜可汗所杀。默啜可汗死后，李大酺势孤，又转投大唐。唐玄宗因即位不久，不欲另生事端，不仅给李大酺加官晋爵，还将从外甥女辛氏嫁给了他。

[12]唐制，皇帝女称公主，太子女为郡主，亲王女为县主。李弄玉生父李贤曾被立为太子，后又追谥章怀太子，因而李弄玉仍有郡主封号。

[13]唐初地方行政区划有州（府）、县两级。州县均按其地位之轻

重，辖境之大小，户口之多寡以及经济开发水平之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三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其余为下县。近京之州称辅州，京都所在县名赤县，京之旁邑谓畿县。州级长官为刺史，佐官有长史等。同时，唐廷又在地理位置重要的州设有都督府，并州、益州（州治今四川成都）、荆州（州治今湖北荆州）、扬州（州治今江苏扬州）是级别最高的大都督府，最高长官都督均由亲王遥领，实际主理州事的是长史，如武则天生父武士彠曾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并州长史官秩三品，不但兼任并州刺史，还统领河东泽、潞、汾、仪、岚、忻、代、朔、蔚等十数州军政，权高位重，类似后来的节度使。唐玄宗升并州为太原府后，最高长官为府尹，依旧由亲王兼领，少尹是实际长官。唐书中所提及并州刺史、并州长史、太原少尹实为同一官职。

[14]唐所置“军”，多在沿边重地。开元四年（716年），突厥默啜可汗死，铁勒五部归降唐朝，唐将五部均安置在大武军（在太原北面）之北。时并州长史张嘉贞惧其为乱，上书请求增宿镇守之兵。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下诏新置天兵军于太原，隶河东道，集兵八万，以张嘉贞兼天兵军大使。

[15]司录参军：少尹之下佐官，掌正违失、莅符印。兵曹参军：唐诸卫府、东宫诸率府、王府、京府、都督府、都护府均置兵曹参军，诸州称司兵参军，掌军防烽驿门禁田猎仪仗等事。

[16]括音guā。见敦煌变文《燕子赋》：“问君行坐处，元本住何州？宅家今括客，特敕捉浮逃。”

[17]租庸调制：一种赋役制度，是向受田丁征收的田租、力庸、户调三种赋役的合称，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官府服役为主。武德二年（619年），唐廷制定每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又颁布均田制：丁男十八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还田。官府依据授田记录而向人民征收租庸调。不论贫富，一律缴纳定额的租庸调。租即田租，每年要纳粟二石或稻三斛。庸则是力役，每年替官府服役二十日。若不服役，也可纳绢布折抵役期。调是户

调，男丁随乡土所产而纳。除租庸调外，人民还须负担杂徭和色役。另外对贵族、宗室、官僚及灾欠、少数民族地区作了减免规定。租庸调制的实行，使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所谓粟米、力役、布缕三征，达到了完整的地步。

[18]色役：唐代把各种有名目（即色）的职役和徭役称为色役。担任某种色役的人可以免除课役或免除正役、兵役及杂徭，因此投充色役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逃避正役、兵役及杂徭的一种手段。如历数太常寺的音声人（唐代对音乐艺人的概称），职责是供皇室和官府取乐，身份低于普通百姓，但由于享有免除正役、杂役和某些苛重色役的权利，所以也有良民乐于冒入的情况。

[19]李峤：字巨山，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少即笃学，博涉典籍，文采过人，二十岁中进士。初为安定县尉，累官给事中。来俊臣构陷狄仁杰时，李峤为之力辩鸣冤，触忤武则天，贬为外官。后召为凤阁舍人，凡朝廷大手笔，皆令李峤草拟。圣历元年（698年），与姚崇同为宰相，监修国史。中宗复位，李峤因曾依附张易之兄弟，被贬为豫州刺史，未及成行，又改贬通州。数月后，召用为吏部侍郎，旋迁吏部尚书。神龙二年（706年），擢升中书令，后又加修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赵国公。睿宗即位，贬为怀州刺史。玄宗即位，再贬庐州别驾。李峤是武周至唐中宗时最著名的御用文人，工诗善文，名重当世，所作一经问世，即被时人争相传咏。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难蜀中，登成都都督府雕楼，便让随侍女伶唱支曲子。女伶依《水调歌》的曲式唱了一首《汾阴行》。其中几句道：“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英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曲终，唐玄宗泪下沾襟，问道：“谁为此词？”女伶答：“李峤。”唐玄宗叹道：“真才子也。”

[20]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依“山河形便”，将全国地方250余州分隶十道监察。这十道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和岭南道。由御史台派巡察或按察、安抚、存抚使，在各道设立官署，为地方监察机关，负责巡察州县，类似于汉代十三州刺史部。

[21]降胡：又称降户，指投降归顺大唐的胡人。默啜可汗死后，突厥因内乱而势衰，部分突厥人（默啜可汗之女毗伽公主便率部投唐，封云中郡夫人）及之前依附突厥的少数民族如契丹、奚、铁勒、硃跌、拔曳固、同罗、九姓胡等均转投大唐，唐廷除了令驻扎原地外，也将大批突厥、铁勒、硃跌、拔曳固、同罗降户迁入内地安置，大致在河曲、河东一带。

[22]朔方道：唐方镇名，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开元九年（721年）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三受降城。十年，增领鲁、丽、契三州。二十二年，兼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增泾、原、宁、庆、陇、鄜、坊、丹、延、会、宥、麟十二州。以匡、长二州隶庆州，安乐、长乐二州隶原州。天宝元年，增领邠州。邠州本豳州，开元十三年以“豳”字类“幽”，改曰邠。

[23]唐代工匠虽算良民，但身份却与农民不同，不许入普通户籍，不得预于士伍。作为具有某种技艺的工匠，手艺是世代相传，不准改业的。工匠也需要为官府服徭役，类似一种色役。具体方式是：每年朝廷以徭役形式从州县征调各类工匠，解交工官，然后按技术种类，分配于有关官工业部门，免费服役二十天，免本身课役、杂徭。工匠不愿意服役者，也可纳资代役，但不得改变职业和服役名色，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由于工匠是分番上直，且只有二十天，因而被称为“短番匠”。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还要继续服役，即称为“长上匠”，并可按照额外服役时间的长短获得工资。

[24]松烟：松木燃烧后所凝之黑灰，是古代制墨的原料，遂称谓墨的代名词。宋人安鸿渐《题杨少卿书后》诗：“端溪石砚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兔毫。”

[25]潞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唐玄宗即位前，曾被外放为潞州别驾（州长官的佐吏）。唐代制墨，以河北易州（治所今河北易县）及河东潞州所产松烟最为名贵，为朝廷贡品。潞州松烟更是天下珍品。李峤《咏墨》：“长安分石炭，上党结松心。”李白《酬张司马赠墨》：“上党碧松烟，夷陵丹砂末。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称珍墨

要用上党（潞州）的松烟，夷陵（今湖北宜昌）的丹砂，还要和入“兰麝”等香料，这样制出来的墨精光闪闪，可以用手捧起。

[26]兰池州：今宁夏灵武县境。

[27]由于作者本人未到过悬瓮山，此处描写据清人赵谦德《悬瓮山记》。赵谦德（太原晋祠索村人，清乾隆时期三晋名士）有《望川晴晓》七绝云：“野云飞尽画图开，雨后千村绝点埃。眼底壶天谁领略，有人扶杖上亭来。”

[28]武灵觉为武攸暨前妻所生。武则天为将爱女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派人杀了其正妻，太平公主这才得以嫁给武攸暨，遂成为武灵觉嗣母。

[29]座主：原为佛教语，谓大众一座之主，犹言上座、首座。唐代时成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亦称“座师”。据《独异志》记载：贞元八年（792年），名相陆贽为主考官，录取了韩愈、崔群等进士。崔群仕途顺利，于唐宪宗元和十年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录取进士30人。其妻李氏“因暇尝劝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崔群笑道：“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指进士），遍在天下，夫人何忧？”李氏反问道：“你不是陆贽相公的门生吗？往年你知贡举，却派人告诉陆相公之子陆简礼不要应举，以免惹人非议。如果门生果真是美庄良田，那么陆氏这一庄便荒废了。”崔群听后，十分愧疚，觉得对不起座主陆贽。崔群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敦煌》。

[30]范阳：今北京。卢若虚多才博物，官终起居郎（史官）、集贤院学士（掌刊辑校理经籍）。其兄即卢藏用，中进士后隐居于终南山，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时称“终南捷径”。卢藏用多才多艺，工草隶、大小篆、八分，善琴、弈。为太平公主男宠，太平公主败死后，遭流放。

[31]李稍云是酒令（饮酒时助兴取乐的游戏）创制者，据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古之饮酒，有杯盘狼藉、扬觶绝纓之说，甚则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国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邓宏庆始创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云大备，自上及下，以为宜然。大抵有律令，有头盘，有抛

打，盖工于举场，而盛于使幕。”后人常称为“捎（稍）云式”。如元稹诗《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予时最年少，专务酒中职……曲庇桃根盏，横讲捎云式。”

[32]据《全唐文》卷三六一，李蒙为开元五年（717年）进士。清人徐松据《英华》收李蒙《藉田赋》云：“上皇传玺之二载，圣主龙飞之四年。”考《藉田赋》为先天二年（713年）进士试题，因而认为李蒙是先天二年进士。《独异志》《定命录》同《全唐文》，记载李蒙于开元五年（717年）及第，因与诸同年好友宴游曲江，船覆溺死，同船人多遇难。诸说有异。查唐代进士名录，相较于开元五年，先天二年进士多有知名及第后尚有作为者，如常无名、张子容、王湾等，因而作者认为李蒙于开元五年进士及第更为可信。

[33]李瑛：本名李嗣谦。唐玄宗长子名李嗣直，李嗣谦乃次子，母赵丽妃，出身倡女，有宠于玄宗，因母及子，故越次而立。李嗣谦后改名瑛（玄宗诸子后均改名，俱从玉旁）。

[34]凉州：今甘肃武威。

[35]蒲州：今山西永济。

[36]中宗第一次被废皇帝位便是因为裴炎向武则天告发了他的一句气话，所以他坚持不肯为裴炎平反。事情经过详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

[37]八议：古代统治者为庇护上层统治集团，给八种人减免刑罚的特别审议。“八议”为“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旧友故交）、“议贤”（有德行的贤臣）、“议能”（有大才能的臣子）、“议功”（对朝廷有大功勋者）、“议贵”（高官显爵）、“议勤”（对朝廷统治特殊勤助者）和“议宾”（先朝皇族等）。《周礼》称为“八辟”，汉代改为“八议”，三国时魏正式列入法典公文之中，一直沿用至清代。又，“十恶”重罪（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不在“八议”之列。

[38]史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

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等，均属于史论。

[39]燕乐：又称宴乐，隋唐至宋代宫廷宴饮时供娱乐欣赏的艺术性很强的歌舞音乐。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隋唐燕乐继承了乐府音乐的成就，是汉族俗乐与境内其他民族以及外来俗乐相融合而成的宫廷新音乐。

[40]济州：治今山东茌平一带。

[41]安州：治所今湖北安陆。

[42]昭容：后妃名号，为九嫔之一，正二品，唐高宗后废除，唐中宗时一度恢复。

[43]巴州：今四川巴中。木门：今四川旺苍。

[44]均州：今湖北丹江口。

[45]岭南：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今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部分地区，也曾包括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古代岭南被认为是“烟瘴最甚”，有“人间地狱”之号，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宋代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意思是说，被贬到岭南的人，没有几个能够生还，由此可见岭南环境之恶劣。

[46]安乐公主小名裹儿，生于中宗流放期间，由父母亲自抱养长大，所以格外受宠。其人奢靡骄横，生活非常奢侈，经常放纵僮奴抢掠百姓子女为奴婢。她有一件百鸟裙，值钱一亿，织成花卉鸟兽，小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下月下，颜色各不相同。又看上长安昆明池（汉武帝时开凿），想据为己有。中宗因该池是百姓种蒲养鱼之地，没有同意。公主争强好胜，赌气夺占民田造“定昆池”，表示定然胜过昆明池，方圆数里，池边草木风景，全照昆明池。公主为郡主时，许嫁弘农杨承烈之

子杨守文（见《安乐郡主适杨守文制》），但不知为何没有成亲，后嫁武三思之子武崇训，武崇训被杀后又改嫁武承嗣之子武延秀。

[47]李显遭流放后，情绪极度低落，生怕武则天借故处死自己，日夜忧惧不安，甚至想自杀一死了事。韦氏多方予以抚慰，李显才艰难地活了下来，自此韦氏成为主心骨。韦氏家人受李显牵累，全家也被流放岭南，遭遇极惨：韦氏之父韦玄贞因水土不服而死，当地少数民族酋长宁承兄弟欲逼韦氏二妹为妾，母亲崔氏不从，宁承基怒杀崔氏及韦氏四弟。韦氏二妹辗转逃脱。后中宗复位，即命广州都督周仁轨率军二万讨伐宁承兄弟。周仁轨斩宁承兄弟首级，杀掠其部众殆尽，由此升为镇国大将军，充五府大使，赐爵汝南郡公。韦后亲自隔帘对周仁轨下拜，事以父礼。

[48]景云元年（710年）八月二十四日，睿宗登上皇位两个月后，即下诏恢复上官婉儿昭容称号，依礼制安葬于雍州咸阳县茂道乡洪渎原。太平公主非常悲伤，派人去吊祭，并出钱五百匹绢。景云二年（711年）七月间，追谥“惠文”。太平公主还上表请求为上官婉儿编集文集，文集二十卷，张说作序，赞其“才华绝代”“摇笔云飞”。

[49]步檐：又作步簷，屋檐下之走廊。颜师古注引汉应劭曰：“门閭外旋下檐，谓之步簷也。”

[50]韦安石：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自京兆韦氏，与唐中宗皇后韦氏同祖。其人“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严，吏民尊畏”。武则天执政时出任宰相，不畏权贵，多次指斥败政乱国的张易之兄弟和武三思等人，廷臣称之“真宰相”。玄宗即位后，姜皎因私仇构陷韦安石，玄宗将其贬黜，韦安石愤激而卒。

[51]崔湜：字澄澜，定州安喜（河北定县）人，太宗朝宰相崔仁师之孙。少年以文才闻名于世，青年时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左补阙。为官期间善于见风使舵，武则天时巴结女官上官婉儿，成为上官婉儿的面首，臭名远扬。中宗朝，巴结上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一路青云直上，当上了宰相。韦氏倒台后，他又及时投靠太平公主，擢升中书令。此人习惯脚踩两只船，不但自己卖身侍奉太平公主，还将美艳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入宫中服侍李隆基。时人因此讥讽崔湜“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

宮”。

第二章

夜寒风细

淡蓝色的暮霭笼罩了群山与大地，高低错落的大风村呈现出古朴苍莽的风致来，令人沉醉。以往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升起炊烟，点燃灯火，全家人围坐在灯下吃晚饭，笑语盈盈，平淡简陋的日子中自有一份知足和惬意。也有相熟的邻居出门，约坐在村口大树下，谈天说地，伴随着草虫不知疲倦的低鸣、溪水怡然轻流的乐韵，一起流入梦乡去。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
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唐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

大风堂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车马喧嚣，宾从如云。

本来寿星贺英并不愿意大操大办，然其堂兄契丹王李娑固一再派人劝说，且很早就开始筹划，希望能借此寿筵加强大唐与契丹、奚族的联系。唐廷也有这个意思，玄宗皇帝特意派人交代贺英，务必要办一场欢欢喜喜的大寿筵。君命难违，贺英不得不表示同意。

太原长官张说听说朝廷、契丹均要派遣贺使，曾建议将寿筵地点安排在晋阳城中，或在府署，或是挑选一处大酒楼，费用由官府承担一半，但贺英没有同意。虽然不可避免地有政治因素掺杂其中，但她自己仍视这场寿筵为私人宴会，坚持要在大风堂自办。

孰不想道贺的达官贵人比预计要多出数倍，仅长安、洛阳两京来的各种皇亲国戚的使者就有二三十人之多，各人所带侍从加起来也有二三百号人。大风堂占地不小，亦安置不下这么多人，又不能怠慢远道而来的客人，遂将一部分侍从安置在大风村村民的空房中，另一部分则引到附近的奉圣寺禅房。

辛渐一回来大风堂，便来回应酬宾客，不得半分空闲，似乎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忙碌过，当真头大一倍有余。

筵席开后，酒过三巡，辛渐已有微醺之态，若不是管事周白告一再替他挡酒代酒，怕是人早已醉了。正发愁之时，忽见妻子李弄玉掀开门帘，略招了招手，便借口方便，起身走入内堂，问道：“四娘不用在后堂招呼女宾吗？”

李弄玉道：“今日多亏了王翰的那几名侍妾、侍女，可真是接待宾

客、张罗宴席、劝酒助兴的高手。”

辛渐笑道：“阿翰自己就好搞花天酒地这套，强将手下无弱兵。”又问道：“四娘找我有事吗？”李弄玉踌躇道：“我适才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似乎是阎用之。”

阎用之即是大风村制墨工匠阙新的徒弟。之前朝廷括户，阙新师徒不愿意返乡，逃入悬瓮山中，被官兵追捕时，阙新跌落山崖，阎用之则被捕获，依法惩治。

辛渐闻言一愣，道：“阎用之不是被押赴边郡安置了吗？四娘会不会看错了？”

李弄玉道：“我也不能肯定，只远远见到一个人站在墙边，很像是阎用之。我追过去时，人已经不见了。不过万一是他呢？我不得不多提醒辛郎一句，当日阎用之被宋希玉带兵押解出大风村时，曾高声怒骂，发誓要回来报仇。大风堂的人可都听见了。”

辛渐会意过来，忙赶到门边，揭开帘子往堂中望了一下，转身回答道：“不好，宋参军人果真不在里面！”

宋希玉是太原兵曹参军，又以劝农判官身份摄御史。他本来也算地方长官，然今日在座名流太多，连太原最高长官张说也只是陪坐，宋希玉根本没能坐上首桌。筵席后不久，宋希玉倒是与司录参军张均一道来首桌跟辛渐干了一杯，但因为不同桌，辛渐竟没有留意他什么时候离开了厅堂。

李弄玉见丈夫拔腿就要去找人，忙拉住他道：“今日这么多贵客在此，出不得一点乱子。就算宋希玉已经被阎用之杀了，也不能张扬。”

话虽冷酷，却有道理——堂屋中不但坐着皇帝、郡王、公主等贵戚使者，还有契丹、奚族代表在座，大多不是好脾气之人，稍有差池，闹将起来，可能酿出一场大乱子。

辛渐道：“张说张相公因为今日贵客甚多，安排了人手在大风堂四周巡视，领兵的将军叫郭子仪，不如请他暗中调查。”

李弄玉摇头道：“事情未明了之前，还是先不要让官府介入好。”

她身为朝廷郡主，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不禁令人愕然。辛渐料想妻子这样安排自有一番道理，只问道：“四娘认为该怎么做？”

李弄玉道：“郎君须得在堂屋陪客，我也得招呼女宾，无暇分身，不如叫祝锐出来，让他带些人四下巡查一下，先设法找到宋希玉再说。”

辛渐道：“也好，就按四娘说的办。”

李弄玉又道：“王翰他们三个未来坐席，或许发现了什么。”辛渐道：“他们三个人一定是去找武灵觉了。”

他有事从不瞒妻子，大致说了武灵觉人已到太原一事。

李弄玉皱眉道：“偏偏赶上这时候。”又道：“王翰行事冲动，之涣神叨叨，不过有狄郊陪在旁边，料来不会惹出大事。郎君还是先去祝锐吧。”

辛渐遂按照妻子吩咐，出来寻到大风堂弟子祝锐，命他带几个人四下看看。

祝锐二十来岁，是辛武大徒弟祝锋独子，自小在大风堂长大，平时称呼辛渐为叔叔，好奇地问道：“张相公派了许多官兵守在外面，会有什么事吗？”

辛渐道：“宋参军离开宴席很久，一直没有回来。我有些担心，你去找找看。”

祝锐道：“不瞒辛叔叔，大风堂弟子都在私下议论，说宋参军胆子够大、脸皮够厚，大风村的村民被他括户括得差不多了，他居然还敢再来这里做客。”

辛渐道：“括户是朝廷下达的政令，宋参军有朝命在身，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相比于其他州县以良民充当逃户，他可算是个好官了。”

祝锐道：“辛叔可千万别在老堂主面前说这话。见不到那些老邻居老

朋友，老堂主今日心里可不痛快。”

辛渐道：“我知道了，你去办事吧。”又道：“顺便找找契丹来的可突干将军，宴席开始不久，我去敬酒时，看到他起身离开，说要去方便，可一直没有回来。”

祝锐道：“契丹使者是个耿直的勇士，跟那些贵人合不来，有什么稀奇。”瘪了瘪嘴，自行去了。

辛渐回来席中，继续陪宾客饮酒。今日宴席用酒是王翰自家酿制的葡萄酒，酒香浓烈，酒味醇厚，后劲十足。宦官杨思勳已年过六十旬，衬着满头白发，愈见面色通红。他舌头直打卷儿，话也多了起来，问身旁的少尹张说道：“听说王毛仲王大将军上任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后，又兼巡边使，代天子巡边，而今正好人在太原，今日怎么不见他老人家来？”

张说忙道：“王大将军确实人在太原，不过他身体不适，不能赴宴，但亦有寿礼送上。本府已代他转交给辛堂主。”

杨思勳哈哈一笑，道：“身体不适可不适合行军打仗。敢问张相公，自王大将军上任以来，可有打过一场仗？”语气颇多嘲讽。

当今玄宗皇帝所倚重依赖的内臣，除了常见的宦官外，还有一股家奴势力。宦官以高力士和杨思勳为首，家奴以王毛仲和李守德为首，俱是武艺高强之辈。

高力士本是名门子弟，曾祖冯盎是北燕皇族冯氏后裔，又是南越族首领，权倾岭南。父亲冯君衡也是岭南大州刺史，母亲是隋朝大将军麦铁杖曾孙女。武则天执政后，疯狂迫害反对派，将大批皇族、名臣流放到岭南烟瘴之地，称为“流人”。流人们大多是无辜蒙难，镇守岭南的冯君衡对他们多有同情之意，遂被酷吏诬陷谋反，为武则天发兵击破杀死。冯君衡死后，其妻麦氏与三名儿子失散。三子冯元一年纪尚幼，做了俘虏，被阉割后送入宫中，由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改名高力士。高延福出自武三思家，高力士因而与武三思关系密切，被授宫闱丞。后来宫廷政变不断，武则天被逼退位、武三思父子被杀、中宗中毒、韦后一

党被诛，在一系列血腥事件后，高力士站在了李隆基一方，倾心侍奉，日侍左右。韦后被杀后数日内，睿宗登基，李隆基被立为太子，高力士则升为朝散大夫、内给事。等到玄宗正式即位，又加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成为宦官首领人物。四方进奏文表，必先由高力士审阅进呈，一般事情则自行裁定。玄宗皇帝常道：“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倍加宠信，名震朝内外。但高力士隐忍低调，且尽量与人为善，因而并不遭人怨恨。他多荐名士能吏入朝，目下朝中最炙手可热的宠臣宇文融便是由他推荐。

杨思勳本姓苏，幼年入宫，在内侍省服侍，有膂力，善骑射。中宗时太子李重俊谋变，杨思勳主动请战，杀大将李多祚女婿野呼利，由此成名，被越级提拔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李隆基起兵讨伐韦后时，杨思勳跟随其后，杀了不少韦氏子弟，遂成为李隆基心腹。李隆基即位后，官至右监门卫将军，曾统兵平定安南叛乱。其人有军事才能，然性情凶暴，每次俘虏敌人，大多亲手生剥其面，甚至剥去头皮、剖出脑髓，令人触目惊心，手下士卒无不畏惧，也因此而唯命是从，所向立功。

王毛仲是高丽人，因父犯事，全家没入官府为奴。王毛仲自小便成为李隆基的奴仆，跟随其左右，因“性识明悟”“骁勇善骑射”，甚得器重。中宗时期，李隆基窥测最高权位，滞留京师，暗中培植势力，“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当时担任皇宫禁卫的是羽林军，羽林军精锐称“万骑”，屯驻在宫城北门。李隆基时常暗中召集万骑豪俊者饮酒，不方便时，便由王毛仲出面。王毛仲聪明伶俐，对万骑将士“布诚结纳”“待之甚谨”。后李隆基发动兵变，万骑起了决胜作用。玄宗即位后，王毛仲身置“唐元功臣”之列，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封霍国公。姚崇当上宰相后，力劝皇帝不用功臣，于是王琚、刘幽求、钟绍京、崔日用、张说等为玄宗夺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幕僚、大臣要么被贬黜，要么被外放为官，唯对王毛仲宠幸依旧。王毛仲本有私人庄宅，但他仍常住于闲厩侧内宅，为的是离皇宫近些，方便玄宗随时使唤。每次皇帝设宴论赏，王毛仲与诸王等御幄前连榻而坐，玄宗“或时不见，则悄然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有至日晏”。

王毛仲女儿嫁给了羽林军首领葛福顺之子，举行婚礼时，百官争相

巴结。唐玄宗特意问道：“爱卿还缺什么，不妨说出来，朕好为你解决。”王毛仲回答道：“臣一切都已经置办妥当，只是缺少最尊贵的客人。”

唐玄宗很奇怪，道：“难道宰相张说、源乾曜这些人还请不到吗？”王毛仲说：“他们臣都已经请到了。”唐玄宗恍然明白过来，道：“朕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请不到的人，必是宋璟。”王毛仲说：“陛下英明，宋璟若不肯光顾，臣实在脸上无光。”唐玄宗笑着说：“放心，朕一定命他赴宴。”

第二天，唐玄宗有意对宰相们道：“朕家奴毛仲家嫁女，卿等宜与达官都去他家表示庆贺。”口中称“卿等”，眼睛只盯着宋璟。宋璟只好应命道：“臣奉旨。”

大婚当天，王毛仲家贵客盈门，又因为宋璟要来，更觉光彩。然而酒宴摆好多时，一直到中午，宋璟还没有到。众人也不敢就餐，只好干等着。又过了好久，宋璟才姗姗来迟，一来就执酒西向拜谢，示意是奉旨而来，并非自己本意，略略饮了一口，即称腹痛离去，以示不再给王毛仲捧场。这一幕，固可见宋璟刚直个性，亦可看出玄宗对王毛仲恩宠之程度。

李守德原名李宜得，潞州人氏，本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的奴仆，精于骑射。李隆基任潞州别驾时，在路上见到李守德英姿勃勃，大为倾倒，出五万钱买下，收为心腹。自此李守德成为李隆基心腹侍卫，从不离开半步。

李隆基即位后，李守德任武卫将军，又遇到了原来的主人。主人见到昔日奴仆如此风光，慌忙躲避。李守德忙派人将主人接到家中，请到上座，亲自端酒上菜。主人满头大汗，惶恐不安。李守德便赶去见皇帝，请求道：“臣受国恩过分，而故主却无寸禄，请解臣官职，授予故主。”

玄宗认为李守德不忘旧恩，禀性善良，反而再度提拔他。

虽则宦官和家奴明争暗斗已久，然从为首四人经历便可看出，家奴

肯定要占据上风，毕竟跟随玄宗时间更久。王毛仲更是自小跟在玄宗身边，关系显然要亲近得多。加上王毛仲与羽林军万骑关系非比寻常，时人称之为“北门奴”，每每所至之处，高力士、杨思勳等权宦皆望风回避。然此刻杨思勳喝醉了酒，想到平日受了王毛仲不少窝囊气，忍不住要出言挖苦几句。他背地里逞了强，倒是教张说难做。

张说字道济，一字说之，祖籍范阳。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武则天以为近古以来没有甲科，张说遂屈居为乙等，授任太子校书，迁左补阙，一举成名。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很有造诣，很快擢任凤阁舍人。后因得罪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被流配岭南，中宗朝始召还。睿宗朝任宰相，为太子李隆基心腹。太平公主忌惮其才名，拉拢不成，便要求睿宗将其贬出中枢。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争斗最烈时，人在洛阳的张说派心腹送刀给李隆基，让他当机立断，李隆基遂发兵杀死太平公主一党，这才完全掌握朝政大权。

事后，张说回朝任中书令，封燕国公，位极人臣。但他与姚崇有私人恩怨。姚崇回朝任宰相后，告发张说曾与岐王李范商议朝事。玄宗是大唐立国以来第一位以庶子身份即位的皇帝，心中颇多自卑之意，对其他郡王——包括自己的兄弟、儿子等，千方百计地提防，最忌讳皇族与大臣结交。张说本来难逃此劫，不死即流，但因公主出面求情，只被贬黜为外地刺史^[1]。后因宰相苏颋居中斡旋，这才迁升为太原少尹，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他在边镇数年，熟知边防事宜，做了不少实事，精减边兵，裁军二十余万，又改革府兵^[2]，极大减轻了人民负担。

然张说一代文宗的身份，曾两任宰相，加上宿敌姚崇新近去世^[3]，自然期盼能重回中枢。他既不敢得罪杨思勳，亦不敢背后议论王毛仲，只勉强笑道：“王者之师，当行安抚和睦政策，用兵不过是迫不得已。”

杨思勳阴恻恻地哈哈大笑，还待继续说下来，他身后侍从已意识到不妥，忙上前低声道：“大将军醉了，小的扶你出去醒酒。”不由分说，将主人搀扶了出去。

杨思勳是皇帝钦使，亦是今日寿筵主客，他一走，宴席差不多就该

散了。张说见辛渐连使眼色，又见外面天色不早，便以地方最高长官身份带头再次向辛渐敬酒祝贺，外堂寿筵就此结束。

后堂宴席早就进行的差不多了，李弄玉等人听说前院总算完事，也就此了结。王翰侍妾瑶花极为懂事，率侍女留下收拾残席，李弄玉扶着婆婆送女宾出来，婆媳并排站在大风堂大门前，向众宾客一一道谢。

辛渐见有母亲、妻子以主人身份相送客人，便不再理会，径直奔到张说身边，低声告道：“宋参军人不见了，我派人四下找过，不见人影。”

张说根本没有听出话外之音，皱眉道：“宋参军多半有急事先离开了吧。”

祝锐跟在辛渐身后，闻言忙告道：“问过堂前军士，不见宋参军出去。人应该也没有离开，他的车马侍从还等在村口。”张说道：“这可奇怪了。”

他是聪明绝顶之人，见辛渐师徒面色凝重，蓦然醒悟过来——大风村曾是太原括户重点区域，这里的一多半村民都是被宋希玉用武力强行驱走。宋希玉人不见了，多半是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张说自己亦不满括户之事。别的不说，他任边帅后精简军队，裁下来的老弱兵士大多就地安家，好不容易安定了下来，这次又有一大半被括了出来，弄得怨声载道。他知道民间不满，所以才令长子张均阳奉阴违，尽量不要参与括户，将具体事务让与宋希玉去做。不过他也熟悉中央朝廷运作流程，知道宋希玉只是奉命行事，真正该怨的是主领括户的长官宇文融。

张说心腹幕僚张观奔过来禀报道：“马匹已经准备好，这就请相公动身回城吧。”

张说一时有所犹豫。张观又催促道：“使者们已经动身，要赶回城中驿馆。礼节上，相公不能落在后面。”

正好张均凑过来问道：“出了什么事？”

张说着急送使者们回城安置，毕竟他还指着这些人回京城后帮他说

好话，便道：“辛堂主，我留下均儿处理这件事。均儿，你和辛堂主负责找到宋希玉，我再留下郭子仪从旁协助。”

张均尚莫名其妙，问道：“宋参军怎么了？”辛渐道：“张参军，你和宋参军邻桌，可有留意到他是何时离开宴席的？”

张均一拍脑门儿，道：“哎呀，走了好大一阵子。宋参军起身时从我身边经过，我还多问了一句他出去做什么，他说去找个人。宋参军跟契丹使者可突干同桌，可突干宴席开始后不久就离开了，我还以为宋参军是去找他了，但竟没有留意到他一直没有再回来。”

唐代多行分案而食。大风堂中多是铁匠，五大三粗的汉子也没什么讲究，吃饭时多是会餐，一帮人围坐在大方案桌四周，各人面前摆上酒水食物，大快朵颐，自在逍遥。今日宾客众多，难以分案，遂也采纳会餐制。外堂男宾八桌，内堂女宾四桌，每桌十二人，有主客，有陪客。张说、张均、宋希玉是地方长官，都算是主陪。张说和辛渐一桌，主陪杨思勳等重要使者，算是首席。张均和地位相对次要的使者一桌，原本辛渐也被安排在这一桌，但首席主陪老堂主辛武忽感身体不适，由孙子、孙女陪着回房歇息去了，辛渐便临时改来了首席。宋希玉则跟契丹使者可突干及地方耆老一桌。

辛渐道：“可突干人呢？”祝锐忙答道：“可突干将军人在外面，一直在跟郭子仪郭将军闲聊，我刚才见到了。”

辛渐见宾客渐渐散尽，便出来寻可突干。李弄玉见丈夫出来，征询地望了一眼。辛渐摇了摇头，表示没有找到宋希玉。李弄玉当着婆婆的面儿不便明说，又因为天色不早，固安公主一行要留宿在大风堂，便自扶了婆婆进去安置。

出来大门，正好遇到契丹使者可突干。可突干道：“辛堂主，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事相求。”

辛渐忙道：“使者君但言不妨，只要辛某力所能及，绝不敢推辞。”可突干道：“我今晚可以留宿在大风堂吗？”

他本住在城中驿馆，但那里目下住满了京城来的贵人，他不愿意跟

那些人住在一起，竟不顾礼制，主动提出留宿在大风村。

辛渐踌躇道：“使者君愿意留宿大风堂，辛某倍感荣幸。只是使者君身份尊贵，辛某怕有所怠慢。”

可突干道：“我性子直爽，也不拐弯抹角，我就看不惯那些人。住在这里，耳根清净得多。”又道：“辛堂主直接叫我名字便是，我们契丹习俗一向如此，就连称首领也是直呼名字。”

辛渐不敢擅自做主，问道：“张参军，这样可以吗？”张均忙道：“当然可以。辛堂主，尊母是契丹人，与可突干使者同族，他愿意留下来，不是正好可以跟尊母聊一些契丹旧事吗？尊母一定是极高兴的。”

辛渐便道：“可兄愿意留下来，家母一定求之不得。只是简陋之处，还望可兄不要嫌弃。”又问道：“可兄可有见过宋希玉宋参军？”

可突干道：“是跟我同桌的大唐官员吗？没有。我出来后四下逛了一逛，后来遇到郭将军，越聊越投机，竟忘了时辰。”

辛渐见他也不知宋希玉下落，便命祝锐先引可突干及侍从进去，好好安顿。

郭子仪奔过来招呼道：“张参军，辛堂主。”他新调来天兵军不久，在张说手下任职。

张均早先便与郭子仪相识，忙介绍道：“辛堂主，这位郭将军，与我同年中进士，不过他是武进士，我是文进士。”

郭子仪行礼躬身道：“小子后学晚进，久仰辛堂主大名。家父时常提起你。”

辛渐好奇问道：“敢问令尊高姓大名？”郭子仪道：“家父讳敬之，当年曾与辛堂主一道参加本朝第一届武举。”

自隋朝创立科举制度以来，考试以文为主，测试内容均为儒家经典、诗赋文章一类。武则天称帝后，多有创新制度，武举便是其中一项。考试科目有长垛、骑射、步射、马枪、翘关、负重、材貌、言语等

项，以鼓励民间修习武事。郭敬之和辛渐均参加了兵部主持的第一届武举考试，郭敬之高居第二，辛渐则是第三，论起来二人也是同年武进士。

辛渐这才会意过来，朗声笑道：“你是郭公敬之的儿子吗？竟然长这么大了！好，好，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郭子仪谦虚了几句，这才提及正事，道：“张相公命我留下来协助辛堂主，辛堂主可有什么吩咐？”

辛渐道：“张相公没有告诉郭将军是什么事吗？”郭子仪道：“张相公着急离开，未及细说。”

辛渐道：“郭将军可有见过宋希玉宋参军？”郭子仪道：“宋参军人到时，我见他进去了，后来再没见过。刚才辛堂主手下也来问过。怎么，宋参军出事了吗？”

辛渐道：“宋参军人不见了。”郭子仪道：“是，我这就调派军士，往大风村里里外外搜查。”走出几步，又想起了什么，回转身道：“在筵席开始前，我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

辛渐忙问道：“什么可疑人？”郭子仪道：“他匆匆往村外跑时，被我抓住，问他是什么人，来大风村做什么，他怎么都不肯开口。我看他手上有血，就命人先将他押下了。”

招手命军士带过一名五花大绑的男子。那男子三十来岁，一张古铜色脸红得古怪，似是长期在太阳下暴晒所致。

郭子仪问道：“辛堂主认识他吗？”辛渐道：“不认识。”

张均道：“咦，我好像认得这个人。你不是那个……”

王之涣忽急奔过来，连声嚷道：“原来你在这里！倒叫我好找。”

辛渐道：“我一直在大风堂内啊。”王之涣道：“不是说你，是这个人。”

辛渐见好友居然指的是那名被绑的男子，忙问道：“之涣认得他？”王之涣道：“当然认得，他是我朋友。”

张均心道：“认得是认得，是朋友就怪了。”也不当面点破，只将王之涣扯到一旁，问道：“王公在搞什么鬼！那人不是我们之前在芳甸撞上的窃贼吗？他偷了辛堂主的家当，王公如何还庇护他？”

王之涣也不回答，只低声告道：“张参军，武灵觉被人杀了。”

张均吃了一惊道：“武灵觉？是当年的永年县主吗？”王之涣道：“不错，正是李蒙的妻子武灵觉。”

张均忙问道：“她什么时候被杀的？”王之涣道：“今日。”

张均立时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道：“今日发生之事，怎么能这么快传到太原？”王之涣道：“哎呀，张参军，你是怎么了？武灵觉人就在太原啊。”

张均“啊”了一声，骇然张大了嘴巴，半晌才迭声道：“武灵觉也来了太原？那怎么可能？她不是出家了吗？”

王之涣道：“那还能错吗？她的尸首目下就躺在大风村外的道路边。”

张均登时冷汗直冒，道：“那些朝廷使者岂不是都被惊吓住了？”

王之涣听他不关心人命，只关心使者，很不高兴，勉强答道：“尸首在后村外，上山的道上。”

张均这才勉强舒了一口气，道：“那就好，那就好。”

王之涣道：“张参军，你是太原府官员，目下出了命案，你职责所在……”

张均心中认定当年曲江沉船事件跟当今皇帝有关，之前王翰等人追问不已，多半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而武灵觉恰好在太原出现，尚未正式露面便迅即被杀，必是被人灭口，哪敢接手，忙道：“我还有公务在身，

须得立即回城。家父既留了郭将军在这里，就由郭将军代他主事。”

他生怕被王之涣等人扯住，转身即招手叫侍从牵马，忙不迭地上马走了。

辛渐已解开那红脸男子绑缚，引着他走过来，道：“之涣，你有朋友来，怎么也不事先告诉我？”

王之涣不答，走到那男子面前问道：“你是什么人？”那人反问道：“我不是你朋友吗？”说得结结巴巴，语气很是古怪。

王之涣道：“哈哈，我好心救了你，你不感激，还拿话来咽我。郡主呢？快叫郡主出来。”

辛渐问道：“叫四娘做什么？”王之涣道：“这小子是四娘的客人。”

正好李弄玉出来，不待辛渐发问，便略微点点头，指着红脸男子道：“他是我朋友。”也不介绍其姓名来历，只问道：“宋希玉找到了吗？”

辛渐道：“他人应该还在大风村中，郭将军已经调派人手，挨家挨户去找了。”

李弄玉道：“郎君不妨亲自去后村阙新家看看。”辛渐道：“呀，我倒是没想到。”

李弄玉道：“如果郎君找到阎用之，先不要交给官府，问清楚情由再说。”

朝廷括户之前，阎用之时常来大风堂收取松烟，虽沉默寡言，却是勤奋本分。辛渐对他印象很好，李弄玉却一直不大喜欢他，但目下听妻子语气，竟似对阎用之颇为回护，不免暗觉奇怪。

王之涣不知究竟，更是好奇，问道：“阎用之是谁？不是要找宋希玉吗？”辛渐道：“你离开太原好些年了，大风村发生过很多事，说来话长。”

王之涣道：“行，这件事回头再说。”见李弄玉欲引着红脸男子进去，忙叫道：“等一下。”

李弄玉道：“做什么？”王之涣道：“郡主，请借一步说话。”将辛氏夫妇扯到柳树下，离那红脸男子远远的，这才道：“辛渐，你有没有将武灵觉来了太原一事告诉郡主？”辛渐点头道：“大致提过。”

王之涣道：“那好，对于我下面的话，郡主也不会吃惊了。武灵觉被杀了！”

辛渐道：“在哪里被杀的？”王之涣道：“后村山道边，尸首也在那里，现下阿翰和狄郊还守着呢。我们怕坏了贺大娘兴致，一直拖到寿筵结束才赶来告诉你。”

辛渐道：“刚才张参军急急忙忙走了，是因为不想接手这件案子吗？”

王之涣道：“正是。我估摸这案子除了我们几个，没人敢接手。”又问道，“郡主，你怎么看？”李弄玉皱眉道：“这下可麻烦了。”

王之涣道：“郡主，你这个红脸朋友是什么来历？”李弄玉立即露出了警觉之色，问道：“他怎么了？”

王之涣道：“我可就实话实说了。老狄已经验过尸首，从伤口形状推测凶器是一柄弯眉月形的短刀。我们中原男子多佩宝剑，只有胡人才爱佩那种短弯刀，叫什么来着……”

辛渐因掌管大风堂，对兵器极有研究，忙道：“常见的有鹿角刀，也有彩虹刀，视刀尖圆弧弯度而定。”

王之涣道：“对，就算是彩虹刀吧。”想了想，还是觉得之前见过的弯刀更像一只鹿角，他随口叫出彩虹刀，只是觉得“彩虹”的名字更好听，又改口道：“不，是鹿角刀。之前我们几个想借芳甸书房谈事，进去时撞见郡主的朋友，他招呼不打就翻墙跑了，腰间还别着一把短刀，看形状正是鹿角刀。”

李弄玉闻言，不由地转头去看红脸男子，却见他腰间空空如也，并没有短刀。

辛渐道：“或许是郭将军带人捉拿他时，将兵器收缴走了。”

王之涣道：“那就方便多了，只要验证刀上有血迹，郡主，你的朋友可难脱杀人嫌疑。”

李弄玉思忖片刻，决然道：“不可能是他杀人。就算他的短刀是凶器，也一定是他事先失落了。”

辛渐问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四娘要如此庇护他？”李弄玉道：“他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决计不会杀人。我敢以我李弄玉的性命担保。”

王之涣奇道：“郡主不用去问他一声，就敢如此作保？”李弄玉道：“不用。”走出几步，又转头解释道：“辛郎，我不告诉你他的来历，是为你好。”

辛渐素来敬重信任妻子，也不再追问。

倒是王之涣好奇心大起，道：“会不会是郡主又牵涉进了什么宫廷密谋，怕牵累你，所以不肯明说？”

李弄玉是章怀太子李贤唯一爱女。李贤在武则天四个儿子中天分最高、才名最重，又为高宗皇帝钟爱，因而是武则天夺权的最大障碍，深为武氏所忌，被一贬再贬，终在武则天登基称帝前被杀。古代宗法制度为嫡长制，唐高宗与武则天长子李弘无子，次子李贤生三子一女，三子中仅次子李守礼存活，即李弄玉兄长，因而李守礼是高宗皇帝长孙，在孙辈中地位最高。中宗皇帝是高宗第三子，按宗法制度，即位资格尚排在李守礼之后。五王匡复唐室后，力扶中宗登基，是因为中宗之前曾当过大唐皇帝，又在武周晚期被立为太子。睿宗也有过类似经历，只不过因为是弟弟，不及兄长中宗更有资格。事实上，最有资格即位的是李弄玉兄长李守礼，只是其人自小被武则天幽禁于深宫中，没有得到皇子应有的教育，长大后才识低劣，不为张柬之等重臣所看好，这才被排除在皇帝人选之外。

中宗以太子身份再度登上皇位后，颇有心机，仅追赠二哥李贤为司徒——直到后来睿宗即位，才追赠李贤为章怀太子——如此，李贤没有故太子身份，其子李守礼便无继位资格。但即便如此，中宗还是不得不李守礼倾心笼络，将其女李奴奴封为公主，收养于宫中，即为后来出嫁吐蕃的金城公主。唐中宗地位尚在李守礼之下，更不要说睿宗及庶子出身的唐玄宗，这便是睿宗父子对李守礼极端提防的根本原因。睿宗即位后当日，即以中宗遗诏名义，改封李守礼为郾王，出为幽州刺史，将他打发到北方边境受风寒之苦。玄宗即位后，又令李守礼在六大边州之间来回调任，其人迄今仍任陇州[4]刺史，可谓身份最高、待遇最低的亲王。

李弄玉曾参与神龙革命，虽然干练，毕竟是女流之辈，个人又没有野心，若果真有什么密谋，多半是为其兄长郾王李守礼出头了。王之涣自认为所猜不差，忙道：“辛渐，这件事，你得劝阻郡主。就算当今皇帝有诸多不是之处，然而大唐好不容易才有今日之局面，人心思安。况且争权夺势不是我辈所为，嫁鸡随鸡，郡主既嫁了你……”

辛渐摇头道：“你想多了，四娘没那么离谱。那个人……就是那红脸男子，不像是中原人。”

王之涣道：“不像吗，我怎么看不出来？仅仅是因为他佩了一柄鹿角刀吗？”辛渐道：“不是，他说话语气有点奇怪。”

王之涣道：“他就说了一句‘我不是你朋友吗’。”辛渐道：“他只说了那么一句，不是更奇怪吗？”

王之涣这才领会过来，道：“你是说，他不大会说汉语，怕一张口就露馅，所以才一直默不作声，不肯为自己辩解？”

辛渐点点头，道：“这只是我的猜测。不过既是四娘的朋友，当可放心。走吧，我们先去找宋希玉。”

又见天光已暗，便先进去取火，正好遇到女儿辛铃，忙问道：“阿翁可有感觉好些？还是坚持不肯请大夫吗？”

辛铃笑道：“阿翁没事，他只是找借口避开宴席而已。不过今日是祖

母大寿，爹爹为什么还不准我和哥哥在席间饮酒？”

辛渐道：“你兄妹二人还未成年，不能随便乱饮酒。”又问道：“你这是要出去吗？”辛矜道：“我都在家里闷了一天啦，想要出去透透气。”

辛渐溺爱女儿，只得随她去，又叮嘱道：“天黑前要回来。”取了灯笼，又拿上纸笔、绳索、剪刀等工具，用木盒盛了，提了出来。

管事周白告送客归来，见状忙追过来问道：“堂主要去哪里？”辛渐道：“去找个人。”

周白告问道：“王公的侍妾、侍女还在堂里吗？”辛渐道：“应该还在吧，阿翰人还在，她们怎么会离开？你问这个做什么？”周白告道：“我捡到了一只耳环，记得曾见到王公侍妾瑶花戴过。”

辛渐道：“那么你直接去后堂寻她，归还给她便是。”又想到周白告负责接待宾客、张罗筵席，一直里里外外来回忙活，说不定见到过宋希玉，忙问道：“筵席开始后，你可有见到宋参军出去？”

周白告道：“见到了啊。我还上前问宋参军可是需要什么，他没有回答，自偏门出去了，叫他也不理会。”

王之涣道：“偏门出去不是奉圣寺吗？或许宋参军有意避人耳目，往奉圣寺去见什么人了。”

周白告道：“今日不少贵人的侍从也都安置在奉圣寺，说不定宋参军是去找人了。”

辛渐“嗯”了一声，命周白告先去奉圣寺寻宋希玉，自己与王之涣往后村而来，途中大致说了宋希玉负责太原括户之事。

王之涣道：“长远之计，括户是有利朝廷的大事，但皇帝太过心急，宇文融手段太狠，地方州县官员又多阿谀奉承之辈，以致闹得民怨沸腾。但若是阎用之因此而杀死主管括户劝农判官，可就大大不应该了。我敢打包票，以当今皇帝之为人，一旦知悉阎用之杀死括户长官，必会将他处以极刑，以杀一儆百。”

辛渐道：“宋希玉未必死了，凶手也未必就是阎用之。”

正好遇到郭子仪，王之涣忙问红脸男子身上弯刀兵器一事。郭子仪奇道：“没有啊。我遇到他时，他神色匆匆，身上并无兵刃，只是手上有血迹。”

王之涣登时眼睛一亮，问道：“红脸男子手上有血迹吗？”

郭子仪道：“是。不过那血迹应该是他自己的，明显是擦伤。我见到他衣服上有泥草，料想他应该是翻墙时摔伤了，料来不是什么好人吗，所以才扣下他。”又小心翼翼地问道：“莫非二位怀疑宋参军被这人杀了？”又解释道：“我也听过大风村括户的事，宋参军因此而挨了老百姓不少骂。”

辛渐道：“没有找到人，还不好说。”又道：“但后村外确实发生了一桩命案。”大致说了武灵觉被杀一事。

郭子仪奇道：“武灵觉不是在洛阳出家为尼了吗？”王之涣道：“原来郭将军也知道她的来历。”郭子仪道：“知道一点。”

辛渐见他欲言又止，忙问道：“怎么了？郭将军有话不妨直说。”

郭子仪道：“宴席开始前，我为稳妥起见，率军在村落外绕大圈巡查了一遍。到悬瓮山山脚时，意外遇到了一个熟人，他还问我见没有见到一名中年女尼。”

辛渐和王之涣大吃一惊，异口同声地问道：“什么熟人？”郭子仪道：“王皇后兄长王守一。”

王之涣十分诧异，道：“王守一不但与我同族，还跟我同支，甚至比阿翰跟我还要亲些。郭将军如何会认识皇后兄长？”

郭子仪道：“我之前曾在左卫任职，宿卫禁宫多年。当然这不是主要的，我妻子也姓王，岳父名王守一，跟皇后兄长同名同姓。”

郭子仪本是武进士出身，开元四年（716年）及第，被兵部授予左卫长上[5]官职，担任皇宫各殿及宫外四周警卫。当时郭子仪才二十岁，

可谓春风得意。二十三岁时，娶京兆王氏为妻。王氏高祖王长谐是追随高祖太原起兵的开国功臣，死后陪葬高祖献陵。父王守一是玄宗长兄宁王李宪的府掾^[6]。因为这一层的关系，郭子仪与诸多皇亲国戚熟识。玄宗皇后王氏兄长王守一与郭子仪岳父同名，亦视他为子侄，颇为亲厚。

“黄狮子舞”事件后，不但太乐署长官刘颙、王维被贬，就连宁王李宪亦被出为外州刺史。李宪原名李成器，是睿宗嫡长子，当年因其竭力避让，李隆基这才得以被立为太子。但李隆基即位后表面对兄弟手足友善，还写《鹤鸩颂》道：“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每听政之后，延入宫掖，申友与之志，咏棠棣之诗，邕邕如，怡怡如，展天伦之爱也。”实则多方提防，多次公开下诏，严禁大臣与亲王结交，违者处死。太原长官张说原是宰相，在李隆基登基前便是其心腹，仅因与岐王李范谈及政事被人告发，便被无情地贬黜出朝。宁王遭贬后，郭子仪也受牵累，出为藩将。他因祖籍晋阳，便主动要求去了天兵军，成为张说的得力助手。

王之涣忙问道：“当真是王驸马吗？”郭子仪点点头，道：“我乍然遇到驸马，也极是吃惊。起初还以为他是来太原参加贺大娘的寿筵，结果他说是来办私事，还让我不要声张。本来我答应了他，若不是出了人命，我断然不会说出此事。”

王之涣忙问道：“那么王驸马去了哪里？”郭子仪道：“我瞧他带着侍从往奉圣寺去了。”

辛渐因情况不明，一时不好决断，便道：“可否请郭将军再去找一趟王驸马？问他为何忽然来了太原。”

王之涣道：“若是王驸马拒绝回答，不妨拿武灵觉被杀来试探他。”郭子仪道：“是。”

留了一队军士继续搜索，又拨了几名军士给辛渐，随他前去武灵觉尸首处，自己往奉圣寺去了。

淡蓝色的暮霭笼罩了群山与大地，高低错落的大风村呈现出古朴苍莽的风致来，令人沉醉。

以往这个时候，所有的纷扰尘埃落定，家家户户升起炊烟，点燃灯

火，全家人围坐在灯下吃晚饭，笑语盈盈，平淡简陋的日子中自有一份知足和惬意。

也有相熟的邻居出门，约坐在村口大树下，谈天也好，说地也好，胡扯八道也好，伴随着草虫不知疲倦的低鸣、溪水怡然轻流的乐韵，一起流入梦乡去。

遗憾的是，括户之后，这温馨亲切的一幕再也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凄凉冷寂的场景。也许几年之后，这些荒废的空房子就会变成传说中的狐仙出没处。

辛渐自小在大风村长大，心头极是感慨，只是有旁人在场，不好多说。他先来到制墨工匠阙新故居中，一推开木门，便隐隐见到庭院中斜仆着一人，暗叫一声不好，忙提了灯笼照过去——

那人背朝上伏在地上，脸侧在一边，然不必翻他过来，仅看服饰打扮，便知是众人正苦苦寻找的兵曹参军宋希玉了。

一名军士还待上前将尸首翻过来，王之涣忙道：“不要动！不要破坏凶案现场，等老狄来验过尸。”

辛渐忙命军士去叫其他人停止搜索，又留人守在阙新院中，自己和王之涣往山道而来。

时值深秋季节，夜风刺骨。王翰早等得不耐烦，一见到灯光，便远远埋怨道：“这么久才来，天都黑了。”

狄郊先问道：“带纸笔了吗？”辛渐道：“带了，知道你要用。”将木盒递过去。

狄郊取出纸笔，往木盒上铺了，由辛渐在一旁举灯照亮，将所验现场和尸首一一记录下来。

王翰仍是愤愤不平，道：“之涣说回大风堂叫辛渐，怎么去了老半天？”王之涣忙道：“出了好多事，路上给耽误了。”

王翰道：“好多事，有多少？”王之涣道：“先说大的，兵曹参军宋希

玉被人杀了，就躺在那边一户村民的院子里。”

王翰果然愣住，半晌才道：“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王之涣道：“贺大娘生日啊，还是我们二十年盟约到期之日。”

王翰白了他一眼，问道：“你们是来叫老狄过去验尸的吗？那这里要怎么办？”

辛渐道：“一会儿自会有军士上来处理尸首。我们先自己在这里商议一下武灵觉这件案子。”

王翰道：“据老狄分析现场，武灵觉是从那边小道斜插过来的，似乎是想进入大风村里，结果在山道口这里被人追上，一刀砍在背心，当即断气。凶手再将她拖进了草丛中，以免被人发现。若不是她刚死不久，老狄鼻子又灵，怕是躺个十天半个月也没人知道，尸首多半被野兽吃了。”

辛渐奇道：“她是从那边过来的吗？那条小道许久没有人走，都成荒径了。小道那边倒是也有一条下山的山道，是往奉圣寺去的。”

狄郊道：“我和阿翰过去勘验过，那边小道有两种新鲜脚印，一种是武灵觉的，另一种应该是追她的凶手，从尺码上来看，当是男子无疑。”

据现场来看，武灵觉应该是打算去奉圣寺。她虽是女尼，然都是方外之人，无处可去时去僧寺投宿也不算什么。半途中，她遇到了凶手，情急之下，由小道逃往大风村方向，结果还是被凶手追上杀死。

按王翰的推测，武灵觉之所以不逃去更近的奉圣寺，而是往大风村而来，是想来找辛渐他们，将当年曲江沉船真相坦白告知。

王翰又道：“要我说，这桩案子也没什么可查的，分明是京城那位主儿听说武灵觉来了太原，坐不住了，怕她抖出当日李蒙之死真相，于是派人来灭口。”

狄郊道：“凶器是弯刀，这是个疑点。若果真是当今皇帝派人来杀人灭口，必是武功高强的武士，岂会用弯刀？”

辛渐正待说出王皇后兄长来了晋阳一事，王之涣一拉他衣袖，低声说：“先别说王驸马之事，听阿翰和老狄说完。”

辛渐心道：“也许阿翰和老狄的争论能提供另外一个角度。”便暂时不提郭子仪曾遇王守一一事。

王翰道：“弯刀不算重大疑点。万骑中有许多胡人，有不少就喜欢佩带弯刀。”

辛渐道：“这倒是事实。别人不说，当今皇帝心腹王毛仲是高丽人，他最喜爱鹿角刀，还说契丹人以镔铁炼制的鹿角刀最好，曾派人送了鹿角刀来大风堂，要求仿照样式给他打造一批一模一样的兵器。我因为做不了，叫人给他退回去了。”

王翰道：“又或许凶手有意选择弯刀作凶器，好引人去怀疑契丹人。今日大风堂中不就有契丹客人吗？”

狄郊道：“这不可能。事先没有人知道武灵觉会来太原，就算是凶手一直跟着她，又怎么能猜到她会回来悬瓮山大风村附近，再有意选择弯刀作凶器好嫁祸契丹客人呢？”

王翰沉吟道：“不错，这一点老狄说的对。那么弯刀一定是凶手自己的贴身兵器了。呀，王毛仲拥有鹿角刀，他在朔方任职，同时兼任巡边使，代天子巡边，人不正好在太原吗？大明宫中的那位主儿都不用自己动手了，派人通知一声家奴即可。”

辛渐道：“王毛仲今天没有来大风堂，只托张相公转交了礼物。”

王翰道：“这就更可疑了。王毛仲一定是故意制造自己不在场证明，再暗中派了人……甚至是他自己亲自追杀武灵觉。”

辛渐道：“凶手应该不是皇帝派来的，也不是王毛仲。”

王翰道：“不是他们，还会有谁？”王之涣道：“这你就万万想不到了，嘿嘿。”有意卖起了关子。

王翰道：“到底是谁？”辛渐道：“王皇后的兄长王守一王驸马嫌疑很

大。”大概说了郭子仪曾在悬瓮山山脚下遇到王守一之事。

王翰“啊”了一声，骇然而惊。

王之涣道：“你现下想到其中联系了吗？先是赵丽妃派信使千里迢迢赶来，只为告诉你李蒙沉江一案另有蹊跷。再是出现武灵觉莫名出现，她基本可以看作是武惠妃的代表。然后是王皇后一方的人马。赵丽妃，武惠妃，王皇后，后宫最重要的后妃全出现了，活脱脱一出嫔妃争宠大戏。”

王翰不解地问道：“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嫔妃争宠难道不该在皇宫、在皇帝面前吗？”王之涣笑道：“我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

辛渐道：“我倒觉得之涣这话有几分道理。或许武灵觉身上有什么秘密，能够制衡武惠妃，所以赵丽妃和王皇后两方都有所行动。”

王之涣道：“不错，武惠妃宠冠后宫，不独威胁到了王皇后的皇后地位，还危及赵丽妃所生之子李瑛的太子之位。正如辛渐所言，武灵觉有秘密能够制衡武惠妃。赵丽妃派使者千里传话，其实是想利用阿翰来得到这个秘密，而王皇后则派了兄长亲自出马。”

王皇后是唐玄宗李隆基原配正妃，李隆基还是临淄王的时候，便被纳为临淄王妃。当时李隆基一家并不显赫，在武则天的高压下，甚至时常有生命危险。王氏一进入李家的大门，便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政治的风浪之中。

李隆基与父亲李旦一家一度被武则天幽禁，行动不得自由，经济上也极为拮据。有一次李隆基过生日，竟然家境艰难，无以为贺。还是王氏父亲王仁皎脱下身上的衣服，拿去换了一斗面，做了一顿汤饼，才勉强为李隆基过了个寒酸的生日。

在李隆基当上皇帝之前，王氏很好地扮演了贤内助的身份。李隆基计划铲除韦后一党之时，没有将与太平公主商定的计划禀报父亲，却告诉了妻子王氏。王氏不免为丈夫担心，倘若事败，不仅李隆基性命不保，合家老小也会牵连受诛。但她深明大义，竭力赞成丈夫的大事，表示愿与丈夫共生死，即“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

李隆基在当藩王的时期，府中除了正妻王氏外，还纳有不少美貌的姬妾，相比之下，姿色平常的王妃就不那么受宠了。但王氏是结发妻子，李隆基对她一直很是敬重。加上当时李隆基忙于经营政治，女人再如何美貌，在他心目中也都处在次要位置，所以王府中妻妾之间也都相安无事。

李隆基即位为皇帝后，共过患难的王氏立即被册立为皇后，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进为太仆卿，兄长王守一擢为尚乘奉御。然而，这并非王皇后好运的开始。玄宗天性风流，喜好女色，容貌普通的王皇后必然要面临爱弛后的厄运。

即位初几年，玄宗尚能尊崇皇后，以礼相待，对皇后的外家也颇能优待。皇后的兄长王守一是玄宗推翻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的密谋者之一，玄宗在未得势时，便与他交往甚密，后特意将睿宗第七女薛国公主嫁给他为妻，结为至亲，并封其为驸马都尉。皇后的父亲王仁皎，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国公。不过，王氏家族从未得到任何重要的有权势的官职。玄宗在任用外戚这方面一直非常小心翼翼。甚至他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也是如此，只让他们担任有名无实的荣誉性职务。

王仁皎病死后，玄宗准许特别优待，想按自己外祖父窦孝湛死时的丧葬规格，为岳父修筑高达五丈一尺的坟茔。宰相宋璟、苏頌坚决不同意，劝谏道：“官居一品，坟只高一丈九尺，先朝开国元勋，坟高亦不过三丈许。从前窦太尉坟已逾越礼制，怎可再蹈前辙？万望陛下遵守朝廷成制，成全中宫美德。”玄宗这才作罢。

但王皇后却有个致命的缺陷，一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随着后宫妃嫔宠姬越来越多，她愈发受到玄宗的冷落。玄宗早年在潞州任职时曾纳娼家歌女赵曼，长得妖冶迷人，能歌善舞，性格温婉可人，颇得玄宗宠爱。玄宗即位后，册立赵曼为丽妃。此外，受宠的还有皇甫德仪、刘才人、杨妃、钱妃等，据说养有宫女四万人。后宫中经常有十分香艳的一幕：“帝每后宫春宴，使妃嫔各插艳花，亲捉粉蝶放之，蝶止者幸焉。”

天子的多情，也感染了身边的人。玄宗曾经组织宫女们为边塞军士缝制衣服。有兵士穿上了这批衣服，还在短袍中发现了一首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

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兵士读了颇为神往，便将这件事报告了主帅，主帅报告了玄宗。玄宗十分感动，找出了写诗藏于袍中的宫女，将她嫁给了发现诗的兵士。边塞士兵听闻后都十分感动，一时传为佳话。

开元二年（714年），朝野上下盛传当今皇帝将广选民间女子，以充后宫。玄宗听到风声后，立即命有关部门准备车牛，将后宫多余宫女从内朝正殿南面的侧门崇明门遣送回家。为此，玄宗还专门下了一道敕旨，表示“往缘太平公主取人入宫，朕以事虽顺从，未能拒抑”，如今人颇喧哗，“以为朕求声色，选备掖庭”，“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改而更张，损之可也”。显然，这道敕旨是出于平息舆论，表示不求“声色”。玄宗的“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这两句话，表达了他损情抑欲的决心。但实际上，他是热爱女人的，而且，在挑选女人的眼光上，他极为独到而挑剔。天子风流好色这一点，日益显露了出来。后宫开始不那么平静了。

因为王皇后无子，丽妃赵曼所生的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之后，皇甫德仪、刘才人也各自喜得贵子。王皇后越来越感到玄宗的冷落，危机感也越来越强烈。这时候，光彩照人的武灵霜出现了——她一出现，顿时使王皇后由不幸沦入了绝境，赵丽妃等人也由有幸沦入了不幸的行列，爱弛后的厄运一并降临在这些不幸的女人们身上。

武灵霜被赐封为惠妃，一连生下了四男三女共七个儿女，为玄宗嫔妃中生育最多的人，从她出现直到现在，她一个人几乎完全占据了玄宗的后宫生活。其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取名叫李嗣一，为玄宗第九子。“嗣一”这个名字代表着玄宗无比的重视，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是自己所有儿子中最好的。可惜，这个长相美秀的男孩儿在襁褓时就夭折了。玄宗十分悲痛，将他安葬在洛阳龙门，追立为夏王，赠谥号为悼。

独霸后宫的日子久了，武惠妃难免恃宠而骄，不但不把赵丽妃等嫔妃放在眼里，就是对王皇后也颇有失礼怠慢之处。王皇后个性好强，又好面子，时常当面训诫武惠妃。武惠妃怀恨在心，便经常在枕边向玄宗哭诉，说皇后如何因妒忌生嫌，如何故意欺辱她。玄宗心思全在武惠妃身上，自然很生气，痛斥了王皇后一顿，并打算废除王皇后，为此召心

腹秘书监姜皎商议此事，预备以皇后无子为借口将其废黜。

不料姜皎虽为玄宗心腹，是关系亲密的酒肉朋友，却识得大体，不愿意逢迎皇帝心意，并举例当年群臣力阻太宗立巢王妃杨氏为后，婉言劝谏。杨氏是隋朝宗室后裔，原为唐太宗亲弟齐王李元吉王妃。玄武门之变后，李元吉被杀，五个年幼的儿子均被处决，齐王府被抄没，府中女眷尽数没入宫中为奴，杨氏因温柔貌美，成为太宗宠妃，还为太宗生下了第十四子曹王李明。太宗原配长孙皇后病逝后，太宗欲立杨氏为后，被魏徵以辰嬴[7]为例劝阻。当姜皎提及巢王妃时，玄宗极为生气，称巢王妃与武惠妃没有可比性，前者是先后嫁过兄弟二人的残花败柳，而后者自幼入宫，只侍奉过玄宗一人。姜皎道：“当年群臣反对立巢王妃为后，非但因其二嫁，还因其是前隋宗室之女。武惠妃是天后孙侄女，亦算是武周之后裔，与巢王妃出身类似。将来朝臣反对，亦会以此为理由。”玄宗听了，这才无话可说。

姜皎同情王皇后，又向她私下泄露了玄宗有改立皇后之意，其目的无非是希望王皇后能就此警觉，多花心思讨好皇帝丈夫。不料王皇后自恃是结发之妻，立即跑到玄宗面前，哭着说：“臣妾不过得罪了陛下的宠妃，并未得罪陛下。陛下不念结发之情尚可，难道竟忘了当年太上皇被幽禁时，家无隔宿之粮，妾父脱下衣衫换来米面，为陛下做生日汤饼的事吗？”

玄宗虽然厌恶王皇前一哭二闹，但听到这话后，总算还是天良发现，便不再做声。

姜皎向王皇后泄密一事后来被人检举出来，玄宗非常生气，但一时又找不到处置姜皎的借口。宰相张嘉贞迎合玄宗旨意，便有意罗织姜皎罪名，称其妄谈吉凶之事。姜皎是帮助玄宗登上皇位的大功臣，封楚国公，却依旧被处以六十重杖，流放外州。姜皎之弟吏部侍郎姜晦也受到牵连，被贬为外地司马。

姜皎因伤重死于流放途中[8]。玄宗回忆起昔日与姜皎同生共死的往事，颇为思念，遂将废后之事暂时搁在了一边。但后宫并未就此平静下来，总有流言说，玄宗将要改立武惠妃为皇后。在这样的局势下，辛渐的推测可谓十分有道理。

王翰沉思片刻，道：“赵曼使者只提到李蒙死得可疑，她果真是在利用我的话，那么她的计策要奏效，武惠妃必定与李蒙沉江案真有干系。”

狄郊双掌一击，道：“不错，阿翰说得太对了。”

王之涣道：“照这样推算起来，曲江沉船一案，武惠妃嫌疑最大。”话一出口，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

辛渐道：“可武惠妃为什么要害李蒙那些新科进士呢？”

王之涣道：“或许还是同一个动机，武惠妃知道有人会携带史官刘知几私撰史书上船，她一心要讨好皇帝，便想替皇帝销毁这根心头刺。”

王翰摇头道：“不会。这样的话，皇帝才是真正受益者，虽然并没有受益，但至少王皇后和赵丽妃就不能拿这件事来要挟武惠妃了。”

狄郊也道：“这个动机不能成立，如果害死李蒙的凶手真是武惠妃，应该跟皇帝没关系。皇帝为人何等深沉，阿翰还讲过他曾在复道[9]暗中窥测军士吃食的故事[10]。他若是心中忌惮史官私下记录了自己的阴事，又岂会让妇人知晓？”

众人仔细思虑，深以为然。

王之涣又道：“难道动机还是简单的争宠，那艘游船上有王皇后或是赵丽妃一方的人？”

王翰道：“案发时是开元五年，武惠妃虽然已得宠，行为还算收敛，跟王皇后及其他嫔妃还远没有到达你死我活的地步。应该是为了其他事。武惠妃在皇宫中长大，按理没有什么仇家，可既然姓武，她反对、反对她的人可就多了去了。”

辛渐道：“这倒是。如果武惠妃不姓武，朝中重臣怕当今皇帝重蹈高宗覆辙而坚决反对，怕是皇帝早已废了王皇后，改立武惠妃为皇后了。”

王之涣道：“那么游船上一块儿阻止武惠妃当上皇后的大绊脚石。”

他说得生动形象，又作出双手合抱大石的样子，王翰等人一起笑出声来。

狄郊沉吟道：“就算如此，武惠妃究竟只是个女流之辈，下定决心杀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要害满满一船人。除非是万不得已，不得不那么做。”

王翰道：“老狄可别小瞧女流之辈，天后不是妇人吗？她杀兄长，杀亲姊，杀女儿，杀儿子，杀外甥，杀儿媳，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前前后后杀了数万人都不止！天后虽是当今皇帝的祖母，却也是他的杀母仇人，而武惠妃身为天后侄孙女，在倒武大潮下，还能独霸皇帝床第，能耐不容小觑。况且杀人不用她自己动手，她发句话就行了，没什么容易不容易的。”

狄郊道：“就算武惠妃是心狠手辣之辈，朝野反对她当皇后的人多了，她连朝堂宰相重臣都搞不定，为什么要先下手去害还没有做大官的进士？况且杀人就能让她当上皇后吗？”

王翰一时噎住，竟回答不上来。

辛渐忙道：“武惠妃不是善茬儿，这人人人都知道。不过老狄说得对，她要当皇后，杀人于事无补不说，一旦张扬开去，会适得其反。船上又多是新科进士，是朝廷选拔的栋梁之材，她该知道轻重。”

王翰道：“可武惠妃杀人嫌疑最大是事实啊。老狄，你承不承认这一点？”狄郊点点头，道：“不光嫌疑最大，而且应该是事实。”

赵丽妃使者和张均都指证曲江沉船一案另有隐情，武灵觉来到悬瓮山，她的反应和态度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赵丽妃使者虽未提及武灵觉，然武灵觉曾是李蒙妻子，一旦王翰等人开始调查，她必然首当其冲。王皇后一派，显是为武灵觉而来。如此推测，赵丽妃和王皇后针对的目标都是武灵觉，当然她们不会真的为了一名中年尼姑而大动干戈，针对的应该是武灵觉所知道的秘密，这秘密显然就是曲江沉船一案的真相，且涉及了武惠妃。而武灵觉被杀灭口，更从旁佐证了前面的推断。

众人听了狄郊分析，极为叹服。

狄郊又道：“只是我还是有两点想不明白，一是武惠妃的杀人动机，二是武灵觉为什么被人杀死在这里？”

第二点，自然是针对王皇后兄长王守一了。他既莫名在悬瓮山出现，又向人打听武灵觉下落，不久武氏即被杀，他杀人嫌疑极大。可武灵觉既然知道武惠妃杀人真相，她活着的意义不是更大吗？王守一甚至可以拿她当证人，当面向玄宗皇帝告发武惠妃。难道是武灵觉不肯合作，还威胁要上告玄宗皇帝，又转身逃走，王守一一恼之下才命人追杀了她？可他手下人既然追上了武灵觉，为何不将她绑走，找个地方关押起来？严刑拷打一番后，不怕她不合作。

王之涣道：“或许事情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算了，不谈武灵觉了，她根本就不是重点。”

王翰道：“那什么才是重点？”王之涣道：“武惠妃啊。我们都知道武灵觉是因为武惠妃做的坏事才被杀，对吧？只要我们调查清楚武惠妃到底为什么要做以及怎么做的坏事，所有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王翰道：“有道理。既然无法从武惠妃身上推出动机，那还是反过来倒推吧。李蒙是曲江沉船案的受害者，武灵觉阻止过李蒙上船，甚至不惜将他锁在房间里，表明她预先知道武惠妃派人在游船上动了手脚，李蒙上船，必是死路一条。”

王之涣道：“对，不管武惠妃当年为什么做这件事，这是武惠妃的死穴。一旦被公开，皇帝再喜欢她，也庇护不了她，多半会被处死。”

辛渐道：“武惠妃既是针对游船，她想害之人必在船上。除了三十名进士、篙工、船夫之外，另外就是张均和李稍云及他带来的乐妓了。”

狄郊道：“张均、李稍云和那些乐妓是不请自来，临时上船，肯定不会是武惠妃的目标，都可以排除。李蒙事先曾为武灵觉所阻，当然也不会是目标。篙工、船夫也可以排除。目标就在剩下的二十九名进士中。阿翰，你最熟悉朝廷掌故，可知道那些进士中，哪些人跟武惠妃或是武氏家族有恩怨？”

王翰道：“开元五年我早已离开京师，对那些进士来历不是很清楚，

也没什么交往。只认得其中一人，山东人氏王泠然，也是沉船事件的幸存者之一。他原先于宋城^[11]应选，结果遭县尉高昌宇黜落。及第后作《与高昌宇书》云：‘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天下进士有数，自河以北，唯仆而已。’极为狂傲。岂不知道次年开元六年便有临淄李伯鱼进士及第，文章才华出众，还娶了张说相公幼妹……”

王之涣道：“呀，张相公老早不是想将妹妹嫁给阿翰吗？你因为羽仙而不肯接受。听说张家小娘子对你情有独钟，曾发誓非你不嫁，如何又嫁给李伯鱼了？”

他们几人自小随意玩笑惯了，而今步入中年，只要再聚在一起，依然与年轻时感觉并无二致——全身心放松，言行任着性子来，毫无顾忌。况且王翰早已看开不能娶王羽仙为妻之事，也不介怀，续道：“后来王泠然曾投书张说相公，想求重用，但由于那封《与高昌宇书》，张相公认为他心胸狭小，并未理睬他。”

王之涣连连摇头道：“这个王泠然听起来绝对不会是武惠妃的目标。那么还剩二十八个人，而且绝大部分已经赴黄泉，查起来太难了！”

王翰道：“二十九名进士当中，既有世家子弟，如刘知几侄子刘蕤，也有民间寒士，如王泠然这样的，但都是新晋进士，如何能跟皇宫中的武惠妃扯上干系？想来想去，只有李蒙能跟武惠妃扯上干系。”

狄郊忽道：“还有一个人，也能跟武氏扯上干系。”王之涣道：“是什么人？居然老狄知道，阿翰不知道？哈。”

狄郊道：“我也是无意中想到的。没想到并不奇怪，因为那个人当日并不在游船上。”

王之涣道：“不在游船上，那能扯上什么干系？”狄郊道：“她是游船的主人。当日将游船借给了新科进士出游，但自己并不在船上。”

众人闻言一愣，王之涣狐疑问道：“老狄说的可是宜城公主？她是中宗皇帝第二女，宫人所出，不为韦后^[12]所喜，很早就嫁了人。她比武惠妃大上许多，两个人能扯上什么干系？”

王翰已然得到提醒，忙道：“有干系。宜城公主的丈夫是‘妻管严’裴巽，裴巽原先可是武三思的心腹。”王之涣一拍脑门儿，道：“哎呀，我倒忘了那个‘妻管严’了！”

大唐立国以来，有六大著名“妻管严”，分别是房玄龄、任瓌、唐高宗、裴谈、唐中宗及裴巽。

房玄龄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即位后，房玄龄任中书令，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成为贞观名臣，因其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房玄龄、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称：“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媚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

房玄龄也因此获得了唐太宗的极大信任，次子房遗爱娶太宗爱女高阳公主，死后配享太庙^[13]，备受尊崇。

然其在世时却畏妻如虎。唐太宗因房玄龄功劳太大，特赐美人两名。不想房玄龄屡辞不受，称夫人生性至妒，一定会拒绝美人进门。唐太宗便令长孙皇后召房夫人进宫，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房公年暮，皇帝欲有所优诏之意。不想房夫人不给皇帝、皇后面子，执心不回。长孙皇后禀报唐太宗，太宗便派人端来一杯毒酒，道：“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房夫人性情刚烈，答道：“妾宁妒而死。”毫不迟疑，端起毒酒一饮而尽。事后才知道，那不是毒酒，而是一杯醋。唐太宗无可奈何，道：“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不得已，收回了赏赐美人的成命。此即为“吃醋”典故，后成为妒忌的代名词。

任瓌曾随唐高祖起兵，有开国之功，封管国公。唐太宗亦曾赏赐两名美人，任瓌拜谢，不敢以归。唐太宗便召来任妻柳氏，指着一杯毒酒道：“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能改，可饮之。”柳氏道：“妾与瓌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至荣官。今多内嬖，诚不如死。”竟饮尽，更无二话。她不知自己饮下的是假毒酒，还赶回家与家人郑重诀别。唐太宗对任瓌道：“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

禁，卿其奈何？”遂不了了之。

事后有人讥笑任瓌。任瓌正色道：“妇当怕者有三：初娶之时，端居若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既长，生男女，如养儿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皱，如鸠盘荼鬼，岂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妇，亦何怪焉？”可谓怕老婆的高论。

唐高宗畏惧妻子武则天，天下皆知。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开始厌恶武则天作威作福，干预朝政，冲动之下命宰相上官仪草诏，欲废除武则天后位。当时武则天的的心腹遍布宫内外，心腹侍臣告诉武则天，武则天大惊失色，急忙赶到高宗跟前。此时上官仪刚离开，诏书墨迹未干，还未签发。武则天眼泪涟涟，开始为自己申诉。眼泪当即软化了高宗的立场，高宗羞缩不忍，竟然忸怩道：“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就是这句推脱责任的话，将上官仪推上了死路。不久，武则天指使心腹诬陷上官仪与废太子李忠谋反。上官仪被下狱处死，其子上官庭芝亦被杀，女上官婉儿没入宫中为奴，株连流贬者甚众。自是，高宗每视事，武后皆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皇后，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某日，唐高宗召见宰相杨弘武，问道：“卿所荐官员大多无才，这是怎么回事？”

杨弘武是隋朝宰相杨素之侄，与武则天生母荣国夫人同宗，答道：“这些官员都是臣妻韦氏私荐的人。臣也知道他们无才，然臣妻秉性刚悍，臣只能听从她的意思。”意在讽刺唐高宗总是听命于武则天。皇帝心知肚明，尴尬一笑置之。

后唐高宗出巡汾阳宫，途中需经过妒女祠^[14]，当地传说，凡有盛衣服车马过者，必至雷风。并州长史李冲玄担心出乱子，欲征发数万人另开御道。狄仁杰时任度支员外郎，负责宴宴等接待工作，闻言劝止道：“天子行幸，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敢害而欲避之？哪有天子反避妒妇的道理！”李玄冲打消了念头。后唐高宗车驾自妒女祠经过，果然没有发生变故。时人依然取笑道：“此是李老家法，又何怪？”

裴谈出自河东闻喜裴氏洗马裴，好佛法，在中宗朝任御史大夫，其妻悍妒，裴谈畏之如虎。彼时唐中宗亦为皇后韦氏所制，如同当年武则天钳制唐高宗一般。某日皇宫宴会，优人共唱《回波词》^[15]，词道：“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

中宗听了呵呵直笑，丝毫不以为意。韦皇后人也在场，听后意色自得，还以束帛赏赐优人。而当时君臣均以惧内为固然。

裴巽出自河东闻喜东眷裴，受荫入仕，任梁王武三思属官，后迁均州司仓参军。唐中宗被废为庐陵王后，初贬谪均州，后虽迁居房陵^[16]，亦离均州不远，裴巽对其多方照顾。唐中宗因裴巽与武氏核心人物武三思关系密切，亦刻意与他结交，甚至称兄道弟。后唐中宗否极泰来，被武则天召回东都洛阳，重新立为皇太子，立即知恩图报，召裴巽回朝任职，还将女儿义安郡主嫁给了他。武氏与李氏本势不两立，由于裴巽居中牵线，中宗与武三思联姻，且关系日益密切。

只是裴郡马的日子过得并不快乐。义安郡主姿色一般，脾气暴躁，强势好斗，兼之风流冶荡，经常化妆成男子，到市井上游逛，见了相貌极好的少年，就包养为情夫。裴巽不敢干涉，便自己偷偷在外面纳了一房美妾。义安郡主得知后，勃然大怒，不顾自己包养男宠在先，亲手割断了裴巽的头发。又派人抓来小妾，当着裴巽的面，剃光头发，割掉耳鼻，让她失去面目见人。还将其阴部皮肤剥下来，蒙在裴巽脸上。行径之残暴，令人发指。裴巽又痛又悲，却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忍气吞声。

这件事传开后，舆论哗然，人情汹汹，就连御史也上书弹劾义安郡主。彼时女皇武则天执政，也是个类似的主儿，好养男宠，且不许男宠与别的女人亲近^[17]，对此没有太当回事，只将郡主降为县主，再将驸马裴巽罢官降职了事。

神龙革命后，中宗荣登大宝，义安县主亦水涨船高，进位为宜城公主，裴巽则成了地地道道的驸马。宜城公主与中宗其他女儿如安乐公主一样，开府置官，愈发不可一世，直到唐隆之变，韦后、安乐公主等被诛杀后，才有所收敛。相对于中宗其他女婿或杀或贬的遭遇，一向被妻子压抑的裴巽反而因祸得福，受到玄宗皇帝优待，就连曾暗通李重福一事也未受追究^[18]。幸运的是，宜城公主还走在了裴巽的前头，终在几

年前病死，裴巽这才从极端压抑的生活中解脱了出来。然其惧内之名，比其岳父唐中宗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翰一口道出宜城公主、裴巽与武惠妃有干系，但还是觉得奇怪，道：“裴巽算是武氏一党而得以善终的人，跟武惠妃关系也不错。宜城公主则是出名的遭人怨恨，都老大不小了还在京城中大肆包养美男子。可武惠妃至于为了裴巽出头杀人吗？”

王之涣道：“这可难说。武氏党羽所剩无几，裴巽算一个，武灵觉也算一个。武惠妃维护裴巽，实是培养心腹，为她自己利益着想。不然每到关键时刻，朝中连为她说话的人都没有。”

大概经过应该是：武惠妃听说裴巽在家中受宜城公主欺凌、没有丝毫地位后，很是恼恨，觉得宜城公主是有意不给武氏面子，又怒她太过嚣张，在京师四处搜罗美少年，比当年太平公主有过之而无不及，决意除掉她。武惠妃人在深宫，不能外出，行事多有不便，因而召了武灵觉参与其中。武灵觉也并非善类，而武惠妃是她唯一的新靠山，当然要积极参与。因宜城公主在曲江边建有别墅，平日最爱带着一群美男子泛舟江上，武惠妃便事先派人在游船上动了手脚。譬如在船板上开洞再以湿蜡封住，船入水后，湿蜡慢慢融化，到一定时候，船洞大开，船便会迅疾沉下水去。

事情再巧不过的是，新科进士借了宜城公主的豪华大船出游曲江，而双方均毫不知情。武灵觉是知情者，得知丈夫要乘坐宜城公主大船出游后，竭力阻止。不想李蒙后来还是设法逃出，上了那艘鬼门之船。事后，武灵觉自然追悔莫及，因为是她帮助武惠妃定了这一计策，等于她一手将自己的丈夫送上不归路。她难以摆脱心结，怅恨无穷，终出家为尼。

由于开元五年前后天灾甚多，游船又沉得离奇，遂被蒙上了灵异的色彩，且与之后玄宗不等父皇丧满便前往洛阳、皇子李嗣一莫名病死等事联系起来，世人竟丝毫未怀疑这一轰动京城的沉船事件竟另有端倪。

事隔几年后，王皇后和赵丽妃受到武惠妃威胁，地位岌岌可危，双方不知如何知道了武惠妃牵涉曲江沉船案，登时如获至宝，都想了解真

相，再用此大做文章。赵曼本歌妓出身，倚仗美色歌舞得宠，在朝中并无根基。她自知没有实力与武惠妃对抗，但为了保住儿子李瑛的太子地位，还是不愿意放过扳倒武惠妃的机会，遂利用王翰等人与李蒙兄弟情深，派使者来太原找到王翰，告知李蒙死得冤枉，想利用王翰找出真相。却有意不提武惠妃的名字，无非是要彻底置身事外。相比于赵丽妃的手段高明，王皇后就简单粗暴多了，直接派兄长王守一出马。王守一应该是先去了东都洛阳景福寺寻武灵觉，却意外听说她来了太原，遂一路追踪而至。

王翰等人听了王之涣洋洋洒洒一番推断，均觉得有理，不但解释清楚了所有参与其中者的行事动机，而且前因后果丝丝入扣，流畅之极，毫无破绽。

只是还有一点不能解释，王守一为什么要杀死武灵觉，而不是将她捕获用作证人呢？

刚好郭子仪举火引着两名军士上来。辛渐忙迎上去问道：“可有在奉圣寺找到王驸马？”

郭子仪道：“没有。据僧人说，王驸马到了寺中，先打听有没有一名法号和上的中年女尼来过，听说没有，便匆匆带人离开了。”

王翰等人大为意外。狄郊忙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是说，王驸马是什么时候到奉圣寺打听武灵觉下落的？”

郭子仪道：“恰好是大风堂宴席开始的时候。当时大风堂喜乐响起，王驸马问是谁家在办喜事。僧人如实说了，王驸马还说：‘原来贺娘子也住在悬瓮山下。’又见到奉圣寺里安置有许多侍从，似有熟人在内，便立即转身避开了。”

王之涣忙问道：“王驸马身上或是他侍从腰间可有弯刀？”郭子仪道：“应该没有吧，僧人没有留意到这些。”

狄郊道：“凶手不会是王驸马。寿宴开始时，他人已到了奉圣寺。而我们几个正好是在后村村口听到喜乐，上山道不远，就发现武灵觉尸首。我虽然闻见了血腥味，但她人至少死了两三刻功夫了。”

辛渐道：“两三刻功夫，就算是跑，也不够从山道到奉圣寺。”

狄郊道：“所以我说不可能是王驸马。而且他果真杀了人，就不会再去奉圣寺打听武灵觉是否来过了。”

王之涣道：“那可不一定。也许王驸马自己往奉圣寺去寻武灵觉，另外派了手下往山中寻找，结果手下人先找到了武灵觉。”

王翰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手下人不会不经王驸马问话，便擅自杀了武灵觉。”

王之涣这次居然不再抬杠，附和道：“有道理。”又哀叹一声，道：“看来杀死武灵觉的另有其人了。”

王翰问道：“之涣怎么这种语气？”王之涣道：“因为我们都知道凶手是谁，却是无凭无据，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呀。”

辛渐等人均知他所指的凶手即是武惠妃——知情者中，王皇后兄长王守一既没有杀人，赵丽妃指望的则是王翰，那么余下的只有武惠妃了。她大概也得知王皇后派了人找武灵觉，为自保起见，不得不抢先杀死武灵觉灭口——这是顺理成章的推测。

一旁郭子仪却听得一头雾水，问道：“几位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王翰不答，道：“算了，这件案子只能暂时到这里了。我们下去看看宋希玉吧。”

郭子仪虽然好奇，但他戍卫禁宫多年，知道旁人不说的事情决计不能多问，便道：“那么这里该怎么办？”

狄郊收好纸笔等器物，道：“我已经记录了现场情形。郭将军只需留一名军士看守，等明早太原府或是晋阳县派官差来处理尸首。”

郭子仪便招手叫过一名军士，嘱咐了几句。那军士听说要独自留下，颇为害怕，道：“郭将军能多留一个人吗？”

王之涣笑道：“怎么，你害怕诈尸？”那军士道：“诈尸倒不怕，只是这里荒山野岭，四下又乌漆抹黑的，这心里，有点打鼓。”

郭子仪颇恤下属，便又留了一名军士，自己举火引王翰等人下山。

阙新故居中聚集了不少军士，点燃数枚火炬，照得庭院亮如白昼。

王之涣忙接过狄郊手中木盒，道：“我来替你执笔写状。”将纸笔往院中木桌上铺好，忽又突发奇想，道：“这阙新不是制墨匠人吗？家中一定藏有好墨。”

辛渐道：“这里荒废好一阵子了，哪里还会有好墨？”

王之涣不听，接过辛渐手中灯笼，自己提了进屋去寻墨。

忽听到房中大叫一声，辛渐吓了一跳，忙抢到门口，问道：“怎么了？”

王之涣道：“没什么，看到好大一只黄鼠狼。”一边说着，一边举着一块半月形墨锭出来，笑道：“怎样，我就说有好墨吧。”

王翰催叫道：“还不快些出来，老狄都开始验尸了。”

王之涣遂出来站在桌边，欲用水化一点墨锭，又觉得有些舍不得，便将墨锭用手帕包了收好，仍用辛渐带出来的黑墨，提笔拉开架势，等了半晌，却不见狄郊出声，转头望去，他正蹲在宋希玉尸边，眉头紧皱。王之涣催道：“怎么还不喝报？”

狄郊便道：“宋希玉后心中了一刀，是致命伤。从伤口形状来判断，凶器亦是弯刀。”

王之涣“啊”了一声，竟不由自主地转头，往屋里望去。

注释

[1]张说之所以逃过一劫，其中还藏有一段佳话。张说有门人贾全虚，与他十分宠爱的美妾宁怀棠私通。张说发觉后，想依法处置贾全虚。贾全虚大声叫道：“贪色爱才，人人通病，男子汉死何足惜？但明公

何惜一女子，竟欲杀死国士，难道明公长此贵显，不必缓急倚人吗？从前楚庄不究绝缨，杨素不追红拂，度量过人，古今称羨，公奈何器小至此？”张说暗暗称奇，便干脆将宁怀棠赐给贾全虚，还送了许多财物，打发他们走了。后来贾全虚机缘巧合下到内廷机要处任佣书，所有大臣的密奏，往往先人得知。他看到姚崇告发张说的奏章后，立即奔来相告。张说听说十分着急，苦无计策。贾全虚便送给张说一幅夜明帘，请他献给九公主（睿宗共十一女，排行有多说，此九公主不是金仙公主就是玉真公主，均为李隆基同产亲妹）。张说依计而行。九公主在李隆基面前为张说求情，张说才免于遭祸。

[2]唐初实行府兵制，诸卫府兵，成丁入伍，六十岁免役，其家又不蠲免杂徭，渐渐贫弱，大都逃亡。先天二年（713年）虽有所改革，规定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放免，屡次征镇者，则十年免役。但实际上徒有此令，并未能付诸实施。因此府兵制日渐破坏，番役更替多不按时，卫士逃匿，宿卫之士无法得以保证。鉴于这种情况，张说建议，请招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玄宗同意募兵，不过十几天，即得到精兵十三万人，“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3]张说与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为避“开元”年号字讳改名）关系不好，二人勾心斗角，互相排挤，但二人都是名相。姚崇作风务实，精于吏道，处事明敏，加上严于律己，廉洁勤俭，政治上建树更高些。他当了宰相仍然没有自己的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堂很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因天晚不能及时回家，就住在罔极寺（太平公主为母亲武则天祈福而建，寺名取自《诗经》中“欲报以德，昊天罔极”句）里。张说有才智，却因出身贫寒，酷爱钱财，好受人贿赂。姚崇临死时，怕张说将来报复自己的儿子，便告诫儿子道：“我为相数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却，我传下一计，可以我灵座前，陈设珍玩等物。张说来吊丧时，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纪念前仇，很是可忧，你等速归乡里！倘若他逐件玩弄，有爱慕之意，你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送。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勒石，并呈皇上御览。我预料张说性贪珍物，足令智昏，若照

此办法，他必追悔。你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具赞扬之词，以后想寻仇报复，不免自相矛盾。”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姚崇子姚彝已按父亲叮嘱，将珍玩摆列灵前。张说见了珍玩，立即起了贪财之心，忍不住上前摩挲玩弄。姚彝乘机上前说：“先父有遗言，说同僚中肯作碑文，就将遗珍赠他，您是当代文家，尚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图报，微物更不足道。”张说被捧得晕乎，欣然允诺。姚彝等再拜称谢，请他快写。张说回去后，立即写了篇为姚崇歌功颂德的碑文。姚家也信守承诺，将珍玩送到张家。姚家得到张说所作碑文后，连夜让人刻碑，还特意将底稿呈给唐玄宗。玄宗也极口称赞道：“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张说事后才醒悟，暗想自己与姚崇不和，怎么能赞扬他，连忙派人索还原稿，只说文章草率，需要修润。不料姚家说已刻成碑，并上呈御览。张说不禁顿足道：“这皆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了。”张说贪小便宜性格由此可见。

[4]陇州：今甘肃陇县。

[5]唐京城禁军共十二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

[6]掾（yuàn）：原为佐助的意思，后为副官佐或官署属员的通称。

[7]辰嬴：又名怀嬴，秦穆公之女。先嫁给晋怀公，生下一子乐，后嫁给晋文公重耳。由于先后嫁了两任国君，被时人认为太淫乱，其子公子乐也被认为没有威严，被大臣赵盾所杀。杨氏所生之子曹王李明事迹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

[8]姜皎善画鹰鸟，杜甫有《姜楚公画角鹰歌》。姜皎之子姜庆初未满周岁时，玄宗当面许诺会将公主嫁给姜庆初。当姜皎外甥李林甫为宰相时，提及此事。天宝十载（751年），玄宗下诏姜庆初娶新平公主。

[9]唐玄宗登基后，于长安兴庆坊五王宅旧居建兴庆宫，由于宫城在皇城东南，又称“南内”。又自大明宫（俗称东内）建夹城复道直通兴庆宫。复道为全封闭建筑，人在里面，可以窥测外面情形，但外面看不到里面，因而皇帝往来南内、东内两宫，外人不得而见。

[10]唐玄宗有一次在复道内往外偷看，发现一名军士吃食未尽，将剩余食物丢进了洞中。玄宗大怒，命人逮捕该军士，欲当众杖杀，左右莫敢谏。玄宗兄长宁王李宪道：“陛下从复道中窥人过失而杀之，臣恐人人不自安。况且陛下恶弃食物于地，是由于食物可以养人。现在竟因一点剩余食物而杀人，岂不是把养人和杀人搞颠倒了吗？”玄宗这才作罢。

[11]宋城：今河南商丘。临淄：今山东淄博。

[12]韦后因谋害中宗之故，被睿宗追贬为庶人，因而史籍中多称她为“韦庶人”。小说中有一些倒叙和插叙，为避免混淆，仍称呼她为“韦后”。对于唐人习惯以字号、籍贯互称等，书中也作了简化处理。

[13]高阳公主最受唐太宗宠爱，恃宠娇纵，曾与著名僧人辩机（玄奘高徒，《大唐西域记》的整理者）私通，事发后，辩机被腰斩而死，高阳公主也受到唐太宗责骂，并不许再进宫，高阳公主一直心中不平。唐高宗即位后，高阳公主、房遗爱便联络与唐高宗不和的薛万彻（娶高祖第十五女丹阳公主）、柴令武（柴绍子，娶太宗第七女巴陵公主），打算发动政变，废掉高宗，拥立荆王李元景（高祖第七子）为帝，但是事不机密，计划被泄露，一千人都被逮捕。房遗爱被处死，高阳公主赐自尽，诸子发配流放，房玄龄配享太庙的待遇也因而被停止。

[14]传说晋朝太始中，刘伯玉妻子段氏（字明光）性妒忌。某日，刘伯玉吟诵《洛神赋》，对文中所描绘的洛神美貌倾慕不已，对妻子道：“得妇如此，吾无憾矣。”段氏大恨，道：“君重水神而轻我，吾死，何患不为水神？”当夜投水而死。后人称其投水处为“妒妇津”。相传妇人渡此津，必坏衣毁妆，否则即风波大作。

[15]回波词：乐府商调曲，每句六言，第一句用“回波尔时”四字起，故名，后亦为舞曲。此优人所唱嘲讽唐中宗和裴谈惧内的《回波词》为当今考证出来的最早的词调。

[16]房陵：今湖北房县。

[17]详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及前面所提上官婉儿受黥刑之事。

[18]李重福：中宗庶长子（《旧唐书》作次子，其实年长于韦后所

生之子李重润)。宫女所生，初封唐昌王，后进封谯王，不受中宗喜爱。神龙时为韦后所譖，贬为均州刺史，忧郁不乐并阴交朋党，图谋篡帝位。李隆基发动兵变杀死韦后，睿宗即位，下诏徙李重福于集州（今四川南江）。李重福深为不满，在均州称帝，改元中元克复，尊睿宗为皇季叔，被废的少帝李重茂为皇太弟。并自均州乘驿到东都洛阳，以期西进潼关入长安，争夺皇位，恢复中宗一系的皇统。到达洛阳后，李重福住在驸马都尉裴巽府上，意欲发左右屯营（置以保卫东都宫城）兵袭杀东都留守，占据洛阳。但洛阳各衙厅官员闻讯遁匿，左右屯营兵亦闭门不纳。后来还是侍御史李邕（著名书法家，王翰好友）率兵出击，李重福投漕渠而死，年三十一岁，遭碎尸。追废为庶人，诏以三品礼葬。

第三章

记取他乡

那里的人时常吟唱《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每至最末两句，都是潸然泪下。他们与胡人杂居在一起，眼前所见、耳边所闻尽是陌生风物，从此故乡梦中近，穷愁百虑侵，如此情形之下，一句『春风不度玉门关』自然格外打动人心了。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
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唐 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旁

人注意力均在狄郊及宋希玉尸首上，未留意到王之涣这一古怪反应。

辛渐忙问道：“跟杀死武灵觉的是同一柄刀吗？”狄郊道：“不好说。”

他从怀中取出针包，拈出一根银针，来回往伤口处测量深浅宽度，随即起身走到木桌前，画出了凶器刀刃大致形状。

辛渐道：“这是典型的彩虹刀。”

狄郊又取出绘自武灵觉伤口的凶器图样比照。辛渐道：“这是鹿角刀。”

狄郊道：“那么就是不同的凶器、不同的凶手。杀死武灵觉的是鹿角刀，杀死宋希玉的是彩虹刀。”

王之涣一见之下，立即“啊”出声来。王翰道：“你一惊一乍做什么？”王之涣看了身旁郭子仪一眼，欲言又止。

辛渐忙道：“我与郭将军尊父惺惺相惜，算是知交，郭公之子不算是外人，没什么不能说的。”

王之涣虽有些迂腐，却也是直率之人，便如实告道：“郡主那个红脸朋友，身上带的就是这样一柄彩虹刀。”

辛渐道：“之前你不是说是鹿角刀吗？”王之涣道：“我又不像你成天跟兵器打交道，哪里分得清楚？我以为彩虹刀像彩虹一样，哪知道形状也跟鹿角差不多。”

王翰、狄郊这才知道之前在芳甸撞见的窃贼竟是李弄玉的朋友。王翰道：“奇怪了，既然是郡主的朋友，见到人跑什么？还狠狠撞了我一下。”

辛渐歉然道：“大概不愿意被旁人撞破行迹吧。抱歉了，我替四娘向你赔礼。”

王翰道：“又不是你撞的我，赔什么礼！嘿，辛渐，我说你明明是郡主丈夫，怎么倒成了旁人了？”

辛渐道：“四娘行事如此，自有她的道理，无须向我交代。”王翰道：“你还真是个大度的丈夫。”

狄郊沉吟道：“郡主如此相护红脸男子，想来对他十分信任。既肯以性命担保，即便他身上有彩虹刀，也没什么可疑的。”

王翰虽然嘲讽辛渐对妻子言听计从，对此也没有异议。

郭子仪道：“那么可否借那红脸男子弯刀一看？”

辛渐道：“郭将军之前见过那红脸男子，他身上没有兵刃。四娘说即便他身上的弯刀是杀人凶器，多半是因为事先丢了。我信得过我妻子。”又道：“彩虹刀多为蕃人或西域胡人所佩，鹿角刀则是契丹人喜爱的短刀。河东一带，降胡不少，彩虹刀并不罕见，但鹿角刀相对就少多了，很少能见到。”

原来彩虹刀采用冷锻技术，用的是西域或藏地矿铁，刀刃颜色青黑，莹彻发亮。又以吐蕃人技高一筹，在藏地尚未统一时，冶炼技术便已达到了相当水准。在藏民口口传唱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对三柄稀世宝刀古司刀、阿司刀、木司变幻刀的用料、锻炼过程及成品后刀背、刀口、刀刃等细节均有形象描述。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加强了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向大唐求娶公主。太宗皇帝遂以宗室女文成公

主出嫁吐蕃，开大唐和亲吐蕃之先河。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量工匠，其中即包括冶炼师和刀剑工匠，极大地促进藏地的金属冶炼和加工水平。吐蕃人擅长学习，由此大大改进武器装备，如藏刀即脱胎于唐刀，保持了直刃、单锋、刀尖刀背起脊线等特点。其所锻铁甲更是独具特色，铁甲片以麕皮绳穿在一起，柔薄而极具韧性，用强弩在五十步外射之不能入。由于冶炼中在铁中加入了少量的白银，铁甲经久不锈。如此高超的工艺，甚至超过了唐军的盔甲装备。

当今吐蕃王妃是大唐金城公主，名李奴奴，是李弄玉的亲侄女。她知道姑父辛渐是个铁匠，还特意托使者送给他一副藏刀、铁甲，迄今仍收藏在大风堂中。太原长官张说不信吐蕃铁甲能强过大唐军备，派了神射手来测试。倒是一箭贯穿，却是因为射在铁片之间的空隙处，且箭镞被铁片挂得卷刃。

玄宗皇帝即位后，吐蕃曾派人送数百具宝器，以恭贺新皇登基。这些宝器虽不是兵器，却一样“制冶诡殊”，工艺水平极高。玄宗特意“诏置提象门^[1]示群臣”，众臣均赞叹不已。

鹿角刀则是镔铁所炼，工艺复杂，需要高超的技术。河东一带虽然也产镔铁，但用其所炼刀剑不及契丹锋利刚健，除了有所用镔铁矿石不同的因素外，工艺上亦有很大差别。“契丹”族名本意即“镔铁”，暗寓无坚不摧，族人擅长冶炼，在镔铁工艺上有独门秘方。大风堂以“百炼钢”工艺著名，以其所造兵刃吹毛立断，为天下第一利器，耐用度远在镔铁兵器之上，既有己之长，何必展我所短，因而大风堂极少炼制镔铁武器。

之前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兼巡边使王毛仲曾派人送来一柄鹿角刀，要求大风堂遵照样式打造出一模一样的刀具，便为辛渐婉拒，实是因为河东镔铁质量不如辽东所产，造出来的刀也不如契丹兵器锋锐。王毛仲实在喜欢鹿角刀，大可以直接派人到辽东购买。

辛渐大致介绍一番，王之涣应声道：“对，正因为鹿角刀少见，王毛仲杀人嫌疑更大了！”

郭子仪奇道：“王公说的王毛仲，是指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王相公

吗？他为什么要杀宋参军？”

王之涣忙道：“不，不是眼前这个，我是说山道上那个。”

武灵觉是被鹿角刀所杀，之前众人已认定是武惠妃派人杀死灭口，王毛仲倒也确实符合疑凶特征，除了有鹿角刀一项外，他还是玄宗的心腹家奴。其实武惠妃根本不需要刻意培植自己的势力，只要玄宗全心全意宠爱她，那些想奉承皇帝的人自然会闻风而动，巴巴地奉承她。

郭子仪不明究竟，听得愈发晕了。但他毕竟曾经是禁宫将领，岳父又是宁王的心腹亲吏，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人，料想武灵觉有皇亲国戚身份，必是卷入了什么是非，才会令王皇后兄长王守一千里来寻，又令王之涣等人怀疑皇帝心腹家奴王毛仲是杀人凶手。好在他自己是天兵军军将，并非太原府官员，查案并非他职责范围，因而也不多问，只问道：“几位还需要我做什么？”

辛渐见狄郊已经四下看过，忙道：“郭将军和手下人已忙了一整天，不妨先去歇息，这里派一两个人守着就行了。等明日天明，派人进城禀报张相公，等他示下。”

郭子仪道：“也好。”命手下军士去村里寻了几间空屋休息，自己亲自带了一名军士，留在阙新院子中。旁人见他如此体恤下属、身体力行，均大为佩服。

王之涣颇为不安，招手叫道：“辛渐，你过来。”

辛渐见他神情鬼祟，忙走过去，问道：“做什么？”王之涣刻意压低了声音，道：“嗯，那个……我适才进房找墨锭时，看到柜子里面藏了一个人。”

辛渐大吃一惊，道：“什么？你怎么……”王之涣道：“嘘，小点儿声，他还是个孩子。”

辛渐道：“难道是阎用之？”王之涣道：“我猜也是。”

之前辛渐和王之涣来到阙新故居，本就是为了寻找阎用之，却发现

宋希玉尸首后，竟忘记再进屋查看，一是因为屋里漆黑一片，二来凶手杀人后定会立即离开命案现场，这是基本常识。适才王之涣独自举火进屋，见堂屋简陋，只有几张积满灰尘的案子，便径直进去里间。那房间里也没什么家具，一张床已经塌了半边，床头的两只箱子也砸坏了，只有西南立着一只松木柜子，尚属完好。他走过去拉开柜门，却见柜子里面蹲着一名十八九岁的少年。他吓了一跳，当即惊叫出声。那少年却甚是镇定，既没有逃走，也没有暴起攻击，而是从脚边拿出一块墨锭，默默递了过来。不知为何，王之涣忽然被打动了。彼时辛渐已冲到门口，王之涣便称是看到了黄鼠狼，接过墨锭，朝那少年点了点头，关好柜门，走了出来。

王之涣又道：“我不吭声，除了觉得那少年异常外，还有一番道理。之前郡主不是特意交代过你吗，找到阎用之，先不要交给官府，得问清楚情由再说。我若叫喊出声，他还能走得掉吗？”

辛渐道：“不错，四娘言外之意，对阎用之颇为回护，这也是我深感奇怪的一点。”又问道：“阎用之人还在里面吗？”

王之涣道：“这里只有一个门，我们这么多人守在庭院中，他哪里走得掉！目下要想个法子瞒过郭将军和他手下，将阎用之带回大风堂去。”

辛渐道：“不妨直接跟郭将军说一声。”

王之涣摇头道：“这不合适。阎用之跟宋希玉有仇，宋希玉人就死在他院子中，他人又被堵在屋里，是首要嫌犯。就算他跟这起杀人案无关，他还是违抗括户令的逃犯呢。郭将军虽是你晚辈，不会违背你的意思，但他毕竟食朝廷俸禄，有职责在身，若直接告诉他情由，不是令他为难吗？一旦朝廷知晓，必定追究他渎职私放逃犯之罪。”

辛渐道：“还是之涣你考虑得周到。”忙叫过王翰、狄郊，大致说了情由。

几人商议一番，决意由狄郊负责将郭子仪引开。狄郊遂称要在四周再看看，或许能找到凶器或其他线索。郭子仪便与军士举火，陪他往后墙外巡查。

等狄郊三人出去，辛渐忙奔进屋里，刚踏进房门，那少年已主动从柜子中钻了出来，果然是阎用之。

辛渐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阎用之冷然道：“辛叔叔这话问得好奇怪，这是我原先的居处，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辛渐道：“你人不是该在兰池州吗？”阎用之无言以对，遂紧闭双唇。

王之涣一眼望见阎用之腰间斜插着一柄短刀，忙抢夺了过来，就着灯火一看，不由惊呼一声，道：“这是鹿角刀……噢，不，是彩虹刀。”顺手拔出刀来，刃上血迹宛然，又忍不住骇然道：“果真是你杀了宋希玉。”

阎用之也不答话，只将头转到一边。

王翰本留在院外把风，见人半天不出来，忍不住催道：“老狄拖不了多久，先把人弄走，有话回大风堂再说。”

辛渐遂道：“我们走吧。”阎用之却是不动，问道：“去哪里？”

王之涣道：“还能去哪里？当然是去大风堂了。你现下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被官府抓去，一条路是跟我们回去大风堂，老老实实把事情说清楚。你自己选。”

阎用之微一迟疑，即跟着辛渐走了出去。

辛渐和王之涣引着阎用之先行，王翰留下来等候狄郊。走不多远，阎用之转身欲逃，却被辛渐一把抓住，只觉得手腕上仿若戴了一道铁箍，挣扎不动分毫。

王之涣不无得意地道：“你小鬼头还想逃走，不知道辛渐曾是武探花吗？”

阎用之反抗不成，只得道：“辛叔叔请放手，我跟你回大风堂便是。”

辛渐便松了手。阎用之倒没有再耍花样。

一路回来大风堂，到大门外时，正好撞见管事周白告。周白告奔过来禀道：“堂主，在奉圣寺没有找到宋参军。我又提灯往河边寻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踪迹。”忽见到辛渐身后的阎用之，不由一愣，问道：“这……这不是制墨的小阎吗？”辛渐道：“嗯。”

周白告“呀”了一声，道：“小阎，才大半年不见，你可是瘦多了。你在边地过得还好吗？”阎用之道：“一般般吧。”

辛渐便让王之涣先带阎用之去饭堂，又道：“周管事不必再找宋参军了，我们不久前已经找到他人了。”

周白告道：“宋参军人到底去了哪里？可找得我好苦。”辛渐道：“他死了，就在后村。”

周白告骇然道：“宋参军死了？他是……”辛渐道：“先不要问，也不要管。大风堂里住有贵客，在明日官差到来之前，不要张扬。还有小阎回来大风村这件事，也不要对任何人说。”

周白告虽然困惑好奇不已，还是应道：“是。”又特意将辛渐拉到一旁，小声问道：“小阎他……他是逃回来的吗？那他……他……”

辛渐道：“我也才刚刚找到他，一切事情都还不清楚。”又问道：“王公的侍妾、侍女呢？”

周白告道：“按郡主吩咐，全部安置在后堂客房了，跟固安公主在一个院子。”辛渐道：“那好，你先去后堂，叫郡主来前院饭堂找我。”

饭堂是大风堂铁匠平日吃饭用餐的地方。辛渐先进来点着灯火，让阎用之坐下。

王之涣早等得不耐烦，问道：“你千辛万苦逃离边地，却又冒着风险回来大风村，是不是想找宋希玉报仇？是不是你有意将他诱到你家中，然后结果了他？还有这柄彩虹刀，你是怎么得到的？”

阎用之只是一声不吭。

辛渐看着阎用之长大，知他平日话少，性格却甚是倔强，便温言问道：“你还没吃过饭吧？肚子该饿了。我先去厨下，看看能不能给你找点儿吃的。”

阎用之居然点了点头，道：“谢谢辛叔叔。”

王之涣十分不满，道：“你小子厚此薄彼，我问你你不答话，辛渐一说给你找吃的，你就说谢谢。”

阎用之道：“我自小就认得辛叔叔，可我不认得你。”

王之涣道：“哼，你不认得我，适才不还主动递给我一块上好的墨锭吗？”从怀中取出那块半月形墨锭，闻上一闻，掂了一掂，又手指轻弹，道，“嗯，墨香纯正，质地坚硬，声音清脆。”再凑到灯光下，墨锭泛出青紫光泽，不由叹道：“好久没见过墨色这么好的墨锭了。”

阎用之道：“先生竟然是个识货之人。”

王之涣道：“那是啊。我跟你辛叔叔一块长大，他好舞刀弄剑，我则好舞文弄墨。”

阎用之微一思忖，即道：“你是王之涣王先生吗？”

王之涣道：“你知道我？”阎用之道：“我在兰池州时，被贬居那里的汉人时常吟唱王先生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每至最末两句，都是潸然泪下。”

他所称“汉人”，自然是指跟他一样因违反朝廷括户令而被贬谪边州的中原百姓。他们与胡人杂居在一起，眼前所见、耳边所闻尽是陌生风物，却再不准归返中原，从此故乡梦中近，穷愁百虑侵，如此情形之下，一句“春风不度玉门关”自然格外打动人心了。

王之涣曾在河西漫游过很长时间，深感边人愁苦之情，才写下《凉州词》，虽早已传遍海内，脍炙人口，但此刻从一名逃亡少年口中缓缓吟诵出来，还是极令人感动。

阎用之又道：“我知道辛叔叔有四位一起长大的至交好友，狄公和王翰王公我都认识，另一位李蒙李公听说早已经过世了，唯有王之涣王公我没有见过，却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凉州词》作者居然是这样一个……”

王之涣问道：“什么？”阎用之道：“跟书上写的那些一本正经的文人雅士完全不一样，王公你……倒像个老顽童。”

这时候，王翰和狄郊进来饭堂。王翰问道：“小阎说了事情经过吗？”王之涣道：“没有。他居然还说我是老顽童。”

王翰“咦”了一声，笑道：“很形象啊。”走到面前，道：“小阎，你也知道我们想问什么，不如省点事，你自己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就从你是怎么逃回来的开始。”

阎用之道：“我不想说。”王翰道：“为什么？”阎用之道：“因为没什么可说的。”

狄郊问道：“你说没什么可说，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抵赖不了，还是因为你根本不知情？”阎用之不答。

王之涣道：“看见了吧，聊别的话题，他挺能说的，说得头头是道。一聊到这个，他死也不开口。”

狄郊命道：“把手摊开。”

阎用之犹豫片刻，料想不能拒绝，还是老老实实伸出了双手，左手倒还干净，右手上则有一大块浓稠血迹。

王之涣道：“宋希玉死在你家院子中，你手上有血迹，身上又有凶器，铁证如山，倒也确实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明日官差到了，你还是这般强硬的话，怕是要在堂上吃不少苦头。”

阎用之还是不答，正好辛渐取了饮食进来，他便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喝起来。

王翰道：“宋希玉的案子看样子没什么可疑的，凶手就是阎用之了。”

狄郊道：“不，还有两点疑问。辛渐，是你最先发现宋希玉尸首的，而且是在寿筵结束后，对不对？”

辛渐道：“对。当时我和之涣本来就想去阙新故居看阎用之在不在，却没想到推门就看到了宋希玉的尸首，随后我派人去叫郭将军，又留了军士守在院中，自己和之涣上山道去找你和阿翰了。”

王之涣道：“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阎用之这小子胆子真大，人就躲在黑漆漆的屋子中。幸好院子里有军士守着，他也跑不掉。要不是我后来临时想到里屋可能会有好墨，根本不会想到他人会藏在荒废已久的老屋中。”

狄郊道：“这就是疑点之一。你和辛渐是在半个时辰前发现宋希玉尸首的，可他死了已经有一个多时辰了，肯定是在寿筵结束前。这中间隔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阎用之还留在凶案现场，既没有处理尸首，人还被堵在了房中？”

王之涣道：“别问我啊，阎用之人就在这里，直接问他好了。”

众人便一齐望向阎用之，他刚刚往嘴里送了一大块肉，连连摆手，示意不会说明究竟。

辛渐问道：“老狄刚才说有两个疑点，另一个是什么？”

狄郊道：“宋希玉背心被刺，流了许多血。阎用之的手上有血，但衣服上却没一点血迹，不大合情理。”

据现场情形来看，应该是阎用之躲在院门后，宋希玉推门进来，阎用之先用重物砸在宋氏后脑上，但宋希玉并没有立即倒下，还想转过身来。阎用之遂拔出凶器，上前一刀，自斜里刺中宋希玉背心。阎氏手上既有那么多血，按道理，也该有鲜血喷射而出，溅到他衣服上，但适才狄郊在灯下仔细观察，其外衣上并无一处血迹。

王之涣奇道：“我看到宋希玉后脑勺上好大一个包，可见第一记挨得不轻。老狄怎么知道他挨了那么重一下还没倒下呢？这不合常理啊。”

狄郊道：“常理是一回事，尸首和现场物证完全可以证明，宋希玉是站立时被刺的。”

阎用之右手有血，表明他右手持刀。平刺的话，虎口在刀身一方，朝向宋希玉，四指在刀柄一方。如果宋希玉已经倒地，阎用之必然要用扎的方式，虎口朝天，在刀柄一方，四指在刀身一方。这两种方式握刀，非但造成的死者伤口不尽相同，在阎用之手上留下的血迹也完全不一样——

前一种方式，虎口血迹最多；后一种方式，肯定是掌底血迹最多。从阎用之手上残留的血迹来看，当是前一种方式。

另外宋希玉身上的血迹也可以证明。他背上伤口以下衣衫血迹更为厚重，人遇刺时大出血，只有站立着，血迹因重量急速下坠，才会造成衣衫上的这般血迹。

阎用之听到狄郊的解释，“噢”了一声，很是惊异。

王之涣道：“我们老狄厉害吧？你不老实交代，他也能还原现场情形。”阎用之点点头，道：“厉害。”又往嘴里塞了一块肉。

辛渐道：“老狄可有找到击打宋希玉后脑的重物？”狄郊点点头，道：“是一块石头，就丢在离尸首不远的地方，我已经采集作为证据，交给郭将军手下了。”

辛渐忙道：“那么应该还有第三个疑点。先不管小阎是如何得到彩虹刀的，他既躲在门后预备伏击，来者又是朝思暮想的仇人，必然要奋力一击。按照常理，应该会选择最有威力的武器。阎用之为何不先拔出短刀，而是先用石头打宋希玉一下呢？”

一旁阎用之只是大快朵颐，丝毫不理睬旁人在说什么。

王之涣道：“那我这个老顽童来替小阎解释解释吧。宋希玉是他朝夕想要杀的人，当然不能一刀杀死了事，那样太便宜他人。动手杀他之前，必须得先好好羞辱一番。用石头先来那么一下，只是要让宋希玉只有听的份，再也没有反抗的能力。”

辛渐道：“如果这样的话，小阎应该站在宋希玉面前，当面数落仇人后，再挺刀杀人。如此，致命伤应该在胸口才对。”

王之涣道：“这个更好解释了。小阎数落了宋希玉一番，他听不下去了，可对方手里有刀，他没法抵挡，干脆决定转身逃走，只是还来不及抬脚，就被小阎一刀刺中了背心。”

狄郊道：“如果这样，宋希玉应该是头朝院门仆倒，但实际上，他是脚朝院门。”

王之涣愣了一愣，道：“那我知道了。小阎，你自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阎用之摇了摇头，道：“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王翰道：“你杀了朝廷命官，还能坐在这里大吃大喝，当真是心宽。”阎用之道：“大仇得报的感觉，王公是不会明白的。”

王之涣道：“这些疑点，非得当事人自己才能解释清楚。辛渐，你跟阎用之最熟，得想个法子让他开口。”

辛渐道：“我虽看着阎用之长大，可他性情坚毅，不比普通少年……”

忽听到有脚步声，却是周白告陪着李弄玉走了进来。李弄玉扫了阎用之一眼，先过来问道：“事情弄清楚了吗？”

辛渐摇摇头，道：“小阎什么都不肯说。但目下所有证据都指向他。”大致说了经过。

王之涣道：“郡主，你别怪我心直口快，你那个朋友古古怪怪，他身上那柄彩虹刀应该就是杀死宋希玉的凶器。”

李弄玉忙道：“兵器的事，我问过朋友， he 说是翻墙时失落了，一时不及寻回。”

辛渐道：“那么就对得上。应该是四娘的朋友失落了彩虹刀，结果

被阎用之捡到，正好用作凶器杀人。”

王之涣问道：“郡主，你朋友身上如何会有彩虹刀？他是胡人吗？”李弄玉不答，只道：“辛郎，借一步说话。”

辛渐便随妻子走到一旁。李弄玉道：“彩虹刀我要带走，还给我的朋友。”

辛渐踌躇道：“这个怕是难办，那刀目下是凶器证物。不过四娘放心，等案子结了，我一定设法将彩虹刀取回，还给四娘的朋友。”

李弄玉道：“不行，那刀我现在就要带走。”辛渐为难地道：“就算我同意，阿翰他们也不会同意。”

李弄玉便招手叫王翰等三人，道：“我那个朋友，来自西域于阗国[2]，名叫莫广。那柄彩虹刀，是他叔叔智上法师去吐蕃逻些[3]觐见赞普时，赤德祖赞赏赐的礼物，十分重要，遗失是杀头的重罪。”

王之涣好奇问道：“那么这莫广到底是于阗国使者，还是吐蕃国使者？”

他之所以如此问，实是因为两国立场大不相同：若是于阗一方，便是朋友；若是吐蕃一方，便是敌人。

李弄玉道：“莫广不是任何一国使者，而是我侄女的私人信使。”

王翰等人均吃了一惊。王翰问道：“郡主说的侄女，是出嫁吐蕃的金城公主吗？”李弄玉道：“是。”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不但取得了天下大治的局面，还出兵平定了东突厥，漠南一带尽归唐境，中国军功盛极一时，唐之国威远播四方，中亚诸国干脆用“唐家子”来称呼所有中国人。之后，“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

唐太宗虽出兵征服了东突厥，却很注意各民族的关系，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积极推行“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民族政策，表现出大唐特有的开

放和自信。自此“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唐太宗本人被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尊称为“天可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吐蕃进入了大唐的视野。

贞观八年（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久闻大唐威名，主动派遣使者入贡通好。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4]，吐蕃使者的到来无异于意外之喜，唐太宗非常重视，希望就此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以从侧翼牵制吐谷浑。唐廷积极作出了反应，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礼物出使吐蕃。

冯德遐到达逻些后，得到了吐蕃的隆重接待，唐朝使者的修养和风度更是令松赞干布大为倾倒。当时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争相向唐朝请求通婚，以大唐公主下嫁为非凡荣耀，松赞干布也决定要与大唐联姻，派使者跟随冯德遐入朝，“多赍金宝，以奉表求婚”。唐太宗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

吐蕃使者回去后，盛赞唐朝国力强盛，都城长安繁华，松赞干布更加心仪仰慕。但吐蕃使者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不敢说是唐朝不许婚，怕伤了松赞干布的自尊。恰好吐蕃出使唐朝时，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吐蕃使者便编造谎言，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可汗的头上，说他刚到唐朝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松赞干布大怒，立即发兵进攻吐谷浑。诺曷钵可汗莫名其妙地遭到一场兵灾，无力抵挡，逃到青海湖以北，其子民和牲口多为吐蕃所掠。

松赞干布觉得唐朝廷不肯下嫁公主，是因为不重视自己，为了炫耀武力，又发兵二十万大军攻打松州，唐都督韩威发兵抵抗，结果被松赞干布打败。松赞干布一时不可一世，派人威胁唐朝道：“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吐蕃大臣纷纷劝松赞干布罢兵回国，但松赞干布拒不接受，前后有八名大臣因气愤而自杀。

唐太宗见松赞干布来势汹汹，不得不再调兵遣将，调精兵五万人出击，终于大败吐蕃。松赞干布松州失利后，主动带兵撤退。

松赞干布退兵后，派大论禄东赞为使者，入唐谢罪。禄东赞性情明

达严正，行兵有法，在吐蕃威望很高，是松赞干布最得力的臂膀。他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献给唐太宗，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唐太宗考虑到吐蕃是西陲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没有计较松赞干布之前的侵犯，并答应考虑通婚的请求。

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松赞干布再次派遣禄东赞到长安，向唐太宗献黄金五千两，以及数百件珍宝做聘礼，请尚公主。唐太宗终于答应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出嫁吐蕃。

禄东赞逗留在长安期间，多次受到李世民召见。李世民见他聪明机智，很是喜欢，想将琅玕公主外孙女段氏许配给他为妻。当时来到长安的外番贵族、使者、商人均以能娶唐朝女子为荣，段氏又是皇亲国戚，更是难得的殊荣。不料禄东赞却上奏道：“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禄东赞的深明礼义反而赢得了李世民更大的信任。

贞观十五年（641年）初，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伴随下，出长安前往吐蕃。一路车辚辚，马萧萧。到达青海吐谷浑境内时，文成公主一行受到了诺曷钵可汗和弘化公主的热烈欢迎，在此停留了一个月。之后，直到松赞干布死，吐蕃再未与吐谷浑兵刃相见。

终于娶到唐朝公主，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松赞干布十分高兴，亲自带人马出迎。他穿上唐王朝的衣冠，以女婿之礼见李道宗。文成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和学识风度令松赞干布大为倾倒，欢天喜地地道：“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我今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后世。”

松赞干布后来果然守诺，特地按照唐朝建筑样式，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建成之时，共有一千间宫室，富丽壮观，气势磅礴。宫中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如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逻些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这些壁画构图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成为活生生的历史见证。

松赞干布非常喜欢唐装，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仿效唐王朝建

立了严格的等级服饰制度，并派大量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读书。文成公主反感吐蕃用赭涂脸的习惯，松赞干布也下令禁止。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量工匠和书籍，涉及天文、算术、纺织、农牧、医药、星相、历法、建筑等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吐蕃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发展。

除了文成公主外，松赞干布还娶了尼泊尔墀尊公主为妃。正是墀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入藏带动了藏地佛教的发展。唐朝佛教盛行时，藏地无佛，而墀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均是虔诚的佛教徒，入藏时携带了大量的佛像、经典、法器、僧侣等，并决意建寺弘佛。文成公主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协助墀尊公主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又称为“公主柳”。大殿正中供奉着的释迦牟尼像，正是墀尊公主从泥婆罗国带来的。后来，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里面供奉着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去的释迦牟尼像[5]。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病逝，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唐高宗任命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进封西海郡王。松赞干布听说唐太宗去世、新皇帝唐高宗懦弱难以服众时，立即派人送信给唐高宗道：“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除讨。”并献上金银珠宝十五种，请求陈列于唐太宗昭陵玄阙下。唐高宗对松赞干布的这一举动非常赞赏，进封他为宾王，赐杂彩三千段。

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唐太宗病逝后整整一年，松赞干布病死。因其嫡子早死，立其孙芒松芒赞为赞普。芒松芒赞幼弱，政事皆决于大论禄东赞。

难得的是，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而是继续留在吐蕃生活。据说她经常到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于山顶东望长安，悠悠思乡之情昭然若现。她心中并非不思归故土，只是她深知自己的使命和责任。非常可惜的是，局势瞬息万变，形势往往比人强，自松赞干布去世，吐蕃朝政一直把持在禄东赞及其家族手中。文成公主虽然备受尊重，可也无力左右吐蕃政局，面临许多无奈的时刻。

唐高宗即位后，力图完成唐太宗的遗志，对外扩张，击败西突厥和高丽，大力经营西域。就当唐军逐渐取得了对西突厥和高丽决定性胜利

的时候，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在禄东赞的主持下国势日强。由于当时藏地生产力水平不高，军事强大后必然要向外扩张以获取物资，吐蕃首先将目光投向了邻近的吐谷浑。两国互相攻伐，又因均曾娶过唐朝公主，各自派使者向唐朝申述，以女婿的身份要求援助。唐高宗本就不是有见识的君主，根本看不出吐蕃的潜在威胁，因此采取了一概不理的态度。不久后，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叛逃，将吐谷浑虚实详细告知吐蕃，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吐谷浑诺曷钵可汗与弘化公主不得不弃国逃走，仅率几千帐逃到凉州一带，向唐朝廷请求收留。建立三百余年的吐谷浑政权就此灭亡。

吐蕃攻灭吐谷浑对唐廷震动很大。因为吐谷浑故地青海一带均为吐蕃占领，吐蕃的领土便开始直接与唐朝领土相接。有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大唐在西域、河西、陇右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唐朝廷不得不谋划以武力解决吐蕃和吐谷浑之争。唐高宗以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别屯驻在凉、鄯二州，防备吐蕃军。又以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作为吐谷浑的后援。吐蕃禄东赞也不甘示弱，在青海屯兵，并派使节论仲琮到长安，一来陈述吐谷浑的罪过，二来要求与唐和亲。此时，唐高宗正打算扶助吐谷浑复国归故里，以作为唐朝屏障，当然拒绝了吐蕃和亲的要求，还封吐谷浑诺曷钵可汗为青海国王，以此来表示将要对付吐蕃、帮助吐谷浑复国的决心。

就在唐朝表现出要用武力解决此事的态度后，吐蕃禄东赞病死，其子钦陵继为大论，执掌国政。其人有雄才大略，极力主张走出雪域高原，扩大势力，而首要的目标就是唐朝治下的西域。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西域白州等十八个羁縻州。又与于阗联合攻陷龟兹拨换城[6]。当时唐朝在西域设安西都护府，下辖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军镇，治所在龟兹，龟兹既被吐蕃攻陷，唐朝不得不罢去安西四镇。西域鄯善、且末等国，也为吐蕃所据。从唐太宗一朝开始的对西域的苦心经营，至此全部化为流水。自此，吐蕃取代突厥，以强势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一跃成为唐朝最大的劲敌，开始了与唐朝长达两百年的战火纷争。

唐高宗李治决定还以颜色，以军事还击，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奉命率领十余万人讨伐吐蕃。

薛仁贵名礼，字仁贵，是当时名将。铁勒九姓合众十余万人侵扰唐边时，薛仁贵奉命抵挡。铁勒先派出几十名勇士出来挑衅。薛仁贵白衣白马，亲自出阵，三箭射杀三人，当场惊骇住了敌人。铁勒部众一箭未发，便开始了大溃败。薛仁贵一路追击，大获全胜，这就是著名的“三箭定天山”。唐军胜利凯旋时，一路高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薛仁贵由此威名远震。他出征突厥时，突厥骑兵一见到他，立即相顾失色，下马列拜后争相逃走。

薛仁贵进军吐蕃后，决定直捣其心脏逻些。但唐军孤军深入，辎重运输艰难，地形不熟，面临许多困难。薛仁贵便分成两队，自己率精锐部队前进，副将郭待封率两万人及辎重屯驻在大非川^[7]固守。薛仁贵一队倍道兼行，在乌海大败吐蕃。而另一队郭待封本该就此筑围栅保护辎重，但郭待封是名将郭孝恪次子，素来不服薛仁贵，为了争功，竟率辎重跟随薛仁贵而去。结果在半路遇到吐蕃大军二十余万人，郭待封大败，辎重也全部丢失。薛仁贵失去后援，被迫撤军。吐蕃大论钦陵亲率四十万大军追击，唐军死伤殆尽。最后还是薛仁贵主动与钦陵讲和，钦陵看在文成公主的面上，仅放薛仁贵、郭待封及另一员唐将阿史那道真三人返还，其余唐军尽成俘虏。

此战唐军全军覆没，不仅让大唐帮助吐谷浑复国的计划完全泡汤，吐蕃也由此一跃成为能够与唐帝国分庭抗礼的西域新霸主，给亚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带来了重大变化。唐高宗不得不将吐谷浑内徙到鄯州浩亶水^[8]之南。但是鄯州地狭，且邻近吐蕃，吐谷浑畏惧吐蕃来扰，不安其居，唐朝廷又徙吐谷浑于灵州鸣沙县，以其部落置安乐州，意为既安且乐。

吐蕃在西域称霸后，继续其扩张政策，不断出兵骚扰唐边境。唐高宗恼羞成怒，决意出兵大战吐蕃，力挫其锐，派中书令李敬玄为帅，并亲自于殿庭赐宴。但李敬玄非将帅之才，唐军再一次大败。唐军副总管王孝杰也被吐蕃俘虏，因为其相貌被认为酷似吐蕃赞普芒松芒赞的父亲，被送到吐蕃后得到了很高的礼遇。王孝杰颇有心计，了解到吐蕃的

虚实后，想方设法逃归大唐，并在十多年后率唐军力战吐蕃，收复了西域，由此成为一代名将。

仪凤元年（676年），吐蕃赞普芒松芒赞病死。三年后，吐蕃立芒松芒赞之子杜松芒波杰为新赞普，杜松芒波杰时年八岁，依旧由大论钦陵主政。当时吐蕃国内尚有一股贵族势力，想立杜松芒波杰之弟为赞普，以此来与大论钦陵争权。

唐高宗听到消息后，想派人乘虚而入。正在谋划时，文成公主派使者到来，再次请求与唐廷和亲，建议以大唐公主出嫁吐蕃新赞普杜松芒波杰，来挽救唐朝与吐蕃日益恶化的关系。由于开国名将李勣等人陆续病死，唐高宗一度感慨再无名将可用，决定暂缓对吐蕃用兵，考虑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然而就在次年，文成公主病死，唐朝和吐蕃之间失去了最后的纽带，微弱的和谈希望也就此熄灭^[9]，双方依旧战火绵延，经久不息。

直到二十年后，圣历二年（699年），唐蕃关系才出现了新的转折。当时吐蕃赞普杜松芒波杰已经长大成人，不满大论钦陵兄弟把持朝政，与近臣论岩密谋铲除钦陵兄弟。当时钦陵刚好有事外出，杜松芒波杰以打猎为名，突然派兵围杀钦陵亲信两千多人。钦陵自杀而死。其三弟赞婆无路可走，率一千多名部下投奔唐朝。

当时大唐最高执政者是女皇帝武则天，她大喜过望，派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蒙令卿率大军将赞婆迎入唐境，封其为归德王。不久，钦陵之子弓仁担心遭受毒手，也率领其统辖的吐谷浑七千帐来投降唐朝，被封为酒泉郡公。

吐蕃内讧后，国内才勇之士大减，唐军也由此尽知吐蕃国内虚实。而吐蕃赞普杜松芒波杰痛恨赞婆和弓仁归附唐朝，于久视元年（700年）派大将鞠莽布支大举进攻唐凉州等州。当时儒生出身的唐休璟任陇右诸军大使，督军在洪源谷^[10]与吐蕃军交战。吐蕃军队兵甲鲜艳华丽，唐军望而生畏。唐休璟告诫部下道：“吐蕃大论钦陵既死，鞠莽布支新为将，不习军事，诸贵臣子弟皆从之。看起来兵甲鲜华，好像精锐，其实很易对付，请看我为你们一举击破之。”于是披甲上马，率先出阵。

唐军由此士气大振，六战皆捷，吐蕃军溃败。

洪源谷大战后，吐蕃赞普杜松芒波杰忙于压服国内局势，派大臣论弥萨来唐朝求和。武则天在大明宫麟德殿召见论弥萨，论弥萨对唐朝的音乐歌舞十分惊讶。就在论弥萨与唐朝议和的时候，不愿意服输的杜松芒波杰亲自率一万人马入寇茂州^[11]，但为唐都督陈大慈击退。一再的失败令杜松芒波杰沮丧不已，他终于开始考虑走曾祖父松赞干布的老路，想与唐朝通婚。

长安三年（703年）四月，吐蕃派使者向武则天献良马千匹，黄金两千两，求娶公主。武则天当即答应了下来。然而，就在这一年，吐蕃局势动荡，其南境附属国尼泊尔等均宣布脱离吐蕃统治。杜松芒波杰大怒，亲自率军前去讨伐，结果死于征途中，和亲一事因而就此作罢。

杜松芒波杰死后，吐蕃国内内讧再起，诸子争立赞普。争斗了很长一段时间，杜松芒波杰之子赤德祖赞被立为新赞普。赤德祖赞又名尺带珠丹，当年只有七岁，由祖母尺玛雷摄政。尺玛雷为了稳定吐蕃局势，为孙子向唐朝求娶公主。

当时大唐神龙革命后不久，唐中宗李显刚刚复位，也需要稳定内外局面，于是立即答应了吐蕃的和亲请求。由于中宗亲生女儿均已出嫁，膝下只有养女金城公主。且其年纪与赤德祖赞相仿，遂被选为和亲公主，将要远赴绝域，承担昔日文成公主的使命。

金城公主名李奴奴，是章怀太子李贤孙女、邠王李守礼之女，加上养父是中宗皇帝，地位身份比之前的文成公主要高很多。景龙四年（710年）春，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唐中宗李显派侍中纪处讷为使者，护送金城公主前往吐蕃。纪处讷娶武三思妻之姊，为人颇有远虑，料想吐蕃反复无常，必成后患，推辞不就。唐中宗又命中书侍郎赵彦昭护送金城公主，赵彦昭也坚决推辞。最后还是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勉强充任了使者，杨矩因此而升任鄯州都督。唐中宗本人亲自送金城公主到始平县^[12]。始平县也由此沐浴皇恩，赦死刑以下，百姓免赋一年，并改始平县为金城县^[13]。

金城公主出嫁时还不到十四岁。唐中宗想到养女如此年幼，就要远

嫁异乡，今生今世恐怕都再无机会相见，不由得悲泣歔歔。良久，才命身边的大臣赋诗饯别。金城公主虽不情愿，亦不得不在眼泪中上路。

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因为年龄尚小，金城公主没有与赞普一起居住在吐蕃都城逻些，而是单独筑一城居住。

但吐蕃和亲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只是为了借助大唐声威来平息国内局势。金城公主出嫁后，吐蕃阴谋不断，又派人贿赂鄯州都督杨矩，要求以河西九曲之地^[14]为金城公主汤沐邑^[15]，相当于索取河西九曲之地作为公主陪嫁。杨矩利欲熏心，收下吐蕃财物，一口答应了下来，上书为吐蕃请许。唐中宗懦弱无能，朝事均在皇后韦氏和武三思的掌握中，竟然同意了杨矩的请求。

“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吐蕃得了这块好地方后，立即迫不及待地筑洪济、大漠门等城坚守，其实就是作为日后侵唐的堡垒和跳板。

金城公主和亲后，唐朝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先是唐中宗李显中毒身亡，皇后韦氏专权；随即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后，拥立相王李旦为唐睿宗；接着太平公主擅权，睿宗禅位给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皇帝；再是玄宗与太平公主争权不休，已经到了白热化地步，玄宗发兵杀死太平公主，这才正式执掌大权。

在这期间，唐朝与吐蕃边境战争不断，吐蕃对河西走廊地区、西域及剑南地区均构成了严重威胁。

开元二年（714年）五月，吐蕃大将坌达延突然派人送信给唐朝，要求唐廷派朔方大总管解琬^[16]到河源，先正两国国界，然后结盟。当时解琬已经因年老辞官回乡，唐玄宗紧急召解琬为左散骑常侍，打算派其到河源。解琬常年与吐蕃交战，熟悉边事，对吐蕃人一贯伎俩一清二楚，告诉新皇帝道：“吐蕃表面要求结盟，暗中必然阴怀叛计。请预先在秦、渭等州屯兵，早做防备。”当时唐玄宗尚且不以为然。

到了八月，果如解琬之言，吐蕃大将埚达延率众十万攻打临洮，又进寇河西、陇右之地，大肆掳掠牛羊牧马。这是自金城公主出嫁后吐蕃首次大的寇边。消息传到长安，唐廷上下无不震惊失色。鄯州都督杨矩想不到吐蕃如此狼子野心，占据了河西九曲之地犹不知足，又惊又悔。

他料到朝廷必然追究责任，而他首当其罪，于是畏罪自杀。

唐玄宗对吐蕃的反复无常十分愤怒，甚至一度打算御驾亲征。但他初掌大权不久，国内局面尚不稳定，最终决定派大将薛讷以白衣^[17]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以右骁卫将军郭知运为副使，与太仆少卿王唆率军抵挡击之吐蕃军。

当时吐蕃大将埚达延率十万大军屯驻在大来谷。薛讷和王唆事先约定，会击吐蕃。王唆选取七百勇士为前军，换上吐蕃人的衣服，乘夜色偷偷溜进吐蕃军营。又派后军在军营附近多置鼓角，前军一进吐蕃军营，便大声呼叫，后军则立即敲锣打鼓鸣角号响应。吐蕃以为唐大军赶到，惊惧不已，又被王唆前军扰乱，分不清敌我双方，自相残杀，死者万计。

当时薛讷大军屯在距大来谷二十里的武街，吐蕃军前有王唆，后有薛讷，进退不得。王唆再次派勇士伪装成吐蕃人夜袭军营，吐蕃军终于溃败。王唆与薛讷合军后，一路追击吐蕃军到洮水。吐蕃军无路可退，又回师反击。双方在长城堡大战，战事异常惨烈，唐先锋大将王海宾力战而死。薛讷赶到后，将吐蕃军分割包围，各个突击，最终取得了胜利。

此战吐蕃军几乎全军覆没，“相枕藉死，洮水为不流”。薛讷父亲薛仁贵昔日惨败于吐蕃，现总算报了一箭之仇。王海宾留下一个九岁的儿子王训，被唐玄宗拜为朝散大夫，收入宫中抚养，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名将王忠嗣。不过，虽然此战唐军大胜，但亦付出了惨痛代价，未能一举收回河西九曲之地。吐蕃军势不衰，此后以九曲为跳板，依旧不断侵扰唐边。

唐蕃交战，天下最痛苦之人莫过于金城公主，她背负着和亲的使命，却跟丈夫赤德祖赞关系不睦，又因无力阻止两国交战，不为唐廷所

重视。尤其可悲的是，她在吐蕃虽贵为王妃，一举一动亦在吐蕃人监视之下。

就在半年前，谢**风阳**国国王葛达罗支颉利发誓屈尔派使者罗火拔入朝，带来箇失密国[18]国王真陀罗秘利转达给唐廷的重大讯息，这经两国秘密传递的消息并非干系两国国事，而是跟吐蕃王妃金城公主有关。

箇失密国地处印度，与西域于阗只隔了一座雪山，距离吐蕃金城公主居处七日路程。而谢**风阳**国地处吐火罗[19]西南，距离箇失密国一千五百里，两国早于贞观年间便内附大唐。箇失密国更有《内附表》云：“如雪如珠，如云如月，洁白高远，是文夫枝，清凉一切，如须弥山，又如大海，威力自在，如那罗延，如日光明，大王中王，大汉国胜天子名流四海。”

去年五月时，金城公主秘密派汉使二人到箇失密国，向国王真陀罗秘利传话道：“久闻国王赤心向汉，我欲走出投奔你国，容受我否？”自从箇失密国以大唐为宗主后，无须再向邻近强国纳贡，国内百姓负担大为减轻，真陀罗秘利早有心报答大唐，见到金城公主肯向自己求助，觉得荣幸之至，也不请示唐廷，便私下答应了金城公主的要来，回答道：“公主但来，竭心以待。”

然金城公主使者离开后，真陀罗秘利有些后怕，毕竟吐蕃强大，一旦得知箇失密国暗结金城公主，必兴兵来犯，就算大唐出兵援救，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真陀罗秘利跟心腹大臣商议后，便派使者前往谢**风阳**国，向国王发誓屈尔请求两国联兵抗击吐蕃，助金城公主一臂之力。发誓屈尔欣然应允，但觉得行事前还是要先行禀报大唐皇帝，于是派大臣罗火拔前往长安，听取唐玄宗旨意，即所谓“面取进止”。

唐玄宗得知前后缘由后惊讶异常，大概没想到年纪轻轻的侄女竟会有这样的胆量和举止。自汉代开公主和亲之风以来，还从来没有出塞公主因生活不如意而潜逃回本国的先例。玄宗皇帝城府极深，没有当着使者罗火拔的面表态，只说事关重大、需从长计议，厚赐了大批绢帛，就打发他回国去了。大唐天子不置可否的态度，令箇失密、谢**风阳**两国联兵帮助金城公主逃离吐蕃一事就此搁置，最终不了了之[20]。

由于此事涉及三国机密，极少有人知道。之后唐玄宗倒是曾将金城公主欲假道他国逃归大唐一事晓谕了李守礼和李弄玉，命二人谨守大国礼仪，以朝廷利益为重。其用意不言而喻——

无非是因为李守礼是金城公主生父、李弄玉是她姑姑，是她在世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她走投无路之下，极可能会向二人求助。

就李弄玉而言，不赞同侄女莽撞行事是一回事，但对玄宗模棱两可、置之不理的处理亦相当不满。她跟玄宗并不和睦，不认同皇帝的诸多做法。大唐能够匡复，完全依赖于当年的神龙革命，名相狄仁杰在世时，便积极开始谋划。当时由于武则天诸子诸孙均处于流放监禁中，宗室参与者除了流落民间的李弄玉外，另一主要人物是武则天亲女太平公主。然而玄宗皇帝即位后，非但不顾太上皇睿宗苦苦恳求，杀死亲姑姑太平公主，还对堂兄李守礼及亲兄弟李宪等人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中宗、睿宗两朝名相、名臣，甚至包括玄宗自己即位前的心腹幕僚，均被其设法构陷贬斥。自李唐立国以来，除女皇武则天之外，从未有为巩固皇位而如此不择手段者。除了之前唐室长久动荡不平外，自然还有玄宗夺位过程中阴谋重重、他自己又是庶子的因素。

不过玄宗皇帝倒真有几分料事如神的味道。金城公主既再也得不到箇失密国帮助，又知道已被唐廷婉转拒绝归国，便转而向亲人求助，派遣心腹到太原找亲姑姑李弄玉，诉说在蕃地日日处于危境，请求她伸出援助之手。

不寻李守礼而找李弄玉，自然是因为姑姑远比父亲能干。于阗国男子莫广便是金城公主选中的信使，因为她自己的官吏、侍从都处于监视中，难以逃出吐蕃国境，迫不得已，才舍弃亲信不用，转向其庇护供养的于阗高僧智上求助^[21]。智上遂命其侄莫广充任信使。

莫广能听懂汉语，自己却只会讲简单的问候语。而且在这之前，他从未到过中原，这一路东来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他丝毫没有推托，为一个素昧平生大唐公主，赌上了自己的性命。他辗转取道丝绸之路，混在胡人商队中，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后，终于在今早寻到了大风堂，指名要找郡主李弄玉。

李弄玉看到大风堂弟子转交的信物后大吃一惊，因为那支步摇正是她当年送给侄女金城公主的嫁妆。她瞬间即猜到了究竟，忙命人将莫广从南门带入大风堂，亲自引他到芳甸书房。她是皇族中的佼佼者，会讲流利的突厥语，正好莫广也会说，二人使用突厥语交流，大致明白了经过。

然凑巧今日是公婆六十大寿，李弄玉离开厅堂没多久，一双子女辛稷、辛矜便寻来了芳甸。她料想自己若不出去，还陆续会有人来找她，只得将莫广独自留在书房，自己先去应付宾客。后来王翰、王之涣等人跑来芳甸，预备借书房谈事，完全是凑巧赶上。寿筵开始前，李弄玉放心不下，打算先安置莫广，回来芳甸时，却听说闹了窃贼，料想莫广人已逃走，虽然担心，然料想不久后他自会再来寻找自己，遂回去了筵席。

不想莫广未能走出大风村，即被巡逻的郭子仪捉了。好在狄郊已猜出莫广不是窃贼、极可能是李弄玉的朋友，王之涣便出面救了他，却又因为他身上曾佩带过一柄弯刀而怀疑他是杀人凶手。李弄玉及时出现，带走了莫广。她之所以不肯说明究竟，实是因为玄宗皇帝为人阴深忌刻，最不愿意宗室干涉政事。金城公主虽然是她侄女，然因其和亲公主及吐蕃王妃的身份，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再是普通事件，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在她没有想出对策之前，除了她自己 and 莫广，实不愿意第三个人知道。

辛渐等人听了经过，惊愕不已，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只有面面相觑的份儿。

狄郊默默取了那柄彩虹刀，递还给李弄玉。李弄玉道：“多谢。”

辛渐踌躇道：“那么四娘预备如何处置金城公主这件事？”李弄玉道：“我预备去一趟吐蕃，当面劝说奴奴。”

辛渐大惊失色，道：“四娘你……”李弄玉道：“奴奴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若是放任不管，怕是她冲动之下会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成为千古笑柄。”

辛渐见妻子已经做出决定，料想无法劝转，便点头道：“那好，我陪你去。”

李弄玉道：“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时间，辛郎是大风堂堂主，怎能离开那么久？况且堂上还有父母，堂下有儿女。不过辛郎放心，有一个人会陪我去。”

辛渐道：“是谁？”李弄玉道：“固安公主。”

辛渐道：“原来是奚王王妃，她怎么会……”李弄玉道：“她跟奴奴一样的际遇，是劝说奴奴的最佳人选。”转头叫道：“羽仙，你进来吧。”

王翰听到“羽仙”二字，胸口如遭锤击，心“砰砰”乱跳起来，虽然又紧张又害怕，但还是忍不住转过头去。却不是日夜思念的故人王羽仙，而是一名二十余岁的少妇，雍容华贵，正是固安公主辛悦仙。

王翰这才反应过来，是自己一时产生了错觉，误将“悦仙”听成是“羽仙”。又暗道：“是我糊涂了，羽仙早已在终南山出家做了女道士，哪里会来大风堂。”

辛悦仙一直待在后堂，尚未与王翰、王之涣、狄郊三人会过面，当即一一见过。

辛渐身为主人，当即谢道：“多谢公主深明大义，愿意陪四娘远赴绝域。”辛悦仙道：“我和金城公主同病相怜，我的话，她应该会听得进去。”

李弄玉又将丈夫拉到一边，单独告道：“事不宜迟，我们今晚就要动身。”

辛渐惊道：“这么快？”李弄玉点点头，道：“吐蕃西极之地，目下天气已然转冷，得赶在入冬之前到达。适才我已经跟公公、婆婆禀报过了。对外不妨说我送固安公主回了辽东。”

辛渐道：“我知道四娘能干，可远去吐蕃万里迢迢，一路凶险无比，更要耗费几月时间，我还是不放心。”

李弄玉道：“辛郎放心，我不会有事。”又笑道：“我自小便被天后手下人追杀，遭遇过无数凶险，还不是挺过来了？这一趟吐蕃之行，只是路途遥远，并无性命之虞。况且我已派人与裴佑先联络，他在西域很有势力，得他相助，万事无忧。”

辛渐听说裴佑先也会从旁协助，这才略略放了心。

李弄玉又转头看了一眼阎用之，道：“看样子确实是阎用之杀了宋希玉。这孩子，唉，可惜了。”

辛渐道：“四娘以前一直不喜欢阎用之，目下为何突然对他如此关切？是因为他遭遇可怜吗？”李弄玉道：“不是，是因为我们的女儿矜儿。”

辛渐一呆，不明所以，问道：“这跟矜儿有什么关系？”李弄玉道：“这件事，我本不想说出来的，可我马上就要离开太原，还是让辛郎知道的好。矜儿一直喜欢阎用之。”

辛渐道：“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李弄玉道：“应该很早了。但我也是在大风村被括户后才慢慢发现的。矜儿以前总爱往外跑，自从阎用之走后，就有些神不守舍，总是窝在屋里。我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去城里逛逛，交些新朋友。她居然当着我的面吟诵起了南朝梁人何思澄的《拟古》，说什么‘故交不可忘，犹如兰桂芳’，又说‘新知虽可悦，不异茱萸香’。但我还是没有太当回事。直到后来我听说她向官府中人打听阎用之下落，我才恍然明白过来，她心中念念不忘的故交，就是阎用之。”

李弄玉今日在大风堂看到有人影很像阎用之，起初怀疑他是为宋希玉而来，便将情况告知辛渐。筵席结束后，她还是不放心，又召来爱子辛稷，问道：“最近你妹妹可有什么异常？”辛稷道：“没有异常啊，反而因为祖母大寿，比以前开心多了。”

李弄玉愈发起了疑心，便直接问道：“你可有见过矜儿跟阎用之在一起？”

辛稷尚莫名其妙，道：“阎用之不是被官府抓走了吗？”忽然想起了什么，“啊”了一声，告道：“之前我看到妹妹跟一名下人在树下说话，我走过去时，下人急急走开了，我问妹妹他是谁，妹妹说不认识。现下想想，那下人打扮的人，很像是阎用之。”

李弄玉由此愈发肯定女儿在暗中与阎用之来往，忙出来寻找辛稷，却一时找不到。料想女儿若不是有意躲着自己，便是去找阎用之了。又见始终找不到括户判官宋希玉，料想其人已遭毒手，怀疑阎用之是在利用辛稷报仇，只是不知辛稷在其中卷入了多少，是以特意交代辛渐，找到阎用之，先不要交给官府，一定要问清楚情由再说。

辛渐这才明白经过，不由得埋怨道：“四娘怎么不早告诉我这些？在那之后，我还看到了稷儿，说是要出去逛一逛，透透气。早知有这么多曲折，我就不准她出门了。”

李弄玉道：“我们自己女儿的私事，能当着那么多人说吗？你们这些男子汉大丈夫，哪里懂得小女孩子的心事？女孩子最要颜面，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辛渐忙问道：“稷儿人呢？”李弄玉道：“我适才去过她房中，人还没回来。我本来打算自己来处理稷儿的事，可我目下急着离开，不得不将这件事告诉辛郎。”

辛渐忙道：“金城公主身系大唐、吐蕃邦交，四娘先去办正事要紧，稷儿的事，交给我来办。”

李弄玉踌躇道：“稷儿年纪还小……”辛渐道：“四娘放心，就算稷儿真的卷入了宋希玉一案，我也不会打骂她的。”

李弄玉道：“我知道辛郎不会打骂稷儿，只是希望辛郎能多体谅稷儿。她这样年纪的女孩子，心里面没什么别的愿望，只想跟心爱的男子在一起。”

辛渐有些糊涂起来，问道：“四娘的意思是……”

李弄玉道：“不说了，辛郎日后自会明白。只希望辛郎记住，无论稷

儿做了什么，她都是我们的女儿。”辛渐道：“那是当然。”

李弄玉转头见侍从已等在门口，便道：“我走了，辛郎多保重。”又招手叫道：“悦仙，我们该动身了。”辛悦仙应了一声。

王翰与辛悦仙谈得颇为投机，还颇感恋恋不舍，问道：“公主从吐蕃回来，不妨再顺道来太原玩玩，我一定好好作陪。”辛悦仙道：“一定。”

等李弄玉一行离开，辛渐便走到阎用之面前，问道：“吃饱了吗？”

阎用之道：“不但吃得很饱，而且吃得很好，谢谢辛叔叔。”又道：“不过辛叔叔最好不要问我任何关于宋希玉的事，我是不会回答的。”

辛渐道：“我不问宋希玉的事，我问你矜儿人在哪儿？”

阎用之怔了一怔，问道：“是郡主告诉辛叔叔的吗？”辛渐道：“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

阎用之料想无法瞒过，答道：“我和矜儿约了今晚见面。适才我想逃走，就是想要赶去赴约，结果被辛叔叔拦住了。”

辛渐道：“你们约在哪里？”阎用之不答。

辛渐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喝道：“你小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王之涣忙过来道：“别动手，他还是孩子。”又问道：“怎么了？”辛渐便大致说了经过。

王之涣道：“呀，这小子不得了，居然搞到我们矜儿头上了。快说，人在哪里？”阎用之还是闭口不言。

辛渐一时无奈，道：“我得去找矜儿。大半夜的，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安全。”

王翰忙拉住他，道：“你又不知道矜儿人在哪里，上哪儿去找？要我说，根本不用去找，这小子在咱们手里，她等不到人，一定会回来的。”

狄郊也道：“还是先等等再说。矜儿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应该不会有事。”

辛渐便叫过管事周白告，道：“你把阎用之带去柴房关起来，找两个人看着他。如果他想要逃走，就把他绑起来。另外，如果见到矜儿，立即带她来见我。”

周白告应道：“是。”押着阎用之走了出去。

辛渐道：“大家都累了吧，不如回芳甸歇息。那边还空有几间厢房，可以暂且充作客房。”

王之涣道：“累是有点累，不过有人想睡吗？还是就在这里坐着吧。谁困了，往饭桌上一趴，最省事。”

王翰先笑了出来，道：“难道要在这种地方坐一夜？”王之涣道：“别人可以回房休息，你王翰一定要坐一夜。谁叫你花天酒地享受惯了，必须得体验一下别样生活。”

王翰道：“坐一夜也行，只是不能就这样干坐着。”又问道：“瑶花她们几个呢？”言外之意，是要叫侍妾、侍女过来侍奉。

辛渐道：“今天后堂宴席全靠她们几个，大概累坏了，已经安排在后堂客房歇下了。”

王之涣一想到瑶花那双像猫一样深邃神秘的眼睛，不由得后背发凉，忙道：“不是早先说好有我在场，就不叫你那群美人的吗？”

王翰一想也是，便道：“那好，我不叫人便是。辛渐，你身为地主，倒是叫人弄点吃的喝的来呀。”

辛渐粗疏惯了，从来不要人服侍，便自与狄郊到厨下取了些酒菜，拿回饭堂摆了一桌。王翰坐下来先饮了一杯，扫了一眼空荡简陋的大饭堂，道：“你别说，还真是别样体验。”

四人一边饮酒，一边聊起李弄玉远赴吐蕃安抚金城公主一事，颇为感怀。

王之涣叹道：“辛渐，你家郡主当真是女中豪杰，二话不说就上路了。我辈枉称男子汉大丈夫，怕是也没有这等当机立断的豪气。”辛渐道：“四娘自小生长于忧患中，经历不同一般。金城公主是四娘亲侄女，又身系国家安危，她的事是头等大事，当然要尽快处理。倒是固安公主事不关己，却能挺身而出，更令人钦佩。”

王翰道：“我也觉得固安公主不错。可惜年纪轻轻嫁了奚王李大酺，那李大酺年纪都足以做她祖父了。”

王之涣道：“这有什么法子。和亲公主出嫁本就是政治联姻，都是为了朝廷利益，固安公主如此，金城公主如此。实在要怪，就怪她们不该生在皇亲贵族家里。”

狄郊道：“我适才将彩虹刀还给了郡主，明日官府到来，怕是不好交代。”辛渐道：“如果明说，金城公主私下求助四娘一事就露馅了。”

王之涣道：“可凶器不会无缘无故不见了，总得编个理由出来。”辛渐叹道：“这个理由还真不好编。”

狄郊问道：“矜儿回来后，你预备怎么办？”辛渐道：“当然要先问清楚。”

狄郊道：“如果矜儿真的牵涉其中呢？”辛渐踌躇不语。

王之涣熟悉律法，道：“就算矜儿跟宋希玉一案无关，可她暗中庇护逃犯，没有及时举报阎用之，被官府知道，也一样是要被抓的。”

狄郊道：“我倒有个法子，也许既能解决彩虹刀的问题，也能令矜儿置身事外。”

辛渐已大致猜到，问道：“老狄是要我故意放走阎用之？”狄郊点头道：“这应该也是唯一的解决法子。”

如果阎用之逃走，自然可以说凶器不见了，多半是阎用之偷走了凶器，官府无从对证，只要阎用之不被抓获，最终只能不了了之。而辛矜暗中与阎用之来往一事，也就此烟消云散。

辛渐皱眉道：“这等于纵凶逃走。宋希玉括户时手段是粗暴了些，但他也是朝命在身，罪不至死。”

王之涣道：“如果不放阎用之走，彩虹刀一事无从交代，势必要牵扯郡主和莫广来。郡主人才刚刚出发，你就想让她后院起火吗？”

辛渐仍下不了决心。众人年轻时素以王翰为首，狄郊和王之涣便一齐望向他。王翰重重一拍桌子，道：“行，就按老狄的法子做。”

辛渐道：“你们……”王之涣道：“三比一，你一边儿歇着去。”

狄郊道：“要做就得今晚。”王翰道：“那我们还等什么？”刚一起身，便听见外面有人喊叫。

四人奔出饭堂，闻声寻去，正好遇到大风堂弟子祝锐。

辛渐问道：“出了什么事？”祝锐道：“不知道啊。我刚躺下，听到外面有人喊，就赶出来了。”

王翰忙道：“人似乎往北边去了。辛渐，你和弟子过去看看。我们三个去看阎用之有没有事。”

辛渐微一迟疑，即引着祝锐往北面追去。

王翰三人赶来却见柴房门大开，进去举灯一照，周白告人歪在边上，阎用之却不见了。狄郊忙蹲下检视周白告，背心挨了一刀，人还有气，只是已相当微弱，他忙撕下一片衣襟，按在伤口上，又道：“快去打热水来。”

王之涣道：“是叫我吗？”狄郊道：“这里没别人，只能你去打热水了。灶上的瓮缸就有现成的热水。”

一时没有止血药，便往厨下掏了一把灶灰，盛在碗里，再寻了些蜜糖倒进去。再回来时，王之涣已经用衣襟当做毛巾，擦干净了周白告伤口。

狄郊道：“咦，你还挺娴熟。”王之涣颇为得意，道：“那是啊，我亲

眼见你做过很多次，完全可以出师了。”

王翰一直举灯站在旁侧照亮，忽道：“老狄，你先别忙着和药了，快看周白告背心的伤口跟武灵觉身上的是不是完全一样。”

狄郊闻言，忙将碗放到地上，凑上前一看，登时大为震惊——

果然如王翰所言，周白告为弯刀所伤，伤口形状跟武灵觉背心十分近似。他为了进一步确认，又取出银针，测量了伤口长度及深浅。

王之涣忙问道：“怎样？”狄郊道：“还真是完全一样。周白告也是为鹿角刀所伤。”

王之涣道：“呀，辛渐不是说鹿角刀很少见，通常只有契丹人佩带吗？大风堂里现今就住有契丹人。”

这契丹人自然是指临时借宿在大风堂的契丹使者可突干及其侍从了。

王翰道：“也未必。你之前不还怀疑过王毛仲吗？他也有鹿角刀。”

王之涣道：“我是怀疑王毛仲杀了武灵觉，因为他有杀人动机。但他堂堂朔方道最高长官，执掌数万军队，为什么要杀周白告、救走阎用之呢？再说了，大风堂虽不是朝堂重地，可到底是生产兵器的地方，还有‘百炼钢’独门秘技，也不是谁都能轻易进出的。只有住在大风堂里面的契丹人，才方便下手。”

忽听到有人问道：“契丹人怎么了？”却是辛渐到了。背后除了祝锐和几名大风堂弟子外，居然还跟着契丹使者可突干。

辛渐进来后才看到地上的周白告，大吃一惊，问道：“周白告怎么了？”

狄郊道：“他被人刺了一刀，好在略微有点偏，还有得救，不过也相当危险。我先帮他止住了血，等天亮后，再回城抓些药。”

辛渐道：“那阎用之人呢？”王之涣道：“逃走了啊。”

辛渐狐疑道：“你……你们……”王之涣忙道：“跟我们没有半点干系，我们到这里时，周白告倒在地上，阖用之人已经不见了。”

可突干道：“会不会是贼人所为？我看到两个贼人，一高一矮，高个子的似乎很年轻，不过因为天太黑，我也没太看清楚。”

辛渐道：“这么说，是有人闯进大风堂，刺伤周白告，救走了阖用之？”又问道：“没有留其他人在这里看守吗？”

祝锐忙道：“我歇下前，遇到过周管事押着阖用之，还问他要不要帮手。周管事说大家忙了一天都累了，今晚就由他亲自看守。”

王之涣将辛渐拉到一旁，低声告道：“周白告是为鹿角刀所伤。”

辛渐果然即刻怀疑到可突干头上，转头看了一眼他腰间别着的弯刀，随即歉然道：“不好意思，今日大风堂太不平静，一再惊扰了可兄。”

可突干道：“不碍事，可惜没有能帮辛堂主抓到贼人。”

辛渐道：“祝锐，快些送可兄回房歇息。再派一些人，前后院加强巡查。”祝锐道：“是。”

可突干便拱了拱手，跟着祝锐走了。

辛渐又命弟子寻来担架，抬了周白告，安置在芳甸厢房中，方便狄郊及时诊治。安顿好了周白告，众人这才到书房坐下。辛渐问道：“周白告果真是被鹿角刀所伤吗？”狄郊道：“是。”

辛渐道：“可否画出图样来？”狄郊道：“直接用武灵觉这份就行，几乎没什么分别。”辛渐道：“那么凶器跟可突干腰间弯刀是一样的了。”

狄郊道：“你怎么能如此肯定？”

辛渐道：“因为与可突干初见时，他送了我一柄鹿角刀做礼物，跟他身上那柄一模一样。除此之外，契丹所产鹿角刀形制一样，大小长短都差不多。举个例子，可突干自己佩带的鹿角刀，和他送我的那柄是一模

一样的。还有王毛仲送来的那柄鹿角样刀，刀刃跟我那柄也是完全一样的。若说区别，也只是体现在刀柄、刀鞘上，有人换成了麈丝刀柄，有人往刀鞘上镶了宝石等，都是出于个人爱好，但刀本身并无差别。”

狄郊道：“这么说，凡是契丹所产鹿角刀，都能造成这种伤口？”辛渐点点头，道：“是这样。这就是契丹匠人粗中有细、精益求精的体现。”

王之涣道：“你自己身上有一半契丹血统，所以总为契丹人说好话。”又问道：“刚才契丹使者提到贼人，是怎么回事？”

辛渐道：“可突干说他不习惯睡床，今晚一直难以入眠，便干脆披衣起床，打算出门走走。他还说他曾见到饭堂有灯光，曾寻声走到门口，一度想进来，但见到我们几个交谈甚欢，又觉得不便打扰，便转身离开。瞎逛了一圈后，忽然见到有人在墙根底下走，行为鬼祟可疑，便叫了一声。不想对方拔腿就跑，他急忙发喊去追，但因为不熟悉道路，给追丢了。”

王之涣道：“这只是契丹使者的一面之词。他有城中驿馆不住，偏要留宿在大风堂，又正好在贼人出现的晚上睡不着觉，还逛到柴房附近，然后受害者身上的刃伤跟他腰间鹿角刀一致。他是契丹著名猛将，一身武艺，还没追上贼人。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可疑吗？”

王翰道：“可突干确实嫌疑最大。”

王之涣道：“要我说，可突干就是那个贼人，贼喊捉贼。他和手下人来到柴房，刺伤周白告，救出阎用之。他一名手下带着阎用之逃走，他自己则假意喊叫，以掩饰行踪。”顿了顿，又道：“适才我说刺伤周白告的凶器是鹿角刀时，辛渐第一个怀疑的不也是可突干吗？”

辛渐道：“我那只是本能的直觉反应。可冷静下来后，实在想不出可突干有什么动机。如果仅从拥有鹿角刀和人在大风堂中来判断是否有嫌疑的话，那么我也该在嫌犯之列。”

王之涣摇头道：“没有人怀疑你。但人的第一直觉往往最灵敏、最准确。”

辛渐道：“那么之涣你之前在阙新废屋中见到阎用之，当时宋希玉就横尸在外面庭院中，你又知道阎用之曾发誓要杀宋希玉一事，他是第一嫌犯，虽然你不认得他，但除了他，谁还能躲在那里。你不是也没喊叫吗？”

王之涣怔了一怔，道：“我……我看他还是个孩子。而且之前郡主不是特意交代过吗，找到阎用之，先不要交给官府。”

一旁狄郊道：“不，跟辛渐一样，那是之涣你的第一直觉。”

王之涣道：“不可能，我现在还坚定地认为是阎用之杀了宋希玉呢。”狄郊道：“可能是当时你看到他年纪小，直觉上判断他不是凶手。”

王之涣还要争辩，王翰道：“好了，不要争了，就算辛渐认为可突干不是贼人，之涣的直觉认为阎用之不是凶手，这直觉未必就准吧。”

王之涣嘟囔道：“谁说我的直觉不准，我的第一直觉真不是认为阎用之没有杀人。”

王翰也不理睬，问道：“这个可突干认得阎用之吗？”辛渐道：“不认识，可突干还是第一次来到太原。”

王翰道：“那就奇怪了，可突干为什么要冒险救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呢？”

王之涣道：“一定有他的理由，只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而已。就像郡主之前一再庇护那个素不相识的于阆人莫广，令人莫名其妙，后来不也讲出了一番令人信服的道理吗？”

辛渐道：“莫广是于阆人，四娘信任他，是因为金城公主，毕竟有中间人作纽带。可突干和阎用之可是没半点干系。”

王之涣道：“或许也有一条半条纽带，只是你我还不知道。”他只是性好抬杠，顺口一接，话一出口，登时愣住。

辛渐道：“怎么了？”王之涣道：“可突干和阎用之之间可能还真有点干系。阎用之之前不是被强行安置在兰池州吗？我前两年漫游时曾到过

那里，那地方靠近朔方道治所灵州，水草肥美，号称塞上江南，是杂胡聚居地，首领名叫康待宾。”

王翰道：“既是姓康，当是粟特人了。”

王之涣道：“不错，跟你家那位美妾瑶花同族，都是出自昭武九姓[22]。康待宾和他的部属是在突厥默啜可汗死后，跟契丹、奚族等一起归顺大唐的。我曾跟当地胡人聊过，据说在突厥治下时，默啜待他们族人十分苛刻，首领康待宾不堪虐待，曾跟契丹、奚族联络，预备联合反抗突厥，不想后来默啜可汗离奇被杀，突厥自乱而衰，他们未发一兵一卒，便获得了解脱。由此可见，康待宾跟契丹王、奚王的私交都是相当不错的。可惜固安公主早走一步，不然可以当面向她证实这一点。”

辛渐道：“如果说康待宾跟王毛仲有干系，这我还相信，毕竟一个是胡人首领，一个是新上任的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阎用之跟康待宾又能有什么交汇之处呢？一个是被贬谪的汉人少年，一个是降胡首领，扯不上任何干系。”

王之涣也想不出究竟来，仍然强辩道：“或许有干系，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要不然阎用之怎能从严防中逃出边地？说不定正是康待宾从旁协助。”

辛渐摇头道：“降胡只尊重有名望、有技艺的汉人。阎用之既非名门子弟，虽然也有一技之长，却是不为胡人看重的制墨手艺。他在兰池州一定生活得极为艰难，所以才想方设法逃走。”蓦然想到一事，心道：“阎用之逃走的消息一旦为官府知道，大风村必然是追兵最先搜捕的重点区域，他明知道这一点，却甘冒奇险回来，仅仅是为了找宋希玉报仇，还是有矜儿的因素在里面？”

王翰道：“辛渐这话倒是提醒我了，也许康待宾看重的技艺，不是阎用之本人的制墨手艺，而是你大风堂的打铁秘技呢？”

辛渐不解地问道：“这话怎么说？”

王翰道：“你可还记得几年前的张知运兵仗事件？”辛渐道：“当然。”

当年突厥默啜可汗意外被杀，突厥贵族争立可汗，陷入内乱，默啜诸子均在内讧中被杀，相当一部分突厥人先后投降了唐朝。单于副都护[23]张知运前去接收突厥降户时，担心突厥军士骁勇难驯，强行没收了所有降户的兵器，再将他们安置在河曲一带。由于突厥是游牧民族，族人习以打猎放牧为生，不善耕种，失去兵刃后，生活十分困难，降户怨怒不止。正好御史中丞姜晦时任巡边使，代天子巡边，到达河曲一带时，降户争相告状，诉说手无弓矢，不得射猎为生[24]。姜晦是玄宗皇帝心腹姜皎的亲弟弟，当时姜皎尚未失宠，姜晦自恃受天子宠爱，强令张知运将兵仗归还降户。

然当时大唐已经不再是“胡越一家”“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的形象[25]，降户觉得唐廷终不会善待自己，又听说突厥已立左贤王默棘连为可汗，号毗伽可汗，宽厚仁爱，国人谓之“小杀”，便生叛离之意，想要逃归突厥本部。张知运出兵阻截，反为降户生擒。降户未当场杀他，欲送突厥交给新可汗毗伽处置。唐大将郭知运率朔方精骑追击，这些降户本无斗志，仅是因为在唐朝不得志而想逃返故国，刚一交接，便大溃而逃，还主动释放了张知运。玄宗得知后很是气愤，以张知运丧师辱国，将其斩首示众。

在这之前，并州长史王晙曾上言道：“这批降户只因本国内乱，才相继款塞降附，一旦国安，必然叛去。未叛去者，留作间谍，窥边间隙，突厥入侵，必为内应。建议今冬以前，将这批人迁往内地，二十年后，渐变旧俗，皆为劲兵，可为我用。因此，处理突厥降户，只有三策：迁往内地，才是上策；多屯兵马，就地监督，乃是中策；仍于今日，不加防范，最为下策。”

疏入后，朝廷不理。不久，降户陕跌思泰、阿悉烂等听闻突厥国中已立毗伽可汗，便率部自河曲逃归突厥。玄宗觉得很丢面子，命朔方大总管薛讷发兵追讨，王晙引并州兵西渡黄河，昼夜追击，斩获三千人。

由于并州长史王晙事先有所预料，又追击降户有功，为玄宗所赏识，很快升为兵部尚书，复充朔方军大总管。之后唐廷也陆续对降户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如设立天兵军军镇、增加戍兵、禁止与降户进行兵器交易等。

但自毗伽为突厥新可汗后，以弟阙特勤[26]治军旅，以妻父噉欲谷为谋主。噉欲谷年已七十余，深沉有谋，老而益智，被大唐名臣张说称为“李靖、李勣之流”。突厥声势有所恢复后，毗伽便欲南下侵扰大唐。噉欲谷劝阻道：“唐主英武，人和年丰，未有空隙，不可以攻。我众新集，须休养生息三数年，始可观变而动。”

毗伽又欲修筑城堡，多建寺观。噉欲谷道：“不可。突厥人众稀少，之所以能抗拒唐朝、与唐为敌，正因逐水草而迁，居无常处，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定居，变更旧俗，一旦失利，必将为唐所灭。佛、老之道，教人仁弱，亦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

毗伽大悟，依计而行，息养士马，不事寇掠，罢修城池寺观，采取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政策，几年之内，突厥日益强盛起来，之前投降于唐的降户陆续有归顺者。

河曲是降胡聚居处，置有鲁、丽、塞、含、伊、契六个羁縻州，号称“六胡州”。这一带草原辽阔，植被丰厚。名臣李峤有《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云：“驱车登崇墉，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马牛被路隅，锋镝销战场。”由于是丰旷之野，自然条件优越，畜牧业极为发达[27]。正因为如此，唐廷也盯上了这块肥地，在所有降户中，只有六胡州降胡需要向唐廷缴纳贡赋，并服兵役与徭役。

风格强硬、歧视胡人的王峻上任朔方大总管后，不断以高压手段压制河曲降户，横征暴敛，赋役极重，已弄得怨声载道。新上任的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王毛仲更加重了危机，导致降户对唐廷的离心力越来越大。王毛仲本是皇帝家奴，以擅长养马而被玄宗委以重任，领内外闲厩使，负责唐军军用马匹的供应。开元初，国马益耗，玄宗又下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多不畜马，民间骑射之士锐减。这一沉重的负担又被王毛仲转嫁到擅长游牧的六胡州降户身上，不但大肆掠夺降胡所蓄良马，还将大批善射丁壮驱入兵伍，对待不满不平者，则采取严厉手段镇压。

按王翰推测，降胡首领康待宾大概不堪唐廷多层催逼压迫，有意反抗。可唐廷对胡人聚居之地禁运兵仗多年，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器冲破唐

军防御。或许康待宾得知了阎用之来历，知道他之前常常出入大风堂，便设法说服他，要他再回大风堂盗取百炼钢秘技。阎用之也想利用降胡势力报仇，遂欣然应允，于是在其帮助下逃回太原。

众人听了，均觉王翰联想太过离奇，但倒也有头有尾，能自圆其说。

王之涣想了想，道：“最近确实有听到突厥毗伽可汗有意南下侵唐，招降归唐降胡的传闻，加上因括户被贬的汉人多生不满之心，从中煽风点火，康待宾倒真可能起心反叛。但这还是不对。按照阿翰的说法，康待宾需要兵器，所以才私纵阎用之逃走，令他混入大风堂盗取冶炼秘技。可康待宾与契丹王、奚王俱是故交，契丹也出产兵器，为什么他不直接向契丹王求助，而要如此大费周折呢？况且就算他得到百炼钢配方，没有高明的工匠，一样冶炼不出像模像样的兵器。辛渐，你说是不是？”

辛渐道：“后面半句是对的，但前面半句我不能赞同。契丹、奚族均已归顺大唐，且各守故地，各娶大唐公主为妻，比康待宾那些降胡荣耀多了。康待宾果真叛离大唐，他们只会袖手旁观，决不会施以援手。”

狄郊道：“我认同辛渐的说法，契丹和降胡立场不同，不会因逃归突厥这件事结盟。就算没有逃归突厥这件事，大风堂跟契丹关系匪浅，降胡有针对大风堂的阴谋，契丹也不会任其作为。但这跟我们之前的前提矛盾，果真是康待宾派了人暗中协助阎用之，就不会牵涉进契丹使者可突干。大风堂虽然地处偏僻，毕竟不是等闲之地，外人不大可能在大门紧闭后随意混进来，又救了人从容离去。当然，我也不是说一定是可突干派人救走了阎用之，但他今晚自己要求留宿在大风堂，又有种种巧合之处，确实令人起疑。”

其余三人一时愣住。王翰道：“你这意思，到底是降胡康待宾救走了阎用之，还是契丹可突干救了人？”狄郊道：“两种可能性都有。”

王之涣道：“我大概明白老狄的意思了。如果是降胡康待宾救了阎用之，事情就跟契丹使者可突干无关，但大风堂中一定有内应。如果是可突干所为，事情就跟康待宾无关。是这个意思吧？”狄郊道：“是。”

王之涣道：“从动机上来说，前一种可能性显然更大，但这个内应又是谁？辛渐，大风堂弟子中可有胡人？”

辛渐闻言很是不悦，道：“胡人就有嫌疑吗？我自己就是半个契丹人，算不算胡人？”

王翰也道：“要说胡人有嫌疑，瑶花也是胡人，今晚也凑巧留宿在大风堂中，她是不是也有嫌疑？”

王之涣赌气道：“我只是就事论事，又不是有意要针对你们两个。比较起来，胡人为降胡做内应的可能性本来就更大，你们自己说是不是？”

狄郊忙道：“这些都只是推测，依据的前提其实是阿翰天马行空的想象，跟康待宾有没有关系都尚未确认。就现场种种情形来看，契丹可突干嫌疑最大，我们不妨先想法证明这一点。”

王翰道：“这点不难证明，可突干不是说看见有两个贼人吗？除了阎用之外，另一个应该就是他手下。不如现在就去清点他手下侍从人数，如果少了一个，那不用多说，贼喊捉贼的就是他可突干了。如果一个不少……”

王之涣抢着道：“其实也很可疑，可突干大可以亲自救了阎用之，送其出门后再折返回来。”

王翰道：“但我们可以将可突干和他侍从的鹿角刀全部收集起来，一一检查刀上是否有刺人后留下的血迹。事不宜迟，现在就去。”

辛渐道：“这个……”王之涣道：“你怕得罪使者吗？那我去。”

辛渐料想无法避免，只得道：“我和你一起去吧。烦请老狄和阿翰再去看看周白告，若是他醒来，说清楚经过，事情就好办多了。”

王翰和狄郊来到客房，周白告仍昏迷未醒。狄郊把了把脉，道：“他伤得很重，能不能醒来还很难说。”

王翰道：“看来周白告的证词是指望不上了。”

狄郊道：“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周白告是大风堂管事，主动留在柴房看守阎用之，这倒也说得通。可柴房内外没有拖曳痕迹，表明他是在柴房被刺的。当时他应该背朝木门，跟阎用之面对面而站，二人正在说着什么。”

王翰道：“那么凶手进来时，阎用之一定先看见了，他却没有声张，任凭凶手一刀刺中周白告。如此说来，不是表明康待宾一方嫌疑更大吗？只有他才跟阎有之有交汇，有可能会认识。而阎用之跟可突干八竿子打不着，阎用之从未去过辽东，可突干之前也从未到过太原。”

狄郊道：“可康待宾手下要悄无声息地进入大风堂救人，必须得有人自内接应。他人远在兰池州，似乎难以将手伸入大风堂中。比较起来，我仍然认为可突干嫌疑更大。或许他因为什么机缘跟阎用之认识了也不准，还是等辛渐他们回来吧。”

这一等就等到了公鸡打鸣天快亮时，辛渐和王之涣踏进房中，面色极为难看。

狄郊道：“怎么了，证实是可突干所为吗？”

王之涣摇头道：“契丹使者一行没有嫌疑，不但所有人都在，而且兵器干干净净，最近都没有染过血迹。”又叹道：“这一点，可以完全确定。因为契丹人用的兵器全是镔铁所造，工艺独特，刀身并不像我中原刀剑刃身那般光滑如镜，而是遍布细腻花纹，只要沾染了血，是很难完全清洗掉的。”

王翰道：“那辛渐该长舒一口气才对，你们为何还这副神色？”王之涣道：“因为刚刚发现了另一个人有重大嫌疑。”

狄郊奇道：“难道你们找到了大风堂中的内应？”

既然契丹使者可突干的嫌疑已经排除，那么康待宾手下就成了最大嫌犯了。但降胡要潜入大风堂，必须得有人接应。之前王之涣曾询问大风堂弟子有无胡人，其实是指弟子中有降胡内应，却惹得辛渐不快。料想辛渐目下板起一张黑脸，多半已经证实了王之涣的猜测，大风堂弟子中确有降胡的内应。

王之涣的回答比狄郊想象的还要令人瞠目结舌，道：“不是内应，没有内应，人就是她自己救走的，辛聆。”

原来契丹使者可突干送了一柄鹿角刀给辛渐，被辛聆看见，很是喜欢，恳求爹爹转送给自己。大唐风尚崇武，辛氏兄妹自小跟随辛渐学习武艺，功夫还算不错。辛渐拗不过女儿，便同意将刀暂时交给女儿保管。

适才确认契丹使者可突干及其侍从没有嫌疑后，王之涣又提王毛仲也有鹿角刀一事，称既然鹿角刀是花纹刀面，若是他新杀了武灵觉，一定还留有血迹，不如设法借其刀一看。

辛渐道：“王毛仲位高权重，之前我将他送来的鹿角样刀退回，这次再向他借刀，必引他起疑。”王之涣道：“这我已经替你想好了，就用可突干送你的那柄刀引他上当。”

辛渐陡然想起妻子临行前那番意味深长的话，心中隐约有所预感，忙奔去女儿房中。辛氏兄妹不跟父母同住，而是跟辛武、贺英夫妇住在后堂。辛渐进女儿房中后，遍寻鹿角刀不得，倒是在箱子里发现了收拾好的行囊包袱，竟是辛聆将要离家出走的情形。

王之涣瞬间会意过来，道：“契丹使者说他看到了两个贼人，一高一矮，难道高个子的是阎用之，矮一些的则是辛聆？”

辛渐也是一样的想法，心中沮丧无比，不仅因为女儿预备跟阎用之私奔，还因为她为了救走情郎，竟然出刀刺了周白告。那刀锋锐无比，深入背心，若不是刀锋稍微偏了一点，又有狄郊及时施救，怕是周白告早已一命呜呼了。

狄郊听了经过，道：“如此，倒能解释周白告被刺时的情形。”大致说了周白告是站在柴房跟阎用之说话时，被人自后偷袭。

王翰道：“本来我还奇怪阎用之那性子，怎么会跟周白告面对面地说话。看来他是知道辛聆会去救他，有意引诱周白告进去，令其背朝大门，好制造机会。”

王之涣问道：“那现在要怎么办？”辛渐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四娘走时，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当时还不明白，现在才知道，她早猜到矜儿会为了救阎用之铤而走险。唉，四娘她为什么不直接说清楚，好让我有所防备。”

王之涣道：“郡主的用意很明白，就是想放阎用之一马，让矜儿救走他，再一道远走高飞。辛渐，你也别难过，女大不中留，走了就走了。”

辛渐道：“可矜儿连行囊都来不及带上，也不知道她会和阎用之逃去哪里。”

狄郊见外面天光已亮，便道：“我得进城为周白告抓药。”

王翰道：“我跟你一道回城，换身衣裳。之涣，你就留在这里陪着辛渐，我顺便替你跟你家人说一声。”又皱眉道：“瑶花这小妮子怎么还不来，一晚上都不来问一声需不需要伺候，天快亮了居然还在蒙头大睡。”

话音刚落，瑶花便急急忙忙进来，秀发披散，还未来得及梳理，忙下拜道：“奴家昨日贪杯，多喝了几杯，睡得太死，竟然现在才醒来。梅雪她们四个也是，都还未起身。”

王翰很是不满，道：“去叫醒她们，准备好车马，我们先回城去。”

狄郊和王翰刚走不久，便有弟子来报道：“郭将军求见堂主。”

辛渐只得出来，王之涣生怕辛渐伤心辛矜之事，处事不周，便也跟了出来。

到前堂时，却见郭子仪抚剑站在堂前，身后军士押着一名男子，双手反缚，正是阎用之。

注释

[1]提象门：东都洛阳上阳宫宫门，因是正门，所以常被作为上阳宫的代名词。上阳宫：唐高宗时建于洛阳。在禁苑之东，东接皇城之西南

隅，唐高宗、武则天之季常居以听政。神龙革命后，武则天即被囚禁于上阳宫，后亦死于此宫中。

[2]于阗：又称和田，《大唐西域记》中称瞿萨旦那国，玄奘认为“瞿萨旦那”是雅称，“和田”和“于阗”则是俗称，在今新疆和田一带。在西域所有绿洲国家中，于阗国的人种最为特别。根据《北史·西域传》中记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其实，于阗人身材低矮，鼻子扁平，毛发乌黑，瞳孔又黑又亮，倒像是汉族和藏族的特征，因此有人认为于阗人有可能是汉藏民族结合的后裔。据敦煌出土的古藏文《于阗教法史》记载：于阗人由东土帝子和印度王子分别率领的两部分人组成。如果东土帝子率领的是内地汉族，那么印度王子率领的就是藏族人。又，于阗佛法昌盛，是中国真正的佛教发祥地。

[3]逻些（读作luó suò）：藏语音译，又作逻娑，吐蕃都城，今西藏拉萨。因吐蕃历史已在同系列小说《敦煌》中讲过，本书只讲与情节相关的唐蕃关系史。

[4]吐谷浑原本是人名，为辽东鲜卑慕容氏单于涉归庶长子。涉归死后，嫡子若洛环继为单于，大力排挤吐谷浑。吐谷浑率部西迁，到枹罕（今甘肃临夏枹罕山，即大力加山）定居，竟然由此成为强部。吐谷浑作为开创者，名字被命名为族名。吐谷浑之后的历代单于（后称可汗）均雄才大略，当时中原正值十六国割据混乱，吐谷浑留意吸收士人、儒生，实力大增，占据甘肃、青海全境，成为雄霸一方的强部。隋朝统一中国后，先后两次征战吐谷浑，并在吐谷浑地区设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郡。隋朝末年，吐谷浑乘中原烽火连绵，逐渐收复故地。吐谷浑世伏可汗还娶到了隋朝光化公主为妻。世伏可汗死后，弟伏允继立，依照风俗仍以光化公主为妻。唐朝立国后，吐谷浑累为边患，烦不胜烦。武德六年（623年）四月，吐谷浑接连进犯唐芳州、洮州（今甘肃临潭西）、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地，芳州刺史房当树逃奔松州（今四川松潘）。唐高祖派岐州刺史柴绍（李渊女婿，娶李渊第三女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手下“娘子军”威名远播）前去救援岷州。柴绍出师不利，刚与吐谷浑交战就被吐谷浑大批军队包围。当时吐谷浑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引弓射杀唐军。箭如雨下，唐军将士纷纷倒下，死伤惨重。就在

危急时刻，柴绍突然让人弹起了琵琶，命军中的两名女子翩翩起舞。吐谷浑士兵大感惊讶，纷纷停止射箭，好奇地观看。柴绍乘其松懈，派精锐骑兵绕到吐谷浑背后，突然发动进攻，由此大败吐谷浑。唐太宗即位后不久，一举铲除了东突厥，伏允可汗慑于唐军军威，派遣使节向唐进贡，并请求和亲。唐太宗答允，但征伏允入朝时，伏允以病为借口不到，又继续进犯唐边。唐太宗大怒，下诏大举征讨吐谷浑。出征吐谷浑的唐军以名将李靖为统帅，旗下名将如云，由此可见唐太宗势在必得之心。贞观九年（635年）闰四月，李靖将军队分为南北两路，分击进军，各路均大败吐谷浑。唐将契苾何力（铁勒人）仅率一千骑兵突袭伏允可汗的牙帐，斩杀吐谷浑几千人，伏允可汗逃走，其妻子均被俘虏。唐诗人王昌龄有《从军行》诗描写该战役：“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后伏允可汗在逃往于阗的途中被部下杀死。从此，吐谷浑分裂成东西二部：西部由伏允之子达延芒结波率领，居鄯善，后来投降吐蕃；东部由伏允另一个儿子慕容顺率领，归附唐朝，李世民封其为西平郡王和赧故吕乌甘豆可汗。慕容顺死后，其子诺曷钵继位。唐朝封其为河源郡王，号乌地也拔勒豆可汗。贞观十四年（640年），李世民将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为妻，加封青海国王。诺曷钵的两个儿子后又各自娶唐朝的金城县主和金明县主为妻。

[5]据说松赞干布死后，吐蕃盛传唐朝要派兵入藏，迎回文成公主所带入藏的佛像，于是吐蕃将佛像从小昭寺移到大昭寺明鉴南门藏佛洞暗室中，用泥封门，门上绘一文殊像，因汉地为文殊化地，汉皇帝为文殊之化身，故唐兵不敢毁坏文殊像。一直到六十年后，唐中宗养女金城公主李奴奴出嫁吐蕃，提到当年文成公主带入藏地的佛像，吐蕃才将佛像从密室中迎出，供奉在大昭寺中央。墀尊公主带来的佛像则被迎到小昭寺供养。

[6]拨换城：今新疆温宿。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是当时塔里木盆地缘边的四个位置最重要的绿洲国家。

[7]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

[8]鄯州：今青海乐都。浩亶水：今青海大通河。

[9]尽管吐蕃与大唐交恶，但这并不影响文成公主的声名。她在吐蕃

生活了近四十年，一直备受礼遇，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她逝世时，吐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这是吐蕃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事。直到今天，藏族的传统八大藏戏中，第一出就是《文成公主》。对于藏族民众而言，文成公主就是天女神的化身。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对历史影响深远，将“和亲”用作两国间王室通婚的专词，也自唐代始。唐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10]洪源谷：今甘肃古浪。

[11]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

[12]始平：今陕西兴平。

[13]当时金城即今甘肃兰州，距吐蕃境甚近，故以始平拟之。

[14]河西九曲之地：今青海一带。

[15]汤：古人称沐浴温水为“汤”。沐：濯发也。古人称“沐”为洗头，“洗”为洗脚，“盥”为洗手，“浴”为洁身，但一般而言言其一即为全部，可以等同。邑：封地。“汤沐邑”源于周制，是指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王畿以内的、供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封邑。后指国君、皇后、公主等受封者收取赋税的私邑。

[16]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十三日，唐玄宗在骊山之下讲武，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因新平太平公主一党不久，唐玄宗想借机立威，以军容不整为理由，要杀兵部尚书郭元振。宰相刘幽求、张说深知唐玄宗心意，均跪在皇帝前求情，谏道：“郭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于是改为流放新州（今广州新兴县境）。唐玄宗又以制军礼不肃为由，要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这其实是唐玄宗的权术，他并无杀唐绍之意，不过以此来威慑众军。不料金吾卫将军李邕为了讨好皇帝，竟急忙宣敕斩了唐绍。唐玄宗深为后悔，李邕由此被罢官，终身不得起用。当时两名重臣得罪，诸军多震惧失序，只有左军节度薛讷（薛仁贵之子）、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二军岿然不动。唐玄宗大为惊讶，派轻骑召薛讷、解琬，使者竟然不得入其阵。唐玄宗深为赞叹，从此对二将刮目

相看。

[17]白衣指平民。开元二年（714年）七月，薛讷主动上书请求出击契丹。群臣纷纷反对，但唐玄宗不听。薛讷大军到达滦水山峡中时，契丹伏兵阻其前后，从山上居高临下地进攻。唐兵大败，死者十之八九。仅薛讷与数十骑突围逃生。当时人嘲笑薛讷为“薛婆”（老怯如婆）。薛讷将战败责任归罪于定州刺史崔宣道及胡将李思敬等八人，唐玄宗命斩这些人于幽州。薛讷被特赦免死，但削官为平民，所以唐玄宗派他出击吐蕃时才有“白衣摄”一说。

[18]箇（gè）失密国：梵语Kasmīra，常见翻译是迦湿弥罗，又作羯湿弭罗国、迦叶弥罗国。位于西北印度犍陀罗地方的东北、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古国，故都在今克什米尔印度控制区之斯利那加。中国汉朝时称为罽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迦湿弥罗，到隋唐时代改称为迦毕试。迦湿弥罗一度是佛教的中心，传说迦腻色迦国王召集的第四次佛教大“结集”就是迦湿弥罗举行。这里还是小乘佛教的发祥地。中国自两晋到宋元嘉年间，国外译家绝大多数来自这里，包括僧伽提婆、佛陀耶舍等。在中国传播佛教的名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讖、佛驮跋陀罗等，也都到这里留过学。中国西行求法者，这里也是必游之地，玄奘曾在这里停留一年多，专心研习经论和梵文。本小说中处称箇失密国据《资治通鉴》。

[19]吐火罗：中亚古国。本是民族名，中世纪转为地名，相当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区。此地历史上一直是中国西域与伊朗、印度等地交通往来必经之处。

[20]关于金城公主意图借道箇失密国逃离吐蕃一节，为历史真事。世人只称颂和亲公主对加强两国交流的巨大贡献，但极少记载其私人生活，绝大多数公主都是在悲伤和绝望中度过。

[21]吐蕃早期以苯教为国教，即使有墀尊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崇佛，佛教并未盛行。苯教徒对佛教僧人深怀敌意，不准其在藏地传法。赞普赤德祖赞（金城公主丈夫）对佛法极有兴趣，曾派遣大臣分赴印度和大唐五台山学习佛法，但亦遭受到反佛派大臣极力反对，进行得并不顺利（佛教在藏地发展经历了许多坎坷，详见同系列小说《敦煌》）。金城

公主本人信佛，庇护了不少于阗僧人，这点也成为吐蕃贵族攻击她的理由，称由于她收留僧人才导致吐蕃国内政争、瘟疫频频爆发。

[22]昭武九姓：亦称九姓胡（此九姓并不同等于回鹘九姓），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西域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流域的粟特民族和国家及其来华后裔之统称。即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花刺子模）和戊地九姓。《隋书》载，九姓祖先是月氏人，原居祁连山昭武城（今甘肃张掖）（“张掖”即“昭武”转音），为匈奴所破，迁居葱岭，分为多个小国，其王均以昭武为姓。

[23]单于副都护：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后郭子仪崛起，也曾担任此职。

[24]姜晦曾任吏部侍郎，掌管诠选事宜，由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往往对选人不加甄别即随意录用。选人不满，作歌讽刺他道：“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前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

[25]贞观四年（630年），唐军征服了劲邻突厥，针对如何安置十余万东突厥降众，唐廷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绝大多数朝臣主张“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即强制迁徙内地、实行汉化政策。魏徵认为“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迓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主张将突厥“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即将安置在唐境之外。仆射温彦博则主张依东汉光武帝时处置南匈奴于五原塞下例，将突厥降户安置在河南地区（指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如此，“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温彦博曾被突厥俘虏流放，吃了许多苦，但他能抛开个人恩怨，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唐太宗“改变前法，欲中国久安”，遂力排众议，采纳了温彦博的主张，推行怀柔政策，“诸部落首领采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下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但同时，唐太宗又要求突厥首领“依国法齐整所部，如违当获重罪”，后部分突厥降户不能忍受，在京师发动叛乱，由此再次引发如何对待降户的争论。唐太宗终于采纳魏徵意见，集合“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业令渡河，还其旧部”，又让突厥与邻近的薛延陀部

相互残杀，即实行所谓“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分势弱，易为羁制，常为藩臣”的分而治之政策。后突厥默啜可汗积极复国，突厥旧部及其他各部积极响应，突厥势力迅猛扩张，再度成为大唐劲敌，与这一政策有重大干系。

[26]特勤：史籍中记作“特勒”者，实为讹误。《周书 突厥传》谓：“大官有叶护，次设，次特勒（勤）……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掌内典机要，处理邦交，奉命谈判军国大事。1889年，俄罗斯考古学家雅德林采夫在外蒙古鄂尔浑河旧河道发现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和噶欲谷碑，被称为突厥历史上三大碑。

[27]永隆二年（681年）七月，河曲降胡首领安元寿向唐高宗奏称：“从调露元年（679年）九月以后，至本年二月五日前，死失马一十八万四千九百匹、牛一万一千六百头。”数目如此巨大的牲畜损失，也从侧面表明六胡州畜牧业之兴旺。

第四章

望客心惊

自大唐立国以来，突厥一直是北方头号劲敌。河曲地处关内道北部，是拱卫关中之前沿，连接西域之枢纽，唐廷在这一带部署了大量军队，如直接统辖河曲的朔方军，又如黄河以西的定远军、丰安军，黄河北岸的东、中、西三受降城，均是以军事为主的边镇重地，屯驻有几十万精兵。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六翮飘飘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
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唐 高适《别董大二首》

辛

渐乍然见到阎用之，惊异无比，顾不上跟郭子仪招呼，上前一把抓住阎用之胸襟，问道：“矜儿人在哪里？”阎用之不答。

辛渐道：“快说人在哪儿？”情急之下，竟扬拳欲打。

郭子仪叫道：“辛堂主！”辛渐这才勉强放手，问道：“郭将军，你在哪里抓住阎用之的？他身边可还有别人？”

郭子仪道：“辛堂主稍安勿躁，我先带你去见个人，你自然会明白究竟。”

王之涣狐疑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么鬼崇神秘？”

郭子仪道：“王公也请移步，到时一看便知。”当先而行，引辛渐等人来到村头张大的旧居。

辛渐见屋子内外均有军士把守，如临大敌，一时不明所以，问道：“什么人在里面？”郭子仪道：“辛堂主请进。”

辛渐微一踌躇，即大步跨进房中，却见板榻上躺着一人，并不是辛矜，而是不久前才见过的契丹使者可突干。

辛渐见床沿上滴有血迹，大吃一惊，忙走到床边，叫道：“可兄，可兄！”

可突干睁开眼睛，道：“辛堂主放心，我没事。”一眼见到他胸腹有伤，问道：“可兄受伤了吗？伤得重不重？”

可突干道：“不碍事，只是皮肉外伤，郭将军已经为我敷过药了。”

辛渐满腹疑云，转头问道：“郭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郭子仪道：“还是请可兄自己说吧。”

可突干本不善言辞，汉语也说得不大流利，但仍然坐起来，大致说了经过——

今日凌晨辛渐和王之涣闯入客院，清点契丹侍从人数，又一一检视兵器。可突干知道自己方受到猜忌怀疑，心中很不高兴。但既然管事周白告确实为鹿角刀所伤，大风堂这么做也合情合理，只是他再继续留在这里也没多大意思了，于是预备天一亮就动身出发，返回契丹。又想到跟天兵军将军郭子仪投契，一大早便出来寻他，预备当面道别。

穿过竹林时，忽有一名少年从斜里冲了出来，手持一柄匕首，直朝可突干刺来。可突干有“契丹第一勇士”之称，并非浪得虚名，轻轻一闪，便将那少年手腕握住，喝问道：“你是什么人？我根本就不认得你，你为何要害我？”

林外有唐军士听到动静，忙高声招呼同伴。那少年挣扎不开，料想无法逃脱，急忙告道：“我是受人要挟，不得不前来行刺。我心爱的女子在他人手上，我若不能杀死你，她便要死。我求你，让我杀死你。”

可突干为人沉穆严肃，闻言也不禁失笑道：“那怎么可能？换作你是我，会同意吗？”

那少年想了想，又道：“那么我求你让我刺你一刀，你倒在地上装死，这样我也可以回去交差。只要能救出我爱的女子，你就是我的大救星、大恩人。”

可突干见对方急得满头大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不知为何，心中一软，居然点头答应了。他手劲一松，那少年便执匕首顺势而上，一刀刺中他胸腹，又低声告道：“记得要装死，一直装到你返回契丹为止。”见可突干点头应允，这才转身逃跑。

可突干并未伤及要害，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当真就势倒下装死。郭子仪旋即率人赶到，见出了变故，忙命军士追捕刺客，自己留下为可突干检视伤口。

可突干低声告道：“郭将军，我没事，只是我有苦衷，必须得装死。”

郭子仪不明究竟，但他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反应要比常人敏捷得多，便点点头，亲自抱了可突干，将他安置在张大旧居中，为他疗伤。

那行刺的少年便是半夜才从大风堂逃走的阎用之。他虽然说服可突干配合演戏，但自己却没跑多远，脚下被枯藤绊了一下，随即被军士追及，结结实实绑了起来。

军士将阎用之押回张大旧居后，他又求可突干放他走。可突干摇头道：“我已经履行了我的诺言，现下还要一直装死。你能否救人，要靠你自己的造化。”

一名军士曾见到辛渐带着阎用之从宋希玉遇害的院子中出来，忙上前指认。郭子仪调到太原才数月时间，且大部分时间在军营中，并不认得阎用之，但料想他与大风堂必有渊源，便带着他来寻辛渐。

辛渐听了经过，这才知道郭子仪早已知道自己昨晚从阙新故居带走了一个人，颇为惭愧，道：“若是我昨晚直接将阎用之交给郭将军看管，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事了。”

忽有军士引着两名契丹侍从进来，可突干遂起身道：“好了，我能做的已经做了，该说的也都说了，我人既已死了，不该再出现。诸位放心，我会悄悄离开太原返回契丹，不会惊动任何人。”

辛渐道：“可兄，实在抱歉，本来你是远道而来的贵客，肯留宿是我们大风堂是我的荣幸，可不想闹出了这么多事。其实你不必着急离开，我可以另行设法为你安排住所。”

可突干道：“不必了，我只是不想再留在这里。不过为了配合诸位演戏，我愿意将大部分侍从留下来。”

辛渐见对方意志已决，只得就此道别，又指引他从小道出村，如此才不会引人注目。可突干点了点头，吩咐一名叫阿里的侍从率余人留下，假装他已遇刺死去，治丧后再扶棺木返回契丹。

契丹族人多为耿直之辈。阿里闻言面有难色，问道：“将军果真过世，我定然十分悲恻，可将军目下没死，我如何装得出来？”

可突干厉声道：“必须得装，这是命令。”阿里囁嚅道：“可是这也太难办到了。”

可突干想了想，道：“如此，你听辛堂主号令便是。辛堂主，你也算半个契丹人，就多多拜托了。”辛渐道：“是，辛某一定尽力而为。”

可突干正待离开，王之涣忽插口问道：“可兄，你是不是已经知道要杀你的人是谁？”

可突干一怔，反问道：“为什么这么说？”王之涣道：“你是契丹使者，在大唐境内遇刺，还肯配合刺客佯死，之后不问究竟，即自行消失，此为旷古奇闻，从所未有。据我推测，你一定是以说出背后主谋为条件，跟阎用之达成了协议，是吗？”

可突干也不回答，只“嘿嘿”两声，拱手自去了。

阿里挠挠头，无奈地问道：“辛堂主，小的该怎么做？”

辛渐道：“大风堂人来人往，容易露馅，不如就将灵堂设在这里。你先回大风堂召集其余部下，将他们都带到这里来。”

阿里道：“那么小的要告诉旁人说可突干将军遇刺身亡了吗？”辛渐道：“先什么都不要说。”

王之涣也道：“有意弄得神秘些，反而更容易取信于人。”阿里道：“是，小的知道了。”

等阿里离开，郭子仪便命人将阎用之带进来。

辛渐问道：“你对可突干说你心爱的女子被人胁持，那女子是矜儿吗？”阎用之只是紧闭双唇。

辛渐怒道：“你可以不当我是你辛叔叔，可我还是矜儿的亲生父亲。”阎用之这才勉强答道：“是。”

王之涣道：“是谁那么大胆，敢抓了矜儿？”阎用之道：“我不能说。”

辛渐道：“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矜儿才来行刺契丹使者，不说出主谋是谁，我怎么去救她回来？”

阎用之道：“不必去救，只要那些人听说可突干死了，自然会放矜儿回来。”

王之涣斥道：“幼稚！你落入官兵之手，那些人怕你说出真相，会轻易放人吗？”

阎用之大概没想到这点，愣了一愣，才道：“那我更不能说了。”

辛渐道：“如此不等于是僵局吗？那些人扣住辛矜，为的是对付你。你之前已经背负有宋希玉命案，而今又刺杀契丹使者，官府绝不可能放过你。”

阎用之想了想，道：“那好，就请辛叔叔现在杀死我，将我的尸体丢在大风堂门口示众。消息传开，那些人知道我人死了，对他们再无威胁，便会放矜儿回来。”

辛渐道：“你肯为了矜儿去死，这心意我已然明白。而今最好之计，就是你说出主谋是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救矜儿。”

阎用之道：“不，他们说过，一旦我泄露一点秘密，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死矜儿，还会让她死得凄惨无比。”

辛渐闻言，愈发着急。

王之涣道：“那你为什么可以向可突干透露秘密？”

阎用之道：“我那是不得已，我不是可突干的对手，被他抓住，我不说，我和矜儿都得死。况且可突干答应不会告诉任何人，而且会装死帮我……”忽意识到自己顺口说出已向可突干透露了主谋是谁的消息，慌忙闭了口。

辛渐忙叫过郭子仪道：“麻烦郭将军即刻派人去追可突干，追上后不必阻截，暗中监视其行踪即可。”

料想可突干既已知道要杀他的人是谁，以契丹人的血性，必定会痛下杀手报复。他自称要返回契丹，实际上极可能是亲自追寻真凶去了。若能顺利追上他，或许能借此追踪到辛渐下落。

郭子仪已大致明白究竟，忙召了几名心腹军士，命他们换了便服，乘上快马，去追赶可突干几人。又道：“契丹之前曾依附突厥，与大唐征战多年，杀害不少军将兵士。天兵军有幽州军孙齐旧部，孙齐为契丹所杀，或许是有手下人为他复仇也说不准。如果可突干奔赴军营寻仇，不是要大闹一场吗？还是尽快派人拦截下契丹使者好。”

辛渐忧虑爱女安危，情急之下，反而于局势看得更是清楚，摇头道：“不可能是孙齐旧部所为。他们既是军士，孔武有力，没必要利用阎用之。而且兰池州迄今还未有通缉公告及追兵到来，表明阎用之逃亡一事尚未传开，孙齐旧部更不可能事先知道他逃回了太原。”

王之涣也道：“而且那些人还抓了辛渐的女儿，惹怒了大风堂，没什么好果子吃。孙齐旧部可没那么傻。”

郭子仪这才稍微释怀，道：“不是我天兵军将士就好。”

王之涣道：“若是跟大唐有关，可突干会就此平静离开吗？一定会不依不饶，好捞取更多政治资本。”又转向阎用之道：“其实你不说，我们也大致知道你背后的主谋是谁。”

阎用之轻嗤一声，分明有不相信及轻蔑之意。

王之涣道：“是不是你在兰池州时的老邻居，降胡康待宾？”阎用之“啊”了一声，双眼瞪得老圆。

王之涣不过是随口一问，见到阎用之反应激烈，这才能确认事情果真牵涉到降胡康待宾，不由得连声嚷道：“还真是康待宾。呀，辛渐，你别说，阿翰还真是个天才。不过他也没什么了不起，是我最先提到兰池州和降胡的，他也是从我这里得到了启发。”

辛渐顾不上理会王之涣的手舞足蹈，忙道：“郭将军，康待宾派人行刺契丹使者，一定是想要挑拨大唐和契丹相斗。而今可突干已知真相，契丹一方倒不足为虑，但亦由此可知河曲降胡即将有异动。你需要即刻回城，将情况上报张相公，让他以天兵军节度使的名义发出加急奏书，再通报朔方军警戒。”

郭子仪应了一声，问道：“那么是否要立即将阎用之押送到城中刑讯？”

辛渐道：“康待宾派了手下在这附近，一定是对大风堂有所图谋，先将阎用之留下来，等弄清楚事情经过再说。”

郭子仪道：“是，那么我留下一队军士，听辛堂主号令。”又道：“我会将契丹使者已死的消息小范围散布开去，再到城中订一方棺木送来大风村。好为辛堂主赢取一些时间，救回令爱。”辛渐点点头，道：“多谢。”

郭子仪前脚刚走，阿里后脚就引着契丹侍从到了。辛渐大致说了经过，让他们先留在张大屋里，假意守着可突干尸首。又问阿里道：“你进出大风堂时，可有人向你打听什么？”

阿里道：“有人问过可突干将军下落，问他去了哪里。”

王之涣忙道：“还真有人沉不住气。向你打听的是什么人？”阿里道：“是一名女子。”

辛渐大为意外，问道：“女子吗？”阿里道：“是，还是名年轻美貌的女子。我记得在大风堂里见过她，应该是大风堂的人。”

王之涣道：“她长什么模样？”阿里道：“圆脸，挺白净挺秀气的，小的也说不上来。不过小的再见到她，一定能认出来。”

辛渐道：“好，我知道了。我若找到她，就带她来见你。”

王之涣道：“会不会是辛稔回来了？她被康待宾手下胁持，作为人质要挟阎用之行刺契丹使者，因而她也关心可突干生死，一回来就问其下

落。”

辛渐道：“康待宾派人跟随阎用之来到太原，不会只要挟他行刺契丹使者那么简单，一定还有重大图谋，果真是针对大风堂的话，矜儿是用来对付我的最好人质，绝不会轻易放了她。”虽觉得不大可能，还是关心爱女，道：“我先回大风堂看看。你留在这里审问阎用之，看能不能问出点有用线索。”

王之涣便带了阎用之到张大隔壁的破庙，将他掳到墙边坐下，道：“你小子命大，你辛叔叔又救了你一次。你知道你被郭将军带去城中后会是什么下场吗？不死也得成残废。”

阎用之道：“那又能怎样？他们休想从我口中问出任何消息。”王之涣道：“那样的话，你就没命再见辛矜了。”

阎用之被说中痛处，这才低下头去。

王之涣道：“你看，辛渐派了我来审问你，我得完成任务。这样，也不叫审问，我们随便聊聊，我问你一些问题，你愿意答就答，不愿意答就跳过去，我也不强求，但最好是能让我交差。你觉得怎样？”

阎用之很喜欢他的性情，想了想，点头应允道：“好。”

王之涣道：“我知道你恨官府，想要报仇，但你究竟还是大唐子民，而今河曲降胡有异动，你还替他们办事，这是叛国重罪，是要灭九族的。”

阎用之摇头道：“我哪有九族？我自小只有一个师傅，还被官府给逼死了。”

王之涣道：“可你也杀了宋希玉，报了大仇啊。”阎用之道：“我……”一时欲言又止。

王之涣见他态度有所缓和，婉转劝道：“你现下将功补过，还来得及。”

阎用之怒气又生，大声道：“我又没做坏事，为什么要将功补过？王

公也知道写‘春风不度玉门关’，边地汉人尚且如此艰难，更不要说那些降胡了。你知道大唐的官吏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吗？稍不如意，即以谋反之名加以重刑，或打或杀。他们也是人，抛弃故地来到异地生活本就不容易，却还要一再受到凌辱，被人驱若奴仆。是常人，都忍不下去！”

他自己也有类似经历，是以对降胡的遭遇感同身受，格外同情。

王之涣道：“那么你就有理由帮助降胡对付大唐吗？”

阎用之道：“不，我没有帮他们对付大唐，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大唐子民。我只是……”

王之涣道：“只是什么？哎呀，你何必这么倔强呢？我又不会害你。况且我已经知道你背后主谋是河曲降胡首领康待宾，你还能替他打掩护吗？他手下人又绑架了辛稔做人质，要挟你行刺杀人，早就不拿你当朋友了。”

阎用之道：“我到兰池州后，被逼着给官府做一些粗活儿。有一次得罪了长官，被绑在柱子上鞭打。正好康待宾进来办事，便替我求情，救下了我。他带我去他的大帐，给我吃的，还给我酒喝。我喝醉了，痛哭了一场，说了许许多多的疯话。”

王之涣道：“然后康待宾就用你说的那些疯话来要挟你？”

阎用之道：“那倒没有。实际上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天晚上我说了些什么。那之后康首领对我很好，时常照顾我、接济我。”

王之涣道：“那么康待宾为什么要对你好呢？是不是要从你身上知道大风堂的秘密？”

阎用之道：“康首领确实曾问过大风堂百炼钢的事。我也坦白告诉过他，就算得到百炼钢的秘密配方也没多大用，大风堂兵器不但需要悬瓮山的特殊矿石，还跟工匠技艺有很大干系。”

王之涣“呀”了一声，道：“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嗯，你在大风村长大，时常出入大风堂，还跟辛稔好上了，知道这些也不奇怪。”又问

道：“那么后来呢？”

阎用之道：“后来没过几天，康首领又来找我，说他知道我在太原还有个相好，问我想不想见她，我当然说想。他便说他可以帮我逃出兰池州。”

王之涣道：“但不会是没有条件的吧？”

阎用之点点头，道：“有条件。康首领说降胡们都不堪虐待，想要返回突厥故地，但唐边军防范甚严，必须得靠武力才能突破封锁，所以想搞一批兵器。因为我熟悉大风堂情况，他想让我带几个人混进去，摸清楚兵仗库的情况，设法偷一批刀剑。我觉得那些降胡只是想要归返故乡，也不是什么滔天大罪，所以就答应了。”

阎用之同意两天后，康待宾便派人将他偷偷送出兰池州。大概有十来个人跟随阎用之一道来到太原，为首的名叫康愿子，是康待宾的侄子。一行人到了悬瓮山附近后，阎用之听说正逢老堂主夫人六十大寿，料想大风堂人手不足，必会往奉圣寺借人，以往通常都是这样，便和几名胡人预先混入奉圣寺当杂役，果然没两日就被借到大风堂厨下打杂。

王之涣心道：“大风堂中果然有内应，只是谁都没想到，这内应是临时从奉圣寺请来帮厨的。”又问道：“那几名胡人呢？人在大风堂，还是回了奉圣寺？”

阎用之道：“我不知道，我既完成承诺，哪去管那些胡人在做什么？”

之后他寻机找到辛聆，她自然惊喜交加，想不到还会有再见之日。又担心阎用之被官府捉住，决意在祖母大寿过后，与情郎一道私奔。

王之涣道：“你和辛聆约好昨晚私奔？”

阎用之道：“不是，我们昨晚只是想见个面，商议具体事宜，譬如逃亡路线、要逃去哪里等。跟聆儿约好后，我便先离开了大风堂。”

王之涣道：“你费尽心机才混进大风堂，为何要轻易离开？”

阎用之道：“大风堂许多人认得我，我怕被人认出来。矜儿也是这么说，催我快走。”

王之涣道：“你看到过太原括户长官宋希玉了吗？”阎用之道：“当然看见了。”

王之涣道：“那宋希玉看见你了吗？”阎用之道：“我不知道，应该看见了吧。不然他为何要半途离席，巴巴寻来我的旧居处？”

王之涣道：“你离开大风堂时，寿筵开始了吗？”阎用之道：“没有。之后我在村子里逛了逛，又去了晋水边。虽然遇到过官兵，可他们看我穿着杂役的衣服，以为我是大风堂的人，所以也没有阻拦。”

王之涣道：“那你是怎么杀了宋希玉的？”阎用之道：“我不想谈这件事。王公也说过的，我不愿意回答的，就不能勉强。”

王之涣凝思一回，道：“我怎么觉得不是你杀了宋希玉。”

阎用之很是惊异，问道：“王公为什么这么说？”

王之涣道：“你在筵席开始前便已离开大风堂，如果宋希玉早早看到了你，为什么要等到筵席开始后才出去找你。他是他那桌的主陪，行为如此怪诞，不是连大好前程都不要了吗？”

阎用之道：“或许他开始看到我时，只是觉得我眼熟，后来突然想起来是我，于是就赶来旧居寻我。”

王之涣道：“那你是什么时候捡到那柄彩虹刀的呢？你说你在寿筵开始前就离开了大风堂，彩虹刀的原主是在寿筵即将开始时离开的，应该还在你之后。”

阎用之道：“那不矛盾啊，我是在村子里闲逛时捡到弯刀的。”

王之涣心道：“莫广的彩虹刀应是他翻墙逃走时掉落的。他出去大风堂不久，即被郭子仪抓获，身上没有搜出兵刃，足以证实这一点。刀没有长脚，怎么会自己跑去村子里？”也不戳破对方谎话，又问道：“那你是怎么杀死宋希玉的？”

阎用之道：“我说过不想谈这件事。杀人又不是什么好玩的事，谁愿意将杀人经过再讲一遍。”又道：“王公不是说我不愿意回答就跳过去吗？”

王之涣道：“好吧，这个问题我不再问了。哎呀，人的直觉真的很奇妙啊，我越来越觉得我第一眼见到你时的直觉精准无误了。”

阎用之问道：“第一眼见到我，是指我藏在柜中的时候吗？王公的直觉是什么？”

王之涣道：“你不是凶手。不过你知道真凶是谁，你在庇护他，为什么？”阎用之道：“这个问题跳过去。”

王之涣蓦然想起一人来，骇然而惊，道：“难道杀死宋希玉的真凶是辛聆？”

阎用之怔了一怔，霍然起身，大声道：“跟辛聆没有任何关系，是我杀死了宋希玉，我才是杀人凶手！”

辛渐回来大风堂，四下问了一遍，没人见过辛聆，心道：“向阿里打听可突干消息的是个年轻女子。大风堂弟子成家的携家眷住在堂外，住在堂内的都是单身汉子，女子只有娘亲、四娘、辛聆和四娘买给娘亲的胖丫头等寥寥几人。四娘倒是有两名年轻侍女，是邠王所赠，可二人昨夜已随四娘动身，前往吐蕃了。噢，还有厨娘范大娘也是女子，可她年近四十，是个黑瘦的中年妇人，不符合阿里描述。”

他想了一想，招手叫过弟子祝锐，问道：“除了固安公主外，大风堂里昨晚可还有别的女宾留宿？”

祝锐道：“不是还有王翰王公的侍妾和侍女吗？我昨晚还遇到过其中一人，说是贪杯喝多了，肚子疼得厉害。”

辛渐心道：“阿翰早带着侍妾离开，当然不可能是她们中的一个。”忽听到祝锐道：“堂主是要找她吗？我刚才还看到了她。”

辛渐吃了一惊，问道：“你说你刚看到了王翰的侍妾？”

祝锐道：“不是那个漂亮的胡女侍妾，是侍女中的一个，叫什么来着，反正王公侍女名字都挺好听的，我也分不清。她说一名同伴生病了，走不动路，她奉命留下来看护她，等着狄公拿药来。怎么，堂主不知道这些？”

辛渐道：“不知道。”又问道：“你刚遇到的侍女是圆脸吗？”祝锐道：“是啊，白白净净的。”

辛渐心中暗忖道：“侍女是阿翰的人，就算有嫌疑，也得等阿翰回来，跟他说清楚后再行盘问处置。”便吩咐祝锐道：“你去后堂客房，看看那个侍女和她同伴，问清楚名字，再问她们需要些什么，千万不要怠慢了。”祝锐道：“是。”

辛渐心道：“如果阿翰侍女是降胡内应，多半就是从柴房救走阎用之者，也是下手刺伤周白告的人。哎呀，不好，那两名侍女是不是听说周白告重伤未死，有意留下来，想要杀周白告灭口？”

一念及此，忙赶来芳甸厢房。所幸并无意外发生，周白告尚在昏睡中。

辛渐一时放心不下，便留在房中亲自看护。过了两刻功夫，王之涣闯了进来，径直告道：“阎用之不是杀死宋希玉的凶手。”

辛渐愕然道：“不是阎用之吗？那是谁？”王之涣正色道：“我怀疑是辛矜。”

辛渐登时全身一震，道：“什么？”王之涣忙道：“我只是怀疑，还不能完全肯定。可以肯定的是，阎用之决计不是凶手，他的供词漏洞很多，关键情节都对不上。但我指出他不是杀人凶手后，他反应激烈，竭力证明他自己才是真凶，脸涨得通红，几近声嘶力竭。宁可自己死，也要庇护凶手，不是为辛矜，还能是为谁？”

辛渐道：“不对啊，杀死宋希玉的凶器是彩虹刀，矜儿既已有鹿角刀，何必另用他人兵刃？”

王之涣道：“辛矜是你女儿，自小熟识刀剑，她知道不同兵器留下伤

口不同，如果用鹿角刀杀人，一定会追到你或是契丹人头上，但换作一柄随手捡来的弯刀，就不会留下痕迹，省事多了。”

辛渐还是不能相信，奔去向父亲辛武和儿子辛稷询问辛矜行踪，得知女儿在陪同祖父回房后便称有事离开了，直到筵席结束时才回来。

辛渐重新折返回来，跌坐在卧榻上，沮丧之极，道：“我真不敢相信，矜儿会为了阎用之做出这种事。”

王之涣问道：“官府人还没到吗？”辛渐道：“没有。”

王之涣道：“估计郭将军人已到城中，将情况上报，张相公忙着处理括户事宜，顾不上大风村命案。这样也好，我们得赶紧想个法子，尽量让辛矜脱身。”

辛渐摇了摇头，道：“矜儿虽是我的女儿，可她犯下这么大的错，还想要脱身吗？就由她自己承担吧。”

王之涣道：“这么说，你是不想从降胡手中救矜儿出来了？”

辛渐不答，只问道：“阎用之人呢？”

王之涣道：“仍然待在张大故居那边呢，有军士看着。我主要是担心内应还在大风堂，所以刻意没带阎用之回来，不能让他们有接近他的机会。”

辛渐道：“既是矜儿救走了阎用之，内应不就是她吗？”想到女儿竟然先后杀死宋希玉、周白告，尤其周白告还是大风堂的人，若不是周白告命大，她手上已经有两条人命，不禁又是痛心，又是气恼。

王之涣道：“辛矜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阎用之，康待宾派了心腹手下康愿子带了一队人跟着阎用之来了太原，还在大风堂中安排了内应。”

辛渐听了大致经过，道：“原来临时请来帮忙的雇工、杂役中有降胡的人。不过昨晚寿筵结束后，所有雇工和杂役都被打发走了。”

王之涣道：“你能肯定吗？”辛渐道：“当然，这是惯例，也是因为大

风堂非等闲之地。”

王之涣不免困惑起来，道：“那么那些降胡千方百计混进大风堂做什么？果真如阎用之所言，只是想盗一批兵器吗？”

辛渐摇头道：“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大风堂虽有五个作坊，但每日所打兵器数目有限，累积十天半月后便会车载运去城中，或交给官府，或给城中店铺售卖，堂里库存兵器从不会超过两百件。这两百件兵器，对于康待宾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再说大风堂弟子人数不少，而且个个都是勇武有力的精壮汉子。他降胡区区十几个人，就算有十个、二十个内应，能从上百双眼皮底下偷出两百件兵器吗？简直是痴人说梦。”

王之涣道：“我也觉得康待宾刻意笼络阎用之不会这么简单，或许就是为了契丹使者可突干。”

辛渐道：“这点我也赞同。”

大唐地方官吏残酷对待降胡，多方予以防范，这是事实。大概康待宾正如告诉阎用之的那般，河曲降胡们不堪忍受，决意归返突厥。然自大唐立国以来，突厥一直是北方头号劲敌，河曲地处关内道北部，是拱卫关中之前沿，连接西域之枢纽，唐廷在这一带部署了大量军队，如直接统辖河曲的朔方军，又如黄河以西的定远军、丰安军，黄河北岸的东、中、西三受降城^[1]，均是以军事为主的边镇重地，屯驻有几十万精兵，自河曲外围向内层层递进。各军镇互为犄角，互相呼应，三面包围河曲之地，降胡所在的六胡州聚居之处完全处于唐军镇守圈中。

除此之外，出黄河的河东道亦布有重兵，仅张说统领的天兵军便有三万人、五千五百匹快马。而历来降胡逃归，均被大唐视为叛逆，千方百计地予以追杀围捕，所以河曲降胡要想成功突破重重包围圈，必须得有一关键契机牵制住大唐的军力。这关键契机，自然并不是康待宾所称的要从太原大风堂盗窃一批兵器，而是挑拨大唐与契丹相斗。一旦二者重开战端，河东、朔方精兵均要北上防御契丹，内地空虚，河曲降胡便可乘机而起。

或许康待宾听到契丹将派领兵重将可突干为使者，南下太原为契丹

公主贺英祝寿，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刻意笼络熟悉太原及大风堂情况的阎用之，并以降胡的悲惨遭遇博得了他的同情。在阎用之的帮助下，几名降胡如愿以偿混入大风堂，计划在寿筵当天行刺可突干。

之所以要特意选中贺英寿筵，一是因为可突干本人武功高强，侍从众多，又尽是契丹勇士，从不离身，刺客难以接近。寿筵是唯一可以令可突干和大批侍从分开的场合，可突干必会入席而坐，侍从则会被安置在别处；二是因为寿筵当日太原地方长官均在场，将可突干公然杀死在这些人眼皮底下，能自然而然地将大唐牵涉进来。

然人算不如天算，可突干不喜欢热闹，更不喜欢跟陌生人在一起喝酒，何况那酒还是酸不拉唧的葡萄酒。宴席不久，他便找借口起身出去，正好遇到巡逻的天兵军将领郭子仪。郭子仪不认得可突干，上前盘问，二人反倒因此聊上，甚为投契，精心安排在堂内、堂外的杀手完全没有了下手机会。

尤其可恨的是，可突干一直跟郭子仪待在一起，甚至跟随他来回巡查，直到寿筵结束。郭子仪身边带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军士，杀手自然不敢轻易靠近。

降胡们一计不成，只得紧急启动备用计划，撤出大风堂，赶往晋阳城，预备先设法混入太原驿馆，做好行刺准备。不想当晚可突干居然留宿在了大风堂，而进城布置的降胡们也因夜禁困在了城中。

留在大风堂外监视的降胡们十分着急，正好见到辛稔救了阎用之逃出大风堂，便上前制伏二人，以辛稔性命要挟阎用之去行刺可突干。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

王之涣道：“对，这样解释，一切便顺理成章了。阎用之行刺不成，不得已，将主谋是降胡康待宾一事告诉了可突干。可突干立即便明白了康待宾的用意，知道跟大唐无干，所以才决然离去。”

辛渐道：“宋希玉和周白告两起命案，其实跟降胡无干，完全是稔儿和阎用之……”一时说不下去，深为叹息。

王之涣道：“适才我说是辛稔杀了宋希玉，阎用之坚决否认，一再说

凶手不是辛聆，而是他自己，急得都掉下了眼泪。”

辛渐道：“这孩子，自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我竟没有看出他对聆儿如此情深义重，唉。”

忽听得背后有人道：“堂主，凶手不是聆儿。”

却是周白告醒了过来。辛渐忙扶他坐了起来，问道：“你说聆儿不是凶手？”

周白告道：“我听到了堂主和王公的对话，我知道凶手是谁……”

辛渐忙问道：“凶手是谁？你怎么会知道？”周白告道：“我……我……”

辛渐见他虚弱异常，说话十分吃力，忙倒了一碗水，喂他喝下，安慰道：“你受伤很重，慢慢说，不着急。”

周白告道：“麻烦堂主带小阎来，我想见他一见。”

辛渐道：“你想见阎用之？”

周白告道：“我还不能确认谁是真凶，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小阎。”

他是受害人，又是关键证人，怠慢不得。辛渐忙奔出芳甸，招手叫过一名弟子，命他去张大故居，让军士将阎用之押到大风堂来。

正好王翰和狄郊也骑快马赶到。王翰直闯进来，劈头就问道：“听说契丹使者遇刺身亡了？”

王之涣道：“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王翰道：“道边路人都在传呢。是真的吗？刺客是谁？”

王之涣因有周白告在场，便使个眼色，道：“这件事回头再说。”

王翰见王之涣神色，料想可突干没死，便不再多问。辛渐因有周白告在场，便暂时未提王翰侍女曾打听可突干下落一事。

狄郊从家中带了提气汤，自皮囊倒出，喂周白告服了半碗。他惨淡的脸上稍微有了些血色，精神明显好了许多。

王之涣早已等不及，问道：“你说辛聆不是凶手，是说她不是杀你的凶手吗？”周白告道：“是啊，谁说是辛聆刺了我？我跟聆儿关系一向很好，她怎么会向我下手？”

王之涣问道：“那刺你的人是谁？”周白告道：“我没看见。我当时背朝大门……”

王之涣道：“那你怎么知道不是辛聆？”周白告道：“我没看见，阎用之一定看见了啊。他当时的神情，决计不是看见情人突然出现时的表情。”

王之涣道：“看见情人出现时应该是什么表情？”周白告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感觉。”

辛渐道：“所以你才要当面问阎用之？”周白告道：“是，我有几句话要当面问小阎。”

狄郊见周氏伤势极重，须得尽快救治，便自去厨下熬药，又去探视生病的王翰侍女。

过了一会儿，军士押着阎用之到来。周白告道：“烦请将他身上绑缚解了。”

辛渐便命军士解了绑绳，将阎用之拖到床边，道：“周管事，他人在这里，你有话尽管问。”

周白告道：“小阎，我以前跟你不熟，你被官兵括户括走时，我虽然同情你，却并未如何放在心上，很快就忘了那件事。想不到你这次回来，居然如此待我。”

阎用之点点头，道：“何必客气。”

旁人听到耳中，不免一头雾水。王之涣问道：“你们两个到底在说什么？”

周白告不理，只道：“我伤重动不了，你坐到我身边，我有几句话，想私下对你说。”

阎用之依言坐到床沿上，俯下身去。周白告忽然抱住阎用之的脖颈，挺身而起，半跪在床上，又从袖出一把小刀，横在阎用之颈中，喝道：“你们都别动，动一下我就杀了他。”

辛渐一直站在床边，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阎用之身上，生怕他暴起伤了周白告，却不想事情反了过来，周白告忽然制住了阎用之。众人均愣在了当场。

辛渐上前一步，喝道：“周管事这是做什么？快放下刀子。”

周白告道：“辛堂主，你知道我性子，是不会开玩笑的。快退下。”

手上加劲，阎用之颈中登时现出一道血痕来。辛渐见状，只得勉强退开几步。

王之涣指着阎用之道：“这个人，不但是逃犯，还伙同旁人杀害朝廷命官。你挟持他有什么用？又想从中得到什么？”

周白告道：“我的条件很简单，放小阎走。”

旁人愈发意外，就连阎用之也惊愕无比。

辛渐问道：“你是要我们放走阎用之吗？这不可能。”

王之涣也道：“是啊，阎用之是杀人犯、刺客，你要我们放他走，难道我们自己不想活了吗？你想要他的命，这就割断他脖子好了。”

周白告道：“小阎不是凶手，我才是凶手。他既然无辜，你们就不能任凭他死在一个穷凶极恶的恶人手里。”

王之涣奇道：“你是凶手？你不是重伤在身吗？难道你能从背后刺中你自己？不过你说你自己是穷凶极恶之徒，这一点我倒很认同。”

周白告道：“不，我不是说昨晚柴房那件事，我是说宋希玉命案，是我杀了宋希玉。”

众人再度愣住。辛渐道：“是你？”完全不能相信。

王之涣也道：“果真是你的话，阎用之为何死也不肯说出真相，还要将事情揽到自己身上？”

王翰忽插口道：“因为宋希玉是阎用之的大仇人，周白告帮他杀了仇家，他感激还来不及，又岂会供他出来？”

王之涣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适才周白告话中有话，隐有道谢之意。”

周白告道：“辛堂主，只要你答应放小阎走，我非但愿意束手就擒，还会当着张相公的面招承杀死宋希玉的罪名。”

辛渐道：“如果我不答应呢？”周白告道：“那我就当着辛堂主的面杀死小阎。那些人辛辛苦苦冒险救他，必有重大缘由。我杀了他，你们就再也无法知道真相。”

众人闻言，不由得面面相觑。

王之涣道：“你投降的条件是要我们放阎用之走，我们不答应，你就要杀了他，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周白告道：“我做人就是如此。难道你们不想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救走小阎吗？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杀宋希玉吗？”

辛渐道：“当然想知道。”周白告道：“想知道的话，就立即同意放人。男子汉大丈夫，当断则断。”

辛渐便转头去看同伴。王翰道：“别看我，周白告是你大风堂的人，这件事由你自己做主。”

辛渐微一踌躇，即点头道：“那好，我答应了。”

周白告道：“我要辛堂主答应亲自送阎用之出去，而且不能派人跟踪他。”辛渐道：“好。”

周白告这才松手，跌坐在床上，大口喘气。

辛渐先上前取了周白告手中小刀，交给王之涣，又对阎用之道：“走吧，我送你出去。”

阎用之道：“辛叔叔当真要放我走吗？”辛渐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当面承诺，岂能反悔？”

王之涣道：“喂，你走之前，能不能说清楚是谁到柴房救了你？人家周白告可是用自己的性命救了你，还你清白，你总该告诉他，刺伤他的凶手是谁吧。”

阎用之微一迟疑，即道：“为矜儿安全着想，我不能说。”又转头道：“周管事，抱歉……”周白告道：“何必抱歉。”

王之涣道：“那我问你，进柴房救你的是不是辛矜？这总能说吧。”阎用之道：“不是。”

王之涣道：“是大风堂的人吗？”阎用之看了辛渐一眼，低下头去，道：“我不能说。”王翰道：“他不愿意说就算了，何必强求。”

庭院中尚候着两名军士，见辛渐引着阎用之出来，以为要将犯人押走，忙上前来执阎用之的手臂。

辛渐摆手道：“不必了，我单独送他出去。”

阎用之是行刺契丹使者的要犯，军士不免纳罕不已，然主将郭子仪离开前曾交代要听从辛渐号令，也不好多问，遂让到一边。

辛渐送阎用之自大风堂后门而出。阎用之走出几步，又回头道：“辛叔叔，你放心，我一定会救矜儿出来，哪怕赔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辛渐道：“我知道你会这么做。然后呢？”阎用之道：“然后……我会送矜儿回大风堂。我是个逃犯，又比她大上好几岁，她小小年纪，跟着我只会吃苦……”

辛渐道：“你能这样想，足见是真心待矜儿好。不过若是矜儿愿意跟你，你们就此远走高飞吧，不要再回来。”等于默许将爱女许给了对方。

阎用之登时露出喜色来，当即朝辛渐跪下，正式拜了三拜，道：“多谢辛叔叔。”

辛渐扶起他，道：“谢我做什么？还要看矜儿肯不肯跟你。去吧，你自己多多保重。”

辛渐再回来客房时，周白告人已经晕了过去。王之涣着急知道真相，便将狄郊留下的皮囊倒了半碗提气汤出来，往周白告嘴里灌将下去。

等了一会儿，周白告悠悠醒转，勉强扭头看了看四周，道：“我居然还活着。”

王之涣道：“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到了你履行诺言、说明真相的时候了。”

周白告道：“我说到做到。你们最想知道的应该是我为什么要杀宋希玉，那么我便从头道来。”叹了一口气，道：“辛堂主是知道的，其实我户籍不在太原本地，也未入匠籍，算是逃户身份，全靠大风堂庇护，才没有像那些村民一样被括走。”

辛渐道：“朝廷括户，只是想要增加在籍人口，多收赋税。大风堂中虽有不少逃户，但我们已按人头折算成色役，用一定数量的兵器抵数了。这一点虽从未说破，但宋希玉也是知道的。难道他为此而专门找你的麻烦吗？”

周白告道：“宋希玉找上我，不是因为我是逃户，而是因为我是逃犯。我本名周皓，是被朝廷通缉的逃犯，朝廷这次弄的括户令，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有人想要找到我。”

王之涣愕然道：“难道你跟当今皇帝有仇，所以才故意躲在皇帝堂妹夫家里？”

周皓道：“后半句是对的，前半句不是。”叹了口气，大致说了经过。

原来周皓本是京城世家子弟，家境富裕，少年时好舞刀弄剑，结交了不少江湖豪侠及亡命之徒。兼之风流好色，经常呼朋唤友，为花柳之游，访长安名姬，如蝇袭膻，无不获者，是京城有名的花花公子。

当时靖恭坊有美妓名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官宦子弟不惜倾家荡产来博取她的欢心。但夜来却眼界甚高，突厥贵族子弟哥舒翰也被其拒之门外。周皓年少气盛，曾跟哥舒翰打赌，一定要追求到夜来，因此在她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

正好夜来要过生日，鸨母事先得了周皓好处，特意告诉了他道：“夜来说了，生日岂可寂寞乎？”

周皓遂四下搜罗奇珍异宝，合钱数十万，送去给夜来挑选。夜来生日当天，周皓又邀请了许多朋友一起到她家庆贺宴饮。内中有乐工贺怀智^[2]、纪孩孩等人，均一时绝手。

刚关上门，便听到敲门声，且越来越急促。周皓坐拥夜来，玩性正浓，下令不准开门，随外面的人敲去。

不想过了一会，叫门的人恼了，竟用斧子劈开大门，破门而入。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紫衣的少年公子，后面跟着数十名侍从，来势汹汹，大骂鸨母不止。

鸨母认出紫衣公子是大宦官高力士的义子高承悦，吓得魂飞魄散，忙引夜来上前泣拜，请求开恩。其他宾客见皇帝心腹宦官的义子来了，得罪不起，便决意散去。

高承悦还不肯罢休，要周皓赔礼道歉。周皓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自恃有力气，上前扭住高承悦，挥拳猛击。高承悦颌骨被击碎，流血不止，其侍从忙上前救护，周皓趁乱突围而出。

他也不知道惹了大祸，不敢回家，径直投奔都亭驿驿长魏贞。魏贞为人仗义又有心计，时常利用职务之便收留私客。很快，通缉捉拿周皓的告示贴遍长安大街小巷。魏贞遂将周皓藏在女儿的房间中。

然有司为讨好高力士，追捉急切，务必要抓获周皓。魏贞担心迟早

会暴露，便为周皓准备了财物，让他去开封找一位名叫周简老的义士。周皓不得已离开了长安，到开封投奔了周简老。

周简老是当地有名的侠士，跟魏贞有交情，又听说周皓是因为打了权贵之子而逃亡，很赞赏他的勇气，就收他为侄子，将他藏在汴河的一艘船上。周皓衣食无忧，但却不能随便离开船舱，日子过得十分无聊。

有一天，周皓坐在舱中无事，忽听到有女子哭声。偷偷一看，只见一名白衣美妇在岸边哭泣，周简老正在安慰她。周皓一时为那少妇美色倾倒，心慕不已。

晚上时，周简老来到周皓船上，问道：“周郎成婚没有？我有一位表妹，已经出嫁，丈夫前几时死了，又没有子女，孤苦无依，不知能否侍奉周郎？”

周皓料想表妹便是白日见过的美貌少妇，大喜过望，当即同意，毫不嫌弃对方比自己年长许多。

当晚，周皓便娶了周简老表妹秦氏。几年过去，二人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仍然住在船上。秦氏以女红养家，兼以周简老不时资助，日子还算过得不错。

秦氏因为父亲是江淮人氏，自有了孩子后，一直想回去家乡生活。周皓也想达成妻子的心愿，周简老便赠了一笔钱，就此作别。

周皓夫妇到江淮后不久，便有官差发现周皓跟朝廷通缉要犯周皓同名，前来试探。周皓原先自恃名门子弟，不愿意改名换姓。兼之之前一直躲在船上，有周简老庇护，几年无事。不想高力士为给义子报仇，一再督促，地方官府并未就此松懈，三四年过去，风波尚未平息，竟似非追捕到他不可。周皓见露了形迹，只得重贿那名官差，由此将周简老赠送的重金消耗得差不多了。

秦氏哭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夫君还是尽快逃走的好。我膝下有儿有女，不能再随夫君漂泊。不如就此分别，期待来日有缘再见。”

周皓尚且不舍，道：“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怎能就此舍弃你和儿

女？”

秦氏引用《法苑珠林》^[3]作答道：“譬如飞鸟，暮宿高树，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飞去，行求饮食，有缘即合，无缘即离，我等夫妇，亦复如是。”

周皓知道妻子嫌自己累赘无用，又怕自己逃犯的身份连累了家庭，虽然失望，但也无话可说，遂就此分手。

他情绪低落，一时又无处可去，仍乘之前周简老赠送的船只北上。到开封时，觉得寄人篱下几年，实无颜再见周简老。便又继续溯汾河而上，一路来到太原。

太原民间铁匠业发达，四处可见铁匠铺。周皓因盘缠用尽，连船都抵给了艄公，无以谋生，只得仗着自小习武，有几分气力，投入铁匠铺做了学徒，改名叫周白告，白告即为“皓”的拆字。没干几天，便大致了解到大风堂是三晋最大的铁匠铺，甚至为朝廷军队供给兵器。而堂主辛渐中过武举，妻子更是章怀太子唯一爱女，是当今皇帝的堂妹。周皓听了，便改投了大风堂，不过是想堂主既是皇亲国戚，身份比那高力士显赫多了，大概官府也不会来搜寻逃犯。不想大风堂作坊老师傅祝锋嫌周皓笨手笨脚、心浮气躁，不是打铁的料，但记账入库、跑腿办事却是一把好手，正好大风堂缺一管事，便向辛渐举荐了他。他倒也干得如鱼得水，由此安顿下来。

周皓来到大风堂几年，辛渐知他虽然年轻，却是精明能干、办事得体，却不知他还有这样一段曲折往事，一时颇为感叹。

王翰道：“原来你就是那个风流浪荡子周皓，我在京城时，倒是听人说起过你。”

周皓道：“惭愧，年少时不懂事，倒叫王公见笑了。”

王之涣问道：“这么说来，宋希玉被杀，是因为他发现了你就是逃犯周皓？”

周皓点点头，道：“其实之前我因公务曾跟宋希玉有过来往。他来大

风村括户时，我们也见过好几次，但并没有什么异常。距我打伤高承悦已有六七年时间，我相貌平常，没什么特色，即便他见过缉拿我的图形告示，也不大容易认得出我。去年我去蒲州办事，遇到一位熟人，我认出了他，他却没有认出我来，还是我主动叫了他。他目下在中书省当差，说这次朝廷括户，其实是高力士的主意，是他向皇帝举荐了宇文融，而条件就是要括到我。当然，皇帝不知道这里面的曲折，只以为宇文融是一片忠心，体谅朝廷难处。”

王之涣惊讶地道：“是真是假呀？高力士竟为了私仇不惜兴师动众，为的只是抓到你周白告吗？”

也难怪他如此难以置信，周皓打伤高力士之子已是数年前之事，期间玄宗皇帝几次大赦天下，只有“十恶”大罪不免，周皓所犯不过是伤人之罪，罪名不重，早该被赦免几次了。

周皓道：“王公不信的话，可以自去太原府确认，跟括户判官兼摄御史告身^[4]下达的，还有当日京兆府签发的通缉我的图形告示。”又接着讲了后来发生的事。

昨日贺英寿筵，宋希玉人刚到场，还与周皓寒暄了几句。周皓因为贵客甚多，也未对他特别上心。然寿筵进行中时，他忽然见到宋希玉走出堂去，一时有所感觉，便跟了上去。

宋希玉到庭院中后，招手叫过一名大风堂弟子，打听管事周白告籍贯、本名叫什么之类。那弟子已然看到周皓，便笑道：“周管事人就在宋参军身后，何不自己问他？”

宋希玉忙转过身来，也不说话，只死死瞪住周皓，似乎要用一双眼睛看穿对方。周皓一时竟不知如何反应，愣了一愣，居然傻呵呵地转身就走。宋希玉紧紧跟随。二人一前一后出了大风堂，竟摸黑来到了制墨工匠阙新住处。

辛渐问道：“你是因为知道阙新因括户而死，有意将宋希玉引往其故居吗？”

周皓摇头道：“不是。之前我曾打算搬出大风堂，在村子中的废屋选

一处住处，阙新故居位于村尾，地势最高，视野最开阔，我去那里看过好几次。可能只是因为熟悉那里，本能地往那边走。或许我潜意识里也有宋希玉跟阙新之死有关的想法，但我当时绝对没有刻意要将他引向那里。我……我其实没有想杀他，我只是想逃开，找个地方藏起来，再想想该怎么办。”

周皓当时心中慌乱不已，想到隐藏多年的秘密已经被一眼窥穿，平静的湖面大起波澜。按照他以往的作风，他大可以拔腿就跑，乘夜色逃离太原。但自从来了大风村后，他慢慢喜欢上这个地方，不想再离开，正如当日那些被括户括走的村民一样。可不离开的前提，是能保住他的秘密。他身手敏捷，脚下比宋希玉快许多，抢先躲进阙新院中，希望宋希玉不要进来。然脚步声还是在黑暗中一点一点走近。他满手是汗，忽觉得脚下有什么东西，顺手一摸，是块石头，便顺手捡了起来。

这时候，有人推门进来。周皓看不见他的脸，但他知道对方就是宋希玉，脑子里忽然浮现出当日大风村鸡飞狗跳、村民们被宋希玉强行带走的场面，他自己也仿佛身在其中，蓦地一阵发热，竟举起石头冲了上去，重重打在来者后脑上。但那人并未就此倒下，反而道：“你妻子……不，你前妻秦……”

周皓已完全丧失理智，生怕对方说出他最不想听到的名字，便不等宋希玉转过身来，扔了石头，拔出彩虹刀，狠狠刺入其背心……

辛渐问道：“你从哪里得到的彩虹刀？”

周皓道：“之前我奉堂主命令去请张参军、王公等人赴席，到芳甸时，因为尿急，就先去墙角方便，结果捡到了那柄彩虹刀。当时以为是哪位宾客不小心掉落的，便随手收了起来，想不到后来竟被我用上了。”

王翰问道：“你前妻怎么了？”周皓道：“没怎么。我走后不久，她就改嫁给当地一位富翁，过得相当不错，三个孩子也都还好，不过都改跟了她现在的丈夫姓。”

王之涣道：“你一定很恨你前妻，所以一听到宋希玉提及她，便迫不及待地杀了他。换作常人，总要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毕竟是跟你前妻

有关的话。”

周皓道：“她让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没用的男人，那段时间，真是生不如死。”顿了顿，道：“我倒也不恨她，只是不想再听到她的名字。是我自己没用，跟个废人没有两样。”

他曾是京城闻名遐迩的豪侠公子，挥金如土，京城名妓无不趋奉相迎。后来虽然逃亡，可也没有太当回事，甚至将其当做人生中的一点小意外、小刺激，因为他坚信还会再回到长安，重新过回以前的生活。直到妻子婉言赶他走时，他才意识到从前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包括他的身份、地位、钱财等。而离开了那些，他只是一个可怜的寄生虫，完全靠他人接济为生。

辛渐道：“你也不必自轻自责，你来大风堂后，做得很好。”周皓道：“多谢堂主。”又叙说了后面的事——

一刀刺中宋希玉后，周皓便松了手。他只觉得浑身轻松，脑子也完全清醒了过来，急忙离开院子，回来大风堂。先回房打水洗了手，又换了身衣裳，由于衣服样式颜色与前一件差不多，竟没有人发现。再回来堂中，依旧招呼宾客。

后来辛渐曾问周皓是否看到过宋希玉，显然是觉察到了异常，但他一点也不紧张，只拿话胡乱蒙混过去。他知道宋希玉因括户得罪了很多百姓，杀人嫌犯成百上千，官府查都查不过来，无论如何不会联想到他身上。不过他当时还不知道阎用之回来了大风村，更不知道由于宋希玉死在阙新故居中，导致阎用之成了首要嫌犯。

辛渐问道：“昨晚我带阎用之回来大风堂，是他回来后你第一次见到他吗？”

周皓道：“是。我当时就知道不妥，心想堂主肯定是把小阎当做凶手了。最奇怪的是，堂主问他，他并不辩解，还说不会回答任何关于宋希玉的事，好像就是要让人认为他是凶手。后来我想明白了，他虽然不知道是谁杀了宋希玉，但感激对方为他报仇，所以不愿意举报真凶另有其人。”

王之涣道：“所以辛渐让你将阎用之关起来时，你主动留下来看守他，目的只是想要有机会杀他灭口。他一死，就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你了。你进柴房，本来是要杀阎用之，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另有人赶来营救阎用之，从背后捅了你一刀。”

周皓道：“小阎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胸襟，知道感恩图报，不惜自己受委屈，我佩服都来不及，怎会害他？我要害他，适才就不会逼迫辛堂主放他走了。”

王之涣道：“可若是辛渐不同意放人，你还不是要杀了他？”

周皓道：“那是因为我知道辛堂主大仁大义，不忍心见到无辜者受伤害，一定会放小阎走。”

王之涣道：“你小子倒成了你们辛堂主肚子中的蛔虫了。那么你进柴房做什么？是要警告阎用之吗？”

周皓道：“不，我进去，本来就是计划放小阎走。我特意等到人都睡得差不多了，才走进柴房中。小阎当时斜靠在柴堆上，爱理不理。我实话告诉他我就是杀死宋希玉的凶手，不愿意看到旁人为我背负罪名，但我也不能就此暴露，所以我叫小阎自己快些逃走。小阎似乎不能相信我的话，从地上爬起来，走到我面前，道：‘周管事，我问件事，你跟降胡有干系吗？’我一愣，道：‘什么降胡？’这时候，我看到小阎目光移向了我的后方，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怔了一怔，才想到多半是有人进来了，正要转身，背心一痛，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王之涣道：“看来阎用之起初是把你当成降胡一伙了。”

周皓惊讶地道：“从柴房救走小阎的是降胡吗？”王翰道：“不然你以为是谁？”周皓道：“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对方的脸。”

既然周皓才是杀死宋希玉的真凶，那么之前的几点疑点也就迎刃而解。周皓杀死宋希玉后，任凭彩虹刀留在身上，即刻转身离开了现场。他熟门熟路，避开官兵，回到大风堂。由于堂中宾客众多，里里外外乱哄哄一片，竟无人知道他出门走了一趟，还杀了一个人。

而阎用之在寿筵开始前便离开了大风堂，一直在村外闲逛，等待与辛聆相会。后来大概觉得距离约定时间尚远，便想要回旧居看看，不料一进门就看到了死尸。他大着胆子上前，打火一看，从侧脸认出那死人竟是宋希玉，一时惊喜交加。又见其人背上弯刀形制古怪，精巧可爱，便上前拔了出来。他虎口向下，最先握住刀柄，自然沾染血迹最多。

再巧不过的是，辛渐和王之涣凑巧此时到来，一时不及退出，便干脆吹火藏进了屋里。辛渐此行，本为寻找阎用之而来，发现宋希玉尸首后，亦不再留意其他，留了军士在院中看守，自己和王之涣赶去山道。阎用之由此被堵在屋里，始终不得逃出，这才有了后来之事。

然阎用之也是个奇异少年，竟然感激陌生人替他杀死仇人，宁可自己背负杀人指控，也不肯出声辩解，导致宋希玉一案焦点始终集中在他身上。周皓本可就此脱身，然他看到阎用之背负冤名后，亦深受触动，决意纵他逃走，一救不成，又有了适才威胁之事。

辛渐既已知真相，又见周皓极其虚弱，便扶他躺下，道：“你伤得重，先好好休息，老狄去给你煎药了。”又特意道：“多谢了。”

周皓道：“我杀了朝廷命官，怕是还要牵连大风堂，堂主该骂我才是，谢我做什么？”

辛渐道：“本来我怀疑自己的女儿杀人，若不是你主动站出来，怕是我还会继续怀疑下去。我这心里难受……唉，真是一言难尽。你也是做过父亲的人，该理解一个父亲的感受。”

正好祝锐来报，说生病的侍女是梅雪，照顾她的圆脸侍女是琼枝。辛渐便留了祝锐看守周皓，自己引王翰、王之涣来到书房，大致说了琼枝曾向契丹阿里打听可突干下落一事。

王之涣道：“这意思是说，琼枝是降胡的内应吗？”连声嚷道：“越来越离谱了！我们在这追查了半天，转来转去，怎么最终都转到自己身上！”

辛渐踌躇道：“我还未让阿里当面指认，也不能完全确认就是琼枝。”

之前本来认定是辛稔闯入柴房救走阎用之，但既然阎用之已明确否认，救人者当另有其人，此人应该就是降胡的内应。而之前以帮工身份混入大风堂的降胡均已在天黑前结算工钱，就此离开，不可能再随意进来，那么内应昨晚一定住在大风堂中，目的就是要救出阎用之，再逼他去行刺契丹使者。既然王翰侍女琼枝曾打听可突干下落，那么她是内应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

王之涣道：“大风堂中才几个女子啊，多半就是琼枝了。所以阎用之才死也不肯说是谁到柴房救了他，琼枝主人就站在边上呢，怕是他连阿翰也怀疑上了。”又道：“阿翰，你还记得适才阎用之离开时，古古怪怪地回头看了你一眼吧，一定是他早已认出琼枝是你的侍女。”

王翰脸色极是难看，道：“既然琼枝有嫌疑，我这就去当面问她。”

尚未起身，狄郊推门进来，告道：“梅雪是中了解毒丸，所以才不停地拉肚子，拖垮了身子。我已经喂她吃了解毒丸，药也熬上了，不过身子仍然很虚，还是得养几天才能恢复过来。”忽见众人脸色怪异，忙问道：“怎么了？”

王之涣道：“不用说，一定是琼枝了。她先下毒害了梅雪，让梅雪无法离开大风堂，然后自己借口留下照顾梅雪，好继续监视契丹使者一行。”

王翰哼了一声，抬脚欲走。狄郊如坠云里，忙叫道：“阿翰别着急走，到底出了什么事？琼枝怎么扯进来了？”

辛渐也道：“女孩子面皮薄，阿翰先别着急找琼枝当面对质，听听老狄的意见再说。”

狄郊为人最是精细，之前宋希玉一案本是铁证如山，他仍觉得其中有疑点，最后果然发现人不是阎用之杀的。王翰也想听听老友的看法，便留了下来。

王之涣忙大致说了经过，又道：“哎呀，老狄你人不在，刚才还发生了一桩猛事。”说了周皓以阎用之性命要挟辛渐放走阎用之一事。

狄郊道：“这倒是稀奇。”

王翰问道：“老狄，你觉得琼枝卷入降胡一案的可能性有多大？”

狄郊思忖一番，道：“这里面有太多疑点。”言外之意，表明琼枝涉案的可能性不大。

王翰大喜过望，忙催道：“快说，快说。”

狄郊道：“先不说降胡内应是不是琼枝，就单说这个内应，他在大风堂外一定还有帮手，而且事先已经制住了辛聆，这才有了挟制阎用之的前提。下一步，就是要救阎用之出去。内应来到柴房，正好周皓意欲放走阎用之。而这时阎用之已经看到了内应，却没有出声惊呼，表明什么？”

王翰道：“阎用之认得对方，知道对方是来救他的。”

狄郊点点头，道：“这就是疑点一。在这之前，阎用之已经知道周皓也是来放他走的，而且他还问对方是不是跟降胡有干系。周皓来不及回答，内应便走了进来。他出刀欲刺周皓时，阎用之势必已经看见，却没有阻止。这显然不合情理，阎用之有情有义，之前未知真凶是谁，尚且极力维护，知道真相后，心中更是感激周皓，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恩人当面被杀呢？”

王之涣道：“或许阎用之以为内应跟周皓是一伙，进来也是救他的。不想内应突然出刀，他一时来不及阻止。”

狄郊思虑片刻，点头道：“之涣的说法也能解释得通。那么这个疑点就不算重大疑点。我再继续往下说。内应刺倒了周皓，救走了阎用之。途中被契丹使者可突干撞见，内应最终仗着熟悉道路，从小角门逃脱。这就是疑点二。”

王翰忙道：“哪里有疑点？我怎么没看出来？”

狄郊道：“辛渐，我问你，契丹使者那一叫，是不是惊动了大风堂其他弟子？”

辛渐道：“是，巡逻的弟子立即封死角门，又在其他各门加强了警戒。”狄郊道：“那么内应当晚出了大风堂，就不可能再进来。”

王翰“啊”了一声，问道：“琼枝昨晚不在房中吗？”

狄郊道：“不，她人在。她们五人睡在同一间房中，我亲口听梅雪说，昨夜她不断拉肚子，起了好几次床，而其他人都睡得死死的，动也不动。如果房里少一个人，她会觉察不出来吗？”

王翰这才长舒一口气，道：“内应不是琼枝就好，不然我都没法向大风堂上下交代了。”

王之涣道：“或许琼枝……不，还是按老狄的说法，说内应吧。或许那内应只将阎用之送到小角门处，自己悄悄折返回房了呢？”

狄郊道：“内应救阎用之，是要用辛矜性命挟持他们为他们办事。如果他不送阎用之出去，又怎能带着他到预定的地方与同伙会合呢？又怎样证明辛矜在同伙手中呢？”

王之涣道：“那倒是，不然阎用之半路自己跑了，可就前功尽弃了。不错，老狄，还是你心细，这算是一处重大疑点。还有吗？有就继续说。”

狄郊道：“内应救出阎用之后，最终逼迫他同意去行刺契丹使者可突干。这是疑点三。”

辛渐道：“不错，这里也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地方。矜儿虽是女子，却身怀武艺，尽得我真传。内应同伙能在大风堂附近将她一举制伏，且没有惊动旁人，足见其能力出众。相比较起来，阎用之只是个莽撞少年。加上他是逃犯身份，别说不可能在大风堂公开露面，连混进来都难如登天，为何一定要用他当刺客呢？如果不是可突干一大清早自己离开了大风堂，阎用之连靠近他的机会都没有。”

王之涣道：“有道理！我如果是那些人，就会扣下阎用之，以他性命要挟，让辛矜来当刺客。辛矜既有契丹血统，又是大风堂堂主的女儿，契丹使者绝不会对她设防，成功率不知道要大多少倍。”

王翰道：“可突干不是号称契丹第一勇士吗？看起来似乎是有人故意要让阎用之上门送死一样。”

狄郊道：“如此，内应为何要冒着暴露的巨大风险营救阎用之呢？这完全说不通。”

王翰道：“查出内应不难，他一定是昨晚离开了。”

辛渐道：“你说不难，其实难度不小，我大风堂弟子还好说，互相认识。昨晚还有宾客住在堂里，光侍从就不少。”

王翰不以为然地道：“能有多少宾客，不就是可突干和固安公主吗？噢，还有瑶花他们五个也算。”

王之涣道：“可突干那边，我和辛渐半夜时去查过了，虽然因此而惹得他们很不高兴，不过一个人都没少。”

狄郊道：“那么就剩固安公主了。固安公主半夜已随郡主离开，侍从虽然都应跟从，但她肯定还会留下一两个人，好回辽东向奚王报信。”

辛渐道：“我听弟子禀报过，固安公主一行昨夜已经全部离开了。”

王翰道：“我瞧那固安公主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子，她既然对外称是有急事要连夜赶回辽东，为取信于人，必会带走所有侍从。即使要派人回去向奚王报信，那是半途之事了。”

王之涣道：“那么救走阎用之的内应到底是谁？”王翰道：“除了大风堂堂内弟子，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别人。”

辛渐不愿意相信朝夕相处的弟子中会有人与降胡勾结，沉吟道：“昨日有好几名降胡以杂役身份混进了大风堂，或许是有人滞留未走，暗中藏在了某处。我大风堂地方不小，藏个把人，一时也难以发现。”

王之涣道：“阿翰，既然没有别的线索，你何不去看看梅雪，顺便问问琼枝为什么要打听契丹使者的下落？”

王翰道：“琼枝的嫌疑不是已经被排除了吗？或许她只是看到契丹使

者一行出去，不见回来，顺口问了一句呢？”

王之涣道：“那么你怎么解释梅雪中毒一事呢？”

王翰道：“梅雪最娇气不过，对许多东西都过敏，花粉、鳊鱼啊什么的，或许她只是食物中毒，要不然怎么只有她一人腹泻不止？”嘴里护短，还是想要去问明原委，便站起身来。

忽有弟子在门外叫道：“堂主！堂主！”

辛渐忙去开了门，问道：“是官府的人到了吗？”

那年轻弟子新入门不久，一路急跑，满头大汗，也顾不得去擦，告道：“不干官府的事，是有人被杀了。”

辛渐大吃一惊，忙问道：“是谁被杀了？”年轻弟子道：“是个女子，面生得很，我不认得。”

辛渐道：“人在哪里？”年轻弟子道：“在后院的小厨房里。”

王翰闻言，“哎呀”一声，急忙往外跑去。

注释

[1]定远军：唐藩镇兵之一，初隶关内道，治所定远城（今宁夏平罗石空镇），玄宗时改隶朔方节度使。丰安军：万岁通天初年（696年）置，系关内道九军府之一，治丰安城（今宁夏中宁石空堡附近），玄宗时改隶朔方节度使。三受降城：唐景龙二年（708年）张仁愿（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筑，均在河套的黄河北岸，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狼山口南，中受降城在今包头西，东受降城在今托克托南。唐代黄河防线，以朔方军治所灵州为防御中心，以三受降城、定远军、丰安军为支撑点。

[2]贺怀智：唐玄宗时著名乐工，善弹琵琶，能够弹“旋宫三调”（一种早已失传的琵琶技艺），是中国音乐史上唯一一个以石作琵琶琴身的

乐师，世称“贺老”，在宫廷乐队中地位很高。史载唐玄宗在皇宫中主持排练，谢阿蛮舞蹈，宁王吹笛，杨贵妃弹琵琶，玄宗亲自击羯鼓，而贺怀智则担任拍板（相当于后世的乐队指挥）。唐人元稹有《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指宴会正酣时，万人喧哗，鱼龙百戏不能次第演出，于是贺怀智上场，铮铮快弹琵琶数声，人们便鸦雀无声，这就是所谓的“定场”。宋人辛弃疾《贺新郎》云：“贺老定场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

[3]《法苑珠林》：显庆四年（659年），僧人道世先在《经律异相》的基础上编成《诸经要集》。此后积10年之功，于总章元年（668年）撰成《法苑珠林》。因道世姓韩字玄恠，故《大唐内典录》著录《法苑珠林》题称沙门玄恠撰。该书虽基于《经律异相》而编纂，但摒弃前书以“圣凡差别”“三界五趣”的分类法，以佛教的基础知识及日常生活规范等为重点。最后的《传记篇》，对东汉至唐初历代有关传译的经论、译者及中国佛教著作和因遭禁佛而佚失的经籍以至度僧建寺都作了记述，并对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和出家成道时日作了考订。

[4]告身：即官告，或作官诰，授官凭信，似后代任命状。唐制，凡授官者自各种途径出身者以至公卿皆给以凭信，加盖文为“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印信，称为告身。武官由兵部授给。

第五章 与君游戏

柳跖洞俗称『瓦岗寨』，位于极乐峰西边，传说春秋时柳下跖聚众起义，转战山西时，曾居住过此洞。站在洞口，举目远眺，太原城笼罩在一片阴沉沉的雾霾中，看上去像是一团巨大的乌云。他心中隐隐感到不安，事情虽然暂时过去，余波尚未平息，随之而来的也许是烽火燎原、胡尘际天。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唐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辛

渐一行赶来后堂时，辛武夫妇和辛稷也站在院子中，各自面色凝重。

辛渐忙道：“抱歉，大风堂又出了事，惊扰了父母大人，是孩儿不好。”

王翰先进厨房看了一眼，匆匆出来告道：“是琼枝。”又向辛武夫妇道：“老堂主，贺大娘，这里怕是一时不会清静。二位何不带着辛稷暂时搬去我的蒙山别墅？距离这里也不算远。”

辛渐亦不愿意父母知道辛稷为人所绑一事，忙道：“阿翰说得是。娘亲，你连日身子不适，昨日又勉强参加寿筵，得好好静养才行。”

贺英确实不大舒服，转头见丈夫也点头同意，便道：“也好。”又问道：“稷儿人呢？”王翰忙道：“稷儿在我城中家里，跟瑶花在一起，说是要让瑶花帮她做件新衣裳。”

贺英道：“这孩子，难怪一直不见她人影。阿翰，我知道你待稷儿好，可别宠坏了她。”王翰道：“是，小侄知道。”让辛渐派弟子直接送贺英几人去蒙山。

到大门时，辛稷忽然低声问道：“爹爹，妹妹是不是偷跑出去了？昨日她就不大对头，还说了许多要以四海为家之类的疯话。”

辛渐道：“稷儿出了点事，不过爹爹会处理。你好好照顾阿翁、阿

奶，不要让他们烦心。”辛稷道：“是，孩儿知道了。”

送走父母，辛渐又派人去城里报官，这才赶来小厨房，果见王翰侍女琼枝仰面倒在小灶前，狄郊正在检验尸首。

辛渐忙问道：“怎么回事？”王之涣道：“似乎是琼枝来厨房为梅雪取药，人还没走到药罐前，被人当胸捅了一刀，一刀致命。”

辛渐道：“梅雪人呢？”王之涣道：“她没事。我刚刚去看过了，人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还喊着琼枝的名字呢。”

王翰木然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也不吭声，只将头转向窗外。

王之涣道：“喂，死的是你的侍女，你倒是说句话啊。”王翰道：“我没什么可说的。辛渐，抱歉了，我对不起大风堂。”

琼枝之前曾向契丹侍从打听可突干下落，本已有重大嫌疑。而今被杀，多半是被人灭口，愈发表明其人曾参预其中。

王之涣道：“可我不明白，我们之前不是已经排除琼枝的嫌疑了吗？”

王翰早已想明白这一点，道：“可能是琼枝先从小角门放了一个同伙进来，二人再一起救了阎用之，然后同伙带阎用之出去，她自己则返回客房继续睡觉。”

王之涣道：“可梅雪起了好多次夜，没发现房中少了一个人啊。”

王翰道：“梅雪只是没有留意到异常而已，她拉肚子不止，哪里顾得上其他？光来回上茅房就花了许多时间。”

辛渐道：“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到柴房救人，周皓应该有所感觉。不如我再去问他一下。”

王之涣道：“正好药煎好了，你顺便端去给他喝吧。老狄，周皓的药是这罐吧？”

辛渐应了一声，从碗柜找了只深碗，提了药罐，将药倒入碗中。正

要走时，狄郊忽起身道：“等一下！”

从怀中取出银针，往碗中探去——那针入汤半截瞬间变成青黑色。

旁人莫不目瞪口呆，连王翰也霍然而起，走过来问道：“老狄你怎么会知道药汤里有毒？”

狄郊摇头道：“我不知道。但这里已经成了命案现场，出去的东西理当先行检验。”

王之涣忽然大声嚷道：“阿翰，我佩服你！”王翰狐疑道：“佩服我做什么，难道不该佩服老狄吗？”

王之涣道：“这个小厨房本是老堂主、贺大娘的私人厨房，幸亏你有先见之明，刚刚将他们送到你家别墅去了，不然二老在家连口水都不敢喝了。”顿了顿，又道：“还有啊，你当着大家面撒谎，说辛苓去了你家里，眼睛都不眨，值得佩服。”

王翰白了他一眼，也不理睬。

辛渐忙向狄郊借了银针，将厨房中所有饮食一一试过，却只有狄郊为周皓和梅雪熬制的两罐药汤有毒。

王之涣狐疑道：“为什么两罐药都有毒？”

狄郊道：“周皓、梅雪没有任何交汇之处，凶手不可能同时跟两个人有仇下手，应该是想加害其中某个人，可他分不清哪罐药是谁的，便干脆往两罐药里都下了毒。”

王翰道：“嗯，有道理。这两罐药药罐看起来完全一样，药汤颜色也差不多，药都是那股子药味，大概除了老狄自己，谁都分不清。”又问道：“老狄有告诉琼枝哪罐药是梅雪的吗？”

狄郊道：“当然有。之前我在这里熬药时，琼枝也在边上，还特意问了我另一罐药是谁的。她还开玩笑问我，如果弄错了药，会不会出大事。”

王之涣道：“那么会不会是有人来厨房往药罐中下毒时，被琼枝意外撞见，才杀了她灭口，而不是琼枝事先卷入什么事呢？”

狄郊看了王翰一眼，道：“这个，可能性不大。”叹了口气，道：“这个案子表面简单，前后却有诸多矛盾之处，难以解释，种种离奇，为我生平仅见。”

小灶位于厨房最靠里的位置，如果凶手下毒时正好琼枝进来，那么她在门口便能看见其举动。凶手赶来杀她灭口，她势必转身往外逃跑，这是人的求生本能。而现下琼枝倒在小灶前，厨房其余各处桌案、碗柜等器物均完好无损，无打斗及损坏痕迹，表明她是站在小灶前看视药汤时，忽然有人闯了进来，她听到声音，侧过身来，却是猝不及防，被人当胸一刀杀死。

王之涣道：“你是说，凶手先杀了琼枝，然后拿出毒药，往两罐药中下了毒？”

狄郊点点头，道：“就现场情形来看，应该是如此。”又指着两只药罐中的一团黑灰道：“而且凶手顺手将包卷毒药的包纸烧了，很是从容。”

王之涣道：“可凶手杀了人，厨房成了命案现场，谁还会喝这里熬制的药汤？哎呀，也会喝，刚才我还让辛渐拿药去给周皓喝呢，多亏老狄细心。这么说吧，就算凶手以为药还是会被人喝下，也不管他究竟要下毒害谁，他为什么不能等琼枝走了再下毒呢？非要多害一条人命。除非他要害的是梅雪，因为琼枝是来取梅雪的药。”

王翰道：“胡说，凶手敢在厨房杀了琼枝，为什么不敢闯入房间直接杀了梅雪？还要下什么药？简直是多此一举。”

王之涣想了想，道：“也对。那么凶手的目标不是梅雪，就只剩下周皓了。可是那样的话，凶手完全可以等琼枝走了再动手下毒啊。”

王翰道：“凶手又怎么知道琼枝不是来给周皓取药的呢？”王之涣道：“这还不简单，凶手认识琼枝呗。”

辛渐道：“我大风堂弟子时常见到阿翰的侍女，都分不清谁是谁，名字也叫不上来，只因为她们服饰、打扮差不多。当然大伙儿都认得瑶花，因为她是胡女，特征比较明显。凶手应该只知道是阿翰的侍女，分不清谁是谁。”

王之涣道：“不管是哪个侍女，不管叫什么名字，反正是其中一个来给另一个取药。凶手下毒要害的人是周皓，因为他身边有大风堂弟子看守，轻易难以接近。”

王翰道：“你这话其实就是我原先话的意思，凶手因为难以接近周皓，所以赶来厨房下毒，又遇到琼枝，见她一身侍女打扮，以为她是来给周皓取药的，怕来不及下毒，所以杀了琼枝，再往药罐下了药。无非是因为周皓受了重伤，急需治疗，旁人急切之下，不管这里是否发生命案，都会立即取药给他喝了。”

辛渐道：“凶手如果仅仅是要害周皓，就算他分不清哪罐是周皓的药，就算他以为琼枝是来给周皓取药的，完全可以先走进来，用点小花招转移琼枝视线，或者干脆支开她，再将毒药丢进药罐中。何必要杀死琼枝，闹大了动静，反而达不到目的，譬如现在这般。”

小灶烧的是炭，目下仍然有火，琼枝进来厨房时，火势应该正旺。她还没有去碗柜取碗，表明尚在看视汤药好了还有。正如辛渐所言，凶手要害周皓，完全可以想法子支开琼枝，或者干脆等琼枝拿碗的空隙往两罐药中下药。如此，琼枝丝毫不会起疑，端着药去给了梅雪……不，是给周皓喝，因为凶手希望是给周皓。那么毒药被顺利喝下，周皓中毒而死。这般，才是最完美的方案。凶手既没有这么做，表明这一过程中一定是有什么环节是不能成立的。

王翰道：“也许正如之涣所言，琼枝认得凶手，一旦周皓中毒而死，会立即怀疑到他身上，所以凶手必须得杀了琼枝灭口。”

王之涣忙道：“我没这么说，我是说凶手认识琼枝。”

王翰道：“你这推测已经被否定了。凶手认识琼枝，焉能不知她是我的侍女，是来给梅雪取药的？”

王之涣道：“凶手如果不认识琼枝，又怎么会知道琼枝认得他？为何会害怕事后怀疑到他身上？”

二人针锋相对，互相瞪视片刻，忽一起笑出声来。王翰道：“老狄说得不错，这案子果然复杂。我们争论不休，各有结论，又都不能成立。”

王之涣道：“嗯，阿翰说得对，凶手应该不认识琼枝，只是看到她站在小灶前，以为她是来为周皓取药的。或许凶手本来是如辛渐所言，想支开琼枝后，往药罐中下了毒，正要离开时，琼枝忽然叫出了凶手的名字，凶手迫不得已，才杀了她灭口。”

王翰道：“这倒是合情合理。不过我也不认为琼枝会认得凶手，应该是她发现了药罐有不妥之处，譬如药汤颜色跟刚才不大一样，又或者灶台上多了一团黑灰，起了疑心。凶手担心阴谋不能得逞，遂干脆杀了琼枝。”

王之涣道：“不错，不错，这就完全对上了。辛渐，老狄，你们认为如何？”

狄郊道：“嗯，这一推测倒是能顺畅解释整个经过，不过总觉得还是有牵强之处。如你们所言，凶手要害的对象是周皓，他杀琼枝只是不得已，可为什么不将尸体藏起来呢？这里是厨房，有好几个地方可以藏尸。只要尸体一时不被人发现，毒害周皓的机会可就大多了。”

辛渐道：“我们大风堂人多，这里虽是后院，但也总有人来来往往。尤其那边是菜地，边上还有个大菜窖，存放着菜干、干果、腌菜等物，饭堂的厨子每每去那边，都从后院抄近路。或许是凑巧有人经过，凶手来不及藏尸，不得不先退了出去。但我感觉还有一个重大疑点。”

王之涣道：“重大疑点是老狄的套话，辛渐也学会了。什么疑点？快说，快说。”

辛渐道：“我是个铁匠，我说说我亲眼看到过的两件事。有一次，某铁匠正在打铁时，收到一封家信。他因为不识字，便请我给他念信。信念完后，他将信团起来，丢进火炉烧了。另一件事是关于周皓的，那时候他已经是管事了，有一天他站在炉边看铁匠打铁，看着看着忽然从怀

中掏出一个锦囊，伸入炉中点着，又拿出来举到面前，看着一点一点烧掉，直到烧及手时，才丢掉最后一点布角。”

众人听了觉得饶有深意，各自沉默思忖了好大一会儿。

狄郊先问道：“你的意思是说，两只药罐间的黑灰有问题？”

辛渐点点头，道：“我适才所提，两种不同的烧物行为，反映了不同人的心理。那封信的内容我就不提了，但那铁匠根本就不在意对方，以及家信中所提及的内容，所以才会漫不经心地烧掉。”

王之涣道：“那么周皓烧掉的锦囊多半是他那前妻为他缝制，烧掉锦囊，示意跟前事彻底决裂。但他心中仍然牵挂自己的儿女，不能完全舍弃，心中激荡，浮想联翩，才会将锦囊举到面前。”

辛渐道：“凶手下毒的话，如果他是事先支开了琼枝，既要尽快将毒药倒入药汤，还要担心被人发现，身心一定高度警觉。而下完毒后，最好的法子是将纸包直接扔入药罐底下的炭火，立时烧成灰烬不说，还不会让人发现痕迹。”

王之涣道：“不错，这还真是一处重大疑点。”

辛渐道：“还有一点，凶手既能支开琼枝，也完全可以多问一句，问她是为谁取药，她要取的汤药是哪罐。如此，他便能准确地知道周皓的药是哪罐，不是可以少害一个人吗？”

王翰道：“或许此人歹毒，杀一个人跟杀两个人没什么分别。”

辛渐道：“就算凶手秉性凶残，但害一个人和害两个人之间有重大分别——琼枝是来为梅雪取药，若是她不被灭口，顺利取药返回客房，那么梅雪必定先毒发身亡，旁人不免联系到药汤上，那么凶手毒害周皓的阴谋也极可能随之败露。”

狄郊道：“不错，这一点完全不能解释。既是如此，就表明我们之前的推测一定有错。”

王之涣道：“可我们已经争论了半天，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过了呀。

这里可是有四个聪明的脑袋，难不成还有什么纰漏？”王翰道：“纰漏倒不会有，或许是前提错了。”

王之涣道：“什么前提？”王翰道：“因为厨房没有打斗痕迹，琼枝又倒在靠里的位置，所以老狄推测是琼枝先在厨房，凶手后进来。如果是凶手先在厨房呢？”

如果是凶手先进厨房，那么他有充裕的时间下毒，相对比较放松，便能解释黑灰一事——

也许他投完毒后想起了什么，顺手将包纸点燃，举到面前，亲眼看其燃烧，如同看到仇人被炙烤，心理上获得了极大满足。琼枝进来时，凶手已经完成下毒，但却来不及处理那团黑灰，尽管如此，琼枝并未发现异常。她自己既然是给梅雪取药，又见到凶手站在药罐前，必然以为对方是给周皓取药，说不定还招呼寒暄了几句。

那么，凶手为什么要杀死琼枝呢？

王翰道：“会不会是像辛渐说的那样，凶手因为分不清药主，遂往两罐汤药中都下了毒，却没有料到给梅雪取药的琼枝先到，担心她拿回汤药梅雪饮下后立即毒发身亡，导致投毒一事败露，再没有加害周皓的机会，所以不得已杀了琼枝。又正好有人经过，凶手担心被发现，只得仓皇而逃，来不及处理尸首，更来不及处理那团黑灰。”

王之涣点头道：“这倒是能顺理成章解释所有的事。老狄，辛渐，你们还有没有重大疑点要提出来？”见二人没有疑问，便道：“那么就该谈谈凶手了。他知道周皓受了伤，人在芳甸，又知道老狄在给他熬药，甚至还知道小厨房准确位置，琼枝进来时见到他也没有起疑呼喊，表明他看起来很像是大风堂的人。也许这个人就是大风堂的人，只是跟周皓有私仇。昨夜周皓被刺一刀，受了重伤，人在芳甸养伤。仇家得知后，便伺机而动，预备下毒加害周皓。”

辛渐道：“周皓处事周全得体，大风堂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那些家在外地的铁匠，写家信都是请他代笔，没听说他跟谁结怨。”

王翰也道：“宋希玉一案，周皓本可置身事外，但他不愿意无辜者被

牵连，仍主动卷了进来，足见此人是个有担当的人。这样的人，人缘一定很好。他昨晚被刺一刀，已受重伤，凶手仍然落井下石投毒加害，表明仇怨极深。大风堂的人多在一起同吃同住，不可能不知道。”顿了顿，又道：“我倒觉得更可能是那个刺了周皓一刀的人担心被说出身份，要杀他灭口。”

王之涣道：“你是说，杀死琼枝的投毒凶手和昨晚刺周皓一刀的内应是同一人？可昨晚在柴房时，周皓背朝着门，并没有看到刺他的人是谁啊。”

王翰道：“可是阎用之面朝柴门，看到刺伤周皓的凶手了呀。他后来被官兵捕获，周皓还以诡异的要挟方式放走了他。或许凶手以为阎用之将真相告诉周皓了呢？”

王之涣摇头道：“那凶手就是白痴了。阎用之被捕后，一直在我等监管下，若是他将真相告诉周皓，我们人就在旁边，焉能不知道？”

王翰道：“可辛渐并没有立即布置去捉内应，表明我等还不知道内应是谁。但他自己还是担心周皓知道些什么，为稳妥起见，必须得杀人灭口。”

王之涣道：“嗯，这听起来倒是合情合理。”又想到一点疑问，道：“阎用之被带到芳甸与周皓见面，又被周皓放走，才是刚刚不久前发生的事，凶手如何能这么快知道？”

狄郊插口道：“或许凶手看到阎用之离开大风堂了。”王之涣道：“不错，应该是这样，这便能前后衔接上了。”

众人不免担心起阎用之的安危来，因之而更加担心辛矜。辛渐反倒显得冷静沉稳，道：“之前内应为了救阎用之不惜刺伤周皓，应该很重视他，不会轻易下手加害。”

王翰道：“那么矜儿呢？”辛渐道：“阎用之说会救矜儿出来，似乎很有把握，我相信他。”顿了顿，又道：“我其实也担心矜儿，只是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她。既然外无迹象可循，不如从眼前线索下手。”

狄郊也道：“辛渐说得不错，我们手头就有最好的线索。昨晚周皓受伤和琼枝被杀都与内应有关，那内应是在外面的同伙绑架了辛聆后，这才去救阎用之的。只要找出内应，辛聆下落迎刃而解。”

王之涣道：“那么问题就又回到内应身上了。到底是谁呢？之前我们曾怀疑是琼枝，可琼枝目下死了，还要人要杀周皓灭口，表明内应另有其人。”

辛渐道：“之前周皓挟持阎用之时，曾说过：‘那些人辛苦救他，必有缘由。我杀了他，你们就再也无法知道真相。’话中另有深意。他一定还知道些什么，没有告诉我们。”

狄郊道：“不如将凶手要投毒杀人灭口一事告诉周皓，琼枝也可以说是因为他而死，他总会有所反应。”

王之涣道：“周皓之前不肯明说，必有原因，现在逼他，他就肯说了吗？要我说，不如采取个更极端的法子吓他一下。”低声说了自己的计划。

辛渐迟疑问道：“这能行吗？”王之涣道：“周皓那小子不是吃素的，对付他，非得用极端的法子不可。你别犹豫了，先去告诉他。”

辛渐见旁人也无异议，只得回来芳甸厢房，告知周皓有人往他的汤药中投了毒，似是要杀他灭口。

周皓闻言很是惊讶，问道：“堂主是怎么发现汤药中有毒的？”

辛渐道：“一般人有此际遇，第一句会问投毒者是谁，为何独你只问这句？你是不是知道要害你的人是谁？”

周皓别过脸去，道：“我不知道。我早告诉过堂主，昨晚我背朝柴门，没有看见捅我一刀的人是谁。他下毒害我，实是多此一举。”

辛渐道：“可琼枝却因为在厨房撞见了凶手，被杀死灭口了。”

周皓瞪大眼睛，道：“琼枝？是王公身边的那个圆脸侍女吗？呀！”

辛渐道：“你明明知道线索，却故意不说出来，结果现在多害死了一个人。而且我女儿辛矜被凶手的同伙绑架，迄今下落不明。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笔账也要算到你头上。”

话音刚落，王之涣便急急闯了进来，叫道：“不好了，辛矜她……”

辛渐道：“矜儿怎么了？”王之涣道：“矜儿她……她遭了不幸……”

辛渐转过头来，死死瞪着周皓。周皓大急，忙挺起身子，双手乱摆，道：“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王公不是堂主最好的朋友吗？她……她怎么会对你下手？”

王之涣大为震惊，忙追问道：“你说的王公，是王翰吗？”

门外王翰已然听见，大踏步进来，喝道：“你小子胡说什么？说我是藏在大风堂中的内应吗？我跟辛渐一起上山下河玩耍时，你小子还没出生呢。”

王之涣道：“阿翰怎么可能是降胡内应？我们昨晚一直在一起。你小子要编瞎话……”一语未毕，忽然想到什么，“哎哟”一声，转头去看王翰。

王翰也醒悟了过来，道：“难道是我身边的人？是琼枝吗？”王之涣道：“如此，琼枝就是被其同伙灭口了。”

不料周皓沉默许久后，讪讪开口道：“不，不是琼枝。”

王翰大怒道：“到底是谁？你小子杀了宋希玉，见阎用之被错认为凶手，便觉得心中愧疚难安。可现下琼枝因为你死了，你还不肯说出真相，让我猜疑自己的侍女。是不是梅雪？快说，是不是梅雪？”

王之涣道：“你疯了？怎么会是梅雪，她都病成那样了。”

王翰道：“那么是不是梨云，还是金壶？”见周皓始终不应，心中不由一紧，还是问了出来：“难道……难道是瑶花？”

周皓叹了口气，低声道：“我也不能十分肯定，但我确实闻到了

她……她的独特香气。”

原来瑶花身上有轻微狐臭，遂惯用香料。那香料来自印度，气味浓烈。她因王翰之故，也是大风堂的常客。周皓对其异域风情很是迷恋，曾多次找机会接近搭讪，对她身上的香气很是熟悉。

周皓又道：“我当时正跟小阎说话，完全没有留意到身后动静，是先闻到了香气，再留意小阎眼神不对，这才想要回头，可已经来不及了。”

辛渐问道：“瑶花人呢？”王翰道：“她先自己带侍女回家，取了一套衣裳给我换上。我因为一直和老狄在一起，就叫她先回家休息，午饭过后再来大风堂找我。”

辛渐道：“你先留在这里，我出去看看她人在不在这里。”

王之涣道：“瑶花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因为那些降胡是她族人？”

瑶花本是降胡首领献给太原长官张说的礼物。某日夜宴上，张说见王翰目不转睛地注视瑶花，知他对其有意。不几日，朝中御史攻讦张说收受贿赂，张说颇有些担心，便顺势将瑶花送给了王翰。自此，瑶花成为王翰宠妾。

现下想想，瑶花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棋子，降胡将她安插在张说身边，内应也好，奸细也好，总会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至于张说将瑶花转送王翰，只是个意外，难怪起初她极不情愿，一再向张说哭诉。张说不悦地斥道：“老夫年纪已大，王翰有才有貌，又家资富饶，别的女子巴结讨好他尚来不及，你跟了他，是你几生修来的福气。若实在不愿意，便回去胡地，跟你的族人在一起。”瑶花不得已，这才跟了王翰。她在张说身边，一心一意侍奉。到了王府，也是殚精竭虑，无微不至地照顾王翰，所以很快独宠专房，成为王府实际的女主人。

忆及过去几年的时光，实难相信那些欢愉的点点滴滴竟是虚情假意。王翰叹了一口气，不答王之涣的问话，只告诉周皓道：“你伤在要害之处。如果不是你当时想要转头去看后面，略微侧身，再加上老狄人在大风堂，及时施救，你这会子早已经死了。”

周皓道：“我知道。”

王翰道：“那么你既猜到那人是瑶花，为什么不说出来？她从背后捅了你一刀，恨不得当场杀死你，你难道不想报仇吗？”

王之涣道：“这还看不出来吗？这小子喜欢瑶花，对不对？”

周皓惨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来，道：“对，瑶花那样的女子，天下没有男子不喜欢的。”

王之涣道：“我就不喜欢啊，我一看到她那双眼睛，就浑身不自在。”

王翰越想越是生气，奔出芳甸，径直来到大风堂后院客房。梅雪侧身躺在床榻上，面若金纸，双眼微闭，口中尚在呓语。王翰见才一晚上不见，侍女便消瘦得如此厉害，心中难过，轻轻推了推她，叫道：“梅雪。”

梅雪勉强睁开眼睛，应道：“主人。”想要坐起，却没有丝毫力气，只得道：“奴家身子无力，不能起来侍奉主人。”

王翰道：“不碍事，你躺着就好。我问你，你昨晚可有留意到异常情形？”梅雪道：“没有啊。若说异常，就是我自己坏了肚子，腹泻不止，跑了好多次茅房。”

王翰道：“瑶花呢？瑶花可有什么异常之处？”梅雪道：“瑶花姊姊一人独自睡在那边床上，放着帐子，一动不动，应该睡得很香吧。”

王翰闻言，便往北首床上看了看，却见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没什么不同寻常，又回来坐下，问道：“那么你是如何腹泻不止的？”

梅雪道：“我也不知道，狄公还说我是中了毒，可我和琼枝她们吃喝一样，为何旁人都好好的？也许是我自己身体太弱，主人知道，我素来对许多物事过敏。”

王翰忖道：“梅雪腹泻这事应该跟瑶花没关系。她既要半夜出门，如何还会让同室之人反复起夜？”忽想到一事，忙出来寻狄郊。

狄郊正在厨房外与王之涣议论瑶花一事。王翰劈头盖脸地问道：“药罐里下的是什么毒？”

狄郊道：“那药罐有许多种药材，毒药入汤，跟药混在一起，很难再确定到底是什么毒药。”

王翰道：“你不是说梅雪腹泻不止是因为中了毒吗？”狄郊道：“是啊，她的样子完全是中毒症状。如果仅仅是吃坏肚子，反应不会这么厉害。”

王翰道：“如果是造成腹泻的毒药放进药罐，会不会令银针变黑？”

狄郊道：“当然会。你是说，下在药罐中的药，不一定是致人死命的毒物，而是造成腹泻难受的药？”王翰道：“我怀疑是这样。”

原来王翰家中姬妾、侍女甚多，这些女子只侍奉他一人，相互之间难免会争宠吃醋，不过不明显罢了。王翰曾遇到过瑶花训斥梅雪、琼枝二人，说都是自家姊妹，不该窝里斗。王翰心思不在女人身上，也没有太当回事，现在想想，梅雪既是中毒腹泻，又跟瑶花无干，多半是因为受同伴嫉妒。那么那药罐中的毒药会不会也只是泻药，针对的仅仅是梅雪，而不是有人要毒杀周皓？

王之涣闻言大为震惊，问道：“阿翰是在暗示是琼枝自己往药罐中下药吗？”王翰点头道：“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

本来梅雪便是因为误食琼枝暗下的泻药而中毒腹泻，琼枝又借口留下照顾梅雪，继续往汤药中下毒，好令其病进一步加重。为了避免被人怀疑，她甚至往两罐药汤中都下了泻药。

狄郊皱眉道：“梅雪中毒腹泻在先，两罐汤药被人投毒在后，虽然无法断定是否为同一种毒药，但时间相隔这么近，也许不是巧合。阿翰的新说法很有道理。”

王之涣道：“是有几分道理，却将我们之前的推测完全推翻了。你说药罐中的毒药只是泻药，是琼枝所下，那琼枝又为什么被杀呢？内应不是另有其人吗？”

王翰道：“瑶花跟琼枝关系最好，或许她们本来就是一伙。之前琼枝不是还打听契丹使者可突干的下落吗？她要么知情，要么是瑶花临走前交代她的。”

王之涣道：“那你是暗示琼枝是被瑶花杀人灭口了？”

王翰一时答不上来。他生平最爱的女子王羽仙出家做了女道士，而他迄今未曾娶妻，虽然侍妾成群，但只是因为家中有钱，将她们当做玩物一般蓄积。临到出事时，才忽然发现自己对她们全不了解。

狄郊道：“如果瑶花就是内应的话，那么琼枝被她杀死灭口的可能性相当大。她们应该不是一伙，不然琼枝也不会在昨晚对梅雪下毒，害得她频繁起夜。”

王之涣道：“对，一定是琼枝等着看梅雪笑话时，发现瑶花昨夜出去过。昨夜大风堂出了事，琼枝不可能不联想到瑶花身上。瑶花当然自有一番解释，但琼枝未必完全相信，瑶花应该早有了杀人灭口之心，今早大概也是故意留下琼枝照顾梅香。她临走交代琼枝打听契丹使者下落，极可能是事先布好的棋子，好有意引人去怀疑琼枝。”

之前发现琼枝被杀后，王翰本已认定琼枝就是内应——

她昨晚先放了一名同伙进大风堂，同伙带走阎用之后，她又折返回客房。而她的被杀，则是被同伙灭口。然因为狄郊发现药汤中被下了毒，才意外起了风波，众人转而设定琼枝为受害者。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药罐投毒一事，内应一事本可以完美地转嫁到琼枝头上，而瑶花自己则从容置身事外，不会有任何牵连。

可惜琼枝也有自己的小小私心，竟一再想用泻药对付梅雪。恰恰是这争风吃醋的泻药，反而成为洗脱琼枝干系的契机，令瑶花一切事先布局付诸流水。

造化戏人世，朝夕更变风吹波。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种种机缘巧合、冥冥定数，往往超乎人力之上。

王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道：“其实之前之涣怀疑大风堂胡人弟子可能是降胡内应，我还举证说瑶花也是胡人，反问她是不是也有嫌疑，想不到一语成谶，果真如此。”

王之涣道：“这暂时还是推测，未必是真。还是等瑶花到了，当面确认后再说。”

正好辛渐奔进来告道：“原来瑶花人早到了，是跟着阿翰来的，因为阿翰交代过要她过了正午再来，她便一直留在大风堂外，没有进来。”

虽已是意料之中的事，王翰仍觉失望，一颗心直坠入肠，低落得不能再低。又问道：“瑶花人呢？怎么不带她进来？”

辛渐道：“适才她在门口听说我父母要去你蒙山别墅，便主动跟随去了。”王之涣道：“那恰好是在发现琼枝尸首之后了。”

辛渐道：“不过我已经请了郭子仪将军手下军士去别墅找瑶花，一会儿自会带她来，当面问明白便是。”

忽听到有人道：“主人……”却是梅雪扶墙走了过来。

王翰见她只穿着单衣，身子摇摇欲坠，忙上前扶住，问道：“你怎么不好好在房里休息？”梅雪道：“我睡了好久……难受得很……琼枝人也不见了。”

王翰道：“那你怎么不穿上衣服，这样就出来了？”梅雪道：“我的外衣不见了。不过昨天晚上就没有找到。”

她昨晚第一次起夜时，尚披了自己外衣。等到后来去茅房，随手搭在凳子上的外衣便不见了，点灯四下照了照，也没看见，不得已，只能随意扯了件外衣披了出去，也不知是琼枝还是金壶的。

王翰闻言，与辛渐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忙扶了梅雪回来客房躺下，为她拉好被子。狄郊取了一丸宁神药，喂她服下，令她昏昏睡去。二人又在客房仔细寻了一遍，并未发现梅雪外衣，这才出来。

王之涣道：“我就知道不可能寻到外衣。瑶花既是内应，要与同伙去

救阎用之，便已做好了杀死看守的准备，她不想鲜血溅上自己的衣服，所以昨晚出去时，顺便穿了梅雪的衣服。阿翰，你这侍妾真不简单，胆量、计谋均臻一流境界。”

王翰忆及与瑶花朝夕相处，却不想她心计深沉、心狠手辣，也颇觉后怕惶恐，道：“瑶花精于骑射，这不过是因为她是胡人的缘故。至于舞刀弄剑，我从未见过，也想不到会如此。”

辛渐道：“如此，出刀刺伤周皓的人，一定是瑶花了。她原来也身怀鹿角刀，阿翰你竟从未留意到吗？”王翰道：“没有，从来没有。”

狄郊道：“可用来杀死琼枝的只是普通兵刃，匕首、短刀一类。如果瑶花身上有鹿角刀，为什么她要用不同兵刃对付周皓和琼枝？而且她是阿翰贴身侍妾，在身上藏有兵刃，还能瞒过我们这么多双眼睛，着实不可思议。”

他不止一次见到王翰随手对瑶花搂搂抱抱，不大相信她竟能在纤细曼妙的身上藏住一柄弯刀。

辛渐道：“那么只可能是瑶花接应进来的同伙身上有鹿角刀。”

瑶花和同伙到达柴房时，正好见到周皓在里面跟阎用之说话。因为阎用之认得瑶花，所以她先进去更为方便，于是同伙将随身带的鹿角刀给了她。她进去后一刀刺中周皓背心，之后又将鹿角刀还给了同伙，同伙就此携着阎用之出去。瑶花外衣上既染了血，便随手脱下来，扔在了什么地方。

王翰道：“果真如此的话，瑶花身上并没有兵刃，她不可能预计到自己会动手杀人，为什么要预先穿上梅雪的衣服？”

王之涣道：“不错，是这个道理。瑶花一定事先知道阎用之被关在柴房，而门外有人守卫，所以才特意接应同伙进来，目的就是要让同伙杀掉守卫。而她事先并不知道看守周皓会在柴房中跟阎用之面对面说话，因而也不可能想到会让她亲自出马杀人，更不可能穿上梅雪的衣服了。”

辛渐沉吟道：“这的确是个暂时无法解释的疑点。不过现下可以肯定

的是，梅雪衣服昨夜不见了，既然遍寻不见，一定是被什么人拿去做什么用途了。”

狄郊道：“不如这样，先设法找到衣服。假定瑶花深谋远虑，事先穿了梅雪的衣服，而她刺伤周皓后，衣服上染了血，不能再穿，她会将衣服丢在什么地方呢？”

辛渐道：“一定是在茅房里。大风堂前院基本都是男子，只在中院有女子专用的茅房，只要将衣服团好丢进粪坑中，决不会有人发现。”忙和狄郊赶去茅房，内外找寻，还用竹竿往粪坑中掏了一番，却是没有发现。

王之涣嚷道：“怎么可能在茅房？大伙儿忘记梅雪昨晚腹泻、不断奔赴茅房了吗？”

王翰道：“衣服会不会丢到打铁的炉子里烧掉了？大风堂不是炉火日夜不息吗？”辛渐摇头道：“作坊日夜有人值守，她怎么混得进去？”

王之涣道：“咦，会不会丢到小厨房的火灶中烧掉了？”辛渐道：“小厨房虽然离客房不远，可这里算是私人地方，跟客房不在同一个院子，绕道跑到这里烧毁衣服不合常理。”

王之涣道：“非也，非也。瑶花身无兵器，却因为怕染血迹而穿了旁人的衣服，不是也不合常理吗？”

四人遂重新进来小厨房。辛渐往灶膛中仔细掏了掏，居然真的拉出两块烧残的布片——

大些的是片灰黑的粗布，也不知道是什么；小块的则是片紫色衣襟，上面还有点状血迹。

王翰道：“这片紫布还真是梅雪衣服上的。”

王之涣得意无比，“哈哈”几声，道：“我就说吧。”又道：“或许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瑶花穿上梅雪的衣服，只是想要假扮成侍女的样子，以防止半途被旁人看见。”

王翰道：“之涣，你对女人完全不上心。瑶花是胡女，她假扮不了旁人，旁人也假扮不了她。这不，周皓没看见她的脸，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气了。”

王之涣道：“瑶花的特征就在那双眼睛，可大半夜的，谁能看得清她的样子？还不是大致靠衣服来判断。”

众人听了，均觉得有理。

辛渐沉吟道：“军士已经去带瑶花了，不久便可以当面问她。”将布片交给狄郊作证据收好，又弯腰往灶膛看了一下，“哎哟”一声，急忙拿了火钳，将灰扒开，夹出一柄剔骨尖刀来。

狄郊一看外形便道：“这就是杀死琼枝的凶器了。”辛渐道：“这是小厨房的刀，平日不用时，一向收在橱柜里。”

王之涣重重看了王翰一眼，道：“这么说来，闯进厨房杀死琼枝的凶手不会是陌生人，至少来过小厨房，还知道橱柜里放着刀。”

王翰道：“瑶花昨日带着侍女在后院帮忙，一定进进出出厨房很多次，完全知道刀藏在哪里。只是……”

想到平日琼枝和瑶花极为亲近，竟然关键时刻一个遇害，一个则是杀人凶手，大感心寒，竟说不下去。

一名大风堂弟子奔过来禀报道：“堂主，官府来人了，来了好多人，请堂主快些出去。”

辛渐几人迎出来一看，却是司录参军张均引着大批差役到了。

王之涣道：“张参军，你可到得晚了。”张均道：“能来就不错了。我是司录参军，按理诉讼及刑事案件不归我管，可谁想到大风堂一日之内出了这么多事，王相公指名让我来，没法子，不得不过来。”

王翰道：“张兄是太原府官员，为什么要听王毛仲的调遣？”

张均道：“哈哈，王兄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他是圣上心腹，又有巡边

使的身份，不得不听。”

王之涣道：“那么王毛仲王相公是派张参军来办武灵觉的案子吗？”

张均道：“本来是来办武灵觉、宋参军还有契丹使者的案子，可途中又听说大风堂刚死了一名侍女，是吧？”

辛渐道：“是，是我派人前去报官的。”说了死去侍女的身份。

张均很是惊讶，重重看了一眼，道：“既然是王兄侍女，王兄又是家父心腹幕僚，这件案子就由你自己调查吧。”

王翰也不推辞，点点头道：“甚好。”

张均道：“剩下几起案子，也还要请几位多多协助。先说宋参军的案子吧。我来之前，带人搜了宋参军住处，发现他书房中有一纸陈年通缉告示，是京兆府签发的。宋参军在上面做了重点标记。这通缉犯的名字叫周皓，我记得你们大风堂有个管事叫周白告，是不是？”

辛渐道：“是，而且周白告就是周皓，也确实是他杀了宋参军。”大致说了经过，又告道：“目下他人就在大风堂，我派了弟子看守。不过他受了重伤，行动困难。”

张均道：“这么说，几位已经替我解决了宋参军的案子，多谢多谢。”又问道：“那么行刺契丹使者的刺客呢？”辛渐道：“我迫不得已，已经放他走了。”

张均听了原委，踌躇道：“这可麻烦了。辛堂主明知阎用之是刺客，还是括户的逃犯，却私下放走了他……”

王之涣插口道：“不放阎用之走，周皓就要杀了他，再自杀而死，这样宋参军的案子就无法得到口供，结不了案子。而今阎用之虽然逃了，可宋参军和契丹使者的案子都圆满解决，不是皆大欢喜吗？

张均想了想，问道：“契丹那边对放走阎用之一事怎么说？”

王之涣道：“他们还不知道，应该没意见吧。契丹使者临行前命手下

人听从辛渐吩咐，辛渐愿意放人，他们还敢说不是吗。”

张均闻言很是欢喜，连声道：“太好了！还以为这件案子涉及国体，最为麻烦呢。几位当真是名不虚传，我人还未到，你们就已经解决了宋参军和契丹使者的案子。”

王翰道：“那么我们私放阎用之一事……”

张均忙道：“当然不追究了。这一点，我绝对可以替家父做主。”又道：“辛堂主，多谢你发现了降胡康待宾派人行刺契丹使者的阴谋，又命郭子仪将军及时回报，家父和王相公正采取防范措施。不然万一造成误会，大唐与契丹开战，河曲降胡趁机反叛，后果不堪设想。”

辛渐道：“可惜我们还未能完全查清楚这些降胡的底细。”

张均道：“那么就请辛堂主和几位继续追查，太原府定当鼎力支持。”

王翰与张均是以文论交，却不喜对方遇事退缩，但官场上多是此辈，亦不足为奇。又想到武灵觉一案，王毛仲嫌疑最大，便有意问道：“王毛仲没有为武灵觉死在太原感到意外吗？”

张均道：“当然意外了。要说武灵觉死在文水都不怪，毕竟那里是天后故乡，有武氏家庙和昊陵^[1]。王相公还特意问了武灵觉来晋阳悬瓮山做什么。我跟他解释了李蒙李公与几位为至交好友一事，他这才恍然大悟过来。”

辛渐等人听张均转述王毛仲言语语气，似乎对武灵觉来到晋阳一事并不知情，不免有些奇怪。

王翰忙问道：“那么王相公可交代要彻查武灵觉的案子？”张均道：“当然了，武灵觉是皇亲国戚，她莫名死在晋阳，不追查清楚，能向圣上交代吗？王相公特别强调了，这件案子是重中之重。”

王之涣狐疑问道：“既是重中之重，张参军为何特意将它留在最后才提？”

张均叹了口气，老老实实在地答道：“因为武灵觉一案是我最不想办的案子，你们几位也知道原因的。”忽而转换了话题，压低声音道：“长安有消息传来，说是刘知几刘史官刚刚在安州别驾任上过世了。”

张均是当年曲江沉船的幸存者，正是因为不久前牵涉史官刘知几的“黄狮子舞”事件，他才联想到沉船案另有蹊跷，且与当今玄宗皇帝有关，亦认定武灵觉多半是知情者，死在太原是被人灭口。

辛渐等人闻言大吃一惊，不免又联系到当今皇帝身上。四人中，只有王翰与其有过交往，忙问道：“刘史官是怎么过世的？”

张均道：“听说刘史官遭贬后很是气愤，抑郁成疾，药石罔治，终不幸病逝。”

王之涣道：“刘史官之死，没什么可疑的吗？”

张均重重看了他一眼，这才道：“没有。”又支支吾吾地道：“嗯，之前我们谈过的那件事，也许不是那么回事。”

王翰道：“谈过的哪件事？”张均道：“就是当年的曲江沉船案子。”

之前王之涣等人已推测认定当年李蒙等人沉江只是被人误杀，真正的目标是游船主人宣城公主，而幕后主使则是武惠妃。武灵觉被杀，则是武惠妃指使人杀人灭口。王翰本待告知张均，见狄郊朝自己摇了摇头，便暂且不提，问道：“那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张均道：“王相公交代我来办案后，我试探问过他当年曲江沉船一案，他说那件案子诡异得很，圣上又震惊又愤怒，还亲自过问过。”

王之涣忙道：“圣上怎么个过问法？”张均道：“责令京兆府派人调查啊。只是因为沉船一直未能打捞上来，后来才不了了之。既然圣上如此关注，那么肯定是……”不敢明说玄宗与沉船案无关，便改口道：“肯定是一心查明真相了。”

这倒是符合王之涣等人之前的推测，玄宗皇帝对曲江沉船案曲折内幕并不知情。

张均略微舒了一口气，道：“王相公特别交代了，当年曲江沉船一事，已经令圣上难过了好久。而今武灵觉莫名死在太原，圣上定会动怒，一定要尽快查清楚。”又问道，“对了，几位可有这桩案子的线索？”

王翰道：“目下只知道武灵觉是被人追杀，死于鹿角刀下。”

张均“呀”了一声，道：“鹿角刀吗？王相公身上就有一柄，我今日还见到他带在腰间。”

王翰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道：“鹿角刀并不常见，王毛仲既身佩鹿角刀，岂不也该被列在嫌犯之中？”张均道：“王相公吗？他哪有空出门？”

辛渐道：“记得张相公在筵席上提过，说是王相公身体不适。”王之涣忙接口道：“可需要大夫看看？我们老狄可是太原有名的大夫。”

张均摇头道：“身体不适只是借口。王相公一直在太原府署忙突厥奸细的案子，抓了好些个人，日夜拷问，据说都好几夜没合过眼了。”

原来王毛仲代天子巡边时收到密报，得知突厥有意联合北方诸部，大举南下犯唐。毗伽可汗还预先派人与散居内地的各降胡联络，欲内外相应，成夹击之势。朔方大使王峻欲出兵先行剿灭六胡州降胡，除掉隐患。王毛仲其实也有此意，但既然王峻先提了出来，他失去首功，便改口说密报来源可疑，不一定真实可信。而且情报中所牵涉降胡部落甚多，除了突厥外，还有党项、吐谷浑、拔曳固、同罗、铁勒、突骑施等，如果将这些降胡尽数屠杀，等于大唐所设羁縻之地尽成白地，不合太宗皇帝推行的“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含育之道”。不如先行调查清楚，即使真有其事，亦可以从中分化。王毛仲是皇帝心腹，代天子巡边，主领北方边事，边将当然以他的意见为主，王峻也不得不听从。王毛仲遂暂时驻在太原府，派人四处搜捕突厥奸细，秘密押送到太原府拷问。

王翰等听了大致经过，这才知道王毛仲因第一次出任外职，急于立功，将全部心思都花在了捉拿审问突厥奸细上。

王之涣又试探问道：“那么会不会是王相公将鹿角刀交给了什么人，又或者有人私下取了他的鹿角刀，好拿它做凶器杀人？”

张均也是机灵之人，立即会意到王之涣的言外之意，吓了一跳，忙道：“鹿角刀是王相公心爱之物，焉能交给旁人？再说了，武灵觉跟当今武惠妃是堂姊妹，武惠妃正得圣上恩宠，王相公若是知道武灵觉来了太原，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轻易得罪？王翰兄是家父和我的好友，几位也都不是外人，我实话告知，据我从旁观察，王相公对武灵觉来太原一事一无所知，而且十分震惊她被人杀死在了这里。还说若是武惠妃知道了，肯定要跟皇帝闹上好一阵子，那时候，皇帝身边的人就都没好果子吃了。”

王翰等人这才能肯定事情跟王毛仲无干，那么武惠妃呢？是不是她私下派人来追杀灭口？她派出的杀手为何又要用鹿角刀，是别有用心，还是只是巧合？

张均又道：“对了，还有件事，几位可认得谢瑶环？”王翰道：“认得，她曾是天后的心腹女官，以前打过一点交道。”

王之涣摇头道：“可不叫一点交道。谢瑶环曾以制使身份按察天下，我们都被她抓了起来，关在蒲州监狱里，差点命都没了。”

辛渐道：“我等是曾跟谢女官有过一些过节，不过她丈夫袁华，包括谢女官自己后来也帮过我们几个。听说他们夫妇搬到了文水，专门守卫昊陵。”

张均道：“听说谢氏丈夫袁华是突厥奸细，一直为突厥可汗暗中提供我大唐机密消息。不过官兵到达前，袁华已经带着儿女逃走了，只捉住了谢瑶环。”

辛渐十分惊异，道：“袁华年轻时确实曾为突厥默啜可汗效力。不过那是因为他被武氏追逼得家破人亡，不得已才改投外番求生。后来由于谢女官居中斡旋，御史台平反了袁父的案子，袁华便留在了大唐，不再做突厥人的官。而今将近二十年过去，袁华如何又成了突厥人的奸细？”

张均道：“有个突厥证人当面指证袁华。不过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谢瑶环曾要求见狄公你一面，但被王相公拒绝了。”

狄郊奇道：“谢女官为何指名要见我？”张均道：“王相公也这般问

她，她说身上疼得厉害，想请狄公帮忙止痛。”

狄郊忙问道：“谢女官人呢？”张均道：“她经受不住酷刑，昨夜已经死在了大堂上。”

众人这才明白谢瑶环所言“身上疼得厉害”是什么意思，一时无语。王翰等人跟谢瑶环并无深交，对其也没有太大的坏感，她确实是武则天心腹，也做了一些助纣为虐之事，但在女皇手下为官，逢迎女皇心意的人也不止她一个，许多人比她更无耻、更不择手段，如宋之问[2]之流。而神龙革命后，武则天被囚禁在上阳宫中，其最信任、最宠信的女官上官婉儿改投中宗皇帝怀抱，依然炙手可热，留在武则天身边的只有谢瑶环一人。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其为人远在上官婉儿之上。

张均大概也觉得王毛仲有牵连无辜之嫌，忙道：“还是谈案子吧。宋参军、契丹使者的案子既已解决，便只剩武灵觉的案子了。王相公说……”

王之涣冷冷打断道：“明明还有降胡卷入行刺契丹使者一事，王相公只字不提，只强调武灵觉命案，足见此人心无社稷，只知讨好奉迎圣上。”

张均一愣，忙道：“圣上不就是社稷吗？”

王之涣道：“千余年前，孟夫子就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语，张参军是进士出身，该知道‘社稷’与‘君’是两个名词。这位王相公本是皇帝家奴，不知军事，忽然出任边关统帅，急于立功表现，心情倒是能够理解，只是苦了那些无辜的人。想来所谓的突厥奸细，也只是固宠的由头罢了。”

当今玄宗皇帝好大喜功，妄图取得曾祖太宗皇帝“天可汗”的威名。边将如薛讷、郭知运、王峻之流为迎合上意，经常轻起边隙，为小事即发动战争。朝中大臣深以为患。

宋璟任宰相时，突厥可汗默啜为拔曳固散卒颉质略所杀。颉质略割下默啜首级，从容逃走，途中遇到唐大武军子将郝灵荃。颉质略便以默啜首级进献。郝灵荃只是名低级武官，正奉命出使突厥，忽然天上掉馅

饼，落了突厥可汗的人头给他，登时欣喜若狂，立即携带默啜首级前往长安。他自以为立下不世之功，高官厚禄，指日可待。不想宰相宋璟认为玄宗盛年尚武，若许以郝灵荃厚赏，恐好事者竞生侥幸之心，是以刻意抑制，令郝氏滞留京师，不闻不问，一年后才勉强授郎将一职。郝灵荃苦苦等待经年，却仅得五品官职，失望之极，竟恸哭而死。此事轰动一时，亦从侧面证明玄宗极好边事。

张均是朝廷命官，父亲又是朝中重臣，熟悉掌故，亦知玄宗启用家奴王毛仲为帅即是有对北面用兵之心。而王毛仲不知边事，仅以捕风捉影的传闻为报，四下捕捉奸细，严刑逼供，更是难以服众。不过张均可不敢像王之涣这般直言，又见对方似是对自己亦起了轻视之心，甚觉无趣，便道：“我带人去看看现场。辛堂主，稍后我会派人来提周皓。他既是重犯，该转押到太原府狱。”辛渐道：“好。”

送走张均，辛渐道：“张参军既接管了武灵觉的案子，要告诉他武惠妃极可能涉入其中吗？”

王之涣道：“告诉张参军做什么？他又不能做主，还不是要看王毛仲脸色行事。万一王毛仲跟武惠妃一伙，知道后还不将我们几个灭口？”

辛渐道：“但这件案子不但牵涉了武灵觉、武惠妃，还干系李蒙沉江一案的真相，不能就此不管。”

王之涣道：“那倒是，李蒙之仇，不能不报。但是不能直接将真相告诉张参军。阿翰，赵丽妃不是还给你通风报信吗？她其实也是想利用你来查清楚武惠妃到底做了什么恶事。你何不将真相告诉她？她是太子生母，朝中自有一帮正直大臣支持她。”

王翰尚在踌躇中，狄郊决然道：“不好。武惠妃牵涉进曲江沉船案，其实只是我们的推测……”

王之涣道：“但这推测是基于案情和证词的最可能情况，基本上有十成把握。”

狄郊道：“话虽如此，杀人罪名非同小可，若是没有实际物证或直接证人，难以指控。而且我们几个都不是官府中人，阿翰也只是张相公的

私人幕僚，如果想要案情真相大白，还是要走官府途径。”

王翰道：“这话怎么说？”狄郊道：“赵丽妃是否有目的和私心另说，阿翰若是直接告诉她真相，她为保儿子太子地位，必定会有所行动，等于直接将她引入激烈的储君争斗。她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宫廷之中必定因之而大起波澜。虽然当今皇帝得位不正，登基后也采取诸多措施大力压制宗室，对待兄弟手足亦毫不手软，颇令人齿寒，可正因为如此，宫廷才获得了宁静。至少到目前为止，再无人能与今上争夺皇位。政局稳定，天下无忧，这难道不是士民最渴求的吗？”

辛渐道：“不错，四娘也是这么说。”

王之涣很是意外，问道：“郡主竟然赞许皇帝排斥宗室的做法，包括她自己的亲哥哥被贬出朝？”

辛渐点点头，道：“四娘说当今皇帝果敢刚毅，是能成就大业的人。”

王之涣道：“可当初当今皇帝要赐死太平公主，郡主为太平公主求情不成，不也极是生气吗？”

辛渐道：“四娘开始是生过气，后来也想开了，说皇帝不是常人想的那般好当，人到了那个地位，不得不变得连亲人都都不认识。”

狄郊道：“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赵丽妃跟阿翰交情不浅，她千里传信，虽未明说，其实也有向阿翰求助的意思。具体怎么做，还是阿翰自己决定吧。就算你决定将真相告诉赵丽妃，我也照旧支持你。”

王翰很是感动，想了想，道：“目下出了这么多事，武灵觉的案子还是再等一等吧，我们先查清瑶花底细，设法找回辛聆再说。”

过了大半个时辰，张均来向众人道别，称已勘验现场完毕，命人抬了周皓及宋希玉、武灵觉、琼枝三具尸首离去，只留了几名差役供王翰等人传话差遣。

王之涣道：“张参军怎么半句不提案子了？”王翰道：“大概觉得实在

没什么可说的了，反正他每说一句，都会被王之涣你呛回去。”

王之涣哈哈大笑道：“也好，省得他不断问这问那，问得人心烦。”

张均刚走不久，军士便带着瑶花到了。瑶花急切问道：“主人派军士到蒙山别墅召唤奴家，可是有什么大事？”

王翰道：“我问你，最近可有你的族人来找你？”瑶花道：“没有啊。奴家已经许久没有跟自己族人联络过了。”

王翰喝道：“你还敢说谎！”瑶花慌忙跪下，道：“奴家不敢说谎。早前是有族人来找过我，不过不是最近，是去年的事了。”

王翰道：“他们找你做什么？”瑶花道：“因为瑶花之前曾是张相公的人，后来才跟了主人，他们想知道张相公的一些事。”又道：“不过奴家什么都没跟他们说，只是好好款待他们吃了一顿，就打发他们走了。”

王翰道：“你肯定是这样吗？”瑶花哭道：“我若要隐瞒，何必重提去年旧事。”

王之涣忙扶起瑶花，安慰道：“别哭，别哭，我相信你。”

王翰大为意外，道：“之涣你相信她？你不是一看见她就浑身不自在吗？”王之涣道：“那是另外一回事。”

王翰道：“那你凭什么相信她？”王之涣道：“我们都知道事情是因为降胡而起，所以胡人是最先受到怀疑的。之前我还叫辛渐去查大风堂中的胡人弟子，辛渐为此很生气。我当时没有怀疑同样是胡女出身的瑶花，就是因为这个不自在。其实，按我的多疑善思秉性，第一个怀疑的真该是瑶花。”

狄郊眼前一亮，问道：“之涣的意思是，指向瑶花的证据太过明显？”

王之涣点点头，道：“大家看看阿翰。阿翰，你再看看你自己，瑶花把你照顾得这么好，几年之内便取得了实际的女主人地位，足见她不是笨女人。如果我脑子清醒，不是因为她那双猫一样的眼睛不自在，我第

一个怀疑必然是她，她自己难道不知道吗？”

王翰道：“所以她才要引我们去怀疑琼枝，还杀了琼枝灭口。”

瑶花大吃一惊，道：“什么，琼枝她……她……”

王之涣道：“瑶花你先别说话，只好好听着。就说琼枝这件事，瑶花一大早赶来，杀了琼枝灭口，不转身逃回晋阳城、造成人不在场的假象，还忙着送辛老堂主、贺大娘到蒙山别墅，这合情理吗？大风堂的人又不是瞎子，都知道她一大早就待在大风堂外。”

辛渐道：“呀，还真是这么回事。”

王之涣道：“阿翰，你是气糊涂了，完全想不过来这个理。不过我们之前也糊涂了，都没想明白，还坚定地认为瑶花是降胡内应。可我看到瑶花泪眼涟涟时，立即清醒了过来。阿翰，你也该清醒清醒。”

王翰怒火稍息，问道：“那好，我问你，你昨晚做了些什么？”

瑶花道：“昨日筵席散后，一直在收拾残席、在厨房帮忙洗刷碗筷盘碟。后来天黑了，郡主安排我们到客房歇息，就随便吃了点剩的食物，进客房睡下了。”

王翰道：“这我知道，我是问你昨晚做了什么？”瑶花道：“我……我不知道。我躺下后，还想着主人今晚多半也要留宿在大风堂中，也许需要我去侍奉，我不能睡过去。但不知怎么了，竟没有把持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醒来时，外面天已是大亮。”

王翰道：“你说你昨晚一直在睡觉吗？可半夜在柴房时，大风堂管事周皓明明闻到你身上的香气……”

狄郊指着瑶花腰间的香囊插口道：“周皓闻到的是香囊的香气，而不是瑶花的体味。”

王之涣道：“老狄是说有人故意佩戴了瑶花的香囊，好让旁人以为是她？”

狄郊点点头，道：“有这个可能。之前你不也说过瑶花有意披上梅雪的衣服，是为了假装成侍女模样吗？”

瑶花全然不明所以，问道：“我什么时候披了梅雪的衣服？”王之涣道：“没事。你继续说后来的事。”

瑶花定了定神，续道：“我见自己居然一觉睡到了天亮，吓了一跳，从床上坐起来，头昏昏沉沉，涨得像要裂开，好似宿醉未醒一样。我忙穿好衣服，去叫琼枝她们……”

王之涣忙问道：“你去叫琼枝她们起床的时候，可有看见梅雪的外衣？”

瑶花道：“是那件紫色的绵衣吗？没留意，她睡在最里面，襦裙、披肩什么的都顺手搭在被子上。绵衣，似乎没有看见。”王之涣道：“那就是外衣早上时已经不在在了。”

瑶花道：“王公问这个做什么？”王之涣道：“没什么。你继续讲后面的事。”

瑶花道：“我叫醒了琼枝她们，可她们几个也都跟我一样，懵懵懂懂的，好像还没睡醒。还有梅雪更是惨白，说是肚子痛，我想了想，大概是昨日在寿筵上帮忙，来来回回太累了。”

狄郊忖道：“你们这种症状，可能是中了迷香。”

王翰道：“迷香？”狄郊道：“如果仅仅是疲累，次日醒来，应该浑身酸软无力，而不是头脑发涨。”

王翰道：“她们五个都中了迷香吗？那谁也没有能力半夜出门，谁都不可能都是内应了。”忽见旁人惊诧地望着自己，不由一愣，问道：“怎么了？”

王之涣道：“阿翰，我服死你了，你可真是当局者迷！想想你自己刚才说的那句话：‘谁也没有能力半夜出门。’再想想看，是谁自己说她半夜出去了很多次？”王翰道：“啊，是梅雪。”

众人忙朝客房赶来。房中已空无一人，床上被褥凌乱，枕边尚有一粒药丸，正是之前狄郊喂给梅雪的宁神丸，原来她并未吞服入腹，而是伺机吐了出来。

狄郊一探被褥，并无一丁点儿体温，道：“她起来已经很久了。”

本来众人尚有疑虑，不能肯定瑶花等人是否真中了迷香，如此一来，便是坐实梅雪自己有问题了。辛渐忙招过一名差役，命他速速回城，请张均签发追捕梅雪的公文告示。

王翰全然不明所以，道：“梅雪自小就被卖入我家，跟随我多年，怎么会做了降胡内应？”

王之涣道：“会不会是降胡来找瑶花，见劝说不动她，便转而游说梅雪了？”

王翰便转头去看瑶花。瑶花不得已，只得道：“族人来找我的那一次，是梅雪引他们进来的，也是梅雪送出去的。”

王之涣道：“可能那些人借机威逼利诱了梅雪。先不管梅雪为什么这么做吧，总之，这小妮子可是满口谎话，还假装中毒腹泻，将我们骗惨了。”

狄郊道：“梅雪中毒是真的，装不出来。”王翰叹道：“她不自服毒药，哪能骗过我们这么多人？这倒是愈发可见她的心机了。”

大致经过应该是：昨日降胡未能按照预定计划在大风堂寿筵上行刺契丹使者可突干，只得另作打算。而引着降胡来到太原的阎用之又被辛渐等人逮到，带回了大风堂。在这之前，降胡为了控制阎用之，已经暗中绑架了辛聆。梅雪既是降胡内应，应该知道阎用之是降胡的向导。她心中有事，一夜未眠，大概早在客房点了迷香，令瑶花等人昏睡过去，自己则摸黑出门，暗中窥测动静，尤其是隔壁契丹使者可突干一行。阎用之被关入柴房后，梅雪决意将其救出。她先到小角门放了同伙出来，一道来到柴房。

当时管事周皓正在柴房中，梅雪遂要了同伙的鹿角刀，先行进去。

她自幼跟随王翰，经常随其来到大风堂。而阎用之去年才被流配边州，曾见过梅雪很多次，看到她走近柴房时，第一反应当然是惊诧，也想不到她会是降胡内应，更想不到她是来对付周皓的。梅雪一刀刺倒周皓，将阎用之交给同伙带走，自己则折返回来后院。

这时候，梅雪发现外衣上染了血迹，可又无法清理，只得将绵衣脱下，拿去小厨房火灶中烧了。回到客房后，她熄灭了迷香，自行上床睡觉。临近天亮时，她自服毒药，装出腹泻不止、身体虚弱的样子，应该是为了留下来继续监视契丹使者可突干，也因为外衣没有了，必须得想法子应付过去。

至于琼枝，肯定是由于梅雪的托付，才会去打听可突干下落。而那个时候，梅雪便起了嫁祸琼枝之心。

狄郊来看过梅雪后，为她开了药，又交代琼枝时不时地到厨房去看一下火。等琼枝去厨房取药时，梅雪便跟了进去。她不知用什么法子稳住了琼枝，先取了案板上的脏围裙围上，又悄悄在橱柜中摸了尖刀，再走近琼枝，忽然挺刀，出其不意地将对方刺死。最后将溅了鲜血的围裙和尖刀一齐塞入火灶，点火烧掉。后来辛渐在灶膛发现的黑灰粗布，便是围裙的残余。

可是梅雪千算万算，却没有算到在她进来厨房前，琼枝往药罐中下了药，虽非致命毒药，却成为关键疑点，导致她嫁祸琼枝的计划完全失败。所幸她因服药而装出病重的样子，丝毫没有怀疑到她头上，王之涣等人转而怀疑起了瑶花。

梅雪后来扶墙出来寻找王翰，则是要设法圆烧去溅血外衣的谎。王翰重新扶她进房躺下后，狄郊取了一丸宁神药，本意是让她昏睡、好好休息，她却没有服下，而是悄悄吐了出来，好暗中监视众人动静。想来瑶花被军士带到时，梅雪也在暗中窥测。她见瑶花转瞬便取信于王之涣，心知不妙，只得转身逃走。

王之涣道：“梅雪事先准备了毒药，是因为她是降胡内应，可能打算将泻药在寿筵上派上用场。但我不明白的是，琼枝为什么还会在身上带着泻药呢？难道这些女子平日里明争暗斗，连泻药也成了用来算计对方

的常备物品？”

狄郊道：“梅雪带着迷香和泻药，可能事先有在寿筵上制造混乱的打算。琼枝随身带着毒药就有点奇怪了。不过她熟识药材，我在厨房取药煎药时，她叫出了好几种草药的名字。”

王翰道：“好像琼枝的父亲是个大夫吧。”

瑶花忙道：“不是大夫，是专门挖山药为生的药农。琼枝自己也略通医术，有时府里的其他侍女生病了，就让她给看看，开方子开药什么的，还挺像那么回事。”

狄郊忽然想到什么，取过药箱一看，却发现了少了几株干药草，忙告道：“原来琼枝窃走了我药箱中的苍耳子。这草药是用来治疗风湿痹痛、疟疾疥癣等病的，但亦有相当的毒性，会令人头晕腹泻、烦躁不安。”

辛渐道：“毒药的问题算是弄明白了。但这里面尚有两点疑问。一是梅雪用迷香迷倒房中其他人后，预备出门时，如何会想到要佩戴上瑶花的香囊？”

王之涣道：“梅雪心计深沉，这是预防措施，万一被人发现，她才可以让嫁祸给瑶花呀。柴房那一幕，周皓不就将她当成瑶花了吗？”又叹道：“可怜周皓暗恋着瑶花，还以为是被心爱的女子刺了一刀，死也不肯交代出来，想不到却是个假冒货色。”

唐代风气极为开放，包括恋爱和性自由[3]，王之涣当面议论王翰美姬被别的男子爱恋，王翰也不以为意。

狄郊道：“但那香囊香气扑鼻，半夜佩戴出去，反而更引人注目。”

王之涣道：“半夜没人注意，顶多只是有人闻见香气罢了。或许梅雪的本意就是要柴房的看守闻见，将来好嫁祸给瑶花？”

王翰道：“也许不一定是梅雪想嫁祸给瑶花。那个香囊是我的旧物，是我送给瑶花的。有一阵子梅雪总是盯着瑶花腰间的香囊看，我因为她

自小就跟着我，情分不同，所以还特意安慰了她，说下次到长安，一定再去西市场给她买一个。可她说她不要，她就喜欢那个旧香囊。”

王之涣道：“香囊就不必管了，不算关键点。第一，肯定是有人佩戴了瑶花的香囊，周皓闻见，才以为背后之人是瑶花；第二，香囊不会自己长腿出门，而客房中点了迷香，旁人都晕倒了，只有梅雪行动自如，所以佩戴香囊的人一定是她。至于为什么，意图嫁祸也好，自我满足也好，反倒不那么重要。辛渐和老狄实在好奇，等捉到梅雪，你再当面问她。”

辛渐道：“还有一点说不通，之前我们已经提过了。梅雪和同伙费了这么大周折救出阎用之，还事先绑架了辛聆，就是为了要挟阎用之行刺契丹使者可突干吗？就算真的是出于某种目的，非得让阎用之出手不可，他被救出后，人尚在大风堂中，可突干也留宿在大风堂中，为什么不让阎用之半夜混进客房行刺，那样成功可能性不是大得多吗？”

王之涣道：“或许是阎用之自己要见辛聆，要验证她确实在对方手中？”

辛渐道：“但可突干武功高强，侍从又多，要阎用之去行刺，无异于以卵击石。”

狄郊道：“我推测，梅雪救出阎用之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利用他去行刺契丹使者，事先绑架辛聆，只是要挟他做别的事。但阎用之被带离大风堂后，事情起了某种变化。”

王翰道：“不错，这样合情合理多了。”

忽有大风堂弟子奔来，告道：“王公侍女梅雪留了一张字条在作坊，叫我两刻工夫后拿来给堂主。”

辛渐道：“梅雪？字条竟是给我的？”忙取过字条打开，却见上面写着一行小字：“极乐峰柳陌洞。”

狄郊忙道：“指名给辛渐，表明是跟你有关，这一定是关乎辛聆的下落。”

辛渐等人忙取了弓箭兵刃，叫上几名大风堂弟子，往极乐峰柳跖洞赶去。王翰临行前走到瑶花面前，欲言又止，最终只是拍了拍她肩头。

柳跖洞俗称“瓦岗寨”，位于极乐峰西边，传说春秋时柳下跖^[4]聚众起义，转战山西时，曾居住过此洞。那洞有暗道贯穿山底，夏季一过，便阴冷异常，往往还在八月深秋时，洞中泉水便都结成了冰柱。加上位置隐蔽，山道难行，本地人极少会逛去那里，想不到竟会成为降胡的藏身处。

刚到半山，便听到有人疾奔下山。辛渐忙让众人急忙闪到一边草丛中，自己弯弓搭箭，暗中戒备。过了一会儿，却见一男一女沿山道狂奔而下，竟是阎用之和辛矜。

辛渐惊喜交加，急忙闪出来，叫了一声。辛矜大喜过望，道：“爹爹！”

辛渐上前紧紧握住女儿肩头，急问道：“你有没有受伤？”辛矜倒是颇为镇定道：“爹爹不用担心，我没事。”

狄郊见辛矜模样颇为狼狈，问道：“你们是逃出来的吗？”辛矜道：“嗯，是。”

辛渐道：“那些捉你的人呢？”辛矜道：“他们两方人马正在柳跖洞中自相残杀。”

辛渐大吃一惊，问道：“哪里来的两方人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阎用之道：“一伙是跟随我来太原的降胡，另一伙是……”

辛矜抢着嚷道：“爹爹，你决计想不到，另一伙是奚族公主和她的手下。”

辛渐大惑不解，道：“奚族只有奚王王妃……也就是固安公主来了大风堂参加寿筵，而且她昨夜便已经离开了，哪来的奚族公主？”

辛矜道：“哎呀，固安公主身边的一个侍女就是奚族公主。”

王之涣狐疑道：“侍女怎么摇身变成公主了？再说了，奚族的侍女侍

从不是都跟固安公主离开了吗？”辛矜道：“没有。奚族公主没有。”

辛渐道：“别着急，从头慢慢说。”辛矜道：“也好。”

原来昨晚辛矜约了阎用之在半山见面，不想刚离开大风堂不远，便被两名大汉拦住。那两人假意问路，忽然出手制住了辛矜，将她绑了起来，口中塞了布团，一路上山，挟持到柳跖洞中。

那洞中燃了数堆柴火，围坐着五六名男子，见有人带着辛矜进来，也不以为意。押送辛矜的大汉将她推到一旁，不再理睬。

辛矜慢慢挪到石壁边，找了一块凸起的石头靠上，勉力移动，想磨断绑绳。不想有人耳聪，听到动静，奔来将她提到众人眼前，道：“这小妮子差点儿就要弄断绳子逃走了。”有人应道：“她是大风堂堂主的女儿，当然有几分能耐。”

众人重新取出绳索，将辛矜重新捆好，反吊在一道石梁下，稍有挣扎，旁人便能立时留意到。她逃跑不成，自知再也没有机会，不免又气又急，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然冷静下来，想着哭也是无用，不如先弄清楚绑架自己的是什么人，便留神听那些人的谈话。那些人都是说契丹语，但跟祖母教她的又不完全相同，有一些很奇怪的口音。听他们的交谈，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而到天亮时，有人会来接走辛矜，他们就算完成任务了。

辛矜越听越是奇怪，几次都忍不住想出声询问，可口中塞了布团，说不出话来，只得干巴巴地被吊在那里。

过了许久，忽有脚步声响，洞外放风者用契丹语叫道：“是公主到了。”众人急急起身，争相抢出去迎接。

辛矜心道：“什么公主架子这么大？”忽想到那些人都说契丹语，心中“咯噔”一下，暗道：“祖母曾是契丹公主，难道是祖母不成？”

转念即骂自己：“祖母最疼我不过，怎么会让手下人把我绑在这里？嗯，契丹语，那些奚族人也说契丹语，呀，是固安公主，一定是她。”

片刻后，众人拥进来一名美艳如花、妖娆妩媚的女子，却不是固安公主，只是年纪与其相仿。辛稔第一眼便认出她是固安公主的贴身侍女，心中大奇，道：“怎么进来的不是固安公主，而是她的侍女？”

那女子面色本来不善，转头见到辛稔紧盯着她看，很是生气，走过来挖出她口中布团，问道：“你看什么？”

辛稔道：“你不是固安公主的侍女吗？固安公主拜了我祖父为伯父，名义上是我的姑姑，大家都算是自己人，你派人捉我做什么？这可是以下犯上，回头我要告诉固安公主。”

那女子大怒道：“固安公主是公主，我也是公主。她那个公主只是为了嫁给我父王才临时赐封，本来什么也不是。而我才是货真价实的公主，不过是为了跟她来大唐行走方便，才假扮成她的侍女。”

辛稔道：“你也是公主？啊，你一定是奚王的女儿，对不对？我听固安公主说过，说奚王的前王妃给他生了个女儿。”那女子居然点头承认道：“算你聪明。”

辛稔道：“奚王被赐姓李，那么你也该姓李了。”公主道：“不错，我叫李彩儿。”

辛稔道：“彩儿公主，我是固安公主侄女，你是她的嗣女，我们算是一家人，你为什么要抓我？是因为固安公主得罪你了吗？”

李彩儿道：“我虽然不喜欢固安公主，不过我也对你没兴趣，抓你来，是另外有人对你有兴趣。其实也不是对你有兴趣，是对你的小情人有兴趣。”

辛稔道：“什么小情人？”李彩儿道：“就是那个叫什么阎用之的。”

辛稔大为好奇，问道：“为什么会有人对小阎有兴趣？他在大唐只是个逃犯而已。”

李彩儿十分惊异，道：“你跟阎用之不是情人吗？你居然不知道他来历！”辛稔道：“难道公主知道？我可不相信。”

李彩儿受不得激，便说了阎用之的身世——

原来阎用之是名家阎立德的曾孙。阎立德名让，字立德，以字行。出身于工程世家，唐武德至贞观年间任尚衣奉御、将作少匠、大匠、工部尚书等。曾受命营造唐高祖山陵，督造翠微、玉华两宫，营建唐太宗昭陵，主持修筑唐长安城外郭和城楼等，在建筑上取得了极高成就。除此之外，他对工艺、绘画造诣颇深，曾主持设计帝后所用服饰，绘画以人物、树石、禽兽见长。其弟阎立本亦善工艺，习机巧，与兄长同为当世著名画师[5]，还曾经担任过高宗一朝的宰相[6]。

尽管阎氏兄弟艺术成就斐然，然画师地位极低，不过是宫廷的点缀品。当年太宗皇帝率领群臣泛舟春苑池，看到池中有异鸟随波荡漾，忙叫群臣赋诗，命主爵郎中阎立本画下美景。阎立本一路奔跑至池边，因为没有皇帝赐坐，不得不俯伏在地上调配颜料，对景写生。他见到皇帝和大臣都在船上欣赏风光，而自己却汗流浹背，狼狈不堪，羞愧难当，回家后告诫儿子道：“我自幼喜好读书，学问文章不比别人差，可因画画著名，才被像仆役一样对待，实在太丢人了。你们要牢牢记住，再也别学这没用的画技。”不学画艺，遂成为阎氏家训。

阎氏子辈中，以阎立德次子阎庄最为有名，曾是太子李弘家令。李弘是高宗与武则天长子，后受命监国时莫名死去，世人多认为是被其母武则天毒杀[7]。李弘死后，阎庄亦暴毙而终[8]。

孙辈中，则以阎立德之孙阎知微知名天下，但这“知名”，却不大光彩。阎知微为阎立德长子阎玄邃之子，武则天称帝后，任右豹韬卫[9]大将军。当时东突厥可汗默啜遣使入朝，请求做武则天的儿子，并为其女求婚皇子。武则天因为要利用突厥军力讨平契丹，遂欣然应允，命阎知微摄春官尚书，护送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前往突厥，迎娶默啜之女为妃。

然其间发生意外[10]，令默啜对武氏起了鄙夷之心，称他要招的女婿是李姓皇子，而不是冒充皇子的武延秀，下令将武延秀拘禁起来，并致信给武则天，称其人有五大过，第五过是：“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冒名求婚，我特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

默啜并不是口头威胁，而是当真点了兵马，亲自引军南下。还挟持

阎知微南行，并封其为南面可汗，声称欲使其为唐民之主。

圣历元年（698）九月，默啜兵临河北赵州城下，命阎知微招谕赵州守将。阎知微到城下，对唐将陈令英高喊道：“陈将军及早投降献城。等到可汗大兵到来，再投降可就来不及了，全城血洗，寸土不留。”陈令英不答。

阎知微招降不成，便在城下踏歌《万岁乐》^[11]。唐将陈令英在城上喊道：“阎尚书职任非轻，竟为虏人踏歌，独无惭乎？”阎知微微吟答道：“乐岁乐，万岁年，不自由，万岁乐。”

后默啜可汗攻城不下，不得已退兵，掠走男女八九万。既然未能占领南面城池，当然也就没有了南面可汗，默啜就此释放阎知微回朝。

阎知微虽从突厥入寇，却是受默啜胁迫，自认为不会有事，坦然回到洛阳，却被武则天下令逮捕法办，定为叛国罪，处极刑。武则天因侄孙武延秀尚被突厥拘禁，自己又被默啜可汗以“五大过”宣告天下，颜面失尽，格外愤怒，下令将阎知微磔于洛阳天津桥。

行刑之日，武则天召百官聚于天津桥，命百官各执弓箭，朝阎知微发射，阎知微身上中箭如猬毛，气咻咻犹未死。武则天不无得意地道：“乱臣贼子，赐百官甘心焉。”殊不知于大唐而言，她这位武周女皇帝变服易帜，大杀李姓皇族，包括自己的两名亲子，亦是乱臣贼子。又命大臣代替刽子手行刑，刮其肉，剝其骨，骨断齑分，非贵官要职不能得。据说阎知微心脏被生挖出来时，投于地上，犹怦怦然跃不止。

唐律本已取消族诛之刑，即使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极重之罪者，也只是父子从死，兄弟流配，武则天却下令夷灭阎氏三族，阎知微兄弟子侄等并受牵连，亲族中有从未相识而同死者。只有阎知微长子阎则先因娶梁王武三思之女而得免。阎知微弟阎巨源次子阎相子时年四五岁，被军士驱抱着走向刑场时，尚不知正走向绝路，向道边围观百姓讨要饼果，玩耍相戏。监刑御史心中不忍，遂上奏武则天，请求免除了阎相子的死刑。唐时民间饮酒讴歌行乐，曲终而不尽者，谓之“族盐”，意思是酒不尽者恰如晒盐，是水尽而剩下了盐^[12]。时人称阎相子即是阎家的“族盐”，他虽然免死，但仍然被流配边远之地，其实亦是置之于死

地[13]，果然很快就死在了岭南。

但其实阎相子命大没有死，有祖辈受过阎立德恩惠者名阎新，冒险将他救了出来，为其改名阎用之，一路东躲西藏，最终来到太原，定居在悬瓮山大风村，以烧制烟墨为生。

去年朝廷括户，括出阎新为逃户，要将他送回京兆原籍。阎新担心阎用之身份败露，便带着他逃进悬瓮山，想避过风头再说。不想主管官员宋希玉引兵穷追不舍，阎新失足跌下悬崖，尸骨无存。阎用之则被逮捕，以违抗朝廷诏令的罪名遣送边州安置。

阎用之到达兰池州后，备受当地官吏欺辱，某日忽受降胡首领康待宾关爱，款以酒食，大为感动，酒醉后竟说出了自己从未提及的身世。康待宾久在汉地，亦知阎知微曾被默啜可汗立为南面可汗一事，听说阎用之是阎知微之侄，立时动了心思——

东突厥自贞观年间为大唐攻灭后，其部众一直隶属于大唐单于都督府。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突厥贵族阿史那骨咄禄招集亡部，聚众五千，占领黑沙城[14]，又杀掠其他游牧部落，得其羊马，势力渐强，再占漠北乌德鞑山，设牙帐于此，得众数万，用弟默啜典兵、咄悉匐主政，重建突厥汗国，并以黑沙城为汗国南牙，分人民为“突利”“达头”二区治理。

东突厥汗国虽然复国，但处境极为艰难，南有唐帝国，东有契丹、奚、三十姓靺鞨，北与西北有九姓铁勒、骨利幹及黠戛斯等，皆突厥世仇。骨咄禄东击契丹，北伐九姓铁勒，南攻唐边境，用兵四十七役，亲自参战二十役，扩地甚广，势力强大，甚至多次打败唐兵，最终在强敌林立的北疆站住了脚跟。而大唐实际执政者武则天眼睁睁地看着其坐大一方，除了下诏将骨咄禄改名为“不卒禄”[15]外，毫无对策。

骨咄禄死后，因其子尚幼，汗国仍然扩张发展，贵族拥立其弟默啜为可汗。默啜多次率军南下，攻打唐境州县，杀掠土民甚多。武则天狂怒之下，命面授白马寺僧人薛怀义为唐军统帅，率领十八将军讨伐默啜，十八位将军中，有两名均是当朝宰相。默啜闻讯后大笑不止，主动退兵，大唐才没有上演一出女皇男宠率领宰相们冲锋陷阵的滑稽大戏。

然自默啜自立为可汗以来，与大唐争锋二十余年，胜多败少，最盛时曾统一突厥东、西两部，重建其东到渤海、西到天山的大突厥帝国，就连大唐也不得不改颜相对。每每默啜主动求和求亲，大唐都是求之不得地应允，武则天时武延秀迎娶默啜之女，唐睿宗时，又许诺以宋王李成器[16]女为金山公主，出嫁突厥默啜之子扬我支。唐玄宗即位后，默啜重提婚约，玄宗不愿意亲侄女外嫁，又不敢轻易得罪突厥，便同意以蜀王李愔之女南和县主出嫁。

几年后，正当婚期提上日程时，默啜意外被杀。默啜之子拓西继立可汗，人称“小可汗”。骨咄禄之子阙特勤不满汗位始终落在默啜一系中，出兵击杀小可汗拓西，并将扬我支等默啜诸子及亲信屠杀殆尽，改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为主，是为突厥毗伽可汗。因为是杀了小可汗后才登上汗位，国人称毗伽可汗为“小杀”。

骨咄禄复国有功，突厥壮大却是在默啜手中实现的，其人在胡地名望极高。阙特勤杀小可汗及默啜诸子，改立默棘连为可汗，也多有不满者。尤其毗伽可汗即位以来，一改不断南下掳掠的政策，积极与大唐和好，为剽悍成性的国民不满。

康待宾是河曲降胡首领，早有心反抗大唐，但并不仅仅是想率领部众返回突厥，而是想要自立一方。他早已暗中派人与突厥境内毗伽可汗的反对者联系，密谋同时起事，南北呼应，而阎用之是默啜可汗亲立的南面可汗的侄子，将会是很有用的一枚棋子。

奚族公主李彩儿当然不知道康待宾的真正心思，她只知道阎用之是南面可汗的侄子，受到突厥人的重视，因而也格外受康待宾的重视，这才不惜花费精力救他出边州，千里迢迢护送来太原。除了要利用阎用之熟悉大风堂的便利外，还有更关键的一件事——用他诱捕他酒醉时、甚至睡梦中念念不忘的情人辛稔。如此，才能令阎用之俯首帖耳，方便进行后事。

辛稔听李彩儿道出阎用之来历后，诧异不已，除了惊讶情郎竟一直对自己隐瞒他的真实身份外，还纳闷奚族公主为何会与降胡勾结在一起。又问道：“你父王娶了固安公主，与我大唐有婚姻之盟，你是奚族公主，为什么要帮助那些降胡？难道也想要背叛大唐吗？”

李彩儿早已不耐烦，道：“归顺大唐也好，背叛大唐也罢，我对这些没兴趣，我只是要利用降胡办事而已。”

辛矜道：“可明明是降胡在利用你办事，你派人抓了我，还要将我交给降胡。”

李彩儿斥道：“你小孩子懂得什么！”

辛矜道：“将来事发，这些恶事都要算到你头上。你快些放了我，我们一起对付降胡，我还可以为你求情，前事不咎。”

李彩儿道：“你以为你还能回大风堂当堂主的女儿吗？过了今晚，你和你的情郎都会被带去胡地，作他们的傀儡。”不由分说，重新将布团塞回辛矜口中。

但李彩儿并未就此消停下来，她似在为为什么事心烦，不断起身走来走去，还用脚踢地上的石子，旁人也不敢相劝。

过了一会儿，又有两人进来，却是一名胡人带着阎用之到了。阎用之见到辛矜被吊在石梁下，惊叫一声，想要上前救人，却被人执住手臂，反绑了起来。

李彩儿上前问道：“动手了吗？”胡人迟疑了下，答道：“没有。可突干人多势众，大风堂弟子也不少，戒备森严，我们的内应不敢轻举妄动。”

李彩儿道：“她明明答应了我，说要在今晚动手。”胡人道：“公主别着急……”

李彩儿声音忽然高亢了起来，道：“能不着急吗？你们答应的都没有做到！先是寿筵上出了意外，而今他人在大风堂中，你们明明有人手在里面，可以从容接近他，却迟迟不肯动手。到底是为什么？是有意推托吗？还是爱惜你们那个内应的性命？”

胡人忙赔笑道：“决计不是。我们为了这件事，谋划了很久，也出动了许多人手，公主都亲眼看见了。当然也不是爱惜内应性命，那内应只

是个汉人女子，算得了什么？只是可突干武功高强，内应实难以接近他。若他是那么好解决的，就不会需要我们三方通力协作了。”

李彩儿怒气稍平，问道：“那现下要怎么办？”

胡人沉吟道：“现下只能暂时按兵不动。”见李彩儿面色又变，忙解释道：“谁也没想到可突干今晚留宿在大风堂中，我们这边的人手都赶去了驿馆布置，而今困在了城中，要等明日天亮城门开了才能出来，那时再商量对策不迟。”

李彩儿道：“等到明日还有机会吗？”胡人不解地问道：“公主为什么这么着急？”

李彩儿道：“我手下杀了一个人，听说她的尸首已经被人发现，村子里留有许多官兵，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等到明日大批官差到来，再动手行刺不是更难了吗？”

胡人还是刚刚知道这件事，忙问道：“公主为什么要在大风堂附近杀人？”

李彩儿道：“那人藏在草丛中，偷听到我和侍从的谈话，能不杀她灭口吗？”

胡人道：“听说大风堂辛堂主为人精明，公主在他家附近杀了人，怕是会惹出乱子。”

动手杀人的是李彩儿手下，忙接口道：“死者不过是个中年尼姑而已，应该不会有人重视她。”又取出一份度牒，道：“这是从尼姑身上搜出来的文书之类，公主大概认得一些汉字，说是从洛阳来的，不是太原本地人，根本不必担心。”

辛稔叙述到这里，王翰等人才知道武灵觉原来是被奚族公主李彩儿手下人所杀。

辛渐道：“难怪武灵觉死于鹿角刀下，奚族贵族和勇士多是用契丹所产刀剑做兵器。”

王之涣道：“这么看起来，奚族公主李彩儿最想要可突干死。他二人大概有私人恩怨。契丹和奚族虽然时分时和，但多数情况下还是共同进退，至少目下还是一条船上的，因而她不能亲自出马动手。而降胡正好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挑拨大唐和契丹争斗，也想刺杀可突干，于是两方一拍即合，互相利用，降胡负责行刺，奚族负责捉拿辛聆，各得其便。只是不知道固安公主知不知道这件事。”

王翰道：“固安公主是大唐公主，焉能帮着外人对付大唐？再说她果真卷入此事的话，此间事情未了，她还会主动跟随郡主出门办事吗？”

辛聆问道：“娘亲出门了吗？”辛渐道：“嗯，这件事我回头跟你说。”

狄郊道：“那胡人说了一句‘三方通力协作’，除了降胡和奚族外，还有一方会是谁？”

王之涣道：“突厥呗。降胡和奚族公主是各怀私心，突厥却是契丹宿敌，杀死可突干，除去契丹最重要的带兵将领，可以从根本上削弱契丹实力。”

辛聆跺脚道：“这里又不是芳甸书房，等我先说完，几位叔叔再讨论不迟呀。”

王之涣道：“哈哈，我们几个遇事就要争论，多少年都是这样，早习惯了。聆儿都等不及了。对，聆儿，你接着说完。”

辛聆道：“那我可要一口气说完，你们别再打断我啊。小阎可以补充，因为他也是当事人。”

那胡人得知李彩儿手下杀了人后，颇为不安，又担心李彩儿催逼他行刺契丹使者一事，便将阎用之扯过来，道：“这就是阎用之。劳烦公主先派人看着他。我去晋阳城外迎候康统领他们。明日一早，我们再来接人。”

胡人走了后，李彩儿更加烦躁，不断在洞里走来走去，蓦然下定了决心，道：“这些降胡指望不上了，他们要的只是阎用之和辛聆这小女

孩，明日一早他们接了人，多半就会离开太原。想要可突干死，我们还得自己动手。”

手下人吓了一跳，忙劝道：“别说我们只有这么几个人，闯不进大风堂，也对付不了可突干那些侍从。而且奚王特别交代了，我们不能自己动手，绝对不能卷入这件事，不然后患无穷。”

“奚王特别交代”一句颇为有效，李彩儿似是对父王有所畏惧，便不再提自己去行刺一事，来回走了几圈，忽将目光停在了身上，道：“我们不能去，他去！”命人将阎用之带过来，道：“我其实完全不明白那些胡人要你做什么，也不关心这个，但目下你心爱的女子在我手中，你得按我说的办。”

阎用之看到辛聆眼神时，就明白她已知自己真实身份，而他是阎立德曾孙一事从未跟旁人提过，除了那次在边州醉酒痛哭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外。他已大概明白降胡们的用意，他将会是个也许用得上也许用不上的招牌，而辛聆则是用来威逼他就范的筹码。总之，落入降胡之手后，二人将生不如死，再无天日。他并不知道李彩儿身份，也不大明白她跟胡人勾结有什么目的，但他已看出这个所谓的公主跟降胡不是一路，这或许是辛聆唯一的生机，便立即点点头，道：“只要公主愿意放了辛聆，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李彩儿道：“你去杀了契丹使者可突干。只要他死了，我就放了辛聆。”

阎用之道：“契丹使者身边侍从如云，我如何能杀得了他？”

李彩儿道：“那随便你。反正明日一早，胡人就要带你和辛聆去胡地。听说那些胡人最喜欢汉女，到了那里，辛聆可就不会是你一个人的了。你是愿意看着心爱的女子受辱，还是愿意竭力一试，为她搏一条生路？”见阎用之犹豫不决，又道：“只要你杀死可突干，无论你能不能回来，我都会立即派人送辛聆回大风堂，决不食言。”

阎用之道：“可辛聆看到了你的样子，知道了你的身份，你还会放她走吗？”

李彩儿不无得意地笑道：“这点你完全不用担心。辛矜是契丹公主的亲孙女，我们本是一路人。只要我将真相告诉她，她决计不会对旁人透露我做过的事。”

阎用之心道：“如果我能侥幸杀死契丹使者，这疯疯癫癫的公主应该会履行诺言，放辛矜走。如果我行刺不成，当场被杀，那么胡人无法再利用我，辛矜也就没用处了，一样会放了她。为了辛矜，我必须得答应对方。”于是点头道：“好，我们一言为定。”

李彩儿嫣然笑道：“我就知道你是个多情郎。”又警告道：“你如果敢耍花样，我就按照我们部落习俗，将辛矜大卸成八块，让她永世不得超生。”阎用之道：“决计不敢。”

李彩儿便命手下解开阎用之绑索，还给了他一柄短刀。

辛矜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知道情郎这一去多半没有命再回来，有心阻止，却口不能言，只能“呜呜”流下眼泪来。

阎用之不敢多看她，只道：“矜儿，你好好保重。”便转身出去。

辛矜说到这里便顿住话头，道：“好了，这一段说完了。后面的事，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小阎傻乎乎地去行刺契丹使者，进不去大风堂，便一直傻乎乎地等在外面。等到天亮时，正要想办法进去，忽意外看到契丹使者自己走了出来，大喜过望，以为天助，便跟了上去。”

王之涣问道：“你被可突干捉住时，他是不是要你说出真相，才肯答应你装死？”

阎用之道：“是，但其实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我只将我所知降胡和洞内那疯公主之事告诉了他，并为了辛矜安全起见，求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辛渐道：“可突干既知真相，又那么快返回契丹，会不会大加报复，立即对奚族用兵？”

王之涣道：“奚王明明也卷入其中，为私仇与胡人勾结，行刺契丹使

者，还绑架辛聆。契丹果真出兵攻打奚族，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辛渐道：“但固安公主并不知情，至少要等奚王先给个说法。而且目下北方形势紧张，一旦战火突起，不正遂了河曲降胡心愿吗？”

王翰忙道：“我这就回城去见张相公，让他立即派轻骑往北追赶可突干一行。”自往山下去了。

王之涣埋怨道：“小阎也是的，你为何不早将真相说出来？如此，我们早就能救出辛聆，再将那些人一网打尽了。”

阎用之道：“昨晚救我出柴房的是王翰王公的侍女，我以为……”

王之涣道：“你以为王翰跟那些坏人一伙？”阎用之道：“我没那么想，但总会有点疑心，心想大风堂一举一动都在那些人监视之中，也不知道到底哪些人能够相信，我哪敢轻易说出真相来？”

辛渐道：“我送你出去时，只有我和你两个人，你也不肯说出来，是连我也不相信吗？”

阎用之道：“当然不是，连辛叔叔也信不过，天下就没有可以相信的人了。只是辛聆被关在深洞中，洞外有人把守，稍微听到动静，便会先杀了她。我可不敢冒险。再说了，我真相信那公主会放辛聆。”

王之涣大为惊讶，道：“你竟相信那疯公主的话？”

阎用之道：“因为我看得出来，她唯一想要的就是杀死契丹使者，似乎恨死了那个人。一提到他，就两眼放凶光。”

辛渐道：“那么后来呢？”阎用之道：“辛叔叔放我走后，我见辛聆没有回来，料想多半出了事，便想去柳陌洞看看究竟。可刚出村子上了一道，便遇到了几名官兵，我急忙躲进草丛中，幸亏没被发现。可气的是，官兵走后，我起身时脚下踩空，居然掉进一处绝壁，就此晕了过去。后来终于醒转，所幸没有受伤，又折腾了好久，才沿着枯藤爬了上去。好不容易回到柳陌洞，却已经耽误了许多时间。刚到洞口，便听到里面有人争吵。我见洞口无人把守，便悄悄溜进去，原来是那疯公主在

与降胡首领康愿子争吵。我见辛矜已经被从石梁上放了下来，歪在一块大石头边，便打算溜过去救她，不想被一名降胡发现，喊了一声，几个人奔过来制住我，将我也绑了起来。”

阎用之被绑起来后，大声叫道：“公主，我已如你所愿，杀死了契丹使者，你要履行诺言，放了辛矜。”

李彩儿满面怒容，道：“我知道。我刚打听清楚可突干死了，便打算放辛矜走，可这姓康的来了，坚决不同意放人。”

康愿子道：“公主明知阎用之是我们首领器重的人，还要挟他去行刺可突干，是故意的吗？”

李彩儿道：“若不是你们九姓胡人始终不能得手，我也不会出此下策。”

康愿子道：“昨日行刺可突干不成，只是因为出了意外，我们还会继续对他下手，直到完成约定为止。但公主也不能得理不饶人，让阎用之去当刺客，破坏了我们首领的全盘计划。大家既订了盟，就是同坐一条船，不该互相拆台。”

李彩儿道：“明明是你们胡人先有求于我们，这才订立盟约，是你们自己办事不力，怎么反倒成了我的不是？”

康愿子冷笑道：“你们若自己解决得了可突干，就不会来找我们胡人了。这是互惠互利的事，谈不上谁先求谁。”

二人越吵越激烈，李彩儿跋扈惯了，怒道：“我懒得跟你多费唇舌，我说话算话，我要放辛矜走。至于阎用之，既然他那么重要，你大可以带走。”一边说着，一边命手下去解开辛矜绑绳。

康愿子“哗”地拔出兵刃来，喝道：“这女子是我们未来南面可汗的可敦，谁敢放她走，我就杀了他！”

李彩儿勃然变色，退开两步，命道：“动手！”

她手下早就蠢蠢欲动，闻令立即拔出兵刃。胡人也不甘示弱，双方

就此动了手。

阎用之忙悄悄溜到辛铃身边，问道：“你还好吗？”辛铃道：“还好。你……你为什么不告诉你是阎氏名门之后？”

阎用之道：“那些跟我们未来的生活没有关系啊。我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的制墨工匠。”

辛铃道：“未来的生活……是什么？”阎用之道：“当然是你给我做妻子，我给你做丈夫，你我夫妻一体。你爹爹已经默许你跟我私奔了。”

辛铃虽然性格大方，闻言仍然羞得满面通红。

阎用之柔声道：“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绝不会辜负你。”辛铃道：“我知道，我也会待小阎好。”相视一笑，一旁血雨腥风、杀机重重，二人却觉得春风无限。

还是阎用之先反应过来，道：“快，趁他们内讧，我们设法逃走。”

二人便背对背靠在一起，互相摸索着解索，然那绳子结打得极紧，加上着急，一时难以解开。

忽有人站在面前，问道：“你们还好吗？”竟是梅雪。

之前梅雪曾引入到柴房营救阎用之，阎用之早知她是降胡的人，辛铃却懵然不觉，却还以为是救兵到了，大为意外，忙问道：“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我爹爹和王叔叔他们人呢？”

阎用之忙告道：“她与那些胡人是一伙。”辛铃这才反应过来，愕然张大了嘴巴。

梅雪一声不吭，从靴子摸出一柄匕首来。辛铃一眼便认了出来，问道：“这是我大风堂的兵刃，你……”

梅雪道：“我适才到作坊顺手偷的。”也不多言，割断二人手上绑索，将匕首交给辛铃，道：“你们快走！”

辛铃道：“那你呢？”梅雪道：“别管我，快走。”阎用之道：“走

吧。”拉着辛矜起身。

一名胡人见到二人逃走，舍了对手，举刀来拦。阎用之还待挺身挡在辛矜面前，辛矜眼疾手快，将匕首掷出，正中那胡人脖颈，血如泉涌。

那胡人一手举刀，一手抚颈，口中“咕咕”有声，却说不出话来，形状甚是可怖。辛矜虽然会武，却从未与人正式对仗，更未杀过人，一时吓得呆住。

阎用之也为情人的身手震住，道：“呀，我倒忘了，你是武探花的女儿。快走，快走。”扯着辛矜飞快地逃出洞去。

辛渐听了经过，忙问道：“这么说，梅雪人还在柳陌洞中。”辛矜点点头，道：“我们跑出来的时候，她人还在里面。”

辛渐忙命弟子护送女儿和阎用之下山。辛矜走出几步，又回头叫道：“爹爹，我……”

辛渐点头道：“我知道，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转过身去，料想阎用之是逃犯身份，女儿必定随其私奔，浪迹天涯。她这一走，怕是再见无期，忍不住转过头去——却见辛矜和阎用之手拉手站在道旁，正朝他凝望，阎用之还感激地点了点头——鼻子一酸，几乎掉下泪来。

王之涣低声道：“好了，老大不小了，你都是快做祖父的人了，还当着小辈的面掉眼泪，像话吗？唉，女大不中留，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辛渐定了定神，转身便朝山上赶去。刚到柳陌洞洞口，便觉腥风袭面，阴气中夹杂着浓重的血腥味道，但厮杀声已经停止。进来一看，洞中血涂当地，横七竖八地躺着十来具尸首，均是为利刃所伤，有人伤重未死，尚在血泊中呻吟。

辛渐奔到李彩儿身边，将她扶起来。她缓缓睁开眼睛，叫道：“辛堂主。”

辛渐道：“公主，我不知你奚族公主身份，之前一直拿你当侍女对

待，有所怠慢，实在抱歉。”

李彩儿摇了摇头，似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狄郊已迅速检视一番，奔过来告道：“没有发现梅雪。”

辛渐问道：“公主，这里面哪具尸首是康愿子？”李彩儿道：“他……他跟那名女子一道逃走了。”

辛渐料想“那名女子”便是梅雪，又见李彩儿伤在要害，已是奄奄一息，忙道：“老狄，公主受了刀伤，你为她看看。”

李彩儿道：“我……我绑了辛堂主的女儿，你还让你朋友救我？”辛渐道：“那是两回事。”

王之涣也道：“是啊。况且就算辛渐阻拦，老狄是大夫，也绝不会见死不救的，医者父母心嘛。”

李彩儿道：“我感激你们。但不管你们再问我什么，我都不会说的。”

辛渐摇了摇头，起身让开，好方便狄郊诊治。

过了一会儿，郭子仪引着一队军士来到柳陌洞。辛渐万分惊讶，忙迎上前问道：“郭将军如何会来了这里？”

郭子仪道：“我奉张相公之命搜捕降胡。因为之前大风堂发生过一些事，我想先来这边看看，想不到正好遇到王翰王公，说是柳陌洞这边出了事，我便急忙引军上来。”

辛渐道：“那郭将军有没有遇到……我女儿辛聆？”本想问郭子仪有没有遇到阎用之并当场逮捕他，但四周军士甚多，话又不好明说，便改口说了辛聆。

郭子仪道：“遇到了。她和大风堂的弟子在一起。我问了辛小娘子，她说辛堂主人来了柳陌洞，我便直接赶来了。”

辛渐料想郭子仪是有意纵阎用之逃走，心中感激，但嘴上却半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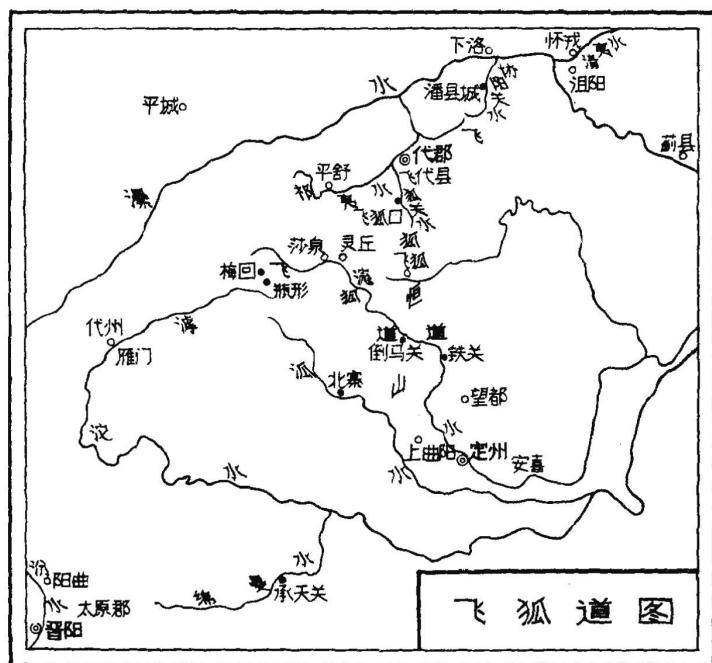
提，大致说了辛稔转述的经过。郭子仪急忙派人往山上搜索，追捕康愿子和梅雪二人。

辛渐站在洞口，举目远眺，太原城笼罩在一片阴沉沉的雾霾中，看上去像是一团巨大的乌云。他心中隐隐感到不安，事情虽然暂时过去，余波尚未平息，随之而来的也许是烽火燎原、胡尘际天。

大风村地处偏僻，尽管两日之内变故连连，官府先后差人从那一带抬走了近二十具尸首，然事情竟未传开。大风堂的铁匠们也打铁照旧，并未因为前事而受影响。只是少了精明能干的管事周皓和活泼明媚的辛稔后，亦少了许多欢声笑语，让人颇不适应。

相比于女儿，辛渐更担心远赴吐蕃的妻子。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头疼的事接踵而来。

契丹使者可突干离开太原后，太原长官张说用幕僚王翰之计，派精锐轻骑沿飞狐道[17]追赶，但追兵一路驰到营州，也未能追及。辽东之事，遂变得不可预测。



古飞狐道

一个多月后，北方有消息传来，契丹大将可突干忽然举兵反叛。契丹王李娑固不敌，自松漠逃奔大唐，投奔营州都督许钦澹。可突干又转攻奚王李大酺。许钦澹派安东都护薛泰率唐军与李娑固联兵，再联合奚王李大酺，三方人马共同进讨可突干。不想可突干勇猛无比，联军一战而败，三方首领均被生擒。可突干在阵前宣布李娑固、李大酺罪状后，亲手斩下二人首级，只留薛泰不杀。营州震恐，许钦澹移军入渝关[18]。辽东形势急剧恶化，战争风云密布上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辛渐听闻噩耗，震惊之余，却不明所以——

可突干离开太原前，虽已知奚族与降胡勾结欲加害于他，但辛渐、王翰预测他只会兴兵向奚族报复，所以才请太原长官张说派精骑追赶，原是要将可突干追回来，再设法居中斡旋，寻一个妥善的处置方案，免得契丹、奚族大动干戈。但却不知道可突干回到契丹后，如何会先举兵反叛，改向契丹王李娑固下手？

尚未完全会意过来，辛渐便收到可突干派人送来的急件。内中除了给辛渐本人的私信外，还附有契丹王李娑固、奚王李大酺供状及相关人员薛泰等人证词的副本。

按照信中说法和李娑固等人供述，奚族公主李彩儿自幼钟情契丹第一勇士可突干，奚王李大酺也欲将爱女许配给可突干，以为笼络。但可突干不领情，拒绝了李彩儿的示好，娶了青梅竹马的契丹女子为妻。李彩儿由爱转恨，奚王李大酺也怨恨可突干不识抬举，有意报复。

刚好可突干极得前任契丹王李失活器重，又因骁勇而得民众拥戴，声势还在现任契丹王李娑固之上。而李娑固懦弱不更事，心中也忌惮可突干威名。李大酺趁机挑拨离间，称可突干有废主自立之心，劝李娑固先下手为强。但李娑固知道可突干甚得人心，怕激起公愤，不敢轻易加害。契丹人崇尚勇士，可突干心腹之士甚多，又与诸多契丹贵族交好，李大酺其实也不敢直接向他下手，此事遂一拖再拖。

正巧前不久降胡派人与李大酺联络，奉上重礼，请他向契丹代购一批兵器。又因契丹公主贺英六十大寿将近，李大酺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请李娑固委派可突干为贺寿使者，前往太原祝寿。再令胡人派人行

刺，将可突干杀死在唐境。如此，事情无论如何不会牵连到契丹、奚族两方。作为酬劳，契丹和奚族将送给胡人五千具兵仗。

事情就此而定。李娑固听从李大酺的建议，积极筹划贺英寿筵，并派可突干前往太原。而李大酺本打算另派得力心腹为贺寿使者，好暗中支持胡人对付可突干，但妻子固安公主坚持要自己前往太原。李彩儿恨可突干入骨，想要亲眼看着他死，便借口想看看大唐风貌，假扮成固安公主侍女，随其来到太原。另外有一支伪装成商队的奚族人马，暗中跟着李彩儿，好在必要时出手相助。

可突干在信中又称：后来太原所发生之事，辛渐已然知晓。他举兵相向，并不是反叛，而是被迫自保。他本人并无半点要当契丹王的野心，且已立李娑固从父弟郁干为主，并遣使赴唐廷请罪。因辛渐是最清楚太原之事的人，希望他为契丹安宁之大计着想，能利用皇亲国戚的身份，上书向唐皇申辩。

辛渐自娶李弄玉以来，一直有意避开仕途和政治，想不到风波还是自己寻上门来，不得已，只得将书信等物呈交给太原长官张说。

张说本已调兵遣将，欲助朔方围剿河曲降胡，只因辽东忽然出事，不得不暂缓出兵，以观事态发展。收到辛渐送交的可突干书信等物后，张说不敢怠慢，即以急奏形式驰送京师。张说自己也另有奏疏呈上，论奏边事，称天下多事、国库紧张，除非迫不得已才能用兵，主张对周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安抚和睦政策。

急奏中，另附有奚族公主李彩儿亲笔签字画押的供状一份。大致内容与可突干送达的李大酺等人供述相似，不过因为她曾亲身经历整个过程，叙述得更为详细——

内中称，李彩儿因可突干拒绝婚约而恨之入骨，遂一心策谋将其杀害。之所以假以胡人之手，实是因为可突干在辽东威信太高，担心事败后引发众怒。而胡人需要兵器，契丹王和奚王都想要可突干死，正好互相利用，各得所愿。

契丹王李娑固胆怯懦弱，虽同意对可突干下手，但所作仅仅是将他

派往太原，制造机会，不敢实质参与其事。真正与胡人一起筹划行刺计划的是李彩儿和奚王。胡人预备以死士在寿筵上公开行刺。除了因为可突干是契丹使者身份，在唐境内会由地方长官派兵护送、沿途难以下手外，还因为行刺发生在唐官员眼皮底下，可以理所当然地嫁祸给大唐。

契丹王李娑固虽知真凶是胡人，却不敢挑明，还得作出姿态公开谴责大唐。如此，胡人自己也能脱身，还可以顺带将大风堂也卷入进来。

这计划倒也合奚王心意，只是因为涉及大唐，不能让妻子固安公主知道。李彩儿装扮成侍女，跟随固安公主来到太原，名义上是为开开眼界，其实是要从旁监督胡人行刺。为了瞒过固安公主，她暗中所带卫士从未露过面，也并不在行刺计划中，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到达太原后，李彩儿借口看风景，带着两名侍从溜了出来，与胡人接上了头，又令尾随身后的卫士尽数躲藏在胡人临时寻找的藏身之处柳跖洞中。

胡人临时提了一个要求，让李彩儿派手下绑架大风堂堂主之女辛聆。李彩儿已知阎用之为胡人所重视，也表示同意。只是下山时，被一尼姑听到李彩儿和手下侍从的谈话。本以为对方不一定能懂胡语，那尼姑却转身就跑。她为保险起见，便命手下人追杀了尼姑。

再说行刺，从头到尾既由胡人策划，也由胡人执行，李彩儿只等着看一场好戏。但不想死士根本未有机会动手，精心安排的行刺计划即告流产。胡人一计不成，即启用备用计划，赶往城中驿馆布置。李彩儿因要陪侍固安公主，不得不留在大风堂中。等她知晓可突干当晚也留宿在大风堂中时，已不及阻止，胡人精干人手全部进了城，且由于夜禁被困在城中。

当夜，李彩儿想到仇人活生生地就在眼前，很是心烦。她在外面散步时，竟意外遇到了同样无眠的可突干，一时全身冰冷，怔在当场。而他根本就没有认出她来，就此擦肩而过，仿若她只是无足轻重的路人。

好半晌后，李彩儿才回过神来，先是失魂落魄，继之以怒火冲天，冲动地奔到可突干所居院子前，正要发作时，却被梅雪叫住。

梅雪表明身份，称自己是胡人内应，正计划行刺可突干，请李彩儿不要扰乱计划。李彩儿冲动下本要自己动手杀了可突干，听说梅雪已有安排，这才勉强退开。

正好固安公主派人来叫李彩儿进去，称有事要立即离开太原，并大致说了原委。又称既然名义上是返回辽东，为取信于旁人，尤其是住在隔壁院子的契丹人，所有侍从都得就此离开，但李彩儿不必跟去吐蕃，可充作回辽东报信的信使。李彩儿言行有异，固安公主有所怀疑，她怕露了马脚，只得勉强同意。

一行人出大风堂后，固安公主便让李彩儿和两名侍从就近找个地方混上一夜，等天亮便动身回去辽东。李弄玉虽在一旁听见，却不知李彩儿奚族公主身份，以为只是普通侍女，毫不在意，催促固安公主上路。

固安公主走后，李彩儿转身便来了柳跖洞，焦急地等待消息。满以为监视大风堂动静的胡人会带来梅雪杀死可突干的消息，不想对方带来的只是阎用之。她回想与可突干面对面时对方的冷漠，心绪如排山倒海，终至失态，以至异想天开地有了要挟阎用之去行刺可突干的计划。

李彩儿后面所述之事，与辛渐转述阎用之、辛稔证词完全相同。唐玄宗本十分愤怒可突干叛变杀主，又不服营州都督许钦澹召令，与唐军对战，擒拿大唐将军，正下令逮捕契丹使者下狱，欲出重兵讨伐可突干，收到太原方面急奏后，尤其是看了奚族公主李彩儿供词，这才心意回转，方才召见契丹使者，详细问明究竟后，遂下诏赦免可突干兴兵之罪。并如可突干所请，立郁干为松漠都督，立李大酺之弟李鲁苏为饶乐都督。

李彩儿一直留在太原府署中养伤，玄宗既知其为报私仇不惜与胡人勾结、送以兵仗，遂命将其就地斩首，首级函送辽东示众。辽东局势由此而定。

之前大唐与契丹联姻，玄宗将永乐公主嫁给了契丹王李失活。李失活死后，李娑固袭封，又续娶永乐公主为妻。按照惯例，新任契丹王郁干既然继承了李娑固的官职爵位，也该续娶永乐公主，但永乐公主不愿意再嫁踩着丈夫鲜血才成为首领的人。玄宗倒也开明，毫不勉强，就此

召永乐公主回朝，又封从妹夫率更令慕容嘉宾之女为燕郡公主，嫁给郁干为妻。

而奚族一方，李大酺之弟李鲁苏虽继承了奚王位子，但固安公主远赴吐蕃未归，人在途中，尚不知辽东剧变，丈夫已然被杀一事，唐廷只能等她回到中原，再决定是否要另嫁大唐公主给新任奚王。

玄宗亦由此知晓李弄玉和固安公主联袂私赴吐蕃一事，十分震惊，专门派心腹高力士秘密赶到太原调查。辛渐被带到太原府署，熬审了三天三夜，始终不说金城公主派使者到过太原一事，只说妻子关爱侄女，想去探望。

其实玄宗听说固安公主也随李弄玉前往吐蕃，已大致明白其用意，也不再过多追究，只等李弄玉回来再说。

针对降胡一事，朔方大总管王唆以突厥降胡勾引突厥、谋陷军城为由，抢先发兵，杀死六胡州大半降胡，但并未追捕到首谋康待宾。

唐军的滥杀一度引发大面积的恐慌气氛，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诸部恐惧不安，各有异动。太原长官张说为平息事端，只率二十从骑，持节去各部安抚，晚上还住在他们帐中。拔曳固、同罗诸部听到后深为感动，“由是遂安”。

然逃脱的降胡首领康待宾并未就此甘休，终于还是起兵反唐。令人意外的是，响应者云集，不独突厥、九姓胡降户，党项、吐谷浑等部落亦争相起兵支持，甚至还有许多被强行安置边州的汉人加入康氏队伍。足见不独羁縻政策失败，括户令亦是不得人心。

尽管唐军已事先做了准备，仍然没有料到叛军如此声势浩大，一时措手不及。康待宾一举攻陷了兰池六州，又连破银城、连谷诸城，还占据了唐军武库和粮仓。

玄宗已知心腹王毛仲在边事上处理多有不当之处，下令召回朝中，改命西突厥可汗之子阿史那献^[19]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诏令朔方大总管王唆率兵讨伐康待宾，并令张说知经略。

契丹事平后，张说率马步兵一万人出合城关袭击康待宾，康军大败而逃。张说又派人劝说与康氏同谋的党项部落，许诺令其各安其业，党项反戈。康待宾于混乱中被生擒，后押赴长安处死。

讨击大使阿史那献称党项族人多反复无常之辈，请求全部诛杀，以绝后患。张说制止了这一滥杀的做法，慨然道：“王者之师，当讨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即奏请设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因讨叛有功，张说被召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朔方大总管王唆见皇帝似乎更欣赏张说招抚的做法，也想学其招纳降胡。然其人好争功，与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不协。他好不容易招降了诸胡，刚转身离开，郭知运又派兵攻打这些降胡。王唆本有屠杀降胡的恶名，降胡以为王唆向郭知运出卖自己，怨恨不已，又重新反叛，且来势更加凶猛。

玄宗得报后，认为王唆不如张说有才，不能绥定诸胡，将其罢职，改由张说接任朔方节度大使。

然再诡异不过的是，王唆被黜次月，郭知运即离奇病卒。

转眼新年已过，辛渐正在家中陪父母聊天，忽有大批侍从护着张说到来。张说虽已改任朔方节度大使，但目下尚在交接中，未正式离任。辛渐见张说亲自登门拜年，又是一身正式官服，已觉察出不同寻常，忙欲请父母出来相见。

张说道：“不必。我今日来，只想单独与辛堂主谈谈。”辛渐遂引其来到客厅。

张说道：“这里有一位贵客，一定要面见辛堂主。”

话音刚落，其身后便闪出一名三十余岁的中年文士。身穿锦衣便服，头戴幞头，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

辛渐一怔，忙上前跪下，道：“臣不知陛下亲临，有所怠慢，该死该死。”

那文士正是当今大唐皇帝李隆基。他忙上前扶起辛渐，道：“辛堂主请起。”又笑道：“当年我们还是在洛阳见过，这一晃二十年，我们都老了。”

辛渐局促不安，问道：“陛下大驾光临，可是有什么大事？”李隆基笑道：“没事就不能来你大风堂吗？”

辛渐忙道：“当然能。不过河曲降胡叛乱新平定不久，朔方、河东才刚刚安定，陛下是万金之躯，轻身涉险，臣冒昧揣测，必是有大事。”

李隆基道：“猜得不错。古语有云，无事不登三宝殿嘛。”挥手命张说等人尽数退了出去，又问道：“朕微服来到太原，亲自登门拜访，辛堂主可才猜得到朕所为何事？”

辛渐心道：“还能有什么事，不是武灵觉那件事，就是为四娘私赴吐蕃一事而来。”却不敢明说出来，只躬身道：“臣不敢冒昧猜测，还请陛下明示。”

李隆基道：“朕收到消息，说四妹人已到达吐蕃，并见到了金城公主，一切都很顺利。不过那边目下冰天雪地，得等到开春坚冰融化后，四妹一行才能动身返回中原。”

辛渐只在一个月前收到蒲州刺史裴佑先密信，称手下人已将李弄玉一行自西域送入吐蕃境内，之后再无消息，正日夜忧虑，又怕父母担心，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听了皇帝的话，这才放了心，道：“多谢陛下告知，且不追究四娘私赴吐蕃之罪。”

李隆基道：“都是自家兄弟姊妹，这么客气做什么。况且四妹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大唐利益。不过她事先不告知朕，事后也不禀报，可是有些拿我这个三哥当外人了。”

辛渐道：“还请陛下恕罪，当时事态紧急……”

李隆基摆手道：“辛堂主不必解释，朕心中有数。”又道：“朕这次来找你，不仅是为了告知四妹消息，还有一事相请。”

辛渐忙道：“陛下是天下之主，臣是大唐子民，当不起一个‘请’字。只要陛下所命，臣定当尽力去办。”

李隆基道：“好，朕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又道：“朕这次来太原，本是为另外一件事。却不想蒲州的浮桥坏了，修修补补后，车马仍无法通过。人行在上面，也是左摇右晃，稍有不慎，既会掉落河中。朕是皇帝，身边有许多人伺候，前呼后拥，来回奔走。可百姓们要过河，要吃不少苦头，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朕当时站在黄河边上，忽然想到了辛堂主你。”

辛渐道：“什么？”李隆基道：“朕要重修蒲津桥，这是桩大工程，也是件造福万民的好事，朕要你来主持。”

辛渐道：“可我只是个铁匠，不懂修桥之术。”李隆基道：“浮桥只是以索连船，船虽是主体，关键却在于连船固船的铁索，而你刚好是个称职的铁匠。”

辛渐沉吟道：“这是件天大的好事，陛下爱民如子，是黎民百姓之福。可臣从来没有过造船经验，怕是难当其职。陛下不如另外任命，臣从旁辅助便是。”

李隆基却甚是坚决，命道：“辛渐听旨。”辛渐不得已上前跪下，道：“臣在。”

李隆基道：“朕任命大风堂堂主辛渐为将作大匠，即日赴蒲州，准备营建浮桥事宜。朕已升蒲州为中都河中府，命原蒲州刺史，也就是现任府尹裴佑先全力协助。你有任何需要，直接向他开口便是。”

抗旨是杀头大罪，辛渐只得应道：“臣遵旨。”

李隆基亲手扶起辛渐，笑道：“这项工程怕是要耗费辛卿不少时日，朕也不让你白做，金钱器物，尽如你所需。另外，我还要送辛卿两个人。”

辛渐知道皇帝倾心笼络大臣时，多会赏赐美艳宫女，忙道：“臣无功不受禄，不敢……”

李隆基已然扬声叫道：“张爱卿，叫他二人进来吧。”

门应声而来，走进来一男一女，竟是阎用之和辛稔。二人进来后，只向辛渐招呼了一声，便垂首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

辛渐大吃一惊，忙问道：“陛下何时派人逮捕了他二人？”李隆基笑道：“朕可没有派人逮捕他们，是他们自己跑到长安，伏阙上书，称括户有诸多不合理之处。”

自朝廷推行括户以来，反对大臣不在少数，认为这是扰乱百姓的弊政，使百姓受困疲惫，得不偿失。但自从阳翟县尉皇甫憬和户部侍郎杨珣因上奏反对括户先后遭贬后，天下人看到皇帝的决心，再无人敢吭声。辛渐生怕玄宗由此降罪，忙道：“无知小儿，胡言乱语，还望陛下大人大量，不要计较。”

李隆基笑道：“没有啊，朕倒觉得阎用之和令爱说得很在理呢。他们说出了大臣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很有勇气。”

辛渐甚是不解，道：“可是阎用之是逃犯身份，有司如何会让他面见圣上？”

李隆基道：“当然不是通过有司，是通过他的堂兄……啊，原来辛卿还不知道，阎用之的堂兄阎则先，是朕最心爱的供奉[20]。”

辛渐小心翼翼地道：“那么陛下预备如何处置阎用之和小女？”

李隆基道：“今年元旦时，朕已宣布大赦天下，只要不是十恶之罪，前罪皆可赦免。阎用之已是自由之身。令爱辛稔又没犯法，更谈不上处置了。而且朕即将采取新法括户令，对于逃户，无论什么原因离开家乡，都不再强行遣返原籍，只要愿意留在当地，均可就地入籍。譬如已经返乡的原大风村村民，只要他们愿意，完全可以回来。包括之前那些像阎用之一样被安置边州的逃户，也允许他们回来。”

辛渐“啊”了一声，忙躬身拜谢道：“臣代以前大风村的村民谢过陛下。”又招手叫过阎用之和辛稔，命二人行礼拜谢。

李隆基笑道：“难道辛卿认为原大风村的村民都会回来吗？”

辛渐道：“不管老村民们愿不愿意回来，终归是多了一次选择，家父又有机会可以再见到他念念不忘的老邻居、老伙伴了。”又见皇帝似另有话说，便叫道：“长辈们都在后堂，你们两个离开了这么久，还不快去拜见！”

辛稔应了一声，拉着阎用之走了。

辛渐重新掩了门，问道：“陛下可是还有什么话要问臣？”

李隆基单手摩挲手指许久，终于还是开了口，问道：“辛卿可还记得当年曲江沉船一事？”辛渐道：“当然记得。臣好友李蒙即死在那次意外事件中。”

李隆基道：“嗯，意外事件，说得好。可有人告诉朕，说那不是一次意外，而是一场谋杀。”

注释

[1]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唐高祖李渊病死。武士彠因是唐高祖密友，已被唐太宗排斥在中枢之外。他听到老友病逝，十分悲痛，“因以成疾”，最终医治无效而死。因是开国功臣，唐太宗命并州长史李勣主办丧事，棺木及丧葬费用由朝廷支給。李勣遵死者遗嘱，将武士彠灵柩运回并州文水老家安葬。武则天掌权后，屡次追封其祖先。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追封其父武士彠为孝明高皇帝，其文水坟墓为昊陵。

[2]谢瑶环、袁华、宋之问等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

[3]唐风空前开放，人所共知。如扬州某大商人妻子孟氏在家中吟诗时，听到一少年在窗外应答道：“浮生如寄，年少几何，岂如偷顷刻之欢。”春心萌动，便与此少年偷情。长山（今山东）赵玉之女某日在林子里游玩，遇到一名武官，身穿锦衣，腰佩兵器，十分英武，大为倾倒，

当着武官的面道：“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武官遂上前询问自己能否暂时当她的丈夫。赵女道：“暂为夫，亦怀君恩。”于是，两人在林中欢合后各奔东西。

[4]柳下跖：春秋末年奴隶起义军领袖。名跖（一作蹠，意为赤脚奴隶），一说姓展。在先秦古籍中被诬为“盗跖”和“桀跖”，“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即指跖。齐国和鲁国之间的柳下（今山东西部）人。曾率九千名起义军转战黄河流域，“横行天下”。其所到之处，“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各诸侯国望风披靡。后在战斗中阵亡，然其“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荀子语）。

[5]南朝梁人张僧繇曾画过一幅《醉僧图》，一直传到唐代，相当著名。初唐时，释道两派斗争激烈，道士们常利用张僧繇《醉僧图》中所绘的和尚醉态，来嘲笑僧人们不守清规，狂饮烂醉。僧人们受不了这个气，便联合凑了一大笔钱，请阎立本绘了一幅《醉道图》，将道士醉态也画得非常可笑，以此来与《醉僧图》抗衡，足见阎立本之知名程度。其流传后世作品，最著名者为《步辇图》，是阎立本据亲眼所见的真人真事所作。贞观年间，唐蕃联姻，唐太宗以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许配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派大相禄东赞携带重礼来长安下聘，觐见皇帝，订立婚约。《步辇图》所绘正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此图参见本书扉页环衬。

[6]高宗总章元年（668年），阎立本任右相，姜恪任左相。姜恪曾出征吐蕃，作战有功。而时人看不起画师当宰相，带着嘲弄的口气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7]李弘为人忠厚，谦虚忍让，高宗和众大臣对他都很满意。高宗和武则天长期留在东都洛阳，李弘则经常被留在长安监国。因为身体不适，高宗一度打算把皇位提前传给太子李弘，此举引起了武则天的警觉和猜忌。真正为李弘引来杀身之祸的是公主出嫁事件。萧淑妃死后，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被武则天幽禁，过了三十岁也不准出嫁。李弘看不惯母亲的所作所为，上书请求让她们出嫁，高宗也表示同意。不料此举触怒了武则天，有意将两位公主许配给下等侍卫。上元二年（675年）四月二十五日，李弘随高宗、武则天游洛州合璧宫时，暴毙

于宫中绮云殿，时年二十四岁。普遍认为，是武则天用鸩酒毒杀了亲生儿子。当然，官方说法是太子是患病而死。据说武则天对太子之死十分悲痛，向皇帝提议给太子以“孝敬皇帝”的谥号，高宗完全同意。父亲为儿子追谥帝号，在中国历史上从所未有，以致清人赵翼说：“乃唐高宗以太子李弘薨，而赠孝敬为皇帝，则以父而追帝其子，不经之甚也。”（《廿二史札记》）认为高宗的做法太过荒唐。李弘死后一个多月，武则天主子李贤被立为太子。

[8]1995年，阎庄墓志铭在陕西西安出土。墓志记载阎庄死于李弘去世的当年，“积癖俄侵，缠螳床而遽祸；浮晖溢尽，随鹤版而俱逝”。铭文虽晦涩，显然阎庄也是遭风霜相逼、飞来横祸而死。

[9]右豹韬卫：唐南衙禁军机构名。武后光宅元年（684）至中宗神龙元年（705）由右威卫改置。春官尚书：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改礼部为春官，礼部尚书为春官尚书。神龙元年（705年）复原名。后春官也成了礼部的代名词。

[10]事情详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

[11]《万岁乐》：唐乐名，坐部伎曲目之一，唐武后时所造。武后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遂为乐以象之。舞者三人，绯大袖，并画鸛鹄，冠作鸟像。

[12]关于“族盐”，争议颇多。一种说法是，盐（繁体为鹽）同古曲前之艳（豔），是曲之别名，古乐府有《昔昔盐》《神雀盐》等曲。日本学者高桥庸一郎有专门针对阎知微事件的论文《论“族盐”》，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阅读。

[13]对罪不当死大臣，而皇帝又想他死，多采取先杖再远流的法子，如此，大臣多在艰难路途中即因刑伤而亡。另外，对曾是皇帝心腹、掌握宫廷机密的大臣，多采取先贬出京师，再半途赐死的方式。

[14]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乌德鞑山：今外蒙古杭爱山北。

[15]武则天最喜欢给政敌改名字，如改唐高宗王皇后王姓为蟒氏、

萧淑妃萧姓为臬氏。又曾改契丹首领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不过改名只是她自己单方面的意愿，一出闹剧而已。

[16]李成器：唐睿宗嫡长子，后改名李宪，封宁王。李愔：唐太宗之子，初封梁王，后改蜀王。为襄、岐二州刺史、益州都督，游猎无度，常为非法，唐太宗曾削除一半官、邑，以示儆诫。高宗即位，贬为黄州刺史。不久以与吴王李恪谋反，黜为庶人，徙居巴州。

[17]飞狐道：古道名，始建于汉代，因取道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县北、蔚县南，形势险峻，是河北平原与北方边郡间的交通咽喉）而得名，在秦汉至北宋时期，是河北平原与燕蓟、平城、太原间的交通要道。又，唐时称北魏所凿灵丘道为飞狐道。此道不经飞狐口，以出飞狐南境而出名。营州：今辽宁朝阳。

[18]渝关：今山海关。

[19]阿史那献：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元庆之子。阿史那元庆为武则天手下酷吏所杀，阿史那献遭流放，后召还袭兴昔亡可汗。本部族为东突厥默啜侵并不敢还国，一直在唐朝为官。其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

[20]供奉：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李白曾任玄宗“翰林供奉”，专备宫中应制而设。阎则先是阎知微之子，又娶武三思之女，当他因擅长烹饪得到唐玄宗宠幸时，宰相姚崇都出面干涉，称阎则先出身刑戮之家（指其父阎知微被处极刑一事），又是逆人姻亲，不能留在京师。玄宗为此特意下诏道：“朕在外日（指任藩王时），尝驱使，宜令供奉。”坚持让阎则先做了宫廷供奉。

第六章

剑舞长空

二人各自跃开，合着音乐节拍舞了几招花剑，即欺身再上，翻翻滚滚地斗了起来，一时间场中人影闪动，身形飘忽，劲风鼓荡，金刃之声大作。一个兔起鹘落，如迅雷烈风；一个迅捷矫健，若鹰击长空。满场追逐飞舞，穿插来去，犹运剑不息。鼓声隆隆，愈紧愈密，如暴风骤雨，排山倒海，若雷电袭来，刚劲奔放。

秋窗昨夜秋风起，百感心成一寸灰。
千里雁来书未至，五更虫语梦初回。
地连洛汭浮云断，山接荥阳夕照开。
何日黄河航一苇，中条山顶望青台。

——唐 王翰《秋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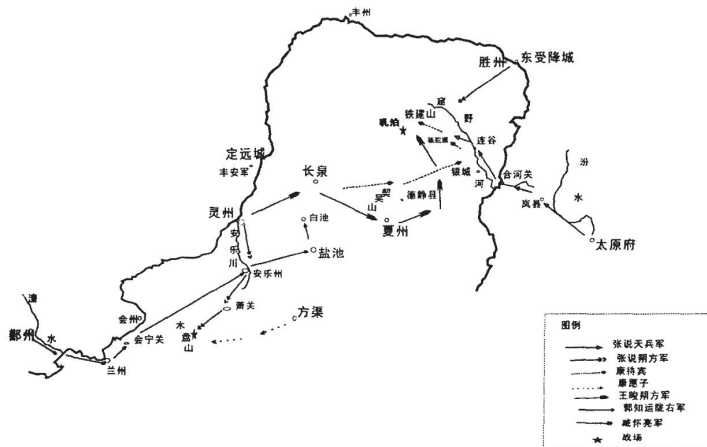
辽东及河曲局势一度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契丹大将可突干本无野心，只杀了阴谋害己的契丹王李娑固和奚王李大酺，便主动向唐廷请罪，松漠遂不战自平。

倒是降胡康待宾势大，反唐响应者云集。所幸突厥毗伽可汗并未如传说中那般出兵接应，降胡仍然处于孤立状态。唐廷调集朔方、河东、陇右精兵围剿，数月终平。降胡首领康待宾被俘后械送京师，被腰斩于长安西市。

然大唐边将也因争功而不能和睦，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从中作梗，导致朔方节度大使王唆被罢，而一月后郭知运自己也暴毙而亡。玄宗遂诏命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并授予代替天子巡边的节钺。

正当张说走马上任、巡视边防、处置兵马时，销声匿迹已久的康待宾之侄康愿子忽然再度举兵反叛，并自立为可汗，劫掠牧马，西渡黄河出塞。张说亲自率兵追讨，最终在木盘山生擒康愿子，俘虏了其部众。

康愿子之叛远不及之前康待宾声势浩大，并未对大唐造成实质威胁，却由此改变了张说本人的策略。他不再积极推行含育之道，而是将居住在河曲六州的五万余降户强行迁往中原的许、汝、唐、邓、仙、豫等州。朔方千里，空荡无人，尽成白地。此举标志着大唐的怀柔政策彻底失败，唐与少数民族部落关系[1]愈发恶化。



虽然唐廷对待降胡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防范措施，但在内政施行上，还是针对前期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改革。

以括户为例，之前因“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唐玄宗曾下制书道：“政宽而慢法弊则穷，弛而张之，其可致理。……隐慝不作，人斯无怨，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流露出括户之意。大宦官高力士揣摩皇帝心意，将其透露给监察御史宇文融。宇文融遂适时提出括户之策，玄宗欣然应允，不顾群臣反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括户，要求逃户百日内自首，只有准令式合附者，才能“所在附籍”，其余一律要“牒还故乡”，对于逾期者则予以逮捕流放。

由于朝廷政令强硬，官府催逼严急，遭到了广大逃户的抵制。玄宗透过特殊途径了解到民间真相后，大为震动，遂决意一改以严猛抚附户口的举措，转而采取相对宽松的方针，发布了著名的《置劝农使诏》。诏书先称“有国者必以人为本，固本者必以食为先”，又称自己“抚图御历，殆逾一纪，旰食宵衣，勤乎兆庶。故兢兢翼翼，不敢荒宁”，表明殚精竭虑，只为黎民百姓之意。又针对括户症结，重新制定了逃户自首的条件：“先是逋逃，并容自首。如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在闲田，劝其开垦。”允许逃户就地附籍，不再提牒还故乡。

为了保证新括户令实施，唐玄宗再次任命宇文融兼充劝农使。宇文融选任劝农判官，分往全国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对新附客户，免除他们六年的租调徭役，只收轻税。这次检括效果很大，诸道括得客户

八十余万户及相应田亩。

至此，括户盛况空前，甚至涌现出许多史所罕见的感人肺腑的场面

有离家四十年之逃户返回原籍，与邻里故人重遇，虽则容颜老去、鬓发全白，却依然一眼认出了对方，不胜唏嘘，泪水潸然。

亦有之前被遣送回乡的括户再度举家返回长期生活的所在。如近一半大风村村民重新回到了悬瓮山，村民们再度相聚，禁不住喜极而泣，热泪盈眶。

不过对普通人而言，天下大事远不及宫廷秘闻那般夺人眼球。在经过多年的酝酿和蠢蠢欲动后，玄宗皇帝终于还是下诏废除了结发妻子王氏的皇后位。

对于这一结果，朝野并不意外，但出于对王皇后的同情及对武惠妃的厌恶，迅即衍生出了丰富曲折的废后故事——

坊间盛传，玄宗皇帝迷恋武惠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枕头边郑重许诺，一定立她为皇后。次日醒来，玄宗也没有将诺言忘到脑后，而是正式开始了行动。为了名正言顺地废除原配王皇后，他派出心腹，秘密收集王皇后的罪证。其实也不需要什么实证，只要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便能被加以利用。不想王皇后为人相当不错，在宫中深得人心，除了武惠妃之外，无论是有品级的嫔妃，还是普通宫女，都与其相处融洽。玄宗想罗织王皇后的过错，整个后宫竟然找不出一个人说她的坏话，即使有人想逢迎皇帝，也道不出来什么真正的不是。这使得玄宗相当惊讶，一时下不了废后的决心。

若是王皇后就此清静自守，不与风头正劲的武惠妃争锋，或许还能勉强保住地位，偏偏她自己坐不住了。据说在之前，她已经派人罗织武惠妃过错，甚至不惜令兄长王守一远赴太原。玄宗皇帝得知后很不高兴，这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不过因王皇后宽厚待下，未能称心如意而已。王皇后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更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再催促兄长王守一想办法。

王守一见妹妹中宫地位动摇，心中亦很是不安。他认为妹妹失宠的根本在于没有子嗣，若是能为皇帝生下一个儿子，便可以避免被废的厄运。于是，他在自己家中秘密设坛祈神，为王皇后祈求子嗣。

就在王守一紧锣密鼓地拜神祭神之时，有好心人向王皇后推荐了崇圣寺僧人明悟，称其有魔胜[2]的本领。

崇圣寺是京城最著名的佛寺之一，位于崇德坊，原是隋朝秦王杨俊豪宅。寺有东门、西门，西门是济度尼寺，东门是道德尼寺。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按照皇宫惯例，那些没有为他生育过子女的嫔妃必须出家做尼姑。于是唐廷改济度寺为感业寺，又名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时名武媚的武才人亦在其列。改道德尼寺为崇圣宫，作为太宗别庙。永徽元年（650年），太宗周年忌的时候，高宗李治到太宗别庙上香，于感业寺再遇武媚。武媚充分把握住了机会，以涟涟泪水打动了高宗皇帝。高宗难忘旧情[3]，竟然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与先帝唐太宗的才人相拥而泣，“武氏泣，上亦泣”。后高宗辗转将武氏接进宫中，这才有了日后武则天以女皇身份君临天下的一幕。武则天执政后，难忘昔日感业寺屈辱消沉的生活，将其与崇圣宫合并为崇圣僧寺[4]。

由于崇圣寺既曾是天后的屈居之地，又曾是太宗别庙，来历非凡，格外受人重视，新科进士樱桃宴即在崇圣寺佛牙阁上举行。

王皇后听说明悟是崇圣寺名僧、法力高强后，大喜过望，忙命兄长王守一去找明悟商议。

明悟作了一通法后，告道：“皇后若想求子，应先祭告祭北斗，然后取一段霹雳木剖开，在里面刻上天地字以及当今皇帝的名讳，合而佩之，且祝曰：‘佩此有子，当与则天皇后为比。’便可得子。”

王守一不辨真伪，立即信以为真，进宫告诉了王皇后。王皇后求子心切，也不辨好歹，一切照办。谁知这事被武惠妃探知，立即向玄宗告发。

自汉代以来，历朝皇宫最忌行巫蛊之术。玄宗一听，马上跑到中宫

王皇后居处亲自搜查，果然在王皇后身上搜到了证物。

王皇后分辨道：“此物实为求子所用，并非诅咒魑魅之物。”玄宗哪里肯听，他正愁找不到废后的把柄呢。

这事在旁人看来，给王皇后出主意的“好心人”及僧人明悟出现得恰到好处，格外蹊跷。而这件事后，明悟亦神秘消失，不知所终。因此有人推测，这僧人多半是受了武惠妃的指使，故意设好圈套，引诱王皇后、王守一兄妹上当。

然无论怎样，皇帝已铁了心要抛弃结发妻子，结局遂不可避免。玄宗亲手起草敕书，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华而不实。造起狱讼，朋扇朝廷，见无将之心，有可讳之恶。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可废为庶人，别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为国大计，盖非获已。”

又逼迫皇后兄长王守一与薛国公主离婚，将王守一左迁为柳州司马。

王守一行至蓝田驿时，使者追至，宣布皇帝赐死他的诏令，逼迫他自杀而死[5]。

薛国公主是睿宗之女，玄宗同父异母妹。玄宗处死了妹妹的丈夫，也颇觉内疚，又将薛国公主许配给了裴巽，即是著名的妻管严。如此，裴巽先娶宣城公主，为唐中宗驸马，再娶薛国公主，成为唐睿宗驸马、玄宗妹夫，荣耀无比。

而王氏弄巧成拙，丢了皇后位置不说，还害得兄长丧命，又懊悔又伤心，在冷宫恹恹成病，于当年十月便死了。有宫人暗中告道：“王庶人死因成谜。”于是又有风言风语流传，说是武惠妃与废后之死脱不了干系。

王氏善于抚下，在后宫极得人缘。后宫上下念及王氏的为人，大多为她不明不白的死悲痛流泪。玄宗听到发妻死讯，追忆往事，也有些后悔，下令以一品之礼将她安葬于长安无相寺，但仍然没有恢复王氏的皇后名号，也没有下令追查王氏死因。大概他心知肚明，知道追究起来，势必牵扯出武惠妃。

但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玄宗很快将王氏之死抛到脑后，一心要册立心爱的武惠妃为皇后，封武惠妃的生母杨氏为郑国夫人，弟弟武忠、武信也分别越级提拔。

然皇帝立后不是家事，而是国家大事，即使身为皇帝，也不可能为所欲为。玄宗命群臣廷议，意外遭到了绝大多数大臣的反对。群臣虽不敢提及武则天是玄宗的杀母仇人，却从侧面攻击武惠妃是臭名昭著的武三思的侄女，绝不能立其为后。

这其中，御史潘好礼措辞最为激烈，称：“臣闻诸礼，父母仇不共天。《春秋》：‘子不复仇，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惠妃为后，何以见天下士？妃再从叔祖非他，三思也；从父非他，延秀也。二人皆干纪礼常，天下共嫉。夫恶木垂荫，志士不息；盗泉飞溢，廉夫不饮。匹夫匹妇尚相择，况天子乎？愿慎选华族，以称神祇之心。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因有子，若一偏宸极，则储位将不安，愿陛下详察之。”

大意是：武惠妃不是太子生母，如果立为皇后，她因自己有儿子，势必想法动摇储位，改立她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群情汹汹，众臣反对得十分激烈。玄宗亦知众怒难犯，见大臣们多不赞成，也不好逆流而上，只得将立后之事搁置起来。但他仍然下令在皇宫之内，武惠妃享有与皇后同等的服秩品级待遇。这样一来，武惠妃便成了不是皇后的皇后。

除了武惠妃外，引起朝野轰动的还有固安公主辛悦仙被废事件。

辛悦仙是玄宗从外甥女，以和亲公主身份出嫁奚王李大酺。辽东剧变、契丹可突干举兵时，辛悦仙人正在吐蕃。及其归来后，丈夫李大酺已死，她自己也面临抉择，要么再嫁新任奚王李鲁苏，要么归朝。辛悦仙选择了再嫁李鲁苏。玄宗很赞赏其深明大义，又因其远赴绝域、抚平金城公主有功，赏赐丰厚。

不久，奚族牙官塞默羯为给公主李彩儿报仇，预备杀害李鲁苏后，再携奚族部众逃亡突厥。辛悦仙得知后，不惜以自身为诱饵，引塞默羯上钩，再命侍从出其不意将其刺死，一场酝酿中的大变由此而定。

事后，唐玄宗亲下制书褒赞辛悦仙，赏赐钱帛珍玩等物，多不胜数。辛氏嫡母嫉妒固安公主的荣宠，上书称辛悦仙是庶出，生母地位卑贱，请求以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李鲁苏。唐玄宗大怒，命令固安公主与李鲁苏离婚，召其回朝，改封唐中宗第八女成安公主之女韦氏为东光公主，下嫁李鲁苏。

辛悦仙本不是宗室身份，因和亲才赐封公主，既然与奚王离婚，和亲使命结束，自然会被取消公主封号。然这件事引发的议论远比武惠妃争后更为激烈，后宫争宠历久不衰，武惠妃与王皇后争宠不过是当年武则天与高宗原配王皇后争斗的翻版，且武惠妃手段远不及武则天，玄宗也远比高宗英武，以至即便王皇后被废，武惠妃也未能当上皇后。辛悦仙被废一事，显然有更多看点——

第一，辛悦仙真的是庶出吗？果真是庶出，为何当初玄宗挑选和亲公主时，其父辛景初要以嫡女身份上报？是不是因为嫡母爱惜亲女，不舍得其远嫁，便改以庶女冒充，而后看到辛悦仙荣华富贵、恩宠无比，这才心中后悔，改变了主意？

第二，和亲公主事关国体，辛氏嫡母上书揭发固安公主身份卑微，不但令辛悦仙难看，还丢了大唐的面子。嫡母真以为皇帝还会以她的亲生女儿为公主，改嫁奚王李鲁苏吗？脑子如此蠢笨的嫡母，是怎么当的皇亲国戚？

第三，玄宗的处置也够好笑。辛悦仙机智果断，处事得体，及时诛杀了牙官塞默羯，消除了隐患，赢得奚族上下的尊重。她先后嫁过两任奚王，在辽东日久，深孚众望，至于她是嫡出还是庶出又有什么关系？玄宗最明智的做法，显然是应该惩处辛氏嫡母，斥其胡言，坚持辛悦仙的嫡女身份。而皇帝却视婚姻如儿戏，随意令远嫁他乡的大唐公主与奚王离婚，再封一个公主嫁给奚王以为抚慰，多送了一个公主，多花了一份嫁妆，还未必合人家奚王心意。

河中府逍遥楼的酒客们也正热议辛悦仙事件，除了其事件本身夺人眼球外，还因为辛悦仙被召归朝，东光公主出嫁奚王，均经过了河中府。河中府即是蒲州，领河东、河西、临晋、猗氏、虞乡、宝、解、永乐等县，刚刚被当今玄宗皇帝升为中都，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北都

晋阳并为大唐四都。平民百姓虽未能一睹芳容，然想象着香车里面的公主情态——固安公主怏怏失意，楚楚可怜；东光公主忐忑不安，却又志得意满——颇为神往。

王之涣和狄郊懒洋洋地坐在角落一桌，默默听旁桌人高谈阔论。

那桌坐着三名壮汉，分姓张、钱、谢。先还只是说固安公主有功于国家，因之而不满当今皇帝处置，随即将话题转到武惠妃身上。张姓男子谈到高昂处，拍案而起，大骂李三郎昏聩好色，竟为狐媚武氏废黜了原配皇后[6]。李三郎即是在位皇帝李隆基，因堂兄弟中排行第三，故称三郎[7]。

王之涣见那男子骂得唾沫横飞，忽然忍不住笑了起来，道：“当年天后执政，朝野告密成风，因一句牢骚戏言[8]而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而今人们可以公然大骂李三郎，也没有人来管，足见今上还算开明。”

狄郊道：“嗯，别的不说，肯听平民百姓申述，将括户令由严改宽，便足见当今天子知错能改，有大度容人胸襟。”

王之涣道：“我们要不要去跟邻桌那几人辩论一番，告诉他们皇帝也还行，没那么多不是？”

狄郊摇头道：“我们都不认得他们三个，为什么要争论？”

王之涣叹道：“实在无聊得很。辛渐在忙着修桥，阿翰去了长安做官，郡主非要你我二人跟来蒲州，说是助辛渐一臂之力。可我们来蒲州已经好几日了，完全帮不上一点忙，成天无所事事。前几日还可以故地重游，但现在故地也都逛完了，没地方可去了，只能坐在这里干看着别人发酒疯。”一边说着，一边提衫欲起。

狄郊忙扯住好友衣袖，道：“别去。这里可是阿翰名下的酒楼，万一动起手来，打坏的都是自己人的东西。”

王之涣道：“我只是去争辩，不会动手。你让我去，我都好久没跟人吵架了。”

狄郊道：“你看不出来吗？这三个人都是军人，孔武有力，脾气火爆，即便你不想动手，最终还是会打起来。”

忽有人重重一拍桌子，奔过来怒道：“你对武惠妃不满倒也罢了，如何敢辱骂今上、口出秽言？还不快些闭嘴，安安静静喝你的酒。”却是个二十岁出头的男子。

张姓男子和同伴都是本地人，是驻守蒲州浮桥的驻军，俗称“水手”。他喝得半醉不醉，高谈阔论得正欢，如何肯买对方的账，道：“我们说我们的，碍你什么事？我说李三郎好色，皇帝、官府都不管，你个毛小子想管闲事吗？”

店家蒋大一旁望见，知道水手们力气大脾气也大，一般人都不敢惹，而那年轻男子长身玉立，华服锦衣，腰佩宝刀，也不是善茬儿，生怕双方打起来，忙伙计道：“快，快叫何满子来。”

那年轻男子果然手抚刀柄，道：“我不是想管闲事，而是这事不叫闲事。来这里的都是仰慕逍遥楼美酒的酒客，你在这里大喊大叫，扰了大家喝酒的兴致。你要是对谁不满，非得大喊大叫才能发泄，出西门就是黄河，对着黄河喊去。”

王之涣听在耳中，觉得十分痛快，“哈哈”笑了两声。

张姓水手闻声转过头来，满面怒容，正待发作。忽听到牙板声响，有人扬声唱道：“半夜秋风凜凜高，长城侠客逞雄豪。手执钢刀利霜雪，腰间恒挂可吹毛。”中气十足，低沉雄壮。

王之涣听到歌声，立即动容道：“这一定是来自燕赵之地的豪迈人物。”

仔细留意柜台旁的歌者，却是一名三十岁出头的男子，身材瘦削，满脸风霜之气。他一曲歌毕，见大堂中剑拔弩张的气氛已然缓和下来，便转身重入内堂去了。

王之涣见旁人亦为歌声打动，待在原地，忙上前充和事佬，道：“大家来这里都是为了喝酒。来，喝酒。”顺势将那年轻男子拉到了自己一

桌。

年轻男子倒是神态磊落，颇识礼节，抱拳谢道：“多谢先生解围。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王之涣便报了自己和狄郊的名字。那年轻男子道：“二位先生的大名我都听过。”

王之涣很是意外，道：“我听你口音，应该是长安人，而我二人极少到关中，你如何会知道我们的名字？”

年轻男子道：“我虽长在长安，却也知道王公‘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早已传遍大江南北。至于狄公，既是名门之后，又有一身高明医术，更是无人不知的。”又报了自己姓名来历。

原来他名叫哥舒翰，虽生长在长安，其实是突厥族哥舒部人，父亲是安西将军哥舒道元，母亲则是于阗公主。他新来蒲州不久，因爱逍遥楼自酿的桑落酒^[9]风味不同，日日要到这里来坐上一坐。

王之涣“呀”了一声，道：“我听过郎君的名字。你可还记得周皓？他说他跟你一起厮混过，还打赌追求过一名叫夜来的美妓。”

哥舒翰讶然道：“想不到王公竟然认得周皓。”王之涣道：“当然了。周皓之前是大风堂管事，我跟辛堂主可是至交。”又问道：“当年那件事是怎么回事？”

哥舒翰露出愧色来，叹息道：“那时我才十四五岁，什么都不懂，不知怎生就为那夜来疯狂着迷，被她拒绝后，便去激周皓出马，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对付女人极有一套，没有女人不被他征服的。唉，若不是那件事，周皓大概也不会惹上官司，逃亡了这么多年。论起来，我才是始作俑者。”

忽有侍从急奔进来，附到哥舒翰耳边低语了几句。哥舒翰便起身道：“我有点急事，要先走了。有幸结识二公，三生有幸。”招手叫过店家蒋大，从身上取出一袋金沙，尽数抛在桌上，道：“这二位的酒钱、宿费全部记在我账上。”

蒋大还待说出王之涣和狄郊是东主王翰密友，在这里吃住都是不用花钱的，哥舒翰却已转身匆匆去了。

蒋大道：“这个……”王之涣笑道：“这是位出手豪阔的主儿，蒋翁就收起来吧。”又问道：“适才引吭高歌‘半夜秋风’的是谁？”

蒋大道：“是沧州来的歌者，名叫何满子。不久前投亲不成，盘缠用尽，流落在街头。我听他歌唱得不错，就叫他先来店里帮忙。他其实已经挣足了回家路费，不过贪恋逍遥楼的桑落酒，暂时不肯走，说要学会了酿酒的法子才走。”

王之涣道：“桑落酒靠的不是桑落泉泉水吗？他学会方法又有什么用。”

蒋大笑道：“泉水固然重要，配方及酿造工艺也重要，不然为何我逍遥楼的桑落酒能后来者居上，竟比芳酿监[10]还好？”

王之涣哈哈笑道：“也是因为阿翰好饮美酒，不惜财力，令蒋翁穷尽法子研究酿造之法吧。”又道：“沧州多慷慨悲歌之士，这何满子歌确实唱得不错，竟能以一支曲子劝架。”

蒋大笑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一次也是两帮客官吵嘴吵得快要打起来，何满子出来唱了一曲，两边也就罢手不打了。”

忽听到外面声音嘈杂，熙熙攘攘，似是发生了什么大事。酒楼的酒客纷纷起身，赶出去看热闹。

蒋大出去看了一眼，回来告道：“似是州府那边出了什么大事。”

王之涣正感无聊，忙道：“老狄，我们也去瞧瞧热闹。”

蒲州地处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晋阳“天下三都”之要会，控黄河、漕运总水陆形胜，“扼天下之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唐玄宗忽然将其升为河中府、提到中都的地位，还是令人惊讶，因而民间一度盛传大唐将要对北方突厥用兵。

府治河东县古名蒲坂，又称舜城，即传说中尧舜建都的地方，号

称“天下之中”。因被山带河，四邻多变，是天下之要地，为历代帝王所重视。秦始皇东巡郡县、封禅泰山时，路经蒲州，特意登蒲坂城以显“神威”。北魏时，蒲州已成为“巨防之地”，修建起三丈八尺高的城墙，城内甲宅连云，楼台崔巍。城外还开挖了护城河，即成目下的河东城池建制之规模。

王之涣、狄郊二人赶来府署时，衙门外的广场已聚集了不少人。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而是自京师押来一名重犯，要在蒲州示众五日。那囚犯身穿褐色囚衣，跪在一具粗大笨重的立枷前，脖子和双手都被枷板固定住，只能俯首帖耳地匍匐着，发髻半散，全然看不清面孔。

王之涣无法挤进人群，踮脚看了半天，忽道：“你觉得那犯人像不像周皓？”

狄郊没兴趣看热闹，只是跟在好友身后，并不曾留意犯人，闻言一愣，道：“是周皓吗？他早已经被押往京师受审，别说他有前案在身，仅杀死朝廷命官宋希玉一案，也该是死罪，如何又将他押到蒲州示众来了？”

王之涣熟悉律法，沉吟道：“之前周皓年少时因打伤人而逃亡，只因打的权贵高力士的义子，这才被官府严密搜捕，多年不止，然其罪并不足致死。宋希玉一案，他却逃不掉，属于‘十恶’中的‘不义’^[11]之罪，一定会判斩首，大赦亦不能免。因为案情在太原发生，既可以在长安行刑，也有理由押回太原行刑，要看有司决定。大概高力士不忘前仇，特别向有司打了招呼，故意将周皓发遣回太原，好令其死前多受活罪和侮辱。”

他猜测的大致不差，另外还有一点：主管括户的大臣宇文融已升为御史中丞，宋希玉是他亲自选定的括户判官，却被周皓所杀，当然恨其入骨，因而特别交代法司，要将周皓押回太原行刑，且在沿途州县均要示众，大州五日，小邑三日，无非是要让百姓看到杀害括户官员的下场，以儆效尤，同时还能讨好高力士。

狄郊道：“我刚刚在人群中看到了哥舒翰。”王之涣道：“呀，适才在逍遥楼，哥舒翰提及周皓时，流露极重的内疚之心，他会不会是为救周

皓而来？”

狄郊道：“你又想管闲事？”王之涣道：“我只是没事做啊。如果辛渐叫我去他那个临时官署打铁，我立即不管这里的事了。我其实蛮喜欢周皓这小子的，如果不是他，我们说不定现在还以为阎用之是杀死宋希玉的凶手呢，那样辛渐可就要少一个好女婿、好帮手了。”又问道，“小阎目下也在蒲州，要是他知道了周皓如此这般受苦，会怎么办？”

狄郊道：“还能怎么办？周皓是将死重囚，难道还想劫囚吗？你看那边。”

王之涣闻言转头，一大队禁军军士正绕开人群，朝府署中走去。领头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正是之前曾代表皇帝到大风堂贺寿的大宦官杨思勳。

王之涣惊道：“难道押送周皓的竟是杨思勳？他已官拜辅国大将军，却要押送囚犯去太原，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狄郊道：“这个人最好拷打俘虏和囚犯，以酷刑为乐事，手段残忍，比当年来俊臣等酷吏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半高力士请他出马，沿途折磨周皓，好报前仇。周皓受苦是免不了的，你我亦无能为力。走吧。”

二人径直出城，来到西门外的临时官署。说是官署，其实就是一座当地富人的大宅院，由于正好在大禹庙[\[12\]](#)旁边，又靠近渡口，遂被征用作了工匠铺及住所。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亘古以来，奔腾不息，从昆仑到黄海，万里迢迢，永无止歇。它由此被赋予了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精神，自然之外，更多了一层文化意蕴。

万里黄河上，大小渡口数以十计，河桥却仅有三座。蒲州蒲津桥即为其一，位于蒲津关，是黄河上最古老，亦是最重要的浮桥，春秋战国时期即是秦、晋两国之间的要道，所谓“秦晋之好[\[13\]](#)”，都须从这里经过，因而号称“天下第一桥”。

大唐龙兴于太原，南进长安时，蒲津浮桥亦是必经之路。唐太宗李

世民有《赋得浮桥》诗云：“曲岸非千里，斜桥异七星。暂低逢辇渡，还高值浪惊。水摇文鹢动，缆转锦花萦。远近随影转，轻重应人行。”

只是由于黄河河水经常泛滥，不时毁坏冲垮浮桥的拉索，地方官府只能是修修补补，劳民伤财不说，交通也是时通时断。而今辛渐所主持浩大工程，是要建一座能牢固维系的新浮桥。他刚绘完固定浮桥缆索样式，正与阎用之商议，见王之涣、狄郊进来，便将图纸交给阎用之去黄河边实地勘验。王之涣等阎用之走远，才说了周皓之事。

辛渐皱眉道：“周皓犯法，自有国法制裁，该杀即杀，用得着故意这样整人吗？”

狄郊道：“之涣已经抱怨了一路了。城门处张贴了告示，说要将周皓在府署前戴枷示众五日。我们担心小阎知道了，会起意去救人。”

辛渐道：“小阎可能对他有感激之意，但不至于做徼出劫囚之事。我会好好看着他。”

忽有弟子引着折冲都尉[14]裴旻进来。裴旻告道：“京城来了贵客，裴刺史今晚要在府中设宴款待，特命裴某来请辛公赴宴作陪。”

辛渐料想那贵客便是权宦杨思勖，正待推辞。王之涣忽大嚷一声，问道：“阁下可是裴旻裴将军？”裴旻道：“正是裴某。裴某失礼，还没有来得及请教这位先生大名。”

王之涣兴奋之极，也不及自报姓名，上前握住裴旻的手，道：“久仰裴将军剑法无双，剑舞脍炙人口。我生平最大憾事，并非未参科举，亦非仕途不顺，而是未能一日之中，获睹三绝。”

中国自古有“诗、书、画、剑、琴、棋”之说，剑既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又是文化素养的标志。而练剑不仅是人们强身健体的手段，还成为抒发感情、直抒胸臆的工具，所以古人有“舞以达欢”“舞以尽意”之说。剑舞源于干戚之舞[15]，是一种助兴表演的乐舞。舞者手执长剑，风格近似武术，舞姿矫健，动作英武，具有搏击性和战斗性。

秦汉时，剑舞风行一时，最著名者当属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觥

筹交错中，项庄拔剑起舞，攻心扼吭，招招致命；项伯挺身对舞，以身翼蔽，步步为营。剑戟森森中，险象环生，惊危一线，无异于一场生死搏斗。

而项庄谋害刘邦不成，刘邦终成大器，反将项羽围困于垓下。项羽闻听四面楚歌，夜不能寐，对美姬虞妙弋悲歌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妙弋遂拔剑起舞，并以歌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以剑舞道别后，横剑自刎而死^[16]。此即历史上著名典故霸王别姬之来历。

到了唐代，剑舞流行更为广泛，文将武相，儒道戏杂，莫不以习剑为能事，由此形成了璀璨夺目的剑舞文化，创作了《剑器^[17]浑脱》《西河剑器》等剑舞。剑舞又有民间和军中两种路数。民间舞剑器者以公孙大娘最为著名，舞技独到，冠绝一时。军中舞剑的佼佼者则是裴旻，气势凛冽，气度森严。

裴旻原是幽州军将，武功高强，精于骑射，在唐军号称第一。幽州多虎，裴旻曾一日射虎三十一头，挽弓立于山下，四顾自矜，得意非凡。有当地老者走过来告诉地道：“被射死的这些都是彪，看似老虎，其实不是。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裴旻闻言很不服气，问道：“哪里有真虎？”老者道：“从这往北三十里，常常有虎出没。”裴旻遂催马往北而行，来到山凹，草木丛生。果然有一只老虎腾跳而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坐骑吓得连连倒退，裴旻也惊骇异常，弓矢皆坠，幸亏马逃得快，不然差一点儿被老虎吞食。自此裴旻惭愧，不复射虎，而是苦练剑术，终有大成。名臣张说在幽州出席军宴时，曾观赏裴旻舞剑，作《幽州夜饮》道：

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

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

军中宜剑舞，

塞上重笳音。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

足见裴旻舞姿矫健刚劲，气魄慷慨雄伟，不但达意尽兴，还在军中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延和元年（712年）六月，幽州大都督孙佺想立功固宠，不顾天热，率军讨伐奚王李大酺。前锋兵败，孙佺怯懦，不敢救援，引兵急退。奚兵追击，唐兵大败，孙佺也被围困在冷陁山。奚兵攻击之时，裴旻舞刀立马上，轮刀雷发，飞矢四集，迎刃而断。奚人大惊失色，主动退去。后孙佺以谎言欺骗李大酺，称奉朝命前来抚慰奚兵，并搜集唐军绢帛共万余段作为赏金，加上他自己的紫袍、金带、鱼袋等，一并赠送李大酺。李大酺看穿伎俩，假意退兵，再掩兵自后袭杀，唐军大乱，孙佺被俘送突厥，为默啜可汗所杀。裴旻仗着精湛武艺，杀出重围逃归。因失军中主帅，裴旻一度遭贬，但其人在军前舞刀如飞之事却传扬了开去。

三年前，裴旻因丧母归居洛阳。正好内供奉吴道子人在东都。裴旻特意准备了厚礼，请吴氏在天宫寺画神鬼像数壁，为亡母超度，“以资冥助”。

吴道子少年时孤苦穷困，初为民间画工，曾随书法大家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未能成功。后发愤改攻绘画，由于刻苦好学，年未弱冠之时，已“穷丹青之妙”。擅画神鬼、人物、山水、鸟兽、草木、楼阁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冠于一时。他曾在长安、洛阳两地寺观中绘制壁画多达300余堵，奇踪怪状，无有雷同，其中尤以《地狱变相》闻名于时。市集屠夫鱼贩看了吴道子所画的十八层地狱，害怕下地狱后受到大刑伺候，再也不敢杀羊宰鱼。唐玄宗闻其大名，召入宫中，入内供奉，充任内教博士。此后吴道子一直为宫廷作画。时有剑器名家公孙大娘，居梨园^[18]弟子第一位，任乐营将。吴道子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受益匪浅。他曾在某大殿上画了五条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生龙活现，呼之欲出。

吴道子作画讲究一气呵成，与舞剑有异曲同工之妙。受到裴旻邀请后，他回答说：“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我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灵。”请裴旻舞剑一曲，以观豪壮气概，助己作画。

裴旻当场脱下孝服，如平时装束，走马如飞，剑在手中“左旋右抽”。蓦然将剑抛向空中，高射入云，达数十丈。落地时若电光下射，裴旻引手执鞘，剑透空而下，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正好插入鞘内。观者

数千入，无不哗然惊叹，吓出一身冷汗来。

王维后来写有一首《赠裴旻将军》诗：“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见说云中擒黠虏，始知天上有将军。”对裴旻的剑舞赞誉极高。吴道子观舞后奋笔作画，当即而成，有若神助，“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画面气势磅礴，人物飘飘欲举，为吴道子一生之杰作，“得意无出于此”。

大书法家张旭当日也在场。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常于酒酣之后，乘兴而书，一边挥毫一边大叫，有时竟以头发蘸墨纵情大书，时人称之“张颠”。他擅长草书，书法多以奇形怪状、粗细对比夸张以及充满情感的线条相连，变化无穷，意蕴深远，据闻其灵感来自观看公孙大娘练剑时的姿态[19]。

吴道子完成壁画后，又请张旭题字，张旭欣然应允，成为所谓“一日之中，获睹三绝[20]”的千古佳话。洛阳士庶，一时大饱眼福。王之涣所言“未能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即指当日未能亲临其事。

裴旻成名已久，早已见惯旁人为他名头雀跃欢呼，然听到王之涣将“三绝”与科举、仕途比拟，还是颇为感动，连声道：“雕虫小技，愧不敢当。”谦虚了几句。

辛渐忙为几人引见。裴旻道：“久仰王公、狄公大名，想不到今日能有机缘。”互相厮见一番。

裴旻遂盛情邀请道：“裴府尹最是好客，二位又是辛公好友，何不一道来参加今晚府署酒宴？”

王之涣不待辛渐回答，抢先应道：“求之不得。今晚我们三个必定准时赴宴。”

裴旻道：“那么裴某今晚在府署恭候几位大驾。”又问道，“郭将军入呢？扈从贵客的是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他自称曾是郭将军同僚，指名要见郭将军。”

郭将军即天兵军将郭子仪，之前曾在太原协助辛渐在太原调查命

案，辛渐奉命重修蒲津桥，需要大量人手，他因河东一带已因降胡接连起兵反叛而遭受兵祸，不愿意再征发役夫，以增加民间疾苦。玄宗也表示同意，遂命天兵军将郭子仪率一千士兵跟随辛渐到蒲州，驻扎在城外，听其调遣。

辛渐道：“郭将军在鹳雀楼那边检视新船。”裴旻道：“那么我直接去找他便是。”拱了拱手，辞了出去。

辛渐道：“今晚主客是大宦官杨思勖，之涣明明反感他，为什么还要答应赴宴？”

王之涣道：“哎呀，主客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裴将军认为对方是贵客，必有舞剑表演，今晚必将是一场盛宴！我意只在裴将军舞剑，其他什么的都是浮云，浮云尔。”

辛渐、狄郊见他说得有趣，还不停搓着双手，显然对晚宴极是兴奋期待，一起笑了起来。辛渐本一直住在临时官署，因王、狄二人来了，才搬去逍遥楼，好晚上得闲与老友一聚，便道：“我这边还有事，你们先回逍遥楼。天黑时我来找你们，再一道赴宴。”

王之涣见边上已有数名军士等着禀事，便道：“好。”自与狄郊辞了出来。因不远处即是黄河，便顺便来到河边观赏风景。

黄河一进入山西境内，陡然由东向南，一路笔直飞流而下，经龙门、蒲州等地，到达风陵渡^[21]时，为巨大山脉所阻，遂由南泄转而东流。蒲州位于风陵渡之上，“西阻大河，东倚太行，潼关在其南，龙门在其北”，恰好处于黄河的臂弯中，号称整处黄河流域最得天独厚之地。这一带黄河因位于平原地带，河床宽广，河流从容，比之上游峡谷的湍流直下及下游悬河^[22]的危机四伏，完全是一副雍容壮阔的景象——“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势，壮关河之气色”。

王之涣和狄郊到达黄河边时，阎用之正与数名大风堂弟子在岸边来回忙碌，那是在测算新桥固索的最佳位置。不远处渡口边，站着一名二十岁出头的青衣男子，腰悬宝剑，俊朗洒脱，衣带迎风飘飘，大有凌空欲仙之态。王之涣一见之下，便为其气度倾倒，道：“此子不同寻常，有

阿翰年轻时的风范。”

走得近些，却听见那年轻男子朗声吟诵道：“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王之涣暗暗称奇，他自己亦有吟诵黄河名句，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气势恢宏，又如“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境界雄浑，但竟比不上这“黄河落天”之句意象奇丽，奔放开阔，忙走过去行了一礼，道：“在下王之涣，敢问小郎君高姓大名。”

那男子“啊”了一声，忙回礼道：“在下姓李，单名一个白字。王公诗名远扬，小子后学晚进，倒在王公面前班门弄斧了。”

王之涣问道：“你刚才所诵‘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是你自己所作吗？”李白道：“小子还是第一次来到蒲州，一时心有所感，随口吟了出来。”

王之涣击掌道：“吟得好，有大气象，大气魄。”李白哈哈笑道：“王公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也不差。”

王之涣很喜欢对方的自信和豁达，忙招手叫过狄郊，为双方引见。彼时李白尚未成名，狄郊还是第一次听说李白的名字，见他为人豪放，不拘一格，确有几分王翰年轻时的风采，也很是高兴。

聊过一番后，王之涣才知李白来到蒲州是为向裴旻拜师学剑，忙问道：“拜师拜成了吗？”李白道：“我才刚到蒲州不久，尚未有机缘得见裴将军。”

王之涣本就有一股与众不同的书呆子气，既欣赏李白才华，一心要与对方交朋友，也不等旁人同意，便自作主张地邀请道：“那么李郎今晚跟我们一道去河中府赴宴，定然有机会一睹裴将军舞剑风姿，至于拜不拜得了师，那就看你自己了。”

李白大喜过望，连声道谢。

三人遂一道回来逍遥楼，李白命伙计去城西客栈取了马匹、行囊，

改搬到逍遥楼住下。李白好酒，一闻见桑落酒香气，便手舞足蹈、喜不自胜，竟连饮不停。

狄郊劝道：“这酒入口不烈，其实甘醇有力，后劲十足，李郎这般喝法，怕是等不到晚宴，便要先醉了。”

王之涣也道：“是啊，这桑落酒极其醉人，李郎没听过‘白堕春醪’^[23]的故事吗？”

“白堕春醪”是说北魏末年，青州刺史毛鸿宾携带着许多桑落酒出行外地，半路遇到强盗，毛刺史及侍从尽被俘虏，酒也落入强盗手中。强盗得了这么多好酒，很是开行，遂开坛畅饮，结果个个酩酊大醉。随后赶到的官兵不费吹灰之力，即将这伙强盗全部捕获，救出了毛鸿宾等人。蒲州当地因而有俗谚称：“不畏张弓挟刀，唯畏白堕春醪。”

李白笑道：“我这人天性好酒，闻见酒就把持不住，不畏张弓挟刀，亦不畏白堕春醪。”贪恋好酒难得，又自恃酒量，竟一口气饮下一坛，终至醉去。

到傍晚时分，辛渐带着阎用之回来逍遥楼，约王之涣、狄郊同赴府署，李白也未醒来，只得就此作罢。

来到府署时，天色已然黑定，围观示众囚犯周皓的百姓早已散去，周皓也被带进了府狱关押。王之涣一眼看到折冲都尉裴旻正在大门前与一名佩刀男子交谈，那男子正是曾在逍遥楼见过的突厥男子哥舒翰，不禁“咦”了一声。

辛渐道：“怎么了？”王之涣道：“我就说吧，哥舒翰一定是为周皓而来。”忽意识到辛渐今晚尚带了阎用之赴宴，忙问道，“小阎已经知道周皓的事了？”辛渐点点头，道：“我都告诉他了。”

阎用之接口道：“王叔叔放心，我知道轻重，不会因为私下感激周皓而作出鲁莽之事的。”王之涣道：“那就好。”

狄郊忽插口道：“如果有人要救周皓，你也不能插手。”

阎用之奇道：“有人要营救周皓？不是说是大宦官杨思勖亲自带禁军押送吗？谁那么大胆子？”狄郊道：“我是说如果，不一定真有其事。”

王之涣便大致说了哥舒翰之事。辛渐见裴旻已挥手迎了上来，便道：“不要再提这件事。也不要提周皓的名字。”

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周皓被捕前是大风堂管事，一旦有事发生，难免会重新牵扯到大风堂。

裴旻上前打过招呼，又指着身后的哥舒翰道：“我来为几位引见，这位是裴府尹的朋友……”

王之涣笑道：“我们早就认识了。哥舒公子，又见面了。”哥舒翰抱拳道：“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略微寒暄几句，裴旻便引众人进去府署。

王之涣有意扯着哥舒翰落在后头，问道：“你是不是想救周皓？”哥舒翰道：“什么？”王之涣道：“白天我在府署门前看到了你，那被示众的囚犯，不是你以前的好友周皓吗？”

哥舒翰怔了一怔，这才会意过来，忙道：“我到蒲州已有几月，之前尚不知周皓会押经此地。”

王之涣道：“当真？”哥舒翰道：“罢了，我与王公甚为投契，便实话告知。王公可有听过公孙大娘的名字？”王之涣道：“当然。”

哥舒翰道：“我还是少年时，曾随母亲参加宫廷宴会，观赏到公孙大娘的剑舞，那可真是翩若惊鸿、宛如游龙，从此我对她念念不忘。但她后来离开京师，数年杳无音信，直到最近才听到消息，说有人在洛阳附近见过她。我来这里，只是猜测公孙大娘会来蒲州。”

王之涣道：“为什么是蒲州呢？难道这里是公孙大娘故乡，抑或她有亲朋好友在本地？”

哥舒翰道：“不是。因为蒲州折冲府的折冲都尉是裴旻，其人剑术号称‘三绝’之一。我曾听公孙大娘说过，生平所愿，就是要与裴旻一较剑

舞高下。”

王之涣道：“所以哥舒公子来蒲州，是为了再见公孙大娘一面？”

哥舒翰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当今皇帝亦曾痴心爱慕公孙大娘，想将她纳为嫔妃，不过她不愿意受宫中拘束，这才离开了梨园。”

王之涣道：“这妇人敢拒绝皇帝，我倒想认识认识。”

哥舒翰道：“公孙大娘非但从不屈服于权势，也从不被荣华富贵诱惑，是世间难得的奇女子。”

王之涣道：“那公孙大娘成名已久，想必年纪比你大许多吧。”

哥舒翰点点头，道：“当年公孙大娘拒绝我时，我还未成年，什么都不懂。而今我已长成男子汉大丈夫，只期待能再遇到她，请她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她再次拒绝我，我也得了平生夙愿，再无遗憾。”

王之涣道：“好，人生在世，理该如此行事。哥舒公子，我再问你，你可是想救你的好朋友周皓？”

哥舒翰踌躇道：“周皓人在京城刑部大狱时，我曾去探望，他说不悔当年之事。我听了反而更加内疚。”顿了顿，又道：“要是我说不想救周皓，王公你也不会相信。我想不想救人是一回事，但有没有能力是另外一回事。押送周皓的可是大宦官杨思勖。”

王之涣道：“那怎么了？”哥舒翰道：“王公不知道这个人是皇帝心腹吗？”王之涣道：“皇帝心腹很多啊。”

哥舒翰道：“但杨思勖不同。他是阉人，本身就是皇帝最信任的那类人。兼其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从不过问政治，从不结党营私，从不为谁说项，只爱打仗杀人。因此在所有心腹中，皇帝最喜欢他。”

王之涣道：“可救周皓跟这些没关系啊。”哥舒翰道：“有关系。杨思勖好虐杀俘囚，手段残忍，但皇帝从不过问，也不理睬御史弹劾。周皓因为杀死括户判官而被判死刑，皇帝命杨思勖押送，表明已默认他以残

酷手段杀死周皓，大概是想以此警戒世人。救周皓就等于直接跟皇帝作对，逃不掉的。”又问道，“王公问起这个，是盼望我去救周皓吗？”

王之涣道：“我只是随意问问，哥舒公子就当我没问过好了。快走吧，我二人可是落后前面的太多了。”

宴席设在府署绿莎厅中。这处厅堂栋宇轩敞，既是官衙，又是河东著名雅所。蒲州有三大名胜，一为鹳雀楼，二为薰风楼，三为绿莎厅

鹳雀楼位于西城外，始建于北周，号称河东第一胜境，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并称为“四大名楼”。王之涣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即因登鹳雀楼而作。

薰风楼位于南城外，传闻舜帝曾在此处远眺百里盐湖^[24]，吟唱《南风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主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后人遂于此地建楼，纪念舜帝。楼柱刻有舜之名言：“天下一人饥则我饥，天下一人寒则我寒。”徜徉其间，思及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

绿莎厅仅为官署，却与鹳雀楼、薰风楼齐名，足见其独特之处——绿莎厅上，红药阶前，芳草被庭，缙翠可玩，环境极为雅致宜人。

到场者除了主人河中府尹裴佑先和负责迎客的折冲都尉裴旻外，本地官员还有少尹李崇简，即薛绍与太平公主李令月所生之子薛崇简。太平公主与玄宗皇帝争权失败后，本人赐死，宗属被族灭，唯薛崇简因与玄宗友善而免死，赐姓李，但贬谪出都，任为蒲州别驾。而今蒲州升为河中府，他亦由别驾变成了少尹。

李崇简四十岁出头，额头宽广，相貌酷似其母太平公主。但其人神态恹恹，兴致不高，显然对今晚这场宴会并无多大兴趣。跟辛渐等人只是微微点头招呼，唯独跟阎用之单独说了几句嘘寒问暖的话。盖因李崇简和阎用之的堂兄阎则先是连襟，均娶了武三思之女为妻，他和阎用之亦算是姻亲。

王之涣盯着李崇简望了一会儿，道：“辛渐，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我

们来蒲州前，曾去大风堂向老堂主和贺大娘辞行，郡主送我们出来时，特意说了一句话，说薛崇简……不，是李崇简……李崇简是太平公主之子，却一直在蒲州任别驾。”

辛渐道：“那怎么了，薛氏是河东人氏，蒲州是他故乡。太平公主与今上争权之初，一度被赶出京师，安置之地也是蒲州，不也是因为其第一任丈夫薛绍是河东汾阴^[25]人氏吗？四娘若是想暗示什么，为何不明说？”

王之涣歪着头想了想，道：“也对。那就当我疑心太重了。”

阎用之笑道：“岳母大人说过，王叔叔就是爱疑神疑鬼。”

王之涣道：“你小鬼头懂什么，这疑神疑鬼有时候可是美德，能救人命。”

辛渐上前与裴旻先、李崇简招呼。裴旻先早与辛渐相熟，只大大咧咧地点点头。李崇简则甚是冷漠，寡言少语。

裴旻又招手叫过一名三十来岁的武官，介绍道：“这位是左领军卫权楚璧权将军，这次扈从杨将军押送犯人到太原，他也是郭子仪郭将军的同僚。”

权楚璧向辛渐躬身行礼，不见郭子仪到来，问道：“郭兄人呢？”裴旻道：“郭将军派人来过，说临时遇到点事，会晚一点到。”

裴旻先道：“怕是还得劳烦诸公再等一会儿，贵客还没有到。”

王之涣问道：“贵客是杨思勳杨大将军吗？他人呢？”权楚璧忙道：“杨大将军正在府狱讯问犯人，稍后即到。”

裴旻先皱眉道：“我还以为杨大将军去办大事了，原来是在做这事。有什么了不起的犯人，值得辅国大将军亲自审问？”权楚璧道：“就是那名重犯周皓。”

裴旻先道：“周皓不是已经由法司判刑定罪了吗？”权楚璧道：“周皓被判死刑，只是因为他杀了括户判官。杨大将军说他在太原曾与降胡内

外勾结，密谋反叛，还有许多机密大事尚未交代出来，所以要在到达太原行刑前严刑拷问。”

裴佑先意味深长地看了辛渐一眼，“哈哈”笑了两声，道：“周皓不过是个逃亡的纨绔子弟，能知道什么机密大事？”

权楚璧道：“那可未必，周皓之前是大风堂管事，一度勾结降胡，大风堂难保……”忽意识到眼前的辛渐正是大风堂堂主，忙住了口，神态极是尴尬。

王之涣不满地道：“权将军的意思是，周皓勾结降胡，因为他曾任大风堂管事，所以大风堂就有嫌疑？那么当日降胡密谋行刺契丹使者时，你的这位杨大将军人也在大风堂做客，难不成也与降胡勾结？”

权楚璧忙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裴佑先摆手道：“好了，权将军不是那个意思就好。来人，命厨房上菜。派人去府狱请杨大将军来入席。别惦记只拷问那些小角色，要是真怀疑大风堂暗通降胡，堂主辛公人就在这里，咱们来个酒宴上会审。”

适才权楚璧未及完全说出，裴佑先却明明白白说出杨思勳疑忌大风堂的话，还让其人直接对着辛渐来。旁人听在耳中，无不骇然。

王之涣却极是欣慰，上前拍了拍裴佑先肩膀，道：“我以前不大喜欢你，因为你曾派人抓了阿翰和辛渐，还差点儿要了他们的命。不过你刚才那番话，很合我心意，我很开心，哈哈……”刻意大笑了几声。

众人不知道的是，杨思勳对大风堂并无敌意，他只是享受折磨犯人的乐趣、要找个由头名正言顺地拷打周皓而已。这已经成了他每日的例行公事，不如此食因而不能香、睡不能眠。

自离开京城以来，周皓便陷入无穷无尽的苦楚中——押送途中还稍微好点，只是披枷带锁坐在囚车中，一旦到了州县，白天要被枷在衙门前示众，晚上则要被拖进大狱，用各种不见血的苦刑轮番折磨，且是由杨思勳亲自动手。甚至在杨思勳累了去休息时，他还要继续被绑在刑格上，灌下性情猛烈的春药，挣扎大半夜，直到天快亮时，药力方尽，他

才在极度困乏中昏睡过去。但不久又即被解下，拖到衙门门前示众，周而复始。

今日也是如此。夜幕后，围观人群散去，周皓便被径直带到府狱中。杨思勳斥退狱卒，将里外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又因为今晚有酒宴，预备好好折磨周皓一番，好带着愉悦的心情赴宴。但他随即发现号称大州的河中府狱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刑具。原来现任府尹裴佑先原先也是酷吏政治的受害者，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律法之外的刑具销毁。杨思勳得知究竟后很是败兴，也很窝火，便命人往石缸里灌满水，亲手将周皓拖到缸边，狠狠将其头按入水里。周皓被反复按进水缸中，喝了一肚子水，几次窒息欲死，苦不堪言，忍不住出声求饶。杨思勳心肠刚硬，丝毫不肯放松。

一旁心腹牛仙童看到周皓已是奄奄一息、半死不活，忙上前提醒道：“大将军，别弄死了，弄死了可就不好玩了。”

杨思勳松了手，将周皓掼在地上，道：“老子今晚不快活，完全不能尽兴。”

周皓吐了几大口水，勉力抬头，问道：“我跟杨大将军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般折磨我？是高力士交代你这么做的吗？”

杨思勳道：“你也知道老夫是谁，你打了高力士的儿子，不就是等于打了我侄子吗？不用高力士交代，老夫也不能让你小子舒舒服服。老夫年过六旬，官拜辅国大将军，已是尊贵之极，却主动讨这押送囚犯的差事，还不是要想在你身上讨点乐子？这还是轻的，等到太原执行死刑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了。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只是死得痛苦些，最终还是会的。也不用担心会难看，到时你已经变成一对碎骨加一堆皮肉，旁人决计认不出你是谁。”

打量周皓的反应，见他露出了恐惧的表情，这才微觉欣慰，登时又来了兴致，命道，“来人，把他扒干净了，吊起刑格上，我要好好想个法子炮制他。”

周皓被扒下囚衣，四肢张开，锁在刑格上。他久闻杨思勳残忍好

杀，经常亲自用残忍手段处置囚犯，扒皮、剖脑等不一而足，想想便令人不寒而栗，然此刻完全是刀俎上的鱼肉，连自杀的机会也没有，只能由人宰割，心中悲苦，一时流下眼泪来。

杨思勳性情残酷，犯人愈是害怕，他愈是高兴，搓着手问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不到这河中府枉称中都，连件像样的刑具都没有。仙童，你有什么法子没有？”

牛仙童道：“适才小的看到外面有军士押解来一名女犯，不如给这小子灌下两倍春药，再将女犯带进来，扒了衣服绑在他对面。他所受煎熬，必定远胜往日。”

杨思勳大为满意，道：“好主意。那女犯在哪里？”牛仙童道：“大将军不是不让狱卒靠近狱厅吗？女犯还没入监，人绑在院子里，有狱卒看着。”

杨思勳连声道：“带她进来，带她进来。”

周皓哀告道：“杨大将军，我求求你，不要这么做。我已是将死之人，你一刀杀了我算了。”

杨思勳冷笑道：“哪有那么便宜你。”从怀中掏出药瓶，倒出两粒春药，塞入周皓嘴中，强迫他吞服下去。命手下取了木丸，勒在他口中，以防他药力发作时高声喊叫。又催道，“女犯呢？快点带来！”

狱厅中的几人都是杨思勳心腹太监，禁军军士都留在门外，牛仙童走过去开了门，命军士带女犯过来。等女犯进门，又斥退军士，重新掩好大门，亲自拖了女犯过来。那女犯见灯下挂着一名赤身裸体的男子，早已吓得瑟瑟发抖，膝盖一软，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杨思勳捏住她下巴，迫她仰头，道：“呀，还是个年轻美貌的美人儿。正好。”又好言安慰道，“你别担心，我们这些人都已经不能再行人道，我只是要用你的裸体来折磨这囚犯，不会有其他事。”

女犯惊叫道：“不要……”话音未落，口中即被塞入了木丸，用绳索固紧在脑后。她双手被缚身后，无力反抗，只得默默低下头去。

忽听到铁链“哗哗”剧烈作响，却是刑格上的周皓在大力挣扎，脸色通红，双眼死死瞪着女犯不放。

杨思勳大喜过望，道：“此计果然大妙。”命手下人将女犯手上绑索解开，扒光衣服，双手高举吊在周皓面前。

周皓药力发作，阳物挺得老高，目光在女犯双乳和下体间反复游离，眼睛都快喷出火来，恨不得即刻扑上去，却始终挣脱不开镣铐的束缚。但他为药力驱使，不断挣动，浑身大汗淋漓，像是初出沐浴一番。

杨思勳见到周皓丑态毕露，女犯则羞得满面通红，低下头去，不敢抬眼，只觉得趣味盎然、乐不可支，心理上获得了极大满足，连声道：“这刑罚好，这刑罚好。以后日日要这么用。”

忽听到外面有人叫道：“大将军，裴府尹派人来请大将军赴宴。”

杨思勳已是通体舒畅、愉悦无比，道：“就来。”又转头命道，“仙童跟我去赴宴，你们几个留在这里看着他们两个，等我喝完酒回来再作处置。”

杨思勳来到绿莎厅，见宾主已然到齐，独缺他一人，便抱拳道：“老夫来晚了，抱歉劳各位久等。”

王之涣问道：“听说杨大将军夜审犯人，可有什么结果？”

杨思勳曾在太原见过他几面，算是认识，点点头，道：“当然有所斩获。不过咱们今晚不谈公事，只求一醉。”

裴佖先道：“那好，就如杨大将军所言，不谈公事，一醉方休。来人，上酒。”

他家财万贯，家中养有乐班，又命乐人、歌舞助兴。

这场晚宴从一开始就颇为无趣。酒过一巡，王之涣正要提出请裴旻舞剑一曲，哥舒翰忽起身笑道：“我在裴尹君家作客，意外赶上这场酒宴。特备了一点小礼物，给各位助兴。”

拍了拍手，乐人引着一名男子出来，却是暂住在逍遥楼的何满子。原来今日哥舒翰在逍遥楼听到何满子的歌声后，极感惊艳，等到得知裴佑先今晚要宴请蒲州的特使杨思勖后，便起了要请何满子来府署表演的想法。

裴佑先笑道：“怎么，我家里这么多乐人、舞姬，你哥舒公子没一个看得上眼？”

哥舒翰摇头道：“不是尹君家的乐人不好，而是这个何满子实在厉害。”向何满子使了个眼色。

何满子跟乐工交了几句，乐曲一响，便和着拍子唱道：“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虚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晚谪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豪放而不粗疏，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正是当今宰相张说最著名的代表作为《邺都引》。

他歌喉一展，众人便即惊住。裴佑先鼓掌道：“好，唱得好。哥舒公子到底是王子出身，果然有眼光。”又请何满子再来一曲。

何满子也不推辞，扬声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

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歌声沉厚激越，抑扬顿挫，极有黄河滔滔、东流不尽的气象。

一曲歌毕，王之涣先起立鼓掌，道：“多谢何君演唱我的诗作，王某不胜荣幸。”

何满子这才知道《凉州词》作者也在座，“啊”了一声，道：“小的只因蒲州地处黄河岸边，胡乱选了一支跟黄河有关的曲子，不想冒犯了王公。”

王之涣道：“有什么冒犯的，何君这歌喉，只会为这《凉州词》锦上添花。”

添花。来，我敬你一杯。”当真走下宴席，敬了何满子一杯。

伶人歌伎虽受官民欢迎，却还是处于玩物娱乐性质，地位卑微，何满子得诗作原主亲自敬酒，受宠若惊，深为感动。

杨思勳经常参加宫廷宴会，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也觉得何满子歌艺相当不凡，道：“哥舒公子到底是王子出身，果然有眼光。”特意询问了何满子姓名，道：“今上最好音乐，你这等才艺，该入梨园才是。不如你随老夫一道返京，老夫郑重将你荐给皇帝[26]。”

平常人若得此机缘，无不欣喜若狂，不想那何满子神色甚为淡然，只道：“小的来自乡野，没见过世面，不懂礼仪，怕是辜负了大将军好意。”

杨思勳当众碰了软钉子，下不来台，面色不豫，正待发作，忽有军士进来禀报道：“衙门外有人求见裴将军。”

裴旻问道：“是郭将军手下吗？”军士道：“不是，是名女子。她说她名叫公孙大娘，裴将军听了她的名字自会明白。”

裴旻一愣，不及回答，哥舒翰已霍然起身，道：“你说什么？是公孙大娘到了吗？”见军士点了点头，便自行弃座，奔了出去。

旁人不免莫名其妙，面面相觑。只有王之涣知道哥舒翰与公孙大娘原是旧识，嘴角不禁露出笑意来，心道：“哥舒翰这小子运气不错，苦等几月，居然心想事成。”

杨思勳忽阴恻恻地笑道：“公孙大娘到访，指名要找裴将军，还能有别的什么？一个是剑器大师，一个是剑法名家，她必定是来找裴将军比剑的。风云际会，恰逢其时。今晚必定将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比剑，在座各位，你我都要大开眼界了。”

公孙大娘复姓公孙，名燕，因堂姊妹中行大，故称大娘。其人原是宫廷艺人，在玄宗即位之初已是名满天下的剑术大家。其人剑舞当世第一，动则矫健迅捷，如群仙乘龙飞翔；静则稳健沉毅，如湖海凝聚青光[27]。玄宗皇帝设梨园，命数百名有才艺的宫女为梨园弟子，公孙大娘

位居第一。然其人性格奔放，难受宫廷约束，最终离开了梨园，销声匿迹于江湖间，剑舞沉寂，已有数年。不想今晚竟忽然出现在河中府署，倒叫人意外之极了。

公孙大娘名气实在太太大，连裴旻先也道：“裴将军，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请贵客进来！”

裴旻闻言，忙亲自出迎。却见哥舒翰正扯着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妇人，似是在争辩什么。那妇人英俊秀丽，玉貌锦衣，却不大理睬哥舒翰，轻轻一抖衣袖，便将其甩开。

哥舒翰还欲上前，听到裴旻出声招呼，便束手站在一旁，虎着脸，似乎老大不高兴。

裴旻上前道：“敢问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公孙大娘吗？裴旻不知大娘造访蒲州，有失远迎。”

公孙大娘也学男子模样，抱拳行了一礼，举止潇洒，道：“裴将军，我久闻你剑法高明，举世无双，号称‘三绝’之一。今日我凑巧经过蒲州，特来一会。”

裴旻道：“张旭张公书法、吴道子吴先生画作倒当得起二绝，裴某微末之计，哪敢与他二位并称‘三绝’，更何况是在公孙大娘面前。”

他这话倒非谦逊，而是出自真心实意。张旭、吴道子均是各自领域的顶尖高手，却均以公孙大娘为师，二人从不讳言笔意、画法均领略自公孙大娘剑舞，因而堪称是公孙大娘的弟子。裴旻虽然年长公孙大娘许多，但他既与其弟子并列，便只能自甘其下了。

公孙大娘正色道：“我今日登门，绝非有意挑衅将军。公孙生平所愿，即是得与将军对舞一场。将军表面谦逊有礼，但你心中未必没有要与我一较高下的想法。”

裴旻既是剑术大有所成，当然曾多次幻想过能与公孙大娘这样公认的绝世高手对决，既是被对方窥破心意，当即老实地承认道：“公孙大娘是世间第一剑术高手，凡是习剑之人，无不与你较量，非独裴某而

已。”

公孙大娘道：“人生无常，今日若不把握机会，怕是再见无期。”

哥舒翰在一旁听见，忍不住道：“你二位都是刚毅果决之人，婆婆妈妈说这么多做什么？这就进去府署，为大伙儿表演一场对舞吧。”

公孙大娘道：“裴将军是当世绝顶高手，与他对决，非得有宽阔之地，方才能舞展得开。”

裴旻道：“娘子是说要在这片广场舞剑吗？”公孙大娘道：“正是。”

裴旻微一沉吟，即道：“也好。娘子可曾带剑？”公孙大娘道：“当然。”微一侧身，从右肘后露出一柄青锋来。

裴旻道：“裴某因为参加晚宴，为饮酒方便，解了佩剑。”招手叫过一名府兵，命道，“进去取我的佩剑来。”

哥舒翰道：“顺便告诉官署内所有人，包括裴府尹、杨大将军，就说裴将军要和公孙大娘在广场上比剑了。再请乐工带着乐器出来伴奏。”

那府兵闻言，转身即奔进府衙，一边小跑，一边高声喊道：“裴将军和公孙大娘比剑啦！裴将军和公孙大娘比剑啦！”激动得声音都在发颤。

不一会儿，府署开始骚动起来，先有警戒的府兵跑了出来，接着又有当值官吏、差役等涌了出来，之后才是在后衙参加晚宴的主宾们，几乎是倾府而出。

王之涣一马当先，跑在最前面，先赶到公孙大娘面前，道：“你就是公孙大娘吗？久仰了。今日得见娘子和裴将军对舞，死亦无恨。”

公孙大娘微微一笑，道：“请将军命人点灯。”

王之涣退到一旁，低声问道：“怎样？”

哥舒翰摇了摇头，神色甚为沮丧。王之涣便不再多言。

正好巡夜打更的更夫经过，过来问明究竟，立即“咚咚”敲起了梆

子，往街巷中喊道：“裴将军和公孙大娘比剑啦！”

他生怕错过精彩场面，舍不得跑远，喊了两声，便折返回来广场。附近居民有听见梆子的，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失火或是出了强盗，忙呼喊奔出来。明白了原委，便飞跑回去叫人。府署附近民居瞬间沸腾起来，人们不顾天黑，争相涌出家门。

军士们已四下围成一个大圈子，各自高举火把，照得广场亮如白昼。公孙大娘见乐工已在一旁安置好乐器，便脱下外衣，露出一身戎衣劲装[28]来，随即点点头道：“我们开始吧。”拔出长剑，挽了个剑花，“裴将军，你先请！”

裴旻道：“娘子远道而来，是贵客，理当先请。”

公孙大娘遂不再推辞，做了个手势，鼓声陡起。她长剑平胸，“刷”的一声直刺裴旻。裴旻退后一步，长袖一甩，手中多了一柄精光四射的宝剑，架开了公孙大娘一刺。兵刃相交，火光迸射，宛如黑夜繁星。

剑舞既是表演，较之实用剑击之术，多了些花式，更讲究韵律和韵味。二人各自跃开，合着鼓乐节拍舞了几招花剑。鼓三尺之莹莹，云间闪电；横七星之凉凉，掌上生风。

公孙大娘一边起舞，一边朗声吟诵道：“皇帝持刀强，一一上秦王。闻贼勇勇勇，拟欲向前汤。心手三五个，万人谁敢当？从家缘业重，终日事三郎[29]。”声之融曳，舞态飘摇。

裴旻应道：“丈夫气力全，一个拟当千。猛气冲心出，视死亦如眠。率率不离手，恒日在阵前。譬如鹞打雁，左右悉皆穿。”

一旁乐工齐声唱道：“排备白旗舞，先自有由来。合如花焰秀，散若电光开。喊声天地裂。腾踏山岳摧。剑器呈多少，浑脱向前来。”

二人即欺身再上，翻翻滚滚地斗了起来。一时间，场中人影闪动，身形飘忽，劲风鼓荡，金刃之声大作。旁人看得眼花缭乱，开始还能从服饰、身材辨别谁是谁，后来交手双方运剑如风，以快打快，只看见火

光中两条人影倏地一起，倏地分开，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两剑相交之时，光芒四射，铿锵有声。一旁乐工则以“打铃”乐曲伴奏，并与剑声相谐。

裴旻蓦然急速退开，公孙大娘挺身追上。一个兔起鹘落，如迅雷烈风；一个迅捷矫健，若鹰击长空。满场追逐飞舞，穿插来去，龙形虎步，游龙戏凤，犹运剑不息，势将飞去。一圈下来，二人重新回到圈中，距离五丈站定，凝神不动。二人“行剑”时如长虹游龙，潇洒英武，又如行云流水，首尾相继，一旦“站剑”，肃穆庄重，稳如泰山，极富有雕塑美感。

鼓声隆隆，愈紧愈密——如暴风骤雨，排山倒海；又若雷电袭来，刚劲奔放。满场观众均知道双方正蓄势待发，紧张得秉住了呼吸。

忽“铿”一声，鼓声骤然止歇。原来擂鼓者观赏对剑目不转睛，手上丝毫不停，由于情绪越来越紧张，劲道也越来越大，竟一槌将鼓面击破。

恰在此时，公孙大娘、裴旻手中长剑各自脱手而出，直射对方面门。剑势如虹，疾若流星，二人均手无兵刃，已无力抵挡。正在众人为之色变、惊呼声起时，二人各交剑鞘到右手，举鞘相承，剑精准入鞘，不差分毫！

原来二人在交手时已悄悄换了剑鞘，由于速度太快，竟无人发觉。然这各自一掷亦是惊险之极，观众看着如山失色，神怡目眩。鼓声一震，豁然而止。广场上先是鸦雀无声，片刻后才欢声雷动，经久不息。

王之涣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只觉足下发麻，手上发软，心中仍是怦怦直跳。这一曲剑舞淋漓顿挫，紧张激烈，竟让他有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之感，忍不住叹道：“佳人舞，动四方，何等恣意，何等潇洒。彪悍剑器舞，雄浑大唐风，竟由一个灵秀女子舞出了神韵。”

公孙大娘一抹额头汗水，将长剑递还给裴旻，微笑道：“多谢裴将军舍命陪舞。”

裴旻亦归还长剑，肃色道：“裴旻今日得与娘子对舞，不枉此生。”

一名差役奔过来叫道：“裴府尹有请公孙娘子和裴将军过去一叙。”

公孙大娘微一沉吟，即道：“不必了，我是特意来会裴将军，既已了心愿，不能再多作逗留。”

差役迟疑着不敢走开，只拿眼睛去看裴旻。裴旻遂劝道：“裴府尹是个极有趣的人，他本是好意，娘子何必拒绝？况且那边不只是裴府尹，还有辛渐辛公及他的几位朋友。”

公孙大娘道：“是受命重修蒲津桥的大风堂堂主辛渐吗？那位开场来跟我说话的是谁？”裴旻道：“那是王之涣王公，他左手那位是狄郊狄公，狄国老的侄子。”

公孙大娘道：“原来是他们几位。”裴旻道：“娘子实在不喜欢应酬，过去打声招呼也好。”

公孙大娘听了，便随裴旻走过来，与众人一一见礼。

杨思勳道：“公孙大娘，这么多年不见，你可是一点也不见老。”

公孙大娘道：“好些年不见，杨大将军倒是老多了，不过官位也升了，相得益彰。”

杨思勳哈哈大笑，也不介意。

裴旻先道：“难得公孙大娘大驾光临，正好后衙备了薄酒，这就请娘子入府一叙。”公孙大娘道：“我女流之辈，实不善应酬，怕是要扫尹君的兴了。”

忽有狱卒奔过来禀报道：“启禀尹君，不好了，狱中有两名囚犯尸解[30]了。”

裴旻先皱眉问道：“什么尸解？”狱卒道：“就是只见囚犯衣服，不见人影。”

裴旻先斥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狱卒慌忙跪下道：“小的不敢胡说，府狱中有两名囚犯不见了，只见到衣服。”

裴佻先问道：“哪两名囚犯不见了？”狱卒道：“一个是杨大将军带来的重犯周皓。另一个是郭将军派人送来女犯梅雪。”

狱卒禀报府狱中有囚犯尸解时，杨思勖开始尚不以为意，听到周皓也在不见的囚犯中，这才大惊失色，忙转过头去，却见自己留下看守和女犯的心腹都挤在人群中，争睹公孙大娘风采，本该留守的军士也是如此，“哎哟”一声，忙掉头往府署中赶去。走出几步，又回身吼道：“你还在这里做什么？”权楚璧忙招了手下，跟了上去。

公孙大娘还欲就此告辞，狄郊叫道：“娘子请留步，府狱出了变故，等事情弄清楚再走不迟。”

公孙大娘料想对方对自己有所怀疑，本就强行一走了之，但尊重对方是狄仁杰亲侄，又是天下名医，遂点点头，束手站在一边。哥舒翰目光一直不离她身上，几度欲上前搭讪，却又有所犹豫。

王之涣问道：“你刚才说，还有一名女犯，名叫梅雪？”狱卒道：“是，是天黑时郭将军手下送来的，说是降胡的奸细，太原府已通缉她很久了。”转头见到郭子仪正从人群挤过来，忙叫道，“郭将军！”

公孙大娘和裴旻舞剑时，郭子仪人已经到了，挤在围观人群中。然舞剑结束，非但原先观众围在广场、不肯散去，仍有更多民众闻讯赶来，人反而越来越多，他不得不努力通过。

王之涣忙迎上去问道：“郭将军当真抓到了阿翰以前的侍女梅雪？”

郭子仪道：“是，我入城时，她正在看告示，我忽然留意到她的面容很像通缉告示中的梅雪，便从后面叫了一声‘梅雪’，结果她回了头，见到我后，转身就跑。我追出去好大一截，才将她逮住。又见她频频朝鹤雀楼张望，担心她在那里还有同党，所以派人将她先行押回府狱关押，我自带兵行到鹤雀楼调查，没有发现可疑，便又去搜查了西门一带的客栈，可惜也未能找到线索。”

裴佻先忙问狱卒道：“那你说的尸解是怎么回事？”狱卒道：“就是人不见了，只剩下衣服。之前我还看见过那一男一女，一丝不挂地吊在狱厅里。”

裴佻先皱眉道：“你夹杂不清的，到底在说什么？”

狱卒便重头说了原委，道：“天黑时，杨大将军带人押着那名叫周皓的重犯来到府狱，说要借用狱厅讯问犯人，要小的们都退了出来。狱厅外安排的都是禁军看守。小的们今晚当值，也不敢离开，就都聚集在庭院中。也就是那时候，郭将军几名手下押了一名五花大绑的女犯进来，说她叫梅雪，是重要犯人，先上了枷锁单独收监。小的们应了，可收监要先进狱厅，杨大将军又正用着，小的们不敢进去，便让梅雪先坐在院子里。过了好大一会儿，有人开了门，吩咐禁军带女犯进去。小的说这是郭将军送来的重要犯人，禁军军士不由分说，就将女犯拉走了。”

裴佻先道：“后来呢？”狱卒道：“后来就听到里面有铁链哗哗响的声音，似是杨大将军在对犯人用刑，但又听不到惨叫声，挺奇怪的。不久有人来请杨大将军赴宴，杨大将军就带着一名心腹走了，留了几个人在厅里，厅外仍然有禁军把守。不过杨大将军手下人送他出来时，隔了好大一会儿才关上厅们，小的趁机朝里面偷窥了一眼，见到有两个人被吊绑着，而且都没穿衣服。”

裴佻先一怔，随即会意过来，脸上明显流露出厌恶的神情来，不耐烦地道：“那就是杨大将军有独特的嗜好，将两名犯人扒光了衣服讯问呗。”

狱卒道：“不，也没有讯问，犯人口中都塞着木丸呢。那男犯周皓不知道被施了什么刑罚，嗷嗷地喊着，不停地扭动，似乎十分痛苦，可手脚又被铁链锁住，很是可怜的样子。那女犯……”

裴佻先打断道：“你倒是快说什么叫尸解？”

狱卒忙道：“犯人是真的不见了，可他二人都被铁链绑着，不可能挣脱，不是尸解是什么？”见旁人都以嘲讽的目光看着他，似不相信他的话，便详细说了经过，“适才人人都跑出来看裴将军和公孙大娘舞剑，小的心想反正狱厅有禁军把守，其他犯人都押在牢房里，跑不出来，便也跟着出来看热闹。不过到中间时，小的看到禁军和杨大将军手下小太监都跑出来了，小的心想狱厅不是没人看守了吗，正好可以回去看看。”

王之涣难以相信，问道：“你宁可看犯人，也不看裴将军、公孙大娘舞剑？”

狱卒囁嚅道：“那可是光着身子的犯人，其中一个还是个大美人儿，不是时时都能看到的。”

王之涣道：“嗨，你个呆鸟……你这辈子再也看不到裴将军和公孙大娘对剑了！”

裴佖先瞪了王之涣一眼，道：“你继续说。”

狱卒道：“所以小的没看完舞剑，先回来大狱，里里外外一个看守都没有，只听见牢房里的犯人在吵吵嚷嚷，但他们都被关在里面，大概是听到外面有动静，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吞了吞口水，续道：“小的见狱厅门大开，料想杨大将军手下走得仓促，来不及关门，不过料想那两名犯人都被吊着，也跑不了，忙奔上台阶，一眼便看见架子上空空如也，犯人都不见了。”

狱卒发现周皓和梅雪人不在狱厅，起初以为是杨思勖手下将二人关进了牢房，可转念想到监狱钥匙都在自己身上，那些人如何能打开牢门？但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奔进牢房，挨间查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周皓、梅雪。询问最外间牢房的犯人，均说一直没有人进来过。他便重新回来狱厅，忽一眼看到刑架下散落着周皓、梅雪的衣服，忽然想到二人也许是尸解了，不然如何能挣脱绑缚逃走？

裴佖先听了经过，嚷道：“哎唷，有人劫狱了！”忙转头对少尹李崇简道，“李少尹，快，你快去看看。”

李崇简应了一声，招手叫了侍从，离开了府署。

旁人看在眼里不免奇怪，裴佖先明明叫李崇简去看看，他却抬脚就走了。而裴佖先也未说什么，又接连下命道：“裴将军，立即调派府兵，在城中加强巡视，将在大街上游荡的闲人都带回府署盘问，不过不要惊扰了百姓。再交代各处城门守军，进城无所谓，出城一定要严密搜查，保不齐在哪筐菜中就能觅到一个大活人。”

裴旻尚未应声，王之涣即插口道：“裴府尹，你这道命令有些奇怪，什么叫大街上游荡的闲人，你看广场上聚集了这么多人，是不是都是大街上游荡的闲人？”

裴旻先道：“哎呀，王公提醒得极是。那么，裴将军你自己看着办吧。”裴旻应道：“是。”招手叫过军士，命他们先劝广场上的民众散去。

郭子仪道：“既有人敢来府署劫囚，想必事情不简单，怕是蒲州最近难得安宁。不如我先带人回去官署，以防有人趁机捣乱。”辛渐道：“是，郭将军想得很周到。”命衙用之先随郭子仪回去。

裴旻先转身走到公孙大娘面前，上下审视她一番，这才问道，“公孙大娘，这是你一手策划的，对不对？”

公孙大娘道：“什么？”裴旻先道：“娘子一手策划了劫狱救人啊。今晚娘子特意来府署寻裴旻比剑，还刻意选在了门前广场，不但吸引了目光，也将府署中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引了出来……”

王之涣忙插口道：“不是所有人都出来了，牢房里面还有许多囚犯。”

裴旻先愤恨道：“本府这可是在办正事，劳烦王公不要打断。”甩了一下衣袖，又道，“娘子自己充当转移视线的角色，你的同伙则趁机潜进府狱，从容救走了犯人，对不对？”

公孙大娘道：“劫囚是死罪……”

王之涣道：“不一定是死罪，也要看劫的是什么人。律法规定：诸劫囚者，流三千里。伤人及劫死囚者，绞。杀人者，皆斩。”

公孙大娘道：“周皓不是死囚吗？”

裴旻先“哈”了一声，道：“我就猜到公孙大娘认识周皓？娘子真正想救的是他，梅雪不过是顺带，因为她看见了你同伙的脸，对不对？”

一旁哥舒翰抗声辩道：“认得周皓就是牵连劫狱吗？我也认得周皓，而且还曾是好朋友，尹君是知道的。”

裴佖先与哥舒翰生父哥舒道元交好，当即以长辈身份斥道：“你也在本府怀疑名单上，给我老老实实地待着，一会儿自会盘问你。”

公孙大娘道：“尹君先入为主，已认定我跟劫狱有关，我再多辩解也是无用。不过我大唐有反坐之法^[31]，尹君诬陷我劫囚，我该判……”一时不知会，便转头去看王之涣。

王之涣忙道：“要看有没有为劫囚杀人，杀了人就是斩首，只伤了人没死则是绞刑。”

公孙大娘道：“不都是死刑吗，有什么分别？”

王之涣道：“大有分别。譬如娘子遭人诬陷，因劫囚罪名判了斩首，依反坐之法，诬陷者因是虚犯，罪减一等，便是绞刑。如果娘子判了绞刑，反坐过来，诬陷者便不会被处死，只是远流三千里。”

公孙大娘道：“原来如此。王公精通律法，好生叫人佩服。”

王之涣喜滋滋地道：“不敢当。能得公孙大娘一语褒赞，之涣还是倍觉荣幸。”又解释道，“不过在本朝，反坐之法不时会有例外。天后当政时滥用刑罚^[32]就不提了，之前曾有人告张嘉贞张相公谋反，查之无据。告密者本该反坐，张相公认为告发边将不该反坐，否则会断绝天下人上表言事之路，遂为皇帝采纳^[33]。”

公孙大娘微微一笑，道：“王公已然解释得很清楚。”随即收敛笑容，肃色道：“裴府尹，你若有证据，大可逮捕我。你若只是凭空胡言乱语，意图将罪名加到我身上，我定会上告到御史台。”哼了一声，转身欲走。

裴佖先忙叫道：“来人，留下公孙大娘！”

差役得令，忙上前挡住。公孙大娘一扬手中长剑，喝道：“谁敢拦我？想动手吗？”

别说她威名显赫于当世，适才展露的剑舞英姿也足以惊世骇俗，差役被她一喝，竟不由自主地退了开去。

狄郊忙上前劝道：“公孙大娘，你是当世高人，何必意气用事。府狱中有重囚被劫，非同小可，娘子出现的时机又太过巧合，裴府尹怀疑你也是有理由的。娘子既问心无愧，何不留下来说个清楚？按照惯例，至少要做个供述笔录。”

公孙大娘道：“不是我不信任他们那些做官的，只是失去钦犯，责任重大，杨思勳无法向上头交代，必然要找替罪羊，我可不想成为这只羊。”

裴佻先道：“本府可以向娘子保证，绝不会冤枉好人。就算杨大将军有这个心思……”

公孙大娘冷冷道：“难道裴府尹会出面阻止杨思勳找替罪羊吗？”

裴佻先道：“本府可能阻止不了杨大将军作为。不过本府会竭尽全力找出真相，以真凶向杨大将军交代。重犯被劫走，总是有人做的吧。”

公孙大娘想了想，道：“那好，我可以留下来，甚至还愿意协助调查。但我有一个条件，这个案子，得由王公和狄公负责。”

裴佻先愕然道：“王、狄二位都不是官府中人，为何要扯上他们？”

公孙大娘道：“因为我听过他们的名字。辛堂主就不说了，他肩负重修浮桥的责任，忙得不可开交，这位王公不独是个大诗人，这位狄公也不独是当世名医，他们之前破过不少案子。”

裴佻先道：“不错，当年蒲州就出过好几起怪案，都是王、狄他们几位侦破的。我那时人也在蒲州，可以做证。”

一旁从吏忙低声提醒道：“尹君既疑心公孙大娘，怎么反过来为她做证？”

裴佻先道：“噢，不是，我是说公孙大娘所提的这个条件，是有一定依据的，本府可以考虑。但所丢犯人中，最重要的那个周皓归杨大将军管辖，所以到底要怎么做，要由他来决定。娘子不妨先随本府进去，听听杨大将军意下如何。”

公孙大娘道：“也好，我就相信裴府尹一回。”

辛渐有意落在后面，问道：“老狄也觉得公孙大娘可疑吗？”

狄郊道：“她销声匿迹多年，今晚忽然出现在府署，然后便发生了劫囚事件，说不可疑，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王之涣道：“可公孙大娘剑法坦荡，其为人也是如此，她既然说跟今晚之事无干，我相信她。”

狄郊道：“辛渐，官府果真让我查案，你同意吗？”辛渐踌躇道：“这个……”

王之涣道：“我知道，你不想杨思勳抓回周皓，当然也不希望我们从旁协助官府。”

辛渐遂直言道：“周皓犯了王法，自该接受处罚。可我听到狱卒说的那番话，杨思勳竟那般惨无人道地折磨他，还是忍不住同情他，希望他能就此逃脱。”

王之涣道：“那正好我们来接管这件案子，从中捣乱，杨思勳就抓不到周皓了。不过我也知道，老狄一定不同意。”

狄郊道：“我什么都还没说。”王之涣道：“但我知道你这么想，你是宁可不可接，接了就要认真办事的那种人。”

辛渐道：“周皓之前是大风堂管事，目下他被人救走，如果证明公孙大娘清白的话，杨思勳一定会转而怀疑我。你二位是我至交好友，杨思勳应该不会同意将案子交给你们调查。”

王之涣道：“那可未必。杨思勳想的只是要尽快抓回周皓，他自己搞不清楚案情的时候，自然会转而求助比他厉害的人。”

辛渐道：“我们先进去再说。”

进来府署绿莎厅，尚未坐下，杨思勳便虎着脸进来，道：“有人在西墙内外搭了梯子，从府狱救走了周皓。”

裴佑先讶然道：“贼人竟如此胆大妄为，居然公然往府衙高墙上搭梯子？”

杨思勳怒道：“正是！梯子现下还在，各位可以自己去看。裴府尹，你这府尹当得可真够称职，居然有人明目张胆地搭梯子闯进衙门来，劫走了重要囚犯。老夫奉命将周皓押到太原斩首，眼下人丢了，你要老夫如何向朝廷交代？”

裴佑先道：“哎唷，杨大将军是在对本府发脾气吗？杨大将军息怒！来，这边坐下，您大人有大量，消消火气。”将杨思勳拉到凳子坐下，这才慢条斯理地道：“现下咱们来说本府称不称职的问题。杨大将军，你带了两百禁军押送一名犯人来到蒲州，本府待你如上宾，要什么就有什么。你说要张贴告示，要将周皓枷在府署门前示众，本府都立即照办了。而后是你自己将我府狱中的狱卒赶了出来，里里外外换上了你自己的人，说是要讯问犯人。讯问就讯问吧，没准儿杨大将军运气好，能从犯人口中掏出什么大机密。可本府听说杨大将军非但将犯人剥得精光，还往其口中塞了木丸。朝廷制度，只有将死囚押赴刑场处决时才使用木丸刑具。本府就好奇了，杨大将军一面称周皓勾结降胡，知晓重大机密，一面又往他口中塞了木丸，令其无法出声，这是怎么个讯问法？”

杨思勳一时语塞，答不出话来。

裴佑先又道：“目下犯人丢了是事实，由于里外守卫都是杨大将军的手下，这责任当然要算在杨大将军头上。关键是，杨大将军弄丢了自己的犯人不说，还把我们郭将军新抓获的降胡奸细梅雪也给丢了。”

杨思勳吃了一惊，问道：“那女犯是降胡奸细吗？”

裴佑先道：“正是。杨大将军，你倒是说说，你占了狱厅，自个儿在里面拷问周皓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将梅雪弄进来扒光衣服吊起来？你手下那么多人看守，弄丢了犯人，还怪到本府头上，说本府不称职，咱们是不是要到圣上面前评评理？”

杨思勳知道裴佑先不同一般官员，不但能耐极大，且是极难缠的主儿，关键是皇帝也欣赏其人无所顾忌的性子，加上他自己理亏，便软了

下来，闷声道：“老夫不该责怪裴府尹。抓回逃犯要紧，请府尹立即调发府兵，封锁全城，挨家挨户搜索。”

裴佻先道：“杨大将军少安毋躁，本府已经派裴将军去办事了。”

杨思勳起身走到公孙大娘面前，道：“娘子还在梨园时，老夫就看出你是个不一般的女子。当年娘子私自离开宫廷，圣上大度不曾追究。可想不到你今日竟与朝廷为敌，伙同贼人劫走重囚。”

公孙大娘正色道：“杨大将军，我跟今晚劫囚一事毫无干系。我主动跟裴府尹进来，是相信官府会公正断事。”

杨思勳道：“娘子莫名出现，要与裴将军比剑，吸引了所有人赶去广场观看，导致大狱无人值守，贼人这才乘虚而入，救走重囚。娘子还敢说跟你无干？老夫念你女流之辈，又曾是圣上看重的梨园弟子，才没有立即下令拿你。娘子还是老老实实招出同伙藏身之处，免得受皮肉之苦。”见对方不应，便命道：“来人，拿下公孙大娘，押到府狱严刑拷问。”

王之涣忙道：“先别着急，容我一言。裴府尹、杨大将军，你二人都怀疑公孙大娘涉入劫囚一事，无非是因为她主动约裴将军比剑，吸引了众人观看，包括府狱的狱卒、禁军看守等。可是如果公孙大娘今晚不来，我老王也要请裴将军起舞一曲，这是我今晚赴宴的目的。裴将军剑法名动天下，名气不在公孙大娘之下。诸位试想一下，如果裴将军如我所请，肯当众舞剑一曲，是不是一样会吸引很多人，包括府狱的狱卒、看守呢？”

裴佻先道：“呀，还真是这个道理。裴将军自来蒲州上任，虽然恳求见识他剑术的人不少，但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舞剑，若果真有此表演，府署中所有人一定会闻风而至的。”

杨思勳也不是蛮不讲理之人，听了王之涣一番话，觉得有几分道理，又问道：“裴府尹刚刚说梅雪是降胡奸细，河中、河东安置有不少降胡，会不会是有人来救梅雪、顺带救走了周皓？”

狄郊道：“决计不会。贼人得以顺利救走囚犯，契机全在府狱无人值

守。当然，公孙大娘与此无干，也没有人事先料得到她会来。假若没有公孙大娘这件事，正如之涣所言，裴将军舞剑将会成为另一引人瞩目的事件，府狱同样会出现无人值守的场面，为贼人从容利用。由此可见，贼人一定早先知道今晚府署会有宴会……”

裴佑先忙解释道：“其实今晚宴会是为杨大将军接风洗尘。我二人虽无私交，然杨大将军首抵蒲州，于公也是要设宴接待的，这是惯例。”

狄郊道：“而且由于杨大将军这等贵客到场，裴将军必定会表演剑舞，因而做了周密准备，如预备了翻越高墙的梯子等物。而梅雪傍晚时才被捕，随即被押来府署。那时候宴会差不多已经快开始了，她的同伙根本来不及筹划救她。”

王之涣道：“不错，贼人的目标一定是周皓，梅雪只是顺带。”

杨思勖听得晕晕乎乎，回味了好大一会儿，又回头询问了心腹太监牛仙童几句，这才勉强反应过来，连声道：“厉害，厉害。狄公不愧是狄国老的侄子，办案推理都是一流好手。”

公孙大娘便转头去看裴佑先。裴佑先忙道：“杨大将军，既然你的犯人周皓才是贼人的真正目标，那么这案子理当以你为主。不过本府有个建议，不如请王之涣王公和狄郊狄公来帮忙调查这件案子。他二位的能耐，杨大将军适才也见识过了。”

杨思勖摇头道：“不好。不是王、狄二位能耐不足，而是他二人都是辛公的好友。辛公，你别怪老夫怀疑你。周皓之前是你大风堂管事，还救过你女婿阎用之，你心怀感激，这老夫能理解。可周皓犯了国法，辛公目下已是朝廷命官，怎可因私人情感败坏国体？”

裴佑先道：“呀，杨大将军如何怀疑起辛公来了？”

杨思勖道：“辛公早知道今晚府署会有宴会，还带了王、狄二位赴宴——这二位口才，适才大伙儿都见识过了——目的无非是确保裴旻将军在宴会上舞剑。辛公既有救人动机，又有救人的能力和手段，为何不能怀疑他？难道因为他是皇亲国戚吗？

辛渐正色道：“杨大将军确实有理由怀疑我，也不必因为我的身份而有所顾忌。”

杨思勖道：“难得辛公如此深明大义，那老夫就不客气了。来人！”

权楚璧应声上前道：“大将军有何吩咐？”杨思勖道：“立即带人去搜查辛公官署和住处，还有王、狄的住处也要一并搜查。”又问道：“辛公女婿阎用之呢？”

辛渐道：“他刚随郭将军回去了临时官署。”杨思勖道：“逮捕阎用之，带来府署拷问。”

裴佻先道：“杨大将军，你这就不对了，小阎一直在本府身边，从没有离开过半步。”

辛渐也道：“杨大将军，阎用之不光是我女婿，还是新浮桥的设计者。他是阎立德阎公后人，天生有机巧之能。你若就此逮捕他，势必耽误浮桥进程。我辛渐以大风堂的名义向你保证，我和阎用之决计与今晚劫囚一事无干。”

杨思勖道：“不是老夫信不过辛公，而是口说无凭……”

王之涣忍无可忍，上前道：“杨大将军，你指控辛渐劫囚不也是捕风捉影、口说无凭吗？你怀疑辛渐，是因为他与周皓相识，又事先知晓府署会有宴会，可符合这两点的人多了，公孙大娘、哥舒翰，等等。还有，辛渐如果真的卷入其中，我刚才就不会极力为公孙大娘洗脱，老狄也不会告诉你贼人目标是周皓而不是梅雪了。”

杨思勖一时噎住，不知该如何回辩。

裴佻先道：“这样如何，就将这件案子交给王、狄二公，由他二位负责给杨大将军一个交代。杨大将军若不满意，再逮捕辛渐，逮捕阎用之，逮捕公孙大娘，逮捕哥舒翰，想逮捕谁就逮捕谁，一一拷问，总可以吧？”

哥舒翰忽冷冷插口道：“不知我会不会也跟周皓一样，被剥了衣衫、

口中塞上木丸，吊在那里示众？”

裴佻先骂道：“你小子搞不清楚状况，胡乱插什么嘴！不是示众，是给杨大将军一个人看，你比周皓健壮，光着身子一定比他好看。况且若是再抓个梅雪那样姿色的女犯，也剥光衣服，挂你旁边，你小子不正好大饱眼福吗？还敢抱怨？”

旁人听了，忍俊不禁，勉强忍住笑，唯独王之涣哈哈大笑起来。

杨思勖见裴佻先也公然站在辛渐一方，自己明显处于孤立状态，只得悻悻道：“就按裴府尹说的办。老夫给你们三天时间。”自引人回驿馆歇息去了。

裴佻先拍手笑道：“那么事情就这么定了。辛公，你有重任在身，请自回去忙你的大事。若是杨思勖敢上门找碴儿，你手下兵将人数比他带的禁军多，就直接跟他火拼。”辛渐忙道：“裴府尹就爱开玩笑。”

裴佻先道：“劫囚这件案子，就有劳王、狄二公了。二位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又拍了一下哥舒翰，道：“你小子也别闲着，带上你的侍从跟着王公、狄公，当个跑腿传话的。”

哥舒翰讶然道：“我吗？”裴佻先道：“怎么，你以为你是突厥王子，就不能跑腿传话？”

公孙大娘忽道：“多谢王、狄二公适才为我辩白，我愿意助二位一臂之力。”裴佻先道：“太好了！本府正等着娘子这句话呢。”

公孙大娘道：“我知道，我还是有嫌疑，府尹怕我跑了。”裴佻先笑道：“明白人好办事。来人，送几位出去。”

出来府署，公孙大娘告道：“我住在城西客栈，还有一名女弟子等在那里。今日已经太晚，我先回去歇下，明日一早再来寻二位。”

王之涣道：“甚好。我们住在逍遥楼，那里地方大，娘子不妨带着弟子搬来住，也好方便照应。”

公孙大娘应允了，自拱手辞去。

王之涣问道：“你今晚是跟我们一起，还是回去官署？”辛渐踌躇道：“我虽有出城令牌，还是不要麻烦守城军士。回逍遥楼吧。”

刚走几步，便听到背后有人叫喊，却是哥舒翰带着侍从追了出来。

辛渐道：“哥舒公子，你不是裴府尹的客人吗？跟出来做什么？”

王之涣笑道：“莫非哥舒公子真要当我们的跑腿？哈，裴府尹那是开玩笑呢。”

哥舒翰道：“你们几位住在逍遥楼是吧，我也要搬去那里住。”招手叫过一名侍从，道：“立即去逍遥楼，把整座楼都包下来，除了我们几个和公孙大娘外，不准他人入住。”

辛渐惊道：“哥舒公子这是做什么？楼里还有其他住客怎么办？”哥舒翰道：“住客每人赔一千钱，请他们另外找地方住。”

辛渐尚不及阻止，侍从已应命飞快而去，只得摇头苦笑。

王之涣笑道：“这小子，原来心中还是放不下公孙大娘。”又提议道：“哥舒翰派侍从去逍遥楼赶人，肯定闹得鸡飞狗跳。我们不如先去西门夜市找处热闹的宵夜摊子，吃点东西再回去。今晚虽然赴了酒宴，可肚子里还是空空如也。”辛渐道：“甚好。说实话，我还真饿了。”

狄郊也无异议。三人遂自往夜市赶去。

今晚夜市格外热闹，人人都在兴奋地议论裴旻和公孙大娘的那场对剑，没看到的捶胸顿足，后悔莫及，看到的手舞足蹈，三生有幸，一片沸腾景象。辛渐几人找了一圈，才勉强在汤饼摊子找到空位，坐下来吃了一大碗汤面，这才回去逍遥楼。

辛渐一眼看到店家蒋大额头上起了个大包，忙问道：“这是怎么了？”蒋大道：“没事，是小老儿刚才不小心，自己撞的。”

王之涣道：“自己撞的能这么厉害？”转头去看狄郊。

狄郊摇头道：“不能。这是有人自侧面大力推了蒋翁一下，蒋翁俯低

头撞上墙角，才会造成这样的伤势。”上前看了看，安慰道：“不碍事，只是肿胀，过两天就会自己消下来。”

辛渐道：“是不是有客人不愿意搬出去，气愤之下推了蒋翁？”

蒋大不愿意惹事，忙道：“没事，对方只是顺手推了一下，而且人已经走了。”

王之涣道：“这都要怪哥舒翰。他人呢？”蒋大道：“哥舒公子已带着侍从住进楼里了，不过小老儿没见到，是伙计引进去的。”

王之涣还待去找哥舒翰理论，辛渐忙阻拦道：“算啦，太晚了，明日再说吧。”当下各自回房歇息。

注释

[1]天宝末年，安禄山、史思明（均为九姓胡人）发动安史之乱，不可胜数的降户争相加入其中，导致战争长达八年、大唐国运急剧衰退，根源即在于此。然在当时格局下，历史人物始终有其局限性，即便是有远见如唐太宗者，亦不能完全做到“天下一家”，最后还是不得走上了“分而治之”的老路。

[2]魇胜：用巫术妨碍或役使别人。

[3]早在武则天为唐太宗才人时，便已与太子李治眉目传情、暗通款曲。武则天困在感业寺时，曾作《如意娘》诗给高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情真意切，极写相思愁苦之感。

[4]尼寺即尼姑所住之所。僧寺为僧人修行及住所。崇圣寺内多名胜，西面佛殿有隋画家董伯仁绘画，东面佛殿有隋画家展子虔绘画，西北面墙上则是隋画家郑德文的绘画。另有徐贤妃妆殿。徐贤妃名徐惠，唐太宗立为才人。当时太宗数次调兵讨伐高丽，并征人筑治宫室，百姓劳怨，她上书力谏：“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伎

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鸩毒，侈丽纤美，不可以不遏。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太宗善其言，进为贤妃。

[5]对于罪不至死、皇帝又想要他死的大臣，玄宗多采用刑杖后流放烟瘴之地，如因反对废后的姜皎等。像王守一这样知晓众多宫廷机密、又是武惠妃立后绊脚石的大臣，也是非死不可，但玄宗通常都是选择先将其贬斥出京，再于半路派人追杀。本书中还有一位重要配角也是如此命运，后面再叙。

[6]唐玄宗废后不符合正统礼教思想，朝野普遍持不满态度。如李白有《古风》诗：“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蠹螭入紫微，大明夷朝晖。浮云隔两曜，万象昏阴霏。萧萧长门宫，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实，天霜下严威。沉叹终永夕，感我涕沾衣。”“萧萧长门宫”指汉武帝皇后陈阿娇被废后居长门宫。“桂蠹花不实”指王皇后因无子而遭废。李白在诗中对王皇后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士人的态度。

[7]唐玄宗有时对臣民亦自称“三郎”，据《类说》引古本《教坊记》：“开元十一年（723年），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上亲加策励曰：好好作，莫辱三郎。”臣民甚至可以当面直呼皇帝“三郎”，据《酉阳杂俎》：“（玄宗）又与罗公远同在便殿，罗时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师如意。’殿上花石莹滑，遂激蹇至其前，罗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举手示罗如意。”又据《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天宝年间，在长安东郊广运潭（南方租赋漕运总码头）落成典礼上，江淮租庸转运使韦坚（太子李亨内兄，妻子是姜皎之女）特意为到场的玄宗安排了歌舞节目。一百多人齐声唱道：“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玄宗闻之大悦。

[8]嗣圣元年（684年）正月，中宗欲授韦皇后生父韦玄贞侍中及乳母子五品官，中书令裴炎坚持不可。中宗怒道：“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裴炎转告武则天。二月六日，武则天召集百官于乾元殿，废中宗皇帝位。中宗不服，问道：“我何罪？”武则天道：“你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废中宗为庐陵王。当晚，参与宫变的十余名羽

林军来到坊曲饮酒，一人醉后发牢骚道：“早知道入宫废皇上无勋赏，还不如事奉庐陵王呢。”酒席未散，缇骑已经赶到酒肆，将十余人逮捕，发牢骚者以谋反罪名斩首示众，余人则因知反不告尽数绞死。

[9]桑落酒为河东名酒，要在每年的六月六日桑葚熟落之后制曲，九月九日桑叶落时用曲和水酿酒。酿成后封存，经过叶落枝枯之秋冬，到来年桑葚成熟时再开封，故此有“悬食同枯枝之年，挪干桑落之辰”的说法。又据《永济县志》：“蒲州城外东南五里土龟原后土祠有桑落泉，因‘桑落酒’得名，酿酒最佳。”又据李肇《国史补》：“河中桑洛坊有井，酿酒甚佳。”泉、坊、井皆以桑落酒而得名，足见此酒源远流长。又名索郎酒（索郎为桑的反切字），北魏权贵流行以桑落酒互赠，即为“索郎相顾”之典故。到唐代时，桑落酒愈发成为珍品，“远相尝馈，逾于千里”，享有极高的声誉。

[10]因为桑落酒为著名佳酿，唐朝立国后，专门在蒲州设“芳醲监”，专司烧制桑落酒。唐著名诗人白居易有诗道：“桑落气熏珠翠暖，柏枝声引莞弦高。”到宋代时，桑落酒更是名扬神州。据宋人朱弁（朱熹叔祖，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曲洧旧闻》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未当皇帝前，曾饮过桑落酒，饮罢甚喜，数日余香在口，回味无穷。登基为帝后，宋太祖便下旨让蒲州定期进贡桑落酒，桑落酒由此成为宋宫御酒。至今仍在上演历史传统戏曲《斩黄袍》讲的就是宋太祖被西宫娘娘用桑落酒灌醉后、错斩了忠臣郑子明的故事。宋诗人陆游亦有诗称赞桑落酒：“忽忽流年恨，悠悠独夜情，向人灯欲语，远舍露如倾。梦再轻千里，悉偏劫五更，殷勤桑落酒，好为解除醒。”明人王世贞在《酒史续编》中称：“桑落酒……名最古，色白，鲜旨殊甚，味宛转舌端不穷。以甘，均不可多饮。”另有诗道：“银瓶初泻玉生香，风味由来擅索郎。若比美人何所以，太真柔赋出兰汤。”“索郎”即是桑落酒的别名。称喝了桑落酒后涤心荡肺，犹如杨贵妃出浴般舒坦欲仙。自清初起，由于桑落泉干涸，加上当地酒税极重，发生了“抗酒税”起义，最终被清廷残酷镇压，曾在历史上风靡一时的桑落酒逐渐失传。今世间已无桑落酒。

[11]据唐律，不义，“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

嫁”。

[12]大禹善于治水，中国古代大江大河边通常都立其祠庙祭祀，信仰类似于土地庙。

[13]秦晋之好：春秋时，秦、晋两国不止一代互相婚嫁。后泛指两家联姻。当时的秦国地处今陕西、甘肃和四川的一部分地区，晋国地处今山西南部，是两个相邻的强国，而蒲州是必经要道。

[14]唐初实行府兵制，地方州府设折冲府统领府兵，最高长官为折冲都尉。州府刺史并不统领折冲府，但点兵、发兵需下符契，必须得刺史与折冲都尉同时勘契，使地方行政长官与军事长官互相牵制。

[15]据《山海经》：“刑天至此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干为盾，戚为大斧）以舞。”“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在远古，干戚之舞还是进行德教治国的手段，据《韩非子》：“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16]项羽、虞妙弋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

[17]剑器：古武舞曲名，属于健舞（与软舞相对），有刚烈之气，充满战斗气氛和生命活性。关于剑器，有人考据为仪仗礼器，然据《乐书》：“劒（同剑）器，劒器之舞，衣五色绣罗襦，折上巾交，脚絳绣靴，仗劒执械，唐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舞劒器，能为邻里感激。”明确指出舞者“仗劒执械”。又据记录唐末十国的史书《十国春秋》：“文武坚，善舞劒器，时号为文大劒。”既称善舞剑器者为大剑，足见剑器其实也是一种利剑。宋代之后，剑器才成为与蟒衣、玺书并列的仪仗礼器，据《辽史》：“封愬郡开国公，赐玺书、劒器。”又据《明史》：“启视，则上赐蟒衣、劒器也。”

[18]梨园：唐代训练乐工的机构，位于皇宫禁苑中，与专司礼乐的太常寺和充任串演歌舞散乐的内外教坊鼎足而三。唐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曾选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子弟”。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后世遂

将戏曲界习称为梨园界或梨园行，戏曲演员称为梨园弟子。乐营将：乐工和官妓的领班。

[19]张旭书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另一书法名家颜真卿甚至两度辞官，专门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曾对人说：当初看到公主与一位挑夫在路上相遇争道，悟出了笔法上的争让之理；后来又见到公孙大娘舞剑，这才让他彻底领悟到草书的神韵。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序中说：“昔有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唐人沉亚之《叙草书送山人王传义》序：“昔张旭善草书，出见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惊砂坐飞；而旭归为之书，则非常矣。”

[20]唐文宗时，下诏以李白诗歌、张旭草书、裴旻剑舞为三绝，世人称他们三人分别为“诗仙”“草圣”“剑圣”。张旭曾任苏州常熟县尉上任后十多天，一位老者递上状纸告状。张旭在状纸上批示判去。不几日，老者复来。张旭大怒道：“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者答道：“我其实不是来论事，而是因为少府（唐朝对县尉的称呼）笔迹奇妙，珍贵无比，可为篋笥之珍。”张旭问老者为什么喜爱书法。老者回答说：“先父受书，兼有著述。”并将父亲遗书给张旭看，书法亦是相当精妙。

[21]风陵渡：今山西芮城风陵渡镇，距离东北方的芮城县约30公里。以女娲陵墓命名，因女娲为风姓，故称风陵。又传说黄帝大战蚩尤时（详见吴蔚小说《楼兰》），重臣风后（又称风伯）在作战中阵亡，埋葬于此，后建有风后陵。风陵渡是古代黄河上最大的渡口，也是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点。金人赵子贞《题风陵渡》云：“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全。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金庸先生名著《神雕侠侣》中，杨过与郭襄初遇，即在风陵渡。

[22]悬河：河床高出两岸地面的河，又称“地上河”。流域来沙量很大的河流，在河谷开阔、比降平缓下游，泥沙大量堆积，河床不断抬高，水位相应上升。为了防止水害，两岸大堤随之不断加高，年长日久，河床高出两岸地面，成为“悬河”。黄河下游是世界上著名悬河，河床滩面高出背河地面一般3~5米，部分堤段达10米。

[23]春醪（láo）：春酒，春季酿制的或春季酿成的酒。也指民间习俗，春节时宴请亲友叫吃春酒。晋陶潜《拟挽歌辞》之二：“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亦做酒的代称。

[24]指今运城盐湖，位于今山西运城以南，中条山北麓，是山西省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第三大硫酸钠型内陆湖泊，今面积为132平方公里。盐湖南依苍翠高峻的中条山，北靠峨嵋鸣条岗，东连涑水瑶台，西接黄河古渡。湖内银泊万顷，浩淼广阔，芦苇湿地环绕，水禽候鸟族聚。此地在古代为解县和解州之地，故又名解池，也称“河东盐池”。唐人阎伯屿有《盐池赋》云：“盐之池潏沆兮，划开于郇瑕之侧。廓平陆而无际，浸长天之一色。前对条山，照峰峦之巖巖。却邻安邑，对城楼之嶷嶷。其出形盐也，状雄虎之蹲于长野，攫拿兮布滢。其吐精光也，如白日之升昞谷，照烂兮燭施。既似乎镜湖之不远，又似乎渤澥之在即。”运城盐湖自古以产盐著名，所产之盐称“解盐”、“潞盐”或“河东盐”。舜帝所唱《南风歌》，即指盐湖所独有的经济价值。

[25]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汉武帝时曾于此得宝鼎，唐时属蒲州管辖。其地“背汾带河”（在汾水之南、黄河东岸），地势开阔，是后土祠所在地。后土俗称地母娘娘、后土圣母等，是统辖阴阳生育、万物之美与大地山河之秀的神祇。自从周代始，历代帝王均以后土为社神祭祀，祈求人寿年丰，国泰民安。宋时，尊后土为“天下地神之宗，土地最尊之神”。汾阴后土祠为国家级祠庙（今万荣县城西南40公里宝鼎乡庙前村），非前文中所提蒲州后土祠（蒲州城外东南五里土龟原后土祠有桑落泉），具体将在后面情节中介绍。

[26]唐玄宗李隆基多才多艺，能书法，谙熟音律，善击羯鼓。曾创作《霓裳羽衣曲》，用以咏唱众仙女翩翩起舞的意境，其舞、其乐、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舞姿婆娑的仙女形象，为唐玄宗生平得意巨作，也是唐代最出色的大型乐舞和著名的法曲。

[27]开元三年（715年），年仅四岁的杜甫在郾城亲自见到公孙大娘《西河剑器》，印象极为深刻。当时大书法家张旭也在场，其“草书长进，豪荡感激”，也是在看了公孙大娘矫捷的剑舞后从中受到启发。大历二年（767年），已是花甲之年的杜甫观看公孙大娘弟子李十二娘舞剑

器，观舞生情，抚今追昔，想起了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激动感怀，怆然涕下，写下了《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著名诗篇：“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称颂公孙大娘剑舞“淋漓顿挫，独出冠时”。像杜甫这样给以公孙大娘极高赞誉的，当时还大有人在。直到晚唐，公孙大娘仍为众多诗人赞叹，如郑踞《津阳门诗》有“公孙剑伎方神奇”之句。到了南宋，有舞剧《剑舞》演鸿门宴故事，一男一女上场对舞，男角扮汉时项伯，女角却扮唐时公孙大娘。有辞曰：“项伯有功扶帝业，大娘驰誉满文场。合兹二妙甚奇特，欲使嘉宾斛一觞。”汉唐两人合场，却演汉事，自然荒诞乖戾，但文人如此安排，且称赞“大娘驰誉满文场”，却也说明公孙大娘的地位及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28]唐时风尚，舞剑器的女子多穿军装。唐末人司空图有诗云：“楼下公孙昔擅场，空叫女子爱军装。”足见这种风尚影响很广。

[29]舞剑时通常要伴唱，此器词（又称曲词）中“三郎”即指唐玄宗李隆基。书中三首曲词均取自敦煌文书S.6537，在形式上实为今存唯一的《剑器》曲词。前二首咏勇士，所咏实当为戎装武舞者，第三首咏剑器舞的姿容。又，唐宪宗朝大臣姚合（玄宗朝宰相姚崇曾侄孙）有《剑器词》三首，诗中所描写的剑器舞已由公孙大娘的单人舞演变为多人跳的男子群舞，由舞者执剑而舞演变为旗帜、火炬等作队列表演。伴奏乐则用军乐的鼓、角，显示出雄壮的军威。

[30]尸解：道教认为道士得道后，可遗弃肉体而仙去，或不留遗体，只假托一物（如衣服、杖、剑）遗世而升天，谓之尸解。也可以说那些失去骸骨或仅留骨或衣者，称为尸解。尸解术是早期道教信奉的成仙术，多遭世人非议，王充《论衡·道虚篇》即称之为“虚妄”之术。一些道士也在逐渐改变看法，隋唐道士已经视之为成仙之下品，金元全真道更在基本否定肉体成仙的基础上，彻底加以摒弃。

[31]反坐：中国古代法律用语，因诬告他人犯罪而得之坐。坐，即定罪。中国古代法律对诬告的一般处罚原则是，诬告他人犯罪者，即以其所诬告的罪承担罪责，例如，诬告杀人，即按杀人罪反坐，以此来杜

绝诬告。《唐律疏议·名例》则规定：诬告人者各反坐。称反坐者，止坐其罪，所谓止坐其罪，毕竟不同真犯。例如，甲诬告乙谋杀尊长，既是反坐，就按谋杀尊长科刑，谋杀尊长应判斩刑，但甲非谋杀尊长真犯，而是虚犯，按“死者止绞而已”，甲反坐只科绞刑。

[32]武则天执政时施行恐怖政治，以严刑峻法铲除异己。她在朝堂上公然设置铜匭，接受告密文书，奖励告密。各地告密者不论贵贱，都可以亲赴京城，沿途受五品官待遇，到京后武则天亲自接见。告密核实，封官赐爵；告密失实，并不反坐。于是，唐宗室贵族大臣多被告发，而不少告密者则成为飞黄腾达的新贵。武则天还重用武三思、武承嗣、周兴、来俊臣等一批酷吏，搜罗了数百名无赖之徒，专以告密为能事。相继诛杀唐宗室数百人，文武大臣数百家，地方将吏数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无辜受害者。

[33]张嘉贞任并州长史、天平军节度使时，有告其反者，鞠之无状，玄宗将罪告事者。张嘉贞谏道：“准法：告事不实，虽有反坐，此则不然。天下无虞，重兵利器，皆委边将。若告事者一不当，随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为他日之患。且臣备陛下腹心，不宜为臣以绝言事之路。”张嘉贞由此得到玄宗赏识，不久拜相。

第七章

要趺追踪

蒋大果然设法弄了满满一桌子早点，有酒楼厨子做的，也有现赶去市集买的，竟有十来种，一一端了上来，摆满案桌。花样名目也多，有暗装笼味、干炙满天星、花折鹅糕、千金碎香饼子、婆罗门轻高面、云头对炉饼、滑饼、曼陀样夹饼等，香气扑鼻。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唐 张九龄《望月怀远》

次日一早，辛渐早早起身，欲赶往城外官署，处理建桥事宜，下楼时才发现哥舒翰已经起床，正襟危坐在大堂中，不由得很是纳闷，问道：“哥舒公子这么早坐在这里做什么？”哥舒翰道：“随便坐坐。”

辛渐道：“随便坐坐？”忽想到王之涣昨晚提过哥舒翰来蒲州是为了公孙大娘，料想必是在等她，便点头道：“好，公子请随意。”

哥舒翰忽起身问道：“辛公真的相信公孙大娘跟劫囚事件毫无干系吗？”

辛渐微觉奇怪，反问道：“哥舒公子跟公孙大娘不是旧识吗，怎么，你反而不相信她？”

哥舒翰道：“不是不相信，我只是觉得奇怪，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辞，又见辛渐着急出门，便道：“辛公先去忙吧。”

辛渐因事务繁重，便自牵了马，骑了出城去了。

店家蒋大正好打着哈欠出来，见哥舒翰已坐在大堂中，忙过来招呼。

哥舒翰一眼看到蒋大额头的大包，很是惊讶，问道：“蒋翁受伤了吗？”蒋大道：“昨晚不小心撞到了墙，没事。狄公也给看过了，说是过两日自会消下去。”

哥舒翰笑道：“蒋翁应该很感激我吧？”蒋大赔笑道：“那当然了。哥舒公子大手笔包下了整座逍遥楼，我和楼里的伙计不用再伺候那么多客人，赚的钱却是往日数倍，不感激公子感激谁？”

哥舒翰道：“那好，蒋翁去给我弄一桌精致早点来，就当是你的谢意了。如果贵客满意，我另外还有打赏。”蒋大道：“是，是。”又问道：“公子是在等待客人吗？”哥舒翰道：“嗯。”

话音刚落，何满子便快快进来。蒋大道：“哎呀，满子，你昨晚不在，咱们逍遥楼发生大事了。”

何满子一惊，问道：“什么大事？”蒋大道：“那边那位哥舒公子包了逍遥楼一个月，还将之前的住客全请了出去。所以目下基本上不用做什么，桑落酒的消耗量也没那么大，你正好可以得闲，爱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

哥舒翰招手叫过何满子，问道：“你昨晚不在逍遥楼吗？”何满子道：“不在。我去广场看舞剑了，散场后离开时，天黑看不清楚路，跟着人群乱走，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结果被巡城的军士捉了，押去府署盘问，才刚刚被放出来。”

哥舒翰闻言，哈哈大笑起来。

何满子不满地道：“怎么，我很好笑吗？”哥舒翰道：“不是你好笑。我只是想你看昨晚那场剑舞后，一定目眩神迷，许久不能回过神来，所以才迷失了方向。”

何满子道：“嗯，我得去睡觉了。”走出几步，又回头道：“哥舒公子，谢谢你。”

哥舒翰笑道：“是谢我帮你放了一个月假吗？”何满子道：“不是，谢谢你引我进府署表演。若不是因为这个，我这会儿还被关在大狱呢。”

哥舒翰道：“你有这样出众的歌艺，埋在民间可惜了。对了，你为什么不接受杨思勳提议，随他去京师？那样你就可以有机会加入梨园，成为皇帝声乐弟子了。”

何满子道：“我对那个不感兴趣。”又道：“对了，军士还捉了一个叫李白的人，他说他也住在逍遥楼。”

哥舒翰道：“李白？没听过。”

何满子遂自回房睡了。

蒋大果然设法弄了满满一桌子早点，有酒楼厨子做的，也有现赶去市集买的，竟有十来种，一一端了上来，摆满案桌。花样名目也多，有暗装笼味、干炙满天星、花折鹅糕、千金碎香饼子、婆罗门轻高面、云头对炉饼、滑饼、曼陀样夹饼等，香气扑鼻。

哥舒翰闻见便觉得食欲大开，他是胡人，先尝了一块曼陀样夹饼，即炉烤饼，登时赞不绝口，道：“好吃，油而不腻，比京师的夹饼地道。”

蒋大笑道：“这是正宗胡人做的，当然地道。最近蒲州新安置了不少降胡，不少靠卖饮食为生，味道大都不错。因为主顾喜欢，我们逍遥楼也经常购买他们做的饼面之类。”

哥舒翰刚要答话，转头见到公孙大娘引着一名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进来，忙起身去迎，道：“大娘，你来得好早。我听说你要搬来这里住，特意给你预备了早点。”

公孙大娘道：“那几位呢？”哥舒翰道：“辛公一早出去修桥了，王公和狄公还没起床。”

公孙大娘便随哥舒翰到桌边坐了下来，指着身边的女孩儿道：“这是我徒弟李十娘。”

哥舒翰忙招呼道：“十娘你好。”随手褪下手腕上的珠钏，道：“拿去玩吧。”

那珠钏碧绿可爱，每粒都有葡萄般大小，由上好的于阗玉雕琢而成，即使在盛产好玉的于阗，亦是珍品。李十娘一见之下便很喜欢，想要却又不敢，只怯生生地去望师傅。

哥舒翰将珠钏塞到李十娘手中，道：“不过是件小孩子的玩意儿。”招手叫过蒋大，道：“这是公孙大娘和她的弟子，也要住进逍遥

楼。快给她二人准备一套上房。”

公孙大娘道：“十娘，你先将行囊送去房中，将马匹安置好了。”李十娘应了一声，转身随蒋大去了。

哥舒翰道：“十娘既是大娘弟子，昨晚大娘与裴旻对剑，为何不带上她？那可是旷古奇遇。”

公孙大娘道：“十娘年纪还小，又一直随我隐居在乡野，怕见官员。”又问道：“昨晚府狱劫囚一案，王、狄二位可有什么线索？预备如何着手追查？”

哥舒翰不满地道：“大娘为何如此关心这件案子，是因为周皓吗？当年大娘待他便比待我要好，而今还是如此。”

公孙大娘道：“我以为这么多年不见，你也该长大了，不想你还是这么孩子气。”又叹道：“周皓是判了死刑的死囚，我关心他有什么用？我只是想尽快脱身而已。”

哥舒翰道：“什么脱身？王、狄二位不是已为大娘辩白了吗？”公孙大娘道：“你以为有那么容易吗？我刚到逍遥楼门口，便发觉有人在监视这里。”

哥舒翰一拍桌子，道：“什么？”霍然起身。公孙大娘忙叫道：“哥舒，坐下。”

哥舒翰已经许久没有听到旁人这样叫他，颇为感慨，便顺从地坐了下来，道：“应该是杨思勖的手下。他不放心，派了人监视这里。”

正好王之涣、狄郊出来，哥舒翰便将外面有人暗中监视逍遥楼一事说了。王之涣道：“这不奇怪啊，不这么做，才不像杨思勖呢。”

公孙大娘问道：“我看二位神色从容，可是已有线索？”王之涣道：“线索没有，不过我昨晚和老狄商议了大半夜，有些想法，正好要向公孙娘子和哥舒公子讨教。”

公孙大娘道：“不敢当，王公但说无妨。”

王之涣道：“我们已经能够肯定劫囚者的目标是周皓，那么就要寻找跟周皓有关的人。他的人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他在京城鬼混的日子；二是他逃亡开封又娶妻成家的日子；三则是他在太原大风堂的日子。营救周皓的人，一定在他这三段人生中出现过。既然辛渐和大风堂与此无干，那么第三阶段可以先行排除掉。第二阶段，周皓妻子与他不和，不会出面营救。于周皓有过大恩的周简老倒是颇为可疑，他是当地有名的豪侠，财力雄厚，又有本领，因而他可以列到嫌疑名单上。再就是第一阶段，你们二位都是这一阶段与周皓相交的人，可知道什么人嫌疑最大？”

哥舒翰道：“周皓为人豪阔，朋友可是不少。”狄郊道：“要重点找那些讲义气，或是周皓对其有过大恩的人。”

哥舒翰道：“那也不少。”又问道：“大娘可还记得有好些豪侠跟周皓交往？”公孙大娘道：“事隔多年，我可一时想不起来。我跟周皓其实交往不多，而且在他惹事前，我便已经离开了京师。”

哥舒翰道：“我倒是还记得一些人的名字，不过这名单可就长了。”

王之涣道：“哥舒公子先不用着急将这些人列出来。不管是谁，应该都来自外地，救了周皓，一时逃不出城，只能先藏身在城中，等风头过去再说。我们只需要将其藏身之处尽量缩小在一定范围内，便能发现蛛丝马迹。”

公孙大娘忙问道：“那么要如何做？”狄郊道：“暂时没有具体办法。不过我们这就要去府狱勘验现场，或许能发现线索。”

公孙大娘道：“好，我跟二位一道去。”

王之涣忙道：“娘子别急。昨晚裴府尹已经交代狱卒要保护好现场，线索不会长腿自己跑的，先坐下来吃点东西，吃饱肚子才有力气查案。”

公孙大娘道：“那好，几位请先用餐，我去跟我的弟子十娘交代一声。”

王之涣等她走入后堂，问道：“公孙大娘隐居数年，或许是出了什么

变故，她遂来蒲州寻找裴旻将军对剑，以了生平夙愿，这倒是人之常情。可她这样的性子，对名利毫无兴趣，连皇帝都敢拒绝，如何对一桩劫囚案子这般热忱？”

哥舒翰道：“大娘自称是身负嫌疑，想要着急脱身。但我私下揣测，还因为她关心周皓。当年周皓也跟公孙大娘交往过几次，公孙大娘逃离梨园之前，还特意来找过周皓道别。他二人的交情，可想而知了。”

王之涣道：“你怀疑公孙大娘昨晚出现在府署，是怀有目的而来？”

哥舒翰点点头，道：“未必就是劫狱，可能会用另一种法子，比如劝说杨思勖给周皓一个痛快什么的。但我真的相信她跟府狱劫囚案无干。我一直在留意她，狱卒说出周皓的名字时，她特别惊讶。虽然只是一闪而逝，但我确实看到了。”

王之涣道：“这不对啊，大娘既关心周皓，应该庆幸他被人救走，设法暗中保护才对。为什么主动要求跟着我们查案呢？”

哥舒翰道：“或许大娘也不知道是谁救了周皓，她自己找不到人，便想利用二位的智慧。”

王之涣哈哈笑道：“你小子还真挺聪明。那么你跟着我们，是打算支持公孙大娘，还是打算从中破坏她的计划？”

哥舒翰道：“我……我不知道。我全听王公和狄公的。”王之涣道：“那好，不管公孙大娘做什么，你都不用管她。”

哥舒翰奇道：“为什么？万一大娘先找到线索呢？”王之涣道：“她能先发现线索，就不会来跟着我们了。”

哥舒翰道：“那外面监视的人呢？”王之涣道：“他们是杨思勖的人，又打发不走，由他去吧。”

哥舒翰道：“可万一被那些人发现公孙大娘另有所图怎么办？”王之涣道：“所以我才叫你不管公孙大娘做什么，你都不要管。”

哥舒翰只觉得对方心意高深莫测，但王之涣、狄郊二人昨晚当众推

测的时候，他人就在旁边，已深服二人智谋，绝无疑虑，遂只点头答应。

杨思勖忽独自走了进来，径直走过来坐下，也不招呼，只道：“老夫昨夜一宿未睡，今早天不亮出城，找到郭子仪，问了那女犯梅雪的事。老夫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教。”

王之涣道：“不敢当，杨大将军请说。”

杨思勖道：“狄公昨日推理精妙，认为贼人是来营救周皓的，救走梅雪不过是顺带。可老夫听说梅雪曾与降胡勾结，还刺了周皓一刀，可有此事？”王之涣道：“有。”

杨思勖道：“那这件事不奇怪吗？周皓既与梅雪有仇，为何不在获救后杀了梅雪，反而还要求同伙带她走？多带一个人，多一分危险，更何况还是个裸体女人。”

哥舒翰不解地问道：“什么裸体女人？”杨思勖道：“梅雪没穿衣服啊。狱卒不是说了尸解吗？就是说周皓的囚衣和梅雪的衣服鞋子都还在原地。”

王之涣道：“周皓没穿衣服，因为那是囚衣，太过扎眼。救他的人可能事先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别的衣服，极可能是差役或是府兵的制衣，那样更容易掩人耳目。但梅雪是营救计划中的意外，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周皓杀了她，就算带她走，也不应该不穿上衣服啊。”

哥舒翰道：“周皓是个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人，梅雪不是他仇家吗？会不会是想将梅雪带走，好羞辱折磨啊？”

狄郊摇头道：“周皓被捕已久，从太原押到京师，又从京师到这里，受了不少苦。他刚脱大难，自己逃命不及，还不一定能逃脱追捕，哪里能想那么远。”

王之涣转头见到公孙大娘出来，忙叫道：“娘子来得正好。全亏杨大将军的提醒，昨晚的案子又出现了新的疑点，我们要立即上路，赶去府狱勘验现场。”

公孙大娘道：“杨大将军也要一道去吗？”

杨思勳尚不及回答，王之涣忙道：“杨大将军别嫌实话难听，府署内外人人怕你，您老人家还是安心回驿馆歇着，不然我们办事不方便。反正驿馆离逍遥楼不远，我们有线索，会及时禀报的。”

杨思勳哼了一声，倒也不坚持，起身自去了。

哥舒翰还欲带上侍从，王之涣道：“这又不是去游春，前呼后拥地干嘛？”

哥舒翰闻言，只得作罢。

王之涣一行人径直来到府狱。高墙内的院子中尚坐着不少昨晚抓到的在大街上游荡的男子，均反缚了双手，闷声坐在地上，等待讯问。

王之涣一眼看到内中竟有李白，且鼻青脸肿，似是被人暴打过，很是惊讶，忙过去跟看守的狱卒说了一声，放李白起来，问道：“你不是在逍遥楼睡觉吗？什么时候被绑到这里来了？难道昨晚哥舒公子赶人时，将你也赶了出去？”

李白道：“不是。我昨晚在睡梦中时，被外面的声音惊醒，店家说是府署方向传来的，而且已经闹了好一阵子，可能发生了大事，还说王公、狄公几位都去了府署，他很担心。我心中好奇，便往府署方向而来。走不多远，忽然掌声如雷，我便加快脚步。然那之后就没什么大的动静，我头一次到蒲州，不识得路，加上酒尚未完全醒，只能跌跌撞撞地朝着火光方向走。半途中，我迎头遇到一队人马，手里都提着灯，便上前打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那群人理也不理，领头的侍从将我粗暴推开，便护着一名骑马的男子走了。我继续往前走，又遇到两名男子，又上前询问，却被一人推开。我一时生气，上前跟他扭打了起来。纠缠了好大一会儿，对方两人最终合力将我打倒，踢了我几脚，匆匆去了。我横躺在路上，动也动不了，有个小孩子从我身边过，好心扶了我一把，可他力气太小，只能将我扶到路边。再后来有巡逻军士过来，见到我的模样，就将我绑了，带到这里来了。”

狄郊见李白伤得不轻，便递给狱卒一吊钱，请他设法雇头牲口送他

回逍遥楼。那狱卒认得狄郊，也知道府尹将案子交给了他和王之涣调查，忙不迭地应了一声，叫了一名同伴，扶了李白去了。

狱长廖禾闻声迎了出来，他昨晚不当值，以至错过了那场精彩的对剑，但也由此避免了因失囚而受罚。

王之涣问道：“现场还保持着原样吗？”廖禾道：“是，原样未动。请几位先进去狱厅，小的再引诸位去西墙。”

进来狱厅，果见刑格下丢弃着两套衣衫，一套是褐色囚衣，一套是女子外衫襦裙及鞋子。

廖禾道：“铁链是用利刃削断的。其他也没什么疑点。”

王之涣笑道：“你说没疑点不算，得老狄发话。他有一双火眼金睛，总能发现旁人看不到的线索。”

廖禾道：“是，是。”一双眼睛不断往公孙大娘身上瞟，也不知是爱其美色，还是因其名头。

狄郊先在刑格前后盘桓了一遍，又四下环顾一圈，问道：“昨晚有狱卒看到周皓和梅雪被吊在这里时，口中都塞了木丸，对吧？”

廖禾道：“是，这事全府署都传遍了，都说那个杨大将军有点……有点那个。”

王之涣道：“昨晚裴府尹和哥舒公子一唱一和嘲讽杨思勖的时候，他也没否认，表明确有其事了。”

狄郊道：“那么那两枚木丸呢？我刚才四下找过，没有看到。”

廖禾愣了一愣，答道：“不知道啊。这刑格和捆人的刑具都是杨大将军自己带来的，木丸应该也是。我们这里是大狱，木丸不是常备之物。”

王之涣道：“原来大狱中多不备木丸。”廖禾道：“是啊，木丸是专门给死囚用的，通常处决死囚，要先带去公事厅验明正身，之后才正式上绑，以木丸塞口，因而木丸都存在隔壁签押房中。不过听说事发后，杨

大将军曾带人进来过，会不会是他手下人捡走了那两枚木丸？”

王之涣道：“杨思勳有病啊？不，他确实有病，还病得不轻。只是昨晚杨思勳气急败坏地跑进来看究竟，不会还惦记着两枚木丸。老狄，你果然一眼就看出了关键。”

公孙大娘不明所以，问道：“那两枚木丸不是阻止犯人开口说话的刑具吗，能是什么关键？”

王之涣道：“如果是公孙大娘你……我是说如果，你趁府狱空无一人之际来救人，你用无坚不摧的利刃斩断了铁铐，放下了周皓，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公孙大娘想了想，转头看到地上的囚衣，便道：“给他穿上我事先准备好的衣服。”

王之涣道：“对，这是娘子最先要做的事。但周皓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中挖出木丸，好跟娘子交谈，对不对？可目下木丸不见了，周皓不会留着它做纪念，杨思勳也不会想到要捡起证物，最大的可能是，木丸仍然在周皓口中。”

公孙大娘狐疑道：“那怎么可能呢？”王之涣道：“所以才说这是关键。周皓被解救后，应该立即挖出口中木丸，好开口跟营救者交流。而木丸既仍滞留其口，未能取出，表明他被外力阻止。也就是说，他被人从刑格上放下后，又立即被禁锢住。娘子刚才也说了，木丸是防止犯人开口的刑具，解救周皓的人救走他后又重新绑住了他，还有意不取出木丸，好令他继续缄默，表明……”

哥舒翰忽插口道：“难道劫走周皓的人其实不是来救他的？”

王之涣道：“也算是救吧，不然周皓不是还被吊在这里受那变态折磨吗？”

公孙大娘还是觉得难以置信，道：“这怎么可能？”

狄郊道：“这样解释最为合理，也能解释梅雪同时被带走一事。若是

营救者是周皓同伙，即使他不立即杀了梅雪报仇，也不会让同伙冒险带她走。”

王之涣道：“对，尤其在梅雪还裸着身子的情况下。”

公孙大娘道：“王公之前说过，劫囚是死罪，这些人冒这么大风险来营救周皓，难道只是为了将他绑起来带走？若是周皓仇家，任凭他落在杨思勳手中，受其折磨，不是更好吗？”

王之涣道：“这一点，我暂时也没想明白。”转头问道：“老狄，你怎么看？”

狄郊道：“劫狱者应该不是周皓仇家，他们救走周皓，或许是另有他用。”

哥舒翰道：“劫囚非但要掉脑袋，还得罪了杨思勳这样可怕的人物，他必定倾尽全力追捕。当真值得冒这么大风险吗？”

王之涣道：“已经有人这么做了，你说值不值得？”又沉吟道：“之前杨思勳手下还说周皓勾结降胡，暗示大风堂亦牵涉其中。会不会有人也这么想，预备利用周皓口供来对付大风堂？”

狄郊道：“有道理。对方知道杨思勳昨日抵达蒲州，而长官裴府尹定会招待，也知道裴旻裴将军身为地方军事长官，必定会出席，而且极有可能在筵席上舞剑，因之事先做了周密筹划和安排。”

王之涣道：“而且还熟悉府署地形。”

公孙大娘皱眉问道：“王公是在暗示劫囚者有官方背景吗？辛公不是很得皇帝信任吗？正受命重修蒲津浮桥。就算有人居心叵测，想针对大风堂，只要辛公得皇帝宠信，又能有什么作为？”

王之涣道：“那可不一样。若是这些人果真得到周皓口供，以其为重要人证对付大风堂，那可就是一个大大的把柄落在了皇帝手里。皇帝现下信任辛渐，是因为要利用他办事，等事情办完了，想什么时候办他就什么时候办，只要他稍不听话，或是看他不顺眼。”

公孙大娘居然点头赞同，道：“不错，当今圣上是这脾性。”

哥舒翰道：“也许跟朝廷或是官方无干。是另外有人想对付辛公，破坏修桥计划。”

王之涣道：“嘿，这个猜测好。请教哥舒公子，‘另外有人’，会是什么人？”

哥舒翰道：“有可能是降胡啊。梅雪不是降胡奸细吗？她被通缉追捕已久，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蒲州。或许本身就是降胡有什么阴谋，计划好了要利用周皓来对付大风堂和辛公。这些人事先拟定好了计划，昨晚赶来府狱营救，却意外发现梅雪人也关在这里，便顺带把她救走了。”

王之涣道：“哥舒公子想象力够丰富，快赶上老王我了。可是你想想看，是两枚木丸都不见了。如果这地上恰好有一枚木丸，就表明你的推测是对的。”

哥舒翰“啊”了一声，道：“梅雪也跟周皓一样，依旧以木丸塞口，被反绑起来带走了。”

王之涣点点头，道：“也就是说，劫狱者不会是梅雪那伙人了。”

狄郊道：“之涣这话倒提醒了我，梅雪被官府逮捕，又莫名从大狱失踪，她的同党也必定在找她。”哥舒翰道：“可我们不知道梅雪的同党是谁，都藏在哪里。”

狄郊道：“梅雪既被通缉，以自身之力难以立足，想必依然与康待宾余党在一起。蒲州安置有不少降户，这是她的同党唯一能利用的资源。”

哥舒翰道：“那么应该赶快请裴府尹派人到这些降户家中搜查，说不定能发现线索。”

狄郊摇头道：“未必所有降户都想作乱，请官府出马，必定闹得鸡飞狗跳。”

哥舒翰道：“那该怎么办？”王之涣道：“哥舒公子别管了，老狄自有妙策。走，我们再去西墙看看。”

狱长廖禾一直候在一旁，闻言忙引众人出来大狱，又告道：“府狱是个封闭的独立院落，算是衙门中的院中院，要进大狱，必须得先过大门，穿过庭院，再进狱厅。要去牢房还得经过两道栅栏。”

王之涣道：“我看到了，府狱围墙很高，基本不能靠人力翻越，上面还站有狱卒。”

廖禾道：“是，平日白天黑夜都有人在墙头瞭望台值守，那里可以居高监视府狱内外动静，包括贼人搭梯子翻越的西墙。瞭望台旁挂有铜锣，一旦有变，看守便可鸣锣示警。但昨晚那场比剑吸引了所有人，所以……”

王之涣道：“这也不能怪狱卒，昨晚那场对剑太精彩绝伦，换作我是看守，也一定把持不住，跑去广场看热闹了。”

廖禾忙赔笑道：“是，昨晚当值瞭望台的狱卒已被停职，在家中等待发落。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王公通情达理，可要帮忙在府尹面前美言几句。”

公孙大娘插口道：“王公可不能求这个情。这看守渎职是实，若他守的是边境国门，跑进来的可就是敌人了。”

廖禾遂不敢再吭声。

王之涣有意问道：“娘子昨晚来府署寻裴将军对剑，难道不是有意如此吗？”

公孙大娘道：“昨晚裴府尹和杨大将军怀疑我时，王公可是主动为我辩白了的。现下又说这话，王公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吗？”

王之涣道：“我昨晚为娘子辩解，是证明你跟劫狱无关。但那时我还不知道你跟周皓关系非同寻常，只是你当众自称绝无干系，我单从你为人和剑法判断你不会说谎。”

公孙大娘瞪了哥舒翰一眼，道：“那么王公现下又重新怀疑我了吗？适才在狱厅，王公和狄公推测周皓是被人绑走的。若果真如王公所想，

我有意来府署找裴将军比剑，令府狱防守空虚，然后我的同党乘虚而入，劫走了周皓。可以我跟周皓的关系，为什么要将他绑起来带走呢？”

王之涣摇头道：“我没那么想。我只是猜测娘子想要的也许不是劫狱，还有别的目的，比如借机跟杨思勳套套近乎……”

公孙大娘道：“无稽之谈！对剑结束后，我本来要立即离开，是裴旻裴将军竭力劝说，又抬出辛公、王公、狄公三位的名头，我才勉强同意走过去跟几位打声招呼。”

王之涣从哥舒翰那里了解到公孙大娘后，本以为她来府署也是为了周皓，不过是想假道权贵求情，闻言大为意外，道：“果真是这样吗？”

公孙大娘道：“绝无虚言，王公可以自行找裴旻裴将军求证对质。”

王之涣忙道：“啊，实在对不起，是我多疑了。不过我这人性子就是这样，娘子不必放在心上。”

公孙大娘道：“说清楚了就好。王公若是不多疑，就不可能一再破获奇案了。”王之涣笑道：“那倒是，我一直认为多疑是我的优点呢。”

哥舒翰知道王之涣起疑公孙大娘全因自己一番话，颇为内疚，忙道：“这事不怪王公，是我自己起了疑心，先跟王公提了。”公孙大娘道：“我知道是你。”

哥舒翰颇为难堪，不敢再开口。

来到西墙下，果见墙边搭着一具梯子。原梯大约两人高，是普通的家用梯子，劫囚者又上面加绑了一架小梯子，如此刚好够西墙高度。再回头望去，正好可以看到府狱高墙上的瞭望台。也就是说，如果看守不擅自离开岗位，劫狱者断无可乘之机。

廖禾道：“这是墙内的梯子，墙外还有一具梯子。”

王之涣问道：“墙外是什么地方？”廖禾道：“是一条巷子，能过车马，因为通向市集，平日还算喧闹，来来往往人挺多的。”

狄郊查验过梯子后，登了上去，一直爬到墙头，却见外面那具梯子也如内墙梯子一般，是由普通梯子改造而成。外墙梯子边还张贴有官府告示，称梯子是重要证物不得擅动之类。

王之涣叫道：“有发现吗？”狄郊道：“有。”爬下梯子，展开手掌，露出一小片麻布来，道，“这是在墙头石缝中发现的。”

哥舒翰问道：“这是什么？”王之涣道：“这是粗麻布，孔多却很结实，民间多用作口袋。看来那些人没有为周皓准备衣服，而是准备了一个大口袋，愈发验证我们之前的猜测了。”

狄郊道：“内梯这道横梁的木刺上还有血迹，很新鲜，应该是昨晚留下的。”

王之涣道：“可能是劫狱者只为周皓而来，事先只准备了一条麻袋，因而不必为他穿上衣服，直接塞入麻袋了事。但他们出于某种目的，同时带走了梅雪，当时不及穿上衣鞋。梅雪被挟持着登梯，不慎刮伤了右脚，就是这处血迹。”

公孙大娘还是第一次亲眼观人办案，见狄郊和王之涣仅凭几处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便推出了大致情形，极是佩服，忙问道：“既然梅雪伤了右脚，能不能从血迹追踪到这伙人？”

狄郊摇头道：“不能。梅雪只是被木刺刮了一下，受伤不重，她下地后被迫行走几步，灰尘便会将伤口堵住，不再流血。因而地上根本不会留下血迹，追踪不了。”

哥舒翰道：“虽则当时对剑吸引了所有人观看，但这些人出墙后总会遇到人吧？譬如听到消息晚了、临时赶来广场的百姓，若是有人正好穿过外面这条巷子，见到一个没穿衣服的裸体女人，难道不起疑吗？”

狄郊道：“哥舒公子说得极是。就算没有梅雪，这些人急于逃匿，也不会扛着一个大麻袋奔跑，一定事先准备了车马之类的交通工具。非但可以事后运人，事先还可以运送梯子，以免引人注目。”几步登上梯子，爬上墙头。

王之涣问道：“你在做什么？”狄郊道：“我要到巷子里好好检查，也许能发现蛛丝马迹。”

王之涣道：“那也不用翻墙啊，可以走大门出去啊。”

公孙大娘道：“走大门可就绕远了。”一扶梯子，两下便跃上墙头，再翩然跃下，敏捷之极。

哥舒翰道：“王公，你先请。”王之涣跺脚道：“居然还要翻一回府署的高墙，没有比这更奇怪了。喂，哥舒公子，你看着吧，万一我老人家不小心……”

哥舒翰道：“王公放心，我是习武之人，接得住你。”

王之涣道：“谁说我一定会掉下来？”赌气爬上梯子，居然也如狄郊一般轻松翻了过去。下地后，抹了一把额头，笑道：“挺容易的嘛。”

狄郊道：“这些人事先一定反复踩过点，这梯子也是特别设计的，长度刚刚好，普通人也能轻易翻越。”左右看了一番，又道：“从内外脚印来判断，劫狱者至少有五个人，都是男子，一个一直留在这里把风，一个守住内墙梯子，另外三个去狱厅救周皓。”

王之涣道：“五个人，五匹马？”狄郊道：“不，没有新鲜的马蹄印，只有一辆大车辙印。”

狱长廖禾也跟着哥舒翰身后爬了出来，一见车印便道：“这是板车留下的。”

板车是当地很流行的一种两轮车——造之以板，用以载货或载人；车架两边护栏高尺许，车架底部左右纵木方而粗，前延伸段渐狭稍圆，称为“车手”，车手前段略内向，以利挽拉。车底中部横一铁轴，左右各着一轮。单人便可拉行，但上坡或足重时需有一人从车旁助推。这种车子既能以人力拉动，也可以套以牲口，因为方便运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辆。

王之涣叹道：“这些人还真是精心谋划了许久，选的运送工具都是随

处可见的平民车子。”

几人便沿着车辙印前行，断断续续，竟一路来到市集。但到了这里，板车车印随处可见，便再也无可追寻。

狄郊沉吟道：“市集日暮即开始收市，深更半夜以板车运物，终归有些奇怪，应该有人会留意到。”

廖禾忙道：“不奇怪。市集白天人多车多，进出不便，有时候要耽误许久。因而一些大户人家或是官衙之类，多是事先预订了粮食，晚上再来运货。”

王之涣道：“那么劫狱者很可能是将周皓和梅雪藏在车上，再往二人身上覆盖上其他物品，当做粮食之类运去了什么地方。”叹了一口气，道：“这里没什么线索了，老狄，该回去做苦活儿了。”

哥舒翰问道：“什么苦活儿？”王之涣道：“你刚刚不是见到府狱院子中有许多犯人吗？那都是裴将军手下昨晚抓回来的游民。不管这些人因为什么原因在大街上闲逛，但他们分布在全城……”

哥舒翰“啊”了一声，道：“一定有人见过那辆板车。”

王之涣道：“是啊，哥舒公子一点就透，可比我之前遇到的大多数突厥人都聪明。哎，我不是歧视突厥人啊，我只是说，你是突厥人中极聪明的一个。”

哥舒翰摇头道：“我读书不成，习武也只是半吊子，哪敢称‘极聪明’。倒是王公你，还有狄公，你们为什么那么聪明啊？连这个都想得到。要是换作旁人，早就束手无策了。”

王之涣“嘿嘿”两声，道：“我是爱瞎想，疑心重。老狄才厉害，他有所推测，都是基于实据。”

哥舒翰道：“狄公一眼便留意到了丢失的木丸，哥舒早佩服得五体投地。”又道：“大娘可以放心了，如果他们找不到线索，旁人也一定找不到。”

公孙大娘道：“那实在太好了。”又道：“几位要重回府署审问那些游民吗？我就不去了。十娘还小，又是第一次出门，留她一个人在逍遥楼，我实在不放心。”

王之涣道：“娘子请自便。一旦有线索，我会立即知会娘子。”

哥舒翰既想跟着公孙大娘，多些亲近佳人的机会，可又想看王之涣、狄郊破案的精彩全过程，权衡之下，还是咬咬牙跟回了府署。

狱长廖禾引着王之涣几人回来府署，找了间小厅，请三人坐下，又去取来一大沓犯人口供，告道：“裴将军正在亲自审问昨晚那些抓到的人，要不要告知他，几位最想要知道的板车下落？”

王之涣忙道：“当然不要。一旦有所暗示，犯人便会不由自主地往板上联想，那么口供可信度就不高了。你告诉裴将军，只需要问两个问题，为什么大半夜在街上闲逛，闲逛时都看到了些什么。”

廖禾应了一声，自去大厅转告裴旻。

王之涣随意将口供分成三叠，道：“一人一堆，不看完不能吃饭。”

哥舒翰道：“原来这就是王公口中所谓的苦活儿。”王之涣道：“不然你以为是什么？难道是拉板车吗？”

哥舒翰道：“那为什么我这堆最高？”王之涣道：“你年轻力壮，最挨得住饿，所以你这一叠最厚。不服就出去。”

哥舒翰却舍不得走，道：“看就看。”

三人便开始一份一份地阅读口供。王之涣天资聪颖，自幼过目成诵，几眼便扫完一页，顺手翻了过去。哥舒翰见到，忍不住道：“王公这么快就看完一页了？认真读完了吗？”

王之涣将翻过的一页摆到哥舒翰面前，道：“来，随便说一行。”

哥舒翰道：“第三行。”王之涣道：“从青楼出来，遇到府兵，府兵拦

住我盘问，我仗着酒疯语出不逊。哦，错了，‘不逊’二字已经到第四行了。”

哥舒翰目瞪口呆，这才深服其能，又道：“王公能一目十行，该多看一些才是。”王之涣道：“不行，人笨不是少做事的理由。”

哥舒翰很不服气，道：“之前王公不是还夸我极聪明吗？”

王之涣道：“嘿嘿，跟我比，跟老狄比，你还敢称极聪明？你自己说，你当得起吗？”哥舒翰道：“当不起。”

王之涣道：“这就对了，老老实实读口供去。”

过了两刻工夫，王之涣已将自己那一叠口供读完，起身伸了个大大的懒腰，道：“太可惜了，我这堆供状中没有任何线索。我的活儿做完了，得出去吃点东西了。”

哥舒翰忙问道：“我也饿了。王公去哪里吃东西？”言外之意，是希望王之涣自己吃完，还能捎带一些食物回来。

不料王之涣答道：“我要回去逍遥楼，还是那里酒菜最合我口味。哎，你得读完这堆才能出来啊。再有新口供来，就让裴将军派人送到逍遥楼去。”也不搭理哥舒翰恳求帮忙的眼神，自出去了。

哥舒翰才读了一小半，转头见到狄郊亦已读了大半，还标记出两份有线索的口供，只得继续埋头苦读。

王之涣离开府署后，并没有直接回去逍遥楼，而是先来到城外的临时官署，找到辛渐，先问道：“杨思勖有来找麻烦吗？”

辛渐道：“麻烦倒是没找。不过我一大早到官署时，杨思勖人已经在这里了，正向郭将军询问梅雪的事。”

王之涣道：“杨思勖也是着急想捉回周皓，不过他倒提醒了我们，我们再去府狱勘验现场，发现了许多新的线索。”大致说了经过。

辛渐听后十分震撼，道：“原来救走周皓的人并不是真心救他，而是

另有图谋。”

王之涣道：“我和老狄私下分析过了，跟周皓有关联的人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你了。这图谋，多半是针对你的。这些人事先筹划缜密，行动时各有分工，背后主谋一定不简单。他虽捉了周皓，怕是计划不止于此，你千万要小心。”

辛渐道：“我知道了，我会交代郭将军多加提防的。”又问道：“你和老狄有把握能找到周皓吗？”

王之涣道：“这些人十分厉害，而且一定来历不凡，我们没有十足把握。”

辛渐道：“既然这些人是针对我，或许可以引蛇出洞。”王之涣道：“不行，你的全部精力要用在修桥上，不能分心。找人的事，就交给我和老狄吧。”

正好阎用之进来道：“目下生铁不足，需要奏报朝廷再行调拨。王监工还没到吗？奏报需要他核实后签字的。”

辛渐道：“是了，王监工本月还没来过，算起来也该到了。你再等两天。”

王之涣奇道：“皇帝还往你这里派了监工？”辛渐道：“嗯，那监工你也认得，就是皇帝心腹家奴王毛仲。他每月十五前后，都会来蒲州一趟。”

王之涣道：“之前你和阿翰因为谢瑶环一案联名参奏过王毛仲，皇帝明明知道，还特意派王毛仲来做监工？是好给他找碴儿整你吗？”

辛渐道：“还好，王毛仲还算尽职办事，并没有刻意刁难过我。”

王之涣道：“哈哈。”阎用之狐疑道：“王叔叔语气好怪，哈什么？对谁不满，是皇帝，还是王毛仲？”

王之涣又哈哈两声，道：“辛渐都不介意，我能有什么不满？”

郭子仪忽进来禀报道：“从今早开始，官署门外便一直有两个人来回转悠，我上前盘问，他们起初说是来观赏黄河风景，后来又说是仰慕辛公修桥造福苍生之举。我说要带他们进来见辛公时，他们却又不肯。现下人还在外头转悠呢，要怎么办？”

辛渐道：“或许是杨思勖的手下，他仍然怀疑我跟周皓被劫有关，所以派了人监视。”

郭子仪道：“杨大将军这次北上，带的是左领军卫的禁军，我以前在左卫任职，跟带兵将领权楚璧共过事，交情不错。果真是他奉命派人来监视，应该会知会我一声。”

王之涣忙道：“辛渐，你可得小心了。说不定这些人就是我说的那些要来对付你的人。”

辛渐踌躇片刻，道：“随他去吧。如你所言，我得将全部心思用在修桥上。”

王之涣见一旁尚有匠人等候禀事，便先与郭子仪辞了出去。

出来大门，郭子仪指着不远处两名佩刀男子道：“就是那两个人，已经在这里转悠大半天了。”

王之涣道：“我们怀疑昨晚的劫狱者另有阴谋，不是要救周皓性命，而是要利用他来对付辛渐和大风堂。这两人一副鬼头鬼脑的样子，一定不怀好意，既不是杨思勖手下，说不定跟劫狱者有关联。宁可错疑，也不能放过。”

郭子仪点点头，问道：“王公想要怎么做？要我叫人把他们抓起来送交官署拷问吗？”

王之涣道：“先不着急拿人。我和郭将军一道过去，好好问一问。若果真可疑，再抓不迟。”遂朝两名佩刀男子走去。

那两人互相使个眼色，本待转身离去，王之涣叫道：“二位，这里风光这么好，何必着急离开？”

那两人便勉强留下来。其中一人拱手道：“鄙姓刘，我同伴姓邹。敢问先生有何见教？”

王之涣道：“你们把周皓藏在哪里了？”刘某大吃一惊，颤声问道：“你……你说什么？”

郭子仪见刘某反应异样，便拔出长剑，站在其侧。

邹某迅疾拔出刀来，意欲反抗。正好郭子仪手下一队人马巡视经过，见状立即发一声喊，各挺兵刃，围了上来。

刘某忙令同伴收了佩刀，拱手道：“误会，误会！”

王之涣道：“我问你把周皓藏在哪里，你回答误会，误会是个地名吗？”

刘某甚为尴尬，赔笑道：“不是，我是说这是一场误会，我们根本不知道周皓人在哪里。”

王之涣道：“那刚才我问你把周皓藏哪里了，你为什么一副吓得傻了的样子？”学了一下刘某的表情，续道：“这分明是说：‘哎呀，他怎么知道的！’”

刘某知道不说明情由，万难脱身，忙道：“我知道昨晚重犯周皓被人从府狱劫走，先生突然问了那样一个问题，大概是怀疑我是劫狱者，我当然吓坏了。其实我是自己人。”从怀中取出腰牌，递了过来。

那邹某也学同伴，出示了腰牌。王之涣道：“呀，原来你们是左武卫的禁军。”

郭子仪很是意外，问道：“这么说，你们是王大将军的手下？”

王之涣忙问道：“王大将军是谁？王毛仲吗？”郭子仪道：“是，王大将军是左武卫长官。目下他也兼任监工，每月都会来一趟蒲州。”

刘某忙道：“本月王大将军也将到蒲州例行巡视，他老人家因公务繁忙，一时脱不开身，又怕辛公这边有需要，所以先派我二人来看看。”

郭子仪狐疑道：“之前我已盘问过二位一次，二位当时为何不说实话？”

刘某道：“王大将军有过交代，不要给辛公造成不便，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打扰辛公。”

郭子仪对这一套说辞虽然半信半疑，然那腰牌却是真的，便命手下人退开。又将王之涣拉到一旁，低声问道：“王公相信这姓刘的武官吗？”

王之涣道：“嗯，这二人的身份不会有假。多半是王毛仲忌恨辛渐参奏他酷刑拷打谢瑶环致死，暗中派了这两人监视，寻找过错，日后好给辛渐小鞋穿。”

郭子仪道：“我也是这么想。王公放心，我一定会特别留意。”

王之涣道：“好，那就多谢郭将军了。”看了刘、邹二人一眼，自拱手辞去。

回来逍遥楼途中时，正好遇到狄郊，王之涣招呼了一声，尚不及询问是否从游民口供中发现了线索，便远远见到逍遥楼大门前有数名男子厮打了起来。店家蒋大从楼里出来劝架，却被一人大力一推，跌坐到地上，结结实实摔了个屁墩儿。

王之涣大惊失色，忙赶过来扶起蒋大退到一旁，问道：“蒋翁有没有受伤？”蒋大道：“没事。”

王之涣问道：“这些打架的男子是什么人？是酒客吗？”蒋大道：“不是。这几个人今日一直在逍遥楼外转悠，但从没有进来过。”

王之涣道：“那他们为什么打架？”蒋大道：“小老儿也不知道。”

王之涣忙招手叫过伙计，命他扶蒋大进去，自己还欲上前拉架。狄郊道：“等一下！这些人虽都是便服，却不是普通的街头无赖，全是训练有素的军人。”

王之涣蓦然醒悟，道：“一派应该是杨思勖的手下，特意换上便服好

监视逍遥楼。另一派又是谁？是裴旻裴将军手下，还是辛渐手下的边兵，或是看管浮桥的水手？”

狄郊尚不及回答，便有一队禁军军士手持尖枪奔跑过来。河东驿馆距离逍遥楼不远，应该是驿馆中的杨思勖听到动静，派人赶来支援。另一派见对方来了大援，随即作鸟兽散。

领头禁军赶到后，见到王之涣、狄郊二人站在楼前，不愿意多生事，便欲掉头回去。忽然听到北面“哗啦”一声，烟尘大起，似有千军万马赶来，领头禁军还以为是逃走的打架者喊来了救兵，登时惊然色变，忙命道：“快派人回驿馆禀报杨大将军，请他再派人手来。”一边派人赶回，一边命余下军士亮出兵器，严阵以待。

北面街道口迅疾出现了一大群人，领头的竟是公孙大娘及弟子李十娘。王之涣不由得目瞪口呆，道：“这是怎么回事？”

却见公孙大娘加快脚步，甩开人群，急跑到王之涣面前，道：“王公，快拦住这些人。”王之涣道：“他们是……”

一语未毕，公孙大娘已拉着李十娘奔进逍遥楼中，还飞快地将楼门关上闷死。

人群很快追了过来，竟对剑拔弩张的禁军军士熟视无睹，一窝蜂地奔到逍遥楼门口，拍门的拍门，敲窗的敲窗，乱哄哄一片，争相喊道：“公孙大娘，公孙大娘，再表演一曲剑舞！”

王之涣等旁观者这才明白究竟——原来公孙大娘在街上被人认了出来，众人激动不已，纷纷请她表演剑舞，不惜追踪到逍遥楼，结果一路人越汇越多，遂成目下人潮如流的局面。

驿馆杨思勖得知外面有变，亲自提大刀赶来，预备杀个尸横遍地，过过杀人瘾，听到手下人禀报后，大失所望。正待悻悻离去，王之涣过来道：“杨大将军，你不派人驱散人群吗？这么闹下去，逍遥楼怕是要出大事。”

杨思勖摇头道：“这些人全是来找乐子的，老夫可管不着。”

狄郊忽问道：“那么适才跟杨大将军手下打架的人是谁？”

杨思勳道：“这老夫手下人也不知道，只晓得这几个人天不亮就在逍遥楼外来回转悠。后来竟跟老夫手下争起地盘，争执之下就动了手。狄公子，看来盯着逍遥楼的人不少，你可得小心了。”诡异地怪笑一声，收了大刀，拂袖而去，竟半句不问周皓案情进展。

王之涣道：“奇怪了，怎么半个字不提周皓了？”又道：“跟杨思勳派来监视逍遥楼的人打架的，多半是王毛仲的手下。”

狄郊不明所以，问道：“王毛仲怎么也卷入进来了？”

王之涣便说了适才在城外辛渐官属所发生之事。

狄郊皱眉道：“王毛仲来这一手，未免有点太阴险了。”

话音刚落，逍遥楼楼门已被撞开，人们高呼着公孙大娘的名字，争相涌入。更多的人挤不进去，只得留在门外吵闹。王之涣虽有心阻止，却连楼门都无法靠近，只得退开，与狄郊相视苦笑。

虽然民众不断呼叫公孙大娘，她却始终未曾露面，人群寻遍逍遥楼，仍不见人影，便渐渐散去。也有趁机偷取酒楼食物酒水的不法之徒。事后，店家蒋大和伙计们在酒窖、厨下清点失物，竟丢失了一大半藏品。蒋大连连跺脚叹息，忙找了一块木牌，写上“公孙大娘已搬离”几个大字，高挂到逍遥楼门口。路过之人无不掩嘴窃笑。

王之涣、狄郊进来大堂时，只见遍地狼藉，如过暴风骤雨。又见到何满子背着行囊出来，王之涣颇为奇怪，问道：“你这是要离开蒲州吗？”

何满子道：“嗯。多蒙店家蒋翁照顾，我其实早存够了路费。而今逍遥楼被哥舒公子包了，我闲着无事，心想不如启程返回沧州家乡去。”又特意解释道：“逍遥楼被大闹了一场，我本该留下帮忙清理打扫的，只是事先已经雇好了船只，怕船家久等。”

王之涣对其歌艺印象极深，想到怕是日后再也难以听到他唱歌，颇

觉惋惜，笑道：“适才那么乱，蒋翁怎么没有请你出来高歌一曲。”

何满子摇头道：“我刚才被人流挤在楼道角落，动都动不了。”回想适才人群失控情形，颇为惊心。

王之涣道：“我是开玩笑的。何君，祝你一路顺风。你自己多保重，有机会再见。”

何满子道：“是。王公、狄公二位也请多保重。”欠身行了一礼，自辞了出去。

王之涣这才寻了最角落的桌子，扶正案桌和坐凳，与狄郊坐下。又招手叫伙计准备几个酒菜来。

伙计道：“后院储备物品刚刚被抢掠得差不多了，一时不及置办，怕是二位吃不到爱吃的菜。”

王之涣道：“随便来几个菜填饱肚子就行，我是真饿了。”

伙计应了一声，忙去交代厨下准备。

王之涣道：“哥舒翰呢？”狄郊道：“你分给他的供状最多，他还没有看完。不过我这边有两份口供，里面或多或少有一些线索。”

一名三十岁的杨姓男子供述说：他是趁夜色去偷会相好，途中听到府署方向声音惊天动地，似是发生了大事，遂改往西行。过了市集，预备穿过西巷去广场。但到巷中时，有一辆板车横在那里，因为黑漆漆看不清楚，他还被撞了一下，当即大骂出声，道：“哪个兔崽子不长眼，把板车停在这里？”却无人应声。他因为着急赶路，便从车子上跳过去了。走出巷子，才发现鞋子上沾了一片菜叶，料想是拜板车所赐。他本来很生气，还想回去将那板车砸了，可广场人欢呼声、叫好声、掌声此起彼伏，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便先赶去看热闹了。

王之涣道：“这板车，就是我们在找劫囚者的运输工具了。”

狄郊点头道：“这杨姓男子其实是意外捡了一条命，我猜当时一定有人蹲在梯子旁。若不是杨姓男子赶着去广场看热闹，多滞留一刻，便会

被杀了灭口，尸体也会用板车一道运走。”

这份供状还有后话：对剑结束后，广场上的观众久久不肯散去，杨姓男子也等了很久，直到府尹等官员都进了官署，他才转身离开。但他心中还惦记着适才见过的板车，便又折返回来，却见原处板车不见了，只在墙上搭有一架木梯。之前他匆匆赶路，只看到路上的板车，竟未留意墙角还有梯子。他一时好奇，便登上梯子，想看看究竟，还未及登上墙头，便被赶来的军士扯下，绑了起来。

王之涣笑道：“这份口供很详细，证实了我们之前的推测，这杨姓男子也算是个关键证人。”

另一份口供是：一名江姓男子因为跟家人吵架，出来散心解闷。走不多远，便被硬物撞了一下，回过头去，却是一名男子挽着板车，车板上横着两架梯子，因为太长，伸出来的一截正好顶了他一下。江某本就一肚子怨气，不由得大怒，还待上前争辩，却见走在前面的几名男子又掉身回来，问道：“想做什么？”明显跟挽板车的是一伙儿。江某见对方人多势众，腰间还佩着刀，便有些胆怯，自行退开。后来他心有不甘，料想这些人是去市集运货，便一路跟来，半途听到府署广场上有动静，便改往另一边去了。江某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看完对剑后不想回家，一直在广场上乱晃，结果被军士捉了。

王之涣忙道：“江某是在什么地方遇到那些人的？”狄郊道：“十字大街以东。但那边岔路甚多，难以判断到底从哪个方向来的。”

王之涣道：“十字大街以东，那板车一定来自东城，至少可以缩小一半范围了。”

狄郊道：“这些线索只是证明了我们之前的推测，但对寻找板车并无帮助。”

王之涣道：“也许哥舒翰那边会有所发现。”又道，“他看得太慢，怕是还得等上好一阵子。”

正好李白从外面散心回来，见大堂内案倒凳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颇为惊异。

王之涣招手叫道：“酒菜刚上来，我们正要吃午饭呢。来，一起凑一桌。”

李白离开府狱后，已从狱卒口中了解了原委，问道：“昨晚府狱劫囚案，二位可有什么发现吗？”

王之涣道：“没有。我们正一份份筛选昨晚抓获的游民的口供，希望能发现线索。”又问道：“李公子昨晚也是在大街上被官兵抓到的，你可见过一辆板车？”

李白问道：“板车是什么？”听王之涣解释后，连连摇头道：“没有。我昨晚只是遇到了一队人马，其中一名中年男子骑着高头大马，看起来是个有身份的人。不想手下人很没有礼貌，蛮横地将我推到了一边。我还质问了几句，不过也没人理我，看起来是急着赶路。”

狄郊心念一动，问道：“那中年男子什么模样？”李白道：“嗯，方额头，宽下巴……”王之涣道：“呀，似乎是李崇简。”

李白道：“李崇简？是太平公主唯一在世的儿子吗？我早听说他一直在蒲州任佐官，想不到昨晚竟然遇上了。”

狄郊道：“李公子是赶往府署方向，所以是向西行，既迎面遇到李崇简，就表示他在往东行了。”

王之涣道：“不对啊，我听说李崇简私宅在府署西面。老狄，你还记不得昨晚之事？”狄郊道：“当然记得。”

昨晚府尹裴佑先会意过来有人劫狱后，第一句就说：“李少尹，快，你快去看看。”旁人都以为是让李崇简到府狱处理事宜，结果他拔脚就走了。而裴佑先也不奇怪，又接着对裴旻裴将军下搜城的命令。如此看来，裴佑先所指“看”，既不是府狱，也不是李崇简私宅，而是另有所指。

李白道：“会不会是因为发生了劫狱事件，裴府尹担心某处重要地方有失，所以派李崇简去察看？”

狄郊道：“然蒲州官署均在西城，包括粮仓、军营、武库等，李崇简身为地方长官副手，职位不低，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他亲自赶去察看呢？”

王之涣道：“那板车是自东城来，李崇简又是往东城去，会不会……”本想说“来处”和“去处”是同一处，可又觉得不可能。

李白道：“对了，我刚刚想起来，昨晚跟我打架的那两个人，我在逍遥楼见过。”

王之涣忙问道：“是酒客吗？”李白道：“不是，是住客。昨日我初到逍遥楼，与二位对饮，中间曾起身去过一趟茅房，在庭院中遇到过那两人，只是不知姓名。”

王之涣笑道：“这个不难，我来帮李公子找到他们。”

李白道：“听说逍遥楼被人包了，住客多已离开，那两人想必也是如此。就算在柜台登记过姓名，可住客那么多，要怎么找？”

王之涣道：“我自有办法。”叫过蒋大，问道：“昨日外面动静消停后，可有客人回来？”

蒋大道：“客人们听到声音，虽然好奇，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只在楼前张望，只有李公子一人出门了。后来声音没了，客人们便都回房睡觉了。再后来，哥舒公子侍从到来，将住客们都赶了出去。客人虽不愿意，但有金钱赔偿，而且数目不低，倒也就此离开了。那以后，除了王公几位和哥舒公子外，再没人进来。”

王之涣道：“金钱赔偿是按人头算的吧？有没有名字在登记簿上，人却不在房间中的？”蒋大道：“还真有。就是那个……”

王之涣道：“那个什么，蒋翁怎么也吞吞吐吐起来了？”

蒋大遂道：“有一位梁山梁小公子，包了两套上房，一套住着他自己，一套住着一位姓李的公子，另外还有两名侍从。昨晚清房时，才发现李公子和他的侍从不在房中。梁小公子开始坚决不肯退房，后来哥舒公子手下搬出了裴府尹的名头，那梁小公子改口说要先等李公子回来，

哥舒公子手下扔不同意，梁小公子大怒，上前要打，小老儿忙上前阻拦，结果被侍从大力推开。那侍从气极大，小老儿一下子撞到墙上，额头撞出一个大包来。那侍从见伤了人，有些慌了，忙上前拉住主人，劝了几句。梁小公子强忍愤怒，收拾东西走了。”

但这件事还没有就此结束。到半夜时，蒋大忽听到有人拍大门，忙出来查看，却是李公子带着侍从回来了，忙告道：“梁小公子搬走了，李公子的行囊都在他那里。”李公子很是惊异，问道：“搬去哪里了？”蒋大道：“不晓得。实在抱歉，全是小店的不是。”李公子倒没有发火，自带着侍从走了。

李白听了经过，道：“如此说来，那位李公子及侍从应该就是打我的那两个人了。呀，王公是怎么想到的？”

王之涣道：“嘿嘿，李公子在路上遇到那两人，他们行色匆匆，表明有事要赶着去办，打你是因为你碍了他们的事。虽然不知他们事情办得如何，但大街上到处是军士，得处处小心闪避，不可能那么快回来。所以我推测昨晚逍遥楼清房时，他二人应该不在房中。”

李白闻言极是佩服，道：“王公可否帮我找到昨晚扶过我的小孩子，我想好好谢谢他。”

王之涣笑道：“我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办得到？不过既是小孩子，谅来是趁大人不注意，偷跑出来玩的，不会离家太远。李公子可以到你昨晚打架的地方转转，打听……”忽听到李白“咦”了一声，露出了惊讶的眼神，忙转过头去，正好见到公孙大娘引着女弟子李十娘自内堂出来。

李白道：“她是……”王之涣起身道：“来，我为李公子介绍，这位就是公孙大娘。”

李白立即起身离座，抱拳道：“李白久闻大娘大名，今日一见，实乃三生有幸。”

公孙大娘早已见惯世人听到她名字时失魂落魄的样子，也不知道李白是谁，只道：“公子客气了。”

王之涣道：“公孙大娘，适才那些人为了看你舞剑，都快要拆了，你倒是镇定，一直躲着不肯出来。”

公孙大娘道：“逍遥楼损坏的财物，我自会设法赔偿。”又问道：“昨晚的案子，可有什么新线索？”

王之涣便大致说了进展，道：“目下线索只到这里，其他要等哥舒翰看完供状才能知道。”

公孙大娘道：“那好，有劳王公、狄公继续追查，我要带着十娘出门一趟，可能会晚些回来。”

王之涣道：“娘子昨晚在广场公开表演过，许多人都认得你。适才逍遥楼都闹成那样了，娘子还敢再出门？”

公孙大娘道：“我会小心些。”随手取出一顶胡帽戴上，压得老低，盖住了大半边脸，自转身去了。

李白生平最好诗、酒、剑三样，为学精湛剑术，不惜赶来蒲州向裴旻拜师，忽见到与裴旻齐名的公孙大娘，喜不自胜，只是不及表达敬慕之意，对方已离去，甚至未多留意到自己，不禁怅然有失。他因见王之涣、狄公尚有案子要办，不好叨扰，便叫了几样菜肴，外加一坛桑落酒，自回房中痛饮。

蒋大迟疑道：“小老儿适才听了半天，虽未完全明白，但王公特别问了人不在酒楼的，是不是认为昨晚不在的人都有嫌疑？”

王之涣道：“是啊，难道除了李公子及侍从外，还有别人？”

蒋大道：“满子昨晚也不在。哥舒公子侍从到时，小老儿特意去叫他出来帮忙，发现他人不在房中，床上被褥也是整整齐齐。后来他一早回来，说是昨晚去府署表演，后来又在广场看舞剑，再后来莫名就被官兵抓了。今早有官吏认出他昨晚在酒宴上唱过歌，这才放了他。”

王之涣道：“哥舒翰邀请何满子去了府署酒宴，这我知道。不过他后来为什么被官兵抓啊？我没看到何满子的口供。”

狄郊道：“我那叠也没看到。你将最上面的口供分给了哥舒翰，也就是说，你我看的供状笔录时间比他早。何满子一早就被释放，笔录应该是最早的一批，既然我二人都没看到，多半没有做笔录。”

王之涣道：“嗯，肯定官吏见过何满子在宴会上唱歌，认为他没嫌疑，未经讯问，就将他释放了。”又问道：“何满子人呢？总得问问他做了什么事，才会被官兵逮去。”

蒋大道：“满子已经离开酒楼，回乡去了。”

王之涣一拍脑门儿，道：“哎哟，我忘了，我刚刚见到他离开，还打过招呼。”既然人走了，也无法可想，只得作罢。忽然又想到一事，道：“适才李白说，裴佑先是派李崇简赶往某处重要地方查看，那么这姓李的和他侍从会不会跟在身后，也想去这个地方？”

狄郊道：“你说得对。但前提是，李某想去那处地方，却不知道它在哪儿，所以才会跟在李崇简一行人后面。”又沉吟道：“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重要地方，能让裴佑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

或许梁山、李公子跟劫狱者就是一伙儿，劫走周皓本意就是为了打草惊蛇，促使府尹裴佑先立即派人去查看那处地方。而李公子早事先躲在府署外监视，遂一路尾随李崇简。住在逍遥楼的梁山大概是个居中联络者，因李公子尚未回来、事情不明，不愿意搬走。而后来梁山之所以屈服，大概也是哥舒翰手下搬出了河中府尹裴佑先的名头，他怕惹上官府，暴露意图，所以避让为上。

但劫狱者策划周详，必定已事先为周皓安排好了关押之所。既能在蒲州当地有如此力量，梁山和李公子为何不跟这些人待在一起，而是要住在酒楼这样的公开之地呢？

如此推测，劫狱者和梁山应该是不同的两伙人，当然也有不同的目的。劫狱者不必再说，梁山这些人到底要找什么地方呢？那地方有什么了不起的宝贝，能令少尹李崇简立即动身前去察看，又能令梁山一伙垂涎？

两人议论一回，也无定论。王之涣道：“要不然我们直接去问裴佑

先？”

狄郊道：“裴佖先精明又老练，能说的早说了，不能说的无论如何都不会说的。”

忽见一名军士搀扶着哥舒翰进来。其人伤痕累累，鼻子破了，嘴角也在流血，额头还有一大块青淤。

王之涣忙迎去帮忙，扶哥舒翰坐下，问道：“你这是被谁打了？”

哥舒翰气咻咻地说不出来话。狄郊忙道：“公子别动，让我好好为你检视伤口。”

还是那军士道：“小的本是奉裴将军之命来给二位送供状，半途看到有人倒在小巷子里，爬不起身来，头上还套了个麻布袋子，系得死死的。小的忙拔刀隔断系绳，解开麻袋，这才发现是哥舒公子。他说要来逍遥楼，小的就扶了他过来。”

王之涣闻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哥舒翰很是不满，道：“有那么好笑吗？”

王之涣先打发走军士，这才笑道：“当然好笑了。哥舒公子，这可是你自找的。”

哥舒翰愤而起身，又因伤痛颓然坐下，愤愤道：“我是真心拿王公当朋友。目下我被人群殴，打成这样，王公还在一旁说风凉话。”

狄郊插口道：“之涣没有说风凉话，他知道是谁打了哥舒公子。”

哥舒翰极为惊异，道：“王公的本领我是见识过了，可你能有这么神吗？你人又不在场，怎么知道是谁打了我？”

王之涣道：“这随便一想就能猜到啊，要不就是昨晚被哥舒公子侍从赶出楼的住客，要不就是平日常来喝酒的酒客。起因是你包下了逍遥楼，你这可不是自找的吗？”又说了蒋大也是因为他，额头才撞起了大包。

哥舒翰这才明白究竟，道：“原来蒋翁是因为我才受伤，实在抱歉了。”

王之涣道：“你这顿打是自找的，也不说了。你看的供状可有线索？”哥舒翰点点头，道：“有个姓宋的说他看到了一辆板车。”

王之涣忙问道：“那份供状呢？”哥舒翰道：“被打我的人抢走了，连同我那柄价值千金的佩刀。”又问道：“会不会是劫狱的那些人怕被我们查到，所以半路拦劫、抢走供状、想销毁证据啊？”

王之涣道：“要销毁证据，就不是打你一顿那么简单，直接杀你灭口。或是将你绑去什么秘密地方，如杨思勖对待周皓那般对待你，你还不是将案情什么的都招出来了。”

哥舒翰道：“那可未必。”又踌躇道：“如此，应该还是住客或酒客打了我。嗯，多半是那些每日要来逍遥楼饮酒的水手。我坏了他们酒兴，他们就来阴的，打我一顿出气。”

狄郊道：“我倒觉得不会是水手，打哥舒公子的跟昨晚殴打李白的是同一伙人，至少有一人是共同的。哥舒公子，你腰间这伤是包铁尖靴造成的。这种靴子很少见，你和李白腰间都有好几处。”

哥舒翰道：“我记得我被放倒在地后，几个人围着踢打我，有一人下脚特别重，踢得特别痛，原来是穿了包铁的靴子。”

王之涣道：“有点意思了。哥舒公子，你到底是怎么被人打的？讲说得越详细越好。”

哥舒翰遂讲了经过：他看完全部供状后，已饿得两眼发昏，便急忙将其他供状送还书吏，自己携了宋某的供状赶来逍遥楼。走到布坊一带时，忽有一人拦住去路，问道：“你是哥舒翰？公孙大娘有话带给你。”哥舒翰又惊又喜，忙问道：“阁下是公孙大娘的朋友吗？她有什么话？”那人道：“就是她约你今晚……”声音渐低。哥舒翰道：“什么……”一语未毕，便觉得脑后风声飒然。他情知不妙，急忙去拔刀，却被面前男子捉住双手。尚不及反抗，一条麻袋套上头来，顿觉眼前一黑。面前那男子又抬膝直击他腹部，接连几下，他还想抬腿反击，背上

又重重挨了一记刀背，头晕眼花，终于失去了反抗能力，倒在地上。那些人将麻袋系死，拖着他行了一段，到了一条相对僻静的巷子中，这才开始暴揍，直到他动也不动，这才扬长而去。

狄郊道：“哥舒公子，你近身与他们搏击过，感觉应该最准确，对方有几个人？”

哥舒翰道：“似乎是三个。有两个人都很厉害，出手是行家里手，另一个人就弱得多了，像是没吃饱饭一样。”

王之涣道：“极可能就是梁山和那两名侍从。”哥舒翰惊异地道：“王公竟然连对方名字都猜到了？”

王之涣也不理他，续道：“其中一名侍从穿着包铁尖靴，昨晚跟随李公子出去办事，今日又跟随梁山来打哥舒公子。那梁山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气力不足，所以哥舒公子觉得他力弱。”

狄郊道：“还有那人以公孙大娘的名义诱骗哥舒公子，令你丧失警惕，也极是可疑。”

王之涣道：“是啊，哥舒公子，对方知道你和公孙大娘关系亲近，所以有意利用她的名头来套你。”

哥舒翰道：“可我暗恋公孙大娘一事，没有几个人知道的。除了裴府尹和你们几位外，我从未跟旁人提过。”王之涣皱眉道：“裴府尹又出现了。”

哥舒翰道：“王公怀疑裴府尹吗？这不可能，他是家父至交好友，视我若亲生之子一般，决计不会派人打我。”

王之涣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何总称呼他裴府尹，而不是世叔、伯父之类？”哥舒翰道：“裴府尹不愿意我这样叫他，说表现得太过亲密，容易被外人利用。”

王之涣道：“哈，老狄说得不错，这裴府尹又精明又老练。”

哥舒翰问道：“二位为什么怀疑他？”狄郊忙道：“不是怀疑裴府尹，

而是觉得有关联。昨晚裴府尹派了李少尹出去察看什么，有人在后面跟踪李少尹，李白无意间介入，跟跟踪者大打了一架。其中一名跟踪者，刚好就是殴打公子的人之一。”

哥舒翰“哎哟”一声，道：“对了，昨晚为什么那么奇怪，裴府尹叫李崇简去府狱看看，他抬脚就走了，完全不将裴府尹放在眼里！是仗着他自己是皇亲国戚吗？可惜他这皇亲国戚早就不值钱了。”

王之涣道：“哥舒公子也不知道真正原因吗？”哥舒翰道：“什么真正原因？”

王之涣道：“裴府尹并没有明确指示李崇简去看府狱，只是要他去看看，李崇简离开，表明要看的另有他处。”

哥舒翰道：“劫狱发生在府署，为什么要赶去看别的地方？”

王之涣道：“我们也很奇怪，原以为哥舒公子会知道原因。”哥舒翰道：“那好，我去问裴府尹。”

狄郊道：“公子先随我回房，上过药后再去府署不迟。”王之涣道：“太好了，你们都走了，我总算可以好好吃顿饭了。”

哥舒翰回头道：“给我留一点儿，我很饿。”

王之涣道：“给你留？门儿都没有，自己叫吧。你哥舒公子都包下道遥楼了，还来跟我穷书生争食？”

正好有一名中年男子进来，叫道：“店家，住店。”

蒋大忙迎上去告道：“小店目下不接客……”忽认出对方来，道：“你是袁华袁公对吧？”袁华道：“正是。数年不见，难得蒋翁还记得我。”

王之涣忙将口中的豆腐两口吞下，奔过来叫道：“袁华兄，你人可还好？”

袁华道：“还好。王公如何也在这里？”王之涣道：“说来话长。蒋翁，快给袁兄准备一间上房。袁兄，过来坐。”

袁华妻子谢瑶环是武则天心腹爱臣谢佑之女。武则天执政后，大肆屠戮李氏皇族，谢佑亦奉密令杀害了唐太宗之子曹王李明。后谢佑遭人刺杀，首级失踪^[1]。武则天怒不可遏，下令调查，却始终没有找到凶手，遂收养了谢佑孤女谢瑶环。谢瑶环自小在宫中长大，成人后成为武则天心腹，一度以制使身份巡按天下，威风无比。

神龙革命后，武则天被幽禁于深宫中，身边只有女官谢瑶环陪伴，无比凄凉。武则天临死前，要求谢瑶环回太原文水守卫武氏家庙。谢瑶环上书中宗皇帝后获得准许，遂与丈夫袁华一道移居太原文水。

之前降胡康待宾谋变前，河东盛传突厥将大举南下，且有奸细作内应。时玄宗心腹家奴王毛仲任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兼巡边使，下令大肆逮捕可疑人等拷问。昔日袁华父亲曾因得罪武承嗣而惨遭陷害，家破人亡，袁华自身也遭受了异常残酷的刑罚，在中原无处容身，不得不逃去突厥避难，曾一度担任过突厥官职。王毛仲收到密告，称袁华一直暗中与突厥来往，遂派人前去捉拿，不想袁华已带着一双子女逃走，家中只有谢瑶环一人。王毛仲遂下令将谢瑶环捕来，施以严刑。

谢瑶环虽是女子之身，却死也不肯承认丈夫跟突厥有勾结，但又无法解释袁华和儿女无故失踪一事。王毛仲恼怒其人轻视自己，一边派人四出搜捕，一边日夜拷问。袁华尚未捕获，谢瑶环却因经受不住酷刑死在了堂上。

不久后，袁华竟自己来到太原府投案自首，并详细讲述了失踪情由

原来之前突厥确实派人来找过他，说毗伽可汗想请他往突厥一见。袁华当即拒绝，并警告若再找他，将会向官府告发。突厥人也颇强硬，旋即绑架了他的一子一女。袁华顾念儿女性命，只得屈服，因已为突厥人挟持，离开太原时，尚来不及告知妻子谢瑶环。他和儿女被挟持到突厥后，才知道毗伽可汗根本无南侵之心，兴风作浪的都是默啜可汗旧部和想脱离唐境的降胡。毗伽可汗知道袁华之前在突厥任过官职，曾为两方息兵止戈一事来回奔走，而他妻子也曾是中枢女官，所以想请他夫妇出面，向唐廷转达和睦相处之意。袁华听了，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欣然应允。毗伽可汗便派了使者，跟袁华一道返回唐境。袁华因自

己失踪经月，怕妻子担心，先携儿女回来太原，到家后才知妻子已被官府逮去拷打致死，尸首由王翰等人出资收敛，暂时安顿在晋阳奉圣寺，尚未下葬。他了解到详细原委后，悲愤不已，将儿女安顿好后，便赶来太原府自首。

与其说是投案，倒不如说是控诉，袁华在堂前怒斥，称王毛仲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太原长官张说虽同情他遭遇，但还是不敢得罪王毛仲，想将此案强行按下来。不想王翰、辛渐等人联名写了奏表，送往朝廷。玄宗得知后颇为震怒，遂将王毛仲召回朝中，但也只是免除其官职，并未予以惩处。对于袁华，朝廷表示愿意授予其五品官职，作为补偿，但为袁氏拒绝，自行携了谢瑶环灵柩回文水下葬。

此刻在逍遥楼乍遇袁华，王之涣意外之极，先道：“尊夫人之事，十分抱歉。阿翰和我们几个得到消息时，已经太晚了。”

袁华摇头道：“几位已经为袁某做得够多了，多谢。”

王之涣道：“袁兄缘何来到蒲州？是要去京城吗？”

袁华摇头道：“不是，我已经从京师回来了。”重重叹了口气，道，“我这次是单身赴京师告状，不想法司还是一力包庇王毛仲，根本不予受理。可怜我妻子只能枉死。”

王之涣见他怨气极重，也不好安慰，便问道：“袁兄儿女呢？”袁华道：“还在文水，交给朋友照顾了。”转头见到桌案上一堆供状，问道：“这是什么？”王之涣道：“嗨，一件莫名其妙的案子。”大致说了事件经过。

袁华道：“周皓的案子我听过，我到长安的时候，他正被押解出京。梅雪又是什么人，名字怎么这么熟？”

王之涣道：“她以前是王翰的侍女，后来不知怎么跟降胡勾结上了，缉捕她的图像告示贴满太原各县，袁兄肯定见过，所以会有印象。”

袁华道：“原来如此。”心情似乎不大好，起身告辞道：“我刚刚进城，疲累得很，先去歇息了。王公也是住在逍遥楼吧，有空我再来找

你。”

王之涣道：“好。”忙招手命蒋大引袁华去客房。

送走袁华，王之涣便一边吃饭，一边翻看军士新送来的供状。等到饭吃完，供状也翻完了，却是没有任何有用线索，不由得颇为失望。

狄郊送了哥舒翰自侧门出去，进来大堂，告道：“哥舒翰转述了那份供状的内容，有个姓宋的男子家住在东城，听到外面喊声如潮，跑出来一看，只见西边府署一带灯火映天，以为发生了火灾，便朝西赶来，途中遇到一伙人，其中一人拉着一辆板车，两人各在左右助推，车后还跟着两人。宋某微觉奇怪，心道现世人怎么都这么金贵，拉一辆板车还得出动五名壮汉，但也未及多想，只上前问道：‘几位从市集过来吧，是官署发生火灾了吗？’有一人答道：‘是。’他便赶来官署。因为道远，天黑路也不好走，等他到时，对剑早已结束，广场的人也散得差不多了。他觉得奇怪，便向军士打听是不是官署失火了，军士觉得他可疑，就将他抓起来了。”

王之涣道：“五个人，人数对得上。宋某是在什么地方见到板车的？”狄郊道：“峨嵋岭。”

王之涣道：“啊，那是当年发生秦锦命案的地方。普救寺也在那一片，我们几个还曾将羽仙送去寺里躲藏。”回忆往事，感慨无限。

狄郊道：“我适才问过蒋翁，他说东城一带多是贫苦百姓，最近又安置了许多降胡，乱得很。”

王之涣道：“但我们之前已经排除了降胡啊。哦，之前扯进降胡，是因为梅雪。”

之前狄郊亦推测梅雪必依附降胡康待宾余党才能生存，来蒲州也极可能投奔降户。哥舒翰建议由官府派人挨家挨户搜查降户，狄郊知道之前降胡谋反也有唐朝官吏压榨欺凌的因素，不愿意就此扰乱降户民心，以免再度生变，便暗中托了逍遥楼店家蒋大暗中打探。因酒楼不少主顾爱吃胡食，蒋大常派伙计大批量从胡商那里买进食物，胡商也常爱喝桑落酒，由此交情相当不错，以私人身份出面，自然方便得多。

狄郊道：“蒋翁已经亲自去打听过了，最近没有什么陌生降胡来到蒲州，降户也很安定。或许梅雪同党知道官府会监视降户，又怕被人告发，所以有意避开了。”

王之涣沉吟道：“宋某的证词中有一条值得注意，他说他看到板车时，第一反应是‘现世人怎么都这么金贵，拉一辆板车还得出动五名壮汉’。”

狄郊道：“但这一条不能作为线索，因为东城居民大多贫苦，一户人家不可能有五个劳力，五人拉一辆板车本身就很可疑，所以宋某觉得奇怪也很正常。”

王之涣道：“但也有可能宋某暗含的意思是，为什么不是五名壮汉拉两辆或是更多辆车子呢？如果这样，就表明他曾见过多人拉多辆车子，他遇到五人拉两辆车或更多车时，一点也不会奇怪，但忽尔见到只一辆板车，就感慨人变得金贵了。”

狄郊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总觉得有点牵强。也许就是聚集在一起的五个坏人，随便找了一辆板车，将周皓和梅雪从府狱运到东城藏身，跟宋某见没见过多人拉粮车没什么关系。宋某起疑也好，不起疑也好，都没有妨碍他们达成目的。”

王之涣想了想，道：“你说得对，这条确实不能作为线索。”

狄郊道：“不过我也留意到这句证词，刚才特意问蒋翁，问东城一带谁最可能同时派出数人数车去市集拉货，蒋翁说只有普救寺。”

王之涣道：“啊，又是普救寺！当年武灵觉曾将裴昭先藏在普救寺，我们也将羽仙藏在那里，寺庙还真是个藏人的好地方。”

狄郊道：“而且寺庙僧人众多，平日还会对外救济穷苦百姓，多进几车粮食、几车菜果，丝毫不会令人起疑。”

王之涣道：“你不会不认同我关于板车的看法吧？”

狄郊道：“是不认同。但既然宋某是在峨嵋岭见到板车，普救寺嫌疑

也不小。你我就去普救寺走一趟，或许能发现新线索。”

王之涣道：“也好，正好可以故地重游一番。”

二人取了马匹，来到城东峨嵋岭普救寺。普救寺是武则天登基为帝后由内府财敕建，本地人习称为“则天娘娘功德院”，曾号称“天宫上光景，赛他不过”，又称“普天之下，更没两座”，足见其风光体面。

这座名寺已比王之涣和狄郊十余年前来时陈旧了许多。二人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王之涣道：“我记得以前寺后有个梨花院，幽静清雅，怎么没见到了？”

狄郊道：“都多少年了，估计已经拆除了吧。”忽觉得身后有异样，却并不回头，只蹙紧眉头。

王之涣看到同伴神情，立即转身，喝道：“谁在那里，鬼鬼祟祟，成何体统？”

树后闪出一名男子，手抚佩刀，似是十分紧张。而最奇特的是，王之涣竟然认得那人，正是城外大禹庙附近见过的左武卫武官刘某。

王之涣登时气打不出一处来，怒道：“你们王大将军可是做到家了，派人在辛渐官署外监视，又派人在逍遥楼外监视，还跟杨思勳手下打架。现下又寸步不离地跟到普救寺来了！请问刘将军，你跟了我们二人这么久，可有找到不法之事？”

刘某愣了一愣，慌忙赔笑道：“误会，误会！不打扰二位游览。”自转身去了。

王之涣摇头道：“王毛仲这些手下真是阴魂不散。”

狄郊道：“也许是这些人得知周皓被劫，怀疑跟辛渐和我们有关，所以暗中跟踪监视，想抓住把柄，好报当日辛渐和阿翰参奏他之仇。”

王之涣愤然道：“那也能叫仇？难道王毛仲滥用酷刑害死谢瑶环不是

事实吗？而且就算辛渐和阿翰奏了他一本，皇帝不也没把他怎么样吗？”

狄郊道：“但皇帝却撤销了王毛仲的边帅职务。听说他本来希冀立下边功，求得兵部尚书的职位。被召回朝后，如意算盘便不能如意，全算在我们头上了。”

王之涣道：“王毛仲来对付我们，倒无所谓。可辛渐目下重修浮桥，无暇分身，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得逞。今晚等辛渐回来，我们一起商议个法子，好好整一下这位王大将军。”

又逛了逛，见已是日暮，住持要带领僧人们到大殿做晚课，寺门也将要关闭，便辞了出来。

刚进逍遥楼，便见到哥舒翰在大堂里走来走去，似是在等人。王之涣道：“咦，哥舒公子伤这么快就好了。”

哥舒翰忙迎上来问道：“二位从哪里回来？”王之涣道：“东城啊。怎么了，你神色这么紧张古怪，莫非已经知道李崇简昨晚去了什么地方了？”

哥舒翰道：“不是……”

裴旻忽带军士走了进来，叫道：“王公、狄公，请二位借一步说话。”

王之涣、狄郊便跟着裴旻出来逍遥楼。王之涣问道：“裴将军脸色这么严肃，发生了什么大事？”裴旻道：“狱长廖禾，二位还记得吧？”

王之涣道：“记得啊，我们今日在府署办案，廖狱长帮了不少忙。”裴旻道：“廖禾和他父亲廖充都被人杀了。”

王之涣闻言大为意外，忙问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裴旻道：“廖氏父子应该是日暮时分遇害的。因为那时候有狱卒去廖家找廖禾，进去时发现父子二人都死了。狱卒大着胆子探过尸首，还是热的，地上的血也还未完全凝结。”又道：“河东县怀疑廖氏父子被杀跟昨晚府狱劫囚有关，不敢接这案子，上报到府署，裴府尹也怀疑这不是

一件单纯的命案，所以仍然想请二位来调查这件案子，我自会从旁协助。”

一行人遂摸黑前往城西廖家。

注释

[1]武则天当上皇帝后，派人杀光李明家眷，抄家时搜到了被漆为尿壶的谢佑头颅，这才知道当年谢佑之死是李明后人所为。

第八章

赠缴相缠

汉武帝曾六次到汾阴祭祀后土，并在此留下了千古绝赋《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清新隽永，缠绵流丽，表达既留恋于富贵，又慨叹岁月匆匆、人生易逝的矛盾心理。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唐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去

往廖家路上，裴旻介绍了廖充、廖禾父子身世背景。廖氏是行人[1]世家。廖充自二十岁起便在蒲州州府当件作，迄今已有四十年，目下虽处于半退休状态，然其经验丰富，验尸熟练老道，在河中行人中首屈一指，是有名的老行尊。廖禾也是少年时入行，在州府充任差役，后升为小吏，又做了狱长。

王之涣道：“昨晚府狱出事时，廖禾人不在狱中当值，跟府狱劫囚有什么关系？”

裴旻踌躇道：“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衙门的人都猜测廖禾被杀跟府狱劫囚有关，怀疑他是有意错开班次，昨晚故意不在府狱当值。”

王之涣道：“那么廖充呢？”

裴旻道：“廖充已是半隐退状态，极少到衙门，只是有需要时才会出动。他已经好几日没有到过官署，应该跟府狱劫囚无关，只是受儿子牵累。”又忙补充道：“这是衙门里书吏们的看法，不代表裴某的意见。”

王之涣摇头道：“我可看不出廖禾廖狱长跟劫囚有什么关系。”

昨晚府狱劫囚得以成功，关键在于府狱中内外无人值守，看守全部都跑去广场看舞剑了。而狱卒之所以放心大胆地离开，是因为有禁军军士把守狱厅。也就是说，无论廖禾人在不在大狱当值，仍然会是一样的结果。

裴旻听了解释，还是困惑不解，问道：“这不正说明和廖禾有干系吗？他有意不在府署，是知道会有事发生，所以要用人不在场来为自己的失职脱罪。”

王之涣道：“这么说吧，假若你裴将军是狱长，你昨晚当值，狱厅被杨思勳占用，内外看守的都是禁军。你和手下人都被赶了出来，无处可去，又不敢离开，不得不待在庭院里。你很不高兴。这时候，广场上有一场精彩的对剑，手下人纷纷要去看，你会怎么做？”

裴旻想了想，回答道：“我会让手下人去看，我自己留下来。”

王之涣道：“嗨，那是裴将军你，要是旁人，一定会跟手下一道跑去看舞剑了，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廖禾牵涉其中，一定知道会有契机引开众人视线。当然，他不能未卜先知，预料不到公孙大娘会来，但他知道府署会有一场接风晚宴，裴将军很可能会表演剑术。于他而言，是待在家里避嫌重要，还是看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重要？”

裴旻沉吟了半晌，才道：“这我可不知道。”

王之涣道：“当然是看舞剑重要。所以，若是廖禾知情，一定会选择当值。而且万一有意外发生，他还能帮上忙。”

裴旻道：“我明白了，王公的意思是，对于劫囚者而言，廖禾当值的价值，比他人待在家中要大一些。”

王之涣道：“正是！廖禾不当值，什么事也做不了，出了事再行追究，还是一样会牵累到他。”

裴旻道：“那么廖氏父子为何会在这个时候被杀？难道只是巧合。”王之涣道：“不好说，等看过现场再说吧。”

廖宅位于城西，三楹正房，前面还有一个小庭院，在这一带民居中已算是气派。宅子内外已有军士把守，最先发现尸体的狱卒及这一片的坊正、左邻右舍均候在门外，等待问询。

裴旻道：“坊正将周围的邻居都叫来了，二位可需要一一讯问？”

狄郊道：“我们先勘验现场，再询问证人，以免受到证词干扰。”先进来庭院。

这是一处再普通不过的民居——庭院一边有两棵树，树下有一张矮

木案，两条长木凳，另一边则有一口蓄水用的大水缸，房檐下堆满柴禾，看起来干净而整齐。

廖充、廖禾父子都死在堂屋中。廖充坐在侧首的交椅[2]中，双手垂下，头往后仰，胸腹中了一刀，染红了下半衣衫。

廖禾则躺在靠近门槛的地方，头朝大门，右手朝门槛笔直伸出，似乎是要抓住什么东西，胸口插着一柄长刀，正是他自己的佩刀。

父子二人都是死不瞑目，眼睛瞪得滚圆，似是死也不相信凶手会杀死自己。

王之涣道：“怎么样，有什么发现？”狄郊道：“不是强行闯入，也没有打斗的凌乱痕迹。”

王之涣道：“很奇怪吗？也许凶手认识廖氏父子，所以才能从容取到廖禾的佩刀，用这刀当做杀人凶器。”

狄郊道：“可是有一点说不通，父子二人身上都没有防御伤口。凶手应该跟廖禾很熟，用其佩刀出其不意地杀了他。廖禾可能来不及反击，手上没有防御型伤口，倒也说得过去。但他被杀时，父亲廖充也在场。廖充虽然年纪大了些，仍然健壮有力，为何亲眼见到凶手杀死自己的儿子后，丝毫不反抗，任由对方又一刀杀死自己呢？”

从现场痕迹及血迹落点来看，廖充应该一直坐在交椅上。一旁小桌案上还置有一小碟豆和一小壶桑落酒，表明儿子与凶手谈话时，他坐在一旁倾听，还就着豆子饮酒，颇为悠闲自得。廖禾被杀后，廖充至少应该站起来，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可从他中刀部位及伤口形状来看，他是坐在交椅上，被凶手一刀捅死。

王之涣道：“呀，难道廖充中了风，两只腿不能走路？”忙出去询问证人。

邻居们却纷纷力证廖充生龙活虎得很。坊正更是称今日还跟廖充一道上街，途中遇到人群追赶公孙大娘，二人凑热闹跟了上去。到逍遥楼时，年轻二十岁的坊正都没能挤进去，廖充却一口气杂在人流中冲进了

楼。

王之涣自己亲眼见过逍遥楼人山人海的情形，听说廖充能挤进楼里，叹道：“那他这体格不是一般的好。”忙回头告知狄郊。

狄郊道：“那么这可算是一处难以解释的重大疑点了。”又道：“还有一处疑点，你看廖禾胸前，腰带上方有一处环形渍迹。”

王之涣道：“呀，还真是，这是血迹，可为什么是环状的？”

狄郊道：“应该是廖禾原先在衣衫中揣了一件圆环形的物品，那物品落在腰带上，高高凸起，连带将衣衫顶了起来。他中刀后，血迅疾流了出来，到这里，血遇到凸起，便顺势往两侧流下。”

王之涣道：“啊，这道环形血渍是那圆环的形状。”

一旁裴旻听说，不顾死人忌讳，亲手伸手往廖禾身上掏了一番，却没有发现。

王之涣指着廖禾身侧地上一道圆环状血渍，道：“这又是什么？难道也是圆环留下的吗？”

狄郊道：“这就是我说的疑点。以大小和形状来看，地上这道环状血渍正是廖禾身上的圆环造成的。你看廖禾衣衫上的血渍，不但有血，还有灰土，以圆环那里最为明显，表示那一处衣衫接触地面最为紧密。”

王之涣道：“可是不可能啊。只有背朝上伏在地上才能造成这样的痕迹，廖禾明明是胸口中刀，刀还插在身上呢。”

狄郊道：“能解释得通就不叫疑点了。”

王之涣道：“不对啊，老狄你刚才说凶手先杀了儿子，再杀了老子，为何反而刀在儿子身上？”

狄郊一时答不出话来。凶手杀人，最先要解决的当然是威胁最大的对手，廖禾正当壮年，又精通武艺，肯定比其父廖充更有能力对抗凶手，所以一定是凶手最先要解决的目标。这是常理，正是基于此考虑，

狄郊竟然忽略了最明显的物证——刀在廖禾身上。

裴旻道：“或许是凶手先砍了廖禾一刀，令其失去抵抗能力，再杀了廖充，最后才彻底解决廖禾。”

按照现场情形看来，应该是廖禾中刀后软倒，伏在了地上。凶手遂举刀上前，将廖充杀死在交椅中。临出门时，又将廖禾踢翻过来，再举刀插入其胸，又留意其衣衫上的凸起，便取走了那环状物品。如此，倒能解释清楚环状血渍，可最关键的一点是，廖禾身上只有一处伤口，即当胸致命一刀。

王之涣道：“或许是凶手先用了什么迷药，放倒了廖氏父子，所以得以从容行凶——先拔刀杀了老子，再杀了儿子。哦，不对，如此便不能解释为何廖禾先伏后仰，以及两道环状血渍了。”想了想，又道：“或许凶手先用迷药，再捅了儿子一刀，儿子倒下，伏在这里。老子看到儿子被杀，惊骇异常，却因为中了迷药不能动，又被凶手一刀杀死。凶手杀死老子后，便提刀欲走，不想儿子还未死透，伸手抓住了凶手的脚。凶手急怒之下，将儿子踢翻，又一刀插了下去。第二刀正好跟第一刀伤势重合，所以我们只看到了一处伤口。”

此番倒是完美地诠释所有情形，甚至连廖禾手臂指向门槛的姿势也作了解释，只是凶手既然情急之下再次下手，那一刀怎么就那么凑巧，恰好跟原先伤口完全重叠呢？

王之涣强作解释道：“也许就有那么凑巧。世上的事，谁能说得准呢？”

狄郊见夜色已深，便请裴旻先将廖氏父子尸首送往官署，等待进一步验尸，自己和王之涣出来询问证人。

王之涣问道：“最近廖氏父子可有什么不正常？”

坊正道：“廖狱长没什么不正常，廖翁可是有点怪。今日从逍遥楼回来后，他一直特别兴奋，脸上总是红光满面。”

王之涣道：“那么廖充可有说为什么？”坊正道：“还能是为什么，因

为那公孙大娘呗！我还开玩笑说，廖翁既那么喜欢那妇人，不如娶来做儿媳好了。”又忙解释道：“廖翁老伴儿死得早，就廖狱长一个儿子。廖狱长倒是早早娶亲，可是一直没有子嗣，妻子也在三年前病死了，还没有续妻。”

狄郊问道：“廖家可有什么仇人？”坊正道：“他们父子人是极好的。可既在衙门做事，少不得要得罪人。廖翁有些贪小，时常有犯人家属送他财物，想托廖狱长暗中照顾，他都来者不拒。”

王之涣道：“那么今日廖家可有说有客人要来？”坊正也不能肯定，只道：“没有吧。”

一名邻居插口道：“太阳落山后，我见到一名男子进去了廖家院子。”

王之涣忙道：“那男子什么模样？”邻居道：“没看见面孔，只远远看到了背影。不过看打扮好像是有钱人家的公子，而且走路姿势有点怪，似是腰间受了伤。”

王之涣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令坊正和邻居先回家休息，只留下狱卒平二。平二神色惊惶，一直不停地绞动双手，似是仍未从长官暴死的巨大震撼中清醒过来。

王之涣问道：“你为什么来廖家？又是如何发现尸首的？”

平二道：“小的有事来找狱长禀报，到了院子前，见院门半开着，便直接进去，还喊了几声，不见人应，便直接推门进去了。结果看到……看到……”回想其触目惊心的一幕，声音发颤，再也说不下去。

狄郊问道：“那么你到的时候，院门半开着，堂屋的门则是关上的，对吗？”平二道：“是，门是合上的，但未完全合缝，门条上也未挂铜锁，所以小的以为里面有人，就直接进了。”

王之涣道：“那么廖家有仇人吗？”平二道：“私仇应该是没有的，但吃公家饭的人，谁没几个仇人。尤其是廖狱长，恨他的人不少。有些犯人官司拖着不决，长期关押在大牢。罪行稍重的，按律得上械具。犯人

不得自由，又披枷戴锁，行动不便，还不是将一腔怨气发泄到狱长和我们狱卒身上。”

王之涣道：“那么最近可有什么恨廖狱长入骨，又新从大狱释放的囚犯？”平二道：“这个小的不知道，抱歉了。”

王之涣道：“无妨，回头我们自去官署查阅卷宗便可知道。”

狄郊问道：“你是第一个发现尸首的，可有留意到廖狱长身上有一个圆环状的东西？”

平二连连摇头道：“没有。小的看见那种场面，都吓傻了。其实平日监狱里也不时死个犯人，病死的、自杀的、被拷打死的，算起来也见过不少死人了，但忽然见到自己熟悉的人这样子……”

狄郊道：“那好，你先回去休息。我们需要，再行传唤你。”

平二道：“是。”走出几步，又回头道：“请二位务必找到害死廖狱长父子的凶手，府狱上下，深感大恩大德。”

裴旻已令手下人找来两块门板，作为担架抬了廖氏父子，取了凶器等证物，就近送到河东县衙。又问道：“天已经很晚了，二位可是要回道遥楼歇息？我送二位回去。”

王之涣坚决道：“不回！不弄清楚廖禾身上到底有几处伤口，我今晚一定睡不着觉。不过劳烦裴将军派个人到道遥楼去，如果辛渐回来，就让他不要等我们两个。”裴旻道：“好。”

一行人遂往河东县衙而来。差役事先得到通知，早将签押房和停尸间准备妥当。王之涣和裴旻等在签押房。狄郊自进去停尸间，命差役脱下廖氏父子衣服、散开头发，细细清洗，折腾了一个多时辰，终于回来签押房，告道：“廖氏父子身上均只有一处伤口。”

王之涣没有听到期待的结果，不免很是失望，不想还有后文。狄郊又道：“之涣，我要推翻你之前的推测了。据我验尸后判断，廖氏父子应该事先没有中过迷药。”

人中迷药后，浑身酸软无力，肌肉松弛，在那种情况下中刀，与紧绷状态下被杀所造成的皮肉翻卷不同，前者要外卷很多，伤口张开之势也更加明显。而停尸间凑巧有一具宿醉中被情敌杀害的男子尸首，其伤口与廖氏父子对比，外卷格外明显。

王之涣道：“老狄是说，廖氏父子仍是在高度紧张时被杀，所以并没有事先中迷药，丧失抵抗能力？”

狄郊点点头，道：“尤其凶手是意想不到的人，会令人高度紧张。虽然凶手出其不意地暗算了廖禾，但他挺刀的那一刹那，廖禾应该已经会意过来，身体亦会本能地绷紧。另外，廖充眼睛中有充血。”

王之涣忙问道：“这能说明什么？”狄郊道：“这个暂时不好说，也许是惊厥造成的。”

王之涣道：“也许是老子看到儿子被杀后，震惊异常，惊厥昏倒，紧接着被凶手杀害。”

狄郊道：“人昏倒时，会合上双眼，这是人的本能。果如你所言，那么发现廖充尸首时，他双眼应该是合上的。”叹了口气，道：“这案子物证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当真令人费解。无论如何，既然廖氏父子身上均只有一处伤口，凶器最后又在廖禾身上，凶手一定是先杀了廖充，再杀了廖禾。”

裴旻却提出了一个新想法，道：“凶器是廖禾的佩刀，这也是衙门的标准配刀，衙门里的人几乎人人都有一柄。会不会是凶手先夺取了廖禾佩刀，用刀杀了他，任凭那刀留在廖禾身上，再取自己的佩刀杀了廖充？”

王之涣道：“如此，就表明凶手是衙门的人了。可裴将军刚刚也说了，衙门的官吏、官差都有这样的佩刀，嫌疑人太多了。而且这也不能解释地上的那道环状血渍。”

裴旻道：“不如派人收集所有当差的佩刀，将最近刀上染过血的人列成名单，再由二位一一筛选。”

狄郊道：“那样做的话，等于公然表明我们怀疑是衙门内部之人所为，会闹得人心惶惶。不如有了明确的线索后再有针对性地行动。”

王之涣想了想，道：“这样，我们以往破案，物证及现场没有进展的时候，便会转而从动机下手。”

裴旻道：“但廖氏父子仇家不少，证人也有提过，许多大牢的囚犯都恨极廖禾。”

王之涣道：“不错，但囚犯跟衙门是对立关系。如果我们沿着裴将军的假设查下来，假定凶手是衙门的人，那么囚犯这一大批人便可排除掉。”

裴旻很是意外，道：“我是军人，从没有查案的经验，适才不过是顺口一言，想不到王公还会当真。”

王之涣笑道：“裴将军的推测很合理啊。”

裴旻道：“可廖禾为人还算不错，也能尽职尽责，没听说他跟衙门里的谁有仇。”

王之涣道：“衙门里的人不是都猜测廖禾被杀跟府狱劫囚有关吗？或许真是这么回事。”

裴旻很是不解，道：“王公之前不是已经否定了这些猜测吗？”

王之涣道：“之前我是说廖禾与劫狱无干，但或许他发现了其他人跟劫狱有关，由此成为被杀灭口的根源。”

狄郊也道：“之前我们在调查周皓被劫的案子时，便已经断定劫狱者有官府背景。正如之涣所言，廖禾可能是发现了什么，这才引来杀身之祸。”

王之涣问道：“裴将军，我问你，昨晚如果没有公孙大娘找上门来，只有那场为杨思勖接风的晚宴，你还会当众表演剑术吗？”

裴旻道：“会。因为杨大将军手下权楚璧权将军专门找过我，说杨大

将军希望能在宴会上观赏到我的剑术，让我提前做好准备。我因为跟权楚璧兄长权楚珪是至交好友，推辞不过，便答应了。”

王之涣道：“这就对了。劫狱者非但知道杨思勳昨日抵达蒲州，还知道裴府尹将会设宴款待，且裴将军必定会表演剑舞。这都是一日之内发生筹划的事，普通民间百姓决计不可能这么快知情。参预者一定有官府中人。”

狄郊道：“或许不止一日内筹划。杨思勳行程提前便可以推算到，裴府尹设宴也是例行公事，只需要确保裴将军当晚必会表演，且将消息传遍府署上下即可。”

王之涣道：“如此，权楚璧岂不是嫌疑最大？是他来游说裴将军表演剑术的。而且他是禁军统领，手下有兵有将，只要把握时机，完全可以做到将周皓劫走。”

裴旻道：“权楚璧是杨大将军手下，为什么要劫走长官负责的重囚？”

王之涣道：“这就得问权楚璧本人了。我能想到的理由有很多，要么他跟杨思勳有私仇，要么他对杨思勳折磨周皓不满，又或者他与周皓是旧识，周皓风光京城的时候，于他有过恩情。”

狄郊道：“只有第一个理由有可能成立。你别忘了，周皓是被五花大绑装在麻布口袋中带走的。”

王之涣道：“是了，这一点我又给忽略了，这案子还真是矛盾重重。话说权楚璧冒这么大风险，只为与杨思勳作对，值当吗？或许正如我们之前推测，他另有图谋，想用周皓来对付辛渐和大风堂。裴将军，你不是认识权楚璧的兄长吗？可知道权楚璧的来历？”

裴旻道：“权氏是军人世家，权氏兄弟都是少小从军。权楚璧的兄长名权楚珪，之前在孙佺将军讨伐奚族一战中战死了。”

王之涣道：“原来如此，听起来似乎也没什么可疑的。”

他疑心本重，又天马行空地善于联想，转念便又想到关联之处，道：“会不会是权楚璧痛恨奚人，而辛渐曾跟奚王前王妃固安公主辛悦仙以兄妹相称，遂连辛渐也恨上了？”旋即又摇头道：“这也太扯了，辛悦仙已跟奚王离婚，被召回朝，跟奚族再无半点干系，辛渐更是如此。”

裴旻见对方自己否定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之涣又道：“当年中宗太子李重俊为韦后和安乐公主所凌辱，不忿反抗，羽林军大将军李多祚欣然应助，结果事败，李多祚及女婿野呼利都为杨思勳所杀。这件事，在中宗执政时是谋反，到了睿宗时代可就是正义之举，李重俊获得平反，追赠为节愍太子，当今皇帝还和他做了连襟^[3]。李多祚也追复官爵，并宥家属。他执掌禁军数十年，声望很高，因其死而怨恨杨思勳者不计其数，尤其年纪稍大些的武官，或许权楚璧也是因为这个。”

正好派去逍遥楼的军士进来回报道：“辛公今晚没有回逍遥楼，说是太忙。”

王之涣便道：“那正好。不管怎样，权楚璧嫌疑最大，我们这就去驿馆找他聊一聊如何？”

狄郊外冷内热，为人忠厚，道：“我们目下毫无证据证明权楚璧牵涉其中，若是直接去驿馆找他，必然引起杨思勳怀疑。无论最终权楚璧是否涉案，杨思勳都会处其以残酷手段。不如由裴将军以公务为名，请权楚璧来县署坐上一坐，随意聊上几句。正好我们也可以请他将目下周皓一案案情进展转禀杨思勳。”

裴旻见王之涣也无异议，便应声去了。

等待的工夫，王之涣和狄郊也不似从前那般议论案情，而是伏在案上假寐打盹儿。倒不是二人对廖氏父子遇害一案没有热情，只是这次办案只有两个人，狄郊又比较理性，不像王翰那般爱与人争论。再则二人毕竟年岁大了些，不似年轻时精力旺盛，白天又来回奔波了几个来回，确实有些累了。

不想这一伏便就此睡了过去，直到案上灯烛燃尽，“扑哧”一声火

灭，狄郊这才惊醒。他隐约听到门外人语声，忙开门出来，发现裴旻竟早已引着权楚璧到了，因为进来时见到狄、王二人睡着，不敢惊扰，便一直候在门外。

狄郊连声道歉，忙让差役重新点了灯烛，又叫醒王之涣，说权楚璧在门外等候已久。

王之涣揉揉眼睛，嘟囔了一句，径直问道：“权将军，你对周皓被劫一案有什么看法？”

权楚璧已知大致情形，忙答道：“这些人将周皓绑起来带走，肯定不是要救他。”

王之涣又问道：“那么权将军觉得这些人目的是什么？”

权楚璧露出了惊异的表情，仿佛是说这还要问吗。他见到王之涣表情坚毅，似是要穷根问底，这才答道：“当然是要害杨大将军。”

王之涣道：“怎么个害法？”权楚璧又露出了适才的表情，迟疑了下，答道：“那些人劫走周皓，再将其秘密杀害，处置了尸首，一了百了。而杨大将军则因为丢失重囚，必受朝廷处罚。”

王之涣闻言极为惊异，与狄郊交换一下眼色，又问道：“权将军为何认为周皓已经遇害了？”

权楚璧反问道：“不杀他，留着他干吗？难道留给杨大将军找到吗？当然不会。”

王之涣道：“杨大将军也是这么看的吗？”权楚璧点了点头，道：“早在京师时，便有传闻说周皓在江湖中极有人脉，宇文御史为防途中有变，特别交代有司，要以禁军押送周皓。我被有司选中，而杨大将军则是临时要求加入的。昨晚周皓被劫后，本来我们都以为是周皓同党救了他，后来二位先生查明周皓是被人绑走的，杨大将军这才会意过来，是仇家有意劫走周皓，好借朝廷之手惩罚他。”

王之涣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今日在逍遥楼前遇到杨大将军时，

他半句不问周皓一案进展。”又问道：“既然你们推测周皓已然遇害，为何不告知我们？”

权楚璧道：“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杨大将军不大愿意相信，他老人家还是心怀一线希望，希望能有机会捉回周皓，哪怕是找到尸首也好。所以还请二位先生多多费心。”

王之涣道：“原来如此。”又道：“本来是想将案情进展告知权将军，想不到我等反而受益良多。多谢将军大半夜走这一趟。”

权楚璧道：“好说。”自拱手去了。

裴旻送权楚璧出去，又赶回来问道：“二位还怀疑权楚璧跟廖氏父子命案有关吗？王公半个字也没提那件案子。”

王之涣道：“无关。我们怀疑权楚璧杀人，只是因为怀疑他跟劫狱有关。就目下看来，他与劫狱无干。既然他与劫狱无干，当然也不会是杀廖氏父子的凶手。况且他是军人，使用的是军用佩刀，与差役所佩大有区别，刀刃更长更宽，与廖氏父子伤口不符。”

裴旻还是不解，问道：“二位如何肯定权楚璧跟劫狱无关？啊，我不是怀疑他，我只是好奇二位刚刚还认为权楚璧是重大嫌疑人，如何转瞬便从几句交谈中看出了端倪？”

王之涣道：“姑且不论目的与动机，如果权楚璧劫走周皓，下一步最要紧的是要做什么？”

裴旻道：“找个隐蔽地方将周皓关起来，或是杀了埋起来。”

王之涣道：“那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误导查案者。之前正是因为权楚璧暗示杨思勳拷打周皓是为了得到其人及大风堂与降胡勾结的口供，我们才认为是劫狱者是为了对付辛渐和大风堂。如果权楚璧适才不明确告知劫狱者多半是杨思勳仇家，我们还会继续错下去。他不干扰查案，将实情全盘告知，而且还以为我们早就知道，足见他与本案无关了。”

裴旻这才释然，又问道：“那么权楚璧为何只提找到周皓人或是尸

首，丝毫不提追捕捉拿劫狱者呢？”

王之涣道：“不提是因为权楚璧心中有数，杨思勳仇家太多，扳着指头都数不过来。别的不说，就说禁军中恨杨思勳入骨的人就不少。”

狄郊道：“不提大概也是因为杨思勳一方想自己追查吧。”王之涣笑道：“随便啦，他爱自己查就自己查好啦。”

狄郊问道：“裴将军适才去驿馆找权楚璧时，杨思勳正在做什么？”裴旻道：“正在饮酒解闷。对了，堂下唱曲助兴的，就是之前哥舒公子引到府署宴会上的何满子。”

王之涣大奇，道：“何满子不是回乡了吗，怎么又改投了杨思勳？”

狄郊道：“当晚酒宴杨思勳已流露出要将何满子荐给皇帝之意，后来又发生了失囚一事，多半是其人为讨好皇帝、弥补过错^[4]，强行留下了何满子。”

王之涣道：“何满子那歌艺，进梨园应该是绰绰有余。不过看他性情，似是不大愿意沦为权贵取乐的戏子。”仍然心情大好，大大伸了一个懒腰，道：“我总算放心了。”

狄郊道：“放心什么？”王之涣道：“劫狱者是杨思勳仇家，目的是对付杨思勳，不是为了对付辛渐和大风堂啊。目下周皓死了，就算再有人想利用他，不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

狄郊道：“你也认为周皓已经死了吗？”王之涣道：“正如权楚璧所言，不死留着 he 干吗？”

裴旻忽问道：“那同时被劫走的梅雪呢，是不是也被杀了？”王之涣道：“即使活着，也是生不如死。”

劫狱者既是杨思勳仇家，本与梅雪无干，冒险劫走她，无非是为她光溜溜的胴体所吸引，如此，她便免不了被奸淫凌辱的命运。而那之后，自然也会被杀死灭口了。

王之涣微微叹息一声，道：“走，回逍遥楼睡觉。”又拱手道：“裴将

军，廖氏父子这件案子我们明天再办。”

裴旻道：“是。我派人送二位回去。”

军士打着灯笼送王之涣、狄郊回来逍遥楼。二人一进来大堂，便见到哥舒翰独自坐在角落里。

王之涣问道：“这么晚了，哥舒公子还不就寝吗？”哥舒翰道：“我睡不着。”

狄郊问道：“之前我们想知道李崇简昨晚去了什么地方，哥舒公子去找裴府尹询问，可有问到结果？”

哥舒翰摇了摇头，神色颇为沮丧。

王之涣道：“裴府尹不肯说吗？这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他大概有难处吧，哥舒公子不用放在心上。”哥舒翰道：“不是，我根本就没问。”

王之涣道：“为什么？哦，你猜想你问了他也不会说是吧？那就算了。”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道：“我可实在太困了。我和老狄明日还有事要忙，得去睡一会儿，哥舒公子自己慢慢坐吧。”当即回房歇息。

次日快到晌午时，王之涣才起床，去叫狄郊时，才知他已被官府的人叫去，补录昨日勘验廖家现场的文书了。他便随意吃了点东西，佩上兵器，骑马出城，探访辛渐，将昨日发生之事大致提了。

辛渐很是意外，道：“周皓被劫，竟然是为了对付杨思勳。”又问道：“你也认为周皓已经遇害了吗？”

王之涣点点头，道：“可能性十之八九。你也别难过，他总算没有再落入杨思勳手中，不然还要受更多苦。”

辛渐想了想，道：“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小阎。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感激周皓的。”又问道：“廖氏父子一案当真与府狱劫囚有关吗？”

王之涣道：“可能性极大。我和老狄在现场找到不少线索，可又自相矛盾，总之到现在连父子二人如何被杀都没有合理解释。”

辛渐道：“那么这起父子命案也可算是奇案了。可惜我无法分身……”

忽有人大踏步进来，笑道：“你无暇分身无妨，有事交代之涣去做，还可以算上我一份。”却是王翰到了。

老友相见，登时又惊又喜。王之涣笑道：“你官任通事舍人，该在朝廷中枢宣诏传诏，如何跑到这里来了？”

王翰笑道：“我其实不是做官的料，只是张相公号称文坛领袖，总要提拔几个文士做官，非得逼我上马，我也是不得已才跟他去了长安。目下皇帝预备到汾阴祭祀后土，需要官员先行准备，我便讨了这差使，顺路先来探望你们。”

王之涣道：“哎呀，阿翰来晚了一天，没有见到前晚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公孙裴氏对剑。”

王翰听了究竟，不免抚额叹息，又问道：“我进来时听到你们说奇案，到底是什么奇案？”

王之涣道：“别扰乱辛渐办正事，回道遥楼我再告诉你。”又回头道：“辛渐，尽管危机暂时解除，你自己还是多留点神。王毛仲那边可是真真儿的。”

辛渐应道：“知道了。我争取晚上回道遥楼，跟你们一道吃晚饭。不过如果天黑了还不见人，就别等我了。”

出来官署，二人也不直接回城，而是先到大禹庙门口，面朝黄河坐下。王之涣大概说了这几日发生之事。王翰惋惜道：“不但错过了两大高手的剑舞，连这么有意思的案子也没当场赶上。”

王之涣吞吞吐吐地道：“我只说了周皓，其实跟他一道的还有另外一个囚犯，你以前的侍女梅雪。”

王翰愕然道：“为什么你之前不说清楚？”王之涣道：“你行事冲动，我怕你听说梅雪被杨思勖剥光衣衫羞辱后，一怒之下去驿馆找他算账。”

王翰道：“那你最后还不是说了出来？”王之涣道：“我先说了周皓被剥得精光，吊起来拷问，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又安慰道：“不过杨思勖留在狱厅的打手都是太监，也只是过过眼瘾，并不能真正对梅雪做什么。”

王翰一时默然，之前他对杨思勖印象非但不差，还甚有好感。他好友李邕为宰相姚崇嫌恶，又遭仇人陷害，被流放岭南。岭南是公认的人间地狱，流放到那里，等于变相判了死刑。杨思勖率军讨伐岭南变乱时，允准李邕随军，又将军功归于李邕，他这才得重新起用，离开了死亡之地。杨思勖虽好杀人，但杀的都是战场上的俘虏或者已经定罪的死囚，固然有满足其变态心理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为了立威，是以他号令一出，手下军士无不争相向前，生怕被冠上“作战不力”的罪名，落个剖心挖脑的下场。

王之涣又道：“所以这件案子你就别管了。之前查出你的侍女是降胡奸细，太原府还盘问了你和瑶花许久，要不是张相公任太原长官，一心信任你庇护你，怕是你也没那么容易脱身。这次你就别卷进来了。实在想帮忙，就去辛渐官署，帮忙看着点儿，以防王毛仲那坏人对她下手。”

王翰听说王毛仲分别派了人监视辛渐官署和逍遥楼，道：“此人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起身左右查看。

王之涣道：“你是在寻王毛仲手下吗？今日倒是没见到人，或许是昨日被识破了，今儿不好意思来了。”

王翰这才重新坐下，又说起梅雪，叹息良久，才道：“她自幼跟我，按理她背叛我，还勾结降胡倾害大风堂，我该恨她入骨。可实话说，我心中对她没有一丝恨意，如果再遇上，确实尴尬。也罢，这件案子我不管了。我先去河中府署报个到，跟裴府尹商议皇帝祭祀后土一事要如何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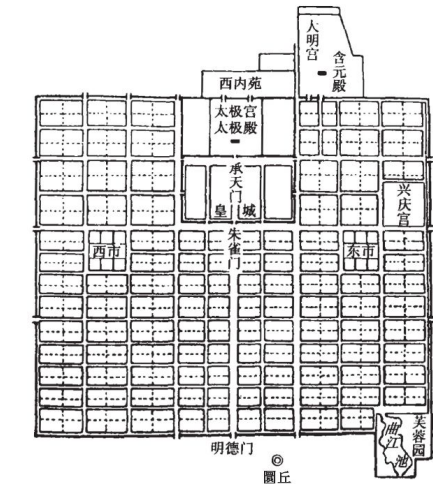
王之涣叫道：“哎，别着急起来啊，话还没说完呢。”王翰道：“还有什么话？”

王之涣道：“这得问你自己啊，你是不是有话藏着没说？当今皇帝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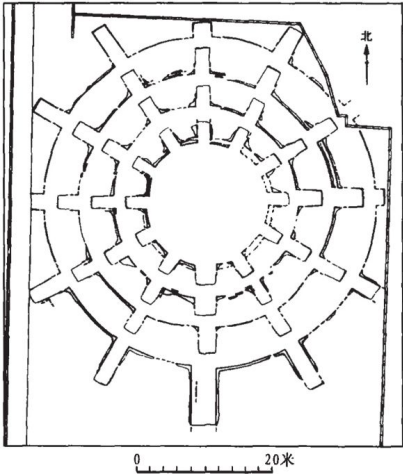
什么要到汾阴祭后土？”

二人所谈及“后土”，不是指蒲州桑落泉附近的后土祠，而是指汾阴后土。汾阴古名睢上，传说黄帝曾“扫地为坛于睢上”，以祭祀后土。汾阴祭后土，肇自汉文帝。西汉后元元年（前163年），方士平上奏，称望见东北汾阴有宝气冲天，极可能有周鼎出土。汉文帝于是派使臣到汾阴建庙，庙址高耸，西北两面临黄河和汾河，“欲祠出周鼎”。然不久即有人上书告发大臣平所言皆诈。汉文帝诛杀了方士平，“是后文帝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汉武帝即位后，发现汉廷仅有祭天圜丘[5]，而无祀祭后土之方丘，“失对偶之义”，遂着意选择祭祀后土之地，首要考虑之选，便是汾阴。

凑巧皇帝东幸汾阴时，汾阴出土了宝鼎，是大吉之兆，汉武帝于是定郊祀之礼，祀太一天神于甘泉[6]，祭后土地神于汾阴，由此形成制度——每三年皇帝都要来汾阴举行一次大祀。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刘彻扩建汾阴后土祠[7]，定为国家祠庙，作为巡行之地。这位大汉天子曾六次到汾阴祭祀后土，并在此留下了千古绝赋《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清新隽永，缠绵流丽，表达既留恋于富贵，又慨叹岁月匆匆、人生易逝的矛盾心理。



唐长安平面及圜丘位置图



唐长安圜丘遗迹平面图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祭礼是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皇帝亲自主持的大型祀典更是一种政治象征，凸现了皇帝受命于天、君临天下的神圣性。汉武帝之后，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及东汉光武帝等也先后到汾阴祭祀。然汉光武帝刘秀同时也意识到汾阴距离京师甚远，天子出行会为沿途百姓带来极大的不便，遂更改制度，定祭后土于京城洛阳北郊。从此，再无东汉皇帝到汾阴祭祀。

大唐立国之后，亦崇礼重祀，将祭祀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出于与汉光武帝刘秀同样的考虑，唐高祖李渊另在京师附近选地建祠祭祀天地，定每年十一月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于长安南郊圜丘，每年夏至之日祭后土于长安北郊方丘，成为惯例。自开国皇帝唐高祖到唐太宗，从唐高宗到唐中宗再到唐睿宗，祭祀后土均在长安北郊方丘进行，无一例外。玄宗皇帝自即位以来，素以太宗为楷模，意图恢复贞观荣光。他忽然一改祖制，预备兴师动众地到汾阴祭祀后土[8]，应当不是心血来潮，难怪王之涣起疑多问一句了。

王翰道：“你不是有案子要忙吗，既要寻周皓、梅雪，还要查杀死廖氏父子的凶手，当真还有闲工夫听这事？”王之涣道：“怎么，不能听吗？”

王翰左右望了一眼，走得近些，压低声音道：“京师最近有流言，说是蒲州有王者之气，传得相当厉害，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议论此事。”

王之涣道：“这种流言也有人信？”王翰道：“难道你忘记了昔日裴寂因‘天分之语’而杀人一事[9]吗？裴寂这等人，都相信狂人狂语，莫说普通百姓了。”

王之涣道：“裴寂是因为受到太宗皇帝嫌弃，担心‘天分之语’惹来杀身之祸。难不成当今皇帝也信所谓的‘王者之气’？”

王翰道：“怎么不信？当今皇帝在潞州为别驾时，民间有童谣道：‘羊头山[10]北作朝堂。’结果当年的潞州别驾当了皇帝。当年隋炀帝听说晋阳有王者之气，特意修晋阳宫镇之，结果高祖还是得了天下。”

王之涣道：“那只是后人附会。”

王翰道：“穿凿附会也好，真有其事也罢，当今皇帝可是踩着韦皇后、太平公主的尸体登上皇位的，警惕之心极重，他不是将辛渐内兄、还有自己的亲兄弟都贬为外官，不许他们回京了吗？这次来蒲州，一定是为了流言。不过这是我自己猜的，皇帝当然要说登基之前任过潞州别驾，想回潞州看看，祭祀后土只是顺路之类。不过……”

王之涣道：“不过什么？”王翰道：“赵丽妃听说我将先行赴蒲州准备祭祀事宜后，派她兄长赵常奴找到我，托我秘密在蒲州寻找一个人，名叫赵盈盈。当日赵丽妃生父赵公元礼过世，我碍于情面，也参加了葬礼。在葬礼上见过这个赵盈盈，是赵氏的亲眷，远房堂兄还是堂弟，记不大清楚了。”

王之涣疑心大起，问道：“赵丽妃虽然权势远远不及前皇后和武惠妃，但毕竟还有娘家可以依靠，为什么偏偏托你找赵盈盈？她怎么会知道赵盈盈人一定在蒲州？”

王翰道：“赵丽妃说她怀疑赵盈盈要来蒲州做一件危害社稷的大事，托付我无论如何要找到他、阻止他。”

王之涣道：“有点意思。你怀疑赵丽妃口中的‘危害社稷’，跟那个‘王者之气’的流言有关联？”

王翰点点头，道：“赵丽妃虽是女流之辈，又是倡女出身，无甚见识，可她毕竟久在皇帝身边，知道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或许……我是说或许，这个所谓的‘王者之气’有其来源，赵丽妃知道它是真有其事，无意中透露给了赵盈盈。赵盈盈想为自己打算也好，想挽救外甥发岌可危的太子地位也好，决意来到蒲州，孤注一掷。”

王之涣道：“会是这样吗？”王翰道：“这些只是我的猜测。不过事情一定相当严重，赵常奴都给我跪下了，声泪俱下，称赵盈盈可能连累所有人，包括赵丽妃和太子，求我一定要帮忙。”

王之涣道：“那你是答应了？唉，赵丽妃求你的事，你没有不答应的。”又叹道：“之前因为没有实证，我们未将武惠妃极可能牵扯进曲江沉船案一事上报官府。就连皇帝秘密到太原时，当面对辛渐提及曲江沉

船事件可能不是意外而是一场谋杀时，辛渐也是依照老狄的那套说辞，只称杀人罪名非同小可，须得有实证才能指控。但你还是忍不住将推测结果告知了赵丽妃。想必赵丽妃不会闲置不用，只是她自己并无与武惠妃争锋的实力，多半是借助了王皇后一方，然最终还不是落了个王皇后被废、王驸马赐死、武惠妃愈发得宠的结局？就我看来，皇帝刚毅果断，算是个明君，但在家事上，他是决计不能容忍旁人指指点点的。”

虽然并无证据表明确有其事，但知情者均疑心玄宗皇帝忽然废黜皇后，是因为王皇后将王翰等人推测的曲江沉船一案真相禀报给了皇帝丈夫，皇帝非但不信，反而认为王皇后是刻意寻找武惠妃过错，由此下定了废后的决心。皇帝在家事上刚愎自用、不听人言，已是天下尽知。王之涣言外之意，无非是王翰再冒昧卷入后宫之事，怕是会引来祸端。王翰默然片刻，道：“我既已当面答应了赵盈盈，只能勉为其难去做。”

王之涣问道：“那么你打算如何去找赵盈盈？你又不能动用官方渠道。”

王翰道：“我暂时没法子。我得先去河中府，跟裴府尹见个面，看看能不能试探问问他，蒲州到底有没有王者之气。你别管了，去忙你的吧。你手头两起案子未破，尤其是廖氏父子命案，得尽快找到凶手才行。”又道：“如此，这次周皓这件案子，你和杨思勳算是站在同一条船上了。”

王之涣道：“什么？”王翰道：“你不是想找法子整一整王毛仲吗？王毛仲是家奴，杨思勳是阉人，两派争权争宠得厉害。”王之涣道：“你是说利用杨思勳去对付王毛仲吗？杨思勳不顶事！这两方争斗，王毛仲必胜无疑。一个是自小跟随皇帝的心腹家奴，一个是韦皇后被杀才投奔皇帝的老太监，你说谁在皇帝心中更为可信？”

王翰不知怎的忽然想起梅雪和瑶花来，颇有所感，旋即心道：“我一定是疯了，竟拿梅雪、瑶花来比拟王毛仲和杨思勳。”摇了摇头，自往府署去了。

王之涣回来逍遥楼时，只见到门前停了十余辆大车，蒋大正指挥伙计将车上的东西一一卸下来，搬进楼里。

王之涣狐疑问道：“这些都是什么？”蒋大道：“王公和侍妾的行囊啊。”

王之涣“啊”了一声，问道：“瑶花也跟着阿翰来了蒲州？”

蒋大点点头，道：“瑶花娘子到了有一会儿了。她已经带着侍女进楼打扫房间了。”

王之涣摇了摇头，心道：“阿翰任性妄为，这么个做官法，肯定要受朝中御史弹劾。目下虽有张说护着他，可本朝宰相素来争权得厉害，之前张说便是因为与姚崇争权被贬，这次虽然因为边功重新当了宰相，可听说他跟炙手可热的宇文融水火不容，其人又贪婪成性，好受人贿赂，万一再度失势，阿翰也就完了。好在阿翰家境富裕，又豁达开放，做不做官也无所谓。”

他肚子有些饿了，见外面天色不早，料想辛渐和王翰必回来得晚，便点了几个小菜。

瑶花忽走过来问道：“我家主人还没有回来吗？”王之涣道：“阿翰有公务要办，哪里有空成天陪你。”

瑶花道：“那么主人会回来吃晚饭吧？”王之涣道：“应该会吧，辛渐也说会回来。”瑶花道：“那奴家这就去准备。”

王之涣见她仍然站着不动，狐疑道：“你怎么还不去？别用你那双绿眼睛看我啊，看得我浑身发毛。”

瑶花遂垂首去了。

酒菜上来，王之涣刚刚才动筷子，狄郊就回来了，一进门就问道：“阿翰人到了吗？”

王之涣问道：“你怎么知道？你在府署遇到他了？”狄郊道：“没有遇到人啊，我只是看到外面的宝马香车了。”

王之涣道：“阿翰去见裴府尹，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正好我有别的要紧事告诉你。”大概说了王翰所提王者之气和赵丽妃之事。

狄郊听了，一言不发地拿起筷子夹菜吃。王之涣知道老友正思虑事情，也不催促，但见他始终只夹一个菜，忍不住道：“你别只吃你面前的那盘菜啊。”

狄郊“嗯”了一声，依然故我，将那盘菜吃了小半时，忽放下筷子问道：“你我为何来到蒲州？”

王之涣道：“来看辛渐啊，顺便看看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

狄郊道：“缘起呢？”王之涣道：“郡主亲自登门托付，让我们来给辛渐做帮手。”蓦然醒悟过来，“啊”了一声，道：“你是说，郡主可能预先知道了蒲州会发生什么事？”狄郊道：“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王之涣不免有些不满起来，道：“我们又不是外人，郡主有话干嘛不直说？难道是不信任我们吗？”

狄郊道：“郡主也许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她是金枝玉叶，自小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长大，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会有本能的预感。她自己上有公公、婆婆，下有儿女，脱不开身，只好托付我们来蒲州帮助辛渐，这还不是信任吗？”

王之涣道：“嗯，这么说也有理。”

忽见公孙大娘引着弟子李十娘进来。王之涣忙招手叫道：“娘子，关于周皓一案，又有了新的线索。”不及细细说明，瑶花又走了过来，问道：“王公、狄公有空吗？”

王之涣道：“我有重要的事跟公孙大娘谈。你要找阿翰的话，他人在官署。”瑶花道：“不是，奴家想找二位。”

狄郊问道：“你有事吗？”瑶花道：“二位请到主人房中来一下。”

王之涣立即起了警惕之心，问道：“你想做什么？”瑶花道：“奴家……不能说……”

王之涣道：“不能说？那你找我们做什么？”

还是狄郊解围道：“就走一趟吧，不是有急事，瑶花不会这样子。”瑶花道：“是，多谢狄公。”

王之涣遂道：“娘子出门才回来，应该饿了吧，你先和十娘吃点东西，我和老狄先去看看，一会儿再谈线索的事。”

公孙大娘道：“好，王公先去忙。”

瑶花引着王之涣、狄郊进来庭院，上楼来到王翰房间，关了房门，又用门闩死，这才道：“王、狄二公到了，再没有别人，郎君出来吧。”

王之涣道：“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话音未落，便即呆住——那从里间帷幔后走出来的胡服胡帽男子不是旁人，正是周皓。

之前众人均以为周皓十之八九已为人所杀，且尸骨无存。此刻惊见他自行出现，王之涣一时难以置信，使劲眨了眨眼睛，问道：“老狄，我不是在做梦吧？”

狄郊道：“不是，确实是周皓。”他自己也是震惊之极，先问瑶花道：“你是怎么找到他，又将他带到这里来的？”

瑶花道：“奴家到逍遥楼后，先是在门外指挥仆人搬运行李，有个小孩跑过来告诉奴家，说有个胡人在后门等我。奴家以为是自己族人，料想不会是什么好事，可还是想去看一看，结果到了后门一看，竟是周郎。”

王之涣道：“不对，瑶花，你今天才到蒲州，不知道这小子是个逃犯，全城人都在找他吧？”

瑶花道：“奴家……奴家知道周郎被朝廷判了死刑。他人关在刑部大狱时，奴家还去看过他。”

王之涣道：“还有，你私下带周皓进来，知不知道逍遥楼外一直有人监视？”瑶花道：“奴家……不知道……”

狄郊忙道：“那倒不碍事，杨思勳手下只会盯着我们几个的行踪。而且我刚才进来时特别留意过，两边的人都已经撤走了。”

周皓道：“请二位听我一言，我不是逃犯，我是被人强行从府狱绑走。昨晚才逃出来，躲了一阵子，因为实在无处可去，便想来逍遥楼看看，却不想看到了瑶花，这是意外。”

王之涣道：“那你先说关键，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周皓道：“是梅雪救了我。”

王之涣愈发惊异，道：“梅雪不是跟你一道被人劫走了吗？”周皓道：“是，但确实是她救了我。”

王之涣道：“她人还活着吗？”周皓道：“我们昨晚分手时她还好好的，现下就不知道是生是死了。”

王之涣道：“难道是前晚那伙人劫走你和梅雪时，降胡也藏在暗处预备营救梅雪，两方人马正好撞上，动起手来，降胡占了上风？”

周皓道：“不是，是梅雪自己杀死了一个看守，我二人才得以逃脱。”

王之涣连声嚷道：“哎呀，这肯定是阴谋啊。那些人事先计划周密，能从府狱轻松将人劫走，事后岂能不严加看守，纵你二人逃走？一定是有意如此，好用你来陷害辛渐，我最开始的预感还是对的。对了，老狄，你快出去看看，那些坏人是不是被周皓引到逍遥楼来了？”

周皓道：“决计不会……因为……因为……”一时站立不住，摇摇欲坠。

狄郊见他身子虚弱，知是因为连日受到折磨所致，忙道：“你先坐下。瑶花，你去厨房弄点热粥来。”

瑶花应了一声，又狐疑问道：“奴家接周皓进来逍遥楼，真的会将坏人引来吗？”

狄郊道：“就算会，也已经如此了，懊恼后悔亦是无用。去取粥吧，

就说给阿翰预备的。”

王之涣道：“行了周皓，有老狄照顾你，伤势再重也能好，快点将经过一五一十说出来。”周皓道：“是，那我就从头说起。”

当晚杨思勳将周皓吊在府狱狱厅中折磨取乐，他被迫服下春药后，药力尚未完全发作时，杨思勳便下令带女犯进来。他立即认出那倒霉的女犯正是在大风堂刺了他一刀的降胡奸细梅雪，激动不已，可惜他口中勒了木丸，叫不出来。杨思勳不知究竟，还以为他药力发作，对女色起了本能反应，愈发兴奋，便命手下将梅雪衣服扒光，光着身子吊在周皓面前。

不久，周皓欲火焚身，神志完全不清，只觉得一股一股的烈焰不断冲击游走全身，几乎要将他烧死。而面前的梅雪恰如一潭池水，他只想扑过去，但又挣不开四肢的束缚，绝望地吼叫，却只能发出“呜呜”的低鸣。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药力稍微减退，周皓勉强恢复神志，听到外面掌声如雷，牢里犯人也敲敲打打，闹腾不已。忽有两名男子走进狱厅，一色劲衣，手握钢刀。二人径直走向刑架，看到周皓、梅雪裸体模样，先是惊异，随即忍不住笑出声来。其中一名年轻男子还伸手捏了捏梅雪的乳房，赞叹道：“长得真好啊。”

另一人年长许多，骂道：“杨思勳这老不死的真是变态。”

年轻男子道：“他是阉人，也只能这般找找乐子。”一只手始终不离梅雪身上。梅雪扭动身子，却因为双手束缚，始终避让不开。

年长者斥道：“你做什么呢？快些办正事。”年轻男子道：“这妇人怎么办？”年长者道：“还能怎么办，她看见过我们的脸，当然得一刀杀了。”

梅雪听到，便抬起头来，呜呜直叫，用求恳的目光看着那年轻男子。

年轻男子也觉不舍，道：“这么漂亮的美人儿，杀了多可惜。弟兄几

个窝了这么久，就用她来败火如何？大哥，你也许久没亲近过女人了，到时我让你先上。”

年长者想了想，点头道：“那好。快些办正事。”

年轻男子遂插刀入鞘，从靴筒中拔出一柄短剑，先将周皓镣铐斩断，放他下来，却不取出塞口木丸，反而将他按伏在地上，双手拉到背后，绑了起来。

周皓虽仍是迷糊状态，但还是能想事情——原以为这二人是来瞧热闹的，后来听到对话，又以为是来杀自己的，不想对方竟解开自己，却又将自己反绑起来，不由愈发懵懂。

年轻男子又将梅雪解下来，按在地上，一如周皓，反绑了起来。

忽门口现身一名男子，跟狱厅二人服饰差不多，大概是把风者，连声催促道：“怎么还没好，快点！”年长者道：“要多带一个人走，快些进来帮忙。”

那男子便走了进来，与年长者一道撑开一条麻布口袋，将周皓塞了进去。又问道：“我们只带了一条口袋，那妇人怎么办？”年长者道：“小妖，你负责带那妇人走，实在不行，就一刀杀了她。”

小妖是先前那不断轻薄梅雪的年轻男子，喜滋滋地应了一声。

周皓随即感觉身子一沉，有两人一前一后抬起麻袋往外走。那麻袋编制粗糙，间孔比针眼还大，他尚能透过缝隙看到后面——那小妖右手搂住梅雪肩膀，左手抓住她左乳房，强行拖拽着走。而梅雪精赤着身子不说，还光着双脚，又受小妖揉捏侮辱，不断露出痛苦之色来。出了狱厅，光线陡暗，周皓便什么都看不见了。

走了一段，不知来到什么地方，有人迎上来问道：“怎么多了一个妇人？”那小妖答道：“她是大伙儿今晚的败火筒。”有人轻笑起来。

墙外面有人叫道：“在做什么？还不快点！”这边有人应道：“这就来啦。”

周皓只觉得肩头一痛，不知撞在了什么地方，又觉得身子在往上行，似是在被人往上拉，之后在什么地方滚了一下，又往下坠，这才反应过来是在翻墙。外面等候的人从底下接住了他，将他抱上一辆平板车，车子上散发着菜叶的味道。等了一会儿，只听到梅雪“呜”了一声，车子上便多了一个人，大概就是梅雪了。旋即有人往二人身上覆盖上麻布、菜叶等物，车子便开始前行。

周皓因为药力未尽，哼哼唧唧不止。一人道：“这小子老哼哼，不是个事，快些将他弄晕了。”

有一人便取下佩刀，倒转刀柄，朝布袋狠狠来了一下，周皓便晕了过去，终于结束了受春药折磨的痛苦。

等到周皓再醒来时，是被人重重掼到地上。随即麻袋解开，他被放了出来，拖到一旁跪下。有人取来一大捆绳索，往他肩膀、腋下、腰间绕了数圈，再将他高吊在房梁下。又将他双脚并捆在一起，同样用长索穿了，系在梁上，他便呈平俯的姿势被高吊起来。

周皓神志已完全清醒。他年少时跟许多异人厮混过，有几名还是强盗出身，知道这种吊绑是最保险的法子，被绑者能用力的部位都被牢牢束缚住，又无处可以着力，决计无法挣脱。心中已知不妙，不过转念又想总比落入杨思勳这个恶魔手中要好得多。

梅雪随后也被带了进来。她的头发完全散乱开，胸口还沾着几片菜叶，极是狼狈。不过她的待遇可比周皓好很多了，被拖到床榻边，平放到床上。

本来有五个人，这时不知道怎么只剩了三个人，正是最先走进狱厅的年长者、小妖以及在狱厅门前把风者。三人也不理睬周皓，径直走到床榻前，脱了衣服，轮流上前，当着周皓的面将梅雪强奸了。半途中，小妖见梅雪口中呜呜有声，似是有话要说，便取出了她口中木丸。

梅雪柔声道：“几位郎君是奴家的救命恩人，请解开奴家双手，让奴家好好伺候郎君。”

媚语如丝，小妖听得骨头都酥了，便解开了绑绳。梅雪果然全意奉

迎，加上床上功夫高明，三名男子神魂颠倒，争相上前，每个人都与梅雪发生了好几次关系。

多番云雨后，梅雪累得瘫倒在床上，再也没有丝毫力气。年长者似是头领模样，笑道：“你这妇人还真是个尤物，只要你好好伺候，回头我一定替你向大将军求情，保你活下来。”梅雪道：“是。”

那头领也有些累了，便派了一名手下去府署打探消息，自己重新爬到梅雪身上，还想再来一番，却是力有不济，只得悻悻下来，招过小妖命道：“我肚子不舒服，得去拉大便。你留在这里看着他们两个。对了，把这小美人先绑起来。”

小妖奇道：“她很柔顺很听话啊，为什么还要绑她？”头领道：“小心驶得万年船。出了差错，大将军会要了你我的脑袋。”穿了衣服，自行出去了。

小妖已上过梅雪两次，可是泄得太快，尚不过瘾，见头领走了，房间再无他人，便解了佩刀，脱了衣服，又扑了上来。

梅雪娇笑道：“郎君别着急，让奴家坐起来，好好伺候你。”

小妖笑道：“好，坐姿更好。”又问道：“小娘子以前是窑子里的吗？活儿这么好。”梅雪道：“是……”

一张嘴，口中忽然吐出一根细针。那细针直射中小妖面门。小妖脸色大变，举手将细针拔下来，怒斥道：“你这小贱人还敢跟老子玩这一手……”话音未落，便丢了细针，双手抚喉……

王之涣听到这里，骇然变色，问道：“你说梅雪口吐飞针？她……她从哪里学的这一手，太吓人了。”

周皓道：“不但是飞针，而且是毒针，极细极小。我若不是亲眼看到，实难相信那一幕。”

他被吊在房梁下，微微侧头便能看到床上情形。却见那小妖脸色发青，鼻嘴均流出黑血来，显是针上淬了剧毒。那情状十分恐怖，周皓吓

得不轻，只是被木丸堵嘴，苦于叫不出声来罢了。

梅雪将小妖推倒，迅即从床上下来，拔出小妖靴筒中的短剑，走到周皓下面。周皓以为她要杀了自己，不料对方却道：“周公子，我以前害过你，那是迫不得已。而今你我处境相同，需要同舟共济才能逃出，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再计较前事。若是同意，就点一下头，我即刻放你下来。”

周皓点了点头。梅雪亦不迟疑，果然挥刀割断绳索，放了周皓下来。周皓双手一得自由，便自行挖出口中木丸，道：“你……你口吐飞针，是怎么做到的？”

梅雪也不答话，径直剥下小妖的外衣、靴子，甩给周皓，自己则穿了死者的内衣内裤。

周皓又问道：“那针上明明有毒，你自己怎么没被毒死？”梅雪道：“还废话做什么，先逃离这里再说。”二人遂从房中出去。

王之涣忙打断道：“等等，你们既然出了房间，应该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吧，到底是什么地方？”周皓摇头道：“我答应过别人，不能说出去。”

王之涣道：“为什么？”周皓道：“因为后面还发生了更离奇的事，王公听完自会知道。”

王之涣道：“后面还有更离奇的事？”周皓道：“有。”

王之涣不甘心，忽然问道：“那地方是不是普救寺？”周皓微觉惊诧，随即摇头道：“不是。”

王之涣道：“奇怪了。”又问道：“老狄你说这可能吗？梅雪吐出毒针，杀死了那好色的小妖，但她自己却没有中毒身亡？”狄郊道：“当然可能，有些毒药见血才毒发，只要将毒针小心含在嘴中不刺破她自己，就不会有事。”

王之涣叹道：“这妇人口中藏有毒针，是处心积虑要害人啊。但她之前被郭子仪逮住，为什么没有冲郭将军来那么一下？”

狄郊道：“郭将军还带着许多军士，梅雪只有一枚飞针，只能杀死一个人。她知道自己跑不掉，当然要将飞针留在最紧要的关头再用。”

王之涣道：“不错不错，刚才小周说的那一刻，还真是紧要关头。”又催道：“快说，快说，我迫不及待要听后面更离奇的事了。”

周皓遂继续讲述——

他和梅雪先吹灭灯烛，欲逃出房间，拉开一道门缝，正好见到有几人提灯过来，便急忙重新掩上门。等脚步声远去，才敢出来，左右一望，便由房屋坐向判断出大门所在。正要朝大门方向逃去，梅雪却拉住周皓，道：“不能出去。你我仍然是府狱的逃犯，出去的话，躲不了半天就会被重新捕获。”

周皓道：“那怎么办？难不成留在这里，等刚才那些人回来？”

梅雪道：“当然不是。但这些人能从府狱将你我劫走，一定不简单。而且那些人称幕后人物为‘大将军’，将军前面还有个‘大’字，表明大有来历。既然将你我藏在这里，表明有把握不被官兵搜到。这后面似乎是一个园子，我们先躲进去，再慢慢想办法。那些人多半以为你我自大门方向逃走了，也会往外追捕，不会到后面来搜。”

周皓听了觉得有理，便跟随梅雪躲进园林。不一会儿，果然听见前院大呼大喊，旋即有很多人举火涌了出来，往外追去。也有一队人往园子里搜来，周皓和梅雪便伏在后墙根的草丛中，贴墙而卧。

正当搜查者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怪异的一幕出现了，前面不远处的一截石墙忽然自动滑开，奔出来几名全副武装的男子。领头之人是个中年男子，喝问道：“做什么？”一名搜查者道：“有一男一女两名盗贼闯了进来，我等正在搜捕。”

中年男子斥道：“你忘了规矩了吗？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搜查者道：“是。但若有盗贼闯入，罪名亦是不轻。可否请将军派人在这一带搜索，若有盗贼消息，请及时知会。”中年男子应了，搜查者遂自行退去。

那中年男子遂命道：“去叫所有人起床，全面搜查园林，一寸土、一寸草都不能放过。”

这时候，有人急急出来，贴耳上去低语了几句。中年男子便道：“我进去跟她说。你去叫人起来。”转身进去，那石门又轰然合上，看上去跟后墙无异。

周皓悄声问道：“你看到了吗？”梅雪道：“看到了。原来这后墙后另有院落，以暗门与园林相连。”

周皓道：“那我们怎么办？他们马上就要出来搜查这里了。这些人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手中还有军备弩箭，我们怕是逃不过去了。而且天也快要亮了。”

梅雪左右望了望，道：“我们翻过去。”

周皓道：“你说翻进后面的院落？墙这么高……”梅雪道：“没得选了。快。”

当即先由周皓踩在梅雪肩头爬上高墙，再脱下衣衫绞成长索，将梅雪拉上墙头。

听到这里，王之涣忙问道：“你们两个真翻过去了？”

周皓道：“那墙很高，我本来觉得不可能翻过去，可是那会子一着急……”王之涣道：“明白了，狗急还会跳墙呢。”

周皓叹道：“我真的很佩服梅雪，她一介女流，又刚刚遭受过非人的凌辱，她却仍然能做到常人不及之事，可谓毅力惊人。”

王之涣道：“自从你讲述梅雪口吐毒针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这小妮子，绝对不能小觑。”又奇道：“那到底是个什么院落，有众多便服军士把守，还居然要以暗门进入？”

转头看了一眼狄郊一眼，狄郊点点头。二人均是一般的心思，怀疑前晚李崇简匆忙离开府署赶去察看的神秘地方，便是这处院落。

周皓却不肯再说，道：“我不能说。从目下开始，直到我和梅雪逃离那处院落，这中间过程我都不能说。总之，我和梅雪被院落主人救了，我们两个都答应了那个人，绝不泄露关于那院落的任何事。”

狄郊问道：“你们应该是前晚就逃走了，为何今日你才来逍遥楼？”

周皓道：“确实是前晚逃出的，不过我们逃进院落时，天已经差不多快亮了，我们无法离开那里，便待了一整天，直到昨晚才趁夜色逃出。”

王之涣道：“那梅雪人去了哪里？”周皓道：“我们逃离险境后，便分了手。不过我问了她一些事，她如实答了，王公或许会有兴趣知道。”

王之涣道：“什么事？”周皓道：“我问她为什么要做降胡奸细，她说只是因为那些降胡对她好，像亲人一样，没有别的。”

王之涣道：“胡说八道，难道阿翰对她不好吗？”

周皓道：“这点梅雪也提过，她说她自小跟随王公，原以为他是因为旧爱出家，心中再也装不下别的女人，可自从瑶花来后……”正好瑶花端了粥进来，便住口不说。

王之涣便将瑶花打发出去准备晚宴。周皓这才续道：“梅雪说瑶花来了后，很快就成了王府的女主人，而王公的目光也总在她身上……”

王之涣道：“难道梅雪是因为不如瑶花受宠，所以才跟降胡勾结？”

周皓道：“梅雪是这个意思。而且她还说，当日她和同伙到柴房救阎用之时，本可以将我打晕，之所以想杀我，也是因为我总讨好瑶花。”

王之涣道：“唉，女人心，海底针。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又问道：“那你为什么要来逍遥楼？你怎么知道瑶花今日到蒲州？”

周皓道：“我不知道，甚至也不知道王、狄二公在这里。我只是知道辛公在蒲州修桥，而逍遥楼是王翰王公名下的产业，我来这里，或许会遇到辛公，结果先看到瑶花站在楼门口。我想瑶花知道我对她有好感，应该不会告发我，或许还能帮我见到辛公，这才到后门去等她。”

王之涣道：“你犯了那么大的事，还想辛渐出面救你吗？”

周皓忙辩解道：“不是，我只是觉得自己这两日际遇太过离奇，想找人说一说。”

王之涣道：“然后呢？”周皓摇头道：“我不知道。我其实并不想逃走，心甘情愿接受国法制裁，只是杨思勳太过恶心变态，我再也不想落入他手中。我知道我目下最好的出路是自杀而死，可我还不死，我知道前晚劫走我的那些人是谁。”

狄郊道：“他们应该跟院落中的人是一伙。你不是已经被院落主人救了吗？难道还不知道对方身份？”

周皓道：“不知道。而且我还答应了她，要为她去杀一个人，这也是我想活着的重要原因。人得有信才能立于天地。”

王之涣忙道：“你想知道昨晚劫狱者的身份，我们可以帮你查，但你总要透露点线索才行。”

周皓道：“我都不知道那些人是谁，哪有什么线索？”

王之涣道：“但那些人跟神秘院落的主人是一党，你见过院落主人啊。”

周皓道：“我发下毒誓，不能泄露跟院落有关的任何事。若有违背，老天爷就要让我再度落入杨思勳之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受荼毒比前日还要惨烈三倍。”

王之涣也大致知晓杨思勳手段的残酷，遂不再催逼。

狄郊问道：“你刚才说答应了院落主人，要为她杀一个人，对方要杀的人是谁？这个问题，应该跟那院落之事无关吧。”

周皓想了想，道：“是驸马裴巽。”

王之涣道：“哎呀，怎么又跟裴巽扯上干系了？”周皓道：“之前有什么案子跟裴驸马有关吗？”

王之涣道：“这个不能告诉你。你喝你的粥吧。”来回走了几步，忽然问道：“你在那个地方看到河中府少尹李崇简了吗？”

周皓道：“李崇简？是太平公主跟薛绍的儿子吗？呀，那个人，我就觉得眼熟，原来是李崇简。”

王之涣不过是心中疑虑，便随口一问，竟由此得到肯定的回答，大喜过望，忙问道：“你在哪里见到了李崇简？嗯，你既然肯说出来，应该不是在神秘院落中见过他吧？”

周皓道：“不是。我和梅雪正要逃出房间时，忽有几个人从门口经过，我们就先躲了起来。我从门缝中望出去，是几名侍从提灯护着一名中年男子。那男子我看着眼熟，不过当时没想起来。”

狄郊问道：“你能肯定是李崇简吗？”周皓点点头，道：“我在京城长大，以前也跟李崇简厮混过，当然能肯定。况且他那宽额头、宽下巴酷似他母亲太平公主，最好认不过。”

王之涣道：“那么李崇简是往后院去吗？”周皓道：“不是，是朝大门方向而去。咦，他竟也会深夜去那个地方，难怪梅雪说这些人不简单。”忽然脊背一阵发毛，不敢再想下去，忙低头喝粥。

王之涣摊手问道：“怎么办？是将他送去官府还是留在这里？”狄郊道：“还是辛渐晚上回来商议后再说吧。”

周皓忙道：“我也不想连累几位，不如我先行离开……”

王之涣道：“你还能藏去哪里？全城都在搜捕你。先乖乖待在这里。”自与狄郊出去，却见外面天色已暗，仍不见王翰和辛渐回来。

瑶花问道：“要不要派人去看看？”王之涣道：“不必。他二人都是当差做官的，人没回来，就表明有公事。瑶花，你上楼去，到阿翰房中看着周皓，不准他离开房门一步。”

瑶花迟疑道：“周郎要是真想离开，奴家怎么拦得住？”王之涣道：“你人在那里，他决计不会离开的。”

瑶花脸色一红，虽微有犹豫，还是应命去了。

到走廊口时，只见李十娘一人坐在楼梯口玩耍，王之涣叫了她一声，她却起身跑了，一溜烟跑进房，还将脑袋伸出来探了一探，这才回身关上房门。

王之涣道：“小女孩子，果然害羞。”又道：“之前公孙大娘因身负嫌疑，不得不协助查案，目下已基本肯定跟她无关，要不要把实情告诉她？”他所指的“实情”，自然是指周皓自行出现在逍遥楼一事了。

狄郊道：“裴府尹当面应允公孙大娘从旁协助查案，表示她跟我们一样的身份，不管她跟周皓关系如何，都有必要知道案情进展。若是她只想脱身，目下就是最好的机会。”

二人便来到公孙大娘房前，举手敲了敲门。李十娘应道：“大娘不在，刚刚吃饭时有人来找她，她跟那人出去了。”

王之涣道：“咦，我都还没吭声呢，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找大娘的，也许是来找你的呢？”

过了一会儿，李十娘开了门，怯生生地问道：“王公找十娘有事吗？”

王之涣笑道：“没事，我跟十娘开玩笑的。等大娘回来，就来告诉我一声。”

李十娘迅疾关上了门，门撞上后，才听到“嗯”的一声。

王之涣和狄郊自回来大堂等待，又议论起那神秘院落来。

就目下线索而言，要查明前晚劫囚者的身份，那处院落是最好的线索——之前关于劫囚者，是为了对付辛渐也好，是杨思勖仇家也好，都只是猜测，并无实据，而院落则是关键证人的重要证词——周皓虽只透露了院落主人要杀的是驸马裴巽，却是条极为有价值的线索，院落主人无非是跟裴巽有深仇大恨之人。

朝野之间正为不久前玄宗废后一事议论纷纷，王皇后被废，皇后兄

长王守一被赐死，王守一的妻子——玄宗之妹薛国公主则改嫁给了裴巽。从某种程度而言，裴巽是这次废后事件的受益者。或许院落主人跟王皇后一党有什么关系，因之而对裴巽不满，欲杀其泄愤。

薛国公主是裴巽第二任妻子，之前裴巽娶唐中宗之女宜城公主，被跋扈嚣张的妻子管束得服服帖帖，在政治上也无任何建树，只留给世人一个平庸无能的“妻管严”形象而已。然裴巽早年曾为武三思心腹，多少做过一些助纣为虐之事，或许是那时结下的仇家也说不准。

裴巽已年过五旬，院落主人既然拖到现在才筹谋复仇，又以前种可能性为大。但疑问紧接着就出来了，那院落主人手下有那么多便衣军士，如何又要让两个逃犯替他报仇呢？除非神秘院落中的便衣军士不是下属，而是看守。也就是说，院落主人既跟驸马裴巽有仇，又被什么大人物软禁那院落中。那大人物多半就是所谓的“大将军”。而李崇简只是“大将军”的代表，时不时地去关怀探望一下。

李崇简是薛绍和太平公主之子，虽然失势，却只是因为母亲之缘故。其本人与玄宗皇帝交情极深，甚至将母亲欲废除玄宗的计划预先透露给了好友。基于这样一层关系，即便李崇简生母太平公主曾经谋废玄宗，即便其人娶武三思之女为妻，但玄宗皇帝仍然绝对信任他。那么到底是哪位大将军能令李崇简俯首帖耳，为其看家护院呢？而河中府尹裴佑先分明也知道其事，以他之个性，竟以蒲州地方长官的身份，为大将军提供软禁之地，足见这大将军能耐之大。

再细论大将军。唐代武官制度，官阶九品，除正一品不设外，二品起每品分正、从，正三品起，又有上、下阶，共有三十一阶。其中，大将军职衔有：从一品骠骑大将军；正二品辅国大将军，从二品镇军大将军；正三品上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正三品下怀化将军，从三品上归德大将军。但这些将军名号只是封号，通常是皇帝给予立有大功的高级军官或者重臣的荣誉称号。如玄宗心腹家奴王毛仲在皇帝登基后即因铲平太平公主有功授辅国大将军，负责押运周皓到太原处斩的大宦官杨思勳亦是因为平定岭南有功超授正二品辅国大将军称号。又如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因功拜冠军大将军等。

除此之外，还有真正的大将军。唐朝实行府兵制，共十六卫。其中

禁军十二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为府兵领导机构。全国范围内六百余折冲府均受十二卫统辖，如蒲州折冲府都尉裴旻即属于十二卫下辖武官，因而十二卫所统之兵又称“外军”，其实是府兵和禁军的合一。

除十二卫外，还有“内军”四卫：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左右监门卫掌宫殿诸门禁卫，左右千牛卫则统率千牛备身等为皇帝侍从、仪卫。

十六卫每卫均设大将军如王毛仲兼任左武卫大将军，统领禁军，玄宗另一心腹宦官高力士兼任右监门卫大将军，统领内军。

据上所言，大唐武官中，堪称“大将军”者，人数虽然不多，可也不少，至少有十七人，即十六卫长官加杨思勳。而这十七人中，以杨思勳、王毛仲、高力士三人权势最大，嫌疑也最大。杨思勳目下人在蒲州自不必多说，王毛仲被任命为新黄河浮桥监工，每月十五左右就要来蒲州一趟。而高力士之所以有嫌疑，则是因为跟裴旻先及周皓有关了。

先说杨思勳。他这次来到蒲州，河中府尹裴旻先为其设宴接风洗尘，然态度并不如何恭敬，明显是出于应付公事。再加上府狱劫囚者劫走周皓，杨思勳丢失了重要犯人，难以向朝廷交代，处境立时尴尬困难，而劫囚者又是“大将军”手下，因而杨思勳嫌疑当可排除。

再说王毛仲，他固然能以皇帝心腹凌驾于李崇简之上，然其出身及发家史却难以令裴旻先这样的名门之后心悦诚服。裴旻先也许会迫于某种压力为王毛仲提供圈禁仇家的私地，然要他无时不刻放在心上，根本不可能。而从裴旻先昨晚得知有人劫狱后，最先想到的就是神秘院落可能有失，立即派前去查看，由其反应看来，王毛仲嫌疑也可排除。

最后说高力士。其人虽是宦官，却是名门之后，成为权宦后亦能谦卑自守，与众多大臣交好。数年前裴旻先任广州都督，因威胁要杀武灵觉而被玄宗下狱，虽然有张说出面说情，然高力士亦居中说项，功不可没。传闻裴旻先再度被起用为蒲州刺史，亦是由高力士大力举荐。或许是高力士有一位仇家，不便加害，便请裴旻先帮忙，将其软禁在蒲州东城某处院落中。裴旻先因高力士对自己有恩，格外上心，亦有可能。

王之涣道：“裴佑先任性妄为惯了，这么做不意外，但他派佐官李崇简去看顾院落主人，就有些奇怪了。况且院落内外看守不少，表明知情者也不少，极易为人告发，高力士既一向谦谨，应该不敢这么做。”

狄郊道：“我也觉得不大可能。高力士挂名右监门卫大将军，统领的只是内军，不能出京。而院落中有许多便服军士，就算是府兵，必须有裴佑先和裴旻二人同时签署的公文才能调发，而且必须是因为军情或其他类似紧急情况。裴佑先若仅为高力士个人即擅自调发府兵，等于违抗了朝廷体制，是杀头重罪。”

王之涣道：“那么三个嫌疑最大的大将军就都被排除了，我想不出还有哪位大将军能把手伸到蒲州来。而且无论如何推算，高力士都是最有可能的，他于裴佑先有恩，又跟周皓有仇。”

狄郊道：“姑且不论裴佑先是否违制，就算高力士是那位‘大将军’，为什么要另外派人劫走周皓？他跟周皓有仇，可周皓落在杨思勳手中，已是生不如死，而且很快将会在太原被公开斩首，他劫走周皓不是很怪异吗？裴佑先的第一反应，表明他并不知情。但高力士人在长安，那些府兵都不是他的直辖部下，他不可能不经过地方长官，在这里搞这么大动静。”

王之涣道：“你说得对，不可能不经过地方长官便搞出这么大的事，所以那些便服军士不是府兵，而是禁军。当然禁军也是府兵，我的意思是，那些人不是蒲州折冲府的府兵，不是裴旻部下，而是京城来的御林军。”

如此，便与高力士只统领内军矛盾，倒是王毛仲统领左武卫，又跟御林军首领葛福顺是亲家，这才有了“北门奴”的说法，意思是整个北门禁军都是家奴的天下。王毛仲当然能随意调派禁军，又跟宦官争权，劫走周皓可能是有意令杨思勳失去重囚，自此失去皇帝宠幸，可他又跟裴佑先不和，与诸多实证不符。按照狄郊的原则，实证为先，一旦推测与实证矛盾，便该决然摒弃。

二人又商议一回，仍无定论。王之涣道：“目下只有两拨御林军在蒲州，一是杨思勳率领的左领军，二就是王毛仲的左武卫。杨思勳是因为

押送周皓到太原而路过蒲州，可以排除掉。而王毛仲手下虽自有一套说辞，但实难取信于人。既然实证为先，那么仍属王毛仲嫌疑最大。”

狄郊道：“有道理。之前在逍遥楼及辛渐官署外监视的左武卫便服军士，极可能不是为了辛渐或我们，而是为了周皓。”

周皓是前晚逃脱，人虽暂时困在了神秘院落中，但“大将军”手下并不知情，仍以为周皓和梅雪已然逃走。梅雪尚不及顾及，最要紧的是要捉回周皓，好向“大将军”交代。然自府狱劫囚以来，蒲州全城已经处于警戒状态，出城尤其困难。“大将军”手下料想周皓一时逃不出城去，可他又没别的地方可去，极可能来投奔旧主辛渐求救，遂在辛渐官署和逍遥楼外布置了眼线。好笑的是，逍遥楼外的眼线居然还跟杨思勳手下打了起来。

王毛仲既有劫走周皓的动机，亦有这个能力，其手下人又在辛渐官署和逍遥楼外出现过，还跟踪王之涣和狄郊到普救寺，被当场撞破。但这仍然只是旁证——之前辛渐因谢瑶环一案与王毛仲结怨，也许王毛仲还是想报复前事——没有任何实证证明“大将军”即是王毛仲，且与神秘院落一事矛盾。

王之涣道：“我们都知道大将军就是王毛仲，可就是没有证据。而且他有什么能耐，能让裴佑先这样的人俯首听命呢？”

狄郊道：“裴佑先当然不会买王毛仲的账，他这样的人，天下能让他买账的没几个。也许‘大将军’也只是奉命行事的卒子，还有一个来头更大的人，既能令‘大将军’唯命是从，也能让裴佑先俯首听命。”

王之涣瞪圆眼睛，道：“那不就是皇帝吗？这怎么可能，皇帝干嘛把一个神秘人囚禁在蒲州，还弄得如此费心费力，杀了或是流放岂不省事？”狄郊道：“或许皇帝出于某种理由不能那么做。况且这也不叫囚禁，而叫安置。”

王之涣道：“对，当年太平公主一度被赶出京师，即被临时安置在蒲州。难不成那神秘院落的主人就是太平公主？”

狄郊摇头道：“决计不会。若是太平公主，周皓还能那么镇定地讲述

吗？他是名家子弟，在京城长大，又不是没有见过太平公主。”

王之涣道：“那就是对皇帝皇位有威胁、又跟驸马裴巽有仇的人。啊，我想起来了，还真有这么一个人。”狄郊道：“我也想到了。”

二人便一齐说了出来，不过王之涣说的是“李重福”，狄郊说的是“李重茂”。

注释

[1]行人：仵作、小吏、差役等统称。行尊：行家。

[2]交椅：即交床（这里的“床”是坐具的含意，与眠床的床是不同概念），类似于带靠背的马扎。汉代以前，中国人习惯席地而坐，家具都是低面家具，只有案几，而无桌子。汉代时，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床传入中原。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引《风俗通》：“汉灵帝好胡服，景师作胡床，此盖其始也，今交椅是也。”大约在唐时，人们才把带后背与扶手的坐具称为椅子。交椅又名折叠椅、逍遥座，唐玄宗时开始风行，据宋人陶谷（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韩熙载夜宴》）《青异录》：“胡床施转开以交足，穿便条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相传明皇（唐玄宗）行幸频多，从臣或待诏野顿扈驾，登山不能跛立，欲息则无以寄身，遂创意如此，当时称逍遥座。”由于交椅可折叠，搬运方便，故在古代常为野外郊游、围猎、行军作战所用。后逐渐演变成厅堂家具，而且是上场面的坐具。古代演义中常常提及英雄好汉论资排辈坐第几把交椅，即源出于此。

[3]李重俊正妃为杨氏，其妹嫁唐玄宗为妃，即为唐肃宗（唐玄宗第三子，安史之乱中即位）生母，见《节愍太子妃墓志铭》。

[4]唐玄宗李隆基酷好音乐，在宫廷养有大量乐工伶人。乐工黄幡绰擅长拍板，为皇帝宠幸。某次，玄宗召黄幡绰入殿演奏，内外传呼，竟许久不见踪影。玄宗怫然变色，命人捉拿黄幡绰。黄幡绰本来惶恐不安，但到大殿外时，听到玄宗正在调弄羯鼓，登时转忧为喜，请求奉命捉拿他的近侍先不要奏报。过了一会儿，玄宗奏完一曲，又改奏另一

曲。演奏之中，黄幡绰低着头，诚惶诚恐地疾步奔入大殿。玄宗一演奏音乐，便将恼怒抛之云霄，看见黄幡绰后，竟笑道：“赖少迟，否则必挞之。”意思是幸好来迟了，否则必鞭挞一顿。黄幡绰赶忙跪拜谢恩。一旁宦官却在窃笑。玄宗诘问，宦官便如实禀报了黄幡绰有意等到皇帝演奏音乐后才进殿的情形。玄宗只一笑置之。

[5]圜丘、方丘均为帝王举行祭祀礼仪的祭坛。其制多变，各朝各代其坛高、坛壝及地点等各不相同。举例而言，明代时，嘉靖皇帝听大臣言：“古者祀天于圜丘，祀地于方丘。圜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丘圜而高，以象天也。方丘者，北郊泽中之丘，丘方而下，以象地也。”于是决定天地分祭，在大祀殿南建圜丘祭天，在北城安定门外另建方泽坛祭地。嘉靖十三年（1534年）圜丘改名天坛，方泽改名地坛。

[6]甘泉：指汉京师长安西面的甘泉宫，遗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本秦代宫殿，汉武帝增筑扩建，在此朝诸侯王，飡外国客，夏季亦作避暑之处。汉武帝故事详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

[7]汾阴后土祠在历代均有重修。宋真宗时，按祭祀建筑最高等级扩建后土祠，整个祠庙建成后999亩大，史称海内祠庙之冠。据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后土庙图碑》显示，原中轴线有山门、太宁庙、承天门、柔坤门、坤柔殿、轩辕扫地坛等；两侧排列着碑楼、五虎殿、真武殿等。庙北附半圆形祭坛区，庙外围为瓦顶宫墙一周。明万历年间，因黄河冲刷，后土祠陷入黄河，经先后两次迁建，又均被黄河吞没。现存建筑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荣河知县戴儒珍新选庙址重建。现存建筑以晚清的作品居多，由南向北中轴线上有山门、戏台、献殿、享亭、圣母殿、秋风楼。献殿两胁为东西五虎殿，圣母殿东侧为碑亭。

[8]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先后三次到蒲州汾阴祭祀后土，并扩建祠庙，在唐朝皇帝中绝无仅有，因小说正文中所提及理由，遂成千古之谜。

[9]裴寂因是太子李建成心腹，唐太宗登基后不久即被免官，削去一半封邑，并放归故里。裴寂不甘心就此退出权力中心，上书请求留住京师，唐太宗道：“计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但以旧情，不能极法，归扫坟墓，何得复辞？”裴寂无言以对，不得不回到蒲州

老家。不久，蒲州汾阴有一狂人对裴寂家奴说：“裴公有天分。”裴寂听了很害怕，不敢上报，还杀人灭口。事情败露后，被流放静州而死。

[10]羊头山：又名首阳山，唐时属潞州，位于高平、长子、长治三县交界处，因山巅有巨石，状如羊头，故名。传说是神农尝谷之处。

第九章

机不虚掎

当年武则天召回庐陵王李显，立为太子，又怕她身歿后武氏与李氏互相仇杀，曾召太子、相王、太平公主及其丈夫武攸暨、武三思五人盟誓，称永不相负，并铭之铁券，藏于史馆。太子即是后来的中宗，相王即是后来的睿宗。到睿宗即位时，武攸暨早已病死，武三思被杀，中宗亦已薨逝，只剩下睿宗和太平公主二人。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杨柳渡头行客稀，罢师荡桨向临圻。
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唐 王维《送别诗》二首

关于神秘院落主人的身份，王之涣说出了“李重福”，狄郊则说出了“李重茂”。二人一齐笑了起来。

王之涣问道：“你是怎么想到的？”狄郊道：“你都提示得那么明显了，对皇帝皇位有威胁，又跟驸马裴巽有仇。”

王之涣笑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我突然想到了阿翰提及的‘王者之气’。其实也都算是殊途同归了。”

李重福是唐中宗长子，因是庶出，正妃又是武则天面首张易之外甥女，为唐中宗和韦皇后所嫌恶。神龙革命后，武则天被迫退位，张易之被杀，中宗复位，子女均加官晋爵，唯独李重福被贬为均州刺史。

李重茂则是唐中宗幼子，亦是庶出。唐中宗中毒死后，在世的儿子只有李重福和李重茂二人，韦皇后遂立年仅十六岁的李重茂为帝，自己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然李重茂和李重福同为庶子，李重茂即位不符合嫡长制的宗法制度，李重福身为长子，远比李重茂更有资格当皇帝。韦后为防有变，命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率五百羽林军驰赴均州，将李重福就地软禁起来。

李重茂即位后，改元唐隆。他当上皇帝还不到一个月，临淄王李隆基即发动兵变，率兵入宫，将韦后及其亲信杀死，是为“唐隆之变”。

由于李重福仍是最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李隆基也不得不倾心笼络，派十道使赍玺书宣抚，到均州安抚李重福。几日后，李重茂以皇帝身份上殿时，被太平公主亲手扯下宝座，被废除皇帝位，唐睿宗由此登基。

为防再度生变，唐睿宗下诏将李重茂软禁于内宅，不准他与任何人见面，又将李重福另徙他州。尚未成行，李重福亲信张灵均等人劝其以中宗子身份夺取帝位。李重福遂在均州称帝中元、年号克复，并自均州乘驿到东都洛阳。

秘书少监郑愔事先已与张灵均合谋，将李重福安排住进驸马都尉裴巽府中。裴巽娶唐中宗之女宜城公主，是李重福的姊夫。郑愔又为李重福草诏，立李重福为帝，尊唐睿宗为皇季叔，被废的少帝李重茂为皇太弟。

按照原定计划，李重福将要征发左右屯营兵袭杀东都留守，占据洛阳。但左右屯营非但不肯开门迎接李重福，反而以箭矢将其射退。东京官员闻变后，均望风遁匿，包括东都留守在内，既不附从李重福，亦不奋起抵挡。最后还是侍御史李邕挺身而出，率兵出击。

李重福见响应者寥寥，便策马出上东门，隐匿于山中。不久，营兵进山搜捕，李重福不愿意被俘后受辱，遂投漕渠^[1]自尽，时年三十一岁。

李重福死后，唐睿宗恐仍有不肖之徒挟少帝李重茂为乱，遂将其改封襄王，出为集州^[2]刺史，派中郎将率五百兵监视守备。玄宗即位后改房州刺史。不久，李重茂即死于房州，年仅二十。但也有传闻称其人已经逃脱，不知所终。

狄郊说出李重茂的名字，尚有其人逃脱传说作为依据，而李重福却早已死去，其尸体从漕渠捞上后，还被朝廷下令碎尸，以儆效尤。他不解王之涣为何猜中一个死人，遂问道：“李重福明明已经死了，你说他是神秘院落的主人，难道是因为裴巽吗？”

李重福败死后，唐廷派重臣到洛阳穷本极源，大加追究，牵连了不少人。唯有曾收留李重福的驸马都尉裴巽安然无恙，甚至在睿宗、玄宗两朝都受到了优待。睿宗宽厚待人，尚能理解，然玄宗却是性好猜忌，居然也厚待裴巽，就不免令人浮想联翩了——

有人说，其实两面三刀的裴巽才是李重福事败的根源，是裴巽在背

地里出卖了李重福。这一说法一度广为流传，人们虽然并不同情李重福，但却也厌恶裴巽纳内弟在先、卖其在做后的做法。

王之涣道：“是啊，我说李重福是神秘院落的主人，是因为他始终是中宗长子，对当今皇帝皇位深具威胁，而且跟裴巽有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至于当年漕渠中捞出的尸体，没准儿是假的。不然李重福人本来躲在山中，为何不上吊自杀、跳崖自杀，偏偏要跳河自杀呢？还不是人被水泡后面目浮肿，就不大容易认出本来面目了。”顿了顿，又问道：“你又为什么要说李重茂呢？他也已经死了，朝廷还为他公开举行过葬礼。而且李重茂跟李重福不和，如果不是李重福被贬出京，他无论如何是当不上皇帝的。裴巽出卖的也是李重福，跟李重茂并无恩怨。”

狄郊道：“听起来，李重福确实比李重茂更有可能是神秘院落的主人。可经历了当年洛阳兵变一事后，如果当今皇帝捕获了真的李重福，会留之不杀吗？”

王之涣微一凝思，道：“不会。”

狄郊道：“反而李重茂当过皇帝，睿宗的九五之尊宝座夺自其手，弑之不祥，当今皇帝亦无可奈何，只有将他圈禁起来。”

王之涣想了想，道：“还真是。你分析得对，那神秘院落的主人应该是李重茂。”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当年李重茂从房州逃脱，玄宗新即帝位不久，大为紧张，生怕有变，遂对外公开说李重茂已死，还为他搞了个风光的葬礼。如此，再有自称李重茂的男子出现，意图集众举兵时，人们就不会相信了。可是后来朝廷还是捕到了真的李重茂，对于这样一个名义上已经死了的前皇帝，既不能杀又不能放，圈禁是最好的法子。于是皇帝千挑万选选中蒲州，在城东什么地方找了一处大宅子，前院住着外围看守，后院住着李重茂和内围看守，前后院有暗门相连。具体负责看守的是王毛仲麾下的左武卫，而河中府尹裴佑先和少尹李崇简亦是知情者，负责从旁协助。

至于李重茂想杀姊夫裴巽一事，人处在长期的监禁生涯中，因总是

无所事事，常常会了无生趣，唯一能支撑着活下去的，除了信仰之外，大概就只有仇恨了。李重茂这一生，除了当面夺走他皇帝位子的太平公主和睿宗之外，再无别的仇家，而二人早已经死去。或许他也恨当今玄宗皇帝，只是莫之奈何，皇位由中宗一系转到睿宗一系已是难以更改的事实。那么他需要一个可以去恨、还幻想有朝一日能有机会报仇的仇人，裴巽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裴巽是中宗的女婿，完全靠着中宗才得享荣华富贵，他却转身投靠了睿宗，还出卖了本有机会复辟中宗血统的李重福。

商议的工夫，外面天渐渐黑了下来。蒋大过来禀报，称菜肴已准备好，问是否要上菜。王之涣道：“阿翰和辛渐还没有回来，再等一等。”

他心中颇为挂念，自出来大门，往街道两旁翘望。忽见一队骑士自驿馆方向而来，领头的正是杨思勳。

王之涣忙举手招呼道：“杨大将军，你在忙什么？”

杨思勳勒马停住，道：“裴府尹说有要事相商，让老夫过府一趟。”

王之涣心念一动，忙问道：“要事是什么事，杨大将军方便见告吗？”

杨思勳道：“裴府尹没说。不过老夫猜应该跟王舍人到了蒲州有关吧，王先生不是已经知道王舍人人到了吗？”

王舍人即是官任通事舍人的王翰。王之涣道：“是，阿翰的侍从都已经到了逍遥楼。”

杨思勳哼了一声，提马欲走，忽又扭头问道：“那桩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王之涣本待敷衍过去，蓦然想到既无法证实王毛仲即是绑架周皓的主谋，倒不如让杨思勳自己去查出真相，便道：“大将军，烦请您先下马，借一步说话。”

杨思勳见他神色怪异，皱了皱眉，便翻身下马，又道：“这些都是老

夫心腹，王公有话直言无妨。”

王之涣道：“前晚府狱出事后，杨大将军着急赶去了大狱，结果没有看到极蹊跷的一幕。”大致提了河中府尹裴佑先让少尹李崇简去查看某处、李崇简抬脚就走一事。又道：“看起来是裴府尹高度关心某处安危，所以立即派了李崇简去察看。杨大将军可知道蒲州东城还有这样一处地方？”

杨思勳皱眉问道：“王公特意提这件事做什么？”

王之涣见对方神色，猜想他对李重茂被幽禁蒲州一事多少知情，便道：“白天有人在逍遥楼外跟杨大将军手下打架，杨大将军可知道那些人是谁？”

杨思勳道：“不是有意寻衅闹事的地痞吗？”王之涣道：“不是，是左武卫的禁军。”

杨思勳大吃一惊，道：“你……你可有凭据？”王之涣道：“之前我和郭子仪郭将军在辛渐官署外抓到了两个人，一个姓刘，一个姓邹。那两人为了脱身，主动出示了左武卫腰牌。非但如此，那位刘武官在身份败露后，还公然跟踪我和狄郊，一度形影不离。我们推测逍遥楼外跟杨大将军手下打架的人，本意也是来监视我们的，跟辛渐官署外的刘某、邹某是同一伙禁军。”

杨思勳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阴晴不定，最终眯起了眼睛，沉声道：“原来是这样。”又问道：“王公最先提李少尹一事，又是什么意思？是在暗示什么吗？”

李崇简出现在神秘院落外来自周皓见闻，王之涣不能明讲出来，只道：“我只是随口问问。我这人性子多疑，杨大将军是知道的。”

杨思勳点点头，道：“王公和狄公都是难得一见的聪明人，周皓这件案子多亏了二位，不然老夫还以为是周皓同党救走了他，多谢了。老夫还有一个问题，王公也觉得周皓已然被杀灭口了吗？”

王之涣道：“这个……不好说。果真如权将军所言，那些人只要对付

杨大将军，杀了周皓当然是最保险的法子。”

杨思勳道：“不，老夫不这么认为，周皓一定还活着。”

周皓人就在逍遥楼中，对方忽然来了这么一句，王之涣吓了一跳，忙问道：“大将军为什么如此肯定？”

杨思勳道：“因为王毛仲人还没到蒲州。他人没到，手下人不敢擅自做主杀人。”

王之涣道：“这个……杨大将军如何知道是王毛仲手下人劫走了周皓？我可没这么说过。”

杨思勳冷笑一声，道：“老夫就是知道。”翻身上马，拉转马头，命道：“不去府署，先回驿馆。”打马去了。

王之涣心道：“看情形，杨思勳已经猜到周皓极可能被关在神秘院落附近，他多半是要率兵闯去那里寻人。这是一出大大的好戏，错过可惜。”

正欲叫上狄郊一道赶去看热闹，蒋大急急出来，叫道：“狄公请王公速速去房间。”

王之涣道：“老狄怎么了？”蒋大道：“狄公没说，只是叫王公快去。”又补充道：“是去我家东主的房间。”

东主房间即是周皓所在的王翰套房，王之涣这下会意到可能出事了，顾不上再去理会杨思勳，忙朝楼里赶来。

到套房门前时，却见房门紧闭，王之涣拍了两下门，叫道：“是我。”

门开了，开门的正是狄郊。他闪到一旁，让王之涣进来，又迅疾关了门，将门闷死。

王之涣狐疑道：“出了什么事……”

一语未毕，便看到了地上的尸体，死者正是周皓。他的死状看起来

十分恐怖，脸色青黑，鼻、眼、口、耳均流出了黑血。

王之涣“啊”了一声，问道：“瑶花人呢？”狄郊道：“她没事，只是看到周皓这副样子后吓晕了，我抱她去床上了。”

王之涣见桌案上有酒有菜，问道：“这是我们离开后周皓自己点的吗？”

狄郊道：“是。我适才听蒋翁提了一句，说是瑶花要了好几样酒菜，都送去了阿翰房间，便想上来看。”

他上楼后，却见房门紧闭，推不开门，似是从里面闷住了，喊门也没人应。他意识到不对，使用自己平日行医使用的钢针一点点拨开门，进来便看到周皓倒在地上，七窍流血而死，似是中了剧毒。瑶花伏在桌案上，一动不动。

狄郊上前查看时，本来预料瑶花也是跟周皓一样的惨状，事先做好了心理准备。不想她忽而“嚤”一声醒了过来，倒吓了一大跳。

狄郊忙问道：“发生了什么事？”瑶花道：“奴家不知道啊。周郎人呢？”

忽转头看到周皓死状，虽未尖叫出声，却也双眼翻白，晕了过去。狄郊忙将她抱去床上，出来楼廊时，正好见到蒋大自庭院中走过，便请他去叫王之涣进来。

王之涣闻言目瞪口呆，愣了好大一会儿才问道：“你进来时门是闷死的吗？那毒药一定是事先下在饮食中了。不过瑶花为什么没有中毒？”

狄郊道：“我刚刚用银针验过房间里的所有酒水菜肴，没一样有毒。”

王之涣道：“世间奇药千千万万，或许是银针验不出来的毒药。”

狄郊道：“以周皓死状来看，这毒药毒性极为猛烈，银针不会验不出来。”

王之涣道：“你敢肯定你能以银针验出天下所有剧毒？”狄郊道：“不能。”

王之涣道：“那就对了。实在不行，你将银针探入周皓口中试试。既然是饮食中毒，他口中一定还有残余。”

狄郊认为有理，便真的拈出一根银针，小心递入周皓口中，果真没有色变。

王之涣道：“怎样，我就说你的银针总有检验不出来的毒药吧。”狄郊道：“也许不是酒水中毒。”

王之涣道：“门窗紧闭，人死在房中，不是酒水中有毒还能是什么？不过是谁要害周皓，投毒者如何知道周皓人在这里？知道周皓下落的人，只有你、我，加上瑶花，一共只有三个人。”不由得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床上，道：“难道是瑶花？”

狄郊极是不解，道：“瑶花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又上哪里弄来的毒药？”

王之涣道：“也许瑶花怕周皓牵累我们，主要是怕牵累阿翰，所以先行下毒害死了他。至于毒药，你忘记当日在大风堂，梅雪身怀迷药、泻药，那死去的侍女琼枝还认得你药箱中的有毒草药。瑶花不是一直跟琼枝关系最好吗？或许是跟琼枝学会了辨认毒药。”忽又想到一个问题，问道：“周皓尸首看起来很骇人，这毒性会不会传染？”

狄郊道：“你说得对，这里是酒楼，不能任凭这样一具尸首横在这里，万一传染，可就糟了。可我们也不能就这样将周皓抬出去埋掉，总得先给官府一个交代，才能再处理尸首。”

王之涣道：“不如派人去报官，说周皓自己服毒自杀了，这也符合目下情形。至于谁是害他的凶手，咱们自己暗中调查。”

狄郊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道：“也行。但还是等阿翰和辛渐回来商议一下再说。”

王之涣道：“哎呀，这两个人为什么还不回来？”

忽听到有人拍门，二人吓了一跳。王之涣定了定神，走到门边，问道：“是谁在外面？”

一名年轻男子应道：“是我。”却是哥舒翰的声音。

王之涣隔门道：“我和老狄有事商量，没空理你，有事明天再说。”

哥舒翰道：“我都忍了一天一夜了，不能再等了。王公快开门，不然我就闯进来了。”

王之涣不得已，只得开了门。哥舒翰看起来困顿不堪，一进门就嚷道：“我受不了……”忽一眼看到周皓尸体，登时呆住，半晌才问道：“那……那是周皓吗？”

王之涣重新问好门，道：“你跟周皓是老朋友，难道还认不出来吗？”

哥舒翰道：“他怎么死在了这里？”王之涣道：“这话可就长了，总之是他自己跑来，然后就莫名死在了房间里。目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向官府交代，如何处置尸首。”

哥舒翰颓然坐下来，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忽起身道：“周皓后事就由我来出资操办吧，总算也是朋友一场。”

王之涣道：“你还想着办后事呢。周皓是逃犯，不被把脑袋砍下来挂上城头就不错了。”

哥舒翰道：“这件事，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告诉官府。”

狄郊道：“那样的话，官府仍然会调派人手继续追捕周皓，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为此而花费掉的金钱，最终还是要平摊到赋税中，由普通百姓承担。”

哥舒翰闻言极是惊异，道：“狄公是名门之后，居然能如此为普通民众着想。”

王之涣道：“你别看老狄严肃，他其实是我们几个人中最仁义的一个。医者嘛，总是多一份关爱之心。”又说了杨思勖已猜到幕后主使是王毛仲，道：“如果不将周皓交出去，家奴和宦官两派多半会打起来。”

哥舒翰这才知道王毛仲是劫走周皓的幕后主使，目的也很简单，只是为了倾陷杨思勖，惊讶异常，道：“这家奴倚仗皇帝宠幸，完全无法无天。”

王之涣道：“周皓倒是会感激王毛仲，毕竟由此脱离了杨思勖的魔掌。”

哥舒翰见周皓死状着实狰狞可怕，便脱下自己衣衫，盖在其身上，又愤愤道：“其实王毛仲和杨思勖都不是什么好货色，倒不如就让他们自己斗去。”

王之涣道：“若只是他二人自行厮打纠缠，你我当然不用多管闲事，可这二人都手握兵权，万一真刀真枪干起来……哎呀，我刚才不该冒昧向杨思勖暗示王毛仲就是劫狱主谋的。”

狄郊道：“无妨。就算杨思勖真的寻去了神秘院落。王毛仲一方理屈，不会真的动上手。加上周皓人已经不见了，他们只会抵死不承认。”

哥舒翰问道：“什么神秘院落？”王之涣便大致说了周皓的见闻。

哥舒翰道：“难怪我几次见到裴府尹和李少尹低声商议着什么，一见我走近便不再多说，原来还有一个神秘院落。”又问道：“那神秘院落中关押的是太平公主吗？”

王之涣大为意外，问道：“哥舒公子为什么这么认为？”

哥舒翰道：“京师里一直有流言说太平公主未死。本来我还不大相信，既然蒲州还有这样的神秘院落，又有禁军看守，还能令裴府尹和李少尹紧张无比，里面的人不是太平公主又是谁？”

王之涣道：“不是太平公主，是个神秘人物，我二人认为极可能是少帝李重茂。”

哥舒翰一时费解，但他也不如何关心神秘院落到底关着谁，只是忧伤又发愁地望着周皓尸首，问道：“眼前这件事，到底要怎么办？”

王之涣道：“我们正等辛渐和王翰回来商议。”

哥舒翰讶然道：“王翰王公人也来了蒲州吗？”

王之涣道：“是，去了府署谈公事。”又想到适才还遇到杨思勖欲赶赴府署议事，这公事应该不会一会儿就完，正好听到瑶花轻叫了一声，便道：“既然阿翰和辛渐人未回来，何不先弄清楚周皓到底是怎么中毒死的？”

三人便来到床边，瑶花勉强从床上坐起，尚且惊魂未定，问道：“刚才那个……是周郎吗？”王之涣道：“是，他中毒死了。”

瑶花道：“中毒？”蹙眉想了想，才会意过来，恍然道：“那为什么我还活着？”眼泪便如断了线的珠子，哗啦啦往下掉。

王之涣见她如此反应和神色，已大致断定她与投毒无干，忙道：“先别哭。你先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瑶花茫然道：“奴家也不知道啊。”

王之涣道：“那你说你知道的，从我和老狄离开后说起。”

瑶花努力回想了一会儿，便断断续续讲述了起来：“奴家回来房中，先陪着周郎坐了一会儿。后来周郎说这样干坐着挺尴尬的，不如叫些酒菜，一边饮酒一边聊天。奴家见实在没有事做，便同意了，自己去厨下端了几个现成的酒菜。”

两个人也没什么话说。周皓似是饿了，先大吃了一通，这才开始一杯杯喝酒，喝着喝着便落了泪，说这是他第一次跟瑶花一道饮酒，应该也是最后一次。瑶花听他说得伤感，可又不好空口安慰，便问他可还有未了心愿，不妨说出来，她会尽力去办。周皓则回答说没有，只是他答应了恩人要杀驸马裴巽，怕是没机会做到了。瑶花便安慰他说：人生不过百年，那裴巽已是白头老翁，老天爷自会收了他。周皓夸奖瑶花说得好，敬了她一杯。二人又杂七杂八地说了些太原的旧事，后来不知怎的，瑶花觉得头有些晕，以为是醉了，生怕出丑，便欲起身出去醒酒，

不想身子软软的动不了，一会儿人就晕过去了。再醒来时，狄郊已经进来了。

王之涣听了经过，奇道：“难道是先中了迷药？”狄郊道：“听起来很像是这样。”

如此，便能解释为何瑶花没中毒，单单周皓中毒而死了。凶手先用迷烟迷晕二人，再设法进来，将毒药药丸直接投入周皓口中，强迫他咽下。

哥舒翰道：“迷烟好说，可以透过门缝吹进来，可瑶花刚刚说了，她事先已将门门死，凶手又是如何进房的？”

王之涣道：“也许是跟老狄一样，用尖针一类的东西一点点拨开了门闩。”

狄郊道：“这风险可是有点大。逍遥楼客房门外即是楼廊，且是外走廊结构，庭院中伙计过来过往，抬头便能看见每扇门的情形。而且我进来时门既门死，表明凶手一定从别的地方出去了，他既能从那地方出去，当然也能从那地方进来。”

王之涣见瑶花仍然害怕得厉害，强行扭转头，不敢看周皓尸首，便叮嘱她不要张扬，让她先去自己房间休息，有需要再叫她。

送走瑶花，三人便来检查套房窗户。外间倒是有两扇窗户没有插上，可套房位于二楼，距离地面几近两丈高，楼下即是花圃，再往外则是围墙。楼层高出围墙许多，即使登上墙头，也距离窗户太远，人力难以抵达。况且围墙外即是街巷，不时有行人来回经过。

狄郊道：“似乎不是从一层攀爬进来的。”

哥舒翰问道：“狄公如何能断定这一点？”狄郊道：“楼下花圃花丛完好如一，没有人踩过的痕迹。”

但既然能肯定瑶花中过迷烟，周皓又确实被毒杀，必然有人设法进来过。狄郊朝两边望了一眼，设想也许会有人自同一楼层房间的窗户出

来，再沿墙面攀爬过来。但他旋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一则此处楼房是木砖混合结构，二楼多用木料，只有在地板高度有很窄的圆木突起，宽仅一寸，根本无法立足。

二来王翰的套房是他个人专用，比普通客房大出几倍有余，即使是紧邻的隔壁王之涣的房间，距离也有两丈余。除非有传说中的神物吉莫靴^[3]，不然人力实难出现。

王之涣道：“蒲州发生的怪事已经够多了，或许谁真穿了吉莫靴从窗户爬进来毒死周皓也说不准。”

狄郊道：“就目下现场情形来看，凶手只有可能从窗户出入，至于如何做到，则要另说。”

王之涣哈哈一笑，道：“哥舒公子，这下可要感谢你了。”

哥舒翰莫名其妙，问道：“谢我什么？”王之涣道：“谢谢你之前包下了逍遥楼，又将大多数住客赶走，而今要找这投毒凶手，可就容易多了。”

既然凶手是从窗户进出，又极可能是由同层窗户攀爬过来，那么他多半是逍遥楼住客。也只有住客，刻意留心之下，才有可能知道周皓人在王翰房中。只是王之涣等人想到原来暗中一直有双眼睛在盯着己方，且其手中还有毒性剧烈的毒药，不由得脊背发凉。

狄郊道：“二楼都住了哪些人？”王之涣道：“除了我们几个，就是哥舒公子、袁华和公孙大娘师徒，还有还有阿翰和哥舒公子的侍从，不过侍从都住在对面，嫌疑不大。”

狄郊道：“不是还有李白吗？”王之涣道：“已经搬走了。他为了方便拜师，搬去了裴旻宅子边的客栈。”又道：“说到底，哥舒公子和公孙大娘嫌疑最大，因为只有他二人跟周皓有关联。”

哥舒翰怔了一怔，随即抗声辩道：“我和大娘都是周皓的朋友，知道他逃脱欢喜都来不及，如何还会毒害他？”转头看了周皓尸体一眼，忽露

出奇怪的表情来。

狄郊随他目光看过去，却没有发现异常，问道：“怎么了？哥舒公子可是想到什么？”

哥舒翰道：“没……没什么。我刚刚看到尸体动了一下。”

王之涣道：“胡说八道。周皓都成那副样子了，七窍流血，流的还是黑血，还能活吗？”

狄郊生性谨慎，便走过去揭开衣衫，伸手探往周皓鼻下，却是没有气息，但他旋即亦露出奇怪的表情来。

王之涣忙赶过来道：“难不成人真的还活着？”狄郊道：“人确实死了，没有气息。可周皓的尸体并没有冷却，也没有出现尸僵。”

王之涣道：“也许跟他所中的毒药有关。”

狄郊道：“人死后不能呼吸，血液凝固，肉体必然要变得强直、坚硬，跟中什么毒无干。”但又不能解释周皓呼吸已经停止的现象，便道：“或许是我才识浅薄，见过的死者症状太少。”

王之涣道：“那么先将这件事放一边吧，我们这就去找住客一一询问。哥舒公子，你自己也是嫌犯，就留在这里看管尸首。老狄，你去找袁华，我去找公孙大娘，咱们速战速决。”狄郊点点头，道：“好。”

其实他二人都不相信事情跟袁华和公孙大娘有关，也不过是走个形式问询一下，又期待也许旁人能提供线索。

王之涣临出门前又想起一事，回头问道：“对了，哥舒公子刚才进门时，嚷嚷受不了了，受不了什么？”忽听到公孙大娘在楼廊中叫门道：“十娘，我回来了，开门吧。”便改口道：“哥舒公子先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你的事回头再说。”

狄郊来到袁华房间前，举手正待敲门，忽听到里面有女声道：“不行，我不能这么做，不然只会连累袁公。”袁华则声音低沉，听不到在说什么。

狄郊不愿意在门外偷听他人对话，便敲了两下门，叫道：“袁兄，我是狄郊，劳烦开一下门。”

门应声而开。袁华面色严肃，问道：“狄兄已经知道了吗？”狄郊一怔。袁华道：“先进来再说。”

狄郊见房内只有袁华一人，料想适才说话女子不愿意见客，躲了起来。他虽信任袁华，却不知道女子身份，当然不便开口便提及周皓死在了隔壁房内，可又不能沉默，只得踌躇道：“冒昧到访，希望袁兄不要见怪。事关府狱劫囚那件案子，不知袁兄可否方便去我房内……”

忽见帷幔后走出一人来，却是梅雪。梅雪曾是王翰侍女，依然以下人身份自居，上前行了一礼。

袁华道：“狄兄要找的人，就是她吧？”

狄郊大为意外，问道：“袁兄如何会认得梅雪？”袁华道：“我从突厥回来后，惊闻妻子噩耗，痛不欲生，一度厌恨官府草菅人命。有一次无意中救了一名被官兵追捕的受伤女子，就是梅雪了。”

自那之后，梅雪一直留在袁华身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帮他抚育儿女。这次袁华上京告王毛仲的状，梅雪不顾逃犯身份，仍一路跟随。但皇帝和有司庇护王毛仲，二人在京师毫无所获，只得动身返乡。

狄郊蓦然醒悟，心道：“我知道梅雪为什么会口吐飞针了。她见到袁华因妻子枉死而郁郁不乐，便想为他夫妇报仇，不知从哪里学了这一骇人绝技。王毛仲近日会来蒲州，她只需要找机会接近他即可。甚至她在城门被捕，也极可能是有意泄露行踪。她之前在太原所牵涉的降胡案子，正是由王毛仲负责。王毛仲人到蒲州，得知她被捕后，一定会亲自审讯，那么她那一手飞针绝技便可派上用场。不想机缘巧合之下，劫狱者劫走周皓时，顺带劫走梅雪奸淫取乐，而这些人正是王毛仲手下。本来二人必死无疑，梅雪预备杀死王毛仲的飞针，竟成为救命之关键。”

梅雪见狄郊缄默一时，问道：“听说是狄公和王公负责劫狱的案子，我是当事人，难道没有什么话要问我吗？还是因为狄公见过周皓，他已将事情经过都告知狄公了？”

狄郊转头去看袁华，袁华点点头，示意梅雪是可信之人。狄郊便道：“不错，我已经见过周皓，他大致讲述了你们被劫及逃脱的经历，只是未提及那处神秘院落之事。”

梅雪点头道：“是，院落主人逼迫我和周皓发下毒誓，不能泄露那处院落的任何事。”

狄郊忽想到一处关键——之前他和王之涣认为神秘院落主人是唐中宗幼子李重茂，李重茂还要周皓和梅雪去杀驸马裴巽，足见他心中愤恨未平，但他又为何要让二人发誓对院落之事保密呢？将他被囚禁在蒲州的消息传扬开去，说不定会有人想利用他的名头作乱而出面营救他。一旦成功，他的处境起码要比现下好许多，而且杀十个裴巽都不是问题。莫非他自知天下大势已定，篡权夺位万难成功，还是已经心灰意冷，再无争权夺利之心？

梅雪又道：“不过跟院落无关的事，我都可以说。狄公想知道什么？”

狄郊道：“非但官府中人在找你，那伙儿人也在追捕你，你应该是才刚刚到逍遥楼不久，之前藏身在哪里？”

梅雪奇道：“狄公如何知道我刚到这里不久？”狄郊道：“你一路行来，身上热气还未散尽，到这里应该不过一刻工夫。”

梅雪叹了口气，道：“什么都瞒不过狄公。”又告道：“之前我一直藏在河中府少尹李崇简家里。”

狄郊大吃一惊，道：“什么？你……你竟然藏在李崇简家中？”

梅雪道：“是，而且是李崇简自己收留了我。狄公难道还不知道吗，那些从大狱劫走我和周皓的人，是王毛仲的手下。”

狄郊道：“当真是他们。我和王之涣推测过，但没有实据。不过周皓也不知道劫囚者的身份，你又是如何知道的？”

梅雪道：“说来话长，可这少不得要牵连出院落的事。嗯，也许我可

以换个法子说。”想了想，道：“狄公可有听过太平公主未死的传闻？”

狄郊立即会意到她言外之意，无非是暗示神秘院落主人即是太平公主，而不是他所认为的李重茂，不由骇然张大了嘴。

梅雪道：“这段故事，我曾听旧主王翰公详细提过，既然提到太平公主，不妨重新拿出来说一说。当年天后召回庐陵王，立为太子，又怕她身歿后武氏与李氏互相仇杀，曾召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公主丈夫武攸暨、武三思五人盟誓，称永不相负，并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太子即是后来的中宗，相王即是后来的睿宗。太平公主败后，当今圣上欲赐死公主。睿宗以太上皇身份出面求情，并示以铁券。铁券上留下名字的五个人，武攸暨早已病死，武三思被中宗太子李重俊所杀，中宗亦已薨逝，只剩下睿宗和太平公主二人，因而太上皇格外感慨。当今圣上碍不过父皇情面，遂将公主秘密圈禁起来。又怕公主党羽太盛，死灰复燃，便对外宣称已将公主赐死，以绝人望。”

狄郊道：“原来传闻是真的。”

梅雪道：“这是狄公自己领悟的，可不是我说的。既然狄公已经知晓了最关键的一点，那么我便从我和周皓逃离那处院落后说起。”

梅雪与周皓分手后，赶来西门一带，刚好遇到骑着高头大马的河中府少尹李崇简。她一眼认出对方正是在院落外见过的男子后，不由十分好奇，悄悄向路人打听后，才知道对方是太平公主之子。与周皓惘然不知不同的是，梅雪滞留在院落中时，曾无意从窗缝窥见一名老年女尼，对其容貌气度印象深刻。此刻再见到李崇简，觉得其相貌酷似老女尼，由其身份，立即想到老女尼便是太平公主。遂一路跟着李崇简到了李宅，自称是京城来的信使，有要事禀报。李崇简刚从官署回到家，正坐着发呆，闻报便命人引了梅雪进来。

梅雪进来厅堂后，取下兜帽，自亮身份。李崇简惊见失踪女犯出现在自家厅堂，忙命人拿下。梅雪却说出了在某处见过李崇简一事。而那处院落警戒一直由左武卫大将军王毛仲手下禁军负责。

李崇简立即会意到是王毛仲手下从府狱劫走了囚犯，又不知梅雪知

情多少，便命侍从退开，请她坐下，好言好语问她登门拜访有什么目的。梅雪称已知道太平公主人在蒲州，而李崇简则是看管母亲的狱卒。她已经将这件事告知可靠的同伴，若是她有任何不测，同伴即会广而告之，将此事散布开去。

李崇简听到对方语气中隐有勒索之意，不悦地道：“娘子将消息散布开去又能如何？家母被囚，我奉命看管她，这都是当今圣上的命令，我只是不得已遵从而已。”

梅雪不无讽刺地道：“李少尹父亲被天后所杀，母亲被李少尹最好的朋友——也就是当今皇帝囚禁，兄弟、妻子、儿子也尽被当今皇帝屠戮，只剩了李少尹一个孤家寡人死皮赖脸地活着，居然还好意思奉仇人之命看管自己的亲生母亲。这消息传扬开去，李少尹走到路上，旁人看你一眼，都觉得是玷污了自己的眼睛。”

李崇简的锋芒锐气早已被岁月和际遇磨平，听了这话也不生气，只颓然跌坐在榻上。过了好半晌，才问道：“娘子想要什么？”

梅雪一心想为谢瑶环报仇，便道：“我要在李少尹家中躲几天。等王毛仲人到时，再请李少尹设法将我带近他身边。”

李崇简已由梅雪际遇猜到是王毛仲手下劫走了囚犯，闻言道：“北门奴与宦官一党素来不和，王毛仲劫走周皓，多半是想让杨思勳难堪。他手下人劫走你，难道是你二人有私仇不成？”

梅雪本不知道劫狱者身份，原先还以为是李崇简手下，或是跟其有干系之人，此刻竟意外得知原来主谋是王毛仲，一时怔住。她本要为袁华刺杀王毛仲，既然知道其人不顾纲纪、为一己之私劫走重囚，便无须再脏自己的手，只需要将这案子捅出去，自有高力士、杨思勳、宇文融等人去对付王毛仲。

会意过来后，梅雪也不说破，只模棱两可地说了两句，便在李府住下来，预备晚上时离开。但李崇简却甚为警惕，派了多人看守，将她软禁在后院。

正无法脱身之时，前院忽然有兵刃交接声，似是出了什么意外。看

守急忙赶去查看，梅雪便趁机从后墙翻了出来。袁华因与王翰等人相识，到蒲州时便提过要住逍遥楼，梅雪料想他多半来了这里，遂一路寻来，向伙计打听了姓袁的客人，寻到袁华。

狄郊道：“你说你在李府时听到前院有兵刃交接声？”梅雪道：“是，不过我翻墙时已然没有动静了。也许是下人喝醉了酒闹腾。”

狄郊道：“那么娘子目下有什么打算？”

梅雪看了袁华一眼，道：“如果狄公不拿我送交官府的话，我打算先离开逍遥楼，以免牵累袁公。”

狄郊一时踌躇不语。

袁华便道：“我知道梅雪曾为降胡内应，还杀了无辜之人，该接受律法制裁。然她是为了我才留在中原，这次也是为了替我爱妻报仇才有意落入官府之手。她……”

他既想为梅雪求情，请狄郊权且放过她，转念想到自己正为害死爱妻的凶手不能伏法而痛不欲生，一时又难以说出口。

狄郊道：“袁兄的意思我明白。”又对梅雪道：“之前娘子对周皓说的那些话，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梅雪脸微微红了起来，道：“那么王翰公他……哦，我适才看到了侍从，所以知道王公人也在这里。”

狄郊道：“阿翰人刚到蒲州，去了府署，还没到逍遥楼。”又道：“先不说你的事，你人在袁兄房中，我就当完全没看到。袁兄，你今晚一直在房中吗？”

袁华点点头，问道：“逍遥楼可是出了什么事？”狄郊道：“周皓死在了阿翰房中。”大致说了经过。

袁华呆了一呆，不由得转头去望外间窗户。狄郊只说了周皓被毒死，尚未提及凶手是从外窗进出，见状很是意外，问道：“袁兄莫非看见了什么？”袁华踌躇道：“这个……我不能说。”

狄郊道：“为什么？”袁华道：“因为……”

忽听到门外哥舒翰喊道：“狄公，狄公，你人在里面吗？”语气甚为急促，似是发生了大事。

狄郊忙开门出来，问道：“怎么了？”哥舒翰道：“刚才……刚才周皓又动了一下。”

赶回王翰套房，周皓仍是那副样子躺在原处。狄郊忙揭开盖头衣衫，上前检视一番，除了尸体没有出现尸僵、尸斑等惯常现象外，其他并无异常。

狄郊道：“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哥舒公子是不是看错了？”

哥舒翰道：“适才他的头是被衣服盖住的，我看到鼻孔那处被吸了下去，似是活人在吸气。真的，我亲眼看到的。之前我也看到过一次。”

王之涣听到哥舒翰喊叫，闻声敲门进来，问道：“怎么回事？”

狄郊道：“哥舒公子说看到周皓动了，暂时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想了想，又将衣衫盖到周皓头上。

王之涣道：“公孙大娘那边没什么可疑，她才刚刚从外面回来。我已将周皓被毒死一事告诉了她，她说一会儿就过来。”又问道，“袁华那边呢？”

狄郊道：“我的收获比你大，袁华是知情者，但他不肯明说。我还在他房中见到……”忽见尸体鼻孔处的衣衫果然被凹了下去，似是周皓在吸气一般。

哥舒翰忙道：“狄公看见了吗？适才也是这样。”

狄郊道：“看到了。”忙揭开衣衫，伸手探鼻，仍然没有气息。

王之涣道：“这是怎么回事？莫不成是要诈尸？”狄郊道：“我也不知道。再试一下看看。”又重新将衣衫盖回去。

正好公孙大娘、袁华在外面叫门，王之涣便开门让二人进来，告

道：“一会儿如果看见吓人的场面，千万不要叫出来。”

公孙大娘道：“这就是周皓吗？”想上前揭开盖头衣衫。狄郊忙道：“等一下。”

公孙大娘道：“怎么，他的死状很吓人吗？”王之涣道：“娘子别着急，吓人的还在后头呢。我们怀疑周皓要诈尸。”

几人等了好大一会儿，又见到周皓鼻孔上的衣衫被吸了下去。王之涣道：“看见没有，吓人吧。”

袁华道：“看起来他仍然有呼吸，那不是表明人还活着吗？”狄郊道：“不错，袁兄提醒得极是，周皓只是假死。”

哥舒翰道：“假死？那是说周皓还活着吗？”狄郊点点头，道：“周皓仍然有呼吸，只不过比平常人要慢许多，所以看起来就跟死了一样，也难怪他身体没有出现尸僵和尸斑。”

王之涣道：“那怎么办？老狄有法子救醒他吗？”狄郊道：“我没法子，只有下毒害他的人才会有法子救他。公孙大娘，你说是也不是？”

旁人一齐望着公孙大娘。王之涣道：“呀，难道是公孙大娘你给周皓下了毒？”

公孙大娘倒是颇为镇定，只问道：“狄公如何认定是我？我可是刚从外面回来。店家和伙计都可以作证。”

狄郊道：“娘子是唯一有可能这么做的人。”

之前狄郊和王之涣以为周皓是被毒杀，凶手是从窗户进出，姑且不论其如何办到，但对方必定是逍遥楼住客。由于哥舒翰包下了逍遥楼，住客寥寥无几，袁华、哥舒翰、公孙大娘遂均被列在嫌疑名单上。三人只是因为住在逍遥楼而名列嫌犯，但袁华跟周皓素不相识，其人又正因为告状不成而落寞消沉，大概是没有心思翻窗越墙去毒杀周皓的。公孙大娘和哥舒翰则是周皓的故交，尤其公孙大娘与周皓更是交情不浅，一度也因此被怀疑涉入劫狱案。基于此点，他二人也不可能毒杀周皓。如

此，周皓中毒而死便是一桩悬案，狄郊和王之涣分去找袁华、公孙大娘询问，其实也只是想了解是否还有其他线索。

然目下既确认周皓只是假死，那么公孙大娘就立即跃为首要嫌犯。她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爬进王翰房间，往周皓嘴里灌下假死药，再假意外出，直到刚才才回来，造成案发时她人不在逍遥楼的假象。等到众人均以为周皓中毒身亡后，她再设法盗走尸体，以药物解救。

王之涣道：“哈，原来第一预感还是对的，娘子从一开始就想救周皓，这也是你来蒲州的目的，对不对？”

公孙大娘也是个爽快性子，居然点头承认，道：“是。”

原来公孙大娘主动协助狄郊、王之涣查案，并搬进逍遥楼居住，其实也是想通过二人找到周皓下落。今日瑶花神秘秘到大堂找王、狄二人时，公孙大娘立时便起了疑心，怀疑事情跟周皓有关。因为周皓原先是大风堂管事，无法可想时，极可能回头来找辛渐等人，她遂命弟子李十娘跟去。

李十娘一直躲在王翰房门外偷听。也有伙计看到她，但她只是个小女孩子，又坐在楼廊上，一副天真无邪模样，旁人也只以为她在玩耍。但周皓在房中与王、狄二人的一番对话，全被李十娘听到。

王、狄二人开门出来时，李十娘迅疾溜到楼道口，因不及回房，便假意坐在那里玩耍。而王之涣和狄郊浑然不觉，还欲将周皓一事告知公孙大娘。拍门时，公孙大娘人就在房中，却令李十娘称自己出去了。

王之涣和狄郊离开后不久，天色即完全暗了下来。李十娘自小在杂耍班长大，是走绳爬杆高手，结束停当，便自房间窗户出去，一路来到王翰套房外。先自窗缝中吹入少量迷烟，瑶花和周皓闻之即晕了过去。李十娘旋即打开窗户，跳了进去，取凉水泼醒周皓，告道：“我是公孙大娘弟子，奉师命来救你。”

周皓“啊”了一声，道：“想不到大娘心中还记得我。”又道：“我是重犯，只会连累你们，你快走吧。你和大娘有这番心意，我已深感大德。”

李十娘从怀中摸出一粒漆黑丸药，道：“这是大娘以剑术向异人换得的奇药，你吃下后会进入假死状态，到时人人认为你死了。我和大娘便会设法偷取你的尸体，将你救活。”

周皓闻之十分惊异，道：“大娘竟肯为了我以剑术换药，我……我真是三生有幸。不过十娘怕是不知道，我是朝廷重犯，就算我人死了，官府也会斩下我首级，挂在城门示众的。”

李十娘道：“这一点，大娘早已料到，她自有法子应付。”也不待周皓推辞，便将丸药塞入他口中。

周皓旋即倒下，七窍流出黑血，样子看起来十分恐怖。李十娘便又从窗户原路返回。只是想到周皓的惨烈死状时，心中有些害怕，不小心弄出了动静。当时她刚过了袁华的房间，袁华闻声推窗，探头出去，见到了贴在墙上的李十娘。李十娘倒也镇定，只报以灿烂一笑。袁华认出她是住在隔壁的女孩子，虽然惊讶，可也没心思管别人的闲事，也只是回笑了一下。

李十娘回到房中后，说了被袁华看到一事。公孙大娘在楼廊遇到过袁华，又从店家那里知道了他的来历，料想他不会声张，但还是先来到袁华房中，告道：“我是公孙大娘，我的女徒儿适才练功淘气，希望没有惊扰袁公。”

袁华道：“逍遥楼外挂着‘公孙大娘已搬离’大牌子，想不到大娘就住在我隔壁。久仰，久仰。”

公孙大娘略微客气几句，便告退离去。她从后门溜出酒楼，在外面逛了一大圈，方才从正门进来。

王之涣听了大概经过，道：“不过娘子用毒药造成周皓假死这一招并不是很好用，周皓是重犯，他人死了，官府也不会放过他尸首，会砍下他首级，送去太原示众。”

公孙大娘道：“王公以为我没想到这一点吗？”

王之涣奇道：“娘子早想到了？那么你预备如何做？”公孙大娘

道：“这样做。”

她走到王之涣身边，蓦然袖出一柄小剑，抵在他腰间。

王之涣大吃一惊，道：“娘子挟持我做什么？我又不能代表官府。”

一旁哥舒翰也忙叫道：“王公是自己人，大娘有话好说。”

公孙大娘道：“我要狄公向官府出示证明，称周皓得了传染性恶疾，尸体不能碰，得立即烧掉。再助我救出周皓。”

狄郊道：“大娘是让我做伪证吗？”

公孙大娘道：“这不是伪证，这是事实。大家都亲眼见到周皓的样子，确实是中了恶毒。我若不及时以药物施救，那么他就会真的死去，而且会变成一具病源，会传播可怕的尸毒，包括他的首级。狄家祖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一点，狄公已然做到了。狄公自称悬壶济世，难道就忍心看到许多无辜者因感染尸毒而痛苦死去吗？”

王之涣皱眉道：“大娘说的可是真的？我怎么看你不像是这种人？而且我觉得你挟持我，也不过是表面做做样子，好让我们几个摆脱助重囚逃走的内疚。”

公孙大娘道：“随你怎么想。总之，狄公不答应，我就不松手。”

狄郊道：“好，我答应娘子。”又道：“但这件事，必须得有官府的人在场，不然我们几个都有暗纵周皓的嫌疑。”公孙大娘道：“好。”

狄郊道：“哥舒公子，劳烦你派人去府署，告知裴府尹，说周皓死了，须得立即处理尸体，请他派人来。”

哥舒翰道：“那要怎么说周皓这件事？”

王之涣道：“还是那种说法，就说周皓自己跑来逍遥楼，对我和老狄说了昨晚遭遇，然后就死了。也许是他自己服毒自杀，也许是被劫走他的人事先灌下了毒药。至于哪种，让裴府尹自己想。”

哥舒翰应了一声，自出去叫人。

公孙大娘这才收了小剑，莞尔笑道：“得罪了。”王之涣道：“没事。听到老狄答应，我也松了口气。”

公孙大娘道：“那么这件事……”王之涣道：“只有这屋里的几个人知晓，不会再有别人。不，还是算上辛渐吧。他一直很牵挂周皓。”

公孙大娘道：“那就一言为定。我先回房了，等官府的人到了，我再过来善后。”

狄郊道：“等一下。河中府的官差廖氏父子，是不是公孙大娘你杀的？”

王之涣大为意外，道：“怎么又是公孙大娘？”公孙大娘也道：“对啊，怎么又是我？”

狄郊道：“娘子一开始就谋划要营救周皓，这是你自己承认的。我怀疑你当晚到府署寻裴旻将军比剑，亦是谋划的步骤之一。”

公孙大娘早预料到民间、军中两大高手对剑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特意将场地选在了衙门外的广场，又命女弟子李十娘事先做好准备。等到府署空无一人时，李十娘潜进大狱，预备以假死奇药喂服周皓。只是她晚到了一步，王毛仲手下已经抢先劫走了周皓。

假设没有王毛仲手下劫囚这件事，李十娘顺利让周皓吃了假死药，周皓当晚即死。狱卒们看到他七窍流血的惨状，也无人会怀疑他只是假死。大唐律法，死于非命者必要先经官府验尸，这时候，件作廖充便该登场了。那假死奇药当真神奇无比，连狄郊这样的行家都差点儿被瞒过，更不要说普通人。件作廖充是老行尊，也许会发现端倪。更重要的是，正如王之涣所言，即使周皓人死去，官府还是要枭其首级，送往太原示众，若是廖充出具文书，证明周皓中了感染性剧毒之类，那么他的尸首便无人敢碰，会被立即送出去火化。

公孙大娘既自称早已想到周皓死后被斩首的对策，必然事先已经在廖充身上下了功夫，许以重金之类。然当晚事情不成，交易就此作罢，大概廖充仍然贪图钱财，想要勒索公孙大娘。两者起了争执，公孙大娘遂怒杀了廖氏父子。她武艺高强，对付这对父子完全不在话下。

之前王之涣和调查这起父子命案，一直以为凶手是针对狱长廖禾，件作廖充只是被顺带灭口，全然没有想到父亲才是凶手的目标，儿子只是陪衬。

王之涣听完狄郊分析，亦觉有理，忙问道：“这件案子有许多疑问，我们正头疼无法结案呢。公孙大娘，你是怎么做到的？”

公孙大娘道：“我没杀人。二位有证据便可逮捕我，没有证据就是诬陷。”

王之涣道：“那么娘子助重囚逃走，适才还挟持我做人质，是不是早该被逮捕了？”

公孙大娘道：“我做过的事自会承认，我已承认我是为周皓而来，没做过的事，我不想背负恶名。”

一旁袁华忽插口道：“我信得过公孙大娘。”

狄郊道：“那好，娘子说没有杀人，我也信。那么娘子有没有事先收买件作廖充呢？”

公孙大娘微一犹豫，即点头道：“有。不过就算廖充什么都没做，我仍然如约将钱付给了他。”

王之涣忽尔一拍脑门儿，道：“呀，我想起来了！我知道廖禾身上那道环状血渍是什么造成的了，是十娘手腕上的珠钏。我曾见哥舒翰戴过，后来又在十娘手腕上，但今日在楼道遇到十娘时，她手腕上却没见到珠钏。公孙大娘，你将珠钏也给了廖氏父子，对不对？”

公孙大娘很是惊奇，道：“二位当真了得，片刻间便能将诸多支离破碎的线索串起来。”

王之涣道：“但我们还是不能解释诸多物证中的矛盾之处。廖禾被杀后，他身上的珠串不见了，所以公孙大娘师徒仍然嫌疑最大。是娘子的弟子十娘杀的，对不对？所以娘子才坚称自己没有杀人，却不肯说明情由。”

公孙大娘不答。王之涣问道：“娘子这副表情，等于是默认了吗？”公孙大娘道：“那好，我承认是我杀了廖禾。”

王之涣道：“娘子是如何杀的人？娘子可得说仔细了，这是证实你是不是凶手的重要口供。”

公孙大娘想了想，道：“之前我找到件作廖充，没有用本名，只是说有位朋友关在牢里，想服毒自杀求个全尸。廖充立即说他儿子是狱长，只要出得起钱，便可以代将毒药送进牢房。我一度动过心，可廖充索价太高，后来我还是决意按自己计划进行，只请廖充在周皓死后确保他不被斩首。当晚府狱发生之事，各位已然知晓。事虽不成，我仍然将余下的一半报酬给了廖充，希望他能就此保密。然后来廖充听到旁人说起广场上的对剑，觉得我很像公孙大娘……”

廖充起疑后，正好在大街上撞到人们围观跟踪公孙大娘，登时又惊又喜，还特意跟随人流赶去逍遥楼看热闹。回家后，他将经过告诉了儿子廖禾。廖禾欲向上头告发公孙大娘，廖充却不同意，道：“那公孙大娘曾是梨园子弟，天下知名。就算告发她，她也是罪不至死。说不定日后再得到皇帝宠幸，处于上风，你我日子可就难过了。不如拿这件事来勒索她，她永远处在下风，我们不但可以得到她的钱，还能得到她的人。”当下计议已定。

廖禾请人带了个口信去逍遥楼，约公孙大娘来家中谈谈。公孙大娘情知不妙，但仍然携着徒弟来到廖家。她事先有所准备，已带上了全部财物。但廖氏父子仍然欲壑难填，取走了李十娘手腕上的珠钏不说，还强逼公孙大娘嫁给廖禾为妻。公孙大娘愤然欲走，廖禾却扯住她衣袖不放。她一时冲动难耐，便袖出小剑，刺了对方一剑。

廖充本坐在一旁悠闲地饮酒，见忽起变故，立即起身，但不知为何他又跌坐回去，随即便一动不动了。

公孙大娘上前一探廖充鼻下，竟是鼻息全无。料想他年岁已大，又身患隐疾，见到儿子被刺，便暴毙身亡。她虽然懊悔，然事已至此，也无法可想，只能转身离去。

王之涣奇道：“竟是这样吗？”公孙大娘道：“是。”从袖中取出小剑，道，“这袖剑就是凶器。”

那袖剑与匕首差不多大小，刃身却窄得多，宽不及半寸。王之涣仔细看了看，又将之递给狄郊。

狄郊道：“人不是十娘杀的，她还是小女孩，个子矮小，怎么可能刺中廖禾胸口？但公孙大娘之前坚称没有杀人，等到之涣怀疑十娘时，大娘便又改口说自己是凶手，明显有替人揽过之意。虽然凶手不是十娘，但肯定是个跟十娘同样重要的人。还有，真凶刺中廖禾时，大娘人也在现场，对不对？”

公孙大娘道：“不，我就是真凶。”

狄郊道：“以娘子武功，一剑未能杀死廖禾，这不奇怪吗？”

公孙大娘道：“什么，廖禾不是死了吗？”王之涣道：“死是死了……”

门外忽有人道：“你们别再逼大娘，人是我杀的。”

袁华忙去拉开门，自称是杀人凶手的竟是哥舒翰。

王之涣道：“啊，之前有邻居看到一名富家公子进了廖家，还说那位公子走路姿势怪异，似是腰间受了伤，原来是哥舒公子你。”

哥舒翰道：“是我。”遂大致说了经过。

当时哥舒翰骑马带着侍从前去府署，欲向裴叟先打听东城的重要场所到底是什么，但走不多远，便看到了公孙大娘师徒行色匆匆往西门方向而去。李十娘手中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似是钱财。哥舒翰一时好奇，便下了马，命侍从先牵马回去，自己悄悄跟了上去。

公孙大娘进了廖家院子后，哥舒翰不知道对方为何来到此处普通民居，也紧跟了进去。先是躲在门外偷听，这才知道原来公孙大娘是因为周皓才被勒索，开始颇为失落，但旋即又为周皓有这样的朋友而高兴，亦为自己勇气不及女子而羞愧。后面廖氏父子狮子大开口，越说越离

谱，哥舒翰则越听越是气愤，几次都欲冲出去，又想到公孙大娘个性坚毅，或许能自己解决，便一直隐忍不发。

廖禾勒索财物还不算，竟要求公孙大娘嫁给他做妻子。公孙大娘斥责他不可理喻后，转身欲离去，却被廖禾扯住衣袖不放，还嬉皮笑脸地以言辞挑逗调戏。哥舒翰勃然大怒，立即冲了进去，怒斥廖禾无耻。廖禾曾在府署见过哥舒翰，知其是富家公子，见对方也卷入进来，愈发高兴，又借口哥舒翰亦图谋营救重犯周皓，索以财物。哥舒翰心中杀机顿起，他的佩刀已被人当街夺走，身上没有其他兵刃，但他知道公孙大娘双手手臂均装有袖剑，便上前握住她手臂，一按机括，往前一推，以袖剑杀了廖禾。

廖充本一直笑嘻嘻地坐在一旁饮酒，见哥舒翰忽然出手杀人，大吃一惊，蓦地站起，但又软了下去。公孙大娘上前查看时，他人已经没气了。

哥舒翰只是一时冲动，眼见廖氏父子瞬间皆丧命眼前，不禁有些害怕起来。还是公孙大娘道：“先离开这里再说。”

三人遂离开廖家，绝口不提适才发生之事。

然哥舒翰第一次杀人，心中难平，有心向王之涣求助，却不想王之涣被折冲都尉裴旻叫去，反而成了廖氏父子命案的调查者。哥舒翰曾亲眼见识过王之涣的本领，愈发难安，终于忍不住精神重压，欲找王之涣吐露真相，却凑巧撞见了周皓中毒惨状，转移了注意力，一时不及提起。

哥舒翰并不知道公孙大娘跟廖氏父子之间的具体交易，还以为她只是托狱长廖禾营救或是照顾周皓，绝想不到还有假死奇药一事，因而也不知公孙大娘其实才是“毒死”周皓的真凶。正是他自己发现了周皓尚有呼吸，假死秘密就此揭开，也随之引发了狄郊对廖氏父子一案的怀疑，公孙大娘成为首要嫌凶。他在门外听到她宁可自己承认杀人罪名，也不肯牵扯出他来，既令他意外，亦令他感动。他不愿意看到旁人代己受过，遂出声说出真相。

狄郊道：“我有个问题，哥舒公子以袖剑刺中廖禾后，应该拔出了袖剑，那么，他随后是怎么倒下的？”

哥舒翰道：“他捧着胸口，先是跪了下来，随即向前倒，伏在了地上。”又转头去看公孙大娘。

公孙大娘点了点头，示意情形确如其述。

狄郊道：“廖禾勒索走十娘的珠钏，应该是顺手放入了怀中。他倒下后，哥舒公子可有取出珠钏来？”

哥舒翰道：“当时心慌意乱，哪里想得到那么多？大娘倒是提走了原先带去的财物。”

王之涣道：“哈哈，那么我可以很开心地告诉你们，哥舒公子不是杀人凶手。”

哥舒翰一呆，道：“什么，廖氏父子不是都死了吗？就算廖充之死跟我没有直接干系，廖禾也是我亲手所杀。”

王之涣道：“不是。你以为自己杀了廖禾，其实他没死。公孙大娘以为廖充断气了，其实他还有气。”大概说了现场情形。

哥舒翰不由得目瞪口呆，道：“原来后来又有人进去过，用廖禾佩刀杀了那对父子。”

如此，便能解释所有的疑点——公孙大娘师徒和哥舒翰离开后，又有人因为某种目的悄然进来，而意外惊厥过去的廖充正好醒来，那人便取了桌上廖禾的佩刀，一刀杀死廖充，顺手将刀丢在一旁。

凶手正要出门时，又被廖禾伸手拉住裤腿。他遂将廖禾踢翻过来，捡起佩刀，朝其胸口插下，或许是刻意，或许是凑巧，佩刀正好插在原先剑伤上。由于袖剑极窄，剑伤遂为刀伤覆盖。凶手杀死廖禾，又留意到他衣衫上的环状血渍，遂从其怀中取走了珠钏。

狄郊问道：“公孙大娘不知道后面出现的真凶是谁吗？”

公孙大娘莫名其妙，道：“我如何会知道？”王之涣道：“如果那人不出，娘子和哥舒公子都难逃法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帮了你们二位。”

哥舒翰道：“莫非二位认为真凶看到了我们之前在廖家的争执，会来找我们勒索？没有，还真没有人来找过我们。也许那人杀人跟我杀人根本就是两回事，他本来就是要去杀廖氏父子的。”

狄郊道：“有可能是独立的两回事。但太过凑巧的独立事件一般都会有关联。”

哥舒翰道：“什么凑巧，我怎么看不出来？”

狄郊道：“你先用袖剑刺了廖禾一剑，真凶的那一刀凑巧插在了同一位置，完全覆盖了原先伤口，导致我始终认为廖禾身上只有一处刀伤。这种机会微乎其微，几乎不可能发生，因而凶手刻意的可能性极大。”

哥舒翰仍是不解，问道：“那又如何？”王之涣道：“这就表明真凶心机深刻而且小心谨慎，能预先布局，干扰之后官方的调查。他到廖家必然是出于某种目的……”

公孙大娘问道：“后进来的那人杀了廖氏父子，难道他去廖家不是为了杀人吗？”

王之涣道：“不是。凶手这样谨慎性格的人，忽然跑到廖家，用现成的佩刀杀了人，可能吗？他要杀人，事先必定做好周密准备，携带好凶器之类。”

哥舒翰道：“或许这就是凶手的狡猾之处，他也许事先准备了凶器，但进屋时看到了廖禾的佩刀，遂用其作为凶器，令人无法追查。”

王之涣道：“你说得也有可能。但凶手进屋时，廖禾已经倒下，身下还有一摊血迹。廖充瘫在交椅上，死活不知，出于防卫心理，凶手必定拔出兵器，作为自卫或是出击准备。而这时候，交椅上的廖充忽然睁开了眼睛……”

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双目闭紧，然后突然张开，大力瞪了一下眼珠。哥舒翰吓了一跳，忙道：“我明白了，王公推测的极是。凶手事先并没有携带兵器。他是见到廖充醒过来后，这才仓促取了案上佩刀，杀了廖充。”

王之涣十分得意，又续道：“那么这个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去了廖家，见到廖氏父子那般情形，非但不予救助，还取刀杀了人呢？如果是仇家，他事先没有准备凶器。如果是去盗窃财物，内室箱柜根本没有动过。”

公孙大娘很是不满，道：“王公就别卖关子了，明说好了。”

王之涣道：“我怀疑那人是跟在公孙大娘身后去的。他其实躲在暗处，看到廖家内发生的一切。但他没有声张，还在事后进屋杀了廖氏父子，极可能他想维护娘子你。所以适才老狄才会问娘子知不知道真凶是谁。”

公孙大娘凝思一会儿，总算会意了这里面微妙复杂的推理，道：“目下我还不知道那人是谁。如果我日后知道了，也一定不会告诉官府。”显然是对真凶除掉廖氏父子深怀感激之意。又道，“我知道廖氏父子罪不至死，然那人终究是为了我杀人，就跟哥舒一样，人当知恩图报，不然与禽兽无异。”

王之涣遂道：“哥舒公子，你想不想知道真凶是谁？”哥舒翰道：“当然想知道。”

王之涣道：“我教你个法子，那人取走了珠钏，你绘出珠钏图形，派人送到各家首饰铺、质库去，如果有人拿珠钏来卖或是典当，便悄悄记下他的名字住处。”哥舒翰道：“倒是个好法子。”

公孙大娘皱眉道：“还惦记珠钏做什么？只要救出周皓，我便会离开蒲州。”

哥舒翰听了，便默不作声地退到一旁。

狄郊问道：“解救周皓的最后期限是什么时候？”公孙大娘道：“这药

药效是十二个时辰。”狄郊道：“应该来得及。”

忽听到蒋大在门外叫道：“王公、狄公，您二位在里面吗？李白李公子来了，说有急事要见二位。”

王之涣听蒋大声音焦急，不知是什么事，便留下袁华、哥舒翰、公孙大娘三人在房中，自己与狄郊出来。

蒋大迎上来，先低声告道：“李公子受了伤，小老儿已将他引到楼下空房。而且一命伙计关了楼门，熄灭门外和大堂灯火。”

狄郊问道：“蒋翁为什么要这么做？”蒋大道：“李公子受的伤不是普通伤，狄公下去一看便知。”

狄郊忙取了药箱，与王之涣一道朝楼下房间赶来。推门进去，却见李白坐在灯下，双手努力撑着案桌边缘，表情十分痛苦。他背上斜插着两支黑杆羽箭，正是禁军专用的箭支。

注释

[1]漕渠：人工挖掘或疏浚的主要用于漕运的河道。

[2]集州：今四川南江。房州：今湖北房县。

[3]传说为隋宫旧物，人穿上它后可以飞檐走壁，轻而易举，所以又被称为“壁龙”。隋亡后归霍国公柴绍（娶唐高祖李渊第三女平阳公主）所有。其事迹来历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

第十章

江山雄壮

当时武则天宠爱面首张昌宗，封张母臧氏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数。而臧氏寡居已久，寂寞难耐。太平公主便向母亲建议，让李迥秀以情夫身份侍奉臧氏。武则天欣然同意。李迥秀虽然因此而拜相，却沦为天下人的笑柄。臧氏容颜丑陋，且有口臭。李迥秀不胜其苦，终日饮酒消愁，常醉不醒。后干脆贪赃枉法自污，终被贬为外州刺史，这才摆脱了苦不堪言的情夫身份。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唐 杜甫《望岳》

狄

郊见李白身中两箭，虽不在要害，却也伤得不轻，忙上前救治。

王之涣问道：“你是得罪了杨思勳，被禁军追杀吗？”李白道：“不是，也算是吧。”

王之涣道：“到底是，还是不是？”李白道：“王公可还记得府狱出事当晚，我在大街上跟人打架之事？”

王之涣道：“记得啊。那两个人原先住在逍遥楼。一个姓李，另一个是他的侍从，穿包铁尖靴。还有个叫梁山的跟他一伙，动手推过蒋翁。”

李白道：“这些人原来不是普通人，都是禁军。”

王之涣奇道：“禁军？是杨思勳率领的左领军卫吗？”李白道：“是，他们都有左领军卫的腰牌。”

王之涣道：“奇怪了，我看过登记簿，梁山、李某还有两名侍从一个月前便住进了逍遥楼，比杨思勳一行早好些天到达蒲州。就算这些人是便服来打前哨，为何他们杨思勳人到蒲州后，还不搬去驿馆？李公子跟人打架当晚，李某和侍从是跟在李崇简后头，莫不是为了那神秘院落的主人？”

狄郊忙告道：“神秘院落主人不是李重茂，而是太平公主。”大致说了在袁华房中遇到梅雪一事。

王之涣大为惊奇，道：“竟然是太平公主！难怪皇帝一听到所谓的‘王者之气’传闻便十分紧张，立即要来祭祀后土。可周皓应该认得太平公主，为什么他言语中丝毫没有流露出来，还说他不认得院落主人

呢？难道是多年的囚禁生涯，令公主容貌大变、认不出来了？”

狄郊道：“我猜救周皓、梅雪二人的并不是太平公主本人，而是另外一人。”

王之涣道：“嗯，既是贴身住在公主身边，应该是个妇人，而且跟驸马裴巽有仇。”一时不及多想，问道：“李公子，你继续说，你是如何惹了那伙禁军的？”

李白摇头道：“我没有惹他们，我只是当着裴将军的面问了他们几句话。”大致说了经过。

当日李白在逍遥楼遭公孙大娘冷遇，颇觉没趣。他性情既童真又高傲，便搬离了逍遥楼，到裴旻宅邸附近寻了一处邸店住下，好方便拜师学艺。

傍晚裴旻自军营回来时，李白寻机上前，与裴旻攀谈了几句。裴旻早从王之涣口中得知有位名叫李白的青年才俊千里来投，只为学习剑术，待见其人英姿勃勃，谈吐不凡，才气纵横，亦很是欢喜。二人便就近找了家小酒肆坐下，越谈越是投机，李白好豪饮，裴旻酒量亦好，二人竟连饮数斗。

正喝得酣畅淋漓时，有全副武装的禁军军士到来，领头武官自报了姓名，称府尹裴旻先请裴旻前去府署议事。

裴旻见是禁军到来，而不是衙门差役传话，颇为奇怪，便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领头武官答道：“通事舍人王翰王公新到蒲州，说是皇帝将要亲临，请裴将军速速去府署议事。杨大将军已经到了。”

裴旻便道：“那我先回家换身衣服，免得一身酒气。”武官有些不耐烦，催道：“裴将军还是速速动身吧，免得大家久等。”

李白却忽然认出那领头武官正是曾住在逍遥楼的李某，再留神其身边军士，果然是那穿着包铁尖靴的侍从。他是性情中人，也未及思虑内

中可疑之处，立时拍案而起，道：“原来是你们两个！”

裴旻忙询问究竟，李白便说了李某及侍从殴打他之事。

裴旻问道：“李将军，可有此事？”

李某道：“当晚我公务在身，这小子喝醉了酒闯出来拦道胡闹，我不过是给了他一点小教训。”又出示左领军卫腰牌，道，“裴将军是信这小子胡言乱语，还是信我军籍中人？”

裴旻便道：“李公子，我得立即赶赴府署，改日我再来找你。”李白道：“好。”

那李某名叫李齐损，临走时还狠狠瞪了李白一眼。李白也不理睬，仍继续喝酒。半醉不醉时，便欲回邸店，却见两名禁军军士正守在道口。他意识到不妙，一摸身边，随身佩剑竟也不见了，便立即决定走为上计，转身就逃。

虽然入夜，街上行人仍然不少，那两名军士倒也没有急追，只是不疾不缓地跟在李白后头。到人少僻静处，忽然拔出刀来，加快脚步。李白酒已经完全醒了，见对方杀意已现，拔腿就跑。却听见背后风声飐然，两只羽箭呼啸而至，钉在他背上，巨大的力道差点儿将他带倒。他强忍剧痛，仍一力疾奔，终于跑出巷子，到了大道。

大道上人多，军士便没有再追来。李白乘神智清晰时，急忙奔来逍遥楼求助。

王之涣皱眉道：“这李齐损仅仅因为跟李公子打过架，就要杀人？不对，这些人也许是假禁军，要做什么坏事，怕李公子坏事，所以才杀你灭口。”

李白道：“可他们都是禁军打扮，军服、兵器都不似有假，而且有左领军卫腰牌，又确实引着往府署方向去了。”

王之涣道：“老狄，你怎么看？”

狄郊已处理完箭伤，收好药箱，道：“多半出事了。适才梅雪人在少

尹李崇简家中，说听到了金刃交接声。目下又是裴旻。这二人都是蒲州当地军政长官……”

王之涣立即会意过来，忙道：“李公子，你留在这里养伤，先不要出门。”自与狄郊出来，正好遇到哥舒翰。

狄郊见他神情忸怩，问道：“公孙大娘师徒是不是已经带着周皓走了？”

哥舒翰道：“当真什么都瞒不过二位。是，袁华袁公也一并走了。”又补充道：“是我命我的侍从从旁协助，还将马和车子送给了他们。”

王之涣道：“城中怕是出了事，他们几个离开逍遥楼，能躲去哪里？”

哥舒翰道：“那个梅雪忽然冒了出来，说她有法子。”又问道：“李白到底怎么了？”

王之涣道：“他被杨思勳手下禁军射了两箭，侥幸未死。哥舒公子，领头的禁军知道是谁吗？名叫李齐损。他有一名侍从，穿着包铁尖靴，哥舒公子应该有印象。”

哥舒翰道：“啊，原来当日打我的是杨思勳手下。”

王之涣道：“杨思勳未必知情，而且李齐损这自称受命来请裴旻赴府，还说杨大将军早到了，分明是大谎话。我在逍遥楼门前遇见过杨思勳，他本来是要去府署的，但听到我提了王毛仲手下人也在蒲州兴风作浪，又扭转头回去了驿馆。”

哥舒翰忙问道：“二位要去哪里？”王之涣道：“当然要去看看是不是真出了事。”

哥舒翰道：“我跟二位一起去。”拍了拍腰间长剑，道：“这是公孙大娘赠我的宝剑，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外面月色皎洁，银光泻地。抬头一望月盘，才知道又是月中十五

了。冷冷月色，萧萧风度，旅愁荏苒，故人心眼。

三人自厨房边上的小侧门出来，抄小道来到河东驿馆，向门前驿丁打听。驿丁称杨大将军点齐兵马，一个不落，往东城去了。

王之涣道：“真往东城去了？”

驿丁道：“是啊，小的还觉得奇怪呢，有人来请了好几遍，让杨大将军赴府署议事，他却改去了东城。那些禁军似乎也很奇怪，不过大将军吹胡子瞪眼的，看起来十分生气，也没有人敢问他。”

王之涣道：“小哥儿可知道禁军中有个叫李齐损的武官？”

驿丁摇头道：“小的不知。小的只知道禁军头领是权楚璧权将军。只是权将军下午就离开了驿馆，说是去府署办公事，一直没有回来。适才杨大将军还大发脾气，派人去叫权将军速速召集兵马过来驿馆。”

王之涣问道：“杨大将军还派人去叫援手？”

驿丁道：“是啊，这次一下子来了好几百禁军呢，驿馆住不下，所以大半禁军都住在军营里。杨大将军只带了二三十个人出门。但他老人家是个急性子，自己等不及权将军到来，便直接往东去了。”

王之涣道：“对了，杨大将军身边是不是有个叫何满子的人？”

驿丁连连道：“有，有。这何满子歌唱得巨好，之前还在逍遥楼做过一阵子伙计。杨大将军说要带他去京城，入什么梨园做什么弟子。”

王之涣道：“何满子人呢？”驿丁道：“他也跟着杨大将军走了。”又忙补充道，“不是跟着队伍走的，是他自己跟着去看热闹了。”

三人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出来驿馆，王之涣往东行，狄郊往西走。哥舒翰不知到底要跟谁，问道：“你们二位是要去不同的地方吗？”

王之涣道：“不是啊，我们素来同进同退。老狄，你要去哪里？”

狄郊道：“去府署。你又去哪里？”王之涣道：“去东城那处神秘院落。”

狄郊道：“你知道具体位置？”王之涣道：“反正就在峨嵋岭一带。但杨思勖多半知道，他带人杀了过去，动静必定不小。冲动静最大的地方寻去，准保没错。”

尚未决定到底去哪儿，忽有一大队府兵一路小跑过来，将驿馆围住。哥舒翰忙上前问道：“将军来驿馆有何贵干？”

带队武官认得他是府尹的贵客，便告道：“上头称杨思勖谋反，让我们包围驿馆，将杨思勖和他手下人都捉拿起来。哥舒公子如何会在这里？”

哥舒翰道：“我们正要回逍遥楼，只是顺路经过。”

王之涣问道：“将军是说杨思勖谋反吗？”武官道：“是啊，我这里有正式文书。”

王之涣道：“哈哈，我虽然不喜欢杨思勖，但他是最不可能谋反的一个了。一个老宦官，已经是入土的年纪，还是个阉人，无儿无女，你说他谋反图什么？”

武官立即警觉起来，手抚刀柄，问道：“这位是……”

哥舒翰忙道：“这二位是裴府尹请来调查府狱劫囚案的。”

武官忙抱拳行礼道：“原来是王、狄二位先生，失敬。”又道：“几位还是暂时避一避，城里马上就要戒严了。”

狄郊问道：“敢问将军一句，是谁说杨思勖谋反，又是谁下达包围驿馆、捉拿杨思勖的命令？”

武官道：“当然是裴府尹和裴将军联名下达的命令。”

狄郊道：“是他们二位当面向将军下达的命令吗？”武官道：“不是，有一位左领军卫李齐损李将军持文书到军营下达的命令。”

王之涣忍不住道：“这位将军，我冒昧问一句，禁军武官来军营调发府兵，而不是裴府尹手下，或是裴将军手下，这不奇怪吗？”

武官道：“不奇怪啊，我们河中折冲府也是受左领军卫统辖。抛开官秩不论，李将军还是我们裴将军的上司呢。”

哥舒翰道：“但那位李齐损李将军也是杨思勳杨大将军的下属，他忽然宣称长官谋反，调发府兵予以围捕，这难道不奇怪吗？”

武官道：“不奇怪啊，或许正是李将军向裴府尹和裴将军告发了杨思勳。况且李将军有腰牌证明其身份，手持正式文书，以及裴府尹、裴将军的官印，完全符合朝廷发兵体例。”又道：“各位，我尚有军令在身，不能逗留，抱歉了。”拱拱手自去驿馆搜查证物。

哥舒翰道：“一定是出事了。我们怎么办？”王之涣道：“先去府署看看。”

狄郊道：“不行。阿翰到现在还没回来，也不派人招呼一声，府署一定出了变故。”

哥舒翰道：“能有什么变故？”狄郊道：“我还说不好。”

哥舒翰道：“那我们更应该去府署看看了。”狄郊道：“不行，如果真出了什么不好的变故，我们这一去，极可能就回不来了。”

哥舒翰道：“狄公说得好吓人，我被弄得莫名其妙了。”

王之涣道：“事情一定跟太平公主有关。或许李齐损那些人是太平公主党羽，是专门来蒲州营救她的。”

而李齐损之前并不知道关押太平公主之所，所以一直在暗中监视着李崇简。皇帝本来就是因为李崇简是太平公主的儿子，才将他任为蒲州官员，好时不时地探访母亲。

当晚府狱出事后，府尹裴旻先不知是王毛仲手下所为，十分紧张，担心太平公主出事，派李崇简前去察看。李齐损和侍从一路跟踪，半途虽为李白所阻，但仍然如愿以偿地得知了神秘院落所在，遂谋划救人。

那权楚璧多半也是太平公主一党。他先带兵前往府署，设法控制了人在官署的府尹裴旻先、王翰等人，再派人将折冲府都尉裴旻诱入府署

困住，如此便能取得裴佑先、裴旻二人的印信，用以拟写调发府兵的文书。而辛渐因手下也有兵将，多半也与郭子仪一道被事先诱入府署囚禁了起来。

以杨思勳性情为人，多半并未预谋此事。他之前受邀前往府署，其实也是个圈套。恰好途中遇到王之涣，一番话令他觉察到劫走周皓的背后主谋正是宿敌王毛仲，遂怒而转道，反而由此逃过一劫。

据此，府署已完全在李齐损的控制中，而杨思勳前往神秘院落兴师问罪，必与负责禁卫的王毛仲手下冲突，或许不会动手，但争吵亦是难免。而李齐损一伙必定早有伏兵，以期营救太平公主。目下李齐损除了手握禁军兵力外，还能随意调动府兵，蒲州局面可谓危矣。

王之涣洋洋洒洒一番分析，听得哥舒翰目瞪口呆，惊骇异常，不由得转头问道：“狄公也这样认为吗？”

狄郊其实也这么想，只是事情干系太大，不敢轻易说出来，见哥舒翰询问，便点了点头。

哥舒翰怔了半晌，才道：“那怎么办？只凭我们三个，无论如何是难以扭转局面的。”

王之涣道：“就算人轻言微，也得设法扭转乾坤。”

既然蒲州最高军政长官裴佑先、裴旻都被李齐损一党控制，那么府署定然已是戒备森严，正如狄郊所言，去了等于送死。而有神秘院落汇集有三方人马——王毛仲的左武卫禁军，杨思勳率领的左领军卫禁军，以及李齐损同党率领的另一拨左领军卫禁军或是府兵。一旦真动上手，场面混乱，说不定尚有回旋余地。

哥舒翰听了王之涣的分析，问道：“难道王公还是想寻去那处神秘院落？”

王之涣道：“是，我们要去找到杨思勳和王毛仲手下，然后告知真相，让他们两方联兵，杀退前去营救太平公主的李齐损同党。再回师府署，去救出裴佑先、裴旻等人。”

哥舒翰仍是半信半疑，道：“如果不是王公所设想的那样呢？这可不是查案，推测错了可以重头再来，这可是调动兵马，真刀实枪。”

王之涣蓦然醒悟，道：“哥舒公子说得不错，我们得设法确认府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问道：“老狄，你的意见呢？”

狄郊简短地应道：“先去府署。”

三人遂往西行，快到逍遥楼，便见到一大队府兵赶至大门前。有人大声命道：“包围逍遥楼，将所有人都拿下了！”

三人走在街道的另一边，见状忙避入暗处。哥舒翰道：“他们是来搜捕李白的吗？”

王之涣道：“人家都喊了，全部拿下，你还说是针对李白而来。况且李白只是一个普通士子，用得着出动这么多兵马吗？”

哥舒翰道：“或许是为周皓或梅雪而来。”王之涣道：“那么该调派河中府的差役才对，这些可都是蒲州本地的府兵。”

不一会儿，便见蒋大、伙计、李白、瑶花及王翰侍从、哥舒翰侍从等被五花大绑地押了出来，用长索串了，往府署方向驱赶而去。

王之涣道：“幸亏公孙大娘他们预先逃了，又幸亏我们三个出来，不然可就一网打尽了。”

哥舒翰这才相信府署出了事，道：“蒲州有几万府兵，若李齐损真能随意调动，那么就算我们去说服杨思勖和王毛仲手下联手，也是以卵击石，根本不是对手。”

王之涣道：“如果能设法救出裴旻先、裴旻，哪怕只是其中一人，让其赶赴军营说出真相，便可以阻止李齐损调发府兵。”

哥舒翰道：“我熟悉府署地形，我去救人。二位先生去神秘院落找杨思勖联手，如何？”

王之涣和狄郊商议几句，也觉得分头行事是最好的法子，遂叮嘱一

番，就此与哥舒翰分手。

哥舒翰跟在官兵的队伍后，往西而来。走不多远，便听到有人低声叫道“喂”，循声望去，却见一名男子大半边身子隐藏在黑巷中，只露出头部，在朝他招手。

他手握剑柄，走得近些，问道：“是谁在这里。”那人道：“哥舒公子，是我，王翰。”

哥舒翰一怔，近身一看，果然是王翰——二人曾在京城宴会上遇见过，因为同名，被宴会主人特别介绍认识，算是熟稔——不禁“啊”了一声，忙问道：“府署是出事了吗？”

王翰道：“是，我是逃出来的。”

哥舒翰道：“那么刚才逍遥楼的那些府兵是奉命来拿你的吗？”

王翰道：“是。我本想赶回逍遥楼找之涣和老狄商议对策，结果半途躲避追兵，反而让这些人超在了前头。不过我刚才看到被绑的人中，并没有之涣和狄郊，他们逃脱了吗？”

哥舒翰道：“是，凑巧我们三个出了逍遥楼，官兵未能堵到。他们二位去神秘院落了。”又告知神秘院落即是关押太平公主之处。

王翰不久前刚从河中府尹裴旻先口中得知了这件事，倒不如何惊讶，反倒为哥舒翰亦知晓此等朝廷重大机密而吃惊，问道：“你们是如何知道的？”

哥舒翰道：“是那名女犯梅雪说出来的。”

王翰于落难中忽闻前侍女的名字，愣了一愣，忙问道：“梅雪又是如何知道的？”

哥舒翰道：“这个说来话长，总之发生了好多事。大概经过就是王毛仲派人劫了周皓和梅雪，但他二人都逃了出来，又因为在被关押之处见过李崇简，所以前后一联想，就知道神秘院落关押着太平公主。”

王翰忙问道：“梅雪人呢？”哥舒翰道：“跟公孙大娘走了。”

王翰这才略略放心，又问道：“哥舒公子为何没跟之涣、老狄在一起？”

哥舒翰便大致说了计划。

王翰摇头道：“这根本不可能。裴府尹、裴将军，还有辛渐、郭子仪等统兵军将都被困在府署，由权楚璧亲自率人看守。内外都是他的亲信禁兵，旁人根本难以接近。”

哥舒翰道：“这个人手里现在可掌握着几万不明真相的府兵，对蒲州而言，可谓一场大灾难。”

王翰想了想，道：“那好，我跟你一道去。我知道裴府尹他们都被关在哪里，我就是从那地方逃出来的。”途中，又大致讲述了经过。

原来王翰与王之涣分手后，径直赶来府署，到绿莎厅与裴佑先见礼后，大致说了玄宗皇帝要来蒲州祭祀后土一事。

裴佑先立即问道：“莫不是跟京师盛传的‘王者之气’谣言有关？”王翰道：“或许吧，但圣上不是这么说的。”

裴佑先凝思了一会儿，又问道：“圣上派王舍人先行赶来蒲州，可有密旨之类？”

王翰道：“没有。我就是个跑腿传话的，圣上真有密旨，应该会让王毛仲带来吧。他不是每个月都要来蒲州吗？”

裴佑先道：“嗯，王大将军这个月晚了，人还没到。”

王翰见对方心不在焉，便欲起身告辞，权楚璧忽进厅禀事，称有机密大事。

裴佑先道：“本府是河中府长官，权将军是禁军武官，不受本府统辖。将军有机密大事，不妨直接去找杨大将军，他才是你的上级长官。”

权楚璧道：“正是关于杨大将军的机密大事。按朝廷制度，杨大将军

既涉入其中，理该避嫌，我只能向尹君稟报。”

裴佑先见对方说得煞有介事，便如其所请，将从吏尽数遣出。王翰本待辞出，权楚璧道：“这件事跟将作大匠辛渐辛公也有些干系，辛公不是王舍人的好友吗？王公不妨也留下来听一听。”

王翰听说，便又重新坐了下来。

不想权楚璧忽然拔刀制住裴佑先，又喝令王翰不准乱动，不然斩下裴佑先首级，随即呼唤门外军士进来，命将裴佑先、王翰双手反绑，拖到墙边面墙坐下。权楚璧随即取下裴佑先腰间大印，以其名义派人邀请裴旻、杨思勳、辛渐、郭子仪等人来府署议事。

王翰低声问道：“这姓权的不是杨思勳手下吗？他想做什么？”

裴佑先简短地道：“他一定是为太平公主而来。嘿，当晚发生劫狱事件后，我就该将公主秘密转移的。棋差一招啊。”

王翰瞬间即领悟了裴佑先话意，先问道：“太平公主关在哪里？”裴佑先道：“普救寺后的尼姑庵，就是早先的梨花院。”

王翰一怔，尚不及多问，权楚璧已有所警觉，命手下人从隔壁公房中寻来一袋子木丸，往王翰、裴佑先口中各塞入一枚，禁止二人互相交谈。

傍晚时，辛渐和郭子仪赶来府署。辛渐因修桥进入关键阶段，实难以脱身，本不欲进城。还是阎用之道：“王翰叔叔不是刚到蒲州吗？大概人也在官署。岳父大人先去忙公事，再与王叔叔等人小聚，正好一举两得。这里就交给我来看管。”

辛渐这才同意。他和郭子仪一踏进绿莎厅，便有军士上前擒拿。二人俱是武进士出身，武艺高强。辛渐劈手夺过侧面袭来的单刀，郭子仪则一脚踢飞身侧军士，拔出佩刀来。然二人旋即看到有军士将刀架在裴佑先和王翰颈中，只得就此放弃抵抗，任凭军士拿下自己。

在这之后到达的是最关键的人物裴旻，他因跟李白多喝了几杯酒，

反应有些迟钝，一直走入堂中才发现不妥，也如辛渐等人束手就擒。

权楚璧夹手夺下裴旻腰间大印，由此获取了调发府兵的权力，喜不自胜，当即亲自拟写了几份文书，盖上裴旻先、裴旻二人大印，派人前去军营调兵。

但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顺利。之前权楚璧派了一队人马前往少尹李崇简宅第，欲诱骗他一道前往普救寺。不久有人进来禀报，称李崇简不知如何看出了破绽，其手下与禁军动了手，禁军血洗了李宅，这才控制住了局面，最终捉住李崇简，胁持他一道前往普救寺营救太平公主。

又有人来报，称杨思勳在来府署的途中，不知何故又折返了回去，随即带上留守驿馆的全部人马，往东城去了。

权楚璧闻报大为紧张，以为是杨思勳发现了端倪，生怕派去接应太平公主的人马抵挡不住凶悍的杨思勳，忙谎称杨思勳谋反，调派府兵前往普救寺增援，对杨思勳一行格杀勿论，又派人马去封锁驿馆。

这时候，坐在王翰身边的辛渐碰了一下王翰，朝郭子仪努努嘴，王翰虽无法与对方交谈，却立时会意，便挣扎着起身。

权楚璧转头问道：“王舍人是尿急吗？”王翰点点头。

权楚璧便命军士去找来一个大铜盆，摆在王翰面前，道：“就在这里撒。”王翰连连摇头。

权楚璧道：“大便也在这里拉。来人，帮王舍人脱下裤子。”

王翰大怒，一脚踢翻铜盆。一名军士将王翰按倒在地，举拳欲打。权楚璧摆手道：“算啦，王舍人是个有钱的主儿，日后还用得着。来人，拿着铜盆去后堂，请王舍人方便。”

郭子仪也跟着站了起来，“嗯嗯”两声，示意要与王翰一道去方便。

权楚璧因与郭子仪是老朋友，上前拍了拍他肩头，道：“郭老弟，抱歉，今日之事也是迫不得已。等到事成，我再置酒向你赔罪。”示意一名

军士将郭子仪也带去后堂。

一名军士摆好铜盆，先去拉王翰裤子。王翰抬起膝盖，踢在对方裤裆。那军士惨叫一声，立即俯身软了下去。

另一名军士吃了一惊，急忙拔出刀来，却被郭子仪伸脚钩倒。又用脚一勾，将单刀挑起，双手自背后接住，回刀一旋，绳索即断。随即举刀隔断王翰绑索，将他推往后门，自己举刀去挡闻声进来的军士。

王翰知道这是唯一逃脱的机会，也不迟疑，挖出口中木丸，一路急奔出绿莎厅后堂。他料想权楚璧必派心腹守住了大门，遂一路直奔府狱北面的西墙下。

凑巧的是，之前劫狱者用过的两具梯子竟然还横在内墙根下。王翰便将一具搭上墙头，几步登上梯子，到了墙头，也不及再抽梯子，干脆跳了下去。

因心腹人手有限，权楚璧只派人控制了要害，如绿莎厅、进出口等，对外则秘而不宣，政令仍以裴佑先、裴旻名义发出，仿佛没事一样，是以府署中其他人均不知情，当值的当值，巡守的巡守，一如往昔。

而府狱也跟平常一样，狱墙瞭望台上有人值守。看守远远望见有人翻墙而出，立即敲响警钟。狱卒各挺兵器，蜂拥而出，正好与闻声而至的禁军追兵相遇。

狱卒不明为何差役变成了禁军，一人大着胆子上前询问。领头军士着急追捕王翰，粗暴地将他推开。之前因大狱失囚一事，当晚所有当值狱卒均被罚俸三月，狱卒多有愤愤不平者，由此怨恨杨思勖及其禁军。又正好因狱长廖禾被杀，狱卒们群龙无首，本就心烦意乱，见禁军先动手推搡，登时火冒三丈，立即冲了上去。双方居然就此打了起来，演变成群殴乱斗的场面。直到权楚璧赶来喝止，才勉强平息。

权楚璧见王翰已逃出府署，料想其必然赶回逍遥楼向王之涣等人求助，忙派人往逍遥楼方向追赶，又调发府兵，前去封查逍遥楼，捉拿所有人。

王翰一路躲躲藏藏，未到逍遥楼，便见到军士扣押了蒋大等人。他躲在一旁黑巷中，亲眼看到瑶花及侍从与蒋大等一道被绳索牵引着远去，心中既急且痛，却也无可奈何——权楚璧已经完全掌握了蒲州的兵权，又将有能力与其对抗的人全部扣住——饶是他智计百出，也不知该如何应对目下的局面。忽见到一人小心翼翼地经过，竟是哥舒翰，忙出声呼叫。

哥舒翰听了经过，道：“如此，足见府署其他人尚不知道权楚璧已经捉了裴府尹等人，目下他只是假府尹以令他人。”

王翰道：“权楚璧心腹只有百名禁军，在完全控制局面前，当然不能声张。”

哥舒翰道：“我有个混进府署的法子，只是要委屈王公一下了。”遂引着王翰来到西门附近的一处民居。

王翰见哥舒翰黑灯瞎火地摸进人家的房子，丝毫不惧被人发现，大为好奇，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哥舒翰道：“是廖氏父子的家。”

王翰道：“啊，就是那个被杀的狱长。”哥舒翰道：“正是。”打火点灯，往内室柜子中寻了两套差役衣帽，与王翰一人一套换上。

王翰喜道：“这倒是个好法子。权楚璧手下以为你我是去换班的差役，不会阻拦。”又见柜子中有一盏孔明灯，顺手取了，自往府署而来。

哥舒翰道：“但进去府署后又如何呢？裴府尹他们都被关在大厅中，权楚璧自己也在哪里，凭你我二人，是决计难以闯进去的。”

王翰道：“敌众我寡，必须得想个声东击西的法子，你我性命不要紧，重要的是要让裴伯先逃出去。”

哥舒翰不解地道：“为何是裴府尹，而不是裴旻裴将军？裴将军武功高强，又是府兵的直接长官，只要他逃出去，便能召集府兵，反戈一击。”

王翰道：“权楚璧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对裴旻特别对待，他手足均上

了粗重的镣铐，根本没有逃走的机会。要不然辛渐怎么会让我先逃？因为我是最容易令权楚璧忽视的。其他人要不就是身怀武艺，要不就是身处重位。”

二人商议一番，决意由王翰出面引开大厅内重任注意力，哥舒翰自后门经后堂到前厅救人。但二人只能以牺牲自己来给裴佑先制造逃走的机会，至于能否逃出府署，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好在权楚璧还不敢对外声张，在府署中控制的地域有限，而从名义上说，裴佑先仍然是府署的主人，可以很轻松地对不明真相的差役下达命令，逃走的机会很多。

到了府署大门前，禁军上前挺刀拦住，问道：“做什么的？”王翰道：“换班的。”

哥舒翰装模作样地问道：“今日当值怎么换成军爷了呢？那些差役去哪里了？”

禁军立即软了下来，支吾道：“裴府尹另有差遣。”遂让到一边，让二人进去。

进来府署，二人便分开行动。王翰溜来绿莎厅外，尚未有所作为，即被一名眼尖的禁军看到，叫道：“喂，你是谁？”

王翰拿腔拿调地道：“小的是狱卒，大狱有个犯人自杀死了，特来请裴府尹示下。”

军士不耐烦地道：“这么点小事也要裴府尹管？去找狱长去。”王翰道：“狱长被杀了啊，军爷还不知道吗？”

那军士当真不知道廖禾已在家中被人杀死，还以为是不久前才发生的事，忙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王翰道：“就在刚刚。”忽见西面夜空中有孔明灯升起，立即叫道：“不好啦，出事啦，出事啦！”转身便往外跑。

大厅内权楚璧听到动静，忙引人出来查看。守门军士禀报道：“那狱

卒说大狱出了变故。那边方向还有孔明灯升起。”

权楚璧不耐烦地道：“这是有人想要调虎离山……”

忽见那狱卒转过头来，朝他微微一笑，却是王翰。之前权楚璧怕王翰坏事，派了府兵到逍遥楼拿人，不想只抓回一些无关轻重的人，王翰此时突然自动现身，虽有声东击西嫌疑，但仍是意外之喜，忙招手命道：“王翰，是王翰，快去拿他。”

数名军士忙奔下台阶，去追赶王翰。

凑巧府狱警钟陡响，大概是看守看到大狱边上有孔明灯升起，不明究竟，怕人以灯火传递消息、暗中劫狱，便又敲钟示警。

权楚璧皱眉道：“搞什么？算了，不必理会。捉住王翰即可。”一名军士道：“可这钟敲个不停，只会惊动所有人。”

权楚璧想了想，道：“你去大狱收了警钟。叫他们不管有什么事，都明天再说。”军士应道：“是。”

忽听到绿莎厅内“当当”两声，权楚璧情知不妙，忙转身进来。却见一名狱卒不知从何处杀了进来，挥剑砍翻两名军士，斩断裴佑先绑索，正扶他起身。

权楚璧忙叫道：“快拿下了！绝不能让裴佑先逃脱！”

那狱卒正是哥舒翰假扮。他将裴佑先往后堂一推，自己站在门口挡住追兵，手中长剑狂舞如风，军士竟一时不得近身。

权楚璧骂道：“笨蛋，放箭，快放箭！别杀他，要活的！”

数支羽箭飞出，哥舒翰左腿、右肩各中一箭，他勉力抵挡了两下，便被军士擒住。

权楚璧当然知道裴佑先逃出去的后果，即使他逃不出去，藏在府署中也是个大大的祸患。又见王翰已被擒回，便派人出去，往府署各处高叫“裴府尹，哥舒喊你回来”之类。再命人将哥舒翰绑了，拖到绿莎厅门

前跪下，告诫军士道：“一刻工夫后，裴府尹还不出现，就斩断他一条腿。再隔一刻，砍掉一条手臂，直到砍光他四肢为止。”

哥舒翰勉强挺直身子，道：“我跟裴府尹根本没有交情，你不要妄想他会为我回来。”

权楚璧冷笑道：“哥舒公子跟裴府尹当然没有交情，可你父亲哥舒道元是裴府尹的生死兄弟，哥舒公子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倒要看看，裴府尹肯为兄弟的独子付出多少。哦，我还没有忘记，哥舒公子的父亲是突厥酋长，母亲是于阗公主，你本人可是地地道道的王子。”

哥舒翰道：“哼，你想怎样？”权楚璧道：“本来哥舒公子价值很大，可如果裴府尹不出现，我就只好忍痛割爱，先砍掉你的四肢了。”

裴佑先平日虽住在府署，但其妻是突厥公主，嫌城中潮湿、官署太小，携子女眷于住在城外中条山五老峰^[1]，因而衙门中只有官差。旁人听到军士四下呼喊“裴府尹”，不明其意，又见气氛不同寻常，不免疑虑在心，可也不敢多问。

等了近一刻工夫，仍不见裴佑先出现，权楚璧便道：“这么多人喊话，裴府尹应该是听见了，看来哥舒公子还是不及裴府尹自己性命重要。也罢，来人，先斩掉哥舒公子右腿。”

一名军士应了一声，高高扬起刀来。

哥舒翰自知失去一腿便永成废人，不甘心就此残废，忙道：“你也知道我爹爹是统领重兵的边帅，敢如此待我，我爹必不会与你干休。”

权楚璧道：“那又如何？纵然你爹手下千军万马，也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这样，我再多给哥舒公子一个机会，你自己来叫‘裴府尹，哥舒喊你回来’，你能喊多久，我便等多久，如何？”

哥舒翰见军士刀势欲落，只得勉强道：“裴府尹，哥舒……哥舒喊你……”

一语未毕，便见裴佑先慢条斯理地走了进来。

哥舒翰一时愣住，直到裴佑先被军士押到面前，才结结巴巴地问道：“裴府尹，你……你当真肯为我回来？”裴佑先道：“嗯。”

哥舒翰立时勃然大怒，斥道：“裴府尹逃出去，我们都还有一线生机。目下你又自投罗网，可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他口中说着“完全没有希望”，心里却道：“现在只有指望王公和狄公了。嗯，我得装出一副绝望的样子，才能让放松警惕。”便又破口大骂裴佑先是懦夫，为了一个人而放弃全蒲州，枉为父母官之类。

裴佑先倒是很平静，只道：“对我而言，能先救一个是一个，只求无愧于心。既已尽力，后面的事，就听天由命吧。”

权楚璧笑道：“裴府尹果然是号人物。不过哥舒公子还年轻，只是个花花公子，未必能懂裴府尹话中深意。”又命道：“来人，送他二位进去。给他们所有人一人准备一张条凳，全部绑到凳子上。便溺也不准松开绑缚，实在要拉，就拉裤子里好了。”

王翰想不到竟会是这样的结局，辛渐等人更觉失望——为了王翰逃走，郭子仪中了两箭一刀；为了裴佑先逃脱，哥舒翰亦中了两箭。在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后，最终所有人还是落入罗网。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权楚璧越来越不安起来，不断派人赶去普救寺查看究竟。终于有人飞马来报，称普救寺乱成一团，血流成河。虽然李齐损最终在府兵的增援下弹压住了场面，生擒了杨思勖及左武卫禁军首领李守德，但最关键的人物太平公主人却不见了。

权楚璧闻言一怔，道：“那处地方不是号称铜墙铁壁吗？太平公主人怎么会不见了？”

军士道：“好像是说太平公主从自己房间的卧榻下打通了一条地道，通往普救寺后面的坎坡。而且不见的不独有太平公主，还有负责看管公主的女尼。”

权楚璧道：“派人去找了吗？”军士道：“李将军已经派人沿途去搜捕了。不过蒲州这么大，怕是一时难以寻获，还是请将军有个心理准备。”

权楚璧愈发焦躁起来，道：“今晚若不能找到太平公主，办成大事，等到天亮，可就瞒不住了。”

军士道：“将军手握蒲州兵权，还怕什么？”权楚璧这才释然，笑道：“不错，我手里有裴府尹和裴将军的人，还有他们的大印，可以随意调发府兵，怕什么？快去接梁山来。”

不一会儿，有军士护着一名十二三岁的少年进来，腰间佩着一柄宝刀，正是曾住在逍遥楼的梁山。

哥舒翰认出他腰间宝刀是自己的心爱佩刀，极是激动，还欲起身，不想身子被绳子捆紧在条凳上，动弹不得。

梁山问道：“叔叔，事情办好了吗？”权楚璧道：“就快好了。”

梁山扫了一眼堂中，皱眉问道：“还留着这些人做什么？为什么不都杀了？”权楚璧笑道：“他们将来都是你的臣子，留着比杀了好。”

梁山转头见到哥舒翰，径直走过来，扬手扇了他一巴掌，道：“叫你包下逍遥楼，叫你大半夜赶人出去。”

哥舒翰大怒，却因口中塞了木丸，无法回骂。梁山一连打了十余下，打得哥舒翰脸颊高高肿起，这才勉强作罢。

权楚璧道：“我来给各位介绍，这位小郎君姓李名梁山，是襄王之子，也是未来的光皇帝。”

襄王即唐中宗幼子李重茂，众人从不闻他有子嗣，不知权楚璧从哪里找了个孩子，称作襄王之子，均大吃了一惊，这才明白权楚璧的用意

他是要以举兵作乱，立李梁山为帝，再以太平公主从旁辅佐，好利用其势力，与玄宗皇帝争夺天下。

这权楚璧是名臣权怀恩^[2]之侄，也算名门之后，不知如何如此利欲熏心，竟动起了谋朝篡位的心思。

李梁山又道：“这里好闷，我要出去玩儿。”

权楚璧道：“你该困了吧，不如先去休息。”李梁山道：“我不困，我就要当皇帝了，哪里还睡得着！”

权楚璧不敢忤逆他，便命军士引他到外面庭院中去。

过了一个多时辰，李齐损引人押着杨思勳、李守德、李崇简几人进来绿莎厅。

权楚璧二话不说，摘下佩刀，用刀鞘将杨思勳劈头盖脸打了一顿，一边打，还一边痛骂道：“你这个老不死的阉奴。”足见平日受了对方不少恶气。

杨思勳浑身是血，战袍已被染红，显然是经过恶战才被擒住。他双手反绑，口中塞了破布，既难以反击，也无法破口大骂，只怒目瞪着权楚璧。

权楚璧见杨思勳仍不屈服，还欲拔刀挖出其双眼。李齐损忙上前阻止道：“算了，以后有的是机会折磨他，不必急在这一时。”

权楚璧这才勉强罢手，问道：“太平公主还没找到吗？”李齐损道：“没有。倒是在普救寺找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物。”命军士押过来一名中年男子，一身士人长袍，却是玄宗皇帝的心腹王毛仲。

权楚璧大为惊奇，示意军士取出他口中布团，问道：“王大将军何时到了蒲州？”

王毛仲脸色惨淡，虽与杨思勳同为大将军，却完全没有对方的桀骜强硬之气，只畏畏缩缩地道：“我……我今日才到。”

权楚璧立即紧张起来，追问道：“那么王大将军为何不来府署，而是去了普救寺？难道皇帝预先料到会有人营救太平公主，所以专程派你去普救寺灭口吗？”

王毛仲道：“不……不是。”再无平日半分嚣张跋扈，反倒露出奴颜婢膝的家奴本色来。

李齐损到达普救寺时，正见到王毛仲、杨思勖两方争斗，已大致知道王毛仲暗中派人劫走重囚周皓一事，忙低声告知。权楚璧这才放了心，便不再理睬王毛仲，示意将他如辛渐等人一般，绑到一张条凳上。又问道：“我们明明是去救太平公主，请她出山辅佐新帝，她为何还要逃走？”

李齐损道：“当时局面很乱，我们三方人马在外厮杀，太平公主大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逃走了。”

二人正好站在王翰面前，交谈声音甚大，权楚璧见王翰面露嘲讽之色，便上前取出他口中木丸，问道：“王舍人想说什么？”

王翰忍不住道：“你们这些人真奇怪，也不用脑子想想，当年正是太平公主将李重茂从皇帝宝座上拉了下来，你再让她辅佐这个不知是不是真襄王之子的人当皇帝，那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权楚璧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太平公主被囚禁了这么多年，早该明白这个道理。”想了想：又道，“我听说王舍人聪明无比，你认为太平公主会藏去哪里了？”

王翰道：“我今日才知道太平公主还活着，且人在蒲州，如何能知道她藏去了哪里？”

权楚璧道：“王舍人是朝廷命官，也该替蒲州民众考虑，你若不想百姓受搜查惊扰之苦，便说说你的想法。”

王翰摇头道：“我可没什么想法。”

权楚璧便命军士将刀架在辛渐颈中，笑道：“辛公是当今皇帝的妹夫，又是王舍人好友，我便拿他人头祭旗如何？”

王翰见到刀紧压在辛渐脖子上，已有血丝沁出，迫不得已，只好道：“不是说看守太平公主的女尼也不见了么，或许她挟持公主去了什么地方。”

权楚璧“啊”了一声，道：“王舍人果然是聪明人，一语便道破了玄

机。”转身走到李守德面前，掏出他口中布团，问道：“看守太平公主的女尼是谁？”

李守德道：“我可不知道。”

权楚璧道：“你看守了公主这么多年，会不知道？”拔出刀来，一刀斩在李守德右腿上。

李守德轻哼一声，眯起双眼，额头缩紧，强忍疼痛，道：“就算你将我千刀万剐，我也不知道。”

权楚璧道：“那好，我就成全你。”重新将布团塞入李守德口口，命人将他拖到堂中跪下，先斩下双臂，再砍下首级。

王翰还待阻止，却又被以木丸塞口，出声不得。李守德脑袋滚落后，身子尚且直立，过了一会儿才扑然倒地。

旁人看在眼里，无不触目惊心。王翰尤其难过，心道：“是我害死了李守德。”

权楚璧又走到王毛仲面前，问道：“王大将军可看到李守德的下场了？”

王毛仲脸色惨白，连连点头。

权楚璧这才掏出他口中布团，问道：“那女尼是谁？”王毛仲道：“我……我不知道。”见权楚璧脸现怒色，忙解释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手下禁军只负责外围，也就是普救寺的警戒，尼庵警卫由李守德负责，人也都是他的人。”

权楚璧道：“那女尼也是李守德的人？”

王毛仲看了李崇简一眼，道：“那倒不是，太平公主的贴身看护是李少尹安排的。”

权楚璧遂走到李崇简面前，挖出其口中布团，径直问道：“那女尼是谁？”

李崇简惊见李守德惨死，早吓得魂飞魄散，忙道：“是我的小妾，名叫黄鹤。”

权楚璧讶然道：“李少尹让小妾出家做了尼姑，就近监视你自己的亲生母亲？哈，这可真是天下奇闻。”又问道：“黄鹤会逃去什么地方？”

李崇简道：“自从她跟我到蒲州，便一直跟家母住在一起，从来没离开过庵堂半步，也没有别处可去。”

权楚璧道：“嗯，没有别处可去，多半是去了李少尹家里。”

李齐损道：“我们的人跟李崇简手下交过手，闭门杀了他所有侍从和婢女，那里现下是一处空宅。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那黄鹤多半已经去过那里了。”

权楚璧道：“黄鹤既不熟悉蒲州，只能慢慢打听，这大半夜的，街上又没什么人，她问不到路，多半人还未到。李将军，就烦请你再走一趟。”

李齐损道：“好，我这就亲自带人去李崇简家里。不过无论能不能找到太平公主，这件事都不能再拖延。”

权楚璧道：“有道理，我们先直接以太平公主的名义发布诏书。李将军去找人吧，我这就准备拟写诏书。”命人解开王翰绑缚，将他带到案前，告道：“劳烦王舍人以太平公主的名义草拟一份诏书，告诫天下，皇位本属中宗一系所有，当今皇帝既非嫡子，又非长子，靠谋杀皇亲夺位，根本不配登大宝之位。李梁山是中宗的唯一的嫡孙，他才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可立为光皇帝。”

王翰摇头道：“我不能写。”见权楚璧又欲以辛渐性命作威胁，坦然道：“辛渐也不想让我写。你杀了我二人吧。”

权楚璧见王翰、辛渐俱是态度坚决，一时无奈，又不愿意就此杀了二人——王翰富可敌国，辛渐是皇亲国戚，又是大风堂堂主，日后都能派上用场——便命人将李崇简带过来，道：“你来写即位诏书。你母亲将来以太后身份辅政，你便是太后之子，荣华富贵，应有尽有。”

李崇简虽然懦弱，人却不笨，知道一提笔便是灭门死罪，忙摇头道：“以前我帮助过临淄王，家母恨我入骨，差点儿杀了我，天下人尽知。将军让我以她名义拟写诏书，只会让人起疑，怀疑公主名义是假的。况且这是即位诏书，非同小可，理当出自名家之手。我才疏学浅，难当大任。”

权楚璧听了觉得有理，问道：“那你觉得谁来拟写诏书最合适？”

李崇简道：“以在座人而言，当然首推王翰王公了。他是宰相张相公门下最杰出的才子，当世名家。不过他为人傲慢自负，既是不肯从命，逼迫也是无用。”

权楚璧不悦地道：“李少尹这不是废话吗？”

李崇简忙道：“还有两个人选，王之涣和狄郊两位，权将军早就见过吧。王之涣跟王翰同族，同是出在太原王氏，文章才华，名满天下。狄郊是三晋名医，还是狄仁杰狄国老亲侄，名门之后。他二人任何一人来拟写诏书，都足以服众。”

权楚璧闻言很是心动。尤其狄仁杰有“国老”之称，在武则天执政时已极得器重，死后由女皇亲自下制赠官文昌右丞。而发动神龙革命的五王尽出自狄仁杰门下，狄仁杰由此被认为是匡复唐室的背后主谋，备受朝野爱戴。唐中宗继位后，追赠其司空。唐睿宗登基后，又追封之为梁国公，极尽恩宠。狄郊既是狄仁杰亲侄，若由他来拟写诏书，特别冠以狄国老侄子之名，必定能赢取民心，事半功倍。但之前王翰逃脱后，权楚璧曾派人追捕，查封了逍遥楼，却没有逮到王之涣、狄郊，又不知二人去了哪里。

李崇简道：“将军何须费心寻找？王之涣、狄郊是辛渐、王翰的至交好友，情若兄弟，如果知道他二人陷在府署中，必定会来营救。”

权楚璧道：“李少尹说得有理。来人，将辛公和王舍人单独囚禁，再好好布置一个陷阱。”

王翰恨极李崇简，怒目瞪视。李崇简不敢看他，只低下头去。

李齐损忽急奔进来，连声笑道：“大喜，大喜！”

权楚璧狐疑问道：“难道李将军这么快就找到太平公主了？”李齐损道：“是公主自己来了，还带来了一份见面大礼。”

却见一队军士护着一群人进来，为首的是一名灰衣老尼，虽然素面朝天，没有任何修饰，却是气度逼人，不容忽视，正是太平公主李令月。其身后还跟着王之涣、狄郊、何满子三人。王之涣、狄郊二人均是五花大绑。

王翰和辛渐正待被军士押解出门，与王之涣、狄郊面对面相遇，在同为阶下囚的困境下再度相逢，不免令人灰心丧气。

王之涣本来看起来颇为沮丧，忽见到王翰一身狱卒打扮，口中还被强行塞了木丸，又狼狈又滑稽，完全没有平日风流俊朗的模样，不由得转忧为喜，笑出声来。

权楚璧则是惊喜交加，忙上前参拜，道：“臣权楚璧参见公主。”

太平公主道：“权楚璧……你是权怀恩的侄子吗？我记得你，你的名字就叫楚璧，是取天下至宝和氏璧之意。”

权楚璧大喜过望，道：“原来公主还记得。”又指着道，“这位李齐损李将军也是名门之后，是故宰相李迥秀之子。”

太平公主大为意外，上下打量李齐损，露出极古怪的表情来，不为别的，实因她与李迥秀有仇，还将其整治得身败名裂——

李迥秀，字茂之，京兆泾阳^[3]人，出自陇西李氏武阳房^[4]，他是贞观名臣李大亮族孙，祖父和父亲均任刺史。母亲出身贫贱，在李家当婢女时得宠，生下李迥秀。李迥秀成人后中进士，又靠中英才杰出科，因雅有文才，饮酒斗余，广接宾朋，时称风流之士，在当时声望很高。最早为相州参军，后累官凤阁舍人。其宅邸在东都洛阳正平坊，与太平公主是邻居。

某日，李迥秀家仆与太平公主户奴争道，两不相让。太平公主痛恨

李迥秀不过婢女所生之子，居然敢与她争锋，决意好好报复对方。

当时武则天宠爱面首张昌宗，封张母臧氏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数。而臧氏寡居已久，寂寞难耐。太平公主便向母亲建议，让李迥秀以情夫身份侍奉臧氏。武则天欣然同意。李迥秀虽然因此而拜相，却沦为天下人的笑柄。臧氏容颜丑陋，且有口臭。李迥秀不胜其苦，终日饮酒消愁，常醉不醒。后干脆贪赃枉法自污，终被贬为外州刺史，这才摆脱了苦不堪言的情夫身份。然其声名已坠，再难复振。

权楚璧亦知晓这桩宰相奉命作女皇情夫母亲情夫的典故，见太平公主神色怪异，料想必是忆及往事、难忘昔日之怨，忙为李齐损美言道：“李将军与臣得知公主被囚禁在蒲州，日夜忧叹，终在今日起兵解救。一片忠心，苍天可鉴。”

李齐损也道：“公主，我们还有许多大事要办，这就请公主上座。”

太平公主回过神来，她其实早猜到究竟，仍然明知故问地问道：“到底是什么大事？”

权楚璧忙命人引李梁山进来，告道：“这位是襄王独子，想以公主名义立他为帝，再请公主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

太平公主倒是一点也不惊讶，只平静地问道：“他真是李重茂的儿子吗？”

那李梁山其实是权楚璧兄长之子，权楚璧也不说破，只笑道：“以公主的身份，说他是，他当然就是。”

太平公主道：“我明白了。那么你们二位想要什么？”

权楚璧道：“事成后，只求公主封我为宰相，执掌朝政。封李将军为兵部尚书，执掌兵权。”

太平公主道：“果真能成事，天下都是二位的了，宰相又算什么？”

权楚璧和李齐损听她话中之意，分明已应允己方要求，大喜过望，忙上前拜谢。

太平公主环视一圈，指着裴佖先道：“这些人为什么关在这里？”

权楚璧忙道：“臣手下只有几百心腹，其余都是以裴佖先、裴旻官印调发的府兵。我怕府兵知道真相后倒戈，所以暂时还不敢声张，只得将这些人暂时押在此处。”又指着已被拖到墙角的李守德尸首道：“李守德是皇帝的心腹鹰犬，负责看管公主，我已经杀了他，砍下了他首级，替公主出口气。”

太平公主点点头，道：“杀得好。这就拟写即位诏书吧。”一招手，命道：“带狄公子过来，由他来拟写诏书。”

权楚璧见对方被囚禁多年，仍是一眼看出狄郊是最合适的拟写诏书的人选，愈发佩服得五体投地，忙命人解开狄郊绑索，道：“狄公，有劳了。”

狄郊摇头道：“恕我不能从命。”权楚璧便叫道：“来人，先砍下王之涣首级。”

王之涣口中未塞布团，大声抗辩道：“为什么砍我？”权楚璧道：“你能说服狄郊拟写诏书，我便不杀你。”

王之涣道：“这我可办不到。”权楚璧道：“那么你就只能人头落地了。”

太平公主忙道：“权将军且慢！大事未成，何必多杀文士。”

权楚璧道：“公主，这些人全部冥顽不化，不杀一个立威，难以令他们屈服。”

他已下定决心，决意以王之涣人头来杀鸡儆猴，便示意军士动手。王之涣蓦地大叫一声，双手不知如何脱开绑缚，手中多了一柄匕首。一旁军士挥刀疾砍，却被狄郊抢过来抱住。

权楚璧吃了一惊，叫道：“快杀了王之涣！”又命道：“留下狄郊性命，他还有用。”

忽听到何满子叫道：“权将军小心！”

权楚璧闻声微微侧头，只觉后腰一痛。他是武将出身，反应敏捷，即刻转身，扶住偷袭者双肩，将其摔了出去。

李齐损抢了过来，道：“权将军，你……”权楚璧道：“我没事。”

他经何满子出声提醒，避开了要害，又因为穿了铠甲，刀入肉不深，受伤并不重。转头一望，这才发现自背后刺了自己一刀的竟是太平公主，愕然不已，问道：“公主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太平公主已被军士举刀制住，她也不回答，只冷笑不已。王翰等人也尽是震惊之色，不明所以。在场人中，只有狄郊、王之涣清楚内情

之前二人与哥舒翰分手后，即赶去东城寻找神秘院落。动身不一会儿，便听到峨嵋岭方向传来兵刃交接及厮杀声。片刻后，又有大队府兵奔行而过，似是要赶去峨嵋岭增援。二人急忙闪到暗处，才没有被发现。

王之涣道：“这下可糟了，这些府兵定然是听命于李齐损，前去剿杀杨思勖一军和王毛仲手下的。他们人数远比那两方人马要多，就算我们赶去，怕已是尸横遍野，无力回天了。”

狄郊道：“不管怎样，还是得去看看。”

二人便乘着月色继续前行。快到峨嵋岭时，迎面遇到三人——左侧两人穿着僧衣僧鞋，右侧之人则是长袍靴子。三人均戴着全檐胡帽，压得老低。最左侧那人脸上戴了个面罩，竟是金子打造，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令王之涣一下想起当年的铜面萧娘苏贞[5]来。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对方亦有留意到，极是恼怒，喝道：“看什么看，没见过人戴面罩吗？”却是个妇人的声音。

王之涣应道：“就是因为见过，所以才一度以为娘子是我那位朋友。”

金面妇人停下脚步，问道：“你是谁？”语气深怀敌意。

王之涣道：“我姓王，名之涣。”金面妇人很是不屑，道：“从来没听过。”

中间妇人却惊愕地扬起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王之涣一眼。

右侧一名男子拉了拉铜面妇人，轻声道：“我们走吧。”

声音虽低，狄郊却立时认出他来，叫道：“你不是何满子吗？”又转头叫道：“之涣……”

只见王之涣正死死瞪着那金面妇人……不，是金面妇人身边穿着僧衣的妇人，也就是中间者，犹如发现了稀奇珍宝一般。

狄郊忙随其目光看过去，也一时愣住，失声问道：“你……你是太平公主？”

何满子忙扯住僧衣妇人衣袖，抬脚欲走。王之涣“唰”地拔出兵器，挺刃拦住，道：“不准走！”

何满子斥道：“王公既已经知道这是太平公主，还敢在公主面前无礼？”

王之涣道：“我倒要问问你，你一个流落蒲州的乐人，如何会跟太平公主在一起？”

忽有一队骑兵急驰而过，王之涣忙让众人闪入巷子中。

何满子冷冷道：“看来王公也成了逃难之人。”王之涣也不理睬他的冷嘲热讽，道：“走，我们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狄郊听到东面动静不小，极为忧心，道：“我们不去峨嵋岭了吗？”

王之涣道：“还去个屁啊！他们要的是太平公主，目下她人就在这里，我们只要拿住她，便有制衡奸人的法宝。”又道：“我知道你担心，可峨嵋岭那边早乱成一锅粥了，不然太平公主如何能从严防中逃脱？到了目下局面，就算我们赶去了，也做不了什么。”

狄郊见事已至此，也只能作罢。

王之涣遂上前扯住太平公主衣袖，将她拉离金面妇人和何满子，道：“公主殿下，你我算是老朋友了，当年咱们还联手斗过酷吏来俊臣，请恕我一时无礼。”

太平公主道：“二位郎君，好久不见了。王翰王公子还好吗？”王之涣道：“果然公主心里只有王翰。他一点儿也不好。”

太平公主奇道：“王公子怎么了？”王之涣道：“还不知道具体情形如何，不过王翰多半被反贼扣押在府署了。”

太平公主只大略知道大宦官杨思勳带了人来，与驻守在普救寺的左卫禁军争斗，负责尼庵警戒的李守德一军也卷入其中，后来又有府兵到来，还以为河中府尹裴佑先派来弹压的，浑然不知道出了蒲州城中出了重大变故，皱眉问道：“什么反贼？”

何满子也问道：“到底是什么反贼？是刚才经过的那些府兵吗？”王之涣便大致说了经过。

太平公主道：“王公子说反贼头目是李齐损和权楚璧，权楚璧我倒是知道，李齐损从来没听过。”

王之涣道：“事情尚未明了，这只是我们的猜测。”见街上又有骑兵驰过，忙道：“公主，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走吧。老狄，你看着后面那两个人，别让他们跑了。”

金面妇人忽然插口道：“你手里不是握着太平公主吗？我们都是跟着她的，所以不必看管，我们也会主动跟二位走的。”

王之涣道：“那就好。公主，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是个人人争抢的香饽饽。”

太平公主应道：“这么多年过去，王公子性情还是那么童真有趣。”

一行人遂往逍遥楼后巷而来。店家蒋大为方便起见，将后巷斜对面的两处民居买了下来，作为备用仓库。王之涣曾听蒋大提过一次，还庆幸当日为公孙大娘洗劫逍遥楼的民众不知两处民居藏满了桑落酒，料想

官府虽然查封了逍遥楼，甚至极可能还在楼里留下伏兵，但却不一定知道民居一事。

摸索着寻到一处民居，门上挂了铜锁。狄郊从怀中掏出一根钢针，上前别了几下，将锁打开。众人打火进去，点亮灯火，才发现这民居虽然不小，却没有多少可以立足的地方，四下堆着麻袋、酒坛。

王之涣从墙角拖出一个粗木方凳，用衣袖蹭了几下，道：“公主请坐。”又道：“这里只有这一个凳子，其他人只好站着，或是坐地上了。”

唐风习惯席地而坐，然众人还是宁可站着，也不愿意坐在地上。

王之涣道：“公主，事情紧急，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你，还望你如实回答。”

太平公主取下胡帽，露出光头，也道：“我也有个问题想问王公子，为何你认出我时，虽然惊诧，却不是那么惊诧呢？”

这话听起来有些矛盾，王之涣却立即会意过来，道：“因为之前有人曾向我暗示过公主还活着。”

太平公主问道：“是谁？”王之涣道：“一个名叫梅雪的女子。”

金面妇人登时大怒道：“是那名被人从大狱劫走的女犯吗？她明明答应过我，半句不提庵堂之事的。”

王之涣忙道：“梅雪没说跟院落有关的任何事，只是因为她曾在院落外见过公主的儿子李崇简李少尹，而之前又发生了许多怪事，我们自己猜到的。”

金面妇人道：“你能自己猜到？笑话！那女人违背誓言，必不得好死。”

王之涣闻言很是不悦，道：“法师……不，我还是叫你娘子吧，你穿着出家人的衣裳，却没有半分出家人的心胸。娘子既然不信我能猜到，那好，让我来猜猜你的身份。嗯，你应该是被刻意安排在太平公主身边，好贴身监视她的一言一行。但你自身却是眷念红尘，不大愿意出家

为尼，兼之到了太平公主身边后，你自己也失去了行动自由，与囚徒无异，因而这些年来你的怨气、戾气日益加深。”

金面妇人倒也不否认，只冷笑道：“这可不算什么本事，这些谁都能猜得差不多。”

王之涣道：“嗯，不错，稍微机灵一点的人都能猜到这些。下面我该猜你的身份了。皇帝大概出于母子人道考虑，安排了李崇简李少尹在蒲州做官，方便就近探望太平公主。我猜李少尹应该是唯一能够进出尼庵的男子，娘子既须时时向他报告太平公主言行，还不必忌讳对方的男子身份，那么你必然是李少尹亲近信任的人，应该比侍女更亲密，多半是小妾之类。”

金面妇人“咦”了一声，瞪大了眼睛，明显露出了惊异之色。如此，便表明王之涣所猜分毫不差了。

王之涣道：“除此之外，你还跟驸马裴巽有不解深仇……嗯，这可有些令人费解……”

狄郊忽抬起手来，摸了一下鼻子和耳朵。王之涣“啊”了一声，道：“我知道了，你就是当年被宜城公主割掉耳鼻和……”实在说不出“阴皮”二字，便改口道：“割掉那个的那名妇人。”

金面妇人一时愣住，隔了好半晌，才不得不叹道：“王公果然是个厉害人物！不错，我就是那名被宜城公主荼毒的妇人，我戴着这样一个面具，实是情非得已。”

原来金面妇人姓黄名鹤，正是当晚及时出现、救了周皓和梅雪的神秘人物，也是那处为便衣禁军重重包围的尼庵名义上的住持。她年轻时美艳出众，原是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宠妾。而薛崇简与驸马裴巽交好。裴巽初娶唐中宗之女宜城公主，宜城公主生性风流嫉妒，自己包养了许多情夫，还不准丈夫纳妾。裴巽为此苦恼万状，薛崇简对好友处境十分同情。

某日薛家宴会，黄鹤正好为裴巽侍酒，裴巽转头看到其明媚姿容，目光便一直留在她身上。薛崇简看在眼里，便大度将黄鹤将送给了裴

巽。裴巽不敢带黄鹤回家，偷偷安置在外室。不想宜城公主知道后，派人抓了黄鹤，当着裴巽的面，将其耳朵、鼻子割掉。黄鹤失去耳鼻后，丑陋不堪，形同恶魔。宜城公主还不罢休，又命人剥光黄鹤衣衫，撑开双腿，割下阴皮，贴在裴巽脸上。裴巽连屁都不敢放一下。黄鹤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随即被丢到城外。

宜城公主大闹之时，薛崇简已然收到风声，虽不敢干涉，还是念着旧情，派人偷偷将黄鹤救了回来。见其面容已毁，看着便令人生厌，便命人打了半张金质面罩，遮住脸面。黄鹤自此不出大门半步，只在家中吃斋念佛，全心侍奉旧主。

几度沧桑、几度风云后，太平公主与玄宗皇帝争权失败，表面被赐死家中，实则因为睿宗皇帝出面苦苦求情，被玄宗皇帝秘密送来蒲州安置。公主被强行要求剃度出家，安置在普救寺后新建的尼庵中。

而之所以选择普救寺作为秘密关押地点，也是因为这座寺庙由武则天钦建，期待佛祖普救众生、亦能淡化太平公主的争权夺位之心。

住持则由与太平公主同日出家的黄鹤担任。另外还有两名女尼，均是黄鹤侍女。三人负责贴身监视太平公主，照顾其起居饮食。

尼庵即是由普救寺后苑梨花院改建而成——筑于峨嵋岭高岗上，西面临壑，西墙外即是高达数丈的坎壁。尼庵坐西朝东，四四方方，西面三楹正屋，南、北两排厢房，中有庭院。东面本与普救寺后苑相通，亦被围以高墙。庵堂中所有房间均无外窗，窗子只开向院内。仅在南墙上开有一扇小门，通往隔壁院落。这处院落亦跟尼庵一样，完全封闭，与外间不相通，只在东墙上设有一道暗门，极为隐秘。

院落中住着以李守德为首的五十名心腹禁军卫士，不分昼夜地监控着隔壁庵堂。除此之外，还有王毛仲选派的二百名禁军卫士以各种形式栖身在普救寺中，有出家为僧的，有装作香客长住寺中的，还有充作厨子，园丁、杂役的，不一而足。内外禁军卫士互不相通，李守德无权统辖院外禁军，普救寺军士亦不能指挥院内同行——这其实是玄宗皇帝玩弄的一种权术，令两方互相制约，互相监视，好确保太平公主毫无逃走的机会。

驻防在普救寺中的禁军，均身着便衣，且对言行有严格规定：李守德等人不能随意离开院落，外面禁军亦不能轻易接近院落；内外禁军均不能谈及有关尼庵的任何话题，除非有紧急情况，亦不能踏入尼庵一步，否则立斩无赦。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进出院落和尼庵，即太平公主唯一存世之子薛崇简——玄宗皇帝特意赐薛崇简姓李，令其在蒲州为佐官，就近侍奉母亲。

李崇简早年最得太平公主宠爱，后因与母亲政敌太子李隆基太过亲近，被太平公主一再斥骂，甚至遭到鞭笞痛打，母子由此失和，几不能相容。李隆基登基后，李崇简非但坚决地站在好友一方，还将母亲的一举一动透露给了新皇帝，由此令李隆基下定了铲除太平公主的决心。

然李隆基掌握大局后，亦不能容忍李崇简背叛亲母的事实，将其驱逐出京，安置在蒲州为官。世人不知道太平公主被秘密囚禁在蒲州，只以为是河东是薛氏故乡，李隆基顾念旧情，才会有如此安排。

事实上，对李崇简而言，这不算是什么恩惠，而是一种变相的惩罚。他与母亲关系本已僵冷，又以看管者的身份再度出现，处于极度尴尬的境地。然除了他本人之外，太平公主其余子嗣均被处死，再无旁人资格侍奉公主，也只能勉为其难。

比李崇简更不情愿走入尼庵的是其侍妾黄鹤。李崇简需要安置几名心腹陪同母亲出家，因黄鹤之前便在家中吃斋念佛，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然在豪门深宅中礼佛，与正式出家为尼大有分别——前者不过是以佛事来打发时间，但依然过着奴婢环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贵族生活；后者则是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前提下——黄鹤表面是看管太平公主的狱卒，其实也与囚徒无异，不能步出尼庵半步——真真正正地削发出家，从此布衣淡饭。虽然她毁容后亦是躲在深宅中，不再见外人，但那只是她个人的选择，与被迫困在尼庵的感觉完全不同。这十余年来，除了日日面对的两名侍女和太平公主外，她所见过的外人只有李崇简一人而已。

对黄鹤而言，有那样一段锥心刻骨的惨痛经历，早已心如死灰，虽不情愿陪伴那位传说中跟其母武则天一样强势可怕的太平公主，然连李崇简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她又能为什么呢？以为自此晨钟暮鼓、青

灯黄卷，了此残生。可最近意外听到的一个消息，令她的心思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久前，李崇简按照惯例到尼庵为母亲太平公主讲述朝廷之事，提及玄宗皇帝废除了结发妻子王氏皇后位，由此提及王皇后兄长、玄宗妹夫王守一亦被赐死，王守一妻子薛国公主则改嫁给了驸马裴巽。自第一任妻子宜城公主死后，裴巽一直未再娶妻，想不到好运临头，玄宗皇帝居然相中了他，将新寡的妹妹嫁给了他。

黄鹤从旁听到后，心中登时大起涟漪。当年那件事，她固然衔恨宜城公主，可更恨事到临头一言不发、眼看着自己受辱的裴巽。不过恶人自有恶人磨，裴巽自有宜城公主那等泼辣货色去对付他。不想宜城公主早死，裴巽更是否极泰来，又娶了薛国公主做妻子，成为大唐双料驸马。戾气与仇恨遂被李崇简带来的这一婚讯激发起来，日益强烈，可是恨归恨，黄鹤自己亦是被困在尼庵之中的囚犯，根本无力寻仇。

不过黄鹤尚有另一件秘密武器——她知道这些年来，太平公主凭一己之力掘了一条地道，地道入口即在其内室卧榻下。庵堂不过半径之地，要想瞒天过海地去做一件耗时费力的事，实在很难。黄鹤其实早就发现了端倪，但却没有点破，佯作不知。早先她只是个地位卑微的侍妾，跟太平公主连话都说不上一句。进了庵堂，依然是如此情形，太平公主从无只言片语不说，甚至从未正眼看过她。在这位父母均是皇帝的天下最尊贵的公主眼中，她仿佛是个不存在的人。

在此情形下，黄鹤对太平公主谈不上有任何感情，但却没有揭破地道一事。或许她多少有些同情这位被关在笼子里的公主，又或许她自己心底里也想逃出这个牢笼，而一旦公主逃离，她的困境也就自然而解。

但地道虽然掘通，太平公主却并没有逃走。黄鹤很是意外，后来她渐渐明白，也许太平公主挖掘地道不是为了逃跑，只是要用其来打发消磨漫长而无聊的时间，一如她毁容后吃斋念佛一样——并不是真的信仰什么，只是想有个寄托。况且太平公主已是五旬老姬，就算逃出去又能怎样呢？外面依然是别人的江山，再如何兴风作浪，亦难改变既成事实，反倒不如这处内外不通的尼庵静好安稳。

得知裴巽另娶薛国公主后，黄鹤怒气冲天，一度也想借地道逃出去亲自报仇，可转念想到太平公主都选择了留在这里，自己勉强逃出，又能有何作为？遂颓然放弃了念想，只在无穷无尽的怨念中艰难度日。

不想冥冥中自有天意，事情竟再度出现了转机。那夜李崇简莫名其妙地赶到尼庵察看，见庵中平静无事，又匆匆离去，已令人起疑。李崇简离开后，黄鹤一直未睡，听到动静后出来察看，意外发现了翻越高墙逃进尼庵的周皓和梅雪。出于某种直觉与本能，她没有呼叫，反而不假思索地将二人引入了自己房中。

之后问明情由，得知二人是因意外被困于此，黄鹤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佛祖赐予的良机，遂决意借二人之手报仇。她承诺助二人逃出此地，但条件是要替她杀了驸马裴巽。

当时李守德已引入进来尼庵搜查，周皓和梅雪等于陷入绝境，不想意外遇到一线生机，权衡利弊之下，当即同意。黄鹤遂将二人藏在自己房中。

按照规定，除非有特殊情况，李守德等人不能进入尼庵，因担心盗贼翻墙逃入了尼庵中，才不得已进来。他见尼庵中没有异样，一如往日般死气沉沉，便迅即引入退了出去，未进房搜查。周皓、梅雪由此躲过一劫。

当时天光蒙蒙发亮，梅雪见李守德等人已退出尼庵，便急欲离开。黄鹤实话告知道：“此处尼庵守卫森严，堪比铜墙铁壁，只能通过一条地道逃离这里。但地道入口在另一处房间，须得等那人去了佛堂念经打坐，得空进去。”

梅雪问道：“那人何时会去佛堂念经打坐？”黄鹤道：“一般都是在正午过后。”

周皓问道：“地道出口是什么地方？”黄鹤道：“应该是坎壁，不过具体情形我也不清楚。坎壁不远处即是民居，不时有行人经过。因而你们要想逃脱，只能在午饭后寻机进入地道，在里面待上两三个时辰，到晚上天黑后再出去。”

又警告二人不能说出一切与尼庵有关的事宜，逼迫二人立下重誓，这才寻了些衣服，给二人换上。

不久，普救寺召集僧人早课的晨钟响起。周皓、梅雪均不熟悉蒲州状况，听到钟声，只以为是尼庵所敲，丝毫没有联想到僧寺上。后来周皓来到逍遥楼，讲述逃脱经过，王之涣一度猜到他被关押的地方可能是普救寺，随口问了出来。周皓摇头否定。他心中只以为是尼庵，诧异王之涣居然能想到僧寺庙。其实王之涣所猜完全正确，只不过周皓自己也不知道他被带去的地方是普救寺而已。

而王之涣和狄郊因为其他线索一度寻到峨嵋岭，并在普救寺遇到左武卫武官刘某，其实不是刘某在跟踪二人，而是他是奉命看守太平公主，本来就住在寺中。他看到王之涣和狄郊寻来普救寺后，大吃一惊，以为劫狱前事已然败露，但又见二人只身前来，不见官差，便猜二人只是有所怀疑而已，欲寻机杀二人灭口。不料关键时刻，狄郊觉察到他行踪。王之涣以为是左武卫长官王毛仲派人跟踪寻隙，又是劈头盖脸一番怒斥，刘某这才知道对方以为自己在监视跟踪，又见王之涣已知在逍遥楼外跟杨思勳手下打架的是左武卫军士，担心杨思勳也已经知道，杀了王、狄二人，仍然会留下线索追踪到左武卫身上，遂勉强作罢，转身离去。王之涣和狄郊其实是捡了一条命。二人当时浑然不觉危险，后来得知内幕，回想起来，当真惊出一身冷汗。

再说尼庵之情形。黄鹤指引周皓、梅雪逃走后，心中陡然多了一份期待，盼望早日听到裴巽的死讯。然好消息尚没有到来，更大的变故紧随而至——

今晚庵外忽起变故，先是有喧哗争吵声，即使李守德出去也未能制止，这可是从所未有之事。不久事件进一步升级，吵闹双方动起了手，旋即演变为厮杀械斗。李守德慌忙进来告知事情已然失控，他须得引军出去抵挡叛军。并交给黄鹤及侍女一人一柄匕首，令三人紧守在太平公主身边，一旦叛军冲进来劫夺太平公主，便抢先将公主刺死，以绝后患。又称这是皇帝密旨，绝不能让太平公主活着离开尼庵。

黄鹤这才明白外面不只是吵架争斗那么简单，而是有人要来用武力劫夺太平公主。她接了匕首，倒没有半分惧怕之意，她对人世深怀不满

和恶意，乐得看到各种乱相，只是心中很有些怨恨——太平公主非但身份尊贵，还是她的公婆，以下犯上，杀死主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皇帝都不敢杀死太平公主，只将她秘密囚禁，而这一项弑杀公主的罪名竟然要落在她头上。

李守德离开后不久，当真有人闯了进来，却不是全副武装的叛军，而是一名三十来岁的瘦削男子。他先惊讶地打量着黄鹤脸上的面具，一时说不出话来，直到对方喝问，他才自称名叫何满子，是来营救太平公主的。

太平公主闻言一言不发。黄鹤遂冷笑道：“你既非官员，又无兵马，凭什么救公主出去？”何满子道：“臣是当今太子的舅舅，就凭这个身份。”

原来何满子即是玄宗丽妃赵曼堂兄赵盈盈。二人自小一道长大，青梅竹马，相亲相爱，却因同族同姓不能在一起。后来赵曼因机缘成为玄宗妃子，极得宠爱，所生之子李瑛更被立为皇太子。然武惠妃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她非但独霸了玄宗床第，还有着极大的野心和欲望——除了想当皇后外，还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王皇后试图与之对抗，赵丽妃也感觉到深重的危机。

正好武惠妃宫中有宫人发疯，说出了当年曲江沉船案跟武惠妃和武灵觉有关，王皇后和赵丽妃均闻风而动——王皇后派出兄长王守一去寻找武灵觉。赵丽妃则听从赵盈盈建议，有意将李蒙死得可疑一事透露给了王翰。

后来王翰等人推测武惠妃极可能卷入曲江沉船案后，出于种种考虑，并未上报官府，而是告知了赵丽妃。赵盈盈建议赵丽妃有意无意地透露给王皇后，王后后果然如获至宝，立即去向皇帝丈夫告发，结果却不为玄宗采信，直接导致了她自己被废、兄长被杀的结局。

幸亏王皇后被废时始终未牵连出赵丽妃，然赵丽妃危机感日益强烈，料想爱子的太子位必然是武惠妃下一个目标，然除了惶惶不可终日、以泪洗面之外，实无对策。

赵盈盈为之气愤不已，只是连王皇后兄妹都败在了武惠妃手下，并因之丢了性命，他又有何能力与武惠妃对抗？但他作为旁观者，看得比赵曼等人更为精准——认为过错全在喜新厌旧、好色专横的玄宗皇帝身上，武惠妃只不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要想保住李瑛太子位，只有借助外力废掉玄宗，或是迫其退位为太上皇，再接扶李瑛即位。

然玄宗已是天下之主，又有谁能与他抗衡？本来还有李守礼、李宪比玄宗更有资格继承大统，但这二人并没有要当皇帝的野心，即便做了皇帝，也会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因而必须得找到一个人，他自己没有当皇帝的资格，却有实力并愿意辅佐太子即位。可即便绞尽脑汁，也难以在世上寻到一个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

正当赵盈盈失望之时，忽听赵曼无意中提及太平公主其实并没有被赐自尽，而是被秘密囚禁在蒲州。他登时心念一动——太平公主不是正符合这三个条件吗？她是女流之辈，没有做皇帝的资格；又是有史以来地位最为尊贵的公主，虽被关押多年，应该自有一股势力；昔日她争权失败，诸子、亲眷、好友尽为玄宗所杀，有难解深仇，应该能够接受以太子李瑛替代玄宗的计划。

经过一番思虑后，赵盈盈决定选择太平公主为辅佐太子的对象。他本有意先寻太平旧属，然太平党羽已尽为玄宗铲除，余下势力也都投靠了新主，他感觉冒昧寻找同盟太过涉险，遂打算先前往蒲州，设法营救出太平公主再说。如此这般，他化名为何满子，以平民之身、一己之力，开始实行惊天计划。

到达蒲州后，何满子费尽了心机，也未打听到有关太平公主的任何消息。他也料到玄宗皇帝安排李崇简在蒲州为官，是为了方便儿子就近探望母亲，曾几日几夜连续监视李崇简行踪，亦一无所获。然他甚有毅力，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始终不肯放弃。

那晚，何满子因歌艺出众被引入河中府署，意外遇到一场劫狱。当府尹裴佑先命李崇简快去察看时，他站得不远，听得一清二楚，料想李崇简必是要赶去关押太平公主处，遂一路跟踪。

不想另外还有两人也在暗中监视李崇简，何满子为避开对方，竟没

有跟上。正在路口揣度李崇简可能的去向时，又被巡城军士捉了，押到府署大狱。多亏天亮后有官吏认出他是哥舒翰请来的歌者，这才放他离开。

何满子悻悻回来逍遥楼。又因公孙大娘住进酒楼而遭遇了围堵事件，他感到逍遥楼已成是非之地。尤其东主王翰认得他，万一王翰忽然来到蒲州，他的真实身份便有暴露的危险，于是谎称要返回家乡，离开了逍遥楼。不想刚出酒楼，即被杨思勖手下拦住，称杨大将军有意延请他为贵宾。

何满子料想杨思勖因为丢失重囚，怕朝廷责难，预备投皇帝所好，将他献给玄宗。他本极端反感这种凡技艺出众之人、皇家便要据为己有的做法，转念想到杨思勖既是皇帝心腹，或许会知道太平公主关押之处，遂假意从命，来到河东驿馆拜见杨思勖，同意跟随对方返回京师拜见玄宗。他虽有心探问太平公主下落，却忌惮杨思勖厉害，不敢随意试探，只暗中静待时机。

正好今日杨思勖从王之涣口中意外得知劫走周皓的竟是王毛仲手下，勃然大怒，立即回到驿馆点了兵马，要赶去找算账。何满子猜想所谓的“王毛仲手下”，必是看管太平公主的禁军，大喜过望，连忙跟了上去。

到达普救寺后，杨思勖以强硬姿态向王毛仲手下索要周皓。左武卫武官非但死不承认，还搬出皇帝诏令，称不奉诏令即擅闯禁地，杨思勖明知故犯，犯了死罪。杨思勖愈发认定周皓人就藏在普救寺中，坚持要搜索全寺。

关键时刻，王毛仲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称寺里没有杨思勖要找的人，又警告对方须得立即离开。

杨思勖见王毛仲人到了蒲州，却不知会地方长官，愈发肯定其人是劫狱主谋，一时怒火冲天，哪里肯轻易离去？

双方对峙之时，人丛中忽然飞出一支羽箭，射倒了一名左武卫军士。两面登时骚动，各拔兵刃，斗了起来，局面遂一发不可收拾。

片刻后，李齐损率人挟持李崇简赶到，三方开始混战。不久又有府兵加入，李齐损一方声势大振，立即占了上风。他自李崇简口中逼问出关押太平公主所在，便自引一队军士朝后园而来。

尼庵中的李守德早被惊动，料想来犯者必是叛贼，不得不率兵出去抵挡。一直躲在暗处窥探的何满子便在暗门关上的一刹那闪身进了尼庵，如愿以偿寻到了太平公主。他报出自己是太子李瑛舅舅的身份后，一直沉默的太平公主抬起眼来，问道：“你既是三郎的内亲，来找我做什么？”

何满子忙道：“当今皇帝倒行逆施，不顾亲情，不但贬斥了亲兄弟亲手足，还废掉了原配结发妻子王氏皇后位，目下又预备废掉太子，改立武惠妃所生之子为储君。公主该知道，武惠妃是则天皇后的侄孙女，不仅血缘至亲，且如天后一般野心勃勃，昔日一幕武周覆唐一幕又将再度上演。当年公主与五王以神龙革命匡复唐室之功，将要付诸流水。臣不忍见到大唐江山再度沉沦，特意冒险赶来蒲州，想请公主出山，拯救大唐于水火。”

这一番开场白似乎打动了太平公主，她冷漠惨淡的面色起了微妙的变化，有些阴晴不定起来。

何满子听到外面厮杀声渐近，忙道：“公主，外面乱成一团，不如趁这个机会先逃出去再说。”

太平公主沉默了一会儿，转头问道：“你怎么说？”虽未指名道姓，却是明显在征询黄鹤的意见。

这是太平公主第一次跟黄鹤说话。她愣了愣，居然答道：“我……我全听公主的。”

太平公主使命两名侍女退出，指着卧榻问道：“你早知道了，是不是？”黄鹤道：“是。”

太平公主也不问她为什么不告发地道一事，只道：“那好，我们从地道出去。”言下之意，完全将黄鹤当成了自己人。

黄鹤心绪颇为复杂。她自然知道此时她应该杀了太平公主，可那一刀下去，她自己的人生也就彻底完了——事后皇帝必会下令将她处死，既是出于道德伦理考虑，也好将这一段幽禁往事彻底尘封起来。或许她跟随在太平公主身边，尚能有一线生机。稍一权衡，即点了点头，先回房从旧衣物中取了三顶全檐胡帽，自己戴了一顶，又将余下两顶分递给太平公主和何满子，当先钻入卧榻下，拖开遮住洞口的箱子，溜了下去。

三人逃出尼庵后，便由何满子引路，离开了峨嵋岭。其实他也不知该往哪里去，他尚不知道蒲州城中已发生兵变，预备先寻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还未想出具体落脚之处，便在途中遇到了狄郊和王之涣，且被二人识破了身份。

黄鹤被王之涣一语道破身份后，惊讶异常。太平公主早年与狄郊、王之涣等人相识，知道二人能耐，倒也不意外。一旁何满子却是耸然动容，心中大起警戒之心。

王之涣见黄鹤已服己能，便不再理会，虽疑忌黄鹤、何满子二人动机，却因事情紧急，一时来不及盘问，先告道：“恕我直言，目下蒲州起了变故，李齐损和权楚璧叛变，针对的必然是公主。公主，你坦白告诉我，那些反贼是受你指使吗？”

太平公主摇摇头道：“我困在尼庵十余年，从与外间不相通，如何能指使旁人？”又朝黄鹤一努嘴：“王公子若是不信的话，尽可以问她。”

王之涣道：“那么公主对这次叛乱是什么态度？”

屋内几人目光都落在太平公主的脸上，无论她回答是什么，旁人都会意外。她回答支持叛乱，当是真心实意。她回答反对，自是虚情假意。因为在旁人看来，她一生尊贵无比，自生下来便处于权力的旋涡中，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为匡复大唐不惜暗中与亲生母亲对抗，支持策划了神龙革命，却反而在成就功业之后被侄子困在尼庵十余年。如此遭遇，别说是太平公主，任谁经历过，心中都必然充满了报复的渴望。

太平公主一时有些茫然起来。她自然知道反贼是想借助她的名头另立新皇帝，与玄宗对抗，正如何满子之意图一般。对她而言，这无异于一次改变命运的重大机遇。然而这么多年过去，光阴将年轮清清楚楚地刻写在她的脸上，她不仅皱纹多了，衰老得厉害，心态也变得沧桑起来。她当然有一点希冀能再度回到权力的巅峰，只是一想到中间还要经历无数的阴谋与争斗，她便感觉到刻骨铭心的疲累。

忽听到外面巷子中有人呼喝叫喊，王之涣忙出去查看，片刻后回来告道：“不好，两边巷口都被府兵封死了。”

料想李齐损为首的叛贼已然控制了普救寺局面，却意外发现太平公主失踪，遂一路追踪过来，预备挨家挨户搜查。

黄鹤惊问道：“他们如何会这么快寻来这里？”王之涣道：“这一带是蒲州腹心之地，又或者他们发现了蛛丝马迹。”

太平公主皱眉道：“调发府兵需要军政两位长官印信，难道裴叟先也介入其中了吗？”

狄郊道：“应该是叛贼控制了府署，软禁了裴府尹及裴旻将军，以二人印信私下调发的府兵。”

巷口旋即有大力拍门声传来，伴随着喊叫声、小孩子的哭声、狗吠声等各种杂音，显是军士开始搜人了。黄鹤神色陡变，从怀中取出匕首，握在手中，神情闪烁不定。

太平公主道：“适才狄公子说过，真正跟随李齐损等人谋变的只是少数禁军，蒲州府兵只是被蒙在鼓里，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假命令。何不直接出去告知真相，也许事情会有所转机。”

王之涣极意外她的立场，愣了一愣，又与狄郊交换了一下眼色，才答道：“府兵早已受令封查了逍遥楼，我和老狄多半也被扣了罪名，名字在逮捕单子上，他们早已先入为主，如何会相信我的话？况且叛贼意在得到公主，府兵并不知情，引他们搜查的必是李齐损亲信，我只要一出声，多半就被杀了灭口了。”

太平公主想了想，起身道：“那么就由我去。只要我出去表明身份，便足以令府兵相信李齐损在图谋作乱。”

王之涣大吃一惊，忙挺身拦住，劝道：“公主不能出去。不是我不信任公主，而是天下人都认为你已经死了，那些府兵也不认得你，空口无凭，如何会相信你是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傲然道：“我亲生父母均是皇帝，旷古未有。我是真正的公主，不需要凭证。”

她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说了这句话，却有着不容置疑的气势，王之涣也算是见多识广之人，居然一下子便被震撼住了。他尚不及表态，何满子忽插口道：“不行！”

王之涣道：“什么不行？”何满子不答，只望了望王之涣，又转头去看太平公主，恳切地道：“既是府兵并不知情，公主若是贸然表明身份，也极可能当场被杀。公主是万金之躯，不能轻易涉险。不过臣另有法子脱困。”凑上前几步，低声说了一番话。

太平公主颇为踌躇，转头看了黄鹤一眼，似有所犹豫，但最终仍然点了点头。

王之涣疑心大起，这才想起来盘问何满子来历，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

黄鹤插口道：“看来王公还不知道，这位是太子李瑛的舅舅，想要利用公主势力，废黜当今皇帝，扶持太子登基。”

王之涣“啊”了一声，道：“原来你就是赵盈盈。”

何满子亦相当惊讶，道：“王公居然知道我的真名？”王之涣忙道：“你可千万别做傻事。赵丽妃很担心你，还特意托了王翰来蒲州找你。”

何满子摇头道：“我要做的事，谁也阻止不了。”忽从黄鹤手中抢过匕首，挺出白刃，一刀刺在其胸腹，随即转身开门，奔了出去，一边叫

道：“喂，你们要找的人在这里！”

事出意外，王之涣等人竟来不及阻止。狄郊抢上前扶住黄鹤，将她平放在地。她虽尚未断气，却已说不出话来，那一刀刺中了要害，深及肺腑，她不甘心地抽搐了几下，便歪头死去。

王之涣大惊问道：“公主一点也不惊讶，是不是早知道何满子会暴起杀人？”

太平公主道：“王公子该知道，黄鹤奉有密令，在情况危急时，随时可杀了我。这是她身怀匕首的原因。”

王之涣道：“那么公主你……”太平公主道：“何满子要我先投叛贼，等取得权势后，再扶太子为帝，如此，江山还是姓李。我适才已假意同意他的计划，不过并不会如他所愿。稍后等见到叛贼主谋时，我会趁其不备杀了他，如此群龙无首，叛乱自解。”见王之涣眼睛瞪得老大，不悦地道：“怎么，王公子不信任我？”

王之涣叹道：“到目下这种地步，公主已然占据上风，我怎么会不信任公主呢？”太平公主道：“那就好。”

王之涣道：“我只是想不到公主会主动站在我们一方。”太平公主道：“我不是站在谁的一方，我只是站在大唐一方。”

王之涣道：“可是公主跟当今圣上……”想到姑侄二人骨肉至亲，却最终因争权而拼得你死我活，可谓人间悲剧，一时寻不到合适的言辞。

太平公主道：“我以前不喜欢三郎，是觉得他表里不一、专断偏狭……”

还有一点未曾说出口，当年她千方百计要扳倒侄子，根本原因是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后，道士车三[6]曾为他相面，称其骨格过盛，面相寡薄，不但自己命运不好，还主克，将给大唐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太平公主极看重车三，由此认为李隆基不适合做皇帝，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侄子为敌。她心系大唐未来命运，一番苦心，却被世人打上了争权的烙印。

思及往事，不由得心潮起伏。太平公主勉强平复思绪，幽幽道：“而今十余年过去，我虽未亲眼见到外面的世界，却也知道三郎有足够的能耐做个好皇帝。对大唐而言，这就够了，我还奢求什么呢？”

王之涣万分感慨，叹道：“公主有此胸襟气度，是大唐之福，不愧是太平公主。”

狄郊从靴子中取出自己的防身短刀，默默递了过来。太平公主刚收入怀中，何满子便引着军士冲了进来。

为首的果然是权楚璧心腹手下，名叫元令琪。他是知情者，一见太平公主，便过来参拜，又下令绑起狄郊和王之涣。一行人遂往府署而来。

正巧在大门前撞见叛军首领李齐损。李齐损不知何满子身份，也不知其另有私心，大喜过望，许以重赏，又引着众人进去见权楚璧，这才有后来之事。

太平公主亦如先前承诺，了解到事情究竟后，欲出其不意地刺死首脑人物权楚璧。不想一旁何满子曾留意到太平公主与王之涣互打眼色，起了疑心，注意力一直在公主身上，见她有所异动，立即出声提醒。

权楚璧有所警觉，只受了轻伤，然其心理上却受到不小的打击，却又不能就此杀了太平公主。正恼怒时，忽听到王之涣叫道：“都退开，退开！不然我杀了你们的伪皇帝！”

原来狄郊阻止军士后，王之涣趁机拉过了李梁山，将匕首架在了其颈中。军士虽制伏了狄郊，却投鼠忌器，不敢上前拿王之涣。

权楚璧冷笑道：“你就一个人质，我却有这么多人质。快放了梁山，不然我将你好友一个个杀死在你面前。”

王之涣道：“那我们就来个鱼死网破，我杀了这小孩子，你们也就没有可以扶立的皇子了。”

李齐损道：“这个人不过是临时找来冒充皇子的，你杀了他，我们再

找一个年纪相仿的少年即可。”

权楚璧闻言很是恼怒，忙过去低声质问道：“李将军怎么能这么说？”李齐损道：“只有这么说，才能令王之涣不在意梁山性命。”

权楚璧道：“你这样会害死梁山的。”李齐损道：“决计不会，梁山是王之涣唯一的筹码，他绝不敢动他分毫。”

权楚璧遂命道：“带狄郊过来，先斩下他首级。让所有人看看，就算是狄国老的侄子，我也一样可以杀。”

狄郊被推到堂中跪下，军士将长刀架在肩上，却并不动手。王之涣知道权楚璧是在威逼自己用李梁山交换狄郊性命，可他一旦松手，便等于全盘皆输，再无回旋余地。

狄郊道：“不必以我为念。”权楚璧见他倔强不屈，便道：“动手。”

王之涣眼见军士高高扬起了刀，心中大急，正待叫“住手”时，忽听到一个清脆女音道：“援兵到了！”

只见一条人影自大门飘进，运剑如风，当道者纷纷倒地。

王之涣欢呼一声，道：“公孙大娘，你来得正好！”忽想起辛渐等人束缚未解，忙趁军士松懈，拖着李梁山挪了过去。不待他动手，李十娘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信手一挥，便将辛渐、王翰束缚割断。

王翰忙掏出口中木丸，道：“多谢。”又问道：“你是公孙大娘的弟子吗？”李十娘道：“嗯。”

原来公孙大娘带着周皓与袁华、梅雪一道离开逍遥楼后，梅雪还欲再度借李崇简之力，结果到李宅时，拍门无人应声，推门进去，发现宅子中的下人都被杀死了，几人这才意识到蒲州城中发生了大事。公孙大娘便请袁华、梅雪照顾周皓，自己带着弟子李十娘赶来逍遥楼找王之涣等人，却意外发现酒楼被封，且附近不断有军士来回巡视，便又绕道赶来河中府署，潜到绿莎厅附近。

因只有师徒二人，势单力孤，只静伏不动，欲伺机救出长官裴旻先

或是盗取官印，好向府兵说明真相，以扭转局面。后公孙大娘见情况实在危急，若不及时出手，狄郊便要人头落地，不得已只得冒险冲入。

辛渐得脱绑缚，不及挖出口中木丸，抢上前夹手夺过一柄长刀，砍倒一人，奔到墙根，接连割断裴佑先、郭子仪绑索，李十娘则救出了哥舒翰、杨思勳、王毛仲。唯独裴旻手足戴了重镣，无法用刀斩断，辛渐便让他照顾太平公主。

变故起时，何满子便及时缩到一旁，待后来见到厅中乱成一团，便欲悄悄溜走。裴旻曾见他出声警示权楚璧，以为他是叛党一伙，将手一挥，镣链飞出，卷住何满子裤腿，顺势将他拖倒。正待补上一击时，王翰刚掏出口中木丸，见状忙叫道：“裴将军手下留情！我认得他，他是赵丽妃的堂兄赵盈盈。”

裴旻闻言一愣，不知道这乐人如何又变成当今太子的堂舅，也不及多问，便收了锁链，俯身扶起太平公主，护她退到墙角。

王翰急奔到何满子身边，将他身子翻转过来，想问他为何会出现在此处。只见他两眼翻白，人早已摔晕了过去，胸口滚出一件物品来，是一件上好的珠钏。

王之涣拖着李梁山站在一旁，不敢松手，见到珠钏，登时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忙叫道：“阿翰，那珠钏是重要证物，何满子就是杀死廖氏父子的凶手。”

李十娘听见，跑过来道：“真是他杀了廖氏父子吗？那么我要救他走。”

王翰已大致猜到赵丽妃所托付之事——一定是她无意中从玄宗皇帝那里知道太平公主尚在人世，且被秘密幽禁在蒲州。她又将这消息告诉了赵盈盈，赵盈盈遂想利用太平公主来制衡玄宗皇帝及武惠妃，以保住李瑛储君之位。不过王翰虽猜到究竟，却不知何满子到底卷入多少，然既已有人知道他真实身份，如何还能让他离开？忙告道：“小娘子救了我们大家，理该卖个情面。但此人不只是牵涉廖氏父子命案，他姓赵名盈盈，是当今太子的堂舅，到蒲州有重大图谋，小娘子救走了他，必将牵

累赵丽妃和太子。”

李十娘闻言，便不再坚持，退到一旁。

郭子仪和哥舒翰均受了伤，仍夺取了两枚大印，奋力护着裴铏先冲出绿莎厅。

大厅内打成一团，便有当值差役闻声奔来查看。裴铏先大声喊道：“左领军卫禁军谋反，一律拿下了！速去告诉府兵，除非我本人和裴旻当面下达，不得再接受任何命令，违者以谋反论处。”

那几名差役从未经历过大事，闻声愣在原地，忽见绿莎厅中飞出一只断手来，这才会意出了变故，“妈呀”一声，转身就往外跑。

大厅中尚在混战。军士人数虽多，却因为要捆绑裴铏先等人，从他处搬来了许多条凳，难以展开厮杀，更因为敌我混杂无法放箭。公孙大娘身姿轻盈，最占优势，来回穿插，当道者非死即伤。杨思勳本已受重伤，却仍然最为勇猛，操起一张椅子，四下横扫，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军士斗志不强，均不愿意与公孙大娘、杨思勳对敌，见他二人过来，便远远避开。

狄郊肩头被杨思勳椅角误扫了一下，痛入骨髓，几近晕厥。杨思勳忙上前扶住他，道：“实在抱歉。”

狄郊强忍疼痛，道：“我不要紧。杨大将军，擒贼先擒王。”

杨思勳道：“是，老夫正要找权楚璧算账，非亲手拧下他的脑袋不可。”大吼一声，叫道：“权楚璧，老夫要生吃了你！”即朝权楚璧冲去。

一旁李齐损趁虚一刀斩在杨思勳肩头，他竟似没有反应，只是身子略顿一顿，又迅疾前奔。

杨思勳为人残酷，曾当众生吃人肝，权楚璧本来对他极为畏惧，见对方浑身浴血，犹自勇猛无敌，不由得心生怯意，连退几步。杨思勳趁势将椅子投掷过来，正砸在他肩头，登时将他扫倒在地。

辛渐抢上来，一刀杀死权楚璧，砍下人头，高高举起来，叫道：“罪

魁祸首已被我杀死。弃械投降者，既往不咎。”

李齐损一愣，亦被公孙大娘和裴旻联剑刺中。李梁山一直被王之涣制住，见状大哭了起来。

王之涣斥道：“哭什么？你不还想当皇帝吗，就这么点胆子？”李梁山哭道：“又不是我要当皇帝，是叔叔要我当皇帝。”

王之涣见权楚璧部下已完全放弃抵挡，或降或逃，局面已定，便将李梁山交给裴旻看管，自己走过去拍醒何满子，问道：“你为什么要杀廖氏父子？”

何满子尚不知道是那珠钏露了底，奇道：“王公是如何知道的？”王之涣指着王翰手中的珠钏道：“这是你从廖禾怀中取出来的吧？这是哥舒翰送给十娘的，后来又被廖禾抢了去。”

何满子道：“原来是因为这个。”他见事败，便昂然道，“我杀廖氏父子只是意外，当然也是看不惯他父子二人要挟公孙大娘在先。”

原来当日何满子在大街上意外看到哥舒翰鬼鬼祟祟地跟在公孙大娘师徒身后，不由得起了疑心，遂也跟了上去。廖氏父子威逼公孙大娘就范、哥舒翰愤懑刺死廖禾时，他人也在院中暗处，听得一清二楚。

等公孙大娘几人离开后，何满子便进来堂屋，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就那么鬼使神差地走进了杀人现场，多少带着一点幸灾乐祸的心理。不想这时廖充忽然睁开眼睛、舒醒了过来，还连声叫道：“杀人了！杀人了！”

何满子大骇之下，顺手抽出桌案上的佩刀，一刀刺入廖充胸口。他丢下佩刀，正欲离开时，又被伏在地上的廖禾抓住了裤腿。吓了一跳的何满子本能地将廖禾甩开，又大着胆子将对方踢翻过来，见廖禾目露凶光，便捡了佩刀，狠狠朝其胸口插去……

公孙大娘问道：“你是有意对准原先的刀伤吗？”何满子道：“是。坦白说，大娘名动天下，本领高强，哥舒翰也是名门公子，我想替你二人遮掩，等于施恩于你们，终有一日能够派上用场。”

至此，廖充、廖禾父子血案才算真相大白。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与李齐损等人图谋的叛乱，也因首脑人物被杀、府兵了解真相后反戈而被迅即平定。公孙大娘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立下大功，却不求任何赏赐，只携弟子李十娘转身离去。哥舒翰自知此次一别，再难有相见之期，不免惆怅不已。

旭日东升，金光万道。这漫长且惊心动魄的一夜，终于过去了。

注释

[1]中条山：山西南部主要山脉之一，东北之余西南走向，东连太行山，南临黄河，西北为汾河谷地，西隔黄河与秦岭山区相望，全长约一百六十公里。因位于秦岭与太行之间，山势狭长而得名。位于中条山脉的五老峰是河洛文化早期传播的圣地，也是中国北方道教的发祥地之一。

[2]权怀恩曾任尚乘奉御（唐代殿中省设尚乘局，掌御用骑骥，长官称尚乘奉御）时，唐高宗李治宠幸善于养马的奉乘（尚乘局属官，掌习驭、掌闲、驾士及饲料等事）安毕罗。权怀恩奏事时，安毕罗仗着皇帝宠幸嬉戏无礼。事后，权怀恩下令将安毕罗杖打四十。唐高宗知而嗟赏，道：“怀恩乃能不避强御，真良吏也。”拜权怀恩为万年（京师长安分长安、万年二县）县令。其人为政清肃，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见恶辄取前后京县令无及之者。后历庆、莱、卫、邢四州刺史，洛州长史（东都洛阳最高长官，等于长安的京兆尹）。权怀恩姿状雄毅，束带之后，妻子不敢仰视。所历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时语云：“宁饮三斗尘，无逢权怀恩。”

[3]泾阳：今属陕西咸阳。

[4]魏晋时期，陇西（大致在今天甘肃南部和东南部）李氏在乱世中兴起，李暠建立西凉割据一方。西凉灭亡后，李暠之孙李宝归顺北魏，受到重用，其六子除一人早逝外，其余五子均在北魏出仕。李宝第六子李冲官至尚书仆射，最受宠信。在李冲的积极参与和谋划下，清河崔

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得以与北魏皇室缔姻，成为后族，被魏孝文帝定为四姓，陇西李氏也成为与“四姓”并称的“五姓”。唐朝皇室亦自称出自陇西李氏，唐太宗修《氏族志》时，将皇族置于诸士族姓氏之首，更将有功之臣赐姓李，从此陇西李氏由一个血缘系统的宗族演变成一个“多元一体”的庞大世族。唐《姓氏谱》载“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武阳房（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误作武陵房）即为十三望之一，因凉武昭王李暠第七子李豫的六世孙李充节在隋朝被封为武阳郡公，其家族被称为武阳房。

[5] 苏贞故事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

[6] 车三故事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

尾声

开元十二年，蒲津新桥造成。新桥依旧以船为浮体，结以四道铁索。为稳固浮桥，主修官员辛渐增铸了岸上铁锚，此即为新桥之关键工程。铁锚取『舜帝耕田』之传说，铸为八尊铁牛形象，分置黄河两岸。征服天堑的盛世豪情感染了所有人，天下文人雅士莫不风闻而至，云集蒲州。

左领军兵曹权楚璧率军叛乱，一度占据河中府署，由于事变发生在夜间，而天亮前即已平复，因而绝大部分蒲州人并不知晓其事。官方为避免节外生枝，亦在事后刻意隐瞒了消息。

然随着玄宗皇帝驾临蒲州，河东再度沸腾起来。世人只以为是皇帝为蒲津新桥及祭祀后土而来，却不知另有隐情。

玄宗抵达蒲州后，并没有直奔辛渐官署，抑或是赶去汾阴后土祠，而是赶来河中府署，探望已经病入膏肓的太平公主。

姑侄再度相见，感慨万千。太平公主半句不提昔日争权之事，只道：“昔日太宗皇帝杀兄逼父，登上大宝之位后，为除后患，又将亲兄弟子嗣斩尽杀绝，不可谓不狠毒。天下人看到了这些，也没有忘记这些，但人们更看到了贞观之治的骄人治绩，真心认为太宗皇帝是一位明君，甚至是有史以来文治武功成就最高的皇帝。三郎可知这是为什么？”

玄宗道：“因为太宗皇帝以天下为念，亦以苍生为念。”

太平公主点点头，道：“三郎而今已贵为四海之主，只要孜孜治国，就算天下人都知道三郎庶子出身，也不会在意。衡量一位君主，不在那些过往之事，而在他的治迹。真正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不在他人的王者之气，而在帝王自身，毕竟内腐才能虫生。”

言外之意，无非是要玄宗皇帝修身自省，而不是靠贬斥兄弟手足来巩固皇位。

玄宗闻言深有愧色，半晌才道：“姑姑至理名言，侄儿受教了。”又问道：“姑姑还有别的事要交代吗？只要姑姑开口，侄儿一定尽力去办。”

太平公主摇头道：“没有了，只有这几句。复兴李唐，重振贞观雄风，就靠三郎你了。去吧。”

后玄宗皇帝听从太平公主所劝，尽召外贬亲王回长安，包括对其皇位威胁最大的兄长李宪及堂兄李守礼，极尽尊崇之能事^[1]。而玄宗亦勤

俭治国，发愤图强，终于取得“开元之治”的辉煌政绩——

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万商往来，四海绵历。国家蓬蓬勃勃、生生不已，史称“盛唐气象”。

人们果然因此而忘记了玄宗的阴刻冷酷，如曾千方百计提防父亲兄弟、抛弃逼死糟糠之妻、处死亲生太子、几乎所有功臣都不得善终等。这是后话。

太平公主病歿后，权楚璧党羽及李梁山等人均被玄宗下令处死。何满子图谋不轨，亦在行刑之列。然他临刑前引吭高歌一曲，苍凉悲壮，催人泪下，情感真挚，令人肠断，竟然打动了玄宗。玄宗爱惜人才，赦免其死罪，只流配边远之地。“何满子”由此演变为典故，成为断肠歌的代名词。

至于公孙大娘携同重犯周皓逃走一事，玄宗亦知晓了真相，然念在公孙大娘讨逆有功，亦不再追究。

王毛仲因一己之私派人劫狱，虽遭玄宗呵斥，却并未受到实际惩处。但自此之后，玄宗日益亲近宦官一党，与王毛仲为首的家奴党疏远。王毛仲难以自安，派人秘密到太原向大风堂购买兵器，意在有所图谋，被太原少尹严挺之告发。玄宗遂贬王毛仲为襄州别驾，于途中赐死。这亦是后话。

开元十二年（724年），蒲津新桥造成。新桥依旧以船为浮体，结以四道铁索。为稳固浮桥，主修官员辛渐增铸了岸上铁锚，此即为新桥之关键工程。

铁锚取“舜帝耕田^[2]”之传说，铸为八尊铁牛形象，分置黄河两岸。每尊铁牛边，安置有一名铁人，一为突厥人，一为契丹人，一为吐蕃人，一为汉人，象征四海一家。

玄宗皇帝亲临蒲州主持新桥通行仪式，还因之作《早渡蒲津关》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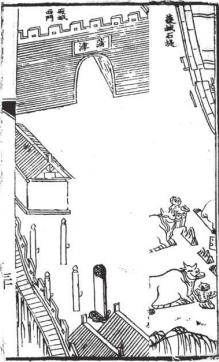
钟鼓严更曙，山河野望通。

鸣銮下蒲坂，飞旆入秦中。
地险关逾壮，天平镇尚雄。
春来津树合，月落戍楼空。
马色分朝景，鸡声逐晓风。
所希常道泰，非复候繻同。

名臣张说有和诗《奉和圣制晓渡蒲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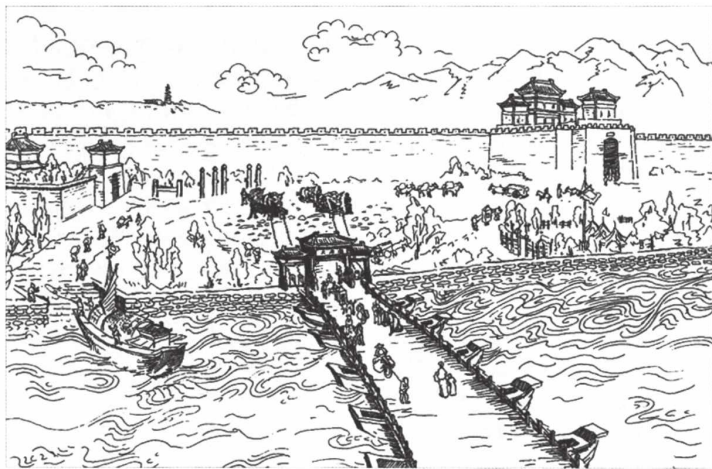
蒲坂横秦晋，华芝晓望秦。
关城雄地险，桥路托天津。
楼映行宫日，堤含苑树春。
黄云随宝鼎，紫气逐真人。
东咏唐虞迹，西观周汉尘。
山河非国宝，明主爱忠臣。

開元鐵牛
在郡城西郭外黃河所上唐開元十二年所鑄
以維河橋者唐書志云於蒲津關兩河所開東
西門各造鐵牛四及前後鐵柱三十六鐵山亦
曰夾岸維舟河梁用成今觀牛甚壯巨狀皆蹲
伏腹沒入地尾後有大軸橫軸之軸首花紋模
製甚工牛人皆稱澤原壯久為偉觀也



鐵牛圖
清康熙《天津府志》。鐵牛，唐開元十二年鑄於蒲津，用以維河橋。牛大異常，斷河為三段，1900年及1901年，因開河而沉入地底，後經多方尋找，始於1902年及1903年，在天津法租界內發現。此圖為天津法租界內發現時的情形，可知其形狀及位置。

開元鐵牛



蒲津浮桥

征服天塹的盛世豪情感染了所有人，天下文人雅士莫不风闻而至，云集蒲州。前洪州[3]都督阎伯屿不顾八十余岁高龄，远道赶来河东观赏新桥，并作《蒲津河桥赋》云：

壮三辅之雄极，非魏国其伊那？总魏国之繁隘，非斯桥而岂他？条山左临高障，东连于渤海；晋关右抱浮梁，西载于长河。却顿铁牛，骇浮川之魍魎；旁飞画鹖，惊入浪之鼉鼉。

生动地描述了天下第一桥跨山越河的恢宏气势。

自此，八只铁牛傲然屹立于滔滔黄河边，临山濒水，高出尘世，与日月同辉，与大唐同在。

而玄宗皇帝跟蒲州的神秘关联还没有就此结束。十余年后，他将会疯狂爱上蒲州女子杨玉环[4]，由此谱写了一曲“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时代悲歌——

大唐在他手中达到了极盛，也将在他手中衰落。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步上历史舞台，却终以失败者的形象落下最后帷幕。

（全文完）

注释

[1]李守礼被武则天幽禁宫中时常常遭到杖责，他最终熬过血雨腥风活了下来。玄宗召亲王们回朝后，亲王们常常聚集宴会，饮酒作乐。有时虽然天气阴沉，李守礼却告诉大家到：“快要放晴了。”不久果然放晴。有时一连十天艳阳高照，李守礼说：“要下雨了。”果然很快连绵大雨。岐王李范将这件事禀报玄宗说：“邠哥有观天之术。”玄宗问起原因，李守礼答道：“臣没有什么观天术。当年天后掌政，臣因父亲章怀太子有罪，被幽禁宫中十几年，每年都被杖责好几回，伤痕累累。现在只要快下雨时，背脊就会感到沉闷。快放晴时，则感到轻健。臣是因为这样才能预知晴雨，并不是因为有观天术。”说完痛哭流涕，玄宗也为此伤感，加倍优待李守礼。李守礼也花天酒地，醉心于享乐，光儿子就有六十多个。旁人看不过他的奢侈，劝他节俭一些。李守礼却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我怕什么？我是天子之兄，不怕花光了钱之后死了没人埋。”玄宗也任其作为。

[2]传说尧帝到蒲州访贤，在山脚下看见一名年轻人赶着两头牛耕地。年轻人爱惜耕牛，不肯鞭打耕牛，在犁杖上拴了个簸箕，牛一偷懒，就用鞭子敲几下。两头牛都以为同伴挨了打，就奋力拉犁。尧帝看到这名年轻人有仁爱之心，便上前打听他的名字，才知道他就是舜，后来就把王位传给了他。又，在阴阳五行说中，牛象坤，坤属土，而土克水，因而大凡临水之城多用牛做镇水之宝。如四川都江堰刻有三头石牛，即所谓“石犀镇水”。又如北京颐和园昆明池边，也设有青铜牛一只。除此之外，牛因吃苦耐劳、默默奉献，因而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神图腾。

[3]洪州：今江西南昌，境内有滕王阁（唐高祖子滕王李元婴所建，故名）。阎伯屿任洪州都督时，于滕王阁举办诗文大会。王勃幸逢其会，作《滕王阁序》，语惊四座，由此名传天下。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虽系脱胎于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之“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却能推陈出新，尤为人传诵不绝。

[4]杨玉环籍贯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为河南府士曹参军杨元徽长女。十岁时丧父，被叔父杨玄璈收养。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杨

氏十六岁，嫁给唐玄宗子寿王李瑁（母武惠妃）为妃。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武惠妃逝世，玄宗悼惜良久，当时后宫数千，无可意者。有人进言杨氏“姿质天挺，宜充掖廷”，于是唐玄宗将儿媳杨氏召入后宫之中，即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杨贵妃。

附录一

唐代年号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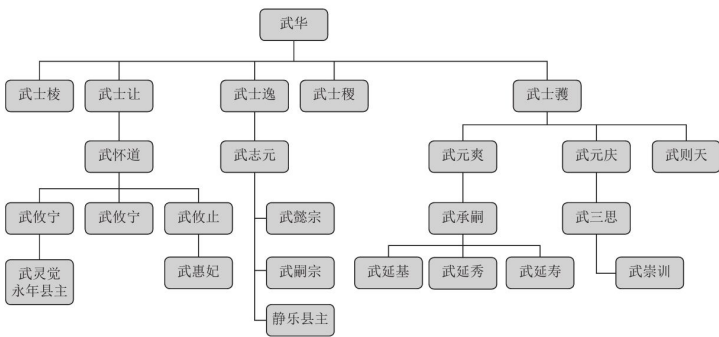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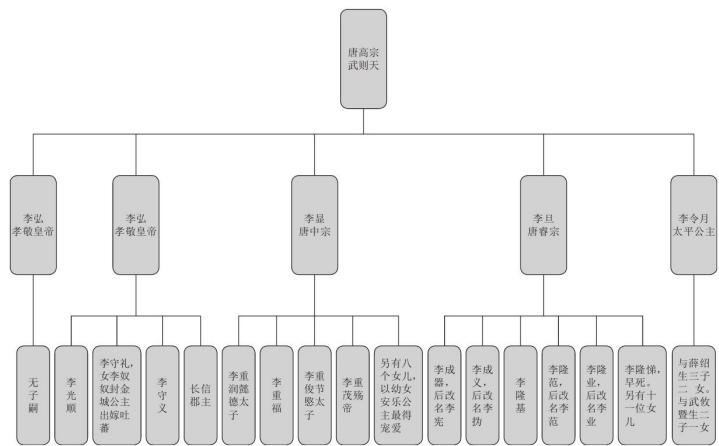
年号	庙号	姓名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年数	死时年龄	世系	备注
武德	高祖	李渊	618年	53	9	70	父李昮，袭封唐国公，隋柱国大将军	七岁袭封唐国公。大业中任岐州刺史，蒙阳与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大业十三年（617年）任太原留守，同年五月起兵反隋，十一月攻入长安，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恭帝），国号唐，改元武德。
武德、贞观	太宗	李世民	626年	28	24	51	高祖次子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在宫城玄武门发动兵变，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及其诸子，遂被立为太子。同年八月即皇帝位，尊高祖为太上皇。
贞观、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弘道	高宗	李治	649年	22	35	56	太宗第九子	即位前封晋王，贞观十七年（643年）以其长兄太子承乾被废而被立为太子。太宗死，嗣位。
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	则天 顺圣 皇后	武则天	690年	67	16	82	并州文水人，父武士贇，贞观中官至工部尚书、荊州都督，封应国公	高宗皇后，与高宗并称“二圣”，参与朝政。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死，中宗李显即位，照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四子李旦。载初元年（690年）废李旦，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都洛阳，史称“武周”。

年号	庙号	姓名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年数	死时年龄	世系	备注
嗣圣、神龙、景龙	中宗	李显	683 年 705 年	28	2, 6	55	高宗第七子	以皇太子嗣位, 则天后临朝称制。嗣圣元年(684 年)武氏废帝为庐陵王, 迁房州。圣历元年(698 年)召还东都, 复位为皇太子, 神龙元年(705 年)正月, 张柬之乘武则天病危, 拥中宗复位, 复国号为唐。
文明、景云、太极、延和	睿宗	李旦	684 年 710 年	23	7, 3	55	高宗第八子	684 年, 武后废中宗, 立李旦为帝, 武后称帝, 降李旦为皇嗣。中宗复位后, 封旦为相王。景龙四年(710 年)韦后毒死中宗, 临朝摄政, 临淄王李隆基(李旦之子)诛韦后, 拥李旦为帝。712 年, 旦让位于太子隆基, 自称太上皇。
先天、开元、天宝	玄宗	李隆基	712 年	28	45	78	睿宗第三子	即位前封楚王, 后封临淄王。景龙四年(710 年)韦后毒死中宗, 李隆基等诛韦后, 拥李旦为帝, 隆基被立为皇太子。712 年, 受禅即位。
至德、乾元、上元	肃宗	李亨	756 年	46	7	52	玄宗第三子	初封陕王, 后封忠王, 开元二十五年太子李瑛被废, 李亨被立为皇太子, 755 年, 安禄山叛乱, 次年六月陷潼关, 亨随玄宗出逃, 至马嵬驿, 与玄宗分道, 北上灵武, 七月, 即帝位于灵武, 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宝应、广德、永泰、大历	代宗	李豫	762 年	37	18	54	肃宗长子	初封广平郡王, 后封楚王, 改封成王, 758 年被立为皇太子, 762 年以太子即位。
建中、兴元、贞元	德宗	李适	779 年	38	27	64	代宗长子	初封奉节郡王, 进封鲁王, 雍王, 764 年被立为皇太子, 代宗死, 以太子即位。
永贞	顺宗	李诵	805 年	45		46	德宗长子	初封宣城郡王, 进封宣王, 德宗即位后立为皇太子, 以太子即位, 改元永贞, 实行革新。同年八月, 宦官俱文珍等逼帝退位, 称太上皇, 在位实八个月。

年号	庙号	姓名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年数	死时年龄	世系	备注
元和	宪宗	李纯	805 年	28	16	43	顺宗长子	初封广平郡王，顺宗时被立为皇太子，永贞元年（805 年）八月，宦官逼顺宗退位，拥立太子。
元和、长庆	穆宗	李恒	820 年	26	5	30	宪宗第三子	初封建安郡王，进封遂王。元和七年被立为皇太子，宪宗死，以皇太子即位。
长庆、宝历	敬宗	李湛	824 年	16	3	18	穆宗长子	初封鄂王，长庆二年被立为太子，穆宗死，以太子嗣位，后被宦官刘克明杀死。
大和、开成	文宗	李昂	827 年	19	14	32	穆宗第二子	即位前封江王。宦官刘克明等杀敬宗，拥其弟李昂即帝位。
会昌	武宗	李炎	840 年	27	7	33	穆宗第五子	即位前封颖王，开成五年（840 年）正月，文宗病重，宦官仇士良等拥立李炎为皇太子，废太子成美为陈王，文宗死，炎以皇太子嗣位，后以服用金丹病死。
大中	宣宗	李忱	846 年	37	14	50	宪宗第十三子，穆宗弟	穆宗时封光王，武宗时立为皇太子叔，武宗死，由宦官拥立为帝，后服用长生药中毒而死。
咸通	懿宗	李漼	859 年	27	15	41	宣宗长子	武宗时封郢王，宣宗死，宦官王实等矫诏，立以为皇太子，旋即位。
乾符、广明、中和、光启、文德	僖宗	李儇	873 年	12	16	37	懿宗第五子	即位前封晋王，懿宗病死，宦官刘行深等杀懿宗年长诸子，立为皇太子，懿宗死，嗣位。
龙纪、大顺、景福、乾宁、光化、天复、天祐	昭宗	李晔	888 年	21	17	38	懿宗第七子	懿宗时封寿王，僖宗病死，宦官杨复恭立晔为皇太子，僖宗死，晔即位，天复四年（904 年）朱全忠逼帝迁都洛阳，同年八月杀之。
天祐	哀帝	李祝	904 年	13	4	17	昭宗第九子	乾宁时封辉王，天复四年（904 年）八月，朱全忠杀宣帝，立祝为皇帝，天祐四年（907 年）帝禅位于朱全忠，唐亡，帝被封为济阴王，次年被鸩杀。

附录二

唐宗室及武氏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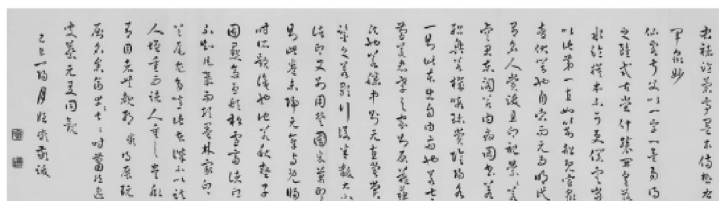
附录三

唐·李贤墓壁画



附录四

唐·遂良摹兰亭序图



附录五

唐·张旭古诗四帖

2

[illegible]

鄧豐道生書

鄧豐道生書

附录六

唐·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卷



附录七

唐·吴道子送子天王图



后记

——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唐朝自公元618年建国，到公元907年灭亡，共延续二百八十九年，历经二十位皇帝，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百花怒放，独步一时，是公认的古代中国最鼎盛的朝代。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等，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唐朝连同宋朝，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之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而唐帝国超越罗马帝国的，显然还不只国力这么简单——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之后还有宋代、明代等朝代延续。这显然能引发更多对唐朝的关注和思考。

唐朝最鼎盛之巅峰是在唐玄宗李隆基手中实现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全盛”景象——“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百官各有职守，诸事各有仪程，唐玄宗每日临朝审断是非曲直，如同流水一样顺畅，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有杜甫律诗为证：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然而好景不长。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达八年之久，唐朝政治与经济境况因之急转直下，从此一蹶不振。唐玄宗也由此而成为历史上著名

的“一半明一半暗”（毛泽东语）的皇帝。其在位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在位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唐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历史人物的两极复杂性，而这一段治乱兴衰的历史，尤为后世所重视。

本书为同系列小说《璇玑图》续集，在时间、人物、情节上承接前书。原书名《开元天子》，因书中没有多少唐玄宗直接出场的情节，终在出版前更名为《开元悬疑录》。讲述的是唐玄宗即位后，在面对内政外交的困境时，孜孜求治，积极进取，兼之君臣士民齐心协力，终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盛世——开元盛世。然由于唐廷处理降胡问题决策失误，以及唐玄宗在个人生活上的固执己见（如一心想想要改立皇后、更易太子等），终究还是为日后危机种下了隐患。

书中透过芸芸众生相来还原展示了大唐风貌，如乐工敢当面嘲讽皇帝、皇后，时人称呼唐中宗为“李老”、唐玄宗为“三郎”，公孙大娘虽是女子、却以剑舞闻名当世等，均反映了唐人特有的自信、豁达、开放。

与前书风格一样，《开元悬疑录》书中案子不求奇巧，只求契合历史背景和时代风貌，力求将人物、故事与环境、背景及大气候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段辉煌历史盛衰变化的根源。由于小说完全架构于真实历史，引入大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书中历史人物命运亦完全遵从了其真实轨道，因而特别提请读者注意，在阅读完本书前，千万不要使用搜索引擎搜索书中人物的名字，不然会因为被历史提前剧透出大结局而丧失一步一步向前探索的乐趣。

因作者偏爱唐朝，计划在《开元悬疑录》下开辟出一个子系列，依旧延续本书风格，不以唐玄宗本人为主角，而是以开元年间的大唐为背景，通过讲述一系列故事来全面展现盛唐气象。主角有可能会更换，不一定再是本书的主角。时间也不是延续本书，有可能提前或是交叉。

《开元悬疑录》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柳如是》《钓鱼城》《战襄阳》《敦煌》《青花瓷》《交子》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出版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感谢读

者，谢谢你们，又陪伴作者走过了一年。

吴蔚

2014年8月30日于北京

吴蔚◎著

璇玑图

上下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著

璇玑图

上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璇玑图 / 吴蔚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11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80219-766-4

I. ①璇... II. ①吴...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9123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文案统筹 刘海涛

特邀编辑 李淑云

责任编辑 逯卫光 翟琰萍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元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名 璇玑图（上下）

作 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5903 (编辑部)

传 真 010-630569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710毫米×1020毫米

印 张 17.75

字 数 265千字

版 本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9-766-4

定 价 60.00元 (上下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录

上

引子

第一章 蒲津风云

第二章 血案迷雾

第三章 断舌凶手

第四章 谋逆大罪

第五章 璇玑悬斡

下

第六章 并刀如水

第七章 洛州无影

第八章 若有所思

第九章 女子心计

第十章 神龙见首

尾声

附篇 千诗织就回文锦 ——无尽璇玑

附篇 一片冰心在玉壶 ——逸闻趣谈几则

后记 关于《璇玑图》小说

[返回总目录](#)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 著

璇玑图

上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著

璇玑图

上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璇玑不为兴亡改，风月应怜感慨非。

——作者题记



引子

璇玑图为前秦时代才女苏蕙所创，纵横各二十九字，共八百四十字，纵、横、斜、交互、正、反读或退一字、迭一字读均可成诗，是传抄一时的回文力作。

唐代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七月初，帝国京师长安上空出现太白之妖——大白天天上出现了一颗太白金星。所谓“太白昼见，二日相触”，历来被认为是国家换主的兆应。太宗皇帝⁽¹⁾李世民深为不安，自他登基即位以来，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太白昼见的情形了。

贞观中，太白金星频频在白天出现。太史令李淳风奉命在皇城含光门司天台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占卜后禀告道：“天象寓意将有女主昌。”李世民忽然记起曾在晋阳宫⁽²⁾中看过一本《秘记》，上面记载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大惊失色下，立即询问应对之法。李淳风答道：“这件事征兆已成，其人现下已在陛下宫中。从今往后不超过三十年，此人将拥有天下，并将大肆屠戮大唐皇室子孙。”

后人均知此“女主武王”即后来的武则天，不过此时她名叫武媚，才十二三岁，刚因美色被选入宫，不过是个稚嫩的小宫女。况且中国古代男尊女卑，女人拥有天下是不可想象之事，因而李世民虽然英武，却无论如何都没有怀疑到她头上，又问道：“如果将疑似者一律杀死，会怎么样？”

李淳风答道：“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有王命者不会死于非命，陛下过于追究此事，只能枉杀无辜。况且再过三十年，此人年当衰老，通常老则仁慈，她也许会存有慈善心肠，即使夺取了江山社稷，对陛下的子孙却不会杀伤过烈，祸害相对小些。如果陛下现在找到此人将其杀死，上天一定会重新生出一个更年轻的人来发泄怨恨，少壮严毒，到那时恐怕陛下的子孙就难有幸免的了。”

其言下之意，无非是劝李世民顺天应时，任其自然。李淳风擅长于天文历算和阴阳之学，是天下最为著名的占星大家，李世民认为他说得在理，没有再继续追究此事。

不久后，李世民召集朝中武将在内廷宴饮。有个武官名叫李君羨，军功极高，封武连郡公，累任左卫将军，掌管玄武门宿卫，一向极得皇帝信任。行酒令时，李世民让众人各报出自己的小名取乐，李君羨说出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子”。李世民当场愕然，立即想起“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谶语⁽³⁾来，又因为李君羨封邑及属县中有“武”字，因而怀疑他就是

那个将要代唐的女主。不过疑心归疑心，终究没有凭据，只罢夺了李君羨兵权，出为华州⁽⁴⁾刺史。

但皇帝心中其实并未真正释怀，他又将太史令李淳风召入宫中，问道：“爱卿深明天道，能预知将来，不知日后何人丧我国家？我朝又可相传几代？请爱卿为朕历历言之。”李淳风道：“将来当观以往，得贤者治，失贤者丧，这是万世不易的道理。”

李世民道：“朕问的不是这个。爱卿精通术数之学，应该可以推算得到我朝能够延续多少年、几代相传，将来何人会乱我国家、亡我国家，朕想知道，爱卿务必告知。”李淳风道：“臣不敢泄露天机。”

李世民便带着李淳风来到禁宫中的高楼，道：“这里上不至天，下不至地，爱卿可以悄悄告诉朕。”李淳风无可推托，只好如实答道：“天意已成定式，乱我大唐天下者即在君侧，其为人，止戈不离身，两目长在空中。不过陛下不必过于忧虑，上天将有文曲星下界，生于卖豆腐之家，后为宰相，能够平定此人之乱。”

李世民还想问更多，李淳风道：“天机不可再多泄露，不然会有祸事降临。”遂不了了之。

事隔十年，“太白昼现”再次出现，李世民再也坐不住了，指使御史弹劾李君羨与妖人员道信结交，图谋叛乱。七月十三日，李君羨被逮捕于华州刺史任上，不经审讯、不待秋后便迅即斩首处死，亲族尽受牵连被杀，家产籍没充公，成为唐朝立国以来因讖语而惨遭灭门横祸的第一人。

十余日后，八月初一，京城长安上空出现日食。

古代日食是大不吉利的异象，所谓“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出现日食象征着灾难降临，要么是有妖孽侵犯皇帝统治的凶兆，要么是皇帝失德、举措失当的表露，即“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谴于日月之灾”。李世民恍然明白多半杀错了人，李君羨是无辜枉死，然而天子金口玉言，难以追悔，事已至此，只能将错就错了，李君羨反叛案遂成板上钉钉的铁案。

没过几日，长安县尉捕获一名窃贼，查到的失物中有一个玉枕，竟是皇家御用之物，名为“金宝神枕”。窃贼供认这玉枕是自金城坊会昌寺辩机禅师房中盗出。辩机是长安著名高僧，容貌俊朗，气宇不凡。玄奘法师归国在长安弘福寺首开译场之时，辩机以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推选入译场，成为九名缀文大德之一。又因文采斐然，才能兼人，深受玄奘器重，受命协助整理《大唐西域记》一书。

长安县尉得知辩机房中有皇室之物后，不敢擅处，将此案上报。御史派人逮捕了辩机，严刑审问，辩机供出玉枕是太宗十八女高阳公主所赠。搜查辩机僧房后发现金银珠宝不可胜数，价值多达数亿金。一代高僧与高阳公主的奸情由此曝光，此即轰动一时的“金宝神枕案”。

高阳公主任性奔放，为太宗最宠爱之女，早已经下嫁开国功臣房玄龄次子房遗爱。不巧的是，房玄龄刚好在上月二十四日去世，公公尸骨未寒，灵柩还不及下葬，身为儿媳的高阳公主就传出与高僧通奸之事，丑闻顿时哄传长安，成为士民茶余饭后的笑资谈料。太宗李世民正伤痛老友房玄龄之死，闻讯勃然大怒，立刻下诏不许高阳公主再进宫，以知情不报的罪名处死公主贴身奴婢十余人，而辩机则被在长安西市当众处以最残忍的腰斩极刑。腰斩就是剥光犯人衣衫，赤身裸体捆放在大木板上，再由刽子用手重斧从腰部砍为两段。腰斩后，犯人往往一时还死不了，断成两截的身子在血泊中挣扎，十分痛苦，也极其残酷，当年秦国丞相李斯即受此刑死去。

引发案情的金宝神枕被李世民愤怒下亲手摔烂，世间从此少了一件奇物珍宝。不过，破碎的玉枕中却意外掉出一幅织锦来，上面用五彩丝线密密麻麻绣满了字，五彩相间，纵横齐整。李世民召来宫人询问，才知道锦缎上所绣就是著名的璇玑图⁽⁵⁾，为前秦时代才女苏蕙所创，纵横各二十九字，共八百四十字，纵、横、斜、交互、正、反读或退一字、迭一字读均可成诗，是传抄一时的回文力作。李世民对这等打发时间的无聊闺阁文字游戏自然没有任何兴趣，却蓦然想起一事来，李君羨一案卷宗上提到他家被抄时家无余财，唯有一具精美五彩玉石屏风，屏纱上所绣正是璇玑图。这是机缘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1) 太宗皇帝：太宗为李世民之庙号。庙号是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本小说中因先后出现多位唐朝皇帝，特采用读者熟悉的庙号来区别。

(2) 晋阳宫：晋阳宫（位于今山西太原）为东魏丞相高欢始建，后代屡有兴建。唐代开国皇帝高祖李渊在此起兵反隋，史称“晋阳宫兵变”，因而晋阳宫是唐朝的“龙兴之地”。

(3) 讖语：讖（chèn）：将要应验的预言、预兆。

(4) 华州：今陕西华县。

(5) 璇玑图：璇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二星，玑是第三星。古代通常用璇玑来代指北斗七星（即现代天文学所称的大熊星座），又比喻枢纽、关键。另有一种天文仪器浑天仪别名璇玑。

第一章 蒲津风云

“大哥”是女皇武则天在武氏家族中的绰号，因其地位最尊，个头也高，曹符凤也是当了禁军头目方才知。他听谢瑶环直呼圣上绰号，既亲昵又随意，料想其人大有来历，惊惧之心顿起，迟疑道：“敢问小娘子……”谢瑶环摆手道：“哎，话就说到这里为止。将军切不可对旁人泄露我身份，包括淮阳王在内。”



黄

河水浩浩荡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奔泻东流。历史的尘埃深沉浩瀚，一年复一年，一日复一日，为这条雄浑苍凉的河流镀上了神秘的黄色华彩。岁月荏苒中，有数不清的生命浮动，数不清的文明激扬，更有数不清的鸣鞭走马，数不清的争霸称雄。就连河风中也隐隐夹杂着金戈铁马之声，亘古不变，猎猎作响，豪迈悲壮。

万里黄河上，大小渡口数以十计，最要害之处莫过于蒲州蒲津关⁽¹⁾，春秋战国时期即是秦、晋两国之间的要道，所谓“秦晋之好”⁽²⁾都须从这里经过，后来更是成为中原重险之地，有“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³⁾之要冲，河东⁽⁴⁾之辐辏”之称，是河东河北陆路进入关中之第一锁匙。汉高祖刘邦曾由此关进入河内，成就一代基业。本朝高祖皇帝李渊自太原起兵后，能顺利进入关中占据长安，也是因为蒲津守将不战而降。唐代立国后，实行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两京制度，蒲津地处长安、洛阳以及龙兴之地太原三都之要会，控黄河漕运，总水陆形胜，扼天下之咽喉，处天下之胸腹，愈发凸显战略地位。

蒲津关架有浮桥——所谓浮桥，即以粗缆将巨船连成一片，横跨河流，然后在船上架梁铺板成路——横亘百丈，连舰十艘，是唐时黄河上仅有的三座河桥之一，也是中国史上最早的河桥，初建于秦昭襄王年间，因而号称“天下第一桥”。

浮桥的驻军也很特殊，有别于传统的军队，称为“水手”，除了守卫之责外，还要负责检修维护浮桥。此刻正值四月初夏，春汛初解，水流峥嵘，是水手们最忙的季节——上游流冰塞川而下，需要水手用钩子将浮冰一一拨去船与船之间的空档，助其流往下游，以减轻冰块对浮桥船侧的冲击。

水手火长⁽⁵⁾傅腊一直在热切地盼望太阳快些下山，这样他就可以交班回城去与相好幽会。他是蒲州本地人氏，今日发了笔横财，在浮桥船板夹缝中捡了一件宝贝。浮桥时时刻刻上下左右晃动，水手们倒是经常能在桥上捡到各类行人落下的东西，可像这样上好的值钱宝贝傅腊还是头一回撞见，他觉得自己的好运来了，急不可待地要拿去向情人展示。

不过到底要去找哪位相好，他一时还没有决定——贞娘温柔美貌，娇羞妩媚；素素虽然姿色差些，可床第之间的那一份狐媚妖娆却令他爱之不及。两个女人各有各的好，倒真叫他难以取舍。嗯，反正长夜漫漫，他明日又不当值，不如今晚两个一起上，先去找贞娘，再去找素素。

傅腊双手摩挲玩弄着那件宝贝，正想到得意之处，不经意地一转头，便看见一行十余人来到桥头，预备过河到东岸去。领头的是名戴着顶帷帽^⑥的紫衣女郎，她翻身下马时，雪白的帽纱被河风扬起，露出清瘦的面容来，颜若舜华，光艳逼人。傅腊只觉得“嗡”的一声，脑子白茫茫一片，什么也想不起来，只傻傻盯着那女郎不放。

那女郎纤细中流露出一股英气，气派极大，早有一名青衣男子抢上前为她挽马。她并不着急过河，举手揭开帽纱，眼波不经意地流转，不知道如何留意到了一旁的水手傅腊，不过却不是他的人，而是他手中那件宝贝。傅腊只是失魂落魄地紧盯着她不放，浑然没有觉察到对方似也看上了他捡到的宝贝。

一名突厥男子上前对那女郎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女郎点点头，这才不再理会傅腊，驻足朝桥上翘望。

此刻正是日落时分，晚霞映红了整个河面。来往于渡口的行人极多，浮桥上更有不少推车挑担的小贩，有着急归家的，有为次日生意准备的，熙攘中自有一派宁静安详。

黄河虽然浑浊，却被认为是中原文明的源泉命脉——它是灵秀之水，养育了两岸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它是智性之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它是质朴之水，给仁者以辽阔，给愚者以狭隘；它湮没了曾经的光和影，承载着过往的春与秋。

浮桥飘浮在河面上，荡漾不止，渡过无数匆匆过客的它将继续迎来下一批过客。它划过了昨天的历史，是否还能划向未来的梦想？几多艰难抛给遥远的旅途，今日从容渡过黄河，对岸等待人们的是否也像余晖这般辉煌灿烂？

紫衣女郎心有所感，伫立良久，才微喟一声，扬手道：“走吧。”率领众人缓步走上浮桥，杂入人流中。到得桥中央时，忽听得背后马蹄得得，回头望去，却见西岸尘头大起，有许多戎衣武士正策马赶来。

一名四十来岁的灰衣男子道：“是羽林军万骑营。”突厥男子冷笑道：“他们追来的倒快！”正待挺身而出，一旁青衣男子拦住他，道：“阿献，你不可轻易露面。你和四娘、俊公先走，我来挡住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摘马鞍边的兵刃。

紫衣女郎四娘急忙抚住他手背，道：“先等一等！这些羽林军自神都洛阳(7)来，未必就是冲着咱们。咦，俊叔叔，你瞧那领头的一男一女……”

灰衣中年男子名叫李俊，奇道：“是淮阳王武延秀和永年县主武灵觉(8)。他们两个怎么会来这里？”一时百思不得其解。

四娘道：“应该是去并州文水(9)办什么要紧的大事。”见随从宫廷又要去摘刀，忙道，“别着急动手，他们不是冲咱们而来。阿献，你和俊叔叔赶紧戴上胡帽(10)，以防被人认出来。”

她年纪虽轻，言语间却有一股凛然气度，不容人不遵从。突厥青年阿献和李俊依言取出帽子戴好，又低声嘱咐众随从让在一边。

那一队羽林军大约百人，瞬间驰近，个个身着黑色圆领长衫，腰束革带，脚下露出黑六缝靴，手持枪稍，斜背长弓，马鞍边挂着佩刀和插满箭矢的胡禄(11)。领头的年轻公子白皙英俊，玉质金相，女郎却是面目浮肿，又黑又丑，正是当今女皇宠信的武氏亲属武延秀和武灵觉。

按照惯例，通过浮桥时骑者下马，行人缓行，以减轻对船板的压力。不料那武灵觉甚是骄横，虽然看到桥头警示的木牌，却丝毫不予理睬，娇声笑道：“延秀，我要和你比赛，看看谁先过河。”不待武延秀回答，提着青骢马抢先跃上了浮桥。

一旁傅腊“哎呀”一声，奔过来叫道：“你们……你们不能骑马上桥！”

他虽不识得武延秀、武灵觉二人，但也知道这些黑衣武士是天子禁军，绝不该去招惹，可当真任他们骑马通过浮桥，追究起来，他不但做不成水手，还要被治罪。不料才刚刚举起手臂，武延秀已然扬起马鞭，朝他当头抽了下来。傅腊甚是敏捷，微一侧头，那鞭子落在肩头，“啪”地一声，受力甚重，登时火辣辣作疼。武延秀冷笑一声，双脚一夹马肚，去追武灵觉。后面羽林军纷纷跟了上去。

那浮桥全仗水的浮力漂浮在河面上，蓦然上来了百余名骑士，桥体立即一沉，剧烈摇曳动荡起来。靠近西桥头的几名行人站立不稳，接二连三地摔倒在地。所幸浮桥两边结有上下两道粗圆缆绳，才没有人掉入河中。

武灵觉也不勒缰减速，竟如在平地一般，在浮桥上策马飞奔。那浮桥仅宽两丈有余，来往行人塞路，她大声呵斥，脚下丝毫不停。众人见她肆无忌惮，不晓得是什么来头，又惊又怕，纷纷避让一旁，原本井井有条的浮桥上顿时一片混乱。

一名商贩推着满车果子往河西而来，忽见前面大乱，人群争相闪避，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将板车靠边停下，朝前张望。却见一名红衣女郎骑着高头大马直冲过来，桥身愈发摇晃得厉害，那车子笨重，起伏不定中顿时失去了平衡，朝河中冲去。车身被缆绳挡得一挡，满车的果子尽数滚入了黄河中。板车则歪歪扭扭地挂在缆绳上，一点一点地往下滑。

一旁有人好心提醒道：“车子！你的车子！”商贩这才回过神来，上前将板车拉住，果子却是一个不剩了，一想到自己辛苦去向乡下老农一家一家地收了果子，预备运到河西去卖，全家老小全等着卖果子赚钱来养活，而今全泡了汤，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四娘等人虽离得尚远，经过情形却是瞧得一清二楚，各人脸上均有气愤之色。阿猷怒道：“好个刁蛮跋扈的妇人！”扯下胡帽扔到地上，束一束腰带，上前一步，站在桥中央，预备等武灵觉过来时将她扯下马来。李俊忙将他拖回来，道：“他们人多势众，你不是对手。况且我们还有许多大事要办，切不可轻举妄动。”

话音刚落，武灵觉已然驰近。不知道因何缘故，她居然一眼留意到深目高鼻的阿献，擦身而过后犹自扭转头来望着他。

四娘低声问道：“她认得你么？”阿献道：“我一直在长安，极少在洛阳，她应该不认得我。”四娘道：“嗯，你戴好帽子，别惹事。”阿献不敢违令，只得道：“是。”

须臾之间，武延秀又领着羽林军飞驰而过。马蹄如雨，浮桥上下颠簸得厉害，众人头晕目眩，不得不一手挽紧马缰，一手扶住桥边的缆绳。

忽听得前面有人惊叫一声：“啊，娘亲！”声音极是惊惶凄厉，随即便是“扑通”一声，似有重物落水。

阿献本来性情火爆，强行忍耐了半天，再也按捺不住，不顾身份暴露的危险，冲过去一看——一名白发老妇人不知如何被挤掉入了河中，一名四十岁模样的白衣男子伏在桥沿缆绳上，捉住了她半只衣袖。

阿献“哎哟”一声，几大步上前抓住那男子手臂，助他救那老妇人上来。恰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衣袖撕裂开来，那妇人不及呼叫一声，即没入了河水中，再也不见踪影。

白衣男子急叫道：“娘亲！”甩脱阿献双手，爬起来就要翻过缆绳跳下河去救母亲。

那黄河水湍急无比，他下去救人无异送死。四娘已经赶到，叫道：“快拦住他！”宫延一个箭步上前，拦腰抱住那男子，身手极为敏捷。

那男子使劲挣扎，不断叫道：“放开，快放开，我要去救我娘。”四娘走到他身边，婉言劝道：“水流太急，太夫人救不回来了，公子⁽¹²⁾请节哀。”

那男子只觉得身体被一道铁箍牢牢圈住，无论如何都挣不开，便点头道：“好，你们放开我。”

哪知道宫延刚一松手，他便垂首往两道缆绳间的缝隙钻去，竟似要跳河追随母亲而去。阿献眼疾手快，一把揪住他臂膀，骂道：“堂堂男子汉，不思为亲人报仇，倒学人自杀。你死了又能怎样？”

那男子被他一喝，呆了一呆，这才瘫坐在地上，双手捂住脸。他虽未强忍着不哭出声，泪水却从指缝中汨汨渗出，情形极是悲切。

一位中年胡商一瘸一拐地挤了过来，朝那男子作揖谢道：“多谢郎君救命之恩。令慈……令慈是因为我而死，我真不知道……唉……”

众人这才知悉因为中年胡商朝那相貌奇丑的武灵觉多看了几眼，被她发现，有意圈马逼近，他后退时正好踩在两船接驳处的板缝中，身体失去平衡，摔向河中。凑巧那白衣男子扶着母亲站在他身后，见状忙抢过来拉住他，救了他一命。不料武延秀又率大批羽林骑士驰过，船身上下来回颤动不止。男子的母亲早有病在身，一阵晕眩，竟被颠进了河中。男子匆忙回身，只抓住了半只衣袖，还不及援救，衣袖断开，便不见了母亲踪影。

大伙儿闻听了事情经过，无不咬牙切齿。尤其令人痛恨的是，浮桥上发生这等老人坠水、尸骨无存的惨剧，那队羽林军却早已呼啸过河上岸，扬长而去，竟无一人回过头来。

那男子蓦地抬起头来，沉声道：“不，是武灵觉、武延秀害死了我娘亲，不是你。”他虽然泪痕满面，语气却是异常的冷静，浑然不似刚刚遭逢丧母之痛。

一旁四娘瞧得分明，心中不由得暗暗称奇，暗道：“这人如此气度，又认得武灵觉、武延秀相貌，应该不是普通人。”一面想着，一面将目光投向身旁的李俊，不料见多识广的他亦只是摇了摇头，表示并不认得这男子。

忽有数名突厥胡人排开围观的人群挤了过来，为首的却是个三十岁出头的汉人，极有刚毅英武之色。他抢上前扶起白衣男子，问道：“堂兄，出了什么事？伯母人呢？”白衣男子乍见亲人，顿时又泪如雨下，道：“伯先，你来得迟了。母亲她……她……”一时哽咽不能言语。

那酋先听一旁胡商讲完经过，脸色如铁，面朝黄河，似在缅怀亲人音容，良久才举拳重重砸在缆绳上，咬牙切齿地道：“我与伯母十年未见，想不到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此仇不共戴天，我要杀了她，我非杀了她不可！”他虽然没有说“她”是谁，但旁人均知是指那罪魁祸首武灵觉。

四娘上前劝道：“这里人多眼杂，公子请慎言。”酋先却似毫无顾忌，冷笑一声，回过身来道：“就算女皇本人站在这里，我也是……”忽见四娘容颜美丽，气度高贵，实乃生平所未见，一时呆住。

跟随酋先的一名老年突厥随从依稀觉得那突厥青年阿献十分面熟，忍不住上前问道：“郎君莫不是兴昔亡可汗的大公子？”

兴昔亡可汗是指内附朝廷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元庆，被武则天召入朝中为官，封左威卫大将军，不久前因洛阳令来俊臣告发他欲举兵支持皇嗣李旦即位而被处死，其子阿史那献也被流放。来俊臣以告密起家，心狠手辣，是当世有名的酷吏，时人均以为阿史那元庆谋反是一桩大冤案，许多突厥人由此心怀不满。朝廷大敌吐蕃亦针对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武则天蔑视虐待异族，还立阿史那献兄长阿史那倭为十姓可汗，以争取西域突厥民众人心，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

阿献正是阿史那献，他在流放途中为四娘等人所救，毕竟是逃亡身份，见有人认出了自己，不由自主地露出了警惕之色来。

水手傅腊也赶来挤在一边看热闹，听闻与那美貌紫衣女郎一道的突厥青年竟是兴昔亡可汗之子，立即会意他是个大大的逃犯，抓住他可是大功一件，再也不用当水手守浮桥了，忙挤出人群，向桥头招手叫道：“喂，来人，快来人，这里有朝廷在逃的……”

话音未落，只觉得有一柄利刃顶住了他背心，一时脊背嗖嗖发麻，牙齿不自禁地打起颤来。

蒲津浮桥东北二里即蒲州州治河东县，古名蒲坂，是舜都所在，因而又称舜城。春秋时晋人梁山伯即在此地与游学の上虞富家女祝英台结

识，草桥结拜，同窗共读，十八相送，演绎出一出千古爱情佳话。

河东城西黄河洲渚上有一座鹳雀楼，为北周时鲜卑贵族宇文护所建，原只是一座用来瞭望敌情的军事戍楼，因时有鹳雀栖息于楼顶而得名。楼高三层，凭山临河，高楼巍峨，高耸入云。东面可俯瞰河东大地，西视则可尽揽关中，甚至连潼关、华山也可远眺入眼。隽秀登临，悠然远心，如思龙门，若望昆仑。自建成以来百余年间，多有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登楼观瞻，放歌抒怀，鹳雀楼遂成为河东第一胜境，时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并称为“四大名楼”，天下闻名。

鹳雀楼是多层堆塔式木楼，高大雄峻，石砌的方形台基高约丈余，亦如楼式，宏敞坚固，四周设有月台，均有踏步台阶，方便登台。主楼形制三层四檐，楼阁依层而上，层层叠高，斗拱翻飞，翼角申挑。每层都有木柱承托着梁架和屋檐，檐下设有坚木雕制栏杆。楼身外围是木制花格钩栏，形成六棱式的绕楼回廊。楼顶、屋檐皆为琉璃瓦筑沟覆盖，楼内有木梯盘旋，供登楼远望。整座楼自下而上构件相依，斗拱承檩，错综交织，巍然耸立，虽已在风雨中屹立百年，却依旧坚固如初。

正有五名少年公子站在三楼楼顶欣赏河山。五人均是并州晋阳⁽¹³⁾人氏，去年四月联袂壮游⁽¹⁴⁾，先取道代州去了河北幽州，再自幽州南下汴州、扬州，再往神都洛阳，又自洛阳到西京长安，一路游览观光已一年有余，半月前才离开关中，动身回去家乡。

夕阳西沉，鲜红似血。东南面雷首山层峰叠峦，绵延起伏，那里是舜的两位妃子娥皇、女英的安葬地。西面脚下即是波涛滚滚的黄河，正掀起层层巨浪，呼啸着，翻卷着，急切地奔向远方的大海。落日熔金，光彩炫目，给眼前的山川美景又平添了一份独特韵味。

辛渐叹道：“难怪此楼能成为河关胜概，遐标碧空，倒影洪流，龙踞虎视，下临八洲，不由得人有振翮凌云之志。”他腰悬长刀，衣着打扮朴素随意，外表在几人中看起来最为粗犷，豪侠之气十足。

肥头大耳的李蒙笑道：“有美景，不可无诗，喜好作诗的才子们赶紧了。”一边说着，一边将目光投向身边的同伴。

那位同伴不到二十岁年纪，仪表堂堂，一身忍冬纹翻领胡服华丽精致，愈发显得风姿潇洒，俊朗不凡，眉目之间更有一股凌人的高傲之气。他名叫王翰，字子羽，一向是众人的首领，尚不及答话，辛渐已然笑道：“可别指望王翰，眼前没有美酒女人助兴，他未必灵光。”

王翰微笑道：“不错，还是辛渐最知道我。”转头见王之涣轻摇折扇，意态悠闲，似早已胸有成竹，忙叫道，“之涣⁽¹⁵⁾，还是你这位大才子来吧。”

王之涣字季凌，与王翰同族，年纪虽轻，却是文才出众，诗名远扬。他外貌看起来也是一副文绉绉的样子，书卷气极浓，闻言将折扇收起，笑道：“好，那我就献丑了。”微一沉吟，“嗯，立意就取辛渐刚才那句‘振翻凌云之志’。”晃了晃脑袋，漫声吟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话音刚落，王翰、李蒙、辛渐几人便大声鼓掌喝彩。辛渐道：“好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好男儿就该奋发向上，志在千里！好！好！”王翰也赞道：“确实是景象壮丽，气势磅礴！诗因楼成，楼借诗传，之涣，你这首诗当可与鹳雀楼日月同辉，足以流芳百世了。”

王之涣心中品度，也极是得意，却还是客气地拱手笑道：“过奖，过奖。”

李蒙转头见一旁狄郊神情严肃，一言不发，忙叫道：“老狄，之涣作出了这等气壮山河的好诗，你竟还能无动于衷？”辛渐笑道：“他就是爱这样不动声色，不然如何叫老狄？”

狄郊摇了摇头，道：“之涣这首诗有毛病。”李蒙问道：“什么毛病？”狄郊道：“之涣说‘白日依山尽’，日正西下是没有错，山却是在东南面。”李蒙“呀”了一声，道：“还真是。”

王之涣不服气地道：“诗言志，歌咏言，谁说作诗非要写实景物？”辛渐也笑道：“老狄心细如发，事事严谨，不过诗里也能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这可是较真了。”

王之涣上前捉住狄郊衣袖，拉扯到西南面站定，指着远处的蒲津浮

桥道：“难道要我说‘白日依桥尽，黄河入海流’么？照你的意思，我们眼下人在最顶层，‘更上一层楼’一句也有毛病，因为再没有楼层可上了。”狄郊见他着了急，忙道：“之涣，我不是说你诗写得不好，只是说……”忽想到对方才气纵横，最爱与人滔滔辩论，自己与他讲理无异自讨苦吃，忙闭了嘴。

王之涣却还是不依不饶，催逼道：“不行，你今日非要说个明白不可。”狄郊无论如何不再发一言。

李蒙笑着解围道：“好了，天色不早，要谈诗论道，回去逍遥楼坐下再慢慢说不迟。”

忽见蒲津浮桥上尘土飞扬，一大队黑色戎服骁骑正策马过河，朝蒲州方向而来。那浮桥是用铁链铰结巨船而成，马匹急速驰过，船只来回晃动不止，拉动铁链轧轧作响。此时太阳落山，多有行人来往于浮桥上，骑士这一番搅动，桥上登时大乱。虽看不见真切情形，却隐隐有哭叫声传来。

这一番动静可不算小，几人立时都留意到了。王翰不禁皱起了眉头，道：“不是规定不准车马在浮桥上疾驰么？”辛渐道：“看装束打扮，这些人是洛阳来的禁卫军。”狄郊道：“是左羽林军的左万骑。”

李蒙素知狄郊谨慎精细，观察入微，没有把握不轻易出声，还是忍不住问道：“你怎会知道得这般清楚？”狄郊道：“他们手中枪稍上的纷带是红色。”

原来羽林军下面分左右飞骑、左右万骑四营，枪稍纷带各用绿、绯、红、碧四色。众人听说，凝神查看，果见那些骑士手中长矛上有鲜红色的缎带迎风飘舞。只是羽林军是天子禁军，地位非同小可，向来只负责保卫皇宫安全，如何会突然出现在蒲州？想来发生了什么非比寻常的事。

王翰若有所思地道：“这些羽林飞骑赶路这般急，莫非是要去并州？”他如此推断，自然是因为当今女皇是并州文水人氏的缘故。

辛渐点头道：“多半是那帮姓武的又要搞什么花样。”言下很不以为

然，大有鄙夷之意。武则天虽已执政多年，不过只知道铲除异己，全仗酷吏兴武灭李，以高压手段维持统治，尤其她所信用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等人尽是粗鄙贪婪之辈，政治上毫无作为，自然难以赢得人心。鹤雀楼在蒲津东北面，辛渐等人并未看到浮桥南面有人落入河中的情形，不然还会更加愤怒。

王之涣最好议论时事，当即接口道：“不错，自从女皇在文水立五庙(16)以来，并州是非不断。我早说过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李蒙忽插口叫道：“嘘，小点声，那边有人。”

几人回过头去，果见一对年轻的男女正探头朝这边望来。女子不到二十岁年纪，作男子打扮，身穿灰色圆领袍衫，头上挽着惊鹄髻，甚是清爽干练。男子跟她年纪相仿，也是一袭圆领袍衫，斜背着一个大大的行囊。

王翰生性放荡不羁，喜近女色，见那女子容貌端庄，颇有明媚可人之姿，有心上人上前搭讪结识，只是不知道适才王之涣的话对方听进去多少。当今女皇帝大开告密之门，天下因为一句牢骚戏言而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当年中宗皇帝仅因一句赌气之言“我以天下给我岳父韦元贞也无不可，何况一个宰相的官职”便被母后武则天决然废去皇帝位，贬为庐陵王，至今仍然囚禁在房州(17)；中宗被废当晚，参与宫变的十余名御林军来到坊曲饮酒，一人醉后发牢骚道：“早知道入宫废皇上无勋赏，还不如事奉庐陵王呢。”酒席未散，缇骑已经赶到酒肆，将十余人逮捕，发牢骚者以谋反罪名斩首示众，余人则因知反不告尽数绞死——这一男一女来历不明，一看就不是蒲州本地人氏，万一有心告密，或是以此为把柄讹诈，将会是一场大麻烦。他微一权衡，即不欲招惹事端，向同伴使个眼色，招呼道：“天色不早，咱们也该回去了。”

五人有意避开那两人，匆忙下楼出来。鹤雀楼前占卜算卦的道士车三正快快收拾摊子，忽见过来几位华服少年公子，心中一动，忙上前拦住笑道：“几位郎君好兴致！游完鹤雀楼，再算个卦，卜一卜前程，才算彻底尽兴了。”

王之涣听他说得有趣，便顿下脚步，笑道：“那好，先生先大致算算我们几人的来历，如果说得对了，我们再请先生占卜前程不迟。”车三

道：“郎君是要先考我么？好……”指着王翰道，“你这位郎君神情高迈，气宇轩昂，一定是几位的首领了。”

李蒙道：“这个一般人可是都能看出来，算不上稀奇。”车三道：“嗯，不过他虽是大富大贵之相，却时常遭人嫉妒，最终要穷困病死。”

一旁几人闻言相顾而笑。李蒙道：“先生这话说得也对也不对，他遭人嫉妒是没错，我都时常嫉妒他，谁叫他又英俊又多才又有钱？不过，就算天下人都穷死困死，也轮不到他王翰头上。”

车三吃了一惊，问道：“莫非这位郎君就是富甲天下的晋阳王公子？”王翰只斜睨他一眼，傲然不答。还是李蒙道：“正是。”车三慌忙拱手道：“哎呀，失敬，失敬。”

王翰见他一身道袍肮脏污秽，胸前染了几大块油污，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洗换，打从心底里瞧不大起这邋遢道士，见他得知自己身份后态度瞬间转变，料来不过是那类靠危言耸听来吸引主顾的算命先生，便冷笑一声，转过头去，将手指拢在嘴唇边打了个呼哨，台基下等候的两名彩衣僮仆慌忙牵马过来。

王之涣笑道：“先生今日怕是赚不到卦金了。”车三叫道：“哎，几位郎君……”几人却是睬也不睬。他在鹤雀楼前坐了一整日，饥肠辘辘，不但未能赚到一文钱，还平白错过了结交晋阳王氏的机会，不免愈发沮丧起来。

辛渐走出几步，又回过身来，自怀中掏出两吊铜钱递了过来。车三虽则贫困，倒也颇有骨气，摇头道：“无功不受禄，贫道⁽¹⁸⁾可不是路边的乞儿。”辛渐道：“那好，就请先生给我算上一卦。”

车三卜算一阵，得卦为“观”与“涣”，道：“郎君是富贵之命，将来前程远大，会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造福苍生。不过额间有一股煞气，这是五鬼侵袭，天罡临命。‘观’主惊恐，‘涣’即‘散’，今年是郎君一生中的一个灾年，怕是会有家破人亡的事情发生。”

辛渐听了摇头道：“先生怕是算错了……”指着王翰、李蒙几人的背

影道，“我跟他们四个可是完全不同，既不是望族出身，又非官宦之后，我家祖祖辈辈都是铁匠，跟政治权势完全扯不上半点干系。”

车三这才恍然大悟辛渐为何要主动周济自己——道教和铁匠行尊奉的祖师爷都是太上老君，铁匠炉就是太上老君流传民间的炼丹炉，因而论起来铁匠和道士是同门师兄弟。按照民间的传统说法，铁匠是师兄，道士是师弟，师兄有权管教师弟，当然也有照顾的责任。

车三道：“郎君该知道，蜀汉关公关羽及本朝开国功臣鄂国公尉迟恭均是河东铁匠出身。郎君若不是心雄万夫、志在建功立业，又如何会放弃祖传的冶炼手艺，与王公子等人结伴出游呢？照我看来，你们五位公子中，就数郎君你最重视功名。嗯，郎君喜武艺，好读兵法，希冀将来往边关杀敌立功，是也不是？”

辛渐本不大相信占卜一说，回头也只是同情这道士的落魄，听了这话，才觉得车三多少有几分犀利之处，便笑道：“先生大略说得不错。来，这卦金给先生，先生拿去买件新衣裳，既是摆摊算卦，殊不知问卦人也都要看衣裳外表。”

车三讪讪接过铜钱，笑道：“郎君倒真是个好性情的好人。我再多送郎君一句卦语——贤贤易色，玉走金飞。日后风行水上，灾祸自会消去。”辛渐闻言一愣，不及询问，王翰已然等得不耐烦，连声催道：“辛渐，走了！”辛渐便不再多问，谢了车三，匆忙跟随同伴上马，径直往城中而去。

蒲州州城河东县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因地处要冲，北周时鲜卑贵族曾花费巨资人力营造。城廓周长十余里，以巨石筑基，厚砖砌墙，坚壁强垒，固守易防。虽然规模气势远远及不上长安、洛阳、太原等几大都城，却也是河东大城，人烟稠密，商业繁茂。

此刻飞鸟正归林，落日的余晖有如一层薄薄的轻纱，又像少女脸上淡淡的红晕，将这座被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誉为“天下之中”的舜城装扮得格外生动妩媚。

逍遥楼位于最繁华的西大街，距离西城门不远，这也是河东一带负有盛名的豪华客栈，为并州王氏所开，准确地说，是记在王翰名下的产业。不过王翰还是生平第一次来蒲州，既与同伴到了这里，当然也是要住在自家的逍遥楼里。

王氏是名倾天下的高门望族，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并列为“五姓七族高门”，历代出将入相者不计其数，名宦如王允、王凌、王昶、王浑、王济均是出自这一豪门大族。自晋到唐，各朝皇族为巩固提高自身地位，曾多次与太原王氏联姻，或以公主下嫁，或娶王氏女立为后妃，如东晋哀帝、简文帝、孝武帝三帝皇后均是晋阳王氏之女，荣贵无双，影响巨大，以至有“天下王姓出太原”的说法。王翰、王之涣均是出自这一望族，尤其王翰这一支不关心仕途，只专注经商，河东一带酒庄、客栈、粮店等各类商铺有一多半是他家所开，光看他府中宝马美姬如云，便可知其人是何等富庶。

几人也不着急回去，一路慢吞吞地闲逛，以观赏蒲州风土人情。到西大街时早已是华灯初上，远远望见逍遥楼楼前旗杆上高高挑起一盏写着“满”字的气死风灯⁽¹⁹⁾，表明客栈已然住满，不能再接纳主顾。其实情形并非如此，而是因为王翰一向养尊处优惯了，不喜欢乱糟糟的环境，早派僮仆知会掌管逍遥楼的店主蒋大不得再收人进去。至于早先已经住进来的客人就只能听之任之了，总不能强行将人赶走。

经过河东驿站时，发现门前守卫的不是寻常驿卒，而是全副武装的黑衣武士。几人猜想这些人一定就是适才违例驰马过河的羽林军飞骑。王之涣好奇心最重，正想要过去打听这些御林军的首领是谁，忽见前面一阵骚动，几名差役一边开路一边喝道：“使君在此，让开，快让开！”王之涣道：“莫非是蒲州刺史明珪到了？”

话音未落，即见一红袍官员当先往驿站而来，身后官员各依品级穿着绿、青官服。看情形是蒲州、河东州县的大小官员全到了，且如此行色匆匆，想来这河东驿站一定住进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只是这一大群人却被羽林军决然挡在了外头，地方官员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得低声下气干候在门外。他们各自带有随从，人数众多，加上不断有闻声围过来看热闹的闲汉，驿站两旁的道路一时为之阻

塞不畅。王翰、辛渐几人只得下马，从路边上慢慢通过。好在逍遥楼距离驿站不远，步行也不过一刻即到。

王之涣道：“你们猜驿站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他称的是“你们”，却特意扭过头去望着狄郊。李蒙也问道：“老狄，你看有这等羽林军护送出行气派的会是什么人？”

狄郊道：“阿翰说过这人多半要去并州，既是去并州，多半是要去文水了，嗯，我猜领头的一定姓武。”辛渐道：“老狄推测得有理，只有姓武的才会如此嚣张放肆，大白天地在浮桥上纵马狂奔。”

忽听得一旁有人低声议道：“你听说了么？今日有人在渡口被挤落了河中，就是驿站这些黑衣武士做的好事。”同伴惊问道：“当真？”原先那人道：“我听水手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同伴道：“本朝立国近百年，这还是头一遭听说有人纵马在浮桥上狂奔乱撞。”原先那人道：“可不是吗？水手上前阻止，都挨了领头的鞭子呢！”

辛渐忙上前问道：“落水的是什么人？可有救上来？”那人道：“掉到黄河中还有得救么？”见辛渐面孔陌生，手扶长刀，不知什么来路，生怕因为刚才的几句闲扯惹祸上身，忙一拉同伴道：“走，快走，这热闹还是不要瞧的好。”

辛渐几人虽不知具体经过，但以傍晚时在鹳雀楼见到的浮桥上混乱的情形来看，有人被挤落水当非假事，心中俱感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闷闷挤过人群，回来逍遥楼。

楼内忽有一名年轻的圆脸女子疾奔而出，她头垂得老低，竟没有看到正待进楼的诸人，一头撞在李蒙身上。李蒙体肥，只轻轻晃了一下，倒将那女子顶了个跟头，一跤跌坐在台阶上。辛渐眼疾手快，抢上前将那女子扶起，问道：“可有伤到娘子？”

那女子只不断举袖轻拂双眼，泪光涟涟。李蒙见对方痛得泪流不止，忙道：“哎哟，实在抱歉了，不过好像是娘子先撞的我……”

那女子哽咽一声，轻轻挣脱辛渐的手，一声不响地离开。辛渐见她腿脚有些不便，忙问道：“娘子的腿不要紧么？”那女子也不答话，只一

瘸一拐地埋头朝前走去。

店家蒋大闻声赶出客栈来。他大约四十余岁，短小瘦削，一脸和气，慌忙迎上来道：“那是锦娘，是我远房侄女蒋素素的小姑，小门小户的女子，没见过什么世面。各位郎君，这就请进楼吧，里面早为各位准备好了酒菜。”几人见那锦娘已没入夜色中，也不再多理会。

进来逍遥楼，大厅内零散坐着七八桌客人，虽不比往日觥筹交错的热闹，却也不显得冷清。蒋大忙道：“这些都是在接到阿郎吩咐前已经住进来的客人。不过请阿郎放心，我已经特意一一交代过，客栈内不得大声喧哗。”

王翰点点头，道：“记住了，从今日起，逍遥楼只许出不许进，直到我们几个离开蒲州为止。”蒋大道：“是，是，全听阿郎吩咐。”顿了顿，又道，“适才有驿卒来，说有个贵客想从河东驿站搬来逍遥楼，我因为郎君事先的吩咐，婉言谢绝了他。那驿卒威胁说贵客可是个大官，我是不敢答应，那驿卒才愤愤走了。阿郎看这事会不会惹下麻烦？”

王翰猜想驿卒口中的所谓大官一定是今日见到的那拨羽林军的首领，也就是狄郊推论的姓武的，一想到所见到这些人不顾强行骑马通过浮桥的情形，心中很是厌恶，哪管对方有没有可能是亲王、郡王，上前拍了拍蒋大肩膀，安慰道：“蒋翁⁽²⁰⁾做得对。他若不是所谓的大官，我还考虑让他进来。既是大官，按律公务出行须得住官府驿站，咱们逍遥楼不够资格接待。万一来个刺客行刺，咱们岂不是脱不得干系？实在不行，他可以去住蒲州衙门嘛，驿站外面不正有一堆地方官员抢去奉承么？”蒋大应道：“阿郎说得极是。”忙领着几人往楼梯口走去。

厅北墙角一桌坐着一名青年男子，略有些驼背，忽尔剧烈咳嗽起来。狄郊精通医术，听他咳的声音有些怪异，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那男子却极是敏锐警惕，飞快地抬起头来，目光如电，冷冷扫了狄郊几人一遍，瞬间又低下头去。

狄郊心道：“听这人上气，应该是火气浮于肺，可咳嗽声重浊腻滞，又该是湿邪内停，这两样不是自相矛盾么？真是奇怪。”心中有所思虑，脚下也相应慢了下来，只不自觉地望着那男子发愣。

李蒙重重往他肩头拍了一下，道：“你在看什么？肚子不饿么？走啦！”狄郊想了一想，招手叫过一名伙计，嘱咐道：“你去告诉边上那位郎君，请他不要再饮酒。”伙计不明所以，心道：“哪有在自家店里劝客人少饮酒的道理？”蒋大喝道：“发什么呆，没听到狄郎吩咐么？还不快去办。”

伙计慌忙奔去墙角，低声对那青年男子说了。那男子朝狄郊点点头，虽依旧冷漠肃然，却还是多了一丝感激之意，随即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酒刚一下肚，又是一阵猛烈的咳嗽。狄郊见对方贪恋杯中物不听劝阻，如此下去早晚有失声变成哑巴的危险，不禁摇了摇头。

蒋大领着几人上来楼上雅间，还未进房，便听见里面有叮咚丝竹声传出。王翰顿时神情一振，问道：“是谁在里面？”蒋大道：“是我特意请来为郎君助酒的歌妓，名叫赵曼，她的歌舞在本地可是一绝。”

王翰一扫适才的怏怏不快，大喜笑道：“我在晋阳久闻蒋翁聪明能干，今日一见，方知所传不虚。”伸手推开房门，却见里面有三男一女——一名老者和一名年轻男子手捧乐器，坐在墙边的凳子上奏乐；另一名玄衣男子站在堂中，搂抱着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女。少女明眸皓齿，额着黄妆，上身一件小红短袖罩在白色罗衫上，正是河东一带最为流行的半臂，下穿摆幅极大的淡黄仙裙，长眉连娟，微睇绵藐，细润如脂，粉光若腻，当真是个绝色美人。

忽见有人进来，那玄衣男子吓了一跳，便即放开怀中的赵曼，举袖挡住面孔，疾步朝外走去。

王翰挺身挡住，喝道：“站住，你是什么人？”那玄衣男子面带恶气，狠狠瞪了王翰一眼。蒋大“啊”了一声，抢上前来给了那男子一巴掌，喝道：“这位就是晋阳王翰公子，还不快见礼！”

赵曼惊叫一声，指着玄衣男子道：“原来你不是真的王公子，你……你到底是谁？”众人这才会意原来这玄衣男子是冒名王翰来这里调戏佳人。

蒋大尴尬万分，结结巴巴地道：“他……他是犬子蒋会。抱歉，我实

在想不到他……”他这次为迎接讨好东主做足了准备，却想不到出了这等意外之事，扭头喝道，“你这个败家子，胆子越来越大了，竟敢冒充王公子。”扬手又要朝儿子打去。

李蒙忙上前拦住，笑道：“蒋翁息怒，这事也不能全怪在令郎头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位赵曼小娘子生得如此千娇百媚，是男人都会心动。至于冒名王翰，这事我曾也做过，谁叫他名气那么大，是无数女子的梦中情郎呢！”

他为人机灵圆滑，老于世故，知道眼前这事闹将下去只会扫大家的兴，别无益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是王翰为人虽豪阔风流，爱四处留情，却十分骄傲，那蒋会一副猥琐穷酸模样，竟敢冒充他名头，是可忍孰不可忍，不顾李蒙圆场，拉下脸冷冷道：“这冒充他人之事，也不是人人都做得，蒋郎还得事先自己照照镜子才好。”

蒋会当着这么多人被训斥，面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眉眼之间渐有恨意。蒋大又上前甩了儿子一巴掌，骂道：“你这个不肖子，瞧你做的好事！”辛渐道：“蒋翁也别责怪令郎了，这就将酒菜端上来吧。喂，你们几个肚子不饿么？”李蒙笑道：“我早就饿得呱呱叫了。只有王翰不饿，他气也气饱了。”王翰哼了一声，道：“谁说我不饿？蒋翁，快些上酒菜来。”

东主既发了话，蒋大慌忙答应，将儿子扯了出去，吩咐伙计上好酒好菜。片刻后酒宴开场。那赵曼果真才貌双全，不负众望——歌声清喉娇啾，舞姿轻盈似燕，载歌载舞，令人目眩神迷。一旁伴奏的乐人是她父兄，父赵元礼、兄赵常奴，血缘至亲，配合极是默契。又将王翰的一首旧诗《春日归思》拿来依清平调⁽²¹⁾唱道：

杨柳青青杏发花，年光误客转思家。
不知湖上菱歌女，几个春舟在若耶。

一曲歌毕，王翰心情大好，喜笑颜开，招手令赵曼坐到自己身边，笑道：“曼娘不仅能歌善舞，还是个解语花呢。”一边打趣，一边伸手去摘腰间玉佩，打算当作缠头⁽²²⁾，不料却摸了个空，这才知道玉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然丢失了。便顺手将蹀躞⁽²³⁾上的带扣解下来，递给赵曼

道：“这是我送给曼娘的见面礼。”

那带扣为纯金打造，上面缀有四蓝一红五颗黄豆粒般大的宝石，一望就价值不菲。赵曼接了过来，嚤嚤谢道：“谢公子厚赏。”

话音未落，便有人一脚踹开房门，却见数名羽林军士持刀闯了进来。领头的校尉曹符凤喝道：“奉命搜查反贼，捉拿逃犯。”

赵曼又惊又怕，王翰却依旧紧紧搂住她，动也不动，只冷冷问道：“奉谁的命令？”曹符凤道：“当然是淮阳王武君的命令。”

一旁辛渐、李蒙几人交换一下眼色，心中均是一般的想法，暗道：“原来是淮阳王武延秀到了，难怪这些羽林军在浮桥上如此蛮横猖獗。”

李蒙忙起身陪笑道：“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将军可要看清楚了，这里没有反贼，也没有逃犯。”曹符凤扫了一眼房中，道：“逃犯确实是没有。不过你们几个夜半聚集房中，不准外人进来，神神秘秘，敢说不是密谋反叛？”

辛渐道：“怎么，聚在一起饮酒就是密谋反叛？”曹符凤道：“若不是心中有鬼，如何不放外人进来客栈？”

王翰早看出这些人是存心来挑衅滋事，心道：“莫非是今日在鹳雀楼遇到的那两名女子告了密？”他虽然恼怒，却也知道难以与对方相争讲理，微微侧头，向李蒙使了个眼色。李蒙会意，忙道：“我来为将军介绍，这位是这里的主人王翰王公子……”

曹符凤冷笑道：“原来你就是王翰。听说因为你要来，逍遥楼不准再接纳客人，就连官家人也不行。”

众人这才明白为何这些羽林飞骑要来找麻烦，一定是武延秀想住逍遥楼被拒后怀恨在心。

王之涣忙道：“王翰喜欢清静，不喜有外人打扰，所以才会命店家不再放客人进来，这可跟密谋反叛没有半点干系。”

李蒙最善察言观色，又善交际，料来这些人难以用钱打发，便指着辛渐道：“这位辛郎是晋阳大风堂辛堂主之子，河东、河北两道的军用兵刃十之二三产自他家。”又指着狄郊道：“这位狄郎是狄仁杰狄相公⁽²⁴⁾亲侄。”

曹符凤一听到“狄仁杰”三个字，呆了一呆，立即收敛了倨傲的姿态，惊讶地打量着狄郊——却见他神情严肃冷漠，似乎丝毫不关心眼前之事。

曹符凤是禁军校尉，常年亲近朝廷中枢，自是知道宰相狄仁杰廉洁勤政，在朝野极有声望，魏王武承嗣几次联合酷吏来俊臣要除掉他，均为武则天本人亲自阻止，可见他在女皇心中地位非同一般，甚至武则天从来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尊称为“国老”。狄郊稳坐一旁，沉默寡言，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颇有几分狄仁杰的老成持重。曹符凤心下更是忌惮，踌躇半晌，才讪讪道：“既是狄相公之侄，当无反叛之事。”

狄郊淡淡“嗯”了一声，反问道：“我伯父若不是狄仁杰，是不是我们就该是反叛？”曹符凤道：“这个……多有冒犯。不过我也只是奉命行事，还请狄公子莫怪。”王之涣道：“嗯，奉命行事……羽林军是天子禁军，该直接受皇帝之命，如何又侍奉起淮阳王了？”

曹符凤颇为难堪，不欲多说，道：“不打扰各位郎君吃酒了。”又一指赵曼，“不过这位小娘子我可是一定要带走。”

王翰脸色一变，道：“她不过是本地歌妓，难道也是反叛不成？”他的豪门公子风度极佳，从来不大嚷大叫，即使生气时也努力保持着克制，但他凌厉的目光比什么都吓人。曹符凤一见之下，心头也是一凛。

原来当真是淮阳王武延秀因住不成逍遥楼而心怀恨意，他听说逍遥楼的主人就是晋阳富家公子王翰后，更是难以气平——王氏虽是高门望族，唐代立国以来却并无高官显宦在朝，尤其因高宗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出自并州王氏，武则天掌权后不但残酷处死王皇后⁽²⁵⁾，还对其族人大力打压，并州王氏已呈衰落之势，忝居五姓豹尾，称为与李氏、崔氏、卢氏、郑氏虚相称美的装饰物——恰好又在遥遥听到逍遥楼方向传来燕乐之声，再也忍耐不住，命校尉曹符凤率羽林军士前去逍遥楼捣乱，不令

王翰那些人逍遥快活，再借机将歌者带来。若不是他此行河东另有要务，临行前父亲魏王武承嗣特意交代不要惊扰地方官府，要谨慎行事，不便将事情闹大，只怕要立即命蒲州刺史明珪查封逍遥楼，逮捕所有相干人等，冠以谋反罪名，非弄他个人仰马翻、鸡飞狗跳不可。

曹符凤本来奉命诬陷王翰等人密谋反叛，捕他们下狱，令他们好好吃些苦头，再将唱歌的歌妓带去驿站侍奉武延秀，可眼下王翰等既不是谋变，歌妓同谋也就无从谈起，如何威逼他们就范？一时答不上话来，迟疑道：“这个……”

曹符凤本来奉命诬陷王翰等人密谋反叛，捕他们下狱，令他们好好吃些苦头，再将唱歌的歌妓带去驿站侍奉武延秀，可眼下王翰等既不是谋变，歌妓同谋也就无从谈起，如何威逼他们就范？一时答不上话来，迟疑道：“这个……”

赵曼忽插口道：“贱妾愿意跟将军走。”轻轻挣脱王翰臂膀，施然起身，上前行了一礼，道，“将军有礼，请将军带路。”

曹符凤见她生得貌美出众，人也聪慧灵秀，深知人往高处走的道理，料来今晚必得淮阳王欢心，不敢轻易得罪，忙堆笑道：“好，娘子这就请随我去驿站吧。”

王翰阴沉着脸，心中十分不快，却也不便发作。赵曼临出门的一刹那，忽然回过头来，朝他莞尔一笑。他立即读懂了她的心意，她是不欲他招祸才主动表示愿意去驿站。

笑容温情而又苍凉，胭脂香，恨茫茫，那份身不由己的无奈深深震撼了王翰，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女人，再也难以去计算后果，起身叫道：“曼娘，你别去。”脚下刚动，却被辛渐、狄郊一左一右挟持住手臂。

王翰沉下脸，喝道：“快些放手。”二人均知他有心阻拦羽林军士带走赵曼，死活不肯松开。赵曼却恍若未闻，只微微叹了口气，道：“阿爹，大哥，咱们走吧。”

王翰道：“喂……”还想去追，却被辛渐、狄郊使劲拖住，按回长榻

中坐下。王翰怒道：“你们做什么？”狄郊道：“他们明显是为赵曼而来，不得到手岂肯罢休？那武延秀是什么人你不是没有听过，强自出头，非但救不了她，还要连累你自己。”

辛渐也低声劝道：“你忘了咱们在洛阳时亲眼见到乔知之冤死么？乔知之在朝中官任右司郎中，却因一婢女为魏王武承嗣陷害，被诬斩首，亲属族人尽被牵连诛杀，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姓武的一家都是好色之徒不说，还生性狠毒，稍不如意，就要弄得对方家破人亡。你家大业大，还是忍耐些好，别再弄一出绿珠惨剧来。”

辛渐所提到的乔知之是本朝有名的大才子，文才俊秀，其所作词文篇章世人争相吟咏，风流一时。偏偏他还是个多情郎君，府中有婢女名窈娘，美丽善歌舞，名动京华。乔知之虽因身份不能娶她为妻⁽²⁶⁾，却也海誓山盟，誓言为她终身不娶。魏王武承嗣——也就是淮阳王武延秀之父——听说窈娘美名，假称借她教习诸姬歌舞，趁机据为己有。昔日西晋名臣石崇有宠妓名梁绿珠，姿容绝艳，世所罕见，又善吹笛，权臣孙秀索求不得，便假借诏书搜捕陷害石崇，绿珠由此跳楼自尽。乔知之思古惋叹，又痛又惜，怨恨之下作《绿珠篇》一诗抒怀寄情，托付魏王府阉奴送给窈娘。窈娘得感怀悲泣，读到最后一句“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时，泪下潸然，随即投井自杀。武承嗣命人捞起窈娘尸首，从其衣带中发现了诗笺，这才知道事情经过，勃然大怒，鞭杀了传诗的阉奴，指使酷吏来俊臣诬陷乔知之谋反，以酷刑将其处死，又杀乔氏族人三百人，成为洛阳轰动一时的大案。时人均知乔知之冤死，却畏惧武承嗣是女皇亲侄，权柄熏天，不敢妄议。

王翰曾亲眼见到乔知之全族被捆绑刑场，心中更恨，但却颓然跌靠榻中，半晌无言。李蒙道：“虽则很是扫兴，不过究竟只是个才刚刚认识的歌妓而已，算啦！”王翰怒气稍平，挥手道：“我没事了，散了吧。”

几人自小结识，情若手足，均知他想独自静一静，便道了晚安，留他一人在房中，命两名僮仆留下陪他。

四人出来时正遇到蒋大匆忙上来，道：“佛祖保佑，那些羽林军终于走了。适才他们一声不吭地闯进来，拿刀逼住大家伙儿不让出声，问了阿郎住处就上楼来，我还真怕有什么事。咦，阿郎人呢？”王之涣

道：“他在房里。你别去，他心情不好，让他一个人呆着。”蒋大道：“是。”

辛渐见蒋大额头一大块青紫淤痕，已然见血，问道：“是那些羽林军动手的么？”蒋大不欲多生事，支吾道：“这个……是我自己不小心撞到了门框。”又道，“后面早备好了上房，准备了热水，几位郎君，请随我来。”

一场歌舞宴席不欢而散，几人悻悻回房，各自洗漱歇息。辛渐心中郁结，辗转反侧，始终难以入睡。他隔壁的房间是安排给王翰的，一直留神外面的脚步声，却始终没有听到王翰回来。等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没有动静，终于忍不住起身，穿好衣裳往前院去寻王翰。到楼上雅间一看，灯烛尚明，宴桌狼藉，横倒着好几个空酒壶，却只有两名僮仆歪倒在一边。

这僮仆两人是孪生兄弟，十五六岁年纪，哥哥名田睿，弟弟叫田智。辛渐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上前随意推醒一人，问道：“王翰人呢？”田睿睁开眼睛，茫然道：“阿郎不是让我们陪他饮酒么？他……酒量好大……”

辛渐见他醉得厉害，难以问出名堂，忙匆匆奔来大厅，却见大门虚掩，蒋大正靠在柜台边打盹，上前叫醒他，问道：“蒋翁有没有看见王翰？”蒋大揉了揉双眼，道：“啊，阿郎出门去了，说是要到外面走走。出了什么事？”辛渐道：“没事，是我见他房中没人，特意来问问。我就出去找他回来。”蒋大道：“要不我陪辛郎一道去？”辛渐道：“不必，我去去就回来。”蒋大道：“是，郎君多加小心。”

辛渐出了逍遥楼，不由自主地往河东驿站方向而来。他有些怀疑王翰饮多了酒，气血冲头，往驿站去找武延秀理论去了。又转念一想：“王翰无意功名利禄，只重朋友和享乐，他该知道民不与官斗的道理。况且对方可是武延秀！这大唐的江山都被姓武的夺了，酷吏横行，奸佞当道，哪有什么王法、道理可讲呢？我们几个若不是这一趟远行，还真看不到这么多事情。难怪之涣这次断然放弃参加科考，唉，国之不国，实在令人灰心。”

蒲州的夜空澄碧空灵，呈现出一种高古的境界来。月光明朗，长风清凉，古朴的街道上空无一人，颇有空旷的寂寥。

辛渐走出一段，望见驿站门前那些地方官员早已散去，院内灯火映天，犹有欢声笑语传出，大约那淮阳王武延秀得了赵曼，还在饮酒作乐，如此，王翰应当无事。正待转身回头，忽听到一阵乱哄哄的嘈杂声，有人喊声，有人奔跑，就连守在驿站门口的羽林军也拔出兵刃，紧张地朝内里张望，似乎发生了大事。

辛渐满腹疑云，生怕事情跟王翰有关，却又不便过去打探情况。等了一会儿，大批羽林军从驿站潮水般涌出，分作三队，两队飞身上马，各往东、北二街呼啸而去，另一队疾步往逍遥楼方向而来。带队的正是校尉曹符凤，他远远瞥见辛渐站在路边张望，忙走到他面前，狐疑地审视着他，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辛渐道：“酒吃得多了，出来走走，消消积食。将军，驿站发生了什么事？”曹符凤道：“刚刚有刺客行刺淮阳王。”

辛渐闻言大吃一惊，心道：“刺客该不会就是王翰吧？”忙问道，“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曹符凤冷笑道：“难道不是你们这伙子人么？来人，将辛渐拿下了。”几名羽林军士应了一声，拔出兵刃，上前围住辛渐。

辛渐道：“为何要拿我？我们可是跟驿站行刺毫无干系。”曹符凤道：“你不问二大王(27)遇刺情形如何，却先问刺客是谁，可见心中有鬼。深更半夜在驿站附近徘徊，不是接应刺客是什么？还敢强辩说毫无干系。来人，将他绑了。速速围住逍遥楼，一个也不准走脱。”

羽林军大声应命，取出绳索缚了辛渐。曹符凤见他也不抗辩挣扎，神态自若，心中大奇，暗道：“到底是名家之子，有大家风范。”

一行人来到逍遥楼。蒋大闻声出来，不及询问究竟，便已经被军士推攘到一边。曹符凤命羽林军将所有住客、伙计、厨子、帮工等都一股脑儿赶出来，聚集在大厅中。此时正是夜半时分，住客大多已经安寝入睡，这一番喧闹立即招致怨声载道，羽林军也不理睬，只顾持刀强行驱赶。

辛渐被押在大厅一旁，一眼看到傍晚在鹳雀楼见过的一男一女也在住客当中，不禁颇为惊异。那女子正抗声道：“这里是蒲州，不是京都，你们羽林军倒好，作威作福到这里来了！”

众人大多不知道这些黑衣军士的身份，听那女子一嚷，这才知道这些人是天子禁军。那女子又道：“就算真的要追捕刺客，也该由地方官府出面。你们大半夜地把人强行从床上拉起来，是何道理？”一名飞骑自背后狠狠推了她一下，喝道：“快走，那么多废话！”

那女子的男伴勃然大怒，侧头怒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军营的？你上司是谁？”声色俱厉。

那飞骑本是欺软怕硬之辈，被吓了一跳，半晌才怔怔问道：“郎君是什么人？”那男子道：“我叫胥震。快说，你上司是谁？是李湛，薛思行，还是赵承恩？”

李湛、薛思行、赵承恩均左羽林卫将军，官秩三品，执掌禁军兵权，与宰相同列，极得女皇宠幸。那飞骑听胥震盛气凌人，似是有来头，不敢再随意答话，只向校尉曹符凤望去，等他示下。

曹符凤在一边听得一清二楚，他只是个小小的校尉，连九品官都不是，平日当然不敢去招惹这敢直呼左羽林三大将名字的厉害男子，不过他眼下有淮阳王武延秀做靠山，那可是未来太子武承嗣的爱子，虽说武承嗣目下还没有太子名份，可那还不是早晚之事？

今年正月初一，女皇在万象神宫⁽²⁸⁾举行祭天祭祖大典，武则天本人担任初献，第一个捧上祭品，而亚献则是魏王武承嗣，终献是梁王武三思。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按照惯例，只有太子才有资格担任亚献。自武则天登基称帝以来，一直是其四子皇嗣李旦担任亚献，其长子李成器担任终献。这一巨大变动，被朝野视为是女皇将要立侄武承嗣为武周太子的前兆。

说到武则天几番改立太子，那可是长长一篇故事——她与第一任丈夫太宗皇帝李世民无出，与第二任丈夫高宗李治共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李弘、李贤、李显、李旦及太平公主李令月。高宗皇帝即位后不久本

已册立宫人刘氏之子李忠为太子，后来武则天当上皇后，李忠被废，改立其长子李弘为太子。李弘为人忠厚，谦虚忍让，高宗晚年因患有风病，目不能视，一度想提前传位给太子，由此引来权力欲极强的武则天的嫉恨。不久，李弘随高宗、武则天游洛阳合璧宫时，暴毙于宫中绮云殿，时年二十四岁。官方说法是太子是患病而死，然而朝野风传是武则天用鸩酒毒杀了亲生儿子。可笑的是，武则天还特意向丈夫提议给太子以“孝敬皇帝”的谥号，高宗完全同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父亲为儿子追谥帝号。李弘死后一个多月，武则天天子李贤被立为太子。李贤天份极高，过目不忘，且容止端雅，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不过当时宫中议论他并非武则天亲子，而是武则天亲姊韩国夫人为高宗宠幸时所生，李贤自己也因为与武则天样貌性格迥异而心怀疑惧。大夫明崇俨猜到武则天不喜欢李贤，不断进言说太子不德。不久，明崇俨在东都洛阳遇刺身亡，武则天怀疑是李贤派刺客所为，于是派人拷打李贤最信任的户奴⁽²⁹⁾赵道生，赵道生在酷刑下招认是太子李贤指使他杀了明崇俨，又在太子东宫马坊搜到了数百领皂甲，遂成为李贤谋夺皇位的证据。李贤由此被废为庶人，囚禁巴州⁽³⁰⁾。高宗于诸子中最爱李贤，亲自出面说情，武则天声色俱厉地道：“为人子逆谋，天地所不容。陛下正该大义灭亲，何可赦也！”第三子李显被随即立为太子。高宗去世后，李显以太子身份即位，为中宗皇帝，武则天为皇太后，总揽朝政。两个月后，中宗李显想授予韦皇后父亲韦玄贞侍中一职，宰相裴炎认为不妥。中宗怒道：“我甚至可以将天下给韦玄贞，何况一个侍中的官职？”裴炎奔去告知武则天。武则天遂命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率兵入宫，废中宗为庐陵王，贬出长安。又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睿宗终日居于别殿，不管朝政，朝政尽归武则天裁决。武媚废除李显后的第三天，即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赶到巴州，将次子李贤杀死，许多人牵连被杀。如此过了几年，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总揽朝政，犹不满足，终于在风烛残年之际登基称帝，正式将李唐天下变为武氏天下。睿宗李旦被废黜幽禁，不过因为是女皇幼子，依旧被立为皇嗣。虽然皇嗣意指皇帝的儿子，并非皇太子——未来的皇帝，可这已经令诸武相当不满，武则天侄辈如武承嗣、武三思等均千方百计想得到储君之位，以求来日登上大宝，多年来，针对皇嗣李旦的阴谋不断，武则天也始终在立儿子还是立侄子之间徘徊不定——论血缘，当然是儿子亲，可儿子姓李，跟自己不是一个姓，自古以来，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她靠肉体、青春侍奉太宗、高

宗父子两代皇帝，数十年苦心经营，落下乱伦的千古骂名，才终于夺得李唐江山，改朝换代为武周，一旦传位给儿子，武周岂不又变成李唐？这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她希望自己亲手开创的武周王朝千秋万代，一统江山；立侄子吧，大宝之位倒是传给武家人了，可她与武承嗣、武三思有杀父大仇⁽³¹⁾，虽事隔多年，但毕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终究有所顾虑。然而前一阵却突然发生了尚方监裴匪躬、大将军内侍范云仙私下拜谒皇嗣李旦的事，被人告发后逮捕下狱，由洛阳令来俊臣审讯。来俊臣穷尽手段，如愿以偿地取到裴匪躬、范云仙二人意图谋反还位皇嗣的口供。武则天闻报勃然大怒，下令将裴、范二人处以腰斩极刑。武承嗣等人趁机兴风作浪，挑拨离间，武则天遂决意放弃亲生儿子李旦，从武氏中选出一人立为太子，这才有了本年正月初一万象神宫祭天人选的更换。

若不是宰相狄仁杰一再从中进谏阻挠，怕是武则天早已经诏告天下，立武承嗣为太子。可狄仁杰年近七旬，一个白发老翁还能支撑几天？即使老天爷不收他，武承嗣又岂能轻易放过这块绊脚石？

眼下更有一个大好机会，也是校尉曹符凤升官进阶、飞黄腾达的良机，那就是狄仁杰的侄子狄郊近在眼前，这就是为什么驿站一出事他立即率兵赶来逍遥楼的原因。他只须将淮阳王武延秀交代的事尽心尽力办好，即便眼前这名叫胥震的男子是宰相、将军之子，他又有何畏惧？

一念及此，曹符凤上前一步，呵斥道：“吵什么吵？我等是奉淮阳王之命办事。公子若是不能服，可以直接去驿站问淮阳王。不过，还等等我们办完事再说。”胥震冷笑道：“原来是淮阳王到了……”他身旁那女子忙道：“胥震，别惹事。”胥震便恨恨住了口。

曹符凤见一搬出淮阳王的名头就令对方哑口无言，有所畏惧，很是得意，叫道：“来人，将他们两个也赶到那边去。”

一旁辛渐听到，心道：“看来武延秀遇刺并没什么事。这校尉一上来就说我跟刺客有关，到了逍遥楼又称捉拿刺客大肆搜捕，分明是有意为之。莫非是武延秀仍然怀恨今日之事，有心要诬陷整治我们几个？”

又等了片刻，羽林军士将王之涣、狄郊、李蒙也带了出来。三人一

见辛渐被绳索紧紧捆绑住，大吃一惊，拥上来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辛渐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我出门去找王翰……”忽意识到最好不要让羽林军知道王翰不在客栈内，不然事情会更加麻烦。

曹符凤却已然发现王翰不在其中，走过来问道：“王翰人呢？”

王之涣三人虽不知道究竟，也极想知道王翰人去了哪里，但见辛渐有意顿住不提，料到必有缘故，也默不作声。

曹符凤见四人不答，冷笑道：“我早说你们几个有鬼。哼，一定是你们串通密谋行刺淮阳王。”李蒙道：“淮阳王遇刺了么？这可跟我们毫无干系……”

两名羽林军士自后堂奔出来，捧上五把一模一样的长刀，道：“他们五人房中各有一把长刀。”王之涣忙道：“本朝带刀出行可不算犯法。这刀是辛渐亲手打造，我们五个一人一把，有什么错？”

一名军士又变戏法般地掏出一柄匕首，道：“这是在狄公子房中发现的，样子跟适才驿站刺客所用的兵刃差不多。”

曹符凤接过匕首，拔刀出鞘，刀刃上血迹宛然。众人一时呆住，面面相觑。曹符凤冷笑道：“这下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狄公子，抱歉了，谋刺亲王，等同反叛，你虽是现任宰相狄公的亲侄，可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我只能得罪了。来人，将狄郊几人都拿下了，再派人去追捕王翰。”

狄郊忙道：“先等一等！将军，你手下军士说是在我房中搜到这柄带血的凶器，请问他我住在哪一间？”那军士道：“不就是二楼楼上第二间么？”李蒙道：“哈，第二间住的是我。”那军士忙道：“我记错了，是第三间。”辛渐冷笑道：“第三间住的是我。将军，你们这栽赃嫁祸的伎俩，未免太不高明了。”

曹符凤大怒，扬手扇了辛渐一巴掌，喝道：“罪证确凿，还敢强辩？来人，将他们三个也都绑了。”

狄郊道：“等一等！将军说我们几个行刺淮阳王，这柄匕首就是凭

证，对么？”曹符凤道：“不错，这匕首就是凶器，铁证如山，无论是在谁房中找到，你们几个串通一气，都难逃干系。”

狄郊道：“我看到刀柄上有很多血迹，将军可否容我仔细看看匕首？”曹符凤不耐烦地道：“你自己的匕首有什么好看的？有话到蒲州州司再说。来人，将客栈的人通通带走，押去蒲州衙门拷问。”

胥震的女伴忽上前几步，叫道：“将军且慢！”曹符凤依稀觉得有些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问道：“你又是谁？”那女子道：“鄙姓谢，小字瑶环。淮阳王遇刺一事非同小可，来日必定上达天听，这正是将军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不过狄公子终究是名门子弟，何不让他看看匕首，也好教大家心服口服。”

她一番话不卑不亢，说得娓娓动听。曹符凤见她并无敌意，便点头道：“那好，就依娘子所言。”将匕首递给了狄郊，道：“你可看清楚看了。”

狄郊将那匕首翻覆来去看了几遍，道：“这匕首不是我们几个的。各位请看，这木柄上留有五个指印，虽然纹路并不清晰，却大致能看出最上面的指头朝右，下面四个指头朝左……”

那谢瑶环甚是机敏，当即会意，道：“行刺的人是左手持刀。”狄郊道：“诚如娘子所言。可是我们五个都习惯用右手。将军不信的话，请立即查验我们五人的佩刀，从刀柄丝绦上的握痕就可以看出来。”曹符凤浑然没有留意到这些细节，一时语塞。

旁边住客听闻狄郊是宰相狄仁杰之侄，心中均道：“狄公有世间神探之称，断案如流，这位狄公子年纪轻轻，却是细致入微，见微知著，到底是名门之子，不容小觑。”

曹符凤愣了好半晌，才道：“就算匕首不是你们五个用过的，可难保你们不是刺客同党。还有，王翰人到哪里去了？”蒋大道：“阿郎吃多了酒，出去散步纳凉去了。”曹符凤道：“散步纳凉，他能有这么好的心情？我看他是怀恨淮阳王夺走赵曼，去驿站行刺二大王了。”

蒋大惊道：“阿郎醉成那样，如何还能行刺？”谢瑶环也道：“我可以

作证，王公子确实喝得大醉，出门时都走不稳路，更别提持刀行刺了。”

之前她和胥震来到逍遥楼投宿，蒋大因王翰事先嘱咐告之客满，不欲接纳，正好王翰跌跌撞撞地想要出去，在柜台遇见二人，便临时起意让蒋大收他们进来住下。

曹符凤诬陷狄郊不成，好不容易抓住王翰人不在客栈的机会，岂能轻易放过？当即冷笑道：“你们都是一伙儿的，当然要帮他说话了。”

狄郊道：“将军不能仅凭王翰出楼就断定他是刺客，今晚不在逍遥楼里的可是不仅王翰一人。”

他心思缜密，早留意到住客中少了那位咳嗽不止的年轻男子，当然那男子也绝不可能是刺客，一个不停咳嗽的人是绝对做不了盗贼和刺客的。

曹符凤道：“还有谁不在？”蒋大道：“还有两人，一位是名叫袁华的年轻郎君，另一个是犬子蒋会，他没吃晚饭就出门去鬼混了，唉，这是常有的事。不过那位袁郎……袁郎……”一时迟疑要不要讲出客人的隐私。

曹符凤道：“怎样？快说！”蒋大心道：“眼下还是先洗脱阿郎的嫌疑要紧。”忙道：“那位袁郎是什么时候出门我可不知道，我人一直在柜台，没有看到他出去，直到刚才，我才发现……”

曹符凤道：“不管怎样，凶器是在逍遥楼里面找到的，所有人难脱干系。来人……”那谢瑶环挺身上前道：“将军，请借一步说话。”

曹符凤不知其来路，见她虽然年轻，之前的言谈举止却极有见识，心中颇为忌惮，道：“娘子既与此事无干，可自行离去。”

谢瑶环摇头道：“将军适才说过客栈所有人难脱干系，瑶环不愿意就此置身事外。”忽压低声音道：“眼下客栈出走的人都没有回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将军在这里大张旗鼓地抓人，不是敦促相干的人赶紧躲藏起来么？要想万无一失，须得鱼儿都入网后才收紧，这就叫一网打尽。”

曹符凤“哎哟”一声，拿带血凶器陷害狄郊一事已露破绽，不再可行，只能用王翰不在客栈这一点大做文章，只要抓住王翰，严刑下不怕他不招认他就是行刺淮阳王的刺客，再令他诬告狄郊，一样可以扳倒狄仁杰。谢瑶环说的确实有理，王翰人还未露面，打草惊蛇是大忌，万一他就此逃走，去洛阳向宰相狄仁杰求助，那可就糟了。他忙问道：“依娘子看，这件事要如何处理才好？”

谢瑶环道：“将军不如先放这些人各自回房睡觉，假装若无其事，再派人暗中守在这里，静等王翰回来再说。”曹符凤道：“有理。多谢娘子指点。”谢瑶环低低笑道：“无需多谢，说到底，你我都是替大哥办事。”

曹符凤大吃一惊，问道：“娘子说的是哪位大哥？”谢瑶环道：“还能是哪位，当然是神都那位最大的大哥。”

曹符凤“啊”了一声，当即肃然起敬。“大哥”是女皇武则天在武氏家族中的绰号，因其地位最尊，个头也高，曹符凤也是当了禁军头目方才知。他听谢瑶环直呼圣上绰号，既亲昵又随意，料想其人大有来历，惊惧之心顿起，迟疑道：“敢问小娘子……”谢瑶环摆手道：“哎，话就说到这里为止。将军切不可对旁人泄露我身份，包括淮阳王在内。”

曹符凤见她神秘诡异，似乎连淮阳王武延秀也不怎么放在眼里，更是疑虑，暗暗猜道：“莫非她是圣上派出的制使？难怪我会觉得她面熟，一定是在皇宫当值时撞见过。”

他知道大内有一批司籍女官如上官婉儿等极得女皇信任，权力堪比宰相，有“内相”之称。女皇总担心天下人不服女人当皇帝，时常派出心腹充当制使，巡察四方。这谢瑶环虽然年纪轻了些，可她那种从容的气度却丝毫不容质疑，若不是与圣上朝夕相处的女官，如何敢随意称呼“大哥”？这可是连武承嗣、武三思等都要竭力巴结的人，他一个校尉如何敢去得罪？慌忙躬身应道：“是，谨遵尊使之命。”

谢瑶环也不否认制使身份，道：“嗯，我出来洛阳已久，不知淮阳王来河东是为何事？”曹符凤道：“恒安王新近在文水病逝，遗下二子一女(32)，年纪尚幼，圣上特派淮阳王和永年县主去接他们回洛阳抚养。”

恒安王武攸止与武灵觉之父武攸暨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派永年县主武灵觉去接堂弟堂妹赴京，倒也合情合理。可淮阳王武延秀与武灵觉只是从曾祖兄妹⁽³³⁾，血缘甚远，况且武延秀之父武承嗣是未来的太子，于诸武中最得女皇宠幸，当年武则天生父武士彠周国公的爵位无人继承，就是由武承嗣袭爵周，又奉旨监修国史。而今武承嗣既为亲王，又是宰相，权势极重，离太子之位仅一步之遥。反倒是武则天活着的两个亲生儿子命运凄凉——庐陵王李显被软禁房州，形如囚徒；皇嗣李旦及其儿女被幽禁宫中，不见外臣已有十余年。而今武则天年近八旬，已露耄耋老态，立太子之事迫在眉睫。这武延秀因姿容俊秀，是武承嗣最宠爱之子，他不在洛阳助父亲争夺太子之位，反而与武灵觉一道去文水接堂叔遗孤，未免令人起疑。

果然谢瑶环露出了并不相信的神情，问道：“淮阳王来河东就只是为了这件事？”曹符凤左右看了一下，低声道：“有一晚淮阳王喝醉了酒与永年县主吵嘴，说他其实身负秘密使命，要去并州找一幅什么图……”谢瑶环失声道：“璇玑图？”曹符凤道：“咦，这事尊使也知道？”忽想到对方是大内女官，洞悉宫廷机密，知道此事又有什么稀奇。

幸得谢瑶环并不介意，只问道：“淮阳王有没有具体提过璇玑图的事？”曹符凤道：“没有。永年县主也问过他，但他不肯说。”

谢瑶环道：“嗯，那你去吧。”曹符凤道：“是。”挥手命军士解开辛渐绑索，又向堂内诸人大声喝道：“你们暂且各自回房歇息，但切不可离开逍遥楼，不然视作刺客同党。”留下数名军士，分守在大厅和进出要害处，安排妥当，这才赶回驿站去向淮阳王武延秀禀告。

厅内众人惊魂未定，无不暗中猜疑谢瑶环的来历。谢瑶环道：“店家，还不请郎君们回房歇息？”蒋大这才如大梦初醒，慌忙命厨子、帮工们散去，又命伙计送住客们各自回房。

辛渐走到谢瑶环面前，道：“多谢娘子援手。不知娘子为何要助我们几个脱困？”谢瑶环看了一眼堂内的羽林军，摇头道：“我可没有助你们，你们也未必能就此脱困。”又朝王之涣笑道：“王郎在鹳雀楼里的那首诗做得不错。”王之涣奇道：“娘子知道我的名字？还没有请教娘子是……”

胥震忽然走过来叫道：“娘子，我们也该回房了。”谢瑶环点点头，向狄郊道：“狄郎，这些人铁了心要找你和同伴的麻烦。”狄郊道：“是，我也看出来了。多谢娘子适才为我们出头说话。”谢瑶环道：“嗯，你们几个还是找机会尽快逃走吧。”对着王之涣嫣然一笑，这才转身与男伴一道步入内堂。

辛渐四人交换一下眼色，均是面面相觑——适才谢瑶环见识过人，气度不凡，更是一阵低语就打发走曹符凤，虽不知道她到底说了什么，但此女必定来历非凡，说不定正是名宦之后，所以才令曹符凤有所顾忌，可她建议几人尽快逃走未必有些离谱，须知几人均是并州数得着的名门公子，形容身份已露，又能逃到哪里去？况且逃走不正坐实了武延秀想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吗？几人本来相当感激谢瑶环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此刻听了逃走论未免又怀疑起她的用意来。

王之涣道：“这谢家娘子到底是什么人？她到底是想帮咱们还是想害咱们？”李蒙道：“回房再说。”

辛渐摇头道：“我们不能离开大厅，一会儿王翰酒醒了回来，一进门就会被羽林军抓住带走。咱们守在这里，至少可以见到王翰一面。”狄郊道：“有理。”

辛渐便叫蒋大上了些酒菜，四人围坐一桌，一边吃吃喝喝，一边等待王翰回来。一旁羽林军看见如此情状，莫不诧异，倒也不来干涉。蒋大焦急万分，只是不便多说什么，以免徒增辛渐等人烦恼。

李蒙道：“我不明白，武延秀派人抢走曼娘，分明是怀恨住不成逍遥楼，他恨的人是王翰，可为何要命军士诬陷老狄你，硬说匕首是在你房中找到的呢？”狄郊摇头道：“他们这次想要对付的人是我，说到底是要对付我伯父。而今女皇年事已高，立太子刻不容缓，魏王武承嗣呼声最高，唯独为我伯父所阻，所以……”说到这里有意顿住。

王之涣接道：“嗯，所以武延秀突然想到可以从老狄身上下手，说不定可以扳倒狄公，这倒是一步好棋。”话一出口，才意识到失言，歉然道：“抱歉，我的意思是狄公为官清正，为人谨慎……”狄郊道：“没事，诚如你所言，我伯父老辣圆滑，对头难以下手，之前那些人也试过以谋

逆罪诬陷伯父，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引起圣上的警觉。”

他所谈及的诬陷狄仁杰一事即著名大案“七大臣案”——数年前，魏王武承嗣联合酷吏来俊臣告发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七人同时被捕下狱。七人中以魏元忠和狄仁杰影响最大、名望最高，魏元忠由酷吏侯思止审讯，魏元忠备受酷刑折磨，最终还是被迫承认谋反罪名。狄仁杰则由来俊臣亲自审问。这来俊臣手段残忍，杀人无数，审讯罪人时不问案情轻重任意用酷刑逼供，落入其手中者无不求速死。不料他还没有像往常那样摆出最得意的刑具，狄仁杰已然服罪，招认了谋反的罪名。来俊臣满心欢喜，认定这次可以顺利置狄仁杰于死地，也未再加以严刑。不料狄仁杰只是麻痹对手之计，趁狱吏不备，偷偷写下申诉状，等次子狄光远探监时将状子放入藏在棉衣中带出。申诉状转到武则天手中后，武则天急忙召来俊臣询问案情，来俊臣答道：“狄仁杰等人入狱，臣不但未用刑，连他们的冠带也未剥夺，饮食寝宿一切如常。如果没有谋反的事实，他们如何会招认谋反？”武则天便派通事舍人周繇前往狱中查看情况。本来这起案子因为狄仁杰的机敏而大起转机，坏就坏在周繇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被武承嗣派人一威胁就吓得屁滚尿流。来俊臣也提前作了准备，命人取来衣物冠带，让狄仁杰等人穿戴齐整，排列一行，供周繇巡视。周繇大致一看，就匆匆出狱。来俊臣为了敦促武则天尽快批复对狄仁杰等执行死刑，又伪造了谢死表，指使周繇呈送武则天。周繇不敢得罪来俊臣，只得照办。这七大臣均是朝中重臣，更有三名宰相同时被捕下狱，定了谋反大罪，朝野无人相信，上书力救者络绎不绝。不料武则天将上书的给事中李峤等贬出京师，正要批复狄仁杰等人的死刑时，一个八岁的小孩子站出来告变。武则天自登基以来，一直推行高压恐怖政策，奖励向上告变，以致告密成风。且造密者臣下不得问，须给以驿马，供五品食，送往洛阳。行将处决的囚犯，也可以利用告事的方法得到与武则天见面的机会，有机会挽救自己。这小孩子是因不赞成武则天称帝而被杀的宰相乐思晦的幼子，其时已没入官府为奴，他称上变后，被带到武则天面前，侃侃而谈道：“我父已死，我家已破，对于我家之事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陛下之法被来俊臣等人玩弄，我感到惋惜。陛下如不相信，可选一位最可靠的大臣，谎称他谋反交给来俊臣审讯，没有不承认谋反的。”武则天思虑良久，终于决定亲自召见

狄仁杰，询问道：“既无反事，你为什么又招认谋反是实呢？”狄仁杰平静地回答道：“假如不承认谋反，臣早死在来俊臣的鞭笞拷掠下了，又怎能再见到陛下？”武则天这才知道来俊臣惯用酷刑等非正常手段来取得需要的口供，可她确实需要这类酷吏来对付异己，明知是冤案，还是下令将七大臣贬为外地县令。武承嗣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诛杀狄仁杰，但都被武则天拒绝。几年后，狄仁杰因地方政绩突出再次被召入朝中为相，武则天亲赐紫袍⁽³⁴⁾，上面修有“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极示优渥。

只是狄仁杰在狄氏家族中的地位远不如他在朝中那般显赫。狄郊幼失父母，由姨母卢氏抚育长大，卢姨坚决不令狄郊与狄仁杰一家来往，原因是狄仁杰做官侍奉的武周女主，而不是大唐李氏。狄仁杰几次要荐狄郊入朝为官，均为卢姨拒绝，并明言道：“老身膝下只有一甥，不欲他同相公一般侍奉女主。”狄仁杰大惭而退。想不到一向与伯父疏远的狄郊竟成了武延秀意欲拿来对付狄仁杰的棋子，这实在是有些讽刺。

李蒙道：“你们看这件事会不会本身就是个陷阱？根本没有什么刺客行刺，不过是武延秀有意编排出的谎话，目的就是想诬陷老狄。”王之涣道：“很有可能。难怪适才那校尉半句不多提武延秀遇刺之事，只是一门心思地要嫁祸到我们头上。”

狄郊道：“不过那柄匕首上的血迹很新，应该就发生在不久前，且刀刃入体不浅，中刀之人不死也受了重伤。”

辛渐也道：“我当时确实亲耳听到驿站内一阵骚乱，随后有两队骑兵匆忙往东面和北面驰去，分明是要去包围搜索驿站后侧。若是谎言，武延秀只须派校尉带一队人马来逍遥楼即可，又何必兴师动众派出那么多人呢？”李蒙道：“或许是要将戏做足。”辛渐摇头道：“当时驿站情形很乱，我看不像作假。”王之涣道：“既然武延秀是真的遇刺，可为何适才那校尉不见丝毫紧张神情呢？他扈从武延秀出行，武延秀若有损伤，他难辞其咎，按律当处。”

四人议来议去，只觉得疑团越来越多，尤其王翰深夜不回，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着实叫人担心。外面不断有一队一队的人马赶去河东驿站，似是所谓淮阳王遇刺已惊动了地方官府。

李蒙忍不住道：“王翰现在还没有回来，是不是已被羽林军捕去？”狄郊道：“他应该还没有被抓，不然我们几个也早被羽林军逮送官府了。”

王之涣道：“也不知道刚才那位谢家娘子对那御林军校尉说了什么，他竟肯罢手而去。”辛渐道：“羽林军不会就此罢手，这不过是欲擒故纵之计，是要等王翰回来，再将我们一网打尽。应该正是那位谢瑶环出的主意。”王之涣道：“不会吧？谢家娘子适才可是帮咱们的，若不是她出面，狄郊连拿到凶器查验的机会都没有，哪能发现匕首上的破绽？”辛渐道：“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她是友非友，是敌非敌……”

忽有一名伙计自后堂奔出，神色仓皇，附在蒋大耳边低语了几句。蒋大急忙走到辛渐这桌，低声道：“伙计刚发现有人从后院翻墙进来……”辛渐道：“是王翰？”蒋大道：“那人手里有兵刃，伙计没敢上前查探。”辛渐道：“我去看看，你们都先别动，免得羽林飞骑起疑。”起身朝后院走去。

逍遥楼占地颇大，后院在最东端，是藏酒和堆放柴物、杂货的地方，少有人来。如水的月华下，树影婆娑，春草凄迷。一些虫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哼哼唧唧地鸣叫着，倒愈发显得此处幽僻清静。

辛渐一跨过月门，立即留意到墙根处倚坐着一條黑影，头低垂在胸前，看发髻是名男子，右手握着一柄长剑，横在大腿旁，人却是一动不动，不知道是晕了还是死了。走得近些，便见到那男子小腹上有一个血窟窿，正在汨汨冒血……

辛渐吃了一惊，慌忙上前托起那人的脑袋，幸好不是王翰，而是客栈另外一个不见踪迹的住客袁华，也就是那位不断咳嗽的男子。伸手一探鼻孔，还有呼吸，人只是受伤晕了过去。辛渐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袁华手握兵刃，身负重伤，很可能就是行刺武延秀的刺客。辛渐与同伴自身已是麻烦缠身，按理该将这男子交给羽林军，至少也该佯作不知，袖手旁观。可他见过这男子不顾咳嗽也要饮酒，极见豪气，绝不是大奸大恶之人，若真是刺客，更是侠义之辈，既不忍心将其交出去，也不肯弃之而去。

大事临头，当机立断只在一瞬间之间，辛渐略一权衡，即俯身去搬袁华，意欲先将他找个地方藏起来。

狄郊正好匆匆赶来，见状惊问道：“他……他当真就是刺客么？”忙阻止辛渐道：“你不能救他。”辛渐道：“我可不能怕受牵连就见死不救。”狄郊道：“嗨，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人……袁华患有风咳，他一苏醒就会不停地咳嗽，逍遥楼是藏不住他的。”辛渐道：“你自己就是大夫，难道治不好他么？”

狄郊无奈，只好道：“那你先将他搬去柴房，守住他别让他咳嗽出声，我出去找药。”辛渐道：“好，快去快回。”

狄郊出来厅堂，蒋大忙迎上来，低声问道：“是阿郎么？”狄郊道：“不是。蒋翁，你还是不要知道这件事比较好，也请你让手下暂且不要去后院。”蒋大道：“是是，全听狄郎吩咐。”

狄郊这才对李蒙、王之涣大致说了经过。李蒙埋怨道：“咱们眼下自身难保，辛渐还嫌麻烦不够多么？本来毫无干系，武延秀就算诬陷咱们也没有真凭实据，可他偏偏要救这个人，咱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坚决反对！”

狄郊道：“我赞成救袁华。就算不救他，武延秀一心找茬，咱们也难脱干系。救了他，也许能弄清事实真相。之涣，你看如何？”王之涣道：“这个……嗯，我还是中立吧。”

李蒙道：“不行，你不能中立，眼下王翰不在，老狄和辛渐赞成出手救袁华，你得站在我这边才行，这样是二对二。结果就是咱们既不救他，也不向官府告发他。”王之涣道：“这……好吧，我也反对。”

狄郊道：“虽然二对二，可王翰若是人在这里，一定会赞成相救。之涣，你说是也不是？”王之涣道：“那倒是，王翰最讲义气……”狄郊道：“那好，现在是三对二，我们还是要出力救人。之涣，我开个方子，你拿去找谢瑶环，请她帮忙出去买些药材回来，嗯，就说辛渐病了。”

王之涣惊道：“为什么是我去？”狄郊道：“你比我们其他人更合适。”自柜台取过纸笔，列了一张药材清单，交给王之涣。

王之涣无奈，只得向蒋大打听了谢瑶环住处，拿着单子来到房前。房内灯火通明，正有人在窃窃交谈。胥震问道：“你看他们真的会来么？”谢瑶环笑道：“当然！不出今夜，淮阳王一定会派人来给咱们送礼。等到天亮后，蒲州大大小小的官员就该到了。”

王之涣听在耳中，不免疑惑万分，不过他是谦谦君子，不愿在房外偷听人谈话，当即上前轻轻敲了敲门，问道：“谢家娘子人在里面么？”

房内立时陷入一片死寂。王之涣等了一会儿，不见人出声应答，又叫道：“娘子安歇了么？”

房门蓦然拉开，倒吓了王之涣一跳。谢瑶环探身露出面孔来，问道：“原来是王郎。这么晚了找我有何事？”王之涣道：“这个……嗯，辛渐……就是我那位同伴病了，可门口有羽林军守着，我们出不去，想请娘子帮忙去买些药。”他不惯说谎，一番话说完脸早已经涨得通红。

谢瑶环笑道：“郎君是想要金创药吧？不必出去买，我这里就有。”王之涣道：“不是……这里有单子。”谢瑶环接过来一看，照着灯光念道：“佛耳草，鹅管石，款冬花，甘草，白附子，艾草……咦，这不是治刀伤的药。”

王之涣吓了一跳，生怕她知道他们要营救受伤刺客的事，忙道：“当然不是，是辛渐病了，老狄给开的方子。”谢瑶环微一沉吟，道：“那好，这件事我帮你，你可欠我一个人情。”王之涣道：“是。将来娘子到了太原，我一定好好报答。”

谢瑶环便掩好房门，跟王之涣出来大厅。狄郊忙起身谢道：“多谢娘子。”谢瑶环见堂内一切照旧，跟她离开时并不两样，只有辛渐不在，料来确实是得了急病，便向蒋大问了药铺所在，走出几步，又回身道：“抱歉，我出来忘了带钱……”

蒋大忙取了数吊铜钱，拿布带装好，交给谢瑶环。谢瑶环笑道：“各位稍候，瑶环去去就回。”羽林军士早得了曹符凤嘱咐，果然不拦她，任凭她自去自来。

李蒙道：“这位娘子好生奇怪。”王之涣道：“人家急公好义，你还说

什么奇怪。”李蒙不愿意与他争执，只摇了摇头。

狄郊道：“你们守在这里，等谢家娘子买药回来，我到后面看看。”当即来到后院柴房，房中点了一盏微弱的油灯，那袁华斜靠在柴垛上，还没有醒来。狄郊早向蒋大要了一碗糯米粉，和以鸡蛋清，调成药膏，往袁华小腹伤口上抹去。袁华一痛之下，立即惊醒，不及开言，便要咳嗽，却被辛渐及时捂住嘴。他咳不出来，气息不顺，胸闷发慌，一张脸顿时涨得通红。

狄郊忙道：“快把他拖过来，你到前面去，让他背对着我。”辛渐忙依言照办，袁华不明情由，不肯就范，大力挣扎。辛渐道：“别动，外面有羽林军！”

袁华一愣，狄郊已一手按住肺经之尺泽穴，另一手手掌依次击打在他背部肺俞、定喘、天突、膻中、风池几大穴位上，只觉得背部痠疼疼痛大减，呼吸立时畅通无阻，不再憋气哮喘。

狄郊道：“辛渐放手，他暂时不会再咳嗽了。”又对袁华道：“我现在要用火灸烤你身上的穴位，能帮助你止咳，会有一些痛，你可不能叫出声，不然外面的军士听见咳就麻烦了。”

袁华点点头。狄郊便脱掉他外衣，发现胸前、背部伤痕遍布，鞭伤、烫伤、刀伤应有尽有，伤口虽早已经愈合，但模样依旧十分骇人。

袁华笑道：“都是些旧刑伤，吓着你们了？来吧，看了这些伤痕，你就该知道我不是个怕痛的人。”

狄郊便举过油灯，慢慢灸烤袁华背部穴位，直灸得肌肤一片焦黑。辛渐扶着他双臂，只觉得他身子颤抖不止，显是十分痛苦，也不知道是因为腹部伤口还是因为背上受火灸。

狄郊一一灸完，问道：“郎君可曾好受些？”袁华道：“好多了，不再那么想咳嗽了。”狄郊道：“这只能一时半刻止住咳嗽，稍有异物刺激如辛辣的食物、酒等，郎君还是会旧病复发。”

袁华道：“已经很感谢了。郎君年纪轻轻，医术却相当高明，敢问是

祖传医术么？”辛渐笑道：“他们狄家祖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自然是祖传的医术。”

袁华道：“啊，不知道当朝宰相狄仁杰狄公是郎君什么人？”狄郊道：“是我伯父。”袁华道：“原来是恩人之侄。”欲起身拜谢。狄郊忙道：“郎君重伤在身，不必行礼。”

袁华道：“我是前滁州长史袁山之子袁华，家父少年时患有麻痹，无法站立行走，幸好遇到尊伯父狄公，是狄公用针灸治好了家父。”狄郊道：“如此可真算有缘。”忙报了自己和辛渐姓名，又问道，“袁兄，你的风咳很奇怪，与我以往所见过的病患全然不同。”

袁华道：“不瞒二位，我这咳嗽是堂上受刑时落下的病根。二位想来也知道我父亲袁山早年因得罪武承嗣被诬陷谋反，处以斩首之刑。我是袁家独子，也被捕下狱，审讯的来俊臣拿出一份名单，要我承认名单上的人都是家父同党，我不肯就范，他就用各种酷刑折磨我。后来朝廷有大赦令下，我被免死流放岭南。那来俊臣还不肯放过我，命人将我绑到堂前跪下，然后用热醋灌我口鼻，一边灌一边猛拍我背部。灌下一半时，再将我拉起来，用绳子拴着在堂上疾走。再重新将我按到地上，继续灌剩下的半碗醋，一边灌一边拍，我从此落下风咳的毛病，不分昼夜，咳嗽不止。后来我在押送途中逃走，找过许多大夫医治，总也治不好。”

狄郊凝思道：“难怪袁兄的咳嗽不同寻常。如此，我该在药中多加几分雄黄和煨过的青礞石才是。”袁华道：“什么？”辛渐道：“他是在说如何配制治你咳嗽的药。”

袁华道：“原来如此。狄公子，你往我腹上伤口抹的是什么药？”狄郊道：“是糯米粉，临时用来止血的。抱歉，这里有羽林军，不便公然去找金创药。”袁华道：“不用，我自己身上带有西域龙膏。”从怀中取出一个陶瓶来。狄郊道：“西域龙膏？那可是天下最好的金创药。”忙接过陶瓶，重新为袁华换药。

辛渐问道：“袁兄与武承嗣有杀父大仇，所以今晚才会冒险去河东驿站刺杀淮阳王武延秀。不过袁兄既有风咳，难以强行忍住，不知道是如

何混入驿站的？”袁华一呆，道：“什么？”

忽听得有人在外面轻声叫道：“狄郎在么？”狄郊忙吹灭油灯，开门一看，却是客栈的伙计，慌里慌张地道：“店家叫我来告知狄郎，那领头的羽林将军又来了，还抬着一个大礼盒，指名要找那位姓谢的娘子，正好谢娘子抓药回来，两人直接进了房，不知道在里面嘀咕什么。”狄郊皱了皱眉头，道：“我出去看看。”

刚进大厅，正看到曹符凤从后堂出来，一指李蒙道：“把他带走。”两名羽林军士应声上前，反拧住李蒙手臂，推着就往外走。

李蒙见不动其他人，只抓自己一人，大为恐慌，抗声叫道：“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曹符凤冷笑道：“抓的就是你。”命人押他出去。

狄郊、王之涣还待上前阻拦，却被守在门口的羽林军拦住。王之涣急得直跺脚，道：“你们还讲不讲理？”羽林军士只是不理不睬。王之涣转头问道，“老狄，这可要怎么办？”

狄郊见曹符凤带着李蒙往河东驿站方向而去，猜想武延秀是打算各个击破，可眼下王翰人没有回来，真相不明，又能有什么应对之策？

王之涣见狄郊面色凝重，眉头紧蹙，露出前所未有忧虑的表情，呆得一呆，怒道：“一定是谢瑶环出的主意，我去找她理论。”狄郊忙拉住他，道：“别再生事。天快要亮了，你留在这里等王翰回来，我去后面看看。”自柜台取了谢瑶环买回来的草药，来到后院柴房。

辛渐问道：“前面出了什么事？”狄郊道：“他们抓了李蒙去驿站。”辛渐冷笑道：“这是武延秀想要从我们自己人身上突破。老狄，袁兄不是刺客，他是在别处与人交手受的伤。”狄郊道：“嗯，这一点我早已经猜到，驿站守卫森严，袁兄身患风咳，很容易为人觉察。”

袁华道：“我是个在逃的逃犯，在中原无处容身，二位与我萍水相逢，却甘冒危险出手相救，我本该将实情相告，可袁某另有苦衷，还望二位公子见谅。”狄郊道：“强人所难，非君子所为。袁兄大可自便。来，请坐直身子，我试着治治风咳。”

袁华依言挺直身体，狄郊又让辛渐自后扶住他手臂，再将那些已经碾碎的草药倒入一只瓦罐中，打火点着，将一张粗麻纸挖了一个洞眼蒙在罐口，只见一丝青烟从洞眼缕缕渗出。狄郊提住瓦罐耳柄，捧到袁华鼻下，令他慢慢吸入，直至罐中烟尽。

狄郊道：“这是我未经诊治匆匆开就的方子，但应该能化去胸中淤气，缓解风咳。袁兄病因是酸气伤了肺腑，又经年不治，难以痊愈。我预备再加几味猛药，令郎君多吸几次药烟试试。”顿了顿，又道，“不过，我也没有什么把握。”袁华笑道：“公子尽管放手作为。”

外面传来明亮的公鸡打鸣声，天光开始发白。狄郊为袁华取来一些食物和水，辛渐笑道：“好香，我也觉得肚子饿了。”

忽听见正前面厅堂又有一阵争吵哭闹声，狄郊向辛渐使了个眼色，辛渐便站起身来，道：“袁兄请安心在这里养伤歇息，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袁兄都不要出来。”袁华道：“到底出了什么事？”狄郊道：“这事与袁兄无干。辛渐，咱们走吧。”

二人出来柴房，急奔来大厅，却不是因为王翰回来而引发的喧扰，而是一名年轻妇人正向蒋大哭诉着什么。那妇人鬓云乱洒，酥胸半掩，哭得梨花带雨，更显风娇水媚。

辛渐道：“那位娘子是谁？出了什么事？”王之涣道：“她是蒋翁的远房侄女蒋素素，她家小姑昨晚被人杀了。”

辛渐与狄郊交换了一下眼色，二人均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袁华——倒不是认为袁华是杀死小姑的凶手，只不过一夜之间，又是王翰失踪，又是淮阳王遇刺，又是袁华受伤，又是小姑被杀，究竟仅仅是一座数万人口的古城，哪里会有这么巧事？莫非这其中有关联不成？

王之涣又道：“哎，你们还不知道吧？蒋素素的小姑就是锦娘，就是昨晚在逍遥楼前被李蒙撞倒的那个女人。”

辛渐、狄郊听说被杀的女子就是昨晚在逍遥楼前有一面之缘的圆脸女子，意外之极，一时愣住。狄郊暗道：“我想到这些事的关联了，都跟逍遥楼有关。这……这太诡异了，应该只是巧合而已。”

正沉吟间，忽有人高喊道：“王翰公子回来了！”

(1) 蒲州：今山西永济。唐代地方行政划分为州、县二级，州分上、中、下三等，最高长官为刺史，一般为三品或四品官。

(2) 秦晋之好：春秋时，秦、晋两国不止一代互相婚嫁。后泛指两家联姻。

(3) 关西：指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境内）和潼关（位于今陕西渭南潼关县北）以西的地段，是唐都长安的门户。

(4) 唐时用河东代指山西（意在太行山之西），因黄河流经山西西南境，山西在黄河以东，故称。自古被称为“表里山河”。春秋时期，大部分地区为晋国所有，所以简称“晋”；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因而又称“三晋”。

(5) 唐初军制实行府兵制（创建于西魏），府兵指军府之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相当于终身义务兵，但本人及家庭免租庸调（隋唐时收取的一种赋税）。府兵有内府和外府之分，内府卫士负责宫廷、京师宿卫，外府即折冲府，分布在各地州府，除每冬率兵操练外，还轮番宿卫京师，称为“番上”，有事则征发全府。府兵基本编制为：三百人为一团，设校尉；一百人为一旅，设旅帅；五十人为一队，设队正；十人为一火，设火长。《木兰诗》中有“出门看火伴”，“火伴”即指同一火的人。

(6) 帷帽：亦称席帽，源自西域的一种高顶宽裙的笠帽，笠帽的周围垂有一层纱帛制成的围帘，下垂及颈，遮住头部，以障风尘，流行于唐代妇女中。

(7) 武则天生平极其厌恶长安，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东都洛阳为神都。自唐高宗驾崩到武则天退位，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到长安三年（703）十月住在长安，其余二十多年时间，武则天一直住在洛阳，洛阳完全取代了京师长安的地位，成为武则天时期的政治中心。

(8) 武延秀：武则天侄孙，武承嗣之子。武承嗣为武则天同父异母兄武元爽之子。武灵觉：武则天侄孙女，武攸暨与原配之女。武攸暨为武则天伯父武士让之孙，后娶太平公主李令月（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最幼女）。唐朝制度，皇帝女为公主；太子女为郡主，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从二品。

(9) 文水：唐时属河东并州，今山西文水。武则天故乡。

(10) 胡帽：由锦缎制成的一种仿效西域风格的帽子，帽呈圆形，顶部高而尖，两旁有可以翻折的护耳小扇，唐代男女均盛行戴此帽。

(11) 胡禄：革制的箭筒，传自西域，唐时为军队标准装备。除了盛装箭支外，它还用来夜间探测远处的音响。唐人杜佑《通典》中说：“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见于胡禄中，名曰地听，则先防备。”宋人《武经总要前集》也有类似说法：“犹虑探听之不远，故又选耳聪少睡者，令卧地枕空胡禄——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其中。”

(12) 太夫人：对他人母亲的尊称。公子：古称诸侯之子为公子，后广泛用来称呼豪门贵族子弟。又有“郎君”，是唐代对男子的尊称。奴仆称呼主人为“阿郎”。

(13) 并州州治即今之太原，下辖晋阳、太原、文水、清源、祁县等十余县，其中晋阳、太原二县在太原城内，地位高于其他县。

(14) 唐代风气开放，成年男子携剑出游成风。壮游，指胸怀壮志漫游各地。

(15) 古人同辈多以字称呼，因本小说涉及历史人物众多，为方便读者阅读故事，特忽略此习俗，均以名字替代。

(16) 五庙：指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为太后时于家乡文水立武氏五代祠堂，追封其祖为王。宰相裴炎援引西汉吕后之败劝谏，由是得罪，埋下杀身之祸。

(17) 房州：今湖北房县，地处武当山。庐陵王被囚禁时，县城中只有几百户人家，既贫瘠又闭塞。

(18) 贫道：道士谦称，意指自己道德和智慧不足。

(19) 气死风灯：古时点的一种灯笼，很不容易被风刮灭，所以叫气死风灯。

(20) 翁：唐代对年长者的敬称。老翁则是尊称老年男性。

(21) 清平调：唐乐府曲名，为民间音乐的曲调。单调二十八字，四句，三平韵，即七言绝句。

(22) 缠头：本意为古时歌舞者缠在头上作妆饰的锦帛，后代指客人赠送艺人的礼物。

(23) 蹀躞（dié xiè）：唐时男子流行佩戴在革带上的一种小带子，上面用来挂小刀、火石等常用的物件，传自北方的契丹。

(24) 相公：唐代对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

(25) 武则天原为唐太宗李世民才人，太宗死后被送感业寺出家为尼。唐高宗李治即位之初，虽立王氏为皇后，却更喜欢淑妃萧氏。王皇后听说高宗与武才人有旧，暗中将武则天接回皇宫，以间淑妃之宠。不料武则天后来居上，完全掌控了高宗，废黜王氏和萧氏，自己当上了皇后。又将王氏和萧氏砍去手足，投入酒瓮之中骨醉。二人哀号数天后含恨死去，死后还被残忍地肢解。

(26) 唐代等级森严，士民不可与奴婢通婚，违者要受法律制裁。

(27) 武延秀为魏王武承嗣次子，排行老二。大王是唐代对王的尊称。

(28) 万象神宫即唐朝明堂。明堂传说为周公所建，目的是为明诸侯之尊卑。经典对明堂的建筑模式没有明确记载，所以后代聚讼纷纭。汉武帝封禅泰山后，想仿照古代传统修建明堂，却无人能说清其具体样式，于是方士公玉带献上了一张黄帝时期的明堂图：图中有一宫殿，四面无壁，以茅草为盖，四周环水。汉武帝就照这张图，修建了汉家明堂。但据后人考证，这张黄帝明堂图是公玉带伪造的。尽管如此，汉代以后历代王朝所建明堂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模式，即宫殿上圆下方，四周环水，这在古代有着神秘的象征意义。东汉桓谭解释说：“天称明，所以命名曰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历代所建明堂以唐朝武则天在东都洛阳所建最为壮观，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广三百尺，号称“万象神宫”，是中国古代最宏伟的木结构建筑之一。

(29) 户奴：家奴。

(30) 巴州：今四川巴中。

(31) 武则天幼年丧父，与母亲杨氏多遭族人欺凌，尤其受尽同父异母兄武元庆（子武三思）、武元爽（子武承嗣）及堂兄武惟良、武怀运的冷遇和白眼。武则天当上皇后后，以谦抑外族为由，将四人贬为远州刺史。武元庆夙夜忧惧，很快死在龙州（今四川）刺史任上。不久，武则天毒杀亲姊韩国夫人及外甥女贺兰氏，并嫁祸武惟良、武怀运，将二人处死。在濠州（今安徽）任刺史的武元爽则被流配振州（今海南三亚）而死。武承嗣、武三思等均被流放，直到后来武则天急需培植娘家人对付李唐，这才将其召回朝中重用。小说中诸武统指武承嗣、武攸宁、武三思、武攸宜等人。

(32) 此女成人后成为唐玄宗宠妃，即历史上有名的武惠妃。

(33) 古人以同高祖父、不同曾祖父的同辈男性为从曾祖弟；同曾祖父、不同祖父、年幼于己的同辈男性为从祖弟；同祖父、不同父亲、年幼于己的同辈男性为从父弟。

(34) 唐朝制度，三品官员以上穿紫色公服，五品以上穿红，七品以上穿绿，九品以上穿青。皇帝也可以对官秩不到三品的官员赐紫，即允许其穿紫色公服，以示恩宠。唐代是多宰相制，宰相官秩正三品。

第二章 血案迷雾

众人听说失踪一夜的王翰终于回来了，一齐转头朝门口望去——果见王翰正走进楼来，只是神色冷然疲倦，再无平日的倜傥不群。胸前染有几大块血迹，衬着胡服上的金色丝绣，格外引人瞩目。狄郊忙抢上前查看，问道：“你受伤了么？伤在哪里？”



众

人听说失踪一夜的王翰终于回来了，一齐转头朝门口望去——果见王翰正走进楼来，只是神色冷然疲倦。再无平日的倜傥不群，胸前染有几大块血迹，衬着胡服上的金色丝绣，格外引人瞩目。

狄郊忙抢上前查看，问道：“你受伤了么？伤在哪里？”王翰道：“不是我的血。”

辛渐问道：“是谁的血？”王翰摇了摇头，似不愿意提起，左右一望，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么多人在这里做什么？”

辛渐不及解释，几名羽林军抢过来将三人分开，反拧过手臂。王翰一挣竟没有挣脱，怒道：“你们想要做什么？”

曹符凤哈哈大笑走了进来，道：“王公子，可算等到你回来了。”打量着王翰胸前的血迹，啧啧叹道：“幸好罪证还在。”

王翰见曹符凤身后还有军士押着李蒙，不明所以，问道：“为什么要抓我们？”曹符凤道：“王公子这一套先省省的好，到公堂上，有的是机会让你辩说。”命羽林军士抓了王之涣，一齐押到门外，对候在楼前一名红袍官员道：“明刺史，就是这五个人昨晚谋划行刺淮阳王，王翰和辛渐二人是负责动手的刺客，潜入驿站行刺，另外三人在驿站外接应。具体情由我适才已经跟刺史提过，犯人就移交给你看管审问。”

那官员正是蒲州刺史明珪，忙应道：“是。”命手下兵士将王翰、辛渐五人一律上了手梏、颈钳。戒具戴得这般齐全，又恰好是五副，显是事先有所准备。

曹符凤道：“本来淮阳王是要亲自过问此案的，不过大王受了伤，又有急务要出发赶去并州，这大逆不道谋刺亲王的大案就交给使君审理。”明珪道：“是。”口中应着，心中却极是为难，伸手摸了摸腰间的玉袋，官印还在，想了想，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道：“可下臣官小职微，这等谋反大案照例该将犯人、卷宗移送神都，由三法司审理，放在本州于常理不合，万一将来朝中有御史弹劾……”

曹符凤沉下脸道：“什么常理照例的？淮阳王可是魏王爱子！不管刺史用什么法子，务必取得这五行刺淮阳王的口供，朝中一切自有魏王做主。不然的话……”

明珪隐约猜到淮阳王有意利用这件案子兴起一场大狱，心道：“将这五行押送神都洛阳交给酷吏来俊臣审讯岂不是更好？来俊臣可是最擅长罗织罪名、牵连无辜。”

他却是不知道来俊臣新娶了太原王庆诜长女王蟾珠⁽¹⁾为妻，一个告密发家的无赖娶了天下最有名的望族之女，轰动洛阳全城。王庆诜是王之涣堂叔，与王翰同族，关系密切，武延秀担心将狄郊、王之涣五行逮送洛阳后不但有狄仁杰来相救，来俊臣也会看在新婚妻子的份上从中作梗，如此，难免会坏了大事。

明珪不知道这一层，自然也不明白为什么武延秀一定要将这行刺案交给蒲州地方审理，他听曹符凤语含威胁，不敢再推谢，道：“是，多谢大王、将军抬爱。”曹符凤这才满意地点点头，率羽林军去追赶淮阳王。

天气非但不热，晨曦的露气中还带着丝丝寒意，蒲州刺史明珪却不断举袖拂拭额头汗珠，神色异常紧张。他是刘宋时期著名隐士明僧绍的后人，其父亲明崇俨曾学习鬼神之术，以奇技自名，后成为武则天心腹，协助当时还是高宗皇后的武则天与太子李贤争权，结果明崇俨莫名遇刺，太子李贤被指认为行刺主谋，由此遭废。明珪完全是因为父荫步入仕途，但其人懦弱中庸，从不想有什么作为。他已经知道眼前所谓的五个谋反重犯各有来头，所谓行刺武延秀一事更是漏洞百出，他宁可不去巴结魏王武承嗣，也不愿惹事上身，可又不敢不接下案子，眼见曹符凤等人飞马离去，又回头看看王翰、狄郊几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人群中忽然挤过来一名绿袍官员，上来行礼道：“下臣河东县令窦怀贞参见使君⁽²⁾。”明珪眼前顿时一亮，恍若看到了救星，忙道：“窦明府，你来得正好。你是本州有名的能吏，这里有一件大案……”

窦怀贞道：“下臣手里正有一件杀人案要办，谁是逍遥楼的主人王

翰？”王翰挣脱兵士掌握，踏前一步，冷笑道：“我就是王翰。还有什么罪名要栽到我头上，一并端上来吧。”傲岸气度堪比王侯，仿若于千军万马中巍然屹立。

窦怀贞微微一愣，转头问道：“请问使君为何拿他？”明珪道：“王翰与同伴四人昨晚到河东驿站谋刺淮阳王，窦明府，本史正要对你说，这件案子……”

窦怀贞甚是干练，飞快地打断了上司的话头，问道：“行刺？发生在什么时辰？”窦怀贞道：“嗯，应该是三更子时。”

一旁辛渐听见，暗想道：“三更子时大约正是我昨晚听到驿站内大起骚动的时候。刚才那校尉说武延秀受了伤，这倒未必是实，但有刺客行刺应该是真，莫非那柄本要用来栽赃老狄的匕首当真是刺客留下的凶器？狄郊说过，从刀口血迹来看，中刀的人不死也是重伤，那肯定不是武延秀了，也不会是羽林军士，不然早就拿出来大做文章。可受伤的人又会是谁呢？”

却听见那河东县令窦怀贞道：“如此说来，刺客不可能是王翰他们五个，应该另有其人。”

明珪大为意外，忙问道：“窦明府何出此言？”窦怀贞道：“王翰昨晚在峨嵋岭秦家因逼奸未遂杀死了秦岭的妹妹秦锦，人证、物证确凿！除非有两个王翰，不然他绝不可能分身到河东驿站刺杀淮阳王。”

明珪吃了一惊，道：“什么？”王之涣、李蒙等人闻言更是目瞪口呆，无不诧异地望着王翰。王翰却只是冷笑，一言不发。

蒋素素忽然自逍遥楼中奔了出来，挤过人群，跪在窦怀贞面前，哭哭啼啼地道：“请明府为民妇做主，为锦娘伸冤，锦娘死得好惨。”

窦怀贞奇道：“素娘如何也在这里？”蒋素素道：“逍遥楼店家蒋翁是我堂伯，民妇夫早已亡故，昨夜小姑又惨遭杀害，家里就剩我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特来请伯父出面主持丧事。”

窦怀贞道：“那正好，你当着使君的面说一下昨夜你小姑秦锦遇害的

经过。”蒋素素道：“是。昨天晚饭时分，民妇去叫小姑秦锦出来吃饭，进她房间后才发现她人不在。一直等到戌时她才回来，眼圈红红的似是哭过，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也不肯说，饭也没吃就回房去睡了。民妇收拾后也自行回房安歇，一直到子时……”

窦怀贞道：“素娘如何能肯定是子时？”蒋素素道：“当时打更的敲过三更不久，我还没有睡踏实，听得很清楚。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小姑房中有动静，锦娘一向安静，我觉得不对劲儿，便披衣起床去看究竟。走出房外，只听见小姑房中窸窸窣窣，却没有点灯，就远远叫了声：‘锦娘，有事么？’话音刚落，就听见锦娘惨叫一声，随即有名男子一手抱着衣衫，一手握着短刀，冲出房来，翻过土墙去了。我吓得呆在原地，好久才想起来要去看锦娘，她房中没灯，我又回房去取灯，进去一照，锦娘光着身子，倒在血泊中，眼睛还睁得老大……”她回忆起当时场面，心有余悸，一时难以说下去。

窦怀贞指着王翰道：“你可认得他？”蒋素素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窦怀贞道：“你昨夜见过凶手身形背影，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命王翰转过身去。王翰道：“哼，真是笑话！”

窦怀贞使了个眼色，两名差役上前执住王翰手臂，将他强行背过去。蒋素素仔细看了几眼，迟疑道：“这个……当时虽有月光，但隔得尚远，天色不明，我没看得十分清楚……不过那个男人是光着上身从锦娘房中冲出来……这个……”

窦怀贞不动声色地问道：“素娘的意思是要脱下他的衣服才能辨认清楚么？”王翰当众受此侮辱，居然也不动怒，冷冷道：“这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

蒋大一直在一旁发呆，不知道该如何救出王翰，听到此处，再也忍不住，抢过来将蒋素素拉到一旁，低声道：“素素，这位就是逍遥楼的东主王翰王公子，他家里美姬众多，怎么会夜半潜入你家奸杀锦娘？你可要辨认清楚了。”

蒋素素“啊”了一声，忙回到场中告道：“其实那个人……凶手也不大像王公子，凶手的身材似乎比王公子要矮一些。”窦怀贞冷冷道：“你不

是没看得清楚么？怎么，一听说他是太原王翰，你就想帮他了？”蒋素素支支吾吾地道：“当然不是……”

蒲州刺史明珪问道：“窦明府，你凭什么认定王翰就是杀死秦锦的凶手？”

窦怀贞取出一块玉佩，举到王翰面前问道：“这是今早蒋素素来县衙报案后赶到凶案现场勘案的差役在地上捡到的，差役问过素娘，玉佩并非秦家之物。上面红色斑痕看起来是一个王字，可是郎君随身之物？”王翰道：“不错，是我的玉佩。”窦怀贞道：“这就对了，这玉佩在秦锦房中捡到，正是你昨夜入过锦娘房间的铁证。”

狄郊忽道：“明府如何能这么快就辨认出玉佩是王翰所有？那个王字纹理天成，并非人工雕琢上去。”

窦怀贞重重看了狄郊一眼，似是惊诧他问出了这个关键问题，顿了顿，才答道：“是有人告发了王翰，证佐不但认出了他的玉佩，还亲眼看到他到秦家翻墙出来。这点，与蒋素素的描述也是吻合的。”

辛渐问道：“证佐是哪位？请他站出来。”窦怀贞道：“证人知道你们几个有些来历，怕你们起意报复，特意提出不能暴露面容身份，本县也答应了他。”

王之涣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证者，言正也，罪无申证，狱不讯鞠。既是证人，就该光明正大地出堂作证，不然何以为佐，何以为凭？如何能让人心服口服？”窦怀贞道：“本县自会在卷宗中详述事情经过。至于与案情无关的人，更没有必要知道了。”

辛渐道：“嗯，明府不说，我们多少也能猜到，我们五个昨日才到蒲州，人生地不熟，出面指认王翰的人，一定是……”

王翰一直默不作声，忽插口道：“是我杀了锦娘。”

众人一愣间，狄郊立即猜到他是为了将自己和辛渐四人从行刺武延秀案中脱罪，忙道：“阿翰，你不要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王翰道：“确实是我杀了锦娘，我胸前的血迹就是证据，我愿意服罪。”

窦怀贞道：“那好，这就劳烦郎君跟本县回县衙录取口供。”向明珪行了一礼，道，“下臣告退。”命人押了王翰，连同蒋素素一同带上，扬长而去。

明珪一时陷入无以伦比的神伤当中，淮阳王武延秀派人当面交代是王翰和辛渐动手行刺，其余三人同谋，可偏偏出了一桩妇女奸杀命案，有铁证证明王翰是杀人凶手，如此一来，王翰和辛渐行刺淮阳王的说法不攻自破，可他不但不能放了这四人，还得想法子补上其中的漏洞，这不是天大的难题么？

忽从人群中挤过来一名年轻男子，正是那谢瑶环的同伴胥震，大模大样地叫道：“你是蒲州刺史明珪么？”明珪道：“正是。啊，你是……”当即猜到对方即是制使的随从，他已经听曹符凤提过女皇制使就住在逍遥楼中一事。

昨晚曹符凤来逍遥楼闹事，从只言片语中识破了谢瑶环身份，不敢隐瞒，回到河东驿站后立即禀告淮阳王武延秀。武延秀竟然听过这谢瑶环的名字，知道她和上官婉儿都是女皇跟前十分宠幸的女官，只是没有见过面，不知道她的模样。

这谢瑶环与上官婉儿是罪臣上官仪⁽³⁾之后不同，她可是黔州都督⁽⁴⁾谢佑独生爱女。昔日太宗皇帝李世民于玄武门发动兵变，杀死兄长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其子女眷属尽被诛杀，只有齐王妃杨氏因貌美被太宗收为己有。杨氏为太宗生下一子名李明，封曹王。偏偏这位李明与武则天第二子李贤关系十分亲密。李贤被废后，李明受到牵连，降封零陵郡王，徙于黔州安置。黔州不但是太宗长子废太子李承乾被幽死的地方，太宗、高宗两代权臣长孙无忌也是在这里被处死。黔州都督谢佑暗受武则天指令，秘密杀死了李明，谎称其是畏罪自杀。李明在世时与同父异母的兄长高宗皇帝关系不错，高宗听到李明死讯后怒不可遏，将黔州黔府官吏全部免职。没过两天，谢佑半夜被人刺杀，首级失踪，成为一桩无头公案。谢佑孤女谢瑶环时年三岁，武则天怜其孤弱，收入宫中抚养。后来武则天登基为帝后派人杀光李明亲属子嗣，抄家时搜到了被漆为尿壶的谢佑头颅，这才知道当年谢佑之死是李明后人所为。武则天本人也是幼年丧父，尝尽其中艰辛滋味，加上谢佑确是因受她之命

杀死李明遇刺身亡，有功于本朝，更对谢瑶环感到歉疚，视若亲女，恩宠有加。正因为知道谢瑶环在女皇心目中地位特殊，有心结纳，武延秀才连夜派校尉曹符凤送来一份厚礼。这当然也用不着他自己掏腰包，不过是沿途地方官溜须拍马所送的礼物，他略作转手而已。

明珪虽然知道制使到了蒲州，却与武延秀的心思完全不同，欲当作不知道此事，如果对方不找上州廨，他决不会主动巴结，哪知道谢瑶环早听到逍遥楼前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一幕，竟主动派人出面。果听见胥震道：“明刺史请随我进楼，有人想要见你。”他不过是布衣平民打扮，对一州刺史说话的语气却极其冷淡，仿佛是在使唤下属小吏一般。

明珪心中暗暗叫苦，面上不得不毕恭毕敬地道：“是。”命人先将辛渐、狄郊、王之涣、李蒙四人押进楼中，将看热闹的人驱散，自己整了整衣冠，跟随胥震来到谢瑶环房外。

谢瑶环隔着房门问道：“淮阳王已经将行刺案交给了使君处置么？”明珪道：“是。”谢瑶环道：“那么使君如何看待这件案子？”明珪道：“这个……下臣暂且不知。”

谢瑶环沉吟半晌，道：“使君，这件案子非常棘手，不如交给我亲自审理，你看如何？”明珪大喜过望，道：“求之不得，多谢制使。”谢瑶环道：“那好，你留下一拨人在逍遥楼听我号令，将罪犯押进来，这就去吧。”

明珪奇道：“制使是要在这逍遥楼里审案？”谢瑶环道：“嗯。”

明珪恨不得赶快将烫手的山芋扔出，虽觉这位女制使节行事出人意外，可女人当皇帝已经是千古奇闻，这天下的怪事多了去了，也不再多问，忙道：“谨遵制使之命。”出来传令兵士押辛渐等人进去，又命人围住逍遥楼，一切听谢瑶环号令，自己忙不迭地回州廨装病去了。

辛渐几人被押来客房院中，谢瑶环早步出房外，含笑看着四人不语。王之涣忍不住问道：“娘子到底是什么人？”谢瑶环道：“郎君倒是猜猜看。”王之涣道：“娘子当然是官家人啦，不然为何刺史都对你恭恭敬敬。”

谢瑶环咯咯大笑，也不回答，命兵士去掉四人手颈戒具，道：“你们这就去吧。”

辛渐大奇，问道：“娘子放了我们，不怕淮阳王追究报复么？”谢瑶环笑道：“别人怕他，我可不怕他。傻子都知道他是要借行刺一案诬陷你们五个，我这就放你们去查明事实真相，还有那起莫名其妙的王翰奸杀锦娘案。”

众人这才知道她早已知道逍遥楼前发生的一切，只是她如此肆无忌惮，连武延秀也不放在眼里，到底是什么来路？

狄郊试探问道：“娘子是女皇陛下身边的女官？”谢瑶环也不否认，道：“你们这就去吧。王之涣，你先留下一下。”

王之涣一时矛盾交加，既对这位机智聪慧的娘子几次出手营救己方充满感激，又忌惮和反感对方女皇心腹女官的身份，更不知道她刻意留下自己有什么用意，难免忐忑不安。

谢瑶环引他进入房中，指着桌上的纸笔笑道：“我们近日就要离开蒲州，请郎君为我题诗一首，也好当作分别留念。”王之涣“啊”了一声，忙道：“愿意效劳。”走到桌前，刚捉起毫笔，谢瑶环又道：“嗯，王郎就写昨日那首《登鹳雀楼》给我吧。”

王之涣道：“那已经是昨日旧诗，如何能当作临别纪念？我这就为娘子新写一首诗。”谢瑶环道：“不，我还是喜欢那首《登鹳雀楼》，况且……”她压低了声音，咬着嘴唇道，“鹳雀楼可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王之涣听了这话，只觉得心中一漾，恍然间有所会意。他转头去看谢瑶环，却见她杏面桃腮，微晕红潮，露出小儿女的娇憨羞涩来，哪有半分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女官姿态？

忽听得胥震一旁叫道：“娘子，行囊车马已经命人去准备了。”王之涣这才回过神来，略一凝思，即挥毫走笔，在纸笺上题下了《登鹳雀

楼》一诗。

辛渐三人正在厅堂安排僮仆田睿、田智赶去河东县衙查探王翰情形。这兄弟二人昨夜酒醉昏睡在雅间中，于外间事情浑然不知，搜楼的羽林军士也未发现他们，哪知道一早睡醒就发生了主人卷进命案官司大事。狄郊生怕二人年轻慌了神，低声嘱咐了好一番，才命二人去了。

见王之涣出来，辛渐忙问道：“她找你什么事？”王之涣道：“没事。”李蒙狐疑问道：“当真没事？”王之涣摇了摇头。狄郊道：“走，回房再谈。”

四人回来狄郊房中，王之涣先问道：“你们相信王翰会奸杀锦娘么？”李蒙道：“我宁可相信王翰是行刺武延秀的刺客，也绝不相信他会用强奸杀女人。况且那锦娘……”

他本想说锦娘相貌平平，而王翰生平只爱绝色女子，忽想到这样说未免对死者秦锦不敬，忙住了口，但旁人已明白他的意思。

辛渐也道：“王翰绝不会对锦娘起意。我们昨晚在逍遥楼前撞到锦娘，他可是看都没有多看她一眼。”

王之涣道：“可是那在锦娘房中捡到的玉佩确是王翰随身之物，无可否认。”狄郊道：“那块玉佩在昨天晚上宴饮之前就已经丢失了。你们没有留意到么？当时赵曼唱完那首《春日归思》后，王翰曾伸手去腰间，我猜他是想摘取玉佩当缠头的，结果摸了个空，这才解下蹀躞带扣。”

王之涣道：“这就更说不通了，既然玉佩早已经丢失，这玉佩温润名贵，捡到的人该当作至宝才对。我们昨日才到蒲州，不过到鹳雀楼逛了一圈，谁都不认识，捡到玉佩的人又怎么会刚好认得失主王翰呢？”

狄郊问道：“辛渐，你适才在楼前正要说出指证王翰是杀人凶手的证人名字，却被王翰自己打断，你本来觉得是谁？”辛渐道：“嗯，我只是怀疑，证人可能是蒋翁的儿子蒋会。”

王之涣和李蒙均是大吃一惊。李蒙问道：“你怎么会怀疑是蒋翁的儿子？莫非是因为他假冒王翰调戏赵曼被撞破而有可能怀恨在心么？”

辛渐道：“我们昨天才到这里，见过我们几个的人本来就不多，认识我们的更是寥寥可数，无非是逍遥楼的伙计等，所以我猜证人一定在这些人中，很容易就能想到蒋会身上。况且昨晚只有他不在逍遥楼，甚至到现在人也没有出现过，嫌疑难道不是最大么？”

狄郊道：“可一直到我们进雅间后蒋会才第一次见到我们，况且他假扮王翰被当场揭穿，恼羞成怒，又有蒋翁和我们这些人在场，难以有机会众目睽睽下从王翰身上取走玉佩。”

辛渐道：“嗯，很有道理，既然蒋会第一次见到王翰时玉佩已经丢失，他从来没有见过玉佩的样子，自然也不知道那是王翰之物。这么看来，他应该不是那个证人，是我想错了。老狄，你有什么高见？”狄郊道：“不知道玉佩具体是什么时间遗失的，我倒是很怀疑鹳雀楼前那个算命的道士。”

王之涣道：“呀，怎么又扯到那道士身上了？”狄郊道：“王翰的玉佩昨天早上时一定还在，不然他起床穿衣时就该发现了，所以玉佩一定是在蒲州境内失落。你们再细想一下我们昨日的行程，我们昨日上午才过蒲津浮桥，进入蒲州，如果玉佩在浮桥上遗失，捡到的人未必知道是谁失落，更加不会认识我们。”

辛渐道：“对，然后我们几个随便吃了些东西，就直接去了鹳雀楼，天黑才回到逍遥楼，一路下来，只有鹳雀楼那道士知道了王翰的身份。”

狄郊点头道：“所以我推断玉佩应该是丢失在我们从鹳雀楼回逍遥楼的路上。这个捡到玉佩的男子——也许是那道士，但也有可能不是——昨夜潜入秦锦房中，意图强奸，结果被嫂嫂蒋素素听见动静，这男人当即杀了锦娘，翻墙逃走，慌乱间，将玉佩遗失在凶案现场。结果被差役找到，恰好又被道士认出是王翰的玉佩。”

王之涣道：“可就算道士能认出王翰的玉佩，他为什么要说亲眼见到王翰从秦家翻墙出来？这明明是句谎话。”

狄郊道：“只有一个可能，这道士就是捡到玉佩的人，也就是杀死锦娘的人。他慌乱中遗失了玉佩，反倒成为嫁祸给王翰的绝好机会，他再

出面指认亲眼见到王翰从秦家翻墙而出，那可就是人证、物证俱全，即使王翰不认，官府也能判处他杀人罪。”

辛渐摇头道：“我跟那道士聊聊过几句，他不像这种强奸妇女、再杀人灭口的亡命之徒。”李蒙道：“不管他是不是，咱们这就去找他当面问个明白。”

忽听见门外蒋大叫道：“狄郎在么？”狄郊忙开了门让他进来。蒋大满面忧色，道：“郎君们都在，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双手搓来搓去，似是难以下定决心。

王之涣道：“莫非是跟令郎蒋会有关？”蒋大吓了一跳，问道：“郎君怎么会这么问？”王之涣忙道：“我只是随便一问。”蒋大这才舒了一口气，道：“嗯，是有关我侄女蒋素素的。她……她其实是个品性不怎么好的女子……”

他支吾了半天，最终还是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事情原委——原来蒋素素丈夫秦岭早丧，只剩下她与小妹秦锦相依为命，偏偏她水性扬花，耐不住寂寞，先后与好几个男人媾和偷情。她与秦锦住在一个院中，奸情自然难以瞒过对方双眼。秦锦又是个正经女子，多次从旁劝说嫂嫂要安守妇道，蒋素素自然听不进去，开始嫌弃小妹碍手碍脚，有意做媒将秦锦嫁给蒋大之子蒋会。蒋大倒也愿意，秦锦自己却不同意，昨日傍晚来到逍遥楼找蒋大，一是要拒绝这门亲事，二是想请蒋大以伯父的身份出面劝劝蒋素素，若实在不愿意为亡夫守节，不如再次改嫁，也省得在外面落个荡妇荡娃的名声。其实这些话蒋大老早对蒋素素婉转提过，可她并不心甘情愿，一为秦家还有一份家产，二来一旦再嫁，又被新丈夫拘住，哪里比得上同时有几个情夫快活？

蒋大一番话讲完，几人顿时明白他的暗示——他怀疑是蒋素素起心报复杀死小妹，那所谓的杀人凶手就是她情夫中的一个，指证王翰是凶手自然也就是那个情夫，不过是典型的嫁祸之计罢了。只是蒋素素并未见过王翰，她的情夫又是如何弄到玉佩，怎样安排下李代桃僵的圈套？那块玉佩极其名贵，足够普通百姓家一辈子生活，捡到的人怎会舍得轻易丢弃？更说不通的是，蒋素素不过是普通平民，想来她情夫也是如此，王翰究竟出身名门望族，是天下第一巨富，选择他来当替罪羊不是

很不理智么？适才蒋素素在逍遥楼前辨认凶手背影，一听到蒋大提及王翰身份，立即有意庇护，若是她坚决指证王翰，局面不是对王翰更加不利么？她并不如何哀伤小姑之死是真，可她提到看见秦锦倒在血泊中时那种恐惧却是真情流露，装不出来的。这其中疑点甚多，稍一推断，便可知道蒋素素伙同情夫害死小姑的说法难以成立。

辛渐不欲他们自家人因为猜忌心生嫌隙，当即道：“蒋翁，素娘应当与这件案子无关，你还是安心帮她操办锦娘丧事吧。”王之涣也道：“蒋翁放心，这件事事关王翰，我们几个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也好给锦娘一个交代。”

蒋大本来也只是怀疑，听辛渐一说，这才长舒一口气，道：“没有干系就好。不打搅几位郎君商议大事。”正要出去，忽听得狄郊问道：“还有一事，不知道蒋翁可知道……嗯，与素娘相好的男子有哪些？”

蒋大微有迟疑，道：“这个……我也不十分清楚。郎君们实在想知道，不如直接去问素素本人。”狄郊道：“也好，多谢。”

等蒋大退出，李蒙道：“我看蒋翁分明知道素娘的姘头是谁，只不过因为他是他侄女，他不愿意说。”

辛渐道：“蒋翁应该只是听说过，不说也是出于好意，不愿意这些捕风捉影的传闻坏人名头。”又问道：“老狄，你特意打听这个做什么？”

狄郊道：“蒋翁怀疑他侄女蒋素素是伙同情夫杀害锦娘，我们几个都知道这难以站住脚，能如此成功地嫁祸到王翰身上，令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王之涣打断道：“倒也未必，是王翰自己不愿意洗清，他以为他承认杀了锦娘，就能令我们几个从刺杀案中脱罪。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告诉他，有谢家娘子为我们撑腰，他不必再冒认罪名了。”

狄郊道：“这件事等田睿、田智打探清楚回来再说。”又续道，“无论王翰自己想不想认罪，眼下的证据对他很不利，应该有更高明的人在暗中操控，这人绝对不会是蒋素素。但我倒从蒋翁的话中得到启发，会不会昨晚那男子要去找的是素娘？不过摸错了房门，误入锦娘房间。”

辛渐道：“有几分道理。然则蒋素素既然平时就不检点，她为了方便自己寻欢，房间应该与秦锦有一定距离，如果那男子是熟门熟路又岂能弄错房间？除非是头一次到秦家。”

李蒙道：“其实要我说，这种说法行不通，素娘的姘头哪会摸错房间？况且我说句不中听的话，那蒋素素也确实比秦锦有风韵多了，换作是我，我一定会去找素娘，而不是她小姑秦锦。”

狄郊道：“如果昨晚的凶手并不是熟识的相好，而是第一次到秦家呢？秦锦一向贞静，蒋素素却是风流浪荡名声在外的女子，他不过是慕名翻墙入房求欢，结果为对方所拒，素娘闻声赶出来，那男子这才知道找错了人，一怒之下杀了锦娘。”

如此说法确实合情合理得多，譬如那道士车三久慕蒋素素浪荡之名，事先已眉来眼去，当晚摸来秦家想一亲芳泽，因头一次来，误进了秦锦房间，杀人灭口时遗落了在鹳雀楼捡到的王翰的玉佩，后来见玉佩被差役捡到，成了官府追查凶手身份的关键证据，便干脆自己出面指认看见王翰翻墙出逃，人证、物证两全，王翰万难脱罪。

众人深觉有理。狄郊道：“嗯，这样，我和之涣赶去秦家看看。辛渐和李蒙去河东县衙，想办法见到王翰，将这些事情告诉他，问问他昨晚去了哪里，他衣服那些血是怎么回事。再去找一趟那算命道士。”

李蒙气道：“见到王翰第一面就该给他个大耳刮子，当年明明说好要同生共死，结果他倒好，自己赶紧先揽了杀死锦娘的罪名，也不想想这可是奸杀案，太坏他风流公子的名头。”辛渐道：“那好，一会儿见面我从后面抱住他，好好让你打他几耳光。”

狄郊道：“你们自己当心点，那河东县令人很精明，王翰既已认罪，就已经是待决死囚的身份，应该不会轻易让你们见到他。”辛渐道：“好，分头行事。”

河东县衙距离逍遥楼不远，骑马一刻即到。辛渐、李蒙还未到门前，远远就见到田睿、田智兄弟哭丧着脸在衙门阶下徘徊。二人忙驰过

去问道：“出了什么事？”田睿道：“他们连大门都不让我们进，更别说见到阿郎了。打听阿郎的消息，连一句话也没有。”

李蒙道：“给钱了吗？”田智道：“人不收！说襄县令是个清正廉明的清官，非但自己不收钱，也不准手下人收钱。”

李蒙冷笑道：“长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不收钱的官儿我还没有见过，不过是收多收少的问题。你们等在这里，看我的。”几步登上台阶，慢吞吞走到守门的差役面前，嘻嘻笑道：“差大哥，向你打听下王翰的事儿。”那差役脸一沉，道：“你跟台阶下那两人不是一伙儿的么？我都跟他们说了，我们明府是清官……”只觉得眼前金光耀眼，不自觉地住了口，只盯着眼前那袋金沙不放。

李蒙若无其事地将布袋塞到那差役手中，又转头对其他三名差役道：“几位差大哥见者有份，一人一袋，一会儿我就派人送到各位府上。放心，我只打听打听王翰的事，不是要救他出去。”

那金沙价值足以抵差役三辈子的俸禄，他尚在犹豫，一旁三人已经抢过来，纷纷道：“让我看看金沙长什么样。”“呀，真不少。”“老张，这不是什么坏事，告诉他吧。”

李蒙道：“就算你们县令除了你们四位的差，几位日后衣食包在我身上。”一名差役笑道：“够了，这袋金沙就够我们全家一辈子了。”

领头差役踌躇片刻，终于还是抵不住金子的诱惑，道：“适才明府押了王公子回来，没有过堂审问，直接押入了死牢，具体情形我们也不得而知。”李蒙道：“大狱不就在县衙里面么？劳烦差大哥帮忙打听一下，别让我兄弟受苦。”差役为难道：“按照规定，只有典狱和狱卒才能出入大狱，我们进不去。”李蒙道：“凡是愿意帮忙的，典狱也好，狱卒也好，人人有一袋金沙可领，这可全是沾差大哥的光，就由差大哥来分发。”

领头差役当然知道衙门当差人情最是重要，如果真由他经手来分发金沙，如此重金，岂不是人人要领他的情？当即笑道：“公子是个爽快人，我少不得要多出力跑腿。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便，公子请先回

去，你住逍遥楼是吧，有消息我自会去禀告公子。”

李蒙笑道：“多谢。”下来台阶，道：“我看一时难以见到王翰的人，我有个主意，我们回逍遥楼找谢瑶环帮忙。”辛渐道：“那你贿赂这些差役不是白忙活了？”李蒙道：“不白忙活，有个眼线总是好的。”

辛渐沉吟道：“也好，谢瑶环人爽快豪气，求她一下试试看。”待上马时，正见到一名紫衣女郎迎面走来，吸引他注意力的固然是那女郎清艳美丽的容貌，但那一种超凡脱俗的仙家之气更像是春风一般淋沐了他全身。

忽听到那女郎随从扶刀喝道：“看什么看？还没有看够么？”女郎顿住脚步，冷静地站在路旁，道：“宫延，别惹事。”宫延道：“是。”

辛渐这才回过神来，将缰绳在手上无聊缠绕了几圈，竭力忍住不朝那女郎望去，却又不愿意就此上马离去，总觉得她目光正落在自己身上，停下来是要说几句什么。果听见那女郎问道：“郎君高姓大名？”

辛渐心头砰砰一阵乱跳，抬起头来，却见那女郎眼睛亮得惊人，正炯炯有神地拿审视的眼光凝视着自己，正要回答，李蒙已然抢着答道：“他叫辛渐，我是李蒙。娘子是……”

那女郎依旧只望着辛渐，问道：“王翰是你什么人？”李蒙道：“是我们两个的好朋友。还没有请教娘子尊姓大名，如何识得王翰？”那女郎缓缓道：“二九子，为父后；玉无瑕，并无首；荆山石，往往有。”李蒙一呆，问道：“什么？”

那女郎却不再答话，带着随从自往县衙大门去了。她不知道拿出个什么东西晃了一下，领头的差役便忙不迭地领她进去。

李蒙目瞪口呆，喃喃道：“这到底是什么人？等我去问一下……”辛渐一把扯住他，道：“别惹事，救出王翰要紧。”李蒙道：“是呢。辛渐，你回去求那个谢瑶环来带我们进去看王翰，我在这里等你。”辛渐道：“求人的事我办不来，得你出马。走吧，你再看她也不会马上出来。”不由分说地往李蒙腰间一托。李蒙身体肥胖，少说也有百十来斤，却被辛渐这一抬便跨上了马。

李蒙犹自恋恋不舍地回头望着县衙大门，希冀能再见到那紫衣女郎一面，几经辛渐催促，这才夹马道：“走吧。”

回来逍遥楼，却见守在楼前的兵士已经不见了，问过伙计才知道谢瑶环已经乘马车离开了蒲州。二人无可奈何，只得命田睿、田智留在逍遥楼等河东县衙的消息，自己又骑马往鹳雀楼而来，倒真见到那个算命道士车三还在楼前摆着卦摊，却依旧是昨日那身又脏又旧的道袍。

辛渐上前问道：“先生今日生意可好？”车三道：“托福，托福。”辛渐道：“昨日临别，先生送我一句‘玉走金飞’，不知道到底作何解？”车三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昨日之卦，今日不可再解。”

李蒙心中瞧不起这穷酸道士，不愿意多费口舌，问道：“喂，你昨日有没有捡到一块玉佩？”车三道：“看这位郎君的样子，倒像是来兴师问罪的。郎君莫非不知道‘国无盗贼，道不拾遗’的道理？”

李蒙道：“国无盗贼？哈哈，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好笑的话了。”

辛渐生怕李蒙随口说出什么攻击朝政的言语来，徒授人以话柄，忙道：“请恕我们冒昧，不知道先生昨晚去了哪里？”车三忽然露出忸怩的神态来，道：“郎君问这个做什么？”辛渐道：“我朋友王翰有些麻烦，先生若肯透露行踪或许能对他有所帮助。”

车三道：“王翰？不就是那位最俊逸最阔绰的公子么？我昨晚去赌坊时看到他了。”

辛渐和李蒙都吃了一惊。李蒙问道：“你在哪里遇到他？”车三道：“快到赌坊的时候。王公子不知道是喝醉了还是心情不好，一直在那边高墙下转来转去，我还叫了他一声，他也没理睬。”

李蒙还待再问，辛渐拉住他，向车三道了谢，转身走开。李蒙道：“咱们还没有问清楚他昨晚行踪呢。”辛渐道：“他不是杀人凶手，他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李蒙道：“你怎么这么肯定？”辛渐道：“不信我带你去查验。”当即

向路人打听了地址，与李蒙一起来到赌坊，略一打听，好几个人争相诉说道士车三昨晚赌了一夜，又输得精光。

李蒙大奇，问道：“你怎么会知道道士是个赌徒？”辛渐道：“他在鹳雀楼这样的名胜之地摆摊算卦，生意应该不差，却如此寒酸落魄，所以要么好赌，要么好嫖，既然还穿着道士的衣服，嫖似乎不大容易，那么就剩下赌。况且他自己也说了，他是在去赌坊的路上遇到王翰……”话到这里，忽然顿住了。

李蒙问道：“你在看什么？”辛渐道：“那边……那边不就是河东驿站吗？”李蒙道：“呀，是驿站后院。”

二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心头各自疑云大起。既然车三说是在高墙下看见过王翰，就是说昨晚王翰确实在河东驿站外出现过，难道他真是刺杀武延秀的刺客？大伙儿都能肯定他不是杀死锦娘的凶手，胸口血迹自然也不会是秦锦的，莫非正是被那柄凶器匕首所刺中的人所流？如此一来，难怪王翰会抢着认罪杀死锦娘，这样官府无论如何就难以将他与刺客联系起来。可这未必也太巧合了——河东驿站出现刺客，武延秀先是诬陷狄郊不成，又改口说王翰是刺客，王翰又确实出现在河东驿站外，虽然这一点武延秀到现在还不知道。同时城东峨嵋岭又发生了奸杀案，王翰随身玉佩遗落现场不说，还有神秘证人力证亲眼见到他就是杀人凶手，这实际上是在为他是刺客脱罪。莫非……莫非这是王翰有意安排的一切？可五人情同手足，他如何不先跟旁人商议，难道仅仅是怕牵连众人么？

李蒙迟疑着说了自己的想法，辛渐道：“这应该只是巧合。你想想看，我们与武延秀一行都是昨日才到蒲州，他和武延秀争夺赵曼也只是昨晚碰巧发生之事，他如何能瞒过我们事先安排这一切？”

李蒙这才舒了口气，叹道：“我现在彻底相信道士车三跟这件事没有关系了。若是他要整垮我们，大可指认昨晚在驿站外见过王翰，那可就是极不利我们的铁证了。”

辛渐这才想起李蒙曾被羽林军带去河东驿站的事，忙问情形到底如何。李蒙道：“我不说你能猜到，无非是威逼利诱，要我指证你们四个

是刺客呗。我当然不肯答应，那淮阳王武延秀当即黑了脸，要命人将我捆起来严刑拷打。我本来以为这次自己死定了，哪知道最关键的时刻，永年县主武灵觉突然闯进来救了我。”

辛渐听了大奇，道：“武延秀和武灵觉不是堂兄妹么？她为什么要救你？”李蒙道：“这我也不知道。嗯，其实县主倒也不是特意要救我，她似乎就是一心想要跟武延秀抬杠，两人不停地拌嘴，武延秀说不过她，好像还有些怕她。嗯，她虽然丑点，有时候倒也觉得蛮可爱的。”

辛渐更是惊讶，道：“论血缘，武延秀是女皇亲侄孙，武灵觉则不过隔了好几代的堂侄孙，武延秀怎么会怕她？”李蒙道：“呀，你真不知道吗？武灵觉嗣母可是太平公主，那可是女皇最心爱最宝贝的女儿。”

原来太平公主李令月第一任丈夫薛绍因卷入反抗武则天案被活活饿死狱中，当时太平公主尚怀有身孕，却不得不面对丈夫被母亲杀死的事实。武则天感到对女儿有愧，又要做主将太平公主改嫁给亲侄武承嗣，武承嗣的原配妻子也就是武延秀的生母卢氏还在世，武则天便下令卢氏自尽，好为太平公主腾出正妻位子。但突然不知道怎的传闻武承嗣身患恶疾，太平公主又相中了武攸暨，武则天便派人杀了武攸暨的正妻萧氏，卢氏反而由此死里逃生。永年县主武灵觉正是萧氏所生，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后觉得有愧于她，特收为嗣女，很是宠爱。

辛渐对这些皇室恩恩怨怨并无兴趣，不过随口一问。与李蒙回到逍遙楼，却见一名县衙差役正等在门前，一见二人就上前告道：“二位郎君可回来了，不好了，险些出了大事。”

辛渐忙问道：“事关王翰么？”差役点头道：“正是。二位郎君离开时不是看到一位紫衣美貌小娘子么？那小娘子不知道什么来头，手中持有金牌令箭，要探视王公子，县令也不敢拒绝，只能放她和那位随从进去。王公子被关在最里间的死牢，县令对他很是优待，一人住一间，手足也未上刑具。本来狱卒都被那小娘子喝了出去，忽听到里面有动静，大着胆子溜过去一看，那位随从正用手扼住王公子咽喉，似在逼问什么事情，王公子不肯说出来，直被扼得满面青紫，几近窒息。狱卒怕闹出人命，他们要承担看守不力的责任，慌忙赶进去阻止，这才及时救下了王公子，所幸并无大碍。”

辛渐道：“那紫衣娘子人呢？”差役道：“她见事情不成，立即就带着随从离开了县衙，不知道去了哪里。狱卒还向王公子打听那紫衣娘子来历，他却是一个字也不肯说。”

李蒙忙命田睿、田智自行囊中取出金砂装了数袋，亲手交给差役，那差役喜不自胜，千恩万谢地去了。

辛渐沉吟半晌，转身道：“我得想办法去牢里看看王翰。”李蒙忙拉住他手臂，道：“你这样贸然前去，是见不到王翰的。那县令一不审他，二不打他，只将他关起来，分明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辛渐道：“河东县令当众指认王翰是奸杀锦娘的凶手，将他押回县衙后去径直关进大牢，也不派书吏录取他如何杀害秦锦的口供。我倒觉得这位县令是个明白人，他是在帮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李蒙道：“这话怎么说？”辛渐道：“我猜他应该跟我们一样，深信王翰绝无可能杀死秦锦，他若是立即升堂审问，录取口供，你想王翰从来没有去过秦家，只能胡说一通，这样反而跟案情不符，容易露出破绽和马脚，所以他干脆不理不问。”

李蒙道：“这么说，这位窦县令也知道王翰跟刺客案有牵连，为了帮助我们脱罪，才有意谎称有证人亲眼看见王翰从秦家翻墙出来？”辛渐道：“证人未必是假，不然窦县令如何能知道玉佩是王翰随身之物？”

李蒙道：“是你异想天开吧，窦县令又不认识我们，凭什么要帮我们？”辛渐道：“我也只是推测。仔细一想也确实不大可能，奸杀案和刺客案几乎同时在两地发生，大家事先不可能都知道，如何能做出周密安排？”

李蒙道：“行了，还是等老狄他们回来再想办法去见王翰，当面一问就清楚了。忙活了大半天，你不饿么？我可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辛渐无奈，只得跟李蒙一道进来逍遥楼，随意要了些酒菜填饱肚子。刚一动筷子，又想起后院柴房的袁华来，忙赶去查看，却是人去房空，问起伙计，无人见过他，房中行囊也不见了，想必是觉得逍遥楼不安全，已然设法离开。他到底是如何受的伤，伤他的人又是谁，遂成为

一个大谜团。

午饭吃到一半时，狄郊和王之涣终于回来了，辛渐忙说了自己这边忙活的事。李蒙道：“走了一个谢瑶环，又来了一个更为神秘的紫衣女郎，整件事情可是越来越离奇了。”

王之涣道：“二九子，就是十加八，是个木字。子为父后，是个子字。木下子，李字也；玉无瑕，去其点。弁无首，存其升。王下升，是个弄字；荆山石，往往有，荆山多玉，这位紫衣娘子应该名叫李弄玉。”

狄郊道：“李弄玉手中既有金牌令箭，想来跟谢瑶环一样，是朝廷的人。只是她为何要去狱中找王翰麻烦？莫非跟昨晚王翰的行踪有关？”李蒙道：“她既与王翰为敌，就是跟我们所有人作对，那么她又为何要用藏头诗的方式告知真名？”

辛渐道：“咱们还是得去狱中见到王翰本人，才好问个明白。”狄郊道：“那好，吃过饭咱们一起去河东县衙，正好可以请窦县令释放王翰。”当即边吃饭边讲述了他和王之涣去峨嵋岭秦家的情形。

狄郊和王之涣这一趟很是顺利，秦家就在峨嵋岭下，距离名寺普救寺不远，向路边摆摊卖新鲜果子的一打听就能知道。蒋素素声名当真不怎么好，那卖果子的听说二人是来祭奠锦娘的，立即摇头叹息道：“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倒是死了，好人没好报，锦娘可怜啊，还没有嫁人，倒教偷汉的阿嫂给害死了。”

二人这才知道不单是蒋大怀疑是蒋素素伙同奸夫杀死了秦锦，这一带的人们普遍是持这种看法。

狄郊道：“既然秦家的男人早已经去世，这姑嫂二人如何谋生呢？”卖果子的道：“秦家有两处房子，一处就是你们打听要去的蒋素素家，另一处就在那边，喏，就是那处‘河津胡饼⁽⁵⁾’，正对普救寺大门，位置多好，前面临街的大堂租给胡人作饼铺，后面的小院则租给了一处姓韦的人家。一年下来，租金可不少呢，足够她姑嫂二人吃穿用度了。”王之涣道：“原来如此，难怪蒋翁说蒋素素贪图秦家财产，不肯再嫁。”当即谢过卖果子的摊贩，朝秦家而来。

秦家位于峨嵋岭高岗下，正在普救寺后墙外的小巷中，独门独院，颇为僻静。二人到秦家时蒋素素还没有回家，院门紧锁，倒是狄郊立即留意到一名水手打扮的年轻男子在巷口鬼鬼祟祟地朝这边张望。

那水手正是傅腊，见狄郊留意到自己，立刻转身疾走。狄郊忙叫道：“喂，这位水手大哥……”傅腊加快脚步，头也不回地去了。

狄郊疑心大起，慌忙去追，在巷口正遇到蒋素素回来，只得停下来道：“娘子可回来了。我二人是王翰的朋友……”蒋素素道：“嗯，我记得在逍遥楼里见过二位。郎君来找我，是为王公子因锦娘被杀入狱么？”王之涣道：“正是。”

蒋素素道：“这件事还真是奇怪，王公子他怎么会……”忽觉得自己以被害人嫂嫂的身份不便多谈，慌忙住了口。

狄郊道：“我们想看看凶案现场，可以么？”蒋素素道：“当然可以。”拿钥匙开了铜锁，领着二人进来。

这是一处坐北朝南的小院，院门正对的是高高的土坎，土坎上则是普救寺的后院北墙。院中花木阴森，生长繁茂，修剪得也颇为齐整。正北面有屋三楹⁽⁶⁾，东西各有厢房三间，房顶爬满藤状萝蔓，青翠幽绿，别有趣。

蒋素素道：“我住东厢，锦娘住在西厢。”狄郊道：“娘子既是大嫂，如何不住正屋？”蒋素素道：“自从我丈夫暴病死后，我总觉得睹物思人……”脸上闪过一丝羞愧，而不是悲戚，又续道，“反正东厢房也空着，就干脆搬了出来。”

狄郊心道：“这女子虽然淫荡，却尚有羞耻之心，不愿意在故去丈夫躺过的床上与别的男人偷情交欢。”又问道，“正屋是一直空着么？”蒋素素道：“是，不过眼下锦娘的尸首停放在那里。”

狄郊道：“我想到正屋和锦娘房中看看，可以吗？”蒋素素道：“郎君请便，不过我可不能陪郎君进去，我……我害怕……”她脸上又流露出恐惧的表情来，显然锦娘之死吓坏了她。

狄郊便朝王之涣使了眼色，示意他设法问蒋素素情夫的名字，自己来到正屋。因棺木尚未送到，秦锦被临时放在一块门板上，横在堂屋中间，尸首上遮着一幅床单。狄郊上前揭开床单，却见秦锦头发蓬乱，面目狰狞，双眼睁得老大，身上衣衫不甚整齐，只勉强遮住身子。大约她死时就是这副样子，衙门差役验尸后就将她匆匆抬到了这里，蒋素素也没有心情和胆量替小姑梳洗换上寿衣。

秦锦是胸口中刀，刀口如缝，入刀极深，可见凶手腕劲不小，应该是个孔武有力、训练有素的男子。不知怎的，狄郊立即想到了适才在门外见到的那个神秘水手。

又来到西厢锦娘房中，房内甚是素净，只有床头一片凌乱，遗留有一大摊血迹。仔细勘验，别无可疑之处。

出来房外，王之涣还在院中与蒋素素密密交谈着。狄郊扬声问道：“那凶手是从西边院墙翻走的么？”蒋素素应道：“是，就在郎君右手边。”

狄郊走到墙根下，果见西面土墙上的一处位置有明显的鞋子蹬过的滑迹，痕印极新，当是男子的足迹，看来蒋素素的供词是可信的。不管这凶手本意就是冲秦锦而来，还是摸错了房间，肯定不会是蒋素素的情夫。而蒋素素提供了凶手翻墙而出的证词，也表明她确实与锦娘被杀无关。不然她何须多此一举，只说当晚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次日清晨才发现锦娘在房中遇害岂不是更完美？只是如此一来，难以从蒋素素及秦家认识的人下手，要追查凶手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思虑片刻，狄郊又照猫画虎般爬上土墙，骑在墙头，前方就是巷口，往后一望，却见到一个柴垛，恰好在大门东面不远，不由得心念一动：“如果恰好能看到凶手翻墙出来且不为凶手察觉，人要么站在巷口，要么躲在柴垛后。可凶手既是要逃跑，当是面朝退路翻墙，以在最短时间内冲出巷口，这是人的本能反应，比如我刚才想也没想就翻成现在的样子。如此推断，凶手骑到墙上时肯定也是面朝巷口。昨晚月色不错，却是下凸月，亥时才从东方升起，子夜时间，月亮依旧在东南位置，站在巷口的人是逆着月光，他如何能看见凶手的脸、还信誓旦旦指认其就是王翰？如果人躲在柴垛后，倒是顺光，可凶手明明背对着他，他一样

看不到凶手面孔。”

蒋素素见狄郊骑在墙头，一会儿朝前看，一会儿朝后看，来回扭动脑袋，情状甚是诡异，不禁一愣，问道：“狄郎在那里做什么？”王之涣头也不回地道：“他在忙着破案，娘子不必理会他。”蒋素素道：“破案？”

忽见狄郊跃下墙头，道：“我知道那证人的破绽了。”

王之涣套问了半天姘头姓名，对方也不肯吐露半字，应付这样一个不读书不识字的妇道人家，他的滔滔雄辩口才也全然不起作用，实在有些厌烦了，忙舍了蒋素素，上前问道：“什么破绽？”狄郊看了蒋素素一眼，道：“走，咱们去河东县衙，边走边说。”

出来秦家巷口，王之涣道：“可我还没有问到蒋素素情夫的名字。”狄郊道：“这蒋素素识得厉害关系，事联杀人命案，她不会轻易说出来情夫名字。我们先去县衙，她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她家中发现了什么，一定很恐慌，回头再来盘问她就容易多了。”王之涣回头，果见蒋素素站在大门口张望不止。

辛渐听狄郊和王之涣说完经过，将手中筷子往桌上一拍，起身道：“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去县衙接王翰出来吧。”

四人便立即赶来河东县衙，还不等诸人开口，门前差役已然笑道：“几位也是来瞧王翰王公子的么？明府特别有交代，允准各位探监一次。”

辛渐等人大奇，却也不多问，跟随差役进来县廨。县狱即在县衙西面，差役使劲叩了叩狱门的铁环，漆黑的大门上拉开一扇小窗，一人露出头来，朝外查看。

差役叫道：“张典狱⁽⁷⁾，这几人是来探视王翰。”那姓张的典狱伸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命道：“开门！”

狱门笨重异常，等了好一会儿才拉开一条缝，仅容一人侧身通过。辛渐领头钻了进去，一股又酸又臭的霉气扑面而来，不禁皱起了眉头。

那典狱瞧在眼中，冷冷道：“这里就是这个样子，郎君少不得多担待些。”辛渐道：“有劳。”

张典狱领着二人依次穿过狱厅、轻监、女监，最后才是囚禁死犯的重监。一路所见犯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粗大的栅栏后尽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双眼无神的人，实在让人难以将他们与“罪犯”二字联系起来。

王翰的囚室位于最里面，倒是清静，他正席坐在地上，似在闭目养神，又似在凝思。虽然并没有锁链缠身，可如此境遇，对于一贯舒适享受惯了的富贵公子而言，也太难为他了。

辛渐叫道：“阿翰！”王翰倏忽睁开眼睛，见同伴到来，却并无惊喜意外，只皱了皱眉头。

张典狱命狱卒打开牢门，放二人进去，再将牢门锁上，道：“给你们一刻时间⁽⁸⁾。”

王之涣见王翰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笑道：“怎么，你不想见到我们？”王翰道：“我眼下是杀人凶手，你们得跟我划清界线。”狄郊道：“我们找到了关键证据，能证明指证你是凶手的证人说了谎，一会儿我们去找河东县令，请他先放你出来。”王翰意甚坚决地道：“不行，我已经认下杀人罪，你们不能那么做。”

王之涣道：“眼下我们几个都没事，知府放了我们，武延秀也离开了蒲州，你为什么还要坚持扛下这莫名其妙的杀人罪？”王翰道：“武延秀既然挑起了梁子，哪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们？还有，我听狱卒说是一个叫谢瑶环的女人下令放了你们，你们不觉得事情太过容易了么？”

辛渐道：“既是如此，我们更要设法救你出去，你跟我们一起来查个清楚。”王翰道：“不行！武延秀很快就会回来蒲州，我们只能弃卒保车，我就是那个卒子。”

他出身望族，更是天下首富，自小不受约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成人后龙章凤姿，才气高逸，是几人当之无愧的首领，然而他却将自己比成了小卒子，话里平添了几分苍凉意味。

辛渐、王之涣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相劝。狄郊道：“那好，你愿意呆在这里也由得你。不过你得告诉我们你昨晚去了哪里，你衣服的血迹到底是怎么回事？”辛渐道：“还有那位紫衣娘子李弄玉来狱中向你逼问什么？”王翰若有所思，道：“原来她叫李弄玉。”

王之涣道：“你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又如何结下了梁子？”王翰道：“这事说来话长，我也懒得多说。”

辛渐上前一步，低声问道：“莫非你真跟刺客有关系？”王翰道：“我不想提这件事。老狄，你带他们几个走吧，赶快离开蒲州，暂时别回晋阳，去神都找你伯父，告诉他武延秀的阴谋，让他早有提防。”他生性骄傲，即使身陷囹圄，也不愿意为莫须有的罪名辩驳，倒是对几位好友的安危很是在意。

李蒙道：“那好，你自己留在这里等死，我们几个这就赶回晋阳告诉羽仙，说王翰在蒲州因为奸杀一个平民女子被判了死罪，也许她听了还愿意赶来见你最后一面。”使了个眼色，辛渐、王之涣、狄郊会意，一齐站了起来。

王翰道：“站住！我叫你们去洛阳，不是让你们回晋阳。”李蒙道：“你眼下是杀人凶手，我们得跟你划清界线，只是不知道羽仙愿不愿意跟你划清界线。”

王翰听他们左一个“羽仙”，右一个“羽仙”，分明是要拿羽仙来挟制他，长叹一声，道：“好啦，我怕了你们啦，快些回来。”压低声音道：“我昨晚确实在驿站外墙遇到一名受伤的刺客，糊里糊涂地救了他，结果对方有一大群同伙赶来接应，反而将我劫了去，领头的就是李弄玉。”

狄郊道：“可据说李弄玉手中有朝廷的金牌令箭，她若是刺客首领，如何能骗过那精明的河东县令，混进大狱见你？”王翰道：“她什么来历我也不清楚，但她手下能人不少，许多胡人都听她号令。听说他们有一位亲人被挤下浮桥，就是咱们昨日在鹳雀楼见到羽林军驰过浮桥时发生的事，所以派了两个人去驿站行刺。唉，这件事换到咱们身上，也一定会设法报仇。”

李蒙道：“如此说来，你是决意不会指证李弄玉、宫廷这一干人了。”王翰道：“当然不会。我已经立下重誓，绝不将他们的事泄露半句。”

辛渐沉吟半晌，问道：“那李弄玉专程来大狱找你做什么？”王翰道：“她丢了一件重要东西，因为昨晚只有我一个外人到过她那里，所以她怀疑是我拿的。哼，笑话。”王之涣道：“为一件失物不惜冒着危险追到大狱来，还差点害你性命，看来这件东西非同小可。”

狄郊问道：“你身上的血是受伤刺客的血？”王翰道：“是。一共有两人前去行刺，一人去杀永年县主武灵觉，另一人去刺淮阳王武延秀，我救的是刺武灵觉的那个，听他们叫他阿献，是个突厥人，非但没能得手，还受了重伤。行刺武延秀的那人据说叫裴昭先，一直没有回来，但也没有听到被捕或是被杀的消息，仿若平空消失了一般。”

狄郊道：“果真是有两名刺客。”辛渐道：“呀，莫非另一名刺客就是袁华？”王翰问道：“谁是袁华？”狄郊道：“这个回头再细说。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得先告诉你……”

忽听见背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张典狱奔过来道：“时间到了。”不由分说地指挥狱卒将狄郊四人赶了出去。

狄郊等人只得顺势来求见河东县令窦怀贞，言明锦娘一案有重大发现。这窦怀贞倒也认真，立即换上官服，正儿八经地坐到公堂上。

狄郊问道：“请教明府，不知道证人看到王翰自秦家翻墙而出时具体站在什么位置？”窦怀贞重新翻阅了卷宗笔录，这才道：“大门东面柴垛后。”

狄郊暗道：“这位县令很是认真，一切遵守制度流程，倒也难得。笔录中既然记录有如此精准的证人位置，看来证人确有其人不说，而且他确实看到有人从秦家翻出，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诬陷王翰。还有王翰那块玉佩又是如何到了秦锦房中？”一时不及询问更多，大致说了昨晚月亮对应时辰的位置，以及翻墙凶手的面孔朝向，说明证人无论如何是看不清凶手的脸面的。

窦怀贞听了沉吟许久，大概在心中反复盘算狄郊的话。他如此郑重其事，旁人也不忍打断他。过了许久，窦怀贞才叹道：“当真后生可畏，狄公子精细机敏，本县十分佩服。”

狄郊几人一听，心中大石头立即放下，正要顺势提出释放王翰。窦怀贞又道：“不过，我想要问公子一个问题，如果是你本人躲在秦家柴垛外，看到王翰翻墙而出，无论是面向你还是背向，你只要看到他的身形，一定能认出是他，对么？”狄郊道：“不错，我能认出他来。可这个答案的前提是因为我们五个从小一起长大，彼此十分熟悉，也只有我们四个能做到这点，我不相信蒲州还有第五个人。”

窦怀贞道：“有时候未必如此。王翰玉树临风，风姿潇洒，任谁见到他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况且他随身玉佩遗留凶案现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自己也已主动认罪。狄公子，在你没有找到更多证据之前，本县不能释放王翰，也不准取保⁽⁹⁾，不然律法尊严何在？为防你们几个串供，也不准你们再进监探视。退堂！”

他一直和颜悦色，语气也并不严厉，说完“退堂”二字，便迅疾起身转入后堂。辛渐等人这才回过神来，叫道：“明府，请等一等！”还待追上前去，却被差役拦住，客气地请出公堂去。

狄郊本以为找到能洗脱王翰杀人罪名的铁证，却被窦怀贞轻松击败，颇感沮丧。李蒙也道：“这县令是个精明的老官僚，老谋深算，咱们斗不过他。”辛渐道：“别灰心。这次其实是咱们自己鲁莽了些，下次等咱们抓到真凶，带到他面前，看他再怎么说！”

他说得慷慨激昂，众人很受鼓舞。狄郊道：“好，咱们这就去捉拿真凶。”李蒙问道：“去哪里？”狄郊道：“当然是去案发现场秦家。”

再到秦家时，院门大开，蒋素素正在院子中来回徘徊，显是心中焦虑异常。忽然见到四人进来，脸色为之一变，问道：“郎君们又来做什么？”李蒙正色道：“现在外面风传是娘子伙同情夫害死了小姑……”蒋素素道：“什么？”“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可没有杀人……”

李蒙道：“我们也深信娘子毫不知情，绝无害死锦娘的心意，不过娘子的情夫就难说了，也许他是嫌锦娘碍眼，除掉小姑好跟娘子更方便来往。”蒋素素止住哭声，惊疑地望着几人，抽抽搭搭地问道：“郎君说的可是真的？”言下之意，竟是对情夫杀死小姑一说半信半疑。

王之涣道：“还请娘子将情夫的名字一一告知，我们好去一一调查清楚。”蒋素素哼哼唧唧了半天，只用脚尖拨动地上的石头，却始终不肯说话。

李蒙道：“娘子莫非不相信我么？这位狄郊……”狄郊一听话头，就知道又要拿伯父狄仁杰说事，忙使眼色制止李蒙。李蒙却是佯作不见，续道：“……狄公子的伯父就是有神探之称的狄仁杰狄相公？他自己也是个小神探呢。”

狄仁杰大名震烁海内，蒋素素“啊”了一声，惊讶地望着狄郊，半晌合不拢嘴来。众目睽睽下，最终无可推托，才低下头道：“锦娘总在劝我，所以最近我收敛多了，只跟傅腊和堂弟有来往。”

王之涣问道：“傅腊是什么人？堂弟又是谁？”蒋素素道：“傅腊是个水手火长，堂弟……几位郎君应该也认识。”辛渐恍然大悟道：“啊，是蒋翁的儿子蒋会。”蒋素素低声道：“是他。”

王之涣这才知道为何随口问“莫非是跟令郎蒋会有关”时蒋大会颜色大变，而狄郊询问与蒋素素相好的男子有哪些时他也露出了不愿意提及的模样，原来他早知道儿子跟蒋素素有私情。也难怪他会讳忌莫深，这本已经是一件丑事，又加上通奸双方同姓有亲属关系，传扬开去会被官府追究定罪。

又听见蒋素素哭道：“我自知不守妇道，声名狼藉，还望郎君可怜我一个年轻寡妇，不要将这些事张扬出去。”狄郊道：“娘子放心，我们只是一心要找出真凶，好营救王翰出狱，其余的事一概不多问。多谢告知，我们这就告辞了。”

王之涣见蒋素素珠泪涟涟，风韵楚楚，颇为同情，问道：“娘子一人留在这里能行么？”蒋素素道：“我伯父去凶肆订棺木了，请了行人⁽¹⁰⁾，

一会儿他们就该到了。”王之涣听说，便跟着众人辞别出来。辛渐道：“你们先走，我去看一下锦娘尸首。”

狄郊等人出来巷口，竟然又见到不久见过的水手，见他转身要逃，大叫道：“傅腊，站住！”

傅腊见对方已知自己姓名，料到是从蒋素素口中得知，只得停下来，转身问道：“郎君是谁？找我何事？”狄郊报了姓名，问道：“傅水手昨晚人在哪里？”傅腊不悦地道：“你们又不是官府的人，凭什么盘问我？”

李蒙道：“那好，我们这就一道去河东县衙，向襄县令道出你和蒋素素的奸情。你敢说县令不会怀疑是你和蒋素素同谋害死锦娘么？”傅腊早听到此类风声，忙道：“郎君千万别胡说，我昨晚人可不在秦家……”

王之涣问道：“那么你人在哪里？可有人为你作证？”傅腊犹豫半晌，才道：“我去了贞娘家。”回头朝“河津胡饼”努了一下嘴，道，“她就住在饼铺的后院。”

狄郊问道：“贞娘可是租住的秦家的房子，男主人姓韦？”傅腊悻悻道：“是。反正我已经告诉你们实情了，不信你们可以去问贞娘本人。我今晚还要当班，得赶紧走了。”

狄郊、李蒙、王之涣便来到“河津胡饼”店铺，买了几张胡饼，一边吃着一边闲扯。李蒙道：“胡饼味道不错。店里就店主一人么？”胡饼商容貌看起来跟汉人无异，不过一双眼睛却是绿色，汉话说得极是流利，答道：“原先雇有一个打杂的伙计，而今春耕，他暂时回乡帮忙去了，等农闲了再来。”

王之涣道：“店铺后院可有一户姓韦的人家？”胡饼商一听就笑道：“三位郎君其实是为贞娘而来吧？”王之涣大是好奇，问道：“是啊，店家如何能猜到？”胡饼商道：“那贞娘长得跟仙女似的，啧啧，好多男人都想打她主意，可不止你们几位。”

原来后院租户男主人名叫韦月将，在城外给有钱人家当教书先生，一个月难得回来一次，家里只留下一个妻子，名叫苏贞，生得极是美

貌，是这一带有名的美人。

胡饼商又道：“不过我劝你们几位还是死了心吧，贞娘温柔娴静，斯文有礼，看上去像是大家闺秀，很少出来抛头露面，也不会跟陌生男子搭话。”

狄郊几人交换一下眼色起身绕到“河津胡饼”后，果见店铺后有一处小小的院子。狄郊拍了拍门，听见一阵细碎脚步声响，一名白皙美丽的年轻妇人开了门，问道：“二位郎君找谁？”狄郊道：“娘子是叫苏贞吧？我也不想绕弯子，昨晚水手傅腊是睡在你这里么？”

苏贞“啊”了一声，露出惊恐的表情，随即飞快地回头看了一眼，似乎屋内还有什么人在。

王之涣忙道：“娘子别怕，昨晚锦娘被人杀死，我们只想查验傅腊行踪……”

屋里忽传出一个深沉浑厚的男子声音道：“是谁在外面？”苏贞回头应道：“是来问路的。”压低声音道，“傅腊昨晚确实在我这里……”听到屋里男子走了出来，不及多说，慌忙关了门。

离开韦家，几人站在普救寺门前等到辛渐，告知水手傅腊的嫌疑已经可以排除。辛渐问道：“适才屋里讲话的人该是苏贞丈夫吧，不然她何以怕得如此厉害？”狄郊道：“嗯，我想也是。”

李蒙道：“既然，眼下就只剩下蒋会了。我们直接去找他，蒋翁面上会不会很难堪？”王之涣道：“既然凶手一定是陌生人，并非蒋素素情夫中的一个，蒋会跟这件事不是没关系么？”

狄郊知道他有心不张扬此事，以免蒋大难以自处，正色道：“这件案子，蒋会嫌疑最重。因为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他一人能将秦锦、蒋素素姑嫂与王翰联系起来——也许他当真有妙手空空的神偷绝技，出雅室时顺手从王翰身上摘走了玉佩，而我们所有人因为注意力在赵曼身上，根本没有发现。抑或他是出门后在逍遥楼里其他地方捡到，猜到是王翰之物，于是据为己有。当晚他来到秦家，不知道什么缘故没有找老情人蒋素素，反而摸进了秦锦房中，逼奸未遂才杀人灭口，慌乱中又遗失了玉

佩，干脆趁机诬陷到王翰身上。”

李蒙道：“缘故有！蒋翁不是说蒋素素做媒要将秦锦嫁给蒋会么？可秦锦不同意，昨晚还来逍遥楼找蒋翁拒婚。她出来撞到我时，正因为这件事哭泣，不是我撞疼了她。”

王之涣道：“大有道理！蒋会肯定是听说秦锦拒婚后气坏了，也许怀疑秦锦向蒋翁揭破了他跟蒋素素也不准，他恼羞成怒之下，决定晚上悄悄摸进秦锦房间，好将生米煮成熟饭，哪知道秦锦反抗，导致另一房中的蒋素素听见动静，不得已只好杀了锦娘逃之夭夭。”

这确实是到目前为止最合理的解释，动机、过程以及与王翰的关联通通能剖析得清清楚楚。李蒙道：“那咱们还等什么？赶紧去捉了蒋会问清楚，再捆送县衙换王翰回来。”

辛渐忽道：“等一等！蒋会昨晚确实人在秦家，但他却不是凶手！”众人闻言愕然。

狄郊问道：“你如何能断定蒋会不是凶手？”辛渐道：“我适才检视过秦锦尸首，发现她只有胸口一道伤口，且是一条细缝，长不过一寸，凶手下手既狠，入刀又深，一刀致命。但伤口边缘微有皮肉外卷，证明他用的刀并不是什么利刃。”他出身铁匠世家，对铁器兵刃自小耳闻目睹，自是行家。

狄郊一经提醒，顿时醒悟，道：“是了，我怎么忽视了这一点。凶手能有这样的手劲和气度，绝对是个老辣冷静的人，且已谋划多时。蒋会不像是这样的人。”辛渐道：“我也是这样想，而且他一定是蓄意杀人，无论能不能逼奸得手，最后都会杀了秦锦。”狄郊道：“我知道你为什么能肯定杀人当晚蒋会一定在蒋素素房中了。”

正如辛渐所言，凶手是蓄意杀人，蒋素素是听到动静后才来到西厢房外，他既杀了秦锦，何不干脆一并杀死蒋素素灭口，而是要像落水狗一样翻墙逃走呢？只有可能当时蒋素素身边还有其他男人——也就是她的情夫，那凶手揣度难以悄无声息地同时料理二人，只得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而据蒋素素所言，她近来只与水手傅腊和堂弟蒋会来往，既

然傅腊昨晚在另一个情妇苏贞家里，那么剩下的只有蒋会了。王翰的玉佩确实是蒋会所拿，大约是在他和蒋素素进秦锦房中查看究竟时不慎遗失。至于那所谓指证王翰的证人，十之八九就是蒋会本人。

王之涣道：“啊，你既然已经看破这一点，为何适才不直接问蒋素素昨晚睡在她房中的男人是谁？”辛渐道：“这女人很精明，识得轻重，问她她也不会说实话。况且她一个妇道人家，小姑惨死，还未入棺，她要独自面对一大摊事，也令人同情，还不如回逍遥楼直接问蒋会更好。蒋素素既见到凶手背影，他也应该同时见到。蒋素素毕竟是女子，遇事恐慌，不能自己，但男子应该有所不同，蒋会或许留意到凶手的什么特质，能提供一些线索。”

李蒙道：“辛渐总是替人考虑，你这样心软，将来怎么当将军带兵打仗？蒋会这小子肯定就是襄县令所称的证人，他成心想害王翰，还会好心告诉咱们凶手的线索么？”辛渐道：“嗯，确实如此，看来还是得靠咱们自己找出真凶才行。”王之涣道：“既然凶手有备而来，我们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一直追查蒋素素情夫的线索不放，而是要从秦家的仇人入手。”

几人回来逍遥楼，还是不见蒋会踪影，蒋大也去了蒋素素家协办丧事。忙碌一天，刚要坐下来歇口气，蒲州刺史明珪忽然又率一群兵士赶来。辛渐见他穿着便服，上前问道：“使君有何贵干？”明珪道：“嗯，本使到河东驿站巡视，顺道来你们这里看看。”

辛渐心道：“这位刺史倒是提醒了我，我们几个怎么都没有想到去驿站打听昨夜的行刺情形？嗯，都是因为秦锦一案分了心。”当即试探问道，“使君可发现驿站有什么特别之处？”明珪道：“没有。”

狄郊道：“昨晚羽林军取到一柄带血匕首，说是刺杀淮阳王的凶器，既然沾了那么多血，驿站里定然有人受伤，不知道是谁？”王之涣也问道：“还有昨晚那个歌妓赵曼，她和她父兄又去了哪里？”明珪道：“呀，你们几个刺客的嫌疑还未洗清，倒盘问起本使来了。”言下之意，竟也不相信辛渐他们几个是行刺淮阳王的刺客。

李蒙忙道：“我们也是一心要弄清真相才有所失礼，请使君见谅。”明珪指着道：“嗯，宗驿长人不就在这里么，你们何不问他自己？”

李蒙这才知道一直站在逍遥楼门前窥探的闲汉就是河东驿站驿长宗大亮，一时惊惧不已。那宗大亮嘻嘻一笑，转身自去了。

辛渐正待追上前问几句话，明珪叫道：“站住，谢制使不是放你们几个去寻找刺客么？可有什么线索？”

王之涣道：“制使？是谢瑶环么？”明珪道：“是她。哎呀，她说你们不是刺客，放你们去追查真正的刺客，她自己人却跑了，这不是又将难题丢给本使了么？”一时急得满头大汗，又道：“你们四个不论找不找得到刺客，在淮阳王回来之前，都不可以离开蒲州，知道么？”

辛渐几人交换一下眼色，王之涣试探问道：“莫非真有刺客行刺？”明珪道：“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是淮阳王自己编造出遇刺的假话。驿站里面可是血迹斑斑……”

忽有兵士飞奔而来，躬身禀告道：“朝廷制使到了州司，说有要事要调兵出城，请使君速速回去。”明珪愕然道：“她不是走了么，怎么又回来了？竟然还要调兵。”兵士道：“是，制使说事情紧急。”

辛渐问道：“制使可是一姓谢的女子？”兵士道：“是，她自称名叫谢瑶环。”

明珪挥手道：“回去，快些回去！来人，带上他们四个！”李蒙道：“为什么又要抓我们？”明珪道：“你们人是谢制使背着本使放走的，我得当面向她讨要一句话，日后才好向淮阳王交代。放心，她既然能放你们一次，就能再放你们一次。快些带走。”

兵士上前拥了辛渐、狄郊四人，跟在明珪身后，一路疾跑赶来州廨。

蒲州衙门是昔日北周权臣宇文护的旧宅邸，规模气派可比河东县衙大多了。未到大门，便见一黄一蓝两名陌生女子牵马站在旗杆下——黄衫女子二十来岁，甚是英气；蓝衣女子年纪轻些，斜背着一个行囊。

只是这二人均不是谢瑶环，明珪不由得一愣，回头问道：“谢制使人

呢？”兵士不及回答，那黄衫女子上前道：“我就是谢瑶环。”

只见那自称是谢瑶环的女子自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卷轴，双手奉给蒲州刺史明珪道：“这是女皇陛下亲自颁发的制书(11)，请使君过目验证。”

一千人无不目瞪口呆。这女子既自称是朝廷制使谢瑶环，又有制书为凭，那之前的谢瑶环就是假的了，这未免太过匪夷所思，简直比有证人指控王翰奸杀妇女还要离奇。

明珪呆了半晌，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当真是朝廷制使？”蓝衣女子抢过来喝道：“明刺史这是什么话？朝廷制使在此，还不快些见礼？”

明珪见她语气凶恶，不由得一愣，问道：“你是哪位？”谢瑶环道：“她是我心腹侍女青鸾。明刺史，事情紧急，请你速速调派五百兵马给我，我要赶出城去捉拿反贼。”

这女子才是真的谢瑶环，她奉武则天之命微服巡视河东一带，适才入城时正遇到一伙人出城，发现领头的竟然是李俊，也就是她的杀父仇人——曹王李明之子。二十余年前，她父亲黔州都督谢佑暗奉皇后武则天之命杀死贬置黔州的曹王李明，为高宗皇帝所不能容忍，被罢去官职。几天后，曹王李明之子李俊率两名门客潜入谢家，杀死谢佑。谢瑶环时年三岁，躲在一旁，亲眼看到李俊割走父亲的首级，只不过她虽记住了他的样子，却不知道他的身份。后来武则天称帝，派人抄斩李明满门，在李府中发现一个人头做成的尿壶，严刑下有人供出是谢佑人头，她才得知杀死她父亲的人是李明之子李俊。本以为仇人早已经被女皇处死，适才当面遇到，李俊虽然容颜苍老了许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才知道他当年竟侥幸逃脱了罗网。然则对方人多势众，己方却只有三人，她和侍女青鸾又都不会武艺，因而不敢轻易动手，只得派随身侍卫蒙疆暗中跟踪，自己带了青鸾匆忙入城到州廨，表明身份，请明珪调兵相助。

明珪却尚未从真假制使的震撼中清醒过来，又问道：“娘子当真是谢制使么？”谢瑶环见他身为大州刺史，却几次质疑自己制使身份，未免太

过昏庸，不悦地道：“制书就在使君手上，使君何不自己一辨真伪？我这里还有官印，使君可以一并查验。青鸾，取官印出来。”

那侍女青鸾当真从怀中取出一件玉袋来，玉袋是身份的象征，只有五品以上官员及都督、刺史才有，专门用来装携官印。明珪一见那玉带高高鼓起，显是官印不小，忙叫道：“哎呀，不必验了，不必验了。来人，快去拟文书，快去请都尉来，调发五百兵……不，发八百兵给谢制使。”

唐初实行府兵制，地方州郡设折冲府统领府兵，最高长官为折冲都尉，州府刺史并不统领折冲府，但点兵、发兵需下符契，必须得刺史与折冲都尉同时勘契，是而地方行政长官与军事长官互相牵制。明珪一边叫嚷着，一边自腰间解下官印。

谢瑶环不过是长于深宫的女流之辈，虽然以制使身份巡按四方，权柄在手，威风凛凛，不过因为她是武则天的亲信，并不熟识朝廷军制，根本不了解地方州府发兵需要如此多的手续，当即不满地道：“发五百兵如此麻烦么？怕是等都尉赶来，反贼早就跑远了。明刺史，可否通融一下，先调派兵士给我？”

明珪道：“制使，本朝律法制度，发兵十人以上即需要同时勘验铜鱼兵符和契书。无契符擅自发兵可是大罪，千人以上即要处绞。”

他虽然也拍上司马屁，却有自己的分寸和底线，起码他是决计不会违反制度，也不会主动要求陪同谢瑶环去追捕所谓的反贼。现在的世道，年年有反贼，月月有反贼，自女皇登基以来，以谋反罪名被杀的宰相比之前所有抄带加起来还要多，哪天谁看你不顺眼，你就是反贼了。

谢瑶环听说，倒也不再催逼，只静静等待了，等折冲都尉到来勘验符契，点齐兵马，带了侍女青鸾上马，领先而去。

明珪连连跺脚哀叹道：“病倒了，病倒了，这次真要病倒了。”扭头见到辛渐、李蒙正想要趁乱溜走，忙道，“你们四个还想走么？来人，将他们抓起来。”

兵士一拥而上，将辛渐、狄郊、李蒙、王之涣四人拿住，押进府

衙。

明珪坐到堂上，喝道：“那假制使到底是什么人？姓甚名谁？现下藏在哪里？快快将她交出来。不然本使要在行刺亲王的罪名上给你们再加一条诈伪罪。”王之涣道：“实在冤枉，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那位小娘子是假的谢瑶环，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她是在冒充朝廷制使。”

明珪道：“还敢狡辩？你们若不是同伙，她为什么要冒充制使救你们？”狄郊道：“敢问使君是如何知道那假谢瑶环是朝廷制使的？”

明珪一时语塞，细细论起来确实怪不到这四人头上，是那羽林军校尉曹符凤告知他制使谢瑶环住在逍遥楼中，他也够糊涂，竟丝毫没有想起来要查对制使身份，核验制书。不过说起来禁军统领曹符凤不是更糊涂么？听说连淮阳王武延秀都派他到逍遥楼给那假谢瑶环送了大礼。这事若是被淮阳王知道，还不知道要怎样的暴跳如雷，估计要迁怒他这个本来毫无干系的刺史，蒲州也要被翻个底朝天。可那假谢瑶环早命兵士准备了车马，一大早就离开河东，估计现下已出了蒲州境内，他不能违律出境追捕，又上哪里去寻她来交差？一声长叹，挥手命人将辛渐、狄郊四人下狱关押，等淮阳王回来路过蒲州时再行处置。

李蒙知道时机稍纵即逝，忙道：“等一等！使君既为我们几个的案子烦恼不堪，何不等那位真的谢制使回来，将我们交给她审问？”明珪道：“有道理。咦，你是……”李蒙忙道：“李蒙。”明珪道：“噢，我知道，你是晋阳副宫监李涤的独子。”李蒙道：“是。家父时常谈及使君淡泊名利，清静自守，很是令人佩服。”

他这句话是明显的奉承之语，可是自古以来“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好话听在耳中终归是很舒服，况且明珪心中细细品度，“淡泊名利，清静自守”八个字确实贴合自己，于是点头道：“那好，你们四个就留在这里等谢制使回来处置。不过，本使可是真要病倒了。”叹息几声，起身转入后堂去了，只留下一队兵士看守李蒙几人。

王之涣道：“你确信我们落到谢瑶环手中……我是指适才这位真的谢瑶环，会比在明刺使手中更有生机？”李蒙道：“谢瑶环来头再大，终究只是女流之辈，女人总是好说话些。”辛渐也道：“我看这谢瑶环甚是精

干，也没什么太大的架子，由她来审问案情，我们总算还有说话的机会，肯定比被这昏聩的明刺史糊里糊涂地关起来好。”

王之涣道：“昏聩这两个字用得妙！淡泊名利，清静自守，嘿嘿，真不知道李蒙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李蒙笑道：“我这还不是为了救咱们几个才不得不大吹法螺？”

过了一个多时辰，天幕已然黑透，终于听到外面人喊马嘶，谢瑶环带兵回来了。判司⁽¹²⁾奉明珪之命等到门前，特意领她进来大堂。她面容沉郁，深有忧虑之色，似乎追捕反贼一事并不怎么顺利，身后也不见侍女青鸾，只有数名兵士携着一名双手反绑的男子。

辛渐立即认出那被擒的男子正是袁华，不由得扭过头，跟狄郊交换了一下眼色。狄郊轻轻摇了摇头，示意不可轻易相认。

谢瑶环早在府衙门前见过辛渐四人，此刻又再遇到，当即问道：“他们四个是什么人？在公堂上做什么？”判司忙道：“他们四个是昨晚到河东驿站行刺淮阳王的刺客，本来还有一人，但却因为杀了人被河东奚县令捉走了。”

谢瑶环皱眉道：“既是刺客，为何不下狱关押，任凭他们站在公堂上？”判司道：“制使教训的极是。只是这几人是淮阳王派羽林军抓捕后移交给明刺史的，具体是怎么行刺法，明刺史还没有来得及审问，就被另外一名女子冒充尊制使释放……”

侍女青鸾道：“你是说有人冒充我家娘子？”判司道：“是。不过责任可不在明刺史，是那位羽林军曹将军告诉刺史说那位娘子是朝廷制使。那位假制使跟这些刺客一样，都住在逍遥楼客栈，听说淮阳王自己还派人给假制使送了礼……”

谢瑶环问道：“判司是说是淮阳王手下告诉你有制使住在逍遥楼，又是淮阳王手下逮住了这四名刺客交给刺史审问，结果这四名刺客反倒被假制使给放了？”

判司奉刺史之命务必要将乱摊子甩给谢瑶环，忙道：“是，大概情形就是如此，但具体经过明刺史还没有问过。明刺史不巧又得了急病，所以想将这几名刺客交给制使处置。”

谢瑶环踌躇片刻，道：“我奉制循行天下，职责是存问鳏寡、观览风俗、举茂材异伦之士。既是发生在蒲州境内的案子，又未经本州刺史审问，按律我不能干涉……”

李蒙见她有意拒绝，忙道：“娘子既是制使，奉命巡视四方，按察吏治得失、平反冤案难道不是娘子职责所在么？”特意指着狄郊道：“他是宰相狄相公之侄，这刺客一案不必我们多说娘子也该明白是怎么回事。”

谢瑶环果然大感意外，惊讶地望着狄郊。狄郊倒也沉稳，只默然不语。青鸾叫道：“呀，原来狄公还有这么年轻的侄子。”

谢瑶环命人先将袁华押下去，这才道：“好，这件案子我接了。”她在武则天身边长大，久居皇宫中枢之地，对武承嗣争当太子为狄仁杰所阻之事最清楚不过，本来她听到眼前四人是刺客时并不如何相信，一得知狄郊身份便立即明白了情由。又问道，“判司不是说还有一名刺客被河东县令捉了么？青鸾，你持我令牌，带人去提他来这里。”青鸾道：“是。”

判司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道：“有劳制使。制使是要连夜问案么？属下这就去准备……”谢瑶环面色一沉，叫道：“来人，将这四名刺客锁了，打入死牢。”

辛渐等手脚均被上了粗笨的镣铐，押进州狱，凑巧与袁华关在同一间囚室。袁华颜色憔悴，正倚靠在墙壁上，见四人进来，还待起身招呼，辛渐忙道：“袁兄身上有伤，不必多此一举。”忙介绍了王之涣和李蒙二人。

狄郊问道：“袁兄不是已经离开蒲州了么？如何被谢瑶环捕来了这里？”袁华摇了摇头，似是不愿意多谈及此事，向李蒙道：“李公子，你真不该向谢瑶环提及狄公子的身份。”辛渐问道：“袁兄何出此言？莫非你认得谢瑶环，知道她的来历？”袁华点点头，道：“她是尚仪院司籍女

官，是姓武的亲信，她父亲就是前黔州都督谢佑。”

当年谢佑遇刺被杀一案倒不见得如何引人瞩目，倒是在曹王李明子嗣被杀抄出头颅尿壶后，谢佑之死才轰动一时。王翰、辛渐等人也曾经议过这起旧案，对李俊快意恩仇之举深为赞叹欣赏。

狄郊问道：“袁兄是说谢瑶环是谢佑之女？”袁华点点头。李蒙道：“哎呀，这下可真是弄巧成拙了。”

谢瑶环与李氏结有不共戴天之仇，又在武则天身边长大，肯定跟武承嗣是一党，他却费尽心机将案子交到谢瑶环手中，岂不成了送羊入虎口？难怪谢瑶环本不欲接案，一听狄郊是狄仁杰之侄立即耸然动容，看来她也是想借此案大做文章，扳倒狄仁杰，为武承嗣登基铺路。

李蒙自责不已，王之涣也深怪他。还是狄郊道：“李蒙本是好心，无奈这是天意，怪不得他。”

辛渐道：“他们的阴谋未必就能得逞。女皇虽然年迈，却并不糊涂，只要咱们能抵得住严刑拷打，坚决不认谋反罪名，谢瑶环取不到口供，想扳倒狄公并不容易。”袁华嘶声道：“未必，这些人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忽尔又剧烈地咳嗽起来。狄郊忙上前按摩穴位，助他顺气。

众人一时无计，只得默默坐下。过了半个时辰，外面一阵哗哗铁链声，王翰也被押了进来。他倒不惊诧辛渐四人重陷囹圄，只淡淡道：“我早说过不可能轻易放过你们的。”袁华见他气度镇定非凡，很是赞叹。

辛渐笑道：“如此不是更好？咱们早说过要同生共死的嘛。”王之涣道：“是啊，死也能死在一块。”

王翰问了四人再次被捉拿的经过，道：“我决定了，还是由我来承担杀害锦娘的罪名，反正人证、物证都有，我要脱罪也难。武延秀曾指名道姓地说我和辛渐是动手的刺客，这样他自己的话就有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你们才有机会脱身。”

袁华道：“王公子，说句不中听的话，你未免想得过于天真了，他们的目标是狄公，不是你，你是刺客也好、凶手也好，他们根本就不在

意。就算从你们几个身上得不到口供，他们会转而从你身边人下手，亲属也好，奴仆也好，总有人捱不过酷刑的。来俊臣手段十分厉害，不仅从肉体上加以折磨，精神上的侮辱和荼毒更令人难以忍受。再伪造一些谋反的实证，比如兵器甲冑等，辛公子，你父亲掌管大风堂，天下兵器十之二三出自你家，这对他们更是绝好的机会，那时候你们有口难辩。就算能辩也没有机会开口说话，殊不知如今来俊臣审讯重要犯人都是先截去舌头，再自行编造他所需要的口供。”

王翰、辛渐五人虽然个个聪明过人，究竟生长在富贵之家，未经历大风大浪，听了袁华以过来人的身份说出来的一番话，尽皆惊骇得呆住。

李蒙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哭丧着脸道：“这么说，咱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袁华道：“不但你们自己要死，还会牵连进家属，以及一大堆的亲朋好友，此即所谓的‘罗织’。”

几人回想起当日在洛阳见到才子乔知之被族诛的场面，一时悚然，再也说不出话来。

袁华道：“不如由我来冒充刺客，也许能助你们跳出漩涡。”辛渐道：“不，这不行，怎么能让袁兄替我们受过？”

袁华微微一笑，道：“我只是一个人，亲属早被武承嗣杀尽，再无他人可以牵连。况且我有把握，谢瑶环绝对不会杀我。王公子，你既是大家首领，该知道这件事已经不是你们几个人的事，大丈夫当断则断，我就等你一句话。”

王翰微一迟疑，道：“好，袁兄如此高义，我们也不能拒绝。你想要我们怎么做？”袁华道：“请将昨晚之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王翰便朝王之涣点点头，他口才最好，讲述事情经过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袁华听罢，道：“锦娘一案甚是离奇，不过应该只是普通的杀人案，就要靠你们自己去查个水落石出。我正好冒充王公子在驿站外墙所救的那名刺客。”低声向众人交代一番后，又让李蒙叫来狱卒，道：“我姓袁，要见朝廷制使谢瑶环。”

狄卒斥道：“深更半夜，制使岂是你想见就见的？”李蒙威胁道：“你不去立即禀告的话，我们几个就自相残杀。重囚死在你管辖下，后果你自己考虑。”

狄卒笑道：“真是疯子说疯话……”却见李蒙当真走过去蹲下来，用双手镣铐间的铁链缠住袁华咽喉，作势拉紧，那可是制使亲自带兵追捕回来的反贼，出不得半点差池，慌忙道：“别，别，我就去禀告。”飞一般地奔了出去。

李蒙这才松开铁链，嘟囔道：“这还吓不住你！”袁华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李蒙忙道歉道：“哎哟，对不住了。”王之涣埋怨道：“你怎么专选袁大哥下手？”李蒙道：“我想袁大哥是谢瑶环亲自抓回来的，当然比我们几个更重要些。”

王之涣道：“选狄郊不是更好么？大伙儿都知道他是狄公的侄子。”李蒙更是不服气，道：“就这么一会儿工夫，我只想到袁大哥。”

袁华好不容易顺过气，哈哈大笑道：“几位当真有趣得很。想不到这次袁某回中原办事，竟能结识几位少年英雄。”

过了一刻工夫，狄卒领着几名兵士进来，将袁华扶了出去。王翰五人都是两天一夜没有睡过觉，疲累不堪，等袁华回来时竟然各自合眼迷糊过去。直到牢门打开、拥进来一群兵士才惊醒过来，天光竟然已经大亮了。

王翰问道：“袁华呢？”领头兵士道：“他人在公堂上。起来，都起来。”李蒙道：“要带我们去哪里？”兵士不耐烦地道：“当然是过堂啦！快走！”

五人被带来州廨大堂。却见谢瑶环已经换上了女官官服，正襟危坐堂中，高大华贵的冠帽足有她半个头大，样子甚是诡异，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将这一套公服收入行囊当中。

堂上堂下遍布掌刑的差役、记录的书吏和戒备的兵士，气氛煞是紧张。袁华手足间依旧戴着戒具，却被允准坐在一旁椅子中，似是因受伤颇受优待，见五人进来，微微点了点头。

兵士还欲强令王翰几人跪下，谢瑶环道：“不必了。王翰，你这就将你们几个如何与淮阳王结怨以及后来的经过情形一一讲清楚。”王翰道：“是。”

当即说了淮阳王武延秀因未能住进逍遥楼而怀恨，派人以搜拿逃犯、反贼为名来捣乱，领头的校尉得知狄郊是狄仁杰之侄后才悻悻退走，还强行带走了歌妓赵曼。之后他因饮酒发热出去散步，遇到一个走路不稳的人，好心上去扶了一把，结果反而被对方打晕，再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一回到逍遥楼就被羽林军当作刺客抓了起来，很快又被河东县令认定是杀死秦锦的凶手关进了县狱，直到昨晚才被解来州狱。

谢瑶环道：“这么说，你既不是刺客，也不是杀死秦锦的凶手？”王翰道：“都不是。之前我之所以肯认罪杀害锦娘，是怕淮阳王一心要将我们几个扯进行刺案。”

谢瑶环道：“可河东县令人证物证俱全，你又如何解释？”袁华忽插口道：“我可以作证王翰说的是实话，因为前晚是我打晕了他，我就是那个受伤的刺客。”

谢瑶环听了也不惊奇，大概袁华之前已将同样的一番话对她说说过，只点点头，又分别问过辛渐、狄郊四人行踪，几人没有丝毫出奇之处，均说了实话，就连无意中在逍遥楼后院救了袁华也没有隐瞒。

谢瑶环望了一眼袁华，又问道：“你们当真不是有所图谋，一路跟随淮阳王来到蒲州行刺？”她这话是明知故问，还有些官腔官调。

辛渐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淮阳王会来蒲州。不知道制使可有听说淮阳王一行策马强行通过浮桥一事？浮桥上人仰车翻，有人更是被挤落河中。我们五个当时正在鹳雀楼上，亲眼看到浮桥上尘土大起、哭喊震天的情形。明明是我们先到蒲州，何以谈及跟随二字？”

浮桥一事谢瑶环还是第一次听说，当即紧蹙了眉头，露出深重的忧色来。

辛渐又道：“若是我们几个有心刺杀淮阳王，何不顺他心意让他住进逍遥楼，岂不是比驿站更容易动手？”

谢瑶环一时沉吟不语，又朝袁华望去，他却一直低着头，始终没有多看她一眼。她心中一时激荡不已，这件案子不用审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她也鄙视武承嗣父子所做所为，但出于自身利益理所当然地要站在武延秀一边，不然将来皇嗣李旦即位，她将死无葬身之地。只是现在事情又有了变化，她虽然矛盾自己的立场，但还是不愿意助纣为虐，可又不能公然得罪武延秀。踌躇许久才道：“嗯，本使暂且相信你们的说法，但是淮阳王人不在这里，这些依旧只是你们的一面之词，要结案还需要你们当堂对质。听说你们正在努力查找杀死秦锦的凶手，我可以暂时放你们出去查案，好洗脱王翰的杀人罪名。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得留下你们中的一个。”

王翰道：“那好，我愿意留下来。”谢瑶环摇了摇头，指着辛渐道：“将他扣下来，其余人先放了。”

兵士应命上前，将辛渐拉到一边，取钥匙开了王翰、狄郊四人的手铐脚镣。

五人无不诧异莫名。王翰是几人首领，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就算不扣住他，也该扣住狄郊，须知他才是这场狱事的关键人物。可这谢瑶环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竟然选中了辛渐。辛渐自己也极是纳罕。

袁华忽冷冷道：“他们五个都是河东有名的公子，又不会逃走，制使何必一定要留下一个？”语气很不客气。

谢瑶环不但不发怒，还平心静气地解释道：“我自有我的考虑。”袁华冷笑一声，不再多言。

谢瑶环下令道：“将袁华和辛渐带下去关起来。不得我的允准，任何人不得探视。”

王之涣问道：“喂，制使为什么一定要留下辛渐？”谢瑶环却是不答，起身转过屏风去了。

辛渐笑道：“没事，我就留在这里陪袁大哥。”王翰上前握住袁华双手，道：“多谢。”袁华只微微苦笑，又对狄郊道：“狄公子，你上次开的

止咳方子很好用，回头麻烦你再送几包药来。”狄郊道：“好。”不及说更多，眼睁睁地望着辛渐和袁华被兵士押了出去。

李蒙道：“实在奇怪，谢瑶环为什么一定要留下辛渐？”王之涣道：“莫非她打听过咱们底细，知道辛渐武艺最高？”他也是随口玩笑，心中百般不解。

回来逍遥楼已经日中，蒋大还在蒋素素家操办丧事，彻夜未归，蒋会自从秦锦遇害当晚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四人只得各自回房沐浴更衣，预备去祭拜锦娘，顺便询问蒋素素秦家可有什么仇人。

王翰不见僮仆人影，问起伙计才知道田睿、田智自作主张，一大早起回晋阳报信求救去了，不由得暗骂二人多此一举、徒生事端，可又追之不及，只得任他们去了。

等伙计出去掩好房门，王翰脱下衣衫，跳入浴桶中，热气袭身，全身血脉贲张，舒泰无比。又想起依旧被困在狱中的辛渐来，可是没有办法救他出来，就连他自己出狱也纯属侥幸，不知道袁华用了什么法子说服了谢瑶环。看二人神情，倒像是多年旧识。然则明明是谢瑶环亲自捕回了袁华，这又作何解？这位女制使节关住辛渐不放，就等于将他们四个也拘禁在蒲州，而且不需要镣铐和看守，当真是高明。可她为什么偏偏选中辛渐？

正神思间，忽听见楼廊中伙计的声音道：“阿郎就住在这间，不过他现下不方便见客……”话音未落，便有人一脚踢开房门闯了进来。王翰背对着门，照样坐在桶中横板上一动不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味道，只冷冷道：“出去！”

只听见背后一个娇柔的女子声音道：“翰郎，是我。”王翰叫一声“哎哟”，大喜过望，从水中站了起来，转过身道：“羽仙，我不知道是你，我……”忽见心上人穿着一身酒肆小厮的粗布衣服，戴着一副软角幞头(13)，扮成男子模样，虽依旧难掩丽色，却不明白她为何打扮得如此怪异，忍不住问道：“你……你怎么穿成这样？”

羽仙见他一丝不挂，“啊”了一声，不及回答，急忙转过脸去。

王翰忙道：“你等我穿上衣服。”匆匆跃出木桶，也顾不上擦拭身上的水迹，随手披上衣服，一边系带一边问道：“你如何来了蒲州？是来找我么？派人捎个信，我赶回晋阳看你便是，何必劳你跑这一趟？我派人送给你的那些各地特产有没有收到，可有喜欢的？”

羽仙忽“嚤嚤”哭了起来，道：“你就知道自己在外面游山玩水，可知道大人(14)要将我嫁人了，我是逃出来的。”

王翰吃了一惊，问道：“尊公要将你嫁给谁？”羽仙道：“我还不知道。”

王翰这才松了口气，笑道：“别急，我们当初不是说好的嘛，如果尊公一定要议婚事，你就主动提出要嫁辛渐，或是狄郊，或是李蒙。嗯，尊公最重郡望，辛渐门第差些，李蒙又是赵郡李姓，不过还有狄郊啊，狄家也是晋阳望族，老狄伯父又是当朝宰相，名誉天下。难道尊公还想公然抗旨，将你嫁给五姓七家(15)不成？”

原来羽仙也姓王，是王之涣堂妹，与王翰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可二人不但同姓，而且同族，即使血缘极远，也绝无成亲希望(16)。

王羽仙听王翰语气随意，全然没有太当回事，极是委屈，眼泪又流了出来，问道：“你当真想让我嫁给狄郊么？”王翰道：“当然不是真的。不过……”一时也无话可说，只能叹息一声，上前搂住心爱的女子。

这是他生平最烦恼之事，无法娶到意中人为妻，任他再有钱再有名再有才，也解决不了这一残酷的难题，所以他放浪形骸，混迹于美女酒色中，只不过借以麻痹自己。总以为羽仙年纪还小，可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难道真的如当初戏言让她嫁给狄郊，以后日日相对，长恨绵绵？他又如何对得起狄郊？

王之涣、狄郊、李蒙闻声进来房中，见到王羽仙突然出现在蒲州也十分惊讶。王翰扶着王羽仙坐下，这才慢慢问明原委。

原来提出尽快将王羽仙出嫁的是其姊王蟪珠。王蟪珠温柔貌美，早已嫁给通事舍人(17)段简为妻，居住在洛阳，夫妻和睦，家庭美满。一日她到白马寺进香，遇到一名相貌俊美、气派雍容的中年男子上来搭讪，

略微交谈了几句。哪知道这男子就是令人闻名色变的酷吏来俊臣。他自遇到王蠙珠后，一见倾心，垂涎其美色及名门望族的出身，使尽手段威逼段简休了妻子，自己娶王蠙珠为妻。这场婚事在洛阳轰动一时，来俊臣虽对王蠙珠礼敬有加，王家却深以为耻，王蠙珠也自感羞愧，与前夫和娘家断绝了往来。这次是王蠙珠主动派人回晋阳送信，信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提请父亲尽快将妹妹王羽仙出嫁。

王翰一听，立即有所警觉——王蠙珠信里不提别事，只说嫁妹，肯定另有情由，说不定是来俊臣在打王羽仙的主意，想强行聘娶给他的同党。王蠙珠不愿意妹妹步自己后尘嫁给来俊臣之流，但又不便明说，所以只跟父母说妹子年纪已经不小，也该早早嫁人。

王之涣也是一般的想法，道：“哎哟，该不会是来俊臣又要打羽仙你的主意吧？”

王羽仙不仅人生得清莹秀澈，气质如兰，且聪慧灵秀，机智远在其姊之上。当年王蠙珠在晋祠与新科进士段简相遇，一见倾心，其父王庆诜却嫌弃段简非望族出身，坚决不同意将长女嫁给他，还是王羽仙与王翰等人使计，才迫得王庆诜同意了这门亲事。不过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她原本只是不愿意嫁人，加上许久不见王翰，思念不已，所以鼓足勇气离家出逃，却丝毫没有去想自己的婚事会跟自己现任姊夫来俊臣有关，一时愣住，半晌才悠悠叹道：“若果真如此，我宁可死，也绝不学姊姊那般。”

众人与她一道长大，知道她外柔内刚，说到做到，忙安慰道：“未必就是这样。况且你人已经逃了出来，总会有解决的法子。”

王翰问道：“你路上没有遇到田睿他们么？”

他虽然不满僮仆未得他准许就私自回了晋阳，但毕竟这对兄弟也是好意。况且田氏兄弟自幼跟在他身边，深知他为人，应该不敢过于张扬，只不过想要找个厉害的人拿拿主意。王翰本人是五代独子，自幼父母双亡，家中并无直系亲属。狄郊也是幼丧父母，由姨母抚养，且叔伯堂兄们都在外面为官。王之涣父亲早已过世，母亲不过是普通的贤良妇人。辛渐父亲辛武掌管大风堂，虽沉默寡言，为人却是刚硬正直，母亲

贺英豪爽开朗，极有男子之风。李蒙之父李涤是晋阳副宫监，虽无实权，却是个尊位，为人也相当精明圆滑，饶有智计。田睿、田智这番回去，应该不会惊动太多人，不过是要找李涤求助。李蒙等人也这样猜想，倒赞赏这对僮仆机智。

王羽仙却道：“没有啊。我是经龙门过来的，或许他们走的是闻喜那条路。”王翰道：“嗯，你累了吧？我这就叫人给你准备房间。”狄郊忽道：“我们几个现下卷入官司，不但一时不能离开蒲州，还有许多双眼睛盯着，羽仙不能留在逍遥楼里。”

王羽仙道：“什么官司？”这才留意到辛渐不在，问道：“辛渐人呢？”王翰道：“他被关在州狱中，这个回头再说。不过老狄提醒得对，你不能留在这里。”

王羽仙道：“我不走，你们出了事，我更不能走。”王翰道：“不是赶你走，而是要你藏起来，不要公开露面。你私自出逃，尊公未必会怎样，可若真是来俊臣有什么歪主意，他能轻易放过你么？听说你逃走，最先想到的就是来找我们几个要人。”

李蒙道：“那好，我这就出去找处房子给羽仙。”狄郊道：“不必费事，我有个主意，之涣，你觉得普救寺怎样？”

普救寺⁽¹⁸⁾位于城东峨嵋岭，狄郊和王之涣到蒋素素家查案时从外面远远见过，地势高敞，红墙碧瓦，绿树掩映。王之涣道：“好，是个绝好的位置，而且咱们扮成香客来来回回去看羽仙也不会引人起疑。”

几人议定，王翰派伙计出去买了几套女子衣衫，让王羽仙换上，又亲手给她戴了一顶胡帽，压得老低。为避人耳目，也不骑马，先命伙计出去雇了两辆大车，自己和王羽仙坐了一辆，狄郊等三人乘了一辆，往城东而来。

普救寺是一座佛教十方院，始建于武则天称帝后。唐朝立国后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但因中国自魏文帝曹丕时期形成了所谓的九品官人的士族制度，其崇尚门第郡望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唐李虽然出身陇西

贵族，但并非望族，更有“驼李”⁽¹⁹⁾的笑谈。为了抬高出身门第，开国皇帝高祖李渊攀附道教始祖老子李耳作祖先，特意下诏叙儒、佛、道三教先后：“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由此将道教列为诸教之首，并多次幸终南山老子庙，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对道教的支持，佛教则明显落在下风。武则天称帝前，已经知道女人当皇帝难以令天下人信服，所以效仿李唐崇道的故例大肆礼佛，在龙门开凿巨型石窟，其中卢舍那佛即依照她本人容貌塑造。又派面首薛怀义⁽²⁰⁾伪造佛典，宣扬说佛典昭示女主临朝，由此为她夺取江山增添神圣光环，好加强篡权的合法性。正式登基后，武则天索性定佛教为国教，广建寺庙，排挤道教。

普救寺正是女皇武则天升佛教为国教的产物，建造在峨嵋岭土岗上，依塬而建，寺院坐西朝东，南、北、西三面临壑，惟东北向殿宇依塬平展，既挺拔俊逸，又不失雄浑庄严。

东大门进来即是天王殿，李蒙叫住一名小沙弥，说有心布施一笔重金，想见一见住持。那小沙弥见几人一看就是有钱的主儿，不敢怠慢，慌忙领到西面静室坐下，自己去飞报。过了一会儿，便见小沙弥领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李蒙最擅应酬，上去一阵寒暄，顺理成章地递过去一袋金砂，提出想将妹子安置在寺中。

那住持也不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又见这几人男的英俊潇洒，女的清气萦绕，料来绝不是普通人，当即会意点点头，道：“本寺后园有个梨花院，僻静幽雅，专门提供给想要清净的尊贵香客居住。不过西房和南厢都有人住了，只剩下北厢空着。如果娘子不介意，贫僧这就派人去问那三兄弟愿不愿意……”王翰皱眉道：“住客是三名男子么？”住持道：“嗯，其实也是本地人，不过老三跟人打架受了伤，不便公开露面，老大、老二就抬了他到本寺养伤，暂避风头。”

众人见住持侃侃而谈，丝毫不忌讳提及这些，浑然不似方外清修之人，很是诧异。

王翰猜想那三兄弟多半也是惹了麻烦才避来寺中，便道：“那三人都是男子，不大方便，梨花院还是不要住了。”

李蒙道：“还请住持想想办法。我妹妹娇生惯养惯了，难以与人相处。”又递过去两袋金砂。住持看也不看，接过来顺手塞入袖中，道：“既是如此，本院还有一处书斋，虽不及梨花院幽静，也是个独门小院，就在北面塔院西面，一直空着，娘子若不嫌弃，就请移步去看一看。”

几人便跟着住持往书斋而去，这普救寺不算大，前殿后园，前面天王殿、钟鼓楼、大雄殿三处主要建筑依东西排开，殿南是经院和僧舍等，北侧则是塔院和书斋，住持所提的梨花院则是在后园密林中，人站在前院难以看见。

书斋坐北朝南，只有三楹正屋，院中东侧植满翠竹，飒飒有声，西侧墙下则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杏树，树下有井，颇有生机。进房一看，则大失所望，房中相当干净，一尘不染，不过却空旷简陋，只有简单的桌椅，几排书架上摆满了经书。王翰自然很不满意，王羽仙却道：“这里就很好，我就住在这里。”王之涣道：“我也觉得不错啊，素淡得很，适合羽仙的性子。”王翰无奈，只得同意。

住持问道：“娘子是一个人住这里么？”王羽仙道：“是啊。”旋即会意住持言外之意，不由得红了脸。李蒙忙道：“住持放心，我们几个坐到天黑就走。”住持道：“各位请稍候，贫僧派人送些斋饭和用品过来。”

王翰几人劳碌了几天，坐下来围在一起安安稳稳地吃顿饭，倒觉得斋饭素食格外香，不过有菜无酒，未免不能尽兴。转念想到辛渐依旧困在狱中，手足被锁，少不了要吃些苦头，不由得意甚快快，连意外见到王羽仙的喜悦也被冲淡了。

王羽仙已在车上听王翰大致说了经过，道：“我在路上遇到过一队羽林军，不过因为着急赶路，也没有特别留意，原来领头的就是淮阳王武延秀。现在想来，他们也是飞马疾驰而过，应该是另有要事赶着去办，不然他一定会留下来认真对付你们几个。那制使谢瑶环放了你们，有不得已的原因也好，不想助纣为虐也好，但她终究不敢得罪武延秀，所以扣住辛渐，等于软禁你们几个在蒲州，想来是要等淮阳王办完事回来处置这件事。”

她说得不疾不缓，娓娓而谈，但却听得人惊心动魄。王翰几人自然深知武延秀一旦回来蒲州他们面临的处境，无非是逮捕下狱，严刑逼供，到那时只能任人宰割，连半分还手的机会也没有。

王羽仙又道：“翰郎，我看这件事非得惊动狄公不可了，至少得让他在朝中有所提防。”

其实她这个提议人人早已经想过，只是谁也不好意思当着狄郊的面提起，大伙儿都知道狄郊养母不准他与狄仁杰来往，这次五人出游到了洛阳，狄郊都不敢违背母命去拜见伯父。还是辛渐、李蒙二人私下偷偷去相府拜会，说明狄郊的难处，狄仁杰才派次子狄光远来客栈探望。他们五人从一开始被武延秀陷害起，就知道对方的最终目标是狄仁杰，原以为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这件事，但却实在难以应付指鹿为马、不顾事实又有显赫权柄的对手。别说他们不能指出真正的刺客主谋是李弄玉，就算真交代出真相也于事无补，跟所谓的刺客相比，狄仁杰对武承嗣父子的危害当然远远为大。所以事情到眼前这个地步，似乎已经难以有转机。虽然没有立即大祸临头，可真如王羽仙所言，谢瑶环不过是要将他们五个拖住等武延秀回来。到那时再想去给狄仁杰报信，不也迟了么？

几人目光炯炯，一齐落在狄郊身上，伯父是他的，自然要由他来决定。狄郊苦笑道：“大家都是受我牵累，我还能不听么？就依羽仙所说，我今晚写一封信给伯父，明早托人送往洛阳。”王翰道：“那好，就这么定了。羽仙，你别担心，邪不压正，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王羽仙嫣然一笑，道：“我不担心。”

李蒙打火点上灯，起身笑道：“天色不早，我们三个去外面逛逛，不然可就看不到风景了。”使了个眼色，狄郊和王之涣知趣地跟他走了出去。

王翰揽住王羽仙的腰，让她靠在自己肩头，笑道：“你真不担心么？”王羽仙道：“嗯，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心。”王翰道：“放心，万一尊公追来，我就说你俩已经私下结为夫妻，生米煮成了熟饭，他也无可奈何。”王羽仙道：“不是这个，我是担心你们几个抵不过那凶恶的武延秀。”王翰笑道：“尽力而为便是，抵不过也是天意，反正你我死也死

在一起。”王羽仙大为感动，回臂抚摸他的头，叫道：“翰郎……”

李蒙、狄郊、王之涣出来院子，外面已是暮色苍茫，不但香客们各自返家，就连僧人们似乎也凭空消失了一般。三人在四周转了一圈，普救寺居高临下，视野宽阔，风景极佳，站在西面后园中甚至可以看到蒲津浮桥和鹳雀楼的朦朦身影，若不是几近天黑，怕是整个河东巷陌都能尽收眼底。

一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王之涣才道：“叫上王翰回去吧，他俩的悄悄话也该说完了，咱们还得去秦家拜祭锦娘呢。”

三人便往前院而来，忽见到前面有名小沙弥手提着灯笼，引着一名男子往梨花院走去。李蒙道：“呀，那人不是河东驿站驿长么？他来这里做什么？”狄郊想起住持说过有三名男子住在梨花院中，其中一人受了伤，也大起疑心，道：“去看看，轻一点。”

三人蹑手蹑脚地来到梨花院外。那小沙弥走到门前，踮脚点亮了门檐下的气死风灯，将灯笼交给驿长宗大亮，合十行礼，便默默退走。宗大亮见他没入黑暗中，这才转身敲门，叫道：“是我。”

有人来开了门，宗大亮迅疾闪身进去，大门又重新闭上了，四周陷入一片深沉的幽静中。微弱的灯光映照着古朴玲珑的垂花门，匾额上“梨花深院”四个字格外令人瞩目。

王之涣道：“那字写得不错……”狄郊“嘘”了一声，道：“你们等在这里，我翻墙进去看看。”

那墙约有两丈高，且是石头所砌，李蒙体胖，王之涣文弱，自知难以翻过去，道：“好。”二人一左一右站在狄郊身边，各自抓住他一条腿，喝一声“起”，往上一抽，狄郊双手够住墙头，使力往上攀，李蒙、王之涣再各用肩头一顶他双脚，便借力翻上墙头。

正好墙边有一棵桂花树，狄郊缘着树干滑落院中。不过是处常见的三合小院，三楹两厢，西面正堂和南厢房都亮着灯，只有南厢房窗纸窗有几个人头闪烁。他悄悄摸到窗下，那木窗未关严实，恰好露了一道大缝，探头一看——房中共有四人，除了适才进来的驿长宗大亮外，另

有三名二三十岁模样的男子，都是街上闲汉的打扮，大约就是住持提过的三兄弟。不过与住持所言不符的是，这三人看上去都是好端端的，并没有谁受了伤。四人均站在床前，背对着窗户，似在探视床上的什么人。

只听见宗大亮问道：“他的伤势如何了？”身材最魁梧的汉子不以为然地答道：“不过是肩头中了两刀，死不了，老三跟人打架，脸上被砍了两刀，不也没事么？”

宗大亮斥道：“你们的命贱，这可是个重要的大人物，不准他死，也不准他跑，知道么？”魁梧汉子答道：“知道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将他藏在普救寺？要想不让人发现，藏我们三兄弟家中不是更稳妥么？”宗大亮骂道：“你们知道个屁，我说藏在哪儿就藏哪儿！”那三名汉子似是对他很是畏惧，连声应道：“是。”

宗大亮道：“我走了，明晚再来看他。你们可得机灵点，把人看好了，别出什么岔子。”三名汉子急忙去开门送他出来。

几人离开床前的一刹那，狄郊自窗缝中清楚地见到床上平躺着一名男子，上身裸露着，四肢大大张开，手、脚均被绳索绑住拴在床柱上，口中还塞着一大团麻布。

(1) 螭（pín）珠：意为珍珠。

(2) 使君：唐代对刺史的尊称。明府：对县令的尊称。少府：对县尉的尊称。

(3)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其父上官弘为隋江都宫副监，后死于江都事变。上官仪当时年纪还小，侥幸从后门逃生。贞观初举进士，授弘文馆直学士，成为太宗的文学侍从。累迁秘书郎，转起居郎。其人精通释典，兼涉经史，善写文章，号称“大手笔”。曾参与《晋书》的编撰工作，以诗名显于世。高宗即位后为宰相。武则天自成为高宗皇后后，整天忙于政事，不能时时陪伴在高宗身边，武则天的亲姐姐武氏和外甥女贺兰氏由此受到高宗宠幸，武氏被封韩国夫人，贺兰氏被封为魏国夫人。武则天嫉恨交加，不顾骨肉亲情，派人秘密将亲姐姐武氏处死。至弱之主，必有暴怒，高宗闻讯后立即派人召宰相上官仪入宫，命他拟诏废除武则天皇后位。当时武则天心腹遍布宫内外，武则天匆忙赶到高宗跟前。此时上官仪刚离开，诏书墨迹未干，还未签发。武则天用眼泪软化了高宗，高宗竟忸怩道：“此上官仪教我。”不久，武则天指使人诬陷上官仪及其子上官庭芝谋反，下狱处死，女眷没入宫中为奴。上官庭芝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即后来以文章知名的才女上官婉儿。

(4) 黔州：今四川彭水。唐初在地理位置重要的州设有都督府，最高长官为都督。都督除兼领本州刺史外，还兼管邻近几州的政务、军事，类似后来的节度使。

(5) 胡饼：一种学自西域胡人的食物，唐朝十分盛行，成为一代饮食风尚。最流行的做法是：以油和面做成饼后撒上芝麻、羊肉末等，再在炉子内烤熟。

(6) 楹（yíng），量词，古代计算房屋的单位，一间为一楹。

(7) 典狱：古代执掌刑狱的官吏。

(8) 古代以铜漏计时，即靠特制铜壶中的水一滴一滴往下漏来计算时间长短。铜壶装满水后，水从底部小孔滴出，一天一夜刚好滴尽。壶中有一支标有一百个刻度的箭，一个刻度所代表的时间称为一刻，等于今14分24秒。

(9) 取保：即取保候审，指犯罪嫌疑人可以在有保证人情况下暂时予以释放，但须出具保书，保证随传随到。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取保候审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如《北齐书》云：“局内降人左泽等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唐律中“断狱律”中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

(10) 凶肆：出售丧葬用品的商铺。行人：专业从事殡葬业的人，也兼职为官府从事验尸、勘验等工作。

(11) 制书：书写皇帝命令的一种文书。唐代皇帝实行赏罚、授官、改制等，均使用制书。

(12) 判司：州郡官职。具体又分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参军事，分掌兵刑钱谷等政。

(13) 幘（fú）头：男子用的一种头巾，唐代时十分流行，上至君王，下到庶民，均喜爱戴此头巾。

(14) 大人：唐代人对父亲的称呼。

(15) 唐初山东（此山指函谷关所在的崤山，中国曾以“山东”为诸夏、以“山西”为戎狄。“山西”即战国时秦国所占有的今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山东”则指韩、魏、赵、楚、燕、齐所占有的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士族非常高傲，在婚姻问题上极重地望，不但多索财礼，且不愿与一般人通婚，深为太宗李世民所恶。高宗李治时，权臣李义府为儿子向山东士族求婚被拒，怀恨在心，故以太宗遗旨劝高宗“矫其流弊”。显庆四年（659年）十月，高宗下诏令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达、卢浑、卢辅，清河崔昭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五姓七家子孙不得自为婚姻，即禁止以上诸姓互相通婚。

(16) 唐律严禁同性结婚，违反者不仅双方各要处两年徒刑（唐代刑罚的一种，给罪犯戴上刑具，强迫其服劳役），还要强令离婚。

(17) 通事舍人：隶中书省，官秩从六品上，掌外交事务，也受命出使劳军。

(18) 普救寺：今山东永济普救寺，即《西厢记》故事发生地。

(19) 魏晋以来，世人特别重视门第，高门大姓不仅在社会上有威望，而且有一种特殊的荣誉感。不被列入高门大姓的人即使很富贵，也会感到自卑，不敢与高门大姓比肩。两晋以后，定高贵大姓已形成定制。北魏时期，魏孝文帝拓跋宏于汉姓中“定四姓为最尊”，陇西李氏非大姓，听到风声，生怕进不了高门，乘明驼（善走的骆驼）昼夜兼程赶到洛阳讨封，却还是迟了一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大高姓已定讫。

(20) 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是贩卖药材的江湖郎中，健壮伟岸，刚武有力，胯下阳物巨大，被千金公主（唐高祖李渊第十八女）发现后当作宝献给武则天。当时冯小宝刚过三十，健壮狂野，床上功夫了得，由此成为武则天宠爱的面首。武则天特赐薛姓（太平公主第一任丈夫为薛绍，薛绍为唐高宗外甥），改名怀义，命其出家为僧，担任洛阳名刹白马寺住持以掩人耳目，自由出入宫中。在薛怀义最得宠期间，人人对他侍奉唯谨，权倾朝野的武则天之侄武承嗣、武三思也对他毕恭毕敬。武则天还命薛怀义指挥数万人建造明堂（万象神宫）。明堂建成

后，薛怀义被封为威卫大将军、梁国公。然此人出身市井，恃宠骄恣，暴横不法，一度祸乱朝政，后因武则天宠爱新面首而心生嫉妒，为泄愤纵火焚毁武则天花费巨资营造的明堂，由此失宠被杀。

第三章 断舌凶手

细看案桌，才发现关键所在——那案桌是松木所制，由于使用的年头不短，桌面已经发干发脆，死者用食指指甲在上面划了个一寸见方的字，笔迹歪歪扭扭，显是临死前耗尽全身气力所为。那个字，正是一个“王”字！



狄

郊看到梨花院厢房床上五花大绑着一名男子，一时惊住，暗道：“这人是谁？为何被驿长绑在这里？”只是不及思索更多，仓促之下闪身奔进南厢边的茅厕。

那茅厕空间狭小，仅一个蹲坑已占去一半位置，门拉直就碰到墙壁，背后根本无法藏人。狄郊只能仗着黑暗贴站在门板边上。却见宗大亮已然大踏步出来。映着门内射出的灯光，三名汉子的面容也清晰可见——一人身材魁梧、满脸横肉；一人面色白皙，脸上却有两道疤痕；另一人尖嘴猴腮，身材也是又干又瘪。从外貌看，浑然不似三兄弟。

三人一直将宗大亮送出门外，等他提灯走远，这才进院关门。那魁梧大汉道：“你们先进去，我得去茅房撒泡尿。”刀疤汉笑道：“二哥就是尿多。”

狄郊心道：“原来最瘦的是老大，最壮的是老二，那刀柄白脸是老三。”眼见那老二一步一步地朝茅厕走来，自己无处可躲，不由得满手都是冷汗，暗道：“这下完了，他们绑了人藏在这里被我撞见，我还能活着离开么？唉，死就死了，只盼外面那两个小子千万不要冲进来救我。”

老二正待一步踏进茅厕，忽听见厢房内有“呜呜”响声，又有人敲打床板。老大道：“哟，是那小子醒了，快去看看！”与老三快步抢进房中，略略一看，嚷道：“呀，这小子憋不住，尿在床上上了！”

那老二脚已经抬了起来，闻声顿得一顿，竟然又将脚缩了回去，也赶去房中看热闹。

狄郊擦一把额头的汗，暗道：“好险。”他见这处院落花木不多，难以藏身，不敢再多逗留，溜回墙根下，踩住一块大太湖石，翻上墙头，身手比进来时敏捷了许多。王之涣和李蒙正焦急地等在原处，忙上前抱住狄郊双腿，将他接了下来。

李蒙低声抱怨道：“老狄，你可是越来越胖了，快要赶上我了。”王之涣道：“要是辛渐在这里就好了，他武艺最好，翻墙上房如履平地。”狄郊道：“快走。”

三人匆忙回来前院书斋，狄郊对众人说了梨花院中的诡异情形，道：“原来是另外有人受了伤，被三兄弟藏进普救寺中。”王之涣道：“可三兄弟分明是奉河东驿长之命，这男子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被绑在床上？”

王翰道：“啊，我知道了，这被绑在床上的男人一定就是另外一名失踪的刺客裴昭先。他当晚失踪，既没有被杀，又没有被羽林军所擒，李弄玉那些人到处找不到他，原来是被驿长抓住藏在了普救寺中。”

众人一听大出意外，觉得匪夷所思，但细细一想，又均觉得有理。

王之涣道：“驿长是朝廷官员，竟然敢在武延秀的眼皮子底下营救刺客？噢，也说不上是营救，不然也不会绑着他了。”狄郊道：“这件事很奇怪，驿长既不是武延秀一方，也不是李弄玉一方，他冒着全家人头落地的危险出力救了刺客，暗中带来普救寺，显然是怕武延秀随后会派人大举搜城，一般地方难以藏身，唯有佛教是当今国教，佛寺地位尊崇，是最好的关押之地。可他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李蒙道：“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驿长一定不安什么好心，白天他一直穿着便服，在逍遥楼门前鬼鬼祟祟地窥探了许久。”狄郊也道：“他找来看守裴昭先的三兄弟，很像是街上横行不法的无赖凶徒。”

王翰道：“走，回去找本地人打听一下这驿长的来历。”又道，“羽仙，你不能再留在普救寺，这里太危险，你先跟我们一道回去逍遥楼，我派人另找处宅子给你住。”王羽仙道：“不，我想留下来。我有个主意，不知道妥不妥当，咱们现在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一切都掌握在官府手中，他们想什么时候抓你们几个都可以，只是看心情如何，既然无路可走，不如寻求外援。”

王翰道：“你是说去求李弄玉？不，那个女人虽然年轻，却是又精明又冷酷，她当时都不愿意去寻找裴昭先，一帮胡人跟她大吵，她才勉强同意再派人手。那晚她甚至打算杀死我灭口。”王羽仙道：“如此，足以见她是个极厉害的人物，也只有她这样的人才能与武延秀抗衡。”

王翰生性高傲，从不求人，要他低声下气去求李弄玉帮忙，他实在

不能同意。可他不忍当面拒绝王羽仙，便朝同伴望去，想征询他们的意见。

王之涣道：“羽仙说得很有道理。阿翰，你不是说李弄玉来头很大么？不如以告知裴昭先下落为由头，请她出手相助。”李蒙更是愤愤不平地道：“这些事本来就是她和她手下搞出来的，虽说武延秀确实该死，可为什么要我们和袁大哥来承担后果？”

狄郊一直默不作声，几经李蒙催促才表态道：“我不同意去找李弄玉求助，事情发生了这么久，咱们几个的事早已经轰动蒲州。按照常理，事情既是因她而起，她稍有侠义之心，都会来找我们，不说出手相助，起码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可阿翰被关在县狱时，她竟然怀疑他偷了东西，逼问不成，还差点扼死他……抱歉，我不该说出这件事，羽仙你……”

王羽仙大感惊讶，道：“当真如此？”低头去查看王翰脖颈，问道：“有没有受伤？”王翰笑道：“没事，哪有老狄说得那么夸张。”王羽仙道：“嗯，即便那位弄玉娘子再有不是，我们还是要试上一试。阿翰，我知道你不愿意求人，不如让我去吧。”

王翰道：“我怎么能让你去呢？李弄玉当有要事在身，或许早就离开蒲州了。”王羽仙道：“应该还没有。她丢失了极要紧物事，不惜使用武力逼问你，没有找到是不会离开蒲州的。”

王翰道：“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去。这李弄玉来历不明，又十分危险。她连手下人的性命都不如何顾惜，就算你求她也是白求。不如这件事先放一放，辛渐就算人在牢中，也还是咱们中的一员。老狄，你不是要给袁大哥送药么？看看能不能设法见到辛渐，问问他的意见。”狄郊道：“好，我明天一早就去办这件事。”

李蒙道：“谢瑶环可是明令不准探监。”王翰道：“咱们先回去再说。羽仙，走吧。”王羽仙知道他无论如何不会允准自己单独留在普救寺，只得吹灭灯烛，跟随情郎出来。

寺门早已经关闭，不过尚有老僧守在门槛边，见尚有香客滞留寺

中，忙开门让几人出去。

普救寺门前是一片广场，四周有几家商铺，白日聚集的流动商贩更多，煞是热闹，可全是做到寺中拜佛的香客的生意，是以天黑寺门一关，各自的摊子也都相应收了，那间租用秦家的河津胡饼铺也早已经打烊关门，一片漆黑。

几人进来普救寺时，本来听到附近有吹吹打打的丧乐，猜到应该是秦家在为秦锦办丧事，不过各自隐忍不语，是因王翰不准大家向王羽仙谈及他卷入奸杀锦娘一事。狄郊本来还想着去祭奠锦娘，顺便询问蒋素素情夫的事情，只是不闻丧乐之声，想来是因为夜色已深，女主人恰好是个声名狼藉的寡妇，王羽仙又在一旁，便不再多提。

从城东到城西距离不近，城东相对偏僻，一路除了打更巡夜的人，少有其他行人。如此夜晚，当然雇不到车马，只能摸黑行走。对于生活优裕惯了的几人来说，倒也是别样的体验。走着走着，几人一齐笑出声来。只有王羽仙娉娉婷婷地跟在王翰身后，不发一声，保持着名门淑女的风度，但暗黑中依然能隐约看到她嘴角上翘，也在偷偷微笑。

到了城西，灯火渐旺，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不少店铺、酒肆还在吆喝做生意。几人拐上西大街，远远已经可以逍遥楼上高高挂着的那个“满”字灯。王羽仙道：“咦，蒲州客栈的生意竟有这般好？”李蒙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忽听得背后一阵奇怪声音。

众人闻声回过去，隐隐约约有一人迅步奔来，不仅脚下如风，口中还呼哧有声，情状极是诡异。直至到得近前，才看清那人只穿着白色贴身衣衫，上衣还没有系带，似是刚从床上滚下来，双手紧紧捂住嘴唇，看也不看旁人一眼，如急风般掠了过去。

狄郊迟疑了下，叫道：“喂，你……你不是水手傅腊吗？”那人却恍若未闻，头也不回地去了。王之涣道：“老狄，你看清了么？这人捧着脸做什么？我怎么看着不像是那个蒋素素的情夫啊。”

众人也顾不上理会，径直回来逍遥楼，蒋大正候在大堂，面色极是疲倦。李蒙问道：“锦娘的丧事还顺利么？”蒋大道：“唉，今日傍晚已经

匆匆下葬了。”

几人均吃了一惊，按照丧葬习俗，死者灵柩至少要停放七日才能下葬，这锦娘前日被杀，昨日才入棺，怎么今日就葬了？如此岂不是太过仓促、对死者也是大不敬？

蒋大道：“这是素素的主意，我也不好坚持。”王之涣道：“这也不能怪她，家里就她一个寡妇，守着一具棺材，难免有点……”见王羽仙有询问之意，忙道，“不提了，大家累了，散了吧。”

狄郊回到房中，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给伯父狄仁杰，大略说了事情经过，给王翰几人看过，这才封好拿下去交给蒋大，请他派信得过的人送去洛阳。蒋大一见是给当朝宰相的信，不敢怠慢，忙道：“郎君放心，我这就去选个最稳妥可靠的伙计。”

狄郊道：“有劳。”顿了顿又问道，“怎么一直不见令郎蒋会？”蒋大道：“他得罪了阿郎，不敢留在逍遥楼，我叫他去乡下姥姥家了。”

狄郊本想问蒋会与蒋素素之事，犹豫了下，改口问道：“蒋翁可知河东驿长是什么来头？”蒋大道：“宗大亮么？他是蒲州汾阴⁽¹⁾人，在这里任驿长已有多多年，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狄郊道：“噢，如何奇怪法？”蒋大道：“他伯父娶的是文水武氏，也就是当今女皇的堂姊。”狄郊恍然大悟道：“原来他是宰相宗楚客的堂弟。”

蒋大道：“正是。宗楚客在朝中任宰相，自然是因为是女皇侄子的缘故。宗大亮虽然说不上是皇亲国戚，到底还是沾亲带故，可偏偏在这小小驿站当驿长，一当就是好多年。别人都说他得罪了他那位宰相堂兄宗楚客，所以才会如此。”狄郊心有所悟。

次日一早，狄郊到药铺抓了药，与李蒙一道赶来州廨。门前兵士一听二人想要探监，便连连摇头不准。李蒙正想用老一套法子给兵士塞钱，忽见谢瑶环的侍女青鸾急奔了出来，叫道：“是狄公子么？我正要去

找你。”狄郊一愣，问道：“娘子找我有事么？”青鸾道：“公子快跟我来，迟了就来不及了。”

李蒙莫名其妙，问道：“什么来不及了？”青鸾不由分说，上前扯住狄郊，拉着就往府内跑去。

曲曲折折走了不少路，终于来到后衙一间雅室中，谢瑶环正站下窗下，脸上大见焦色。青鸾将狄郊直拉到床前才放手，指着床上一名男子道：“他受伤中了毒，听说狄公子是位神医，求你救救他。”

狄郊道：“他是……”谢瑶环道：“他是这次随我出行的侍卫蒙疆。”

原来昨日蒙疆跟踪谢瑶环仇人李俊一行，走不多远就被发现围住，混战中一名胡人往他肩上戳了一刀，刀上淬有毒药，他当即倒地，再也爬不起来，眼睁睁地看着李俊等人扬长离开，直到谢瑶环率兵赶来才将他救回。不过他肩头伤口所中毒药甚是奇特，不发黑反而发红，且像丝线一样一缕一缕地沁遍全身。昨夜谢瑶环请遍蒲州名医，均是束手无策，今早意外听说狄郊精通医术，慌忙派青鸾去请，恰巧在府门前遇到。

狄郊上前揭开蒙疆身上薄被，却见他身上遍布鲜亮的红丝，如蛛网一般，且越来越密，看上去极其可怖。一搭脉搏，也是忽快忽慢，很是诡异。

青鸾问道：“狄公子可看得处蒙大哥中的是什么奇毒？”狄郊摇了摇头，沉吟道：“天下毒药有千万种，道理却只有一个，无非是毁人脏腑，令其丧去机能。蒙侍卫中毒已过一夜，性命却还在，想来这是毒药性子慢些，但毒药已经游走全身，万难拔除，我只能勉力试一试。”谢瑶环道：“狄郎请放手作为，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便是。”狄郊道：“好。”思索半晌，道，“将之前大夫开过的方子拿来给我看看。”青鸾忙取了数张方子交到狄郊手中，道：“这些都是那些没用的大夫开的，已经给蒙大哥吃过了，没有用的。”

狄郊也不理会她，略略一翻方子，无非是各种解毒药、催吐药、排泄等，当即选了一副以排泄为主要成分的药，道：“去把这副药熬好。再

派人去药铺买两钱砒霜来。”

谢瑶环吃了一惊，迟疑问道：“砒霜不是毒药么？”狄郊道：“对普通人而言，砒霜是毒药，对病人只要对症，就是治病的良药。”

青鸾不敢怠慢，忙安排人去熬药买药，又问道：“砒霜如何能成为治病的良药？我不懂，还望郎君说得明白些。”狄郊道：“人体阴阳平衡，就是健康之状。若对健康体用砒霜上药，打破了阴阳平衡，就会出现中毒症状。但病人本身已经阴阳失衡，治疗无非是以药石之偏纠阴阳之偏，用猛药反而能起到效果。”一时也不及多解释，道，“你们暂且退开，以免影响我行走针。”当即从怀中取出针包来。

李蒙忽道：“等一等。”将狄郊拉到一旁，低声道，“这是个大好的机会！现在谢瑶环有求于你，我们正好要挟她放辛渐出来，反正咱们答应她们决不逃走就是。”狄郊道：“唉，事情紧急，先救人要紧。”甩开李蒙，拈出两根银针，重新走到床前，先往蒙疆双脚涌泉穴扎去。

蒙疆“啊”了一声，逐渐睁开眼睛。他自被便谢瑶环救起便一直昏迷不醒，青鸾登时大喜，抢上前来叫道：“蒙大哥醒了！蒙大哥！狄公子，你真是神医。”狄郊沉声喝道：“快些退下！”青鸾一愣，不敢违抗，慌忙让到一旁。

狄郊便继续针廉泉穴，以应涌泉穴针感。依次再针手三里、足三里、太冲、三阴交穴。起针时，蒙疆手微微动了动，然则他身上的红丝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密，且速度快了一倍。青鸾远远看见，忍不住要上前指责，却被谢瑶环及时拉住，摇了摇头，示意她不可妄动。

狄郊又行了一遍针，蒙疆全身通红，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红人”。正好兵士买了砒霜送进来，狄郊道：“去将熬好的药端来。”青鸾盛了一碗端进来，狄郊将两钱砒霜尽数倒入药中，道：“给他全喝了。”

青鸾见狄郊针术神奇，也不再多问砒霜是否会毒死蒙疆，上前扶蒙疆坐起。之前的汤药都是她往蒙疆嘴中强行灌饮，这次他居然可以自己张口喝下，只是说不出话来。

狄郊道：“青鸾，你给蒙侍卫穿上衣服，扶着他慢慢起身下床，在屋

里走动走动。阿蒙，谢制使，咱们到外面去等。”谢瑶环不明所以，问道：“为什么？”见狄郊、李蒙已然抬脚走出房去，也只得跟出去。

几人在院中静静等候，谢瑶环满腹狐疑，却又不好多问。忽听得室中“咕咕咕”数声，随即是“嘭”地一声，青鸾大叫一声道：“妈呀！”

谢瑶环大惊失色，转头命兵士道：“看住他们两个。”自己抢入房中，却闻见一股恶臭。蒙疆正尴尬地站在房中，青鸾一手扶住他左臂，一手捂住口鼻。

谢瑶环问道：“出了什么事？”青鸾迟疑道：“蒙大哥他……他把屎拉在裤子里了。”

谢瑶环低头一看，果见蒙疆脚下有黄白之物流出。她恍然明白过来，上前掀起蒙疆衣衫，果见他身上红色已经黯淡了许多，忙道：“不必难堪，这正是狄公子的解毒妙法。青鸾，你给蒙大哥换上干净衣服，扶他躺下，再命人进来清理干净。”青鸾道：“是。”

谢瑶环匆匆出来院中，挥手命围住狄郊、李蒙的兵士退下，歉然道：“多有得罪，我事先不知道……”

狄郊淡淡道：“谢制使不必耿耿于怀。日后只须每日一次，给蒙侍卫服这副泄药，直到他身上红丝褪尽为止。”取过李蒙手中药包，道，“这里有几包药，烧烟吸入鼻中能缓解风咳，麻烦谢制使转给袁华大哥。”谢瑶环接了过来，居然道：“多谢。”

狄郊道：“嗯，我还有一个请求，不知道谢制使能否准许我换辛渐出来？制使扣住辛渐，无非是想要个人质，我们五个情若手足，任留下谁都是一样的。”

谢瑶环不无惊奇地看了他半晌，点头道：“好。”招手叫过一名兵士，命道：“去大牢带辛渐到大堂。”那兵士躬身应命而去。

来到大堂时，辛渐正好被押到门前，见到狄郊就问道：“药带来了么？袁大哥昨晚可是咳嗽了一夜。”狄郊点点头：“已经交给谢制使了。”

谢瑶环命人开了辛渐手足镣铐，道：“你们都走吧。”狄郊道：“谢制使……”谢瑶环道：“快走，别等我改变主意。”

狄郊还想再说，李蒙急忙扯他出来，道：“能走还不快走，当真想坐牢么？”

辛渐更是不解，抚摸着被铁铐磨破的手腕伤处，问道：“这位谢制使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李蒙道：“狄郊刚刚救了她手下性命。”当即说了经过。辛渐道：“老狄越来越厉害了，日后可以开馆行医了。”狄郊道：“侥幸，这次只是侥幸。蒙侍卫体质稍微差些，我这法子定然已治死了他。”

又说了王羽仙来蒲州之事，辛渐大喜笑道：“这个可太好了，大伙儿又聚齐了。”李蒙悻悻道：“最好的就是王翰，天下所有好事都落他头上了。”

辛渐道：“卷入秦锦案可算不上是什么好事吧？况且羽仙……”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旁人均知他指王翰和王羽仙因同族同姓而无法成亲的事。

李蒙哼了一声，道：“换做我是王翰，早带着羽仙远走高飞了，改名换名，谁知道他们两个都姓王？老狄，你说是也不是？”狄郊摇头道：“他二人出身高姓大族，从小就被所有人告知他们王氏最珍贵的是家族名誉。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

李蒙道：“这么说起来你也不会跟海印私奔了？”狄郊吃了一惊道：“什么？”李蒙：“你暗中喜欢那豆腐女，当我们几个都看不出来么？”

狄郊自觉将感情隐藏极深，从没公然流露过，却不知道如何被伙伴识破，最尴尬的是他们早已经知情，却还佯作不知。

忽有逍遥楼伙计急奔过来告道：“又出了大事，蒋素素被人杀了，两位王公子已经跟蒋翁去了城东，请几位快些也赶去秦家。”

辛渐等人闻言大吃一惊，急忙回逍遥楼取了马匹，飞奔赶来峨嵋

岭。秦家外面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三人好不容易挤进去。院中站有不少差役，河东县令窦怀贞正在向蒋大问话，王翰和王之涣站在一旁一言不发，面色凝重。

狄郊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王之涣道：“蒋素素昨夜被人杀死在房中，你自己去看。咦，辛渐，你……”

辛渐不及解释，与狄郊进来东厢，却见蒋素素孝服未除，鬓发间犹插着一朵小小的白色纸花，仰面朝天躺在床前，胸口中刀，上半衣襟尽被染红。

狄郊也顾不得避嫌，上前蹲下，掀开蒋素素衣襟，却见她共中了三刀，刀口如缝，入刀极深，当即失声道：“这伤口跟锦娘身上的一模一样。”辛渐道：“呀，当真是一模一样。”

五人中只有他二人看过秦锦尸首，余人闻言惊讶异常。王之涣道：“莫非是同一个凶手所为？”狄郊道：“伤口一模一样，不过锦娘只中了一刀，素娘却中了三刀。”辛渐道：“这三刀每一刀都是致命伤，可见凶手恨蒋素素远在恨秦锦之上。”

忽听得河东县令窦怀贞在背后道：“你们几个可别忘了，王翰正是杀死秦锦的头号疑凶。王翰，本县正要问你，你昨晚人在哪里？”王之涣道：“明府，这次你可怪不到王翰头上了，我们有一大堆的证人，可以证明王翰昨晚没有离开逍遥楼半步。”

窦怀贞道：“你们都是一伙子，逍遥楼又是王翰所开，证词做不得数。王翰，我劝你还是乖乖跟本县回去认罪的好。”

众人见窦怀贞之前力指王翰奸杀秦锦，捉拿王翰回去后却又不问案录供，均猜他有意暗中助众人从刺客案中脱罪，此刻见他说得煞有其事，意欲将蒋素素之死又算在王翰头上，不免又开始猜不透这位县令来。

王翰道：“我没有杀人，为什么要认罪？”窦怀贞道：“那好，我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无罪，若找不出这起姑嫂双尸案的凶手，凶手就是你王翰了。”也不待众人答应，率了差役扬长而去。

王之涣目瞪口呆，道：“现在的县令都是这样问案么？这是哪门子的王法，威逼我们去找凶手，找不到的话凶手就是王翰。”忽听得狄郊道：“快来看！”

众人忙转过头去，只见狄郊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双筷子，慢慢撑开蒋素素双唇，她嘴中不知道含着什么物事。狄郊用筷子将那物事夹住，轻轻拉了出来，竟是半截血淋淋的舌头，舌根一方齿痕宛然若新。众人目目相看，一时惊住。

半晌辛渐才道：“看来凶手是交吻逼奸时被蒋素素趁机咬下了半截舌头，恼羞成怒下才杀人灭口。”

王翰蓦然有所醒悟，问道：“之涣，你有没有想起什么来？”王之涣道：“什么？”王翰道：“昨晚咱们不是遇到一个捂住嘴的奇怪男人么？”王之涣道：“啊，就是他！他一定就是凶手，被蒋素素咬下了舌头，疼痛难忍，所以才捧着脸一路狂奔。老狄，你昨晚说他是水手傅腊，可有看得清楚？”

狄郊道：“嗯，就算天黑我没有看得太真切，可傅腊是蒋素素情夫，难脱嫌疑，走，咱们去找他，看他嘴里是不是只剩下半截舌头。”找了一只碗，将舌头装好，又出来交代蒋大，尽量保持好蒋素素的尸首，以防有更多线索。蒋大连连抹泪，只应道：“是，是。”

众人出来巷口，狄郊目光锐利，一眼看见那曾经为傅腊作证秦锦遇害当晚他人不在秦家的苏贞正站在河津胡饼铺旁朝这边张望，心中一动，便让众人先走，自己与王之涣望胡饼铺走来。苏贞见状，转身欲走，犹豫了下，又顿住脚步，回头等狄郊二人到来，先柔声问道：“郎君有礼，敢为二位是为素娘被杀而来么？”

狄郊道：“娘子请说句实话，锦娘被杀当晚傅腊真在你家中过夜么？”苏贞迟疑道：“这个……”狄郊道：“人命关天，按律法来言，做伪证可是要判刑的。”苏贞面露羞愧之色，低下头道：“当晚傅腊确实来过我家，不过半夜他又走了，我猜他是要赶去素娘家里。”

狄郊道：“原来娘子早知道傅腊跟蒋素素之间也有来往。”苏贞

道：“如何不知道，是素娘她……”她的声音陡然高昂了几分，一改常见的温婉，甚至露出忿忿之色，忽意识到自己失言，忙住了嘴。

王之涣忍不住道：“娘子温柔娴静，又如此美貌，与蒋素素分明不是一路人，如何与傅腊这种莽夫……”狄郊忙打断他，问道：“案发后傅腊可有来找过娘子？”苏贞泪水早已夺眶而出，举袖遮住面孔，哽咽道：“没有。他知道我丈夫回来了，如何还敢来？”

二人见她眼泪如掉了线的珠子扑簌簌而下，哽咽难言，显是极为失贞一事懊悔，只得就此告辞，赶去追王翰等人。

众人打听到傅腊住处，就在西城墙根下的小巷中，很顺利地找到他家。踢门进去时，他正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见有人闯了进来，倏地从床上坐起，伸手去摘墙上腰刀。辛渐一个箭步上前，一手抓住他右臂反拧到背后，一手捏住下巴，迫他张开嘴，果见口中只有半截舌头。

李蒙道：“哈哈，踏破铁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你了。”忙找来绳索，将傅腊结结实实地捆好。

姑嫂二人死于同一人同一把刀下已经确认无疑的事，既然傅腊就是杀死蒋素素的凶手，那么害死秦锦的也是他了。他既是蒋素素的情夫，出入秦家熟门熟路，绝不会摸错房门误入秦锦房间。会不会果真是传闻中的那样，是蒋素素嫌小姑碍眼，起心害死秦锦，所以请情夫傅腊杀人？可这样一来，之前蒋素素说看见凶手翻墙逃走就说不通，因为是真的有人翻墙出逃，若是蒋素素与傅腊串通杀人，凶手又何必翻墙逃走呢？

如此，就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傅腊早对秦锦有意，逼奸不成，又被蒋素素和当晚留宿秦家的蒋会听到动静，遂杀了锦娘灭口。他是水手，孔武有力，一刀致命，轻而易举。他翻墙出逃后，蒋会随即进锦娘房中查看究竟，或许是有意，或许是无意，总之失落了王翰的玉佩在凶案现场，由此成为王翰到过秦锦房中的物证。今晚傅腊又去找蒋素素求欢，大约蒋素素已然发现是他杀死小姑，愤恨之下咬下了他的舌头，他一怒下干脆连蒋素素也杀了。这起姑嫂连环双尸案遂告真相大白，众人忙押了凶手赶来河东县衙。

河东县令窦怀贞听说已经逮到真凶，急忙升堂审案。众人将傅腊连同蒋素素口中发现的半截舌头一齐呈到公堂上。

窦怀贞道：“傅腊是军籍水手，隶属于折冲府，本县无权审问。来人，将傅腊押去军府交给折冲都尉处置。”

古代对军士犯罪的处理比普通百姓往往要轻得多，往往会不了了之。王之涣忙道：“军士犯罪按理由军府自行处置，可傅腊犯的不是军法，而是触犯律条，杀了明府治下的百姓，这是关联地方的刑事案件，按律折冲府不得过问地方州县政务，明府都无权问案的话，折冲都尉更无权审问。”窦怀贞甚是惊奇，道：“想不到你倒是熟识朝廷的典章制度。”

王之涣道：“若是明府怕得罪折冲府，结案时与都尉约会同时审问不就成了。”窦怀贞道：“那好，你们如何能断定傅腊就是杀人凶手？”静静听王之涣讲完经过，道：“嗯，有人证，也有物证。傅腊，我问你，你可是杀害秦锦、蒋素素的凶手？”

傅腊神色惊惶，连连摇头，口中“呜呜”连声，却是半句话也说不出。

窦怀贞道：“你们也看到了，傅腊的意思是他不是凶手。”

铁证如山，县令却如此问案，见之未见，闻所未闻，且大有偏袒傅腊之意，众人又是惊讶又是气愤。王之涣道：“明府的意思是只要傅腊不认，他就不是凶手了？”窦怀贞道：“莫非你们是想本县严刑拷打，用酷刑逼迫他承认行凶杀人？”众人一时无语。

窦怀贞道：“你们口口声声说傅腊杀人，可有找到凶器、血衣？”李蒙道：“哪有杀了人还留下证据的？他肯定早将凶器、血衣扔进黄河了。”

窦怀贞的话倒是提醒了狄郊，不由得仔细回想起昨晚傅腊擦过身边的情形来——他只穿白色贴身衣裤，上身衣衫敞开着，那样一身打扮难以掩藏凶器，要么半途已将凶器扔了，可他身上并没有明显的血迹，不然众人早留意到了。从他当时疾步如飞的状况来看，他应该是疼痛难

忍。试想一个男子试图与女子接吻交欢被意外咬下舌头，疼痛之下狂性大发杀人，定然是随手乱捅，哪会留下那般如缝隙般的三道精细的刀痕？

王之涣正与窦怀贞大声争辩，窦怀贞也不动怒，只懒洋洋地道：“本县明白地告诉你们，凶手不是傅腊。”

王之涣道：“天大的笑话，他失去的半截舌头在死者口中找到，他不是凶手谁是凶手？”

狄郊失声道：“舌头？哎呀，我怎么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点，舌头有问题！”他一直默不作声，平地冒出来一嗓子立即引来所有人的瞩目。窦怀贞问道：“你说什么？”

狄郊也不多说，匆忙告退，王翰等人知他定然有了新发现，也一窝蜂地跟了出去。公堂上只留下瞠目结舌的县令窦怀贞等人及傅腊。

原来狄郊忽然想到他当时留意到蒋素素嘴中鼓起，所以才用筷子拨开她的嘴唇，以查看里面是否含有异物，她的牙关并未合上，轻轻一磕便张了开来，轻而易举就取出了断舌。试想一名弱质女流只单凭牙齿咬下一名健壮男子的舌头，定然将全身之力用在牙根骨上，会导致牙关紧闭，那咬下来的舌头也必然有血迹渗满牙缝。她随即胸口中了三刀，人的要害之处受到剧烈创伤时，会相应地咬紧牙根，这是人体的本能反应，如此，牙关更不可能松开了，他哪能那么容易就触碰了开来？

只是有了之前的教训，在没有见到实证之前，狄郊不愿意多说，只领着大伙儿赶来秦家。蒋素素尸首停在堂屋中，尚未入殓，重新撬开她嘴唇查验，果见牙缝中连没有半丝血迹都没有。

辛渐道：“看来是有人故意咬下了傅腊的舌头，再杀死蒋素素，将舌头放入她口中，好嫁祸给傅腊。这个凶手好狠毒！”

李蒙也道：“这凶手当真是高明无比！咱们这么多自诩聪明的人都让他骗过了。若不是窦县令……咦，县令和他下属从头到尾就没有亲自验过尸，舌头这一细节还是狄郊发现的，他如何能那么肯定傅腊不是凶手？”

王翰道：“窦县令其实早知道凶手是谁，所以根本不需要验尸。他要我们去找凶手时，露出有恃无恐的表情，显然料到我们会碰壁而回。”王之涣道：“你是说窦县令在庇护凶手，等我们一无所获时他再将罪名加到阿翰头上？”

辛渐道：“确实只有这么解释才合情合理。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我们现在知道阿翰玉佩是如何失落在秦锦房中了，蒋会就是秦锦遇害当晚在蒋素素房中过夜的人，有了这一点，窦县令难以再将罪名强加给阿翰。”

王之涣道：“那还等什么？赶紧走吧，咱们再回去县衙，设法问出是谁咬断了傅腊的舌头。”李蒙道：“既然窦县令一心包庇凶手，还会让咱们问他么？”

狄郊道：“李蒙提醒得对，目下这种状况，窦县令绝对不会因为傅腊是军人就放了他，或是移交给折冲府，一定会暂时将他以通奸罪收监关押，以阻止我们再见到他。这样的话，即便我们知道凶手如何行凶、再嫁祸给傅腊的经过，局面依然对阿翰不利，因为蒋会应该就是窦县令口中的神秘证人，他当晚人在秦家，跟蒋素素一道亲眼看见了凶手翻墙出逃，他是现场目击者，证词非常有说服力，说不定他当时已经认出了凶手，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却力指阿翰就是凶手。这实在于情于理不合。”

李蒙道：“老狄是暗示蒋会背后有人指使？如果是这样，那他一定是故意将阿翰玉佩扔在秦锦房中了。”

王翰道：“即使看在蒋翁的面上，蒋会也不该这么做，证人未必就是他。”王之涣道：“可惜窦县令坚持不肯吐露证人姓名，不然我们就不必在这里瞎猜了。”

辛渐道：“这窦县令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真真假假设置这么多障碍，我们得找出真凶，带到他面前，才能令他无可抵赖。”狄郊道：“嗯，辛渐说得对。幸好事情发展到现在，寻找凶手相对容易多了。咬下傅腊舌头的一定是女子，但杀死秦锦和蒋素素的一定是个男子。”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傅腊的舌头是被咬下而不是被割下，一定是跟女子交欢接吻正浓情蜜意时被对方使力咬下，随即疼痛难忍，一路飞跑逃回家中。那女子则将咬下的舌头交给同伙，同伙摸黑来到秦家，杀了蒋素素，将舌头塞进其口中，以达到嫁祸傅腊的目的。这本是个天衣无缝的计划，甚至连狄郊等人也没有发现破绽，而是直接赶去捉住傅腊当作凶手送去县衙。不料河东县令窦怀贞竟似早已知道真凶是谁，一口咬定傅腊没有杀人，幸得狄郊经提示后及时发现另外的证据，确实能证明傅腊不是凶手。只是如此一来，窦怀贞就显得相当可疑了。

窦怀贞，字从一，京兆始平⁽²⁾人，外戚出身，论起来也是名门之后——其曾祖窦照在西魏时封钜鹿公，尚中宗文帝之女义阳公主。窦照的亲妹妹窦氏就是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生下来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才识过人，深为父母钟爱，决意为其求一贤夫，于是在屏风间画上两只孔雀，让求婚者各射两箭。射箭的人超过几十人，唯独李渊两箭射中雀睛，遂赢得美人归，留下“雀屏中选”的千古佳话。唐朝立国，窦氏被立为皇后，生有四子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和一女平阳公主，尽是唐初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连平阳公主也曾创建娘子军参加开国战争，驰骋杀敌于疆场，其死后下葬，陪葬有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贲、甲卒、班剑等，其中鼓吹开古制女子下葬之先例。有了这层关系，窦氏家族在唐朝自然十分显赫，在朝中为公卿者比比皆是。窦怀贞的父亲窦德玄在唐高宗时曾出任宰相。不过与其宗族兄弟多好犬马锦衣、歌舞美食不同，这窦怀贞衣服俭素，折节谦恭，为官清正廉明，在河东一带颇有声誉。这样一个众所公认的好官，如何要在一件凶杀案上横加干涉呢？他所庇护的凶手到底是什么人？

众人正在蒋素素家中胡乱议着，忽见蒋大领着数名凶肆行人进来院中。李蒙忙道：“蒋翁来的正好，我们正有些事想要打听。”蒋大便让行人先将棺材抬进堂屋安置，自己跟随众人走到院角，黯然问道：“郎君想要打听什么？”

李蒙道：“蒋翁可知道秦家有什么仇人？”他这般问，自然是因为凶手要杀的对象是秦锦和蒋素素姑嫂，傅腊不过是作为替罪羊卷入其中而已，只有与秦家有难解深仇的人才会在杀了秦锦后不顾众所瞩目接连作案杀死蒋素素，尤其诬陷嫁祸傅腊是一个布置巧妙的计谋，非事先精心

筹谋者不能为之。

蒋大道：“秦家是忠厚本份的人家，秦岭生前也只是在普救寺前摆摊卖点小玩意儿，没听说有什么仇人。”

辛渐道：“锦娘和秦娘都还年青，秦岭年纪也应该不大，他为何如此年轻就过世了？”蒋大道：“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秦岭淋了场雨，回家就得了急病，结果没能救回来。唉，一个好好的老实人，就这样没了。”

众人闻言无不扼腕叹息，只是要从秦氏仇家来追寻凶手又陷入了死胡同。

蒋大迟疑了一下，道：“有一件事，还是告诉各位郎君的好。适才老家来人，我才知道原来犬子蒋会并没有回去乡下姥姥家，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众人“啊”了一声，相视无言。要知道蒋会目下可是秦锦遇害当晚在现场出现并还活着的唯一一个人，原以为他指证王翰为凶手后就跑去乡下避避风头，现在看来并非如此。那么，他人去了哪里，是自己躲藏起来了，还是已经被凶手杀人灭口？河东县令窦怀贞知不知道这个证人已经失踪？

蒋大又吞吞吐吐地道：“这个……锦娘……”言语间，忍不住朝堂屋望去，面上露出紧张惊惧之色来。

狄郊早就想当面确认蒋会和蒋素素的关系以及秦锦遇害当晚蒋会人在哪里，不过一直不得其便，听蒋大如此口吻，立即会意，问道：“蒋翁是怀疑蒋会是杀人凶手么？抱歉，我不该说得这么直接。”蒋大唉声叹气半天，最终还是点点头道：“是。”

原来自从秦锦被杀后，蒋大已经怀疑儿子就是凶手。蒋会一直对蒋素素十分倾心，却因为同姓同族不能结婚，本想顺势娶秦锦为妻，再树上开花亲近蒋素素，可秦锦却识破了他的意图，不顾羞耻，亲自赶来逍遥楼向蒋大当面揭破。蒋会当晚冒充王翰调戏赵曼被当面撞破已经是十分懊恼，听说秦锦向父亲拒婚后更是忿怒，恨恨出了门，再也没有回来。次日秦锦被杀，蒋大又从厨子口中得知儿子临出门前曾去厨下取了

一把剔骨刀，便已经有所怀疑，本来还不愿意相信，随即王翰因为玉佩和人证被河东县令当作杀害锦娘的凶手捕走，心下才更加确实是儿子蒋会所为，只有他才认得王翰，只有才有机会取到玉佩，也只有他才有杀死秦锦的动机。但随后发生的事更令人目瞪口呆，一向桀骜的王翰竟然当众承认自己正是杀死秦锦的凶手，以致蒋大又糊涂了起来。不久蒋会托街上的闲汉带信说要去乡下姥姥家，他也无法当面向儿子问个清楚，心中一厢情愿地想着儿子不是凶手。直到今日，蒋大才知道王翰自行承认行凶杀死秦锦是另有缘故，他当晚根本就没有到过城东，如此一来，还是蒋会嫌疑最大。

王之涣听完经过忙道：“蒋翁不必忧虑，令郎不是凶手。”蒋大道：“什么？郎君可有凭据？”王之涣道：“锦娘和素娘身上伤口一模一样，凶手是同一个人。既然令郎真心爱慕素娘，他又怎会狠心下手杀她？”李蒙道：“是啊，而且凶手用半截舌头嫁祸给水手傅腊，这等计谋也不像是令郎所出。”

蒋大尚不知道舌头和傅腊一事，忙详细问了经过，不喜反忧，呆在了那里。

王翰道：“蒋翁可是又想到了什么？”蒋大道：“是，回阿郎话，这个……这个……”支支吾吾了半天，最终还是说了实话。

原来蒋素素性情风流，同时与好几个情夫来往媾和，蒋会对此极是不满，常与蒋素素争吵，然而蒋素素却依旧我行我素，蒋会多次扬言要杀了她和其它的情夫。尤其是傅腊，蒋会还跟找上门跟他打过一架，只可惜不是对手，反而被对方打了个鼻青脸肿。

王之涣道：“这么说，蒋会确实嫌疑很重。”辛渐道：“他确实有杀死锦娘、素娘的动机，可他为何要在杀死锦娘后指证王翰呢？直接指证傅腊不是更好。”李蒙道：“要我说，他杀死锦娘后无意中遗落了阿翰的玉佩，干脆顺势将杀人嫌疑转移到阿翰身上。之后杀死素娘，再嫁祸给傅腊。”

这样倒也说得通，那么秦锦遇害当晚在蒋素素房中过夜的就是傅腊了——这一点，倒是与苏贞所提半夜傅腊离开她家吻合，男人在情浓时

离开女人床第，一定还有另外一处温柔乡在等着他。

蒋会是凶手的话，他理当还有一个帮凶，就是咬下傅腊舌头的那名神秘女子，又会是谁呢？这傅腊年纪不小，却还没有成家，听说也是浪荡风流的人物，那女子到底是他熟识的相好，还是街上临时搭上的陌生人？河东县令窦怀贞为何又要包庇蒋会？

众人低声商议几句，决意分头行事：李蒙和辛渐去河东县衙，即使无法见到傅腊，也要打探监视县令窦怀贞的行踪；狄郊和王之涣留下来追查秦家凶案的凶手；王翰惦记着王羽仙，得先回趟逍遥楼。寻找蒋会下落的事，外地人难以下手，就只能交给蒋大自己了。

一直等到旁人走尽，狄郊才慢吞吞地走出秦家。王之涣开始尚且不解，见他出了巷口即朝对面河津胡饼铺走去，忙追上问道：“你是想去找苏贞么？”狄郊点点头。

王之涣道：“呀，你不会怀疑是她……”蓦然想到苏贞也是傅腊情妇，不正有机会咬下傅腊舌头么？而且昨晚傅腊自他们身后奔过，可见他也是来自东城，苏贞家不正是在东城么？

忽听得狄郊叹道：“昨晚遇到傅腊是在将到逍遥楼的时候，所以我们从普救寺出来时蒋素素应该还没有被杀，若是当时顺道去她家看一看，也许她就不会死。”王之涣见他大有黯然之意，只得安慰道：“生死有命，这怪不得谁。”

二人来到韦家院前，敲了敲门，半晌才听见苏贞隔墙应道：“是谁？”王之涣道：“我们之前见过面的，有点事想请教娘子。”苏贞道：“我丈夫不在，身子又不方便，郎君请改天再来吧。”

狄郊道：“娘子昨晚可有见过水手傅腊？”苏贞道：“没有。”又意甚坚决地道，“二位快些离开，别再给我惹麻烦了。”

狄郊问道：“什么麻烦？”王之涣急忙拉他到一旁，低声道：“你在这里隔着墙大声喊水手傅腊，不是让人人知道她不贞不洁、背着丈夫偷汉子么？”狄郊道：“抱歉，我没有想到这么多……”

又叫了几声“娘子”，院中再无人相应，二人知道苏贞已然生气，只得悻悻离开，来到河津胡饼铺坐下，要了几张胡饼，又向胡饼商打听秦家的事。胡饼商道：“没听说秦家有什么仇人。不过我也是秦家郎君过世后才搬来东城，以前他就在这家铺子里卖些小玩意。外面风传其实还是蒋素素惹下的祸事，凶手本来就只是要杀她，第一次下手杀错了人，才不得不第二次下手。”

狄郊自不会相信这等坊间传闻，又打听后院韦姓一家，那胡饼商没口子地称赞女主人苏贞，对男主人韦月将则没有太深印象，只因他极少回来。

狄郊问道：“最近可有见到那位韦先生？”胡饼商道：“嗯，昨日见到了，每个月他都是这一天回来，在家过了个夜，今早又匆匆出城了。”又深深叹了口气，道：“唉，现在秦家的人死光了，这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被什么人收回去，我看我们两家都该留意找新的去处了。”

狄郊心道：“男主人既然在家，苏贞当无可能与蒋会勾结陷害傅腊。况且之前她不得傅腊叮嘱，便肯主动为他做伪证，可见对情夫尚有情义，又是如此贞静贤淑之人，不可能一口咬下情夫的舌头。”遂无二话，起身作别。

狄郊、王之涣回来逍遥楼，刚刚见到王翰和王羽仙，尚不及坐下告知情形，伙计来报说外面来了官差，指名要几人出去。王翰道：“羽仙，你留下等我，我们去去就来。”

赶出来一看，却是河东县衙的差役，说奉请县令之命请三人前去县廨。王翰问道：“我那两位朋友辛渐和李蒙呢？”差役道：“辛、李二位公子正在衙门做客。”王翰料来二人已经被窦怀贞拘捕，此行是非去不可，便道：“好，前面带路。”

差役一直将王翰、狄郊、王之涣三人领入后衙一间书房中。进去一看，辛渐、李蒙坐在窗下椅子上，手足未带镣铐，左右也不见差役看守，不似被拘禁，一时不明所以，忙上前询问究竟。李蒙双手一摊，道：“我们来打探消息，没有别的法子，只好照老一套用金钱贿赂差役，

结果钱刚出手，就被请到这里来坐下了。”

五人也不明白县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坐着干等了一会儿，只听见脚步声响，窦怀贞身穿便服，从屏风后转了出来。五人一起站起身来，窦怀贞道：“请坐。”自己掀袍坐下，问道，“几位公子可有追查到凶手？”王翰道：“有，是蒋会。”目光炯炯，紧盯着窦怀贞不放，这位县令面上丝毫不见意外之色，显是早已知道蒋会是凶手。

王之涣道：“看明府神色，似是早已经知道。”窦怀贞点点头道：“自从蒋会向本县检举指证亲眼看见王翰王公子自秦家翻墙而出，我就已经猜到 he 才是真凶。”

原来秦锦死后第二天一早蒋素素赶来县衙报案，窦怀贞随即派差役前去验尸，差役在凶案现场捡到了玉佩，出来秦家巷口时正遇到蒋会，恰好二人甚是熟稔，蒋会索要玉佩仔细看过后，称认得玉佩的主人，又跟着差役来到县衙，举报说他昨晚本有意去找情妇蒋素素，意外听到里面有动静，就躲在门口柴垛后，哪知道不久就见到有人从秦家翻墙而出，正是才刚刚住进逍遥楼不久的王翰。

辛渐道：“蒋会的话有始有终，明府是如何发现的破绽？”窦怀贞道：“本县虽然孤陋寡闻，可晋阳王翰的名字也曾听说，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怎能相信堂堂王公子会深更半夜摸进民女家中逼奸杀人？定然是蒋会自己做的事，况且只有他才有机会取到王公子玉佩。”

狄郊道：“既是如此，明府为何不立即将蒋会逮捕下狱？反而放走了他，任凭他又有机会再次下手杀死了蒋素素。他跟明府到底是什么关系，明府为什么要一力庇护他？”窦怀贞长叹一声，道：“各位公子如此聪明才智，当真猜不到我为什么要纵容蒋会么？不瞒各位，河东县衙距离逍遥楼不远，那晚的事本县早已知道经过，淮阳王既然一心要指认各位是刺客，驿站驿长宗大亮和那些羽林军都是他心腹，各位自信能逃得掉么？”

狄郊心道：“那宗大亮可不一定跟武延秀一条心，殊不知正是他暗中救了一名真正的刺客，藏在普救寺中。”表面却不动声色，道，“原来明府是一番好意，想用蒋会的证词将王翰卷入另外的案子，间接帮助我们

几个从刺客案中脱罪。”

窦怀贞道：“正是。可本县料不到几位公子机智过人，也料不到蒋会竟然又再次下手杀了蒋素素，还想嫁祸给水手傅腊。今日各位已了然真相，本县的建议是，杀人罪名还是由王翰王公子承担下来，不过是权宜之计。”

王翰倒也镇定自若，起身问道：“这么说来，淮阳王针对我们几个的罗网很快就要收紧了？”窦怀贞道：“淮阳王遇刺当晚已经派驿马飞传神都，按理这两日就该有回信到来，各位想想能是好事么？”

众人一齐望着狄郊，他坚决地摇了摇头。王翰便道：“明府好意心领了，我们不能因为自身一时安危而令真凶逍遥法外，不能让秦锦和蒋素素白死，这就请明府发告示缉捕蒋会吧。”窦怀贞异常惊讶，半晌才道：“公子应该知道，如此一来，可能就再无退路了。”王翰道：“是，无论来的是什么风暴，我们五个誓死共进退同担当。”他这话说得豪气十足，其余四人一齐站了起来。

窦怀贞沉吟片刻，道：“既是如此，本县也不勉强，我这就去签发告示。”狄郊道：“我们还想见一见傅腊。”窦怀贞道：“这是自然。本县已知会过都尉，都尉表示要除去傅腊军籍，任凭本县处置。”大声叫进来一名差役，命他带五人去大狱。

五人来到大狱狱厅，微微等了一会儿，傅腊被带了出来。他遭受断舌之苦，面目已疼痛得扭曲变形，看上去狰狞而恐怖。

典狱嘲讽地道：“这个人既不识字，又不能说话，你们要怎么问他？”也不等众人回答，挥了挥手，带着狱卒便出去了。

狄郊早有所准备，上前喂傅腊吞了一丸药。他只觉得嘴中一片滑腻清凉，痛楚大减，当即感激地点了点头。

狄郊问道：“秦锦被杀的当晚你是不是在蒋素素房中过夜？”傅腊到此境地，知道实话实说是唯一的出路，偏偏又说不出一个字来，只能点了点头。

辛渐道：“这么说，你和蒋素素一道看见凶手从秦锦房中跑了出来。”傅腊又点了点头。

王之涣道：“那你看见凶手的样子了吗？”傅腊摇了摇头。

狄郊道：“你昨晚有没有去找过蒋素素？”傅腊摇了摇头。

王之涣道：“那么你去找了谁？是谁咬断你的舌头？”傅腊立即激动了起来，口中“嗬嗬”数声。

李蒙道：“呀，这下可麻烦了，他只能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无法告诉我们咬掉他舌头的女人是谁。”

傅腊更是急不可待，紧紧抓住狄郊双臂，“呜呜”叫个不停。狄郊道：“好，好，你别着急，咱们慢慢来。你认识蒋会吗？”傅腊点了点头。

狄郊道：“你认为蒋会可能是杀人凶手么？”傅腊脸上闪过明显的轻蔑之色，竟然摇了摇头。

辛渐道：“你如何肯定不是蒋会杀人？”傅腊转过身去，扯住上衣背面，他双手戴着镣铐，只能用单手揪住衣襟一点点往上掀。辛渐上前帮他掀开上衣，问道：“你是说你看见凶手的当晚他是光着身子逃出秦家的？”

傅腊点了点头。又转过身来，将辛渐背过去，揭开他衣襟，从旁边案桌取过一支笔，往他背上随意涂画了几下。

狄郊恍然大悟道：“你是说凶手背上有割青⁽³⁾？”傅腊摇了摇头，连连指着自己，又指着辛渐摇了摇头。

王翰道：“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说凶手身上很干净，跟他本人一样，蒋会背上却有割青，所以蒋会不是凶手。”傅腊这才释然，点了点头。

本来蒋会是凶手已经是定论，孰知傅腊的证词令案情峰回路转，再次陷入重重迷雾当中。尤其令人不甘的是，证据就活生生地站在眼

前，只要傅腊能说出是谁咬掉他舌头，追查凶手轻而易举，偏巧这个人非但说不出话来，还不能写字，当真是急也能急死人了。

不过最困惑众人的还是王翰那块名贵玉佩莫名失落秦锦房中之事，如果凶手不是蒋会，那么又是谁丢了玉佩在凶案现场呢？

辛渐问道：“你是不是捡到过一块玉佩？上面的斑纹看起来像个‘王’字。”

傅腊虽然答不出话来，却露出了惊异之色，显是知道这块玉佩。李蒙道：“呀，好小子，是你捡到了玉佩。”

原来当真是傅腊在浮桥上捡到了王翰玉佩，当晚他先去找苏贞，送了她一件特别的礼物，又来找蒋素素，向她炫耀玉佩。蒋素素听闻好玉夜间能发光，二人便吹灭灯烛躲在被子中把玩那块玉佩，当真有微弱光芒发出。正开心之时，忽听到西厢那边有动静，本不想管它，蒋素素坚持要出去看看，瞬间就听到她叫喊，傅腊赶出去时正见到一光着上身的男子冲出房门，瞬间翻墙而出。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举灯到秦锦房中一看，才见她倒在床上，已经为人所杀。他大为恐慌，当即交代蒋素素次日一早再去报案，自己摸黑离开了秦家。回到家中才发现玉佩丢了，后来才知道玉佩被官府差役捡到，成为了关键证据，他和蒋素素生怕担当杀人嫌疑，自然不敢多提半句。

众人一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追问凶手线索。还是李蒙将傅腊拉到案桌旁，问道：“你自己有什么办法能告诉我们是誰咬掉你舌头么？”

傅腊提起笔来，往纸上横着划了数道，又竖着画了竖道。李蒙道：“这是什么？”招手叫道，“之涣，你来看看这是什么哑谜？”

王之涣反复盘算了半天，问道：“是棋盘么？”傅腊摇了摇头。王之涣道：“那我就不懂了。”他既然不懂，旁人也难以猜透。

众人均感沮丧，傅腊更是心灰意冷，跌坐在一旁。忽听到外面有人嚷道：“抓到蒋会了！快，带他去那里，明府说要交给那五位公子问话。”王翰皱眉道：“这么快就抓到了人了？”辛渐道：“多半蒋会一直就

在县衙附近徘徊，见到官府发告示通缉，他又不是凶手，不得不自己投案澄清。”

须臾之间，蒋会被五花大绑地押了进来，见到王翰诸人脸有羞愧之色，但一见到傅腊，便立即转成了恨意。

辛渐道：“麻烦差大哥解了他身上绳索。”差役道：“这人是杀人重犯，怎能轻易松绑？”李蒙道：“这里有这么多镣铐枷锁，换一副不就得了。”差役闻言便拔刀割断绑索。

辛渐道：“得罪了。”上前一步，掀起蒋会上身衣襟，蒋会惊道：“你做什么？”还待挣扎，却被差役执住手臂。辛渐道：“果然有割青。”众人围上一瞧，却见蒋会背上纹着一只白额老虎，纤毫毕现，极是威武，占据了整个上背。

差役取过戒具，要给蒋会套上。辛渐道：“不必多此一举，他不是杀人凶手。”差役闻言大吃一惊，最意外的还是蒋会本人。王之涣道：“你该感谢的是傅腊，是他的证词证明了你不是凶手，不然你可就死翘翘了，也亏得你背上的这只大老虎。”

狄郊道：“傅腊现在已经不能说话，真凶还没有找到，还得麻烦你将当晚情形详细告知。”

蒋会瞬间经历了杀人要犯到无辜良民的两重身份，锐气尽失，当即断断续续说了当晚经历：原来确实如蒋大所言，他听说秦锦拒婚后暴躁如雷，取了一把尖刀出门，不过并不是要去杀秦锦，而是想去杀情敌傅腊。蒋会到傅腊院外才发现家中无人，以为他当晚在浮桥当值，于是又来东城找蒋素素。到秦家院外时，只有西厢秦锦房中亮着灯，东厢蒋素素房里却是一片漆黑，她生性怕冷怕黑，即使睡着也要在房中习惯性地点一盏灯。蒋会料想蒋素素应该不在家，但又不甘心就此离去，便迟疑着站在门东的柴垛后。忽然巷子里踟蹰摸索过来一条黑影，到西墙根下敏捷地翻了过去。他一时惊住，以为那一定是来找蒋素素的新情夫，心头不由得怒火顿起，甚至想上前将那男子扯下墙来，转念一想，反正蒋素素不在家中，倒要看看这男子如何收场，于是便自柴垛中取了两根圆木柴，横在西墙下，若那男子原路翻墙出院，踩上木柴，必然摔个大屁

蹶。安排妥当，重新躲好，静等那男子出来看好戏。不料院中随即有些奇怪的声音，先是秦锦惊叫了一声，随即有一阵“呜呜”声传出，似是有什么人被捂住了嘴却叫不出来。蒋会这才心中起疑，暗道：“这人该不会是窃贼吧？”自门缝间往院里望时，秦锦房中的灯却已经灭了。忽又听得东厢房有人开了门，蒋素素只穿着单衣，自房中走了出来，扬声问道：“锦娘，有事么？”他这才知道蒋素素原来在家，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竟没有点灯。正惊疑问，却见一名男子光着上身从秦锦房中冲了出来，微一停顿，即原路从西墙翻出，果然踩到木柴上，闷哼一声，仰天摔倒。蒋会还待上前查看究竟，忽听到院里有人问道：“出了什么事？刚才那个是什么人？”正是他情敌傅腊的声音。迟疑间，那男子已经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巷口走了。蒋会顾不上理会，只留神查看院中情形——只见蒋素素回房点了灯，踏进秦锦房中即惨叫一声，傅腊抢过去看了一眼，立即拉着蒋素素退了出来，二人均是惊慌失措，在院中走来走去。许久后傅腊才道：“是刚才翻墙逃走那人杀了锦娘，可惜未看到面目。我不能留在这里，不然难脱干系。你等天亮再去报官，实话实说，只是千万别提我在这里。”蒋会这才知道秦锦已经死了。只听见蒋素素应了，又开门送傅腊出来，他自己越想越是害怕，也不敢久留，忙离开巷子，到普救寺旁的树林里混了下半夜。等第二天早上官差来时再去秦家看热闹，却看见差役在凶案现场搜到了一块玉佩，称是凶手遗失，正预备悬赏征问主人，好奇要过来一看，上面的纹路看起来像是个“王”字，忽想到听父亲提过王翰有这样一块玉佩，登时越想越觉得昨晚那翻墙而出的男子像极了王翰，又贪图官府的赏金，便跟随差役来到河东县衙，向县令窦怀贞指证了王翰。窦怀贞思索良久，命人取了赏金给蒋会，又令他不可张扬，不可回逍遥楼，暂时先躲起来，这才有了后来一系列的事。

众人这才明白事情经过。狄郊想起当晚月光情形，问道：“凶手翻墙进去时，月亮东升，你既躲在门东柴垛后，应当可以看到他的面貌才对。”蒋会道：“是，我确实看到了，可他脸上蒙了黑布。”

诸人愈发肯定凶手目的明确，意在杀人，逼奸不过是附带之举。只是天色已暗，大狱照例要落锁封门，不及问更多，便被典狱请了出来。蒋会涉嫌命案，结案前无论是不是凶手都要收监。他被狱卒带走时哭丧

着脸大声叫道：“公子可要向县令说清楚，我没有杀人。”

出来大狱时，一名差役奔过来将玉佩还给了王翰，道：“明府请各位好自为之。”众人猜窦怀贞不欲再多插手行刺一案，均有所感慨。

回到逍遥楼，王翰命伙计治一桌酒菜直接送到狄郊房中，好方便谈论案情。去隔壁叫王羽仙时，她正在灯下凝神细看一幅精美的五彩织锦。王翰奇道：“这不是我在京兆武功⁽⁴⁾买了派人送给你的璇玑图么？原来你一直带在身上。”王羽仙道：“嗯，闲来无事，随意看看。这类回文游戏虽然格调俗浅，然则宛转反覆，相生不穷，韵味凄婉，切中情理，还是蛮有趣味的。”

王翰笑道：“听说当今女皇⁽⁵⁾闲暇也钟爱推敲玩弄此图，你竟敢说它格调俗浅，好大胆，不怕掉脑袋么？不过这《璇玑图》确实是闺阁女子怨中无聊抒怀之玩物，若诗是真好，一首便足以名垂千古，又何须百首、千首？”凑过去扶住王羽仙肩头，指着织锦上的字念道：“嗟叹怀所离径，遐旷路伤中情……”忽有所感悟，拉了王羽仙到狄郊房中，将璇玑图摆在桌上，道：“你们看这像什么？”

王之涣道：“这是璇玑图，能像什么？”王翰道：“如果忽略这些字，不就是横横竖竖的一道线么？”辛渐道：“你是说刚才在大狱中傅腊画的是璇玑图的样子？”王之涣道：“这不可能，他非但大字不识一个，璇玑图又是女子之物，他怎么能画这个？”

众人一想也确实不可能。李蒙叹道：“真是可惜，我们明明有证人在眼前，却还是无法抓到凶手。”狄郊道：“我大概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李蒙道：“呀，你一直闷不作声，原来早知道了，快说，凶手是谁？”辛渐道：“别急着说出答案，先说说你是怎么猜到凶手身份的。”

正好酒菜端上来桌来，众人便一边吃饭一边听狄郊讲述：“我们今日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蒋会的证词，他目睹了秦锦被害当晚的全部经过，对我们非常有用。先说凶手，翻墙入院后直奔西厢，当时秦锦房中有灯，而蒋素素的东厢却是一片黑暗，可见这个人目标相当明确……”

王之涣道：“你是说凶手当天晚上下手要杀的人就是秦锦，而不是我们一直猜想的他要杀的是蒋素素，不过是摸错房间？”狄郊道：“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凶手要杀的确实是蒋素素。”

辛渐道：“呀，我知道了，老狄的意思是凶手是奔灯光去的。”狄郊点头道：“正是。蒋会说过，蒋素素生性怕冷怕黑，晚上总要点灯，当时已是半夜，寻常人家早已经安歇就寝，蒋素素吹灭灯烛与傅腊躲在被子中玩弄阿翰的玉佩，秦家只有西厢房有灯，凶手理所当然地认为那就是蒋素素的房间。”

辛渐道：“可既然凶手如此熟悉蒋素素的生活习性，一定是跟她关系很亲密的人，蒋会两次看见过他身形，怎么会认不出来呢？”狄郊道：“凶手未必跟蒋素素关系亲密，他很少露面，所以大家大多不认识他，但是另外有人跟秦家走得很近，知道蒋素素的习惯，就是那个咬掉傅腊舌头的女人。”

王之涣惊道：“你是说苏贞和她丈夫，怎么可能？”

他口中反复说着“怎么可能”，心中疑虑却越来越重，这家人确实完全符合凶手的特征：丈夫韦月将长年在城外教书，一个月才回家一次，蒋会不认识他也属正常。妻子苏贞是傅腊情妇，完全有机会咬下傅腊舌头。韦家租住的是秦家的房子，丈夫既极少在家，房东又是女人，交租等事自然由苏贞来承担，她与蒋素素、秦锦熟识顺理成章，大约傅腊也是由此认识并趁虚而入地搭上了她。如此，韦月将从妻子口中得知蒋素素晚上点灯睡觉的习惯也不足为奇。只是他为何要一心杀死蒋素素呢？就算他知道妻子与水手傅腊有染，下手的对象也该是傅腊才对呀。杀死秦锦当然是误杀，但当晚他杀人时并没有安排下嫁祸给傅腊之计。假若韦月将杀对了人，事情应该会就此而止，既是杀错了，秦家众所瞩目，也该观望一段时间再说，他却冒着极大的风险再次到秦家下手，可见与蒋素素有深仇大恨，不过这次倒是将奸夫傅腊卷了进来，先令妻子苏贞假意求欢咬下傅腊的舌头，再将舌头塞入蒋素素口中以达到嫁祸的目的。

然则这一切不过是推测，即使有傅腊从旁点头作证，韦月将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若是他矢口否认，又找不到实证，难以将他定罪。最关

键的一点，他在城外教书，每月才回来一次，本月恰好是在蒋素素遇害的当天，那么，秦锦遇害当晚他人并不在城中，这又作何解释？

议论一番，还是不能全然肯定凶手就是那神秘的教书先生韦月将，遂决定等明日去向傅腊求证过再说。

次日一早，王翰等五人正要出发，王羽仙也打扮成男子模样，施然走了出来。她早知道王翰卷入秦锦凶杀案，一度被当作杀人凶手，非要跟去看个究竟，王翰不能拒绝，只能任凭她作为。

到河东县衙前，众人请差役进去禀告，县令窦怀贞即令升堂，带了傅腊到堂前跪下。王之涣早迫不及待，正要上前问是不是苏贞咬下他舌头，王羽仙忽道：“等一等！”自怀中掏出璇玑图，举到傅腊眼前。

傅腊顿现惊喜之色，指着璇玑图，口中“呜呜”有声。王羽仙道：“你仔细找你想要指出的字。”傅腊便低了头，用食指点住右下角最末两个字。王羽仙道：“河津？”傅腊点了点头。

王之涣道：“呀，是河津胡饼铺！”傅腊急忙又点了点头。王之涣道：“你是说是胡饼商是杀人凶手？噢，你不知道谁是杀人凶手，你是说是胡饼商咬下你的舌头？”李蒙哑然失笑道：“怎么可能？胡饼商明明是个大胡子男人。”果见傅腊先是点头，又连连摇头。

王之涣隐约猜到究竟，想问又不敢问，还是狄郊道：“你想说是住在河津胡饼铺后的苏贞咬断了你的舌头？”傅腊当即点了点头。

众人这才知道傅腊虽然不识字，但因为时常路过看见“河津胡饼”的匾额，知道那两个字的大致样子。只是这样一个莽夫，怎么会想到要用璇玑图来做字样比照提示旁人呢？

李蒙道：“看来正如老狄所推测，韦月将才是杀人凶手。”傅腊却连连摇头。王之涣道：“莫非你也想到秦锦被杀当晚韦月将并不在城中？”傅腊点了点头。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秦锦遇害当晚，傅腊曾先去韦家找过苏贞，一番亲热后才恋恋不舍地下床，赶去秦家找蒋素素。

就连傅腊也认为韦月将不是凶手，事情再次复杂起来。杀死秦锦、蒋素素的明明是同一人，如此推算，韦月将倒没有了嫌疑。可如果不是韦月将，又是什么人能令苏贞咬下傅腊的舌头呢？

傅腊又招手叫过王羽仙，再次指着璇玑图上的“河津”二字。辛渐道：“莫非你想说凶手是河津胡饼铺的胡饼商？”傅腊这才欣然点了点头。众人不由得面面相觑，不知道傅腊如何能这般肯定，愈发感到云山雾罩起来。

窦怀贞道：“也不必多问了，本县这就派人去将这两家人全部带来审问，不信那苏贞不吐露实情。”当即发签派差役去东城缉捕胡饼商和苏贞，因城外不属于河东县境，他无权越境拿人，只能派人去上报蒲州刺史明珪，请刺史派人去捉拿韦月将回城。

虽然真凶还未明确，但基本上水落石出只在须臾之间，众人均感如释重负，只有王之涣不断感叹，深为苏贞惋惜，又道：“一定是凶手逼她，她迫不得已才这么做。”

等了大半个时辰，差役飞奔进禀告，告知胡饼商和苏贞均已经人去楼空，铺子里、家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似是早有准备，问起周围摊贩，只说看见胡饼商和苏贞清早一道登车走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王之涣道：“呀，那胡饼商说‘我看我们两家都该留意找新的去处’，原来已经是有所暗示。”窦怀贞道：“看来凶手一定胡饼商了。”忙签发通缉告示，发送公文往邻近州县，请求协助追捕凶手。

王翰等人见案情已接近尾声，遂告辞出来。王之涣问道：“羽仙是如何想到让傅腊辨认璇玑图的？”王羽仙道：“嗯，这个，我只是胡乱试上一试。”辛渐道：“这件姑嫂奇案虽然尚有一些不明之处，不过总算是真相大白。”

狄郊忽道：“快看，河东驿长宗大亮！”众人一看，果见宗大亮匆匆自驿站出来，往东而去。王之涣道：“莫非宗大亮又要去普救寺察看那名刺客裴昭先？”辛渐道：“就是阿翰所说在驿站行刺不成反而离奇失踪的刺客么？”王翰道：“是他。”

王之涣道：“正好辛渐也知道了这件事，只是因为蒋素素被杀临时转移了大家注意力。眼下咱们得做个决定，辛渐，我和李蒙都主张用裴昭先下落去向李弄玉换取求助，阿翰和老狄反对，你的意见呢？”

辛渐道：“李弄玉非敌也非友，怕是不妥……”李蒙忙道：“羽仙也是我们这边的。”辛渐沉吟片刻，道：“那好，我支持李蒙和之涣。”

王翰道：“呀，你明明是要反对的，怎么一听到羽仙的态度就立刻倒戈了？”辛渐笑道：“难道你希望我反对羽仙么？我知道你自己心中也不愿意的。”王翰道：“我是不愿意拂羽仙的意，可这件事我坚决反对。”

王之涣道：“虽说你是首领，可我们现在是三对二……不，是四对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王翰虽然霸道，但一直还算讲道理，又极重义气，不知为何在此事上很是执拗，赌气道：“那你们几个自己做好了，别算上我。”

王之涣道：“哎，这可不合老规矩……”辛渐道：“好了好了，阿翰不愿意也别勉强，正好他陪着羽仙。老狄，你呢？”狄郊道：“我按老规矩来。”他如此说，就是要加入辛渐一方了。

辛渐道：“不过我建议还是要设法将裴昭先从普救寺中救出来，一是也许可以预先打听到李弄玉的来历，二来我们自己可以弄清当天晚上驿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无论怎样，袁华大哥是因为帮我们脱罪而硬顶了刺客之名，我们有责任要查清这件事。”

王之涣道：“那好，就依辛渐说的办吧。”李蒙道：“辛渐，你好象并不担心袁华的安危，这不是你的做派啊。”辛渐道：“袁大哥说他父亲跟谢瑶环父亲是生死之交，而且他还有一层特别的身份，就是女皇帝也不敢轻易动他，让我们不要替他担心。”

王之涣奇道：“特别的身份？袁大哥不是朝廷在逃钦犯么？女皇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还有什么人不敢动？”狄郊道：“袁大哥说他久不回中原，莫非他……是在为外番效力？”辛渐道：“嗯，我猜应该是吐蕃或是突厥，不过他不愿意多提，我也不好明问。”众人一时默然不语。

吐蕃、突厥均是朝廷边防大患，时战时和，尤其是吐蕃自文成公主

(6)死后大肆兴兵扩张领土，对朝廷在西域的利益构成致命威胁，已经取代突厥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无论袁华为哪一方效力，均是叛国行为。可这能怪他么？他父亲因得罪武承嗣惨遭陷害，家破人亡，他自身也遭受了异常残酷的刑罚，在中原无处容身，才不得不逃去外番避难。逼不得已走向投靠异族之路也不独他袁华一个。武则天称帝前后，多次以谋反罪名大肆屠杀异己分子，一些在大清洗中漏网的幸存者如徐敬业(7)之堂弟等都投效了吐蕃，据称与王翰、王之涣同族的大将军王方翼之子王荣也投奔了突厥，甚至宰相裴炎之侄裴伷先逃亡胡地后还娶了突厥公主为妻。

还是辛渐道：“无论袁华为谁效力，他总是个有担当有热血的好男儿，是我们的恩人，这就够了。”王之涣道：“辛渐说的对。若不是武承嗣这些人倒行逆施，袁大哥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这就设法将裴昭先救出来，看看能不能联合李弄玉共同对付武延秀。”狄郊道：“老狄说看守裴昭先的三人都是彪形大汉，你武艺好，也许能打得过他们，可要无声无息地带人出普救寺就难了。”

李蒙道：“而且咱们正被官府盯上，不能暴露面孔身份，要救的人又是刺客，这难度实在太大了。要我说，那个李弄玉既然手下众多，不如将裴昭先的下落告知她，让她自己派人去救好了。”辛渐知道他习惯遇事缩头，也不理睬，只道：“所以只能智取，不能力敌，得想个完全的法子。”

王羽仙忽道：“你们记不记得当初普救寺住持提到梨花院的三兄弟，他说的是老三跟人打架受了伤，不便公开露面，老大、老二抬了他到寺中养伤？”李蒙道：“是啊，老住持人很精明，大概靠收留各色人等赚了不少钱，他有意无意地告诉我们这个，无非是暗示我们只要出得起钱，就算是杀人犯他也敢藏起来。嘿嘿，普救寺普救寺，原来是这么个普救法。”

王羽仙道：“嗯，可裴昭先是刺客，那三兄弟决计不敢张扬，一定是瞒着普救寺将他带入寺中。”狄郊已然领悟，道：“我知道了，羽仙是想用同样的法子再将裴昭先带出来。”

王羽仙道：“嗯。”见王翰虎着脸站在一旁，便问道，“翰郎，你当真

不帮他们几个么？”王翰依旧默不作声。王之涣忙道：“羽仙，不用理他，反正你要加入我们，难道他还会不跟来么？”

当下回逍遥楼关起门来计议一番，各人自去准备，一直忙到下午才安排妥当，于是分雇了三辆大车出门。王翰虽然老大不情愿，果然还是跟王羽仙乘坐一辆车来了普救寺。

寺前广场上清淡了不少，商贩明显有所减少，或许跟附近连续发生两起凶案有关。河津胡饼铺早已空无一人，门板破了两块，大约是差役进去捕人时踢烂的。王之涣不免又是一番感慨。

李蒙重赏了三名车夫，吩咐他们将马车停到一旁树林边不显眼处等候，安排妥当，这才到寺门请知客僧通传。

住持听说李蒙等人又再次求见，忙迎了出来。当日这几位少年公子花费重金租下书斋，却又半途尽数离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也不多问，略作寒暄，便笑道：“书斋一直为这位小娘子留着，又添置了一些用品，各位这就去看看？”

王之涣道：“甚好，我妹子还是喜爱这里的清静。”住持道：“是，是。”亲自送诸人来到书斋。果见里面多了一些桌椅，比上次来时充实了许多。

李蒙将住持拉到屋外，塞过去一个精巧的丝袋，笑道：“我们几个还有事要谈，晚一些才会走，请住持送些斋饭来，放在门外即可。”住持连声应道：“可以，可以，贫僧会派人专门等在院外，随时听候差遣。”李蒙道：“如此，有劳了。”

住持掂一掂那袋子，笑道：“公子出手如此大方……”忽有一名小沙弥急急奔进来，叫道：“师傅！师傅！”住持斥道：“慌里慌张成什么体统？没看见有贵客在此么？”小沙弥道：“是，是。师傅，知客僧让弟子来告诉师傅，说来了贵客，请师傅速去大门迎接。”住持道：“噢？”

蒲州是河东大州，普救寺又是本地名寺，来往于此的达官显贵不在少数，不然也不会有梨花院这地方了。李蒙忙道：“住持去忙正事要紧，不必再理会我们几个。”住持道：“好，贫僧去看看，公子需要什

么，尽吩咐小徒即可。”当真留了一名小沙弥站在院门口。

李蒙回来房中，打了个手势，示意一切顺利。众人遂依计行事，大声在房内说话。等到天黑了下来，辛渐、狄郊脱下身上外袍，露出一身黑色劲衣来，又取黑巾蒙了脸。王羽仙换取过弓箭递给辛渐。

王之涣见那竹弓竹箭做工甚是粗糙，箭羽不过是临时到逍遥楼厨下找的家畜的翎毛，心中不由得很是打鼓，问道：“这把烂弓箭能用么？”辛渐道：“是烂了点，我临时取后院的竹子做的，虽然难看了些，射得准就行。老狄，咱们走吧。”狄郊应了一声。王翰忽然道：“等一等，还是我跟辛渐一道去吧。”

五人中以辛渐武艺最为了得，王翰次之，可他既不愿意参与救人，旁人也不能勉强。王之涣本就文弱，又另有用处。李蒙体肥，不会武艺，做不了这等翻墙救人的事。剩下的就只有武艺同样不灵光的狄郊了。哪知道最后关头王翰还是站了出来，他精通剑术，由他去自然比狄郊去胜算要大许多。

辛渐道：“那好，我和阿翰去，老狄你留下。”狄郊却道：“还是我和你。我武艺自然比不上阿翰，但我去过梨花院，这点比阿翰有优势。时间紧急，走吧。”辛渐遂不再坚持。

李蒙先出去到院门向小沙弥交代事情，辛渐和狄郊趁二人说话间翻过院墙，沿甬道往西摸去。

后院林木阴森，一片漆黑，高高低低地走了一会儿，才隐隐见到前面有光亮，正是梨花院。来到院前，辛渐先敏捷地攀上墙头，只见院中正屋和南厢房都亮着灯，正屋门大开着，南厢却是虚掩房门，正是关押裴昭先所在，三兄弟大概都集中在那里。

狄郊上前拍了拍门，叫道：“开门，是我。”

却见满脸横肉的老二飞快奔出来开门，口中问道：“寺里来的贵客是谁？”蓦然见到蒙面的狄郊，不由得一愣，不及发问，已被辛渐居高临下一箭射中肩头。那箭只是竹箭，没有铁簇，入肉不深，并不致命，却早淬了狄郊配置的迷药，老二闷哼一声，仰天摔倒在地。

房中老大听见动静，拔刀在手，出来查看究竟。辛渐早已跃下墙头，摸到窗下，趁老大望见老二一惊间射中他肚腹，不等他倒下，便飞快地弯弓搭箭，抢过他身边，冲进房中，预备对付三兄弟剩下的一人。然则房中除了床上躺着一名被绑住手脚的男子外，再无他人。

辛渐一时不明所以，上前挖出裴昭先口中的麻布，问道：“你是裴昭先？老三人在哪里？”裴昭先道：“他适才出去了。你是谁？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辛渐取过桌上的长刀，割断绳索，道：“我是来救你的。你自己能走么？”裴昭先道：“能。”坐起身来，活动着被绑得麻木的手腕，只觉得自由真是天下最美妙的事。

狄郊进来问道：“怎么只有两个人？”裴昭先道：“适才他们听说前院来了贵客，派老三出去查看了。”他被剥去衣衫，只穿着贴身内裤，当上下前剥了老大的衣服、鞋袜自行穿了。又见老大尚有呼吸，抓过长刀，一刀戳入心口。

辛渐道：“哎哟，你怎么杀了他？”裴昭先森然道：“为什么不能杀他？”狄郊道：“此地不宜久留，快走！”

三人一齐出来，狄郊已事先将老二拖开，闷好了院门。裴昭先又抢过去一刀杀死老二。辛渐道：“喂，你……”狄郊拉住他，摇了摇头。

裴昭先往老二衣襟上擦尽刀上的血，道：“走吧。”伸手拉开院门，却见老三正站在门前，脸上正露出莫名惊诧的神色，冷笑道：“太好了！”举刀便朝老三砍去。

老三大叫一声，转身就跑。裴昭先抬腿疾追，他武艺不弱，却因手足被绑在床上日久，关节早已僵直，失去灵活，一脚竟没有迈过高高的门槛，绊倒在地，吃了个嘴啃泥，煞是狼狽。

辛渐和狄郊忙扶起裴昭先，却见那老三已经没入黑暗中，只能听见他“啊、啊”地不断惊叫。辛渐道：“不好，快回书斋！”夺过裴昭先手中长刀扔在一旁，挟着他往前院赶来。

及近书斋时，只见李蒙正站在门前探头张望。辛渐抿嘴学了声鸟叫，李蒙便举手招了招，辛渐知道小沙弥不在附近，忙带了裴昭先过

去。

进来房中，李蒙急急道：“适才有个人匆忙从书斋门前奔过，看见小沙弥大叫梨花院杀人了，让他赶紧去告诉住持。那个人……”辛渐取下面巾，批上外袍，道：“是三兄弟中的老三。事情出了意外，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再说。”

裴昭先道：“你们不是四娘派来的！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王之涣道：“总之不是坏人。”指着地上的门板道，“劳烦郎君躺下吧。”裴昭先道：“你们不是要冲杀出去么？我跟你们一道。”李蒙道：“我们可不玩砍砍杀杀的那一套。”

裴昭先道：“眼下……”辛渐忽然厉声道：“快些躺下。”

裴昭先虽不明所以，但料来这些人并无恶意，只得依言躺下。王之涣道：“得罪了。”取过绳索，与辛渐几人一齐动手将裴昭先身子一圈圈往门板上绑牢。裴昭先当此境遇，竟不挣扎反抗，也不追问情由。

等到裴昭先人完全固定在门板上，辛渐和李蒙一起将门板抬起来，掉了个面。裴昭先全身重量顿时落在绳索上，只觉得身子束紧，难受之极。他不知道他起初也是这样被带入普救寺的，只不过当时他中刀昏迷，感觉不到而已。

王羽仙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条床单搭在门板上，拍手笑道：“好啦。”王之涣道：“这就请娘子躺上去吧。”王羽仙道：“是。”刚一坐上门板，李蒙那端便是一沉，狄郊忙上前扶住。等王羽仙躺好，辛渐、王翰在前，狄郊、李蒙在后，四人各抬了门板四角，王之涣在前面领路，道：“咱们回家吧。”

出院门时正遇到数名兵士跟在老三身后，举火执刃朝后院赶去。那老三急切之下并未留意到书斋出来的诸人，奔过去数步后忽又有所警觉，顿住脚步，回头重重看了一眼，若不是兵士从旁催促，只怕他还要追过来仔细查看。

众人交换一下眼色，均不明白官兵如何能来得如此之快。杀人命案归河东县衙管辖，这些兵士明明是蒲州州司的兵士，莫非那傍晚时分来

到普救寺的所谓贵客就是蒲州刺史明珠？况且这老三藏起来的裴昭先是刺杀淮阳王的刺客，他如何敢轻易惊动官兵，这不是自陷死地么？是不是这本身就是淮阳王武延秀的阴谋，裴昭先行刺当晚已被羽林军捉住，是他授意驿长宗大亮藏起裴昭先？既如此，为何不将裴昭先秘密关押在蒲州大狱中？

这其中疑点极多，然则眼下对众人最严重的危机就是，怕是他们没有那么容易出寺了，老三既知会了官兵，寺门必然已经被封锁。辛渐道：“我们得在老三回来前出寺，快点！”当即加快脚步。

走出一段，又遇到住持带着数名小沙弥赶来，一眼见道王羽仙躺在门板上，双目紧闭，大吃一惊，忙问道：“小娘子怎么了？”王之涣道：“我们正要向住持告辞，我妹子得了急病，须得抬回去救治。”住持这才长舒一口气，道：“不是受伤就好。不瞒各位，小寺临时出了点事，各位暂时离开也好。”一边说着，一边送诸人出来。

寺门两边早已燃起许多火炬，亮如白昼，果有数名兵士把守。

王之涣假意惊奇道：“咦，怎么有官兵在此？”住持道：“他们是明刺史的扈从，明刺史凑巧今晚来了小寺进香。”

兵士见有人要出去，立即上前拦住，道：“使君有令，谁也不能出寺。”住持忙道：“他们几位是香客。”兵士道：“香客也不行，除非得到使君准许。”住持道：“那好，请各位公子稍候，贫僧这就去请明刺史出来。”王之涣道：“有劳。”

众人便站在门边等候，那领头的兵士见几人抬着一个年轻女子不放，忍不住道：“喂，使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你们几个不会先放下她么？”

门板下还藏着一人，众人如何敢放。李蒙气喘吁吁地道：“地上太凉，我妹子身子弱，受不得寒气。”兵士更是惊讶，道：“你怎么喘成这样？喂，你们瞧，他们四个男人抬一个女人，他还累成那样。”兵士一齐笑了起来。

一人取笑道：“也许这位小娘子看着瘦弱娇小，其实却比石头还重

呢，不如我来试试手。”当真走上前来，去接王翰手中板角。若真让他接过去，立即就能发现门板的蹊跷。王之涣忙上前拦住，道：“我妹子染的病非同小可，兵大哥还是小心点好。”那兵士闻言果然缩了手。

领头兵士笑道：“能是什么非同小可的病？你们这么多男人，个个称呼这位小娘子为妹子，怕是花柳病吧？”

王翰强行忍耐了许久，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将板角丢给王之涣，抢过去照那兵士胸口就是一拳。其余兵士见他敢殴打官兵，发一声喊，拔出兵刃就围了上来。

辛渐道：“哎哟！之涣，你抓紧了，我去拦住阿翰，他没有兵刃，不是对手。”

众人为装得逼真，并未事先准备担架，那门板不过是临时在书斋拆下来的，并不趁手。王之涣一下没有抓紧，手一滑，那一端便沉了下去。幸亏辛渐身手敏捷，闻声回身抓住。门板上的王羽仙差点滚落下来，下面的裴昭先更是险些惊叫出声。

正一片混乱中，只听见住持大声叫道：“停手！快些停手！明刺史在此。”

明珪一身便服，从住持身后转了出来，一张脸拉得老长，问道：“怎么回事？”领头兵士道：“禀使君，这些人想强闯出去！说不定就是平老三说的刺客同党。”明珪走得近些，认出了王翰、辛渐几人，皱眉问道：“怎么又是你们几个？”

住持并不知道王翰几人姓名、来历，忽见刺史认得他们，忙道：“原来使君认得他们，那可就好了。”

领头兵士也颇为吃惊，忙挥手命围住王翰的兵士退下。王之涣将板角交给辛渐，上前道：“这是我妹子王羽仙，本来图普救寺清净，想来这里借住，不巧得了急病，我们正要抬她回逍遥楼。”

明珪一听躺着的女子也姓王，料来是并州王氏一族，不敢怠慢，问道：“你们当真不是刺客同党么？”

辛渐等人闻言才确定平老三已经将刺客裴昭先藏在普救寺中一事禀告了明珪，却不解他为何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王之涣正要回答，明珪又道：“是了，你们几个本来就曾被怀疑成刺客，谈不上什么同党了。”一想到这件令人烦恼的案子又鬼魂般地冒了出来，即便来到寺庙拜佛求神也不放过他，立即头疼无比，正要命人放走辛渐一行，一名兵士飞奔而来，禀告道：“梨花院里死了两个人，是平老三的亲兄弟平老大和平老二，二人都是被人用刀杀死，血迹未干，应该刚死不久。平老三说他亲眼看见是两名蒙面人救走了刺客，正在后院搜索。”

明珪道：“哎呀，快回去叫人来！请谢制使来！叫河东县令窦怀贞来！哎呀，病倒了病倒了！我今晚非要来什么普救寺啊！”

住持更是莫名惊诧，道：“梨花院死了人？这……这是怎么回事？”

明珪忙问道：“寺里可还有其他人在？”住持道：“使君进来时，贫僧已经下令将所有的香客外人都请出寺去。”明珪指着王翰道：“那他们几个呢？”住持道：“他们……”

李蒙早将板角交给王翰，歇息了一会儿，调匀气息，道：“使君，王家娘子的病耽误不得，不如让我们先送她回去治病。”明珪不耐烦地道：“走吧走吧，你们几个也是本使的灾星。”李蒙大喜道：“多谢使君。”

辛渐几人刚一抬脚，有人疾奔过来道：“使君，不能放他们走！”明珪道：“等一等！”辛渐等人无奈，只得站住。

那赶到的男子正是平老三。他与两个哥哥将刺杀淮阳王的刺客裴昭先藏在普救寺中，按理不该惊动官兵，可这老三相当精明，在梨花院撞见裴昭先举刀的瞬间已经将利弊权衡得清清楚楚——他两个哥哥多半已被杀死，刺客又被同党救出，河东驿长及其上面来历更大的人绝不会放过他，说不定刺客也不会放过他，他除了亡命天涯别无出路；碰巧蒲州刺史人正在普救寺中，刺客及同党人还在后院，若是及时向刺史求助，派兵封锁寺门，只要抓住刺客和同党，那就是大功一件，说不定还可以

巴结上淮阳王。至于他们三兄弟为什么要窝藏刺客在普救寺中，就让驿长宗大亮却解释好了，反正他们确实也不知道原因。

只是平老三一直窝在普救寺中，只知道他们看守的是当晚在驿站行刺淮阳王不成的刺客，是重要钦犯，根本不知道外面淮阳王早已经指定王翰、辛渐等人是刺客。他飞奔赶来阻止辛渐、王翰等人出寺，看也不看诸人一眼，径直朝门板上望去——他望的当然门板本身，而不是王羽仙本人，当初他们三兄弟正是用这个法子带裴昭先入寺的，而他自己凑巧就是躺在架上装伤病的那个。

伴随着那直勾勾的仿若穿透门板的眼神，时间仿若凝固了，辛渐等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平老三又上前两步，旁人都看得出来他是要弯下身来去看门板下面。

那一瞬间，王羽仙正待坐起来分散平老三的注意力，李蒙已然抢将过来，扬手一个巴掌，重重打在他脸上，暴喝道：“你好大胆，竟敢当众对王家娘子无礼！你知道她是谁吗？她亲姊姊可是洛阳令来俊臣的夫人！”

“来俊臣”三个字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李蒙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身子不由自主地战栗了一下，所有的人亦立即惊骇得呆住了。别说平老三，就连刺史明珪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意外神色，远远比他知晓王翰是天下首富、狄郊是狄仁杰之侄要意外得多，除了震撼之外，还多了一种发自心底的惊悚与恐惧。

李蒙冷笑道：“还有你明刺史，羽仙得了急病，你非要将我们扣在这里，万一出了事，你可要自己向王家交代！”明珪道：“啊，不敢不敢，本使不知道娘子是……来人，快，快放行！”

兵士自动让出一条路来，李蒙道：“走。”

一行人出来，却找不到马车，大约已经被兵士驱走，只得摸黑往前走。谁也想不到在关键时刻竟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酷吏来俊臣的名字救了大家，一时无话可说。一直到再也见不到普救寺大门，才让王羽仙站身下地，倒转门板，解开绳索，放开裴昭先。

辛渐道：“眼下之事麻烦得紧。明刺史适才已经派人去叫谢瑶环和奚县令，咱们没有车马，走不了多远就会迎头遇见他们。”

狄郊道：“我有个提议，不如请裴郎去秦家暂避一夜。嗯，我说的不是蒋素素家，她人尚未下葬，灵柩依然停放在家中，一定有人看守，我说的是河津胡饼铺后韦月将租住的秦家的房子。”王之涣道：“是个绝好的主意！主人卷入人命官司逃走，又被官府通缉，绝对没有人想到还有人藏在那里。”

裴昭先却道：“几位相救之恩，在下十分感激，大恩来日再报。不过适才平老三已经有所怀疑，他不过是一时被唬住，出于自身利益，一定会告发检举，刺史又认得几位，为避免牵累大家，我们不如就此分手。”

辛渐料想他外面既有诸多同伴，自有藏身去处，便道：“那好，裴郎自己多加小心。”李蒙道：“裴郎，我们几个可是因为你和你同伴行刺淮阳王惹下了不小的麻烦……”正想提起欲请李弄玉援手对付武延秀一事，狄郊忽叫道：“李蒙！”摇头示意他别提这件事。

裴昭先转头问王羽仙道，“娘子的姊姊当真是恶贼来俊臣的夫人么？”他目光烁烁，闪现出深深的敌意。

王羽仙微一犹豫，还是答道：“是。”王翰生怕裴昭先暴起伤人，忙挺身挡在她面前。裴昭先道：“很好，很好。”朝诸人拱了拱手，转身又往回走。

李蒙道：“就这么让他走了，咱们不是白忙活一场？”王翰道：“回去再说。”

事情紧急，不便耽搁，当下王羽仙重新躺回门板，众人抬了她往西城而来。走不多远，便见前面火光闪动，一队骑兵疾驰而来，领头的正是谢瑶环。她一眼留意到辛渐诸人，勒马问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王之涣忙道：“回制使话，我妹子得了急病，正要带她回逍遥楼救治。”谢瑶环道：“你们几个是从普救寺出来的么？”

这位女制使果然精明过人，一句话就问在了关键点上——眼下普救寺已经戒严，正关门大搜刺客，若是寻找不到，势必要怀疑到辛渐等人

身上，因为今晚只有他们几个离开了寺庙。加上平阿三早已洞悉门板机关，即便抵死不认，却还是难以洗清嫌疑。

王之涣道：“是，我妹子借住在普救寺。”谢瑶环道：“怎么会这么巧？听说刺杀淮阳王的刺客就藏在普救寺中，你们……”

忽听得王羽仙“嚯”一声，一个翻身，从门板上掉了下来。王翰大惊失色，忙抢过去扶住，叫道：“羽仙！羽仙！”

李蒙使了个眼色，几人一齐将门板扔到一旁。狄郊上前一搭王羽仙脉搏，道：“快，回逍遥楼。”

王翰便俯身抱起王羽仙，狠狠瞪了谢瑶环一眼，疾步朝前走去。李蒙忙朝谢瑶环拱了拱手，道：“救人要紧，告辞。”

谢瑶环见这些人言行举止甚是做作，不免更加狐疑，却又看不出什么破绽，回头命道：“青鸾，你带两个人去跟着他们，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青鸾微一迟疑，应道：“是。”

王翰将王羽仙抱回逍遥楼房中，狄郊几人跟了进来。王之涣道：“青鸾一直跟到逍遥楼来了。”王翰不屑地道：“随她去。”又问道，“羽仙有没有摔到？快让老狄看看。”

王羽仙笑道：“没事。我不翻身下来，你们怎么能让谢瑶环亲眼看到门板下面并无蹊跷呢？”王翰道：“那你也该先招呼一声，突如其来地吓人一跳。”王羽仙柔声道：“好啦，是我不对。”

辛渐道：“今晚出了这么多事，明日官府必定要找上门来盘问，不如大伙儿先各去歇息，明日才好打起精神应付。”遂各自回房就寝。

次日一早，果然有数名兵士奉刺史之命来请王翰五人前去普救寺，言语虽然还算客气，却是一副不动身就要立即强行押走的架势。众人早有心理准备，骑马来到了寺中。

谢瑶环在王羽仙预备借住的书斋布置了一处公堂，蒲州刺史明珪、

河东县令窦怀贞、河东驿长宗大亮、住持等均在场——明珪满脸困顿疲倦，似是一夜未睡；窦怀贞甚是严肃；宗大亮阴着脸，面色极其难看；住持则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平老三正跪在堂下，见辛渐等人进来，忙道：“就是他们几个。”

谢瑶环道：“王翰，你们几个听着，昨晚有两个蒙面人从梨花院中救走了刺客，人到现在没有捉到。”王之涣故作惊奇道：“刺客？什么刺客？他要刺杀制使么？”谢瑶环道：“是当晚在河东驿站刺杀淮阳王的刺客之一，一直被关在普救寺梨花院中，由平氏三兄弟看守。平老三说是你们中的两个救了他，又用门板抬了出去。”

王之涣道：“这等荒唐的话，制使竟也相信？”谢瑶环道：“可从昨晚到现在只有你们五个抬着名女子出过普救寺，平老三说你们将刺客藏在门板之下，是也不是？”

李蒙道：“昨晚谢制使也撞见我们几个了，门板下哪有什么刺客？况且我们昨日下午来到普救寺后，五个人一直在书斋里面跟王家娘子聊天，未出房门半步，住持的弟子可以作证的。”

住持身后的小沙弥忙道：“阿弥陀佛，确实如此。小僧一直候在门外，五位公子和一位小娘子在房中争论不休，不仅小僧听见，几位路过的同修也听见了。”又一指平老三道：“这位施主也听见了。”

原来昨晚平老三听说来了寺里贵客，忍不住到前院查探，来回时均路过书斋，听见里面有数人争吵，还特意顿住脚步听了听，又向院门前的小沙弥打听里面是什么人。

谢瑶环问道：“平老三，可有此事？”平老三道：“是。不过这几人声音听起来都差不多，又争吵得厉害，难保不是障眼法。”他却不知道王之涣天生擅长模仿旁人语气神态。昨晚本就有李蒙、王翰、王羽仙、王之涣四人在房中，离开的只有狄郊、辛渐二人，王之涣一人充当三人绝色，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

李蒙道：“笑话，我们为什么要救刺客？他躲在普救寺中不出来，害得我们几个被冤枉成刺客，我们正要找他呢。敢问谢制使有没有查过是

谁将刺客藏在普救寺中？窝藏钦犯，可是重罪。”

谢瑶环看了河东驿长宗大亮一眼，“这件事说起来有点复杂……”随即挥手道，“使君，明府，你们二位先回去，宗大亮、平老三暂时交给窦明府收监关押。”

她本人住在州廨中，蒲州刺史明珪本人又在场，她不将宗、平二人收押州狱，却非要押往河东县狱，不免有些不合常理。明珪却如蒙大赦，道：“窦明府，快，快些将这二人押走。”

窦怀贞面无表情，仿若毫不关心此事，行了个礼，道：“下臣告退。”命人押了宗大亮、平老三忙不迭地走了。明珪紧跟着退了出去。

谢瑶环摒退兵士，只留下侍女青鸾一人，道：“我早知道你们几个不是刺杀淮阳王的刺客，袁华也不是，他冒名是为你们顶罪。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心知肚明，只要你们将真的刺客交出来，我会向皇帝陛下竭力保你们平安无事。”辛渐道：“制使，刺客真的不在我们手上。”

谢瑶环默然许久，才问道：“你们是怕我跟淮阳王蛇鼠一窝，将真的刺客杀了灭口，好再将刺客之名嫁祸给你们五个么？”李蒙道：“当然不是。制使为人正直，一心要查明真相，事情又对我们五个有利，我们怎么会知情不告？只是我们确实没有救过什么刺客，甚至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刺客藏在普救寺中，噢，不对，不是藏，是关。制使有没有想过，是什么人要将刺客关在这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谢瑶环摇了摇头，道：“昨晚发生的事太多巧合，我早已知道你们五个的能耐，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事关重大，你们既然不肯交人，我只好下令以私助刺客逃走的罪名扣住你们几个，看那刺客自己会不会站出来。来人，将他们五个锁拿回州廨。”青鸾忙上前道：“娘子，他们五个不是坏人，又救过蒙大哥性命……”

谢瑶环伸手止住兵士，沉吟片刻，道：“那好，我再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明日这个时候还不交出刺客，不光你们五个，就连那位王羽仙娘子也要一并下狱收审。”王之涣不满地道：“制使未免太霸道了些。”心中暗道：“还是那个假的谢瑶环好。”

李蒙本想再次抬出王羽仙的姊夫来压一下谢瑶环，只是“来俊臣”这个名字实在太过臭名昭著，他内心深处实在不愿意再提起，喉结动了两动，终于还是没有说出来。

谢瑶环道：“我正想顺道去逍遥楼看看那位王羽仙娘子的病情，这就一道走吧。”

五人闻言脸色大变，可对方早有疑心，难以阻止，只得悻悻跟在谢瑶环身后。

刚出普救寺大门，便见一些人往河津胡饼铺后赶去。王之涣道：“呀，他们是不是要去苏贞家里？她不是逃走了？她……她家里还有人么？”大惑不解，转头朝同伴望去。

狄郊立即想到昨晚曾指点裴昭先躲进苏贞家中，又见那条巷口站有官差，心中“咯噔”一声，暗道：“不好，该不会是跟裴昭先有关？莫非他昨晚无处可去，最终还是躲进了苏贞家中，结果刚刚被官府发现，当场擒住？”

辛渐心中也跟狄郊一般的想法，抢先抬脚往苏贞家里奔去。

谢瑶环狐疑问道：“苏贞是什么人？”李蒙忙道：“是蒋素素一案的帮凶，就是差点害王翰是杀人凶手的那起姑嫂命案。”谢瑶环亦听过此连环案，好奇心大起，道：“我们也去看看。”

苏贞院前已经围有不少看热闹的人，均被差役挡在门外。辛渐挤过人群，问道：“里面出了什么事？”差役适才在普救寺见过他，答道：“里面有人被杀了。”辛渐大吃一惊，道：“谁？是谁被杀了？”

却听见河东县令窦怀贞在里面叫道：“让他进来。”辛渐抢进院中，窦怀贞正从堂屋出来，指着屋里道：“人在里面，你自己去看。”

走近门槛，已能清晰看见堂内情形——一人坐在上首正中的案桌旁的椅子中，头微微仰起，倚靠在后背上，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正是辛渐等人昨晚费尽心思从普救寺中救出来的裴昭先。

一时间，心头疑云大起——裴昭先来这里藏身并不出奇，出奇的是谁知道他临时藏在这处空宅中、赶来杀了他？这里聚集普救寺不过咫尺之遥，从昨晚到现在，附近有许多官兵、差役，凶手是如何避开众多耳目？

不光辛渐呆住了，随后赶到的王翰、狄郊看见屋内情形时也毫不例外地愣在当场。

窦怀贞皱眉问道：“你们认识死者？”谢瑶环问道：“死者是什么人？”窦怀贞道：“回制使话，无人认得死者。适才下官出寺来，遇到一个邻里少年从巷口出来，见他慌里慌张地形迹可疑，命人拦下盘问，他交代说是听闻这家人杀了人逃走了，家中无人，所以想趁火打劫来偷点值钱的东西，结果推门进来就看见里面坐着个死人。”

谢瑶环道：“辛渐，你可认得死者？”

裴昭先就是刺客的事实早晚要暴露，如果承认认识他就等于承认跟昨晚的事件有关，辛渐有心否认，可又知道适才初见尸首时所流露的真实惊异难以瞒过谢瑶环双眼，便干脆不作答。

青鸾道：“辛渐，快些回答娘子问话。”谢瑶环心念一动，问道：“莫非他就是……”

李蒙道：“谢制使，请等一等。”将谢瑶环拉到一旁，低声问道，“制使适才在普救寺说只要我们将真的刺客交出来，你会向皇帝竭力保我们平安无事，对么？”谢瑶环道：“是，不过……”李蒙道：“我们这就交真的刺客出来，他……裴昭先人就在那里。”

谢瑶环虽心有所感，但听闻死者就是刺客时还是吃了一惊，道：“原来他叫裴昭先。”裴昭先人虽被驿站驿长宗大亮擒住关押，却始终没有透露过姓名。

李蒙道：“是。哎，谢制使，我们可跟刺客没什么勾结，就是游普救寺时意外发现梨花院中绑着个人，驿长还几次三番来探望，所以才猜想跟驿站行刺有关，想救他出来为我们自己脱罪。”

谢瑶环道：“那我适才要你们交人，你们为何抗拒？”李萌道：“制使适才也说了，我们是担心你跟淮阳王一伙儿。况且我们自己也想知道当晚驿站行刺的真相。不过昨晚情形危急，什么都还来不及问。”

谢瑶环道：“嗯。那这裴昭先如何死在了这里？”李蒙道：“这就要让老狄他们去查了。谢制使，你别进去，查案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就交给他们几个吧。”谢瑶环道：“死者可是行刺淮阳王的刺客。”李蒙道：“那又如何，秦锦、蒋素素那么难缠的案子他们不是照样查清了么？”

窦怀贞也在一旁道：“李蒙说的是实情，多亏他们几个，锦娘和素娘的案子才得以昭雪。”谢瑶环微一凝思，道：“好，那我就等你们给我一个交代。青鸾，咱们先回去。”

狄郊已走进堂中，正仔细观察尸体：裴昭先左手无力垂在身旁，右手蜷曲成团搭在案桌上，唯有食指伸出。狄郊心道：“莫非他在指示着什么？”顺着手指方向望去，却只是墙壁。再细看案桌，才发现关键所在——那案桌是松木所制，由于使用的年头不短，桌面已经发干发脆，死者用食指指甲在上面划了个一寸见方的字，笔迹歪歪扭扭，显是临死前耗尽全身气力所为。那个字，正是一个“王”字！

狄郊回想起之前王翰正是因“王”字玉佩才身陷秦锦一案难以洗清嫌疑，不由自主地又朝他望去。王翰道：“什么？”抢过来一看，当即蹙紧了眉头。他自是没有杀死裴昭先，只是难以理解为何死者要在死前拼尽力气写一个“王”字作为线索留下，是不是有意要陷害他？可在昨晚之前，他根本就没有见过裴昭先，想不出有什么理由非要这么做。还是杀死裴昭先的人也是姓王？

死者胸腹并无伤口。狄郊绕到其身后，却见头顶血肉模糊，一片殷红，原来是头部受到重击而死。桌案正中摆有一盏膏油灯，灯油已经燃尽，靠近裴昭先的一方有一件黑黝黝的铁烛台，取过来一看，底盘处粘有斑斑血迹及少许血肉。

辛渐道：“看来他是坐在这里的时候，被凶手从旁侧用烛台击打在头顶。如此坐姿，似是没有任何防备，凶手应该就是他认识的熟人。”狄郊道：“这说不通。我们昨晚跟裴昭先分手已经是戌时，你看他肤色发青发

硬，嘴唇发白，死了至少有五、六个时辰了，也就是说，我们昨晚分开后不久他就被杀了。除了我们五个和羽仙，事先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昨晚要救他出来，他的熟人又如何知道他临时藏身之处、还能赶来跟他相会呢？”

王之涣道：“或许是他的同伴得知了他的下落，也想救他，一直躲在普救寺外监视，结果发现咱们先下了手，后来跟踪裴昭先来到这里。”王翰冷笑道：“既然是同伴，为何又要杀他？要我说，最想要裴昭先死的人就是凶手。”王之涣道：“是谁？武延秀么？他人可不在蒲州。”王翰道：“当然不是武延秀，你适才在普救寺还见过他呢。”

辛渐道：“阿翰是说平老三么？”王翰道：“不错，正是他。”

平老三确实嫌疑很大，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窝藏刺客均是重罪，眼下事情拆穿，所以他是一心想要裴昭先死的人，只要裴昭先一死，死无对证，事情肯定会相对容易解决。最关键的是，他昨晚人在普救寺中，且识穿了门板正反两面两人的把戏，之所以没有当场喝破，只是被李蒙当场懵住了。说不定他很快回过神来，紧随五人出寺，一直暗中监视，直至后来跟踪裴昭先来到这处空宅。

辛渐道：“阿翰厉害，竟然能想到平老三身上，他的确该被列为首要嫌疑人，有杀人动机和时间。不过，有三点对不上：第一，裴昭先昨晚先后杀死平老大和平老二，我和老狄亲眼所见，下手毫不迟疑，可见仇恨极深，想来他被绑在梨花院时，没有少受侮辱折磨。所以他一见到平老三，也是本能地举刀就砍。可是你看裴昭先现在的姿势，安然坐在椅子中，很放松的样子，桌上点着膏油灯，凶手是从旁侧接近他，用烛台砸在他头上。如果凶手是平老三，裴昭先怎么可能猝不及防地任他靠近？堂内一切都很整齐，没有丝毫凌乱的样子，也没有打斗的痕迹。”王之涣道：“有可能裴昭先当时犯困，已经快要睡着了。”

辛渐道：“嗯，这个解释能够接受。还有第二点，裴昭先为人颇为磊落，我们在书斋时将他绑在门板上，事先没有说明情由，他虽然满腹疑惑，却不多问一声。可见他极其信任我们。昨晚出寺后他怕牵累我们主动提出分手，老狄已经提议可以到这里——也就是苏贞家来暂避，但他并没有接受，可见他当时心中已有去处，苏贞家根本不在他考虑之内。

而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变故，才促使他不得不按照老狄的建议进来苏贞家。”

王之涣道：“也许这个变故就是裴昭先发现有人跟踪他，他不想暴露同伴藏身之处，所以临时来了苏贞家，结果还是被平老三跟上了，伺机杀了他。走，阿翰，咱们去州府大狱找明刺史，要求提审平老三，一问便知。”王翰连连摇头道：“我可不去。平老三悄悄杀了刺客，还能让你知道么？当然要抵死不认了。”

李蒙进来道：“好了，谢瑶环和窦县令都被我打发走了，外面还有差役，窦县令说你们有需要可以直接使唤他们。唉，好好的一件事弄成这样子，这下子可好，李弄玉那伙人说不定要迁怒我们。咦，他写个‘王’字，是说凶手姓王么？”

辛渐道：“这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对不上的地方。裴昭先意外被杀，死不瞑目，临死一定要留下最关键最有用的提示，这个‘王’字，可能是说凶手姓王，也可能是说跟淮阳王武延秀有关。”

李蒙道：“老狄，你死死瞪着烛台做什么？”狄郊道：“这是杀死裴昭先的凶器，凶手也许未必是跟着裴昭先来的。”

王之涣道：“莫非老狄是想说凶手跟今天早晨发现尸体的梁上君子一样，原本是想到苏贞家里来偷窃的？”狄郊道：“不，恰恰相反。你们看这件烛台，我们进来时它就好好地放在桌案上，桌上还有底盘的血迹印。”辛渐道：“这说明凶手用烛台砸中裴昭先后，一直摆放在案桌上，并没有移动过。”

狄郊道：“这正是最奇怪的一点，像烛台这样的凶器，一般人杀人后会随手扔掉，但这个凶手却将烛台好好地摆放在了桌案上。而且这个烛台上面没有烛灰，没有尘土，说明许久没有用过，应该是收藏在什么地方。像裴昭先这样临时入来的人是不会知道的。”

辛渐道：“你是说凶手很熟悉这间屋子？”狄郊道：“不仅熟悉，而且很爱惜这里的环境。你们看，这处宅子虽然不大，却是收拾得干净整齐，一切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凶手杀人后没有将烛台乱扔，而是顺手放

在烛台上，这只是他的个人习惯而已。”

王之涣道：“莫非你怀疑是这间屋子的主人韦月将杀死了裴昭先？”狄郊道：“嗯，我是觉得这个人嫌疑相当大。不过我不能理解凶手到底是如何杀了裴昭先。河东县衙的差役昨日来过这里，院门的扣条已经被弄坏，外人无须翻墙即可进来。若是裴昭先先进来、韦月将后回来，以裴昭先的处境，一定会保持高度警觉，他怎么会任人将烛台砸在头上呢？如果是韦月将在先、裴昭先在后，更不可能出现这种坐在堂屋正中杀人和被杀的场面了。”

王之涣道：“既然不可能你还怀疑是韦月将杀人？这岂不是自相矛盾？”狄郊道：“我只是说，由现场情形来看凶手应该是熟悉这里的人，无非是韦月将和苏贞夫妻二人……”

王翰道：“你可别忘了女主人苏贞还有两个情夫。”李蒙道：“不就是水手傅腊么？他人可是被关在狱中。还有一个是谁？”王翰：“当然是胡饼商了。他能令苏贞同谋咬下傅腊的舌头，二人不是情人是什么？”李蒙道：“对呀，而且他就住在前面的店铺里。搞不好这两家之间有暗门，胡饼商就是从暗门进来偷袭了裴昭先。”一边说着，一边回头望去，好像煞有其事。

辛渐道：“胡饼商和苏贞正被官府通缉，他们应该早离开了河东，还冒险回来这里做什么？秦锦、蒋素素一案，我们只知道苏贞是同谋，虽然有傅腊指认胡饼商是凶手，但我总觉得动机很奇怪，正如阿翰所言，胡饼商应该跟苏贞是情人关系，可他为什么一心要杀死蒋素素呢？还有那在城外教书的韦月将，家里有如此美貌的妻子，难道没有听到过任何风声？”

王之涣道：“这个好解决，襄县令已经请明刺史派人到城外去捉拿韦月将了，今日就应该能带他回来。只可惜他妻子苏贞和胡饼商卷铺盖逃走了，一些事情再也难以弄清。”又道：“老狄，若是官差找不到韦月将，我就支持你的说法——韦月将是杀死裴昭先的首要疑凶。”

正说着，有差役奔进来告道：“襄明府命小的来告诉几位郎君，刺史派去城外的人回来了，说是韦月将自从几日前离开东主家后就再也没

有回去，目下他也一并失踪，明府已以赦免杀人签发告示通缉他。”

众人交换一下眼色。辛渐问道：“可确切知道韦月将离开东主家的日子？”差役道：“四月十九。”辛渐道：“就是我们刚到蒲州的那一天。”王之涣道：“秦锦也是当天晚上被杀。”

之前之所以排除韦月将杀人嫌疑，秦锦死的当晚他不在城中是最重要的证据，然而现在看起来他早有预谋，不但在当日回了河东城，而且还刻意没有回家。如此，四月十九当晚傅腊才有机会来找苏贞亲热。一个男人眼见自己的妻红杏出墙，却隐忍不发，到底是什么缘故？四月二十一晚上，傅腊舌头被苏贞咬下，蒋素素被杀。按照胡饼商的说法，韦月将是每个月四月二十一回家，傅腊肯定很清楚这一点，他又怎么会冒着奸情暴露的危险去找苏贞亲热、以致被咬下舌头呢？这只能解释为是苏贞用谎言诳去了傅腊，而韦月将不过是假意不在家，其实躲在暗中操纵一切。如此推断起来，他应该就是杀死秦锦和蒋素素的真凶了。

只是，傅腊为何指认胡饼商是凶手呢？秦锦被杀当晚，他先是来了苏贞家，随即去了蒋素素家，正好撞见凶手杀人后逃出，也许他从背影多少认出了胡饼商的身形。可门外的蒋会有更好的视线，而且先后两次看见过凶手翻墙出入秦家，为何反而认不出胡饼商来？而蒋素素被杀当晚傅腊人在苏贞家，断舌后立即逃奔家中，他又如何能知道胡饼商是杀死蒋素素的凶手？莫非他在苏贞家断舌后有所发现？原以为这起姑嫂连环命案已经水落石出，仔细推敲才发现非但凶手杀人动机不明，就连凶手到底是谁也重新模糊起来。

辛渐忙道：“差大哥可否辛苦跑一趟，向窦明府禀告一声，带傅腊来这里？蒋素素命案尚有一些疑点。”那差役得过李蒙的金砂，满脸堆笑道：“是，各位郎君稍候，小的这就回去禀告。”忙不迭地去了。

李蒙道：“呀，老狄，你神了，看来昨晚还真是韦月将杀了裴昭先。”狄郊摇头道：“尽管物证对韦月将不利，但还是不能解释裴昭先是如何被杀的。”又道：“韦月将冒险回家，一定是来取什么重要的东西。大家仔细找找，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众人便四下往厨房、寝室等寻找异常之处，唯有王翰对查案没什么

兴趣，即便身涉其中也是如此，出来院中，站在月桂树下等候。忽无意中瞥见墙根边的两堆柴垛有些怪异——大凡柴垛均是一层一层往上堆垒柴禾，所以越往下柴禾越湿，全是因为愈近地面受潮愈重的缘故，而这里的柴垛左边一堆正常，右边一堆却是干柴在最下面。他心念一动，却不愿意自己动手，扬声叫道：“大伙儿快出来，这儿埋的有东西。”

狄郊等人拥出房外，道：“蹊跷原来在这里。”辛渐道：“看来柴垛下面埋的有东西。”上前几脚将柴垛踢翻，将柴禾踢到一边，果见右边地面泥土新翻动的痕迹。王翰忙招手叫过院门边的两名差役，让他们从廊下取过工具，将浮土掘开。

王之涣见那新土不过一丈见方，问道：“埋的会是什么？”差役道：“这坑挖得不大，却是极深，埋的一定是金银珠宝。”辛渐道：“若是金银珠宝，韦月将直接取走便是，又何必费劲将柴一层层重新垒好？反正他也不会再回来。”

狄郊道：“既然他不会再回来，埋的一定是不需要而且需要极力掩盖的东西。”李蒙道：“那是什么？”辛渐道：“尸首。”李蒙道：“呀，你还真会猜谜。”狄郊道：“辛渐说得没错，这下面应该埋的是个人。”

差役闻声停下手，骇然道：“不会吧？这么小个坑，能埋下个人？”迟疑着不敢再往下挖。辛渐便道：“差大哥辛苦，来，铁锄给我，让我来。”

王之涣道：“是谁的尸首？呀，该不会是苏贞和胡饼商吧？”狄郊摇了摇头，只凝神望着土坑不语。

辛渐道：“出来了，埋的是个人，看脚的尺寸，应该是个男人。”用锄头轻轻刨开浮土，果然坑里露出了两只大脚底。众人这才会意坑里的尸首是被头朝下竖立埋在深坑中，一时间均感毛骨悚然。

又挖了数下，辛渐见尸首小腿逐渐往一旁倾斜，越往下斜得越厉害，心下大奇，暗道：“莫非这人身子是被对折起来、臀部在底，埋入了坑中？可为什么掘了这么深还不见脑袋？”加紧往腿旁的土中挖了几下，依然不见脑袋。向旁边的差役要过铁锹，用力往下一铲，旋即遇到硬

物，知道自己的判断没错，急铲几锹，露出一处圆圆的断颈来，原来坑中的尸首早已被砍去了脑袋。

忽有一名火长领着几名兵士进来，嚷道：“刺客尸首在哪里？我们要带走。”差役见是蒲州衙门的官兵，不敢怠慢，忙陪笑道：“就在屋里。”领头火长挥了挥手，两名兵士抢进堂去，用绳索套住裴昭先双脚，连拖带拉地倒拽着出来。

王之涣不满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火长道：“郎君请让开些。这人是刺客，犯的是死罪，按例要枭首示众。”王之涣道：“他人都已经死了，犯得着这样吗？”

火长知道这几名少年公子有些来历，不愿意多生事端，望了一眼墙根的土坑，也不理睬，挥了挥手，率人扯了裴昭先尸首去了。

李蒙道：“这下麻烦了，这笔帐搞不好要算在我们头上。”王之涣道：“谁要跟我们算帐？你是说……”忽意识到尚有县衙差役在场，忙住了嘴。

辛渐已经将尸首周围的土挖开，露出全身的样子来——双脚和断颈朝天，陷坐在土坑中，肉骨已经开始腐烂，情状煞是诡异。虽然没有了脑袋，但还是可以辨认出这是一名男子。

辛渐回头问道：“老狄，你跟胡饼商面对面交谈过，你看这人像不像他？”狄郊道：“尸首浑身是土，又没有了首级，实在难以辨认。不过看服饰不像是胡饼商。”一旁差役也道：“胡饼商一个卖胡饼的，哪能穿这样的长袍？不信你们可以等傅腊来，他跟他熟识，肯定一眼就能认出来。”

过了大半个时辰，只听见镣铐叮当作响，傅腊被差役牵了进来。众人忙让他辨认墙根土坑的尸首，傅腊只看了一眼，便连连朝房中努嘴。王之涣道：“你说他是韦月将？”傅腊点了点头。

众人虽早已隐约猜到，一旦确认死者身份，还是不禁面面相看，着实想不通刚刚才被怀疑是凶手的人如何又被割去首级、埋在了自己家里。

辛渐问道：“你是如何肯定杀死秦锦和蒋素素的凶手是胡饼商的？”

傅腊举起手来，连连往嘴中递送，做喂食状。他双手被手梏锁住，活动甚是不便，又勉强倒转手掌，指着自己的鼻子，使劲吸了吸气。众人当即会意，他是指案发时他闻到了胡饼的味道。

虽然凶手杀人动机依旧不十分明确，但这起轰动蒲州的姑嫂连环命案至此总算水落石出，原来杀人凶手就是胡饼商，苏贞则是同谋。这二人均是秦家的租户，兴许是因为什么原因跟蒋素素起了龃龉，遂起杀人之心。韦月将被杀应该是他撞破了妻子与胡饼商的奸情，他之前提前回家应该是听到了风声，想要有所行动，结果反而丢了性命。

只是有一点，从新土痕迹和尸首腐烂状况来看，他被杀不过是近两日的事，那么他之前又去了哪里？秦锦被杀次日，狄郊和王之涣曾经为确认傅腊行踪来找过苏贞，房中有个声音深沉浑厚的男子，苏贞似是对其极为畏惧，那人就是韦月将么？

韦月将既已被杀，昨晚又是谁杀死了躲藏在这里的裴昭先？是胡饼商么？他是和苏贞一起回来取东西么？到底是什么物事那么重要？

案子毫无头绪，裴昭先尸首又被兵士拖走，几人也没有了心情。日过正午，李蒙早饿得发昏，道：“先回去吃点东西再说。”

王翰、辛渐等人悻悻回来逍遥楼，却不见了王羽仙踪影。伙计道：“几位公子早上跟官兵走后不久，就有位姓李的小娘子来，王家娘子跟她说了几句话，就跟着她走了，一直没有回来。”辛渐道：“莫非是李弄玉？”伙计道：“她只说姓李，气派大得很，不过笑的听那些随从称呼她‘四娘’。”

李蒙道：“不好，李弄玉多半以为裴昭先被杀跟我们有关，要向我们报复，所以抓了羽仙来威逼我们就范。”辛渐道：“不对！伙计说我们刚走李弄玉就来了，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裴昭先被杀，她如何能知道？”

王之涣道：“我们还没有去找她，她倒找上门了。阿翰，你看要不要

派人出去打听羽仙下落？”王翰道：“不必。她捉走羽仙，必是有所要挟，她自己会来找我们。”话音刚落，便听见大门口有人叫道：“辛渐在么？”

众人闻声回头，却是一名二十余岁的年青男子，眉目森严，甚是彪悍。辛渐道：“我见过他，他是李弄玉的随从，好像叫宫延。”

宫延走近众人，道：“辛渐，我家四娘要见你，你这就跟我走吧。”王翰道：“羽仙人在哪里？”宫延道：“她人很好，郎君大可放心。”

王之涣道：“你们好大的胆，竟敢在光天化日下劫人为质，这可是重罪，按律不分首从都要处斩。”忽尔想到这群人连淮阳王都敢行刺，眼里哪有什么律法？宫延只冷冷看了他一眼，道：“你们几个只要按照四娘的吩咐办事，王羽仙自可平安归来。”

王翰道：“羽仙不过是个弱女子，你们有什么事直接冲我来好了，我跟你去见李弄玉。”宫延伸剑挡住他，道：“四娘只说见辛渐一人。”

辛渐大奇，问道：“为什么是我？”宫延道：“这个问题，辛郎可以直接去问四娘。”

辛渐向王翰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放心，道：“好，我跟你走。有劳郎君前面带路。”

出逍遥楼往东走了半里地，路边停有一辆马车，宫延命辛渐上车，自己也跟着跃进来，道：“得罪了。”取出一条黑布蒙了辛渐的双眼。驰了七、八里路，马车停了下来，宫延扶着辛渐下车，挟着他手臂往前走，穿堂过室，拐来拐去，走了一刻工夫才进来一处院子，站在堂前禀道：“四娘，辛渐人带来了。”

里面有人应了一声，宫延扶着辛渐跨过门槛，进来一处偏厅，这才取下他眼睛上的黑布。辛渐举手挡着光线，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面前站着一名玉颜清冷的女子，正是李弄玉。

辛渐问道：“四娘见召，有何见教？”李弄玉道：“辛渐，你和你四位同伴这几日在蒲州可是大出风头，人人称赞，倒令我刮目相看。”

辛渐道：“娘子是说调查姑嫂命案一事么？不过是一点小运气而已。敢问娘子，羽仙人在何处？”李弄玉道：“她就在里面。”辛渐道：“请四娘让我见一见她，我才放心。”李弄玉道：“现在不行。”

辛渐道：“那好，四娘想让我们办什么事？请娘子明示。”李弄玉道：“你倒是爽快，不过我可没有那么着急。”

辛渐道：“如此，就请娘子先放了羽仙，她天真无邪，对世事一概不知。”李弄玉冷笑道：“她天真也好，无邪也罢，你凭什么要求我？”辛渐微微一沉吟，道：“娘子若肯放了羽仙，我愿意留下来任凭处置。”

李弄玉道：“王羽仙是你的心上人么？”辛渐道：“不是，她是王翰……”忽然想到没有必要跟对方提及这些，又改口道，“我和羽仙一起长大，情若兄妹。”

李弄玉道：“有一件事得告诉你，来俊臣正派了人四处寻找你那位羽仙娘子。”辛渐惊道：“什么？”

李弄玉哼了一声，道：“我有一件要紧的事，要你们五个替我去办。”辛渐道：“什么事？”李弄玉道：“我丢失了一件重要的东西，你们得替我找回来。”辛渐道：“就是四娘怀疑是王翰偷了的那件东西，还险些杀死他？”李弄玉道：“王翰太骄傲，虚浮骄矜，又爱意气用事，是他自己不肯辩说，非要自讨苦吃。怎么样，你肯答不答应？”

辛渐道：“四娘神通广大，自己丢的东西都找不回来，我们几个哪有这个本事？”李弄玉面色一沉，道：“你这是在讥讽我么？”辛渐道：“当然不是。这蒲州这么大，人这么多，我们又不知道娘子去过哪些地方，如何下手寻找？”

李弄玉道：“你们几个这般机智聪明，连断舌这样的奇案都能发现破绽，还有什么做不到？我眼下有急事要离开蒲州，不能再空耗在这里，所以寻找失物的事要交给你们几个来做。辛渐，你只要点头答应，就能立即带走王羽仙。不然的话，我只能带上她一起走了。”

辛渐无奈，只得道：“好，我答应了。请问四娘丢的是件什么样的东西？”李弄玉道：“是一幅璇玑图，不过不是普通的璇玑图，织锦很特

别，你见了自然会知道。”

辛渐道：“天下璇玑图织锦成千上万，我们怎么知道哪幅是娘子要的？”李弄玉道：“这件事确实极难，不然我也不会冒险找上你们五个。我给你们三个月时间，三个月后我们在晋阳相会。”

辛渐道：“是。”还待问得清楚些，李弄玉已然命道，“宫廷，带他出去。”

宫廷应声上前，取出黑布，正要蒙住辛渐双眼，忽然院中传来一阵纷沓急促的脚步声，随即有一高一矮两名突厥人推门闯了进来。高个子气急败坏地道：“四娘，裴昭先死了，首级被砍下来挂在西门示众，尸首也吊在那里。”

李弄玉倒也没有吃惊，只皱眉问道：“是官兵逮住他了么？怎么事先没有听说就被处死了。”高个子突厥人道：“听说他一直藏身在普救寺中，是王翰他们发现了他，就是住在逍遥楼的那几个少年。”

李弄玉转向辛渐，目光登时如刀锋一般冰冷，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辛渐道：“适才一直不及向娘子提起，此事说来话长，确实是我们发现裴昭先藏在普救寺中，不过……”一语未毕，那一直一言不发的矮个子突厥人喝道：“原来是你！”已然拔刀在手，来势凶猛，狠狠朝辛渐砍来。

辛渐本不欲动手，但生死关头，他手无兵刃，唯有快速反击制敌，趁那人举刀下盘大露破绽，飞腿扫中对方小腿，那人失去平衡，朝斜前方扑倒。辛渐微一侧身，转到他身后，执住手臂，轻轻巧巧地夺过刀来。那矮个子突厥人一招即被夺去兵刃，勃然大怒，顾不得爬起身来，即环臂紧抱住辛渐大腿，浑然已经失去招式。

辛渐往后退了两步，依然没能甩脱那突厥人，叫道：“喂，快些放手，不然我可不客气了。”那突厥人不应不睬，只使劲扳提辛渐大腿，意图用角力^⑧将他摔倒在地。辛渐脚下一个踉跄，险些站不稳，忙倒转刀背，向那男子背上击去。

李弄玉忽然喝道：“住手！”辛渐闻声便停了手，不防另一名突厥人

正从背后袭来，只觉得后脑一痛，便即人事不知。

(1) 汾阴：今山西万荣。因汾水南流过县，故名汾阴。汉武帝刘彻巡幸河东时得宝鼎祭祀于此，由此名声大噪。唐人李峤有长诗《汾阴行》吟咏此事，末四句为：“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安史之乱唐玄宗逃难蜀中，听梨园弟子依清平调唱到此诗末四句时，凄然涕下，叹道：“李峤真才子也。”

(2) 始平：今陕西兴平东南。

(3) 割（dá）青：在皮肤上刺字或纹上图案，即今日所称刺青。

(4) 武功：今陕西武功，《璇玑图》创制者苏蕙故乡，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出生地。

(5) 武则天一生极喜璇玑图，穷尽心智破译该图诗句，还亲自撰写《苏氏织锦回文记》，记录苏蕙生平及《璇玑图》创作背景。

(6) 文成公主：唐宗室女，一说是江夏王李道宗（唐太宗李世民堂弟）亲女，贞观十五年（641年）初出嫁吐蕃赞普（国王）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为迎接文成公主，特地按照唐朝的样式建筑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的文化进程。此后，吐蕃与唐朝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

(7) 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废中宗李显，立睿宗李旦，幽禁睿宗于别殿，独掌大权，诸武用事。徐敬业（开国名将李勣之孙，本名徐世勣，字茂公）以匡扶中宗为号召，起兵反武。著名诗人骆宾王为徐敬业幕僚，所作讨武檄文中有“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之句，传诵一时。又称前太子李贤（武则天第二子）未死，奉之为王。起兵之初，应者如云，声势浩大。但由于徐敬业进兵策略失误，很快兵败身死，亲朋好友尽遭灭族之祸，连祖父李勣的坟墓也被武则天下令毁掉。其案更成为武则天清除异己的有力工具，宰相裴炎力劝武则天还政睿宗，被御史指为徐敬业内应，被斩首示众。上表力救裴炎的右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也被武则天派人被斩首于军中。程务挺为边关名将，多次击败突厥，威名极高，被杀后突厥人宴乐相庆，又惜其英雄，为其立祠，每出师前则祷之。另一名将王方翼（高宗李治第一人任皇后王氏堂兄，曾任安西都护，负责修筑碎叶城）也受牵连流放，半途被杀。

(8) 角力：一种徒手相搏技能，即后世所称的相扑、摔跤。据《述异记》记载，在五千多年前的氏族时期，黄帝和蚩尤在涿鹿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激战。蚩尤部落的战士每人头上戴了各式假角，以角抵人，人莫能御。最后，黄帝以过人的勇力和超凡的胆略击杀了蚩尤。但模仿时蚩尤部落将士以头角冲撞作战的蚩尤戏却开始盛行，参与者头戴牛角，互相相抵角力。我国现存宋人所著《角力记》，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角力专著，也是最早的一部体育史论著。

第四章 谋逆大罪

宋璟忽尔重重一拍桌子，喝道：“狄郊勾结突厥默啜可汗，意图谋反朝廷，大逆不道！来人，将他拿下了！”狄郊生性冷静，喜怒不形于色，闻言还是大吃了一惊，不及反应，一旁差役已经一拥而上，给他手足上了戒具，强按到地上跪下。



再

醒来时，辛渐只觉得头痛如裂，脸上一片冰凉，原来自己是俯伏在青砖地面上。欲起身时，才发现手足均被粗索缚住，无法动弹。勉强席坐起来，只见身前身后各站着几名男子，有汉人也有胡人，正各以仇恨的眼光瞪视着他，不过却是不见了李弄玉的人影。

那曾被辛渐夺取兵刃的矮个子突厥人甚是焦躁，来回踱步不止，目光始终不离辛渐半分，忍耐了许久，终于道：“咱们还在等什么？这就将这小子一刀杀了，再去逍遥楼杀了他的同党，好为裴昭先报仇。”辛渐道：“我们没有杀裴昭先，你们要给他报仇，就该去查明真相，找出真凶。”

那矮个子突厥人怒极，上前一脚将辛渐重新踢翻在地，拔出刀比在他胸口，道：“我这就砍下你的首级，去换回裴昭先来。”

辛渐躺在地上，冷笑道：“你这般冲动，只会枉杀无辜。你听谁说是我们杀了裴昭先？叫他来跟我当面对质，我也好死得心服口服。”突厥人道：“当面对质？我这就让你到阴间去和裴昭先对质。”正要用力捅出，忽听得有人叫道：“住手！”只见宫延护着李弄玉自后堂出来。

矮个子突厥人忙上前道：“四娘，咱们还在等什么？这个人杀了，后患无穷。”李弄玉道：“我自有主张。”往堂首坐下，问道：“辛渐，你说，是谁杀了裴昭先？”

辛渐挣扎坐起身来，摇头道：“我们还没有查到。本来以为是一个名叫韦月将的男子所为，可是刚刚又在他家中发现了他的尸首。”李弄玉道：“分明是你们几个指点裴昭躲去韦月将家，这又怎么解释？”

辛渐大是惊奇，问道：“娘子怎么会知道这个？”李弄玉道：“是也不是？”辛渐道：“是。”李弄玉紧盯着辛渐半晌，忽然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转入后堂去了。

片刻后，宫延重新出来，取黑布蒙了辛渐双眼，打个手势，上来两人架了他便往外走去。他手足被绑，无法反抗，只得任凭对方将自己在地上粗暴地拖拽着。出院外，塞上马车，往前驰去。似有另一辆马车

跟在后面，大约是李弄玉本人所乘坐。辛渐问道：“你们要带我去哪里？”旁边一人喝道：“不许出声。”

走了数里，隐隐听到有波涛呼啸声，应该是来到了黄河边上。有人将辛渐拉下车来，往前坑坑洼洼地拖行了数十步才停住，用力将他掼到地上，强迫他面朝黄河跪下。

咆哮的黄河水宛如一个硕大无朋的怪物，正呿舌溅出一层层的黄沫，要将挡在它前面的万物都吞噬下去；又宛若一个绝世舞者，欲竭尽生命中的所有力量来完成最后的绝唱，席卷一切，囊括一切。大浪翻腾，粗野狂放，恣意汪洋。强劲的河风带着湿气扑面而来，辛渐虽然被蒙住眼睛，依然能清晰地感觉到黄河那踊跃飞奔、滚滚不止的力量和气势。万里白云，苍茫浮沉，大河两岸流泄出多少生命的故事！纷飞的战火，高扬的马蹄，胜利者的高歌，失败者的穷途，都在这激流澎湃中呼之欲出。只是古往今来，无数驰骋争雄于两岸的英雄豪杰早已不复存在，唯有这河水一如既往地汹涌向前流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辛渐忍不住心道：“他们要在这里将我杀死，顺手将尸首推入黄河中，这样再也没有人找得到我。”

他虽然并不畏死，只是死得如此冤枉，难免心有不甘，转头叫道：“喂，我们没有杀裴昭先，反而是我们救了他……”忽觉得后颈一片冰凉，有人已经将刀比在了他脖子上。他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没有用了，微微叹了口气，不再言语。

等了好久，却始终感觉不到后颈上有刀砍下来，辛渐正纳闷间，忽听到背后远远有人叫道：“辛渐！那是辛渐么？”分明是王羽仙的声音。辛渐忙道，“喂，你们要杀杀我一个好了，羽仙她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喂！你们听见了吗？”

王羽仙奔近来，伸手取下辛渐眼上黑布，问道：“你说什么？”辛渐四下一望，这才发现李弄玉的那些手下和马车早已经走远，不明究竟，问道：“你有没有受伤？李弄玉有没有欺负你？”王羽仙道：“你说弄玉姊姊么？她人很好，怎么会欺负我？”

辛渐听她称呼李弄玉为“姊姊”，更感疑惑，道：“李弄玉派人将我找来，拿你要挟我们五个为她办事，后来因为裴昭先又要杀我，怎么会突然又走了呢？”王羽仙笑道：“弄玉姊姊是吓唬你的。”自靴筒拔出一柄小巧精致的金刀，割断绑索，扶辛渐起身，道：“她特意跟我说看不惯你软硬不吃，要好好吓唬你一下。”

辛渐百般不解，不及思虑更多，道：“咱们快些回去，不然阿翰该急死了。”

逍遥楼中王翰四人正焦急万状，忽见到辛渐带着王羽仙平安归来，不免又惊诧万分。

王翰道：“你没事吧？李弄玉有没有对你怎么样？”王羽仙奇道：“为什么你们都这么问？弄玉姊姊人很好啊，我还跟她说了想请她帮你们应付淮阳王武延秀的陷害，她也一口答应了。”

众人更是意外，无不诧异地去望着辛渐。辛渐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位四娘对我可是一点也不客气。”当即说了种种遭遇。

王之涣道：“呀，她竟然派人将你绑到黄河边上，预备杀你？”王羽仙道：“弄玉姊姊都说了，她只是要吓唬你。”辛渐苦笑道：“这是吓唬么？我当时可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王之涣道：“羽仙竟然都称呼她为姊姊，这个女人可不好惹。”王羽仙道：“不是啊，我觉得她人很好的。”嘻嘻一笑，重重望了辛渐一眼。

辛渐道：“羽仙，是你告诉李弄玉我们救了裴昭先之事么？”王羽仙道：“嗯，是。我本来想等你们自己告诉她救了裴昭先这件事，结果她特意来问我，我只好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了。”

辛渐这才知道他被打晕绑起来后，李弄玉特意去询问了王羽仙事情经过。

王羽仙尚不知道裴昭先已死一事，问道：“你们都在问裴昭先，是他出了什么事么？”王翰道：“昨晚裴昭先被杀了。”王羽仙一惊，道：“什么？是官府发现了他么？”王翰道：“不是，这件事很复杂，我回头再慢

慢告诉你。饿了吧，我这就去叫人弄点吃的来。”辛渐道：“多叫些酒菜，我可是饿得能够吞下一头牛了。”

忽有伙计在门前叫道：“辛公子，前面大堂有位四娘要找你。”辛渐不由得一愣，道：“她又想做什么？”硬着头皮站起身来，道，“我去看看。”王之涣道：“这李弄玉到底要做什么？辛渐，我陪你去。”

王羽仙忙拉住他，道：“辛渐一个人去就可以了。”王之涣大奇，问道：“为什么？”王羽仙道：“总之你们都别动，让辛渐一个人去。”众人见她笑容甚是奇特神秘，又是好奇又是惊讶。

进来大堂，只见李弄玉一身彩色连衣长裙，窄袖翻领，腰际束带，正是河东最流行的回鹘装扮，俊秀英气，独自坐在墙角一桌，身侧却是不见她那名寸步不离的随从宫廷。

辛渐走近桌旁，问道：“四娘大驾光临，有何指教？”李弄玉道：“坐。”虽还是颐指气使的神态，语气却甚是和善，并无敌意。

辛渐不久前才被手下五花大绑地要砍要杀，见她忽然换了一副和颜悦色，不知道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禁微有迟疑。李弄玉道：“你很怕我么？”辛渐道：“不是。”在她对面坐下，虽不见得如何紧张，却还是心中局促不安。

两名伙计轮流端上来满桌酒菜。李弄玉吩咐摆上两副碗筷，道：“我马上就要离开蒲州，路过这里，想进来吃点东西。你……可愿意陪我坐一坐？”辛渐道：“好。”拿起酒壶，往杯中斟满酒，举起杯来，道，“我敬娘子一杯。”李弄玉道：“好。”端起酒杯一下，与辛渐碰了一饮而尽，颇有豪气。

这酒是醪酒^①，酒面尚飘浮着不少莹白的酒渣，即文人雅士所称的“浮蛆酒脂”，又名“玉浮梁”，酒劲绵软，不着烈字。然则李弄玉几杯下肚，双颊立即红晕开来，露出微醺之态。辛渐正为她斟酒，忽瞥见她面带胭脂，娇艳若花，不禁呆住，酒溢满出杯也浑然不觉。

李弄玉叫道：“喂，酒洒出来啦！”辛渐回过神来，慌忙道：“啊，抱歉……”放下酒壶，心中依旧忐忑不安，眼睛只盯着桌上的酒菜，再也不

敢朝对面望去。

李弄玉端起酒杯，把玩不已，问道：“你为何不问我是什么人？”辛渐也想知道她的来历，便问道：“娘子到底是什么人？”李弄玉道：“日后你自会知道。”辛渐道：“是。”

李弄玉道：“有一件事，我想拜托你……”她之前曾先后对王翰和辛渐下过狠手，语气忽然客气起来，倒教辛渐不自然起来，忙道：“娘子请讲，辛渐力所能及，在所不辞。”

李弄玉道：“你可有听说数日前羽林军在蒲津浮桥上横冲直撞、将一名老妇人挤落河中之事？”辛渐道：“听过。莫非娘子是因为这件事才派人去驿站行刺么？”

李弄玉摇了摇头，道：“行刺之事我事先并不知情，若是知道我绝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武延秀绣花枕头一个，杀了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阿猷和裴昭先差点坏我大事，若不是你们几个凑巧惹上了武延秀……”言下之意，竟是庆幸辛渐等人卷了进来，及时转移了武延秀的视线。她大概也意识到这话当面说出来不妥，又改口道，“你可知道那名老妇人的身份？她就是前宰相裴炎裴相公的夫人，裴昭先是裴相公的从侄。”

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²⁾人氏，出身于著名的“洗马裴”大族，父亲裴大同曾任洛交府折冲都尉⁽³⁾。裴炎少年时入弘文馆⁽⁴⁾求学，他是四品高官之子，又是三十名弘文馆学生之一，身份显赫，能轻而易举地获取官职，然而他却胸怀远大，笃志十年，勤学不倦。后明经及第，历官御史、起居舍人、黄门侍郎等，终于在唐高宗晚年拜相，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备受信任和倚重。高宗李治临终当晚，急召裴炎入，命其辅政。据说高宗特意摒开了皇后武则天及其耳目，命裴炎俯身床前，低语交代了一番话，裴炎流涕下拜。此情此景引来不少猜测，亦成为武则天的一大块心病。唐中宗李显即位后，裴炎以辅政大臣的身份迁中书令⁽⁵⁾。当时门下省有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地点所在，已经成为唐朝制度。裴炎任中书令后，为了自己方便，将政事堂移到中书省，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成例，由此可见其人在朝廷中举足轻重。

然而唐中宗登基伊始，即发生了武则天废帝事件。中宗李显为人庸

碌薄浅，即皇帝位后幼稚地以为自己真的是君临天下的天子，下令提拔岳父韦玄贞为宰相，还打算授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认为不合法统，不肯从命。唐中宗发了怒，吵着说不要说一个侍中官职，他甚至可以将天下让给岳父。这本是年青皇帝无知的气话，裴炎身为宰相，又受先帝遗命辅政，理该婉言劝转，他却立即奔去将中宗原话告知太后武则天。武则天遂以太后身份召集百官到乾元殿，命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缙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废中宗为庐陵王，幽禁于秘密之处，另立武则天第四子豫王李旦为皇帝，是为唐睿宗。

但朝政大权并没有转移到睿宗手中，武则天公然宣称道：“皇帝谅暗不言，吵身且代亲政。”常以太后身份御紫宸殿，圣衷独断，政事皆决于其手，睿宗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又大力提拔武姓侄子、侄孙，史称为“则天朝”。诸武用事，天下人均知道武则天是在为改朝换代做准备，朝廷内外气氛紧张到极点。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为了防患于未然，武则天派左金吾将军丘神绩到巴州杀死废太子李贤，由此开了杀戒。

裴炎则被认为是引发这一切的祸首，也受到时论的激烈指责，他自己也是追悔莫及。不久后，武则天听从侄子武承嗣的主意，要追封先祖，立武氏七庙。裴炎坚决反对，还摆出汉代高祖皇后吕氏的例子来告诫武则天。武则天闻言相当不悦，被迫暂缓修建武氏庙，但仍追尊自己五代祖宗，在并州文水老家立了祠堂。徐敬业公开在扬州起兵反武后，武则天召集重臣询问对策，群臣皆赞成派大军征讨，唯有裴炎道：“皇帝已经年长，太后却不让他亲政，以致奸猾之徒有谋反托辞。如果太后还政于皇帝，这些乱贼则不讨而解。”武则天勃然变色，当即拂袖而去。次日，监察御史崔旰⁽⁶⁾上言道：“裴炎受先帝遗诏顾托，身居宰相高位，大权在握，却是闻乱不讨，偏偏要请太后归政。此必定有异图。”武则天如获至宝，立即下令以谋反罪名逮捕裴炎下狱，由御史大夫蹇味道、侍御史鱼承晔审讯。裴炎是天下公认的社稷元臣，受高宗遗诏辅政，其被捕下狱引起朝廷震动。有人劝他暂且委曲求全，裴炎为人刚烈，不愿折节苟免，道：“宰相下狱，安有全理。”上书力证裴炎不反的大臣前赴后继，武则天对他们道：“裴炎早有反状，不过是你们不知道而已。”大臣胡元范、刘景先道：“如果裴炎是反叛，那我们也是反叛。”武则天

道：“我知道裴炎反，你们不会反。”下令斩裴炎于神都洛阳都亭驿前街，距下狱不过十天。

当时民间有民谣唱道：“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合起来即是“裴炎”二字，有人说这是徐敬业幕僚骆宾王有意传唱的反间之歌，也有人说是武则天手下编造出来陷害裴炎的。无论如何，裴炎之死牵动政治全局，凡是他申辩过的官员也都受到惩处：宰相刘景先贬吉州长史，后被酷吏陷害入狱，自缢而死；凤阁侍郎胡元范流琼州而死；在外防御突厥的单于道安抚大使、右卫大将军程务挺也被诬“与裴炎、徐敬业潜相接应”，于军中处斩。

因绛州闻喜裴氏名著天下，绛州即在蒲州之北，辛渐早隐约猜到裴昭先是闻喜人氏，却想不到他会是前宰相裴炎之侄，尤其被挤落黄河的老妇人竟然裴炎夫人，更是令人惊异。当即问道：“裴夫人和公子不是都被流放在南方么？”李弄玉道：“是，不过裴老夫人染了重病，即将不久于人世，格外思念故乡，所以裴相公的长子裴彦先护着母亲万里迢迢地逃了出来。想不到家乡近在眼前，她却意外遭此不幸。”辛渐一时无语。

李弄玉又道：“眼下麻烦的是，裴昭先并不是我的手下，你久居河东，应该听过他族兄裴佑先的大名。”辛渐道：“当然听过，裴佑先也是一号了不得的人物。”

裴佑先是裴炎之侄，裴炎死后，籍没抄家，无儋石之蓄，家属尽受牵连。裴佑先时年十七岁，官任太仆寺丞，被判流放岭南。临行前，裴佑先上表请见武则天，称要当面向太后问清伯父裴炎的罪名。武则天一时好奇，命人将这个大胆少年押上殿来，道：“你伯父意图谋反，犯了国法，他被杀是罪有应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裴佑先道：“臣其实并不想为我伯父伸冤，只有几句事关太后的话要说。”武则天道：“你倒是说说看。”裴佑先从容道：“太后是先帝的皇后，就该信任重用重臣，保持李唐国号。而今皇帝已经成人，完全可以独立处理朝政，您却遽揽朝政不放，而且疏斥李氏，封崇诸武。我伯父不过是忠于社稷、忠于皇帝，却反而被以谋反的罪名处死，连子孙都不能幸免。太后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寒心。汉代高祖吕后的教训，您一定听过吧？为太后着想，请太后立即归政皇帝，这样武氏家族就不会像吕氏那样遭到灭族的命运，太后

自己也可以高枕无忧。”武则天听后恼怒异常，喝令立即将裴佖先带出殿外处死。裴佖先挣扎着喊道：“太后如果不听臣的话，可就来不及了。”武则天更怒，命武士将裴佖先就地在朝堂杖决，也就是活活打死。并召集群臣前来观刑，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武士选用了最粗最大的棍棒行刑，一般人往往只挨得三、四十下便会疼痛而死。裴佖先伏在地上受刑，数棒之后就已经不能叫喊出声，打到第十棒的时候，人也晕了过去。按照惯例，无论犯人死活都要打满一百杖。然而打到九十八棒的时候，裴佖先又出人意料地清醒了过来。武则天见一百杖未能打死他，只好下令将他流放到南方。不过裴佖先为人甚是倔强，不到一年就从流放地岭南逃走，几年后才被朝廷重新捕获。武则天又再次下令杖决，但裴佖先不知如何又挨过了一百杖未死，被改流放到安西都护府⁽⁷⁾。西域人情淳朴，裴佖先因出身名门，又是前宰相之侄，很受当地胡人尊重，一位突厥部落酋长将爱女阿史那冰嫁给他为妻。冰公主带来了黄金、骏马、牛羊等巨额嫁妆，裴佖先以这些财物为资本做起货殖生意，积累了数千万资财，成为西域巨富不说，还大量招徕豢养门客，专门打探朝廷事务。

李弄玉道：“裴佖先已先行离开蒲州，他暂时还不知道裴昭先惨死的消息。你也听过他的那些事，这个人顽强刚烈，绝不会轻易罢休。所以我希望你能在他惹出麻烦之前，帮我查清楚到底是谁杀了裴昭先。”辛渐道：“是。裴昭先之死我们多少有些关系，娘子不说，我们也会查个清楚。”

李弄玉道：“听说裴昭先临死前用指甲在桌上刻了个‘王’字，是不是？”辛渐心道：“连这点细节她也知道了？是了，她神通广大，自然可以买通当时在场的差役，打听到她想要知道的一切。”当即答道：“是。”

李弄玉道：“我手下和裴佖先的手下都认为跟王翰有关，你也难逃干系。”辛渐道：“娘子已经向羽仙问过事情经过，如果问我，我还是那番话。”

李弄玉道：“那好，我问你句实话，你觉得我手下怀疑你们五个是凶手有没有道理？”辛渐微一思索，答道：“有道理。”

裴昭先之死确实甚是离奇，他们五人自是没有杀死裴昭先，但外人

看来并不是这么回事，尤其是李弄玉这些知道事情经过的人——他们五个加上王羽仙将裴昭先从普救寺忠带出来后即分手，不久后裴昭先即死在狄郊提议的藏身之处韦月将家，且死得悄无声息，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之前王翰怀疑凶手是平老三，狄郊怀疑是韦月将，发现韦月将尸首后又怀疑是胡饼商，其实照第三方看来，他们五人才是最大的疑凶，只有他们知道裴昭先躲在已是空宅的韦家，他们也最有机会在裴昭先毫无防备的前提下杀死他。还有裴昭先在桌上刻下的那个“王”字，更是难以否认的铁证。

李弄玉道：“你倒是个诚实的君子。”幽幽叹了口气，道，“我正有事要借重裴伯先之力，本该任凭他手下将你带去闻喜处置。不过……我信得过你，我相信你们没有杀裴昭先。”辛渐这才她因放过自己也受了不小压力，忙道：“多谢娘子，我们一定会努力查明真相，给娘子和裴郎一个交代。”

李弄玉道：“好。不过可别忘了你答应要帮我寻回失物之物。”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辛渐道：“是。娘子这就要走了么？”李弄玉道：“嗯。”走出几步，似有什么话要说，回过头来，欲言又止，只淡淡道：“再见吧。”

辛渐目送她走出大门，不知为何心中空荡荡地颇感失落。蒋大赶过来道：“那位小娘子还没有付饭钱，她是辛郎的朋友么？”

辛渐不知道该回答“是”还是“不是”，便道：“饭钱算到我头上吧。”转头见李弄玉点的那桌酒菜基本没动，忙道，“麻烦蒋翁叫伙计将这些酒菜送去狄郊房中，再添些酒来。”蒋大道：“是。”

辛渐回来房中，王羽仙笑道：“我早说不会有事吧？”王之涣问道：“李弄玉找你做什么？”辛渐道：“她手下人怀疑是我们杀了裴昭先。”正好伙计送酒菜上来，他这才发觉早饿过劲了，一边举箸胡乱吃着，一边向众人细细说了经过。

李蒙道：“瞧瞧这好事做的，我们怎么又成杀人凶手了？”狄郊道：“她怀疑我们很正常，我们的嫌疑确实比平老三、韦月将、胡饼大得多。”

王羽仙道：“可我已经跟弄玉姊姊说过我们昨晚跟裴郎分手后就回了逍遥楼，半路还遇到过谢制使。”辛渐道：“四娘没有怀疑我们，是她手下人，但她想让我们查出谁是真的凶手。”

王之涣奇道：“你称她‘四娘’？她果真排行老四么？”王羽仙道：“嗯，弄玉姊姊说她本来有三个哥哥，大哥和三哥都被人杀了，只剩下一个痴痴傻傻的二哥。”

众人这才知道李弄玉盛气凌人的外表下有着悲惨的遭遇，一时默然不语。

李蒙道：“这下好了，咱们不光要找什么璇玑图，还得追查杀死裴昭先的凶手，可有得忙了。呀，羽仙，你不是有一幅璇玑图么？就是拿去大狱给傅腊辨认凶手的那幅。”王羽仙道：“是啊，不过我那幅是翰郎送的，弄玉姊姊要找的肯定不是一副普通的璇玑图。”王翰道：“璇玑图都是那样，都是锦缎上织有八百四十字，有什么普通不普通的，除非是织锦本身有什么秘密。”

狄郊忽然问道：“羽仙，你是怎么想到拿璇玑图去给傅腊认字的？”王羽仙道：“是翰郎说傅腊乱画在纸上的那些笔画像璇玑图啊，所以我想试一下也无妨。”王翰道：“我只是看你在把玩那幅璇玑图，临时冒出来的想法。”狄郊道：“尽管只是误打误撞，但傅腊确实画的就是璇玑图。”

王之涣道：“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很有些奇怪，傅腊明明是个彪悍的水手，如何会想到用璇玑图来提示我们呢？”狄郊道：“这正是我要说的，傅腊是个男子，又不识字，怎么能临时想到璇玑图呢？除非他在这之前几天凑巧见过一幅璇玑图。”

辛渐道：“对呀，傅腊是水手，时常在浮桥上巡视，浮桥摇晃不定，最容易失落物品。说不定他跟捡到阿翰玉佩一样，捡到了李弄玉失落的璇玑图。”王羽仙道：“很有可能，弄玉姊姊也说她的璇玑图是来蒲州后丢失的。”

众人交换一下眼色，均不敢相信寻找失物这样天大的难事会骤然变

得这般容易。还是辛渐道：“也许不一定是同一幅璇玑图，不过还是要去大狱问一下傅腊。”正待起身，王翰叫道：“哎，天色不早，大狱该落锁了。你累了一天，还险些被人杀掉，好好休养一下，明日再去问傅腊也不迟。”

辛渐见外面天光已暗，点头道：“也好。”王翰道：“还有，你可别想着去西门救下裴昭先的尸首，这肯定是个陷阱。”

辛渐确实有过要解救裴昭先尸首和首级的念头，好让他入土土为安，可也知道在官兵眼皮底下非但难以成功，而且会给自己和同伴惹来杀身之祸，当即道：“放心，我不会在这个时候莽撞地去冒险。”

众人又聊了一阵，胡乱吃了些酒食，便各自回房洗澡歇息。

到了半夜，李蒙忽然挨个来敲各人房间，大喊出事了。众人闻声出来，见他衣服都顾不上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忙跟他来到房中。自窗口望出去，只见西门方向火光映天，人声嘈杂。

王之涣道：“呀，该不会是失火了吧？”李蒙道：“黄河边上，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失火？这倒是稀奇。”

古代失火非同小可，因为汲水不畅，没有有效的灭火措施，容易引起大面积的蔓延，因而唐律对故意纵火者处罚极重：只要放火，即使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也要处三年徒刑；损失计赃额值满五匹绢⁽⁸⁾，处流二千里；满十匹，绞死；致人死伤，则要按故意杀伤人罪论处，一般是处斩。凡普通百姓也对失火极为紧张，一旦火起，不待官府召集，便主动积极参与救火。果见一些手脚快的百姓提桶端盆，朝西门赶去。

王翰皱眉道：“看情形确实像失火。呀，会不会是有人有意放火引发骚乱，不然怎么会这么巧？”他傍晚时曾特意叮嘱辛渐不可冒险去西门解救裴昭先首级和尸首，转瞬即想到这一点。

狄郊转头一看，失声问道：“辛渐人呢？”王翰不见辛渐，惊道：“呀，这小子，该不会当真去解救裴昭先的尸首了吧？”忙抢进辛渐

房中，床上被子凌乱，却是不见人影。

王翰道：“这个人……唉，早跟他说那是陷阱。我去西门看看，你们都别动。”李蒙道：“你不能去！闹这么大的动静，官府早惊动了，你现在去也救不了辛渐。”狄郊也道：“若是辛渐已经脱险，他自己会回来。若是已被官府擒住，更不必去了，官府很快会派人来将咱们几个都请去。”

王之涣道：“阿翰，不如你带羽仙先走。”王翰摇头道：“我可不会抛下你们独自逃走，羽仙也不会答应。”扭头不见王羽仙，不禁吃了一惊，忙赶去她房中，却如辛渐一般，也是不见踪迹。

几人发觉辛渐和王羽仙同时去向不明，不由德面面相觑。若说辛渐重情重义，不忍见到裴昭先死后尸体还受到荼毒，非要冒险去解救，王羽仙又去了哪里？她虽然一派天真，不谙世事，却也是个极聪慧灵秀的女孩，不但不会跟随辛渐去冒险，还一定会阻止他这么做。

匆忙来到大堂，柜台尚有值守的伙计，问他可有看见辛渐和王羽仙。伙计道：“适才看到辛郎和娘子往后院去了。”

几人忙来到后院，却见辛渐和王羽仙并排坐在槐树下低声嘀咕着什么。王翰这才松了口气，问道：“你们怎么跑来了这里？”王羽仙站起身，拍拍衣裳上的尘土，笑道：“是我睡不着，所以叫辛渐出来聊天。”

王之涣奇道：“你睡不着干吗要找辛渐聊天？阿翰得罪你了么？”王羽仙上前挽住王翰手臂，笑道：“当然不是啦，是因为我要聊的事情只跟辛渐有关。”

王之涣道：“到底什么事？”王羽仙笑而不答。辛渐甚是尴尬，问道：“你们怎么都出来了？”李蒙道：“西门那边出了事，我们还以为是你……”辛渐蓦然有所醒悟，道：“一定是四娘的人要去救裴昭之尸首。不好……”抬脚想赶去查看究竟，却被狄郊一把扯住，道：“你不能去。”辛渐道：“不行，四娘她……”王翰厉声道：“你是要跟我们动手么？老狄，带他回房去。”

王羽仙忙上前牵了辛渐的手，道：“走吧，回房再说。”

回到李蒙房中，却见西门火光更加明亮，大约火势愈发猛烈，人声沸沸扬扬，比适才的动静更大了。

李蒙道：“谢瑶环早已经猜到是我们从普救寺救了裴昭先出来，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乐得装傻不追究这件事。我们若再跟裴昭先扯上干系，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辛渐道：“她是为了袁大哥。”李蒙道：“什么？”辛渐道：“谢瑶环是为了袁华大哥。”

他曾被与袁华一起关押在州狱中，亲眼见到谢瑶环带医师来狱中为袁华诊治咳嗽，傻子也能看出来她情意殷殷，对袁华极是关切。

王之涣道：“可明明是谢瑶环抓回了袁华啊。”辛渐道：“我听袁大哥说过，他父亲虽与谢家是世交，但因为谢瑶环自小被收入宫中，他并未见过。本来他已经离开逍遥楼，后来他听说有制使名叫谢瑶环，就是那位假的谢瑶环，很是吃惊，于是出城去追。但半路刀伤创口迸裂，只能停在路边客栈。结果傍晚时忽然有大批官兵赶来搜捕客栈，他身上有伤，又随身携有兵刃，当即被当作反贼同党抓了起来。他那时才知道领兵的女子就是真的谢瑶环，不过一直隐忍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因为他是朝廷逃犯的身份，而对方却是威风显赫的朝廷制使，不知道该如何相认。直到后来，袁大哥为了让我们脱罪，自顶刺客之名，才不得已表明了身份。”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当初在普救寺谢瑶环明明猜到是他们救了裴昭先，却肯以交人为条件力保他们无事，原来她是想抓住真正的刺客，好助袁华脱罪。如此看来，砍下裴昭先首级、将尸首悬挂在西门示众、引刺客同党出来，也是她的主意，想来她已经成功了。

又过了大半个时辰，西门方向的火才逐渐灭了下去。一名伙计进来禀道：“西门乱得很，有人在那里放火，听说是刺客同党想要趁乱抢走悬吊示众的尸首。”原来王翰早暗中交代伙计去打探了情形。

辛渐忙问道：“救走了么？”伙计口齿甚是伶俐，道：“本来是救走了，但走不多远，又遇到了一队正要进城的大官的队伍，所以刺客同党和尸首都被截住了。那同党是个突厥人，武艺好生了得，一个人对一群人，还打得官兵落花流水，最后官兵用绊索才将他绊倒按住。突厥人还

要挣扎，那大官似乎认得他，上前厉声呵斥了几句，他这才不再反抗，束手就擒。”伙计其实也没有亲眼看见，大多是道听途说，不过与官兵对仗之事在蒲州难得一见，忍不住就绘声绘色地说起书来。

辛渐问道：“来抢尸首的只有一个突厥人？”伙计道：“嗯，是个年青的突厥男子，小的亲眼看见他被五花大绑地押去州司了。”王翰命伙计退下，道：“这该不会是我遇到过的另一名刺客阿献吧？”

李蒙道：“如此，谢瑶环岂不是如愿以偿？裴昭先死了，阿献被捕，两名刺客都落在了她手里。”心中倒也颇为庆幸，如此一来，淮阳王武延秀再要诬陷他们几个是刺客就难上加难了。

辛渐心情则更加复杂：袁华为他们顶罪，他当然是希望袁华无事，可又不希望看到阿献这名真正的刺客落入官府手中，并不全然因为他是李弄玉的手下，还因为敢去行刺武延秀，本身就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胆量，非壮士不能为。而今他被官府捕获，所面临的必是残忍的酷刑和可怕的折磨，到最后也难逃一死。

一时无话，便各自回房睡了。

次日一早，众人吃过早饭，正要赶去河东县衙向傅腊询问璇玑图一事，忽见一名老年男子正在柜台打听些什么。李蒙一眼认出那老者是自己家中的管家廖峰，大是惊讶，上前问道：“廖翁，你怎么来了？”廖峰慌忙见礼，道：“李公患了急病，特意命小人来请公子回去。”李蒙先是一惊，随即笑道：“廖翁，你可不是会撒谎的人，是我爹称病想骗我回去，是也不是？”

廖峰也不多说，回身打了个手势，四名仆从一齐上来，左右各两人将李蒙手臂执住，往外拉住。李蒙道：“放手，我不走！喂，快放手！辛渐，快，快救救我！”

辛渐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廖峰道：“小人奉李公之命带我家公子回去。原因嘛，几位郎君都很清楚，也不必小人多言。王郎，是你的僮仆田睿赶来向李公报信，他本与我们一道来蒲州，但在半道遇到了淮

阳王一行。淮阳王说田睿是刺客从犯，派武士强行将他捉走了。”

王翰微微一惊，即点点头，道：“我知道了。多谢告知。”廖峰道：“小人这就将我家公子带走了，几位郎君多多保重。”行了个礼，带人强押着李蒙出去。外面早备好车马，飞一般地离开，马蹄得得中，犹能听见李蒙的叫声。

王之涣道：“李宫监是怕我们连累他的宝贝儿子啊，这招厉害。”王羽仙道：“其实李宫监这么做也没错，心疼爱子嘛。”

狄郊忽道：“之涣，辛渐，淮阳王最想对付的是我和阿翰，不如你们这就跟李蒙一起回去晋阳，不必再耗在这里。”

王之涣将手中扇子狠狠打在狄郊头上，道：“说的什么话？”扬手又打了一下，道，“这下是替辛渐打的。”辛渐笑道：“打得好。咱们走吧。”

出来正要上马，却见一大队兵士疾奔过来围住几人。领头的队正问道：“你们是王翰、狄郊、辛渐、李蒙、王之涣几个么？”辛渐道：“是，阁下有何见教？”队正道：“咦，怎么只有四个人，又多出了一个女的？”

王羽仙见这些人来意不善，生怕他们派人去追李蒙回来，忙道：“队长要找的就是我们五个。”

队正也没有见过诸人，一时间弄不清情形，便道：“奉御史之命，请五位往州司走一趟，这就请吧。”

王之涣道：“什么御史？是制使吧？”队正道：“不是谢制使，是昨晚新到的宋御史宋相公。”王之涣道：“宋相公？不会是御史中丞宋璟吧？”队正道：“正是宋相公。”

众人大吃一惊，这才知道昨晚伙计所言正要进城的大官就是宋璟。御史中丞是御史台⁽⁹⁾最高长官，为中枢重臣，权柄极重，怎么会突然来到蒲州？莫非是因为淮阳王遇刺案？可为何来的不是武氏亲信，而是以率性刚正著称的宋璟呢？

宋璟，字广平，邢州南和⁽¹⁰⁾人。他是名宦之后，少年时即以博学多才、文学出众知名，十七岁时中进士，少年得志，显赫一时。他既官运亨通，也是著名的能吏，在朝野有“脚阳春”的赞誉，意指宋璟如一缕春风，所到之处似春风煦物，阳光普照，充满生机。其人性情刚直，刑赏无私，深为武则天信用。莫非正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派系，断案公正，才被武则天选中派来蒲州？

队正也不容辛渐等人多问多想，挥手命兵士一拥而上，半推半攘地将五人押到蒲州州廨。

等候在堂前阶下时，远远见到公堂上坐着一名四十岁左右的紫袍官员，面色沉郁，一名身穿赭色囚衣⁽¹¹⁾的男子正跪在堂下受审。堂中差役、侍从、兵士遍布，却是不见刺史明珪和制使谢瑶环。

过了一刻工夫，那官员叫了一声，有兵士上前将那名男子扶了出来，正是袁华。袁华见到辛渐一干人，微微一愣，不及开言，便听见堂内有人叫道：“带王翰、狄郊等人上堂。”

辛渐等人被推进公堂下站定。一名侍从喝道：“这位是御史中丞宋相公，堂下之人还不下跪？”宋璟摆手道：“不必，他们只是证人，暂时还不算是犯人。”问道，“李蒙为何没有来？”

王之涣大奇，问道：“中丞又没有见过我们，如何能一眼就认出李蒙不在其中？”宋璟道：“嗯，你们五个容貌性格各异，不难区分。狄郊，你站出来！”狄郊道：“是。”上前几步，站到堂中。

宋璟忽尔重重一拍桌子，喝道：“狄郊勾结突厥默啜可汗，意图谋反朝廷，大逆不道！来人，将他拿下了！”

狄郊生性冷静，喜怒不形于色，闻言还是大吃了一惊，不及反应，一旁差役已经一拥而上，给他手足上了戒具，强按到地上跪下。

王之涣等人更是莫名其妙。辛渐心道：“宋中丞口口声声说狄郊勾结外敌，莫非是因为袁华为突厥效力的缘故？”

狄郊昂起头来，道：“勾结突厥谋反可是滔天罪名，中丞可有凭

据？”

宋璟见他立刻着急鸣冤，而是问自己有没有证据，反应大异常人，不由得暗暗称奇，道：“凭据当然有。你可有写过一封信给你伯父狄仁杰狄相公？”狄郊道：“有。”宋璟道：“好，你上前来看清楚，可是这封信？”

狄郊起身走上前去，见那信皮上的字正是自己亲笔，却不知道这封家信如何到了御史台手中，应道：“是。不过这只是封家信，中丞如何会得到？”宋璟脸色一沉，问道：“当真只是家信么？”狄郊道：“好吧，这封信是因为淮阳王武延秀诬陷我们五个是刺客，我在信中提请伯父自己多加小心。”

宋璟道：“白纸黑字，还敢狡辩，你自己倒是读读这封信看。”狄郊道：“好。”上前取过信件。他双手被铐住，多有不便，王之涣道：“中丞，不如由我来读。”宋璟点了点头。

王之涣取出信笺展开，刚读了“伯父大人”四个字便呆住了——这确实是一封反信，狄郊声称朝廷腐败，女皇无能，他已经按照狄仁杰的指示跟突厥默啜可汗取得联系，默啜可汗预备近期发兵攻占河东，请狄仁杰速速派人救出庐陵王李显，暗中送到河东，好奉其为帝，与武周抗衡。

宋璟道：“怎么不念出声来？”王之涣将信举到狄郊眼前，结结巴巴地问道：“这是你写的吗？你……你……”

辛渐抢上前来，夺过信笺匆匆看了一遍，道：“这确实是狄郊的笔迹，不过他写不出这样内容的信。请教中丞，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这封信？”宋璟道：“是狄仁杰狄相公亲自交到皇帝陛下手中的。”众人闻言瞠目结舌，惊讶得不能自己。

原来当日有名河东口音的男子来到洛阳狄仁杰府邸，自称蒲州逍遥楼的伙计张五，奉其侄狄郊之命前来送信。狄仁杰不顾患病，亲自召见那名伙计，问起狄郊近况。伙计大致说狄郊等人的困境。狄仁杰安置好伙计，凝思片刻后，拆也没拆即携着信件进宫，郑重其事地呈给了女

皇，武则天反而是第一个看到这封反信的人。狄仁杰前脚刚走，魏王武承嗣就带着大队人马上门“拜访”，若不是迟了一步，还不知道又要闹出什么大事来。

狄郊这才恍然明白，是有人将冒充自己的笔迹另写了一封反信送给狄仁杰，可狄仁杰又是如何知道信的内容于己不利，看也不看就递交给女皇帝？若非如此，不但他们五人死无葬身之地，狄仁杰自己怕也是身首异处，庐陵王多半也难逃此厄。一时间，脊背上冷汗直冒，既为这等毒计心惊，又为伯父竟能事先识破而暗暗庆幸。

狄郊道：“中丞明鉴，这信不是我所写，是有人冒充了我笔迹。当日派去洛阳送信的确实是逍遥楼的伙计，可是他人一直没有回来，怕是已经遭了毒手。”宋璟道：“未必。”命道，“带送信的伙计上来。”

却见一名灰衣男子进堂跪下，正是当日被派去洛阳为狄郊送信的伙计张五。

宋璟道：“张五，你将情形详细说一遍。”张五道：“是。”当即说了被店主蒋大选中去给宰相狄仁杰送信一事。

宋璟道：“可有人半途接近你，将信件调了包？”张五连连摇头道：“绝不可能。这可是给当朝宰相的信，小人哪敢怠慢？信一直在小的怀里，从来不离身的。”

宋璟道：“狄郊，你还有什么话说？”狄郊无言以对，只能摇了摇头。

辛渐踏上前一步，抓住张五胸口，问道：“你为什么要说谎？他们给了你多少钱？”张五道：“小的哪敢说谎？小的说的都是实话。”

宋璟命人将辛渐拉开，道：“本史已经查过了，你们五个形影不离，狄郊勾结突厥造反，余人岂能不知情？来人，将他们都拿下了。”

差役应了一声，取出手铐、镣铐，便要将众人锁上。王翰挺身挡在王羽仙面前，道：“羽仙一直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她才来河东几天，所有事情一概不知。”

宋璟道：“好，小娘子，你到本史这边来。”王羽仙握住王翰手臂，迟疑不肯动。王翰道：“去吧。”王羽仙道：“可是我……”王翰低声道：“宋御史有话想要问你，你照实告诉他，说不定这是我们的机会。去吧。”轻轻将她推开。

谢瑶环快步进来，见辛渐等人均被锁拿住，道：“宋相公真的相信狄郊会勾结突厥可汗反叛么？他们不过是五个游山玩水、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而已。”

宋璟肃色道：“娘子身为圣上特派制使，巡按天下，该知道断案要的真凭实据，如今既有物证，又有人证，就连狄郊自己也无话可辩。除非找到新的证据，不然谋反罪名难以澄清。”谢瑶环道：“这太荒谬了。”

宋璟道：“制使请慎言。来人，先将狄郊他们四个打入死牢，单独关押，不得本史之命，任何人不得探视提审。”又招手叫道，“王家娘子，你跟我来。”

王羽仙眼睁睁地望着王翰等人被押走，无力相救，只得拭了拭眼泪，跟着宋璟来到堂后一间偏厅。宋璟摒退众人，只留下两名心腹侍从。

王羽仙问道：“相公想知道什么？”宋璟摇头道：“本史想知道的都已经知道，我想请娘子见个人。”拍了拍手，屏风后转过一名青衣少年，却是王翰的僮仆田智。

王羽仙道：“啊，你是田睿还是田智？你怎么会在这里？”

田智乍然见到王羽仙，也是惊讶，问道：“娘子何时来了蒲州？是因为得知阿郎出事了么？噢，小的是田智，田睿回了晋阳。”

原来这对孪生兄弟当日见王翰陷于麻烦难以脱身，便私下商议，由田睿回晋阳请李蒙之父李涤拿个主意，田智则去了洛阳找宰相狄仁杰报信。狄仁杰听后不发一言，只命将田智留在府中住下。两天后就有张五自蒲州送信来，称是狄郊亲笔，狄仁杰看也没看就上交给了武则天。武则天看完信后忍不住发笑，因为之前已多次有人上告狄仁杰要谋反，不过这次又加入了与突厥勾结的新花样。狄仁杰正色道：“臣没有谋反，臣

的侄子狄郊也没有谋反的事。不过既然这封信确实是狄郊笔迹，臣愿意自请在家待罪，希望陛下派一位天下人公认的能臣清官去蒲州调查这件事。”凑巧此时洛阳令来俊臣和魏王武承嗣入宫，来俊臣主动请缨，表示愿意去河东调查此案。不过之前狄仁杰被诬下狱时他已经有伪造谢死表(12)的先例，武则天并不同意，素来与来俊臣一个鼻孔出气的武承嗣竟也表示反对。武则天于是选中御史中丞宋璟，既表示重视这起案子，也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令狄仁杰和武承嗣双方都服其公正的人。宋璟临出发前，狄仁杰又将一直软禁在府中的田智和伙计张五交给了他，是以大致情形经过他早已经从田、张二人口中得知。

王羽仙道：“既是如此，相公应该知道这一切都是有人刻意在操纵陷害。”宋璟道：“正如我适才对谢制使所言，断案凭的是证据，如今有狄郊亲笔反信，又有送信的证人指认，狄郊难以脱罪。除非能找到新的证据、证人。”

王羽仙道：“好，请相公放了王翰、辛渐、王之涣他们三个出来，我们好去寻找证据。”宋璟道：“他们三个是反叛同谋，岂能轻易开释？并非本史不近人情，而是此处州廨是蒲州中心所在，众所瞩目，本史不得不如此，小娘子可明白我的意思？”

王羽仙迟疑道：“相公是说有人盯着这里么？”宋璟不答，回头命道：“带王家娘子去大狱，让她探视一次。”侍从躬身应道：“是。”领着王羽仙和田智出来，一路来到大狱。

蒲州大狱跟鹳雀楼、州廨衙门一样历史悠久，均为鲜卑贵族宇文护所建，岁月的积淀给这处坚固的石牢平添了许多诡异阴森。死牢位于大狱西北角，幽密潮湿，石壁缝中甚至长有青苔。被关在这里的犯人都是重囚，披枷带锁，行动困难，基本上单独关押，以防止意外。

路过一间牢房时，王羽仙看见了适才在堂前遇到过的袁华，不由得顿住脚步。袁华也认出了她，举手朝西指了指，示意王翰他们被关在里面。王羽仙点点头，跟着狱卒继续往里走。

下一间关的是一名青年男子，手足间钉了重镣，双手、脖子均被厚厚的长枷套住，双脚也卡紧在脚枷中，无法动弹分毫。他只能埋头坐

着，将沉重的枷板顿在大腿上，好减轻颈部的压力。闻听见脚步声，艰难地扬起头，露出一张突厥男子的棱角分明的脸来。

王羽仙问道：“你是昨晚那位到西门解救裴昭先尸首的郎君么？”突厥男子道：“是我。小娘子是谁？”王羽仙道：“我叫王羽仙。他们为何要将你锁成这样？”

突厥男子不及回答，里面王翰听到王羽仙的声音，叫道：“羽仙？是羽仙吗？”王羽仙道：“是我。”急忙奔近牢房，幸好王翰、辛渐、王之涣、狄郊四人关在一处。

王翰道：“你怎么进来了？”又看见田智跟在后面，极是惊奇。王羽仙等狱卒走远，才隔着栅栏向几人简略说了经过。

王之涣道：“老狄，你伯父真是老谋深算，换做一般人早就着道了，那封信他只要拆开看过，可就是有嘴说不清。他是怎么知道信件已经被调了包的？”

狄郊道：“嗯，武延秀离开蒲州时虽然捉了我们，却只是移交给明刺史审问。明刺史胆小怕事，假谢瑶环虽是意外，但想来武延秀并没有真正指望明刺史能审出什么结果。他早料到我会写信给伯父，提醒也好，求助有好，所以有所准备，暗中派人将信件掉了包。我想伯父从田智口中得知武延秀不派人押送我们进京时已经起了疑心。”

辛渐道：“难怪这些天一直不见武延秀来对付我们，难以原来他早伏有更厉害的后着。他早知道诬陷我们为刺客漏洞百出，难以置我们于死地，更别说扳倒狄相公了。羽仙，这位宋御史是在暗示你去寻找新的证据。”王翰道：“不行，这件事太凶险，我不放心羽仙去做。”王羽仙道：“你们都被关在这里，非得我去做不可。翰郎放心，我自己会多加小心。”

王翰知道难以阻止，只好道：“老狄，你看要怎么办？”狄郊道：“张五是本案关键证人，按律也该被关在狱中，直到结案。这位宋御史刚正严明，断然不会徇私放人。既无法从张五身上着手，难以查清他是被收买，还是在不知觉的情况下被旁人换走了信，现在只能设法找到捉刀写

信之人。那笔迹仿冒得惟妙惟肖，就连我自己也难以分辨，河东县并不大，这等能人应该不是无名之辈，所以武延秀才会知道。”

王羽仙道：“好，我这就去找他。”王翰道：“千万要小心。田智，保护好娘子。”田智道：“是。”

王羽仙恋恋不舍地辞别情郎出来。日正当空，将她瘦削的身形往地上投射出一个小小的应子。她微微感到天气有一些炎热，环顾这座陌生的古城，心头一片茫然，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寻找那仿冒狄郊笔迹的人。

还是田智道：“我们人生地不熟，何不先回逍遥楼，向蒋翁打探一下？”王羽仙道：“好。”走出几步，又道，“不好。张五就是逍遥楼的伙计，却背叛了阿翰他们几个，嗯，这件事还是不要张扬的好。”

田智道：“可狄郎不是说。也有可能是有人在张五不知情的情况下换走了信么？”王羽仙道：“狄郊是怕阿翰难堪才有意那么说。你想想看，调包的人需要先取得狄郊原信，再请仿冒者模仿，这可不是一时半刻所能完成的事，张五一定是参与者。嗯，一定有人在暗中监视逍遥楼的一举一动，咱们不能贸然行事。万一那些坏人抢在咱们面前杀人灭口，那可就糟了。”

田智忽然有所感应，本能地回过头去，当真见到一名黑衣男子正在不远处鬼鬼祟祟地朝这边探望，慌忙道：“娘子，后面当真跟的有人。”王羽仙点点头，道：“咱们先领着他四下逛一逛，反正我还没有好好逛过蒲州。”

两人当真一前一后地在河东县城里闲逛了起来。王羽仙在路边买了一顶竹笠戴上，一是新鲜好玩，二来可以遮住容颜丽色，不那么引人注目。路过一处红楼时，二楼窗边的两名女子大声叫道：“萧郎⁽¹³⁾！”朝田智招手嬉笑。

王羽仙奇道：“你认得她们么？”田智道：“不认得。”王羽仙道：“那她们为何朝你招手？”田智知她不谙世事，只得实话告道：“这二人都是娼妓，任谁经过都会如此的。”王羽仙“啊”了一声，一时凝思不已。走过

一段，回头望去，果见那两名女子又再向别的路人挠姿弄首。

王羽仙道：“我有个主意，也许能打听到我们想知道的人，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做？”田智忙道：“娘子尽管说，只要能救郎君们出来，小的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王羽仙道：“不需要赴汤蹈火，只要你……嗯……”吞吞吐吐地不肯说完。

田智道：“要我做什么？”王羽仙微一迟疑，即回头指了指红楼，道：“要你去那里。”

田智恍然大悟，原来是想让他去青楼嫖妓。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娼妓们每日迎来送往，阅人无数，应该是蒲州消息最灵通的人了，最妙的是，还不会引起旁人怀疑。

王羽仙红了脸，道：“其实我的意思是……”田智道：“好，娘子这个主意极好。”王羽仙道：“嗯，重要的是，你要问得不动声色。”田智道：“小的知道。”

二人随意逛了逛，便回了逍遥楼，闭门不出。到晚上时，田智刻意打扮一番，从侧门溜了出去，见无人跟踪，径直来到白日经过的青楼。刚到门前，即被一名中年妇人扯住笑道：“郎君是第一次来吧？进来，快些进来。郎君贵姓？”田智道：“我姓萧。”顺手取出一小片金叶子，递到中年妇人手中。

这家青楼名叫“宜红院”，是私人经营，娼妓的姿色才艺远远比不上蒲州管辖的官妓⁽¹⁴⁾，生意一直不见好。中年妇人见田智年少，并不如何重视，忽见他出手大方，立即眉开眼笑道：“原来是萧郎。我叫金三娘，郎君叫我阿金⁽¹⁵⁾就可以了。”转头招呼道，“喂，你们几个还不快些过来服侍萧郎。”

当即有几名女子围了过来。田智见这些女子均不过十五、六岁年纪，不但姿色平常，且面黄肌瘦，各有怯色，大约是穷人家的女儿，新被卖入青楼不久。他跟随在王翰身边日久，所见女子大多绝色佳人，不免目光有些挑剔，瞧不上眼前这几名娼妓。尤其是她们这么年轻，能知道他想到打听的事么？

阿金见田智皱眉，忙问道：“怎么，萧郎没有中意的？”田智道：“她们几个都太年轻了，有没有年纪大一些的？嗯，最好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语，眼睛只在阿金身上打转。

阿金却误会了他的意思，心中骂道：“你这个毛头小子才多大，竟然敢打老娘的主意？”表面却笑道，“我们这里倒是新来了一位娘子，不到三十岁，也姓萧，人称萧娘。”

田智道：“是本地人么？噢，我是想要个本地的。”阿金道：“是，是。我知道，外地来的公子们都喜欢找本地的。”田智道：“那好，就请安排房间，我想见一见这位萧娘。”

阿金道：“是，不过这其中有个难处，早先萧娘眼睛四周生了暗疮，一直没有治愈，她爱惜容颜，不想让人看见，所以戴上了面具。”田智道：“那更要见一见了。”

阿金便领着田智进来楼上一间雅室，房间收拾得极是整洁，那阿金更是个精细爱干净之人，见到门框上有手印都要立即掏出手绢来擦干净。

阿金请田智坐下，道：“郎君请稍候。”留下他一个人在房中，摇摇摆摆地出去了。

片刻后，有人送来四盘菜、一瓶酒。又等了一刻，才听见脚步声，阿金领着一名二十余岁的女子进来，笑着介绍道：“萧娘来了。”

那萧娘穿着一身单薄的纱衣长袍，身材婀娜，腰肢若隐若现，分明是个美人胚子，却偏偏脸上戴了个黄色的面具，衬着白皙如玉的肤色，不仅大煞风景，也极见诡异。

阿金一推萧娘，道：“还不快去服侍萧郎。”萧娘道：“是。”声音极是温柔，轻飘飘地走到田智身旁坐下，星眸低垂，香辅微开。

映着烛光，田智这才看清楚她那面具是黄铜制成，打造精巧，与她面形贴合，架在鼻梁之上，遮住上半边脸，只露出一双眼睛。更奇的是她后脑勺下有一道铜箍，自耳后斜伸上去，与面具双耳焊接在一起，如

此，面具牢牢箍嵌在头上，再也难以取下。田智不由得一呆，问道：“娘子这面具是镶死的么？”萧娘道：“是，小妇人容颜已毁，不愿意旁人见到，今生今世也不打算再取下面具。”

田智见她言谈温柔从容，很是喜欢，便朝阿金点了点头：“她很好。”阿金笑道：“好了，今晚可就看萧娘的了。”萧娘道：“是。”扶着田智到床边坐下，伸手解开他衣带，又自行去脱衣服。阿金这才满意一笑，带好门出去。

萧娘却忽然停下手，颓然跌坐在床上。田智道：“娘子不舒服么？”萧娘道：“不是。”

她上半边脸被面具遮住，田智无法得知她面上表情，却清晰地看见她那双眼睛噙满泪水，不由得有些着慌，忙起身道：“娘子若是不愿意，大可自行离去，我绝不会强求。”萧娘慌忙扯住他，道：“不，不，我愿意。”将田智重新拉回床沿，咬咬牙，脱下衣服，便往他嘴上凑来。

田智尚不知该如何是好，萧娘道：“萧郎请张开嘴。”田智依言张开，萧娘伸出自己舌头，轻轻放入他嘴里。二人的舌头瞬间胶结在一起，相互抽递迎送。她面上的铜面值间或碰上田智脸庞，一点冰凉，倒也是别样风情。

田智初尝旖旎销魂滋味，只觉得唇干舌燥，全身发烫，有如烈火燃烧，忍不住脱下衣服，扶住萧娘肩头，将她压翻在床上。正行事时，萧娘忽惊叫呼痛。田智忙道：“抱歉，我太用力了。”萧娘道：“不是萧郎的错，是小妇人……那个地方……私处……有伤。”

田智闻言，强忍欲火爬了起来，呆望了一会儿她裸露的胴体，这才扭过头去，慢慢穿好衣服。

萧娘半坐起来，问道：“郎君是嫌我不济事么？”田智道：“不是，是我不好。”起身捡起纱衣为她披上，问道：“娘子是本地人么？”萧娘道：“其实也不算是，我本是京兆武功人，我夫君是洺州武安⁽¹⁶⁾人，不过来蒲州居住倒是有好几年了。”

田智奇道：“娘子既有丈夫，如何来了青楼这种地方？”萧娘忽然悲

泣起来，她犹本能地举手去擦拭眼泪，触到铜面具才会意过来，显是对戴上面具尚未习惯。

田智心道：“哎哟，我可是触及了她的伤心之处了！看起来她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子，想来丈夫已死，无以谋生，才不得已来了青楼这种地方卖身。她戴上面具，一是要遮住暗疮，二来也是出于羞耻之心，怕熟人认出。”

只是他另有要事，没有心思去探究这个神秘的面具女子，便道：“娘子可知道本地有什么字写得好的？我上次在洛阳见过一人，他能够模仿当今圣上的飞白书⁽¹⁷⁾，别无二样，简直神了。”

萧娘道：“嗯，我听我夫君提过，蒲州书法大家非张道子莫属，他是当今石泉县公王綝⁽¹⁸⁾的内弟。我夫君就是仰慕他书法出众，才不辞辛苦，去张家做教书先生。”

田智道：“张道子可擅长仿人笔迹？”萧娘道：“张氏是蒲州大族，张道子又是书法名家，如何屑于做这种事？萧郎问这个做什么？”田智道：“不过是随意问问。”站起身来，道，“娘子身上既不方便，我先走了，改日再来拜访。”

萧娘扯住他衣袖，道：“萧郎别走。”田智道：“娘子还有事么？”萧娘忽“呜呜”哭了起来，道：“萧郎是个好人，求萧郎救救小妇人，救救我。”田智道：“娘子是想要我为你赎身么？这我可办不到，抱歉了。”抬走要走。萧娘滚下床来，死抱住田智大腿不放，悲戚地哭道：“我本是良家女子，被丈夫狠心卖来这里，又被迫戴上这个劳什子面具，再也不得见天日……”

田智道：“娘子不是自愿戴上这面具的么？”萧娘道：“不是。萧郎，求你帮我带个信……”

只听见“砰”地一声，两名男子踢门闯了进来，上前将萧娘架起来拖了出去。萧娘哭叫道：“萧……”“郎”字尚未出口，嘴已被人用麻布堵住，再也叫喊不出来。阿金叫道：“哎哟，慢点，别让她踢到墙，弄脏了墙面。”

田智正惊疑间，阿金进来笑道：“萧郎新被她丈夫卖来这里，今日是第一次接客，有些小情绪，萧郎莫怪。”田智道：“原来如此。那我就告辞了。”阿金上前挽住他手臂，道：“长夜才刚刚开始，干嘛着急走啊。萧郎应该不姓萧吧？”田智道：“萧娘应该也不姓萧吧？”

阿金笑道：“瞧，大家各有自己的小秘密。萧郎，你今日来到我这宜红院，到底想要做什么？”田智笑道：“金娘问得有趣，这里是青楼，我来还能做什么？”

阿金道：“你打听张道子做什么？张家可是蒲州有名的豪族大家。”田智这才知道她在暗中监视房中谈话，心中暗生警惕，道：“不瞒金娘，我今日才是第一次听说张道子的名字。我得走了。”

阿金道：“哎，话不说清楚不能走。你是不是想打张家那本王羲之真迹的主意？来我们宜红院打听这事儿的人可是不少。”田智道：“啊，金娘误会了。”见阿金一副不信的样子，便道，“那好，我实话实说，不瞒金娘，我家阿郎在蒲州有个朋友，他有一柄绝世宝剑，可任谁也不给看，给多少钱也不卖，可我家主人十分想得到那柄剑，所以想找一个能人，冒充剑主的母亲写一封信给他……”

阿金道：“啊，我明白了。你小子，怎么不明说……”田智“噓”了一声，道：“剑的主人可不好惹，我刚来这里，哪敢公然四处打听？”

阿金笑道：“我告诉你吧，张道子是个古怪傲慢的老汉，住在城外雷首山的庄园里，闭门谢客已经多年，你请不动他的。我倒是能给你找一个人，不过……”田智忙取出两片金叶子递过去，道：“这事可全仰仗金娘了。”

阿金喜不自胜，将金叶子举到唇边吻了一下，道：“城西门北边有个黄瘸子，萧郎去找他试试。”

田智道：“这黄瘸子是什么人？”阿金道：“原先也是出身富户人家的公子，又嫖又赌的把家产败光了。他读过书，会写字，看见门前‘宜红院’的牌匾了么？那就是他写的。你如果想弄封假信骗到宝剑，非找他不可。”

田智道：“难道这蒲州城中再没有其他人了么？”阿金道：“会写字的人不少，可仿人笔迹仿得旁人看不出来的，只有黄瘸子一个。”

田智大喜过望，道：“多谢。”又想起适才那萧娘甚是可怜，问道：“萧娘当真没有古怪？”阿金道：“萧郎也听到她自己说了，她是被她丈夫卖来这里，我手里有她丈夫亲笔契约为凭，那面具也是她丈夫给她戴上的，来的时候就有。我还觉得可惜了，明明是个美人，偏偏戴了这么个鬼怪东西。”

田智遂无话可说，告辞出来，匆忙赶回道遥楼。远远见到楼前高高挑起的气死风灯，心头一喜，正要加快脚步，忽然旁侧闪出一名醉汉，一头撞了过来。田智甚是机灵，微一侧身，那醉汉即摔倒在地。田智想不到对方醉得如此厉害，“哎哟”一声，慌忙俯身去扶。忽然眼前一黑，醉汉不知从哪里取出一条布袋，套在了他头上。田智惊道：“你要做什么？”面前那醉汉已经敏捷地站起来，抽紧布袋，将田智抱起来扛在肩上就跑。

田智心道：“坏了，肯定是白日跟踪我和羽仙娘子的坏人的同党。”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呼救。扛着他的大汉怒骂道：“你奶奶的，喊什么喊？你主人被关在牢里，有人来救你么？”田智趁机拧住他耳朵，想迫他松手。大汉吃痛之下更怒，使劲将他摔在地上。田智屁股重重顿在地上，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要被颠了出来，身子如散架一般，双腿发麻，难过之极。大汉见他再也叫不出来，这才重新将他扛起，继续朝前走。

走了一刻工夫，来到一处院子前，大汉喊了一声，有人来开了门，问道：“怎么捉他回来了？”大汉道：“他溜出道遥楼时我没有看见，不抓回来问清楚怎么行？”扛着田智进到房中，将他放在一张椅子中，取绳索将他连人带椅牢牢缚住，也不取下布袋，只问道：“你晚上溜去了哪里？”

田智又是惊惶又是害怕，故做镇定道：“什么去了哪里？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绑我？”

大汉也不跟他废话，让同伴打开满满一铜盆水，摆放在桌上，将田智连人带椅提起，脑袋按入铜盘中。那水是新打上来的井水，田智只觉

得面上一凉，随即呼吸为之窒息，胸口如被大石憋住，用力挣扎，水渐得满桌都是。

等了一会儿，田智挣扎渐弱，神智渐失，大汉才将他松开。他剧烈地咳嗽，大口吐水，头上的布袋因浸水紧贴在脸上，呼吸依旧艰难。

大汉喝道：“说还是不说？”见田智不答，又要将他提起再次浸入水中，忽听到门外有人叫道：“田智是在里面么？”大汉惊奇地望了望同伴，伸手就去取兵刃。同伴道：“你傻啊，他敢公然在门口叫板，你想能是什么人？”大汉道：“那干脆杀了这小子再说。”门外那人笑道：“杀了人你就走不了了。”

大汉道：“你奶奶的……”同伴道：“他只想要这小子活着，走，咱们从后门走。”大汉道：“咱们怕他做什么？”同伴道：“你想坏大事么？”不由分说地将大汉拖入后堂。

田智张大嘴，费劲地吸着气，忽觉面上一松，有人揭下了那条湿漉漉的布袋。大口喘了几下，这才看清来人，惊讶地问道：“你……你不是宋相公的侍从么？”那人拔刀割断绑索，道：“是，我叫杨功，奉宋相公之命来救你。”

田智听说堂堂御史中丞竟然派人来救自己，极感受宠若惊，问道：“宋相公也知道我被坏人捉了？”杨功道：“相公暂时还不知道。他命我暗中保护你和王家娘子，走吧，我送你回逍遥楼。”

杨功一直将田智送进逍遥楼中，才赶回州廨去向御史中丞宋璟禀报。田智忙将今晚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知王羽仙，只略过萧娘一节不提，一是因为她不过是个毫不相干的人，二来他本人与萧娘有过亲热之举，现今回想起来犹面红耳赤，因而只说是向那宜红院主人阿金打听到了要找的人。

王羽仙道：“这些坏人虽然暂时还不知道你去了宜红院，不过他们也许会猜到我们在找假冒信件的人，因为这个人眼下是能证明狄郊清白无罪的关键，说不定他们要杀人灭口。走，我们这就去找黄瘸子。”

田智慌忙抢在王羽仙面前跪下，恳求道：“娘子也看见了，这些人胆大包天，敢将我当街绑走，若不是宋御史暗中派了人，怕是小的已经见不到娘子。现在已是半夜，娘子出去找黄瘸子太过冒险，万一有个闪失，小的如何向阿郎交代？求娘子明日再去，明日一早，小的就陪娘子去找黄瘸子。”

王羽仙道：“可是……”忽有伙计来拍门道，“楼前有人请娘子出去。”田智抢过去拉开门，问道：“是什么人？”伙计道：“不认识，是个陌生男子。”王羽仙道：“好，我这就出去。”

出来一看，楼前站着一名二十余岁的年青男子，腰悬长剑。王羽仙道：“我就是王羽仙，郎君是找我么？”那男子点点头，道：“在下是谢制使的侍卫蒙疆，娘子请跟我来。”田智慌忙上前拦住，道：“娘子可不能跟他走。”

蒙疆问道：“你是谁？”王羽仙道：“他是王翰的僮仆。”蒙疆道：“那好，你也跟我来。”田智还待阻止，见王羽仙，只得也跟了上去。

走过街口，往东拐入一条小巷子。田智见越走越黑，不免疑心大起，叫道：“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忽听见王翰的声音道：“我们在这里。”

王羽仙大喜，急奔过去，果见王翰、狄郊四人躲在墙角中，问道：“你们……你们是逃出来的么？”王翰道：“是蒙疆和青鸾偷了谢制使的制书，暗中放了我们。狄郊还不愿意出来，是我怕你一个人查案遇到危险，坚持要走。”蒙疆道：“好了，你们自己去追查真相吧。我得回去了，青鸾还在等着我。”

他这一回去必然要被捕下狱，说不定还会面临酷刑拷打，被逼问狄郊等人下落，他却极是坦然，丝毫没有放在心上。众人很是感激。辛渐道：“大恩不敢言谢，蒙侍卫冒险相助，我等铭记于心。”蒙疆道：“狄公子救过我性命，我不过是报恩而已。况且想救你们的未必只有我一个，大伙儿对真相心知肚明。适才出府衙时正遇见宋御史的侍从杨功，他不是也佯作不识么？”

狄郊道：“治病救人是医师该尽的本分。蒙侍卫的牺牲则要大得多。我是死囚，你私下放我出来，罪名极大，按律当绞。”蒙疆笑道：“公子还忘了一条，盗窃制书也是大罪，按律要判二年徒刑。不过公子不必担心，我是隶属军府的武官，谢制使和宋御史在外无权杀我，顶多只会将我押回洛阳交回内府军中处置。只要各位在这之前找到真相，我还是有机会活命的。”

狄郊道：“无论如何，多谢了。请转告谢制使和宋御史，等我们查明真相，自会回去投案自首。”蒙疆道：“好。各位多保重，河东县城并不大，官兵很快就会追捕到你们，你们顶多只有一到两天的时间。”狄郊道：“是，多谢。”蒙疆朝众人拱了拱手，沿原路返回。

王羽仙极是欣喜，道：“太好了，有你们几个在，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我们这就一起去找黄瘸子吧。”一路往西门而来，半路说了田智今晚的经历。

王之涣笑道：“田智，你这说的是钟会骗取荀勗宝剑⁽¹⁹⁾的故事么？上次咱们在洛阳一次酒宴上，还专门说过这故事。”田智道：“是啊，小的就是当时听了觉得好玩记在心上的，想不到今晚竟然用上了。”众人闻言，无不莞尔而笑。

即近西门时，即闻到了一股强烈的焦糊味道。王之涣道：“是失火了么？”辛渐道：“应该是昨晚阿猷想救裴昭先有意放火引发的大火。”

目力所及，能看到有多处烧焦的民居，越往前走，烧毁得越厉害，紧挨城墙的一排房子已是残垣断壁，不知道哪里隐隐有男子叹息与女子哭声传出。路边的断墙处坐着一名老妇人和一名小女孩，相依相偎地靠在壁上。老妇人睡得很熟，额头上每一划皱纹都是沧桑人世的痕迹，写满了生活的艰辛和无奈。那小女孩却尚未入睡，正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路过的陌生人。

辛渐上前问道：“你们原本是住在这里么？”小女孩点点头。辛渐回头望了一下王翰，王翰点点头。辛渐道：“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道：“练儿。”辛渐道：“这位是你奶奶么？你叫醒她。”练儿便推了推老妇人，道：“奶奶！”

那老妇人惊醒过来，见眼前站着几名陌生人，不由得有些害怕，问道：“你们想做什么？”辛渐道：“太夫人别怕。你先起来，带着孙女暂时去客栈安顿。”老妇人摇头道：“老身没钱的，家里一切都烧掉了。”

王翰命道：“田智，你带太夫人和练儿先回逍遥楼去。”田智道：“是。”又迟疑道，“小的送太夫人回去，万一被人瞧见，会不会反而连累她？”

王翰点点头，道：“有理。”他身上物件早在下狱时尽数被官府搜走，一摸腰间空空如也。王羽仙便取下手腕上的金钏，递到老妇人手里，道：“太夫人拿着这个去逍遥楼，蒋翁自会招待。”老妇人这才会意遇到了好心人，忙连声道谢。

王之涣顺势打听道：“太夫人可知道附近住有一个黄瘸子？”老妇人道：“当然知道，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喏，就在那里。郎君要找他么？不幸的很，昨晚失火，他人没能逃出来，烧死了。”

众人闻言大吃一惊，田智难以相信，追问道：“烧死了？黄瘸子真的烧死了。”老妇人道：“真的烧死了。唉，天意啊，他最近突然发了笔横财，有钱买酒，每天晚上都要喝得醉醺醺的，谁知道……”

众人不由得悻悻然，谁也料不到好不容易找来的线索被一场大火给掐断了，而这大火还多少跟他们有些关系——若不是他们费尽心思将裴昭先从普救寺中救出来，他也许不会横死在空宅中，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事件。难怪在狱中时有狱卒说什么“被烧”的，这些狱卒都是本地人，多半有人在昨晚大火中损失了家产，所以才深恨那突厥人阿献，不断进进出出其牢房，对其“优待照顾”。时下制使和御史均在蒲州，他们不敢动用私刑拷打，却故意将各种戒具全副武装在阿献身上，令他动弹不了分毫，就连解手都要靠狱卒格外施恩。又不给他饭吃、不给水喝，无疑是变着法子虐待折磨他，即使不能在狱中整死他，也要让他痛不欲生，吃尽苦头。无怪乎昔日汉代名将周勃⁽²⁰⁾也叹道：“我曾经统率百万大军，自以为位极人臣，尊贵无比，哪里知道一个小小的狱吏竟然也如此尊贵！”

忽远远见到一队官兵正游弋而来，几人慌忙遣走练儿祖孙，藏入一

处断壁中。所幸官兵只是例行巡视，更留意不到烧坏的废屋中还有人藏身。

王之涣深深叹息，道：“最关键的证人莫名其妙烧死了，这可怎么办？再也没有人能证明老狄清白了。”辛渐道：“也许还有一个人。如果仿冒书信的人真的是黄瘸子，淮阳王武延秀他们只是路过蒲州，断然不会知道这么这个人，更不会知道他有仿人笔迹的本事，一定是有人向武延秀举荐了他。”狄郊道：“河东驿站驿长宗大亮。”

辛渐道：“我猜也是他。不过因为他将裴昭先藏在普救寺中，被谢瑶环下令逮捕，正关押在河东县狱中。以我们目前的处境，只有羽仙方便去求见窦县令。”王羽仙道：“好，我这就去。”

虽然夜色已深，然而此事实在太过重大，万一有人抢在前面将宗大亮杀死灭口，那可就万事休矣，众人也不迟疑，径直往河东县衙赶来。及近县廨，王翰等人躲在墙角暗处，王羽仙与田智往大门而来。刚登上台阶，紧闭的大门便打开了，领先跨出门槛之人正是御史中丞宋璟的侍从杨功。

田智惊道：“杨侍从，怎么是你？”杨功乍然见到田智，也颇为吃惊，道：“怎么是你？”他在州廨也见过王羽仙，问道：“小娘子可有见过王翰、狄郊四人？他们适才从州狱逃走了。”

王羽仙不及回答，田智知道她一派天真，不善撒谎，忙道：“没有见过。”杨功点点头，道：“那好，我先走了。”挥了挥手，只听见镣铐声响，他身后兵士押着两名犯人出来。

王羽仙惊道：“他们……他们不是河东驿站驿长宗大亮和那个平……平老三么？”杨功道：“原来小娘子也认得他们。”王羽仙点点头，问道：“杨侍从要带他们去哪里？”杨功道：“奉中丞之命带这二人去州司审问。”

王羽仙问道：“宋相公也想到宗大亮牵连其中了？”杨功道：“什么？噢，这还多亏了田智。他被人绑走关押的那处宅子，就在驿站旁边，是宗大亮的一处私宅。”王羽仙道：“原来如此。”她知道宗大亮一旦被带入

州廨，再要见上一面就更加困难，一时迟疑该不该就在这里质问他，可又觉得场合实在不合适，心里矛盾，忍不住回头朝王翰等人藏身的地方望去。

杨功道：“小娘子深夜来到县衙，有事么？”王羽仙道：“我们想……”田智忙插口道：“没事，没事，就是路过。杨侍从公务在身，请吧。”杨功道：“好，告辞。”领人押了宗大亮和平老三走了，二人始终低着头，不曾看旁人一眼。

田智见门边差役正狐疑地审视自己，忙拉着王羽仙步下台阶，走出数步，才听见背后“扎扎”作响，县衙大门又合上了。

王羽仙疾奔回王翰身边，说了宗大亮、平老三被带走是因为田智今晚被绑的缘故。王之涣道：“这说不通啊，绑架田智的肯定是武延秀的人，所以杨功前去营救时才不敢跟他们动手，只在门前出言恐吓。如此，宗大亮肯定是跟武延秀一伙儿，他为什么又要救了裴昭先藏在普救寺中呢？若是出于武延秀的授意，藏人在他私宅中岂不是更好？”

众人也想不出究竟，只是目下所有线索要么断了，要么被御史中丞宋璟抓在手中，他们无迹可查，已是一筹莫展的境地。王翰道：“先找个地方安身再说。羽仙，你不用跟着我们东躲西藏，你和田智大大方方地回逍遥楼去。”王羽仙道：“我不。”王翰无奈，问道：“你们可有想到藏身之处？”

王之涣道：“不如去城东韦月将家。那里刚刚抬出了两具尸首，是名副其实的凶宅，估计很长时间内没有人再敢接近。”辛渐道：“主意是不错，可从我们眼下在城西，往城东去太远，虽说蒲州不似京师那般夜禁森严，但一路难免会遇上打更巡夜的，万一……”王翰一听“凶宅”二字就大起反感，忙道：“辛渐说得对，我们不能冒险去那里。”

田智道：“小的倒有个主意，郎君们觉得宗大亮那处私宅怎么样？绑小人的那两人已经逃走，谅来一时半刻不敢再回来。”辛渐道：“不错！如果遇上那两人，咱们可以趁机将他们拿下，如果遇不上，也有个藏身之处。”王翰虽然觉得冒险，可也没有别的去处，只得同意。

田智在前面带路，他被带去时头上罩了布袋，跟随杨功离开时也是慌乱有加，根本记不清楚准确位置，只得摸索着往驿站方向而来。王之涣道：“这不是回逍遥楼的路么？那里怕是有官兵。”田智慌忙道：“错了，错了。”

王翰道：“田智，你到底记不记得路。”田智道：“记得。不过天这么黑，总要找上一找。”领着众人拐进一道黑乎乎的小巷子，走不多远只觉得脚下踩着一个软软的东西，当即朝前绊倒，“呀”地一声惊叫，道：“人……这里躺着个人。”

辛渐忙打燃火折，上前一照，见那人仰面躺着，血流满面，不过胸口起伏不定，尚有呼吸，道：“他没死，只是被打晕了过去。”依稀觉得那人面熟，将火折伸得近些，奇道：“这不是鹳雀楼前那算命道士车三么？”只听见那人呻吟了一声，应道：“是我。”

辛渐忙扶他坐起来，问道：“车先生如何会躺在这里？”车三道：“贫道在赌坊输了钱还不起，就被他们毒打了一顿，扔在这里。”

众人听了又好气又好笑。狄郊上前检视一番，皱眉道：“这些人下手可不轻，先生的肋骨断了，怕是得尽快诊治才行。”车三道：“不碍事不碍事，贱命一条，早就习惯了。”挣扎着站起来。

辛渐道：“不如我们先送先生回去。这位狄公子通晓医术，或可能为先生接骨医治。”车三迟疑道：“好是好，不过贫道可付不起诊金。”王之涣忙道：“不用诊金，你让我们在你家里呆一晚上就可以了。”

车三狐疑道：“你们……你们正被官府追捕么？”辛渐不愿意谎言欺骗，道：“是。先生若是怕受连累，我们送先生到家就会立即离开。”车三摇头道：“从来只有贫道连累他人的。快，快些扶我回去，哎哟，痛死了。”

王翰却是不愿意跟这邋遢道士亲近，道：“田智，你先将那处房子位置告诉我，和老狄一道送先生回去后，再来找我们。”田智为难地道：“这个……回禀阿郎，小的怕是真记不清了。”王羽仙道：“难得先生不怕受到牵连，不如大伙儿一道送先生回家，也好有个照应。”她既这么

说，王翰再不情愿也只得照办。

当下来到车三的住处。狄郊和辛渐扶了他进房躺下，自去打水清洗伤口，预备接骨。

房子小而简陋，只有三间屋子，中间堂屋，左边厨房，右边卧室。堂屋中椅子都没有一把，只有一张方桌，四条板凳。王翰等人只得围着桌子坐下，困倦之极时，竟也伏在桌子睡着了。

一直到次日上午，王之涣才最先醒来，见王翰、王羽仙、田智三人依旧伏案熟睡，不忍惊醒，便蹑手蹑脚地进来房中，却见车三平躺在床上，辛渐和狄郊倚在床沿，竟也睡着了。

卧房中也是一贫如洗，只有一张木床，连柜子都没有一个，倒是窗边有一张书桌，上面摆有笔墨纸砚等文房之物。王之涣走过去一看，案头几张纸上写着一篇《道德经》，一手隶书颇有飘逸之姿，虽非十分出众，但对一名算命道士而言，也可谓难得了。

辛渐已然起身，叫了狄郊、王之涣一齐出来，拍醒王翰，道：“现下所有线索都已经断了，老狄昨晚跟我说，他想回去州廨，将宗大亮、黄癸子的事主动告知宋御史。我也仔细想过，不如我和老狄一道回去自首，你们留下来，万一有事，也好有个照应。”王之涣道：“说好要共同进退，要去一起去。”辛渐道：“不行，我们四个如果都回去，就剩羽仙一个人在外面，她的处境又危险了。”

狄郊道：“之涣，你还是留下来跟阿翰一起照顾羽仙。官府要抓的人主要是我，我回去了，他们就不会那么着急追捕。你们人在外面，万一有新线索，也好追查到底。”当此境地，众人也别无选择，王翰只能同意。

辛渐和狄郊从车三家出来，原路穿过昨夜经过的小巷，刚拐上大街，就见到河东县令窦怀贞正与一名白发老者边走边谈，神色甚是急切。辛渐叫道：“窦明府！”窦怀贞一愣，问道：“你是谁？”

辛渐猜想对方已经知道自己沦为通缉要犯，假装不认识不过是有意放纵己方逃走，当即道：“我是辛渐，他是狄郊，我们正要去蒲州州廨投

案。”

窦怀贞道：“噢，那你们自己去吧，本县还有要事，恕不奉陪。”竟也不命随从差役捉拿二人，与那老者自去了。

辛渐只得与狄郊自行往州司而来，到了衙门前，也没有遇到任何搜捕的官兵，不免有些出人意料。窦怀贞一行一直走在二人前面。狄郊道：“他们是不是也要去州廨？”果见那一行人进了蒲州州司。辛渐道：“奇怪了……”

正巧谢瑶环从衙门出来，远远见到辛渐、狄郊，忙叫道：“逃犯在那里。”门前数名兵士“哗啦”一声拔出兵刃，朝二人围上来。辛渐道：“谢制使不必着急，我二人本来就是来投案的。”蒙疆、青鸾二人抢上前来，又是意外又是不解。

谢瑶环喝道：“将他二人绑了。”兵士取走绳索，一拥而上，辛渐、狄郊也不反抗，反手就缚。

辛渐见蒙疆无事，倒也欣慰，又见他身上背有行囊，有车马正停在衙门前，问道：“谢制使是要走了么？”谢瑶环道：“我奉诏立即回京。”扭转了头，道，“狄郊，你可千万别再逃了，不然会害死许多人。”狄郊道：“狄郊愚钝，请制使明示。”

谢瑶环道：“神都有消息传来，圣上已经将派人将庐陵王自房州押回京师。”狄郊大吃一惊，道：“皇帝又要杀自己的亲生儿子么？”谢瑶环道：“哼，你该知道，这跟你那封反信有很大干系。”

狄郊道：“制使自己也说过不相信我会勾结突厥可汗反叛，那封反信是旁人伪造的。”谢瑶环道：“我是知道，很多人都知道，可想要庐陵王死的人会假装不知道。”狄郊闻言，一时战栗惊惧，不能自己。

自武则天登基后，全仗高压手段维持宝鼎神器，人心思唐，然则最具威望的前太子李贤已经被杀，两个儿子也被武则天下令活活鞭死，是以人们将全部的希望全放在了庐陵王李显身上。昔日宰相裴炎因告密导致李显被废帝位，尽管其人也不赞成武则天称帝最终获罪被杀，但至今仍遭时论非议。狄郊心道：“是我害了庐陵王，我成了千古的大罪人，

我……”额头汗水涔涔而下，悔之莫及。

谢瑶环道：“不过，庐陵王并没有下狱，圣上只说他病重，要将他接回洛阳治病，如今软禁在宫中。庐陵王的生死，可见全看你这件案子的结果了。”挥手命道，“将他们两个押进去交给宋御史。”重重看了蒙疆一眼，道，“可得锁好了，别再让人救走。”

蒙疆道：“娘子……”谢瑶环道：“你还敢多话？回去神都奏明圣上再好好治你的罪。”蒙疆被她一喝，便默默低下头，不再言语。

兵士将辛渐、狄郊二人押到公堂外，等了许久，才有人来传令，命将犯人带去后衙书房中。御史中丞宋璟正站在桌案前凝思，丝毫没有留意到有人进来。侍从杨功从旁提醒道：“相公，狄郊、辛渐二人带到了。”

宋璟“噢”了一声，抬起头来，命人松了绑缚，招手叫道：“你们二位请过来。”二人依言走过去，见桌案上正摊放着那封反信。宋璟命杨功将信件取走，摆上一张白纸，道：“狄公子，请你在纸上写下你和几位同伴的名字。”

狄郊料想是要辨认笔迹，依言在纸上写下自己和辛渐、王翰等五人的名字。杨功又将反信摆在一旁比照。宋璟本人也工于翰墨，俯身看了几遍，摇头道：“在本史看来，字迹可是一模一样，看不出任何分别来。来人，请张道子先生出来。”

只听见脚步声响，屏风后转出一人，正是适才辛、狄二人在路上遇见过的与河东县令窦怀贞在一起的老者。狄郊心道：“原来他就是张道子。”

张道子甚是沉穆，只朝宋璟略微点头，径直走道桌案前，两下一看即道：“虽然笔迹确实很像，难辩真假，然则正如老夫适才对相公所言，写这封信的人是左手持笔，写这张姓名的人却是右手执笔。”

狄郊大奇，问道：“这张姓名是我所写，请教先生，如何能分辨出书写人是左手还是右手？”张道子道：“咦，你年纪轻轻，字写得还不错。你细看‘王翰’的‘王’字，有何出奇之处？”狄郊心道：“这是我亲笔所写，

能有何出奇之处？”摇头道，“狄郊愚钝，看不出来。”

张道子又指着反信道：“那么这‘庐陵王’的‘王’字呢？”狄郊仔细看了看，道：“嗯，似乎没什么分别。”张道子道：“你仔细看最末一划。”

狄郊凑得近些，见那一横甚是流畅，并无奇特之处，只在最后一点时极细微的毫笔丝往左挑回，这才恍然大悟——平常人也就是右手执笔的人写信，均是纸张在左，毫笔在右，“王”字最后一横是收劲所在，应该是个重重的顿点，再抬起毫笔；而左手执笔的人是纸张在右，毫笔在左，到最后一横时非但无法像右手使笔者那般沉力，而且写完后左臂会自然收回往左，毫笔斜提上来，微微一带，即有笔丝，这是人天生的本能，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只是这等细微差别极难分辨，若非张道子这等嗜字如命之人，旁人万难察觉。

张道子见狄郊已经明白其中原委，捋捋胡须，点头道：“孺子可教也。”狄郊道：“多亏先生指点。”

他本来极度沮丧懊悔，万万想不到凭空冒出来一个人来，轻而易举地证明了信是仿冒，不仅还他本人以清白，还戳穿一场大阴谋，力挽狂澜，拯救了庐陵王李显和宰相狄仁杰，脸上不自禁地流出喜色来。

张道子道：“听说是你们几个发现了韦月将的尸首，对么？”狄郊不明白他如何认识韦月将，又突然提起这件无头案子，道：“是，韦月将被埋在他家院中的柴垛下，我们发现他也是纯属侥幸。”

张道子道：“侥幸，嘿嘿，侥幸。那你们有没有侥幸发现一本王羲之的书卷？”狄郊一愣，摇头道：“没有。先生认得韦月将么？”张道子道：“唉，这个人……人已经死了，不提也罢。宋相公，老夫这就告辞了。”宋璟道：“好，我送先生出去。”上前扶了张道子手臂，亲自送了出去。

辛渐道：“是窦县令特意请来张先生相助的么？他是如何想到请张先生来辨认笔迹的？”狄郊摇了摇头，道：“这窦县令当真深藏不露，行事出人意料，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人。”辛渐道：“不管怎样，这下可算是洗清你的冤屈了。”

等了一会儿，宋璟重新回来，命道：“来人，将狄郊锁了，押回死牢监禁。”

辛渐惊道：“御史适才均看见狄郊右手握笔写字，不是已经清楚信是伪造、他是被冤枉的么？”宋璟道：“狄郊是谋逆重犯，岂能因一名证人的话就轻易释放？”挥手命人将狄郊带走。

辛渐无力阻止，又不知道宋璟为何刻意留下自己，问道：“宋御史有什么要问么？”宋璟道：“咦，你们二人专程回来投案，不是有话要告诉本史么？怎么反倒问起本史来了？”

辛渐道：“是，我们查到一个绰号叫黄瘸子的人可能就是仿冒信件者，找去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在昨晚的大火中遇难了。”宋璟道：“你们认为是河东驿站驿长宗大亮做了中间人，所以想去河东县狱找他问明白，不巧的是，宗大亮刚好被本史派人带了出来。”

辛渐望了杨功一眼，心道：“原来你早知道当时我们就藏在附近。”他见宋璟极其精明，又曾派人暗中保护王羽仙和田智，也不想有所隐瞒，道：“原来御史早就知道了。现下我们能找到的线索都断了，无迹可循，只好回来投案。御史，你已经审过宗大亮了么？”宋璟道：“你是狄郊的同犯，本史不能轻易透露其他证人的供词给你知道。”

辛渐道：“那好，御史打算如何处置我？”宋璟道：“你这就回去，说服王翰、王之涣还有李蒙一起回来投案自首，本史保证不追究你们上次逃狱一事。”辛渐道：“是。”行了个礼，昂然走了出去。

宋璟招了招手，叫道：“杨功！”杨功忙躬身问道：“相公是要属下跟着辛渐么？”宋璟摇了摇头，道：“不必，辛渐这些人讲义气、重情意，本史扣住了狄郊，他们几个都会乖乖回来投案，不必再派人手追捕。你派人去带宗大亮来，再去查一下黄瘸子这个人。”杨功道：“是。”

辛渐离开州廨，走出老长一段，确信没有人跟踪，这才直奔车三家中而来。王翰等人无处可去，当真还滞留在这里，见辛渐这么快就独自回来，极是意外。

辛渐因为车三还躺在屋里养伤的缘故，感觉谈话不便，道：“走吧，

回逍遥楼再说。”王之涣道：“回去不是自投罗网么？肯定有官兵守在那里。”

辛渐道：“宋御史本来就没有因为我们昨晚逃狱大肆派人搜捕，眼下他扣住了狄郊，料我们早晚要回去投案，更不会派兵守在逍遥楼了。”王翰早厌恶车三家里的气味，忙道：“就算有伏兵，我也要回去。”

几人遂辞了车三，回来逍遥楼。果如辛渐所料，逍遥楼一切正常，并无官兵埋伏。自从王翰等人来到蒲州，变故连连，蒋大早已经见怪不怪，迎上前来，也不问几人是如何逃脱，只道：“昨夜黄老太太带着孙女练儿拿着王家娘子的信物住了进来，我已经将她们安顿好。”王翰道：“很好。蒋翁，我还有件事要你亲自去办，你这就赶去晋阳，找到大管家王安，传我命令，命他调一百万钱来蒲州。”

蒋大吃了一惊，问道：“阿郎忽然调这么多钱过来蒲州，到底做什么？”王翰道：“嗯，这笔钱暗中交给河东县令窦怀贞，请他用这笔钱帮助昨晚西门大火中遭难的那些灾民。”蒋大这才明白究竟，道：“啊，阿郎真是菩萨心肠。好，好，我这就去准备上路。”

王翰低声叮嘱道：“不过蒋翁可别提这里发生的事。另外，顺便打听一下田睿的下落。”蒋大道：“是。田睿失踪了么？”王翰道：“他被淮阳王武延秀捉走了，不过先别让田智知道。”蒋大道：“是，阿郎放心。”

辛渐见蒋大头上依稀几根白发，数日来苍老憔悴了不少，忙道：“蒋翁不必为令郎蒋会忧心，他目下虽被关在县狱，不过是证人而已，等到结案自会释放。”蒋大连声道：“小子不争气，不用理会他。各位请回房歇着，我这派人送酒菜上来。”

回到房中，辛渐这才详细说了今日张道子神奇出现后的峰回路转。田智道：“张道子？我听过这个名字，听说他是王什么的内兄，家里藏有王羲之的真迹。”辛渐大奇，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田智只得红着脸说了萧娘的事。

王之涣笑道：“你自称萧郎，人家就给你个萧娘，哈哈，有趣得紧。”田智道：“那萧娘古怪得紧，萧娘并不是她真名。”王翰闻言，对那

带着神秘面具的萧娘大起兴趣，不过碍于王羽仙在场不好明问。

辛渐道：“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怕说出来你们不信。之涣，我和你去河东县衙找一趟窦县令。”王翰忙道：“我跟辛渐去。之涣，你留下来陪着羽仙。”

辛渐道：“这事非之涣同去不可。”王翰道：“那好，我们三个一起去。田智，你留下来好生伺候娘子。”他生性疏懒，是以跑路奔波之事众人从不敢轻易叫他，不知道今日为何这般积极。田智很是惊异，也不敢多问，只道：“是。”

王翰道：“钱，钱，快给我取些钱来。”田智慌忙取了半袋金砂，交到主人手中。王翰收了金砂，这才道：“走吧。”

辛渐急于解开心中谜团，甚至不及骑马，拔脚就朝河东县衙赶来，到门前说有急事求见窦县令。窦怀贞正批阅公文，命差役带二人进来，头也不抬地问道：“你们又有什么事？”辛渐道：“我们是特意来拜谢明府请了张道子先生到州廨辨认书信笔迹。”窦怀贞道：“本县可没有去请张道子，况且就算请也难以请动，他是自己来的。”辛渐道：“什么？张先生他……”窦怀贞道：“啊，你们刚到蒲州不久，还不知道这件事，张道子就是韦月将的东主。”

辛渐早隐隐猜到这其中关联，赶来县衙就是要特意证实这一点，倒也不意外。王翰则惊奇地张大了眼睛，道：“天下怎么会这么巧的事？”

窦怀贞道：“巧么？一点也不巧，韦月将处心积虑地到张家当教书先生，目的就是盗取为了张家的王羲之真迹。

原来韦月将几年前携妻子来到蒲州后，想方设法进入张家，教习张道子孙子孙女读书。他为人深沉，有礼有节，从不多话，颇得张家上下人欢心。他也表示想跟张道子学习书法之道，不过性格孤僻的张道子没有答应。两日前，张道子偶然检视书卷，发现所珍藏的至宝王羲之真迹被人调了包，裱糊的封面跟原作一模一样，但里面全变成了白纸，将庄园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不由得怀疑起提前几日请假离开再也没有回来的韦月将来，遂派仆人到找蒲州刺史明珪报案。明珪却称重病不起，又

因为制使目下正住在州廨，没有人手来处理，命人将此案转交给河东县令窦怀贞经办。仆人只好找到县衙，请求窦县令派人追捕韦月将。窦怀贞一听即声称疑犯已经找到，命人抬出韦月将的无头尸首来。仆人回报张道子后，他自是悻悻然，但韦月将既死，他也无法知道究竟，想来想去，总是不甘心，所以今日一大早就乘车进城，亲眼见到韦月将的尸首后才算作罢。窦怀贞提起发现韦月将尸首是狄郊等人，又提到几人因谋逆大罪正被缉拿，而罪证就是一封反信。原主狄郊则称信的笔迹是自己的，内容却是伪造。张道子听了当即道：“这世上绝没有一模一样的笔迹，不过是有人分辨不出来罢了。”遂与窦怀贞一道来到蒲州州司，要求看看那封反信，果然发现了端倪，成为证明狄郊无辜的关键证人。

辛渐等人闻言很是吃惊，谢过窦怀贞，匆忙告辞出来。王之涣这才想到其中关联，道：“田智提到的萧娘曾经说过，她夫君仰慕张道子书法出众，所以不辞辛苦，去张家做了教书先生。这教书先生既是韦月将，那萧娘岂不就是苏贞？呀，辛渐，难怪你非要拉上我。”辛渐道：“是，我们中只有你和老狄见过苏贞。”

王之涣道：“可是苏贞不是跟胡饼商一起失踪了么？她如何又做了娼妓？真是她丈夫卖了她？”王翰道：“这可能么？韦月将人早已经死了。辛渐，你既然早已经猜到，为何刚才不告诉窦县令，请他派人去将萧娘捉来，一问便知究竟。”

王之涣连连摇头道：“不好不好。”他见过苏贞本人，很是喜欢她的贞静贤淑，若她果真沦落为娼妓，外人不知，事情尚有和缓余地，一旦见官，丑闻传遍全城，对她这样性情的女子而言，那可就真逼她上死路了。

辛渐道：“事情未明，万一萧娘不是苏贞呢？还是我们亲自确认过再告知窦县令。”王翰道：“那好，我正想会会这神秘的面具女人。”

辛渐道：“我们这趟去宜红院，确认萧娘是不是苏贞还在其次，关键是要向青楼主人阿金问清楚黄瘸子的详细来历。虽然他人已经死了，也许还有什么我们漏掉的线索。”王之涣笑道：“这件事就交给你自己去办，我和阿翰去会会那面具萧娘。”遂向路人问明宜红院位置，直往青楼而来。

时值正午，宜红院还没有开张。拍了拍门，门缝中露出一张男子脸，问道：“你们找谁？”王翰不悦地道：“你们这里不是青楼么？我们三个男人来这里，难道是找你么？”那男子“哎哟”一声，慌忙拉开门，道：“请进，请进。”扭头扬声叫道，“金娘，有主顾上门。”

等了好大一会儿，才见阿金一边系衣带，一边从堂后出来，笑道：“几位郎君好早。”走得近些，打量三人气度不凡，显是名家公子，心中大喜过望，忙道，“莛子，快，快去叫大伙儿起床来伺候几位郎君。”莛子道：“是。”王翰道：“不必。不瞒金娘，我就是昨日来过这里萧郎的主人，我想见见萧娘。”阿金一愣，随即笑道：“好说，来，各位郎君先请到花厅坐下，慢慢再聊。”领着三人来到二楼一间雅室坐下。

王翰道：“这就请萧娘出来吧。”阿金道：“阿金不尴相瞒，萧娘目下身上有伤，不能让各位尽兴，怕是招待不了几位郎君。”王之涣道：“我们只是听说萧娘花容月貌，偏偏脸上戴有个铜面具，很是好奇，想见她一见，又不是要对她怎样。”阿金笑道：“就算如此，萧娘新到这里没几天，还不适应青楼生活，须得好好调教。万一她哭哭啼啼坏了郎君们的兴致，我如何担待得起？”

她越是不肯让萧娘出来，众人越是起疑。王翰掏出半袋金沙扔到桌上，道：“只要萧娘出来陪上我们一个时辰，这金沙就是金娘的。”阿金拿起袋子，打开看了看，极是心动，脸上却依旧犹豫难决。

王之涣指着王翰道：“不瞒金娘，我这位同伴生平阅尽无数美女，可从来没有见过戴着铜面具的女人，他心下好奇，非要见到不可。”阿金见王翰玉树临风，确是个翩翩佳公子，又见三人年轻，不似官家人，终于下定决心，笑道：“那好，三位郎君请稍候。还没有用过午饭吧？我这就派人送上好的酒菜来。”收了金沙，一扭水蛇腰，如风拂杨柳，一摇一摆地出去了。

这间花厅布置得颇为典雅，墙壁上挂有不少字画，整齐有序。辛渐一直一言不发，只凝神察看那些字画。

王之涣催道：“你还在看什么？快去找阿金打听黄瘸子的事。”辛渐道：“等一等！田智提过‘宜红院’的牌匾是黄瘸子写的，对也不对？”王之

涣道：“是提过，不过……”

辛渐不待他说完，匆匆奔出楼来，站在门前，仰头观看那“宜红院”三个大字，心中有所醒悟，急忙来找阿金。在楼梯口遇见一名女子，问道：“娘子看到金娘了么？”那女子一指堂后，懒洋洋地道：“她在后院，你自己去寻吧。”

辛渐依言寻去，刚跨进院子，正见阿金和莨子押着一名女子自一间房屋出来——那女子全身赤裸，一丝不挂，恍若一尊白玉，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大半边脸，依稀能见到上半脸面有个黄澄澄的面具，双手反缚在背后，颈间系着一条白绫带，一端牵在阿金手中。

辛渐一愣，问道：“她就是萧娘么？”阿金料不到会在这里遇见辛渐，慌忙解释道：“是，她就是萧娘。她不听话，昨夜想逃跑，所以我叫人把她绑了起来，这是青楼的老规矩。莨子，快带萧娘去沐浴更衣，梳妆打扮，再送去花厅招待几位郎君。”莨子应了一声，牵了萧娘上楼去了。萧娘头垂得老低，始终不敢抬起来一下。

辛渐心思根本不在萧娘身上，无暇多问，只道：“我适才见到外面牌匾上的字写得不错，请问那是谁的墨宝？”

阿金见他丝毫不多问萧娘之事，似是知道青楼发生这等事很正常，这才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头，笑道：“原来郎君也爱好书法。什么墨宝不墨宝的，是本地一个叫黄瘸子的写的，不过来这儿的客人都说写得还不错。”叹息了一声，道，“不过我才听说他前晚大火中烧死了，唉。昨日那位萧郎不是要找他写信么？唉，他真是命薄，能轻易赚到手的钱却无缘赚到。”

辛渐道：“黄瘸子可是左撇子？”阿金奇道：“左撇子？郎君如何会这么问？我年轻时跟他好过一阵子，从来不知道他是左撇子，他都是右手拿筷子吃饭、右手拿笔写字的。”

辛渐心道：“黄瘸子右手执笔，当不是伪造书信的人了，写那封反信的另有其人。这河东县城不大，却是藏龙卧虎，在民间隐有如此多高手，当真难得，到底是天下之中的舜城。”仔细想了一想，又问道：“牌

匾上‘宜红院’三个字是金娘亲眼看见黄瘸子本人所书么？”阿金歪着脑袋仔细想了想，道：“那倒不是，是黄瘸子写好了送来的。不过楼上花厅的那些字画，大多是我亲眼看见他当场作的。郎君问这些做什么？”

辛渐道：“嗯，我就是有些好奇这些字，所以想问个清楚。”又走出楼来扬头凝视那牌匾。阿金见状，以为他不过是跟传说中张道子一样的书痴，也不再理会。

辛渐正是按张道子指点狄郊的方法，发现了这牌匾和楼上花厅那些字画的不同——牌匾上的“红”字最后一笔有细微笔丝带起，也就是说，写“宜红院”牌匾的人是左手执笔；而花厅的字并无异样，才是黄瘸子亲笔所书。

如此推断起来，黄瘸子背后还有一个左手执笔的人，他既能仿冒黄瘸子的笔迹，当然也能伪造狄郊的书信，他才是真正仿冒书信的人。只是这个人既有如此本事，为何一定要藏在黄瘸子身后呢？如此一来，显名的是黄瘸子而不是他本人，岂不是不合世人务求扬名立万、光宗耀祖的常规心理？这位无名氏既是默默无闻，旁人不可能知道他，当是河东驿站驿长宗大亮向淮阳王武延秀举荐了黄瘸子，黄瘸子出于某种原因，又找到了他代笔。只是眼下黄瘸子已被烧死，又如何能知道无名氏姓甚名谁？

辛渐苦苦思索良久，也始终没有头绪，只得重新上楼来。花厅中酒菜满桌，萧娘已盛妆艳服打扮得齐整，坐在王之涣和王翰当中，垂着头一言不发，场面甚是难堪。

辛渐问道：“如何？”王之涣点点头，示意萧娘正是苏贞，又摇了摇头，表示她非但不肯自明身份，还假装不认识他。辛渐听过田智遭遇，料来这厅中必有暗眼供阿金监视，苏贞心有畏惧，不敢多嘴，便道：“萧娘既是身子不便，我们不如过几日再来。”

王翰见苏贞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又不肯开口说话，也甚觉没趣，道：“嗯，这里酒菜太差，不合我口味。走吧！”王之涣无奈，只好道：“改日再来看娘子。”苏贞始终不吭一声，也不起身相送。

三人刚出花厅，阿金便笑着迎上前来，笑道：“我早说过萧娘不懂事，还需要好好调教，几位郎君扫兴了吧？”王之涣道：“没有没有，这位萧娘挺特别的，我们改日再来。”

辛渐想起适才初遇苏贞时她的惨状，特意指着王翰道：“我这位同伴特别喜欢萧娘这类的女子，金娘可要善待她，我们很快会再来找她。”

阿金笑道：“瞧郎君这话说的，萧娘如今是我们宜红院的第一大摇钱树，我如何敢不善待她？放心，郎君们下次来，保管她服服帖帖地伺候好各位。”亲自送出楼来，再三叮嘱道，“几位郎君还要再来呀。”王之涣道：“一定。”

走出一段，辛渐见左右无人，说了在宜红院的发现。王翰道：“这可奇怪了，黄瘸子自己如此穷困落魄，还会有人在暗中帮他做事？”辛渐道：“可事实就是如此。眼下线索已断，我想去一趟州廨，告诉宋御史这件事，看看他能不能让我见见宗大亮，也许能问出一些线索。”

王翰道：“那好，咱们一起去。”辛渐道：“不，我们同去的话，就再也回不来了，肯定要被宋御史下狱关押候审，万一有新的线索，无法亲自追查，难免会受制于人。还是我一个人去的好，宋御史多半还会放我回来。”

议定后，辛渐独自往蒲州州廨而来，顺利见到御史中丞宋璟，见礼后告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写那封反信的人原来不是黄瘸子。”宋璟道：“噢？可宗大亮已经招认，他向曹符凤举荐的人就是黄瘸子。”

辛渐道：“宗大亮已经招供了？实在太好了。不过伪造书信的人确实不是黄瘸子。”当即详细说了在宜红院的发现。宋璟听完，沉默许久，才道：“难得，难得。”隐有赞许之意，又道，“嗯，本史知道这件事了。辛渐，你先回去，继续劝说你的同党回来投案自首。”

辛渐见他表面不动声色，一派严肃，却总以同样的理由放自己出去追查线索，心中忍不住暗暗发笑，道：“是。”行了一礼，退出堂来。他猜以宋璟之精明厉害，必有所行动，是以并未真正离开，只躲在暗处监视。

过了小半个时辰，果见宋璟的心腹侍从杨功领着一队人押着一名赭衣囚犯出来，站在台阶上。那犯人手足被镣铐锁住，头上罩了个黑色布袋，没及颈间，完全遮住了面容。

辛渐心道：“这人是谁？为何不让旁人看见他的脸？是老狄么？宋御史要派人押他去哪里？”

等了一会儿，有差役赶过来一辆囚车，杨功命人将那犯人塞入囚车，自己上马，带队往东而去。囚车行走不快，辛渐从容跟在后面。来到城东普救寺外，车马停下来，杨功令人拽出犯人，架着往寺里而去。住持早得到禀报，候在门边，不敢多问一句。

辛渐一直等杨功一行尽数进寺，这才几个箭步登上台阶。住持登时认出他来，叫道：“哎，你不是……”辛渐“嘘”了一声，一步跨入门槛，装成是香客的样子，不远不近地跟在杨功等人身后。

却见杨功带着犯人径直来到寺后梨花院外，命人摘下犯人头套，问道：“是这里么？”那犯人却不是狄郊，而是河东驿长宗大亮。宗大亮点点头，道：“就藏在里面。”杨功道：“好，你带我进去找。”一行人拥进了梨花院中。

辛渐躲在树后，暗中瞧见，心道：“原来是宗大亮，却不知道他为何带宋御史的人来这里，是跟裴昭先有关么？可裴昭先已死，另一名刺客阿献又被宋御史擒住，刺客案水落石出，再无意义，他还来这里做什么？”因有兵士守在院门前，他难以接近，更无法得知院中情形，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过了一会儿，杨功重新出来，道：“走吧。”又将宗大亮蒙了脑袋，原路押回。

辛渐一心想知道究竟，跟出寺外，即上前叫道：“杨侍从！”杨功道：“是你！你是在跟踪我们么？”辛渐道：“抱歉，我也是不得已。杨侍从专程跑一趟普救寺，可有什么发现？”杨功道：“事关案情，辛郎本人又是嫌疑人，恕我不能泄露机密。郎君若真想知道，何不跟我一道返回州廨？”辛渐道：“也好。”当真一路跟在杨功身后。

(1) 醪 (láo) : 江米酒,即用上好的糯米浸透蒸熟,拌以小麦制成的曲子,装缸发酵,经一夜成“醪”,三宿为“醕”。通常在取饮之前要加水压滤酒醕,名“过酒”。过酒的时候也可加入蜜糖腌的黄桂酱,煮后饮用,甜香怡人,是名“醴”。许多文人如李白者爱喝“撇醕”,即不过滤,直接撇出的原浆。

(2) 闻喜:今山西闻喜。闻喜裴氏自三国以后人才辈出,晋代的裴徽、裴楷父子,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隋光禄大夫裴仁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裴氏定著五房:一曰西眷裴,二曰洗马裴,三曰南来吴裴,四曰中眷裴,五曰东眷裴。

(3) 洛交府,今陕西富县。唐府兵制军府称折冲府,长官为折冲都尉,上府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

(4) 弘文馆:唐武德四年(621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唐太宗即位后改名弘文馆。聚书二十馀万卷。置学士,掌校正图籍,教授生徒。置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误。设馆主人,总领馆务。学生数十名,皆选皇族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师事学士受经史书法。

(5) 唐承隋制,中央仍实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位于太极宫太极殿西侧)、门下省(位于太极殿东侧)和尚书省(位于皇城承天门街东)。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抄。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朝廷拟定的政令。因唐太宗李世民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都是宰相,他们均加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头衔,再后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数,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可以集中更多意见。又,唐代一品官、二品官很少,宰相通常都是三品官。

(6) 崔旰(chá):博陵(今河北安平)人,他本人后来也为武则天所杀。唐代著名大诗人王维之母崔氏即为其后代。

(7)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攻破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加强对西域及西突厥故地的控制,巩固西北边疆,唐太宗于高昌设置安西都护府,后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南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的辽阔地区,掌管着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的重兵,对唐朝在西域有效地行使权力、巩固边防和维护中西陆路交通,具有重要作用。最高长官为都护,负责管理境内边防、行政和各族事务,为郡县官制,不世袭,由汉官担任。部分史籍记载裴佑先二次流放地为北庭都护府,但实际上北庭都护府长安二年(702年)才由武则天设立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裴佑先被再次流放时还未设立。

(8) 唐代以铜钱、绢帛为流通货币,一千个铜钱为一贯(又称一缗mín),五匹绢约价值四贯铜钱。

(9) 御史台:唐代监察机构,掌监察之事。

(10) 南和:河北邢台南和县。

(11) 赭(zhě)衣:古代罪人所穿的红褐色的衣服。

(12) 谢表:旧时臣下感谢君主的奏章。大臣处死,通常也要上谢死表。

(13) 萧郎:原指南朝梁国的建立者梁武帝萧衍,据《梁书·武帝纪》:“迁卫将军王检东阁祭酒,俭一见(萧衍),深相器异,谓卢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唐时泛指女子所爱恋的男子。又有萧娘一词,为古代女子的泛称,也跟南朝梁国萧氏有关。公元506年,梁武帝萧衍派六弟萧宏和大将吕僧珍率兵伐魏,萧宏听说魏国援兵逼近,畏惧

之下不敢前进。魏人讥笑其人怯懦，送女子的衣衫给他，还编了歌谣唱道：“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萧娘、吕姥分指萧宏与吕僧珍，暗讽二人懦怯如女子老妇。韦指南朝名将韦睿，指挥果断，谋略过人。

(14) 官妓：名隶各级官府乐籍（将罪人、战俘等群体的妻女及其后代籍入专门的贱民名册，迫其世代从乐从妓）的妓女，以献艺为主，也常常卖身。一般是集中居住于乐营，不能随便出走，由官府供给衣粮，随时准备承应官差。另有专供军士娱乐的妓女，称营妓。

(15) 唐时称呼女子，除习惯以其姓加行第再加“娘”外，也常常将女子的姓氏前加上“阿”字。

(16) 武安：今河北武安。

(17) 飞白书：书体之一，又称草篆。传说汉代文学大家蔡邕到皇家藏书的鸿都门送文章时，看到修墙的工匠用扫把蘸石灰刷墙，常常每一刷下去，白道里有些地方透出墙皮来，由此得到启发，创造了黑色中隐隐露白的笔道，即飞白书——“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飞白曾经得到许多帝王喜爱，如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均擅飞白，武则天飞白作品至今犹存。

(18) 石泉：今陕西石泉。县公：爵名，从二品。王琳：字方庆，王羲之（东晋书法名家，隶、草、正、行各体皆精，被奉为“书圣”）二十代从孙，以书法显名当世。武则天爱好文艺，执政后大力搜求王羲之真迹，但天下的王书真迹基本上已被其第一任丈夫唐太宗搜尽。武则天便召来王琳询问，王琳不敢隐瞒，将家传真迹王羲之书一卷呈献上去。武则天珍爱不已，留在身边日夜观赏临摹，又命人刻拓成帖，颁赐给大臣，这就是有名的《万岁通天帖》，开了中国书法史上刻拓字帖的先河。之后，武则天将书法真迹装在名贵的宝匣中赐还给王琳。

(19) 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三国时期魏国太傅钟繇之子。钟繇在书法上成就斐然，师承蔡文姬，为书法名家蔡邕的第二代传人。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中国书史之祖。钟会为钟繇幼子，自幼才华横溢，上至皇帝、下至群臣都对他非常赏识。公元263年，钟会支持司马昭的伐蜀计划，与邓艾分兵攻打蜀汉，导致蜀汉灭亡。此后钟会结交西蜀名士，欲据蜀自立，与蜀汉降将姜维共谋其事，却因部下不支持而失败，自己也死于兵乱之中。钟会幼承父学，行书、草书都很漂亮，尤工隶书。名士荀勖（钟会异母姐之子）家中藏有一柄绝世宝剑，价值百万钱。钟会垂涎外甥的宝剑，就模仿荀勖笔迹写了一封信给姐姐，骗到了宝剑。荀勖也是当世书法绘画名家，得知事情究竟后，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刚好钟会花了一千万钱修建了一所精美的住宅，刚刚落成，还没有搬进去。荀勖悄悄溜进新居，在墙壁上画上钟会已故父亲钟繇的像。钟会兴高采烈地来到新居时，突然见到父亲遗像，容貌、服饰一如生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不由得双膝跪倒在地，伤痛哭泣。画像也不能抹去，这所花费巨大的住宅最终只能被闲置一旁。钟会灭蜀后，也将善于模仿笔迹的本领用在了对付政敌邓艾上，模仿邓艾笔迹写了一份辞令悻傲的表章，直接导致邓艾被杀。

(20) 周勃：汉代开国名臣，汉高祖刘邦时封绛侯，吕后（刘邦皇后）专权时任太尉。吕后死后，周勃与陈平谋划诛灭诸吕拥立代王刘恒（刘邦第四子，母薄姬）为帝，即为汉文帝。后为汉文帝不忌，被诬下狱。狱卒对其百般凌辱。周勃吃尽了苦头后，只得千金向狱卒行贿。狱卒得了钱，才放过周勃，而且指点了一条“出路”，让其向文帝母亲薄太后求助，最后终得以无罪释放。周勃历尽折磨，出狱后不由慨叹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第五章 璇玑悬斡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血淋淋的画面——一名妇人高举双手被吊在房梁下，头发缠绕在绳索上，下巴微扬，一双眼睛如死鱼般瞪得老大，口中堵着一团麻布，面上尽是惊恐痛苦之色。全身赤条条地一丝不挂，上下布满刀伤刀痕，胸口更有两个大大的血窟窿，血淌满地，显然在被杀死前遭受了极为残酷的折磨和虐待。



进

了蒲州州廨，杨功命人将宗大亮押回大狱监禁，自己带着辛渐往书房来见宋璟。宋璟也不避嫌疑，命辛渐进来站在一旁候着，问道：“可有找到书信？”

杨功道：“找到了，宗大亮没有撒谎，一共有两封信，信的笔迹大致差不多，不过内容却有天壤之别……”自怀中掏出几张纸，一一在桌案上展开，指着其中一张道，“这一封，据宗大亮说，临摹的是狄公子家书原件，书法相当不错。第二封信，是仿狄公子笔迹的反信。属下按张道子先生教的方法细细看过，写这两封信的人当是右手执笔，应该是黄癸子本人所写。而相公手中的那封反信，应该就是辛郎所提及的左撇子无名氏。”

辛渐这才明白事情经过——起初宗大亮受命于羽林军校尉曹符凤找人模仿狄郊笔迹写反信时，知道事关重大，为防曹符凤将来过河拆桥，他暗中留了一手，不仅命黄癸子模仿狄郊笔迹抄写了两遍反信，而且将曹符凤交给他的狄郊原信也照猫画虎地模仿了一份。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黄癸子自己只抄了一封狄郊笔迹的反信，另外一封却是找的无名氏出面仿冒，这就是后来送到宰相狄仁杰手中、又被狄仁杰断然上交给武则天的反信。反信原件与狄郊亲笔家书当然已经被曹符凤索回销毁，但原先黄癸子多仿冒的两封信则一直留在宗大亮手中，他将裴昭先关在普救寺梨花院时，暗中将信藏在那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也多亏他如此，眼下才又多了两样关键证据。只是有一点，为什么黄癸子明明可以自己仿冒反信、有能力完成任务，还要再找无名氏出头呢？

宋璟凝思片刻，命道：“去带狄郊来。”杨功道：“是。”躬身应命而去。

宋璟又招手叫道：“辛公子请过来。”辛渐依言走近桌案，宋璟将反信原件的仿冒品收入怀中，只摆上两封狄郊笔迹的仿冒件，问道：“你认得信的笔迹么？”辛渐道：“确实是狄郊笔迹，不过，这两封信好像略有不同。”宋璟道：“嗯。”只皱眉凝视那两封信，不再言语。

过了好大一会儿，杨功带着狄郊进来。他已经被迫换上了囚衣，多

少露出些些犯人的样子来。狄郊见辛渐也在场，也不意外，只点了点头。

宋璟道：“狄公子，请你过来看看这两封信有何不同？”狄郊走近一看即道：“两封信均是仿冒我的笔迹，不过这一封要更真一些，连我自己也难以分辨出来。”他所指的那封，正是左撇子无名氏的杰作。

事情终于弄明白了，无名氏仿冒旁人笔迹的水准要高于黄瘸子，黄瘸子自己仿了一封信后并不十分满意，所以又请无名氏出马。只是随着他的被烧死，无名氏线索就此中断。宗大亮也是丝毫不知道无名氏之事，他甚至以为三封仿信都是黄瘸子一人所写。他肯向宋璟交出保底的两封信，应该不会是谎话。

宋璟命道：“来人，先带狄公子下去。”辛渐急忙上前拦住，道：“如今已经有这么多证据、证人可以证明狄郊无罪，宋御史为何还要扣狄郊不放，还将他当作犯人对待？”宋璟只淡淡道：“狄郊放不得。带他走。”

狄郊忙道：“等一等！宋御史，请让我跟辛渐说一句话。”宋璟道：“好。你二人需要单独交谈么？”

狄郊道：“不必，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就在这里说。”握住辛渐双手走到一旁，道：“你可还记得当日那羽林军校尉曹符凤拿着一柄凶器栽赃于我，而持凶器的人留下的血指印表明他正是左手持刀？”辛渐道：“当然记得，是谢瑶环……是那假冒谢制使的女子先说了出来。”

狄郊道：“左撇子虽不少见，可也不是日日都能遇见，几十人中不过有一人而已，可为何在这两件案子中都出现了？”辛渐道：“你是说无名氏就是那柄凶器的主人？”狄郊道：“这个很难判断。我只是觉得天底下没有这么凑巧的事。”

辛渐道：“可当晚在河东驿站只有两名刺客，我亲眼见过裴昭先使刀，他是右手没错。另一名刺客阿献已被宋御史擒住，别说他是突厥人，做不了仿冒笔迹这等事，他本人也跟我们一样只是路过蒲州，又怎么会与黄瘸子这样的人相识？这二人都不可能是无名氏。”

狄郊道：“嗯，当日行刺案至今真相不明……也许是我多心了，我只

是要提醒你知道，这其中可能有关联。”辛渐道：“好，我往这个方向追查一下。”

宋璟见他二人再无话说，挥手命人押了狄郊出去，又问道：“辛公子预备如何去找那无名氏？”辛渐知道他听到了狄郊适才所言，道：“狄郊为人精细，他提醒得很有道理，我想去河东驿站追查一下。”

宋璟道：“驿站本史自会派人去。你何不再去逛逛那宜红院，找那阿金好好聊上一聊，问问黄瘸子平常都跟些什么人来往。”辛渐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多谢宋御史指点。”

回来逍遥楼中，王之涣和王翰正为苏贞的事争论不休，王羽仙笑着坐在一旁看热闹。

辛渐道：“不必争了，咱们今晚再去宜红院。”又叫过王羽仙道，“羽仙，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你去找黄练儿祖孙聊聊，问问黄瘸子的事，他们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黄瘸子有什么秘密，一定瞒不过他们。”王羽仙笑道：“好，这任务再轻松不过，我最喜欢跟老人、小孩聊天了。”

王翰道：“我陪羽仙去。”王羽仙道：“你可别去，我宁可田智陪我去。”王翰道：“为什么？”王羽仙只抿嘴微笑，却是不答。

王之涣道：“你还问为什么？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谁愿意把秘密告诉你？”辛渐也笑道：“就跟宋御史不派手下人，而是让我们去宜红院是一样的道理。”

王翰哼了一声，道：“那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房里睡觉好了。”辛渐道：“随你。”

然而到了晚上，辛渐、王之涣二人出发时，王翰还是忍不住走出房来。辛渐笑道：“跟我们一道去吧，你是风流贵公子，这种场合非得有你不可。”王之涣道：“是啊，你没看阿金的眼光一直只往你一个人身上瞟。”

王翰道：“这可是你们两个非要拉我去的。”辛渐道：“是，就当是为了老狄吧，阿金就交给你应付了。”

夜色正浓时，三人摸黑来到宜红院。阿金正站在门前招徕客人，见到三人脸上立即笑开了花，上前将手搭在王翰肩上，道：“三位郎君回来得好快。”

王翰因今生无法娶到王羽仙，早自暴自弃地染上了风流的毛病，他晋阳家中蓄有歌妓美女无数，虽说这阿金比他任一位侍女都要老要丑，可因为狄郊的缘故，他还是愿意将就，当即顺势去揽阿金的后腰，笑道：“怎么，金娘这么快就嫌弃我们三个快了？”

阿金阅人无数，见他是一把风月老手，心中疑虑顿去，笑道：“怎么会？正求之不得！”依旧领三人进来那间摆设最雅致的花厅，问道，“三位依旧还是要萧娘么？”王翰摇头道：“我今晚只要金娘你陪我好好聊聊天。至于他们两个是不是要萧娘，金娘自己去问他们好了。”

王之涣道：“嗯，我想要萧娘。”阿金问道：“这位郎君呢？”辛渐道：“嗯，我……”王之涣忙道：“他跟我一道。”阿金料这两人都是少不更事，心中暗笑，道：“好，几位郎君稍候，我去去就来。”

三人生怕暗中有人偷听监视，只说些无聊的话。又有意赞萧娘肤若凝脂，令人触手难忘，面具之丑陋倒在其次，将来必是蒲州最红的娼妓。

过了好大一会儿，阿金进来请王之涣和辛渐自己去最里间的荷叶厅。二人依言来到荷叶厅，推门进去，果见苏贞坐在灯下，只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白色纱衣，清淡可人。王之涣上前道：“萧娘，我们又来了。”苏贞“嗯”了一声，却不肯抬起头来，大概觉得无颜面对知道她真实姓名的人。

辛渐不经意地在房里转了一圈，见苏贞始终不肯出声，不满地道：“娘子何必这般忸怩？这就请上床吧。”不由分说地抓住她手臂，拖到床边。苏贞惊呼一声，却已经被辛渐扯掉纱衣，按倒在床上。

王之涣道：“喂，你……”辛渐回头叫道：“你到底来不来？”王之涣无奈，只得脱掉鞋子，爬上床来，顺手放下了帷幔。

苏贞也不挣扎，绝望地闭上眼睛，大滴的泪水自眼角渗出，流入铜

面具下，瞬间不见了踪迹。不料辛渐却没有顺势扑上来，而是脱下外衣，盖到她身上，附耳低声道：“娘子别慌，我们不过是做做样子。”苏贞张开双眼，只惊恐地连连摇头，指了指床下。

辛渐心道：“她是暗示床下有人偷听么？我适才四下仔细看过，床下并没有藏人啊。”正想找个理由去查看床下，却听见王之涣道：“萧娘的肤色真好。”一边说着，一边向辛渐使个眼色，自怀中掏出早已经准备好的盒墨纸笔，放到枕头边上。苏贞这才点点头，俯身趴在枕头上，取纸笔写道：“我确是苏贞，求郎君不要再来了。”王之涣写道：“到底出了什么事？”苏贞写道：“一言难尽。”王之涣写道：“写出来，我们可以帮娘子离开这里。”

他二人一来一去写个不停，辛渐趁机检视苏贞脑后的铜箍。那铜箍紧贴在她后脑勺下，与面具本是一个整体，惟右耳上方有一道焊缝，很是精巧。只是合拢时需用高温加热才能贴面焊紧，苏贞当吃了不少苦头。他出身铁匠世家，自是这方面的行家。

以笔代话费时费事，过了大半个时辰，已经写了一摞纸，二人还没有交谈完。辛渐倒也耐心，只是怕外人听不见床上动静而起疑，正发愁时，忽听见王翰在门外叫道：“喂，你们完事了吗？”忙解开衣衫，下床去开了门，道：“之涣还在里面，你……”

王翰一把掀开他，一个箭步跃上床，随即惊叫道：“呀，这女人跟死鱼一样，既不动又不叫，有什么趣味？”王之涣怒道：“我就快完事了，你快些给我滚下去。”

王翰钻出帷幔，向辛渐得意一笑。王之涣随即收好东西下床，道：“你怎么尽坏人好事？”王翰道：“这女人跟石头一样，有什么好。”王之涣道：“我就是喜欢她这样的。”

两人假意争吵不休，阿金进来笑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抢到床前，掀开帷幔一看，见苏贞光着身子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抽泣着，一副委屈的样子，这才宽下心来，转身赔礼道，“萧娘新来乍到，今晚同时服侍两位郎君，难免会拘谨一些。下次再来就好了。”

王之涣重重一推王翰，道：“扫兴！”拂袖走了出去。辛渐、王翰便趁势告辞，约好改日再来。

离开宜红院甚远，王翰道：“我可是不辱使命，将阿金知道的都问出来了。她年轻时是蒲州有名的娼妓，黄瘸子本名叫黄庄，是个富家子弟，对阿金很是迷恋，将全部家产都花在了她身上。后来房子和地都卖光了，逛不起青楼，又去地下赌坊赌钱，结果欠下巨债还不起，被打断了一只腿，所以人称黄瘸子。那以后他就靠代给人写信、卖对联过日子，有一顿没一顿的，阿金念在旧情上也偶尔接济他，不过也是以他的字画为交换。至于仿人笔迹的事，黄庄年轻时就做过，在本地很是有名。”

辛渐道：“嗯，那黄庄生前都跟些什么人来往？”王翰道：“这个我也婉转问了，据阿金说，他没什么朋友，就算有，也无非是赌棍、酒棍。”辛渐若有所思，道：“看来要找到无名氏的踪迹并不容易。”

王之涣道：“喂，你们难道不好奇苏贞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事么？”辛渐道：“对了，我正要问你，你怎么知道在床上说话也有人能听见的？”王之涣道：“床上有铜管通向旁边的房间，这是青楼监视雏妓的老把戏，王翰早就提醒我了。要不是我早有准备，你今晚可又害了贞娘了。”

王翰道：“其实何必这么费事？她既承认自己就是苏贞，我们只须去报官，她是蒋素素凶案的帮凶，窦县令自会派人去捉拿她归案，这样她既可以一五一十地说出真相，也可以离开青楼那种地方。”王之涣道：“不可以！贞娘说她宁可留在青楼为娼妓，也不愿意见官上公堂。”

王翰道：“你喜欢苏贞么？”王之涣连连摇头道：“我怎么会喜欢她？她年纪可是比我大许多，我只是同情她而已。”

辛渐道：“那你有没有问她秦锦、蒋素素姑嫂案到底是怎么回事？”王之涣道：“问过了，她不肯说。”

王翰道：“苏贞自己是帮凶，当然不肯说了。之涣，你精通律例，杀人致死，该当何罪？”王之涣道：“致人死命，首犯处斩，从犯处绞。”王

翰道：“这就是了，她不说出真相，尚可以留在青楼当娼妓，说出来则是死路一条。”

王之涣不满地道：“阿翰，你怎么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贞娘是受人威逼，才被迫咬下傅腊的舌头。”王翰冷笑道：“我没有立即向官府告发她，已经是最大的怜悯。秦锦、蒋素素被杀至今没有结案，裴昭先和她丈夫韦月将都死在她家里，你敢说苏贞一点关系也没有么？她可不简单。你想想看，裴昭先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他那样的处境，怎么会轻易放松警惕？只有苏贞，既是主人，又是女人，才有机会下手。”

王之涣道：“你……你怎么会怀疑是贞娘杀了裴昭先？她不过是一个柔弱女子。”王翰道：“不管怎样，苏贞现在是官府通缉的杀人从犯，你想救她，就会变成从犯的从犯，我可不会答应。”王之涣道：“你倒是忘了，你自己眼下不也是逃犯么？我们三个都是逃犯，能比贞娘好到哪里去？”

王翰道：“你怎么能将我们跟苏贞相提并论？我们可是被人陷害。”王之涣道：“你怎么知道贞娘不是被人陷害胁迫？”王翰道：“你……”

辛渐道：“好了好了，自家兄弟，干嘛为个女人红脸？之涣，苏贞既然不肯透露案情，你们在纸上写了半天，都在谈些什么？”王之涣道：“贞娘说了她的身世，说她丈夫很可怕，将她卖来青楼不说，还怕熟人认出她救她出来，强迫她戴上那样可怕的面具。我告诉她韦月将已经死了，她还不相信。说她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想用这个秘密来换我们救她出去。”

辛渐道：“什么大秘密？”王之涣道：“她不肯说。”辛渐道：“莫非是张道子先生提到过的王羲之的真迹？”王之涣道：“呀，很有可能，我怎么没想到？”辛渐道：“张道子先生说韦月将偷走了王羲之书卷，韦月将已死，那副真迹却下落不明，多半已经落入胡饼商之手，或者被苏贞藏了起来。”

王翰道：“我就说吧，这女人可不简单。”见王之涣又要发急，道：“好了，好了，随你怎么做，我不再管这件事。”

王之涣赌气道：“不管就不管。辛渐，你帮不帮我？”辛渐沉吟道：“张道子先生在洗清老狄谋逆罪名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于我们有恩，若是能帮他找回王羲之真迹，我愿意帮忙。不过苏贞到底是杀人从犯，如果不将她送交官府，秦锦和蒋素素岂不是死不瞑目？她若真是受胁迫，窦县令自会考虑从轻量刑。如果她能帮张道子先生找回王羲之书卷，更是大功一件，可以减罪一到两等，总比她自己在外逃亡一辈子要强。”

王之涣还待再说，辛渐道：“好了，这件事急不得，等救出老狄后再一起来想办法。”

回来逍遥楼，王羽仙正在房中等候，一见三人便问道：“怎么现在才回来？我可是从练儿祖孙口中问到不少有用的消息，急着告诉你们呢。咦，翰郎，你怎么这副表情？”王之涣道：“不用理他，他跟我吵架。”王羽仙道：“你们……”王翰上前扶住她，道：“来，坐下来慢慢说。田智，去叫人弄点夜宵来。”

王羽仙道：“我问到黄瘸子既穷困潦倒，又好赌博饮酒，不但没什么朋友，就连邻居也不怎么喜欢他。平日里他也很少在家，要么在赌坊里混，要么在酒肆里饮酒。不过失火的那天晚上，黄瘸子在家中一边饮酒，一边开怀大笑，隔壁几家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练儿一时好奇，趁奶奶还在熟睡，从床上爬起来，到他家窗下去偷瞧，看到他一手抱着酒壶，一手抓着一块黄澄澄的金子……”

辛渐道：“金子该是武延秀收买他仿冒书信的报酬。”王羽仙道：“嗯，桌上还有好几块金子，大约四、五块的样子，黄瘸子看得眉开眼笑。练儿看了一会儿，见他笑个不停，也觉得没趣，就回到家中继续睡觉，可怎么也睡不着。又听见隔壁有人声，似是黄瘸子在嚷嚷嘀咕着什么，又大叫了一声，蹑手蹑脚地出来，却见黄瘸子家中一团红光。她开始只觉得好玩，就站在院中看究竟，等到大火升起来才知道是失火了，慌忙进去叫醒奶奶……”

众人闻言均吃了一惊。王之涣道：“你是说西门那场大火最先是从黄瘸子家烧起来的？”王羽仙道：“嗯，练儿是这么说的。”

王之涣道：“这么说来，我们……噢，是大伙儿都错怪阿猓了，是有人故意纵火，要杀黄瘸子灭口。如果不是淮阳王武延秀的人，就是宗大亮自己。”

辛渐道：“宗大亮已经在失火前一天被关入河东县狱，他不可能放火杀人。也许这些人本来连宗大亮也要杀，不过碰巧他被关进了大狱，才就此逃过一劫。”王之涣道：“有道理，正因为如此，宗大亮自己大约也感觉到危机，所以才主动向宋御史招供，交出了那两封信。”

辛渐道：“可还是没有无名氏的任何线索。”王翰道：“黄瘸子这样的人，向邻里打听他是没用的，得去赌坊。好赌的人进了赌坊，什么底儿都漏出来了，那无名氏说不准是他的赌友也说不准，”辛渐道：“嗯，那明日一早咱们去赌坊问问。”

唐代律例禁止赌博，赌钱赌物的最轻也要杖责一百，赌吃赌喝不在此列，因而赌坊都是半地下经营。地方官府虽然也知道，不过经营赌坊的一般都是本地豪族恶霸，只要不太明目张胆，也不愿意多事过问。况且就连女皇武则天本人也爱好叶子戏和双陆⁽¹⁾，常以此与来臣下赌物赌事，因而叶子戏、双陆在京师长安、洛阳的权贵重臣当中极为流行，宰相狄仁杰更是此道高手。

次日一早，辛渐和王之涣带了酒食，先来到算命道士车三家，一是看望他伤势，二来顺道打听赌坊所在。车三这次受伤不轻，依旧卧床不起，闻言笑道：“郎君打听赌坊做什么？二位可不像是会进那种地方的人。”

辛渐道：“我们想找人打听黄瘸子的一点事，先生既也常去赌坊，可认识他？”车三道：“认识是认识，不过并不熟。咦，听说那晚刺客同党放火、他不是烧死了么？”辛渐道：“是。”

车三叹息几声，将赌坊的详细地址告诉了二人，又道：“不过此刻时辰尚早，赌坊还没有开张，二位郎君还是等天黑再去吧。”

告辞车三出来，王之涣道：“难道我们真要等到天黑么？现在可才是早上。”辛渐道：“如果无名氏真是黄瘸子的赌友，赌坊人多眼杂，不适

合交谈。仿冒反信这等重大事，岂是只言片语就能说清？他们至少要寻个可以安安静静说话的地方。”王之涣道：“酒肆！”

二人遂寻来西门酒肆。所幸酒肆独立建在一棵大柳树下，与附近民居并不相连，未被大火殃及。店主刚刚拆下门板，预备开张。王之涣上前道：“店家，生意好啊。”

店主是个典型的生意人，甚是和气，应道：“托福。郎君请坐，我就沽酒来。”

王之涣忙道：“我们不吃酒，只打听点事，店家可认得黄瘸子？”店主一听就很是生气，道：“怎么不认得？他还欠小店几百酒钱呢！这下倒好，他人死了，酒钱也没处讨要了。”

辛渐道：“黄瘸子平时都是一个人来这里饮酒么？”店主“啊”了一声，道：“郎君倒是提醒我了，酒钱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该去找车三要。”辛渐道：“车三？是时常在鹳雀楼前”店主道：“可不就是他！上次他跟黄瘸子来小店……”

忽听得有人笑道：“老宋，黄瘸子又是欠你酒钱没还吧？”说话间，一名四十来岁的大汉走了进来。

老宋道：“是啊，莫非黄瘸子也还欠黄郎的钱？”那姓黄的大汉道：“可不是嘛，他可是还欠我赌坊好几万钱呢，我正要叫人把他另一条腿也打瘸了，哪知道他却烧死了。”

原来这大汉就是赌坊的坊主黄昌，与黄瘸子同族。老宋似是对他很畏惧，只讪笑道：“是，是。黄郎稍候，我这就去沽酒。”黄昌道：“嗯，快去！还有，你将黄瘸子的酒帐算一算，我今日一并替他还了。”

老宋似是难以置信，愣了一愣，才道：“哪敢要黄郎替他还钱？”黄昌道：“嗯，我心情好，替他还了。”老宋便不再坚持，连声道：“是，是，多谢了。”急忙奔进去沽酒。

王之涣道：“黄郎可是黄瘸子的朋友？”黄昌笑道：“论起辈分，黄瘸子是我堂弟，不过朋友就说不上了。自打他败光家产，他哪还有什么朋

友，他女人阿金不都离开他了么？”

辛渐试探问道：“那道士车三……”黄昌道：“噢，那个脏道士，他跟黄瘸子倒是一路人，走得很近。咦，你们是谁？打听这个做什么？”辛渐道：“不做什么，就是顺便问问。”

黄昌奇道：“最近怎么有这么多人打听黄瘸子的事？”辛渐道：“嗯，可能是因为他死了的缘故。告辞。”拉着王之涣出来，直奔车三家而来。

王之涣忽然重重一拍脑袋，道：“啊，我怎么这么糊涂？我早该想到了。”辛渐道：“你是说车三与黄瘸子交好的事么？其实我们到蒲州的第一天，阿翰就曾经在赌坊附近遇到过车三，只是我们谁也没有怀疑过他。”车三明明常跟黄瘸子来往，适才却谎称不熟，自是心中有鬼。

王之涣道：“不是啊，我在车三房间见过他笔架上的笔，上面有很深的指印，他是左撇子。”辛渐道：“坏了，我们竟然还向车三打听黄瘸子的事，他知道事情败露，多半已经逃了。”

赶来车三家，一脚踢门进去，却见车三正蹲在院中槐树下，从一只酒坛中往外取东西。那坛子上满是泥土，显是新从槐树下挖出。他取出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黄澄澄的金块。

车三见到辛渐、王之涣二人重新回来，甚是尴尬，解释道：“这是……”王之涣咬牙切齿地道：“原来你就是无名氏。你……你为什么要陷害狄郊？就是为了这些金子么？亏得老狄还救了你，为你治伤。”

车三愕然道：“郎君在说些什么？”辛渐道：“先生既然不懂，就请跟我们一道去一趟州廨吧。”车三连连摇头道：“为什么要去州廨？我不去，我不去。”

忽听得门前有人道：“那可由不得你了。”说话间，宋璟侍从杨功带着一队兵士走了进来。

车三道：“你们这是……”杨功道：“来人，将车三拿下了。”兵士大声应命，不顾车三抗议，上前反剪了他手臂，押了出去。车三大声呼痛，叫道：“哎哟，轻点，我身上有伤，轻点……”

杨功又命人将金子、坛子用布包起来收好，再仔细搜车三家中，一件可疑的物品也不能放过。安排妥当，这才走过去笑道：“你们二位可是抢在宋相公前头了。”

辛渐道：“宋御史是如何查到车三头上的？”杨功道：“从赌徒身上下手。黄瘸子被打瘸后，是车三背了他回家，两个人关系一直不错。他也是黄瘸子唯一的朋友。”王之涣道：“真是好险，若不是车三贪恋这些金子，只怕已经出城逃走。”

杨功道：“车三一贫如洗，家中如何能有这么几大块金子？”辛渐道：“应该原本是黄瘸子的。”当即将小女孩黄练儿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杨功。

杨功道：“好，我这就派人却黄瘸子家的废墟中找寻，若是找不到金子，那么车三就是当晚放火烧死黄瘸子、又抢走金子的人。”王之涣道：“他还是那位左撇子无名氏，房中的笔就是证据。”杨功道：“这点宋相公已经知道了。车三在赌坊掷色子，一向都用左手，所以被人讥笑为阻手阻脚，总也赢不了。”

辛渐道：“如今人赃俱获，这件案子是不是可以审理了？”杨功道：“应该很快了。我先押车三回去禀告宋相公，二位请先回逍遥楼等消息。”

出来院子，车三正五花大绑地被押在一旁，见辛渐、王之涣二人出来，忙叫道：“喂，为什么抓我？是因为那些金子么？那可是黄瘸子送给我的。”王之涣道：“你不是说跟黄瘸子不熟么？怎么他还会送金子给你？”车三这才无言以对。

回到逍遥楼，辛渐立即已经抓到无名氏的消息将告诉王翰和王羽仙，二人很是惊异。王翰道：“想不到这邈邈道士深藏不露，亏得老狄还救了他。”王之涣道：“我也是这么说。”叹息一回，但心头的大石头总算是放下了。

下午时，忽有兵士奉御史中丞之命来请诸人。辛渐等人料到是宋璟要审理狄郊案，忙跟着兵士来到州廨。果见公堂上宋璟正襟危坐，正在

审案。辛渐一眼认出那跪在堂下的人是早晨在西门酒肆见过的赌坊坊主黄昌，心下大奇，不知道他如何也卷了进来。

宋璟问道：“黄昌，你在黄瘸子家做什么？”黄昌道：“回相公话，小的跟黄瘸子本是同族兄弟，听说他在大火中烧死了，很是难过，所以想特意到他家中看看，睹物思人。”

宋璟道：“谎话！当年黄庄在你赌坊输了钱，不正是你派人打断他一条腿么？那时你怎么不念他是你同族兄弟？”黄昌无话可说，只好道：“小的说实话，黄瘸子欠了小的钱，小的听说他死了，钱没有着落，所以想到他家转转，想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能够抵债。哪知道什么都烧没了。”

辛渐忽道：“宋御史，我有话要说。”宋璟道：“辛公子请讲。”辛渐道：“今天早上我和同伴王之涣在西门酒肆遇见黄昌，他脸上毫无悲戚之色，不但不为他堂弟黄瘸子之死难过，还自称心情好，主动替黄瘸子还清了酒帐。店主老宋可以作证。”

宋璟问道：“可有此事？”见黄昌不答，便道，“来人，去带酒肆店主老宋来。”黄昌知道难以抵赖，万一老宋被带来公堂，怕是有更多不利自己的事情抖露出来，忙道：“相公不必费事了，确有此事，小的承认便是。”

宋璟道：“这可合情理。黄昌，你既然想要向黄瘸子追讨赌债，甚至到他家废墟中翻找值钱之物，如何又主动替他还清酒帐？说，你到底在黄瘸子家找什么？”黄昌道：“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忽见杨功疾奔进堂，手中提着一个布包，禀告道：“相公，找到了！”宋璟点点头。杨功将布包摆到堂中地上打开，却是四块金子。

王之涣道：“呀，这不是在车三家找到的那些金子么？”杨功摇头道：“不是，在车三家找到的五块金子我已经当作证物呈交给宋相公，这四块金子是我刚刚从黄昌家中搜到的。”

原来杨功从辛渐口中得知黄练儿失火当晚所见后，立即派人去黄瘸子家中寻找金块。兵士到达时，却看见黄昌正在废墟仔细翻找，当即起

疑，将他捆来州廨。宋璟早听过黄昌其人其事，闻讯立即命杨功率人前去黄昌家搜索，竟然当真找到四块金子。

宋璟问道：“你这些金子从哪里得来的？”黄昌道：“这金子是小人自己的私物，是小的多年积蓄所得。”

宋璟命人将自车三家中找到的金子摆到一旁，众人一看，两堆金子的成色、形状、大小一模一样。

王之涣问道：“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辛渐恍然有所醒悟，心道：“难道当晚放火杀人的不是车三，而是黄昌？”

宋璟道：“你自己也看到了，这九块金子别无二样，肯定是一炉所出。本史猜想一共是十块金子，五块在车三手中，五块在黄瘸子手中。你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黄瘸子发财的消息，半夜来到他家中，趁他不备杀人夺走了金子。为了毁尸灭迹，又放了一把火。结果慌乱中遗失了一块金子，所以你手中只剩了四块。你回家后发现，心有不甘，所以今早又回废墟寻找，想找回那块失落的金子，对不对？”

黄昌道：“冤枉，这四块金子分明是小人的私物。黄瘸子一向穷得揭不开锅，人所共知，他哪里会有这么多金子？”

宋璟见他狡诈滑头，铁证如山还抵死不认，便下令用刑。差役将黄昌拖翻在地，举杖朝他臀部狠狠击打下去。才打了三下，黄昌已然不能忍受，连连叫道：“别打了，小的愿招。”当即招认了杀人放火经过，果然一切如宋璟所言。

宋璟命书吏将供状拿到黄昌面前，让他过目画押。又道：“黄昌谋财杀人，又放火毁尸灭迹，大火蔓延开去，更害得许多无辜百姓家破人亡，按律该处以斩首。因其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特批杖毙在州廨前。”黄昌闻判，当即瘫倒在地。

宋璟道：“判司，你这就命人四下张榜，将黄昌罪行公告蒲州，再带往西门处公开行刑，以慰人心。黄氏赌坊即日关闭，黄昌所有家产充公为专款，用来赈济那些在大火中受灾的灾民。”判司躬身领命，带人拖了黄昌出去。

唐代为避免冤假错案发生，唐太宗李世民起制定了严格的复审制度，州县地方死刑案件均要由刑部复审，然后上报皇帝裁决。然自武则天登基以来，告密成风，因一言不慎被杀者不可胜数，酷吏来俊臣等人更是常常先杀大臣再编造口供，法制极其松弛。不过宋璟却不属于此类，他既是御史台最高长官，又有皇帝特使身份，自有决断之权。

辛渐、王翰等人亲眼见宋璟断案干脆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又是惊奇又是佩服。又听见宋璟道：“来人，带狄郊上堂。”

片刻后，镣铐铛铛，狄郊被押了进来，不待差役呵斥，主动跪下。宋璟道：“堂下下跪之人可是并州晋阳人氏狄郊？”狄郊道：“是。”

宋璟道：“你可有派遣遥楼伙计张五往洛阳送信给你伯父狄仁杰？”狄郊道：“有。不过信件半路被人调包，成了所谓的反信。”

宋璟道：“辛渐可在？”辛渐道：“是，我人在这里。”宋璟道：“你知道狄郊有意勾结突厥谋反一事？”辛渐道：“我跟狄郊朝夕相处，从来不知道有此事。”

宋璟道：“狄郊，你既有意谋反朝廷，为何不拉拢辛渐？”狄郊被问得莫名其妙，道：“我本来就没有谋反，如何拉拢辛渐呢？”

宋璟却不理会，道：“辛渐父亲辛武掌管大风堂，本朝兵器十之二、三出自他家，我中原武器之利远胜突厥，你既想谋反，怎么会没有想到通过辛渐来拉拢辛武？大风堂可抵得上十万雄兵。”

狄郊微一凝思，即明白他弦外之音，忙道：“御史明鉴，这反信是有人冒充我笔迹栽赃嫁祸于我，信中有个大大的破绽。”

宋璟道：“破绽在哪里？你指出来？来人，拿信给他看。”狄郊道：“不必，破绽不是信中写了什么，而是有一件极重要的事情没写进去——诚如御史所言，辛渐尊父辛武掌管的大风堂可抵得上十万雄兵，我虽然愚钝无识，却还是明白这一点，若要谋反，最先要做的事一定是拉大风堂入伙儿。可反信中连突厥都卷进来了，却丝毫丝毫没有提及辛渐半句，可见起草信件之人当时并不知道辛渐身份，他首要对付的只是狄某一个。这愈发证明信是伪造，并非出自我本人之手。”宋璟道：“嗯，

听起来确有几分道理。书吏，你将这一段供词记录下来后重点标注出来。”书吏道：“遵命。”

宋璟又命带送信的伙计张五上堂，张五却不肯承认信件中途被人调包。宗大亮随即被带上堂来，供认道：“是羽林军曹校尉给了下吏一封反信，又命下吏找人监视逍遥楼的一举一动。张五背着行囊出来后就被人盯上捉回，下吏许以重金，拿到了狄公子的原信，又找到黄瘸子，答应给他十块金子，让他模仿狄公子的笔迹抄写了一遍反信。再将新写好的信交给张五送去洛阳。”

张五大呼冤枉，道：“哪有这种事？驿长可不要愿望小人。”他抵死不认，自是知道一旦承认罪名就身败名裂，死且不算，家人还要受到牵累。宋璟便命人先押他下去，又问道：“反信原件和狄郊原信呢？”宗大亮道：“都被曹校尉留下的人要回去烧了。不过下吏怕将来事发后有口难言，所以当时命黄瘸子多仿了两封信，一封仿的是狄公子家书原件，一封仿的是狄公子笔迹的那封反信。”

宋璟道：“如此，已经足以证明狄郊无辜。来人，开了狄郊身上枷锁。狄公子，委屈你了，你先起来，站去一旁。”狄郊躬身道：“多谢御史。”

宋璟又问道：“宗大亮，你为何不让黄瘸子摹仿一封曹符凤交给你的反信原件？”宗大亮倒也干脆，老老实实地道：“下吏不过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若当真摹仿了反信原件，那可再没有后路可退，而且会招来杀身大祸。”

言下之意，无非是通过反信原件的笔迹难免会追查至淮阳王武延秀头上，这如同武延秀背上的芒刺，不除不快，他可没有这个勇气跟淮阳王父子做对。

宋璟点了点头，问道：“那么你交给张五送去洛阳的那封反信和你手中的狄郊反信可是一模一样？”宗大亮道：“是。”犹豫了下，又道，“也不全是。下吏当时将两封信跟狄公子原信比照过，觉得有一封似乎更像些，所以取了那封交给了张五。”

宋璟命人带车三上堂，问道：“你可认识这个人？”宗大亮道：“认识，他是本地算卦道士车三。”宋璟道：“你可知道他跟黄瘸子的关系？”宗大亮道：“只听说他二人都好赌博，至于他二人是否有交情，下吏并不清楚。不过仿冒书信时，下吏一直从旁监视，黄瘸子倒是提了句：‘要是车三在就好了。’”

宋璟道：“黄瘸子仿冒书信时，你一直从旁监视么？”宗大亮道：“是。不过黄瘸子写到一半时说他得回家取自己的毫笔才称手，下吏就让他去了，等他走了才发现所有的书信他都带走了。下吏当时吓坏了，急忙赶去他家，却是没人，也没有人见他回家过。正四处找不到他时，他却自行回到我家，而且按下吏的要求，三封信都仿好了。下吏便如约将曹校尉留下的十块金子都给了他。他拿着金子兴高采烈地走了。”

宋璟点点头，命道：“来人，先押宗大亮下去，等判决时再带他进来。”宗大亮忙道：“宋相公可是答应过，要对下吏从宽处理。”宋璟道：“你主动招供，又交出了关键证物，本史既答应了你，自会有所考量。”挥手命人押走。

宋璟这才问车三道：“你可认得你面前的金子？”车三道：“认得。这是黄瘸子不知道从哪里得的，他给了贫道五块，自己留了五块。咦，怎么少了一块？”

宋璟道：“还有一块埋在黄瘸子的废墟中。车三，本史问你，黄瘸子为什么要给你五块金子？”车三道：“不为什么，大概就是有福同享的意思。”

宋璟道：“嗯，你不肯说，本史来说，是你仿冒了本史手中的这封反信。当时黄瘸子称回家取笔，其实是去找你，因为你仿人笔迹的水平比他高。本史看过你抄写的《道德经》，书法在本地应该还算不错。因为你帮了黄瘸子这个大忙，所以他才将金子分了一半给你。”

车三道：“什么反信？”宋璟便命人将两封反信举到他眼前，道：“这两封信内容一样，但笔迹却有细微差别，一封是黄瘸子本人执笔，另一封则是左撇子你的杰作。”

车三匆匆浏览一遍，大叫道：“贫道从来就没有见过这封信，这信是要陷害庐陵王和狄相公，贫道决计不会做这样的事，况且贫道根本不会仿人笔迹。”

王之涣道：“铁证如山，你何必再狡辩？你若不是心虚，为何要骗我和辛渐说你跟黄瘸子不熟？我们前脚刚走，你后脚就着急挖金子出来，分明是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所以预备逃跑。”车三道：“不，不是这样，贫道知道黄瘸子的本领有限，却忽然得了十块金子，怕是来路不正，又见他人已经死了你们还在打听，生怕你们是要追回金子。”

宋璟见这道士说精不精、说傻不傻，面对如此多的证据还要强辩，不过是恃仗黄瘸子已死、死无对证，便下令用刑。

车三忙道：“先等一等！”宋璟道：“怎么？你可愿意招认？”车三道：“贫道没有做过的事，为什么要招认？等一等，先等一等，贫道想问问相公，到底是谁要陷害狄郊狄公子？”

王之涣冷笑道：“还能有谁？当然是淮阳王。”车三惊道：“是他？”宋璟咳嗽一声，道：“目下还没有证人、证据表明事情跟淮阳王有关，交代宗大亮办事的是羽林军校尉曹符凤，本史已经派人去并州追捕他到案。”

王之涣道：“曹符凤不过是个校尉，如何敢攀诬本朝宰相？如果不是淮……”辛渐急忙拉住他，摇了摇头，示意不可再说。

车三却毫不忌讳，往地上重重“呸”了一声，道：“狗屁，贫道怎么会帮淮阳王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贫道恨他还来不及。”宋璟见他强硬，便发了一支签，道：“来人，打他二十杖。”

差役刚要拖倒车三，他又叫道：“等一等，等一等！贫道有证据，有证据，可以证明贫道不会写这封反信。”宋璟道：“什么证据？”车三咬咬牙，道：“当晚贫道曾经入河东驿站行刺淮阳王。”

众人闻言大吃一惊。王之涣道：“这不可能。那曹校尉口口声声说有两名刺客，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了，一人是裴昭先，一人是突厥人阿献……”宋璟道：“他叫阿史那献，是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元庆之子。”

辛渐等人这才知道阿献原来是突厥王子身份，他父亲在朝中任左威卫大将军，因欲举兵扶持武则天幼子李旦登基而被腰斩。

车三道：“什么献什么先，那晚贫道确实曾化装驿卒的样子混入驿站。当晚驿站人多，很是很混乱，又是军士又是驿卒，双方互相都不认识，混进几个刺客并不难。贫道听见有歌声，猜想那一定是淮阳王在寻欢作乐，所以循着歌声走，果见一名少年郎君正在厅中边饮酒边观看一名美貌歌姬跳舞，应该就是淮阳王武延秀。等那歌姬唱完一曲，淮阳王便叫她到身边，站起来拥着她回去房中，坐在床边调笑。正巧厅前卫士换班，贫道趁空持刀闯进去。本来就要得手，那淮阳王忽然扯过歌姬挡在了前面……”

王翰失声道：“原来你刺中的是赵曼。”车三道：“贫道可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贫道见误伤了人，又见那小娘子死死瞪着我不放，外面又有人大叫有‘抓刺客’，一时也吓坏了，不及拔出匕首，转身就逃。出来厅外，见到一群卫士正围着两名男子乱打一气，居然也跟贫道一样，是驿卒打扮，不过用黑布蒙着脸，大约就是你们说的什么先什么献的，一片混乱，贫道趁乱溜走了。”

宋璟道：“淮阳王可看到你的面孔？”车三道：“贫道是去行刺，又不是作法，冲进去时当然要蒙住脸了。”

宋璟道：“那你为何要行刺淮阳王？”车三道：“这是贫道私事，恕不能奉告。”宋璟倒也不再追问，命道：“来人，去带阿史那献来。”

过了一刻工夫，两名兵士架着阿史那献进堂。他几日来饱受狱卒折磨，体力衰弱，委顿不堪，又因手足不得动弹，被各种鼠虫蚊虫反复光顾，兵士刚一松手，便即瘫软在地。

宋璟见他灰白的面容上有许多斑斑点点的血胞，问道：“献王子生病了么？”阿史那献只是轻蔑地哼了一声，并不答话。

宋璟命人除去他身上长枷，让他坐在地上，指着车三道：“献王子当日闯入驿站行刺时，可有见过此人？”

阿史那献冷漠地扫了车三一眼，既不回答“见过”，也不回答“没见

过”。

车三忙道：“当日贫道可是在驿站见到王子和同伴被官兵围住。王子，你再好好看看，贫道见过你，你怎么会没有见过贫道？”阿史那献看也不看，道：“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真没有看见还是想为车三遮盖。

宋璟见他桀骜难驯，始终不肯多开口说话，有意激将道：“献王子虽是突厥人，却在中原长大，自小封有爵位。尊父阿史那元庆曾率军西讨吐蕃，有大功于本朝。如今你非但不为朝廷尽忠，还行刺淮阳王，罪同谋反，这到底是何缘故？”

阿史那献闻言顿生怒气，道：“宋相公问我为何行刺？那好，我也有几句话想问问宋相公，我父亲既有大功于朝廷，为何却被来俊臣诬为谋反，将他腰斩在神都？淮阳王武延秀纵马在浮桥上横冲直撞，堂堂前宰相裴炎夫人被挤落黄河，尸骨无存，相公有没有问问武延秀为什么？还有裴昭先，名门洗马裴之后，人都已经死了，还被官府砍下首级，将尸体悬吊在城门示众，相公有没有问问谢瑶环为什么要这么做？宋相公，我爹爹在世时也常常谈论你，说你当得起‘疾风知劲草’五字，对你很是佩服。换作旁人来审我，我阿史那献也不愿意理睬，今日就告诉相公一句实话，我就算走到今天这一步，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叛朝廷，我要反的只是这些为一己之私而滥杀无辜、诬良为盗的酷吏昏官。”

宋璟道：“献王子问的三个问题本史确实都回答不了，不过这番话足见你对朝廷忠心尚在，何不将经过情形原原本本说出来？事情或许还有和缓余地。”阿史那献摇头道：“我可抱什么希望。我要说的刚才都已经说完了，再无二话，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宋璟几次问话，阿史那献果然只是充耳不闻，对他这样倔强的人刑罚全无用处，只好命人先押下去。

狄郊道：“等一等。”上前说了阿史那献在大牢被狱卒“特别对待”的事。

宋璟道：“原来如此。传本史话给典狱，命他好生照看献王子。”阿史那献冷笑一声，竟连替他出头说话的狄郊也不曾看一眼，一步一挪地

慢慢走了出去。

阿史那献既不肯开口，车三无从证明自己当晚人在河东驿站，便道：“还有淮阳王和那位小娘子可以作证。”宋璟道：“那好，来人，速去寻找赵曼下落，派人去并州找到淮阳王问清楚当晚之事。将车三先关入死牢。所有涉及谋逆案的人均要单独监禁，不准探视，不得交谈。”车三道：“哎呀，贫道自称是刺客没人信，非要说贫道谋逆，真是冤枉。”

宋璟也不睬他，命人押他下去，又招手叫道：“狄公子，你们五位跟我来。”

狄郊、辛渐、王翰等五人跟着宋璟来到后堂。宋璟指着一旁的行囊箱道：“本史本以为铁证如山，今日定能审结此案，预备结案后立即动身返回京师，哪知道车三不但不肯招认，而且自己举出了决计不会参与的证据。来，几位都请坐下，谈谈你们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别拘束，别管我御史的身份。”

王翰等人本来就不是拘谨之人，依言随意坐了。宋璟见王羽仙不肯离开王翰身边半步，情状甚是亲昵，微感惊诧，却也不问。

王之涣道：“我们本来也以为今日一切都能真相大白，谁能料到竟有如此峰回路转！”辛渐道：“老狄曾经提醒我仿信者和凶器的主人都是左撇子，之间或许会有关联，却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联系。”

宋璟问道：“几位觉得车三的话可信么？”王之涣道：“车三自承刺客之名是死罪，承认伪造反信依照反坐之法也是死罪，都是死路一条。而且前面一项罪名因为得罪的是淮阳王，岂会一刀便宜了他？只会让他临刑前遭更多的活罪痛苦，他本人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辛渐也道：“嗯，我也是这么想。车三肯主动交代行刺来证明自己不会伪造反信，说明他爱惜自己的声名，不愿意背上助纣为虐的四个字。”

宋璟点点头，道：“车三所讲述的行刺一事有头有尾，有声有色，相信应该不事谎话。不过之前我已经派人详细调查过这个人，人品虽然不

坏，可说他好话的人也不多，好赌成性，有钱没钱每晚必去赌坊，欠下不少债。你们觉得他会不会是因为一时贪心，为了那五块金子，咬牙仿冒了反信？狄公子，你曾提过行刺和仿信有关联，也许本身就是车三一人所为。”

狄郊犹豫道：“我是本案被告，方便发表意见么？”宋璟对其谨慎沉静深为赞赏，道：“狄公子已经被证明无罪，车三仿没仿信跟你没有利害关系，但说无妨。”

狄郊道：“我只是从机率上来判断，左撇子毕竟是少数，几十人中不过有一人而已。刺客案和谋逆案两件案子所牵涉进来的人，包括我伯父、庐陵王，以及裴昭先、献王子在内，也不过十来人，出现两名左撇子的机会并不大。”

宋璟道：“自从张道子先生指出伪造反信者是左手执笔后，我已经派本地差役打听统计出河东县城内所有的左撇子。这里有份名单，一共是三十七人，除了车三外，其余都跟黄瘸子没有任何关系，且绝大多数人根本不识字。当然，名单不全，肯定还有很多左撇子没有被留意到。”

车三的嫌疑确实太大——左手写字，五块金子，又是黄瘸子唯一的朋友，在听到辛渐等人调查黄瘸子时即将掘金预备逃走。王之涣也不得不承认，道：“所有的证据的确都指向车三。如果两件案子都是他做的，他又何必多承认行刺一案呢？”

王翰忽道：“为了名誉！自古以来，出了多少沽名钓誉之徒，手段层出不穷，不惜以死留名者不在少数。伪造反信和行刺淮阳王两项确实都是死罪，下场并无区别，可对车三的名誉就很不相同——他因为伪造反信罪名被杀的话，死后也是千夫所指，背负骂名；可是因行刺淮阳王被杀，那可就是大大的不同，他就是众所仰慕的英雄……”

宋璟听他公然为刺客叫好，忙重重咳嗽了声，打断了话头，道：“王公子的话本史已经听明白了。嗯，既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车三，本史也只能依法办事，即使他不肯招供，依照众证定罪制度依旧要判他伪造反信，他既承认行刺，不过是多了一条罪名而已。”站起身来，道，“杨功，你命人将所有犯人带到公堂，本史要宣判。”

辛渐道：“宋御史不是已经派人去找淮阳王和赵曼了么，何不再多等一日？也好确认车三的话。”宋璟道：“我可以等，可身在洛阳的圣上不能等。”辛渐不解地道：“人命关天，皇帝为什么不能等？”狄郊拉了他一下，低声道：“宋相公其实是想说庐陵王不能等。”

庐陵王李显已经因为反信一事被押回洛阳囚禁，这位当初因戏言要将天下送给岳父就被立即废掉的皇帝正再一次领略亲生母亲的冷酷无情，杀人的宝剑就悬在他头顶上，随时可能掉落。既然已经证明反信是假，追查捉拿伪造反信者倒在其次，难怪宋璟要着急赶回京师了。

宋璟正正官服，正要上堂，忽有兵士进来禀告道：“派去并州捉拿羽林军校尉曹符凤的人回来了，说半路遇到淮阳王一行，淮阳王不肯交人，说要捆了曹符凤当面交给相公谢罪。”

宋璟皱了皱眉，道：“淮阳王现今人在哪里？”兵士道：“大王护送着恒安王的家眷遗孤，行走不快，要明日才能到蒲州。”宋璟微一凝思，道：“那好，我就再多等一晚，明日动身回京。狄公子，天色也不早了，你们几位不如留下来，一起用晚饭，咱们也好随便聊聊。”

他以堂堂御史中丞之尊，温言挽留小辈吃饭，王之涣等人多少有些受宠若惊。只有王翰锦衣美食挑剔惯了，认定州廨的酒食必定难吃，很不情愿，可也不好明说，只得悻悻跟着众人来到后衙的凉亭中坐下。

果如王翰所料，州廨的饭食极其难吃，宋璟只举箸吃了几筷就放下了，起身走到栏边，仰望星空。众人见主人心情不佳，也只能跟着放下筷子。王之涣走过去问道：“御史可是有心事？”宋璟道：“嗯。你们来看那边。”辛渐道：“那是北斗七星。”

时逢月底，并无月光，深邃广大的天幕上只有点点繁星，仿佛一颗颗镶嵌在黑色锦缎上的宝石，闪烁着轻盈的光芒，圣洁柔美，毫不耀眼，却显示着生动的烂漫。

北斗七星居天之中，为天之枢纽。七星分别名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中国古代极为崇拜北斗七星，不仅因为北斗星君是传说中掌管人类阳寿的大仙，而且七星对应着春、秋、冬、

夏、天文、地理、人道七政。也就是说，凡天地运转、四时变化、五行分布，以及人间世事吉凶否泰均由北斗七星所定。北斗一天枢星和北斗二天璇星连成一线，指的正是北极星。北极星号称至上天帝，被认为是阳气北极，极南为太阳，极北为太阴，日、月、五星行太阴则无光，行太阳则能照，所以是昏明寒暑之限极。而北极又维系着北斗，七星斗杓提携着整个星空旋转——斗杓东指，天下皆春；斗杓南指，天下皆夏；斗杓西指，天下皆秋；斗杓北指，天下皆冬——由此分辨出四方四时四季，成为民间百姓观象授时的基础。

王之涣道：“璇玑斡运四时，上及天子，下及黎庶，寿禄贫富，生死祸福，幽冥之事，无不属于北斗之统。而今在这号称天下之中的舜城，观看天上之中的北斗，当别有一番意味了。”

宋璟道：“天上璇玑，凡间万事。这尘世间世事人情，不停地交替变换，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一代接一代地今来古往，可天上的北斗从来没有变过，一直在那里，就像人间的正义，虽然有时候会被乌云遮盖，可我们不能因为看不到光芒就认为它已经消失。璇玑悬斡，晦魄环照(2)，只有正义才是永恒。狄公子，你这些日子受了很多委屈和压力，你可明白我这番话的意思？”狄郊道：“是，多谢御史教诲。”

宋璟道：“好，你们去吧，陪我这么个严肃的御史吃饭也没什么趣味，我就不强行拘你们在这里了。”命人将之前被曹符凤搜走移交给州司作为证据的五柄佩刀还给几人，又道：“明日审案，我再派人去逍遥楼叫你们。”

出来州司时，夜色已深，可衙门前还围了不少人，指指点点地议论着。原来白日黄昌已经在西门被当众杖杀，尸首拖回来摆在州廨前示众三日。这黄昌不但把持着本地赌坊，还放收高息利钱，害得不少人家破人亡，民愤极大。对他的死，几乎人人拍手称快，有人不惜远程赶来，就为专门看一眼他的尸首。

一路回来，不断能遇到搬了板凳坐在街边纳凉的人。天气逐渐热了，可蒲州的夜风中还是带着森森凉意。宁静的夜空下，人也变得格外澹泊，一把蒲扇摇来晃去，足以带来最愉悦的慰藉和享受。虽然洛阳的权贵们忙着争权夺利，拥李派和姓武的斗得死去活来，可这又关老百姓

什么事呢？人们所满足的，不过眼前这一刻安详而已。至于太宗的英武，高宗的懦弱，女皇的残忍，种种传奇，仅仅是酒后饭余的助兴谈资罢了。正如宋璟所言，日月经天，星辰隐现，千年往事恰如滚滚黄河水不断逝去，无数风流人物也化作了黄土，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唯有天上的璇玑指引着人间万事，地老天荒，永远不变，那才是世人内心深处虔诚仰慕的希望所在——距离那么遥远，却感觉触手可及。

众人回到逍遥楼，久久回味宋璟意味深长的一番话，感慨万千，胡乱吃了些东西，也没有心思歇息，只聚在房中聊天，如此过了大半夜，将近天亮时才各自去睡了。

次日一早，楼前便传来剧烈的吵闹声。王羽仙最先赶出来查看究竟，才知道是几名辽东来的商人，拖家带口，要住进楼里。伙计却因为王翰之命，不肯放他们入住，是以争吵了起来。

王羽仙道：“蒲州客栈不少，他们为何一定要住进这里来？”伙计道：“娘子不知道，这两日蒲州来了不少辽东、河北逃难的人，客栈、邸店早就人满为患了。”王羽仙道：“逃难？逃什么难？”伙计道：“听说是契丹人举兵造反了，具体小的也不知道。”

王羽仙便命伙计放那些人进来住下，又叫住一名中年男子，问起究竟，原来是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杀了营州⁽³⁾都督赵文翔，声称要反掉武周，光复李唐，拥戴庐陵王重归皇位。王羽仙道：“呀，又来一个徐敬业。”忙奔回楼上，叫醒王翰等人，告诉他们契丹反叛一事。

契丹原意为镔铁，属于东胡后裔鲜卑的一支，两汉时就已经见于中国史书，早期历史都是以神话传说为主。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有一个年青男子骑着白马从湟河而来，一个年轻女子骑着青牛从自土河⁽⁴⁾而来，二人在途中相遇后一见钟情，结为夫妻，生下了八个儿子，由此成为八个部落，经历了生生不息的繁衍，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契丹族。这当然只是传说，契丹人一度自认为是黄帝之后⁽⁵⁾，从鲜卑族中分裂出来，游牧于湟河以南、土河以北地区，傍水草而居，以畜牧、狩猎谋生。后来，契丹渐渐发展成为八个部落——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絮部、黎部、吐六于部。八

个部落各有酋长，称为“大人”，八部大人再推选一名首领，称“八部长”，可以号令八部，但以三年为一任，不得争夺，颇有民主选举之风。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契丹各部为了生存，不得不走向联合，于唐朝初年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当时的北方草原上，突厥称雄一时，而东方则是更加强大的唐朝。契丹酋长为了生存，不得不根据形势辗转依附于唐朝和突厥之间。

唐高祖武德四年，契丹别部酋长孙敖曹内附唐朝，唐朝廷授其为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后来又授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唐太宗贞观二年，契丹首领大贺摩会摆脱了突厥人的控制，率部属投降唐朝。突厥颉利可汗十分生气，提出要以叛逃唐朝的梁师都⁽⁶⁾交换大贺摩会，但却被唐太宗李世民严词拒绝。在这位雄才大的天可汗⁽⁷⁾心中，已经完全将契丹视为自己的子民，此举广泛赢得了契丹人心。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契丹酋长窟哥主动率部属前来内附唐朝。窟哥当时实际上统率契丹八部的大贺氏联盟，他的内附意义重大，唐朝廷特意设置了松漠都督府，授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都督，负责掌管契丹各部事宜，并赐姓李，以示尊荣。

唐高宗显庆五年，李窟哥病死，继任松漠都督的阿卜固率契丹诸部与奚族连兵叛唐，不久兵败，阿卜固被执送东都洛阳。唐高宗李治任命窟哥之孙李枯草离为左卫将军、弹汗州刺史，封归顺郡王；另一个孙子李尽忠为武卫大将军、松漠都督，统率契丹八部。李尽忠娶妻孙氏，妻兄孙万荣为孙敖曹曾孙，袭任归诚州刺史一职。

辛渐闻言很是吃惊，道：“我们五个去年北上游玩到过营州龙城，在酒肆饮酒时遇到两名契丹大汉，跟他们拼酒，他二人同时喝，我们五个轮番上阵，最好还是喝不过对方，败下阵来。后来才知道其一人就是松漠都督李尽忠，另一人是契丹名将李楷固，都是血性豪气、淳朴好客的好男儿，怎么会突然举兵谋反呢？这其中定有缘故。”

特意下楼找了几名商人询问，果然问到此次契丹反叛另有缘由——去年辽东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契丹部落发生了大面积的饥馑，百姓军士生活无着，贫苦无依，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二人不得不向上级营州都督赵文翊求助。赵文翊刚愎自用，自恃是大周官吏，不但不给契丹

军民加以赈给，反而视两位酋长如奴仆，大肆辱骂，由此惹恼了二人，干脆拔刀杀了赵文翊，占据营州，起兵反周。这二人倒不是有勇无谋之辈，自知契丹孤弱，难以匹敌朝廷大军，特意打出了迎归庐陵王的旗号，据说河北、河东有不少对武周不满的人正聚集在一起，街谈巷议，大有伺隙而起之势。

辛渐回房将真相告诉同伴。王之涣道：“昔日徐敬业兴兵反武，意在匡复唐室，也是以迎归庐陵王为号召。听说那些日子里，朝廷三天两天都有特使赶去房州，生怕庐陵王与徐敬业勾结，或是被人救走。”辛渐道：“嗯，听说庐陵王日夜忧惧不安，甚至打算自杀一死了事。幸亏王妃阿韦阻止，才没有酿成大祸。后来又有虢州人杨初成诈称郎将，称手中有高宗皇帝御笔制书，召集豪侠往房州营救庐陵王，结果事败被杀。想不到契丹也会利用中原百姓不满朝廷的心理，打出了庐陵王的大旗。庐陵王本就因为反信案被押回洛阳，处境岌岌可危，这下怕是更难了。”

王翰冷笑道：“可惜淮阳王武延秀预先估算不到契丹会举兵反叛，还编造什么老狄勾结突厥谋反。”辛渐道：“这是因为契丹非但实力远不及突厥和吐蕃，而且素来对朝廷忠心耿耿，不想突厥、吐蕃那样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狄郊道：“若是在信中说成我和伯父勾结契丹，而今契丹起兵是实，假信也变成了真信，咱们这一干人，包括庐陵王怕是都已经身首异处了。”

王之涣道：“不知道宋御史是否知道契丹反叛之事？”狄郊道：“宋御史应该已经知道此事，所以他才着急赶回京师澄清狄相公勾结突厥谋反是子虚乌有，为的就是避免庐陵王的处境雪上加霜。”

王羽仙道：“不如我们一道去州司看看，你们几个都到过辽东，又见过李尽忠本人，也许可以给宋相公一些建议，好让他回去后转告朝廷。”辛渐道：“要解决这件事最容易不过，朝廷无须征发大军，只要派一名特使前往契丹，好生抚慰赈济，契丹人重信重义，自会退兵散去。”

王翰道：“我敢担保洛阳的那位女主一定不会这么做，她正要找机会为侄子武承嗣树立声望，好立其为太子，眼下岂不是大好机会？她肯定要派武承嗣为主帅讨伐契丹，再多选精兵良将，务求必胜，不过是用昔日汉武帝倾天下精兵扶持戚族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之典故。契丹虽

然勇悍，毕竟只有数万人口，如何能与中原抗衡？等到武承嗣得胜，可就要被吹成居功至伟，储君之位非他莫属了。”

辛渐摇头道：“武皇未必会这么做。这是军国大事，岂能视作筹码、等同儿戏？一名使臣即可平息战乱，安定一方，无须劳师动众，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何乐而不为呢？武承嗣这样的人，所作所为人神共愤，就算他平了契丹、平了突厥，就连吐蕃也平了，天下人也不会服他。武皇虽然年老，可并不糊涂，也不是一味袒护武家人，不然她这次为何选派宋御史来审理反信案？”王翰道：“我不跟你争论，将来你总会知道那位女主的见识。”

几人遂往蒲州州廨而来，刚走出不远，正遇到杨功。杨功道：“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车三已经主动认罪了。”

众人均不知道车三态度忽然如何转变，吃了一惊，忙询问究竟。杨功道：“今日一早天还亮，车三在狱中吵着要见宋相公，一见面就主动认罪，承认是黄瘸子拿着反信来找他，他同时看了狄公子原信和反信后当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可黄瘸子催促得甚急，他一时贪图五块金子的重酬，就摹拟狄公子笔迹抄写了一遍反信。后来也很是追悔，不过却已经来不及了。”

王之涣道：“那他有没有说他昨日为什么宁肯说出行刺淮阳王之事，也不愿意承认反信一事？”杨功道：“他说诸武恶贯满盈……噢，这不是我说的，是车三的原话，他不想背上助纣为虐的名声而死。不过他在牢里一夜已经想通了，男子汉要敢作敢当，他不能因为一时的糊涂再继续错下去，他愿意认罪，而且表示要戴罪立功，指证淮阳王才是幕后主谋。”

王翰道：“嗯，想不到车三这个人贪财猥琐，倒是还有些担待。大家都知道幕后主使是谁，却只有他公然说了出来。”

狄郊问道：“车三指证淮阳王可有凭据？”杨功道：“有，而且是非常有利的证据。”

原来车三除了临摹狄郊笔迹写了一封反信交给黄瘸子外，还将狄郊

家书和反信原件各临摹一份留了底。他也知道事情重大，所以将两封信用油布包了，藏在院中槐树上的鸟窝中，是以之前杨功派人搜查竟没有找到。

众人闻言很是欣慰。之前宗大亮因为畏惧武氏势力，一直只提是受羽林军校尉曹符凤之命，不肯提淮阳王武延秀半句。就连杨功无意提到淮阳王时，也总为宋璟阻止，这自是因为宋璟生性谨慎，没有发现直接指向淮阳王的证据。而偏偏宗大亮也没有敢留下反信原件的仿冒件，倒是车三深谋远虑。通过这临摹反信原件的笔迹一定可以有重大发现，说不定可以直接与主谋武延秀联系起来。唐律有反坐之法，谋逆大罪当然要处斩，从者绞刑，诬陷人谋逆则要反坐，主谋处斩，从者处绞。

杨功似是猜到他们心中所想，道：“不过那封反信原件的仿冒件，书法相当漂亮，淮阳王应该没有这等好书法，估计是他手下人所写。”

辛渐问道：“宋御史可有派人请淮阳王来公堂与车三当面对质？”杨功摇了摇头，道：“淮阳王还滞留在城外，宋御史认为他是有意拖延，所以已经押着车三、宗大亮、张五、平老三一千人犯动身出发回洛阳了。”

王羽仙道：“宋御史是担心庐陵王的处境么？”杨功点点头，道：“而今辽东契丹举兵叛乱，公开叫喊‘何不还我庐陵王’，又以庐陵王的名以在山东大肆散发小册子，号召大家起兵，导致局势更加复杂。宋相公尽快赶回洛阳，是希望早日了结反信案。我是奉命来告诉你们一声，然后也要押着袁华和阿史那献启程。”

辛渐问道：“袁华和献王子跟反信案并无干系，为何也要一并带走？”杨功道：“袁华和献王子本是流人⁽⁸⁾，不得朝廷赦令便擅自潜逃，本该行重杖，若他们能挺过杖刑，便要重新流放。然而袁华已经供认自己在为突厥效力，献王子又入驿站行刺淮阳王，所以要押回洛阳重新立案定罪。狄公子，本来与反信案相关的所有人都要被带回洛阳结案，但宋相公特别交代说你和你的几位同伴可以不用再辛苦跑一趟。”

狄郊道：“这是为何？辛渐他们可以不去，我可是本案首要被告，结案时理当在场。”杨功道：“宋相公说，狄公子还是不在场的好，不然只怕会失望。曹符凤已经死了，据称说畏罪跳水自杀，淮阳王称对反信一

事毫不知情，所有的罪名都被推到曹符凤头上。”

狄郊恍然大悟，问道：“宋御史是打算就到此为止，不再追究幕后主谋么？”杨功道：“反信幕后主使到底是谁，大家心知肚明。若一定要追究下去，等于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就算能逼迫淮阳王承认是幕后主使，以他目前在圣上心目中的位置，也不能拿他怎样。而魏王诸武一党势必会全力反击，那时庐陵王可就真正危险了。若就此放手，以宗大亮、车三服罪结案，庐陵王和狄相公的处境要安全许多。狄公子，宋相公让我转告你，这世间的有些事很无奈，有时候不得不在利与害之间取一平衡，他有愧‘持正’之名，抱歉了。”

狄郊道：“我明白宋御史的苦心了，多谢。”杨功道：“那好，各位，我这就告辞了。日后有机会再见吧。”

众人目送杨功上马而去，均感郁郁满怀，谁也料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王羽仙道：“大伙儿干嘛都板着脸？既然已经是这样的结果，无力改变，只好接受它了。”辛渐道：“羽仙说得对。阿翰，你们先回去，我去送送杨侍从。”狄郊忙扯住他手臂，道：“你是想去救袁华？不必了。”

辛渐料到自己的心思难以瞒过同伴，昂然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当初是袁大哥主动承认刺客之命，才换得了我们几个的自由。”狄郊道：“我不是不让你去报恩，而是叫你放心，眼下正有契丹叛乱，袁华和阿史那献都死不了。”

王翰也道：“契丹既起，朝廷最担心的是突厥、吐蕃趁火打劫，袁华既为突厥效力，武皇待其为上宾还来不及，又岂会加害？阿史那献是突厥王子，当初武皇杀阿史那元庆已经引来诸多骚动，再杀了他，只怕河曲⁽⁹⁾六州数千帐降户都要倒向默啜，这对北方边防局势无异雪上加霜。她即使要杀阿史那献，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动手。”辛渐听了，也觉得有理，点头道：“希望真是如此。”

王之涣道：“阿史那献既是突厥王子身份，还得听李弄玉号令，可见这位四娘身份一定非同小可了。”王翰道：“还用说么？她可是姓李，十

八子的李。”

唐朝立国前，民间曾有谶语流传，说“十八子”将得天下，“十八子”合起来就是个李字，后来果然是李唐得了江山。众人均知王翰暗指李弄玉是皇族身份。只是李姓皇族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硕果仅存的如庐陵王李显、嗣子李旦及其子女均被囚禁，这李弄玉如何又能逃脱罗网，而且堂而皇之地手持金牌令箭进出河东县衙？一时也想不明白究竟。

王羽仙道：“辛郎，你答应要为弄玉姊姊寻找璇玑图，可千万别忘记了。”辛渐道：“哎哟，这两日因为老狄的案子晕头转向，还真给忘了。咱们这就去河东县衙找傅腊问个明白。”

众人来到河东县狱探望傅腊，虽然他口不能言，但在七嘴八舌的追问下，事情还是弄清楚了，当真如之前几人推测的那样，傅腊在浮桥上捡到了一幅璇玑图，他一眼就看到最右下端有两个他认识的字——“河津”，所以后来才想到用璇玑图来提示众人胡饼商和苏贞跟凶杀案有关。

辛渐问道：“那幅图呢？还在你家里么？”傅腊摇了摇头，又指着自己的断舌，“疇、疇”连声。狄郊心念一动，问道：“你是说你将璇玑图送给了咬断你舌头的苏贞？”傅腊连连点头。

王翰皱眉道：“怎么又跟这个女人扯上了？我早说她不简单。”狄郊尚不知道苏贞之事，问道：“苏贞不是在蒋素素案发后就跟胡饼商失踪了么？”王之涣不愿意当众谈论苏贞陷身青楼，忙道：“回去再说。”

回到逍遥楼，王之涣大致说了苏贞被卖入宜红院做娼妓之事，又道：“老狄，你也见过贞娘，你说她的遭遇是不是值得同情？”狄郊道：“这件事很奇怪。”王之涣道：“当然奇怪了，她是被认胁迫……”

狄郊问道：“苏贞是什么时候被她丈夫卖入青楼的？”王之涣道：“这倒是不清楚，最早是田智在宜红院遇见她。”

田智掐指算了算，道：“应该是大前天。”狄郊道：“嗯，那就是四月二十五。真是蹊跷！”

辛渐道：“我大概明白老狄的意思了。四月十九号，我们几个到了蒲州，当天晚上秦锦被杀；四月二十号，阿翰被当作杀死秦锦的凶手捉去河东县狱……”

狄郊道：“这一天，我和之涣去城东调查秦锦案，遇到水手傅腊，他为证明自己昨晚不在杀人现场，举出苏贞为证人。我和之涣随即去了河津胡饼铺，跟胡饼商打听苏贞，然后才到她家，她证明昨晚傅腊在她家……”王之涣道：“当时她房中有个男人说话，声音低沉，贞娘似乎怕他怕得厉害，那认应该就是她丈夫韦月将。”

辛渐道：“四月二十一号，我还被谢瑶环扣押在州狱中，你们四个先被放了出来，当天晚上蒋素素被杀，那一天刚好是羽仙来到蒲州的日子……”王翰道：“不错，羽仙来到后，我觉得盯着逍遥楼的耳目众多，送她去了普救寺，也就是那时老狄发现裴昭先被平氏三兄弟关在梨花院中，我觉得那里不安全，又带羽仙回来。半路上，水手傅腊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辛渐道：“对，这一段巧遇后来成为水手傅腊被怀疑成杀人凶手的契机。次日，也就是四月二十二号，蒋素素尸首被发现，老狄发现她口中的断舌，联想起与傅腊的深夜偶遇，追查到傅腊头上……”

王之涣道：“我们离开蒋素素去查验傅腊是否断舌，出来巷子口老狄还见到贞娘正站在河津胡饼铺旁张望。我和老狄过去跟她聊过几句，她曾提到丈夫已经回来。”

狄郊道：“嗯，这一点细节很重要，可惜我们当时注意力都在傅腊身上，发现他断舌后，更认定他是杀人凶手。亏得窦县令提醒，我才发现蒋素素牙齿中无血，傅腊是被嫁祸……”王之涣道：“窦县令也是误打误撞，他以为蒋会是凶手。”

狄郊道：“后来我和之涣又去了苏贞家，她非但没有开门，还催促我们快走。所以我们又去胡饼铺打探，胡饼商极力称赞苏贞，却怎么不提到她丈夫韦月将。还说韦月将昨日回来在家过夜，今早已经离开。这一天是二十二号。次日，二十三号，羽仙通过璇玑图的提示知道是苏贞趁接吻交欢时咬下了水手傅腊的舌头……”

田智蓦然大叫了一声，吓了众人一跳。辛渐道：“田智是不是想到了什么？”田智忙道：“不是不是，就是听说有人被咬下舌头怪吓人的。”王之涣道：“可不是嘛，这事咱们都是头一回听说。尤其贞娘她……”忍不住叹息一声。

王翰斥道：“没事别再大惊小怪。”田智喏喏连声，不敢再多说。他至此方才知那个水手傅腊是被苏贞咬断了舌头，而他本人还曾经跟这个女人口对口交吻缠绵，当时还觉得旖旎无限，现在回想起来，不但恶心得想要呕吐，心底还升腾起一股莫名的寒意。

狄郊续道：“得知苏贞是帮凶后，襄县令急忙派人去捉拿苏贞，发现她和胡饼商已经同时失踪。当天晚上，裴昭先在苏贞家中被杀。这一天是二十三号。第二天，二十四号，我们去勘验裴昭先的尸首时，阿翰在院墙下发现了韦月将的无头尸首。二十五号，田智在宜红院遇到戴着面具的苏贞。”

王之涣道：“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二十二号没有见到苏贞，却分明听到她的声音，她还在家中，但二十三号就已经踪迹全无，她应该是在这期间被卖去了青楼，最有可能的时间是二十二号晚上。”

辛渐道：“可是这完全说不通。苏贞自称是被丈夫卖进宜红院，虽然她没有提名字，但我们都知道那人是韦月将。按照胡饼商的说法，韦月将二十二日早晨已经回去了东主张道子家。当然，胡饼商肯定是说了谎话，他当时应该已将韦月将杀死，埋尸在院中，杀人日期也与我们后来发现尸体时的腐烂状态吻合。那么卖苏贞到青楼应该是胡饼商才对，怎么又成了韦月将呢？”

狄郊道：“这正是最大的矛盾之处。以苏贞目前的处境，她应该不会撒谎……”田智忙道：“小的多嘴插一句……”狄郊道：“你说。”田智道：“依小的看，贞娘提及她丈夫时总是很惊慌害怕的样子。不过那时候小的不知道她丈夫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已经被人杀了，当时只是觉得奇怪，贞娘人温柔有礼，虽然戴着面具，可以前的容貌应该也不差，天下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丈夫，将妻子卖去做娼妓呢？仅仅是因为贞娘生过重病毁了容么？可既然卖了她，为何又要强迫她戴上面具？”

狄郊道：“苏贞眼下是官府通缉的凶手从犯，要将她卖掉，首先要瞒过青楼的主人，所以才强迫她戴上面具，是怕旁人认出她来。不过这凶手也够绝的，为何不杀了她灭口，而要”王之涣道：“大伙儿都知道杀人凶手就是胡饼商，街上到处贴着缉拿他的图形告示，他杀了贞娘，又能灭什么口？不过徒增一条人命而已。”

狄郊道：“之涣，我知道你同情苏贞，可眼下纸难以包住火，我们得带她离开宜红院，去一个地方。”王之涣喜道：“好啊，我正要说我们得将贞娘从青楼中救出来。”

狄郊本意是报官，请河东县令窦怀贞派人将苏贞从青楼中带出来，见到王之涣如此反应，一时踌躇，便望着王翰，想征询他的意见。王翰微一凝思，即道：“好，我这就去宜红院带苏贞出来，你们在这里等我。”他一直不怎么喜欢苏贞，也不赞成王之涣出头去营救这种女人，为此还几次争执，忽尔态度大转变，不免令人惊讶。王翰却命田智取了一袋金沙，主仆二人“蹬蹬”下楼去了。

王之涣问道：“羽仙，阿翰他怎么……怎么……”王羽仙抿嘴笑道：“你既是一心想救贞娘，翰郎又怎会置身事外？”辛渐道：“是啊，你别看阿翰因为苏贞的事跟你吵架，可他到底还是顾念兄弟情谊。”王之涣会过意来，很是感动，道：“我这就去追阿翰，跟他一起去宜红院。”辛渐笑道：“你就别去凑热闹了，他又不是真的去逛窑子，人多不一定好办事。阿翰既然不叫我们同去，肯定有他的道理。”

等了大半个时辰，王翰当真带着苏贞回来了。她头上戴了一顶帷帽，半透明的幔纱遮住面容，外人无法看到她脸上的面具。进房来才取下帽子，盈盈向众人下拜，谢道：“小妇人苏贞多谢各位郎君、娘子相救。”王羽仙上前扶住她，道：“娘子不必多礼。”又见她身上衣服又破又烂，连路边的叫花子也不如，忙道：“我带娘子到隔壁换身衣服再说。”自领着苏贞回房。

王之涣忙问道：“很顺利么？”王翰道：“嗯。”王之涣道：“那阿金一心要将贞娘当摇钱树，如何肯轻易将她交出来？”田智道：“阿金一听贞娘是通缉要犯，早吓得半死，巴不得早早送贞娘出门。阿郎又有钱给她，她何乐而不为？”自怀中取出一张纸，道，“这是自阿金那里取到的

贞娘的卖身契。”

王之涣接过来一看，日期写的是二十二日，签押者却只是署着一个“胡”字，而不是“韦月将”的名字，不禁微感失望，心道：“贞娘到底还是骗了我！她说什么被丈夫卖入青楼，不过因为胡饼商是在逃的杀人犯，她不敢轻易说出来，况且说是被自家夫君卖身更容易博人同情。”

狄郊道：“我一会儿想先带苏贞去一个地方，大伙儿先别提她丈夫的事。”王之涣道：“好。不过……”

正说着，王羽仙领着苏贞重新进来，果然靓装之下增色不少，只是面上的铜面具青光闪闪，煞是诡异。苏贞意识自己脸上的面具是众人目光聚焦之处，不由自主地举起衣袖，挡住了面容。

王羽仙道：“娘子先别着急。辛渐，你过来看看贞娘这面具有没有法子取下来？”

辛渐之前在宜红院早已经仔细察看过，那面具打造精巧，取下不易，怕是要费一番周折，道：“取是能取下来，不过这面具焊死时是加过热的，怕是有的地方已经与肌肤合在一起，娘子吃苦头不说，取下来时会扯坏肌肤。”

苏贞被戴上面具前已经被人打晕，根本不知道其中过程，闻言惊道：“郎君是说即使能取下面具，我的面容也已经毁去，是么？”辛渐不愿意谎言相欺，道：“应该是这样。”

大凡女子均爱惜容颜，苏贞身遭剧变，在困境中惟一的念想就是将来有一日能取下面具，回去家乡与亲人团聚，不想这最后一点盼望都破灭了，“啊”了一声，失声痛哭起来。一边哭泣，一边本能地举袖去拂拭眼泪，却只能触到冰冷的面具，心中愈发悲凉。

众人见状，也颇觉凄惨，可又不知道该如何劝慰。等了一会儿，狄郊才道：“事已至此，贞娘还是看开些。那人将你害到这般境地，贞娘难道不想报仇么？”苏贞一愣，道：“报仇？不……”连连摇头，露出了惊悚的神色。

狄郊道：“那好，我想请贞娘跟我去一个地方。”苏贞抽抽搭搭地道：“小妇人的性命是各位救的，敢不为郎君效力？”王羽仙便为她戴好帷帽。

狄郊道：“我们要去的地方不适合羽仙去，阿翰，你还是留下来陪着羽仙。”王翰道：“是宜红院么？早知道你要去，就不必我多跑一趟了。”

狄郊也不答话，领着苏贞出来。走出一段，王之涣才会意过来，追上前几步，低声问道：“老狄，你该不是要将贞娘交去河东县衙吧？”苏贞也意识到有所不妙，顿住脚步，迟疑着不肯再往前走。

狄郊道：“不错，我是想带贞娘去河东县衙，不过不是要送她投案。”王之涣道：“不是投案，是做什么？”狄郊道：“我要请贞娘去见一个人。”苏贞立即会意过来，道：“是傅腊，不，我不见他！我不愿见他！”慌里慌张，掉头就跑，却被辛渐一把抓住手臂，动弹不得。

辛渐道：“娘子不愿见傅腊，是因为内心有愧么？”苏贞哭道：“我不是有意要害傅腊，我……我是被逼的……他……他说如果我咬下傅腊的舌头，他就要将我卖去做娼妓，让我被千人骑、万人跨，从此永远不得翻身。”

狄郊道：“他是贞娘心头重负，如果不找出他来，怕是贞娘一辈子也不得安生。走吧，贞娘放心，我不会害你的。只要查明真相，抓到凶手，我愿意替贞娘向窦县令求情。”

苏贞只是哭泣不止，一旁渐有路人留意围观，狄郊无奈，便与辛渐一左一右挟了苏贞手臂，往县衙而去。王之涣道：“喂，你们……”他素来信任狄郊，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跟了上去。

河东县衙的差役早已认得狄郊等人，一见便上来问道：“郎君们又为案子而来么？”狄郊道：“嗯，我想见见那具无头尸首，不知是否方便？”差役笑道：“有什么不方便的？只要郎君不怕尸臭，随时可以来看。”又问道，“这妇人是谁？”狄郊道：“是名证人。”王之涣听了这话，才算放下心来。

差役领着几人来到停放尸首的房间。房中臭气熏天，尸首横在房中

地面上，上面盖着块白布。狄郊道：“差大哥可否行个方便，让我们几个单独呆一会儿？”差役道：“郎君请随意。”紧捂着鼻子，小跑着奔了出去。

狄郊道：“贞娘，请上前认一下这具尸首。”苏贞本来胆小，被带来县衙停尸房这种地方已是十分的不情愿，又听说要让她认尸，心中更是犹豫。

狄郊道：“他是贞娘的亲近的一个熟人，难道贞娘不想看看是谁么？”苏贞这才想起王之涣曾经提起她丈夫韦月将已死的事，“啊”了一声，转头问道：“是他么？”王之涣点点头，道：“他没了首级，贞娘要有心理准备。”

苏贞点点头，忽然变得坦然了许多，上前在尸首边蹲下来，伸手去揭尸体上的白布。她的手明显因为紧张在发抖，但还是慢慢接近了尸首。尸布揭开了，她愣在了那里，眼波中那一点点略带欣慰的期盼瞬间转变成了失望和恐惧。

狄郊道：“贞娘可认得他？”苏贞点点头，道：“不过不全然如郎君所言，我们熟识没错，却并不亲近。”王之涣吃了一惊，道：“贞娘的意思是，你跟你丈夫……”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言辞。

苏贞道：“丈夫？啊，郎君以为他是我丈夫么？不，不，你们搞错了，他是我家前面的胡饼商。没错，这身衣服是我夫君的没错，可人不是。”

最意外的人非王之涣莫属，这才明白狄郊为什么坚持要带苏贞来认尸，原来他早隐隐猜到死的人不是韦月将，苏贞并没有说谎，确实是她丈夫将她卖入青楼。至于眼前的无头尸首，凶手是有意给他穿上韦月将的衣服，让大家误认为他是韦月将，砍走头颅更是为了混淆视听。能做到这些并从中受益的人，自然只有韦月将了。

回到逍遥楼，狄郊大致说了无头尸首的新发现。王翰、王羽仙连日来经历的怪事多了，倒也不觉得如何惊奇。狄郊肃色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贞娘怕是得说实话了，凶手是你丈夫韦月将对不对？他不但杀了

秦锦、蒋素素，还事先找好了替死鬼胡饼商。只是我始终不明白动机，我知道你丈夫来河东意在得到张道子先生家的王羲之真迹，可秦锦这些人跟张家没有半点关系，他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杀死这些人？”

苏贞自到河东县衙看过胡饼商的尸首后，人倒是变得沉静了许多，不像之前那般手足无措，沉默了一会儿，抬头道：“好，我就将我所知道的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告诉各位。秦锦被杀之事我事先并不知情，我甚至不知道我夫君当日已经回到城里。那天晚上，天上有月光，傅腊换班后家也没回就直接来到我家里，我做了晚饭给他吃，然后就上了床。到半夜时，傅腊突然要走，我知道他第二天不当值，猜想他是要赶去附近的素娘家里，因而也没有多挽留。过了大半个时辰，又有人轻轻敲门，我以为是傅腊回来了，哪知道开门一看，却是我丈夫。不知道为何缘故，他穿着胡饼商的衣服，一身的胡饼味道，神色也甚是不安。我不明究竟，也不敢多问，急忙让他进屋，服侍他洗漱时，看见他手上、衣服上均有血迹，身上还有一把短刀。我当时吓坏了，他却说是半路遇到了劫匪，动手伤了人，让我把衣服丢到灶下点火烧了。”

王之涣道：“你丈夫提前回城，又一身事血，你难道一点也不起疑么？”苏贞道：“不瞒王郎，我丈夫为人苛刻严厉，我平日已是十分畏惧他，他突然回来，我生怕他发现傅腊刚刚来过之事，哪敢再多半句嘴？幸好他只是洗干净血迹后就直接上床睡了，再无二话。次日，狄郎和王郎来到我家打听傅腊行踪，我这才知道锦娘昨晚被杀，立即想到可能是我丈夫所为……”

狄郊道：“莫非尊夫韦月将与秦家素有仇怨？”苏贞道：“不是，其实还是因为我……”犹豫半晌，还是吞吞吐吐地说明了情由。

原来苏贞因丈夫长年不在家，寂寞难耐，偶尔会到房东秦家走动，不过是想寻秦锦、蒋素素姑嫂说说话而已。有一日，凑巧撞见来秦家私会蒋素素的水手傅腊，傅腊一见苏贞，惊为天人，倾倒不已，苦苦哀求蒋素素介绍苏贞给他。蒋素素开始有些生气，但她自己也是水性扬花，同时有好几个姘头，干脆乐得做个人情，便主动邀请苏贞来家中做客，用酒将起灌醉，再留宿家中。傅腊早等在一旁，趁苏贞醉晕时奸污了她。苏贞醒来后才知道上了大当，痛哭不已，有心寻死觅活，慢慢经蒋

素素劝转也就罢了。况且那傅腊极善挑逗女人，带来的肉体的欢娱是她那严肃冷漠的丈夫从来没有过的，不但没有张扬，还就此与傅腊勾搭。傅腊时常趁韦月将不在家时与苏贞私会，有时候也会一夜去上两家。

众人这才知道韦月将为什么一心要杀蒋素素，她是居中的冰人⁽¹⁰⁾，害得他妻子失贞的罪魁祸首。

狄郊问道：“尊夫每个月只回一次家，而且只呆一夜，如何能知道是蒋素素从中牵的线？”苏贞道：“世上究竟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丈夫大概是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三个月前，我丈夫回来家中，二话不说，命我跪在堂中，让我交代清楚我背着 he 偷汉子之事。我怕说出来他会杀了我， he 以前曾经警告过我，说我若是偷人 he 就要按家乡习俗将我推入井中淹死，再弄成过失杀人的样子⁽¹¹⁾，我怕 he 当真会这么做，所以不肯说实话。哪知道我丈夫立即扯住我头发，拖到厨下水缸旁，将我的头按入水中，等到我呛够水几近昏迷时，才将我拉起来……”

田智也曾被人如此逼供，那种难受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他得知苏贞正是咬下水手傅腊舌头之人后，本来对其人极感恶心，看也不愿意多看她一眼，此刻见她楚楚可怜，不禁又同情起她来。

苏贞续道：“我死去活来几次，实在没法子，只得说了实话，又苦苦哀求 he 不要杀我。他倒没有再继续折磨我，将我放起来，命我换了干净衣服坐下，说这事不怪我，全怪那蒋素素，那女人自己安分守己，还将野汉子介绍给我认识， he 非杀了她不可……”

王之涣道：“蒋素素从中牵线是不对，可奸夫罪过不是更大么？韦月将为何不直接对付 he？”辛渐道：“之所以不直接对付傅腊，是因为傅腊是个军籍水手，孔武有力，非寻常人可比，韦月将没有十足把握。”

苏贞道：“辛郎说得极是，我丈夫心计极深，我根本不了解 he 心中在想些什么。不过我知道 he 到张道子先生家教书是有所图谋，是 he 所称的‘大事’， he 也不想因为要对付素娘、傅腊坏了大事，所以才表示不追究通奸一事，还让我跟以前一样，与素娘、傅腊继续应酬来往。”

王之涣惊叫道：“哎呀，天下哪有这样的丈夫，发现了妻子的奸情，

还要让妻子继续与奸夫敷衍。他倒也真忍得住！”苏贞道：“我开始也以为丈夫是在说反话，一再哀告说再也不敢了。他却说若是我敢拒绝傅腊，或是吐露半点风声，令傅腊、蒋素素有所警惕觉察，他就要去官府告我和傅腊起意谋害他，那不但是砍头的重罪，而且按本地习俗，淫妇要骑木驴⁽¹²⁾游街，从此身败名裂。我知道他精通律令，不敢争辩，只能流泪答应下来。”

王翰道：“这韦月将当真阴沉得可怕，他让娘子继续对傅腊、蒋素素虚与委蛇，无非是不让他二人起疑，等王羲之真迹到手，再腾出手来将二人杀死。”苏贞道：“原来我丈夫想要的是张家的王羲之书卷，难怪总听他反复提起。”

原来韦月将在秦锦遇害当日就已经偷到王羲之真迹，借故离开东主家回城。他大概为这一天已经计划了很久，刻意没有回家，而是躲藏在秦家附近不露面，本意就是要制造自己仍然在城外的假象。他早从妻子口中蒋素素有点灯睡觉的习惯，到半夜时，换上早已经准备好的胡饼商的衣服，这是为万一被人撞见做准备，夜深难以看清身形面孔，但气味却不会改变。韦月将翻墙进入秦家后直奔亮室，意图先奸后杀。原听说蒋素素对男人来者不拒，哪知道闯进去扑上身后她拼命反抗。又听见外面有人叫“锦娘”，他这才知道找错了对象，因秦锦已见到他面孔，只能杀了她灭口。他冲出来后，正要蒋素素一并杀死，忽见对面厢房门边站着个高大的男子，略微犹豫，即翻墙出逃，结果摔了一跤，他不知道那是躲在柴垛后的蒋会刻意为之，不免有些慌乱。幸得院中一对男女自己也是心怀鬼胎，无人追出，他才顺利逃回家中。苏贞见丈夫突然回家，惊惧异常，也不敢多问。

次日，秦锦尸首被发现，王翰被当作凶手被捕，但狄郊和王之涣上门向苏贞求证头夜傅腊行踪一事还是很令韦月将紧张了一阵子。他原本计划诬陷傅腊下毒害他，这样傅腊和苏贞都是死罪，自有官府来来帮他举刀，可昨晚错杀秦锦，蒋素素还得设法除掉，遂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叫过妻子道：“我在蒲州的大事已了，我们要尽快离开河东。然而你却曾被水手傅腊奸污，你既遭辱，我亦如同身受，此仇不可不报。我有一计，你须照计行事。如有违抗，你自己也知道后果。”苏贞知道一旦拒绝，丈夫又不知道要用什么古怪法子来折磨自己，只得答应下来。韦月

将道：“明日本该是我回城的日子，你托人带话给傅腊，谎称我本月有事不能回家，约他晚上到家里来。你可与他假作亲热，趁其不备，将他的舌头咬下。以后的事你便不要管，自有我来处置。”又仔仔细细嘱咐了苏贞一番。苏贞心道：“丈夫虽然严厉，然自成亲以来并不曾少了我衣食，家里吃穿用度费用全仗他在外辛苦赚回。我不守妇道，失身于傅腊，本就对不起丈夫。如果能如他所愿，咬下傅腊舌头，他也许会原谅我，我们夫妇一道离开蒲州，从此再也不要回来。”遂决意助丈夫一臂之力。她以为丈夫只是要出口恶气，丝毫不知道其预备杀死蒋素素，再用断舌嫁祸给傅腊。

第二日晚上，不等夜深，傅腊便应约而来，翻墙跳入韦家的院子，摸进屋内。苏贞果然盛装服坐于灯下，正向门外张望。傅腊喜不自胜，上前一把抱住苏贞，二人便相依相偎地来到房间里，倒在床上。苏贞主动张开嘴，傅腊见她今日格外温柔体贴，大喜过望，将舌头放入其口中，两人来回抽送。正当得意忘形，傅腊忽觉口中一阵剧痛无比，想叫却叫不出声，低头仔细看时，却见苏贞嘴里正咬着自己半截血淋淋的舌头。苏贞咬下舌头后，不及吐出，扭身跑出屋外，躲在暗处。傅腊口中疼如刀割，也顾不上追赶，急慌慌地朝自己家中跑。一直躲在一旁监视的韦月将这才笑吟吟地走出来道：“做得好！你把那半条舌头交给我，你收拾一下去睡吧。我去去就来。”将半条舌头用纸包好，揣入怀中。然后又带了一把利刃，直奔秦家，翻身越墙直入蒋素素卧房。蒋素素刚刚才将小姑秦锦下葬，忙累一天，正点灯躺在床上，尚未合眼。听得外面有人声，以为是哪个情夫来了，问道：“是谁？”韦月将闪身在门旁，也不吭声。蒋素素见无人答话，便取灯开门来看。门刚一开，韦月将便直闯上前，将蒋素素当胸揪住。蒋素素未来得及喊上一喊，已被一刀结果了性命。韦月将恨她自己淫荡无耻不说，还连累妻子失身，又多捅了两刀泄愤，这才将尸首拖到床上，从怀中取出傅腊的半条舌头，放入蒋素素口内。事毕，韦月将吹灯掩门，仍跳墙出了秦家，循原路回家。

这计划一石二鸟，本来做得天衣无缝——蒋素素被杀后次日，也就是四月二十二号，尸首被人发现报官，狄郊等人果然由断舌追查到傅腊身上，认定他是杀人凶手，但却意外由于河东县令窦怀贞误打误撞的干预，又发现了新证据证明其无辜。

当日一早，韦月将起床后命苏贞收拾衣物行装。苏贞心头暗喜，以为丈夫要带自己离开蒲州，忙依命行事。韦月将自己则乔装打扮一番出了门。苏贞收拾妥当后，忽有胡饼商来拍门，告知东主蒋素素昨晚被人杀了，而且嘴中有半条舌头。苏贞这才意识到丈夫杀了蒋素素，又利用自己嫁祸给傅腊。胡饼商见她一听之下就吓得呆住，忙安慰了几句，又道：“我看见尊夫一大早回去东主家了，他怕是还不知道这件事。娘子若是有事，尽管到前面铺子来找我。不过，这个地方咱们怕是住不下去了，东主姑嫂都死了，大不吉利。”苏贞只是不答。胡饼商走后，她心中忐忑难安，便出来家中，恰好遇见狄郊和王之涣。二人问起她有没有见过傅腊，她慌里慌张地说丈夫昨日已经回来，傅腊决计不敢再来。回到家中后，久久不见韦月将回来，生怕他抛下自己独自逃走。后来狄郊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傅腊也是受害者时，又与王之涣一道来找苏贞，她却连门也不肯开，只催促对方快走。

一直到傍晚天黑时，韦月将才回到家中。苏贞既不敢问他去了哪里，也不敢多提半句蒋素素命案的事。吃完晚饭，等苏贞收拾好碗筷，韦月将忽然取出一壶酒，说要与她共饮一杯。丈夫从来不饮酒，苏贞虽觉奇怪，却不敢违逆，只得饮了一杯，谁知道酒刚一下肚，就天旋地转，眼前一黑，顿时什么都不知道了。再醒来时，人已经躺在一张又香又软的大床上，丈夫正坐在床边冷冷望着她。她心中一惊，坐起来问道：“这是什么地方？”韦月将道：“这里是宜红院，青楼。”直言告诉妻子已经将她卖到这里作娼妓。苏贞知道丈夫素来说到做到，登时吓得魂飞魄散，爬下床来扑倒在丈夫脚下，连连磕头哀告，韦月将却只是不理。苏贞这才惊觉自己面容有异，一摸脸上，不知道何时被套了个铜面具，一时骇异得呆了，连求饶的话也说不出一句话。正好宜红院主人阿金进房验货，韦月将主动剥光苏贞的衣服，将她牵到阿金面前，叮嘱道：“这女人最会装清高可怜，又爱编些谎话，娘子可要看得紧些。”阿金见苏贞脸上虽有面具，可身材皮肤均是一流，且价格低廉，不过才五贯铜钱，当即欢天喜地地接了过去，道：“郎君放心，我阿金别的不会，管教女人可绝对是一把好手。”苏贞当此境遇，欲哭无泪，欲叫无门，瘫软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

众人听苏贞讲完经历，均感义愤填膺——通奸固然不对，可毕竟罪

不至死。尤其韦月将之处心积虑，将妻子套上面具后廉价卖入青楼之举更令人心寒。那面具打造得精巧无比，又与苏贞面容契合，他一定是早有准备，决意如此对待妻子已非一日，可他竟能一直不露声色，利用她除去所有仇家后，这才最后下手处置妻子。天下男子最冷酷无情者，莫过于此人。

辛渐道：“韦月将将贞娘送去宜红院后，一定又重新回去家中，设法将胡饼商诱来家中，用药酒迷倒他，给他换上自己的衣服，再一刀杀死，割下首级，将尸首埋在院中柴垛旁，又不厌其烦将柴垛的柴码了一半到埋尸地上，有意留下痕迹，好让人发现。”

狄郊道：“应该是这样。第二日他离家时将首级和贞娘收拾好的行囊一并带走抛入黄河，这便丝毫不留痕迹。官府派人来追捕贞娘不见人影，只以为她已经逃走，杀人凶手无非是胡饼商和韦月将中的一人，等到再发现无头尸首误以为是韦月将，罪名便完全落在了胡饼商和贞娘头上，可谓无懈可击。”

王之涣听得冷汗直冒，道：“这韦月将好厉害的心计。若不是田智因为反信案到宜红院打探消息，贞娘向他求救时泄露了身份信息，此案怕是万难查明真相。”田智忙道：“这可不是小的功劳，是羽仙娘子的主意。”

众人这才知道去宜红院最初是王羽仙的主意，只是不知道玉润冰清的她如何会想到派田智去那种地方。

辛渐问道，“秦锦被杀的那天晚上，傅腊是不是送了一幅璇玑图给娘子？”苏贞“啊”了一声，虽看不到她脸上表情，可分明极是惊讶，半晌才问道：“是傅腊告诉郎君的么？”

辛渐道：“差不多。不过傅腊因为不能说话，也只能指出璇玑图送给了娘子，却无法讲出详细经过情形。不知道傅腊有没有说璇玑图是从哪里得来的？”苏贞道：“倒是提过几句，说那幅璇玑图一名极美丽极高贵的紫衣女郎掉落在浮桥上的，傅腊亲眼看到，只因为那女郎手下人对他无礼，他便有意不说，等那些人走后捡了回来。”

王羽仙道：“呀，那应该就是弄玉姊姊失落的那幅璇玑图了。”苏贞道：“弄玉是璇玑图的原主么？她一定大有来历。”

辛渐道：“娘子如何知道？”苏贞道：“这副璇玑图不是普通的织锦，非常人所能拥有。”

辛渐心下愈发肯定这就是李弄玉千方百计要找回来的璇玑图，忙问道：“璇玑图现在在哪里？请娘子交出来，我要将它归还给原主。”苏贞摇了摇头，道：“应该在我丈夫手中。”

狄郊问道：“四月二十二号晚是贞娘最后一次见到尊夫么？贞娘可知他去了哪里？”苏贞微一迟疑，随即摇了摇头。

辛渐道：“如此，只有请窦县令发告示缉捕韦月将了。”转头向王羽仙使了个眼色。她当即会意，上前握住苏贞的手，道：“娘子饿了吧？我先带你到楼下去吃些东西。”

等到二人走远，狄郊、辛渐几人才商议如何处置苏贞。她本人肯定是不愿意见官，可她不但是关键证人，而且是杀人从犯，再情有可悯也该接受律法的制裁，不然如何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

狄郊道：“之涣，我知道你同情苏贞，她的遭遇也确实可怜。不过眼下最要紧之事是将一切真相告诉窦县令，请他发文追捕韦月将，所以我们没得选，必须得将苏贞交给官府。”王之涣道：“如此她岂不是死路一条？杀人从犯，按律当绞。”

狄郊道：“未必。苏贞咬下的是傅腊的舌头，韦月将杀的是蒋素素，而不是傅腊，舌头不过是用来嫁祸傅腊的证物，因而严格说起来，苏贞并不是杀人从犯。当然，她犯了通奸罪，按律要判两年徒刑，故意伤害人罪，三年徒刑，数罪并罚，不过是三年徒刑⁽¹³⁾。再说，我们送她去官府时，可以说是她主动愿意自首，还有减刑的可能。”

王之涣赌气道：“你又不是坐堂判案的堂官。”狄郊道：“我的确不是，不过我们可以出面替苏贞向窦县令求情。”

辛渐道：“对了，不如问问苏贞可知道她丈夫盗走得王羲之真迹的下

落，若是能寻回来交给张道子先生，也是个将功折罪的法子。”王之涣道：“对呀，就是贞娘说的那个什么大秘密……”

忽有一名伙计奔来门前叫道：“前面出了事，羽仙娘子请各位速去看看。”

众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急忙赶来大厅，却见堂中空空荡荡，苏贞缩在墙角一张桌子下，全身发抖，王羽仙怎么拉她也不肯出来。

王翰问道：“出了什么事？”王羽仙道：“我们才刚刚坐下，贞娘忽然说她看见了她丈夫，然后就成了这样子了。”

王之涣忙上前道：“贞娘不必害怕，你丈夫盗宝在先，杀人在后，他早就离开蒲州，远走高飞了。”苏贞哭道：“不，他在这里，我刚才明明看见了他。他……他今晚上肯定又要来找我。”

辛渐道：“又？之前韦月将是不是还来宜红院找过娘子？”苏贞道：“是……我害怕……”王之涣道：“别怕，我们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他不敢来的。”将苏贞拉出桌底，扶她站起来。苏贞浑身战栗，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大门口望去。

王翰招手叫过一名伙计，问道：“适才有人来过么？”伙计道：“来过好几拨，都是想吃饭住店的，被小的给打发走了，没有一个放进来。”

王翰点点头，转身问道：“娘子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苏贞低下头去，不肯回答。王翰道：“那好，伙计，这就请娘子出去。”苏贞大惊失色，忙道：“不，不，别赶我出去，我……我愿意说实话。”

回来房中，苏贞一边掉泪一边道出原委。原来她被卖入宜红院后，以为丈夫早已经远走高飞，从此只有自己一人在这青楼受无穷无尽的凌辱，心如死灰。哪知道第二日晚上，韦月将竟然又来到宜红院，竟然也像寻常嫖客那样付钱点了妻子的牌，抱上床后一番云雨。苏贞头天晚上已经被宜红院几名大汉轮番奸污，被折腾得痛不欲生，实在忍受不了，连声哀告求饶，韦月将这才放手，逼问璇玑图之事。

辛渐吃了一惊，道：“韦月将也知道那幅璇玑图非比寻常么？”苏贞

已然镇定了许多，叹了口气，幽幽道：“他原本是不知道的，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我手中有那幅璇玑图。他想要知道的只是璇玑图背后所隐藏的秘密。各位不必吃惊，我姓苏，本是京兆武功人氏。”

王羽仙道：“莫非娘子跟璇玑图创制者苏蕙源出武功苏氏一脉？”苏贞点点头，道：“贞观末年，我曾祖父曾奉诏入宫，为太宗皇帝解一幅璇玑图。曾祖穷尽心力，最后呕血而亡。因而一直有传说太宗皇帝留下一幅神秘的璇玑图，里面藏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我曾偶尔向我丈夫提过此事，他当时并没有当回事，这次回来，就是特意要问清这件事。”

王之涣道：“既然韦月将当时还不知道贞娘手中有璇玑图，一定是在离开蒲州后半路听到了什么，所以不惜冒险折返回来。”苏贞道：“嗯，我丈夫确实提到他是特意回来问这件事的。可是我根本就不知情，不仅我本人、就连我祖父一辈都不知道所谓的大秘密是什么，自然答不上来。我丈夫却不相信，又开始折磨我，他将棍棒插入我……我的私处，我……不堪忍受污辱，只好说出我得到了一幅璇玑图，很有可能就是那幅神秘的璇玑图，藏在橱柜铁烛台的下面……”

辛渐眼睛一亮，道：“烛台！老狄，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狄郊点点头，道：“嗯，这个稍后再说，先让贞娘说完。”

苏贞道：“我说出璇玑图的藏处后，我丈夫先是愕然，接着便说我骗他，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可能得到璇玑图，我只得说了是傅蜡在浮桥捡的。他听后更加生气，下手更重，直至我昏迷了过去……”

辛渐道：“贞娘如何能知道傅蜡送给你的就是那幅神秘的璇玑图？”苏贞道：“那幅织锦非常古朴，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但锦纹却细密精致，有些针法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知道事关重大，这等宫廷机密，我本不敢轻易泄露，所以不敢对任何人说，连傅蜡也不知道，只将它折好后郑重收藏了起来。”

辛渐道：“看来是韦月将回家去取璇玑图时，意外撞见了裴昭先，所以杀了他灭口。”王之涣道：“可如果是裴昭先入室，以他的武艺和处境，怎么会不加防备，任凭陌生人接近自己？”狄郊道：“关键就在于韦月将不是陌生人，他暂时还是这处房子的男主人，他只要表明身份，裴

昭先不但不会警惕，还会心生愧疚。我猜韦月将回家后乍然见到裴昭先，双方都吃了一惊，随即各自说出身份，裴昭先听说主人回来，便主动道歉，预备离开。韦月将因为他本人“已经死去”，必须得杀了裴昭先灭口，佯作热情挽留，称要款待他。取出铁烛台下的璇玑图后，顺手将烛台带了出来，趁裴昭先不备，用烛台狠狠砸在他头上……”

辛渐道：“我认为事情也是这样。裴昭先临死发现璇玑图在韦月将手中，他在桌上刻写的不是‘王’字，而是‘璇’字的半边，他知道李弄玉失落了璇玑图，正焦急万分，甚至不及提醒是谁杀了自己，也要暗示璇玑图的下落，只可惜不及写完便力尽而亡。”

王羽仙道：“要是弄玉姊姊人在这里就好了，总算可以给她一个交代。不然她手下那些人还总冤枉是你们几个杀了裴昭先。”辛渐道：“宋御史早派人将裴昭先的尸首、首级缝好装敛，送往闻喜安葬。等我们回去并州路过闻喜，再去将真相告诉不迟裴氏族人迟。”

王之涣问道：“贞娘之前所称的大秘密就是璇玑图么？”苏贞道：“是。其实我知道璇玑图早已经被我丈夫取走，只是我一心想离开青楼，又怕各位将我交给官府，无计可施，只好谎言欺骗各位。不过，我刚才真的见到我丈夫了，你们要相信我……”

狄郊摇摇头，道：“尊夫已经同时得到王羲之真迹和璇玑图，又背负这么多条人命案，尤其裴昭先不是普通人，非秦锦、蒋素素所能相比，闻喜裴氏近在咫尺，一定会有人赶来复仇，他断然不会再滞留在河东。贞娘是太过紧张了。抱歉的是，我们这就得送你去河东县衙。”

苏贞的反应大大出人意料，居然点了点头，道：“也好。”众人无不惊诧。王之涣道：“贞娘放心，你犯的罪不是死罪，不过是几年徒刑而已。”苏贞凄然道：“我现在这样子，人鬼不分，跟死又有什么分别？”

众人无言以对，遂一起往河东县衙而来。县令窦怀贞听闻找到杀人从犯苏贞，又听说无头尸首是胡饼商，而杀人真凶正是“死去”的韦月将，惊讶得嘴都合不拢，只盯着苏贞脸上的铜面具不放。狄郊提醒道：“明府，请尽快签发告示缉拿韦月将。”窦怀贞道：“好，好，本县这就签发公文。”

真相大白，剩下的只是追捕凶手，那是官府要做的事。众人见大事已了，决意次日离开蒲州，动身回并州。

王羽仙道：“辛郎，你答应弄玉姊姊要寻回璇玑图，现下被韦月将得到，又不知他人去了何处，这可要怎么办？”辛渐沉吟道：“韦月将辛苦取到璇玑图，一定会千方百计破解其中的秘密。四娘既是璇玑图原主，肯定知道背后隐藏着什么，也应该知道璇玑图最终指向哪里，她应该有线索能找得到。”王羽仙道：“那好，我们赶快回晋阳告诉弄玉姊姊。”

辛渐奇道：“你知道四娘去了晋阳？”王羽仙道：“是啊，我们约好在晋阳见面的。”

王之涣道：“怎么，你也决定回去晋阳了，不怕尊公要将你嫁人？”王羽仙满面红晕，望了一眼王翰，道：“我已经和翰郎商量好了，这次回去晋阳，我也学太平公主避婚吐蕃的法子，出家当女冠去。这样，谁也不能再强逼于我。”

太平公主李令月是高宗皇帝李治与武则天最小的女儿，身份尊贵。吐蕃曾经派使者来求婚，点名要娶走太平公主。高宗和武则天不想让爱女嫁到远方，又不敢直接拒绝吐蕃，便让公主出家为女道士，修建了太平观让她入住，以此来避免和亲。王羽仙既无法嫁自己所爱的男人为妻，出家为女道士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况且道教在本朝拥有很高的地位，享有很大的特权，甚至独立于法外，道士、女冠犯罪，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而道教也不似佛教那样提倡禁欲，以舒服自在、追求享受为目标，因而士大夫、名媛入道游仙者络绎不绝。

回来逍遥楼，却见几名羽林军士抚刀守在门前。众人见状，心头均是一沉。王之涣道：“莫非是淮阳王到了？”王翰道：“哼，他无缘无故捉了田睿，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他。”跟在身后的田智这才知道兄长被抓一事，不由得愣住，见王翰已大踏步奔进楼中，慌忙跟了进去。

却见永年县主武灵觉正坐在堂中一张桌子旁，身后跟着数名羽林军士，站在旁侧与她交谈甚欢的不是旁人，正是李蒙。

众人都愣住了。李蒙听见动静，急忙迎上来笑道：“我又回来了。想

不到你们几个这么快就逢凶化吉。”王之涣道：“她是怎么回事？”李蒙道：“永年县主么？我是半路遇到她，亏得她将我从廖管家手中救了出来。”

王翰道：“你不会不知道她也姓武吧？老狄背上谋逆罪名，可全是拜姓武的所赐。”李蒙道：“姓武的也不全是坏人。”刻意压低声音，道，“你们知道么？是县主救了裴昭先，当晚他行刺不成，自己也受了重伤，本已难以逃脱，是永年县主将他藏在房中。”

原来武灵觉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交代宗大亮将裴昭先藏起来，不让旁人发现。她在诸武中地位虽远远不及武延秀，可其嗣母却是太平公主李令月——这位公主才是真真正正的不倒大树，先帝高宗皇帝和本朝女皇武则天的独生爱女，将来若是武氏当权，她丈夫姓武，若李氏当权，她本人就姓李，无论何种局面，都少不了她的富贵荣华——宗大亮不敢抗命，可又顾忌裴昭先刺客身份，所以特意找了本地地痞无赖平氏三兄弟，让三人将裴昭先绑在普救寺梨花院中，等武灵觉回转蒲州再做处理。至于后来机缘巧合下发生了诸多事情，裴昭先更是窝囊地被韦月将杀死在其家中，则不是人力所能预料。

辛渐等人这才解开心中的一个谜团，只是好奇武灵觉为什么要这么做。忽听得田智大叫一声，道：“哥，你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你怎么了？”众人这才发现一旁板凳上躺着一个人，急忙抢过去一看，正是田睿——浑身是伤，奄奄一息，昔日清俊的脸上被刀交叉划出数道伤口，左眼只剩下一个血窟窿，煞是恐怖。

武灵觉在一旁道：“还能怎么了？你难道看不出来么，他一只眼睛被挖出来了。”王翰面色紫胀得厉害，怒道：“你们好歹毒！有本事冲我来，如此对付一个下人算什么本事？”羽林军士生怕他暴起伤了县主，抢上前来，喝道：“退下！”

武灵觉挥手示意军士退开，咯咯笑道：“这可不是我做的，你要发火报仇，得找武延秀去。”李蒙忙过来劝道：“若不是县主出面救了田睿，怕他早已经死无全尸了。”

武灵觉道：“好了，我也不需要你们领我的情，我走了。李蒙，有空

来神都吧。”李蒙道：“是，多谢县主。”恭恭敬敬地送武灵觉出去。

狄郊忙命田智抱了田睿回房，仔细查验诊治，半晌才出来。王羽仙问道：“田睿伤势怎么样？”狄郊道：“他受了不少折磨，鞭伤、烫伤、刀伤都有，不过这些都可以慢慢复原，唯有面容和眼睛……”深深叹息一声。

王翰恨恨道：“他这是为了我而受苦。”狄郊道：“是为了我们大伙儿，一定是淮阳王逼迫他攀诬我们谋反，他不肯听从，所以备受苦刑。”

王翰道：“我找淮阳王评理去。”李蒙忙拉住他道：“淮阳王已经先行赶回洛阳，你上哪里去找他？况且你找到他又怎样？你斗得过他么？这事还是算了吧。”

王翰依旧气愤难平。王羽仙上前握住情郎的手，温言劝道：“我们明日就要回并州了，何必生气？善恶终有报。就算能为田睿复仇，他的面容和眼睛也一样回不来了。”王翰这才怒气稍解。

因为田睿之事，众人晚饭都吃得相当郁结。王翰忽然道：“咱们明日就要走了，有件事我还是说出来好，不然之涣日后又要怪我。”王之涣道：“我怎会怪你？不过到底是什么事？”王翰道：“你们都知道我不喜欢苏贞，我一直冷眼观察她，觉得她这次没有说谎，她可能真的看到了她的丈夫韦月将。”

王之涣惊道：“你是说韦月将真的还在蒲州？”王翰道：“苏贞本来宁死也不肯去官府，但适才却不加抗拒，乖乖跟我们去了县衙，主动入狱，并不是她想投案自首了结案子，而是她担心她丈夫又会找上她。她知道她丈夫手段厉害，在外面不安全，此刻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监狱。”众人仔细一回味，均感有理。

王之涣道：“可韦月将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险？是想杀贞娘灭口么？”王翰道：“不，灭口不是韦月将首先要做的事。据我推测，他应该没有拿到那幅璇玑图。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定还有人知道了璇玑图的秘密，抢在他之前下了手。璇玑图，这才是韦月将甘冒性命之忧滞留在蒲州的原因。”

众人深感意外。辛渐道：“璇玑图一事极为机密，我们几个也是刚刚才从苏贞口中知道，苏贞又只告诉了韦月将一人，还会有谁知道璇玑图藏在她家中？”王翰道：“你忘记了么？为何之前之涣在宜红院跟苏贞交谈要用纸笔？”辛渐这才恍然大悟，道：“啊，隔墙有耳。”

原来宜红院一些房间的墙壁、床下都装有铜管，通向隔壁的暗室，人在房内、床上说话，隔壁监视的人听得一清二楚。韦月将不可能知道这个，苏贞大概也是后来冒险向田智求助后才知道隔墙有耳，所以她被迫说出璇玑图的那番话应该一字不漏地落入了阿金或是其手下的耳中。阿金遂用法子绊住韦月将，派人或是自己亲自去他家里抢先取了璇玑图。等到韦月将赶回时，自是迟了一步。

狄郊道：“这么说，应该是阿金下手杀了裴昭先，她一样可以冒充宅子的女主人，令裴昭先放松警惕。”辛渐点点头，道：“应该是她。凭桌上那个‘王’字，谁手中有璇玑图，谁就是凶手。而且我留意她有洁癖，所以她用烛台砸死裴昭先后，将烛台放好，没有顺手扔掉。”

辛渐道：“我这就去宜红院问个明白。”王羽仙忙道：“一起去吧，正好可以散散心，看看天上的星星。”

众人遂留下田智照顾田睿，一齐往宜红院而来。此时夜幕刚刚拉定，举头繁星满天，环顾灯火点点，颇有趣趣。

离宜红院尚远，众人便发现不对劲。此刻华灯初上，正是青楼开门做生意的最好时间，宜红院却是大门紧闭，灯火全无。

辛渐忙道：“你们等在外面，我先进去看看。”打亮火石，推开大门，叫道：“金娘，有客上门！”却是无人应声，举手点燃门旁两只大油灯，登时一片亮堂，偌大的厅堂内却是空无一人。

王之涣道：“咦，人呢？怎么不见阿金？”狄郊使劲嗅了嗅，道：“不好，有血腥气。”循着气息转到楼梯背后，却见那里藏着数具尸首，有男有女，看服饰打扮似是宜红院里的人。

忽听得辛渐轻轻“啊”了一声，人呆在了小厅门前。狄郊知道事情有异，忙赶过去一看，映入眼帘的是一幅血淋淋的画面——一名妇人高举

双手被吊在房梁下，头发缠绕在绳索上，下巴微扬，一双眼睛如死鱼般瞪得老大，口中堵着一团麻布，面上尽是惊恐痛苦之色。全身赤条条地一丝不挂，上下布满刀伤刀痕，胸口更有两个大大的血窟窿，血淌满地，显然在被杀死前遭受了极为残酷的折磨和虐待。这妇人，正是宜红院的主人阿金。

众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这是韦月将做的，他又抢先了一步，用残忍的手段逼迫阿金交出了璇玑图。”

王翰忙用手掩住王羽仙的眼睛，将她揽入怀中，不让她看见这血腥残忍的一幕。忽听得背后有人问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阿金人呢？”回头一看，却是一队巡城的兵士，不知怎的巡视进了青楼中，且一幅熟门熟路的样子。

辛渐道：“阿金人在这里。”

领头的队正上前一看，即呆若木鸡，直至身后的兵士惊呼一声，这才回过神来，大声喝道：“来人，快，快将这些人通通拿下了！”

(1) 叶子戏：一种类似现代扑克牌的游戏。双陆：一种类似现代跳棋的棋类游戏。

(2) 璇玑：天璇星和天玑星，代指北斗七星。晦魄：夜月。本句意思是北斗七星高高悬挂在天上，不断地转动着斗柄，四季随之变换，明晦的月光洒遍人间每个角落。

(3) 营州：州治龙城，今辽宁朝阳。

(4) 湟河：今西拉木伦河。土河：今老哈河。

(5) 辽朝大臣耶律俨《皇朝实录》称契丹为黄帝之后，《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称契丹为炎帝之后。近年在云南发现的契丹遗裔保存有一部修于明代的《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附一首七言诗，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

(6) 梁师都：夏州朔方（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人，世为本郡豪族，后仕隋为鹰扬郎将。隋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自称大丞相。后又联兵突厥，攻占弘化（今甘肃）、延安（今陕西延安）等郡，自即帝位，立国号梁，建元永隆。又接受了突厥赠给的狼头纛，受始毕可汗封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唐统一全国后，他依旧不断勾结和怂恿突厥南侵。唐太宗多次遣使告谕，不肯听从。后被堂弟所杀。

(7) 唐贞观四年（630年）三月，各少数民族部落酋长齐聚长安，唐太宗在太极宫正门承天门接待。众首领一齐上书，请为皇帝上尊号“天可汗”。可汗是游牧部落部众对最高首领的尊称，鲜卑语称“可寒”，意为“神灵”、“上天”。唐太宗笑道：“我为大唐天子，难道又为可汗之事

吗？”但此后，他赐给西北各部落酋长的玺书都用“天可汗”之印，由此可见他其实对“天可汗”的称号相当满意自得。

(8) 流人：被流放边远服苦役的人。武则天时流人多指获罪被流放的皇族、大臣及其亲属。

(9) 河曲：河套之南，突厥降户和内附中原者居住地。帐是古代游牧民族计算人户的单位，因他们逐水草而居，每户住一顶帐篷，故按帐计人户数。

(10) 冰人：古代对媒人的称呼。出自《晋书·艺术传·索紞》：“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紞曰：‘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

(11) 唐律：通奸者处一年半徒刑，有夫之妇处两年徒刑。奸夫谋杀亲夫无论是否得逞均处斩，通奸妻妾无论是否知情均处斩。丈夫过失杀伤妻子，无罪。

(12) 古代通常将犯通奸淫罪的妇女挂上犯由牌，裸体捆绑在马上，走乡串巷示众。因骑马有抬人之意，北周时官府改真马为木马，后又改为木驴（驴四季性欲旺盛），成为一种羞辱犯奸淫罪女犯的酷刑。

(13) 唐律，同时犯两种以上罪名（非累计处刑犯罪），以最重的一种罪处刑。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璇玑图

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著

璇玑图

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第六章 并刀如水

国家动乱依赖于良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百官办理国家大事的最重要职位，对整个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自武周立国以来，连年更换宰相，年年有宰相因各种名义被杀，大周朝政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内政不稳，外敌便伺机而入。



太

原古称晋阳、霸府，又称并州，在长安东北一千三百六十里，至东都洛阳八百里。相传禹治洪水，划分域内为九州，并州即为九州之一。它地处汾水上游的冲积平原，为太行山以西至黄河之间的腹心，东临娘子关，北靠雁门关，南濒中原腹地，形势险要，史称“东带各关，北逼强胡，年谷独熟，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这样一处形胜之地，自春秋末年建城伊始，就成为中国北部屏障，掌北门之管钥，控朔塞之河山，为兵家必争要害，历朝历代均以强兵劲旅镇守。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著名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尤其“贞观之治”以其骄人的治国成就成为古代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象征，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这两大盛世的缔造者均是从太原城中走出——汉文帝刘恒即位前受封代王，率兵镇守太原，防御北方匈奴，龙潜十六年后才由名将周勃等人拥戴继位；唐太宗李世民年青时一直跟随父亲李渊生活在太原，名号“太原公子”，父子二人从太原晋阳宫起兵反隋，辗转征战，一手打下了大唐江山。地灵人杰，人杰地灵，作为汉文帝龙潜和唐帝国发祥之地，太原由此得了“龙城”的外号。

如此雄藩巨镇龙盘虎踞的枢纽之地，自然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唐代立国以来，历任太原长官均是由亲王兼任，且只有在位皇帝的亲子才可遥领，如高祖时齐王李元吉出任第一任并州总管，太宗时晋王李治长期遥领并州大都督，后来李治当了皇帝，先后任命第三子李显和第四子李旦领并州大都督。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春，太宗李世民从辽东征讨高丽前线返回长安，半途折道太原，回忆起青葱岁月、峥嵘往事，感慨无限，来到晋祠^①游览后，亲笔撰书《晋祠之铭并序》，记叙了先皇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受到晋水之神晋侯唐叔虞神助，表明自己勒碑石上是为报大恩、镌美德于无穷。

皇帝亲临褒赞，这还不是太原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三年后，一代天骄太宗皇帝作古，留下一个名叫武媚的侍妾。虽然太宗在世时并不如何宠爱这位武才人^②，她却早靠心机聪敏牢牢笼络住

了性情怯懦的太子李治的心，与太子一直暗通款曲。这个靠用肉体侍奉父子两代皇帝起家的女人自成为高宗李治皇后，开始掌握朝政大权，与皇帝并称“二圣”，高宗去世后，更是改名武曌，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

公元690年，武曌六十七岁，已经是年近古稀、垂垂老矣，却是勃勃野心不减，终于在九月初九重阳节这天废去儿子睿宗李旦皇帝位，受尊号为圣神皇帝，改唐为周，君临天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武则天。傀儡皇帝睿宗李旦被降格为皇嗣，原皇太子李成器则降为皇太孙，获赐武姓，成为千古奇闻。

这一年，距离李君羡被杀整整四十二年，昔日“女主昌”的谶语终于得以实现。武则天一边大杀李氏宗室，一边下诏为李君羡平反昭雪，追复官爵，厚礼改葬。

女皇的籍贯是并州文水，距离其第一任丈夫太宗李世民的发家之地晋阳不过百里路程。为荣耀故土，武则天特下诏定并州为北都，改州为太原府，府治晋阳，此为太原建府之始，太原遂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进入全盛时期。

为了营建太原，武则天煞费苦心，特意提拔精干能吏崔神庆为并州长史⁽³⁾，当面叮嘱道：“并州，朕之粉榆。”又取出并州地图，亲自与崔神庆一同商议治州大计。

当时太原城已有东太原县和西晋阳县，二城隔汾水相对——汾水西面即是晋阳县，又称西城、州城，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宽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围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合四十二里，城高四丈。城中又囊括有三座小城：南面为大明城，即春秋末年赵简子家臣董安予所建的晋阳古城，城周四里，因北齐高纬在城中建有大明宫而得名；东北为新城，又名宫城，东魏高欢在此建晋阳宫。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封次子杨广为晋王，驻守太原，杨广性好奢侈，又在晋阳宫外筑宫墙，周围二千五百二十步，高四丈八尺；新城之西是仓城，为隋朝时杨广所筑，东城墙与新城西城墙相连，城周八里，高四丈。整座晋阳城阙巍峨，宫苑壮丽，极有王者气派，并州州府及晋阳县廨均在这里。比之晋阳县的富丽堂皇，汾水东面的太原县则是另外一派风光，碧水环绕，绿树成

荫，房舍尽掩映于依依杨柳中，仿若一座巨大的花园林苑，清雅秀丽，风景极佳。这是太宗贞观年间并州长史李勣⁽⁴⁾所筑的新城，南北约八里半，东西约五、六里，与西城隔水相望。又特意开凿了引西面晋水到东城的引水渠，称为“晋渠”，玉带般的河渠自西向东，凌越汾河，洞穿全城，不但解决了东城饮水的问题，也大大美化了城市景观。

崔神庆到并州上任后，征发民夫在汾河上筑起城堞，东西长为二百六十步到一里间，号称中城，将东、西两城连接起来，耗费巨资，两年乃成，由此形成东、西、中三体合一的新太原城，成为天下一大胜景。

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宏伟壮丽的新城池并未给太原人带来多少好运。正是自当今女皇帝武则天登基后，吐蕃、突厥等诸蕃不断攻扰边境，地处边防要地的太原备受烽火压力。

武则天当上皇帝后，历经徐敬业、越王李贞等数次以匡复唐业为名的反武起兵，虽以重兵镇压，然天下士民不服者依然大有人在，她便纵恣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滥杀无辜，陷害忠良，意在铲除异己臣僚，唐宗室贵戚被杀者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计，引来朝野诸多不满。国家动乱依赖于良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百官办理国家大事的最重要职位，对整个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自武周立国以来，连年更换宰相，年年有宰相因各种名义被杀，大周朝政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内政不稳，外敌便伺机而入。而这位性格强硬的女皇帝自以为强大，想依靠武力征服，连年派大军出征，调发日加、百姓虚弊不说，竟然还任命男宠薛怀义为元帅率军征讨突厥，成为天下共传笑柄。

今年辽东契丹起兵反叛更是令北部边防雪上加霜。契丹素来归顺朝廷，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本是事出有因，全因管辖境内大旱，百姓兵士无以为食，营州都督赵文翊残酷不仁，非但不加赈济，还加倍侮辱李尽忠等契丹首领，由此才酿成营州事变。

虽则真刀真枪杀了人，可终究还只是一个边境小事件，朝廷完全可以通过绥抚的方式解决。可惜身在洛阳的武则天得报后不立即下诏平息事态，反而为泄一己之愤将李尽忠改名为李尽灭，将孙万荣改名为孙万斩，由此使得局面进一步恶化，彻底丧失了和平解决契丹营州事变的希

望。这位女皇帝当年残酷整死第二任丈夫高宗皇后王氏、淑妃萧氏后，曾改王姓为蟒氏，改萧姓为臬氏，意在用降低门望出身⁽⁵⁾的方式来侮辱仇敌，令他们死后也不得安生，此刻不过是故伎重施罢了，只是李尽忠的“李”是她第一任丈夫太宗李世民亲自赐姓，她不敢擅自更改，只好换作改名来宣泄火气。

不过李尽忠并没有立即尽灭，孙万荣更没有当场万斩，反而实力越来越强。当时契丹及其它少数民族部落均不堪忍受武周朝廷官员的欺压凌辱，听说营州起兵后纷纷赶来投奔。尤其孙万荣年轻时作为契丹质子长期在洛阳生活，与朝中不少官员交好，对武周和李唐势同水火的矛盾深为了解，及时打出了迎归庐陵王为帝的大旗，甚至山东一带有不少不满武则天统治的汉人也积极响应他所提出的号召，主动与契丹联络。如此，李尽忠起兵后，在短短十日内就发展到数万兵马，以营州为基地，以孙万荣为先锋，攻城略地，声势越来越大，遂自称为“无上可汗”，这也是契丹首领首次称“可汗”。

武则天愈发不能容忍，遂决意大张挞伐，任命侄子梁王武三思为主帅，率领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名大将进讨李尽忠，其中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均是朝中重臣。

以时局而论，相比于突厥和吐蕃而言，契丹实力孤弱，绝非劲敌，武则天却派出如此声势浩大的队伍，不由得人不怀疑她是在为改立太子做准备。她虽有亲生儿子庐陵王李显和皇嗣李旦在世，却因为姓李入不了她的法眼，她一手开创了武周王朝，当然梦想着王朝代代相传，传位自然要传给姓武的，那就只有考虑血缘相对亲近的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可惜这二人贪婪残暴，贪鄙低能，素来为士族轻视，武则天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她才决意利用营州事变来提高武氏威望，劳师动众，派武三思统帅众多名将及三十万大军征讨契丹，意在使他立下平定契丹的不世军功。二十八将均赶赴河北前线，而武三思则屯兵在胜州⁽⁶⁾一带，留在后方，不冒丝毫战阵危险，然则一旦前方克敌制胜，功劳却尽归在他头上。

然而战事演变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契丹在西碛石黄獐谷⁽⁷⁾

事先设伏，诱敌深入，充分利用了地形优势，先后分两批歼灭官军前锋和后军，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等大将均被俘虏，官兵全军覆没。契丹一战成名，声势更盛，隐隐有雄霸河北、进军中原之势。早在几年前，民间流行一首《黄獐歌》，歌词道：“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直至契丹因黄獐谷之战威震天下，官兵诸军并没，罔有子遗，黄獐之歌才得以验证。

朝廷官兵出师遭受重大失利，前方败报传到洛阳，武则天勃然大怒，忿恨武三思不争气，立即撤销了侄子的统帅职务，任命另一侄子建安王武攸宜为新任统帅。可之前朝廷三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西北吐蕃、突厥又蠢蠢欲动，她一时无兵可调，惊慌失措下，竟然下令挑选在天下囚犯及士庶家奴种挑选勇敢善战者，由官府出钱赎出，以组成临时军队抗击契丹。幸亏右拾遗⁽⁸⁾陈子昂坚决上书阻谏，这一在唐朝历史上破天荒的诏令才没实行。

经过一番全国范围内的东拼西凑后，武攸宜再率四十万大军出发，因再无名将可用，不得不起用白衣⁽⁹⁾王孝杰为前锋。

这位王孝杰也是个传奇人物，年少时就以军功入仕，唐高宗仪凤三年率军西讨吐蕃时，与主帅刘审礼同时成为吐蕃军俘虏。二人被押到吐蕃都城逻娑⁽¹⁰⁾后，待遇大不相同：刘审礼被剃光头，沦为最卑贱的奴隶，从事各种苦役，直至悲惨地死去；王孝杰则一跃成为赞普墀都松赞的座上客，备受礼遇，后来更是被放还中原，原因只因为其相貌酷似墀都松赞的父亲。武则天称帝后，王孝杰因在蕃日久，熟悉其情，出任武周军统率讨击吐蕃，收复被之前被吐蕃军占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以军功出将入相，显赫一时。然而就去年与吐蕃素罗汗山一战中，王孝杰再次大败，差点又当了俘虏，武则天盛怒之下，将其免官，削为平民。

可惜急于戴罪立功的王孝杰也未能给武攸宜带来好运，他率领十八万军队为前锋，在东峡石谷⁽¹¹⁾与契丹军遭遇，正布方阵对敌时，后军总管苏宏晖畏敌而逃，武周军阵势松动，契丹军趁机出击，官兵大败，王孝杰逃跑时坠崖而死，兵士被杀或奔践相踏，死亡殆尽，十八万军队全军覆灭。

武攸宜军听闻败讯后，军中震恐，不敢前进。主帅武攸宜更是心摧魂死，又听说契丹军大举南下，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打算弃幽州逃走，幸为总管府参谋陈子昂阻止，但从此再也不敢进击，只是闭城紧守。

陈子昂出身蜀中豪族，二十四岁中进士，才华横溢，风骨峥嵘，素以安邦经国之才自负，屡献奇计，不被武攸宜理睬，剴切陈词，反遭贬斥，徒署军曹。眼看着报国的良策无法实现，空怀抱国为民之心，悲愤之极，他登上了幽州台，写下了名传千古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幽州台又称燕台，史传是燕昭王为招揽人才而筑的黄金台。诗人俯仰古今，深感人生短暂，宇宙无限，不觉中流下热泪。由于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悲壮苍凉的情绪，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成为后世传诵名作。

武则天连接败报后，还意识不到前方战事失利是由于统帅不习军事，一心妄想诸武立下不世军功，一面派使者到前线追斩苏宏晖，一面派侄子河内王武懿宗统军二十万增援武攸宜。武懿宗仪形短小，容貌粗鄙丑陋，性情怯懦，刚到赵州⁽¹²⁾就听说契丹大将何阿小正率游骑南下，城内又有人暗中散发大量妖书——即宣传小册子，内容无非是思慕李唐，痛斥武周，号召天下人来起来反抗女主，迎庐陵王为新皇帝——他猜已经有契丹细作混入赵州城中，担心内外受敌，立即下令大军南撤，一口气逃至相州才停下。一路丢盔弃甲，委弃军资，不计其数，这就是著名的赵州大溃败。契丹大将何阿小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赵州，大肆屠城。朝中左司郎中张元一作诗嘲讽武懿宗未见敌即狼狈逃窜的丑态道：

长弓度短箭，蜀马临高蹇⁽¹³⁾。

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

忽然逢着贼，骑猪向南窜。

武则天见诗后居然问道：“懿宗没有马骑吗？”张元一道：“骑猪，就是说夹豕⁽¹⁴⁾。”武则天闻言居然大笑，也不处罚临阵脱逃的武懿宗。

至此，女皇前后所派出的平乱大军多达百万，人数是契丹军的十余倍不止，却屡战屡败。武则天再无兵可调，无计可施，只好召集佛教僧人参与解决国家大事，敕令名僧法藏在洛阳依经教遏寇虐。法藏于是沐浴更衣，建立道场，设置十一面观音像，行道作法，预备将武周军队变成所向披靡的神王之众。

自赵州大溃败后，燕南诸城，十不存一，河朔之地，人怀两端。契丹军已深入河北腹地，占据多座城池。河东紧贴河北，亦不断有契丹彪骑入境，烧杀抢掠，局势十分紧张，太原为此已经多次戒严。

太原因交通四通八达，商业繁茂，经济富庶，手工业尤为发达，不是朝廷铸造货币的中心，而且出产天下最好的铁制兵器，尤其是大风堂打造的百炼钢刀剑刀口犀利，钢水分明，锋利无比，盛誉全国。然而自朝廷与契丹交战以来，太原城中人烟稠密、商旅若织的景象逐渐消失不见了，代之以市井萧条，如遭劫掠。大街上行人稀疏，一派清淡，尽是巡逻的兵士，全副武装，遇到陌生面孔会立即拦下严厉盘问，对方稍微迟疑答不上来，便会被当作契丹奸细捆送并州州府严刑拷问。就连王翰、狄郊等人自蒲州归来，入城时也大费了一番周折。

倒不是所有人都受到了怀疑，被拦住的只有辛渐一人而已——他眉骨凸显，眼窝深陷，一张国字脸有棱有角，确实跟辽东那些叛乱的契丹人很有几分相似，守卫城门的兵士又是新从其他州调来，不认得他是城中著名铁匠大风堂堂主辛武之子，一望之下，立即上前拦住。

辛渐猜到是自己长相的缘故，他这一路下来，没有少被官兵盘问，当即冷冷道：“怎么，你们官逼民反不算，还是预备抓光杀尽天下所有契丹人么？”领头校尉见他出言不逊，腰间又有兵刃，喝一声道：“拿下了！”兵士便一起围了上来。

李蒙忙道：“先别动手！这位将军，你一定新来的，不认识我们，我们几个都是本地人，不过是去外面玩了一阵，刚好今日回家。”校尉道：“本地人就不是契丹细作么？长史特别下令，最需要留意就是你们这些本地人。”

众人闻言很是不悦，大伙儿这次在蒲州受了不少委屈，被迫滞留日

久，连牢饭都吃过了，想不到回到家门前还要受气。王翰冷冷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这就将我们所有人都抓起来，带去州府交给张长史吧，看看他怎么说。”校尉居然也不吃他这一套，道：“好，来人……”

晋阳县尉富嘉谟正率大批吏卒、差役出城捕盗，忙上前拦住道：“这几位都是城中名门公子，不会是契丹细作。这二位和这位小娘子都姓王，这位姓李，这位姓狄。”

校尉一听都是大姓，料来是名门之后，又指着辛渐道：“那他呢？”富嘉谟笑道：“他叫辛渐，是大风堂辛堂主独子。你们佩戴的兵器大概也是他家打造的。”校尉这才释怀，道：“抱歉了，大敌当前……”王翰哼了一声，也不理睬，昂首进城去了。

太原城有外城、子城，城内又分作一个一个独立的坊区，坊区四周围以坊墙，表面上跟京师长安和洛阳的坊区类似，其实功效大不相同——长安、洛阳城中坊区封闭是为了便于治安管理，而太原则是以重重关栏封锁外力，缓解穿堂风的威力，因河东地处西北，四季有风，太原又是“两山夹一川”的地形，常年刮着北风。城中街道也大多是丁字街，北街和南街从来不像京师那样南北对齐对称，而是错开一定距离，如此才好藏风聚气，遏制北风长驱直下。

辛渐等人一进城就感受到了冷清的局面。王之涣叹息道：“想不到数千里之外一个不足几万人口的小小契丹部落，竟然也能令堂堂北都萧条如此。”王翰冷笑道：“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徒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辈纷纷秉政，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李蒙忙道：“这话回头再说。大伙儿都累了，先各自回家报个信，好好歇上几天。”

王翰道：“好，先散了吧。羽仙，我送你回去。”王羽仙却不愿意就此回家，道：“我订了一把剪刀，想去辛渐家看看做好了没有。”回到太原，她自是不能像在蒲州那样与王翰公然亲近。五人的双亲中，她最喜欢辛渐的母亲贺大娘⁽¹⁵⁾，两人很是谈得来。况且大风堂位于西城外悬瓮善下，距离晋祠不远，堂边就是晋水，风景秀丽。

辛渐笑道：“住在我家都没问题，就怕你嫌打铁声吵。”王羽

仙：“嗯，叮叮铛铛也蛮有趣的。”王翰道：“也好，那我先陪你去辛渐家。之涣，你到羽仙家打探一下，摸清楚情况，再来辛渐家找我们。”王之涣道：“这事包在我身上。不过我想先去海翁家吃一碗豆腐花，再配上莜面栲栳，那味道，啧啧……。”

辛渐道：“呀，之涣不说起来还好，一说还真是嘴馋得紧。都一年多没有吃过了，真想念啊。”王羽仙道：“我也要去。”李蒙摇头道：“一碗豆腐花就馋成那样，说你们什么才好。你们要去自己去，我得赶紧回家。”一夹马肚，“得得”先走了。

王羽仙又问道，“狄郎也去么？”王之涣道：“不用问他，他跟海印那么熟，怎么会不去？”王羽仙奇道：“海印不是一直对狄郎最凶么？”狄郎面色一红，摇头道：“我不去了，我得先回家看姨母她老人家。”遂就此分手。

辛渐、王翰四人自往海氏豆腐坊而来。豆腐坊位于晋阳县城南面，就在大明城东墙根下。大明城即是最古老最悠久的晋阳古城，始建于春秋末年。岁月的积淀给这一带的民居也渲染上了古朴的色彩。

豆腐坊坊主之女海印正在门前晾晒过滤豆腐用的粗布，扭头见到几人，先是一愣，随即淡淡招呼道：“来了？是要吃豆腐花加莜面栲栳么？我阿爹送豆腐去了，没人做莜面。”

王之涣道：“娘子不是也会做么？去年还吃过的，味道不必令尊手艺差。”海印只冷冷横了他一眼，也不答话。辛渐咳嗽了声，道：“那就先来四碗豆腐花。”拴了马，自到一旁的凉棚里坐了。

王之涣低声笑道：“我敢打赌，海印一会儿肯定要主动问老狄的事。”王羽仙这才恍然大悟，道：“你是说海印喜欢狄郎么？可为什么她以前总是对狄郎冷嘲热讽？”王之涣道：“你怎么不明白，这叫打是亲，骂是爱……”

王翰不愿意王羽仙听到这些，忙叫道：“之涣，这话留着等老狄人来了再说。”王之涣叹道：“本来是可以吃到莜面栲栳的，偏偏老狄不来，印娘赌气……”

话音未落，却听见马蹄声响，狄郊疾驰而来，叫道：“辛渐，你家里出事了，你父母大人都被官兵捉了，还有那些大风堂弟子，都被绳索捆成一串，押进了州府，我刚刚亲眼所见。”辛渐大吃一惊，也不及多问，忙解绳上马。

海印正端着豆腐花出来，忽见王翰、王之涣等已经上马绝尘而去，不由得大怒，叫道：“你们可再也别来了！”狄郊尚在当场，勒转马头，道：“抱歉，辛渐家中出了事。印娘尽管将豆腐花的钱记在我头上，我回头再来结帐。”

海印迟疑了下，问道：“你……你这一年多都去了哪里？”狄郊却已经打马去追赶同伴，根本没有听见。

并州州府位于晋阳县仓城正中。州廨是隋炀帝杨广为晋王镇守太原时所兴建，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府门前即是著名的受瑞坛，传说当年太原公子李世民怂恿其父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李渊尚犹豫不决，因其母与隋炀帝杨广生母独孤伽罗为嫡亲姊妹，有一层至亲的血缘关系。后来有人在州府门前发现一块瑞石，上有“李理万吉”四字，加上城西开化寺⁽¹⁶⁾蒙山大佛夜晚大放金光，李世民说这是天降祥瑞，李渊才下定决心举义，到李唐得了天下，特意在出石处筑坛纪念。

州府大门内外兵士密布，戒备森严，手中兵刃闪闪发亮，给已经惶惶多日的太原城更添一丝肃杀气氛。辛渐匆忙赶来，下马后直奔大门。

领头兵士拦住问道：“你找谁？想做什么？”辛渐道：“我叫辛渐，你们刚才是不是捉了我爹娘进去？”

领头兵士问道：“你是大风堂辛武之子？”辛渐道：“是。”领头兵士喝道：“交出你的兵刃。”

辛渐便依言解下腰刀，领头兵士一把抢夺过去，叫道：“来人，将辛渐拿下了。”

两名兵士上前反执了辛渐手臂，取出绳索牢牢缚住。辛渐惦记父

母，不敢反抗，只问道：“我犯了什么罪？我爹娘又犯了什么罪？”领头兵士道：“大风堂勾结契丹，意图谋反，这可是大大的死罪。”

王翰、狄郊等人恰好赶到，闻言都愣住了，心中均想：“先是在蒲州时狄郊被诬陷勾结突厥，现在一回到并州，又有大风堂辛氏勾结契丹一案。说不定又是淮阳王武延秀在搞鬼。可本州长史张仁亶分明不是武氏一党，又怎能轻信人言，发兵将大风堂上下尽数拘捕？莫非当真有什么不利于大风堂的证据？”

本任并州长史姓张名仁亶⁽¹⁷⁾，华州人，因武艺高强入仕，为武则天喜爱，选为殿中侍御史。后来一些大臣为讨好武则天，联名上表请求立魏王武承嗣为皇太子，邀请张仁亶署名时，遭到严辞拒绝，由此触怒武周权贵。武则天虽贬张仁亶出京师，但还是爱惜人才，欣赏其人文韬武略，果断英武，特任命为并州长史，实际上是明贬暗升。张仁亶上任并州长史时间虽然不长，却有御突厥于千里之外的决心，自来到太原，积极修治兵甲，甚至还亲自光顾过大风堂，对这家为朝廷军队提供了大量武备的非官方铁器作坊表示感谢，当时辛渐人也在场。话犹在耳边，怎么这位鲠直的长史又突然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了大风堂所有人呢？

辛渐满腹疑惑，正要问官府可有凭据，那兵士却挥手道：“长史正要审案，你自己送上门来正好，来人，快些押他进去。”

既是反贼之子，兵士也不客气，将辛渐粗暴地拉扯进来。转过照壁，却见州廨公堂前的甬道两旁黑压压地跪满了大风堂的人，大多是孔武有力的精壮汉子，个个双手反剪，用粗索串在一起，被命令弯腰伏在地上，不准抬头。大队兵士手执弓箭守在四周，箭已上弦，只要有人稍有异动，便要当场射杀，浑然是对付真正反贼的样子。

公堂中并排跪着一对四十余岁的青衣夫妇，正是辛渐的父母辛武和贺英。辛渐被径直扯进来摺在母亲身边。

贺英一张国字方脸，高高的颧骨下有一双细小灵活的眼睛，皮肤虽然细腻，却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深褐色，极见英气。她乍见爱子，又惊又喜，道：“小渐，你……你终于回来了。”

辛渐道：“孩儿不孝，才刚刚进城，就听说大风堂出了事。阿爹，娘亲，到底出了什么事？”贺英摇了摇头，道：“娘亲也不知道究竟。适才大批官兵赶来大风堂，说我夫妇二人勾结契丹，意图谋反，将所有人都捕来了这里。”

忽听得有差役扬声喊道：“长史到！”却见一名四十余岁的官员大踏步进来，身形魁梧，一身紫袍，到堂首坐定，正是并州长史张仁亶。

张仁亶往堂下一望，道：“辛渐也捕到了？很好。”辛渐道：“是我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张仁亶点点头，道：“辛堂主，贺大娘，抱歉在这样的情形下再次见面。张某可得事先声明，一会儿若是二位不肯招承谋反详情经过，少不得要大刑伺候，张某职责所在，决不会因为以前的交情而忘了国家大义。”辛武素来沉默寡言，只是一言不发。

辛渐道：“使君说大风堂勾结契丹谋反，可有凭据？”张仁亶正要答话，忽听得外面一阵嘈杂之声，不禁皱眉道：“什么人这么吵？是那些大风堂的人不服管教么？本史不是早交待过么，谋逆大罪，非同儿戏，若有人胆敢反抗，立即射杀。”

辛渐吃了一惊，忙道：“使君还没有审案，怎能轻易将人以谋逆大罪对待？万一有错，岂不是枉杀无辜？”张仁亶道：“对于勾结外番谋反这等大罪，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一人。”

辛渐大怒，道：“莫非在使君眼中，人命当真如草芥？”张仁亶冷冷道：“你可知道契丹攻我河北破城池后是如何对待城中百姓的？丁壮男子掳为奴隶，年青女子沦为营妓，其余羸老一概杀死。你们大风堂不过几百人，你认为你们这几百人比河东、河北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要更重要么？”

辛渐道：“可我辛家祖祖辈辈在并州打铁为生，我们大风堂并三百人也是几十万百姓中的一员，使君凭什么拿我们区别对待？要诬陷我们勾结契丹谋反？”张仁亶指着贺英道：“就凭她。”辛渐道：“什么？”转头望着母亲，隐有问询之意，贺英却只微微叹了口气。

出去查看究竟的兵士进来禀道：“并非大风堂的人闹事，是王翰、狄

郊几人吵着要进来，称是这一年来一直跟辛渐一道在外面游历，他们要为他作证。要不要将他们几个抓起来？”

张仁亶倒也听过王翰几人的名字，摆手道：“不用理会他们。”又一拍桌子，喝问道：“辛武，快些交代你是如何与契丹勾结？你偷藏了多少兵刃铁器，预备如何输送给契丹？这城中还有多少契丹细作？是不是让你里应外合，攻取河东之地？”

太原号称中原北门，人文集聚，物资富庶，自古以来就是图谋大业的根据地，大风堂又拥有百炼钢独传秘技，所造兵刃吹毛立断，天下无双，也难怪张仁亶如此紧张了。辛武只是摇了摇头，慢吞吞地道：“我从未与契丹勾结，更没有私藏兵器。”

张仁亶道：“那好，贺英，你来说。”贺英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

张仁亶便发了一支签，喝道：“来人，用刑，先杖打辛渐六十杖。”

唐代刑罚共有五级，由轻到重分为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笞刑就是用荆条制的木杖击打犯人臀部和腿部，是刑罚中罪轻的一种，又分为五等：笞十下，二十下，三十下，四十下、五十下；杖刑是用比笞杖更粗的木棒击打犯人臀部、腿部和背部，分杖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五等；徒刑是用锁链拘禁犯人，强迫其服苦役，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和三年；流刑是将犯人流放到边远蛮荒地带，强迫其服劳役，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和三千里，往往是作为对死刑宽大处理的一种形式；死刑是刑罚中最重的一种，分绞刑和斩首两种，另有腰斩，往往用来对付皇帝格外痛恨的谋逆者。对于拷打犯人，《狱官令》明文规定拷讯总次数不能超过三次，总杖数不得超过两百，六十杖已经是重刑。

贺英吃了一惊，道：“使君打我孩儿做什么？他去年外出游历，今日才回太原，所有事情一概不知。”

张仁亶问道：“辛渐，你愿意替你母亲受刑么？”辛渐点点头，道：“愿意。使君有什么手段，尽管用到我身上。”转头道，“娘亲不必担

心，孩儿受得起。”

掌刑差役上前将辛渐拖翻在地，掀起外袍，举杖朝他臀部、大腿分击下去。才打了数下，辛渐已浑身汗湿，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一滴一滴滚落到青石上，聚成一小滩水迹。他只是咬牙强忍，一声不吭。

差役知道长官务要尽快得到口供，因而下手极重，刑杖落在肉体上，一声一声“噼啪”，煞是令人心惊。

堂外大风堂的弟子不知道是辛渐受刑，有人叫道：“师傅！不要打我师傅！”顿起一片呼应叫喊，兵士大声呵斥也不能弹压。辛武回头厉声喝道：“都给我住口！”他声音不大，却是坚定有力，门外鼓噪之声立时歇止。

打到四十杖时，辛渐人已经晕了过去。两名差役将他架起来，令他跪在地上，另一名差役装了一铜壶醋，壶嘴对准辛渐鼻孔，再用火往铜壶底部加热，用酸气熏他。辛渐轻哼一声，慢慢睁开眼睛，一清醒居然张口问道：“这是地道的清源醋(18)吧？”差役也不理睬，将他重新按倒在地，高高举起木杖，预备继续打完剩下的二十杖。

贺英亲眼见到独生爱子在自己面前被拷掠得死去活来，再也忍受不住，叫道：“住手，别打了。好，我承认。”

辛渐大吃一惊，挣扎着叫道：“娘亲怎能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使君，你利用我娘亲爱子心切，如此屈打成招，跟来俊臣那些酷吏又有什么分别？”

张仁亶也不动怒，只道：“这件事全在贺大娘一念之间。”

辛武忙劝阻妻子道：“英娘，你切不可如此。小渐生死事小，你若是认罪，大风堂百年声名可就毁于一旦了。”贺英摇头道：“事已至此，我总不能看着小渐在我眼前受苦。况且，事情终究是瞒不住了。”辛武一呆，问道：“什么？”

张仁亶冷笑一声，挥手命行刑差役退开。贺英膝行挪到辛渐身边，她双手反绑在背后，无法抱住爱子，只能流泪凝视着他，良久才道：“娘

亲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爹和你，我其实是契丹人，本名叫李英……”

辛渐“啊”了一声，震惊中也有几分明白过来，心道：“难怪大家都说我的样子有些像契丹人，原来娘亲她真的是契丹人。她……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真的跟契丹有勾结么？”他知道契丹族人没有姓氏，像李尽忠和孙万荣都是朝廷赐姓，母亲既是姓李，一定是酋长之女，名副其实的契丹公主。辛武显然也是第一次听说，眼睛睁得滚圆，瞪着妻子不放。

果听见贺英道：“我是大贺氏部落酋长李楷固的姊姊，因不愿意接受松漠都督李尽忠安排的政治联姻，私下逃了出来，改名贺英，四处游历。后来在太原遇见了你爹，一见钟情，不能自拔，从此留在了这里。唉，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我的身份，跟你舅舅及契丹族人也没有任何联系。但不知道为何缘故，今年年初的时候，你舅舅竟然派人找到了我……”

辛渐道：“啊，多半是因为孩儿的缘故。去年我们五个游历到龙城，遇见过李……舅舅，当时他就说感觉跟我很亲，或许是我的样子跟娘亲有几分像？他特意详细问了我的年龄、籍贯、家址等，原来……原来……”

张仁亶忽然重重一拍桌子，喝问道：“贺英，你弟弟李楷固号称契丹军中第一勇士，眼下又在李尽忠手下任大将。他托人带信给你，到底有什么阴谋？快些从实招来！”

贺英摇头道：“我已经说过了，我弟弟只在年初的派人找到我，我告诉来人我现在叫贺英，生活得很好，不想再跟以前那个李英有任何干系，就把他打发走了。我是契丹人没错，可我没有跟契丹串谋，大风堂也没有为他们打造兵器。”

张仁亶道：“你还敢狡辩，这是城门卫士截获的李楷固写给你的亲笔信，信中让你和辛武将他之前拜托大风堂打造的一万件兵刃尽快准备好。”贺英道：“什么？信？使君，这怕是有奸人刻意挑拨，我弟弟根本就不认识几个汉字⁽¹⁹⁾，他怎么可能写信给我？”

张仁亶道：“信可以让手下书吏来写，这上面可是盖有你弟弟的刺史

大印。”贺英道：“让我看看那封信。”张仁亶便命差役将那封信展开，举到她面前。贺英一看便道：“这信是假的。若真是我弟弟派人写信给我，我是他姊姊，又不是朝廷官员，他何必盖上刺史大印？我们姊弟是大贺氏部落的人，这身份比远远比州刺史高贵得多，楷固若是写信，一定会用上部落记号。”

张仁亶不是蠢人，一听就明白过来了。今日一早这封信呈送到他案头，他听到经过，已经有些奇怪。据说是有个男子鬼鬼祟祟地城门口向人打听大风堂，兵士见他形迹可疑，上前盘问，那男子却转身就跑。兵士没有追到人，只在原地捡到了这封信。张仁亶阅信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这样一封涉及大风堂和契丹勾结叛乱的重要反信，得来未免太容易了些。不过信中所提之事有头有尾，落款又有契丹大将李楷固印信，尤其大风堂非一般铁匠铺可比，贺英若真是契丹公主身份，难保辛武不会不牵连其中，是以他立即签发军牒，调了一千兵，将大风堂的人尽数逮捕，只是并没有搜到信中所称的一万件兵刃。眼下看来，这是有人刻意滋生事端，要铲除大风堂。可贺英隐姓埋名二十多年，连丈夫、儿子都不知道她是契丹公主，除了她弟弟李楷固，谁又会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是呢？所以尽管贺英的话可信，信是有人伪造，可这件事还是相当可疑。况且贺英是反贼姊姊的身份，本身就该搜捕下狱，等待朝廷处置。辛武应该并不知情，可是他是贺英丈夫，理当连坐同罪。至于外面那些大风堂的人也放不得，他们对辛武忠心耿耿，万一心怀不满弄出乱子来，抑或真的去勾结契丹，那可就酿成大祸了。目下局势不同往日，河东道九成以上兵力均被朝廷调去河北前线与契丹交战，倘若真有细作与契丹里应外合，后果不堪设想。

沉吟一番，张仁亶才一拍桌案，道：“那好，本史先派人去验明信的真伪。来人，将辛武、贺英和外面那些人都押入大牢。辛渐，嗯，他今日才刚刚回到太原，事先并不知情，先放了他。”

辛渐见兵士将父母从自己眼前拉走，忙道：“我不走，我不要你放我，我要跟我爹娘在一起。”

张仁亶哼了一声，一拂袖袍，领着从官转入后堂去了。

贺英道：“好孩子，你先出去，好好养伤，千万别莽撞来救我

们。”辛渐道：“不，我不走。”兵士哪容他分说，上前将他架起来，一直拖出州府大门，这才解了绑索。

王翰、狄郊、王之涣、王羽仙四人还等在门外，忽见辛渐被人拉出来扔到地上，站也站不起来，身后血迹斑斑，分明是受过刑杖，忙抢上前扶起他，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令尊可还好？”

辛渐推开王翰的手，道：“你们不要管我，我娘亲是契丹人，我也是契丹人，我会连累你们。”

其时虽然在中原生活的胡人众多，但在汉人看来，蕃人仍是低劣人种，尤其契丹一直被视为“奴隶余苗，凶顽小丑”，地位排在突厥、吐蕃之下，为汉人轻视，不然也不会出现营州都督赵文翊辱骂契丹首领激起叛乱的情形。辛渐乍逢剧变，得知母亲是契丹人后更是诧异万分，虽然不至于不能接受，却也多少起了自卑之心。

王翰等人闻言异常惊奇。狄郊见辛渐刑伤极重，便道：“先送他到我家上点药再说。”王翰道：“你姨母在家，多有不便，还是去我家吧。”辛渐道：“你们没听见我的话么？不要管我。”

王之涣道：“你胡喊些什么？还嫌挨的打不够么？”辛渐道：“我……”却被王之涣一扇子打在伤处上，痛得忍不住叫出声来。

王翰道：“还好，还知道喊痛，有得救。”与狄郊一左一右架了辛渐，让他横俯在马鞍上，牵马离开并州州府。

王翰在太原有好几处宅邸，他平日不住城里，都住在蒙山别墅中，不过辛渐身上有伤，走不得远路，便就近来到大明城西的宅邸。这处宅子极见宏伟，原是“落雕都督”斛律明月⁽²⁰⁾的故宅，占地极大，几乎赶得上整个大明城，后来一分为二，西面一半归王家所有，东面一半改为正觉寺。

门前仆人经年不见王翰，忽见主人一声不吭地到来，大感意外，慌忙迎上前来。王羽仙忽道：“后面有一胖一瘦两名青衣人一直跟着咱

们。”狄郊道：“如果辛渐尊母真是契丹人，此刻该被关在大狱中才对。”辛渐怒道：“什么真是，本来就是。”狄郊也不理他，道：“看来张长史是有意放了他，然后再派人暗中监视。”

王翰便让狄郊和仆人先扶辛渐进去，自己和王之涣朝那跟踪的青衣人而来。胖、瘦青衣人交换一下眼色，神色甚是局促，可也不就此避开，还朝二人拱手示意。

王翰道：“二位是州府的人吧？可知道我是谁？”那身材有些发胖的男子道：“小的们也只是奉命行事，冒犯之处，请王公子见谅。”

王翰道：“嗯，你们要抓谁要打谁我管不着，不过这里是我家，我今天第一天回来晋阳，就遇到这些事，心情很不好。”胖男子道：“王公子既然明说了，小的原也该识趣些，不过辛渐是反叛李楷固的外甥，使君交代，务必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防止他逃出太原。”

王之涣道：“什么？你说辛渐是李楷固的外甥？你说的李楷固是契丹的那个李楷固么？”胖男子道：“正是契丹大将李楷固。二位王公子还不知道么？辛渐的母亲贺英是契丹公主，是李楷固的姊姊。”

王翰和王之涣交换一下眼色，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愣了好半晌，王之涣才道：“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你们不能因为辛渐的长相有些像契丹人就诬陷他。”瘦男子道：“是真的，贺英自己都当堂招认了。辛渐这件事，还要请二位王公子多多帮忙。”

王翰道：“你们该抓的都抓了，人也打了，我们能帮什么忙？”瘦男子道：“若是辛渐真有暗通契丹之举，还请公子及时告发。”王之涣道：“这是自然，无须嘱告。”

王翰冷笑道：“就算辛渐母亲是契丹人，舅舅是李楷固，那又能怎样？就代表辛渐要反叛么？他自去年跟我们一道出门壮游，今日才第一天踏进太原，一回来就被你们一顿好打，我倒想听听，他是怎么个谋反法？”

瘦男子也不计较他的冷嘲热讽，如实说了李楷固送信给贺英的事，甚至连贺英指出信的疑点也说了，道：“想必二位公子也知道张长史为

人，虽然性子严峻些，但总还是讲道理明事理的人。只是眼下的情形，就算辛武无辜，根本不知道妻子身份，可他和大风堂的人都放不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辛渐年纪虽轻，却是条好汉子，替他母亲受刑，哼也不哼一声，张长史相信他并没有卷入其中。不过，外人并不知道贺英身份，万一……万一……”

王翰道：“我大概明白了阁下的意思了。请转告张长史，若真有一万件兵器的事，又或者有契丹人来找辛渐，我王翰定会第一个向官府举报。”

瘦男子很是欣慰，道：“如此，就多谢了。只是我二人有命在身，还得在贵府前稍做盘桓。”王翰道：“请便。”

辛渐被扶进房中，俯身伏在榻上。狄郊命两名户奴先为他清洗伤口，他的内衣早凝结在伤口上，扯下来很是费了一番工夫，创口迸裂，血流满床。狄郊又不直接用现成的金创药，而是将取竹子烧灰后与金创药粉和水成浆，慢慢用火熬成糊状药膏，趁热用木勺抹往伤口。辛渐大叫一声，痛得弹了起来。

狄郊道：“抱歉了，良药苦口。我知道你心急出去，金创药药性太慢，非得热敷才能好得快。”命两名仆人上前按住辛渐手脚，将药膏尽数抹在他臀部和双腿受刑之处。

王羽仙站在房外，听见里面辛渐狂叫不止，不禁紧紧抓住王翰臂膀，忧心忡忡。

王之涣道：“这可奇了，刚才那瘦子说辛渐受刑时哼也没有哼过一声，怎么这会儿上个药反倒大呼小叫，难道比挨杖更厉害么？”王羽仙道：“那不一样，辛渐在公堂上必须得努力忍受痛楚，不能向对手示弱。可咱们都是他最信任的人，他无须再掩饰……”

忽听得辛渐又大叫了一声，狄郊道：“好了，都进来吧。”

进去一看，辛渐的样子颇为滑稽，狄郊在他下半身上罩了一个架子，上面用布盖住，这样他无需穿衣服，也不必在众人面前有赤身裸体的难堪。

王翰命仆人退出，问道：“尊母当真是契丹公主么？”辛渐叹了口气，闭口不答。王之涣便将瘦子的话转述给王羽仙和狄郊听。王羽仙道：“呀，难怪我一直觉得贺大娘与众不同，原来她是契丹女子。”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丝毫不以贺英是契丹人为意。

狄郊道：“原来是张长史放了辛渐，是想观察有没有契丹细作与他联络，以此来查验那一万件兵器是不是真有其事。”辛渐道：“可笑，我今天才知道我自己是半个契丹人，又有哪个契丹细作会来找我？”狄郊道：“未必。现在河东、河北到处都有妖书散发，官兵查也查不完，这肯定是有人在暗中操纵。这件事非同小可，辛渐，你不能再卷进去。”辛渐道：“我爹娘正被关在州府中，你让我如何置身事外？”

王翰道：“走吧，咱们先出去，让辛渐好好养伤。”向众人使了个眼色。辛渐当即明白他的心思，忙叫道：“不，你们不能把我关在这里。阿翰！阿翰！”

王翰也不理睬，开门招手叫过仆人问道：“这边怎么只有这么几个人伺候？”仆人道：“阿郎还不知道么？朝廷发东道兵讨伐契丹，兵员不足，百姓家有适龄男子都得应召当兵，大户则得出家奴，咱们也摊派了二十个人头，管家便从各处宅子的户奴中凑齐了二十人送去，小邓他们都到北方打仗了。”

王翰暗骂了一句，也无可奈何，道：“派人去蒙山多叫些人来这边，好好看着辛郎，他要什么都给他，不过若是让他走出这房间半步，唯你们是问。”仆人道：“是。”

辛渐怒道：“阿翰，你还当是我朋友么？老狄，之涣，你们听我说……”王翰等人却听也不听，掩了门自去了。

辛渐又叫了几声，听见脚步声渐行渐远，终于气馁。过了半个时辰，有美貌侍女送来饭菜，每样菜不多，种类却有十余种，还配有一小壶酒，极是丰盛。

侍女笑道：“阿郎特别交代，有一句话转告辛郎，吃饱饭，养好身子，才好有力气从这里逃走。”辛渐道：“有道理。”便撑起身子，慢慢将

酒菜吃光。

侍女见他胃口甚好，问道：“辛郎还要再添些饭菜么？”辛渐摇头道：“不必了。我也有句话请你转告王翰，他别想将我喂成肥猪。”侍女闻言，莞尔一笑，收拾了碗勺自去了。

这侍女司颜竟成了几日中辛渐唯一能见到的人，门前虽有看守，却从不进房，送饭、端水、喂药、换溺器、打扫房间，进进出出、忙来忙去全靠司颜一人。辛渐道：“王翰他们人呢？为什么不来看我？”司颜道：“阿郎只交代奴婢好好伺候辛郎，其余奴婢一概不知。”辛渐猜想王翰必是有意如此，可他有伤在身，也无可奈何。

直到三日后，狄郊才又带着膏药进来，查看了伤势，换完药，道：“亏得你身子健壮体格好，又没有伤到筋骨，好得才这般快。再换两次药，就该差不多了。”

辛渐道：“你别着急走。你们不肯放我出去，总该让我知道外面情形怎样了。”狄郊道：“不怎样，一切照旧。令尊都还关在州狱中，没有再过堂，也没有吃什么苦。大风堂有一些人被转押去晋阳县狱，一些转去太原县狱。总之，因为这次大风堂事件，三处监狱都人满为患了。”

辛渐叹了口气，不再言语。狄郊道：“我们去追查过假信的事，没有任何结果。我们都相信尊母所言，信是假的，可除了你娘亲外，外人均不知道信假在何处。而且你母亲隐姓埋名多年，你和尊公都不知道她是契丹人，谁又能知道她是契丹公主？这件事既蹊跷又没头没尾，关键咱们还不能去找李楷固本人确认，不然就是潜通反贼的罪名。”辛渐道：“我知道了，多谢，你们别再管这件事。你扶我一把，我要下床走走。”

狄郊便依言扶辛渐起来，脱下自己的外袍给他穿上。辛渐一手扶着手杖，一手扶着狄郊，慢慢踱出房外。门边各有两名彪形大汉，一见他出房便围了上来。狄郊摆手道：“没事，我带他到园子里走一走，活动一下筋骨。”大汉这才退到一旁。

辛渐苦笑道：“这是阿翰派给我狱卒么？何必如此劳师动众。我眼下

的情形，能跑得了么？”狄郊道：“大伙儿也是为了你好。”辛渐道：“好，我想去湖上走走。”

他养伤的地方是一处小巧玲珑的别院，掩映在千竿修竹之中。步出院门便是园苑，中心是一个天然大湖，后又引入了晋渠的活水，四周栽有各种花木，湖光水色，杨柳依依，花木飘香，景色幽异。湖中有山有亭，叠石假山悬险如削，莺语双亭飞檐翘角。一座曲径鹊桥横架在湖上，亭桥相接，湖山衔联，地势起伏，山水活泼。

辛渐一直走道湖中亭子才停下，他无法坐下，只能扶着围栏，伫立一旁。狄郊道：“你伤口初愈，不能久站，这就回去吧。”辛渐道：“好。不过咱们别走回头路，绕湖半圈。”遂往前穿过曲桥。

上岸后，辛渐忽称要往路旁树后解手，狄郊扶他走出几步，蓦然意识到什么，忙道：“你千万不要……”却被辛渐拿手杖打在后脑上，登时晕了过去。

辛渐道：“抱歉了。”抱住他将他轻轻放萍在地上，顺手捡起一块石头，直奔树后。他早知道闯出王府大门极难，况且门前一定有官府的人在监视，王府花园中有一扇小门直通东面的正觉寺，正在这里。

却见门上铜锁绿锈斑斑，已经许久没有打开过，辛渐两下砸开铜锁，用力拉开小门，钻了出去……

辛渐下手并不重，狄郊只晕了一小会儿便醒过来。他坐起来时，见到王翰派来看守辛渐的四名户奴正飞奔过桥，急忙招手叫道：“快，辛渐逃进正觉寺了，他身上有伤，走不了多远，快些将他带回来。别伤着他。”户奴道：“是。”

狄郊站起身来，摸了摸后颈，也跟着户奴自小门钻进了正觉寺中。

户奴们穿过竹林，不见辛渐人影，匆忙往前院追去。狄郊一眼留意到甬道边有一只布鞋，暗道，“这不是侍女新给辛渐做的鞋子么？我特意叮嘱他伤好前走路必须穿布鞋，不可穿靴子。”他又刻意停下来一阵，往

竹林中仔细查看，不见任何动静，这才去追赶户奴。

赶来正觉寺的正北门，却见一名户奴正向门前的知客僧打听，见狄郊追上来，忙过来禀道，“没有人见过辛郎经过，适才根本没有人出过寺里。不过他们三个还是出寺，分往三个方向追去了。”

狄郊道：“嗯，你先等在这里，等他们三个回来，都扮作香客留在寺里，一人守住大门，余人去查看寺里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一有异常，立即回来通知我。”户奴道：“是。狄郎是认为辛郎还在正觉寺中么？”狄郊道：“嗯，有这个可能。去办事吧。”自己沿原路回来王府。

王之涣、李蒙、王翰都在前院，听说辛渐逃走，又急又气。王翰道：“这人怎么就是不听话呢？来人，快叫负责看守辛渐的几名户奴来这里！”狄郊道：“这事不能怪他们，要怪就怪我，我想不到辛渐伤势才刚刚开始恢复就有心逃走。”

李蒙道：“辛渐如今无家可归，他会去哪里？”王之涣道：“也许咱们现在赶去大风堂能堵到他。”

狄郊道：“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不好的事情，辛渐怕是被人掳走了。”说了在正觉寺道旁捡到辛渐鞋子的事。

王之涣道：“这肯定是辛渐故意脱下来迷惑你的。他既不敢对你下重手，又知道自己有伤走不快，所以有意甩下鞋子。”

狄郊道：“可这样做没有任何道理。辛渐伤势不轻，不可能那么快走出正觉寺，他脱下鞋子，难道是要告诉追兵他人还在寺中么？如果换作你是辛渐，你要逃走，会怎么做？”王之涣道：“嗯，我知道自己身上有伤，逃到半路就会被你追上，可藏在正觉寺中很更容易被瓮中捉鳖。如果是我，我先躲在一边，等你们都往正觉寺中追我，我再折回来藏在阿翰家里，等风头过去从容逃走。”

狄郊道：“换作我，我也会这么做，这也是唯一能够顺利逃脱的法子。然则我们几个一起长大，心有灵犀，辛渐想得到的，我们也能想到，他很清楚这一点，我们只要派人守住两边的大门，他就会被困住。所以，他反而不会选择这唯一的法子，而是要尽力加快脚步，离开我们

的视线，离开正觉寺。这样，鞋子的事就说不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辛渐武艺高强，就算有伤在身，他自己也不可能失落鞋子。”

王翰道：“老狄的意思是，早有人料到辛渐要从正觉寺这条道逃走，所以事先埋伏在那里？”狄郊点点头，道：“这不难猜到，你家正门有官府的人明目张胆地守着，辛渐若是一定要逃走，肯定会走东邻正觉寺这条道。”

李蒙道：“掳走辛渐的肯定不是官府的人，该不会真的是传说中的契丹细作？”狄郊道：“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万一这些契丹人利用辛渐救父母心切的心理，别有所图，辛渐一时不辨是非，坠入彀中，那就真就坐实谋逆大罪了。”

王翰道：“不一定是契丹人。辛渐无疑是被人强行带走，以他的性格，即使有伤在身，也一定会竭力反抗，所以才会在争斗中遗落鞋子。如果是契丹人，他想查清李楷固那封信的真相，不但不会跟他们动手，还会主动跟他们走。”狄郊道：“嗯，希望阿翰说得对。不过这些人既然不是僧人，之前长期潜伏在正觉寺中，一定会有人觉察到异样，我已经让阿翰的户奴去打听。”

正说着，仆人忽领着一名州府的老差役进来告道：“长史召辛渐公子去州府，王公子几位也请一同前去。”

众人知道瞒不过去，只得实话告知辛渐已经逃走，又离奇在正觉寺失踪。差役急忙领着王翰几人赶回州府禀告长史。

张仁亶倒也不着慌，沉吟片刻，问道：“你们看是会是谁掳走了辛渐？”王之涣道：“使君是问我们几个么？”张仁亶道：“嗯，我听说你们几个在蒲州破了好几件大案奇案——姑嫂连环命案，空宅双尸案，还有那件血洗满门的青楼案。”

王之涣忙道：“坦白说，青楼案并没有破，河东襄县令虽然认定凶手是韦月将，也以此结案，可这其中疑点尚多，韦月将只是一个人，哪能一口气将宜红院那么多人杀得一个不剩？而且那些人身上的伤口跟他以前所杀秦锦、蒋素素也有所不同。”张仁亶道：“无论怎样，你们几个如

今名满河东，是人们争相传诵的神探了。不妨谈谈你们对辛渐被人掳走以及大风堂谋逆案的看法，但言无妨。”

王之涣道：“辛渐被人绑走，我们几个也看法不一，我和老狄认为是契丹细作干的，王翰则认为不是。”

张仁亶闻言，详细问了两方意见理由，思虑一会儿，招手叫过一名下属，命道：“立即往全城张发告示，悬赏一万钱缉拿辛渐，罪名是与反叛契丹通谋。”下属道：“遵命。”

王翰不满地道：“使君明明知道辛渐是被人强行带走，为何又要给他扣上这么大的罪名？”张仁亶道：“本史知道辛渐无辜，不过他父母被关在州狱中，焉能不出力营救？正如狄公子所言，他以后的作为可是难以预料，这也是我为什么关住大风堂所有人不放的原因。”

王之涣道：“可大风堂这件案子，明显是件冤案，使君一日内逮捕这么多人，导致监狱人满为患，既导致人心惶惶，又有损使君清名。何不先放了他们，令他们各自归家？”张仁亶道：“这件事可没有这么简单。”

狄郊道：“使君所虑，无非是担心大风堂弟子忠于堂主，出狱后会出力营救辛堂主夫妇，既如此，不如连辛堂主也放了。贺大娘既是契丹公主、叛将之姊，按律要下狱关押，等候朝廷处置。可辛堂主对妻子身份一无所知，贺大娘也并没有做过任何对朝廷不利的事。”

张仁亶道：“你们也觉得这封信是假的，是有人要刻意扳倒大风堂？”狄郊点点头道：“这件事我们几个详细讨论过，并州刀剑锋锐无比，自古以来名驰天下，而大风堂更有百炼钢独门技艺，所造铁镜比铜镜还要光亮，历来是进献宫中的贡品，所煅兵器更被公推为天下最优。眼下边事正起，有人故意利用贺大娘的身份，伪造书信，来陷害大风堂，扳倒它只会对朝廷不利。”

张仁亶道：“可是只有契丹人才知道贺英就是李英，难道你认为是她的族人伪造了她弟弟李楷固的书信？”狄郊道：“不，契丹人重情重义，目下朝廷正征讨契丹，若揭破贺大娘身份，等陷她于死地，他们断然不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公主。而且若是契丹人伪造书信，他们当知道贺大娘

出自大贺氏部落，会用上部落标记，而不是李楷固的刺史大印。伪造书信的人，根本就不熟悉契丹内部事务，一定不是契丹人。”

张仁亶道：“那你觉得会是什么人？”狄郊道：“吐蕃人，突厥人，都有可能。”

只是有一点疑问，这个阴谋的主使人是如何使君其实早知道大风堂勾结契丹是一个阴谋，为何又为了一点忧虑而逮捕这么多人下狱？岂不知人心……”

忽有兵士捧着一封箭书匆匆奔进来，躬身禀道：“有人往州府门前射箭投书，书信上写着使君的大名，小的们不敢擅自拆阅。”

张仁亶皱眉道：“投书人呢？”兵士道：“那人骑着马，一晃就过去了，小的们没有追上。”李蒙道：“说不定是绑架辛渐的人射来的。”

张仁亶接过书信拆开，只一眼便脸色大变。王之涣道：“信里写的什么？”张仁亶摇了摇头，迅即将书信收入怀中，道：“本史还有要事，恕不能多谈。来人，送几位公子出去。”袖袍一拂，疾步出了书房。

王翰等人面面相觑，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箭书能令深沉的张仁亶产生如此大反应。

李蒙道：“该不会又是什么大风堂谋反的书信？呀，有人要火上浇油。”王之涣道：“本朝律令，匿名投书告人罪者证词不予采纳，而且一旦捕获要流放二千里。官员受理，要处三年徒刑。张长史不会不知道这些，他如此反应，肯定不会是什么新的反信。”

众人一时也猜不透究竟，只得悻悻出来。刚到前院，便见数名兵士押着贺英往大堂方向而去。

贺英远远见到王翰等人，忙挣脱兵士，奔过来问道：“小渐可还好？”王翰道：“他……”犹豫着该不该说出真相。

李蒙忙道：“贺大娘放心，辛渐正在王翰家中养伤。”贺英道：“小渐的伤……”不及说完，兵士已然追上，扯住她手上镣铐，强行拉走。

李蒙道：“看到了吧？张长史看信后就立即提审贺大娘过堂，我早说书信一定跟大风堂有关。”

众人有心了解事情经过，便有意徘徊在衙门前徘徊不走。差役认得他们几人，也不敢强赶。

等了一会儿，忽听见公堂中有惊呼声传来。正莫名惊诧时，一名兵士急急忙忙地奔出来，满手是血，嚷道：“大夫！快去请大夫！”狄郊忙道：“我就是大夫。”兵士道：“快，你快跟我来！”

奔进堂中，却见贺英横躺在堂中，胸膛被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露出五脏六腑，肠子也流了出来，血淌遍地。张仁亶正站在一旁看着，神色既惊奇又古怪。

王翰大怒，喝道：“张长史，你好狠毒，明明知道这是一起冤案，却还对贺大娘下此毒手。”张仁亶摇头道：“不是我做的。”

王翰这才看见贺英手中握着一柄小巧的金刀，跟王羽仙收在靴筒中的那把一模一样，这才明白她是用藏在靴子中的金刀自杀。

狄郊蹲下来一探贺英口鼻，尚有一丝微弱气息，忙道：“快些打开镣铐。”差役尚有所迟疑，见张仁亶点点头，这才取钥匙开了手铐脚镣。

狄郊忙将贺英肠子放回原处，摆正五脏位置，自怀中取出药包，用桑皮线缝好创口，正好身上还有辛渐用剩的药膏，略微加热后涂上创口。

张仁亶问道：“怎样？贺大娘她还救得活么？”狄郊道：“现在还很难说。请长史准备一间静室，派人熬一些参汤，我再开些药。”张仁亶道：“好，好。来人，快按狄公子的吩咐去做。”狄郊便让人用担架将贺英先抬去静室。

张仁亶怔在一旁，表情极为复杂，既有震惊，又有沮丧。王之涣上前道：“敢问使君，贺大娘是自己剖心自杀么？”张仁亶大奇，问道：“你如何知道？”王之涣道：“我只是从几年前的皇嗣谋反案上猜的。”

原来魏王武承嗣为铲除政敌，曾勾结女皇武则天宠婢团儿诬陷皇嗣李旦谋反。李旦全家上下均被逮捕下狱，左右家臣、侍役在酷吏来俊臣的严刑逼供下均被迫招认李旦谋反是实，来俊臣得意洋洋，正准备退堂时，忽然有一个人闯入公堂，大声叫道：“大堂之上严刑相逼，还有什么口供取不到？皇嗣并未造反，为何诬陷他？我是一名乐工，本不愿干预此事，但事关国家社稷，怎能不辨个明白？我愿剖心表明心迹！”说完从怀中掏出匕首，撕开自己的衣服，照着胸口用力一划，顿时鲜血喷涌，昏倒在地。这情景刚好被武则天派来的使者看见。武则天听说有人剖心呼冤后，大为震动，命御医全力救活自剖之人。等这人清醒过来后，武则天亲自前去探望，询问他叫什么名字。这人答道：“臣名安金藏，长安人氏，是太常寺乐工。”然后说了一通皇嗣无辜的话。武则天听了黯然伤神，道：“我自己的儿子尚不知他好坏，连累了你，真是忠心可鉴！”让安金藏安心静养。回到宫中，武则天下诏停止追查，一场即将酿成的大狱因安金藏的义举而意外平息。

王翰冷笑道：“贺大娘剖心自辩，还不足以证明这是一场冤狱么？”张仁亶深深叹了口气，似有极大的难言之隐。

忽见狄郊外又匆匆出来，叫过王翰道：“贺大娘命悬一线，能不能挺过今夜是关键，你派人去我家告诉我姨母一声，说我今晚要守在州府，不能回去了。”王翰道：“好。”狄郊道：“还有，快些找到辛渐带他来这里。如果爱子在身边，贺大娘清醒过来的机会要大很多。”

王翰点点头，遂与王之涣、李蒙一起赶来正觉寺，王氏户奴尚守在大门处，告知并没有发现可疑之人。王翰便亲自动手，挨门挨户地搜查寺中每一间僧房、客房。他年幼时便常常闯进正觉寺捣乱，年纪大些的僧人都认识他，忽听他称家中有侍女逃走要搜查寺中，竟然也不觉得奇怪。只是仔细搜了一遍，丝毫不见辛渐的踪影，也不知道他人到底被藏去了哪里。

一直到傍晚天快黑时，才有一名校尉赶回州府向并州长史张仁亶禀告，说黄昏时辛渐在正觉寺附近的一家面馆吃莜面，凑巧他带兵巡视经过，认出他是通缉要犯，遂上前缉拿。辛渐倒也老实，丝毫没有反抗，只说身上有伤，恳请不要上绑。校尉一时大意，答应了他。哪知道经过

宫城时，辛渐忽然趁兵士不备，闯进了晋阳宫中。因晋阳宫是皇帝行宫，校尉等人不得擅入，宫门又只有两名老兵看守，没有多余人手追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逃脱。

张仁亶闻言深感棘手，可就算他自己也无权闯入行宫，只好命人去请晋阳宫副宫监李涤相助。

王翰等人也在州府，等候在安置贺英的静室外，听到消息后十分惊讶。王翰道：“原来辛渐根本没有被人掳走，他有意留下那只鞋子是为了混淆我们的视线，害得我们白为他担心了半天，他人一直藏在正觉寺中，只是不知道如何瞒过了我们的耳目。”

王之涣道：“这可奇怪了，辛渐为何要逃跑？我们关住他是有意不让他插手，他一心要逃走查明真相、救出父母，这还说得过去。可他既然已被官兵拿住，为何又多犯一条闯宫罪名？而今满大街都贴着他的图形告示，他又能逃到哪里去？”

李蒙道：“宫城紧挨着州府，也许他知道他母亲是契丹公主，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所以预备来劫狱相救。”王翰连连摇头道：“辛渐虽然武艺高强，可而今有伤在身，如何能闯进戒备森严的州府中？”李蒙道：“所以我猜他是要找个地方藏身养伤，晋阳宫当然最合适不过。宫城那么大，外人进不去，难以搜捕，他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

这一夜，太原城中有许多人都难以入眠，而最紧张的人莫过于狄郊了。他寸步不离地守在贺英床前，盯着她面部的表情——她人虽在昏迷中，脸上肌肉却不停地抽动，显露出非同凡响的烦躁不安，似有什么难解的心结。然而当狄郊轻声呼唤她时，她却始终醒不过来，似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深不见底的梦魇漩涡中。

次日清晨，倚靠在床前打盹的狄郊忽然惊醒，他清清楚楚地看见贺英睁开了眼睛，一只手抓住他，道：“快，快去救小渐，他出事了！”狄郊道：“贺大娘放心，辛渐不会有事。”忙取过早已熬好的参汤，喂贺英喝了下去。

贺英又道：“小渐出事了，你快去看看！”狄郊只好道：“是，贺大娘先好好歇息，我出去看看。”

刚走出门外，便见一名兵士领着王府户奴赶来。狄郊心中一紧，忙掩好房门，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户奴道：“辛郎他……”

狄郊“噓”了一声，走出院外，才问道：“辛渐怎么了？”户奴道：“辛郎快要不行了，阿郎命我速请狄郎回府中救治。”狄郊吃了一惊，道：“走，边走边说。”

原来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时有人敲王府大门，仆人开门去看又不见人，只有台阶上抬着一个全身是血的血人。仆人吓了一跳，好半晌才认出那是辛渐，急忙去禀告了王翰，王翰又命人来州府请狄郊。

狄郊慌忙赶回王府，却见辛渐躺在床上，面色如纸，侍女正为他清洗身上伤口，一盆一盆的血水从房中端出，露出一道一道的鞭痕。

王翰见狄郊进来，忙道：“我看辛渐气息越来越微弱，生怕等不到你回来，所以自作主张给他灌了一碗参汤吊气。”

狄郊点点头，略微搭了搭脉息，道：“他失血太多，你让人给他上药止血，我先开几张方子，派人去抓药。”又见辛渐身上伤痕太多，道：“不要直接上药了，去取干净的素布来，将金创药用水化开，拿素布泡了做成药布，裹在他身上。”王翰忙命人照做。

王之涣、李蒙闻讯赶来，见辛渐如此惨状，无不愤然。王之涣道：“辛渐手腕上有被绳索捆绑留下的淤痕，他昨晚被人抓住狠狠拷打了一顿，身上这些伤都是鞭子抽的。”

李蒙道：“这可说不通，辛渐人明明逃进晋阳宫中，我爹还承诺张长史说今日派人搜捕，这搜捕还没有开始呢，谁能去宫里抓住他拷打，然后打完了还送到王翰家门口？”

众人均是百般不解，可这些疑问只能留待辛渐醒来解开。

到正午时，辛渐忽然出声叫道：“飞阁……飞阁……”狄郊问道：“飞

阁什么？辛渐，你醒醒！”

辛渐却始终不见醒来，口中只喃喃“飞阁”二字，语音渐渐低了下去。

狄郊道：“辛渐念念不忘飞阁，莫非是他约了什么人在那里见面？”王翰道：“可是辛渐昨日一早打晕你逃走后，人一直躲在正觉寺中，黄昏时溜出寺来吃面又被官兵认出，随即逃进了晋阳宫中，后来又不知道被什么人抓住拷打，今天早上送来这里就是这副样子，他哪里有什么机会跟人约见面？”

狄郊道：“你没听那校尉说么？他带兵捉拿辛渐时，是辛渐自己主动请求不要上绑的，以他的性格，宁可忍受痛苦，也绝不会这般低下气地求人，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他当时已经有逃走计划，逃走的目的也许就是要去见什么人，找什么关键证据。”

王之涣道：“那好，我骑马跑一趟飞阁。走，李蒙，你跟我一起去看。”

飞阁位于中城上，是一处围栏式的大亭榭，恰好建在汾河与晋渠渡槽⁽²¹⁾的交叉点上，凌空跨起，宛如一条巨龙跨越于汾河之上。砖台台基高达十丈以上，台榭地势高敞，空旷处可同时容纳二、三百人，是登高揽胜的绝佳之处。东、西边上各建有二座楼阁，称郁仪楼、结邻楼，高耸对称。站在楼上凭高远眺，太原全城千门万户尽收眼底。正因为如此，自建成之日起，飞阁就代替晋祠成为太原城最有特色的靓丽景点，号称“一州之胜地”，太原官民均爱来此赏景休憩。

飞阁上能够俯瞰城西南的晋祠和豫让桥。晋祠是为纪念西周时周成王弟叔虞而建的祠庙，曾名叔虞祠，因晋水发于斯俗称晋祠，始建年代不详。据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悬瓮之山，晋水出焉，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魏书·地形志》载：“晋阳西南有悬瓮山，一名龙山，晋水所出，东入汾，有晋王祠。”可见最晚在北魏已有晋祠。它素

来被认为是太原的灵脉，古木参天，殿宇宏伟，历代多次重修扩建。

豫让桥则在晋祠东北方向，桥为砂石砌筑，桥上勾栏围护，桥下晋水常流，得名于春秋著名侠客豫让。春秋末期，晋卿智伯瑶为夺取赵家封地，决晋水以灌晋阳，兵败被诛。家臣豫让为报仇谋刺赵襄子，第一次事情未成，被赵襄子擒住，赵襄子大度放了他。豫让仍然不死心，漆身毁容，吞炭变哑，趁赵襄子游晋祠之际，再次怀利刃伏于祠北里许桥下，但还是被赵襄子发现。赵襄子感其忠义，脱下锦袍，让豫让击袍三剑后赐其自尽。后人因为豫让血流桥下，所以改名为赤桥，亦称豫让桥，桥侧立有碑记。

晋祠和晋水是太原最有代表性的游览胜地，历史故事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因而飞阁虽大，游客们却只集中在两处，要么挤在西面结邻楼上，要么拥在榭台南面，因为这两处是远眺名胜古迹的最佳位置。唯有一名三十五、六岁的黑衣汉子孤单地站在台榭北面，左手扶在腰间长刀上，右手紧紧抓住围栏扶手，眉头紧蹙，凝视西北方向的晋阳宫，似是内心积棼，愁绪百结。

王之涣一上来就留意到这名汉子，然而当他和李蒙朝这汉子走去时，他忽然警惕地转过身，朝台阶口走去。李蒙道：“呀，你不是那个契……”好不容易忍住没有说出“契丹”两字来。

那汉子停下脚步，也认出了二人，忙上前道：“二位郎君是替辛郎来赴约的么？小人等了许久，正准备要走了。辛郎人在哪里？”王之涣道：“原来你还真是跟辛渐有约，这就跟我们走吧。”当即领着那汉子下来飞阁。

原来那汉子是契丹大将李楷固的随从室木，辛渐、王翰五人去年游历辽东龙城时曾与契丹首领李尽忠、李楷固偶遇拼酒，当时室木也随侍在场。

路上，王之涣问起室木为何太原及如何与辛渐相约，室木却是只字不吐，只说一切要等见了辛渐本人才能说。

然而辛渐这次先后两次受刑，旧伤未愈，新伤复来，备受摧残，几

近垂死，狄郊甚至动用了猛药，也不见任何成效。他脉息若有若无，徘徊在生死一线之间，狄郊数次在他手足行针，都没有任何反应。到最后别无办法，只好沿用民间的土方子，狂给伤者灌大补之药，好在王翰家资富饶，本身就经营有药材生意，府中藏货极丰，人参也可以任意拿来当萝卜吃。室木既非要等到辛渐清醒过来再说出原委，王翰等人也无可奈何，也只能将他收留起来，命人好生款待。

如此过了五日，还是不见辛渐醒来，始终只是半死不活地躺在那里，大家心中都开始有些绝望了。

王翰道：“我已经忍了很久了，老狄，你总是不让给辛渐酒喝，说是对伤口有害。他以前最喜好我家自酿的葡萄酒，如今成了这样子，还有什么禁忌不禁忌的。”一边说着，一边当真从怀中拿出一瓶葡萄酒来，揭开瓶塞，命侍女上前扶起辛渐的头，往他嘴里灌了几口。

狄郊无奈地摇摇头，道：“胡闹。”王翰忽然叫道：“呀，他醒了！他真的醒了！哈哈！还是葡萄酒管用！”

众人围上前去，果见辛渐正睁开眼睛，喃喃道：“飞……飞阁……”王之涣道：“你放心吧，你在昏迷中一直不停地叫‘飞阁’，老狄机灵，让我和李蒙赶去飞阁，差点错过，幸好李蒙还记得室木是李楷固……噢，是尊舅的手下，已经带了他回来。不过他说有话只能对你一个人说。”

辛渐微微舒了一口气，道：“我……要见他……”狄郊道：“你昏迷了五天五夜，刚从鬼门关回来，身子虚弱得很，完整的话都说不上一句，怎么见他？你放心，你爹娘暂时都没事。张长史不敢擅处，已经将此案上报朝廷，等候批复。你还有时间查明真相。”

王翰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人对你下这么重的毒手？”辛渐道：“我……我……”狄郊见状忙道：“他没有力气说太多话，这些都回头再问吧。”

忽有一名仆人进来禀道：“门外有一名自称是四娘的小娘子想来探望辛郎。”李蒙道：“四娘？那不就是李弄玉么？她来做什么？”只听见辛渐

大叫一声道：“她……她……”急怒攻心，又晕了过去。

众人吓了一跳，狄郊忙抢上前查看。王之涣道：“辛渐怎么一听到李弄玉来就那么大的反应？”狄郊道：“他本来脉息微弱，现在却突然跳得极快。”

王翰道：“我听羽仙提过几句，似乎李弄玉很喜欢辛渐。”李蒙道：“他们两个之间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所以辛渐一听到李弄玉的名字才会这样。”

狄郊道：“我猜应该李弄玉救了辛渐，不然她如何知道辛渐眼下在阿翰家里？她称探望，说明她已经知道辛渐受了重伤。”王翰道：“那好，请她到知客堂稍坐。”

众人出来会客时，李弄玉正在堂中反复踱步，大有焦灼之色。倒是她那位随从宫廷冷冷伫立一旁，极见平静。

王翰道：“四娘稀客，大驾光临寒舍，有何指教？”李弄玉道：“我是特意来看看辛渐的伤势。”狄郊问道：“是娘子救了辛渐么？”

李弄玉道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道：“辛渐人怎么样？”狄郊道：“命是救回来了，不过眼下还很虚弱得很。”

李弄玉道：“他人在哪里？我想见见他。”语气中带着不容人质疑的颐指气使。王之涣咳嗽了声，道：“适才辛渐本来已经醒了，可一听说娘子来了，人又晕了过去。”

李弄玉微一沉吟，从怀中一方黑木盒子，递给狄郊道：“这是西域龙膏，你看看能不能给辛渐用上。”

狄郊接过来，才掀开盒子一角，已闻见一股极清凉极辛辣之气，盒子中装满深褐色的半透明药膏，仿若一块大琥珀，纹理分明，知道是外伤圣药，当即谢过，又问道：“娘子是从什么人手中救了辛渐？不知道是否方便告知？”

李弄玉道：“这话还是等辛渐醒来，他自己再告诉你们更合适。”

王之涣道：“娘子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李弄玉点点头，又道：“我还是看看辛渐吧，看一眼就走。”

众人早看出她对辛渐情意殷殷，不便拒绝，狄郊领着她来到辛渐房中。李弄玉一见辛渐全身裹在药布当中，形销骨立，气息奄奄，眼中立即有了泪意。狄郊见状，忙带着侍女先退了出去。

李弄玉走到床边，慢慢坐下来，望着辛渐发怔，不知怎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掉落出来。

忽听得辛渐道：“你……你……”李弄玉料不到他突然醒过来，大惊失色，慌忙站起来背过身去，一边举袖拂干眼泪，一边抬脚朝房门走去。

辛渐叫道：“你……站住！你不能走！”李弄玉顿住身形，问道：“你是想将我留下来交给官府么？你的同伴狄郊就在门外，你只要叫喊一声，他便会立即进来。”

辛渐本有此意，但听她揭破出来，不禁又有所犹豫，暗道：“我如果现在揭穿她的阴谋，将她交给官府，以她的身份，她还活得了么？不是像她父亲一样被杀，就是如同她两个哥哥一样被鞭死。她虽出身皇族，身世却如此悲惨可怜，全家人被亲生祖母残害而死。我……我到底该怎么做？她适才是为我流泪么？”

原来辛渐当日打晕狄郊，自王翰府邸小东门溜进入了正觉寺中，他伤势未愈，这连番动作立即引来钻心剧痛，几乎难以站稳。好在墙边是一片竹林，他一手扶住手杖，一手抓住竹杆，一步一步地走出竹林。却见四下幽静，空无一人，遂放心踏上甬道。刚走出几步，斜背里奔过来一人，叫道：“这位郎君，请问这正觉寺……”

辛渐刚一侧头，那人已抢过来抱住他。辛渐惊道：“什么人？”待要挣扎，一旁又抢过来一人，拿一团布塞入他口中，随即用布袋套到他头上，再夺去手杖，一塞一套一夺，迅捷无比。辛渐只觉得口不能言，眼前一黑，双臂各被一双大手紧紧抓住，挟持着往旁边走去。

到一处拐角处，辛渐忽然发作，左脚踩上左边那人右脚，右手肘回

击右边那人胸腹，他下身有伤，手上功夫却是不失，右边那人登时痛得送开了手，再往左边那人脸上拳，双手得脱掌握，往前疾奔。只是难以行快，走出几步腿上伤处便疼痛难忍，只得先停下来，伸手去摘下头上的布袋。刚一取下，背后两人已然追至，辛渐不及转身，只觉得脑后挨了重重一击，人登时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辛渐悠悠醒转，却见眼前有灯光闪烁，不由得一愣，暗道：“已经天黑了么？我竟然晕过去这么久。”环顾四周，自己正躺在一间空荡荡的石室中，除了室中的石柱和墙壁上的两盏油灯，再无别物。这才恍然大悟，并不是天黑了，而是被关在一间不见天日的暗室或是地下囚室中。

他只觉得屁股、大腿剧疼无比，后脑也是火辣辣地作痛，勉强翻身来，一动不动地伏了很久，疼痛稍减，这才慢慢爬起来，一只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了，只剩下了一只。所幸绑他的人尚留下了手杖，遂拄着起身往四面查勘。石室墙壁均是一尺见方的大石，有明显岁月磨砺的沧桑痕迹。一扇一人高的铁门锈迹斑斑，他用力推拉，纹丝不动。用手杖往门上敲了敲，发出空旷的回音。太原城中谁家里能有这种地方？又是什么人抓了他？

正满腹疑虑时，铁门忽然打开，一名女子盈盈地走了进来。辛渐头脑一阵轰响，呆在了当场，半晌才结结巴巴地问道：“四娘，怎么是你？”那女子不是旁人，正是李弄玉。

李弄玉点了点头，道：“很久不见，别来无恙？”辛渐心道：“你派人在正觉寺中等着抓我，可见早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居然还问什么别来无恙的话。”当即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娘子派人捉我来做什么？璇玑图和裴昭先的事，路过闻喜的时候，我可都已经向娘子手下人交代清楚了。”

李弄玉道：“不是为那些事，是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辛渐道：“什么事？”李弄玉道：“我不想瞒你，是我派人伪造了李楷固写给你母亲贺大娘的书信。”

辛渐“啊”了一声，极是震惊，道：“你……原来是你。你……你为什

么要这么做？”李弄玉道：“我有两件大事分别要找你尊父尊母帮忙，可他们都拒绝了，我也是无奈，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辛渐道：“哼，你才是真正有心谋逆反叛的那个人，我爹娘当然不会答应与你同谋。”

李弄玉脸上如罩严霜，冷笑道：“谋逆？这天下本来就是我家李家的，我只是要从姓武的手中夺过来而已。”辛渐道：“啊，我倒是忘记了，你姓李。”李弄玉道：“不错，我是前太子李贤之女。”

辛渐与同伴早暗暗猜到她是李姓皇族身份，可听闻她是前太子李贤之女还是吃了一惊。李贤在高宗诸子中天份最高，最为父皇钟爱，立为太子，因而也最为母亲武则天嫉妒，被诬陷谋反废黜，后又被处死。

怔了好半晌，辛渐才道：“就算你是前太子之女，就有权利害得人家破人亡么？”李弄玉道：“你父母虽然被官府捕去，可暂时不会有事。只要你母亲肯交出我要的东西，我自然有法子救她出来。”

辛渐道：“原来你抓我来不是为了告诉我真相，是要用我要挟我娘亲。你……你……”李弄玉道：“你说的不错。辛渐，我实话告诉你，我真的不想这样对你，不过你母亲贺大娘所知道的秘密干系太大，我非得到手不可。”

辛渐道：“你胡说。就算我母亲以前是契丹公主，可她隐姓埋名多年，早已经是铁匠的妻子，能知道什么秘密？”一想到爹娘身陷囹圄，说不定继续被长史张仁亶刑讯，气恼无比，忍不住上前一步，将李弄玉推到墙壁边，抛下手杖，双手扼住她咽喉，道，“你……你放我出去，跟我一起去并州州府说清楚，好让张长史放了我爹娘和大风堂的人。”李弄玉摇了摇头，坚决地道：“不行。”

辛渐手上加劲，道：“你放不放？”李弄玉道：“不……不放……”

门外几人闻声抢进来。宫廷拔出兵刃，抵住辛渐背心，喝道：“快些放开四娘！”辛渐甚是倔强，道：“我不放，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放，你们害得我好惨，我……”忽见李弄玉呼吸急促，一张玉脸涨得通红，心中一软，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李弄玉喘了几口大气，弯着腰剧烈地咳嗽起来。

宫廷命人将辛渐拖开，拉到石柱旁，取出绳索，将他双手背在柱子上绑好，这才护着李弄玉出去。铁门“铛”地一声关上，回音久久不绝，石室又重新陷入一片沉寂中。

辛渐反抗不得，心中更是怒极，大叫道：“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李弄玉，你好卑鄙，你害了我爹娘，还要把我关在这里！我告诉你，无论你怎么折磨我，我都不会屈服，我娘亲也绝不会向你屈服，你休想得到你想要的大秘密！”

忽听得铁门重新打开，李弄玉又走了进来，道：“你大可放心，令尊不会有事。”辛渐道：“哼，你当我傻子么？我娘亲是契丹公主，眼下朝廷正跟契丹交战失利，还不会拿她性命去要挟李……要挟我舅舅么？况且张长史亲口说过，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一个契丹细作。”

李弄玉道：“张仁亶性格太强硬，该到边关去当镇关大将。他原先对你爹娘无礼，是因为不知道你母亲的身份。”辛渐道：“张长史就是因为知道了我母亲是契丹公主才派兵捉拿她，若不是我当日凑巧回到太原，赶去州府，他刑讯的对象可就是我娘亲。”

李弄玉道：“你放心，他如今再敢动你母亲一根头发，就是大不敬之罪，这可是族诛重罪。”辛渐一呆，道：“什么？”李弄玉道：“你母亲是先帝高宗皇帝的妃子，张仁亶原先不知道，眼下我已经派人射书告诉了他，他岂敢对你母亲有半分无礼？”

辛渐闻言，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半晌才道：“你说我娘亲是……是……”李弄玉道：“嗯，论起辈分，贺大娘还是我的祖辈。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你母亲会知道宫廷的大机密了吧？”

辛渐道：“不，我不信。我娘亲是契丹人没错，她怎么会是高宗皇帝的妃子？我不信。”李弄玉道：“你母亲是大贺氏部落酋长之女，大贺氏在契丹八大部落中地位最尊。二十多年前，新继承松漠都督的李尽忠选中你母亲，将她送去洛阳嫁给高宗皇帝，因为没有正式封号，所以外人不得而知。贺大娘进宫后不久，宫中即对外宣称她不幸病逝，契丹还特意派了李楷固也就是贺大娘的弟弟来洛阳吊唁。”

辛渐越听越觉离谱，连连摇头道：“我不信，你胡说。”李弄玉忽然发怒，厉声道：“你敢跟我顶嘴么？”辛渐昂然道：“我又不是你下属，有什么不敢？你尽可以打我杀我，可是要让我服你，千难万难。”

李弄玉怒瞪着他，他也毫不示弱地回视着她。对峙半晌，李弄玉先转过头去，轻叹口气，道：“你先安安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再评判我有没有胡说。其实贺大娘并没有死，她奉高宗皇帝之命带着一个大秘密出了宫。你母亲进宫时间极短，却被先帝选中，可见她人品极不一般。也正因为如此，谁都没有怀疑她会跟宫廷机密有关。家父被废太子位前，高宗皇帝已经将大秘密的一半交给了家父，后来家父被贬到巴州，他知道阿武(22)早晚要杀他，遂一直留意可靠之人。只是家父形若囚徒，身边只有些侍女、仆人。后来他终于选中一名侍女，这侍女就是家母。家父将一半大秘密交给家母就逼着她离开。不久阿武就派人杀死了家父，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家母问讯痛不欲生，几欲自杀，幸好一些忠于李唐的大臣及时找到了她，我才得以顺利出生……”

辛渐暗道：“难怪她能逃过女皇帝的掌握，不像她三位兄长那样，两人被鞭杀，一人被杖疯，原来她是遗腹女。”

李弄玉续道：“我手中只有一半大秘密，也就是那幅璇玑图，还有另一半解开璇玑图的法子在你母亲贺大娘手中。这消息只有受高宗皇帝遗命辅政的宰相裴炎一人知道，裴炎一直没有对任何人吐露，直到后来他被阿武处死，被杀前将秘密告诉了侄子裴佑先。裴佑先根本不知道世间还有我这么个人，也不知道伯父告知的秘密关乎什么，所以一直守口如瓶，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要解开璇玑图还需要另一半秘密，所以特意赶去裴佑先的流放地安西都护府寻他，凑巧在蒲州遇见。我表明身份，又许下重誓，才从他口中得到了秘密。”

辛渐道：“你就是这么知道我娘亲真实身份的？”李弄玉道：“不，我虽然知道了秘密在你母亲手中，可根本不知道上哪里去找她。虽然觉得她肯定不会回契丹，但我还是派了人北上辽东到契丹部落中寻找你母亲下落。这次原本打算来晋阳办完事后我也要北上，哪知道我有事到大风堂找你父亲商议，凑巧遇到了母亲……噢，你不必惊异，你母亲入宫时，我还没有出世，根本不认识她。是我俊叔叔认出了你母亲，当年他

曾奉命到契丹迎你母亲入宫，对你母亲的面容身形一清二楚。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冒着生命危险主动表明身份，足见诚意，你母亲却一口否认自己就是先帝的妃子。”

辛渐道：“所以你就陷害我娘亲，陷害大风堂，用这么多人的性命要挟她承认自己的身份？”李弄玉道：“抱歉，你母亲性格刚强，我反复晓以利害，她却始终只说她是贺英，根本不认识什么妃子。我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只要你母亲交出先帝留下的秘密，我就能解开璇玑图，这秘密干系极大，拿出来可以立即置阿武于死地。”

辛渐道：“哼，四娘手中的璇玑图不是已经失落了么？就算娘亲交出秘密又有何用？”李弄玉只是微微冷笑。

辛渐蓦然想到了什么，道：“原来是你！在蒲州血洗宜红院、折磨死青楼主人阿金的那伙神秘人就是你和你的手下！你又重新得到了璇玑图，是也不是？”李弄玉也不否认，只道：“辛渐，我知道你是个孝子，如果你答应去说服你母亲交出那一半秘密，我不但立即放你出去，还能救她出来。”辛渐道：“不！我说过，你用卑鄙的手段害了我全家，我绝不会向你屈服。你就是关我一辈子，我也绝不会答应你。”

李弄玉露出失望之极的表情，沉默许久，才问道：“你当真这般恨我么？恨不得要掐死我？”辛渐道：“不错，我恨你。你这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算得到了天下又能怎样？你鄙视姓武的那些人，你自己跟他们又有什么区别？”

李弄玉气得浑身发抖，当即扬起手掌，就要朝辛渐脸颊扇下。辛渐一声冷笑，昂起头迎上去，但那一巴掌始终没有打下来。她慢慢放下手臂，一张俏脸涨得通红，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辛渐一见她流泪，歉意顿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涌上心头，暗道：“我是不是话说得太重了？”转念又想，“这女子阴险之极，害得我家破人亡，又将我捉来绑在这里，我怎可对她再生同情？她不过是要利用我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当下硬起心肠，转过头去，佯作不见。

宫廷忽然出现在门前，举手轻轻敲了敲门板，叫道：“四娘，请出来

一下，有消息。”

李弄玉举袖抹了抹眼泪，这才转身，点点头，走了出去。铁门重新锁上，辛渐的心仿佛也被套上了一把枷锁，沉甸甸的，竟有不堪重负的感觉。他要如何面对这一切？

过了很久，辛渐渐站立不住，他双臂被牢牢反缚在柱子上，无法挪动分毫，只觉得双腿越来越痛，越来越软。正疲惫不堪时，宫廷带着两名手下进来，取出一双鞋子给他换上。

辛渐问道：“要带我去哪里？”宫廷不答，拔刀割断绳索，拿布袋套在他头上。辛渐双腿无力，又渴又饿，没有丝毫力气反抗，只能任凭他们摆布。几人架着他出了石室。走过一条长长的道，便是往上的台阶，来回转了三次，有三十余级。辛渐心道：“这地牢好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忽被人按住头拽过一扇矮小的门，只觉眼前蓦然亮堂了许多，原来是已经出了地道。

又弯弯曲曲走了一段路，宫廷道：“这在这里。”

两边押解的人便拉住辛渐停下来。他耳中听见飒飒响声，暗道：“这不是风过竹林的声音么？莫非……”宫廷忽凑上来，附耳低声道：“四娘决定放你走，你可别辜负了她的好意。若是胆敢泄露她所告诉你的机密一句，不用四娘下令，我也会亲手杀了你，让你死得凄惨无比。你听清楚了么？”

辛渐一呆，道：“什么？”却不见回答，左右执住他的人也松开了手，忙去取头上的布袋，那布袋在他脑后打了死结，好不容易才解开取下来，宫廷等人早不见了踪影。他站在正觉寺后院竹林边的甬道旁，竹碎乱风，超离俗尘，正是他被李弄玉手下掳走的地方。

辛渐不觉呆住，心道：“原来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正觉寺，那地牢就在寺里。她……她费尽心思，派人埋伏在这里捉到我，为何又突然放了我？她的阴谋和秘密已尽为我知晓，难道不怕我告发她么？我……我到底要不要告发是她伪造了通谋契丹的反信，以救出我爹娘？”

忽听见有人问道：“施主在这里做什么？”辛渐转头一看，是名手执

笊帚的小沙弥，忙道：“没做什么。”

他逃离王翰府上时还是早晨，现在却已经是黄昏，竟是被关了一整天，眼见天色不早，便慢吞吞地往前院走去，大方出了寺门。忽闻见一阵莜面香，他只吃过早餐，更感腹中饥饿难耐，忙走到路边小饭铺要了一屉莜面栲栳和一碗羊肉臊子，也不敢坐下，只站在桌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辛渐见那店主不断地望着自己，大概是觉得自己站着吃饭的样子太奇怪，只得尴尬一笑，解释道：“我后面有伤，坐不得。”

店主点点头，依旧不断看他。辛渐心道：“莫非我身上有什么奇怪之处？”低头一看，这才想到自己穿的是狄郊的外衣，身上一文钱都没有。更是难堪，只得走过去道：“抱歉，我刚刚。不如这样，我写个纸条给我朋友，你凭着纸条去他家讨要饭钱，他会代我付给你。”店主连连摇摇头，道：“不要你的钱。”

辛渐大奇，道：“这是为什么？店主认得我么？”店主点点头，又迅即摇摇头。

辛渐道：“莫不是……”忽有一名黑衣汉子走过来，叫道：“店家，来碗面！”话一出口，就知道这汉子不是本地人。

这莜面栲栳是本地特色小吃，将莜麦面粉用滚开的水泼起，调和得不硬不软，然后趁热将揉搓成长圆形状，放在抹了油的青石板上，用手掌匀力推开，再从上部将推成长条的面皮轻轻揭起，顺势在食指上绕一下，使面皮形成一个面圆卷儿，形若栲栳⁽²³⁾，所以称莜面栲栳。然后把一个个面卷儿立着码放在笼屉上，待放满时，其状与蜂房十分相象，上锅蒸熟即可食用。莜面栲栳佐以羊肉臊子味道最鲜美。把剁碎的羊肉用调料调起，不加水，放在碗里和莜面栲栳同屉蒸熟，由于蒸气可凝结为水，出笼时臊子碗里沁出鲜汤，香味扑鼻。臊子中再配以蘑菇，别有风味。

店主一听，忙应道：“来啦！”又问道，“要热炒，还是冷拌？”汉子道：“随便啦。”店主便入内去厨下去端莜麦，临走还不忘偷看辛渐一

眼。

辛渐见店主甚是古怪，也不及多理会，重新走回桌旁。那黑衣汉子忽然凑上前来，低声问道：“辛郎还认得小人么？”

辛渐仔细打量着他，觉得他有些眼熟，可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那汉子道：“辛郎与四位同伴去年在龙城与我家将军拼酒，还是小人在一旁斟酒。”辛渐道：“啊，你是……”忽见一队官兵正朝这边赶来，忙转起身，低声道：“你快些走，明日正午我们在飞阁相会。”那汉子点点头，起身往东而去。

却见店主飞快地从里屋出来，指着辛渐叫道：“就是他！他人在这里！”领头的校尉打个手势，数名兵士拔出兵刃，围了上来。

辛渐原以为官兵是来追捕那契丹人，这才明白他们是来捉拿自己，问道：“为何要拿我？我犯了什么罪？”校尉问道：“你可是辛渐？”辛渐道：“不错，是我。”校尉道：“那就没错了。还问为什么拿你，你自己看看墙上的告示，勾结契丹，密谋反叛。”

辛渐转过头去，却见墙壁上贴着一张图形告示，虽看不清告示内容，自己相貌倒画得相当逼真——他却不知道画像的是州府书吏，他被行杖当天也在堂上记录，对他印象极深，寥寥数笔，形神俱出。辛渐心事重重，又饿得发慌，竟是没有留意到街上的情形，难怪那店主不断看他，原来是比较告示认出了他是通缉要犯。

辛渐无路可逃，只好点头道：“好，我跟你们走。不过我新受了杖刑，身上有伤，走不动路，请将军不要下令绑我。”

校尉见他甚是顺从老实，愿意束手就擒，又因为捕到他可以大大发笔横财，领到一万贯赏钱，便爽快地应道：“好。来人，带他走。”

店主忙上前拦住，讪讪笑道：“将军，这人可是小人发现告发，那一万贯的赏钱上哪里……”校尉喝道：“人是你逮到的么？没告你私藏要犯就不错了，还敢要赏钱。”粗暴将他推到一边，带人押了辛渐扬长而去。

辛渐恳请校尉不要给自己上绑，原计划半途逃走，好去赴明日的飞阁约会。这里距离州府不远，往北直行过两个街口便是。数名兵士前后夹着他，跑是决计跑不掉的，唯一的机会是路过宫城的晋阳宫时间闯进去宫去。

晋阳宫为东魏丞相高欢始建，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曾大肆扩建，成为一座华丽巍峨的行宫，专供他外出游览时居住。当时北方突厥强盛，杨广特意任命表兄李渊⁽²⁴⁾为太原留守和晋阳宫监，以防御突厥。李渊次子李世民一直跟随父亲生活在太原，他胸怀大志，想趁隋末混乱之际起兵夺取天下，但又不敢对父亲明言，遂拿出几百万私钱，命人与晋阳副宫监裴寂赌博，故意输钱，趁裴寂赢钱高兴之际，请他出面游说李渊。裴寂遂利用李渊好色的弱点，选派晋阳宫中美貌宫女送给李渊。按照律法，私幸宫女是大罪，李渊上当后追悔莫及。裴寂便趁机告知李世民已秘密组织兵马，准备起兵。李渊无路可退，只好同意。当时晋阳宫中储存有大量物资，裴寂从宫中调出米粮五万斛、杂彩五万段、铠甲四十万领作为辎重粮秣送给李渊。唐朝立国后，晋阳宫依然是行宫的地位，但因高祖李渊在起兵反隋前官领晋阳宫监一职，所以不再设正宫监，副宫监其实就是晋阳宫主管长官，负责处理一切宫务。

因为行宫的特殊地位，晋阳宫一切宫务立于地方体系外，即使是并州长史也无权过问。非法擅入宫门者要判两年徒刑，若是闯入里面宫殿的殿门，罪名就更大，判刑也更重。而看守宫门的不过是两名老兵。现任副宫监即是李蒙之父李洙，他时常抱怨宫中兵士不足，人手太少，又多是老弱病残，辛渐正是预备利用这些来脱身。

路过南宫门时，果见两名老兵正坐在门槛上打呵欠，预备等天黑就关门落锁。辛渐忽然转过头去，大叫道：“契丹细作！”兵士惊然回头间，他抬脚便奔向宫门。校尉回头不见人影，知道上当，却见辛渐并没有逃跑，而是朝路旁的晋阳宫奔去，一时不明究竟，叫道：“你要做什么？快抓住他！”

辛渐奔到门前，叫道：“我找李宫监！”不待老兵反应过来，一脚跨过门槛，闯入了宫中。

老兵道：“咦，这不是辛渐吗？喂，你站住，李宫监不在里面！”又

见校尉领着兵士持刀追赶过来，忙正正衣服，上前拦住，喝道：“你们做什么？要造反么？”校尉道：“刚才进去的那人才是反贼，我们正押他回州府。”

老兵本可以立即出声示警，召宫内巡逻的兵士过来追捕辛渐，可他们平日闲极无聊，又总被人轻视，有心看州府的笑话，当即笑道：“将军想进宫捉拿反贼？抱歉了，别说你，就是你们张长史亲自来，也进不了这个门。”

校尉道：“人可是你二人放进去的，反贼若是逃走，你们也难脱干系。”老兵道：“哎哟，我们可不敢放反贼进宫，是反贼自己闯进去的，况且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反贼。将军，小的倒想问一句，这人既是反贼，为何不绑住手脚？你们这么多人怎么都看不住他？”

校尉无言以对，心中还惦记那一万贯赏钱，只得先软下来，问道：“那你说怎么办？”老兵道：“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又不能离开大门进去帮你们捉拿反贼。这样，你去找李宫监商量商量，看要怎么办。反正反贼困在里面，他也跑不出去，跟坐你们州府大狱差不多。”

校尉既生气又无可奈何，只得命手下守在宫门前，自己赶回州府向长史张仁亶禀告。

晋阳宫宫门数重，殿堂、宫室各数座，因为是行宫，宫中绝大部分面积都是园林，以供游赏——西面是太液池，面积极大，池中建有四边回廊大亭，每一面宽达八楹，供人徘徊游赏；北面是九曲池，流水弯弯曲曲，有如蛇行；东面则是巨型葡萄园，所种葡萄均是花费巨资从西域引入。

辛渐年幼时常常与同伴们偷入晋阳宫中玩耍，虽然也被人发现过，可因为李蒙是宫监公子的缘故，也没有人敢告发。他对宫中地形极熟，知道东面葡萄园墙边有树，可以翻出高墙外。墙外不远处就是昆林坊，坊区内聚居的多是胡人和贱民，鱼目混珠，成分复杂。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薄暮轻烟，濛濛四散。老木寒云，充斥着暮气沉沉的衰飒。辛渐慢慢悠悠往东而去，如同散步一般，他忽然很喜欢这

种感觉，这让他又想起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来。

半途中，辛渐也遇到两队巡逻的士兵和几名老宫女，却只是擦身而过，竟无人上来盘问，大约是见他意态悠闲，将他当成了宫中的仆役。

果见墙根那些树华盖如云，比以前来时更粗大了。他趁着天光尚明拉开一根拇指粗的葡萄藤，也不扯断，只别在腰间，选了最细的一棵树爬上去，由于双腿不能使劲，很是费了一番工夫。等到与高墙齐身时，一手抓住墙头，一手抓住葡萄藤，翻了出去。葡萄藤没有他想象的那般长，到离地面还有一丈时便已经拉死，只得松开手，重重落在地上，顿时触动伤口，百骸欲散，忍不住叫出声来。

忽听得暮色中有人问道：“谁在那里？”辛渐吃了一惊，反问道：“你是谁？”那人问道：“跟你一样的梁上君子。你得手了么？”辛渐这才知道对方是要偷入晋阳宫行窃的窃贼，一时不答。

那人已摸索过来，打亮火石，往辛渐脸上一照，不满地道：“你坏了江湖规矩，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将你身上的东西交一半出来，这次就这么算了，下次不准再来这里。”辛渐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道：“我不是窃贼。”

那人冷笑道：“你不知道道上规矩么？不交出东西，休想离开。”一旁忽有一个尖细嗓子道：“啊，谈哥，我认得他，他就是告示上的那个人，辛渐，值一万钱呢。”

辛渐急忙转身欲走，却被那谈哥扯住手臂大力一拉，当即仆倒在地。谈哥顺势骑上身来压住他，反拧了双手，解下腰带缚住，居然还嘲讽道：“你是官府通缉的要犯，总以为你三头六臂，厉害无比，怎么被我轻轻一拉就倒了？喂，小元子，快过来帮忙。”辛渐被他正压在伤处，无力抵挡，只是强忍疼痛，一声不吭。

那小元子从树丛后溜了出来，原来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与谈哥一左一右架了辛渐，拉着往东而去。穿过大道时，远远见到一队巡逻的兵士，谈哥做窃贼做惯了，急忙扯住辛渐闪在树后，本能地伸手捂住他嘴巴，防他叫喊。

小元子奇道：“谈哥，咱们不是正要拿辛渐去官府领赏么？为何还要躲着官兵？”谈哥这才回过神来，道：“谁说要立即送他去官府了？先带他回家，好好搜搜他身上，榨干油水再送他去官府领赏。从晋阳宫翻墙出来，能没财没物？我才不信了。”等兵士走远，这才拖着辛渐飞快地穿越街道，翻过坊区一道半塌的矮土墙，又走过几条黑漆漆的小巷子，这才进了一个院子，里面有两排房屋，灯火通明。

房里有人听见推门声，出声问道：“这么快就回来了？得了什么宝贝？”小元子答道：“是个一万钱的宝贝。”那人笑道：“一万钱？我可没有一万钱给你。”小元子道：“不用你给。”将辛渐拉入最北面的房间，按坐在木椅上。

辛渐强忍屁股伤痛，道：“你们无非是想要钱，放了我，我给你们两万钱。”谈哥道：“我知道你是大风堂辛堂主独子，这话我以前还信，可眼下你家被抄，爹娘被逮，你一无所有，哪里来的两万贯？骗谁呢！”辛渐遭他讥讽，犹如伤口上撒盐，心中痛如刀割，愈发恨起李弄玉来。

谈哥便来搜他身上，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不禁很是生气，上前一把拉起辛渐，道：“起来，这就送你去官府。”忽听得门口有人道：“把他交给我，我给你两万钱。”

小元子奇道：“这人有这么值钱？”说话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突厥男子，点点头，道：“交给我。”

谈哥似是对突厥人迫为畏惧，忙将辛渐推了过去，又问道：“那两万钱……”突厥人道：“我眼下没这么多现钱，下次你再卖偷来的赃物给我时，我一并付给你。”谈哥道：“是，是。”

突厥人便带着辛渐来到南面一间大屋，里面还有数名突厥人，一齐站起来，问道：“相大哥，这人是谁？”那阿相道：“他就是大风堂辛武之子辛渐。”一人喜道：“当真？你真就是大风堂主之子。”辛渐已经隐约猜到这些人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只是一声不吭。

阿相也很是欣喜，道：“想不到大汗交代的事这么轻易就办成了。咱们明日就带着他回去草原，让他专门为咱们突厥打铁。”

以辛渐的性格，当然不会轻易屈服，可他若是继续沉默，当真被对方带回突厥，那可就彻底完了，忙道：“我虽然是大风堂的人，可我并不会打铁之术。况且你们带我走也没有用。并州刀剑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并铁的铁质好，工艺倒在其次。”

阿相道：“你这话前半部分是假，后半部分是真，已足见是个行家。我告诉你，我们突厥缺的就是技艺高超的铁匠，不管并铁什么铁，你给我打出锋利的好刀就行了。我们不会亏待你。”辛渐昂然道：“你可别妄想。就算你带我去突厥，我也绝不会为你们打一把刀。”

一名胖胖的突厥人道：“相大哥，这小子是契丹细作，现在城中到处贴着这小子的通缉告示，怕是很难带他出城。”

阿相沉吟片刻，道：“你是汉人，既然给契丹人当细作，为何不能给我们突厥人当细作？你想要多少钱？只要你说出百炼钢的秘密，我不但放了你，价码也随你开，另外我个人加送你十匹骏马。”辛渐道：“我不知道什么百炼钢的秘密。”

阿相见他倔强，也不多费口舌，招手叫过两名手下，道：“带他到里屋去，吊起来拷打，直到他说百炼钢的秘密为止。”

突厥人的刑罚很简单，就是不断用马鞭子抽，晕过去后用水泼醒再继续抽。因为怕辛渐叫喊被外人听见，又拿布堵了他的口，每抽十鞭就取出布团问一遍：“说不说？”等到挨了百余鞭，辛渐已是奄奄一息，即使勉强用水浇醒，也是全身麻木，鞭子抽上去再没有任何知觉。

他不知道这一夜是怎么熬过来的，只觉得眼前影影绰绰，不断有人晃过来闪过去，那在火光中冷冷闪亮的应该是刀光，就像出炉时映着火焰的钢刀，他再熟悉不过，可是刀子始终没有落到他身上。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臂膀被吊索拉扯的痛楚忽然减轻了许多，有人将他放了下来，叫道：“辛渐！辛渐！”

辛渐呻吟一声，问道：“你……你是四娘么？”李弄玉道：“是我。”辛渐道：“你怎么会……”李弄玉道：“你离开正觉寺后，我一直派人跟着你。”辛渐道：“我……不要……你救……”想努力去推开李弄玉的

手，却是一丝力气也使不出来。

一旁有人道：“他流血过多，伤势太重，怕是不行了。”辛渐心道：“不，我不能死，我还要去飞阁与那契丹人见面，还要揭穿李弄玉的阴谋，好救我爹娘出来。”只觉得眼皮越来越重，意识逐渐模糊，似乎有两点一滴一滴地落在脸上，终于又失去了知觉……

等到辛渐再醒来时，全身如躺在棉花堆里，软绵绵的，半分力气也没有，眼前晃动的正是再熟悉不过的同伴的脸。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昏迷了好几日，还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昨天，那一天一夜的惊魂经历——白天他在正觉寺被李弄玉手下掳走，虽然身体上没有吃太多苦头，但李弄玉一番话却令他如遭雷轰，震惊不已，他几乎不能相信她所说的都是真的，他母亲竟然曾经是高宗皇帝的妃子，还掌握着能致女皇帝于死地的大秘密，可若不是真的，李弄玉又何必费尽心思，将他弄得家破人亡？只是，她事先费尽心机，后来为何又突然放了他？后来他阴差阳错落入突厥人的手中，被严刑拷问百炼钢的秘密，本以为有死无生，又是谁救了他？难道那不是梦境，真的是李弄玉？他伤势严重，难以思索，稍微一用精力，便觉得疲累之极。

李弄玉见辛渐既不答话，也不出声呼叫狄郊进来，胸口剧烈起伏不止，知道他内心矛盾挣扎，便重新走到床边，苦笑道：“你如此费心踌躇，已足见盛情。你放心，是我害你成这样子，我自会对你有所交代。”辛渐道：“你……你想怎样？”

话音未落，便听见有人疾奔至门外，狄郊上前阻拦道：“宫延你不能……”宫延已排开他推门进来，道：“有羽林军来了，指名要带辛渐走，王翰正设法拖住他们，四娘快走。”李弄玉点点头，道：“我知道了，你先走，我还有些事要办。”宫延道：“是。”口中应着，脚下却是不动。

辛渐道：“你……你还在这里坐什么？请快些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李弄玉道：“你赶我走，是担心我被羽林军捉住么？”

辛渐被她说中心事，却不愿意承认，哼了一声，道：“你害了我爹娘，他们至今仍在狱中，我巴不得你被官府捉住才好。”李弄玉道：“那

好，我就如你所愿。”

宫廷道：“四娘，你……”李弄玉厉声喝道：“住口！我叫你快走，你敢抗命么？”宫廷咬咬牙，道：“不敢，宫廷遵命便是。”

狄郊忙命侍女带宫廷从侧门出去，又劝道：“羽林军既是为辛渐而来，娘子不如暂时避一下。”李弄玉道：“你没有听见辛渐的话么？是我害了他父母，是我仿冒了那封信，我要留下来。”狄郊惊愕不已，道：“什么？怎么会是你？”

却见脚步声纷沓而至，二十余名羽林军抢进院中，王翰等人跟在后面。为首的是两名戎装将军，一人四十来岁，另一人二十余岁，却是突厥王子阿史那献。

阿史那献一进房中，目光先落在李弄玉身上，惊得呆住，嘴唇蠕动了几下，有心招呼，却又有所顾忌，终于还是讪讪保持了沉默。

那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径直走到床前，俯身问道：“你就是辛渐么？”辛渐道：“是我。”那男子道：“我是左羽林卫将军李湛，奉圣上之命来押解你和你母亲回神都。”

狄郊忙道：“辛渐伤势极重，今日才刚刚舒醒，暂时挪动不得。请将军暂缓几日，等他伤势好转些，再带他走不迟。”

这李湛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其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猫”李义府，其人狡诈阴险，心胸狭窄，但外貌却温和谦恭，与人说话必嬉怡微笑，“笑里藏刀”的典故即由此而来。他出身寒微，对名第极为看重，多次为儿子向山东土族求婚，被拒后怂恿高宗皇帝重修《氏族志》，并禁止五姓七家互相通婚。比如李蒙是赵郡李氏，其父李涤一直想为爱子求娶王羽仙为妻，然而王羽仙偏偏是太原王氏一族，两家均在五姓之列，不能通婚。不过李义府人品虽恶，却以文翰见重，文章诗歌都写得相当好，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因为听说他才华出众，予以召见后才授门下省典仪的官职，后升任监察御史，并在晋王府兼职。晋王李治后来即位为唐高宗，李义府跟着一路加官进爵。他善于吹拍武则天，极力促成其当上皇后，由此攀上一根高枝，更受重用，直至担任宰相。登上高位后，李

义府恃宠专权，愈加嚣张，与他的母亲、妻子、儿子一起贪赃受贿，结党营私。他自恃有皇后武则天作后台，排挤正直朝士，连高宗皇帝也不放在眼中，高宗曾当面劝他稍微收敛些，不要公然卖官鬻爵。李义府听了勃然变色，质问道：“是谁说给陛下听的？”高宗回答道：“如果我说是事实，你何必问是谁？”李义府竟冷笑着掉头而去。高宗自然很不高兴，后找了个理由将李义府定罪流放。消息传出，朝野相庆。李义府不久便忧愤而死。李湛是李义府幼子，父亲死时仅六岁，武则天感伤功臣之死，特授年纪幼小的李湛任周王府文学。李湛成人后袭封河间郡公，武则天称帝后授予其禁军兵权，亲赐免死铁券，恩遇远过诸臣。就连武则天的侄子梁王武三思也嫉妒李湛得宠嫉妒得发疯，一度进谗言诋毁，可惜未能如愿，由此可见李湛在武则天心目中的地位。

本以为李湛有这样的出身，又是武则天的心腹亲信，一定是武延秀一类的骄横人物，狄郊也不过是顺口一说，不料李湛甚是大气爽快，当即点头应允道：“辛公子可以暂时留在这里养伤。”又问道，“是谁将辛公子打成这样？”辛渐道：“是一群突厥人。”

李湛很是意外，道：“突厥人？你怎么会被突厥人捉住的？”辛渐道：“这件事说来话长，请将军恕我重伤未愈，气力不足，容我日后再详细说明。”

李湛微一沉吟，便立即会意过来，问道：“突厥人是想向你逼问百炼钢的秘密，对么？”辛渐道：“是。”

狄郊忽然想到什么，问道：“那些突厥人是不是住在昆林坊中？”辛渐道：“是。你如何能猜到？”狄郊道：“五天前，昆林坊发生灭口血案，有一个院落的人一夜之间全被杀死，一共有三十七人，其中大部分是突厥人。本来传闻说他们是自己内讧，现在看来……”他转瞬怀疑到李弄玉身上，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她一眼。李弄玉竟立即爽快承认道：“是我做的。”

众人大感意外。辛渐更是心道：“原来我不是在做梦？真的是她救了我。如果不是她，我大概早已经被那些突厥人活活打死了。可若不是她陷害我爹娘，我也不会在这公堂上受杖，不会连两个窃贼也打不过。说到底，她才是引发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我到底是该恨她，还是该感激她？”

李湛走到李弄玉面前，问道：“还没有请教小娘子尊姓大名。”李弄玉道：“我是……”阿史那献忽尔抢到她面前，道：“这女人是个疯子，李将军切不可听信她的胡言乱语。”转头叫道，“来人，快将这个疯女子赶出去。”

李弄玉大怒，喝道：“阿史那献，你好大胆，我跟李将军说话，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插嘴？”阿史那献对她极为畏惧，被她一喝，立即低下头去。

李弄玉冷冷道：“怎么，你现在当上了羽林卫将军，眼睛里就没有别人了？”阿史那献忙道：“当然不是，阿献决计不敢对四娘无礼。况且我也不是什么羽林将军，圣上为了防御突厥默啜，新在庭州⁽²⁵⁾设置北庭都护府，命我袭父兴昔亡可汗封号，任北庭都护，充安抚招慰十姓大使。我是北上赴任，与李将军同道，听说辛渐出了事，因当日与他在蒲州有过一面之缘，特意前来探望。”

他父亲阿史那元庆因亲附皇嗣李旦被武则天处以最残酷的腰斩之刑，他自己也被酷吏来俊臣迫害几死，多亏李弄玉出手相救，而今他自己却又再次接受杀父仇人所授予的官职，面对李弄玉鄙视的眼光，不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当即单膝跪下，拔刀捧过头顶，道：“我这条命是四娘救的，这就请四娘拿回去吧。”李弄玉侧身避开，道：“献王子而今已经是可汗身份，请自重。”

阿史那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极是尴尬。狄郊忙上前扶他起来，道：“而今契丹、吐蕃、突厥几大强敌环顾，对我中原虎视眈眈，可汗能放下私人恩怨，挺身为国家效力，高风亮节，令人钦佩。”

阿史那献道：“狄公子当真这般认为？”狄郊道：“当真。不仅我，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

李湛冷眼旁观，一切都瞧在眼中，当即命道：“辛公子重伤在身，需要静养。其他人都出去，有话外面说。”

李弄玉刻意留在最后，临出门的一刹那，忍不住回头看了辛渐一眼，只见他正侧头怔怔望着自己，大有关怀之色，当即凄然一笑，决然

转身走了出去。

出来院中，李湛命道：“来人，留下四个人守在这里，看着辛渐，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他离开这个院子。”当即有四名羽林军士守在辛渐房前。

李湛这才转向阿史那献，道：“可汗，军情紧急，西域又万里迢迢，你该上路了，你父亲的旧部都还等候在城外。可汗放心，你一路讲给我听的辛渐几人的事，我都记下了，你这就请吧。”

阿史那献知道他办事极为干练，立即要审问李弄玉，不欲自己再参与其中，忙道：“这位四娘……”李湛道：“我自有处置。可汗，国事为重，请你立即上路。”

阿史那献无可奈何，只得向李弄玉行了一礼，这才转身，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急促地道：“四娘，你不是总说中原是个是非伤心之地么？不如你跟我一起去西域，从此以后永远不再回来。只要有我阿史那献在一日，一定保护你周全。”

李弄玉摇了摇头，正色道：“可汗，我刚才不该那样对你。狄郊说得对，你能放下私人恩怨，挺身为国家效力，这一点可比我强多了。只要你永远忠于中原朝廷，那便是对四娘好。”

阿史那献还想要再劝，李湛厉声喝道：“来人，速速送可汗出城赴任。”竟是命手下上前执住阿史那献臂膀，意欲用强赶他出去。阿史那献只得道：“放手，我自己会走。”

李湛命人强行送走阿史那献，这才道：“这位四娘，请跟我走一趟吧。”又道，“你就是狄郊么？你也跟我来。”当即命人带着李弄玉和狄郊出了王邸。

李蒙道：“这李弄玉到底什么来头？李将军为何要带走老狄？”王翰见院中尚留有四名羽林军士，当即使个眼色，道：“进去看看辛渐再说。”

一见几人进来，辛渐忙问道：“她……四娘被李将军带走了么？”王

翰点点头，道：“她倒像是有意暴露身份，好让羽林军带走她。辛渐，当真是李弄玉从突厥人手中救了你么？她到底是什么人？你又怎么会被突厥人抓去？”辛渐道：“我……”王之涣道：“算啦，他都累得喘不上气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王翰见辛渐确实表情呆滞，反应迟钝，疲累不堪，只得命侍女端了一碗宁神静气的汤药来喂他服下，让他歇息。

忽有仆人进来禀道：“海印来了，说是有急事。”王翰皱眉道：“豆腐女能有什么急事？你去告诉她，老狄人不在我这里。”仆人道：“她求见的是阿郎。”王翰道：“找我做什么？”

出来厅堂，海印一身蓝色布衣，正在堂前搓手徘徊，焦急万状，一见王翰便道：“王公子，你快去救救羽仙娘子。”

(1) 唐太宗御制御书《晋祠之铭并序》碑至今尚存，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行书碑，书体飞逸洒脱，风格雄奇，笔力遒劲，神韵独特，极为后世书法大家推崇。

(2) 才人是级别很低的嫔妃，是后宫中三夫人、九嫔以下二十七世妇中品级最低的一类，跟普通宫女没有太大区别。

(3) 唐初在地理位置重要的州设有都督府，并州、益州、荆州、扬州是级别最高的大都督府，最高长官都督均由亲王遥领，实际主理州事的是长史，如武则天生父武士彠曾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并州长史官秩三品，不但兼任并州刺史，还统领河东泽、潞、汾、仪、岚、忻、代、朔、蔚等十数州军政，权高位重，类似后来的节度使。

(4) 李勣，唐代开国功臣，本名徐世勣，字懋功，即《隋唐演义》中传奇人物徐茂公的原型，因功赐李姓，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被朝廷倚之为长城，死后陪葬昭陵（唐太宗陵墓）。其孙即为徐敬业，起兵反武被杀，全族被屠戮殆尽，李勣陵墓也被武则天下令捣毁。

(5) 王皇后出自并州王氏，萧淑妃出自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萧氏，均为天下名闻遐迩的名门望族，与历代皇室多有联姻，王皇后为唐高祖李渊之妹同安公主从孙女，隋炀帝皇后萧氏即是南兰陵人氏。

(6) 胜州：治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

(7) 西硖石黄獐谷：今河北迁安东北。

(8) 拾遗：谏官官名，也就是专门规劝天子改正过失的官，为唐朝首创。“拾遗”的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这种官官职不高，却是能够亲近天子的言官。唐朝进谏任务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同承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干，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其中，给事中掌封

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中书省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补阙和拾遗两个新创官职则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9) 白衣：指平民。古代衣饰颜色是用以区别贵贱的一种标志，白衣是平民的衣服。

(10) 逻娑：今西藏拉萨。

(11) 东硖石谷：在今河北卢龙境。

(12) 赵州：今河北赵县。相州：今河南安阳。

(13) 蹢（pián）：走路脚不正的样子。

(14) 豕（shǐ）：即为猪。夹豕取谐音“夹屎”，指武懿宗胆小如鼠，遇敌后吓得屎尿直流，夹屎而逃。

(15) 大娘：“大”为贺英排行，“娘”为唐代对女子的尊称，如著名的剑舞高手公孙大娘也是类似叫法。

(16) 开化寺：位于今山西太原西南蒙山脚下，始建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年），依山崖塑造佛像，高约六十多米，规模宏伟，即蒙山大佛。隋仁寿元年（601年），建高大佛阁，改称净名寺，后复名开化。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都曾到此瞻礼。

(17) 张仁亶后因避唐睿宗李旦讳改名张仁愿。

(18) 清源：今山西清徐。古名梗阳，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因城西有清源水置清源县，唐时属并州。清源是山西老陈醋的正宗发源地。醋原名醯（xī）。唐初名相房玄龄以惧内出名，一日在宫中宴饮，唐太宗李世民有意赐了两名美女，房玄龄趁着酒兴领回了家。夫人卢氏一见勃然大怒，将美女打出了房府。太宗只好亲自出马，召来卢氏，指着桌子上的一杯酒说：“如果你不让房玄龄纳妾，就把这杯毒酒喝下去。”结果卢氏毫不犹豫，端起毒酒一饮而尽，这才发现不过是一杯清源醋。太宗见她宁死也不让丈夫纳妾，只好就此作罢。“吃醋”遂成典故，成为妒忌的代名词。

(19) 当时契丹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契丹大字创制于公元920年，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的，大约有三千余字。契丹文颁布以后，立刻在辽国境内使用。但由于契丹贵族大都通晓汉文，并以汉文为尊，契丹文使用范围极其有限。后辽太祖弟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示，对大字加以改造，创造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较大字简便，约五百个发音符号。辽国灭亡后，契丹文仍然被女真人所使用，并帮助创造女真文。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诏罢契丹字”，才彻底停止使用。

(20) 斛律明月：即北齐名将斛律光，字明月，高车族人，其父为斛律金（著名的《敕勒歌》即为其所唱）。斛律光少工骑射，以武艺知名，一次打猎时看见一大鸟在云际飞翔，引弓射之，正中其颈，大鸟如车轮旋转落地，原来是一只大雕，时人称之为“落雕都督”。其人治军严明，骁勇善战，在北齐和北周的频繁战争中从未打过败仗。后为北齐后主高纬（高纬皇后即为斛律光女）所忌，被族诛。斛律光死后不久，北周立即兴兵灭了北齐。

(21) 渡槽：输送渠道水流跨越河渠、溪谷、洼地和道路的架空水槽。

(22) 阿武：指武则天。

(23) 栲栳（kǎo lǎo）：一种用竹子或柳条编的盛东西的器具，形状像斗或圆筒。

(24) 李渊母为独孤信（鲜卑人，西魏、北周名臣）第四女，隋炀帝母为独孤信第七女。

(25) 庭州：今新疆乌鲁木齐东北。北庭都护府初辖盐、治等十六番州，当时与安西大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两路，属陇右道。

第七章 洛州无影(1)

看热闹的人个个往前伸长脖子，忽“呀”地一声惊呼，只见三颗人头被高高举了起来。刑场上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人人满面红光，发出兴奋的惊叹声。这种凌驾在毫无同情心的幸灾乐祸上的激动情绪消褪得很快，人们迅速感到了无聊，开始慢慢散开。



王翰一听说是关于王羽仙的事，忙道：“羽仙怎么了？我前天才跟她大人谈过，他们都同意让羽仙出家做女道士，我正要派人在蒙山修建一座道观。”海印跺脚道：“哎呀，什么道士道观的，羽仙娘子被她家大人送去洛阳了。”

王翰吃了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海印道：“今日一早。听说护送的人都是从洛阳来的，是奉洛阳令来俊臣的命令。”

王翰也不待海印说完，疾步奔下堂。王之涣道：“哎哟，阿翰又要惹祸了！一听事关羽仙，他就全然失去理智！对方可是来俊臣，比武延秀可怕多了！”慌忙追出去阻拦。

王翰命仆从牵马到大门前，正要上马，王之涣上前一把抱住他，道：“你别这么莽撞地去追，咱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王翰道：“放手，快放手！来人，快将他拉开！”王之涣道：“你们谁敢动！王翰要去闯祸，你们也由得他？”

正纠缠捕不清时间，忽见晋阳县尉富嘉谟率数名捕盗差役赶来，下令围住二人，道：“二位王公子，有人举报你们两个合伙窝藏盗贼，这就跟本官走一趟吧。”

王翰道：“什么盗贼？快些让开。”富嘉谟道：“王公子何必着急否认？我同僚吴少府⁽²⁾已经带人赶往这位王公子府上，是真是假，一搜便知。”

王之涣“啊”了一声，道：“糟了！”放开王翰，转身就朝家中跑去。富嘉谟道：“拦住他。”两名差役上前，挡在王之涣面前。

富嘉谟道：“二位是名门公子，我就不下令给二位上戒具了，不过还请二位自重。”

王翰狐疑地审视王之涣。王之涣不敢辩解，只低下头去。忽见他那三、四岁的堂侄王昌龄奔了过来，叫道：“涣叔叔，家里来了好多官差，你的那两位客人都被他们抓走了，大人叫你快些回去。”

王翰问道：“客人是谁？”王之涣知道事情已经败露，长叹一声，道：“是俱霜和胥震。”王翰道：“俱霜是谁？”王之涣不答。

王翰依稀觉得胥震这个名字有些耳熟，仔细一回想，恍然大悟，他就是蒲州那假谢瑶环的随从，那么俱霜一定就是那冒充谢瑶环的女子，不知道这二人如何来了太原，又如何躲在了王之涣家中？只是着急去追回王羽仙，一时间不及多问，忙道：“富少府，不关我的事，我根本不知情。既然人是在王之涣家中搜到的，你这就将他带走吧。”

王之涣大怒，道：“怎么不关你王翰的事？明明是你让他们藏在我家中的。”王翰大是生气，道：“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阻止我去追羽仙么？”王之涣道：“什么？你以为是我报的官么？荒唐！”

富嘉谟道：“这就有请二位王公子跟我回县衙吧。本官可是仰慕太原王氏威名，对二位客客气气，礼敬有加，没有上枷锁，二位若想要反抗或是逃跑，那就休要怪不讲情面了。”

李蒙和海印赶出来时，正见王翰和王之涣二人被差役拥了离去，不由得吃了一惊。仆人一旁看得一清二楚，急忙禀告了经过。

李蒙跌足道：“这事情可来得真巧！一定是有人知道了那假谢瑶环藏在之涣府中，有意在这个时候抖落出来，好阻止王翰去救羽仙。哎呀，他们两个被晋阳县尉捉走，老狄被羽林军带走，只剩下辛渐重伤在床，还有羽林军看守，我要怎么办？”

他们几个平时习惯有事互相商议，忽然同伴都不在身边，便仿佛失了魂魄一般。

海印神色紧张，问道：“狄公子被羽林军带走了么？他犯了什么罪？被带去了哪里？”李蒙道：“嗯，他应该没事，羽林将军大概有话问他。海印，你是怎么知道羽仙被来俊臣的人带走的？”

海印道：“今天一早，羽仙娘子突然乘车来到豆腐坊，说要吃豆腐花和莜面。她身后跟着好些随从，大概有二十来人，个个骑着高头大马，紧紧护着她不放。我就觉得奇怪，阿爹也说那些人看着怪怪的，不像本地人。后来娘子小解，我跟着进了茅厕，她才告诉我究竟，说这些人是

她姊夫洛阳令来俊臣派来接她去洛阳的。她本来特意让我不要告诉王公子……”

李蒙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等老狄回来我告诉他。”海印脸一红，问道：“告诉狄公子什么？”李蒙道：“告诉他是你报的信。”他没有心思跟海印纠缠，忙分派仆人去并州州府和晋阳县衙打听情形。

正慌乱之时，李家管家廖峰赶来告道：“宫监有急事，请阿郎快些回去。”

李蒙猜是父亲听到风声，不欲自己跟辛渐、王翰等人走得太近，很是不快，没好气地道：“我朋友眼下都出了事，他让我这时候弃他们不顾，我日后怎么在城里混？况且太原城中人人都在议论大风堂是冤案，辛渐父母还没有被定罪呢，现在划清界线也太早了些。”

廖峰道：“不是为这个，是外面风传晋阳宫中有大批财物失窃，李宫监担心要出大事，让公子快些回去。”李蒙道：“事已至此，着急又有什么用？”口中说着，毕竟还是牵挂父亲，抬脚跟着廖峰往家而去。

王翰和王之涣二人被晋阳县尉富嘉谟带来晋阳县衙时，正遇见另一晋阳县尉吴少微率人押着一对年轻男女回来。王翰立即认出正是在鹳雀楼遇见过的那一对男女，却不能确认他们就是冒充朝廷制使的人，问道：“是他们两个么？”王之涣点点头，道：“是他们自己跑来我家，说惹了麻烦，风声正紧，出不了太原城，我一时心软，就答应了。本来早要告诉你们的，可辛渐出了这么大的事，大伙儿心思全在他那里，一时也没顾得上开口。”

俱霜、胥震被绳捆索绑，神色极是沮丧，只是垂下头去。

王翰转头道：“请问富少府，这二人犯了什么罪？”富嘉谟道：“诈财罪。这二人冒充阔主，在城西开化寺骗走了寺中预备重镀佛像金身的黄金。”王翰道：“那好，我愿意出十倍的黄金赔偿开化寺。”

富嘉谟正色道：“王公子，这可不仅仅是钱能平息的。”王之涣忙道：“可以，可以，少府出面捕人，无非是因为开化寺控告他二人诈骗钱财。只要开化寺愿意接受赔偿，撤销控告，没有了控主，案子也就没了。”

富嘉谟道：“抱歉，本官不能允准这么做。”上前问道，“少府可有搜到赃物？”吴少微摇头道：“没有。问他二人，他们也不肯说。”富嘉谟道：“那好，麻烦吴少府带他二人去开化寺，让住持认人。二位王公子遭人举报，牵涉案中，难脱干系，先行收监关押。不过要好生对待，别委屈了二位。”差役应了一声，上前道：“请吧。”

王翰道：“是什么人举报？”富嘉谟不答，只挥挥手，命差役将二人带走。

县狱中当真关押了不少人，每间牢房都满满当当。王翰、王之涣被塞进一间大牢房中，只能勉强站在门旁。二人未带戒具，在一大堆镣铐银铛的囚犯当中格外扎眼。

王翰没来由地遭这样一场官司，不由得又气又愤。王之涣自知有愧，不敢正眼看他。王翰道：“还有谁知道这对骗子藏在你家里？”王之涣低头道：“我不敢说。”王翰气得抓住他领口，道：“你看看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还敢不说？快说！”王之涣道：“羽仙！”王翰一呆，道：“什么？”王之涣道：“除了我家里人，只有羽仙知道！我找她要了几套换洗衣服给俱霜。”

王翰连连摇头道：“我不信，我不信。”王之涣道：“你就承认事实吧，是羽仙告发的你，不然只告发我一人即可，何必一定要卷入你？是羽仙想以此来阻止你，不让你贸然去救她，平白丢掉性命。”王翰道：“你胡扯，我不信。”大力摇晃木栅栏，叫道：“来人，快来人，放我出去。”

狱卒闻声过来，皱眉道：“什么事？”王翰道：“我要取保，我顶多只是干连人，不是罪犯，我要取保。”狱卒道：“神经！”骂了一句，转身欲走。

王之涣忙叫道：“等一下！”从王翰腰间摸了一块玉坠递过去，道：“我也要取保，请狱卒大哥行个方便。”狱卒立即眉开眼笑，打开牢门放二人出来，先带到狱厅候着。

等了很久，狱卒才从外面进来，道：“县尉特别交代，不予给二位王公子取保。抱歉了。”

正要重新将二人押入牢房，忽见两名差役持差牌进来，道：“县令要提审王翰、王之涣。”将二人押了出来。

却见狱门前正等候几名羽林军士，将王翰、王之涣接了过去。王之涣道：“要带我们去哪里？”一名羽林军士道：“李将军要见你们两位。不远，就在隔壁晋阳驿站。”拥着二人往西门而来。

李湛正在驿厅跟一名属下交谈，见二王被带了进来，挥手命属下退出，招呼道：“二位请坐。”又问道，“你们是怎么认识俱霜和胥震的？”

二人不知道他堂堂羽林卫将军如何知道这两个骗子的名字，猜想或许是因为谢瑶环的缘故。王翰道：“我并不认识他们，只是在蒲州鹳雀楼遇见过一次，后来他们到逍遥楼投宿，是我准许他们住了进来。”

李湛道：“这么说，他们两个冒充朝廷制使的事你们也是知道了。”王之涣见他所知远比晋阳县尉为多，料来难以隐瞒，只得实话道：“知道，不过我们也是事后才知道，况且他们冒充制使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正说着，两名羽林军押着俱霜、胥震进来禀道：“将军要的人带回来了。”李湛忽地站起来，大步流星走到俱霜、胥震面前，狠狠瞪着二人不放。王之涣见他面色如铁，气愤之极，生怕他会出手打人，不由得满怀紧张。

忽听见李湛命道：“松绑。”羽林军士遂拔刀割断绳索。李湛来回踱了几步，喝问道：“你们两个到底要闯祸闯到什么时候？”俱霜嗫嚅道：“我们已经遵将军之命离开京师了。”

李湛道：“所以你们就跑到外地捣乱，骗钱骗财不说，你还胆大包

天，冒充谢制使。”俱霜不以为然地道：“谁稀罕冒充那谢瑶环？我不过是要救王之涣他们几个，临时用了一下她名字而已。况且我也没有说我是朝廷制使，是将军手下的校尉曹符凤自己巴巴地把我当成了……”李湛怒道：“住口！还敢狡辩！来人，把他们两个带下去关起来！”

王翰和王之涣在一旁瞧得目瞪口呆，虽见李湛态度严厉，但与俱霜、胥震关系显然非同一般，一时不知道二人什么来头。

李湛命人将俱霜、胥震押走，这才重新坐下，问道：“二位公子可知道俱霜、胥震的身世？”王之涣道：“这几日他二人一直住在我家中，从来没有提过身世之事。也怪我自己太忙，总是呆在王翰府中。”

李湛道：“我有事想拜托二位王公子，请二位帮忙照顾俱霜、胥震一阵子，不知道王公子是否愿意？”王之涣吃了一惊，道：“这个……这个……”李湛道：“王公子放心，他二人之前犯的案子我都会设法平息。”

王翰道：“将军权柄显赫，足以照顾俱霜、胥震周全，何须我二人效力？”他知道李湛是李义府之子，李义府笑里藏刀、以柔害物之伎至今谈起来令人不寒而栗，这李湛明明是武则天亲信，却非要弄两个人到他们身边，不是很奇怪么？

李湛道：“其实正是因为我的身份，不便照顾他们两个，嗯，这话日后你们自会明白。即使我勉强收留他们在我身边，我公务繁忙，根本无暇顾及他们两个。”深深叹息一声，续道，“他二人如今都是孤儿，无家可归，我真怕他们四处滋事，惹出大乱子。今日若不是我凑巧来到太原，我手下人在路上看到他们被地方官府擒获，只怕已经捅出了漏子。王公子，你们肯答应收留他们两个么？你们都是年轻人，应该很好相处。”

王翰尚在犹豫，王之涣已然答应道：“好。不过就怕他们两个自己不愿意。”李湛道：“这不要紧，我自会好好教训他们两个，让他们侍奉二位为兄。”当即命人带了俱霜、胥震出来，告知要将他二人交给王翰、王之涣管束。

俱霜当真遵命跪下，向王翰、王之涣口称“阿兄”。胥震本不愿意，

被逼不过，只得也随俱霜跪了下来，但那一声“兄”却是叫不出口。王之涣忙将二人扶起来，道：“不敢当，不敢当。”

李湛板着脸道：“俱霜，你现在有家有兄，已不再是街头的小混混了，你若是再惹祸，就会牵累你两位兄长，就像今天这样，我救得了你一次，救不了你第二次，知道么？”俱霜道：“是。俱霜从此一定安分守己，不再惹祸。”李湛道：“这样再好不过。你们去吧。”

王翰问道：“将军之前从我府上带走了狄郊和李弄玉，他二人现在人在哪里？”李湛道：“我已经放狄郊回去了，他大概也去了你府上。”王翰道：“那李弄玉……”李湛打断了他，站起来挥手道：“来人，送客。”几人只好就此告辞。

出来驿站时，正遇到王府赶来打探情形的户奴，见主人出来，欢天喜地地赶过来侍奉。王翰见天色不早，料到城门已经关闭，无论如何是追不上王羽仙，不由得脸有悻悻之色。

俱霜很是欣喜，上前挽住王之涣的手臂，笑道：“阿兄，我现在也有阿兄了，咱们这就回家吧。”王之涣道：“先等一等。”拉了王翰到一边低声道：“他们两个还是住到你府上吧。”王翰愕然道：“为什么？你家没空房间么？他们之前不就躲在你家里么？住原来的地方好了。”

王之涣道：“哎呀，他们两个是窃贼，从我家里当众被官府抓走，怎么能再回去？人家也叫了你阿兄，你得尽责，推不掉的。”也不等王翰答应，转身招呼道，“咱们先去王翰家，他家里人多热闹。”招手叫过户奴，命他去自己家里报信，说已经无罪释放了，要在王翰家吃过晚饭才回去。

户奴尚要等主人示下，王之涣一推王翰，他只好点点头，道：“去吧。”

回来王翰家中，仆人报辛渐已经醒过来，狄郊正在他房中，王翰便命人先招待俱霜、胥震沐浴更衣，自己跟王之涣往别院赶来。

狄郊见王翰、王之涣平安归来，也甚是惊奇，问道：“你们不是因为窝藏窃贼被晋阳县尉带走了么？”王之涣道：“没事了，是误会一场。”上前问道，“辛渐好些了么？”辛渐点点头，道：“多谢。”

狄郊道：“室木已经冒充仆人混进来见过辛渐，原来他才是真的辛渐舅舅的信使。”王之涣道：“太好了，正好可以揭破张长史手中那封信是假的。信呢？”辛渐道：“没有真信，只有口信。不过口信转述之事只涉及到我母亲私事，我不便相告。”

原来近来有汉人到契丹部落四处打听李英下落，李楷固虽不明白姊姊为何要在二十多年前假死、多年来又不与自己联络，但还是关心姊姊安危，所以派室木赶来太原通知姊姊。哪知道室木到时，贺英正好被逮下狱。眼下她的契丹公主身份虽被揭穿，但无人得知她还曾经进宫当过高宗皇帝的妃子，更不知道她二十多年前曾经假死过一回，辛渐不欲此事为外人知晓，所以不肯说出室木来太原的目的。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他们几人自小无话不说，再隐秘的事也从不隐瞒对方，此时辛母贺大娘因为一封假信被关在狱中，真信使好不容易显山露水，辛渐却称内容只涉及私事，不肯吐露，看来室木所带的口信不足以成为证据证明贺大娘并无与契丹通谋。

王之涣问道：“室木人呢？”辛渐道：“他已经赶回契丹了。不过我已经向他详细问过契丹内部的情形，你们或许可以转告张长史，应该对朝廷军队有用。”他终究有一半契丹血统，一想到下面所讲的这些即将成为重要军事情报，会被用来对付他母亲的族人，不由得又有所犹豫。

王翰猜出辛渐心思，道：“你若是不情愿，大可不必勉强说出来，毕竟契丹那边也有你的亲人。还记得我们之前的争论么？这场战争本来一开始就可以避免的，是女主自己非要为了私利开战，现在倒好，朝廷一百万正规军队对付不了区区几万契丹骑兵，看她如何下台。”

辛渐道：“可是受苦的还是双方的老百姓。”叹了口气，缓缓道，“室木说，契丹人其实也不愿意与朝廷为敌，毕竟实力悬殊太大。然而正如阿翰所言，是女皇帝自己一步一步地将双方逼上了绝路。而今契丹首领李尽忠重病，契丹军权尽在孙万荣手中，这个人野心很大，提出迎归庐

陵王为帝以笼络中原人心就是他的主意。据说他在柳城附近建了一个秘密基地，名叫新城，将所有军备、物资、粮食都囤积在那里，是契丹的根本所在，而看守的却都是些老弱病残。”

王之涣道：“如果派一支轻骑捣毁新城，那么契丹就失去了所有后备。”辛渐点点头。王翰冷笑道：“朝廷军队畏死不敢前进，这等深入契丹腹心之事，我敢说没有去做。”

狄郊一直沉默不语，忽然问道：“你和李弄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伪造反信陷害大风堂和你父母？”

王翰、王之涣此时方知道这件事，大惊失色，异口同声地道：“怎么会是她？”他们曾怀疑过许多对手和敌人，包括突厥人、吐蕃人、契丹人，甚至怀疑过在蒲州结下仇怨的淮阳王武延秀，却唯独没有想到会是李弄玉。

辛渐叹了口气，道：“这件事……”忽听见有人疾步进来院中，喝道：“奉羽林卫李将军之命，速速押送辛渐到并州州府。”

守在门前的羽林军士便推开房门进来，道：“辛公子，李将军有令，这就准备走吧。”狄郊忙道：“等一等。”犹豫了片刻，道，“辛渐，有两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但现在看样子是瞒不住了。尊母她……”

辛渐闻言大为紧张，问道：“我娘亲怎么了？”狄郊道：“你先别着急，尊母现下安然无恙，不过数日前她在公堂上剖心明志，受了重伤……”

辛渐脑子“嗡”地一声，恍若被闪电击中，刹那间一片空明，暗道：“娘亲宁可死，也不肯表露她曾为先帝妃子的身份，我明白她的意思了。难怪四娘说她人品极不一般，也难怪她能被高宗皇帝选中。”

狄郊见他不答不应，只得续道：“还有一件事怕是对你打击更大……”辛渐道：“是什么？”狄郊道：“你的双腿……你之前受了杖刑，伤势未愈，便强撑一口气逃走，后又多经磨难，伤了筋骨元气，怕是……怕是……”

辛渐道：“你是想说我从此再也不能走路了？”王之涣忙道：“世事难料，你自幼习武，身子比寻常人健壮许多，说不定会慢慢康复。”

不料辛渐既不惊慌也不恐惧，只点点头，道：“我知道了。”

羽林军士听说辛渐双腿已废，再也无法行走，忙道：“快去找副担架来。”

辛渐这种反应，狄郊委实不能放心，便向传令的兵士道：“我是大夫，辛渐有伤在身，我想跟他一起去，可以么？”那兵士道：“李将军只传辛渐一人。”

狄郊道：“我只跟着你们到州府门前，等在那里便是。辛渐母子都受了重伤，万一有事，也好及时救治。他母子是钦命要犯，李将军总要将他们活着带回洛阳才能交差。”兵士微一思索，即道：“也好。”

当即找来担架，将辛渐小心地搬了上去。四名羽林军士各抓住打架一角，跟在那传令兵士身后，出了王府，往州府而来。

外面天色已然黑定，狄郊提了一盏灯笼，跟在担架旁。辛渐道：“老狄，你何须如此？”狄郊只是摇头不应。

穿过晋渠渡槽，正拐过丁字路口，旁侧忽然涌过来一群嘻嘻哈哈的醉汉。传令兵士喝道：“夜禁了，不知道么？快些让开路。”一名醉汉凑上前来笑道：“军爷当这里是天子脚下么？太原的夜禁从来不过是摆摆样子。”

狄郊叫道：“小心，他们不是……”却已是迟了，醉汉手中持着短棒围上来，见人就打。狄郊肩头挨了两下，脑侧挨了一下，只觉得“轰”地一响，灯笼自手中掉落，人也半晕不晕地倒在地上。他尚能看清街角的情形，四名羽林军士被一一围殴放倒，传令兵士指挥醉汉们抢过装着辛渐的担架，飞一般地抬着走了，犹能听见辛渐叫喊了一声“老狄”……

女皇亲自点名要押送神都洛阳的钦犯被人当街从羽林军士手中抢走，这件诡异离奇的事同时令并州长史张仁亶和羽林卫将军李湛脸上相

当无光，当晚太原全城连夜展开大搜捕。狄郊、王翰、王之涣、李蒙等人均被带到州府，受到官吏的严厉诘问，各人家中也被细细搜查。一直折腾到次日中午，狄郊等人才被释放，允准回家。

王之涣怒道：“明明是羽林军士弄丢了辛渐，怎么反倒找起我们麻烦了？”李蒙道：“我更是冤枉，我昨晚根本连辛渐的面都没有见过，却被官兵半夜从床上揪起来押来州府审问。”

王翰问道：“老狄，辛渐是当着你的面被人抢走的，你觉得会是谁做的？”狄郊道：“我也不知道。不过那些假扮成醉汉的人不是本地人，他们动手很快，迅疾如风，一看就是身怀武功，绝非寻常百姓。”

王翰道：“首先传令兵士就是假的，这件事应当是早有预谋。那些扮成醉汉的只用短棒做兵器，可见他们意在辛渐，并不想杀人。”狄郊道：“这些人可能只是不想树敌太多，多杀一人对他们并无好处，但对辛渐未必就会客气。辛渐一定是知道了什么重大秘密，他们才会冒险从来羽林军手中把他抢走。唉，我担心的是辛渐为人刚硬，绝不会轻易屈服，他已经受了重伤，如果再继续被刑讯逼问，怕有性命之忧。”

王之涣道：“会不会跟上次一样，抢走辛渐的人是为了得到大风堂的百炼钢秘技？”狄郊道：“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若辛渐果真落在突厥人、吐蕃人或是大风堂对头的手中，这次可真就是有死无生了。”

然而众人着急也没有用处，羽林卫将军李湛比他们还要着急，日日催促长史张仁亶派兵挨家挨户地搜查，对于出城的人更是详加盘问，如此持续了数日，全城被翻了个底朝天，却是根本没有发现辛渐的任何踪迹。辛渐的图形告示被重新张贴在大街小巷中，悬赏也由之前的一万钱狂涨到五万钱。

这一日，李湛终于等不及找到辛渐，先行押送贺英踏上回去洛阳的归途。不过他离开前太原前，做了一件广为人称道的好事，那就是力排众议释放了大风堂堂主辛武和其余大风堂的人出狱。虽然长史张仁亶为保险起见，派了一队兵士到大风堂监管，但辛武未受妻子牵连继续被押本身已经是对大风堂信任有加的表示。人们历来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说法，经历了这件事后，才开始用新的目光来打量李湛其人。

王翰已经在辛渐失踪的第二天先行离开晋阳，赶去洛阳营救王羽仙，虽然他明知此行凶险，无异于以卵击石，可还是不听劝阻，坚持要走。临行前，李蒙特意赶来道：“我家里出了点事，父亲大人又不能擅自离开太原，所以派我去洛阳活动。”

众人均知道他说的事是晋阳宫财物大量失窃一事，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似宫监李涤这般失职可是重罪。

李蒙又道：“阿翰，我本该跟你一道同行，可我这次要带的财物不少，没有你马快。你牵挂羽仙，忧心如焚，先行一步也好，等我到洛阳后再去寻你。”顿了顿，又吞吞吐吐道，“另外，我求了父亲大人很久，求他出个主意救救羽仙，别让她落入来俊臣的魔掌。”

王翰知道李蒙之父李涤为人圆滑，足智多谋，是官场上的不倒翁，他若能给个主意，说不定会有转机，忙问道：“尊父可有什么好主意能救羽仙？”李蒙道：“父亲大人说，你如果真的想从来俊臣手中救出羽仙，只能去找太平公主试试。”

王翰闻言一愣，道：“太平公主？”李蒙道：“她是本朝唯一的公主⁽³⁾，地位之高，自不必多说，最关键的是，她第一任丈夫薛绍就是死在酷吏周兴手中，她对酷吏的厌恶不比咱们差。周兴失宠后被流放岭南，半道被人杀死，传闻就是太平公主派人下的手。”

薛绍是高宗皇帝的嫡亲外甥，生母为太宗皇帝爱女城阳公主，因相貌英俊被高宗选为太平公主的驸马。二人成亲时，婚馆设在长安万年县县衙，盛况空前，轰动长安，照明的火把甚至烤焦了沿途的槐树。只有武则天对这桩婚事很不满意，认为薛绍的嫂嫂萧氏和成氏出身不够高贵，想逼薛家休妻，有人以萧氏出身兰陵萧氏，并非寒门相劝说，才使她放弃了这个打算。薛绍的兄长薛顒也曾因太平公主来头太大而怕惹来祸事。不过太平公主与薛绍相当恩爱，二人的感情丝毫没有因为这些外界因素而受影响。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唐宗室诸王多有不服者，武则天命酷吏周兴大兴冤狱，大肆屠戮异己。薛顒时任济州刺史，被认为与琅邪王李冲通谋，被斩首示众。薛绍因是天子女婿，死法格外

开恩，杖责一百，饿死于狱中，以保全尸。当时太平公主正怀着她和薛绍的第四个孩子，心情烦闷可想而知，不过也不敢对心狠手辣的母亲有丝毫怨言。毕竟是唯一的爱女，武则天还是有所表示，打破唐公主食邑不过三百五十户的惯例，破例将太平公主的食邑加到一千二百户，以示抚慰。然而这件事对太平公主刺激极大，她后来虽然改嫁武攸暨为妻，却完全变了一个人，大肆包养男宠，与朝臣通奸，还将自己中意的面首张昌宗进献给母亲武则天。

王之涣听了李蒙的话，也拍扇叫好，道：“这主意不错！阿翰，李宫监说得对，你如果想从来俊臣手中救出羽仙，必须在朝中寻找同盟，太平公主就是最好的人选。”

王翰摇头道：“话虽如此，不过我素来不与朝官来往，在朝中并无亲信之人。来俊臣是女主的得力鹰犬，与他做对非同小可，就算是太平公主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况且，我与太平公主素未谋面，贸然找上门去，她定然以为我是个疯子，说不定还会命人将我捆起来送交来俊臣处置。”

李蒙道：“不，不，太平公主求贤若渴，她府中收留了不少上门求助的人。你虽不在仕途，却是天下有名的晋阳公子，你若是主动上门求见，公主定会待以上宾之礼。”

王翰这才会意过来，大怒道：“你是想让我投靠太平公主？”李蒙嘿声道：“这也是不得已，为了羽仙，你委屈一下又有何妨？”王翰道：“不，我宁可为羽仙死，也绝不为她投靠太平公主。都给我让开！”飞身上马。

众人见他毅然绝尘而去，不禁目瞪口呆。李蒙跌足道：“都到什么时候了，阿翰还这般骄傲。”狄郊道：“他连户奴都不带一个，独自上路，怕真是做好了死的准备。”

王之涣道：“不如我去追他回来。”狄郊摇头道：“他那副脾性，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俱霜也在一旁，笑道：“我倒是很喜欢翰哥哥这份气概。之涣哥哥，不如我们这就跟翰哥哥一起去洛阳，说不定也能帮上忙。”

王之涣心中不免有所迟疑，他自是知道得罪来俊臣会有什么下场，倒不是他怕死，而是他不像王翰那般无牵无挂，他家中尚有母亲要奉养，万一因为这件事牵累母亲，那可就是百死莫赎了。

俱霜见他不应，赌气道：“原来你也害怕来俊臣。那我自己去帮翰哥哥，胥震，咱们走。”当真命仆人去牵马。狄郊忙叫道：“先别着急，眼下辛渐失踪，阿翰又独自出走，咱们不能再分散了，先好好商议一下再做打算。”俱霜对他很是服气，歪着脑袋想了想，道：“那好，就听狄大哥的。”

王翰离开太原，一路快马加鞭，径直南下。他虽未带随身仆人，然而王氏在驿道沿路都有商铺、产业，倒也没有觉得丝毫不便。只是一路见到官府大肆征发民夫、役夫、骡马，驱赶往河北前线为朝廷军队效力，时值秋收时节，许多妇女、孩子追赶相送家人，哭声震天，情形极是凄惨可怜。

这一日傍晚到了蒲州，依旧住进逍遥楼。逍遥楼店家蒋大见东主到来，慌忙出来迎接，又知道王翰不喜人多吵闹，命伙计在外面挂上客满的牌子。王翰摆手道：“罢了，我只住一晚，明日一早就走。”

蒋大便亲自送王翰进来上房中。王翰问道：“运来蒲州的一百万钱如何了？”蒋大道：“遵阿郎之命，已经全部交给襄县令，用来重建西门一带民居。襄县令也遵守诺言，没有泄露是阿郎出了这笔巨款，只说是向河东富户募集所得。外人不知道究竟，人人称颂襄县令的大恩大德。”王翰道：“嗯，如此甚好。”

蒋大道：“还有一件奇事，就发生在前日，阿郎可还记得苏贞么？”王翰道：“如何不记得？她不是被襄县令判杖一百、再罚三年徒刑么？”蒋大道：“是，她被押在官府开采的盐池劳作服苦役，但前日不知道什么人救走了她。这件事在本地很是轰动。”王翰道：“苏贞孤身跟随她丈夫来到河东，也没有什么亲人朋友，她陷身青楼时尚无人求助，又有什么人冒险闯入盐池救她？嗯，说不定是她那变态扭曲的丈夫。”他鞍马劳顿，根本无心顾及旁人之事，当即命蒋大打来热水、送来酒菜，吃饱喝足，上床睡下。

次日清晨，王翰早早打马上路，经蒲津浮桥渡过黄河，直奔潼关。

潼关北临黄河，南踞山腰，因黄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潼浪汹汹，故取名“潼关”，又名“冲关”。这处关口最初是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乱修建，后成为关中的东大门，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南有秦岭屏障，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年头原踞高临下，中有禁沟、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势成“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被唐太宗称为“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唐朝立国后，在从潼关到长安，每三十里设一烽堠，日晓日暮，各放烽火一次，称为“平安火”。

王翰到达潼关时，刚好是日暮举烽火时，他一路仓促赶路，竟遗失了过所⁽⁴⁾，在过关时被拦下拘禁在马厩中。他大声抗辩，也无人理睬。被关到次日，还是不得不学习李蒙的那一套法子，拿出身上的金钱贿赂关吏，这才得以通行。只是他所乘的良马也被贪心的关吏没收，一直往前走了数里，才在路边的邸店用余钱买了一匹弩马，却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只得拿身上的饰物抵作现钱。好不容易捱到陕州⁽⁵⁾，在自家的绸缎店铺取到铜钱，才摆脱了狼狈不堪的窘境，得以顺利到达洛阳。

洛阳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雄踞在滔滔东流的黄河南岸，是一座历史名城，因以地处洛河之阳得名。中原有中国文化发源于河图洛书的提法，而“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有“帝王始兴，各起河洛”，河是黄河，洛就是洛阳，洛阳由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座泱泱千年古都北屏巍巍邙山，南系清清洛水，东呼虎牢，西应函谷，控以三河，固以四塞，不仅不仅形势险要，风景秀丽，而且土质肥沃，气候温和。昔日汉高祖刘邦到此，曾经感叹道：“吾行天下多矣，惟见洛阳。”由于当交通要冲，居中原而应四方，在丝绸之路贸易和交流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洛阳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丝毫不随岁月沧桑、王朝更迭而更改。尤其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令漕运⁽⁶⁾变得极为便利，洛阳迅速成为商业盛极的国际性贸易大都会，人物华盛，珍货充积，储粮丰富，宏伟繁荣。

唐时的洛阳城位于汉魏故城西十八里，兴建于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总设计师正是设计了隋唐长安城的将作大匠宇文恺。这座城市东面十五

里，南面十五里，西面十二里，北面七里，周回六十九里，建制宏伟，壮丽无比，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在城池的西北角，是皇宫所在地；皇城则是中央衙署的所在地，北接宫城，南临洛河；外郭城则是居民区，被建成一个个齐整封闭的里坊，仿若棋盘，分布在洛河南北两岸。东西走向的洛水横贯洛阳城中，将城区天然地分为南、北两块，南区共九十六个坊里，北区共三十坊。虽然皇城、宫城均在洛水北，然而北区却以贫寒人居多，就连北市也被称为“糠市”，达官贵人的邸宅多在洛河以南。武则天称帝后，定洛阳为神都，迁雍州、并州等地十万富户充实洛阳，洛阳迅速称为天下人口第一大城市，超过百万，经济繁荣程度甚至连西京长安也不能相比。

洛水上有桥四座，用来连接南、北两块城区。其中最有名的是天津桥，因洛水被誉为“天汉”⁽⁷⁾，而这座桥是天河的渡口，所以称“天津”。这座桥也是始建于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原先只是一座用铁索连起无数大船而形成的浮桥，跟蒲津浮桥一样。桥的南北两端还修建了对称的四所重楼，为日月表胜之象。到隋朝末年，瓦岗起义军因痛恨隋炀帝暴政，放火烧毁了这座著名的浮桥。唐朝建立后，浮桥被修复，每只船上还刻上了善于搏击风浪的鹳鸟图形。唐太宗李世民曾作《赋得浮桥》道：

岸曲非千里，桥斜异七星。
暂低逢辇度，还高值浪惊。
水摇文鹳动，缆转锦花萦。
远近随轮影，轻重应人行。

生动地描绘了他乘坐御车渡越天津桥时，船头和缆索摇曳起朵朵浪花、在江河波涛上动荡的景象。

但浮桥总有耐用度的问题，遇到洛河涨水时极易冲坏，因而总是时坏时修。贞观十四年，官府决定将天津桥改建为石桥——在二百多丈宽的洛水上，组织石工累方石为脚，修建了二十多个桥墩，支撑起一座巨大的龟背型桥梁，其规模之大，设计之精，令人叹为观止，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的桥梁。

天津桥是东入洛阳的必经之路，地处交通枢纽——正西是皇家禁苑

东都苑，高宗与武则天长子李弘就是死在东都苑合璧宫中，内有凝碧池。苑东洛河北岸有上阳宫，位于宫城、皇城之外，东接皇城之西南隅，为高宗所兴建，宫中竹木森翠，有如仙境，高宗、武则天在洛阳时最喜欢住在这里，其中最著名的为仙居殿；桥正北即是皇城和宫城，飞栋冲霄，连楹接汉，富丽堂皇；桥的东北有斗门，斗门旁则修建有亭子，称北斗亭或斗门亭；桥东驻足眺望，则是屡遭战乱破坏的汉魏故城，也正是三国才子曹植笔下的洛神仙子凌波微步的地方；桥南便是洛阳南区河南县，桥头建有一座豪华的天津酒楼，洛阳士民送友迎客，均喜爱选在此处。凤阁舍人张说曾有《离会曲》诗道：“何处送客洛桥头，洛水泛泛中行舟。”诗人刘希夷有《公子行》一首：“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里。”

正因为天津桥人烟稠密，车马行人川流不息，是洛阳最为繁华热闹的场所，一些官方政治活动也往往选在此地进行。前太子李贤被母亲武则天指为谋反后，从东宫中搜出的数百甲冑便是公然在天津桥上烧毁，以昭示天下李贤谋反是实。更有一些重要犯人的死刑也刻意被选在桥南执行，以期在民众中造成最大的威慑和影响。

王翰到达洛阳天津桥时，正好遇到官府在桥南监斩犯人。当街杀人历来能引起轰动性的围观，一时间，天津桥上桥下人山人海，天津酒楼二楼上也伸出一排齐刷刷的人头。王翰连人带马被堵在桥背最高处，进退不能，只得扶住栏杆，混杂在人群当中，往桥南观刑。

刑场中先后进来三辆槛车，分装着三名赭衣囚犯，双手均反绑在背后，脚上钉有脚镣。兵士上前将三人一一拖出槛车，其中两人垂头丧气，任人拉来扯去，另一名粗壮的汉子却甚是桀骜，脚刚一落地，就拼命挣扎反抗，好几名兵士上前才能抓住他。那汉子犹自不屈不挠，扬头向围观的人群“呜呜”叫喊，似有极大的冤屈，只可惜他口中塞了木丸，一个字也说不出。

死囚木丸跟酷吏政治一样，也是当今女皇帝武则天的一大发明。昔日武则天还是高宗皇后时已经大权在握，高宗皇帝本人沦为傀儡，他身患重病，一度灰心丧气，在妻子的种种压力下，打算正式让武则天摄政。宰相郝处俊劝阻道：“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陛下怎能以高

祖、太宗之天下委天后而不传子孙！”高宗才算打消了主意。武则天为此恨郝处俊入骨。当时郝处俊的子孙和兵部侍郎许钦明的子孙特别喜欢盛饰车马，优游里巷，当时有顺口溜讽刺这些纨绔子弟道：“衣裳好，仪观恶，不姓许，即姓郝。”后来武则天当上皇帝，郝处俊已死，郝家子孙依然没有逃过疯狂报复，被酷吏周兴诬谋反之罪族诛。郝处俊之孙郝象贤当时任太子通事舍人，无辜被杀。临刑前，郝象贤大骂武则天，当众揭露其淫秽隐恶之事，并挣脱绑缚，夺下市人手中的木柴击打行刑者。他最终被残酷肢解而死，祖父郝处俊也被开棺戮尸。但郝象贤公然在大庭广众下揭露宫中丑事令武则天心有余悸，特下诏从此法司施刑必须先以木丸塞罪人之口，让罪人无法说话。

三名囚犯被强按在监斩官员案前跪下。今日监斩犯人的主官是秋官侍郎⁽⁸⁾张柬之，他已经年逾七旬，白发苍苍，却是一脸肃色，不怒自威。又有洛州⁽⁹⁾长史敬晖同时到场压阵。敬晖以干练善治知名，女皇武则天离开洛阳时都是指名他任东都副留守，全权处理洛阳的一切事务。这两位监斩官员的官职、官秩直接表明罪人所犯之罪必然了不得的滔天大罪。张柬之先起身简略地宣读了犯人罪状，即立刻下令行刑。

按照唐朝惯例，死囚处决前要先行杖一百。三名囚犯被松去绑缚，脱光衣服，按住手脚伏在地上，两边各四名刑吏高举棍棒，狠狠朝他们臀部、腿部、背部击打下去。人群顿时一片雷动欢呼。

王翰却是惊得呆了，他分明从监斩官员的口中听到了“车三”、“张五”、“平老三”的名字，也就是说，眼前被处死的正是狄郊反信案中的涉案犯人，这种偶遇巧合就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

其实仔细推算起来，倒也没有什么不合情理，车三在蒲州被逮是五月份，按照惯例，罪犯押送京师后改移交刑部复审，而今已是秋季⁽¹⁰⁾，正是处决死刑犯的时期。只是王翰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头，槛车进刑场时他看见了三名囚犯的面孔，当时没有多留意，现在想起来，张五、平老三确实人在其中，可剩下那不断挣扎的粗壮汉子就是车三么？怎么跟他在蒲州见过的邋遢道士一点不像，完全不是同一个人？而且当日案子由御史中丞宋璟审讯，车三是自己主动服罪，如何今日行刑时他又如此大的反应，似是有冤难诉？

王翰心中疑云越来越重，便弃马慢慢朝前挤去，想看得分明些。他身在桥上，人往下走，多少有些顺势的便利。正巧三名囚犯力气用尽，不再“呜呜”出声喊叫，均伏在地上一动不动，人人争相往前看他们是晕了还是死了，人群有所松动。王翰趁机挤下桥来，靠近刑场边缘。他从人腿缝中瞄到一眼那粗壮汉子的脸，那人受杖尽在背部要害之处，双目紧闭，已经昏晕了过去，然而他肯定不是张五，也不是平老三，更不是车三。待要看得真切些，却又被人挡住。再想往前挤，却是无济于事，无论如何都挤不动了。

只听见棍棒“噼啪噼啪”作响，三名罪犯哼也不再哼一声，终于打满了一百杖。刑史上前禀告道：“车三、张五经受不起杖刑，已经气绝而死。平老三还有气。”张柬之遂令将三人梟首示众。

看热闹的人个个往前伸长脖子，忽“呀”地一声惊呼，只见三颗人头被高高举了起来。刑场上的气氛登时达到了最高潮，人人满面红光，发出兴奋的惊叹声。这种凌驾在毫无同情心的幸灾乐祸上的激动情绪消褪得极快，人们迅速感到了无聊，开始慢慢散开。王翰终于挤到了刑场前面，只见三名罪犯赤裸着身子仆倒在地上，断颈中尚有血迹沁出，虽然没有了首级，但还是可以分辨出谁是张五，谁是平老三，唯独最边上那汉子的身材分明比道士车三要矮要壮许多。再去看首级，却已经被刑吏用布裹住，预备拿去城门悬挂示众。

兵士见王翰死死瞪着最边上的罪犯尸首不放，不免很是狐疑，上前问道：“你做什么？”王翰问道：“这个人犯的什么罪？”兵士道：“你没听见么？伪造反信，陷害庐陵王和当朝宰相狄相公，罪大恶极。他是首犯，本该族诛，不过他是个道士，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倒是便宜了他。”

王翰更加肯定真正的车三已被偷梁换柱，而眼前的车三是假的。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同意，非权高位重者不能为之，眼前这四品秋官侍郎和三品洛州长史就是最大的嫌疑人。只是这二人均是权柄显赫的紫袍高官，为什么要冒着风险救下车三这样一个人呢？更奇怪的是，车三如何成了反信案的首犯？就算没有人敢追查到淮阳王武延秀身上，那么宗大亮呢？难道不是他找黄瘸子捉笔摹信么？他的罪可车三重多了，这才是该族诛的主儿。莫非因为他跟女皇帝沾亲带故，得到了特别的赦免？

他满腹疑虑，只觉得眼前之事诡异离奇之极，说不定又跟一场大阴谋有关，不过他这次为王羽仙而来，也不想多生事端，见那秋官侍郎张柬之已率属下离场，也欲转身离开。忽有一名兵士奔过来叫道：“这位公子请留步，敬长史请你过去。”

王翰料来无法推托，只得跟着兵士来到桌案前。敬晖五十来岁，一脸肃色，先问道：“公子尊姓大名？是刚到洛阳么？”王翰道：“是。”微微欠身行了一礼，道：“并州王翰，拜见使君。”

他明明知道这位洛州长史已经对自己生疑，他王翰的名字一定也出现在车三一案的卷宗中，他该随意报个假名好脱身，不过他性情骄傲，不愿意谎报姓名，最终还是照实说了真名。

敬晖大是惊讶，道：“原来是晋阳王公子。你……”本能地侧头看了一眼车三的尸首，改口问道，“王公子这次来神都所为何事？”王翰道：“一点小私事。”

敬晖点点头，道：“本史是绛州平阳⁽¹¹⁾人，论起来跟王公子也有同乡里之谊。王公子若不嫌弃，可到舍下稍做盘桓。”

他是朝廷三品大臣，官秩尚在张柬之之上，居然邀请一个素昧平生的后生晚辈去他家里，不免令人猜测不透用意。王翰心道：“他多半不怀好意。嗯，他知道我已经认出眼前这人是假车三，怕我去向宋御史或是狄相公揭露他的阴谋，我去了他家多半就会被会软禁，哪里还出得来？”忙道，“使君何等身份，在下一介白衣，不敢高攀。我还有事，这就告辞了。”敬晖也不好阻拦，只点点头道：“也好，有机会再见吧。”

王翰匆忙回头去寻马匹，哪里还寻得着，不知道是自己跑了，还是被人顺手牵走，好在也不是什么名马。他在洛阳南市、北市、西市各有一处店铺，另有两处私宅分别位于河南县的淳和坊和惠训坊，淳和坊的宅子莅临东都苑，惠训坊的宅子正在洛水之滨，均是位置奇佳之地，上次他与辛渐几人来洛阳游览便是住在惠训坊。这次肯定也是要住在那里，不过他猜到洛州长史敬晖必然要派人跟踪自己，他因有事要办，不便身后总有人监视，便刻意步进了天津酒楼。

天津酒楼的主人姓董，对王翰这位出手阔绰的豪门公子记忆犹新，一见他进来忙放下帐簿迎上前来，笑道：“王公子，很久不见，又是来洛阳游览么？”王翰点点头，低声问道：“董翁这里可有后门？”董翁瞥了一眼他身后，道：“有，有。公子先假意上楼，楼角有一道小梯子直通往厨下，穿过那里，院子里有一道小门，不过是专门运送鸡鸭鱼蔬，有些污秽。”王翰道：“多谢。改日再来光顾。”

当即按照店主指点，上了二楼，果见楼角有一道极窄的木梯，下来穿过厨下，出来后院，便是洛水窈娘堤。他沿着堤一路往东，走过两个坊区大约两里多地，便到了惠训坊。

王家宅邸位于坊北，原是隋朝的繡经馆，正对着洛河上的中桥，站在北面阁楼上眺望，西北皇宫和东北洛阳县尽收眼底，脚下就是“其色苍苍”⁽¹²⁾的洛河水。这处位置绝好的宅邸当然也没有空着，主持经营王家洛阳一带生意的户奴郑元就住在这里，另有一处小院借住给了一位名叫刘希夷的士人，大约四十来岁，颇有诗名，是王翰游历到扬州时所结交的忘年好友，谈诗论酒，意趣甚欢。

王翰被老仆迎进来时见到刘希夷正在旁边院中桂树下仰头怅叹，他知道这位大才子这副样子是有诗要做，也不惊扰，自从一旁入室。略作歇息，问明洛阳令来俊臣的宅邸就在毓德坊的洛阳县廨东，忙命老仆去牵马，预备立即出门。老仆道：“家里只有一匹马，被郑翁骑去南市了。”

王翰只好命老仆租了一辆马车，出来上车，命车夫往洛阳县衙赶去。马车到洛水利涉桥边便停住了，车夫叫道：“郎君请先下车，这里是浮桥，小的得慢慢通过，怕颠簸了郎君。”王翰道：“罢了。如此，车马还没有我脚快。”当即打发走了车夫，自己步行穿过浮桥，往洛阳县廨赶去。

整个洛阳城被划为两个县——河南县和洛阳县，不过并不是以洛水为界，而是东西分治，南市西一街、北市西二街以西属于河南县管辖，以东则属于洛阳县管辖。毓德坊位于洛水以北的北市西二街，在北区城

东北角。

坊中有斗富台，昔日西晋权臣石崇曾与贵戚王恺斗富，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使用花椒；王恺是晋武帝舅父，皇帝也暗中帮助他，赐了他一棵二尺来高的珊瑚树，枝条繁茂，树干四处延伸，世间罕见。王恺把这棵珊瑚树拿来给石崇看，石崇立即用铁制的如意打碎珊瑚树，命令手下将自己家中的珊瑚树全部摆出来，棵棵高达三、四尺，光耀夺目。王恺自愧不如，失意之极。石崇最后因爱惜宠妓绿珠被杀，而写下《绿珠篇》的乔知之也是因美婢窈娘得罪魏王武承嗣，在洛阳县廨中被来俊臣刑讯成冤，以反罪族诛。难怪有人暗中称毓德坊为绿珠坊了。

王翰来到来俊臣私宅前，却见朱门紧闭，门前也无人把守，愈发显得冷清神秘。就连来往路过的行人也是远远避到街道的另一边，不敢多靠近这位大名鼎鼎的酷吏家门前半步。

等了许久，始终不见人出来，王翰不免有些着急，可又不敢贸然前去敲门。正不知所措时，忽闻见背后脚步声，回头头去，正见一名中年人施然朝自己走来，问道：“郎君在这里做什么？”

王翰见他一身灰衣长袍，模样儒雅，气派雍容，想了想，问道：“先生可知道这家主人的事？”那中年人道：“嗯，多少知道一些，我就住在这坊里。郎君想知道什么？”

王翰道：“这姓来的新近从太原强掳来一名年轻小娘子，先生可有听说？”中年人道：“嗯，听说过。那小娘子姓王名羽仙，对不对？”王翰大喜，道：“正是。她人可还好？”中年人道：“她会有什么不好？倒是你，马上就要不好了。”打个手势，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四名黑衣差役，两人上前执住王翰手臂，另两人往他身上搜索一阵，禀道：“来公，他身上并无兵刃。”

王翰挣脱不得，听到差役称呼中年男子为“来公”，这才恍然大悟，道：“啊，你……你就是来俊臣？”

这男子正是令天下人闻名色变的酷吏来俊臣，他受当今女皇武则天宠信，在朝中不可一世，平日僚属均以“来卿”、“来公”称呼，王翰当面称呼他名字，可谓无礼之极。他也不动怒，微笑着点头道：“正是来某。这就请郎君到县衙走一趟吧。”命差役扯了王翰来到公堂，问道，“郎君尊姓大名？为何鬼鬼祟祟地打探来某之事？”

王翰见他温和客气，与传说中的酷吏形象大不相同，不由得深为警惕。来俊臣见他迟疑不答，只微微一笑，两名差役立即上前反剪了王翰双手，另一人站到他面前，伸出手来，慢悠悠去解他腰带。

王翰惊道：“做什么？”差役笑道：“来这里的犯人都要剥下衣衫，裸体受审，裸体受刑，不分男女，不论官阶。”

王翰自幼练习剑术，武艺不弱，闻言本能地回肘反击，甩开了差役。来俊臣道：“原来郎君会武艺。”拍了拍手，西侧暗门闪出一队黑衣甲士，手中持着角弓弩。领头的是个魁梧的戎装汉子，一挥手，甲士齐齐拉箭上弦，手扣扳机，箭头对准王翰。洛阳县衙公堂上竟伏有弓弩手，且持的装备军队单兵的强弩，实在令人惊奇。

王翰只得不再反抗，差役重新执住他，又去解他衣衫。王翰挣扎叫道：“我不是犯人，放手，快些放手。”

差役笑道：“进了这里，不是犯人也是犯人。公子还是老实些，别说你，多少王公大臣也是如此待遇呢。当今宰相魏元忠⁽¹³⁾魏相公当初任御史中丞，来到这里还不是一样被脱光衣服，由人拽着双腿在地上拖来拖去？”

王翰这才明白受过来俊臣逼供的袁华所说精神上侮辱、荼毒的含义，难怪魏元忠这样的强硬人物当初也主动承认了谋反罪名，想来实在是难以忍受审讯时非人的凌辱，眼见外袍已被掀开，忙道：“好，我说，我没有打听来明府，我只是打听羽仙。我也姓王，名叫王翰，是尊夫人和羽仙的族兄。”

一旁那弓弩手首领奇道：“你就是晋阳王翰？”王翰道：“正是。”那首领笑道：“我叫卫遂忠，与公子同乡，也是河东并州人氏。”挥手命弓

弩手退开。王翰料他定是来俊臣的心腹爪牙，不愿意多理睬，只冷冷道：“现下可以放开我了么？”

来俊臣道：“退下，快些退下。王公子，失敬，失敬。”忙走下堂来，亲自为王翰正好衣衫，笑道，“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王公子，我早听过你的名字。”

王翰心道：“我若不是姓王，只怕已经被他们在公堂上剥下衣衫，当众羞辱。”一想到来俊臣手段如此卑劣，只觉得背上飕飕发冷，对眼前这人更有说不出的恶心厌烦，闪身避开，强行忍住怒气，敷衍道：“明府客气了。我这次有事路过洛阳，特意来看看羽仙，不知道她可在明府府上？”

来俊臣何等样精明人物，一眼就看出王翰没有说实话，不过他是赌徒之子，出身卑贱，生平最渴望的事就是与名门望族结交，不然也不会休了原配妻子、千方百计地娶王蠙珠为妻，王翰名闻天下，又跟他现任夫人沾亲带故，少不得要好好结交一番，当下笑道：“羽仙确实在我府上，不过她新来洛阳，水土不服，抱恙在身，不便见客。”

王翰惊道：“什么？羽仙病了？”来俊臣道：“王公子放心，羽仙是我夫人的亲妹妹，也就是我小姨，来某不敢怠慢，已经请了神都最好的大夫来为她诊治。”

王翰知道对方刻意不让自己见王羽仙，不免怅恨狄郊不在身边，不然可以令来俊臣无以推托。他虽心急如焚，却尚有理智，知道要面临什么样的对手，当下抱拳道：“既是如此，我就先告辞了。我暂时住在河南县惠训坊，等羽仙病情好转方便见客时，麻烦明府派人知会一声，我好登门拜访。”来俊臣道：“这是自然。”

王翰回到惠训坊家中时几近夜禁⁽¹⁴⁾，家奴郑元早已经赶回来等候，他也没有心思多理会，随意吃了些东西填饱肚子，坐在楼上面朝洛河发呆。

天色渐渐开始变暗，对岸巍峨的皇宫慢慢混沌起来，就连那金碧辉煌的明堂也隐没到黑暗中。夜色淡化了神都的威严，一切都变得朦胧美

丽起来。皓月倾下银辉，脚下的洛河的愈发娴静幽雅，波光忽隐忽现，忽明忽暗，粼粼闪动，仿佛有无数调皮的精灵争相雀跃，惬意地在浪尖跳舞。它们是在迎接洛神的到来么？大才子曹植笔下的洛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那是何等的风情呀！

喧闹了一整天的天津桥终于安静了下来，陷入难得的沉寂中。因为夜禁的缘故，这座线条优美的石桥上甚至看不到别处常见的桥上情侣、月下依偎的情形，只有月光溶溶，无声地满地流泄。人们所能欣赏到的，只有次日清晨夜禁解除后的晓月了。不过天津晓月也是洛阳相当出名的一道风景。昔日宰相上官仪曾在凌晨入朝，经过洛水窈娘堤时，步月徐辔，咏诗道：“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路人望之犹如神仙一般。

只是王翰当此情形，又哪有心思赏月抒怀？万籁俱寂的夜晚，往事总会如泉涌。遗情想像，顾望怀愁，怅然半晌，曼声叹道：“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忽听得门外有人道：“原来王郎也爱他的诗。”

这首诗并非王翰本人所作，是当今尚书监丞宋之问的大作，属对精密，音调谐和，而这位宋之问正是刘希夷的舅舅。王翰一听这话，立即知道是隔壁邻居到了，忙去开门。果见刘希夷抱着琵琶站在门前，笑道：“刘某特意遣开仆人，冒昧上楼，希望没有打扰王郎雅兴。”王翰道：“哪有什么雅兴？快些进来。先生请坐，我这就叫人送些酒菜来，许久不闻先生琵琶仙乐，今日正好一饱耳福。”

这刘希夷字庭芝，汝州⁽¹⁵⁾人士。他出身颇为悲苦，父亲因家贫入赘左骁卫郎将宋令文家为婿。宋令文有数子，其中五子宋之问、六子宋之悌、七子宋之逊三人最为出众，各有成就，宋之问文词锦绣，知名当世；宋之悌武艺高强，骁勇过人；宋之逊精通书法，尤擅草隶。在这样一个文武具备的大家庭当倒插门女婿，日子当然不好过，几年后刘父就凄凉病死。当时刘希夷已经出生，幼年丧父又相继丧母，不得不长期寄居于外祖父家。但他自幼勤奋好学，发愤攻读，终于在二十五岁时与舅舅与宋之问同登进士榜。之后宋之问巧思文华取幸武则天，一路官运亨

通。一次游洛阳龙门时，武则天命群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武则天赏赐锦袍。等到宋之问《龙门应制》诗成奉上，文理兼美，左右称善，武则天遂夺东方虬锦袍转赐给宋之问。从此宋之问成为扈从武则天的近臣，宴乐优游，志事仅得，形骸两忘。而刘希夷则不愿意为武氏效力，不入仕途，从此游历于山水间。只是他长期寄人篱下，没有任何家底，囊中羞涩，不能像王翰等人那般尽情恣意，只能借住在沿途山寺中。前次回来洛阳，本是旅资耗尽，生活无着，不得不投奔依附舅舅宋之问，幸好途中遇见王翰，大方地提供住所，供给衣食，这才避免了再次遭宋家人白眼的命运。他不但姿容俊美，风流倜傥，且能歌善咏，尤其善弹琵琶，深为王翰激赏。

刘希夷笑道：“我新作了一首《代悲白头吟》，正好吟唱出来，请王郎指点。”王翰大喜过望，白日的郁闷之气一扫而光，忙道：“正要聆听受教。”

刘希夷便抱起琵琶，叮咚弹了几下，应《清平调》唱道：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他的琵琶弹奏指法精到、娴熟，嘈嘈如急雨，切切如私语，擒控收放自如。歌声丰满浑厚，别具一种沉雄苍郁的韵致。歌词虽柔婉华丽，辞意却多感伤，曲调也甚是悲凉。王翰暗道：“眼下已是深秋，即将入冬，哪里来的桃花？这诗如此哀怨，使人感慨甚多，当是怀念故人往事。刘先生至今未娶妻子，孑然一身，莫非是因为那位‘洛阳女儿’的缘故？”

又听见刘希夷续唱道：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开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一曲唱毕，琵琶乐嘎然而止，室中久久无声。好半晌王翰才击掌赞道：“好诗！好诗！”刘希夷道：“当年我与她初逢在洛阳城东，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如今二十年过去……”深深叹息一声，再也说不下去。又道，“‘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这句，我觉得有些不妥，王郎以为如何？”

王翰道：“嗯，我也觉得‘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一句多少有些近似语讖，尚待商榷。西晋潘岳⁽¹⁶⁾《金谷集作诗》中有‘白首同所归’一句，后来果然与好友石崇同日被杀。”他才刚刚去过毓德坊，从石崇旧迹斗富台前经过两次，印象深刻，此刻听到不免有所感怀。

刘希夷沉吟片刻，道：“那便去掉这句，改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王郎以为如何？”王翰重重一拍桌子，道：“好！好！不过原先那句也可保留，放在‘坐见落花长叹息’之后。”刘希夷道：“就依王郎所言。”又吟诵了一遍。

王翰不忍见他郁郁满怀，遂举杯道：“好诗该配好酒，来，我敬先生一杯。”

两人各怀心事，放怀畅饮。刘希夷酒量极大，素有海量之称，王翰先醉得不省人事，刘希夷当即叫仆人进来，抬他上床安置，又自行饮过一巡，这才自己慢慢踱回院中歇息。

次日一早，王翰宿酒未醒，便被人强行从床上拉起来。他勉强睁开眼睛，见是几名官府差役，心中已然明白过来，问道：“你们是洛州长史派来的吧？”领头差役道：“不错。敬长史有事请公子到州府走一趟，这就请吧。”

王翰见对方并未强行给自己上绑，语气也还算客气，有个“请”字，

料来事情应该不算太糟糕，便道：“好，请前面带路。”

刘希夷闻声赶出来问道：“出了什么事？他们是什么人？为何要捉拿王郎？”王翰道：“他们是州府的官差，我没事，先生不必担心。”

洛州州府位于宣范坊中，在惠训坊正南面，只隔两个坊区，径直往南过三个路口即到。王翰昂然跟着差役进来州府大堂，敬晖正在批阅公文，闻声抬起头来，道：“王公子，我们又见面了。”王翰冷冷道：“使君有话就请直说吧。”

敬晖面色一沉，道：“本史本可以命人将你锁拿，因敬你太原王氏大名，所以派人好言相邀，王公子何故敌意如此之盛？”

王翰道：“那好，我想问问，使君打算用什么罪名锁拿我？”敬晖道：“有人告发你在惠训坊家中登楼眺望。”王翰愕然道：“这算什么罪名？”敬晖道：“你登高私望皇城，窥探宫殿，还敢说不是罪名？按照律法，登高窥测宫内者当判一年徒刑。”王翰冷笑道：“这可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敬晖道：“这么说，你是不肯认罪了？你敢否认你没有站在楼上窗口眺望皇宫？”王翰一时无言以对，他家后窗正对的就是东城，东城西面紧挨皇宫，人往窗边一站，不想看也全看到了，只是黑漆漆的一片，他又看见什么？不过是皇宫中灯光格外亮、人影格外多而已。

敬晖重重一拍桌子道：“王翰，你愿意服罪么？”王翰道：“堂堂洛州长史，原来也管起这种小事来了。使君不过是要找个名目拘捕我，我服不服罪又有什么分别？”

敬晖道：“嗯，王公子既要这般明说，少不得要受些委屈了。来人，王翰不肯服罪，先行关押，此案择日再审。”命人给他上了戒具，押入州狱囚禁。

王翰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囚室中，完全是死刑犯的待遇。他心中明白，这是敬晖怕他向旁人泄露被杀的车三是假的，刻意将他与周围隔离起来。他忍无可忍之时也大吵大闹，然而狱卒既不打他，也不骂他，可就是不跟他说一句话，手足的戒具也绝不松开。可这种无人理睬的日子

反倒更令王翰害怕，一想到不知道要被关到什么时候，心爱的女人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不禁心生恐惧。又想到刘希夷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以及“宛转娥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之句，花开花落，时光掷人，昔日红颜美女，今成半死白嫗，更觉悲凉。

如此过了数日，忽有差役持牌将王翰提出大狱，押来大堂。却见堂前敬晖正与来俊臣执手交谈。敬晖见王翰带到，慌忙命人去了手足间枷锁，将入狱时从他身上搜走的私人物品如数奉还，又歉然道：“王公子，抱歉了，原来是一场误会。来公，人在这里，你这就接走吧。”来俊臣笑道：“来某可是欠了敬长史一个人情。”

来俊臣虽然跋扈不可一世，但官秩上只是五品京县县令，连紫袍都还没有穿上。敬晖却是三品大员，堂堂神都洛阳的最高长官，在行政职务上正是来俊臣的顶头上司。按照唐朝制度，洛阳令见到洛州长史，应行参见礼。只是这位下属来头骇人、手段阴狠，背后直接有女皇撑腰，素来不依律条章法办事，看谁不顺眼抑或是揣测女皇看谁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地刑讯成冤、予以铲除，上司也不得不敬畏三分，连声道：“不敢，不敢。”

来俊臣遂领着王翰出来州府，笑道：“王公子刚到洛阳不过几天，如何得罪了敬长史？”

王翰一声不吭，心中却着实恼火，他实在想不到救他出狱的人居然是来俊臣。忍了忍，终于还是问道：“羽仙的病好些了么？”来俊臣道：“嗯，好多了。我已经将王公子来到洛阳的事告诉了内子，内子想邀请公子到来某家中做客，不知道公子意下如何？”王翰道：“荣幸之极。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螭珠……噢，不，是王夫人了。”

来俊臣道：“那好，来某还要邀请几位别的朋友，时间就定在三日后的晚上吧。到时我会预先派人来接公子。”王翰道：“好。”

早有差役抢上前来，服侍来俊臣上马，一行数十人绝尘而去。王翰心道：“这来俊臣出门身边带这么多人，一定是因为仇家太多，所以时时刻刻有所提防。若真要强行从他手中救人，怕是比登天还难了。”一想到三日后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见到王羽仙，不免心中“怦怦”直跳。

回到惠训坊家中，王之涣、俱霜、胥震竟然都在，王翰大出意料之外，也很是感动。

王之涣道：“呀，你回来了。”王翰道：“是啊，你们什么时候到的？”王之涣道：“昨日才到。我们听说你被洛州长史派人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几次到州府打探，都被人赶了出来。我还正盼望狄郊快点到洛阳，好让他去找他伯父狄相公救你呢。”

王翰道：“狄郊也来洛阳了么？”王之涣点点头，道：“不过人还在路上。羽林卫将军李湛因为他精通医术，让他跟随来洛阳，一路好照顾贺大娘。”

王翰道：“辛渐可有下落？”王之涣摇头道：“石沉大海，我们走的时候依然没有消息。你可有见到羽仙？”王翰摇了摇头，大致说来洛阳后的情形，不过因为俱霜、胥震在场，没有提假车三一事。

王之涣道：“登高窥测宫内判一年徒刑，窥测殿中两年徒刑，律令中确实有这样一条规定。可你家窗口对的就是皇宫，能有的选么？居然还有人告发，这是故意要害你。”又叹道：“昔日梁鸿⁽¹⁷⁾登山眺望宫中，作《五噫歌》，结果被皇帝亲自下诏追捕，与你今日情形倒有几分异曲同工。”

胥震冷笑道：“而今洛阳宫室可比当年的汉宫富丽堂皇多了，有人敢作《五噫歌》么？哼，那姓武的老贱人……”他素来沉默少言，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讥诮之语，不免令人惊奇，尤其他敢称呼宫中那位高高在上的女皇帝为“老贱人”，更令人刮目相看。俱霜慌忙打断了他，道：“想不到居然是来俊臣救了翰哥哥。”

王之涣这才想起来借助在这里的刘希夷也在为王翰被捉一事奔走，忙道：“刘先生一直恨为你担心，一大早赶去求他舅父宋之问出面救你了。”

刘希夷宁可接受王翰的资助，也不愿意与有权有势的宋家亲戚们来往，可见与舅舅们的矛盾非同一般，居然会为了救他去向宋之问低头，王翰既意外又感动。

一直等到正午过后，才见刘希夷心灰意冷地回来，似乎事情进行得不顺利。王翰忙迎出堂来道：“承蒙先生盛情，我已经平安回来。”刘希夷大叫一声，惊喜地问道：“翰郎真的没事了？”王翰笑道：“没事了。”刘希夷道：“哎呀，那我得赶紧回去说清楚，不换了，不换了。”手舞足蹈，匆忙转身出门。

俱霜道：“诗人都是这样疯疯癫癫么？噢，当然翰哥哥和之涣哥哥除外。之涣哥哥，我想到南市去一趟，那里有许多旧朋友。”王之涣道：“不成！李将军之前交代过，不准你们两个回到洛阳，我偷偷带你们来，已经是冒了风险。万一你出门遇到那个谢瑶环什么的，神仙也救不了你。”

俱霜又软语去求王翰。王翰披枷戴锁地被关在牢中多日，坐不能坐直，卧不得卧平，人疲累不堪，又脏又臭，正要沐浴歇息，被缠不过，只得答应道：“要去可以，得有之涣陪着。”俱霜笑道：“那是自然。”不待王之涣应承，上前拉住他便往外走，回头见胥震一动不动，叫道，“喂，走啊。”胥震迟疑了一下，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跟着出去了。

王翰使命老仆烧了热水，泡完澡直接上床睡了。到傍晚时，忽又有人将他从床上拉了起来。王翰懵懵懂懂，本能地反应道：“一定又是敬晖，他迫于来俊臣的压力不得不放了我，但隐患未除，又派人来向我下手，这次可不会只关着我了，一定会杀了我灭口。”哪知道眼睛一睁开，却是俱霜，不由得很是生气，道：“我已经好多天没有躺下过了，你就不能安生些，让我好好睡个觉？”

俱霜忙道：“我不是故意要吵翰哥哥，是之涣哥哥让我来叫你啊，他出事了。”

王翰闻言一惊，道：“他出了什么事？”俱霜道：“我们在逛南市时有人偷他钱袋，他死命去追，结果被石头绊了一下，摔坏了腿。”

王翰忙赶下楼来，果见王之涣抱着腿倚靠在榻子上哼哼唧唧，胥震站在一旁，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神色。王翰道：“请大夫了么？”俱霜道：“老仆已经出去去请了。”王之涣道：“我不碍事，不碍事。阿翰，你

坐下，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王翰见他神色郑重，便依言坐在榻边。王之涣道：“适才我们在南市听人议论，说温柔坊碧落馆新来了一名奇异的女娼，人称铜面萧娘……”王翰顿时会意，道：“你不会认为她就是苏贞吧？”

王之涣道：“我这次路过蒲州，特意挤出一点时间去盐池看她，可听说她已经被神秘人救走。如今在神都再出现这么一个铜面萧娘，应该不是巧合。阿翰，我腿断了，不能前去验证，趁夜禁还没有开始，你往温柔坊走一趟，看看那娼女是不是。”

王翰摇头道：“我可不去。就算她真是苏贞又能怎样？有人救了她不是更好么？咱们眼下这局面，辛渐失踪，生死未卜，羽仙又落入来俊臣手中，我至今未能见到她一面，哪有精力顾得上苏贞？”

王之涣道：“可这件事你不觉得相当蹊跷么？苏贞身上又能有什么东西值得神秘人冒着被官府追捕的危险去营救呢？为什么她陷在蒲州青楼时没有人救她？”王翰道：“她被自己的丈夫戴上面具悄悄卖入青楼，也许想救她的人不知道罢了。”

俱霜忽然插口道：“哥哥们说的苏贞是谁我不知道，不过翰哥哥的推测没有道理，如果有人真心想救她，为何又让她出来做娼妓呢？”王之涣道：“这正是我下面要说的。阿翰，你想想看，苏贞是个柔弱女子，遭遇凄惨，一直以来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有人冒着风险救她，多半是因为她知道了什么要紧的事。救她的人从她口中逼问到想知道的秘密后，便又将她卖为娼女。”

王翰道：“这情形跟当初苏贞丈夫韦月将卖她到宜红院差不多。”王之涣道：“不过后来韦月又将重新回去宜红院寻找过苏贞一次，你还记得这件事么？”

王翰立即醒悟，道：“呀，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从蒲州盐池救走苏贞的人就是在宜红院杀死阿金那伙人？”王之涣道：“不错，我正是这个意思。虽然韦月将是血洗宜红院的首要嫌疑人，最终也被官府定为杀人凶手通缉，可我们都知道他一个人没有那么大能力在短短时间内

一举杀死宜红院所有人而不被外面路人发觉，也就是说，是有一伙人抢在了韦月将前头，先用酷刑逼迫阿金交出了璇玑图……”

俱霜道：“璇玑图？是宫中的那幅璇玑图么？你们怎么会知道？”王之涣大是惊讶，道：“啊，霜妹也知道璇玑图？你听起来像是个知情者，是怎么知道的？”俱霜支吾道：“这个……嗯，就是无意中听人说的。”

王翰重重看了她一眼，命道：“俱霜，你先和胥震出去看看大夫来了没有。”俱霜道：“不，你是不想让我听你们的谈话，我偏要听。”王翰厉声道：“你若再不听话，我就立即派人送你回晋阳。”俱霜不屑地道：“瞎神气什么，说不定将来你还要求我呢。”

王之涣忙向胥震使了个眼色，胥震便道：“走吧，人家不愿意我们听，何必再赖在这里？”上前拉了俱霜出去。

王翰道：“咱们先继续说完，你是说这伙人虽然抢到了璇玑图，可并不知道其中的秘密，而苏贞是武功苏氏后人，曾听祖辈说过璇玑图的事，这伙人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所以才救了她出来，问到了秘密，抑或发现她根本就不知情，所以将她带来洛阳卖做娼妓？”

王之涣道：“是，是，我正是这个意思。不过他们不是有意带苏贞来这里，而是他们办完事必须回来洛阳，顺道而已。”王翰道：“嗯，有道理，这伙人应该是洛阳人，至少是在这里居住生活。”

王之涣道：“还有辛渐被人劫走这件事，你记得当初老狄说过，那传令兵士遇见假扮成醉汉的同伙，先叫道：‘夜禁了。’有人答道：‘军爷当这里是天子脚下么？太原的夜禁从来不过是摆摆样子。’这对答不过是随口之语，肯定不是事先编排好的。”

王翰道：“呀，对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之前竟然完全没有留意到。只有京师才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这些人也一定是来自洛阳，所以才说什么太原的夜禁不过是做做样子。”

王之涣道：“嗯，我也是这么想，我甚至怀疑在蒲州救走苏贞和在太原绑走辛渐的根本就是同一伙人。”王翰道：“这怎么可能？之涣，你是故意这么说，好让我替你跑一趟温柔坊去验证那铜面萧娘到底是不是苏

贞，对吧？”

王之涣忙道：“决计不是！阿翰你可冤枉我了！我虽然关心苏贞，可只是同情她的遭遇而已。辛渐却是我们的兄弟，自从他被人劫走，我们哪个不是日日担惊受怕，生怕等官府找到他时他已经变成了一具尸首，我怎么会拿自己兄弟的生命来开玩笑？你看，辛渐被劫在先，苏贞被救在后，时间上完全对得上。”

王翰思索片刻，道：“如果这些人救走苏贞为了璇玑图，劫走辛渐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先前可都是一致认为是朝廷的对头绑走了辛渐，目的是要从他身上逼问百炼钢的秘密。”

王之涣道：“可是你别忘了，璇玑图原本是在李弄玉手中，辛渐几次单独跟她在一起，她钟情于辛渐，说不定已经将秘密告诉了他，绑走辛渐的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百炼钢，而是为了璇玑图。”

王翰道：“嗯，虽然听起来有些离谱，不过分析得也有几分道理，要是老狄人也在这里就好了。既然可能跟辛渐有关，我无论如何要去一趟。之涣，还有一件事，关于俱霜、胥震二人的身世来历，你可有问过他们？”王之涣道：“试探问过，可他们不肯说。”

王翰道：“他们两个肯定不是坏人，要不然当初也不会在蒲州冒充制使营救我们。不过他们可是羽林将军李湛强安在我们身边的，李湛什么来头你也知道，这件事还是要问清楚才好。这样，我们今晚将他二人分开，我这就带着胥震去温柔坊，留下俱霜照顾你，你趁机盘问她的来历。”王之涣道：“好。”

王翰便走到门前叫俱霜、胥震二人进来，说要带胥震去温柔坊。不料胥震一口拒绝道：“不，我不去。”王翰道：“为什么不去？”胥震道：“就是不想去。”

俱霜忙道：“我去，我跟胥震换，我跟翰哥哥去，他留下照顾之涣哥哥。”王翰愕然道：“你是女子，怎能去青楼那种地方？”俱霜道：“我装扮成男子，扮成翰哥哥的随从不就完了？”

王翰见天色不早，再耽搁坊门就该关闭了，便答应道：“那好，你去

换身男子的衣服。”

俱霜喜笑颜开，忙奔进内室，再出来时，果真成了一个模样清俊的小厮。王翰不由得想起了那对机智伶俐的仆僮田睿、田智来，田睿当日被武延秀酷刑残害，容貌尽毁，左眼珠也被挖出，有一日他照看铁镜，不能忍受自己的丑陋模样，终于上吊自杀。田智恳请将兄长灵柩运回乡里。王翰遂还他平民身份，让他护送兄长尸首还乡安葬，也不知道田智一切是否顺利。

俱霜见王翰盯着自己不放，面色一红，问道：“很难看么？”王翰回过神来，道：“就这样吧，快要夜禁了，赶紧出去雇辆车马。”特意挂上腰刀，带着俱霜乘车往温柔坊而来。

温柔坊位于南市西二街，在惠训坊东南，仅隔两个坊区，车马瞬间即到。刚到碧落馆前，便听见夜鼓“咚咚”响起。车夫跌足道：“又不及回家了。”

近来因朝廷对契丹作战，民间骡、马大量被征用，洛阳城中车马也不是十分好雇，王翰对那车夫道：“正好我来洛阳后还没有置办车马，不如你先来我家当一阵子专用车夫，我加倍给钱就是，总比你四下奔波寻找主顾强。”又问了他名字，原来他姓梁名笑笑，名字颇为有趣。

那车夫喜出望外，道：“多谢郎君照顾。小的家在里仁坊，反正也来不及赶回去，小的就在这里等郎君、娘子出来，明日再回去跟家里招呼一声。”

俱霜奇道：“你看出我是女的了么？”梁笑笑道：“是，小娘子眉清目秀，怎么看都不像是男子。”俱霜道：“呀，我居然装扮得这么差劲，连车夫都能看出来。”王翰道：“走吧，你只要自己拿自己当男子，没人会多问你的。”

碧落馆跟平日常见灯红酒绿的青楼不大一样，它外表看起来不过是一处大户的宅邸，大门虚掩，灯火朦胧，进来后也没有一堆娼女迎上来。也就是说，这里的娼女不多，却都是身价不凡的女子。

王翰走出数步，才有名四十余岁的妇人从堂中迎出，问道：“郎君今日登门，要找哪位娘子？”不是如何热情，却也不见冷淡。王翰道：“铜面萧娘。”

那妇人问道：“郎君贵姓？”王翰道：“姓王。”妇人道：“请王郎到客厅少坐。”迎王翰进来堂中坐下，自称姓阴。又道，“我们碧落馆的娘子个个才貌双全，身价不菲，想来郎君是知道的。”王翰点点头，从怀中取出一袋金沙倒在桌上，问道：“这些够么？”阿阴立即笑容满面，笑道：“够，够，太够了。王郎稍候，我这就去叫萧娘出来。”

俱霜惊叹道：“一下子就给她这么多钱？翰哥哥，你是不是疯了？”伸手抓起几粒金沙，便欲揣入自己怀中。王翰道：“放下！”俱霜只得讪讪放下来，犹有不舍之意。

王翰道：“喂！”朝堂后打个手势，俱霜问道：“做什么？”王翰又使了个眼色。俱霜道：“啊，你是说那里有人在偷看我们？”忙奔过去掀开帘子，却已是空无一人。王翰见她远不及田睿、田智机智，不由得浩叹不止。

过了片刻，阿阴一摇一摆地出来，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桌上的金沙，这才道：“抱歉了，萧娘已有约客，今晚不能会见王郎。不过我这里还有秋娘、月娘，都是这洛阳城中数一数二的女子，我这就叫她们出来伺候王郎。”王翰道：“不必了，我听说萧娘脸上铜面神奇，很很好奇，特意想来见见她。既然萧娘已有约客，我也不好打扰，不过连见一面的时间都没有么？我这金沙难道连一面都买不到么？阴娘不妨再考虑考虑。”

阿阴望着金沙，又回头往堂后看了一眼，迟疑半晌，还是摇头道：“不行，萧娘不愿意见王郎，我也没有法子。”

她明明贪恋金沙，却非要强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王翰愈发觉得有鬼。他见不到苏贞本人，就无从问清是谁救了她，更无法追查到辛渐的下落，心道：“为了辛渐，我今晚非见到苏贞不可。”向俱霜使个眼色。

俱霜这次极是机灵，立即上前扯住阿阴臂膀，笑道：“阴娘何须如此？我家阿郎又不是要对萧娘怎样……”

王翰趁机举步朝堂后走去，刚走出檐廊，忽从旁侧闪出一人。王翰早有警觉，不待那人近身，回身一脚踢中其腹部。那人惨叫一声，仰天摔倒在地上。

王翰笑道：“我不过是想见萧娘一面而已，有你们这么待客的么？”

话音未落，背后已有人悄然贴近，挺出一柄匕首抵住他后心。王翰还要去拔腰刀，那人低声道：“不想外面那女的死就别抵挡出声。”

王翰听他拿俱霜来威胁自己，料想她已经落入对方掌握，只得停步问道：“你想要怎样？”那人解了他腰刀，道：“走！”押着王翰重新出来堂中。

俱霜还在与阿阴和两名青衣婢女纠缠，她很有几分气力，青衣婢女上前想拉开她，却被她甩了个跟头，忽见王翰被一名汉子持刀推了出来，知道事情不能成功，只得松了手。

阿阴气急败坏地奔到王翰面前，道：“王郎一表人才，如何做出这等下作事？萧娘不肯见你，你就要强闯？”王翰冷冷道：“强闯又如何？这就请阴娘送我去见官吧。洛州州府就在温柔坊斜对面，近得很。”

阿阴一呆，望了那持刀汉子一眼，忙道：“送官就不必了，王郎还是赶紧走吧。”王翰接过那汉子递还的腰刀，道：“好，我还会再来的。”大踏步走出碧落馆。俱霜慌忙收了金砂跟上去，问道：“没有见到人，是吗？”王翰道：“嗯，这里很是蹊跷。咱们先回去，等老狄人到了洛阳再说。”

车夫梁笑笑正倚靠在马车上打盹，见王翰刚进去不久即又出来，很是惊异，却也不多问，只道：“坊门已经关闭了。前面有家温柔客栈，郎君可以到那里讲究一晚，明日一早夜禁解除再回去。”

王翰便依言来到客栈，要了三个房间，梁笑笑听说有一间是专门给自己住，感激涕零，道：“郎君实在是个好人。”王翰便命他去卸下马

匹，吃点东西，自行歇息，将俱霜叫进房中，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璇玑图？我要听实话。”

俱霜道：“不说可以吗？”王翰道：“不可以。”俱霜道：“那我也不想说。”王翰道：“那好，你明日和胥震一道回晋阳去。”俱霜道：“不，我要留下来帮你。”王翰道：“你帮我？”俱霜道：“嗯，我在这里长大，大致也有一些朋友，你想知道什么事，你说出来，我包管帮你打听到。”王翰道：“我想知道羽仙好不好，想知道辛渐的下落，你能打听到么？还帮我。明日一早就送你走，不准再拖延。”俱霜赌气道：“走就走。”摔门出去了。

客栈的床板不但硬，且有一股子霉味，王翰这一夜自是耿耿难寐，他总在想今夜在碧落馆所遇到的事。照情形看来，那铜面萧娘必是苏贞无疑，以她的性格，沦为娼妓是迫不得已，断然不会自己出来挑客，因而最先躲在堂中帘子后偷窥的人一定不是她，替她挑选客人的是帘子后面的那个人。他能面对整袋金砂毫不动心，必然不是碧落馆的人。那么他又是谁？他是因为认识王翰，还是在等待什么特殊的人，所以才断然拒绝萧娘出来？

谜团一时也难以解开，又想到王羽仙尚在来俊臣手中，只觉得烦闷无比。一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次日醒来，外面已是日上三杆，竟然连晨鼓声都没有把王翰惊醒。出房一看，车夫梁笑笑正候在外面，迎上来道：“车马已经备好了。”王翰问道：“俱霜人呢？”梁笑笑道：“一直没有见到俱霜娘子出来，应该还在房中睡觉。”

王翰便走到隔壁房前，敲门道：“咱们该走了，要睡回家再睡。”不见动静，一推门就开了，床上空无一人，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王翰道：“我昨晚说要送她回晋阳，她竟然生气走了。”忙下楼问伙计。

伙计道：“那位小娘子昨天晚上就走了。当时正是夜禁，小人还特意告诉她不到清晨出不了温柔坊，她理也不理，甩手就走了。”

王翰道：“这么说她一夜没有回来，又能去哪里？”一旁梁笑笑忽插口道：“会不会又回去了碧落馆？”王翰道：“你怎么会知道？”梁笑笑陪笑道：“小的不过是瞎猜的。”

王翰沉吟片刻，将梁笑笑叫到门外，问道：“你是来县令派来的，还是敬长史派来的？”梁笑笑道：“什么来县令、敬长史的，小的不知道郎君在说什么。”

王翰冷笑道：“你在洛阳城中赶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竟然会不知道洛阳县令和洛州长史的名字，这谎话未免编得太过了些。”

梁笑笑见身份已被识破，难以挽回，也不再否认，道：“郎君好眼力！不过小的以前当真是赶车的出身，自认为并无破绽，不知道郎君是如何识破的？”王翰道：“你早看出俱霜是女扮男装，她今日失踪，你却能一口断定她回去了碧落馆，可见你已经知道我们昨晚在碧落馆的经历。这般好奇知事的车夫，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梁笑笑嘿嘿一声，道：“郎君果然聪明过人，佩服，佩服。不过小的只是奉命行事，抱歉了。既被郎君识破，小的也只好就此告辞了。”

王翰道：“站住，俱霜人在哪里？”梁笑笑道：“小的不知道。”

王翰道：“你是洛州敬长史的手下，对不对？你们以为绑走俱霜，就要挟我么？”梁笑笑道：“小的职位卑微，无法回答郎君的话问。不过小的心想，自古以来都是祸从口出，只要郎君守口如瓶，俱霜娘子就不会有事。”王翰道：“好，我明白了。”

忽见惠训坊家中老仆飞奔赶来，叫道：“阿郎原来在这里，倒教老奴好找。”王翰见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忙问道：“出了什么事？”老仆道：“刘先生昨夜醉酒死了，王郎请阿郎快些回去。”

王翰极是震惊，追问道：“你是说刘先生死了？怎么会？”也不及细问究竟，匆忙奔回家中，来到别院刘希夷卧房。却见他仰面躺在床上，脸色微红，有醺醉之态，有些扭曲变形，却是相当平静，仿若只是熟睡一般。王之涣正扶着胥震，凄然站在一旁。

王翰颤声问道：“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之涣道：“昨日傍晚你刚走不久，有人送刘先生回来，当时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家里的老仆和胥震都忙着在照顾我，所以只让人将他抱上床，没有多理会。今日一早，老仆进房打扫，才发现先生他已经……已经……”一时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王翰抢上前去，拉起刘希夷的手，那只数日前还弹奏出冷冷仙音的手却早已经僵直，没有半分热气。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就此消逝，面前只剩下一具冰冷的尸体，还有带给周围人得严寒般的冰冷情感。

王翰只觉得手足发麻，全身如坠寒潭之中。数日前的晚上他还跟这个人一起把酒言欢，怎么转瞬间说去就去了呢？眼前的一切隐隐约约给他一种虚幻的不真实感，他感觉自己脚下变得轻飘虚浮起来，不知怎地就软倒坐在地上，任凭泪水缓缓流淌过脸颊。有人将他扶起来拉到一旁坐下，在他耳边说话，他也木然没有任何反应，人整个都变得空洞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忽听得有人在道：“刘先生是不是醉酒而死，是被入害死的。”王翰陡然惊醒，“噎”地站起来，上前问道：“老狄，你……你说刘先生是被人害死的？”

狄郊正站在床前勘验尸首，点点头，道：“刘先生口鼻扁平，周围表皮有轻微擦伤，皮内、皮下出血，很像是有人用手捂住他口鼻，导致他窒息而死。”

王之涣道：“这不大可能。昨晚刘先生被送回来后不久，老仆送大夫出去，关了大门，之后再没有人进来过。昨日凑巧姚元也没有回来，因而家中只有我、胥震和老仆三人，老仆不必说，我这样子也杀不了人，难道胥震会没来由地去杀刘先生么？”胥震只冷冷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根本不屑做任何辩解。

王之涣又道：“如果是有人偷偷翻墙进来加害刘先生，他呼吸不畅，一定会惊醒反抗，弄出声响来。我恰好就住在他隔壁房间，因腿痛一夜未能睡着，根本没有听见任何动静。”

狄郊问道：“昨晚是谁送刘先生回来的？”老仆道：“是刘先生的六舅

父。”六舅父是宋之悌，武艺高强，骁勇过人。

王之涣道：“这就是了。老狄，刘先生若真是他杀，我和胥震、老仆三个嫌疑最大，宋氏兄弟知道了焉能罢休？”狄郊道：“嗯，刘先生尸表征象不明显，看起来确实像自然死亡，不过……”一时迟疑难定，转头问道，“阿翰，你跟刘先生关系最近，可知道他在洛阳有什么仇家？”

王翰摇头道：“刘先生借住在这里，极少出门，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又对仕途没有任何兴趣，安贫乐道，诗酒自娱，能有什么仇家？”狄郊道：“那就等宋氏兄弟和凶肆行人看过再说。”

几人出来别院，胥震已经忍耐很久，终于问道：“俱霜人呢？”王翰这才想起来还没有向众人交代俱霜失踪一事，只得道：“抱歉，俱霜被人绑走了。”胥震大惊道：“什么？”

王之涣也问道：“什么人绑走了她？”王翰也不提洛州长史派人冒充车夫监视他之事，只道：“事情暂时还不清楚。不过你们放心，对方要对付的人是我，等我处理完羽仙的事，自会去换俱霜回来。”胥震瞪了王翰一眼，一甩手，恨恨出去了。

王之涣很是着急，问道：“是来俊臣么？不过他绑走俱霜做什么？”王翰摇摇头，道：“这事说来话长，回头再细说。老狄，你不是同羽林卫李将军一道么？你人到了洛阳，贺大娘是不是也该到了？”狄郊道：“放心，目下贺大娘还滞留在蒲州。”

王翰很是意外，道：“李湛奉旨押解辛渐母子进京，结果辛渐被人劫走，莫名失踪，而今时隔多日，贺大娘人还在半路，他难道不怕女皇降罪么？”狄郊道：“嗯，李将军称贺大娘重病，经不起长途颠簸，只能时走时停。”

王之涣道：“贺大娘当真伤得如此之重么？你不是说她其实已无大碍，只需调养，辛渐的伤势远比她重么？”狄郊道：“这件事……嗯，我猜是李将军有意拖延。而今朝廷军队屡屡败于契丹，李楷固是契丹第一勇士，其部最彪悍善战，损伤官兵最多，朝廷上下恨其入骨。这样的情形，贺大娘到了洛阳还活得成么？她人一到这里，必然被当众残酷处

死，首级也要被送往河北前线向契丹示众。”

王翰道：“你是说李湛有意耽误行程？”狄郊点头道：“我猜他其实想暗中帮助贺大娘。他有皇命在身，不敢私纵贺大娘逃走，可路上耽误几天并不是什么大事，拖上一阵子，或许朝廷对契丹战事能有转机，那么贺大娘的危机也就相对减轻了。”

王翰道：“可李湛不是跟姓武的一伙子么？他跟武承嗣私交最好。”狄郊道：“嗯，不过我一路观察，李将军这个人还真跟武承嗣、武延秀等不大一样，精明干练，军纪严明，一路约束部下不得惊扰地方，以他的身份，能做到这些已是十分难得。对了，我星夜赶来洛阳，是因为发现了辛渐被劫的一些线索，那些人很可能是……”

王之涣道：“很可能是来自洛阳，对不对？我们已经发现了。阿翰，你昨晚夜探碧落馆的情形如何？”王翰叹了口气，大致说了昨夜的遭遇，连来洛阳当日遇见秋官侍郎张柬之和洛州长史敬晖处斩假车三的事也说了。

王之涣道：“这么说，是敬晖派人绑走了俱霜？”王翰点点头，道：“敬晖的目的无非是要让我闭口，不要乱说。我虽然也好奇他冒险换出车三的原因，可眼下事情太多，我的心思全在营救羽仙和找到辛渐上，哪有工夫去理会假车三还是真车三，这件事少不得要先放一放了。”

狄郊道：“车三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道士，敬晖这般冒险偷梁换柱，也许是想利用车三仿人笔迹惟妙惟肖的本领。”王之涣道：“你是说敬晖又要跟之前淮阳王武延秀用假信陷害你和你伯父一样，利用车三伪造假信来陷害朝中哪位大臣？”狄郊道：“应该是这样的。”

王翰根本没有往这方面多想，哪怕因为假车三一事被敬晖逮捕下狱多日，经狄郊提醒，才悚然而悟，道：“这件事非同小可，万一……万一……老狄，不如这就去找一趟你伯父吧，你上次来洛阳就没有登门拜访，已是失了礼数。”狄郊也顾不上姨母不准自己与伯父来往的禁令，道：“好。”当下留下王之涣在家中照看刘希夷后事，自己跟王翰一道雇了车马往城南而来。

狄仁杰城中住宅位于长夏门西的尚贤坊，在惠训坊正南方，隔有五个坊区。狄府隔壁邻居就是建安王武攸宜，也就是目前征讨契丹的武周大军统帅。王翰和狄郊经过建安王府，正遇到大批侍从、婢女护着一名中年妇人出来。那妇人三十余岁，梳着簪花髻，方额广颐，又粗又宽的广眉之间染着一抹桃红的花钿⁽¹⁸⁾，全身裹在大袖纱罗长裙中，双臂挽着一道帔帛，气质雍容，华贵飘逸。

妇人一眼望见了王翰，特意顿下脚步，目光在他身上逡巡片刻，这才扶着侍女上马。狄郊问道：“你认得她么？”王翰道：“不认得。”他一眼看出这妇人是个淫荡角色，大约是看到自己年轻英俊，所以刻意瞩目，不愿意多惹事，忙夹马加紧离开。

凑巧狄仁杰因病没有上朝，听闻幼侄狄郊求见，大是意外，忙命三子狄光昭⁽¹⁹⁾出迎。狄仁杰总共有三子，长子光嗣在朝中任户部郎中，次子光远在外地任州司马，三子光昭任员外郎。当初武则天让狄仁杰推荐员外郎人选，狄仁杰毫不犹豫推荐了第三子，被武则天认为是举贤不避亲的典范。

狄光昭将狄郊、王翰迎来书房，狄仁杰早已在此等候。他年近七旬，头发花白，背也有些佝偻。狄郊多年不见伯父，忽见他老迈至斯，不禁心有所感，上前行礼，叫了一声“伯父”，已经是哽咽难言。

狄仁杰呵呵笑道：“好，好，郊儿这般大了。这位是……”狄郊慌忙引见王翰。狄仁杰道：“王公子，我久闻你的大名。还真要多谢你和你的同伴，如果不是你们几个帮忙查出真相，上次那件反信案可真不知道会如何收场。”王翰道：“狄相公何须客气，本是份内之事。今日冒昧拜访，正是为反信案一事。”

狄仁杰道：“反信案由御史中丞宋相公审结，后来刑部又复审过，而今已经结案，车三等犯人均已伏诛，还有什么不妥么？”狄郊道：“这件案子还没有完结，车三没有死。”

狄仁杰闻言微微一愣，随即挥手命随从和儿子均退出书房，只留下狄郊、王翰二人，这才肃色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王翰当即说了来到洛阳当日偶然发现被斩首的车三并非是真车三的事，又说了洛州长史敬

晖还因此逮自己下狱。狄仁杰听完经过，重重一拍桌子，道：“胡闹，真是胡闹。”狄郊道：“车三有模摹他人笔迹的本领，怕是敬长史要利用这一点。”

狄仁杰道：“嗯。这件事还有旁人知道么？”王翰道：“没有，狄郊和之涣也是刚刚才知道。”狄仁杰道：“敬晖位高权重，又极得圣上信任，他要是决心做些坏事，还真不好办。这样，你们提到的秋官侍郎张柬之恰好是我门生，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置，你们不要再理会。”狄郊道：“是。”

狄仁杰又问道：“你们这次来洛阳所为何事？”狄郊道：“是为羽仙和辛渐而来。”当即详细讲述了关乎二人的事情。

狄仁杰道：“据我所知，来县令对王夫人极为爱慕敬重，羽仙既是王夫人的亲妹妹，想来县令也不会对她怎样。他派人接小姨子来洛阳，也许只是为了安慰王夫人的思亲念乡之情。若是他真有敌意，就不会出面从敬晖手中救出王公子了。”

王翰心道：“我最了解王夫人为人，她自被迫嫁给来俊臣后，深以为耻，若不是担心连累亲人，只怕早已自杀。她素来最爱惜羽仙，怎么会为了一点思念就将妹妹与来俊臣扯上呢？”但对方既是狄郊长辈，又是当朝宰相，不便公然反驳，只得道：“狄相公说的极是。”

狄仁杰道：“至于辛渐，希望他吉人自有天相吧。不过反过来想，有人将他劫走未必是一件坏事，若是他现在被押到洛阳，因为跟契丹大将李楷固有外甥舅之亲，一样要受株连处死。”

狄郊道：“伯父的意思是，劫走辛渐的人或许是要救他？”狄仁杰道：“我也不能确定，也只能是一种推测吧。”又留二人吃饭，狄郊知道王翰尚惦记刘希夷后事，便辞谢道：“伯父身子不好，还是下次吧。”狄仁杰道：“也好。”又叮嘱二人切记不可再插手真假车三一事，这才叫进三子狄光昭，命他送客出门。

离开狄府，狄郊道：“我伯父说得有道理，也许劫走辛渐的人当真是来救他。”王翰道：“这不可能。你想想看，辛渐是钦犯，劫他是死罪，

愿意冒这么大风险出全力营救辛渐的人，应该只有我们和大风堂的人，或者是契丹室木等人，我们没有做，大风堂的人当时都还被关在监狱里，那么只剩了室木一种情况。可我们已经能够确认那些人是来自洛阳，室木因而也可以排除，包括突厥、吐蕃人在内。我敢说，劫走辛渐的人一定是不怀好意，绝不是为了救他。”

狄郊道：“会不会是李弄玉的手下做的呢？她对辛渐钟情，本身就与朝廷做对，根本不顾忌什么死罪不死罪的。”

王翰道：“你忘记了么？李弄玉已经承认是她害了大风堂、害了辛渐，她肯定是李唐皇族身份，所以阿史那献才肯对她下跪。李湛当日在场，肯定也看出了这一点，你认为他会轻易放过她么？李弄玉如今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她哪里还有能力来救辛渐？再说辛渐已经知道她是害惨大风堂的罪魁祸首，决不会领她的情，她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狄郊也觉得有理，思虑过一回，才道：“看来只有期盼之涣的推测是对的，希望温柔坊的铜面萧娘就是苏贞，也希望救她的跟劫走辛渐的是同一伙人。”王翰道：“嗯，我们先回去安排妥当刘先生的后事，然后再去碧落馆走一趟。”

计议已定，遂匆忙赶回惠训坊，却发现宋之问刚刚派人运走了刘希夷的尸首。狄郊道：“验尸的行人怎么说？”王之涣道：“根本就没有行人同来，而且一句话都没问就直接搬人走了。”

按照惯例，死者无论什么原因死亡，若是临死前没有缙麻⁽²⁰⁾以上亲属在场，均需要官府派人检验尸首后才能下葬。宋之问如此仓促将外甥尸首抬走，不合常理，难免令人起疑。

王翰道：“午饭后我们去宋家看看。”匆匆吃过午饭，与狄郊骑马赶去洛水北面的清化坊。

清化坊位于皇宫正东面，这里是左金吾卫的驻地，又有都亭驿，不少名臣如裴炎等都被斩杀在这里。宋之问宅邸在清化坊东，王翰、狄郊二人赶到时，宋府上下正在忙着张挂丧布。王翰报了姓名，片刻后就有一高大魁梧的男子赶出来迎接，道：“二位公子有心，我是希夷六舅父宋

之梯。”

狄郊问道：“昨晚送刘先生回惠训坊的就是宋郎么？”宋之梯道：“正是。我亲手抱了外甥下车，放他到床上，出来后因赶上夜禁，出不了坊门，在坊西客栈滞留了一夜，今日清晨才匆匆离开，哪知道……哪知道……唉……”

王翰道：“我与令甥相交不长，却是一见如故，请允许我在他灵前祭奠一番，以慰故人之情。”宋之梯道：“多谢盛意，只是灵堂未成，颇见仓促寒陋。”领着二人来到灵堂中。

灵堂才刚刚开始搭建，只有一方灵柩，几条白布。王翰颇为感伤，在灵前拜了三拜，见宋之梯正为后事忙得不可开交，不断有仆人来请示各种事宜，只得就此告辞。宋之梯歉然道：“我兄长被刚刚被圣上召去了宫中，家里只有我一人，实在忙不过来，怠慢了。来人，送客。”王翰道：“不必，我二人自己出去便是。”

出来灵堂，王翰低声道：“你看出来了么？这宋之梯并不怎么为外甥的死难过。”狄郊道：“嗯，刘先生辈分比他低，年纪却比他大，想来自小感情就不和睦。不然为何先生宁可住你那里也不来投奔宋氏兄弟？”

刚到门边，忽有一名婢女奔过来叫道：“郎君请留步，我家卢夫人想请二位到别院坐一坐。王翰道：“卢夫人？是哪位卢夫人？”婢女道：“尚书监丞宋相公的夫人。”王翰与狄郊交欢一下眼色，均心下起疑，不知道宋之问夫人找他二人何事。

王翰道：“卢夫人见召，有事么？”婢女道：“是为刘郎的事。”二人听说跟刘希夷有关，遂跟着婢女来到一处小别院。一名四十余岁的妇人正伫立树下等候，不过与常见的雍容华贵的外命妇⁽²¹⁾不同的是，那妇人一身道袍，不施任何脂粉，素淡得倒像是寻常百姓家的女子。

婢女道：“这就是卢夫人。”卢夫人道：“多谢王公子一直以来收留照顾刘郎。”王翰道：“卢夫人认得我么？”卢夫人道：“我听刘郎几次提过公子。请进来坐。”

引着二人进来堂中，室内极为素净，只有简单的桌椅，别无他物。

卢夫人歉然道：“我入道修行已有数年，一直居住在此，简陋惯了，只是怠慢了二位尊贵公子。”

王翰道：“夫人不必客气。”见桌上摆有两张诗笺，顺手拿起来一读前两句“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便知道是刘希夷那首新作《代悲白头吟》。

卢夫人道：“听说王公子新近遭了官司，想来已经无碍。刘郎昨日来到宋家，恳求我夫君出面救你，我夫君本已答应。唉，若是早知道王公子吉人自有天相，刘郎又何须苦苦哀求……”王翰忙道：“刘先生仗义相助，王翰十分感激。只可惜昨日还来不及说一个谢字，刘郎又匆匆出门，今日再见，竟是……竟是……”一时悲恸，难以说下去。

卢夫人脸有凄凉之色，道：“他终究是先我而去了。”

王翰道：“还请夫人转告尊夫，尽管事没有成行，还是多谢肯答应出面相救。”卢夫人登时换了一副脸色，鄙夷地道：“公子以为我夫君是心甘情愿救你么？他不过是贪图刘郎这首……”瞟了一眼桌上的诗笺，忽觉得在外人面前议论自己丈夫终究不妥，便道：“总之，我是想替刘郎多谢公子。”王翰道：“区区小事，不值一提。”遂与狄郊告辞出来。

狄郊道：“这位卢夫人似乎刘先生很看重，对自己那大名鼎鼎的丈夫反而不以为然。”王翰道：“宋之问诗是写得不错，只可惜人品实在有亏，想来卢夫人也是因此而看不起他。”

原来宋之问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文章华美，有雄辩口才，又懂得倾心献媚，正是武则天喜爱的那一类。他甚至主动献诗，表示愿意当女皇的面首。可惜偏偏有口臭的毛病，只能入得朝堂，上不了武则天的床第，他便大肆巴结武则天宠爱的面首张昌宗、张易之兄弟，甚至为二人手捧溺器，成为洛阳轰动一时的笑柄。

回来惠训坊，将事情对王之涣说了，忍不住又喟叹了一番。王翰和狄郊又往温柔坊碧落馆而来，未近门前，远远见到一名男子正在门前窥探徘徊。那人四十来岁，头戴一顶双耳胡帽，压得老低。见到有人骑到来，那人便转身欲走。王翰却已经认出了他，一时惊得呆了，几乎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狄郊见王翰神色有异，问道：“那人是谁？”王翰道：“王孝杰王将军。”狄郊道：“你认错人了吧？王孝杰已经在征讨契丹时战死，朝廷下了制书追赠其为夏官尚书，封耿国公。”王翰道：“真的是他！他想跟我们太原王氏联族，征讨吐蕃路过太原时还一起喝过酒呢。”打马追上前去，叫道，“王将军！”

那人头也不回，反而加快了脚步。王翰道：“将军留步，不然我可就要大声喊了。”那人停了下来，慢慢踱回来，叹了口气，叫道：“王公子，幸会。”王翰道：“王将军，当真是你。你不是已经……”王孝杰道：“王公子说得极是，这世上已经没有王孝杰这个人，他早死了。”

王翰当即会意，王孝杰是败军之将，活着回来只会被武则天下令处斩，说不定还会牵累亲朋好友，战死沙场却有朝廷追赠的爵位，可以遗泽眷属子孙，“死”是他目下唯一的选择。只是他既已经是个“死人”，为何又要冒险回来神都洛阳呢？

狄郊也追了过来，大有好奇之色。王孝杰四下看了一眼，道：“这里不是说话之地，咱们找个安静些的地方。”遂来到前面的温柔客栈坐下。

王翰道：“洛阳认得将军相貌的人极多，将军冒险回来到底是为了什么？”王孝杰吞吞吐吐地道：“王公子也是性情中人，我不敢隐瞒，我在碧落馆有个相好，人称月娘，是洛阳城中第一歌姬。我这次回来就是想看她一眼，哪知道碧落馆中多了许多陌生人，我弄不清状况，不敢轻易进去……”

忽有客栈伙计端上来酒菜，狄郊道：“我们好像没有点过这些。”伙计陪笑道：“这是小店送给几位郎君的，不要钱。”狄郊和王翰均以为是客栈主人认出了王孝杰，不由得朝他望去。

伙计却对王翰笑道：“郎君尝尝看，合不合口味，不满意的话还可以再换。”王翰道：“你认得我是谁？”伙计道：“郎君昨晚不是来小店住过一夜么？”王翰道：“是啊，可我也没有报姓名，用的是同伴俱霜的名字。”伙计道：“郎君这样的贵人何须报姓名！不过小的还是想知道郎君

到底是谁？”

王翰道：“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白送这些酒菜，不怕我是骗子么？”伙计道：“昨日为郎君赶车的车夫可是堂堂洛州州府的兵曹，这是小的亲眼所见，假不了。郎君，你到底是什么人？”

王翰这才明白伙计为何要百般奉承自己，不禁有些哭笑不得，问道：“你怎么知道车夫是洛州州府的兵曹参军？你认得他么？”伙计道：“原先不认得。今早公子走了后，他立即召来许多官兵，把碧落馆围了，小的去看热闹，听一个当兵的说的。”

王翰微微一惊，问道：“官兵可有从碧落馆带走什么人？”伙计道：“没有。官兵来的时候气势汹汹，但进去后不久就一股脑儿涌出来撤走了。小的猜里面肯定正好有位来头极大的客人，就像郎君这样的。”

王翰隐约觉得有事情不对头，忙道，“这件事回头再说。”打发走了伙计，转头道：“王将军，此地不宜多留，你可有什么打算？”王孝杰道：“我预备西去吐蕃，不过不是去为吐蕃人效力，而是劝赞普尽量跟我们中原和睦相处。”王翰也听说过他容貌与赞普墀都松赞父亲酷似的事，便道：“如此甚好，将军既有了容身之处，又可为两国和平尽一分力量。将军放心，月娘我自会替她赎身，好生安置。”

王孝杰知道他是天下第一巨富，经济上有此能耐，答应了的事也一定会做到，当即起身拜谢，道：“王某就此告辞。”

送走王孝杰，狄郊望着他背影，摇了摇头，道：“他冒险回来神都，不为妻子儿女，而是为一名娼女，当真令人咋舌。”王翰道：“正好我们去会会这月娘，看到底是如何得千娇百媚，才能将王将军迷成这样。”

狄郊道：“可别忘记了里面有一位能惊走洛州州府兵曹参军梁笑笑的大人物。”王翰道：“嗯，正好也去看看是何方神圣。”

(1) 洛州指洛阳。传说洛阳城最初由周公营建，周公曾经在洛阳附近（具体地点在今河南登

封观星台）测日影，定方位。唐代时出现一种奇怪的说法，认为夏至之时，在洛阳当地，日表之下没有光影，即所谓的“洛州无影”。而根据现代天文学，洛阳位于北回归线以北，一年间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出现无影的情况，“洛州无影”一说遂成为史学界有争议的神秘话题。有人称“无影”是观星台的独特设计所致，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去登封古观星台考察验证。

(2) 吴少府：指另一县尉吴少微。晋阳是京县（等级最高的县。唐制，京县共六县：西京长安的长安、万年，东都洛阳的洛阳、河南，北京太原的太原、晋阳），通常有两名县尉（掌治安捕盗之事）。晋阳县尉富嘉谟、吴少微与晋阳主簿谷倚三人当时以文词著名，称“北京三杰”。

(3) 唐朝制度，只有皇帝的女儿才能封公主。高宗膝下虽还有别的嫔妃所生之女，如萧淑妃所生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但太平公主却是武则天唯一亲生爱女，所以称本朝（武周）唯一公主。

(4) 过所：古代通过水陆关隘时必须出示的交通证明书。唐代实现关禁制度，在全国各交通要枢设有关卡二十六处，专门负责以勘察来往之人，以控制人口流动，“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唐代过所由中央尚书省或地方都督府或州颁发。领到过所者就可以照规定的路线通行无阻。失落过所，须审查后才予补发。如果无过所私自度关，判徒刑一年。

(5) 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

(6) 漕运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即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称漕粮）的一种专业运输，一般是当权者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多用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漕运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唐初，水陆运抵关中之粮仅一、二十万石左右。唐高宗在位期间，因东南运路长年失修，因而河南至关中运道漕运极为艰险，所以，故唐朝经常驻在漕运便利的东都洛阳，称为“就食”。

(7) 天汉：古人对银河的称呼。

(8) 武则天执政后大改官职名称，隐有江山变色之意。秋官（《周礼》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秋官以大司寇为长官，掌刑狱）侍郎即为刑部侍郎，是刑部副长官，职位次于刑部尚书，为刑部事务实际执行者。唐代刑部执掌全国法律事务，管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上的大案要案和发生在京城的笞杖以上的重案，审理中央官员违法犯罪的案件。

(9) 洛州：即后来的河南府。唐初改河南郡为洛州，治所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后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改名为河南府。洛州长史等于后来的河南府尹。

(10) 古人相信“春行、夏养、秋杀、冬藏”的天道，唐代《狱官令》规定，立春之后、秋分之前不得执行死刑，违者判一年徒刑。另每月有十个禁杀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即这些日子不能处决死刑犯。

(11) 绛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唐时绛州与并州同属河东道。

(12) 秦始皇游览到洛阳时曾做歌道：“洛阳之水，其色苍苍。”

(13) 魏元忠，本名真宰，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人。早年是太学生，志气倜傥，不喜官场运作，长年无法升迁，师从整屋（今陕西周至）人江融学习“古今用兵成败之事”。仪凤中，吐蕃多次侵扰边塞，魏元忠上书言“命将用兵”之得失，得到武则天瞩目，逐渐步入中枢重臣行列。他早年为人刚直，先后两次为酷吏陷害，诬以谋反罪名判处死刑，然而武则天爱惜他才华，不忍处死，总是流放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召回。

(14) 唐代长安、洛阳均实行严格封闭坊里管理及夜禁制度，按照《宫卫令》规定：居民居住的坊里四周以围墙封闭，每面仅开一扇门，坊角设有武侯铺，由卫士守卫；城门和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以击鼓为准。日暮时分，击鼓八百声，关闭城门、坊门，夜禁开始。直到次日清晨五更二点（凌晨三点半）时，夜禁才结束，坊、市、城门开启。凡是夜禁期间在城里大街上无故行走的，称为“犯夜”，被巡逻的金吾卫士发现后，至少笞打二十下。

(15) 汝州：今河南临汝。

(16) 潘岳：西晋大才子，与石崇交好。他自幼聪慧，被人们誉为神童。潘岳父亲曾任琅邪太守，专门派了一名叫孙秀的小吏服侍爱子。孙秀为人诡诈狡猾，潘岳极其厌恶他，经常责骂。后来孙秀成为中书令，而潘岳才还是个小小的散骑侍郎，由于长年郁郁不得志，三十二岁时就白了头发。后来潘岳遇到孙秀，招呼道：“孙秀，你还记得过去你我随从相处的事吗？”孙秀答道：“这些事我都深埋在心中，哪一天忘掉过它！”潘岳知道孙秀迟早要对自己下毒手。后果然与石崇同日被族诛。

(17) 梁鸿，字伯鸾，东汉人。少孤，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娶同县丑女孟光为妻，孟光贤惠，与丈夫共入霸陵山中隐居，以耕织为业，咏诗弹琴自娱。不久，梁鸿因事过洛阳，登北邙山，看到汉宫殿华丽，作《五噫之歌》道：“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叹宫室豪华，怜百姓疾苦，由此触怒汉章帝，下诏追捕。梁鸿不得不改名换姓，避居齐鲁，沦为奴仆。然而夫妻依然保持着礼节，每到吃饭时，孟光将粗陋的食物放在木托盘里，举到眉毛的高度，低着头，端端正正地奉给梁鸿。此即“举案齐眉”典故的来历。主人偶然撞见识破了梁鸿身份，这才将他们夫妻当宾客供养起来，直到病逝。

(18) 花钿（diàn）：唐代女子盛行的化妆方式，用颜色在两眉间染绘出各种图案，甚至用金属片贴在眉间作装饰。据说源始于南北朝时，有一位公主偶然在宫殿的屋檐下睡着了，一朵艳丽的梅花缓缓飘下，正落在她白皙的额头上，结果眉间染上梅花颜色，几天拂之不去，愈发显出公主的千娇百媚。后宫女们争相仿效，遂成流行。

(19) 狄光昭后因避唐玄宗母亲（昭成顺圣皇后）谥号之讳改名为狄景晖。

(20) 缌（sī）麻：五服中关系最疏远的一种亲属关系，五服中的第五等。这种亲属关系，按照古代丧服制度，要穿细麻布织成的孝服，服丧三个月。缌麻亲属有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兄弟及未嫁的族姐妹、中表兄弟、岳父母等。

(21) 唐代有内外命妇之制：皇帝的妃、嫔、世妇、女御等为“内命妇”；宗室贵戚、达官贵人之正妻均有皇帝所赐的封号，称为“外命妇”。唐朝惯例，夫人前面姓氏称谓为娘家姓，非夫家姓。

第八章 若有所思

坊间市井争相谈论这件事，沸沸扬扬，长久以来苟安的情绪忽然变得激烈起来。民众并不知道具体真相，庆幸终于有一件能令来俊臣伤心哭泣的事发生。这个人外貌英俊儒雅，心肠却比蛇蝎还要狠毒，双手染满鲜血，令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眼下他也终于尝到失去所爱之人的滋味，谁能不弹指相庆呢？



王翰、狄郊来到碧落馆前，举手叩了叩门环，里面有人应声道：“来啦。”门一拉开，露出了阿阴的笑脸，见到王翰便立即愣住了。王翰笑道：“阴娘，我又来了。”阿阴道：“啊，还以为郎君再也不会来了，快些请进。”

王翰本已经作好吃闭门羹的准备，哪知道对方竟热情开门迎客，不禁大奇。阿阴笑道：“郎君今日还是要找萧娘么？她今日有空。”

王翰更是惊异，顺水推舟道：“好，就找萧娘。另外，听说这里有位歌技非凡的月娘，也一并请出来陪我这位同伴吧。”阿阴道：“是，是。”招手叫过一名青衣婢女，命她先带二人去萧娘房间，自己亲自去叫月娘。

穿堂过院，来到一处三楹房前，婢女道：“娘子有客。”里面一个女声应道：“请进吧。”

婢女便打起帘子，请王翰、狄郊进去。里面是是一间布置得很是雅致的厅堂，一名荷衣女子正凭窗而坐，她的脸上当真有一个铜面具，不过一看就只是个点缀，铜质部分只在双眼上，看上去倒像是个铜眼罩，下面坠着一道一道的璎珞，遮住了大半面容。见到人进来，那女子慌忙起身迎接，上前拜道：“萧娘见过二位郎君。”

这女子比苏贞要年轻许多，面具也是崭新的，王翰猜想是有人知道他还会再来，所以事先将真的铜面萧娘调了包，拿这个女子冒充来敷衍自己，便坐下问道：“萧娘来洛阳多久了？”萧娘道：“不过才半月。”

王翰道：“我瞧娘子容貌并不差，为何要戴上这么个奇怪的面具？”萧娘笑道：“郎君不知道神都美人如云么？尤其这碧落馆中每位娘子都是才貌俱佳，我容貌不过中上之姿，又无才艺，想要出人头地，只能想别的法子。若不是这铜面，我萧娘如何能成得了碧落馆中身价最高的红人？”

王翰见她言语从容，侃侃而谈，不像是在说假话，心道：“莫非是我们多疑，根本就没有什么苏贞，所谓铜面萧娘不过是妓馆用来招徕顾客

的幌子？昨晚阿阴将我赶走，确实是因为萧娘约了有来头极大的客人？”

狄郊问道：“听说今早有官兵包围这里，不知道所为何事？”萧娘道：“噢，他们是洛州州府的人，好像来找一位失踪的小娘子，说是她昨晚来过这里。”

狄郊重重看了王翰一眼，王翰也立时会意过来——梁笑笑带人来搜碧落馆，想搜的不是别人，一定是昨夜失踪的俱霜。如此推算，根本不是洛州长史敬晖派人绑走了俱霜，梁笑笑不过是顺着王翰的话说而已，等到王翰人一走，他便立即领兵包围碧落馆搜人，想真的把俱霜握在手中来要挟王翰。如此看来，梁笑笑起初提醒王翰俱霜可能回了碧落馆，原本是好意，因他身份尚未败露，想继续讨好王翰，潜伏在王家，结果料不到这句话反而暴露了自己。王翰本来因为这眼前萧娘的缘故，已经开始认为碧落馆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可疑，然而此刻心头疑云又再次浮起，不由得仔细审视起萧娘来。

忽听得环佩声响，门外有人叫道：“月娘来了。”

帘子一掀，一名丽人低着粉颈，手抱琵琶款步进来，盈盈拜道：“月娘见过二位郎君。”

王孝杰为这女子痴迷不已，王翰原以为她是国色天香得绝代佳人，一见之下不免有些失望，月娘相貌平常，不过中人之姿，不过她既称洛阳第一歌姬，想来歌艺非同凡响，又见她怀抱琵琶，当即道：“月娘请坐，有什么拿手的新曲，不妨唱上一首。”

月娘应道：“是。”当即往凳子上坐了，拨弄了记下丝弦，嚶嚶唱道：“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娇音萦萦，曲调虽然不同，歌词却分明是刘希夷那首《代悲白头吟》。

王翰大吃一惊，道：“等一下！月娘从哪里听来的这首《代悲白头吟》？”月娘道：“回郎君话，这诗不叫《代悲白头吟》，而叫《有所思》，是宋之问宋尚书的新作。”

她是洛阳第一歌姬，凡是她唱过的歌均能迅速传唱大江南北，文人

有诗词新作也往往最先送给她，正是显扬诗名的最好方式。

王翰道：“娘子何时得到的这首诗？”月娘道：“宋尚书昨日派人送来的，妾今日还是第一次唱，有什么不妥么？”

王翰转向狄郊，气急败坏地道：“这词我来洛阳当日已经听刘先生唱过。他……他是为了救我，将这首诗送给了宋之问。”狄郊恍然大悟道：“啊，难怪卢夫人那般说。阿翰，咱们得先回去，我有极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王翰见同伴面色凝重，料来是关于刘希夷的，再也顾不得真假铜面萧娘一事，匆匆掏出一袋金砂扔在案上，与狄郊匆忙出来庭院。正见一名三十余岁的黑衣男子站在门前，向阿阴笑道：“我找铜面萧娘。”一边说着，一边递过来几吊铜钱。

阿阴道：“郎君找萧娘么？贵姓？”那男子道：“姓萧。”阿阴道：“是萧郎，请进，快些请进。”转身正见王翰、狄郊出来，不由得一愣，问道：“二位郎君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月娘的曲子唱得不好么？”王翰道：“不是，我们两个临时有点事，抱歉了，改日再来拜访。”阿阴也不挽留，道：“好，郎君好走。”自领着那新来的黑衣男子进去了。

狄郊道：“你没有觉得不妥当么？”王翰道：“什么？”狄郊道：“阴娘还没有看见我们出来，就已经答应那黑衣男子让他见萧娘。”王翰道：“啊，有两个铜面萧娘，让咱们见的是假的，让这男子见的是真的。奶奶的，搞什么鬼，我……”他是名门公子，修为极好，开口骂人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狄郊忙道：“反正碧落馆在这里跑不了，我们得赶紧去宋家。”王翰道：“对，我正想要去宋家为刘先生讨个公道，反正宋之问也没有出力救我，他可不能将刘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据为己有。”

狄郊道：“阿翰，你还没有明白过来么？刘先生是被宋之问兄弟害死的。我们得赶紧去宋家，不然证据可就全没有了。”

原来狄郊验尸时除了发现刘希夷口鼻四周有轻微擦伤外，还发现他胸口衣衫上有沙土微粒，后来又在别院墙角花丛中发现了一堆沙土。洛

阳城北高南低，南区多淤土，沙土只有北区才有。狄郊当时已经怀疑是送刘希夷回来的人趁他酒醉时用土囊压在他胸口，再用手捂住口鼻，活活憋死了他，只是听说送他回来的人是宋之问之弟宋之悌后，便隐忍没有说出来，因为姓宋的跟刘希夷是舅甥至亲，想不出什么杀人的理由。况且狄郊若真指出刘希夷死于非命，王之涣和胥震首当其冲，嫌疑最大，没来由地又惹来一场大麻烦。然而此刻得知刘希夷《代悲白头吟》一诗之事，方才想通究竟：一定是刘希夷为了营救王翰出狱，不得不去求他那在女皇面前当红的五舅父宋之问，宋之问趁机以诗句勒索，刘希夷不得不答应将新作《代悲白头吟》相赠。宋之问大喜，遂改《代悲白头吟》为《有所思》，命人抄录后送给碧落院月娘谱唱。不料刘希夷回家后发现王翰已经出狱，惊喜交加，忙回去找宋之问索回《代悲白头吟》。宋之问自是不肯，威逼利诱不成，遂起杀机，用酒将外甥灌醉，再命以武艺知名的弟弟宋之悌送刘希夷回家，用事先盛好的土囊压死了他。当时老仆、大夫、胥震均围着断了腿的王之涣转，丝毫没有留意。宋之悌杀人后嫌弃土囊碍事，将袋子撕破，沙土倒在花丛中，却留下了蛛丝马迹。

王翰听完经过，面色铁青，一言不发，打马朝宋府赶去。狄郊生怕他盛怒下要与宋氏兄弟兵刃相见，忙追上去叫道：“阿翰，你冷静些。”

王翰却是不听，驰马朝北飞奔。过洛水新中桥时，因是浮桥，不得不下马步行，迎面遇上御史中丞宋璟带着杨功等侍从办完公事回家。杨功先看到王翰，叫道：“王郎！”王翰只点点头，竟对宋璟视而不见，擦肩便过去了。

狄郊忙上前道：“宋御史！杨侍从！”宋璟道：“王翰这是怎么了？”狄郊道：“他……”浮桥路窄，他牵着马停下，后面的人便无法通过，有人大声催道：“快走！前面的快走！”

狄郊只得道：“这事回头再向御史禀告。”宋璟道：“好。”狄郊行了一礼，匆匆去追王翰。

杨功道：“王翰怒火中烧，满面杀气，会不会是因为王羽仙的事去找来俊臣算帐？”宋璟微一凝思，命道：“你带人去跟着他们，王翰若是想生事，就以我的名义拘捕他带回来，正好我有事要问他。”杨功道：“遵

命。”

王翰径直来到宋宅，不待仆人通报，直闯到灵堂，却见一堆穿着孝服的人正在灵前交谈甚欢，毫无悲戚之色。王翰怒火更盛，见为首一名老者仪表俊逸，风度奇佳，便上前问道：“你就是宋之问么？”

那老者正是宋之问，见一年轻人闯进来直呼自己名字，登时露出警惕之色，反问道：“阁下是谁？”宋之悌忙道：“他是晋阳王翰王公子。”

宋之问道：“啊，久仰……”王翰道：“你好卑鄙！”扬手一掌打在宋之问脸上，喝道，“这一巴掌是我替刘先生打的。”他直闯入堂殴打主人，灵堂登时一片惊呼之声。

宋之悌上前扭住王翰，喝道：“你想做什么？”王翰冷笑道：“我想做什么，你难道不清楚么？你们兄弟害死……”宋之悌慌忙拿手捂住他的嘴，王翰不甘示弱，反手拧开宋之悌手臂，二人当即扭打在一起。

宋之问忙道：“大伙儿先出去，我跟王公子之间有点小误会，说清楚了就没事了。”

狄郊追了进来，见宋之悌已将王翰压在身下，忙叫道：“快些放手！放手！”宋之问道：“六弟放手。”

宋之悌这才松开手。王翰爬起来，弹弹身上的土，道：“你们是不是想连我也杀了灭口？”宋之问愕然道：“王公子这是何意？是你闯进来打人在先，我六弟动手反在你后。”

狄郊向王翰使个眼色，咳嗽了声，道：“这其中有些误会，宋尚书切莫在意。请容许我二人再为刘先生祭拜一次。”强行拉过王翰，低声道：“你如此莽撞，只会坏了大事。”

他性情本就冷静，又不像王翰跟刘希夷关系那般亲密，早看出这件事不简单，刘希夷看起来本来就极像是醉酒自然死亡，又不是死在宋之问家众，若没有实证，不但不能为刘希夷伸冤，自己也会落个诬告重臣的罪名，按律要反坐。王翰素来信服狄郊，闻言才勉强压制怒火，不再发作。

狄郊这才道：“既是灵柩尚未合上，请容许我再瞻仰一次刘先生遗容。”宋之问很是客气，拱手道：“狄公子请便。”

狄郊走到灵柩前，却见刘希夷已经被换上了崭新的寿衣，知道沙土证据已毁，适才进来时，正撞见仆人在院角刷洗马车，肯定运过刘希夷和土囊的那辆车，一切的实物证据都有意无意地被抹去了痕迹。剩下的唯一线索就是《代悲白头吟》那首诗，可只有王翰一人能证明那是刘希夷原作，而能证明《有所思》是宋之问所作的则有宋宅一大家子人，律法采取“众证定罪”，宋之问的证人可是比王翰多多了。

一念及此，当即出来拱手道：“我同伴王翰今日心情不好，多有冒犯，请宋尚书恕罪。”宋之问道：“狄公子客气了，还请公子得便时转达之问兄弟对狄相公的敬意。”狄郊心道：“原来你早已经知道我伯父是当朝宰相，难怪如此客气。”拉着王翰告辞出来。

王翰气呼呼地道：“算便宜了宋之问，咱们这就去河南县报官，舅父为一首诗害死亲外甥，也算是千古奇闻了。”狄郊摇头道：“不妥，这件案子如果现在报官，你我必输无疑，最终只会落下反坐。除非能说卢夫人出面作证《有所思》就是《代悲白头吟》，是刘先生所作，也许还有一线转机。”王翰道：“这更不可能了，你我都担心会落下反坐之罪，卢夫人若是上公堂告发丈夫，无论如何都是死路一条。”

唐代以《唐律疏议》为刑事法典，其中规定有所谓的十恶制度，列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条为最严重的罪行，不享有赎、免等特权，即后世所谓的“十恶不赦”。古代尤其讲究伦理，凡告发期亲^①尊长，即使犯罪属实，告发者要处二年徒刑，若被告发者犯了重罪，告发人则比所告者罪减一等处罚。而妻子告发丈夫更是犯了“十恶”中的“不睦”大罪，若是卢夫人告发宋之问，宋氏兄弟杀人罪名成立处斩的话，卢氏因告发也要处绞，即使宋氏兄弟无罪，卢氏仍要处罚。

狄郊闻言，也深感棘手。忽见宋之悌又追了出来，冷笑道：“我五哥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二位郎君，二位若是有心替我外甥刘希夷出头，也该弄清楚究竟。他色胆包天，一直暗中倾慕五舅母，二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已有多年的。这等家丑本不该外扬，只是若非走到见官的那一步，就

非明说出来不可了，‘内乱’⁽²⁾可是十恶重罪之一。王公子当众殴打我五哥，已是犯了王法，我五哥大度不予计较，王公子何不也退让一步？我们双方相安无事，我外甥也得以入土为安，半生清誉得以保全。他人已经死了，还有什么比名声更重要呢？”

王翰知道对方是以刘希夷与卢夫人有私情来要挟他，不由得大怒，上前一拳挥出。宋之悌早有防备，接了一招，骂道：“不识好歹的晋阳小子！”一脚朝王翰踢来，王翰拧身闪开。二人竟然就在宋府大门前打了起来。狄郊连连劝止，却是无人理睬。幸亏今日出门仓促，王翰未随身携带兵器，不然只怕要闹出更大的事来。

清化坊是左金吾卫驻军之地，这一番动静立即引来一队路过的金吾卫士。领头卫士问道：“什么人敢到宋尚书门前捣乱？”宋府仆人纷纷道：“就是他！就是他，正在跟六郎扭打。”

金吾卫士正要上前擒拿王翰，一旁忽赶过来三人。一人喝道：“住手！王翰当街斗殴闹事，奉御史中丞宋相公之令将其拘捕。”

宋璟为人鲠正，不畏权贵，名烁京师。宋之悌一听到“御史中丞宋相公”几个字，便立即停手跳开。

王翰还要追上前扭打，杨功命人捉住他，喝道：“王翰，你闹够了没有？带走！”

狄郊忙道：“我们不过是跟宋尚书有点小误会，没什么大事。王翰一时冲动，还请杨侍从高抬贵手，放了他吧。”

杨功道：“误会？有什么误会回去向宋相公说清楚。马上就要夜禁了，麻烦狄郎也跟我走一趟吧。”命人牵了马，押着王翰、狄郊回来城南明教坊宋璟住宅。

御史中丞宋璟的宅邸甚是奇特，所有房舍都是东西相对，没有任何斜曲，当真是宅如其人。

宋璟听说王翰是到清化坊宋之问家而不是到毓德坊来俊臣家捣乱

时，很是惊异，问道：“你如何又与宋尚书结了怨？”王翰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狄郊忙道：“回宋御史话，其实就是一点小误会，宋尚书的外甥刘希夷刘先生一直借住在王翰洛阳家中，昨夜醉酒死去，我们上门祭拜刘先生时跟宋六郎言语间起了些争执，阿翰一时忍不住就动了手。”

宋璟道：“原来如此。”似对宋之问印象不佳，不愿意多提，又问道，“辛渐一直没有消息么？”狄郊道：“没有。”心道：“宋御史是中枢重臣，执掌御史台，百官尽在其掌握。河东日日有文书飞驰朝廷，他为何还问我有没有辛渐消息？莫非是在暗示什么？”

又听见宋璟感慨道：“本史今日看过李湛将军派人送回朝廷的文书，里面提到辛渐因为不肯泄露百炼钢的秘密，被突厥人严刑拷问，导致双腿残废。当初在蒲州一见，对他印象很是深刻，想不到时隔几月，竟是起了如此大的变故。”

王翰忽道：“宋御史只道辛渐刚毅坚强，可知道他是在家破人亡、被官府通缉追捕的时候落入了突厥人之手？若换作一般人，当此最危难时刻，心怨朝廷，早就倒向了敌阵。然而突厥人百般利诱，辛渐亦丝毫不为所动。试问这样的人会反叛朝廷么？”

宋璟道：“贺英通谋契丹一案，李将军在文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纯属子虚乌有，是被一名名叫李弄玉的女子诬陷，不过贺英身份确实是契丹公主，她自己也已经承认。”

狄郊与王翰交换了一下眼色，试探问道：“不知那李弄玉可有被捕获？”宋璟道：“嗯，她已经被李湛将军秘密处死。”

王翰愈发肯定李弄玉是李唐皇族身份，他跟李弄玉并无深交，甚至几次相遇时她对他本人相当粗暴无礼，在河东县狱时她曾命手下宫延扼住他咽喉逼问璇玑图下落，差点令他窒息致死。可她敢率人从官府手中营救阿史那献这样的“反贼”之子，果断用行为与武周暴政对抗，至少比他们这些只知道暗地言语发泄不满的人要有勇气得多。此刻听说她已被李湛处死，忍不住心悸起来，问道：“李将军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当然不是问李湛为什么要对付李弄玉，而是问为何只将她悄悄了结。宋璟却立即会意，答道：“因为李弄玉身份特殊，若是公开审理论刑，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家。李将军这次做的很对，换做我，也会这么做。”重重叹息了一声，道，“你们今晚就留在这里吧，外面夜禁，你们也走不出坊门。”吩咐人叫来第三子宋浑，命他好生款待二人。

宋浑与王翰、狄郊年纪相当，热情开朗，不似其父那般深沉，也不领二人去客房，而是径直领来自己居处，好酒好菜款待。王、狄二人与他聊过一阵，方知他新与赵郡李氏定亲，纳征⁽³⁾已成，只待请期亲迎了。

狄郊道：“恭喜！”宋浑喜滋滋地道：“礼成之日，务请二位驾临府上，喝杯喜酒。”狄郊道：“一定会来叨扰。”

他与王翰二人奔波劳累一天，心情也不佳，吃过晚饭，略与宋浑交谈几句，便洗漱歇息。宋浑特意让出自己的房间给二人居住。

到了半夜，狄郊忽道：“我明日跟你一起去来俊臣府上赴宴，如何？”王翰道：“嗯。你也睡不着么？”狄郊道：“嗯。”

王翰道：“刘先生的事就只能这么算了么？”狄郊道：“只能这么算了，咱们既告不倒宋氏兄弟，还会累及刘先生声名。你没有当面将这件事告知宋御史，心中不是早已经想得明白了么？”王翰道：“可是我不服气，刘先生可以说是因我而死，我要为他报仇。”

狄郊道：“我不希望你因为报仇而违反法纪，将自己也搭了进去。宋氏兄弟人品低劣，为人不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王翰道：“你这话说可是自欺欺人了，这世上的坏人不是个个都活得好好的么？我们眼下已经知道是宋氏兄弟杀了刘先生，等于抓住了他们的把柄，就算我不对付他们，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

狄郊知道难以阻止他报仇，道：“那好，我答应你找到辛渐后一起跟你想办法来对付宋氏兄弟，但在这之前，你不能轻举妄动。”王翰道：“嗯。也不知道辛渐怎么样了。老狄，他的腿当真从此就残废了么？”

狄郊道：“惭愧，我医术低微，确实治不好他的腿。但天下能人奇药极多，只要找回辛渐，一定有办法的。我伯父本人就是针灸高手，治愈过不少瘫痪病人，改日我要好好向他请教。”

王翰道：“咱们明日一早就径直去碧落馆，将真的苏贞揪出来，直接问她到底是谁救了她？又是谁将她困在那里当娼女？”

狄郊蓦地坐起来，反复拿手掌击打自己的脑门，道：“啊，我好糊涂！我好糊涂！阿翰，我们出来碧落馆时遇到的黑衣男子就是韦月将！难怪，难怪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些耳熟，当初在蒲州时，我和王之涣在门外听过他在自己家中说话。我听到他自称姓萧，所以就没有多想。”

王翰也惊得坐起身来，道：“什么？韦月将？”狄郊道：“铜面萧娘就是苏贞，是有人故意布下的陷阱，为的就是要引韦月将上钩。你我均认得苏贞容貌，安排的人怕事情提前泄露，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你我见到她。啊，我怎么这么笨！哎呀，我真是笨啊，稍微回个神，就可以当场戳破这场阴谋。”

王翰道：“如果说铜面萧娘的安排是为了诱捕韦月将，那么在幕后安排的就应该是官府的人了，莫非是蒲州州司或是河东县衙的人？”

狄郊道：“按道理该是这样。可是今日一早洛州州府的人马来过这里，结果一进来就被人打发走了，你觉得洛州州府的人会怕小小的蒲州州司或是河东县衙么？”

王翰道：“当然不会，等于地头龙和弱蛇之比。”狄郊听他将“强龙难压地头蛇”改成了“地头龙”和“弱蛇”，大感新鲜，不禁会心一笑。

王翰又道：“可这样看来，诱捕的人就应该不是为韦月将在蒲州犯下的多起命案，而是因为别的事。”蓦然想起了什么，与狄郊异口同声地道，“王羲之真迹！”

王羲之真迹素来是稀世珍宝，甚至连太宗皇帝李世民也为夺取《兰亭集序》不择手段，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往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生平最得意之作，字体字遒媚劲健，婀娜多姿，内中共有二十个“之”字，形态都不相同，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后来又写过

数十本，但总不如原来的好，他自己非常看重这本《兰亭集序》，把它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至七代孙智永和尚，智永临死时又郑重地传给心爱的弟子辨才。太宗皇帝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真迹，又派人四处寻访《兰亭集序》，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得知真迹在越州永欣寺⁽⁴⁾和尚辨才手里，便下令将辨才调进后宫讲经场，千方百计地劝诱辨才交出《兰亭集序》。辨才却始终不承认手中有真迹，太宗皇帝无奈，只好把辨才放回原寺。不久便派监察御史萧翼假扮成穷书生混入永欣寺，与辨才倾心交结，终于查到辨才将《兰亭集序》藏在房梁上，趁辨才外出盗出了真迹。太宗皇帝得到《兰亭集序》后，如获至宝，朝夕观赏，叫人临摹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大臣等人，病逝前特别要求太子李治将《兰亭集序》殉葬昭陵。

因绝大多数王羲之真迹已落入太宗皇帝手中，民间散落的寥寥几件便成为了价值连城的稀罕物品。天下觊觎王羲之真迹的人极多，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爱好书法的平民，韦月将为盗真迹不惜到蒲州书法大家张道子家潜伏五年，便是明证，更不用说原先就拥有真迹的张道子了。他内兄王琳在朝中为官，曾先后出任洛州长史、宰相要职，极得女皇信任，而今虽以年老多疾乞请闲逸，改授麟台监修国史，封石泉县公，却因在中枢多年，自有一股势力，做出铜面萧娘这样的安排绝非不可能。

狄郊道：“只是这样一来，救走苏贞的人肯定就不是劫走辛渐的那伙人了，这条线索等于完全中断了。”

王翰道：“如果辛渐果真被带来了洛阳，从太原到洛阳数千里，一路总有人见过他。不如我们悬以重金，官府悬赏五万钱缉拿辛渐，我悬赏五十万寻他下落，总会有人贪图重赏。”

狄郊闻言吓了一跳，道：“切不可这么做。你出比官府多十倍的赏金，会惹来多少人忌恨？若被人弹劾你意图凌驾于朝廷之上，那可是重罪。”王翰道：“实在没有别的法子了，我命人暗中进行便是。”

次日一早，王翰先来到南市，找到家奴郑元，命他找几个可靠的江湖人士四下散布悬赏的消息。

郑元久在京师，颇有见识，道：“五十万实在太多，过于引人瞩目反

而不好，不如减为二十万。请阿郎裁决。”王翰微一沉吟，道：“那好，就按你说的办。”

与狄郊回来惠训坊，众人正为他二人一夜不归着急，不过俱霜和胥震却已经回来了。

王翰问道：“你这两天去了哪里？”俱霜道：“我怕你送我回太原，所以躲起来了。”王翰很是生气，道：“你一声不吭地走掉，知不知道旁人多为你担心？”

王之涣忙道：“别发火，人回来了就好。阿翰，我昨日跟送米的伙计聊了半天，现在洛阳城中关于来俊臣的消息可多了。”王翰关心王羽仙，不免要好好听上一听。

传说来俊臣为固恩宠，又将发动大规模的告密运动，他经常召集手下在龙门集会，朝刻着朝中大臣名字的石壁上扔石头，石头砸中了谁的名字，谁就是告密的对象。不过传奇的是，来俊臣最痛恨的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始终没有被击中。

又有流言说来俊臣一直把自己比作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皇帝石勒。石勒原本羯族贵族，然而年轻时因并州一带闹饥荒沦为奴隶，后来靠武功起家当上了将军，大权在握后又自立当了皇帝。

王翰听了笑道：“来俊臣不过是他自己的采花求色之才可比石勒，这是有人刻意附会张扬，暗示来俊臣要谋反。”

王之涣道：“这种话会有人信么？”王翰道：“你我当然不信，但那些一直窥测帝位的人未必不信。”王之涣道：“你是说诸武？这么说，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挑拨来武联盟？”

正说着，忽见老仆领着李蒙进来，众人不禁又惊又喜。原来李蒙到神都已有几日，因与族人忙着为父亲失职一事四下奔走，今日才得空赶来会见大伙儿。

狄郊见李蒙脸有焦急之色，问道：“令尊之事进行得很不顺利么？”李蒙点点头，道：“不过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望了一眼

俱霜，欲言又止。王之涣忙道：“霜妹和胥震都是自己人，不必忌讳。”

李蒙还是吞吞吐吐不肯说，俱霜只好牵着胥震的手出去。李蒙这才道：“不是我不信任他们两个，而是事关重大。淮阳王武延秀听说阿翰来了洛阳，正预备对付你。”王翰冷笑道：“莫非他又想找车三模摹我的笔迹写封反信？”

李蒙道：“呀，我要说的事情正与车三有关。你们看，我这里有三封信。”

王翰等人接过去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那正是反信案中的三封信——一封是狄郊写给伯父狄仁杰的原信，另两封是反信，内容一样，一封是临摹狄郊笔迹，另一封笔迹迥异，正是反信原件的摹本。

狄郊道：“这其中两封应该就是车三招供后交给宋御史的信了，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怎么还多了一封狄郊笔迹的反信？是宗大亮交出来的那封么？”李蒙道：“我也不知道，这件事相当蹊跷，有人悄悄将信放进了我的行囊中，我事后才发觉。”

王之涣道：“你还不知道前些日子被处斩的车三是假的吧？”李蒙惊道：“什么？”王之涣便将王翰来洛阳后的种种经历大致叙说了一遍，李蒙果然瞠目结舌。

狄郊道：“这信是反信案的重要物证，应该封存在刑部，怎么会突然被人拿出来放在李蒙身上？莫非跟假车三一事有关？”

王翰冷笑道：“存放在刑部的证物怎么可能轻易被人取出？这信是假的，并非车三交出的原信。大家按张道子先生教的法子，仔细看看字的笔划就明白了。”

众人细细审视，果然发现了端倪，写信者是右手执笔，而车三是左撇子，早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狄郊道：“可这人仿我笔迹一样仿得极像，而且他必然是看过三封信的原件才能仿得出来，案子早已经审结，证据均已经封存，他又从哪里看到的原件呢？”王之涣道：“会不会又是淮阳王武延秀的诡计？他手里

可是有原信的。”

李蒙道：“可反信案已结，淮阳王还弄出这样三封信做什么？又没有任何用处？”众人一时也猜不透究竟。

王翰问道：“你是如何知道武延秀有心对付我的？”李蒙道：“是永年县主告诉我的。”

王翰道：“武灵觉？你跟她走得很近么？”李蒙面色一红，道：“家父这次麻烦不小，怕是要丢官下狱。我特意去找过永年县主，想请她嗣母太平公主居中帮忙。”

他家中事，众人也不便多说什么，纷纷道：“你先去忙尊父的事情，信的事交给我们来办。”李蒙道：“好，你们自己当心点。我若是从县主那里听到什么消息，会及时通知你们。”

等李蒙离去，狄郊才说了发生的事。王之涣嚷道：“啊，宋之悌竟然在我眼皮下杀死了刘先生，这恶徒，我绝不会放过他。”王翰道：“之涣，你精通刑名，当真如老狄所说，拿宋氏兄弟一点办法也没有么？”

王之涣歪着脑袋想了半晌，才道：“没有。而且此案一旦张扬开来，刘先生名誉尽毁不说，宋氏兄弟依然可以逍遥法外。他们非常非常聪明，在阿翰家里杀了刘先生，若是告官，你我的嫌隙反而比宋氏兄弟大得多，首先要逮捕下狱的是我和你以及胥震、老仆几个。啊，这对兄弟实在太猖狂，竟然为一首诗杀死了至亲外甥，说出去怕是都没人会相信。”狄郊生怕王翰怒火再起，忙道：“刘先生的仇早晚要报，不过等找到辛渐再说。”

王翰道：“之涣，抱歉了，我始终没有见到苏贞，韦月将昨日既已经上钩，那伙人肯定已经撤出碧落馆了。”

王之涣道：“这件事也相当奇怪，你们有没有想过，安排陷阱的人是如何认得阿翰的？”王翰道：“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第一次去碧落馆时只报了姓氏，那阿阴并不认得我，有人躲在帘子后窥测，应该就是 he 认出了我，所以告诉阿阴不可让我见萧娘。”

狄郊道：“如此说来，一定是认得阿翰面貌的人，我们之前本来推测最有可能是石泉县公王綝的手下，就不合情理。”

王之涣道：“张道子，会不会是张道子先生？他认得你们，又认识韦月将，最关键的是，他正是王羲之真迹的原主。”狄郊摇头道：“不，张道子先生只见过我和辛渐，当时有宋御史在场，他并不认得阿翰。况且，张先生年纪已大，为人孤僻，不大可能去碧落馆那样的地方。不过之涣提醒的极是，既然这伙人中有人认得阿翰，碧落馆依然是条线索。只是我们已经迟了一步，如阿翰所言，他们既诱出了韦月将，如愿以偿，昨晚肯定就已经带着韦月将和苏贞离开。”

王之涣道：“苏贞曾经提过，她是京兆武功人，韦月将是洺州武安人，既然韦月将已得到王羲之真迹，又因数起命案被官府通缉，还逃来洛阳做什么？更奇怪的是，那伙神秘人将苏贞从蒲州救出带来这里，再安排她到碧落馆当娼女，费尽心机，可他们如何知道韦月将一定会来洛阳呢？”

狄郊道：“之涣分析得有理，这伙人为王羲之真迹精心布置陷阱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怎么知道韦月将一定会来洛阳，怕不只是王羲之真迹这么简单，一定还有别的缘故。阿翰，你留下来照顾之涣，我再去找一趟碧落馆，看看有没有什么遗留的线索。”

狄郊前脚刚走，来俊臣派来接王翰赴宴的车马便到了。王翰道：“不是说好是晚上么？”接他的人道：“来明府怕夜禁后宾客出入多有不便，所以改成白日了。王郎这久请上车吧，别让明府久等。”王翰等狄郊不及，只得出来登上马车。

进来来俊臣府邸，却见里面张灯结彩，布置得颇为华丽。来俊臣正在花厅中陪着一名年青公子说话，见王翰被人引进来，忙介绍道：“王公子，来某为你引见，这位是淮阳王武君。二大王，这位是晋阳王翰王公子，是内子的亲戚。”

淮阳王武延秀和王翰均是吃了一惊，他二人有过一番激烈交手，却是没有见过面。王翰想起之前在蒲州的经历，以及无辜惨死的僮仆田

睿，狠狠瞪着武延秀，眼中隐有仇恨之意。武延秀干笑道：“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王公子，近来可好？”王翰冷冷道：“托大王洪福，王翰还没有被害死。”

来俊臣见二人敌意极重，不免为自己的安排窃喜，正好心腹卫遂忠进来禀告一切已安排妥当，便笑道：“这就请夫人和羽仙娘子出来吧。”王翰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蟾珠、王羽仙姊妹出来。王羽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

王翰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道：“王夫人，羽仙。”王羽仙“啊”地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翰要来。王蟾珠也道：“翰郎，许久不见了，想不到你也会来。”

王翰心道：“来俊臣跟我说是王夫人邀我赴宴，可眼前这情形，王夫人分明不知情，不知道他想搞什么鬼。”不由得心生警惕。

武延秀抢上前笑道：“延秀见过王夫人、羽仙娘子。”来俊臣道：“这位是淮阳王。”王蟾珠忙行礼道：“妾身见过大王。”王羽仙只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始终落在王翰身上。

卫遂忠忽进来禀道：“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上前几步，附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道：“快请，快请。”

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那男子不到二十岁，面色白皙如玉，容貌俊美之极，人未近身，已闻见一股浓浓的香气。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五郎大驾光临，当真令蓬荜生辉。”神态谦恭无比。

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适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道：“五郎好。”

这令酷吏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

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排行第五，人称五郎。他是太宗朝太子少傅张行成族孙，因门荫迁为尚乘奉御。其六弟张昌宗美如莲花，通晓音律，被太平公主李令月收为男宠。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失宠被杀后，太平公主为讨好母亲，将自己最心爱的男宠张昌宗送入宫中，张昌宗一步登天，从此飞黄腾达，又举荐了同父异母兄张易之。兄弟二人入宫后均得幸于武则天，恩遇远远超过当初的薛怀义，张昌宗官拜散骑常侍，张易之拜司卫少卿。二人母亲韦氏、臧氏均被拜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纪。武则天甚至担心臧氏寂寞难耐，下敕命夏官侍郎⁽⁵⁾李迥秀以情夫身份侍奉为臧氏，李迥秀因讨得臧氏母子欢心，更是因此而拜相。

张易之早已见惯众人奉承不及的场面，神色倨傲，只微微点了点头，道：“奉圣上旨意，特赐来俊臣夫人王氏紫雪两罐。”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身后宦官递过来两只银质罍罐。紫雪是女子用来敷面打扮的膏状物，可以遮盖脸上的瑕疵，修饰面容。来俊臣慌忙称谢，双手接了过来。

张易之道：“这紫雪里面用的硝粉是来自并州太原的贡品，圣上知道来明府夫人是太原人氏，特赐紫雪，以慰王夫人思乡之情。”眼波一转，落在王嬪珠身上，问道，“这位便是尊夫人么？”来俊臣道：“正是内子。”忙命妻子过来拜谢。

王嬪珠只得款步姗姗，过来盈盈拜倒，谢道：“谢圣上赏赐，五郎辛苦。”张易之忙上前扶住，道：“王夫人何须多礼。久闻夫人芳名，今日一见，果真是容色无双，不枉这‘洛阳第一美人’的别号。”又有意无意地握住王嬪珠双手。那双手丰若有余，柔若无骨，宛然玉笋一般。张易之笑道，“这紫雪饰容养颜，光亮肌肤，神妙无比，王夫人的双手也该用上一用。若是不够，易之再亲自送几罐来。”王嬪珠动也不敢动，只垂首道：“不敢有劳五郎。”

来俊臣看得清清楚楚，见张易之竟敢当面调戏自己的妻子，心中大怒，表面却不动声色。忽见淮阳王武延秀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幕，大有幸灾乐祸之色，更是恼恨。又不便当场发作，只得佯作不见，扭过头去，却见王翰正在一旁与王羽仙窃窃私语，心中一惊，忙赶过去问道：“你们堂兄妹在谈些什么？”王翰道：“没什么。来明府，我还有些私

事，这就告辞了。”也不待来俊臣回应，昂然步出，对那前呼后拥、派头极大的张易之竟是始终未正眼看上一眼。

王翰心怀愤懑，疾步出来来俊臣府邸。忽见前面拐角地上坐着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正朝自己招手，不明所以，走过去问道：“你有什么事么？”那乞丐道：“我有几件关于羽仙娘子的事情要告诉公子。”王翰奇道：“你如何会知道……”

一语未毕，后面闪出一名大汉，横臂勒住他脖颈。王翰正要抬腿反击，却被面前乞丐紧握住双脚提了起来。王翰道：“你……你们……”

只觉得颈中被一道铁箍紧紧勒住，一丝气息也吸不进来，胸口越来越憋闷，挣扎了几下，便晕了过去。他不过是因窒息暂时晕厥，很快又清醒过来，只是手脚已被绳索牢牢绑住，双眼也被黑布蒙上。两边各有一人紧紧夹住他。

王翰怒道：“来俊臣，你好卑鄙，只听说你惯于用酷刑逼供，想不到连暗中绑架这等手段也用上了。你以为你杀了我，就能对羽仙为所欲为么？”

他早看出淮阳王武延秀并不知道自己要来，适才目光又一直在王羽仙身上，应来不及安排这些事，肯定是来俊臣早有心对付自己，忍不住大骂出声。却根本没有人理睬回应。只听见“驾”地一声，身子往前动了起来。王翰这才知道自己是坐在马车上，忙问道：“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字不及出口，嘴中被塞进来一团布，再也说不出话来。

走了一会儿，马车忽慢了下来，只觉得车身上下颠簸得厉害。王翰心道：“这是在过洛河上的浮桥，他们要带我去南区。这么说，不一定来俊臣下的手，莫非是洛州长史敬晖？洛州州府在浮桥西南，若是往西，定然就是了。”

他暗中留意，马车却径直往南，连个弯都没有拐一下。忽听得人语渐去，鸟鸣啾啾，这才恍然明白是出了南门，到了洛阳城外了。马车这才开始拐弯，拐来拐去走了大约半个时辰，终于停下来。王翰被拖了出来，有人抱起他扛到肩上，曲曲折折走了好长一段路，进来一间空厢房

中，将他放在一张椅子上。

王翰虽看不到周围情形，却隐约感到前后各有一人看守，心道：“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又是什么绑我来这里？”

等了一刻工夫，忽有一人匆匆进来，掏出王翰口中布团，问道：“你身上的三封信是从哪里得来的？”听声音年纪已然不轻。王翰这才想起来他顺手将李蒙送来的信收进自己的怀中，竟已在昏晕时被这伙人搜去了，不免十分后悔。

那人厉声喝道：“快说，信从哪里来的？”王翰冷冷道：“恕难奉告。”那人道：“你不肯说，是不是？好，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命人割断他脚上绳索，架出房来。七拐八弯走了一段路，只听见有铁门打开声，那人伸手取下王翰双眼上的黑布，指着室里道：“你看那是谁？”

却见内室中央的木榻上平躺着一名年轻男子，双手用镣铐锁在扶手上，眼睛被黑布蒙住，精赤着下半身，分明是失踪已久的辛渐。王翰大吃一惊，叫道：“辛渐，是你吗？”

辛渐听见声音，勉强侧过头来，却是目不能视物，只好问道：“是阿翰吗？你……你怎么在这里？”

王翰见有人正蹲在卧榻前往辛渐双腿上抹黑乎乎的膏状物，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忙道：“住手，快些住手，你们要对他做什么？”话音未落，又被黑布蒙住眼睛，拉扯出来，重新押回原先那间厢房，按在椅子中坐下。

那人走到王翰面前，道：“你看见了么，辛渐也在我们手上，说不说实话可全在你一念之间。”王翰又惊又怒，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在太原劫走辛渐，又带他来洛阳？”

那人森然道：“眼下可是我在审问你，还轮不到你发问。你到底说还是不说？”见王翰不答，便叫道：“来人，去将辛渐的一条腿砍下来，反正他双腿已废，留着也没有用处了。”有人大声应命，拔出刀来。

王翰道：“等一等……好，我说，我说实话，可你们不能再折磨拷打

辛渐了。”那人道：“好，我答应你。”

王翰道：“这三封信是有人悄悄放在我好友李蒙的行囊中的。”那人斥道：“一派谎言！这信是车三交出的关键证据，应该封存在刑部库房中，怎么可能到了李蒙的行囊中？莫非你以为我只是在吓唬你么？来人，去带辛渐来，我要当面斩下他的右腿来。”王翰忙道：“等一下！我没有撒谎，这信是假的，不是车三交出来的那三封……不，两封信。”

那人道：“你说什么？”王翰道：“写这三封信的是右手执笔，车三是确认无疑的左撇子，右手并不会写字。阁下既然知道车三一案详情经过，又敢公然在京都绑人，想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若是不信，可自行到刑部比照一下那三封信的笔画，即可知道我没有骗你。”

刑部位于皇宫东面的东城中，严格论起来也是皇城的一部分，戒备森严，怎么可能说进就进？王翰不过随口一说，那人听了，竟然立即转身就出去了。

王翰叫道：“喂，喂，你答应我不再折磨辛渐，快些叫你手下人放开他。”却是无人理睬。

过了很久，有人进来架起王翰，押回到他初见辛渐的那间石室前，解开他手上绑缚，取下眼下黑布，开门将他推了进去。却见辛渐依旧躺在卧榻上，不过手上铁铐已经打开，蒙住双眼的黑布也已取走，双腿裹在厚厚的药布中。

王翰忙奔过去问道：“你没事吧？他们往你腿上抹的是什么？”辛渐笑笑道：“不碍事，是药膏。”王翰道：“药膏？可我刚才明明看见你被他们绑住。”辛渐道：“嗯，我猜这里有些人不愿意我看见他的脸，所以每次给我医治上药前都会用镣铐将我锁起来，蒙住双眼。”王翰道：“哎呀，刚才那人演得真像，我可完全被他骗过去了。”

辛渐道：“你如何到了这里？”王翰道：“跟你一样，是被人强行绑来这里。”

辛渐道：“不是，我是问你如何到了洛阳？你们应该不会想到我被人带来了洛阳。”王翰道：“开始确实没有想到，我是为了羽仙而来。”当即

详细说了经过及来洛阳后的种种遭遇，由于经历复杂，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时辰。

辛渐很是惊异，半晌才叹道：“想不到我被人囚禁后，外面竟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刘先生他……唉，可是死得太冤了。”王翰道：“不错，他是为我而死，我立誓要为他报仇。”

辛渐叹道：“只怕是不那么容易，宋之问这样的人品，却一样在朝中混得风声水起，女皇帝实在需要他这样的佞臣文士来妆点门面。不过你别着急，等我好了一定助你一臂之力。来，你扶我下，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药力已经渗入肌肤，我该起来走走了。”

王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道：“你……你的腿……老狄不是说你不能走路了么？”辛渐道：“劫我的人请来一个医术十分高明的大夫，每日为我治疗敷药，我身上的伤已经痊愈，双腿也慢慢恢复了力气，目下已经可以自己扶着墙壁慢慢行走。”当真扶着王翰站起来走了几步。

王翰道：“如此说来，绑你的人并不是心怀恶意。”辛渐点点头，道：“是。”轻轻叹了口气，道，“我虽然没有见过她的面，可我心里很清楚，她将我关在这里是为了我好。”王翰道：“她？你是在说李弄玉么？”辛渐道：“嗯。”

王翰不敢提李弄玉已经被羽林卫将军李湛暗中处死一事，只道：“不管是谁劫了你，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辛渐道：“四娘派人将我劫来关在这里，我能理解。可她为什么要绑你呢？而且还是在来俊臣府门前，这可太奇怪了。”王翰苦笑道：“我哪里知道？说不定她是怕我知道了什么秘密。”

辛渐道：“你说的碧落馆铜面萧娘一事，倒很像是四娘的行事手法，不过她志在天下，断然不会为了一卷王羲之的真迹如此大动干戈。”

王翰道：“你自被带来洛阳就一直关在这里么？”辛渐道：“嗯。不过每天上午如果天气好的话，会有人带我出去晒太阳，当然也是被人架住，蒙住了眼睛，看不见周围情形，但总是能听见鸟声、水声，所以我

推测这里应该是洛阳郊外的一处别墅。”

王翰道：“我们得设法逃出去。来俊臣预备把羽仙嫁给武延秀，我答应她一定要救她出来。”辛渐道：“怕是极难。你听门外的看守走路，又轻又稳，而且有节奏，他们都会武艺。”

王翰道：“这我已经领教过了，绑我来这里的人很是训练有素。”辛渐沉吟片刻，道，“这样，我跟看守提出要见四娘，如果能见到她，我会请她先放了你。”王翰道：“不，辛渐，你彻底弄错了，绑你的人绝不是李弄玉，她人根本不在洛阳。”

辛渐愕然问道：“你怎么会知道？”王翰道：“我是从宋御史那里听到的，她……她人还在太原，羽林卫将军李湛送回朝廷的文书上写得很清楚。”

辛渐一呆，心道：“自我被带来这里后，明明有几次感到四娘人就在那位医术高明的大夫身边。我眼睛虽然被蒙住，看不到她的人，可我真的听到过她的叹气声，阿翰却说她人还在太原，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的幻觉么？还是她确实来看过我，但心中还是放不下璇玑图的秘密，又回去太原找羽林卫将军李湛，想从我娘亲口中套出所谓的大秘密？可这不是互相矛盾么？当日李湛将四娘从阿翰府上带走，多半已经猜到她的身份，既没有杀她，而是放了她，应该也是怜悯她的身世遭遇，可他为什么又在送回朝廷的文书上提到‘李弄玉’这个名字，这不是自暴徇私、自寻死路么？”

王翰见辛渐沉吟不语，以为他已经起疑，自知不擅撒谎，生怕被看出破绽，忙转换话题道，“你怎么不问尊母下落？你不担心么？”辛渐道：“嗯，我知道娘亲眼下滞留在蒲州，她人暂时没事，这里的看守已经告诉了我。”

王翰心道：“看来这处别墅的主人对辛渐还是真好，生怕他担心，还特意打听了贺大娘下落。既然如此，此人是友非敌，可绑我来做什么呢？我又没有被官府通缉。啊，我知道了，我出那么高的悬赏寻找辛渐下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劫他的人担心早晚要暴露，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我也劫了。”

正沉思间，铁门忽然打开，闯进来三名大汉，两人反剪了王翰手臂，一人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押了出来。又回到原来那间空厢房，大汉取出绳索将王翰缚坐在房中椅子上，掩门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有人进来走到王翰身后，揭开他眼上黑布，将一封信举到他面前，问道：“你认得这个么？”听声音正是之前拿辛渐要挟王翰说出三封信来历的男子。

王翰道：“当然认得，这是你从我身上拿走的信。”那人道：“不，你错了，你眼前的这封是我刚从刑部取出来的车三证物……”又将另一封信举起，道，“这一封才是从你身上搜到的。你发现有什么不同么？”

王翰略略一看便即骇住，愣得一愣，道：“你放开我，让我看得清楚些。你命手下绑住我不过是怕我看到你的真面目，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回头看你。辛渐在你手中，你还怕我会逃走么？”那人倒也干脆，道：“好。”当真拔刀割断绑索，将信递了过来。

王翰仔细对照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区别，这才是真正震撼他的地方。他思索好半天，才问道：“这一封信当真是你从刑部取出来的证物？”

那人道：“你是个聪明人，该知道这信对我没有任何用处，我之所以要冒险拿证物来给你看，不过是要告诉你，狄郊反信一案……”王翰缓缓道：“我知道，弄错了，我们都弄错了，这五封信全部出自黄瘸子之手，车三不过是代人受过，他本人大概根本不会模摹人笔迹。”

原来这五封信的笔迹显出写信者均是右手执笔。其中两封是车三被捕后主动交出来的，承认是他亲笔所作，最后也成为了他被定罪的关键证物。但实际上身为左撇子的他根本写不出这样两封信来，这只能说明他对反信一事毫不知情，也根本没有卷入其中，两封信是他的好友黄瘸子交给他的，为防止有人过河拆桥。因为传递到狄仁杰手中那封反信是左撇子所书，车三本人左手执笔不说，又有黄瘸子赠送的五块金子，被捕时正准备掘金逃走，种种证据均不礼于他，作为最大的嫌疑人，他忽然认罪后，案子由此而结，再无人想到要去仔细核对笔迹，以致酿出了一起冤案。

既然车三交出的两封信是黄瘸子的手笔，那么另三封也别无二主，

黄瘸子事先留了两手，第一手两封信交给了车三保管，第二手三封信交给了一个可靠可信的神秘人。而这个神秘人又悄然将信放入了李蒙行囊中。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想替车三伸冤平反么？车三根本没有模仿人笔迹的本领，那刑场上的假车三又是怎么回事？

忽听得那人道：“你已经亲眼看见辛渐在我这里，他人很好，但你也知道他眼下是被通缉的钦命要犯，我强行扣留他在这里，不过是受人所托。若是你再一味胡来，弄什么重金悬赏，我兴许会将他交给官府，他若就此成了朝廷的刀下只鬼，你可不要怨我。”

王翰心道：“果然是因为悬赏一事才绑了我来这里，原来只是要让我亲眼看见辛渐没事。”当即道，“好，我答应你不再追查辛渐下落。你是预备放我走么？”那人道：“嗯，不过你要想走出这里，必须得答应替我办两件事。我知道你是晋阳王翰王公子，大名鼎鼎，生性骄傲，最恨受人要胁，不过眼下你没有别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对头不少，而我却不是你的敌人。”

王翰道：“你说，是哪两件事？”那人道：“第一，车三既然不是模稜反信者，原先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又是左手执笔者所作，定然还有一个人隐藏在案子背后没有被发现，你和你的同伴最熟悉这件案子，你们得找出这个人。第二，将信悄悄放入李蒙行囊的人到底是谁？有什么目的？这些你也得查清楚。而且这两件事你只能暗中进行，绝对不能惊动官府，尤其不能让御史中丞宋璟知道。”

王翰道：“好，我答应。”迟疑了下，最终没有揭破假车三一事，问道，“阁下可知道反信案的主谋之一宗大亮下落如何？”那人道：“宗大亮？嗯，他在刑部狱中时称有机密要事要向圣上当面告变，后来被召入宫中，此后下落不明。他堂兄宗楚客反而受到牵累，被罢去宰相职务，贬为播州司马⁽⁶⁾。不过依我推测，宗大亮应该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你要是想找他，可以试试正平坊太平公主府上。”

王翰愈发好奇对方身份，几乎忍不住要转过身去，看看背后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忽听得那人道：“天色不早，你得赶在夜禁前入城，这就去吧。所有的信我都留下了。”

王翰道：“信可以留给你，可我想再见一见辛渐。”那人道：“不行。来人，快些送他出去。”

几名大汉闻声进来，依旧用黑布蒙住王翰双眼，缚了双手，带出来塞上马车。到了洛阳长夏门附近，有人将他拉下车来，解开绑缚，低声道：“你若敢寻回来，我家主人就会对付辛渐，明白么？”

王翰点点头，伸手取下黑布，却见那马车已经飞一般地朝南去了。他确实有心跟回去弄清这些人的来历，但那主人如此精明厉害，料来也是徒劳无功，况且辛渐还在他手里。

时辰不早，许多人正赶着入城，王翰也跟随人流进来。又嫌长夏大街人太多，往西走过一个坊区，这才转向北，朝住宅所在地惠训坊走去。经过温柔坊西门时，又想起铜面萧娘的种种诡异来，不禁朝里面看了一眼，却见到极为离奇的一幕——一名戴着铜面具的女子正扶着一名男子出来。那男子只穿着一件单袍，头戴阔檐胡帽，压得老低，遮住了面孔，似是受了重伤，扶着女子肩头，行走得极是吃力。

王翰近来经历的离奇事甚多，还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眨了眨——没错，那铜面女子确实是苏贞无疑。他愣了好半晌，眼见苏贞扶着那男子转向南去，这才回过神来，追上前问道：“娘子可是姓苏？”

苏贞“啊”了一声，慌忙扶着那男子加紧脚步。王翰挺身拦住道：“苏贞，我知道是你，你不能走，太多事情跟你有关。你放心，我不会将你交给官府，只想请你跟我回去，把话说个明白。”

忽听得苏贞惨叫一声，朝王翰扑来。王翰见她铜面后的眼睛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不及反应，本能地避让到一边，却见她径直扑倒在地上，重重闷哼一声，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忙上前翻过她身子，却见她胸口正中插着一把剪刀，没入极深。

王翰“啊”了一声，忙伸手按住伤口助她止血，扬声叫道：“来人！快来人！”

此刻暮色苍茫，正值夜禁鼓声响起，各坊门即将关闭，街上行人极其稀少。王翰扭过头去，见那胡帽男子正一瘸一拐地朝南疾行而去，忙

叫道：“凶手，站住！”正待去追，却被苏贞扯住衣袖，哀告道：“不要……王公子……不要追……”

王翰登时明白过来，道：“他就是你丈夫韦月将，是也不是？”苏贞道：“他……他是我命中的……魔星……魔星……”声音渐渐低微了下去。

王翰眼见这遭遇奇惨的女子死在自己怀中，心头惻然，忍不住道：“你怎么那么傻？你救了他，他反而为了自己逃命杀了你。”心中忿然，忙放下苏贞，起身去追韦月将。追到宣范坊时，已清晰见到韦月将背影，距离不过十余步。

王翰叫道：“站住，你以为你跑得掉么？”正要加快步伐，忽只听见背后马蹄得得，数名金吾卫士驰赶过来，举弓张箭，将他围住，喝道：“别动！”王翰道：“我不是凶手，杀人凶手是前面那人。”

温柔坊坊正也率几名坊卒赶过来。领头的金吾卫中郎将问道：“是他么？”坊正道：“就是他！小臣亲眼看见那铜面女子临死前扯住他衣袖不放，他匆匆甩开那女子，往南面逃来。”

中郎将便命人将王翰捆了。王翰怒道：“你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错抓好人不说，还放走了真凶。”

中郎将道：“你是不是好人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若真有你说的真凶，眼下已经夜禁，坊门马上就要关闭，他又能逃到那里去？”吩咐坊正押着王翰连同苏贞尸首送去位于宽政坊的河南县衙，自己带人继续往南搜索。

正巧洛州兵曹参军梁笑笑自宣范坊东门出来，认出王翰，赶过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坊正大致说了经过。梁笑笑道：“这人犯我认得。长史还在堂上办公，这件案子州府接了，坊正，你带人跟我走吧。”

洛州州府近在眼前，宽政坊却在城西南，隔了四、五个坊区，坊正省却跑腿之苦，自是再乐意不过，慌忙押着王翰跟在梁笑笑身后，进来州府。

洛州长史敬晖有事滞留在州府中，尚未归家，忽听得下属梁笑笑进来禀告州府临近坊区街上出了命案，忙命暂时不必下狱，亲自赶出来查看，见到王翰被捆绑一旁，不由得一愣，上前问道：“怎么是你？”

王翰知道这位长史一直有心对付自己，现在终于因卷入杀人案堂而皇之地落入他手中，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愈想愈是气闷，干脆一言不发。

坊正忙道：“使君认得这人么？他就是当场被抓住的杀人凶手。”敬晖使命将人犯、尸首带入堂中，详细向坊正询问了经过，又上前查勘一遍尸首，这才起身道：“他不是凶手。”命人解开王翰绑缚。

王翰很是意外，冷冷道：“敬长史是因为看来县令的面子么？如此，我可不要领情。”

敬晖道：“当然不是。我不信堂堂王翰王公子会对一名弱女子下手，况且凶器是一把剪刀，本来应该是在这女子身上。温柔坊西坊门即设有武侯铺，驻有金吾卫士，在那附近杀人，必然事出仓促，是不得已为之。既是临时起意，王公子又怎么会在女子身上摸索到剪刀再杀她呢？直接扼死她岂不是更简单。王公子，这就请你将真相说出来吧。”

王翰心道：“原来这位长史并非糊涂人，那么他策划假车三换下真车三一定大有图谋了。嗯，这件事狄相公已经答应调查清楚，我不必再多管。只是之前敬晖已派手下梁笑笑搜查过碧落馆，而韦月将也是在那里被人诱捕，那些人身份不明，内中干系甚多，我不能就此透露给官府，只是苏贞的身份无论如何是隐瞒不住了。”当下指着尸首道，“这女子名叫苏贞，我在蒲州时见过，她被丈夫胁从卷入命案判了徒刑，我刚才路过温柔坊时遇见她扶着一名男子从西门出来，很是惊诧，不知道她如何逃脱官府拘禁来了这里，正上前问她时，她忽然朝我扑过来，我避让开去，等她倒在地上我才发现她胸口插了一把剪刀。”

敬晖道：“这么说，是苏贞扶着的那男子杀了她？”王翰点头道：“那男子名叫韦月将，是蒲州多起命案的在逃凶手，也是苏贞丈夫，苏贞扯住我衣袖不让我追赶，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敬晖命书吏一一记录下来，让王翰签字画押，又道：“这件案子既已水落石出，王公子先回去，我自会签发告示缉捕韦月将。来人，持州府公牒送王公子回惠训坊。”

差役一直送王翰进来惠训坊才转身回去复命。开门的正好是坊正本人，举灯一照，道：“公子不就是北面那处宅子的主人么？如何现在才回来？你家里今日可是出大事了。”

王翰惊道：“出了什么事？”坊正道：“下午洛阳县来了许多人围住了公子家，有捕盗差役，有弓手，说是奉洛阳县令来公之命要逮捕所有人……”

王翰道：“啊，我家里所有人都被捕走了么？”坊正忙道：“公子别慌，没有，一个也没有带走。”王翰道：“什么？”坊正道：“那些人来时可真是气势汹汹，刀出鞘，箭上弦，弄得坊里鸡狗跳，这情形只有来公任侍御史时有过，但自他被弹劾改任洛阳令后已经收敛多了，像今日这样洛阳县派人跨界到河南县捕人也还是第一次听说……”

王翰道：“那后来呢？”坊正道：“这些人闯进公子家后，不知道为什么，进去后不久又悻悻退了出来。公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居然连洛州长史也派人持牒送你回坊。”

王翰不及多说，道：“多谢告知。”匆忙赶回家，却见堂中灯火通明，王之涣、狄郊正聚在一起焦急地议事，见到王翰回来，均是大喜过望。王之涣道：“啊，你还活着，我们都以为你被来俊臣捕去了呢！血……你身上的血……”

王翰道：“不是我的。”转头不见俱霜和胥震，问道：“俱霜他们人呢？”王之涣道：“放心，他们去了朋友家。”狄郊道：“你到底去了哪里？下午来俊臣派人来搜捕，要将我们所有人都带走，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王翰忙问道：“来俊臣的手下又如何退走了呢？”王之涣道：“说起来再巧不过，你走后不久，袁华大哥就来了。朝廷因为要应付契丹，不得

不主动与突厥默啜可汗讲和，所以放袁华大哥回去，作为中间人。他今日同朝廷使者阎知微、田归道一起离开神都，不知如何得知我们来了洛阳，所以顺路来探访，偏偏你和辛渐都不在。”

王翰知道仅凭袁华身份不足以吓退来俊臣手下，问道：“莫非女官谢瑶环也一同来了这里？”王之涣道：“正是，所以俱霜和胥震才觉得不好意思，躲了出去。是谢瑶环喝退了那些人。袁华大哥怕你有事，又请她回宫出面营救。我倒是要问你，明明是去来俊臣家赴宴，怎么反倒惹来了一大堆追兵？”

王翰便详细说了经过，道：“我并没有明惹来俊臣，是他知道我不会放弃羽仙，所以要抢先下手对付我。只是我半道就已经被神秘人派手下捕去，好在终于看到了辛渐，他安然无恙，总算是放心了，不过又揭出了老狄那件案子车三是受人冤枉。”

王之涣道：“呀，这么说神秘人是好意劫走辛渐？”王翰道：“嗯，他还请了名医，医好了辛渐的腿。之涣，还有一件事，我……适才在温柔坊附近遇到了苏贞……”

王之涣道：“呀，你遇见了贞娘？老狄白日还去过温柔坊，没有任何发现。你……你怎么不带她回来？”王翰摇头道：“不能，她已经死了，就死在我面前。”

王之涣一呆，问道：“死了？怎么死的？”王翰大略讲了情形，道：“当时若不是我侧身闪开，她就不会扑倒在地上，剪刀就不会没胸至柄，也许还有得救。”不免十分懊悔。

狄郊问道：“那韦月将有没有被捕获？”王翰道：“到我离开州府时，仍然没有韦月将的消息。”

狄郊道：“原来韦月将被人诱捕后一直关押在温柔坊中，他身上有伤，想来是受到了严刑拷打，逼他交出王羲之真迹或是其它什么秘密。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并没有对苏贞怎样，没有拘禁她，还继续将她留在身边，所以韦月将又花言巧语说服妻子解脱束缚，逃了出来。凑巧遇到阿翰，他身上有伤，不是阿翰对手，为了能逃脱，便刺了苏贞一剪

刀，以妻子性命来阻挡阿翰。这人当真是我所见的心肠最歹毒之人。”

王翰道：“这也是我觉得不可理喻的地方，当初韦月将那样对待苏贞，强行套上铜面具卖入青楼，任凭她被人肆意凌辱，而今苏贞居然还肯救他。”

王之涣叹了口气，缓缓道：“也许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本就是爱恨交加，十分复杂。若是韦月将一点也不在意妻子，又怎么会在听到铜面萧娘的传闻后立即跑去碧落馆，以致坠入人家事先布置的圈套？他是通缉要犯，难道不知道抛头路面对他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么？”

王翰道：“啊，之涣这句话真的点醒了我。你们还记得么？当初韦月将得到王羲之真迹，杀死胡饼商冒充自己，再将妻子戴上面具后卖入青楼，本已经离开蒲州，再也不打算回来，后来却又冒险折返回到宜红院……”

狄郊道：“璇玑图！我明白阿翰的意思了，韦月将冷酷无情，对妻子没有任何爱意，他这次来碧落馆，跟上次去宜红院一样，都是为了璇玑图。”

王翰道：“正是！双方都是为了璇玑图，韦月将本人，还有那些设下铜面萧娘陷阱的人。”王之涣道：“璇玑图到底在谁手里？”

璇玑图的去向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璇玑图最初在李弄玉手中，在蒲津浮桥遗失后为水手傅腊所得，傅腊一介武夫，根本不知道其贵重，又转送给了情妇苏贞。苏贞凑巧是京兆武功苏氏后人，其曾祖曾在贞观末年奉太宗皇帝之命入宫解一幅神秘的璇玑图，她见那璇玑图精致古朴，怀疑就是宫中原物，于是悄悄收藏在家中。韦月将盗宝杀人后离开蒲州，半路不知如何听到璇玑图的事情，想到妻子曾经提过太宗璇玑图，于是又回来宜红院逼问究竟。苏贞本不知情，不堪忍受折磨之下，只好说出自己手中有璇玑图，就藏在家中。岂料隔墙有耳，青楼主人阿金抢先一步拿走了璇玑图，并杀死了正躲在那里避风头的裴昭先。但璇玑图很快就为她带来了杀身大祸，她自己被残酷折磨而死，宜红院其它人也均被杀死灭口。这件案子的最大嫌疑人当属韦月将，只有他才知道事情经过，才能推算到是阿金偷听到了自己与苏贞的谈话，可他一

个人怎么有能力杀死宜红院所有人？抑或确实是他临时找到一群同伙，一起杀进宜红院，从阿金手中拿到了璇玑图？只有这般才能解释清楚铜面萧娘一事。那些人不远千里将苏贞从蒲州官府手中救出来，又精心安排她到洛阳当娼女，以铜面萧娘的名义引韦月将出来，筹划这一切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除非他们能肯定韦月将手中有璇玑图，不然绝不会这么做。那么，韦月将既然已经得到璇玑图，为何又要冒险来碧落馆呢？难道真如王之涣所言，他对苏贞尚有一丝爱意，可他当着王翰的面毫不犹豫地戳死妻子，又是怎么回事？

狄郊道：“嗯，这一点矛盾之处我能解释，想来那璇玑图中一定藏有一个大秘密，但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开，不然为何苏贞曾祖父穷尽心力也未能如愿，最后反而呕血死去？璇玑图的关键应该在洛阳，所以那些安排陷阱的人知道韦月将一定会来这里。而韦月将得到了璇玑图，却解不开图中的秘密，他知道苏贞是武功苏氏后人，心想或许妻子会有办法，当他听到铜面萧娘的传闻后，猜到那人一定是他妻子，所以想来探路试试，却料不到自己已经是猎物，早有布好的陷阱在等着他。”

王之涣重重一拍桌子，怒道：“这韦月将罪恶滔天，害死这么多人，居然还一直逍遥法外，这是什么世道！”

王翰道：“你放心，韦月将行踪暴露，洛州长史已签发告示通缉他，洛阳非蒲州可比，只要在各坊里坊门处张贴他的图形告示，他便寸步难行，逃不掉的。眼下最要紧的，得设法救羽仙出来。”

王之涣道：“你也看到来俊臣的架势了，你才刚刚有一点要救羽仙的想法，他手下大队人马就杀上门来，今日不过是凑巧谢瑶环在场，才侥幸逃过一劫。他有权有势，背后又有女皇撑腰，我们不过是平民百姓，如何能与他对抗？”

王翰道：“硬拼当然不行，巧取未必会输。这个人作恶多端，仇家无数，想杀他的人成千上万，朝中文武除了姓武的，大概没有一个不怕他不恨他，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狄郊道：“阿翰的意思我懂，这件事急不来，怕是要从长计议，等待恰当的时机。”王翰道：“我能等，可羽仙不能等。”

狄郊道：“这样，我们先来一招缓兵之计，要阿翰上门道歉不可能，来俊臣也不会相信。之涣，你的腿也好得差不多了，你明日一早到来俊臣府上替阿翰向他赔罪。你是羽仙五服内族兄，来俊臣不会不见你。我去找一趟我伯父。阿翰，你就别出门了，好好呆在家里，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这里呢。”

王翰歉然道：“之涣，真是抱歉，居然要你去做了这种事。”王之涣道：“嗯，没事，我在屋子里呆了好几天，憋得慌，正好要出门发泄发泄。”

三人计议一番，便各自睡了。

次日一早，王翰等人还没有起床，便听见大门被捶得山响，匆匆赶出来一看，却见门口站着数名官府差役，自称是河南县令杨珣派来的，要逮王翰去县衙问案。

王翰冷笑道：“我就是王翰。来俊臣真有办法，这下连跨县追捕都免了。”狄郊忙将他拉到一旁，上前问道：“王翰犯了何事？”领头差役道：“宋府派人控告他指使人捣乱。”

狄郊道：“宋府？是清化坊宋之问宋尚书府上么？”差役道：“正是。”

狄郊道：“怎么个捣乱法？”差役道：“王翰派人运了两筐蛇倒进了宋府。宋府昨晚可是乱了一夜，到今天早上蛇还没有抓干净呢。”

狄郊尚莫名其妙，王翰先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差役道：“呀，你还笑！瞧你笑得那么开心，还真是你做的。来人，把他抓起来。”狄郊忙道：“等一下！宋府有证据能证明是王翰指使人做的么？”差役道：“宋府有好几个人看见王翰在门外鬼鬼祟祟的，这还不是证据么？”

王之涣拄着手杖步出来，笑道：“哈哈，宋府的人在说谎！差大哥，我实话告诉你，我们阿翰倒是真想跟宋尚书捣乱来着，可他实在太忙，根本没空。你看啊，他昨天从御史中丞宋御史家回来后不久，就被

洛阳令来县令派车接走，再后来……后来去了洛阳郊外，紧接着又被洛州州府请去，夜禁后才被送回来。他去每一处有人证哟，宋御史、来县令，敬长史都是证人。”

差役果然被这些证人的名字唬住了，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可他们奉命逮人，公堂上还有告主在等候，又不能就此退去。正迟疑间，忽听见有人叫道：“晋阳王翰王公子是住这里么？”众人转过头区，见是一名骑着高头大马的黄衣宦官，慌忙让到一边。

王翰上前道：“我就是王翰。中使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宦官道：“奉太平公主令，召王翰去宫里问话。王公子，这就跟我走吧，别让公主久等。”王翰心道：“太平公主如何知道了我的名字，又一大早派人召见？而且她出嫁多年，在城中营建有豪华私邸，为何偏偏要召我入宫？”一时也想不明白究竟，只得牵马出来，跟在那宦官身后，往皇宫而来。

洛阳的皇宫与长安不同，并非位于全城中央，而是在洛阳北区西北隅，是城中地势最高的地段。最初由隋朝将作大匠宇文恺设计，当年每月役使夫多达二百万之众，历时两年方才建成。唐朝立国后，太宗、高宗、武则天多有扩建，有皇城、宫城、东城、曜仪城、圆璧城、含嘉仓城几大部分组成，整个布局井然有序，远对南面的嵩山，近映洛水桥侧的清波。

皇城又名太微城、宝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南面莅临洛水，正南门名端门。端门门外立有天枢，为梁王武三思铸造，目的在于歌颂武则天黜唐兴周的功业，上面刻有武三思所撰的功文，罗列有百官和四夷酋长名字，以及武则天亲笔题签“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字样。

宫城又名紫微城、太初宫，在皇城以北，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处所。正南门本名则天门，始建于隋炀帝手中，琼门玉户，恍疑阆苑仙家，金陛瑶阶，俨是九天帝阙。太宗皇帝到洛阳后认为太过奢华，下令拆掉端门楼，毁坏了则天门及门阙。有意思的是，偏偏他死后留下一名侍妾，当上他儿子的皇后，自他孙子手中夺取了江山，改唐为周，自己

亦号称则天皇帝，则天门重建修复后则被饶有意味地改名为应天门。

宫城内有别殿、台、馆数十所，主要殿堂有明堂、紫宸、武成、集贤、迎仙、长生等宫殿，画梁直拂星辰，阁道横穿日月，殿堂巍峨，壮丽无比。明堂是洛阳城中最为醒目的建筑，本应位于宫城一侧，武则天为了体现自己的开明和与众不同，下令毁掉主殿乾元殿，在原址上修建了明堂，号称万象神宫。这座宏大的建筑由武则天第一个面首薛怀义主持修建，历经磨难，建成后不久即被大风摧毁。武则天下令重建，耗资以万亿计，府库由此消耗殆尽。然而不久后薛怀义因嫉妒武则天第二个面首沈南璆，竟纵火烧了明堂。武则天对此事讳莫如深，不但不追究，反而命薛怀义第三次营建明堂，然这时的明堂已经比原规模小了许多。最令人惊奇的是，武则天曾允准平民百姓进入明堂参观，包括所有东都妇女和各州县的民众代表，酒食全部由朝廷支付。如此多的平民进入皇宫腹心之地，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宫城的北面是曜仪城，再北面则是圆璧城，东面是东城，司农寺、光禄寺、太常寺、尚书省、少府监、军器监、大理寺等中央机构均设在其中。东城的北面还有一座含嘉仓城，营建于隋代，是储存粮食的仓库，内中有泄城渠穿越，可以直接运粮进入。

在皇宫之外还有一座上阳宫，为高宗皇帝在位时修建，南临洛河，西至穀水，北连西苑，东接皇城。丹墀内有奇花异草，红胜锦，白如锦；曲槛中有怪兽珍禽，娇解言，巧能舞。帘栊回合，锁万里之祥云；香气氤氲，结一天之瑞霭。亭榭中红香绿嫩，四季春风吹不谢；楼台上翠绕珠围，一天明月去还来。

又有皇家禁苑西苑，位于都城西边，穀水、洛河交汇其中，风亭水榭，竹茂树幽，号为都城的胜景，可惜寻常百姓无福进去其中。西苑修有西上阳宫，与上阳宫夹洛水相对，中间架设虹桥以通往来。

进入皇宫有一套极严格的制度，王翰没有门籍⁽⁷⁾，很是费了一番工夫。宦官带着他跨过一道道宫门，来到临波阁中。站在堂前等了一会儿，有宫女出来道：“公主召王翰晋见。”打起软帘来。王翰一脚迈进去，便望见堂首软榻上坐着一名三十来岁的丰硕妇人，正是他在尚贤坊建安王武攸宜宅邸门前见过的贵妇，不由得愣住，心道：“原来她就是太

平公主。”

一旁宦官喝道：“见了公主，还不下拜？”王翰无奈，只得上前跪下，道：“晋阳王翰，拜见公主。”

太平公主道：“起来吧。”又娇笑道，“晋阳公子王翰，我听过你的名字，想不到你如此风神俊朗。难怪昨日谢瑶环特别在圣上面前夸你一表人才，除了文采出众外，相貌也生得英俊。你若当真被来俊臣杀了，倒也可惜。”

王翰一呆，心道：“原来是因为谢瑶环在女皇面前夸过我，所以才召我入宫。只是她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不知道当今女皇武则天跟历代皇帝好美女一样，也喜好容貌英俊的男子，谢瑶环自幼跟在她身边，深知道这一点。白日谢瑶环斥退来俊臣派去惠训坊的人后，来俊臣便上了一道奏书，称谢瑶环以制使身份巡视蒲州时便大肆庇护王翰等人，现又内外勾结在一起图谋不轨，应当立即下狱拷问。谢瑶环也立即上书，称来俊臣滥杀成性，动辄牵连无辜，白日无缘无故地派出大队人马跨界不人，扰得百姓鸡犬不宁，实在是有害圣上威名。武则天信用来俊臣多年，深知他是个什么货色，她也从来不怀疑他的忠心，只是她年事已高，挥了十几年屠刀的手也累了，近来又患了病，对政事日益厌倦，只想与宠爱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在一起，多过些快乐的时光。来俊臣上书弹劾谢瑶环之事，多少令她有些不快，须知谢瑶环在她身边长大，呆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她的亲生女儿太平公主还要长，实在是比女儿还要亲。来俊臣在外面为非作歹倒也罢了，毕竟他也算得上是大周朝的功臣，可连内宫的女官都敢弹劾，还要将其逮捕拷问，实在是有些过分。谢瑶环又刻意提及王翰才貌双全，风流无双，极易为人所嫉恨，暗示来俊臣不过嫉妒这位名门公子才要对付他。太平公主李令月也在一旁，道：“凑巧这一幕闹剧还让突厥使者袁华瞧见了，真是丢脸。若不是谢女官在场，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来。”武则天果然道：“嗯，瑶环做得对，派人传话给来俊臣，叫他离王翰远一些。不过是个平民百姓，能有什么大过错值得来卿兴师动众地跨县抓人呢？”谢瑶环道：“臣奉旨。”武则天回味“风流无双”四字，颇为心荡神驰，又道：“得闲时召王翰入宫，看他是不是有瑶环说得那般风流，难道

比朕的五郎、六郎还要美貌么？”谢瑶环不过顺口一说，听武则天竟有收王翰为面首的意思，忙道：“王翰虽然英俊，不过与五郎、六郎相比可就差远了，简直天上地下。”武则天这才作罢。

然而太平公主也跟其母一样，好招徕俊俏男子，记住了王翰的名字，念念不忘，她最近因为有事一直住在宫中，一大早便迫不及待地派人将王翰召来，见他果然仪表出众，风姿潇洒，尤其这类世家名门公子有一种难言的恣意气度，远远为薛怀义、张易之之辈所不及，很是欢喜，温言问道：“你是如何得罪了来俊臣？他强抢夺来的夫人也姓王，不正是与你同族么？”

王翰听她语气，对来俊臣颇为不屑，本可以顺势求恳她出手相助，可他也知道这位太平公主风流成性，没来由地召自己入宫决不是什么好事，要他也学张昌宗那样以色相待奉这些贵妇，他可万万做不到。当即昂然道：“回公主话，王夫人确实跟我同族，她妹妹王羽仙跟我比亲兄妹还要亲。来俊臣倚仗权势，将王夫人强抢来做妻子不说，又派人将羽仙强行带来洛阳，预备嫁给淮阳王，作为自己结党营私的棋子。我不愿意看到羽仙受苦，有心救她出来，由此得罪了来俊臣。”

太平公主道：“这么说，你很喜欢那位羽仙娘子？你们都是太原王氏，不是同族么？”王翰道：“同族又如何？同族就不能互相喜欢么？就算我和羽仙今生无法成亲，我们也约定要一起出家做道士，我终身不娶，她终生不嫁。”

太平公主听到“同族”和“道士”，一时回忆起无数往事来：她也曾经因为婚事上的烦恼出家为女道士，“太平”本来是她的道号，后来才成为封号。还是少女的时候，她也喜欢过自己的二哥李贤，后来爱上薛绍是因为他的眼睛跟二哥很有几分相似。唉，她深爱过的人都已经化作了尘土，他们的面容也早已经模糊，再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太平不太平。为什么她身为公主，总是这般不顺，总有这么多烦恼呢？

暖阁中静悄悄的，深宫中的静谧总是会令人不安，仿佛潜伏在地底的阴谋诡计、魑魅鬼影会伺机而出。公主有心说点什么来打破这种瘁人的沉寂，可却懒洋洋地提不起半分力气。那些往事还是这般沉重么？她以为它们早化作了轻烟，原来却像刀镂斧凿，永铭心底。早年爱的迹象

穿过岁月的荒漠，又变得青葱一片。

凝思许久，太平公主才幽幽叹了口气，挥手道：“你去吧，不必担心来俊臣。”王翰不知道公主的神色为何突然由轻佻变得肃穆起来，也不愿意多问，道：“是，王翰告退。”

宦官领着王翰自原路退出，到皇城时遇到一队武士巡视经过，领头的将军忽然停下来叫道：“王公子！”

王翰这才认出那一身兵甲的将领是在蒲州见过几次的蒙疆，当时他还是以谢瑶环侍从的身份出现，忙应道：“蒙将军！”

蒙疆道：“我尚有要务在身，要带兵往太庙巡视，王公子请将住址告知，回头我好登门拜访。”王翰便说了惠训坊的地址。蒙疆道：“好，我记下了。”

回到惠训坊家中，王之涣和狄郊均出门办事了。王翰一眼看到俱霜和胥震鬼鬼祟祟躲在柱子后，叫道：“你们两个过来。我问你们，往宋之问家放蛇之事是不是你们做的？”

俱霜嗫嚅道：“是。不过我没有想到宋家会那么快找上门来，还派认诬告你。对不起啊，翰哥哥，我其实也是想替大家出口气，求你不要送我回太原。”

王翰道：“谁说要送你回太原了？做得好！下次放蛇咱们一起去，奶奶的，两筐蛇太少，下次咱们弄他个十筐八筐的。”

俱霜大喜，拍手笑道：“太好了，咱们今晚再去，我这就去弄几筐蛇去。”王翰道：“等等，今晚就别去了。来，你们坐下，我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

俱霜道：“什么话？”王翰道：“你们也看到了，我和狄郊、辛渐几个人麻烦不断，我之前要送你们回去太原也是一番好意，跟着我们，你们怕是有性命危险。”俱霜道：“嗯，我早看出来了，其实是翰哥哥你麻烦最多，可你为什么还不送之涣哥哥和狄大哥走呢？只送走我和胥震，是不

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王翰道：“当然不是。我们五个一起长大，幼年时就曾立下生死与共的誓言。就算我想送走之涣和狄郊，他们也决计不肯走。”俱霜道：“那我也不走，胥震也不走。胥震，是不是？”胥震向来唯她之命是从，应道：“是。”

王翰道：“你们留下也可以，不过以后再要做什么事，得事先告诉我。你也看到了，我们做事都是要大伙儿商量后才决定。”俱霜道：“好。若是我的提议对，多数赞成的话，你也不能反对，是不是？”王翰道：“是。我再去睡会儿，之涣和狄郊回来就来叫我。”

刚刚进房躺下，洛州长史敬晖又派人来叫他到州府为画师描绘韦月将的容貌，一直折腾到下午才放回来。狄郊人已经回来了，王之涣一直到夜禁前才进家门，笑道：“一切顺利。来俊臣说不过是一场误会，过几日是王夫人生辰，他要宴请我们大伙儿，重新修好。”

俱霜道：“我有个主意，咱们先在江湖上散布这个消息，来俊臣仇家极多，谁能杀死来俊臣，那可就是轰传天下的英雄人物，从此留名青史，所以一定会有刺客蠢蠢欲动。咱们再事先往酒中下迷药，当然你们也会跟来俊臣一起被迷倒，但这样刺客就有机可趁，将他一举杀死，永绝后患。”

王翰道：“这主意行不通。一是来俊臣为人相当谨慎，投毒要冒很大的风险；二来来俊臣有个心腹叫卫遂忠，率着一队弓弩手，时刻不离他左右，就算是聂政、荆轲再世，也难以靠近来俊臣半步。”

狄郊道：“嗯，我赞同阿翰，靠武力是解决不掉来俊臣的。我伯父再三嘱咐，目下最好不要招惹来俊臣。他以前是女皇眼前的大红人，武承嗣、武三思那些人都赶着来奉承他。而今女皇有了张易之、张昌宗，半步也离不开，武承嗣等人又转而却巴结张氏兄弟。来俊臣感到自己有些不那么得宠，所以急需干一件大事——也就是一件大冤案来巩固权势，咱们可不要碰到他枪尖上。”

王翰道：“难怪来俊臣要将羽仙弄来洛阳，预备嫁给淮阳王武延秀，他也看出女皇年纪大了，他得为自己留条后路。”王之涣道：“那好，咱们先以静制动。”

既然来俊臣这边暂时无事，众人又议起反信案来。王之涣道：“其实这件事不难查清，死的车三是假的，真车三一定还活着，找到他问清楚，一切就真相大白。”

王翰道：“刑场上死的固然是假车三，真车三未必还活着。你们想想看，只有官府的人才能将真假犯人暗中调包，暗中调包为的是什么？并不是因为车三无罪，而是调包的人看中他仿冒旁人笔迹的本领。眼下肯定已经有人发现车三根本不会仿信，留着他还有什么用？早就一刀杀死埋了。敬长史之前见了我满是警惕之色，现在却是相当泰然，甚至主动为我申辩不是我杀了苏贞，这其中态度的变化就是明证。”

狄郊道：“嗯，我想车三应该已经被人灭口，线索完全断了。这案子时过境迁，相关人犯均被处死，重新查起来难度极大，也许那将三封信放入李蒙行囊的人是个知情者。”王之涣道：“可是人海茫茫，咱们根本对方是什么人，又上哪里去找他？”众人议过一番，一时苦无计策。

如此过了数日，来俊臣当真下帖子来请王翰、王之涣、狄郊三人赴宴，送帖子的信使特意强调宴会并无外人，是由王夫人出面邀请了神都所有有名的王姓人氏，请三位也务必光临。王翰道：“这又是来俊臣打着王夫人生辰的旗号四出诳骗，不知道他如此大张旗鼓，有什么目的？”王之涣道：“去看看就知道了。”

因为要避开夜禁的缘故，宴会特意选在日间。来俊臣与妻子王蠙珠一道站在堂前迎客，见了王翰等人也是彬彬有礼，说了不少客气话。若不是之前王翰早领教过他的手段，几乎要被他表面的和善骗过。尤其内向羞怯的王蠙珠居然也会跟随丈夫出来，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怪异。

王翰等人到时，宾客已经到了大半，当真是神都王姓权贵都赶来捧场，就连并非出自太原王氏的石泉县公王綝也到了。王翰等人一度怀疑是他为了助内弟张道子夺回王羲之真迹，安排了铜面萧娘的诡计，后来才发现另有其人。王翰等人也无意与他人结识，遇上熟人招呼才勉强回应。那王綝却扶着儿子的手颤巍巍地寻过来，道：“久仰三位公子大名，想不到会在此遇见。内兄张道子曾在信中提及几位公子，多亏你们，才得以识破那恶贼韦月将李代桃僵的诈死诡计。”

王之涣道：“可惜未能捉住韦月将，助张先生追回王羲之真迹。不过相公不必忧心，韦月将来到了洛阳，他跑不了。”王綝点点头，道：“我已见到四处张贴着那恶贼的图形告示，只是书帖真迹是万万取不回来了。”

狄郊听他话中有话，问道：“莫非相公已然知道真迹下落？”王綝叹了口气，道：“这件事不方便在这里说，几位公子得闲时，请来劝善坊寒舍坐坐。”狄郊道：“好，我们就住在紧临劝善坊的惠训坊，改日一定登门拜访。”王綝道：“随时恭候大驾。”又重重叹了口气，扶着儿子走开。

王之涣道：“王相公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狄郊道：“嗯，寿宴一完咱们就去拜访，也许能有什么线索追查到韦月将。”

这场盛大排场的寿宴事先经过精心准备，宾客如云，对待来俊臣的态度各各不同，有着力奉承的，有局促不安的，有不卑不亢的，有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的，但人人心中着实畏惧来俊臣，因而气氛并不喜庆热闹。来俊臣见有些冷场，便忙叫开宴。酒如池，肉如山，瞬间端上桌来。

宾客围坐了六张大方台，济济满堂。王之涣因与王蠙珠姊妹血缘较近，被安排在首桌，王翰和狄郊则在第五桌。酒过三巡，王翰依旧不见王羽仙人影，不免很是心急。忽见王蠙珠施然走过来，王翰忙站起来敬了她一杯。王蠙珠一饮而尽，上前一步，握住王翰的手，轻声道：“翰郎，羽仙就交给你了，你代我好好照顾她。”王翰道：“王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羽仙人呢？”

忽有一人跌跌撞撞地直闯入堂，指着王蠙珠的鼻子骂道：“你这个贱女人，说要将妹妹许配给我为妻，今日过寿，却嫌我上不了台面，命人不放我进来。你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残花败柳，要不是来公看你有几分姿色，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王蠙珠呆了一呆，随即举袖掩面，转身奔进内堂。

那浑身酒气的人正是来俊臣的心腹卫遂忠，众人见忽起变故，闹事的人又是来俊臣心腹，不明究竟，无不骇异。

卫遂忠醉眼朦胧，环视四周一圈，道：“你们姓王的是什么名门望

族，回头让来公给你们安个大逆不道的罪名，将你们一个个杀死，夷灭三族。”

王翰大怒，一拍桌子，喝道：“你说什么？”卫遂忠道：“王翰？呀，来公不是要杀你么，你怎么还活着？”

来俊臣再也忍不住，叫道：“来人，快来人，将卫遂忠捆出去。”

旁侧奔出几名甲士，抓住卫遂忠，将他强行拖了出去。宾客见气氛尴尬紧张，寿星又因当众受辱负气而走，遂纷纷起身告辞。

王之涣奔过来问道：“咱们怎么办？”王翰道：“当然不能走。王夫人适才话中有话……”

忽有一名婢女奔出来，颤声道：“夫人……夫人她仰药自杀了。”来俊臣“啊”地一声惊呼，道：“来人，将卫遂忠拖到堂前杖死。不，先斩下他手脚，留他狗命，等我慢慢折磨他。”下完这道令人毛骨悚然的命令，才匆忙往后堂赶去。

王翰和王之涣急忙跟上去，狄郊却一言不发，转身紧随众宾客往外狂走。王之涣叫道：“老狄，这边……”狄郊只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去了。

赶来内室，只见王嬪珠安静地躺在床上，王羽仙正哭倒在一旁，婢女黑压压跪了一地。来俊臣抢上前拉住妻子的手，却已是一片冰凉。

王翰道：“老狄，你医术高明，快看看王夫人还有没有救。”扭头不见狄郊，才知道他没有跟来，不免惊诧万分。

来俊臣听见如获至宝，慌忙奔过来道：“救救我夫人，救救嬪珠。”王翰道：“我们中只有狄郊懂医术，他人呢？”王之涣虽不明白狄郊为何决然离开，但料来必有缘由，不得不为他掩饰道：“适才宾客太多，一拥之下，将他带出去了。”

来俊臣忙道：“来人，快去找狄公子来，快！”却听见狄郊道：“我人在这里。”急急奔进床前，一搭王嬪珠脉搏，却早已没有了跳动，暗

道：“好厉害的毒药！王夫人进内堂不过是瞬间之事，眼下人却已死得透了。”当即起身，摇了摇头。

来俊臣道：“你不是名医么？听说羽林军将领蒙疆中了奇毒，也是你救活的。我求你救救螾珠，我知道你们恼恨我，只要能救螾珠，我发誓再不与你们为敌。”他神色焦急，流露爱妻的真情来，与他酷吏的名头完全不符。

狄郊道：“不是我不肯救人，莫说王夫人是羽仙的姊姊，就是来县令你本人有事，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只是尊夫人服下的毒药非比寻常，瞬息致命，就算华佗再世，也难以挽回。”来俊臣一呆，道：“非比寻常？”转身奔到床前跪下，抚着妻子的尸首，嚎豪大哭起来。

狄郊一推王翰，道：“你傻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去扶了羽仙走？”王翰道：“什么？”狄郊道：“你没明白王夫人的话么？快去，快走！”

王翰一时不及思索更多，上前扶起王羽仙，见她嚶嚶哭泣，泪痕满面，心疼不止，低声道：“别哭坏身子，先出去歇口气。”王羽仙伤心欲绝，任凭爱郎扶了出去。

来府早一片大乱，王翰搀着王羽仙出来居然问都没有人问一声。狄郊牵过马匹，道：“你们不能回惠训坊，若是藏去我伯父家，来俊臣很快就會找到。你带着羽仙去正平坊太平公主家。”王翰道：“什么？”狄郊道：“公主若不肯收留你，你再转去我伯父家不迟。”

王翰道：“我接羽仙出来又不是什么犯法之事，凭什么要躲躲藏藏？我偏要回自己家中。来俊臣敢派人来抓羽仙，我就敢去洛州州府告他强抢民女。”扶了王羽仙上马，自己往后坐了，两人并乘一骑，往城南赶去。

狄郊无奈，只得与王之涣各自上马，跟在王翰后面往惠训坊而来。王之涣问道：“你刚才去了哪里？”狄郊道：“赶去救卫遂忠。”王之涣道：“什么？”狄郊道：“不过那些甲士都是卫遂忠的人，不等我救他，他们已经放他逃走了。”

王之涣道：“啊，难不成你想利用卫遂忠？”狄郊道：“不是我想利用卫遂忠，是王夫人利用了他。我猜刚刚发生的一切应该都是出于王夫人的安排。”王之涣道：“怎么可能？王夫人温柔善良，来俊臣又对她姊妹看管极严，她哪有能力有机会安排这些？”狄郊道：“嗯，也有道理，兴许是我想太多了。”

王之涣道：“那卫遂忠人呢？”狄郊道：“他死到临头，还能去哪里？肯定赶去投靠魏王武承嗣了。”

王之涣道：“武承嗣跟来俊臣不是一伙儿的么？你可别忘了，来俊臣正想要将羽仙嫁给武承嗣做儿媳妇呢。”狄郊道：“来俊臣倚仗权势，从段简手中夺娶王夫人，天下尽知王夫人并不如意，来俊臣还将妻妹强行从太原掳来，预备许给武延秀为妻。武延秀可能垂涎羽仙美貌，但武承嗣性情多疑，肯定会怀疑来俊臣没安好心，不仅仅是联姻固盟这么简单。这群人，有共同利益才是一伙儿，没有共同利益就是敌人。”

王之涣道：“朝中恨死来俊臣的大臣多不胜数，卫遂忠未必会投奔武承嗣，毕竟还是要冒风险。”狄郊道：“朝中几位在任宰相除了吉项外都被来俊臣往死里整过，吉项以残忍著称，是著名酷吏，也是来俊臣的同党，权贵中有威望与来俊臣抗衡的只剩下了诸武，诸武又以魏王武承嗣为首，卫遂忠要活命，武承嗣是唯一的选择。”

王之涣道：“可武承嗣为什么一定要收留卫遂忠呢？跟来俊臣结盟不是比贸然撕破脸皮要有益得多么？”狄郊道：“卫遂忠是来俊臣心腹，深知来俊臣靠告密起家，他必然也会去向武承嗣告密，称来俊臣要对付诸武。武承嗣为人本就好猜忌，加上卫遂忠一直是来俊臣心腹，即使是半信半疑，也必定要先下手为强，全力反击。”

王之涣道：“哎呀，照你这么说，洛阳马上就有好戏看了，两大反派要打起来了。”狄郊道：“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你先回去看着阿翰，我去趟我伯父那里。”

王翰坚持带着王羽仙回来惠训坊，百般劝慰。王羽仙被拘禁在来府中多日，心情郁郁，忽又遭逢姊姊惨死，虽然回到了情郎身边，却还是难志悲恸。

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众目睽睽之下间遭人辱骂、不忿服毒自杀一事瞬间传遍了全城，坊间市井争相谈论这件事，沸沸扬扬，长久以来苟安的情绪忽然变得激烈起来。民众并不知道具体真相，虽然多少有些为那位公认的洛阳第一美女王蠙珠惋惜，但大多还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庆幸终于有一件能令来俊臣伤心哭泣的事发生。这个人外貌英俊儒雅，心肠却比蛇蝎还要狠毒，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魔，双手染满鲜血，令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眼下他也终于尝到失去所爱之人的滋味，谁能不弹指相庆呢？

王之涣等人却是另一种情感，既伤痛王蠙珠之死，又为也许即将面临来俊臣的疯狂报复而惴惴不安。宰相狄仁杰听狄郊诉完经过也是相当惊异，良久不发一言。狄郊本想从伯父那里听一些意见，不料他只是保持沉默，只得退了出来。

晚上谁都没有食欲，就连嘴快的俱霜也不再多舌，只默默站在一旁，帮助王翰照料王羽仙。堂中灯烛幽幽闪动，屋外传来几声狗吠，空旷而遥远，虚幻得让人好像不知所措。

漆黑夜色笼罩下的神都，许多人欢天喜地，也有不少人忧心忡忡，更有一些人欲借势而动。

秋风吹老，今日已非昨日，明日更加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一切都是不可知的、无序的，今晚还能活着，已经是一种幸运。然而，还是有人情不自禁地要问，长夜已经太久，光明究竟还有多远？

本就难以入眠，到凌晨时，临近的道术坊忽然喧闹无比，简直比白日的天津桥还热闹。隋朝时的道术坊是占候、卜筮、医乐者的聚居地。隋朝立国前，著名道士焦子顺曾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⁸⁾，暗中帮助他夺取北周政权。隋文帝即帝位后，封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他商议军国大事，甚至还特意在皇宫附近建了一座五通观，方便天师来往。然而隋文帝又害怕讖纬之事应在别人身上，曾特意下诏令私家不得藏纬候图讖。隋炀帝杨广杀父即位，对讖纬之事更是忌讳，一即位便下令禁止图讖，与讖纬有关的书，一概烧毁，私藏禁书者查出后处死刑。又将天下

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捕来，关押在东都洛阳道术坊中，坊门派有兵士把守，不许人出入。一直到隋朝灭亡，道术坊这座“大监狱”才重新开放，一度被太宗皇帝赐给最宠爱的四子魏王李泰，但李泰很快与太子李承乾争权失败，被贬他州，道术坊又重新沦为三教九流的聚居地。

京都夜禁森严，道术坊忽然闹得如此人仰马翻，王翰等人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只是当此情形，又哪里有心思再去理会旁人之事？

风暴还是如期而至。次日，有大队官兵赶来惠训坊，不过并不是来俊臣的人，而是御史中丞宋璟派出的金吾卫士，将王翰、王之涣、狄郊三人尽数逮捕，戴上手铐脚镣，押往御史台。本来连王羽仙也要一并带走，金吾卫士见她气息奄奄，卧病在床，起了怜悯之心，总算勉强作罢。

唐代的御史台是监察机构，位高权重，专司推勘诏狱，纠劾百官，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是御史台的本部，掌握弹劾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殿院执掌纠弹百官在宫殿内违法失礼之事，维护皇帝的威仪和尊严。察院执掌监察州、县地方官吏。其中，台院下设侍御史，殿院下设殿中侍御史，察院下设监察御史。

御史台位于皇城中，进来端门西首第一间官署即是，而堂上控告王翰等人的告主正是来俊臣本人。这实在是令人惊诧了，以他的权势和猖狂，为什么不直接安个罪名，派手下来逮捕王翰呢？即使是因为上次谢瑶环斥退一事，他不敢再轻易跨界，大可以知会河南县或是洛州州府，请他们出面捕人，为何偏偏要亲自来御史台告状呢？难道不知道主持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宋璟是出名的刚直么？

堂官正是宋璟，道：“来县令控告王翰下毒谋害王夫人，王之涣、狄郊是从犯。王翰，可有此事？”王翰愕然道：“王夫人是我族姊，我怎么会下毒害她？再说，我们到来县令府上一直呆在堂中直到寿宴开场，哪里有半分机会下毒？”

宋璟道：“来县令，这就请你将事情经过再叙述一遍。”来俊臣道：“是。昨日是内子生辰，来某精心安排了一场寿宴，王翰、王之涣、狄郊三人因与内子同族同乡，也在宾客之列。不想王翰为了将内子妹妹王羽仙从来某府上带走，不惜串通内子和来某属吏卫遂忠，先让卫遂忠装作醉酒大闹寿宴，假意当众辱骂内子，王翰趁机将毒药交给内子，内子进房后服下假死……”

狄郊吃了一惊，问道：“来县令是说王夫人并未死去？”来俊臣道：“这毒药正是狄公子亲手所配，又何须假意吃惊？不错，内子虽然气息、脉搏全无，其实并未真正死去。你们虽然当场骗过了我，带走了羽仙，但到晚上入殓时发现内子身体既不僵硬，也无败坏，才有所醒悟。来某曾经审过一起案子，犯人为了逃脱刑罚，服下类似毒药，表面看起来已死，但容色如生，两日后自会醒过来。”

王翰等人均料不到会有这样的变故，又不知道来俊臣的话是真是假，面面相看，惊愕不已。

来俊臣又道：“宋相公，这件事发生在洛阳县毓德坊中，正是来某的管辖之地，来某本可以自行拿人，可案情关乎内子，照例该回避。来某久慕宋相公公正无私，特意来到御史台告状，还望相公秉公处置，切莫因为某些人是宰相之侄而徇私枉法。”

宋璟道：“这是自然。来县令，若真是王翰三人将毒药交给王夫人，他们这么做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带王羽仙走么？听起来似乎是来县令先拘禁了王羽仙。”来俊臣道：“来某确实限制羽仙的自由，不准她出府，可她是内子亲妹，王翰、王之涣不过是远房族兄，论疏亲我比他们要近许多。况且岳丈大人早将羽仙托付给来某，令我为羽仙找一门好亲事，就算我拘禁羽仙，也是来某的家事。”

宋璟道：“既是来县令家事，可王夫人又如何肯答应与同王翰通谋呢？”来俊臣叹了口气，道：“来某预备将羽仙出嫁，内子认为对方配不上她妹妹，我夫妻二人对此大大起了争执。内子爱惜妹子，一怒之下决意私纵羽仙逃走。又因为来某派人看管甚严，她无机可乘，遂勾结王翰和卫遂忠，想到了这个用药假死的法子。宋相公，本朝律法严禁配制毒药，用药犯罪者当处绞刑。这三人均该处绞，王翰家中所有人知情不

报，该流放三千里。”

宋璟侍从杨功喝道：“来明府，这里是御史台，目下是宋相公在审案，用得着你当堂来教宋相公律条么？”

来俊臣脸上怒气顿生。他最辉煌时也曾经任过左御史中丞，只是因受贿多次被朝臣检举揭发，武则天竭力庇护他，但朝野反对他的人实在太多，也不得不稍示惩罚，导致他宦途几次沉浮，而今只任洛阳县令，不过也是正五品，官秩比他的死对头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八品高出许多，比宋璟的正四品也低不了多少。不过这怒气在他脸上稍纵即逝，立即恭谨应道：“是，请宋相公明断。”

宋璟道：“嗯，来县令的供状有始有终，书吏先一一记下来。王翰，你们几个怎么说？”王翰道：“我只能说，我们没有事先与王夫人勾结，也没有给过她毒药。王夫人服药自尽，羽仙伤痛心碎，因此而病倒，我确实有心救她出来府，可是我绝不会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情。”他生性本就桀骜，近来多历艰辛，再也顾不上所谓名门望族的禁忌，语气中丝毫不掩饰对族妹王羽仙的爱意。

宋璟道：“那好，你们将事情经过叙述一遍。”王之涣便将昨日寿宴经过情形细细说过。他口才极好，又擅长模仿人语气形态，说到卫遂忠醉酒闯入一段时，更是绘声绘色，堂侧书吏听得入神，竟举笔不动，忘了记录。

宋璟道：“你们双方各执一词，本史也难辨真伪。既然来县令称王夫人是假死，两日后自会醒来，等她醒后再当面问她事情经过不迟。来人，先将王翰三人下御史台狱，两日后押去来府当面与王夫人对质。这两日之中，本史自会派人向来府家仆及昨日到场宾客取证。退堂！”

狄郊忙道：“等一下！宋御史依律要关押我们几个，我们不敢违令。不过请御史速速派人前去惠训坊，将王羽仙捕来，她也涉嫌其中，理当下狱。”

宋璟大奇，道：“王羽仙不是生了重病么？”狄郊道：“是。不过她若留在王翰家中，定会被人暗中劫走当作人质，王夫人醒来后关爱妹妹，

就不敢讲出实话了。”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来俊臣会派人劫走王羽仙，以她来要挟妻子王蠙珠。

宋璟微一沉吟，道：“来人，持我书牒，去带王羽仙来御史台。”顿了顿，又道，“杨功，你亲自去办，待王家娘子客气些，别吓了她。”杨功道：“遵命。”

王翰等人被投入御史台大狱，对刚才的一幕尚未完全回过神来。王之涣百般不解，道：“来俊臣为什么不惜自暴家丑，要将这件案子交到御史台呢？”

狄郊道：“按律来俊臣确实该回避，不过他从来不按律法办事，手上冤案多不胜数，回避不过是个借口，主动将案子交到御史台，也许是因为他认为他有足够的证据扳倒我们。宋御史名闻天下，所有人都服他公正无私，若我们几个在他手中被判刑处死，天下人再也无话可说。”

王翰道：“这次我倒宁愿来俊臣说的是真话，希望王夫人真的是假死。”王之涣道：“若真是这样，又是谁给王夫人可以造成假死迹象的毒药呢？来俊臣待她，可是跟笼中的金丝雀没什么分别。”

这确实是个大疑问——王蠙珠被来俊臣强行夺娶后，为族人鄙弃，久有求死之心。来俊臣深知妻子并不真心喜欢自己，所以素来防范极严，别说出府根本不可能，就连见客也极难。她身边的婢女畏惧来俊臣如猛虎，又岂敢私自传送毒药？

过了大半个时辰，杨功忽然来到狱中。王翰一见他神色凝重，便知道情形不妙，奔到门前问道：“已经迟了一步，是也不是？”

杨功点点头，道：“王公子家中只剩下老仆，被人打晕了过去，其余人包括王家娘子在内全部不见了。我已经查问过坊正、坊卒，并未见到可疑人出入惠训坊。真是抱歉了。不过我禀告了宋相公，他已经派人赶去来俊臣府邸，一是就昨日寿宴一事取证，二来也可以监视来府动静，若有王家娘子消息，我会及时来告知各位。”

狄郊道：“有劳。只是绑走羽仙未必是来俊臣所为。”杨功、王翰、王之涣几人均吃了一惊，异口同声地问道：“怎么会不是来俊臣？”

狄郊道：“金吾卫来惠训坊捕人时，本是要将羽仙一起带走，这一点来俊臣事先并不知道。他也许确实想到过要利用羽仙来要挟王夫人，但他知道羽仙因病重留在家中时，他本人还在公堂上，不可能那么快作出反应和安排。”

杨功道：“那么狄公子认为是谁绑走了王家娘子？”狄郊这样道：“这就很难说了。”

其实他内心认为武承嗣是最大的嫌疑人，因为若是卫遂忠投靠了他，他需要一些资本来对付来俊臣，虽然王羽仙并不是什么关键，但所有不利来俊臣德事，武承嗣都会积极去做，从这点上而言，王羽仙在他那里是安全的。可若武承嗣是因为儿子武延秀的缘故绑架了王羽仙，那么她可就危险了，多半难保清白。但这话没有证据不能对外人说，不然不但会令王翰忧心不止，还会落下个“诽谤魏王”的罪名。

杨功便不再多问，只道：“几位不必过于担心。我这就去禀告宋相公，再知会洛州州府、河南、洛阳二县，请他们派人协助搜寻王家娘子。”

等杨功离开，狄郊回头见王翰坐在草席上，眉头紧蹙，忙过去安慰道：“你也不必担心羽仙，就算她真落到来俊臣手中，来俊臣也不会对她怎样。”王翰摇头道：“我固然为羽仙担心，但更担心王夫人螳珠。”王之涣道：“是啊，如果真的不是来俊臣绑走羽仙，他没有了要挟的资本，说不定会下毒手对付王夫人。”狄郊道：“来俊臣虽然狠毒，但对王夫人却是真情一片，我不信他能下得了手。况且这桩官司在御史台，宋御史已经派人去了来府，来俊臣哪能这般傻，贸然下手惹人怀疑？”王翰道：“但愿如你所言。”

次日一早，狄郊三人被提来大堂，来俊臣人也在场。狄郊留意观察他神色，见他面色阴沉，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未能及时捕到王羽仙，还是其它缘故。

宋璟道：“昨日来县令来御史台控告王翰三人后，本史派出大批人马取证，现有一些重大疑问，需要在与王夫人对质前先行审问清楚。王翰，我这里有两份口供，都是取证自前日寿宴时与你同桌的宾客，称王

夫人曾特意过来握住你的手，还说了‘要你好好照顾她’之类的话，可有此事？”

王翰微微一愣，料不到这一细节会为人告发出来，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据实回答，不由得转头去看狄郊。来俊臣冷笑道：“怎么，你还想推搪么？明明是真有其事，我劝你直认了吧，免得刑罚无情。”王翰道：“确有此事。”

宋璟道：“那么你可有趁与王夫人握手之机将毒药交给她？”王翰道：“没有，决计没有。”

宋璟道：“狄郊，我这里有七份供词，两份来自宾客，五份来自府家仆，称宾客慌张四散时，你态度显得出奇地冷静，非但没有跟随王翰、王之涣二人进内堂，而是随人流疾步出了厅堂，可有此事？”狄郊道：“回宋御史话，确有此事。”

宋璟道：“你精通医术，有救死扶伤的天性，为何听到王夫人服毒自杀后不紧随来县令进内室抢救，反倒要走出厅堂？”狄郊道：“回宋御史话，我当时听到来县令下命斩下卫遂忠手脚，所以急着赶了出去，原是想阻止来县令手下滥用私刑。”

宋璟道：“可王夫人与你是晋阳同乡，又是你好友王羽仙的姊姊，感情上跟你更亲，你为何不先救她，反而要赶去救毫无交情的卫遂忠？”

狄郊一时无言以对，他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何会绝然这样做，甚至不顾王之涣的叫喊，心道：“莫非我内心深处得到冥冥中的暗示，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而救下卫遂忠则是个关键？还是我认为毒药比刀剑更容易解救，我以为救下卫遂忠后回头再救王夫人还来得及？为什么我丝毫记不起自己当时的确切想法？”他当然不能这样回答，踌躇半晌，只得道：“回御史话，这只是我当时本能的反应。”

来俊臣道：“哼，本能的反应！你事先知道蟪珠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毫不担心。”宋璟道：“狄郊的回答不能解释事情经过。确如来县令所言，你应该是事先已经王夫人不过事假死，所以你才毫不慌张，先赶去营救卫遂忠。如此看来，卫遂忠卷入其中，与你们通谋也是确有其

事。”来俊臣恨恨道：“若不是有卫遂忠参与，他们怎么能方便内外勾结？”

王翰等人这才明白过来，一切的证据均对他们极其不利，而跟之前来俊臣惯于用酷刑逼供取得口供还大不一样，这些证据确实是事实。也许来俊臣这次并非出于报复，而是真正认为确实是他们三个在其中捣鬼，所以才敢大胆来御史台报案。

宋璟道：“你们三个既有救人的动机，又有救人的本领，事实经过俱在，难以抵赖。王翰，卫遂忠人在哪里？你交他出来，还可以将功赎罪。”王翰道：“我们根本没有做过这些事，又怎么会知道卫遂忠藏在哪里？”

来俊臣道：“宋相公，这三人奸猾成性，铁证如山，却还不肯认罪，照律该立即动大刑拷问。”宋璟道：“嗯，等王夫人清醒过来当面对质后，再拷问也不迟。”来俊臣道：“宋相公你……”宋璟道：“来县令先别着急，御史台昨日还接了一件案子，也跟来县令有关。”来俊臣道：“跟我有关？难不成是河南县捕到了卫遂忠？”宋璟道：“来人，带他上来。”

却见数名差役架着一名囚犯进来。那囚犯三十来岁，面容憔悴，批枷带杻，脚镣铛铛，站也站不稳，身上血迹斑斑，显是已经受过苦刑。

宋璟问道：“来县令可认得此人？”来俊臣道：“不认得。他是谁？”囚犯忽道：“来公这么快就不认识小人了？明明是来公派我去张府行刺张易之。眼下事情败露，来公可要救我。”

来俊臣微感愕然，也不理睬那囚犯，转向宋璟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宋相公从哪里弄来这么个犯人？”宋璟道：“他叫袁仁，是昨日河南县移交过来的案子中的主犯之易。”

原来前晚有两名盗贼闯入了修行坊张易之外宅中的七宝楼，凑巧被难以入眠的宰相李迥秀发现，一人当场被擒，另一人翻出坊墙后竟然趁夜色摆脱了金吾卫士的追捕，翻入了道术坊中。金吾卫大失颜面，叫开了道术坊，封门大索半夜，也一无所获，这就是王翰等人为什么听见隔壁坊里闹得沸沸扬扬。出事当晚，张易之凑巧也在家中，命人将擒住的

盗贼吊起来暴打一顿，天一亮捆送到河南县衙。河南县令杨珣为讨好张易之，当即升堂审问盗贼，严刑拷问同伙下落。那盗贼捱不过刑罚，只得招供出自己名叫裘仁，是来俊臣派来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同伴一定是逃回了毓德坊来俊臣家中。之前张易之等人均以为不过是普通的盗窃案，裘仁与同伙潜入七宝楼不过是要盗取收藏在那里的各种奇珍异宝，裘仁忽然招认目的在于行刺，倒吓了杨珣一跳，尤其刺客背后的主谋是来俊臣，更是骇人听闻。起初，杨珣并不大相信裘仁的招供，因为张易之虽然在女皇跟前的得宠程度超过了来俊臣，但他的势力只在内朝床第之间，来俊臣则得势于外朝官场，二人并无任何利益冲突。但凑巧刚刚发生过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当日服毒自杀的事，不由得人不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关联。杨珣虽然有心巴结张氏兄弟，却不敢轻易卷进去政治漩涡，所以当裘仁招认自己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后，根本不敢再继续审问下去。又听说来俊臣本人亲自到御史台控告寿宴一案，忙命人递送公文到洛州州府和御史台，请求将行刺案移送到御史台，理由是“案情重大，许与王夫人服毒案有关”，这当然只是他推托的借口，没想到御史中丞宋璟立即接了下来，并且当日就要求将卷宗和犯人裘仁移交到御史台。

来俊臣听完经过，冷笑道：“我根本不认得这个裘仁，他明显是想攀诬来某，一是转移视线，二来也可以挑拨来某与张五郎兄弟的关系，这种事来某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宋相公没有发现么？刚才裘仁被带进来时，王翰眉头挑了好几下，他是认得这个人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儿。”

宋璟便问道：“王翰，你可认得裘仁？”王翰道：“我不敢谎言欺骗御史，这个人我确实曾经见过，但既不知道他姓名，也不知道他的来历，更谈不上与他勾结。”

来俊臣冷笑道：“天地间怎么会有如此凑巧之事？你这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还差不多。”

宋璟道：“裘仁，你说是来县令派你到修行坊行刺，你可有凭据？”裘仁道：“来公做事滴水不漏，如何会留下凭据？若不是来公所遣，小人如何能知道当晚张易之留宿在修行坊外宅中？平日他可都是住在宫里。”

来俊臣道：“我与张五郎兄弟素来交好，五郎甚至几次来到寒舍，亲

自送圣上御赐紫雪给我夫人。我为何要派人刺他？这谎话可实在太离谱了。”裘仁道：“来公跟张易之有什么恩怨小人一概不知，小人只是奉命行事。”

宋璟道：“那好，派人去请张易之张卿来御史台一趟。来人，先将王翰三人押下。”来俊臣忙道：“宋御史，这三个人应该分开囚禁，单独提审，以免他们串改口供。”宋璟微一沉吟，即道：“来县令的顾虑有道理，来人，将王翰三人分开关押，一路不准他们相互交谈。”

王翰等人被重新押回台狱，果然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牢房中，虽然愤懑，却是令出宋璟，无言可说，无语可辩。

监狱里总是阴森森的，在这晚秋时节更是寒意飕飕。王翰被关在一间极小的小号中，里面早有一名赭衣囚犯，箕坐在墙角，批头散发，被大枷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也顾不上理睬，只觉得一片茫然，尤其是同伴们被强行分开，令他心里久久萦绕着一种孤独的感觉，怎么也拂之不去。

到晚间时，牢门打开，裘仁被狱卒架进来丢在地上。王翰忙上前扶他坐起来，叫道：“裘君！裘君！”裘仁道：“是王郎。”

王翰道：“你还记得我？”裘仁道：“当然记得。当初在蒲州……”忽见墙角还坐着一人，忙住了口，问道：“王郎如何也被关进了御史台？”王翰道：“我和狄郊、之涣三人被来俊臣控告合谋下毒。”

裘仁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道：“来俊臣居然也会……”忽警觉地看了墙角那囚犯一眼，改口道，“是控告王郎毒害王夫人么？”王翰道：“是。”

心下愈发能肯定这裘仁决不是来俊臣的人，他在公堂上口口声声“来公、来公”叫个不停，对来俊臣态度也尊敬得很，适才却顺口叫出了来俊臣的名字，言语中大有讥讽之意，那么堂上的言行就是有意为之了，想来他是有意攀诬来俊臣，挑拨来、张二方互斗，可选择张易之是多么不明智的对象，倒不如选择武承嗣。不过无论是张易之还是武承嗣，要说来俊臣派人去刺杀他们，实在太难令人相信了。这裘仁谈吐不俗，绝非

一般武夫可比，如何能不知道这个道理？王翰心中疑问甚多，偏偏另有囚犯关在同一室中，距离不及两步，无法直接询问。

裘仁道：“听说是王夫人自己服毒。”王翰道：“是。可关键在于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来的毒药，来俊臣认为是在寿宴上递给她的。”

裘仁皱起眉头，想了一想，道：“有一件事，可能跟王郎这件案子有点关系，不过我还没有想得十分明白，等方便时再告诉王郎。”王翰知道他不愿意旁边那戴枷犯人听见，便点点头道：“好。”

半夜时，忽有狱卒举火来开了牢门，喝道：“裘仁起来，宫中有使者来问你话。”王翰忙扶着裘仁起身，倚靠墙壁站住。

火光中，只见一名男子走近牢门。他披着一件大斗篷，帽子完全遮住了面孔，近前看见牢房实在狭小，皱眉道：“另外两名囚犯先带出去。”狱卒道：“可是……”那使者森然道：“没听见我的话么？”狱卒道：“是。”招手叫过几名同伴，进来先扶了那戴枷囚犯出去。

王翰经过那使者时，忽尔留意到他脚上穿着长拗短勒乌皮靴，这种靴头尖而翘起的靴子正是武将的标准装束，蓦然意识到什么，顿住脚步望着那使者。正有所犹豫时，那使者蓦然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飞快地塞到王翰手中，随即握紧他右手，大力往前一推一递，铿锵声中，“嗤”地一响，匕首径直刺入了裘仁胸口。那使者迅疾退出牢房，叫道：“这囚犯夺走了我兵刃，快，快拿下他！”

事起突然，王翰一时呆住，手中尚握着那柄匕首不放。裘仁紧紧抓住他手臂，眼睛瞪得老大，道：“我听到……听到……张易之告诉他母亲……他……他……来……来俊臣……”

王翰道：“来俊臣什么？”不及说更多，几名狱卒已然抢进来，将他拖了出去。

王翰道：“放手，我没有杀人！杀人的是那使者！”转过头去，才发现那所谓的宫中使者已经不见了人影。狱卒哪里听他叫喊，一齐将他按倒在地上。忽听得一旁那戴枷囚犯道：“放开他！”狱卒闻言立即松开了手。

王翰重新奔进牢房，扶着裘仁慢慢坐下，伸手按住他伤口，回头叫道：“快，快放狄郊出来，他懂医术。”

牢中死了犯人，当值狱卒均要受到严厉处分。狱卒闻言不敢擅处，一齐望着那戴枷囚犯。那人道：“还傻愣着做什么？快去带狄郊出来！立即派人去追捕刚才来的宫中使者。”狱卒慌忙应命。那人叫道：“用得着都赶去么？一帮蠢货！快来人帮我取下大枷。”

王翰这才恍然同室的狱友是御史中丞宋璟的手下，裘仁也是被刻意安排在跟他一间牢房，无非是要弄清楚他二人是否有勾结。只是裘仁到底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竟然要被宫中使者杀人灭口？若不是凑巧宋璟安排了手下混进狱中，从旁严密监视一切，只怕这杀人罪名又要莫名落在他头上，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

狄郊很快被带了过来，他进来蹲下一看，即摇了摇头，道：“这一刀正中要害，入刀又深，来不及了。”

裘仁已然说不出话来，只死死瞪着王翰不放。王翰道：“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给你一个交代。”

裘仁犹自睁大眼睛，但却慢慢失去了生气。狄郊上前帮他合上眼皮，黯然道：“他去了。”

当晚御史台当值的主管官员恰好是监察御史李昭德。可千万别小看这位八品官员，他可是本朝著名的能臣，也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宰相，一度权倾朝野。其父李乾佑在唐初贞观年间以精明强干知名于官场，李昭德自幼颇具父风，明经及第后步入仕途，一路高升为宰相。此人心思灵巧，通晓建筑，虽贵为宰相仍不废旧业，武则天大肆营建洛阳，许多建筑如东都外城皆出自他的设计，为时人惊叹。他性格刚强，敢于直谏，是坚定的反武派人物。数年前，洛阳人王庆之率领数百人上表，请武则天废皇嗣李旦，改立侄子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不便出面，令宰相李昭德处置，结果李昭德果断地杖杀了王庆之。又劝告武则天道：“皇嗣是陛下亲子，传天下于子孙，方能为万世基业，岂有以侄为嗣的故例呢？”当时武承嗣封亲王，又兼任宰相，李昭德又道：“武承嗣权力太重，既为亲王，又为宰相，恐怕不利帝位，儿子为了权力可以杀弑父

亲，恰如昔日的隋炀帝，更何况侄子与姑姑呢。”武则天听后大感危机，立即罢去了武承嗣宰相职。武承嗣为此深恨李昭德。武则天即帝位以来，酷吏得势横行，来俊臣、侯思止等枉法挠刑，陷害忠良，朝臣人人自危，无人敢触犯他们，唯独李昭德屡次当廷奏酷吏之奸恶，借口侯思止犯禁藏锦，将其在朝堂杖杀，酷吏气焰得以稍抑。来俊臣兔死狐悲，多次勾结武承嗣进行构陷，只因武则天实在爱其才华，才未能成功。然而李昭德专权用事，旁若无人，时称“武承嗣第二”，亦引来朝野痛恨，上疏弹劾其罪状的大臣前仆后继，最终武则天心生厌恶，将其罢官流放。他重新被召回朝任监察御史，不过是最近之事。

李昭德听闻狱中出了杀人命案，忙亲自赶来查看。王翰的狱友原来是御史台的判官，名叫陆源，当即上前禀告了事情经过。李昭德忙命加派人手，前去追捕那使者。

陆源道：“皇城、宫城天黑即落锁，两不相通，那人能深夜进来御史台，肯定不是普通人，只怕他已经重新进去宫城。”李昭德沉吟片刻，道：“如此，明早到宫门一查出入记录便可知道使者是谁。”

王翰忽道：“不必了，我认得那人，他叫蒙疆。”李昭德大为意外，问道：“你说使者是郎将蒙疆？”王翰道：“确实是蒙疆，我前几天还在皇宫遇见过他。”

李昭德道：“好，本史知道了。这两件案子均由宋相公亲自审理，本史不便多插手。不过明日一早我会发文知会羽林军大将军李多祚，请他派人擒拿蒙疆到御史台，到时还要请王公子出面指认他。”王翰道：“这是自然。”

狄郊忽道：“蒙疆既然敢来御史台杀人灭口，王翰处境十分危险，请严御史允准将我和王翰关在一处，也好有个照应。”

李昭德问道：“陆判官，你可有查到王翰与裘仁通谋事实？”陆源道：“下臣从旁仔细观察，他二人并无通谋，王翰、狄郊几人应该也不是传递毒药给王夫人的中间人。”

李昭德道：“嗯，宋相公将他三人分开关押，原是因为他们三人嫌疑

太重，怕他们串供，眼下事情有了变化，确实如狄公子所言，王公子处境危险。来人，将他们三个人单独关在一间囚室，脱去手足镣铐。不得宋相公令牌，任何人不得探监。”

陆源道：“遵命。”忙命当值的典狱为三人安排了一间最靠近狱厅的囚室，稍有异动，狱厅当值的狱卒即能听见赶到。

王翰、狄郊、王之涣终于又重新在一起，付出的代价则是裘仁的生命。王之涣道：“你是在哪里认识的裘仁？”王翰道：“他是李弄玉的手下。咱们到达蒲州的第一天，我半夜出去遇见阿史那献，结果被李弄玉手下掳去，在一间大屋子里看见过他。”

王之涣道：“这么说，裘仁一定不是他的真名了。可蒙疆为什么要杀他？居然还想嫁祸给你。”王翰道：“蒙疆进来时刻意压低了声音，我一时没有觉察，跟他擦肩而过时才认出来，正疑惑他为何假装不认得我时，他突然将匕首塞入我手中，一刀刺中了裘仁。我猜这并非他原来的计划，不过是见我认出他来，不得已而为之。”

狄郊道：“蒙疆在蒲州时曾经为放我们几个出狱而冒险私盗制书，他也是个有仁有义之人，今晚赶来御史台杀人，应该只是奉命行事。如今他被阿翰认出真面目，明日严御史一道文书发去羽林卫，只怕他就要被人灭口。阿翰，他本可以杀了你的，杀了你才能保他自己万全。”

王翰仔细一回忆，道：“蒙疆当时确实可以先借我的手杀死裘仁，再反过来以阻止我杀人为名杀死我灭口，我戴有镣铐，根本无力反抗，但他却立即退了出去。”狄郊道：“就算蒙疆不知道一旁的陆源是宋御史的人，他也可以强辩是你杀人在先，他有金牌在手，谁敢拦他？”

王翰不由得深为后悔，道：“我没有想到这么远，实在不该向严御史泄露他身份的。”狄郊道：“这不能怪你。”

王翰道：“那么我现在去向严御史说我认错了人还来得及么？”狄郊道：“严御史跟宋御史一样，也是有名的刚直，你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况且蒙疆既是奉命行事，也许命主有恃无恐，就算御史台也不能拿他怎样，那么蒙疆也不一定是非死不可了。”

王之涣道：“你猜命主是谁？”狄郊道：“裘仁被逮，涉及者无非是来俊臣和张易之，你认为来俊臣有本事指使禁军将领深夜赶来御史台杀人灭口么？”王之涣道：“可张易之不过是个男宠，也没有这个本事。”王翰道：“可男宠的女主人有这个本事。”王之涣道：“啊，你是说是那位……”王翰道：“老狄说得对，若命主果真是那位，蒙疆反倒没有性命危险了。”

狄郊道：“裘仁一定是无意中得知了什么宫廷机密。”王之涣道：“总不会又跟璇玑图有关吧？”王翰摇头道：“应该不会。”当即说了裘仁临死前的遗言。

狄郊道：“听起来似乎是裘仁无意中听到张易之和母亲臧氏的对话，事情跟来俊臣有关，所以他灵机一动，一口咬定自己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无非是想挑拨他双方争斗。张易之今日也来过御史台，见裘仁知道了自己的隐秘，起了杀人灭口之心，回宫后百般央求女皇，女皇遂派蒙疆来杀人。

王翰道：“这也是件大奇事，皇帝杀个犯人，居然还要派心腹手下偷偷进来。”王之涣道：“她自己也知道面首这种私事上不得台面。嗯，还是先不谈这个了，咱们自己明日不是还要去来俊臣府上对质么？”

一想明日的不可预知，三人心头俱见沉重。王夫人服下的真的是假死药么？她会如期醒过来吗？来俊臣有没有对她做过什么？王羽仙又被掳去了哪里？俱霜、胥震下落如何？被关在洛阳郊外的辛渐人还可好？

(1) 期(jī)亲：期，一周年。期亲，穿一年丧服关系的血亲，如伯叔父父母、姑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侄儿女及高祖父、曾祖父等。期亲以上指比期亲更亲近的亲属，如祖父母、父母、丈夫等。

(2) 内乱：行奸小功以上亲属及小功范围内的通奸行为均属内乱。小功是比缌麻近一等的亲属关系，是五服中的第四等，穿五个月丧服，如曾祖父母、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

(3) 古代婚姻礼仪包括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是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纳采：男方欲与女方结亲，先请媒妁提亲，得到应允后，再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问名：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纳吉：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

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纳征：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请期：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亲迎：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

(4) 越州：今浙江绍兴。永欣寺：今云门寺。

(5) 夏官侍郎：即兵部侍郎。夏官即兵部，武则天大改官名的产物。

(6) 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隋唐时为州府佐吏，位在别驾、长史之下，掌兵事，或位置贬谪及闲散官员。

(7) 门籍：应进入人的姓名、年龄、等级都写在二尺长的竹简上，挂在宫门旁，进门时要点名查对。

(8) 古人对谶纬极为看重，认为是天命所归。谶本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后成为预言未来事象文字图录的代称。隋朝末年，著名道士王远知给李渊密传符命，又有僧徒景晖授李渊密记，说他当承天命。当时民间还有“十八子得天下”谶语流传，隋炀帝杨广极为紧张，一度猜忌至亲表兄李渊，预备杀他以绝后患。瓦岗军首领李密也是据此谶语起兵，号令天下。唐贞观年间，“女主武王”的密语更是令唐太宗李世民无比紧张，不惜为此滥杀无辜。

第九章 女子心计

门前台阶上横着一名血淋淋的男子——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浑身上下血肉翻卷，布满各种鞭伤、烫伤；手掌、脚掌已被斩去；双肩窝上各有两个拇指粗的血孔，似被什么东西穿透过；面容被刀锋划得稀烂，眼珠被挖出，双耳、鼻子、舌头均被利刃割掉。他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是个人，而是个地狱里爬出来的浴血鬼魅。



次

日一早，御史中丞宋璟命人将王翰等提出台狱，详细询问了昨晚裘仁之事。李昭德人也在场，道：“下臣已经拟好公文，请羽林军大将军李多祚逮捕郎将蒙疆，公文在这里，请相公过目。”

宋璟虽是其上司，却对这位前宰相极为信任尊敬，道：“台狱囚犯被人格杀，是自古以来闻所未闻之大事，这就请李御史签发后送去羽林卫吧。”李昭德道：“多谢相公。为防羽林卫徇私，下臣预备亲自走一趟。”

宋璟道：“如此有劳了。”命人押了王翰三人，径直往毓德坊而来。来府戒备极其森严，宋璟侍从杨功早已经带人守在这里，上前禀告道：“王夫人还没有醒过来。”宋璟道：“那我们便去王夫人房外等候。”

来俊臣闻讯赶出来迎接，干笑道：“宋相公来得好早！听说昨晚皇城台狱中有囚犯被杀，来某还以为宋相公忙得焦头烂额，来不了毓德坊了。”言语中大有幸灾乐祸之意。也难怪如此，他的死对头李昭德正好昨夜当值，难免落下玩忽职守的罪名，即使不被人弹劾，也要自己上书请罪，丢官罢职肯定是免不了了。

宋璟只是不动声色地点点头。王之涣忍不住道：“来县令如此喜形于色，莫非已经知道被杀的是裘仁？须知裘仁招供是来县令派他去行刺，他被人杀死，来县令的嫌疑最大。”来俊臣嘻嘻一笑，道：“若是裘仁在洛阳县狱，来某还能杀得了他，可他人关在皇城御史台中，来某哪里有这个本事？”

宋璟道：“囚犯被杀自有李御史处理。来县令，这就请带我们去见尊夫人吧。”来俊臣笑道：“各位请随我来。”

王翰等人见他一副喜洋洋的神气，显然不仅是因为裘仁被杀而欣喜，还对王蠙珠醒来指认一事极有把握，不由得面面相觑，不知道他到底为何如此有恃无恐。难道真的是他捉走了王羽仙？可王蠙珠一直没有醒过来，身边又一直有宋璟的人看守，他又如何将这条信息传达给妻子？

来到后堂卧房，房外有四人看守，两人是来俊臣的手下，另两人则

是御史台的差役。来俊臣道：“宋相公，你的人寸步不离地守在这里，可以作证，自从他们到来后，来某为避嫌疑，可是再也没有进过王蠙珠的房间。”

一名差役道：“确实如县令所言，每日只有两名侍女按时进去服侍夫人。”狄郊却记得这里不是上次来过的王蠙珠房间，一时也想不明白来俊臣到底有何诡计。

来俊臣道：“各位请进。”推开房门，引着众人进来内室。王蠙珠躺在一张极大的三围卧榻上，神色安详。

宋璟道：“如县令所料，尊夫人大约什么时辰能醒过来？”来俊臣道：“应该快了。为了要查明真相，来某还有个主意。宋相公请看，这具屏风卧榻是西域之物，人在前面，丝毫看不到屏风后，但若是站在屏风后，却能清楚看见榻上的情形。来某斗胆请求宋相公和来某等人藏在屏风后，只留下王翰、狄郊、王之涣在榻前，王蠙珠醒过来只见他们三人，以为诡计已经得逞，口中定然吐实。这可比当面对质要强许多，免得有些人又说是来某捣鬼。”

宋璟微一沉吟，即道：“甚好。”命从人退出去，只留下杨功和两名书吏，一齐站到屏风后。

来俊臣笑道：“三位公子切莫交谈，不然有串供嫌疑，也不要妄想给王蠙珠传递消息，我们在屏风后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王翰等人这才开始相信确实有人给了王蠙珠假死药，而她自己本身也是知情者，来俊臣也许并不知道王翰三人本是无辜，但这一招可谓老道之极——一旦王蠙珠醒来只见到王翰等人，防范之心尽去，稍微一露口风，他们可就百口莫辩。除非她醒过来直接说出了真正的同谋者，可这也不是王翰等人愿意见到的，他们不想看到一个好心帮助王蠙珠姊妹的人就此落入陷阱。

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忽听得王蠙珠“嚤”一声，悠悠睁开眼睛。众人想不到她说醒就醒，来得如此之快，一时呆住，还是狄郊先反应过来，抢上前去一搭脉息，平稳均匀，不由得暗暗称奇。

王蟪珠顾不上理会，急切地问道，“翰郎，羽仙人呢？”王翰微一迟疑，答道：“羽仙人不在这里。”王蟪珠道：“我不是把她托付给你了么？”王翰道：“她……她生病了。”

王蟪珠道：“唉，可怜的羽仙，她一定以为我真的死了。”她不知道自己每说一句话，就将王翰等人往死里推了一把。又慢慢坐起身来，四下转头一看，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来俊臣哈哈大笑走了出来，笑道：“蟪珠，你是我夫人，还能在哪里？当然是在自己家里。”王蟪珠遽然色变，面如死灰，慌忙去望王翰。王翰也无言以对，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来俊臣道：“宋相公，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眼下铁证如山，足以给王翰三人定罪了。”宋璟点点头，叫道：“来人，将王翰三人锁了，押回御史台。来县令，尊夫人也得跟本史走一趟。”

来俊臣忙道：“本案我是告主，我只告王翰三人，并不包括蟪珠在内。”宋璟道：“尊夫人不是被告，却是关键证人，按律也得下狱收押，以防有变。”

王蟪珠忽然尖叫一声，又重新晕倒在榻上。来俊臣吓了一跳，忙上前查看，见她只是因忧惧而晕厥，这才略略放心，道：“这样，等蟪珠醒来，我再亲自送她去御史台。宋相公若是不放心，大可留下你的人在这里看守。”宋璟道：“也好。”依旧命之前守在这里的差役留下。

王翰等人一直一言不发。杨功忍不住悄悄问道：“真的是你们几个做的？”王翰等人只有苦笑。

来俊臣亲自送出大门，问道：“这件案子宋相公预备如何决断？”宋璟道：“当然是依律决断，是非曲直，公堂上自有宣判。”来俊臣笑道：“好，宋相公果然是公正无私，清名在外。”重重看了王翰一眼，无比得意。

忽见监察御史严善思带着大批金吾卫士赶来，那些金吾卫士不待吩咐便自行包围了来府。

严善思年过六旬，须发全白，他近来很得武则天信任，负责处理所有告密事件。以前武则天奖励告密，告密者不许大臣过问，均由她亲自召见，而近来精力大大不济，又沉湎于二张的柔情中，对这些事不由自主地开始厌烦，所以特意选中老成持重的严善思来应对告密者。不久前，严善思一举将八百余名告密者以虚构诋上罪处罚，如此一来，罗织告密之风大为收敛。严善思声名鹊起，极得时人称赞。这样一个人，自然是酷吏的对头。

来俊臣神色登时一变，问道：“宋相公，这是要做什么？”宋璟也不明究竟，问道：“严御史，你这是……”严善思道：“洛阳令来俊臣贪污受贿，阴谋大逆，奉圣意，来俊臣本人立即逮送御史台狱，来府其他人就地软禁。”

众人闻言均大吃一惊，宋璟、王翰等人的惊讶甚至还在来俊臣本人之上。只有狄郊心道：“看来我所料不错，卫遂忠投靠了武承嗣，又说动武承嗣去女皇面前告发了来俊臣。”

严善思又道：“宋相公，圣上有旨，召你立即入宫。这里的事，请交给下臣处置。”

卫士丛中闪出一名宦官，上前递过来一枚左符⁽¹⁾，道：“请宋相公勘验。”宋璟解下腰间玉袋，掏出龟符，见与左符契合，不敢怠慢，忙带了随从往皇宫赶去。

严善思遂命金吾卫士拿下来俊臣。那些金吾卫士同样恨酷吏入骨，一拥上前，绳捆索绑，将来俊臣缚成了一个人肉大粽子。

来俊臣勃然大怒，叫道：“放手，你们竟敢拿我。我要见圣上……见……”话音未落，口中便被塞了一团马粪，粗暴地丢入槛车。

严善思命人松开王翰几人绑缚，道：“圣上特别有交代，近来凡是来俊臣告发的案子，被捕的犯人一律无罪开释。几位请吧。”

王翰忙道：“我们想再进去看看王夫人，有一些重要的话要问你。”严善思板起面孔，道：“不行。圣上有旨，不奉诏令，任何人不得出入来府。来人，封门！”金吾卫士当即上前将王翰几人赶来，在来府前

设置一道警戒线，禁人出入。

王翰等人无奈，只得快快回来惠训坊。令人惊喜的是，李蒙、俱霜等人正陪着王羽仙在家中等候，永年县主武灵觉也在，原来之前是太平公主派人接走了王羽仙。王翰回想之前狄郊曾出主意让自己带着王羽仙躲入太平公主府上，不由得很是新奇。

王羽仙尚不知道王蟪珠服下的是假死药，忽听说姊姊又活了过来，立即要赶去来府探视。王翰忙拉住她道：“眼下来府有金吾卫士把守，你进不去。”

王羽仙道：“金吾卫士？”王之涣道：“你姊夫来俊臣已经被圣上下旨逮捕下御史台狱，说不定正好关在咱们昨晚蹲过的那间牢房呢。”王羽仙喜道：“当真？呀，这下姊姊该放心了，再也不用害怕这个恶人。”

狄郊心道：“来俊臣这次以这么大的罪名被下狱，告发的人又是武承嗣，怕是难逃一死。蟪珠虽然被逼，终究还是他夫人，能逃得掉么？最好的结局也是没入宫中为奴，从此再不得见天日。不牵连妻族羽仙等人已经是万幸。”他心中虽然这般想，却不便当面说出来，只默默不语。

王之涣将李蒙拉出院子，问道：“你带永年县主来这里做什么？”李蒙道：“嗯，有件事我正要告诉你们，灵觉已经是我未过门的妻子，我们打算过一阵子就正式成亲。”

王之涣大出意外，呆了半晌才问道：“你是为了救尊父么？”李蒙道：“算是吧。家父已被贬为蒲州司马，全仗灵觉求恳太平公主出面周旋，才免去死罪。”

王之涣道：“可朝廷不是向来不准皇亲与我们五姓七家通婚么？什么时候你们赵郡李姓变得特别了？”李蒙道：“太平公主十分宠爱灵觉，特意为此求过圣上，圣上也特别恩准了。”

王之涣道：“那么太平公主派人带走羽仙……”李蒙道：“这件事我事先可不知道。近来太平公主府上人来人往，我都不知道她接羽仙来了正平坊。”

王之涣奇道：“你一直住在太平公主府上？”李蒙面色一红，道：“是。不过我跟灵觉说了，打从今日起，我要搬来跟你们同住。”王之涣道：“那永年县主呢？”李蒙面色更红，道：“她当然要走，我这就让她走。”

来俊臣的被捕轰动了整个洛阳城，落井下石上书告发其罪状的奏表如雪片般飞上武则天案头，除了武承嗣、武三思为首的诸武外，还有太平公主、皇嗣李旦，禁军将领数十人，文武大臣更是多不胜数。

然而来俊臣下御史台狱后，武则天按而不问，特别下令不得诏书，任何人不得审问。她很明白来俊臣杀人太多，仇家极众，可他杀人都是希承她的旨意，她需要身边有这么个得心应手的人，好随时除去那些不顺眼的障碍。她也听过所谓的来俊臣自比石勒一说，子侄们联名的告发书均认为这是来俊臣大逆不道、预备谋反的罪证，可这仅仅是来俊臣酒后的狂言妄语，能做得数么？

武则天的暧昧态度无疑令人惶恐不安。所有人都知道来俊臣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阴刻的小人，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如果他这次不死，日后定会东山再起，那么告发过他的人不被杀死灭族，也要被活活整脱一层皮。来俊臣必须下地狱！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告发他罪行的行列中，甚至连女皇宠幸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也出面告发来俊臣图谋不轨，但武则天还是不表态。这些人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来俊臣就是她的一条臂膀啊，她怎么能挥刀斩下自己的手臂呢？

直到监察御史严善思将自来府中搜到的机密信函送到女皇面前，她的态度才急转直下。这十余封机密信函中，除了几封是告发朝中大臣的奏表外，还有来俊臣与契丹反贼孙万荣的书信来往。当然，来俊臣并不是要勾结契丹谋反，他只是要孙万荣交出曾经贿赂前宰相李昭德的证据，为此他愿意事先提供朝廷军队的动向给孙万荣。

武则天最清楚李昭德与来俊臣之间的恩恩怨怨，二人都想寻机致对方于死地，她将这二人一个放在监察御史位子上，一个任命为洛阳县令，本就有令他们相斗、互相牵制之意。然而李昭德接受孙万荣应该不

是空穴来风。当年李昭德任宰相时，确实曾上书保奏孙万荣升官秩为三品，当时孙万荣还是归诚州刺史，对朝廷也尚服贴，武则天准奏后还有特赐绣金紫袍一件。若不是李昭德受贿真有其事，来俊臣何须冒着泄露朝廷军事机密的危险向孙万荣索要证据？最令人切齿痛恨的是，来俊臣明明知道李尽忠、孙万荣是眼下女皇最痛恨的人，却还要因一己之私去与其勾搭。

基于这些最简单的推理，武则天终于忿然下诏，命御史中丞宋璟审讯来俊臣谋反一案，必要时可以动用一切刑讯手段。

来俊臣被带上公堂，自然竭力否认那些书信是他所写，称是有人仿冒他笔迹栽赃陷害，跟之前宋璟审理过的狄郊反信案并无二样。更离奇的是，他还称那告发监察御史李昭德受贿的奏表也并非他所作。

李昭德已经被收狱，由监察御史严善思负责审问，他倒也坦然，不等用刑就主动招承了多年前确实曾经收过契丹孙万荣的巨额贿赂。按照唐律规定，受财枉法属于坐赃罪，按财物多少计罪，最高判三年徒刑。然李昭德受贿后又为孙万荣奏请官职，按律在坐赃罪要再加二等，即死刑。他既主动认罪，严善思也依法判刑，定为绞刑。

本来到这个地步，没有人再会相信来俊臣的辩解，偏偏宋璟是个谨慎的人，特意请来当世著名书法大家王琳、钟绍京辨认笔迹。这王琳是王羲之后人不必多言，钟绍京也是出生在书法世家，为三国时期魏国太傅钟繇第十七代世孙。洛阳皇宫中的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门榜、牌匾、楹联等尽是他的墨宝手迹，以致时人称钟繇为“大钟”，钟绍京为“小钟”。

王琳、钟绍京仔细比照了之前来俊臣上奏朝廷的奏表及新近严善思从他府中搜出的机要信件，一致认为是同一人所书。宋璟便再无话说，命书吏一一记录下来，请二人签上名字。

当日回家时，宋璟特意换上便服，只带杨功一人，绕道惠训坊。王翰见众所瞩目的御史中丞大驾光临，不知道他所为何事，慌忙迎了进来。宋璟命王翰只留下狄郊、王之涣、李蒙几人，又命杨功到门前把守，不让人靠近。众人料到他有机密话要说，也不敢多言。

宋璟闷闷不乐地坐了半晌，才问道：“你们怎么看待来俊臣家中搜出的这些信？但说无妨，不过我想听听实话。”王翰几人交换一下眼色，均不愿意开口。

宋璟道：“我知道你们不愿意为来俊臣说话，但有不愿意谎言欺骗我，可我一定要听听实话。狄公子，你来说。”狄郊只得应道：“是。眼下告发来俊臣的人数不胜数，但都不过是纸上谈兵，真凭实据只有严御史自他府邸搜出来的那几封信。”

宋璟道：“不错，正是因为这几封与契丹孙万荣通谋的信件，才促使圣上下决心处置来俊臣。”狄郊道：“可这信明显有蹊跷之处。来俊臣恶事做尽，仇人遍天下，多少人盼着他出错露出破绽来，好置他于死地，然而他前几番被人弹劾降职也只是因为贪污受贿之事败露，没什么重罪。他为人谨慎，做事周全，明知道无数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宅邸中留下如此重要的信件，还被严御史搜了出来？”

宋璟道：“狄公子说的对，严御史并不可疑，可疑的是这来历不明的几封信。”顿了顿，又道，“坦白说，之前王夫人服毒那件案子，我确实怀疑过你们三位，若不是突然冒出来俊臣这起案子，我本来还会继续怀疑下去，也预备依照律法判刑。你们不会怪我一时糊涂、没有信任你们吧？”

王之涣道：“那么宋御史现今又是如何知道我们几个无辜呢？”宋璟道：“之前你们嫌疑最重，是因为王夫人身处来俊臣心腹包围之中，没有得到毒药的机会，而凑巧你们在寿宴上接触过王夫人，王夫人又当面将王家娘子托付给王公子。后来王夫人醒来，丝毫不为自己没死惊讶，那番话更是你们通谋的铁证。然而来俊臣在自家门前意外被逮后，金吾卫士迅疾包围了来府，没有人能够随意出入。又是谁将信暗中放入了来府？既然能有人做到这一点，之前将毒药传给王夫人也就不在话下了。”

王翰道：“知道这其中关窍并不困难，请御史允准我们进来府，当面一问王夫人便知。”宋璟道：“我正要告诉各位这件事，王夫人跳井自杀了。”

众人闻言大惊失色。王翰道：“王夫人跳井自杀？怎么可能？”宋璟

道：“嗯，是金吾卫士亲眼所见，不过尸首并没有捞到。你们也知道，来俊臣家里的几眼水井均是与漕渠⁽²⁾相通的。”

王蠙珠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经历之离奇，令人扼腕叹息。她之前被来俊臣强娶为妻后，早有求死之心，只是担心死后来俊臣狂性大发，疯狂报复自己的亲属，现在大概见到丈夫被逮下狱，终于可以放心地自杀。只是她身后尚留下一个巨大的谜题，到底是谁给了她假死药？卫遂忠到底是事先被她利用，还是事先早已与通谋？

狄郊忙问道：“卫遂忠还没有找到么？他可是王夫人服毒案的关键人物。来俊臣突然被人告发，应该也跟他有关。”宋璟道：“我料到卫遂忠逃去了魏王府上，派人去索要，但魏王坚称没有见过卫遂忠这个人。”

王之涣道：“若不是卫遂忠从中挑拨，魏王这次怎么可能积极带头上表告发来俊臣呢？”宋璟道：“然而魏王坚持说没有见过此人，旁人也无可奈何。我今日贸然造访，是有一件事想要拜托几位。”

狄郊道：“但请宋御史吩咐。”宋璟道：“我想请你们几位私下帮我查一查来俊臣这件案子，而今御史台一举一动为天下瞩目，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便会有人上书弹劾。我知道这会令你们为难，但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我也希望来俊臣死，但这次他明显是被人栽赃诬陷。”

众人一向以王翰为首，便一齐望着他等他示下。王翰绝然道：“来俊臣诬陷贤良，害死了多少人，眼下又间接逼死了王夫人王蠙珠，宋御史怎能要求我们出面为他查案？难道要还他清白、好让他继续为非作歹害死更多人？不，我们做不到。”

宋璟道：“难道你们不想知道真相么？来俊臣是右手书写，而这次仿冒他笔迹的人是左手执笔。”众人一时呆住。宋璟道：“当然，车三已被当众斩首，决计不能复活再来仿冒来俊臣笔迹，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很不同寻常，似与之前狄公子的那件案子有许多相通之处。”

他却是不知道当日刑场上处死的车三是假的，真的早被人调了包，而且车三虽然左手执笔，却不会仿人笔迹，另外有个左撇子的懂得模摹书信的真凶还没有抓到。但这其中的关节王翰、狄郊等人却是一清二

楚，几人立即想到这摹写来俊臣书信的人应该跟临摹过狄郊笔迹的就是同一人，那人之前为淮阳王武延秀奔走，现在为他老子魏王武承嗣效力，丝毫不足为奇。

狄郊先不说破，道：“好，我们答应宋御史，一定查清楚这件案子。”宋璟甚是欣慰，道：“多谢。本史自会有所报答，告辞。”狄郊道：“哪敢要宋御史的报答？”当即送宋璟出去。

王翰道：“王夫人投井自杀一事，大家先别告诉羽仙。”王之涣道：“可是纸包不住火，她早晚要知道。”王翰道：“她身子刚好，能拖一时就是一时吧。”王之涣道：“那眼下咱们要怎么办？去找卫遂忠？”

李蒙道：“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在太平公主府上见过卫遂忠。当时我正要出门，他站在门前，向门夫自称是来俊臣的心腹卫遂忠，有重要事情要求见公主。”王之涣道：“啊，你刚才怎么不说？”李蒙道：“我为什么要说？太平公主可是帮过我们的。况且就算我说出来，宋御史去找太平公主又能有什么结果？”

王翰道：“我知道了，那个人是宗大亮。老狄，你快些进来，当初那封送到你伯父手中的家信，是宗大亮写的。”

狄郊道：“宗大亮？怎么可能？你有什么凭据？”王翰道：“我本来也想不到是他，全靠李蒙提醒。当日我被绑去洛阳郊外，那神秘人揭穿了车三并非真正的代笔者，要求我查清此案，我特意向他打听过宗大亮下落，他说宗大亮声称告变被召入宫中后下落不明，不过也许会藏身在正平坊太平公主外宅中。”

王之涣道：“那神秘人能在短短内从刑部取来证物，在朝廷中也应该是位手眼通天的人物。他这么说，一定有根据。”王翰道：“嗯。宗大亮是老狄那件案子和来俊臣假信案的唯一共通人，不是他还能是谁？当初他藏在普救寺梨花院中的反信副本，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亲笔所书。”

李蒙道：“可既然宗大亮自己就会仿人笔迹，当初在蒲州为何还要引荐黄瘸子来拟写反信呢？”王翰道：“这就是这个人的狡诈之处，而今黄瘸子因财被杀，真假车三作为宗大亮的替罪羊均被处死，只有宗大亮安

然无恙，我猜就是连武延秀也不知道其中究竟，以为只有黄瘸子和车三会临摹他人笔迹。”

狄郊道：“嗯，这点我赞同阿翰，宗大亮这个人确实狡诈，他主动招供，又主动交出反信副本，确实迷惑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若不是来俊臣这件案子，我们至今还怀疑不到他身上。”

王之涣道：“李蒙，你有没有问过武灵觉，她当初为什么要救裴昭先，还让将宗大亮将他绑在普救寺中？”李蒙道：“没有。不过灵觉很孩子气，爱跟人做对，也常常捉弄武延秀，我猜她不过是一时兴起。说到底，太平公主真的跟来俊臣这件案子有关系么？”

王翰道：“眼下‘倒来’声势浩大，肯定是因卫遂忠而起。宗大亮一直躲在太平公主府上，而后来卫遂忠又去了她那里，她觉得机会来了，便让宗大亮模拟来俊臣笔迹写了一堆信件，再设法放入来府中，公主才是这场告变的幕后策划者。”

狄郊道：“可是这件事完全说不通。太平公主是女皇最宠爱的女儿，来俊臣奉承她还来不及，二人无冤无仇，她为何要用假信陷害他？而且，太平公主除了私生活放荡出名外，其它事情一向低调，更是从来不干预朝中政事，卫遂忠为何又要去投奔太平公主？要保命，魏王武承嗣才是他唯一的选择。”

王之涣道：“嗯，宋御史也认为卫遂忠是投靠了武承嗣。而且这次告变，明明是武承嗣带的头。”李蒙道：“不过我确实在太平公主府邸前看见了卫遂忠，也许太平公主拒绝了他，所以他又赶去投奔了武承嗣。”

王翰道：“那么用来陷害来俊臣的假信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要知道太平公主与武承嗣并不和睦，当年她第一任丈夫薛绍被杀后，女皇为她选中的新驸马本来是武承嗣，但不知道为何后来变成了武攸暨。这其中说法可就多了，有说是武承嗣不愿意杀死原配妻子给公主腾地儿的，有说是公主自己不愿意的，总之，这二人并不对眼。”

狄郊道：“就算宗大亮和卫遂忠都是为太平公主所用，可她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对付来俊臣？”

王翰道：“李蒙，你还记得当初我来神都营救羽仙前，尊父曾经建议我最好是投靠太平公主么？”李蒙道：“不错，太平公主第一任丈夫薛绍就是死在酷吏周兴手中，家父曾听闻周兴被杀其实是太平公主下的手，所以认为公主痛恨酷吏，也许会暗中助你一臂之力。”王之涣道：“当初我也赞同过，不过阿翰自己不愿意。”

狄郊道：“公主的杀夫仇人是周兴，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她自己的亲生母亲，仅凭她痛恨酷吏这一点，实在难以表明她会有动机出头对付来俊臣。她经常出入女皇身边，应该知道来俊臣在她母亲心目中的地位。”王翰道：“正因为公主非常清楚来俊臣在女皇心中的重要性，所以她才搞了假信这么一招。孙万荣，嘿嘿，朝廷上下切齿痛恨的反贼，多好的机会。”

狄郊道：“就算是太平公主做的，可如此一来不也牵扯出监察御史李昭德了么？他可是雷厉风行的反对酷吏政治的人物，目下已按贪赃罪被判处绞刑，死期不远。太平公主本来就没有对付来俊臣的动机，为何还要连带陷害李昭德？这是最大的矛盾之处。”

李蒙也道：“没错！反倒是武承嗣与李昭德有不共戴天之仇。阿翰说太平公主在策划整件事，太异想天开。抑或宗大亮本人也躲在魏王府中，不过那神秘人不知道罢了。”王翰仔细回想了一下，道：“也对，神秘人当初告诉我宗大亮在太平公主府上时，言语之间确实不是那么肯定。”

俱霜忽然推门进来道：“你们说的这些都只是推测，但卫遂忠投奔太平公主却是李蒙哥哥亲眼所见，这才是最关键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卫遂忠为什么要投奔太平公主？”李蒙道：“呀，你偷听我们谈话？”

王之涣忙问道：“难道霜妹知道原因？不妨说出来听听。”俱霜得意一笑，道：“一定是来俊臣手中握有太平公主的把柄！卫遂忠要是去投奔魏王武承嗣，还得费半天口舌挑拨离间他和来俊臣的关系，但若是来俊臣凑巧抓住了太平公主的把柄，正预备上告，卫遂忠赶快去将实情告诉公主，不用多费唇舌，公主立即收留了他，而且齐心协力，一起对付来俊臣。”

众人开始觉得不可思议，但仔细一回味，均觉得有理，这确实是解释卫遂忠为何弃武承嗣选择太平公主的最好理由。但太平公主贵为天下唯一的公主，又有什么把柄能被来俊臣捏住呢？

李蒙问道：“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俱霜笑道：“这用脚趾头也能猜到，偏偏你们几个聪明人想不到。我告诉你们，太平公主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她为人很好的，小时候我家里穷，她还暗中接济过我们。李湛将军也是她……”忽见众人瞪大眼睛死死盯着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慌忙往外奔去，道：“我得去看看羽仙。”

王翰挺身挡在门前，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今日不说清楚，别想走出这扇大门。”俱霜道：“那我就坐在这里好了。”当真走过去坦然坐下来。

众人见她不肯说出身份，也是无可奈何，总不能强逼于她。正僵持之时，夜鼓“咚咚”，老仆来叫各人吃晚饭，只得就此作罢。

这一夜，天幕阴漆一片，无半点星光。冷风冷冷，带着重重的水气掠过洛阳全城。洛河上雾气茫茫，完全被氤氲遮盖住了光洁婀娜的身影。干旱已久的神都终于要下雨了。

次日一早，王翰、李蒙、王之涣三人来到正平坊，名义上是来感谢太平公主事先派人接走王羽仙，实际上是想来探听宗大亮和卫遂忠的下落。

正平坊位于城南，就在尚贤坊的西北角。这里住户不多，太平公主的豪宅占去了坊区西面的一半，东面大部分则是国子监的建筑。国子监是古代的一种大学，始设于隋代，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各学皆立博士，掌监学之政。这六所学校之间也有差别，主要体现在学生资荫⁽³⁾、身分上。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

在国子监的北面，还住着一位权臣，即现任宰相李迥秀。他被武则天天下敕命以情夫身份侍奉张易之母亲臧氏后，已经搬去了修行坊张易之外宅，久不回家居住。传闻是太平公主向女皇出了这个主意，目的只是报复李迥秀家仆曾与公主户奴争道。臧氏容貌不佳，李迥秀又不敢得罪她，只得经常饮酒装醉，虽因奉旨当情夫得拜宰相，却早已沦为天下人的笑柄。

李蒙因久住太平公主府邸，门夫知道他是永年县主的未婚夫，便放他们直接进来。宅内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迴环，极都城之胜概。

几人在客堂等了一会儿，有人又引他们来到内堂中。已经是初冬季节，天气寒冷，室中烧了一盆石炭⁽⁴⁾，温暖如春。有仆人进来奉上酒水和几碟点心，道：“各位郎君稍候，公主马上就到。”轻手轻脚地掩上门，退了出去。

然而这“稍候”一候就是一个多时辰，王翰见久久没有仆人进来伺候，才感觉不对劲，忙奔过去推门，却已经被锁住。王之涣道：“咱们是被软禁了么？”王翰道：“看来是这样。”

李蒙道：“公主为什么要这么做？”王翰道：“这还用说么？正如我昨日所言，一切都是太平公主在暗中策划，她已经猜到我们来意，所以派人引我们到这里，囚禁起来。”

李蒙道：“就算是如俱霜所说，公主有要对付来俊臣的理由，可明明是武承嗣上书告发来俊臣在先，这又怎么解释？”王翰道：“这一点也想不通。不过若公主不是心中有鬼，为什么不敢见我们，反而要将我们关在这里？”

忽听见外面有人问道：“你们几个鬼鬼祟祟地在这里做什么？”正是武灵觉的声音。李蒙大喜，叫道：“灵觉，我在这里。”

武灵觉忙奔到门前，见门上上了一把大锁，喝道：“把门打开。”有仆人应道：“回县主话，公主有命，不到天黑不能放这几个人出来，包括李郎在内。”

武灵觉大怒，重重打了那仆人一个巴掌，道：“这里本来是我家，她要发号施令，干嘛不回她自己的公主府、不回她的皇宫去？”原来这处宅邸原本是定王武攸暨的住处，太平公主改嫁后才搬来这里。仆人喏喏连声，就是不肯开门。

里面王之涣听见，道：“听起来这位永年县主跟她嗣母关系并不好啊。”李蒙白他一眼道：“若是有女人为了嫁你父亲为正妻，公然杀死你母亲，成为你嗣母，你会跟她关系好么？”

王之涣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怎么会好？不过既有嗣母名份，也无可奈何，我会立即搬走，再也不见她一面。说到底，永年县主不是最终还是请太平公主出面帮过许多忙么？”李蒙知他暗指武灵觉曾经为他父亲脱罪求肯过太平公主一事，面色一红，道：“灵觉是为了我才……”

忽听见门板“咣当”作响，武灵觉不知道从哪里寻来一块石头，往门上铜锁上砸了起来。仆人知道她刁蛮任性，又素为定王、公主宠爱，不敢上前阻止，只在一旁干着急。

蓦然脚步声纷沓而至，一女子扬声喝道：“灵觉住手！”王翰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太平公主本人到了。武灵觉也不听从，继续砸门，直到太平公主命侍女上前将她拉开，才质问道：“你为何将我未婚夫关在里面？”

太平公主斥道：“胡说，哪有这回事？来人，快些开门。”当先进来，歉然道：“实在抱歉，我刚从宫里回来，下人不懂事，怠慢了各位公子。几位找我有事么？”王翰见她神色泰然，一时难辩她言语真假，便道：“我们今日来，是特地拜谢公主曾妥善安置照料羽仙，多谢公主仗义援手。”太平公主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抱歉，我还有事，不能……”

王之涣忙问道：“还有一事，不知道公主可认识宗大亮这个人？”太平公主道：“宗大亮？嗯，我倒是听过他的名字。他是皇母侄子宗楚客的堂弟，宗楚客就是因为他弄什么反信诬陷狄相公才受牵连被贬出朝。王公子问他做什么？”

李蒙见她明显是否认认识宗大亮，忙道：“宗大亮才是上次那次反信的执笔者，那封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就是他的手笔。”太平公主道：“噢？”这一声“噢”明显是故作惊讶，也不知道她是早已知道事实，还是根本不关心。

王之涣道：“那么公主可有见过来俊臣的心腹卫遂忠？”太平公主道：“没有。他确实来过我这里，但我不肯见他，所以他又走了。几位若没有别的事，这就请吧。来人，送客。”

王翰等人只得悻悻告辞。武灵觉跟出门外，道：“她在撒谎骗你们。”李蒙道：“她？你是说太平公主么？”武灵觉道：“还能有谁？这几日她天天躲在水榭中，跟她那些门客秘密商议着什么，不许旁人靠近半步，连我父王也不能进去。”

王之涣道：“县主可认得公主那些门客？”武灵觉道：“很少照面，哪里会认得？水榭是她来了后新修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听说有秘道直接通向外面。说不定你们要找宗大亮、卫遂忠都藏在里面。”

王翰蓦然得到某种提示，道：“呀，秘道，来俊臣家中一定也有秘道，说不定那些栽赃来俊臣的信就是通过秘道送进去的。”王之涣道：“这件事还是得找到卫遂忠才能问清楚。还有王夫人如何得到毒药那件事，也得问他才能知道。”

武灵觉闻言很是惊诧，问道：“你们说来俊臣是被人陷害的？”王翰不便明说。李蒙忙道：“这件事说起来……”

忽见几名国子监生大呼小叫地奔出监门，疾步朝北赶去。王之涣皱眉道：“现在的监生都是这般不讲斯文礼仪么么？”

话音未落，又有更多的监生争相赶出来，几人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事情。王之涣上前拦住一人，问道：“出了什么事？”那监生只道：“天津桥！天津桥！”便推开王之涣，朝前去追赶同伴。

几人出来正平坊，坊正、坊卒及把守坊门的卫士都通通不见了，武侯铺中空无一人。满大街都是往北赶去的人，个个脸上流露出兴奋焦急的红光。人如潮涌，熙熙攘攘。几人一出坊门，差点被人流冲散。

王之涣十分纳闷，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莫非是天津桥塌了？”

王翰当日来洛阳时正好遇到刑部在天津桥南处死车三，顿时明白了究竟，道：“呀，朝廷要在天津桥南处死犯人。被处死的一定是来俊臣，只有他的行刑才能引发这么大的轰动。”

王之涣道：“啊，宋御史还没有上报审讯结果，怎么会这么快就处刑？走，我们也去看看，看看被杀的是不是真的来俊臣。”

来俊臣一案轰动朝野，不仅洛阳士民，全天下的人都在紧密关注这件案子，甚至连北方契丹战事也变得没那么要紧起来。主审官御史中丞宋璟白日在御史台要频繁接待一大堆有能力进入皇城的权贵大臣，晚上回到宅邸又早有各色官员、士人、百姓及神秘人物候在门内外，人数之多，令宋家上下烦不胜烦。这些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强烈要求宋璟判处来俊臣死刑。宋璟始终不肯明确表态，只说有司自会公正判决，而且判决书须呈报圣上，最终的裁决权仍然在女皇手中。人人信服宋璟的公正，可眼下需要的不是公正判决，而是酷吏的极刑。

深宫中的武则天反而没有宋璟矛盾不已的心态，虽然告发来俊臣谋反的人前赴后继，但她素来是个意志坚决的人，不容易为人左右。她是真的很喜爱来俊臣，办事得力，还是个美男子，尤其名字取得极好——“来俊臣”，当初她第一次听到就很是喜欢。他可是大周朝的功臣，那些有心谋害她、反对她的人，不都是他帮她一个个铲除的么？当年若不是他的及时提醒，她只怕早已经死在上林苑⁽⁵⁾的“牡丹之谋”当中，他不但是朝廷功臣，还是她的救命恩人。

那是一个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寒风凛冽，她正在宫中守岁，稟事宦官忽然送来一封未署名的信。信中说道：“陛下以妇人而登大宝，乃亘古未有之事。古人云，圣主临朝，百灵相助，而今当真有所应验。上林苑天降吉兆，牡丹像腊梅一样，凌霜傲雪怒放枝头。这是新春之时本朝第一大盛事，请陛下前去观看。”当时宫廷、民间均以种植大牡丹为时尚，名贵牡丹一株价值数万钱，长安、洛阳均降观赏牡丹视为

盛事。武则天也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不但在洛阳宫众花苑中广植牡丹，到牡丹盛开季节还化装到民间观看。她听说上林苑牡丹冬日开花后，很是兴奋，预备第二天便去上林苑观赏，命手下人做好准备。当时来俊臣官任侍御史一职，凑巧当值，闻讯紧急求见武则天，告知说草木生长遵循时令，牡丹决不可能在隆冬季节开花，这一定是个阴谋，有人想诱骗女皇到那里予以加害。武则天当即出了一身冷汗，来俊臣又奏请不如将计就计，于是武则天挥笔写下一首诗作为诏令：

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这首诗流传极广，还衍生出许多离奇的故事。据说武则天下此诏令后，上林苑中百花畏惧其天子威严，齐齐盛开，唯有牡丹不开花。武则天大怒下将牡丹贬去洛阳，由于水土适宜，牡丹反而成为洛阳胜景。这当然只是人们敷衍的故事，这首诗其实是武则天一道不动声色的密令，暗示禁军要连夜做好准备，不可迟疑。

次日，武则天依旧率群臣来到上林苑，但见群花五颜六色，争相怒放。百官亲眼见到百花也要听令于女皇，无不惊得目瞪口呆，殊不知这是来俊臣连夜派人制作的假花。这实在是武则天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她至今不能忘记当面对如潮花海时群臣拜倒在地的情形，跟她靠高压强制手段取得权柄不同，那才是真正心悦诚服的威服，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来俊臣的计谋呀！

心中想着，不由自主地又来到宫中花苑，只是眼前一派冬日萧索，再无那斑斓似锦的鲜花盛开了。不，她不能杀来俊臣，她要赦免他的死罪，于是有意向为她牵马的宰相吉顼询问道：“来俊臣有大功于国家，吉卿看怎么处置他才合适？”

吉顼是与来俊臣齐名的酷吏。他本是明堂尉⁽⁶⁾，一日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一张床上。王助是初唐著名诗人王勃的弟弟，本人也是进士出身，以文章显于当时。他跟吉顼是亲戚，聊天时偶然提起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身上长了像麒麟的两角，而他的名字凑巧又有个“耀”字，由光翟组成，意即光宅整个天下，因而有人认为他生有异像。这不过是亲属之间闲扯的无聊之谈，哪知道次日吉顼就将王助的话一一记下来呈交给了

来俊臣。来俊臣立即上书告变，武则天敕差河内王武懿宗推鞠审理，武懿宗趁机命人广引朝士，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潘，以及凤阁舍人王勣、兄泾州刺史王勣、弟监察御史王助等总共三十六家均被攀诬夷族，千余人被杀，又有千余人被流放，均是海内名士。写下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王勃若非早死，此次也必然与兄弟一起被杀。这起“三十六朝士案”轰动一时，是武则天即位登基以来最大的冤案。而这起大狱的始作俑者吉项也因告发有功一步登天，被授天官侍郎，加宰相头衔，步入中枢重臣行列。毫无疑问，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个新崛起的酷吏，跟来俊臣是同一类人。

武则天不问侄子，不问女儿，不问面首，独独问有“来俊臣第二”之称的吉项如何处置来俊臣，显然是有目的的，实在是因为眼下反对来俊臣的人太多，她很需要一个同盟者。

吉项迟疑了下，缓缓答道：“来俊臣聚结不逞，诬逼贤良，赃贿如山，冤魂满路，实在是本朝最大的国贼。眼下洛阳城中群情汹汹，有排山倒海之势，来俊臣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望陛下早作决断。”

武则天愕然当场，半晌无言，她这才知道她在来俊臣一案上是彻底被孤立了。仿若一叶之舟悬于汪洋大海上，四顾茫然，看不到任何帆影，眼前所见，只有愤怒的潮水。

吉项又道：“若是不杀来俊臣，士民的愤怒就会转嫁到陛下身上，大周社稷危矣。”

武则天沉默半晌，轻声地道：“敕令，斩洛阳令来俊臣于天津桥南。”她将失去完全神采的浑浊眼眸投向阴沉沉的天空，又有气无力地补充了句，“监察御史李昭德同日斩首弃市(7)。”

嗯，她虽然最终要被迫处死心爱的臣子，但若将他的仇人在他面前先行处死，总该对他是一种安慰吧。

来俊臣被斩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城，整个洛阳都轰动了，出现了史所

罕见的万人空巷的场面，几乎所有人都朝天津桥赶去。偏偏天公不作美，降下来一场大雨来。狂风暴烈，水面倾颠。少顷之间，猛雨如注，点如拳大，黑天漫地，风雨交加。即使如此，刑场周围依然人山人海，通往街道巷陌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往北堵到皇城端门前，往南到三个坊区外。

首先被斩首的是李昭德。他任宰相时曾鼓动武则天下一道敕令，规定自今以后，凡犯徒、流以上罪者，遇赦后逾百日不自首者，仍旧依法治罪。而唐律原先的规定是：遇有朝廷赦天下时，除反逆等常赦所不原之罪外，其余赦前所犯之罪，皆可赦免；但又规定：凡犯有掠卖平民及部曲为奴婢，隐藏逃亡的部曲、奴婢、置官过限与不应置而置、假冒为官，诈死，私有禁物等罪者，遇赦后须在百日内向官府自首，逾期不自首而隐匿其罪者，仍然依法治罪，不再被赦免。李昭德此规定，则是把一切犯徒罪以上者，皆列入遇赦百日不首仍治罪内范围。他接受孙万荣贿赂是数年前的事，之后武则天也曾经几次大赦天下，按照唐律原先的规定，他本可以脱罪，然而按照新敕令，他又不在被赦免之列，要按贪赃罪计赃治罪，所以有人称他是作茧自缚。

然而与恶贯满盈的来俊臣相比，李昭德这点罪过实在算不得什么，况且他极有建筑天分，是营建洛阳城的功臣，人们多少有些惋惜他的被杀。不过这种哀痛很快被来俊臣被杀所带来的巨大喜悦冲跨了。

来俊臣自被押上刑场后，一直强作镇定，但在那么多道目光的逼视下，他还是不由自主地低下头。他起初在御史台狱中听到诏书时，的确是目瞪口呆，直到被兵士上绑后扔进槛车，才逐渐回过神来。他回想起自己顶着酷吏淫刑的名声为女皇出生入死，如今却要一场并未参与的阴谋多陷害，不免心力交瘁。他这一生中做过无数诬陷别人的事，想不到反过头来报应到自己身上。那一刻，沮丧得无以复加。

他听不清楚监斩官在念些什么，全身为一种“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凉所笼罩，软酥酥的，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他很想告诉眼前这些敌视他、仇恨他的人，他生平所杀一千多家总共十几万人，大多数是出自女皇的授意，若非她阴纵其惨，他有岂能胁制群臣？他们该恨的是宫中那个淫荡乱伦、不知道羞耻为何物的老女人，他充其量不过是个打手而

已。可惜的是，他口中塞了木丸，说不出一个字来。

这场大雨下得好啊，老天爷都在嘲笑这些自欺欺人的大周子民。

监斩官生怕女皇会有特旨赦免来俊臣，因而等不及先行杖，便直接下令斩首。当来俊臣的首级滚到地上的一刹那，寂然无声瞬息变成了欢声雷动，场面彻底失控，人们争相向前涌去，刑场戒备的金吾卫士根本弹压不住，瞬间被人流冲散。可怖的是，最先冲到来俊臣尸首前的人蜂拥而上，有撕咬着尸肉的，有披腹出心的，有挖首级眼睛的，有剥其面皮的。只在须臾之间，那具尸首和首级便成了森森白骨。然而，仇恨依旧没有散去，人们咬牙切齿地将骨头扔在地上，来回践踏狂踩，直至成为齑粉、被大雨冲刷干净为止。

后人评价来俊臣道：“君令而臣随，君心而臣胆，是故口变缙素，权移马鹿，如得其情，片言折狱。”无论怎样，这个大魔鬼终于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人们长长舒了一口气，奔走相告道：“今晚总算可以安心躺在床上睡觉了。”

来俊臣血肉被士民争食的消息传入宫中，武则天震撼不已，如果不是她派了心腹宦官前去观刑，她还真不知道天下人恨来俊臣恨到了这个地步，这时候，她才真正庆幸听了吉项的话。为了挽救自己的颜面，又特下一道诏书，历数来俊臣累累罪恶，诏书最后道：“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来氏全族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杀。倒是来俊臣夫人王蠙珠显得有先见之明，已跳井自杀，避免了上刑场被当众斩首的羞辱。

来俊臣被杀后，凡他所援引的亲党为官者数百人均主动自首。武则天装模作样地责备他们，有人答道：“臣死罪，确实有负陛下。然臣乱国家之法，不过是罪上一身，如果违背了来俊臣的意愿，当时就要灭族。一身轻，一族重，臣不得不俯首就范。”武则天良久无语，最终赦免了这些人。

更令女皇伤心的是老臣魏元忠的一番话。魏元忠数次被来俊臣陷害，最严重的一次已经被押到刑场上，当刽子手大刀举起来的一刹那，

武则天又派特使赦免了他。魏元忠临死面不改色，被赦免也无喜色，只从容拜谢，令时人惊叹佩服不已。来俊臣死后，魏元忠被重新召回朝任御史中丞。武则天亲自赐宴，问道：“为何爱卿多次遭人诽谤？”魏元忠道：“臣好比一只鹿，罗织之徒欲捕得臣，以臣肉为羹，臣又怎么能避开呢？”武则天听后，难过得再也吃不下饭，遂应监察御史魏靖请求，命监察御史苏頲复查来俊臣旧案，为受冤者昭雪，许多冤案由此平反。

但没有了来俊臣这样可靠的耳目，武则天一时之间还是难以适应，一日召来宰相陆元方，有意无意地询问外事。陆元方当即答道：“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闻。民间细事，不足烦圣听。”

陆元方出身名门，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后人，是初唐著名书法家陆柬之之侄，陆柬之舅父即是初唐极负盛名的书法家虞世南。

武则天闻言大怒，当即颁下制书，罢去陆元方宰相位，改为司礼卿。她还不死心，又召来夏官侍郎姚元崇⁽⁸⁾，问道：“为何近来一直没有听到外面有谋反的事发生？”

姚元崇是新近因契丹战事才被提拔上来的官员。北方战火纷飞，兵部事务繁忙，然而再纷繁复杂的事务，一旦到了夏官郎中姚元崇手中，立即被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他还对兵部的职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无不烂熟于胸。如此能干的人才，立即受到女皇瞩目，被擢升为侍郎。他听到武则天的发问，哑然失笑道：“之前陛下不断听到来俊臣等人告发大臣谋反，不过罗织诬陷之词。东汉末年有钩党，现在也有‘钩党’，这在来俊臣那里叫做‘罗织’，换了个名目而已。臣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想要谋反的人。”

武则天这才略略放了心，道：“以前宰相都是顺成其事，害得朕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爱卿今日所言，很合朕的心意。”特意赏赐了姚元崇一千钱。

来俊臣死后，天气忽尔转晴。而北方也有好消息接连传来。吐蕃赞普墀都松赞派使者向武则天献良马千匹，黄金二千两，求娶公主。武则

天很是高兴吐蕃没有趁契丹反叛之时机落井下石，当即答应了下来。只有王翰、狄郊等人隐隐猜到这大概是王孝杰在其中起了作用。王翰如约履行诺言，出重金为王孝杰相好月娘赎身，不料月娘自称习惯了风月场面，过不惯寻常女子的日子，不愿意从碧落馆出来。王翰不便将王孝杰尚存活人世、并已经去投奔吐蕃赞普的消息相告，只得就此作罢。

契丹首领李尽忠意外病死，其妻兄孙万荣虽然收合余众，军势可不减，但其威望远远不及李尽忠。契丹军中厌战，渐有分崩离析之态。

而在袁华的斡旋下，突厥默啜可汗答应与中原朝廷联盟，自己愿意为女皇之子，愿意将女儿嫁给皇子为妃，愿意出兵攻打契丹，要求得到的回报包括人、地、物三项：人是河曲六州依附中原的突厥人口；地是单于都护府之地，即昔日颉利可汗控制之地；物则包括缯帛、农具、种子、铁、兵器等关键物品。

显然，默啜野心勃勃，一心要恢复为太宗皇帝击溃的突厥帝国。武周朝臣为是否与突厥结盟发生激烈的争议，然而武则天畏惧突厥兵势，又欲借其助平契丹，全盘答应下来。默啜由此得到数千帐人口，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具，铁四万斤，得人、得地、得农资，实力大增，国势益强。

淮阳王武延秀则以皇子的身份被选中为突厥东床，他本人尚对明秀美貌的王羽仙念念不忘，并不十分乐意。然而当此情形，诸武怎能容许他娶臭名昭著的来俊臣的小姨为妻？王羽仙出自太原王氏，本身就在禁止与皇亲通婚的五大家族之列。尤其默啜可汗点名要将女儿嫁给皇子，武则天不选皇嗣李旦的儿子们，独独选中武延秀，本身已经是极好的暗示——武承嗣即将成为储君，是未来的皇帝。江山、美人孰轻孰重，难道还不是一目了然么？得到了天下，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就算是王羽仙，也一样可以再收为嫔妃。因而到最后武延秀还是想通了，喜滋滋地选择了一个吉日动身，前去突厥境内迎娶默啜之女。秋官侍郎张柬之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中国亲王迎娶夷狄之女的先例，上疏谏阻，武则天不听。

得偿所愿后，默啜遂假称要与孙万荣联兵对付武周，派轻骑深入契丹腹地，偷袭了秘密基地新城，不但掠走了所有物资，还俘虏了李尽

忠、孙万荣及一些重要将领的妻子儿女。契丹军心大乱。龟缩许久武周军统帅武攸宜、武懿宗趁机指挥军队出击，孙万荣毫无斗志，只率轻骑逃走，半路为手下所杀。契丹大将李楷固、骆务整率残部向武周投降，契丹基本平定。

武懿宗为争军功，所到之处大肆屠杀被契丹掳掠的河北百姓，斩下首级冒充契丹军士。这位畏敌如虎、有“夹豕”之称的河内王屠杀起百姓来毫不手软，而且残酷异常，往往将活人开膛破肚，挖取心胆。先前，契丹大将何阿小嗜好杀人，至此，河北人皆云：“惟此两何，杀人最多。”

孙万荣的意外失利，其实武周军并无尺寸之功。消息传到洛阳，武则天大喜，加授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下敕表彰在洛阳做法事多日的名僧法藏，说是因为他才使得武周兵士闻天鼓之声，契丹贼众睹观音之像，对以付出大量人物的代价诱得突厥出兵相助一事丝毫不提。又预备造大佛像，命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宰相狄仁杰以昔日梁武帝兴佛亡国为例，竭力劝谏道：“近年水旱成灾，边境时有征战，造像既费官财，施工又耗民力，一旦国家有难，便无人财可救。”武则天无奈，只得作罢。

北方战事日益明朗，羽林卫将军李湛也终于押送着契丹公主贺英到达了神都。最离奇的是，辛渐不知道如何来到了皇城端门前，拦在队伍前，自报姓名，表示愿意束手就擒，只恳请能见母亲一面。

李湛很是意外，但也没有多问，命人仔细搜过辛渐全身，才放他上车。贺英受到很好的待遇，马车上设有厚厚的软褥，她伤势已经好了许多，乍然见到爱子出现，自是又惊又喜。母子二人暂时被押在御史台狱中。然而才刚刚收监，李湛又率领兵士赶来将二人提出，原来武则天听说贺英人已经押到洛阳，立即迫不及待地要召见。

李湛道：“抱歉，怕是要暂时委屈二位。”命人给辛渐母子戴上手铐脚镣，押解来到仁寿殿中。

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吉项和河内王武懿宗奏事，吉项为赵州溃败

而指责武懿宗。武懿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而吉项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引古证今。偏偏武懿宗又矮小驼背，面对身材魁伟的吉项，气势上也输给了对方一大截。吉项说到兴处时，双眼瞪视武懿宗，气势逼人。武懿宗狼狈不堪，只好可怜巴巴地望着女皇，指望姑母出面帮助自己。

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不高兴，心道：“吉项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承嗣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又想起此人明明是靠投奔来俊臣起家，最后却在关键时刻踩了他一脚，心机不可谓不深沉，愈发厌恶起来，当即发作，愤怒地道：“吉卿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骢，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毫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挝，三是匕首。铁鞭鞭之不行，就以铁挝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

吉项听出了女皇凌厉的杀机，吓得伏地求饶。武懿宗从来没有姑母发这样大的火，也吓得跪在地上发抖。吉项于是一夜之间一落千丈，由宰相被贬为安固县尉，后来也死在了那里。

斥退武懿宗、吉项二人，武则天怒火稍平，来到西面的集仙殿，斜倚在软榻上，等候贺英的到来。听见镣铐声响，立即坐起身来，不待人禀告，忙叫道：“快些带她进来。”第一眼见到贺英，便叹道：“英娘，果然是你，你可是老多了。”

辛渐虽然早听李弄玉揭破母亲曾经高宗皇帝的妃子，但心中着实不愿意相信，见母亲面对传说中嗜血如命的女皇时依旧神色自若，而那高高在上的女皇不但认得母亲，情绪还相当激动，这才不由得信。

贺英道：“是，二十多年过去，能不老么？天后，你也老多了。”

天后是武则天为高宗皇后时的名号，而今她称帝已久，最忌人再以旧名号称呼，这分明等于不承认她现任皇帝的身份。一旁内侍当即斥

道：“大胆，竟敢在陛下面前无礼！还不快些跪下！”

武则天心中却涌起无数往事来，弹指之间，二十年都过去了，那些宫中旧人早就一个不剩了。只是怎么人年纪愈大，怎么反而会愈发念起旧来？她挥手止住内侍，道：“你们都退下去吧，让朕和英娘好好叙叙旧。这位就是辛渐么？”李湛道：“正是。”

武则天道：“英娘的儿子居然也这般大了。李湛，你先带着辛渐出去，去了她母子身上锁链。”李湛躬身道：“臣遵旨。”命人开了镣铐，携着辛渐退出殿外，问道，“你不是被人劫走了么？是怎么逃出来的？”辛渐道：“说来话长，日后有机会再向将军详细禀告。”

虽然这位将军是女皇面前的红人，但辛渐并不反感他，相反心中还有几分感激。当初李弄玉自暴身份，被李湛从王翰府中带走，李湛明明可以用她来向女皇邀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奉命押解贺英进京，一路走走停停，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是在有意拖延，若是换作个两月前战事最吃紧时进京，贺英可能见不到女皇，便会被有司直接判处死刑，传首边关。而今契丹既平，武周军不再需要贺英的脑袋来壮士气，李楷固又已经投降朝廷，危机大大缓解。

李湛也不再多问，只默默等在殿外。过了大半个时辰，才有内侍开门，重新叫李湛、辛渐进去。辛渐见母亲平静地坐在一旁的矮凳上，心中悬着的石头才放下来，不由得心想：“这位女主似乎也没有传说那么可怕。”

武则天道：“之前李将军送回朝中的公文、奏章朕都已经看过了，英娘母子既是跟契丹并无通谋，这就无罪开释吧。”李湛道：“臣遵旨。”武则天道：“还有一件要事，李将军在奏章中提到这一切阴谋的始作俑者名叫李弄玉，她既然已被李将军处死，如何不将首级送回神都？”

一旁辛渐听见，全身一麻，如遭晴天霹雳。他因知道李湛一直在暗中照顾他母亲，根本想不到他早已经杀了李弄玉。当初他还被囚禁在洛阳郊外时，听王翰提到李湛公然在公文中提及李弄玉时已经感到奇怪，但也没有起疑，到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王翰那么肯定在太原劫走自己的人不是李弄玉，他早知道她已被李湛处死。可是他自己被囚禁时，

明明感觉到李弄玉曾经来看望过自己，虽然他被蒙住了眼睛，看不到她的人影，可他分明感受到了她的气息。原来这一切仅仅是他一厢情愿的幻觉，即使是她对他和大风堂做了那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他还是忘不了她。

却听见李湛道：“臣不敢隐瞒陛下，李弄玉姓李，身份非同一般，臣不敢将其斩首，只将她秘密绞死，好生安葬。”

李氏皇族经过多年清洗，已所剩无几，硕果仅存的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两家也均被囚禁在冷宫中，李旦之子如临淄王李隆基等不出宫门已经有十余年。武则天闻言大是震惊，连声追问道：“姓李？她到底是什么人？快说！”李湛看了贺英一眼，迟疑不语。

武则天道：“英娘是自己人，她进宫的时候你还没有当上将军呢。”李湛道：“是。回陛下话，李弄玉是前太子李贤之女，是陛下的嫡亲孙女。臣未请得诏命即擅杀皇亲，死罪，请陛下降罪处罚。”上前两步跪下，伏在地上。

武则天“啊”了一声，道：“原来贤儿尚有骨肉流落民间。她……她是他在巴州生的么？”李湛道：“是。”

武则天皱起了眉头，李贤死去这么多年，她还是不能释怀，难以掩饰住对次子的厌恶，冷笑道：“难怪李弄玉能找得到英娘，又想方设法陷害她，哼！李湛起来，你做得没错。李弄玉陷害英娘，针对不是她本人，而是大风堂，时逢朝廷大军征讨契丹，亟需军备，她这么做，居心实在叵测。”

她适才还为有嫡亲孙女尚存人间而惊异，眨眼间又换了一副神情，眉目间流露出凶狠的戾气来。顿了顿，又道，“辛渐，朕听说你在逃亡时被突厥人捉住严刑拷打，逼问百炼钢的秘密，你却是宁死不屈，朕很是欣赏，你母亲要暂时留在宫中，你可愿意在朝中为官？”

辛渐尚未从李弄玉被杀的巨大震撼中清醒过来，木然不应。李湛道：“辛渐，圣上在问你话。”辛渐道：“什么？”贺英忙道：“小渐只是个铁匠，没有见过世面，望天后……啊，不，陛下原谅他的无礼。”

不知怎地，武则天忽然觉得“天后”这个称呼比“陛下”要悦耳得多，当即笑道：“那好，李将军，你先带辛渐出去，好生安置。等他想好了要做什么官职，你再带他来告诉朕。”李湛道：“臣遵旨。”见辛渐还傻乎乎地站在原地，忙上前拉起他的手，牵出殿外。

辛渐用力甩开李湛的手，恨恨瞪着他。李湛道：“怎么，你想杀我为李弄玉报仇？”辛渐不答。李湛道：“李弄玉临死前向我招出一切，是她险些害得你家破人亡，你还要为她报仇？你很爱她么？”辛渐一时也答不上来，只闷闷朝前走去。

李湛道：“站住！你没有听见圣上旨意么？你眼下可是归我看管。”辛渐停下脚步，回身伸出双手，道：“将军是要锁我么？这就请吧。”李湛摇摇头，道：“我知道你想杀我。我是禁军首领，手握重兵，身边甲士环伺，你杀不了我，我劝你不要枉费心机。不过我敬你有情有义，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辛渐不解其意，问道：“什么？”李湛道：“圣上为庆贺平定契丹，预备举办武举⁽⁹⁾。我听说你武艺了得，你若能夺得武举前三甲，我就给你一个跟我公平决斗的机会，你若败在我手下，我也不会杀你。你若有本事能杀得了我，我死而无怨。”

辛渐一时尚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的要杀死李湛为李弄玉报仇，但他胸口真的有一股怨气蠢蠢欲动，憋得他难受，不假思索即慨然道：“好，一言为定。”

李湛道：“一言为定。你的同伴都住在惠训坊中，你这就去吧。不过不得我的允准，你不得随意离开洛阳。”辛渐冷笑道：“我娘亲陷在皇宫中，将军就是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李湛遂命一名宦官引他出去。

出来皇城，辛渐仰头凝视那巨大的天枢，忍不住心道：“这样一件吹捧女皇功德的无用东西，要白白耗费多少铜铁！”

这天枢是梁王武三思监造，意在铭纪功德、黜唐颂周，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天枢耗费巨大，武三思强迫民间商人聚钱百万亿，买光了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全部铜铁，还是不够用，又大收民间农器，这才

铸成了这座高一百零五尺、径十二尺的天枢，总共用去铜铁二百万斤。天枢的设计者是新罗人毛婆罗，主要工匠则是波斯人阿罗撼和高丽人高足酉，共由三部分组成：最底下为铁山，周围一百七十尺，高二丈，用铜和石头做成蟠龙、麒麟形状，萦绕四周；中间是棱柱，高一百零五尺，径十二尺，共有八面，各径五尺；上面是腾云承露盘，直径三丈，盘中有四个高一丈二尺的龙人站立，手捧直径一丈的火珠。之所以取名“天枢”，是因为天枢是北斗七星之首，寓意中原民众和周边民族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对女皇感恩戴德，忠诚不二。

然而在辛渐看来，这些铜铁实在浪费得可惜，若是能全部用在黄河上固住浮桥，何至于频频发生行人落入河中的惨剧？

他正自感叹，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辛公子！”闻声回过头去，却是在蒲州见过的蒙疆。辛渐见他一身盔甲装束，道：“蒙将军。”蒙疆道：“辛公子是要去惠训坊么？我正想要登门拜访，这就一起去吧。”

来到惠训坊，王翰等人听说贺英已被押到洛阳，正预备出去打探情形，忽见辛渐到来，双腿又已经痊愈，均是喜出望外。一番惊喜交加的忙碌后，王翰这才问道：“蒙将军今日登门，有何贵干？”蒙疆道：“王公子，实在抱歉，上次在御史台狱中多有得罪，我也是奉命行事，逼不得已才会那样做。我今日来，是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告知各位。”瞥见王羽仙尚在一旁，便及时住了口。

王翰心领神会，向俱霜使个眼色。俱霜便道：“辛渐哥哥回来，大家少不得要大吃一顿庆贺，老仆有得忙了，咱们去帮帮他。”上前挽了王羽仙手臂出去。王翰又打发胥震去天津酒楼订一桌酒菜回来。

蒙疆掩好门，才压低声音道：“这件事与王夫人有关。我偶尔听手下兵士暗中议论，说王夫人也许并没有死。”王翰惊道：“什么？”蒙疆道：“当日金吾卫士奉命围住了来俊臣府邸，半夜王夫人突然悄无声息不见了，搜遍全宅也没有找到。负责看守金吾卫中郎将难以向圣上交代，所以才谎称亲眼看见王夫人跳井自杀。不过因为王夫人的名气……噢，我不是指她丈夫是来俊臣，而是指她号称洛阳第一美人，许多人对她的

失踪感到好奇，这件事也在禁军中慢慢流传开来，议论不少。”

狄郊忽然问道：“蒙将军可知道来俊臣被捕后，他的心腹卫遂忠逃去了哪里？”蒙疆摇摇头，道：“我听过这人的名字，但却不知道他下落，御史台也就来俊臣一案搜捕过他，没有什么结果。狄公子是怀疑他跟王夫人有关么？”狄郊点点头。蒙疆道：“那好，我找人打听一下，有消息再来告知各位。”

辛渐刚刚从王之涣口中得知蒙疆曾闯入御史台狱，又借王翰之手杀死了李弄玉的手下，不免十分狐疑，问道：“等一下！蒙将军，你知道你在御史台狱中杀的是什么人么？”蒙疆道：“不是叫裘仁，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么？”王之涣道：“裘仁根本不认识来俊臣，他不过是为了挑拨来、张二人互斗，才有意那么说。”

蒙疆道：“你怎么会知道？”王翰道：“当日宋御史命裘仁与来俊臣当面对质，我们三个人都在场，亲眼看见来俊秀的反应，绝不会有错。况且裘仁这个人我原本就认得，他是位义士，死也不会与来俊臣勾结。”

蒙疆道：“这不可能。当晚正巧是我宿卫宫中，我亲眼见到张易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求恳圣上，说他曾代圣上到来府赐紫雪，因与王夫人多说了几句话，便引来来俊臣怒目相向。当时圣上就笑道，‘五郎不知道么？来卿最宝贝他那位夫人，据说曾有仆人多看了王夫人两眼，就被来俊臣下令挖去了眼珠。’张易之道：‘所以来俊臣嫉恨臣，派刺客来行刺。’又说了许多来俊臣的坏话，但圣上只是笑而不答。张易之只好退而求其次，恳请杀死刺客。圣上道：‘那好，朕明日就传令御史台，将刺客以极刑处死，为五郎出一口气。’张易之却是不肯，死缠着要圣上连夜派人去杀死裘仁，以防有变。圣上不得已被磨不过，只好同意，又畏惧御史中丞宋相公公正严明，所以命我悄悄行事。这本是宫中机密，我不该告诉各位，但当晚我确实见到张易之面色恐惧异常，好像生怕次日来俊臣就会救走裘仁。”

王之涣道：“难道蒙将军相信张易之的话？”蒙疆道：“外人厌恶张氏兄弟，不过因为他们是圣上宠信的面首，其实这两兄弟思虑简单，心机不深，这也是圣上喜欢他二人的原因。他们喜怒形于色，并不擅长伪装。”

辛渐道：“蒙将军的意思是，张易之是真的以为裘仁是来俊臣派去的刺客？”蒙疆道：“是的，不仅他以为，我也是这么以为的。要知道，裘仁当夜被张易之府中奴仆当场捕获，只打了一顿后就捆送去了河南县衙。后来听说裘仁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匆忙出宫，亲自赶去河南县衙。可是已经迟了，裘仁已经被押去了御史台。”

王之涣道：“如此看来，来俊臣必然与张易之之间起了某种龌龊。”蒙疆道：“我杀死裘仁后回到宫中，张易之还在彻夜等候，听说我已经得手，才长舒了一口气。之后他便和弟弟张昌宗不断在圣上面前攻击来俊臣，后来自来俊臣被魏王告发，他二人也积极响应。其实之前张氏兄弟与来俊臣关系很不错，张易之在修行坊为他母亲修建豪宅，来俊臣还出了一份钱，若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怎么会突然恶语相向？”他晚上还要当值，先要回家一趟看望妻子青鸾，不及说更多，匆匆告辞。

王翰道：“会不会当真如张易之本人所说，来俊臣是在嫉妒他和虬珠？当日赐紫雪时我也在场，可惜忙着跟羽仙说话，未多加留意，但好像确实瞥见张易之抓住虬珠的手不放。”

王之涣道：“阿翰是说裘仁真的是来俊臣嫉恨下派出的刺客？”王翰道：“不，不，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张易之自己心中真的有鬼，所以才会相信裘仁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裘仁是李弄玉的人，怎么会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呢？他临死前曾经告诉我他偷听到了张易之跟他母亲的对话，似乎跟来俊臣有关，他大概是因此知道张易之与来俊臣之间有嫌隙，所以故意称他自己是来俊臣的刺客，张易之才立即信以为真。”

狄郊道：“阿翰的意思是，也许张易之跟虬珠服毒一事有关？”王翰道：“是的，我正要说到这一点。服毒案发生时，来俊臣尚未被捕下狱，他家防守如铁桶般严密，外人无机可乘，更不可能见到内宅中的虬珠，但唯有张易之几次奉旨赐紫雪，虬珠不得不出来当面谢恩，照例还得写谢表上奏。这一来一往，不就有了联络的法子么？”

王之涣道：“难道是张易之策划了虬珠服毒案？”王翰摇摇头，道：“张易之就算有得罪来俊臣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支持虬珠。他可是女皇的面首身份，以色列君。女皇性情多嫉，当年高宗皇帝宠幸她姊姊，

她都能毫不留情将亲姊姊杀死，况且一个男宠？你没听说么，女皇严厉禁止张易之外宅中有侍女，除了他母亲臧氏外，再无一个女人。不过我倒认为是螭珠利用张易之策划了这一切。想那假死药何等珍奇，一定是张易之从宫中拿到的。”

王之涣道：“螭珠温婉柔弱，怎么会有胆略来策划这一切？”辛渐叹道：“她一定为了救羽仙，才不得不鼓足勇气。”

王之涣道：“这么说，螭珠果真如蒙疆所言，她只是失踪了，并没有跳井自杀？”王翰点头道：“我猜她已经逃了出来。不过来俊臣被判族诛，她从此不能再见天日，一旦身份暴露，一样要被斩首。”沉吟片刻，又道，“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告诉羽仙吧，她好不容易才从姊姊自杀的悲恸中缓转过来。”

当晚王翰惠训坊家中大开宴席，庆祝辛渐母子劫后余生。众人互诉别后经历，不知不觉已到半夜。王翰听说辛渐答应李湛要参加武举，忙道：“我本来也要报名参加，辛渐回来，我们就更多了一分把握。”

原来武举是近来洛阳极热的话题，这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公开选拔武举人，胜者将会荣耀无比。据闻宋之问六弟宋之悌也要参加，并极有信心夺得武状元。王翰便想在场上较量时杀死宋之悌，光明正大地为刘希夷报仇。

辛渐道：“阿翰精于剑法，但朝廷举办武举是为武备，想来要比试的项目都跟战场杀敌有关，无非是射术、马术等。宋之悌臂力过人，占了许多优势，用这个法子报仇，太过冒险。”王翰颇不服气，道：“未必就如辛渐所言，咱们先到兵部打探清楚再说。”

宴席散后，狄郊特意拉辛渐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才问道：“那大夫是如何为你医治的？”辛渐道：“我被蒙住眼睛，看不到详细情形，不过大概是一日一敷药，三日一行针。”

狄郊又问大夫针灸的手法。辛渐笑道：“这我可说不上来。”狄郊便用手指作针，在他大腿上比划，道：“是不是这样子？”辛渐道：“差不多

多。”狄郊叹道：“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

辛渐吃了一惊，道：“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狄郊道：“针法决计错不了。确实是我伯父派人在太原绑了你，一路带你来洛阳。你被关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伯父在洛阳郊外午桥南的别墅。”

辛渐道：“既是如此，狄相公何不直接告诉我们真相？害得你们白白为我担心了很久。”狄郊道：“我想伯父本来是打算告诉我们的，但因为阿翰一来洛阳就被许多人盯上，尤其是来俊臣，他不能冒风险，所以后来只好派人将阿翰强行绑去，有意让他见到你。”

辛渐道：“如此，可真要多谢你伯父，不但救了我性命，才医好了我的腿。不过有一点我得告诉你，我被囚禁的地方的看守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更不要说在太原劫走我的那些人。阿翰武艺不弱，当时也只有两个人就迅速制住了他。”

狄郊道：“这么说来，我伯父一定在禁军中安插了心腹亲信，会不会就是羽林卫将军李湛？他虽然杀了李弄玉，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人。”辛渐道：“我知道，他一直在暗中帮助我娘亲。不过……”蓦然想到了什么，“呀，还真的是李湛。他今日只问我是如何逃出，根本不问是什么人在太原劫走了我，显然他知道是谁，正是他自己。”

狄郊道：“为了找你，太原闭城大索了多日，难怪根本没有任何发现，原来是李湛自己监守自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辛渐道：“我没有逃，是他们放了我，我说我只想见我母亲一面，然后今日突然就被人蒙住眼睛带到了出来，睁开眼时已经身在洛阳城中。既然关押我的人是你伯父，他这么做就不足为奇了。”狄郊道：“嗯，想来伯父已经推算你和你母亲不再有性命危险。”

二人一直聊到天明时才沉沉睡去。

次日众人便赶去打听武举相关事宜。还真如辛渐所料，这次兵部主持的考试偏重于技勇，要考负重、射术、马枪、摔跤等技术。其中射术和马上枪术是重点。射术又分骑射、步射、平射，使用弓弩包括伏远

弩、臂张弓、角弓怒、单弓弩等。另有一项要求针对考生相貌，报名者必须“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也可谓女皇治下的特别规定了。

正当众人忙着准备武举比试时，北方又传来惊天讯息。淮阳王武延秀在大批人马护送下进入突厥境内，到达默啜可汗漠北驻地黑沙时，忽有一男子自围观的突厥民众中闪出，手持白刃上前行刺武延秀。刺客很快被擒住，押到默啜面前。默啜见那刺客脸上刀伤纵横，右眼也被挖出，容颜极其狰狞恐怖，很是吃惊，盘问他姓名。刺客一张口便是汉话，说自己这副容貌是拜武延秀所赐，又痛骂武延秀父子，历数诸武残害百姓、祸乱朝政的斑斑恶迹，指出武延秀不过是女皇的侄孙，根本就不是什么皇子身份，真正的皇子应该姓李。武延秀越听越怒，暗令手下上前刺死了刺客，由此惹来默啜不快。他本就是野心勃勃的人，趁机发作道：“我打算将女儿嫁给李氏，为何来的是武氏的儿子？这怎么能算是天子之子呢？我突厥世受李唐大恩，听说李氏尽被诛杀，只有高宗的第三子和第四子尚存活世上，我将发兵扶立二人。”下令拘禁武延秀。又移书武周朝廷，指责武则天五大过错，其中第五条是：“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冒名求婚，我特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

消息传来洛阳，民众无不惊叹刺客的非凡勇气和胆量，也愈发好奇他的真实身份。唯有王翰黯然道：“那刺客一定是田智！我早看出他有意为兄长复仇，真不该放他离去，让他以身犯险。他是怕被人认出后会连累我，才不惜自毁容貌、挖出右眼啊。”

当日淮阳王武延秀因要对付王翰等人，无缘无故逮捕了田睿，用尽酷刑，划伤他面容，还挖出了一只眼睛。田睿后来上吊自杀，田智伤心不已，于是王翰送了他一笔钱，除去他奴仆身份，命他护送兄长尸首回归乡里，此后音讯全无。哪知道他竟会万里迢迢一路跟着武延秀到突厥境内行刺，虽然报仇不成，然而他当着突厥万余军民的一番慷慨陈词，所造成的轰动和效应，足以令许多力图恢复李唐江山的文武大臣汗颜。

行刺事件后，默啜可汗果然打出扶助庐陵王恢复帝位的大旗，调发大军攻取河北之地。武则天故伎重施，下制书改不久前才封为“立功报国可汗”的默啜为“斩啜”，这等外交史上的无知愚蠢之举，只令她愈发成为

天下人的笑柄。

此刻的默啜早就今非昔比，在武则天之前的给人、给地、给物的“大力支持”下，已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国势、军力远远超过契丹。面对突厥大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武周军队更加不是对手，再次表现出一击即溃的可悲战斗力。突厥大军势如破竹，攻占河北多处州县。

默啜扣押武延秀、指责“武氏小姓，冒名求婚”之事对武则天刺激极大，她这才知道原来她姓武的一家在天下人心目中的真正地位，不免极度沮丧。偏偏魏王武承嗣不失好歹，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指使人上书求为太子，称目今只有早立太子，才能绝突厥所望，而武周天下须得传给武姓子侄。宰相狄仁杰也随即上书，请求武则天立亲生儿子为太子，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地证明儿子远比侄子要亲。血缘的亲疏一目了然，武则天不是不明白，但她还考虑得远比血缘更多。她一手创建了武周王朝，当然是希望王朝能承继下去，倘若传子，王朝势必姓李不姓武；如果传武，武周王朝是保住了，但武氏中又无杰出人才，势必难以服众。她烦不胜烦，道：“这是朕的家事，不劳国老过问。”狄仁杰道：“皇帝以四海为家，何事不是皇帝的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二者一体。况且我身为宰相，太子是国之根本，如此大事，岂能不过问！”石泉县公王綝、内史王及善等人均附和狄仁杰，一再进言。凑巧武则天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只大鸚鵡两翼折断。狄仁杰趁机道：“武是陛下姓氏，两翼就象两个儿子，陛下扶起两个儿子，两翼就振起了。”话音刚落，便有内侍奔进来告道：“魏王病殁了。”武则天长叹一声，道：“天意！”下令将囚禁在冷宫中的庐陵王李显放出，立为太子，皇嗣李旦则改立为相王。被幽闭十几年的李旦终于结束了皇室囚徒生涯，按照惯例带着儿子们搬出皇宫，到外面开府置官。

新皇太子李显旋即被任命为河北道元帅，挂名征讨突厥。宰相狄仁杰则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代行元帅事，率兵亲征。之前朝廷兵力严重不足，不得已花费重金在民间募兵，然而应者寥寥，张榜一个月仍招不满千人。当皇太子李显的旗号打出后，赶来参军的百姓络绎不绝，几天之内便超过五万人。

离开洛阳的前一天，狄仁杰进宫谢恩辞行，武则天正在与面首张昌

宗玩双陆，输得一塌糊涂，见狄仁杰进来，如获救星，忙主动让出位子，命他与张昌宗对弈。君命难违，狄仁杰只得勉强坐下。

武则天问道：“二卿预备以何物为赌注？”狄仁杰指着张昌宗身上的裘衣道：“争先三筹，赌张卿身上的毛裘。”

那裘衣一是岭南进贡的集翠裘，全部有翠绿的羽毛织成，珍丽异常，张昌宗求恳了很多次，武则天才赐给他，忽听得狄仁杰要以此为赌注，拂然变色，正要拒绝，武则天却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么国老又预备以何物为赌注？”狄仁杰遂指着自己所穿的紫袍道：“臣以此袍为注。”武则天大笑道：“国老不知道此裘价逾千金，而只对以官袍，价值实在不等，不行。”

狄仁杰起身正色道：“臣此袍是大臣朝见奏对的官服，张卿裘衣不过是嬖倖宠遇之服，其衣对臣之袍，臣犹快快。”武则天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同意如此。

张昌宗早臊得面红耳赤，然而女皇既然表示同意，他也无可奈何，只得强作镇定，凝神盯住棋盘。

一般一套双陆有棋盘一张，骰子⁽¹⁰⁾二枚，黑白棋子各十五枚。棋盘上面刻有对等的十二竖线。骰子呈六面体，分别刻有从一到六的数值。对弈时，玩家首先掷出二骰，骰子顶面所显示的值是几，便行进几步。谁能先将己方全部十五枚棋子走进最后的六条刻线以内者，即算获胜。这种棋戏进退幅度大，胜负转换易，带有极强的趣味性和偶然性。宫中所玩双陆又增加了一枚骰子，即用三枚骰子，为的是防止“招骰”——就是玩手法掷出所需点数。双陆的玩法是掷点行子，两子或三子连在一处，就算一梁，对方不能打他；若孤子放单不成梁，遇到对方的行子就要被打下。若子组成五梁，对方就不好办了，已到要紧处，得掷大点来化解危机。所以，为了很快组子成梁，掷点就成了关键——起手几掷并不需要大点，然后越到后来越是要紧，点越大才能突出重围，因而除大算小极有讲究。

狄仁杰本就是此道高手，张昌宗又一心惦记他的宝贝裘衣，难以专注，结果一连数局皆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脱下裘衣交给狄仁杰。

狄仁杰道：“不如我和张卿再来一局，臣就以此裘衣为赌注：若臣输了，裘衣自然还给张卿，无话可说；若臣侥幸赢了，裘衣也一样还给张卿，但要向陛下讨要两个人，随同臣为将，前去河北抵御突厥。”

张昌宗大喜过望，忙道：“好，好，陛下快些答应狄相公。”武则天笑道：“国老是想讨要朕的禁军将领吧？也好，利国利民，朕为何不能答应？”

狄仁杰道：“臣要的不是禁军将领。不过臣若先说出他们的名字，怕陛下不愿意。”张昌宗生怕武则天不同意，忙道：“陛下泽被苍生，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陛下都能答应。是不是，陛下？”武则天见面首这般好兴致，便笑着应允。

于是重开一局，张昌宗照旧输了。狄仁杰依旧将裘衣递还给他，道：“臣要的两个人是契丹降将李楷固、骆务整，请陛下信守承诺，将他们放出来交给臣作下属。”

李楷固、骆务整本在孙万荣被杀后投降了武周，但有司责其后至，将二人逮捕下狱，判了族诛之刑。

武则天大为意外，道：“这二人之前杀伤我军极众，军中将士一齐联名上书，要求将他们处以极刑，国老为何反而要为他们开脱？”狄仁杰道：“李楷固、骆务整二人骁勇绝伦，善于用兵，他们之前与朝廷对抗，不过是效忠其主。若陛下待之以恩，定皆为我所用，必能尽力于陛下。”

张昌宗担心武则天不同意，狄仁杰又要索回裘衣，也从旁劝道：“陛下能善待英娘母子，为何不给李楷固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狄相公这是为国家着想，为陛下着想，陛下可不能拒绝。”

武则天道：“好，朕就准国老所奏。嗯，索性好事做到底，来人，拟诏，拜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二人率本部兵马跟随国老讨击突厥。”又问道，“朕欲得一佳士，有谁可用？”

狄仁杰问道：“不知陛下如何用之？”武则天说：“欲用为宰相。”狄仁杰说：“臣知陛下欲取卓犖奇才，之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呢。”武则天道：“已经擢升他为秋官侍郎了呀。”狄仁杰说：“臣推荐的

是宰相之才，并非侍郎。”张柬之已年近八旬，武则天颇嫌其老，只是不应。

次日，狄仁杰率大军出发，久不出宫的武则天领太子李显亲自送出洛阳城外，寄予无限厚望。

突厥默啜见扶助李唐的口号已经不能奏效，武周朝廷援军将至，便大掠河北之地后退兵，赵、定等州百姓均被杀戮殆尽，武周军队丝毫不敢追击。等狄仁杰大军赶到时，已经是人去楼空，满目仓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也不过是如此惨状。

然而李显被复立为太子还是极大地鼓舞中原的士民百姓，尤其是觊觎太子位多年的魏王武承嗣的意外病死，令新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传说武承嗣死前，太平公主曾去探望，二人在房中剧烈争吵，公主离开后不久，武承嗣就一命呜呼。不过武承嗣长子武延基性情平和，次子武延秀又沦陷在突厥为奴，魏王府无人主事，更不敢得罪太平公主，因而无人追究。首脑人物一死，诸武器张气势大衰，此消彼长，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一方则重新崛起，声势大振。武邑⁽¹¹⁾人苏安恒甚至大胆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让皇位给太子，又建议削武氏诸王为公侯。武则天虽置之不理，但也没有命人像以前一般大肆追究，株连无辜。苏安恒本人甚至未受到任何处罚。

不久，苏安恒又再次上疏请武则天退位，言辞极为犀利尖锐，道：“天下是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已立，年德俱盛。陛下贪宝位而忘母子深思，将来有何脸面归见唐家宗庙，又将以何诰命面谒高宗皇帝坟陵？天意人事，不如还归李家。”

此疏一出，震动朝野，众人目光都集中在大胆直言的苏安恒身上，不知道他会遭受何等可怕的命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武则天依然不予理睬，也不命人逮捕苏安恒治罪。这是一种有力的信号，武周立国以来严酷的风气已经大大缓解，政局变得宽松起来。

这一日，王翰正与辛渐在院中比试枪法，王之涣等人在旁观看，蒙疆忽领着一名年轻公子及几名随从登门拜访，道：“王公子不是很想知道卫遂忠的下落么？这位就是新魏王，他知道一些事情，想亲口告诉各位。”

王翰听说他就是武承嗣长子、武延秀的哥哥，新近才承袭其父爵位的新魏王，不免吃了一惊，心中警惕顿生。武延基忙道：“延基久慕王公子和几位大名，一直有心结交，无奈家父不准，今日才有机会，幸会！”

武周一朝只有两大亲王，一是魏王，二是梁王。武延基而今已有魏王爵位，却如此谦卑，与其父、其弟判若两人，王翰等人也少不得要客气几句，拱手道：“幸会！大王里面请！”

武延基便命蒙疆和随从等在外面，自己独自进来堂中，又与众人一一见礼，这才拘谨地坐下，见诸人戒备极深，又道：“各位不必拿我当外人，我素来并不赞成我父王的作为，而今我又与太子殿下的爱女永泰郡主定亲，这个……”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自己并非诸武一党。

众人早猜到卫遂忠一直躲在魏王府中，王之涣便径直问道：“大王说有卫遂忠的消息，不知道他眼下人在哪里？”武延基道：“来俊臣被杀前，卫遂忠确实来积善坊找我父王，称来俊臣曾亲自去龙门掷石子，本来想掷中故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但无意中石子却落在我父王的名字上，他认为这石天意，于是暗中罗织罪名，预备告我父王谋反。当时来俊臣正主动与魏王府交好，还预备将妻妹羽仙娘子许给我阿弟延秀，尤其又有卫遂忠醉酒后当众辱骂王夫人致其自杀一事传出，所以我父王并不相信，认为卫遂忠是因为得罪了来俊臣，为求活命才故意赶来挑拨……”

王翰道：“大王是说卫遂忠来到魏王府时，王夫人服毒一事已经传开？那么他具体是什么时间来到魏王府？”武延基道：“是王夫人服毒后的第二日。”

王翰重重砍了一眼李蒙，他是在王嬪珠服毒自杀当日在太平公主府邸前看见了卫遂忠，若是卫遂忠被太平公主拒绝，他转身就会赶去投奔武承嗣。毫无疑问，太平公主当日一定接纳了他，留他在府中，直到第

二日才让他去找武承嗣。

狄郊问道：“尊父既然不信，为何后来又带头告发来俊臣谋反呢？”武延基道：“卫遂忠见我父王不相信他的话，还命人捆他送去来府，忙从怀中掏出一叠信件，称这是来俊臣的机密信件，被他偷了出来，说不定里面会有令魏王信服的证据。我父王就将那些信一一挑开翻看，越看脸色越是难看，原来那些信中当真有几封信是要告发我父王、梁王和太平公主通谋造反的。”

王之涣道：“来俊臣同时告发两名亲王，要冒很大风险，难道你父王看信后就相信了？”武延基道：“我父王认得那些信是来俊臣的笔迹，而且还有一封告发监察御史李昭德受贿的，众所周知，来俊臣跟李昭德是死对头，有这样一封信，我父王还会不信么？”

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经过：原来卫遂忠并没有如之前狄郊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坊投奔了太平公主，原因只有一个，来俊臣掌握了太平公主的致命把柄，正预备上书告发，而告发的信又被卫遂忠抢先拿在手中，作为投靠太平公主的资本。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发现信丢了，来俊臣还可以再写一封，这个人非死不可。她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有告发魏王谋反的，有告发梁王的，甚至还有告发她自己造反的，有来俊臣通谋契丹孙万荣的。当然最绝的是那封告发李昭德的信，不但是真有其事，而且与来俊臣通谋契丹的假信联系起来。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它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她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的到来。

武延基续道：“我父王正看信时，宫中忽然来了一名小黄门，说是奉张少卿之命，有机密大事告知魏王。噢，张少卿就是张易之，少卿是他的官名。我父王不敢怠慢，忙命仆从退出。小黄门便说张少卿命他悄悄告诉魏王，来俊臣最近常在女皇说魏王好色多病，不宜立为太子。我父王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召集诸武到府中议事，决定联名上书告发来俊臣谋反。”

王翰心道：“又是张易之！看来他因螾珠跟来俊臣起齟齬是确有其事。只是不知道螾珠现在人在哪里？过得可还好？”

武延基道：“本来我父王是要拿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当作证据，卫遂忠随即又献计，说不如等魏王上书告发、来俊臣被逮下狱后，他再将这些信悄悄放回来俊臣府中，这样被外人搜出来，才更有说服力。我父王深以为然，遂命他将那几封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与告发李昭德的奏表一起放回来俊臣府中，不过告发诸武、太平公主的那些却留下了。之后发生的一切各位早已经知道，来俊臣被杀，但卫遂忠再也没有回来。我父王一度觉得奇怪，因为他立下如此大功，怎么会不回来要求封赏呢？而且他既没有被御史台捕获，当时来俊臣很快被逮下狱，党羽作鸟兽散，也没有能力再派人追杀他，但他就这么失踪了。后来还是梁王起了疑心，认为此事说不定有诈，是有人借我诸武的手除去了来俊臣。只是卫遂忠失踪，来俊臣被族诛，也死无对证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他局促地站起来，道，“本想与各位倾心交谈，不过延基还有要事，改日有机会再聊。”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眼前这些人的目光虽然谈不上敌意很深，但戒备却是极明显，谁让他父亲、阿弟弄假信陷害过他们呢？这种深仇一时难以用言语化解，只能慢慢来了，当即告辞出去。

辛渐道：“这位新魏王倒真与他父亲、弟弟完全不同，为人也够坦率。”王翰道：“可他毕竟姓武，这些事关系重大，不能让他知道。”

王之涣道：“卫遂忠放完陷害来俊臣的信后，会不会又回去了太平公主府上？毕竟他知道她才是这一切的策划者。”王翰道：“极有可能。不过利用李昭德来取信武承嗣这一招，可实在太阴毒了。这位太平公主平时不显山露水，关键时刻还真有其母做事的风范。”

众人一齐朝李蒙望去，他即将娶永年县主为妻，那么太平公主也就是他名义上的丈母娘。李蒙甚是尴尬，道：“我和灵觉商议过……”

忽听见门外有人叫道：“王郎几位郎君在家么？”众人忙赶出来，却见门前站着一名中年男子，自称是石泉县公王綝的家仆，县公病重，想见王翰几人一面。王翰这才想起当日在王螾珠寿宴上与王綝有约，但之

后变故连连，竟然一直未能顾得上这件事，忙跟随仆人往劝善坊赶来。

劝善坊紧挨着惠训坊，在其正南面，距离极近，步行也不过一刻工夫。王綝宅邸位于坊东北隅，原是贞观名臣魏征的旧宅。

魏征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即位为太宗皇帝后丝毫不记前仇，委以重任，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魏征为人俭朴，官居显位而宅舍卑陋，太宗实在看不下去，命人拿出修建宫殿的材料强行给魏征宅修造了正堂，五天便即完工。也就是说，目下王綝家中古朴华贵的正堂，不仅是贞观遗物，而且是太宗皇帝敕令所造。

正是在这处宅邸中，魏征酿造出许多美酒。初唐酒政开放，允许私人酿酤，随着贞观政通人和，天下大治，四方丰稔，百姓殷富，酿酒业也得到迅猛发展，名酒佳酿层出不穷，太宗甚至引进西域葡萄酒技术，亲自在宫中酿酒。魏征也擅长酿酒，尤以“醕醑”与“翠涛”两种美酒最为知名。太宗曾经写诗赞道：

醕醑胜兰生，翠涛过玉薤。

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兰生”是汉武帝刘彻饮用的百味旨酒，“玉薤”则是隋炀帝杨广专喝的美酒，“醕醑”和“翠涛”已经超过了传统美酒，可见魏征之造酒技艺，已经不在专业酿酒师之下。外面一直有谣言说，王綝花重金买下魏征旧宅，其实是了埋在宅邸的数十坛好酒。

魏征和王綝之间的联系还不仅仅是先后住过同一处宅子这么简单。

魏征生前极近恩宠，病危太宗不断派遣使者问候，赐给药饵，又派中郎将李安俨睡在魏征家中，随时禀报一切。听说魏征康复无望后，太宗亲自率太子李承乾到魏征家中问候，当面安慰魏征，许诺要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魏叔玉。衡山公主为太宗与长孙皇后最幼女，为嫡公

主，地位尊贵。但此时魏征已经病入膏肓，连说“谢谢”的力气都没有了。魏征病故后，太宗十分难过，对身边的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他下令九品以上官都赴丧，赠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因魏征平素俭朴，不接受羽葆鼓吹，只用布车运着灵柩下葬。太宗自制碑文，并亲自书写在石头上，立于魏征墓前。魏征死后得到了为人臣子所能享受的最高荣耀，然而这一切表面的荣光很快烟消云散了。有人告发魏征每次向皇帝上奏章都留有副本，而且还曾经将这些谏辞拿出来给当时的史官褚遂良看。太宗盛怒之下，下令推倒亲自为魏征书写的墓碑。而魏征之子魏叔玉本来该娶衡山公主，成为天子娇婿，也因此而告吹。

有意思的是，太宗皇帝不愿意世人看到的这些奏章副本，最终还是被人编录成书，流传后世，这个人，恰好就是接受了魏征洛阳宅邸的王琳。这也是王琳本人除了书法外，另一件扬名青史的作品。

王翰等人赶到时，王琳已经快要不行了，全靠儿子王京不断灌下参汤，吊住最后一口气。儿孙们黑压压地聚在房外，各有悲苦之色。

王琳听说王翰等人到来，忙命人请进内室。王翰见他气息奄奄，命在顷刻，便直接问道：“相公找我们来，是关于那卷王羲之真迹的事么？”王琳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只断断续续道：“真迹……在圣上……那里……”

王之涣惊道：“相公是说张道子先生的那卷王羲之真迹在女皇手中？”王琳道：“是……取不回来了……我另外有件事要拜托几位……”

他曾经是朝中重臣，而今也是地位显赫，女皇对其十分重视，他临死前有事不交代子孙、不委托属僚门生，却唯独找王翰等人帮忙，可谓相当奇怪了。

王翰道：“相公请说，我们力所能及，在所不辞。”王琳道：“真迹……那卷真迹怕是会为王、张两家带来一场祸事，我想请几位……找到韦月将，杀了他……杀……”话音嘎然而止。

王京见父亲去了，忙走到门前告道：“父亲大人去了。”顿时一片悲泣之声。王翰道：“人死不能复生，王公子请节哀。”

王京点点头，强忍悲痛，将王翰几人请来堂中坐下，告道：“当今圣上喜好书法，曾特意召见家父，索要先祖王羲之真迹，家父怕惹来祸事，将自家和各亲属家中所藏的祖传真迹清点裱糊后如数献上。唯有家舅不肯交出，只说真迹已失，藏在家中的那卷是他自己的临摹作品。后来的事，各位想必已经知道，那恶贼韦月将到蒲州家舅府中盗出真迹，又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献给了圣上。最离奇的是，圣上还特地召家父入宫辨认真伪，共同鉴赏。家父不敢说这就是家舅所藏的那卷真迹，以免落下‘欺君罔上’的罪名，但恶贼韦月将终究是知道事情经过的。”

王之涣道：“尊父是怕终究有一日韦月将会告发真迹是从尊舅那里盗来的，所以想暗中除掉这个人？”王京道：“是的，这恶贼眼下是通缉要犯，万一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他学来俊臣告变发家⁽¹²⁾那一套，后果不堪设想。可惜我等愚笨，暗中寻找了很久，也始终找不到他下落。家父知道几位聪明过人，希望能帮忙想想法子，只要能寻到他，余下的事情自会由我们王府来做。”

狄郊道：“令尊有没有提到女皇是如何得到王羲之真迹的？”王京道：“是张易之无意中遇到有人持卷求售，花重金买下来献给了圣上。”

王翰几人交换一下眼色，道：“公子还有丧事在身，我们先告辞想想办法，一旦有韦月将的消息，即会来通知公子。”王京道：“有劳。”

王翰等人已然猜到韦月将就藏张易之府中，难怪官府四处搜捕不到他，原来他投靠了女皇眼前最红的红人。大概他一来洛阳就将王羲之真迹献给张易之作为立身之资，由此得到庇护，但后来听到铜面萧娘声名鹊起，怀疑那就是自己妻子苏贞。他虽然夺得了璇玑图，却解不开其中秘密，猜想妻子当初将其收藏也许别有目的，忍不住赶去温柔坊，结果落入了圈套中。那么在碧落馆安排下陷阱的一定是李弄玉原来的那群手下，他们利用铜面萧娘诱捕了韦月将，严刑拷问下还是没有得到璇玑图的下落。试想那璇玑图是韦月将的保命之本，他如何肯轻易交出来？所以任凭他人如何刑讯，也坚不吐露口实。那些人不得已，只好故意纵放苏贞救走了韦月将，预备就此追查至璇玑图。不然以那些人的周

密精明，怎能让一个弱女子救走他们追捕多时的关键人物？韦月将遇到王翰只是意外，杀死苏贞也是意外，但他的逃走却是另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一心只顾从王翰手中逃脱，却不知道捕他的人早从旁监视他，发现他逃进了修行坊张易之府中。当时正值夜禁开始，张家却仗着女皇恩宠，开有直对街道的大门，出入无须经过坊门，根本不受夜禁限制。后来李弄玉的手下裘仁和同伴夜闯修行坊也不是要行刺张易之，是要找韦月将取回璇玑图，只不过没有得手而已。为防打草惊蛇，裘仁才故意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因与来俊臣有隙，竟信以为真，连夜将裘仁杀死灭口。如此看来，璇玑图当中蕴藏的秘密要远远大于王羲之真迹，所以这些人非得到手不可。

辛渐本已从李弄玉口中知道璇玑图的所谓秘密，但从未向同伴提起，以防万一有变，为他们惹来杀身之祸。

这内中情形经过众人瞬间便已经推算得清清楚楚。王之涣道：“既然韦月将藏在张易之府中，我们为何不直接告诉王京？”王翰道：“裘仁那些人武艺高强，尚且失手，你道张府是可以随便进出的么？即使王京真能派人杀死韦月将，那幅害死那么多人的璇玑图又怎么办？要除掉韦月将，还得想个稳妥的法子。”

刚回到惠训坊，老仆即禀告道：“狄相公适才派人来，请狄郎回来后速速赶去尚贤坊。”狄郊知道伯父自以河北道副元帅的身份统兵安抚河北回来后，身子一直不大好，闻讯知道有变故，忙牵了一匹马，往狄仁杰府中赶来。

却见房前院子中已经聚集了不少官员，均曾受过狄仁杰举荐，是他名义上的门生——有秋官侍郎张柬之、司刑少卿桓彦范、夏官侍郎姚元崇、司刑少卿袁恕己、天官侍郎崔玄暉⁽¹³⁾等，还有新被狄仁杰提拔为监察御史的前河东县令窦怀贞，甚至连洛州长史敬晖也在其中。

狄郊见到敬晖的一刹那，才恍然明白过来：那真假车三一事多半是出自伯父的主谋，所以他后来才再三叮嘱王翰、狄郊等人不要再追查这件事，追来追去，最终只会从他们生追到他自己身上。他这么做，自然也是跟太平公主收服宗大亮一样，看上了车三仿人笔迹的本能，有所图谋。只是不巧的是，这是一起冤案，车三是代宗大亮受过，本人并不会

仿人笔迹。虽然伯父最终也能发现这一点，譬如在用到车三的时候，只是那样一来，许多内中细节再也无法弄清。绑架王翰的人搜出信后发现了蹊跷，并没有就此隐瞒，反而将可疑之处告诉了王翰，原来策划这一切背后的人都伯父。也难怪他让人带话给王翰，务必找到将信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如今想来，那人确实可惊可怖。他到底是什么人？对这件事知道多少？为何抛出三封信后再无音讯？他是不是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一切？

正思虑踌躇之时，狄仁杰之子狄光昭出房叫道：“家父请诸位进去。”众人便放轻脚步，鱼贯进入房中，狄郊也跟在后面。

狄仁杰半倚在床上，面若金纸，已有垂死之态，勉强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见他无力多语，便告辞出去。狄仁杰命狄光昭出去送客，又招手叫狄郊到床边，道：“你先留在这里，我有话说。”狄郊道：“是。”过了一会儿，却不见狄仁杰说一句话，不免很是诧异，又不好多问。

过了一刻工夫，门外传来脚步声，狄光昭重新领着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暉、袁恕己、敬晖进来。五人在床前站成一排，肃然静立。

狄仁杰命仆从、儿子均退出房外，只留下狄郊，这才叹道：“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亲眼见到五公盛事，冀各保爱，愿见本心。”张柬之道：“恩师请放心，我等立过重誓，必会完成恩师心愿。”

狄仁杰缓缓流下眼泪，只与五名门生一一对视，再无一句话说。

良久，张柬之五人不得已起身告辞，退出寝室外，却并不离去，均好奇恩师为何会突然如此悲伤。袁恕己猜测道说：“是不是狄公自感气力转衰，来日无多，欲安排家事？”张柬之却不同意这种看法，道：“没有听说有大贤不顾国事而先谋其家事的。咱们再等一等看看。”

片刻后，狄郊出来请张柬之、桓彦范、袁恕己重新进去。狄仁杰道：“适才崔玄暉、敬晖二公也在，所以我没有说话，他二人能够决断大事，却是有些毛躁，难守机密。我时日无多，只有一句话要特别交代，魏王武承嗣已经被入暗中除去，诸公少了一个劲敌，然而欲举大事，还得先除掉梁王武三思，不然，则必反生大祸。”

狄郊一直奉命站在床边，闻言很是吃惊，心道：“原来武承嗣是被人害死。这人跟来俊臣一样，仇家极多，理当防范极严，不知道什么人能在魏王府下手。”

只听见张柬之等人应答了几句。狄仁杰甚是倦怠，挥手道：“我去后，你们所有人须奉张柬之号令。去吧，不必再来了，以免惹人起疑。”张柬之等人只得退了出去。

狄仁杰道：“郊儿，你都听见了？”狄郊道：“是。”狄仁杰道：“唉，你可还记得那个大雪的冬天？我去探视卢姨，见你沉稳有识，想引你入朝为官，不料卢姨却说：‘老身膝下只有一甥，不欲他同相公一般侍奉女主。’”

卢姨就是狄郊的姨母，也是他的养母，历来不准狄郊与狄仁杰一家来往。狄郊想不到伯父病重居然念念不忘当日养母斥责之语，这才明白狄仁杰向门生交代机密大事为何特意不避自己，原来是要告诉自己：他表面是在侍奉女主，但暗中做的却是匡扶唐室的事，张柬之这些人都是他刻意发掘出来的志同道合之士，安插在要害部门，各居高位，为的就是“举大事”。他心中一时百感交集，良久无语。

狄仁杰道：“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明白伯父的意思就好。你去吧，我还要见别的客。今日之事，切莫再对第二人说起，包括你的那些好友。”狄郊道：“遵命。”行了一礼，退出房来。

狄光昭正陪着一名中年男子静静等候在门前，那男子气度雍容华贵，眼睛却如鹰隼一般锐利。狄郊并不认得他，却认得他身后的随从，正是曾在蒲州见过的李弄玉的随从宫廷。

狄郊见心道：“这人大概就是李弄玉那群人的新头领，在碧落馆中布置圈套诱捕韦月将的也该他了，原来伯父一直跟他们有联系。难怪洛州长史敬晖的手下梁笑笑一进碧落馆又立即退了出来，他跟伯父的门生们一定很熟，早有暗通来往。可这不是矛盾了么？之前我和辛渐都猜想李湛是伯父这一方的人，那些在太原劫走辛渐、在伯父郊外别墅的那些军人都是李湛的手下，既然伯父跟李弄玉一方早有来往，李湛又为什么要杀死李弄玉？莫非……”正想直接开口询问那男子，狄光昭匆匆进去又出

来，叫道：“父亲大人有请李公进去。”那姓李的男子点点头，跟随狄光昭走进寝室。

狄郊正待离开，宫延忽然叫道：“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狄郊道：“郎君请讲。”宫延道：“在御史台狱中杀死裘仁的人是谁？听说当时王翰王郎也在场，狄郎该是知道的。”

狄郊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疆杀人一事，想来这事因涉及宫廷机密，刻意得到了掩盖。宫延见他迟疑不答，道：“我就是当日跟裘仁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嬪珠有关，她妹妹王羽仙是狄郎的至交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么？”

狄郊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道：“杀死裘君的人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宫延道：“那好，咱们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狄郊见他迅疾换了一副冷冰冰的神态，料来问他李弄玉的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只得告辞出来。却见新被狄仁杰擢升为监察御史的窦怀贞还大门前徘徊，狄郊正想过去打声招呼，他却飞快地转身逃开了。不过从他那副如同老鼠看见猫一般的神情来看，他似乎并没有看见狄郊，只不过是凑巧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这副神态跟他之前任河东县令时的冷静自持完全判若两人，以致这一幕长久地留在狄郊的脑海中。

到惠训坊坊门时，正遇上武延基单骑匆匆赶来，远远见到狄郊就叫道：“狄公子！等一等！”狄郊倒不反感这位新魏王，翻身下马，问道：“大王有何吩咐？”武延基道：“不要叫我大王，叫我延基好了。”狄郊摇摇头，道：“大王贵为亲王，礼仪不可废。”

武延基道：“有一件事，我还是想你们知道，之前牵涉狄公子的那件反信案子，真正的捉笔者是宗大亮，不是车三。”

狄郊早已经知道这件事，并不惊诧，倒是很惊奇武延基为何将此事当作重大发现一般来告诉他。莫非之前他并不知道反信案的内幕？反信案是淮阳王武延秀策划，他是武延秀的兄长，按照礼法制度，长兄爵位，威严、名望均远在弟弟之上，武延秀不可能不告诉他，除非武延秀

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以为宗大亮不过是个联系了黄瘸子的中间人。又有一点，既然宗大亮在反信案中自始自终都隐藏得如此之深，太平公主又是如何知道他会仿冒他人笔迹、将其收到麾下呢？

狄郊忙问道：“大王是如何知道的？”武延基道：“是永年县主灵觉来告诉我的。狄公子，我本来不大相信，可灵觉说宗大亮就藏在她嗣母太平公主府上，而且来俊臣的心腹卫遂忠来找我父王前，已经先找过公主了。当时家叔梁王正好在场，闻言很是紧张，立即起了疑心，怀疑卫遂忠交出来的那些信也是假的，是公主利用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的笔迹所写。”

狄郊心道：“坏了，这些事武灵觉都是我们从这边听到的，她又跑去告诉了魏王和梁王武三思。万一传到女皇耳中，太平公主的处境可就十分危险了。武灵觉虽然姓武，可公主毕竟是她嗣母，她该不会是怀恨因公主下嫁她亲生母亲被杀而有意这么做吧？”

武延基问道：“狄公子，你怎么看这件事？”狄郊不愿意亲口证实，无论太平公主因为什么原因陷害来俊臣，她毕竟是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况且她也曾有意无意地帮过王羽仙，当即道：“反信案结案已久，而且初审是经御史台宋御史之手，我从来就不怀疑他的公正。大王切莫轻信人言。”

武延基这才长舒一口气，道：“嗯，凭宋相公的名声，任谁都是信得过的。狄公子都这么说，我更是放心了。”遂拱手作别。

狄郊回来惠训坊，本欲找李蒙好好问问武灵觉的事，却是不见了人影，才知道他前脚刚走，李蒙后脚就被太平公主派人招去。一直等到傍晚日头落山之时，才见李蒙垂头丧气地回来。众人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李蒙道：“宗大亮失踪了！太平公主怀疑是我们藏了他，限我们三天之内交人。”

王之涣道：“我们自从蒲州那件案子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宗大亮，你没告诉公主吗？”李蒙道：“告诉了，可公主不信，说我好几次向府中下人打探过宗大亮下落，宗大亮自己也亲口告诉过公主，说看见过我跟踪他。”

王翰道：“你跟踪过宗大亮？”李蒙道：“前几日我去找灵觉，见到一个人从公主府中鬼鬼祟祟地出来，模样身形确实有几分像宗大亮，我叫他不应该，也就没有再多理会了。”

狄郊道：“这件事很奇怪，会不会是武三思派人绑走了宗大亮？”说了白日在坊门前遇到武延基的事，又道，“武延基才刚刚跟我提起宗大亮，他人就立即失踪了，应该是梁王武三思做的，不然哪有这么巧？”

王之涣道：“可武三思绑走宗大亮做什么？”王之涣道：“也许武三思也看上了宗大亮仿人笔迹的本事，打算利用他办什么坏事。”辛渐摇头道：“未必。宗大亮先后卷入的大案太多，知道的秘密也越来越多，也许他手中还握有什么证据，比如能证明老狄反案中武延秀才是主谋的关键证据，甚至可能牵连到武承嗣、武三思，所以武三思一听说就很紧张。”

李蒙道：“那好，我明日就这般禀告太平公主，让她自己去找武三思要人。”狄郊道：“你喜欢永年县主么？”李蒙蓦然醒悟，道：“呀，我不能这么做，这样会牵出灵觉来。那我们该怎么办？”

狄郊道：“无论是因为仿冒笔迹的本领，还是因为手中握有证据，宗大亮都应该还活着，被关押在某个地方。”王翰道：“不过要从武三思手中救人可不简单，况且宗大亮这个人根本不值得我们冒险去救。”

辛渐道：“怕是太平公主寻找宗大亮也没有那么简单。之前你们不都认为来俊臣手中有公主的把柄么？那把柄想必已经被卫遂忠交到公主手中，但若宗大亮是以那把柄为模子仿冒来俊臣笔迹，他同时也就知道了太平公主的秘密。万一他在事后依葫芦画瓢，留下一份副本，对公主可是极其不利。”

李蒙道：“这么说，宗大亮必死无疑了？”辛渐道：“最后肯定是要被灭口。只是死前还要受许多折磨，无论是在武三思、还是太平公主手中，都会被逼着先交出证据来。他若能挺得住种种酷刑，也许反而能像韦月将那样逃得一命。李蒙，你先别急，太平公主未必就真的怀疑是我们做的，不过是有意那么说，想从我们这边知道更多线索。”李蒙道：“但愿如你所言。”

次日一早，天刚朦朦亮，众人还在睡梦中，便听见有人咚咚捶门，如擂鼓一般。老仆赶过去开门，立即拥进来一大堆差役，铁链抖得哗哗作响，连声叫道：“你主人呢？快叫王翰他们几个出来。”

辛渐最先披衣出来，见来者都是河南县的差役，问道：“发生了什么事？”领头县尉道：“这正是我要问郎君的话，你们家门口躺了个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辛渐忙排开差役出来查看，果见门前台阶上横着一名血淋淋的男子——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浑身上下血肉翻卷，布满各种鞭伤、烫伤；手掌、脚掌已被斩去；双肩窝上各有两个拇指粗的血孔，似被什么东西穿透过；面容被刀锋划得稀烂，眼珠被挖出，双耳、鼻子、舌头均被利刃割掉。他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是个人，而是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浴血鬼魅。

辛渐心头一阵凉意升起，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谁？怎么会被人折磨成这副样子？”又见大门四周并无血迹，猜想是有人将尸首用车马运来，故意扔在他们门前。既是如此，这人肯定是他们认识的人，至少能扯上一些关系。莫非……莫非他就是宗大亮？

王翰等人闻讯赶出来。辛渐忙叫过李蒙，问道：“你看他像不像宗大亮？”李蒙只看了一眼，便恶心得要呕吐出来，连忙转过头去，道：“像，像。”

县尉道：“人死在你们家门口，几位又认得死者，这就跟我走一趟吧。来人，把他们全部带走。”狄郊忙道：“等一下！少府请看，这四周都没有血迹，尸体身上这么多伤，身下的血迹也是极少，他是被人杀死后才运来这里，好嫁祸给我们。请少府、坊正速速派人盘问四处大门的守卫，问明夜禁解除后是否有可疑车马出入。”

县尉也知道王翰这几人各有些来历，不愿意多生事端，便命惠训坊坊正派人到坊门查验。

旁人都远远离开那具恐怖的尸首，唯有狄郊不避血腥，走近前蹲下

来仔细查验伤口，半晌才起身道：“他不是宗大亮。李蒙几日前还见过宗大亮，可这人的手脚被斩下来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断口处已经结疤，估计大约有一个月左右。这个人应该是被人抓住后砍去手脚，再用铁钩穿过肩头吊起来，每日鞭笞拷打。他身上的刑伤有新有旧，但脸上的这些伤却是新伤，他应该就是最近两日才被割掉五官遇害。”

县尉见他思维缜密，颇为佩服，道：“不过这人既然被扔在公子家门口，多少会跟你们有些关系。”狄郊道：“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凶手之所以要毁掉死者的五官，并非完全出于折磨的目的，还想让别人认不出他来，比如想让我们误以为是宗大亮。”

王之涣道：“呀，这不是跟韦月将用过的李代桃僵之计一样么？不过韦月将割掉了胡饼商的首级，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这凶手既然想让我们误以为死者是宗大亮，如何不给他穿上宗大亮的衣服？”狄郊道：“也许这个凶手跟绑走宗大亮的并非是同一人，不过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凶手要将尸首扔来这里。”

正说着，坊正赶来报道：“夜禁解除后不久，确实有一辆马车一大早自西门进来，不久又匆匆出去。之所以被卫士留意到，是因为那车子虽然平常，却有一股奇特的异香。车马过后，仍然久久不散。”只是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线索。县尉只得命差役抬了尸首回县衙，悬赏买人告发死者身份。

众人回房坐下。李蒙回想那具残缺不全的尸首，犹自心有余悸，道：“幸好不是宗大亮，不然太平公主岂肯干休？”

王之涣道：“你还是觉得死者跟宗大亮失踪有关？”李蒙道：“当然有关了，不然哪有这么巧？凶手将死者的脸弄成那样，就是故意想让我们认为他就是宗大亮。偏偏凶手不知道老狄不仅医术过人，还是个验尸高手，几处断手断脚的旧伤就露了馅。”

王翰道：“李蒙推测得有理。如此，绑走宗大亮的人就是凶手，他一定还没有从宗大亮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又担心被太平公主查到，所以搞一招假宗大亮来金蝉脱壳，顺便还可以嫁祸给我们。我们几个不但是知情者，而且反信案中还被宗大亮害过，也可以说跟他有仇。”

王之涣道：“阿翰的意思是梁王武三思就是害死门前无名死者的凶手？”王翰道：“不是他还能是谁？别说寻常人家，就是一般的大臣，家里哪有私设公堂的能力？你也看到了，死者身上都是受刑后的刑伤。这武三思当真跟武承嗣一样，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愚蠢之徒，他如果不来这么一下，我们还真不能肯定是他绑了宗大亮。”狄郊也道：“弄具尸首出来确实有欲盖弥彰之嫌。”

辛渐道：“死者被如此残忍虐待，一被捕获就立即斩去了手脚，不留丝毫余地，想来必是武三思切齿痛恨之人，所以武三思才以日日拷打折磨他为乐事。不过武三思作恶不少，仇家也不少，死者面孔被毁，查到身份并不容易。”

王之涣道：“即使知道了他是谁，没有真凭实据，也难以追查到武三思头上。这件案子，仅凭咱们几个的能力解决不了，怕是得如实告诉太平公主才行。”李蒙连连摇头道：“不行，这样公主就知道是灵觉向武三思、武延基泄露了消息，非得禁闭她不可。”

狄郊道：“李蒙，怕是你得好好跟永年县主谈一次，问问她为什么要将在我们这边听到的话转过去告诉武延基和武三思。”李蒙不快地道：“怎么，你们怀疑灵觉是武三思的细作？”狄郊道：“事实确实如此。”

辛渐忙打圆场道：“算了，自家兄弟。也许永年县主只是无心的，毕竟这件事张扬出去对她嗣母太平公主最不利。大家别着急，不是还有两天时间么？咱们再等等看，也许河南县衙那边会有进展。”

次日，河南县衙当真有了进展，尸首被摆放在县衙前，悬赏招认。虽然死者已然面目全非，还是有西市一家小客栈的店主认出他来——死者竟然就是之前两次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的武邑人苏安恒。他一直居住在西市客栈中，一个多月前外出后未归，行囊一直留在房中。店主虽觉得奇怪，不过这样的事在客栈里也曾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他也未报官。

王翰等人得知消息后，悚然失色，也不知道苏安恒残酷被杀是不是出于女皇的授意。若真是如此，那么嫌疑人可远远不止武三思一人，武懿宗、武攸宜、太平公主，甚至连武则天自己都有重大嫌疑。苏安恒的

尸首被扔在王翰家前，也不是为了嫁祸，而是一种警示了。到底要警示什么？是让他们少管闲事么？

许多疑团尚未解开，太平公主已轻骑简从，亲自来到惠训坊王翰家中。众人见她面色严峻，猜想是来兴师问罪，也不好多问，只静观其变。

太平公主道：“怎么不见羽仙娘子？”俱霜道：“回公主话，羽仙自从她姊姊去世后，身子一直不好，她父亲派人接了她回太原。”太平公主道：“嗯，原来是这样。俱霜，你和胥震先出去，我有话问王翰他们几个。”俱霜道：“是。”又嘻嘻一笑道，“不过公主可不要待人太严厉哟，他们几个可都是我的哥哥。”太平公主居然点了点头。

等俱霜掩门出去，太平公主才问道：“宗大亮人在哪里？”王翰忍不住道：“公主何必明知故问，他人并不在我这里。”太平公主眉毛一挑，道：“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李蒙忙道：“公主请息怒。王翰他们几个确实没有见过宗大亮，我也只在公主府前见他一次。”

太平公主道：“那么你们门前的死人是怎么回事？”李蒙道：“回公主话，河南县已经查出那人身份，他叫苏安恒。”

苏安恒才刚刚被认出来，消息还未传开，河南县尉听说死者就是因上书要求女皇退位而名震天下的苏安恒后，也吓得呆了，不敢张扬，只派人悄悄通知了王翰等人。太平公主显然还不知道这件事，愕然半晌，才问道：“是武邑苏安恒么？”李蒙道：“是。”他知道纸包不住火，事情早晚要被太平公主知道，又禀道：“我们实在不知道宗大亮的下落，不过也许公主可以试试去梁王府寻找。”

太平公主道：“你是指灵觉告诉了延基和三思宗大亮在我府上、而且会仿人笔迹这件事么？”李蒙大吃一惊，道：“原来公主已经知道了。”太平公主道：“嗯，是三思亲自过府告诉我的。怎么，你们还怀疑是梁王绑了宗大亮？”

众人闻言无不面面相觑。武灵觉跑去魏王府泄露宗大亮一事也许只是无心之谈，但以其素来毫不掩饰地憎恨嗣母的态度来看，倒更像是有

意挑拨太平公主与武三思相斗。尤其来俊臣与诸武结盟，历来互相倚靠，无往不胜，而这次魏王武承嗣误中太平公主圈套，亲自领头告发来俊臣，实际上是自断右臂。魏王、梁王跟太平公主均不和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武三思为何又主动告诉太平公主这些，有意示好呢？大约是太平公主三哥李显最终被立为太子，诸侄中与武则天血缘最亲的武承嗣已死，他不得不寻求新的联盟，好歹太平公主也算是武家的儿媳啊。

王翰道：“那么公主如何能肯定宗大亮一定会跟我们有关？”太平公主反问道：“你们如何能证明你们跟宗大亮没有关系？”众人一时无言以对。

太平公主道：“反信案整起事件只有你们知情，能猜到宗大亮才是真正捉笔者的只有你们几个，灵觉应该也是从你们这里知道来俊臣那件案子的真相吧？”李蒙忙道：“我们绝非有意泄露，只不过凑巧被灵觉听见。”

太平公主道：“嗯，我信得过你们。你们几个当真是机智聪明，为常人所不及。既然你们一直在为我保密，我也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知道新任洛阳县令是谁吧？”王之涣道：“是张易之、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仪，听说才二十岁出头。”

张昌仪是近来朝中风头极尽的新锐人物，仗着兄长势焰可炽，大肆收受贿赂，为人请托谋官。一日早朝时，一个姓薛的求官者等在半路，送给张昌仪五十两黄金和投名状。张昌仪来者不拒，到了朝堂后，将投名状交给天官侍郎张锡，命他立即录用薛氏。不料张锡不小心弄丢了薛氏的投名状，想不起薛氏的名字，不得不去问张昌仪。张昌仪大骂道：“不懂事的家伙！我也记不得。只要是姓薛的，你就批准给官做就是了。”张锡回到吏部后立即找出登记表，发现求官的姓薛的有六十多人，便一齐注册授官。这起著名的“姓薛者皆注官”故事最近一直在洛阳坊里流传。

又有人连夜在张昌仪宅邸的大门上题写了一句诗：“一两丝能得几时络？”“丝”谐音“死”，“络”谐音“乐”，分明是诅咒张氏兄弟大难将至、死到临头。张昌仪本人就是洛阳令，率领人马大肆追查，也查不出究竟，只好擦掉了事。哪知道过了几天，又有人晚上偷偷往门上写上同样的句

子，又被擦掉。如此反复数次，张昌仪忍无可忍，也不擦了，只在那句诗下补了四个大字：“一日亦足。”事情才算到此而止。

太平公主道：“张昌仪是个藏不住事的人，听说他在洛阳县衙中发现了一条秘道，是通往来俊臣府邸的。你们可明白我的意思？”这一点王翰等人早已经猜到过，现在不过是由太平公主亲口证实而已。李蒙忙道：“明白，多谢公主告知。”

太平公主道：“那么，你们预备如何向我交代宗大亮的事？王翰，你是众人首领，你说。”

王翰猜想太平公主强词夺理，一定要将宗大亮失踪一事栽到他们头上，无非是想将他们几人收为己用，抑或要挟为她办事。他虽然并不讨厌这位高贵的公主，却也不怎么喜欢她，这只是他本性使然，他向来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玩弄政治和权势的女人，李弄玉算是一个，太平公主也算一个。况且他本就率性随意惯了，要他去为公主这样的权贵出力办事，他也做不到。当即答道：“我们几人正打算回去晋阳，等有些事情了结就要动身上路，怕是难以为公主寻回宗大亮。”

太平公主粉面一沉，冷笑道：“你以为你走得掉么？”王翰道：“莫非公主想用强将我们扣押在这里？不知道我们犯了哪条王法？”李蒙忙道：“公主，阿翰的意思是……”

太平公主道：“住口！让王翰自己说。”王翰道：“敢问公主，宗大亮当真失踪了么？”太平公主大怒，道：“王翰，你好大胆子……”

忽听见院外有人扬声叫道：“王郎几位郎君在家么？小的是河南县派来的，县尉让小的来告诉郎君，宗大亮找到了。”

① 唐代制度，五品以上官员都有随身鱼符，形状像鱼，上面刻有所有者的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是五品以上官员出入宫禁的凭证，三品以上用金，四品用银，五品用铜。鱼符分左右两枚，上凿小孔，以便系佩，右符随官员本人，左符进大内，皇帝如有征召，颁下左符，与右符勘合后，即证明没有诈伪，官员才可应命。武则天即位后，将鱼符改为龟符，即为“金龟婿”的来历。

(2) 指为方便运输在洛阳城中人工挖掘的河道，引洛河之水。洛阳南区、北区均有数条这样的漕渠。

(3) 资荫：即父、祖官爵。

(4) 石炭：煤的古称之一，又称石墨。唐代日本学问僧和遣唐使曾把中国许多物产连同名称带回国，至今日本仍称呼煤为石炭。

(5) 上林苑：今河南龙门西山花园寨村一带，疑是在隋甘泉宫（显仁宫）基础上修建。

(6) 明堂尉：负责明堂守卫、安全的官员。

(7) 弃市：据《礼记·王制》：“刑人於市，与众弃之。”本指受刑罚的人在街头示众，民众共同鄙弃之，后“弃市”专指死刑。

(8) 姚元崇，字元之，后因避唐玄宗“开元”年号讳改名姚崇，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对“开元之治”贡献尤多。

(9) 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第一次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武举，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一般认为，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武举”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后，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国家网罗武备人材的重要制度。

(10) 骰（tóu）子：骨制的赌具，正方形，用手抛，看落下后最上面的点数。俗称“色（shǎi）子”。

(11) 武邑：今河北武邑。

(12) 来俊臣本是判了死刑的罪犯，临刑前于狱中上变，得武则天召见，从此平步青云。

(13) 天官侍郎：即吏部侍郎，掌管官员选授。

第十章 神龙见首

宋璟道：“看中使年纪，也算是宫中老人了，如何不知道宫中制度？太子乃国之根本，地位尊贵，随身配有玉契，除朔望朝参外，另有征召应该降墨敕与玉契。请问中使，墨敕何在？玉契何在？”宦官道：“圣上年事已高，哪里还顾得上这么多繁文缛节？这就请太子动身入大内，免得圣上久候。”



宰

相狄仁杰病逝了！这是近来最震动天下的消息，朝野一片悲声。

自河北防御突厥回来后，狄仁杰便数次以老病请求致仕退休，但女皇不准，不过特许他不必跪拜，不必宿值⁽¹⁾，称之为“国老”，然而这一切的恩宠还是没有能挽留住狄仁杰的生命。武则天于深宫中得知消息，黯然泪下，良久才道：“朝堂空矣！”

狄仁杰身故后，政局表面平静，实际上各种暗流都在勃勃涌动。武则天虽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但仍坚持武周国号，赐太子李显姓武氏，大赦天下。考虑她死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命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公主丈夫武攸暨等人签署永不相负的誓文。又将太子第六女永泰郡主李仙蕙嫁魏王武延基。太子幼女李裹儿早已被封为安乐公主，预备嫁往吐蕃和亲，然而凑巧求婚的吐蕃赞普墀都松赞死于讨伐其南境附属国泥婆罗⁽²⁾的征途中，和亲一事就此作罢。武则天又将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长子武崇训，意图以联姻来平息李武两家长期以来的势同水火。

不过比皇室婚姻更吸引民众眼光的是武举科考。自女皇登基以来，专注于在国内铲除异己，边防武备松弛，以致武周百万大军平定不下几万契丹叛军，最后不得不以巨大代价求助于突厥，成为天下共传笑柄。武则天痛定思痛，破天荒地开创了武举制度，意在选选拔出武艺高强的杰出将才，在军中效力。

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历史上首届武举状元并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室力，他是左玉钤卫大将军武楷固手下的勇士。武楷固即是辛渐之舅李楷固，因平定收服契丹余部封燕国公，赐姓武氏。榜眼是华州人郭敬之，祖籍晋阳。探花是辛渐。之前呼声极高的宋之悌排第六名，列乙等。王翰之前听说武举并没有举子对阵一说，无法借机为刘希夷报仇，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

众人在家中为辛渐设宴庆贺，特意将王綝之子王京赠送的两坛“醺醪”、“翠涛”美酒开了封。

俱霜取过兵部发给辛渐的告身⁽³⁾瞧了瞧，道：“渐哥哥，你费了半天劲，又是骑马又是射箭又是耍枪的，就为了这么个东西？他们为何不直

接发给你一枚大官印？”辛渐苦笑道：“我可不是为了做官才参加武举考试。”王之涣道：“是啊，辛渐要想做官轻而易举，他参考武举不过是要替李弄玉报仇。”

俱霜从未听过此事，奇道：“为李弄玉报仇？之涣哥哥是说李弄玉死了？怎么可能？”辛渐神色黯然，不愿意再多提，道：“美酒当前，大伙儿赶紧开喝开吃，可别因为我坏了兴致。”遂大饮一场，唯有狄郊尚在为伯父狄仁杰服丧，不能饮酒。

欢宴结束时已经傍晚，辛渐还是忍不住携了兵刃，来到修业坊找李湛。李湛居然正在堂中坐着等他，道：“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

辛渐道：“将军原先只是文官，不过是因女皇信任才被授予兵权，统领禁军，我却是自幼习武，将军当真要与我比试么？”李湛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来吧。”

来到院中一块空地上，李湛命家仆在四周结满灯笼，亮如白昼。二人各自拔出兵刃，交手不过几招，李湛佩剑便被辛渐一刀磕飞。辛渐见他停手不再反抗，上前用刀逼住他胸口，问道：“将军还有什么遗言？”

李湛却是微微一笑，并不答话。辛渐道：“那我只好送将军一程。”作势欲刺。一旁风廊中忽奔出一名女子来，高声叫道：“住手！”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李弄玉。

辛渐抛下刀，迎上前握住她的手笑道：“若非如此，你还不会出来。”李弄玉见他虽然欣喜，却并不十分意外，道：“你……你已经知道我并没有死？啊，一定是俱霜告诉你了。”

原来俱霜问明李弄玉是被李湛绞死后，连呼不可能，她来洛阳后亲眼见过李弄玉。原来她和王翰同去温柔坊查看铜面萧娘又被赶出来的当晚，她又回到了碧落馆，想弄个明白，以讨好王翰，避免次日被他送回晋阳。哪知道刚翻墙进去就被人擒住，一直拘禁在暗室里。后来有个女子和中年男子到来，旁人称呼女子为“四娘”，称呼男子为“李公”。俱霜虽不认得李弄玉，却曾从王之涣口中听说过她的一些事，这才知道碧落馆的一切都是她在暗中策划。李弄玉因为事干重大，本要杀了俱霜灭

口，哪知道俱霜机灵，隐隐猜到李弄玉是皇族身份，当即叫道：“我跟娘子是一伙儿的，我是宣城公主的女儿，我们是亲戚。”原来她是高宗皇帝淑妃萧氏次女宣城公主的女儿，论起辈分来她还真是李弄玉的表妹。当年武则天当上高宗皇后后，将原皇后王氏和淑妃萧氏截掉手脚，泡入酒瓮中，说是要二人骨醉而死。据说王萧二人被残害而死后，太极宫中开始闹鬼，武则天经常梦见王氏和萧氏披头散发、浑身滴血，请巫祝祷告也无济于事，于是她奏明高宗，兴建了大明宫。可当她从太极宫移居大明宫后，二鬼又追到这里作祟。武则天由此深恨长安，干脆搬去了洛阳，称帝后更是定洛阳为神都。萧淑妃死后，所生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均被幽闭于冷宫中，三十多岁还没有出嫁。武则天长子李弘同情两位姊姊，出面为姊姊说了几句好话，武则天勃然大怒，当即将两位公主嫁给羽林军中两名最低贱的卫士，不久又毒死了亲生儿子李弘。俱霜就是宣城公主与卫士所生之女，胥震则是义阳公主之子。李弄玉惊讶之余，也十分感慨，遂放了俱霜，命她不可泄露所有一切。

辛渐知道了究竟，这才知道他被关在洛阳郊外时几次感受到李弄玉就在身边并非幻觉，可她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害得他白白伤心了这么久。莫非她以为他还在记恨她？

果然听见李弄玉问道：“你不恨我了么？”辛渐叹道：“我娘亲命我不可恨你，我怎敢违令？”

贺英自到洛阳后，一直被武则天留在宫中，礼敬有加。女皇确实老了，害怕孤独，她身边随时需要人陪伴解闷，张氏兄弟只能满足她一方面的需要，她更希望多些贺英这样的人，既能聊聊过去的人和事，也能了解一些外面的真实世界，辛渐几次进宫看望母亲，均遇到女皇正刨根问底地追问并州风土人情。贺英听爱子讲述了李弄玉的事，叹道：“这不能怪她。她自幼失去父母，父亲又是被祖母所杀，堪称惨绝人寰的悲剧，她在仇恨中长大，被赋予匡扶唐室的重任。使命要求她做一个六亲不认、心狠手辣的人，可她还是喜欢上了你。好孩子，她是为了你才自曝真相，不然，又有谁会知道是她做的呢？当时人人怀疑是契丹、突厥、吐蕃，没有知道她的存在，更没有人会怀疑她。”辛渐仔细回忆一切，确实如此，李弄玉是有意露出身份，随即对李湛坦白招供了一切，才解除了大风堂通谋契丹的嫌疑，可也由此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那以

后辛渐一直内疚异常，总觉得李弄玉是因为他而死，今日方才意外得知她还在世上，可谓喜出望外了。

李弄玉道：“你娘亲不让你恨我，那么你自己呢？难道你自己没有主意么？”辛渐见李湛已领仆从退开，这里只剩了他和李弄玉两人，便就势揽住她的纤腰，道：“我自己当然恨你了，恨你一直不肯出来见我，害得我难过了这么久。”

李弄玉道：“可我还是会想方设法向你母亲逼问出璇玑图的秘密。”辛渐闻言，满腔热情顿时消褪，当即放开了手，退开两步。李弄玉道：“你生气了么？”辛渐默默不语。

李弄玉正色道：“辛渐，我实话告诉你，我自出生起，从来都是人奉承我，尊敬我。我被赋予匡复李唐基业的重任，必须得冷酷，世人在我眼中不过是棋子，我从来没有试过去关心一个人，直到遇见了你。”

辛渐道：“我知道，我也很感激。只是而今太子名份已定，这江山早晚还是你们李家的，你又何必费尽心机，再苦苦相逼？”李弄玉道：“你不懂，你不了解那个女人，她不会这么轻易传位给太子的。”她所称的“女人”，自然是她祖母武则天了。

辛渐道：“诸武自从武承嗣死后已经大大失势，女皇不传位太子还能传给谁？”李弄玉道：“你没看见她正大力扶持宠爱的面首么？还预备封张易之兄弟为郡王。这个女人心硬如铁，对谁都不放心，她立我三叔为太子，只是迫于形势，而今突厥重新与朝廷和谈，边境危机已解，她又要不安分、又要折腾了。我必须解开璇玑图的秘密，将她尽快赶下台去。”

辛渐道：“怕是极难。第一，眼下四娘手中并没有璇玑图；第二，我娘亲也并不知道所谓璇玑图的秘密。她亲口告诉我，她当年是因为自由自在惯了，受不了宫廷的约束，所以才想方设法逃了出来。高宗皇帝本来很是愤怒，预备派兵追捕，最终被天后也就是当今圣上所阻止。朝廷因为这是桩丑事，不敢张扬，只对契丹说我娘亲病死了。若真如四娘所言，我娘亲是受高宗密令出宫，皇帝又怎么会想要追捕她呢？”

李弄玉道：“这不过是你娘亲的托辞。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先帝一定跟你母亲约有暗记，不见暗记绝不交出秘密，所以我表明身份也没有用。嗯，暗记一定就是璇玑图。”蓦然想到什么，叫道，“糟了！”转身欲走。

辛渐已然会意过来，扯住她臂膀，急道：“四娘，你不能派人去对付我娘亲。”李弄玉道：“你怎么知道我会这么做？”辛渐道：“璇玑图被韦月将夺走，他眼下已经投靠了张易之，那幅图多半已经落入了张易之手中，要夺回来谈何容易？万一如你所说，璇玑图本身就是暗记，张易之又能随意出入禁宫，我娘亲见到暗记便会说出秘密……”

李弄玉道：“你能想到就好，难道让天下就此落入张易之手中么？快些放手！”辛渐道：“不，四娘，我求你，你让我先进宫，我会告诉我娘亲，绝对不能将秘密告诉张易之兄弟。”

李弄玉冷笑道：“你母亲都不告诉她奉有先帝密令，她会听你的么？来人！快来人！”

却见暗处涌出来数名大汉，各执刀刃，为首的正是宫廷。李弄玉命道：“将辛渐抓住关起来。”

辛渐单脚勾起地上的长刀，抄在手中，横在李弄玉粉颈上，喝道：“退开，快些退开，不然我可就要对四娘不客气。”李弄玉道：“他不敢杀我。你们不必顾忌，将他拿下了！”辛渐道：“不信就试试看。”手上加劲。宫廷等人正要上前，见状又迟疑起来，不敢再动。

李湛闻讯赶来，不知道这对互相思慕、久别重逢的情侣如何又成了眼前剑拔弩张的情形，忙喝道：“辛渐，不得对四娘无礼，快些放下刀。”

辛渐道：“抱歉，事关我娘亲安危，恕我不能从命。都让开！”李湛道：“眼下已经夜禁，你出得了我这里，也走不出修业坊。放下刀，有话好说。”

辛渐知道一放下刀就会为人所制，哪里肯听，只道：“我自有办法离开，请将军下令属下让开。”

李弄玉正色道：“李将军，宁可我死，你也绝对不能放辛渐离开这里。辛渐的舅舅武楷固也住在修业坊，他现在可是姓武。”她有意加重了“武”字，辛渐登时满面通红，手慢慢松开，无力地垂下来。

李湛忙上前将辛渐推到一边，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李弄玉上前附耳低语了几句。李湛道：“眼下已经夜禁，还是我亲自送四娘过去才好。”命人将辛渐绑起来，先带下去关押。

辛渐恨恨道：“李弄玉，我就知道不该相信你。你敢对我娘亲不利，除非你杀了我，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他现在终于明白过来，既然李湛跟李弄玉是一伙子，那么之前在太原时李弄玉有意在李湛面前自露身份也是做戏了，不过是要做给他看，造成所谓为他而死的假象。她说的那些“关心”的话是真的么？只怕也是为了得到璇玑图的秘密。

李弄玉也不理睬，只道：“李将军，这个人你可得看好了。”李湛道：“是，四娘放心。”

辛渐被监禁在后宅一间空房中，手足均被绑住椅子上，左右两边各有一人看守，寸步不离。到次日清晨夜禁解除后，李湛才匆匆赶来，命人解开绑缚。

辛渐问道：“你们到底对我娘亲怎样了？”李湛满脸愕然，道：“英娘不是好好在宫中么？你总说四娘要对你娘亲不利，她眼下是庶人身份，又怎么能进得了宫？”

辛渐道：“那么将军昨晚送四娘去了哪里？”李湛道：“这恕我不能奉告。对了，你们两个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又拔刀相向？”辛渐见他并不知情，也不便相告，便拱手作别。

李湛道：“对了，四娘让我放你出去时告诫你，遇事不要总是想当然。”辛渐心念一动，问道：“将军是什么时候认识四娘的？”李湛道：“整个过程你不是最清楚么？第一面就是在你的病榻前。我早有心匡

扶唐室，只可惜有个声名狼藉的父亲，为起所累，我本人又被女皇宠幸，无人相信我一片赤诚之心。若不是四娘这件事，我怎能拜在狄公门下？在太原将你劫走，半途有意拖延，这可都是四娘出的主意。她一心为你母子着想，你怎能还对她横刀相向？”

辛渐这才知道他不仅错怪了李弄玉，还辜负了她的深情，一时感慨，也无话可说，快快告辞出来。他已经想明白韦月将之前是单独行事，肯定没有将璇玑图交给张易之，但心中仍然记挂母亲，便来到皇宫，他已有门籍，手中又有一块武则天御赐的玉佩，因而顺利进入皇城。路过御史台时，正好遇到御史中丞宋璟带着侍从杨功出来。

辛渐忙让到一边，行礼道：“宋御史。”宋璟道：“辛公子，真是凑巧！我正要去东宫答谢太子赐酺⁽⁴⁾，太子殿下几次提起你和几位同伴的名字，一直想召见你们。不如你这就跟我一道去吧。”

辛渐迟疑道：“这怕是不大合适。”杨功笑道：“太子召见，这可是旁人想也想不到的荣耀，辛郎还在犹豫什么？”不由分说地扯住辛渐手臂，跟在宋璟后头。又低声问道：“宗大亮那件案子查得怎样了？”

当日宗大亮神秘失踪，太平公主怀疑王翰等人牵连其中，责令李蒙三日内交人。正当王翰诸人从种种蛛丝马迹中怀疑是梁王武三思绑了宗大亮后，次日又发生了武邑人苏安恒被抛尸在家门前的事。太平公主亲自上门询问究竟，认定王翰等人跟宗大亮有关，正僵持之时，河南县的差役在天津桥下发现了宗大亮的尸首，他是被人当胸用利刃刺死。最离奇的是，最先认出宗大亮的是人群中的一个邈邈道士，还大叫了声：“这人是个人大的坏人，该杀！”然而当差役预备带他回去河南县衙做笔录时，他却又不见了。

王翰等人当即想到那邈邈道士即是车三，原来他并没有被人灭口。如此一来，车三的嫌疑就很大了——因为宗大亮除了当胸受了一刀外，别无伤处，双手上也没有防御抵挡的伤口，僵硬的面容上犹保持了错愕万分的表情，显然凶手是他的熟人，他丝毫料不到对方会杀他。宗大亮在洛阳认得的人应该不少，不过他堂兄宗楚客已经受他牵连被贬出京师，姓宗的应该都对他没有好感。他所接触过的诸武、太平公主那些人若要杀他，绝不会当街下手，惹人注意。虽然还有许多别的可能，但就

目下的情况看来，车三无疑嫌疑最大。尤其绝妙的是，这个人在官方记录上，是个已被极刑处死的罪犯，不知情者决计不会怀疑到他身上。

太平公主听说宗大亮横尸在天津桥下，很是紧张，特别派人向河南县令杨珣交代，这件案子她自会派人调查，河南县只是从旁协助。她是当今圣上的唯一爱女，又是未来皇帝的唯一亲妹，杨珣如何敢不听？而太平公主选中的调查宗大亮被杀案的人，就是王翰、辛渐等五人。

辛渐听见杨功发问，这才知道太平公主命他们五人调查案子的事已经张扬出去，不便说出最大的疑凶是车三，只好答道：“还没有太大进展。”又问道，“杨侍从可知道当初宗大亮是如何告变的？”

杨功道：“当时宗大亮关在东城刑部大狱，他写下一封奏疏封好，称有重大机密告变。按照惯例，官员都不得过问，只能将他的奏疏原封不动地上交。奏疏上后，圣上立即派人召他进宫，从此杳无音讯，无人敢问。没想到……辛郎怀疑凶手就是宗大亮告发的人么？”辛渐道：“之前没有怀疑过，幸亏杨侍从的提醒，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倒是忽视了。”

杨功道：“告变的书信、奏疏都收藏在宫中，外人根本看不到。不过也许有一个人能帮得上辛郎……”辛渐道：“是太平公主么？”杨功道：“不是太平公主。公主虽然身份尊贵，能够出入宫禁，可毕竟她外嫁多年，频繁出现在宫中会惹人起疑。尤其圣上自从有了二张后，对侄子女儿们均已疏远，不准他们随意进宫。我说的这个人，辛郎原也认识，司籍女官谢瑶环。”辛渐恍然大悟，道：“多谢指点。”

东宫在宫城以东，是一处单独的环城。三人进来东宫。太子李显正在殿中与一名紫袍老官员交谈。他才四十来岁年纪，却是头发斑白，两颊深陷，望着像年过五旬的老翁，可见这些年的囚徒生活过得是如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辛渐，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坐，又道：“我久闻辛卿几位大名。听说辛卿昨日刚夺了武举探花，今日一见，果然是仪态轩昂，一表人才。不知道兵部授予辛卿什么官职？”辛渐道：“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

李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么？”一旁那紫袍官员忙道：“殿下，这事并非兵部的疏忽。武贡举及第的人，要分三种情况处置：五品勋官以上子弟才会直接选授职事官；勋官六品以下授散官；平民子弟及第要先帖仗，见习一段时间后，才能授予散官。”

李显不悦地道：“辛卿舅父是左玉钤卫大将军，封燕国王，还算不上五品勋官么？”辛渐忙道：“多谢太子殿下垂爱。辛渐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时，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

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辛卿安排妥当。”辛渐正要推辞，李显又道：“辛卿，我来为你介绍……”指着那紫袍官员道，“这位是太子宫尹崔神庆。”

辛渐“啊”了一声，道：“你就是崔神庆崔长史？”也难怪他惊讶了，崔神庆是武则天即位后的第一任并州长史，那座跨越汾河的巨大中城就是他主持营建。

崔神庆“嘿嘿”一笑道：“辛郎是太原人氏么？只有那里的人才会叫崔某崔长史。”辛渐道：“不错，我正是晋阳人氏。”

正说着，忽有小黄门领着一名黄衣宦官，禀道：“圣上召太子去宿羽台赴宴。”

那黄衣宦官取出一道文符转交给小黄门奉上。李显接过文符(5)略略一看，正要起身，宋璟忽道：“且慢！”上前一步，逼视那宦官，问道：“当真是圣上派你来的么？”宦官道：“当然是了。宋御史怎么问出这等话来？”

宋璟道：“看中使年纪，也算是宫中老人了，如何不知道宫中制度？太子乃国之根本，地位尊贵，随身配有玉契(6)，除朔望朝参(7)外，另有征召应该降墨敕(8)与玉契。请问中使，墨敕何在？玉契何在？”宦官道：“圣上年事已高，哪里还顾得上这么多繁文缛节？这就请太子动身入大内，免得圣上久候。”

李显畏惧母亲，闻言忙起身下座。宋璟道：“太子去不得，小心有诈。”

宦官不悦地道：“宋御史这是在挑拨圣上、太子母子关系么？”崔神庆忙道：“宋御史为人谨慎，不过是看今日只有文符，没有玉契，与制度不合，所以才起了疑心，中使不要动气。太子殿下，这就请起驾吧。”

宋璟却还不肯罢休，追问道：“圣上召太子到底有什么事？”宦官道：“突厥派使者到洛阳，一是护送淮阳王归来，二是答谢圣上同意和亲之事，圣上正要在宿羽台设宴款待，命太子殿下陪宴。”

李显生怕宋璟较真，得罪了母亲身边的亲信宦官，忙道：“母皇早已跟我提过此事，宋御史不必多虑。你这就领辛卿去吧，改日有机会再聊。”宋璟只得躬身应道：“遵命。”

出来东宫，宋璟还不放心，招手叫过辛渐，道：“辛郎有圣上御赐之物，能够自由出入宫禁，还请跟进去看看究竟。”辛渐好奇问道：“宋御史到底在担心什么？”宋璟道：“如今二张弄权，我怕那文符是假的，万一是一二张假传圣旨，借机加害太子，如何是好？”辛渐也正想要进去看望母亲，便道：“好，我这就进去看看。”

宫城中除了宫殿外，还有一些中枢官署机构，如中书省、门下省、弘文馆、史馆等。门下省位于明堂正东，正有两名官吏站在门前议论。辛渐认得那年近六旬的老官员正是新接替狄仁杰宰相之位的魏元忠，他曾经担任过并州长史，时间虽短，却是颇有政声。

只听见魏元忠声如洪钟，愤愤对另一名中年官员道：“圣上年岁大了，真是老糊涂了，居然会重用二张之流。如今我们只有倚仗太子，才是长久之计。”中年官员道：“魏相公所言极是，高骈敢不听从。”

辛渐距二人尚远，不过他是习武之人，耳聪目明，听得一清二楚。又见到另有一名中年官员正倚在门槛边鬼鬼祟祟地偷听魏元忠、高骈二人说话，忙重重咳嗽了声。魏元忠闻声转过头来，警觉地看了辛渐一眼，携着高骈的手，若无其事地步入了解门下省。

过了明堂，往北还有一道宫墙。辛渐告明守卫，想要进大内见一见母亲。守卫道：“圣上在宿羽台款待贵客，英娘也被召去陪宴了。不过近来宫中改了许多规矩，不奉召不许进入大内，就连太平公主也被挡了

驾，辛郎还是等圣上征召时再来吧。”

辛渐无奈，只得悻悻出来，先到御史台告知杨功，确实有宿羽台宴会这回事，不过自己已然进不去大内。杨功道：“难怪宋相公会忧心那文符是二张矫诏。”叹息几声，也无可奈何。

辛渐回来惠训坊，刚进院子，众人便一齐拥出堂外，笑嘻嘻地围上来。王之涣道：“昨夜过得可还好？”辛渐道：“被人绑了一夜，有什么好？”

俱霜笑道：“渐哥哥，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弄玉姊姊又能干又聪明又美丽，她肯绑你，可是别人想也想不到的艳福。”

辛渐这才明白众人均以为他昨晚跟李弄玉在一起，不登时脸红到脖子根，连声道：“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王之涣笑道：“那是怎么样，不妨说出来听听。”

辛渐不愿意多提，道：“别说笑话了，我适才遇到杨功，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当即将杨功的话说了。

李蒙道：“可眼下不奉召不得进入大内，太平公主为此在府中大发雷霆。而且这件事事关重大，谢瑶环未必肯答应。”王之涣道：“无论如何，总是要试一试。我们请蒙疆带个话给谢瑶环，她若肯帮忙，自然最好，若是不肯，也就算了。你们以为如何？”一边说着，一边将目光投向狄郊。

狄郊知道因为自己救过蒙疆，众人肯定要推举自己出面，虽然觉得这样有挟制对方报恩的嫌疑，还是道：“那好，我去试着请蒙疆带话给谢瑶环。”

蒙疆已娶谢瑶环侍女青鸾为妻，家在从善坊。狄郊略略收拾了一下，便骑马去蒙家找青鸾。

辛渐回到自己房中闷闷坐下。王翰跟进来问道：“你和李弄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辛渐便将昨晚的事说了，道：“就算我误会了四娘，她为何不分辩呢？反而命人擒拿我。我关心娘亲安危，一急之下，竟然拿刀对着她，也不知道有没有伤着她。”

王翰听了大笑，道：“你还真是笨啊。李弄玉性情刚烈，又有那样的身份，她好不容易肯当面向你吐露真情，你不领情不说，转身还怀疑她要赶去杀贺大娘灭口，你叫她如何分辩？如何下台？辛渐，女人是要用柔情呵护的，哪能随意动刀动枪？何况你是真心喜欢她。”

辛渐更是沮丧，道：“这下完了，四娘肯定不会原谅我。”王翰道：“爱人之间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下次见她，多说几句甜言蜜语，她气自然就消了。”

辛渐听了半信半疑，道：“当真？”王翰笑道：“你还信不过我么？对了，还有一件事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命人去南市买来了所有香料，拿去给当日看见过的运苏安恒尸首马车的卫士闻，都不是那种气味。卖香料的胡商听了卫士描述后，认为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涎香。”

辛渐道：“龙涎香？”王翰道：“是一种来自南海的名贵的香，于香品中最贵重，出大食国西海之中。海里有一座龙涎屿，浮艳海面，波击云腾。每年春天，群龙便会来这里聚集交戏，它们吐出的涎沫为太阳所烁，凝结而坚，轻若浮石，入香焚烧，翠烟浮空，缕缕不散。不过这香极其难采，去龙涎屿的鲛人往往十亡七、八，所以也极其金贵，中原更是少见，再多钱也买不到，只听说皇宫中几块，是昔日番国的贡品。”

辛渐道：“这么说，杀死苏安恒的人一定是身份了不得的权贵了。可守卫坊门的卫士不是说运送尸首的只是一辆普通车马么？”王翰道：“所以我们推测这辆车一定是常常跟另一辆内中燃过龙涎香的华丽马车停放在一起，它所带的香气，不过是华丽车子所传染过来的。”

两辆车子仅仅因为挨在一起，便能传染上香气，且有如此惊人的效果，可见那龙涎香是如何神奇了。

辛渐道：“既然龙涎香如此难得，应该不难追查到马车的主人。”王翰道：“嗯，我们已经打听过了，女皇几年前曾经赏赐过一小块龙涎香给

她堂姊，也就是宗楚客的母亲。宗楚客又是宗大亮的堂兄。”

辛渐道：“可宗楚客不已经受宗大亮牵连、被贬外地了么？”王翰道：“受牵连是假，跟武懿宗不和是真。不过宗楚客不奉诏不能回洛阳，这件事应该跟他无关。倒是他母亲去世后，手中那块龙涎香不知道去了哪里。”

辛渐道：“这追查起来可就难了。”站起身来，道，“我还有点事，得出去一趟。”

王翰道：“你想去修行坊打探张易之府邸么？”辛渐知道难以瞒过好友，道：“我确实是想去看看。要彻底解除我娘亲的危机，只有夺回璇玑图。”王翰道：“如果你真的夺到璇玑图，你是要毁掉它呢？还是交还给李弄玉？”辛渐道：“当然是原物奉还给四娘。”

王翰道：“如果李弄玉又要用璇玑图强逼贺大娘怎么办？”辛渐道：“我相信四娘不会这么做。她想说的话，早就做了。”

老仆忽进来禀告道：“外面有人自称是张易之张五郎派来的，奉命来请辛郎过府一叙。”辛渐闻言不免大奇。

王翰笑道：“当真是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不过这也不奇怪，而今你舅父被封郡王，手握重兵，你自己又新夺了武举探花，备受朝野瞩目，只是想不到最先来巴结你的竟然是张易之。”

李蒙跟进来道：“这更不奇怪了！张易之陪侍在女皇身边，最清楚女皇的心思，他抢先来巴结辛渐，说明辛渐就要被朝廷重用。”辛渐苦笑一声，道：“哪有你们说的那么玄！我先去看看。”

出门一看，果见有一名彩衣仆人，牵着一匹骏马站在门前，见辛渐出来，忙请他上马。辛渐道：“尊主相邀，有何见教？”仆人道：“五郎只命小人来请辛郎，其余小人一概不知。”辛渐便牵了自己的马出来，道：“请前面带路。”

张易之的豪宅当真是贝阙珠宫，奢华无比，难怪就连太平公主看过后也慨叹道：“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

未进门前，便闻到一股奇特的香气。辛渐心念一动，问道：“这是什么味道？”张府仆人道：“是龙涎香的香气，这可是圣上御赐之物。”

辛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杀死苏安恒的就是张易之，苏安恒屡次上书，请女皇退位，女皇一旦让位给太子，张易之兄弟也必然随之失势，所以他二人恨苏安恒入骨。只是他们兄弟与王翰几人素无恩怨，又如何能想到要将苏安恒的尸首运去惠训坊呢？他想到苏安恒不过是说出了天下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却被残酷虐待致死，心中愤恨之极，转念一想到还要打探璇玑图的下落，才强行压制住怒火。

忽觉异香扑鼻，味道更浓。只见侧门打开，一辆雕花马车缓缓驰了出来，原来香气就是从那辆马车上发出。看来王翰推断得不错，运送苏安恒尸首的马车不过是沾然了这辆车子的香气。

更令人惊诧的是，车内的女子忽尔鬼使神差地揭开窗帘，朝外看了一眼。辛渐立即呆住了，那女子不是旁人，正是王羽仙的姊姊王蟪珠。

辛渐也算是反应极快之人，立即翻身下马，上前拦住马车，不顾车夫阻拦，掀开车帘，一个箭步窜进去。王蟪珠满面红晕，坐在车中，见辛渐抢进来，“啊”了一声，忙举袖挡住面孔。辛渐道：“娘子，你……你……”忽一眼瞥见她腹部高高隆起，更是呆住。

王蟪珠避无可避，只得告道：“辛郎，是张五郎救了我，我腹中已经怀了他的骨肉，我求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王郎、羽仙他们。”辛渐道：“可是张易之他……他……”王蟪珠道：“我知道，圣上不准五郎接触别的女人，他为我冒了性命危险。我现在是河南县杨县令侍妾的身份，姓平。辛郎，我求求你……”起身欲给辛渐下跪。

辛渐忙扶住她，道：“娘子何必如此？我答应你便是。”不及问更多，已有两名健奴抢上前来，将他强拉下车。

一名粉妆玉琢的年轻男子站在一旁，很是不悦，道：“易之好意邀请辛郎来家里做客，辛郎却不打招呼，强行闯入女眷车里，是何道理？”

辛渐知道他就是张易之，忙赔礼道：“抱歉，辛某看到车内的娘子颇似一位故人，情急之下想看个清楚，哪知道上车后才知道认错人了。多

有冒犯，请五郎恕罪。”

张易之见他对自己态度很是恭谨，这才怒气稍解，登上车子，再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一副笑容，挥手命车夫将车子赶走，拱手笑道：“原来只是个小小的误会。平夫人既不愿计较，易之也不便多说什么。辛郎，里面请。”

到堂中坐下，张易之先说了许多夸奖辛渐的好话，无非是聪明能干、武艺了得、前途远大之类。辛渐实在忍无可忍，问道：“不知五郎今日见召，到底有何指教？”张易之这才道：“易之有一件事，要拜托辛郎。”辛渐道：“这天底下五郎都办不到的事，辛某无德无才，又如何能办到？”

张易之道：“这件事凑巧辛郎能办到。今日宰相魏元忠和司礼丞高戡在门下省私议女皇，密谋拥立太子，刚刚已经被逮捕下狱。听说当时辛郎正好经过，应该听见了他们的阴谋，若是辛郎肯出面指证，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当然，这些辛郎未必会放在眼中，但易之却有办法让圣上放英娘出宫，你一家人历经磨难，终得团聚，岂不美哉？”

辛渐这才明白究竟，他确实听见了魏元忠和高戡的议论，但他怎么能助纣为虐、陷害忠臣呢？他不愿意就此翻脸发作，以免立即招致报复，祸及母亲，当即道：“今日我确实经过了门下省官署，见到魏相公跟一名官员站在门前，但距离甚远，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况且他们一听见我的脚步声，立即就进去官署了。”

张易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辛渐忙假意劝慰道，“五郎何必与魏相公为敌？昔日他几次被定下谋反大罪，但关键时刻总被圣上赦免，可见圣上是真心爱他才干的。五郎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人惹圣上不高兴？”

张易之听他口气似出于好意，面色这才和缓了些，道：“辛郎拿易之当自己人，易之也不妨实话实说，来俊臣害不死魏元忠，那是他自己没本事，这次魏元忠非死不可。圣上亲口答应了我，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辛渐道：“五郎而今在朝中地位蒸蒸日上，正需要收揽人心，魏元忠

位居宰相，笼络他岂不比对付他要有益得多？”张易之摇头道：“辛郎不懂，魏元忠恨我兄弟入骨，根本不可能为我所用。前几日他还有借口冲撞了他的车马，有意杖死了我最心爱的家奴，此仇不共戴天。不过辛郎能这么说，足见你对易之是一片赤诚之心，难怪平夫人以性命担保你的人品。”

辛渐道：“多谢五郎夸赞，这件事我确实帮不上忙。不过有一件事，五郎也许想知道。”张易之道：“什么事？”辛渐道：“如果这件事对五郎还有那么一丁点价值，放我娘亲出宫的事，还请五郎多多周旋。”他如此一番故意做作，张易之立即完全相信了，拍着胸脯道：“放心，这事包在易之身上。”

辛渐道：“最近外面有许多人在打听一个叫韦月将的人，不知道五郎可有听过？”张易之一惊，道：“当然听过，缉捕韦月将的告示就贴在坊门上。不知道有人打听他做什么？”

辛渐道：“听说他手中有两件无价之宝。”张易之道：“两件？呀，原来有两件！”

辛渐心中愈发肯定韦月将一直将璇玑图悄悄握在手中，没有交给任何人，当即道：“是啊，听说其中一件就是王羲之真迹《兰亭集序》。五郎别笑，我其实也不信，《兰亭集序》早已随太宗皇帝下葬，陪葬昭陵，世间哪还有什么真迹？但坊间传言，当日萧翼从永欣寺辨才禅师那里盗出的《兰亭集序》根本就是假的，只不过辨才自己都不知道而已，真迹一直还在民间。”张易之睁大了眼睛，道：“什么？”

辛渐道：“下面的传说就跟五郎你有关了。听说韦月将曾被人捕获，捕他的人根本不稀罕将他送去官府领赏，而是动用私刑拷问《兰亭集序》下落，但他宁死也不肯交代，所以那些人有意放了他，再暗中跟踪，结果看见他回来了五郎你这里。”

张易之半信半疑，道：“辛郎如何会知道这些？”辛渐道：“五郎既肯为我母亲之事出力，我也不敢隐瞒，当日自称是刺客闯入你府中的裘仁，其实是为夺《兰亭集序》而来。他后来凑巧跟王翰关在御史台同一间囚室，颇为投机，才将真相告诉了王翰。”张易之道：“啊，原来如

此！我终于明白了，难怪他出主意用尸首来陷害王翰，原来……原来……”

辛渐这才知道将苏安恒尸首丢在王翰家门前是韦月将的主意，见张易之转身欲走，忙拦住道：“五郎是要去质问他么？”张易之怒道：“他手中有《兰亭集序》，却隐瞒了我这么久，我非跟对付苏安恒一样，将他手脚斩下来不可。”

辛渐道：“不妥！不妥！难道五郎不想要那本《兰亭集序》么？有了《兰亭集序》，五郎想要什么，圣上都会允准。”张易之道：“我当然要《兰亭集序》了。我这就派人将韦月将抓起来，再细细搜查他住处。”

辛渐道：“当初韦月将被人拷打得体无完肤，仍然不肯交出《兰亭集序》，五郎又如何知道他一定会藏在自己住处呢？若真是藏在住处，裴仁那伙人不早就得手了么？”张易之道：“对啊。辛郎有什么好主意？只要能帮我得到《兰亭集序》，别说放英娘出宫，就是更难的事我也能替你办到。”辛渐道：“辛某只求母子团聚，不敢奢求更多，况且为五郎尽力也是应该的。要保《兰亭集序》万无一失，我倒有个主意。”附耳上前说了一番。

张易之大喜过望，道：“好，好，这件事就交给辛郎去办。”辛渐道：“不过在这之前，五郎切不可打草惊蛇。”

张易之道：“我们兄弟明日要跟魏元忠当殿对质，我还真没有闲工夫来对付韦月将，他人就交给辛郎处置，只要能将《兰亭集序》拿回来，我包英娘出宫。”辛渐道：“好，一言为定。”

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繇长子王京，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王京道：“当然有。《兰亭集序》曾在我王家传了七代，王家擅书者层出不穷，历代均有临习之作。”

辛渐道：“王公子可舍得挑一幅最旧最好的给我？”王京道：“辛郎开口，有什么舍不得？”也不问究竟，当即取钥匙开了藏书阁大门，取了一幅书卷，道：“这是先祖献之⁽⁹⁾所书的《兰亭集序》，是最好的摹本，天下仅此一幅。”

辛渐道：“我是个粗人，实在不懂这些，王公子说好，肯定就是真的好。”绝口不提韦月将之事，道过谢，将书卷收了。

回来惠训坊，却见袁华也在，这才知道他就是护送淮阳王武延秀归来的突厥使者。

袁华道：“我父亲大人的案子已经由御史台平反，这次回来打算就此留在中原。”俱霜笑道：“还有一件大喜事，女皇准许已经允准谢姊嫁袁大哥。”

李蒙笑道：“你这次是不是又想要冒充谢制使？”俱霜羞红了脸，道：“才不是呢。”

袁华道：“适才狄公子到蒙将军家时，凑巧我和瑶环都在那里，瑶环已经赶回宫，设法去取你们要的那封信。”辛渐道：“如此可真要多谢了。”袁华道：“都是自己人，何须客气。”

王之涣问道：“张易之找你做什么？”辛渐便说了张易之预备陷害宰相魏元忠之事，只是不提王蠙珠和以及自己拿韦月将与张易之交易。

李蒙奇道：“你说同时被诬陷下狱的还有司礼丞高戡？张易之好大胆子，他难道不知道么，高戡是太平公主的男宠。”狄郊道：“魏相公才刚刚接替我伯父宰相之位，女皇因为面首的一句谗言就立即将其逮捕下狱，朝纲之乱，当真是无药可救了。”

叹过一回，到下午时，谢瑶环打扮成男子模样，匆匆赶来告道：“已经有人抢先下手，宗大亮告变的那封信不见了。几位公子既与袁郎称兄道弟，我也不妨实话告知，历年告变的书信都用盒子封装在书房中，只有我和上官婉儿二人有钥匙，能自由进出。我猜那封信已经落入了梁王武三思手中。”

众人这才城众盛传武三思以男色勾引巴结武则天身边女官并非虚事。

狄郊道：“那些信只有女皇一人看过么？”谢瑶环道：“是的。跟外官不许干涉告变之人一样，我们内官也不能拆阅告变的书信。”辛渐

道：“既然武三思事先并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武三思要那封信做什么？”

忽听得外面有人扬声叫道：“太平公主到！”话音未落，太平公主已虎着脸冲进院来，见到谢瑶环也在，满脸愕然。众人见她来者不善，只得上前见礼。

太平公主道：“谢女官，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不相干的人赶紧离开。”谢瑶环道：“是。”领着袁华先退了出去。

太平公主径直进堂首坐下，问道：“谢瑶环到这里来做什么？”李蒙道：“不过是因为袁华大哥在我们这里，她……”太平公主道：“还敢说谎！你们肯定是想要她帮你们从御书房偷取宗大亮的告发信。”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公主如何能猜到这么隐秘的事。辛渐道：“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请公主不要责怪他人。不过这也是为了完成公主交代的任务，早些破案。而且谢女官也没有答应。”

太平公主道：“她不是没答应，是有人先下手偷走了！给你们，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信！”从怀中掏出一封信，甩在桌子上。

狄郊取过那信拆开一看，登时愣住了，道：“这笔迹……”王之涣凑过来一看，道：“这是宗大亮本人的笔迹么？呀，那反信原件的摹本不正是这笔迹么？原来反信就是宗大亮本人起草，难怪他自己没有留下副本。”

待看完内容，更是惊愕，那信中告发的不是旁人，正是太平公主本人。原来宗大亮在信中称有一位神秘的紫衣女郎曾经持金牌令箭公然进出河东县衙，那金牌令箭是太宗皇帝遗物，高宗皇帝死前又传给了爱女太平公主，那女郎不仅来历不明，而且跟多名流人如阿史那献、裴旻先勾结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太平公主在暗中支持反武一党。

辛渐道：“女皇看过宗大亮告发公主的信，既然没有处置公主，想来是信任公主。不过公主又是如何收了宗大亮呢？”

太平公主脸上闪过一丝恐惧，道：“是女皇将他交给我，说这个人你

不妨留下，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我当时领会母皇的意思，宗大亮是说了什么忤逆母皇的话，所以母皇让我带他出宫，悄悄将他处死。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结果宗大亮痛哭流涕地跪下哀求，说他有仿冒他人笔迹的本事，那封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其实是出自他手。我当场试过他，仿我的笔迹，连我自己也不能分辨，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才将他留了下来。”

狄郊道：“女后后来可有问过公主宗大亮下落？”太平公主道：“没有。可就算是母皇信任我，没有相信宗大亮的告发，眼下宗大亮人死了，消息已经张扬出去，母皇知道我没有遵她旨意处死宗大亮，一定会大为恼怒。”

王翰道：“公主何不这么想，女皇也许对宗大亮的话半信半疑，对公主起了疑心，所以才有意将他交给公主，好安插在公主身边。”

太平公主大怒，道：“你敢挑拨我们母女关系？来人，将王翰拿下，拖出院中杖死。”

李蒙忙道：“等一等！公主请息怒！阿翰是好意，只是没有把话说明白，他的意思是，如果女皇陛下向公主问起宗大亮的事情，公主不妨回答说本来是要遵旨处死宗大亮的，可宗大亮招出已经向女皇告发了公主，是女皇将他安在公主身边的。这样无论是真是假，女皇恨宗大亮入骨，公主都能全身而退。”

这是显而易见的，若宗大亮果真是武则天有意派到太平公主身边，他泄露女皇密旨，是死罪；若武则天根本没有做此安排，他假传圣意，更是死罪。

太平公主凝思半晌，转怒为喜，道：“果然是这个道理。你们几个还真是聪明。王公子，抱歉了，我一时心急……”

王翰道：“公主何必放在心上。请问公主，这封告发信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太平公主道：“是梁王武三思拿来交给我的。”众人交换一下眼色，果然如谢瑶环所料，是上官婉儿偷了宗大亮的告发信。

太平公主道：“武三思原以为会跟宗大亮被杀有些关系，所以……”

唉，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也不是武三思杀了宗大亮。我实话告诉你们，来俊臣要告发我的那封书信，也是跟弄玉手中的金牌令箭有关，而且比宗大亮的告发更厉害更有力。虽然来俊臣已被除掉，可先是卫遂忠莫名失踪，后是宗大亮，他二人都看过那封信，万一宗大亮暗中留了一手，仿冒来俊臣笔迹留了副本……”

王之涣道：“来俊臣已被极刑处死，尸骨无存，公主何必再为他的一封旧告发信担心？”太平公主道：“你们不懂，来俊臣在母皇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即使他死了，他的告发信也依然能发挥效力。况且弄玉是我二哥的女儿，母皇生平最恨二哥。”

辛渐一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会最恨自己的儿子，问道：“公主是担心杀死宗大亮的人得到了那封告发信？”太平公主道：“是，所以我才让你们几个来调查这件案子。你们认识弄玉，又素有交往，不会因此信而危害到我。”

辛渐蓦然想到那替王蟪珠赶车的车夫甚是眼熟，而且一直刻意低着头，回避自己，道：“哎呀，我今日还见到了卫遂忠，他就在我眼前，我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太平公主道：“什么？他人在哪里？”辛渐担心牵扯出王蟪珠，不敢说实话，答道：“只是在街上一闪而过。公主，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宰相魏元忠魏相公和司礼丞高戡被张易之诬陷，已经被逮下狱了。”

太平公主果然大吃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辛渐道：“就在今日，不久前。”太平公主道：“好，辛渐，你跟我出来。”

辛渐依言送太平公主走出大门，公主忽然扬起手来，重重扇了他一个耳光。辛渐只觉得脸颊生生作疼，愕然问道：“公主为何打我？”太平公主道：“我这是替四娘打你。”她一提到李弄玉，辛渐登时无言以对。

太平公主命道：“她人在积善坊我三哥相王府上，你现在立即去向她赔礼道歉。”辛渐为难地道：“我眼下还有许多急事赶着要去办。”太平公主大怒，又扇了他一耳光，恨恨道：“真不明白四娘金枝玉叶，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铁匠？”她心中记挂男宠高戡安危，不及斥责辛渐更多，匆忙

登车去了。

辛渐目送太平公主远去，忙回来堂中，向众人说了与张易之的交易。王翰道：“这倒是条好计，既可以除掉韦月将，也能夺到璇玑图。只是可惜王献之的这卷《兰亭集序》，又要落入女皇手中。”辛渐道：“既然大伙儿并无意见，咱们明日便依计行事。”

哪知道次日一早，蒙疆便带着卫士来到门前，说是奉圣上之命召辛渐入宫。辛渐问道：“有什么事么？”蒙疆道：“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跟今日金殿审问魏相公谋反一事有关。”

辛渐道：“我已经跟张易之说过，我并没有听见魏相公和高尚书的对话。蒙将军，我有点急事要办，可否代为通融一下？”蒙疆道：“抗旨可是死罪。”辛渐无奈，只得跟随蒙疆入宫。

到朝堂前时，正见数名官员正围着一名中年男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那男子正是辛渐在门下省见过的偷听魏元忠、高戡二人说话的人。

御史中丞宋璟道：“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万代瞻仰，恰在今日。张卿切不可偏袒邪恶，陷害忠良。若是张卿因此而遭不测，宋璟愿意叩阁力争，与卿同死。”一旁殿中侍御史张廷珪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道：“张卿切莫在今日玷污青史，成为子孙后代的耻辱！”

那被围在中心的中年男子名叫张说，官任凤阁舍人，魏元忠被告发下狱后，有人告发他听到了魏元忠的话，所以被张昌宗拉拢来做证人。这件事，他早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第一，他确实听见魏元忠和高戡议论女皇，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第二，张氏兄弟正当红，连梁王武三思都要为他们牵马，他怎么敢得罪他们呢？他也不必诬陷夸大，只要如实说出魏元忠原话就行了。哪知道人还未上殿，就被宋璟一干人团团围住，晓以大义，劝他不要党附张氏兄弟，与他们狼狈为奸。呀，难道这些人当真不知道么？魏元忠性情爽直，嗓门又大，他背后说那些话有什么稀奇？怎么反倒他张说说实话就陷害忠良，要成为千古罪人，撒谎才是正义之举？这世界实在乱套了。

正焦头烂额之时，张说忽见到辛渐被人领着来到殿前，如获至宝，

忙道：“那个人……那个年轻人当时也在场的，他也是证人。”趁众人扭头注意辛渐之时，冲出重围，进来大殿。

大殿门侧摆放着金轮等七件法器，这是女皇刻意的安排，表明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曾因佛教有戒杀生，禁止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屠禁令长达八年。江淮天旱饥荒时，百姓因不得打鱼捞虾，饿死者极多。

武则天头戴宝珠凤冠，上身着深青交领宽袖衣，下着一条红绿条长裙，肩上披着日月花纹的帛巾，腰系杂佩，丰满华贵，气度威严，端坐殿中。上官婉儿、谢瑶环等女官各着男装，侍立身后。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诸武均站在殿下。张易之、张昌宗和魏元忠、高戡并排站在堂中，互相对峙，气氛十分紧张。

一见张说进来，武则天便问道：“张卿，六郎说你亲耳听到魏元忠口吐狂言，可有此事？”

张说心中狂跳不止，不能说适才宋璟那些人的话对他没有压力，尤其是刘知几是本朝史官，今日若是指证魏元忠，他肯定要在史书上狠狠地记上一笔，将自己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贼，别说自己，身后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

魏元忠见张说沉默不语，倒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自己最清楚怎么回事，而自己的生死就在张说那一张嘴中，忍不住道：“张说，连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张说当即叱道：“魏相公，你身为宰相，这么说出这等陋巷小人的言语！”

张昌宗在一旁连声催促张说，让他赶快作证。张说道：“陛下，你亲眼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眼前，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外呢！臣现在当着诸位朝臣的面，不敢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陛下，臣实在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昨日找到臣，威逼臣为他作假证。”

张易之忙道：“陛下明鉴，张说与魏元忠是合谋造反！张说曾将魏元忠比喻成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太甲，而周公作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

张说这才知道官署中遍布张氏兄弟的耳目，他随口的话竟然也被张

易之听到了。不过他少年即考中进士，对策第一，文名既高，口才更好，当即驳道：“张易之兄弟当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只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高尚德行？臣说这话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朝服，升任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往祝贺。魏元忠对前去祝贺的客人说：‘无功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伊尹和周公都是为人臣子中最为忠诚者，从古到今，一直受到世人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法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法谁呢？今日情形显而易见，只要我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能获取宰相高位，而站到魏元忠一边，可能落下满门抄斩的下场。旦臣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不敢随意诬陷他。”

一番慷慨陈词，殿上诸人无不动容。适才还嚣张无比的张易之兄弟也无言以对。武则天见面首落了下风，很是愤怒，道：“张说反复无常，分明是个小人！来人，将他拿下，与魏元忠一并下狱。”愤怒之下，竟然忘记了殿外还有个她亲自召来的证人辛渐。

很快，内廷有诏书下达，宰相魏元忠贬职为高要(10)县尉，高戡和张说二人则免官去职，流放岭南。岭南是当时著名的烟瘴之地，去的人十死一生，流放那里等于判了死刑。

魏元忠一案轰动朝野，里巷议论汹汹。顷刻之间，洛阳街头出现了许多文榜，没有具名，也没有年月，内容大致相同，无非是揭露二张恃宠弄权，意图谋反。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阅世已深，见状无不叹息道：“又快要改朝换代了！朝廷就要乱起来了！”

辛渐不知道该不该庆幸他还没有来得及上殿魏元忠谋反就已经结案，他当然不会指证魏元忠，那么女皇会不会一怒之下也将他跟张说一样流放岭南呢？这位女皇当真是天威难测，处事随性。

他生怕又起变故，甚至不及去大内看望母亲，匆匆回来惠训坊，与同伴谋划一番，赶来修行坊张易之府邸。张易之人还在宫中没有回来，不过他早对府中管家有所交代，管家将辛渐迎进来，禀道：“韦郎一直在

西厢中安心读书，没有离开过。”

辛渐便细细交代一番，让管家暗中命伺候韦月将的下人先假意背着他议论苏安恒一事，说是朝中宰相认为是有人刻意败坏女皇名声，要彻查这件事。再由管家亲自出面喝止，将原先的下人换走，换上几名彪悍有力的仆从。若韦月将要外出，不必阻止。管家慌忙赶去安排照办。

过了大半个时辰，管家飞快赶来报道：“辛郎当真料事如神，韦郎果然准备外出了。”辛渐道：“那好，你不必再管，我自会处理。五郎如果回来，请他在家安心等候。”管家道：“遵命。”

辛渐便出来张府，与早等在门外的王翰、狄郊二人汇合。他猜想韦月将精明多疑，见到这一番安排后必然怀疑张易之有意以他为替罪羊，所以必然会携了璇玑图逃走。等了一会儿，果见韦月将匆忙出来，往西而去。辛渐几人一直跟来西市，见韦月将进了一家小客栈，正是武邑人苏安恒住过的那家客栈。

王翰道：“璇玑图一定就藏在这里了。”给了店主几吊钱，问明适才进来那男子有间包房在最里面，当即踢门冲进去。

韦月将正伏在床底找什么东西，不及爬出起身，先被王翰抓住双脚拖出来压在身下。辛渐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反绑住他双手，拉起来按在椅子上。韦月将又惊又怒，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狄郊俯身从床底一块挖空的青砖下拉出一个布袋，装的却是金银珠宝，并没有璇玑图。这才知道韦月将早有防备，他事先将一些财物运来客栈房中藏住，将来万一摇逃走，出门不带行囊，旁人便不会起疑。

辛渐往韦月将怀中搜了一遍，也不见璇玑图，当即问道：“璇玑图在哪里？”韦月将冷笑一声，并不答话。王翰扬手打了他一耳光，喝道：“快说！”韦月将只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

狄郊微一思索，道：“你们两个拉他起来。”往韦月将身上前后摸索一阵，道：“璇玑图缝在他衣服中。”韦月将忽然大声叫道：“来人，有强盗……”却被辛渐飞快撕下一片衣襟，堵住了口，再也喊不出来。三人一起抓紧他，剥下衣衫，重新将他绑在椅子上。

狄郊取出小刀，小心地划开内袍，果然从夹层中取出一幅精美典雅的璇玑图。忽听得外面有人敲门，辛渐忙让狄郊将璇玑图收好，问道：“是谁？”王之涣道：“是我啦。”辛渐过去打开门，却见王之涣领着王京进来。

王之涣急冲到韦月将面前，二话不说，来回扇了他十几个耳光，直打得脸颊红肿，鼓得老高，这才恨恨道：“我这是替贞娘打你。”

王京问道：“他就是韦月将么？”辛渐道：“是的， he现在是王公子的人了，凭君处置。只是这王献之书卷我要带走，另有用处。”王京道：“各位仗义相助，除掉我张、王两家心腹大患，王某感激涕零。区区书卷，不过是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辛渐道：“好，告辞。”

韦月将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辛渐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京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唉，若不是贪图这幅该死的璇玑图，他早该在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观赏那卷王羲之真迹，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那一日，他带着早已经收拾好的行囊，从容离开蒲州，往家乡赶去。然而路上在酒肆听到一对年轻男女争论要不要去蒲州，女的说什么璇玑图，男的说什么淮阳王武延秀，他忽然想起曾经听妻子苏贞提过天下千千万万璇玑图，但其中一幅格外不同，得到它就可以扭转乾坤、坐拥天下，一时好奇，便又折返了回来。没想到机缘巧合下，苏贞当真藏有那幅璇玑图，他匆匆赶回家取，却被宜红院主人阿金手下绊住，等到他回到家时，只看到一具陌生男子的尸体。很久后，他才想通是阿金偷听他逼问妻子的话，抢先拿走了璇玑图。正好狄郊反信案闹得沸沸扬扬，黄瘸子卷入其中，就连毫不知情的他也立即想到是淮阳王武延秀要攀诬狄仁杰，所以他匿名投书给武延秀，称黄瘸子旧情人阿金手中有反信证据，果然引来武灵觉率人屠戮宜红院，他则趁机从阿金房中取到了璇玑图。后来的事……唉，要不是王翰他们五个识破了他李代桃僵的计划，他何至于被官府通缉，以致不得不拿出王羲之真迹来投靠张易之，好求得一处庇护之所。可那璇玑图到底有什么秘密？他也算是聪明绝顶的人，为何始终参不透呢？

正费思回忆时，忽听的“哧”地一声轻响，王京手中的匕首已插入了他身体。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他低头望去，胸口只有刀柄露在

外面，他身上的每一寸似乎都开始剧烈燃烧了。匕首像一条饥渴的蛇，噬吸着他的每一滴血。死，原来是这样子的。被他杀死的那些人，也是这般感受么？

出来客栈，辛渐先回修行坊，将王献之书卷交给张府管家，这才回来惠训坊。哪知道一进门就见王之涣垂头丧气地迎上来，道：“璇玑图被人抢走了。”

原来狄郊、王翰、王之涣三人先带着璇玑图回来，到修业坊东门时，忽然一前一后个驰过来一辆马车，将三人堵住，车上跳下来数名大汉，手持弓箭逼住三人，搜走了璇玑图。

辛渐吃了一惊，忙问道：“你们有没有受伤？”王之涣道：“没有。不过王翰说了，本来你可以拿着这幅图去跟李弄玉重归于好，眼下被她手下强行抢走了，分明是不留给你面子。你们两个关系危险了。”

知道璇玑图一事的人少之又少，王翰、狄郊早猜到是李弄玉派人下的手，她曾派人潜入张易之府邸，还因此折损了裘仁，岂肯轻易干休？一定派了人昼夜监视韦月将举动。

辛渐也猜到是李弄玉手下所为，忙道：“人没有受伤就好。我这就去见四娘。”当即赶来积善坊相王府，正遇见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公子带着数名侍从出来。

那公子见辛渐气度不凡，微一迟疑，即上前问道：“阁下就是辛渐么？”辛渐道：“正是。公子如何知道我的名字？”那公子笑道：“我叫李隆基，这几日常常听人提到辛郎的名字，看辛郎形貌，跟旁人形容得差不了多少。”辛渐忙躬身行礼，道：“原来是临淄王。”

李隆基是相王李旦第三子，封临淄王，不过出生后不久就跟父亲一道被幽禁在深宫中，亲生母亲窦氏也被武则天秘密处死后埋在宫中。辛渐见他虽然久被囚禁，却是风貌俊朗，意气风发，跟同样与外世隔绝十几年的太子李显大不相同，不由得暗暗称奇。

李隆基压低声音问道：“辛郎是来找四娘的么？她刚刚回来。我就派人带辛郎进去。”辛渐道：“是，多谢大王。”李隆基便招手叫过一名名叫王毛仲的心腹家奴，低声嘱咐几句，命他带辛渐进去。

跟张易之的豪宅相比，相王府可是寒酸多了。王毛仲带着辛渐渐曲曲折折走了一段，来到一处单独的院子外，叫道：“有客。”

有人应声开门探头出来，正是宫延，见是辛渐，冷冷问道：“你来做什么？”辛渐道：“我有事情要求见四娘。请宫君代为通传。”

宫延开门放他进来，道：“你先等在这里。”自行进去禀报，片刻又出来道，“四娘说她想不见你，你走吧。”辛渐道：“那好，我就等在这里，直到四娘肯见我为止。”宫延道：“随你。”也不赶他，任凭他在院中站着。

过了大半个时辰，宫延又出来劝道：“马上就要夜禁了，你留在这里多有不便，还是快些走吧。”辛渐却只是固执地摇摇头。

一直到天黑，院中各房都掌起了灯，外面有人送来许多饭菜。辛渐又饿又累，却不敢离去，只倚坐在院中槐树下。一直到三更时，宫延才出来叫道：“进来，四娘肯见你了。”

辛渐忙起身跨进房来，却见李弄玉独坐在灯晕下，背对着自己，忙上前深施一礼，道：“四娘，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李弄玉头也不回，冷冷道：“我已经得到璇玑图，正要设法进宫去向你母亲逼问秘密，你是来求我对你母亲手下留情的么？”辛渐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时无语。

李弄玉忽然站起来，发怒道：“你不是有事要见我么？怎么又没有话说了？来人……”辛渐知道一旦被她赶走，再要见上一面就难如登天，再无犹豫，上前拦腰抱住她。李弄玉还想要挣扎，却是使不出一丝力气。

辛渐道：“四娘，你也知道我是个笨人，不会说话，我来不为别的，只想求你原谅我。你若是还要去找我娘亲，我陪你一起去。”李弄玉大为意外，凝视着他，道：“当真？”辛渐道：“嗯，当真。你一个弱女子，却一直在做那么危险的事，我要留在你身边保护你。”

李弄玉满心欢喜，只觉得一种酥麻甜蜜的滋味从心底涌起，一圈一圈漾开，溢满全身。她软倒在辛渐怀中，轻轻骂道：“你这个臭铁匠，为什么现在才对我说这些话？”

辛渐叹道：“铁匠嘛，总是笨一些的。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这个大风堂铁匠的心，如今还不是被你牢牢绑住，没有丝毫反抗的力气了。”李弄玉笑道：“贫嘴。这些话是不是王翰教你说的？”辛渐道：“当然不是。”见心爱的人脸颊绯红，娇羞无限，忍不住俯首朝她樱唇上吻去，偏偏不争气的肚子在这个时候饿得“咕咕”作响起来……

次日一早，辛渐带着李弄玉回来惠训坊。众人居然也不意外，只是告知贺大娘已经出宫，去了辛渐舅父武楷固家，昨晚夜禁前就已经派人来通知了。

辛渐跟李弄玉往修业坊而来。武楷固上朝未归，贺英闻听爱子到来，欣然迎出堂来。李弄玉颇感尴尬，叫道：“贺大娘。”贺英笑道：“四娘，很久不见，你可是清减多了。是不是小渐惹你生了很多气？”李弄玉道：“没有。”

贺英道：“小渐脾气刚硬，不懂得讨小娘子欢心，四娘可要多包涵点。”李弄玉听她言下有将自己当作儿媳妇之意，登时羞得满脸通红。贺英呵呵一笑，上前握了她的手，道：“你跟我进来，我有话对你说。”

辛渐见母亲不理睬自己，只叫李弄玉进屋，不免十分惊奇，又不敢多问，只得等在廊下。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二人重新出来。李弄玉道：“那我去了。”贺英道：“好。小渐，你送四娘回去，晚上再回这里来。”辛渐道：“是。”

跟在李弄玉身后出来，见她郁郁满怀，绝口不再提所谓璇玑图秘密一事，问道：“我娘亲没有告诉你璇玑图的秘密么？”李弄玉道：“告诉了。可惜这秘密……”深深叹了口气，道，“你先回去，我跟宫延还有事要办，回头我再来找你。”辛渐知道她性格，只得道：“那你自己小心。”

跟李弄玉分手后，辛渐径直回来惠训坊，却见门前停着车马，几名

太平公主的侍从守在两边。监察御史窦怀贞一身便装，远远站在一旁窥测，想要过去似有所犹豫。

辛渐走过去叫道：“窦御史！”窦怀贞吓了一跳，回过头来，道：“原来是辛公子。”辛渐道：“怎么，到了家门口，还不进去坐坐？”窦怀贞有些不好意思地道：“我想见的是太平公主。”

辛渐想到他任河东县令时多少帮过自己这干人，忙道：“公主应该就在里面，我为窦御史引荐。请进！”

太平公主正在询问宗大亮的案子，她心爱的男宠高戡刚被流放岭南，又听说案情毫无进展，心情烦闷，忽见辛渐领着一名中年男子进来。那男子道：“下臣新任监察御史窦怀贞拜见公主。”太平公主不耐烦地道：“你有什么事么？”窦怀贞道：“下臣一直很仰慕公主，来洛阳后几次登门求见，但都被门人拒绝。今日终于得见天颜，何其幸哉！”

一旁王翰等人听见，不禁皱起眉头，暗道：“这窦怀贞任河东县令时，看着也是一号人物，不阿附权贵，还暗中帮了我们许多。没想到到了太平公主面前，说的话竟如此肉麻。”

太平公主早听惯了这些话，摆手道：“既然人见到了，你先去吧。”窦怀贞知道一旦出了这个门，再要见到公主又是难如登天，忙道：“其实论起来，下臣在蒲州任河东县令时也算得上帮过公主一个小小的忙，当然不是公主本人，是公主的爱女永年县主……”

太平公主道：“噢，是什么忙？”窦怀贞道：“这个……”迟疑着看了王翰、辛渐等人一眼。太平公主道：“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但说无妨。”

窦怀贞道：“是是，公主几次驾临这里，当然跟王公子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了。当日有人看见永年县主领着人从宜红院出来，浑身血淋淋地回了河东驿站，下臣可是好不容易才替县主瞒住。”

众人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当日血洗青楼、杀死阿金那些人的凶手是永年县主武灵觉和她率领的羽林军，难怪宜红院那么多人能在不为外人觉察的情况下被一一杀死。可阿金明明是被拷掠致死，拷问她的人一定是武灵觉，璇玑图又怎么落入了韦月将的手中呢？

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只听见武灵觉在门外喊道：“李蒙，快些出来！”

太平公主并不知道这件事，闻言面色一沉，道：“李蒙，去叫灵觉进来。”李蒙道：“遵命。”出门叫武灵觉急哪里。武灵觉道：“她人在里面，我不想进去。”李蒙跌足道：“哎呀，公主命你进去，她刚刚知道了你在宜红院杀人的事。”武灵觉满不在乎地道：“又不是我要杀他们，是武延秀要我帮他杀死那些人，我有什么好怕的？”

李蒙道：“什么？”武灵觉道：“我们从文水回来的路上，武延秀接到一封匿名投书，告诉他阿金是黄瘸子的旧情人，黄瘸子留下了一份证据在阿金手中。武延秀着急赶回洛阳，所以让我帮他处理这事。”

李蒙这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韦月将在捣鬼，他猜到阿金抢在他前面取走了璇玑图，却没有力量对付阿金。正好狄郊反信案发，黄瘸子被揭出是捉笔者，他遂利用黄瘸子和阿金曾是情侣这一点，诬陷阿金手中握有反信副本，用意不过借刀杀人。哪知道黄瘸子真的留下了两份证据，一份交给了车三，一份给了阿金。阿金在武灵觉酷刑逼迫下交出了反信副本，韦月将则趁机从宜红院取走了璇玑图。阿金所交出来的证据，就是偷偷被人放进李蒙行囊中的三封信，放信的人一定就是武灵觉本人，只有她才有机会截留住信件，却对武延秀谎称烧掉了。

愣了好半晌，李蒙才问道：“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武灵觉道：“你是说我偷偷将反信副本放入你行囊一事么？好玩呗！我看你们几个一直追查不到青楼命案的凶手，还老怀疑是那个什么韦月将，暗中替你们着急，所以想好意提醒你们一下。”

李蒙更是目瞪口呆，道：“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想被人查到？”武灵觉道：“其实怎样我都无所谓啦。”

却见监察御史窦怀贞先奔出来，看也不敢李蒙、武灵觉二人，忙不迭地去了。太平公主铁青着脸，径直将武灵觉扯入院中，喝问道：“宗大亮留下的来俊臣告密信副本是不是在你手中？”武灵觉道：“不是。”态度却是极不自然。

太平公主道：“你还敢否认？你一定是从宗大亮那里骗到了那封信，又想杀他灭口，所以有意去告诉延基、武三思关于宗大亮的事，无非是要挑拨我们相斗，再利用延基的手杀了宗大亮。结果延基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武三思也要主动与我结盟，反而将你的事告诉了我。你见事不成，干脆亲手杀了宗大亮，是也不是？”

武灵觉尖叫道：“不是！我没有杀过人，我只是看过别人杀人，自己从来没有动过手。”

太平公主道：“快些将宗大亮留下的信交出来，不然……”武灵觉道：“不然怎样，不然就杀了我？你已经杀了我母亲，再杀死我也没什么稀奇。”

太平公主大怒，叫进来两名侍从，命他们将刀架在李蒙脖子上，冷笑道：“你知道我不会杀你，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你不交出信来，我立即杀了你的未婚夫。”

辛渐道：“公主，你不能……”狄郊拉住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必理会。

太平公主一使眼色，侍从手上加劲，刀刃入肉。李蒙吃痛，大叫了一声。武灵觉忙道：“好啦，我告诉你啦，那封信被别人拿去了。”太平公主道：“是谁？”武灵觉道：“张易之。”

太平公主大忿，道：“你居然将信交给了张易之？你是想要害死我。”武灵觉从没有见过嗣母发这么大火，也吓得呆住了，半晌才道：“就算我不给他，他也会自己拿到的。我见过卫遂忠来找宗大亮，后来我还跟着他，亲眼看见进去了张易之府邸。”

太平公主道：“什么？卫遂忠跟了张易之？”转头怒视着辛渐，喝道：“你是在张易之那里见过卫遂忠，是不是？”辛渐难以否认，只得道：“是。”

太平公主道：“反了，都反了！你们……你们……”她又着手，丰腴娇嫩的脸蛋好象被挤压过脸，气得完全变了形，在那一瞬间，她不仅所有的美貌似乎都消失不见了，而且失去了公主的风度，跟街上的泼妇没

什么区别。又大声命道，“来人，带县主回去，交给她父王软禁起来，不准出房门一步。”瞪了辛渐一眼，道，“宗大亮的案子你们不必再管了。”一拂衣袖，怒气冲冲走了出去。

李蒙道：“辛渐，你当真在张易之那里见过卫遂忠？你为什么事先不说，还要谎言欺骗公主？”辛渐道：“这件事牵扯到另外一个人，不过我答应了她不说出去，所以，你们也就别强逼我了。”

王之涣道：“公主命我们不要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是不是她已经知道谁是凶手？”辛渐道：“可张易之和卫遂忠都没有杀宗大亮的理由，他们若要对付太平公主，宗大亮反倒是一个得力的帮手。”

狄郊道：“怕是永年县主跟宗大亮被杀有很大关系。李蒙，你去看望县主时，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蒙连连摇头道：“我可不去。公主正在气头上，她刚才命人拿刀架我脖子上，那可是玩真的。况且公主不让我们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我们何必多管闲事，反正这人也是一个坏人，死了还好，免得再去仿冒一堆信件陷害他人。”又想到宜红院那么多原来都是死在武灵觉之手，不由得汗毛倒竖。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也只能作罢。

时局变化得极快。令天下人瞠目结舌的时，自诸武失势，得势的人并不是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而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张氏兄弟一夜之间权势熏天，扳倒了宰相魏元忠后，又告发邵王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李仙惠及妹夫魏王武延基聚众议论女皇该传位给太子。武则天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杖杀了亲孙李重润和亲侄孙武延基。李仙惠腹中已经怀有魏王骨肉，闻讯后悲痛欲绝，血崩而死。李重润、李仙惠是太子李显和太子妃韦氏所生，李重润更是嫡长子，是未来的储君，魏王武延基则是诸武中爵位最高者。他们的被杀，不仅给刚刚有所缓和的女皇、太子的母子关系重新蒙上阴影，也令诸武迅疾站到了反对二张的一方。

洛阳街头贴满了声称二张即将谋反的飞书，朝廷上下也掀起了一股倒张热潮。宰相韦安石首先上书，告发张易之有罪。武则天不得不命韦

安石和另一宰相唐休璟共同推问此案。韦、唐二臣正要逮捕张氏兄弟下狱时，武则天突然下制，将韦安石外放为扬州刺史，唐休璟出任幽营⁽¹¹⁾都督、安东都护，遂使此案不了了之。唐休璟临行时，秘密告诉太子李显道：“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

很快，又有许州人杨元嗣上书告发张昌宗曾召术士李弘泰为其看相，妄言张昌宗有天子相，劝他在家乡定州⁽¹²⁾造佛寺，则天下人归心。武则天虽然也命司刑少卿桓彦范、宰相崔玄暉及御史中丞宋璟推按此事，只不过做做样子，并不打算真的治其罪。御史中丞宋璟等朝臣力主严惩张昌宗，斩首籍没家财，武则天不但不予以理睬，还故伎重施，下敕书命宋璟到外地办案。

宋璟道：“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按。”坚持抗诏不去。武则天无可奈何，只好命法司议处张昌宗之罪。最后定刑是处以大辟，即死罪。武则天道：“昌宗早已向朕坦白自首，自首应当减免。”

宋璟坚决不同意，声色俱厉地道：“就算张昌宗曾自首，但谋反大逆，不存在自首与减免。”又道，“陛下待张昌宗太好，臣自知言出祸随，但激于义愤，虽死不恨！”一言既出，全殿皆惊。

宰相杨再思见武则天勃然欲怒，忙上前道：“宣旨，宋璟立即下殿。”按照惯例，宰相可以代君宣旨。宋璟道：“皇上在此，不烦宰相代宣。”坚持不出，非要女皇同意逮捕张昌宗下狱。

武则天不得已，只好同意张昌宗赴御史台听审。宋璟甚至等不及张昌宗进御史台公堂，亲自赶出庭院，就地站在大门附近审问，预备问实后立即将张昌宗处死。哪知道才问了几句，女皇特使到来，特旨赦免张昌宗，并立即召入宫中。宋璟叹息不已。

武则天居然还命令张氏兄弟到宋璟的住所谢罪，宋璟拒而不见。二张知道这人耿直，必然要全力置自己于死地，决意先下手为强，屡次在武则天借中伤宋璟，但却不成功。武则天虽然宠爱二张，可也知道治理天下还需要宋璟这样的能臣。二张只得另谋他法。

不久，宋璟在家中为第三子宋浑举办婚礼，正当一对新人跪拜宋璟

时，忽有一名壮汉从宾客中突出，亮出白刃，上前刺杀宋璟。幸亏当时王翰、狄郊几人应邀来观礼，辛渐眼疾手快，扯下王翰腰间玉佩，当作暗器飞出去打偏刺客的手中匕首，挡了一挡，宋璟才算逃过一劫。刺客被擒获后，招认是张氏兄弟所派，张氏兄弟矢口否认。武则天照旧偏袒二张，不命追究。

王翰等人一直在惠训坊家中等候消息，听说只有刺客被处死，主谋二张未受任何处罚，不免又是一番议论。

王之涣叹道：“二张不懂政治，胡作非为，女皇又公然袒护，引起广大朝士不满，怕是要有大变了。”

狄郊默不作声，自从张柬之以八十岁高龄升任宰相后，他已经预感到伯父临终前交代的“举大事”即将到来。狄仁杰在世时，多次向武则天推举张柬之有宰相之材，但武则天示众未加考虑。直到最近，姚元崇出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离开京师前，武则天问他有无可堪为宰相的人选。姚元崇道：“张柬之朴实稳重，沈厚有谋，能决断大事。而且其人已老，请陛下赶紧重用他。”武则天这才下制书，拜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张柬之也是唐朝立国以来出任宰相年纪最大者。

李蒙忽意兴阑珊地进来，告知众人道：“太平公主终于肯让我见灵觉，我也问过她了，确实是她告诉宗大亮有人要杀他灭口，之后宗大亮就失踪了。”王之涣道：“这么说，宗大亮是自己逃走的？”

狄郊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宗大亮死的地方很奇怪？”辛渐道：“确实奇怪。宗大亮是被人在天津桥头杀死后推到桥下，可天津桥是洛阳最繁华的地方，来往的人那么多，凶手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地方下手？”王翰道：“宗大亮应该是在天津桥头偶然遇到了凶手，他二人本就认识，那人出刀杀了他，他自己也是出乎意料。”

狄郊道：“宗大亮一直藏身在太平公主府，活动范围也只在南区，可他当日明明是要逃避被人灭口，为什么不就近往南出城逃走，还会往北来天津桥呢？”辛渐眼前一亮，道：“天津桥北边就是皇宫，他一定是来找什么人求助。”

王之涣道：“难不成宗大亮真的是女皇安插在太平公主身边的细作，他是想进宫向女皇求助？”狄郊道：“这不可能。女皇作风狠辣，不屑于用这种手段，她若是对公主起疑或是不满，早就毫不犹豫地杀了她。我猜宗大亮要找的不是宫里的人，而是皇城中官署的官员。”转过头去，目光炯炯，凝视着辛渐，道，“你想不到那个人是谁么？”

辛渐莫名其妙，道：“我怎么会想到？难道你说的是蒙疆？”狄郊道：“不是蒙疆，是那个曾经提示你宗大亮告变信的人。”辛渐道：“啊，你是说杨功？他？怎么会呢？他可是宋御史的心腹侍从。”

王翰也明白过来，道：“正因为杨功是宋御史的心腹侍从，所以才要杀死宗大亮灭口。宗大亮听信永年县主的话，以为太平公主要杀她灭口，料到难以逃脱，所以想再次告密脱身，可他既然告过一次太平公主，不能奏效，料到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女皇不能相信，再告密也是同样的结果，最好的法子就是去御史台自首，御史中丞宋璟是有名的公正，定然能够找到证据。他先在天津桥头遇到杨功，为取信于人，先主动坦白了老狄那件案子的真相。杨功这才知道宋璟错判了车三死刑，不愿意此事张扬，所以绝然杀了宗大亮。”

辛渐仔细一回想，道：“难怪杨功几次三番问我宗大亮的案子，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凶手。这可实在叫人想不到。”

李蒙道：“那我们要不要去告诉太平公主？她还总怀疑是灵觉做的呢。”王翰道：“不行，谁也不能告诉，也不准去问杨功，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辛渐也道：“是啊，一旦揭开杨功是杀死宗大亮的凶手，宋御史必然受牵连被免职，这不正是亲真痛、仇者快么？”

正议着，忽见蒙疆施然进来，笑问道：“狄公子派人找我这么急，到底有什么事？快说，我还要进宫当值呢。”

狄郊尚莫名其妙，从门外拥进来一大队羽林军士，将蒙疆围住。蒙疆喝道：“你们要做什么？”领头校尉道：“蒙疆图谋造反，奉李将军之命，立即逮捕。”

蒙疆道：“李将军？是李湛么？我可不归他统属。”校尉道：“是羽林

卫大将军李多祚。”蒙疆道：“李大将军又如何？只有圣上才能下旨拿我。”拔出佩刀，喝道：“让开，我要回宫去见圣上。”

校尉一挥手，几名军士抢上前来，手执弓弩，扣箭上弦，对准蒙疆。校尉道：“下臣奉有严令，蒙将军若是敢拒捕，当场射杀勿论。请将军老实交出兵器，不要让下臣为难。”蒙疆道：“原来你们早有准备。”

校尉道：“来人，收了蒙将军兵器。”几名军士不由分说，上前夺下兵刃，将蒙疆捆了起来，又搜去了他身上的令牌。

那队羽林军士拿住蒙疆，却并不就此退出，反而全部拥进院子，将大门掩上问好。王翰惊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校尉道：“你们勾结蒙疆，图谋不轨，我奉命将你们就地看管，等候处置。若有人敢逃走，立即射杀。”挥手命人将蒙疆捆在院子树上，派军士持弓弩守住大门。

蒙疆恍然有所悟，道：“啊，要造反的人是你们……”话音未落，已经被人用烂布堵上了嘴。

狄郊心中顿时明白过来，张柬之等人今晚就要举事，蒙疆是武则天心腹侍卫，这些人有意诳骗他出来制住他，好除去一个劲敌。而这些羽林卫士强行留在这里，实则是要保护王翰他们，万一事变失败，蒙疆就是他们脱罪的最好证人。

当日天幕阴沉，寒风凛冽，洛阳城中兵马调动频繁。各坊区坊门不到夜禁便被提前封闭，除了寻常的金吾卫士外，还增加了许多洛州吏卒，均是新任洛州长史薛季昶的手下。原洛州长史敬晖已经升任羽林卫将军。城中交通要道布满了南衙⁽¹³⁾兵士，一场大风暴已见端倪。

雪月空城，苍凉渺茫。这一夜，洛阳城中的一大半人都未能入眠。

次日清晨，宫中终于有消息传出，女皇已颁布诏书传位给皇太子李显。这“颁布诏书”，自然是在武力下被迫为之。

兵变终于成功了。兵变之前，太子并不知情。策划兵变的核心人物为张柬之、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暉、敬晖，正是狄仁杰临终前以大事

托付的五名最得意的门生。

据说当宰相张柬之率羽林军拥着太子李显冲入深宫后，久病在床的武则天并不十分惊诧，只有些失望地看着羽林卫将军李湛道：“你竟然也参与了诛杀易之？我待你父子不薄，视你为亲子，不想竟有今天！”在她威严目光的逼视下，李湛竟不能答话。

过了两天，太子李显正式即位为中宗皇帝，恢复唐国号，大赦天下，只不赦张易之一党。张易之、张昌宗已在宫变当夜被杀，随即枭首示众，余党张昌仪、张昌期等人均被逮捕后捆绑天津桥处死。

不过一向与张氏兄弟亲近的河南县令杨珣倒是未受到牵连。不久后他的侍妾平夫人蟪珠生下一子，取名杨钊，表面姓杨，其实是张易之之亲子。这位杨钊，就是日后以祸国殃民著名的杨国忠。

中宗即位后，迅即恢复了一切唐朝旧制，京师也重新由洛阳改回长安。又特别下制，凡文明⁽¹⁴⁾以来因各种缘故破家大臣的子孙均可以恢复资荫，就连最为武则天的痛恨泉氏萧淑妃、蟒氏王皇后也均复旧姓，只有徐敬业、裴炎子孙例外，可见中宗对昔日裴炎告密导致自己被废一事仍耿耿于怀。李弄玉因与裴炎侄裴佑先有约，一旦恢复李唐江山，就要为裴炎恢复名誉，特意上书力请，因此惹怒中宗，不但不许裴炎之事，依旧流放裴氏子孙，派兵逮捕裴佑先，关押在安西都护府监狱中，而且仅追赠二哥李贤为司徒，遣使迎其丧柩，陪葬于乾陵。李弄玉自觉失信于裴氏，断然拒绝恢复皇族身份以及朝廷所赐县主名号。直到后来睿宗李旦即位，才追复裴炎官爵，彻底为裴氏平反，召裴佑先入朝为官，并追赠兄长李贤为皇太子，谥章怀，史称章怀太子。

兵变后，一代女皇武则天瞬间由权力的巅峰跌至低谷，虽被儿子中宗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却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被押送到上阳宫居住，由李湛率领所部羽林军监管。

这一日，辛渐和李弄玉陪着贺英来到上阳宫。自从武则天被监禁以来，除了中宗本人每十日来探望一次外，再无别的访客，当然，李湛也奉有严令，不准任何人接近她。

李湛听说贺英想见武则天，很是为难。

李弄玉道：“这不过是贺大娘离开洛阳前的最后一个心愿，将军若是怕出意外，大可亲自站在一旁监视。”她虽然依旧只是庶民身份，却因为颐指气使惯了，言语中自有一股威严气度，令人不敢违抗。李湛躬身道：“遵命。”亲自护送三人来到武则天寝宫。

谢瑶环领着两名宫女默默守在门前，她是唯一一个主动愿意来上阳宫照顾武则天的女官，而之前与她同样受女皇宠爱的女官上官婉儿已经及时投怀送抱，成为中宗的嫔妃，被封为昭容。见到辛渐等人到来，谢瑶环只轻轻道：“多谢，请进。”

寝宫中寂静无声，弥漫着苦闷、悲观和消极的情绪，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尤其那股萧瑟的意味，更感觉上更像来到了生命的冬天。

武则天形容枯槁，不事梳洗，满头白发如乱草一般散开，朽木一般躺在床上。她实在不愿意放权力，但她现在的处境，注定剩下的只有回忆。唉，无情岁月去如流，只有满头白发向人愁。

听见有人进来，她勉强侧头望了一眼，目光立即落在李弄玉身上，问道：“英娘，她是谁？”贺英道：“她叫李弄玉，是前太子李贤的遗腹女，也是陛下的亲孙女。”

武则天“啊”了一声，尖叫道：“贤儿不是朕的儿子，她也不是朕的孙女。你看她的样子，还真跟我姊姊生得一模一样。”

皇宫中一直有流言说武则天次子李贤天分最高，却不是她亲生，而是她姊姊为高宗皇帝宠幸时所生。此时由武则天亲口说出，才彻底得到证实。

李弄玉上前一步，冷笑道：“我还不愿意要你这样六亲不认的祖母呢！你这个冷酷无情的老巫婆，杀了我祖母，又杀了我父亲！看看你手上，沾满了鲜血，兄弟姊妹的血，儿子的血，孙子的血。你也活不了几天了，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面目去地下见先帝。”武则天道：“你……你这个孽种，还敢来气朕……”

李弄玉大怒，正待反唇相讥，辛渐忙拉住她，低声劝道：“算啦，咱们马上就回太原了，何必跟她计较？”

武则天道：“英娘，朕待你不薄，还封你弟弟为郡王，朕眼下这副样子，你……你还带这个孽种来气朕！”贺英道：“不是这样，天后，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高宗皇帝归天前，曾经留下一幅璇玑图给前太子李贤，藏有一道太宗皇帝亲笔所书废黜天后你的诏书。”

武则天张大了眼睛，震惊之极，道：“什么？先帝他怎么会……”贺英道：“不过前太子手中只有璇玑图，后来又传给了弄玉，他父女二人并不知道内中秘密。这幅璇玑图据称是前朝遗物，内中本身就藏着一笔巨大的财富，昔日太宗皇帝得到后，曾召集许多聪明绝顶之人来解这幅图，均未能成功。后来太宗干脆召集能工巧匠，在图的背面另外加织了一层，看起来好像是为原来的璇玑图裱了一层护套，但其实内里即是诏书。只是新织的诏书与旧锦针法相连，须得按特定次序挑断丝线才能打开。先帝交给我的，就是解开织锦、取得诏书的秘密。”

武则天道：“原来当初先帝是有意放你逃走。”贺英道：“是的，承蒙先帝信任，让我带着秘密私下离开了解皇宫。不过，当初先帝将解开璇玑图的秘密交给我时，手在发抖。天后，先帝是爱你的，他真的不想留下制衡你的把柄，然而他又不肯违抗太宗皇帝遗命，担心他的子孙们会被你全部杀死。”

武则天喃喃道：“爱我……爱我……”

一阵冷风穿堂袭来，拂动发丝，也吹拂起了她的若干思绪。那些成长在她的生命年华里的人和事，点点滴滴，原来还隐藏在她心底深处。

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都藏着一份难忘的真情，就连女皇也不例外，仿若老酒，岁月愈久，愈是浓厚。它是梦想中的梦想，牵挂中的牵挂，跨越了时光年轮，存之永恒，传之久远。

贺英见武则天面色渐渐柔和下来，又道：“当初先帝与我约定，只有同时见到李贤子女和璇玑图，才能说出秘密，可是弄玉带着璇玑图来找我时，我并没有立即说出来。我知道我如果真的说出了秘密，先帝一定

会很伤心，他其实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相残的一幕发生。弄玉也没有再逼我，答应好好想一想再说。”

武则天极是失落，道：“而今有没有太宗诏书又有什么用，朕已经失去了皇位，失去了宝座，失去了五郎六郎，失去了一切……”贺英道：“所以说，冥冥中自有定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有没有璇玑图都是一样，逆天行事，注定不能长久。而且，天后，你并没有失去一切，你还有众多的儿女子孙，众多的亲人。虽然你亲手开创的武周王朝没有了，可日后的大唐皇帝代代都是你的子孙，他们也是一样是你的骄傲呀。”

这一番言辞恳切，字字真情，令人动颜。武则天也是深受触动，长叹一声，扭过头来，凝视李弄玉许久，才道：“你长得还真是像姊姊。”

李弄玉哼了一声，只是不理。贺英低声劝道：“弄玉，你看天后那么钟爱权势，一心想留下武姓江山，最终不还是立你三叔为太子了么？你没有解开璇玑图拿到太宗皇帝诏书，不一样也有文武大臣齐心合力光复了李唐基业么？你曾用我弟弟的名义陷害我，如今我们不还是婆媳么？你是先帝的亲孙女，堂堂金枝玉叶，打开你的胸襟，宽恕天后吧。而今，她只是一个可怜的老人，她需要你的关爱。”

李弄玉柔情忽动，道：“贺大娘说得极是。”上前几步，走近武则天道：“天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什么，你……你愿意让我经常来看看你么？”

武则天声嘶力竭地叫嚷道：“不要！你滚，你是个孽种！朕不要你们可怜，你们都给我滚！你们这些叛徒！还有你，李湛，你杀了我的五郎、六郎，朕永远不会原谅你。这天下是朕的，是我们武家的，你们休想夺走！朕偏要逆天行事！你们这些叛徒，李显你这个不孝子！”这位则天皇帝蓦然坐起来，双眼放光，露出凶悍的本色来。

谢瑶环闻声赶进来，道：“几位不如暂且先出去吧，圣上近来深受刺激，情绪起伏很大。”

众人知道武则天眷恋权力，入魔已深，心结难解，只得退了出去。身后宫门缓缓掩上，犹能听到她疯狂的怒骂声。当人在善与恶、爱与恨

中作出选择时，并不是兴之所至，也并不是由于偶然的机遇使然，而是取决本人与生俱来的秉性。这女人天生就要当至强者，恶与恨引领她登上了千古一女帝的宝座，也让她的人格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最终令她失去了所有。她的一生，并非危机太多，而是危机感太多；并非幸福太少，而是幸福感太少。

“高卷珠帘二十年，女人星换紫微天”。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极度孤独中死于洛阳上阳宫，年八十二岁。

女皇的时代终于彻底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宫墙九仞，有多少惊涛骇浪。迷城幻影，又有多少遗恨终天。

(1) 唐朝实行多宰相制，往往设正副宰相多名，须轮流在宫中当值夜班。

(2) 泥婆罗：今尼泊尔。

(3) 告身：唐代举子经考试合格后，发给凭据，名为“告身”。文举由吏部颁发，武举有兵部颁发，上有“尚书兵部告身之印”字样。

(4) 酺（pú）：王布德于天下而合聚饮酒为酺。汉代禁止群饮，以防止民众聚众闹事，只有皇帝赐酺时才可群聚饮酒。唐代无此禁，赐酺仅是皇帝以示恩宠之举。

(5) 文符：文书。

(6) 玉契：类似前面提到的官员的龟符，分左、右两片，右符随身，左符进内。如有征召，颁下左符，与右符吻合后，即证明没有诈伪，然后应命。

(7) 朔望朝参：唐朝制度，每月初一（朔日）、十五（望日）为大朝会，在京官员九品以上皆要参加，称朔望朝。

(8) 墨敕：由皇帝亲笔书写，不经外廷盖印而直接下达的命令。

(9) 王献之：王羲之第七子。幼年随父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10) 高要：今广东高要。

(11) 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幽州：治今北京西南。营州：治今辽宁朝阳。

(12) 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定州：治今河北定州。

(13) 南衙：即诸卫宿卫军队。唐代天子禁卫军系统庞大复杂，分南北衙兵：南衙兵即十六卫，左右威卫、金吾卫均属于这一系，由宰相统帅；北衙兵即北衙十军，左、右羽林军属于这一系，由皇帝直接指挥，宰相不得参与北衙事务。南北衙兵同时担宫禁宿卫之责，职责交叠，互相牵制。

(14) 嗣圣元年（684年）二月七日，武则天因废中宗。改立睿宗为帝，特改年号为“文明”。

尾声

桥成之日，水手们一起唱起了《大角歌》。民众万余人齐声相和，歌声铿锵有力，震彻云霄。



唐

中宗复位后，张柬之等主持神龙宫廷事变之人立下因匡复唐朝基业的不世之功，张柬之被封为汉阳王、崔玄暲为博陵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敬晖为平阳王，时称“五王”。武三思则通过女官上官婉儿勾搭上中宗皇后韦氏，成为其情夫，由此避免了覆灭的命运。五王不久为武三思用巧计构陷，被贬出京师，不久，先后被武三思派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于流放途中。如桓彦范被剥光衣服后捆绑住手脚，在竹槎上反复拖来拖去，肉被磨尽，露出森森白骨，仍未气绝，最终被活活杖死。又如袁恕己被逼饮下数升有毒的野葛汁，毒性发作后在地上来回翻滚不止，因实在忍受不住腹中绞痛，使用手挖取泥土吞食，指甲磨损殆尽，竟然还不死，受尽折磨后，最后才被人用大锤击杀。

狄郊听闻首义五王结局悲惨，均含恨而死，追忆伯父临终“务须除去武三思再举大事”的遗言，百感交集，慨叹政治诡谲、人世苍茫，始终未入仕途，只在太原一带默默行医。

王之涣曾娶李洙第三女为妻，未走科举之途，最终因王氏家族势力而步入官场，但并不得志，只任过主簿、县尉之类的小官，且频频遭人诬陷攻击，最终郁郁而终，葬于洛阳。

王翰因才气超群，先后受到历任并州长史如张嘉贞、张说的礼遇，在二人的劝说下，他于唐中宗景云元年（710年）考中进士，唐玄宗时复中直言极谏、超拔群类科，与张九龄、贺知章等名诗人多有交往。张说极欣赏王翰，曾道：“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笋。”当时有著名学士杜华欲置办新居，征求其母崔氏意见。崔氏道：“我曾听说古代有孟母三迁的故事，你如果能买到王翰家附近的住宅、跟王翰为邻，我就满足了。”

王翰虽然声名远播，但其人狂傲自恃，于仕途并不得意。尤其一次宫廷宴会时，意外发现玄宗皇帝宠妃丽妃竟是在蒲州偶遇过的赵曼，二人频频互相顾视，惹来玄宗不快。张说罢相后，王翰被贬出京师，先贬汝州长史，汝州即诗人刘希夷的故乡。不久，即改仙州别驾，又再贬为道州⁽¹⁾司马。越贬越远，当时的道州已是名副其实偏远贫瘠之地。赴任途中，王翰忽生急病，病倒在路边一家小客栈中，钱物又被身边奴仆勾结贼人盗走，最终穷困病死。

李蒙娶得皇亲武灵觉，不愿意倚仗妻子背景，最终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在东都洛阳考中进士，登博学宏词科。回长安听候任命官职时，他在华阴遇到一名名叫车二的道士，为他相面道：“郎君这次一定会被安排来华阴任职。只是，从你的面相上看，你没有在华阴作官的命。”人人均不相信。然而到了长安，李蒙果然被授为任华阴县尉。

当时，新科进士有曲江宴游的传统，李蒙与另外二十九名同榜进士乘坐鼓乐彩船，缓缓驶入曲江中央。进士们推举李蒙作文来记载这件事。正当众人争阅李蒙文章时，船突然莫名翻倒，迅疾沉入水中，三十名新及第的进士无一生还，遂成为历史一大疑案。

开元十二年（724年），唐玄宗下令重修蒲津桥，重建工程由并州太原大风堂堂主辛渐主持。辛渐除修建新桥外，又于东西两岸铸造万斤铁牛四只，及铁人、铁山、铁柱子等，分设于河两岸上，予以结键，使浮桥得以稳固。这项工程耗资巨大，共耗铜铁百万斤，其中大部分来自被唐玄宗下令摧毁的天枢。

桥成之日，水手们一起唱起了《大角歌》^②。民众万余人齐声相和，歌声铿锵有力，震彻云霄。

辛渐没有欣喜，没有兴奋，也没有低落，更多的只是一种释然。滔滔河水中，他仿佛又看见了昔日同伴衣袂飘动、意气风发的身影。惊云的气概，澎湃的豪情，故人的多思，家园的温馨，一一在他耳旁婉约地叩问着。他爱他们，他舍不得他们，他希望到白发苍苍时还跟他们做朋友。儿时同生共死的誓言犹在耳边，五人中却只剩下了他和狄郊二人，李蒙、王翰、王之涣先后逝去。一样的黄河，一样的鹳雀，站在他身边的，已经是不一样的人。

泪水渐渐模糊了他双眼……

忽有人在背后叫道：“辛郎，好久不见。”闻声回过头去，施然走过来的竟是一位故人——道士车三。一时愣住。他早知道有道士名车二者曾为李蒙相面，且不久即应验，却不能确定车二是否就是昔日的车三。

迟疑半晌，辛渐才问道：“车先生现在叫车二还是车三？”车三

道：“车二呀。贫道已经死过一次，少了一条命，当然要由三变二了。”又喜滋滋地道：“辛郎可记得当日贫道在鹤雀楼预言郎君会做一件造福苍生的大事？原来是应在铜牛浮桥上。”忽又惊道，“呀，郎君额头有一股煞气，尊夫人怕是有难，就在当下。”

辛渐慌忙转过头去，适才还站在一旁的妻子李弄玉竟然真的不见了踪影。

(1) 仙州：今河南叶县。道州：今湖南道县。

(2) 大角歌：唐军军歌，共七曲，不但可以鼓舞士气，而且歌词跟军事动作紧密相关，可以令士兵借唱歌熟记动作要领。

附篇 千诗织就回文锦
——无尽璇玑



东

晋时期，北方先后被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占据，大大小小共建立过十六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在这样一个战火连天的混乱时期，关中却出了一位蕙心兰质的女子——苏蕙。她的扬名，全在于她所创造的璇玑图。

苏蕙，字若兰，武功人（今陕西武功），一说始平人（今陕西兴平东南，实际上兴平紧挨武功），是陈留令苏道质的女儿。传说苏蕙出生时，正逢兰花怒放，想起扑鼻，苏道质遂以蕙为女儿取名，小字若兰。

苏蕙自小聪颖过人，才智超群，三岁学画，四岁作诗，五岁抚琴，九岁便学会了织锦。十五岁时，已经能够描龙绣凤，被称为“织女星下凡”。十六岁时，她随父到阿育王寺（今陕西扶风法门寺），巧遇外出打猎的少年公子窦滔，郎才女貌，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即结为连理。

窦滔，字连波，扶风人，出身名门，祖父窦真官任右将军。新婚 after，窦滔对才貌双全的苏蕙颇为敬爱。

当时关中一带由前秦统治，前秦皇帝苻坚胸怀大志，一心想统一天下，对人才十分重视。他从东晋手中夺取秦州（镇所上邽，今甘肃天水）后，委任窦滔为秦州刺史，为进一步攻打东晋做准备。

窦滔遂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赴任，二人过了一段幸福惬意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窦滔偶遇能歌善舞的歌姬赵阳台，立即狂热地爱上她，偷偷地为姬妾，养在别所，经常去私会。苏蕙很快发现了真相，她身为女人，颇伤嫉妒，曾到别所大闹，命人鞭笞侮辱赵阳台，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惹来窦滔不快，渐渐疏远了她。

恰好此时，窦滔因拒不服从军令被苻坚革去官职，流放沙州（今甘肃敦煌）服苦役，直到三年后，才重新获得起用，奉命带兵镇守襄阳。当时苏蕙二十一岁，窦滔动身时只将赵阳台带在身边，而且到襄阳后断绝了与苏蕙的联系。

苏蕙独自守空闺中，既后悔又伤心。一天，她心不在焉地把玩着一只精巧的小茶壶，壶身上绕着圈刻了一圈字——可以清心也，她玩着

玩着，忽然发现这五个字不论从那个字开始读，都可以成一句颇有趣的话。于是灵感顿至，她设想可以利用这种巧妙的文字现象，来构成一些奇特的诗。她又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把诗织在锦缎上。这副锦缎长宽都是八寸，上面织有八百四十个字，分成二十九行。每行也恰是二十九字，每个字纵横对齐。这些文字用红、黄、蓝、紫、黑五色彩线织就，五彩相间，纵横反复都成章句，里面藏着无数首各种体裁的诗，诗意多为倾诉她的思念之情。

李白有两首诗专为叹惋苏蕙遭遇而写，一首是《闺情》：

黄鸟坐相悲，绿杨谁更攀。
织锦心草草，挑灯泪斑斑。

另一首为《乌夜啼》：

黄云城边乌夜栖，归飞哑哑枝上啼。
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
停梭问人忆故夫，独宿空床泪如雨。

可谓洞悉苏蕙织锦时的酸辛。

宋代诗人黄庭坚有《织锦璇玑图》：

千诗织就回文锦，如此阳台暮雨何？
亦自英灵苏蕙子，只无悔过窦连波。

既为苏蕙叫屈，也谴责了窦滔的背弃行为。

无论如何，这副锦缎是用真情浇灌，浸满了苏蕙的血泪，所以她将它取名为“璇玑图”，意指这副图上的文字，排列象天上的星辰一样玄妙而有致，知之者可识，不知者望之茫然。

《璇玑图》面世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能够读通全篇诗章。有人请教苏惠，苏惠笑答：“诗句章节徘徊宛转，也依旧是一首诗赋。除了我的家人，谁也不会明白个中三昧。”

于是苏惠的家人将《璇玑图》星夜送至襄阳窦滔手中。窦滔惊诧“璇

玕图”的绝妙，随即明白了妻子的深意，于是把赵阳台送回关中老家，派人去迎接苏蕙到襄阳，夫妻两人和好如初。

苏蕙的璇玕图轰动了那个年代，人人争相传抄。这幅图奇巧绝伦，妙处在于无论左右、上下、里外、交互、半段顺逆、旋回诵读，均能成七言、六言、五言、四言、三言等格式的诗文，上陈天道，下达人情，中稽物理，博引广譬，寄意深远，玄妙至极，所以有人称呼“苏若兰璇玕诗，宛转反覆，相生不穷，古今诧为绝唱”。

《璇玕图》最早是八百四十字，后人感慨璇玕图之妙，于是在璇玕图正中央加入“心”字，成为现在广泛流传的八百四十一字版本。

历代文人雅士都喜欢破译该图诗句，唐代有武则天、李白、李善等，宋代有李公麟、苏东坡、黄庭坚、秦观、朱淑真等。其中唐朝武则天曾专门为苏蕙与《璇玕图》撰写序文，就璇玕图着意推求，得诗二百余首。宋代才女朱淑真著有《璇玕图记》，成为堪与武则天所撰序文媲美的研究文章。宋代高僧起宗，将其分解为十图，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明代学者康万民，苦研一生，撰下《璇玕图读法》一书，说明原图的字迹分为五色，用以区别三、五、七言诗体，后来传抄者都用墨书，无法分辨其体，给解读造成困难。康万民研究出了一套完整的阅读方法，分为正读、反读、起头读、逐步退一字读、倒数逐步退一字读、横读、斜读、四角读、中间辐射读、角读、相向读、相反读等十二种读法，可得五言、六言、七言诗四千二百零六首，每一首诗美韵和，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自《璇玕图》问世后，历代文人学士争相创制回文诗词，如唐宋大诗人白居易、陆龟蒙、王安石、秦观、苏轼等人，回文诗创作盛极一时，然而却没有人能超越《璇玕图》，所以有人称：“如璇玕一图非奇者乎？……女郎以锦心织成锦字，令千古骚流不能卒读，天才耶？仙才耶？虽仿其制直代不乏人，类不能出其规范。”

心之所至，情之所至，世间仅此一幅璇玕图。

附篇 一片冰心在玉壶
——逸闻趣谈几则



1. 王之涣审案

《璇玑图》小说开篇提及《登鹳雀楼》诗中描绘景色与实景矛盾确有其事，历代对此解释不一，多有争论。感兴趣的读者可自去鹳雀楼勘验。又，小说中所叙述的城池建制、地理方位、风土人情、地方掌故、人物服饰装束等均参照了相关地方志和古代典籍，力求以细节来还原最真实的唐人生活风貌。

小说中的姑嫂连环案化自王之涣本人真实事迹。他在文安任县尉，曾审理过一起离奇命案：当地有户人家，男主人常年在外做生意，家中只有妻子和妹妹，姑嫂两人相依为命。有一天晚上，嫂嫂正在磨房推磨，忽听见小姑大叫“救命”，急忙奔出去查看，在院内看见一个人影，因天黑看不清面目，只看到他是个光着上身的男子，情急之下上前抓他。那男子身强力壮，脊背又光滑，大力一挣，就脱身逃走了。嫂嫂赶去房中，发现小姑赤身裸体地惨死在房中，吓得不知所措，慌乱了好一阵，才赶去县衙报案。

王之涣问道：“你们只有两个年轻女子在家，难道平时没有任何防备吗？”嫂嫂答道：“我家饲养了一只黄狗，但不知甚的，晚上并未听见狗叫声。”王之涣闻言大怒道：“那狗不为主人效力，端的可恶！”

次日正值庙会，王之涣决定在庙会上当众审问恶狗。附近百姓听说县尉要审狗，都赶来看热闹，将整个庙宇都挤满了。王之涣见人到得差部多了，吩咐差役紧闭庙门，再将老人、妇女，孩子挑出来，分批地赶出门外，只留下一百来个青壮年男子，这才喝道：“各人把衣服脱了，面朝墙站好！”那些人不敢违抗，只得照办。

王之涣一个个亲自察看，终于找到一名脊背上有指甲抓痕的男子阿狗，命差役将他拿下拷问。阿狗不得不承认了强奸小姑、进而又杀死小姑的罪行。

原来王之涣听说黄狗不叫唤，猜到作案者是姑嫂家的熟人，一定就住在这附近，背上又被嫂嫂抓了一把，留下痕迹，不难对照找出。至于

庙会审狗一事，不过是王之涣故作耸人之举，目的在于吸引众人来看热闹，诱使真凶上钩。

王之涣是个诗人，以诗知名后世，他最脍炙人口的诗句除了《登鹳雀楼》外，还有那首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首诗用词朴实，然造境极为深远，令人裹身诗中，回味无穷，被章太炎先生称为“绝句之最”。当时乐工将其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可谓“幡发垂髻，皆能吟诵”。

王之涣在世时诗名已震烁海内，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旗亭画壁”的故事足以证明此点。开元中的一个雪天，王之涣与同族王昌龄及另一大诗人高适来到旗亭小饮，正好有十余名梨园子弟和四位著名歌妓也来此会宴，酒酣时，便以歌乐助兴。

王昌龄提议说：“我们三人各擅诗名，谁也不服谁。今天我们可看这些乐人唱谁的诗最多，谁便为优者，如何？”王之涣和高适都表示同意。

话音刚落，第一名歌妓便打着节拍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正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一诗。王昌龄很是高兴，起身在墙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线。

第二名歌妓唱道：“开箴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正是高适的绝句。高适也笑着为自己往墙上画了一道。

第三名歌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居然又是王昌龄的绝句，王昌龄得意地又给自己添了一道。

王之涣成名已久，没想到居然会处在下风，心中很不是滋味，便说：“这三位只是普通歌妓，唱的都是下里巴人。”指着最后那名最年轻最美貌的歌妓道：“应该看那位最佳的歌妓唱的是谁的诗。若唱的不是我的，我终身不敢与你们二位争衡了。”

等了一阵子，那最当红的歌妓轻展歌喉，声如黄莺，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

三人不觉开心大笑起来。一旁诸伶见他们大笑，忙过来询问究竟，得知三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王之涣等人，欣喜异常，立即拜请他们入席。旗亭画壁，遂成典故。元代时还有人将这则典故编排为杂剧上演。

王之涣事迹不见于两唐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名士李根源公布了所收藏的王之涣墓志，人们才对这位才气纵横的诗人的生平有了更多了解。王之涣共有两子，长子王英为第一任妻子（其名不见于王之涣墓志）所生，次子王羽为第二任妻子李氏（李洙第三女，死后未能与王之涣合葬，其名也不见于王之涣墓志，但其个人墓志铭收于王维之弟王缙所撰《千唐志斋藏志》中）。

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现藏有王之涣的堂弟王之咸及王之咸第五子王绾的墓志。

2. 王翰狂放傲物

王翰神气轩昂、气度不凡，其人狂放自傲、家资富饶均为历史真事。他步入仕途后，曾以驾部员外郎的身份往西北前线输送马匹与粮草等军需物资。正是在这次行程中，他写下千古名篇《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唐代凉州即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戍边要地。夜光杯是传说中的白玉精，据汉东方朔所著《海内十洲记》载：“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这首诗写得苍凉悲壮，又豪迈奔放，令人玩味。

王翰傲才纵酒，在京师为官时与大批名士交往，还弄了个极遭人恨的排行榜，即将当时有名的一百多名文学之士分为九等，张榜公布，他自己和张说、李邕等人排在第一等里面，如此一来，排在他后面的人不甘心居后，“莫不切齿”。王翰却依旧我行我素，正因为他有才貌又有

钱，行事嚣张，得罪了太多人，所以当张说失势后，他也迅速被贬出京师。

然而王翰诗词风华流丽，与同族王昌龄并称为当时的七绝能手，是天下公认的大才子，却是不争的事实。后辈诗人杜甫极推重他，有“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句。

千百年来，后人于唐人绝句中推选压卷之作，虽有争议，但无非是在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和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中徘徊不定。事实上，要将这三首诗正儿八经地排出名次来，还真是不容易。凑巧的是，这三位大诗人均是出自著名的太原王氏。

3. 狄仁杰医术

狄仁杰年青时孜孜好学，涉猎兴趣，阅读了不少医学书籍。经过长期磨练，医术相当高明，《集异记》中说他“性娴医药，尤妙针术”。他曾多次以精妙针术救活疑难病人，在民间传为佳话。

显庆年间，狄仁杰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华州时遇到一名鼻端生了巨大肉瘤的少年，两眼被肉瘤牵累，眼睛翻白，痛苦危急，顷刻将绝命。狄仁杰命少年的父母扶起他，随之在其脑后下针一寸左右，询问道：“针感已到达病处了吗？”少年点了点头。狄仁杰迅速拔针，赘瘤应手而落，双眼也随即恢复正常，完全像个没病的人。少年的父母又哭又拜，愿以重金酬谢。狄仁杰却分文不取，头也不回地离去。

据狄氏族谱，狄郊为狄仁杰亲侄，其孙狄兼谟曾于唐穆宗时出任御史中丞和东都留守，是狄仁杰死后狄氏家族所任官职所高者。狄兼谟墓志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洛阳邙山出土，是正史的有力证补。

另外要特别提到的是，狄仁杰一生荐人无数，桃李满天下，如张柬之、姚崇均是历史名臣，然而唯有一人他看走了眼，这人就是窦怀贞，这位“国爹”善于投机钻营的事迹将会在续集中再详细讲述。

4．李蒙沉江

李蒙为史籍所载中博学宏词科第一人，时间为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

根据唐人李亢（唐宣宗至唐懿宗间在世）《独异志》记载：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谶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闻，乃逾垣奔赴，群众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暴风忽起，画舸平沉，声妓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出。

大概意思是，掌管天象的官员已经事先预测到曲江将有沉船事件发生，玄宗皇帝因李蒙是皇亲国戚，有意营救，命其家人将他关在家中。然而李蒙听见曲江方向声乐阵阵，按捺不住兴奋，翻墙而出，结果上船后不久，暴风打翻了画船，三十名新科进士包括李蒙全部淹死。

车三事先为李蒙相面事迹出自唐人吕道生（唐文宗时人）所著《定命录》。

5．蒲津铁牛

唐玄宗开元年间蒲津新浮桥铁牛的设计依据的是《周易》：“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由于黄河水位逐年提高，河流经常改道，不适合木桥和石桥，只能建造浮桥。而新建浮桥用了四只铁牛，矫角昂首，壮硕威武，不仅可以作为地锚系住浮桥缆绳，而且有象征意义——牛卧河边象征着高山峻岭阻拦巨澜。

这座浮桥默默注视着强大的唐帝国由盛转衰，直至终结，度过了五代十国的烽火岁月，又步入繁荣富裕的宋朝。宋英宗治平年间，黄河水暴涨，洪水泛滥，这座著名的浮桥终于被冲断，牵动铁牛一起沉入河底。朝廷悬赏重金在民间招募能将铁牛打捞上来的人。有个名叫怀丙的和尚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两艘大船填满土石使其沉入水底，派人潜入水

中，用铁索把铁牛和大船系在一起，然后再把船中的泥土除去，利用大船所受的浮力慢慢把铁牛拉了出来。

唐代铁牛至今尚存，收藏在蒲津渡遗址博物馆中，栉风沐雨已历千余年。

6. 宋璟赴宴

小说中有关宋璟的事迹基本为历史真事，包括他在儿子婚宴上遭张易之派来的刺客刺杀。

宋璟于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任宰相。当时有高丽人王毛仲，本是李隆基为藩王时的家奴，因在诛杀太平公主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一跃成为唐玄宗心腹，身置“唐元功臣”之列，是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百官巴结不及。

王毛仲嫁女时，唐玄宗特意问他：“爱卿还缺什么，不妨说出来，朕好为你解决。”王毛仲回答说：“臣一切都已经置办妥当，只是缺少最尊贵的客人。”唐玄宗很奇怪，道：“难道宰相张说、源乾曜这些人还请不到吗？”王毛仲说：“他们臣都已经请到了。”唐玄宗恍然明白过来，道：“朕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请不到的人，必是宋璟。”王毛仲说：“陛下英明，宋璟若不肯光顾，臣实在脸上无光。”唐玄宗笑着说：“放心，朕一定命他赴宴。”

第二天，唐玄宗有意对宰相们说：“朕家奴毛仲家嫁女，卿等宜与达官都去他家表示庆贺。”眼睛只盯着宋璟。宋璟只好道：“臣奉旨。”

这天，王毛仲家贵客盈门，又因为宋璟要来，更觉光彩。然而酒宴摆好多时，一直到中午，宋璟还没有到。众人也不敢就餐，只好干等着。又过了好久，宋璟才姗姗来迟，一来就执酒西向拜谢，示意是奉旨而来，并非自己本意，略略饮了一口，即称腹痛离去，以示不再给王毛仲捧场。一场喜宴闹了个大大的没趣，令王毛仲后悔不已。

7. 杨国忠为张易之子说

段简娶太原王庆诜之女为妻、王氏又被酷吏来俊臣夺为正妻为历史真事。王夫人被来俊臣心腹卫遂忠当众辱骂后自杀亦是历史真事。至于此段简是否跟害死诗人陈子昂的洪县令段简是同一人，作者不及考证。

杨国忠为张易之子并非作者杜撰，据《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一》“杨国忠”条：“杨国忠，太真（指杨玄宗宠妃杨玉环）之从祖兄也，张易之之出也。”

又据《考异》：郑审（唐玄宗时人，与杜甫交善）所著《天宝故事》云：“杨国忠本张易之之子。天授中，张易之恩幸莫比，每归私第，诏令居楼上，仍去其梯。母恐张氏绝嗣，乃密令其女奴蟪珠上楼，遂有娠而生国忠。”

而杨国忠本人也以实际行动证明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已经担任宰相的杨国忠突然提出为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翻案，并要求追封张氏后人。当时距离张易之死已经有四十五年，张易之兄弟被杀时是人人切齿痛恨的国贼，无论哪一派都恨不得食其肉，然而杨国忠奏书上后，居然获得了唐玄宗的允准，堪称唐代一大奇事。

8．关于张元一

张元一在武则天朝中任左司郎中，滑稽善谑，常常作诗讽刺当权者，如小说中讽刺河内王武懿宗“夹屎”，本应招至祸害，却因其人滑稽可笑而逢凶化吉。

武懿宗从河北前线回来后，对张元一作诗嘲讽自己很是生气。张元一又作诗道：

里头极草草，掠鬓不葦葦。
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

活脱脱是武懿宗外貌的写照。武则天大笑不止。武懿宗羞愧难当，几次构陷张元一，但武则天身边需要有一个张元一这样的诙谐之臣，总是不予理睬。

武懿宗之妹静乐县主貌丑而低矮，武则天个头较高，时号“大哥”。武则天曾和县主骑马并行，命张元一以此为题赋诗一首。张元一咏道：“马带桃花锦，裙衔绿草罗。定知帏帽底，仪容似大哥。”武则天听了大笑，县主则羞惭不已。

监察御史赵廓人生得猥琐矮小，时人称他为“台秽”（台指御史台）。李昭德则骂他为“中霜谷束”，意思是说他像霜打的谷子。张元一则称他为“巢坐鹰架”，意思是他明明是一只猫头鹰，却坐在了鹰架上。

当时朝中有拾遗鲁孔丘，虽是文官，长得却极有武夫气概，时人称之为“外军主帅”。张元一称他是“鹜入凤池”，意思是鹜鸟飞入了凤凰池。鹜是一种头颈无毛而性贪馋的水鸟。

宰相苏味道有才学有风度，很得人们称誉。而王綝体陋质鄙，言词鲁钝，仅以书法得幸，也做到了宰相高位。有人问张元一，苏王二人谁贤谁能。张元一答道：“苏是九月得霜鹰，王是十月被冻蝇。”旁人这是什么意思。张元一说：“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劣。”时人都很佩服他目光如炬，一言体物。

名臣娄师德长大而色黑，一只脚有些破，张元一称之为“行轍方相”，亦号为“卫灵公”，意思是说像防卫灵柩的方相。宰相吉项好仰头行走，视高而望远，元一称之为“望柳骆驼”。左史东方虬身体长大，衣衫短小，面上露骨，眉毛很粗，张元一称为“外军校尉”。又称李昭德“卒岁胡孙”。

而张元一本人腹大腿短，项缩眼鼓，被吉项称之为“逆流蝦蟆”，蝦蟆即蛤蟆。

9. 强硬派张仁愿

文中出现过的并州长史张仁愿（后因避唐睿宗李旦讳改名仁愿）在唐中宗复位后调回京师任左屯卫大将军，兼任洛州长史。当时刚刚发生过将武则天赶下台的宫廷事变，局势动荡不稳，洛阳粮价飞涨、盗贼横行。张仁愿到任后，将抓捕的盗贼全部处死，杀人之多，史称“积尸府”

门”。一时“远近震懼，无敢犯者”，洛阳治安有了明显的好转。张仁亶由此为唐中宗瞩目。

景龙元年（707年），突厥可汗默啜率其大军西击突骑施（西域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张仁亶时任朔方道（今宁夏一带）大总管，欲乘河北空虚，先夺取漠南地（今内蒙伊克昭盟），于是力排众议，在黄河北岸抢筑了三座受降城。

当时朔方道有服役期满的戍兵不愿意留下筑城，有二百名咸阳戍兵逃回家乡，张仁亶派人将这些逃兵抓回来，全部在城下斩首，军中惊惧，三城两月筑成。

唐朔方军与突厥本以黄河为界，河之北有拂云堆，堆上建有拂云祠，突厥每次入寇中原之前，必先往祠祈祷，然后秣马料兵渡河。所以三城以突厥誓师之地拂云祠所在为中城（唐时五原郡治九原东，今内蒙乌拉特前旗与包头市之间）；东城在唐时榆林郡治北岸，今内蒙托克托以南；西城在唐时五原郡永丰北，今内蒙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中城距东西二城各约四百里，均在当时的黄河北岸。三城既成，皆据要津，构成一道坚强的防御屏障。张仁亶又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使东西呼应。

三城初建时，既没有设计墜门（悬门），也没有装备曲敌、战格（均为守城防御的器械）。有人很是不解，问道：“此边城御贼之所，不为守备，何也？”张仁亶回答道：“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恋之心也？”（《新唐书·张仁愿传》）直到后来常元楷担任朔方军总管时，才开始修筑三城墜门。

三受降城修成意义极为重大，不但向北拓地三百余里，截断了突厥南进之路，即所谓拒敌于国门之外，而且减戍兵数万人，每年节省了大量军费，从此突厥不复敢渡河畋牧，朔方无复寇掠。

受降城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后世也是受益非浅。唐宪宗时期的宰相李绛曾说：“受降城，张仁愿所筑，当磧口，据虏要冲，美水草，守边之利地。”（《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九》）

张仁亶生平极其厌恶突厥人反复无常、不守信义，每每有突厥人来投降时，他就命人作一篇辱骂突厥可汗默啜的檄文，然后将檄文用针凿在投降者的腹部和背部，再染上墨，用火烤干。投降者备受苦楚，日夜呻吟不止。完成这一切后，张仁亶再将他送还默啜，当众宣读檄文。默啜怒不可遏，将投降者剁成肉酱，扔进火中烧掉。如此几次后，再也没有突厥人敢来朔方道归顺。

张仁亶后升任宰相，封韩国公。每每他去前线督军备边时，唐中宗总是亲自赋诗饯行，赏赐无数。

10．哥舒夜带刀

困扰武则天一朝的吐蕃和突厥问题到她儿子手中也未能解决。

景龙四年（710年）春，唐高宗李显选中雍王李守礼之女李奴奴，封为金城公主，出嫁吐蕃松赞（松赞干布曾孙）的儿子墀德祖赞，来承担昔日文成公主的使命。李守礼即李贤第二子，其人庸鄙无才，但每次天要下雨，他都能准确预言，无不灵验。当时诸王都传说他会方术，后来李隆基当上皇帝，十分好奇，问李守礼原因。李守礼回答说：“我曾被关在宫中十几年，屡遭杖打，长年累月下来，背痂很厚。每次天要下雨时，背就会感到沉闷；如果天晴，就会觉得轻爽，不过以此而预知天气罢了。”

当时墀德祖赞只有十四岁，金城公主大概也是这个年纪，她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

但吐蕃和亲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只是为了借助大唐声威来平息国内局势。金城公主出嫁后，吐蕃阴谋不断，又派人贿赂鄯州都督杨矩，要求以河西九曲之地（今青海化隆）为金城公主汤沐邑（意指收取赋税以自奉的封地），相当于索取河西九曲之地作为公主陪嫁。杨矩利欲熏心，一口答应了下来，上书为吐蕃请许。唐中宗李显懦弱无能，朝事均在韦氏和武三思的掌握中，竟然同意了杨矩的请求。“九曲者，水甘草

良，宜畜牧”。吐蕃得了这块好地方后，立即迫不及待地筑洪济、大漠门等城坚守，其实就是作为日后侵唐的跳板。

金城公主和亲后，唐朝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先是唐中宗皇后韦氏后毒死丈夫李显，随即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氏，拥立李旦为唐睿宗。接着太平公主擅权，李旦禅位给太子李隆基，李隆基杀死太平公主，正式执掌大权。在这前后，唐朝与吐蕃边境战争不断，吐蕃以九曲为跳板，不断侵扰唐边，对河西走廊地区、西域及剑南地区均构成了严重威胁。

开元年间，唐朝国力日强，取得了“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吐蕃虽然在军事上与唐军互有胜负，但在国力上无法与唐朝匹敌。开元十八年（730年）五月，吐蕃派遣使者向唐朝请和。唐朝和吐蕃两国遂修旧好。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蕃双方派使会盟，并在赤岭（今青海湟源日月山）树碑定界，刻盟文于碑上。唐蕃会盟碑至今还保存在拉萨的大昭寺。

开元二十八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于逻娑（拉萨）。唐玄宗李隆基听到消息后，特意在长安光顺门外为公主举哀，辍朝三日。

会盟碑并没有阻止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烽火，从开元到天宝，双方战事频繁。直到天宝七年（748年），名将哥舒翰采用“步步为营”的军镇策略，才收复了失陷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

哥舒翰父亲哥舒道元为突厥哥舒部落首领，母亲是西域于阗公主，他本人却在对吐蕃的战争中成长为唐朝一代名将。有一首假托“西鄙人”所作的《哥舒歌》在陇右一带广为流传：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哥舒翰有家奴名叫左车，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却是膂力过人。每次出战，他都紧跟在哥舒翰身边。哥舒翰擅于使枪，每当追上敌人时，先用枪搭在敌人的肩膀上，然后大叫一声。当敌人惊然回头，便趁机直刺咽喉，顺势挑起敌尸五尺多高，再摔在地上。左车立即下马，斩敌首

级。主仆二人一直如此配合，甚为默契。敌军见此，无不心惊胆寒。

哥舒翰的驰骋英姿及辉煌战绩，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元稹都有吟诵。李白认为名将卫青与哥舒翰相比都黯然失色，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
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
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此后，不论在中国边境还是在西面，吐蕃的威胁都被有效遏制，哥舒翰对此功不可没。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大量边军内调，又揭开了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11．默啜悬首长安

突厥默啜自立为可汗以来，与中原争锋二十余年，胜多败少，最盛时曾统一突厥东、西两部，西境一直到今里海。从武则天，到唐中宗，到唐睿宗，再到唐玄宗，祖孙三代都拿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没有任何办法，打他打不过，和谈总不长久。

开元四年（716年），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上演于历史大舞台。默啜率军攻打铁勒九姓拔曳固部落，打了个大胜仗。就在他得意洋洋带着无数战利品回国时，忽然有一个拔曳固部落的兵卒颉质从柳树林中冲出来，长刀一挥，就将毫无防备的默啜斩下马来。突厥大军失去首领，竟然由此溃散。颉质又从容割下默啜的首级，投奔了唐朝。唐玄宗遂下令将默啜首级悬挂在长安广街示众。一代枭雄，终以凄凉结局谢幕。

后记

——关于《璇玑图》小说

《璇玑图》更准确的书名应该叫《璇玑》。璇玑通常用来指代北斗七星，而在中国玉文化中，也有一种名叫“璇玑”的玉器，形状神秘，寓意深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璇玑图》小说故事比较复杂，没有仅仅局限在以争夺璇玑图本身为中心线索，这实际上也是历史原貌的体现——人生本身就是纷繁复杂的，充满了变数和不可知性，古今并无分别。

尘世就是一幅璇玑图，知之者可识，不知者望之茫然。

《璇玑图》小说的背景，选在武则天称帝晚年，因为这是一个特别混乱的时代，正义与邪恶冲突得格外厉害，所以也特别容易出故事。当然，小说的框架、甚至一些故事本身就是史实。小说中95%以上人物为真实历史人物。

在保持整体故事流畅的同时，作者刻意在小说中加入了一些历史细节，如典章制度等，力图更真实地反映唐人生活的原貌。

武则天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明君，自她登基称帝后，“数年以来，公私俱竭，户口减耗。……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于沟壑”。《璇玑图》小说中关于她的描写，如信用酷吏、奖励告密、滥任诸武、处理契丹突厥外交事务等，全部为历史真事。而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之所以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仅仅因为唐朝所有皇帝中，除了开国皇帝唐高祖跟她无关外，其余的要么是她丈夫，要么是她子孙。她的两任丈夫皇帝都死在她之前，而她的子孙是不能说她坏话的，所以她的墓碑是一块无字碑，子孙手下的史官也是不能对她口诛笔伐的，所以她死后仍然获得了“天后”的尊称。武则天自己料不到的是，即使到了现代，她依旧是个风云人物，有无数关于她的影视剧上演，有无数女演员争相想演她。

本书原计划写到李蒙淹死于曲江一案，但因篇幅限制不得不提前中止。作者有为《璇玑图》小说再写一部续集的计划。

要特别说明的是，小说中谢瑶环、袁华人名取自清人李芳桂之《万福莲》，田汉先生名剧《谢瑶环》亦是根据这部本戏改编。

《璇玑图》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以及即将出版的《斧声烛影》、《大汉公主》、《柳如是》等书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杨瑞雪女士对我的巨大鼓励，感谢刘海涛、逯卫光二位先生专业而细致的工作，感谢本书的设计师孟纪原先生，正是他们的热心帮助和不懈努力，才使得本书得以顺利付梓。

感谢读者长久以来的支持，你们是作者努力前行的最大动力。

吴蔚

2010年8月30日 于北京

吴蔚◎著

交子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交子

吴蔚◎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子 / 吴蔚著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16.1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1124-3

I . ①交...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21942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董理

责任印制 曲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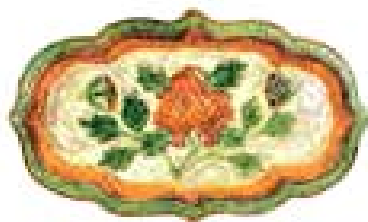
发行总监 杨荣刚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聂强

书 名 交子

作 者 吴 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 mz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4.875

字 数 387千字

版 本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62-1124-3

定 价 45.00元

出 版 声 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北宋初年，宋军攻占蜀地，后蜀灭亡。宋廷公然实行掠夺和贸易垄断政策，大肆夺取川中财富，以充作日后平定四海的军资。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朝三十年的搜刮，自古富饶的蜀地完全陷入萧条凋敝的困境，由此触发了王小波、李顺大起义。事平后，宋廷在蜀地依旧不得人心，百姓疏离朝廷，士子不乐仕宦，兼之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在此局面下，宋太宗选派张咏出知成都。张咏不负重托，到任后御军为先，顺应民情，且大力支持民间交子的发行，终给巴蜀带来了新气象。然其间亦是风波不断，奇案连连……

目录

CONTENTS

内容简介

引子

第一章 玉垒浮云

第二章 生死朝暮

第三章 往事悠悠

第四章 行客多愁

第五章 水声山色

第六章 昭阳日影

第七章 岁月如瞥

第八章 志大成迂

第九章 此时凝睇

第十章 去也茫茫

尾声

附录一 北宋四川行政区域

附录二 北宋四川图

附录三 北宋成都府

附录四 宋太祖至真宗历任成都知府

附录五 张咏像

附录六 方孝儒赞张咏治蜀

附录七 交子实物

附录八 宋太宗指挥铜印

附录九 宗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像

后记——濯锦清江万里流

返回总目录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
舟中行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

——苏轼《留题仙都观》

引子

“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五代从后梁太祖朱温开始，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暂的朝代，止于后周恭帝柴宗训，总共五十三年。直到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大宋王朝，这才结束了唐代之后约半个世纪分裂割据的时代。

唐

朝末年，“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以致民变蜂起。各地藩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廷步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率军攻陷长安，唐僖宗逃往巴蜀。

当年十二月初五，起义军进入长安。黄巢乘坐金色肩舆，其部下全都披着头发，身穿锦袍，束以红绶，手持兵器，簇拥而行。铁甲骑兵行如流水，辎重车辆塞满道路，队伍浩浩荡荡，绵延百里，络绎不绝。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数十人到灞上^[1]迎接，长安居民夹道聚观，场面极为壮观。

这一天，黄巢终于实现了他年轻时的抱负，“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以成为其人生中的巅峰时刻。然仅隔四年，黄巢即兵败身死^[2]。他虽大业未成，未能只手夺取大唐江山，但其“黄金甲”却引发了一系列动乱与战争——

唐朝在黄巢失败后不久即遭灭亡命运，中国就此步入了五代十国——这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南北朝、十六国以来的又一次大混乱、大分裂时期，这是一个暴力决定一切、黑暗不见天日的时期。政权频繁更迭，大规模的战争随处可见，割据势力各拥兵力，到处烧杀抢掠，横征暴敛。“当是时，人各自以为君，而天下无君。民之屠剥横尸者，动逾千里，驯朴孤弱之民，仅延两闲之生气也无几”，四海鼎沸，哀鸿遍野，天下凌迟，生灵涂炭，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五代从后梁太祖朱温开始，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暂的朝代，止于后周恭帝柴宗训，总共五十三年。

这五十三年，对于浩瀚的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对于当时生逢乱世的人们来说，却是痛苦而漫长的一生，正如宋代文豪欧阳修所言：“五代之乱极矣。”

直到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大宋王朝，这才结束了唐代之后约半个世纪分裂割据的时代。

在中原混乱不堪的时候，号称“天府之国”的巴蜀地区却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唐朝末年，行伍出身的王建^[3]通过武力兼并了东、西两川等地区，并于公元907年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

王建虽目不识书，却尊重文士，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中原战乱，唐衣冠之族多往蜀中避乱，王建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任用了大批唐朝旧臣，因而前蜀典章文物有大唐之遗风，典章制度皆沿袭唐朝。王建本人生活简朴，性情宽容大度，在位时期，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擢用才智，抚养士卒，开拓疆土，励精图治。又注重农桑，兴修水利，轻省徭赋，惠绥黎庶，蜀中经济、文化、军事大大发展，由此实现了大治。彼时前蜀除了拥有沃地千里、丰饶五谷的成都平原外，东控荆襄^[4]，南通南诏，西达维州，北过秦州，方圆数千里，疆域辽阔，是天下最稳定、最富裕的强国。

尽管王建号称“负骁雄之姿，奋不世出之略”，这位最大程度承袭了唐朝制度的前蜀开国之主最终还是未能走出令大唐衰亡之怪圈，亦猜忌统领将领，信重伶人、宦官，任由佞臣、后妃干政弄权，终导致衅起萧墙，戮及嗣子，何遇之酷也。

王建有儿子、养子、从子、假子、族子等多达一百余人，亲生长子王宗仁身有残废，且生母马氏地位低下，王建立国后遂立张贵妃所生次子王元膺为太子。然最受王建宠爱的并不是太子王元膺，甚至不是他的众多儿子、养子中的一个，而是嬖臣唐道袭。唐道袭出身伶人，自幼为舞童，因容貌俊秀、眉目如画、能歌善舞而得到王建喜爱，不离左右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后来甚至官居内枢密使^[5]高位。

唐道袭的骄横跋扈一度令太子王元膺感受到了强大的威胁，而唐道袭亦知太子对自己不满，决意先下手为强。永平三年（913年）七月初七乞巧节，唐道袭向王建告发说太子谋反，并亲自领兵去捉拿王元膺。王元膺部下气愤之下射杀了唐道袭。

王建对“太子谋反”一说本来还只是半信半疑，听说最爱的宠臣中流矢身亡后，悲痛异常，立即派兵追捕太子。七月初九，王元膺被擒获后杀死。王建废亲子为庶人，赠唐道袭为太师，谥“忠壮”，命立碑于阆州。

王建晚年多内宠，尤爱徐贤妃及其妹徐淑妃。姊妹二人不安于后宫生活，大肆交结佞臣，专权受贿。唐道袭与废太子王元膺交恶，直至你死我活的地步，实与二妃的居中挑拨密不可分。王元膺死后，王建本欲立最有贤名的第八子王宗杰为太子，但在徐贤妃与宰相张格等人的刻意经营下，群臣上书请立徐贤妃所生幼子王衍为太子。王建以为王衍深得人心，遂立其为太子。

五年后，王建病死，终未能实现其“永致清平”的人生目标。太子王衍即位。这位前蜀后主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惟宫苑是务，惟宴游是好，惟奸巧是近，惟声色是好”，荒淫腐朽，迷恋美色，疯狂夺取民间美貌女子为妃。宦官王承休投其所好，“多以邪僻奸秽之事媚其主，主愈宠之”，前蜀国势日益衰败。

咸康元年（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遣大军进攻前蜀，蜀军溃败，王衍养兄齐王王宗弼乘机劫持王衍，迫其举国投降，前蜀灭亡。

后唐庄宗李存勖亦酷爱戏曲，比王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养了许多伶伶，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面涂粉墨，亲自上场客串，丝毫不顾皇帝的尊严，成为当时的一大奇闻。

而伶人们仗着皇帝宠幸，出入后唐宫掖，侮弄缙绅。群臣附托，以希恩幸，四方藩镇，货赂交行。景进最居中用事，号称伶官之首。李存勖猜忌大臣，于是命景进出访于民间，探听宫内外消息，探察和奏呈文武百官动静，后来竟然发展到“军机国政，皆与参决”。朝臣如果不给景进送礼，景进就到皇帝面前大进谗言。后唐群臣无不畏惧景进，闹得“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同声以避祸”。三司使孔谦不顾体面，以兄事景进，呼为“八哥”。

前蜀灭亡次年，景进进言称留着王衍是个祸害，应当予以剪除。李

存勳对伶人言听计从，于是下诏杀害王衍及前蜀降官。后唐枢密使张居翰[6]于心不忍，擅自改动了诏书，将“王衍一行”改为诛杀“王衍一家”，使得跟随王衍的千余名臣仆得以活命。

王衍一生，可谓成也伶人、亡也伶人，其子嗣亲族被尽数杀害，只有一侄王令仪侥幸存活，然后来亦死于政变中[7]，王建一系，就此断绝。而出卖前蜀的王宗弼亦没有好下场，求当西川节度使不成，反为后唐枢密使郭崇韬所杀。蜀人痛恨王宗弼卖国求荣，争着吃他的肉。而郭崇韬亦因为素来厌恶伶人干政，被诬陷谋反，被后唐庄宗李存勳派人杀害于蜀地，与王宗弼被杀仅相隔数日。李存勳弟睦王李存义娶郭崇韬之女，出面为岳父叫屈，亦被李存勳逮捕处死。

这一连串事件导致后唐兵变迭起，李存义义子郭从谦为了报仇，发动兵变。乱兵攻入宫城，近臣宿将均弃甲逃走，只有王全斌与符彦卿[8]等十几名侍卫尚留下抵抗。李存勳身中流箭，王全斌扶他到绛霄殿中，等皇帝气绝身亡，方才痛哭而去。

后唐攻灭前蜀后，任命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与后唐李氏渊源深厚——他本人是后唐太祖女婿，妻子琼华公主是李克用长女，亦是后唐庄宗李存勳一母同生的胞姐，地位尊贵；孟氏之妹又嫁李克用弟李克宁；甚至连孟知祥的爱妾李氏也是后唐庄宗李存勳登基前的侍妾。“西川本自一国”，孟知祥被猜忌成性的李存勳任命为西川节度使，足见李氏对他的信任。

然孟知祥野心勃勃，到成都站稳脚跟后，即谋求独立。先和东川节度使董璋合作，击退后唐派来讨伐的军队。后又与董璋决裂，消灭了董璋，由此占领了蜀中全境。其妻子琼华公主尚滞留后唐，亦闷闷不乐地死去。彼时后唐时局动荡不稳，只得顺势封孟知祥为蜀王。

公元934年正月，孟知祥乘后唐内部皇位争夺之机在成都即皇帝位，建国号“大蜀”，史称“后蜀”。又追封已死的琼华公主为皇后，立爱妾李氏为贵妃。

可惜这时的后蜀疆域较之前蜀而言要小得多，尤以东线和北线最为显著，东由襄阳退至重庆一带，北也由甘陕退到广元。而后蜀开国皇帝

孟昶因年事已高，只做了七个月皇帝便撒手西去。李贵妃所生之子孟昺嗣位，史称“后主”。

孟昶初登大宝，颇能孜孜求治。由于中原局势不稳，无暇西顾，后蜀境内很少发生战争，长期的和平令其国势再度强盛起来。

历史上常常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年轻时意气风发，锐意进取，到了晚年则贪图逸乐，沉湎酒色，唐玄宗李隆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在位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在位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大唐由盛转衰。在李隆基的身上，充分表现出历史人物的两极复杂性。孟昶亦未能走出这一历史怪圈，晚年迷恋戏曲，不思国政，生活荒淫，连夜壶都用珍宝制成，号称“七宝溺器”。又不惜劳民伤财，下令在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以为观赏，成都由此有了“芙蓉城”“蓉城”的雅称。而此时后周大将赵匡胤已夺取皇位，建立了大宋王朝，正调兵遣将，准备实现统一天下的梦想。

乾德二年（964年），在一个雪花漫天飞舞的夜晚，太祖皇帝赵匡胤忽然来到宰相赵普家中。赵普的妻子能烧一手好菜，赵匡胤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夜间微服到赵家，点名要吃赵妻做的烤肉，并亲切地称呼赵妻为“嫂子”。吃烤肉当然只是个借口，皇帝其实是要在席间与赵普商议国事，因而赵普下朝后都不敢轻易换下朝服，以免皇帝突然到来，不及换衣而失仪。

但当时夜色已晚，外面又是大雪纷飞，赵普觉得皇帝不会出门，正准备更衣就寝，忽然听到敲门声，慌忙跑出，只见赵匡胤站立于风雪中，一脸兴奋。赵普慌忙迎拜。赵匡胤笑道说：“已约晋王同来。”

未几，皇帝亲弟晋王赵光义骑马驰至。三人便就地设垫，席地而坐，炽炭烧肉，赵妻亲自服侍斟酒。

酒正酣时，赵匡胤提出打算讨平雄踞太原的北汉政权^[9]。赵普道：“太原当南北二面，我军若下太原，边患将由大宋独当。依臣建议，不如先征伐他国，待诸国削平，太原区区弹丸之地，垂手可得。”意思是说，倘若攻下太原，大宋便直接与辽国交界，边患将是个大问题，还是

应该先平定中原。

赵匡胤大笑道：“英雄所见略同！朕适才不过是特意试试赵卿。”又问道：“赵卿认为欲平他国，从何下手？”赵普道：“蜀地。”

赵匡胤点头称善，赵光义亦倾心赞同。于是，平蜀之策就在烟酒烤肉中定了下来。

后蜀得到风声后，大臣们分化为和、战两派：宰相李昊曾主张通使于宋，以保平安；掌管军政机要的知枢密院事王昭远狂妄自大，常放言道：“后蜀有我，如同蜀国有武侯诸葛亮。”他既自比为诸葛亮，当然不愿意投降求和，献计道：“与其请和称臣，不如联合北汉，夹击赵匡胤，令其退还中原。”

孟昶做了近三十年的太平天子，亦不愿意对大宋俯首称臣，遂同意了王昭远的主张，派遣赵彦韬、孙遇、杨黼等人携带蜡丸书信北上，“约北汉济河，同举兵至汴”，预备联络北汉，共同夹攻宋朝。

不想送信使者见大宋强大，决定早日投降归顺，直接来到汴京，将蜡书献给了赵匡胤，刚好给了大宋出兵的借口。赵匡胤拍手大笑道：“朕西讨有名了。”又命赵彦韬等人将蜀中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详细绘图以进。

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赵匡胤任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王仁贍、曹彬为都监，率领步兵、骑兵共六万人，分道进讨后蜀。

王全斌即是当年陪伴后唐庄宗李存勖走完生命最后一刻的侍卫，其人贪婪好色，残忍好杀。赵匡胤选他出任伐蜀主帅，显示出了势必拿下后蜀的强硬决心。

蜀主孟昶听闻宋兵大军压境，慌作一团，急忙召王昭远问计。王昭远未至，孟昶母亲李太后劝道：“王昭远未习兵而好谈兵，大言不惭，好

高骈远，给事左右，皆恐其多言误事。今宋以大军自东方北方压境而来，决策军国事，关系存亡生死，何可待王昭远是问？尝闻尔父言之，蜀中具将才深谋略者有高彦俦，以其耿直，使屈居下僚，今国事危急，擢而任之，足以全蜀。不然，亦当召之一商对策耳。”

孟昶不愿听从母亲的建议，待王昭远到后，当场任命其为主帅，率兵拒战。

离开成都时，王昭远手执铁如意，学着昔日诸葛亮的风度，攘臂大笑道：“我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夺取中原易如反掌！”

乾德二年（964年）十二月，宋王全斌率北路军由凤州^[10]进兵攻蜀，蜀军节节败退。王全斌势如破竹，沿途大杀蜀地军民，意在以血立威。不久，后蜀军主力在剑门被歼灭，主帅王昭远弃甲逃遁，躲藏在百姓仓库中，口中不断念诵罗隐^[11]诗句“远去英雄不自由”。结果这位自命不凡的“再世诸葛”很快为宋骑兵追获生擒，当了阶下囚。

而成都深宫中的孟昶仍沉醉在宠妃花蕊夫人费氏的温柔乡里，认为蜀道险远，易守难攻，兼之有王昭远镇抚，宋师远道而来，定会无功而返。当他得知宋军即将兵临城下时，这才如梦方醒，聚集群臣，却无人有退敌之策，遂命宰相李昊起草降表。

李昊自称为大唐名相李绅^[12]之后，前蜀王衍灭亡时，降书也是这位李相公所拟，而今后蜀亡国，李昊又再度捉刀。当夜，有人在李昊豪宅大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世修降表李家。”见者无不讥笑。

不日，宋大军抵达成都升仙桥^[13]。主帅王全斌久闻花蕊夫人是人间尤物，冰肌玉骨，国色天香，且精通诗词，才貌兼备，指名索要其人。孟昶可以投降献国，却做不出将妻子拱手送人的丑事，是为男人之奇耻大辱，因而迟疑不答。王全斌则对花蕊夫人势在必得，声称如不送上费氏，便要举兵屠城。

紧急关头，宋军副帅曹彬赶到，宣读宋太祖赵匡胤诏令，公告优待孟昶及其家眷。王全斌这才不得不悻悻作罢。于是孟昶正式备齐亡国之

礼，跪于军门，送上降表。自大宋正式发兵，到孟昶举国归降，前后总共六十六天。蜀臣之中，只有李太后极力推许的高彦俦拒不投降，自焚殉国。

不久，孟昶举家被押往汴京。孟氏在位时，全蜀富庶安乐，“扶姬矜怜，惠爱其人”，深得民心。他离开蜀地时，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沿途百姓恸哭绝者数百人。孟昶亦举袖掩面而哭。他自知势将不免，便偷偷将一名有孕宫人打发逃走，祈祷宫人将来能生下儿子，为孟氏存下一点儿骨血。

后蜀俘虏被押到京师汴京后，大宋举行了盛大的受俘仪式。孟昶一行白衣素服，跪在明德门外待罪。等到这些人受尽汴京军民围观侮辱后，宋太祖赵匡胤才下诏释罪，赐孟昶冠带、袈衣，并封他为秦国公。

七日后，孟昶暴卒于家中，死因极为可疑。其母李氏非但不哭，还以酒酹地，在儿子灵前告道：“你不能死社稷，贪生以至今日取羞。我之所以忍辱偷生，是因为你还在。而今你已死去，我今何用生为？”绝食几日后死去。后蜀亡国臣民有如丧家之犬，惶恐终日。

而天姿国色的花蕊夫人则被赵匡胤收入宫中。民间盛传是赵匡胤为了方便霸占花蕊夫人，有意将孟昶毒死。赵匡胤因久闻花蕊夫人才名，命她即席吟诗。花蕊夫人沉思片刻，吟道：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既为世人指责其为“红颜祸水”一说做了辩解，又嘲讽了蜀兵人多势众，却不战即解甲投降的丑态。

诗意中昂然流露出弱质女流罕见的骨气，反而令赵匡胤大为倾倒，封花蕊夫人做了嫔妃，宠爱有加。第二任皇后王氏死后，赵匡胤甚至一度想立花蕊夫人为皇后，还是宰相赵普以“亡国之物不祥”为由加以劝阻，皇帝这才勉强作罢，另选邢国公宋偁之女进宫，立为皇后。

孟昶失国后，自身中毒暴毙，爱妃为仇家所夺，但并未就此终止蜀地的灾难，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占领后蜀的宋军将领王全斌等人以征服者、胜利者自居，任意奸淫掳掠，豪夺子女玉帛。有民妇抗拒不从者，则被当街割乳杀死。这一系列胡作非为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蜀境骚然，群盗四起。只有宋将曹彬一部军纪严整，没有对百姓造成大的侵害。

宋军主帅王全斌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富民百姓不算，还擅自克扣投降蜀兵的川资。蜀兵闻讯大怒，推举后蜀将领全师雄为帅，揭竿作乱。

因皇帝赵匡胤有诏令优待蜀兵，王全斌担心闹大了不好向上交代，遂派马军都监朱光绪前去招抚。朱光绪态度甚是强硬，不但诛杀了全师雄全家，还强行占有了全氏爱女，纳为侍妾。尚在犹豫的全师雄勃然大怒，遂无归志，自称“兴蜀大王”，率军反叛大宋，声势浩大，愈演愈烈。

此时尚有二万七千名投降的蜀兵被幽禁在成都夹城中。王全斌担心蜀人内外勾结，遂将降兵屠杀殆尽，又以铁血手段治蜀。到次年全师雄之乱平定时，以王全斌为首的宋军将士前后屠杀了十余万蜀地兵民，绝大多数是无辜受害者，积怨与仇恨由此深埋在蜀中民众心中。这一“愤怒思乱”的情绪，成为川蜀时局动荡不安的根源所在。

为了安抚蜀地民心，宋太祖赵匡胤召回王全斌等诸将，命法司审问。御史台集合百官，共同审议，认定王全斌有黩货、杀降兵、克扣兵士装钱诸罪，应判处死刑，以谢蜀民。然赵匡胤认为王全斌平蜀有功，特赦其罪，只将其贬为外官。数年后，赵匡胤又召回王全斌，若不是王氏突然意外死去^[14]，还会被再度委以重任。

赵匡胤虽迫于形势处置了王全斌等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川蜀的搜刮政策。当时金瓯^[15]尚缺，四海未平，南方有南唐李煜政权，北方有北汉刘氏，均为大宋心腹大患。赵匡胤欲以武力征服天下，急需筹集一大笔军费，而“蜀土富饶，丝绵绮号灌天下，孟氏割据，府库充溢”，因此豪夺蜀中财富，才是大宋攻灭后蜀的真正目的，此即赵匡胤对其弟晋王赵光义所言：“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廩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

王师平蜀后，宋廷开始公然实施掠夺计划，将蜀地财产大规模运往京师开封，“其重货铜布，载自三峡，轻货绞毂，即设传置，发卒负担。每四十卒为一纲，号为日进”。绵延不绝的运输持续了十几年，终将后蜀府库所储财物悉数抢走，宋廷储积由此充羨。赵匡胤于讲武殿后另设内库，专门储蓄蜀中搜刮的金帛，号为“封樁库”^[16]。

宋廷的疯狂掠夺，直接导致川蜀地区硬通货钱币总数急剧减少，市场及流通领域陷入极大的困境。

蜀地本以铜钱为通行货币。到后蜀时，为应付外敌，孟昶开始铸造铁钱，与铜钱并行于市——“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千七百。绢一匹，直钱千二百。而铁工精好，殆与铜钱等”。由于后蜀铁钱制作极为精良，所占钱币总数比例亦小，发行入市后，并未对民间造成任何困扰及不便。

而入宋之后，宋廷以武力强行将蜀地府库金、银及主要流通货币铜钱等财物悉数征发运往中央，并严厉禁止铜钱再入川界，致使蜀中铜钱竭乏。又在雅州设置钱监，大量铸造铁钱，人为规定铁钱为蜀中通行货币。为了降低制作成本，新铸铁钱颇为粗糙，完全不能与后蜀铁钱相提并论，由此引发货币大幅贬值。后蜀铁钱与铜钱比价是十比四，近似于二比一。而宋铁钱虽官方定比价是十比一，实际流通中宋铁钱价值极低，往往一百枚铁钱才值一文铜钱，等于一百比一。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蜀地铁、铜比价居然达到四百比一。这样一来，市场物价飞涨，金融陷入一片混乱。

更为严重的是，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因某种原因而怨恨蜀人，又开始打蜀地民间财富的主意。两川土地富饶，以蜀锦最为著名，锦绣华美，灿若云霞，能织出天马、流水飞鱼、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多种花样，自古便被视为上贡珍品，畅销天下，成都由此名号“锦城”^[17]。赵光义特在蜀中各州置“博买务”“市买院”“织造院”等官署，以贱价强购百姓生产的布帛细绢，垄断蜀锦产销贸易，供应朝廷，商人不得私自购买，以此手段变相掠夺蜀中财富。博买务设置后，蜀锦占全国上交丝绸商品总数的七成以上。

除此之外，赵光义还对盐、酒等重要生活用品实行了专卖，禁止民间私下酿酒。蜀地重要特产茶叶虽“听民自买卖”，却禁止出川，不得自行输出川峡地区。

川峡地区毗邻藏、羌、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少数民族部落肉食乳饮，日常消费需要大量茶叶，因而蜀茶是边地贸易的重要物资，利润极高。赵光义施行新茶法后，表面没有对茶叶进行专卖，却强行将蜀茶限制在蜀地内，在通往边境的要道上设置关卡，以军队把守，完全堵住了民间以茶获利的孔道^[18]。茶农售卖无门，只能将茶叶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出面与少数民族部落交易，茶利尽数落入了朝廷的腰包。而百姓私自贩茶一旦被查获，就要处以流放，甚至杀头的重刑。

川蜀成都平原一带地狭民稠，百姓“耕稼不足以给”，多兼营纺织、采茶等副业。宋太宗陆续采取“博买务”、新茶法等新举措，大规模地与民争利，等于完全断绝了这些人的生活来源，黎民贫困不堪，全然不能自存。

一边是当权者毫无节制的强取豪夺，另一边，压在蜀地百姓头上的赋税徭役等负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博买务”等加设机构而数倍增加，情况愈发恶化。宋太宗淳化年间，由于赋敛急迫，百姓失业，困顿无路，“于其心有所不可得忍，然后聚而为盗贼，散而为大乱”，民间起义不断。

到淳化四年（993年）春季，川峡天灾频仍，饿殍载道，民不聊生，终于爆发了大宋立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茶农武装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

起义军领袖王小波以“均贫富”的口号作为号召，又利用后蜀国主孟昶在蜀地的影响力，公然宣称内弟李顺即是孟氏遗腹子，由此赢得了大量民心，义军势力一度横扫川蜀全境。不久，王小波在与宋军对抗中战死，妻弟李顺继续率部与官兵鏖战，并一举攻克川蜀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

宋太宗赵光义以心腹宦官王继恩^[19]为帅，调集大军镇压。虽最终

平定蜀地，但“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赵光义深受震撼，被迫下《罪己诏》，先是将责任推给了蜀地官员，道：“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又称“自今而后，永鉴前弊，改弦更张”，终于放弃了对蜀地财富“剃头式”的劫掠。

有大臣建议道：“蜀土虽安，其民浮窳易扰，愿谨择忠厚者为长吏，使镇抚之。”赵光义深思熟虑后，委任名臣张咏出知成都府^[20]，寄予厚望。

张咏为当世奇才，为人豪放，行事不拘一格。他到任后巡视蜀地，晓谕百姓，使之各安其业。又鼓励士大夫参加科举考试，理刑恤狱，文武得人，蜀境大治。张咏本人因此而步入宋初名臣之列，得以与宰相赵普、寇准齐名。

然蜀地货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宋太宗赵光义多次召集重臣廷议，集思广益。由于大臣们多是文人出身，高处庙堂，远离江湖，不了解经济流通，不熟悉民间状况，也拿不出好的解决办法来。

求人不如求己，天助不如自助，曾创造出灿烂巴蜀文明的蜀地人民再度显示出了惊人的智慧和才智，由此悄然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纸币——交子。

[1] 灞上：也作灞桥、霸上，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为古代咸阳、长安附近军事要地。汉刘邦灭秦，即经此地进取咸阳。又，张直方主动投降后，颇得黄巢信任。但他将许多未及出逃又无处可去的唐朝大臣冒险藏在自己的永宁里府第里，人数多达数百名，又与唐凤翔节度使郑畋暗通消息，结果事泄，黄巢怒诛张直方三族。黄巢及张直方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鱼玄机》。

[2] 黄巢取得长安后，只知道固城自守，结果很快陷入唐军的反包围中。经过反复鏖战，终于中和三年（883年）四月退出长安，并于次年被迫杀于泰山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巢并没有死，而是在洛阳当了和尚。五代陶谷（其人事迹见同系列小说《韩熙载夜宴》）《五代离乱记》中记载：“（黄）巢败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人见像，识其为巢云。”加强这种说法的是《全唐诗》中收有黄巢的一首《自题像》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大有繁华落尽的苍凉意味。

[3]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少年时为无赖，以屠牛驴和贩私盐为业，

乡里称为“贼王八”。后犯罪入狱，被狱吏偷偷放走，藏匿在武当山上。武当山僧人处洪指点其从军，王建于是投入唐军，隶属忠武军。黄巢义军攻陷长安时，王建执戈披锐，奋不顾身地为皇帝护驾，由此成为唐僖宗心腹。唐僖宗返回长安后，命王建统领神策军，宿卫宫中。后王建遭人嫉恨，被排挤出朝，任利州（治所今四川广元）刺史，此后不断向四方发展势力，逐渐占有两川兼三峡之地。天复三年（903年），唐昭宗封王建为蜀王，遂成为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次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改元天祐，王建不予承认，继续使用天复年号。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唐朝灭亡，朱温建立后梁，王建遂自立为皇帝，当年沿用唐朝天复年号，908年建年号“武成”，以示忠心于唐。

[4] 荆襄：今湖北襄阳一带。南诏：本为八世纪崛起于云贵高原的古代王国，于738年立国，902年亡于汉人权臣郑买嗣。郑买嗣自立大长和国。929年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夺位，自立大义宁国。937年白族贵族段思平杀杨干贞，立大理国。这里的“南诏”泛指今云南西部地区，并非特指南诏国。维州：今四川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当时前蜀国力强劲，占领了今四川、湖北、陕西以及甘肃大部，贵州全部以及云南部分地区。

[5] 前蜀建国后，典章制度主要由宰相韦庄制定。前蜀宰相是同平章事，大多由中书门下侍郎兼领。唐代以中书令为宰相，地位崇高，前蜀的中书令则多以宗室兼任，并非专员。枢密使亦是机要官职，自韦庄之后掌握朝廷大权，掌握受朝臣以及四方表奏并宣达帝命，参赞军机，成为最高军事长官，权力与宰相相当。唐代内枢密使以宦官担任，前蜀起初则以士人担任，后来担心将领不受控制，也起用宦官甚至伶人（如唐道袭）担任枢密使，朝政渐坏。

[6] 张居翰：字德卿，唐掖廷令张从玫养子。本为唐朝宦官，唐昭宗时为范阳军监军。后出使李克用（沙陀部人，李存勖父，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后，尊其为太祖），被留下不返。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与郭崇韬（初为唐昭义节度使李克修亲信，李克修死，改随李克修从兄李克用，以廉洁干练著称）并为枢密使，后告老归乡。

[7] 王令仪（王建之孙）在后蜀时任少府少监，后蜀都官郎中徐及甫谋奉他为主作乱，未果，后被人告发，于公元959年十二月被赐死。

[8] 王全斌与符彦卿均在日后崛起于历史舞台。符彦卿尤为传奇，其长女是后周世宗柴荣第一任皇后，次女则是柴荣第二任皇后，亦是后周最后一任太后符太后。第六女是大宋晋王赵光义王妃，赵光义即位后追册为皇后。

[9] 五代十国时，契丹灭掉后晋（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后晋大将刘知远乘机自立为帝，是为后汉高祖。后汉政权只存在了五年，即被后周所灭。但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却占据太原，自立为帝，即为北汉。北汉夹在中原与北方契丹之间，国主刘氏长期依附于辽国，与大宋分庭抗礼。宋太祖时，曾两次兵临北汉所占据得太原城下，由于契丹以兵相助，宋师均无功而还。北汉有恃无恐，时常侵犯宋朝边境州军。又，宋太祖赵匡胤第三任皇后宋氏即为后汉高祖刘知远外孙女，宋氏父亲宋偁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外孙，母亲是后汉刘知远之女永宁公主。

[10] 凤州：今陕西省凤县。

[11] 罗隐：本名横，字昭谏，余杭（今浙江余杭）人，一作新登（今浙江桐庐）人。韶年夙慧，稚齿能文，长大后“泉涌词源，云横笔阵”“名宣寓县、誉播寰区”。然其人恃才傲物，为京城公卿所恶，以至多次应进士举不中，遂改名罗隐。唐僖宗朝宰相郑畋之女很喜欢读罗隐的诗，经常诵读。郑畋以为女儿爱慕罗隐，便想成全女儿心意，于是在府中宴请罗隐，让女儿在帘后悄悄观察。这一看，郑畋之女的热情全没有了。原来罗隐“貌古而陋”“乡音乖刺”，长相十分丑陋，惨不忍睹。自此，郑畋之女对罗隐深为厌恶，也不再念他的诗。罗隐擅长咏史作诗，“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善于提炼民间口语，读来有如白话，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等。

[12] 李绅即为《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作者，是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与大诗人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具体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

侠》。李昊善于敛财，经商谋取厚利，每年收入无数。生活尤为奢侈，家中蓄养的姬妾多达数百人，个个身着罗绮，花枝招展。广政二十二年（959年），蜀后主孟昶任命李昊以宰相官职兼领武信节度使。大臣上奏说旧例宰相没有兼领方镇的。孟昶言道：“李家开支大，所以用厚禄优待他。”李昊常自称为唐代宰相李绅之后。赵季札出使南唐时购得唐武宗任命李绅为相的制书，转送给了李昊。李昊拿出两千匹帛作为酬谢，又专造彩楼放置制书，将成都名妓尽数招来助兴，自己身穿朝服将制书迎回私第，大宴宾客，花费不可胜数。

[13] 升仙桥：位于成都北门外，是成都北上的必经之地。原为木桥，今已无存。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成都）城北十里有升（原为“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说的是司马相如应汉武帝的召入长安，离开成都时，于升仙桥题字立志，因而当地人又称此桥为驷马桥。

[14] 此段情节涉及花蕊夫人，详情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

[15] 金瓯（瓯）是古代一种盛物的器皿，常用来比喻国土。南北朝梁武帝曾说：“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唐司空图《南北史感遇》诗之五：“兵围梁殿金瓯破，火发陈宫玉树摧。”清秋瑾《鹧鸪天》词：“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16] 封樁库：又名封桩库。此库专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彼时为辽国契丹所占，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而建，等于是专款专用的小金库。赵匡胤打算储满五百万之后，就用这些金钱去赎回被后晋石敬瑭出卖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失地。如果契丹不肯，就用这笔钱做军费，兵戎相见。赵匡胤曾豪言道：“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改库名为内藏库。

[17] 成都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丝织中心之一。《说文解字》（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首部按部首编排的汉语字典，由东汉许慎编著）对“蜀”字的解释是：“葵中蠶（蚕）也。”古蜀王国第一代蜀王的名字也是蚕丛氏。

[18] 宋哲宗时，苏辙任右司谏时，写有《论蜀茶五害状》，称“太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其后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委婉指出赵光义茶法失策，这才引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

[19] 王继恩原为宋太祖赵匡胤心腹宦官，是宋太宗赵光义“兄终弟及”得以继承皇位及造成“斧声烛影”千古谜案的关键人物，其人及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张咏、寇准等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

[20] 北宋初期，宋廷在成都设立成都府，为川峡四路（利州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的成都府路治所，长官为知府。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王小波、李顺在成都附近的青城发动暴动，攻克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当年五月，宋军攻陷成都，起义失败，成都府被降级为益州，成都府路改为益州路，成都仍为治所。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益州路再升格为成都府，益州路再改成成都府路，治所照旧。因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张咏官职实为知益州（即俗称的知州），但民间依旧习称其为成都知府，本小说中不予区分。

第一章 玉垒浮云

锦江水东流不尽，挟裹着两岸的蓬勃春色，自天地之边际铺天盖地而来。玉垒山上浮云飘忽，白云苍狗，日新月异，恰似人生无常，世事多变，沧海桑田。全诗即景抒怀，以山川古迹联系着古往今来的人事变迁，气象雄伟，寄慨遥深，令人有荡胸扑面的感受，遂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而“锦江春色”“玉垒浮云”，亦成为风云变幻、世事沧桑的代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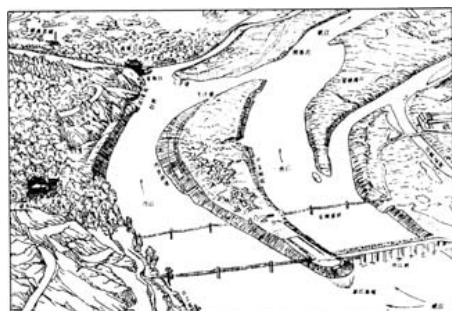
去去！何处？迢迢巴楚，山水相连。
朝云暮雨，依旧十二峰前，猿声到客船。
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
想佳人花下，对明月春风，恨应同。

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愁敛双蛾。
落花深处，啼鸟似逐离歌，粉檀珠泪和。
临流更把同心结，情哽咽，后会何时节？
不堪回首相望，已隔汀洲，橹声幽。

——李珣^[1]《河传》二首

成都地处成都平原^[2]腹地、长江支流岷江下游，这里夏无酷热，冬少冰雪，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古便是富庶之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意图雄霸天下，最先攻取的就是富庶的古蜀国^[3]。然蜀道艰险，难于上青天，秦惠文王为此苦苦谋划多年，不惜使出“石牛记”“美人计”等一系列阴谋诡计，终于成功开辟出由秦入蜀的“石牛道”^[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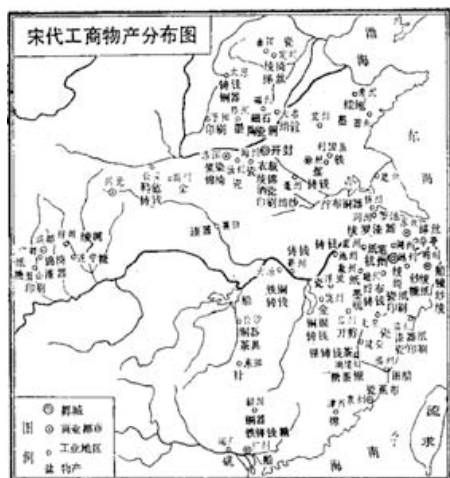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蜀国与苴国、巴国之间爆发战争，三国均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乘机落井下石，派张仪、司马错^[5]率军经“石牛道”入蜀，先后灭掉蜀、巴、苴三国，完全占领了巴蜀地区。此后，秦王于蜀地设置蜀郡，郡治成都。郡守张仪按秦国国都咸阳建制修筑了郡城城墙，由此成为成都城池之雏形。



都江堰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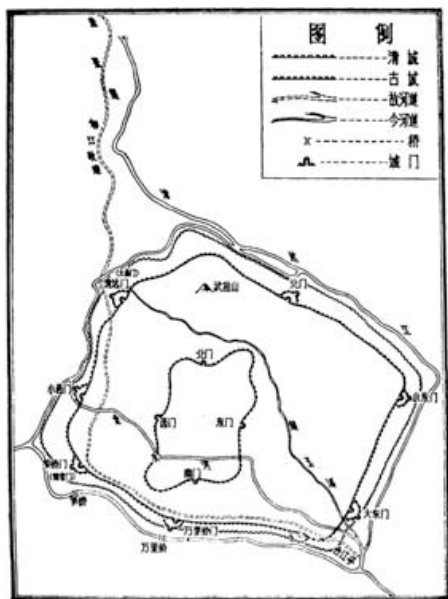
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秦国任命李冰为蜀郡郡守。在任内

时，李冰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6]。由于有了水利灌溉之利，成都平原从此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谓之天府”。到秦朝末年时，成都已完全取代关中平原，获“天府之国”之称，且美誉历代延续，盛名经久不衰。



宋工商物产分布图

由于农业发达、手工业兴盛，成都不但是中国开发最早，也是持续繁荣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蜀汉时，成都织锦业尤其发达，成为朝廷贡赋的重要来源。蜀汉为此设锦官专职管理，并在成都城西南建造“锦官城”。“锦官城”“锦城”由此成为成都的别号。



宋工商物产分布图

到唐代时，中国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即扬州，“益”即成都，两者并列为天下最繁华的都会，声名犹在京都长安、洛阳之上。甚至有文人雅士称成都“江山之秀，罗锦之丽，扬州不足以侔其半”。

彼时成都是西南、西北地区药材、器具、绢帛、茶叶、纸张、书籍贸易的最大集散地，城市商业异常繁茂，其造纸及雕版印刷术水平遥遥领先于全国，朝廷甚至专门规定史馆书籍必须用成都出产的麻纸抄写。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在一个明媚的春日，定居于成都的杜甫登上城南楼，俯仰瞻眺。虽则繁花满眼，山河壮观，大诗人却是黯然心伤，愁思满腹，丝毫没有寻芳赏春的雅兴。

当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天下犹不平静——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唐廷内忧外患，灾祸重重。杜甫有感于时局多变，挥笔写下了《登楼》一诗：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锦江^[8]水东流不尽，挟裹着两岸的蓬勃春色，自天地之边际铺天盖地而来。玉垒山上浮云飘忽，白云苍狗，日新月异，恰似人生无常，世事多变，沧海桑田。

全诗即景抒怀，以山川古迹联系着古往今来的人事变迁，气象雄伟，寄慨遥深，令人有荡胸扑面的感受，遂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而“锦江春色”“玉垒浮云”，亦成为风云变幻、世事沧桑的代名词。

二百余年过去，锦江春色秀丽依然如初，玉垒浮云起灭更胜往昔，仅大宋立国以来，成都便已经三度易主——

先是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宋军兵临城下，蜀主孟昶出降，成都由后蜀都城成为大宋成都府。

再是淳化五年（994年）正月，农民义军领袖李顺率军攻占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年号“应运”，并铸造发行了“应运元宝”铜钱及“应运通宝”铁钱，公然与大宋对抗。

而今官兵虽苦战夺回成都，斩杀三万余名大蜀军士，俘获并处死大蜀王李顺及其重要大臣卫进、计词、吴文赏、李俊、徐师中、吴利涉等人，成都三度易主，然四周大部分乡镇仍为大蜀军余部所占，即所谓“郭门十里外犹为贼党所据”。

大蜀王李顺虽死，大蜀军实力犹在，余部主力尚存两部：一部有十余万众，由大蜀中书令吴蕴率领，活动在成都附近，不断寻机打击宋军，处置官僚土豪；另一部有万余人，由大蜀将军张余率领，进击川东，在大蜀本部成都为宋军占领、首脑人物李顺遇害的不利情况下，依然连续攻陷嘉州、戎州、泸州、渝州、涪州、忠州、万州、开州^[9]等八州，势焰再度大炽，队伍很快扩充发展到数万人。

一面是大蜀军的积极进取，另一面却是宋军的消极被动。宋军主帅并不是武将，亦不是文臣，而是大宦官王继恩。此人因在“斧声烛影”后的“兄终弟及”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因而是当今太宗皇帝赵光义的第一心腹，竟得以在一再抑制宦官权势的大宋几番出任军事统帅^[10]，这次

更是手提精兵，西行平蜀。

自五月宋军夺回成都后，王继恩既不发兵收复其余州县，亦不追击大蜀军余部，只引众军龟缩在成都城内，专以宴饮为务。又纵兵在城中抢掠，中饱私囊。

兵灾迭见，市廛骚扰，闾阎为墟，盗匪乘隙，纵横靡忌，百业俱残，老弱转徙。昔日繁华无二的益州，竟沦为了一座荒凉而萧条的城市。

彼时成都知府为郭载。郭氏字咸熙，开封人氏，为宋太宗赵光义心腹，曾于雍熙初年（984年）出任西川兵马捕盗使，宋太宗赐鞍马、器械、银钱，亲自为其饯行，令世人刮目。一度有传闻云，郭载西川之行，负有秘密使命。上天却偏偏爱捉弄人，郭载到任后，接连遭逢数起盗贼抢劫案，其中还包括一起灭门血案，均未能侦破。如此政绩，依然因“功”受到朝廷加封，愈发证实了之前“秘密使命”的传闻。

然郭载也不是没有任何作为，他在西川兵马捕盗使任上时，上书极言西川之所以贫富不均，是因为当地富人多有招赘之俗。宋太宗信以为真，于是下诏加以禁止。

王小波、李顺发动起义后，成都知府吴元载无力平息事态，朝野又风传吴氏为促发茶农起义之罪魁祸首。宋太宗虽半信半疑，但为了安抚民心，仍然召回吴元载，改以郭载知成都。此为郭载第二次入仕西川，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

然老天爷再次嘲讽了他，郭载赴任仅数日，李顺即举大军围攻成都。郭载无法拒守，于是与转运使樊知古^[11]率僚属夺门逃走。直到大宦官王继恩率兵收复成都，郭载才得以再度以成都最高长官的身份进城。可惜的是，郭氏入城仅一个月，屁股尚未在知府的位子上坐热，便莫名暴毙身亡，死时年仅四十。

关于其死因，众说纷纭——

一说是朝廷对郭载之前弃城逃走一事深为不满，预备召其回朝惩

处，郭载是忧惧自杀而死。

一说是因为郭氏与大宦官王继恩不合，尤其是在将收缴财产充入府库一事上有重大分歧，王继恩为方便自己贪赃，干脆派人将郭载暗杀。

还有人说是大蜀军余部为报首领李顺遇害之仇，刺杀了郭载。

另一说更是匪夷所思，称郭载曾促成“禁止西川富人招赘”，是因此而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受害者[12]杀了他。

不过当时正值多事之秋，并没有人详加追查。大宦官王继恩以郭载“忧患成疾而死”上报，朝廷也照单全收，还特意下诏抚恤郭氏后人，又以峡路随军转运使雷有终暂代成都知府一职。

对宋廷而言，西蜀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蜀土未平，重兵在外，主帅王继恩驻军不前，只知道花天酒地享受，且有弄权坐大一方之势，不免令人忧心忡忡，成都长官人选将至关重要。经过反复考虑后，宋太宗赵光义终于选中年近半百的枢密直学士张咏出任益州。然新任命下达后，张咏迟迟没有赴任成都，引发了多方猜测。

成都本有多处集市，四方分设有东市、南市、西市、北市，甚至还有专门的夜市。最繁华之处，当数东城东糠市街的大圣慈寺[13]。

此寺为唐玄宗李隆基避难成都时敕建，“大圣慈寺”四字为唐玄宗亲笔，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千栱万栋，占地千亩，是西川最宏阔壮丽的寺庙。因解玉溪流经寺前，更成胜景，是著名的游乐场所。又与市廛百货珍异杂陈，花市、蚕市、药市等月令集市[14]莫不聚集于此，既是东市的一部分，又是夜市所在。

正值九月金秋季节，名闻天下的大圣慈寺药市竟是门可罗雀。令集市如此萧条冷清的不光是大宦官王继恩所部官兵正四处劫掠，还有白头翁吃人儿女的诡异故事——

传说有白发老翁专门吞食少男少女，已有不少人家的儿女外出时莫名失了踪，多是豆蔻年华的少女。甚至有多户人家的女儿，在紧闭门户

的情况下，依然夜半从家中离奇消失不见。

虽则只是捕风捉影，并没有人真正见过所谓的白头翁，但众多少男少女失踪却是事实，不由得人不多信了几分。而成都初定，百业待兴，官府人手不足，对此亦是束手无策。白头翁愈发被传得神乎其神，甚至比如狼似虎的官兵更令人心悸。全城人心惶惶，轻易不敢离家，每每日暮时分，主要街道上便空无一人。

虽然有所顾虑，李旼还是一大早便出了门。他先到东城探访了病中好友王昌懿，这才往大圣慈寺而来。

一切如李旼所预料的那般，他并没有见到期待中的广州药商李延志。中寺药市只有寥寥三名卖家，还都是成都附近的药农，均是自己到山上采了药材，冒险带来成都售卖。药市虽一年三季，九月却是最好的旺季，药农后半年的生活，基本就要靠这个月的大圣慈寺药市了。只可惜这几名药农卖的药材太过普通，实在没有李旼需要的。

尽管早已料到这般情形，李旼还是颇为灰心沮丧，人心总是期待意外和奇迹，但奇迹并没有出现，失落便不可避免。

正待转身离开时，老药农袁福认出了李旼，热情招呼道：“李公子，今年又遇到您了。您老人家是识货之人，看看老汉挖的这些药材可值几个钱？”名义上是询价，目光却是恳切地望着李旼，分明是希望他能就此买下全部药材。

李旼见袁福脸上风霜刻蚀出的皱纹明显比往年更深了，心有所动，便走了过去，大略翻看了一番，踌躇问道：“袁翁卖了药材，是要赶去店铺买家用吗？”

袁福忙道：“是，是，家里一粒盐都没有了，全等老汉卖了药材带盐回去呢。”

李旼便从怀中掏出一张黄色厚纸，递过去道：“这是张凭证，你拿到王记店铺去，可当十贯钱。”

袁福接了过来。他虽不识字，却认得那纸正面印的是成都首富王氏的招牌标记，背面则是诸葛亮木牛流马的红色图案，一时困惑不已，问道：“这不就是张花花纸吗？怎么能当十贯钱使？”

李畋道：“这是王氏自家印发的凭证，名为交子，蜀地所有王记店铺都能使用。袁翁请看，这里写着十贯，下面盖有王记主人王昌懿的私印。”

袁福摸了摸头，狐疑道：“可这交子就是一张纸啊，怎么是十贯钱？十贯钱得有六七十斤，要用一个大口袋才能装下呢。”

李畋一时难以解释清楚，便道：“我之前送了十贯铁钱到王记店铺中，换来这样一张交子。这样以后再去王记买东西，就不必背着现钱了。”

袁福想了好大一会儿才会意过来，道：“原来是这样。”又问道：“可老汉这些药材不值十贯钱，顶多就值三四贯钱。剩下的几贯，是要在王记店铺换成铁钱退回给李公子吗？”

李畋道：“不必了，袁翁自己留着就好。”又告道：“袁翁只是买些日用家常，应该用不完这些钱，余下的可以兑换成铁钱，也可以从王记领一张新交子，店里伙计会填上余额。袁翁保管好了，下次再去王记店铺购买物品，带上这张交子就可以了。不光成都，全川王记都是通用的。”

袁福喜道：“当真可以这样？这可实在太好了，比背着一口袋沉重的铁钱方便多了。”

李畋道：“就是因为铁钱太重，携带不便，王氏才想出了这么个折中办法。”

袁福笑道：“是，王家人聪明得紧，难怪能将生意做那么大。”又道：“李公子还要等人吗？那老汉直接将这篓药材送李公子家里去。”

李畋见时辰尚早，揣度也许还会有意外惊喜也说不准，便点头道：“也好。”

袁福喜不自胜，千恩万谢地去了。

药市从始至终只有李畋一名顾客，另两名药农见袁福走了，便也争相呼叫兜售。李畋虽然年轻，却精通医术，平日以读书为务，闲暇时亦治病救人，料想今日除了自己以外，再不会有旁人光顾。他既为购买珍贵药材而来，身上带了不少钱，只不过不是现钱，而是交子，问明另两名药农同意接受交子支付后，便将全部药材买了下来，令药农直接送去南城李家。

打发走药农后，偌大中寺庭院便只剩了李畋孤零零一个人。他坐到回廊台柱上，默默看着日影移动，心中升腾起淡淡的哀伤，也不知是为自己的孤独，还是为这多艰之民生。

忽听到有人问道：“我适才在一旁偶然见到公子买药，给的既不是现钱，也不是金银，却是一张黄纸。那张纸可是什么凭证，类似唐代的飞钱[15]？”

问话的却是名年近半百的老者，中等身材，满面病容，消瘦得厉害，唯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李畋忙起身告知那张黄纸是成都王氏自行印发的凭证，名为交子，确实与唐代的飞钱有几分类似，但比飞钱更多了一种用途，既可用来提取现钱，还可以直接当作现钱购买实物，只是限于王记店铺。不过王氏是蜀地首富，店铺门面布满全川，也可谓十分方便了。

老者听了愈发好奇，又问道：“飞钱是先将现钱存在一地，再凭票到异地提取现钱。这交子又是如何发到公子手里？噢，我的意思是，公子凭什么到王记换取交子呢？”

李畋道：“跟飞钱一样，还是等价交换，就是我事先存了一笔现钱在王记店铺，他们再发给我相同价值的交子。”

川蜀行用铁钱，每贯钱重六斤半，街市买卖，至三五贯即难以携带。而铁钱价值极低，蜀地罗价每匹约在两万上下，合铁钱二十贯。也

就是说，去市场买一匹罗，得背上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因而用于市面交易时，非常不便。而交子一出，虽然未完全省去运输搬运之苦，但确实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

老者点头道：“这交子确实有点意思。改日我要到王记店铺亲自体验一番。”

李旼见对方虽病容恹恹，谈吐却是相当不凡，忙问道：“老先生是新来成都吗？”

老者道：“嗯，是，今日才到。”往周围扫视了一番，道：“成都大圣慈寺集市名头可不小，据说上好的蜀刻^[16]都源自这里，我是特地慕名来访。却不想偌大的市场，适才只有零落的几名药农，而今只剩下你我二人，如此清静，到底是何缘故？是因为李顺作乱，商旅们都不敢来了吗？道路阻隔不畅，想必外地赶来成都交易的行商会少许多，但成都本地就有富饶特产，蜀刻、蜀绣、蜀锦天下知名，如何会空空荡荡？”

李旼道：“像今日这样的场面，我平生还未见到过。”叹了口气，实言告道：“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之前不断有人入市抢掠，见钱夺钱，见物夺物，人们都怕了。”

老者道：“居然有盗贼敢公然在城中横行抢掠？这可奇了怪了，大圣慈寺旁即是华阳县官署，那些当差的吃的是朝廷俸禄，难道坐视不管吗？”

李旼摇头道：“老先生有所不知，抢劫者并非盗贼，而是官兵，华阳县署哪里管得了他们。”

老者一时涨红了脸，吹起胡子，瞪大眼睛，怒道：“这一定是王继恩的手下。我早说过，派此阉人入川平蜀，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对方愤而大骂宋军主帅，李旼却是个谨小慎微的性子，不敢随意接口，又怕被人听见，给老者带来麻烦，忙转换话题道：“我见老先生气血不足，似是饮酒过度所致。”

老者奇道：“咦，你居然一眼就看了出来！”

李畋道：“晚生略通医术。老先生应该是中原来的吧？蜀地卑湿，伤于内外，极容易诱发隐疾，尤其易生恶疮。一旦众疾俱作，阳气将会衰绝。老先生须得格外小心，最好不要再饮酒。”

老者大笑道：“让我不要再饮酒，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又道：“我姓张，是专门来买蜀刻书籍的。敢问公子如何称呼？”

李畋忙道：“原来是张公。晚生姓李，单名一个畋字。”

张公道：“李畋，好名字！嗯，李氏是蜀地大姓，以李公子的风度学识来看，当是出自名门了。”

李畋道：“先祖原是波斯人，唐时做生意东来中国，为方便才改为国姓，哪里敢称什么名门。”

张公笑道：“我在汴京时，曾听人论及蜀地风土人情，说成都有郭、李、孙、王、景、杜、任七大才子，号称‘玉垒七子’，李姓才子原是波斯名士李珣之后。李公子既精通医术，又自称是波斯人之后，莫非你就是‘玉垒七子’之一的李姓才子？”

李畋忙道：“不敢当。全仗恩师及各位师兄弟声名，区区不才，忝列其中，实在有愧。实在想不到张公远在汴京，也能听到‘玉垒七子’的名号。”

张公笑道：“汴京蜀人本就不少，新近更是有不少人避乱去了中原。听说七子中，若论才识过人，以郭氏郭震为首。论博学强记，当数任氏。论文章才华，则当属李公子你第一。”

李畋连连摆手道：“不敢当不敢当。其他六位师兄弟诗词文章皆在我之上，张公切莫再取笑。”

张公便不再提，只问道：“我是第一次来成都，听说大圣慈寺不仅有集市，还是一处胜地。李公子是本地人，想来十分熟悉，可否方便带我一观？”

李叟见对方性格豪迈豁达，毫无年长者常见的倚老卖老习气，很为喜欢，忙道：“当然，晚生乐意效劳。”当即引着张公四下游览了一番。

张公奇道：“药市上不见人，是因为有官兵抢掠，可为何寺中僧侣也这么少？我们逛了这么久，竟没有遇到几个。”

李叟踌躇道：“嗯，这个……”张公道：“怎么，李公子不方便说？”

李叟歉然道：“不是晚生不方便谈及，而是官府明令禁止人们议论此事。”

张公脸色登时严肃了起来，沉声问道：“到底是什么缘故？”神色语气中竟有种不能抗拒的威严。

李叟只得压低声音道：“城中传闻，大蜀王李顺并没有死，而是扮作僧人出逃。”

几月前，大宦官王继恩率官兵大举围城，最终攻破成都，大蜀王李顺在混战中被杀。然也有传闻称，死的美髯壮士是个冒牌货，不过是身形酷似李顺穿戴着大蜀王的衣冠，而真正的李顺已在大圣慈寺剃度出家，化装成僧人逃脱了官兵的搜捕。

流言纷纷，当然也传入了宋军主帅王继恩耳中，遂派兵到大圣慈寺，先是将寺中新近几年出家的僧人拘禁拷问，后来牵连愈广，竟是大多数僧侣都入狱做了囚犯，有的受不住酷刑而死，有的被判了还俗。狠狠折腾一通后，大圣慈寺空了一大半，死伤了许多人，但仍然没有追查李顺下落。王继恩遂下令禁止人们再议论李顺，仍将穿着大蜀王冠服的尸首当作李顺验明正身，枭首示众，并由此获得了朝廷的封赏。

张公听了经过，皱紧眉头，仰头朝天，脸色阴沉，看上去十分郁结。

李叟忙道：“不谈这些了。老先生既是为游览而来，还是须得尽兴才好。我这就领老先生去看大圣慈寺最大的名胜。”

当先来到大圣慈寺第五重殿，指着殿首正中一尊铜像道：“这就是大圣慈寺的最大景观，是传说中蜀地命脉所在。”

那铜像高二丈五尺，下有莲花座，人身一膝竖立，另一腿平置，双手持一朵莲花。

张公似是不大相信，摸了摸胡须，道：“这佛像看上去倒是件古物，很有些年头了。不过终究只是座佛像而已，如何会是蜀地命脉所在？”

李旼笑道：“老先生有所不知，此像为秦时蜀地郡守李冰铸造，传说铜像下即为海眼入口，一旦移动，海水涌入，成都将就此陆沉消亡。”

张公绕到铜像背后，果见背面刻着“永镇蜀眼李冰铸”七个大字。

张公摸了摸刻字，狐疑道：“当真是李冰所铸吗？李冰修了都江堰造福蜀地不假，但他如何知道此处便是海眼所在？成都距离大海万里迢迢，海眼又从何处而来？”又道：“这铜像塑法，分明是菩萨造型，秦时佛教便传入蜀地了吗？”

李旼见张公一副探根究底的样子，很有几分老顽童的姿态，忙笑道：“这只是成都民间的传说而已。”左右看了一眼，又压低声音道：“我告诉老先生一个天大的秘密，不过这件事不能外扬。”

张公也有意放低嗓音，笑道：“李公子放心，这大秘密我决计不会说出去，只限于你我之间。”

李旼便实话告道：“其实此像不是秦时李冰所铸造，而是大唐四川节度使韦皋所铸的普贤像^[17]，有意以铭文冒充李冰之名。”

张公道：“这倒是说得通。”又问道：“李公子如何能知道这些？”李旼道：“书中有明确记载。”

张公登时两眼放光，追问道：“是什么书？”李旼道：“不是什么正式刊刻发行的书籍，而是我李氏家谱。”

李氏祖先原为波斯巨富，因仰慕中国繁华，定居于长安，安史之乱时随唐玄宗避乱入蜀，之后定居蜀地。李氏善于经营，家资富饶，与历

任蜀地长官交好。韦皋镇蜀二十年，对成都城建做出过巨大贡献，如开发新南城，捐金修葺大圣慈寺、乐山大佛等，李氏多参与其中，亦出了不少捐资，是以知晓普贤铜像实为韦皋所铸的秘密。然韦皋出于某种考虑，伪称普贤铜像为秦郡守李冰所铸，并公然对外宣扬，李氏亦不敢声张，只将此事记入了家谱中。

张公闻言大感兴趣，道：“令祖既在家谱中记了这件本不该记录的秘闻，也一定记了不少其他逸闻趣事。他日若是方便，可否将李氏家谱借我一观？”

李旼见对方专门为蜀刻奔来大圣慈寺，料想必是爱书成癖之人，又如此虚心求教，忙道：“当然可以。”

张公连声道谢，又指着铜像底座道：“既然铜像非李冰所铸，那么这座下也不是什么海眼了。”

李旼道：“是不是海眼倒不知道，不过幸亏有海眼传说，不然这座铜像早就不在了。”

张公问道：“这话如何说起？”他思维极为敏捷，一语问出，便有所会意，自问自答道：“难道是之前作乱的李顺也相信海眼传说，败死前想要彻底破坏蜀地命脉？只是他一旦移动铜像，海眼就此洞开，海水涌出，成都陆沉，他担心自己也不免会与全城军民同归于尽，所以才不得不打消了念头？”

李旼道：“不是，跟李顺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跟当今朝廷强制推行铁钱有关。”

中国自古以青铜作为钱币的标准材质，号称“百王不易”。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后，亦统一了币制，推行半两钱^[18]。大汉立国后，汉高祖刘邦嫌秦朝的钱太重，所以改铸荚钱，每文钱只重三铢，径五分，形如榆荚，由此得名“荚钱”。荚钱轻是轻了不少，却带来新的问题，钱质太轻，兼之战乱后物资缺乏，直接导致了物价高昂，一石米竟然贵至上

万钱。而且刘邦没有将铸钱权完全收归国有，听任民间私铸钱，民间所造钱既小且劣，甚至有轻到一铢的，币制极为混乱。

刘邦死后，其妻吕后执政，开始实行八铢钱制，下令禁止私人铸钱，由国家统一铸造。所谓“八铢钱”，即钱重八铢，但钱文仍为半两，想借此来避免秦钱太重所带来的交易不便。然由于市场仍然有大量荚钱流行，虽比八铢钱轻许多，但钱文相同，可以等值使用。只要将八铢钱熔化铸成三铢荚钱，利润立即翻上三倍。于是在利润的驱使下，民间出现了大量盗铸，八铢钱最终被挤出市场^[19]。中央朝廷无力制止，只好废除八铢钱制，又重新回到荚钱的局面。

汉文帝即位后，大臣贾谊请求实行严格的国家铸币制度，严厉打击私人盗铸行为，甚至要将全部铜收归国有，令民间无铜可用。但汉文帝生性谨慎，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而是改铸四铢钱，除盗铸之令，即铜钱重四铢，钱文为半两，且放弃朝廷对铸币权的垄断，允许民间铸造。

由于新的四铢钱比三铢荚钱仅重一铢，盗铸者想改四铢为三铢无多大利可图。兼之朝廷允许私人铸钱，铸四铢钱也能获利，而私铸三铢钱则是重罪，犯不着冒险。因而四铢钱制推行后，基本抑制了对现行钱币减重盗铸的行为，且私人所铸四铢钱铜质出奇的好，由此可见汉文帝高明之处。终，四铢钱由此成为汉初最稳定的货币，通行于汉文帝、汉景帝二代，对“文景之治”之开创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时天下流通的四铢钱多为吴钱和邓钱，东南多吴钱，西北多邓钱。“吴”即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兄长刘仲之子，占据东南，在封地觅得铜山，也开始铸钱，并畅行天下。“邓”即邓通，为汉文帝晚年宠幸的蜀籍大臣，任大中大夫。

汉文帝曾经让著名女相士许负为邓通看相。许负善于相面，曾被汉高祖封为鸣雌亭侯，是汉代第一个有封邑的妇女。她仔细观察了一番邓通后，称其相貌欠佳，将来会贫困不堪，甚至饿死。汉文帝闻言大怒，将许负赶了出去。他实在不敢相信，堂堂天子喜爱的臣子，日后还会饥饿而死？为了赌气，汉文帝慷慨地道：“要邓通致富，有什么难的？只要我一句话，保管让他富贵终身，将来怎么会饿死呢！”遂下诏将蜀郡的严道铜山^[20]赏赐给邓通，允许其铸钱，无异于将天下的财富赐给了邓通

[21]。时有歌谣称：“邓通钱，布天下。”邓通的富贵，可想而知。

然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他素来怨恨邓通[22]，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将其遣送回乡，废为庶民。不久又以私铸钱币的罪名逮捕了邓通，邓家也被抄的一干二净。后来邓通虽然获释，却身无分文，连吃饭居住都成了问题。汉景帝之姊馆陶长公主看在汉文帝的分上，派人送钱接济邓通。后来馆陶长公主也渐渐忘记了他，邓通竟至饿死，果然应验了相士许负的话。

邓通不过只是汉文帝身边一个佞臣，虽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却不足为患，等汉景帝一上帝位，即采取手段将其全部家产收为国有。但吴王刘濞就不同了，他是握有实权的郡王，一旦富甲天下后，野心便急剧膨胀，欲与天子分庭抗礼。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刘濞率众发动“七国之乱”。起兵时，在发给其他诸侯的书信中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遗之。”足见其富有。

然财力不能决定一切，刘濞最终败死于名将周亚夫之手，但其所铸吴钱仍然在市面上流通，别号“上清童子”。

也正是因为“七国之乱”，中央朝廷决定要将铸币权收归国有，禁止民间私铸钱币，只允许郡国铸钱。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因对匈奴作战开支巨大，再图改革币制，下令废除景帝以来的郡国铸币制度，由长安上林三官[23]专铸五铢钱，终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郡国所铸铜钱一律停止使用，予以销毁后运往京师。五铢钱制再度实现了秦半两重如其文的规定，且轻重适中。此制后为历代沿用，长达七百年，一直到唐代通宝钱的产生。

唐高祖李渊称帝建国后，厘革币制，废罢五铢钱，行用新的开元通宝钱。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索，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由于唐制一两为汉代的三两，因而一枚通宝钱合汉代的七铢还要多，比五铢钱稍重。

通宝钱之前，五铢钱是历代标准钱制。它是计重钱，钱文中标的“五铢”即为钱的重量。而开元通宝钱的钱文由“开元”和“通宝”两部分构

成，“开元”即开创新纪元，“通宝”表示通行的宝货。这种新钱文体制成为后代遵行的标准，之后所有圆形方孔钱都不再标明重量，而改为铸币时的年号或国号。

除了铜钱之外，唐朝“钱帛兼行”，布帛也充当着官方货币。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廷甚至颁布诏书声称：“布帛为本，钱刀是末。”

入宋后，宋朝延续了铜钱制，但对江南和川中行使铁钱。江南原本就是铁钱区，宋廷采取过渡政策，用铜钱取代铁钱，逐渐将江南币制亦并入铜钱制，唯独对蜀地实行强硬政策。

大宋平蜀后，将后蜀府库掠夺一空，又以高压手段发行铁钱，并禁止铜钱入川，蜀地币制由此大坏，物价飞涨。举例而言，官方规定一文铜钱可换十枚铁钱，十文铜钱本可以买米一斗，但被官方强制换成一百文铁钱后，商家不愿意收取做工粗糙的铁钱，拼命压价，一百文铁钱连半斗米也买不到。在市场的自动调节下，铁钱急速贬值。

货币贬值直接增加了宋廷的财政储蓄，令执政者喜笑颜开，根本顾不上蜀地民生疾苦。由于宋廷所铸铁钱加工不精，容易仿制，市场上出现了不少盗铸假币^[24]，铁钱贬值得愈发厉害，大众普遍予以抵制。由于蜀民不情愿将手中积年储藏的铜钱拿去向官府兑换铁钱，因而民间尚屯有不少铜钱，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隐形财富。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蜀地经济愈发陷入困境。皇帝因痛恨花蕊夫人支持宋太祖长子赵德昭与己争夺皇位，将一腔怒火转嫁到蜀地，除了加重川中赋税外，还增设“博买务”“市买院”等机构与民争利外。并假意称“民乐输铜钱”，废除了铁钱制，允准铁钱、铜钱并用，“诏两税及诸课利钱率十分输铜钱一分”，即蜀民上缴赋税时，须缴九分铁钱、一分铜钱，并每年递增一分。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两税及诸课利钱已有十分之三征收铜钱。

但官府在蜀地仍然只铸造发行铁钱，民众却要以铜钱、铁钱缴税，迫不得已，终于拿出了陈年压箱底的铜钱。宋太宗以此举措，终将民间隐藏的财富如数逼了出来，手段之果决狠辣，亘古未有。

数年之后，民间萧然，财力竭尽，再无铜钱储备，百姓却依然被迫要同时以铜钱、铁钱纳税。许多人为了活命铤而走险，或剝剔佛像，或盗毁器用，或盗发古冢，由此而获罪被逮下狱者甚众。

大圣慈寺既是蜀地第一大寺，佛像当然不少，亦成了民间百姓觊觎的目标。僧人制止不及，住持希白大师又怜悯民众之苦，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寺中大多铜像均被毁坏运走，由民间能手私下铸成铜钱，以应付官府催逼。

铜钱稀少，又是民间纳税必需之物，因而价值极高。甚至有商人自川外私运大量铜钱入川^[25]，当作商品一般，以高价转售。譬如官价一文铜钱至多值十文铁钱，然商人将铜钱运到蜀地后，转手便能一文铜钱以一二百文铁钱甚至更高价卖给蜀民。商人再将所得铁钱熔成铁汁，打造成铁器售卖，牟利多达数倍。

由于倒卖铜钱利润巨大，一些蜀地官员亦将官俸铜钱以高价卖给百姓，厚取其直，西川转运副使聂咏、同转运判官秘书丞范祥、东川转运使宋覃、同转运使卜伦等高官均参与其中。后有政敌对聂咏等人不满，暗中向朝廷告发了此事。宋太宗这才了解其中端倪，勃然大怒。聂咏等人均被逮捕下御史狱，受到严厉处罚。宋廷见征收铜钱一事弊端百出，不得已废除了所谓的铜、铁并行制，又全部行用铁钱，准许民众全部用铁钱纳税。然被毁的佛像、铜器等器物却不能再恢复，也算是宋廷疯狂抢掠蜀地财富的见证。

张公虽知蜀地币制几经更改，却不知道民众为了缴纳铜钱赋税而无所不用其极之事，还真以为如朝廷所言“民乐输铜钱”，听了缘由后很是惊异，道：“竟有这种事！”又道：“住持怜悯苍生，竟肯让百姓取走铜像，忍常人之不能忍，也算是一位得道高僧了。”

李昉道：“希白大师自幼在大圣慈寺出家，慧根深种，三十五岁便当上了住持，前所未有。”

张公道：“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会会这位希白大师。”又问道：“不过我们适才走了不少地方，大多数殿中的铜像还是好好的啊。”

李畋道：“那是有人不忍见到寺庙佛像零落，遂将自家祖传的十六座大鼎炉尽数熔化，请高手匠人打成铜皮，又塑了许多泥像，再将铜皮包在泥像外面，送来大圣慈寺供奉，这才是适才张公所见景象。”叹了口气，道，“目下全寺上下，除了这尊普贤铜像因海眼传说无人敢动外，其余佛像都是铜皮包泥像。”

张公不由得深为叹息，道：“苛政大于猛虎，川中百姓实在太苦了。”又好奇问道：“那捐献鼎炉、再塑佛像的人是谁？”

李畋迟疑道：“这个……事主不愿意张扬，我实在不方便泄露他的姓名。”

张公道：“这个人做事不留名，倒也不失为谦谦君子。”微一沉吟，即问道，“他家可是好修道成仙之术？”

李畋极为惊讶，问道：“张公连他名字都不知道，如何会猜到他家嗜好道术？”

张公笑道：“不难猜到。他一人便能捐献蜀地第一大寺所有佛像的铜皮，想来那十六座鼎炉定然尺寸巨大。寻常人家哪会弄这些东西？除非好成仙之术，要用鼎炉来炼丹药。但家中能有十六座鼎炉，还是相当惊人的，多半世代累积所致。”

李畋道：“张公当真神算。其实到那人及其父这一代时，已不再炼丹，铜鼎全是祖上传下来的。”

正说着，忽有人踉踉跄跄奔了过来，叫道：“李公子！李公子！”却是那老药农袁福。

李畋忙迎上去道：“怎么了，是那张交子不能用吗？”袁福道：“不……不是……交子不见了。”

原来袁福刚一出寺，便遇到了一名熟人，便停下闲扯了几句，因为兴奋得意，将交子一事告知了熟人。熟人却是不信一张纸能当十贯钱使，连称袁福被人骗了。袁福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忙赶去王记店铺确

认，不想往身上掏时，那张纸已经不见了。

袁福又道：“老汉里袋是浑家缝的，严实得很，从来没有漏过东西，今日不知怎么了，竟然弄丢了那张交子。老汉怕是不小心掉在了路上，一路寻过来，始终没有找到，只好来找李公子。那交子既是张凭证，可否由李公子出面，到王记店铺补上一张？”

李畋尚不及回答，张公抢先问道：“除了那名熟人外，袁翁途中可有遇到过其他人？”

袁福道：“没有，老汉直接去了王记店铺。不过在店铺门口时，跟一名后生撞上一个满怀。”

张公忖道：“嗯，交子不是掉在路上了，而是被偷了。多半是被那后生顺手牵羊窃走了。”

袁福愣了半晌才道：“听先生一说，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那后生还伸手扶了老汉一下，手凑巧就放在衣袋附近。”又连声自怨，道：“都怪老汉不小心。”

张公笑道：“袁翁不必担心，那张交子能找得回来。”

袁福不免半信半疑，问道：“能找回来？先生如何会知道？”

张公道：“那交子是张代金的凭证，只能在王记店铺里用。袁翁适才去过店里，伙计知道你丢了一张交子，一定会心生警惕，对手持交子的主顾格外留意。”转头看了李畋一眼，笑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交子上一定有独特的编号或暗记，而伙计手里有一本底账，能将那张交子直接与李公子联系起来。伙计一对账簿，发现来人明显不符，当然会拒付报官了。”

袁福想了好半天才会意过来，问道：“这么说来，王记店铺的伙计会知道那张交子原是李公子所有，那老汉拿着交子去店铺，不是也会被当作窃贼抓起来吗？”

张公笑道：“那可未必。袁翁你是药农，李公子平日兼职做大夫，你

二人有交接之处，你手拿李公子的交子，表明是他向你买了药材，伙计不会奇怪。但如果一个与李公子毫无交集的人手持交子出现，伙计必定会惊讶，至少要多问上几句。”

袁福仍是不信，转头问道：“当真是这样吗？”

李畋点头道：“正如张公所言。”又拱手道：“张公料事如神，未见事情经过，便如亲历一般，晚生十分佩服。”

张公笑道：“哎，我不过是瞎猜的。我们这就赶去王记店铺，看看那名窃贼是否已被当场捉住。”

三人赶来东糠市街口的王记店铺。一切正如张公所料，有名三十来岁小贩模样的男子手持交子到店铺买货，被伙计当场识破。正好华阳县一队弓手^[26]巡视经过，赶进来将小贩抓住。李畋三人到时，正遇到弓手押解小贩出来。

药农袁福一见到小贩便叫道：“就是他，就是他适才撞了我。”

领头弓手名叫余乐，是现任华阳县县尉，听说李畋是交子原主，又经伙计确认，便将交子还给了他。又转头看了小贩一眼，摇头道：“不过才十贯铁钱，连半匹绢罗也买不到，竟要落个人头落地的下场。”

宋朝律法，窃盗赃及强盗赃罪行轻重以钱数目计，而蜀地通行铁钱，铁钱数月则是量刑标准，窃盗满万钱者抵罪，强盗满六千者抵法。相对于一条人命，一万铁钱可谓价值太低。

李畋见那小贩衣衫单薄，显然也是个为生活所迫的贫苦百姓，一时有所不忍，便为他求情，想让余乐呵斥小贩几句算了。

余乐摇头道：“这可不行。李公子不知新知府已经到任了吗？他是个严峻性子，出名的手段厉害。若是被他知道今日徇私放走人犯，我等都要吃不了兜着走。”自率手下押着小贩去了。

李旼便将交子交给药农袁福，令他自去购买生活所需。又望着远去的弓手余乐一行，叹道：“铁钱价轻，即使按目下官价，一万铁钱也只是一两千铜钱，而实际价值更低，远远小于官方定值，连四百铜钱都不到，折合银子还不到四钱。只因偷盗了不到半两银子，便要丢掉一条性命。蜀人的命，未免也太过卑贱了。”

张公点头道：“李公子说得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是大宋子民，蜀民不该被区别对待。尤其国家之法，首要讲究公正，该一碗水端平。铁钱币值不稳，朝廷应该立即修改量刑标准，跟其他州县一样，改以铜钱或是白银计量定刑。”

李旼苦笑道：“道理是这个道理，想必朝廷也都明白，可惜偏偏就要对蜀地区别对待。”

张公道：“我有个法子，也许能改变现状，不过需要李公子从旁协助。”

李旼不及回答，便听到背后有人叫道：“李旼，我正到处找你！”

回头一看，却是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子，一袭青衫，长身玉立，只是满脸风霜之色，略见憔悴，正是同窗好友郭震。

李旼登时又惊又喜，忙迎了上去，道：“郭震，你什么时候回来成都的？”郭震简短地道：“刚刚。”

张公忙跟过来插口问道：“你就是‘玉垒七子’之一的郭震？”

郭震道：“贱名不足挂齿。这位是……”李旼忙道：“是我新结识的张公。”

郭震见张公气度非凡，料想不是普通人，只略点了点头，算作招呼，又道：“我有个朋友得了病重，急需救治。”

李旼遂不再多言，拱手朝张公道：“张公之疾并非无药可医。波斯出产一味奇药，名为补骨脂。此药主五劳七伤风虚冷，骨髓伤败，专补添筋骨，悦心明目，延年益气。原产于波斯，唐代之后，岭南一带也有引

种。我今日到大圣慈药市，便是为它，可惜广州药商未如期而至，只能空手而归。张公住在哪里？若是我日后侥幸买到补骨脂，配成药后，再给张公送去。”

张公笑道：“我目下还未寻到客栈，打算先借居在大圣慈寺，那里地大人稀，多我一个不算多。不过日后搬往他处也未可知。”

李旼道：“好，我记下了。”

张公见郭震神色焦虑，料想事情紧急，遂道：“医者如父母，李公子请自随郭公子去救人，改日再与二位相聚面谈。”就此拱手作别。

走出一段，郭震忽问道：“刚才那位张公叫什么？”

李旼道：“不知道，他只说姓张。不过这位老先生是位奇才，非但见识过人，而且料事在先，好生厉害。”大致说了与张公相识后的经历。

郭震沉吟道：“听说新任成都知府张咏张学士已经到任，适才那位张公多半就是张咏。”

李旼先是一愣，随即连连摇头道：“不可能，决计不可能。张公若是张知府，如何会孤身一人到大圣慈寺买书？说出去，世人都会笑掉大牙。”

郭震道：“张咏爱书成癖，每到一地，最先去的不是官衙，而是书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李旼道：“就算如此，张公也决计不会是张咏。目下蜀地未平，成都数十里之外尚为大蜀军所据，城内更不知有多少余党。张咏既是新任西川长官，如何敢单身一人出门？”

郭震道：“这就是张咏的性格，一向如此。他年轻时是著名的江湖剑客，剑术高明，射技惊人，胆识更是异于常人。别说目下官兵已经夺占成都，就算大蜀军仍据有城池，他也未必不敢孤身出门。”

李旼道：“可是我也没有见到张公佩剑。”

郭震道：“本朝崇文抑武，按律非有官职者，不得公然佩戴长兵器出行。张咏既是微服出来，为要避人耳目，解下佩剑也不足为奇。”

李旼虽然觉得有几分道理，但仍难以相信那说出“苛政大于猛虎”之语的老者竟是大名鼎鼎的张咏。

郭震当先引路，径直来到东城客栈。他是成都本地人氏，出身名门大族，家有大宅，虽离家已久，却是长房长孙，在小字辈中地位最高。李旼不免大为惊奇，奇道：“你为何不回自己家，偏偏要住在客栈？”

郭震道：“我刚刚入城，只安顿好了朋友，一时还来不及回家。”

李旼听说，料想那朋友对郭震十分重要，忙跟着进来客房。

却见内房木榻上卧着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女，双目紧闭，虽则面容惨淡，仍难掩俏丽之色。李旼一见那少女形容，便知有垂死之态，一时顾不得男女之嫌，忙上前坐到床边，悉心为其把脉。

郭震问道：“如何？”

李旼道：“她病入膏肓，气息微弱，怕是……”一言未毕，忽见那少女眼角沁出来一颗晶莹的泪珠，一时大起恻隐之心，便将到口的话又溜了回去，道：“这样，我先为她续气，再慢慢设法医治。只不过……”

郭震道：“不过什么？”李旼道：“要续气，非得有上好的人参。自去年春天李顺作乱起，已连续两年没有北方商人来成都售卖山珍，我家里的人参储备早就用光了。”

郭震道：“昌懿好屯北货，家里应该还有人参，我这就去找他。”

李旼道：“等一下！王家虽然号称成都首富，可已先后经过两轮乱兵洗劫，家里能搬动的财物、值钱物品都被搬走了。而且……”

郭震皱眉道：“到底怎么了？你吞吞吐吐地做什么？”

李旼道：“之前有一伙官兵闯入王家，双方起了冲突，昌懿被打伤

了，至今还不能下床。”

郭震瞪圆眼珠，问道：“你说昌懿被官兵打伤了？”

李旼点点头，叹道：“之前李顺占领成都，只说均贫富，只要富人交出大部分家产，倒也能平安无事。可这次入城的官兵就不同了，行经如同盗贼，稍不如意，就要给人扣上贼党的名号抓起来。那日如果不是孙辟和景倩凑巧在王家做客，孙辟拿出太祖皇帝御赐金牌吓跑了官兵，怕是昌懿也难逃罪名。”

郭震听到熟悉的故友的名字，一时回忆起无数往事来。

李旼又问道：“这位小娘子是谁？叫什么名字？”郭震摇头道：“我不知道。”

李旼讶然道：“什么，你不认识她？”

郭震道：“不认得。我回成都途中，看到她漂浮在江上，打捞上来后，人还有气，便带她入城来找你救治。”

李旼道：“既然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我不怕告诉你实话，她没得救了。”又拍了拍老友肩头，安慰道：“你已经尽力而为，怪只能怪老天爷，是她命不好，患上了重病。”

郭震摇头道：“不能怪老天爷，她是被奸人所害。捞上她时，她衣不蔽体，手足亦为绳索紧紧捆住。”

李旼道：“呀，难怪我适才见到她手腕有一圈紫色淤痕，只是不明所以，没好意思问你。”

郭震道：“就算我救不了她，我也想查出是谁对她做了那些坏事。”

李旼道：“可你连她是谁、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怎么查？”

郭震道：“她虽昏迷不醒，却说了不少梦话，一口地道川音，决计是成都本地人氏。另外，她反复说过一句‘梦娘好怕’，或许梦娘就是她的名字。”

李旼道：“呀，梦娘？是卓梦娘吗？”

郭震更为惊异，忙问道：“你认得她？”李旼道：“不认得，不过我听过卓梦娘的名字，她是传说中第一个被白头翁吃掉的女子。”

郭震不解地问道：“什么白头翁？”

李旼道：“你离开成都太久了，这里发生了好多事。”大致说了最近成都有白头翁在城中掠人食人的事。

郭震脸色愈发沉穆，道：“这位小娘子果真就是卓梦娘的话，便是有人假借白头翁之名生事，背后一定有什么大阴谋。”

李旼道：“何不叫来卓梦娘家人，让他们当面认人。”

郭震道：“不行。你不是说有好多人的儿女被白头翁吃了吗？如果卓梦娘没死，其他的那些人多半也还活着。能在成都城中将人悄无声息地带走，再编出白头翁吃人的谎言来掩盖，前后不露丝毫破绽，这可不是普通人所为，也不是一个人能做得到的事，一定有一帮人。这帮人在城中一定有眼线，我们不能打草惊蛇。”

李旼越听越是心惊，忙道：“这是官府该管的事。不如将这位小娘子送去华阳县署，自会有官差接手。白头翁食人一事闹了好几个月了，全城人心不安，官府也想早点了结。”

郭震冷冷道：“以目下成都的状况，你觉得官府会有所作为吗？”

李旼想起尚躺在床上的好友王昌懿，又想到之前郭震到开封伏阙上书际遇，重重叹了口气，道：“那要怎么办？”

郭震指着榻上少女道：“我们得设法救醒她，你无论如何都要想想办法。无论她是谁，应该都与卓梦娘有关，身上可是干系着几十名失踪男女的下落。”

李旼想了想道：“这样，我去找景倩。她家里有一株千年老参，是当年欧阳炯^[27]欧阳学士送给师尊的寿礼，再珍贵不过，一定能救回卓梦娘性命。”

郭震道：“甚好。那我们分头行事，我这就赶去卓家，设法向卓老爹打听他女儿卓梦娘形貌，以确认这位小娘子的身份。”

李旼忙叫道：“等一下。你……你该知道景倩的性格，我走这一趟未必能如愿以偿，尤其患者还是你郭震想救的人。”

郭震沉默了一会儿，道：“那好，我去景家，你去卓家。”

李旼道：“何不先约上孙辟？他最热心不过，多一个人，便多一个帮手。况且有他在，就算你跟景倩吵崩了，他也能设法圆缓。”

郭震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李旼又告道：“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官府派了人在找你，你自己当心点。”郭震一愣，问道：“官府为什么找我？我又没犯什么事。”

李旼道：“你自己不清楚吗？”郭震摇头道：“不清楚，我自问对得起天地，没做过任何伤天害理、触犯国法之事。”

李旼道：“李顺作乱前，你事先有所预感，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郭震很是不以为然，摇头道：“那能叫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李旼道：“你自己可能已经忘了，旁人可没有忘记。至少李顺没忘，当今圣上也没忘。”

原来郭震与李旼、孙辟、王昌懿等人均是蜀地大家子弟，少年时曾投学于玉垒隐士景涣父子，算是同门同窗。景涣本名耿朴，因避宋太宗名讳^[28]而改姓景。他是成都名士，涉猎经史，工书善画，号称奇绝。后蜀时曾出仕为官，与后蜀宰相欧阳炯为忘形之交。后蜀灭亡后，景涣拒绝出仕，隐居于成都附近的玉垒山，自号“玉垒山人”。因其声名在外，不少子弟赶来向其求学。景涣过世后，其子景浦继续其父之教育事业，门下以郭震、李旼、孙辟、王昌懿等七人最为突出，博学能诗，又皆通晓音律，并称为“玉垒七子”。

七子中，郭震性情坦率放诞，最为放荡不羁，为礼法之士轻视，但其才识、文章却是“玉垒七子”中公认的佼佼者。他是唐代名将郭子仪后人，在郭氏同辈中虽然年轻，却有长房长孙的地位，按例要接管家族。长辈对他期望很高，取字为“希声”，且在他小时候便为他安排好了婚事，与大族杨家女儿杨萼定了亲。然郭震自幼丧父，被送去玉垒山从学于景氏。景氏性情温雅，与人无争，对弟子不加约束，养成了郭震旷达奔放的个性，又与尊师爱女景倩情投意合，愈发抗拒家族为其安排的世俗婚姻。到他十七岁时，郭家长辈联合起来施加压力，欲逼迫郭震如约娶杨家小娘子杨萼为妻。郭震称自己已有未婚妻子，并为此而逃出家门。好友均以为他是为了景倩，不想他却莫名娶了婉约清秀的普通渔家女玉莲为妻，又自号“渔舟”。

淳化年间，郭震与好友李旼、孙辟、王昌懿、杜龄等人同游成都东郊。众人争相作诗，郭震随口赋道：“今日出东郊，东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马食。”预料蜀地将有战乱。旁人均不相信，郭震遂独自赴汴京诣阙上书，意在提醒执政者留意川中形势、事先做好防备，结果上书未能送达中书，他便被有司赶了出来。

郭震一时愤愤不平，便在开封酒楼壁上大书特书，又被开封府逮捕，关了几月才释放，其间吃了不少苦头。等他再回到成都时，妻子竟因思念成疾而病逝。岳父痛失独生爱女，深怪郭震。郭震自己也极为自责，又知同窗好友杜龄受官府迫害而自杀，一时接受不了打击，遂挂剑离家而去，再也不复回来。

后来茶农王小波、李顺乱起，李顺占领成都，自称大蜀王，建立了大蜀政权。他不知从何处听说成都才子郭震曾料及蜀地战乱，还特意派人登门邀请，想要见上郭震一面。而开封城中的有司终于也想起来曾有一个叫郭震的士子“胡言乱语”说蜀地将会有动乱发生，忙不迭地将郭氏投书翻了出来。如此有先见之明的奏书，当然立即上达天听，宋太宗赵光义大为震惊，还为此责罚了有司相关官员。

李旼又道：“这次官兵夺回成都，主帅王继恩王大将军入城后第一件事，便是派人到郭家寻你。如此急迫，我敢说，一定是奉了钦命。”顿了

顿，又道：“所以我才说适才那位张公不是张咏，他果真是新任成都知府的话，也该知道皇帝想要见你，听到你的名字后，该立即将你带回衙门。”

郭震摇了摇头，道：“管这些作甚。我去了。”又叮嘱道：“我回来成都这件事……”

李旼道：“晓得，要暂时保密。”又问道：“那么你是不打算回家了？”

郭震道：“暂时先不回去，先查清楚白头翁这件事再说。”

离开客栈，郭震本欲径直赶往景宅，但半途又有所畏惧，遂折返往孙家，请门仆叫了孙辟出来。

孙辟跨出大门，方知是旧日同窗郭震到了，大为惊喜，欲迎好友进去。郭震道：“我有事要去景府，你陪我走一趟。”

孙辟也不多问，道：“甚好。”还待叫仆人备两匹马。郭震摆手道：“也没多远，何必麻烦？”又问道：“你家怎么还有马？没被大蜀军均贫富，或是征为军用吗？”

孙辟笑道：“说起这个，话可就长了，成都只有两家富户没有被大蜀军均贫富、分家产，其中之一是我们孙家。”

郭震道：“怎么，你那太祖御赐金牌居然对大蜀军也派上了用场？”

孙辟祖父名孙降衷，年轻时热心向学，因家贫无力购书，便四处漫游抄书。他游河洛时，与尚未发家的赵匡胤相识，二人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后来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派人寻到孙降衷，要授予高官厚禄。不想孙降衷非但婉言谢绝了官职，还将结义信物交还给皇帝，称天子至尊，威仪天下，不宜与平凡百姓称兄道弟。赵匡胤欣赏其为人知进退，便赏赐了大量金钱。孙降衷倒是没有再拒绝，将这些钱如数购买了

图书，再带着万卷图书回到故土蜀地，由此成为川中第一大藏书家。除此之外，赵匡胤还特赐孙降衷金牌一枚，以永保孙氏。郭震所提“太祖御赐金牌”，即指此物。

孙辟笑道：“当然不是。大蜀军也光顾了我家，命令我交出财物。我直接引他们到书库，告知这几库书便是我孙家最大的财富。领头的将军居然拱手称‘佩服’，就此退去。”

郭震听了颇觉好笑，道：“如此说来，大蜀军中倒也不全是无知之人。”

孙辟道：“你怎么不问另一家没被均贫富的富户是谁？”郭震道：“是谁？”

孙辟笑道：“是你们郭家。听说是大蜀王李顺亲自下了命令，不准动你们郭家一分一毫。他知道你事先预料川中将有乱起，认定你是个奇才，一心要找到你，好为他所用。”又道：“亏得你已离家隐居，没人找得到你，不然落入李顺手中，非逼你做大蜀伪官，而今李顺败亡，官兵再度回来，可就是灭门之祸了。”

郭震叹了口气，与好友径直往位于府城北面武担山南麓的景宅赶去。

蜀江水碧蜀山青。唐代诗仙长于蜀地，曾有诗作描写成都云：“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然战火之余，昔日山清水秀的城市风貌已大为改变——

一路上有不少建筑都成了残垣断壁，就连昔日高大宏伟的成都府署也完全化作了废墟焦土。危楼坏屋，比比相望，台殿余基，屹然并峙。满目凋残中，甚至还能依稀闻到淡淡的血腥气息。见到曾经熟悉的城市不再熟悉，心中不由得百感交集。临近景宅时，再想到故人乍然重逢时的种种尴尬，脚步愈发慢了下来。

孙辟见郭震脚下踟躅，趑趄不前，问道：“怎么，你怕见景倩？”

郭震心中一震，忙掩饰道：“不是，怕见她的话，我怎么还会去景宅？刚回到成都，我有些不习惯。”又随口问道：“怎么大街上人这么少？”

孙辟道：“你还不知道白头翁吃人一事吧？闹得满城风雨。眼前还是好的，总算能见到几个活人。等到日暮时分再看，街巷死气沉沉，全城就跟睡死了一样。”

郭震道：“白头翁一事很可能是有人故意兴风作浪，好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大致说了江上偶遇受伤少女一事。

一直嘻嘻哈哈的孙辟登时严肃起来，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道：“这一定是有人在做拐带蜀地人口的勾当。”

郭震道：“你如何知道？”

孙辟道：“我家有个姓庞的佃户，他外孙女刘娥已因机缘巧合成为当今太子的宠妾。听庞家人说，蜀中女子在京师以貌美温柔著名，十分走俏。这也难怪，自古蜀地多美女才女，卓文君、杨贵妃杨玉环、薛涛等均是其中佼佼者，不仅容貌姿色举世无双，且各有诗文、歌舞才华，是当世大才女。蜀女有了声名在外，达官贵人往往不惜出以高价，争相买为侍妾。而今世风日下，世人眼里只有金钱，连古琴台^[29]也被人挖去，做成了二十口大瓮售卖，还美其名曰‘响琴’。既有人肯冒险自中原运铜钱入川牟利，往中原贩运蜀女也不在话下了。”

郭震道：“听李畋说，失踪者以少女居多，但也有不少少年郎。”

孙辟又露出玩世不恭的笑容来，道：“这你还想不到吗？这世上总有些怪人，有些专喜龙阳之好的。”又道：“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你既不愿意回家，何不搬去我那里，也方便议事。”

郭震道：“好意心领了，但我目下不是一个人，我还得留在客栈照顾那名重伤的女子……”

孙辟笑道：“不管她是叫卓梦娘还是叫什么，也可一并搬入我家。别人在意，觉得晦气，我可不会当回事。我家有仆人有侍女，总比客栈方便吧。”

郭震见好友还是那副旧脾气，一切都满不在乎，终于露出笑容来，道：“如此也好。”又问道：“任介近来可还好？”

孙辟登时苦起了脸，唉声叹气道：“任介一点儿也不好。他被芙蓉楼的名妓杨柳青迷住了，整日魂不守舍。杨柳青相貌不及当年的芳华，但手段可是不一般。大蜀军占据成都时，大蜀王李顺慕名召她侍酒，她竟能在刀剑环顾中全身而退。而今又是宋师主帅王继恩的座上客。我们担心任介走杜龄的老路，都劝他及早抽身，不要再与杨柳青往来，他不肯听，为此还跟我们所有人翻了脸。”

任介、杜龄亦是郭震同窗，名列“玉垒七子”之中。自蜀土归宋以来，因朝廷对蜀民极端严厉，苛捐杂税，无所不用其极。川中士子看在眼里，心生反感，普遍疏离庙堂，不愿意入仕为大宋效力，杜龄则是七子中最积极入仕的一个，只有他一个人参加了乡试，并预备到京师参加会试。不想后来平地生出一场大风波来，竟令这位大才子愤而跳江自杀

杜龄与成都名妓芳华是一对知心恋人，二人情投意合，杜龄许诺一旦金榜题名，便娶芳华入门。彼时皇子益王赵元杰^[30]到封地成都游览，成都知府吴元载为巴结奉承益王，特命芳华献歌敬酒。赵元杰竟由此看上了芳华，横刀夺爱，还欲带芳华回京。

杜龄虽也出身名门大族，却无法与皇子争锋，只好与爱人分手。芳华虽然只是个妓女，却是个贞烈的女子，不愿意攀附权贵，转投他人怀抱，竟自缢而死。益王赵元杰为此大为恼怒。知府吴元载为讨好皇子，下令逮捕杜龄，准备胡乱捏造罪名害死，好平息益王之怒。幸好益王属官姚坦为人正直，叩首直谏。姚坦是宋太宗赵光义亲自为爱子指定的翊善，名为属官，却也有教导之责。益王每每有不对之处，姚坦或是暴扬其事，或是到太宗皇帝那里告状，赵元杰对其人颇为畏惧，遂勉强下

令，命知府吴元载释放了杜龄，不再追究。杜龄虽脱困厄，却痛失爱人，椎心泣血，痛不欲生，终在某日醉酒后跳江，追随芳华去了。

郭震听说任介亦步杜龄后尘，恋上芙蓉楼名妓，不由皱紧眉头。

孙辟又道：“任介那倔脾气你是知道的，说翻脸是真翻脸，他已经两个月没有跟我说过话。正好你回来了，好好劝劝他，他一向肯听你的话。”

郭震道：“情爱之事，旁人难明就里，贸然出面干涉，只会适得其反。”

孙辟双手一摊，道：“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任介掉进火坑不救吗？”

忽有一阵悠扬笛声采入耳际，郭震、孙辟二人相视一眼，不再说话。

这笛声再熟悉不过，又来自景宅，一定是景家小娘子景倩在抚弄“暗香”了。景倩是名士景涣孙女，更是翰林学士欧阳炯之外孙女，精于书画，亦善吹笛，好吹《梅花落》，其长笛名“暗香”。每吹梅花曲，闻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籍籍称其为“景暗香女”。

笛音婉转，笛韵幽怨，幽幽咽咽，恰如片片盘旋零落的花瓣。梅心惊破，不语含情，莫能名其美，无以传其境。

梅花吹入谁家笛？独有梅花落，飘荡不依枝。梅花落，梅花落，一声已断别离心。梅花落，梅花落，旧欢抛弃杳难寻。恨沉沉，思入水云寒。

几近景宅时，曲子未毕，笛音却乍然中断。郭震、孙辟料想景倩已从景楼上看到己方。果然刚到大门，便有仆人迎上来道：“我家小娘子今日抱恙在身，不能见客。”

孙辟看了郭震一眼，这才转头问道：“你可认得我？”仆人笑道：“何止认得，再熟悉不过，孙公子是我家小娘子的师兄。”

孙辟道：“我出入景家，从来是自出自入，几时轮到我被拒之门外了？”

仆人忙赔笑道：“这个实在是……只是我家小娘子吩咐了，小的也只是遵命行事。”

郭震道：“劳烦再通禀一声，就说郭震有急事来找倩娘帮忙。”

仆人“啊”了一声，道：“你就是郭公子？”上下打量着郭震，眼中流露出明显的敌意来。又换了一副冷脸，道：“我家小娘子说了，她今日抱恙在身，不能见客，郭公子请回吧。”

郭震厉声道：“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还不进去禀报？”

仆人吓了一跳，又见孙辟朝自己连使眼色，喉咙嘀咕了几声，这才不情愿地转身去了。

孙辟重重拍了拍好友肩头，道：“郭震，郭师兄，你在景家还真是恶人留恶名啊，连下人都不给你好脸色看。”

郭震沉默许久，忽开口问道：“你觉得小倩会同意取出人参吗？”

孙辟干脆地道：“不会。她连大门都不让你进，还会送你千年老参？”

等了好大一会儿，仆人重新出来，告道：“还是那句话，我家小娘子今日抱恙在身，不能见客。”一边说着，一边刻意望着郭震，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态来。

郭震长叹一声，道：“想不到小倩恨我至此。”

孙辟道：“你先回去，我一个人去见景倩，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

郭震一时无法可想，只得道：“也好。”

离开景宅后，郭震脚步变得异常沉重，情怀怅然，心思飘渺，无可着落之处。不敢回忆往事，然记忆又不会自动消弭，点点滴滴，总是时不时地冒了出来。

不经意地走着，竟来到了芙蓉楼后巷。当年他陪好友杜龄私会青楼佳人，总是从这里出入。而他自己愁绪苦闷无可排解之处，也曾溜入芙蓉楼，拥香入怀，大醉特醉一场。

忽见后门口站着一名中年男子，正鬼鬼祟祟地伸着头，自门缝朝院内打量。最诡异的是，那男子头皮剃得光光，一身僧袍，分明是一名僧人。

郭震一望之下便起了警惕之心，走过去问道：“大师在望什么？”

那僧人正全神贯注往里院凝视，不防背后有人，吓了一跳，转头见到郭震，正待解释，后院已有人开门出来。却是名模样俏丽的年轻女郎，一身青色短衣长裤，简单朴素，似是妓院的杂工。

那女郎板起脸问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僧人忙合十为礼，告道：“小娘子有礼了！贫僧慧恩，刚有事经过巷口，看见这位公子正透过门缝朝里面张望，觉得可疑，便过来多问了一句，刚巧小娘子就出来了。”

那女郎面色立即如罩寒霜，目光如刀锋般落在郭震脸上，喝问道：“你是什么人？”

郭震道：“我只是个路人。”正待解释往院子中偷窥的不是自己，而是那名名叫慧恩的僧人，忽见慧恩求肯地望着自己，不由得心中一动，暗道：“是了，他是出家人，一时春心萌动，忍不住在这里偷窥，一旦传将出去，会被人指责犯了淫戒，自身声名毁于一旦不说，还会牵累到寺庙。”便决意不再拆穿慧恩的谎言，只道，“我走了。”正待转身，却被青衣女郎抓住手腕。

郭震愕然道：“做什么？”青衣女郎道：“你不能走。”

一旁慧恩忙道：“二位似乎还有话要说，贫僧先行告退了。”

青衣女郎点了点头，道：“大师慢走。”又换上一副妩媚笑容，笑道：“这里虽是后门，却也是芙蓉楼的地盘。公子既来了这种地方，哪能就这么走？来，先进去喝上几杯花酒。”

郭震冷冷道：“我没这个心情。小娘子请放手。”

青衣女郎愣了一愣，随即知趣地松了手，笑道：“也好。下次等公子有心情时，一定要再来芙蓉楼啊。”

郭震也不理睬，径直转身去了。

出巷口不远，路边有名长满络腮胡子的大汉招手叫道：“这位公子，我跟你打听个路……”

郭震问道：“兄台要去哪里？”忽觉脑后生风，不及转头，后颈已挨了重重一击，登时双眼昏黑，再也站立不住，就此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郭震只觉得脑后生疼，眼前则是一片红光，似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四周点有灯火。然一切都影影绰绰，什么都看不清楚。待要起身，才发现手足均被粗索牢牢绑住。

郭震一时百般不解，心道：“我今日才回成都，所见者只有李畋、孙辟二人，谈不上与任何人结怨，如何会被人当街绑走？”

忽想到一事，登时如坠寒冰，暗道：“莫非这些人就是假借白头翁吃人行贩卖人口勾当的绑匪？之前失踪的多是少女，即使有男子，也是十来岁的少年，相对容易控制。我已是成年男子，对人贩子而言，是不是年纪大了些？”

料想自身高大健壮，应该不会是绑匪的目标。又忖道：“也许我救回的那名小娘子真的就是卓梦娘，绑匪不知道如何知道我救了她，知道我

会就此追查下来，便干脆先下手为强。果真如此的话，绑匪一定有眼线遍布全城，这可也太厉害了。”

一想到重病的卓梦娘尚独自留在东城客栈，极可能已被灭口，而好友李畋、孙辟亦已知悉白头翁食人是假，多半也会遭到其同党暗算，极可能还会牵连景倩，不免十分焦急，使出大力挣扎，试图挣开绳索。

有人闻声开门进来，略略望了一眼，扭头叫道：“他醒了。”

郭震难以挣脱，便扬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是什么人？”

两名大汉走了过来，一左一右挟住郭震，将他从交椅中提起来，拖到一旁的水缸旁，直接将他的头按入水中。郭震泳术颇精，闭气挺了一会儿，仍然抵不住地想要换气，水大量涌入口鼻，登时窒息了过去。

大汉见郭震不再挣扎，便将他提出水面，等他回过气来，喘息略平，再度按入水中。如此几番下来，郭震气力耗尽，连动弹一根手指的力气也没有了。大汉遂将他按回交椅中坐下。

郭震勉强平复气息，暗道：“是了，这些人一定是假借白头翁行事的绑匪了。只有他们才会二话不问，先痛加折磨，好来个下马威，让被绑者不敢反抗。想不到我还来不及追查他们下落，竟先落入了他们手中。”

忽听得光影中有人问道：“知道厉害了吗？”听声音年纪已然不轻。

郭震点了点头，问道：“阁下是谁？”

那老者道：“你现在老老实实回答我的话，不然还有更多苦头吃。”又问道：“你是什么人？”

郭震道：“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绑我来做什么？”忽觉得背上一痛，却是被身旁大汉打了一棍。

老者问道：“说，你是什么人？你都知道些什么？”郭震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老者哼了一声，两名大汉便又将郭震提起来，欲拖到水缸边用

刑。门外忽有人用力敲了敲门板，老者便道：“先让这小子好好想想，回头再来对付他。”转身出门去了。

过了大半个时辰，老者重新进来，问道：“你是不是叫郭震？”

郭震闻言大为骇异，他在东城客栈登记入住时用的是假名，就算绑匪有眼线安插在客栈，也绝无可能知道他的真名，料想对方必是从李叟、孙辟下手，追查到了自己身份，忙问道：“你们把我朋友怎样了？”

老者也极是意外，问道：“你怎么知道他在我们手中？”见郭震闭口不答，便挥手命道：“再给这小子点儿厉害瞧瞧。”

郭震本以为会再度被施以水刑，不想这“厉害”只是有人端来一碗水，强迫他饮下。他料想水中必定下了迷药，果然不一会儿便头昏眼花，就此人事不知。

忽觉得鼻间又是辛辣又是芬芳，竟是久违的蜀地花椒^[31]香气。郭震打了个大大的喷嚏，就此醒转了过来。却发现是名蒙脸大汉将一把花椒伸在自己鼻子下，以辛辣之气弄醒了他，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再转头一看，人已不在之前昏黑的暗室，而是身处一处宅子中。

蒙脸大汉将他提起来，带入内室。老者已等在那里，只是也用黑布蒙了脸，看不清面孔。

郭震冷冷道：“怎么，阁下也知道自己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吗？”

老者斥道：“你人落在我手中，我随时可以杀了你，逞口舌之利有什么用？书生意气！”

郭震道：“你想做什么？”

老者道：“不做什么，给你看个人。”一边说着，一边侧身让开。

却见卧榻上躺着一名年轻男子，只穿着内衣内裤，四肢伸开，手足

被绳索分固在床角。双目紧闭，人早已晕厥了过去。但那人却不是李敞或是孙辟，而是郭震的另一名同窗好友任介。

郭震大惊失色，道：“任介跟这件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们为何捉了他来？”

老者道：“以郭公子目下处境，自问有质问的资格吗？”

郭震道：“你想怎样？”

老者道：“我可以放你走，但你必须发下重誓，今日所见所闻，不能吐露一字。不然我就杀了你朋友。”见郭震不答，便打了个手势。一旁大汉拔出刀来，正是郭震藏在靴筒中的防身短刀。

郭震见大汉举刀朝任介走去，不忍心见到好友被自己的兵刃当面杀死，忙叫道：“等一等！好，我答应你。”又依言跪下，立誓道：“郭震对天地立誓，今日所见所闻，绝不吐露一字。若有违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老者摇头道：“这可不叫重誓，我要你以你死去妻子玉莲的亡灵发誓。”

郭震大为震撼，问道：“你如何会对我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

老者不答，只道：“怎么，你不肯吗？”眼角一抬，大汉便再度扬刀，俯身扎向任介胸口。

郭震道：“等一下！好，我发誓，我绝不泄露今日所见所闻，若有违背，就让我亡妻玉莲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老者这才拍手笑道：“甚好。来人，将郭公子的防身兵器还给他，送他出去。”

蒙脸大汉便又端过来一碗水，欲强逼郭震喝下。郭震双手被缚，无力反抗，忙叫道：“等一下，请你们先放了任介。”

老者道：“那怎么行？万一你变卦，或是再度与我们为敌，我如何制

你？任介是我的人质。你敢轻举妄动，我立即将他大卸八块，丢入锦江喂鱼。”

郭震道：“既然你这么害怕我跟你们为敌，为什么不留下我？或是干脆杀了我？”

老者道：“我有我的理由，你无需知道。”

郭震道：“你要如何才放了任介？”

老者道：“只要你不从中捣乱，等到我大事办完，自然会放人。”

挥一挥手，大汉便将那碗水强灌了下去。郭震两眼一黑，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1] 李珣：字德润。其祖先李苏沙为波斯人，唐时改姓李，安史之乱时随唐玄宗避难入蜀，定居于梓州（今四川三台）。李珣为蜀秀才，有诗名，事前蜀主王衍。其妹李舜弦为王衍昭仪，亦能词，前蜀灭亡后与王衍同日被杀。李珣不但是著名的花间派词人，还精通医理，对药理学颇有研究。他曾游历岭南，饱览南国风光之余，认识了许多奇药奇物。著有《海药本草》，专门记述由海外传入中国的药物。原书六卷，至南宋末年亡佚，所叙述的药物散见于《证类本草》及《本草纲目》等书。

[2] 成都平原介于龙泉山脉与邛崃山脉（岷江与大渡河的分水岭，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地理界线和农业界线。主峰为位于小金县和汶川县两县交界的四姑娘山幺妹峰）之间，是由岷江、沱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冲积扇平原。平原上也零星分布着一些浅丘，比如成都近郊的凤凰山、磨盘山。成都平原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主要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

[3] 当时巴蜀地区有蜀、巴、苴三国。蜀国国都在蜀（今四川成都），国土在今四川川西地区。巴国国都在巴（今四川重庆嘉陵江北岸），国土在今四川川东地区。苴国国都在苴（今四川剑阁东北）。巴、蜀之间长期结仇，苴侯则与巴王交好，三国交战不休。

[4] 石牛道：又称金牛道。秦惠文王谎称要送给蜀王五头能拉金屎的石牛，兼五名绝世美女。蜀王贪图美色金钱，命五名大力士用巨斧劈山，开出一条道，即为石牛道，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行，越七盘岭入四川境，经朝天驿趋剑门关，是古代联系汉中和巴蜀的交通要道。后汉屢加修造，元明以后通称南栈，又名蜀栈。

[5] 当时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增强，并占领了河西地域，雄踞黄河天险，奠定了“王业”之基。但就未来雄图，却存在“西征”“东进”两种不同意见。秦国相国张仪认为，中原地区是称雄天下、成就王业的处所，极力主张东进伐韩，劫挟周天子，以便号令天下。大将司马错则反对攻韩劫天子的方案，认为这样只能徒得恶名而无实利，甚至还会激怒中原诸侯，促使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抗秦。他主张先攻灭西南的蜀国，得其土地，既可以扩展秦国疆域，取其财物，也可以使秦国的百姓富足。而巴蜀有水道直通楚国，占领巴蜀后，对楚国有居高临下之势，便

于进攻。楚国为中原强国，如果先灭楚国，天下也就易于得到。秦惠文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张仪、司马错（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七世祖）故事详见同系列小说《和氏璧》。

[6] 都江堰：位于今四川都江堰市城西，岷江上游340公里处。工程以引水灌溉为主，兼有防洪排沙、水运、城市供水等综合效用。整个枢纽可分为堰首和灌溉水网两大系统，其中堰首包括鱼嘴（分水工程）、飞沙堰（溢洪排沙工程）、宝瓶口（引水工程）三大主体工程。此外还有内外金刚堤、人字堤及其他附属建筑。两千多年来，都江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迄今仍在使用，为水利工程上的奇迹。2000年，都江堰以其为“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与青城山共同作为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中国印刷术发展历史及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包青天》。直到宋代，成都仍然是中国印书中心。直到北宋灭亡，宋室南渡，中国优势资源往东南集中，印刷中心才逐渐由成都转移到福建建阳，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建本”（“建阳刻本”的简称，指古代福建建阳刻印的书籍，是宋代最著名的刻书）。此段故事详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

[8] 锦江：源出灌县，自郫县流经成都入岷江。玉垒：山名，在今四川汶川（成都北）。该山刀劈斧削，高峻奇险，唐人岑参诗云：“玉垒天晴望，诸峰尽觉低。”玉垒山颠有三国刘禅亲书“玉垒山”石刻，字大盈尺。

[9] 嘉州：治今四川乐山。戎州：治今四川宜宾。泸州：治今四川泸州。渝州：治今四川重庆。涪州：治今四川涪陵。忠州：治今四川忠县。万州：治今四川万县。开州：治今四川开县。

[10] 汉唐均有宦官祸国，毒流天下。大宋立国后，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历史教训，对宦官管理极严，规定：“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又诏臣僚家毋私蓄阉人，民间有阉童孺为货鬻者论死。”又规定内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根据一定年限和劳绩决定官秩迁转），以此来限制宦官势力。但王继恩是个例外，他在宋太祖一朝时已是皇帝心腹，曾于开宝八年（975年）率兵与大将曹彬等会讨江南李煜。

[11] 樊知古即樊若水，原为南唐士子，后投宋，成为南唐灭亡之关键人物。其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韩熙载夜宴》及《斧声烛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入宋后樊知古曾任侍御史、户部使，累任地方转运使。由于多年担任监察类官职，亲历“案牒纷沓，不能遍察，弊端多滋”的情势，加之当时实行财审合一制度，樊知古认为管理钱粮经济者不能自己监督自己，故在淳化三年（992年）向宋太宗赵光义奏议设置审计院。宋太宗采纳了奏议，此为历史上第一个以审计院命名的国家审计监督机构。尽管次年审计院即被撤销（疑与樊知古不能拒战李顺、临阵脱逃、擅离所部有关。樊知古在擅自撤离成都后不久便忧悸而死），但审计院作为国家独立的经济监督机构一直被后世所沿用。

[12] 这里的“遭受重大财产损失”主要是指财产继承权。举例而言，富商膝下无子，只有女儿，入赘女婿等同于家中男子，女儿、女婿有全部财产继承权。而女儿若是出嫁，一旦父母死去，根据宋代《户绝法》（户中人死绝而无男子即为户绝）：户绝的家产，除营葬功德之外，三分之一给出嫁女，其余入官。郭载上书奏行“禁止西川富人招赘”，等于将没有子嗣的富商的财产的三分之二直接予以了充公。

[13] 自禅宗世俗化，寺庙多成为集市之所，即便是京师开封著名的大相国寺也是如此。宋代大相国寺专门设有赶集日，当日完全开放，准许买卖双方于寺中交易。仅中庭两廊便聚集有一万人，是天下最大的商业市场、最有名的神庙集市。大圣慈寺规模也不比大相国寺少多少，寺旁甚至专门开挖有湖（今成都糞草湖街一带），与解玉溪相连，好运走寺中糞便，可想寺庙中僧侣、商旅、游人之多。解玉溪是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开凿的人工河流，引郫江水穿越外城。韦皋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

[14] 成都是西南最大的贸易中心，自古便形成了独特的月令季节集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二、三

月亦有），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月令集市只是一种习俗，譬如九月药市也不光是卖药，只是以药材为主，仍然会有其他小商品售卖。

[15] 唐代以铜钱、绢帛为流通货币，铜钱单个价值不高，一千个铜钱为一缗，五匹绢约价值四缗铜钱，可见铜钱沉重，绢帛体积大，均不利于长途运输。况且唐中期以后藩镇割据，随身携带大量财物十分危险，中央朝廷又限制现钱出境，以防止铜钱外流，“飞钱”由此应运而生。具体的做法是：商人先在京城把钱交存给诸道进奏院（藩镇在京师的联络机构），领取半张文牒，上面记载着交钱人的姓名、钱款数额，以及取钱机构的名称、地点等详细信息，另有半张文牒由进奏院寄回本道。商人轻装登程，即可凭半张文牒到异地指定机构取钱。如此，仅凭文牒取钱而不必运输，钱无翅而飞，故称“飞钱”，又叫作“便换”。除了进奏院外，也有有实力的大富商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分店之间的联系经营“飞钱”。“飞钱”一经出现，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了钱币的不足，同时也免去了携带巨款长途跋涉之苦，给各地穿梭来往的商人们带来了方便，极大地促进了贸易繁荣，在商业繁茂之地的长安、成都、扬州等地尤其盛行。初期“飞钱”由进奏院和民间富商自发经营。元和七年（812年），唐宪宗李纯因中央财政现钱不足，出现“钱荒”，下令飞钱业务由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统一经营，并收取手续费，定每飞钱一千贯付费一百文，强行将飞钱运营权收归官方，以此来筹集铜钱，解了燃眉之急。但“飞钱”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它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可以实现异地提取现钱，类似后世商业汇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出现的“交子”才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16] 宋代出版业十分兴盛，刻书业遍布全国，其中最发达的是四川成都和眉山地区、北宋首都开封、浙江杭州和福建建阳、麻沙地区，形成宋代四大刻书中心，并出现了蜀刻、浙刻、闽刻等不同刻书风格，带动着全国刻书业的蓬勃发展。北宋初年，成都一带刻书业即蜀刻最盛。四川是雕版印刷技术的发祥地，成都作为宋初雕版印刷大藏经的基地而驰名全国。蜀刻本校勘精当，字体遒劲方正，行款疏朗，版式舒展，为宋代刻本中的精品，历来为版本学界所看重。北宋首都开封，由于掌管校刻图书的机构国子监就设在这里，从而带动了开封刻书业的发展。杭州具有较发达的经济和优良的文化背景，因而成为浙刻的中心。浙刻本刻工技术娴熟，纸墨工料上乘而刻印精美，是宋版书中的佳品。闽刻集中于建阳、麻沙一带，闽刻以刻印速度快和发行量大而闻名，故有“福建本几遍天下”之说。

[17] 普贤：梵音名号Samantabhadra，或Vishvabhadra。音译三曼多跋陀罗菩萨、三曼陀菩萨。象征着理德、行德，是教化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祖的左、右胁侍，与文殊菩萨、释迦牟尼佛一起被尊称为“华严三圣”。又与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菩萨”。大圣慈寺普贤铜像建国后尚存，最终于1958年10月被毁。当时，当地政府开辟东风路，此像适在路南，被认为有碍交通，于是被果断下令拆毁。又，韦皋出自著名的京兆韦氏，为宰相张延赏（名宰相张嘉贞之子，妻子苗氏为宰相苗晋卿之女，张延赏之子张弘靖亦曾任宰相）女婿，为唐代最为传奇、威信最高的西川节度使，其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

[18]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改币制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以镒（有十六两、二十两、二十四两三说）为单位，供巨额支付，如帝王赏赐、贵族间馈赠等之用；圆形方孔的铜币为下币，供日常交易用，禁民私铸。铜币文曰“半两”（重十二铢，中国古代规定一两为二十四铢），“半两”二字分列方好（即方孔）左右，通常是右“半”左“两”。

[19] 此现象即符合经济学中著名的“劣币驱除良币”的格雷欣法则。格雷欣法则由16世纪英国金融学家托马斯·格雷欣提出，意为在双本位货币制度的情况下，两种金属货币同时流通时，若因成色不足或剪凿而实际价格较低的货币和足偿值货币具有同等法偿能力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即足值货币）必然被收藏或熔化，逐步从市场上消失，最终被驱逐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的劣币（即成色不足或剪凿的货币）必然代替良币而充斥市场，成为主要流通手段。打个简单的比方，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钱包里既有新钱又有旧钱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把旧钱花出去买东西，留下“新票”。道理很简单，出于对新钱的偏好。从这种偏好中，就出现了格雷欣法则的萌芽。汉文帝时大臣贾谊曾指出“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事实，这里的“奸钱”指的就是劣币，“正钱”指的是良币。

[20] 严道铜山：今四川荣经严道山。

[21] 与邓通富甲天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文帝本人则非同寻常的节俭，由此更可以看出汉文帝对于邓通不同一般的宠爱。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以勤俭节约而著名，亲耕籍田，以供柴祭，还让皇后亲事蚕桑，以此奉制祭服。对宠爱的慎夫人，汉文帝也从无馈赠，并不许她奢侈，衣着日用相当朴素，连帷帐等女子喜好之物也统统不加文绣。汉文帝好马。有一天，有人兴致勃勃地进献千里马一匹，以为定能讨汉文帝欢心。想不到的是，汉文帝不但拒不接受，还颁诏天下，声称自己决不受献，免得为佞幸仿效。不仅如此，汉文帝在位二十四年，所居宫室和游赏御用的苑囿、车骑、服饰，都很少增添。汉文帝反对厚葬，其坟修在长安附近灞水的旁边，称为灞陵。临死时，汉文帝还特地遗诏：出临三日，都释服，并治灞陵，统统用瓦器，不许使用金、银、铜、锡装饰，依山入而葬，不复起坟。他还主张在自己死后，将夫人以下的宫女遣送回家，准许让她们改嫁。汉文帝让邓通铸钱致富，而自己连坟墓都只用瓦器，天下人对此都感到不可思议。

[22] 汉文帝宠爱邓通，邓通也尽心尽力地回报汉文帝。有一次汉文帝生了病，身上长了气味难闻的疮痂，疮里不断流脓，疼痛难忍。邓通一直贴身侍候文帝，鼻子也不皱一下。等疮熟了，流出了脓，邓通不声不响地俯下身子，一口一口地吮净了脓血，然后让御医换上药，疮口很快就痊愈了。脓血又臭又脏，邓通却没有丝毫嫌弃为难的意思。汉文帝看在眼里，非常感触，问邓通：“朕拥有天下，据你看来，谁最爱朕？”文帝的本意是要称赞邓通，但邓通没有会意过来，随口答道：“至亲莫过父子，从情理上来看，最爱陛下的应该是太子。”汉文帝听了，默然不语。后太子刘启前来问候，正好汉文帝的恶疮破裂。汉文帝想起邓通说过的话，便向太子说：“你来帮我吮吸脓血。”太子看着那令人恶心的脓疮，险些吐了出来，哪能再俯下身去吮吸？他站在那里，面现难色，皱起了眉头，想要推辞，又觉得父命难违，只好屏着鼻息向疮上吮了一口，慌忙转头吐去，几乎将早上吃的饭都吐了出来。汉文帝看得清楚，长叹一声，挥手叫太子退下，仍然召邓通来吮吸脓血。邓通照常吮吸，一点儿都没有难色，汉文帝更加感动，愈发宠幸。这件事后，太子刘启心中忧惧，不明白父皇用意何在。经过心腹打探，方才知原来是大大中大夫邓通天天替皇帝吸脓，并还有那一番“天下谁最爱我”的对话。太子刘启自然觉得惭愧，但从此以后，心里就恨上了邓通。

[23] 上林即上林苑，水衡都尉居此，其属官钟官、技巧、辨铜三令，专管铸钱。因三官公署均设于上林苑，故所铸“五铢”统称“上林三官五铢”，简称“三官”。

[24] 铁价值既低，宋廷所铸铁钱不够精良，易为民间仿造，直接导致铁钱贬值。虽则铜钱也能仿造，但铜本身价值远远大于铜钱面值。举例而言，用精铜一两铸为铜壶、铜盘等器皿售卖，可得铜钱一百五十文。因而民间非但不会拿铜铸造货币，还会毁钱铸器，只需熔销十文铜钱便能得精铜一两，用以造作器物，获利可达到五倍甚至十倍之多，利润极其丰厚。

[25] 宋代重视商业，因而商品经济极大发达，也出现了一些因逐利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如文中所提铜钱（《斧声烛影》中已有提及商人自开封运铜钱入川牟利一事）、拐卖人口尤其是妇女等（《斧声烛影》及《战襄阳》均有涉及）。这些均是真实历史现象，属于大宋繁荣表面下的阴暗面。宋代又允许罪犯加入军队，如此便能免去前罪，因而社会问题更加尖锐突出。如宋太宗、宋真宗朝禁军高官高琼就曾是杀人越货的强盗，被执行死刑时，侥幸从刑场逃出，投军后反而位极人臣，其曾孙女高滔滔后来还当了宋英宗皇后，生下了宋神宗。又如淳化五年（994年），京兆（今陕西西安）有剧贼焦四啸聚数百名强盗，劫掠居民，为害三辅，官府束手无策。宋太宗乃令悬赏招募，赦其不死。焦四等纷纷归案自首，各赐锦袍、银带、衣服、缗钱。焦四本人擢升为龙猛军使，即民间歌谣所言：“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26] 弓手属宋代地方治安军之一，为县役，掌捕捉盗贼，巡查市场，维持治安秩序等，一般从中等户（第三等户）中拣差。又，宋代以田地划户，以地而论，共分为五等：1—2等为上等，3等为中等，4—5等为下等，中等户家庭拥有的地大概为45—109亩，为典型的“十口百亩之家”。

[27] 欧阳炯：益州（今四川成都）人。早年事前蜀后主王衍，为中书舍人。蜀亡，归后唐。后蜀建立，欧阳炯为中书舍人，孟昶时成为宰相。入宋后为翰林学士，后因事得罪宋太祖之弟赵光义，被罢免官职，不久暴毙身亡。其人善吹长笛，宋太祖曾召至偏殿吹奏。又工词，风格极委婉之致，善写女子意态，是花间派重要作家。

[28] 宋太宗本名赵匡义，字廷宜，其兄长赵匡胤登基后避讳，改名赵光义，即位后又改名赵炅。但史籍中习惯称之为赵光义，本书从俗。

[29] 即汉代司马相如、卓文君在成都居住之所，遗址大概在今四川成都西南通惠门东。因司马夫妇均善鼓琴，后人遂在其故居增建楼台，名为琴台，六朝时成为名胜之地。至唐代时，琴台日趋荒凉没落。唐诗人杜甫有《琴台》诗云：“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其后岑参亦有《司马相如琴台》：“相如琴台古，人去台亦空。台上寒萧条，至今多悲风。荒台汉时月，色与旧时同。”

[30] 赵元杰：字明哲，宋太宗赵光义第五子，初名赵德和。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二月出阁，改名赵元杰。十月，授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益王（此“益”即指益州，表明成都是他的封地，但并不就封，只是遥领，“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端拱元年（988年）四月，加兼侍中、成都尹、剑南东西川节度。又，宋代皇子封王者，王爵仅止其身，而子孙不问嫡庶，以其中最长一人承袭国公，其余子孙不过是承荫入仕，为环卫官，然后以序迁转，与异姓贵官荫子入仕一般，只有年高德劭者才加恩进封郡王，其后代也只能以国公世袭。由于宋代对王爵控制严格，北宋中期一度出现了“宗姓几无一王”的局面，因而宋代亲王没有那种可以积蓄几代之后造反的能力。

[31] 蜀人自古“好辛香”，喜欢辛辣食物，辛辣调料主要有花椒、姜、茱萸等。花椒历史上又称川花椒、巴椒、蜀椒等，在“五味”中居第二位。辣椒原产于中、南美洲，本是印第安人最重要的一种调味品，明末清初才传入中国。在这之前，所谓的“辣”，其实是指蜀姜、花椒等辛辣调料。

第二章 生死朝暮

富春坊是成都著名商业区，酒肆、妓馆林立，稍有名气的娼妓多居于此地。有词云：“富春坊，好景致。两岸尽是，歌姬舞妓。引调得，上界神仙，把凡心都起。”坊里的灯火尤为著名，早在唐代时已名闻天下，为著名道士叶法善极力推荐，曾私下引唐玄宗入坊观赏。

春愁南陌，故国音书隔。
细雨霏霏梨花白，燕拂画帘金额。

尽日相望王孙，尘满衣上泪痕。
谁向桥边吹笛，驻马西望销魂。

——韦庄《清平乐》

再醒来时，一名男子正好奇地俯视着郭震。他呻吟一声，坐起身来，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那男子答道：“街上啊。”朝天空看了一眼，道：“没下雨啊，你头发、衣领怎么全是湿的？喂，老兄，你是不是喝醉了？”

郭震不及回答，对街便有人朝那男子大呼道：“天快黑了，不知道白头翁正满街吃人吗？还不快走！”那男子应了一声，遂自去了。

郭震勉强爬起身来，虽觉全身酸软，头疼如裂，但总算手足绑缚已去，可以行动自如。一摸身上，荷包和玉佩尚在，靴筒中的短刀却不见了，也不知是神秘老者手下截留，还是半途掉了。他环顾四周，认出自己在北门北市附近，遂往东而行。

走不多远，便遇到一队全副武装的弓手。那些官差一见到郭震独自一人走在街上行走，便发喊围了过来。

郭震问道：“敢问我犯了何事，竟要劳烦各位官差阻住去路？”

领头弓手是华阳县县尉余乐，听郭震一口川音，料想是本地人氏，遂正色告道：“新知府有命，凡是日暮后在大街上行走的人，全部要带回官署盘问。”

郭震愕然道：“这是何道理？路是让人走的，在大街上走路，难道还犯了王法？”

余乐道：“走路当然不犯法，不过目下是非常时期。新知府说了，白

头翁吃人事件是有人讹言惑众，故意兴风作浪，好乘机滋事。人们被谣言吓住，全部不敢出门，正好中了歹人下怀。如此，歹人不但有机会从容来去，还能擅自闯入民家劫人，而不会被人看到。在此非常时刻。还胆敢出门的人，如果不是有什么急事，多半跟歹人一伙有所干系，要通通带回官署盘问。”

郭震道：“新知府是张咏张学士吗？”

余乐道：“是。我看公子模样，也不像坏人，不过我有命在身，不能违抗。这就请公子随我走一趟华阳县署，只要交代清楚身份来历，我们官府自会放人。”

郭震见这弓手头领态度客气，言谈亦有理有据，颇有好感，遂点头道：“好，我跟你们去。”

余乐遂命部属继续巡视，自己亲自押解郭震往东面华阳县署而去。

路过东城客栈时，郭震道：“我有点小事，想进去向店家打听一下，不知县尉君可否行个方便？”余乐倒也爽快，道：“好。”

郭震奔入客栈，得知重病少女已被孙辟接走，李畋也跟着一道去了孙府。

郭震还不放心，问道：“孙、李二位当真进了孙府吗？”

店家笑道：“小店伙计背着那位小娘子，孙公子、李公子亲自陪同，一起进了孙府，决计无错。公子你的行囊，也被孙公子一并带走了。”

郭震这才放下心来。但心中却是百般不解——

之前他被神秘老者捕捉，老者既已知悉他来历，当然应该知道他和孙辟、李畋见过面，如何偏偏捉了他尚未会过面的任介做人质？就算他立下重誓，不泄露今日见闻，但孙辟、李畋二人均已经知他所知。若确认那重病少女果真就是卓梦娘，几人一样要追查下去。那神秘老者留下任介做人质，是不是就是为了预防这一招？为什么非要选任介呢？莫非

任介早已发现了端倪？

还有那少女果真是卓梦娘的话，便是极关键的人证，神秘老者既是绑匪首领，为何不杀她灭口？还是说，重病少女根本就不是卓梦娘，跟白头翁一党根本扯不上任何干系？既然如此，神秘老者为什么又会盯上他呢？他虽猜到白头翁食人一事是歹人故意为之，但谈话仅限于好友李畋、孙辟之间，如何又能为外人得知？

一时猜不透其中究竟，又问道：“余县尉如何看待白头翁吃人一事？”

余乐道：“妖讹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以乎识断，不在于厌胜也。”

郭震讶然道：“余县尉竟有此等高论，佩服。”

余乐摇头道：“这不是我说的，是新任张知府的原话。”

原成都府署位于城市正中，后被大蜀军改为官署，数月前早毁于战火。而随同王继恩大军进城的上一任成都知府郭载在入城后不久即病死，不及操办重修府署事宜。期间虽有峡路随军转运使雷有终暂代成都知府一职，但其人并非正式知府，不敢有大举措，临时府署只能一直设在相对宽敞的华阳县署。而今新知府张咏上任，亦没有正式府署，只能暂时栖身在华阳县署中。

张咏字复之，自号乖崖子，濮州鄄城^[1]人。少有大志，精骑射，喜击剑，剑术无敌于两河。年轻时以侠客身份漫游江湖十年，尚气节，重然诺，侠肝义胆，留下诸多传奇故事，是宋初一大奇士。其人于太平兴国五年^[2]中进士，历任太子中允、荆湖北路转运使、虞部郎中等官，多有政绩，与朝中重臣寇准、向敏中、苏易简、王旦等为至交好友。宋太宗曾以飞白书手写向敏中、张咏姓名，亲自交付宰相道：“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当此定蜀关键时刻，宋太宗第一个就想到了张咏。

彼时张父张景刚刚病卒，张咏欲回家乡奔丧，宋太宗不准，下诏起

复。张咏欲全礼而不能，“卧疾之初，缺于尝药”“丹旆出门之日，不得攀棺”，深以为恨。但君命大如山，他亦不得不启程前往西川，充当一回救火手。

张咏年轻时曾漫游全国，在华山巧遇著名道士陈抟。陈抟一见到张咏，便认为对方是个奇人。彼时张咏尚为布衣，仰慕成仙之道，便试探询问道：“愿分华山一半居可乎？”陈抟道：“非子可及。”张咏遂叹道：“是将婴我以世务也。”

于是积极入世，参加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科举考试。他自负文章才华，认为状元不过是囊中之物，所作赋中有“包戈卧鼓，岂烦师旅之威；雷厉风行，举顺乾坤之德”之句，却不想因对偶失误而被考官黜落。

张咏一怒之下撕毁儒服，再度跑到华山，欲投奔陈抟学道。陈抟坚拒道：“子性度明躁，安可学道？”还赠了一首诗道：“征吴入蜀是寻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丽地，都应多谢脑边疮。”

张咏奉宋太宗之命尹蜀，路过华阴^[3]，忆及陈抟当年赠诗，始有所悟，特作《过华山怀白云陈先生》一诗：“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清流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去，回头惭愧华山云。”

而抵达成都后，张咏只派僚属前去华阳县署交接文书，自己则独自赶来大圣慈寺。他生平爱书，可自小家中贫寒，穷得买不起书，渴望读书的他只好到有书的人家恳求借阅，借到手之后，先手抄下来，然后再详细苦读。因家中没有书桌，就背靠着院子里大树的树干读书，一篇文章读不完，绝不进屋歇息，十分勤奋。又自作《劝学》诗道：“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正是他青年时代刻苦攻读的真实写照。

步入仕途后，张咏亦将官俸全部用来买书，时人称他“不事产业聚典籍”。意思是说，他有钱不买房、不置产业，一心只顾着买书。久而久之，张咏的藏书竟有近万卷之多，除正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包括医药、种树甚至卜筮方面的书。尽管官居显要，他一有闲暇，便要躲进书房读书，“力学求之，于今不倦”，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痴。蜀地纸张制造、印刷术均领先于中原，蜀刻是许多藏书家梦寐以求的刻

本，对于张咏这样的书痴来说，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是以他一入成都，第一件事便是直奔书市，却不想集市已如白地，连一页书都没有看见。

郭震被带进大堂时，张咏正在亲自审问白日在王记店铺抓捕的小贩姜明。奇怪的是，姜明手脚既无桎梏，也没有跪在堂下，只恭恭敬敬地站在堂侧，头也不敢抬一下。余乐不敢擅自打断长官问案，遂引郭震站在堂外阶下。

却听到张咏问道：“你在成都一带行窃多久了？”

姜明似是对新知府颇为敬服，如实答道：“十年。”

张咏闻言很是惊讶，道：“你竟能行窃十年而不败露，想来手段十分高明了。又或者本地官府太过无能，竟始终不能将你擒获。”

姜明道：“两者都不是。小的一年之中，只有半年为盗。三月至八月间，蜀地夜短，又多蚊蚋，人多少睡，故不敢为盗。而九月至二月时，夜长天寒，人们多畏寒懒起，这是下手偷盗的大好时机。”

张咏问道：“那么春夏时你以何谋生？”

姜明道：“小的本就是营贩，春夏时多往州县贩卖一些小件物品，不但可以糊口，还能详细打探人家事力之口、出入门户之处，方便日后下手偷盗。”

张咏道：“呀，难怪你行盗十年不曾败露，盗亦有道，诚然哉。”

姜明道：“而今本是小的行窃的月份，可白头翁吃人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躲在家中，紧闭门户不说，且日夜警惕，实难以下手，只好到街上寻找机会。虽然冒险，但小的也是实在无路可走，还望张知府体谅小的处境艰难。”情急之下，跪了下来，连连磕头求饶。

张咏忙叫道：“你起来，快起来！我最不喜欢有人跪我了。你再不起来，我可就要重重罚你了。”姜明这才勉强起身。

张咏道：“你最近应该光顾了不少人家吧？”姜明道：“是，可从来没有得过手，还望张知府明鉴。”

张咏颇不耐烦地道：“我不关心这个，你别再叫我明鉴了。”

姜明不解地道：“小的是盗贼，被官府捉了，官府最关心的当然是追回赃物，如何张知府一点儿也不关心？”

张咏道：“这个你别管。我想问的是，你是夜间入户行窃，对吧？那传说中的白头翁也常常午夜后出动，潜入民宅家中吃人，你可有见过？”

姜明连声道：“没有，没有。如果小的遇到白头翁，早就被他吃了，哪还有命在？”

张咏道：“那你有没有遇到奇怪的事？”

姜明道：“有。有一次小的半夜去了一户人家，见大门虚掩，便悄悄溜进去，却见到那家人都倒在地上。小的吓了一跳，本来转身想逃，却听到轻微呼吸声，伸手一探，那家人都还活着，只是人晕了过去。”

张咏道：“不是你为了行窃，先吹进去迷烟吗？”

姜明忙道：“小的从来不用迷烟这等下三滥手段。不过正如张知府所言，那家人应该是事先中了迷烟，晕了过去。想不到张知府居然对这些江湖伎俩一清二楚。”

张咏脸色一沉，道：“之前我与你有过约定，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便从轻发落。你也同意了，还立下重誓。想不到你罔顾信义，竟敢当面对我撒谎！”

姜明连呼冤枉，道：“哪有的事！小的说的都是实话，绝无半句假话。”

张咏道：“那家人既已中了迷烟，昏厥不醒，你大可以乘机将其家洗劫一空，如何刚才还说最近从来没有得过手？”

姜明忙道：“张知府有所不知，我一见到那家人中了迷烟，便知道有

江湖同道抢了先，值钱的财物早就没了。小的也不死心，四下找过，果见家里空无一物。我只得悻悻离去。第二日，我又去了那家人附近，心想也许能撞到那个江湖同道。结果那家人哭声震天，我才知道他家女儿昨晚被白头翁吃了。”

张咏立即两眼放光，亲自走下堂来，问道：“你是说，凑巧你前夜光顾过的那家人的女儿被白头翁吃了？”

姜明道：“是。我听了之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我进那人家之前，白头翁已然先行光顾了。那家人也不是中了什么迷烟，而是中了妖法。我要是早一刻到，多半也被白头翁吃了。”

张咏道：“就算真有白头翁吃人，吃的也只是少男少女。你的肉又不比昏迷的那家人好吃，白头翁为何偏偏要吃你？”

姜明想了想，道：“真的是呢，听张知府这么一说，小的就放心多了。”

张咏道：“我再问你，你既然打定主意半夜偷窃，事先一定去那人家附近踩过点，可有留意到不同寻常的人或事？”

姜明道：“不同寻常的人或事……噢，对了，白天有一队官兵到那一带抢劫。”

张咏忙问道：“只抢了丢女儿的那人家吗？”

姜明道：“当然不是，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光顾到了。”

张咏拍了拍姜明肩头，道：“很好，很好。天色不早，我先叫人安顿你下去歇息。明日我有重要任务交给你去办。”

姜明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愣，终于大着胆子问道：“张知府是说有重要任务交给小的吗？那小的犯的盗窃罪……”

张咏干脆地道：“既往不咎。”

姜明道：“当真？”

张咏不悦地道：“我穿着官服，好歹也是成都知府，说的话还能不算数吗？”又道：“除去免去你的前罪，我还会再向朝廷上书，请改铜钱或白银作为官方计量定刑的标准。”

后宋廷接到奏疏，考虑到蜀地铁钱官价与市价相差太远，处于不断贬值的状态，果然由此更改刑法量刑标准，改剑南诸州“犯窃盗、强盗及他赃并望以铜钱一千为银一两定其罪，亦犹内郡国以绢论”，这是后话。

姜明大喜过望，连声称谢，又要叩头顿首。张咏警告道：“别跪我啊，再磕一个头，我可就判你流放沙门岛。”

沙门岛位于东海茫茫大海中，是大宋最为恐怖的牢城，关押的全部是重犯，岛上生活极为艰苦，凡登岛者都是九死一生。姜明果然闻名色变，忙不迭地爬了起来，跟着小吏下堂去了。

郭震在堂外听得真真切切，既惊叹张咏不拘常法，也对其敏锐心思极为佩服。

余乐走过去低声禀报了几句，张咏便招手笑道：“郭公子，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郭震忙过去见礼，道：“白日一见，不知是张知府大驾，多有失礼之处，还望张知府海涵见谅。”

张咏笑道：“哎，什么见谅不见谅的，别这么客气。你也别把我当什么成都知府，只当作白天那个普通的张公便是。”又问道：“郭公子的朋友得救了吗？”

郭震愣了一愣，这才会意对方口中的“朋友”是指那名昏迷少女，忙道：“正在救治当中。”

张咏道：“希望你朋友吉人天相。”又道：“郭公子跟人打架了吗？”郭震道：“没有啊。”

张咏眯起眼，笑问道：“那么郭公子为何会被人按入水中？”

郭震“啊”了一声，这才知道张咏表面脾气暴躁，其实心细如发，已从自己的湿发及衣领看出了端倪。他既不能说出实情，又不屑撒谎掩饰，便只笑了笑。

张咏倒也不再追问，笑道：“郭公子这份气度，我很喜欢。”

郭震不及应答，堂外陡起喧嚣之声，却是巡逻弓手又在大街上逮了一名游人进来。郭震居然认得这个人，正是不久前在芙蓉楼后巷遇到过的僧人慧恩。慧恩见到郭震也在堂中，很是惊异，问道：“公子如何也在这里？”

张咏问道：“郭公子认得他？”郭震道：“不算认得，白日在大街上见过一面。”

张咏便问道：“你是僧人，不入寺庙修行，天黑后还在大街上瞎逛什么？”

慧恩忙道：“贫僧是外地来的，欲转到大圣慈寺。因为第一次来成都，不认得路，一时转得晕了，才会在街上游荡。”又从怀中取出文牒和凭证奉上，告道：“这是祠部发下的文牒，这是当地州府发的通关凭证，请张知府查验。”

张咏随手翻了翻，问道：“你出家当和尚有几年了？”慧恩道：“七年。张知府请看，文牒上写得清清楚楚。”

张咏哈哈大笑道：“当了七年和尚，如何迄今你头上还有缠巾的痕迹？你一定是个杀人亡命的江洋大盗。来人，将他拿下了，上大刑伺候。”

郭震急欲赶去查看孙辟等人是否真的无事，本已告辞离开，到门口听到张咏喝破慧恩身份，心念一动，暗道：“难怪我今日在芙蓉楼后巷遇到慧恩，他称呼青衣女郎为‘小娘子’，而不是僧人惯用的‘女施主’。我觉察到异样，还以为他只是厌恶佛门清苦，动思凡之心，竟没有多想。”

又忖道：“我撞到这假慧恩在芙蓉楼后门窥测，他随即嫁祸于我，之后不久我便落入了神秘老者一伙手中，或许其中有什么关联也说不准。”他既关切真相，便又折返了回来，站在一旁观审。

差役早已将慧恩绑住，又取出夹具来，刚套到慧恩腿上，他便惊恐万状地尖声叫了起来，道：“不必用刑，小的愿意招认。”

原来此人真名叫勾平，外号“钩子”。他是蜀地开州人氏，一向在川东活动。这次忽然动念来成都，途中遇到僧人慧恩。勾平花言巧语博取了慧恩的信任，二人结伴同行。到山路陡峭之处时，勾平杀了慧恩，夺其行囊及文牒等物，将尸首抛下山崖，再自己剃了头发，披上僧衣，冒充慧恩来到成都。

郭震忍不住插口问道：“你白天在芙蓉楼后巷做什么？”

勾平不知郭震身份，以为他也是官府中人，怔了一怔，才道：“小的只是偶然路过那里，听到里面有女子声音，一时好奇，便往里面窥探，不巧遇到了公子。小的也不是有意要冒犯公子，只是小的当时一身和尚打扮，被人知道往妓院偷窥的话，难免会有身份被识破的危险。”

张咏道：“你可还犯下其他罪行？快快一一从实招来！”

勾平垂首道：“再没有了，小的只是一时心生恶念，这才杀了慧恩大师，冒充他的身份。”

张咏重重一拍桌子，怒道：“胡说八道！你若不是需要伪装身份、亡命他乡，好好地装什么出家人？一定还犯有别的恶行。不说是吧？来人，动刑！”

勾平见这堂官着实精明厉害，为自己生平仅见，料想不招出真相，少不得尝尽苦头，忙道：“小的愿招实情。”

原来勾平是个江洋大盗，且并不是第一次来西川，十年前曾在成都一带犯过几起大案。当时西川兵马捕盗使郭载迫于舆论压力，亲自侦缉此案。他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命人四处张贴公告，狂妄地宣称一月内必将擒获盗贼，将其碎尸万段。结果这一公告激怒了勾平，作案愈烈，想

以此来戏弄官府。在抢劫郫县一户姓邢的人家时，由于遭到主人抵御，勾平更是恶念陡起，将这户人家全部杀死。而捕盗无能的郭载因是宋太宗赵光义心腹，不仅没有罚薪降职，反而得到了升迁，成为当年的一大奇闻。

郭震闻言惊呼道：“原来你就是杀死邢氏全家的盗贼。”

张咏忙问道：“郭公子认识受害人家？”

郭震道：“不认识，我只是知道这件案子。邢氏灭门血案当年轰动西川，几乎街谈巷议，我当时年纪虽小，可没少听大人们提起。”

张咏见一旁华阳县尉余乐欲言又止，便拍了一下惊堂木，道：“来人，将这假和尚转押司理院^[4]，好好拷问，说不定还能审出别的陈年旧案。”命人将勾平押下，这才问道：“余县尉，你可是有话要说？”

余乐道：“下官也对邢氏血案略知一二。这起血案不止邢氏被灭门，后来还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

邢家是当地富户，主人膝下一女一子，长女邢曼招赘了夫君杨在，次子邢童尚未成家。郭载任西川兵马捕盗使后，上书论及西川贫富不均的根源，称是因为当地富人多招赘之俗。太宗皇帝下诏加以禁止，杨在、邢曼不得以搬出了邢家，夫妇二人的户籍也就此迁出。而杨在家贫，邢曼又因只育有一女，不被亲生父母钟爱，失去了娘家接济后，生活大不如从前。

血案发生时，正值秋收季节，按照惯例，邢家下人全各自回家中帮手。勾平持械闯入邢家抢劫时，家中只有邢老夫妇及邢童三人。邢老夫妇当场遇害，邢童则重伤未死，然次日也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邢家再无男子，由此户绝。

由于邢家宅田家产不少，便涉及遗产处理问题。根据律法规定，户绝家产除营葬费用外，三分之一给出嫁女，其余充公入官。当时的成都知府遂按照户绝法的规定，将邢家财产的三分之一断给了已是出嫁女儿

身份的邢曼。

但事情并未就此了解，此案报到刑部后，竟被驳回，理由是邢家父母被盗贼杀死时，儿子邢童虽受重伤，人却还活着，根据律法，邢家财产全归邢童所有，邢童成为邢氏的新户主。而次日邢童因伤重身亡，他尚未娶亲，没有子女，财产理该全部充公。邢曼此时只是邢童的出嫁姊姊身份，而不是出嫁女儿，因而无权分得弟弟的财产。

刑部判决后，成都官府遂将已判给邢曼的三分之一邢家财产重新没收入官。人们为此而议论说，邢曼可谓是因郭载而败。若不是郭载上书建议朝廷禁止招赘，她夫君杨在有邢氏儿子身份，有资格继承邢家全部财产。

但有人说，事情皆有两面性，若是杨在依旧入赘邢家，杨氏夫妇生活自然无忧无虑。然盗贼入室抢劫杀人时，夫妻二人极可能也一并遇害。正是郭载的奇特建议，才令杨氏夫妇捡回了性命。

张咏听了曲折经过，颇为感慨，问道：“那杨在、邢曼夫妇后来如何了？”

余乐道：“听说夫妇二人不久即双双得病而死，只留下一女，年纪尚小，无以谋生，又无亲人可以投奔，辗转飘零，后来竟不知去处。”

张咏道：“可怜！刑部驳回原判，是依据律法解释，倒是没有错，可太拘泥表面，未免不近人情。”又问道：“这是桩陈年旧案，有十年了，你来蜀地县尉还不到一年，如何会知道得这般清楚？”

余乐道：“几个月前，前任知府郭载骤然病故，一度引发轩然大波，人们又提起当年邢杨两家之事，为此没少议论。”

郭载任西川兵马捕盗使时毫无建树，仅仅搞了个禁止招赘，蜀地不少入赘女婿是因其而失去财产继承资格，恨其之人不少。而郭氏当上成都知府后，先是被大蜀李顺军逼得弃城逃走，等官军收复成都，再入城后不久又一命呜呼，人们都说这是报应。

余乐又道：“有老书吏告知下官邢氏旧案，下官一时好奇，便详细查了卷宗，这才知道经过。”

张咏听说关于郭载之死也有许多离奇说法，沉吟问道：“你怎么看？”余乐道：“下官不敢妄加议论。”大概说了当日情形。

那是官兵收复成都一个多月后，军中主帅王继恩忽然派人邀请郭载赴宴，郭载满面得色，欣然赴宴。然等其再回来华阳县署时，已是另外一副面孔——神色仓皇，满头冷汗，当晚病倒，次日便过世了。

张咏道：“可有发现郭载身上有受伤或是中毒的迹象？”余乐道：“那倒没有。”

张咏道：“那还有什么可疑的？我实话告诉你，本年五月郭载再入城时，虽然仍是成都知府的身份，其实他已被免职，只不过他自己还不知道而已。郭载是去年年底到任成都，对吧？本年一月李顺大军攻城，他身为成都长官，不抵抗拒守，却擅自弃城逃走，那时朝廷便决意要追究他。”

既然决定严惩郭载之过，朝廷当然早就考虑好了新成都知府人选。张咏二月便已接到成都知府的任命，只不过他刚刚丧父，实难以成行。王小波、李顺义军起后，朝廷已连换两任知府，时间相隔还不到半年，为安抚川中民心，宋太宗也未公开此项任命，甚至未将其事告知前线主帅王继恩，是以五月官兵收复成都后，郭载依旧以成都知府的身份随同王继恩大军入城。

朝廷得到成都收复的奏报后，派遣使者到成都嘉奖王继恩，并告知张咏即将上任成都知府一事。之后王继恩即宴请郭载，告知究竟。郭载自知难逃重罚，心神不宁，忧惧成疾，这才急病身故。

余乐听了经过，道：“原来是这样。”又问道：“这件事，是王大将军告诉张知府的吗？”

张咏道：“我今日才到成都，还没有跟王继恩见过面。”

余乐道：“那么张知府如何能肯定，是王将军在宴席上告诉了郭知府他即将被召回的消息？”

张咏道：“从开封到成都三千七百里，其中凤翔^[5]至绵州一千九百里，为天下驿路中之最艰苦一段。朝廷驿传^[6]，从成都到开封，最快也要二十日。王继恩是五月丁巳日攻下成都，当日向朝廷发出捷报。朝廷收报是二十日后，我人在场。三日后，朝廷派出使者，日夜兼程赶往成都犒军，而王继恩邀请前任知府郭载到军中赴宴，正好是使者预计乘驿抵达成都的次日。”

余乐这才恍然大悟，对张咏之机敏更是佩服不已。

张咏又道：“流言害人！明日你便将实情公开，免得民众私下揣测，又生出事端来。”余乐道：“遵命。”

张咏这才转过身来，道：“郭公子，劳你久候，我有一事请教。”

郭震本早欲离开，只是张咏不断朝他使眼色，似有要事，这才不得已留了下来，闻言忙道：“不敢当，张知府有话只管问。”

张咏道：“前几年郭公子曾到开封诣阙，称蜀地将有乱起，敢问郭公子是如何知道的呢？”

郭震道：“这个……”似是颇有难言之隐。

正好华阳知县谢涛和成都知县吴举匆匆赶进来禀事，张咏便笑道：“公务缠身，实在不好意思。天色不早，郭公子先请回，改日我再约你。”

郭震道：“张知府有命，敢不遵从。”行了一礼，就此退了出去。

一路赶来孙府，倒是如东城客栈店家所言，孙辟、李旼包括那重病少女均在孙府内。

孙辟道：“你是回自己家去了吗？我还在想，也许你今夜不会来

了。”又告道：“我从景倩那里拿到人参了，李畋正亲自在厨下熬汤。”

郭震虽早已从客栈店家描述的情形猜到此节，但听好友亲口说了出来，仍然愣了一愣，问道：“小倩说了些什么？”孙辟道：“什么都没说。”

郭震不大相信，追问道：“什么都没说？”

孙辟道：“我见到景倩后，直接告诉她，郭震有朋友病危，需要人参救命。她什么都没说，直接取了人参出来。”

郭震大为意外，道：“竟然是这样！”

孙辟摇头道：“我也想不到会是这样。我以为景倩虽然不肯见你，心中一定还是挂念你，事实却是……唉！她如果还记恨你，应该不会拿出人参，毕竟那不是普通物事。可如果她还记挂你，不会一句话都不问及你。我一向认为自己很了解师妹，现下也闹不明白了。当真女人心，海底针。”

重重叹了口气，又道：“对了，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李畋走了一趟城南卓家，基本能确认你带回来的小娘子就是卓梦娘，也就是传说中第一个被白头翁吃掉的女子。”

郭震一呆，道：“怎么会是卓梦娘？”

孙辟奇道：“怎么不会是卓梦娘，不然你以为她是谁？”

郭震之前已被神秘老者捉住，重病少女果真是卓梦娘的话，神秘老者为何不杀她灭口？即便他手中握有任介，可也只能用来要挟阻止郭震。一旦卓梦娘为官府所获，对绑匪将是致命威胁。那老者言谈举止不俗，能在短短时间内弄清楚郭震身份来历，当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为何放过卓梦娘这条重要线索？难道他跟绑匪并无干系，并不是白头翁一党，但为何又找上了刚刚回到成都的郭震呢？

孙辟见好友神色有异，问道：“怎么了？还有，没见今日下雨，你头发、衣领怎么湿了？”

郭震已当着神秘老者立下重誓，不便明言，正好见到李畋进来，忙问道：“梦娘病情如何了？”

李畋道：“刚给她灌下半碗参汤，人还没醒。慢慢调养，应该能有所好转。”又道：“你已经知道她就是卓梦娘，接下去要怎么办？”

郭震道：“你先设法救醒她再说。”

李畋顾虑尚多，忧心忡忡地道：“孙辟说白头翁吃人一事多半是歹人勾结人贩子所为，那么卓梦娘算是关键证人，何不交给官府处置？新任成都知府张咏张学士素有声名，人最刚直不过，一定能秉公处理，揪出那歹人来。”

郭震道：“你白天在大圣慈寺遇到的张公，便是张咏张学士，我适才在华阳县署见过他。”

李畋一呆，道：“他当真就是新任张知府？”

郭震道：“是，而且极其精明厉害，决断如流。若不是我亲眼所见，实难相信。”大致说了张咏审案一事。

李畋道：“那小贩是因为盗窃了药农交子被捉，张知府竟然亲自审问他？”

郭震道：“我猜张知府一开始就不是对小偷小摸感兴趣，而是料想那小贩夜半从事偷鸡摸狗的勾当，也许会撞见传说中的白头翁，所以才亲自审问，想得到白头翁的线索。”

李畋喜道：“如此不是更好了，既然张知府也猜到白头翁事件有异，我们这就将卓梦娘移交给他处置，决计错不了。”

郭震不能说出任介已落入敌手一事，只道：“梦娘先留在孙府，而且不能让旁人知道。有人问起的话，便说是孙辟表妹在这里养病。”

李畋愕然道：“为什么？难道你信不过张知府？”

郭震道：“不是。我有我的理由，只是不能告诉你。”

李畋居然也不生气，只叹了口气，道：“你又来了，你到底要给大伙儿留下多少谜？”

当年郭震放弃家族婚姻，又放弃倾心恋人，莫名其妙娶渔家女为妻，令人大跌眼镜。亲朋好友追问情由，他只一句话：“我有我的理由，只是不能告诉你。”是以迄今无人知道背后真相是什么。他甘愿忍受众人包括至亲之人的指责斥骂，也不肯说明就里。而今坚持要将卓梦娘秘密留在孙府，却不说明原因，又有什么稀奇？

孙辟也道：“目下蜀地未平，城外还有十万大蜀军虎视眈眈，而宋军以主帅王继恩为首，只知道在城中饮酒作乐，鱼肉百姓。张知府刚刚到任，最要紧的是先安定蜀地，事务繁忙，不一定有闲暇来管白头翁这件事。反正我们几个也是闲着，何不做点正事？不为大宋，不为官府，就算是为了给成都老百姓一个交代。”

李畋虽谨慎怕事，但与郭震、孙辟情如手足，既然二人都称要自己调查，便也不再坚持己见。

孙辟很是兴奋，不停搓手，道：“我们师兄弟可是好久没有聚在一起了，要不要把任介也叫来？上次翻脸之后，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这次正好可以借调查白头翁而重修于好。”

李畋道：“昌懿已经能下床行走，不如把他和景倩都叫上，如此，我们‘玉垒七子’便又再度聚首了。”

孙辟轻轻咳嗽了一声，李畋忙道：“景倩就不必了，她一个女孩子，终究不方便抛头露面。”

郭震道：“白头翁事件闹了数月，先后失踪几十人，却无人发现异样，背后一定有个厉害的首脑人物，不但手下众多，眼线也不会少，所以我们暗中调查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况且孙辟不是说任介迷恋上青楼女子吗，先不要找他了。”

孙辟笑道：“全听你的。”又问道：“张知府当真只看了那勾平一眼，便知道他是假和尚吗？厉害，太厉害了。”

郭震道：“你一定有机会当面领教张知府的厉害。”

孙辟不解地问道：“这话如何说？”郭震道：“张知府爱书如命，孙家是蜀地第一藏书大家，精品善本如山，他会不登门拜访吗？”

孙辟笑道：“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你也一向是个料事如神的主儿，那么明日我便好好清扫门庭，准备迎接张知府大驾吧。”见天色不早，便命仆人打扫客房、准备热水，安顿郭、李二人歇息。

李畋道：“我今晚得回家去，明日一早还要带着药箱去给昌懿换药。”

孙辟道：“郭震不是说张知府派了人满街搜捕行人吗？你不想被捉，今晚还是留下吧。明日一早我派人去你府上取药箱。”李畋只能勉强同意。

孙辟又笑道：“郭震，你今晚跟我睡。”

郭震竟然一口拒绝道：“不行。”

孙辟也不生气，道：“怎么，怕我逼问你心事？那好吧，你自己一个人去客房睡。我不信你还能瞒我们大伙儿一辈子。”遂各自入房就寝。

次日一早，李畋自己回家去取药箱。郭震去看过卓梦娘一回，见她仍然昏迷不醒，孙辟也未起身，便自己出来，到东门一带寻了处摊子，吃了早点，填饱早就饿得咕咕叫的肚子，这才赶来任府。

任家仆人道：“我家公子昨日出门，一夜没有回来。”

郭震道：“我看你的样子，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任介常常如此吗？”

任家仆人笑笑道：“常常如此。我家公子人在富春坊芙蓉楼，公子不妨到那里寻他。”

富春坊是成都著名商业区，酒肆、妓馆林立，稍有名气的娼妓多居

于此地。有词云：“富春坊，好景致。两岸尽是，歌姬舞妓。引调得，上界神仙，把凡心都起。”坊里的灯火尤为著名，早在唐代时已名闻天下，为著名道士叶法善极力推许，曾私下引唐玄宗入坊观赏。富春坊曾发生火灾，有人写诗道：“夜来烧了富春坊，可是天工忒肆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

郭震得到任家仆人指点后，虽明知不会在富春坊找到任介，但仍然赶来芙蓉楼，希望能找到线索。对于夜夜笙歌的青楼，此时时刻尚早。门前打扫的小厮告道：“公子请午后再来。”

郭震道：“我不是来……”一时不好措辞，便改口道：“我有事想找杨柳青。”

那小厮名叫狗儿，闻言笑道：“公子是第一次来这里吧？青娘可是我们芙蓉楼的头牌，除非事先约好，不然见不到她的。”

郭震道：“我不是嫖客，我只是有事要找她。”

狗儿笑道：“人人都说有事要找青娘呢。”见郭震神色严肃，这才勉强收敛笑容，问道：“公子到底有什么事？”

郭震道：“人命关天的大事。”见狗儿不大相信，便又补充道：“我叫郭震，是任介的朋友。”

狗儿这才勉强同意进去通报，又道：“小的只是传话，见不见公子，还得看青娘的意思。”郭震道：“这是当然。多谢小哥。”

狗儿遂放下笊帚，自行进去通报，不一会儿便折返回来，道：“青娘一听到公子名字，便立即命小的来请公子进去。”当先引路，领着郭震穿过两处回廊，来到一处庭院。

早有女使环儿迎了上来，引郭震进来花厅坐下，告道：“青娘刚刚起身，正在更衣，请公子稍候。”

等了一会儿，只听到环佩声响，女使环儿打起竹帘，出来一名绛衣女郎。环儿道：“这位就是青娘。”

那头牌红妓杨柳青不是旁人，正是郭震昨日在后巷见过的青衣女郎。他一时愣住，脱口问道：“怎么是你？”

杨柳青似笑非笑地道：“为何不是我？”

郭震道：“我想不到……”摇了摇头，并未说完下面的话。

杨柳青笑道：“郭公子有礼。昨日不知公子是任郎好友，多有怠慢，还望海涵。”

郭震道：“郭震今日冒昧登门，正是为任介而来。小娘子昨日可有见过任介？”

杨柳青道：“任郎上午来过，午饭后忽然说有事，起身走了。怎么了？”

郭震道：“之后小娘子再未见过任介吗？”

杨柳青道：“没有啊。可是任郎出了什么事？郭公子，还望你明言。”

郭震难以实言相告，只道：“我昨日刚回成都，想找老友聚上一聚。”

杨柳青这才舒了一口气，嫣然一笑，道：“原来如此。任郎提过不少玉垒七子的事，我可是对郭公子仰慕已久。郭公子既然来了，也别着急离开，我这就命人略备酒席，为郭公子接风。”

郭震原只想寻找任介失踪的线索，见对方毫不知情，便不愿意再耗在这里，忙拱手道：“青娘好意心领了，我还有事，打扰了。”

辞出芙蓉楼，郭震干脆转到昨日他被绑匪打晕处，反复徘徊，心头疑云更浓——

起初绑匪捉了他，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所以一再动用酷刑逼问。不想神秘老者转身出去一趟，再回来时便已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还对他

的过往一清二楚。他离开成都已有三年，其间未与任何人联络，回城一日便遭此奇遇，实在匪夷所思。

成都几经战乱，早已物是人非。况且他在客栈登记时用的是假名，除了李畋、孙辟、景倩等寥寥几人外，再无旁人知道他已然回城，绑匪如何能在短短时间内得知他的来历？

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绑匪中一定有认识且极熟悉他的人。神秘老者肯大度放他离开，大概也是因为这位熟人不忍再加害于他。

如此，绑匪知道他与任介有旧交情也不足为奇，可为什么偏偏要捉任介来要挟他呢？是不是他被捉后，熟人凑巧撞见了任介，遂临时起意，抓其作为人质？

还是说熟人跟任介有私怨，正好碰上这样一档事，便干脆将任介绑了，一来可以制住他郭震，二来也可以令任介吃足苦头？

可任介是个书呆子，生平只以著述为志，不喜欢他的人虽不少，说到私怨，郭震可实在想不出来。尤其这个人还是他郭震的熟人，肯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郭震一时不明究竟，只得先打道回去孙府。就目下情形而言，以他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寻到并救出任介，只能静待时机。既然对方有熟人，肯定会来找他会面，或许言词中会露出马脚也说不准。而就手头线索而言，最有用的当属卓梦娘了，只要看护好她，等她醒转，便能获取更多信息。

刚到东大街，便遇到了华阳县尉余乐。他面色凝重，上前堵住郭震去路，道：“郭公子，请你跟我到县署走一趟。”

郭震愕然道：“为什么？难道大白天走在大街上也犯法了吗？”

余乐道：“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郭震料想必定出了事，然对方不说，他也不能公然抗拒，只得随余

乐来到华阳县署。

余乐倒也没有将郭震带到大堂审讯，找了一间签押房，客气地请他坐下，问道：“郭公子昨晚离开府署后，去了哪里？”

郭震道：“我师弟孙辟府上，我昨晚住在那里。”

余乐道：“那么郭公子今早又去了哪里？”郭震沉吟道：“嗯，这个……”

余乐道：“怎么，郭公子不方便说吗？”郭震道：“富春坊。”

余乐很是意外，问道：“郭公子一大早去富春坊做什么？”

郭震道：“听说我师弟任介迷恋上芙蓉楼名妓杨柳青，我……”

余乐道：“明白了。”示意一旁书吏一一记录下来。

郭震见对方极为郑重其事，狐疑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余乐道：“郭公子当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郭震道：“不知道。还请余县尉明示。”

余乐道：“郭公子可还记得那杀人大盗勾平？”

郭震道：“当然记得，昨晚张知府审案时，我人也在场。”

余乐道：“勾平昨晚从县狱逃走了。”

郭震怔了一怔，问道：“这跟我有什么干系？”

余乐道：“勾平昨晚被捕，随即被带来华阳县署审讯，张知府慧眼识破其江洋大盗身份，将其下狱。然不久即越狱逃走。虽则华阳县狱比府狱要疏松得多，然勾平刑具加身，没有援手，绝难逃脱。而除了官府中人外，郭公子你是唯一一个知晓勾平一案的人。在这之前，你还曾和假扮成僧人的勾平照过面，互相认识——这是你自己当堂承认过的——实难逃嫌疑，按律要拘禁审问。”

郭震沉默半晌，问道：“张知府也是这般认为吗？”

余乐道：“这倒不是。张知府另有要事，人不在县署中，他特命我专门侦缉追查勾平逃脱一案。不过张知府事先提醒过我，昨日郭公子身上一定发生过什么事。”

蓦然抓住郭震小臂，将其衣袖捋起，露出手腕来，道：“这一圈是绑捆索绑留下的痕迹。果如张知府所料，郭公子昨日曾被擒住，并被人动过水刑。”

郭震昨晚亲眼见到张咏之犀利，仅一眼便拆穿了勾平的伪装，料知这位精明的张知府见到自己湿发湿衣后，也必起了疑心，却料不到会在眼下处境被揭破，一时无语。

余乐道：“怎么，郭公子不愿意解释吗？是什么人捉了你？”

郭震道：“这件事是我的私事，且跟勾平逃脱没有任何干系，恕我不能奉告。”

余乐却不肯就此放弃，进一步逼问道：“郭公子被人捕获，又被人动用私刑，却还能活着，是不是有人威逼你做什么事？”

郭震道：“余县尉今日带我来县署，是因为怀疑我与勾平勾结，暗中救走了他，但昨晚我人在孙辟府中，根本没有离开过。这一点，有许多人都可以作证。我既无动机，又有不在场证明，当可洗脱嫌疑。如果余县尉没有其他证据或是证人来逮捕我的话，我可要走了。”正待举步离开，却被余乐举刀拦住。

郭震倒也不动声色，冷然道：“余县尉预备以什么罪名扣下我？”

余乐道：“我得想想。”思索了一会儿，居然拿开了佩刀，道：“郭公子可以走了。”

郭震没想到如此轻易脱身，怔了半晌，问道：“勾平是如何逃脱的？”

余乐道：“昨晚他被关在牢房，今早狱卒发现牢门链锁被扭开，他人

已经不见了。”

郭震道：“怎么，县狱没有看守吗？”

余乐道：“嗯，这个实在有些不巧。昨晚张知府有要事要办，连张知府自己也亲自出动了。因人手不足，当值官吏便将县狱当差的都派了出去，一名狱卒也没留下。但监狱内外大门都上了锁，而且犯人手足戴有刑具，行动尚且困难，更不要说越狱了。没有外人援救的话，勾平根本不可能逃脱。其实我也知道以郭公子名家子弟的身份，不可能跟勾平勾结，我带你来衙门，只是想问清楚昨日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也是张知府交代过的。”

郭震道：“就算没有看守，监狱里总不可能只关了勾平一个人。有人大张旗鼓地闯进监狱救人，总会有别的犯人看到。”

余乐道：“这我当然知道。勾平关在最里间的重犯牢房，必须要经过其他牢房。但我盘问其他犯人时，所有人都说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什么。”

郭震道：“余县尉相信吗？”

余乐道：“似乎不大可能。但官府与囚犯本就是对立的，他们就算看到了什么，也不会说实话帮忙的。”

郭震道：“这可未必。勾平虽犯案累累，却是第一次被捕入狱，不会跟犯人有什么交情。而今世人无不趋利避害，囚犯也大抵如此。他们之所以不肯说出实情，一定是有所畏惧。”

余乐奇道：“畏惧？难道那些囚犯畏惧勾平报复？”

郭震道：“勾平只是个江洋大盗，而今形容已露，还能有什么作为？”顿了顿，又道：“余县尉怀疑勾平会有同党吗？”

余乐道：“不好说，不过照勾平犯案情形来看，应该是独立作案。即使有同党，应该也不可能这么快知道勾平意外被捕，更不可能连夜将其救出。”

郭震道：“这就对了，既然不会是同党，那么什么人还有可能会救勾平？只有一个可能，得了好处、为利益所收买的人。”

余乐失声道：“郭公子暗示是我官府中人所为？”

郭震点点头，道：“余县尉也说了，自勾平被捕，除了我之外，只有官府中人知道他人在大狱。而能私下近身接触到勾平，为其诱惑，更能熟门熟路救走他，最大可能就是县狱的差人。”顿了顿，又道：“张知府昨晚调派大批人手出去办事，但未必要求县狱差人也全部出动，毕竟狱卒的职责是看守犯人，不能主次不分。而县狱狱卒竟倾巢出动，一人不留……”

余乐“呀”了一声，道：“是有人故意为之！”

郭震道：“大致情形应该如此。不过新任张知府精明之极，应该早想到这一节了。”

话音刚落，便有差役进来，告道：“张知府回来了，请余县尉带郭公子立即去议事。”

余乐闻言，便引着郭震赶去大堂。

张咏人并不在大堂之中，而是坐在外面庭院的石凳上。这位新知府，似是奔波了不少路，颇见疲倦之色，额头汗津津的，非但解开了官服，还手拿一片木签当扇子摇，见余乐、郭震过来参拜，也不屑正好衣冠，只叫道：“二位来得正好。余县尉，勾平越狱一案查得如何了？”

余乐道：“下官已请画工画出勾平相貌，往全府派发了通缉告示。他即使已经出城，也走不出益州地界。”顿了顿，又道：“还有一事，郭公子认为接应勾平的不是外人，是县狱自己人所为。下官也认为有理。照目下来看，昨晚县狱当值的长吏嫌疑最大。”

张咏倒不意外，似乎早在意料之中。余乐反倒一怔，转头看了郭震一眼，那意思是说：又被你猜中了。

张咏又问道：“可查清楚郭公子昨日发生了什么事？”

余乐道：“郭公子手腕上有遭捆绑拷打的痕迹，但他不肯交代实情。”

张咏丢了木签，招手叫道：“郭公子，你过来，给我看看你手腕。”

郭震无法拒绝，只得走上堂，勉强伸出双手。他昨日被捉后，曾经大力挣扎，想要挣开束缚，是以手腕一圈淤痕极重，连外皮也被磨破。

张咏道：“嗯，郭公子受伤不轻。你身边明明有良医，却不肯主动医治，看来你身上确实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是连你的同窗好友李畋等人也瞒过了。”

郭震闻言，又是惊奇又是佩服。

张咏又笑道：“我想知道的事，非得了解清楚不可，不然睡不好觉。郭公子，你觉得我能不能查到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郭震只得道：“张知府之精明锐利，我已亲身领教，佩服得五体投地。不是我有意隐瞒不报，而是我有苦衷。”

张咏道：“那好，这件事，郭公子不愿意说，我也不再勉强，也不会再干涉你。不过作为交换条件，你得告诉我，当年你如何能未卜先知，预料到蜀地将有战乱发生。”

郭震踌躇道：“这个……”

张咏正色道：“郭公子，这次可由不得你不说。我奉了圣上钦命，要当面找你问清楚。你敢抗命，便是抗旨不遵，这可是杀头的大罪。”

郭震料想无论如何张咏都会逼自己说出来，只得道：“那好，我便如实告知张知府，但若言语中有冒犯朝廷之处，还望体谅。”

当年春天，孙辟出面邀请郭震等人联袂出游东郊。郭震骑马赴约途中，经过村落时，正好亲眼见到官差如狼似虎，而百姓身无一物，已到了衣不蔽体的地步，仍无法缴足赋税。当时有两名男子站在一旁，冷冷

看着官差挥着鞭子追打市民，虽没有出手阻止，但目光如刀，闪烁着冰冷的寒意。官差一望之下，竟吓得退后几步。那些被官差催逼痛打的百姓，见官差有退让之色，明显胆大了起来，一起围了上来，终仗着人多，将官差迫走。

郭震心中亦有万马奔腾而过，久久不能忘怀那两名男子的目光，虽如寒冰笼罩，内中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他亦切身感受到一股不平之气正在备受欺压的人们心中游走，预料到将会有民众反抗暴政之举，以至与好友一道赋诗时，随口吟出“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马食”之句。

张咏听了经过，问道：“郭公子的意思是，是朝廷暴政促成了这一切？”

郭震嘿然道：“自古官逼民反，不是走投无路、无法生活，谁会铤而走险造反？张知府博览群书，精通史籍，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张咏道：“我看过郭公子的上书。朝廷对举报叛乱一事素来重视，但偏偏你诣阙上书没有受到重视，你可知道你当日为何被有司赶了出来？”

郭震道：“知道，我没有直接说蜀地叛乱一事，只说希望朝廷废除蜀地苛政，与民养息，若还是照此下去，蜀地必有大乱。”

张咏道：“不错，郭公子还提出了具体举措，都是极好的建议。”

郭震冷笑道：“我当年也太天真了！朝廷一心要刮光蜀地油水，如何肯听我一介平民的？后来开封府将我逮捕，称我肆意诽谤朝廷，还一再拷打于我，逼我交代出背后的主谋。无非是想要借我之口铲除那些不顺眼的后蜀降臣，我明白这一点后，便对朝廷彻底失望了。”

张咏笑道：“那我和郭公子可算得上狱友了。”

郭震本大有怨气，闻言很是不解，问道：“此话何解？”

张咏道：“我年轻时被诬陷杀人，也吃过开封府牢饭，还受过不少酷刑，其中最厉害的就是那件‘鼠弹箠’，当真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郭震一时难以相信，问道：“当真？”

张咏道：“千真万确。郭公子可知道高琼？”

郭震道：“是禁军最高统帅高琼高太尉吗？”

张咏笑道：“就是他，他也是我的狱友。我二人同牢而居，而且都受过‘鼠弹箠’的酷刑。高琼比我更惨，受刑次数更多，他实在忍受不住，只求一死，想要撞柱自杀。幸亏我及时阻止了他，不然哪有今日风风光光的高太尉？”

郭震极为惊讶，道：“竟有这种事。”

张咏正色道：“朝廷机构庞大，鱼龙混杂，总有良莠不齐的时候。郭公子之前在汴京遭遇，确实令人同情，可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后来有司将郭公子上书呈及御案，圣上反复翻阅，嗟叹不已，连称：‘未能及时发现此人才，有司之过也。’”

郭震冷笑道：“如果不是我事先预料蜀地将有战乱，皇帝还会认为我是个人才吗？大概仍然会认为我是个诽谤朝廷的乱民吧。蜀地百姓受苦，全是圣上大施猛政所致，有司不过是领会上意，才对上书谈及蜀地民生者大力抑制打击，如何反倒成了有司之过了？”

张咏愣了一愣，寻思片刻，叹道：“郭公子话虽偏激，可道理倒也不差。”

一旁余乐听得冷汗直冒，郭震言语之中多有对当今太宗皇帝不敬之词，而张咏身为地方长官，不仅不加以斥责，反而语出附和，实是怪异。

张咏又道：“郭公子有治世之才，若肯为朝廷效力，便有许多机会为蜀地百姓谋取福祉。你可知道杨允恭^[7]？他是你们蜀地的传奇人物，入仕后积极建言，就蜀地币制、茶法等提出过许多建议，曾进谏说：‘竭民利而取之，非善计也。’”

郭震道：“可皇帝不信任杨公，一样都没有采纳。”又冷笑道：“就连派来平蜀的主帅，也是个宦官，不是什么正常人，足见皇帝对蜀地的态度了。”

张咏摇头道：“郭公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事实是，宋太宗非但不完全信任杨允恭，而且从未视任何蜀籍官员为心腹，公然宣称“自顷诸公议论，多以蜀人为疑，苟可以防闲阻遏，无不为矣”。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特下诏令道：“西蜀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及诸事任。”严格禁止蜀人回到本地为官。

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李顺兄长李自荣占据绵竹，杀死县令，胁从了许多本地人，声势很大。杨允恭彼时尚在朝中为官，兄弟杨允升、杨允元率乡里子弟奋起反抗，竟以少胜多，击败义军，俘获了李自荣。宋军主帅王继恩刚好率军入川平乱，亲自在剑门受俘，以酷刑杀了李自荣立威，又上书请求厚赏杨氏兄弟，任命其为汉州地方官员，好利用杨家声名笼络人心。宋太宗不得已采取权宜之计，任命杨允升为绵竹县令，杨允元为什邡县令。然等到王继恩率军夺回成都后，宋太宗立即下诏令杨氏兄弟入朝，任命杨允升为右赞善大夫，杨允元为大理评事。

执政者猜忌蜀人，除去个人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巴蜀依据天险，地势险固，历来多有割据。三国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后刘备果然占据巴蜀，以西南之地与孙权、曹操三足鼎立于天下。正因为巴蜀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物产，封闭而独立，极易为有野心者利用，即所谓“蜀世有货泉储蓄为用，自昔王室不纲，则权臣因而据有”，历史上不乏此类叛乱割据的例子，包括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均走的这条路。

而对大宋而言，巴蜀是通过武力才得以征服的地区，定蜀之初多次发生动乱，如全师雄叛乱等，是以宋廷难以对蜀地放心，对蜀籍官员始终保持戒心。后蜀国主孟昶入宋后七日而死，除了宋太祖赵匡胤欲夺其妻花蕊夫人外，更重要的是孟昶在蜀地威望很高，非得杀他以绝人望不可。

宋太宗即位后，疯狂掠夺蜀地，对其经济剥削大大加重，实是因为个人恩怨。当年花蕊夫人得宠于宋太祖，差点被立为皇后。她亦借皇帝恩宠干预储君人选，倾心笼络皇长子赵德昭，与宋皇后、皇二子赵德芳一派对抗，着意劝宋太祖立赵德昭为皇太子。然皇帝亲弟赵光义亦一直在窥测大宝之位，终借事在宫廷宴会上亲手射死了花蕊夫人，除去了这一强劲政敌。赵光义后来虽如愿当上皇帝，仍不能忘记花蕊夫人以亡国之人身份干涉大宋储君的旧怨，对蜀地、蜀民痛恨有加，是以采取种种手段予以盘剥。

宋廷不但猜忌蜀人，即便是到蜀地任职的外籍官员，也一样放心不下。为防川中长官权重一方、割据不听政令的局面，宋太宗特规定蜀地新任文武官员，均不得携带家眷，其实隐有以其眷属留中原为人质之意。而且官员也不能随意携带随从，必须将随从人员“具姓名报枢密院给券”，以此来限制其在蜀地培养个人势力。

王小波、李顺义起时，一度有流言说成都知府吴元载亦参预其中。吴元载生父吴延祚原为后周重臣，官任枢密使加官检校太尉，堪比宰相，权位远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之上。赵匡胤谋夺后周皇位，对其倾心笼络，后来终于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手开创了大宋王朝。登基后，赵匡胤封吴延祚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又为避吴延祚之父吴章名讳，特改称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中书门下二品，足见皇帝恩宠。

然大宋局势稳固后，赵匡胤开始“杯酒释兵权”，吴延祚亦失去权势，被调为外官。开宝年间又被召回京师，不久即染病不起。赵匡胤亲临其所慰问，临走时，特意留下心腹宦官王继恩在吴宅，称要督促吴延祚治病。不几日，吴延祚即死于家中。

如此诡异，自然可疑。然官方及吴氏子弟都不愿意提及此事，传闻官方忌惮暴露皇帝谋害开国功臣，而吴氏子弟则畏惧丑事泄露后会招来灭族之祸。宋太祖对吴氏子弟缄默温顺的态度颇为满意，优待甚厚，吴延祚第四子吴元康还娶了赵光义第四女，得以与皇族联姻。

吴元载是吴延祚次子，因父荫入仕，虽政绩平平，倒也一路升迁，调任成都知府。淳化四年（993年），王小波、李顺发动起义，因吴元

载无所作为，有流言称吴元载才是动乱背后主谋，他为报父仇，意图割据西川称王，与大宋对抗。

流言传到朝廷后，大臣们都颇为紧张，宋太宗独独不信，盖因吴元载单身赴任成都，其家眷数十口均在西京洛阳，他不可能舍弃妻子儿女不顾，贸然作乱。详加调查后，果然得知吴元载在蜀地声名极坏^[8]，不得人心，根本不可能据蜀称王。尽管宋太宗之后召回了吴元载，却不是因为“称王”流言，而是其名声太差，欲安蜀民之心。

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生后，有司手忙脚乱地翻出郭震奏书，上报朝廷。宋太宗亲阅后感慨良多，尤其对郭书中所提蜀地民不聊生很为触动，有意派使者前去蜀地抚慰，想以招安手段来解决民乱。然参知政事赵昌言^[9]竭力反对，力排抚慰之议，独请领兵进剿。

宋太宗为赵昌言之慷慨激昂所打动，遂派其引军西征。偏偏皇帝宠幸的峨眉山僧茂贞密报赵昌言鼻折山根，生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而凑巧赵氏没有子嗣，无后顾之忧，一旦握兵入蜀，恐后难制。宋太宗闻言，急派亲信侍卫持亲笔手书追赶，终将人已到陕西的赵昌言召回，还美其名曰：“蜀贼小丑，赵昌言为朕心腹大臣，不可轻动。”称杀鸡焉用牛刀。

峨眉山僧茂贞为大宦官王继恩引荐入朝，又再三推荐王继恩为宋军主帅。宋太宗欣然从命，遂令王继恩典兵入蜀。朝中大臣对此心知肚明：皇帝表面是听从了峨眉山僧茂贞的意见，其实不过是茂贞逢迎上意而已，宋太宗选中王继恩的理由跟唐代以宦官统兵并无区别：宦官既无生育能力，又是皇帝家奴，完全依附于皇权，决计不会反叛。

郭震自几年前离开成都后，一直隐居于荆楚大地，不问世事，这次因挂念几经战乱后的亲朋好友，这才回来成都。料不到平蜀一事居然如此多内幕，一时沉吟不语。

张咏又道：“今上厌恶蜀人，有他的理由，且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能改变。但若是无人肯去努力改变，便只会一直这样下去。郭公子，皇帝一直很想见你。你可愿意为大宋效力？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即派人送

你入京。”

郭震摇头道：“郭某山野之人，何德何能！”

张咏倒也不意外，又问道：“那么你可愿意留在我身边，充作幕僚谋士？你也知道我的性格，总比那些伴食官员好相处得多。”

郭震道：“张知府美意，我本不该拒绝，只是我闲散惯了，实难以胜任。”仰头望着天上朵朵白云，随口吟诵道：“聚散虚空去复还，野人闲处倚筇看。不知身是无根物，蔽月遮星作万端。”

张咏道：“郭公子是有见识、有大志之人，就算是为了蜀地民众，郭公子也不肯入仕吗？”

郭震不答，只道：“张知府一入成都，便直奔大圣慈寺书市，足见是爱书之人。不过张知府是藏书大家，就算蜀刻刻印精湛，然毕竟是大众书市，内容普通，怕入张知府法眼的也不多。成都万里桥附近有一家杜李书肆，主人名叫杨烈，书肆中有不少珍品。张知府有空时，不妨去那里看看。”

张咏登时双眼放光，问道：“杜李书肆？这‘杜’是杜甫，‘李’是李白吗？”

郭震道：“正是。”拱了拱手，自行转身去了。

余乐见张咏没有发话，也不便阻拦，只上前禀道：“下官这就去县狱调查当值的长吏。”

张咏摆手道：“不必了。我已经知道是谁，是狱长石颂。昨晚我们在北城操办公事时，他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称已将所有人手调来帮忙。我当时就起了疑心。今日再听说勾平越狱潜逃，毫无疑问就是石颂暗中作怪了。”

自蜀地入宋，历任成都长官包括成都、华阳二县县令，都是皇帝亲自挑选任命，是皇帝心腹。朝廷派其来蜀地，不需要什么治才治绩，只

要如数上缴赋税、不出乱子便是大功一件。因而成都法律粗疏，长官忙着贪污自肥，下属胥吏差役亦是上行下效，对待公务敷衍了事，以往自身腰包揽财为第一要务，想方设法，无所不用其极。石颂是华阳本地人，尚不知道新任知府厉害，又凑巧遇到张咏昨晚召集所有人手到北城办事，他稍微冒一点点险，便能解决一辈子生计，所失最多不过区区小官，何乐而不为呢？

余乐不解地问道：“张知府既已猜到石颂牵涉其中，为何……”

张咏笑道：“为何不立即逮捕他审问，还要派你追查此案？两个原因，一来想看看你查案的本事，二来犯人跑了，不派人调查说不过去。”

余乐这才恍然大悟，道：“张知府是想蒙蔽石颂，让他误以为他自己已经蒙混过关，好让他自己露出马脚，再追查勾平下落？”

张咏点点头，道：“石颂身为狱长，所管牢狱有囚犯出逃，无论如何他都有责任。按照律法，他会因此被免职。勾平既能让石颂甘心失去这份俸禄，必定是许以高价，让石氏家人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然勾平被捕后已被弓手搜身，身无长物，没有能贿赂打动石颂的价码。但勾平作案多年，应该积蓄了不少钱财，私藏在某处。他一定当面许诺石颂，若是放他出去，必以重物酬谢。如此，勾平一定还会再与石颂见面。

余乐道：“可勾平是个杀人如麻的罪犯，一旦逃出牢笼，多半会就此远走高飞，还会取了财物回来交给石颂吗？”

张咏笑道：“盗亦有道。勾平是个江洋大盗，心狠手辣不假，可他如果连‘守信’二字都做不到，以后就没法在江湖上再混了。再说了，石颂又不是傻子，他一定有办法令勾平履行承诺。”

起身穿好衣衫，拍了拍余乐肩头，道：“放心，我派了人到石家暗中监视石颂，一旦他跟勾平接头，我们会知道的。不过郭震这小子也着实有几分能耐，竟然瞬间便怀疑到官府头上。”

余乐道：“那么下官……”

张咏道：“我交给你一个新任务，你带人暗中监视郭震，看他都在做些什么，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余乐道：“郭震确实可疑，可用得着这般大费周章吗？”

张咏道：“郭震昨日才回到成都，就被人擒获，还被施以水刑拷问。我很好奇对方到底是谁，又想从郭震身上知道些什么。而且郭震这个人个性宁折不弯，对方以酷刑拷打于他，他一定不会屈服，何以还能全身而退？”

余乐道：“下官来成都也有些日子了，听人提过郭震。他虽是郭子仪将军后人，却毫无名将沉稳忠厚之风，少年时性格叛逆，做过不少出格的事。”

张咏道：“噢，什么出格的事？”

余乐道：“听说郭震有郭氏长房地位，自小与杨家女儿杨葑定亲，临到成亲时，郭震逃婚而去。”

张咏不但不以为然，还颇为赞赏，道：“这没什么啊，人人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郭震宁可舍弃家族地位，也要打破家族包办婚姻，可谓十分有勇气。”

余乐道：“奇怪的还在后头。人们都认为郭震是为了师妹景倩逃婚。景家小娘子才气过人，是成都著名才女，也是‘玉垒七子’中唯一的女子，与郭震是一对知心恋人。”

张咏道：“我听过‘玉垒七子’的名号，也知道内中也有个姓景的，出身名门，是大学士欧阳炯的外孙，想不到却是女儿身。”

余乐道：“郭公子与景家小娘子，无论才华外貌，均是佳偶天成、天作之合，这是时人公认的看法。是以郭家也默许了郭震的选择，将杨葑改嫁给了郭震堂兄郭仁渥，其人目下是郭氏家族的家长。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郭震忽然娶了锦江渔家女玉莲为妻，受到众人指责，景倩也为此而与他反目。再后来的事，张知府应该已经知道了，郭震跑到京师上书，称蜀地将有动乱，被开封府拘禁了数月。等他再回来时，他妻子玉

莲已经病故了，听说还怀有身孕。郭震受到打击，甩手而去，直到昨日，才重新在成都出现。”

张咏道：“所以你认为郭震在世人眼中是个负心汉，是某个女人擒了他，昨日将他捆起来施以水刑，不过稍事惩戒？”

余乐奇道：“张知府如何能一下子猜到我的想法？算了，当下官没问过。下官的确是这么认为，不然如何解释以郭震之性格，竟能全身而退？而且他自己半句不提这番经历，连同窗好友也好瞒过，愈发可见他心中惭愧，实不愿意旁人知晓了。”

张咏捋捋胡须，道：“倒也有几分道理。嗯，既是涉及儿女私情，外人干涉反倒不妙。余县尉，你不必去跟踪郭震了，我自己会找机会亲自登门拜访。”

余乐道：“是。不过据郭震所言，他暂时栖身在孙辟家中，并没有回去郭家。”

张咏道：“那不是更好了！久闻蜀中孙氏藏书天下第一，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话音刚落，便听到前庭有大声呵斥的吵闹声，随即有一名紫袍官员率领军士闯了进来。那官员六十有余，一头银发，面黑无须，模样忠厚，脸上却是寒霜笼罩，杀气腾腾。

张咏哈哈笑道：“我当是谁这么胆大，敢擅闯府署，原来是主帅王大将军到了！”

郭震离开华阳县署，径直往南，欲径直回去孙辟家。走不多远，便见到一人浑身酒气，摇摇晃晃地走在前面。他一时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呆了一呆，追上去道：“兄台请留步……呀，真的是你。任介，你……你没事吧？”

任介喜道：“郭震，你真的回来了！好几年不见，你过得可还好？柳青跟我说你到芙蓉楼找过我，我还不信。刚去了你家里，正好遇到你堂

兄，说是就算你回来成都，也不会再进郭家门的。我猜你可能是去了孙辟那里。嗯，虽然我跟他吵了架，不过为了你，也只好登门了。这下可好，半路遇到你，不用再去孙家了。走，我们去那边酒肆喝上几杯。”

郭震正好想问清楚经过，也不欲孙辟等人在场，便随任介进来酒肆。一进堂坐下，他便迫不及待地撸起任介衣袖，细细查看，一圈手腕光洁白嫩，丝毫不见绳索捆绑过的痕迹。

郭震心头大奇，暗道：“我昨日被神秘老者手下擒获，手腕上伤痕犹在。又亲眼见到任介手足被锁在床榻上，决计无虚。神秘老者以他性命要挟我就范，如何他眼下又好端端地坐在我面前，丝毫没有被绑架过的痕迹？”

任介尚且莫名其妙，问道：“你做什么？”

郭震道：“你昨日都做了些什么？”

任介想了想，道：“我先去了芙蓉楼，后来出来，不知怎么就醉倒了。今日醒来，人在一间破庙里，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便去了芙蓉楼，这才得知你人回来了。”

郭震道：“什么破庙？”任介道：“就是武担山山脚那间土地庙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了那里。”

郭震问道：“你怎么知道又过了一日？”

任介笑道：“你小子是在有意试探我醉没醉吗？我虽然有些醉，可还不至于糊涂。昨日我是午后离开的芙蓉楼，我出土地庙后，看太阳光影，才刚刚巳时呢。”

郭震道：“你不记得你醉倒后发生了什么事吗？”

任介摇了摇头，道：“不记得了，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你问这个干嘛？”

郭震道：“那你是怎么醉倒的？”

任介道：“好像有个络腮胡子招手向我问路，我也记不大清楚了。”

郭震心道：“那些人绑走任介的手段跟之前对付我的一模一样，只不过他自己稀里糊涂，不知道自己被人绑了。昨日那神秘老者放我走时曾说过：‘只要你不捣乱，等到我大事办完，自会放人。’莫非神秘老者大事已了，认为我不再是威胁，所以才放任介离开？”

忽想到新任成都知府张咏已留意到白头翁食人一案，甚至屈尊亲自审问小贩姜明，意在从对方口中获取白头翁线索，而华阳县县尉余乐又提及昨晚张咏调派大批人手办事，连张知府本人也出动了，不由得心念一动，暗道：“是了，我昨晚还在华阳县署遇到过成都及华阳县令。张知府既已猜到白头翁事件是歹人劫人售卖，他忽然召集出动如此多人手，应该是在进行大规模的追捕活动。从今日情形来看，似乎官府并没有收获。然绑匪知道官府介入，无法再借白头翁食人掩饰，只能就此撤出成都。我没有见过绑匪真面目，不足以对他们构成威胁，任介大抵也是如此，所以神秘老者放过了我二人。但卓梦娘失踪已三月有余，这期间她一定被囚禁在某处，后来才被带上船，辗转押送他处售卖。这么长时间，她不可能没有见过绑匪任何一人。神秘老者对我都如此忌惮，不惜绑架任介作为人质，为何偏偏要放过她呢？”

还有一大疑问是，郭震曾猜测有熟人参与其中，此刻再见到任介获释，活生生地坐在自己面前，愈发坚定了这一想法。可到底是谁呢？谁会如此丧心病狂，竟要绑架售卖蜀地少男少女牟取巨利？

一时没有眉目，又暗道：“王氏是成都首富，昌懿掌管家族生意，又时常来往于全国各地，人脉多，路子广，或许他会知道些什么也说不准。正好昌懿受了伤，我也该去探望。”遂与任介简单闲话了几句，便邀他一道前往王家。

任介摇头道：“我不去，我跟昌懿也吵了架。”

郭震道：“你为什么要跟大伙儿闹这么僵？”

任介气鼓鼓地道：“他们所有人都说柳青的坏话，反对我跟她来往。郭震，你去过芙蓉楼，见过柳青，你说她好不好？”

郭震先后见过杨柳青两面，对其印象并不深刻，容颜虽然美丽，却也并非国色天香，至少没有达到令人过目难忘的地步。瞧其个性开朗，应该也不是抚琴弄画的才女，如何竟能让书呆子任介迷恋至斯？

郭震不便明说，只是支吾道：“嗯，她人不错……”

好在任介也不是真的需要郭震的答案，迫不及待地道：“柳青是多么好的女子，因家世零落才坠入风尘，却仍然冰清玉洁，出淤泥而不染，还有一副侠义心肠……”

郭震眼见若不出声阻止，怕是好友还要滔滔不绝地夸下去，忙道：“你有了心上人，这是好事，但也不至于跟朋友们闹得这么僵吧。”不待任介辩说，又道：“你可知道昌懿受了伤？”

任介果然不知情，闻言一愣，问道：“怎么搞的？”

郭震道：“具体我也不大清楚。伤者为大，你也别计较几句拌嘴了。”

任介道：“那可不是几句拌嘴，是对柳青的恶毒攻击。”虽然嘴中嘟囔，仍起身跟着郭震往王宅而去。

王氏是成都首富，宅子当然也是城中首屈一指的大豪宅。经过大蜀李顺的“均贫富”，王氏财物大多被大蜀军搬走，但宅子并未有所损伤，华丽依旧，在处处废墟的成都城中格外显眼。

门仆认得郭震、任介，也不通报，兴冲冲地引二人进来。

郭震问道：“昌懿还在休息吗？”

门仆笑道：“我家少主人早就起身了，正在见客。”

郭震道：“若他人在会客，不方便打扰，我们改日再来也行。”

门仆道：“不碍事，不过是生意上的客人，郭公子和任公子才是贵客。”

来到花厅外，却见大门紧闭，里面有窃窃语声，似在商议要事。门仆不敢贸然进去，便轻轻咳嗽一声，道：“少主人，郭公子和任公子登门拜访。”

只听到拐杖“咚咚”顿地，门扇打开，王昌懿亲自扶杖迎了出来，笑道：“郭震，你小子怎么自己来了？我本来还说见完客就去孙辟那里寻你。”转头看到郭震身后的任介，又笑道：“任介，你小子也有种，都有多久不登我王家大门了！”

任介赌气道：“要不是听郭震说你受了伤，我才不来。”

王昌懿知他孩子气，也不计较，笑道：“多谢有心。”

厅中一男一女两名客人见主人来了老友，便起身告辞。王昌懿道：“也好，二位所提生意，我考虑过后，三日内给二位答复。”

郭震却认出那两名客人来，男的名叫张橧，女的叫张杉，是一对外地来的兄妹。二人也是东城客栈的房客，跟郭震打过几次照面。昨日郭震入住东城客栈时，因楼梯狭窄，他又抱着卓梦娘，很不方便，张橧看到后，还特意喊妹妹张杉出来帮手。此刻三人在王宅再度遇到，颇为惊讶，郭震这才知道张氏兄妹原来是好友的生意伙伴，不免感到世事奇妙。

张橧也笑道：“原来兄台就是郭震郭公子，我兄妹听过你不少事，在客栈竟未能认出来，也算有眼不识泰山了。”

郭震歉然道：“之前郭某以假名与二位称道，实是因为用假名登记入住在先，并非有意欺瞒，抱歉。”

张橧笑道：“郭兄何必放在心上！”又道，“我兄妹二人先行告辞，改日再向几位请教。”拱手辞去。

王昌懿甚是欣喜，连叫仆人备酒，又命人去请李畋、孙辟来，好老友共同欢聚。

任介道：“不叫景倩吗？师妹虽是女子，却也是我‘玉垒七子’之一。”

王昌懿转头看着郭震。郭震忙道：“小倩已经知道我回来了，之前我和孙辟去过景府。”

王昌懿道：“那好，我这就派人去请师妹。她能来最好，她不肯来，我们心意也算到了。今晚我们老友相聚，不醉不归。”

任介忙道：“我正好要去一趟北城，不如由我去邀请师妹。”

王昌懿料想任氏已与杨柳青晚上有约，必须得去芙蓉楼向情人请假，所谓“邀请师妹”，只是顺道罢了。又见郭震连使眼色，便不揭破，只笑道：“好，那就有劳了。”等任介出去，这才叹道：“任介真的是被芙蓉楼那小妖女迷昏头了。”

郭震道：“任介素来痴痴呆呆，除了读书之外，对别的事从不上心，好不容易他有了喜欢的女子，不是一件美事么？”

王昌懿先是一愣，随即大笑道：“没错，是件美事。今日朋友再聚，只谈开心美事。”

郭震道：“李畋一早来给你换药时，除了说我回来成都外，可有提及其他？”

王昌懿道：“你是说白头翁食人事件吗？李畋大致说了，还让我不要张扬，如果你问起，就说他没提过，因为你特意交代过，说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郭震道：“抱歉，我是考虑你有伤在身，又还有那么多生意要管，不想你卷入进来。”

王昌懿笑道：“不过你也知道李畋一定会告诉我。”

郭震点头道：“李畋虽然谨慎小心，但我们师兄弟情同手足，无话不

说，要想他瞒过你不提，那是不可能的事。”顿了顿，又道：“不过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介。我担心……”

王昌懿道：“担心任介心思全在杨柳青身上，他转身就会告诉她？”

郭震点头道：“青楼毕竟是个是非之地，若是任介知道了这些，怕是也不会对心爱的女子隐瞒。”又问道：“你素来消息灵通，我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可有听到什么风声？”

王昌懿脸色立即严肃了起来，道：“你是指有人暗中贩卖蜀地人口一事吗？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消息。不过我会派人去打听。贩卖人口不是件简单的事。事先得准备好地方囚禁，还得安排船只运输，涉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郭震叹道：“蜀地每每战乱之后，都会有歹徒、盗贼蜂拥而起，在局面未完全安定之前趁火打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海晏河清，时和岁丰，天下太平。”

王昌懿冷笑道：“你心中最清楚不过，只要还在大宋治下，就永远不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朝廷从来不把我们蜀人当成人看。”

郭震道：“但一统是天下大势所趋，分裂动乱只会给蜀地百姓带来更大的灾祸。”

王昌懿道：“这一点，我比你更有切身体会。大蜀王李顺均走了我王家大部分财产，但还算客气，没有动手打骂，也按人口留下了一些财物，供生存所需。而官兵赶走了大蜀军后，第一件事便是在全城疯狂抢掠，比大蜀军更过，见什么拿什么，比大水冲过还干净。稍有不平者，即遭毒打，然后被冠以大蜀反贼的名义抓起来。若家人送钱去军营，尚能放回。若无钱赎人，那么就只能等着领尸了。”越说越是气愤起来，道：“郭震，你说国家要一统，我也赞成，可朝廷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呀。”

郭震道：“这不过是入城官兵少数人胡作非为罢了，不是朝廷本意。”又问道：“闯入王家出手打伤你的人是谁？”

王昌懿道：“是个叫乌忘我的将军，听说是那宦官主帅王继恩手下第一红人。”

郭震道：“善恶终有报，这件事……”

忽有仆人进来禀报道：“王大将军派人来请郭公子赴宴。”

郭震大为愕然，问道：“王大将军？是那宦官主帅王继恩吗？”

仆人道：“正是。”又上前一步，低声告道：“少主人，来者正是当日打伤您的乌忘我。”

王昌懿哼了一声，正要举步出去，郭震忙拦住他，道：“民不与官斗，至少不能明里争斗。你先安心歇着，我去去就回。”

出来一看，一名三十岁出头的武将率了一队军士等在大门口。那武将见人出来，忙迎上来问道：“是郭震郭公子吗？”郭震道：“是我。”

武将道：“郭公子叫人好找，我四下寻了好久，才找来这里。本将乌忘我，奉主帅之命，请郭公子到军中赴宴。”

郭震道：“我与你家主帅素不相识，找我有何见教，不妨明说就是。”

乌忘我笑道：“郭公子是圣上点名想见的贤才，王大将军心中仰慕得紧，听说公子回了成都，特意备下了酒席，预备为郭公子接风洗尘。”

郭震道：“王大将军美意，郭某心领了。一来郭震无德无能，二来我今晚已与人有约，恕我不能赴约，还请乌将军代我向王大将军赔罪。”

乌忘我登时露出不豫之色来，仍勉强笑道：“郭公子，王大将军全是好意，万望你不要推辞。”见对方不置可否，转身便走，便唢哨一声，军士立即上前围住郭震。

郭震道：“做什么？难道将军还要动武吗？”

乌忘我赔笑道：“本将奉有严令，非将郭公子请去军中不可，得罪莫怪。”命军士捉住郭震臂膀，欲强行拉其赴宴。

忽有人急奔过来叫道：“喂，你们做什么？”却是华阳县尉余乐到了。

乌忘我对郭震尚勉强恭敬，转身便换了一副颐指气使的姿态，道：“余县尉，你虽然是个地方官，可也管不了我们军中之事。”

余乐道：“我奉张知府之命，来请郭公子到华阳县署议事。”

乌忘我道：“张知府找郭公子有什么事？”

余乐道：“张知府议事，需要向你军中交代吗？”又正色道：“张知府才是成都最高长官，而官兵职责只在于追剿反贼乱党，望乌将军三思，分清楚权责。”这话说得不卑不亢，意为张咏地位职权在王继恩之上。

乌忘我却是个跋扈性子，仗着有王继恩作靠山，嚣张惯了，很不屑地道：“就算张知府本人在此，我也要带郭公子走。胆敢阻拦者，一律格杀勿论。”

郭震见军士当真拔出兵器，忙道：“各位稍安毋躁，等我说几句话，自会跟乌将军前去军中。”将余乐拉到一边，问道：“张知府找我可是有急事？”

余乐道：“算不上紧急大事。石颂被杀了，张知府让我来告知郭公子一声，再听听你的看法。”

郭震一愣，问道：“石颂是谁？”

余乐道：“华阳县狱的狱长。”大致说了新知府张咏早猜到石颂是放走江洋大盗勾平的内应，又欲以石颂追索勾平之事。

郭震道：“是勾平杀了他吗？”余乐道：“应该是。”

石颂是脑后受钝击而死，料想他放勾平走后，应该没有立即解开其

手脚镣铐。石颂为了掩饰，又赶去北城加入张咏公干队伍，等到今早完事后才返回放了勾平，与其一道往勾氏所称的藏宝地点而去。勾平取出所藏财物交给石颂后，又乘其不备，以钝器将其杀死，夺回财物，尸体则顺势丢入了锦江。

余乐又道：“这是张知府的推测，他也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郭震道：“石颂尸体是在江上发现的吗？”

余乐点了点头，道：“石颂尸体沿锦江顺流而下，到合江亭一带时被船户发现。张知府得报后，立即派了人往上游搜索，但没有什么发现。”

郭震道：“但那时官府早已经发现勾平逃脱，往成都府各处关隘派发了图像告示，勾平决计出不了城。”

余乐道：“张知府也认为勾平人还藏在成都城中。只是成都城这么大，难以索遍，张知府既不忍心再有官差扰民之事，手下人手也不足调用，不知郭公子可有好的办法？”

一旁乌忘我早等得不耐烦，连声催道：“郭公子，该上路了，莫让王大将军久等。”

郭震只好道：“劳烦余县尉进去跟我朋友王昌懿说一声，今晚宴会不必再等我。”又压低声音道：“那勾平既是江洋大盗，以重金贿赂石颂，想必藏宝是真有其事。但为盗之人，藏物不会是铜铁之类，多半是金银珠宝。然这类物什价值过高，直接用于消费太过碍目，他必须得兑换成现钱。以目下成都经济状况而言，金银珠宝极不好出手，余县尉不妨请王昌懿帮个忙，这城中店铺三成都是他家所开，珠宝一条街所有房屋都是他家产业，只要请他派人留意下首饰铺、当铺之类，不难寻到蛛丝马迹。”

余乐恍然大悟，道：“郭公子果然高见。多谢。”

[1] 濮州鄆城：今属山东。

[2] 张咏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及第，这一届的知贡举（主考官）为前任开封府判官程羽，同时及第的还包括向敏中、寇准、王旦、李沆、苏易简、宋湜等人，后来均成为一代名臣。所提七名进士除张咏以地方政绩扬名外，其余六人均相继位列宰辅大臣，因而这一年的进士榜被称为“龙虎榜”，是宋朝科举史上最为光彩的一年，引来后世广泛瞩目和研究。张咏、向敏中、寇准、王旦等人年轻时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

[3] 华阴：今属陕西，华山在其境。陈抟即著名的陈抟老祖，常被视为神仙。其人主张以睡眠休养生息，时常一眠数日，人称“睡仙”，“不到黄河心不死”就是典故于此。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曾诏陈抟赴京，但为陈抟拒绝。宋太宗自作《诏华山处士陈抟》诗：“华岳多闻说，知君是姓陈，云间三岛客，物外一闲人；丹鼎为活计，青山作近邻，朕思亲欲往，社稷去无因。”还有一首《赠陈抟》诗：“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若肯随征召，总把三峰乞与君。”宋太宗使臣葛守忠有《答陈抟》诗：“华岳三峰客，幽居不计年。烟霞为活计，云水作家缘。种药茅亭畔，栽松涧壑边。暂离仙洞去，可应帝王选。”陈抟作《答使者辞不赴诏》：“九重特降紫袍宣，才拙深居乐静缘。山色满庭供画幃，松声万壑即琴弦。无心享禄登台鼎，有意学仙到洞天。轩冕浮云绝念虑，三峰只乞睡千年。”后因使臣反复恳求，陈抟不得已来到开封，宋太宗待之甚厚。陈抟赠宋太宗“远近轻重”四字，曰：“远者远招贤士，近者近去佞臣，轻者轻赋万民，重者重赏三军。”陈抟是北宋三教合流的首倡者，相传紫微斗数及无极图说皆为他所创，对理学的兴起有重要影响。

[4] 司理院：府或州司理参军院简称，由司理参军事主之，为刑狱机构。上州司理参军为从八品官，中、下州司理参军为从九品官。

[5] 凤翔：今陕西凤翔。绵州：今四川绵阳。

[6] 据沈括《梦溪笔谈·官政》：“（宋代）驿传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绍兴十年（1140年），秦桧与宋高宗合谋降金，一日之间发金字牌十二道，将岳飞从朱仙镇召回。金字牌长约一尺，上刻有朱漆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驿吏不得在驿站内交接，而只能在马背上依次传递，昼夜不停。途中如有延误，必受严惩，“稽留一天罪至配流”。

[7] 杨允恭：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家世豪富，年少时风流倜傥，为人侠义，胆识过人。宋太祖年间，宋军平蜀后，川中局势动荡不稳，群盗乘乱而起，十分猖獗。杨允恭当时还是个少年，率乡里子弟安营扎寨，抗击盗贼。后盗贼攻破乡寨，擒获杨允恭。杨允恭假意投降。盗贼首领听说他出身不凡，也乐得收为己用。杨允恭由此跟盗贼首领之子结为好友。后倒戈阴谋败露，盗贼首领预备杀死杨允恭，首领之子及时告知了杨氏，令其抢险逃走。不久官兵讨贼，杨允恭积极协助，以奇计大破盗贼，将其全歼。杨允恭由此得到宋廷瞩目，得以入仕为官。他自小博览群书，精思工巧，擅长制作机关，后成功改造三国诸葛亮所传“木牛流马”，成为西北宋军运粮利器（西北沿边由于道路险阻遥远，又无水路可供漕运，军需运输困难）。除此之外，他还就整治水运、盐政、茶政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得以实施的均有突出成效，是当时少见的实干型能臣。

[8] 蜀地因物产丰富，自古崇尚奢侈。当地风俗，收获季节后，民众多将粮食换成酒肉，吃喝玩乐。由于不加节俭，往往弄得家无余资、生活无着，容易沦落为游民。吴元载到任后，下令禁止奢侈之风，禁止出游、集会等，对违反者处罚极严，蜀地官吏民众大多怨恨吴元载。

[9] 赵昌言：字仲谟，一作幼谟，汾州孝义（今山西孝义）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举甲科进士。当时宋太宗赵光义不顾群臣劝阻，对契丹征战频繁。赵昌言刚愎倨傲，喜用兵，屡屡上书言兵事，得到皇帝赏识，为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副宰相）。其人喜提拔后进，尝荐通判李沆于朝，纳县宰王旦（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为婿，后二人（李沆、王旦均为张咏、寇准、向敏中同年）皆至相位，时论有知人之明。

第三章 往事悠悠

后蜀因为国库充实，宫城修建得极为繁华。宋师平蜀后，成都知府自然不敢越级搬入宫城，只将王宫附近的策勋府改为成都府署，作为办公居住之地。大蜀军入城后，李顺迫不及待地搬入宫城，过起了皇帝瘾。只是他这位大蜀王当得不安稳，才几个月便被宋军破城攻杀，后蜀宫城及成都府署亦在大火中化作了灰烬。

流落天涯怀海涯，旧山终日恨归迟。
思量却得蹉跎力，会尽人间一肚皮。

江楼四面立屏风，到此诗家合用功。
沽酒店藏花影内，打渔村在浪声中。

—郭震《诗二首》

—郭震《诗二首》

宋

军大营设在后蜀王宫附近。后蜀因为国库充实，宫城修建得极为繁华。宋师平蜀后，成都知府自然不敢越级搬入宫城，只将王宫附近的策勋府^[1]改为成都府署，作为办公居住之地。大蜀军入城后，李顺迫不及待地搬入宫城，过起了皇帝瘾。他本就自称是后蜀国主孟昶遗腹子，重回父亲故居居住，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只是他这位大蜀王当得不安稳，才几个月便被宋军破城攻杀。宋军破城时，不分青红皂白，大肆屠杀军民，城中死难军民多达十万人以上，血流成河，后蜀宫城及成都府署亦在大火中化作了灰烬。



蜀宮城圖

成都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河水亦由西北流向东南。后蜀宫城虽尽毁于战火，却依旧是全城中心，处于制高位置，是以成为宋军扎营所在。

郭震进来时，天色已黑，主帐灯火通明，已备好酒席。王继恩正与一名年过四旬的中年文士交谈甚欢，听到乌忘我禀报，忙迎过来道：“郭公子，本帅久仰你大名，今日总算见到本尊了。”

郭震道：“郭某山野之人，劳大将军如此厚待，受之有愧，实不敢当。”

王继恩笑道：“哎，有什么不敢当的。等到将来郭公子成了圣上眼中的红人，我等怕是高攀不上了。”

乌忘我咳嗽了一声，低声告道：“郭公子原本推辞不想来，是下官强行带他来的。”

王继恩先是一愣，随即哈哈笑道：“没什么，没什么，郭公子认生嘛。来，郭公子，本帅为你介绍一位贵客，这位逍遥子先生，不但是位大大的名士，还是位医术高明的神医。”

那中年文士遂起身自我介绍道：“在下姓潘，单名一个闾字。”

郭震见对方神采轩昂，气宇不凡，暗暗称奇，便自报了姓名。王继恩请二人入座，郭震敬潘闾年长，特意坐了下首。

王继恩又道：“今晚宴席，本来本帅是要单独宴请郭公子，想不到潘先生驾到，是以连同二位一块儿招待了。”

潘闾微笑道：“如此说来，潘某今晚得享美酒佳肴，是沾了郭公子的光，实是幸会。”

郭震未及回答，便有人大踏步闯进帐来，嚷道：“王大将军，你设下这么大一桌酒宴，竟然不邀请我？是怕我太能吃吗？”竟然是新任成都知府张咏到了。

王继恩一怔，随即笑道：“本帅尚在犹豫，只怕张学士不肯来，想不到张学士自己来了。所谓相请不如偶遇，不是吗？”

张咏正要嘲讽对方不通文墨，忽一眼望见一旁的潘闾，不由得呆住，怔了一怔，才道：“小潘，你怎么在这里？”

潘阆笑道：“凑巧来了成都，便先来拜会王大将军。”

张咏惊讶不已，露出匪夷所思的神情来，但也未再追问。

王继恩见张咏不邀而至，且没有离开的意思，只好请他入席坐到上首。张咏连连摆手道：“我跟小潘有十年没见了，我得坐他旁边，好方便叙旧。”也不理睬旁人，自己搬了方凳，坐到潘阆边上。王继恩无可奈何，只好随他去了。

片刻后，军士烫好酒端上来，四人饮过一巡。王继恩又笑道：“不能就这么干饮，得寻点乐子，我们来行个酒令。”

拍了拍手，只听到环佩叮咚作响，帷幔后转出一名丽人来，云髻高耸，正是芙蓉楼名妓杨柳青。

王继恩道：“这位杨柳青青娘，是行酒令的高手，就由她主持，如何？”也不待旁人回应，便为杨柳青一一介绍在座之人，再令其开始行令。

杨柳青提起酒壶，笑道：“小女子勉为其难为各位行令，还望各位官人不要嫌我才疏学浅，先饮为敬。”先自己饮了一杯，笑道：“第一个酒令也简单，前后呼应即可。咱们就按座次来接龙，如何？”落落大方，毫无媚妓媚态。

郭震心道：“难怪旁人说杨柳青能先后从容周旋于大蜀王李顺和宋军主帅王继恩之间。李顺是草莽人物，当然会喜欢她这种性格的女子。至于王继恩，他是阉人，失去性能力，也不会喜欢莺莺燕燕之流，反倒是杨柳青的性情投他胃口。”

杨柳青见张咏和潘阆都表示同意，遂道：“有来有去，如梁上之燕；有去无来，如弦上之箭。”

王继恩是主人，坐在上首，第一个接道：“有来有去，如机上之梭；有去无来，如水上之波。”

再下一个轮到潘阆，他尚不及开口，张咏抢先接道：“有来有去，如咽喉之气；有去无来，如肛门之屁。”

他原本是朝中大学士，却说出如此粗俗的酒令。众人先是一愣，随即忍俊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王继恩明知张咏有意捣乱，却不好发作，便朝杨柳青使了个眼色。

杨柳青笑道：“张知府有失体统，该罚一杯。”张咏连道：“该罚，该罚。”自饮了一杯。

杨柳青嫣然笑道：“我们再换个法子，以酒筹^[2]来行令，还是我先来。”取出一筒竹签，摇了一摇，随意取出一根签子来，念道：“情多最恨花无语。不言者饮。”环顾一圈，笑道：“郭公子，只有你一直一言未发，该你饮了这杯酒。”走过来亲自为郭震斟了一杯酒。

郭震道：“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好，我饮。”举杯一饮而尽。又自竹筒中抽出一根竹签来，交到杨柳青手中。

杨柳青念道：“人面不知何处去。须多者饮。”

潘阆看了看身边的张咏，再看看自己，笑道：“似乎我的胡须比较多些。”张咏笑道：“小潘当仁不让。”

潘阆举杯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饮了一杯。又抽得一根竹签，却是“玉颜不及寒鸦色。面黑者饮。”

张咏笑道：“王大将军，这是在说你呢，在座之人，没有比你面色更黑的了。”

王继恩不及接话，杨柳青便笑道：“王大将军是军中主帅，不能饮酒过度，小女子替他饮了这一杯。”念道：“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饮了一杯，仍将竹筒奉给王继恩。王继恩抽得一支签：“世上而今半是君。惧内者饮。”

潘阆道：“这句诗原是描述唐末时世人多为窃贼，却被拿来做成了酒令，当真是又风雅又有趣。”

杨柳青掩面笑道：“这是小女子自己制作的，多谢潘先生赞赏。”

张咏哈哈大笑，道：“似乎我们四人中没有怕老婆的人。这可如何是好？”

杨柳青笑道：“那么便请几位官人一起举杯，合饮一杯。”

王继恩是主人身份，遂先举杯道：“就如青娘所言，大家合饮一杯。”

正好有军士送热酒上来，王继恩便命换上热酒。那军士毫不理睬主帅命令，径直奔到郭震面前，从漆盘底下抽出一柄匕首，刀映烛火，红光闪烁，直刺过来。

郭震既心中有事，便心不在焉，只想早些离开宴席，待到寒气逼面时，这才会意过来，忙往后侧仰，但已是来不及。心中不觉一痛，暗道：“再会了，小倩。”

忽隐约见到一件黑乎乎的事物自侧面飞来，一声闷响，竟将刺客手中匕首打偏，原来是张咏顺手抓起席上的板鸭掷了过来。

王继恩怒声呼喝，大批军士涌将进来。那刺客见郭震已及时退让到一边，再也难以得手，便回转手腕，举刀刺入自己胸口，瞬间面上泛出一团黑气，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主帐乍起变故，虽无人受伤，王继恩面色却十分难看，挥手命军士将刺客尸首拖出去。那刺客脸色变成一团漆黑，像是抹了炭灰一般，很是骇人，料想短刀上淬了剧毒。军士有所畏惧，一时不敢动手。王继恩厉声斥骂，这才有军士大着胆子上前，抓住刺客双脚，将他倒拖了出去。

王继恩失了面子，难以向宾客交代，一时难以下台，不断斥骂属下无能，竟让刺客混进了戒备森严的军营。

张咏劝道：“王大将军稍安毋躁，尽快查明刺客身份要紧。”

王继恩不答，只问道：“为什么要杀郭公子？”

言外之意分明是：我才是宋军主帅，位高权重，是这里地位最重要的人，为何刺客不针对我，反而针对一个平民？

他见部属无人敢应答，愈发恼怒，命人送杨柳青回去，又朝张咏等人拱拱手道：“烦请几位稍候，本帅去去就回。”拂袖走出帐外，大声下令，大概是要调动兵马追捕刺客同党。军营瞬间骚动了起来，人仰马翻，喧闹嘈杂不已。

潘阆问道：“郭公子没事吧？”

郭震道：“没事，多谢张知府救命之恩。”

张咏道：“举手之劳，何足言谢？”

潘阆道：“老张，这么多年不见，你老了许多，面色看上去也不大好，想不到身手还是这么敏捷。”

张咏笑道：“那是当然。我还打算将来致仕退休后，仍然去做江湖剑客，继续我年轻时的侠义英雄梦。”

潘阆哈哈一笑，道：“你想致仕退休，怕是朝廷不肯放人吧。”

张咏嘿嘿一笑，转头问道：“郭公子，你可有什么仇家？是那种一心要取你性命的仇家。”

郭震摇头道：“应该没有，至少我想不出来是谁。”

张咏道：“小潘，你怎么看？”潘阆道：“刺客背后有能人？”张咏道：“嗯。”

潘阆朝上首空座一努嘴，道：“这人是个草包，有他在，蜀地官兵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杀了他，朝廷也不会失去什么，只需另外选派称职的主帅。可刺客为什么要杀郭震郭公子？”

张咏反问道：“你说呢？”潘阆道：“我适才听王继恩提过郭公子来历，他是皇帝志在必得之人，旁人看来，非有过人才华不会如此，杀了他，便为大宋去除了一个栋梁之材。”

张咏道：“嗯，我也是这么想。”

郭震道：“那么二位认为刺客是大蜀军余党派来的吗？可我才回成都还不到两日，大蜀军主力都在城外，如何能这么快得知？”

张咏道：“大蜀军应该还有不少眼线留在成都。对他们而言，最值得刺探的当然就是军营，大概早已经设法渗透进这里。王继恩花了不少力气寻找郭公子，他们知道你的身份也不稀奇。”

他生平经历过无数惊险之事，也不大将刺客一事放在心上，又问道：“小潘不知道我就任成都知府了吗？为何到了成都不去找我，而要来找王继恩？”

潘阆笑道：“这次我跟朋友来成都，是专门来找老张你的。可是不巧的是，一入成都府境，我二人就被军士搜出了行囊中的兵器，要当作反贼抓起来。”

张咏奇道：“你既是为我而来，何不直接报出我名字？”

潘阆笑道：“你是知道的，我是个出名的麻烦精，公然报出你老张的名字，日后难免会连累了你。报上王继恩的名字就不同了，军士不但立即毕恭毕敬，日后一旦有事，麻烦自会找上王大将军。”

张咏哈哈大笑，道：“小潘倒是深谋远虑，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报我的名字。”又问道：“对了，你几时与王继恩走得近了？”

潘阆道：“说来话长。总之是王继恩有一次得了怪病，我侥幸救了他一命。这位王大将军虽然不是什么好人，倒也懂得知恩图报。”

张咏这才会意，道：“难怪有司把你的名字从钦命要犯[3]中划掉了。我还以为是因为涪陵县公已死，皇帝不再追究往事，原来是王继恩居中为你说了情。”

潘阆笑了笑，也不置是否，只道：“我新近认识一位年轻朋友，姓许名洞，他曾北上辽国游历，结交了不少朋友，带来张兄一位故人的信息。”

张咏本来喜笑颜开，一听完后半句脸色就变得肃穆起来，沉默半晌，才问道：“是她吗？”潘阆道：“嗯。”

张咏问道：“许洞人在哪里？”潘阆道：“在东城客栈。”

张咏忙道：“郭公子，抱歉了，我和小潘还有要紧事赶着去办，得先行离去。你代我二人跟王继恩说一声。还有，你目下麻烦缠身，最好不要轻易再出门。”郭震道：“是。”

郭震独自等了一会儿，杨柳青忽又折返回来，告道：“我的耳环不见了一只，想来是刚才吓坏了，闪避时落在了什么地方。”

她口中称“吓坏”，脸上却没有丝毫受到惊吓的表情。郭震心道：“此女果然胆色出众，难怪能在李顺、王继恩这等大人物间游刃有余。”

他也不揭破，四下寻找一番，果在帷幔边寻到了一只珍珠耳环，遂交还给杨柳青。杨柳青道了谢，走出几步，又回身问道：“郭公子，适才王大将军和张知府人都在场，刺客为什么单单要杀你？”

郭震道：“我也不知道原因。”

杨柳青笑道：“看来郭公子必定有极大的过人之处。”

郭震苦笑道：“旁人不知道，青娘应该或多或少听任介提过我，能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过是比街上市民多读了几天书而已。”

杨柳青咬咬嘴唇，欲言又止，似笑非笑地看了郭震一眼，便拧身去了。

过了一会儿，王继恩再度入帐，见帐中只剩郭震一人，也不以为

意，歉然道：“郭公子，实在抱歉，令你受惊了。本帅已派人往全城搜捕刺客同党，他日一定给你个交代。”还欲派兵护送，郭震推谢道：“王大将军既已调动兵马，即便刺客还有余党，想来也已经遁逃，我不再有事。”

返回东城时，果见兵马不断驰过街面，更有搜索队伍挨家挨户大索刺客同党。

郭震不禁摇头，心道：“难怪潘阆潘先生暗指王继恩是个草包，他连自己要搜捕什么人都不知道，却没来由地调动这么多人上街，弄得鸡犬不宁。”

转念又想道：“潘先生称王继恩是草包，其实是指他统兵无方，并不是指这个人脑子有毛病。朝野风传当今皇帝是杀兄即位，王继恩若是草包的话，何以能成为两朝皇帝心腹？而且他在太祖朝和当今皇帝执政时均出任军队统帅，足见其能耐之大。他既无法肯定刺客是否还有同党，不会无缘无故地半夜出动兵马扰民，弄得怨声载道。是了，是因为我！他认定我必将成为皇帝面前的红人，今日我在军营主帐中遇刺，令他面上无光，他怕将来皇帝知道后难以交差，是以故意弄得声势浩大，好让我觉得他很重视行刺这件案子。这些朝廷官员，王继恩也好，他手下乌忘我也好，还有那华阳县狱狱长石颂也好，行事之道哪有半分出于公心，全都是为了争权夺利、牟取个人私利。”

转过街角，却见到孙辟和李旼正提灯等在前面。郭震忙奔过去，问道：“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孙辟道：“我们听到街面上有兵马不断驰过，担心出了大事。料想你会被强行请去了军营，一定会设法脱身，所以特意在这里迎你。走吧，宴席还没开始，就等你了。这下可好，大伙儿终于聚在一起了。”

郭震踌躇道：“小倩……师妹她……”

孙辟道：“景倩师妹没来。这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任介去请她，哪里请得来。”斜着眼角瞟了郭震一眼，意思是说：除非你郭震亲自出马邀

请，否则绝难请得动师妹。

李畋道：“景倩没来也好，她是名门大家闺秀，跟我们一帮大男人饮酒取闹，传出去让人笑话。”

孙辟见郭震不大自然，料想其心中仍然放不下旧情人，忙道：“不说这个了。对了，街上有这么多兵马，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郭震道：“适才在军营饮酒，有人向我行刺。王继恩难以下台，便调了兵马搜捕刺客同党。”大致说了经过。

李畋忙检查好友身上，见他并未受伤，这才放下心来，又奇道：“蜀地最高军政长官都在座中，为何独独向你行刺？”

郭震便说了张咏和潘阆的看法。

孙辟道：“不对啊，果真是大蜀军余党行刺，王继恩确实是个草包，他活着反而对大蜀军有利，可为何不杀死张咏张知府呢？他可是个强劲的对手，就算大蜀军不了解他的本领，也该知道他的官职，杀了他，可比杀死郭震影响大多了。”

郭震听了亦觉有理，沉吟道：“张知府年轻时是有名的游侠，剑术无敌于天下，或许是刺客知道他的厉害，料想难以一击成功，所以改向我下手。”

孙辟道：“平心而论，你觉得自己的价值在张知府之上吗？”

郭震苦笑道：“我尚有自知之明，非但不在张知府之上，而且远远不如，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可以说，一百个郭震加起来，也比不上张知府一人。”

孙辟道：“如果刺客果真是大蜀军余党，他潜伏在军营中，多半是为了刺探宋军军情。他明知道一旦出手行刺，不但掩饰身份就此败露，而且会因此丢掉性命。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冒着危险杀你郭震，而不是价值更大的张知府？既然知道张知府武艺厉害，何不暂时隐忍不发，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动手？”

郭震登时醒悟，道：“不错，你分析得极有道理。这名刺客一定不是大蜀军余党。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我郭震。他行刺于我，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孙辟笑道：“其实你和张知府都精明过人，远在我之上，只不过你们身在其中，反而看不清楚。”

郭震一时也想不到什么人非要置自己于死地。他不愿意好友为自己费神，忙道：“反正事情也过去了，先不管他。今晚我们老友重逢，先尽酒兴再说。”

将入王宅时，李畋忽道：“街上这么多兵马来来去去，说是搜捕刺客同党。为什么我们三个平民深更半夜在大街上行走，反而没有人拦下我们盘问？”

郭震“呀”了一声，蓦然醒悟过来，回身看了一眼，道：“你们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穿过街口，叫道：“乌将军，出来吧，我知道是你。”

乌忘我率着军士自暗处出来，讪讪招呼道：“郭公子。”

郭震问道：“乌将军在跟踪我？”

乌忘我忙赔笑道：“不是跟踪，是暗中保护。本将奉了主帅命令，暗中保护郭公子安全。”

郭震道：“多谢，我人已经到了，又有朋友来接，乌将军这就请回吧。”不再理会对方，转身径直去了。

孙辟借着月光认出了乌忘我，道：“就是那武官打伤了昌懿。”郭震道：“我知道。”

孙辟道：“你知道，你还……”郭震道：“我们走吧。”

进来王府，果见花厅中摆了一桌丰盛酒宴，任介陪王昌懿坐在一旁闲扯，见郭震进来，忙道：“我跟昌懿打了赌，他赌你今晚不会回来，我

说子时之前一定会回来。”

郭震笑道：“那么昌懿输了。”

王昌懿忙道：“我自罚一杯。”刚一举杯，便被李畋劈手夺下，道：“你伤势未完全好，不能喝酒。这一杯罚酒，我替你喝了。”

孙辟笑道：“李畋，这你还看不出来吗？昌懿就是想喝酒，故意输给任介的，结果还被你途中拦截了。”

任介狐疑问道：“昌懿，你是有意输给我的吗？”

王昌懿知道他爱较真，忙道：“不是故意的啊。郭震不是被人强请去了军营吗？那可是传说中的有去无回之地啊。”

郭震蓦然想起酒席上杨柳青所行酒令“有来有去，如梁上之燕；有去无来，如弦上之箭”忙将任介拉到一旁。任介误会了好友的意思，先歉然道：“抱歉啊，我没能请来景倩师妹。”

郭震道：“不碍事，是小倩自己不愿意来。”又问道：“你去过芙蓉楼了吗？”

任介道：“去了。今日十五，是月圆之夜，本来我和柳青约好晚上一道赏月，我去芙蓉楼也是为了告知她因为你回来了，晚上大家要聚上一聚，我得对她失约一次。可她人不在那里……说是早就被什么权贵接走了，实在推辞不掉，不得不去应酬。”越往后说，越是忧心忡忡。

郭震低声道：“我在军营宴会上遇到了青娘，她也没做什么，不过是主持行酒令。”

任介喜道：“当真？”郭震道：“我还能骗你吗？青娘大方得体，人又很聪明，大家都很喜欢她。”

任介又担心起来，道：“我就是怕这个。”

郭震笑道：“那王继恩不过是个宦官，你怕什么？”

任介勉强舒怀一笑，道：“是了，我总是想不起来这一点。”

一旁王昌懿高声招呼道：“喂，别再说悄悄话了，入席了，入席了。”

五人围成一桌坐下，虽有感触岁月及时势的小小伤感，更多的还是劫后重逢的喜悦，遂开怀畅饮，把酒言欢。唯独王昌懿因有伤不能饮酒，虽心痒难耐，然被李畋死死盯着，也只好以茶代酒。

当晚除了王昌懿之外，其余四人均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王昌懿命仆人将各人背到客房，换上干净衣裳，安顿到卧榻上。

次日一早，王昌懿正在庭院中活动筋骨，忽见郭震手抚额头走了出来，颇为惊讶，问道：“你昨晚喝得不少，这么早就醒了？”

郭震苦笑道：“喝得不是不少，而是太多了，头还是疼得很。”又问道：“昨日余县尉来托你帮忙了吗？”

王昌懿道：“我早派了人到各家商铺打过招呼，只要有人拿金银珠宝抵押或是直接兑换现钱，我会立即收到消息的。”又笑道，“你说那江洋大盗以重利诱骗狱长石颂上当，再杀了他，算不算为民除害？”

郭震道：“你只知其一，那勾平可是陈年惯犯，作案累累，十年前好几起大案都是他做的。”

王昌懿道：“原来如此。”

话音刚落，便见仆人引着华阳县尉余乐进来。王昌懿忙道：“余县尉也太心急了，才过了一晚，我这边还没有勾平的消息呢。”

余乐正色道：“我今日登门，不是为勾平，而是为王公子你。张知府了解到军将乌忘我曾多次率军入户抢劫，还打伤过王公子你，现已发出文书，传他到大堂问话。”

王昌懿道：“张知府是希望我出面做证人？”余乐道：“正是此意。”

王昌懿踌躇道：“这个……”

余乐道：“王公子不愿意吗？”

王昌懿道：“倒不是不愿意，而是……”

一语未毕，便有弓手着火般地赶进来，气喘吁吁地禀报道：“县尉君……十字街……十字街的枯井里，发现了两具尸首。”

余乐一怔，随即皱眉道：“最近怎么这么多乱子？”

那弓手结结巴巴地道：“还有一事……两名死者尸体已经吊上来了，他们都不是普通人，小的全认识。”

余乐道：“是谁？”弓手道：“一个是前晚从县狱逃脱的勾平，另一个是乌忘我乌将军。”

余乐大吃一惊，竟不及再打招呼，便疾速转身去了。

王昌懿与好友愕然相视，问道：“怎么回事？”

郭震道：“我去看看。”

郭氏前脚刚走，孙辟和李畋便联袂出来，听到有弓手告知勾平和乌忘我同时被杀，残酒立即全惊醒了。

孙辟使劲晃了晃脑袋，狐疑问道：“昌懿，你老实说，是不是你派人杀了乌忘我？”

王昌懿道：“我确实想要对付乌忘我，不过还没有盘算好计划，就有旁人抢先动了手。”回思过一会儿，失声道：“难道是郭震？他特意问了我打伤我的人是谁，还安慰我说‘善恶终有报’。”

李畋道：“怎么可能？乌忘我昨晚一直跟着郭震跟到你家门外，那时他还活得好好的。随即郭震便与我们一道进屋饮酒，他喝了那么多，醉得都有些糊涂了，哪还能半夜赶出去杀人？”

孙辟问道：“郭震人呢？”王昌懿道：“他应该跟着余县尉去十字街枯

井了。”

孙辟忙道：“我和李畋也去看看。现下乌忘我被杀，昌懿你嫌疑最大，怕是官府不久便会找上来，最好不要出门。”

王昌懿愕然道：“我伤势未复，得扶着拐杖才能行走，如何能杀死一名全副武装的武将？”

孙辟道：“如此你嫌疑愈发大了。一是你家商业遍及川中，心腹手下不少，可以随意指令手下杀人。二来你有伤在身，正好是你的理由。不是我这么看啊，而是官府一定会这么想。”

王昌懿哼了一声，道：“我倒是极感激那杀死乌忘我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为民除害。”

李畋忙道：“这话可别再说了。我们先去十字街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昌懿道：“你们帮我告诉郭震，如果……”

孙辟道：“如果发现线索，先告诉你，而且不要声张，对吧？我们知道，郭震也知道。放心，我们又不是为官府做事。”

孙辟和李畋赶来十字街枯井时，这里已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枯井边并排躺着两具尸体，已用白布盖上。因仵作未到，尸体未经检验不能抬走，弓手使用绳子布了一道防线，将人们拦在绳外。

孙辟见郭震正与华阳县尉余乐商议着什么，便招手叫道：“郭震！”

郭震转头看到好友，便请余乐令弓手放孙辟、李畋二人过来。

孙辟问道：“怎么回事？死的真是勾平和乌忘我吗？”

郭震道：“是。”又道：“李畋擅长医术，对外伤尤有心得，余县尉可否让他看看尸首，也许能及早发现线索。”

余乐因乌忘我是军籍武官，身份特殊，已派人去请知府张咏，一时不敢擅断，只迟疑道：“这个……”料想自己心意也瞒不过郭震，便如实告道：“乌忘我被杀，令友王昌懿嫌疑最大，因这一层干系，郭公子和孙、李二位都不能接触证物。”

孙辟道：“我就知道官府第一个便要怀疑昌懿。”又道：“正是为了替昌懿洗脱嫌疑，我们才要帮助官府破案呀。”

余乐摇头道：“此案重大，我无法做主，还是等张知府人到了，再请他示下。”

正好张咏风风火火地赶到，问道：“仵作人还没到吗？”

余乐道：“派了人去他家里，还没有回来。”

张咏便道：“李公子精通医术，想来查验尸首伤势只是小事一桩。李公子，可否劳烦你勉为其难？”

李畋虽然治病救人，终究还是世家子弟，做验尸这件事还是头一次，但为了好友，也不得不勉强上前。弓手揭开白布，露出尸体来。左边一具光顶无发，正是越狱逃脱的江洋大盗勾平，脸上笑容宛然，胸口有两个大血窟窿，衣襟已被血渍浸透。

余乐提醒道：“李公子，官府验伤需要喝报，就是将你观察到的伤情一一说出来，这边书吏自会记录下来。”

李畋沉吟道：“嗯，这个勾平，胸腹连中两刀而死，均在要害之处，应该是当即毙命。”

余乐道：“可否能从他的伤口看出凶手行凶所用兵刃？”

李畋道：“这个，我没有经验，对兵器也不了解，无法判断。”又转而查验乌忘我，报道：“乌忘我乌将军也是胸口被利刃刺入，一刀毙命。”

孙辟插口道：“虽然我也不懂兵器，但这两人身上伤口明显不一样。”

张咏道：“不错，是两种不同尺寸的兵器造成的，应该都是短刃，匕首或是短刀之类。”

孙辟道：“这姓勾的是被通缉的江洋大盗，全城贴满了他的图形告示，还有悬赏。会不会是乌忘我发现了他的踪迹，赶来追捕，勾平奋力反抗，二人在枯井边争斗不休，结果互相刺入对方要害，同归于尽，再双双落入井中？”

张咏哈哈大笑，摇头道：“决计不是。乌忘我腰佩长刀，与大盗格斗，怎能不用他自己最称手的兵器？但他的佩刀却尚未拔出，还在身上。而且就算乌忘我用了短刀，如孙公子所述推测的话，凶器不在乌、勾二人手上，就该落在了枯井中，如何现场找不到凶器？”

孙辟一心要证明乌忘我是与勾平互相残杀而死，如此局面最为有利，勉力争辩道：“或许是凶器落在了枯井外，被路人看见捡走了。而今在蜀地，铁器总是值几个钱的。”

李旼迟疑道：“这个……不是这样的。”

张咏道：“李公子有话不妨直说。”

李旼道：“从尸体僵硬情状来看，勾平至少死了十个时辰了，而乌忘我乌将军死了还不到三个时辰。”

张咏吃了一惊，问道：“李公子是说勾平大概昨日白天这个时候便死了，而乌忘我则是半夜时被杀？”

李旼道：“据我看来是这样，不过具体情状是否这样，还是要等仵作来确认。”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江洋大盗勾平在杀死华阳县狱狱长石颂不久后便被人杀了。当时他被官府通缉，又无法出城，势必要找个地方躲起来，等风头过去再说。如果有人发现了他的踪迹，就算挺身上前擒拿，

也该立即报官，毕竟官府开出了悬赏，报官者能领到一大笔钱呢。为什么发现勾平踪迹的人反而舍弃厚赏，出手杀了他呢？

张咏问道：“余县尉，你怎么看？”

余乐道：“下官认为勾平多半在成都有个熟人是同党。”

张咏道：“噢，余县尉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余乐道：“勾平是个江洋大盗，作恶多端，生性警惕，但他死时脸上却带着笑容，表明杀他的是他所信任的人，姑且称他为某甲吧。极可能勾平将之前犯案所得赃物藏在了某甲那里，他这次来成都是为了取回那笔赃物。不想天不遂人愿，勾平还未联系到某甲，便被张知府你识破僧人伪装，关进了大狱。勾平大概也知道蜀地胥吏腐败，便以藏在某甲那里的重金贿赂狱长石颂。石颂受不住诱惑，冒险放了勾平，又跟他一道来找某甲索取重金。某甲交出了重金，之后又联合勾平杀了石颂，拿回了重金。但之后某甲又不想勾平分一杯羹，遂乘其不备，将他杀死，尸体则丢入了枯井中。勾平僵硬发青的脸上犹带着笑容，表明他被杀时没有丝毫防备，显然是某甲下的手了。”

张咏听完余乐推测，不置可否，只问道：“郭公子，你怎么看余县尉这番推测？”

郭震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余县尉这番推测，道出了最重要的杀人动机，前后也合情合理。只是有一点，如果某甲杀了勾平，又将尸体抛入枯井中，那么为何昨日没有人发现井中异样？这口井枯死已经有十来年了，本地人都知道，小孩子尤其爱在井边玩耍。又处于十字街要道，不可能不被人发现尸体。既然勾平死在昨日是事实，那么一定是半夜有人将他弃尸在枯井中。”

李畋忙道：“勾平确实是在他处被杀，然后抛尸在枯井的。乌忘我乌将军则是被杀时就落入了井中，极可能入井时还没死，落到井底才断气。”

那勾平手脚断折，脸上、身上有不少坠落伤，却没有血荫，表明入井时人早就死透了。而乌忘我不但额头有个大包，脸上、手上也尽是擦

伤淤痕，处处见血，表明他坠落时血气尚未凝结，人还剩有一口气在。

如此，根据余乐的推测，问题就来了。石颂应该是在财物到手后转瞬即被杀死灭口，也就是说，他不是死在某甲家里，也一定在其家附近。本来就地掩埋尸体是最稳妥最保险的法子，凑巧某甲家距离锦江不远，便将尸体抛入了江中，如此才能解释石颂尸体于锦江合江亭被发现的事实。

而某甲既然想独霸财物，最好的法子就是将勾平也一并杀死，尸体抛入锦江中。如何反而舍近求远，等了一天后，才连夜带着尸体来到锦江数里之外的十字街枯井抛尸呢？

余乐道：“不错，这是个重大疑点，不过我实在想不出其他解释。不知郭公子有何高见？”

郭震道：“我也想不出合理的解释。不知张知府可有高见？”

张咏摇头道：“我连低见都没有，更别说高见了。余县尉的推理有漏洞，但除此之外，别无合理解释，只有同党杀人后才会刻意隐瞒。”

孙辟道：“不是说那勾平犯案累累吗？会不会是他躲到城中后，有受害者家眷看到图形告示，认出了他，遂杀了他报仇，再半夜弃尸枯井？”

张咏道：“就算当真有受害者家眷认出了勾平，发现他踪迹后为何不报官呢？报官既能领赏，也一样能将勾平置于死地。”拍了拍孙辟肩头，笑道：“就算勾平罪大恶极，然平民以私刑杀人仍然是要掉脑袋的。恕我冒犯，据我了解，蜀人最会享乐人生，从来都是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绝不会有人拿自己的命，去换一个本来就该死的勾平的命。”

孙辟道：“那倒是。”

张咏道：“那么勾平这件案子先当作悬案处理，先调查乌忘我这件案子。”

余乐道：“下官遵命。”又道：“乌忘我乌将军自随大军来到成都后，

结怨不少，不过有胆量杀他的人也不多，成都首富王昌懿嫌疑最大，他家离这里不远。而且今早我奉张知府之命到王府请他到公堂作证指控乌忘我时，他神情闪烁，十分可疑。当时郭震郭公子也在场，可以作证。”

孙辟怒道：“余县尉……”

张咏道：“哎，先别吵，都听我说。”捋了捋胡须，慢条斯理地问道：“乌忘我会不会是畏罪自杀？”

众人闻言，均大吃了一惊。

余乐道：“李公子说乌忘我是昨夜被杀，传他到华阳县署大堂讯问的传票今早才发出。也就是说，乌忘我还未接到传票，人便已经死了，如何能是畏罪自杀？”

张咏道：“余县尉有所不知，我昨晚到东城客栈会见一位外地来的朋友，正好遇到乌忘我率兵到客栈捣乱。我便当众警告他，明日便会正式调查他无端滋事扰民之罪。乌忘我听了，吓得立即转身走了。而今日就发现了他的尸体，这里距东城客栈也不远，他不是畏罪自杀是什么？”

余乐道：“可乌将军若是自杀，凶器该留在胸前伤口上，为何不见凶器呢？”

张咏道：“李公子适才不是说了吗，乌忘我入井时还活着呢，更不要说入井前了。也许他自刺一刀后，又自己拔出了匕首。那边不是有一道血迹吗？那是溅射的血迹，刀入人体，再拔出来，就是那样。乌忘我手上也有血迹，间接证明了这一点。他一刀自杀未死，便又改来投井，爬上井沿，头朝下掉了下去。”

余乐道：“那凶器呢？”

张咏道：“正如孙公子所言，凶器被路人捡走了。”又挥手道：“来人，就按李公子的说法填写尸格，不必再等件作来验尸。先将尸体抬回华阳县署，再设法通知苦主来衙门领尸下葬。”

话音刚落，差役尚不及行动，宦官王继恩便率人赶到。王继恩一扬手中传票，怒道：“张学士，张知府，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咏接过传票，慢吞吞地道：“这是传讯乌忘我的公文，不过很可惜，他已经畏罪自杀了。”

王继恩只是因为接到传票，又找不到乌忘我，以为他已经被张咏捉了，遂怒气冲冲赶来理论，尚不知道枯井双尸一事，闻言一呆，这才转头看到尸体，脸色登时由黑转紫，怒声问道：“是谁杀了他？谁杀了他？”

张咏道：“王大将军，你耳朵不大好使，我刚才已经说了，乌忘我是畏罪自杀。”

王继恩怒道：“放屁，他有什么罪？张咏，本帅知道这都是你在捣鬼，你若不给本帅一个交代，我……”

张咏道：“哎，王大将军先别动怒，我可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举手朝一名武官招了招手，问道：“你是昨晚跟着乌将军的副官，对吧？”

那武官名叫张麟，本站在王继恩身后，闻言看了主帅一眼，迟疑答道：“是。”

张咏道：“我说的话，王大将军不信。你是乌将军的副手，那你来说昨晚乌忘我的行踪。”张麟不敢应话。

王继恩见张咏一本正经，不似作伪，便喝道：“张知府让你说，你就如实说出来。若有半句虚言，军法从事。”

张麟忙道：“遵命。”大致叙述了经过。

昨晚军中酒宴不欢而散后，王继恩本待派人护送郭震回家，为对方所拒。王继恩怕再出意外，将来无法向太宗皇帝交代，便命心腹乌忘我与张麟带一队人马暗中保护郭震。郭震进入王家后，乌忘我便打算引军

回营。路过东城客栈时，意外见新任成都知府张咏的侍从等在客栈外面，上前询问，才知道张咏在客栈内拜访朋友。

张嶙不欲多生事端，催促乌忘我快走。乌氏却知道主帅王继恩与张咏不睦，便有意进去盘查店家，无非是想闹点儿事，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朋友，竟能劳动知府大驾。

此时已是深夜，住客大多就寝，乌忘我坚持要挨个房间搜查刺客同党，将所有房客都吵了起来。

张咏闻声下楼，见是乌忘我带军生事，立即板起脸道：“我早听说你入成都后大肆抢掠民户，骚扰百姓，连成都首富王昌懿都敢打伤。本以为王大将军手下绝无恃强凌弱的鼠辈，今日亲见你行径，方知传闻不虚。明日我会正式立案，派发公文到军营，传乌将军到华阳县署问话。乌将军，你这就请回吧，这怕是你一生中最后一个好觉了。”

乌忘我哈哈笑了两声，傲然道：“我是军籍武官，不受地方官员节制。”

忽见张咏目光冷峻，杀意浓重，竟打了个寒战，一时不敢再说，自引兵去了。

王继恩听了经过，这才知道是乌忘我自己撞在了刀口上，激怒了张咏，忙问道：“那后来呢？你和乌忘我身边带着那么多人，他如何会落了单？是不是张知府派人捉了他？”

武官张嶙道：“不是，之后我们便径直回去军营。乌将军看起来心事重重，应该是担心被张知府治罪一事。后来他让下官先回军营，说他想一个人走走。下官还劝他说：‘有王大将军做主，乌将军不必过于烦心。’不想乌将军骂下官‘懂个屁’，下官只好遵命引军回营，留下他一个人。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下官就完全知道了。”

王继恩呆了一呆，问道：“张知府，该不会是你乘他落单，派人追上了乌忘我，杀死他泄愤？”

张咏不屑地道：“王大将军，你我认识已有二十年，你该知道我的性子，我若用卑劣手段暗杀了乌忘我，还能让你看到尸首？还能公开发出传票？况且王大将军素来秉节持重，乌忘我既是有罪，王大将军也一定不会袒护他，我多的是办法整治他，用得着暗杀吗？”

这句话听在王继恩耳中，颇感舒服，只是他仍难以相信乌忘我是畏罪自杀，怒道：“本帅一定要找出杀害乌忘我的凶手，将他碎尸万段。”

张咏上前一步，低声道：“王大将军，你糊涂了，乌忘我是自杀，不是遇害。”

王继恩怒道：“张知府是非要跟本帅纠缠到底，逼我到圣上那里告你一状吗？”

张咏笑道：“我为王大将军你好。大将军请往四周看看，有人为乌忘我掉一滴眼泪吗？人人都是幸灾乐祸、如释重负。联想到乌忘我种种不法行径，民众有此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乌忘我在城中纵肆无状，任意妄为，祸害百姓，他是王大将军手下，人们不知这是乌忘我自作主张，却不免要将这些坏事全数算在王大将军你头上。万一此等风言风语传到汴京，圣上会怎么想？”

王继恩渐渐冷静下来，目光闪动，凝视着张咏。

张咏又道：“所以我说乌忘我死得好，他畏罪自杀，是因为知道王大将军将要秉公处置。之后将军再张榜公布他罪名，革去其军职，以示公正，民间那些流言自然灰飞烟灭。而王大将军平蜀之不世之功，亦可以千秋万代，永远流传。”

王继恩立即笑逐颜开，拱手道：“圣上一直夸赞张知府有大智慧，深谋远虑，是不世出的人才，果真如此。那么这件事，本帅可就全仰仗张知府了。”

张咏亦拱手回礼，道：“好说，好说。”

王继恩便再也不看乌忘我尸体一眼，留下武官张麟协助处理相关事宜，自己转身率军去了。

张咏意味深长地看了郭震一眼，道：“烦请郭公子转告王昌懿王公子，改日我会亲自到府上探访。”也自率人去了。

一干差役、弓手瞬间走得干干净净，围观的人们亦就此散去。

孙辟奇道：“连我这个大外行都看得出乌忘我决计不是自杀，张知府为何会如此草草结案？”

郭震道：“或许是张知府认为不值得为乌忘我这样一个人而大费周章。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心中仍然怀疑是昌懿所为。他之前一力掩饰，临走又刻意交代了那么一句，或许是将来有要借重昌懿的地方。”

李畋道：“如此，等于张知府以为握住了昌懿的把柄，要拿这个来要挟他就范。”

孙辟道：“我们应该追查出真正的凶手，不然谁知道张知府想从昌懿身上得到什么。”

郭震摇头道：“凶手并没有留下多少线索，怕是难以追查。走吧，先回去告诉昌懿再说。”

回来王府时，正好见到王昌懿扶杖送商道朋友张櫟、张杉出来，张氏兄妹满面笑容，连声道谢，显见生意谈成了。

听说乌忘我命案已然结案后，王昌懿很是欣慰，笑道：“这结局好，畏罪自杀，不会牵连任何人。”又道：“就算张知府日后对我王氏有所求，我也会鼎力相助，不是为了官府，而是为了那帮助黎民除去大害的侠义之士。”

郭震道：“你这话对我们几个说没事，若是传出去，旁人愈发会认为凶手是受你指使了。张知府还好说，毕竟还是个正人君子，可那王继恩是个心狠手辣之辈，非得报复你不可。”

李畋问道：“昌懿，当真不是你派人杀了乌忘我？”

王昌懿恼怒道：“你怀疑我？”

李畋忙道：“不是，不是我怀疑你，而是张知府那么洞察秋毫的人，他认定是你，一定有他的理由。”

王昌懿没好气地道：“我还会对你们三个不说实话吗？当真不是我。至于张知府怀疑我，那是肯定了，我本来就是头号嫌疑犯。”

孙辟道：“华阳县尉余乐也是一口咬定昌懿嫌疑最大，报名字时最先说出了昌懿，也许张知府是先入为主。算了，反正这件案子已经结案，皆大欢喜，也就别管它了。倒是那白头翁……”还未说完，便见自家仆人奔进来告道，“公子的表妹醒了。”

孙辟道：“表妹？”

正好宿醉刚醒的任介跌跌撞撞走了出来，随口问道：“孙辟，你几时有个表妹了？”

孙辟也是愣住，见到李畋眼色，这才反应过来，“表妹”便是郭震救回来的重病女子卓梦娘，忙道：“是远房表妹。”

郭震忙道：“我们先过去看看。昌懿，你腿伤未完全好，先在家好好养着，以免留下后患。”王昌懿哪里肯听，坚持要去。

李畋肃色道：“你要是乱走乱动的话，可就变成瘸子了，华佗再世也医不好。”

王昌懿闻言，这才勉强作罢。又见任介走路都走不稳，忙将他扶住，道：“你不能喝酒，偏偏还喝这么多。”

任介嘻嘻笑道：“我高兴……”

郭震等人赶回孙府，果见卓梦娘已经醒转，刚喝了一碗稀粥，瘦弱的身躯紧紧裹在被子中，半倚半靠在榻栏上。她见到孙辟等人进来，愈发茫然，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孙辟挥手命婢女退出，柔声安慰道：“你别怕，你在我家里，我姓孙……”

卓梦娘“啊”了一声，道：“我认得你，你是孙辟孙公子。”

孙辟奇道：“你怎么会认得我？”

卓梦娘道：“我家就住在万里桥边，离杜李书肆不远，老看见公子到书肆去买书。”

孙辟道：“这么说，你当真就是万里桥卓家女儿卓梦娘了。”

卓梦娘喜道：“公子竟也知道梦娘的名字？”

她本来空洞无神的眼睛中闪出奇异的光芒，惨淡瘦削的脸庞一下子有了生动的神采，显然以为孙辟早就知道了她的名字，而不是因为她是白头翁事件的受害者。孙辟便顺势点点头，问道：“你可还记得之前的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卓梦娘立即露出了惊骇的表情，身子本能地往后缩，又仓皇警觉地打量着郭震、李旼二人。

孙辟忙道：“他们二位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位是李旼，是个大夫，就是他给你治的病。这位是郭震，是他在江上发现了你，带你回来成都，又找朋友讨来了一株千年人参，这才将梦娘从鬼门关口拉了回来。”

卓梦娘这才恍然大悟，无力起身拜谢，只好垂首谢道：“多谢几位公子。梦娘贱命一条，死不足惜，竟劳烦几位公子为我奔波。”一时泪如雨下，嚤嚤哭出声来。

李旼忙道：“你不必担心，你家人安好，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直至你完全康复。”

孙辟道：“你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卓梦娘泣道：“梦娘不敢说。那些坏人警告过我，如果将事情说出去，就要杀死我爹娘及左邻右舍。”

郭震道：“那么你可还记得你被人绑了手脚，扔进江中？”

卓梦娘点了点头，道：“我一上船就得了急病，那些坏人怕我传染给他人，就把我绑起来扔进江中喂鱼。不想梦娘命不该绝，竟为郭公子所救。”

郭震道：“你记得这件事就好。那些歹人不知道你被我救了，他们以为你早葬身鱼腹了，所以你不用怕，将事情经过讲出来，我们好有机会去救出其他人，再抓住那伙残害你的歹人。”

孙辟也道：“郭震一直将你藏身在我家里，除了我们几个之外，再没有人知道你的下落，我们连你的亲生父母都没有告诉。”

卓梦娘又流出了眼泪，隔了好半晌，才鼓足勇气，期期艾艾叙述了事情经过——

几月前的某晚，她正坐在灯下连夜织锦，忽听到堂屋“咚”的一声，出来一看，父母已倒在堂中，一名白衣白发的人站在门口，仿若鬼魅一般。她吓得尖叫一声，转身欲逃，脚下却挪不动分毫，慢慢软倒。

那白衣人走近她身边，她全身抖如筛糠，惊骇欲死。只见那白衣人将手一挥，她便什么都知道了。

郭震忙问道：“那白衣人长什么模样？多大年纪？”

卓梦娘道：“他头发散开，遮住了大半边脸，看不清面孔，也看不出来多大年纪。”回想当时恐怖情形，犹是心有余悸。

李畋道：“我前日到过卓家，问起当晚之日，卓老爹说什么也不记得了，莫名其妙就晕倒了，等到再醒来时，女儿已然不见了。”

孙辟道：“歹人一定是用了迷药，不然卓老爹夫妇不会悄无声息地倒下。”

郭震道：“歹人既直入门户，选中卓家，事先一定踩过点。”又问道：“那夜之前，你可有留意到什么特别的事？”

卓梦娘想了想，道：“三天前，有官兵到我家抢掠，夺走了我新织好的一匹锦。我用了大半年功夫才织成这匹锦，心有不甘，一直追出老远，还是我爹将我劝了回去。这算不算特别的事？”

孙辟忙道：“当然算了。”

郭震道：“奇怪了，前晚张知府审讯那小贩姜明时，姜明提到某户人家女儿失踪前一天，家中也有官兵光顾过。”

孙辟道：“或许只是巧合。成都十万户人家，大概只有十分之一没被官兵抢过。”

郭震便不再究根问底，听卓梦娘继续叙述——

等到她再醒来时，不知身在什么地方，小房间中四周无窗，只有一榻一桌，桌上点有一盏昏黄的油灯，墙角放着一个瓦罐便壶，除此之外，再无他物。她心中恐惧，却又仓皇不知所措，只能低声啜泣。

过了好久，才有黑衣蒙面男子开门进来，告诉卓梦娘，说她父母并没有死，只是中了迷药，如果她胆敢反抗或逃走，他就会立即杀了她父母。卓梦娘闻言，只好流泪点点头。那男子便往她头上套了一个黑布套，曲曲折折走了一段，将她带到一个灯火明亮的大房间，命她脱光衣服。她起初不肯，那男子大声喝骂，威胁要立即去杀了她父母。她吓坏了，不得不顺从对方的意思，褪光了衣衫。

但奇怪的是，男子并没有对卓梦娘动手动脚，只是命令她来回走了几圈。帷幔后又走出一名妇人来，伸手往卓梦娘全身上下摸了个遍，这才点了点头，命她穿上衣服。

郭震问道：“梦娘怎么知道对方是妇人？你看清楚她的脸了吗？”

卓梦娘红着脸道：“她也跟那男子一样，黑衣蒙面，但她的手又软又滑，分明是女子的手。”叹了口气，道：“后来过了好久，我才明白这是一伙人贩子，将我和那些可怜的姊妹绑了来，根据各人状况加以训练，粗笨些的练习端茶送水，柔媚些的学习跳舞唱歌，再之后便会被运到京师卖掉。我还算幸运，被分到了歌舞类，这一组人因为能卖得高价，吃

穿相对也好些。教导之人还一再训斥，要我们好好练习，说这样将来进了大户人家才能出人头地，若是运气好些，被主人看上，纳为宠妾，便一辈子吃穿不愁了。”

孙辟道：“荒唐，好像好人家的女儿多稀罕做富人的宠妾似的。”又问道：“你可知道你被关在哪里？”

卓梦娘道：“不知道。那个地方看起来跟普通民房没什么两样，但不见天日，除了门之外，四周都没有窗户，密不透风，总是需要灯火照明。我也不知道那些姊妹来了那里多久，我们都是被分开关押，只有练舞时才被带到大房间。那些坏人还禁止我们交谈，一旦发现，便要予以严惩。有一位新来的姊妹便是因为偷偷问了句“这是哪里”，便被那些坏人剥光衣衫倒吊在梁下，那些人倒也没有打她，只往她身上抹了些什么，她便痛得大声惨叫，吓得我们脸都白了。后来那位姊妹声音都喊得嘶哑了，坏人们这才放她下来。”

孙辟道：“你们人数不少，还能被分开关押，那地方一定很大。”

卓梦娘点了点头，道：“很大很大。不过我也不知道有多大，那里终日昏昏暗暗，不点灯便是一片漆黑，感觉跟地下迷宫一样。”

郭震问道：“那人贩子有多少人？梦娘只需说你见到的就行。”

卓梦娘道：“负责看守我们的大概有八个人，也许不大准确，因为他们都蒙着面，看起来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子。另外有一人负责教习歌舞，还有一人负责教授仪态。”

孙辟道：“被关在那里的女子有多少人？”

卓梦娘道：“我所见到的，大概有二三十人，我这一组有十二人。”

郭震又问道：“他们强迫你学习歌舞，前后训练了你多久？”

卓梦娘道：“那里见不到太阳月亮，也不知道日子。但应该是没超过一个月。那天我正在练习舞步，有黑衣人进来，指着我道：‘她被人订了。’教习者颇为不满地嘟囔了几句，黑衣人便用黑布蒙住我眼睛，带了

出去。曲曲折折走了好远，似乎进了一个陌生房间里。黑衣人扯光我的衣衫，将我抱到床上，又用镣铐将我双手锁在栏杆上。我的双眼始终被黑布蒙住，看不见周围情形。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男人进来，爬到我身上，将我强暴了。他折腾了好大一会儿，才起身穿衣离去。”

她抹了抹眼泪，又续道：“那以后，我就被降去学习杂务。有人告诉我，说我已经不是处女，卖不出好价，但那男人仍时不时来奸污我，直到不久前才没有再来，大概终于厌倦了我的身子。再后来，有人说要将我们转运出蜀地，到襄阳、洛阳、汴京等处售卖。”

孙辟道：“果然是先走水路到襄阳，再北上洛阳、汴京。”

郭震道：“陆路须出剑门，山路艰险不说，这么多女子很难同时控制住，太容易被人发现。”

卓梦娘续道：“我们听说将要离开家乡，都痛哭了起来。一名看守大声斥骂，还说我们胆敢不听话或是反抗逃走，就立即去杀光我们的家人。我们听了，也不敢再生二心，只能逆来顺受。那天晚饭后，我不知如何就晕了过去，再醒来时，人已经在船上了。再后来的事，几位公子便已经知道了，我患了重病，那些人怕我传染给其他姊妹影响生意，便狠心将我抛下了船。”

郭震道：“你在船上没有听到什么吗？可有遇到官兵、官船之类？”

卓梦娘道：“没有。”

孙辟道：“目下蜀地未平，各码头关隘均驻有重兵，水路虽比陆路好些，但那主谋能在这时候将她们运出川中，也可谓十分有本事。”

郭震摇头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次我乘船回来成都时，被盘问了无数次，沿途官兵卡哨极多。那船能畅行无阻，只有一个可能，它本身就是官船。”

孙辟惊道：“难道你怀疑……”

郭震道：“我不是怀疑，而是能找到确实证据……”

话音未落，便听到仆人在门外叫道：“公子，张知府到了，人正在客厅等候。”

孙辟大为惊讶，道：“这可怪了，张知府不是该去找昌懿吗，怎么反倒找到我这里来了？”不敢怠慢，忙与郭震、李畋一道出迎。

张咏笑道：“我是微服来访，各位不必多礼。孙公子，久仰你孙家藏书丰富，我十分仰慕，特登门求观。”

孙辟忙道：“浪得虚名而已。不过张知府肯到我孙府观书，实令寒舍蓬荜生辉。”取了书楼钥匙，引张咏入楼参观。

孙氏书楼共分三层，藏书极为丰富，张咏仅逛了第一层，便已击节叹赏不止。又笑道：“孙公子，你这书楼有些年头了，是祖上传下来的吧？该翻修翻修了。”

孙辟道：“是。我一直想再修一座藏书楼，只是一来财力不足，二来也未能寻到好的工匠。”

张咏道：“论到工匠，孙公子可听过喻浩^[4]？”

孙辟道：“当然听过，喻浩喻公是开宝寺木塔^[5]的修建者，也是五代以来最杰出的工匠，号称‘鲁班第二’。我家里还收藏着他著述的三卷《木经》，可惜喻公已于数年前过世了。”

张咏道：“巨匠虽逝，可他的后人也不逊色。将来孙公子筹足资金再建藏书楼，不妨考虑请喻公后人出马。”

孙辟道：“多谢张知府指教，孙辟记下了。”还待引新知府上楼，张咏摆手道：“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对了，郭公子那位朋友病情怎样了？我想看看她。”

孙辟等人闻言，不由得面面相觑。

郭震心道：“张知府有朋友住在东城客栈，他昨晚去过那里，或许已

从店家那里打听到我曾携带一名病重少女入住，起了疑心，是以今日登门，名为观书，实为查探究竟。”

张咏见众人神色怪异，问道：“怎么，不方便吗？”

郭震道：“确实不方便，还望张知府见谅。”

重回客厅，张咏忽招手叫进侍从，命道：“将孙辟拿下了。”

众人不免莫名其妙。孙辟问道：“我犯了什么罪，竟要劳动张知府亲自登门拿人？”

张咏道：“我怀疑郭震拐带少女，而孙公子则犯了窝藏包庇之罪。”

他不捉郭震，却下令逮捕孙辟，分明是要逼郭震就范。郭震明知这是张咏的小花招，却不得不俯首低头，叫道：“等一下。”

正待同意带张咏去见卓梦娘时，不料孙辟抢先道：“我有话说。”从怀里掏出一块金牌，道：“这是太祖皇帝御赐金牌，上面写着除谋逆大罪外，不论孙家子孙犯了什么过错，均不予追究。”

张咏讶然道：“呀，孙家还真有块免死金牌。”点了点头，道：“甚好。打扰了。”竟然就此离去。走出几步，又回头问道：“孙公子，你有这块免死金牌在手，是不是即便做了杀人放火的勾当，也无人能治你的罪？”

孙辟傲然道：“我从来就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将来也不会做。”顿了顿，又道：“不怕张知府知道，先祖为防后世子孙利用御赐金牌行不法之事，早已立下祖训：子孙凡有不法者，当于祖宗牌位前自行了断，莫一例外。若畏死不敢动手，自有侠义者来替天行道。”

张咏笑道：“尊祖倒是个值得尊敬的人，难怪能得到太祖皇帝的尊敬。”又问道：“令祖遗训中提到了‘侠义者’，那是谁？”

孙辟怔了一怔，答道：“不知道。”

张咏笑道：“孙公子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我？”

孙辟一时愕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张咏哈哈大笑，道：“我只是开个玩笑，孙公子莫太当真。”意味深长地看了郭震一眼，这才转身去了。

孙辟道：“这位张知府还真是高深莫测。”又转头问道：“对了，郭震你刚才说能找到确实证据，证据是什么？”

郭震道：“你们先照顾好梦娘，我去去就来。”

离开孙府，郭震便径直跟在张咏一行后面，往华阳县署而去。路过大圣慈寺时，忽听到有人叫道：“三公子，是你吗？”

郭震在郭氏孙辈中排行第三，故郭家下人都称他“三公子”，转头一看，果然是郭家老管家郭亮。他正待回应，却见郭亮身后闪出一人来，正是他自幼订下的未婚妻子，后来又做了他堂嫂的杨莹。

郭震愣了一愣，既已闪避不及，不得已上前道：“嫂嫂，近来可还安好？”

杨莹微笑道：“托叔叔洪福，一切安好。”

郭亮忙道：“夫人上个月新诞下了女儿，今日是特意来向佛祖还愿的。”

郭震“啊”了一声，忙道：“恭喜堂兄和嫂嫂。”又往身上摸了一圈，自怀中掏出一块玉佩来，递过去道：“我回来得仓促，尚不及归家探望堂兄、嫂嫂，这是我郭家祖传玉佩，送给新出生的侄女做个纪念。”

杨莹却不肯接，推谢道：“叔叔心意，我心领了。叔叔果真爱护侄女的话，不妨亲手为她佩上。”淡然一笑，转身进寺去了。

郭亮低声问道：“三公子，你既然回到了成都，如何不回郭家？还是你朋友任介到郭府寻你，我们才知道你人已经回来了，大公子为此很恼怒呢。”

郭震道：“我……我办完事就回去。”颇不自在，见杨葑已跨入寺门，忙道：“老管家快去照顾夫人吧。她刚刚生育过，身子不好，身边不能没有人。”

郭亮应了一声，又叮嘱道：“三公子早些回家，免得府中上下担心。”

进来华阳县署时，张咏也刚坐下不久，正听手下禀事，听说郭震求见，便命人请了进来，笑道：“郭公子，刚刚王继恩手下来过，说是已经调查过昨晚的行刺案。那刺客并非军营军士，而是个假冒的伙夫，真正的伙夫出去采购物品、筹备宴会时被人打晕了，丢在北街口一片废墟里。”

郭震道：“奇怪，刺客怎么知道昨晚王大将军会宴请我，而我又一定会赴宴？”

张咏笑道：“前一点确实奇怪，后一点不奇怪，以王继恩的个性，就算你不肯去，他手下人绑也要将你绑去。”又叹道：“那刺客一刺不中，即举刀自刺而死，可谓决绝果敢的死士。足见他行刺郭公子之前，已抱了必死之心。我在想，郭公子当真值得刺客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郭震忌惮张咏明察如神，遂老实地答道：“后来我和孙辟他们商议，认为那刺客应该不会是大蜀军余党，而是跟我有极深私怨的仇家所派。”

张咏问道：“那么跟郭公子有极深私怨的仇家是谁？”

郭震道：“我暂时还想不到。”

张咏问道：“会不会跟之前绑架甚至动用水刑折磨郭公子的是同一人？”

郭震一怔，默然不应。

张咏又问道：“郭公子可曾负过人？”不待郭震回答，便喃喃自述

道：“我曾经负过一名女子。她因身份而面临极大的危险，鼓足勇气来见我，要跟我一道浪迹天涯，我却没有答应。后来她被人暗中囚禁，饱受折磨，而我惘然不知，以为她就此离开了我。逃离险境前，她坚持赶来看我一面，我却依旧没有随她远走高飞的勇气。而今她人在极北之地，病重将死，托人万里传书……”

声音陡然变得深沉起来，怅然长叹道：“渺邈音容，远隔万里，再无相见之日矣。望海楼，望海楼，风来雨往潮生变，何须有感寄沙鸥。”

郭震见张咏神色极为伤感，一时不敢接话，过了许久，才问道：“那么张知府可有后悔过？”

张咏摇了摇头，道：“没什么可后悔的。若是重来一遍的话，怕是我还会这般选择，只因当时情势如此。”定了定神，问道：“郭公子主动登门，一定是有要事，还是谈正事吧。”

郭震上前几步，低声道：“张知府既已怀疑白头翁食人事件有诈，想必已派人对所有失踪者进行了详细调查，可否让我看一眼失踪者名单？”

张咏奇道：“郭公子为何独独关心此案？”转瞬即明白过来，问道：“郭公子的那位重病朋友，可就是失踪者之一？”

之前郭震携带卓梦娘入住东城客栈时，用的是假名，店家本不知道他身份。后来孙辟来接卓梦娘，无意中说了嘴，店家才知究竟，不免起了疑心——郭震明明家有大宅，却屈尊住进客栈，实在有些奇怪。

正好昨晚张咏到东城客栈访友，又向店家打听可有见到异人异事。店家见新知府亲自到民间查访，态度和蔼可亲，很是感动，便说了郭震曾带着一名病重少女入住，后来少女又被孙辟亲自接走之事。

自郭震回城，一再遭逢奇遇，被人绑架，又遭人行刺，显然是个令人瞩目的对象。张咏听说客栈一事，愈发起了疑心，只是还想不到少女即是白头翁食人事件的受害者，而是怀疑郭震在暗中从事什么秘密勾当。此刻再听到郭震问及白头翁案件，便立即将二者联系了起来。

郭震也不答话，只迅疾往四周看了一眼。

张咏笑道：“这些侍从全是跟随我多年的心腹，忠心可托，郭公子有话但说无妨。”

郭震便略略点了点头。

张咏神色立即转为凝重，挥手命道：“守住门户，别让一只蚊蝇飞进来。”

侍从应命关了门窗，又把守住要害。张咏这才取出一叠厚厚卷宗，亲自交到郭震手中，道：“白头翁一案的文书全在这里。”

文书记录甚详，除了案件综述外，还有受害者家属的口供笔录。前后共有三十二人失踪，二十五名少女，七名少年，最大不过十八岁，最小才十三岁。

郭震翻了一翻，问道：“看来张知府一直在研究此案，可有留意到怪异之处？”

张咏道：“郭公子适才神情警惕，不肯明言，是怀疑歹人跟官兵勾结作案吗？当日我听到小贩姜明提及那户人家女儿失踪前一日有官兵到那一带抢劫时，也起了疑心，于是派出心腹手下再度寻访失踪者家眷。有些户主在女儿失踪前，确实遭过官兵劫掠，但也不尽然。再想到王继恩部属掠民是常态，这两者应该没有联系。郭公子，你是不是从你那位重病朋友身上得到了重要线索？”

郭震道：“嗯，她就是卓梦娘，白头翁事件的第一个失踪者。”大致说了卓氏经历。又道：“除了人贩子船只出川不受阻隔一点可疑外，白头翁闹事始于官兵入城，时间上如此凑巧，很难令人不怀疑。”

张咏眯起眼睛，沉吟半晌，问道：“郭公子今日来找我，是想让我同意你暗中调查此案吗？”

郭震道：“本来我是想瞒着官府的，可张知府太聪明太精干……”

张咏道：“你不肯出仕，不信任朝廷，不信任官府，为何信任我？”

郭震道：“因为我看得出来，张知府是一位真心为民的好官。”顿了顿

顿，又道：“最重要的是，张知府行事不拘常法，心中自有尺度，我个人极欣赏。”

张咏笑道：“前一句是拍马屁，不作数，后一句倒是说到我心坎儿上了。”一拍案桌，道：“好，我同意，就把这件案子交给你和你的朋友来调查，我也会给你们所需的任何帮助。卓梦娘仍然暂时安顿在孙府，秘不示人，等结案后再送她回家与家人团聚。”

郭震忙道：“多谢，我替成都百姓谢谢张知府。”

张咏道：“不过我还有个条件，今晚郭公子得陪我去逛个地方。”

郭震道：“好。”又问道，“张知府是要去武担山赏月吗？”

十五的月儿十六圆，武担山月色自古便是名景，尤其是那块石镜沐浴在月色中时，光可鉴人，莹润如玉，当真是令人惊叹。

张咏笑道：“我先卖个关子。郭公子请先回去，跟你的朋友商议一下要如何追查白头翁案。天黑时，我自会去孙府找你。”

郭震应了一声，问道：“那么这些卷宗我可以带走吗？”

张咏道：“可以。不过千万不要张扬。”

回到孙府，孙辟见郭震从官府带回了卷宗，很是惊讶，问道：“张知府当真将这件案子交给我们几个来调查了？”

郭震点了点头，道：“这是上策。官兵牵涉其中的话，主帅王继恩极可能也有所染指，至少不会一无所知。然而他是当今皇帝心腹，是辅佐皇帝登基的大功臣，旁人动不了他，张知府也莫之奈何，只能倾心笼络。王继恩既知张知府已对白头翁案件起疑，必定严密监视官署一举一动。张知府将案子交给我们这些外人来调查，反而更方便。”

李旼不无忧心地道：“王继恩是宋军主帅，手握二十万重兵，连张知府都拿他没办法。他果真涉及案情的话，我们如何能与他对抗？”

郭震道：“就算王继恩真的是幕后主使，他也有弱点——怕世人知道真相。”

孙辟也道：“不错，不然他也不会弄出所谓的白头翁吃人来掩人耳目了。”

当年太祖皇帝的小舅子王统勋^[6]爱吃清炖女人肉，也惧怕世人知道真相，遂勾结洛阳长寿寺僧广惠，专门拐骗捕捉到寺庙进香的女子，将其宰杀后煮食，前后被他吃掉的女人数不胜数。当今太宗皇帝即位后，王氏恶行无意中败露，太宗皇帝大为震惊，虽也爱惜长相俊美、风度翩翩的王统勋，但还是狠心将他及所有党羽全部处死。

郭震道：“我们调查这件案子，重要的倒不是一定要揭开真相，而是迫使主谋放回那些被绑走卖掉的男女。”

李昉本有所迟疑，听了这话，当即点了点头，道：“郭震说得极是，为了蜀地百姓，我等当尽力而为。”

三人便坐下来详细参阅卷宗，希图找到线索。

李昉道：“官兵虽然涉案，但还是要仰仗本地人，不然此等恶行实难以掩饰。”

孙辟道：“对，我也这么认为，肯定有熟知成都状况的蜀人参预其中……”

郭震听到“蜀人”，以为是“熟人”，吓了一跳，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孙辟却不知郭震被触动了另一根神经，解释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梦娘说囚禁她们的那个地方很大，不是本地人参与其中，官兵哪里能临时找到这样隐秘安全的去处？”

郭震这才会意过来，忙道：“你们倒是提醒我了，既然有本地人参与其中，那些人绑架、囚禁、教习歌舞等又是熟门熟路，显然不是新手，之前也应该做过这类贩卖人口的勾当，只不过那时没有官兵支持，只是

小打小闹，绑架的人数不多，所以未曾暴露过。”

孙辟道：“不错，这是极好的线索。只要从官署调出近年来的少男少女失踪案，一定能找出蛛丝马迹。”

郭震便欲起身去调阅失踪案件卷宗，李畋忙道：“你出入华阳县署太多次了，旁人难免起疑。这次还是我去吧，正好我配了药，可以说是给张知府送药。”

郭震道：“好。你再让张知府暗中打听一下，王继恩跟哪些本地人来往较多。”

李畋道：“我知道了。”

送走李畋，郭震便与孙辟继续回房翻看文书。孙辟忽然“咦”了一声，道：“这个韩迈好奇怪。之前我看过的失踪者，都是半夜在自家失踪，眷属声称是被白头翁所食，唯独他不是。”

那韩迈十八岁年纪，失踪当日，称要去芙蓉楼，结果出门后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家人到芙蓉楼寻找，老鸨称韩迈确实来过，但天黑后就走了。正好当时白头翁食人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当晚韩家街坊亦丢了女儿，韩家人遂以为韩迈也许是正好路过时撞到白头翁，一并遭了毒手。

郭震皱眉道：“怎么又是芙蓉楼？”

他曾在芙蓉楼附近被绑，任介曾在离开芙蓉楼后失踪，韩迈也是如此。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内中有所关联？

孙辟问道：“芙蓉楼怎么了？”

郭震不便明言，只摇了摇头。

孙辟以为他也不满任介与芙蓉楼名妓杨柳青交往，忙道：“先不说这个，尤其不能当着任介的面说，好不容易才和好。”又道：“韩迈已满十八岁，是失踪者中年纪最大者，余者大多是十四五岁。那一晚，韩家街

坊之女显然才是白头翁的目标，会不会果真如韩家人所言，韩迈回家时看到了什么，便被白头翁一并带走？”

郭震道：“既然没有发现韩迈尸体，这种可能性最大。”

孙辟道：“听梦娘说，她被关的那个地方有时候能听到远钟声，加上地方那么大，应该是在城外。”

郭震道：“那好，明日起，我们便将成都有钟响的地方查一遍。”

夜幕降临时，李旼带着一大堆卷宗回来，又告道：“孙家后门有人等你。”

孙辟愕然道：“乌漆抹黑的，谁在后门口等人呀？”

李旼一笑，道：“是跟郭震早先约好了的。”

郭震料想是张咏到了，便向孙辟借了一身轻便衣装换上。到后门一看，果见张咏一身灰衣便服，还戴了一顶川人常见的竹制斗笠，看上去倒像个渔翁。

郭震忙道：“张知府是不欲外人知道吗，我要不要也去找顶帽子戴上？”

张咏笑道：“我早给你准备好了。”当真递过来一顶斗笠，又道：“你不准再称呼我张知府，就叫我张公，我称你郭老弟。”

郭震道：“是。”接了斗笠戴上，问道：“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去锦江趁夜色钓鱼吗？”

张咏笑道：“是去钓鱼，不过不是去锦江，而是去芙蓉楼钓美人鱼。”

郭震大吃一惊，见张咏已走出数步，忙追上去问道：“张公要去芙蓉楼找谁？是杨柳青吗？”

张咏点了点头，道：“这是个机灵的小女子。昨晚的军营酒宴上，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郭震踌躇道：“那个……”

张咏不悦地道：“郭老弟到底想说什么？喂，婆婆妈妈可不是你性格。”

郭震道：“我还是不要陪张公去的好。我同窗好友任介，正跟杨柳青交往。”

张咏先是一愣，随即笑道：“那不是更好了？你们有这一层关系，一定更好说话了。”又问道：“你和杨柳青之前认识吗？”

郭震道：“我也是回成都后才听说她，见过两面。”

张咏道：“可昨晚在军营宴会上，她看起来完全不认识你郭老弟的样子。呀，小女子不一般，厉害，我算是找对人了。”

郭震忙道：“我知道张公非好色之徒，今晚去芙蓉楼找杨柳青，一定是有所图。还望张公事先明示。”

张咏笑道：“你不是要我帮忙调查王继恩跟哪些本地人来往较多吗？以王继恩的性格，跟本地人交往这种事，多是在酒宴上进行。他最好附庸风雅，每每这种场合，杨柳青一定会出席。”

郭震这才恍然大悟，道：“张公思虑周全，当真令人佩服。可在李畋去县署之前，张公便已跟我有所约定，足见那时张公已有计划，所以今晚去芙蓉楼，一定还有别的事。”

张咏笑道：“郭老弟倒是明察秋毫，什么都瞒不过你。不错，之前我便有意去找杨柳青，想向她打听当日王继恩在军中宴请前任知府郭载的情形。”

郭震有些糊涂了，问道：“这关前任郭知府什么事？”

张咏白了他一眼，道：“你小子说聪明也聪明，说笨也够笨。你以为

我是为了白头翁食人一案吗？我既然将案子交给你，就会全然放心，不加干涉。我打听那晚情形，是为了郭载本人。成都城中不是一直有流言，说郭载郭知府死得可疑吗？”

郭震仍是不解，道：“但张知府已命余县尉公告众人，说郭知府是担心被朝廷召回后重重治罪，忧悸而死。”

张咏道：“我当时确实是那么想的，可现在既发现官兵卷入贩卖人口案，我又有了新的想法。”

郭震问道：“张公怀疑郭知府多少发现或是本来就知道王继恩见不得光的恶行，想要以此来要挟王继恩为他在圣上面前求情，结果反遭灭口？”

郭载是赴完军中宴会后才得急病而死，果真死得蹊跷的话，问题多半出在宴会上。张咏如果直接去问王继恩，他一定什么都不会说。但当晚宴会，杨柳青说不定也在座中，行酒令助兴劝酒正是她所长，因而要知道当日酒宴之具体情形，她是最好的突破口。

张咏道：“所以说，恶人势力再大，终究还是恶人，也怕世人知道真相。”倒是与郭震之前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处。

来到芙蓉楼，楼里灯火通明，笑语喧哗。张咏倒也不以为意，点名要见杨柳青。老鸨不知对方身份，笑道：“青娘是我们芙蓉楼的头牌，事先不约好，是见不到她的。”郭震道：“是任介的朋友要见她。”

老鸨笑道：“公子当真是任公子的朋友吗？可别说瞎话，任公子人正在里面呢。”

郭震道：“我是任介师兄，劳烦鸨母带我去见他。”

老鸨闻言，这才引着张咏、郭震二人进来。

杨柳青的居处独处一隅，闹中取静，绿树环绕，杨柳依依，是个绝

佳的去处。

到了院落外，老鸨敲了几下门环，女使环儿出来告道：“小娘子正与任公子饮酒，不见外客。”忽认出郭震来，忙道：“原来是郭公子到了。”转身进去禀报。

过了一会儿，任介亲自迎了出来，打发走老鸨，问道：“可是有什么急事找我？”

郭震道：“不是找你，这位张公要找青娘。”

任介不认识张咏，狐疑问道：“他是谁？找柳青做什么？”

环儿出来告道：“小娘子请几位进去坐。”将几人引进花厅。

杨柳青一身淡黄衫子，酥胸半露，斜卧在榻上。忽一眼认出了张咏，吃了一惊，忙起身正衣，将发髻抚平，走过来下拜道：“小女子不知张知府驾到，有失远迎……”

一旁任介大惊失色，问道：“他就是新任成都知府吗？”待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不免露出了紧张怪异的表情，忙将郭震拉到一边，低声问道：“你什么时候跟新知府搭上了？还有，你带他来这里做什么？”

郭震道：“你别担心，张知府是为公事而来。你先出去逛逛，等我们走了，你再进来。”

任介冷笑道：“公事？做官的逛青楼也叫公事，还想叫我出去，门都没有！”又点着郭震额头道：“他做官的这样倒也罢了，你何时也变成趋炎附势之徒了？”

杨柳青道：“任郎，张知府和郭公子都是正人君子，应该是为昨晚军营酒宴有刺客行刺郭公子一事而来。”

任介愕然道：“昨晚军营酒宴有人行刺郭震？我竟不知道。”这才对张咏来意释然，但仍不肯离去。

张咏正色道：“任公子，我虽是便服至此，却有机密大事要请教青娘，还望你行个方便。”

任介道：“柳青只是个弱女子，能知晓什么机密大事？况且我与郭震是师兄弟，为何他听得，我就听不得？”

张咏无奈，只得低声问郭震道：“你可信任你这位师弟？”

郭震道：“当然。他是我们师兄弟中最有呆气的一个，但人品正直，无二话可说。”

张咏便不再理会任介，笑道：“青娘，今晚来得冒昧，打扰了你与任公子赏月，还望你莫要见怪。”

杨柳青忽然盈盈下拜，泣道：“多谢张知府为小女子报仇。”

张咏忙伸手扶起，道：“呀，青娘这是为何……”转念即猜到究竟，失声问道：“你本姓就是姓杨吗？莫非你就是郫县邢家的外孙女？”

那杨柳青当真便是郫县邢氏的外孙女。邢氏老夫妇和儿子邢童为江洋大盗勾平所杀，邢家长女邢曼本招婿杨在在家，因西川兵马捕盗使郭载上书称富人招赘是蜀地贫富不均的原因，宋太宗下诏禁止，杨氏夫妇被从邢氏户籍除名，被迫迁出了邢家。后又因《户绝法》规定而不得继承邢家丰厚遗产，最终贫困交加而死。

郭震亦大为震惊，道：“原来青娘就是杨在、邢曼夫妇之女，那郭载他……”望了张咏一眼，不敢说完。

任介虽知杨柳青只是因家道中落而沦落青楼，却也不知其具体来历，郫县邢氏灭门案当年轰动西川，忽听到她自承是邢氏之后，很是骇异。

郭震问道：“你也不知道吗？”

任介道：“呀，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柳青从来不提以前之事，我也从来不问，怕她伤怀往事。”

杨柳青道：“多谢任郎，我确实不愿意提及家世及过往旧事。”抹了抹眼泪，道：“我外祖父全家遇害，官府十年未曾破案，甚至连凶手姓名、容貌都不得而知。小女子原以为今生报仇无望，将来死了也没有面目去见先人，不想张知府上任仅一日，便识破了勾平的僧人伪装，又将他所犯下的陈年旧案一一逼问了出来。小女子看到城门告示后，这才知道仇家是谁，当真感激不尽。”

又要下拜，张咏忙扶住她，道：“青娘不必多礼，这是我职责所在，不算什么。你也别再拜了，我最怕别人拜我。”

杨柳青这才请张咏上坐，命女使奉茶，又问道：“张知府深夜亲自前来，可是有事要问？但问无妨，只要青娘知道，一定如实相告。”

张咏道：“是关于主帅王继恩的。他入城后，应该召青娘陪侍过不少酒宴，宾客都是些什么人？”

杨柳青道：“大多数时候都是他手下的武官，也有僧道之类。”

张咏道：“嗯，王继恩喜欢跟方外之人结交，而今得宠的峨眉山僧茂贞便是他举荐的。”又问道，“可有本地豪族大家、乡绅之类？”

杨柳青道：“似乎没有。在我看来，郭公子是第一个。”

蜀地民众士人本就疏远朝廷，而这次王继恩入城后，纵部恣横肆虐，疯狂抢夺财物，连豪门大族也不放过，是以跟本地乡绅都交了恶。王氏自恃位高权重，又哪会将这些人放在眼里呢？

杨柳青又告道：“郭公子，王大将军对你很是重视，一入城就派了人去郭家寻你，说是寻到你后要设重宴款待你。在昨晚宴会之前，他已经好几次在其他宴会上提到你。”

张咏道：“这么说，刺客早就知道郭老弟会出现在军营宴会上，他应该为此做了不少准备。”

郭震道：“但我这次回来只是临时起意，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刺客就算知道王大将军派了人寻我，也不可能预见到我出席军营宴会的准确

日期。而且王大将军不是派人调查过么？刺客并不是他军营的军士，只是临时冒充军营伙夫混了进去。”

张咏笑道：“王继恩的调查，可不能太当真。如果承认刺客就是他军营的伙夫，他罪过可就更大了。我昨晚因有事着急离去，来不及详加调查。今日王继恩一早便特意派人到官署告知刺客非他军中的人，而且称尸体有毒，已然烧掉，这分明是欲盖弥彰，怕我继续追查。不信的话，你再问问青娘，可有在之前的宴会上见过那伙夫军士？”

杨柳青虽然有所迟疑，仍然点了点头。

张咏续道：“在我看来，这刺客早知某日郭老弟会出现在军营宴会上，所以预先混进去做了伙夫军士。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等到了你。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凑巧我听华阳县尉余乐说王继恩手下强行带走了你，担心对你不利，赶来军营搅局，没想到没搅成酒局，倒坏了刺客的好事。”

郭震道：“全仗张公机智敏捷，不然刺客只需用淬毒兵刃沾及我身，我就是死人一个了。”回想起那刺客炭黑般的脸，当真心有余悸。

张咏笑道：“职责所在，不算什么。”又问道：“青娘可还记得王继恩宴请前任成都知府郭载时的情形吗？”

杨柳青登时脸如死灰，颤声问道：“张知府……问这个做什么？”

[1] 策勋府：后蜀官名。后蜀习俗，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上题“元亨利贞”四字。后蜀后主孟昶之子孟玄喆（后入宋为官，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善隶书，选本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余庆，地接长春。”

[2] 筹本是古代的算具，一般用竹木削制而成。酒筹又名酒算、酒枚，古时酒筵饮酒时用以记杯数或行令用的筹码。汉高祖刘邦评价张良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其中的筹，是在记筹的含义之上，引申为筹划、筹谋之义。从唐代开始，筹子在饮酒中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用法：其一是用以记数，在酒令游戏中以筹计数，后再按所得的筹的数量行酒。另一种把它变化成行令的工具，在筹子上刻写各种令约和酒约。一般多刻唐诗、宋词名句及文学名著中的人名或名贤故事，行令时按筹中规定的令约、酒约行令。小说中以唐诗行酒令称为“射”，席间人士有与酒筹典故相符的，就被射中，需要饮酒。

[3] 潘阆是宋初奇士，身份神秘，卷入诸多宫廷纷争。他曾辅佐秦王赵廷美（赵匡胤、赵光义弟，后改封涪陵县公）图谋皇位。因宋太宗赵光义曾以“金匱之盟”为己正名，称母亲杜太后死前留有遗诏，要求宋太祖赵匡胤将来将帝位先传赵光义，赵光义再传赵光美（后改名为廷美），赵光美传于赵德昭（赵匡胤共有四子，长子德秀与三子德林早夭，只有老二德昭和幼子德芳成年）。这样，根据宋太宗抛出的所谓杜太后遗诏，赵廷美也有即位资格。赵光义即位后，先是大力笼络赵廷美，让赵廷美误以为自己会是皇储。然帝位稳固后，赵光义便开始以种种罪名迫害赵廷美，最终将亲弟害死。而赵廷美失势后，潘阆亦被宋太宗亲自点名通缉，从此亡命天涯。十年后，因宦官王继恩的推荐，潘阆被赦免，且得到宋太宗召见，赐进士及第，做国子助教。更为传奇的是，宋真宗即位后，再度亲自点名追捕潘阆。潘阆因意外而被捕，械送京师后，宋真宗亲自召见交谈，又将其无罪开释，内中情由无人得知。此后潘阆遨游于大江南北，放怀湖山，以诗名显达，与寇准、张咏等名臣多有唱和。其前期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

[4] 喻浩：五代末、北宋初年杭州人。曾任杭州都料匠，掌管建筑设计与施工，擅长多层宝塔和楼阁建造，对于建造木结构高塔有创造性发展。五代末年，修筑杭州梵天寺木塔时，塔身木构架颤动，众工束手，经喻浩指出，把楼板钉在梁架上形成整体后，塔即稳定，说明他对木架受力结构有着深刻理解。著有《木经》三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建筑学专著，在《营造法式》成书前曾被木工奉为主臬。可惜已经失传，仅在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中略见梗概。

[5] 开宝寺木塔：名福胜塔，宋太宗年间的著名建筑，由喻浩主持修建。塔高三十六丈，八角，十一级，先做模型，然后动工，历时八年方才竣工，是当时最精巧的一座建筑物。喻浩在设计这座宝塔时，考虑到“京师地平无山，又多刮西北风”，即开封地处平原，多西北风，为抵抗风力，建造时，使塔身稍向西北倾斜。高层木结构设计，风力是一项不可忽视的载荷因素。在当时条件下，喻浩做出如此细致周密设计，是很了不起的创造。可惜的是，此塔宋仁宗庆历年间（约1044年）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

[6] 王统勋：宋太祖第二任皇后王氏亲弟。

第四章 行客多愁

武担山并不是真正的山峦，而是一处高数丈、广数亩的高地。传说春秋战国时期，武都有女嫁给古蜀国国主为妃，备受宠爱。后妃子去世，国主既不舍得爱妃归葬故乡，又要满足妃子入故土为安的遗愿，特派五丁即五名大力士到妃子故乡担土，营造起规模宏大的坟茔。此坟冢即为后世所称“武担山”，为成都著名典故，历来与“望帝啼鹃”齐名。

四簷寒雨滴秋聲，醉起重挑背壁燈，
世事不窮身不定，令人間憶虎谿僧。

帘幕蕭蕭竹院深，客懷孤寂伴燈吟。
無端一夜空階雨，滴破思鄉萬里心。

——張詠《雨夜》二首

楊

柳青聽張詠問及前任成都知府郭載之事，當即臉色大變。郭震見狀，登時心中一沉。他剛才知道楊柳青是楊在、邢曼夫婦之女後，便有些懷疑是她殺了郭載。

當年郭載任西川兵馬捕盜使，不但未能履行職責擒捕連續作案的江洋大盜勾平，還以吹破牛皮的公告激怒了勾平，令其肆意張狂，犯下了邢氏滅門血案。也正是郭載上書禁止富人招贅，楊在、邢曼夫婦被迫遷出邢家，最終貧困而死。即便後事不過是郭載見識淺薄、朝廷政策失措，但就前事而言，郭載確實有極大的失職之過。可笑的是，這位西川兵馬捕盜使捕盜不力，不久還因“功勞”升官，調離西川，再回到蜀地時，已是成都知府的身份。

從楊柳青的立場來看，她責怪郭載在任上不能盡職，誘發了邢氏滅門血案，這無可厚非。而當時勾平尚未被捕，十年前的血案依然沒有任何線索，再見到郭載庸碌無能，一再升遷，依然位處知府高官，楊氏心中定然愈發有氣。而以她果斷的性格，也完全可能下定決心殺死郭載報復。

張詠見到楊柳青反應如此劇烈，奇道：“青娘為何懼怕至此？難道你以為我懷疑是你殺了郭載？”

楊柳青“啊”了一聲，以極為古怪的表情看着張詠，隨即低下頭去，沉默不語。

任介忙奔過來護住愛人，道：“捉賊捉贓，捉奸捉雙。張知府懷疑柳青殺人，可要拿出證據來。”

张咏不答，只悠然道：“我来成都时间尚短，却听到不少关于前任知府郭载之死的流言——有说他病死的；有说他自杀的；还有说他被大蜀军余党害死的；也有说他是主帅王继恩加害的；还有说他是被因禁止入赘而遭受财产损失的人杀死的。青娘觉得哪一条最有可能？”

杨柳青已然镇定了下来，道：“小女子的情况，表面符合最后一条，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我爹娘虽因户籍迁出邢家而不能继承遗产，但若当日他们仍然带我住在邢家，怕是也被那穷凶极恶的勾平一并杀了。我鄙夷郭载不假，不过我也很明白我的仇家是杀人凶手，而不是他，他只是又一个尸位素餐的朝廷官员，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可对于我们老百姓而言，所关心的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一日三餐，以及个人微不足道的情绪。我承认这十年来我很愤怒，但我心中所有的怒气都是冲着杀我外祖父全家的凶手。所以我特别感谢张知府，是你了结了十年前的旧案，让我焦躁的内心终于平静了下来。”

她说得极为诚恳，张咏深为动容，当即起身正告道：“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怀疑过青娘你。我适才说那样一番话，别有缘由，稍后我会解释。”

杨柳青很是意外，道：“张知府一早便相信我跟郭知府之死无关？”

张咏笑道：“当然相信。青娘是聪明人，果真是你害了郭载，适才你就不会自表是邢家女儿后人。连任公子都不知道你的身世来历，你完全可以继续隐瞒下去。”

杨柳青想了想，道：“小女子倒没有想那么多，我全然不知张知府是为郭载而来。”又道：“知恩图报是做人之根本，就算真是我杀了郭载，我也一样会自表身份，好当面向张知府道谢。”

张咏极为惊异，叹道：“我终于知道青娘的过人之处了。来，青娘请坐，郭老弟、任公子你们二位也坐下。我大概能猜到青娘适才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反应，我也知道要让你说出实情，不但会令你为难，还可能令你自身陷入极大的危险中，那么我们今晚便不提这事了。来，我们四人今日聚在此处，也算有缘，一起喝一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杨柳青极是感动，哽咽着举起酒杯，道：“就请张知府说句祝酒词吧。”

张咏道：“嗯，就为了邢氏终得安宁。”举杯一饮而尽。又拍了拍任介肩头，道：“青娘是个好女子，你要好好待她。”便与郭震辞了出来。

郭震问道：“张公是不是愈发怀疑是王大将军杀了郭载郭知府？”

张咏点头道：“若非如此，怎能令杨柳青那样的女子闻言色变？我猜郭载一定握住了王继恩的把柄，多半就是白头翁那件事。他自以为能要挟王继恩，让对方为他向圣上求情，却不想反而带来了杀身之祸。”

忽听到背后有人叫道：“郭震！”却是任介追了出来。

郭震道：“你不用陪着青娘吗？”任介道：“她说想一个人静静，我就告辞出来了。”

走出几步，郭震又想起了什么，道：“任介，你替我送张公回官署，我去办点儿事。”

任介狐疑道：“这么晚了，你还有什么事？”忽然“啊”了一声，朝北边景宅望了一眼，忙道：“你去吧，去吧。”

然郭震并没有赶去武担山会见师妹，而是返回了芙蓉楼。杨柳青只穿着单薄衣衫，坐在庭院花架下独斟独饮。月光映照着她婀娜的身姿，愈发楚楚动人。她见郭震再度返回，倒也不惊讶，只问道：“张知府又派郭公子回来探我口风吗？”

郭震道：“张公既说了不提这事，又怎么会派我前来探风？是我自己要回来的。你杀了勾平，是也不是？”

杨柳青大为意外，问道：“勾平不是越狱逃走了吗？我倒是想杀他，可人都跑了，我如何能杀得了他？”

郭震道：“青娘是风月场上的人，演得一身好戏，可惜还是差了点火候。就算你不知道勾平已死、被人弃尸在十字街枯井中，你适才表白身份向张公答谢后，就该一再催促张公派人追捕勾平，如何半个字不提？”

杨柳青摇头道：“我完全不知道郭公子在说些什么。我今日心情不好，来，郭公子陪我喝上一杯。”亲手斟了一杯酒，奉了过来。

郭震接过酒杯，递到唇边时又缩回了手，冷笑道：“这酒里下了迷药，对不对？”顺手泼在石桌上，果然“嗤”的一声响，冒出一股白气来。

杨柳青面色一沉，霍然起身，怒道：“郭公子，你好生无礼，无端端的跑来我这里，说是我杀了勾平，现下还说我往酒里下药。你我喝的是同一壶酒，我若下药害你，不是连我自己也害了吗？”

郭震道：“这是九转鸳鸯壶，我曾见人用过，壶里装着两种酒，按住壶柄上的机关，便能控制倒出的是好酒还是药酒。”说罢拿起酒壶，掀开壶盖，果见壶身中装着两种酒，由曲形分格隔开。

杨柳青道：“郭公子果然有见识。那么你也该知道这里是妓院，药酒是常用的手段，所谓的‘药’，不过是你们男人喜欢的春药而已。”

郭震一时哽住，竟无话可驳，只得道：“青娘敢说你没有杀勾平吗？”

杨柳青道：“不错，勾平是我大仇人。可他犯案累累，既露了形貌，便已是死路一条。我若发现了他，该向官府报官领赏才对，为何要用私刑杀他？”

郭震道：“这便是关键所在，你杀勾平不是因为他是你的仇人，而是他发现了你的秘密，等于握住了你的把柄，你必须得杀他灭口。”

杨柳青道：“胡说八道，在官府贴出通缉告示前，我从来不知道勾平是谁。”

郭震道：“你是不知道勾平是谁，当他找上你的时候，你便认了出来，勾平就是之前你见过的僧人慧恩。他被官府通缉，既逃不出成都，

又在城中难以容身，便赶来芙蓉楼，想用你的秘密要挟你收留他。但他不知道你就是邢氏后人，他来找你帮忙，等于主动将自己送上了砧板，任你宰割。”

杨柳青也不回答，只扬声叫道：“环儿，酒菜都凉了，收了吧。”

女使环儿应声而出，却不收拾残席，而是手持绳索，将郭震手足绑了起来。郭震欲起身抗拒，竟全身酸软，使不出丝毫力气，这才知道已经着了杨柳青的道，却不知她如何下的手。

二女合力将郭震拖到内室柱子边捆好。杨柳青交代了环儿几句，打发她出去，自己关好门窗，从榻下抽出一柄匕首，横在郭震颈中，喝问道：“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郭震道：“青娘想知道什么？”

杨柳青道：“你怎么知道是我杀了勾平？”

郭震道：“我刚才说了呀，青娘今晚的表演不够精彩，你该极力敦促张公追捕勾平，而不是表现出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杨柳青道：“仅仅因为这一点吗？”

郭震道：“不全是。你如此坦然向张公道谢，表示仇人不再是你心结，能让你十年愤怒一朝平息，除非勾平死了。”

杨柳青道：“那么你怎么会知道是勾平自己来找我？”

郭震笑道：“这道理太简单了，勾平一早才在南城锦江边杀了华阳县狱狱长石颂，不久便在芙蓉楼被你所杀，不是他自己到北城找你，你哪能那么快找到他？”

当日勾平假扮僧人慧恩入城，不知如何竟来到芙蓉楼后巷，自门缝中窥测。杨柳青闻声出来察看时，狡诈的勾平反而谎称是郭震在偷窥。他一时不察，竟没有辩解。

郭震当时所不知道的是，勾平看到了后院中某些不该看到的事情，既然他默认他自己才是偷看者，这一危险便转嫁到了他身上。是以他离开芙蓉楼后不久便被人绑架，那些人应该都是杨柳青的同党，将他关押起来拷问，逼问他都知道些什么。

大概那些人搜去了郭震身上所有物件，杨柳青既从任介那里听过他不少事，多少也该知道著名的郭氏玉佩。她从玉佩认出了郭震身份，郭震这才逃脱了被酷刑反复逼供的命运。杨柳青又用迷药迷倒任介，将他锁在床榻上，造成其被劫持作为人质的假象，由此来威逼郭震就范。

以当时状况而论，杨柳青很容易地可以在任介不知情的状况下操控他，他几天不露面，旁人只以为他又去花天酒地了，不会起疑。而郭震不同，杨柳青不明其状况，担心杀了他或是长久关押他会引发不好的后果，而以任介及毒誓强迫郭震不将秘密泄露出去，是最好的法子。只是杨柳青不知道的是，郭震根本就没看见什么，也不知晓她任何秘密。

次日一早，勾平杀死华阳县狱狱长石颂后，见四处张贴着自己的图形告示，料想难以逃脱，又想到昨日所见芙蓉楼后院之事，遂赶来北城，找到杨柳青，以所见到的秘密要挟对方收留自己，或是助自己逃出城去。那时杨柳青应该已经知道勾平身份，见大仇人自己送上门来，大喜过望，当即假装应允，随即乘对方不备，连出两刀，杀了勾平。

既然勾平自己承认看到了后院勾当，杨柳青便知道郭震只是被诬陷，遂用药将任介唤醒，任其自由行动。

勾平被杀后，还有尸体处置问题。杨柳青本可以有更加稳妥的法子，譬如找个僻静地方掩埋起来，如此便难以被人发现。但以她的个性，一定不想让其他受害者以为勾平已经逃脱，从而耿耿于怀一生，为了让世人知道勾平已死，刻意选择了十字街枯井作为弃尸处。

当日半夜，杨柳青派同党将尸体运出芙蓉楼，运来十字街，丢入枯井中。武官乌忘我被杀，极可能是他看到了什么，一路跟来枯井，结果被杨柳青同党一并杀死灭口。

杨柳青听完郭震推测，很是惊讶，问道：“乌忘我也死了吗？”

郭震道：“青娘何必惺惺作态？我刚才进来时，特意向老鸨打听过了，乌忘我被杀的当晚来过芙蓉楼，一直在楼厅边喝酒边等你，等了很久，结果你不肯见他，他只好悻悻走了。我猜他并未真的离开，而是一直在芙蓉楼四周徘徊，正好看到你同党运尸出去。”

杨柳青正色道：“明人不说暗话，郭公子前面推测的都不错，唯独乌忘我一节不对。我以我死去家人的名义向你保证，是我亲手杀了勾平，可我没有杀乌忘我。”

郭震道：“我没说是你本人杀了乌忘我，那是你同党……”

杨柳青斩钉截铁地道：“决计不是。”

郭震道：“就算你没有杀乌忘我，就算你杀勾平是他罪有应得，可你自己也是女儿家，怎能忍心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他已经能肯定有官兵卷入贩卖人口案，宋军主帅王继恩多半是知情者，但仍需要借助本地人之力。然谈及王继恩与本地人的交际时，杨柳青却说宾客只有僧道之类。这不难证实，因而她没有必要撒谎。受害者卓梦娘曾提及关押之处偶尔能听到远钟声，再联系到杨柳青所言，郭震一度怀疑有不法僧人或道士参与其中。然当他从杨柳青的言行猜到是她杀了勾平后，蓦然会意过来，与官兵勾结贩卖人口的主谋，正是杨柳青本人。还有谁比她更为便利与王继恩结为同盟呢？她正是白头翁一党的首领人物。

当日郭震遭人绑架，尚不知缘由，只以为对方是白头翁一党，怕自己洞悉揭破他们贩卖人口的勾当，而今虽知是因他事，但能令江洋大盗勾平视为同类，足以托付性命，不是贩卖人口是什么？

而且那些绑架者和杨柳青都曾用迷药对付郭震，符合白头翁的作案特征，分明是同一伙人无疑了。他折返回来找杨柳青时，尚顾全任介的面子，想先问清楚真相再说。料想青楼人多眼杂之地，他自己又会些武功，不至于为杨柳青所制，不想不知不觉中便着了她的道。而今他既说出全部真相，是万难活命了。

不想杨柳青柳眉一竖，俏脸一沉，道：“我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了？郭公子倒是说说看。”

郭震大为意外，怔了一怔，才问道：“不是你？”

杨柳青道：“什么不是我？今日郭公子不说清楚，别再想活着回去。”

郭震见她神情不似作伪，心道：“我已揭破杨柳青杀死勾平及勾平看到她行不法勾当的秘密，她自己也已经承认，我再斥责她几句，她应该是无所谓的反应，而不是如此恼怒。”又暗道：“杨柳青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所以才自揭身份，向张知府道谢。若不是今日她自承是邢氏后人，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勾平是死在她手上。这样一个有担当的女子，真的会是白头翁一党的首领吗？”

杨柳青见郭震沉默不答，便又问道：“难道是勾平对你说了什么？他向我保证过，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呀。”

郭震心中刚升起来的热度，立时又降低了下去，冷冷道：“勾平没对我说过什么。只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娘子做了这么多坏事，可得自己小心些。”

杨柳青道：“奇了怪了，我生平还没做过一件不该做的事。看来我杨柳青在郭公子眼中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你倒说说看，这么多坏事都是些什么。”

郭震正欲直接揭破她贩卖人口的行径，女使环儿推门进来，告道：“人到了。这就送他上路吧。”

杨柳青玩弄手中的匕首，没有回答，只盯着郭震不放，显然还没有下定决心。

郭震问道：“青娘想杀我？”

杨柳青道：“并非非杀你不可，可杀了你也于我无损。”

郭震道：“青娘不是说你生平还没做过一件不该做的事吗？我又不是勾平，又没做过坏事，青娘以什么理由杀我？”

杨柳青一时沉吟不语。

环儿跺脚道：“这可不是心软的时候，不杀他，我们所有人便都暴露了。”

郭震道：“你以为杀了我，你们就不会暴露吗？我能看得出青娘今晚的异样，张知府何等人物，他会看不出来吗？”

杨柳青笑道：“这一点，我倒是很放心。就算张知府看出某些异样，也绝不会怀疑是我杀了勾平。他不是你郭公子，他没有看到勾平曾在我芙蓉楼后巷偷窥。”

环儿又催促道：“青娘快些动手，外面的人才好及时将尸体运出去。”

杨柳青道：“这姓郭的说得对，他没做什么坏事，我们没有杀他的理由。要不然跟上次一样，我们再逼他立个重誓？”转头问道：“郭公子，你意下如何？”

郭震默然不应，要他为了保全自己性命，发誓不揭破这伙儿万恶的白头翁一党的阴谋，他宁可去死。

环儿冷笑道：“他这种世家子弟的个性，我很清楚，决计不会将个人生死荣辱放在心上。当日能迫他立誓，是因为他以为我们捉了任公子。而今他既知道了一切，这一招也不再有用。”

郭震知道今晚自己必死无疑，便昂然道：“你们杀我可以，我只求青娘一件事，那么我便死而无怨。”

杨柳青道：“你说。”郭震道：“请青娘不要再祸害任介，放他走吧。”

杨柳青怒道：“郭公子怀疑我在利用任郎？”

郭震道：“难道不是吗？如果青娘有一点爱惜他，会将他绑在床上，用他性命要挟我吗？”

杨柳青一张粉脸登时涨得通红，道：“我……”

外面有人叫了一声，又有人语声。环儿遂欲夺杨柳青手中匕首，道：“不能再等了！青娘不肯动手的话，我来。”

杨柳青忙道：“不要，还是我来动手。杀人不是好事，你年纪还小，别让血玷污了你。”走到郭震面前，正色告道：“郭公子，我并不想加害你，可是为了救更多的人，我不得不这么做。关于你求我的最后一件事，我也不能答应你。实话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任郎，所以我不会放他走的。”

郭震长叹一声，闭上双目，道：“动手吧。”

忽有一名黑衣女子疾步进来，叫道：“且慢动手。”

那女子身姿曼妙窈窕，一张脸却是丑陋得可怕，横七竖八布满了刀疤，似是利刃所划。

郭震大吃一惊，尽管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还是问了出来：“娘子……你……你是芳华吗？”

那女子果真便是当年名动西川的名妓芳华。她举手掩面，愧道：“我的脸成了这样，郭公子竟然还能认得出我。”

郭震道：“你……你还活着？你跟杨柳青她们是一伙？”

芳华点了点头，道：“是青娘救了我的命。”又婉言劝道：“郭公子，勾平杀死邢家三口，是青娘不共戴天的大仇人，本来就该死。你为何要为了这样一个人，苦苦纠缠青娘不放？”

郭震道：“娘子有所不知，我来找杨柳青理论，不是因为她杀了勾平，而是因为她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坏事。”

他话音刚落，环儿便大笑起来，道：“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

了。青娘帮了那么多穷苦百姓，人人感恩戴德，可在这位郭公子口中，就成了伤天害理的坏事了。”

郭震本不欲直揭其事，万一芳华不知情，便会陷她于险境，见环儿如此浪荡，肆意嘲笑，登时怒气上冲，冷冷反问道：“你们勾结官兵，绑架少男少女，卖去外地牟取巨利，这还不叫坏事，世间可就再也没有坏事了。”

杨柳青满脸愕然，问道：“什么绑架少男少女？”

郭震道：“假以白头翁食人，暗行绑架之事，不是你们做的吗？”

杨柳青扬手重重扇了郭震一耳光，道：“放屁！别说我们没做过，若被我杨柳青知道是谁做的，我第一个杀了他。”

芳华忙道：“看来其中一定有误会。”解开郭震绳索，扶他到外堂坐下，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郭公子如何会认为是青娘做了那些事？”

郭震道：“说来话长。我只问青娘一件事，那日勾平在芙蓉楼后门窥测，他看到了什么？”

杨柳青道：“莫非郭公子以为勾平看到了我正在绑架拐卖少女？哈，郭公子，你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

芳华问道：“到底是什么缘由，会令郭公子这么想？”

郭震道：“我有我的理由。请青娘告诉我，勾平到底看到了什么？”

杨柳青有所犹豫，似是不愿意回答。

郭震冷笑道：“青娘不肯说，愈发可见你心中有鬼了。”

杨柳青正色道：“我不能告诉郭公子。我只能说，我们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

忽听门边有人朗声道：“我来告诉郭公子。”

环儿迎上前叫道：“爹爹，你怎么来了？”

郭震不必转头，一听声音便知道来人是那当日拷问他的老者。

那老者径直走过来，道：“郭公子，我们又见面了。”

郭震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老者道：“实不相瞒，我姓徐名沛，以前是大蜀军枢密使，目下只是一介草民。”

郭震道：“啊，你是大蜀王李顺手下，那杨柳青也是大蜀军的人了。”

徐沛道：“不，我和我手下人以前加入过大蜀军，现下只是百姓。青娘从来就不是大蜀军的人，我们只是在宴会上见过几面。城破时，官兵大肆屠杀，是青娘好心收容了我们。我被她的侠义心肠感染，便随她一起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郭震道：“那么一定是有嫖客发现了你的真实身份，想要报官，你便与杨柳青一道杀了他，将尸体抬到后院，预备半夜弃尸，不巧正好被勾平窥见。”

徐沛道：“郭公子果然机智聪明，瞬间便能猜到究竟。不错，情形大致如此，不过还有一些细节需要郭公子知道。”

原来芙蓉楼有个常客，名叫韩迈，是个纨绔子弟，出手阔绰，挥金如土。杨柳青出面招待过他一次，但厌恶他的粗鄙及不学无术，之后他再来，便再也不肯见他。那日，韩迈来到芙蓉楼，指名要见杨柳青，不能如愿便大吵大闹，还打了小厮狗儿。老鸨不得已，请了杨柳青出来。杨柳青也不客气，将韩迈数落一番，明白地告诉他，他不是她的菜。

打发了韩迈后，杨柳青便回到自己院子，与徐沛等人议事。不想那韩迈并未离去，而是乘人不备，偷偷溜进了杨氏的院子，躲在窗外偷听。杨柳青等人所议无非是救济山区贫苦百姓，倒也没有其他，不惧被

外人听到。偏偏韩家曾巴结奉承过大蜀李顺，韩迈也曾随父亲入宫城觐见，见过大蜀军主要头领人物。他自窗缝里往里偷窥时，意外认出了徐沛，大喜过望，当即转身往外跑，欲赶去报官，如此非但可以领赏，还能报复刚刚羞辱了他的杨柳青。

不想韩迈奔跑过急，摔倒在地，惊动了屋里的人。杨柳青出来查看时，韩迈指着她破口大骂，称她勾结反贼，窝藏大蜀余党，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又大声呼叫，称有反贼在此。这时候，有人从门外赶进来，顺手用手中的铜壶头砸了韩迈一下，本意是要阻止他喊叫，不想那一下竟将韩迈打死了。

众人见闹出了人命，当即傻了眼。还是徐沛老道，问可有地方就地掩埋尸体。杨柳青居住的院落独处一角，很是幽静，但她不愿意所厌恶之人的尸体埋在自家院子里，便换了衣衫，自引着徐沛等人来到后院，将尸体埋在了那里。江洋大盗勾平所窥，正是杨柳青等人在掩埋尸体。

徐沛讲述完经过，又歉然道：“之前青娘相信了那假僧人勾平的话，以为郭公子你在窥探，我不能让青娘有事，遂派手下绕到后街，绑架了郭公子。若非青娘从郭公子身上的玉佩认出了你的身份，怕是会造成大错。”

郭震道：“只是一场误会，徐公不必放在心上。”又疑惑地望了杨柳青一眼。

徐沛会意过来，正色告道：“郭公子不必怀疑我会跟城外的大蜀中书令吴蕴里应外合，图谋陷城。不怕告诉郭公子，我虽然曾任大蜀枢密使，却对大蜀军相当失望。占据成都后，各位头领比官府官吏还要奢侈腐败。那时我便有退出之心，只是官兵大军围城，始终不得其便。”

杨柳青道：“郭公子，徐公是个大大正直的人，当初加入李顺大军，只是想为穷苦百姓做点事，不想却不是那么回事。郭公子也不必怀疑徐公诚意，之前我们赈济灾区的金钱财物，有一大半是徐公带来的。”

徐沛忙道：“那些财物其实也不是我个人所有，是大蜀军均贫富均来

的部分财产，我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还之于民罢了。”

郭震这才释然，道：“徐公不为名利所诱，当真难得。”

徐沛“嘿嘿”几声，道：“实在惭愧，不提也罢。”

杨柳青问道：“郭公子适才说，那白头翁食人的谣言是有人故意放出来的幌子，被吃掉的少男少女其实还活着，只是被人贩子绑架了，果真真有其事吗？呀，我非得找出这个白头翁，将他千刀万剐。”

她自身尚处在困境，丝毫不问郭震对待自己的态度，却先关注询问白头翁一案，足见其品性为人。

郭震道：“实在抱歉，我之所以会误会青娘就是那白头翁，是因为徐公派人绑我时时机不巧。”大致说了无意中救了卓梦娘一事。

杨柳青道：“换作我是郭公子，我也会认为绑我的是白头翁一党。实在抱歉，全是一场误会。来，郭公子，我敬你一杯酒，权当赔罪。”又笑道：“放心，这是好酒，没有下药。”

郭震道：“以目下局面，青娘若还想对付我，根本无须再用药酒。”接过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杨柳青道：“那好，我们就算讲和了。郭公子，你预备如何追查那白头翁？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郭震不及回答，徐沛忙道：“这件案子牵涉不小，还是交由官府处置比较好。况且新来的张知府人似乎不错，一到任便将王继恩抓的所谓‘反贼乱民’全数放了，还张榜告示，宣称即便加入过大蜀军，只要肯重新为宋民，便会前事不究。而今张知府得郭公子襄助，更是如虎添翼，如何还用得上我们这些草民帮忙。”

杨柳青本迫不及待地要跟郭震一道去捉那白头翁，但见徐沛连使眼色，只好道：“那好吧。不过若是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郭公子但说无妨。”

郭震道：“多谢。”

徐沛问道：“郭公子既是自己单独返回，那么张知府应该暂时还未想到是青娘杀死勾平了？”

郭震道：“应该想不到，因为确实如青娘所言，张知府不知勾平曾窥见芙蓉楼后院埋尸一事。不过张知府为人宽厚豪放，行事不拘一格，从不因小失大，即便知道是青娘杀了勾平，应该也不会追究。”又大致说了武官乌忘我被杀，张咏坚持以其畏罪自杀结案一事。

乌忘我一案尚未公布，众人均是第一次听说。环儿脱口赞道：“这位张知府非但不官官相护，还着意针对那些狗官兵，当真是个好官。”

徐沛神色却陡然严肃起来，与杨柳青低声商议几句，这才问道：“张知府虽已结案，但据郭公子所知，官府可有嫌疑凶手？”

他斟酌词句，刻意问了这么一句，当然是因为勾平与乌忘我弃尸在同一口枯井中，他惧怕官府会由此追踪到芙蓉楼。

郭震道：“当然有，是我好友王昌懿。”

环儿道：“是了，乌忘我曾带兵闯入成都首富王家，还出手打伤了王昌懿王公子，这是人尽皆知的事。现下乌忘我死了，谁都不信一贯骄横的武官会畏罪自杀，难怪王公子会成为首要嫌疑人。”

郭震道：“在我看来，不独华阳县尉这样认为，就连张知府本人也是这样想，各位大可以放心。”

但徐沛仍难以释怀。乌忘我那晚来过芙蓉楼，赖了很久才走，他的意外被杀，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正如郭震之前所言，他当晚离开芙蓉楼后，并没有走远，而是在附近胡乱转悠，凑巧看到了徐沛手下自后门运走勾平尸首。他出于某种目的，没有声张，一路跟踪到十字街枯井。等徐沛手下人弃尸枯井离开后，他便探头往里探望，想弄清楚死尸到底是谁。这时候，一直暗中跟踪乌忘我的人出现了，他自背后叫喊了一声，等乌忘我惊然回身时，便将其一刀杀死。

二是乌忘我并没有看到芙蓉楼后巷运尸一事，他离开芙蓉楼后便欲回军营，结果被跟踪之人盯上，乘其不备，将其杀死。凶手再设法将尸体运来十字街，丢弃在枯井中。

军营在城市中央，芙蓉楼在北城，两者相距二三里，不算太远。而十字街枯井则位于东城，与军营、芙蓉楼均相距七八里。而且枯井虽然是井，却是地处十字交通要道，只要天一亮，不可能不被人发现尸体。凶手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他既然不惧怕官府发现乌忘我尸体，为何还要不嫌麻烦将其由北城运到东城呢？

综合比较而论，第一种可能最大，是乌忘我先发现了芙蓉楼的秘密，自行跟来十字街枯井边，然后才被凶手所杀。

郭震叹道：“官府验尸时我也在场，本来有些细节我不该说出来，但各位也算是与乌忘我一案密切相关，我便破一次例。”便告知乌忘我是在枯井边被杀，甚至人掉入井中时还活着。

如此，便愈发给杨柳青等人带来了深重的忧虑。乌忘我既看到了徐沛手下往外运尸，凶手一直跟在乌氏身后，如何会看不见呢？他一定也知道了芙蓉楼的秘密，之所以没有张扬，只是因为他一旦揭露此事，便会暴露他自己是杀死乌忘我的凶手。

凶手会不会跟勾平一样，看在眼里，隐忍不发，但却会在日后某天寻上门来，要挟杨柳青等人为其做事？

更有甚者，他会不会采取匿名告状的方式，揭破芙蓉楼的秘密？甚至干脆将乌忘我之死嫁祸给徐沛手下，一旦宋军主帅王继恩听到风声，那么便等于是芙蓉楼的灭顶之灾了。

杨柳青问道：“郭公子，目下情况紧急，还望你说实话，当真是王昌懿王公子派人下手杀了吗？”

郭震苦笑道：“若是昌懿派人所为，倒是好了。无论他手下见到什么，都不会再张扬出去。可惜偏偏不是。”

杨柳青道：“那么郭公子想到可能是谁所为？”

郭震摇头道：“想不到。不过伤口干净利落，应该是个会家子。”

环儿道：“这城中二三十万人，我敢说一大半被乌忘我抢掠过，恨其入骨，想杀他的人实在太多。”

杨柳青道：“凶手虽然是为民除害，可他也看到了芙蓉楼的秘密，也许会跟之前郭公子一样误会我们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徐公，现下情况不明，为防意外，你先带人避一避。”

郭震见对方已有应对之策，不便参与其中，便起身告辞，又道：“青娘的秘密，就是我的秘密，我一定不会说出去，包括任介，诸位大可放心。”

杨柳青道：“郭公子是守信之人，我信得过。”

环儿道：“郭公子，有样东西还给你。”从房中取出来一柄兵器，递将过来，正是郭震之前藏在靴筒中的护身短刀。

徐沛奇道：“我早让人将所有物事还给郭公子，如何短刀还在你这里？”

环儿笑道：“我那时以为郭公子是对头，又见这把刀精巧可爱，所以想私下留作纪念。”

徐沛道：“胡闹。”又歉然道：“小女无知，我替她向郭公子赔罪。”

郭震道：“不要紧，反正也都是误会。我看得出环儿喜欢这把刀，不过此刀是我亡妻所赠，不方便转送他人，实在抱歉。”将短刀插好，拱手辞出。

芳华追将出来，叫道：“芳华有一事，想烦请郭公子帮忙。”

郭震忙道：“娘子是我师兄杜龄未过门的妻子，等于是我嫂嫂，有话尽管说。”

芳华道：“还望郭公子能帮忙找出那杀死乌忘我的人，如此青娘他们才能安心。”

郭震道：“娘子嘱托，我自当尽力而为。”微有迟疑，仍然问道，“是谁将娘子害成这样？”

芳华很是平静，道：“没有人害我，是我自己划伤的。”叹了口气，道：“那日我上吊自杀，其实未死，私下为青娘所救。她将我藏了起来，不令我露面，说是等风声过去，再送我与杜郎团聚。我便静心等待，可等来的只是杜郎跳江自杀的消息。是我这副容貌害了他，我便自己拿刀划伤了脸，从此丑陋不堪，再也不会会有男子看我第二眼。”

郭震大为震动，一时难以措词安慰，便问道：“娘子可想离开这里，过平平静静的生活？我可以设法安排。”

芳华摇头道：“多谢郭公子好意。不过我的心早随杜郎而去，平静的生活也好，苦难的生活也好，对我没什么分别。我留在这里，还能跟青娘一道帮助那些灾民，勉强算是做了点好事，也算是为杜郎和我积福。”

郭震道：“那样也好。娘子多多保重，改日我再来看你。”

离开芙蓉楼后，忽听到远笛声传来。万籁俱寂，明月净空，玉漏沉沉，楼阁玲珑。夜笛最容易激荡起人们隐藏在心底深处的眷眷情怀，连豪迈飘逸的唐代诗仙李白亦不能例外，有云《春夜洛城闻笛》诗云：“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那一缕笛音且清且远。其声淅然，深微缠绵，曲如泉流，隐显如泣，轻绪柔丝，珠喉细语，无以过之。郭震一时有所感怀，竟没有再回孙家，而是往武担山而来。

武担山并不是真正的山峦，而是一处高数丈、广数亩的高地，但其历史悠久，蕴含着古老的传说与凄美的故事。传说春秋战国时期，武都[1]有女嫁给古蜀国国主为妃，备受宠爱。后妃子因水土不服而去世，国主既不舍得爱妃归葬故乡，又要满足妃子入故土为安的遗愿，特派五丁

即五名大力士到妃子故乡担土，营造起规模宏大的坟茔。此坟冢即为后世所称“武担山”，为成都著名典故，历来与“望帝啼鹃”^[2]齐名。因为地位非凡，三国时刘备即帝位时，也选择在林木苍翠的武担山行登基大典。

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之子萧纪出任益州刺史，于武担山“发掘得玉石棺，中有美女，容貌如生，体如冰，掩之而建寺其上”。武担山寺自建寺之日起，便因与玉棺美女关联而名声大噪，号称“鸡林俊赏，萧萧鹫岭之居；鹿苑仙谈，亶亶龙宫之偈”。

寺外更立有巨石，径五尺，厚五寸，莹澈可鉴，名为“石镜”，传闻是蜀主爱妃墓顶立石。唐王勃曾盛赞武担山及石镜云：“冈峦隐隐，化为闾窟之峰；松柏苍苍，即入祇园之树。引星垣于沓嶂，下布金沙；栖日观于长崖，傍临石镜。”诗圣杜甫亦有“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之句吟咏石镜，睹物生情，溢于言表。中唐才女薛涛则有“侬心犹道青春在，羞看飞蓬石镜中”诗句，慨叹流年似水，身世飘零。

这一带风光秀丽，名宅甚多，如山南有西汉文学大家扬雄^[3]故宅，而今已成为成都县署所在。

月光清亮皎洁，月色下的万物显得格外轻灵笼。郭震一口气来到山顶，却不由得愣住——石镜柳树旁有佳人手执长笛，倚树而立，正是他自幼倾心相恋的师妹景倩。月正凄迷，人犹怅惘。美人虹影，下缀虬幡。少女风吟，遥喧凤铎。

几年前，他便是在这里与她分手，悲风绕林，零泪沾衣。几年离索，重逢故地，一怀愁绪。

景倩听到动静，不经意地转过头来，随即“啊”了一声，如石柱般呆在了那里。郭震轻喟一声，脱下外袍，走过去轻轻披在景倩身上，告道：“风寒露重，师妹当心身子，不要着凉才好。”

景倩默默握紧衣衫，仰起头来，似在望月，却有大颗大颗的泪珠自眼角滚落了下来。

长久以来试图忘记的记忆之门再度哗然打开。她曾经认真思虑过这

个问题，到底是应该忘了他，还是一辈子记得他。虽然选择的答案是前者，她却发现自己永远不可能将他从自己的人生中剔除出去。曼妙美好的相知相惜，毫无征兆的决绝背叛，交相割裂着她，令她的生命一片支离破碎。伤痛是如此刻骨铭心，她甚至觉得分手就发生在昨日。再见到他时，心口仍然会有蚁噬般的疼痛。

郭震沉默许久，终于讪讪开了口，打破了难堪的沉默，道：“实在抱歉，是我不好，我不该再来这里。”想要转身离开，却还是狠不下心，又道：“师妹，夜色已深，我这就送你回去吧。”习惯性地伸手去扶，待触到景倩身子，又如火烫般缩了回来。

景倩便将衣衫还给了他，一言不发地往山下走去。二人一前一后，走了几里地，竟没有再说一句话。

到了景宅门口，有仆人提灯迎出。郭震道：“多谢师妹惠赐人参，大恩不敢言谢。”深深行了一礼。

景倩忽问道：“你怎么做到的？”

郭震一愣，问道：“什么？”

景倩道：“当年你我山盟海誓，不分彼此，你转身便决然离开了我，伤透了我的心。事情过去这么久，我始终走不出伤痛的影子。你是怎么做到的？为何你看起来就跟没事人一般？”

郭震料不到一向娴雅文静的师妹会问出这样一番话来，见她满脸通红，目光炯炯地紧盯着自己，料想是下了很大决心才鼓足了勇气。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得道：“师妹，我有负于你，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只是切莫再记挂前事，更不要以我为念。”

景倩道：“所以我才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郭震便指着天上的月亮道：“即使你再痛不欲生，月色还是一样照耀

大地。世事多变，人生无常，芸芸众生，各归其根，最终你也会如此，又何必在意以往那些旧事？”

景倩大为气愤，扬手打了郭震一巴掌，随即双手捂紧脸颊，转身跑进门去。

郭震怔了很久，直到景宅大门关上，这才转身离开。

月色照耀大地，无论今朝往昔。过去的岁月，不能回头，就让它消融在静谧的月光中。悲苦自心头而生，就让它于心头沉淀。

踩着一路忧伤的月色，郭震闷闷不乐地回到孙府，孙辟、李畋、任介、王昌懿几人尚聚在厅中，尚未就寝，坐在灯下商议着什么。

孙辟见到郭震进来，忙道：“这么晚才回来，可有什么收获？见到景倩了吗？”郭震道：“嗯，见到了。”

孙辟见他不愿意多提，忙告道：“对了，你未婚大舅子今晚来找过你。”

郭震莫名其妙，道：“什么未婚大舅子？”

孙辟道：“就是你以前未婚妻子杨茆的兄长杨烈呀。他大概听说你回来了，就来我家找你。不过他说也没什么事，就是路过，顺便打个招呼。”

郭震虽最终逃婚未能娶杨茆为妻，却与杨烈交情不错，道：“改日我再去万里桥找他。”又问道：“你们几个怎么都在这里？”

王昌懿道：“听说张知府把白头翁案交给了你，我们一起帮你破案呀。不早日抓住那个白头翁，我心中愤愤难平。”

李畋道：“这是我们几个想出来的有钟响的寺庙、道观，预备明日开始一一寻访。你可还有别的线索？”

郭震道：“目下看来，这是最好的线索。”又问道：“为何只列了城外

的寺观？”

王昌懿道：“我们几个连夜看过以前的旧卷宗，不算全，很多都在战火中丢失或是焚毁了，但也有几起失踪案符合这白头翁的作案特性，都是发生在郊外乡下。”

郭震道：“这么说，白头翁最开始作案，是在郊外。”

王昌懿点点头，道：“所以我们认为那囚禁之地在城中的可能性很小。”

郭震道：“只是这名单仍然太长了些。”

孙辟笑道：“当然不止出动我们这几个人，昌懿也会调派最心腹的手下来帮忙。一人一天跑一处，不到十日便跑完了。”

郭震道：“但根据卓梦娘的证词，受害者都已经被运出蜀地售卖，而今白头翁一党也不敢继续再作案，怕是极难找到线索。我的意思是，卓梦娘听到的本来就是远钟声，也就是说，囚禁她的地方隔寺庙尚有一定距离。就算我们人到了对的寺庙，大概也不会发现什么，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任介忙道：“你和张知府今晚不是特意去芙蓉楼问过王继恩有哪些酒肉朋友吗？柳青既说宾客中有僧有道，或许内中有人跟白头翁勾结也说不准。不如我明日一早去找她要一份名单，再与这份寺观名单比照，不就容易多了？”

郭震道：“不错，白头翁是本地人，官兵是朝廷临时派来的平叛大军，两不相干，二者要勾结上，一定需要一个中间人。任介的建议是个好法子，实在太妙了！”

孙辟笑道：“任介这小子脑子也有开窍的时候。”

任介道：“你们别笑我，我平日不是不开窍，只是对事不上心。”

孙辟笑道：“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杨柳青说的话，你最上心不过，所以才发现了我们都没有找到的线索。”

郭震因任介在座，不便提那韩迈其实不是白头翁受害者，而是埋尸在了芙蓉楼后院。

几人又议过一回，决定等任介明日拿回名单后再行动。之后李畋、任介、王昌懿各回其家，郭震依然留在孙府。

孙辟等到再无旁人在场，这才问道：“今晚与景倩相会得如何？”郭震道：“不怎么好。”

孙辟道：“怎么个不好法？”郭震道：“总之就是不好。对了，明日我不能跟你们一道排查寺观，我得去趟华阳县署，赶在下葬前再看一下乌忘我的尸首。”

孙辟奇道：“为什么你格外关注这个烂人的死因？”

郭震便大致说了杨柳青之事。

孙辟道：“呀，你说的杨柳青那些人私自赈济山区穷苦百姓的事，我曾听佃户提过。他妻家在山区，连年遭灾，穷困不堪，那里的人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一件，没法出门。后来突然有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率人给他们送去衣服粮食等物，内中还有个脸上满是伤疤的丑妇人。不过根据佃户的说法，她有最丑陋的面孔，却有最善良的心灵。”

郭震道：“那妇人一定就是芳华了。”

孙辟道：“而且那些人做了大善事，不肯留下姓名。灾民还是从旁人的称呼中，才知道领头女子姓杨，原来就是杨柳青。一个风尘女子，能有此壮举，实在太可佩了！我们一直觉得任介是个呆子，看看他这眼光，太厉害了！”

连声惊叹，又笑道：“郭震你小子可谓命大，跟杨柳青几番交手，差点死在了她手里，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又问道：“芳华当真自己毁容了吗？”

郭震道：“嗯，不过她看起来相当平静，似乎根本不在意自己容貌如何。”

孙辟道：“你既答应了芳华，当然要竭尽全力。可乌忘我已以畏罪自杀结案，你又要如何查起？如何向张知府交代？”

郭震道：“张知府表面坚称乌忘我是畏罪自杀，但心中却怀疑凶手是昌懿所派。他不是武断之人，一定有什么凭据才会这么想，我打算直接问他。”

孙辟讶然道：“张知府的凭据可是指向昌懿，你如此不是等于将矛头引向昌懿吗？难道你也怀疑昌懿？”

郭震摇头道：“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昌懿，也丝毫不怀疑张知府的眼光。但他的立场和角度都跟我们不一样，或许张知府认为昌懿可疑的线索，在我看来是别人可疑。”

孙辟道：“总之你心里有数就好。”

郭震道：“杨柳青还有芳华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别人，尤其不能让任介知道。”

孙辟道：“好。不过为什么不让任介知道这些？杨柳青做了这么多善事，他知道了只会更爱她呀。”

郭震道：“一是杨柳青不愿意旁人知道她暗中所做之事，二是任介喜欢的只是杨柳青的一面。另外一面，除了赈济帮助贫苦百姓外，她还杀了勾平，与曾经的大蜀军枢密使过往甚密，这些任介都能接受吗？”

之后二人无话，就此安歇。

郭震接连奔波，颇为疲累，次日日上三竿才醒。等他起身时，孙辟已赶去王昌懿家中与任介等人会面去了，他便自己往华阳县署而来。在县署门口正好遇到华阳县尉余乐，遂招呼了一声。

余乐脸色看起来很难看，问道：“郭公子是来寻张知府的吗？不巧得很，王大将军正跟张知府吵架，大闹公堂呢。郭公子还是等等再进去，免得撞到刀口上。”

郭震奇道：“王大将军来找张知府闹事？难道是乌忘我一案又起了风波，王大将军认为另有凶手，不肯以畏罪自杀结案？”

余乐道：“虽然乌忘我一案确实可疑，不过王大将军不是因为这个跟张知府闹。郭公子可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张知府到任当晚，即调动成都府及成都、华阳两县全部人手去办公事吗？王大将军闹的就是这件事。”

原来当晚张咏出动成都府及成都、华阳二县全部人马，并不是郭震所想布下罗网围捕白头翁之类，而是以成都最高长官的名义，将北城几大库仓囤积的军中粮草尽数没收，连夜运入了府库。之后张咏自己亲自掌管府库钥匙，不令人动一分一毫。大宦官王继恩虽手握重兵，位高权重，却要养兵吃饭，撑不过两日，便不得不屈尊来找张咏要粮。

张咏答道：“要钱有，要粮没有。”命属下取出府库金钱，尽数交给王继恩。

王继恩虽贪婪好财，但此时也知道填饱肚子比收敛财物更为重要，满口只索要粮草，为此大闹不休。

郭震听了很是费解，问道：“军中没有了口粮，兵士哪有力气打仗？张知府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要挟王继恩答应什么条件吗？”

余乐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张知府心意高深莫测，谁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郭震好奇，便欲进去看看究竟。余乐一把拉住他，道：“郭公子该看得出来，乌忘我决计不是自杀，而是被杀，难道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郭震道：“县尉君到底想说什么？”

余乐道：“本来我希望郭公子能跟我联手，一起查明真相，但我见你此时神色，料想你也不会同意，我只好独自行动了。”又道，“本来郭公子跟我心目中最大的嫌疑人是好朋友，这话我不该对你说，但料想以郭公子为人，也不会做出那种挑拨离间的勾当来。”

郭震道：“当然，县尉君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换作我是你，也一定会

认为王昌懿是首要嫌疑人。”又问道，“县尉君可有向张知府请求重新调查乌忘我一案？”

余乐点了点头，道：“张知府非但不同意，还斥责我没有大局观，说蜀地不比别处，不能拘泥于法。”顿了顿，又道：“那边是案子疑点重重，非要以畏罪自杀结案。这边是胥吏当值时偷偷溜回家一趟，便被张知府亲自斩下了首级。这样的父母官，我还从未见过。”越说越是气愤，一时露出极度失望的神情来，不愿意再谈及此事，拱拱手自去了。

郭震便径直朝里走去，差役知道他是新知府眼前的红人，也不拦他。

到大堂前时，果听到宋军主帅王继恩扯着尖细的嗓门怒道：“张咏，你别太过分了！你一到任，就派人连夜把库仓粮草夺走，别说你不知道，这是成都知县吴举亲口告诉我的。”

张咏道：“呀，吴举不是我的属官吗，何时要向王大将军你回报政务了？”仍坚称没有多的余粮，又道：“王大将军，劳烦您老家人自己看看四周，我是成都知府，官秩不在你之下，可是比你穷多了。你有金碧辉煌的豪华军帐，还能办得起酒宴。而我自上任以来，连个正式办公地方都没有，只能暂借华阳县署办公，住也是借住在隔壁的大圣慈寺。我这知府穷成这样，王大将军不主动赈济倒也罢了，如何还好意思向我伸手要粮？”

王继恩道：“本帅不是找张知府要粮，只是要索回被你夺走的粮食。”

张咏正色告道：“要粮没有，王大将军只能自己想办法。成都城外不少州县尚为李顺余党所据，多屯有粮草。王大将军何不用取走的这些金钱，用以厚赏部属，再激励众军出城杀贼，如此人人争相向前，平蜀指日可待，粮草亦唾手可得。”

王继恩愈发恼怒，道：“原来张知府早有预谋。何时挥军出城杀敌，本帅自有决断，张知府竟然使出这样的手段来干涉军中事务！本帅非得

到圣上面前告你一状不可。”

张咏笑道：“那好啊。最好一并写上王大将军宴请郭震时，有李顺余党混入军营行刺，差点杀了圣上点名要找的人。”

王继恩登时哑口无言，无以应对。

张咏笑道：“若是王大将军就此将李顺余党一举剿平，那便是不世大功，再无人能与大将军你争锋了。”

王继恩任宋太祖内侍行首便与张咏相识，知道其人身兼文人士大夫和江湖侠客双重气质，行事不拘一格，刚猛果决，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他来这里吵闹了半天，嗓子都冒烟了，也没弄到一粒粮食，只得暂时咽下一口气，勉强同意了张咏的建议。

张咏笑道：“待到王大将军凯旋之日，张咏将亲自到军中道贺，好一阅我军雄风。”

王继恩哼了一声，拂袖而去。其扈从武将张麟忙向张咏行了个礼，道：“叨扰了，告辞。”

张咏忙叫住张麟，问道：“你一直是乌忘我的副手，可知道他除了抢掠商民财物外，还犯下哪些不法之事？”

张麟忙躬身答道：“下官不知。下官跟乌将军私人关系并不紧密，每每他外出公干，都是下官留在营中替他掩护。”

张咏哈哈大笑，道：“乌忘我是你们王大将军的心腹，他做了什么事，王大将军不可能不知道，还需要你打掩护吗？”

张麟犹豫了一下，便说了实话：“本年五月攻打李顺时，下官最先破城登楼，立下了首功。王大将军却将功劳算在乌将军头上，说乌将军才是一军主将，理该如此。我心有不服，当面争了几句。自那以后，乌将军就处处打压我，不再拿我当亲信看待，他自己的事，基本上不会让下官参与。”

张咏道：“原来如此。你先跟王大将军回去，若是将来想起了什么，

再来告诉我。”

之后王继恩被迫号令宋军出城作战，主要目的不是立功，而是要夺取军中所需粮草。为了争一口饭吃，素来士气不振的宋军将士人人争先，大败大蜀余部中书令吴蕴一部。吴蕴遂退走川东，与另一部张余会合，成都一带由此而定。此为后话。

郭震在堂外听到张咏劝王继恩出城争战夺取大蜀军粮草时，便已知其之前夺粮用意，一时为其深远智识钦佩不已。

张咏早看到了郭震，等送走王继恩，这才朝他招手，笑道：“我正要派人去找郭老弟，你便自己到了，我与郭老弟算不算心有灵犀？”

郭震道：“我也有事要找张公。张公是父母官，请先说。”

张咏道：“你如何看待昨晚杨柳青的反应？我猜王继恩宴请前任知府郭载当晚，一定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只是她畏惧王继恩势力，不敢说出来。”

郭震本来也这样认为，但自昨晚了解到杨柳青真正为人后，绝难相信她会选择庇护王继恩，而向恩人张咏隐瞒。她之所以不说出真相，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而不是畏惧王继恩势力之类。

张咏察觉到异样，问道：“怎么，郭老弟认为不是这样？”

郭震忙道：“不是，我也觉得杨柳青有所隐瞒。”

张咏道：“昨晚我有意提及关于郭载死因的流言，唯独到第四条是王继恩加害了郭载时，她眉毛明显上挑了一下，愈发能证明这一点了。”

郭震问道：“张公打算如何做？”

张咏道：“当然是什么都不做。郭老弟可知道王继恩手握二十万大军？又是两任皇帝心腹，在朝中肆无忌惮惯了，一旦逼急了他，他可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之后还能任意捏造理由上报。他是当今圣上最信

任的心腹，圣上也只会相信他的话。”

郭震一时沉默，君权至上，皇帝的喜好往往能很大地决定臣子的仕途命运。又问道：“张公的意思，是要连白头翁食人案一并停止调查吗？”

张咏道：“白头翁案要继续调查，这个案子性质跟郭载案不一样。但是你也别打草惊蛇，千万不能让王继恩察觉我们在怀疑他。”

郭震道：“是。”

张咏沉吟半晌，又慢悠悠地道：“我在想，郭老弟和你的好朋友能否想到什么好法子治王继恩，最好是能将他赶出西川。”

王继恩自入蜀地，处处独断专行。先锋大将马知节轻其不知兵事，不肯主动依顺。王继恩便尽收其军，只给马知节三百名老弱士兵，派他应战大蜀军十万大军。全仗马知节本人勇猛无敌，从早晨杀到黄昏，最终横槊突围而出，招来援兵，竟由此击溃十万农民军。然王继恩之睚眦必报、不顾大局秉性由此可见。张咏到任成都后，实施了不少针对王继恩的举措。王继恩表面相安无事，实则已怨恨在心。其人曾前后为两代皇帝心腹，极近权力中枢，骄横暴虐惯了，而今更是手握二十万军队，必会设法报复。张咏料及此节，又顾虑王继恩手握重兵，担心其一旦发难，后果不堪设想，不免忧心忡忡。

郭震倒是能理解张咏的心境，但亦无良策，只道：“张公智谋过人，为我生平仅见。您老人家都没有计谋对付王继恩，我们几个后学晚进，能有什么好法子？”

张咏道：“嗯，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又问道：“郭老弟来找我，是为了什么事？”

郭震道：“关于乌忘我一案，我知道张公其实怀疑我朋友王昌懿，我想问问为什么。”

张咏道：“是王昌懿叫你来问我的吗？”郭震忙道：“不是，是我自己想问的。”

张咏道：“此案已经了结，今日之内便会张榜公布，公开声讨乌忘我罪恶。郭老弟为何如此在意？”

郭震道：“我有我的理由，但之后我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影响官方定讞。”

张咏笑道：“我不能告诉你，我也有我的理由。事实是，乌忘我是畏罪自杀而死，现下是这个结论，将来也是。”

郭震大奇，然张咏已然起身，转入后堂去了。他只得快快出堂，正好遇到一名脸熟的官吏，便问道：“乌忘我的尸体还在县署吗？”

那官吏姓古名冰，任成都府录事参军，告道：“已经梟下首级示众，尸体则拖到城外乱坟岗焚化了。”

郭震道：“官府办事何时变得这般快手了？”

古冰笑道：“新知府这般厉害，谁敢怠慢？我那晚懒得起床，没有参加运粮，便差点被免了职。”

张咏到任当日，召集所有人手半夜出去公干。古冰也是文人出身，曾在京师大理寺任职，十分自傲，未曾理睬。次日张咏命人带话，要求古冰自行辞职。古冰不得不递上辞呈，并在末尾附诗道：“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张咏阅后大为赞赏，连声道：“衙门僚友有诗人而不知，是我疏忽。”不但退回了古冰辞呈，还邀与对饮，当面谢罪，日后更是向朝廷大力举荐^[4]。

古冰因为善诗而扭转了命运，另一名小吏董维就没那么运气了。他当值时偷偷溜回家办私事，张咏追问时还百般抵赖，惹怒了知府，被判以带枷之刑，但仍令他照常办公。董维自恃资格老，叫嚣道：“戴上木枷容易，要想摘下它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言外之意，不满张咏所判，有纠缠到底的意思。张咏在堂上听到，愤然道：“解脱能有什么难的？”走下堂来，拔出宝剑，亲手斩下了小吏的首级。

郭震听了古冰叙述，这才知道适才华阳县尉余乐愤愤难平的除了乌忘我一案外，还有小吏董维被杀一事，不禁有些骇然，问道：“这是什么

时候的事？”

古冰道：“郭公子是问张知府斩杀董维一事吗？就在今早。”又道：“而今衙门风气肃整，我尚有公务在身，不能跟郭公子多聊。”拱拱手自去了。

出来县署，郭震一时不知该往何处去找乌忘我一案的线索。忽见到路人成群结队，往北而去，似是出了大事，忙上前拦住一人，打听究竟。

那路人道：“公子手里可有王记店铺的交子？”

郭震尚不知情，问道：“交子是什么？”

那路人道：“比如公子事先存了一贯钱在王记店铺，便能得到一张面值一贯的凭证，叫作交子。公子再去王记店铺买东西，只要带上交子就可以了。若是用不上，也可以凭交子去兑换成现钱。”一边说着，一边将自己身上的十贯交子取了出来。

郭震认出那纸券上有好友王昌懿的私人印记，问道：“那么你们这么多人是要赶去王记店铺吗？”那路人道：“是。昨晚我们听到风声，说是王氏因为之前被大蜀军均走了大部分财产，就快要破产了。他家搞什么交子，都是为了骗取大家的现钱，好拿去买田买地生利。”听到同伴招呼，不及多言，便匆匆去了。

郭震心道：“昌懿搞的这个交子倒是便利，大大解决了铁钱携带不便的问题。王家接连遭受大蜀军及官兵洗劫，生意刚刚恢复正轨，昌懿如何敢动用储备去买田买地？分明是有人故意造谣，好让人们挤兑。”

明白了究竟，他倒也不太担心。王家是收到现钱后才发出交子，也就是说，发出了多少交子，库中就屯有多少现钱，只要不动一钱，根本不怕市民挤兑。

不想赶来王记店铺时，王昌懿正焦头烂额地向市民解释，称王氏不会破产，让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又允准大伙儿以超低价格购买店铺内的物品，却不肯同意兑换现钱。民众见此，愈发群情汹汹，还有人立即赶去报官，举报王昌懿欺诈敛财。

郭震挤过人群，拉着王昌懿来到后堂，问道：“你当真拿了大家的钱去买田生利了吗？”

王昌懿跺脚道：“嗨，怎么连你也相信谣言？我怎么会做那种事！”

郭震道：“那你为什么不同意给大家兑钱？”

王昌懿道：“不是不肯兑，而是我有难言之隐。你还记得那对张氏兄妹吗？他们是我商道同行，多年来一直有生意上的来往，算得上好朋友。昨日他们用一大批金银珠宝换走了我王家钱库库存的所有铁钱，包括我自己的钱。所以目下的状况是，我库里有钱，有比原先铁钱价值高许多的金银珠宝，但实难以兑现。”

成都饱受战乱之苦，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市民将手中部分现钱兑换成交子，只是为了方便购物，最多也只是兑了面值十贯铁钱的交子，可以目下市价而论，十贯铁钱也只值几百文铜钱，合几分银。而市民手中交子多为二三贯面值，已经越过了银子的最小极限，如何兑现？

郭震道：“你弄这个交子，本意是为方便大众，也该知道民众随时可能会要求兑换成现钱，为何要将所有铁钱换给张氏兄妹？”

王昌懿道：“我是商人，当然要考虑最大的利益。况且我王家交子发行得很好，每日都有人拿着铁钱来入库换券，只要稍微拖延几天，我便能周转过来，库里又有铁钱储备了。”

郭震道：“你虽然遭受了不少财产损失，到底也是成都首富，怎么会为了一点利益做这种事？张氏兄妹的开价一定很高，对不对？”

王昌懿叹了口气，道：“比原先铁钱价值高出至少二十倍。张氏兄妹又是我朋友，曾救过我大急，他们这次专为此事而来，我能不同意吗？”

郭震狐疑道：“铁钱本来就不值钱，现在又只有蜀地通行铁钱，无法在他地使用，哪有人出比实际价值高出二十倍的金银来换的？就算张氏兄妹要熔钱打造成铁器售卖，又哪有这么高利润？”见好友不肯回答，转瞬便会意过来：“啊，他们要用铁打造成兵器。昌懿，你……你可犯下了重罪。万一张氏兄妹是敌国间谍，那么你便犯下了叛国大罪。”

王昌懿不以为然地道：“什么敌国间谍，你听不出张氏兄妹一口地道川音吗？不过是走私的商人罢了。”

蜀地地狭人多，百姓仅靠耕种难以生存，多兼营纺织、采茶等副业。而入宋之后，宋廷采取种种措施与民争利，如垄断茶帛等贸易，限制蜀地物资流向川外等，因而民间走私现象十分严重。走私商人迎合了民众的私利，亦十分受欢迎。他们虽是为利益而铤而走险，但确实帮助了许多人在朝廷的压榨下存活下来。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有这些商人冒险走私，民间将会有更多百姓因困苦而死去。郭震是地地道道的蜀人，自是深知此点，他本人对走私并不持反对态度，但此次涉及的既是铁钱，仍不无顾虑，道：“可兵器是禁运之物……不，铁也是禁运之物。”

王昌懿忽然恼怒起来，道：“你别跟我扯什么禁运之物！铜钱还是禁运之物呢，茶叶还是禁运之物呢，酒也是禁运之物，连蜀锦都不能私下买卖，也是禁运之物。”

郭震道：“那不一样……”

王昌懿道：“有什么不一样？朝廷禁运这个，禁运那个，无非是要垄断所有贸易，将全部利益收入自己腰包。”

郭震道：“朝廷对蜀地政策确是有许多失当之处，但铁钱大不一样，可以用作军用物资。张氏兄妹也是商人，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他们出这么高的价钱来换取铁钱，一定是受了敌国委托，买去做兵器。你这么精明一个人，会想不明白这一点吗？”

王昌懿赌气道：“好吧，我实话告诉你，我虽然没问过张氏兄妹要这么多铁钱做什么，但我猜得到，他们一定是要运去西北，卖给党项人。”

郭震“啊”了一声，道：“我原以为铁钱是要卖给羌人，原来是党项！”

西夏与大宋陕甘交界，然陕甘多贫瘠之地，物资供应多依赖川中，因而川界素来是走私的重地。

郭震又道：“西夏党项叛宋已久，跟北方契丹同为我大宋大敌，你明明猜到张氏兄妹用意，还要将铁钱卖给他们，这是叛国大罪，你怎么那么糊涂？”

王昌懿哼了一声，道：“党项可不是敌国，党项人原先也是大宋子民，只不过被逼得没办法，这才自己立族。”

党项原是古羌族的一支，祖先原居住在黄河九曲之地，世代逐水草而居，过着怡然自得的游牧生活，“党项马”在当时非常有名。唐朝建国后，吐蕃松赞干布开始崛起，党项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迁徙到陕西北部横山一带的无定河流域。此后，党项人便一直生活在这里。

唐朝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黄巢农民军起义，唐僖宗逃到蜀地西川，号召各道节度使出兵勤王。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当时被唐朝封为宥州[5]刺史，闻讯立即率军赶赴长安，援助唐军。在东渭桥一带与黄巢手下大将朱温、尚让交战时，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战死。黄巢败亡后，为了表示对党项的感谢，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一族改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据有河套以南的静边、夏、银、绥、宥五州之地，准予子孙世袭，并赐给铁券及朱书御札，以示意恩宠。对于阵亡的拓跋思忠，追赠为宥州刺史，任命思忠之子李仁颜为唐银州防御使。之后，一直是代代相传，并没有受到中原动荡局势的影响，如李仁颜之子李彝景任后晋银州防御使，李彝景之子李光俨任后周银州防御使。

党项拓跋部实力并不雄厚，不过是个相对自治的地方割据势力，活动范围仅仅局限在西北，在政治上则完全内附中原，称臣纳贡，有时候还会支援中原战事，因此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不错。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当时的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立即派人奉表入

贺。为了讨好大宋皇帝，还主动避赵匡胤生父赵弘殷名讳，改名李彝殷为李彝兴。赵匡胤对此大为赞赏。

建隆三年（962年），李彝兴听说北汉常骚扰宋朝边境，大宋需要战马备战，便主动献良马三百匹。赵匡胤十分高兴，为了嘉奖李彝兴，命玉工制一玉带作为礼品回馈，并亲自打听李彝兴的腰围尺寸，问道：“你家主帅腰围几何？”李彝兴使者回答道：“主帅腰腹甚大。”赵匡胤叹道：“你家主帅真福人也。”亲临现场指导玉工制带。带成后，派专使送给李彝兴，尺寸刚好合适，李彝兴由此叹服。

李彝兴死后，赵匡胤为了表示沉痛的哀悼，下令辍朝三日，赠李彝兴太师，追封夏王。李彝兴的儿子李光睿继承父业，成为新一任的定难军节度使。就在李光睿执政期间，北汉国主刘继元主动与李光睿联络，要求结盟，一起进攻大宋，但为李光睿所拒绝。

在宋太祖一朝，大宋与党项的关系良好。造成这种局面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赵匡胤采取了相对实际的民族政策，即“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具体说，就是给这些“豪酋”们加官晋爵，让他们统管其领地，准予世代相沿袭。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在唐太宗李世民时就开始采用，五代相袭，宋太祖也加以沿用。正因为赵匡胤处理妥当，因而党项“世笃忠贞，虽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

然而，到了当今宋太宗赵光义一朝，民族政策开始急剧变化。由于赵光义得位不正，引来天下人非议。这位皇帝便想借兵事提高声望、威服人心，由此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赵光义登基后，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为了避讳，主动改名为李克睿。李克睿死后，儿子李继筠继立为定难军节度使。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继筠病死，在位仅仅两年，本来应该传给儿子，但因为儿子年纪尚幼，便由弟弟李继捧继位。这一年，赵光义刚好御驾亲征、北伐契丹失败。

定难军节度使是党项最高权力的象征，李继捧在党项族中名望不高，不过是因为兄长早逝，才得以继位，但内部不服他的大有人在。李

继捧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所以惶惶不可终日。李继捧刚即位，银州刺史李克远与其弟李克顺首先发难，领兵袭击夏州。李继捧预先得消息，设伏兵以待，李克远等果然中了埋伏，兵败而死，但党项族内部的矛盾因此而加重。

宋太宗赵光义听说党项内部矛盾重重后，便想到也许有机可乘。这位不那么威风凛凛的皇帝，在北伐辽国时被契丹人打得落花流水，追得屁滚尿流，皇帝本人的屁股上还中了一箭，差点连皇位都没保住^[6]。自那以后，赵光义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如何挽回面子。既然辽国不那么好对付，也许可以先对付党项，将夏银四州收回来，多少也可以洗刷一下三年前惨败的耻辱，这是赵光义一开始决定要干涉党项内部事务时的最初动机。

当赵光义正在密切注视党项内乱的发展时，绥州刺史李克文主动出面干预，但他不是着手解决党项族内部矛盾，而是想借大宋之手，解除李继捧夏州节度使的职务。他写奏表告知赵光义道：“李继捧不当承袭，恐生变乱，请皇帝遣使偕至夏州，谕令入觐。”

李克文入朝后，还向赵光义献出了唐僖宗赐给其祖先拓跋思恭的铁券及朱书御札，以表示他死心塌地地归顺大宋。李克文的表文正中赵光义下怀，于是，他一面派遣使臣持诏书命李继捧入朝，一面委派宋西京作坊使尹宪和李克文同去接替李继捧，同权知夏州。

李继捧接到诏书后，本来不愿入朝，但李克文与宋持诏使臣再三催逼。尤其宋使者表示大宋皇帝是要为他解决矛盾。李继捧才能平庸，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竟然天真地相信了使者的话，希望就此能得到大宋的支持。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亲自到开封觐见赵光义。这是一件足以让赵光义面上有光的大事，自大宋开国以后，还没有哪个党项李氏首领到开封来参拜皇帝。

李继捧的真实想法，不过是借机向大宋皇帝诉说党项家族内部的矛盾，得到宋廷的正式加封任命，加强自己位正形象，甚至得到大宋的武

力支持。为了试探赵光义的态度，李继捧还愚蠢地上表，提出情愿献出夏银四州八县，而他本人则愿意留在开封。李继捧自然不是真心献地，不过是以退为进之计。然而，羊入了虎口，难以如愿以偿。赵光义大喜过望，立即不客气地将夏银四州收入囊中，先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节度使已经成为名不副实的虚衔——然后委派曹光实为“夏银绥宥四州都巡简使”，立即奔赴夏银四州去接受地盘，并命令李继捧的同族都必须迁到京城开封居住。

之后，赵光义使者不断前往夏银四州，先后以武力押解发遣党项李氏首领二百七十余人进京。

赵光义此举，无非是想乘人之危，一举消灭党项李氏的割据势力。此时，党项李氏割据夏银四州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在西北一带深孚众望，“西人以李氏素著恩德”，因而历代王朝都是抱以“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的态度，敬重有加，就连宋太祖赵匡胤也不例外。赵光义的做法不仅大大有失道义，而且相当令人寒心，因为之前党项一直对宋朝忠心耿耿，“世有战功”。最重要的是，李继捧并非真心要献出夏银四州，他之后不断暗中派人与堂弟李继迁联络，图谋归返故乡。赵光义轻率地落井下石，使得民族矛盾急剧激化，促成了党项开始了摆脱大宋羁绊的斗争，大宋亦永久性地失去了西北的盟友。

在被宋军押送京师软禁的二百七十名党项首领中，有个名叫李继迁的年轻人，他是银州防御使李光俨之子，十一岁时便因射死老虎而成为党项家喻户晓的英雄。他为人果敢刚毅，以“擅骑射，饶智数”闻名乡里，一开始就反对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入宋，认为李氏居州列郡，独霸一方已经逾三百年，如果率领宗族尽入京师，生死将操于别人手中。然李继捧懦弱无主见，大宋使者又已率军到达银州，李继迁只能先求自保，于是谎称乳母病死，需要安葬在郊外，将兵器藏在灵柩之中，趁送葬的时候率领弟弟李继冲、汉人谋士张浦等数十名心腹逃脱宋军的监视，离开了银州。

当时李继迁年纪尚轻，在党项族人也并非至关重要之人，职位仅仅是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因此大宋使者也没有派人去追赶。只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条漏网之鱼，竟然是条胸怀大志的大鱼，从此宋朝西

北边防岁无宁日。

李继迁一直逃到夏州东北三百里处的地斤泽^[7]，这里四面被沙磧地所围，但内中水草肥美，利于畜牧。李继迁在族人面前拿出了祖先拓跋思忠的画像，以此号召党项人自立抗宋，并问族人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你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党项人均大为感动，一齐表示愿意归服。从此，李继迁以地斤泽为根据地，统一党项诸部，联辽抗宋，从而开始了他的旷日持久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的斗争。

宋初时，大宋官吏对少数民族相当轻视苛刻，横征暴敛、虐待盘剥之事常有发生。大宋开国功臣王彦升镇守边关时，经常派人抓来一些所谓“犯法”的党项人，让他们站在桌前，王彦昇一边喝酒，一边用手揪下党项人的耳朵生嚼，说是以此作为下酒菜。如此残暴之行为，令人发指，完全不把党项人当人看，自然引起党项族的极大愤慨，因而当李继迁站出来振臂一呼时，响应的党项族人极多。

然光复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李继迁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当时党项各部族分散居住，不但缺乏统一的指挥，大多数人还处于观望的状态。为了笼络人心，李继迁不但用民族存亡来激励族人，还从经济上为党项诸部谋利。当时西北的盐州^[8]和灵州一带盛产白盐和青盐，品质纯净，质量比大宋的解盐要好，因此宋陕西沿边居民均喜欢购买白盐和青盐。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宋廷下令“沿边粮斛不许过河西，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犯者不以多少，处斩”，其实就是所谓的“盐禁”，禁止边民买卖白盐、青盐，意在从经济上制裁李继迁。此项措施相当有成效，盐禁数月后，“西人大困，沿边熟户，无以资生”。李继迁和边境蕃部部落本来靠贩卖白盐、青盐牟利，自然也因此断了财路，于是李继迁怂恿四十四蕃部率骑兵进攻寇环州石昌镇，想用武力迫使宋朝开禁。宋环州知州程德元开始还召集士兵，武装反击，但不久就发现这些蕃部骑兵来无影、去无踪，严防死守根本无济于事。而西北边境各部族因为“盐禁”经济困难，各自有蠢蠢欲动之势。在此局面下，宋廷觉得犯不着出兵去逐一讨平各个部落，便不得不取消了“盐禁”。在这次“盐禁”斗争中，李继迁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初期，李继迁实力弱小，难以与大宋对抗，只能对宋边境进行小

规模的侵扰，有时也会派人向宋廷进贡马匹、骆驼，目的都是在试探宋太宗的态度与虚实。雍熙元年（984年），李继迁轻取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俘获宋军万余人，取得了对宋作战的第一次胜利。轻而易举的胜利令李继迁得意忘形，派部下四处抄掠。宋夏州知州尹宪和都巡检曹光实探得李继迁的老窝空虚后，立即率兵夜袭地斤泽。党项军猝不及防，一败涂地，被杀死五百多人，一千四百多个帐篷均被烧毁，李继迁与弟弟李继冲只身骑马逃走，李继迁母亲罔氏和妻子均为宋军俘虏，并被作为人质来胁迫李继迁投降。

李继迁一直逃到夏州以北的黄羊坪，如丧家之犬，几乎陷入绝境。但这一带的党项羌部落曾受李氏恩惠，大力接济李继迁。李继迁借机收罗残众，准备东山再起。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遭受宋朝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银州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遇曾因反抗大宋的剥削压迫被镇压后逃往深山避匿，这时见李继迁重振旗鼓，也来献计助兵。李继迁还主动去向党项羌中的野利氏等豪族大姓求婚，结果如愿以偿，“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联姻成为李继迁扩大势力的重要手段，他由此而实力大增。此后，他招聚羌众，开始用武力讨伐那些不愿归附的小部落，逐渐走上了强盛之路。

羽翼渐丰后，李继迁攻占了麟州。此时，他派人送信给宋将曹光实，表示愿意投降。因为李继迁的母亲和妻子均在宋军手中，曹光实信以为真。而更好笑的是，已经五十五岁的曹光实为了夺得头功，不与其他部将商议，便自行率领百余骑出城受降。李继迁亲自率领十余骑来迎接曹光实，曹光实命李继迁等作前导，快到葭芦川的时候，李继迁忽地举手挥鞭为号，事先埋伏好的党项兵骤起，蜂拥而上，擒杀曹光实，宋军从骑也被歼灭。李继迁乘机打着曹光实的旗帜，假扮宋军，一鼓作气占领了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

曹光实当时是银、夏、绥、麟、府、丰、宥州的都巡检使，实际主持整处党项故地事务，他突然被杀后，西北宋军顿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再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李继迁难免会感慨万千。只是这胜利的喜悦并没有保持太久，雍熙三年（986年），曹光实被杀第二年，恼怒的

宋太宗赵光义派大将王侁讨伐李继迁，双方交战，李继迁损兵折将，之后又遭到宋内客省使郭守文和夏州知事尹宪的合击，手下兵力几乎丧失殆尽。

就在这一年，宋太宗举兵北征，即为著名的“雍熙北伐”，宋辽两军在边界地区展开激战，最后以宋军大败而告终，赫赫有名的老将杨业也死在了这一年。李继迁看到了辽国的实力，感到不借助外力，难以继续光复大业，便决定采取联辽反宋的策略，主动派心腹谋士张浦为使臣，向辽国称臣纳贡。

因为之前党项一直帮助大宋抗辽，辽圣宗耶律隆绪尚犹豫不决。汉人大臣韩德威认为李继迁能在西北有效地牵制大宋，禀道：“河西向来是中国右臂。之前，正因为府州折氏^[9]与党项共抗北汉刘氏，助中国一臂之力，才导致我契丹大军援应无功。现在李氏来归，正是大利于我国。”

辽圣宗这才改变主意，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

这些任命都只是书面文章，为了进一步获得辽国的实际支持，李继迁又拿出之前起死回生的联姻一招，亲自向辽国请求通婚。辽圣宗耶律隆绪再度听从大臣韩德威的建议，同意了李继迁的通婚请求，封宗室耶律襄之女耶律汀为义成公主，嫁给了李继迁，并赠马三千匹作为嫁妆。

娶到辽国公主耶律汀，益处并不仅仅局限于得到一个老婆和三千匹马，以及辽国形式上的支持，这一婚姻还大大提高了李继迁在羌部中的威望，此后，“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

宋淳化元年（990年），宋辽之间的军事摩擦增加，辽国乐得坐山观虎斗，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此即为西夏之始。

李继迁母亲罔氏之前为宋军俘虏，被送到开封后，封为西河郡太夫人，软禁在京师。后来李继迁与宋战火炙热之时，参政知事寇准请求将罔氏于保安军北门外斩首，“以儆凶逆”，想以此来狠狠打击李继迁。宋太宗赵光义开始也同意了。宰相吕端得知后，立即让寇准将斩首的时间延后，赶到宫中劝阻赵光义道：“当年项羽捉到了刘太公，想将他烹杀以

警告刘邦，但刘邦却说：‘希望分我一杯羹。’想做大事的人常顾不得自己的亲眷，何况李继迁是悖逆、凶暴之辈？陛下今日杀了李母，难道明日李继迁就会束手就擒？如果不能，杀了李母，只会结怨，并加深对方叛逆的意图。”

赵光义听了觉得有理，问道：“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处理李母呢？”吕端说：“以臣愚见，应将李母安置在延州^[10]，派人善加照顾，藉以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愿投降，也可以牵制他，李母生死大权终究是在我方手里。”赵光义便采纳了吕端的计策，将李母安置在延州。后来李母病死在延州。

李继迁却没有因为母亲在宋军手中就放弃了雄心壮志，元气稍微恢复后，便开始了他的反攻，首要目标便是收复夏州。他虽然将迎战的宋军打得大败，但还是未能攻陷城池。据说当时的夏州城墙还是当年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时的建设^[11]，高大坚固，岿然不动。

之前，宋廷已经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开始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起用已经改名为赵保忠的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派回夏州镇守，用来牵制李继迁。李继捧本来就不是真心归顺大宋，面对宋廷要他对付族人的局面，觉得左右为难，便主张用高官厚禄来笼络李继迁。夏地粮食无法自给，李继迁为了取得经济利益，早已经开始暗通大宋，又听李继捧说宋廷将要派大军来征讨，刚好此时党项羌内部发生了分裂，其部下指挥朗吉等人偷偷相约背离，李继迁心中恐惧，担心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不得已，不得不上表投降大宋。赵光义为了断契丹右臂，任命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并赐名赵保吉。

辽国听说娶了辽国公主的李继迁并不安分，已经投靠大宋，大为愤怒。辽圣宗派大臣韩德威持诏前去抚谕李继迁。李继迁以西征为借口，避而不见。辽圣宗怒不可遏，不久发兵攻夏，大掠银州而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继迁归顺大宋的这一年（991年），李继捧转而投降了辽国。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李继捧本人对宋廷不满的因素，也有李继迁的一手策划。所有人都明白，归顺宋朝对野心勃勃的李继迁来说，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他还要将族兄李继捧也拉入自己反宋的阵营。为了诱惑李继捧，他派人假装成契丹使者，以高官厚禄和

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李继捧附辽反宋。李继捧感到宋廷对自己不义在先，住在开封时形如囚徒，而辽国开出的条件远为丰厚，于是决定投靠辽国。辽圣宗大喜过望，授其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

之后李继迁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归顺大宋不到一年，又重新投向辽国的怀抱，开始了对宋朝的战争，先克银州，再入寇庆州。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后，野心欲大，目下正与宋军争夺西北军事重镇灵州。

郭震听到王昌懿公然为党项叛宋辩解，忙道：“这话切不可再说。无论如何，眼下西北战事正紧，张氏兄妹此时来西川换取铁钱，不是为西夏做事，也必是受党项所托。你最好快些派人将他们追回来。”

王昌懿摇头道：“我是不会这么做的。生意既成，哪有反悔之理？你若认为我犯了叛国重罪，大可去向官府告发。不过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做，不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而是朝廷不义在先，党项所作所为，只是奋力求口饭吃，维持族人生存而已。”

郭震单凭个人之力，难以追及阻止张氏兄妹，若向官府告发，又必定会牵连王昌懿无疑，一时踌躇不语，十分为难。

王昌懿又道：“你看看朝廷对待我们蜀人，便能想象他们如何对待党项人。在你看来，张氏兄妹是对头，但前年朝廷禁盐，川中食盐奇缺，贵比黄金，是他们兄妹冒着性命危险运来了数车食盐，这才解决了成都百姓的燃眉之急。”

郭震听到外面喧哗声大起，一时也顾不上更多，忙道：“好了，我不跟你争论，先设法解决目下的局面再说。我郭家和孙辟家没有被大蜀李顺均过贫富，应该还囤有不少现钱，你先拿出部分金银出来，到我家和孙家换取铁钱，应付了这部分兑钱的市民再说。”

王昌懿道：“这倒是个好法子。多谢了。”忙匆匆出去安排。

闻讯赶来王记店铺挤兑的民众越来越多，群情汹汹，不可抑制。忽见到王家伙计陆续搬出许多金银，一一摆放在柜台上，登时鸦雀无声。

王昌懿扶着拐杖，踱步出来，大声告道：“王家没有破产，也不会破产。之所以不为大家立即兑换铁钱，是因为铁钱太占地方，库房又小，临时存放去了别的地方。我已经派人去调运，不多会儿便能运到铺中。各位放心，如果我王某今日之内无法为诸位兑换铁钱，便拿这些金银相抵。”

众人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骚动起来。有人嘀咕道：“说的也是，这么多金银，王家怎么会破产？”还有人道：“这是王家的障眼法，不要相信他。”

王昌懿朗声道：“眼见为实，各位亲眼见到了我王家实力，不要再相信那些流言。要求兑回现钱的，今日之内，必定会兑现。相信我王家信誉，仍然愿意持拿交子的，我王家会按日付给利息，一贯铁钱，每存上十日，便能多得一钱。”

人们哗然一声，各自盘算一番，还是觉得拿着交子合适。反正铁钱是死的，搬来搬去还麻烦，存在王家，既享轻便购物之乐，又能以钱生钱，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各有小算盘，但民众也没有人就此散去，想看看王家是不是会履行诺言。

过了一个多时辰，只听到“哗哗”作响，王家伙计们从后堂搬运出一贯一贯的铁钱来，片刻便占了小半间屋子。一些来兑钱的人不得不退到门外去。

王昌懿道：“我没有骗大家吧？现下就开始为各位兑现，有多少交子，就有多少现钱。”

一名中年汉子挤过来道：“我先来。”

王昌懿道：“你这张交子面值两贯现钱，加上你在我这里存了三十八日，按三十日计算，除了兑现两贯外，另外可多得六文铁钱。”命伙计搬过两整贯钱，又多拿了六文铁钱。

人群登时骚然起来，各自议论道：“果然有利息。”

那中年汉子想了想，道：“那么我不兑了，我拿走这六文铁钱，这两贯钱仍然存在这里，可以吗？”

王昌懿笑道：“当然可以。不过你已经取走了前三十八日的利息，交子上的起始日期便要改成今日。”

中年汉子盘算一番，便将六文铁钱还了回来，道：“不兑了，利息也先不要，还是将原先那张交子还给我好了。”

王昌懿亦笑着应允，为他取回交子。

民众见状，亦纷纷道：“我们信得过王家，不兑了，不兑了。”

铺外忽有人大声道：“张知府到了！”

人们听说新任知府驾到，立即毕恭毕敬地让出一条道。张咏大踏步走上台阶，转过身来，面朝众人肃色道：“本府听到传闻，说成都首富王氏即将破产。这是有人恶意造谣中伤，想要破坏王家声名，搞乱成都经济。对此，本府一定会追查到底，抓到散布谣言者，定重重惩治。信谣传谣的，也要一并治罪。”

民众见王家有新任知府撑腰，愈发相信王氏信誉，便就此散去。

王昌懿听说新任知府以飞快的速度赶到，原本心中一惊，还以为张咏接了告状，特赶来查看自己到底有无敛财获利，不免很是忧心，一旦被张咏查到 he 不能及时兑现的原因，王家可就是灭门之罪。不想张咏人一到，不问情由，便立场坚定地站在王家一边，很是感动，忙迎上前，躬身谢道：“多谢张知府为我王家解围。”

张咏倒也不问为何王记一时难以兑换现钱，只笑容满面地拍了拍王昌懿肩头，道：“你是个人才，这交子的主意很好，你尽管放手干，有什么难处便来找我。”

王昌懿连声道谢，又问道：“张知府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帮我？”

张咏笑道：“我是成都知府，接管的是一座残破不堪的城市，人丁不旺，商业不兴，总不能一直这样吧。所以我不是在帮你王家，而是在帮我自己，要想恢复昔日‘扬一益二’的局面，非得依赖王昌懿这样的商业人才不可。”

王家本是川中世家大族，仅因对宋廷失望，再无意仕途，这才专心于商道，成为西川首富。王氏家风既疏离庙堂，王昌懿也不例外，尤其经历了被宋将乌忘我打伤一事后，愈发对朝廷心冷。他猜到了张橐、张彬兄妹是在为西夏买运铁钱，既没有点破，还慨然达成交易，说是为了重利，其实根源仍是出于对宋廷的失望。此刻张咏火速抵达，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要恢复成都昔日荣光的意愿，还将希望寄托在他这种跟朝廷不沾边的蜀人身上，一时很是感动，低声道：“张知府能为蜀地蜀民着想，我王昌懿也甘为前驱。”

张咏道：“那好，就麻烦王公子多跟以前的生意伙伴联络，让他们到成都来做生意，我这个父母官一定鼎力支持，打开方便之门。”

王昌懿道：“是，昌懿一定遵命行事。”

张咏有意无意地看了一旁的郭震一眼，这才转身引了侍从离去。

王昌懿若有所思，半晌才叹道：“张知府还真是个难得的好官。”

郭震道：“挤兑风波已闹得满城风雨，张知府却对王家之前兑不出现钱一事不闻不问，你不觉得奇怪吗？”

王昌懿道：“我已经当众解释过，因为铁钱占库太多，是以移到了别处储存，张知府想必已经知道，亦已然信了。”

郭震道：“张知府为人犀利，能察人之所不察，你我早一再领教。他多少猜到究竟，当然他想不到你会将铁钱卖去西夏，多半以为你将现钱

拿去买田生利。但张知府却半句不提，因为他更关注蜀地民生，还指望你来带动成都经济，不想因小失大。”

王昌懿道：“那更好啊，我们双方目标一致。”

郭震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张知府为人旷达，你若就此去跟他坦白，你已将铁钱以高价卖给了西夏，再请他派出轻骑追赶，只要能追回铁钱，他一定会前事不究。”

王昌懿很是不悦，道：“你是让我背信弃义吗？那样一来，别说我不能再在商道中混了，连做人，我也是没脸了。你是我朋友，张氏兄妹也是我朋友，我决计不会做背叛朋友的事。”又道：“你若就此去报官，我能理解你为朝廷着想的情怀，但从此你我便不再是朋友。当然那时我王家上下已全部人头落地，也没机会再做你的朋友了。”

郭震急道：“我几时说要报官告发你了？纸包不住火，我只是担心你和张氏兄妹的交易有一天会被人揭穿，那时候你王家还有退路吗？”

王昌懿摇头道：“总之，交易已成，驷马难追，我是绝不会为了保全自己再出卖朋友的。我说郭震，你怎么这么死脑筋？不说蜀民，就说你自己，朝廷之前是怎么对待你的？你千里迢迢赶去汴京上书，提请执政留意蜀地局势，结果被开封府抓了，在大狱吃足了苦头。你还嫌不够吗？你敢说你心中没有怨气吗？蜀地大乱，全是朝廷失策所致，西北也是如此。你我不畏权贵，尽心竭力调查白头翁食人案，便是在为蜀地百姓做事，何必管他狗屁的朝廷大事？那大宋朝廷除了一心想盘剥之外，跟你有什么关系？”

郭震道：“你这话可是有点偏激，自古……”

二人正低声争论，有一名年轻男子大踏步进来，一扬手中的交子，叫道：“我要兑现。”

王昌懿不欲再与好友争执，便亲自迎了上去，笑道：“欢迎……”看了那交子一眼，道，“二十贯面值？足下要全部兑现吗？”

那男子点头道：“全部兑现，不过二十贯铁钱太重，我要出趟远门，

可否劳烦店家帮忙兑换成金银？”

王昌懿笑道：“当然可以，请稍候。我这就入内去取银两。”片刻后出来，手中却无钱财，只笑道：“老兄，你这张交子是假的。”

[1] 武都：今甘肃境内。一说今四川绵竹紫岩山。

[2] 相传战国时，蜀王杜宇称帝，号望帝，为蜀治水有功，后禅位臣子，退隐西山，死后化为杜鹃鸟，啼声凄切。后常指悲哀凄惨的啼哭。唐诗人李商隐：“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元人关汉卿《窦娥冤》：“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清天。我不要半星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

[3] 扬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其家世代以耕种蚕养为业，到扬雄时已是五代一子单传。扬雄口吃不善言谈，少时好学，博览群书，酷好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长安，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汉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是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

[4] 后人对张咏此举评价极高，清人金植在其《不下带编》中评道：“古人无不称人之善，得一语出色，便相敬重。不似今人偏心得一味忌才，埋没人的长处。”宋哲宗元祐年间，有小吏因为患病，向上司递了辞呈。上司爱惜人才，忆及张咏（号乖崖子）与录事参军旧事，便吟诵“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诗句，想以此典故打动小吏。小吏不为所动。上司只好采前人之意，作诗相送之。诗云：“淮光酿山色，先作归意浓。恨无乖崖公，一洗芥蒂胸。”又，小说中大部分张咏事迹为历史真事，如以头巾压痕识破假僧人身份、扣押王继恩军粮、将王继恩心腹爱将以畏罪自杀定案等。

[5] 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静边：今宁夏银川以南。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以南。银州、绥州：今陕西绥德。

[6]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以绝对优势兵力平定北汉，得其十州四十二县。宋太宗下令焚毁北汉都城太原，有许多老弱病残者来不及转移，被大火吞没。之后宋太宗妄图收复辽国所占的燕云十六州，然多次交战失利，伤亡甚众。赵光义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跑，鞋也掉了，帽子也飞了，战马也陷进泥里，随行的兵仗、符印、粮馈、货币等轴重均为辽军所获。宋军溃败途中，人人都只顾自己逃命，稍微安全一点的时候，众将却突然发现宋太宗不知去向。于是人心惶惶，许多人怀疑赵光义已经在乱军中遭难。于是，有人提议立随军的赵德昭（宋太祖赵匡胤子）为皇帝，以安定人心。也有人反对，建议先寻找到宋太宗再说。就在众人争吵不休的时候，宋太宗狼狈归来。班师回朝后，宋太宗故意以言辞激赵德昭，赵德昭惶恐自杀而死。

[7] 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

[8] 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为产盐之地。白盐色白，青盐因稍带青绿色而得名，质量在白盐之上。宋朝主要产盐地为山西解池，故名解盐。

[9] 府州：今陕西府谷。府州折氏（亦为党项族，但与李氏党项是死敌）统治着麟府地区（大约包括今陕西神木、府谷两县），地处河东路前沿，名义上是宋朝的地方官，受宋朝聘任，实质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为宋抗夏防辽，屡立战功，名载史册。杨业妻子折氏性警敏，善骑射，平时经常教习侍女武艺，曾参与战斗，“用兵克敌，如薪夫人（指宋

朝名将韩世忠妻梁红玉，韩世忠以军功封蕲王）之亲援桴鼓然”，即为演义《杨家将》佘太君原型。折氏生有六子，传说中杨门儿媳也均为女将，代夫从征，上阵杀敌。但史书中记载的只有杨业孙媳杨文广妻慕容氏，其人英勇善战。杨文广及其妻慕容氏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包青天》。

[10] 延州：今陕西延安。

[11] 南北朝时，夏州称为做“统万”，来源于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之“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城池的修建用了六年时间，因为城墙发白，被当地人俗称“白城子”。而当年负责筑城的将作大匠叱干阿利凶残好杀，下令用蒸土筑城，待土干后，便以铁锥试土，凡铁锥刺城入墙一寸者，即属夯筑不合格，不但要推倒重筑，筑者还要被杀。因“筑城不力”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唐末诗人罗隐曾有《登夏州城楼》一诗：“寒城猎猎戍旗风，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

第五章 水声山色

锦官城原是蜀汉所设公营织锦作坊，靠近锦江，号称“锦里”，传说于此处濯锦，其纹分明，能令锦色更为鲜洁。左思《蜀都赋》有云：“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在锦官城东南面建草堂定居，有《春夜喜雨》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王禹偁《村行》

那年轻男子被当面喝破后，转身便跑。伙计早得王昌懿眼色，忙挺身上前拦住。年轻男子将伙计一推，欲强行出门。另一名伙计眼疾手快，伸出脚一绊，那男子登时扑倒在地，摔了个狗啃泥。众人一拥上前，将他按在地上，牢牢捆了起来。

王昌懿示意手下将那男子拉起来，笑道：“这张交子是你自己仿制的吗？你手艺当真好得很，连我都分不出真假。若不是你这张交子面值大，我进去查了一下底账，当真就被你骗过了。”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男子甚为倔强，只紧闭双唇，沉默不应。

王昌懿道：“好啊，你这么有骨气，我就把你送官，让官府处置你。”

那男子也不答话，大踏步地往外走去。

郭震忙道：“等一下！我看他衣着打扮，也是穷苦人家。他始终不肯开口，个性骄傲得很，一定是家有急事，不得已才会出此下策。”走过去为那男子解开绑索，问道：“你家里可是有事？你不说，万一被官府捉住下狱，可就不能帮助你家里人了。”

那男子这才简短地答道：“我娘亲病了，家里急需用钱。”却依旧不肯出声求饶。

王昌懿听说，便命人取了一些钱出来，铁钱、银钱都有，交给那男子道：“你先拿去给你娘亲治病。”

那男子迟疑道：“我不能白拿你的钱。”

王昌懿“嘿嘿”两声，道：“你刚才拿着一张假交子来兑现，不也是白拿我的钱吗？”

那男子傲然道：“那张交子虽是假的，却是我的手艺，我以手艺换钱，不算白拿。”

王昌懿闻言大为惊叹，忙道：“那好，这些钱你先拿去，等于是我预先支付的工钱。等你娘亲病好了，你再来我这里，专门帮我印制交子，如何？”

那男子颇为惊喜，问道：“当真？”

王昌懿笑道：“你这手艺，怕是成都无人能及，当然是真的了。”

那男子这才接了钱，道了一声谢，转身便往外跑去。

王昌懿叫道：“喂，你叫什么名字？”男子道：“林剑。”瞬间便已跑远。

被林剑闹了一番，不悦之气自去，二位同窗好友相视而笑。王昌懿道：“你我自幼相识，二十年的友谊，何必为了旁人旁事而伤了手足之情？”

郭震道：“你说得对，我决计不会再提张氏兄妹这件事。”

王昌懿道：“晚上我们在孙辟家再聚？”郭震道：“好。”

王昌懿道：“对了，你代我多谢令兄仁渥兄，我派了人去郭家换钱，他二话不说便拿了钱出来，可谓仗义之极。”

出来王记店铺，郭震微一思索，便往郭家赶去。这里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但他已经许久没有回来过。上次他进郭家大门，还是堂兄郭仁渥与嫂嫂杨莹诞下长子郭放时，一晃居然几年过去了。

到门前时，老管家郭亮正好出来，见三公子归来，惊喜交加。然见到现任郭氏家长郭仁渥后，却没有多少话说，无聊的闲话家常也掩饰不住浓浓的难堪伤感气息。又问起侄子郭放及新生的小侄女郭怀，才知杨茕带着一子一女去了万里桥长兄杨烈家做客。

郭震便就王氏兑换铁钱一事向堂兄道了谢，又将郭氏玉佩留给了尚未谋面的小侄女郭怀，告辞出来。

郭仁渥送到门口，道：“三弟愿意回来的话，郭家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郭震点了点头，道：“多谢。”

正欲回去孙府，看孙辟、李畋等人出访寺观回来了没有，忽听到有人叫道：“郭公子！”

却是华阳县尉余乐。他疾步奔过来，歉然道：“郭公子，乌忘我一案，我之前有所误会，认为尊友王昌懿是有重大嫌疑，原来并非如此。”

郭震大为惊讶，忙问道：“余县尉可是有了什么新线索？”

余乐道：“嗯。我听说当晚乌忘我打发部属回军营，自己一个人去了芙蓉楼。”

郭震虽然早知此事，却仍好奇对方消息来源，忙问道：“余县尉从何而知？”

余乐道：“是芙蓉楼名妓杨柳青听说乌忘我死了，主动派人告知了王大将军。”

郭震听了不免大惑不解，心道：“杨柳青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在间接地暴露她自己吗？”

余乐续道：“当晚乌忘我来到芙蓉楼，指名要见杨柳青，但最终没有见到人，他便就此离开，那时差不多已是后半夜。我适才去军营找军士

确认过，乌忘我手下是在芙蓉楼附近跟他分手。当晚凶手一定早跟在了乌忘我后面，本来其人扈从军士甚多，凶手并无机会。不想乌忘我主动打发走了部属，一个人来到芙蓉楼。他既落了单，凶手一定会在芙蓉楼外等他，要动手也是在那附近，可为什么会弃尸在东城十字街枯井？”

乌忘我离开芙蓉楼后，最大的可能是要回去附近的军营。在余乐看来，如果是王昌懿手下要杀乌忘我，他一定会在芙蓉楼附近动手，而且不会笨得将尸体移去十字街枯井，除了距离甚远外，王昌懿本人也正住在东城十字街附近。

余乐自言自语一番，又道：“哦，实在抱歉，我实不能认同张知府称乌忘我畏罪自杀的说法，但有些疑点实在难以想明白。郭公子，你智谋过人，可否助我一臂之力？”

郭震道：“这件案子已然了结，余县尉为何还要一力追查到底？”

余乐道：“我若说想还死者一个公道，郭公子一定不相信。对乌忘我那样的人，也无须给予什么公道。”

郭震道：“那么余县尉是为了什么？”

余乐道：“不瞒郭公子，这桩案子涉及复杂背景及多方势力，死者乌忘我是刚刚受过朝廷表彰的平叛功臣，张知府明明知道他的死是他杀，却坚持以畏罪自杀定案。王大将军明明怀疑手下爱将死因，却不得不屈从张知府的意志。我如果能查明真相，公之于众，一定能以不畏强权、一意求真而名垂青史。不论之后我个人仕途前程如何，有这一点光辉，人生就足够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自古声名传于后世便是文人的终极追求。余乐是士人出身，也难以摆脱这种习气，不过总比那些只知一味奉迎上司的庸官要好。他倒也是个诚实君子，直接承认是图个名声。若是他坚称是要还死者一个公道，不论死者是坏蛋，还是善人，便是另外一层境界了。

郭震心道：“我无权评判余县尉的动机。就乌忘我一案而言，我本来也答应了芳华要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不如跟余县尉结盟，行事到底也

方便些。”便点头应允道：“只要余县尉不嫌我才疏识浅，我十分乐意帮忙。”

余乐早预备独力对抗新任成都知府张咏，虽期待郭震的帮助，却因其跟张咏走得极近，没有抱太大期望，忽听到对方应允，大喜若狂，忙道：“郭兄人品，当真令人钦佩。”

郭震道：“不敢当。目下既有了新线索，余县尉有什么看法？”

余乐道：“乌忘我尸体抬回县署后，我私下请仵作验过，他的说法跟李畋李公子差不多，也称乌忘我掉入井中时还活着。也就是说，他是在枯井边被凶手捅了一刀，然后推入井中。我想不明白的是，到底是乌忘我离开芙蓉楼后即被凶手挟持，一路来到十字街枯井，然后凶手才杀了他？还是乌忘我自行因某种原因返回东城，路过十字街枯井时，闻见井中血腥气传出，过来查看，凶手乘机上前了结了他？”

如果是前者，凶手未免太过冒险，乌忘我不是普通平民，是身怀武艺的武将，腰间还挂着兵器，随时可能反抗不说，而且这一路还极可能遇到巡夜的官兵。凶手明明可以在芙蓉楼附近杀人，为何要冒着巨大风险来到十字街枯井才动手？是为了陷害成都首富王昌懿吗？

假若是后者，还是同一个道理，一直跟着乌忘我的凶手为什么要等他来到十字街时才行凶，为何不及早动手？

相比较而论，后者可能性要大得多。除了行凶时间的疑问外，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乌忘我为什么深更半夜独自跑来东城？他到底要做什么？

郭震其实可以回答余乐这一疑问，但他不能说，如此便会牵扯出杨柳青杀死勾平、弃尸枯井一案，进而牵扯出更多。

余乐见郭震不答，以为他亦没有眉目，便道：“郭公子，你我再走一趟十字街如何？就大概沿芙蓉楼往东的主路行进，也许会有意外发现。”

郭震道：“甚好。”

二人遂绕回大道，一路向东，然直到抵达十字街枯井，亦没有什么发现。

余乐沉吟道：“乌忘我被杀之前，所发生的大事，当属郭公子你在军营酒宴上遇刺。会不会是乌忘我离开芙蓉楼后便返回军营，意外发现了刺客同党踪迹。当时已是后半夜，搜寻刺客同党的官兵已撤回军营，想来街上空无一人，他急于立功，不及叫人，又自恃身怀武艺，一路追踪到此，反而为刺客同党所杀？”

郭震道：“应该不是。如果乌忘我发现了刺客同党，就算来不及呼叫帮手，也一定是刀不离手，随时做好与刺客格斗的准备。为何他的贴身佩刀反而没有出鞘呢？”

余乐道：“郭公子说的对，乌忘我一定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才会为对方所杀。”

目下蜀地未平，成都府城百里之外尚为大蜀军中书令吴蕴所据，城中亦是风波不断，有白头翁一再作怪，能令全副武装的武将乌忘我深更半夜不加防范的，一定是他认识的人了。

余乐忽想到一事，道：“既然乌忘我不会无缘无故地来这里，一定是有人叫他来的。”

郭震奇道：“怎么会有人叫乌忘我来这里？”

余乐笑道：“当然不是来十字街枯井，而是到东城什么地方，必须要经过这里。”

郭震道：“我不明白，当时已是后半夜，谁会叫乌忘我来东城这边？”

余乐肃色道：“不是谁会，而是谁能的问题。”又问道：“郭公子可知道张知府膝下一子一女，爱女已与翰林王禹偁^[1]王学士长子订婚。”

郭震不知对方如何会突然转换了话题，摇了摇头，道：“我对张知府的私人生活一无所知。”

余乐道：“王学士与张知府是至交好友，但两个人的相识却极是有趣。”大致讲述了张咏与王禹偁相识的经过。

某日张咏回家，看到一名年轻士子骑驴走在前面，神采飞扬，得意非凡。张咏心头忽然火起，便直冲过去。未至百步，那士子忽停了下来，且将驴子赶到道边。张咏见对方主动避让，礼数周全，怒气顿消，上前询问姓名，才知对方是当地有名的才子王禹偁。张咏又问他避让之由。王禹偁回答道：“我视君昂然飞步，神韵轻举，知必非常人，故愿意礼让。”张咏哈哈大笑，也坦然相告道：“我刚才看到你意甚轻扬，忿起于衷，追上来是想对你不利。你我可谓意气相投，今当回宿村舍，取酒尽怀。”王禹偁也没有推辞，两人携手同行，共话通夕，结交而去。

余乐讲完经过，道：“王、张二位由此而结为莫逆之交，而今更是结为儿女亲家，亲上加亲，成就一桩美谈。然这段风流佳话中，亦可见张知府性格易怒，稍微有小事忤逆了他，他非得发泄出怒火不可，甚至不惜为此动手。听说张知府曾亲口对旁人道：‘张咏幸好生在太平盛世，读书自律，若是生在乱世，那真不堪设想了。’今早小吏董维仅因小事触怒张知府，便被他亲手斩下首级，足见其愤怒之下，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郭震之前已听衙门官吏讲过董维这段故事，亦觉得张咏做得过分了些，此刻听余乐一再提及张咏刚愎自用、暴躁易怒之事，大概已猜到究竟，然他不愿意怀疑张咏，便不想明说。

余乐既下定决心要以此案真相扬名立万，便毫不顾忌，续道：“前晚张知府到东城客栈访友，被乌忘我一通大大的搅和。张知府很是生气，出来斥责一番，说要追究乌忘我扰民掠民伤民之罪。乌忘我却毫不客气地反击道：‘我是军籍武官，不受地方官员节制。’张知府虽未再说什么，但心里一定愤怒之极，极可能起了杀机。”

之后张咏继续进去客房与朋友交谈，暗中则派出侍从盯梢乌忘我。以他为人，自然不屑借旁人之手杀死所痛恨之人，一定会亲自动手，所以侍从要做的并不是伺机杀死乌忘我，而是设法让他返回东城。

若是乌忘我不起那么一点色心，直接率军回去军营，当晚他定当躲

过这一劫。但他偏偏打发走了部属，独自跑去芙蓉楼寻欢作乐，由此落了单，给了张咏侍从可乘之机。

乌忘我离开芙蓉楼后，张咏侍从便上前拦住他，以张咏的名义将他诓骗回东城。到十字街枯井时，张咏早率人等在那里。乌忘我尚不明缘由，上前询问究竟，反而被张咏一刀杀死，尸体就此丢入枯井中。

而之后张咏不问青红皂白，将乌忘我案定为畏罪自杀，还以各种巧妙理由堵住了大宦官王继恩的口，原因只有一个——他自己才是杀人凶手。

余乐叙述完自己的推测，又道：“王继恩王大将军与张知府相识多年，很了解其性情为人，当日在枯井现场，第一反应便是张知府派人暗杀了乌忘我泄愤。事实证明，王大将军的直觉是对的。”

郭震思忖了一会儿，道：“余县尉这一番推测，确实很好地解释了乌忘我自行回来东城的最大疑点。但还有一点，乌忘我被杀前，江洋大盗勾平的尸体已在枯井中。若果真是张知府率人在枯井边等待乌忘我，以他之洞察入微，不可能忽略此点。”

余乐想了想，又道：“也许张知府早已知道勾平已死，但有意没有张扬，因为他知道凶手是谁，想替对方遮掩。”

勾平自华阳县狱逃脱后，张咏很快便猜到狱长石颂涉入其中，派了心腹侍从暗中监视，想由石颂追捕到勾平。后石颂仍然被勾平所杀。张咏称是监视的侍从一直等在石家外，而石颂根本没有回家。也许事情不是这样，侍从一直跟在石颂和勾平身后，等勾平杀死石颂、抛尸锦江后，侍从再杀了勾平，夺取了他的财物。

至于侍从没有将勾平就近抛尸锦江，是想造成勾平畏罪潜逃的假象，如此便不会有人想到是他劫夺了勾平财物。但尸体仍需要处理，侍从当晚便乘夜色，将其丢入了十字街枯井中。

郭震听了余乐猜测，全然不信，道：“余县尉怀疑侍从为贪污财物而

私下杀了勾平？张知府治才强干，为官理事确实有严猛之处，但其人最痛恨手下贪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张咏中进士后，第一任官职是崇阳^[2]县令。他到任之初，便发现管钱小吏偷了一文铜钱藏在头巾里带出库房，于是下令杖责作为惩戒。小吏很是不满，嚷道：“我不过是偷了一文钱，你竟因此打我，但你敢杀我吗？”张咏大怒，当即写了四句判词道：“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拔剑，亲自斩杀了小吏，再行公文报省府自劾。当时朝廷驾驭地方官员松弛，司法粗糙，地方长官越法杀人是常有之事，省府也不予追究。然而此事震动崇阳，从此全县公事肃然，再无敢蚀公贪污者。张咏三年任满还朝，崇阳百姓感其政绩功德，建祠敬祀至今。

余乐摇头道：“我不是怀疑侍从中饱私囊，他一定是取了财物交给了张知府。哦，我也不是说张知府想要贪污，他要这笔钱，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一定有别的用途。”

郭震道：“侍从完全可以将杀死勾平一事从容上报，这笔财物也依然为张知府所支配，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

余乐摇头道：“那不一样。郭公子人不在官场，不知小金库和府库的区别。小金库可以随意动用，不会有人过问，府库一丝一两支出都有记账。”

郭震道：“这么说，张知府事先已经知道侍从杀了勾平，且当晚弃尸在枯井中了？”

余乐点了点头，道：“如此，才能解释张知府为何选中十字街枯井，而不是在别处动手杀乌忘我。一井两尸，能极大地干扰案情。”

郭震细细思虑一番，若不是他事先知道勾平是为杨柳青所杀，倒也觉得这一番推测极有道理，完全符合张咏为人为政风格。也许乌忘我不是因为看到徐沛手下弃尸才一路跟随过来，当真的是被张咏侍从诓骗，如此才能解释他是胸腹中刀，而不是背心被刺——如果他当时是在探身往枯井中察看，一直尾随他的凶手为何不直接往其背心要害来一刀

呢？这是一处重大疑点。但如果是张咏杀人，他既不屑做背后暗算之事，也要让乌忘我死得明明白白，当然要选择正面交锋。

可既是乌忘我被杀前，勾平尸体已被丢于枯井中，以张咏之精明，不可能无所觉察。那么会不会是张咏在十字街枯井附近杀了乌忘我，再由侍从丢入枯井中呢？不过乌忘我当时重伤未死，直至跌入枯井中才气绝身亡。

郭震四下寻找一番，将十字大街一里之内的隐蔽之处都找了一遍，也没有发现血迹。

余乐不无得意地道：“我就说，枯井双尸案都与张知府有关。”

郭震道：“那么余县尉要如何证明这一切？”

余乐道：“当晚张知府亲手杀人，身上一定沾染了血迹。他目下暂时借住在大圣慈寺，我只需要去那里一趟，找到寺中掌管浆洗衣服的杂役，即使衣服已洗，寻不到血衣证据，也有证人证词，足以证明张知府杀人。”

郭震见余乐当真欲往大圣慈寺而去，忙劝阻道：“张知府是成都最高长官，目下蜀地局势动荡，张知府才刚刚到任，一人身系成都安危，可谓牵一发动全身，还望余县尉三思。”

余乐闻言怫然作色，道：“我以为是个郭公子眼界不同凡响，所以才一再拒绝张知府笼络入仕，想不到你还是个趋炎附势的庸俗之辈。也罢，算我看走眼了。”

郭震道：“等一下！余县尉，你可知道芙蓉楼名妓杨柳青正是勾平所杀邢氏一家之后人？”

余乐大为惊讶，道：“竟有此事？郭公子如何知晓？对了，一定是令友任介告诉你的，对不对？”

郭震本不便提及昨晚与张咏一道光顾过芙蓉楼之事，但若不如实说出，余乐瞬间便会怀疑是杨柳青杀了勾平，只得：“昨晚我和张知府到过

芙蓉楼，杨柳青主动承认了身份，好向张知府当面道谢，感谢他一眼便识破了逃亡十年的江洋大盗勾平。”

余乐道：“张知府约郭公子到芙蓉楼找杨柳青做什么？算了，当我没问。”又道：“郭公子忽然告诉我这个，是想说你怀疑杨柳青杀了勾平吗？张知府何等人物，她当面承认身份，等于自惹嫌疑上身。她既然这么做了，人肯定不是她杀的。”

郭震道：“我不是特意针对杨柳青，而是说勾平犯案累累，且多是在成都一带作案，受害者极多。不说陈年旧案，单说他杀了僧人慧恩，大圣慈寺上下人等便会格外瞩目此犯。之前旁人不知勾平姓名形貌，而后官府张贴了图形告示，公布了他的罪行，说不定城中还有其他受害者，看到告示后，又意外遇到勾平，认出了他……”

余乐道：“但官府开出了悬赏，若是受害者发现了逃犯踪迹，大可以报官或是直接拿下勾平送官，私下报仇等于谋杀，一样是要受到国法制裁的。”

郭震道：“余县尉不是推测勾平手上有价值不菲的金银珠宝么？”

余乐这才恍然大悟，道：“对，受害者不愿意报官，是因为勾平所携财物比赏格多很多，他杀了勾平，既能报仇，又能得到财物，可谓一举两得。”又道：“人为财死。有了如此强烈的动机，想杀勾平的人怕是就多了，不一定是罪案受害者。反正通缉勾平的图形告示贴满大街小巷，人人都认得出来他。”

郭震点头道：“不错，也有这个可能。”又问道：“敢问余县尉，张咏侍从杀死勾平，与受害者或是普通市民杀死勾平，哪种可能性更大？”

余乐道：“说不好。”想了想，还是如实答道：“郭公子的推测可能性更大。”

郭震道：“就算各占一半，那么张知府也有一半可能性与勾平一案无关。如果他的侍从没有杀勾平，那么张知府在十字街枯井诱杀乌忘我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

余乐道：“勾平那件案子我不关心，也不想多管。但乌忘我这件凶杀案，除了张知府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嫌疑人了。”

郭震道：“其实想杀乌忘我的人很多，我敢说成都城中至少一半人都希望他死。余县尉怀疑张知府的基点，是因为你认为只有他能令乌忘我主动返回东城，其实并非如此。”

余乐道：“是，能令乌忘我俯首听令的不止张知府一个，王大将军也可以做到，但当时王大将军人在军营，张知府人在东城客栈。请郭公子告诉我，乌忘我离开芙蓉楼时已是后半夜，他本该返回附近的军营，为何偏偏来到了东城？除了张知府之外，还有其他嫌疑人吗？”

郭震道：“也许乌忘我不是听令于谁，而是被诓骗到此。”

余乐道：“那不是跟我之前推测是一个意思吗？乌忘我就是被张知府侍从诓骗来此的。嗯，既然勾平案跟张知府无关，他应该不是在枯井边杀人，而是在附近我们没有找过的地方。”

郭震指着枯井边的一摊血迹道：“我忘记了一个重要细节，当日验尸时，张知府明确说过这滩血迹是溅射造成的，说是刀入体时，再拔出来便是这样。”

余乐道：“这可未必。也许正是张知府掩饰之词，想掩盖真正的杀人现场。”

郭震道：“要验证不难。”

二人回到余乐租住的宅子，往井中打了半桶水，滴入墨汁，用油纸及厚麻布包住，挂在树干上。郭震拔出短刀，以刀刺衣包。刀入包时，墨汁只迅疾渗沁到麻布上，但他拔出刀时，一道黑汁随刀飞出，果然在地上带出一条有拉尾的椭圆点道，完全符合枯井边的现场。二人再用别的方法试验，滴落、挥洒、甩落等，始终弄不出那样一道墨汁痕迹来。

郭震道：“这些点前细后圆，表明力道向外，确实只有拔刀时才能造成。张知府说的是对的，乌忘我千真万确是在枯井边被杀。”

如此，便等于间接证明张咏不是杀人凶手了——他既与勾平案无关，便不会发现枯井尸首后不理睬。乌忘我既是在枯井边被杀，张咏便不是杀人凶手。

余乐这才信服，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道：“我本来十分确定张知府就是杀死乌忘我的凶手，想不到唯一的嫌疑人又飞了。”

郭震道：“余县尉是执法官员，该知道推测带有很大的主观因素，现场物证才是最客观的。就算某甲嫌疑再大，一千个人都觉得他杀了人，只要物证证明他没有犯罪，那么他便是无辜的。”

他将短刀擦净，正欲收好，余乐忽道：“麻烦郭公子借刀给我看看。”

郭震见对方反复用手指丈量刃宽及锷柄花纹，问道：“怎么了？”

余乐道：“乍作检验勾平尸首时，我人也在场。勾平身中两刀，刃伤尺寸正好与郭公子这柄短刀吻合。除此之外，凶手杀人时用力过猛，直没入柄，因而将锷柄花纹也印在了勾平身上。那花纹，跟郭公子这短刀上的一模一样。”

郭震心中“咯噔”一下，暗道：“杨柳青不但杀了勾平，还是用我的刀动的手，也不知她是有心还是无意。我完全不知情，竟然还在余县尉面前反复展现这柄凶器。”

余乐审视的眼光随即射了过来，狐疑问道：“郭公子，难道是你？勾平越狱逃脱次日，我去孙府寻郭公子，仆人却说你一早便出了门，后来我在东大街遇到你，那里正好离十字大街不远。郭公子，你之前去了哪里？”

郭震当然不能说他去了芙蓉楼寻找任介，如此便会将杨柳青的秘密全盘扯出，只得含糊其辞地道：“只是在街上逛。”

余乐目光炯炯，凝视了郭震半天，才叹了口气，道：“郭公子兵刃与勾平伤口完全吻合，任谁看到，都不会认为是巧合。我虽然不知究竟，可也不想再追究。正如我之前所言，我不关心勾平的案子，但我希望郭

公子能在乌忘我一案上助我一臂之力，不论凶手是谁，都要一查到底。”

郭震当然听得出对方言语中暗含威胁之意——若是他不肯，大概余乐就要将他的短刀就是凶器一事揭破上报了——他明明与勾平被杀无关，为了保全杨柳青等人，只得道：“我早答应过余县尉，一定会鼎力相助。”

余乐这才释然，请郭震到堂屋坐下，笑道：“我自己本来没有把握能破这件怪案，但有了郭公子从旁协助，我可就有信心多了。郭公子……不，郭兄，你我既然同仇敌忾，也不必再客气，你我兄弟相称如何？”

郭震道：“是，谨遵余兄台命。”

余乐道：“那么现下要如何着手？”

郭震沉吟道：“如今只能肯定乌忘我是在十字街枯井被杀，他又是正面挨了一刀，随身所佩兵刃根本来不及拔出，大概是被所认识的人有意骗到那里加以杀害。”

余乐道：“乌忘我是武将出身，如果不是官场中人，谁能令他深更半夜跑去远离军营的十字街？嗯，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张知府最可疑。”又问道，“郭兄，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当晚是你本人亲自将勾平弃尸枯井中么？是了，郭兄当晚跟王昌懿等同窗好友相聚饮酒，喝得酩酊大醉，不可能半夜出去抛尸。那么一定你好友王昌懿手下人所为了。是不是他手下抛尸枯井时，正好遇到乌忘我，遂将其杀死，以报复乌忘我打伤王昌懿前事？”

郭震见疑点又回到王昌懿身上，忙道：“余兄信得过才找我协助查案，我可以指天发誓，整件事跟王昌懿毫无关系。而且就算王昌懿手下到十字街枯井弃尸，余兄又如何解释乌忘我自行来到东城一事呢？就凭王昌懿的名头，是不可能令他半夜赴约的。”

余乐道：“这一疑点，我能解释。乌忘我再回来东城，大概是因为张知府声称次日要立案治罪，他想想有些后怕，想来东城客栈找张知府赔罪。之前乌忘我的副手张嶙不是说过么，乌忘我一路上心事重重，大概因此才会想去芙蓉楼饮酒解忧。吃了杨柳青的闭门羹后，他人清醒了许

多，遂决意先返回东城客栈找张知府。路过十字街时，正好见到王昌懿手下人抛尸。他好奇过来盘问，王昌懿手下人便乘其不备杀了他，一是怕抛尸一事败露，二则还能为主人报仇。”

他洋洋洒洒地说完，又不无得意地问道：“这一番推论完美无缺地解释了所有疑点，郭兄认为如何？”

郭震道：“我没有杀勾平，王昌懿也没有派手下弃尸，他的手下当然也不会在十字街枯井遇到乌忘我了。”

余乐大为惊讶，问道：“不是郭兄你杀死勾平？”郭震道：“不是。”

余乐问道：“那么郭兄的兵器如何会与勾平伤势完全吻合？”

郭震道：“我只能说，这柄刀花纹确实奇特，但并非独一无二。”

余乐思虑了一会儿，叹道：“我很佩服郭兄，你宁可被我误认为是杀死勾平的凶手，也不肯说出真相。若不是为了避免牵连王昌懿，你大概死也不会说出来。嗯，杀死勾平的凶手，一定是郭兄认识的人，但郭兄和他的交情，又比不上你跟王昌懿的交情，是也不是？”

郭震道：“余兄一再声称不想多管勾平一案，为何还要苦苦纠缠不放？”

余乐道：“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极可能杀死勾平的人，就是杀死乌忘我的凶手。”

想来凶手也是勾平昔日犯案的受害者，或是普通市民，无意中撞见了意图逃亡藏匿的勾平，但因垂涎其手中财物，没有报官，只将其杀死，再半夜弃尸十字街枯井。不巧的是，当晚武将乌忘我得罪了张咏，越想越怕，返回东城客栈向张咏赔礼道歉时，正好见到凶手抛尸，一时好奇，上前盘问，反而为凶手所杀。

余乐又道：“想来凶手也不是有意要杀乌忘我，只有如此，才能掩饰他抛尸枯井的罪证。郭兄，你实在不肯说出凶手的名字吗？”

郭震道：“不是我不肯说，而是我也不知道杀死乌忘我的凶手是谁，

勾平一案跟乌忘我被杀毫无关系。”

余乐道：“两案当真毫无关系？”郭震道：“千真万确。”

余乐想了想，道：“好，我相信郭兄的话。嗯，应该是乌忘我返回东城客栈向张知府赔罪时，闻见了枯井中有异味传出，于是过来边查看。这时候有人悄悄盯上了他，过来与他寒暄几句，乘其不备，将他杀死。”

郭震摇头道：“我听过乌忘我的斑斑劣迹，又见过他几面，是个跋扈张扬的人。从他临行前不将张知府放在眼中的那番话来看，他也不会返回东城客栈找张知府赔罪的。”

余乐道：“那么郭兄倒是给个理由，乌忘我为什么回来东城？”

郭震道：“因为有人叫他来。一个能诓骗到乌忘我，还能令他毫不设防的人。”

本来郭震决计想不到这个人是谁，适才余乐为证明乌忘我有心回来找张咏赔罪，援引了乌忘我副手张麟的证词：“乌忘我一路上心事重重。”这倒是提醒了郭震，乌忘我果真害怕张咏立案侦查的话，第一反应应该是立即奔回军营，请求后台王继恩给予庇护。而这个人却选择到青楼花天酒地，表明他根本未将张咏的威胁当回事，又哪会返回东城客栈赔礼道歉？

如此，张麟的证词便相当可疑了。再联想到今早郭震在华阳县署大堂外听到的一番话，张麟告知张咏说：他本立了破城首功，功劳却被乌忘我夺去，他略表不满，即遭到乌忘我排挤打压。想来他心中定然愤愤不平，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乌忘我，然乌氏是主帅王继恩心腹，他又怎能奈之若何？

当晚，乌忘我到东城客栈闹事而被新任成都知府张咏厉声叱责。更巧的是，乌忘我后来又独自去了芙蓉楼享乐，由此令张麟动了心思。他大概也没有立即返回军营，而是一直等在附近。等乌忘我再出来时，张麟便花言巧语骗其来到十字街枯井边，出其不意地将其杀死。张氏之所以不在芙蓉楼附近，自然是因为那里距离军营太近，容易追查到他身上。若是引乌氏到东城，张咏、王昌懿等一干与其有过嫌隙的人，便都

有杀人嫌疑。

余乐听完郭震推测，一拍大腿，道：“不错不错，这里面既有动机，又能完美解释一切疑点。郭兄，你果然厉害。”

郭震道：“全靠余兄提醒。但这还只是推测，我们得设法寻找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余乐道：“应该不难证实。我不久前去过军营，正好遇到王大将军，他听说我有意追查乌案到底，很是鼓励，说会提供给我一切便利。”

郭震道：“那是因为王大将军以为张知府跟乌忘我一案有关，他想借你余兄之手来对付张知府。若果真疑凶是他自己人的话，又涉及争功及谎报军功，他未必还肯提供方便。”

余乐笑道：“郭兄先莫气馁，不试怎么知道？”

二人遂来到军营，不巧王继恩已率领兵马出城征讨大蜀军余部，而张麟刚好是先锋大将，因战事多变，目下尚不知归期几何。

余乐便直接询问辕门值军士，凑巧那军士前晚亦当值，答道：“那晚因为搜捕刺客出动了全营兵马，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小的可记不住。”

余乐道：“当晚乌忘我乌将军和张麟张将军带了一队人马出营，后来乌将军没回来，这你是知道的。我想问的是张将军回来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那军士道：“这个小的还记得，那队人马回来得最晚，非但乌将军没回来，张将军也没回来。”

余乐忙问道：“张将军一直没回来吗？”

军士摇头道：“小的没看见，不过清晨鸡鸣后，小的交接班回帐睡觉去了，张将军大概是那以后回来的。”

这似乎也对不上。如果张麟杀了乌忘我，投其入枯井后，该立即返回军营，以免旁人起疑，为何他一夜未归呢？果真是他杀人，他杀人后又去了哪里？

余乐道：“既然乌忘我一案与张知府无干，不如我将张麟有重大嫌疑一事如实禀报，请他出面，带人进军营搜查张麟住所，定当有所发现。”

郭震道：“不行。张麟不是普通人，而今他领军在外，一旦知道官府已经怀疑是他杀了乌忘我，怕会生出兵变。”

余乐只得道：“也好。”见天色不早，便与郭震各自分手回家。

郭震回来孙府，孙辟、王昌懿、任介三人都在，只是不见李畋，便问道：“李畋人呢？”

孙辟道：“他刚回来不久，张知府便派人叫他去治病了，说是他上次开的药很有效。”又告道，“按照拟定的名单，李畋分配去了郫县大云寺[3]，说他在那里见到了孙知微。”

郫县是昔日望帝杜宇称帝定都之处，历史比成都还要悠远。孙知微则是民间名士，出身农家，相貌野俗，却天资颖悟，工书善画。善画道释人物，用笔放逸，不蹈袭前人笔墨畦畛。其人长年隐居山中，清净寡欲，飘飘然真神仙中人，在蜀地名气很大。

郭震听了很是惊讶，道：“我听说孙先生一直隐居在青城山，何时来了成都？”

孙辟道：“据说来了两三个月了，他应慈云大师之邀，在为大云寺作新殿壁画。”

又议及可能与白头翁党有关联的寺观，任介道：“这是我从柳青那里拿到的名单，自五月官兵入城，先后有十六名高僧、道长成为王继恩的座上宾……”

郭震道：“这么多？”任介道：“当今皇帝好佛家、道家那些，他还是

晋王时，专门组建商队贩卖货物，以所获巨利修建了一座恢宏的道观，即位后又花费巨资修建开宝寺木塔。唉，实话说，也不知圣上到底好哪套，算是佛道都好吧。”

王昌懿道：“为了逢迎上意，王继恩最好四下网罗方外之士，引荐入宫。而今受宠的峨眉山僧茂贞，便是王继恩所荐。”

孙辟道：“这十六名高僧、道长，要么是跟峨眉山僧茂贞有些关系，王继恩早在入蜀前便已经知道他们的名字，要么是由先成为王继恩座上宾客的再引荐，总之，都是互相有些干系的。”

郭震道：“那么比照李畋列出的有钟的寺观，这十六人共涉及多少处寺观？”

王昌懿道：“十二处。今日一共跑了五处，李畋和我的一名手下去了郾县大云寺，另外我分派人去了多宝寺、宝莲寺，均没什么发现。”

根据卓梦娘的证词，她所被囚禁之处很大，还能听到远钟。但囚所既然始终不见天日，料想是位于地下，所以所谓的“远钟”，应该距离也不算太远。因而李畋等人真正要寻找的并不是寺庙、道观，而是距其不算太远的大宅子。

郭震闻言虽颇为失望，还是道：“实在太辛苦大家了。”

孙辟笑道：“我还没说呢，我和任介去了城西北二十里的万佛寺，万佛寺位于山南，山北即玉局观，因而等于去了两处。”

任介道：“那一带风光秀丽，是别墅聚集区，符合条件的有好几处，昌懿就有一处庄园在那里。”

郭震“啊”了一声，道：“我记起来了，景家别墅和杨家的老宅子都在那里。”

这景家，自然是指与他自小青梅竹马的师妹景倩的家，杨家则是指他自小订婚的未婚妻子，而今成为他堂嫂的杨茆娘家了。

王昌懿道：“就是那里。不过据我所知，自去年春天李顺作乱起，那

一带就极少有人去住，我都快两年没去过自家的庄园了。”

孙辟道：“这是名单，寺观附近一共有六处大宅，完全符合我们事先商定的条件，除了杨家之外。”

郭震很是不解，问道：“为何单单排除了杨家，而不是王家和景家？”

孙辟道：“你还真是不记得了。王家等五家都在山南，只有杨家在山北，山北玉局观的那口大铜钟早让附近山民哄抢抬下山，熔成铜高价卖了。”

郭震道：“是了，我想起来了，玉局观只有寥寥几名女道士，无力阻止山民的行抢，只好任其作为。”

孙辟道：“所以，山北的杨家是听不到山南万佛寺的钟声的。”

郭震又问道：“玉局观那么小小一座道观，也有女道士是王继恩的座上客么？”

任介道：“听柳青说，本来只有山南万佛寺的灵智大师受到王继恩的邀请，但玉局观葵因观主跟灵智大师交情不错，主动跟来了宴席。葵因观主的本意只是想奉承王继恩，希冀王大将军能捐点钱给玉局观，她好修复振兴道观。”

正好李畋进来，孙辟等人很是惊讶，道：“你不是刚去华阳县署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李畋摇头道：“根本来不及为张知府看病，他一听到‘孙知微’三个字，立即起身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原来张咏见李畋面有疲色，问他去了哪里。李畋不提正在协助郭震追查白头翁一党，只说去了郫县大云寺游览，还遇到了传奇人物孙知微。不想张咏雅闻孙知微大名，仰慕已久，听说其人在大云寺，不顾天色已晚，要立即赶去郫县。

孙辟摇头道：“张知府这个人，说能人是个能人，说怪人也真是怪人呢。”

张咏连夜赶到大云寺，人到寺门时，正在禅房与僧人夜谈的孙知微得知新知府专程骑快马来访，急忙从后门逃出。之后张咏多次重礼邀请孙知微，终不可致。直到任满回京前，仍未见到真人。待离蜀出剑门关时，忽见到一名牧童手握卷纸等在道旁，问明是张咏车骑后，即上前拜揖道：“孙先生知张公爱画，特作二图献上。”张咏大喜过望，忙问道：“孙先生人呢？”牧童道：“他已走远了，托我来献画。”孙知微所赠之画即为著名的《蜀江出山图》，张咏珍之若至宝。这是后话。

李旼又道：“对了，郭震，张知府让我转告你，说关于前晚你在军营酒宴上遇刺一案，他有重大发现。”

郭震一怔，问道：“什么重大发现？”

李旼道：“不知道，张知府来不及说便跑了。”

孙辟道：“郭震遇刺这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他到军营做客，那里是军事重地，内外二十万大军，重重兵马，连只鸟都飞不进去。而当晚宴会，在座的有军队主帅，有蜀地知府，无一不是重要人物，偏偏郭震遇到了刺客。你们再看他，这两天没事到处瞎跑，也没见谁要对他不利。”

任介道：“听孙辟这么一说，这还真是件咄咄怪事。郭震，你到底结下了什么古怪厉害的仇家？”

郭震苦笑道：“别问我，我还一头雾水呢。”

王昌懿推测道：“或许那刺客是外地来的，不知如何能找到郭震。但他知道宋军主帅王继恩也在找郭震，料想以王氏大将军的派头兼实力，早晚得收郭震入囊中，是以事先潜伏进军营，静候时机，结果被张知府搅了局，出师未捷身先死。料想他也只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同党，所以他一死，郭震也就安全了。”

孙辟道：“还真有几分道理。”

郭震皱眉道：“你们说那刺客极其辛苦地从外地赶来行刺于我，可我根本就不认得他。算了，他都死了，还提他作甚。有吃的吗？我可是饿坏了。”

五人既已聚齐，便再开酒宴，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商议明日之事。

王昌懿道：“这五家，除去我王家外，另有钱家、苏家、景家、罗家。我因许久不去，也没有派人在那里，早已不知情形如何。不如明日我和郭震先过去看看，你们几个继续和我手下人排查剩下的七处寺观。”

孙辟道：“李畋就不用去了，张知府明日从郫县回来，还得召你治病。你就留在家中策应好了。”

任介道：“五家之中，王家和景家直接便可以排除，只剩下三家，以钱家最为可疑。”

王昌懿道：“哎，郭震，把景倩叫上吧。我当然不怀疑景家，可她家没有男子，只有她一个独女，这么大家业，她看不过来，她大概已经好多年不去那边了，万一被坏人利用了呢？”

郭震道：“当然好。”

因为明日还有事要办，当晚众人饮酒只是适可而止。宴罢各自归家，郭震依旧留宿在孙家。这次孙辟却不肯放过他，竟自己抱了被褥来到客房，强行与郭震睡了一床。

郭震道：“不管你问什么，我都不会说的。”

孙辟道：“你以为我要问你当年为何背弃景倩吗？我偏不问，我又不是那个最想知道答案的人，最想知道答案的人是景倩，明日她会自己问你。”

郭震登时坐起身来，道：“孙辟，我跟你换一下，如何？你跟昌懿去万佛寺那边，我去排查剩下的寺观。”

孙辟道：“门儿都没有。”又道，“哎，说正经的，我过来找你，是有几处疑点要跟你商议。我今日又跟梦娘聊了聊，她虽然不愿意再回忆，但仍然努力讲述了一些细节。她说她虽然眼睛被黑布罩住，除了隐隐灯光外，什么都看不见，但因为被带去的次数多了，大概知道了地形。她被押进那处房间所在的走道时，常常能听见惨叫声，是男人的惨叫声，而且每次都是从不同地方传出。似乎那个地方有不少房间，里面关押了什么人，正在被那些歹人用刑拷问。另外还有一点，她每次被带去房间，供那名特别的男子奸污时，押送她的看守总是嘟嘟囔囔，似乎对那男子很是不满。”

郭震道：“如此看来，那男子应该不是白头翁的同党，而是同盟之类。”

孙辟道：“我也是这么想。之前梦娘说过，她本来在相对待遇较好的歌舞一组，结果被那男子强暴后，便降到地位最低的杂务一组，因为她已不是处女，不能卖高价了。白头翁党不惜花费人力物力教习这些女子歌舞，足见是谋取最大利益，断然不可能因一时冲动便毁了梦娘的清白之身。就算手下人肯，头脑人物也不会肯。”

郭震道：“但他们却不得不将梦娘奉送给那名男子，还得提供地方，供对方长期奸淫，显然是个不能得罪的重要同盟。”

孙辟道：“我们已经知道某位僧道是中间人，算是同盟，但方外之人，应该对女色没兴趣。”

郭震道：“那男子极可能就是白头翁党的军中同盟。王继恩年纪已大，又是个太监，不能行人事，所以一定是军中某名将领，他至少为白头翁党提供了官船便利，等于是直接参与其事的人，白头翁党上下当然不敢得罪他。”

孙辟道：“一定是了！要是梦娘看到过这个人的面目就好了，仅凭描述，我们便可以立即找出这个人来。实在可惜。”

郭震道：“那男子还算谨慎，他知道梦娘这些人极可能要被卖去京师达官贵人家，而他既是禁军将领，保不齐回京后哪天会在谁家遇上梦

娘，所以事先做好了预防工作。”

孙辟道：“会不会是乌忘我？之前他率兵抢掠过的人家，往往便会有少男少女失踪。或许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白头翁党的前哨，专门为那些歹人打探。作为回报，白头翁党除了付给他丰厚的金钱外，还额外提供女子给他享乐。”

郭震道：“倒是有可能。但那男子奸污梦娘那么多次，从来没有取下过她眼睛上的黑布，也没说过一句话，乌忘我可不像是有心机有恒心的人。但既然已经知道那男子是军营武将，且有调派官船的权力，也不难追查。只是目下王继恩已率大军出城作战，只能等他们回营后再说了。”

他想了想，又道：“还有一条线索。那些陈年失踪案全是发生在郊外，所以我们推测白头翁党的老巢一定是在郊外。但郊外人口太少，城中人口要多出千百倍，且容易下手。但他们半夜在城中掳了人，不可能连夜出城。”

孙辟道：“目下连夜出城须得持有王继恩或是张知府亲自签发的令牌，动静太大。”

郭震道：“所以被掳者一定是临时关押在某处，他日再设法运走。也就是说，白头翁党在城中还有个据点。”

孙辟道：“但成都这么大，找起来可是不容易。梦娘家住万里桥一带，算是城外，她应该是被直接转送去了白头翁党老巢，也不能提供有用的线索。”

郭震思虑一回，也没有好的办法，只得道：“那么还是先照目前的线索，寻找白头翁党老巢吧。”

次日一早，郭震洗漱完毕，换衣出来时，王昌懿已经等在了客厅。

郭震道：“这么早？”

王昌懿笑道：“我日日天不亮就早起，今日还算晚的了。”

郭震道：“家大业大，也不容易。”

王昌懿道：“谁说不是呢？都能像你那么潇洒就好了。走吧，我已经命人备好了马，我们先去景宅接景倩，然后便出发。”

郭震微一踌躇，便跟了上去。

王氏心腹仆人王华已牵了马等在外面。王昌懿受教于景氏，虽大富大贵，生活却是俭素自守，不惯人服侍，命王华回去，自己与郭震骑马来到景宅。

景倩才刚刚起身，听说王昌懿、郭震两位师兄来访，倒没有再拒绝，亲自迎出厅来。

王昌懿笑道：“我们想去万佛寺看看，师妹的景园不是也在那边吗？何不一同去。”

景倩摇头道：“我已经好几年不去景园。自去年李顺作乱，连那里的老仆也都撤回来了，大概早已成了一处废园，没什么可看的。”

王昌懿倒也直接干脆，道：“那好，我们自己去了。师妹你脸色不好，自己多保重身子。”

郭震却不肯走，但偏偏又无话可说。

王昌懿跺脚道：“你傻愣在这里做什么？”郭震道：“我……”王昌懿催道：“走啦。”

景倩忽道：“我跟二位师兄一道去。你们先等我下。”起身转入后堂去了。

王昌懿悄声埋怨道：“你看不出师妹想去但又放不下面子吗？全是因为你。”

郭震道：“你要我如何做？”王昌懿道：“你自己负人在先，怎么还成有理的了？”郭震一时无语。

过了一会儿，景倩再出来时，已如昔日游一般，作男子装扮。她骑了自己的红马，跟在郭、王二人后头。又问道：“王师兄如何忽然想起来要去万佛寺？”

王昌懿神秘一笑，道：“其实我们不是出游，而是办正事，要去那边寻找白头翁党的老巢。”

郭震不欲景倩卷入这些事，忙道：“昌懿别乱说，什么白头翁党的，别吓坏了小倩。”

他以前一直称呼景倩为“小倩”，然这次回来再见面时，已是物是人非，改称为“师妹”，客气中自有一份疏离，此时“小倩”再度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自己也愣住。

景倩却不理会旧情人，问道：“王师兄，什么是白头翁党？”

王昌懿不顾郭震连使眼色，大致说了有人假借白头翁食人绑架蜀地少男少女到京师售卖之事。景倩很是惊讶，道：“竟有人丧心病狂至此吗？”

王昌懿道：“说起来，我们能找到这些线索，师妹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景倩闻言很是不解，道：“我刚刚才从王师兄口中得知究竟，何功之有？”

王昌懿道：“郭震救了一名叫卓梦娘的少女，她正好是白头翁案的受害者，全靠师妹的人参方能将她救活。”

景倩“啊”了一声，看了郭震一眼，又迅即将头转开。她这才知道郭震当日登门求参，只是为了救一名陌生女子，一时心头百般复杂滋味。

郭震歉然道：“抱歉，师妹，我明明知道那株人参对你珍贵之极，可我当时大致猜到了卓梦娘的身份，想从她身上追查到其他人下落。李畋又说只有人参才能救她，一时难以寻到，我只好……”

景倩道：“那株人参虽然珍贵，但对我而言也没什么用，师兄拿它派上了大用场，倒也算物尽其用，不必再放在心上。”

王昌懿忙道：“郭震本来不肯将这些事告知师妹，生怕师妹卷入后，无端坏了心情，是我自己觉得人参是师妹拿出来的，救了关键证人性命，师妹理应知道真相。”

景倩点点头道：“我很高兴王师兄将真相告诉了我，还邀请我跟你们一道前往万佛寺。”又问道，“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寻到白头翁党的老巢？”

王昌懿道：“新任张知府已将这件案子交给了郭震暗中调查，我们全听他安排，他已有详细计划。”又道，“郭震，你来跟师妹说。”

郭震这才知道王昌懿为什么不顾自己一再阻拦，坚持要将白头翁案告诉景倩，无非是要找个能不断深入探讨的话题，好冲淡他和她难以共处的尴尬气氛。他虽不赞同景倩涉入其中，然事已至此，只得原原本本说了目前手头所有的线索。

景倩道：“师兄既认为囚所在地下，又有那么大的地方，应该需要花费不少人力物力，至少挖出的土必须得运出地道。嗯，照这样来看，苏家嫌疑最大，前些年，他们在后园建起了一道山丘似的坎坡。”

王昌懿道：“是了，我也记起来了，真有这么回事，他们老有人站在坎坡高处眺远。”

景倩道：“钱家和罗家应该可以排除掉，这两家非但靠近水湖，而且均引湖水入园，建有巨大的水榭楼台，其下是断然不可能挖出庞大的地洞的。”

王昌懿笑道：“我以前偶尔也去庄园居住，竟从来没有留意到这些，还是师妹观察仔细。”

景倩道：“我也没有详细观察过，只是有一次到万佛寺进香，从半山下眺，刚好这几处宅子看得清清楚楚。”

郭震道：“再除掉昌懿你家的庄园，以及师妹的景园，那么今日只需

重点查找苏家了。”

王昌懿笑道：“幸亏叫上了师妹，不然得白跑多少冤枉路。”

景倩道：“只要二位师兄不嫌我碍事就好。”

王昌懿嚷道：“师妹可别冤枉我，我巴结你还来不及呢。”斜眼瞪了郭震一眼，道，“谁敢嫌弃师妹，我第一个饶不过他。”

景倩微微一笑，心绪明显好转，又追问白头翁案细节详情，郭震均如实告知。

景倩道：“这白头翁绑架少男少女已有些年头，官府竟丝毫没有觉察吗？”

郭震道：“以前失踪的人口不多，又分散成都府各地，且多在乡下。家眷报案后，当地保长敷衍地寻找一番，没有结果，便以私奔、被野兽所食、失足掉落山崖之类的借口结了案。”

景倩道：“看起来白头翁也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所以才能这么多年不曾败露。可他为何突然开始如此频繁作案，还放出白头翁食人的谣言做掩饰？”

郭震道：“一是白头翁想借乱世发财。成都不但人口众多，而且有许多临时避乱入城的难民，即使失踪，也不会有人正经追查，是极好的下手对象；二来我们认为白头翁自认为有了官兵做靠山，便开始有恃无恐起来。”

景倩道：“白头翁之前都是自己把持生意，他这次选择与官兵勾结，虽有了强大的靠山，但官兵亦是虎狼之辈，贪婪成性，想来白头翁要被分去不少利润。而且知道的人更多，风险更大，似乎不是上策。”

郭震道：“这一点，我们也有讨论过，白头翁转与官兵结盟，应该主要不是为了寻找靠山，而是要寻到一条出蜀通道。”

景倩道：“是了，蜀地战乱未平，出川入川道路封锁，没有官兵的支持，人是运不出去的。”心中疑问既解，转过头来，嫣然一笑。

时光仿若又回到了从前——他与她并驾齐驱，驰骋在原野上。佳人翘然回首，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是一种多么动人的笑脸啊，他呆呆地望着她，一时竟看得痴了。

景倩却似乎未留意到郭震的异样，又问道：“这个白头翁是如何在官兵中寻找愿意被他贿赂结盟的人呢？”

王昌懿道：“这还用得着刻意找吗？官兵从上至下，从主帅王继恩到下属乌忘我，不说全不是好货，可也没几个好货。”

景倩道：“那也不能第一次见面，白头翁就直截了当上前告诉对方，说我是坏人，我要贩卖人口，你愿不愿意加入。”

郭震道：“所以我们推测在白头翁和官兵之间，有个中间人。”朝远处半山上的万佛寺指了指。

景倩愈发骇然，道：“白头翁是为逐利，可方外之人又是为什么？”

王昌懿道：“当然还是逃不过一个利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由于王昌懿的精心安排，这一路气氛很好，景倩气愤白头翁党凶恶残忍、丧尽天良，愿意从旁协助，也出了一些主意。

三人径直来到景倩认为最可疑的苏家，拍了半天门，才有一名老仆过来开门，告道：“主人避乱去了江南，人尚未归来。”

王昌懿忙道：“我们不是来寻你家主人的。我是隔壁王氏庄园的少主人王昌懿，这位是景园的景小娘子，这位是郭公子。我们久慕苏园风景，想进去看看。”

老仆听说是邻居，忙闪身让开，道：“请进，请进。不过这里只有小的一个人，不及收拾园子，怕是荒了不少，有碍二位公子和小娘子法眼。”

王昌懿笑道：“我们就是看看。”

三人随老仆来到后园，假意观赏风景，暗中细察园内情状。然转来转去，也不见可疑之处。

王昌懿低声道：“莫非地牢就在这坎坡下面，但入口在别处，譬如在宅子里面，所以你我看不出端倪来？”

景倩道：“可我看那名老仆朴实憨厚，一副全然不知情的样子。苏园下面果真有地牢的话，能瞒过他吗？”

王昌懿道：“这可是师妹你指出的头号嫌疑宅子，也是孙辟、任介千辛万苦排查出来的。也许那老仆大智若愚，有意装出老实模样。”

郭震忽道：“外面有人。”

苏园林木葱郁，三人又站在高坎上，能透过树缝看得见那男子，那男子却看不见园内，还在不断踮脚，翘首张望。

王昌懿道：“也许只是个路人。”郭震道：“不，之前我见过这个人。”

当日郭震被徐沛手下绑架拷问后又予以释放，他中了迷药，再醒来时人躺在大街上。有名男子好奇地打量他，还留意到他头发、衣领全是湿的，问他是不是喝醉了。眼前的男子，便是当日郭震在大街遇到的人。

郭震大致讲述了经过，又道：“当时对街还有个人，那个人朝这男子喊了一声：‘天快黑了，不知道白头翁正满街吃人吗？还不快走！’”

王昌懿道：“也许这只是巧合，也许不是。但外面这个人神色，分明是一路跟踪我们至此。”

郭震道：“我出去看看。”王昌懿道：“一块儿去，也好方便照应。”

郭震微一踌躇，即点了点头，又道：“师妹，苏园情况不明，也不能

将你独自留下。一会儿你跟在我们身后，可也不要跟得太紧。白头翁党全是穷凶极恶之徒，万一外面那人是同党，肯定身怀武器，一旦动起手来，怕会伤了你。”

景倩很是镇定，一点也不害怕，只点头道：“我知道了。”

那男子还不断在高墙外翘往，乍然见到郭震三人出现，吃了一惊，转身就跑。

王昌懿道：“这可是典型的做贼心虚，不由得人不怀疑了。”

郭震忙道：“昌懿，你照顾好师妹。一旦有事，你和师妹骑马先走。”也不等好友答应，提气疾步去追。

转过墙角，几近苏宅正门时，那男子停了下来，问道：“公子没来由地追我做什么？”

郭震道：“你是什么人？一路跟着我们做什么？”

那男子道：“我只是来万佛寺游览，没有跟着公子啊。”

他见郭震逼近，忽往腰间一抹，拔出一柄匕首，朝郭震肩头直刺过来。郭氏是唐代名将郭子仪后人，虽已成为士族，但却有习武传统。郭震早有防备，微微侧身一避，乘势握住对方左手，反拧到背后，又自后握住那男子右手，问道：“快说，你是什么人？”

那男子一招即受制于人，挣扎不开，怒道：“快放手！”

忽有三名大汉急奔过来，那男子登时喜形于色，高声呼叫道：“这里！在这里！”

郭震手劲略松，那男子便乘机将右肘后撞，挣开右手，持刀往郭震腰间插去。郭震急忙一托他手肘，那匕首就势插入了对方腰间。

那男子亲手用自己的兵器伤了自己，立时软倒在地，大声惨叫。三名大汉奔了过来，两人将郭震围住。

为首大汉则俯身察看那男子伤势，见其伤在要害，眼见活不成了，便一咬牙，扼住那男子咽喉，直至对方气绝身亡。随即拔出匕首，起身指着郭震骂道：“你杀了我阿弟，我今日非要你偿命不可。”

另一名红脸大汉道：“主人有命，要活的郭震。”

为首大汉咬牙切齿地道：“他杀了我阿弟，我也不能让他活。”一挺匕首，直刺过来，欲用弟弟的兵刃亲手杀死郭震复仇。

王昌懿拉着景倩刚转过墙角，见到三名大汉围攻郭震，急将景倩扯了回去。景倩急道：“郭震很危险，我们快去救他。”

王昌懿道：“不行，那三人都是身怀武艺的彪形大汉，你我又不会武艺，帮不上手。你是师尊独女，万一有个闪失，日后我有什么面目去见师尊他老人家？”

景倩道：“可是郭震他……”

王昌懿道：“师妹若是出了事，郭震做鬼也不会放过我。走，快走。”

景倩却不肯听，甩开衣袖，从地上捡了块石头，赶来援救郭震。

刚好郭震转身看见，忙叫道：“小倩，快走！”稍一分神，脚下已被左侧大汉扫中，扑倒在地。

两名大汉捉住郭震双臂，将他拉了起来。郭震也顾不上自己，叫道：“小倩，不要过来！昌懿，快些带小倩走！”

王昌懿已追上景倩，将她抱住往回拖。

景倩大叫道：“郭震被他们捉了，我们不能走！”

为首大汉已将血淋淋的匕首对准郭震胸口，欲杀他报仇。红脸大汉道：“大米哥且慢动手，主人说郭震还有用，不如先带他回去。你也知道

主人炮制男人的手段，那滋味可是生不如死，等主人折磨他够了，再杀他不迟。”

那为首的大米哥脸涨得发紫，但手中匕首终究还是没有刺下去，点点头，道：“将郭震绑起来。我去杀了那边的一男一女。”又见苏宅老仆闻声赶出来查看究竟，忙命道，“你去杀了那老仆，别落一个活口。”

话音刚落，便听到红脸大汉一声惨叫，竟是后脑中了一枚石子，火辣辣疼痛。郭震乘机挣脱掌握，赶过去护住景倩，还不忘朝苏家老仆挥手，叫道：“快进屋躲起来！”

大米哥怒道：“是谁在暗箭伤人？”

有人应声答道：“如果我要暗箭伤人，射的该是箭，而不是石子。”却是一名三十来岁的青衣男子。

那男子急步赶过来，拔出腰间长剑，喝道：“想活命就快些滚蛋，别在我眼前碍手碍脚。”

红脸大汉事先挨了一记石子，愤恨不已，最先挺出兵刃迎上来。那青衣男子一挽剑花，剑光疾若流星闪电。红脸大汉手举兵刃，尚在半空，对手剑尖已刺入他的胸膛。他露出了极不可思议的表情，道：“好快……好快……”

青衣男子冷冷道：“我已经五年未曾出剑杀人，你是五年来第一个。”拔出长剑，挽剑肘后。

那红脸大汉僵持了一会儿，这才直挺挺地扑倒在地，带起一片灰尘来。

青衣男子道：“你们两个要不要也试试？”

为首大米哥一见青衣男子出手，便知遇到了传说中的绝顶高手，虽然愤怒之极，仍不敢拿自己性命冒险，向剩下同伴一打眼色，二人忙不迭地跑了。

郭震已认出那青衣男子来，先引王昌懿和景倩过来道了谢，奇

道：“你……你不是张知府的侍从吗？”

那男子抱拳道：“郭公子好眼力！我是张咏张公的侍从邹容，奉张公之命，暗中保护郭公子已经多日了。”

郭震闻言大为骇异，忙问道：“你是从我遇刺当晚便开始跟着我的吗？”

邹容道：“是。”又道，“我适才有事在路上耽误了一会儿，差点令郭公子身处险境，实在抱歉。”

郭震倒不关心这个，邹容既是暗中跟随多日，那么当晚与张咏、任介分手，再返回芙蓉楼一事，他也该知道了。若是被张咏知晓，一定会再对芙蓉楼杨柳青起疑心。

邹容似是看出郭震心中所想，忙道：“邹某只是负责保护郭公子的安全，不是刺探你的隐私，郭公子大可放心。”

郭震仍踌躇问道：“张公可有向邹兄问及我的行踪吗？”

邹容道：“张公不会问，即使问，我也不会答。张公的命令是保护郭公子安全，不是跟踪郭公子，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如果是后者，我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命令。”

郭震闻言大为震动，问道：“邹兄可是江湖侠客？”

邹容道：“不错，邹某算是江湖中人，张公于我有恩，我立誓今生今世追随他左右，听他号令。”

王昌懿心中一直好奇一事，居然乘这当口问了出来：“张公亦曾是江湖游侠，他的剑法当真如传说中那般厉害吗？”

邹容微一沉吟，即回答道：“张公年轻时，剑法无敌于两河间，当然相当精湛了得。不过我师父早年跟张公交过手，说他求胜心太切，只是一流剑客，做不了超一流剑客。但张公有经世大才，只做一名剑客，实在太浪费人才了。”

郭震指着逃走的两名大汉道：“邹兄剑术如此高明，完全可以留下他二人，为何要放他们走？”

邹容摇头道：“我的任务是保全郭公子。今日我逼不得已已经杀了一人，不想再动手杀人或是伤人了。”

郭震三人见邹容言谈举止大异常人，无不暗暗称奇。

邹容又问道：“郭公子可认得这二人？”

郭震道：“那边那名瘦弱年轻的男子我曾见过，但亦不知道姓名。不过对方明显认识我，一再声称他们的主人命活捉我。我猜他们应该都是白头翁的人。”

邹容往两具尸体身上摸索了一遍，除了一些零碎随身物品外，并无其他发现。再拉开衣领，发现两人左肩各有鸟形烙印。

王昌懿问道：“这是什么记号？”

邹容道：“这叫金缕鸟，是西南大理国白族人的神秘图腾，我已经是第二次见了。”

原来之前郭震在成都军营遇刺后，张咏出营时即命邹容留下，暗中保护郭震。邹容心想对手在暗我在明，最周全的保护方法，就是查明刺客身份，弄清楚他受谁指使。于是他在军士焚毁那刺客尸体前去查看过，发现他左肩肩头有一个鸟形烙印，便暗中绘了下来，设法交给了张咏。张咏起初也不明白那鸟是什么，后来还是夜间与大圣慈寺住持希白大师闲谈时，从对方口中得知那鸟形烙印是西南大理白族的图腾记号，名为金缕鸟。

大圣慈寺是唐代钦建佛寺，先后有唐玄宗、唐僖宗两代落难皇帝住过这里。唐代时，西南为南诏统治，与大唐时和时战，各有胜负。唐僖宗时，南诏在位国主名隆舜，因国内汉人大臣郑买嗣弄权，有心与大唐结盟修好，向唐朝求婚。唐僖宗因应付国内危机不及，不愿意再得罪西南劲敌，同意以妹妹安化公主许婚。隆舜大喜，派出赵隆眉、杨奇混、

段义宗三名心腹大臣到成都商议和亲一事，但三人均被唐西川节度使高骈毒死。原来公主和亲不过是高骈的诡计，想以此手段来削弱南诏实力。但隆舜对大唐阴谋丝毫不觉，还天真地盼望能娶到安化公主。

不久，起义军领袖黄巢占领长安，唐僖宗避难成都，南诏使者一路追随，住进了大圣慈寺。唐僖宗被逼不过，只好同意择日送安化公主南下和亲。刚好此时黄巢乱平，唐僖宗回到长安，又找借口推脱。和亲一事，终究不了了之。

隆舜死后，其子世隆即南诏王位，因名字犯唐代皇帝李隆基名讳，大唐与其绝交。世隆遂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数年后，南诏汉人大臣郑买嗣杀世隆及王室八百人，自立大长和国，南诏灭亡。五年后，唐朝灭亡。南诏与大唐二百年纠缠不清的恩恩怨怨，亦随着各自的灭国而就此灰飞烟灭，自此走进了历史的尘埃。

而大长和国国主郑买嗣因是汉人，在西南地位实难稳固，当皇帝二十多年后，被渔民出身的白族猛将杨干贞所杀。杨干贞自立大义宁国，因“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实不得民心。八年后，白族权臣段思平再度起兵夺位，逐走杨干贞，建立大理国，这才稳定了西南长期以来动荡不安的局面，段氏亦统治至今。

西南因靠近印度，历代国主均好佛，而成都又是西南与中原联络的中转站，每有大理有使者入中原觐见，到达成都时，都不住驿馆，而是指名要住钦建大圣慈寺，以为荣耀。大圣慈寺主持希白见过不少大理使者，多谈论其国内风土人情，记得有使者提过西南洱海有唐中宗李显所立铁柱^[4]，上有鸟形图腾，名为金缕鸟，是白族最神秘的标记。

郭震听了大为惊异，道：“我生平从未与大理人有过交往，如何他们会一再派刺客来追杀我？”

王昌懿道：“之前你在军营遇刺怎么回事不知道，但眼前这两人到底是因为白头翁案盯上你，还是因为跟之前那刺客是一党？”

如果是同党，为何前一名刺客手持淬毒利器，一心要置郭震于死地；后一批人则称郭震有用，有意活捉他去见主人？

如果不是同党，为何左肩肩头有一模一样的金缕鸟印记？这可不是西南大理国，而是大宋成都府地界，出现了一批肩头烙有神秘印记的人，还各怀有目的。

景倩这才知道郭震曾于军营酒宴遇险一事，骇然色变，道：“什么人一心要置师兄你于死地？”

郭震摇了摇头，道：“之前的军营行刺，我始终想不明白，现下知道了刺客是大理人，愈发糊涂了。”又一指眼前两具尸首，道，“但这两人应该是白头翁同党。他们找上我，还想杀了师妹和昌懿灭口，足见我们距离找到他们的老巢很接近了。”

王昌懿道：“难道白头翁是大理人？这可不像。我曾去过大理都城阳苴咩，那里的子民人人向佛，平和善良，连踩死只蚂蚁都要祈福半天。再说了，一个大理人混进成都府倒有可能，这么多大理人来到成都，会没有人察觉吗？”

郭震道：“也许不是近年才来到蜀地，而是之前逃难来到蜀地的白族贵族。”

昔日南诏与大唐交恶，南诏多次深入蜀地劫掠，甚至攻破过成都，掠走许多汉地百姓。唐军亦俘虏了不少南诏军人，大多关押在成都。后来两国修好，互换俘虏，但有许多南诏军人不愿意离开，就地留在了蜀地。再后来南诏国灭，西南局势动荡，不少白族贵族逃难来了成都生活，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汉人。

邹容沉吟道：“我倒是曾听到有人向张知府禀报，说李顺占据成都自立为王后，派了心腹手下前往大理都城，想与大理国主结盟，共抗大宋。”

王昌懿忙问道：“那么大理如何回应？”

邹容道：“不得而知。李顺占据成都不到五个月便兵败身亡，大理即使有心与其联盟，也来不及了。”

王昌懿道：“自从太祖皇帝‘宋挥玉斧’^[5]，大理与大宋一直和和气

气，我不相信大理会跟李顺结盟。算了，不谈这些国家大事，还是谈眼前这档事。郭震，你为什么觉得这两人是白头翁党？”

郭震道：“我们来万佛寺附近寻找白头翁巢穴，这些人适时出现，还一心想要我们的命，难道是巧合吗？”

王昌懿道：“会不会是这些人跟那军营刺客一样，只想针对你，在城里就盯上了我们，一直跟到这里来？”

邹容道：“我一直远远跟在三位身后，我可以保证，除了我之外，再无旁人跟踪。”顿了顿，又道，“不过快到这里时，我忽然想要解大手，不得不临时去寻了一处隐蔽地方，好解决问题。等我再出来时，郭公子已跟歹人动上了手。所以他们是何时跟上几位，我也不得而知。”

如此，便证实了郭震的猜测，白头翁巢穴就在附近。三人将到苏宅时被人发现，那瘦弱的年轻男子来跟踪，另有人去禀报主人，呼叫帮手。若不是张咏事先派了邹容暗中保护郭震，只怕今日之内，王昌懿及景倩已然无幸，郭震亦已落入敌手，与死无异。

王昌懿道：“既然白头翁巢穴就在附近，那我们还等什么？这就赶快去寻。”

邹容忙道：“王公子请听我一言，这些人既是大理人，又从未被发现，想必经营已久，势力不小。郭公子，你受了伤，身边还带着这位小娘子，实在不方便。不如我先送三位回城，等禀报过张公后再做决策。”

郭震回想起适才情形，也是一阵后怕，心道：“我个人倒没什么，若是连累小倩丧命于此，当真万死莫赎了。”便点头应允，道，“好，全听邹兄的安排。”

景倩取出锦帕，细心为郭震裹好手臂伤口。

郭震道：“多谢师妹。”

景倩只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说。

正好有两名万佛寺僧人路过，邹容便上前表明身份，请僧人先设法协助苏宅老仆将尸体安置在庭院中，稍后官府自会派人来接手。

僧人虽然惶恐，也忙不迭地应了。一名僧人忽指着那瘦弱男子道：“贫僧认得这位施主，他来过寺中很多次。”

郭震忙问道：“他是来找灵智大师吗？”

僧人道：“不是，只是随意逛着玩。好像叫唐小米，住在府城锦官城附近。”

另一名僧人也道：“就叫唐小米，名字挺怪的，一听就记住了。”

适才为首大汉被称呼为“大米哥”，又声称瘦弱男子是他阿弟，那么兄弟二人，弟弟叫唐小米，哥哥就叫唐大米了。

王昌懿与郭震对视一眼，拍掌笑道：“太好了，我们虽暂时没有找到白头翁巢穴具体所在，但一定能从唐小米身上找到他们在城中的据点了。”

四人遂驰回成都，郭震欲先送景倩回家。邹容道：“今日死了两个人，等于两桩命案，烦请三位先跟我趟官署。录完口供后，张公自会作出安排。”

郭震无奈，只得带着景倩随邹容来到华阳县署。

张咏昨夜赶去大云寺会见蜀地名士孙知微，却扑了个空，幸好与寺中高僧慈云大师还算聊得来，今日上午才返回成都，小憩了一会儿，刚刚起身。听完邹容禀报后，笑道：“郭老弟，我今日又救了你一命。我知道你并不在意你自己性命，但令师妹景小娘子你总是在意的吧？”

郭震道：“是，郭震死不足惜，师妹却是尊师唯一爱女，又是……总之，多谢张公派心腹爱将一直暗中照顾郭某，救命大恩，没齿难忘。”

张咏正色道：“我提这些，不是要求郭老弟能感恩戴德，而是想要提

醒你，人生苦短，又总是充满意外，若是今日邹容没有出现，景小娘子想必已经香消玉殒。她死也未能得知当年真相，心中遗憾可想而知。而你郭老弟至死也未能得到她的谅解，有苦难言，想必心中愈加痛苦。”

郭震陡然怔住，竟无言以对，也不敢转头去看师妹。

景倩倒是睁大一双妙目，颇为古怪地看了旧情郎一眼，这才垂下头去。脸上一点绯红渐渐晕开，片刻便成了两大朵艳红桃花。

张咏却蓦地话锋一转，道：“三位，你们也是帮忙调查白头翁一案，才会身陷险境，我事先未能做足防备，实在抱歉。景小娘子，你身子弱，想必也累了，我先派人送你回去歇息，口供改日再录不迟。郭震我先留下了，等办完正事，我再将他还给你。”

景倩道：“张知府说笑了，郭震只是我师兄，有什么还不还的。”一拧腰肢，转身跟随侍从出去。

王昌懿道：“张知府，我也先请告辞。孙辟等人还在东奔西走，排查寺观，如今既知白头翁巢穴就在万佛寺附近，我也该及时知会他们才好。”

张咏道：“也好。王公子，你虽是商道中人，却肯为朋友、为百姓涉嫌犯难，实在难得。这一笔人情，我记下了，算是我欠你的。”

王昌懿似笑非笑地道：“张知府心中还有本账簿吗？”

张咏笑道：“当然，王公子他日有事，可以来讨还。还有，王公子若能带头让成都商贸重新繁华起来，也算我欠你的。”

王昌懿道：“好，我记下了。”

送走景倩和王昌懿，张咏便换上便衣，亲自率郭震等人朝锦官城赶来。

张咏道：“之前我称有重大发现，指的便是刺客肩头的图腾印记，但目下你已从邹容那里知道了。不过我实在没有料到，白头翁手下肩头也烙有这种印记。”又问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我指的不是白头翁案，而是这些人本身的来历身份。”

郭震问道：“希白大师提及的金缕鸟图腾，是刻在唐将唐九征所立铁柱上，是吧？”

张咏道：“不错，那时南诏还未能统一洱海，西南有六诏并存，但大唐已公开支持南诏。”

郭震道：“那么这金缕鸟应该是南诏的图腾，白头翁手下这些人应该跟当今大理没什么关系，虽然当今大理皇族也是白族。这些人极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来到蜀地的一群人，由某位白族贵族率领，最大的可能是为汉人大臣郑买嗣所灭的南诏皇族后裔。”

张咏道：“南诏又叫蒙舍诏，那个部落的人都姓蒙舍。”

郭震道：“就姑且称呼这位南诏皇族后裔为蒙舍吧，他在郑买嗣残酷的夺位屠杀中幸存了下来，率领亲信旧部逃到蜀地，设法安顿下来。然蒙舍矢志东山再起，光复南诏。为了方便从事招兵买马等秘密活动，他派人在宅子底下挖了巨大的地洞……”

张咏连声拍手叫好，道：“呀，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不错，只有这个缘由，才能解释卓梦娘那些受害者被关的地方如何会那般大，大得令人难以置信。郭老弟，你是怎么想到的？”

郭震道：“之前小倩……哦，之前我师妹提到要挖那么大的地洞，必定有大量土石运出，但万佛寺一带算是胜地，竟无人知道，所以我猜应该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再联想到那个神秘金缕鸟图腾，不难猜到是南诏蒙舍后人所为。”

张咏笑道：“我果然没有看错郭老弟，这件案子只有你能破。”

郭震道：“侥幸罢了，多亏张公信任，还派了人暗中策应，也多亏了朋友们帮忙。”

张咏道：“但能想到南诏蒙舍后人，完全是你的功劳。”又叹道，“近百年过去，大理段氏推崇佛教，举国向佛，是以国势稳定，蒙舍光复南诏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

郭震点点头，道：“而今那蒙舍后人竟堕落到靠贩卖人口牟利，将地洞改作了囚禁女子之所。”

张咏忽然问道：“为什么是囚禁女子之所？失踪的有男有女，少女占了多数，可也有不少少年，为何郭老弟只说囚禁女子之所？”

郭震一愣，随即答道：“根据卓梦娘的证词，她只在那地方见过女子，从未见过少年。我说得顺口了，一直这么说，竟没有想过内中情由。”

张咏道：“那么那些失踪的少年去了哪里？”

郭震道：“昨晚孙辟告诉我，说卓梦娘提到有一个地方有不少房间，总有男子凄厉的惨叫声传出，似是在被人用刑拷问。那些被拷打的人，会不会就是那些失踪少年？”

张咏道：“白头翁是为利益才绑架贩卖人口，而失踪的都是普通人家的少年郎，能有什么秘密让他不惜动刑拷问？”一时也想不明白，道，“先去锦官城抄了唐小米那处窝点再说。”

锦官城原是蜀汉所设公营织锦作坊，靠近锦江，号称“锦里”，传说于此处濯锦，其纹分明，能令锦色更为鲜洁。左思《蜀都赋》有云：“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由于蜀锦驰名中外，锦官城亦成为成都的代称。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在锦官城东南面建草堂定居，有《春夜喜雨》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又有《锦江写望》诗云：“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梢头。”生动地描写了锦绣如云的情形。

这一带是官方及民间织锦匠聚集处，织布机日夜哗哗作响。虽然吵

闹，但人们要么在家中织锦，要么在江边濯锦，甚少去别处。白头翁选择这一带作为据点，可谓十分有眼力。

一路打听寻来唐小米家，恰好位于笮桥门附近，交通极为便利。

侍从邹容先率人冲进去，内里空无一人。但里面有间屋子用土砖加厚了两层不说，还钉死了窗户，用被子蒙住。屋子的墙上则钉有铁环、镣铐之类的刑具，显然是用来临时囚禁失踪者的。

张咏道：“而今唐小米已死，唐大米虽然逃走，但他不一定知道官府已经查到了这里。来人，多派些人守在四周，只要有人进这处宅子，一律抓起来送去县署。”

出来唐家，郭震见城门不远处有一处水果摊子，便走过去打听，问摊主是否有见过武官打扮的人出入这一带。

摊主道：“有。一名黑黑瘦瘦的男子，大概三十来岁，鬓角这里有一道伤疤。”

张咏正好走过来听到，闻言失声道：“原来是张麟。”

[1]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出身清寒，家庭世代务农。从小发愤求学，五岁便能够写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为人刚直，敢于直言讽谏，誓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因此屡受贬谪。曾三次被贬职：于淳化二年（991年），一贬商州，于至道元年，二贬滁州，于咸平元年（998年），三贬黄州，故有“王黄州”之称。欧阳修十分仰慕王禹偁，在滁州时瞻仰其画像，又作《书王元之画像侧》。苏轼所撰《王元之画像赞并序》，称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文学上，王禹偁反对宋初浮靡文风，提倡平易朴素，犹如初唐的陈子昂。其诗文清丽可爱，号称宋初文坛词臣，是当时士子们仰慕的对象。在政治上，王禹偁主张改革，曾向朝廷提出许多建议，提出了重农耕、节财用、任贤能、抑豪强、谨边防、减冗兵冗吏、淘汰僧尼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主张，虽大多数未被宋太宗、宋真宗采纳，却为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的“庆历变法”开了先声。

[2] 崇阳：今湖北崇阳。

[3] 大云寺：又名中兴寺、曹家寺。始建于唐代，唐代女皇帝武则天登基称帝后，命“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并收藏《大云经》（武则天命僧人伪造的经书，里面称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作浮提主，即当皇帝）。后武则天失势，天下所有大云寺又改为中兴寺，寓意大唐即将中兴。唐中宗即位后，又改名龙兴寺。成都大云寺香火最鼎盛时期在北宋。张咏镇蜀

时，多次亲至大云寺与寺中高僧慈云谈禅、诗偈辩论。慈云圆寂坐化后，张咏自己出钱为他修建了藏骨塔。

[4] 唐初，西南洱海地区（今云南一带）形成六诏（诏为夷语，意为部落，也有王、酋之意）和西洱河蛮等多个部落，六诏均为乌蛮（今彝族先民），其中蒙舍诏居住在六诏之南，又称“南诏”。当时吐蕃日益强大，自赞普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不但称霸雪域高原，还大肆往东扩张，严重威胁到唐朝西南、西北边境的安危，而六诏之地恰好位于唐朝和吐蕃之间，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焦点利益所在。公元707年，唐中宗李显派唐九征为讨击使，自西南攻打吐蕃，拆毁漾水（今漾濞江）、濞水（今顺濞河）上的铁索桥，切断了吐蕃与六诏之间的交通。唐九征就地以铁桥材料铸铁柱记功，即为“唐标铁柱”之典故。南诏、大理故事详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

[5] 唐代开元年间，西南吐蕃日益强盛，对唐王朝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唐玄宗李隆基为了牵制吐蕃，有意支持南诏王皮罗阁吞并其他五诏部落，在大理一带建立了南诏国。十年后，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即位，与爨氏部落联姻，势力由此进入滇池地区。唐朝对南诏的日益壮大感到不安，大搞政治阴谋，挑拨离间，手段极为卑劣，南诏一怒之下与唐朝交恶，从此战争连绵。后来白族贵族段思平建立大理国，成为西南新主，与中原保持着友好关系。大宋立国后，因北部边患严重，无暇南顾，宋太祖赵匡胤便以玉斧（一种装饰用的玉质小斧，即典故“斧声烛影”中的斧）画大渡河，称“此外非吾所有”，即“宋挥玉斧”的来历，表示大宋将与大渡河南的大理国和平相处。

第六章 昭阳日影

大宋立国之初，便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太祖皇帝曾公开倡导道：“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享乐意识由是滋长盛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

五丁力尽蜀川通，千古成都绿酎醺。
白帝仓空蛙在井，青天路险剑为峰。
漫传西汉祠神马，已见南阳起卧龙。
张载勒铭堪作戒，莫矜函谷一丸封。

——杨亿《成都》

虽然找到了直接与白头翁党勾结的武官，然因张嶷提兵在外，张咏非但不敢泄露消息，也不敢派人到万佛寺一带搜索，怕万一打草惊蛇，白头翁提前知会了张嶷，张嶷举兵叛乱，如此就得不偿失了。

最好的法子，是等宋军平叛回师后，先让主帅王继恩解除张嶷的兵权，将其拿下，再一举去端掉白头翁巢穴。至于王继恩，无论他本人是否涉入其中，得了多大好处，目前只能照他全不知情来处置，以避免更大乱子发生。

那边宋军主帅王继恩为了夺得军粮，不得不引军出征，这边新任知府张咏陆续采取新政。之前王继恩为了向朝廷邀功，派兵捉拿了许多贼人乱党，移交给成都府定罪，欲予以严惩，好杀一儆百。不想张咏二话不说，将这些人尽数放了，使归田里。又张榜许民首身，不追究前事。后来王继恩回师后找张咏理论。张咏和和气气地道：“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张咏与王公化贼为民，不亦可乎？”又引经据典，大谈安抚政策的好处，并称已上报朝廷，得到太宗皇帝认可。王继恩口才远远不及张咏，一时无言以对，只得恨恨甩手而去。

张咏还废除了禁止蜀人游乐的法令，带头到武担山、万里桥等地游览行乐，此举令人们奔走欢呼，直说朝廷派来了一位尊重蜀地民风民俗的好官。

大宋立国之初，便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太祖皇帝曾公开倡导道：“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享乐意识由是滋长盛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

而“成都至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寝相沿习。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唐代诗人李商隐在成都所作《杜工部蜀中离席》云：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生动地反映了成都车骑络绎、歌吹喧阗的情景。

上行下效，自唐代以来，蜀风尚侈，民众好邀乐。然入宋之后，宋太宗出于对蜀人的厌恶，公开宣称“蜀土之民习俗俗浮，多事邀游”“川峡人情易摇”，须得“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盗贼之法”，不惜立下严刑苛法来禁止蜀地长期形成的社会风俗，如禁止游宴行乐，禁止女婿入赘，禁止结社竞渡。甚至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1]，其罪死，而唐律仅徙三年。在如此密如蛛网的禁令下，不仅百姓，富豪、士大夫等亦动辄得罪，如此势必增加士民对宋廷的隔阂。就连宋太宗第一个年号“太平兴国”，亦是针对蜀人而定^[2]。

前任成都知府吴元载非但是这些禁令的严格执行者，还利用朝廷禁令大肆打击异己。与郭震齐名的“玉垒七子”之一的杜龄因事得罪益王，吴元载便指斥杜龄好游乐，将其逮捕下狱。后来王小波、李顺发动起义，应者云集，宋廷对蜀人充满偏见和歧视，施政不得人心是主要原因。张咏一改前制，下令从民习俗后，名声大振。

关于新知府爱护下属的故事亦广为流传。说是衙门里有一小吏于办公时伏案睡去，被张咏看见。小吏惊慌不已。张咏却和颜悦色地问道：“你家是不是有为难之事？”小吏便如实回答：母亲生病，兄长外出未归，他只得一人照顾，以致睡眠不足。张咏听了，立即派人去调查，得知小吏所言属实后，便指派了一名差役到小吏家做家务，直到其兄长归来。

身为蜀地最高长官，张咏肩负着参预军事、监督征战、巡查警戒、

诘禁奸宄、安抚地方、恢复生产等多项重任，可谓政涉万机，他却还有时间来关注下属母亲生病此等小事，愈发赢得了好声名。

过了半个多月，郭震和李畋应知府张咏之召来到华阳县署。李畋带了药箱，好为张咏医治顽疾，到大堂外时，正好与匆匆奔出的孔目官[3]范度撞了个满怀。李畋药箱滚落，范度手中一叠纸册亦散落开来。

成都范氏亦是大族，范度与郭震、李畋自小相识，交情还算不错。李畋不顾药箱，忙先帮范度拾取纸册，又一再道歉。

范度一边回头张望，一边连声道：“不要紧，不要紧。不敢有劳李兄、郭兄，我自己来，自己来。”匆匆捡了纸册去了。

李畋拾了药箱，摇头道：“范度素来稳重沉穆，小时候大伙儿就叫他‘小大人’，今日怎么这般失态，慌里慌张的？”

郭震道：“我刚才帮忙捡齐纸册，无意中瞄了两眼，纸张所记，一条条全是郡人阴事。”

李畋大吃一惊，道：“你能确定吗？”郭震点了点头，道：“凑巧我看到里面两条与昌懿有关，一条说他跟乌忘我一案大有牵连，另一条说他通过交子聚敛钱财，将大量现钱做了不法用途。”

李畋不禁骇然，道：“我虽没有留意纸册上写的什么，可那笔迹分明是……”郭震叹了口气，道：“是张公的。”

忽听到堂中张咏大声惊呼，堂外阶下侍从急忙拔出兵刃，奔了进去。郭震、李畋以为出了大事，也紧随其后。

却见张咏单手抚额，指着案上的匣箱道：“谁拿了我的记事册？”

一名侍从忙将刀入鞘，答道：“只有范孔目官出来过。”

话音刚落，范度已然返回，上前跪下请罪，道：“下官已将张知府的

记事册焚毁。”

张咏大怒，握手成拳，重重砸在案上，道：“范度，你好大胆子，敢乘我内急入厕，私取我记事册焚毁，你不要命了吗？”

范度道：“张知府身为蜀地最高长官，有多少大事要做，却日日听取密报，记人细故隐私，既不符合张知府身份，又有损阴德。下官冒昧将册子毁去，早知必受重罚，愿以一命代刑杀之人。”

郭震这才知道张咏往民间派了不少耳目，之前因盗窃冒兑交子被抓获的小贩姜明就是其中之一，专门探取民众阴事，再悄悄记在他自己的记事册上，或是日后追究，或是加以利用。虽然感觉不大舒服，然其临政于蜀乱初平、残寇未靖之际，设稽查侦察之务，也是情有可原。

李畋从未见过张咏脸色如此骇人，布满杀气。他早听说小吏董维因小过触怒张咏而被其一剑斩下首级之事，料想范度今日必难逃厄运，有心为其求情，可又不敢开口，一时手心满是冷汗。

郭震忽道：“范度虽不懂政策警务，终还是有一片愚善之心。”

张咏阴冷尖锐的目光逐渐柔和了下来，叹道：“范度，你才智见识远不如郭震，这辈子也只能做个孔目官。不过你肯以己性命代刑杀之人，足见有慈悲心肠，将来必有后福^[4]。起来吧，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范度本已做好赴死准备，却意外不被长官追究，大喜过望，连声道谢。

张咏道：“别谢我，去做正事吧。”打发走范度，这才招手叫过李畋，道，“我的头愈发痛了。”

李畋道：“正好我一直等待的那位广东药商昨日到了，带来了补骨脂。我已将药调好，张公先冲服一碗，暂镇头痛。”

张咏大喜道：“太好了。不然这头疼弄得我都没办法处理公务了。”

侍从忙取了药冲水，却用力过猛，将水倒得溢了出来。张咏倒也不在意，笑道：“满则溢，满则溢。”

郭震道：“张公何不买个婢女，也好照顾起居？侍从虽然得力，终究不比女儿家细心周到。”

张咏道：“嗯，郭老弟说的有道理。我疾病缠身，诸事不便，是得有个婢女才行。”

范度匆匆进来禀道：“关卡军士逮住了两名犯人，那两人非但带着大量铁钱，还一路用乌忘我的令牌通关。目下王大将军不在城中，军士不知该如何处置，便将犯人押来华阳县署，想请张知府示下。”

张咏命道：“先把犯人带进来。”

几名军士遂押着囚犯进来，那被五花大绑的一男一女，竟是张橧、张杉兄妹。郭震早知张氏兄妹在为西夏党项人私运铁钱，此刻见二人被官兵捉住，不由得大吃一惊，料想必会牵连出王昌懿，忙道：“张公还有公务要忙，我等就此告辞。”

张咏叫道：“郭老弟不能走，你和李畋都留下来听案。”

范度双手呈上乌忘我的令牌，张咏略略一看，便笑道：“我早就猜到是你们兄妹杀了乌忘我。你们是成都首富王昌懿的生意伙伴，知道乌忘我曾打伤王昌懿后，便乘当晚乌忘我落单杀了他，想以此来讨好生意伙伴。”

原来当晚张咏离开东城客栈时，正好见到张杉在向店家打听乌忘我的来历及行径。当时他已知张杉是王昌懿的生意伙伴，虽未在意，次日发现乌忘我尸体后，便立即怀疑到张氏兄妹身上。

张杉昂起头，道：“是我杀了乌忘我，我哥哥事先完全不知情。也不关王昌懿的事，他迄今不知是我杀了乌忘我。”

张咏闻言很是惊奇，道：“乌忘我与你无冤无仇，你杀他，不正是为了王昌懿吗？你冒险为成都首富杀人，为何还不将此事告诉他，好让他领你的情？”

张杉道：“我不是为了王昌懿杀人，我只是为了乌忘我腰间那块令

牌，好方便走私。”

张咏笑道：“你这话骗得了旁人，可骗不了我。你们兄妹走私应该有些年头了，又是蜀人，熟门熟路，想来自有独特的通道。乌忘我的令牌确实有用，但他手下军士甚多，你无论如何也难以弄到手。你不是傻子，不会动傻念头。一块令牌不足以驱使你半夜尾随在乌忘我身后，寻机动手。”

张杉很是固执，摇头道：“我就是为了令牌，不为其他。当晚乌忘我到东城客栈大闹一场，我看到他腰间令牌后，便动了心思，我知道不一定能得手，但万一有机会呢？果然乌忘我好色，为了去青楼寻欢作乐，打发走了下属，终让我等到了机会。”

张咏也很顽固，摇头道：“我不信。那晚我亲耳听到你向客栈店家打听乌忘我抢掠民众的罪恶，问得十分详细，足见你不是滥杀无辜之人，动手前，你须得事先确认对方的罪行。乌忘我身上伤口，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猜当时乌忘我发现了枯井中有具尸体，正俯身查看究竟。你一直尾随在他后面，大可以从背后动手，但你却喊了他一声，等他转身，确认是他本人后，这才出刀杀人。乌忘我是全副武装的武将，而你只是个女子，即使身怀武艺，气力也比乌忘我小得多。你只身一人对付他，冒了极大风险，还不忘先确认面孔，以免错杀好人，足见你不是心狠手辣之辈。”

张杉一时愣住，半晌才道：“张知府果然名不虚传，明察秋毫，洞若观火。”

张咏笑道：“所以你用夺取令牌这样的烂理由，是骗不到我的。”

张杉道：“那好，我实话告诉张知府，我确实是因为听说乌忘我打伤王昌懿后才动了杀机，之后我更是向店家详细打听了乌氏罪恶，但我杀人不仅仅是为了替王昌懿复仇，也是气愤乌忘我所作所为。他如此肆无忌惮，竟没有人出面阻止。这是欺负我们蜀地无人吗？我既是蜀人，便要为百姓除了这一祸害，我也做到了。”

一名侍从忍不住插口道：“那晚张知府出面喝止了乌忘我，还正告他

次日要对他立案调查，你是亲耳听到的。”

张杉正色道：“自古官官相护，那乌忘我得意扬扬离去，根本未将张知府的话放在心上。我见到后愈发生气，此人如此跋扈，连蜀地最高长官都不放在眼里，后台何等强硬！不使用非常手段，怎能除得了他？”

原来那晚离开东城客栈后，乌忘我惦念名妓杨柳青的花容月貌，便打发手下军士回军营，自己赶去了芙蓉楼。在楼厅边饮酒边等待，等了许久后，还是未能见到杨柳青本人，只有女使环儿出来，称小娘子今晚受了惊吓，已经歇下。乌忘我虽然不悦，但因杨柳青是其主帅王继恩眼前红人，倒也不敢过于造次，只得悻悻离去。

芙蓉楼有一条后巷，经其回军营可节省不少路程，只是巷子窄，路又黑，晚上没有人敢走。乌忘我半醉不醉，又是军人，拔脚便朝后巷而去。

快到后门时，忽见到门开了，有两人抬着什么物事出来，院内还有人嘱咐道：“小心点。”正是杨柳青的声音。

那两人也不点灯，只是借着月光往巷口走去。夜风一吹，乌忘我酒醒了不少，又亲耳听到杨柳青的声音，一时起了疑心，怀疑妓院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便悄悄跟了上去。他倒也没有伸张正义的意思，只是若就此抓住了妓院的把柄，可就容易令杨柳青就范了。

此时已是后半夜，做样子搜捕刺客同党的兵马已撤回军营，月光下的成都一片沉寂。那两人虽抬着重物，却动作很快，一路来到十字街的枯井边，将口袋解开，将袋中物事倒了进去。

当晚正是十五月圆之夜，月色皎洁如银，乌忘我躲在暗处看得一清二楚，那袋中竟装着一具尸体。他先是吓了一跳，随即欣喜若狂，暗道：“杨柳青，这下我可抓住了你的小辫子。”

他也不声张，等那两人走远，悄悄走近枯井，正俯身朝井中望时，忽听到背后有人问道：“敢问这位是乌忘我乌将军吗？”

乌忘我惊然回头，应道：“是我。”话音刚落，便觉得胸口一阵刺痛。

那尾随在乌忘我身后、一刀杀死他的人正是张杉。之前乌忘我到东城客栈滋事，被张咏公告他罪行，称次日要召他到华阳县署问讯，张杉是客栈房客，听得一清二楚。她与王昌懿交情匪浅，此次为生意新来成都，惊见王氏受伤，却不知缘由，此刻方才知道究竟。她为人最重恩怨，当即决意为好友报仇。当时她尚未起杀机，只打算以牙还牙，设法教训乌忘我一顿，不想向店家打听时，才知乌忘我是成都公害，扰民极深，她遂决意除去这一祸害。

乌忘我离开客栈后不久，张杉便跟了出去，欲伺机下手。然乌氏扈从军士众多，她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之后乌氏落单，去了芙蓉楼，出来后又穿过后巷回军营。张杉紧随其后，预备在后巷动手时，又出了芙蓉楼弃尸一事。她见乌忘我非但不声张，还暗中跟随，心中奇怪，便一路跟随来到十字街枯井。确认是乌忘我本人后，挺出利刃，一刀刺中他胸口要害。

张杉既看见了芙蓉楼派人弃尸，当然也好奇被杀之人的身份，特意晃亮火折，往井中照了一下——正好看到秃头笑脸，认出对方即是被通缉的江洋大盗勾平后，这才释然，不再理会，顺手取走乌忘我身上的宋军令牌，提起他双脚，头朝下扔进了井中。

次日一早，张氏兄妹运货上路，因此次所携货物既沉且重，又事关重大，因而未走隐秘绕远的山间小道，而是堂而皇之地以乌忘我的令牌行道通关。起初倒也顺利，后来乌忘我被张咏张榜公布罪行，且定为了畏罪自杀，公文派发到蜀地全境。张氏兄妹携有大量铁钱，脚程不快，虽早几天出发，却仍被传递公文的轻骑超过，是以在下一关卡再出示乌忘我腰牌时，当即被军士拦下逮住。

张咏倒也不追问详细经过情形，只问道：“你已承认你有为王昌懿复仇的心意，为何不让他知道是你杀了乌忘我？以王昌懿之为人，非但不会向官府告发，只会更加感激你。”

张杉道：“张知府这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张咏道：“当然想知道，因为我很难相信王昌懿会不知道这件事。”

张杉咬咬牙，道：“我喜欢王昌懿，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任何事，不需要他领情，更不需要他回报。这是桩杀人命案，被杀的是禁军大将，告诉他，只会牵累到他，还让他觉得欠了我的人情。既然有百弊而无一利，我为什么要让他知道？”

张咏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是男女之情。”拍了一下脑门儿，叹道：“我老了，不懂年轻人的心意，竟始终没有猜到这一点。”

张杉问道：“张知府既然早已猜到是我杀了乌忘我，为何不揭破此事，反而将乌氏以畏罪自杀定案？我们兄妹虽一早离开了成都，但张知府派出轻骑追赶，还是能将我们抓获。”

张咏笑道：“揭破你，能有什么好处？乌忘我那样的人，死一百次也不足惜，但他究竟是王继恩的心腹，一旦揭破真相，以王大将军为人，你们兄妹将被以磔刑处死不说，还势必牵连进王昌懿来。王昌懿一倒，倒的不只是个成都首富，还有他的人脉关系网，日后谁还会来成都做生意？况且你杀了乌忘我，也不是没有报应，你取走他的令牌，以其通关，却因为乌氏以畏罪自杀结案，令牌反而变成了罪证，又将你送回我手中，还用得着我派人追赶吗？”

张杉本一直镇定自若，听到这里方才花容失色，颤声问道：“张知府早发现乌氏令牌不见了，所以故意以畏罪自杀结案，公开宣布其人有罪，好令那枚令牌无效？”

张咏笑道：“我又不是没长眼睛。乌忘我到东城客栈时，腰间还挂着令牌，次日尸体上便找不到了，令牌除了在凶手手中，还能在哪里？我虽然猜到是你们兄妹所为，却不知道你们打算拿令牌做什么。即便派人抓捕，你们也不一定会说实话。所以我只好临时想了个法子，公开宣布乌忘我有罪，并飞骑公告蜀地全境。这样，无论你们要去做什么坏事，一旦出示乌忘我的令牌，便会被抓个现行。”

郭震在一旁听见，那一刹那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除了对张咏佩服得五体投地外，还惊叹世间竟有如此老谋深算之人。忽想到自己那些意图瞒过张咏的心思，大概早已被对方洞悉，不免又十分气馁。

张氏兄妹亦是面色如土，然又不得不服气，再无话说。

张咏道：“嗯，而今蜀地物资奇缺，市场上什么都买不到，官兵又禁运这个禁运那个，走私也不算是个什么大罪，我可以放了你们兄妹，不究前事，但这批铁钱我要扣下。你们兄妹可服我的判决？”挥手命侍从解开二人绑缚。

张氏兄妹本以为这次必死无疑，多半还会因为铁钱一事牵连王昌懿，忽听到张咏肯前事不究，先是大喜过望，随即面面相觑，料想这位知府必然还有极厉害的后招，竟不敢接话。

张咏面色一沉，问道：“怎么，你们不服吗？”

张橧忙道：“服，一万个服。多谢张知府开恩，我们这就离开成都。”磕了个头，拉起妹妹，急步奔了出去，好像生怕张咏会反悔一般。

一名侍从正要跟出去，张咏摆手道：“不必了。这对兄妹是聪明人，一定会立即动身离开成都，先不用再理会他们了。”这才端起杯盏，将剩下的半碗药喝光，笑道：“李叟，你这药好得很，我喝了后神清气爽。”

李叟忙道：“我会再配一些送来，希望能对张知府有用。”

张咏笑道：“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不问张氏兄妹拿铁钱做什么。我知道，他们要运去西北，高价卖给党项人。”

郭震早已从王昌懿处知道，倒不惊讶。李叟闻言大吃一惊，他虽不明究竟，可多少猜到那铁钱来自王家库房。而今新知府既知王昌懿牵涉其中，王家怕是风暴将至了。

不料张咏居然道：“走私者固然有罪，但某些时候可以充当中间人。我大宋缺马，边军也常常利用走私者来获得敌国的马匹。有来自然会有往，这是正常现象。”

郭震和李畋猜不透张咏心意，均不敢接话。

张咏道：“李畋，你回去告诉王昌懿，这次就这样算了，以后可千万别再做这样的事。之前说好我欠他的，这次算是还清了。郭震，你留下，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李畋应了一声，取了药箱，不无忧虑地看了郭震一眼，这才行礼告退。

郭震心中也是直打鼓，不知张咏要问什么样的问题，是自己的过往，还是他不能公开的那些秘密？

果然张咏咳嗽了一声，问出了郭震最害怕听到的问题：“勾平为什么要去芙蓉楼？”

郭震道：“我……”

张咏道：“郭老弟可别说不知道。杨柳青杀了勾平，这不奇怪，我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打算追究。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勾平正被全城通缉，为什么还要冒险去芙蓉楼呢？”

郭震既不愿意撒谎，况且谎言也根本不能取信对方，便直截了当地道：“我不能说。”又道：“张公明知张氏兄妹为西夏人走私铁钱，都能放过不究，为何还要苦苦纠缠勾平这件事呢？”

张咏道：“嗯，郭老弟说的对，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又笑道：“郭老弟，还好今日你来了，我做得不对的地方，你都及时出声提醒。譬如你提醒我孔目官范度眼光狭隘，但却有善心。又譬如你适才觉得我太过于纠缠勾平这桩案子。我都认真听从了你的意见。郭老弟，可否请你委屈一下，留在我身边做个幕僚？”

郭震一时讶然，这是张咏第二次提出幕僚之议，在目前局面下，他难以当面拒绝。想了想，才道：“张公之智识决断，当世罕有，郭震年轻识浅，哪敢妄作张公幕僚？若是张公不嫌弃我无知无能，随时可以召我驱遣。”

张咏听了很是高兴，笑道：“说的极是，幕僚什么的太过俗气了。那么你我还是依旧如以前一样，我有事找你，你有事找我，偶尔一起谈个天，说个地，饮饮酒，作作乐，如何？”

郭震闻言也笑了起来，道：“张公有令，郭震敢不从命。”

张咏又道：“我知道华阳县尉余乐邀请你和他一起调查乌忘我命案，现下你已知张杉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预备如何告诉他？”

郭震踌躇道：“余县尉希望自己查到乌忘我命案真相，以此证明张公你是错的。而实际情况是张公一开始就知道张杉是凶手，出于某种考虑将此案压了下来。余县尉若是知道实情，一定会很佩服张公的深谋远虑。”

张咏沉吟半晌，问道：“郭老弟知道公事有阴阳吗？”郭震道：“不知道。”

张咏道：“各种公事，凡是在未签字批准生效以前，就属阳，阳是主生的，可以据此通权达变。签字批准以后，就属阴了，阴主刑，刑贵正名，名定下来就不可更改。乌忘我既以畏罪自杀定案，这就是世人眼中的真相，再无更改。”

顿了顿，又道：“我也不希望余乐知道真的真相，那样的话，王继恩也就会知道我放走了张氏兄妹，势必会到圣上那里告状。今上最恨辽人，其次便是西夏人，而今大宋正与西夏争夺灵州之地，若是朝廷得知我私自纵走犯人，一定会被弹劾加罪。”

郭震很是不解，问道：“张公既知可能会有此后果，为何还要放走张氏兄妹，是因为要保全王昌懿，好让他放手作为，繁荣成都经济吗？”

张咏道：“你说呢？”郭震道：“张公心意高深难测，我想应该不仅仅于此。”

张咏道：“张氏兄妹只是中间人而已。打仗时，中间人是走私犯，谈和时，中间人则可能成为大宋、西夏两方的联络人呢。”

郭震道：“我不大明白张公的意思。”

张咏道：“难道郭老弟希望战事一直打下去吗？大多数人都是厌恶战争的，如果有人从中斡旋，说不定两方能早日化干戈为玉帛。”

郭震道：“既然如此，张公适才为何不直接将用意告知张氏兄妹？”

张咏笑道：“我可不喜欢太直白的故事。太直白，可就不好玩了，得曲折一些才行。”

忽有侍从引军士进来。那军士禀报道：“我军已击溃大蜀吴蕴主力，将要得胜归营。”

张咏问道：“可有擒获对方主帅吴蕴？”

军士道：“吴蕴侥幸逃脱，目下正率残部往东逃窜，大概是要与另一部张余会合。”

张咏跺脚道：“王大将军为何不乘胜引军追击？”

军士愣了一愣，答道：“王大将军没说，只说今日便会拔营启程，预计明日回到成都，请张知府做好准备。”

张咏冷笑道：“准备？我有啥好准备的？”

军士不敢再多言，行礼退了出去。

郭震见张咏尚有极多公务要忙，就势辞了出来。赶来王家，果见李旼人在此处，刚告知王昌懿所发生的一切。

王昌懿沉默许久，才道：“我认识她这么久，竟不知她的心意。”

李旼一怔，问道：“你说什么呢？”

王昌懿摇了摇头，道：“张氏兄妹怕再连累我，一定就此离开成都

了。这一别，也不知何日再能相见。”神色极为怅然。

郭震道：“你也别想太多了。张公既将这件事压了下来，想必将来还有借重张氏兄妹之处。”便将张咏一番言论如实说了。

王昌懿登时转忧为喜，道：“张知府果然是个奇人，眼界开阔，能想常人之不能想。”

郭震道：“还有一个好消息，王继恩已驱走大蜀残部，平定成都一带，明日率大军便会回城。”

王昌懿不以为然地道：“这叫什么好消息！本来就是王继恩应该做的，要不然白吃朝廷俸禄了。”转念才会意过来，拍手笑道：“是了，王继恩一回来，便能夺了张麟的兵权，然后我们终于能去抄掉白头翁党的巢穴了。”

郭震道：“正是如此。”

次日，宋大军挥师还城，王继恩骑着高头大马，看到人群夹道围观，不免得意万分。

成都知府张咏亦按照事先约定，赶来军营操场阅军慰问。他人刚入操场，忽有一伙兵卒蜂拥至马前，朝张咏下拜，群呼道：“万岁！万岁！”势欲哗变，要拥立张咏为帝。

事出突然，现场又是一片混乱，侍从全部愣住，不知该如何是好。只有张咏镇定异常，从容下马，面朝京师开封方向跪下，一边大呼“万岁”，一边叩拜。众士卒见状，亦跟在张咏身后从呼。张咏再从容上马，缓缓向阅兵台行进[5]。

之前张咏率人连夜夺走宋军粮草，以此来逼迫王继恩出城作战，又用花言巧语迫得王氏同意将心腹乌忘我定罪，王继恩本不是什么大度之人，早已怀恨在心。今日的“万岁”事件便是他蓄意已久、一手策划的，本意是要用乱兵呼叫“万岁”来陷害张咏谋反，然见张咏处置巧妙得体，也不由得不佩服万分，忙亲自迎下台来，斥退乱兵，握住张咏的手，携

上高台，一同阅军。

慰问军队时，张咏不见武官张嶙，问起来才知昨日收兵时，张嶙忽主动要求追剿吴蕴残部。王继恩下属中难得有如此主动请缨者，又想到吴蕴是目下大蜀残部最高官职者，若能将其擒获，也是大功一件，便欣然同意。

张咏预感不妙，忙来到主帐，请王继恩屏退左右，说了张嶙与白头翁党勾结贩卖蜀人一事。又道：“早些天我们便大致找到白头翁巢穴所在，只是怕打草惊蛇，未敢行动。”

王继恩倒不觉得贩卖人口有多严重，当今太宗皇帝还是晋王身份时，王府商队也做过贩卖蜀女的事，只是很气愤张嶙的背叛，以及人贩子竟然利用白头翁作幌子在城中兴风作浪，怒道：“张嶙这小子如何能背着本帅做这些事？”

张咏道：“据我所查，运送蜀女的官船都是用王大将军你的名义调派，想来也是张嶙做的手脚。”

王继恩忙道：“是，是，一定是。难怪本帅有一次撞见他一个人站在案边，他说没什么，现下想来，是要偷用本帅的帅印。”

张咏只能先解决最大的难题，见对方装模作样，也不揭破他多少知晓其事，忙道：“之前大军在前线作战，我怕扰乱军心，未敢告知。目下张嶙已是独引一军，可以欺上瞒下，怕是要出事。王大将军，请你立即派人去收缴张嶙大印，逮捕他回城受审。”

王继恩道：“这个当然。”取了一支令签，到帐前招手叫过一名心腹，低声吩咐了几句。

他是阉人，嗓音尖细，虽刻意压低了声音，还是被习武有成的张咏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无非是使者赶到张嶙军中后，立即将张嶙及其心腹就地斩杀，不留活口。

张咏也不点破，佯若无事，拱手辞出。

回来华阳县署，郭震、孙辟、王昌懿、李旼、任介几人早等在那里，张咏便召齐侍从人马，一齐往万佛寺而去。

到了地方后，张咏便命手下分开行动，各有一队人马去搜查山南的万佛寺、苏家、钱家、罗家，以及山北的玉局观和杨家。王昌懿的王家庄园及景倩的景园在这之前已由两家人派心腹仆人细细搜过，故此次不在搜查之列。钱、罗两家虽靠近水湖，园中建筑多建在水上，但张咏认为当年南诏蒙舍费了不少心机，也许水榭反而是掩饰之术，故要重点搜索。

只是张咏虽瞩目钱、罗两家，自己却引着郭震等人赶来山北杨家。郭震不知如何堂嫂娘家成了首要嫌疑地点，询问究竟，张咏笑道：“你知道杨家有十六座大铜鼎吗？”

郭震道：“知道啊。可那十六座大鼎早已经不在了，杨烈将它们捐给了大圣慈寺作佛像。”

张咏笑道：“什么人家中能有十六座大铜鼎？”

什么人家中有十六座大铜鼎？什么人家中能有囚禁数十人的大地洞？从本质而言，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郭震恍然会意过来，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两个问题并无逻辑联系。

众人听新任知府言外之意，竟是当真将杨氏老宅当作了白头翁巢穴，无不骇。

孙辟问道：“除了铜鼎可疑之外，张知府可有别的证据指向杨家？”

张咏道：“这数日来，我不断派人扮作香客到万佛寺进香，连那小商贩姜明也没闲着。他们暗中留意观察这一带后，发现这些民宅中，只有杨家老宅时不时有人出入，难道不是最可疑的吗？我自己亲自去过万里桥杜李书肆，主人杨烈亲口承认他家是五代时为避战乱，才搬来蜀地定居，正好是在南诏灭亡后不久。”

任介熟读典籍，闻言当即反驳道：“那可不是不久，而是相隔了三十年。南诏是大唐天复二年（902年）灭亡，我记得杨家是后蜀后主即位

后第三年搬来的，对，是后晋天福二年（937年）。那一年，后晋范延光、张从宾、符彦饶三名节度使相继反叛，战火绵延，死伤无数，中原震动，许多人都因此逃到了蜀地。而且杨家来自洛阳，跟南诏有什么关系？”

张咏道：“那么你们告诉我，杨家长男杨烈住在万里桥，次女杨莹嫁去了郭家，老宅本该无人居住，为何不断有人进进出出？”

郭震道：“杨烈要照顾书肆，无暇分身。但我堂嫂新诞下一个女儿，也许是嫌城中嘈杂烦闷，带着一双儿女回来了老宅暂住？”

张咏拍了拍郭震肩头，道：“我知道杨氏与郭氏是亲眷，郭老弟不愿意相信杨家卷入其中，但事实归事实。过会儿在杨家找到地道入口后，你第一个进去，亲眼看到杨家所做的勾当后，你才会无话可说。”

郭震道：“好。不过一会儿我先去叫门，万一是我堂嫂带着侄子、侄女住在这里，可莫吓坏了她们。”

来到杨家老宅前，郭震上前叩门，开门的居然是郭府老管家郭亮。他见到郭震，大为惊奇，问道：“三公子，你怎么来了这里？”

郭震道：“嫂嫂可是临时搬来了这里？”

郭亮道：“是，夫人和小公子、小娘子，还有奶娘等都在里面呢。”

杨莹正引孩子在庭院玩耍，闻声出来问道：“叔叔是来探访小侄子、侄女的吗？”忽见到郭震身后还有一大群人，极为惊讶，问道，“这是……”

张咏一个箭步跳上台阶，笑道：“郭夫人，我是新任知府张咏，现下正带人在这一带搜捕逃犯。有人看到他逃到了这边，不知夫人是否可以行个方便，让我带人进去搜查？这也是为郭夫人及令郎令媛安全计。”

杨莹惊异万分，回头问道：“家里可有外人进来过？”郭亮道：“没有见到啊。”

杨茕又问道：“叔叔，你……你怎么会与官府的人在一起？”

郭震不及回答，张咏已然抢着答道：“郭夫人有所不知，郭震是我新聘请的幕僚，其他几位是来帮忙的。”

杨茕“哦”了一声，忙道：“张知府尽管搜。”让到一边。

张咏也不客气，亲自引入进去。郭震、孙辟等人依旧等在门外。

杨茕招手叫过长子，命奶娘抱过女儿，道：“叔叔，这是你侄子郭放、侄女郭怀。”

郭震摸了摸小侄子的头，笑道：“郭放，你都长这么大了？还记得我吗？”

郭放道：“你是我叔叔吗？我怎么不记得你的样子了？”

郭震将他抱起来，笑道：“因为上次我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婴儿。”又去逗小女婴郭怀，粉粉嫩嫩，十分可爱。

王昌懿从怀中取出一块两掌大的小算盘，递给杨茕，笑道：“这是我们师兄弟几个送给嫂夫人的贺仪，来不及准备，嫂夫人莫见笑。”

那算盘的外框、横梁均为黄金打造，直档为银质，算珠则是黑玉磨成，十分精巧，原是王昌懿花费重金购买，爱不释手，从不离身。此刻他转手便将算盘送给了并无多少交情的杨茕，实是为了郭震的面子。

杨茕道：“这是王公子心爱之物，如何使得？”开始还不敢收，后来实在推不过，这才道了谢，命管家郭亮收了。

郭亮又搬了几把交椅出来，几人便在门外柳树下逗孩子玩耍。过了小半个时辰，张咏引入出来，见其脸上悻悻之色，便知一无所获了。

张咏一再向杨茕道歉。杨茕道：“张知府有公务在身，何罪之有？况且不捉到逃犯，我们也住不安稳。”

郭震忙乘势劝道：“既然尚有逃犯未能就捕，嫂嫂不妨先带侄子、侄女回城，等这一带太平了再说。”

杨茕见官府阵仗不小，蜀地长官亲自出动，料想逃犯必然十分重要，多半是类似李顺的要害人物，也生怕惊扰到了孩子，忙道：“叔叔提醒得极是，我这就动身回城。”命管家立即准备车马。

张咏见孙辟等人含笑望着他，登时发起怒来，道：“怎么，都是在看我笑话吗？知府也是人，就不能出错吗？”

众人仍窃笑不已。

离开杨宅后，搜索苏家、罗家的差役来报，说是没有发现。

张咏道：“那么只剩下钱家、万佛寺及半山的玉局观了。万佛寺是大寺，香火兴旺，人来人往，应该不大可能。难道是玉局观？”

话音刚落，便有差役来报道：“半山有发现。”

张咏登时大喜，问道：“是玉局观吧？”

那差役道：“小的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搜玉局观，便先发现了可疑人踪迹，一路跟过去，发现那边瀑布后有个山洞，那人便是从那里消失的。小的不敢擅自做主，派了人守住入口，赶来禀报知府。”

张咏喜出望外，忙命差役引路。赶来瀑布边一看，那瀑布水流湍急，须得下到东边水底，绕过大石，才有一个山洞入口，极为隐蔽。如果不是有人指引，即使站在瀑布边也不会被发现。

张咏道：“白头翁能想到与官兵结盟，不是藏头缩尾的人，他一定还有个门面。嗯，这里距离玉局观最近，一定就是玉局观了。地洞不在地下，而是在山里，山那边便是万佛寺，所以偶尔能听到细微的钟声。”

又命道，“邹容，你立即带一队人马赶去玉局观，将那里的人通通捉起来，不能让一个走脱。郭震，我们从瀑布入口进去。”

从差役手中取过火把，正要抢先入洞，郭震道：“张公说过，要由我第一个进去。”

张咏道：“也好。”将火把递给了郭震。

那山洞入口宽约半丈，高约一丈，还算平坦。走出不远，便发现前路为巨石阻挡。郭震举火一照，那石上刻有一行小字：“昔日英雄凝目处，岩崖依旧抵风波。”

张咏道：“这里多半就是地道入口了，会不会有什么机关？”

郭震道：“这洞穴没有斧凿痕迹，并非人力，全是天成，这块大石这么大，似乎是本来就连根长在这里，应该不是由机关驱动。”见那石顶有一道大缝，心念一动，问道：“谁有绳索？”

一名差役道：“小的这里有。”

张咏恍然大悟，道：“那道缝隙刚好能容人爬过去，应该就是通道了。原先这里一定安有绳梯，但适才逃进去的人进去后将梯子收走了。”

郭震道：“张公，借你佩剑一用。”

张咏笑道：“我这柄剑杀人不少，今日却要被用做绳梯了。”

郭震将绳子一端缠到佩剑上，退开数步，喝了一声，将佩剑连剑带鞘掷出，正好穿过那道大缝，再蓦然收紧，剑便卡在了大石与洞顶间。郭震先援绳爬了上去，又命差役丢上来一支火把，往里照了照，叫道：“就是这里了。”将藏在石缝的绳梯放了下去，供张咏等人攀爬，自己则顺着另一边的软梯率先下到地洞中。

走出数丈，火光融融中，豁然开朗，洞大如厅，还布置成了普通宅子的模样，四壁均钉有木板，挂有帷幔。郭震这才会意，暗道：“难怪卓梦娘不知道人在山洞里，原来这些人心计深远，早就布置好了。也是，卓梦娘等人都是要被卖去开封的，将来万一事败，受害者若是说出‘山洞’来，可就容易追查多了。但布置成这样，受害者只以为被关在某处不

见天日的宅子里，官府完全无从查起。”

他一心想知道真相，见好友孙辟追了上来，便不再等候张咏等大队人马，径直举火朝内走去。

走不多远，通道变窄，出现了三个岔口，郭震随意选了最左边的通道，因为这边有最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走不多远，绕过一块大圆石，便是一道走廊，廊上石壁上点有数盏油灯。走廊两边则是一个个房间，有十余间之多，均装有木门。门上装有铁门，插在门框上。

孙辟道：“这门能从外面门住，似乎是牢房之类。”

郭震便拨开铁门，打开第一扇门。那是一个不大的房间，甚是诡异，左半边布置如女子香闺，有床有帐有案有镜。右半边则是阴气森森，摆有各种刑具。一名男子被铁链反吊在梁下，只穿着裤子，裸露的上半身尽是鞭子抽打的伤痕。他听到有人进来，勉力抬起头来，看其模样十分年轻，年纪应该还不到十八岁。

孙辟“啊”了一声，道：“这一定就是失踪的少年之一了。”

郭震一见房间情形，便呆若木鸡，怔在了那里。孙辟见好友突生异样，连叫几声都没有反应，忙推了推他，问道：“你怎么了？是不是中邪了？”

郭震忽然奔过来，抓住那少年肩头，问道：“那个把你害成这样的人是谁？她人在哪里？”

那少年失神地看了他一眼，喃喃道：“饶了我吧，再也不敢了。饶了我吧，再也不敢了。”反反复复就是这一句。

郭震道：“快说，她人在哪里？”用劲极大，竟带得铁链“哗哗”作响，那少年愈发大声求饶起来。

孙辟忙上去扯开郭震，道：“你到底怎么回事？”

他一时找不到镣铐钥匙，无法放那少年下来，便进去其他房间，情形竟是与第一间出奇的相似——都是半是闺房半是刑房，里面关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少年郎。唯有最后一间，里面锁的是名四十余岁的男子。

孙辟叫道：“郭震，快过来看，这间最特别。”

郭震正挨个房间询问主谋是谁，人在哪里，闻言忙奔过来，一见那中年男子便如疯魔一般，冲上前道：“是你！快说，她人在哪里？”

那中年男子被锁在一个大铁笼中，一见有人进来，立即如受惊般缩到一角。

孙辟道：“你认得这个人？”

郭震摇了摇头，又大吼着问道：“她人在哪里？”

那中年男子吓得厉害，像小孩子一般用手捂住了脸，不敢再看郭震一眼。

孙辟道：“咳，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但你看不出来吗？这里的人全部受过刑讯，都被折磨得有些发疯了，是问不出来什么的。”

正好有差役进来，叫道：“我们在那边捉住了几个人，张知府正在审问，请二位快些过去。”

孙辟忙道：“这里每个房间都关的有人。”

差役道：“公子放心，小的会去叫帮手，设法寻到钥匙，营救他们出去。”

孙辟这才放心，见郭震死死盯着那中年男子，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一时不明所以，强行将他扯了出去。

回来大洞厅中，张咏正在盘问三名朱衣少年，见郭震过来，忙告道：“这三人都被白头翁掳来的。原来白头翁是个女的。”

郭震木然道：“我知道。她人在哪里？”

一名朱衣少年怯生生地道：“我可以带公子去。不过那里的出口有铁盖板，只能从外面打开，外面没有人接应，是出不去的。”

张咏道：“我已经往外面派了人手，你只管引路。”

那朱衣少年便率前行。他虽未如之前所见少年一般被锁在房中，却也戴有脚镣，且长不逾尺，他只能像小脚女子一样碎步快走，看起来十分古怪。

曲曲折折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到了一处葫芦状的石洞中，顶端洞口宽约数尺，为一块铁板盖住，严丝合缝。郭震见地上横着一架木梯，便拿那梯子去顶铁板。“铛铛”响了几下后，上面有人回应敲了几下，又问道：“底下是张公吗？”

声音细微，却清晰可闻。张咏道：“是我的侍从邹容。”大声应道：“是我。快些将盖板打开。”

等了好大一会儿，才听到“叮当”一声，有什么东西滑移开去，有人拔开销子，将盖板打开，露出侍从邹容的脸来。

邹容道：“张公神算，上面就是玉局观。观中所有人已全部擒获，押在庭院中，等候张公发落。”

张咏道：“做得好！你让开些，我们就要上来了。”

郭震早等得不耐烦，忙将梯子搭在洞口，抢先爬了上去。到了洞口，才发现原来入口是在神龛观音大士木像下，忙搭着邹容之手登出洞口，问道：“那些歹人在哪里？”邹容道：“在院子里。”

郭震跳下台子，忽见堂中柱子边横躺着一具尸体，胸口正中插着一柄短刀，正是当日一心要杀他的唐大米，不禁愣住。

邹容忙道：“不是我们动的手，我们人到时，他已经死了。不过尸体尚有余温，应该新死不久，料想是道观的人杀了他。”

郭震不及多想，忙奔出堂去。

庭院中坐着三名女道士、三名仆妇，均被双手反剪在背后。数名差役守在一旁，丝毫不敢怠慢。

郭震直奔出来，扫了一眼，便走到年纪最长的中年女道士面前，问道：“你还记得我吗？”

女道士微微一笑，道：“郭公子，几年不见，你可还好？”

郭震道：“你应该就是白头翁吧？”

女道士道：“郭公子果然聪明，被你猜到了。”

郭震道：“你到底是谁？”女道士笑道：“我是玉局观观主葵因啊。”忽然身子一晃，嘴角沁出一丝黑血来。

郭震道：“啊，你服了毒！邹兄，快，快去叫李畋上来，她事先服了毒。”又抓住葵因肩膀，催问道：“快说，当年你为什么要找上我？快说！”

葵因道：“当年我就告诉过你，我只报复负心男子，找上你，因为你是负心男子。”

郭震道：“放屁，你抓来那些少年供你自己折磨取乐，他们也是负心男子吗？”

葵因道：“他们……他们……”声音渐渐低沉了下去，身子一歪，就此气绝。

一旁女道士和仆妇见观主死去，都忍不住哭出声来，然片刻后亦如葵因一般，嘴角沁出黑血来，瞬间毒发死去。且个个脸如黑炭，跟当晚在军营中举刀自杀的刺客一模一样。

郭震见李畋出来，忙道：“李畋，你快救救她。”

李叟忙过来一搭葵因脉搏，摇头道：“她人已经死了。”

郭震颓然跌坐到地上，呆呆凝视着葵因尸体，沮丧之极。当年他受此人威逼，被迫与爱人分离，而今她恰恰死在了他面前，令他再也无法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张咏已从孙辟口中听说郭震入洞后的异样，亲手扶起他，问道：“你认得这葵因观主吗？”

郭震道：“不认得。我适才才知道她的名字。”

张咏道：“到底怎么回事？”郭震道：“我不能说，我立下过重誓，不能说。”

张咏见郭震大有倦色，便命孙辟等人送他回去。

虽然找到了白头翁巢穴，救出了那些被绑架的少年，主谋玉局观观主葵因及观中女道、仆妇亦服毒自尽，且在她们肩头均发现了金缕鸟烙印，但案子显然没有就此结束。被营救出的少年均受过药物控制，神志不清，即使有少年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逐渐清醒过来，也绝口不提往事，想来在山洞中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唯一的中年男子精神早已失常，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官府问不出口供，不得不将他释放，后来亦不知所终。

张咏又根据宋军武官张麟调派官船的记录，追捕到了与葵因合作的京师人贩子秦业，由此确认玉局观便是绑架买卖人口的场所。

原来那中间人秦业是开封一个地痞流氓，专做拐卖人口的勾当。蜀女在京师最受达官贵人欢迎，自然是他的首要目标。秦业曾与蜀地一伙歹人勾结，专门绑架到郊外寺观进香的单身女子，先囚禁在隐秘之处，等凑够一定数目，再走水路运出蜀地，到襄阳后转陆道北上，运到西京洛阳及东京开封售卖。某日歹人在玉局观附近下手时，被葵因及手下发现。葵因听说这买卖一本万利，大为动心，遂杀了歹人，自己与秦业开始了合作。

王小波、李顺起事后，许多州县百姓为避战乱逃往成都，葵因决定乘乱大干一场，接连下手，派手下在半途劫了不少落单的逃难女子。然李顺不久即攻占成都，官兵大举围城，关口要道封锁，葵因与秦业失去联系。她手中有少女，却没有渠道运出，又见到官兵收复成都后大掠百姓，完全不将蜀人身家性命当回事，灵机一动，决意跟官兵结盟。秦业不知她如何办成了结盟一事，只是接到了通知，称她已有官兵做靠山，运输不是问题，所以要做一笔有史以来最大的买卖，这便是白头翁党频繁在成都城中作案毫无顾忌的原因。

后来秦业到成都找葵因接货，果然由官船运送，而且女子数量是以往数倍。那一趟，除了半途扔了一名重病少女入江外，其他少女均顺利运到京师，赚了大大一笔。

得到秦业的供状后，张咏请示了太宗皇帝，在开封府的协助下，追回了大部分经秦业之手卖掉的少女，跟之前的卓梦娘及少年一样，均各送归家，与家人团聚。这是后话。

而在山洞某处隐蔽处，亦发现了大量兵甲，不过大多已经陈朽，恰恰验证了郭震之前的猜测——玉局观主葵因是南诏皇族后裔，其先人逃难来到蜀地，一直有意光复南诏，寻到这处隐蔽山洞后，便动用人力物力进行了扩建改造，以方便从事招兵买马的活动。可惜的是，到了葵因这一代，早忘了先人之志，还从事起了贩卖人口的罪恶勾当，将山洞改作了囚所。

亲眼见过那巨大山洞的人，无不为其精巧构造叹为观止，大半由天工，小半由人力，堪称奇迹。张咏虽秘掩其事，却不忍就此毁去，依然保留了其原貌。

武官张嶙举兵叛变，也算是白头翁案的余波。主帅王继恩使者尚未到达军中，张嶙已与大蜀将军张余联络，引军东奔，意图到嘉州与张余合兵抗宋。张嶙部属不知主将叛变，只以为在追击大蜀残部，到了嘉州方才知真相。军士不愿意叛宋，联合起来，忽然发难斩杀了张嶙，自拔来归，也算是有惊无险的结局。

然知情者对此案仍有很深的疑问。张嶙不惜冒着株连家族的危险举兵叛宋，多半事先已经得到风声，知道白头翁案有败露的可能，遂干脆铤而走险。张嶙既然知晓，玉局观主葵因必然也已经知道，所以她才将手下人打发逃走。那么她为什么自己不逃？那些手下又逃去了哪里？

从玉局观回来后，郭震大病了一场，烧得昏昏沉沉，人事不知。景倩听说后，特意赶来探望。孙辟、李畋等人宽慰了师妹几句，便退出房外。

景倩坐在榻边，凝视着师兄清瘦俊朗的面容，竟有些痴了。呆了许久，才幽幽道：“当年你与我分手，我知道你一定有苦衷，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转身便娶了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女子做妻子。”叹了口气，道：“唉，要是时光还能回到从前，该有多好。”

忽见郭震眼角沁出一颗大大的泪珠来，不禁一愣，不知郭震是否听到了自己的喃喃自语，忙举袖掩面，退了出去。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郭震高烧多日才退，等到痊愈时，已是大半个月后。只是他病好后既不愿再提当日之事，亦不再谈论白头翁的案子。

孙辟见好友意兴萧索，总是半死不活地躲在房中，不肯出门，便召李畋等人到家中，置了一桌酒席，强行将郭震拖出来，告道：“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找点事做。”

郭震饮了几杯热酒，精神好了许多，也觉得不能再这样混日子，问道：“有什么事要我去做？”

孙辟道：“得想个法子治王继恩。”

郭震想到之前张咏也曾让自己想办法对付王继恩，随口应道：“嗯，是得想个法子。”

孙辟道：“‘万岁’事件就不提了，明显是王继恩要置张知府于死地。这个人铲除异己，还真是不择手段。”

李畋道：“上次王记挤兑铁钱事件，听说也是王继恩派人散布的谣言，目的是要搞垮昌懿。”

孙辟道：“那时王继恩以为是昌懿派人杀了乌忘我，恨其入骨，可他表面又答应了张知府以乌氏畏罪自杀结案，不能明里对付昌懿，便暗中玩起了阴招。”

王昌懿摇头道：“铁钱那件事，是我做得不对，我确实不该辜负大伙儿的信任，暗中将铁钱换了金银。不过王继恩确实做得有些过了，张知府要我繁荣成都市场，他便派兵守在市集，还将外地来的行商都当作反贼抓起来。张知府亲自去军营要人，虽然行商们最后都被放了出来，却因此而吃了不少苦头，忙不迭地离开了成都，哪还敢再来？”

李畋道：“也没有全走。有几名商人被打伤了，无法动身上路，目下还躺在客栈呢。张知府亲自去看过，命我尽心为他们治伤，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法子。”

郭震道：“张知府目下只能勉强自保，只有朝廷能制住王继恩，不如将他这些违法乱纪之事上报朝廷，请朝廷将其召回，另选主帅。”

王昌懿道：“这是最可行的办法，可如果这招有用，张知府早用了。”

李畋道：“绝对不管用。当今圣上对王继恩可是无比的信任。张知府因成都知县吴举是王继恩一党，多次将他行踪举措私下报告给王继恩，特意密奏朝廷，请求更换成都知县，却被皇帝断然拒绝。堂堂蜀地最高长官，连个知县都动不了，如何能动手握重兵的主帅？”

王昌懿道：“要我说，王继恩玩阴的，张知府也该跟他玩阴的，派个人潜入军营，譬如那个江湖豪侠邹容，设法教训王继恩一顿。”

郭震道：“这样一来的话，王继恩只会被激怒，更加疯狂地反击。一旦有变，他手握兵权，谁能应付得了他？”

一直沉默的任介忽然插口道：“恶人要恶治。你们只想着以朝廷法纪来制裁王继恩，可除了皇帝之外，无人能动他，他对当今皇帝有定鼎之功，皇帝又怎会举刀杀死恩人？别说举刀，连骂都舍不得骂一声。”

孙辟道：“那你倒是说说看，要怎么恶治王继恩？”

任介道：“很简单，让皇帝不再信任他。”

孙辟道：“说得倒是容易，怎么才能办到？”

任介道：“只要王继恩威胁到皇位的安全，皇帝自然不再信任他。”

孙辟哈哈笑道：“你想向朝廷告发王继恩谋反？哈，如果他不是太监，这一招倒是管用。”

任介很是不服气，道：“太监也是人，太监就不想当皇帝了？况且有人要推王继恩当皇帝，他难道会不动心？李旼，这段典故你最清楚。”

李旼莫名其妙，问道：“什么典故？”任介道：“就是你祖姑姑被杀的事。”

当年前蜀被后唐所灭，后唐国主李存勖下诏杀害前蜀后主王衍及所有降官随从，其中就包括王衍昭仪李舜弦，也就是李旼的祖姑姑。后唐枢密使张居翰擅自改动诏书，将“王衍一行”改为诛杀“王衍一家”，李舜弦虽然与丈夫王衍同日被杀，但跟随王衍的千余名臣仆却得以活命。

孙辟道：“任介，你是不是疯了，莫名其妙提这段往事做什么？”

任介道：“这段故事中有个关键，就是后唐枢密使张居翰。”

郭震道：“张居翰因此举活命无数，得到了蜀人的感激。那些被他救下的人，都暗在家里悬挂他的画像，加以供奉。”

任介道：“不错，郭震说到了点子上，那就是蜀人普遍感激张居翰，张居翰在川中可谓深孚众望，而他其实是个宦官。王继恩原本叫张德钧，是张姓宦官的养子。”

郭震大概明白了过来，道：“任介的意思是，只要告诉朝廷说，王继

恩是张居翰之后，蜀地因为感激张居翰，有意推王继恩为主。皇帝得报后，肯定会因此猜忌王继恩。”

王昌懿道：“这倒是个好法子。当今圣上因得位不正，疑心最重，为巩固权势，之前将亲兄弟、亲侄子都迫害死了。若是知道王继恩有意当蜀地土皇帝，肯定会痛下杀手。”

郭震道：“痛下杀手不至于，但肯定会因此而召王继恩回朝。这法子不够正大光明，然正如任介所言，恶人要恶治。”

孙辟道：“那你还等什么，赶快去告诉张知府。”

郭震进来官署时，正好遇到潘阆来拜访张咏。他本已离开成都，听到“万岁”事件后便又匆匆返回，想以自己和王继恩的私人交情来帮助张咏。

张咏道：“不行。我与王继恩是公，你与王继恩是私，不能因公废私。况且王继恩恃功暴横，屡屡干涉皇储之立，怕是也不会就此罢手。小潘，你也听我一句，离他远些好。”

潘阆道：“既然如此，老张你自己好自为之。”又看了看四壁，摇头道：“堂堂蜀地最高长官，居室比僧人禅室还要简陋。”

张咏笑道：“你又不是第一日才认识我。”

潘阆摇头道：“那不同。当初我认识你时，你还只是个仗剑漫游江湖的布衣，而今你已是一方统帅，地位大不相同了。”

张咏道：“我从不追求轻裘肥马的优裕生活，所以当了官还是这个样。中进士后，我曾寄给同窗好友傅霖一首诗：‘前年失脚下渔矶，苦恋明时未得归。寄语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爱轻肥。’说的不就是今天这种情况吗？”

潘阆大笑道：“好个此心不是爱轻肥。”拱手作别。

送走潘阆，张咏这才招手叫过郭震，笑嘻嘻地问道：“你在病中得到移心之法了吗？”

郭震难解其意，只好回答道：“没有。”

张咏笑道：“一个人若能在病中移其心，如面对君父一样敬畏、谨慎，心情安静下来，时间久了，自然就会痊愈。”

郭震恍然有所悟，怔了许久，才想起来正事，忙将任介之计^[6]说了。

张咏听后，当真在奏表中略提张居翰在蜀地民望迄今不衰，有人听说王继恩是张姓宦官养子，以为他跟张居翰有关，便格外尊重云云。又恐军还之日有不测之变，请求皇帝立即派遣心腹近臣可以弹压主帅者，急赴成都分屯师旅。虽未明指王继恩有意自立为蜀主，但弦外之音不言而喻。

在这之前，宋廷因为表彰嘉奖王继恩一事而起了巨大争执。因王继恩收复成都，杀死大蜀首领李顺，朝议赏功，参政赵昌言、苏易简等提议授予王继恩宣徽使官衔。宣徽使是宋承唐制的高级职官，掌管诸司事务，关系军国大事，常以勋旧大臣担任。宋太宗赵光义却不同意，道：“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们极力声称王继恩立有大功，非宣徽使无足以为赏典。太宗皇帝突然发了怒，坚决驳回了群臣意见，别立宣政使一职授予王继恩。

后来有人推测，太宗皇帝并不是不信任王继恩，而是恼怒众宰相居然都为王继恩说话，宁可忤逆上意，也要为王氏争到官职，足见王继恩影响执政之深，这当然令皇帝有了危机感。

既已有前事，太宗皇帝接到张咏奏章后，愈发感到深重的威胁，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紧急任命雷有终、上官正并为西川招安使，前往成都接掌兵权，并召王继恩归阙。雷有终等人持密诏到达军中时，王继恩方才得知诏书内容，恼怒异常。虽不敢当众抗旨，却迟迟不肯交出兵权，局面一度十分紧张。关键时刻，曾对王继恩有恩的潘阆进来密语一

番，王继恩这才释然，一改怒色，满面笑容地将帅印交给了雷有终，得意回朝。

打发走王继恩后，张咏才得以放手治蜀。他邀集雷有终、上官正及诸将饮酒，晓以大义，官军一改昔日不知恤民、专务宴饮之风，四方出战大蜀军余部，终将所失州县次第收复。大蜀余部首领人物吴蕴、张余等先后或杀或擒，蜀土始平。

张咏本人则亲自巡视各地，晓谕百姓，使之各安其业。当时成都城中驻有重兵，军粮严重不足，而百姓手中囤有大量粮食，却不肯卖给官兵，因为所得铁钱远不如粮食保值。张咏从成都首富王昌懿处得知民间缺盐，而盐又是官方垄断经营之物，遂降低官盐价格，准许民众以米易盐。百姓既能得利，便主动拿出粮食来，不足一月，军中便得好米数十万斛，可供军粮两年。

当时大宋与西夏交战，陕西边军全靠蜀地供给，不但需要粮食，还要出动大量兵力用于运输物资。张咏怜悯蜀地百姓饱受战乱劫掠之苦，奏请罢去陕西运粮，军民咸安。

大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由于朝廷“以文为贵”，宋人求学读书之风甚盛，“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宋太宗即位后，完善科举制度，大肆增加进士录取名额，即使是普通百姓，一旦金榜题名，便能平步青云，步入仕宦，光宗耀祖，因而全国读书应举者比比皆是。宋人晁冲之有《夜行诗》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形象地描绘士子们纷纷苦读投身科场的景象。

然由于宋廷一再轻蔑歧视蜀人，派往蜀中的官员“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乐”，导致蜀地士大夫普遍疏离朝廷，不乐仕进，不求功名，“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而川中素来文风昌盛，俊杰辈出，汉代有司马相如、扬雄，唐代有陈子昂、李白等，均是一个时代的宗匠级代表人物。而入宋以后，蜀地文士对宋廷持观望怀疑甚至厌恶态度，无人应试出仕，无疑是对当地人才的巨大浪费。

为了扭转这种现象，张咏礼贤下士，招揽了蜀中才子郭震、李旼、张及、张逵等人为幕僚，并鼓励诸人参加科举考试。李旼、张及、张逵均于同年获得会试资格。张咏特请奏朝廷，发给三人驿券，准许乘驿赴京，两川士子目为盛事，方奋起家荣乡之志。

蜀地才子彭乘年少气盛，面谒张咏进献文章。张咏阅文后，一言不发，只将文章随手抛于地上，彭乘失望而退。到了科考之年，张咏召彭乘入见，正色告道：“前阅文章，甚为赞赏。所以未即时称赞，是因怕你年少，闻奖生骄而惰，不再用功上进。故掷文于地，以激发你发奋立志向学。”拿出私财赠送，助彭乘入京赶考。这私财竟是一张交子。后来彭乘果然大有所为，为名臣范仲淹推重。

张咏又亲自督导兴学，成立学院，聘请名师讲课，此举不仅挽回了朝廷声望，且取得了川中士大夫的强力支持，终使蜀地局势走向稳定。川中文风愈盛，后来陆续出了欧阳修、苏轼等旷世大文豪。苏轼仰慕郭震、李旼、任介先贤风范，还专为三人作传，对郭震记载尤为详细，这是后话。

除此之外，张咏又鼓励商业，支持成都首富王昌懿发行交子，解决铁钱携带不便之苦。后陆续有商人学习王氏发行交子，张咏便建议由王昌懿出面，联合蜀地最大的十六名富户，联合印发交子。由于信誉良好，交子不但可以在十六家商铺任意使用，还逐渐取代了铁钱，成为蜀地民间的通行货币，只不过仍是由民间发行，尚未有正币身份。

时隔不久，李顺余党王鹗鹄再度发动起义，攻打邛州^[7]、蜀州。这次宋太宗赵光义听取了张咏意见，没有直接派大军入蜀讨伐，而是免除蜀地租税，令百姓各安其业。王鹗鹄既得不到民众归附，不足两月，便为官兵击破，军败身死，蜀地终定。

对于张咏而言，既有为民官的喜悦，亦为人子的哀伤——入蜀前，张父张景病逝；入蜀后，母亲谢氏又病卒。因镇蜀需要，张咏接连两度被朝廷夺情起复，无法亲自为父母送终，心中遗憾可想而知。蜀地民众得知后，愈发感动，均视张咏为再生父母。

川中平静了下来，朝廷却是风波迭起。大宋太宗皇帝年老体衰，又因箭伤而全身疼痛，终将立储一事提上了日程。这位在“斧声烛影”重重迷雾中即位的皇帝，在逼死亲弟赵廷美、亲侄赵德昭后，已扫清了传位于子的种种障碍，且通过扩大科考规模^[8]、优遇文士^[9]等一系列手段稳定了人心，本可以光明正大地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然传位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变故连连。

宋太宗长子赵元佐自幼聪明机警，长相酷似太宗，有武艺，善骑射，曾经跟随太宗出征过北汉、幽蓟，很得皇帝和皇后李氏^[10]的宠爱，被封为楚王。然宋太宗大肆迫害亲弟赵廷美时，赵元佐很是不满其父所为，出尽全力营救叔叔赵廷美，请免其罪，但未能成功。

后赵廷美被迫害致死，赵元佐闻讯后大受刺激，竟然因此而悲愤成疾，狂病大发。手下人只要有一点小小的过失，他不由分说，操刀就砍，弄得楚王府人人惊惧。宋太宗对此十分心痛，派御医来给长子医治，还专门为赵元佐而大赦天下。

雍熙二年（985年）重阳节，宋太宗召集诸子在皇宫园林中宴饮射猎，因担心赵元佐病未痊愈，就没有派人请他。散宴后，同父异母的陈王赵元佑去看望兄长赵元佐。赵元佐得知宫中举办了盛大的宴会，皇子都有份出席，唯独没有邀请他，很不高兴，道：“你们侍奉圣上欢宴，只有我没参加，这是想抛弃我啊！”越想越生气，便开始猛劲喝酒。到了半夜，索性放火烧了自己的宫室。一时间，殿阁亭台，烟雾滚滚，火光冲天。

宋太宗得知后，猜想可能是赵元佐本人所为，便命人查问。赵元佐倒也敢做敢当，大大方方地一口承认。宋太宗顿时怒不可遏，欲断绝父子之情。众人营救不得，赵元佐因此被废为庶人，安置在均州。宰相宋琪率领群臣三次给宋太宗上书，请求把赵元佐留在京城。宋太宗终于还是难舍父子之情，答应了群臣的请求。这时赵元佐已经在去往均州的途中，走到黄山的时候被使者召回，之后住在南宫。但宋太宗对长子明显失望，父子关系从此趋于冷淡。

当时宋太宗宣布赵元佐是患了癫狂病，请名医多方延治。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赵元佐是在故意装疯，以此来发泄对宋太宗的不满及表示对

皇位的拒绝。一个性情中人，不幸生在帝王家，亲眼见到骨肉相残，却无力制止，除了装疯卖傻，还有什么法子！

虽然用了非常手段，赵元佐也确实达到了目的。此后，他远离权力旋涡，过着避世般的生活。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癫狂事迹，更进一步说明他的“发狂”是故意为之。

而在这场赵元佐火烧宫室的风波中还有个关键人物，即陈王赵元佑。赵元佑为什么要在宴席结束后跑到楚王府中？他到底对兄长赵元佐说了些什么？尽管内容不得而知，但想来这谈话应该是直接刺激赵元佐放火的起因。而后来宋太宗不怀疑别人放火，转眼就怀疑到亲生儿子赵元佐身上，极有可能也是因为赵元佑旁敲侧击的提醒。

为什么要怀疑陈王赵元佑别有居心呢？因为之前赵元佐最有可能被立为太子，而赵元佐倒台后不久，赵元佑改名为赵元僖，并任开封尹兼侍中，成为了准皇储，立时风光无限。宋太宗还同时任命户部郎中张云华为开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并嘱咐二人道：“两位是朝中端士，特地让你们来好好辅佐我的儿子。”语气已经相当明显，赵元僖就是将来的皇帝。但反过来推论，倘若赵元佐不倒台，这皇位怎么能轮得到赵元僖呢？因而他有要除掉赵元佐的强烈动机。

赵元僖本人颇有政治才干，一朝得势，便着手拉拢朝中重臣，与当朝宰相吕蒙正关系极为密切，目的显然是昭然若揭。

然而终宋太宗一朝，似乎始终无法摆脱“斧声烛影”的恐怖阴影，赵元佐“发狂”后，不幸的命运再一次降临在赵元僖身上。淳化三年（992年）十一月，赵元僖早朝完后回到府中，突然觉得身体不适，浑身无力，腹痛如绞，很快就撒手归西了。死时年仅二十七岁，死因极为蹊跷。

宋太宗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非常悲伤，因此而罢朝五日，赠赵元僖皇太子的身份，并写下《思亡子诗》。

关于赵元僖暴死之谜，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有一种传说，说是赵元僖暴死是因为侍妾张氏下毒所致。赵元僖不喜欢正妻李氏，宠爱侍妾

张氏。张氏恃宠而骄，对奴婢稍不如意即予以重罚，甚至有致死者，又逾越制度葬其父母。李夫人看不惯张氏的作为，常有呵斥。张氏因而怀恨在心，打算下毒毒杀李夫人，但却误打误撞地毒死了赵元僖。

宋太宗听到风声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调查此事。张氏知道无法逃罪，自己上吊自杀，她为父母精心建造的豪华坟墓也被宋太宗下令毁掉。宋太宗甚至恨上了死去的儿子赵元僖，赵元僖府中左右亲吏都被处罚，又下诏停止赵元僖的皇太子追赠仪式，降低其葬礼的规格。

赵元僖本来很得宋太宗喜爱，他本人也有雄心大志，与宰相交好，朝中不少大臣都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而死后又被父亲宋太宗所厌恶，实在是可悲可叹。

赵元佐被废，赵元僖暴死，储位顿时空缺，大臣冯拯等人上疏请早立皇太子。此时，宋太宗正为赵元佐和赵元僖的事情烦恼不已，冯拯等人触痛了他最心痛之处，立即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自此以后，朝中再没有人敢议论继嗣问题。

只是到了此时，立太子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宋太宗曾在与辽军交战中中箭受伤，箭疮不时发作，十分痛苦，连他自己也知道大限将至，只是因为刚刚因立太子问题贬斥了冯拯等人，不便公开朝议，只能找心腹暗中商议。但皇帝心腹宦官王继恩极力主张立长子赵元佐为太子，而不是皇帝瞩目的人选赵元佐同母弟赵元侃。宋太宗为此很不高兴，召寇准回朝，私下征询意见。

寇准妻子是宋太祖皇后宋氏的亲妹，也算得上皇亲国戚。他少年得志，十八岁中进士，不到三十岁便已步入中枢大臣行列，深知外臣不能干预内事的祖宗家法，不便直接回答，只答道：“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和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

宋太宗犹豫了很久，提出立襄王赵元侃。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意思是说，宋太宗最了解自己的儿子，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终于促使宋太宗下定了决心，于是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

宋太宗册立太子后，大赦天下。京师百姓欢呼雀跃，见到太子赵恒都道：“真是少年天子。”

宋太宗得知后却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人心归太子，哪把朕看在眼里？”他刚刚册立太子，太子便如此深得人心，即使有父子之亲，也起了猜忌隔阂。

幸得寇准回答道：“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英明决策，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宋太宗听后这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

如果不是寇准应答巧妙，消除了宋太宗莫名其妙的猜忌，后果实难以想象，这也从另外一方面间接证明宋太宗得位不正——他以非常手段自兄长手中取得了皇位，亦担心骨肉相残的悲剧轮回到他自己身上。宋太宗平生最常提起的历史人物是唐太宗。唐太宗诛杀兄弟夺得了皇位，宋太宗也是靠不当手段取得了江山，二人行径有极其类似之处。宋太宗总是忆及唐太宗，大概也就是所谓的惺惺相惜吧^[11]。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在壮志未酬的遗憾和许多不堪回首的回忆中离开了人世^[12]。太子赵恒本该即位，然大宦官王继恩谋立宋太宗长子赵元佐为帝，并取得了李皇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关键人物的支持。

彼时吕端任朝中宰相，已年逾六旬。在这之前，吕端在地方和中央朝廷都做过官，经验丰富。不过其人奉行黄老的清静无为以清简为务，并无显著政绩，因此曾有不少人反对宋太宗任用吕端为相，说他为人糊涂。宋太宗当即反驳道：“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当宋太宗弥留之际，宰相吕端进宫探望，发现太子赵恒不在皇帝旁边伺候，当即就起了疑心，担心宫中有变，忙用毛笔在笏板上写了两个大字“大渐”，意思是皇帝病危，派亲信紧急送给太子赵恒，让太子立即进宫侍奉宋太宗。然而赵恒尚未进宫，宋太宗就驾崩西去。

这时候，早有准备的大宦官王继恩进来道：“李皇后召见宰相，请宰相速到中书^[13]，商议该由谁继位。”

吕端一下听出这话里有话，明明赵恒早已经被立为太子，太子就是

皇位继承人，还要商议什么？显然，李皇后是有意废除太子。

吕端倒也不慌乱，忙告道：“先帝已经提前写好了遗诏，就藏在书阁中。还要麻烦宣政使跟我一起去检寻出来，一看就知道由谁来继承大统。”

王继恩听说宋太宗留下遗诏，立即大为紧张，便想先拿到手，如果上面写的名字不是赵元佐，还可以毁掉。

二人一道来到书阁，王继恩迫不及待地抢先进去。结果刚一进去，吕端就将大门关上落锁。王继恩这才醒悟过来，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他竟然糊里糊涂地中了一向以“糊涂”著称的吕端的计谋。

吕端设计将王继恩锁在书阁中后，急速来到中书政事堂。李皇后正在那里等候，见到吕端独自前来，非常惊讶，但事已至此，仍不得不表态道：“宫本宴驾。自古以来，立嗣君以年长才顺理成章，现在该怎么办呢？”言语之中已经明显暗示应该由宋太宗长子赵元佐来即位。

吕端立即大声道：“先帝立定赵恒为太子，正是为了今日！岂容另有异议！”

李皇后没有王继恩的武力支持，惶然不知所措，只得默不作声。

在吕端的巧妙安排下，太子赵恒终于得以顺利入宫，到福宁殿即位，是为宋真宗。谋立赵元佐的宋太宗皇后李氏被尊为皇太后，迁居西宫嘉庆殿。赵元佐本人素对皇位和政治毫无兴趣，虽然成为这场政治风波的主角，并未受到牵连，得以善终，是不幸中之大幸。

最令人意外的是，宣政使王继恩图谋废除赵恒，赵恒即位后也未将他如何。人们不免猜议纷纷，大多认为王继恩是“斧声烛影”之谜的知情者，手中握有宋太宗即位不正的把柄，是以在太宗一朝位极人臣，而宋真宗即位后亦有所忌惮，不敢公开处置他。王继恩由此更为豪横，欺上瞒下，泄漏朝廷机密，请托行私，密委官职，且士人诗颂盈门。

不久，地方官府逮到宋真宗钦命追捕的名士潘阆，械送京师。宋真宗亲自召见审问潘阆后，将其释放，又忽然对王继恩下手，贬黜为右监

门卫将军，安置在均州。王氏多年来辛苦积累的家当均被籍没，他又气又恨，不久后便死去^[14]。

宋真宗即位后，张咏上书，声明祖父母与父母均不在人世，请求丧假。宋真宗同意，张咏终得以回乡，将父母合葬。宋廷因其镇蜀功大，改出知杭州，后又出知永兴军^[1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咏在蜀地就职期间，曾买了一名婢女，专门服侍起居。解任回朝时，唤其父母领回婢女嫁人，并厚赠妆奁、嫁资等。后来娶到婢女的男子大为感激，因为婢女仍是处女。张咏为这事特意写了一首《孟孟词》云：

胡中不识春时节，门外春回花未发。

奴家闻道汉宫春，遥望南天拜新月。

拜新月，攒双眉。

别部胡茄声亦悲，低头自叹胡无知。

到了咸平六年（1003年），蜀地经历刘旰起事、王均叛乱，又有骚然欲动之势。彼时西北、北方边境多事，大宋与辽国、西夏交战不断，宋军败多胜少，宋廷不欲西南再生事端，便再度以张咏出任成都知府。张咏不及参加爱女的婚礼，便动身出发。而任命下达成都之日，蜀地民众奔走相告，无不欢呼雀跃。

成都首富王昌懿得知张咏即将再度镇蜀，亦颇感欣慰，然巨大的烦恼很快将这一点喜悦冲得一干二净。自十六家富户联合发行交子以来，所带来的麻烦远比他想象的要多。

最初，十六家交子由王家统一印制，一样的纸，一样的图案。发行则由王、苏、张、杨、钱等十六家各自承担，填上数额时再写明自家铺号，盖上印章或暗记。举例而言，某甲可以将十贯钱存在王家，也可以存入钱家，都能换取到同样的交子，且在十六家商铺中通用。但如果王家实力更强，信誉更好，某甲肯定会首选王家。这样王家现钱最多，等到有足够多的储备后，便能拿出一部分投入其他产业生利，譬如购买商铺、良田，再转租出去收取利润。而实力较弱的钱家则没有足够多的现

钱，某甲在王家领取的交子还能到钱家店铺购物，相对而言，他吃了亏。而王家也不愿意把多出来的利润分给钱家，毕竟这金钱也不是白得，而是靠王家几代累积的信誉换来的。

由于十六家实力不均，冲突争议难免。后来经过商议，决定设立交子铺，统一发行交子。发行交子换来的现钱，则统一集中在王家库房，称为总库，再由十六家共同决定再投资生利一事，所得利润平分。此举令十六家和平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后来销售额更大的王家 and 杨家又不干了，因为这种举措最令二人吃亏。

譬如顾客某甲存了十六贯钱在交子铺，换了十六张面额一贯的交子。但某甲不会将十六张交子平均用在十六家店铺，只将六贯用在王家买了柴米油盐，又拿十贯到杨家买了布匹等，均是必需的生活日用品。如此，王家、杨家向某甲付出了实物，理该即刻从总库领到现钱，然这现钱却已经被十六家决定拿去买地生利，生的利还是十六家平分。就算王、杨两家最后各自得到了现钱，但还是吃了亏，因为这部分现钱所生利息是均分，而另外十四家在顾客某甲身上没付出过任何实物。

针对这一内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弊端，王昌懿又进行了改革，仍然是交子铺发行交子，统一入钱到总库，但现钱所生利润不再均分，而是统计各家所收交子面额总数后，由各家所持交子来决定。譬如这月初结算上月账目，王家手里有五百贯交子，杨家有三百贯交子，苏家有二百贯交子，其他家为零，那么上月利润就该分给王家一半，杨家十分之三，如此类推。

这一举措倒是公平多了，十六家再无异议。然又有新问题出现，这就是最令人头痛的假冒交子，即伪交子。

之前王昌懿一家发行交子时，留有底账，可以随时核查顾客手中的交子编码与底账是否对得上。十六家联合后，总账在交子铺中，虽然也有账簿分发到各家店铺，但毕竟交子发行量大了，厚厚一摞账簿，店里伙计多不识字，即使配有账房，也很难一一翻阅查证。

王昌懿早先已考虑到会有伪交子问题，聘有巧匠林剑专管印制交子，真交子不但刻画精细，且内中藏有暗记。但民间多有高手，总有人

能造出真假难辨的伪交子来。加上各商家伙计良莠不齐，眼光稍微差些的，便容易收入伪交子。

收到伪交子的商家，态度亦各自不一：有的自认倒霉，将伪交子毁掉；有的则不愿意自行承担损失，假装不知伪交子是假，仍混在真交子中上交总库。

比如顾客某乙用十贯伪交子到杨家买了一匹罗，而杨家伙计未能发现交子是假，收下了伪交子，等于杨家白送了某乙一匹罗。之后杨家清账时，发现十贯交子是假，却不愿意自行承担损失。下月初清算时，杨家将伪交子与一叠真交子混在一起，交到总库。总库账房往往只注重统计交子面额，极少关注交子真假，杨家很容易便能蒙混过关。等到林剑统一清点交子，准备再发行回市场时，才发现内中混有伪交子，但此时已无法知道是哪家上交了假交子，更无法知道那家是有意还是无意。

吃过一次亏后，王昌懿便要想办法解决，等到下次再清算时，先由林剑把关验证。然十六家收上来的交子数千张，林剑一人查验，费时费力，引发了诸多商家不满。更有人觉得这是王昌懿对大家不信任，称印制交子既是王家专管，且十六家均摊了印制费用，出了伪交子问题，就该完全由王家负责。

王昌懿闻言极是不悦，道：“我为什么要完全为伪交子负责？莫非你认为伪交子是我派人伪造的不成？”

那家姓罗，名力承，也毫不示弱地反击道：“我没有这么说。但大家伙儿为这些纸片投了不少钱，就连工匠的工钱也是十六家分摊的，该造出点像样的交子来，不要动不动就被人仿冒了。”

林剑听了相当不快，道：“罗公是在指责小子我水平太差吗？我这批交子使用的可是铜版印刷^[16]，全天下只有我这一家。”

罗力承冷笑道：“你水平差不差大伙儿自有公论。我倒是奇怪一件事，明明是我们十六家出钱养你，你怎么倒成了王家的专用看门狗了？”

林剑大怒，要不是看在对方年纪远比他大，怕是早就挥拳冲上去了。他强忍怒火，将手中交子往案上一顿，道：“我谁的看门狗也不是。

这活儿我干不了，各位还是另请高明吧。”就此扬长而去，无论王昌懿如何挽留，也没有再回头。

这次清算就此不欢而散，王昌懿本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越想越是苦闷。原先他只需对王记负责，现下他要对苏、张、杨、钱等十六家信誉负责，然十六家内部并不和睦，甚至还有人针对他，一想到这些，便有心撂挑子不干了。忽听到张咏将要第二次出任成都知府，心道：“当年十六家联合发行交子，本是张知府的主意。这次他既再度知蜀，或许是老天爷有意如此安排，派他来成都帮我等走出困境。”

如此一想，烦恼便减轻多了，预备暂时将上月结算压下，等张咏到任后再说。

仆人忽引着一名青衣文士进来，风尘仆仆，却是李旼。自上次张咏镇蜀，他做了张氏幕僚，一直跟在张咏身边，随其四处赴任。这次因为张咏再度出任成都知府，他便先行返乡，一来探亲访友，二来也为新知府即将到任做些准备。

王昌懿大喜笑道：“你回来得太好了！这下可有由头召老友一聚了。”

李旼笑道：“我从东门入城，离你家最近，因而最先来访你，其他人还没见到。老友们可都还好？”

王昌懿道：“孙辟正忙着重修藏书楼。”

李旼道：“呀，这可是件大事，要花费不少，不过我猜孙家目下应该不缺钱了。”

王昌懿笑道：“不缺。因为那姓庞的佃户，孙家得到了皇帝和德妃的大笔赏赐，一下子就筹足了资金。”

德妃即是当今真宗皇帝宠妃刘娥。刘娥原是蜀人，幼年丧父，跟随

母亲庞丽华流落汴京，自有一番奇遇。庞丽华死后，刘娥被人送回蜀地，依附于外祖父家。庞家是孙辟家佃户，门庭衰弱，人丁稀少，日子过得也不宽裕。

豆蔻年华的刘娥出落得娇小玲珑，纤荑秀媚。她性情聪明机警，跟着民间艺人学会了一种久已失传的古乐——鼗鼓。鼗鼓是一种两旁缀灵活小耳的小鼓，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鼗鼓本来只是寻常之物，敲打起来没什么可听的曲调，完全靠艺人说唱，才能吸引人观看。刘娥天资聪颖，很快就能将鼗鼓按她自己的意思变化运用，加上出众的容貌和生动的说唱，使旁人往往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她的鼗鼓表演。

刘娥年纪稍长，便被许配给了银匠龚美为妻。庞家拿不出嫁妆来，还是孙辟之父主动解囊出资，刘娥为此感激不尽。这一恩惠，后来为孙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当时宋廷疯狂掠夺蜀地，蜀人生活艰难，龚美实在过不下去了，便打算到汴京谋生。刘娥也想跟随丈夫去京师见见世面。龚美起初担心带上妻子是个拖累，不肯答应。刘娥笑道：“不用忧虑盘缠，我有随身本领，到处都可以吃饭，决不会拖累你。”

于是，夫妻二人一起上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趟京师之行直接改变了这对贫贱夫妻的人生。

刘娥一路靠打鼗鼓赚钱。旁人见她艳若桃花，珠喉宛转，花鼓又打得高下疾徐，极有节奏，因此钱给得格外多。就连丈夫龚美在一旁也看了眼红，于是制作了一面小小的铜锣，与刘娥的鼗鼓配合，居然成了男女合演的花鼓戏。花鼓戏在当时是个新鲜花样儿，夫妇二人一路逢州过县，轰动了不少地方，不但解决了生活问题，还小有积蓄。

到了京师后，龚美继续操老本行，去做银匠，但生意非常不好，走投无路时，甚至想卖掉刘娥。刘娥只得重操旧业，打起了鼗鼓。京师虽然繁华，却从来没有见过花鼓戏这种玩意儿，刘娥一出场便一炮而红，轰动一时，人人争相前来观看，刘娥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襄王赵恒时年十四岁，尚未娶妻，更没有被立为太子。他因年少好奇，听说蜀中女子才貌双全，艳慕不已，一心想找一名川妹子做侍妾。听到鼗鼓女子刘娥的事情后，心痒难耐，便带了几个近侍，微服去看刘娥表演。

刘娥虽然年纪不大，却深通人情世故，她见皇子亲临，自然要使出拿手好戏。赵恒初见刘娥花容玉貌，已经目眩神迷，加上对方有意地目挑眉语，暗中传情，更惹得意马心猿，一刻也忍耐不住。一回到府邸中，赵恒立即命人去向龚美买下刘娥，接进襄王府中。刘娥天生丽质，聪明伶俐，极得赵恒欢心。二人年龄相当，都是少年心性，立即如胶似漆，形影不离。

赵恒乳母泰国夫人却对来历不明且出身低贱的刘娥十分不满，要求赵恒将刘娥驱逐出去。赵恒正当少年，遇到刘娥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情投意合，如何能轻易舍弃？赵恒乳母见赵恒不听话，便到宋太宗面前告状。宋太宗听说儿子小小年纪便沉溺于女色，勃然大怒，勒令赵恒立即将刘娥逐出襄王府。

父命难违，皇命更不可违，但赵恒实在舍不得刘娥，于是表面将刘娥送回蜀地老家，但暗中却将其送到亲信幕僚张耆家里。张耆悄悄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娥，而他自己为了避嫌，每天都睡在襄王府中。

刘娥离开襄王府后，宋太宗命赵恒娶名将潘美第八女为妻，是为赵恒第一位正妻。而可怜刘娥不得不在张家等待时机，这一等就是十五年。一直到宋太宗晏驾，赵恒即位为宋真宗，刘娥才得以重见天日。她进宫后立即被封为美人，不久便进为德妃^[17]，宠冠后宫。

刘娥显赫后，不忘旧情旧恩，命第一任丈夫龚美改名为刘美，与其兄妹相称，恩宠有加。又派人携带大批财物到蜀地，送给外祖父庞家。对于当年慷慨奉送嫁妆的孙家，刘娥也没有忘记，专门奏请宋真宗拨了一笔款子，送给孙辟做重修藏书楼用，此即为李昉、王昌懿所言孙家不缺钱。

王昌懿问道：“你猜孙辟请来的工匠是谁？”

李旼道：“难道是鲁班第二喻浩的后人？”

王昌懿道：“哈，你怎么一下子就猜到了？”

李旼道：“当日张知府向孙辟推荐工匠时，我也在场。孙辟新请的工匠是喻浩的儿子或孙子吗？”

王昌懿道：“不过这后人不是孙子，而是孙女，是个年轻美貌的小娘子，名叫喻雯。”

李旼奇道：“女子也能做工匠？”

王昌懿笑道：“非但能做，而且做得很好。更有趣的是，孙辟有点迷上了喻小娘子，没少讨好，可惜对方是个木头美人，根本不领情。”

李旼道：“这个倒是有趣。”又问道：“郭震呢，他可还好？当日他不肯随张公赴京面圣，可是少见了不少世面。”

王昌懿叹了口气，道：“郭震他可不怎么好。”李旼道：“为什么？还是跟景倩相处别扭吗？”

王昌懿道：“那倒不是，他二人现在倒是能和平相处，见了面师兄师妹的，客客气气。我说的不好，是郭震堂兄郭仁渥死了。”

郭仁渥本名郭铮，字仁渥，因其名发音与郭震近似，容易混淆，便干脆以字称。

李旼大吃一惊，道：“仁渥兄只比郭震大六岁，正当盛年，身子又一向壮健，如何好端端地死了？是意外吗？”

王昌懿道：“前一阵子王均兵变时，意外被乱兵杀了。”

自李顺及其余党吴蕴、张余、王鹁鹁之后，蜀地又有两次大的战乱，一是刘旰起事，另一则是王均兵变。与李顺起义不同的是，刘旰、王均事件均是军人兵变。

刘旰是怀安军戍卒，勇猛善战，敢作敢当，在军中颇有威望。当时西川都巡检使韩景佑到怀安军巡视，因苛责侮辱军士，引发公愤。当晚，刘旰率领愤愤不平的军士来讨要说法。韩景佑以为军营兵变，急忙越墙逃走。刘旰见再无退路，便干脆率众起事。

不同于昔日李顺乌合之众的是，这是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六日之中，叛军行五百余里，劫掠五军州十镇县，众至数千。所至处皆不及支梧，驱掠军民，势莫可遏。州县震慑，户口奔逃。

当时仍是张咏镇蜀，正在大会僚属，得知消息后，仍照常宴饮。刘旰一路势如破竹，抢掠邛州、蜀州后，又移师向成都进发。探马往来急迫，张咏却始终不理不睬。直到某晚，张咏派人请来西川招安使上官正，告诉刘旰自北方来，一定会经过方井，刘旰既入井中，更欲何逃。

上官正遂率兵北上，果然在方井遇到刘旰军。刘旰等人正在休息造饭，忽遇上官正及益州钤辖马知节两路人马冲杀，猝不及防，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刘旰也于此战中被斩首。

王均兵变则是不久前才发生的事，起因与刘旰军乱大致相同。益州兵马钤辖符昭寿是“符王”符彦卿第三子，其长姊是后周世宗柴荣第一任皇后，二姊是柴荣第二任皇后，六姊则是大宋太宗皇帝皇后。他自恃皇亲国戚身份，傲慢自恣，到成都上任后，终日游宴，不理戎务。又专信亲仆，巧取豪夺，欺凌百姓不说，还大肆欺侮军中将校，激起部属怨愤。曾被符昭寿奴仆侮辱的神卫卒赵延顺聚众兵变，杀死符昭寿及亲信，拥立都虞侯王均为帅。成都知府牛冕连夜出逃。王均随即控制了成都，再称大蜀，建元化顺，成都再度易主。

宋真宗赵恒闻王均兵变，罢免了牛冕官职，命雷有终知益州兼川峡两路招安捉贼使，又命李惠、石普、李守伦并为招安巡检使，共同讨伐王均。王均出兵攻打州县不利，遂固守成都。

当年大蜀王李顺曾以十余万人守卫成都，但由于缺乏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几日之内便被王继恩率领的大军攻破。而王均手下仅有数千神卫军军士，因其人知军事，手下又骁勇善战，官兵围城数月不能前进一步。

王均又施疑兵计，设伏于内，开城伪逃。宋军主帅雷有终偕李惠、石普等率兵径入，遭伏击，丧师甚众，副帅李惠战死，主帅雷有终以绳索缘城堞垂坠逃命，方才得免。

之后，勃然大怒的雷有终下令宋军尽全力反击，王均令军以箭四射。箭头上淬了剧毒，中箭者立即毙命，死状可怖。宋军死伤惨重，再也不敢靠近城墙。王均又命属下开凿地道，潜出反击，屡挫官军攻势。

由于攻城不能下，宋廷又故伎重施，欲用招安之计，以王均亲族至成都城下招降，王均不从。雷有终只得从重兵长围久困，意图消耗城内守军实力。然自张咏镇蜀以来，成都经济恢复，城内物资丰富，粮食储备尤其充足^[18]，困死叛兵亦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在宋廷束手无策时，前任知府张咏侍从邹容到达军中，自称有计破城。半夜时，邹容选取十余名敢死之士，各自披上厚厚的湿毡，以小轮车盛满熊熊燃烧的木炭、柴禾等，自王均所凿地道入城。地道狭小，只能爬行，既无法近身格斗，也不能放箭。叛兵为火势所驱，纷纷后撤。邹容及敢死之士由此顺利入城，乘乱四下纵火，焚毁了守城器械。

雷有终见城内火光一起，即命诸军鼓噪强攻，终在当夜攻克成都。王均率残部自城南万里桥突围而出，后为官兵追及围困，穷蹙自杀，余党六十余人被擒，兵变遂平。

李昉听说郭震堂兄郭仁渥是被乱兵所杀，极是意外，道：“这乱兵，是王均手下吗？”

王昌懿点了点头，道：“王均占据成都整整九月，尚能抚民安民，且军纪严明，比当初的李顺要强，比王继恩更不知好多少倍。但官兵攻克成都当晚，城头火光火起，城中居民都很慌乱。郭家在南城，仁渥兄出来查看时，正好遇到王均败退。不知是他无意中惹恼了那些人，还是对方看他不顺眼，当街将他一刀杀死。郭夫人不见丈夫回来，出来寻找，正好看到乱兵杀人后逃逸，当即晕厥在地。”又告道：“还有一件事，王均以毒箭守城时，官兵中毒箭者，面目均变成一团漆黑。”

李旼惊道：“那是玉局观观主葵因所用之毒，难道她那些逃走的手下加入了王均叛军？”

王昌懿道：“应该是这样。只是后来王均自杀，其余党六十条人就擒，押回成都后，未经审讯，便被雷大将军下令斩首示众。六十条人中，有两人肩上有金缕鸟烙印。”

李旼道：“那郭震他……”

王昌懿道：“王均兵变时，郭震正带着小侄子郭放在万里桥杨烈书肆中玩耍。王均控制成都后立即封闭了城门，不准人出入。后来官兵以重军围城，郭震更不可能进城，由此滞留在城外数月，一直住在杜李书肆中。直到王均兵败退出成都后，他才带着郭放回家，不想仁渥兄已经……”

李旼道：“郭震还住在孙辟家中吗？”

王昌懿道：“当然是搬回郭家住了，不然谁来照顾孤儿寡母？”

郭仁渥妻子杨苒原本是郭震的未婚妻子，因郭震拒婚逃离郭家，杨苒这才改嫁给郭仁渥，生下了一儿一女。郭震返回成都后，始终不肯回郭家，亦是因为有这样一层尴尬关系。而今郭仁渥既死，杨苒母子孤苦无依，郭震搬回郭家，也是迫不得已了。

忽有仆人进来禀报道：“孙公子派人来请主人赴晚宴，说是藏书楼顺利上了大梁，要好好庆祝一番。”

王昌懿问道：“还请了谁？”仆人道：“说是人不多，只有几个老朋友。”

王昌懿笑道：“先不告诉他李旼回来了，一会儿给他个惊喜。”

李旼尚有父母在堂，且已娶妻生子，且久不见面，便预备先回去自己家中与亲人团聚。刚拐过街角，便与人撞了个满怀。定睛一看，居然

认识对方，却是几年未见的广州药商李延志。李旼忙道：“延志兄，近来可好？”

李延志行色匆匆，本欲拔腿就走，听到招呼，方才认出李旼来，“咦”了一声，问道：“李旼兄，你不是跟着张学士入朝了吗？何时回来了成都？”

他不过随口寒暄，也不期待对方的回答，紧张地往后看了一眼，便拱手道：“我还有事，改日再到府上拜访。”不等回应，便急步而去。

李旼心中挂念父母妻儿，也不以为意。继续前行时，又遇到一名年近四旬的大汉，手里拿着一张人物画像，边走边看。二人擦肩而过时，那大汉还特意比照画像看了李旼一眼，似是想确认他是不是画中人。

李旼随意一瞥，见那画像倒是与刚刚遇到的广州药商李延志有几分相似，料想大汉是在寻找李延志，不由得起了几分好奇之心，多看了那大汉几眼。那大汉立即生出警觉的神情来，卷了画像，压低头巾，匆匆去了。

李旼虽然起疑，却不明所以，仍照旧回家来。高堂、妻儿惊见他提前归来，惊喜异常。

欢聚一番后，李旼才告知晚上要去孙辟家庆贺新藏书楼上梁。李父忙道：“那是应该的。你几年不在家，全靠孙、王、郭几位多方照应。”

李旼备齐贺仪，赶到孙家时，王昌懿、景倩、任介均已经先到了。更令他惊讶的是，昔日芙蓉楼名妓杨柳青亦在座中，原来她早已脱籍从良，嫁给了任介。夫妇二人搬离城中，隐居在南城郊外。老友欢聚，格外欢欣鼓舞。

李旼道：“怎么不见郭震和孙辟？”

话音刚落，孙辟便引着一名青衫女子进来，笑道：“各位，我来介绍，这位就是主建新藏书楼的喻雯娘子。”又为喻雯一一引见。到李旼面前时，才惊呼一声：“呀，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

李旼笑道：“刚刚才到。我可是不请自来。”

孙辟忙介绍道：“这位喻雯娘子，就是人称鲁班第二的喻浩公后人。”

那喻雯神色甚淡，似是心不在焉，只微微点头，始终不肯出声，虽不至于太失礼，但亦表现得生疏得很。孙辟却不以为意，大概早已习以为常。

孙辟扫了一圈，问道：“郭震还没到吗？”话音未落，便听到了脚步声，笑道：“说曹操，曹操便到。”

郭震匆匆进来，与众人招呼一声，见到李旼在场，虽然意外，却也不见惊喜，显然有更紧急的事情需要优先处理。他将杨柳青叫到门外，低声告道：“我刚在外面遇到小厮狗儿，说环儿在芙蓉楼被杀了，让你快些去看看。”

[1] 别籍异财：指另立门户，各蓄家产，具体指兄弟、父子等分家。

[2] 后蜀广政年间，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隶书“太平”两字，时以为佳瑞。有识者云：“不应此时，须成都破后，方见太平尔。”后果然后蜀为大宋所平。宋太宗即位后，因这一段故事，以“太平兴国”作年号。特别指出的是，开宝九年（976年）冬十一月，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其弟赵光义即皇帝之位，是为宋太宗，第二天即改是年为太平兴国元年。按照传统，改元应在嗣统继位的次年。宋太宗在其兄晏驾的第二天便急急忙忙将只剩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有悖惯例。后世常把这次匆匆改元与“斧声烛影”等著名历史事件相联系，认为宋太宗改元不逾年是为了促成自己继续嗣位的既成事实。

[3] 孔目原指档案目录及清单。唐代始州、镇设“孔目官”，为高级书吏，掌管狱讼、账目、遣发等事务。

[4] 范度之子范镇（字景仁）于宋仁宗时中进士，仕途顺利，累官至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右谏议大夫。自此成都范氏渐显于朝，出了三位翰林及一位执政大臣。又，范镇曾于至和二年（1055年）出使辽国，有使辽诗若干。过燕京（今北京），有《幽都赋》云：“过幽都以垂览兮，观禹迹之经营。地博大以爽垲兮，直绳直而砥平。风俗朴茂兮，蹈礼义而服声名。”又有诗云：“边日照人如月色，野风吹草作泉声。”生动记录了当时的北方景象。

[5] 此为宋史上著名的“万岁”事件，由于张咏从容应对，而将一场极大的危机消灭于斯须之间。宰相寇准（张咏好友）也曾遭遇过类似的“万岁”事件，却因为乏于应对之策，呆在原地不知所措，因而而被对手弹劾去职。明人郑暄在《昨非庵日纂》中评论道：“大抵天下事出于熟计深思，常才可办。惟变起急猝，飘风迅雷，自非英雄盖代之才，应之未有不颠谬者。”张咏的应变之才，堪称盖世。

[6] 任介之计虽是虚构，但王继恩本人未必没有异心。后来王继恩被抄没家产时，发现他家中存在许多大蜀军李顺称帝的服饰，由此可见他也有当皇帝的野心，只是在张咏一再防范压制下，未能有机会实施而已。

[7] 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州。

[8] 为了网罗人心，宋太宗赵光义扩大了科考录取名额。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由进士登科者，一次通常只有10名左右。仅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开宝六年（973年），因发生科场舞弊案，宋太祖又在落第的人中选拔了一些，但也才35名，这是宋太祖取士最多的一次。开宝八年（975年），宋太祖又将录取人数加到30名。然宋太宗即位次年，首次科举便录进士184人，几与宋太祖一朝进士总数相等。后每次科举均在百人以上，淳化三年（992年）最后一次科举更是取士353人，诸科（北宋对科举考试常科中除进士科以外的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其他科目的总称。南宋尽废诸科，科举常选仅进士一科）964人，创历史之最。他在位二十多年，共举行8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诸科等5814名，是太祖一朝取士人数的12倍多。宋太宗不但大肆增加科举录取名额，且对被录取者从优授予官职，升迁的也格外迅速。旧制，被录取后，尚未授官则不得解褐。宋太宗时，未授官就解褐。第一次科举录取的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官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试，优等注拟。如吕蒙正中进士后即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两年后迁著作郎、直史馆，升为朝官，此后升参知政事，又升任宰相。而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状元王嗣宗（其人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只授司寇参军，是从九品的小官，四年以后才升迁为大理寺丞，只是一个小京官。如此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大臣薛居正曾指出：“取人太多，用人太快。”科举录取名额的扩大，虽则选拔了不少俊秀人才，也有许多滥竽充数者。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官员数目逐年增长，官僚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财政紧张，成为宋廷很重的负担。

[9] “杯酒释兵权”始于宋太祖，但仅限于控制钱谷、收取精兵。宋太祖虽表示“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心中仍轻视文士。如宰相赵普受赃被宋太祖发现，惊恐万分地请罪。宋太祖却笑着说：“但受之无害，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他还有一段更为直白的话：“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皇帝看来，文人再想为恶，能力也始终有限，不过是贪污受贿而已，这就是骨子里的轻蔑。正是在宋太祖一朝，宰相地位大为下降。在中国历史上，宰相为百官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秦汉时，宰相身份尊贵，皇帝任命宰相称“拜相”。宰相可以佩戴着宝剑上殿，见到皇帝也不必下跪，皇帝反而要起身致意。在朝堂上，宰相还可以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如果皇帝和宰相在路上相遇，皇帝也要下车向宰相致意。到了隋唐，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皇帝还得给宰相赐茶。宰相可以与皇帝坐谈国家大事，即所谓的“三公坐而论道”。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开始还是沿用旧制。但后来的某一天早朝，宋太祖突然对当时的宰相王溥、范质说：“朕眼睛有些昏花，你们把奏疏送上来。”于是王溥、范质二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上前去递奏疏。就在二位宰相离座递疏时，早已经得到指示的宫廷侍卫乘机将宰相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便只能站在皇帝面前奏事，于是成为定制。宋太宗即位后，为笼络人心，开始大肆抑武兴文，曾对近臣说：“朕每读《老子》中‘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句话，总不免再三规诫自己。天下虽以武功克定，终究须用文德治理。”宋太宗也并未停留于口头评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优待文士，如兴建崇文院、大规模地搜求图籍、优待馆阁学士等，因而宋文人地位提高始于宋太宗一朝。

[10] 宋太宗赵光义先后有三位皇后：尹氏、符氏和李氏。尹氏和符氏都在宋太宗即位前病死，皇后名号是后来追封。发妻尹氏为滁州刺史尹廷勋之女，很年轻时便得病死后。据说赵光义当时心中难过，便外出打猎，结果偶遇当时还是后周国丈符彦卿的六女符氏。符氏正是豆蔻年华，姿容绝美，赵光义一见钟情，回去后托兄长赵匡胤（当时掌握后周兵权）出面，如愿以偿地娶到了符氏。符氏在入宋后病死，赵匡胤此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皇帝，又为赵光义聘滁州刺史李处耘次女李氏为妻。正准备迎亲时，宋太祖暴死，亲事只得延迟。宋太宗即位后，本来想立最喜爱的李妃（赵元佐和宋真宗生母）为皇后，但李妃却突然病死。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宋太宗正式接李处斌次女李氏入宫，时年十九岁，最初封为贵妃，六年后被立为皇后。她曾有一个儿子，但早早夭折，之后一直无子。

[11]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一再指责佛教庸俗无益，然到了晚年，开始有信仰佛教的倾向。下诏剃度僧人。他临死前一个月，突然邀请僧人玄奘一齐到长安南五十里的终南山翠微宫避暑，谈玄论道，并问及佛教中有关因果报应等问题。足见即便是一代天骄，也有他无法克服的魔障。唐太宗详细问及轮回和因果报应，显然内心深处有太多不安。尤其是他当年杀兄除弟，有悖人伦，内心难免忧虑。宋太宗心境亦有相似之处。

[12] 宋太宗之死却并没有平息“斧声烛影”的余波，反而引来多方猜测。宋太祖在“斧声烛影”中暴死，五六年内两个儿子也不明不白地丧生，在天下激起了层层波浪。许许多多有关宋太祖暴死的神秘故事也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流传，但大多对宋太宗不利，几乎都认为是宋太宗杀死兄长宋太祖夺取了皇位，不但有下毒一说，还有宋太宗用斧子砍死宋太祖一说。到了北宋末年，半壁河山被金人所占，徽、钦二帝被俘虏，成为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而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宋太祖借了金太宗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之手，报了当日的刀斧之仇。由此可见，宋太宗得位不正的说法在当时是何等深入人心。最令人惊讶的是，宋太宗的子孙们似乎也相信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赵构幼子早殇，之后一直无子，太子人选因而成为突出的问题。朝野上下都为此议论纷纷，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宋太祖是宋朝的创造者，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继承皇位。宋高宗也道：“太祖皇帝大公无私，有子却将皇位传给弟弟，其后人衰微，朕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的后人。”决定从宋太祖的后人中选拔皇位继承人，费尽心力，找来宋太祖七世孙赵昀（宋太祖幼子赵德芳的直系后人）收为养子，并在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将皇位传给了赵昀，即为宋孝宗。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宋高宗承认了祖先太宗皇帝的罪孽。

[13] 宋朝相权大为降低，虽然也沿袭唐制，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门下、尚书均移到皇宫外，只有中书在皇宫内办公，称政事堂。

[14] 奇怪的是，宋真宗明明深厌王继恩，到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时，又特下诏追复王继恩官爵，赐其家白金千两，其子王怀佳入宫任职。

[15] 杭州：今浙江杭州。永兴军：今陕西西安。

[16] 宋代印刷技术发展很快，达到很高水平，不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及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包青天》）达到鼎盛时期，而且还发明了铜版印刷。宋代铜版印刷主要用于印刷纸币及商品广告。目前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北宋时期所印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商品广告。印版上方标明店铺字号“济南刘家功夫针铺”；正中有店铺标记——白兔捣药图，并注明“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方广告文辞称：“收买上等纲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铜版印刷的发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也是我国印刷技术走在世界前列的一个实证。

[17] 宋宫制度，皇后以下的内命妇主要有妃、嫔两等。妃有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四等。而嫔的等级达十七等，其下又有婕妤为一等，美人为一等，才人和贵人为一等。当时宋真宗第一任妻子潘氏已死，又续娶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第二女郭氏为妻。宋真宗即位后，封郭氏为皇后。

[18] 成都粮仓富裕得益于张咏以米代税之举措。成都地面狭窄，人口众多，稍有水旱之灾，城中便会缺粮。张咏便乘当年米价便宜，以每斗合三十六文钱，命各县邑将田税折合成米价，当年共收得六万斛米。到了来年春天，根据城中户籍人口发给米券，持米券者，可以原价到官府买米。此项措施后作为长久制度保存下来。之后的百年间，蜀地虽经常有灾荒发生，米价昂贵，但成都百姓却从没有挨过饿，全是张咏之功。

第七章 岁月如瞥

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佛”，位于西川嘉州凌云山栖鸾峰临江峭壁，濒临岷江、大渡河和青衣江汇流处。初建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最终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完工，前后共历时九十载。大佛为弥勒佛坐像，通高二十余丈，头顶与凌云山山顶平齐，足踏大江，有“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之誉，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摩崖石刻造像。

镂肤剽俗恣游遨，可得蹲鸱号富饶。
井络共知天与险，蚕丛无奈世兴妖。
杜鹃积恨花如血，诸葛遗灵柏半烧。
才似文园何足道，一生琴意祇成痼。

——刘筠《成都》

杨

柳青乍然听到噩耗，如受雷击，形容惨淡，摇摇欲坠。

任介跟出来问道：“出了什么事？”

郭震答道：“芙蓉楼出了点事，青娘得赶过去看看。”

任介忙道：“我陪你去。”杨柳青使劲咬了咬嘴唇，强作镇定，道：“不，郭公子陪我去就好。”

任介不由得一愣。他是杨氏丈夫，虽然并不怀疑妻子跟郭震之间有什么干系，但妻子当着好友拿自己当外人，难免有些不快。

杨柳青似也意识到不妥，忙解释道：“芙蓉楼的这件事跟郭公子有关。今日是藏书楼上梁日，任郎还是留下来陪孙公子庆贺，不然我夫妇太失礼了。”

任介这才释然，笑道：“那你去吧，这里有我照应。”

孙辟跟出来问道：“怎么了？”

郭震不欲败坏众人兴致，只道：“出了点意外。你们先开宴，我跟青娘去芙蓉楼处理点事。”

孙辟大为惊奇，看了任介一眼，却也没有再多问，只道：“早去早回。我们尽量等你。”

郭震点了点头，便与杨柳青赶到芙蓉楼。小厮狗儿早等在门口，引

二人径直来到杨柳青旧居。

杨柳青虽然离开了芙蓉楼，但环儿仍住在这处院落中，以此地作为联络场所。老鸨得到杨柳青好处甚多，又畏惧其背后势力，也任其作为，不敢干涉。

进屋一看，果见环儿胸口中了一刀，侧卧在血泊中，双眼瞪大，怒气犹生。杨柳青蹲了下去，抚摸着环儿的秀发，大颗大颗泪珠掉落了下来。

郭震问道：“你们不是有很多人吗？环儿她爹和他那些手下呢？”

杨柳青道：“徐老爹带手下人出门办事去了，怕是要好些日子才能回来。”起身抹了抹眼泪，问道，“是你第一个发现的吗？”

狗儿点了点头，道：“小的来给环儿送酒菜，天已经暗了，屋里却没有点灯。小的喊了一声，没有人应，进门才发现环儿已经……已经那个了。”

杨柳青道：“还有谁知道这里出了命案？”

狗儿道：“小的得过娘子嘱咐，有事不要声张，直接去告诉娘子，因而再没有旁人知道。”

郭震道：“你送的是两个人的饭，两副碗筷，还有一副是给谁的？”

狗儿道：“是给陪伴环儿的丑娘子。”

郭震低声问道：“丑娘子是芳华吗？”

杨柳青道：“是。我离开芙蓉楼后，芳华姊姊便陪着环儿住在这里。这里本来就是她当红时的旧居，郭公子应该早就知道了。”又问道：“丑娘子人呢？”

狗儿道：“呀，是啊，小的还真没留意到。会不会……”打了个寒战，不敢说出丑娘子也被杀了。

三人忙里里外外寻了一番，在院外墙根下找到了芳华，所幸人还活着，只是晕了过去。

狗儿一时不知所措，问道：“青娘当真不报官吗？至少要告诉鸨母一声吧。”

杨柳青道：“这件事先不要声张，我自有处置。你先回去忙你的，就当没这回事一样。”又取下头上的金簪，递过去道：“这个你拿去，换了钱给你娘买身新衣裳。”

狗儿畏畏缩缩不敢接，道：“全靠青娘救济，这才治好了娘亲的病，小的怎敢再要娘子首饰？”

杨柳青命道：“拿去。”口气甚是严厉。

狗儿素来对她又敬又怕，只得接了金簪，道谢去了。

郭震已将芳华抱回房中，放在榻上。杨柳青自到厨下瓮缸打了热水，将酒烫了，倒出一杯热酒，喂芳华喝下。

郭震道：“你这是做什么？”杨柳青道：“热酒回阳，这杯酒能令芳华姊姊早些醒过来。”

果然不出一会儿，芳华便悠悠醒转，一见到郭震，便直坐起来，抓住他臂膀道：“他还活着！郭公子，他还活着。”

郭震道：“谁还活着？”芳华道：“杜龄。”

杨柳青大吃一惊，问道：“是芳华姊姊的旧情人杜龄吗？他不是早死了吗？”

芳华道：“不，他没死，我看得很清楚，是他。”

原来芳华在庭院中收拾花草时，忽发现墙头有人往院中窥测，那人似极了杜龄，但一闪即逝。她大吃一惊，以为是自己眼花了。然再抬头时，又看见了那人。她忙开了院门，赶出去查看，却不见人影，但墙头

明显有人攀爬过。

她料想情郎尚在人间，然当他回来找自己时，先看到了她被毁的面容，惊骇之下，再也难以靠近。心头怅然，只觉得天意弄人。伫立墙根许久，直到听到环儿在屋里叫她，她才转身，忽然脑后生风，不及回头，后脑便挨了重重一下，随后便人事不知了。

杨柳青问道：“芳华姊姊能肯定那人是杜龄吗？”

芳华道：“肯定是他。”又问道：“环儿呢？是她叫郭公子和青娘来的吗？怎么不见她人？”

杨柳青道：“环儿被人杀了。”

芳华骇异万分，愣了一愣，还不大相信，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双手捂脸，虽未哭出声来，但泪水却不断从指缝中涌出。过了好半晌，才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杨柳青道：“应该就在芳华姊姊被打晕后不久。”

芳华道：“可是谁……谁会想杀环儿？”

杨柳青道：“目下我们还不知道，不过既然姊姊认出了杜龄，他嫌疑应该最大。”

芳华怔了一怔，随即摇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杜郎。郭公子，你和杜郎是同门，你最了解他，知道他不会杀人的，是不是？”

郭震道：“当然。杜龄为人最正直不过，决计不会滥杀无辜，我也想不出他有什么动机要杀死环儿。”

杨柳青道：“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处院子原先是芳华姊姊故居，杜龄大概想回来找你，不想看到姊姊毁了容，他心中一定很震撼。打晕姊姊后，他不由自主地走进这里，遇到了环儿。环儿为人硬气，素来嘴上不饶人，见到陌生人溜进来，更不会轻易放过。大概言语激烈了些，杜龄一气之下便杀了她。”

芳华一呆，虽不愿意相信，但亦觉得杨柳青推断有道理，转头问道：“郭公子，当真是这样吗？”

郭震也无法回答，他记忆中的杜龄，仍是那个朝气蓬勃、正直乐观的男子。而今十年过去，物是人非，杜龄又经历了那么多变故，还会是原来的个性吗？

就拿郭震自己来说，他少年时何等旷达放纵，桀骜不驯，然经历与爱人分手、妻子病故等打击后，他身上可还能找到当年半分不羁浪子的影子？短短几年，所有的骄傲、自负便消逝于无边的黑暗中，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如此，杜龄也应会如此。

杨柳青道：“我也不希望杜龄是凶手，他不但是芳华姊姊的知心爱人，也是我丈夫的同门师兄弟。然目下杜龄嫌疑最大，我们得设法找到他，当面问个清楚。”

芳华忙问道：“一旦找到杜郎，青娘要如何处置他？”

杨柳青道：“我要当面问他有没有杀死环儿，如果是他杀人，要么我动手，要么等徐老爹动手。不管怎样，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她甚是冷静，言语中更有一丝残酷。芳华呆了一呆，不敢接话，又默默流起眼泪来。

郭震道：“青娘何不将案子交给官府处置？免得大伙儿心里都不好受，还两边为难。”

杨柳青决然道：“不行。一旦报官，官府便要派人验尸。环儿与我情同姊妹，我不希望她死后还受这种污辱。郭公子，你先回去。这件事，我自有主张。”

郭震道：“你不是说徐沛那些人都外出办事了吗？没有了帮手，你要如何处置环儿尸首？我与你一道出门，当然要一道回去，不然如何向任介交代？”

杨柳青只得道：“那好，郭公子先帮我葬了环儿吧。”

当下在庭院中挖了个坑，将环儿用锦被裹了，先行埋在坑中，预备等徐沛回来再作改葬。

郭震又道：“芳华娘子也不能再住在这里，不妨你暂时搬去我家住。我堂兄过世，家里只有嫂嫂及一双儿女，正好可以做伴。”

芳华苦笑道：“我这张脸成了这样，怕会吓坏郭公子家人。”

杨柳青道：“徐老爹在十字街有处宅子，他和手下一直住在那里，现下空着，姊姊不妨先去那里。”

芳华道：“甚好。”

三人出来芙蓉楼。郭震、杨柳青先送芳华去了十字街，这才往孙家赶来。

杨柳青道：“这件事，还请郭公子不要传出去。”

郭震很是不解，道：“娘子与任介已经做了夫妻，他是你在这世上最亲近的人，为什么你还要处处瞒着他？”

杨柳青倒也坦然，实说道：“因为我一直有种不好的感觉，我不希望任郎因为我而受到伤害。”又解释道：“我也不是有意要拉郭公子进来，任郎不知道我杀过人，也不知道我在和徐老爹他们一起做事，而你早已经知道了这些。”

郭震道：“青娘不必解释，你既已是任介妻子，那么便是我弟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杨柳青喜道：“当真？郭公子，你为何不问我为什么会有不好的感觉？还有徐老爹他们外出去做什么了？”

郭震道：“你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子，不想说的话，我问你也不会答。”

杨柳青道：“那好，我告诉你……”

忽有人挺身拦住去路，问道：“你是杨柳青么？”

杨柳青狐疑问道：“你是……”

那年轻男子道：“我家主人是娘子故人，想请娘子到家中一叙。”

杨柳青道：“实在抱歉，我早已离开芙蓉楼，嫁为人妻，实不方便再见外人。”

那年轻男子却不肯放弃，上前一步，道：“我家主人早已知晓娘子嫁了人，他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请娘子见个面。”

郭震道：“阁下主人是谁？青娘已经说了不方便，你为何还要苦苦纠缠？”

年轻男子道：“你就是杨柳青的丈夫吗？”忽然袖出短刀，抵在杨柳青胸口，喝道：“别出声，不然要你的命！”

郭震大惊，正欲上前营救，身后已有两名大汉靠近，一左一右呈包抄之势。

年轻男子道：“我们人多，而且你妻子已在我手中，我劝任公子放聪明些，不要反抗，也不要试图呼救。”

郭震道：“你们想怎样？”年轻男子道：“只想请二位跟我走一趟。”

郭震见对方刀尖紧紧顶在杨柳青身上，无可奈何，只得任凭身后大汉捉住双臂。

成都刚经历王均兵变不久，城中仍屯有重兵，不时能见到全副武装的军士巡逻经过。几人一路北行，来到武担山附近的一处民宅。厅堂中灯火通明，已有数人等在那里。

年轻男子带着手下将郭震、杨柳青押进来，向堂首一名中年黑衣男

子稟报道：“舅舅，杨柳青和她丈夫带到了。”

黑衣男子回过头来，朗声道：“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杨柳青，我们又见面了。”

杨柳青本来尚作镇定，一见到那黑衣男子，登时脸色惨白，道：“啊，你……你是……你竟然还活着？”

黑衣男子笑道：“青娘想不到吧。”走到郭震面前，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问道：“你就是杨柳青的丈夫任介？嗯，还不错，一表人才。”

杨柳青虽惊惶不已，仍挺身拦在郭震面前，问道：“你找我们做什么？”

黑衣男子道：“青娘应该知道我找你做什么。”

杨柳青道：“我……我不知道。”

黑衣男子道：“那好，明人不说暗话，我要后蜀后主留下的那笔宝藏。”

杨柳青颤声道：“我不知道什么后主宝藏。况且你……你是他的后人，你都不知道，我如何能知道？”

黑衣男子使命人将郭震带上前，问道：“你认识我吗？”郭震道：“还没有来得及请教阁下尊姓大名。”黑衣男子道：“我姓李名顺。”

郭震大吃一惊，道：“你……你就是大蜀王李顺？”

李顺笑道：“如假包换。”一边说着，一边取下头巾，露出光头，示意当年他化装成僧人逃遁传闻不假^[1]。

郭震道：“你也曾是蜀地叱咤风云的豪杰人物，为什么要找上青娘？”

李顺道：“因为你妻子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她手中握有一笔巨大的财富，有了这笔财富，世间没有什么得不到的。咦，看样子，任公子还不知道，你妻子没有告诉你吗？”

郭震道：“青娘没有告诉过我。不过李公适才提到了后蜀后主宝藏，想来李公所言巨大财富，就是这笔宝藏了。”

李顺道：“不错，但这笔宝藏现在落在了你妻子手中。我虽然兵败，可仍然是后主子嗣，我有资格要回这笔财富。”拔出短刀，横在郭震颈中，道：“青娘，我很佩服你的胆识和手段。不过你丈夫现下在我手中，如果你不交出宝藏，我便一刀一刀地割了他，拿他的肉下酒吃。”

杨柳青颤声道：“我根本没有宝藏，李公要我如何交出？”

李顺命人执住郭震，亲手扯开他衣襟，横刀往他胸口割了一刀，登时血如泉涌。杨柳青惊呼一声，欲上前阻拦，却被两名大汉捉住。她挣脱不得，忙叫道：“停手，停手。好，我告诉李公实话。”

数年前，李顺占据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自称大蜀王。他在宫城举办宴会时，也慕名请了芙蓉楼名妓杨柳青来行酒令助兴，“杨柳青青著地垂”一诗即杨柳青初亮相时自报姓名所吟，令人印象深刻。

在那场宴会上，有人寻来一名年纪极老的宫人，想借其口来验证李顺是后蜀后主孟昶遗腹子一说。老宫人手中有孟昶画像，与李顺比照看过后，果然有几分相像。大蜀将士登时欢声雷动。

老宫人也很激动，问李顺可有找到宝藏钥匙。李顺起初不明究竟，细问之下，才知孟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预备作为日后后蜀东山再起之资，藏宝图交给了怀孕宫人，也就是李顺生母，钥匙则藏在了他处，需要二者合一，才能找到宝藏。

李顺其实并不是孟昶亲子，由于孟昶画像遍布蜀地，其内兄王小波见他跟孟昶有几分相像，便故意声称他是孟昶遗腹子，想利用孟昶声名来招揽人心。虽然相信的人很多，但身份终究是假的，李顺又如何能从生母那里继承到藏宝图？

听了老宫人的话后，李顺也没太当回事。当时他已坐拥成都，手下数十万军队，喧嚣不可一世，整个蜀地都是他的，又如何会在意所谓的

后蜀宝藏？

然几个月后，李顺兵败逃亡，如丧家之犬，心中极为不甘。又想起老宫人的那番话来，若是能得到那笔后蜀财富，他便能招兵买马，再度起事。但他既无藏宝图，也不知钥匙在哪里，无从找起，只能先逃命再说。

当日宴会，杨柳青也在场，亲耳听到了老宫人的一番话。她虽坠入风尘，却有济世救民之心，也想找到那笔宝藏，用之于民。李顺败亡后，杨柳青救了大蜀枢密使徐沛，二人结成同盟，除了一起救济贫苦百姓外，还携手寻找后蜀宝藏下落。

而找到这笔宝藏的关键，一是找到孟昶遗腹子，二是寻及钥匙。孟昶遗腹子即是李顺，其人已死，藏宝图亦下落不明，唯一可行的是寻到钥匙。杨柳青本打算从老宫人身上下手，可战乱后老宫人不知去向，人海茫茫，多方探听也没有找到其下落。

正当杨柳青等人决定放弃时，宝藏消息自己送上门来。那是官兵收复成都后不久，宋军主帅王继恩在军营宴请成都知府郭载，杨柳青亦应邀在帐中，为众人助兴。王继恩明白地告诉郭载，称朝廷已下诏令，要召其回京治罪。郭载惶恐不安，忙从怀中取出一对夜明珠奉上，拜请王继恩在皇帝面前说些好话。王继恩便命侍从和杨柳青尽数退出。杨柳青出帐后并未离开，而是绕到背后，隔帐偷听。

帐中王继恩看也不看夜明珠，只问皇帝交代的秘密使命办得如何。郭载起初不敢说，说这是朝廷机密。王继恩大怒，拔剑斩下案桌一角，问郭载首级可是比案桌还硬。郭载见对方杀气腾腾，竟被吓住，便如实缴交了真相——

原来之前太宗皇帝从后蜀某旧臣口中得知后主孟昶主蜀时，曾意外发现了一张藏宝图，为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所留。韦皋镇蜀二十年，等同于西川王，手中积蓄财富之大，可想而知。藏宝图具体指明了地点及

开启之法，但还需要一柄钥匙，至于钥匙藏在哪里，图中没有明确提及。

孟昶得到藏宝图后，虽毫不怀疑其真实性，却自傲后蜀府库充裕，宣称这是天降之财，用之不义，只下令将藏宝图封存。至于孟氏内心想法到底如何，有没有派人秘密寻觅钥匙，无人得知。但那名旧臣可以肯定的是，后蜀灭亡前，孟昶不止一次地提及这笔财富，还将藏宝图悄悄取出，交给了怀孕宫人，遣其逃出，所以旧臣怀疑钥匙其实早已经在孟昶手中。

太宗皇帝得知藏宝图一事，立即派遣心腹郭载出任西川兵马捕盗使，到蜀地寻访宝藏下落。郭载利用职务方便，打听了许久，终于得知那逃出后蜀王宫的怀孕宫人因无法自存，嫁给了民间一个姓李的百姓，生下了一个儿子。那儿子，显然不是李某亲子，而是孟昶骨肉了。但宫人不久后就死了，李某与养子亦不知所终，再难以追查。

虽然不算重大发现，但亦是有所进展，太宗皇帝由此给郭载加了官，调其回京，也没有再派人追查这件事。

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后，蜀中民间疯传李顺即是后蜀后主孟昶之子。太宗皇帝听闻后，又想到了那笔传说中数目巨大的韦皋宝藏，忙任命郭载为新任成都知府，再度追查宝藏一事。不想郭载刚入成都，李顺挥军大举围城。郭载本不是什么能臣，仅因是太宗心腹才被委以高官重任，见义军来势汹汹，干脆弃城，不战而逃，令朝廷失尽面子。

更令太宗皇帝恼怒的是，李顺既是孟昶之子，身上必定怀有藏宝图。他一力攻打成都，必然是要取得藏在城中的钥匙。其人既已破城，必定已得到钥匙。而郭载不能拒守，这才给了李顺机会占据成都，是以郭载深知此次被召回京后，一定会受到重罚。

王继恩听了郭载一番坦白后，哈哈大笑，表示会在皇帝面前为他求情，又亲自为他斟酒压惊。郭载虽受宠若惊，连声道谢，但他自知所犯过错太大，怕是王继恩求情也不管用，还是难以心安。只是到了这步田地，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王继恩一再抚慰郭载，亲自送其出门，回帐后即召进亲兵卫队长王长寿，命他去调查宝藏一事，且一定要严守秘密，尤其不能让朝廷和地方官府知道。

王长寿便问如何处置郭载，道：“郭知府既将秘密告诉了大将军，回头圣上问起，难保他不会说出来。”

王继恩笑道：“不必再管郭载。他饮下了毒酒，活不过明日。”

王长寿道：“大将军今晚在军中宴请过郭知府，他明日中毒身亡，旁人不会起疑吗？”

王继恩斥道：“你以为本帅没脑子吗？那是宫廷秘药，能令中毒者看不出半分中毒迹象。”

王长寿这才喏声退出。

杨柳青在帐外听得一清二楚，便决意再度寻宝。之前徐沛曾怀疑过李顺的孟昶之子身份是假，但杨柳青曾亲眼见过李顺——其人身材高大，又长有美髯，号称“美髯壮士”——颇为其不凡气度折服，认为他真的是孟昶之子，藏宝图一定在他身上，但他也没有找到钥匙。官兵破城后，李顺在乱军中被杀，尸体被焚毁，藏宝图多半已随尸体毁于大火中。但钥匙是金属打造，既藏在成都某处，有心寻找的话，总能找到。而一旦寻到了钥匙，也许能得到相应线索寻到藏宝地点，那么就不需要藏宝图了。

后来张咏上任成都知府，怀疑前任知府郭载之死跟王继恩有关，便与郭震微服到芙蓉楼，想从杨柳青口中探听消息。杨柳青因勾平一案对张咏感激涕零，又极厌恶王继恩其人，本愿意将实情托出，但因财宝一事事关重大，即便她信任张咏为人，也不能相信宋廷会将宝藏用于蜀民，于是隐瞒了下来。张咏以为她只是畏惧王继恩权势，倒也没有再勉强，郭载疑案遂不了了之。

只是杨柳青万万想不到民间传说是真，李顺的确还活着，而且在逃

亡了数年之后，又重新回来了成都，还找上了自己。此刻郭震在对方手中，流血不止，她不得不和盘托出，只是未提及徐沛正暗中协助自己，只大概说了在军帐外偷听到前任知府的郭载一番话。

李顺沉吟道：“原来那不是后蜀宝藏，而是韦皋留下来的财富。”又问道：“你既派了徐沛等人出门，一定是找到钥匙了？”

杨柳青大吃一惊，问道：“李公怎么会知道徐沛？”

李顺便招手叫过一名大汉，道：“青娘可认得他？”

杨柳青道：“这不是徐沛下属明大吗？你两年前说要回乡，何时……”

明大道：“回乡不过是借口。徐沛为了帮娘子救济贫民，不断驱使手下东奔西走。就算找到宝藏，个人也没什么好处。况且当时青娘手中既无藏宝图，又没有钥匙，能有什么希望？我想李公是后主孟氏后人，身上有藏宝图，由他来寻宝藏，总是容易得多。”

杨柳青惊道：“你那时便知道李公还活着？”

明大摇头道：“不知道。但民间不是一直传说李公在城破时化装成和尚逃走了吗？万一是真的呢？所以我离开徐沛后，径直去了青城山，那里是李公故乡，总有人会有消息。经过多方打听，多方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在半年前找到了李公。”

李顺道：“本来我们几个月前就要来找青娘，可王均占了成都，官兵大军围城，我又怕被人认出，不得不避避风头，拖到现在才入城来寻青娘。徐沛等人不在你身边，你一定是找到钥匙了，对不对？”

杨柳青道：“没有，真的没有找到钥匙。”

李顺便再次举刀，对准郭震胸口，冷冷道：“青娘知道我为人，我不滥杀无辜，但我想办的事，非得办到不可。谁挡了我的路，我会毫不留情。”

杨柳青急道：“我是真的没有找到钥匙，但我大致猜到了宝藏所在地，所以徐老爹带人赶去查看验证了。本来老早就该出发的，可是王均兵乱，成都内外封锁，耽误了好几个月。”

李顺问道：“宝藏在哪里？”

杨柳青未及回答，郭震忽插口道：“不要告诉他。”

李顺道：“看来这一刀还不够令任公子惊醒。我再割一刀如何？”

李顺之前一刀下手甚重，郭震额头尽是冷汗，强忍疼痛，吸一口气道：“青娘千万不要告诉他。他得到宝藏后，一定会用来招兵买马，再兴战乱。蜀地已经经历了太多战火，实在是够了。”

郭震早知李顺等人将自己当作了任介，之所以一直不揭穿对方认错人的事实，是怕李顺又会再派人去捉任介来对付杨柳青。又道：“青娘心怀仁义，有侠义心肠。你无须找到宝藏，只要不让宝藏落入别有用心之人之手，便是帮了蜀地百姓大大的忙。”

杨柳青想了想，昂然道：“郭公子说得对。李公，我对你再无话可说。要么你杀了我二人，要么放我们走。我希望是后者，至于你秘密潜回蜀地一事，我们决不会泄露半句。”

她无意一句“郭公子”，立即令李顺醒悟了过来。他将刀尖顶在郭震胸口，问道：“你不是杨柳青丈夫任介吗？那你是谁？”

郭震见已然泄底，只好道：“我不是任介，你认错人了，所以你再拿我性命威胁青娘也没有用。”

李顺道：“你到底是谁？不怕死吗？”

郭震道：“一个送青娘回家的路人而已。”

李顺蓦然瞪大了眼睛，问道：“你就是郭震吗？”

郭震料想难以抵赖，便道：“多谢李公当年约束部属，手下留情，没有均掉我郭家财产。”

李顺哈哈大笑道：“当年我派人到处寻找郭公子，想不到今日在这种情况下会面。抱歉了。”命人放开郭震，又撕下自己衣襟，敷在他伤口上。

郭震道：“多谢。”又问道：“李公预备如何处置我和青娘？”

李顺问道：“青娘当真预备拿那批宝藏赈济贫民吗？”

杨柳青道：“千真万确。李公不相信我为人的话，可以问明大。”

明大支支吾吾了一番，还是说了实话，道：“青娘倒是从不贪财。”

李顺道：“当年我率众起事，就是因为穷人太穷，贪官太富，所以才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青娘女流之辈，有大爱之心，堪称可敬可佩。你这就带郭公子走吧。至于宝藏，我绝不会再染指。”

杨柳青道：“那么那张藏宝图……”

李顺笑道：“我并不是孟昶遗腹子，哪里来的藏宝图？”

杨柳青一怔。一旁李顺部属反而更为惊愕，他们一直以为首领是后蜀后主孟昶之子，现下依然冒险追随，当然是为了传说中的宝藏，却想不到李顺根本没有藏宝图。

明大道：“李公手中既然没有藏宝图，为何不早明说？”

李顺笑道：“我若明说，世人便会去寻那真正的孟昶之子，藏宝图难保不会落入奸人之手。我不说，奸人自会来寻我，我便可乘机将其除掉。”

一名脾气急躁的大汉怒道：“李公这不是骗俺们吗？”

李顺道：“我既没说我有藏宝图，也从没说没有藏宝图。藏宝图在我手中，全是你们自己想象的。”

那大汉不由得很是恼怒，其他人也露出失望之色来。郭震见这些人并非真心追随李顺，怕是会因宝藏而生出变故，忙拉了杨柳青往外走。

称呼李顺“舅舅”的年轻男子是其内兄王小波之子，名叫王江儿，忙挺身上前拦住，道：“舅舅，不能放他们走。就算你没有藏宝图，但杨柳青已经猜到藏宝所在，不如将她和这姓郭的吊起来严刑拷问。她一个娘儿们，能有什么能耐？一顿鞭子打下去，就全招出来了。”

李顺怒道：“江儿，你不听我的话了吗？”

他毕竟曾是几十万义军领袖，还当过几个月大蜀国主，这一喝极具威风，王江儿吓了一跳，立时缩回了握刀的手。

明大忽道：“令尊王小波王公才是真正的起事领袖，若非他在与官兵争斗时战死，大蜀国主是该轮到他来做的。王公子，而今你就是我们的少主。你下命令吧，我们誓死帮你找到宝藏。”

众人纷纷响应，表示要支持新少主。王江儿心有所动，手扶刀柄，上前一步，命道：“先把杨柳青和这姓郭的抓起来。”

李顺忙道：“且慢动手！”将外甥拉入内室，低语一番。王江儿再出来时，便道：“舅舅到底还是咱们的首脑，他的话，我不能不听。”挥手命手下让开。

郭震生怕再起风波，忙与杨柳青奔出宅子，直跑到大街上，遇到一队巡逻军士，这才略略放慢脚步。

杨柳青道：“适才他们甥舅明明起了内讧，那王江儿为何又放走了我们？”

郭震道：“也许李顺告诉他，即便强留下我们，也难以拷问出宝藏所在，不如先放人，再暗中尾随青娘，自可追查到徐沛那些人去向。”

杨柳青道：“呀，我还相信了李顺‘均贫富，等贵贱’那番话，以为他是出于真心，且不会再染指宝藏，想不到他心机如此深刻。”想了想，又道：“我只是大致猜测了藏宝所在，未必真的就在那里。况且我还没有找到钥匙，就算知道了藏宝地点，没有钥匙，也是进不去的。”

郭震道：“无论李顺是不是出于权宜之计，王江儿那些人都不会放过你。你在明，他们在暗，而且你还不能声张报官，局面很是不利。”

杨柳青道：“依郭公子看，该如何是好？”

郭震道：“青娘肯听我一言吗？你找到宝藏，无非是想帮助穷苦百姓。何不将这件事交给新任知府张公处置？他的为人，你最清楚，绝不会将宝藏中饱私囊。如此一来，宝藏仍然用在了正途上。”

杨柳青道：“可是徐老爹他们的身份也会因此而暴露。”

郭震道：“他们以前是加入过大蜀军，但大蜀李顺早败亡好多年了。之前张公镇蜀时，亦公告要化贼归民，只要愿意做回老百姓，都可以前事不究。”

杨柳青仍然下不了决心，道：“我再想想。”又问道：“张知府何时会到成都？”

郭震道：“不大清楚。不过打前站的李畋既然到了，想来应该很快了。”

杨柳青道：“让我再想想。”忽转头看到郭震身上，不由得惊叫出声：“呀，郭公子，你的外袍上染了血。”

好在正值夜晚，也无人看见。刚好路过大圣慈寺夜市，杨柳青便寻到一处摊子，挑了一件衣衫，让郭震换上。郭震却不愿意脱下原来的长袍扔掉，只将新衣衫披在外袍上，勉强遮住了血迹。

郭震见杨柳青拿出交子付账，很是诧异，问道：“这是青娘往交子铺存钱换来的交子吗，不是说只能在十六家商铺使用吗？为何这夜市小贩也愿意接受？”

杨柳青笑道：“郭公子从来不当家吗？交子早已在成都通用，之前王均占据成都时，亦认可其合理性。夜市小贩收了交子，再拿去十六家商铺买布，不是比收取铁钱方便多了吗？就算临时需要现钱，也可以随时到交子铺兑现。”

郭震道：“原来是这样。”

他理好新衣衫，刚一转身，便与一名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撞了个满怀。

杨柳青喝道：“喂，你走路不长眼睛吗？”

那中年男子慌忙道：“抱歉……噢，你不是李旼的好友郭震郭兄吗？几年前我去府署送药，看到你和李旼跟在张知府身边。”

郭震道：“原来是李兄，我记得你。你送的奇药补骨脂对张公的病痛很有用。你何以……”

那中年男子上前握住郭震双手，道：“改天再约郭兄和李兄闲话。”随即拱手匆匆去了。

杨柳青道：“这个人是郭公子朋友吗？看着好眼熟啊。”

郭震道：“他是广州药商李延志，每年都来成都，一年有好几个月都在大圣慈寺药市，跟李旼很熟，估计青娘逛市集看见过他。”

杨柳青道：“不对，我可没逛过药市，我就是觉得他眼熟。”

郭、杨二人回来孙府时，景倩与喻雯自在庭院中闲聊，堂中酒宴甚欢。

杨柳青笑道：“二位娘子怎么不进去？”景倩笑道：“他们师兄弟正互相取闹，我们不在，他们反倒自在些。”

杨柳青道：“那好，我也不进去了。”走过去拉起喻雯的手，笑道：“正好我有事想请教雯娘。”

郭震便自进来堂中。孙辟问道：“怎么去了那么久？我们都快散席了。”

郭震道：“算上一去一来花费在路上的时间，不算太久。”又问

道：“张知府什么时候到？”

李畋道：“大概晚几天吧。怎么，你有事找张公？”郭震道：“算是吧。”

任介出去与妻子扯了几句，又进来笑道：“我们夫妇今晚出不了城，得留在孙家打扰了。孙辟，柳青说累了，想早点歇息。”

孙辟闻言，忙命仆人去整理房间。景倩和喻雯亦进来告知退席。孙辟忙道：“郭震，你送师妹回去。”

郭震不及回答，景倩已笑道：“我是乘车来的，仆人还在外面候着呢，无须劳动郭师兄大驾。”

孙辟闻言，只得罢了。

送走景倩，郭震几人又闲聊了一会儿。王昌懿谈及十六家联合发行交子的苦闷，旁人也无力帮他解决，只能望洋兴叹。

孙辟道：“当初你王氏一家发行交子，发行量有限，可也没这么多麻烦。而今十六家联合，人心不齐，利益不一，自然烦恼多多。要我说，还是各干各的，王家发行王家交子，杨家发行杨家交子，免得争嘴吵架。”

王昌懿道：“但十六家联合的影响力可比一家强多了。而今我十六家交子是硬通货，不单在蜀地广泛流通，在西北也能通行使用，陕甘境内许多商铺都愿意接受交子。”

任介送杨柳青回房后，又折返回来，正好听到这番话，问道：“市场交易，有以物易物，譬如以茶易马，有以钱买物，譬如我给你铁钱，你卖给我蜀锦。那么交子要如何流通呢？”又怕众人不明白，详细解释了一番他的问题——

某人只有在交子铺存了钱，才能领到等值的交子。交子是十六家联合发行，如果某人再用交子在十六家名下商铺购物消费，那么交子又回

到了十六家手中，这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交子从起点出发，绕了一圈，实现了货币价值后，最终又回去了起点。

但如果涉及十六家以外的商铺，情况似乎就复杂多了。假如某人去了京兆长安，那里的商家愿意接受交子，他使用交子吃饭住店。长安的商家付出了成本，作为回报收到了交子。但这张交子在当地并不是硬通货，有的地方能用，有的地方不能用，那么长安商家手中的交子要如何变成利益呢？总不可能千里迢迢来到成都，找交子铺兑成铁钱，这样一越远途，仅交通住宿便是不小的花费。

孙辟笑道：“别看任介是个呆子，问的问题总在点子上，我也想知道答案。”

王昌懿道：“长安商家手中的交子，最终还是要流回成都，但却不是他亲自来成都兑现，而是直接在交易渠道中便兑成了现钱。”

譬如西北有商人要来成都进货，他知道长安商家手中有交子，便先到那里，用手中的现钱换取交子，然后他直接携带交子来到成都，到十六家商铺中购买所需货物即可。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商人进行的都是大额交易或大宗贩运，若用现钱，则需要车载船运，运钱比运货还困难。而交子只是极轻的纸，商人省了运输的麻烦；二来现钱过关要被抽税，数量越多，税目越大。而交子只是一种凭证，在关卡眼中只是一张纸，无须纳税。中国自古有“行商坐贾”的说法，成都十六家等于是坐贾，有坐贾坐镇，行商便方便多了，不必再因为铁钱笨重而忧心。

孙辟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难怪商人都愿意用交子。”

王昌懿道：“这也是交子为什么能在西北风行的原因。”又叹道：“有人愿意用，就有坏人打起了歪主意。上个月清算时，发现了好几张伪交子，损失不小，我全自己掏腰包添了空档。本想堵住这个漏洞，但目下我们十六家自己内部闹纷争，怕是再难进行下去。”

李畋道：“但交子的流通是一件大大的好事，还是应该坚持办下去。”

郭震道：“当初搞十六家联合，是张公的主意，何不等他老人家到成

都后，出面邀集十六家，针对之前出现的问题，共同订一些盟约制度，以平息矛盾？”

王昌懿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就等着张公他老人家到成都呢。”

几人又闲话几句，就此散去。

郭震回来家中，自己到厨下瓮缸打了热水，进房将衣衫脱了，刚将伤口擦洗干净，忽听到门外有人道：“叔叔，你回来了吗？”正是堂嫂杨茆的声音。

郭震忙道：“有劳嫂嫂牵挂，我已经睡下了。”

不想杨茆仍推门进来，郭震闪避不及，只好拿起衣服，挡住赤裸的上半身。

杨茆道：“我适才看到叔叔往厨下去了，怕下人们已经歇下，叔叔有所需要，特来问一句……”

一语未毕，忽见到郭震手中衣服上有血，大惊失色，忙走过来，一眼看到郭震胸口刀伤，忙问道：“是谁将叔叔伤成这样？”

郭震道：“唔，这个……嫂嫂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杨茆忙去取了药膏和纱布，要为郭震包扎伤口。

郭震推辞道：“不敢有劳嫂嫂，还是我自己来吧。夜色已深，请嫂嫂回房歇息。”

杨茆正色道：“你我有叔嫂之名，小叔受了伤，嫂嫂岂能不理不顾？”

郭震忙起身闪避到一边，告道：“我身上污秽，切莫弄脏了嫂嫂的玉手。”

杨茆脸色一沉，道：“是我自己不知趣。”丢了药膏纱布，抬脚便

走。

郭震见她生了气，忙道：“并非我不知好歹，而是夜深已深，你我孤男寡女……”

忽听到前院有拍门声，有人叫道：“郭震！郭震！”

郭震忙道：“是李畋声音，他一定有急事找我。嫂嫂，你请去安歇。我弄污了你亲手缝制的衣裳，改日再向你赔罪。”一时也不及换衣，便随手披了长袍出去。

杨茕本是好意，郭震却一再避嫌，她心中很有些着恼，待见到郭震不穿那件新衣衫，只披自己为他缝制的外袍，也不嫌弃沾染了血污，显见极是看重，这才略感安慰。

郭震赶来大门时，仆人刚刚起身，欲赶去开门。郭震忙道：“你去睡吧，这里有我。”开门一看，果然是好友李畋。

李畋一路急奔过来，满头尽是汗珠，一边喘气，一边告道：“出事了……出事了……”

郭震一惊，问道：“是任介、杨柳青被人捉了吗？”

李畋吃惊地望着好友，道：“你胡说些什么？”喘息略平，这才说了大概。

原来孙府宴席散后，李畋便径直回家，不想在巷口发现了一名受伤的男子，竟是广州药商李延志，后背被人砍了一刀，浑身是血。李畋大吃一惊，忙将他扶回家中救治。李延志只道：“求你……不要……不要报官……找……去找郭震……快去……”人便晕了过去。

郭震听了究竟，奇道：“我今晚在大圣慈寺夜市遇到过李延志，打了声招呼，也没说什么呀，为何他指名要找我？”

李畋道：“我也奇怪呢。不过李延志曾帮过我不少忙，好多药材特别

难寻，他也不厌其烦地去帮我找，算是我的好朋友。弄清楚怎么回事之前，我只能按照他的嘱咐，赶来找你了。”忽然留意到好友胸前血迹，忙问道：“你怎么也受了伤？”

郭震道：“说来话长，不提也罢。你先等我下，我去换件外袍。”

重新回来房中时，杨柳青新买的那件衣衫已经不见了，大概被杨萼取走送交下仆浆洗了。郭震便将血袍脱了，重新取了件外袍换上，再出来与李畋会合，一道往李家赶去。

途中，李畋说了白天在大街上曾遇到过李延志一事，还有一名年近四旬的大汉手持画像找他。

郭震道：“我今晚在大圣慈寺遇到李延志时，他也是慌里慌张的，似在躲避什么人。”

李畋道：“李延志一定在躲我提过的那名大汉了。从那人身形步伐来看，不是军人，就是身怀武艺的江湖豪侠，李延志后背那一刀多半就是他砍的。可他既然需要画像才能辨认李延志，表明二人并不认识，为什么要苦苦相逼呢？”

郭震道：“应该是李延志身上有什么秘密，那大汉是为他的秘密而来。因为秘密见不得光，李延志就算受了重伤，也只是私下找朋友救助，而不敢报官。但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何他指名要找我？”

李畋笑笑道：“你身上的秘密也很多，别的不说，就单是你与玉局观观主葵因结有旧怨一事，张公想方设法问过你许多次，你却是宁死也不肯说。或许你跟李延志的秘密有交叉之处，他才指名找你。”

李延志被临时安置在李府偏院中。郭震、李畋进来时，李妻正在照顾李延志。李畋不忍妻子受累，便让她先去歇息。

郭震见李延志面如金纸，双唇发紫，道：“看样子他伤得不轻，何时

才能醒过来？”

李旼道：“不好说。他伤得极重，我怕他撑不过去，万一回光返照醒来，又指名要找你，所以才连夜去把你叫来。”

郭震一时也无法可想，只能守在病榻边。李旼为郭震往胸前伤口敷了药膏，缠上纱布，又在窗下临时支了张睡榻，与好友轮换休息。

次日一早，忽有成都府孔目官范度率官差寻上门来。原来有路人发现了巷口血迹后报了官，官差寻迹一路追来李府。李旼既有新任知府张咏幕僚的身份，不便撒谎，只得说了广州药商李延志昨夜受伤一事。

范度见李延志重伤未醒，便道：“那么就等人醒了，再录口供。”又问道：“李公子的朋友住在哪里？”

李旼道：“李延志一向借住在大圣慈寺中。”

范度道：“那好，我这就派人去大圣慈寺，看能不能发现线索。”又问道：“李公子曾提过有名中年大汉在跟踪李延志，那大汉长的什么模样？”

李旼忙取出一幅画像，告道：“这是我昨晚无事时根据记忆画的，跟踪李延志的就是这个人。”

范度看了大吃一惊，道：“我认得这个人，他以前是主帅王继恩王大将军手下。”

王继恩虽显赫于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两朝，然已遭当今真宗皇帝流放，且死在了贬地，天下人拍手称快，不想他尚有余党在成都活动。郭震惊讶异常，问道：“这个人当真是王继恩的手下吗？”

范度道：“以前是。噢，也许我没有说清楚，这个人是禁军大将张舜卿。”

张舜卿曾跟随王继恩入蜀平定李顺之乱。收复成都时，大蜀王李顺

在混战中被杀，王继恩以此上报，并获得了朝廷嘉奖。但张舜卿坚持说李顺没死，还向朝廷密奏道：“臣闻李顺已逃走，王大将军所获尸首不是真的李顺。”

当时还是太宗皇帝赵光义在位，闻奏后怒叱道：“讨平乱贼才几天，张舜卿怎么知道李顺没死？是妒忌众将之功，而想害他们吗？”下令逮捕张舜卿入朝，本来预备当众处死，后来因大臣求情，只将其免职。

张舜卿被逮捕时，范度身为成都府官吏，人也在场，对那一幕印象极为深刻，是以一见到李旼手绘的画像，便立即认了出来。

李旼愈发莫名其妙，道：“张舜卿已被免职多年，目下只是平民百姓一个，为何又来了成都，还找上了李延志？”

他虽然问了两个问题，其实已经猜到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多半是张舜卿气愤前事，一心认为李顺未死，想来成都找到真正的李顺，好恢复他自己声名。

但李旼既有官府中人身份，便不能当众议论李顺是否存活在人间一事，更不能当着现任成都府官吏范度说。况且就算李顺还活着，他亡命天涯尚且不及，如何还会再回来成都？张舜卿又为何偏偏在等了这么多年后，再度开启寻找李顺之旅呢？

郭震心中却是“咯噔”一下，他已经明白了为何昨晚杨柳青会说李延志看着眼熟，那是因为她刚刚见过真正的李顺——且不论气质风貌，仅由轮廓眉目而言，李顺和李延志确实有几分相像。张舜卿要找的不是李延志，而是李顺，他只是错将李延志当作了李顺，这才一路跟踪，甚至不惜出刀伤人。

可张舜卿原只是禁军将领，平定茶农之乱是他生平第一次入蜀，他也没有见过真的李顺，如何知道当日成都城破混战中被杀的王冠壮士不是真的李顺，仅仅是由民间传说吗？他手中的画像又从何而来？

是了，张舜卿手中所拿，不是李顺本人的画像，而是蜀地广泛流传的后蜀后主孟昶的画像^[2]。张舜卿相信了民间流言，以为李顺是孟昶之子，料想父子骨肉至亲，容貌定然甚为相像，便以孟昶画像来判断被杀李顺真伪，而今又以孟氏画像作为比照来寻找李顺。

郭震已然见过真的李顺，且知道对方并不是后蜀后主孟昶之子，其人与孟昶容貌相像，只不过是上天巧合。但广州药商李延志亦与孟昶画像相似，这可就未免太凑巧了。李延志不到四十岁，符合传说中的孟昶遗腹子年纪。莫非他才是真正的孟昶之子？如此的话，倒是能解释李延志不肯报官的原因，他被张舜卿盯上，不知对方是为李顺而来，只以为是因他真实身份，所以被砍了一刀也不敢声张。

那么李延志为何又指名要找郭震呢？他在昏迷前念念不忘“不要报官”和“找郭震”，足见这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可郭震仅见过李延志寥寥几面而已，无论是他孟昶遗腹子的真实身份，还是他的药商掩护，都与郭震没有任何交汇之处。

假若李延志便是真的孟昶之子，成都是后蜀国都，也是孟昶降宋败亡的地方，李延志既已在广州落地生根，为何要年复一年地返回这里？莫非就是为传说中的韦皋宝藏？正如杨柳青等知情者所言，李延志手中有藏宝图，却没有钥匙，他每年来成都一趟，滞留数月，名为贩卖药材，实为寻找开启宝藏大门的钥匙？

可是郭震本人今日才自杨柳青口中得知所谓的韦皋宝藏，李延志断然不可能知道此事，他又为何指名要找郭震呢？一时百思不得其解。

郭震想得入神，再转头时，才发现成都府官吏范度竟不知何时走了。

李畋道：“范孔目说会立即签发追捕通缉张舜卿的公文，只是这样一来，就违背了延志兄不令报官的本意了。”

郭震道：“官府循血迹找上门来，事情断然是瞒不住了。”

李畋道：“你神情闪烁不定，连范孔目跟你辞别都没有听见，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还有，我去找你家时，你为什么一开口就说‘是任介、杨柳青被人捉了吗’？”

郭震道：“我不是有意瞒你，但这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你目下算是半个官家人，万一官府问起，你不能不说实话，只能徒然陷于两难境地。”

李畋想了想，道：“那好，你实在不愿意说就算了。不过不管我是什么身份，我都是你最好的朋友。”

郭震道：“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能让你为难。”

李妻忽进来告道：“我一早出去买菜，外面都在疯传成都十六家交子就快要倒了，人人争相到王记交子铺兑换现钱呢。”

李畋皱眉道：“世道就是这么不太平，隔不多久，就会有别有用心的，人四下散播流言蜚语，恨不得一举将十六家交子搞垮。”

李妻惊道：“相公当真不知道这件事吗？”

李畋道：“不知道啊，怎么说的好像应该我知道似的。”

李妻道：“听说先是新任张知府派人携带了大量交子到王记交子铺兑换现钱，还声称不立即兑换便要查封十六家总库，这才弄得人心惶惶。”

李畋大吃一惊，忙指着床榻上的李延志道：“娘子帮忙看着他，如果他醒了，就立即派仆人到王记叫我。”自与郭震匆匆赶来王记交子铺。

一路上果见人流涌向东城。更有人大声议论，说是十六家首领王昌懿犯了事，张知府将要查封他的家。

到了交子铺，外面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过去。郭、李二人只好绕到后巷。却见后门停着几辆马车，多名伙计正在往交子铺中赶运现钱。

郭震问道：“你们总掌柜呢？”一名伙计道：“去总库召集十六家集会

了。”又告道：“店里面还坐着一位贵客。他一大早就来了，可他兑换的现钱实在太多，小的们清点了一个多时辰了，都还不够数。”

李畋心念一动，问道：“客人可是新任张知府派来的人？”伙计道：“是。”

郭震与李畋忙自后门挤进来。那坐在后室的客人不是旁人，正是张咏心腹侍从邹容。

李畋知道邹容曾受命于张咏，到蜀地襄助宋军主帅雷有终攻破王均，之后回去向张咏复命，却不知他何时也来了成都，还携了大量交子来兑换现钱。一时愕然，问道：“张公到成都了吗？”

邹容道：“张公早在李公子之前便已入了成都，不过人尚未到官署报道。”

张咏每到任上，喜欢微服出访民间，以亲自体察民情，李畋跟其日久，闻言也不惊诧，只指着桌案上的一叠交子问道：“邹兄是奉张公之命来兑换铁钱的吗？”邹容道：“是。”

郭震略翻了一翻，问道：“张知府哪里来这么多大面额的交子？”

邹容道：“张公没有说，我也没有问。”

郭震道：“那么邹兄可知你奉命兑钱一事，已传得人尽皆知？成都民众多半人都跟风赶来交子铺挤兑，极可能就此将十六家搞垮，这应该不是张公本意吧？”

邹容道：“我只是奉命行事，张公本意如何，他不明说，我不会知道，也不会妄加揣测。”顿了顿，又道：“不过有一点，这交子又不是假的，存进一贯钱，才能换到一贯交子，对吧？而今我带来了这么多交子，表明曾有这么多数目的现钱存入了交子铺。王总掌柜直接将那些钱拿出来给我就完事了，为何还要推三阻四呢？”

郭震不便明说商人以逐利为本，便民只在其次，民众存入的现钱，只有极少部分留在交子铺中做周转，其余大部分被拿去出生利，只好

道：“这么多现钱，怕是几大车也拉不完，张公忽然要这么多现钱做什么？”

邹容道：“张公自有用处。”郭震苦笑道：“我就知道是这个答案。”

话音刚落，王昌懿便满头大汗地进来，也不及招呼好友，先道：“邹兄，你的钱数目太大，可否劳烦你移步总库，直接将钱从总库运走？”

邹容道：“你这交子铺里不是也有许多现钱吗？适才又运进了几大车，难道还不够数吗？”

王昌懿道：“够是够了，可而今外面又有许多百姓等着兑钱，邹兄将钱拿走，他们就不够了，还得再从总库运来。”

邹容点头道：“我明白了。”抓起长剑及交子，道：“那就依王总掌柜所言，直接从十六家总库取钱吧。”抬步从后门走了出去。

李畋忙拉住王昌懿，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王昌懿道：“你还问我，我倒要问你呢！还有你郭震，说什么搞十六家联合是张知府的提议，等他人到了，再请他帮忙出出主意，好解决困境。结果倒好，张知府人没露面，先派人来我交子铺挤兑，还闹得满城风雨，这不是要搞垮我十六家吗？”

李畋忙劝道：“张公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王昌懿摇头道：“而今我已经想明白了，我是民，张知府是官，自古以来哪有官府将铸币权交给平民的？分明是见交子发行得好了，有取代朝廷铁钱之势，张知府不放心了，便想要以手段来抑制我十六家交子的势头。”

李畋道：“没有的事，张公果真想这么做的话，当初就不会建议你们十六家联合发行交子了。”

王昌懿道：“没有的事？那你告诉我，张知府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交子？这些都是川中大户存进来的大面额交子，是能够生息的，为何他们会放弃利息不要，将交子转给了张知府？哼，弄来这么多交子同时兑现，分明是蓄谋已久。”

郭震问道：“你库里的现钱，够应付眼下的局面吗？”

王昌懿道：“当然不够。不过我们十六家商议过了，如果挺不过今日这关，信誉就算彻底玩完了，所以咬紧牙关翻出老底，也要全部兑现。张知府摆明要挫交子铺声威，我们也要让他知道，十六家不是任由他摆布的。”狠狠瞪了李畋一眼，扬长去了。

李畋莫名其妙，道：“我对此全不知情，甚至我都不知道张公已经到了成都，怎么我倒成了恶人了？”

郭震道：“这样，你先去找一趟张公，问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李畋道：“我哪知道张公人在哪里？”

郭震道：“不是有邹容吗？你跟着他，他自然会带你去见张公。”

李畋这才会意，道：“是了，我被昌懿那一眼给瞪得糊涂了。”又道：“张公素来看重你，还一直记挂你，何不跟我一同去见他老人家？”

郭震道：“我还有事，改日吧。”

跟李畋分手后，郭震径直来到孙府，却只见到任介，不见杨柳青，忙问道：“青娘人呢？”

任介道：“她说要回乡下探亲，让我留在这里给孙辟帮忙记账。”

郭震道：“哎呀，你就放心她一个人去了？”

任介道：“你知道柳青的性格的，她坚持要一个人去，我能说什么？再说了，她比我能干，不必担心。”又笑嘻嘻地告道：“我翻了账本，发

现这个女工匠喻雯还真是厉害，这么大一栋藏书楼，基本上没有用铁钉子，全是木头楔合在一起。”

郭震道：“名师出高徒嘛。她没有几手绝活儿，孙辟怎么会花大价钱将她从江南请来这里？”

他一时也不及与任介寒暄，急忙往芙蓉楼赶来，心存一丝侥幸，期冀杨柳青人在那里。正好在大门口遇到小厮狗儿，狗儿告道：“青娘天不亮就来过，不过人没有进楼里，只打听了一个人。”

郭震道：“什么人？”狗儿道：“就是徐老爹以前的手下明大，青娘问他昨晚有没有来过。”

郭震道：“明大昨晚来过芙蓉楼？”

狗儿摇头道：“小的没见到。徐老爹和他手下那些人，就算进去芙蓉楼，也从来都是走后巷后门的。”

郭震见问不出什么，又赶去东城十字街徐宅，叩了门环许久，芳华才赶来开门。

郭震问道：“青娘来过吗？”芳华道：“没有啊。昨晚她和郭公子一道离开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郭震见对方言辞闪烁，神情慌乱，便正色道：“我有急事要找青娘，还请娘子莫怪。”径直闯将入门，叫道：“我知道你人在里面，出来吧。”

堂中慢慢踱出来一人，却不是杨柳青，而是同窗好友杜龄。郭震呆了一呆，大叫一声，上前抱住杜龄肩头，道：“你真的还活着！”

杜龄点了点头，道：“多年不见，郭震，你可是老多了。”

郭震道：“你既跳江未死，何不早些回来与老友见面？”

杜龄看了芳华一眼，芳华便道：“我进屋为郭公子沏茶。”

杜龄请郭震到庭院花架下坐下，告道：“当日我自杀未死，但以为芳华已去，心如死灰。救我之人见我无存世之念，厉声斥责，称男子汉大

丈夫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我受其启发，决意向赵元杰复仇，这也是我人生的唯一目标。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含辛茹苦多年，最终得偿所愿。”

赵元杰即是太宗皇帝第五子，当今真宗皇帝同父异母弟。郭震早听说不久前赵元杰暴卒于开封府邸，年仅三十二岁，却想不到其死跟好友有关，一时骇异得呆住。

杜龄道：“你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我不希望还有其他人知道，尤其是芳华。”

郭震道：“你报了仇，便回来了成都，这才发现芳华还活着吗？”

杜龄点点头，道：“我不由自主地去了芳华旧居，结果看到她的脸……当时我真是呆住了，以为人在梦中，或是我已经死了，到了地狱里。”

郭震道：“你为什么要杀死环儿？”杜龄一愣，问道：“环儿是谁？”

郭震道：“芳华没有告诉你吗？”转念想到芳华性情温婉，一定以为情郎杀了环儿，不忍相问，因为她问了，杜龄必会如实回答，而真相一旦说出口，便再无回旋的余地了。忙追问道：“你真的没有杀死环儿？”

杜龄正色告道：“我一生中只杀过一个人，那就是赵元杰。”

他连杀死皇子这样大的罪名都不否认，又怎会不承认杀死环儿？郭震忽然明白了杨柳青到芙蓉楼打听明大的缘由——

她知道李顺等人在找她，而明大最初一定以为她人还在芙蓉楼，所以直接去了那里打探，不想先见到芳华在墙根下发呆，遂将其打晕，闯入院子，遇到环儿，向其逼问杨柳青下落及宝藏消息。环儿不肯说，明大便将其一刀杀死。他大概知道杨柳青与环儿情同姊妹，环儿一死，杨柳青必会现身，于是与李顺手下守在芙蓉楼外，后来果然由此捉到了杨柳青。

杜龄又告道：“我要带芳华离开这里，找个没人的地方隐居起来。”

郭震听了，又是伤感又是欣慰，见芳华端了茶水出来，忙正告道：“杜龄没有杀人，环儿不是他杀的。”

芳华放下茶水，“嚤哼”一声，投入情郎怀抱。她心结既解，便再无顾忌了。

郭震料想杨柳青必是赶去跟徐沛等人会合了，而她此举极可能恰好中了李顺之计——李顺会暗中率人跟踪杨柳青前往所谓的藏宝地点。一旦确认了藏宝所在，李顺必不会再容情，会断然将杨柳青、徐沛等人灭口。徐沛虽有不少手下，但他和那些人原本是李顺下属，怕是难以反抗旧主，是以李顺无论如何都占了上风。

一时忧心如焚，忙道：“我不是有意打扰二位，事情紧急，芳华娘子，你可知徐沛那些人去了哪里？”

芳华道：“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事。青娘也不让我知道，说那些事情干系甚大，怕我知道了反而牵累我。”

杜龄问道：“出了什么事？”

郭震见好友已决心隐居深山，便不欲他再卷入红尘琐事，忙道：“没什么大事。”

杜龄也不再追问，只道：“我预备今日就跟芳华上路了，也不打算再见故人。这一杯茶，权当是我们的分别酒了。”

郭震道：“好。祝你和芳华娘子白头偕老，幸福快乐。”

杜龄道：“多谢。你……”本欲追问郭震私事，转念又想到好友是玉垒七子中才智最杰出者，他既做出了选择，自有他的道理，便顿住话头，道：“多保重！”

芳华道：“郭公子，你日后见到青娘，麻烦你代我向她赔罪，多谢她救了我，又照顾我这么多年，而我却不辞而别。”

郭震笑道：“青娘若是知道娘子最终跟心爱的男子双宿双飞，一定很高兴。”

他因为着急去追寻杨柳青，也不及多叙，就此拱手告辞。

杨柳青并没有得到藏宝图，却已经猜到藏宝所在，那么必然是根据她手头的线索。那宝藏原是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所留，藏宝处一定是跟韦皋所修建筑有关。然韦皋是中唐人，当年著名建筑百尺楼及节度使府署均毁于战火。成都城非但在唐朝末年由另一位西川节度使高骈大肆扩建，且在五代时期经过前蜀、后蜀两朝整修，韦皋所留建筑残存无几，郭震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穷尽脑力所能想到者，仅有合江亭与解玉溪两处而已。

合江亭位于郫江和流江的交汇之处，为当年韦皋花费巨资修建，是成都迎客、送别的经典场所，号称“一郡之胜地”。然其地既是码头，又是集市，无数舟楫停泊在那里，商旅游客穿梭如云，绝不会是理想的藏宝地点。解玉溪是人工开凿河流，更不可能藏宝。但除了这两处之外，郭震再也想不到其他韦皋遗迹了。

可为什么杨柳青偏偏能想到呢？她曾提过数月前便已猜到藏宝所在之处，只不过王均兵变，成都内外封锁，难以有进一步行动。数月前，她早已是任介的妻子，任介会不会知道些什么？

一念及此，郭震忙赶回孙府，寻到正在清点木料的任介，问道：“青娘可有向你打听中唐节度使韦皋事迹？”

任介道：“咦，你怎么会知道？我给她讲了韦皋与玉箫的故事，柳青很是感动呢。”

郭震问道：“青娘可有问到韦氏遗迹？”

任介道：“问过啊，我给她讲过合江亭的故事，还几次陪她到那里去看过。”

郭震心道：“这么说来，杨柳青也曾怀疑合江亭便是藏宝地点，但仔细勘查后一无所获，所以便放弃了。”

任介又道：“不过青娘最感兴趣的还是乐山大佛，问过我好多次，事

无巨细，还一直说要亲自去看，要不是王均兵变，怕是早就成行了。”

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佛”，位于西川嘉州凌云山栖鸾峰临江峭壁，濒临岷江、大渡河和青衣江汇流处。初建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由凌云寺僧人海通向民间募款兴建，意欲借佛力减弱三江汇流处湍急水流，保护过往船只。然而开工不久后就有当地官吏干涉，用各种名目索要财物。海通不惜自挖一眼明志，这才以鲜血淋漓的代价保住了善款。只是由于工程极其浩大，未及佛像落成，海通便已去世，工程也因此而停止。

二十年后，代理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再度开启凿像工程，并请求唐廷批准以抽取地方盐麻税款作为资金。不久后，章仇兼琼升迁为户部尚书，工程再次停工。

韦皋上任唐剑南西川节度使后，拨出巨资重新组织开凿大佛，终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完工，前后共历时九十载。

大佛为弥勒佛坐像，着双领下垂袈裟，双手置膝，足踏莲花，面相端庄，姿态雍容，气魄雄伟。通高二十余丈，头顶与凌云山山顶平齐，足踏大江，有“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之誉，仅脚面便可围坐百人以上，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摩崖石刻造像。为保护大佛免受日晒雨淋，韦皋还在佛像上建有十三层楼阁覆盖，并彩绘全楼。

郭震经任介一语提醒，这才蓦然醒悟，暗道：“是了，藏宝处一定是乐山大佛附近，没有什么比‘宝在佛心’更有蕴意。”

乐山大佛是蜀地著名名胜，郭震少年时亦曾慕名前去游览，甚至沿礼佛通道九曲栈道靠近过佛像头顶。当时他便曾产生过两处疑问：

一是大佛双耳均为木质结构，即所谓“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木耳外涂有厚厚的锤灰，原本看起来与石质无异，但随着岁月日久，锤灰逐渐为风雨剥落，便露出斑驳木质来。除此之外，大佛之隆起鼻梁也是以木衬之，外饰锤灰而成。

二是大佛头顶大约有千余螺髻，远看发髻与头部浑然一体，近观才能发现其实是以单块石头逐个嵌就。然螺髻根部裸露之处均有明显的拼嵌裂隙，不像其他处有沙浆黏接。

此刻再联想到少时疑问，郭震登时恍然大悟，暗道：“那些与别处不同的木质结构，一定就是通道之类。”

他既猜到杨柳青去了嘉州凌云山乐山大佛处与徐沛等人汇合，仍难以阻止，忽留意到自己在新藏书楼工地前面站了半天，工匠们来来往往，却唯独没有看到主持者喻雯，忙问道：“喻小娘子呢？”

任介道：“听孙辟说，喻雯请了几天假，说是要去什么地方玩耍几天，消消疲气。”

郭震隐约猜到究竟，问道：“昨晚青娘是不是与喻雯聊天到很晚？”

任介笑道：“这你也能猜到？真是神了！是，柳青去了喻雯房中聊天，差不多鸡叫时才回来呢。”又问道：“你来这里问东问西，是不是昨晚跟柳青出去时发生了什么事？”

郭震道：“我就是随便问问。”

他不欲任介知道真相后担心，却不能瞒过孙辟，来楼后找到好友，低声告道：“喻雯多半与青娘去了乐山大佛，怕是要出事。”

孙辟听了大致经过，跌足道：“呀，你怎么早不说？”

郭震道：“我已告知青娘，李顺一党会有人暗中监视她，哪想到她非但冒险行动，还拉上了喻雯。”

孙辟问道：“你说的李顺，是那个李顺吗？”郭震道：“难道还有别的李顺？”

孙辟道：“那现在要怎么办？就算叫上李旼、任介和昌懿三个，我们也对付不了他们。”

郭震道：“青娘不欲任介知道这些事，你敢告诉他，她非骂死你不

可。昌懿现下被挤兑事件弄得满头包，管不了这件事。李畋是张公幕僚，最好还是不要让他参与其中的好。”

孙辟道：“就凭你我两个，怎么能跟李顺那伙人斗？要我说，就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张公，请他立即派人赶去乐山大佛处。”

郭震忙道：“等一下，让我再想想。”

孙辟道：“还等什么！你我又不是垂涎宝藏之人，到底是保守秘密重要，还是保住人命重要？若是景倩人在其中，我不信你还会瞻前顾后。”又道：“况且太宗皇帝生前早知蜀地有一笔韦皋宝藏，还曾委派郭载找寻。张公为皇帝信重，说不定太宗皇帝早已将此事告知了张公。张公上次来成都上任，亦负有寻宝使命。”

郭震心头一凛，道：“你说的极是，我们这就去找张公。”

二人刚出来大门，便遇到一队全副武装的弓手往西赶去，似是发生了大事。

郭震忙上前询问究竟。一名弓手认出了他，告道：“是郭公子好友李畋家中出了事。”

郭震大吃一惊，道：“糟了，一定是因为那广州药商李延志。”忙与孙辟改朝李畋家而去，途中说了自己的推测。

孙辟一下子站在原地，缩紧眉头，道：“你刚说你昨晚见过李顺，现下又说广州药商李延志是孟昶遗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郭震道：“这只是我的推测，连李畋都还未告诉。若李氏家人因为李延志的真实身份而受伤，我罪过可就大了。”

万幸的是，李延志被安置在偏院，独处一院，与李家大院隔了一墙，李畋父母妻儿虽然受到惊吓，可人都还算安好。李延志本人依旧昏迷未醒，但人却从床榻上移到了院子中。

他身边还躺着两具尸首，一人就是正被成都府通缉的前禁军将领张舜卿，另一人则是名陌生男子。二人手握兵器，身上伤口都不在致命处，唯独脸如黑炭，显是中毒而死。

[1] 宋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记载了此事：称宋军进攻成都、即将破城之际，李顺忽招来众多僧人，以菜饭招待，以念经祈福。早晨天微亮之际，僧人们分东西两门出去，李顺也在混乱中不知去向。第二天，宋军入城，逮得戴着王冠、相貌颇似李顺的壮士，遂当作李顺杀之，其实不是李顺。川人传言，李顺剃度后混在僧人队伍中逃遁。

[2] 花蕊夫人入宋宫后，亦不忘故主旧夫，私下悬挂孟昶画像奉祀。后被宋太祖赵匡胤看到追问，花蕊夫人急中生智，道：“所挂张仙，送子之神，蜀人皆如。”宋太祖这才未追究。不久，张仙送子画像从禁中传出，民间妇女要想生儿抱子的，也画一轴张仙，香花顶礼，至今不衰。

第八章 志大成迂

万里桥横跨于流江，相传三国时费祎出使吴国，诸葛亮送他到此登船，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由此而得名，这一带风光秀丽，古迹极多。桥南不远处就是祭祀刘备、诸葛亮的合庙武侯祠。万里桥西即是举世闻名的杜甫草堂，杜甫名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即是指其居处靠近万里桥。草堂虽仅是几间低小的茅斋，却因为其主人的显赫诗名而成为胜迹。

武侯千载有遗灵，盤石刀痕尚未平。
巴妇自饶丹穴富，汉庭还责碧砮征。
雨经蜀市应和酒，琴到临邛别寄情。
知有忠臣能叱驭，不论云栈更峥嵘。

——钱惟演《成都》

郭震已经是第三次看到有人中此诡异奇毒而死——第一次是在军营宴会上，一名刺客行刺郭震不成，即调刀自杀而死，刀上即淬有此毒；第二次是在玉局观中，观主葵因及几名手下服此毒自杀；第三则是眼前这次。

其实还有一次郭氏尚未得以亲见的奇毒事件，那便是王均占据成都时，以毒箭射杀攻城官兵，中毒将士皆是面如炭色。

孙辟亦是第二次见识此毒，骇然道：“那些南诏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又出现了。”

李旼已闻讯赶回，同行的还有新任成都知府张咏及侍从邹容等人，不过张咏一身便服，显然不是从官署中出来。

李旼查验家人安然无恙，这才回来偏院，重新安置好李延志，招手叫过仆人，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仆人苦着脸道：“夫人命小人照顾偏院房中那位官人。小人本来一直在房中，后来内急，便出来上了一趟茅厕……”

等仆人再回来偏院时，正见到一名黑衣男子背着李延志往外走。他不明所以，喊了一声，那黑衣男子便放下李延志，抽出短刀，朝他杀来。仆人起初吓得呆了，片刻后才大叫“救命”，转身往隔壁跑去。

那黑衣男子被仆人看到容貌，岂能容他逃脱，正要紧追两步，将其一刀杀死，忽偏院外面有金刃声大作。黑衣男子料想留在外面接应者起

了变故，忙舍了仆人，回来背了李延志，欲先逃离这里。

这时候，以张舜卿为首的三名男子冲了进来，直接上前劫夺李延志。那黑衣男子忙放下人，挺身迎敌。他一刀划伤其中一人，对方立时倒地，脸色即变成漆黑一片。张舜卿和剩下一人吓了一跳，但仍然不肯舍弃，缠斗不止。

李宅位于南大街一侧，算是繁华路面，已有人听到动静，闻声赶了过来。那黑衣男子料想今日万难得手，便一咬牙，转身奔到李延志身边，举刀朝其捅下，似是要杀其灭口。张舜卿和同伴大惊来救。张舜卿不幸被黑衣男子划伤，但其同伴也刺了黑衣男子一刀，黑衣男子负伤逃走。

仆人跑到门边，看到黑衣男子将另一名同伴尸体抱上马车，飞快驾车走了。而偏院中张舜卿同伴见张氏已然倒地身亡，亦只好独自离去。

众人听得无不心惊胆战。李畋更是狐疑问道：“你说那黑衣男子本来要杀李延志，是这边这个张舜卿救了他？”

仆人道：“是，小人虽然害怕得双腿打战，站都站不稳，但眼睛没瞎，看得真真切切。”

李畋一时不明所以。昨日他明明撞见李延志在逃避张舜卿，而后李延志便重伤倒在李家附近，他一度以为是张舜卿要杀李延志，也是如此这般告诉了成都府孔目官范度，张舜卿更是因此而被通缉。可适才那使用毒刀的黑衣男子既要杀李延志，张舜卿为何反而要挺身救他，为此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孙辟低声道：“事已至此，你不说出真相是不行了。”

郭震尚未开言，张咏审视的目光已扫到他身上。李畋问道：“郭震，难道你知道些什么？”

郭震不得已，只得实言告道：“是，我推测李延志是后蜀后主孟昶之子。”

张咏这般镇定之人，闻言亦是一惊，忙挥手令官差先将两具尸体抬走，又命李畋找个安静所在，好让郭震讲述经过。李畋忙引众人进来一间空房。郭震便大致说了昨晚与杨柳青的遭遇，非但提及遇到李顺，连韦皋宝藏一事也如实说了。他本以为张咏极可能从已然身故的太宗皇帝那里听过宝藏一事，不料察其颜色，张咏根本一无所知。

房中鸦雀无声，众人惊奇不已，仿佛在聆听一个时代久远的传奇故事。

郭震又道：“我今早得知跟踪李延志的人就是前禁军将领张舜卿后，立即想到李延志可能是孟昶之子，而张舜卿应该不知道这一点，他盯上李延志后，只以为他可能是李顺。”

张咏“嘿嘿”了两声，道：“李顺，好一个李顺，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还是能听到他的名字，可真是了不得。”又问道：“那你觉得李延志是被谁所伤？”

郭震道：“应该是张舜卿。昨晚我在大圣慈寺夜市上遇到过李延志，当时他神色慌张，我想应该是在躲避张舜卿，跟李畋遇到他时一样。而且李延志不久即受了伤，倒在李畋家附近，愈发可见张舜卿可疑了。”

张咏问道：“那么你又如何解释适才有人要杀李延志，张舜卿反而救了他？”

郭震道：“我推测李延志跟那使用毒刀的黑衣男子结成了一党，那黑衣男子，自然就是玉局观观主葵因也就是我们所称白头翁的手下了。”

李畋忙道：“这倒是极有可能。我们不是一直怀疑黑衣男子及其同伙都跟南诏有关吗，李延志经常到西南大理购买药材，那一带本是南诏故地。”

张咏道：“嗯，一个是后蜀国主之子，另一方是南诏皇族后人，同属亡国之人，丧家之犬，倒是极有可能结成同盟。郭震，你继续说。”

郭震道：“张舜卿以为李顺是孟昶遗腹子，他本意是找出李顺尚活在人间的证据，以恢复他自己的声名。他发现李延志酷似后蜀后主孟昶画

像后，一路穷追不已。而李延志也怕自己的身世秘密暴露，既不敢报官，又不知张舜卿真实身份，只能一味闪避。”

昨晚李延志终究还是未能逃脱张舜卿的追击。张舜卿为了阻止李延志逃走或是呼救，出刀砍伤了他，大概想私下审问清楚后，再将李延志交给朝廷。然此时发生了变故，李延志乘机逃脱，赶来李畋家中求医。他昏迷前只有“不要报官”和“找郭震”两句，前一句符合他的身份，后一句大概与他跟白头翁党结盟有关，而郭震一度是白头翁党极力要行刺或是抓捕的对象。

张咏听到这里，插口问道：“当日在玉局观，我们都看出郭老弟你跟观主葵因是旧识，你当时不肯说明究竟，我也没有勉强。而今白头翁余党重新出现，那李延志还指名找你，你总该说出真相了吧。”

郭震道：“不是我不愿说，而是不能说。而且那件事跟别人没有关系，只是我自己的私事。”

张咏侍从邹容忍不住道：“该不会郭公子曾被玉局观观主葵因捉了，她如同对待那些少年一样折磨过你吧？”

旁人均大致猜及此节，却只有邹容说了出来。

郭震面色一红，道：“不是。”又续道：“李延志虽被李畋救回了家，但他一直昏迷未醒，我们未能从他口中得到任何线索。次日一早，成都府官差由血迹追寻上门，知道经过后，发出了通缉张舜卿的告示。白头翁余党和张舜卿一伙大概都是由此跟踪到了李畋家中。”

白头翁余党先到，想就此带走李延志，但为张舜卿一伙所阻。白头翁余党既难以得手，又料想马上会有大批官差赶到，为了不暴露自己，只能忍痛杀李延志灭口。而对张舜卿而言，一旦李延志死去，便无法证实对方就是李顺，他太需要李延志的口供来证明清白，所以他拼尽了全力营救对方，最终还是死在了白头翁余党手下。

张咏听完郭震推测，点头道：“很有道理。果真如此的话，张舜卿倒也是爱惜声名甚于一切之人，可敬可佩。不过有一点郭老弟忽略了，适才院子里有两具尸体，一个是张舜卿，另一个是张舜卿同伴，你不认得他吗？”

郭震一愣，问道：“那个人是谁？”

张咏道：“他以前是王继恩的亲兵。郭老弟没印象了吗？当日军中宴饮，他就在帐内伺候。”

郭震想了想，这才依稀有点印象，一时大为意外。王继恩早在太宗皇帝在位时便已被召回朝中，后被当今真宗皇帝贬黜，死在贬地已有几年，如何他的亲兵又再度在成都出现？

张咏道：“当年张舜卿因为坚持上奏李顺未死而被免职，他为了恢复名誉，再度来到成都寻找李顺，我倒能理解他的动机。可他怎么能预料李顺会回来成都？王继恩亲兵跟他在一起，当然不是为了帮忙恢复张舜卿的名誉，那么又是为了什么呢？会不会是为了杨柳青提及的韦皋宝藏？”

就韦皋宝藏而言，除了后蜀后主孟昶遗腹子是知情者且手中握有藏宝图外，太宗皇帝亦从某后蜀降臣那里知悉了此事。此降臣能洞悉后蜀宝藏机密，多半就是孟玄珏、孟玄喆，也就是早已降宋的孟昶二子。太宗皇帝极端厌恶蜀人，殚精竭虑要夺走蜀地全部财富，好让蜀人只能求生，再也无钱造反，他当然不会任凭这笔巨大财富留在川中，当即派了亲信郭载到西川调查宝藏一事。

郭载在蜀地几年，仅查到孟昶遗腹子改姓为李。后来茶农王小波被官府盘剥得无以生存，率众发动起义，因内弟李顺与孟昶画像有几分相似，便谎称李顺是孟昶遗腹子。孟昶在蜀地声名极高，人们因此缘故纷纷加入义军，大蜀军最盛时，一度达到五十万众。后来军人王均起事，人数最多时，也只有数千。相比之下，足见王小波、李顺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而这影响力除了“均贫富，等贵贱”的施政方针得到热烈拥护外，亦有李顺是孟昶遗腹子的因素。

远在汴京的太宗皇帝得知消息后，除了紧急调派大军入蜀平乱外，更再度启用郭载入川，任命其为蜀地最高长官，用意不言而喻。可惜匆忙到任的郭载有负重托，弃城逃走，令李顺军顺利占领成都。

如此，李顺既是孟昶遗腹子，手中握有藏宝图，又攻占了成都，必已得到开启宝藏大门的钥匙。郭载一再辜负皇帝信任，自知危机深重。王继恩大概也从太宗皇帝一再派郭载入川猜到些什么，利用郭载的恐惧，逼问出了韦皋宝藏的秘密，并毒杀了郭载灭口，派遣亲信王长寿暗中寻找藏宝图。

除了王继恩之外，杨柳青则是另一个知悉宝藏秘密的人。她既从军帐后偷听到郭载告知王继恩的一切，且因曾入宫参加大蜀王李顺宴宴，比王继恩知晓更多资讯。她以为李顺是孟昶遗腹子，料想其人既死，藏宝图亦必毁于战火。然而她知道李顺并没有得到钥匙，只要能找到钥匙，便有希望寻到宝藏。

王继恩后来被召回朝中，王长寿等亲兵并未随其返京，继续留在蜀地寻宝，但始终一无所获。后来王继恩失势被贬，王长寿也就失去了靠山。但想必他本人亦垂涎那笔巨大宝藏，所以依然不辞辛劳，率领手下在蜀地寻宝。

要找到宝藏，一是需要藏宝图，二是需要钥匙，王长寿在蜀地多年，一直找不到钥匙，那么便只能转而寻找藏宝图。他大概也相信了李顺未死的传闻，料想李顺既是孟昶遗腹子，手中握有藏宝图，早晚有一天会回来成都寻宝，于是找到坚持认为李顺未死的前禁军将领张舜卿，与其结为同盟，令其专职寻找李顺。一旦寻到李顺，张舜卿便能得到一大笔财富，是以他怦然心动，甘愿来到蜀地追随王长寿。

张咏说完自己的推测，笑道：“张舜卿既是前禁军将领，该知道朝廷公论李顺已死，便是定谥，断无更改，何况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当今皇帝绝不会再翻先皇旧案，李顺活着，也只能当他死了。郭老弟说张舜卿是为了声名，我说他是为了宝藏。你们觉得哪个推测更合情理些？”

孙辟好不容易等到话题由杀人转到了宝藏上，忙道：“张舜卿人已经

死了，他的心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旁人实难揣测。张知府，杨柳青带着喻雯去了嘉州凌云山乐山大佛处，喻雯是建筑能手，杨柳青多半是要请她察看乐山大佛结构。”

张咏道：“莫非喻雯就是木工巨匠喻浩之子？”

孙辟道：“喻雯是个女子，是喻浩喻公的孙女。我听从了张知府建议，特地从杭州请了她来主修新藏书楼。”

张咏“呀”了一声，连声道：“巾帼不让须眉，巾帼不让须眉。喻雯如是，杨柳青亦如是，她竟然能想到请喻雯去勘验藏宝地点。”

孙辟急不可待，忙道：“郭震说李顺一伙很可能在暗中跟踪她们两个，想藉此找到藏宝处。张知府，请你……”

张咏一拍大腿，招过心腹侍从邹容，命道：“你立即选派精干人手，便衣轻骑赶往嘉州凌云山，将杨柳青、喻雯、李顺那些人全部带回来，一个不漏。尤其是喻雯，一定要保护她的安全。”

邹容问道：“如果杨柳青她们已经找到宝藏了呢？该当如何处置？是不是要出示张公令牌，命嘉州知州派兵看护？”

张咏笑道：“韦皋何等人物，一个做了二十年西川王的人，能轻易让杨柳青这干既没有藏宝图又没有钥匙的人进去藏宝洞？打死我也不信。你快去办事吧，把人带回来即可。”

邹容应声退出。

孙辟朝郭震使个眼色，正待跟出去，张咏叫道：“哎，你，站住！还有郭震，你们谁都不准去。”又命道：“李畋，你亲自照顾李延志。如果郭震关于他身世推测的没错，藏宝图一定在他手上。你放心，我会多派些人手给你。”

李畋道：“可李延志不是已经跟白头翁余党结盟了吗？藏宝图多半已经在那些南诏人手上。”

张咏道：“如果白头翁余党已经有了藏宝图，他们还会冒险来救李延志吗？不过这也不合理，如果藏宝图还在李延志手上，那黑衣男子为什么还要杀他灭口呢？”颇为费解，问道：“郭震，你怎么看？”

郭震踌躇道：“或许白头翁余党已经从李延志手上得到了藏宝图，但仍有许多地方未曾参透，所以尚有用得上李延志的地方。但今日黑衣男子难以救走李延志，若任凭他落入官府之手，便有泄露机密的危险。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所以黑衣男子才想要杀了李延志灭口。”

张咏沉吟了一会儿，道：“有道理。”拍了拍郭震肩头，笑道：“有郭老弟在身边，我当真不用那么费神呢。今天就劳烦你跟着我，随时为我排忧解难。孙公子，你还没去过新府署吧？我今天有空，亲自为你做向导，带你游览成都府署如何？”

孙辟料想张咏是要设法将自己和郭震拘束在他身边，以免再涉入宝藏一事，心中虽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应声道谢。转头狠狠瞪了郭震一眼，深怪他一直隐瞒真相，导致喻雯也被卷入。

出来李府，正遇到几名民众扛着数串铁钱往家走。张咏笑吟吟地道：“这一定是刚从交子铺兑换现钱回来的。”

郭震问道：“张公素来对成都交子持支持态度，为什么今日一大早派侍从邹容到交子铺挤兑现钱？”

张咏道：“你猜呢？”郭震摇头道：“张公心意高深，常人难以揣度。”

张咏道：“郭老弟不知道十六商家不团结吗？我听说他们内部老是闹矛盾，而今已有分崩离析之势态。”

孙辟忍不住插口道：“张知府一大早派人赶到交子铺兑换大批现钱，还有意搞得满城风雨，全城人都闻风而动，跑去交子铺挤兑，这不是让十六商家雪上加霜吗？”

张咏笑道：“孙公子是想指责我落井下石吧？我确实有心令交子铺陷入两难局面，不过十六家也没有因此而彻底闹崩，反而比以往更加紧密合作呢。”

郭震心念一动，问道：“正是因为听说十六商家不和，张公才有意如此吗？”

张咏笑道：“还是郭老弟了解我的心思。十六商家因各种蝇头小利争执不休，听说连负责印刷交子的工匠都被气走了。照这样下去，成都交子铺早晚完蛋。除非有一场大危机骤然降临，那些人为求自保，才会一致团结对外。”

孙辟道：“这么说，张知府有意挤兑十六商家，反倒是为了成都交子着想？”

张咏笑道：“以我新任成都知府之力，都没能将十六商家搞垮，而今成都交子的声誉，是更上一层楼了。”又道：“我派邹容兑出的几大车现钱，过几日自会再存入交子铺。”

孙辟这才释然，道：“张知府果然敢想常人之不敢想，为常人之不敢为，竟能用这样的法子来令十六商家和好如初。”

张咏笑道：“我这不过是雕虫小技，论到敢想常人之不敢想，为常人之不敢为，杨柳青当数一个。一介青楼女子，能周旋于李顺、王继恩之间，还能全身而退。”

郭震忙道：“我有一个请求，请张公念在杨柳青并非为自己寻找宝藏的分上，不要追究她隐瞒不报之罪。”

张咏笑道：“谁说她发现了宝藏，就该有责任上报的？自古多少富翁都是靠意外之财起家，拾带重还^[1]早就是古人之风了。”

郭震正色道：“青娘虽然因寻宝用了不少手段，可她是真心为民，从未起过贪心。反倒是朝廷，对待蜀民跟强盗无二，大肆掠走蜀地财富，养活了朝中一班无能大臣，对外作战从来是一败涂地，对内镇压倒是不遗余力。张公上一次到成都就任，亲眼见到民间惨状，不说那些跟随李

顺作乱的大蜀军将，只说无辜的平民百姓，至少有十万人都是死在官兵刀枪下。”

孙辟忙道：“那些都是旧事了。朝廷往日确实有失策之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自上次张知府到任，已大肆革除余弊，成都有今日繁荣的局面，全赖张知府之力。”

郭震道：“张公为人治迹自是有目共睹，但这也改变不了过去。人可以朝前走，但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张公一直问我为何不肯出仕，这就是我的答案，我不能忘记朝廷曾经视蜀人如贱狗。”

孙辟不知好友为何突然言辞变得如此激烈，生怕由此惹怒张咏，招来祸端，忙假意斥道：“郭震，你昨晚喝高了，现下还宿醉未醒，尽说胡话呢。”

张咏笑道：“哎，孙公子莫着急，我看郭老弟非但清醒得很，还话中有话呢。”一敛笑容，肃色道：“郭老弟是不是想让我将那批宝藏用于蜀地蜀民？”

郭震见对方猜中自己心意，忙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若张公肯允诺，莫说郭震，蜀地千千万万百姓都深感大恩大德。”

张咏道：“郭老弟算是我的忘年交，我不怕实话告诉你，这件事，我做不了主。目下边事紧张，西北西夏、北方辽国都是大小战争不断……”

郭震登时露出了失望的神情，道：“我早该猜到答案，只不过因你是张咏张公，我还抱了一点儿侥幸之心，原来你到底还是大宋的臣子。”不再理会张咏，就此转身离去。

孙辟忙道：“郭震无心冒犯，我替他向张知府道歉。”作了一揖，匆匆去追好友。

张咏长叹一声，竟没有阻拦。

孙辟追上郭震，问道：“你这是有意使计脱身，好去追杨柳青她们

吗？”

郭震道：“不，到了目下局面，宝藏必然会落入张公之手。我是真心希望他能将其用于蜀地蜀民，好稍微弥补一下朝廷之前的过错。但现下看来，是根本没有希望了。杨柳青一定会因此而恨死我，而一想到朝廷会将这批财富如数运走，供他们君臣享乐，我更不能原谅我自己。”

孙辟道：“抱歉，我是担心喻雯和杨柳青会有生命危险，才一心逼你将实情告知了张知府，当时实没想到你早有远虑。”

郭震道：“你做得没错，性命当然比宝藏更为重要。现下邹容已经派人赶去嘉州凌云山，以他的本事，当可将喻雯和杨柳青安然无恙地带回来，你大可以放心了。”

孙辟见好友怅然若失，心中也颇难过，忽灵机一动，道：“张知府不是很有把握地说，就算乐山大佛当真是藏宝所在，没有藏宝图或是钥匙，杨柳青等人也进不去。如果我们能抢先一步找到藏宝图或是钥匙，还是有机会能将那批宝藏用于造福蜀地蜀民。”

郭震道：“不单杨柳青，还有王继恩的亲信王长寿等，他们都寻找钥匙好多年了，处心积虑也未能找到，我们仓促之间如何能寻得到？”

孙辟道：“你别忘记还有藏宝图的线索啊，藏宝图上一定有关于钥匙的指向，而钥匙一定在成都城中，所以李延志才会每年都到成都来。”

郭震道：“但藏宝图多半已经落在了白头翁余党手中。我们既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藏身何处，如何能得到藏宝图？”

孙辟道：“别人找不到他们，你郭震一定能找得到。你忘记了吗？那些人跟你有旧怨，不然为何你当年尚未回成都，便已有刺客扮作伙夫潜入军营，准备行刺于你？”

郭震道：“那件事，我始终没有想明白。若是因为我之前预料了蜀地动乱，略有声名在外，南诏人预谋作乱，想先除掉我，那倒能理解。可我后来知道白头翁就是那女人……”一时顿住话头，难以续言。

孙辟道：“你跟玉局观观主到底有什么旧怨？我听李畋说，葵因临死前，说她只报复负心男子，而你是个负心男子。邹容后来将这一段稟报了张知府，但张知府并未说什么。李畋虽告诉了我，却一再叮嘱我不要问你这件事。可我实在憋不住了，难不成葵因是景倩什么人，她报复你，是为了你毫无来由地抛弃了师妹？”

郭震摇头道：“不是，那件事发生在我跟小倩分手之前……”蓦然想到了什么，忙道：“你先回去，照看好任介，别让他出门，我怕李顺那些人还会抓他来对付杨柳青。”

孙辟道：“你可是想到了什么？”

郭震道：“不算特别有用的线索，我去验证一下。”

孙辟道：“那好，我先去安顿好任介，再去李畋家守着。万一李延志醒过来，也许能问到有用的线索。”

郭震道：“好，一会儿我跟你到李家会合。”走出几步，又特意回头告道：“我们私下寻找藏宝图和钥匙的事，可别让李畋知道。”

孙辟道：“知道，他目下有一半是张知府的人，不让他知道也是为他好，免得他夹在朋友和官府之间为难。”

与孙辟分手后，郭震径直回来家中。堂嫂杨茱正在庭院中陪着一子一女玩耍，见郭震进来，虽则脸色一沉，似是不大高兴，但还是吩咐婢女去准备热水饭菜。

郭震道：“我不饿，多谢嫂嫂。”命婢女带着侄子、侄女玩耍，自引杨茱进堂，掩好门窗，道：“我有一件事情想问嫂嫂，希望嫂嫂能如实答我。”

自郭震回到郭家，虽悉心照料杨茱母子，却一直客客气气，尽量避免与堂嫂单处一室，以免惹人闲话。杨茱从未见过小叔如此神色，一时有些担忧起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吗？叔叔想问什么？”

郭震道：“嫂嫂可去过玉局观？就是你家老宅不远处的道观。”

杨荻道：“当然去过呀，离我娘家才二三里地，我跟葵因观主还很熟呢。她为人虽然不怎么和气，但还算得体。后来听说她就是白头翁，做了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我全然不能相信。”

郭震道：“那么葵因观主可知道……知道，嗯，你我幼时曾约定婚姻一事？”

杨荻登时满面通红，扭过头去，再回头时，已是泪流满面。她咬咬嘴唇，用了很大决心才说出来：“当日叔叔拒婚，我听说后很是伤心难过，想要寻死，可又舍不得留下哥哥一个人。便干脆离家出走，又不知往哪里去，不知不觉就去了玉局观。葵因观主看我泪流不止，赤着双脚，都磨出了血，便好心为我治伤，询问究竟。我一时抵不住伤痛，就将经过全部告诉了她。葵因观主着意安慰我，说世间男子多是负心之辈，不值得为他们流泪。只有好好活着，狠狠报复那些负心男子，才能为女儿家争口气。”

郭震这才恍然大悟，暗道：“难怪葵因派人捉了我，原来是要替杨荻出头。可葵因没有就此杀我或是打我，只是用计迫我与小倩分手，这一招，可比杀了我还厉害百倍。后来我离开成都，李顺及王继恩都先后派人到郭家寻我，葵因大概听说了此事，知道我日后必定归来。她大概年轻时曾遭男子背叛，所以深恨世间负心男子，不能容忍我有此风头，是以派手下先行潜入军营，预备等我归来成都军中做客时行刺杀之事。如此，旁人绝不会怀疑到她头上。至于后来我由白头翁案追踪到她头上，则是机缘巧合而已。”

葵因冒充白头翁绑架少女是为了买卖赚钱，绑架少年则是为了供她自己虐待取乐，以发泄对世间男子的仇恨。当日郭震在山洞中发现的囚犯基本全是青春少年，只有一名中年男子，那男子被折磨得最厉害，又关押日久，手足镣铐处都生出了厚厚的血痂，他一定对葵因有特别的意义，极可能就是曾经负过她的男子。

一念及此，郭震忙欲辞出。

杨茕举袖抹了抹眼泪，问道：“叔叔重提旧事，到底是为什么？”郭震道：“我……嗯，这个……”

杨茕道：“叔叔自小与我约有婚姻，后来不发一言地决绝而去，留下我一人面对世人风言风语，可有想过我心中之苦？”

郭震见她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心中大震，暗道：“是了，我竟从来没有为她想过。我自觉有负小倩，每每看到她神伤，都恨不得以己身替代。我虽从未对杨茕动情，可我毕竟有负于她。这么多年来，她默默忍受了多少痛苦，这都是我一手造成。”

一时大起歉疚之心，却不知该如何抚慰，只好道：“实在抱歉。嫂嫂怪我怨我，那是我应得的。可事已至此，还希望嫂嫂能忘记旧事，将心思用在侄子侄女身上。”

一语出口，心中又是一漾，暗道：“我适才还对张公说：‘人可以朝前走，但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但我现下又在劝嫂嫂忘记前事。”摇了摇头，开门走了出去。

离开郭家，郭震便径直赶来城南万里桥。

万里桥横跨于流江，相传三国时费祎出使吴国，诸葛亮送他到此登船，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由此而得名。

这一带风光秀丽，古迹极多。桥南不远处就是祭祀刘备、诸葛亮的合庙武侯祠，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蜀相》诗吊云：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映阶碧草，隔叶黄鹂，遂成为武侯祠的代名词。

万里桥西即是举世闻名的杜甫草堂，杜甫名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即

是指其居处靠近万里桥。草堂虽仅是几间低小的茅斋，却因为其主人的显赫诗名而成为胜迹。晚唐诗人雍陶有《经杜甫旧宅》诗云：

浣花溪里花多处，为忆先生在蜀时。
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
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
山月不知人事变，夜来江上与谁期。

杜甫本人亦有《绝句》描写草堂附近景色道：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足见南郊春光旖旎，岁月静好。

郭震径直进来杜李书肆，找到店主杨烈，问道：“他人在吗？”

杨烈道：“刚才还在后院看到他。”

这个“他”，就是被从山洞中营救出来的中年男子。这位无名氏起初被官府拘押，以期得到口供，然后来成都知府张咏见始终问不出什么，便将他释放。

无名氏疯疯癫癫，只以乞讨为生。郭震见他可怜，又因葵因曾与自己有过节，便暗中将他安置在朋友杨烈处，予以照顾，既是出于怜悯之心，也盼望有朝一日他能清醒过来，说出真相。

而今郭震既从杨茆口中得知葵因部分言语，推测无名氏便是昔日背叛葵因之人，便忙寻来书肆，希望能得到验证，更想从无名氏口中得到白头翁余党的相干线索。

进来后院时，无名氏正在院角劈柴。他已不复是山洞中邋遢的囚徒形象，换了干净衣裳，发髻梳得整整齐齐，仪表堂堂，能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美男子。

郭震叫了一声，走过去问道：“还记得我吗？”

无名氏点点头，道：“你是郭震，是店主妹妹的小叔子。”

郭震道：“你记忆力很好啊。那么你可还记得以前的事？”

无名氏一呆，立即扔下斧子，双手抱头，大叫道：“不记得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杨烈忙过来道：“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一提前事，他就会发病。”招手叫过仆人，命他带无名氏到万里桥边去看河水，又告道：“他每每发疯，只要带他到河边坐下，他便会慢慢安静下来。”

郭震道：“他在这里的这些日子，可有人来找过他？”

杨烈白了一眼，道：“你不是说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连自己名字也不知道，哪会有人来找他？”

郭震道：“不一定是他的亲人朋友。你知道白头翁吧？噢，就是玉局观观主葵因。”

杨烈道：“我当然知道葵因。我从小就不喜欢她，她看人的眼神怪怪的，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我妹妹跟她还挺合得来，时不时到玉局观去玩。”

郭震道：“葵因人死了，可她手下大多逃了。今日余党又在城中出现，还以毒刀杀死了两个人。这无名氏曾被葵因关押了很久，多少会知道她的秘密，我怕她的余党会找上他。”

杨烈冷笑道：“找上他又怎样？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再说了，他来这里好几年了，要杀他灭口早杀了，为何反而现在才找他？”

郭震想了想，道：“也是，那是我多虑了。多谢你一直帮我照顾

他。”

杨烈道：“我是不是也要多谢你一直帮我照顾我妹妹呢？”

郭震一愣，不知对方为何今日脾气特别大，也不好多问，只好就此告辞。

过桥时，郭震见到无名氏坐在河边发呆，一时不忍打扰，正欲离去，对方忽然抬起头来，以极为古怪的目光凝视着郭震。那目光中，分明有特别的意味，至少绝不是一个疯子的目光。

郭震一愣，正要下桥招呼。忽听到伙计杨帆在书肆门口叫道：“喂，天要黑了，书肆要关门了，快些回来。”

无名氏便迅疾低下头去，爬起来往书肆去了。

郭震心中微感异样，然见天光已暗，只得疾步离去，正好赶在城门关闭前入城。他自昨晚便不停奔波忙碌，又累又饿，便就近找了家饭馆，吃得肚子圆圆，这才往李畋家赶来。

孙辟果然人在这里，与李畋一道寸步不离地守着李延志。郭震朝他微微摇了摇头，示意未能找到线索。

等了好大一会儿，孙辟有些不耐烦起来，道：“李畋，你就没办法让病人快些醒过来吗？”

李畋道：“李延志伤重昏迷，我能有什么法子？”

孙辟道：“我记得以前书上说过，那些酷吏用刑拷问犯人时，往往下手过重，将犯人打得昏死过去，但总有法子能令犯人重新醒过来。那是些什么法子？”

李畋道：“无非是泼冷水、拔热醋之类，能骤然造成知觉刺激，令昏迷之人苏醒。哎，说说可以，可别妄想将那些法子用在李延志身上。他

是张公特意交代要照顾的病人，可不算犯人。”

孙辟道：“那我们不能就这样一直等下去，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才醒。”

李畋道：“你着什么急？张公不是已经派人去救喻雯她们了吗？现下人大概已经到嘉州了，你静候消息便是。”

孙辟朝郭震连使眼色。郭震一时无奈，问道：“李畋，如果你提过的法子不会对病人造成身体损害，能不能权且试一试？毕竟李延志身世只是我的推测，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出来。万一因为他始终昏迷不醒而误了事，就等于是我的过错了。”

李畋素来信服郭震，闻言只得道：“那就拿热醋试一试吧。”扶李延志半坐在床榻上，命仆人烫了一碗热醋，亲手将醋递到他鼻子下。

李延志鼻子抽了几下，当真缓缓睁开了眼睛。

孙辟喜道：“想不到这法子当真管用，一试即灵。”

李畋忙问道：“延志兄，你感觉可还好？”李延志道：“不怎么好……我的背……”转眼望见郭震，忙叫道：“郭兄，你过来，我有要紧话要告诉你……”

忽听到院子中“咚”地一声，似是有重物坠地。仆人忙赶过去查看，刚一开门，便当头挨了一下，软倒在地。

数名蒙面男子闯了进来，均手执明晃晃的兵刃。为首一人喝道：“想活命的都让开些，我们只要李延志。”

李畋又惊又怒，道：“你们可知……”一语未毕，便被一名蒙面男子抢上制住。

那男子将短刀横在李畋颈间，喝道：“都让开，别逼我们动手。”

郭震和孙辟手无兵刃，难以反抗，只得退到一旁。为首男子走到床榻边，俯身凝视着李延志，道：“你终于醒了，我们救你来了。”

李延志“啊”了一声，又晕厥了过去。

为首男子便命一名手下抱起李延志，临出门时，又问道：“这里谁是李畋？”李畋道：“我是。”

为首男子便走过去提起药箱，命道：“把他一并带走。”又指着郭震、孙辟道：“在我们离开之前，你们二个乖乖待在这里。不然我就对李畋不客气。”

郭震冷冷道：“李畋是大夫，你需要他来救助李延志，你不会对他怎样。”

为首男子道：“那么隔壁那些人呢？我可不需要他们。”

李畋见对方拿自己家人来威胁自己，忙道：“我跟你们走便是，只求你们别伤害我家人朋友。郭震，你和孙辟也听他的，千万别轻举妄动。”

郭震只得俯首听命，任凭对方带了李延志及李畋出去。

李畋被带出偏院后，便被绑住双手，以黑布蒙眼，带上一辆马车。一人附到他耳边，低声告道：“你敢呼救，我就杀你全家，明白吗？”

李畋点了点头，缩坐在一角。他能感觉到马车中还有两人，一人呼吸沉重，应该就是重伤未愈的李延志。另一人坐在对面，大约是看守。另有数骑跟在马车前后。

一行人一路北行，大约走了小半个时辰，车子停了下来。李畋被人从马车上拖下来，坑坑洼洼走了一段，灯火忽然大明，似是来到一处房中。

有人揭开李畋眼上黑布，解开绑索，引他进来房中，指着床榻上的李延志问道：“你是大夫，你告诉我，他昏迷了一路，为什么还不醒？”

李畋道：“他本来就受了很重的刀伤，适才又受了颠簸，怕是一时很难恢复意识。”

那男子道：“不行，你得医治好他，尽快让他醒过来。你的药箱我带来了，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

李畋便过去为李延志搭脉，试探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捉李延志来做什么？”

那男子喝道：“你只管治病，别的不许多问。”

李畋道：“他脉息微弱，得好好调养才行。”

那男子道：“不行，你今晚就得把他弄醒，我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他。”一边说着，一边手抚刀柄。

李畋本怀疑对方是白头翁余党，听了这话，又疑心其人是王长寿一伙。

那男子见李畋不应，立即声色俱厉地道：“你不依从的话，我这就去杀了你的家人。”

李畋忙道：“我勉力试试。请取一碗热醋来。”依然依照前法，用热醋将李延志熏醒。

李延志连打两个喷嚏，这才呻吟一声，环顾四周，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那男子推开李畋，揭下蒙面黑巾，上前笑道：“李官人还记得我吗？我是你朋友的手下张三，他专门派我来救你。”

李延志却露出疑惑的神情来，不解地问道：“救我？我怎么了？”

张三道：“李官人不记得了吗？你被人砍了一刀，然后被李畋救了。次日官府就寻上门来，不过因你伤势太重，便派了大批官差，将你就地看押在李宅中，预备等你醒了再行审问。”

李延志“啊”了一声，道：“我记起来了。”略带埋怨地看了李畋一眼。

李畋料想对方以为自己报官，忙道：“我没有报官，是有人发现了李

宅附近血迹，一路追踪过来。不得已，我只好对官府说了实话。”

李延志哼了一声，颇不高兴，又转头谢道：“是张兄带人从官差手中救了我吗？那可要多谢了。”

张三笑道：“都是自己人，道什么谢。李官人，我有要紧事要问你……”

李延志道：“我肚子好饿，没有力气说话，可否麻烦张兄……”

张三忙道：“我这就派人去取吃食来。”

李畋道：“延志兄昏迷了许久，一直未曾进食。他才刚刚苏醒，不能随意吃东西，只能喝稀粥。”

张三狐疑问道：“是这样吗？”

李畋道：“延志兄是我朋友，我怎会害他？”

张三道：“这大半夜的上哪里去找稀粥？”嘀咕了几句，仍然出去寻粥了。

李畋见房内暂时无入，忙走到榻边，问道：“延志兄，这些人是什么人？”

李延志道：“我不知道啊。”

李畋道：“事已至此，延志兄还要隐瞒吗？你在生命垂危之际，选择到我府外求助，足见你是信任我的，如何这件事上不肯以实情相告？”

李延志急道：“我当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那张三口中的‘朋友’是谁。”

李畋道：“他们是白头翁余党，你不是跟他们结盟了吗？”

李延志道：“什么白头翁余党？白头翁是数年前闹得纷纷扬扬的食人事件吗？那案子不是早破了吗，听说郭震功劳不小，哪还有什么余党。”

他言之凿凿，李旼却是不信，此人隐瞒身份多年，早就该练就了顶尖的撒谎功夫，于是道：“我朋友已经猜到延志兄的真实身份，你是后蜀后主孟昶遗腹子，对不对？”

李延志惊得一下子怔住，呆了半晌后，摇头如拨浪鼓，连声道：“荒谬，太荒谬了！谁说的？快叫他出来跟我对质。”

李旼道：“这是郭震的看法。”

李延志一愣，问道：“郭震？他……他怎么会……”又问道：“郭震有没有事？”

李旼道：“郭震当然没事。他最近凑巧见过真的李顺，对方亲口承认他并不是真的孟昶遗腹子，只是冒名而已。而你和李顺都跟孟昶画像甚像，李顺只是巧合，你可不是。延志兄还想否认你就是孟昶遗腹子吗？”

李延志“哈哈”了数声，笑道：“荒谬，越来越荒谬了。李顺早就死了，许多年前，朝廷就已明文张榜公告天下。”

李旼也不理睬，继续道：“外面那些人找你，不过是因为你知悉藏宝图的秘密。你可知道，昨日他们差点要杀了你灭口。”

李延志道：“李兄弄错了，那些人也找错人了！什么藏宝图，我从来都没听说过！”

李旼见李延志矢口否认，不由得也有些狐疑起来，心道：“李延志可以对我撒谎，但外面那些人是白头翁余党，他们不是应该已经得到藏宝图了吗？不然为什么昨日那黑衣男子要杀人灭口。李延志既已知外面那些人是他盟友手下，为何还要对我撒这种马上就能被揭穿的谎言？”

还是说，外面那些人根本不是白头翁党，手中根本没有藏宝图，所以李延志才会极力当着李旼否认知悉藏宝图一事？那他们又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冒险营救李延志？

李延志见李旼目光中尽是疑问，很是着急，道：“我真的不认识这些

人，也不认识什么白头翁余党。”又道：“李兄想想看，如果我认得这些人，这些人又刚刚救了我，我为什么要否认？”

李畋见他神色不似做伪，不禁有些相信起来，低声告道：“那么这些人一定是为你手中的藏宝图而来。他们既不是你朋友，你交不出藏宝图，怕是就有生命危险了。”

李延志道：“什么藏宝图，我根本没有，怎么交出来？还有，李兄说的这些故事，都是从哪里听到的？”

李畋问道：“你当真不是孟昶遗腹子？”

李延志嗤笑一声，道：“我姓李，又不姓孟。我家居广州，世代经商，这是李兄早就知道的。”

李畋道：“那你为何跟孟昶画像如此相像？”

李延志道：“李兄说郭震见过真的李顺，他有没有问李顺为什么跟孟昶画像那么像？真真好笑，我哪里跟孟昶像了？蜀地民间处处都挂着孟昶画像，我年年来成都，从来没有人说我长得像孟昶，怎么今年就这般蹊跷呢？你们希望我是孟昶遗腹子，所以才会越想越像。”

李畋见他一口一个孟昶，都是直呼其名，没有半分敬意，心中不禁有些打鼓，暗道：“难道真的是我们想错了，李延志其实跟后主孟昶没有半点干系？”想了想，又问道：“那当日我在大街上遇到你，你匆匆忙忙的，是不是在躲避谁？”

李延志道：“有个疯子拿着孟昶画像到大圣慈寺转来转去，逢人就抓住，比照画像打量一番，人人都说他有毛病。后来他不知怎么盯上了我，我也站在那里给他看了，可他还不肯罢休，上来就抢我身上的东西。我本来想呼救报官，可看到他还有几名同党赶过来。李兄是知道的，我是外地来的生意人，最怕跟本地人闹事起争执，所以只好先溜之大吉再说。”

李畋道：“正好那时你遇到了我。那么当晚在夜市，你撞上郭震又是怎么回事？”

李延志道：“甩开那疯子后，我在外面逛了大半天，等到天黑后才回去大圣慈寺，我行囊都还在那里。进来知客院时，遇到一名僧人，说是有讨债的在等我。我还好奇呢，我没欠过谁的债啊。进去一看，原来是那疯子和同党守在僧房外，一见我就追了过来。我不明就里，只好转身就跑。那会子夜市还没有散，我就是在那里撞上郭震，他正跟一位漂亮的小娘子在一起。”

李畋道：“那你后来又怎么会被人砍了一刀？”

李延志道：“还不是那疯子和同党做的好事？我以为甩脱了他们，但后来还是快要被他们追上。我看追兵中有人亮出了兵刃，吓得不轻，便朝官署跑去。这时候有人发了怒，将刀子猛甩过来。我只觉得后背一痛，便扑倒在地。刚好这时候有一队弓手巡逻经过，看到了疯子和同党，却没有看到伏在暗处的我。弓手过去将他们围住盘问，疯子解释说在追一个欠债不还的广州药商。弓手不相信他的话，他的同党便出示了一个什么东西。弓手这才笑道：‘原来是自己人。’我听了这话，料想报官也是无用，便强忍疼痛爬起来，赶去李家向李兄你求助。”

李畋这才明白究竟，忙告道：“你口中的疯子，名叫张舜卿，原是禁军将领。他的同党，我们推测应该是王继恩手下的亲兵，他们原先都是军人，且领头王长寿职位不低，手中应该还有军中令牌之类，估计给弓手看的就是那个。”

李延志不解地道：“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找上我？”

李畋道：“还是因为你和孟昶画像有几分相似吧。其实他们要找的是李顺，但真正要找的是孟昶遗腹子手中的藏宝图。”

李延志道：“李兄到底在说些什么，绕来绕去，我都糊涂了。”

李畋便详细解释道：“是这样，后蜀后主孟昶给一名怀孕宫人留了一幅藏宝图，那宫人后来改嫁民间李姓男子，生下一子，藏宝图就在此遗腹子手中。而延志兄你和李顺跟孟昶画像都有几分相似，又都姓李，所以都有可能是孟昶遗腹子。但李顺已亲口承认他不是孟氏骨肉，手中也没有藏宝图，那么就只剩下延志兄你了。张舜卿不知道李顺是冒牌货，

以为他就是孟昶遗腹子，所以一心要找到他。但张氏没有见过李顺，只能凭借孟昶画像来寻找，结果没找到李顺，反而先找上了延志兄你。”

李延志道：“原来是这样。可我真的不是什么孟昶遗腹子。我如果有藏宝图，早就取了宝藏出来当太平富翁了，如何还会辛苦奔波于广州、成都两地？”

李畋已相信对方解释，不便再提及开启宝藏钥匙一事，道：“我相信延志兄。”

李延志所述遭遇，有头有尾，不由得人不信，起因源于张舜卿、王长寿误将他当作了李顺。那么疑问随之而来——

眼前这些人是什么人，是王长寿一伙还是白头翁余党，为什么要自称是李延志朋友所派？

白头翁余党又是如何知道李延志可能是孟昶遗腹子，且寻上李家门劫夺？他们手中是否已有藏宝图？如果没有，为何要在无法救走李延志的情况下改杀他灭口？

白头翁余党跟南诏王族有关，而唐代韦皋治蜀时，与南诏极为亲近，是历史上两国最和睦的时期。是不是南诏王族早已从另外的渠道得到了另一幅藏宝图，但因宝藏后世又经了孟昶之手，有所变更，白头翁余党仍需要孟昶遗腹子来解决其中难题？

李延志见李畋脸有忧色，长吁短叹不已，问道：“怎么了？”

李畋叹道：“延志兄既不知情，目下我二人怕是麻烦大了。”

李延志道：“什么麻烦？”李畋道：“性命之忧。”

李延志一呆。想了好半天才会意过来，道：“如果我是孟昶遗腹子，就能保住你我二人性命么？那我便假装承认我是孟氏后人，如何？”

李畋道：“这些人找你，的确是因为他们以为你是孟昶遗腹子，可他们真正要得到的是藏宝图，你拿不出来，或是无法说出所以然，就算假装成孟昶遗腹子，又怎能蒙混过关？”

李延志道：“那么我便告诉他们藏宝图不在我手中，藏在了大圣慈寺某处，你我带他们去找，途中再乘机呼救脱身，如何？”

李畋道：“这倒是目下最可行的法子，但是延志兄伤得这么重，走路都很困难，怕是……”

李延志道：“总比送命要好。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勉力一试。”

房门忽然被推开，张三大笑着走了进来，笑道：“你们当我傻子吗？我又不是不认得到大圣慈寺的路，只需要你交代出藏宝图地点即可，哪用得着你二人引路？”

李畋、李延志这才知道张三一直躲在外面偷听二人谈话，计既难成，对方亦已知李延志根本不是孟昶遗腹子，登时面如死灰。

张三道：“来人，把李畋抓起来。”

两名手下应声上前，捉住李畋手臂，拖到房中，强迫他跪下。

张三道：“我知道你在撒谎，你就是孟昶遗腹子，对不对？藏宝图在哪里？快些交出来。”

李延志苦着脸道：“你都听到了，我根本不是孟昶遗腹子，哪里来的藏宝图？”

张三便命道：“先将李畋拖出去杀了。”

李延志忙叫道：“等一下！”

张三道：“交出藏宝图，你和你朋友就能活命。不然我先杀李畋，再以残酷的法子对付你，不怕你不说。”

李延志道：“可我真的没有藏宝图。就算我骗你说藏在大圣慈寺某处，你去了那里，不还是找不到吗？”

张三脸色一沉，挥了挥手。两名手下便将李畋拖了出去，只听见他闷哼一声，便再无声息。

李延志惊道：“你们……你们当真杀了李畋？”

张三冷然道：“你想成为下一个吗？不过你既然知晓藏宝图的下落，可不会像李畋死得那么爽快。我要一刀一刀割下你的肉。”

李延志摇头道：“我伤得这么重，反正只剩下半条命了，随便你怎么做，我也没有藏宝图可以给你。只是连累了李畋，唉，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我竟害得他死于非命。”极是懊悔，竟流下眼泪来。

张三嘴角流露出一丝残酷的笑意，道：“那好，我这就送你去见他。”拔出刀来，朝李延志当头斩下。

李畋宅第偏院中，郭震和孙辟为蒙面男子所胁，倒真不敢轻举妄动，听到外面车马走远，这才赶出来查看。却见庭院内外的便服官差横七竖八倒了一地，好在都只是晕了过去，并没有出现真的尸体。

再去隔壁，李畋父母妻儿安然无恙，压根儿就不知道隔壁出了事。郭震不敢将事情告知，只含糊其辞过去。

孙辟道：“这白头翁余党还真是胆大包天，白天闹了一场，晚上还敢再来。”

郭震道：“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白头翁余党？”

孙辟道：“是了，也可能是王长寿那伙人。”

对白头翁余党而言，李延志已与他们结盟，藏宝图也落入了他们手中。对他们而言，李延志也许还有用处，但最要紧的是利用藏宝图找到宝藏，所以那黑衣男子才会在无法带走李延志的情况下选择杀人灭口。就这一层而言，他们也不会再冒巨大的风险返回李宅救人。

对王长寿一伙而言，因借助张舜卿之力，他们顺利追踪到了李延志，也就是他们眼中的李顺。但他们没有藏宝图，势必要着落在李延志身上，因而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性命。

而就现场反应来看，这些蒙面人悄无声息地放倒了官差，且不待命令便能分头行事，有观察望风的，有把守住门户的，有制服李畋的，训练有素，配合紧密，倒极像是军人作风。而王长寿及手下正是前禁军将士。

另有一点亦能佐证蒙面人身份。若是白头翁余党，他们不可能不认识郭震，郭震不但是他们首领葵因一再要对付的人物，且提供了关键证人及线索，这才导致轰动全城的白头翁案被侦破。也就是说，郭震是他们不共戴天的大仇人，他们既已完全控制局面，完全可以将他和李畋一并带走，或是当场杀死。而这些人既对郭震没有加害之意，甚至没有动他一根手指头，只出言微加恐吓，更像是王长寿一伙所为。

如此，便引出了新的问题，那便是李延志和李畋未来安危如何。

若李延志为白头翁余党救走，他们原是同盟，性命倒也无虞。李畋是保住李延志性命的大夫，又与对方相识多年，算是好朋友，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但若是李延志落入王长寿手中，情况则大大不同。李延志若是交不出藏宝图，或是拒绝吐露有用信息，必会受到严刑拷问，以他目下伤势而言，怕是绝难挺过刑罚。而一旦李延志被拷问致死，李畋没有了价值，命亦不久矣。

孙辟听了郭震分析，道：“这么说起来，我倒希望刚才那伙人是白头翁余党了。”转念想到若是来者是白头翁余党，只怕郭震已横尸房中，忙道，“我们还是得赶紧去禀报张知府，让他设法派人营救李畋和李延志。就算我们不说，这些官差醒过来也会立即禀报的。”

郭震一时无奈，只得与孙辟朝成都府署赶来。

成都府署位于罗城西北正府街，“东挟戍兵二营，南有资军大库”，为张咏第一次镇蜀时修建，规模很大，包括厅、节堂、堂、楼、道院、使院、官厨、四署、公库、直室、客位、食厅，还有马厰、酒库、园果、疏流等，“得屋大小七百四十间，二营不在数”，张咏专门作有《益州重修公署记》叙其事。

最特别的是画厅，内中置有张咏搜罗的后蜀画师黄筌的画屏及壁画，四时花竹，兔雉鸟雀，无不栩栩如生。最奇的是南壁的六只白鹤，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翘足者，精彩体态，更愈于生。

张咏离蜀之后，成都虽又经王均之乱，且王均占据城池比李顺更久，但王均出于军人操守，约束部下严守军纪，即使兵败逃亡时，也未如同其他失败者一般焚毁破坏城市建筑，因而府署完好无缺。张咏第二次知蜀，总算得以住进亲自主建的府署。

来到府署，等候通报时，孙辟抚摸着大门前的石狮，感慨道：“当年经历李顺之乱后，成都完全不成样子，后蜀宫城和策勋府即原先的成都府署都被大蜀军放火烧毁。但这次王均兵变，叛军占据成都大半年，城市风貌倒没什么变化，也堪称奇迹了。”言语之中，对王均有颇多赞赏之意。

郭震却是不答。王均叛乱时，他与侄子郭放被迫滞留在南城外，数月无法入城，而等到王均败出成都后，他再进城，听到的却是堂兄郭仁渥为王均乱兵所杀的消息。

孙辟一时未能想到此节，以为郭震因与张咏争吵不久，却又不得不上门求助，有些不好意思，忙安慰道：“这不算求张知府帮忙，李畋是其心腹幕僚，他理该救人。”

忽见府署施然走出一人来，却是交子铺工匠林剑。他与郭震认识，一眼望见，便走过来打了声招呼。

郭震道：“你来这里做什么？”

林剑不无得意地道：“张知府派人叫我来的。”

原来自上次清算闹崩以后，林剑一怒之下离开了交子铺，无论总掌柜王昌懿如何相劝，也不肯再回来。但今日忽有官差来到林家，称新知府要见他。林剑不知出了什么事，忐忑不安地来到府署。不想新知府张咏和蔼可亲，虚心询问请教了许多交子事务，又劝说林剑要为大局着想，早些回去交子铺开工。

郭震问道：“那么你同意回交子铺了吗？”

林剑笑道：“当然同意了。张知府这样的大人物，苦口婆心地劝我，我能不同意吗？况且张知府还做东请我吃了晚饭。”又道：“我得早些回家收拾收拾，明日一早还得赶去交子铺呢。”

孙辟凝视着林剑轻快的步伐，咋舌道：“张知府还真是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呢。”

郭震“呀”了一声，道：“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以李延志的真实身份而论，你觉得他地位如何？”

孙辟道：“那还用说吗？后蜀后主孟昶遗腹子，不说尊贵无比，那也是极受人尊敬爱戴的。不然为何当年李顺起事要有意冒充他的身份？”

郭震道：“后蜀亡国已近四十年，而今已是大宋的天下，就现实而论呢？”

孙辟道：“现实而论，李延志手中有藏宝图，得到它后，只要再寻到钥匙，转瞬便能富可敌国，要什么有什么。你想想看，李延志先是被人砍了一刀，再有两拨人为他打得你死我活，刚才更有一伙前军人冒死将他劫走，我实在想不到成都城中还有比他更受重视的人了。”

郭震道：“你能想到这些，张公应该也能想到，那么他为什么要将李延志留在李畋家中，而不是带来这里？”伸手指了一下戒备森严的府署。

孙辟道：“李畋是大夫，方便照顾啊。”

郭震摇头道：“这不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正好见到差役在招手示意，便道：“走，我们进去见张公。”

差役引着郭震、孙辟二人进来会客厅。张咏笑道：“刚送走林剑，你们二位就到了。嘉州那边还没有消息传来，等明天吧，明天邹容一定会派信使回来禀报。”

孙辟道：“我们来不是为了那件事。适才有人闯进李家，将李延志和李畋劫走了。”

张咏眉头一皱，道：“我不是派了官差守在那里吗？”

孙辟道：“是，可对方来的人数不少，又相当厉害，一下子就将官差全部放倒了。”

张咏问道：“竟有人如此胆大妄为！会是白头翁余党吗？”

孙辟道：“我本来也以为是他们，但郭震觉得是王长寿和他手下。如此，李延志、李畋可就性命堪忧了。”

张咏便问道：“郭老弟，你为何认为是王长寿带人下的手？”

郭震道：“我本来以为是王长寿和他手下人所为，也有充足的理由，但我现下改变主意了。”

张咏沉吟道：“如果白头翁余党所为，他们应该认得郭老弟，为何放过了你？”

郭震道：“因为来者不是白头翁余党，当然也不是王长寿一伙，而是张公你的手下。嗯，我猜应该是张公临时从军营调派的一队人马。”

张咏此次赴任成都，不仅身任最高行政长官，还兼有益州兵马钤辖的军职，可以任意调发成都驻军。

孙辟张大了嘴，惊骇无比，张咏倒是一点儿也不吃惊，笑道：“我听说郭老弟今晚也守在李家后，就猜到一定瞒不过你。”

孙辟讶然道：“当真是张知府指使人所为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张咏道：“当然是为了验证郭震的推测是否正确，最好能一并诓骗出藏宝图下落。”

李延志已与白头翁余党结盟，昨日其党营救不成，不惜杀他灭口。而当时李延志昏迷未醒，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张咏派人冒充白头翁余党再度前去李宅营救，李延志一定以为是盟友派人前来。如此，即

使他手中已经没有了藏宝图，张咏依然能从他口中得知他真实身份及来历，甚至可能套出白头翁余党及藏宝图的下落。

孙辟听说是张咏派人劫了李延志，这才放了心，道：“难怪官差们仅仅只是受伤晕了过去。”又问道：“李畋知道这件事吗？”

张咏笑道：“当然不知道。不然他戏演得不好，露了馅怎么办？”

郭震道：“那么张公这法子可奏效了？”

张咏道：“目下李延志仍昏迷未醒，李畋正想法弄醒他。”又道：“不过我实在料不到你们两个今晚守会守在李家。是不是你们也想从李延志身上套取信息，好私下去寻找宝藏？”

郭震不愿意撒谎，也不愿意承认，便只以沉默应对。

忽有侍从进来，低声禀报了几句，张咏登时露出了惊奇之色，问道：“郭老弟，你推测错了，原来李延志根本就不是孟昶遗腹子。”

那张三一伙果真是张咏从军营调发的一队人马，按照张咏授意伪装成白头翁余党，将李延志从李宅中救出，安顿在北城一处私宅。张三虽自表身份，但他对李延志与白头翁余党双方关系一无所知，言谈之中必会露出破绽，是以等李延志清醒后不久便寻机退出房去，留下李畋与李延志单独相处。李畋不知这是张咏之计，只以为是白头翁余党所为，一定会向李延志追问清楚。而那间内室床榻后墙壁上凿有几个小洞，张三等人可以从隔壁偷听到房中谈话。

事情也正如张咏所预料那般发展，李畋一心要查明真相，追问不止。然李延志的回答却相当令人吃惊，他竟然否认自己是后蜀后主孟昶遗腹子。张三起初也以为是李延志在撒谎，然在李畋步步紧逼的追问下，他言语中丝毫没有露出破绽，且急得满头大汗，一心想让李畋相信他的话，显然不是做伪。后来得知利害关系后，为了保命，更是想出了假冒孟氏之子的主意。

一直偷听的张三见再难以进行下去，便直接进去，以夺取藏宝图歹

人身份威胁李延志，假意命人杀了李畋，又扬刀要砍李延志。李延志竟始终不肯屈服，只闭目待死。张三这才相信对方真的不是孟昶遗腹子，忙派人赶来府署向张咏禀报，请他示下。

张咏大致说了经过，问道：“郭老弟，你怎么看？到底是李延志在说谎，还是他真的不是孟昶之子？”

郭震道：“我人不在现场，观察不到细节，只从张公手下转述情形来看，李延志讲的应该是真话。”

郭震最初起疑，是因为李延志昏迷前再三叮嘱李畋不要报官，除非有见不得光的事，不然为何宁可被人追杀，也不愿报官？官府介入虽会惹上麻烦，至少能保住性命。但现下李延志给出了完美解释，他被张舜卿、王长寿一伙追赶时，听到弓手称王长寿一伙是自己人。他不明究竟，又中了一刀，恐慌之下，当然会选择不相信官府。

张咏也道：“不错，李延志言语前后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尤其他听李畋陈述了利害后，想冒充孟昶遗腹子以保住性命，愈发能证明此点。”顿了顿，又道：“但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何李延志昏迷前，要让李畋去找郭老弟？据我所知，他因为贩卖药材，跟李畋算是朋友，但跟你郭老弟应该没什么交往。”

郭震道：“的确没什么交往，我不知道李延志为什么一定要找我。目下他人已在张公手中，张公何不直接问他？”

张咏笑道：“说的是。来人，去将李畋和李延志带来府署。”

郭震见李畋已然无事，本待辞去，张咏却不肯放他走，笑道：“难道郭老弟不想知道李延志指名找你的原因吗？你和孙辟就暂时留在府署，明日还会有杨柳青等人的消息，何必跑来跑去。”

郭震无奈，只得与孙辟留下来。

等了两刻功夫，侍从先引李畋进来。李畋已在途中知道究竟，又见郭震、孙辟在场，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张咏笑道：“抱歉，事先没有知会，让你受惊了。”又问道：“你认为李延志说的是真话吗？”

李畋道：“是真话。当时那种局面，只有承认是孟昶遗腹子才能活命，李延志却宁可死。藏宝图再有用，又怎能抵得过性命呢？”

张咏便带着郭震等人来到客馆，李延志被临时安置在这里。他受惊不小，人倒还清醒着。

李畋道：“延志兄，这位就是新任成都知府张咏张公。”

李延志“啊”了一声，还欲起身，张咏忙道：“你身上有伤，不必多礼。”又道：“你应该已经知道了，今晚之事，完全是出于我的计策，目的在于证实你的真实身份，并找出藏宝图下落，想不到结果却大出意料。”

李延志道：“实在抱歉，如果我有藏宝图，一定会拿出来救李畋兄性命，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张咏道：“我相信你。但我还有一个问题……”转头指着郭震问道：“你昏迷前，为什么指名要找他？”

李延志一呆，问道：“我有吗？”李畋道：“你不记得吗？你当时在我家里，让我不要报官，又让我去找郭震。”

李延志想了想，道：“啊，我想起来了。那晚我先在夜市遇到郭震，看到他身上有血，只是我自己也被那伙歹人追赶，来不及多问。后来李畋兄救了我，我便又想到了郭震，他是你的好朋友嘛，担心他有事，所以催你去找他。”

郭震从未提及被李顺用刑一事，张咏尚不知道，转头问道：“郭老弟那晚也受了伤？”

郭震不及回答，李旼已然答道：“胸口被人划了一刀，伤得不轻。”

张咏忙过来掀开郭震衣衫，果见其胸口缠着纱布，问道：“是李顺那伙人伤了你？”郭震道：“一点小伤，不算什么。”

张咏沉吟半晌，道：“已经是半夜了，大伙儿先去歇息吧。李旼，你陪郭震、孙辟二人住在客馆，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离开。”

李旼道：“是。”送走张咏，安顿好李延志，这才进来客房，问道：“你们又做了什么事？张公为何要将你二人软禁在府署中？”

孙辟道：“张知府担心我们私下去寻找宝藏，与他争锋。”大致说了昨日争论。

郭震道：“你已是张公心腹幕僚，不必再参与我们的事，也不必为难，只听张公之命行事便好。”

孙辟也道：“我们是真心拿你当朋友，不会让你两面难做的。”

李旼急道：“放屁！我是张公幕僚没错，可我首先是一个蜀人，我当然也希望能将那批宝藏，而不是运去朝廷做什么军费。”又问道：“你们想怎么做？”

郭震道：“你私下帮助我们，可能会因此而触怒张公，断送了前程。”

李旼摇头道：“杨柳青尚且能冒着性命为民寻宝，难道我还不如一名女子有见识吗？”

郭震见好友意志坚决，只好道：“既然前人做了周密安排，要得到宝藏，藏宝图和钥匙必然缺一不可。之前我和孙辟到你家里守着，原是打算从李延志口中套话，也许能追查到藏宝图下落，可他既然不是孟昶遗腹子，藏宝图也无从着落在他身上。”

李旼道：“适才我不知真相，被关在那处宅子时，曾想过白头翁余党也许手中已有藏宝图。宝藏虽经后蜀后主之手，其实是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所留，而后来韦皋莫名暴死，不及安排后事。当时南诏与韦皋关系

紧密，韦皋能在西川甚至朝中呼风唤雨，与南诏的支持不无干系。”

郭震道：“你是说，白头翁一党本是南诏王族，或许因为这一层的关系，很早就已经得到了藏宝图？”

李旼点头道：“但到了后世，宝藏又经后蜀后主孟昶之手，所以单凭原先的藏宝图，已经难以取得宝藏，他们非得找到孟昶遗腹子，来解决其中的疑问。”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白头翁余党最初是想从李宅劫走李延志，只是计划难成，便转而选择杀其灭口。

郭震道：“不错，李旼这个想法大妙，完全解释得通，那么我们就先假定最先的藏宝图落在白头翁余党手中，另一幅仍然下落不明，应该是在真正的孟昶遗腹子手中。”

孙辟道：“就算白头翁余党和孟昶遗腹子手中的藏宝图都能用，不是还需要钥匙吗？”

郭震道：“可杨柳青和王长寿两方人马寻找钥匙已经很久了，他们苦苦寻觅，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我们一时能上哪里去找？”

孙辟道：“未必。杨柳青也没有得到藏宝图，不一样还是推测出乐山大佛最可能是藏宝之处吗？她算得上聪明，可最终凭的还是任介那书呆子的学识。我们几个脑袋加在一起，只要用心想，肯定能想到。”

李旼道：“不错，我们几个聚集起来，好好计议，不怕想不到。”

孙辟道：“任介还在我家，不如这就赶去我家，顺路叫上昌懿。”

李旼道：“张公命你二人留在府署，你们擅自离开，等于逃走。他一定会派人去追，或者暗中监视，如此便不能任意行事。”

郭震道：“你有什么办法？”李旼道：“去景倩家里。你们两个先去，我去通知昌懿和任介。”

三人大模大样出来，门口差役见有李畋，也没有阻拦。出了府署，三人便即刻分手，李畋往东，郭震和孙辟往北，往武担山景宅而去。

景倩已经歇下，听说师兄深夜到访，料想出了大事，忙迎了出来。

郭震歉然道：“抱歉打扰了师妹休息，不过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进堂坐下，大致说了经过。

景倩笑道：“众位师兄能再聚景楼，师妹求之不得呢。”忙命仆人去烧水沏茶，准备点心。

第一遍鸡鸣时，李畋、王昌懿、任介三人终于到了。孙辟笑道：“想不到我们玉垒七子还有不是因为吃喝而聚在一起的时候。”

众人听他说得有趣，忍不住笑了。景倩叹道：“要是杜龄师兄还在就好了，那么就是真正的玉垒七子再聚了。”

郭震不忍见到师妹伤感，便实话告道：“杜龄还活着，芳华也还活着，他二人已携手归隐山林。”

众人听完经过，大感欣慰。王昌懿笑道：“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实在太好了。我也恨不得要归隐山林呢。”

景倩掩嘴笑道：“王师兄家大业大，是最不可能归隐山林的一个了。”

王昌懿笑道：“这可难说。哪日我王家破产，我两手空空，不归隐山林还能做什么？”

任介忙道：“哎，我们将来一起归隐山林，重新回去玉垒山，比邻而居，做真正的玉垒七子如何？”

孙辟正好坐在他旁边，忙应道：“好啊。”

李畋问道：“杜龄和芳华会不会已经回去了玉垒山？”

任介道：“你想知道的话，为什么不自己回去看？”

众人戏闹一番，这才归入正题。郭震原原本本说了经过，任介一直被妻子瞒在鼓里，当属座中最震惊的人。

郭震道：“召集大家来是孙辟和李畋的主意，他二人觉得任介既能为青娘想到乐山大佛是藏宝地，我们六个加在一起，集思广益，肯定能想出钥匙藏在哪里。”

任介见旁人都望着自己，不免莫名其妙，道：“你们都看我干嘛？之前我又不知道柳青是为了寻找宝藏才问东问西。”

景倩笑道：“其他几位师兄的意思是，钥匙是先人所留，必定跟古迹有关，而青娘一定早就这些问过任师兄了，所以我们不必再费力去想，只需要任师兄将青娘问过的成都古迹再复述一遍就好。”

任介道：“原来是这样，还说什么集思广益，原来只是要用我和柳青的脑袋。”嘀咕几句，仍将杨柳青问过的地方全部说了。

孙辟道：“合江亭、散花楼、大圣慈寺、锦官城、武侯祠，甚至司马古琴台，这些都是常人能想到的，杨柳青能想到，王长寿也能想到，肯定都找过无数遍了。”

李畋道：“真正跟后蜀后主或是唐代韦皋有关的，也只有合江亭了。”

然合江亭是两江交汇之处，随时有被江水冲垮的危险，绝不可能是钥匙藏处。

景倩道：“根据知情者的说法，唐代韦皋藏宝后应该再没有人动过，即使后蜀后主发现了宝藏，也没有人派人搬运，因而宝藏一定还在最先的地方。韦皋遗迹荡然无存，所留宏伟建筑唯有乐山大佛，所以青娘想到那里最有可能是藏宝处。但藏宝图和钥匙就不同了，它们相对细小，容易收藏。既然藏宝图和钥匙最终是经后蜀后主之手流传，会不会钥匙就收藏在王宫中？当时宫城尚且完好无损，后主将藏宝图交给了怀孕宫人，钥匙则就地藏在了王宫某处。”

郭震道：“李顺入城为主时，已从老宫人口中得知藏宝图和钥匙一事。他不便张扬手中没有藏宝图一事，但一定在王宫大肆搜索，试图找到钥匙，但却一无所获。不过王宫甚大，钥匙又是细小之物，只要稍微藏得隐秘些，便难以寻到。”

孙辟道：“王宫已经被李顺放火焚毁，就算钥匙还在那里，早已被掩埋在残垣断壁中，如何还能找到？”又推了一下身边发呆的任介，催道：“书呆子，你读书最多，可有别的想法？”

任介道：“我有一点觉得奇怪，那后蜀后主是不是有点笨啊，当时宋军濒临城下，他既知危在旦夕，为什么要将藏宝图交给怀孕宫人，而将钥匙藏在王宫或是别的地方呢？为什么不将钥匙一并交给宫人带走呢？”

王昌懿沉吟道：“或许这只是预防措施，怕万一有变，便能防止两样东西同时落入奸人之手。我有商道同行有时就会这么做，派一个人去送箱子，但箱子钥匙却不在那个人身上，而是另外再派人专送钥匙。”

任介道：“那后主可以将藏宝图交给怀孕宫人，再将钥匙交给另一名心腹，等他儿子长大，心腹再去送还钥匙不就好了吗？他明知道王宫即将易主，怎么还会将钥匙藏在宫中？”

王昌懿道：“任介说的对，后主不是傻子，一定不会将钥匙藏在王宫中。换作我，也一定会将藏宝图交给宫人，将钥匙交给另一名心腹带走，日后再合二为一。”

郭震摇头道：“未必会如此。当日李顺在王宫举办宴会，一名年纪极老的宫人明确告知钥匙藏在某处，而不是在某人手中，这是杨柳青亲眼所见的事实。那老宫人认定李顺是后蜀后主孟昶遗腹子，一再下拜，热泪盈眶，绝不会谎言欺骗。”

王昌懿道：“即便如此，钥匙也一定不会在王宫中。江山易主，王宫成了禁地，将来后主后人想要取回钥匙，岂不是难度太大了吗？”

任介道：“那我就想明白了。假如我是后主，我知道自己即将做俘虏，我将藏宝图给了宫人，出于安全考虑又将钥匙交给心腹，但却不是让心腹收藏，而是让他出宫将钥匙藏到某处，这得有多不合情理呀。”

郭震道：“呀，任介，你还真是聪明，只有你想到了。你说得对，当时后主应该将钥匙交给宫人或是心腹带出王宫，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一定是钥匙不在他手中。”

李畋奇道：“宝藏虽是唐代韦皋所留，却是后蜀后主所传，后主手中怎么可能没有钥匙？”

郭震道：“小倩说宝藏还在韦皋所藏原地，也许钥匙也在原来的地方呢？”

他当众一直客气地称呼景倩为“师妹”，忽随口冒出一句“小倩”，登时引来众人惊诧的目光。他自己恍然未觉，续道：“也许韦皋藏好宝藏后，又将钥匙藏在稳妥之处，这才绘制了藏宝地图。后来后主得到藏宝图，因为后蜀府库本身充裕富足无比，后主又认为宝藏属于意外之财，所以并没有去取钥匙，只留下了地图。”

任介道：“呀，这套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多了。”

如果这样的话，只有后蜀后主孟昶遗腹子才会知道钥匙所在，他手中又握有藏宝图，只需取到钥匙，便能打开宝藏大门。白头翁余党或许有另一幅藏宝图，但却不知钥匙所在，所以才必须得找到孟昶遗腹子。但从他们宁可杀掉李延志灭口也不愿意他落入他人之手来看，钥匙亦并非不可寻到。

孙辟道：“还是那个理，任介能帮杨柳青想到乐山大佛是韦皋藏宝所在，合我们六人之力，一定能猜到钥匙所在。”

既然钥匙还在原处，那么那处地方一定跟韦皋有关。可韦皋执掌西川距今已有两百年，残存建筑寥寥无几，且成都所有相关古迹都有人反复寻过，应该不会有所遗漏，既然没有收获，钥匙肯定不在这些地方了。

景倩道：“会不会钥匙就藏在乐山大佛身上？所以青娘才会带上喻雯赶去凌云山。”

孙辟道：“这倒是极有可能。钥匙果真在大佛身上的话，喻雯一定能

找到。”

李畋道：“可张公已派心腹侍从邹容率人赶去凌云山，喻雯果真找到钥匙的话，一定也落入了邹容之手。”

王昌懿道：“我倒觉得钥匙未必就在凌云山。凌云山既是藏宝之地，又是钥匙藏处，那里游人如织，香客如云，若有人侥幸得到钥匙，岂不是直接便可以打开宝藏大门？民间俗谚还说不要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韦皋号称‘西川王’，为人精明谨慎，岂能将钥匙和宝藏放在同一个地方？”

孙辟道：“昌懿说得倒也有理，但是除了乐山大佛、合江亭、解玉溪之外，我们再也想不出别的韦皋遗迹了。”

郭震道：“一定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也许那处地方，跟韦皋并没有直接关系，容易为人忽视……”

李畋道：“我想到了，一定是那里！”

一时得意非凡，仰天大笑起来。

[1] 相传唐朝宰相裴度少时游香山寺，拾得某妇人所遗下的三条宝带，这是她借来为父亲脱罪的，裴度守候着还了她。见宋丁用晦《芝田录·裴度》。后以喻拾到财物，物归原主，不占为己有。裴度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

第九章 此时凝睇

等到堂内彻底安静下来的时候，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奇异的感觉。他想起了很多，而蜂拥而至的回忆如此繁杂，又令他的脑子一片混沌模糊。他甚至觉得记忆远不如想象中那么确定，而是始终处于遗忘和被遗忘的持续斗争中。许多被遗忘的，许多想要被遗忘的，掩盖了一切。

雨过新声出苑墙，烟轻馥韵度回塘。
短亭疏柳临官道，平野西风更夕阳。
八斗陈思饶赋咏，二毛潘岳易悲凉。
感时偏动骚人思，不问天涯与帝乡。

——李宗谔《馆中新蝉》

李

畋自称想到了宝藏钥匙所在，不待说出，先得意地大笑起来。旁人莫名其妙，也不相信他一下子就猜出了钥匙藏处。李畋笑得够了，这才道：“怎么，你们不相信吗？”

孙辟道：“卖什么关子，快说。”

李畋道：“就是大圣慈寺最大的名胜，第五重殿中那尊二丈五尺高的铜像，传说中蜀地命脉所在。”

郭震道：“啊，我记得李畋说过，你们李氏家谱中曾记载那尊佛像并非秦时蜀地郡守李冰铸造，而是唐代韦皋所铸普贤像，故意以铭文冒李冰之名。”

李畋道：“正是。”

传闻大圣慈寺第五重殿佛像是海眼所在，由李冰亲自铸像镇守，一旦移动，海水涌入，成都将会陆沉。是以蜀地最困顿之时，众多佛像被民众拉倒铸成铜钱缴税，唯独那尊佛像无人敢动。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孙辟道：“怪不得会有这么离奇的海眼传说，原来是韦皋为了保护佛像及佛像里面的钥匙有意散布的谣言。”

王昌懿连声道：“高明，太高明了。”

既已知钥匙所在，便议及要如何瞒天过海、不动声色地取出钥匙。想那佛像被成千上万香客瞻仰供奉了两百年，钥匙一定不会在显眼之处。万一藏在佛身或佛座下，要想在不惊动外人的情况下取出来，可就

难如登天了。

孙辟道：“目下张公已经盯上我们，或许会派人暗中监视，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不如等喻雯回来，先请她去看佛像构造。她是行家，应该比我们更容易看出门道。”

众人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暂且同意。

景倩道：“既然朝廷不会将那笔财富用于蜀地，张公一定会阻止师兄们寻宝，或是干脆强取豪夺，等我们寻到钥匙后以武力夺取。到时不如由我陪喻雯前去大圣慈寺。我们都是女子，又未参与其事，张公不会留意我们。”

众人也觉得这主意好，李畋道：“那就有劳师妹了。”

郭震忽道：“李延志相貌确实与孟昶画像有几分相似，如果说这是巧合，那么他每年来成都后都住大圣慈寺中，也是巧合吗？”

李畋一愣，答道：“李延志是药商，药材市集就住在大圣慈寺，他住在那里，没有什么奇怪的呀。”虽然为李延志辩解，但话一出口，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

李延志有着与孟昶、李顺相似的容貌，如果说张舜卿、王长寿只是误将他当作了李顺而追踪他，那么洞悉更多秘密，甚至极可能以握有藏宝图的白头翁余党为何也坚定不移认为他是孟昶遗腹子呢？

本来郭震、张咏都确认李延志便是后蜀后主孟昶遗腹子，却因为张咏今晚的试探之计而将之前的推测全部推翻。如果李延志是在做戏呢？他当然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但如果他早从张三等人言谈举止中看出了破绽，抑或知道对方对藏宝图势在必得，绝不会杀他呢？

假设郭震之前的推测是正确的，李延志的确是后蜀后主孟昶遗腹子，他有藏宝图在手，又知道钥匙在大圣慈寺海眼处，只是不知具体位置。而那尊佛像太过巨大，又位于正殿之中，他不可能采取过大的动作，只能年复一年地去那里打探察看，希望能找出门道。

当然也有可能这一切只是巧合，李延志并非孟昶遗腹子，他只是凑巧有着跟孟氏相似的容貌，凑巧姓李，又凑巧住在钥匙所藏的佛寺中。

李畋叹道：“听郭震这么一分析，我又开始怀疑李延志了。”

王昌懿道：“不错，一处巧合还算是巧合，两处巧合则必有蹊跷，三处巧合则必事出有因了。李延志一定是孟昶遗腹子，只是今晚他戏演得太好，将你们所有人都瞒了过去，连张知府那等人物都着了他的道儿。我倒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与李延志合作。”

郭震道：“怎么个合作法？”

王昌懿道：“李延志手中只有藏宝图，他虽知道钥匙所在，却无法取出来。我们可以设法取到钥匙，再利用他手中的藏宝图，一起寻宝，顶多找到宝藏后分他一些。”

孙辟笑道：“昌懿还真是做买卖做惯了。不过这也是个法子，谁叫李延志手中有藏宝图呢。”

郭震道：“但李延志未必肯答应。今晚他顶住了极大的压力，也没有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更一再否认藏宝图一事，足见他不愿意外人染指这笔财富。他怎么肯突然同意跟我们合作呢？”

王昌懿道：“李延志目下受了伤，该知道以他个人之力，绝难取到钥匙，合作才是上策。况且我们拿到宝藏又不是为了自己，他应该能理解。”

李畋也道：“我认为李延志会同意，只要同意分给他一笔钱，替他瞒住身份，他从此远走高飞，快快乐乐做他的富足翁。”

郭震道：“也好，不妨试上一试。”

孙辟道：“但李延志目下人在府署客馆中，你我不是刚刚从那里溜出来吗？”

郭震道：“我们再回去。张公命我们三个住在客馆，我们也得遵命才行，正好还可以探听凌云山方面的消息。”

计议已定，外面天光已蒙蒙发亮，郭震、孙辟、李旼三人忙重新回来客馆，回客房躺下，小憩了一会儿，等到旭日升起时，便一道进来探访李延志。

郭震也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地说了仍然认为李延志是后蜀后主孟昶骨肉。

李延志一呆，问道：“郭兄为何如此固执己见？”郭震道：“因为你姓李，因为你与后主孟昶容貌相似，因为你住在大圣慈寺。”

李延志苦笑道：“我以为我昨晚已经解释得够清楚了。”

李旼道：“延志兄，我们已经猜到海眼的事了。你住在大圣慈寺中，是为了寻找佛像中的钥匙，对不对？”

李延志骇然呆住，吃惊地瞪着李旼，张大了嘴，却说不出话来。

孙辟道：“在我看来，这就是承认的表情了。喂，你别怕，我们不会张扬出去的，我们可以帮你取到钥匙，但你要交出藏宝图。找到宝藏后，会分你一份，其余的要用在蜀地蜀民身上。”

李延志怔了好大一会儿，才道：“你们这些人全疯了，非要说我是孟昶遗腹子，还说有什么藏宝图。李旼兄，我受伤后你为我换过衣衫，可有发现我身上有图？我的行囊就在大圣慈寺僧房中，你们随意搜，只要有你们说的藏宝图，我给你们所有人磕头当儿子。”

李旼不免又狐疑起来，转头去看郭震。郭震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处置，场面甚是难堪。

张咏忽大踏步进来，问道：“你们三个一大早又跑来这里，是不是仍然认为李延志就是孟昶遗腹子？”

郭震等人面面相觑，既不愿意承认，也不能否认。

李延志忙叫道：“张知府明鉴，郭震他们三个一大早就跑来这里，非逼我交出什么藏宝图，吵得人不能睡觉。实在冤屈死了，我哪里有藏宝图。”

张咏笑道：“你可知道郭震三人昨晚本已离开府署，但后来又重新回来客馆，不是为了听从我的命令，而是因为你，因为你才回来。所以我能够肯定，他们一定发现了新的线索，能够证明你就是真的孟昶遗腹子。”

李延志道：“难道张知府也这样认为吗？”

张咏笑道：“当然，我相信他们三个的判断不会错。你应该知道，你无论如何是拿不到宝藏了，脱身也是极难。我可以先行将你下狱关押，再不惜人力物力，派手下到广州调查你祖宗三代，亲人朋友，街坊邻居，直到查清楚你真实身世为止。你觉得到那个时候，你还能抵赖吗？”

李延志本是一副极委屈的样子，听了张咏这番话，这才开始神情闪烁，流露出惊慌之色。

张咏顿了顿，又道：“我可以给你另外一个选择，如果你肯说实话，交出藏宝图，那么你还是李延志，李顺才是孟昶遗腹子，而且早已经死了。”

如此便是暗示李延志如果交代真相，便能就此脱身，继续以李延志的身份生活。

张咏道：“虽然得不到宝藏，但人生幸事，无非‘平安’二字。从此你心中再无牵挂，身份也好，财富也好，全都抛开一边，过起平凡人的平静生活，难道不好吗？”

李延志极受震动，垂头沉思半晌，昂然道：“张知府说的极有道理，但我确实不是你们所认为的孟昶遗腹子。不过我有个朋友，他似乎符合张知府的描述。”

张咏道：“噢，你朋友是谁？”

李延志道：“他姓李，相貌跟后蜀后主孟昶画像有几分相似，自广州来，一直住在大圣慈寺中。”分明是假朋友代他自己，如此没有直接承认身份，日后还有回旋的余地。

张咏道：“好，就说说你这位李姓朋友的事。”

他最好奇昨晚试探之计未能奏效一事，先问道：“你那位朋友昨晚宁可舍弃性命也不肯承认身份，是不是早已看出破绽？破绽在哪里？”

李延志道：“我那位朋友本不知究竟，听到那黑衣人张三自称是他的朋友手下时，愈发困惑，但有意没有当场揭破。后来李畋兄称张三那些人是白头翁余党，我那位朋友便知道一定有伪。”伸手指了指郭震，道：“我听说当年破获白头翁一案，郭震功劳不小。那些人如果是白头翁余党，一定会杀了郭震。”

张咏道：“他们既然对郭震熟视无睹，便一定不是白头翁余党。嗯，这的确是一处大的破绽，因为我事先没有料到郭震人会在那里。”又问道：“那你为什么不认为张三是张舜卿、王长寿手下，他们不是正对你穷追不舍吗？而且之前你一直昏迷，并不知道张舜卿已被白头翁余党杀死了呀。”

李延志道：“那位朋友是不知道张舜卿人已经死了，但他见过张舜卿及同党两次，他们都是普通百姓打扮，随身没有长兵刃，短兵刃也都是藏在身上，这是因为朝廷禁止公然携带大尺寸的兵器。而将我那位朋友从李宅中救走的张三一伙人，随身都佩有长刀，且是军用武器。我那位朋友走南闯北多了，仅从广州到成都，一路要过上百处关卡，别的不说，兵器总还是识得的。而且张舜卿那伙人，也不会自称是我朋友的朋友。”

张咏道：“呀，我再三叮嘱，原来张三还是坏了事。”

李延志道：“他们是军人，习惯以武装为第一要务，怎么会放弃自己称手的兵刃呢？实在怪不得他们。”

张咏道：“所以你那时就知道张三是官府的人？”

李延志点了点头，道：“既然官府已经知道此事，我那朋友想来想去，想不出还有谁会插手，只能算在官府头上了。既然张三是官府的人，那么杀死李畋、又举刀杀我，一定是在做戏了。”

张咏自认才智无双，精心安排的计谋徒劳无功，还差点被李延志骗了过去，不免深以为戒，又问道：“你既是后蜀后主孟昶后人，手中一定握有藏宝图了。”

李延志道：“李姓朋友身上确实有一张藏宝图，但一直没有取到钥匙，所以也没有得到宝藏。这次他来到成都后，被那疯子张舜卿盯上，一路追赶不已。他见到张舜卿手上拿着后主画像，料想对方是为了寻找后主后裔，以期得到藏宝图。为了稳妥起见，李姓朋友想将藏宝图先藏起来，免得为对方捉住后将图搜去。他本来是打算藏在大圣慈寺中，但一入寺就被张舜卿及其同伙发现，于是急步逃了出来。正好看到郭震和一位小娘子在夜市衣摊上买衣服，因为事情紧急，他不及多想，便有意过去撞了郭震，顺手将图藏在了他身上。后来发生的事情，各位已经都知道了，无须我赘言。”

郭震“啊”了一声，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你……你将藏宝图放在我身上？”

李延志纠正道：“是我那朋友放的，不是我。”

众人这才知道李延志为何昏迷前要求李畋去找郭震，原来是想尽快找回藏宝图。

孙辟问道：“藏宝图呢？”

郭震道：“我不知道。我回家后就脱了衣衫……坏了，坏了。”忙欲回家寻找藏宝图。

张咏道：“李畋，你先别走，我有话对你说。”

郭震也不及等待好友，便与孙辟先行赶回郭宅，径直奔入房间，里里外外找了一遍，不但不见藏宝图踪影，连先后换下的衣衫也不见了，

便去寻到堂嫂杨茕，问道：“前晚我回家，脱下的衣衫本放在房中，可后来不见了，是嫂嫂命下人拿去浆洗了吗？”

杨茕一怔，想了想才道：“叔叔最先脱下的那件新衣衫，是我拿出来交给下人了，已经洗过了，还晾在外面呢。”

郭震道：“当时李畋找我，我一时不及换衣，穿着那件带血的外袍出去了，噢，就是嫂嫂为我缝制的那件。后来我又回来换了一次衣衫，换下的那件袍子呢？”

杨茕道：“那我可不知道，应该是下人收拾房间时收走浆洗了吧。”

孙辟问道：“嫂夫人拿走那件新衣衫时，可有发现什么？”

杨茕道：“那是一件新衣衫，除了内里染了点血，没有其他啊。”又问道：“叔叔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

郭震不及回答，忙来到后院，却见血袍尚躺在井边木盆中，新衣衫则晾在一旁竹竿上。忙先去翻血袍，里面什么都没有。再去查看新衣衫，才发现里兜塞有一片帛布，展开一看，虽依稀山川地形模样，然墨迹沾水后四下沁开，已全然看不出原貌了。

杨茕跟过来问道：“叔叔找的就是这个吗？呀，实在抱歉，是我看到衣衫丢在地上，便自作主张拿出去交给了下人，竟没有翻看里面。我可是坏了叔叔大事？”

郭震忙道：“不要紧。嫂嫂事先又不知道，只是完全出于一片好心。”

一时也无法可想，只得带了帛片进屋，与孙辟一道细细研究，想找到办法尝试恢复地图原貌。

李畋进来告道：“张公让我转告你，他已经请了景倩到府署做客。”

郭震一愣，问道：“张公找小倩做什么？”

孙辟道：“这还用说吗，张公是要用景倩做人质，即便你找到了藏宝图和钥匙，也得乖乖送回府署去。”

郭震道：“我不信张公会这么做。”

李畋正色道：“不要以为张公称你是忘年交，你便很了解他的心思，他是一个将朝廷利益放在首要地位的人，为了得到宝藏，他可以使出任何手段。”

孙辟道：“张公素来以‘宽而见畏，严而见爱’著称，其狠辣一面也是蛮可怕的，你忘了‘倚门之望、结发之情’那件案子了吗？”

张咏上次主蜀时，有个百姓因私宰耕牛畏罪而入伙李顺大蜀军。李顺败亡后，张咏令人告知百姓，许他自首即行释放。百姓不愿听从，逃入山中躲了起来。差役便逮捕其母拘禁，催他自首，百姓不肯出来。十天之后，官差释放其母，改拘其妻，百姓一晚即出。张咏很是恼火，判道：“禁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旧为贼党，因之逃亡。许其首身，犹尚顾望。斩！”此案一断，被胁从加入大蜀军的百姓纷纷来自首，均获释回乡复业。

郭震无奈，只得带了帛片，与李畋往府署而来，孙辟自去寻找任介和王昌懿，商议钥匙一事。

张咏正在会客厅与景倩闲话，见侍从引进来，笑道：“正说郭老弟呢，你人就到了。”

郭震点点头，道：“这就是李延志放在我身上的藏宝图，我家下人已经浆洗过，全然看不出原貌了。”

张咏拿起帛片，细细看了一番，半句不提地图一事，只赞道：“这还真是块上好蜀锦。倩娘，你看呢？”

景倩道：“这是挑纹织锦，这种针法只有唐代才有，失传已经很久了。”

张咏道：“这么说，这藏宝图是韦皋传下来的了。”

李昉道：“可地图已经被水浸泡得一塌糊涂，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张咏笑道：“无妨，不是还有李延志吗？他自小研习这张藏宝图，一定早将所有细节了然于心。现下郭老弟要告诉我，钥匙在哪里？”

郭震道：“张公为何要问我，而不是直接去问李延志？”

张咏道：“李延志说他不知道钥匙藏处，他若是知道，早就跟藏宝图合二为一，去取宝藏了。但他说郭老弟你知道。”

郭震一时沉吟不答，钥匙藏处是最后的筹码，他当然不愿意就此说出。

张咏道：“我知道你们几个寻宝也不是为了自己，这样，一旦寻到宝藏，我留下一半，用于兴建蜀地水利，赈济贫苦百姓，帮助他们自立，甚至我还可以拨一部分给十六家商铺，作为扩大交子发行的资助，如何？”

郭震料想张咏对宝藏势在必得，凭己方之力绝难与他对抗，只得点头道：“好，一言为定。”

张咏听说钥匙极可能藏在传说中的海眼后，恍然大悟，道：“韦皋果真高明，难怪李延志一直取不到钥匙，空有藏宝图。嗯，钥匙在佛像中，的确是个大难题，总不能为了一把钥匙就将佛像毁坏推倒。”

景倩道：“那处佛像是传说中的成都命脉所在，不仅是一座佛像，还是蜀地的象征。”

张咏道：“所以你们才一直没有行动，是在等喻雯回来吗？”

郭震道：“张公料事如神，什么都瞒不过您老人家。”

张咏连连摇头道：“未必，未必，我差点让李延志给骗过去了。”又引郭震等人来到客馆，特意屏退外人，关好门窗，这才告知李延志藏宝图已毁一事。

李延志看了那帛片一眼，轻笑一声，道：“这不是我朋友放在郭震身上的藏宝图。”

张咏道：“不是吗？这明明是上好的唐锦啊。”

李延志道：“是不是唐锦我不知道，这块锦可比我朋友那张藏宝图织得细密多了，颜色也更鲜艳些。”

张咏道：“有人暗中掉了包？”转头去看郭震。

郭震惊然道：“不是我，我从衣衫中取出来的就是这块帛片。”

张咏摇头道：“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郭老弟。怎么，你现下还想不到吗？”

郭震很是不解，问道：“想到什么？”

张咏道：“你堂嫂杨荥，她也是白头翁一党。”

郭震脸色骤变，失声道：“什么？这怎么可能？”

张咏道：“这是唯一的可能，而且能解释清楚所有的事情。郭老弟是不明白为什么你当年刚回成都，便遭白头翁刺客行刺吗？如果杨荥就是白头翁一党，那么这件事就顺理成章了。她是你自幼订婚的妻子，你却断然将她抛弃。郭杨两家为了门面，让杨荥改嫁给你堂兄郭仁渥，做了你的嫂嫂。但她心中一定恨你入骨，多年来都没有忘记，一心要报复你的背信弃义。”

当年李顺起事，郭震因为事先有所预料，且曾伏阙上书而声名大噪，成为李顺、王继恩争相上门延请的人物，一定给杨荥造成了极大刺激，不免记起旧恨来。她料想成都饱受战乱之苦，郭震惦记亲人朋友，迟早会回来家乡，而他又是宋军主帅王继恩倾力寻找的重要人物，于是派人预先混入军营做了伙夫，等到王继恩宴请郭震的那一天，以毒刀行刺。事情未成，又因张咏到任，白头翁案风声愈紧，只得就此作罢。

且不说杨家老宅距离白头翁巢穴极近、杨茆与玉局观主葵因熟识等种种巧合之处，单说藏宝图一事。李延志为逃避追踪，巧妙将藏宝图放进了郭震衣兜，郭震浑然不觉，回家后即脱掉衣衫。杨茆是郭震之后第二个经手衣衫之人，也是最有可能拿走藏宝图的人，而之后发生的一切愈发证明了此点。

次日，白头翁余党即寻到李畋家中，意图带走李延志，然因张舜卿等人极力阻拦，目的难以到达，遂又决意杀死李延志灭口。白头翁余党既已知李延志是核心人物，极其重要，却仍不惜杀他灭口，免得落入旁人手中，表明他们手中已有藏宝图，虽则需要李延志解惑，但已不是关键。

原先李畋等人推测白头翁余党手中的藏宝图传自南诏，不同于李延志手中的地图，而目下来看，两图本是一图，李延志将藏宝图悄悄放到郭震身上，又为杨茆所取。她弄明白了究竟后，立即派出手下到李畋家中劫人，并交代如果不能带走活人，也要留下死尸。

然李延志命大未死，对杨茆而言是个致命祸患，一旦李延志供出藏宝图在郭震身上，众人怀疑的目光便会立即转到杨茆身上。她早料到此点，并因此想好了对策，找出一幅陈年旧锦，绘成地图形状，再用水泡过后，放入郭震衣衫内兜中。如此，即便郭震回家寻找，仍然能搪塞过去。

其实这一对策只能解决暂时的危机，毕竟李延志能识别出藏宝图真假，杨茆依然冒险为之，或许是认为李延志亦不甘心宝藏落入他人之手，会顺势谎称藏宝图已毁，日后再根据记忆另绘一张藏宝图自己寻宝。不想李延志为新任知府张咏言语打动，决意放弃惦念了一生的寻宝念头，脱身而去，竟立即指出藏宝图已被人掉包。

至于赝品藏宝图所用挑纹唐锦，品质精良，历经百年而鲜丽如初，愈发暴露杨茆及同党跟南诏王族有极深的渊源，须知韦皋执掌西川时，曾将大批上好蜀锦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南诏王。

张咏说完一番推论，拍了拍郭震肩头，道：“我知道郭老弟不愿意相

信，不是不相信杨茱会做出这种事，即便她是你自幼订婚的妻子，你实在不了解她。你不相信的是，你自己竟然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因为你，她才走上了邪路。”又转头告知景倩道：“倩娘，你正好在此，我虽不知细节，但我敢向你打包票，当年郭震与你分手，一定是受了杨茱逼迫。”

景倩望了郭震一眼，道：“我知道郭师兄一定有苦衷，可是……”

张咏道：“可郭老弟也不是随便就肯屈服之人，对吧？能令他同意与你分手，除了倩娘你的性命，还会有其他吗？”

景倩“啊”了一声，一双眼睛瞬间充满泪水，注视着郭震，颤声问道：“当真是这样吗？”

郭震凝视着师妹的朦胧泪眼，思绪万千——

当日他拒婚反出郭家，虽伤了郭杨两家面子，却因为他与师妹青梅竹马，感情深厚，又是郎才女貌，极为般配，因而获得了世人的同情与谅解，朋友们没有不支持他这么做的，郭家甚至也默许接受景倩做郭家的儿媳。但景倩却觉得郭震与杨茱自幼订有婚约，郭震此举有背信弃义之嫌，颇觉难堪。郭震本是个浪子，并不在意违背自己意愿的婚约，但既然景倩觉得难为情，便决意带她远走高飞，找个没人的地方隐居起来。

那一日，郭震去找景倩商议行程之事，途中听说师妹忽然晕倒，被送往医馆就医，大惊失色，忙赶去医馆探望，刚到巷口时，便被人自后打晕。

等郭震再醒来时，发现自己竟已被剥光衣衫，一丝不挂地反吊在房梁下。那房间四面无窗，只有灯火，四周摆满了各种阴森恐怖的刑具。右面挂有一道红色纱幔，纱幔后似乎有一张床榻，榻上躺着什么人。

郭震一时不明所以，几乎怀疑是在梦中。然略一挣扎，便觉得双臂及手腕被勒得剧痛，脚上镣铐也是哗哗作响。他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

清醒过来，心道：“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什么人抓了我？那些人是用小倩生病诱捕了我，小倩会不会也被他们捉了？”

一想到景情可能有危险，不免心急如焚，然无论他如何大力挣动，也无法脱开束缚，铁链反而勒得越紧，深陷肉中。

这时候，有人推门进来，却是个中年妇人。她面罩寒霜，神色极冷，上下打量着郭震的裸体，似在品度货物一般。

郭震一时顾不得羞愧，忙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抓我来这里？”

中年妇人道：“你不必管我是什么人，只需要知道我是代天下女子来审判你。”

郭震道：“审判我？我做错了什么？”

中年妇人道：“你自幼与杨家女儿订有婚约，你本该娶她为妻，然你又另结新欢，为了新欢而拒婚出走，算不算背信弃义？”

郭震道：“你是谁？你认得杨荻吗？是她要你来对付我的吗？”

中年妇人道：“我不认得杨荻，但我听过她的事。我最恨负心男子，我得替她讨回公道。”

郭震道：“我跟杨荻虽自幼订婚，可我们并无感情。而娘子口中的新欢，才是我自小喜欢的女子。而今杨荻已嫁给我堂兄，做了我嫂嫂，也是极好的归宿。”

中年妇人扬手重重扇了郭震一巴掌，喝道：“负心男子，还敢狡辩。”来回走了几圈，冷笑道：“郭震，我宣布你负心罪名成立。只是杀你太过便宜你，我要你和新欢分手。”

郭震本以为中年妇人认得杨荻，气愤之下要替杨氏出头教训自己，现下才明白她只是个疯子，也不屑再多解释，冷笑道：“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中年妇人道：“当然能。你还没有见过我炮制负心男人的手段。”

走到一旁，扳动机括，将吊索放下，迫使郭震跪在地上。又从怀中掏出一只小罐，拔开塞子，托起郭震下巴，强迫他喝了下去。

郭震只觉得所饮之物甜腻无比，一下肚腹，便有一股热气直升上来，又惊又怒，问道：“你给我喝了什么？”

中年妇人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一边说着，一边将纱幔拉开，却见另一边的床榻上躺着一名少女，双目紧闭，身上也是一丝不挂。

郭震吓了一跳，急忙将头转开。然他身子却越来越热，心底深处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渴望，不由自主地去看那少女裸体。仿若他是一条干渴之极的鱼，床榻上的胴体便是无边无尽的海洋。他越来越难受，浑身如火爆一般，神志模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挣扎着站起身来，便往床榻上扑去……

等郭震再清醒过来时，人就躺在那少女旁边，只是自己依然双手反剪，少女也仍旧昏迷未醒。

中年妇人站在一旁冷冷道：“为了你这负心男子，又多坏了一个女子清白。”

郭震已大概明白那中年妇人以药物控制了自己，令自己对身边少女做下了不可原谅的事，又惊又愧，可又无话可说。

中年妇人道：“你已经玷污这女子清白，可同意与你的新欢分手，改娶她做妻子？”

郭震惊怒交加，道：“你这疯妇人，怎能迫人做出这样的事？”

中年妇人也不多说，将郭震从床上拉起来，以衣衫包头，拉扯到另一个房间，这才取下衣衫，指着房中一个大铁笼道：“这里面的男人，跟你一样，也是个负心男子。”

铁笼中关着一名中年男子，亦跟郭震一样，全身赤裸，手足均戴了镣铐，形容邈邈，目光呆滞，想来被关押折磨已久。那男子起初只缩在

一角，似是对中年妇人极为畏惧，不久满脸通红，奔到笼门前不断摇晃叫喊。

中年妇人道：“他跟你一样，喝了我的药，现下心中最想要的就是女子。”

纱幔慢慢拉开，那躺在床榻上的裸体少女不是旁人，正是景倩。郭震大叫一声，正要奔过来，却被中年妇人踩住脚镣，重重摔倒在地，登时两眼昏黑，再也动弹不了分毫。

中年妇人道：“听说你自视甚高，只有你的宝贝师妹才能入你法眼。如果你不跟景倩分手，我这就打开铁笼，你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郭震道：“不要……我求你，不要这样做……”

中年妇人冷笑道：“你一个负心男子，有什么资格求我？你不同意是吗？我这就去开了铁笼。”

郭震心如刀割，可他又怎能亲眼见到心爱的女子在自己面前受辱，只得强忍痛苦，叫道：“好，我答应你，我跟景倩分手。”

中年妇人道：“而且你不能说出真相，我要让你新欢也尝尝被别人抛弃的滋味。”

郭震道：“好，我答应了。只要你放了景倩，我什么都答应你。”

中年妇人这才走到铁笼边，从怀中取出什么东西，对准中年男子口鼻处喷了一下，那男子瞬间便晕了过去，人事不知。

中年妇人又将郭震扯回原先房中，迫他跪在床榻前，面朝榻上的裸体少女。

郭震惊道：“我已经答应你要我做的事，你还想做什么？”

中年妇人指着榻上少女道：“你将要娶她做妻子，当然得培养一下感情。”又道：“你放心，她中了迷药，不服解药是不会醒的，将来醒来，这期间发生的事也不会记得，你的新欢也是一样。”

郭震道：“不管你想对我做什么，请你快些放了景倩。”

中年妇人道：“急什么，我答应你放她，又没说什么时候放。反正你二人不是打算私奔吗，同时失踪，家人只以为你们已经离开成都了。”又冷笑道：“你放心，我要折磨的是你这个负心男子，不是景倩，你既已答应离开她，对她的惩罚便已经够了，我不会再让人动她的。”

郭震道：“你……”刚一张口，便又被迫饮下一罐药。

接下来数日，郭震都被那中年妇人以春药控制，与榻上少女日夜交欢。后来大概中年妇人自己也厌倦了这游戏，告道：“明日便会放你和新欢走。你醒过来第一件事，便是要跟新欢分手，再娶渔家女玉莲做妻子，明白吗？”

郭震心中恨极，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等到次日他和景倩在医馆中醒来，便约师妹来到武担山，于石镜边提出了分手，并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迅速娶了渔家女玉莲为妻。

那之后，郭震完全变了一个人。当然，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中年妇人，只以为她当真是痛恨负心男子，出于义气主动替杨萸出头，却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玉莲做了他妻子。

然而后来郭震得知中年妇人就是玉局观观主葵因，葵因就是白头翁之后，这才想明白玉莲原本是葵因要绑架卖去外地的女子，葵因牺牲了她的清白，迫使他娶了她做妻子，只是为了整治他。而今他既知杨萸也是白头翁一党，便愈发对葵因当年折磨他的动机一目了然了。

原本以为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然自从再回成都，经历了那么多事后，再回想起来，心绪似乎平复多了。只是面对心爱女子的疑问，郭震仍然不能回答。葵因虽然已经死去多年，他也必须遵守对她的承诺，不泄露真相，更不想世人知道他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娶了玉莲，她嫁给他后，是多么爱他敬他呀。

景倩见郭震不答，催问道：“师兄你说实话，当真是这样吗？”

郭震微微叹了口气，转身冲出门去。

景倩呆了一呆，举袖抹了抹眼泪，便欲跟出，却被张咏举臂拦住。

张咏正告道：“倩娘不能去。你若跟在郭震身边，杨茕一定会再次对你不利。等我调派兵马，将白头翁余党这干人尽数擒获，你再去与郭震团聚不迟。”

景倩道：“郭师兄一定是去找杨茕对质了，她尚未就擒，手下又有那么多人，一定会对郭师兄不利。”

张咏道：“倩娘也是性情中人，岂不知爱与恨，往往只在一线之间？爱之愈深，才会恨之愈切。杨茕不会加害郭震的，不然郭震早就死了，哪还有命活到今日？”

李畋道：“当初杨茕也曾派刺客潜入军营行刺郭震啊，刺客刀上还淬了剧毒，可见她也是一心想要郭震死的。”

张咏摇头道：“你虽已娶妻生子，却还是不懂女人心思。杨茕想要郭震死，那是在见到他之前，安排刺客行刺也是在那之前。而之后她见过郭震本人，心立即软了。不信的话你问倩娘，是不是见不到人之前恨得要死，见到人后就不那么怀恨在心了？”

景倩只是默默流泪，始终不肯言语。

李畋道：“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郭震去冒险，我这就去阻止他。”

张咏道：“我会派人跟着郭震的，如果杨茕人还在郭家，正好可以将她逮捕归案。如果她人已经逃走，郭震才是捉到她的最大希望。”

李畋问道：“难道张公是想利用郭震来诱捕杨茕？她果真逃掉的话，哪还会再回来？”

张咏摇头道：“未必，杨茕嫁入郭家多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诸多羁绊，可不是想走就能走的。”又道：“你别管这件事了，暂时留

在客馆照顾李延志，根据他的描绘再制作一幅藏宝图。倩娘，你先留在这里帮李畋绘制藏宝图。有郭震的消息，我会即刻派人来告诉你。”

郭震匆忙出来府署，欲回郭家找堂嫂杨萼当面对质，走不多远，便见到前面有一人朝自己招手，竟是杜李书肆的伙计杨帆。杨萼既是白头翁一党，甚至能调动那些人行事，只怕是个首脑人物，其兄长杨烈多半也牵连在其中，微一踌躇，即走过去问道：“是杨烈叫你来找我的吗？”

杨帆笑道：“不是，是郭夫人叫我来的。”

郭震上前扯开杨帆衣领，一眼望见其肩头的金缕鸟烙印，当即恨恨道：“你们当真是白头翁余党。”

杨帆笑道：“三公子既然已知真相，何不跟我去见郭夫人？”

郭震道：“我正要去找她。想必她人已经不在郭家了吧？她人在哪里？”

杨帆道：“我自会带三公子去见郭夫人，只是公子身后有官府官差跟着，怕是不方便。”

郭震回头一看，果见有一队官差远远跟着自己，便冷笑道：“怎么，你怕了？你以为你们逃得掉吗？”

杨帆道：“还请三公子多为令兄一子一女着想。”

郭震大怒道：“你居然敢拿我侄子侄女威胁我，可知道你们郭夫人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杨帆笑道：“那又如何，孩子毕竟姓郭。三公子若是还惦念令兄仅存的骨肉，就乖乖听话跟我走，不然的话，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两个孩子。”

郭震道：“你想要我怎样？后面那些官差是张知府手下，他们又不会听我的。”

杨帆道：“那就请三公子先设法甩掉他们，一会儿跟我在青龙街街井会合。”又笑道：“三公子别玩花招，我会暗中监视你。”

郭震无奈，只得同意。他先有意往郭宅方向走，路过商铺时，忽举步进去，却不买东西，直接从后门出来，又穿了两道弄巷，这才彻底甩掉官差。再赶来青龙街，杨帆果在街井处等候。二人一前一后一路西行，来到西城门附近的一处宅子。

杨茆正等在堂中，见杨帆引郭震进来，便笑意盈盈地迎了上来。

郭震道：“郭放和郭怀呢？”

杨茆笑道：“孩子们都还在郭家，有管家照顾，叔叔大可放心。”

郭震大为惊讶，问道：“那你为何要派人将我诱骗到此？”

杨茆道：“因为我需要叔叔来帮我找到宝藏。”

郭震冷笑道：“张知府已洞悉你的身份，知道你跟白头翁是同党，你还妄想得到宝藏吗？对了，你是怎么跟玉局观观主葵因勾结到一起的？她做的那些伤天害理之事，你可有参与？你兄长杨烈可知道这些？”

杨茆笑道：“叔叔一口气问出了这么多问题，叫我答哪个好呢？嗯，玉局观观主葵因真名叫杨虹，是我的亲姑姑，这个答案如何？”

郭震大惊，道：“你……难道你也跟南诏王族有关？”

杨茆拉开衣领，露出左肩的金缕鸟烙印，笑道：“如果叔叔当年娶了我，不是早就发现了吗？实话告诉叔叔，这确实是南诏部落的神秘标记，但我们却跟南诏王族无关。嗯，也不算无关，究根溯源，我们也算是南诏王族的直系子孙。”

郭震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杨茆傲然道：“我是大义宁国的公主。”

郭震“啊”了一声，道：“你是大义宁国杨干贞后裔？”

杨茆笑道：“叔叔当真聪明，一猜就中，可比我那死去的丈夫强上百

倍。”

南诏灭国后，汉人权臣郑买嗣自立大长和国。大将杨干贞又杀郑买嗣，自立大义宁国。杨干贞名为渔民之子，其实是南诏最后一任国主世隆的私生子。其母弥灵是西南著名美人，为世隆私幸后怀孕生子。南诏将灭时，弥灵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逃走，嫁给渔夫杨氏为妻，儿子遂改姓杨，名干贞。杨干贞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长大，终练就了一身本事，成长为大长和国的第一猛将。他不忘自己是南诏王族后裔，设法杀死汉人郑买嗣，报了父仇，并自立为国主。然其人残暴好杀，即位仅八年，便为白族贵族段思平逐走，段氏自立一国，即为今日西南之大理国。

杨干贞本人被迫出家为僧，却命心腹部将带着两个儿子逃往蜀地，以求积蓄力量，日后东山再起。杨氏起先栖身在成都西北二十里的万佛寺中，机缘巧合发现了山北的秘密山洞后，遂控制了玉局观，又将杨氏宅第修建在山北不远处，以就近策应。

到了杨苕生父杨秉这一代，恢复祖宗基业、称霸西南之心已极为淡漠，其妹杨虹自小隐瞒身份，养在玉局观中，反而更有胆略，于是杨氏部属皆听她号令。

杨虹少时野心勃勃，曾亲自到西南联络南诏旧部，在滇池一带遇到一名汉人男子朱范。二人一见钟情，迅速陷入热恋之中。那是杨虹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恋爱，她将自己的处子之身给了深爱的男子。

朱范出身楚地大族，喜爱四处游历，允诺将来一定到蜀地迎娶杨虹。杨虹痴心等了几年，始终不见朱范的影子，于是到楚地寻找，才发现朱范已娶有娇妻美妾。而面对杨虹的质问，朱范也毫不在意，称当年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杨虹大受打击，竟将朱范绑架，带回西川，关入山洞密室中。之后，杨虹成为玉局观观主，只以羞辱折磨朱范为乐。

后来杨秉过世，长子杨烈全然不理杨氏事务，自行搬去万里桥以开书肆为生，杨虹愈发肆无忌惮。西南夷人擅长炼毒炼药，杨虹亦精于此道，将朱范当作试药的工具。朱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经过许多年的

折磨，终于不堪忍受而发了疯，变得神志不清。杨虹失去了乐趣，便想要寻找新的目标。某日她偶遇到一名迷路少年，便将他掳回山洞中，锁在密室中，开心时便以药物控制对方，与其交媾，烦闷时便鞭打一顿出气。那少年受不住药物药力，不到半年便死去。杨虹便主动出去寻找面貌姣好的少年郎，找到后再设法带回山洞囚禁。她下属都是精壮男子，多未成家，杨虹亦准许他们暗中掳掠美貌少女，关入山洞中，专供奸淫取乐。部属均乐而为之，这便是成都府一带开始有少男少女失踪的原因。

杨苒出嫁前多是一个人在家，寂寞孤独，常常去寻姑姑聊天解闷。杨虹爱惜侄女，亦将杨苒引入山洞密室，想教她如何在少年身上得到快乐。杨苒虽然拒绝，但她理解姑姑当年所受伤害之深，也不觉得其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对。

不久，杨苒被郭震拒婚，痛不欲生，只能向姑姑倾诉。杨虹告诉天下男子尽是负心薄幸之辈，不必为郭震在意。她口中虽然安慰侄女，心中亦恨死郭震，决意报复，于是派人捉了郭震和景倩，以景倩清白逼迫郭震同意分手。

那时杨虹刚刚开始与人贩子合作，往京师贩卖年轻美貌的蜀女，渔家女玉莲本是其中之一，但为了报复郭震，杨虹又强逼郭氏娶了玉莲为妻。

杨苒虽然最终嫁了郭震堂兄郭仁渥，但心中仍然不能释怀，后来玉莲死去，郭震大受打击，甩手离去，再不闻音讯，她的心绪才逐渐平复下来。

李顺占据成都自立为王后，郭家因郭震而成为城中仅有的没有被“均贫富”的两家富户之一。宋军收复成都后，主帅王继恩亦派人登门寻访郭震，由此再度触发了杨苒心中的怒意。她有大义宁国公主的身份，有下属见公主对郭震切齿痛恨，便主动要求杀了郭震报仇。杨苒闻言大是心动，但她已是郭家媳妇，决计不能牵累自己，遂派下属先行潜入军营——一旦郭震回到成都，宋军主帅王继恩自会邀请郭震前去做客，那么下属便可乘机行刺。

后来果然如此，只是新任成都知府张咏昔日曾为江湖游侠，身手敏捷，救了郭震一命。下属料想无法逃脱，被捕后势必受尽酷刑，干脆转刃自杀。

杨虹得知下属行刺未能成功后，且惊且喜，那时她才知道，她并不是真的盼望郭震死去。

没过几日，郭震等人追查白头翁案到了万佛寺附近，正好被杨虹手下看到。杨虹听说郭震跟一名娴雅女子在一起，料想其人必是景倩，大为愤怒，立即命人前去擒拿郭震，同时将他的同伴尽数杀死。幸亏张咏派了侍从邹容暗中保护，这才令景倩等人免遭毒手。

然杨虹已然有所警觉，料想官府早晚会找上门来，于是派人知会了宋军将领张麟，又令部属先行躲避，日后听杨虹号令。

杨虹本可以与部属一道逃命，只是怕自己一走之后，牵连出杨家来。外人不知她也姓杨，她只需留下顶罪，便能将杨家置身事外，且杨家本是王族的秘密仍可以保存下去。

当日张咏率大队人马搜索万佛寺一带，杨家成为张咏的重点调查对象，由此验证了杨虹的担忧。她有意派部下唐大米等在山路，将差役引入山洞暗道，这才及时令杨家摆脱了嫌疑。

杨虹也没杀山洞中的少年及朱范灭口，无非是这些人清醒后能成为官府证人，指证所有坏事都是她一人所为，杨家便能彻底置身事外。事情果然由此平息，张咏虽然对杨虹下属大多逃脱有所不满，但再也没有怀疑过杨家。

至于部属唐大米，则是为杨虹亲手杀死。唐大米将弟弟唐小米之死归咎于郭震，一心要杀他报仇。杨虹知道侄女杨莹其实并未真正忘情于郭震，又担心杀死郭震引发更大的乱子，因而一再阻止唐大米复仇。玉局观真面目即将浮出水面之时，杨虹既已决意自杀，为防日后杨莹无力压制唐大米，便干脆先杀了他，一了百了。

白头翁案了结后，杨莹虽然伤心姑姑自杀而死，但因为某种缘由，也没有就此怨恨郭震，且约束部下不得向郭震及其朋友报复。郭震虽住

在外面，时不时地回来看望兄嫂及孩子，能常常见面，她亦觉得很满足。

但杨氏部属亦有主见者，昔日杨虹虽然性情偏激，但其人亦是能力出众，不但能靠诸多手段如走私物品、贩卖人口等敛聚大批钱财，还能设法与官兵结盟。当年李顺起事，杨虹亦持支持态度，欲等李顺割据西川后，便与其联盟，借兵南下，重建大义宁国。不料大蜀军人数虽多，却尽是乌合之众，李顺很快兵败身亡，此计遂不能成。杨虹既死，杨烈完全不理事，杨葑是女流之辈，又只沉溺于儿女情长，倚靠这对兄妹，恢复大义宁国毫无希望，杨氏部属决意自行起事，成功后便奉杨葑之子郭放为主。部属积极联络故国族人，又用杨虹留下的钱财购买兵器，做了许多准备。

刚好此时成都发生兵变，宋将王均占据成都。杨氏部属见王均军纪严明，且能以数千之众抵挡十万官兵于城外，屡战屡胜，很是叹服，于是主动与王均联盟，提供了大量毒药给王均。王均命人将毒药淬到箭头上，杀伤力巨大，沾血即亡。王均遂许诺一旦成功占领西川，便发兵南下，攻灭大理，助杨氏恢复故国。

然后来张咏侍从邹容以奇计攻入成都，王均兵少，他见大势已去，遂率残部出城。但他既知杨氏是南诏王族后人，也想借助南诏在西南的影响力安身立命，遂先带人赶来郭家，想带走郭放。

杨葑事先已得部属禀报，悄悄溜出家门，在街边迎候王均，告知郭放不在城中，而且她也不能准许王均将儿子带走。

杨氏部属见局面甚僵，便劝杨葑干脆乘机起事，以王均残部为先锋，径直南下，一旦灭掉大理，杨氏仍是国主，王均便是第一功臣，可封宰相。王均欣然同意，杨葑亦有野心，但又不想舍弃现下的生活，尚在犹豫。

不料丈夫郭仁渥半夜醒来不见妻子，寻了出来，刚好听到众人谈话，大惊失色，忙上前劝妻子不要跟随王均作乱，又称大义宁国存国仅八年，亡国已有几十年，根本没有复国希望。杨葑本就不爱丈夫，当众难以收场，便顺手拔出王均腰刀，一刀杀了郭仁渥。

王均及杨氏部属见到杨苒如此决绝狠辣，都认为她是能成大事之人，很是钦佩。简单商议后，决定先由两名杨氏部属引王均部众南下入大理国起事，等到攻下城池有了据点后，杨苒再带着儿子及余众南下会合。王均遂引军而走，杨苒则称丈夫被乱兵杀死，假意晕倒在地。

而王均一行尚未走出川中，便为官兵追及围困，王均自杀，部属或是被杀，或是被俘后斩首示众。杨苒见复国之事终不能成，也只好作罢。

至于藏宝图一事，早在中唐时，蜀地便盛传西川节度使韦皋将一笔数目巨大的宝藏埋在了乐山大佛中。神偷精精儿也相信这种说法，曾溜进戒备森严的节度使官署寻找藏宝图，以至中了机关，为韦皋所擒^[1]。当时南诏与韦皋交好，南诏国主听到传闻后，还将这件事记进了王室秘录中。后来这本秘录到了杨干贞手中，又传之后人。到了杨苒父亲这一辈时，杨秉决意彻底放弃复国之梦，断然将祖传秘录焚毁。杨苒虽未亲眼看过秘录，却听姑姑杨虹提过，只不过是当作逸闻趣事闲谈，也并未太当回事。

那晚广州药商李延志情急之下将藏宝图放到了郭震身上，本欲脱身后即刻设法取回，不想为王长寿所伤。而郭震浑然不觉，回家后即将怀有藏宝图的衣衫脱下，扔在一旁。

郭仁渥死后，郭震搬回了郭家，好照顾侄子侄女。杨苒一度幻想能与郭震再续前缘，因而对其格外体贴照顾。那晚她听到动静，进来郭震房中查看时，刚好李畋在大门外叫唤，郭震便匆匆赶去应答。杨苒随手将衣衫捡起时，意外发现了藏宝图。她虽然不如杨柳青、郭震等人一般清楚藏宝图来历，但她从姑姑杨虹口中听到南诏王室秘录所记韦皋宝藏一事，立即从图上的韦皋图章猜到这便是传说中的藏宝图，大喜过望，由此将图私藏了起来。

那时起，杨苒已决意要找到宝藏，用其来匡复故国。她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下定了决心，是因为郭震明白地告诉她，要她忘记旧事，将心思

用在子女身上。她至此方才知郭震永远不会回应她的感情。她虽没有再像从前那样恨上郭震，却燃起了从所未有的雄心——她要做回公主，做回女王，等她将来得到了天下，所有的男子都将臣服在她脚下，包括郭震。

后郭震又再度回房，换了件干净衣衫，跟随李旼离开，似乎并不在意那件不见了的衣衫及衣衫中的藏宝图。杨茆一直在暗中观察，怀疑郭震对藏宝图在他身上并不知情，后来愈发从郭震言行验证了这一点。

她虽不知道藏宝图如何到了郭震身上，但为了以防万一，仍找出一块旧唐锦，大致绘成地图，放入郭震衣衫中，交给下人浆洗。这只是她在不明缘由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次日，跟踪郭震的杨氏部属禀报广州药商李延志前晚重伤住进了李旼家中，一直昏迷未醒，且官差登门后不久即发出了通缉前禁军大将张舜卿的告示。杨茆已知郭震是应李旼之邀连夜赶去探访李延志，料想多半是李氏将藏宝图放在了郭震身上，而其人亦是跟宝藏有关的关键人物，于是派出部属前去劫夺李延志，意图从其口中逼问真相。部属难以成功时，担心李延志醒来后会说出已将藏宝图放在郭震身上，于是改而杀其灭口，不料却被张舜卿等人所阻。

但即便杨茆手里有了藏宝图，且知道宝藏在嘉州凌云山那里，仍然不明地图奥秘。而且李延志后来被成都知府张咏派人安顿在官署客馆中，那里守卫森严，她无论如何都难以再接近。李延志或许不会交代出真相，试图脱身后自行从郭震手中取回藏宝图，但也有可能捱不过知府张咏逼迫，将所有经过和盘托出。如此，郭震迟早会回郭家寻找藏宝图。杨茆所绘假藏宝图即便能瞒过郭震，也一定瞒不过李延志。她早料到此点，便已做好安排，甚至派人通知了兄长杨烈。杨烈恍若未闻，毫不动心，倒是一直跟随他的侍从杨帆转而投向了杨茆。

郭震回郭家取到假藏宝图带去官署后，杨茆已料到事情即将败露，但她需要得到更多关于更多关于藏宝图的信息，于是逃离郭家后，仍安排了杨帆在官署外监视。杨帆顺利截到郭震，又用郭放、郭怀性命作为威

胁，将他带到杨茱面前。而杨茱逃离郭家时，曾犹豫许久，最终仍没有带走孩子。她料想寻宝过程充满凶险，将孩子留在郭家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毕竟是郭氏骨肉，郭震一定会全心全力照顾他们。

郭震却不知道杨茱的细密心思，听她称堂兄为“死去的丈夫”，语气颇为轻蔑，忙问道：“你肩头既有金缕鸟烙印，堂兄是不是早猜到了你的身份？”

杨茱道：“我跟郭郎成亲之日，便给他看了金缕鸟烙印，告诉他我有大义宁国公主的身份。他很意外，也很欣喜，发誓要永守秘密，保护我一辈子。所以即便后来他知道了玉局观那些人肩头都有金缕鸟烙印，也没有说什么，甚至没有问过我半句。”重重叹了口气，不无遗憾地道：“郭郎可真是全心全意地爱我，比叔叔你强多了。要不是他发现了……”

郭震大为震动，问道：“我堂兄发现了什么？难道他发现了你暗中跟王均匀结，你便杀了他灭口？”

他本是随口一猜，杨茱竟点头承认，又笑道：“叔叔就是太聪明，你什么都猜到了，岂不是烦恼更多？”

郭震怒气上冲，一个箭步上前，双手扼住杨茱咽喉，道：“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竟敢对自己的丈夫下毒手。”

几名下属忙上来将郭震制服拖开，取出绳索，欲将他绑起来。杨茱摆手道：“不必。”喘息略平，这才笑道：“叔叔下好重的手。”

郭震怒道：“你别再叫我叔叔，你亲手弑夫，从此不再是郭家的人了。我还要亲手杀了你，为我堂兄报仇。”

杨茱笑道：“你非但不能动我，还要保护我。”

郭震怒极，道：“你这个疯女人，跟你姑姑一样是个疯子。我为什么要保护你？你杀了我堂兄，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已被逐出郭家。”

杨茆道：“别人可以杀我，唯独你郭震不能。郭放其实不是我和我丈夫的孩子，而是你郭震的儿子。你若杀了我，就是杀死你自己亲生儿子的母亲。”

郭震道：“什么？这怎么可能？你又在疯言疯语了。你这疯子，别妄想用胡言乱语来骗取我的同情，我跟你从来没有过……”

杨茆道：“当日姑姑将你和景倩捉入山洞，我一直在暗中观看。虽然你最终被迫答应跟景倩分手，我却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后来姑姑用药物控制你跟那名渔家女交欢，我在一旁看到，一时妒火中烧，便将渔家女推开，自己上前应你。你神志不清，只以为我是那渔家女，几下便将我衣衫扯烂……”

她到底还是女人，说及此处，脸色已是绯红一片，顿了顿，又道：“那一阵，我心中不快，一直未与丈夫交媾，可不久后便有了身孕，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

郭震呆了一呆，道：“不，不可能，你在骗我，我怎么会跟你……”

杨茆道：“你只是被药力驱使，身不由己。但不管怎么说，你对我做了那样的事，我由此怀上了你的孩子。”

郭震道：“我不信，你不过想骗取我的同情，然后好从我口中套取宝藏的秘密。”

杨茆道：“不错，我对宝藏一事知之甚少，还有许多疑惑想请教叔叔。但关于郭放是你儿子一事，我绝没有骗你。”

郭震道：“我不会告诉你任何关于宝藏的事情，你要么杀了我，要么放我走。”

杨茆道：“藏宝图在我手里，叔叔难道就不想得到宝藏，与我共享富贵吗？”

郭震道：“你杀了我堂兄，我恨不得手刃你，还谈什么共享富贵！你有藏宝图又如何，原主李延志研习这张图已有几十年，任何细节都一清

二楚，他一定能凭记忆再画出一份来。所以你手中的藏宝图，有等于没有。”

杨茆笑道：“叔叔没有亲眼见到真的藏宝图，所以才会天真地以为那地图是笔墨所绘。”

从怀中取出一片锦缎，当着郭震的面展开——那是一幅五彩织锦，山川地貌全以深浅颜色不一的丝线织就，没有半点笔墨痕迹。

杨茆道：“这是幅极为精密的织锦，图上每一根丝都是地图的经脉，每一段线代表着实际中的数里地，任世上最好的丹青妙手，也不能绘制出这样的地图来。”

不等郭震细细看完，便将地图收起，笑道：“叔叔现下该相信，我手中的藏宝图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它，休想寻到宝藏。”

郭震道：“就算这样，你也拿不到宝藏。官府已经死死盯住这件事，张知府的精明厉害，你是知道的，想在他眼皮底下取走宝藏，世上没有人能办到。”

杨茆道：“如果我一定要你办到呢？”

郭震摇头道：“我办不到。就算我能办到，你是我杀兄仇人，我为什么要帮你？”

杨茆道：“如果你帮我找到宝藏，我就让你杀了我为你堂兄报仇，且死而无怨，如何？”

郭震道：“当真疯了，你人都死了，还要宝藏有什么用？”

杨茆笑道：“我死了，宝藏还可以留给你和我们的儿子呀。”

郭震道：“你是个疯子。”转身欲走，却被杨帆率人拦住。

忽有人进来，附到杨茆耳边，低声禀报了几句，她登时花容失色，惊惶地望着郭震。郭震冷冷道：“怎么，是官府找上门来了吗？”

杨茆道：“我的孩子……被人绑走了……”郭震一怔，问道：“是真的

吗？”

杨茆跺脚道：“为什么连这件事你也不相信我？”转身欲出，郭震忙拉住她，道：“你不能去。这一定是张知府之计，他大概已经知道那幅藏宝图不可复制，于是派人捉了你的孩子当筹码，逼你出去。”

杨茆喜道：“原来你还是关心我的。”

郭震哼了一声，道：“我恨不得杀了你，哪会关心你？不过你的孩子也是我的亲人，我总得为他们着想。”

杨茆道：“张知府为人行事难以琢磨，只怕他真的会对孩子们不利，现下该怎么办？”

郭震道：“目下也没有别的法子，你将藏宝图交出来，我带去给张知府，你自己和手下人逃命去吧。你的孩子，我会好好抚养照顾的。”

杨茆道：“不行，藏宝图是我手上仅有的筹码，若不是因为它，我也不会暴露身份。”白皙的脸上泛出两朵红晕来，声音亦低沉了许多，道：“那样我还能同叔叔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共同照看孩子们。”神色黯然，言语中颇有后悔之意。

郭震道：“难道藏宝图比你的亲生骨肉还重要吗？你以为你手中的藏宝图是奇货可居，可是光凭藏宝图是找不到宝藏的，还得有钥匙。不然那原主李延志为何坐拥藏宝图几十年，却始终得不到宝藏。”

杨茆道：“那钥匙在哪里？”

郭震为了让她尽快死心，便实话告道：“钥匙在大圣慈寺佛像中，张知府已经派了兵马严密看管，无论如何你是取不到的。”

杨茆道：“原来如此。”随即嫣然笑道：“多谢叔叔告知钥匙所在。”

郭震见她瞬间全无焦虑之色，登时醒悟过来，道：“你竟然利用自己孩子的安危来从我口中套话，真是无药可救。”心中气愤之极，转身便往外走。这次杨茆那些下属倒没有再阻拦。

郭震离开那处宅子，匆忙赶回郭家，却见门前站着许多官差，不禁一愣，心道：“难道杨茱没有骗我，小放和小怀确实被张知府派人带走了？”一时更加失望，暗道：“她对亲生骨肉尚且如此不理不顾，也堪称冷血到家了。”

成都府孔目官范度刚好从郭宅出来，见到郭震，忙招呼道：“郭公子去了哪里？我正派人到处找你。你侄子侄女被人掳走了。”

郭震倒也不太吃惊，只道：“不是张知府派人做的吗？”

范度先是一愣，随即摇头道：“张知府怎么会做这样的事？你们郭府管家和两名婢女都被杀了。”

郭震这才大惊失色，忙进来院子。果见管家倒在台阶下，当胸挨了一刀。两名婢女一人死在桂花树下，一人倒在甬道旁，均是背后中刀。

范度道：“仆妇和厨子还活着，他们人在后院，听到前院动静，跑过来看时，看到一伙人杀了管家和婢女，将两个孩子强行抱走了。但他二人只看到了背影，没看清面孔。”

既然动了刀杀了人，那么一定不是张咏派人所为了，这位张知府做事不拘一格，却不是滥杀之辈。杀死管家、婢女，掳走孩子，针对的目标一定杨茱，对方想要她手中的藏宝图。可藏宝图落入杨茱手中一事，只有张咏、李畋、景倩寥寥几人知晓，且刚刚发生不久，杨茱自己当然不会外传，这些杀手如何能这么快得知究竟，还抢在前头掳走了孩子？

宝藏一事，最初的知情者只有李延志，后来则有李顺和杨柳青，再后来大宦官王继恩亦从前任知府郭载口中得知了此事，并派遣心腹手下王长寿寻找宝藏下落。到目下为止，加入寻宝行列的共有六拨人马：一是李延志一方；二是徐沛、杨柳青一方，郭震及好友也算是这一方；三是李顺、王江儿一方；四是王继恩手下王长寿一方；五是成都知府张咏一方；还有最后加入了杨茱一方。

李延志受了重伤，行动困难，且人被软禁在府署客馆中，算是退出

了寻宝之列。徐沛、杨柳青已先后赶往嘉州凌云山勘测藏宝处，李顺、王江儿等应该也紧随其后，追踪前往，所以这几日不见动静；张咏和杨莠两方都不可能杀人，那么就只剩下王继恩手下王长寿一方了。

王长寿一直试图靠追踪李顺来得到藏宝图，没找到李顺，反而先找到了更为关键的李延志，且误将其当作了李顺。然后来王长寿派张舜卿到李畋宅中劫夺李延志不成，就此失去了他手头所有的线索。他为寻宝耗费了数年时间，一定不会就此罢休。或许王长寿知道李延志最终被安顿在了府署客馆中，便设法买通安插了眼线，由张咏与众人的谈话中得知藏宝图落入了杨莠之手。他随即带人赶来郭宅，杨莠早已逃去，他便掳走了两个孩子作人质，好逼迫杨莠回头。

范度见郭震神情闪烁不定，问道：“郭公子是不是知道是什么人做的？”

郭震道：“我猜应该是王长寿和他手下。”

范度道：“郭公子说的王长寿，是以前王继恩王大将军的卫队长吗？”郭震道：“就是他。”

范度道：“那好，我这就回去府署，请张知府签发通缉告示。郭公子，烦请你跟我一起回府署，好录份口供。”

郭震道：“实在抱歉，我还有事要办，办完事我自会到府署寻孔目官。”

匆匆出来，返回西城门附近的那处宅子，却是人去宅空，杨莠等人都已经不见了。

郭震心道：“杨莠既知还需要钥匙才能打开宝藏大门，一定是去找钥匙了。她人不傻，该想到张公多半已派重兵在大圣慈寺设伏，所以她也不会轻易露面。”

一时也不知到哪里去找杨芾，可偏偏只有她手中的藏宝图才能救回侄子侄女。

既然郭震找不到杨芾，王长寿多半也找不到，他又要如何通知杨芾以图与孩子做交易呢？郭宅出了命案，已被官差团团守住，王长寿断然不会再来，那么他会以什么法子知会杨芾，告知他手里握有两个孩子性命呢？

郭震想了想，忙朝万里桥赶去。一进杜李书肆，便觉得不妥，书肆中本只有两名伙计，而今却多了好几个，且都是生面孔。

有伙计招呼道：“公子要买书吗？”

郭震冷笑道：“你们也别装模作样了，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杨烈人在哪里？”

伙计笑道：“就在后面。”

郭震点点头，大踏步进来内室。杨烈当真就在里面，额头有伤，苦着脸坐在交椅中。一旁还站着一名三十来岁的男子，腰挎长刀，甚是英气。

郭震道：“你就是王长寿吗？我侄子侄女在哪儿？”

那男子道：“我不是王长寿。郭公子不认得我了吗？你没见过我的脸，总该记得我的声音。”

郭震道：“啊，你就是昨晚从李畋家中带走李延志的那伙人的头领。”

那男子点头道：“我叫张三，是军中将领。”

郭震道：“是张知府派张将军来书肆逮捕杨烈吗？”

张三道：“我只受命监视杜李书肆，如有可疑人出现，一律捆送回府署。但我人到这里时，杨公子已经受了伤。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始

终不发一言。书肆其他人都跑了，只有个疯子在后院玩耍。”

郭震问道：“是不是王长寿先来找过你？”

杨烈只是看了他一眼，沉默不答。

郭震道：“你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那些人掳走了小放、小怀，要令妹拿藏宝图去换，他们找不到令妹，就来找你传话，是不是？”

杨烈道：“你都知道了，还来问我做什么？”

郭震道：“那些人总该告诉你如何跟他们联络吧？”

杨烈道：“你先找到我妹妹再说。”

郭震道：“她是你妹妹，我如何能找得到她？”

杨烈很是恼怒，道：“是我妹妹，我就能找到她？她心思大得很，谁知道她躲去哪里了？你也知道我只是姓杨而已，从来不管杨家的事。一心想远离麻烦，麻烦还是会找上门来。这件事要不是关系着两个孩子，我也不想管。”

郭震道：“我知道你痛恨自己的身份，可你生下来就姓杨，有什么法子，你又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你告诉我，一旦你寻到令妹，要如何与王长寿联络？”

杨烈道：“我不能告诉你，不然只会害死放儿和怀儿。你想救人，就先去找我妹妹拿回那张该死的藏宝图。”

忽有伙计引着李畋进来。郭震讶然道：“你怎么来了？”

李畋道：“张公已经知道令侄被人掳走一事，也料想杨茕一时不会露面，派我带来这个，也许可以作为权宜之计。”

从怀中掏出一片帛布，正是杨茕伪造的赝品藏宝图，只不过这次上面已经重新添画上了山川地形图。

郭震道：“张公想以这张假图骗过王长寿？”

李畋道：“这张假图曾骗过了我们所有人，除了原主李延志，应该能骗得过王长寿。”又道：“据李延志说，原图是丝线织就，根本无法用笔墨还原，但这块唐锦上的地图，是我根据李延志的描绘加画，大致模样差不多。”

郭震道：“也只好如此了。”转头问道：“我要如何与王长寿联络？”

杨烈道：“你用假图换人，万一被对方看穿，两个孩子岂不是有性命危险？还是先找到我妹妹的好。”

郭震道：“那你觉得以令妹的为人，她会主动拿出藏宝图去换孩子吗？她若在意孩子，就不会将放儿和怀儿扔在家中，独自逃走了。”

杨烈摇头道：“或许我妹妹从不在意旁人，但她对你郭震……”忽意识到失言，忙改口道：“她对两个孩子绝对是真心实意。”

郭震见对方极为固执，很是生气，道：“那你可知道令妹亲手杀了她丈夫，也就是我堂兄郭仁渥。她连自己的丈夫都能下得了手，那可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爹爹……”

蓦然又想到杨茕坚称郭放是自己之子的言语来，竟说不下去。

杨烈大骇，道：“是我妹妹杀了妹夫吗？”

郭震道：“她当面亲口承认了，还能有假吗？快些告诉我如何联络王长寿。”

杨烈只得道：“他们告诉我，一旦找到我妹妹，就让我带着藏宝图到大圣慈寺市集，自然会有人找我。”

李畋道：“为什么是大圣慈寺？难道王长寿已经知道……”

郭震道：“王长寿不可能知道那件事。应该是大圣慈寺市集人多，便于隐藏逃走。”

李畋便将那张贗品藏宝图交给了杨烈，告道：“你到了市集，有人联

络你后，一定要看到孩子，才能将藏宝图交给对方。”

杨烈没好气地答道：“这个我知道，孩子是我外甥，我会不在意吗？”

郭震道：“我跟你一起去。我是孩子叔叔，跟你一起出现，他们不会起疑。”

张三道：“烦请郭公子和杨公子稍晚些再出发，我先带人过去，做好安排。”

杨烈很不高兴，道：“对方只是要藏宝图，这张图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应该能换回孩子。官府胡乱插手，万一出了漏子，危及孩子性命怎么办？”

张三道：“杨公子放心，我们只是暗中监视，不会贸然行动，一定会等到你换回孩子后再动手抓人。”

杨烈无可奈何，只得多待了半个时辰，这才与郭震一道出发，李畋自回府署向张咏禀报。

刚出堂门，那中年男子无名氏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笑嘻嘻地问道：“二位要去哪里？”

杨烈道：“我们要进城去，你留下来好好看店。”

无名氏道：“好，早去早回。”

郭震道：“你不会不知道你姑姑玉局观观主的事吧？”

杨烈道：“你怎么又提杨家？我不是说过我不想理那些事吗？”

郭震道：“那无名氏应该跟你姑姑有过一段往事，他变成现在这样，全是被你姑姑囚禁在山洞中折磨所致。如果你知道些什么，譬如他的姓名籍贯等，何不说出来，也好送他返乡，与家人团聚？”

杨烈道：“我不想理睬别人的闲事。你将无名氏送来我这里，我管他吃喝，已经是破天荒头一回了。”

郭震道：“这不是别人的闲事，是你们姓杨的作下的孽。你既姓了杨，就有责任偿还，况且只是让你说出他的名字而已。”

杨烈很是不耐烦，道：“是不是我不说出他的名字，你就要纠缠我一路？那好，我告诉你，我很小的时候听说姑姑恋过一个名叫朱范的男子，一心想嫁给他做妻子，但后来婚姻没成，姑姑伤心欲绝，就出家做了女道士。至于无名氏是不是朱范，我不能确定。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了，你别再问东问西。”

郭震见杨烈烦恼不堪，一时颇为同情。他本是淡泊名利之人，想来自小就为摆脱大义宁国太子身份而做了不少抗争，然还是摆脱不了身世的困惑，以及亲眷作恶延及的麻烦。如果张咏不是想诱捕杨茆，只怕早已经逮捕杨烈下狱拷问了。

进城后，杨烈便欲径直东行。郭震道：“不行，我们先得到商街铺子中转上一圈。”

杨烈道：“为什么？”

郭震道：“王长寿虽然已经让你带了话，但猜想令妹也许会来书肆找你，应该在那附近设了眼线监视。”

而王长寿一行来过后，进出杜李书肆的只有张三一行、郭震及李畋，均是不可能身怀藏宝图之人。如果郭震和杨烈直接跑去大圣慈寺，监视之人未见二人与杨茆接触，必会觉得有诈。如果郭震和杨烈先加以在商铺中转上几转，跟踪之人不知真相，大概会以为二人是在跟杨茆或是手下人见面。

杨烈这才会意过来，道：“还是你心思缜密。”又问道：“这么说，王长寿手下早看到张三那些人化装成伙计，埋伏在书肆中了？”

郭震道：“一定是这样，而且他们也知道张三已带人赶去大圣慈寺埋伏。”

杨烈道：“哎呀，那些人一再警告我，若敢报官就要对孩子不利。现下他们知道有官兵埋伏在大圣慈寺，还会再出现吗？”

郭震道：“官兵是因为要捉拿杨莛才赶来书肆，又不是你报的官。监视之人看得很清楚，会如实禀报的。他们要的是藏宝图，一定会出现的，只是会更加警惕。”

杨烈道：“咦，你既早猜到王长寿暗中派了人监视书肆，为什么不告诉那姓张的武官？他可以派人逮住那监视者，拷问出王长寿藏身之处，不是就能找到两个孩子了吗？”

郭震道：“我有这么想过。但王长寿一伙都是亡命之徒，就算捉到他手下，怕是他也没那么容易招供出地点，还有可能打草惊蛇，促使王长寿对两个孩子下手。”

二人当真在商街一带转悠了小半个时辰，觉得时候差不多了，这才往东而来。

正值春日，春光明媚，大圣慈寺市集果然人山人海。杨烈和郭震来到寺门前站定，过了好大一会儿，有个小贩手撑摊子走过来，问道：“二位可要果子，新鲜的果子。”

杨烈道：“不要，多谢。”

郭震见那小贩不断挤眉弄眼，心念一动，忙叫道：“让我尝尝。”随手抓起一把樱桃，慢慢品味。

那小贩忽低声问道：“藏宝图带来了吗？”

杨烈一怔，忙答道：“带来了。”

小贩果然问道：“你在哪里找到的杨莛？”

杨烈道：“在我家商铺中，她把藏宝图交给我就走了。”

小贩又指着郭震问道：“他是谁？”

杨烈道：“是孩子的叔叔。”又问道：“两个孩子呢？”

小贩道：“孩子在别处。先把藏宝图交出来。”

杨烈道：“不行，你先把孩子交出来，我再把藏宝图给你。”

小贩笑道：“你当我们傻子吗？这里四周都有官兵埋伏，我一交出孩子，还能活着离开这里吗？”

郭震道：“官兵也想捉拿杨芑，派了人监视着杨烈，我们也没办法。但不见到孩子，我们绝不会交出藏宝图。”

小贩道：“那好，你跟我走，我带你去看孩子。杨烈先留在这里引住官兵。”

杨烈道：“那我们要如何交接？”

小贩道：“两刻功夫后，你去逛北面的摊子，留意那边街角，只要看到孩子出现，就把藏宝图交给顶头水果摊子的摊主。记住，动作要快，不要让官兵发现，不然我们会将郭震和孩子一块儿杀了。”

杨烈无奈，只好同意。小贩匆忙离开，赶去水果摊前，自与摊主耳语了几句，又将摊子放下，往街角走去。郭震见他回头示意，便朝杨烈点了点头，自行跟了过去。

等了一会儿，张三打扮成香客模样，走过来叫道：“哎，打听个事。”走近身前，才低声问道：“那小贩是王长寿手下吗？郭震去了哪里？”

杨烈道：“跟着小贩去接孩子了。”

张三“咳”了一声，拔脚就要去追郭震，杨烈忙拉住他，告道：“不要去追，免得打草惊蛇。藏宝图还在我这里。那人还会再回来交接。还有，你快些走开，叫你手下也不要靠近我。那些人已经知道有官兵埋伏在这里，要是被他们知道我跟官兵合谋骗人，他们会杀了郭震和孩子

的。”

张三踌躇片刻，便转身退开，又暗令手下离些杨烈远。

过了两刻工夫，杨烈离开大门，假意去逛北面摊子，眼角余光不断扫向街角。来回次数多了，竟有些魔怔了，满头大汗，头昏眼花。

水果摊主问道：“这位公子，你没事吧？”

杨烈举袖抹抹额头汗水，道：“没事，我没事。”

忽一眼见到郭放和郭怀转过街角，大喜过望，忙举步去迎。跑出数步，才想到未曾交接地图，忙转身回来，将藏宝图塞给了水果摊主，自己奔过去迎接孩子。

两个孩子一见到杨烈，大声呼叫，直奔过来，一边一个，抱住了舅舅大腿。郭怀脸上泪水晶莹，郭放也是脸色惨白，惊魂未定，显然吓得不轻。

杨烈安慰道：“好了，有舅舅在这里，不要怕。”转头不见郭震，忙问道：“你们郭叔叔呢？”

郭放到底年长些，勉强定了定神，告道：“没有见到叔叔啊。”

杨烈这才意识到不妙，张三已率人拿下那水果摊摊主，赶过来问道：“孩子都还好吧？”

杨烈道：“还好。不过郭震他人不见了，多半是被那小贩带走了。”

张三不明所以，忙命人带过水果摊主，问道：“你的同党藏在哪儿？”

摊主大叫冤枉，道：“小人哪有什么同党？”

张三道：“你负责接应，藏宝图就在你身上，还敢狡辩？”

摊主道：“什么藏宝图，这是那边那位公子硬塞给小人的，小人还纳

闷怎么回事呢。”

杨烈觉得不对劲，忙问道：“你不认识适才那小贩吗？”

摊主道：“不认识啊。他一早来这里，说是要找人，给了小人一些钱，拿摊子装了一些水果，四下转悠售卖。后来他说不找人了，又将摊子和水果都还回来了。”

张三道：“啊，我们上当了。王长寿多半已经知道藏宝图是假，不但不会派人来取，还倒打一耙，利用假图将我们稳在了这里。”

杨烈道：“可王长寿既没见过真的藏宝图，甚至连这张贗品都没有看过一眼，怎么能预先知道是假的呢？”

张三也想不明白究竟，便将杨烈及孩子连同水果摊摊主一并带回府署。

张咏抚慰了两个孩子一番，命人送去客馆，先暂时交给景倩看管。这才叹道：“我之前还真小看了王长寿，他非但事先料到藏宝图是假，还顺势将郭震诓骗走了。”

张三很是不解，道：“真的藏宝图在杨萼手中，以她的两个孩子作为人质不是更有价值吗？为什么要放回孩子，捉走郭震？”

李畋忙告道：“郭震是宝藏的知情者，张公所知一切，都是从郭震那里听说的。”

张咏道：“大概王长寿也看透了杨萼为人狠毒，知道她不会拿藏宝图去换孩子。”顿了顿，又道：“不过王长寿这么快便已知道藏宝图在杨萼手中，想必在官署中安插了眼线，对其他事也应该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抓走郭震呢？”

杨烈忍不住插口道：“我妹妹也许不会拿藏宝图去换孩子，但一定会去换郭震的。”

张咏瞪大眼睛，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又道：“女人心思难以捉摸，你是哥哥，当然明白妹妹的真实心意，可王长寿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杨烈见新知府目光如刀，不禁打了个寒战，颤声问道：“难道张知府怀疑是我向王长寿通风报信，有意用郭震换回了两个孩子？”

张咏道：“不是你，还能有谁？”表面是在质问杨烈，却将目光转而投向了张三。

张三一怔，问道：“张知府是怀疑下官吗？”

张咏道：“你与王长寿是旧识，对不对？”

郭震跟在小贩身后，过了两条街，进来东城客栈，正好遇到外地行商张橧、张杉兄妹。张杉招呼道：“郭公子，好久不见了。”

郭震不便应答，只略略点点头，依旧跟着小贩前行。小贩却不上楼，而是穿过庭院，自后门出来，穿出后巷，又拐进临近小巷，曲曲折折走了一大段，这才来到一处民宅前。小贩拍了拍门，门一开，便抢出两名黑衣大汉，一左一右执住郭震手臂，将他拖入院子。

小贩跟上来细细搜了一遍身，这才示意黑衣大汉松手，笑道：“郭公子，想不到这么容易就请到了你，我就是王长寿。”

郭震听出对方话中有话，忙问道：“我的两个侄子呢？”

王长寿笑道：“孩子目下不在这里，不过我这就派人去接他们来与郭公子团聚。”

郭震忙抢开几步，从靴子中拔出短刀，退到墙角，道：“不是说好以图换人的吗？你们怎能不守信用？”

王长寿道：“杨烈身上的藏宝图是假的，郭公子以为我真那么好骗吗？快放下兵器，我们有这么多人，你逃不掉的，动起手来，只怕会伤

了郭公子你。”

郭震便倒转兵刃，对准自己胸口，道：“你既知藏宝图是假，又知道大圣慈寺有官兵埋伏，仍不惜冒险，亲自出马，将我诱到这里来，一定是对我有所图。放了我侄子，我便任你们摆布。若是不肯放人，我便当场自杀，一拍两散。”

王长寿万万料不到此节，沉吟半晌，道：“也罢，反正孩子也无多大用处，我就放了他们。”招手叫过一名手下，命他送孩子去大圣慈寺。又道：“我已经按郭公子说的办了，你也该放下兵器。”

郭震道：“你满口谎言，我怎知道你会信守诺言？”

王长寿正色道：“是郭公子失信在先，妄图用假藏宝图引我入网，我这才以谎话骗你到此，这叫有来有往。而今我既当面应承释放孩子，当然会做到。我是军人，我有这么多手下在此，我若失信，日后怎么率领他们？”

郭震闻言，便默默丢了短刀。两名大汉上前将他执住，反剪了双臂，拖入房中，拴在柱子上。

郭震道：“你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王长寿笑道：“当然是藏宝图。我听说杨茱根本不爱她丈夫，连丈夫都亲手杀了，想来也不会爱那两个孩子。但郭公子自小跟她订婚，她一直对你念念不忘，一定会拿藏宝图来换你。”

郭震闻言大为震惊，道：“你怎么会知道？”转念他只在杜李书肆对杨烈提过杨茱亲手弑夫一事，在场者唯有好友李畋和武官张三，登时醒悟过来：“啊，张三就是你的内应。”

如此，便能说得通了。新任知府张咏将关键人物李延志安置在府署客馆后，内外看守都用的是张三那队人马，是以他能接近客房，偷听到谈话。今日张咏刚刚揭破杨茱是白头翁一党且藏宝图已为其所夺后，王长寿便立即得到消息，迅即赶往郭宅劫走了孩子做人质，行程刚好在郭震之前。

而张咏授意杨烈以假藏宝图换回孩子一事，即使有破绽，王长寿未曾亲眼见到贗品便知是假，足见他已事先听到风声。此计张咏只告知了李旼，其后知情者唯有郭震、杨烈、张三三人而已，不是张三泄密，还能是谁？他与王长寿曾为禁军同僚，多半相识，或许他已为其收买，或是受了宝藏巨利所诱，暗中做了眼线。

王长寿笑而不答，只道：“昔日我在王大将军手下为将时，便时常听过郭公子你的名字。后来我受命外出办事，无缘得见，也算憾事。郭公子有大声名在外，我本不想伤害你，但杨莹那妇人连自己的丈夫都敢杀，又甘愿舍弃孩子，可谓世所罕见，应该很不好对付。我只能先来点颜色给她看，实在抱歉了。”命道：“来人，先割下郭公子的一只耳朵。”

一名下属应声上前，拔出短刀，握住郭震左耳。忽听到外面有人叫道：“王将军是在找我吗？”

王长寿听出是女子的声音，惊然色变，道：“难道是杨莹亲自到了？”命手下将刀横在郭震颈中，自己赶出来查看。

院门打开，果是杨莹站在门前。王长寿忙命手下将她带进来，又命人出去巡查，看是否还有伏兵或是帮手。

杨莹道：“王将军大可放心，只来了我一个人。”

王长寿问道：“娘子是如何找到这里的？”

杨莹道：“郭震跟你走时，我的人就跟在你们身后。”

王长寿道：“娘子倒是有胆有识，竟敢一人来到这里。”

杨莹笑道：“这里又不是什么龙潭虎穴，有什么不敢来的。”

王长寿哼了一声，问道：“娘子应该知道我要什么吧？”

杨莹不答，只问道：“郭震人呢？”

王长寿道：“郭公子人在里面，幸好娘子及时赶到，不然我就不能保

证郭公子完好无缺了。”

杨萼便径直进屋，见两名大汉一左一右，持刀顶住郭震，不禁哑然失笑道：“这是做什么？你们这么多人，还怕我一个弱女子强行劫人吗？”

郭震担心侄儿安危，见杨萼点了点头，示意孩子已然无恙，这才放下心来。

王长寿挥手令手下人退开，道：“郭公子人在这里，娘子只需交出藏宝图，便可以带他走。”

杨萼道：“我没带藏宝图来。”

王长寿立即冷下脸，喝道：“不交出藏宝图，娘子休想活着离开。”招手叫过手下，命道：“这妇人诡计多端，她手下一会儿就会跟来这里，准备撤离。”

杨萼道：“王将军别着急，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提议，我们两方联手如何？”

王长寿一呆，问道：“娘子是想与我联手寻找宝藏？”

杨萼道：“昔日王将军亦曾跟玉局观观主……”

王长寿勃然色变，道：“你怎么会知道那件事？”

杨萼道：“葵因观主本姓杨，是我姑姑。我看过她留下的记事簿及账册，里面记载了……”

王长寿忙道：“原来娘子是葵因观主的侄女。”

杨萼见对方一再打断自己的话，显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便改口道：“那宝藏数目巨大，就算我们两方平分，每个人都能分得一大份，几辈子都花不完。目下我手上有藏宝图，王将军手上可是什么都没有，我们联合，其实还是我吃了亏。”

王长寿已知杨萼藏宝图取自李延志之手，而李延志这条线索其实是

他费尽心力才追寻到的，杨茆等于白捡了个现成的大便宜。他闻言虽颇为心动，但仍然心有不甘，道：“我扣下娘子，不就等于我有藏宝图了吗？”

杨茆道：“就算将军从我手下那里得到了藏宝图，你也得不到钥匙。只有我们两方联手，才有可能取到开启宝藏的钥匙。”

王长寿虽知钥匙一事，但却不知其下落何处，忙问道：“娘子已经知道钥匙藏处了？”

杨茆道：“我当然知道。只是那个地方人力难及，只凭我方之力，实难取出，若是与王将军联手，倒还有一线希望。”

王长寿微一思索，即慨然道：“好，我答应了。”命手下倒了两碗酒，割破手指，滴血入酒。杨茆亦依葫芦画瓢照做。

王长寿端起酒碗，道：“今日我与娘子结成同盟，共寻宝藏，共保富贵。”一饮而尽。杨茆也将酒喝了。

王长寿正欲过去解开郭震绑索。杨茆笑道：“郭震不会加入我们这伙儿的，不能放开他。”

王长寿“哦”了一声，问道：“那娘子预备如何处置郭震？”

杨茆道：“先关在这里吧。不然他一回去，便会将我们双方结盟一事告知张知府了。”

王长寿便命手下将郭震带进内室囚禁。郭震叫道：“杨茆，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杨茆也不理睬，笑道：“我们这就商议如何取到宝藏钥匙吧。王将军不是在官府中有内应吗？要拿到钥匙，必须得用到这个内应。”

王长寿很是好奇，问道：“娘子怎么知道我在官府有内应？”

杨茆道：“王将军若是没有内应的话，怎么能在官府前头赶到郭家，抢先掳走我的孩子？”

王长寿道：“娘子说非得有内应不可，难道钥匙已经落入了官府之手？”

杨茱道：“不，钥匙还在原处，在大圣慈寺的佛像中，但新知府张咏亦已经知道这一点，派有重兵看守。”

王长寿道：“如此，即便我有内应，能够靠近佛像，也难以悄无声息地取到钥匙。”

杨茱笑道：“谁说我们要自己去取钥匙，自会有人替我们取出来。”随即与王长寿低声商议一番。

王长寿踌躇道：“听说张知府极其精明，这样的话，对方要冒很大险。”

杨茱道：“为了那么一大笔宝藏，冒险总是值得的。”

王长寿道：“那好，我先跟对方联系，有消息再告知娘子。”

杨茱起身笑道：“那么我就静候将军的好消息了。至于郭震，就烦请王将军先好好照顾他，等事情完结后再说。”

王长寿满口答应，刚送走杨茱，一名部属便上前问道：“这妇人心机深沉，我们又杀了她的管家和婢女，她竟半句不提，若无其事，将军怎能同意跟她结盟？”

王长寿道：“藏宝图落在了她手上，这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部属道：“可我们在官府中……”

王长寿挥手道：“先别提这件事。去，带郭震出来。”

部属遂将郭震押了出来。王长寿道：“这里不再安全，我们得尽快撤离。郭公子，我不能杀你，可带着你又是累赘。万一你半途呼救，还会牵累我们。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

郭震道：“你想放我走，可又不想我泄露你和杨莹结盟的秘密。”

王长寿道：“难怪人人都说郭公子聪明。只要你答应不吐露今日所见所闻，我便放你走。”

郭震道：“如果我不答应呢？”

王长寿道：“那我只好将郭公子绑在这处空宅中。如果有人进来救你，那是你命好。如果没人发现你，那你只好自己渴死饿死了。当然，如果杨莹问起，我会告诉她郭公子人在这里。”

见郭震不应，知道对方衔恨己方杀了郭府管家及婢女，耻于向自己低头，便不再多说，挥手命道：“来人，将郭公子绑在柱子上。绑得牢固些，可别让他自行挣脱了。”

部属便将郭震拖到堂侧，迫他倚柱坐下，用粗索将他牢牢束在柱子上。又将他双眼蒙住，以破布塞口，以防他出声呼救。

郭震无法视物，等到王长寿等人离开，堂内彻底安静下来的时候，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奇异的感觉。他想起了很多，而蜂拥而至的回忆如此繁杂，又令他的脑子一片混沌模糊。他甚至觉得记忆远不如想象中那么确定，而是始终处于遗忘和被遗忘的持续斗争中。许多被遗忘的，许多想要被遗忘的，掩盖了一切。

忽听到有人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那人应该已经看到了被绑在堂中的郭震，但既没有出声，也没有立即走过来察看，只是小心翼翼地走进内室，里里外外寻找了一遍，确定再无他人后，这才走到柱子前，伸手取下郭震眼睛上的黑布。

郭震满以为将要见到他最不想见到的人——杨莹，或是她的手下，不想揭开蒙眼黑布、挖出他口中破布的人竟是无名氏，也就是当日他从山洞中救出的中年男子。

[1] 精精儿及其师兄空空儿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

第十章 去也茫茫

他们本是青梅竹马的知心恋人，自小的愿望就是长大后结为夫妇，厮守终身。然天意弄人，有情人终未能成眷属。隔了这么多年，经了这么多事，在付出青春最动人的年华后，二人终于能够彻底坦开心扉，再无顾忌地相拥在一起。一时心中充满对上苍的感激，只希望幸福不是水月镜花，能够长久下去。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春梅小。
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
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寇准《踏莎行·春暮》

郭震讶然问道：“怎么是你？”无名氏道：“郭公子。”略略招呼一声，即走到柱子后动手解脱绑索。

郭震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人在这里？”

无名氏道：“郭公子被这些人抓来这里，其实是因为我，实在抱歉。”

郭震不明所以，问道：“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你是叫朱范吗？”

无名氏一呆，道：“原来世间还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如此便等于承认了。他摇了摇头，又告道：“是我将郭公子和杨烈的计划告知了王长寿。”

原来朱范早已恢复了神志和记忆，深恨杨虹害他一生，虽然杨虹已死，他仍想要报复杨氏。然郭震凑巧将他安置在杨烈的杜李书肆中，他怕遭杨氏部属灭口，遂仍然装成记不得旧事、半疯半癫的样子。

杨莠得到藏宝图后，决意一力寻宝，但料到此举可能令杨氏身份彻底暴露，于是先派人通知了兄长杨烈。朱范偷听到后，便来到成都府署，本意是要向官府告发杨氏，但此时他看到了郭震与李畋一道进了府署，想到郭震对自己有恩，若就此告发杨莠，必会牵连郭家，便暂且打消了念头。

正好此时杨莛手下杨帆跟踪郭震到此，朱范忙闪避到一边，却被在府署外监视的王长寿逮住。自李延志住进府署客馆后，王长寿便一直严密监视府署动静。他亲眼见到朱范行踪诡秘，似乎也是在跟踪与李延志有重大关联的郭震、李畋二人，怀疑对方就是杀害了张舜卿及手下的白头翁余党，于是将其擒住，预备拷问出白头翁余党下落。

朱范听王长寿盘问白头翁余党详情，料想对方会成为杨莛的对头，立即将实情全盘告知。王长寿大喜过望，许诺朱范一定会搞垮杨氏，助其复仇。

王长寿既知藏宝图落入了杨莛之手，便迅即带人赶往郭家，不料却扑了个空，只掳得了两个孩子。王氏又赶去城南万里桥附近的杜李书肆，赶走余人，将杨烈暴打了一顿，告诉他务必从妹妹杨莛手中拿到藏宝图，再到大圣慈寺市集交换孩子。

朱范虽加入王长寿一伙，仍然留在杜李书肆，以窥测杨烈等人应对之策。王长寿亦命一名手下留在万里桥附近，以暗中策应联络。

不久，禁军将领张三率一队便衣军士赶来万里桥，将书肆内外监视起来。但张三一行只为抓捕杨莛而来，尚不知书肆之中另有变故。张三表明身份，杨烈却始终不肯吐实。

后郭震、李畋陆续到来，几人在内室商议以假藏宝图骗过王长寿时，朱范人就在后院，自墙上小洞偷听到了室内谈话。等到张三等人离开后，朱范便将郭震等人的计划一字不漏地告诉了王长寿手下。手下忙赶回城禀报。

朱范本意只为自己复仇，也不如何相信王长寿那伙人。反之亦然，王长寿也不相信朱范，甚至连藏身之处亦没有告知。郭震、杨烈到大圣慈寺时，朱范也跟到了市集，想看最终如何收场。他看到王长寿打扮成小贩，引郭震离开时，意识到不妙，便暗中跟了上去。又见到杨莛手下杨帆也在跟踪王长寿、郭震二人，愈发好奇。原来王长寿听说杨莛十分在意郭震，竟在官兵眼皮底下将郭震诓走扣作了人质，后更与杨莛结成了联盟。

朱范怕被人发现，躲在远处，虽不知究竟，但见杨莹独自进去与王长寿谈判，不久又春风满面地出来，王长寿更是亲自送出大门，料想两方必定达成了妥协。他料想王长寿多半会杀自己灭口，不敢轻举妄动，但又关心郭震安危，便一直等在外面。

不一会儿，王长寿一行尽数离开，其中却并无郭震。朱范以为郭震已被杀害，很是后悔，但又不敢声张，等到王长寿率众走远，这才赶进来查看。

朱范大致说完经过，又告道：“我本意不是要害郭公子的侄儿，只是想报复姓杨的一家人，除了杨烈之外，他们都不是好人。但没想到王长寿又捉了郭公子。郭公子是个大好人，是你一手破了白头翁案，将我从那不见天日的囚牢中救了出来。当年我神志不清时，流浪街头，又是你救了我，将我安置在了杜李书肆中。”

郭震站起身来，抚了抚手腕，道：“抱歉，我原先不知杨氏原来就是白头翁余党，只因为杨烈书肆清静，所以才将你送去那里。”

朱范道：“杨烈不是坏人，郭公子事先又不知情，怎能怪你？你两次救我性命，我却害得你身处险境……”

忽听到有人走进院子，郭震忙“嘘”了一声，与朱范一道闪避到门后。

只有一人走进了院子，他径直走到堂屋门口，跨进半步，却不进来，只拉起门扣，似乎打算将大门掩上。朱范手中紧握着一只小板凳，正要冲出去袭击对方，郭震拉住他，摇了摇头，忽自门后闪身，问道：“阁下是谁？”

那人猝不及防，吓了一跳，本能地欲往后退，却忘了半只脚还在门槛内，当即跌了个跟头。

郭震上前扶起他，问道：“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

那人忙道：“我不是盗贼，我是隔壁家的王麻子。”

郭震道：“原来是邻居。你来这里做什么？”

王麻子道：“有人叫我来的呀。适才我在大街上遇到他，他说他忘记锁门，让我来帮他把堂门掩上。”

郭震道：“他是谁？”王麻子道：“不知道名字，是个熟脸，就是住在这宅子里的人。我见过他好多次，心想都是街坊邻居，就帮他一下啰。”

郭震忙问道：“他只有一个人吗？”王麻子道：“住在这里的应该有好几个人吧。”

郭震道：“不是，我是说大街上跟你说话的人，他是独自一人吗？”王麻子道：“是啊。”

那个“他”应该是王长寿手下，他告诉街坊王麻子说忘记锁门，分明是想借对方之手营救郭震。郭震心道：“难道那人看不惯王长寿作为，所以暗中设法营救我？”

王麻子被盘问了半晌，这才想起来询问对方，狐疑问道：“你们二位又是谁？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

朱范忙道：“我们也是来找这里主人的，但来得不凑巧，没有遇到。”

王麻子这才释然，笑道：“原来是这样。”又道：“二位还是改日再来吧，我得替他们把门关了。”

郭震应了一声，与朱范一道出来，告道：“若是杨荥及其部属知道你早已恢复神志，怕会对你不利。不如我送一笔盘缠给你，你这就动身返乡吧。”

朱范道：“可是我……”

郭震道：“我知道你想报复杨荥，但她手下众多，又与王长寿结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多行不义必自毙，杨虹的下场正应验了此点。你离开家乡几十年，实该早日回去与亲人团聚。”

朱范料想以己之力，难以与杨氏对敌，只得同意。郭震便就近来到交子铺，写了一张欠条，取了一些银钱交给朱范，告道：“朱兄只需雇船东下，便可直达楚地。”

朱范很是感激，道：“救命大恩，不敢言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郭公子有空，一定要来楚地做客。”拱手作别。

刚送走朱范，便见到王昌懿陪着张櫟、张杉兄妹进来。

王昌懿一直为生意忙碌不停，尚不知道郭震为人所捕又意外被营救一事，见好友出现在此，忙问道：“你是来找我的吗？刚刚孙辟和任介听说郭家出了事，赶去你家找你了。”

郭震道：“我在交子铺打借条借了点钱，回头我自会送还。”

王昌懿道：“这不算什么，有需要尽管取用。”又道：“要不你先等我一会儿？我跟他们二位还有一点生意上的事要谈。”

郭震见张氏兄妹径直进了内室，颇为顾虑，叫道：“昌懿你……”

西夏李继迁自叛宋之后，一直不断侵扰大宋疆域领土，灵州更是双方争夺的焦点。灵州曾是古丝绸路上的重镇，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大河抢流，群山环拱”“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地形极为险要。而“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这里土地肥沃，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水草肥美，农牧两宜，且有秦汉延、唐徕等渠引黄河水，灌溉大面积农田。灵州的西侧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当时这一地区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灵州的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对李继迁来说，只要取得灵州，便能“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对大宋而言，灵州为西北咽喉要冲，“西陲巨屏”，不但是宋朝购买西北边区马匹必经之地，也是控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枢纽，如果失去灵州，“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对宋廷的影响不可估量。

正因为如此，李继迁和宋廷对灵州都是志在必得，灵州之战不但十

分激烈，而且旷日持久。宋真宗即位后，李继迁见屡次进攻灵州失利，便乘新皇帝登基的机会，主动派遣使者与宋廷通好。宋真宗明知道李继迁狡诈难服，但因国有大丧，不想节外生枝，便同意了李继迁的请求，任命其为定难节度使。

然和平并不长久。李继迁率军拦劫了宋军的大批粮草，解决了后勤问题后，立即重新开始部署夺取灵州的战斗。他集合所有人马，联合蕃部，倾全力进攻灵州。通往灵州的饷道全部被阻断，灵州危在旦夕。宋灵州知州裴济用指血染红奏书，表示十万火急，请求朝廷派兵增援。宋廷调派的六万援军还没赶到，灵州城破，裴济战死。李继迁立即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西夏的都城，本人也迁居于此。

灵州之失对宋廷的意义绝不是仅仅丢失了一块土地。自唐朝失去河西之地后，灵州一带便成为宋军主要的马源之地。李继迁占据灵州，中国从此丧失了马源，再也没有大力发展骑兵的可能，直接决定了之后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处于难以扭转的弱势。

夺取灵州对李继迁意义格外重大，声威大振，势力越来越大。宋军防线被迫后撤，回鹘朝贡宋廷的道路也被阻断。在这种情况下，宋真宗不得不与李继迁议和，正式承认了他对银夏四州的统治。然而李继迁雄心不已，狂妄放言道：“我将借灵州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

郭震深知西夏野心勃勃，虽表面接受与大宋议和，其实正厉兵秣马，图谋河西腹心之地，张橐、张杉兄妹有为西夏人走私铁钱的前科，此时再度出现，怕不是巧合，转念想到王昌懿精明过人，不会不知道这些，无须自己从旁提醒，便道：“我有急事赶去成都府署，回头我再来找你。”

王昌懿应了一声，也不多闲话，陪张氏兄妹进去里屋，又叫道：“林剑呢？林剑人呢？快叫他来见我。”

郭震急匆匆赶来府署，差役已知新知府正派人到处找他，也不待通报，径直引他进来。到大堂前时，正好见到两名差役架着禁军将领张三出来。张三浑身是血，站都站不稳，显然是刚受过重刑。

郭震瞬间即会意过来，正如他怀疑过张三一样，知府张咏也一定怀疑张三与王长寿暗中勾结，不惜动用了重刑拷问，忙上前问道：“张将军，你人可还好？”不待对方回答，又告道：“我已经知道王长寿为什么总能抢先知道消息，并事先做好安排。”

张三勉力提一口气，问道：“郭公子也怀疑是我向王长寿暗通消息吗？”

郭震道：“不，与张将军无关，是杜李书肆的伙计朱范所为。抱歉，我知道真相后该立即赶来府署向张公禀报，不然张将军也不会多受这一番苦。”

张三摇了摇头，勉强抬起手来，指着颈中一道血痕道：“不怪郭公子。张知府杖责我，不是因为怀疑我向王长寿私泄了机密，而是因为旁事。”

原来新任成都知府张咏得知王长寿在官兵严密监视下骗走郭震后，立即怀疑王氏有内应，张三显然是最大嫌疑人。受到张咏当众怀疑后，张三起初尚且辩解，极力声明自己虽与王长寿是旧识，却已经多年没有见过面，勾结无从谈起。

然以当时情况而论，旁人尚不知有朱范在场，张三又曾与王长寿交好，嫌疑实难洗清。张三见难以取信，便顺手拔出佩刀。众人惊呼连连，均以为他要对张咏不利，或是持械杀出大堂逃走。不料他却只是横刀颈中，道：“既然张知府不肯相信下官，下官又无力澄清，只好一死来证明清白。”用力朝脖颈中抹去。

张咏大叫道：“住手！”

眼见张三颈中有血线渗出，已是来不及阻止。再巧不过的是，张咏侍从邹容快骑自嘉州返回，直奔入堂禀报，正好撞见张三欲横刀自刎，听到张咏喝叫阻止，忙上前握住张三手臂，抬腿猛击其后腰，令其失去行动能力，这才顺势夺下佩刀。虽然刀锋已割出一长道血口，所幸入肉未深，并无大碍。

张咏拍案震怒，走到张三面前，点其额头道：“你是禁军大将，吃的

是朝廷禄米，这身皮肉早不是你个人的。本府不过才问你几句话，你便受不得委屈，竟然敢在公堂上横刀自杀，简直了不得。”

张三道：“明明不是下官所为，可下官又不能自证，只好以死明志。”

张咏骂道：“你有个狗屁的志！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相信你的辩白？”

张三登时喜形于色，道：“原来张知府相信下官是清白的，那我就放心了。”

张咏道：“你身为禁军将领，却不知为国自身，还敢以性命要挟公堂。来人，给我脊杖五十。”

此令一出，满堂皆惊。只有张三一人喜滋滋地道：“下官愿意受罚。”主动脱下上衣，伏在地上。

邹容甚是钦佩张三气节，劝道：“目下正是用人之际，何不先将五十杖记下，命张将军戴罪立功？”

张咏摇头道：“不行！刚才张三吓了我一跳，去了半条老命。要不是你及时赶回，他这会儿已是血溅当场，我总不能去阎王殿找他说理。现下他既然还活着，就该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军人只能死在战场，不能死在公堂。来人，用刑。”

邹容道：“可五十杖实在太多了……”

张三道：“邹兄不必为我说情，五十杖我受得起。”

邹容无奈，只得退开。张咏遂下令动刑。到二十杖时，张三已是血肉横飞，几不能喘气。邹容于心不忍，遂上前低语劝道：“这样硬挺下去，张将军不被打死，也会变成残废。不如服软认个错，张公素来吃软不吃硬。”

张三道：“我受得起……再来……”

李旼忙道：“张公本意是要让张将军得个教训，他现下已经知道错

了，还请张公再给他一个机会。”

张咏见张三已难以动弹，这才勉强道：“念在李旼求情的份上，今日就到这里，剩下的三十杖权且记下。”

李旼早已准备好药箱，简单为张三处理了下后背伤口，这才为他穿好上衣，令差役扶他起身，还欲跟出去进一步救治，张咏叫道：“不准去，这里还有许多正事要办呢。”

李旼无奈，只得停下脚步。差役搀扶着张三出堂，正好在堂前遇到了郭震。

郭震听说张三是因为“旁事”被张咏责打，正想问旁事是什么，忽听到堂内张咏叫道：“是郭震到了吗？还不快进来。”

郭震只得舍了张三，进堂参见，先问道：“我侄子、侄女人呢？”

张咏道：“孩子们都没事，人在客馆中，有杨烈、景倩陪着呢。”

李旼上前握住好友双手，喜道：“张公担心你落入了王长寿手中，正与我商议营救之事，想不到你自己回来了。”

刚好孙辟、任介也赶来府署寻找李旼，欲打探郭震情况，张咏便命人引了进来，将众人一并请到会客厅中坐下。

孙辟见到邹容侍立在一旁，忙问道：“喻雯、杨柳青她们人可还好？”

任介也极是关切，连连催问。

张咏摇头道：“嘉州那边的事，总而言之就是谁都没有找到宝藏，喻雯、杨柳青安然无恙，这件事回头再说。郭震，你先说你是怎么脱身的？”

郭震便大致说了经过，又道：“之前我也怀疑过张三将军，若不是朱范出面救我，主动说出了经过，只怕我现下还是怀疑他。”

李旼问道：“张公起先怀疑张三将军是王长寿内应，后来又如何相信

了他的辩白？”

张咏摇头道：“不，我一直怀疑张三，并非其他，实在是因为他是唯一的嫌疑人。但他后来宁可横刀自杀……我看出了他的决心，这才相信他是清白的。”招手叫过一名侍从，道，“你多带些人，全部换上便衣，埋伏在郭震提及的宅子附近，只要有人进去，一律抓来见我。”

孙辟道：“既然王长寿任凭郭震一个人留在宅子里面，连看守都未做安排，想来不会再回去。”

张咏道：“是这个道理。但杨苕不会放任郭震生死不理，她知道郭震独自被绑在空宅中之后，一定会派人甚至亲自去解救。”一边说着，一边意味深长地看了郭震一眼。

郭震忙告道：“在朱范救了我之后，又有个街坊进来了。”

众人听了究竟，均觉困惑，不知那名王长寿手下为何要主动营救郭震。李畋沉吟道：“也许这个人是杨苕的人？”

郭震道：“应该不是。一开始王长寿就是宝藏的知情者，只不过没有得到藏宝图而已。而杨苕是最近才意外介入，之前一直对藏宝图一事一无所知。他们两方人马之前或许因白头翁案件有过交集，但自杨虹自杀、王继恩离开成都后，肯定再没有任何联络。”

他见张咏眯缝起眼睛，似是若有所思，正想询问对方想法，张咏忽一挥手臂，道：“那么这边的事就算说完了。目下藏宝图落在了杨苕手中，但她没有钥匙。不管她自己行事也好，与王长寿结盟也好，只要我派人死死盯住大圣慈寺佛像，不怕他们不出现。”又命道：“邹容，你再将你去嘉州所见所闻讲述一遍，好让郭公子他们几个知晓经过。”

邹容刚刚应了一声，任介已迫不及待地问道：“柳青人在哪里？”

邹容道：“杨柳青一行正由官兵护送返回成都，大概明日会到。”大致说了经过。

那日邹容受命后，即率精干人手飞骑赶往嘉州。蜀地多山，修路不易，通往嘉州只有一条大道，只要加紧追赶，一定可以追上杨柳青及尾随其后的李顺一行。果如所料，邹容当晚便在嘉州境内一处密林中发现了杨柳青及李顺两方人马。

杨柳青一方，除了杨柳青、喻雯之外，还有徐沛等人。而李顺一方，以李顺外甥王江儿为首，李顺并不在其中。当时两方虽剑拔弩张，却并没有立即动手，反而先进行了谈判。

杨柳青道：“那笔宝藏数目巨大，我们两方联手，亦足够分了。”

王江儿道：“你又没有藏宝图和钥匙，凭什么要跟你联手？我们人数比你们多，目下占了上风，完全可以将你们都杀了再去寻宝。”

杨柳青道：“我有喻雯，她是鲁班第二喻公之后，有她在，等于拿到了钥匙。况且没有藏宝图，我不也猜到宝藏就在乐山大佛中了吗？可比你们无头苍蝇一般撞来撞去强多了。”

王江儿闻言颇为心动，沉吟片刻，道：“你有什么条件？”

杨柳青道：“找到宝藏后，我们两方各占一半，谁也不吃亏。”

王江儿道：“这倒也公平。好，就按你说的办。”

杨柳青道：“除此之外，我还想要一个人的命。”指着明大道：“他杀了环儿，我和徐老爹均跟他势不两立。除非杀了他，不然联手只是空谈。”

明大大惊失色，忙道：“少主，我是为了打听杨柳青下落才不得已杀了环儿，是为了少主大计。”料想杨柳青和徐沛既然已知真相，决计不会放过自己，忙劝道：“少主千万不要相信杨柳青的话，她诡计多端，为达到她自己的目的，从来都是不择手段。”

王江儿道：“明大只是一时错手，环儿之死不能全怪他。不如这样，我多分一份给徐沛，当作补偿如何？”

徐沛大怒道：“原来在你们眼中，人命都是可以用钱买到的。”

王江儿脸色一沉，喝道：“徐沛，你本是大蜀大臣，而今我是大蜀少主，你竟敢对我无礼！”

杨柳青道：“你既自称是大蜀少主，就该拿出点儿少主的样来。明大原是徐老爹部属，为私利背叛旧主不说，还杀了徐老爹的女儿。你是少主，你说该怎么处置？”

王江儿看了看明大，神情闪烁，显然下不了决心。

明大忙道：“少主千万不要中这妇人挑拨离间之计，她想借少主之手先杀了我，然后便会对少主你下手。她为寻找宝藏花费了许多心力，哪会甘心与人平分财富？”

杨柳青冷笑道：“论到背信弃义，没有强过你明大的。他今日可以背叛徐老爹，明日便能背叛你少主。”

王江儿虽然略有心动，但权衡之后，仍然觉得被挟制当众杀死自己部属太失面子，摇头道：“我不会把明大交出来的。除此之外，其他好商量。”

徐沛已强行忍耐许久，闻言立即拔出刀来，喝道：“今日就为我女儿报仇。”

明大已知今日不杀徐沛等人，自己万难活命，是以徐沛一动，便立即亮出兵刃迎战。

王江儿忙往后退了几步，命道：“留那两个女人性命，其余人尽可以杀了。”

一直潜伏在暗处偷听的邹容见双方动上了手，怕杨柳青吃亏，正待出面阻止，忽有一支羽箭呼啸而至，从右侧射穿王江儿脖颈。他用手摸了一下创口，低头看看满手鲜血，嘀咕了一声什么，便歪倒在地，抽搐了几下才死。

事出突然，众人尽皆愣住，徐沛已乘机一刀插入明大胸膛。明大吐出一口鲜血，伸出右手，往空中虚抓了几下，慢慢跪倒，再软倒在地。

王江儿部属正不知所措时，李顺手持长弓，从树林暗处走了出来，喝道：“我说过不要再染指宝藏，你们都不听了吗？再敢有非分之想，王江儿就是你们的下场。”

部属愣了一愣，随即一哄而散，连王江儿尸体也不顾了。邹容见事情起了变化，便又重新隐伏下来。

李顺扔下长弓，走到杨柳青面前，歉然道：“我以为已经跟江儿讲明白了道理，却料不到他还是垂涎那笔宝藏。”

他亲手射死外甥，那么当日放走杨柳青和郭震，便是出于真心了。然转头凝视王江儿尸体时，依然脸有悲戚之色。

杨柳青道：“李公有什么打算？”

李顺摸了摸光头，道：“不是都传说我出家当和尚了吗？我既没有别的去处，只能让这传闻变真了。”走过去拍了拍徐沛肩头，长叹一声，转身又往树林深处走去。

但李顺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有人向官府密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陈文珪将其捕获，年已七十多岁，推验正身，为真李顺。于是用囚车押送京城，复审此案，皆得实情。朝廷因平蜀将士功赏已行，李顺也早已宣布斩首，所以不欲再公布此事，只在狱中暗中处死李顺，赏陈文珪升官两级。但陈文珪私下将此案经过详细记录了下来，还告诉了朋友沈括，沈括后将此案记于其名著《梦溪笔谈》中，明确指出李顺虽然失败，但在民间很得人心，人们愿意掩护他，所以他才得以逃脱三十余年^[1]。

长相酷似李顺的李延志更有一番奇遇。他伤好后即返回了广州，与当地军营兵卒许秀等人饮酒时，常谈及昔日王小波、李顺故事。许秀怀疑他就是李顺，于是向当地官府告发。李延志被逮捕送往开封。枢密院以为俘获了真李顺，特意向朝廷上表称贺。御史台审讯后，认为李延志不是李顺。枢密使王钦若想以真李顺定案，御史吕夷简坚决不同意，最后以事实上奏。最终判决李延志黥面发配安州，许秀等人杖脊遣回。而

真李顺被巡检使陈文珪捕获，则是在李延志流配事件之后。这是后话。

伏在暗处的便服官兵见李顺离开，正欲追赶，邹容忙扯住他问道：“做什么？”

那兵士道：“不去捉他，他就要逃了，那可是李顺。”

邹容道：“你疯了吗？朝廷多年前便公告李顺已死，你现下捉个李顺回去，让张公如何处置？说先皇和朝廷搞错了，以前死的李顺是假的？还有，李顺于杨柳青那干人有恩，他们是不会轻易让我们带走李顺的。”

兵士道：“可是……”邹容斥道：“可是什么。”等李顺不见了人影，这才率众起身，走过去向杨柳青表明身份。

杨柳青惊道：“张知府已知藏宝图一事，特意派你们来捉我们回去？”

邹容道：“不，我只奉命带各位回去，谈不上一个‘捉’字。尤其是喻雯小娘子你，张公特别交代要予以善待，保证你的安全。”

喻雯颜色甚冷，也不问原因，只点了点头。

杨柳青道：“那刚才……”邹容道：“我都看见了。”

杨柳青便过去与徐沛低声商议了几句，这才过来告道：“徐老爹新丧爱女，伤痛不能自持，想就此退隐山林。”料想张咏不会轻易放过宝藏一事，言外之意，是要让徐沛等人置身事外了。

邹容微一思索，即点头应道：“他们一行人尽可自便，但青娘和喻小娘子须得跟我回去。”

徐沛引手下挖了个坑，将王江儿和明大葬了，因天黑路险，便就此在林中歇宿。

邹容问道：“青娘找到宝藏了吗？”

杨柳青摇了摇头，道：“徐老爹一无所获。我原本打算为环儿报仇后，再与雯娘及徐老爹赶去凌云山乐山大佛勘验的。”

邹容道：“你知道王江儿一行在跟着你？”

杨柳青道：“当然。不过我不知道王江儿是背着他舅舅李顺行事，而且我也料不到他竟不肯舍弃明大性命。”

邹容道：“王江儿不是舍不得明大性命，而是他不能在下属面前受你胁迫取手下人性命，这会让他日后难以立足。”

当晚无话。等到天亮，徐沛等人与杨柳青依依惜别，告辞离去。因喻雯在昨晚争斗中被人推倒，不慎扭伤了腰，邹容遂命手下护送杨柳青、喻雯缓行，自己快马加鞭，先行赶回成都向张咏禀报。

等邹容说完经过，张咏双手一摊，道：“实在比我预想的平静多了，现下你们都该放心了吧。”招手叫过邹容，低声吩咐了几句什么，便令他先行退出。又问道：“你们是打算继续自己忙活呢，还是一起合作？”

众人均想事已至此，谁也再难在宝藏上插上一脚，只能接受张咏的条件，共同寻宝。

张咏又招手叫过任介，道：“听说你妻子杨柳青多年来一直在暗中救济山区贫苦百姓，当真可钦可佩。我虽然不知道她从哪里弄到足够的钱财，但财力终究有竭尽的时候，她可有想过从根本上帮助那些贫民？”

任介怔了一怔，问道：“怎么从根本上帮？”

张咏道：“我初入仕途时被分发任崇阳县令，崇阳一带百姓一向以种茶为生。我得知后告诉他们说：‘茶得利多，以后朝廷一定会权衡利害改变政策，不如早点自行更改。’下令强行砍掉茶树，拔茶栽桑，养蚕发展丝绢生产。开始百姓纷纷叫苦，然不久后朝廷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植茶，鄂州其他各地茶园户或破产失业或贫困不堪，独崇阳县桑树成林，丝绢年产百万匹，百姓以缣纳税，生活安定富足。”

任介道：“蜀人本多以种茶织锦为副业，然朝廷已将这两项全部官营霸占了。”

张咏道：“我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要那些山区百姓真的改种茶为种桑养蚕。你日后将我这番话转告给杨柳青，她自会明白。”

任介应了一声，话题仍然回到了宝藏上。李旼问道：“目下藏宝图仍在杨荥手中，但她没有钥匙也取不到宝藏。张公是预备先行设法取出佛像中的钥匙，还是要将钥匙留在原处，以诱捕杨荥等人？”

张咏道：“能取出钥匙来当然最好，不然总派人守着也是劳心劳力。明日喻雯一到城中，你们几个便随我一起去大圣慈寺勘验如何？”

李旼等人满口应了，就此辞去，只等明日去大圣慈寺成都命脉之处寻找钥匙。

张咏只留下郭震，告道：“杨荥、王长寿等人不会就此罢休。我有一计，可以诱出杨荥及藏宝图，但却需要郭老弟配合。”

郭震道：“张公是要利用我吗？她不会为了任何人交出藏宝图的。”

张咏道：“杨荥当然不会为了郭老弟交出藏宝图，不然她也不会选择跟王长寿结盟。这一招真是聪明，她大概也知道没有能力与官府对抗，凭她自己，绝无可能从大圣慈寺佛像中取到钥匙，所以顺势利用你郭老弟落入王长寿手中一事，主动与其结盟，目的是要利用王长寿取到钥匙。”

郭震道：“但王长寿也一样难以从佛像中取到钥匙。”

张咏道：“可能杨荥认为王长寿曾是禁军将领，会有一些便利条件，譬如在官署安插有内应等。不管他们两方怎么想，他们一定会等到我取到钥匙后再动手，这是唯一的途径。”

佛像太过巨大，不知钥匙具体所在，又处于官兵的严密监视之下，别说杨荥、王长寿，任谁也难以下手。确实如张咏所言，等到他设法从佛像中取出钥匙后，这才是杨荥等人最好的下手机会。张咏当然可以将

钥匙妥善秘藏，但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依然在暗中时时窥测，府署从此永无宁日。而张咏手中没有藏宝图，钥匙也只是一柄毫无用处的金属而已。唯有先发制人，将杨莛等人诱出，既能消除隐患，又能夺到藏宝图，方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事件。

张咏又道：“王长寿逃离军营多年，早已被禁军除名。他虽长久滞留蜀地，却一直专注寻找李顺及钥匙，我不大相信他能在官署中安插内应。既没有内应，诱敌之计便很难下手。”

郭震道：“不妨弄一把假钥匙，让王长寿盗去。然后再预先在凌云山乐山大佛处设下伏兵，自可将王、杨两方一网打尽。”

张咏笑道：“王长寿不是傻子，我也不是傻子，他更知道我不是傻子，我能轻易让他盗到钥匙吗？”顿了顿，又道吗“反而是杨莛眼中，有一处缺口。这缺口就是郭老弟你，不过不是你本人，而是你的弱点。杨莛极可能利用你的弱点，威逼你来盗取钥匙。我之前将景倩留在府署客馆中，就是怕杨莛对她不利，但如果我放她出去……”

郭震“啊”了一声，瞬间猜到了张咏的计划：景倩离开府署后，极可能被杨莛派人捉去，杨莛再利用景倩来要挟郭震盗取钥匙。

张咏又道：“她是你的杀兄仇人，你却是她所信任的人，你交出的钥匙，一定能取信于她。当然我也会让你盗去真的钥匙。然后再如郭老弟所言，我预先在乐山大佛处设下伏兵，便可将她和王长寿一伙一网打尽。”

郭震道：“不行，此计涉及小倩性命，太过冒险，我不能同意。”

张咏道：“那么你可有别的计策能引出杨莛？”

郭震道：“没有。张公何不顺其自然，等奸人按捺不住，自会露出马脚来。”

张咏摇头道：“我能等，战事不能等。目下北方狼烟突起，我急需为朝廷找到这笔宝藏作为军费。”

原来辽军正大举攻宋，北方州县频频告急。之前太宗皇帝一朝时，赵光义为正得位不正之名，多次对北方用兵，倾全国之力进攻辽国，前后丧师五六十万。仅“雍熙北伐”^[2]就损失宋军二十余万，名将杨业亦死于此战中。由于太宗皇帝的急功近利，宋军精锐尽失，且耗光了府库所积，之后大宋再无能力对辽国发动进攻，不得不全面转入防御^[3]。

时下辽国国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因年纪尚幼，由母亲萧燕燕摄政，史称“燕燕太后”。萧氏本名萧绰，小字燕燕，父亲萧思温为辽国重臣，母亲燕国公主耶律吕不古则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之女。她自小许配给汉人大臣韩知古^[4]之孙韩德让，二人青梅竹马，感情极深。辽景宗听到萧燕燕美貌多智的贤名后，横刀夺爱，将萧燕燕召入宫中，册立为皇后^[5]。

辽景宗对萧燕燕十分宠爱，二人十四年的夫妻生活中，一共有四子三女共计七个孩子，萧燕燕几乎是到了专宠的地步，而丈夫对她的宠信还给她带来了尽显治国才能的机会。辽景宗因体弱多病，常不视朝，朝中刑赏、政务、用兵等，均交给皇后萧燕燕裁决。辽景宗曾对大臣说：“在书写皇后的言论时也应称‘朕’或‘与’，可作为一条法令。”这是辽景宗在法律上将妻子的地位升到与自己等同的高度，可代行皇帝职权。实际上，到了此时，萧燕燕已经成为辽国的女皇帝，“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因而辽国有“只知有萧后，不知有景宗”的说法。

萧燕燕性格果断刚毅，素有机谋，“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兼习知军政”，善于驾驭左右大臣，群臣竭忠尽职，人皆乐于为其所用。她重用汉人，并且信而不疑。对于之前有过婚姻之约的韩家，她也加以重用。韩德让由此平步青云，忠心辅佐，“孜孜奉国，知无不为”，后来为辽国兴盛起了重要作用^[6]。

辽景宗身体不好，三十五岁便撒手西去，死前留下遗诏：“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十二岁的儿子耶律隆绪即位为辽圣宗，二十九岁的萧燕燕摇身变成了皇太后。其人虽是女流之辈，却是胆识过人，兼通韬略，她励精图治，扭转了契丹自辽穆宗以来的中衰之势，辽国的国力达到最鼎盛时期。实力强了，野心也就大了，辽军不断南下侵宋，北方边境频频告急。

今年萧燕燕和辽圣宗更是御驾亲征，集结二十万大军南下，气势汹汹。刚当上宰相不久的寇准私下写信给好友张咏，告知府库空虚，军费严重不足，希望他能利用蜀地物产丰富之优势，设法为宋军解决一部分财用或物资。

郭震听后正色道：“我能理解张公一切为国着想，换作是我自己的性命，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但若是拿小倩性命冒险，我决计做不到。”

张咏道：“如果我坚持要这么做呢？”

郭震道：“那么我会立即带小倩离开成都，再也不会回来。”

张咏哈哈大笑道：“倩娘，你可听见了？”

却见屏风后转出一名丽人来，正是景倩，虽略见羞涩，却是笑意盈盈，娇羞可人，心情极佳。

郭震先是愕然，随即满脸通红，问道：“张公为什么要这么做？”

张咏笑道：“不为什么，只是想撮合一对有情人而已。”又道：“你二人都留在府署客馆中，没我的命令，不得随意离开。”

郭震应了一声，带着景倩出来。天光已暗，却见孔目官范度引着差役押着一名五花大绑的囚犯进来，那囚犯居然是他的好友王昌懿。

郭震大吃一惊，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王昌懿只是摇了摇头，不肯回答。范度神色极为严肃，也不多言，只朝郭震点了点头，便押着王昌懿进去面见张咏。

郭震料想王昌懿出事多半又与张氏兄妹有关，忙道：“小倩，你先回客馆歇息，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景倩点了点头，道：“师兄自己小心些。”

郭震道：“这里是府署，能有什么事？”忙折返回会客厅。

张咏本已起身，欲回后衙歇息，不料范度押了王昌懿进来，称有机密大事禀报，只得重新坐下，问道：“王昌懿犯了什么事？”

范度道：“回张知府话，王昌懿勾结西夏人，图谋倒卖物资。”

张咏皱眉道：“西夏人不是在西北吗，怎么跑到成都来了？”

范度道：“张知府可还记得当年的张檠、张杉兄妹？”

张咏似是十分疲累，打了个大大的呵欠，才道：“当然记得。张氏兄妹是王昌懿的朋友，以金银换走了大量不值钱的铁钱，结果刚好发生了挤兑事件，王记兑不出钱，还是临时向郭、孙两家借钱，才暂时应付了难关。不过现在没有这回事了，我刚刚派人挤兑过十六家交子铺，现钱全部兑出来了。”

范度道：“有证人指证张氏兄妹是西夏人。”

张咏道：“西夏人？那对兄妹明明说一口地道川话呀。”

范度便命一旁的证人站上前来，告道：“他是从西夏逃出来的汉民，名叫廖七。廖七，你将你告诉我的话一五一十禀报张知府。”

廖七应了一声，道：“张知府明鉴，那对张氏兄妹确实是蜀人，讲得一口地道川话，但却是西夏人的间谍。他兄妹是党项首领李继迁心腹幕僚张浦子女。”

张浦是李继迁最重要的心腹大臣，有辅佐之功劳。李继迁得以在西北崛起，与大宋争锋，张浦功不可没。张咏年轻时曾在开封见过张浦，乍然听到他的名字，亦是眉毛高挑，显然极是意外。

廖七又道：“张浦原是蜀人，后蜀亡后逃去了西夏。多年来，他派一双子女化装成商人，频繁刺探大宋军情。”

张咏问道：“你真是西夏逃出来的汉民吗？口才真是不错。”

廖七道：“是，小人一家原在边地榷场做生意，因为口才好，生意也比旁人好很多。”眼睛中虽然明显有着小人物的闪躲与卑微，但语气中还

是流露出几分自豪来。叹了口气，续道：“后西夏叛宋，出兵大掠边境，将小人一家掳去西夏，做了奴隶……”声音明显低沉悲愤起来，显然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西夏自叛宋之后，常以“打掳”的方式抢掠物资人口，在边境六七百里之内“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因此而受害的宋民不计其数。

廖七定了定神，又续道：“后来大宋与西夏议和，小人侥幸寻得机会，逃归宋土，到长安一家客栈做了打杂伙计。不久前，张氏兄妹住进了客栈中。小人曾在西夏见过他们，知道二人真实身份，可惜店家不相信小人的话，还说张氏兄妹做的大生意，跟本地官府关系很好，警告小人不要胡说八道。小人心有不甘，偷听到张氏兄妹要来成都，便一路跟着来了这里。”

张咏道：“真是辛苦你了。你一路跟踪，可有发现张氏兄妹行不法之事？”

廖七道：“他们押运了大批物资南下，肉干、皮货、毛毡纺织品之类，均是中原没有的紧俏商品。不过那对兄妹轻骑先行，物资目下似乎还没有抵达成都。”

张咏道：“这不对啊。目下西夏虽夺取了灵州，究竟还是物资匮乏之地，按理张氏兄妹该往西夏倒运物资才是。”又问道：“你还听到些什么？”

廖七道：“张氏兄妹在长安时，曾躲在房中商议什么交子，我问过店家后才知道交子是什么。”又指着王昌懿道：“这姓王的是成都交子铺主人，张氏兄妹一到成都，便与他联系。我跟了这么久，只看到他们兄妹找过姓王的一人，所以他定然也是西夏奸细。”

范度道：“下官到华阳县署办事时，正好遇到廖七到衙门报官。下官见事关重大，王昌懿有通敌卖国之嫌，便立即带人去了交子铺，不过只抓到王昌懿一个人，张氏兄妹都不见了，东城客栈也不见人影，不知是已经离开成都，还是闻风躲了起来。”

张咏点点头，命范度带廖七下去歇息。

范度问道：“是否要在蜀境紧急发出通缉张氏兄妹的图像告示？”

张咏道：“暂且不必，你安置好证人，此案由我亲自断处。”

范度见张咏语气，似并太当回事，先是一愣，随即料想大概是因为宋夏已然议和，张咏不欲大张旗鼓，要低调处置。他既知张咏智识过人，便不再多言，遵命引着廖七去了。

打发走范度等人，张咏这才命侍从解开王昌懿绑索，问道，“廖七所言可是事实？”

王昌懿道：“我与张氏兄妹交往多年，算是交情不错的朋友，也知道他们频繁往返于大宋、西夏之间做生意，却不知他们其实是西夏人，只以为是行商而已。”

张咏和颜悦色地道：“这不怪你，张氏兄妹讲得一口地道川话，我也猜不到他们竟是在西夏长大。”

郭震一直等在一旁，听到廖七告发张櫟、张杉名为商人，实为西夏间谍，心登时直往下沉。目下大宋虽与西夏议和，然这只是因为宋真宗新即帝位后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西夏狼子野心，宋廷又软弱无能，党项再度反叛只是迟早之事。郭震本以为王昌懿这次无论如何难逃一劫，必受牵累，不想张咏似乎并不将这件事看得严重，料想其心中只有宝藏一事，忙道：“就算张氏兄妹真的是西夏人，跟王昌懿也不过是正当的生意往来，实在谈不上通敌卖国。况且朝廷已与西夏讲和，对方目下连敌也算不上了。”语气之中，对宋廷失策在先，促使党项走上独立之路，后来又一再败师丧土，竟被迫承认西夏合法的软弱态度很是不以为然。

张咏摆了摆手，示意郭震不要插嘴，又问道：“张氏兄妹这次来成都做什么？”

王昌懿犹豫了下，道：“确实如适才那廖七所言，他们兄妹运了大批物资来到蜀地。”

张咏道：“那张氏兄妹想要什么回报，这次不会又是铁钱吧？”

王昌懿道：“不是，他们用这批物资换了面值三十万的交子。”

张咏“呀”了一声，道：“这可是想不到。交子是十六家私营的有价凭证，只通行于成都，想不到连西夏人都愿意收了。”他也不问张氏兄妹要拿交子做什么，只问道：“那批物资现下在哪里？”

王昌懿道：“还在途中，预计二十日后方才能抵达成都。”

张咏道：“我买了你这批物资，如何？你也不必再费力运来成都，我直接派人去接管。”又道：“我不会少你一文钱，只是目下不能动用公库，我就用即将浮出水面的部分宝藏作为抵押，如何？”

王昌懿闻言惊愕无比，不敢作答。郭震忙告道：“目下契丹南侵，前线物资奇缺，你手里的这批货，正好可以大派用场。”

王昌懿这才会意过来，料想张咏不追究张氏兄妹是西夏人之事，也是因为急需这批物资，反正张咏许诺会出钱，他不会吃亏，当即满口应允。

张咏又笑道：“那宝藏目下已有一份属于你王家，你和郭震得好好帮我想个法子引蛇出洞才行。”

王昌懿道：“是，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张咏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挥手道：“年纪大了，不中用了。我实在是乏了，你们都退下吧。”

出来会客厅，郭震问道：“你可知道张氏兄妹要那么一大批交子做什么？”

王昌懿道：“他们是往来于南北的行商，至少表面的身份是这样，当然是要拿交子到外地购买物资。”

原来西夏及西北诸多夷族粮食及基本生活消费品不能自给，必须得依靠同宋朝贸易，譬如粮食、瓷器、铜铁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西川的

茶叶、绢帛等尤其受欢迎。而自党项李继迁叛宋以来，大宋关闭榷场，禁止边境贸易。目下宋、夏双方虽已议和，停止了战争，但李继迁正经营河西^[8]，夺取河西重镇凉州后，又大力进攻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为了抑制西夏的扩张，大宋与潘罗支结盟，授其为朔方节度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并继续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禁止边境贸易。

绢帛、瓷器等也就罢了，西夏以肉食为主，需要饮茶祛除膻腥，补充体内所需，不然便会得病，因而急需茶叶、布帛等基本生活物资。但在蜀地，茶、帛等物资已尽为官府垄断经营，当年王小波、李顺起义便是源于宋廷榷茶。王小波、李顺本是茶农，兼做茶商，依靠贩卖茶叶生活。而宋廷垄断茶叶经营后，禁止私人售卖，且以极低价格向茶农买进茶叶，王小波等人一下子陷入了贫困，终于愤而起义。事平后，宋廷虽并没有就此改变茶法，但却对民间走私贩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苛责。除此之外，朝廷为了筹措战备物资，大行“入中之法”^[9]，因而大量川中物资流向了西北。对张檠、张杉兄妹而言，反倒是陕西边境更容易买到所需物品，不少大宋官兵也将积存或是挟带的私货拿出来高价兜售。而交子因携带方便，尤其受商民欢迎，已是边境的硬通币。

郭震听了解释，反而愈加困惑，问道：“既然如此，张氏兄妹为何不在边境将肉干、皮货、毛毡之类卖了，再购买茶、布等必需物资，或者干脆以货易货？何必要大费周章地将这些货运来成都呢？”

王昌懿道：“肉干那些货在边境不值什么钱，运来川中可就身价百倍。除去路上消耗，还能赚取好几倍利润。无非就是人辛苦些，来回跑了一趟，这就是为商之道。”

郭震这才明白过来，听说张氏兄妹拿交子也只是为了换取茶叶等基本生活物品，不再涉及军用物资，也就罢了。

送走王昌懿，郭震回来客馆。景倩正帮着哄孩子睡觉，杨烈不待郭震进来，便拉着他来到中庭，问道：“我妹妹那件事到底要如何才能了结？两个孩子整日吵着要娘亲不说，我们也不能总住在衙门里。”

郭震道：“令妹手中握有藏宝图，她不交出地图，怕是你们一日也不

能离开。”

杨烈道：“你去劝劝我妹妹，劝她就此罢手吧，回去南诏也好，亡命天涯也好，总之不要再让两个孩子因为什么宝藏而身处险境。”

郭震摇头道：“令妹不会听我的。就算我愿意为了孩子再次出面劝她，可我又不知道令妹藏在哪里。”

杨烈道：“你想找她，总有法子的。就算我求你。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这一次，也是为了两个孩子。”

郭震想了想，道：“那好，我想想办法。”

正好景倩出来告道：“放儿和怀儿都睡下了。”

杨烈便拍了拍郭震肩头，隐有拜托之意，叹了一口气，自行进房去了。

景倩问道：“杨公子是在为他妹妹担心吗？”郭震道：“嗯。”

景倩歉然道：“如果不是我，师兄遵约娶了杨茕的话，她或许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郭震道：“不，这跟你根本没有关系，是杨茕自己的选择。”又道：“夜色已深，你先去睡吧。”

景倩料想郭震必是想设法去寻杨茕，也不劝阻，只道：“师兄自己多加小心。”

郭震点了点头，走出几步，蓦然回首，景倩依然站在原处，正殷殷翘望，深情款款，目光中尽是关爱。他心中大为感动，便又转身回来，恳切地道：“小倩，我当日受歹人逼迫，同意与你分手，终身不能娶你为妻，而且不能告知你真相。我知道你心中一直有我，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你，可我始终不能违背誓言。”

景倩柔声道：“师兄只是答应对方不能娶我做妻子，又没有承诺永远

不跟我在一起。”说到后半句时，话音已是低不可闻。

郭震忙握住师妹双手，问道：“你愿意不计名分，今生今世都跟我在一起吗？”

景倩道：“师兄都当着张知府的面说要带我离开成都，这会子还问我这个做什么？”羞得满面通红，想要甩脱掌握，却被郭震乘势揽入怀中。

他们本是青梅竹马的知心恋人，自小的愿望就是长大后结为夫妇，厮守终身。然天意弄人，有情人终未能成眷属。隔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在付出最青春最动人的年华后，二人终于能够彻底坦开心扉，再无顾忌地相拥在一起。一时心中充满对上苍的感激，只希望幸福不是水月镜花，能够长久下去。

郭震抚摸爱人的秀发，喃喃低语道：“你放心，等这件事一了，我就带你离开这里。”

景倩道：“是回玉垒山吗？”郭震道：“你想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景倩歪着头思虑半晌，才笑道：“一时也想不起来到底想去什么地方，到时再决定吧。”

离开府署，郭震便径直往东，欲去之前王长寿囚禁自己的宅子。他料想杨萼得知王长寿将自己独自一人留在那里后，极可能会派人去解救自己。虽则知府张咏已经安排了人手埋伏在宅子中，他大可以在来人进院子前将其拦下，再请对方带自己去见杨萼。

走不多远，忽见一个身影走出昏黑夜色，来到前面的兵营。兵营辕门灯笼高挂，那人微微侧脸，赫然便是王长寿。他从怀中取出什么东西晃了一下，说了几句什么，门前兵士便挥手放行。

郭震一见之下大吃一惊，正待赶去军营向守卫示警，侧旁忽闪出一人，极为敏捷地将他拉到一边，低声告道：“切莫打草惊蛇。”却是知府张咏的侍从邹容。

郭震忙道：“邹兄你来得正好，王长寿刚才进去了军营。”邹容道：“我知道，所以我才提醒郭兄切莫打草惊蛇。”

郭震大为不解，问道：“邹兄是在跟踪我吗？”邹容道：“不，我受命监视军门。”

郭震奇道：“张公早料到王长寿会来军营吗？”邹容道：“是。”

之前王长寿下令将郭震独自绑在宅子中，但其后又有手下人偷偷折返回来，向街坊王麻子求助，请他代为掩上堂门，实际上是想借王麻子之手解救郭震。若不是朱范抢了先，只怕救出郭震仍是那神秘手下及王麻子，而郭震等人均猜不透那神秘手下的来历及动机。

张咏听闻后，却立即想到这是王长寿的欲擒故纵之计——有意令手下放走郭震，想借其口令张咏得知杨芑主动与王长寿结盟一事。如此，官府必定怀疑王长寿在官府中有内应，而与王长寿熟识的张三则首当其冲成为头号嫌犯。这大概正是王长寿的目的，令张三身陷困境，备受怀疑，他再乘机接近，劝诱张三加入己方，助其夺取钥匙。

朱范未现身前，郭震和张咏都不约而同地怀疑过张三，张三难以自明，甚至不惜当堂横刀自杀明志。但朱范既道出究竟，王长寿这一招便不能成功，张咏却想将计就计——反正张三也受了杖刑，便对外宣称是张咏怀疑张三与王长寿有勾结之事，为逼其交代，不惜动了大刑。但张三挺了过去，不肯松口，兼之众人求情，张咏这才勉强作罢。料想王长寿打听到消息后，必以为其计得逞，多半会亲自登门拜访张三，以诱其做内应。

听了邹容解释，郭震这才恍然大悟，一时也为张咏心机深刻感叹不已。又问道：“张三将军是不是已经得到张公暗示，知道王长寿可能寻上门来求助？”

邹容道：“当然。张将军不惜自刎以证清白，张公很是感动，已命我将全盘计划告知，嘱咐他见机行事。”

张咏想要的当然不止将王长寿一党一网打尽，他最需要的是杨芑手中的藏宝图。难怪邹容适时出现，阻止郭震示警，无非是要让张三乘机

接近王长寿，再循迹找到杨茆，夺到藏宝图。

邹容又问道：“郭兄才刚刚脱险，这么晚离开府署，想要去哪里？”

郭震料想瞒不过对方，况且王长寿既有意纵自己逃走，杨茆多半已然知晓，也不会再派人去那处宅子解救自己，只得如实告道：“我本来是想设法寻到杨茆，劝她早日回头的。”又问道：“王长寿到军营找张三将军，无非是想借张将军之手取到钥匙。而张公则想要尽快拿到藏宝图，想必不会等到那一步，可是已有了周密安排？”

邹容不答，只道：“郭兄的心意我能理解，然事已至此，杨茆不会再回头了。”

郭震猜想今晚王长寿既已露面，必会陷入官府严密监视中。倘若张三假意同意帮助王长寿并取信于对方，王氏多半会立即与杨茆联络，好商议下一步计划。而跟踪王长寿的官兵一旦确认杨茆在场，便会发出信号，伏兵蜂拥而出，将这两方人马彻底拿下，下场亦可想而知。

郭震虽然气愤杨茆所作所为，尤其对其亲手弑夫痛恨不已，然想到两个孩子丧父之后，又即将失去母亲，还是心有不忍。他也知道以己之力，无力阻止，却又不愿就此离去，便跟在邹容身边，想一道监视军门，静观事态发展。邹容虽摇了摇头，倒也没多说什么，任他作为。

等了一个多时辰，仍不见王长寿出来。有隐伏在附近的便服官兵不耐烦起来，奔过来请示邹容是否要进军营察看。邹容想了想，道：“张三将军身上有伤，行动不便，或许要设法取信王长寿，花的时间长了些，还是先等等再说。”

又过了一个时辰，依然不见王长寿踪影，邹容这才觉得不妥，命人进营查看。等了好大一会儿，那人出来禀报道：“张三将军营房房门紧闭，不过房中灯火大明，似是张将军在与王长寿对饮。”

邹容皱眉道：“张三将军做事素有分寸，今晚怎么会这样？”

郭震也道：“而今这种局面，王长寿竟然敢在军营中跟张三将军喝

酒，未免胆子太大了些。”

邹容仍不敢擅入，便命人先按兵不动，自己奔回府署向张咏禀报。不想张咏和衣卧在榻上，竟然昏睡了过去。仆人心疼主人年事已高，又有病痛缠身，一时不忍，等了半个时辰才进去叫醒张咏。

张咏急呼邹容进来，问道：“事情可是办成了？”

邹容道：“没有。”说了王长寿还在军营与张三一事。

张咏道：“不好！”从床上一跃而起，穿好衣衫，与邹容一道往军营而来。

郭震仍等在原处，见到张咏，忙告道：“王长寿仍然没有出来。”

张咏也不理会，径直率人进来军营，到张三营房前，只见人影映窗，似是张三在与王长寿推盏言欢。张咏一脚踢开门，闯了进去。张三果真在与人对饮，只不过那人却不是王长寿，而是他手下一名将校。那将校见张咏亲至，慌乱不已。

张咏喝道：“王长寿人呢？”张三刑伤极重，无力起身参拜，只告道：“下官有负张知府重托。我已将事情原委尽告王长寿，他得知张知府已设下伏兵后，便从营房后门走了。”

张咏气得浑身发抖，怒道：“你身为武官，竟敢违抗军令，坏我大事。”

他匆忙出来，未曾携带兵器，便随手拔出邹容腰间佩剑，欲将张三当场斩于剑下。张三似是早有心理准备，也不出声争辩求饶，只挺了挺身子，低下头去。

郭震忙抢上几步，有意无意地挡在张咏与张三之间，问道：“张将军是有意造成王长寿滞留营房与你对饮的假象吗？”

张三道：“是。王长寿答应就此罢手，一早便会离开成都。我为了让

他有机会逃脱，所以才叫了部下进来，与我一道饮酒。”

郭震道：“张将军为什么要这么做？”

张三道：“我初入军中时，王长寿帮过我许多。我们亦曾结为兄弟，有过同生共死的誓言。而今我和他立场不同，我决计不会为了他背叛朝廷，哪怕张知府真的怀疑我是内应。张知府要我用计来引王长寿上钩，我本以为我能做到，所以一口应承下来。但真见到王长寿时，忽然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那些我以为早已经忘记的点点滴滴，原来还在我心里。我这才发现做不到出卖兄弟，于是我说了实话，告诉王长寿说张知府早预料他会来找我，且已设下了罗网。”

郭震道：“王长寿当真会离开成都吗？”

张三点点头，极为肯定地道：“一定会。他当着我的面跪下，对天立下重誓，绝不会食言。”

郭震道：“张将军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张三正色道：“当然知道，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郭公子，请你让开些，就让张知府当场斩了我，以正军法。”

他一意求死，张咏反倒不便下手，当即冷笑道：“我杀了你，反倒成全了你。张三，你包庇重犯，就此革去军职，交由司理院审讯。”又命道：“立即派兵封锁城门，缉拿王长寿及其同党。”

邹容道：“已是五更天，城门已开，怕是来不及了。”

张三道：“张知府最关注的是藏宝图，王长寿率人退出夺宝行列，不是正好可以孤立杨莹一党吗？”

张咏怒道：“你坏我大事，还敢狡辩。来人，快些将他押走。”虽然震怒，踌躇片刻，仍道：“不必再专门派人追捕王长寿。暂且放他一马，等这件事了了，再往全国发布通缉告示，不怕他不落网。”

王长寿受到张三警告，深知寻宝无望后，即刻率众逃离成都。他回到了家乡陈留^[10]，在那一带啸众起义，聚众数千人，攻取州县，颇有

声势。王氏勇敢多谋，当然不是有意闹事，与朝廷作对，只是他已被官府点名追捕，若不想自此亡命天涯，便要搞出些大的动静来。按照惯例，朝廷通常会派人招安，他只要全盘接收，便又能重回禁军做官。不想王长寿这次打错了如意算盘，宋真宗不但拒绝招安，还委派专人出兵追捕。王长寿率众与官兵周旋了一阵后，最终寡不敌众，中计被俘，受酷刑而死。而张三因违抗张咏军令，被判流放，后遇大赦还乡，终得全身而退，算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这是后话。

王长寿逃走，虽然少了一派争夺宝藏的强劲对手，却也就此中断了追踪杨茆的线索。而杨柳青、喻雯等人返回成都的路途亦不平静。一行人将要入城时，忽遭遇一伙蒙面人袭击，杨柳青受了伤，喻雯也被劫走。所幸护送二女的兵士拼死奋战，这才将喻雯夺了回来。

郭震等人均怀疑是杨茆手下所为，但这次那些人居然没有使用毒刀，大概是怕误伤了喻雯，杨柳青亦由此侥幸逃过一劫。张咏料想杨茆试图派人劫持喻雯，亦是想借其手取出佛像中的钥匙，便不再迟疑，接到喻雯后，便立即偕同诸人来到大圣慈寺。

郭震见孙辟和任介均未到场，很是奇怪。王昌懿道：“我来的时候去叫过孙辟，他昨晚到新藏书楼查验时，不慎摔了一下，起不了身。一会儿这里完事，我们还得和李畋一道过去瞧瞧。”

郭震问道：“任介呢？他还住在孙辟家中吗？”

王昌懿道：“杨柳青受了伤，不愿意去府署客馆，要去孙辟家住。任介忙着照顾她，哪里还顾得上这里？”

郭震虽关切孙辟和杨柳青伤势，但亦好奇韦皋到底将钥匙藏在了何处，便决意等钥匙取出后，再去孙府探望。

自从知晓宝藏钥匙可能在大圣慈寺第五重殿佛像中后，张咏便派了官兵驻守大殿。今日更是内外戒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如临大敌一般。

喻雯脸色不大好，大概是腰伤未愈的缘故。她先绕着佛像转了一圈，这才扶着景倩的手登上早已搭好的桌台，往佛像周遭敲了一遍，连莲花座也没有放过。

张咏仰头问道：“如何？”喻雯道：“这座佛像是通体浇铸而成，内里虽是中空，但铜壁极厚，钥匙又如此细微，仅凭敲击，实难判断它藏在了何处。”

张咏道：“这么说，除非将佛像通体敲碎，不然是找不到钥匙的。”一边说着，一边转向郭震，明显是要征询他的意见。

郭震沉吟道：“韦皋为安顿好这笔宝藏而煞费苦心，想来也不会直接将钥匙封装在佛像体内，这法子太过笨拙。果真需要砸碎铜像才能取出钥匙的话，岂不是破坏了他好不容易才编排出的海眼传说？”

张咏道：“嗯，郭老弟说的不错，佛像上一定有什么机关之类。”

景倩一直跟在喻雯身边，好时时照料搀扶她，忽指着佛像道：“雯娘看头顶颜色，是不是与别处不同？”

喻雯摇头道：“头部积尘最重，僧人拂拭打扫最多，颜色理当比旁处深重些，算不得特别之处。”

她仰头望了片刻，似是觉得景倩的提醒有几分道理，便命兵士架好梯子，自己慢慢登了上去，将佛像头部和脸面一寸寸摸遍。忽有所醒悟，从腰间的工具囊中取出一只尖锥，往佛像鼻子处扎去。稍微用力，鼻孔封口竟由此而破。

喻雯将两只孔口通开，伸手入内，摸索一番后，从皮囊中取出一件前端带有钩子的细铁棍，伸入左鼻孔中，勾住了什么机括，微一用力，只听“咔嚓”响了一声。她又将细铁棍伸入右鼻孔中，如法炮制，又是“咔嚓”一声后，佛像金口忽然张开，吐出一件物事来。喻雯眼疾手快，将那件东西接住，随即举了起来，道：“应该就是这个了。”却是一件鱼状钥匙，形制古朴，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了。

张咏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招了招手。喻雯便先将钥匙抛给景倩，

再由她奉给张咏，自己重新将机括关上，收好工具，这才慢慢爬下梯子。

张咏喜不自胜，又谢道：“行家就是行家，雯娘这么快就能发现关窍，果真不同凡响。”

喻雯点点头，丝毫不见欢欣之色，只道：“总算是不辱使命。我的任务完成了，喻雯这就告辞了。”

张咏道：“只怕日后寻宝之时，还有要借重雯娘之处。”

喻雯道：“等张知府找到藏宝图后再说。”略略行了一礼，转身出去。郭震料想她要回去孙宅，忙与景倩、王昌懿一道追了出去。李畋本想跟去看望孙辟伤势，却被张咏叫住，只得暂时作罢。

走出一段后，喻雯忽停下脚步，回头道：“你们三位还是不要跟来的好。”

王昌懿闻言很是不悦，道：“我们是去探访孙辟和杨柳青，又不是非要跟着小娘子。”

喻雯竟然道：“探望病人，总要带些礼物，可不像你们三位空着手。”

王昌懿道：“奇怪了，我们和孙辟、任介认识时，小娘子你还没出生，居然……”

景倩与喻雯近身接触过，早知她脾气古怪，忙道：“王师兄，雯娘是好意提醒我们，我们可不能失礼。”

王昌懿还待再辩，正好有伙计来报交子铺出了事，他顺势告辞，又道：“郭震，你代我告诉孙辟和杨柳青，等忙完我再来探望。”

郭震应了一声，他这边还在相送王昌懿，那边喻雯已抬脚疾行。郭震忙紧追上去，问道：“雯娘，可是出了什么事？”

喻雯没好气地道：“郭公子该知道我今早才刚刚遇袭，旋即就被张知府叫来大圣慈寺寻找钥匙，做下了亵渎佛祖的勾当，我心情不好，这可称得上郭公子口中的事？”郭震道：“原来如此。抱歉了，我等不该没来由地招惹娘子。”

喻雯遂不再理睬，抬脚便行。郭震与景倩相视一眼，仍不肯就此放松，忙紧追了上去。

喻雯再度停了下来，有些着恼地道：“我都说了我心情不好，你们还跟着我做什么？”郭震道：“我们是去孙府，正好与雯娘同路。”

喻雯跺脚道：“哎呀，郭公子不是一向都号称聪明绝顶的吗，怎么还不明白？”

郭震道：“明白什么？”喻雯道：“总之，你们两个不要来，我是为你们好。”

景倩很是不解，问道：“雯娘神色言辞如此奇怪，莫非孙府出了什么事？我们又不是外人，何不明言？”

话音刚落，便有三名男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悄无声息地接近三人。为首者正是前杜李书肆的伙计杨帆。他抽出一把短刀，迅疾抵在景倩腰间，笑道：“几位最好识相些，莫要喊叫，我手里的刀子可是不认人的。”又转头问道：“钥匙呢？”

喻雯道：“之前我们有过约定，你们给孙辟、任介解药后，我才能把宝藏钥匙交给你们。”

郭震这才恍然大悟，道：“你们早猜到官府会请喻雯出马来取宝藏钥匙，所以预先劫持了孙辟，以他的性命要挟喻雯，强迫她将钥匙交给你们。”

景倩问道：“那刚才雯娘交给张知府的钥匙是假的吗，是从哪里得来的？”喻雯道：“那钥匙是这些人之前交给我的。”

原来之前杨帆主动与王长寿结盟，拜托对方取到宝藏钥匙，其实只

是营救郭震的权宜之计。她心中早有盘算，并未真正指望王长寿，当然亦不希望对方染指宝藏。

昨晚孙辟和任介回家途中，即被杨荥带人劫持。杨荥倒也没有打骂或是囚禁二人，只给他们灌服了毒药。又威胁说若是二人敢声张或是向旁人求助，便派人杀了喻雯和杨柳青。孙辟和任介有所忌惮，不敢有反抗之心。杨荥再派手下护送二人回去孙府，寸步不离，严密监视。孙辟受制于人，只得乖乖听命，对外宣称受了伤，不能起身出门。

今日一早，杨荥又派杨帆率人出城拦截杨柳青一行，其实并非意图劫走喻雯，而是制造接近她的机会——

杨帆明明白白地告诉喻雯，孙辟和任介二人性命尽在杨荥掌握中，除非喻雯将取到的宝藏钥匙调包，不然二人性命难保。杨帆随即给了喻雯一柄假钥匙，并警告她不准告诉任何人，他会暗中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喻雯本是杭州人氏，是受孙辟重金聘请，才千里迢迢自江南来到蜀地。她顾念孙氏安危，果然不敢轻举妄动。入城后，受伤的杨柳青坚持要回孙府，喻雯明知有杨荥派了人等在那里，仍不敢明言，只得与杨氏分手，自己随官兵前往大圣慈寺。她发现佛像机关后，伸手往皮囊取出工具的同时，即将杨帆所交的假钥匙藏在手心中。打开机括的一刹那，使用袖口接住了掉落的钥匙，再将早已握在掌心的假钥匙交给了张咏。当时大殿内外不下百人，虽是仰视，但喻雯既是有名的能工巧匠，眼疾手快远过常人，竟没有一人发现钥匙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调了包。

而喻雯将钥匙收入皮囊后，即离开了大圣慈寺，却不想郭震几人意欲随她一道去孙府。她不愿意对方再陷入险境，但又无法明言，所以才有种种古怪言行举止。然等到杨帆率人出现、郭震会意过来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杨帆笑道：“三公子，这就请你和景小娘子随我一起去见夫人吧。”

喻雯忙道：“你们要的是钥匙，我交给你们便是了，何必牵涉旁人？请放郭公子和倩娘走吧。”

杨帆道：“不行，我若放他们走，官府立即就会知道钥匙被调了包，张知府会调派大队人马前往凌云山。如此，就算我们有藏宝图和钥匙，也难以取出宝藏了。”

不由分说，命人押着三人南行。却不是回去孙府，而是出了南城，来到万里桥附近一处民宅。杨萼早就带人押着孙辟、任介、杨柳青三人等在那里，见到郭震出现，倒也不意外，只刻意扫了景倩几眼。

喻雯从皮囊中取出一个小莲花座模样的铜器，道：“宝藏钥匙就在这里，请郭夫人遵守约定，给孙公子和任公子解药。”

杨萼便取出两粒红丸，交给孙辟、任介二人，又迫不及待地夺过钥匙，婆娑不已。一想到这柄钥匙将要打开财富的大门，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杨帆催促道：“而今夫人既然得到了藏宝图和钥匙，不如尽快动身寻宝，迟则生变。”杨萼这才醒过神来，道：“好，我们这就出发。”

杨帆便命道：“来人，将这干人手足都绑起来，堵住嘴，留在这里。”

杨萼道：“带上郭震和喻雯，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她既然这般说了，杨帆也不能反对，于是指挥手下将孙辟等人绑好，押了郭震和喻雯上路。郭震虽不舍得景倩，但也庆幸杨萼一心寻宝，来不及往师妹身上施以毒辣手段报复，也不敢多看景倩，只老老实实地遵命出门。

杨萼得意非凡，问道：“目下藏宝图和钥匙都落在了我手中，叔叔还有何话说？”

郭震不答，生怕一语不慎招惹了她，她转身回去对付景倩。

一路南行，到了岷江边一片树林时，忽有弩箭射出，接连扫倒了数人。杨萼大惊失色，急忙用匕首抵住喻雯背心，将她身子挡在自己面

前。

一群大汉敏捷地从树林钻了出来，个个手持弓弩，毫不留情地射杀了杨茆大部分手下，为首的正是前大蜀军枢密使徐沛。杨茆却不认识他，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射杀我这么多手下？”

徐沛扣动扳机，一箭将杨帆射死，冷冷道：“我是谁不重要，识相的就将藏宝图交出来。”

杨茆道：“原来你也想要宝藏。”忙将匕首横在喻雯颈中，道：“你敢上前一步，我就杀了她。”

徐沛道：“你杀了她，我就杀了你，一样可以夺到藏宝图。”

杨茆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藏宝图和钥匙，且为此暴露了身份，放弃了原有的生活，如何肯轻易交出。

正僵持不下时，忽有快骑飞奔而来，却是杨柳青和任介到了。杨茆见杨柳青一改之前行动艰难的样子，轻轻巧巧跃下马来，这才会意对方是假意受伤，问道：“这些人是你同党吗？”杨柳青道：“不错。”

原来之前徐沛等人退隐山林只是幌子，不过是因为被官府盯上，想先行设法淡出张咏的视线。但他和杨柳青未放弃对宝藏的渴求，更是深知宝藏一旦为张咏所得，必会被上交朝廷、充入国库，而蜀民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因而得设法抢在官府前头。杨柳青亲眼见到张咏侍从邹容对喻雯极为客气，猜及张咏也许会利用喻雯来取出钥匙，决定将宝押在喻雯身上，坦然地请求喻雯协助自己取到钥匙。喻雯早知杨柳青寻找宝藏不是为了自己，也很钦佩她和徐沛等人的侠义情怀，满口答允了下来。

杨柳青本打算用李代桃僵之计，入城后设法寻一柄古式钥匙，好让喻雯掉包。不想人还未能进城，杨茆手下杨帆便杀了过来。杨柳青为了方便脱身，干脆乘机装作受了伤。喻雯被官兵夺回后，将杨茆的要挟告诉了杨柳青。

杨柳青知道杨茆是郭震嫂嫂，猜想其人已是宝藏知情者，且得到了藏宝图，登時計上心头，便让喻雯遵命行事，用杨帆给的假钥匙调包，

再将真钥匙交给杨荩。如此，既能解救孙辟、任介二人，还能让杨荩同时拥有藏宝图和钥匙。她得意之下，必定会立即赶往乐山大佛取出宝藏。杨柳青只要令徐沛率人半途设下埋伏，便能一举夺得藏宝图和钥匙。

事情当真如杨柳青预料一般发展，杨柳青与徐沛手下联络后，便假装毫不知情，回了孙府，亦被杨荩手下制住，后又跟孙辟、任介一道被带出城去。等到杨荩取得钥匙，带着郭震、喻雯离开后，一直暗中尾随的徐沛手下便进宅解开绳索，放出了杨柳青等人。孙辟护送景倩回城，任介则跟妻子一道去追杨荩一行。

杨荩本以为占得上风，却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眼见徐沛已率人将自己包围，万难逃脱，便将喻雯推开，自己退到悬崖边上，手举那只莲花座钥匙，作势欲丢入江中。又冷笑道：“大不了一拍两散，就算你能杀了我，却也永远得不到宝藏。”

她临江而立，身后即是波涛汹涌的岷江。江风吹起她的衣带，颇有飘飘的仙气。若不是四周布满阴冷的兵器及杀气，倒也是一幅绝佳的美人图。

郭震挺身而出，劝道：“事已至此，荩娘何必还要顽抗到底？你将藏宝图和钥匙交出来，我保你平安离开这里，日后或许还有机会与一双儿女团聚。”

杨荩似是颇为心动，从怀中掏出一幅五彩织锦来，正是当日她从郭震衣衫中取得的藏宝图。又招手叫道：“叔叔，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说完我就把藏宝图还给你。”

郭震便上前几步，叫道：“荩娘，你站下来些，那里太危险了。”

杨荩摇头道：“不，我就站在这里。反倒是这块临江的大石，让我有从所未有的安全感。”又嫣然笑道：“不过我还是很开心，叔叔还是关心我的安危的。”

郭震问道：“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说？”杨荩道：“之前在万里桥的时候，我本想杀了景倩的。不过我看到叔叔跟同龄的孙辟、任介站在一

起，明显要老许多，心中又有所不忍。叔叔这些年受了许多苦，算起来，也是因为我。”

郭震万料不到这个连自己亲生孩子都不太在意的狠毒妇人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不禁愣住。

杨萑又问道：“叔叔，你恨我吗？”郭震道：“以前我没有恨过你，因为你是我嫂嫂。可是……”

杨萑道：“可是你知道是我杀了我丈夫后，你便开始恨我入骨了，是也不是？”

郭震本能地点了点头，但随即又摇了摇头。杨萑承认是她亲手弑夫后，他确实恨得牙齿痒痒，恨不得立即手刃对方，为堂兄郭仁渥报仇。但她说出郭放是他郭震的亲生子后，他的心思起了微妙的变化。他虽然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但心底深处却隐隐有所纠结。他开始相信他对他的浓烈情意一如初衷，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又怎么能恨一个爱自己到近乎发狂的女人呢？

杨萑见郭震神情闪烁，便幽幽叹了口气，道：“叔叔不愿意回答就算了。”忽然脸一红，露出羞涩的神情来，柔声问道：“震哥哥，我从小就对你柔情深种，总幻想着快些长大，这样我便能早些嫁给你做你的妻子。可是……可是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我有什么不好吗？”

她忽然恢复了儿时的称呼，流露真实心意，郭震先是一怔，随即坦然答道：“萑娘没什么不好，可男女之情要讲缘分，譬如我堂兄那么爱你，可你并未将他放在心中，最后还杀了他……”

杨萑点了点头，道：“震哥哥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么，希望下辈子，我能跟震哥哥有缘有分吧。”又扬起了藏宝图，道：“这幅藏宝图取自叔叔身上，我现下将它还给你。如此，我们便算两清了。”一边说着，一边将织锦抛了过来。

郭震想不到对方如此爽快，忙伸手接住织锦，又顺势劝道：“萑娘何不把钥匙一并交给我？也算是为蜀地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杨莹凝视钥匙片刻，摇头道：“不，钥匙跟叔叔没有关系，我不能交给你。反正我生无可恋，就让它跟我一道陪葬吧。叔叔，拜托你照顾好我们的孩子。”竟然就此转身，往悬崖下跳去。

郭震大惊失色，叫道：“不要……”

他尚不及抢救，一直在旁边密切关注的杨柳青已抢先冲上前去，欲夺取杨莹手中钥匙。恰在杨莹凌空的一刹那，她夺到了钥匙，但因冲势太猛，又被杨莹手劲一带，不及止身，亦一并朝悬崖下跌去。然就在那一瞬间，杨柳青及时将手中的钥匙抛出，那莲花座在石头上滚了几滚，最终停了下来。

郭震离悬崖最近，只比杨柳青慢了一步，奔过来抢救时，二女已落入江中。却见水流湍急滔滔，波浪汹涌，瞬间将二女吞没。

事出突然，站在后面的任介这才反应过来，惊痛交加，大叫了一声，奔过来便欲跳下悬崖，想去抢救妻子。郭震急忙将他抱住。任介大力挣扎，差点将郭震也带了下去。徐沛忙引人过来，七手八脚地将任介拖到后面。他挣脱不得，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情形极为凄凉。

郭震捡起那枚莲花钥匙，连同藏宝图一起交给了徐沛。一想到这是杨柳青用生命的代价所换，徐沛不由得老泪纵横，难以自制。

忽听到马蹄得得，却是成都知府张咏率大队人马到了，李畋、孙辟均在其中。郭震转头凝视着滔滔大江，江水东流不息，江面上遍布着冷酷的寒意及迷茫的气息。不知哪里又传来了山歌声：“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依愁。”

郭震思绪是如此纷乱复杂，以致全无心思理会旁人。虽然也跟随张咏一行前往凌云山，却是浑浑噩噩，一路上一言不发，陷入了自我封闭的缄默中。然当乐山大佛藏宝洞打开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来自远古的深沉与凝重，迎面扑来的沧桑感立时将他唤醒。他没有跟着寻宝队伍继续前行，而是退出洞口，凝视着近在咫尺的乐山大佛——

巨大的石体呈现出遭受岁月剥蚀的痕迹，有些小灌木从石缝里钻出来，青青翠色，愈发衬得场景凄凉。这座大佛静静卧在三江交汇之处，就这样俯视着繁杂船只来往穿梭，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几百年。

[1] 南宋大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记载道：“成都江渚庙北壁外，画美髯一丈夫，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邦人云：蜀贼李顺也。”陆游在成都为官，离王小波、李顺起义已有一百八十年，而壁画还犹在，足见李顺在民间的威望。又，王小波起义前宣传妻弟李顺是蜀王孟昶遗孤，为历史真事。

[2] 辽景宗死后，即位的小皇帝耶律隆绪只有十二岁，由母后萧燕燕摄政。母寡子弱，辽国局势一度不稳。当时宋辽两国本处于休战状态，但宋太宗赵光义曾在与辽军交战中中箭，一直有心雪耻。宋知雄州（今河北雄县）贺令图（父亲贺怀浦是宋太祖赵匡胤结发妻子贺氏兄长）是赵光义为晋王时的藩邸旧人，很清楚皇帝心思，乘机上书，说辽主少国疑，母后专权，宠臣用事，国人怨疾，建议乘此机会直取幽云。贺令图尤其强调了辽国太后萧燕燕妇德败坏，与汉人大臣韩德让的私情人尽皆知，认为如此伤风败俗，定然招来国人痛恨，辽国上下不齐心。其实太后萧燕燕在侄女婿耶律色珍和旧情人韩德让的协助下，已经稳定局面，辽国正处于国势上升盛的阶段。而所谓妇德败坏、女人贞节一条，因为习俗不同，契丹根本就无人在意。但宋太宗却信以为真，贸然决定对辽用兵。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宋军兵分三路，大举攻辽，这也是宋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对辽北伐，最终以惨败告终。而首谋北伐的雄州知州贺令图则没有好下场。辽将耶律休格南下时，先派人诈降。贺令图轻而无谋，贪功心切，竟亲自率领数十骑到辽营受降。耶律休格骂道：“你好经度边事，今天来送死吧！”于是将其送往幽州问斩，时年三十九岁。

[3] “雍熙北伐”后，大宋再也无力、也没有信心发动对辽国的进攻，改取守势，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岐沟之蹶，终宋不振”。而辽兵则占着燕云十六州的有利地形，不断南侵，“自飞狐以东，重关複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幽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高汉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国也”。既然燕云十六州收复无望，中原又无险可守，宋太宗赵光义不得不采纳了户部郎中张洎的“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的西北，东至泥沽（今天津东南塘沽附近）海口，利用这一带水网交织的地理特点，挖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大种榆柳，构建了一条东西九百里、纵深六十里的水障地带，其间设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铺，派兵戍守，以此作为防线，来阻遏辽军铁骑的进攻。此举标志北宋对辽已经由攻势转为一种纯粹的被动防御。

[4] 韩知古：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平蓟时，韩知古才六岁，被契丹军俘虏，辽太祖皇后述律平之兄萧欲稳将其送给了述律平做奴隶。经历坎坷的韩知古善谋有识量，长大成人后竟然成为契丹著名谋士，被任命为“知汉儿司事”，不但管理有关汉人的事物，而且还负责制定辽国的王朝礼仪，一直官至中书令，死后还名列耶律阿保机的二十一名佐命功臣之一，为契丹的建元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韩延徽之子韩匡嗣精通医术，经常为耶律阿保机及述律平皇后看病，由此深得信任，曾官拜南京（指幽州，今北京）留守，娶贵族萧氏为妻，儿女女婿均为朝中显贵。韩德让即为韩匡嗣之子。

[5] 辽国有氏族外通婚的习俗，与辽国耶律氏世代通婚的其实为唯乙室和拔里氏二部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辽国之后，因为追慕中原汉高祖皇帝，便将自己的耶律氏兼称刘氏，又认为乙室、拔里氏二族功劳极大，堪比汉代开国丞相萧何，遂将后族一律改称萧氏。耶律阿保机

的皇后述律平本人虽未改姓，但她的两个弟弟也都由此改姓萧。此后，辽皇室耶律氏与萧氏世代通婚的习俗一直沿袭下去，萧氏的女子都嫁给耶律氏，耶律氏的女子都嫁给萧氏，萧氏由此成为辽国仅次于耶律氏的权贵势力。终辽一朝，萧氏共有十三名皇后（包括追封者），五名皇妃，十三位诸王，十七位北府宰相，二十位驸马，太后则是清一色的萧太后。

[6] 根据一些史料推断，萧燕燕实际上在辽景宗死后已经下嫁给韩德让，这并不违背契丹风俗。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萧燕燕先是秘密派人鸩杀了韩德让的妻子李氏，之后入居韩德让帐中，两人形影不离，俨若伉俪。苏辙在《龙川别志》中记载了宋辽澶渊议和，提到宋朝使臣曹利用到达辽军大营时，“利用见虏母（指萧燕燕）于军中，与番将韩德让偶坐驼车上，坐利用于车下，馈之食，共议和事”，意思是曹利用亲眼看到萧燕燕和韩德让并排坐在有毡幕的车上。如果不是夫妻，韩德让胆子再大，也不敢以臣子身份与太后同坐。

[7] 寇准出任宰相时，人在成都的张咏对属僚道：“寇准真宰相也！”又叹息道，“苍生无福。”幕僚李昉怪而问之。张咏答道：“人千言而不尽者，寇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学耳。”又感慨道，“寇公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后来寇准被贬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时，张咏刚好从成都调回京师，路过陕州，寇准在任所设盛宴款待张咏。临别时，寇准送张咏至陕州城郊，问张咏：“张公有何见教？”张咏意味深长地说：“《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当时并不明白张咏所说何意，回到任所后，特意找出《汉书》读《霍光传》，至“不学无术，暗于大理”一句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公是说我学无术呢！”这是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一段典故。

[8] 当时河西（今甘肃一带）居民以吐蕃为主，军事力量强大，但西夏首领李继迁以声东击西之计毫不费力地攻破了凉州（今甘肃武威），遂成为新一代的西北霸主。

[9] 入中：亦称“折中”，即商人将钱粮、物货运到前线并获得相应的报酬。这项措施始行于宋太宗雍熙年间（984年—987年），宋太宗即位以后，不断对北方辽国用兵，但均以失败告终。宋疲于奔命，国库空虚，饷饉等事急需假商人之手以助之，于是“令商人输米豆，而以茶盐酬其直，谓之折中”。北宋时期，东京开封与北方宋辽、宋夏战场是几个较大的粮食需求地，商人向上述地区运输粮食都可称为“入中”。为了吸引商人加入，宋廷多采取“虚估”“加抬”的手段，即对商人如中到边境地区的粮草等商品的定价远远高出其实际价值或当地的市场价格，并以现钱或茶、盐（茶盐均为朝廷垄断经营物资）支付，从而使入中商人在除去本钱、运输费用、商税等之外，仍可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如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正月，度支使、右谏议大夫梁鼎指出：“陕西沿边所折中粮草，率皆高抬价例，倍给公钱。止如镇戎军米一斗，计虚实钱七百十四。而茶一斤，止易一斗五升五合五勺，颗盐十八斤十一两止易一斗粟，米一斗，计虚实钱四百九十七。”

[10] 陈留：今河南开封境。

尾声

发明交子的并不是“宋初三大名臣”之一的张咏，也不是宋廷中任何能臣干吏，而是普普通通的民众。历史即使未能记全他们的名字，但从来没有忘记过——光芒诞生于巴蜀，这块生生不息的土地。王昌懿等人所创造的交子，带来的不仅是交易上的便利，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深

藏于乐山大佛中的韦皋宝藏被发掘后，成都知府张咏将其中的一半交给了徐沛，让他继续率人完成杨柳青的遗愿，救济灾民，帮助贫苦百姓改行自立等。另一半除了一小部分被用来购买物资支援北方前线外，其余连同物资尽数解往汴京，财物价值近千万两白银，数目不菲。

张咏虽用财宝如数支付了成都首富王昌懿的赊欠，但却没有资助交子的扩大发行。而成都交子又平地生出另一场大风波来——

西夏张懋、张彬兄妹运送了大批物资到川中，换得了面值三十万的交子。王昌懿为了表示对老友的重视，特别令工匠林剑加印了这批新交子。不想新交子与以往成都交子不同，上面被印了暗记。边关官民事先已得到通知，拒收有暗记的交子，张氏兄妹意图以交子在边关换取西夏急需生活物资和铁钱的计划遂告破灭。

消息传到蜀地，王昌懿惊愕异常。了解缘由后，他才知道上了知府张咏的当——当日张咏劝服工匠林剑重回交子铺时，便交给他一项秘密任务，暗中留意异常情况，若交子铺突然印发大面额交子，便要立即禀报。因为有林剑做内应，张咏一开始就知道张氏兄妹以物资换取三十万交子之事，他有意压下范度控告王昌懿勾结西夏人一案，就是要让张氏兄妹将那批没用的交子带出蜀地。

对于王昌懿而言，从经济上来讲，他没有任何损失，张咏取出韦皋宝藏后，即如数支付了购买物资的费用，但王氏却损失了商人及交子最重要的东西——信用。交子本身没有价值，也不具有储藏价值，仅仅是一种信用货币，信用是其核心，一旦交子丧失了信用，它就是一叠废纸。张氏兄妹用大批物资换走了完全不能使用的交子，这笔账，终究要记到他王昌懿的头上。

经此打击后，王昌懿一蹶不振，将交子铺和王记事务委托给了同行打理，自己就此退出商界。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有传闻称，这位昔日的成都首富跟同门任介一起重新回去少年求学的地方玉垒山隐居，同行的还有郭震、景倩及郭氏的侄子、侄女。玉垒七子中，只有李旼一人步入仕途。他一直跟在张咏身边，成为其得意门生兼幕僚。另一才子

孙辟则热心于地方教育，将旧藏书楼改作了学堂，大有所成，名重一方。

成都知府张咏从川中运往汴京的大批财物解决了宋廷军费军资的燃眉之急，然辽国皇帝辽圣宗与母亲萧太后御驾亲征，辽军兵锋极锐，势不可当，目下已到澶州^[1]城下。如此，不光黄河以北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赵恒知道。

赵恒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赵恒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

寇准不紧不慢地道：“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赵恒当然是想尽快解决。

寇准乘势道：“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乘机提出要赵恒率军亲征。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了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大宋立国前，便已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也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赵恒开始，他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鉴于宋太宗赵光义之前有对辽军作战惨败的教训，宋真宗赵恒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赵恒不要动摇。赵恒性格软弱，一时难以拉下面子，便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皇帝亲征，甚至还力劝赵恒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金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川蜀人，极力主张迁都成都。

王钦若字定国，自小聪颖过人，读书作文都很出色。他曾经为开封某门客作有一屏联：“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和色过衡阳。”一时广为传诵，声名鹊起。宋太宗赵光义率军进兵太原的时候，王钦若作《平晋赋论》进献，时年十八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钦若进士及第。据说他在殿试中考了第一，也就头名状元，但他欣喜若狂之下，与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许载纵情狂饮，袒腹失礼，宋太宗大怒，下旨再试，王钦若就此丢了状元。其人文才过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册府元龟》便是他与杨亿等主持修纂。王氏亦是大宋立国以来第一个江南籍的宰相，因其颈部长有一肉瘤，时人称其为“瘿相”。

陈尧叟字唐夫，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时年二十九岁。宋太宗召见时，见其人体貌英伟，器宇轩昂，举止得体，很是高兴，问左右道：“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有人回答说：“是楼烦县县令陈省华的儿子。”宋太宗于是召陈省华进京陛见，任其为太子允中。

次年四月，宋太宗同时任命陈省华、陈尧叟父子为秘书丞，并赐绯袍以示恩宠。秘书丞虽然官职不高，但父子同日升同样的官，受同样的赏赐，却是旷代殊荣，被传为一时佳话。

陈尧叟曾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当时岭南风气未开化，人们信巫，有病不服药，而是祷神祛灾。陈尧叟移风易俗，将《集验方》医书刻于石上，立于驿站，使之广泛传播。岭南炎热，当地人不会打井，饮水只靠河水或是下雨时的积水，陈尧叟教岭南人植树凿井，因而深得当地人拥戴。

王钦若和陈尧叟均是当世有才之人，尤其是陈尧叟，也曾经造福一方，有着极好的名声，但才气与品德、为人与气节往往不是一回事。这两人都是副宰相级别官员，名列执政，堂堂中枢大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足见大宋朝野上下对辽军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新任宰相寇准勃然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大臣气焰

这才暂时被遏制住。

寇准再一次提出要赵恒领兵亲征，大声告道：“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

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另一宰相毕士安及禁军最高统帅高琼的支持。赵恒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命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因王氏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赵恒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宋真宗亲征终得以成行，但寇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赵恒以雍王赵元份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太后萧燕燕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以致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赵恒亲征大臣中又有人乘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赵恒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

寇准坚决反对道：“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乘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

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赵恒不得已，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当时的黄河尚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一分为二，分为南城和北城。赵恒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赵恒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赵恒渡河，大声激励：“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赵恒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作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主帅高琼，试探问道：“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

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回答道：“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

寇准与高琼仔细商议一番后，再一起去见赵恒。赵恒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便道：“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

赵恒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道：“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又上前请求皇帝立即动身渡河。

赵恒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祖父原是辽国重臣，出使南唐时被杀，高琼本人在中原长大，年轻时曾沦为盗贼，后因武功出众得到赵光义赏识，由此起家。已年过花甲的他一直瞧不起冯拯这帮不懂军事的文人，当即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

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

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赵恒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

河口浮桥处，赵恒又下令停下来。高琼不敢对皇帝无礼，便亲手执铁锤击打驾驶御车的辇夫的后背，终迫使赵恒车驾渡过了黄河。

尽管车驾中的赵恒本人心惊胆寒，然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赵恒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

赵恒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赵恒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但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歌谑欢呼”，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赵恒欣喜道：“寇准整暇到这样子，我还忧虑什么呢？”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其实这是寇准知道赵恒心中不安，为了安定皇帝和军心，故意而为之。果然，“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恰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2]突然暴病而亡，赵恒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就在宋真宗赵恒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威虎军头张瑰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挾凛^[3]，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不济，已经无力持久。加上辽军先锋萧挾凛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太后下令暂缓攻城。

而宋军方面，由于宋真宗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辽太后萧燕燕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萧燕燕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

将王继忠与曹利用联系。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为名将杨业之子，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宋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宋军主帅高琼的辽人身世也被翻了出来。寇准和高琼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在辽军大将殒命、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

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这显然是狮子大张口，因为燕云十六州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收复失地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皇帝念念不忘的大计，而辽国竟然反客为主，俨然以主人自居，可谓极大的笑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辽太后萧燕燕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风度，当此宋军已经明显占有上风的局面下，她却能把握住赵恒软弱无能、企盼和谈的弱点，漫天要价，提出割地为盟。

宋方的条件则要软弱得多。只要辽国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肯答应领土要求，毕竟太失面子。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燕燕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宋真宗赵恒。赵恒道：“必不得已，二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当时宋廷得到川中张咏支持，财力极为充裕，而宋廷往年岁收入折算成银绢，大约有几千万，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皇帝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道：“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

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

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辽圣宗生母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双方撤兵，以白沟河^[4]为国界。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大宋立国之初，赵匡胤曾豪夺川中财富，并专建封樁库，放大言道：“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然倾一生，也未能在与辽国争战中占到任何便宜。到了其侄宋真宗手中，更是发展到了以银帛进贡敌人以屈辱求和的地步。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赵恒询问谈判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赵恒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勉强安慰自己道：“三百万就三百万吧。”

后来赵恒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5]。

宋真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为了应付北方强大的辽国，以及西北与党

项的战争，大肆扩军，招募禁军至五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上的乡兵，号称养兵一百万，数目相当庞大。澶渊之盟后，宋真宗立即着手裁减军队，遣散老弱残兵，精减编制，如取消富有战斗力的河东效顺一军，龙骑军原有十二个指挥，减为六个指挥等。

不仅如此，宋真宗为了表示友好的诚意，还将同辽国接壤的地名作了改变：改威虏军为广信军、静戎军为安肃军、破虏军为信安军、平戎军为保定军、宁边军为永定军、定远军为永静军、定羌军为保德军、平虏城为肃宁军。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宋朝在雄州、霸州^[6]、安肃军、广信军，辽在新城、朔州，分别置榷场，进行双边贸易，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丧事等，都互派使者来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时间长达百年之久^[7]。辽宋不曾兵戎相见，边境安定，时人评论道：“辽与朝廷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但在中国历史上，澶渊之盟却始终是个有争议的命题。辽国在不占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反而从中大大获益。对于宋廷而言，澶渊之盟是带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从法律上承认了燕云十六州属于辽国，又开“岁币”之滥觞。宋真宗赵恒也因而成为“岁币”的始作俑者，开宋朝以“岁币”求和的先例，直接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宋辽结盟的消息传到成都后，张咏感叹道：“使寇公治蜀，未必如张咏；至如澶渊一擲，张咏不敢为也。”对寇准迫使宋真宗御驾亲征的胆识魄力钦佩不已。然对寇准而言，却是个人悲剧的开始。

澶州之盟签订之初，宋真宗赵恒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准的功劳，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待其甚厚。寇准功盖群僚，有目共睹。后来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诗中赞扬过寇准：“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但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一直想方设法地排挤寇准，一天退朝后，王钦若故意留下，在赵恒面前攻击寇准

道：“寇准逼着陛下亲征，将陛下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怎么还能说寇准对社稷有功呢？”又说：“时议有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这话相当震撼，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但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寇准逐渐失宠。

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强有力的同盟。寇准少年富贵，性喜奢侈，又好饮美酒，赵恒借机以“过求虚荣，无大臣礼”等罪名，罢免了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改任寇准同科进士王旦做宰相。此时，寇准当上宰相不过一年多时间。

寇准改知天雄军后，刚好遇到辽国使者路过。辽国使者故意问道：“相公德高望重，为什么不在中书省做官，却来到天雄军呢？”寇准被说中痛处，却回答得相当巧妙：“如今朝中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匙，非我寇准执掌不可。”这话回击得无懈可击，由此也可见寇准相当自负。

寇准罢相的邸报送到成都时，张咏正在吃饭，边吃边读，读完便伏案恸哭许久，哭止又弹指许久，弹完又继续大骂王钦若。他与寇准是至交好友，又有重名在朝，料想寇准一倒，必然会牵连自己，必须得设法自保。

当晚，张咏邀请当地多名大富户到官署赌博。他从袖子中抛出骰子，神技惊人，赢了在座所有人，用所得巨款大买田宅。之后多有此类自污行为，王钦若一党听闻后，由此放过了张咏。然张咏在陈州任上病重后，仍于病中上疏，称王钦若与另一权臣丁谓是贼臣，不诛死二贼，无以谢罪于天下百姓。

与大宋周旋多年的党项人李继迁终于死去。他不听心腹谋士张浦劝阻，在与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争夺河西之地时，遭受伏兵袭击，大败而归。李继迁本人的左眼球被箭射破，败退回灵州后不久，便与他的老对手宋太宗赵光义一样，因箭伤发作死去，时年四十一岁。

临终时，李继迁一再嘱咐儿子李德明主动上表归顺大宋，并且叮嘱

道：“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这自然是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之计，因为此时党项的实力实在无法与宋朝进行长期对抗，之前连年的战争，已经使人畜大量减少，又缺乏必要的生活物资，党项军民已完全陷入了困境。

李德明遵从了父亲的遗言，数次派使者到宋朝朝贡，表示愿意归顺，但却开出了种种条件。宋真宗一味求和，一律批准，于是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享内地节度使俸禄，并赐袭衣、金带、金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而李德明非但拒绝了送子弟到宋朝为人质的要求，也没有任何承诺，仅仅写了一张誓表，表示臣服宋朝。

李继迁死的这一年，他的孙子李元昊还不满周岁，这一年也刚好是宋廷与辽国签订澶州之盟的年头。这个一开始以党项的民族英雄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令宋廷无比头疼的党项人死后，对宋朝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伴随着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党项逐渐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这是后话。

虽则最早发行交子的王昌懿受挫后离开了成都，但交子还在继续。张咏第二次知蜀时，已萌生将十六家发行的私交子收归国有的想法，然由于寇准意外被贬出朝，他本人亦失去朝廷支持，不久即调离成都，官交子一事遂不了了之。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薛田任益州路转运使，到任了解民间私交子的发行状况后，即上书朝廷，请求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国有，但这一建议很长时间都未申报到朝廷。

这一年，刚好是张咏去世之年。蜀民间之，皆罢市号恸。又将张咏遗像置于天庆观仙游阁，建大斋会，事之如生。

天禧四年（1020年），寇瑊任成都知府。因私交子所产生的民间诉讼激增，寇瑊不堪忍受，上书请求朝廷取缔并禁止私交子发行。因不久后宋真宗去世，奏疏耽搁了下来。宋仁宗即位后，太后刘娥听政，命薛田代寇瑊知益州，并与益州转运使张若谷共度交子利害。薛田报道：“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认为如果废除交

子，对蜀地的商业贸易极为不利，但私交子问题很多，建议由朝廷设置交子务，禁止民众私印交子。

宋廷接报后，经过讨论，最终予以批准。薛田于是派兵查封了十六家交子铺，销毁了印版及印章，私交子正式宣告倒闭。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宋廷正式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

官交子发行初期，形制流程完全仿照成都十六家所发行的私交子，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后来才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首届官交子以本钱三十六万贯为准备金，发行一百二十六万贯^[8]。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交子由此堂而皇之地成为川陕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

交子的出现和流通开辟了货币史的新纪元，对后世的货币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到南宋时，纸币会子已成为币制的中心，与金属货币同时在全国流通。北方金国也仿照南宋会子，设机构经营制造纸币。

历史仿佛一棵大树，树冠上开满了光鲜亮丽的花朵，好比那些显赫于时代的帝王将相。然真正滋养大树的，却是泥土下的树根，恰如那些不被瞩目的平凡民众。

发明交子的并不是“宋初三大名臣”之一的张咏，也不是宋廷中任何一位能臣干吏，而是普普通通的民众。历史即使未能记全他们的名字，但从来没有忘记过——交子的光芒诞生于巴蜀，这块生生不息的土地。王昌懿等人所创造交子，带来的不仅是交易上的便利，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全文完）

[1] 澶州：今河南濮阳。澶州西有湖名澶渊，因而澶州也称澶渊郡。

[2] 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是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妻管严”。赵元份娶崇仪使李汉斌之女，婚后关系平常。李氏“悍妒惨酷”，宫中小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多有因此而致死。而皇帝给赵元份妻妾的赏赐，李氏以正妻身份独占。不仅如此，王府大小事务都是由李氏做主。赵元份生病卧床，王府上下竟然无人过问。宋真宗亲临探视，发现没有一个人在赵元份床边伺候，不得不派自己的宫人为赵元份煮汤熬药。尽管李氏如此恶劣，宋真宗愤怒至极，也没有处置她，这自然是因为赵元份极力维护李氏的缘故。而赵元份对一个悍妇如此容忍，也可谓是咄咄怪事了。赵元份莫名死后，李氏毫不悲伤，形容十分可疑。宋真宗下令撤消她的封号，逐其出王府。赵元份的孙子赵宗实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3] 萧挈凛：萧太后族兄弟，辽国名将，曾擒获宋名将杨业，杨业绝食自杀而死。床子弩即为弩炮，一架弩炮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远胜于单弓。使用床弩的士兵称为“床子弩手”。张弩时，床子弩手用粗壮的绳索把弩弦扣连在绞车上，摇转绞车，张开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时，要由床子弩手用大锤猛击扳机，把箭射向远方。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藉以攀缘而上。宋太祖开宝年间，魏丕曾对床弩作了改进，射程又大为提高，“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这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射程最高纪录之一。

[4] 白沟河：今河北巨马河。

[5]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对整个北宋王朝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蒋复璁语）。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另一方面，这个屈辱性的条约却给宋辽边境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6] 霸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东。朔州：今山西朔县。

[7]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春，宋朝与西夏正处于交战时期，辽国辽兴宗想乘机落井下石，派使者宜徽使萧特末和翰林学士刘六符带着国书到宋朝，明目张胆地索取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以南十县之地（即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契丹时夺回的领土）。同年四月，契丹精锐骑兵云集在幽、蓟（今京、津及河北部分地区）一带，声言如果宋不割地，就要兴师南下。当时赵宋“守内虚外”的积习已深，加上宋军与西夏交战屡战屡败，宋仁宗早已经厌倦，一心想找机会和解，如今契丹乘机索要关南之地，宋仁宗更是应接不暇。朝议时，宰相吕夷简认为辽国名为要地，不过是想要岁币而已，提议主动增加岁币，来换取契丹关南之地的条件。于是生性软弱的宋仁宗不顾耻辱，屈服于契丹讹诈，派使者富弼出使辽国。最终，以每岁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宋辽双方“通好如故”。辽国此后不再提归还关南十县之地的要求，但澶渊之盟中所定岁币一律称“纳”，宋朝有些大臣计较“纳”字是否妥当，但宋仁宗采纳了晏殊的建议，允许称“纳”，同时声明所增加的岁币是关南十县之地的赋税收入。一个“纳”字，彻底意味着宋朝丧失了与辽国的政治平等地位。此事还不仅仅是多纳了二十万缗金那么简单，“当时不深计之，其耗费而不可止”。不少史家认为当时契丹不过是虚声恫吓，并不是真有南侵之意，宋仁宗、吕夷简“许与过厚，遂为无穷之害”。

[8] 纸币在流通中的购买力受流通量的限制，如果流通的纸币数量大于商品交换中的实际需要量，纸币就会贬值，因而所以发行量是纸币的关键。纸币根据其信用种类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随时可兑换的纸币，如之前的私交子；另一种是不兑换的纸币，如宋徽宗时的钱引。这种纸币是国家强制流通的，有国家信用支持。前一种纸币因为有金属货币的准备量，发生贬值

的可能性较小。但后一种由于没有准备金，国家靠信用发行，不受金属货币准备量的限制，在流通中仅仅是个介质，因而容易贬值。宋代纸币发行，经历了可兑换纸币和不兑换纸币两个阶段。

附录一 北宋四川行政区域

北宋地方行政区划，中央以下，基本设置分为路、州、县三级。

最高一级区划为路（相当于现在的省级），下辖府，州，军、监等。路不设长官，设转运使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提举常平司（仓司）、安抚使司（帅司），沿边地区则设经略安抚使，实行军、政、财、刑分立而治。

二级区划为州。州虽设有刺史之名，实同虚设，实际掌事的是知州。各州设有通判，与知州同领州事，以文臣任之，被称为“监州官”，为宋代之特殊制度。这一级区划还包括府及带县的军、监。宋代在重要地方设府。有的是将重要之州升格为府；有的是某一皇帝即位前之封地或曾任官之地，即位后即升为府；有的是沿用唐、五代之旧名，在同一府地另有军、监等地方机构。

三级为县及不领县的军、监。县设有县令之名，而实际任事者则为知县。宋代的县有赤县、畿县、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中下县、下县之分。

北宋初年，宋太祖曾分全国为13道，基本沿用唐制。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分全国为21路。至道三年（997年）改为15路，即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西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巴蜀地区，宋初置西川路，后分峡西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

年），把15路中的西川、陕西两路合并，重划为4路：即益州路（后改成都府路）、梓州路（后改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总称四川路，为“四川”得名之始。

四川4路所辖州县如下：

成都府路（益州路），路治成都（今四川成都），辖有1府、12州、1军、1监，分别为：

成都府，治成都。领9县：成都、华阳、灵金，广都、双流、温江、郫县、新繁、新都。

彭州，治九陇（今四川彭县）。领3县：九陇、导江、蒙阳。

汉州，治雒县（今四川广汉）。领4县：雒县、德阳、什邡、绵竹。

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领8县：巴西、罗江、盐泉、魏城、彰明、神泉、龙安、石泉。

茂州，治汶山（今四川茂县）。领7州2县：涂州、恭州、宕州、直州、瑯州、时州、静州；汶山、汶川。

简州，治阳安（今四川简安）。领2县：阳安、平泉。

眉州，治眉山（今四川眉山）。领4县：眉山、青神、丹棱、彭山。

嘉州，治龙游（今四川乐山）。领5县：龙游、峨眉、夹江、洪雅、犍为。

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领5县：严道、荣经、名山、百丈、卢山。

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领5县：临邛、蒲江、安仁、火井、依政。

蜀州，治晋源（今四川崇庆）。领4县：晋源、江原、新津、永康。

威州，治保宁（今四川理县薛城）。领2州2县：霸州、保州；保宁、通化。

黎州，治汉源（今四川汉源青溪）。领1县：汉源。

永康军，治今四川都江堰。领1县：寻江。

陵井监，治仁寿（今四川仁寿）。领2县：仁寿、井研。

梓州路，治郪（qī）县（今四川三台），辖有14州、2军、1监，分别为：

梓州，治郪县。领9县：郪县、中江、盐亭、涪城、安泰、射洪、铜山、飞鸟、通泉。

果州，治南充（今四川南充）。领3县：南充、相如、西充。

渠州，治流江（今四川渠县）。领2县：流江、邻山。

合州，治石照（今四川合川）。领5县：石照、巴川、铜梁、汉初、赤水。

遂州，治小溪（今四川遂宁）。领5县：小溪、长江、蓬溪、青石、遂宁。

普州，治安岳（今四川安岳）。领3县：安岳、安居、乐至。

昌州，治大足（今四川大足）。领3县：大足、昌元、永川。

资州，治盘石（今四川资中）。领4县：盘石、龙水、资阳、内江。

荣州，治荣德（今四川荣县）。领3县：荣德、资官、威仪。

戎州，治僊（bó）道（今四川宜宾）。领1州2县：商州；僊道、南溪。

祥州，治庆符（今四川高县北）。领2县：庆符、来符。

泸州，治泸川（今四川泸州）。领3县：泸川、江安、合江。

纯州，治九支（今四川合江先市西）。领2县：九支、安溪。

滋州，治承流（今吏州习水土城）。领2县：承流、仁怀。

广安军，治渠江（今四川广安）。领3县：渠江、新明、岳池。

怀安军，治金水（今四川金堂淮口镇）。领2县：金水、金堂。

富顺监，治今四川富顺。

利州路，路治南郑（今陕西汉中），辖有1府、9州，分别为：

兴元府，治南郑。领4县：南郑、褒城、城固、西县。

洋州，治兴道（今陕西洋阳）。领3县：兴道、真符、西乡。

巴州，治化城（今四川巴中）。领5县：化城、恩阳、曾口、通江、淮江。

蓬州，治蓬池（今四川仪陇复兴）。领4县：蓬池、营山、伏虞，仪陇。

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领7县：阆中、南部、新井、西水、苍溪、奉国、新政。

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领4县：绵谷、昭化、嘉元、葭萌。

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领6县：普安、剑门、阴平、武连、普成、梓潼。

龙州，治江油。领2县：江油、清川。

兴州，治顺政（今陕西略阳）。领2县：顺政、长举。

文州，治曲水（今甘肃文县）。

夔州路，治奉节（今四川奉节），辖有13州、4军、1监，分别为：

夔州，治奉节。领2县：奉节、巫山。

施州，治清江（今湖北恩施）。领2县：清江，建始。

达州，治通川（今四川达县）。领6县：通川、新宁、永睦、东乡、巴渠、通明院。

开州，治开江（今四川开县）。领2县：开江、清水。

万州，治南浦（今四川万县）。领2县：南浦、武宁。

忠州，治临江（今四川忠县）。领4县：临江、垫江、丰都、南宾。

黔州，治彭水（今四川彭水）。领2县：彭水、黔江。

涪州，治涪陵（今四川涪陵）。领3县：涪陵、乐温、武龙。

恭州，治巴县（今四川重庆）。领3县：巴县、璧山、江津。

溱州，治溱溪（今贵州习水温水北）。领2县：溱溪，夜郎。

珍州，治乐源（今贵州正安东北）。领1县：乐源。

播州，治播川（今贵州桐梓城南）。领3县：播川、琅川、带水。

承州，治绥阳（今贵州绥阳）。领5县：绥阳、都上、义泉、洋川、宁夷。

云安军，治云安（今四川云阳）。领1县：云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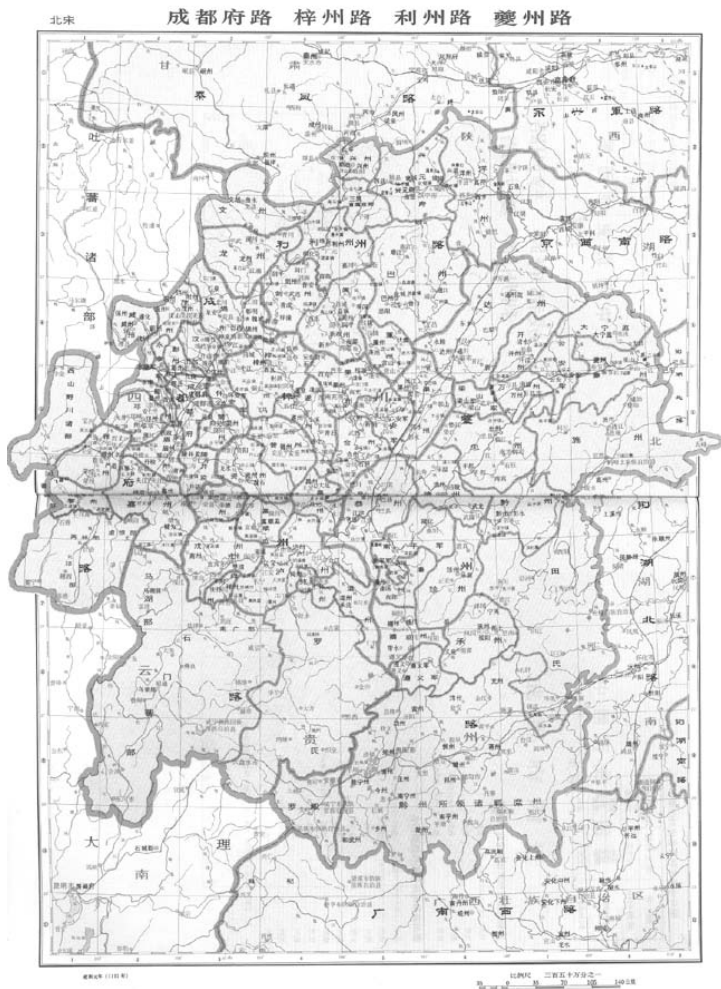
梁山军，治梁山（今四川梁平）。领1县：梁山。

南平军，治南川（今四川綦江东溪镇赶水）。领2县：南川、隆化。

遵义军，治遵义（今贵州遵义县东北马家湾）。领1县：遵义。

大宁监，治今四川巫溪。领2县：大宁、大昌。

附录二 北宋四川图



成都府附近

建興元年（1133年）

比例尺 二百一十萬分之一



附录四 宋太祖至真宗历任成都知府

端拱元年（988年），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宋白知贡举，录进士28人、诸科100人，人数少了些，引来了抗议。太宗干脆让未录取者进行复试，再录进士马国祥以下及诸科凡七百人，为正榜生的五倍多。948人为进士加诸科总数目，具体无法区分。

宋太祖至宋真宗年间历任成都知府（益州知州）

	姓名	任职时间	官职	所在朝代	兼任官职
1	吕余庆	乾德三年至开宝元年 965-968	权知成都府	太祖	
2	刘熙古	开宝元年至五年 968-972	同上	同上	
3	郑 牧	开宝五年至八年 972-975	同上	同上	
4	吕 端	开宝八年至太平兴国二年 975-977	同上	太祖、太宗	
5	程 羽	太平兴国二年至五年 977- 980	知益州	太宗	
6	辛仲甫	太平兴国五年至雍熙元年 980-984	知成都府	同上	
7	高 冕	雍熙元年至二年 984-985	知益州	同上	
8	宋 钊	雍熙二年至端拱二年 985-989	同上	同上	
9	许 骧	端拱二年至淳化二年 989-991	知成都府	同上	
10	吴元载	淳化二年至四年 991-993	同上	同上	
11	郭 载	淳化四年至五年 993-994	同上	同上	
12	雷有终	淳化五年 994	同上	同上	
13	张 咏	淳化五年至咸平元年 994- 998	知益州	太宗、真宗	
14	牛 冕	咸平元年至三年 998-1000	同上	真宗	
15	雷有终	咸平三年至四年 1000-1001	同上	同上	提举川峡两路军马招安、巡检捉贼转运公事
16	宋太初	咸平四年 1001	同上	同上	川峡四路都转运使
17	马知节	咸平四年至六年 1001-1003	同上	同上	益州兵马钤辖、本路转运使
18	杨怀忠	咸平六年 1003	权同知益州	同上	
19	黄 观	咸平六年 1003	同上	同上	
20	张 咏	咸平六年至景德三年 1003-1006	知益州	同上	益州兵马钤辖
21	任中正	景德三年至大中祥符五年 1006-1012	同上	同上	
22	李仕衡	大中祥符五年 1012	同上	同上	
23	凌 策	大中祥符五年至八年 1012-1015	同上	同上	
24	王 曙	大中祥符八年至天禧二年 1015-1018	同上	同上	
25	赵 稹	天禧二年至四年 1018-1020	同上	同上	
26	寇 瑊	天禧四年至天圣元年 1020-1023	同上	真宗、仁宗	

附录五 张咏像
像 之 復 張



张咏像

附录六 方孝儒赞张咏治蜀

張忠定公性直勁勵名節寄友白云
昔年失胛下漢磯苦戀明時未得歸
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
公治蜀有惠政蜀人愛如父母云

方孝孺

明方孝孺赞张咏治蜀

附录七 交子实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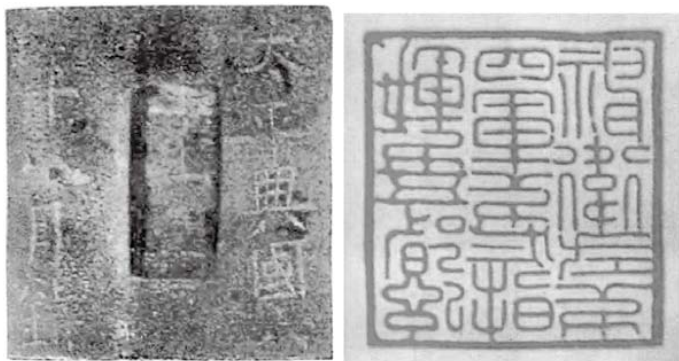


交子实物



交子钞版

附录八 宋太宗指挥铜印



宋太宗指挥铜印

附录九 宗太祖、宋太宗、宋真宗 像



宋太祖坐像



宋太宗立像



宋真宗坐像

后记

——濯锦清江万里流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一个朝代。它结束了自唐末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但这种统一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终宋一朝，天下始终存在着多个政权并立的状况，外患最强烈。

宋朝也是中国帝制王朝时代中经济最发达、商业最兴旺、文化最繁荣的朝代，远远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而在大宋版图中，又以四川最为富庶。四川独处一隅，未经五代战乱，富得流油，因而最先成为宋太祖的攻击目标。后来宋太祖、宋太宗先后多次进行了南征北伐的战争，绝大部分军费取自蜀地。川中百姓因此而饱受掠夺与蹂躏，负担极为沉重，甚至难以存活下去。直到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义军席卷四川，一度展现出“水能覆舟”的力量，这才警醒执政者。

交子即诞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下，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被公认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比北美（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

《交子》讲述的是宋初蜀地经济困境及民众利用才智自发走出窘境的一段故事。当时的蜀地如同白地，一片萧然。困顿卑微中的劳苦大众并没有就此消沉或是绝望，而是选择以智慧来改变生活。

书中涉及大量历史典故及典章制度。对于一些常见的名词，如官制、官职、称呼等，因本系列书籍已有多本宋代小说，内中均有详细注释，故后书不再重复。故事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交子的产生和发展，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了当时成都的人情风貌。绝大多数人物均为真实历史人物，虽只在史书中留下寥寥几笔，但依然神采飞扬——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麻木不仁，或是逆来顺受，甚至为虎作伥，而是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奋力维护蜀人的尊严。

曾经有朋友问作者，在读写了诸多历史之后，是否早已对人性的阴暗面不意外、了然于胸。其实阅读历史常常是大喜大悲的体验，有那么

多的杀戮与冷血，但也有那么多的辉煌与灿烂。看到历史残酷与阴冷的一面时，心境往往会无可避免地悲凉。如何能以写实却不失健康的笔触来还原历史，作者亦思索了很久，最终决定尽可能多地选取正面小人物作为故事主角，以他们的视角来展现一段生动而丰富的历史。这些小人物没有帝王将相的权势，也不是改变历史走向的重要人物，但他们却总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人性中的光辉——乐观善良，不畏艰辛，同情弱小，扶危济困，愿意为他人默默奉献，甚至敢于自我牺牲。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像他们一样，社会风气亦会由此振作，走向光明。

《交子》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柳如是》《钓鱼城》《战襄阳》《敦煌》《青花瓷》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出版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感谢读者，谢谢你们，又陪伴作者走过了一年。

吴 蔚

2015年4月30日于北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鱼玄机



吴蔚◎著

鱼玄机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三乡驿](#)

[第二章 夜宴](#)

[第三章 温庭筠之死](#)

[第四章 雪夜凶杀](#)

[第五章 美人醉](#)

[第六章 飞天大盗](#)

[第七章 猜忌](#)

[第八章 生同死不同](#)

[尾声](#)

[易求无价宝 难得有心郎 记唐朝女诗人鱼玄机](#)

[后记——关于《鱼玄机》小说](#)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鱼玄机/吴蔚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1（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80219-530-1

I. 鱼...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9657号

图书出品人 杨瑞雪

文案统筹 郭林茂 陈时恩

责任编辑 刘海涛 苏 东 逯卫光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刘明清

责任校对 唐燕民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光芒广告有限公司

内文插图 尔 文

书 名 鱼玄机

作 者 吴 蔚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63292534 63057714（发行部）63055022（编辑部）

传 真 010-632925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710毫米×1020毫米

印 张 19

字 数 220千

印 数 1-10000册

版 本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9-530-1/K. 98

定 价 39.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第一章 三乡驿

夜凉如水，秋风中飘荡着淡淡的马粪和苜蓿的混杂味道，倒也不是十分难闻。李凌站了会儿，又觉得腹痛，只好再向茅厕走去。他绕过驿舍，打算抄个近道，刚走出数十步，突然听到有异动之声，回首一看，一个黑影正爬到驿舍二楼窗外，身手极为敏捷……

唐懿宗李漼（cuī）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九月，重阳刚过，二十七岁的老姑娘裴玄静换上黑色的吉服，辞别年迈的父母，将要离开家乡河南缙氏城，经洛阳、长安两都，嫁往京兆府鄠（hù）县。

这也是新娘子人生中的第一趟远途。她虽然在慈母婆娑的泪光中有些黯然，但大体还是平静的，没有像一般人家出嫁的女儿那样哭哭啼啼。最出人意料的是，她坚持不肯要陪嫁的婢女，只带上祖父传下的桑门剑，就此登上了墨车。

代表李家前来迎亲的是新郎李言的堂兄李凌，今年三十六岁。他随身带着的小户奴（注：家奴的意思）牛蓬，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不过跟着主人忙前忙后，手脚倒是勤快。车者万乘四十来岁，是李家专门从长安雇来的赶车手，他的豪华墨车和高头驷马在京兆一带颇为有名。

离开裴家之时，正是日入三商时分，以取古礼“昏礼下达”之意。天幕漆黑，又无月光，一行四人，两骑一车，摸索着走到缙氏西城门的客栈，就此停宿。次日清晨，城门大开，将出发之时，裴父裴升和裴母陈氏又在婢女的陪同下紧巴巴地赶到西门客栈，陈氏亲手将心爱之物银菩萨交给爱女珍藏。依依惜别后，裴玄静一行人正式离开了缙氏城，西奔洛阳而去。一路遥望残柳垂丝，寒芦飘絮，倒也夷然。

当晚到达洛阳，照旧歇息，第三日清晨再出发。唐朝实行两京制度，从东都洛阳到西京长安的八百余里官路是帝国最为重要的交通干线。道路宽阔平坦不说，沿途还有夯土堆成的标识，称为“里隔柱”，每五里一柱，每十里两柱，方便行人推算行程。且所经之处，驿馆林立，

酒肆丰溢，便利之极。

洛阳之后，下一个城市是陕州，须先经过崤山。崤山分南北两路，均险隘难行。南路为驿路主线，相对平坦，兼有湖光山色，蓼红苇白，风景怡人，不过由于迂回向南，绕了一大圈。北路虽陡峭险峻，但直接连接洛阳和陕州，更为快捷。李凌本性格平庸，但却对这次代堂弟迎亲一事格外紧张，又是个急性子，生怕误了事先定好的婚期，也未与新娘裴玄静商议，便径自选了北路。按照李凌的计划，这一天日落前该赶到渑池，也就是战国时期秦昭王与赵惠文王会盟的地方。

天高云淡，车马辚辚。沿途层林尽染，秋色正浓，赏心悦目，倒也使旅途显得有些生趣。一路均是平安无事，只是走到阕门时，听闻前面硖石堡处有饥民强力劫取来往行人的财物。硖石堡正是北路上最险要之处，东径雍谷溪，回岫萦纡，石路阻峡，所以才得了“硖石”的称号。不过，李凌起初并不大相信这等传闻。今夏陕州大旱是事实，然而在两京之间的驿路上当道抢劫，漠视王法到这个地步，听起来着实有些骇人听闻。

正半信半疑之时，又听说那些胆大妄为的拦劫者并非山民，而是被官军追捕正急的盐贩，个个手中均握着明晃晃的凶器。这话听起来更加匪夷所思，盐贩多在山东、江浙之地，如何到得这里？

李凌科举不第，未入仕途，一直只处理照料家族事宜，对时事漠不关心，一时难辨真假。眼见前面的路人纷纷调头，犹豫后最终决定还是折返洛阳，改行南路。只是这样一去一回，行程便耽误了许多，日落前只返回了洛阳。第四日刚出发小半日，便遇到了一场绵绵秋雨，车轱辘陷在泥中，出了点问题，不得已在寿安县滞留了一天。第五日，一行人一早出发，然而秋雨后道路泥泞，马车比平日难行得多，直到天黑时，才到达三乡驿。

三乡驿不仅是南路上等级最高的大路驿，还是玄宗明皇帝李隆基创作名曲巨作《霓裳羽衣曲》的地方，算得上是驿路的名胜之地。据说昔日明皇帝在这里登高望女儿山，见到山上云雾缭绕，精通音律的他突然有所感悟，就此写下了《霓裳羽衣曲》，用以咏唱众仙女翩翩起舞的意境，其舞、其乐、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舞姿婆娑的仙女

形象，成为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诗人刘禹锡曾有诗道：“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驿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仙心从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随。天上忽乘白云去，世间空有秋风词。”便是吟诵此事。

这里是南路必经之地，停留了不少行商。古来驿站为官营机构，只供给来往官员及传递官府文书的公差，凡住宿、补给、换马，须出示朝廷传符、券、牒等凭证。唐朝立国后，驿道系统本建设得相当完善，然则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膨胀，皇帝权威衰弱，驿制开始走向弛废。尤其到了晚唐，文书递送之责逐渐由驿站移植到递铺，驿站压力相对减轻，但来往官员、使者依旧频繁，白白吃香喝辣不说，还要挑三拣四。驿长自然不敢得罪这些人，光送礼的开销就是一笔巨大的花费。而唐朝更有明文规定，驿长须对驿马死损肥瘠负责，一旦马匹有死损，均由驿长赔偿。为了填补这两项巨大亏空，驿长干脆想出了趁客稀事简之时辟出部分传舍对外接纳商旅的法子，甚至还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由于驿站往往是精选之地，驿馆建筑也较普通旅舍宏敞雄大，更有所谓“丰屋美食”之称，因而行客们往往更愿意选择驿站来做休憩之地。而朝廷知晓后，因忌惮曾发生过肃州驿丁暴动，对此也不敢多管，仅仅是睁只眼闭只眼罢了。

李凌进到驿厅时，刚好传舍只剩了最后两间客房，新娘裴玄静自住一间，无奈李凌只能与随从牛蓬和雇请的车者万乘共挤一间房了。

晚饭时，不少头一遭到此的商客听到充当跑堂的驿丁没口子地称赞《霓裳羽衣曲》后，好奇心大起，群情汹汹，要摸黑去东边的连昌宫探访明皇帝登高处。其实连昌宫是皇帝行宫，普通人根本无法进去。所谓探访，也不过是在围墙外面遥遥远观而已。但众人心中均有猎艳之想，说不定能切身感受到大美人杨贵妃往日的香泽，晚饭一毕，便迫不及待地吵吵嚷嚷离开了。这一下走掉了大半人，驿厅顿时安静了下来，偌大的厅堂显得空空荡荡。

李凌询问裴玄静是否也要去看看古迹，一路沉默的新娘仅仅摇了摇头，便告辞回房休息。跟随李凌来迎亲的户奴牛蓬本来还想跟着人群去凑个热闹，但望见主人一脸焦虑，便不敢开口提起。

自改行南路后，李凌便一直忧心忡忡：看来误期已不可避免，如今之计，只能派人快马送信去鄆县说明情况。可牛蓬才十三岁，还是头一次出门，能放心派这个毛孩子回去吗？

李凌的座位最靠近柜台，转头一望，柜台后有一名驿吏正埋头喝闷酒，似有满腹心事。他想了想，走过去道：“吏君有礼了！”

那驿吏名叫夏亮，正因家中琐事烦恼，刚巧今夜当值，又赶上人极多的时候，心情愈发烦躁。他只抬头看了李凌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喝酒，饮完一杯，才不耐烦地问道：“你有什么事？”李凌道：“在下京兆李凌，有一封急信，想送去长安，不知道吏君……”夏亮头也不抬，只问道：“你可有官府凭证？”李凌老老实实回答道：“在下并非官府中人，信也是家信。”夏亮挥挥手道：“那不得了，你还多问什么？我们这里可是驿站，只递送官府公文！”

李凌碰了个大大的钉子，满心不悦，然对方所言在理，又不便发作。回身刚及坐下，只听见一个清朗的声音问道：“兄台有何烦心之事？不知小弟可否代为效劳？”

抬眼一看，一名年轻男子正站在面前拱手相问。他大约二十来岁年纪，一身蓝色直裰（duō），腰系丝绦，黑红的脸上一双眼睛晶晶发亮，显得神采飞扬。又操着极重的山东口音自我介绍道：“在下黄巢，是去京师参加今秋省试的山东贡生。适才小弟留意到兄台长吁短叹，似有不解之愁，特意过来相询，是否有效劳之处。”

李凌正闷闷不乐，忽然意外得人关怀，顿有如获天助之感，当即请对方坐下，原原本本讲明了事情经过。又道：“本来舍弟李言要亲到缙氏迎娶新娘，不过近来长安闹飞盗，京畿之地人心惶惶。舍弟官任鄆县县尉一职，职责所在，一时走不开身，这才将迎亲大事托付于我。按照先前约定，二十日日落前，舍弟李言该到长乐驿与我等会合，但目今看来，恐怕要比预期延迟三四日了。我正为此烦心，生怕亲朋好友们久候。”

黄巢闻言大笑道：“这有何难！李兄只要写一封信，小弟乐意充当这送信使者。小弟的坐骑‘飞电’是万里挑一的好马，瞬息万里，大后日日

落之前，小弟便能抵达长安。”

李凌听了大喜，当下招手叫过一名驿丁，索要了纸笔墨，当场写好一封信，双手交付给黄巢，叮嘱道：“内中情形，信中均已经说明。黄君千里迢迢去京师应试，科考在即，功名要紧，不必麻烦大老远再跑一趟鄠县，只须将信送到长安亲仁坊胜宅处。舍弟李言与胜宅主人尉迟钧交好，他自当理会。”

黄巢奇道：“尉迟钧可就是那于阗国王尉迟胜的后人？”李凌道：“正是。”黄巢将信收入怀中，大笑道：“如此甚好，小弟正想要见识一下这大名鼎鼎的胜宅到底是如何的风光。”又一拍桌子，大声叫道：“酒保，快拿上色的名酒、时新的好菜来，我要与李兄畅饮一番。”李凌见他为人豪气，又有一副仗义心肠，也颇为欢喜。

偏偏旁边柜台后那驿吏夏亮见黄巢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莫名其妙地心头来气。更重要的是，按照本朝制度，上京赶考的举子有资格免费使用驿站，黄巢白占了一间房，驿站便少收入了一间房钱，是以驿吏更加看他不顺眼，重重横了他一眼，冷冷地道：“你这乡下小子，还真当这里是酒楼茶馆呢！”黄巢登时面色一沉，刚及发作，李凌急忙道：“黄君大人雅量，不必与他计较。来，我敬你一杯。”黄巢知道李凌不欲自己多生事，顺势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夏亮挑衅不成，也就罢了。

当下酒菜流水似地端上来，二人边谈边饮。三乡驿的酒有个特色，全是驿站驿兵自酿，是这一带颇为有名的烈酒，常人只饮得一杯，往往已经面红耳赤。李凌酒量本好，只是担心第二天还要赶路，不敢多饮，也劝黄巢少饮为妙。黄巢笑道：“仁兄可自便。小弟却是无酒不欢，愈饮愈好办事。”果然数杯烈酒下肚，照旧脸不变色心不跳。

酒酣之际，又互相道了籍贯家承。李凌本是关中世家，黄巢却是山东曹州人，家中世代经商，家资（zī）丰厚，到了他这一辈才开始读书向学。这次赴京赶考，还是他头一次到西边来，因而有意放慢行程，为的就是沿途游历大好河山。黄巢对李凌提及的硖石堡有盐贩当道抢劫一事似乎很有兴趣，详细探问情由，只是李凌也不过是道听途说，说不出个究竟来。

黄巢又饮了两杯，心中记挂他事，便欲告退回房。李凌暗中打量黄巢，见他眉目之间自有股彪悍的草莽气概，与平日见过的一般贡生很是不同，与他一番交谈后，更知他自负才华，此次参加省试，有志在必得之意，当下迟疑道：“黄君，承蒙你不弃，叫我一声仁兄。兄尚有一言……你可知道科举考试内中情由复杂？”

黄巢一愣，想了想，问道：“仁兄是说会有人作弊？”李凌四下扫了一眼，却见那驿吏夏亮正目光炯炯地望着他，似乎很留意想听到他在说些什么，看上去很有些不怀好意，他不便再明说，只好顺势点头道：“嗯。”黄巢点头道：“小弟在山东，倒是听过大才子温庭筠为人代考的事。温庭筠的诗词文章都是不错的，只是他自己都没有考中过进士，枉有才子之名，又怎能替人考中？就算真有饱学的翰林之士来替人捉刀，小弟自信腹中尚有文章，但教仁兄放心。”

李凌见他不明其中情由，心想：“你可知道温庭筠词赋诗篇，冠绝一时，就连昔日宣宗皇帝也爱唱其所填《菩萨蛮》词，他连举进士，偏偏不得中第，即是因为他不修边幅，自甘下贱，出入青楼，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因而为士族所不齿，有意压制。不然凭真本事考试，十个温庭筠都早状元及第了，何至于潦倒终身。你虽然取得了贡生的资格，但终究是一介游商之子，非士族出身，本朝‘工商之子不当仕’虽非定制，却早已经成为惯例。你既无门楣，朝中又无后台，要想金榜题名，有如登天之难。才学再高，恐怕也无济于事。”

但他见黄巢年轻气盛，对方又有恩于己，将话说得过于直白，岂非有轻视对方商人出身之嫌？一念及此，心中有所顾虑，便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道：“如此，信的事就拜托给黄君了。”黄巢拍了拍胸口，笑道：“君子一言！小弟既答应了明日将信送到，何劳仁兄再次吩咐！”李凌再三致谢，这才与黄巢拱手作别，各自回房歇息。

临入房之际，李凌突然肚子不舒服，又想到陕州还有一半的路程，车马难行的恰好都在这一半上，急忙吩咐牛蓬去找车者万乘重新检查一下车马，他自己则赶着去如厕。问了驿丁后，方知道茅房在驿站的最西侧，需穿过一大片苜蓿地。

唐朝惯例，驿站附近划有大量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草，以就地解决

驿马的饲料问题。这苜蓿草非中原之物，原产自西域大宛，传说是世间罕物汗血宝马最爱的食物。昔日西汉武帝刘彻爱马成癖，为了得到汗血宝马，不惜劳民伤财，先后两次对大宛发动了战争。随着汉军胜利的步伐，苜蓿草也与汗血宝马一道流入了中原。最盛之时，汉宫别苑四周种的全是紫花苜蓿，长草离离，一望无边。每当微风拂过，长草萧然摇摆，因此又被称为“怀风”，极有风韵。

李凌蹲在茅厕时，耳中尽是苜蓿的风中汹涌之声，一浪接着一浪，飒飒作响，在这夜深人寂的时刻，听起来极为诡异。

过了片刻后，大厅方向传来人语声，夹杂着马嘶声，大概是前去连昌宫的众人回来了。一会儿，便有急促的脚步声走过来。本以为也是来茅房方便的人，不料那脚步声到不远处就顿住了。只听见一个男子气急败坏地声音道：“你……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一个带着荆楚口音的女子道：“怎么，你还想怪我？咱们之前不是说好，要一道到长安探望鱼玄机姊姊的么？你从鄂州出发之时，为何不叫上我？”她的声音脆生生的，语速极快，却是一副埋怨的口气。

李凌一听到“鱼玄机”三个字，立即上了心，竖起了耳朵，刻意留心听着。那男子不耐烦地答道：“那不过是你自己自说自话，我到长安可是有正经事儿要办。你一个妇道人家，跟来做什么？你还是赶紧回家去吧。”女子道：“嗨，我大老远地从鄂州追来，离长安这么近了，我才不要回去呢！”见男子不答，又赌气道：“那你去长安办你的正事好了，我自己到咸宜观去找鱼姊姊。”

大概是见女子动了气，男子的语气顿时缓和了下来，温言劝道：“鱼玄机现今出家当女道士了，可不再是你昔日的鱼姊姊了。国香，你也别胡闹了，还是赶紧回鄂州去吧，免得大人（注：唐朝“大人”指父亲）牵挂。”那叫国香的女子却依旧不依不饶，没好气地道：“怎么出家了就不是我的鱼姊姊了？去年她还专门写诗寄给我呢。”说到最后一句时，语气中充满了骄傲。接着便漫声吟道：“旦夕醉吟身，相思又此春。雨中寄书使，窗下断肠人。山卷珠帘看，愁随芳草新。别来清宴上，几度落梁尘？”

李凌听了大吃一惊，忖道：“近来长安教坊十分流行这支歌，据说还

是李可及谱的曲，想不到竟然是鱼玄机写给这女子的诗，看来她与鱼玄机关系非同一般。鱼玄机的旧友寥寥无几，我怎么不记得有一荆楚女子？”心头疑惑甚多。突然又想到一事，心下恍然大悟：“是了，李亿可不正是鄂州人！这国香与男子定是与李亿有什么干系，许是鱼玄机游历荆楚时所结识的也说不定。”他一边想着，一边提着裤子站了起来，先轻轻咳嗽了一声，以免突然走出来时惊吓了对方。

饶是如此，国香依然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抓紧了男子的手。男子初时听到一人声冒出，也颇为害怕，但一想这里是驿站，外面有驿兵把守，胆子又大了些，探头看了看，安慰道：“没事。前面是茅房，估计是有人在蹲大号……”李凌接声道：“正是。”束好衣裤，走了出来。只见缺月微明中，前面一高一矮两个人影，正是适才交谈的一男一女。

那二人之前已然听到人声，乍见一黑影蓬然而出，倒也没有惊慌。国香跺脚道：“难怪这么臭！瞧你拉我来的好地方！”松开了手，径自往前走去。男子问道：“你去做什么？”国香不快地道：“还能做什么？当然是上茅房了。”头也不回地向茅厕走去，刚好与李凌擦肩而过。

此时夜幕已深，四周没有灯火，双方均看不清面孔，依稀只见朦胧身形。李凌料到二人与旧友李亿相熟，本有意招呼，但当此情形，却是多有不便，干脆罢了。

那男子依旧站在原地，若有所思，似乎是在等候女子出来。李凌走近他时，突然感觉到对方形容体貌十分熟悉。他性情急躁，心中尚在盘桓不定，嘴上却已经脱口而出，问道：“足下……可是李亿兄？”那男子一听这话，登时大吃了一惊，转身便走。

李凌茫然不解，呆了一下，急忙追了上去，叫道：“李亿兄，我是与你同科的李凌啊。”不料那李亿头也不回，更是加快了脚步，飞快地直奔驿舍。刚进大堂，便与一人撞了个满怀。

那人看上去三十岁出头，方面大耳，体态微胖，服饰华丽而俗气，长袍仅过膝盖，身后还跟着个年轻的短装小僮仆。他一见到李亿，登时呆住了，结结巴巴地问道：“是你……你……”

李亿却恍若未闻，眼光直勾勾地落在对方手中的黑檀木盒上。那人又问道：“李亿员外，你……怎么会在这里？”李亿这才回过神来，“啊”了一声，拨浪鼓似地摇头道：“我不是李亿。”回头看了一眼，又瞪了一眼黑檀木盒，这才忙不迭地奔回自己的房间。

李凌追进来时，早已经不见了李亿踪影。他心中有许多疑惑，李亿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他不是带着家眷在广陵做官么？他说是去长安公干，又怎么回去了家乡鄂州？跟这女子国香又有什么干系？为什么他一听到自己声音便掉头就走，难道还在记恨自己当初也有意追求他的意中人鱼玄机一事？

李凌想了想，便向柜台走去，欲向驿吏打听李亿具体住处。那驿吏正是曾以言语挑衅黄巢不成的夏亮，抬头见李凌走过来，立即挤出一丝笑容，招呼道：“李公子……”李凌早已习惯他的冷淡，突见笑容，虽然勉强，却也足以令人纳闷。

就在此时，夏亮忽一眼见到那手捧黑檀木盒的男子，倏忽换了另一副神情，满脸堆笑，迎了上去：“李君，您这是要回江东？怎么这么晚到？”

那李君答道：“路上出了点事，所以晚了。”顿了顿，又问道：“看外面的车马光景，今晚这里的人可不少。还有空房么？”夏亮笑道：“李君到了，哪能没房？还有一间上厅空着，正候着李君呢！我这就领着李君过去。”李君倒是没有架子，拱手谢道：“如此，便有劳吏君了。”微微侧首，向身后的僮仆丁丁示意。

丁丁立即从怀中掏出两枚开元通宝，上前交给夏亮，道：“说是春分过了，这天还冻着呢！这两文钱，是我家主人的一点心意，送给吏君打酒，好御御春寒。”他不但口齿伶俐，还乖巧地将钱币在夏亮眼前两面各翻了一下。夏亮伸手接了过来，飞快地收入怀中，眉开眼笑地道：“李君有心了。”

李凌眼尖，早已经看清那两枚开元通宝不是铜钱，而是银币，不由得大吃一惊。唐朝实行“钱帛兼行”的制度，即同时以铜钱和帛作为流通货币，金、银钱铸量极少，仅供达官显贵玩赏。他本来正气愤明明还有

空房，驿吏却不肯给他，害得他得与户奴和车者共挤一室，现在看到这位“李君”一出手就是两枚银币，着实大方，心中不由得揣测他会不会是位大有来头的人物。

这李君其实并非官场中人，而是江东商人李近仁。他在长安、洛阳均开有绸缎铺，因常年来往于江南与京都，与驿路上的人极为熟稔。加上他出手大方，打赏丰厚，经常停驻的驿馆、旅舍都竭力奉承，不比招待那些官员、使者差。这也难怪驿吏势利，官员、使者来这里尽是伸手的，李近仁却是来送财的，如何不叫他另眼看待。

夏亮一转眼看到李凌，突然想到了什么，道：“李公子，请你先等一下。”李凌不明所以，问道：“什么？”眼角余光一扫，却看到裴玄静正走了出来，不觉一呆。

就在此时，一名青年男子大踏步进来，叫道：“你们驿长在么？”语气傲慢严峻之极。众人见他一身戎装，斜跨弓箭，腰悬佩刀，英气自然而生，一时愣住。

夏亮今晚酒饮得多了，脑筋浑然不似平时那么灵光，呆了一呆，才问道：“你是谁？”青年男子满脸不屑地看了他一眼，傲然道：“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

夏亮“啊”了一声，忙舍了李近仁，急步趋近，先不看人的面容，而是先看腰间是否有玉袋。这玉袋，只有五品以上官员及都督、刺史才有，是用来装官印随身携带。果见张直方腰间有一鼓起的玉袋，便立即行礼道：“原来是张大将军，久仰久仰！怪不得一进来就蓬荜生辉！卑官未能及时出迎，还望将军海涵。”又赶着问道：“将军没带随从么？怎么到我们这个小驿站来了？”他本来还待问对方是是公事还是私事出行，立即又忖道：“这纨绔公子哥儿能有什么公事，准是到崑山打猎来了。”只听见张直方冷哼了一声，不屑作答。夏亮一低头，见到张直方的靴子上沾了不少泥土，便上前跪下，用自己的衣袖为其拂拭。

难怪驿吏如此谄媚，这张直方确是个大有来历的人物。他本是卢龙留后张仲武之子。自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割据一方，相当于独立的小王国，朝廷政令多有不及。张仲武手握重兵，实力雄厚，雄霸河北，朝

廷也不得不大加笼络。张仲武病逝后，张直方被卢龙将领拥立为留后，后被朝廷正式任命为卢龙节度使，威风程度已经超过了父亲。可惜他在边关军营中长大，粗率豪放，洒脱不羁，根本无心于政事军务，要么成天出去打猎，要么终日饮酒，不醉不休，倘若有人拿军务烦他，他便发酒疯鞭打士卒，由此逐渐引发了军中不满。张直方听说后，一不改邪归正，二不杀将立威，干脆地抛弃了显赫的节度使之位，借打猎为名，一路直奔长安，大有视权势如粪土的味道，令所有人大吃了一惊。于是朝廷封他做左金吾大将军，位高名尊，以示抚慰。不过，他回到京师任职后，性情依然故我。他喜欢打猎，经常不顾职责所在，独自出游，多日不归。朝廷表面说念他父亲功高，对他的失仪之处置之不问，其实是忌惮张氏在卢龙的威名和势力。张直方无人管束，更加肆无忌惮、恣意妄为，好在他并无其他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劣迹，反而因其个性直爽豪烈，在朝中有着极好的人缘。不过，他似乎并不大喜欢眼前这个大拍马屁卑躬屈膝为自己擦靴子的驿吏，将脚缩了缩，皱紧眉头道：“不必擦了。”夏亮却道：“请将军稍候，即刻便好。”

一旁的李凌见夏亮如此趋炎附势、卑躬屈膝，与之前对待自己的态度完全判若两人，心中不由得起了鄙夷之心，便不再理睬，径自走向裴玄静，问道：“娘子还未休息么？”裴玄静道：“适才邻房有位叫黄巢的年轻公子四处找阿伯不到，便来敲我的门，让我带话给阿伯，说他有要紧事，须得连夜走了，信的事包在他身上。他的房间，就让给阿伯住，免得阿伯与下人共挤一房。”她不急不缓，一气说完，简明扼要。在李凌印象中，这大概是她听到话说得最多的一次了，只不过有些愕然，不明白黄巢为何要半夜离开，心中不免嘀咕送信的事交给他是否妥当。

却见夏亮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忽想起还没有自报姓名，又道：“卑官夏亮，是这里的驿吏。驿长今晚回家去了。将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向卑官吩咐便是。”张直方也不客气，命道：“我要一间上厅。另外，我的马在外面，你派人好生照料。还有挂在马上的猎物，让厨下收拾好了做成下酒菜，连同酒一起送到上厅来。”

他每说一句，夏亮便应一声，又召过来几名驿丁，吩咐他们立即去办。张直方又道：“记住了，做下酒菜前，先要用鸡蛋洗锅具。”夏亮一愣，暗骂道：“这是什么臭毛病。”心中如此想，口中却连连道：“是，

是。”

张直方正待转身，突然留意到垂手一旁的李近仁，冷冷问道：“你是谁？”夏亮忙陪笑道：“他是李近仁李君，在京都做丝绸生意。”李凌听了暗想：“原来他就是江东富豪李近仁，曾经听尉迟王子提起过，却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

张直方横了夏亮一眼，不满地道：“我问你了吗？”夏亮道：“是，是，卑官知罪。将军，卑官这就带您去上厅，这边请。”一旁的僮仆丁丁忍不住叫道：“吏君，那我家主人的房间呢？”夏亮看了一眼李近仁，又看了一眼张直方，有些尴尬，显然这间上厅已经是这驿站的最后一间房。

张直方见此情形，怫然不悦，道：“我是朝廷三品大将军，你一介平民，凭什么与我争房？这里可是驿站！驿吏，你来讲，朝廷是不是有明文规定，只有官员和差役才能入住驿站？”夏亮忙道：“是，是，当然是。上厅肯定是将军的，李君也绝对没有与您争的意思。”向李近仁使了个眼色。李近仁会意，当下上前，恭恭敬敬地道：“这个自然。在下只是个商人，这上厅自然是像将军这样的贵人住的。下人不懂事，还请将军不要介意才是。”

似乎这个时候起，张直方这才开始仔细留意李近仁，望了一眼他手中的木盒，突然问道：“你这盒子里装的什么？”他这一发问，在场所有人都觉意外。李近仁愣了一下，才答道：“是一位朋友托在下带去广陵，送给另一位朋友的礼物。”

张直方点了点头，挥挥手道：“这就走吧。”夏亮道：“是。”忽然想起一事，走近李近仁，低声道：“李君先等一下。”又叫住正要走开的李凌：“李公子……麻烦你也等一下。”语气已然是客气了许多，这才领着张直方进去。

李凌犹自一头雾水，喃喃道：“驿吏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裴玄静道：“他有求于阿伯，想要阿伯将黄巢公子的房间转让与这位李君，当然无法再盛气凌人了。”李凌一愣：“娘子如何知道？”裴玄静微微一笑，却不答话。

便在此时，一个年轻女子怒气冲冲地走将进来。李凌见她身形颇为眼熟，似乎便是适才在茅厕外遇到过的国香。他心中犹自记挂意外遇到李亿一事，迟疑问道：“小娘子，你是不是……”国香立即听出了他的声音，道：“噢，我知道，你就是刚才在茅房的那个人，对不对？”李凌点点头，问道：“小娘子是不是要找适才那位与你交谈……”国香愤然道：“我不找他！”扬声叫道：“喂，有人吗？我要一间空房！”

僮仆丁丁哼了一声，嘟囔道：“哪里还有空房？没见我们比你先到，现在还站在这里吗？”国香顺口问道：“那怎么办？”丁丁有意玩笑，故意打趣道：“只好委屈在驿廨中睡一宿啰。不过那里可都是马粪的味道。你一个小娘子，恐怕极不方便。”国香一呆：“什么？”

裴玄静突然插口道：“如果小娘子不嫌弃，今晚可与我共挤一房。”国香尚在迟疑：“这个……”李凌再也按捺不住，直接问道：“小娘子是否认识李亿员外？”国香道：“当然认识啦，我们既是乡邻，两家又是世交。”随即露出了警惕的神色，上下打量着李凌：“你是……”李凌道：“在下是李亿的旧友李凌，我们有同科之谊。”国香摇头道：“没听他提过。”李凌正待问为何李亿突然来到此地，国香突然发了怒，“不准再提李亿这个名字！我权当没认识这个人！”

李凌猜她大概恼怒李亿没有在茅厕外等候，因而生气。他心头疑惑甚多，却不便多问，因道：“如此，便不提了。此时夜色已深，驿站又无空房，小娘子不如与我新弟妹裴家娘子暂挤一室，如何？”

国香当此境地，本无主意，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裴玄静，只见她娴静有礼，又是一身黑色吉服，便点了点头，又笑道：“原来娘子就要做新娘了，恭喜。”裴玄静上前挽住她的手：“多谢。来，我领小娘子进去。”

李凌正待与李近仁招呼，夏亮满头大汗地跑出来，忙不迭地道：“李君，不好意思，怠慢了。”李近仁依旧是一脸和气，笑道：“没事没事。不过，驿站可还有空房？”夏亮笑道：“是有，不过得与这位公子爷商议一下。”说着一指李凌。

李凌一听，不由得对裴玄静的先见之明十分佩服，暗想：“难怪我这

弟妹能助她父亲裴县令破了几桩奇案，果然是观察入微，料事在先。”他自然不愿意与下人共挤一室，但这房间本来是黄巢意外让给他的，何况李近仁与尉迟钧是朋友，看在于阆王子的面子上，这房也是该让的。当下表示愿意将黄巢让给他的房间转让给李近仁主仆。

夏亮本来以为要大费口舌，哪知丝毫不费周章，大喜过望，对李凌态度更加热情。又道：“这个房间，包括李公子定的两间房，那位黄巢公子均已经付过账了。”李凌这才恍然大悟，夏亮之所以前倨后恭，定然是黄巢离开前给了他不少好处的缘故。

李近仁忖道：“如此，我就将房钱退给李君。”回头示意僮仆丁丁取钱。李凌急忙摆手道：“不必。这是黄巢君的恩惠，我不敢掠人之美。黄君赴京赶考，李君时常滞留京师，他日若有机会遇见，李君可亲自向他道谢。”见李近仁执意给钱，干脆舍下众人，掉头奔回驿舍。

这一夜，李凌难以成眠，一则心中记挂李亿之事，二则睡在榻上的车者万乘鼾声大作。他脑子里盘算了很久，决计不再理睬李亿之事。李亿不肯与自己相认，恰好证明他此去长安不是为了公干，而是旧情难忘，要去与昔日堂下妾鱼玄机相会。多半也是因此对妻子裴氏借口说要回家乡鄂州，不知怎生又扯出这个国香来。不过人家既然不愿意自己知道，又何苦再自讨没趣？他如此想着，心中便觉释然了许多。但辗转反侧中，耳中依旧是如雷的鼾声，心情不免烦闷，便干脆披衣出房，欲到外面随意走走。

此时已过四更，正是夜深人静之际。一出门，便听见邻房有窃窃笑语音，似乎是国香正在讲述着什么，不觉惊诧万分，倒不是因为国香心直口快，而是新娘裴玄静纤弱文静，沉默少言，竟然能与直率的国香交谈甚欢，实在是件奇事。他摇了摇头，径自下了楼，来到驿厅中。

夜凉如水，秋风中飘荡着淡淡的马粪和苜蓿的混杂味道，倒也不是十分难闻。李凌站了会儿，又觉得腹痛，只好再向茅厕走去。他绕过驿舍，打算抄个近道，刚走出数十步，突然听到有异动之声，回首一看，一个黑影正爬到驿舍二楼窗外，身手极为敏捷。那窗口犹自有灯光，正是裴玄静的房间。

李凌一惊，大叫道：“是谁？”那黑影万料不到背后的苜蓿地竟然还有人，一惊之后，迅速沿廊柱攀援而下，离地面两丈时，一跃而下，随即翻入了一楼的一扇窗户，倏忽不见。李凌也顾不上再去茅厕，转身便往驿舍跑去。刚到驿厅门口，便见李亿慌里慌张地奔了出来，见到有人，急忙用衣袖将脸遮住。

李凌叫道：“李亿兄，是我啊。”李亿却不理睬，快步擦肩而过，突然又想起什么，回身抱拳做礼道：“李兄……”李凌哈哈笑道：“你小子，终于肯认我了！”李亿踌躇道：“这个……小弟还有急事……咱们回头再叙。”转身便走。李凌问道：“你是要去长安，还是回广陵？”李亿迟疑了一下，答道：“广陵。”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凌心中记挂裴玄静，急忙往房间走去。只见国香迎面赶来，一见他就问道：“你看到他了么？”李凌心下揣度“他”必是指李亿，便答道：“看到了，他说要立即回广陵。”国香一愣：“广陵？去广陵做什么？哎呀！”话音未落，人已急追了出去。李凌也不及细想，进得楼廊，只见裴玄静正提剑站在房间门口，神色甚是疑惑。李凌忙上前道：“娘子受惊了。”裴玄静道：“我没事。”

原来裴玄静一直在听国香讲述一些趣闻，尚未就寝。适才李凌在窗下的一声大叫，立时惊动了她二人，往窗口一望，只有黑漆一片。又听得门口似乎有动静，开门来看时，便望见一名男子匆忙往楼梯口而去，不过只见到了背影。裴玄静见他鬼祟可疑，便回身取了桑门剑。正欲追出门之时，国香却突然悟到了什么，跺了跺脚，叫道：“裴姊姊不必再理会！是他！”自个儿径直追了上去。这“他”，自然就是李亿了。

李凌心下估摸多半是李亿爬到窗口，欲窥测国香，便未提及黑影爬到窗口一事。裴玄静犹自担心国香，问道：“她就这么追出去，会不会有事？”李凌见国香与李亿态度暧昧，关系肯定不只乡邻那么简单，更加不便多管闲事，便道：“他们是……旧识，应该没事。”话虽如此，心头疑问却一丝一缕地冒了出来，随即纠缠在一起，成了一团乱麻，怎么也捋不开。

正费思时，邻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只见李近仁的僮仆丁丁伸了半边脑袋出来，睡眼惺忪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李凌生怕惊扰了驿

吏，平地又弄出一场风波来，忙道：“没事没事。”

丁丁刚从布褥里钻出来，仅穿着一件薄褂子，楼廊的过堂风一吹，便感到微微寒意，正欲缩回房内，突瞥见裴玄静手中长剑，立即睁圆了眼睛，不由自主地走出门来，奇道：“娘子看上去娇娇弱弱，原来也会武艺。”

裴玄静只是微微一笑，并不作答。李凌却忍不住夸道：“我这弟妹的祖父和伯父，可都是大唐的武状元。”丁丁当即刮目相看，咋舌道：“原来如此，娘子当真是深藏不露。失敬了！”顿了顿，又不服输般地道，“不过，我家主人武艺也相当了……”一语未毕，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登时鼻涕直流。只听见李近仁在房内沉声叫道：“丁丁，快进来睡觉！别吵到旁人休息。”丁丁吐了吐舌头，摆出一招“白鹤亮翅”的架势，指了指房内，似在夸耀李近仁武艺也是不凡，这才依言进去。

当下众人各自回房休息，但国香却是一夜都没有回来。次日清晨出发之时，问及驿丁，方知道李亿和国香都已经连夜离开了。李凌犹有满腹疑云，但他本就性子粗疏，也顾不上想得太多。

到达陕州之时，刚好遇到一支回城的军队，还裹带着二十余名的俘虏，个个衣衫褴褛，愁眉苦脸，被反剪了双手，莫名增加了城中的紧张气氛。后来才知道这是奉命前去硖石堡缉拿盗匪的官兵，俘虏们正是那些传说中当道抢劫的山民。

当晚城内传言纷纷，说那些山民拦路抢劫本是受盐贩煽动，当官军闻讯赶去时，盐贩却早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据说在这之前，有一年轻男子连夜飞骑赶来，与盐贩头目一番声色俱厉的交谈后，盐贩才呼啸散去。关于这男子的来历，无人知晓。其座下骏马，迅如闪电，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李凌在客栈中听旁人描绘形貌，突然感到这神秘男子的座骑似极了黄巢自夸的“飞电”。

次日，李凌等人离开陕州的时候，看到城门贴出告示，说是抓获的俘虏已经于昨夜如数处决。只不过在告示上，山民的身份变成了盐贩。回望城墙上那一排神态各异的人头，李凌心中真有说不出的失望和沮丧。但他也知道，在现今的时世，杀民充贼早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事

儿。

又行了一日，终于入了潼关。一到关中，裴玄静便发现了这一带地形多有奇特之处——远远望去一个突兀高起的土丘，高约数十丈，阔约数十里，却是四面陡峭，顶上平坦。土丘上面林深草茂，被秋风染成了大片的金黄色，看上去十分炫目。询问了李凌才知道，这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塬地，大名鼎鼎的龙首原、乐游原都是属于这种地形。

凝视着那一片片在萧瑟秋风中翻腾荡漾的翳芸丛林，裴玄静心中突然升腾起了奇特的渴望和向往。自此，塬便作为一种别致而幽深的意象留在了她的内心深处，氤氲缭绕，经久不散。



第二章 夜宴

银菩萨就这般传奇地丢失，又传奇地寻获。然而案子并没有破，尚有许多谜团未解。如果真是飞天大盗所为，为何他不顺手将宝柜中的其他财物席卷一空？既然他能飞檐走壁，坊门夜禁于他根本无碍，为何他不似往常那般扬长而去，而是要将赃物藏在咸宜观……

帝国京师长安位于龙首原以南。这座由北周皇族宇文恺设计的都城，是按照《周易》“乾之六爻”的释意来规划的。全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南北向大街共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共十四条，街道宽广，绿树成行，人工开挖的渠水甚至可以行船。又分成一百零九个里坊居民区和东、西两个集市，街道纵横，坊肆林立，街市如棋盘一般整齐地排列，坊里全部排列入棋局，正如白居易在诗句中所描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朱雀大街还是京城所治二县的分界线，其东为万年县，其西为长安县，合称为“赤县”。

不过，如此磅礴壮丽的城市，一到夜晚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景——宁静漆黑，惘然莫测。这是因为长安实行里坊管理制度：坊里的四周以围墙封闭，每面仅开一扇门；而皇城南边四列三十六坊只开东西两门；城门和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以击鼓为准；并实行宵禁制，犯禁者一旦被巡逻的金吾卫士发现，便要遭到拘禁鞭挞。因而有许多人热爱长安，唯独不爱长安的夜晚，新郎官李言便是其中一个。

李言时任鄠县县尉一职，本待亲自前去缙氏迎娶新娘，但时值金秋九月，正是秋游的大好时节。鄠县风光秀丽，自古以来便是王子公孙的偏爱之地，昔日汉武帝刘彻甚至还准备在这一带扩建上林苑，幸得为东方朔谏阻。而到了唐朝，不少皇亲国戚都在鄠县拥有大庄园。作为负责地方治安的地方官吏，李言不免也要跟着忙乱一番。凑巧的是，京师长安近来出了个身手高明的“梁上君子”，专门偷窃有钱人家的贵重财物，不留任何痕迹，号称“飞天大盗”。京畿各县均为追捕此盗而焦头烂额。

李言职责所在，一时难以脱身，只好请堂兄李凌代己前去河南迎亲。前几日接到山东贡生黄巢捎带的信后，李言已经按改约的时间赶到长乐驿迎候新婚妻子裴玄静一行。

长乐驿位于长安城通化门外东七里的长乐坡上，地势颇高，风景也好。此时正是日落时分。斜阳的余晖汹涌着洒向天地，给万物都穿上了一件金色的光衣，流光溢彩，连人都多了几分光亮。不远处的浐水粼粼闪烁，波光中夹杂着点点晚霞的光芒，如同一条光洁而华丽的锦带。南边的终南山本已经为秋风妆点得五彩斑斓，浓淡不一，被夕阳一照，更是呈现出一种馥郁得化不开的姹紫嫣红——红的更红，如同燃烧的火焰；黄的更黄，泛出金子一般的夺目光芒。灿烂辉煌如此广袤宽阔，无边无际，着实令人惊叹，虽画工设色也不能及。

李言未来得及穿早已经预备好的黑色吉服，依旧是平时一身深青色的圆领缺胯长袍，看上去完全没有心思欣赏眼前的美景。他素来精明干练、遇事冷静，此刻却忧心忡忡，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焦急，不停地张目远眺。原来已经过了约定时间，新娘子一行却还未到。要是一行人错过了戌时夜更时间，到时长安城门关闭，他们无法进城，便只能在长乐驿停宿了。

陪同李言前来的还有昔日在长安太学的同窗尉迟钧及其随从昆仑。按照事先的计划，迎到新娘一行后，今晚便在尉迟钧位于长安亲仁坊的胜宅中留宿。

于阗王子尉迟钧身材低矮，面容平平，连鼻子也扁塌了下去，只有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十分有神。他本是西域于阗人，样貌有别于中原，但还是与中原人有七分相像。昆仑则一头黄发，深陷的眼眶中一双绿色的眼珠，鹰勾一样的鼻子，一望便是胡人。他原是波斯人，年幼时被拐卖到长安做奴隶。主仆二人都穿着一身色彩浓重的胡服，尉迟钧翻领窄袖外衣加五彩条纹裤，昆仑则是一身红绿相间的过膝长袍，头上还戴着顶褐色的卷檐胡帽，在如血的残阳中格外引人瞩目。

尉迟钧显然也跟李言一样，在担心时间的问题。他知道下月即将在尚书省举行科举考试，各地赶来长安参考的贡生和生员源源不断。加上正值长安商旅贸易的黄金季节，来往京都的行商更是多如牛毛。而通化

门为东来第一门，长乐驿为长安城外距离通化门最近的驿馆，如果不早去驿馆定房，一旦城门关闭，来不及进城的考生和行商多了，长乐驿定会人满为患，要想歇宿，就只能去更东面的灞桥驿，不但多了二十来里的路程，而且灞桥东就是大市集，商旅云集，恐怕等到赶去时也无空房了。一念及此，便征询地问道：“少府（注：唐朝对县尉的称呼），是否需要先派昆仑赶去长乐驿定房？”

李言一时沉吟不语，定房事小，他另隐有一层担忧：今晚尉迟钧特意预备了酒宴，下帖子隆重邀请了几名在京的太学同窗，打算借为新娘子接风洗尘的机会小聚一下。万一不能及时进城，岂不是要让他们空等？

尉迟钧见李言沉吟不答，便自作主张地吩咐道：“昆仑，你先赶去驿馆定下六个房间。”昆仑操着生硬的官话答应了一声：“是的，殿下。”未及走开，便听见马蹄得得，一骑飞驰而来。昆仑眼尖，一眼认出了马上的骑士，惊讶地叫嚷道：“是李君！”

尉迟钧定睛一看，果真是与自己交好的江东商人李近仁。李近仁位于东市的丝绸铺刚好毗邻尉迟钧手下经营的葡萄酒庄，二人颇为熟稔，多有来往。不过，几天前李近仁才离开京师，赶回江东办事，何以如此快便又返回？一念及此，尉迟钧抢上前叫了一声：“近仁兄！”

李近仁绝料不到会在此遇上尉迟钧，生生将马拉住。那马一声嘶鸣，高高跃起前蹄，登时扬了李言一脸尘土。李近仁也顾不上许多，跃下马急问道：“殿下，你怎会在此？”尉迟钧一指李言：“我陪李言君在此迎候新娘。”李近仁失声道：“原来公子便是新郎官。”又歉然道：“不好意思，适才弄了公子一身土。”李言心中焦急，直接问道：“足下可曾见过一队迎亲的队伍，其中有辆墨车？”李近仁点点头：“嗯，适才过沪水桥时见到过。”尉迟钧急忙叫住昆仑：“不必去了。他们就在后面不远处，快要到了。”

李言匆匆向李近仁道了声“多谢”，奔上长乐坡高处。果然见前面有尘土扬起，一小队车马正迤逦行来。当先一匹高头大马，马上之人正是他的堂兄李凌。

尉迟钧性喜热闹，也不及细问李近仁为何半途折返长安，便直接邀请他参加晚上为新娘接风的宴会。李近仁点点头：“正好。”尉迟钧一愣，问道：“什么正好？”李近仁匆匆道：“我还有急事，回头再说。”抱拳作别，飞身上马。尉迟钧叫道：“喂，近仁兄，夜禁时间就快到了！你的事还来得及办么？”李近仁也不作答，仅挥了挥手，便打马离去。

过了一会儿，李凌等人行近。李凌一见李言面，未及寒暄，便立即指了指身后裴玄静乘坐的马车，竖起了大拇指。李言以为堂兄夸赞新娘美丽，心中甚喜，但毕竟有外人在场，不便表露，便只是微微一笑。又见裴玄静已经掀起了车帘，不及与李凌多交谈，急忙上前询问一路是否辛苦，又介绍了尉迟钧相识，大致交待今晚和明日的安排。裴玄静微微点头，只答了一句：“有心了，一切任凭君等安排。”再无别话。新娘素有沉静少言之名，李言早已经知晓，也不以为意。倒是尉迟钧觉得新娘的这份气度颇为熟识，有似曾相识之感。

简略寒暄过后，众人立即各自上马，赶着进城。其实此刻才是酉时，离一更时间起码还有大半个时辰。但李言心中总压着块大石头，不断催促众人快些赶路，直到进了通化门，才长吁了一口气。尉迟钧赶上来笑道：“少府，时间还早呢！你这样子着急赶路，也不怕累坏了你的新婚夫人。”

李言回头一看，裴玄静正从车窗中露出了半边脑袋，好奇地打量着长安城。她乘坐的是传统婚礼所用的墨车，车马门窗一应全黑，衬托得她的面容愈发莹白如玉。其实早在定聘的时候，李言已经在裴家见过裴玄静不止一面，此刻一望，仍然有当日初见的心惊感觉，一时胸口莫名其妙地怦怦直跳，一股又暖又燥的热流涌上了心头。

只听见尉迟钧又道：“少府，我命昆仑先快马赶回亲仁坊做准备，我们几个带着新娘子绕一趟务本坊，如何？”李言回过头来，问道：“为何要绕道务本坊？”话一出口，便明白过来，“殿下是有意想从太学（注：长安太学位于务本坊）门前经过？”尉迟钧笑道：“这只是其一。如果不绕道务本坊，势必要经过东市，此时正快要到夜更，进出那里的人极多，车马多有不便之处。万一耽搁了，你我犯禁被抓进京兆府倒不打紧，难不成让新娘子第一晚就在监狱里度过？”李言也笑了起来，

道：“还是殿下考虑得周全，绕道务本坊并不费事，就依殿下的计议。”

话音未落，便听见有人叫道：“李凌兄，你们终于到了！”李凌回头一看，正是三乡驿有过一面之缘的黄巢，急忙上前致谢。黄巢哈哈一笑：“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尉迟钧笑道：“怎么，你不安心在胜宅中做客，又跑出来逛了。”黄巢笑道：“逛了逛东市。”原来黄巢将信送到尉迟钧处后，二人都是豪迈之人，一见如故，是以尉迟钧便留黄巢在府中做客。

当下众人互相厮见过，李言、尉迟钧、黄巢领先而行，裴玄静乘坐的墨车居中，李凌与牛蓬断后。裴玄静还是头一次来到长安，悄悄掀开帘子打量，只觉得眼前一切都很新鲜，街道之宽广，建筑之雄伟，均为自己生平之未见。街道的路面更是以白沙铺成，据说是为了防止下雨时黄土泥泞。只是令人奇怪的是，大街两侧的临街建筑，竟然没有门，连一扇窗户也没有。忍不住问了李凌，才知道长安自唐朝立国以来，一直采取封闭的坊市体制。一个坊区便是一个单独小城堡，四周都建有围墙，设下大门，居民出入均须经过坊门。住户即使临街，也严禁在房屋和围墙上开门开窗，违犯者要按照违犯皇帝敕令的罪名加以处罚。

黄巢虽早来了长安几日，也很不喜欢这项制度，不无惋惜地叹道：“临街却不能观赏街上的风景，跟锦衣夜行毫无分别，岂不是十分可惜？”顿了顿，突然豪气干云地道：“如果我做了皇帝，一定要废除这项制度。”

这话照李言听来，很有些大逆不道的意思。他重重看了黄巢一眼，却见他正兴高采烈地四下打量，不禁心想：“这小子刚才说了要掉脑袋的话，还不以为意，看来不过是无心之语。”但心中有所警惕后，不愿意再与黄巢并骑，便有意落后，改与墨车并行。

尉迟钧本是于阗人，对政治又没有任何兴趣，竟然没有任何反应，还接着黄巢的话头道：“你别说，黄巢兄，还真有胆子大的，冒险在临街的楼上开一扇小小的窗户，以便观望大街上的风景。人们称这种小楼为‘看街楼’。不过，这种人家都是有来历背景的，不是贵戚，就是宰相，要么就是内臣，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不怕被御史弹劾。”顿了顿，又道：“大中年间，凡朝中宰相，家中均有看街楼。后来李景让上任御史

大夫，其人刚直自持，不畏权贵。宰相们久闻其名，都惧怕被上书弹劾，主动用泥封住了看街楼上的窗户。”黄巢道：“这倒也是一件奇谈。”尉迟钧道：“你可知这李景让是谁？”

黄巢未及回答，尉迟钧一指后面，“即是李言和李凌的伯父。”他本以为对方会惊愕甚至钦佩，不料黄巢心中正想着其他事，只是淡淡“嗯”了一声。尉迟钧心想：“这位黄君，果然非同一般。”

一行人绕过东市，刚到务本坊东门处，突然响起了一阵鼓声，由远及近。片刻后，全城都响起了鼓声，此起彼伏，错落有致。裴玄静不明所以，愕然问道：“这鼓声是要做什么？”李言道：“这表示就快到夜禁时间了。”

原来唐朝长安实行夜禁制度，夜鼓鼓绝，街禁行人；晓鼓鼓动，解禁通行。每天夜幕低垂以后，坊里、东市、西市的坊门都要关闭，禁止出入，直到第二天黎明，坊门才可打开，让居民进出。夜禁时间从一更到五更，若这个时段在街上行走，就叫做“犯夜”，依律要受到捆打，有时打得很重，因之丧生者也有。唯有每年新年（正月初一）和上元灯会（正月十五）当日及节日前两天，朝廷才会开放夜禁，准许开放长安夜市。

裴玄静出生后，一直跟随致仕的祖父和母亲闲居山野，祖父只喜舞枪弄棒，母亲仅好谈玄论道，她于乡里长大，只大约听人提过西京长安繁华似锦、金银如海，从未听说什么夜禁。李言见她更加一头雾水的样子，耐心解释道：“夜更前，长安城中会开始敲鼓，全城的人都能听见，提醒大家快到夜禁时间了。敲四百下后，城门关闭；再敲四百下，坊门关闭。”裴玄静奇道：“关闭了又如何？”李言答道：“城门、坊门一旦关闭，负责城防治安的金吾卫士就会纷纷涌上街头巡逻，四处追捕犯夜禁的人。逮到了，就送去京兆府打板子。”裴玄静还待再问，前面尉迟钧已经催促起来：“快点！快点！不及时赶到亲仁坊，你我都要遭殃了。”

一行人总算及时赶到了亲仁坊西门。黄巢四下打量了下，好奇地问道：“咦，这边我怎么没来过？”尉迟钧笑道：“你每次均走东门或南门，这是西门，当然没有来过了。”

西门坊正王文木正守在西门听着鼓声，预备鼓声一歇便按时关门。见到李言和李凌先领着一辆墨车进来，却尽是不认识的生面孔，料到又是去于阆王子府上做客的。正计算着要不要拦住盘问下，尉迟钧已经进来，打了一声招呼：“王老公！他们都是我的客人。”似乎又不愿意与王文木多交谈，话音未落，双脚一夹，催马疾行，立时擦肩而过。王文木这才反应过来，追在背后叫道：“哟，这不是王子殿下吗？殿下今日怎么改走西门了？”尉迟钧恍若未闻，急急策马向前。

黄巢知尉迟钧素来和善可亲，没有丝毫王子的架子，对他此举颇为纳罕，拍马追上去问道：“殿下如何不理那老公？”尉迟钧微微一笑：“黄巢兄新来还不知情，王老公是个酒鬼，喝醉了爱骂人，是我们这亲仁坊里头一号不能惹的人物。”一言及此，似乎想到了什么，有意无意地将目光投向右首。

黄巢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却见那是一座道观。门联的横梁悬挂着一块黑色竖匾，上面写着“咸宜观”三个鎏金大字。用笔酣畅淋漓，点画激越，粗细相间，虚实相伴，随势而就，章法犹如潺潺流水一贯直下。只是黑漆剥落了不少，鎏金也呈现出斑驳之色，显见经历了不少年头的风刀霜剑，散发出一股奇特的神秘气息。大门的两个铜环上，尚插着两束枯黄的茱萸，似是重阳节日的留痕。紧闭的大门两旁，盛开着大片黄色的菊花。那黄色并非十分耀眼，略微泛黄，仿佛经年的黄麻纸，暗暗淡淡，却也柔柔和和，融融冶冶，与古色黝然的道观相得益彰。

只听得“吱呀”一声，咸宜观大门突然开了。浓郁的菊花芬芳中，一名年轻的女道士送一名男子走了出来。男子约莫三十余岁，一身便服，衣饰甚是华丽，但脸上却满是愁苦之色，仿佛正遭逢着什么伤心之事。女道士则二十岁出头，着一身交领斜跨的碧绡道袍，伫立于薄暮当中，眉目如画，人淡如菊，天然绝丽。黄巢一见之下，只觉得胸口被石头重重砸了一下，立时便呆住了。

只听见那男子抑郁地道：“我走了。”言语中颇为不胜留恋之意。女道士斜只是淡淡道：“嗯。”似乎并没有挽留的意思。她突然感觉到什么，抬起眼帘，看到了正目不转睛盯着自己的黄巢。一刹那间，黄巢似乎看到女道士对自己笑了一下，顿觉一种脉脉幽情，从心底深处一圈一

圈地荡漾出来。他尚在发怔，她却已经转身进去，重新掩上大门。

黄巢一直紧盯着女道士从视线中消失，直到大门关上，依旧有些茫然而迷离。这一切发生得太迅速了，倘若不是那华服男子还站在道观门口，几乎要怀疑适才的佳人丽景惘然如梦。

华服男子有些闷闷不乐起来，深深叹了口气，这才转过身来，意外看到了尉迟钧，迟疑了下，才勉强招呼道：“王子殿下。”声音却是清亮而富有磁性，悦耳之极，与他深沉忧虑的面容很是不符。

尉迟钧急忙下马回礼：“李将军！”黄巢不明对方身份，也跟着下了马，垂手站在一旁，以示尊敬之意。不料那李将军态度十分漠然，仅仅是大模大样地朝尉迟钧点了点头，也不理睬黄巢，便自顾自地向西门走去。

鼓声便在这时候停了下来，尉迟钧急忙叫道：“李将军，坊门已闭，你大概是出不去了。如不嫌舍下简陋，就请去将就盘桓一晚。”那李将军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前行。尉迟钧叹了口气，心想：“也许他有圣上钦赐的金牌，畅行无阻，不必受夜禁限制。”转头却见黄巢依旧紧盯着咸宜观的大门，叫了他好几声，他才回过神来。

尉迟钧却以为他在看咸宜观的黑色大匾，笑道：“那匾上的字是天宝初四明狂客贺知章所题。”黄巢心思全然不在匾上，只是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问道：“那刚才出来的那位炼师……”尉迟钧道：“她就是鱼玄机。”

黄巢一听尉迟钧言中之意，这鱼玄机不仅貌美异常，还似乎是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可为何自己偏偏从来没有听说过？又听见尉迟钧道：“那位李将军就是李可及。”

“什么？他就是李可及？”黄巢当即大吃了一惊。他虽然长期以来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但这李可及他还确实确实听说过。

当今皇帝喜好音乐，日夜听音乐看优戏，不知疲倦。乐工李可及善于谱写新曲，天生一副好嗓子，音辞宛转曲折，听者忘倦，京师长安市井商贾屠夫像追星一般模仿他，呼其为“拍弹”。由此备得皇帝宠幸，

得赏赐不计其数，更于本年三月被封为左威卫将军。左威卫将军官阶正三品，与侍中（宰相）、中书令（宰相）及吏部尚书等中枢重臣级别一样。昔日尉迟钧先祖于阆国王尉迟胜以一国之主身份入唐，献名玉良马，玄宗明皇帝极尽笼络，嫁以宗室之女，然所封之职也不过是正三品的右威卫将军。唐朝立国后，太宗文皇帝确定朝廷文武官员六百余名额，曾立下制度：“以官爵委任给天下贤能之士，匠人商人伎巧等杂流人物不可委以官爵。”李可及开唐朝之先例，成为以乐工身份封中央朝官者第一人。宰相曹确曾极力劝谏，但皇帝不予理会。李可及眼下正炙手可热，是皇帝跟前最红的人，可为何偏偏在女道观里出现呢？

黄巢心中疑惑甚多，正想要向尉迟钧问个明白，只听见有人叫道：“王子殿下……”回头一看，竟然是李可及又折返回来了。这样一来，黄巢自然不便再相问，当即退让在一旁。

李可及疾步走近尉迟钧，迟疑问道：“王子殿下，确如你所言，坊门已经关闭。不知道是否方便到府上叨扰一晚？”尉迟钧大喜过望，连连道：“方便！方便！不叨扰！李将军大驾光临，寒舍定要蓬荜生辉了。”稍一犹豫，又说明了今晚同窗好友李言及新婚妻子也在府中留宿，所以有一场欢宴，言下之意其实是想邀请李可及也出席宴会。李可及全然不在意，只点点头道：“嗯。我们走吧。”急不可待地当先而去。

尉迟钧刚要转身，却见邻居侍御史李郢正从西门方向走来，当即恍然大悟：适才李可及本来是要闯出坊门，但正好遇到了李郢。他以优伶身份得任将军，树大招风，朝臣、士人均是愤愤不平，现在正是处在风口浪尖的人物，倘若明日早朝被李郢以“有意犯禁、恃宠而骄”的罪名参上一本，难保不会掀起一场倒李的大弹劾。在唐朝，御史台掌监察和执法大权，得罪御史台的大臣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御史不但有权独立弹事，弹劾确有犯罪证据的大臣，还可依风闻、传说、嫌疑对百官进行弹奏，不管对方的地位何等显赫。是以尽管李可及的官阶比李郢高出许多，背后又有皇帝撑腰，但依旧有所畏惧，不得不主动避开李郢。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尉迟钧多次参加宫廷宴会，知道李可及为人极谨小慎微，从来不多说话，并非传说中那般骄横，只不过多受了圣人的宠幸，导致匹夫无

罪、怀璧有罪了。仔细想想，他倒有十二分地同情李可及了。

李郢尚穿着浅绿的官服，大概是刚从御史台办完公事回来。腰间围着一根九銖的银带，表明他的官阶是七品。他看上去四十余岁的样子，面黑须黑，一望便是个老辣的人物。据说他与宰相刘瞻私交极好，在朝中很有声势。不过最奇特的还是李郢的个人生活，他一直到三十九岁时才娶妻成家，妻子美艳有才，夫妻二人感情很好。而他更是坚决反对男子纳妾，对那些妻妾成群的男子极为反感。这一态度在当时殊为罕见，李郢也被视为异类。尉迟钧对这位邻居素来敬而远之，只是微微点头同他招呼，转身向黄巢使了个眼色，各自牵了马，快步去追李可及。

一路上，三人各怀心思，均是沉默不语。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共同之处。实际上，李可及和黄巢这两个完全不同来历、不同身份的人，此刻心中想的均是同一个女子。就连尉迟钧，也正不由自主地在想他的这些邻居们。

亲仁坊住户不多，主要的人家只有四户：郭子仪的后人郭家占据了整个西北角还多；东北角则是侍御史李郢家；东南角为尉迟钧住处。此处原本是安禄山最得宠时，明皇帝为其在京城修筑的豪宅，花费巨大，极尽奢侈之能事。安史之乱时，于阆国王尉迟胜将国政交给弟弟尉迟曜，自己亲率五千兵马，赴中原之难。安史之乱平后，朝廷将安宅赐给尉迟胜，改名“胜宅”。在亲仁坊中，胜宅虽然规模不及郭家，却是最为气派。尉迟胜余生未再返回于阆，而是娶唐朝宗室女为妻，终老于长安。尉迟钧便是尉迟胜后人，名为于阆王子，实则在长安长大，与一般中原人无异；西南角则是咸宜观，为昔日玄宗明皇帝和武惠妃爱女咸宜公主的出家之地。内里的壁画、塑像全部为名家真迹：三门两壁及东西走廊上的壁画、殿上窗间的画像，均为画圣吴道子的亲笔。殿前东西二神，为名家解倩所塑。殿外东头东西二神、西头东西壁，为吴道子和另一大师杨廷光合力所为。窗间写真及明皇帝、上佛公主等图，为肖像画号称“冠绝当代”的陈闳所画。举遍京城道观，荟萃如此多名家者，独咸宜观一家而已。

不过，虽是一巷之隔的邻居，这四大户之间却从无往来。郭家先祖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史称对唐朝有再造之恩，但也因为功高盖主而备

受猜忌。郭子仪为了避嫌，立下家规：凡郭氏子孙，不得私下与王侯将相大臣往来。百年来，郭家均严奉祖先严训，绝不轻易与人相交。此为众所周知之事。李郢为人刚直沉郁，不苟言笑，上朝只谈国事，下朝后清廉自守，与只喜好饮酒宴饮的尉迟钧作风有天壤之别，当然也不会有往来。咸宜观为清静之地，尉迟钧历来敬慕，不过自从鱼玄机入主咸宜观后，情况大有不同。对这位一度名噪京师的奇女子，尉迟钧总感到她除了美貌及传说中的诗才出众外，还有一层阴霾笼罩在她身上，使得她像他于阆家乡昆仑山上的茫茫迷雾一样，神秘莫测。

到达胜宅时，李言一行早已经到了，李凌正指挥牛蓬和车者万乘将几口箱子一一搬下车，那里面装着新娘的嫁妆和随身衣物等。

裴玄静刚刚下了马车，静静地站在李言的身旁。她依旧是一身黑色的吉服，大概因为秋凉的缘故，又在外套了件藏青的短襦，襦领和袖口镶拼着红色的绫锦，庄重又不失妩媚。她没有盘时下女子流行的高髻，只是如同道士般将头发高高绾起，用一支银钗插住，可能是为了旅途方便，倒也显得简练而清秀。尉迟钧上前与裴玄静正式打过招呼，又引见了黄巢和李可及。裴玄静始终不发一言，只以微笑见礼。

尉迟钧的侍婢苏幕、甘棠听到声音，赶出来迎接主人。二女均只是二十岁出头，容颜姣丽，梳着时下长安流行的高髻，额头上还用朱砂描着斑红的花钿。苏幕头上戴了一大朵黄菊花，妍丽多姿，正应时节。甘棠的发端则插着支步摇，一步一摇，更见妩媚妖娆。

牛蓬一眼瞥见那步摇上面的垂珠来回晃动，垂珠旁的如花容颜更是仿佛画中人一样，不由得全身一酥，完全忘记了自己手中还搬着一口箱子。他脚下正要上台阶，这一走神，立时一滑，趔趄中，怀抱中的箱子脱手而出，摔在了台阶之下。

李言和尉迟钧见状急忙赶过来，生怕摔坏了什么东西。但见那箱子甚是结实，又刚巧摔在台阶下的泥面上，并无损伤，不过箱盖摔开，几本书册和一尊塑像滚落了出来。牛蓬惶恐不安，手忙脚乱地将东西重新装回箱子。尉迟钧好奇地捡起那尊长不过尺的银色塑像。那是一尊菩萨，束着高髻，头戴蔓冠，下着羊肠大裙，双手捧着荷叶型托盘，左脚弯曲，右腿跪于莲花座上，法像极为庄严。

尉迟钧问道：“呀，这尊银菩萨是从哪里得来的？”语气中充满了惊讶。李言素知老友不爱珠宝器物，但他既有于阗王子的身份，自然阅物无数，能令他如此动容者，料到绝非凡物，不自觉将征询的目光投向自己的新娘。裴玄静已经悄然走了过来，低声道：“这是家母心爱之物。”

尉迟钧摇头道：“这是尊捧真身银菩萨，决非中原之物……”此时天光已暗，他又将塑像捧得更近些，仔细看莲座上的花纹。一旁的苏幕忍不住笑道：“殿下莫非要让客人们在门外赏月么？”尉迟钧这才恍然大悟，道：“我失礼了，实在该打！我们进去再说。”转向裴玄静问道：“娘子若不见怪，能否将这尊银菩萨借我一观？”裴玄静微笑道：“殿下请便。”

尉迟钧十分喜欢她的娴静有礼，致谢后又特意交待甘棠道：“好生招待娘子。”又问苏幕道：“其他客人都到了吗？”苏幕答道：“韦保衡韦公子和李近仁李君都已经到了，正在花厅等候。”尉迟钧心中奇怪：“李近仁适才匆忙离开，似乎有要事，怎么这么快就已经到了？”转念心下释然：“定是他看到夜禁已近，来不及办事，所以干脆直接来了我这里。”

又听见苏幕迟疑道：“不过，杜少府还未到……”尉迟钧与李言交换了一下眼色，李言叹道：“我早说有韦保衡在，杜智一定不会来的。”连连摇头，表示对韦保衡与杜智二人交恶深为不解。

韦保衡、杜智、尉迟钧、李言四人均是太学同窗，韦保衡与杜智关系则更进一层，同是去年丙戌温庭筠榜的进士，有同科之谊。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去年同中进士以后，二人突然翻脸绝交，不相往来。偏偏二人及第后还均在京城为官，韦保衡进中书省当了右拾遗，杜智则在京畿万年县当了县尉。虽然均是从八品的官职，但其实地位大有分别。拾遗是谏官，即专门规劝天子改正过失的官，其字面的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这种官官职不高，却是能够亲近天子的言官，至少也是中央官员。而县尉则是地道的地方官，在京师这种皇亲国戚密布的地方，地方官往往有许多可想而知的难处。不过，毕竟是同城为官，韦保衡与杜智照旧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尉迟钧一直试图做个和事佬，但问起交恶情由，双方谁也不肯明说，以致无法居中调解。借李言结婚之机邀请二人同来赴宴，本也隐有说项之

意，但哪知道杜智竟然是连老朋友的面子也不顾了。尉迟钧、李言二人都感失望。却听苏幕又道：“不过杜少府本人未到，却派了他的堂弟杜荀鹤君来送贺仪给李少府。”李言闻言一愣，尉迟钧也微感惊讶，见马车和行李都已经安顿好，便挥手道：“走，进去再说。”

一行人正要进门，只听见背后有人笑道：“殿下，我又来讨酒喝了。”话音中气十足，甚是爽朗。尉迟钧回头一看，却是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急忙上前迎住，将他介绍给众人。李凌、裴玄静其实与他在三乡驿已打过照面，但他似乎毫无印象，二人也不说破。

黄巢见张直方年纪轻轻，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却已经是官居三品的大将军，不由得好生羡慕。他却不知道张直方之前本是卢龙节度使，那可是绝对的地方实力派，要比左金吾大将军威风百倍不止。他有意结纳，特意上前拱手道：“张将军！”不料张直方并不理睬，只是看了他一眼，又转向尉迟钧道：“原来殿下尚有要紧的贵客招待。难怪新近从西域运来了好酒，殿下也不邀请我，以致我不得不请自来了。”

尉迟钧惊讶地道：“张将军的消息真是灵通，我这一批西域葡萄酒可是昨天才刚刚运到。”苏幕笑道：“殿下可别忘了，张将军负责京师宿卫，管的就是这长安城，还有什么消息能瞒得过他？”

张直方笑道：“知我之心者，惟苏幕也。”他一来便谈笑风生，大有旁若无人之态。苏幕听出言语中大有调笑之意，微微低下了头。暮色中，旁人难以看清她面上的表情，也不知是难堪还是羞涩。

苏幕、甘棠二人名为尉迟钧侍婢，实为爱妾，张直方是胜府常客，自然知晓，以他三品大将军的地位，当众出此言语很不合身份。但熟悉张直方的人，都知道他豪放不羁。尉迟钧素知张直方是性情中人，说话、行事无所顾忌，自然不会计较，当即笑了起来，道：“相请不如偶遇，张将军来得正好！人多岂不是更热闹些。各位，请进吧。”

张直方哈哈一笑，正要说话，突然看到了一直站在黄巢身后的李可及，脸色一变，当即皱起了眉头。尉迟钧早已经料到，向一旁的苏幕使了个眼色，苏幕会意，上前道：“将军，奴家先领你进去试酒。”不由分说地挽住张直方，要将他先拉进去。张直方道：“等一下……”

尉迟钧知道张直方素来鄙夷李可及优伶身份，生怕他当面发作，造成难以收拾的场面，急忙上前道：“张将军……”张直方道：“殿下请放心，我不是要说某将军。李少府明日大婚，我刚好赶上，总不能空手而来……”李言急忙婉谢道：“将军千万不要客气，小臣愧不敢当。”张直方摇了摇头：“那可不行。”神态甚是执拗。又转头笑道，“苏幕，你愿意跟我一起回一趟永兴坊金吾卫么？”苏幕将头侧向尉迟钧，隐有征询之意。尉迟钧点了点头，苏幕莞尔一笑，自随着张直方去了。

黄巢本自尴尬，但见张直方除了尉迟钧及侍婢外，并不理睬旁人，也不再介怀，只凝视着二人背影，好奇地道：“现在不是已经夜禁了么？他们怎生出得坊门？”李言叹道：“以张直方的身份和能耐，谁人还能拿他怎样？”也听不出来是褒义还是贬义。他又有意无意地将目光投向李可及。李可及始终沉着脸，眼睛一直望着别处，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似乎完全没有留意到眼前的一切。

甘棠突然想起了什么，担心地问道：“殿下，张将军该不是又要拿几只血淋淋的大雕来当下酒菜吧？”噤了噤嘴，道，“那咱们家的鸡蛋还不够他洗锅的。”

张直方做派奢侈广为人知，凡他所猎取的猎物做下酒菜，必须要用鸡蛋洗锅具，据说他家每年为此所花费的鸡蛋无法计算。之前张直方也曾带同猎物到尉迟钧家做客，均有各种奇怪的要求，例如他好猎杀怀孕的动物，以取食胚胎。但今日他既是不速之客，府中并没有事先预备。尉迟钧皱了皱眉，似乎也有所忧虑。天色就在这个时候完全黑了下来。

胜宅中，昆仑早已经带领仆从遍燃纱灯，宴会的花厅中更是点亮了数十盏铜制膏油灯，如同白昼一般。

花厅右首一张深红的案几上，摆着几样精美的食物。韦保衡席地坐在案几后的锦团上，正在一边饮酒一边等候尉迟钧一行回来。他不到三十岁年纪，长相极为俊美，面目轮廓清晰，鼻梁高而挺直，有一双深邃的眼睛，看上去多情而迷人。就连一旁手执皮酒袋的侍女也不断偷眼打量着这个清秀俊逸、面如冠玉的年轻人。他刚刚端起桌案上的夜光杯一饮而尽，侍女立即乖巧地重新斟满。但韦保衡显然没有感受到侍女刻意的柔情蜜意，只是重新端起了夜光杯。只是这次他并没有饮酒，而是就

着灯光摩挲（suō）把玩着酒杯，看上去有些无聊。

在韦保衡斜背后靠墙的位置有一张小得多的桌案，坐着一个年纪更轻的青衣男子，正在吃一块切成半扇形的胡饼。他是韦府的乐师陈珪，曾跟随温庭筠学习音律，以擅吹笛知名。韦保衡每逢参加宴会，必然要带上他，便如同平常人总是带着最亲信的童仆赴宴一般。

胡饼是一种学自西域胡人的食物，唐朝十分盛行，成为一代饮食风尚。最流行的做法是：以油和面，做成饼后撒上芝麻，再在炉子内烤熟。昔日大诗人白居易有《寄胡饼与杨万州》一诗：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寄予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诗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胡饼的香酥可口。而胜宅因为主人本是为阉人之故，做法更是别具一格，充满了西域特色：每次先做成数张巨大的薄面饼，依次涂满牛油后叠起，面饼之间都夹有羊肉、椒豉，以及西域特有的孜然香料，再放入特制的平底铁锅中，铁锅中事先铺好了葵叶，再送入炉中烤熟，等到肉香溢出，便可食用。这种胡饼又酥又润，味道浓烈，肉汁鲜美，京城中独此一家，被称为“古楼子”。

大概也知道美味难得，陈珪没有取桌案上的点心和水果，而是直接向侍女要了一份古楼子。不过他的吃态很是奇特，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仿佛生怕被人发现一样。而且从始至终，他都低垂着眼帘看上去神情十分谦卑，甚至有些猥琐。

右首最末位的案几上还坐着一位三十来岁的男人，微胖的体态因为坐着更显臃肿。他只是一直默默不语地坐在那里，面前的酒菜未动分毫，望上去极为沉闷。很显然，眼前的流彩溢金和美酒佳肴都未能引起他的关注，他似乎正沉湎于某种深沉的想象当中——他的人虽然坐在那里，思绪却在遥远的别处漫游着。此人正是江东商人李近仁。他虽是富商巨贾，但究竟是商人身份，社会地位远远低于达官贵人、名人雅士，尉迟钧虽不计较，但另一边的韦保衡既是科举出身，又是世家公子，自不屑理会他。三个男人便一言不发，各自冷清地坐着。

尉迟钧一行进来的时候，众人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韦保衡身上，只有裴玄静留意到了另一旁的李近仁。李近仁刚好就在这个时候回过神来，向裴玄静感激地点了点头，暗含感谢之意。裴玄静微微摇了摇头，似乎表示不必再提。

韦保衡见众人回来，喜出望外，站起来刚要寒暄，突然一眼见到尉迟钧手中的银菩萨，不觉一愣，问道：“这是什么？”尉迟钧道：“是裴家娘子的嫁妆。”韦保衡还是第一次见裴玄静，便向她点头示意，目光随即重新回到银菩萨上。

尉迟钧却是自顾自地走到一盏膏油灯下，一边转动银菩萨，一边啧啧赞道：“这么小一个莲花座，竟然刻了二十八个菩萨……四大天王，八大明王……”又举得更高，仔细察看底座。底座内部雕刻有双龙绕杵纹。尉迟钧喃喃道：“这是代表天龙八部……”韦保衡好奇地问道：“这菩萨很稀奇么？”尉迟钧点了点头：“这叫捧真身菩萨。你们看，他双手捧的盒子，代表的是佛骨。这种塑像，只在供奉佛骨、佛舍利时才有。据我所知，中原唯一的一座捧真身菩萨是当年玄奘法师游学印度时带回中原的……”

于闾佛法昌盛，是中原佛教的发祥地。尉迟钧既如此神态语气，众人深信银菩萨之意义价值非同一般，目光始终不离他手中的塑像，就连一直冷漠的李可及也似乎有了些兴趣，凑了过来。

韦保衡突然想到了什么，问裴玄静道：“听说娘子是河南缙氏人，缙氏可刚巧是玄奘法师的故乡。”裴玄静点了点头。李言迟疑问道：“岳母姓陈，玄奘法师俗家也姓陈，会不会……”

裴玄静依然是平静无惊的面容，如同如镜的湖面，不起一丝涟漪。她没有直接回答李言的话以及众人探询的目光，仅仅是轻轻摇了摇头，但态度已经十分明确，既是表示自己不十分清楚，也不愿意再谈论这个话题。

裴玄静的态度有些冷场，但尉迟钧很为她的沉静气质折服，便将银菩萨交给甘棠，吩咐道：“你先好生收到柜子里，明日一早再取出来为裴家娘子装箱。”甘棠答应了，接过银菩萨走了出去。见李凌有所不解，尉

迟钧又急忙解释道：“这尊银菩萨贵重之极……”

未及说完，韦保衡已然会意，先自笑了起来：“殿下是在担心最近搅得长安不得安宁的飞天大盗吧？你可别忘了，李言官任县尉，管的就是治安缉盗。那飞天大盗能有多大胆子，敢到太岁头上动土？”李言连忙摆手道：“我是畿辅鄆县县尉，可管不到你们长安的飞天大盗。要是杜智来了还差不多，亲仁坊刚好就在他的辖区万年县内。”话音才落，登时意识到不该当着韦保衡的面提到杜智。

尉迟钧赶紧打圆场道：“杜智最近正为飞天大盗一案头疼不已，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不能怪他今晚不来。”一语既毕，这才留意到客人中还少了杜荀鹤，问起花厅的侍女，侍女回答道：“杜公子说要四下看看。”尉迟钧急忙打发昆仑和两名侍女出去寻找，又邀请众人坐下。

本来中唐以后，同桌合食已经成为习俗，不过尉迟钧家宴会，还是依照古风，席地而坐，分案而食。但今晚情况大有不同，来了好几个预料外的客人，尤其是张直方和李可及，均是三品高官，座次该如何安排才妥当。尉迟钧稍一迟疑，李言和韦保衡已经猜到他的心意，当即李言将左首第一位让出来留给张直方，韦保衡主动将右首第一位让出来给李可及。李可及坚辞不就，却挡不过韦保衡的热情相让，最终被推到右首坐下。

过了片刻，侍女领着杜荀鹤进来。他不过二十岁出头，脸色极为苍白，毫无血色，看上去十分文弱，但眉目之间却有种浓重的郁结之气，似乎心中有太多的愤愤不平。问起之下，才知道他是杜智的远房亲戚，是进京赶考的安徽池州生员，寄寓在杜智家。据杜荀鹤说，杜智正为轰动长安的飞天大盗劳心费神，分身乏术，便委托他前来为老友新婚送上贺仪。尉迟钧便特意将杜荀鹤介绍给黄巢，二人志同道合，倒也颇为欢喜。

当下尉迟钧坐了面东的主人席，甘棠自在一边服侍。李言坐了左首第二席，以下是裴玄静、李凌、李近仁。李可及则坐了右首第一席，以下是韦保衡、杜荀鹤、黄巢。乐师陈颺则依旧坐在韦保衡身后。尉迟钧、韦保衡、杜智各自有贺仪送上。都是相交多年的老友，李言谢过后，也不拆看，先行收下，命人直接送到裴玄静的房间。李近仁也有十

匹上好的锦帛送给裴玄静，令李言大感意外，裴玄静推辞不掉，也只得接下了。

当下酒菜如流水般上来，就连之前韦保衡和李近仁面前桌案上未曾动筷的饮食也被撤下，重新换过了热菜。尉迟钧寒暄过后，先用手指在杯中蘸酒，再弹向空中，这叫做“蘸甲”，意在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和欢迎。随即一干而尽，道：“许久没有喝过这么地道的葡萄酒了。”韦保衡笑道：“酒当然是故乡的好。”众人便一齐举杯，跟着尉迟钧饮了一杯。

黄巢从未喝过葡萄酒，一大口喝下去，只觉得一股子酸味，没有任何劲道，真不知道好喝在哪里。倒是觉得那杯子很有些特别。

尉迟钧府中甘棠、苏幕二女，甘棠擅歌，苏幕擅舞。觥筹交错一番后，众人便吵吵要听甘棠唱上一曲。其实有名动天下的歌圣李可及在此，尉迟钧本不欲让甘棠献丑。不仅他这样想，在座的宾客希望能听到李可及一展歌喉的不乏其人，只是见他神态始终冷淡倨傲，只埋首坐着，酒与食物也甚少沾，似乎完全无心于这场夜宴，是以谁也不便开口，生怕就此碰个大钉子。尉迟钧见状，便对甘棠道：“如此，你便为大家唱一支曲子，以助酒兴。”一拍手，当即有数名女伎持了乐器进来，坐在众人身后。乐曲“叮咚”响了几下，甘棠曼声唱道：“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歌声虽然柔情妩媚，曲调却甚为悲凉。秋情绵邈，秋兴阑珊，一时间，众人似乎都被这支《燕歌行》勾起了思乡情怀。就连在长安出生、长安长大的尉迟钧也忍不住地感叹道：“想来真要感谢张议潮，若不是他从吐蕃人手中收复河西，重新打通了从长安通往西域的商路，我今生哪里还有希望重新喝到西域家乡的酒。就连我家乡于阗，恐怕也还没有摆脱吐蕃人的控制呢。”韦保衡笑道：“殿下想要感谢张议潮还不容易，他现正在长安做人质，就住在殿下隔壁的宣阳坊，一街之隔而已。”尉迟钧道：“我知道……”

一语未毕，张直方的声音已经传了进来，“好香！好香！我已经闻见酒香了。”话音未落，人已经大踏步地奔了进来，眼光一扫，意识到左首上位是留给自己的，当即直奔上前坐下，二话不说，先牛饮了一杯，笑

道：“这葡萄酒可比殿下自酿的要好得多。”尉迟钧哈哈大笑道：“那是自然！我自己家里种的葡萄，既无天时，又无地利，哪里及得上西域的葡萄。难得张将军喜爱，我敬你一杯，请！”一旁侍女重新斟满，张直方又饮了一杯。

苏幕这才跟了进来，一进门笑道：“张将军一进大门就称闻见了酒香，健步如飞，奴家无论如何都追不上。”众人都笑了，张直方只顾饮酒，也不以为意。苏幕径直走近裴玄静，将手中的一个小小木盒交给她道：“这是张将军贺喜娘子新婚的一点心意。”

张直方不直接送礼给李言，却送给素昧平生的自己，裴玄静难免有些意外，一时迟疑未接。李言知道张直方为人恣意妄为，行事往往出人意料，生平最恨别人拂他的面子，要是不收还不知道要搞出什么事来，便向裴玄静点头示意。裴玄静这才伸手接过盒子，道了声“多谢”。张直方正忙着喝第三杯酒，不及回答，便只是挥了挥手。

在陈颺悠扬的笛声中，很快便酒过三巡。韦保衡笑道：“照老规矩，该是玩叶子戏的时候了。”迫不及待地站起来，显见对叶子戏这一游戏十分迷恋。尉迟钧正要吩咐人换上牙床，张直方却道：“叶子戏是小孩子玩的把戏，有什么意思！男子汉大丈夫，不如行酒令来得痛快。”韦保衡先是一愣，随即赔笑道：“行酒令好，就依将军。”

尉迟钧便命苏幕去取了一筒签出来。他是主人，先抽了一支。只见竹签上写着：“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下面有一行小字注着：“任劝十分。”“劝”便是敬酒的意思。张直方笑道：“这支签好，‘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殿下为人正是如此。来，我先敬殿下喝一杯。”尉迟钧便饮了一杯。

下面轮到李可及，抽到的是“敏于事而慎于言”，只注了一个字“放”，意思是重新下筹。不料他再抽，依旧是这支签，众人无言，只好放过，张直方又自饮了一杯。

下一个轮到韦保衡，签上写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注了四个字：“录事五分。”众人喧笑不已，乱饮了一通，气氛当即热烈了起来。

下一个是杜荀鹤，签上写着：“一箪食，一瓢饮。自酌五分。”杜荀

鹤连连摇头，叹息了两声，自己喝了半杯酒。

下一个轮到黄巢，抽到一支“后生可畏。少年处五分”的签，“处”便是罚酒的意思。

下面是李近仁，抽到的签上写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请人伴十分。”他扫了一眼赴宴之人，最终将目光落在角落中的乐师陈颺身上，便邀请陈颺一道饮了一杯，大出众人意外。陈颺极为感激，特意放下手中的玉笛，走过来对李近仁说了声：“多谢！”

下一个轮到李凌，李凌请裴玄静先抽，抽到了一支“择其美者而从之。大器四十分”。李言刚要替裴玄静婉谢推辞，张直方忽地大声喊道：“此酒令不好！不如咸宜观主鱼玄机自制的唐诗筹令！”

众人对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愕然不已。只见张直方脸色泛红，已经有醉醺之态，均不知道他是戏言还是当真。黄巢见众人都沉默不语，忍不住地插口道：“既是如此，何不去邀请鱼炼师携带筹令前来？”他说完这一句，心中登时有些羞愧，因为他知道刚才的建议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心，他内心深处是极渴望能再见到那位神仪妩媚、举止详妍的女道士的。为了掩饰，他又补充了一句：“人多岂不是更加热闹些。”

当场一下子静了下来，陷入了难堪的沉默当中。有人面面相觑；有人恍然未闻；大多数人更是惊讶地望着黄巢，但灼灼目光中，却各有不同的意味。

黄巢意识到自己出言不妥，但却不知道不当在何处，难免十分尴尬。过了好半晌，尉迟钧才迟疑道：“这个……鱼炼师她……嗯……”他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来描绘这位大名鼎鼎却又不可捉摸的邻居，竟然连自己心头也惘然疑惑了起来。

却见张直方“噌”地站了起来，道：“你们等着，我这就去咸宜观邀请鱼玄机前来。”尉迟钧急忙叫道：“将军，你……”张直方道：“殿下放心，我还没醉！我必定能将鱼玄机请到。”刚要转身，又想起了什么，对尉迟钧嚷道：“我敢跟你打赌！若是我赢了，将鱼玄机请来，你就送我十桶葡萄酒；若是我输了，我就赔你两只大雕！”不待尉迟钧答应，在一干

惊讶的目光中走出了花厅。

众人无不面面相觑。李可及更是呆呆地望着尉迟钧，似乎另有深意。尉迟钧想了想，回头叫道：“苏幕，你出去跟着张将军，可千万别让他对鱼炼师无礼。”苏幕却是不动，仿佛有些迟疑。尉迟钧愕然问道：“怎么了？”苏幕低声道：“奴家和张将军刚才回来，经过咸宜观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影，鬼鬼祟祟的，似乎是李御史……”话到后来，声音低不可闻，生怕旁人听见。尉迟钧大惑不解道：“什么人影？什么李御史？”苏幕见一时难以说明白，便应道：“奴家这就出去看看。”站起来跟了出去。

外面月光湛湛，如水银般流泄，四处充斥着晚秋的凉意。苏幕匆忙提了一个灯笼点上，一路追出花厅，穿过长长的葡萄架廊，却没有发现张直方的人影。一直追到大门口，问起守门的老仆，回答说未见到有人出去。但老仆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未必可信。苏幕也不听说，径直出了大门，果见前面通向咸宜观的道上有人影憧憧，急忙叫道：“将军！”一边追了上去。不料那人影一听闻她的声音，反而加快了脚步。

苏幕生怕张直方请鱼玄机不到，气急之下大打出手，也加紧了脚步，不料还未到咸宜观门口，那人影便不见了踪迹。苏幕四下一看，再无动静，看来人是进了咸宜观中无疑，一时犹豫要不要上前拍门，转念一想：“就算张将军比我脚快，可也不该毫无动静地进了咸宜观，最起码该有开门的声音才对。”顿时想到适才张直方出去时满面通红，会不会是醉倒在府中什么地方了，要知道他今晚一人喝的酒，绝可以赶上其余所有人加起来的量了。虽则这葡萄酒入口甜软，然而后劲十足，最易饮过也最易醉人。

一念及此，苏幕便返回胜府寻找，到大门处再问老仆，对方仍坚持说没有见到人出去，她便半信半疑地急急往里赶去。刚到葡萄架下，便看到张直方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神情有些茫然，显见是走错路了。

苏幕急忙上前，叫道：“将军！”张直方见到她，先是一愣，随即摆摆手道：“这次你不必陪我去。”苏幕闻见他浑身酒气，似乎醉得厉害，好意上前搀扶，张直方却突然发起了少将军的脾气来，努力睁大醉眼瞪着她，恼怒地嚷道：“我叫你不必去了。”一边说着，一边手便向腰

间摸去。苏幕见他有意去拔腰间的佩刀，吓了一跳，赶紧让在一旁，道：“将军请便。”幸好张直方只是吓她一下，只在腰间摸了一下，便与她擦肩而过，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大门。

传闻张直方醉酒后性情与平日大不相同，暴躁易怒不说，还受不得丝毫忤逆。有一次他半夜醉酒后回金吾卫，仅仅因为金吾使开门晚了些，他便拔刀相向，将金吾使砍成重伤，为此事还被御史弹劾过。苏幕虽未亲眼见过他醉后的样子，却也知道他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绝不敢再跟上去，只得闷闷不乐地回到花厅。

花厅欢宴似已散去，只剩下了李言、裴玄静、李凌和韦保衡四人坐在牙床上，正围着一张小案子玩叶子戏。问起一旁的侍女，才知道众人已经料到张直方此去咸宜观必然要吃闭门羹，绝无可能将鱼玄机请到，是以韦保衡提议玩叶子戏博弈取乐，其他人则赏月的赏月，散步的散步，睡觉的睡觉，各行其便去了。

突然，韦保衡重重一甩手中的纸牌，得意地笑道：“娘子，你又出错了！我又赢了！哈哈！”他开心得手舞足蹈，像小孩子赢了游戏一般兴奋，全然没有了平时的翩翩公子风度。裴玄静微微一笑，对输赢毫不介意。李言笑道：“韦兄嗜好叶子戏，是长安有名的高手。内子今晚才新学，哪里及得上你技艺高超。”

这叶子戏起源于汉代，传说是汉初开国名将韩信为了排遣部下将士的乡愁，以天文历法为基准，发明了骨牌游戏，供军中玩耍娱乐。牌分四类，以象四时，四种花色分别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因骨牌只有树叶般大小，所以又称为“叶子戏”。唐朝玄宗明皇帝期间，由骨牌改制的纸牌也开始流行，宫内宫外均成为时尚。这种叶子戏打法花样很多，基本的玩法是依次抓牌，大可以捉小，万胜千，千胜百，百胜钱；叶子牌未出时，反扣为暗牌，不让他人瞧见；叶子牌出后，一律仰放，由他人从明牌去推算未出之牌，以施竞技。到后世宋朝末年蒙古人西征时，将叶子戏带去了欧洲，由此演变成了塔罗牌及现代扑克。

韦保衡爱牌成癖，当下挽了挽衣袖，笑道：“再来！还是由娘子来坐庄。”众人便重新洗牌，再开一局。不料形势陡然为之一转，裴玄静渐渐熟悉了规则，这一局竟然大获全胜，胜得干脆彻底，就连韦保衡这等高

手也目瞪口呆，连声道：“原来娘子精于此道，倒是失敬了！再来，再来。”

苏幕在一旁心不在焉地瞧了会儿热闹，犹自记挂张直方去请鱼玄机一事，便再次赶出去打探动静，不过只敢走到能瞧见咸宜观大门的地方。

月光下的咸宜观如同一个巨大的黑影，寂然无声。晚风清冽，菊花的香气丝丝缕缕，在四周若有若无地盘旋着，愈发显得诡异而神秘。

看这情形，张直方应该是已经进了咸宜观的大门了，且不吵不嚷、无声无息，这可是件难得之事。大概素来我行我素的张直方也如同京城的许多达官贵人一样，暗中倾慕鱼玄机吧，毕竟，像她这样的大美人儿兼才女是少之又少的。苏幕这样想着，心下略为宽慰，好奇心却不由得大起，不自觉地往咸宜观方向走去。她手中未打灯笼，又害怕为张直方惊觉，刻意放轻了脚步，蹑手蹑脚地走到咸宜观墙角，刚一伸头，便看见一黑影从墙头翻出。苏幕一呆，本能地问道：“是张将军么？”

那黑影乍然听到她发问，也愣在当场，显然料不到竟然有人隐在角落中。但他仅仅是稍一迟疑，便提气一纵，竟然就此跃上了咸宜观的高墙，随即跳入观中，如兔起鹘落，顷刻即阒然不见。

苏幕眼睁睁地看见那黑影没入黑暗当中，犹处在惊诧当中，又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哎呀”一声，急忙往咸宜观大门跑去。大门恰好就在这时候打开了，一名绿衣侍女举着一只小小的灯笼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皎洁的月光和微弱的灯光交相映照在她圆润的脸庞上，显出几丝难以名状的娇艳。苏幕远远瞧见，急忙叫道：“绿翘！绿翘！”

那名叫绿翘的侍女一时愕然，她站在灯光的明处，尚看不清苏幕的面容，只扬声问道：“是谁？”苏幕已经奔近大门，道：“是奴家，胜宅的苏幕！绿翘，奴家告诉你，适才有人飞进你们咸宜观……”

一语未毕，张直方和鱼玄机已经并排走了出来。张直方虽然面色依旧通红，却已然全无醉意，虎目一转，落在苏幕身上，狐疑地问道：“苏幕？你来做什么？”语气已然有不快之意。苏幕被他一瞪，竟然不敢再提

下面的话头，幸好她心思甚为机巧，立即赔笑道：“奴家记挂将军，特意过来看看。”张直方点点头，道：“我已经请得鱼炼师，这就走吧。”

苏幕应道：“是。”闪身到一旁，让张直方和鱼玄机先走。又心想：“鱼炼师一走，咸宜观只剩下绿翘一人。若然真有人潜入咸宜观，她一个小娘子，又是个瘸子，如何能应付得了？”便上前悄声告诉绿翘适才见到有人从观内跃出、复又跃入之事。不料绿翘只笑道：“苏幕姊姊玩笑呢！目今早已夜禁，哪里有人能出入得坊门？况且我也不信这世上真有人能飞檐走壁。”苏幕道：“怎的没有？昔日汉代赵飞燕身轻如燕，能在人的手掌上跳舞，便是因为她炼气有成，会一种道家内功，能提轻身体，跟飞檐走壁异曲同工。”绿翘打趣道：“久闻苏幕姊姊舞技高超，谅来也会这掌中舞了，改日一定要见识一下。”

苏幕见她浑然不信，便道：“你难道不知道长安最近正闹飞天大盗？”绿翘笑道：“飞天大盗人尽皆知，我自然知晓。不过姊姊这么说我更不信了，全长安的人都知道我们咸宜观是三清之地，一贫如洗，飞天大盗哪会光顾我们这里？苏幕姊姊定然看花了眼罢。”

苏幕还待再说，却听见张直方叫道：“苏幕！”苏幕无奈，只好叮嘱绿翘自己多留意，逼着她应了，这才自去追张鱼二人。

三人刚上坊道，却见李近仁慢悠悠地从墙角处走了出来，主动招呼道：“张将军！鱼炼师！”苏幕第一个反应便是：“原来刚才见到的黑影就是他。”她曾经几次见到李近仁出入咸宜观，知道他与鱼玄机熟识，也许他是跟尉迟钧一样，担心张直方请鱼玄机不到对其无礼，所以跟来探风。如此想着，心下当即舒了口气。

只是鱼玄机突然看到李近仁时，明显大吃了一惊。张直方则一改旁若无人的态度，上下仔细打量着李近仁，警惕地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李近仁笑道：“适才酒饮得多了，出来走走，消消酒气。”目光落在了鱼玄机身上，随即转开。张直方还待再问，鱼玄机突然道：“将军，我们走罢。”张直方看了她一眼，再望了眼李近仁，默默地跟了上去。四人一路再无他语。

步入花厅时，宾客大多已经回来，正在围观叶子戏。张直方重重咳

嗽了声，不无得意地道：“各位，我已经将鱼炼师请到了。”众人讶然回头。黄巢凑巧站在距离厅门最近之处，只见鱼玄机已经完全换了装束，穿一身霞红满云宽袖道袍，外面罩了件蓝花卷草纹白袄，发髻上插着支珊瑚如意簪，比起白日来更多了一层艳丽。

直到很久以后，人们还在议论纷纷，好奇地探究当晚张直方到底是以什么法子将鱼玄机请出来的，因为这位才女一度以豪放风流著称，曾经是长安豪华酒宴上的常客，但一年前开始，突然闭门谢客、足不出户了。这位传奇女子，身上发生过太多故事。她出生在长安平康坊，自幼无父，母亲则是身份卑微的贱民。虽然身为贫家女子，但她却从小向学，好读诗书，兼之天生聪慧，豆蔻年华时便已经能写一手好诗，尤工韵调，情致繁缛，声名远播，为才名满天下的温庭筠所赏识，二人结为忘年交。这温庭筠的祖先温彦博当过唐朝的宰相。但到了温庭筠一代时，家境已经败落。温庭筠为了求得功名仕途，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他文思敏捷，每次入试押官韵作赋，都是八叉手就完成八韵，堪比昔日曹植数步成诗。但如此才华，却始终未能及第。据说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当权者嫌他经常出入歌楼妓馆，不修边幅，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有点孤芳自赏、风流过度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当今皇帝曾经微服出游，路过温庭筠位于鄠县的传舍。温庭筠不认识皇帝，傲语诘问，甚至语出不逊，皇帝怀恨在心，所以一直有意打压。温庭筠自负才华当世无人能及，自然对此非常不满，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恨，他多次给人做枪手代考，有意扰乱科举，因此更加为当时的世道所不容。然则才子毕竟是才子，鱼玄机当时还是个少女，正处在情窦初开的年华，传说她对温庭筠情根深种，但温庭筠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接受。其中原因，说法也很多：有人说是因为鱼玄机身份低微，令士族出身的温庭筠有所顾忌；也有人说是因为鱼玄机自己的原因，她因身份不得嫁士人和良民为妻，只能为妾，而她并不愿意；还有人说是因为温庭筠自惭年老貌丑，不愿意耽误才貌双全的鱼玄机。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这一对白发红颜始终只局限在一起谈天出游的师生关系上。有一次二人同游新昌坊的崇真观时，鱼玄机看到新及第的进士争相在南楼题名，一时感慨，提笔在墙壁上题下了一首诗：

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

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志意激切，叹息自己虽然诗才出众，可惜身为女子，无法像男子那样博得功名，成为有用之才。正是这一首有极大离经叛道意味的诗，引起了新科状元李亿的注意。他赏怜这个特立独行、不同凡响的少女，想方设法地结识她，并将她娶为自己的爱妾。

然则郎情妾意的美满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李亿正妻裴氏闻讯从鄂州追到了长安，大闹不休，逼令丈夫休掉鱼玄机。裴氏来头可是不小，出身于名门望族河东闻喜裴氏。这一家族声势极为显赫，公侯一门，冠裳不绝。自秦汉以来，先后出过宰相五十九人，大将军五十九人，中书侍郎十四人，尚书五十五人，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二十五人，刺史二百一十一人，太守七十七人；封爵者公八十九人，侯三十三人；与皇室联姻者皇后三人，太子妃四人，驸马二十一人。可谓豪杰俊迈，名卿贤相，摩肩接踵，辉耀前史，茂郁如林，代有伟人，彪炳史册。能与这样的家族联姻，本身就已经是难得的荣耀，更何况还于仕途大大有利。在妻子的压力下，李亿虽然万般不舍，最终还是采纳友人的建议，暗中将鱼玄机送回鄂州老家。但后来不知何故，鱼玄机又独自返回了长安，并到咸宜观出家为女道士。不久，老观主一清炼师病死，鱼玄机即接任为观主，并在观门处贴出了“鱼玄机诗文候教”的红纸告示，从此名噪京华，成为文人雅士争相交结的对象。不过一年前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突然又一改常态，拒绝再出面应酬，甚至为此得罪了不少权贵。行事如此神秘的女子，既令人向往，又无从把握。

自鱼玄机踏入花厅的那一刻起，黄巢的目光便几乎再没有离开她。当然，瞩目她的不仅是黄巢一人，她无可争议地成为全场的焦点。就连一直一脸愁苦的杜荀鹤也舒展了眉头，好奇地盯着这个矫矫不群的美丽女道士。尉迟钧愣了好半天，才赶上前来，客气地道：“炼师雅量高致，今夜光临寒舍，当真令蓬荜生辉。”力请她坐首席。鱼玄机本就有疏旷不拘、任性自用之名，也不十分推让，便坐了上座，在一干男子的目光中，依旧神态澹定。

尉迟钧一一介绍众人后，她先从怀中取出一本黄麻纸册，起身奉给裴玄静道：“听闻娘子新婚大喜，仓促之间，无以为备。这本《道德经》

为我手抄，区区微物，聊以为贺。”孰料裴玄静欢喜异常，郑重接过，道：“今日得见炼师，三生有幸，日后还要多向炼师求教。”

她虽言语恳切，然而鱼玄机阅人无数，受过的奉承实在多不胜数，并不以为意。只有一旁李言听了十分骇异，他知道妻子从不赞许他人，眼下竟说出了“三生有幸”这样的话，可见她是何等赞赏鱼玄机了。一念及此，内心深处不禁隐隐约约地烦恼起来，到底为什么心烦意乱，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鱼玄机又见裴玄静一身玄服，头上的银钗也过于素淡，便拔下自己头上的珊瑚如意簪，道：“今日一见，甚是有缘，我与娘子互换发簪，留个纪念，如何？”裴玄静明白她出于好意，当即取下自己的银钗，二女相互为对方插上。

韦保衡拍手笑道：“鱼炼师到了，可多了不少雅趣了。”回身便叫道，“陈颢，还不快吹玉笛，请鱼炼师雅正。”却发现背后的座席上空无一人，陈颢并不在此。韦保衡只好干笑道：“这竖子多半又去茅厕了。他肠胃不好，宴会上总是如此扫兴。”

正说着，陈颢走了进来。韦保衡面色一沉，刚及发作，鱼玄机突道：“无妨，韦公子毋须介怀。”韦保衡听到她主动跟自己说话，顿时眉飞色舞，喜笑颜开，哪里还顾得上呵斥陈颢。又道：“若是得李可及将军唱上一曲，也是人间仙乐。”一眼望过去，这才发现李可及并不在席间，原来他已经自要了一间客房去歇息了。鱼玄机惊讶地道：“原来他也在这里。”张直方冷笑一声，道：“他不在更好。鱼炼师，这就请你将酒令取出来罢。”

当下鱼玄机取出酒令，说明游戏规则，原来这酒令每一句都是唐诗，颇为雅致。众人见她目光眉彩，奕奕动人，大多为其风姿神韵所倾倒，说是玩酒令，其实都在暗中品度美人。尤其尉迟钧更是惊诧，原来这位芳邻是如此大方可人，并无传说中那般怪异。他急忙吩咐厨下多备最拿手的酒菜，再开两桶葡萄酒，又另外多烤了几张古楼子。

这一场欢宴，一直持续到凌晨五更天晨鼓响时才结束。关门鼓敲八百下，晨鼓总共要敲三千下，自五更二点由宫内“晓鼓”声起，之后每条

街鼓次第敲响。众人中只有张直方酒饮得多了，被侍女扶去客房睡了。李言本待中途退席，但见裴玄静并无去意，也只好陪着。

晨鼓一响，即表示夜禁结束，坊门打开，街上亦可通行。韦保衡还要上朝，先行带着陈黠离去。告别时犹自依依不舍，对鱼玄机道：“几日后我家有个宴会，若得炼师大驾光临，定然增色不少。”鱼玄机笑道：“我已经不再参加酒宴。韦公子盛情，只能心领。此次破例，只为张直方将军应承了我一件要事。”韦保衡碰了个软钉子，一时说不出话来，讪讪离去。

当下尉迟钧叫人领李言、黄巢等人先去客房休息，李言却道：“我们也该走了。”尉迟钧知他原定今夜要举行婚礼，不便强留，急忙命人去叫醒车者，准备车马。

黄巢本欲送李凌等人一程，却又顾及还须去尚书省报到，递送文解与家状，再办结款通保的手续，便自去客房睡了。

鱼玄机与众人一一辞别，礼数甚是周全。刚出胜宅，李近仁跟将出来，在后面叫道：“炼师！”鱼玄机停下脚步，会意地站在坊道旁，等李近仁近身，才低声道：“宴会上一直不大方便问李君，你……不是已经回江东了么？”李近仁迟疑道：“嗯……这个……我有几件事想告诉炼师……”

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警觉地望着鱼玄机身后。鱼玄机回头望去，李可及正从胜宅中匆忙出来。他看到鱼玄机后，愣了一下，也未打招呼，便转折向东门而行。

鱼玄机望着李可及的背影，似乎对他的冷漠有些意外，怔了好一会儿，才回头道：“李君欲言何事？”李近仁道：“这个……说来话长……”

鱼玄机见他欲言又止，便道：“很急吗？我今日还有事要办，得先去趟鄆县。”李近仁一愣，问道：“是去看温庭筠先生么？”鱼玄机点了点头。李近仁踌躇了一下，终于下定了决心，道：“那我便长话短说，我昨晚看见……”

不及说完，昆仑飞也似地奔了出来，气急败坏地叫道：“遭盗贼了！”

遭盗贼了！”鱼玄机吃了一惊，急忙问道：“府上可丢了什么贵重财物？”昆仑哭丧着脸道：“奇就奇在我家王子殿下宝柜中的金银珠宝一件不少，只有裴家娘子的嫁妆银菩萨丢了！二位请先回，小的还得赶去万年县衙报官。”急急而去。

鱼玄机与李近仁交换了一下眼色，各自露出了狐疑不解的神色。二人均是一般的心思，裴玄静昨晚才到，偏偏银菩萨于昨晚失窃，下手者必是内贼无疑。

不仅二人这般想，就连素有度量的尉迟钧也这般猜测。银菩萨是他重点交代甘棠妥为收藏之物，偏偏在他手中失窃，负疚之心更重。而李言更是烦闷，他身为县尉，盗贼竟然在太岁头上动土，趁他娶亲之时盗走新娘的嫁妆，如何叫他不气恼。只有裴玄静依旧平静，令人诧异。

忽见得鱼玄机去而复返，进来安慰了裴玄静几句。又道：“娘子既然一时还不得离开，不如先去咸宜观逛逛。”李言正欲阻止，裴玄静已经一边答应，一边站了起来。尉迟钧道：“如此甚好。两家离得也近，一旦有事，我即可派人去知会。”

裴玄静应了，自跟着鱼玄机前去咸宜观。侍女绿翘来开了门，见有客来，急忙赶去烹茶。裴玄静见她右腿有残疾，行走多有不便，忙道：“不必劳烦了。我四下随意看看。”绿翘笑道：“娘子远道而来，又值新婚大喜，定要饮一杯绿翘自制的菊花茶才行。”说着一瘸一拐地自去了厨下。

鱼玄机也笑道：“娘子不必客气。绿翘名为侍女，实则与我情同姊妹。”一边说着，一边领着裴玄静四下闲逛，介绍道：“这里本是睿宗皇帝李旦未登基前的旧第，后来玄宗皇帝之女咸宜公主在此出家，便改名为咸宜观。”

其实一进观内，裴玄静便发现这里的建筑虽然恢宏凝重，但却大多陈旧残破，尤其墙壁上的壁画色彩已然大片剥落，昭示着岁月的无情和沧桑。鱼玄机见裴玄静微微流露出惋惜之意，当即触道：“昔日开元年间，此地何等热闹？目今盛世不在，竟落得这般苍凉。天运有升沉，人事有盛衰，即此可以想见一斑。”忍不住嗟叹了几声。

裴玄静听了大为惊讶，她初次与鱼玄机见面，只觉得她是个爽朗而大方的人，待人处事周到有礼，一望便是个见惯大场面的女子。但听了适才的话，方知道她的内心远不像她的外表看起来那么简单，她有一颗不甘蛰伏的心。一般人当此情形凭吊，均会伤怀愧疚兴旺一时的咸宜观终在自己手中衰落，这鱼玄机却独独不同，她的话意，竟似认为一地之兴与天运人事有莫大的关系，更有悲悯现时之意。不知怎的，听了这番感怀后，裴玄静突然回想起了在陕州见过的那些饥民，素来沉静的她，心中竟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哀凉来。

又见咸宜观地方不小，却是人丁凋零，寂寥中自有一份惨淡。问起来才知道之前也有过几名道友，却耐不住寂寞和清贫，有还俗返乡的，有与男子私奔的，先后各奔前程去了。

到得廊下，只见数株菊花如黄金般精光灿然，花瓣为正方形，整齐如裁减。裴玄静道：“好奇特的菊花！”鱼玄机道：“此花名为‘黄金印’，是极难得的品种。不过最奇的是，此花只有在咸宜观才能开出方形花瓣，一旦移植到他处，便如同普通菊花一般了。”裴玄静道：“古语有云：‘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可见地杰方得人灵，花草亦有灵性，想来它们也不愿意屈就了俗人俗物。”鱼玄机笑道：“昨晚宴会上一见，便知娘子不是俗人。今日交谈，正是如此。”

当下二人回到厅堂坐下。绿翘奉了菊花茶上来，听说裴玄静丢了财物，问道：“想来那失窃的银菩萨是极贵重之物，为何娘子不见丝毫紧张？”裴玄静叹道：“不瞒二位，那尊银菩萨是昔日玄奘法师从印度带回的法物，为家母的传家之宝。在我手中丢失，也算是它的一劫。紧张又有何益，只能徒增自己和他人的烦恼。”鱼玄机道：“娘子极有慧根，竟比我这个方内人还要看得开。”又笑道：“换作我，是务必要追究到底的。”裴玄静只是微笑，并不作答。

绿翘倒似极感兴趣，详细问过昨夜情形，沉吟道：“看来必是内贼作案。”鱼玄机惊讶道：“你也是这样想？”绿翘点头道：“嗯。嫌疑最大的就是于阗王子尉迟钧。”鱼玄机大为惊讶，失声道：“你怎么会这样想？”绿翘道：“王子殿下可是个识货之人，比不得张直方那样的纠纠武夫。刚才娘子说过了，是尉迟钧最先认出了银菩萨的不凡之处，又是他

坚持要将银菩萨代为收藏到自己宝柜里，而一大柜子宝物，偏偏只丢失了银菩萨，他自己的东西一件未失。不是他还会是谁？然后他再来一招贼喊捉贼，便可以瞒天过海，骗过大家的眼睛了。”

裴玄静道：“听起来也有道理。不过据我观察，尉迟王子为人热情大方，可不像这样的人。”鱼玄机道：“应该不会是王子殿下。不然他不必特意交代人将银菩萨收入他的宝柜，任娘子放在行李中，不是更好下手么？且不会惹人怀疑。”绿翘笑道：“还是炼师说的有理。我只是胡说罢了。炼师，我先去坊门口替你雇车。”鱼玄机的心思还在失窃事件上，苦苦思索着什么，也未理睬绿翘。绿翘一笑，自走了出去。

裴玄静劝道：“炼师不必为此烦心……”鱼玄机忽道：“我想到了一！”裴玄静道：“你知道谁是窃贼了？”鱼玄机道：“谁是窃贼我还不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银菩萨现今应该还在胜宅内。”见裴玄静睁大了眼睛，便解释道：“宴会一直到今天早上夜禁解除时才结束，不论下手的人是宾客还是胜宅府内的人，都不方便公然带着银菩萨离开，不然定会引起街卒和坊正的留意。走，我们再去胜宅看看。”裴玄静道：“炼师不是还有事要出门么？”鱼玄机道：“帮你寻回银菩萨要紧。万一迟了被人转移了，可就麻烦了。”裴玄静见她如此热心，浑然不似清修之人，不由得十分感激。

二女赶回胜宅之时，胜宅已经有人把守，不许人随便出入。原来万年县尉杜智带人赶到详细问明案情后，跟鱼玄机的推测一样，认定是内贼所为，且赃物一定还在胜宅内。只是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搜过一遍后，并没有任何发现。尉迟钧还不死心，与杜智商议，打算再寻一遍。杜智当此情形，只觉难堪，他有意避开昨晚胜宅的宴会，不料却还是被迫来了这里。

刚巧鱼玄机陪同裴玄静进来。裴玄静听说后，便道：“银菩萨是家母心爱之物，于我意义重大。不过既然离奇失踪，那也是命中注定该有此劫。各位不必再多费心。”又对李言道：“夫君，咱们这就回鄆县吧，别让亲友们久候。”李言自不甘心，但也无计可施。尉迟钧满脸愧疚，歉然道：“实在是抱歉了。”裴玄静笑道：“殿下不必内疚。我猜这银菩萨多半是那飞天大盗所为。”

她如此说，自然是不想令宾主难堪。尉迟钧心如明镜，低声道：“银菩萨失窃，理该不可能是飞天大盗所为，想来那盗贼，要么是我府中之人，要么就在昨晚的宾客当中。”杜智与李言对视了一眼，心下均想：“原来你也想到了。”

一旁的苏幕忽插口道：“昨夜奴家在咸宜观外见过一个黑影飞檐走壁，说不定真的就是飞天大盗。”当下讲了事情经过。众人目光一下子集中在鱼玄机身上，各有狐疑审视之意。鱼玄机却犹在沉思当中，似乎正回想起什么。苏幕担心众人就此怀疑上咸宜观，急道：“不过肯定跟咸宜观无关，因为奴家当时亲眼见到鱼炼师、绿翘与张将军在一起。而那黑影的身形，分明是名男子。”

众人这才想起张直方来，他昨夜喝得烂醉如泥，迄今仍在客房中呼呼大睡。杜智思索了片刻，感觉有必要到咸宜观看究竟。正欲开言，鱼玄机已然道：“既然胜宅已经找不出线索，便请各位移步咸宜观一观。”不等众人反应，便急急转身离去。

杜智是个老练的角色，顿感她神态异常，冲李言一使眼色，自领着众人跟了上去。黄巢刚好惊醒起床，闻讯也赶紧跟去看个究竟。

一千人来到咸宜观，适逢绿翘租了马车回来，忽见众人潮水般蜂拥而至，不明就里，一时呆住。鱼玄机也不多解释，径直领着人群穿过殿堂，来到后院廊下。众人大多是第一次见到黄金印这等奇花，无不叹为观止。黄巢生平酷爱菊花，更是啧啧称奇，心中暗想：“他日一定要向鱼炼师讨取几株花苗，带回山东老家，栽种在后园之中。”转念又想道，“是了，我即将参加科考，功名利禄唾手可取，即便不在京城为官，也必宦游他乡，哪里还顾得上种花养草这等闲事。”一念及此，豪情壮志顿生。

却见鱼玄机纤手指向最边上的一株黄金印，道：“各位，请看那里。”原来她适才带裴玄静参观咸宜观时，曾留意廊下到有块泥土有新翻动的痕迹，不过当时未曾多想罢了。

杜智一望便即会意，命差役上前用腰刀掘开泥土。差役才挖了几下，刀尖便触到硬物，当即叫道：“果然有东西！”随即舍弃了腰刀，改

用手刨，将所埋之物挖将出来一看，正是裴玄静的那尊银菩萨。

银菩萨就这般传奇地丢失，又这般传奇地寻获。然而案子并没有破，尚有许多谜团未解。如果真是飞天大盗所为，为何他不顺手将宝柜中的其他财物席卷一空？既然他能飞檐走壁，坊门夜禁于他根本无碍，为何他不似往常那般扬长而去，而是要将赃物藏在咸宜观？为何他选择咸宜观埋藏赃物，是不是因为他知道咸宜观只有鱼玄机主仆二人，不易引起注意？

问题愈多愈是不解。唯一能解释得通的便是，盗窃银菩萨者并非飞天大盗。咸宜观的围墙并不高，一般男子均能翻入，当时天黑，也许苏幕看得并不真切，并不是她说的“飞入”那般神奇。不是飞天大盗，那便肯定是内贼所为，而且这个内贼一定是当晚的宾客之一。他听说银菩萨的不凡之处后，当即起了贪念，找机会潜入尉迟钧的房间，拿走了银菩萨。又因为他本人还须参加宴会，不便将银菩萨带在身上，便选择了地广人稀又是清静之地的咸宜观，翻墙而入，将赃物藏好，打算日后方便时再行取走。不料出去时刚好被苏幕撞见，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功败垂成。关于这一点，好几个人都想明白了。只是裴玄静坚持不必追究，李言婚礼在即，也同意此案就此了结。

但杜智与尉迟钧日后暗中调查，发现在苏幕所言的时间内，张直方、李近仁刚好都在咸宜观附近，二人嫌疑理当最大。但当时张直方又跟鱼玄机在一起，如果张直方犯案，鱼玄机必然也是同谋。可银菩萨明明为鱼玄机指引找到，之前的推断便不能成立。且当晚情形，鱼玄机直到下半场宴会才出现，对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理当没有卷入其中。何况以张直方的身份，说他堂堂大将军盗窃一尊银菩萨，恐怕就是告到皇帝面前，也无人能信。如此一来，李近仁便成了首要嫌疑犯，尤其是苏幕提到在咸宜观外遇到他时，鱼玄机露出了极为意外的表情，显然他在那个时候不该出现在那个地方。只是，偏偏李近仁这个人，是尉迟钧认为的最不可能盗贼者，原因只有一个——李近仁富甲一方，富得流油，从来只有他赠予他人财物之事，断无他觊觎旁人财物之理。

不过，尉迟钧言之凿凿后，却又突然想到当日在长乐驿遇到半途折返长安的李近仁时，其言行多有异常之处。且当晚鱼玄机到达宴会后，

众人争相参与酒令，均以能与鱼玄机交谈为幸，唯独他一直埋头饮酒，未发一言。他的性格宽厚随和，处事绵软周全，怎能如此一反常态？

再深入调查，又发现当时除了李言李凌兄弟、裴玄静和韦保衡在花厅中玩叶子戏外，其他宾客如黄巢、李可及、杜荀鹤均是独自一人，并无旁证。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说，这三个人也有嫌疑。杜荀鹤为杜智的堂弟，李可及官高位显，将三人的背景来历比较来看，只有黄巢嫌疑最重。况且他与李凌结识在先，因带给李言家信而住进胜宅，似乎一切看起来早有图谋。可尉迟钧又力证他新到长安不久，如何能熟知咸宜观的情况和地形，想到将赃物藏于其中？

有人曾质疑杜智轻易排除了堂弟杜荀鹤，实有包庇之嫌。杜智却道：“他并非真的是我堂弟。”原来杜荀鹤母亲程氏本为著名诗人杜牧爱妾，杜牧外出为官时，杜妻将程氏赶出了家门。程氏当时身怀六甲，无依无靠，只得改嫁乡士杜筠，杜筠即为杜智堂叔。虽是都姓杜，却并非同族同宗。之所以不怀疑是杜荀鹤盗窃了银菩萨，实是因为他受杜家排挤，贫困之极，总是自称为“天地最穷人”，就算偷，也该偷那一宝柜的金银珠宝，而并非一尊银菩萨。

总之，这桩神秘的失窃案，在杜智看来，奇特难解之处犹胜飞天大盗案。飞天大盗案不过是一个身手高明的盗贼四处作案而已，而偷取银菩萨的窃贼明明就在他眼前，他却不知道到底是谁。

对于这桩莫名其妙由自己了结的奇案，鱼玄机也百思不得其解。在前往鄆县的马车上，她思来想去，始终觉得山东贡生黄巢的嫌疑最大。从她第一眼在咸宜观大门看到他时起，她便强烈地感觉，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眼中，有着一股难以遏制的勃勃欲望和生气。



第三章 温庭筠之死

只听见“哗啦”一声巨响，前厅大门突然被狂风吹开，众人吓了一大跳。昆仑赶将过去，欲重新掩上门时，外面又传来一声惨叫：“啊……”声音极为凄厉，在这寒夜中格外令人毛骨悚然……

转眼间到了咸通九年正月初八，裴玄静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位于长安城南的鸿固原游览。

西北多塬地，就连唐朝的京师长安也是为塬地所环绕。紧挨着城北的是龙首原，唐高宗李治时在上面修建了大明宫，成为帝国的权力中心。

龙首原往北，是咸阳原。这里背依北山，面向渭河，松柏茂密，春季桃李连垄，秋季黄花遍野，风光宜人不说，还是块典型的风水宝地，因而成为西汉皇帝陵墓的集中所在地。昔日大诗人白居易未成名之前，曾投诗集给著作郎顾况，第一篇即为：“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首五言诗，道尽了咸阳原上的芳草萋萋，他也因此诗而声名大振。

长安东面则是白鹿原，古称首阳山，传说为黄帝铸鼎处，后周平王迁都洛阳时，见有白鹿悠然游于其上，因而改名为白鹿原。白鹿原地处灞、浐二水之间，南连巍峨的秦岭，北临蜿蜒曲折的灞河，依山傍水，风光极为秀丽。河岸边生长着大片天然巢菜，即传说中的薇草，茎、叶、种子均可食用。商、周之际，孤竹国公子伯夷、叔齐因反对周武王伐纣，不肯食周粟而隐居于此，采薇而食，行将饿死时，还唱了一首悲凉凄怆的《采薇歌》，给薇草平添了几分迷离悲怆的意味。

城东南方有乐游原，是京兆一带最具盛名的游览胜地，树木翠森如玉，碧草萋长似烟。最特别的是这里的塬地上自然生长一种玫瑰树，花大如碗，在阳光下如朝霞般艳丽，景色奇异，引人入胜。玫瑰树下则生长着大片苜蓿草，碧草红花，相映成辉。乐游原地势高敞，登原远瞰，

长安街坊尽收眼底，千门万户，白墙碧瓦，宏伟壮观。尤其是南面的曲江芙蓉园和西南的大雁塔，如在近前，因此成为文人墨客吟诗抒怀的最佳选地。昔日李商隐有诗云：“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道尽了殆难名状的惆怅。这里甚至可以眺望昭陵，亦即“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的太宗文皇帝李世民的陵墓。乐游原上还有密宗祖庭青龙寺，是日本真言宗的发源地，也是日本人心中的圣寺。

城南则是鸿固原，位于浐河、潏河之间，因是汉宣帝杜陵所在地，因此又称杜陵原。而汉宣帝皇后许氏葬在杜陵南，坟较小，所以又叫少陵原（古代“少”、“小”二字通用）。传说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的冬十月，有十一只凤凰栖集于杜陵，于是这一片塬地又被称为凤栖原。这里南接秦岭，地势高亢，整个塬面呈阶梯状上升，视野极为开阔。

自冬至开始，裴玄静便在丈夫李言和于阗王子尉迟钧的陪同下，由远及近，先后游览了咸阳原、白鹿原、乐游原，现在只剩下距离鄠县最近的鸿固原了。只不过李言元日只放七天假，初八正好当值，无法陪她前来，与她作伴的只有尉迟钧，以及各自的随从牛篷、苏幕与昆仑。

尉迟钧正有返回家乡于阗的打算。自陇、河陷入吐蕃之手，安西、北庭以及西域几方使者、商人均无法归国，而如今张议潮收复了河西，重新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通路，大批滞留于唐朝的胡人纷纷归国，竟惹得生在长安长在中原的尉迟钧也动了乡愁。当然，也不全然是乡愁的缘故。人人以为他尉迟钧只知道寻欢作乐、夜夜笙歌，孰料他也时刻在注视着时事。他对这个宦官、藩镇势力不断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帝国，实在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观情绪。而某种风流云散的不好感觉，随着局势的发展，已经愈来愈强烈，促使他萌生了强烈的归意，希图早日返回那素未谋面的故土。他预备等春季冻土化开便于乘骑骆驼时便即动身，也就是一两个月之内的事，是以决意利用最后的时间遍游京兆名胜，好留下一些回忆。虽然已经立春，天气犹自寒冷，也无甚青翠风景，尽是荒凉萧瑟，衰草连天，但他却始终兴致勃勃，游览得十分尽兴。这一点，倒与裴玄静格外相似了。

一行五人先是游览了杜陵。杜陵是汉宣帝刘询的陵墓，刘询原名刘病已，为汉武帝刘彻曾孙，本是龙子身份，却幼遭巫蛊横祸，尚在襁褓

之中便被关入监狱。后来更是流落民间，与市井小民无异。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辅政大臣霍光传奇般地选中了他，扶持他登上了帝位。这位汉朝历史上经历最奇特的皇帝，陵墓位置的选处也最为特别。西汉共十一帝陵，九座位于咸阳原上，只有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例外。而文帝刘恒之所以将霸陵选在白鹿原上，是为了方便以山为陵，防止日后被盗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依山凿穴为玄宫的帝陵。比较起来，只有刘询对自己陵墓的选址最富有人情味了。他还在民间时，经常呼朋唤友地到鸿固原游玩，后来当上了皇帝，便干脆选中了这块地方作为自己的身后之地。

尉迟钧也是头一次到杜陵来，不过他并不熟悉中国历史，不了解杜陵背后的故事，只是一指南面的方向，问道：“那是什么山？”充当向导的牛蓬答道：“那便是秦岭了。”遥见远山巍峨，绵延起伏，原高景清，颇有登眺宏阔之美。

裴玄静却独独留意到不到半山腰处有一片宅邸，掩映于树丛中，望上去幽深异常，显然不是普通人家。问起牛蓬，他竟然也不知情。尉迟钧笑道：“或许是哪位王公大臣的庄园也说不准。”

不知为什么，裴玄静蓦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她提议道：“王子殿下，我们到那处宅子登门拜访一下，如何？”尉迟钧正有探幽访奇的心思，连声赞同。只有牛蓬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原来他这向导本来就当得勉强，这鸿固原大半路他原本并不熟悉。尉迟钧笑道：“那处宅邸就在眼前，不须识路，理当找得到。”

于是五人摸索着寻去。一路都荒凉而恬静，没有鸟鸣，没有人语。走了半个时辰，明明看着已到跟前，却又不见了那处宅邸。四下乱寻，终于找到了一条山石铺成的小路，穿过一片树林后，这才豁然开朗，一处古香古色的宅邸出现在眼前，只是已然残破不堪。朱红的大门处，还高高悬挂着两只白色的灯笼，表明这家人正在办丧事。牛蓬一见，生怕大正月的沾染了晦气，急忙道：“殿下，娘子，时候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紧回去罢。”裴玄静却不加理会，径直向正在门外场上嬉戏玩耍的两个小孩子走去。

红衣小孩正将细竹杆的一端放近嘴边，另一端对准蓝衣小孩后，使

劲一吹气，一件小小的东西从竹杆中射出，正射中蓝衣小孩的脸，他尖叫了一声，立即用手捂住脸。红衣小孩高兴地叫道：“射中你了！”蓝衣小孩又是疼痛又是气愤，立即捡起地上的什么东西，塞入手中的竹杆，如法炮制地一吹。倒是有东西射出了，不过并没有射中红衣小孩，而是刚巧打中了正走过来的裴玄静。裴玄静只觉得手背如同被针扎了一下，定睛一看，竟然是一根小小的荆棘刺，已经射入皮肤，好在并未深入，没有出血。

牛蓬奔过来，呵斥道：“怎么胡乱射人？你们家大人呢？”蓝衣小孩见闯了祸，急忙嚷道：“我不是要射娘子，是要射哥哥……”裴玄静忙道：“没关系。不过是轻轻碰了我一下。”尉迟钧很是好奇，问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射出来的？”牛蓬刚巧知晓，得意地道：“这叫吹刺，其实很容易，将荆棘刺放在竹杆这头，用嘴使劲吹，刺就从那头射出去了。山里的猎户有时候会将刺上涂上迷药，用来猎取小猎物，想不到这里的小孩子竟然当作游戏来玩。”

正说着，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从宅邸中走了出来，向小孩招呼道：“平儿、安儿，该回家了。”突然看到多出了几个大人，一时愣住，本能地去摸了摸胸口。正是他这一不经意的动作，令裴玄静立时留意到他的胸口微微鼓起，似乎有什么东西藏在里面。

牛蓬上前问道：“这位兄台，敢问这里是什么地方？”那男子答道：“这里是京兆鄠县。”牛蓬道：“这我知道，我是问这处宅子。”男子道：“宅子是温府。”牛蓬道：“温府？”那男子道：“是啊。几位难道不是祭奠温先生的么？”牛蓬怒道：“什么祭奠的，大正月的，别说这等不吉利的话。”

那男子冷笑一声，本待发作，转念又想到了什么，上下打量了一眼尉迟钧的胡服，挤出来一副笑容，上前赔笑道：“几位多半是来杜陵游玩，迷路了的。哪儿会是来温府的？我叫大山，是本地人，几位若是不嫌弃，我愿意做个向导，鄠县好玩儿的地方可是不少……”尉迟钧却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等等……你说的温先生可是温庭筠？”大山奇道：“是啊。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温庭筠温先生正是这处老宅子的主人，他可是个大名人呢。只不过时运不大好，刚由京官被贬为一个小小县令。”

的县尉，这不还没来得及赴任，就病死了。而且刚好是死在正月初六，真是不吉利啊。”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裴玄静却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她得知眼前这处旧宅就是大名鼎鼎的老诗人温庭筠的宅第，恍然间有些明白了，她成亲当日，鱼玄机也匆忙雇车赶赴郾县，原来是要来探望温庭筠。

大山却犹自向尉迟钧啰唆个不停：“……温先生的笛子可真是吹得好呢，我们山脚下村里的人全都爱听他吹笛……不过他脾气古怪得很，不愿意跟旁人多说话，难怪没什么朋友，连身后事都要请我们村里人来……”说到这里，他突然顿住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山路方向。

只见血红灿烂的夕阳余晖中，一名冠服女子正疾步走过来。容貌清丽如画，优雅宛如空谷幽兰，气质高洁出尘。这样的女子，举止应该是温婉的、娴静的，但她的脸上写满了焦虑与紧张，步履更是匆忙。尉迟钧见大山中了邪般地瞪着身后，回头望去，一时呆住，因来者不是旁人，正是鱼玄机。

鱼玄机乍然遇见裴玄静和尉迟钧几人，如同众人的反应一样，也是大吃了一惊。互相道明了缘由，才知道鱼玄机今日方得知温庭筠已然离世的消息，匆忙赶来。尉迟钧提议道：“既然我们来了，不如跟鱼炼师一道进去，祭拜温先生。”裴玄静自然应允。

当下众人随着鱼玄机步入宅中。一进大门，便有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原来院落中的数十株梅花正凌寒怒放，红白相间，各有风姿，为这处陈旧寂静的老宅平添了不少生气。

穿过庭院中的小径，便是正厅了，京师人则流行称为“中堂”。温府的正厅很是狭长，分为前厅和后厅，如此深邃的空间，光线自然黯淡得多，更显出几分神秘来。不过除了空间大之外，别无其他。一切布置陈设都相当简陋破旧。无论是谁，都能一眼看出此处主人生前格外潦倒落魄。

后厅已经布置成灵堂的样子，停放着一具黑色的灵柩，棺盖还没有合上，大约犹在等待亲朋好友来做最后的道别。一位身穿斩衰（注：丧

服名，“五服”中最重的丧服，用最粗的生麻布制作，断处外露不缉边，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的老仆正在灵柩前边烧纸钱边垂泪。他大约六十岁年纪，头发花白，背有些佝偻。

鱼玄机走进后厅，便悄然停住，默默地凝视着灵柩。老仆听到身后动静，回过头来。脸上刀刻一般的沧桑岁月痕迹表明，一直以来，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但见到鱼玄机时，他混浊的眼神忽多了一丝亮彩，悲伤的面容也因为惊奇而变得生动起来，讶然问道：“炼师，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鱼玄机道：“昆叔……我来送飞卿最后一程。”

尉迟钧留意到她称呼温庭筠，不是叫“老师”、“恩师”之类，而是称呼字——飞卿，似乎正应验那些二人之间有暧昧关系的传闻。只见她神色黯然地走向灵柩祭拜，哽咽着道：“飞卿走得太突然了……”一语未毕，泪水已经是夺眶而出。昆叔抹了抹眼泪，安慰道：“炼师不要太难过了。你能来送先生，他泉下有知，也不会觉得身后寂寞了。”

尉迟钧五人也随即上前祭拜。昆叔一一回礼，谢道：“各位有心了。请到前厅用茶。”鱼玄机却没有动，她只用一种复杂的眼光注视着温庭筠的灵柩，似乎很想走过去，看看死者最后的面容，却又茫然地踟蹰着。

当下裴玄静和尉迟钧暗中商议，决意留下来，温庭筠后事只有昆叔一人料理，势必有许多需要尽力之处。牛蓬苦劝不听，只得自己先回家报信。

昆叔请裴玄静和尉迟钧到前厅坐下。这里并无桌椅，只有一大张厚厚的芦苇草席，上面放着几个布蒲团，颇有古风。尉迟钧好奇地打量着破落的陈设，感到眼前凄凉的一切与温庭筠生前盛名着实不符，不禁感到一阵凄凉。又问道：“老公，你……是温先生什么人？”昆叔道：“我是先生的仆人，你们叫我昆叔便可以了。”

苏幕问道：“这里地方这么大，就您一个人吗？”昆叔唉声叹气道：“是啊。先生总是不走运，人们都跟他疏远了。他走的时候，只有我在他身边，身后事也只能我一人料理，唉……我正打算找人帮忙，过几日就将先生送回山西祁县老家安葬……”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抹眼泪。尉迟钧黯然神伤，安慰道：“昆叔也别太伤心了。我们都是鱼炼师的朋

友，会帮助你的。”昆叔连声道谢，又道：“几位请稍候，我这就给你们倒茶去。”

苏幕见他步履蹒跚，动作缓慢，实在是老迈不堪，急忙赶上前搀扶。尉迟钧又命昆仑去厨下帮手。偌大的厅堂，立时只剩下了裴玄静、尉迟钧和鱼玄机三人，以及一方散发死人气息的灵柩。

鱼玄机烧了一些纸钱，只觉得心中悲伤，更隐约有种强烈的不安，她想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便站起来往外走去。尉迟钧有意劝慰，叫道：“鱼炼师……”鱼玄机道：“我没事。”裴玄静曾听过许多她与温庭筠的传说，料到她此刻想一个人单独静一静，便向尉迟钧使了个眼色。尉迟钧会意，便不再跟上前去。

此时正是日落西山，一层淡蓝的薄雾恍似轻烟，笼罩了整个鸿固原，极目之处，尽是暮霭沉沉。枯黄的野草，连接着郊原、山丘，一直伸向天边。

当鱼玄机信步到大门外，望见这派萧瑟苍茫、却又雄浑大气的荒原景色时，不由得更加触景生情。一时间，眼前明明真实的景致，呈现出如同梦中的虚幻，迷惘中不知身在何处，无数往事历历涌上心头，许多人物在脑海中如走马灯般转动，欢愉已成过去，目今只倍感凄楚。她幽幽叹息道：“人世悲欢一梦，如何得作双成。”两行清泪悄然从面颊滑落。

突然，她感觉到背后有一些动静，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有挂在温府门口的两只白色灯笼在寒风中飘来荡去，映着如血的夕阳，凄凉中更是平添了几分神秘诡异的气氛。但她却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蓦然又想到了什么，不由得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来。就在此时，她又听见宅内尉迟钧隐隐在高声喊叫着，便急忙奔了进去。

尉迟钧和裴玄静正站在灵柩旁，各自一脸肃色。鱼玄机赶将进来，急促地问道：“怎么了？”尉迟钧指着灵柩内的尸体，迟疑道：“这尸首……”鱼玄机惊问道：“难道不是飞卿？”抢过去一看，灵柩内的人满脸麻子，五官不正，容貌奇丑，却是神态安详，面色栩栩如生，不是温庭筠却是谁？

这还是鱼玄机平生第一次看到死人的面目，而这个人又曾经是她最亲近、最信任、最依赖的男人，一时悲从心起，鼻子一酸，大颗的泪珠扑簌簌地滚落了下来。

尉迟钧急忙道：“鱼炼师先别伤心。裴家娘子适才说这具尸首很有些古怪。”鱼玄机愕然道：“古怪？从何说起？”裴玄静道：“由尸首的颜色与僵硬程度看来，温先生的死亡时间离现在应该还不到一个时辰，就在我们到达这里前不久。可我们在门口时，明明听到大山提过温先生是死在正月初六，也就是前天。”

鱼玄机听了，尚有些半信半疑，问道：“娘子如何能知道这些？”裴玄静道：“我奶娘的父亲、丈夫均是件作，我自小就听他们讲这些。”

鱼玄机与她相识不久，相交也不深，但却一直有知己之感，知道她足以信赖，当即忖道：“这么说……”转眼见昆叔正端茶过来，急忙上前接下，放在一旁，问道：“昆叔，飞卿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昆叔答道：“前天晚上。”鱼玄机道：“那……他临去前可曾说过什么？”神状甚是焦急。昆叔摇了摇头：“先生去的时候是独自一人在书房，我也不在他身边。”

裴玄静突然插口道：“昆叔，你能说说当晚的情况么？”昆叔一愣，不明所以：“当晚的情况？”裴玄静道：“比如温先生死前正在做什么，是在看书，还是在饮茶……”

昆叔仔细想了想，才慢吞吞地道：“其实我也不知道。前天晚上，先生一直在书房整理诗集。我给他送夜宵的时候，发现他伏在桌子上。起初我还以为他是睡着了，便去叫醒他，想让他回卧房去睡，结果……结果……才发现先生已经去了……”说到这里，已是悲从心来，老泪纵横。他如此神色，显见是真情流露，他主仆二人的感情也无可置疑了。

尉迟钧问道：“你真的能肯定温先生是前天晚上去世的么？”昆叔道：“当然能肯定……我再怎么老糊涂，还不至于把日子弄错。”尉迟钧望了一眼裴玄静，她默然不语。鱼玄机却直截了当地道：“可是根据飞卿的尸首来看，他似乎才死去不久。”

昆叔露出了浑然不解的神情，根本不明白对方意欲何指。裴玄静便解释道：“人死后一个时辰，尸首会开始僵硬。而温先生的皮肤却还有弹性，关节也能活动，跟活人差不多，就像只是睡着了一样。这只能说明他从死亡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时辰。”

她说到这里，目光中不由自主地带了几分怀疑，落在昆叔身上。旁人也是一般，沉默审视间，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

昆叔茫然不知所措，回味了半天，才期期艾艾地问道：“说了半天，娘子的意思是，先生并不是前夜死的，而是刚刚死去不久？”裴玄静道：“尸首迹象显示如此。”昆叔愣了半晌，终于反应了过来，大叫了起来：“原来你们的意思，是在怀疑我说谎？天哪！”

之后的场面开始有些难堪了，昆叔觉得自己受了冤枉，号啕大哭。鱼玄机和尉迟钧二人好不容易才劝他平静下来，他却犹自不甘心，一定找人证来证实他自己的清白，非要去找前夜帮助抬棺的大山兄弟来对质。鱼玄机见到昆叔如此，不免对裴玄静的话又开始疑虑，但见她态度始终镇定，似乎很有把握，也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尉迟钧便命昆仑陪着昆叔前去。

昆叔离开后不久，夜幕很快便降临了。寒风在荒原上肆无忌惮地奔跑着、呼啸着，一切都被吞没在巨大的黑暗中。只有温府一点若有若无的灯光，气若游丝地跃动着。

鱼玄机、裴玄静和尉迟钧、苏幕四人枯坐在前厅，各自沉默不语，若有所思。一阵穿堂风过，各人不由得各自将外衣裹得紧些。

苏幕坐在最靠近大门的地方，却时不时地望一望后厅的灵柩，总觉得有些坐立不安。突然，她感觉到外面有些动静，刚想叫人，又觉得当着众人的面实在不好意思。忍得一忍，终于还是说道：“外面好像有人。”鱼玄机立即接道：“应该是送我来的车者赵叔。”她虽然说得肯定，但目光却分明带着困惑与警惕。

苏幕点了点头，但心中却依旧不能放松，她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窥探他们。难道真是温庭筠死得蹊跷，冤魂不散，犹自在这处老宅四

处游荡？她越想越觉得气氛阴森瘆人，鬼影憧憧，顿时有些害怕起来。

便在此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苏幕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再看鱼玄机和裴玄静，二女也各自惊疑，甚至尉迟钧也有赑赓惊恐之色，心下更觉紧张。

稍顷，昆仑陪着昆叔进来。后来还跟着两名男子，其中一名正是之前众人在温府门前遇到的大山。一进门，他闪烁不定的目光一下子便落在了鱼玄机身上。

昆叔气忿忿地叫道：“大山兄弟就是我说的证人。你们可以问问他们，就是他们兄弟帮我买的棺材，又帮忙装殓了先生。你们问问，是不是前夜发生的事？”向来木讷的他也变得口齿伶俐了许多，大约是气愤使然的缘故。

大山大概已经知道了内中情形，不等人发问，便抢着说道：“是，是，我们可以证明，温先生确实是前夜死的。”小山也道：“半夜的时候，昆叔来村里找我们兄弟，哭着说温先生死了，请我们帮忙。我们连夜赶到镇上的棺材铺，跟棺材铺的几名伙计一起抬了这口棺材回来。当天都快亮了……”

裴玄静问道：“那后来如何了？”大山道：“后来？后来我们到书房，帮昆叔将温先生抬出来装殓，完事儿我们就回家去了。今天我特意过来看一看，便是想着昆叔也许需要帮手，不是正好遇见你们几位么？我可绝对是个善心人。”目光一转，又落在了鱼玄机身上。鱼玄机点点头：“我们知道了。多谢你们能来一趟。你们可以走了。”

大山突然有点生气起来：“这么大冷的天，又是大黑夜的，你们把我们兄弟叫来，就只为问这么几句话么？”小山附声道：“是啊，这不是莫名其妙嘛。”

昆叔一听，急忙摸索着往怀中掏钱。苏幕抢先取出两吊铜钱，塞给大山道：“给你们兄弟打些酒吃，御御寒气。”

大山掂量着手中的钱，显然还在嫌少。苏幕无奈，正要再掏钱，鱼玄机有意重重咳嗽了声。大山见她正毫不掩饰地用鄙夷的眼光盯着自

己，一时迟疑，便将铜钱收好，道：“我们得先走了。一会儿天黑透了，便看不清山路了。”

大山兄弟走后，山风如同一只巨大的猛兽，呼啸得更加厉害，寒气愈浓。昆仑设法生了个火盆，众人围坐在一起，这才略微感觉暖和了些。

沉默了许久后，裴玄静突然道：“这对兄弟目光游移，又这么贪财，很有些问题。”昆叔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听说如此，便又开始急了：“什么？娘子还是不相信我？”裴玄静摇了摇头：“绝非此意。只不过，这完全说不通。”鱼玄机道：“娘子莫非想到了什么？”

裴玄静思索了片刻，重新走到灵柩边上，往下一望，却露出了无比骇异的表情。原来温庭筠的尸首依旧是原样，没有任何变化。即使是在今日下午死亡，再考虑进天气寒冷的因素，到现在尸首也该发青变僵才对。她想了想，又问道：“温先生最近有没有因为生病吃什么药，或者其他比较特别的食物？”昆叔对她敌意颇盛，但还是答道：“没有。先生身体一向很好，很少生病。饮食也都是我一手操持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裴玄静道：“那么温先生很可能是中毒而死。”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屋里一时陷入了可怕的寂静。鱼玄机踌躇了半晌，才问道：“娘子这般讲，可有凭据？”裴玄静道：“温先生已经死了两天，尸首却没有任何变化，丝毫不见有变青发僵的痕迹，也不见腐败，这只能说明他体内有毒。我读过一些方术之书，里面提到一些特别的药物可以保持尸首新鲜，不过均是剧毒之物。”

昆叔突然大嚎起来：“你们还是不相信我，先是说我说谎，现在又说我毒死了先生……天哪……”苏幕急忙劝慰道：“昆叔，娘子说先生中毒而死，并没说是你毒死的，也有可能是偶然中毒，或者其他人下了毒……您可千万要保重身体……”昆叔止住哭声，呆了呆，又大哭起来：“那不是还是说是我下的毒么？这里又没有别人。”

苏幕无奈地望着鱼玄机，鱼玄机刚欲开言，只听见“哗啦”一声巨响，前厅大门突然被狂风吹开，众人吓了一大跳。昆仑赶将过去，欲重新掩上门时，外面又传来一声惨叫：“啊……”声音极为凄厉，在这寒夜

中格外令人毛骨悚然。

昆叔顿时止住哭声，惊魂不定地看着门外。众人面面相觑，均有恐惧之色。还是裴玄静自恃有武艺傍身，道：“我出去看看……”尉迟钧忙道：“不如一起去。”

便在此时，车者赵叔一头闯将进来，慌慌张张地指着外面向众人道：“外面……外面围墙上有两个人在偷看……”裴玄静一听便往门外跑去。尉迟钧生怕她有失，将来无法向李言交待，也急忙领着昆仑追了出去。

鱼玄机突然问道：“是两个人么？”这话问得有些莫名其妙。赵叔一愣，答道：“是两个人。”

昆叔却会意到了她问话的言外之意，问道：“炼师难道以为是李亿员外么？”鱼玄机没有回答，只是陷入了惘然苦思中。她回想起黄昏她独自在大门外时，曾感到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盯着自己。到底这是不是幻觉？如果不是幻觉，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能令她如此心悸？

片刻后，追出门的三人折返回来。尉迟钧一摊手道：“人早跑远了，一无所获。”苏幕问道：“或许他们就是下毒的凶手？”裴玄静道：“并非一无所获。我看这二人身形，应该就是适才来过的大山小山兄弟。”

鱼玄机倒也不觉惊诧，只道：“果然如娘子所言，这两兄弟有问题。”裴玄静道：“嗯。”顿了顿，又道，“我听奶娘提过，在杀人案件中，八成以上的凶手均认识受害人。而下毒杀人，则凶手铁定认识死者，可以说是十足把握。”鱼玄机已然会意话中弦外之音，点了点头，若有所思。

尉迟钧早就一头雾水，听到二女如此对答，忍不住出声问道：“娘子是说，大山小山是毒死温先生的凶手？”鱼玄机道：“这兄弟二人确实有很大的动机和嫌疑。”也不多解释，又问赵叔道：“刚才那一声是你叫的？”

赵叔点点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原来他适才想方便，又嫌茅厕太远，天又冷又黑的，便想就在院子角落里就地解决算了。孰料刚刚站好

拉下裤子，便看到两个黑影爬上墙头。之前他看到惨白的灯笼飘荡在黑夜的寒风中，已经感到阴森恐怖，突然想起听过的各种鬼怪传说，甚至连小时候冤鬼还魂挖仇人心脏的老故事都记了起来。正毛发倒竖的时候，突然看到墙头冒出两个人头，当即吓得大叫了一声，提了裤子，拔腿就跑。众人听说了经过，不免无趣，只得讪笑两声。昆叔自提了灯笼，领着赵叔前去茅房了事。

裴玄静重新回到灵柩边，久久凝视着尸首，想找出证实他死于非命的蛛丝马迹。鱼玄机秉烛站在一旁为她照亮，却再也不敢瞧那灵柩内的惨淡面容，只问道：“娘子真的觉得飞卿是被毒死的么？”虽还有疑问，却平添了几分愤怒，那是她想要知道真相的决心。裴玄静道：“刚才昆叔也说了，温先生很少生病，身体也一直很好。他今年……”鱼玄机接道：“飞卿今年五十四岁，才刚刚过了知晓天命的年纪。”裴玄静道：“嗯。炼师，你这般聪慧，试想一下，一个无痛无病的健康男子，却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地死在书房中，你不觉得非常可疑么？”鱼玄机道：“可是昆叔说，飞卿走得很平静……”裴玄静道：“这世上有不少致命的毒药能让人在愉悦平静当中死亡。”

听了这话，鱼玄机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时震住，愈见惊疑之色。裴玄静以为她并不相信，又道：“炼师，我想如果全面检查一下尸首，应该能有更多发现。当然，我并非官府中人，又是妇道人家，多有不便。我们可以等到明天天亮后，请我夫君派件作来验尸。”

却听见昆叔在背后大嚷道：“什么？验尸？不行！绝对不行！”原来在中原传统文化里，将死者的尸体暴露在众人面前任人翻检，被认为是亵渎，是奇耻大辱。

昆叔又指着裴玄静，恼怒地道：“你这小娘子，花样这么多，肯定是朝廷派来捣乱的。我早知道皇帝是不会轻易放过先生的。”

众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提到皇帝不会放过温庭筠，不由得面面相觑。裴玄静道：“昆叔，温先生如果真是被人谋杀，难道你想让他含冤而死么？”昆叔一时呆住，再也说不出话来。

正在僵持之时，只听得“咕噜”一阵山响，吓了众人一跳。循声望

去，尉迟钧很是不好意思，指了指自己的肚皮，道：“不是我，是它。”这才想到大家折腾了大半天，却还都还没有吃晚饭，肚子早就饿得发慌，昆叔自与苏幕、昆仑到厨下烧火做饭。鱼玄机则提灯与裴玄静、尉迟钧前去温庭筠的书房查看究竟。

外面月色朦胧，幽香宜人。淡淡月光洒在梅树上，梅枝将优美横斜的影子尽数投在了地上，影随光转，极有韵致。梅花则愈发风姿绰约，平添了几许清高。美景如斯，几人心头却是愈见沉重。

穿过回廊时，鱼玄机再次强烈感觉到了黑暗中有一双眼睛，她下意识地扭转头，对着墙头喝道：“是谁？是谁在那里？”裴玄静闻声望去，却是空无一人，她与尉迟钧交换了一下眼色，尉迟钧便道：“炼师，那里真有人么？会不会是你悲伤过度……”

鱼玄机默然不应，只是深深叹了口气，继续领着二人往前走去。到得回廊的尽头，鱼玄机道：“这里便是飞卿的书房了。”当即推门而入。

书房的正中铺着一张上好的波斯地毯，原本鲜艳的颜色已经黯淡发灰，看上去很是有些年头了。地毯的正中放着一张不高的案桌，上面堆了不少东西。桌案后则放着一个厚厚的蒲团。桌案两侧各有一根捧烛铜人，铜身细长，高约五尺，顶部是个圆形的烛台，打造得颇为精巧，上面的粗烛已经烧掉了小半。鱼玄机将捧烛铜人上的残烛尽数点燃，房间内一下亮堂了起来。

裴玄静一进来，便专心地打量周围环境。鱼玄机问道：“娘子有没有发现可疑之处？”裴玄静道：“暂时没有发现异常。不过，我们应该先搞清楚凶手是如何从书房进出的。”尉迟钧道：“可是门并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鱼玄机道：“也就是说凶手不是破门而入，他一定认识飞卿。不过，地毯上的泥脚印，似乎是三个人的。”裴玄静道：“这应该是昆叔和大山兄弟留下来的。温先生死的当天，刚好下过一点小雪。而且看书房的情形，地面、案桌都有一层灰，确有两三天没人打扫了，昆叔和那两兄弟都没有说谎。”尉迟钧奇道：“这么说，温先生死于前夜已经可以确定，可他的尸首为什么不腐坏呢？会不会就是你们中原人通常所讲的灵异？”裴玄静道：“我更相信温先生是被人下毒害死，中了奇毒。”

鱼玄机默默走到边侧的书架旁，目所能及之处，一本本的书册都积了很厚的灰尘。她知道飞卿不愿意旁人动他的书，也不让昆叔打扫，可这般看来，这些书都有多久没有动过了？书在人亡，没有人再翻阅，这些书还会有什么价值？

突然，她留意到用来方便取书的人字梯一边的最下面两级横木上各有一个脚印，急忙将梯子搬过来，放到书架前，上了两级，刚好看到书架的第三层上唯有一小块地方没有尘土，看上去倒像个印迹，显然是早先放在这里的東西被人拿走了。到底是什么呢？她从梯子上下来，仰着头苦苦回忆，三个月前她还来过这里，即使没有特别留意，总该有一些印象的。

裴玄静则仔细查看着案桌上的物品。案桌左边一厚摞纸稿，散乱地放着；右首不似左首凌乱，灰尘也更加明显。前面放置着笔筒和砚台，后面则搁着一个大得不同寻常的茶壶和茶杯，显示出主人有嗜茶的爱好的。茶壶已经见底，茶杯中却还有大半杯茶水。根据上面漂浮的茶釉厚度看来，茶水应该是两天前所泡，正是温庭筠死亡当晚。茶杯四周，有几点斑斑点点的蜡油。她心思缜密，不禁微觉奇怪，蜡烛明明搁置在左右的捧烛铜人上，没有任何动过的痕迹，为何会在这案桌上出现蜡油？

正纳罕间，却听见尉迟钧惊讶地道：“还剩不少茶水呢！可能是还没有完全喝完就已经中了毒。”裴玄静道：“嗯，毒药也许就下在茶水中。不过这需要专门的件作来鉴定。”尉迟钧突然想到了什么，叫道：“哎呀，温先生会不会是自杀？他被贬往边县任县尉，远离京师，可能一下子想不通，起了轻生之念。”裴玄静道：“如果真是自杀，便能解释为何他是独自闭室而死。”

鱼玄机却断然道：“不，飞卿绝不可能自杀。”顿了顿，又道，“你们可能认为飞卿失意下心生绝望，可他并非现在才不得志，而是一辈子都不得志。”深深叹了口气，裴玄静本待说：“只有确定温先生到底是怎么中的毒，才能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但言语中大有维护温庭筠之意，便将这句话吞了下去。

鱼玄机又道，“何况，飞卿被贬一事早有转机。三个月前，也就是娘子举行大婚的当天，我赶来这里，就是要告诉飞卿，张直方答应从中斡

旋，劝说圣上将飞卿留在京师。此事已有眉目。况且三个月前我来之时，飞卿情绪并不见得如何沮丧，他还答应我，要好好利用这段空闲，将自己的诗集整理辑录出来。”一边说着，一边走过来，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叠纸稿，一字一句地念道：“‘君不见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余清露寒……旧臣头鬓霜华早，可惜雄心醉中老’。这是飞卿的《达摩支曲》，李可及曾为它谱曲，传唱很广。”

又翻了一页，却不是诗稿，而是皇帝贬斥温庭筠为随县县尉的敕书，这便是那封中书舍人裴坦当制的著名敕书了。敕文云：“敕：乡贡进士温庭筠，早随计吏，夙著雄名，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

再翻下一页，才念到开头“苦思搜诗灯下吟”一句，便生生顿住了，百般滋味顿时涌上心头。原来这首正是她所作的《冬夜寄温飞卿》一诗，只不过已经不是她的原信，而是飞卿亲笔抄录的另外一份。一时间，她不由自主地想要去揣度他的心意。到底这个拒绝过她爱意的男子，心底里面有没有过她的位置？

一旁尉迟钧见她神色不定，有心安慰，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女子确实有令人怦然心动的魅力，并非因为她的美貌，而是她全身散发的那种神秘深邃的气质，他甚至切实地感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为她的感性所吸引。

与鱼玄机沉溺于情感世界不同，裴玄静却又有了新的发现——书房窗户左下角的窗纸上有一个破洞，破纸边均朝里，似乎是有人刻意从外面用手指捅破。她迅疾走到书房外面，从窗户外透过破洞一看，视线刚好正对书房内的案桌，她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鱼玄机对着诗稿变幻不定的表情。会是什么人从这里偷窥温庭筠呢？这个人自然不会是昆叔，他也绝不会是凶手，因为他没有任何要杀主人的理由，可饭菜茶水均由他亲手料理，为何单单只有温庭筠中毒？他又是如何中的毒？

百思不得其解，便往书房中走去，忽看到回廊外种有数株竹子，正萧萧飒飒于寒风中，顿时联想到白日见到两个小孩子互相用吹刺攻击的情形。她急忙走进房中，叫道：“我知道了温先生是如何中毒了！”

据她推测，当晚凶手悄然来到书房窗户外，用手指蘸了些口水，无声无息地捅破了窗纸，再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竹杆，用吹刺的方式将带毒的荆棘刺吹到正伏案整理诗稿的温庭筠身上。温庭筠由此中毒，伏倒在案上，正符合昆叔所描述发现他时的情形。

鱼玄机 and 尉迟钧听了，均觉得有理。三人便埋头在地上苦找了一通，希望能发现荆棘刺的痕迹，结果却是令人失望。裴玄静思索片刻，又道：“只要能有件作来验尸，应该能在温先生身上发现荆棘刺。即使丢了，他身上也应该有外伤的伤口。”鱼玄机为难地道：“昆叔肯定不会同意验尸。”裴玄静道：“只要报官，纵然昆叔不同意，他也无可奈何。”

正商议着，苏幕来找三人吃晚饭，便预备趁吃饭的机会说服昆叔。果如鱼玄机所料，昆叔一听就坚决反对，说是众人还是怀疑他。原来温庭筠自半个月前开始整理诗集，从未出书房一步，吃住都在那里，而饭菜茶水均由昆叔亲自操持后端到房中，伺候他吃完再行收走。未了，昆叔怒道：“下毒？这里半个月来一个人都没来过……”他突然顿了顿，似乎想起了什么来，刻意望了眼鱼玄机，见她正在凝思，便续道，“谁会来这里下毒？说到底，你们就是怀疑我！先生身体不坏，那是因为上天有灵，佛祖保佑！”

裴玄静道：“即使无法在食物中下毒，但如果有人跟刚才大山兄弟一样，从围墙爬进来，溜到书房的窗外，用类似‘吹刺’的方式，将带毒的针或者其他东西射到温先生身上，便很容易造成外伤中毒。”尉迟钧道：“这样推断，确实能解释书房的窗户上有手指捅开的圆洞，也能解释温先生为何闭门而死。”昆叔一时愕然，半晌才问道：“是谁？是谁做的？”

尉迟钧忖道：“看起来，刚才爬上墙头的大山兄弟嫌疑最大。这二人就住在附近，熟悉环境，能够悄无声息地溜进来。会不会是他们贪图贵府财物……”说到这里，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了起来，温府破落寒酸至此，能有什么财物引来外人垂涎？一念及此，不由得又想起银菩萨闭门失窃事件。他知道裴玄静从未在意，并且已然将银菩萨布施给了法门寺，可事情发生在自己府邸，盗贼迄今未能找到，不免耿耿于怀。

但他这话却提醒了昆叔，迟疑问道：“会不会是为了那件……宝

物？”他这话是向鱼玄机问的，她当即会意，这才恍然大悟，急忙朝书房奔去。进来后直奔案桌后的墙壁，那上面挂着一张“杜陵游客”的横幅字，揭开字幅，墙上露出了一个暗格。她从中取出来一个黑木盒，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一时怔住。

众人一窝蜂地跟了进来，昆叔一见此情形，跌足道：“果然没有。”尉迟钧见那木盒为上等檀木所做，沉香馥郁，盒子本身便名贵异常，里面的物品谅来非同小可，便问道：“这里面原本装的是什么？”

昆叔踌躇着，似乎不大愿意说出来那宝物到底是什么。鱼玄机却顺口接道：“是九鸾钗。”苏幕大奇，问道：“莫非就是昔日为南朝潘妃潘玉儿所拥有的九鸾琥珀钗？”鱼玄机点头道：“正是。”尉迟钧叹道：“早听闻这件宝物工巧妙丽，殆非人工所制，九鸾九色，世所罕见，想不到原来落在了温先生手中。”

裴玄静感觉鱼玄机手中的木盒形状十分熟悉，似在哪里见过，只是一时又想不起来。鱼玄机却突然想起来书架第三层，原来放有一个玉狮子，向昆叔证实，果是如此。看来玉狮子也是被同一人偷走了，只留下了一个印迹。

九鸾钗的失窃终于令昆叔开始相信温庭筠是被他人下毒害死，而不是所谓的上天显灵。众人急于知道真相，决定由裴玄静指挥昆仑检验尸首体表，看是否能发现外伤。昆叔虽不断哀声叹气，却也不再反对。

昆仑本是胡人，大字不识一个，也不像中原人那般对死人有诸多禁忌，干脆麻利地解开了尸首的衣服，举烛一照，先是惊讶地叫道：“胸口横着好大一道印记。”裴玄静一看，便道：“这是压痕，并非伤口。温先生当时正伏案写作，突然中毒后，身体自然前倾，伏在桌子上，胸口紧靠案桌边缘，造成了这样的印记。”一语既毕，旁人均望着她，惊讶之余，也多几许佩服。

然而，验尸的最终结果还是令大家失望，温庭筠身上别说伤口，就连伤疤也极少，只在额头和嘴角发现有疤痕，但看起来也已经是陈年旧伤。昆叔见状，自愧不该让他们折腾先生身体，又开始落泪。

当昆仑重新为温庭筠戴好帽子时，裴玄静忽留意到尸首头发中有一些细微粉末，她猛然想了起来，这粉末与书房案桌右首桌面的灰尘很像。她赶回书房验证，果然是同一类，不但在放置茶壶、茶杯的那一处格外明显，甚至右侧的地毯上也发现了一些。再仔细察看，这些粉末似乎并非普通灰尘，莫非这就是毒药？

外面天幕依旧一片漆黑，山脚下却隐约传来了公鸡打鸣声，天就要亮了。残月朦胧，晓风寒冷。众人折腾了一夜，身心俱是疲惫，商议着先各自休息，等到天明再去报官，等待官府的人来处理。

裴玄静却根本没有心思入房休息，她自己悄悄提了一个灯笼，径自到书房内外忙活了好一阵子。接着又到院落中仔细寻找着什么。

又过了大半个时辰，天开始蒙蒙发亮，整个温府笼罩在一片腾腾雾气中。朦胧静谧之余，又多了几许奇诡神秘。裴玄静查看完宅内，又来到宅外，总算有所发现后，才略略舒了一口气。

这是一个相当清爽的早晨。山风温柔地迎面拂来，又欲言而止地掠过耳边。薄雾时散时聚，跟随着脚步流转不定。更多的雾气正徐徐地飘离地面，朦朦胧胧地浮向空中。东边山顶上已经出现了发白的曙光，朝阳即将升起。朝雾一层层散去，远山的轮廓越来越清晰。隐隐约约的山峦深处，飞起了几声鹧鸪的啼鸣。

眼前景色是如此令人怡然，而背后的宅邸却隐藏着如此多的往事和哀伤。裴玄静本不是个轻易动情之人，也忍不住深为叹息，低声吟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只听见有人在背后接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她回过头去，鱼玄机正走过来，道：“娘子，这次真要多谢你。”裴玄静道：“你我之间，不必说这个谢字。”鱼玄机点点头：“如此，我便当娘子是知己了。不过现在我得赶回长安一趟。”裴玄静大为意外：“炼师现在就要回长安么？”鱼玄机道：“嗯，我有点事情……”只听见有人道：“谁也不准走！”语气甚是威严。

回头一看，一名差役正与大山兄弟一起沿山道上来。适才开言的正

是差役，走过来道：“我是鄆县县衙的差役董同，大山兄弟来报温庭筠死因可疑，你们几个来历不明。在县尉到达之前，你们谁都不可以离开。”

尉迟钧与苏幕、昆仑赶将出来，见官差已到，还以为是鱼玄机赶早去报了官，不由得道：“来得好快。”大山道：“再不快点来，恐怕你们早跑了。”满脸尽是得意之色。

鱼玄机看了他一眼，不无讥讽地道：“你倒是会恶人先告状了。”大山忙道：“差大哥，这位美貌炼师是后来来的。那位小娘子和两个波斯胡佬是之前来的，有嫌疑的是他们三个。”

董同上下打量着一身道士服装的鱼玄机，愕然道：“原来你就是鱼玄机。”他不问便即猜到鱼玄机的名字，可见是早已经久仰大名了。

裴玄静却道：“差大哥来得正好，我找到大山兄弟盗窃的证据了。”众人尚在惊愕中，大山已经大喊了起来：“胡说八道！”裴玄静缓缓道：“你们兄弟，本来是昆叔临时请来帮忙的。大前天晚上，温庭筠被人下毒害死……”

董同大吃了一惊，问道：“什么？温庭筠是中毒死的？”他昨夜在县衙当值，接到大山兄弟报案，说是温庭筠死因可疑，因温庭筠是朝廷命官，不得不重视，是以一早便派人向住在城外的县尉李言呈报，又听大山说有形迹可疑的人住在温府，担心出了岔子，便不等李言到来，自己先赶将过来。但内中情形，大山也说不清楚。他哪里知道大山兄弟不过是想兴风作浪，趁机捞点油水，目今听到温庭筠是被人害死，不由得十分惊骇。心想：“这下可糟了。刚巧今日京兆尹要来本县巡视，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这还了得！”

他不知道裴玄静即是县尉夫人，见她老成持重，看上去较之油腔滑调的大山更为可信，便问道：“娘子刚才说的证据是什么？”大山道：“差大哥，你可不能听她胡说！”董同严肃地道：“是不是胡说，要听过了才知道。”

裴玄静道：“当天晚上，温庭筠死在书房中，昆叔发现后，不得不去找住得离温府最近的大山小山兄弟帮忙。大山兄弟本来不答应，但昆叔

答应付给报酬，于是大山兄弟先赶到镇上的棺材铺，与棺材铺的伙计抬了棺材到温府。就在大山兄弟到书房中帮昆叔抬出温庭筠的尸首时，大山看上了书架上的玉狮子。但当时抬着尸首，手不方便，来不及拿。后来装殓好尸首后，大山兄弟假装离开，但大山不久又翻墙进来，到书房窗户外，用手捅破窗户纸窥探，见房内无人，便悄悄溜了进去，拿走了那只玉狮子。书架一直没有打扫过，留下了一个印迹。”大山连声道：“胡说！胡说！”

裴玄静也不理睬，续道：“过了一天，就是昨天，大山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温府，借口是要给昆叔帮忙，其实是想看还有没有其他可以顺手牵羊的东西。他在书房的暗格中找到了木盒，偷走了九鸾钗。虽然也爱那盒子，无奈不便藏在身上，只得舍弃。结果出来时，刚好遇到了我们。当时，他一看到我们，便立即去摸胸口。这其实是一种本能的行，他怀中藏着偷来的宝物，当然生怕人发现。”

苏幕听到此处，突然想到银菩萨失窃的那晚，张直方说要去咸宜观请鱼玄机到宴，她追出去不遇，回来时刚好撞见，结果张直方莫名其妙地向腰间摸去。当时她还以为他是要去拔腰间的佩刀，现在想起来似乎又不是，他更像是在拍怀中的什么东西，而且极为符合裴家娘子所言的本能行为。莫非他怀中……这怎么可能？一时之间，她几乎不敢往下想了。

却见大山气得脸发绿了，也全然没有了平日的口舌伶俐，只是嚷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裴玄静道：“大山一看到尉迟王子和随从都是胡人后，便换了一副神色。”差役和大山兄弟都很惊讶，打量着尉迟钧，均想：“原来他还是位王子。”

裴玄静接着道：“也许是想从王子殿下身上揩油水，也许是还想在温府揩油水，这对兄弟打算晚上来这里，刚好昆叔因为受到怀疑，去找他们来作证。事情完后，他们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躲在院子外面，伺机下手。不料刚好被起夜的赵叔撞见……”

大山恼羞成怒地道：“这都是娘子自编自造的谎话！你有什么凭据？”裴玄静道：“墙头窗下都有你们兄弟的脚印。”大山道：“你怎么知道是我们的？”裴玄静道：“温先生死的当晚，下过一场小雨雪，你和你

弟弟连夜赶来，带泥土的脚印就留在书房。这些脚印跟墙头窗下的一模一样。”

大山还待强辩，鱼玄机道：“多说无益，不如让差大哥去你家搜一下，只要找不到玉狮子和九鸾钗，不但可以还你清白，我也愿意当面向你道歉。”大山立即涨红了脸，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我们又没偷东西，凭什么要搜我家？”

董同本来还对裴玄静的推断半信半疑，但大山这一句话太有欲盖弥彰的意味，反而令他起了疑心。大山见董同突然转了态度，狐疑地瞪着他，终于有些心虚起来，支吾着道：“差大哥，咱们可是乡里乡亲的，你宁愿相信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子，也不相信我？”

一旁尉迟钧忍不住插口道：“她可算不上来历不明的女子……”有人朗声接道：“不错，她正是内子。”闻声望去，李言已经带着仵作及数名差役赶到。

局面突然有些戏剧化了。之前本来只有尉迟钧和鱼玄机相信裴玄静的话，但随着她身份的表露，不由得不对她刮目相看，尤其她的推断有理有据，开始信服。就连闻声而出的昆叔得知她是缙氏县令裴升之女、又是本县县尉李言夫人后，敌意也随之少了许多。

李言等人到来后，裴玄静向丈夫和众人详细复述了一遍经过和推断。在场人中不乏办案的老差役，均无任何异议，仵作更是对县尉夫人的见识深为推许。

李言素知妻子能耐，便径直派董同带着两名差役押着大山兄弟下山去村里搜查，看能否找到赃物。又派人仔细搜集了相关物证，仵作验明尸首头发中的粉末与案桌、地毯上的粉状物是同一种物质，而且茶杯的茶水中，可以断定死者确实喝过这种粉末。然而用银针检验，并不变色，似乎表明这种粉末并无毒性。

裴玄静道：“据我所知，有几种毒药不能用银针来检验。”仵作道：“娘子说得极对，可那些都不是普通的毒药，绝非寻常人能得到。而且像温先生这样，面容虽死犹生，没有任何变色，我当了三十年仵作，

还从来没有见过，真是奇事。”鱼玄机问道：“无论怎么说，飞卿中毒而死是可能的了？”佯作望了她一眼，迟疑了下，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照目前的情况看来，温庭筠身上没有任何外伤，只能是食水中毒，那么唯一有机会在茶水中下毒的就只有昆叔了。可他为什么要害死自己衣食父母的主人呢？他常年住在半山，又怎么能得到如此奇珍的毒药？

昆叔看上去少了许多呆滞，大概案情的进一步明朗化惊醒了他。他看上去有很重的心事，几次望向鱼玄机，欲言又止。在场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除了正在沉思的鱼玄机本人外。最后还是李言按捺不住，先问道：“昆叔，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斜睨了鱼玄机一眼，又道，“放心，有我在这里，你大可不必顾虑。”

昆叔似受到了鼓励，终于期期艾艾地开口道：“其实，并不是没有外人来过，先生死的前一日，李亿李员外来过……”

一听到“李亿”这个名字，鱼玄机顿时从自己的世界中惊醒过来，她的脸庞因为震惊而显得格外生动起来，原来美人生气也是一道风景。

昆叔见状忙道：“我本来想要告诉鱼炼师的，可又顾虑炼师你……”深深叹了口气。这一叹当中，自然有无穷无尽的惋惜和怜悯意味。

在场众人也大多听说才子佳人的故事，而眼前的鱼玄机就是活生生的女主角。鱼玄机似乎注意到了一干人若有若无试探的目光，默默地低下了头，重新陷入了静思当中。

在李言的要求下，昆叔开始讲述李亿来访的情形：大约半个多月前，李亿突然上门拜访。他与温庭筠本是旧识，但已经多年不见，是以最初见面时，温庭筠很是高兴。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二人在书房大吵了一架。李亿当时恨恨而去，那副表情，让昆叔以为他从此再也不会踏进这里半步。孰料就在温庭筠去世的前一天，李亿又再次出现。不过这次他只与温庭筠在书房短短交谈了几句，便再次离开了。

李言道：“如此看来，李亿有重大谋杀嫌疑。”一直沉默的鱼玄机忽然恢复了生机，插口道：“不，他绝对不会。”

裴玄静很为她这种决绝的口气惊讶，自从那晚在三乡驿国香原原本本地告诉她鱼玄机的故事后，她便认为自己是了解她的——那个为了前程抛弃了她的男人，在她心目中应该早就没有了位置，她离开李亿后的生活便是明证。或许她之前广阔交友、游戏于宴会间时，尚有着报复李亿的心理，但之后的销声匿迹，恰好是她内心平静、回归自我的呈现。可是为什么在目前这样的情形下，她还要如此态度坚决地为李亿辩解呢？

鱼玄机大约看出了裴玄静及众人的困惑，便平静地解释道：“我绝不会袒护李亿。不过我了解他，他对飞卿一直心存感激。”李言冷笑道：“是感激温先生把你介绍给他当妾吧？”

鱼玄机惊讶地望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只报以同样的冷笑。倒是其他人很惊讶李言的这句话，不知道他为何对一个受过伤害的美貌女子如此冷嘲热讽，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的新婚妻子裴玄静。她诧异地望着丈夫，仿佛才第一天认识他。

幸得昆叔及时打破了难堪，道：“我每天都要刷洗茶杯、茶壶，李亿员外前一天才来，不大可能下毒。”李言道：“也许是慢性毒药，温先生死前的一天便已经中了毒。”裴玄静缓缓道：“可若是这样，便解释不了温先生死前喝的茶水中含有不明药物。”李言重重看了妻子一眼，道：“不明确是不明，未必就是一种药物，更未必是一种毒药。”已经颇有赌气的口吻。

正争执不下间，只听见门外有人扬声叫道：“京兆尹到！”

话音未落，京兆尹温璋已然大踏步走了进来。他一身紫色公服，衣服上纹绣着无枝叶散答花，腰间围着一根十三鎰的金玉带，表明他的官阶是从三品。左腰悬挂着一个玉袋，里面自然装着须臾不离身的官印了。

他身后还跟着数十名随从，阵势极大，李言派去搜查大山兄弟家的差役董同也在其中。这么多人一齐涌将进来，原本空旷的大厅立即显得狭小了起来。

人虽然多，当场却是寂静无声。尤其差役们井然有序，各自垂首肃立，大气都不敢出。这当然是因为京兆尹在场的缘故。

李言身为畿辅县尉，正是京兆尹的直接下属，自然对温璋相当熟悉。此公出身名门，是唐初名臣温大雅六世孙，却素来主张用严刑酷法，凡其经手之案，手段之残酷，量刑之逾重，令人胆战心惊，但也由此赢得了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美名。他初任京兆尹时，长安城中有不少恶汉无赖，不顾“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的古训，公然将毛发髡掉，剃成光头；又各自在身上刺青，即在皮肤上刺字或文上图案。其中一个住在大宁坊的叫做张干的恶汉最为嚣张，他叫人在自己的双臂上刺了两句话，右臂上是“生不怕京兆尹”，左臂上则是“死不畏阎罗王”，公然向京城最高负责官员京兆尹发出挑战信。这帮人也确实作恶多端，打架斗殴，抢劫路人，还将毒蛇带进酒肆，以放蛇要挟店主，讹诈钱财。负责地方治安的长安县尉和万年县尉都拿他们没办法，京兆府派人追捕，他们便躲到熟识的神策军兵营中去。自唐德宗“泾卒之变”后，神策军一直为宦官所控制，长安恶霸和富户为了逃避徭役、寻求庇护，往往想方设法地列名神策军中。这些人大多只是每月纳课，实际上并不入伍。温璋上任京兆尹第三天，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捕了有名有姓的所有恶汉，其中最凶恶的三十名被当场杖杀，并陈尸街头示众，其中也包括那位“生不怕京兆尹”的张干。剩余的则被强行炙去刺字和文身，即用艾条直接烧烤皮肤，疼得那群恶汉哭爹喊娘。这件事后，京城治安大为改观，温璋名声大噪，人们都说，不管是谁，只要为非作歹，撞到温璋手上，便休想逃脱。

这位嫉恶如仇的京兆尹，不仅令恶汉不寒而栗，其下属也多敬畏有加，而李言更是如此。不为别的，只为他大婚当天，因银菩萨失窃事件耽误了行程，临近正午才从长安出发回鄠县，由于着急赶路，竟然冲撞了温璋的仪仗。唐朝京兆尹权势很大，每次京兆尹出巡总有庞大的仪仗队伍，前呼后拥，威风凛凛。甚至还有两名青衣小吏手中各执长竿在前面赶开路人清道，称为“喝道伍佰”。要是有人冲犯了仪仗，要么被拘押，要么被当场杖打。当年韩愈任京兆尹，刚好诗人贾岛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驴背上想到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想将“敲”换成“推”字，犹豫不定时，便在驴背上伸出手来回做推敲的姿

势，结果未曾留意前方道路，莽撞地冲进了韩愈的仪仗，倒也从此留下了一段“推敲”的佳话。当日李言也是类似情形，虽然请罪时为自己做了辩解，温璋也特别开恩没有计较，但他那冰冷严厉的眼神还是令李言不寒而栗——他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位上司没有当众责罚并不是因为他像昔日韩愈那样宽厚，而是他当时还有别的事情更为急切，所以这也意味着，日后的某一天，可能还会进行追究。

果然，温璋一进来毫不理睬李言的见礼，只将目光径直投在鱼玄机身上。李言忙道：“这位炼师是……”温璋冷声道：“大名鼎鼎的咸宜观观主鱼玄机。”随即走向裴玄静，问道：“听说是娘子发现了温庭筠被人下毒害死？”李言见此情形，更加惴惴不安，如此寒冷的天气，额头竟然微出汗。

当日李言无意中冲撞温璋仪仗时，裴玄静已经见过这位冷面冷言的京兆尹，但她并不似丈夫那般畏惧其权势，只是平静地道：“是我与鱼炼师、王子殿下发现的，不过还只是怀疑，并没有十足的证据，未能肯定茶杯中的粉末就是毒药，也没有发现疑凶，甚至连凶手到底如何下毒也未能发现。”

温璋早已经从差役董同口中得知了事情经过，似已成竹在胸，沉声道：“让本尹来告诉你们吧，疑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转身，将目光投在了昆叔身上。

众人犹在愕然间，昆叔结结巴巴地问道：“尹君竟然也怀疑是我？”只是他这次的神态，已经不似之前被裴玄静怀疑时那般反应剧烈，大概已经见怪不怪了。

温璋冷然道：“正是你！”顿了顿，又道，“不过，独木不成林，单弦不成音，你只是同谋而已，真正的主谋另有其人。”

众人无不面面相觑，一时不能领悟到他的言外之意，温璋便干脆地指着鱼玄机道：“她才是主谋。”

自从温璋一进大门，鱼玄机便已经感觉到他盛气凌人的敌意，可万万料不到他会指认自己为凶手，一时呆在当场，说不出话来。倒是昆叔

最先为她鸣不平：“尹君可不要乱说，鱼炼师只在三个月前来过这里。”

这里绝大多数人对温璋又敬又畏，大气也不敢出，偏偏昆叔也是个几个例外之一。看上去，他对官府中人有极大不满之处，大约也是沾染了温庭筠愤世嫉俗流韵的缘故。温璋却连连冷笑，似是自恃身份，不屑去辩驳对方的话。

裴玄静正欲开言，李言暗中扯了扯她衣襟，示意她不可再去招惹京兆尹。一旁尉迟钧察言观色已久，见此情状，暗忖还是自己出面比较方便，便问道：“尹君这么肯定，可有什么凭据？”温璋反问道：“王子殿下难道不知道么？”尉迟钧不知他所指何意，便摇了摇头。

温璋道：“那好，本尹就从头道来。”一指灵枢，又道，“这位温庭筠温先生，是我大唐极为有名的诗人，成名已久。而这位鱼玄机，自小就苦恋这位大诗人，之后更是成为温先生的记名弟子。当然，实际上，她是想成为温夫人……”

这并非什么新鲜的故事，在场听过的人不在少数，但从堂堂京兆尹口中说出来，却是别有一番意味。众人目光一齐投在鱼玄机身上，她却始终很平静，仿佛并没有听进温璋的话，也没有感受到他咄咄逼人的气势。

温璋续道：“但由于此女的出身，出自大名鼎鼎的平康坊，温先生始终无法接受她。不仅如此，为了摆脱她的苦苦纠缠，还将她介绍给当时任补阙的状元李亿做妾。只是，李亿也很快抛弃了她。此女从此对温先生和李亿怀恨在心，恨不得杀二人而后快……”

裴玄静不顾丈夫阻拦，忍不住插口问道：“尹君这样下结论，可有真凭实据？还是仅仅是个人推测？”

温璋对她贸然打断自己的话头很是不满，但对方毕竟只是个女子，因而没有发作，只道：“娘子安心听本尹说完！之后，鱼玄机便在长安咸宜观出家，仗着自己有几分容貌才华，写下‘鱼玄机诗文候教’红纸告示，艳帜高张，导致好好的一个道观，成了长安著名的风月场所，堪比平康坊。一年前开始，这位鱼玄机突然闭门谢客，开始从良了，成为长

安的又一大奇闻。据说是因为李亿又回到了她身边。后来又有人说，那个人不是李亿，而是一个容貌酷似李亿的落第书生。不管这个人是真李亿，还是假李亿，不久后也神秘消失了。”顿了顿，又道，“本尹倒认为这个人就是真李亿，他可能想就此回到鱼玄机的身边，不过却被鱼玄机赶走了。”

他黑着脸滔滔不绝，旁人也不敢随便发问。只有尉迟钧暗中同情鱼玄机，道：“这些事情我也曾略有耳闻，不过当事人的是是非非，始终难以为外人所明。何况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与温先生一案并无直接关联，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温璋对这位于阉王子倒还算客气，勉强耐着性子解释道：“李亿重新来咸宜观找鱼玄机，她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将他赶走了呢？说明鱼玄机从来没有忘记过仇恨！对李亿如此，对温庭筠也是如此！所以，温庭筠被毒害一案，肯定是鱼玄机和昆叔串通好的杰作。”

裴玄静道：“尹君所言，自有道理，但这些推断前后并无内在的根本联系，前面的因，不一定能成就后面的果。如此轻率断案，如何能让人心服口服？”李言料不到妻子竟然敢当面顶撞京兆尹，阻止不及，只好亡羊补牢，忙道：“内子信口胡说，冒犯了尹君，还请尹君念在她女流之辈……”

温璋却似乎很重视裴玄静的话，一摆手打算了李言，道：“在一个独立于半山封闭宅邸，其间没有外人到来，温先生却离奇中毒而死，唯一可能的凶手只能是他身边的人——昆叔。这一点，娘子应该没有疑问吧？”裴玄静不以为然地道：“可昆叔没有杀人的动机。没有因，又何来果呢？”温璋道：“所以本尹才说是昆叔与鱼玄机共谋——鱼玄机有动机，昆叔有时机。”

裴玄静却摇了摇头，又举出另一条她新发现的证据：她曾用院子里找到的小蚂蚁分别试过书房茶杯与茶壶中倒出的水，发现了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只有茶杯中的水有毒，茶壶的水并没有毒，这显然就排除了昆叔下毒的可能性。因为昆叔往书房送去茶水时，必然是一壶热茶水加上一个空茶杯。如果他要下毒，一定会选在只有他一个人的厨下动手，将毒药落在茶壶中，这才是万无一失之策。他又怎么会冒着被

当面揭破的风险，下毒在茶杯中呢？原来早上的时候，她在书房中忙前忙后、忙进忙出就是为了证实这个。

这一证据极为有力，温璋一时无语。裴玄静又道：“尹君进来这里，才一会儿功夫，连温先生的尸首和中毒现场都没有看过，就急着下判断结论，是不是有些武断呢？”

温璋一怔，面色阴沉得更加厉害。李言正惶恐不安之时，却听见他决然道：“那好，本尹就看看受害人的尸体和现场再说。”径直走道灵柩旁，只那么微一探身，便立即露出了震惊无比的神色，看来他尚不知道温庭筠尸首不坏之事。

尉迟钧道：“尹君发现了什么？是不是觉得尸首面色如生非常怪异？”温璋没有答话，一时陷入沉思。

裴玄静上前道：“请尹君立即下令缉拿李亿，他目前有很大的嫌疑。”温璋很是意外，问道：“娘子怎么会这样认为？”裴玄静道：“李亿在温先生死前一天来过这里。昆叔曾说李亿没有下毒机会，因为昆叔每天要换洗茶杯、茶壶，我本来也这样认为。但刚才听了尹君的高论后，我认为李亿有很大嫌疑。”温璋道：“噢？说下去！”裴玄静道：“尹君之前提到，是温先生将鱼玄机介绍给李亿的……”她略带歉意地看了一眼鱼玄机，接着道，“以鱼玄机这样才貌的女子，李亿应该欣喜若狂才是，但不久就将鱼玄机休掉，听说是因为李妻裴氏嫉妒鱼玄机。对于这样的结果，李亿未必会感激温先生吧。加上昆叔说半个多月前，李亿曾到这里与温先生大吵了一架。温先生死前的一天，李亿又再次出现。这些应该都不是巧合。”温璋道：“嘿嘿，听起来有点道理。那么，李亿是怎么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下毒作案的呢？”

温璋这句话并无奇特之处，但正因为他说得太过顺畅，反而引起了裴玄静的特别留意。之前，他的态度非常肯定，一心认定是鱼玄机和昆叔合谋，不过，自从他看过温庭筠的尸首后，神态和语气均起了微妙的变化。他适才提及“下毒作案”，听起来，这位京兆尹已经完全可以确认温庭筠是中毒而死，他或许早已经肯定那些粉末就是毒药。果真如此的话，他一定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情况。

这些想法不过转念之间的事。她顿了顿，便继续说明李亿作案的经过：“当时温先生一个人在书房，李亿多次来过这里，熟知情况，完全可以在昆叔不知道的情况下溜进书房。即使温先生发现，然他与李亿熟识，自然也不会叫喊，于是李亿便趁机往茶杯中下毒。”

众人听了连连点头，就连李言也觉得妻子的推测合情合理。唯独温璋一再摇头，连声道：“不对，不对。”他那种显得很有把握的样子，更加深了裴玄静对他知情的怀疑。

裴玄静问道：“那么，尹君有何真知灼见？”这一句“真知灼见”，听得温璋心中甚是受用，但口中却道：“真知灼见？之前本尹的真知灼见不是已经被娘子判断为武断么？再也没有了。”

这句话甚不合他京兆尹的身份，众人不知道这句话是反讽还是他意，正各自琢磨之间，鱼玄机忽问道：“尹君好像已经知晓温先生中的是什么毒，可否能将详情告知？”原来她如同裴玄静一般，也早已留意到温璋之前的话中有不同寻常之处。

温璋一愣，本能地答道：“本尹可没说过知道毒药详情。”一语即毕，这才意识到适才问话的人是鱼玄机，当即重重咳嗽了声，问道：“书房在哪里？本尹要去查看。”

当即一干人簇拥着温璋来到书房，温璋却命众人留在房外，只叫李言与裴玄静与自己一道进去。李言见这位厉名远扬的上司对自己一直不理不睬，但却似乎很看重妻子，也不知道是该欢喜，还是该忧虑。

尉迟钧与鱼玄机并没有跟着众人前去书房，而是双双来到院落中。鱼玄机原先看上去满腹心事，恹恹不乐，但出来吸了几口寒气，顿觉神清气爽了许多。忽然发现眼前的梅花开得如此妍丽。不过，最抢眼的并非那一朵朵舒张的花瓣，而是中芯的黄色花蕊，根根花须在花盘上高挑着，昂扬着，娉娉袅袅，摇曳多姿，充满了生趣。

突然一阵风刮来，几片梅花被吹落树梢。花瓣旖旎婉转，飘落在鱼玄机肩头，她却惘然不觉。尉迟钧略微犹豫，还是走上前来，伸手轻轻帮她掸掉。鱼玄机感激一笑，刚巧看到一片花瓣正落在了尉迟钧头上。

她突然想到什么，如被雷震，一下子骇然呆住了。尉迟钧见她神情突然有异，忙叫道：“鱼炼师！”鱼玄机不及回答，急忙奔向书房。

温璋正在四下查看，忽见鱼玄机贸然闯入，大为不满，刚要发话呵斥，却见她神色极为紧张，径直走近案桌后，仰首翘望。凑巧此时，一阵冷风吹进书房，屋梁上飘下些灰尘，些许掉进了茶杯，些许落在案桌上，还有一些飘到了地毯上。她仔细查看，发现这些灰尘正是在温庭筠头发中发现的同一类粉末。再仔细观察屋梁，似乎有一小洞，刚好对准案桌右首的捧烛铜人。她喃喃道：“我终于知道凶手是如何下毒了。”

一旁李言脱口问道：“是如何下毒？”他声音甚大，外面的人也听到了，急于知道究竟，一窝蜂挤到了门户窗口处。尉迟钧和昆叔更是不顾温璋禁令，自行走进了书房。温璋也不理睬，只是好奇地望着鱼玄机，似乎很想听听她下面怎么说。

鱼玄机指着桌子上的粉末道：“这些粉末最早在飞卿的案桌上发现，茶水和他的头发中也有……”李言道：“可这些粉末到底是哪儿来的？”鱼玄机道：“风带来的。大家请看头上，屋梁上有个小洞。”众人抬头一看，果然如此。昆叔甚是困惑，奇道：“好端端的，哪儿来的洞？这里山猫极多，向来没有老鼠的。”

裴玄静已然明白究竟，道：“昆叔说过，温先生死后这书房就再也没动过，现在大家看到的情形就应该是案发时的情形。”鱼玄机点点头，又道：“请大家再看书桌右首的烛台……”又问道，“昆叔，这烛台是一直这样放着的么？”昆叔答道：“对。这两件捧烛铜人都是老玩意儿，非常重要，一直放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动过。”

鱼玄机道：“大家再看，右首捧烛铜人的上方，是不是正对着屋梁上的小孔？”昆叔道：“是啊……可是这能说明什么呢？”鱼玄机道：“刚好能说明飞卿确实是被入下毒害死的。”

随即向众人详细解释下毒经过：原来下毒的凶手事先经过周密计划，而且手段极为巧妙：他事先趁昆叔与温庭筠不在书房之时，利用房中的人字双梯爬到屋梁，在早已经算计好的位置挖好小洞，再将毒药——也就是众人几次发现的不明粉末——装在小洞中，外面用蜡封住，

而下面的捧烛铜人刚好对着小洞。每天晚上，温庭筠都在书房读书饮茶，炬烛高燃，蜡烛的热气上升，小洞外的蜡层反复受熏，慢慢变软。终于有一天，蜡层被融化，毒药也随之从屋梁上掉了下来，落在温庭筠的头发上，飘入了茶水中。

本来之前裴玄静仅因尸首不坏便断定温庭筠中毒而死的结论并不能令大多数人信服，但如今经鱼玄机一解释，许多疑点解开了，众人恍然大悟，这才对温庭筠是被害死深信不疑，更是发出一片惊叹和感慨声。一时之间，也不顾温璋在场，各自窃窃议论了起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般巧妙，谁能想得到啊。”

“要不是鱼炼师细心，温先生就这么白死了。”

“到底是谁这么狠心哪。”

“昆叔肯定没有嫌疑了，要是他下毒，哪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劲。”

“对啊对啊。”

“尹君适才推断鱼玄机和昆叔共谋，也就不成立了。”

“我看这凶手非同小可，说不定还能飞檐走壁。”

“上去也容易，那边不是有架梯子么？”

“到底是谁干的啊？”

裴玄静道：“凶手显然是对温先生的生活习惯和书房布局都十分了解，肯定是熟人。温先生生前有没有什么结怨甚深的仇家？”鱼玄机道：“飞卿生前恃才傲物，蔑视权贵，结怨极多。但我实在不知道谁会这么狠心，非要置他于死地。”说罢苦苦思索着。

裴玄静叹了口气，仰头望着屋梁，突然有所感触，婉转吟道：“别来清宴上，几度落梁尘？只是这梁尘未免……”鱼玄机听了很是惊讶，问道：“娘子如何知道这句诗？”裴玄静道：“我听国香提过。”鱼玄机更是

惊奇：“原来娘子认识国香。”裴玄静点点头，道：“这个说来话长……”

温璋一直仰头盯着屋梁上的小洞，突然问道：“李少府，你知不知道大约需要多少天，蜡烛的热气才能熏化那个小洞的封口？”李言答道：“这应该与封蜡的厚度有关。”温璋点点头：“你上去查看下。”

李言便从角落搬梯子过来，放置好后爬了上去，仔细察看小洞边缘残留的蜡油。温璋颇为着急，问道：“情形怎样？”李言爬下梯子：“据我估计，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大概要十五天。”又招手叫尉迟钧道，“王子殿下，劳烦你过来瞧一瞧。”

尉迟钧好开酒宴，对这类生活细节最是熟识，譬如胜宅一晚上下来要耗多少灯油蜡烛，宴前一扫客人名单便能心中有数。他走过来，照样爬上去看了一眼，点头道：“诚如少府所言，至少要十五天。”

裴玄静当即醒悟这十五天的关键所在，问道：“温先生死前一天，只有李亿到访过。那么，半个月前呢？”众人将目光一起投向昆叔。

昆叔知道事关重大，一边努力回忆着，一边开始了叙述：“半个月前？嗯……有中书省右拾遗韦保衡……”

李言与尉迟钧交换了一下眼色，心下各自起疑，二人均与韦保衡熟识，知道他是丙戌榜的进士，当年主考官刚好是温庭筠，是以二人有师生之名，但不久后温庭筠即被贬出京师，以韦保衡趋炎附势之为人，断不会在此时刻冒着牵累自己前途的危险来与温庭筠叙旧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大老远地到这里来呢？

温璋却仅仅是皱了皱眉头，似乎对韦保衡别无兴趣，追问道：“除了韦保衡，还有其他人吗？”昆叔道：“嗯……还有一位叫李近仁的公子爷……”

听到“李近仁”这个名字后，鱼玄机和裴玄静各自起了极大的反应——鱼玄机显然是大吃了一惊，脸色顿时煞白，适才温璋对她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也未能引起她这般大的反应；裴玄静心中则“咯噔”一下，暗忖道：“对了，就是李近仁。我说怎么看到在温庭筠书房中看到那九鸾钗的木盒后，感觉如此熟悉，原来早先在三乡驿时，曾经见过李近

仁手中拿过一个一模一样的盒子。只是不知道这两件事是否仅仅巧合，还是确实有联系？”

昆叔继续又道：“……还有李亿员外，李可及……”李亿之前先后两次来过温府，众人早已经知晓。但温璋听了“李可及”三个字后，却是脸色大变：“李可及？是什么来历身份？”昆叔道：“宫里来的，是个伶官，我听先生叫他‘将军’。”

温璋脸色开始阴晴不定起来，周围众人也均奇怪李可及为何会与温庭筠来往。这李可及是长安的大红人，歌唱得极好，几乎已经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很得百姓爱戴，市井商贾屠夫疯狂模仿他唱歌，呼为“拍弹”。他也很得皇帝宠爱，据说皇帝经常赐酒给他，酒坛里装的却不是酒，而是一坛一坛的珍珠。

李言问道：“还有其他人吗？”昆叔：“嗯，还有一个叫陈毳的，是个乐师……”尉迟钧失声道：“陈毳？那不是韦保衡时常带在身边的那名吹笛乐师么？”昆叔道：“正是他。在长安时，他便经常来拜访先生，学习音律。”

由于鱼玄机偶然发现了凶手的下毒手法，凶手下毒的期限又往前推了半个月，因而凭空冒出了五名疑凶来，案情顿时明朗了起来，凶手无非是五个人中的一个而已。

裴玄静问道：“这五个人都跟温先生是什么关系？”昆叔道：“除了李近仁我是第一次见外，其他人都跟先生熟识，在长安的时候，我就经常见到他们。”

李言问道：“你还能记得他们来的准确时间么？”昆叔道：“都是半个月前后的时候来的，韦保衡和李近仁是同一天来的，但是并没有遇上……后来是李亿，然后是李可及和陈毳，也是同一天来的，没有遇上。”

裴玄静则考虑得更为周详，万一十五天的期限不甚准确，封蜡融化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许还会有疑凶侥幸漏洞，便又问道：“如果再把时间延长一下，最近一个月内，有哪些人到访过？”昆叔摇摇头：“没有人

了。听娘子这么一问，我还真觉得巧了，怎么就那一两天之内的日子，大家都赶着来了？”

李言道：“这样看来，从时间上来说，这五个人都有重大嫌疑……”他突然意识到有上司在前，不该擅自下结论，急忙征询地望向温璋，温璋却沉默不语。

当场一时陷入了难堪的沉默中，还是尉迟钧叫道：“尹君！”连叫了三声，温璋方回过神来，“噢”了一声，也不继续问案，只皱了皱眉头，道：“天色不早，本尹也该赶回长安了。”若无其事地走出几步，又回身交代道：“李少府，你负责协助昆叔安葬温先生。”李言躬身应道：“是。”又迟疑问道：“那么温庭筠这件案子……”温璋道：“上交到京兆府，鄠县不得私自处理。”不待李言应声，便大踏步走出书房。

昆叔饱经世故，已经看出温璋如此吩咐处置，隐有不了了之之意，追到背后着急地叫道：“尹君，你可不能虎头蛇尾。无论怎么说，先生与你可是有同乡之谊！”

众人这才知道原来温璋与温庭筠同为太原祁县人。唐人对同乡、同窗、同年（同榜进士）情分素来格外看重，正以为会有所转机，温璋却只是挥了挥手。以他一贯的办事风格，如此表示，便是典型的敷衍、不欲追查了。

鱼玄机等人正面面相觑，差役董同走过来，拿出一只玉狮子交给昆叔，道：“这个玉狮子是在大山兄弟家中搜出的。”昆叔急问道：“没有发现其他东西么？”董同道：“再没有其他东西。我去的路上仔细审问了大山兄弟，他们也只说拿了玉狮子。是不是温先生家里还丢了其它值钱的东西？”

尉迟钧正欲提九鸾钗之事，却听见昆叔道：“还丢过一方玉镇纸，不过那是半个月前的事了。”董同道：“没有发现什么玉镇纸。不过，小山供认他们兄弟溜进书房，本来不是要去偷玉狮子，而是要偷一支钗……”

昆叔大吃一惊，问道：“他们兄弟怎么会知道九鸾钗？”董同道：“原来那钗叫九鸾钗，大山兄弟大概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吧。据小山讲，他们

兄弟有一次到温府帮工，偶然见到温先生在书房中把玩一支宝钗，金光四射，五彩斑斓，一望便是珍稀之物，因而特别留心。他们亲眼看到温先生将宝钗收到墙上的一个暗格中后，便起意要找机会偷走这支钗。温先生死后，他们到温府帮忙，溜进了书房，从暗格中取出了一个盒子，却是空的。后来才顺手拿了那只玉狮子。”裴玄静道：“也许是下毒的凶手拿走了玉镇纸和九鸾钗。”

昆叔虽不愿意明说，却是连声叹气，显见那九鸾钗分外重要。鱼玄机安慰道：“不过是身外之物。飞卿人都不在了，要来九鸾钗又有何用。”从昆叔手中取过玉狮子，搬过梯子重新放回书架，刚好与空处印迹吻合。她心中有事，急于赶回长安，就此告辞。尉迟钧也欲回长安，便道：“我正好也要回去，不如与鱼炼师同行，一路上彼此有个照应。”鱼玄机对这位于阗王子素有好感，当即应允道：“甚好。”

裴玄静自与丈夫低声商议了几句，李言露出了不解之情，却又无可奈何。她便走过来对鱼玄机道：“炼师，上次行程匆匆，未能仔细游览咸宜观，我想同你一到返回长安，如何？”鱼玄机知她名为游览，其实有意助自己找出真相。经历了这一天一夜，二人感情更觉亲密，道谢已然嫌多，便道：“自是求之不得。娘子大驾光临，咸宜观定然蓬荜生辉。”李言欲说什么，犹豫了下，终于还是未开口。

众人来到门外，才发现晴朗的天已经变得阴霾。铅云密布，犹如灰黑帷幄，似有一场大风雪即将来临。

临别之际，昆叔突然捉住了鱼玄机的手，欲言又止。鱼玄机道：“昆叔放心，我一定会将飞卿之死查个水落石出的。如果您想来长安，咸宜观随时欢迎。”昆叔点点头，却始终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尉迟钧与昆仑、苏幕自到山下村子取了马匹，鱼玄机与裴玄静则依旧乘了赵叔的马车。一行人渐行渐远，当半山腰那处孤零零的宅子最终从视线中消失时，鱼玄机终于忍不住潸然泪下。裴玄静握紧她的手，安慰道：“炼师不要太过伤心。为今之计，还是找出真相最为要紧。”

温热的掌心如涟漪层层荡开，带来几丝及时的慰藉。鱼玄机心中一阵温暖，感激而会意地点了点头。确实，找出真凶要紧。她心中有许

多多的疑问——韦保衡、李近仁、李亿、李可及、陈珪，这五个名字反复在她脑海中出现，除了陈珪外，那四人她均熟识。到底是谁，非要置飞卿于死地呢？会不会真的就是他？这些天来，她梦中时常惊悸，莫非也是因为他？

除了李亿外，其他四人裴玄静也均见过，她也在反复地思索着，到底会是谁下的手？本来按照目前的情形来看，李近仁嫌疑最大，他并不认识温庭筠，却毫无缘由地出现在温府，手中又曾经有过一模一样的檀木盒。可早先在胜宅时，她便已经看出此人暗暗钟情于鱼玄机，而鱼玄机对他的态度，也与别人格外不同。他们在宴会上虽然没有言语交谈，但眉目之间自有一种默契。关系到了这个地步，自然是非同一般了，李近仁又怎会下手杀害心爱的女人所敬爱的恩师呢？照她看来，倒是韦保衡最为可疑。她与这位世家公子一道玩过叶子戏，感觉此人工于心计，性格阴狠，着实是个不能小觑的人物。突然又想到温璋莫名其妙的态度转变，为何不愿意深入调查这件案子，不免疑问更深，忍不住问道：“京兆尹为何处处针对炼师？”鱼玄机道：“他对我素有偏见。一年前，不知道是谁在咸宜观墙外用染料涂刷，写下了‘生不畏京兆尹，死不惧阎罗王’的字样，京兆尹为此没少找咸宜观的麻烦。”

二人正交谈间，忽听到车外苏幕叫道：“那不是黄巢公子么？”掀开车帘一看，果然是黄巢骑着他那匹骠悍的飞电在前面。

这黄巢去年秋试未能及第，颇受打击，一气之下也不回山东老家，而是与同样落第的举子杜荀鹤结伴到紫阁山紫阁寺借读，发誓今秋一定要金榜题名。紫阁山是终南山的一个闻名山峰，传说“旭日射之，灿然而紫，其峰上耸，若楼阁然。白阁阴森，积雪弗融”，其实就在鄠县境内，距离杜陵极近。寺中生活清苦，像黄巢这般手脚大方惯了的富家子弟自然难以忍受，然而他之前信誓旦旦，倘若半途而废，岂不是有违信诺，是以一直苦苦支撑。这一日实在无聊，乘上飞电出山，预备去长安大快朵颐一顿，想不到刚巧遇到了鱼玄机一行。

黄巢乍然听说鱼玄机便在后面的马车中，不免又惊又喜，特意上前来招呼，态度十分恭敬。鱼玄机已经知道当日银菩萨一案错怀疑了黄巢，是以也客气地答礼，几人便结伴一道返回长安。

一路上，黄巢听尉迟钧说了温庭筠被人下毒害死一事，不免十分诧异。在他内心深处，其实不大瞧得上温庭筠其人，行事未免太过放荡不羁，但听闻鱼玄机与他关系非同一般，爱屋及乌之下，言辞中还是对其被害深表遗憾和同情。又不免对凶手行径一番谴责，当得知京兆尹温璋似乎并无彻查之意时，忍不住勃然大怒道：“这还了得！”

这倒不是黄巢为讨好鱼玄机故意作伪，实是他真情流露，他生平最恨有冤不能伸、有仇不得报之事，每每遇上，总要为之打抱不平。又斩钉截铁地道：“鱼炼师请放心，如今凶手就在那五人当中，我一定助你找出真凶，查明真相，让那京兆尹也无话可说。”顿了顿，向尉迟钧道：“殿下，这五人中除了李亿外，其余四人我都是在你的酒宴上遇见。”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话似一句机锋，一下子提醒了尉迟钧，他开始觉得银菩萨失窃案与温庭筠被毒杀案隐隐有联系，或者是事，或者是人，只是他略略深入一想，便是一团迷雾，无论如何也拨不开。

刚出了鄆县境内，突然又发现京兆尹温璋一行堵在前面，原来温璋马车坏了，正在修理。但道路被阻，赵叔马车无法通过，众人也不得不停下来休息。裴玄静遥见温璋站在前面，叉手而立，似在凝思什么事情，突然一阵冲动，跃下马车，走过去道：“尹君有礼了，我有几句话想说，不知道尹君可有兴趣一听？”

温璋重重看了她一眼，皱紧了眉头，道：“娘子请讲。”裴玄静道：“久闻尹君是位性情耿直、刚直不阿的有才之臣，不料今日一见，却很是失望。”这话说得极为大胆，温璋的面色一下子就罩上了寒霜，冷然道：“噢？”裴玄静道：“我看得出，尹君不怎么喜欢鱼炼师，不过，情绪应该与案情无关。君官任京兆尹，众所周知，这个官实在不好当。自从汉武帝太初元年设立这个官职以来，京兆尹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差使。辇毂之下，天子身边，各种势力矛盾盘根错节，人际关系则更加错综复杂，用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写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来形容，再合适不过。西汉时，颍川太守黄霸在全国省级官员政绩考核中名列第一，调任京兆尹，几个月后就因不称职而离任。他重新回到颍川主持工作，依然治理有方，为时所赞。可见京兆这方水土不是人人都能服

的。白居易有诗云：‘京师四方则。王化之本根。长吏久于政，然后风敦敦。如何尹京者，迁次不逡巡。请君屈指数，十年十五人。’从元和元年到元和十年，十年之内，竟然有十五人担任京兆尹的职务，更换频率可谓相当惊人了。管理京兆这样一块地方相当不容易，但自尹君上任以来，京兆府治理得很好，甚至整个京师风气为之一转。”

这些话中的掌故大多是裴玄静嫁到京兆以来听丈夫李言所讲，想不到今日得以派上用场。她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半天，实则只是为了点缀最后一句。毕竟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温璋听到最后一句，果然十分舒服受用，他脸上的黑气渐消，眉头也慢慢舒展开来。

裴玄静却又话锋一转，道：“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尹君明明知道温先生是被毒害的，却仍然打算草草结案呢？”温璋冷冷道：“本尹可没有说过要草草结案。”

裴玄静道：“大家都看到了，尹君有意放弃调查。这不是打算草草结案、不了了之么？我看得出来，尹君还是尊敬同情温先生的，不然不会特意交代我夫君协办后事。可是如果让温先生这样名满天下的大才子死得不明不白，后事办得再风光，又有何用？何况这也不是尹君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

温璋一时沉默起来，之前咄咄逼人的风度也随之黯淡了许多。过了许久，才长叹了一声，似有极重的难言之隐。

裴玄静道：“如果尹君实在不方便调查，可以将知道的事情告诉我。”温璋凝视着她，终于迟疑着道：“我曾听说宫中有一种秘制奇药，叫做‘美人醉’，是专门供殉葬宫人服用的。据说宫人服用这种‘美人醉’后，死时毫无痛苦，而且面容能保持栩栩如生，就像活着的时候一样。”

裴玄静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温璋一见到温庭筠的尸首后就完全转变了态度，原来他已经猜到死者是中了美人醉的奇毒。

温璋见她不语，以为她还不明白，便放低声音道：“‘美人醉’是宫廷秘制，十分珍贵难得。本尹敢说，朝中大臣绝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听

说过。”裴玄静问道：“那凶手是怎么得到的？”温璋冷笑一声，答非所问地道：“宫廷秘药，本尹都没有办法弄到。”裴玄静头脑“嗡”的一声，当即道：“宫中……那不只有李可及么？难怪……”

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温璋一听到李可及的名字后就大异常态，他已经怀疑李可及就是下毒的凶手。不仅如此，李可及与温庭筠无怨无仇，而且同样爱好音乐，没有任何谋杀的动机，因此温璋怀疑他其实是受了当今皇帝的指使，因为李可及深受皇帝宠幸，是皇帝的心腹。这也验证了昆叔之前一直叫喊的皇帝不会放过温庭筠的话。而温璋知道追查李可及势必牵扯上皇帝，他自然没有这个胆子，所以才想不了了之。

一切只在一念之间，她转瞬便已经想得清楚明白，因之前久闻温璋大名，对他期待很高，一面是震惊，一面是失望，只道：“久闻尹君执法如山、秉公理案，今日方知闻名不如见面，不过也是一个畏惧强权的人而已。”转身便即离开。

温璋叫道：“娘子请留步。”走近身来，低声道：“美人醉一事事关重大，娘子务必不可透露给他人知晓，连‘美人醉’的名字都不可提及，否则只会招来杀身之祸，徒然牵累无辜。”裴玄静知道宫廷事密，高深莫测，当即悚然而惊，又问道：“尹君为何又要将其中内情告知我？”温璋道：“本尹见娘子不是普通人，正有一事相求。”

一旁鱼玄机已然猜到裴玄静定然是为了飞卿的案子去向温璋请命，远远见到二人密密匝匝地交谈，还是甚为好奇。

又过了一会儿，裴玄静折转回来，尉迟钧、黄巢上前询问究竟，裴玄静道：“京兆尹已经答应要调查温先生的案子，不过要悄悄进行。”鱼玄机很是诧异，问道：“娘子如何能说服京兆尹？”裴玄静道：“这可不是我的功劳。我想还是京兆尹自己也想知道真相吧。”当下众人无语，裴玄静也按温璋事先叮嘱，丝毫不提美人醉一事。

又等了大半个时辰，温璋的马车终于修好，然而众人却已经错过夜更，城门关闭，不及赶回长安，当晚只得一同留宿在城外的客栈。

黄巢夜宿难眠，干脆穿衣出门，转过墙角，却发现鱼玄机正站在院

落中发愣。他望着那窈窕的背影，发了好一阵子呆，又听见她缓缓念道：“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似乎在梦中呓语。终于忍不住地一阵脑热，轻轻叫道：“炼师！”却见鱼玄机没有反应，只是木怔怔地看着墙头。

黄巢顺着她的眼光望去，发现墙头正露着一个男子的脑袋。黄巢一惊，喝道：“是谁在那里？”瞬息之间，那脑袋已然不见了。黄巢从不惧事，正欲追出去，却听鱼玄机叫道：“黄公子！”他当即站住，只听见鱼玄机柔声道：“夜深了，公子请早些安歇罢。”便若无其事般回了自己房间。

黄巢一时困惑不已，茫然呆立在当场。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感到脸上一片冰凉，一摸却什么都没有。抬头一看，点点雪花正轻柔地飞舞着，盘旋而下。

这一夜，漫天雪花飞扬飘逸，纷纷洒洒，大地银装素裹，影影绰绰的长安城也陷入了静谧安祥，天地终于浑为一体。



第四章 雪夜凶杀

咸宜观后墙上从右往左清晰地写着：“生不畏京兆尹，死不惧阎罗王。”字迹极为潦草，不成章法。坊正王文木刚好仰天躺在“生”字下，半边身子都掩在雪地中，额头到鼻子上有一道明显的血迹。脑后也有少许血迹，已经成为血冰……

京兆府位于长安光德坊内，毗邻西市。唐朝中期以前，京兆尹都住在自己的私宅里，每日必须得走班。大中年间，唐宣宗特批两万贯钱，同意当时的京兆尹韦澳在京兆府办公院内营造官邸，之后的京兆尹便开始住上京兆官邸了。

不过，京兆府最引人注意并非其豪华壮丽的建筑，而是南大门前的一尊很有些年头的彩色塑像，这正是昔日“塑圣”杨惠之为著名艺人留杯亭塑造的像。杨惠之原本与吴道子同学绘画，师法张僧繇，后因吴道子功成名就，得了“画圣”的称号，他便弃画专攻雕塑，其所塑人物合于相法，极为传神。留杯亭像成当日，他饰以衣装，将塑像背对着大街，京兆人一望背影，便能认出是留杯亭，其神巧如斯，令人叹为观止。后世庙宇常见的千手观音像，也是由杨惠之所创。

本来，这样一个优伶的形象摆在门前，实在不合京兆府地位，历届京兆尹对此也颇有微词。只是这塑像是天宝遗物，传说一旦移动此像，京兆尹就会被罢免，跟门下省政事堂的会食之床一样，有非比寻常的象征意义，因而无人敢动它分毫。裴玄静随同温璋来到京兆府时，第一眼也是留意这尊奇特的留杯亭像，虽然历经风雨的洗刷，但样貌依然完好，尤其那人物吟唱的神态，十分逼真。听说了它的来历后，裴玄静立即便联想到了李可及，甚至想道：“当今圣上如此宠幸李可及，会不会将来也会让人给他塑像留念？可惜，盛唐风光不在，如今再也没有杨惠之这样的人物了。”

一旁温璋多少猜到她的几分心思，正欲说话，宫中有人送来皇帝下

达敕书。温璋忙命人领裴玄静进去，自己将使者迎到京兆府正厅堂。敕书中，皇帝语气颇为严厉，要求京兆府尽快破获飞天大盗一案。这飞天大盗已经在长安折腾了数月，搞得人心惶惶，尤其被盗者多是权贵，长安、万年二县和京兆府均备受压力，前几日侍御史李郢甚至还为此弹劾过温璋办事不力。之前京兆府已然调集长安、万年两县大量人手，案情却始终毫无进展。现在连皇帝都下敕书了，若是再一无所获，恐怕他这个京兆尹的官位也岌岌可危，坐不了多久了。

送走使者后，即使手段强硬如温璋这般的人物，也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他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左侧的墙壁。

京兆府虽是地方衙署，却建制颇大，一砖一瓦都很费心思。正厅的上首墙上，画有山水壁画。左右两侧的墙壁，则题有密密麻麻的“厅壁记”，内容无非是叙述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也就是说，历届京兆尹均要在这两面墙上留下履历。温璋目下所凝视的便是这些前任的履历政绩，那么他自己呢？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厅壁记”写到这墙上？会不会最后的收笔是“因未能捕获飞天大盗而去职”？这可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正思忖发愁间，忽有差役进来报道：“尹君，鄠县县尉李言求见。”温璋奇道：“来得好快！”命人叫他进来。又命人去请正在查阅案情的裴玄静出来。原来昨日温璋所言“一事相求”，便是要请裴玄静来协助调查飞天大盗一案。他办事、用人经常不拘常理，昨日在温府一见，深觉裴玄静并非常人，后来刚巧又在归途遇见，便邀她相助。

李言进来见过礼，垂首问道：“尹君连夜派人召见下臣到京，不知道有何要事？”温璋道：“温庭筠的案子，就交给你负责。本尹已经派人到广陵征召李亿到京，并知会吏部，很快就会有消息。”

李言愕然不已，又见有人引着妻子从侧堂出来，更是莫名惊诧。温璋便说明了有意请裴玄静相助查案之意，又道：“案情上，你该多听你妻子的意见。”李言看了一眼妻子，应道：“是。”

裴玄静却尚在疑惑，问道：“尹君为何……”突然外面一阵急铃声打断了话头。一旁差役道：“是府外的悬铃响了。”这悬铃是温璋上任后所设，即在京兆府屋檐下挂一铜铃，凡京兆辖区内有不平之事者，均可到

来拉铃告状。

温璋素来重视悬铃告状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生，当即站起身来，皱眉道：“出去看看，多半又是来状告飞天大盗的。”正要赶将出去，却见大将军张直方直闯进来，连声嚷道：“我家昨夜被盗了！”

温璋本人并非科举出身，也是靠门第出仕为官，不过他胸怀大志，素来不喜张直方这种白食朝廷禄米的世家公子，又见他不经通报即擅自闯入，当即冷笑道：“将军居住的永兴坊非等闲之地，金吾卫士云集，将军本人也武功高强，身手了得，那盗贼如何能轻易闯入得手。”张直方不满地道：“尹君这是什么话？我昨晚不在永兴坊中，住所财物被盗，难道京兆府不该管么？”

只听见外面铃铛又一阵狂响，温璋便道：“既然如此，将军居住的永兴坊属于万年县管辖，这就请将军去宣阳坊万年县衙报官罢。”也不理睬张直方如何怒气冲天，径直率人赶了出去。

到了府门一看，除了两名把守大门的差役，檐下的悬铃处并没有其他人。温璋问道：“告状的人呢？”差役也是一脸茫然，答道：“我们也没有看见。”

众人四下查看，发现确实并无他人。温璋怒气顿生，恨恨地道：“是什么人，敢到京兆府来乱拉悬铃捣乱？下次你们可得留意了，抓住他，一定打他板子。”门差喏喏应了。

温璋转身正欲进府之时，悬铃又狂响起来。裴玄静毕竟习武，目光锐利，叫道：“是只乌鸦！是那只乌鸦撞铃！”众人一看，果然是一只乌鸦正用嘴啄住绳子，来回不停地扯动。

一名差役道：“这可邪了门了。大清早的铃响，竟然是只乌鸦来捣乱。”正欲上前将乌鸦赶走，温璋叫道：“等一等！”见那乌鸦依旧扯动铃绳不止，道，“这只乌鸦撞个不停，一定是遭了什么伤心事。本尹估计，一定是有人掏走了它的小乌鸦，母子连心，它不得已，才前来京兆府诉冤。”

众人面面相觑，只觉得京兆尹如此断言未免太过离奇，令人匪夷所

思，不过均畏惧温璋声威，无人敢出言反驳。

却见那只乌鸦陡然停止了撞铃，飞到温璋头上，拍了拍翅膀，似乎表示同意他的话，突然又飞走了。正愕然间，温璋一挥手道：“走，我们跟去看看。”

一行人便跟随乌鸦前行，那乌鸦在前面盘旋飞翔，似在引路一般。若不是亲眼得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出了西边的金光门后，又往前走了一刻，终于来到城外一片树林里，乌鸦盘旋在一棵树旁不再前进，还“嘎嘎”地叫个不停。

众人定睛一看，果如温璋所料，树上一个鸟窝被人掏空了。而那个掏走小乌鸦的人还没有走开，正在树下休息，手里还在玩弄着一只小乌鸦。那小乌鸦羽毛都还没有长全，掏鸟人却有意捉住它双脚，让它空扑腾翅膀，看着它“嚶嚶”哀鸣的样子取乐。

裴玄静见那小乌鸦十分可怜，很是生气，抢上前喝道：“快把小乌鸦交出来！”掏鸟人玩得入迷，这才留意到有人到来，当即站起身来，恶狠狠地道：“你这个小娘子想干什么？这小乌鸦是我掏到的！”又见还有她身后还有其他人，声势才略略弱了些，问道：“你们是……”温璋也不多说，喝道：“将他拿下了！”

两名差役应声走上前去。掏鸟人一见到官府的人，顿时蔫了半截，老老实实地将小乌鸦交给了裴玄静。裴玄静小心翼翼捧着小乌鸦，爬上树干，将小乌鸦细心放进鸟窝，随即跃将下来，身手极为敏捷。温璋有些惊讶地看着她。李言一直极为留意上司的神色，忙解释道：“内子祖父是武状元，内子也略会一点武艺。”温璋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只见那只前去撞铃的乌鸦扑腾着翅膀飞进鸟窝，“嘎嘎”叫着，似在向众人表示感谢。裴玄静感叹道：“乌鸦的爱子之心，实在感人。”转身责备掏鸟人道，“你干吗拆散人家好好的母子？”掏鸟人却不以为然地道：“不过是只乌鸦！要不是大乌鸦逃走了，我定将它们一锅都炖了！”裴玄静怒道：“你这个人好恶毒！”李言从未见到妻子如此生气，忙道：“夫人不必生气，尹君在此，自会处置。”众人一起转向温璋，听他示下。

掏鸟人听说眼前的这位紫衣大官就是令人闻名色变的京兆尹温璋，只觉一股怯惧从心底冒起，当场吓得跪倒在地。温璋早有主意，当即道：“乌鸦虽不是人，但母子亲情，与人同理。乌鸦被此人迫害，前来官府申诉，求助于官，此事本来就有些异乎寻常。这个掏鸟人有意掳走小乌鸦，拆散乌鸦母子，残害弱小……”一边说着，脸上黑气渐盛。掏鸟人听他越说罪名越严重，忙一边叩头，一边哀恳道：“小人知错了。不过，尹君，说到底，它究竟只是只乌鸦而已。”他不说还好，温璋一听他的辩解，登时勃然大怒，喝道：“掏鸟人行为恶劣，不能宽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场的众人都大吃一惊，就连掏鸟人也愣住了，似乎全然不能相信。李言还以为自己听错了，问道：“尹君是说死刑么？”温璋怒道：“怎么，你还要本尹再说一遍？”掏鸟人听了，这才瘫倒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李言虽然畏惧温璋，但心想：“毕竟是一条人命，说不得，还是要冒险一试。”于是壮着胆子道：“可是我大唐律法没有相关的条文规定，到底要如何处置掏鸟人。况且现今已是春季，我朝律令，每岁立春后至秋分，不得决死刑。即使尹君判处掏鸟人死刑，也该等到秋后处决。”温璋怒气更盛，道：“大唐律法是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以治这个掏鸟人的罪，但这件事属于灵异事件，乌鸦竟然会告状！这样的事件，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天子和上天的关系，因此必须从严从重从快判决。来人，立即将此押回京兆府，验明正身后，按恶逆处罪，押往西市斩首示众。”

旁人见他声色俱厉，不敢再做任何辩白。当下有两名差役上前，执住掏鸟人臂膀，将他半拖半拉地带走。走出老远，犹自能听到他声嘶力竭的哭声。

便在此时，另有一名差役飞奔而来，躬身禀道：“尹君，亲仁坊发生了命案，西门坊正王文木昨夜被杀了。万年县尉杜智已经到达，特命小的来请尹君示下。”裴玄静讶然道：“亲仁坊？那不就是咸宜观与胜宅的所在地么？”差役道：“王文木正是死在咸宜观的后墙外。”裴玄静匆忙望了李言一眼，道：“我们去看看！”不待丈夫回答，便抬脚朝亲仁坊赶

去。

原来当日早上鱼玄机一行与温璋一道进城，随自各奔东西。裴玄静因温璋吩咐，要到京兆府阅览了解飞天大盗案情，也随同温璋前往。不料鱼玄机一行刚与裴玄静分手，便遇上了长安的一大帮人当街玩耍“乞寒之戏”。

乞寒之戏是一种源自西域康国的玩冬游戏，不畏寒冷的人们脱下衣服，光着上身走上街头巷尾，各执盆罐，互相泼冷水、投烂泥、追逐嬉闹取乐，其中还间有旋转如风的胡舞，所以又称为“泼寒胡戏”，自唐初传入中原以来，在京师十分盛行，一度被认为是勇敢者的游戏。当年发动“安史之乱”罪魁祸首的安禄山、史思明二人均好乞寒之戏，以致后来曾有人以此为由向皇帝上书，要求禁止这种游戏。

这日刚刚下过大雪，道路本已泥泞不堪，“乞寒之戏”的冷水泼处，均结成冰珠，车马更加难行。鱼玄机一行人好不容易穿过沸腾的人流，所乘坐的马车却因为道路太滑，陷进了沟里，车者赵叔也误打误撞地被一乞寒的少年拿雪球掷中，一头栽下车来，摔伤了腿。幸好有尉迟钧、黄巢、昆仑、苏幕同行，众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连人带车送回家去，由此耽误了不少时辰。

到达亲仁坊时，却见已经有不少金吾卫士和差役站在那里，万年县尉杜智满脸疲倦，正强打精神，向南门坊正询问着什么，一见鱼玄机便道：“鱼炼师，你回来得正好！”忽见到尉迟钧主仆竟然与鱼玄机一道，后面还跟着山东贡生黄巢，颇为惊讶，但他有公务在身，无暇闲话，只略微点头招呼，便续道：“鱼炼师，坊正王文木在你们咸宜观后墙外被人杀了！因为下雪的缘故，尸体刚刚被发现！”顿了顿，又道：“还有人在你们咸宜观外的墙壁上写了字……”

鱼玄机不等他说完，便急忙朝咸宜观奔去。只见咸宜观后墙外围了不少人，有差役，有金吾卫士，也有赶来看热闹的闲人。绿翘与一名红衣女子也远远站在一旁。鱼玄机匆忙赶将过来，本自担心绿翘有事，见到她安然无恙，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那红衣女子一见到鱼玄机，立即兴奋了起来，远远便叫道：“鱼姊

姊！”鱼玄机一见到她，也是喜出望外，上前握住她的手，问道：“国香，怎么是你？什么时候来的？”国香道：“我昨日才到长安，来咸宜观找你，绿翘说你出了远门，我便在咸宜观住下了，结果今早起来逛了一逛，回来才听说这里出了命案。”鱼玄机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绿翘道：“我们也不知道事情究竟。适才万年县尉带人来敲门，我才知道王老公死在了咸宜观外头。”

鱼玄机忙挤过人群。只见咸宜观后墙上从右往左清晰地写着：“生不畏京兆尹，死不惧阎罗王。”字迹极为潦草，不成章法。“王”字下有一个小小的木桶，里面装满了白色的染料，因天气寒冷，已然凝固。木桶旁边还有一把刷子。坊正王文木刚好仰天躺在“生”字下，半边身子都掩在雪地中，额头到鼻子上有一道明显的血迹。脑后也有少许血迹，已经成为血冰。

鱼玄机一见那墙上的笔迹，便觉得十分熟悉。绿翘跟将过来，也道：“炼师，字迹与一年前的一模一样，肯定是王文木干的。”

杜智已经带着南门坊正、尉迟钧等人跟了过来，问道：“为什么说是坊正老王做的？”绿翘气愤地道：“王文木总是来我们咸宜观找炼师借钱，从来都是有借无还。而且也不是干什么正经事儿，全拿去买酒喝了，每次都喝得醉醺醺的。开始炼师还借给他，后来咸宜观一度快维持不下去了，哪里还有钱借给他。他借不到钱，就不停地在门外埋怨炼师。我忍不住，出来数落了他几句。从此以后，王文木每次到咸宜观外的时候都要骂骂咧咧的，均是些不堪入耳的脏话。”

杜智皱眉道：“王文木身为坊正，竟然会做出这等事？”似乎不大愿意相信。尉迟钧忙道：“这点我可以作证，实情确实如此。”

鱼玄机前天离开亲仁坊时还见过王文木，今日回来便已经阴阳相隔，颇有人生无常之感，心想人死为大，便有心为其开脱，道：“其实最近一阵子，王老公已经好多了。”

绿翘冷笑道：“炼师别以为他突然变成什么善人了，还不是因为李近仁李君主动送了他一笔钱！”鱼玄机大感意外，问道：“李近仁给过王老公钱？”绿翘自觉失言，后悔不迭地道：“唉，本来李君叫我不告诉炼

师的，都怪我一时气愤，还是说漏了嘴。”鱼玄机默不作声，若有所思。

绿翘又道：“这还没过几天！昨日王文木又来观外骂人了。”杜智奇道：“昨日？”绿翘道：“嗯。就在国香到来之前。不过当时李近仁李君也在咸宜观观里，他全听见了，可以替我作证，我可没有冤枉他！实话说，王文木这种人死了倒也清净！”

杜智道：“可是目前的局面明显对你们咸宜观不利。”绿翘奇道：“难道还会有人怀疑是我杀了他么？”杜智看了鱼玄机一眼，不再说话。绿翘见县尉如此神色，更觉惊讶，问道：“杜少府不会连炼师也怀疑上吧？她昨晚可是不在观里。”

一旁黄巢忙道：“对，鱼炼师昨晚与我们都住在城外客栈，我和王子殿下都可以作证。”尉迟钧也道：“鱼炼师昨晚确实跟我们在一道。”杜智见众人误会他怀疑鱼玄机杀人，忙道：“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鱼玄机忽插口道：“我知道杜少府的意思，绿翘有嫌疑，李近仁有更大的嫌疑……”绿翘道：“不可能！李君昨晚住到胜宅中去了！”顿了顿，又不服气地道，“要说嫌疑，那我还可以说昨晚在这亲仁坊区内的所有人均有嫌疑呢！”

杜智正待再解释，只听见有人叫道：“让一让……”赫然是李言的声音。鱼玄机惊喜地回过头去，果然看见裴玄静正与李言一道挤过人群走来。

国香一见，也大为欢喜，叫道：“裴姊姊，你也来了！”

裴玄静乍然见到国香，很是意外，但她来不及闲话家常，只是点头回应，便径自走到围墙下，仔细勘察墙上的字迹和雪地上的尸体。国香奇道：“裴姊姊在做什么？”鱼玄机道：“她在寻找破案的蛛丝马迹。”李言任凭妻子作为，只将杜智拉到一旁，窃窃私语。

当下众人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裴玄静，只有国香一刻也不得闲，忙着告诉鱼玄机她来长安后的经历：“鱼姊姊你不知道，我昨日一到长安，便看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公子被恶人拿石头掷中了额头，血流了一脸。大正月的，莫名其妙地挨了一石头，可真够倒霉的，不过人还好，没什么

大事儿。有人认出了他是右拾遗韦保衡，要帮他到万年县报官……”

鱼玄机心思全然不在这里，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陡然听到“韦保衡”三个字，登时留了神，问道：“那后来呢？”国香道：“后来可就更奇怪了，路人好心要帮他报官，却被他粗暴地拒绝了。后来他的随从赶过来扶他，也被他不耐烦地将手甩开了。”

鱼玄机道：“那随从是不是二十来岁，身材瘦弱？”国香道：“是啊，原来鱼姊姊也认识他。”鱼玄机道：“他应该是韦保衡府中的乐师陈珪。”一时之间，不由得又想起来下毒害死温庭筠的凶手——韦保衡、李近仁、李亿、李可及、陈珪，到底是谁呢？

国香犹自絮絮叨叨，继续讲她的经历：“……我突然发觉肚子好饿，怕是挨不到咸宜观了，于是就在路边找了家馆子，吃完才知道长安的尖馒头这么贵，我带的钱根本不够付帐。店家还解释之前并非如此，说是去年关中大旱后，长安的粮价突然翻了五番，他们也不得不跟着涨钱。难怪我来长安的路上，遇到那么多人以捡橡实为食。哎，当时真是羞也羞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脱身，想报出鱼姊姊你的名号，可又怕丢了你的面子。幸好我命大福大，遇到了一位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小娘子，她帮我付了酒账。对了，她还说要再找我玩，我就告诉她我就住在咸宜观。鱼姊姊你不会怪我吧？”鱼玄机随口答道：“当然不会。你一来就能结识到如此见义勇为的朋友，这是好事。”

国香笑道：“是啊。她人很好的，我们不过萍水相逢，她还送给我一条手绢。”一边说着，从衣袖中取出一条纹路精致的手帕，炫耀道：“好看吧？”鱼玄机道：“好看。”突然意识到什么，取过那条手帕看了看，惊讶地道：“这是纹布巾。”国香奇道：“纹布巾？很名贵么？怪不得梅灵送我的时候，她那个随从还想阻止，好像很舍不得的样子。”鱼玄机失声道：“你说她叫梅灵？那她是不是姓李？”国香道：“是啊，鱼姊姊认识她么？”鱼玄机心想：“李梅灵便是当今皇帝爱女同昌公主，她送给你的这条手帕纹布巾是稀世珍宝。既然公主没有表露真实身份，那么我也不便拆穿了。”于是便道：“不，不认识。”

国香不知内情，又道：“梅灵那个随从，样子很奇怪，老是愁眉苦脸的，不过说话的声音却好听极了。”鱼玄机暗想：“那便是李可及了。只

是不知道这二人怎么会到寻常饭馆吃包子。”便问道：“他们也是到那里吃饭吗？”国香摇了摇头：“不是。好像那个随从在向伙计打听什么事儿，大概是有人在那家饭馆喝醉了酒，说要卖什么物事，而梅灵想买，所以特来询问。”

鱼玄机心想：“劳烦同昌公主亲自寻访的东西，肯定非同小可。”她突然意识到什么，灵光一现地问道：“那小娘子想买的物事是不是叫九鸾钗？”国香也不能十分肯定，道：“好像是吧。我听那随从跟梅灵提了很多名字，什么鹧鸪枕、翡翠匣、火蚕绵的，好像其中也有九鸾钗。”

鱼玄机心中顿时如同翻江倒海，忖道：“鹧鸪枕、翡翠匣、火蚕绵这些都是同昌公主拥有的宝物，她唯独没有九鸾钗。看来真是李可及下毒害了飞卿，他一心想要得到九鸾钗以讨好公主和圣上。果真如此的话，我自当为飞卿讨回公道。只是不知道为何那九鸾钗又落到了他人手中。”她心中疑问甚多，以她干脆的性格，恨不得即刻就要去找李可及问明真相。

又听见国香续道：“还有奇事在后头呢。我出饭馆的时候，又遇到了韦保衡和他的随从，还听见他跟梅灵的随从打招呼，好像叫他‘江军’什么的，原来他姓江。”鱼玄机心想：“是将军，哪有什么江军。”当下也不说破，任她说下去。

国香道：“不过后来就很顺利了，我问了路，找到咸宜观，一敲门，却是个男的，吓了我一大跳。后来才知道他叫李近仁，是特意送食盒来给鱼姊姊的，不过鱼姊姊不在，尽数进了我和绿翘的肚皮……”鱼玄机骇然地望着她，这个毫无心计的女子，竟然在到达长安后短短的一会儿功夫，便遇到了除了李亿外的所有疑凶，这是意外巧合？还是冥冥中的某种注定？

她正要详细询问，却见裴玄静已经检查完现场，走过来向众人道：“虽然大雪将凶手脚印这些重要痕迹都掩盖了，但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杜智已经听李言说了京兆尹温璋让裴玄静协助查案的情况，他虽然并不如何了解裴玄静，但一名弱质女流之辈能得京兆尹如此器重，料来

其必有过人之处，便客气问道：“娘子有何发现？”裴玄静道：“坊正王文木应该是到咸宜观的墙外来刷字，意外遇到了凶手，凶手为了灭口，才杀了他。”

南门坊正不知道裴玄静的身份，他虽然与王文木关系一般，但毕竟同为坊正，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不免怀疑地问道：“娘子凭什么这么说？”裴玄静道：“大家看，王文木的右手和左手手掌上沾了白色染料，因此在木桶的手柄和刷子上都留下了清晰的白色掌纹。从手柄和刷子的掌纹来断定，王文木应该是左撇子。”南门坊正：“对，左撇子这一点我可以证实。但这也不能说明这些字就是老王写的。”

裴玄静道：“请再看他的脸上和前胸的衣服，都有斑斑点点的白色染料，那是他在仰头刷字时留下的。尤其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是左撇子，左脸和左边衣服上的涂料要比右边的多。”众人一看，果然如此，顿时无不叹服。

杜智也开始对眼前这位娇弱的娘子刮目相看，又问道：“那娘子如何得知王文木是因为偶然遇到凶手被杀的呢？”裴玄静道：“这一行字，从右往左，并无奇特之处。但刚好王文木是左撇子，刷完最后一个字‘王’的时候，左臂自然会往左收回——也就是说，‘王’字最后一横该有一个钩——跟上面的两横一样。但最后这个‘王’字，最后一横却还没有刷完。这表明王文木刷到这里的时候听到了什么，来不及写完，因此落在最后的是个点。”

杜智道：“也许他听到有人走过来。”裴玄静点点头：“正是如此。王文木听到不寻常的动静后，担心自己被识破，于是将木桶和刷子扔在墙角，走过来查看究竟。当他走到‘生’字这里时，刚好遇到了凶手……根据伤口处的残痕来看，凶器应该是一根木棒，长不过尺，宽不过寸，凶手就用这件凶器，迎头击到王文木的头顶上，王文木仰天倒下。这个时候，他本来还没死，只是失去了知觉，但因为天气寒冷，他在外面已经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倒在雪地后，很快就被冻僵了，无法动弹……”

南门坊正半信半疑地道：“娘子说老王是冻死的？”裴玄静道：“最后的死亡原因如此。当然，直接的凶手仍然是那个给了他当头一棒、将他打晕的人。”

南门坊正愣了愣，突然指着绿翘嚷了起来：“是她杀的！就是她杀了老王！”绿翘刚要辩驳，鱼玄机拉了拉她，摇了摇头，示意她不必跟南门坊正一般见识。

果听杜智问道：“坊正这么肯定，可有什么凭据？”南门坊正道：“绿翘经常跟老王吵架，大伙儿都知道的，这就是凭据。”裴玄静道：“可是你应该知道绿翘腿不方便吧？”南门坊正道：“当然知道了，是被李亿那个恶老婆裴氏打瘸的嘛！”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也是哟，绿翘腿不方便，不大可能杀死老王。”众人见他自说自话，很快就自己将自己驳倒，都一齐哄笑了起来。

南门坊正感到受到了嘲笑，更加不甘心，便指着鱼玄机道：“那肯定就是鱼炼师杀的！老王有一次跟我说，他曾看见鱼炼师用一种很奇怪很可怕的眼光看着他，吓得他背上都出了一身冷汗。”国香忍不住插口道：“眼光能杀人么？恐怕是这王老公自己心里有鬼吧？”众人再次哄笑起来。

南门坊正涨红了脸，气急败坏地道：“就如你们所说，老王是到咸宜观来刷字，那更加说明鱼炼师有杀人的动机和嫌疑！人就死在咸宜观外，绝对跟鱼炼师脱不了干系！”尉迟钧道：“我与黄公子都可以证明，鱼炼师昨天晚上不在长安城。如果坊正还不相信，可以到京兆府去向府尹求证，昨夜他跟我们住在同一家客栈。”听到他搬出了京兆尹的名头，南门坊正这才蔫了，讪讪地缩到人群中，不敢再说话。

裴玄静道：“凶手不会是咸宜观的人。他会武艺，是个练家子。”杜智见她态度相当肯定，不由得顿生自惭形秽之感，当即问道：“娘子凭什么这么判断？”裴玄静道：“杜少府请看死者伤口的位置，棒刚好打在额头正中。伤口周围淤痕很小，可见手法拿捏得恰到好处，力道不轻不重，刚好把死者打晕，却不致命，只有高手才能做到！”

李言道：“也许他本来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人，而是要将王文木击晕，才好从容逃走。”杜智道：“凶手也有可能完全是误打误撞的普通人，在惊慌失措的状态下，用棒打了王文木，因为力道不够却没打死。”裴玄静道：“普通人很难用一根宽不过寸的木棒一下就将人击倒。少府请看，王文木是直挺挺地倒下的，可见这迎头一击又狠又准又快。”又叹了口气，

惋惜道：“可惜，大雪将脚印掩盖了，不然的话，应该能找出更多蛛丝马迹来。”

国香插口道：“昨晚我就听到外面有动静，叫醒了绿翘，绿翘却说是风声，非不让我出来。要不是她拦着……”绿翘道：“要不是我拦着你，说不定你现在跟王文木一般，躺在那里了。”国香本来还想埋怨绿翘不该拦阻了自己，听她这么一说，确实有道理，这才不吭声了。

杜智奇道：“昨夜大雪，天气奇冷，一般人都恨不得缩在家里，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大半夜出门。老王大冷天跑出来，自是为了报复咸宜观。那么杀死他的凶手是为了什么而来呢？”众人也觉得蹊跷，站在雪地里议过一回，却无结果。人群也开始慢慢散去。杜智命人将王文木的尸首抬走，打算返回万年县衙再说。裴玄静却要求留在咸宜观，李言不便勉强，便嘱咐了妻子几句，自己前去京兆府。

黄巢也想跟裴玄静留在咸宜观，哪怕多看一眼鱼玄机也是好的，但却不便开口，便对尉迟钧道：“殿下，要不你我也留下来，看有什么能帮到鱼炼师。”尉迟钧尚在踌躇中，裴玄静忽道：“若是二位能留下，那真是再好不过。”鱼玄机听她如此说，有些意外，只好道：“就怕劳烦了殿下和黄公子。”黄巢忙道：“只要炼师不嫌我们打扰便好。”极为谦恭，大有巴结讨好之意。鱼玄机看在眼里，心中已有几分明白，只佯作不知。尉迟钧便吩咐昆仑、苏幕将各人的马匹先牵回胜宅，再多送些食物到咸宜观来。

裴玄静又特意向鱼玄机说明京兆尹命她从旁协助调查温庭筠一案之事，鱼玄机点头道：“如此甚好。飞卿和王老公的案子都与咸宜观有关，我也不能坐视不管。”招呼众人往观里走去，自己则走过去挽起裴玄静的手，悄声交谈着。

黄巢对她一言一行都极为留意，只觉得她这句话颇为古怪，暗自想过一回，悄悄拉住尉迟钧问道：“殿下听没听到，鱼炼师刚才说温庭筠和坊正王文木的案子都与咸宜观有关？”尉迟钧道：“老王与咸宜观有关，是因为死在咸宜观外，咸宜观的人又被认为有杀人的动机和嫌疑。温庭筠的案子……”一时迟疑，莫非是因为她与温庭筠的私人关系，所以才这般说？当下低声说了自己想法，黄巢却道：“我猜她说温庭筠之死与咸宜

观有关，是说与咸宜观某个人有关。”尉迟钧道：“如此可就说不通了，咸宜观只有鱼炼师和绿翘两人……”

正悄悄瞎议论着，忽见南门坊正从后面追来，叫道：“鱼炼师！”鱼玄机正忙着将从国香口中得知的九鸾钗一事告诉裴玄静，不及回应。绿翘之前被南门坊正胡乱攀诬，已经十分不快，以为他又要来滋事，当即厉声喝道：“你又来做什么？”南门坊正怯生生地道：“有件事……”

鱼玄机已然走过来，问道：“什么事？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南门坊正道：“我昨夜当值，半夜在坊内巡视的时候，遇到过李近仁李君。当时他正向咸宜观方向走来……”众人大吃了一惊。鱼玄机急问道：“你能肯定么？”南门坊正道：“绝对不会错。李君经常来咸宜观，我认得准他。”国香突然道：“我也想起来了！”

原来她昨夜没有睡实，今日一大早又被城中开门的鼓声敲醒，便干脆起床，出来后看到外面下过一场大雪，白茫茫一片，不免兴奋异常，打算好好欣赏一番长安的雪景。不料当时西坊门尚未打开，四处找不到西门坊正王文木，好几个人都等在那里，其中就有李近仁。后来有人认定王文木定是昨夜喝醉酒了，于是去找来南门坊正，这才开了门。结果李近仁焦急异常，甚至不等坊门完全打开，便抢先闪身出去，离开得十分匆忙。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形迹着实可疑。

黄巢道：“如此看来，李近仁确实有很大的嫌疑。”尉迟钧道：“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李兄为何要杀死王老公？”黄巢看了一眼鱼玄机，道：“当然是为了咸宜观。”鱼玄机已然明白他话中之意，只道：“如果真是李近仁杀人，为何他一大早还要等在西门？他应该知道王老公已经死了，西门没有坊正应门才是。”这句话甚为有力，黄巢一时答不上来。却听见裴玄静道：“也许他起初只是想教训一下王文木，所以只将他打昏在地，却料不到王文木已然在外面冻了很久，身子早是半僵，这一倒地，就再也没能起来。”顿了顿，又道，“我知道李近仁身怀武艺，这点恰好也与杀死王文木的凶手相符。”

众人都觉得裴玄静的推断十分有理，就连一心想要出言维护李近仁的尉迟钧也没了话说。只有鱼玄机摇头道：“我不相信。李近仁是个习惯用金钱来解决事情的人，绝不会用武力……”一语未毕，陡然呆在了那

里。众人顺着她的目光望去，惊讶地发现适才议论的中心人物李近仁正站在后面不远处。

一进咸宜观，鱼玄机便请众人到厅堂坐下，却单独将李近仁一人叫到了书房。此举理所当然地惹来众人疑虑，怀疑的焦点则开始集中在李近仁身上。尉迟钧回忆起昨日在鄆县时，当鱼玄机听到昆叔提到李近仁时曾经神色大变，又是惊诧又是紧张的样子。裴玄静则提到在三乡驿遇到李近仁时，见他手中抱着一个跟温庭筠府中装盛九鸾钗一模一样的木盒。这一点，实在是太过巧合，不由得令人生疑。

黄巢心系鱼玄机，早已经看出这李近仁也是鱼玄机的爱慕者，忍不住插口道：“会不会是李近仁为了鱼炼师而杀人？我的意思是，他不但杀了西门坊正，还杀了温庭筠。”口中说着，心中却想：“为了她，我断然也会这样做。”一时之间，内心充满了虚幻的柔情蜜意。

裴玄静一听便即会意黄巢所指，当即道：“如果说李近仁为了鱼炼师杀死王文木，倒是合情合理。但鱼炼师对温先生尊敬有加，李近仁若是加害，丝毫不能讨好鱼炼师，因而说他为了鱼炼师而下毒害死温庭筠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绿翘正为众人端茶水进来，听了这话大吃一惊，颤声问道：“温先生被人害死了？”尉迟钧道：“是啊，你还不知道么？”绿翘摇了摇头，道：“前日有人来给炼师送信，炼师看了信后也没说什么事，就说要出远门，然后便匆匆走了。原来……原来是温先生过世了……”咬了咬嘴唇，加重了语气问道：“是谁下的毒？”裴玄静摇了摇头：“目前还不知道。”绿翘急促地问道：“那炼师为什么单独找李君到书房？”众人均摇头，也表示对此不解。

绿翘愈来愈惴惴不安，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国香听过她曾为保护鱼玄机被主母裴夫人打瘸腿的故事，知道她与鱼玄机情若姊妹，便自告奋勇地站起来：“绿翘你别担心，我这就去书房看看鱼姊姊和李近仁谈得怎样了。”也不等众人回应，便溜烟地跑向书房。

书房位于咸宜观的最西侧，布置得颇为雅致。南面靠窗半桌上放置着一个盛满水的淡青色瓷器，里面斜插着数枝梅花；西首摆着一张琴

桌，上有一张梅花断纹的古琴；上首摆着一张长案，案上堆满了书本、诗笺、扇面儿，及文具。几个古锦斑斓的坐垫散放于地上，悠然意远。

房内二人却没有坐下，均凭窗而立，各自一脸肃色。鱼玄机缓缓地道：“近仁，承蒙你一年来关爱，多方照顾咸宜观，我一直很是感激。然而人命关天，我只想问你，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人？”李近仁道：“原来炼师怀疑是我杀了西门坊正。”他话虽然如此说，却是丝毫不觉意外，不动声色的态度反而更加令人起疑。

鱼玄机却道：“不……不是……我没有想过你会杀了王老公。我是说，飞卿的死……”她开始有些局促不安起来，实在不愿意直接质问李近仁是不是凶手，她知道眼前这个人默默为她做了太多，她实在不该怀疑他的。

李近仁却依旧温和平静，问道：“炼师是想说，是不是我下毒害了温庭筠，对么？”鱼玄机道：“原来你早知道飞卿死了。”心中的怀疑不由得又加重了几分。李近仁却自有一套说辞，解释道：“我前日听绿翘说炼师匆匆出门，昨日在咸宜观等炼师一整天，依旧不见人影，甚是牵挂，所以今日一早赶到京兆府，想求熟人打探，却意外听说了温先生被毒杀的事情。”

既然话头已起，鱼玄机便不再忌讳，直截了当地道：“可是你半个月前去过了鄆县温府！当我听昆叔说你去过时，你不知道我有多惊诧！我知道你对飞卿一向有很深的偏见。”说到后来，她的情绪明显激动了起来。李近仁问道：“所以炼师就怀疑是我杀了温庭筠？”

她惊疑不定的目光审视在他脸上，他出人意料地平静，没有任何不安。她似乎也受到了感染，感到了一种安慰，起伏不定的心神开始平静了下来。

国香已然悄悄溜到书房外。她好奇里面二人到底在谈些什么，因而到了门外便刻意放轻了脚步。只听见李近仁道：“既然炼师认定我有动机，一口认定我就是凶手，我也没有办法。”语气甚是平和。鱼玄机道：“你不是一直很讨厌飞卿么？”李近仁答道：“嗯，确实如此。”

国香听了大吃一惊，心想：“难怪鱼姊姊一开始就怀疑上了李近仁，原来他跟温先生早就有宿仇。”再凝神静听，又听见鱼玄机道：“我想亲口听你说——你没有杀飞卿。”李近仁深深叹了口气，道：“就算我说了，在炼师内心深处，真的会相信么？”

国香只觉得这二人对答甚有玄机，她心思简单，也想不明白这些。但书房里面再无动静，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这沉默有一种可怕的感染力，竟然带动门外天真的国香也黯然神伤了起来。她想了想，便离开书房往厅堂走去。

昆仑与苏幕从胜宅取来一些食物和酒水，送到咸宜观厅堂。众人早已经饿了，也学着尉迟钧的样子，各自将尖馒头与肉干用木箸夹了，拿到炭火盆上边烤边吃，倒也香甜可口，别有一番风味。

昆仑还带过来一个特制的酒炉，下有炉灶，可加入木炭，上有酒鎗，专门用来热酒。几杯热酒下肚，身子立即热了起来，尉迟钧甚至解开了外套。他又特别推荐大家吃一种被称为“银饼”的食物，说是乳酪膏腴所制，也是传自西域，就连当今皇帝都十分喜爱，一天要食用十几枚。

黄巢听了很是好奇，便取了一枚银饼，只吃了一口，便觉得味道极怪，滑腻中有一股酸味，好不容易就着尖馒头才得吃完。他一直不见甘棠，早就十分诧异，特意问起，才知道尉迟钧预备返回于阗，而按照贞观二年太宗文皇帝敕书，胡人归国，不得携带汉妇女，因而尉迟钧已经事先做了安排，将甘棠送给了大将军张直方。

黄巢听了大为惊讶，不由得多看了苏幕两眼。倒不是他对苏幕有意，而是那日他明明亲眼见到张直方与苏幕更亲密暧昧。不仅他奇怪，就是尉迟钧也甚为不解。以往张直方每每到胜宅来，总是与苏幕调笑，不见如何与甘棠亲昵，料不到他却只要了甘棠。

尉迟钧又暗中品度着黄巢，心想此人性情不错，又志在功名，是个可以托付苏幕的合适人选，便道：“黄君若是不嫌弃……”黄巢当即会意，生怕他说出下面的话徒增苏幕尴尬，忙道：“幸得我是汉人，意中人也是汉人，可没有殿下这样的烦恼。”

他如此说，尉迟钧只得哈哈一笑。苏幕心中明白，自感难堪。裴玄静正要圆场，却见国香走了进来，目光里显出了几许木然，几许迷乱，不由得十分纳闷，问道：“怎么了？”国香只是摇了摇头。又见李近仁与鱼玄机前后脚跟了进来，神色亦各见落寞，便不再追问。

裴玄静仔细斟酌半晌，终于还是开了口，向李近仁道：“李君，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李近仁已经听鱼玄机提过她的身份，便点了点头。众人的目光一齐落在他身上，屋子里一下寂静得可怕。李近仁却是丝毫不乱，俨然流露出江东富豪稳若磐石的派头。

裴玄静问道：“李君会武艺，对吧？当初我们在三乡驿有过一面之缘，你的僮仆丁丁曾经提过。”李近仁道：“嗯。我是商人，没一点武艺傍身，怎么敢走南闯北？”黄巢插口道：“凶手刚好是个练过武艺的人。”尉迟钧却辩解道：“这说不定只是巧合。”

裴玄静道：“南门坊正昨晚看到李君来过咸宜观，时间大概就在坊正王文木遇害的时候。这一点，苏幕也可以证实。”苏幕点了点头：“我听府里的人提了。”又补充道：“不过，门房说李君只是出去走走，散散酒气。奴家也决计不相信他会杀人。”

裴玄静道：“会不会是李君出来走走的时候，刚好看到坊正王文木正在咸宜观墙上刷字，所以一气之下杀了他？”李近仁摇了摇头：“我没有杀他。”

黄巢道：“那你为什么深更半夜来到咸宜观？”言语颇有敌意。李近仁看了他一眼，还是平静地回答道：“昨晚夜禁后，我在尉迟王子家中借宿，不料王子殿下并不在家，幸好胜宅的仆人热情招待了我。本来我酒饱饭足后即刻睡下了，突然想到白日在咸宜观遇到的国香娘子很是可疑……”

国香大诧：“我可疑？我有什么可疑的？”李近仁道：“你自称是炼师的朋友，但绿翘并不认识你。”鱼玄机道：“国香确实是我的好姊妹。我们在鄂州时结识的。”李近仁点点头：“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担心绿翘一个人在观里，便想来看个究竟。路上，我确实看到了南门坊正，不过却没有打招呼。到了咸宜观后，我本来是要敲门进去的，但又怕绿翘已

经睡下了，就站在外面听了听，没有动静，便离开回胜宅了。”

国香道：“可是我早上明明看到你匆忙离开。”李近仁道：“敲门鼓一响，我就起来了，再次来到咸宜观，结果看到了墙上的字……”黄巢道：“那西门坊正的尸首呢？”李近仁道：“当时我没有看见。昨夜雪下得很大，他的尸体可能被雪盖住了。”黄巢还要再说，裴玄静却点了点头。李近仁道：“我担心绿翘遭了意外，正想进去时，却听见里面绿翘在跟国香说话……”裴玄静道：“所以你就匆匆走了？”李近仁道：“嗯。”

国香道：“我猜李君你急忙外出，应该是赶着出去找鱼姊姊，对不对？”她在书房外偷听到几句话，已经感觉这个男人与鱼玄机有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她单纯活泼，心中容不得事，便径直问了出来。众人均大感意外，李近仁却沉默不答，显然已经默认。黄巢则莫名其妙地对这个男人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情，心中竟然隐隐巴不得他就是杀人凶手。

众人胡乱吃了一些食物，昆仑和苏幕收拾妥当了自行离开。绿翘重新提了一大壶菊花热酒进来，以助众人御寒。这菊花酒又称长寿酒，需酿一年之久。每每菊花盛开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造，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才可饮用。

绿翘身姿丰腴，自有一种动人颜色，只是瘸了一条腿，行动颇为不便。鱼玄机急忙迎上前去，欲接过酒壶。绿翘笑道：“还是让我来吧。你们继续谈你们的。”她走过去，最先为李近仁倒了一杯温酒。李近仁抬头看了她一眼，微微点头，以示感谢之意。

绿翘已经知晓众人均怀疑是李近仁杀死王文木，又道：“请恕我多一句嘴，李近仁君一直关照咸宜观，他决计不会害我们的。试想如果真是他杀了坊正老王，他为何还要将尸首留在咸宜观后墙外？”这句话甚是有力，众人听了心头均是一凛，暗暗称是。

裴玄静想了想，便道：“既然李君说没有杀王文木，那么这件案子暂且放在一旁。李君，我想问你，你为什么在半个月前去鄆县温府？”李近仁道：“我是特意去拜访温先生的。”裴玄静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李近仁道：“当然是仰慕温先生的才学。”他特意加重了“才学”两个字，反倒听起来很有些牵强附会。

裴玄静又问道：“李君是第一次拜访温先生吧？”李近仁点了点头。裴玄静道：“李君到长安经商两年有余，为什么温先生在长安任国子助教时，你不去拜访，偏偏在温先生被贬后，才去偏僻的鄆县温府拜访呢？”李近仁一呆，头一次露出了茫然的表情。

鱼玄机一直缄默不语，在目前的情形下，她虽然焦灼万状，却实在不便开言。她已经强烈地预感到，真相就要浮出水面。那么，如果眼前这个人真是凶手，她又该怎么做呢？

李近仁沉默了片刻，终于道：“我一直来往于江东和京师之间，忙碌于生意。半月前，我再次来到京师时，突然听说温先生早已经被贬出了京师，心想若是再不去拜访，等他去随县赴任了，便来不及了，所以才临时起意。”

他的口气很平稳，如同叙述别人的故事一般。只有鱼玄机从他那淡漠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丝哀伤和无奈，正是这一点，再一次令她本已经暗淡的疑心再一次浓厚黏稠了起来。

裴玄静道：“就李君一个人去的么？”李近仁道：“我那天没有骑马，而是乘车，同去的还有车者万乘。”这万乘，裴玄静原也认识，正是当日驾墨车到河南迎亲的专业车者。

裴玄静先看了一眼鱼玄机，这才道：“这件事……我是说李君去鄆县温府的这件事，还告诉过别人么？”李近仁立即会意了裴玄静的意思：“没有，鱼炼师也不知道。”

鱼玄机几次欲言又止，一旁黄巢忍不住问道：“鱼炼师，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说的？”鱼玄机道：“我……”望了李近仁一眼，又道，“没什么……”

便在此时，前院有人大力敲门，高声叫喊道：“国香！国香！”国香惊讶地道：“呀，是梅灵的声音。她果真来找我了！”起身便往大门奔去。鱼玄机急追出来，叫道：“国香，她是……”

却见国香已经拉开了大门。李梅灵披一袭金色貂皮斗篷，天真烂漫，笑语盈盈地站在门口。身后尚跟着一人，正是李可及。鱼玄机当场

呆住，不知道是否该告诉国香对方的公主身份。

众人闻声从厅堂出来，尉迟钧认得李梅灵，不由得失声道：“那不是……”裴玄静早已经从鱼玄机口中得知李梅灵即是皇帝爱女同昌公主一事，急忙“嘘”了一声。尉迟钧会意，便不再多说。

却见李梅灵上前握住国香的手，笑道：“国香，你果然在咸宜观，我是特意来看你的。”国香浑然不知对方身份，喜不自胜，忙道：“快进来！快进来！”拉着她的手，到鱼玄机面前道：“鱼姊姊，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梅灵。”

鱼玄机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正踌躇间，却听见李梅灵道：“鱼炼师，我久闻你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神姿风采，令人凯慕。”

鱼玄机见李可及向她摇了摇头，知公主不喜身份被当场揭穿，便道：“娘子过誉了。清贫之地，就请进屋喝杯热茶吧。”李梅灵甚是高兴，道：“那我就不客气了。”她是公主身份，早就习惯了凡事以自己为中心，也不招呼他人，便自笑嘻嘻地进了厅堂。裴玄静趁机将国香拉到一旁，低声叮嘱了几句，国香干脆地点头道：“好，我知道了。”

众人进来后，国香一一介绍。除了鱼玄机、裴玄静和尉迟钧，旁人均不知道李梅灵公主身份，但见李可及对她极为恭敬，甚至不敢在她面前坐下，以他的将军身份尚且如此，谅来此女也非同小可，是以也相当拘束。

李梅灵一时记不清这么多人的名字，只觉得这么多陌生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相对，甚是无趣，便问国香道：“这咸宜观有当什么好玩的地方么？”裴玄静向国香使了个眼色，国香笑道：“听说这后院有梅花，我带你去看。”李梅灵道：“梅花？只听说咸宜观的菊花黄金印很是特别，梅花嘛……”露出了很不以为然的样子。裴玄静道：“咸宜观的梅花可不是普通的梅花，比菊花还要特别。”李梅灵依旧是小女孩心性，登时来了兴趣：“是么？那我一定要去看看。”上前挽了国香的手便走。

李可及叫道：“娘子……”正欲跟出门去，鱼玄机叫道：“李将军请留步。”李可及回身问道：“炼师有事么？”鱼玄机道：“我们有很重要的事

情要问李将军。”李可及犹豫了一下，虽然看上去不大情愿，但还是退了回来。

李近仁见状便站了起来，道：“既然炼师还有客人，那我先告辞了。”裴玄静道：“你还不能走。”李近仁一愣，问道：“怎么，已经确认我就是疑凶了么？”裴玄静道：“李君请不要误会，是我还想再多了解一些情况。”

鱼玄机心想：“若是由我来问李可及，多有不便之处，不如将他交给裴玄静。”裴玄静也是一般的心思，暗忖道：“这李可及涉及美人醉，深宫事密，凶险万分，案情明朗之前，决计不能让旁人知晓，也不能让尉迟钧和黄巢无辜卷入这场风波。”便向鱼玄机使了个眼色。二女已然极有默契，鱼玄机当即知意，道：“这样，我先送王子殿下和黄公子出去。绿翘，你陪李近仁君到书房等我。娘子，这里先交给你。”

尉迟钧已然明白鱼玄机不欲自己参与其事，出来后便趁机告辞，顺便邀请黄巢到胜宅做客。黄巢的心思全在鱼玄机身上，当然舍不得就此离开咸宜观，但鱼玄机已然明确下了逐客令，却也不便多留。转念又想：“她现在满心想的都是要抓住害死温庭筠的凶手，若是我能帮到她，定能令她对我刮目相看。凶手无非是五个人中的一个，李可及、李近仁、韦保衡、陈黠我都见过——李可及阴阳怪气，不是个爽快的男人，我真怀疑他根本就是个太监；韦保衡容貌英俊，看上去是个翩翩公子，其实是个绣花枕头，只知道趋炎附势；他那个随从陈黠更是胆小猥琐，畏主如虎；李近仁倒是平和大方，为人很好，三乡驿让房一事，我本不知情，他还特意重重酬谢了我。四个人都不像是凶手。倒是那个未曾谋面的李亿十分可疑，听说他与温庭筠、鱼玄机关系极为错综复杂，温庭筠死前他又与其争吵过，凶手多半就是他了。他本在广陵为官，既杀了人，多半已经畏罪潜逃，逃回鄂州老家，不如我先赶去鄂州问个明白。若查明他就是凶手，便将他捉来长安，亲手交给鱼炼师，她必定从此对我青眼有加。”

他本是性情豪爽之人，想到便要做到，当即与尉迟钧一道回了胜宅，取了飞电，又向尉迟钧借了一些盘缠，便即告辞，也不告知所往之地，自奔鄂州而去。

鱼玄机等人一走，厅堂内登时只剩下了裴玄静、李可及二人。李可及似乎意识到情况不妙，先自神色不定地问道：“请问娘子，刚才那李近仁所说的疑凶到底是何意？”他刚刚出宫，便径直来到亲仁坊，尚不知道坊正王文木雪夜被杀一事。

裴玄静目光炯炯，审视着他，反问道：“难道李将军不知道么？你自己也是疑凶之一。”李可及茫然不解，怔了半天，才迟疑地问道：“娘子的意思是……”

裴玄静直截了当地道：“温庭筠被人下毒害死，现下有五个疑凶，李将军你就是其中一个。”她急速说完，便刻意观察着对方的反应和神色。

李可及显然吓了一大跳，但表情更是惊呆骇绝，瞪大了眼睛，嚷道：“娘子是说温先生被人害死了？这怎么可能？半个月前我还见过他！怎么我还成了疑凶了？”

裴玄静便详细说了凶手如何屋梁上下毒的经过，最后道：“因此，凡是半个月前到过温府的人都有嫌疑。”李可及依旧不能相信，痛心疾首地道：“这怎么可能？半个月前，我还在鄆县见过温先生呢，他还答应为我写一首新词。”

裴玄静语气突然变得凌厉起来，问道：“李将军半个月前为什么要去拜访温先生？”李可及道：“我想请温先生写几首新词。”

裴玄静道：“只有这个目的？”李可及听她语气不善，极度不悦起来，怒气冲冲地道：“敢问娘子是在替你夫君查案么？为当什么这样质问我？”裴玄静道：“正是。我已经得到京兆尹温璋的许可，负责调查此案。”

李可及怒气稍解，沉默了一会儿，心中反复权衡着利害得失，终于还是道：“我酷爱音律，与温先生志趣相投。他在京师为官时，我们就经常来往，极为投缘。上次去鄆县拜访，一则是想索求几首新词谱唱，二则是告诉他，我已经将他的《达摩支曲》和《更漏子》重新谱了曲。”

裴玄静想到起初鱼玄机在温庭筠书房翻阅书稿时，放在最上面一页的确实就是《达摩支曲》，能提及这一细节，可见李可及所言不虚。但

这会不会只是李可及表面的目的呢？

李可及见她沉吟不语，更加急于为自己洗脱，道：“温先生死了我很震惊。可是我不明白，你们怎么会怀疑到我头上。”裴玄静道：“不为别的，只因为温先生中的是美人醉的奇毒。”

李可及大为意外：“美人醉？”随即喃喃道：“原来是美人醉。”转为紧张的神情，加速了语气，焦急地问道：“娘子能肯定温先生确实是死于美人醉么？”

他这句话无异于引火烧身，更引人怀疑。裴玄静决意吓他一下，道：“要不然你怎么会成为首要疑凶？李将军，是不是你迫于压力，不得不这么做？”她言外之意，自然是想问是不是皇帝指使他这么做。

李可及本不是聪明伶俐之人，但对宫廷政治却十分敏感，一听到这句婉转的问话，竟然立即会意了过来，粗暴地喝道：“不可胡说！”但见裴玄静并无畏惧退缩之意，依旧目光烁烁，盯着自己，不由得开始不自然起来。

他猛地站了起来，道：“我该去寻回我家娘子了。”顿了顿，又叮嘱道：“娘子万万不可胡说！美人醉一事，也切莫对他人提起。”裴玄静一怔，他却已经打起帘子出去了。

此刻，李梅灵正与国香到后院观赏梅花，见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是普通的庭梅，远不及宫苑梅园中的洒金梅和金钱绿萼珍贵，便道：“国香，改日我带你去宫苑看会变颜色的洒金梅，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奇花。”

国香也是头一次来后院，只觉一切都甚为新奇有趣。在她看来，赏花并不重要，与什么人在一起才重要，她也不知道洒金梅的珍奇之处，随口应道：“好啊。”突然留意后院墙上有什么东西，正欲走过去查看，却被李梅灵拉住：“我们还是去看大殿的壁画，那可是吴道子真迹，古朴而有神韵，可比这里的梅花要强上太多。”

于是便往大殿而去。二女一般地天真单纯，很是合得来。一路上，国香犹自惦记着裴玄静的交待，可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启口，便直接问道：“梅灵，我听人说，长安有种奇药，叫做美人醉，你知道么？”李梅

灵随口答道：“美人醉？当然知道了，上次我还特意向韩宗劭要过一些。”

国香也不知道韩宗劭就是当朝大名鼎鼎的御医，她只一心想帮裴玄静打听出李可及是不是与美人醉有关，以帮助鱼姊姊早日找到毒杀温先生的凶手，又问道：“听说那是一种奇药，你要那药做什么？”李梅灵瘪了瘪嘴，漫不经心地道：“奇药？有什么稀罕的，我才不要呢，是替李可及要的。”

国香大喜过望，正待再问，大门处又传来了叩门声。李梅灵少女心性，顽皮顿生，立即自告奋勇地道：“我去开门。”奔过来用力扯开大门。却见韦保衡正站在门口，他一身白衣，双手拎着一个红漆礼盒，凭雪而立，更显英俊不凡。

李梅灵顿时又惊又喜，道：“是你呀。”韦保衡认出她即是昨日饭馆见过的与李可及一道的女子，却不知对方身份，见她相貌平常，以为只是梨园普通女伶，只是略微点头道：“原来你也在这里。鱼炼师在里面么？”

李梅灵见他正眼都不瞧自己一眼，目光直接探向观内，显然是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鱼玄机，心中微微失望，便道：“鱼炼师在里面。”

国香奔过来，一眼便认出韦保衡即是昨日遇到在大街上被人用石头掷中之人。他刻意戴了一顶帽子，压得低低的，以掩盖住额头上的伤。国香奇道：“你不是那各……”韦保衡却睬也不睬她，径直往观内走去。

李可及到后院找李梅灵不到，生怕有失，正急急出来，雪地路滑，收势不住，迎头与韦保衡撞了个满怀，礼盒也滚落在一旁，糕点食物撒了一地。

韦保衡见费尽心思以讨好佳人的礼物全然泡汤，不由得勃然大怒，一把抓住来人，喝道：“你走路怎么不长眼……”一语未毕，已然认出对方是李可及，急忙松了手，赔笑道：“原来是李将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适才有没有撞到将军？”李可及冷然道：“没有。”走过去叫道：“娘子，我们还是赶紧走……”

却见裴玄静已然走了出来，叫道：“韦公子，你来得正好。”韦保衡自然难忘这位在牌桌上击败过自己的同窗夫人，忙上前招呼道：“裴家娘子原来也在这里。”裴玄静开门见山地道：“韦公子，你半个月前是否曾经到鄆县拜访过温先生？”韦保衡的神色立即警觉了起来，问道：“娘子问这个做什么？”他如此答话，又是如此神情，自是令人疑窦丛生，就连一旁的李可及也冷冷地瞧着他。韦保衡不悦地道：“你们这是……”

鱼玄机等人已经闻声从书房出来。韦保衡一见，忙上前道：“鱼炼师，我今日是专程前来拜访你的。”一边望向地上的食物，有些尴尬地道：“可惜礼盒被打翻了。”

鱼玄机哪有心思与他家常里短，紧盯着他，径直问道：“韦公子，你是否半个月前到过温府？”韦保衡见她发问，态度自与回答裴玄静完全不同，想了想，才道：“是半个月前么？不记得了。反正是有过那么一次吧。”他对鱼玄机的敌意态度多少有些失望，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为她的美貌所吸引。

裴玄静问道：“韦公子，你为什么要去温府？”韦保衡一脸不快，道：“娘子这是怎么了？我去不去温府跟你有什么关系。”裴玄静道：“温先生被人下毒害死，你也是疑凶之一。”

最先震惊的是李梅灵，惊叫道：“什么？温庭筠死了？”韦保衡愣了一愣，这才惊讶地问道：“是真的么？”裴玄静道：“当然是真的了！”韦保衡似乎还不大相信：“娘子不是开玩笑？”一旁国香最见不得男人婆婆妈妈，忍不住喝道：“人命关天，谁有空跟你开玩笑！”

韦保衡吓了一跳，片刻的惊诧后，又长长舒了一口气，这才狐疑地问道：“这跟娘子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官府中人。噢，是了，你是在帮李言查案。”裴玄静道：“正是。韦公子，你到底为什么而去？有什么目的？”韦保衡面色一沉，敷衍地道：“没什么目的，就是去看看温先生。温先生如此才华，却英年早逝，我也很是痛心。可娘子这般问话，与审问犯人无异，令人不快。即便你夫君李言在此，也断然不会如此。”

鱼玄机正欲开言，一名差役出现在大门口，重重咳嗽了声。众人一齐回过头去，只听见他大声叫道：“京兆尹传咸宜观观主鱼玄机、李近

仁、李可及、韦保衡，就温庭筠被毒杀一案到京兆府中问话。另外，还邀请裴家娘子前去观堂。”李梅灵刚要说话，李可及拉了她一下，摇了摇头。

众人听了无不面面相觑。裴玄静上前问道：“那陈韪呢？”差役道：“陈韪？噢，那名乐师，李少府已经将他带到京兆府了。各位，这就请吧，别让尹君久等。”众人一时无语，纷纷跟差役走出大门。

国香道：“裴姊姊，我也要去。”裴玄静正有话问她，便点了点头。国香上前挽了裴玄静的手，悄声将询问到李可及与美人醉的事告诉了她。她却没有丝毫诧异，似乎早在意料之中，只是再三叮嘱千万不可透露给他人知晓。国香奇道：“也包括鱼姊姊么？”裴玄静道：“当然不包括鱼姊姊了，她不是你最信任的人么？她也是我最信任的人。”国香道：“那我现在就去告诉她。”转头却并不见鱼玄机的人影，不觉失声问道：“鱼姊姊人呢？”

原来鱼玄机刚要出大门时，被绿翘悄悄拉在了一旁，低声问道：“炼师，温先生……真的……真的是死于美人醉么？”

鱼玄机真真正正地大吃了一惊：“美人醉？飞卿是死于美人醉？”急切地抓住了绿翘的胳膊，“绿翘……你是怎么知道的？”绿翘道：“裴家娘子问李可及将军话的时候，我偶然在门外听到的。”

鱼玄机如遭雷击，叫道：“天哪！”一时之间面色惨白，呆若木鸡，更觉得手脚冰凉，胸口憋气得厉害，几近窒息。

绿翘急忙扶住她，劝慰道：“炼师，你千万要保重身子。”鱼玄机急吸了几口气，才道：“绿翘，你也猜得到是他，对不对？”绿翘迟疑不答。

鱼玄机道：“我真是糊涂，我早该想到的！”绿翘道：“炼师不要太介怀了，也不一定就是李……做的。”她突然意识到鱼玄机不愿意听到这个名字，及时将后面的字吞了回去。

鱼玄机一时间激动起来，坚决地道：“是他！肯定是他！从郾县到长安，这一路，我感觉到他就游荡在我附近……”又道：“上次裴家娘子的

银菩萨失窃，就有人在咸宜观外见过他。”绿翘惊愕异常，道：“原来是他想陷害咸宜观，难怪一计不成……”

一语未毕，国香已然蹦跳着踏进大门，问道：“鱼姊姊，你和绿翘在谈谁呢？”鱼玄机一惊，勉强镇定下来，只摇了摇头。国香又道：“我们赶紧走吧，裴姊姊正在外面等着你呢！”鱼玄机轻轻叹了口气，向绿翘摇了摇头，便与国香一道离去。

绿翘目送她们走远，这才掩好大门。突然，她想到了什么，急忙往屋里跑去，只是因为腿瘸十分费劲。倏地脚下一滑，便摔了一跤。她挣扎着爬起来，刚刚站直，又因为身子没有站稳而摔倒在雪地里。她捶打了几下自己不争气的腿，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凄怆而无所适从的样子，在寒风雪地中显得格外楚楚可怜。



第五章 美人醉

尸首被小心翼翼地挖了出来，一名差役撕下自己的一片衣襟，掸掉其面上的泥土。只听见“啊”的一声惨叫，国香已然晕了过去。鱼玄机及时扶住了她，可自己也是神情惨淡，直愣愣地盯着那具尸首，摇摇欲坠……

美人醉语园中烟，晚华已散蝶又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鱼玄机突然想起来李贺的这句诗。美人醉，表面如此优雅浪漫的名字，背后却是冷冰冰的死亡意味。于她而言，更是牵扯着太多的回忆。她完全沉浸在自己思绪的世界里，伤感与哀愁清晰地写在脸上，就连裴玄静和国香也不忍打扰她。

不知道何时，李近仁悄然走到了她身旁，关切地问道：“炼师没事吧？”鱼玄机摇了摇头，道：“我已经知道你是清白的了。”李近仁道：“噢？是不是裴家娘子又发现新的线索了？”鱼玄机有些诧异他的平静：“你好像一点也不意外。”李近仁淡然道：“有什么好意外的，我本来就是清白无辜的。”鱼玄机看了他一眼，低下头：“之前多有得罪，实在抱歉。”李近仁道：“这没什么要紧。”顿了顿，又道，“一直来不及对炼师说，我这次回江东，托名医为炼师开了些药，已经交给绿翘了，炼师身上那些旧伤……”鱼玄机道：“不碍事。”又谢道：“费心了。”

沉默良久，李近仁才迟疑道：“炼师托的那件事我也问了，绿翘的腿伤到了筋骨，时间又拖了这么久，恐怕是治不好了。”鱼玄机神色黯然，叹息道：“绿翘为了救我才弄成这样。她还这么年轻，却要瘸腿一辈子。是我害了她，我实在有愧于她。”李近仁温言道：“炼师并没有害她。愧疚的人也该不是炼师，而应该是李亿的夫人裴氏。”

鱼玄机一时默然。对于这个女人，她实在有太复杂的情感，她本该恨她的，正是因为她，才使得昔日的缠绵蜜意、宛转柔情尽付于流水，使得自己与所爱的人天各一方，相爱不能相守。可是说到底，裴氏又有

什么错呢？她虽然出身名门，门楣显赫，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想要留住丈夫心的可怜怨妇。她的恶语、她的狠毒、她的棒打鸳鸯，不过是为了不让别的女子来分享自己名正言顺的丈夫而已。如果真的有错，那就是老天爷错了，让她与李亿相逢得太迟了。

忽不知怎的又想起五年前一日与李亿一道打完马球后到慈恩寺戏场看合生戏的情形。合生戏是长安极为流行的歌舞戏剧，只有一生一旦二人表演。那一场戏中，生、旦分唱道：“今生今世花同命，漫只说鸳鸯交颈，好与你割臂同盟一寸心。偶然相见便勾留，身世茫茫万斛愁。同是飘零同是客，青衫红袖两分头。”当日李亿还评点说，这戏最妙之处，就在“偶然相见便勾留”一句，恰似他二人当年初逢于崇真观的情形。

李近仁不知她正情怀耿耿，见她沉思不语，以为是思及温庭筠一案，便问道：“炼师已经猜到凶手是谁了，对吗？”鱼玄机道：“我只知道有一个人有美人醉。”李近仁道：“美人醉？”鱼玄机道：“是一种奇药，我曾经跟你提过的。”李近仁道：“嗯，我还记得。”鱼玄机意味深长地看了李近仁一眼，二人再无话说。

李梅灵几次想要与国香走到一起，都被李可及拉住。他反复考虑后，还是悄悄问道：“公主，他们有没有问你关于美人醉的事？”李梅灵道：“有啊，国香问过了。”李可及心中一凉，着急地道：“那公主是怎么回答的？”李梅灵道：“当然是说我找韩宗劬要过一些，然后给你了。”李可及后悔莫及地叹了一口气。

李梅灵犹自不解，问道：“怎么了？莫非是我说错话了么？”李可及忙道：“没有，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我真没有料到裴家娘子会知道美人醉，也没料到她正受京兆尹所托，在追查温庭筠的案子。”

李梅灵好奇地道：“那如果有人再问我，我还是这么说么？”李可及思忖了片刻，道：“嗯。这样，公主就说曾经听我提过要向韩御医要美人醉，但公主并没有参与。”李梅灵道：“可是确实是我向韩宗劬要的美人醉。京兆府派人找来韩宗劬一对质，不就清楚了么？”李可及道：“韩宗劬知道轻重，绝对不敢说出是公主找他要美人醉。”

李梅灵尚在迟疑：“可是……”李可及道：“此事事关重大，我实在不

想牵连到公主。”李梅灵不以为然地一撇嘴，道：“如果说是我要的，他们反倒不敢拿你怎么样。”李可及道：“可是那样的话，圣上爱女心切，一定会参与进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不知道要牵累多少人。”李梅灵道：“我懂了，就依你说的办。”迟疑了下，又问道，“李可及，真的是你用我给你的美人醉毒杀了温庭筠么？”李可及反问道：“公主你认为呢？”李梅灵道：“嗯，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做，你一直视温先生为知己。可是……可是，如果是父皇吩咐你，你也不能拒绝的。我知道……父皇一直不喜欢温庭筠，曾说过终有一天要杀了他。嗯，他是大才子，名动天下，难以公开治罪，派你暗中除掉他自然是最好的方法。”

李可及听了，不禁骇然，忙道：“公主千万别胡说！”四下望了一眼，见其他人都距离甚远，这才放了心。又再三叮嘱道：“公主，这种话再也不能说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李梅灵道：“嗯，我知道轻重。”回头望了一眼正与裴玄静交谈的国香，道，“我想到后面去找国香玩儿。”李可及生怕她又说漏什么话，忙阻止道：“千万别去。裴家娘子受命调查案情，她们正讨论案情呢！”

李梅灵有些失望。便在这个时候，韦保衡突然回过头来望了她一眼，她顿时红了脸，露出羞涩之色，低下头绞着衣角。李可及瞧在眼中，也不动声色，其实他早已经看出公主对仪表堂堂的韦保衡有意，不过假装毫不知情而已。

韦保衡却只是回头偶然一望，并非留意李梅灵。一路上他甚至都顾不上去与心仪已久的鱼玄机搭讪，而是紧紧缠着差役，不停地追问为什么他会成为疑凶。差役本来置之不理，后来被问得实在不耐烦了，喝道：“韦公子自己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去了大堂，你直接问尹君不就知道了？！”韦保衡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嘀咕了几句，见无人睬他，这才无语。

进得京兆府大堂，众人意外发现除了鄆县县尉李言和疑凶乐师陈珪外，温府老仆昆叔也在堂下等候。鱼玄机一见急忙奔过去，问道：“昆叔，您怎么来了？”昆叔道：“昨日你们走后，尹君忽然派人来接我，说是要审理先生一案，会需要我的证词。”

鱼玄机道：“那飞卿的后事……”李言插口道：“炼师请放心，我都已

经安排好了。”鱼玄机朝他微微点头，表示谢意。李言却颇为冷漠，不予理睬，转身向妻子走去。鱼玄机心下揣度他如此待己，多半是因为他堂兄李凌的缘故，看来男子比女子更不容易忘记过去。

裴玄静之前已经与其他四名疑凶交谈过，正忙着询问五人中的最后一人陈颢。陈颢到京兆府时已经得知事情经过，很是痛惜，道：“温先生还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多次拜访求教音律。后来温先生不幸被贬出京城，住在鄆县养病，我还去探望过一次，时间就在半个月前……”便在此时，有人高声叫道：“京兆尹到！”大批差役涌出，环站四周，众人当即肃然站定。

温璋大踏步走了出来，目光如铁，先落在了李可及身上，随后依次打量各人。众人都低下头，尤其以韦保衡最为慌乱。温璋这才招手，叫裴玄静道：“今日便由娘子负责审案。”裴玄静莫名其妙：“我？”其他人都都大吃了一惊。李言忙道：“这如何使得？内子并非官府中人，并不熟悉律法。何况此案涉及朝廷命官，案情重大，还望尹君亲自聆视为上。”温璋道：“本尹说使得便使得。何况裴家娘子只是负责问案，旁边有书吏记录，一切律法流程自有本尹做主。”李言不敢再强辩，只拿眼望着妻子，期盼她竭力请辞为妙。

不料裴玄静只问道：“尹君为何如此？”温璋道：“本尹仔细分析过案情，还是觉得鱼玄机嫌疑最大。可娘子曾说本尹对她有偏见。仔细想想，本尹确实对她很反感，但就算摒除了偏见，本尹还是认为她是毒杀温庭筠的最大疑凶。”

众人目光一齐落在了鱼玄机身上，各自有不相信之色。裴玄静道：“尹君可不要忘记，正是鱼炼师揭穿了凶手下毒的过程。”温璋道：“本尹就知道娘子要这样说。既然如此，为了公平起见，避免落人话柄，不如由娘子来审案。娘子曾经助尊公缙氏县令破过奇案，又是最先发现温先生中毒之人，整个案情也就数你最清楚。”

裴玄静心中一时揣度不透温璋的真实用意，不知道他真的是为了问案公正，还是不愿意与李可及这些有来头的人为敌。但事已至此，推辞无益，便道：“如此，我便恭敬不如从命了。”李言听到妻子答应，不由得长叹了一声，神色极为沮丧。

裴玄静先大致介绍了如何意外发现温庭筠是中毒而死，道：“这是一种叫做美人醉的奇毒，人中毒后会在愉悦中死亡，而且尸体不坏。”温璋料不到她一上来便不顾忌讳，说出了美人醉的名字，大为意外，但料到她如此做，必有深意。在场众人则大多第一次听到美人醉的名字，很是啧啧称奇。

裴玄静又道：“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凶手下毒的方法。后来还是在尹君的协助下，才发现了凶手的巧妙玄机。他是将毒药用蜡封在温先生书房中的屋梁上，过了十五天左右的时间，封蜡被桌案旁蜡烛的热气熏化，毒药粉末掉入温庭筠的茶杯，他在不知不觉地状态下中毒而死……”她刻意用一种奇诡的语气，且说得极慢，到最后一句时，堂上众人竟然都各自不自觉地抬头看了一下屋顶，只有李近仁例外，依旧是那副泰然自若的安详神态。

裴玄静道：“根据蜡熔化时间来判断，凡是在半个月前到过温府的人都有嫌疑——一共有五个人——李近仁、李可及、陈甦、韦保衡——四位已经在这里了，只缺一个李亿。”温璋道：“我昨日就已经派人快马加急到广陵传唤李亿，很快就该有消息了。”

鱼玄机本来处在一种迷离的状态中，似乎心神完全不在这里，听到温璋的这句话后，突然露出了惊惶的奇怪表情，竟然不由自主地回头向门口望去。温璋一直刻意观察着她，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却并无异常之处。

裴玄静续道：“大家已经很清楚案情了，凶手就在这五个人当中。现在就请被怀疑的人依次说明自己到鄆县拜访温先生的目的、准确时间，以及见面谈了些什么，什么时候离开等等。”

众人从没有见过如此问案的方法，均感好奇。温璋却暗暗称赞，知她因无法取得更多证据之时，便有意如此，想从各人的话中找出破绽，推测出真正的凶手。其实他这次破天荒地让裴玄静问案，也隐有此意。

裴玄静道：“韦公子，根据昆叔的说法，你是第一个到达的，就由你先说。”韦保衡讶然道：“我先说？”裴玄静点点头：“请尽量将经过说得

详细些，细节越多，便越能为自己洗脱嫌疑。”韦保衡惊疑不定，就是不肯开口。

温璋嘲讽地问道：“怎么，韦保衡，你有什么不方便说的么？”一旁国香忍不住插口道：“咳，当然是先说先吃亏了。”韦保衡当即涨红了脸，道：“不是……那好，我先说了……那一天是腊月二十三，刚好是祭祀灶王爷的日子，小年，所以我记得很清楚……”裴玄静征询地看了看昆叔，昆叔点点头，表示确认无误。

韦保衡道：“我听说温先生离京后在鄆县养病，还没有到随县上任，就想趁着小年的机会去拜访一下。那一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等西市一开市，买了一些糕点后，就马不停蹄地到了鄆县。当时，昆叔正在扫年，出来接了糕点，便直接领着我到了温先生的书房……”顿了顿，续道，“可温先生正忙着整理诗稿，因此我简单问候了几句就出来了。”

裴玄静道：“讲完了？”韦保衡看上去很有些心慌神乱，极不自然地道：“讲完了。”昆叔补充道：“本来我留韦公子吃午饭，他却不肯，径自上马便走了。”裴玄静思忖了片刻，点了点头，道：“下一位。”

下一个轮到李近仁。他波澜不惊地述道：“我一直很仰慕温先生的才学，但因为一直来往于江南和京师，忙于生意，没有机会去拜访。半月前，我听说温先生被贬出京师了，心想若是再不去拜访，等他去随县赴任了，就来不及了，所以才临时起意去拜访。我跟韦保衡韦公子是同一天到达。不过我是午后到达的，并没有遇到韦公子。”昆叔道：“确实如此。韦公子离开后不久，李君便到了。”

李近仁续道：“我到达时，温先生刚刚吃完饭，昆叔领着我到书房，等了一小会儿，温先生才进来。我们聊了大概有半个时辰，其间昆叔进来上过两次茶，然后我就起身告辞了。”裴玄静问道：“你们聊了些什么话题？”李近仁淡淡道：“都是些广陵旧事。我是广陵人，温先生恰好在广陵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故乡的风土人情很是熟悉。”众人一时无语。

第三个该轮到李亿，但其人不在，便该到第四个到达的李可及。李可及道：“我本是伶官，素来钦佩温先生音律方面的造诣才华，跟温先生

一直保持着来往。他在京师为官的时候，我隔三岔五地都会到他府上拜访，向他请教一些音律方面的事情……”温璋突然不无讽刺地道：“可是温庭筠被贬出京师后，你却只去了一次！”

李可及心想：“圣上厌恶温先生，我自然有所顾虑，不敢再与他走得太近。难道你温璋就敢去么？枉称你们有同乡之谊。”心中如此想，表面却不予理会，继续道，“那日是腊月二十四，因为我出来得早，路上人不多，马骑得快，所以早早就到了鄆县。到达之时，温先生才刚刚起床不久，我们在书房简单谈了一些词曲的事务。我特意拜托他写一首新词给我，又将我新谱的《达摩支曲》和《更漏子》唱给他听。他很是喜悦……我们聊了很久，一直到午饭时间，我才离开。”

裴玄静问道：“既然已经是午饭时间，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吃午饭？是温先生没有留你么？”李可及道：“不是……温先生留过。”温璋道：“那你为什么要急忙离开？你不是说跟温先生很谈得来么？”李可及道：“我出来了半天，担心宫中有事，万一圣上要找我，可就麻烦了。”温璋冷笑道：“恐怕李将军是怕圣上发现你与温先生来往吧。”李可及沉默不语。

一旁李梅灵忍不住插口道：“才不是呢。我可以作证，父皇一刻也离不开李可及的。”众人一时呆住，惊诧地望着她。李梅灵浑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说漏了自己的身份，再次强调道：“我确实可以作证呀，你们干吗都这般望着我？”

浓重的疑云又再次在鱼玄机心头浮起，她知道李可及也是有可能得到美人醉，不由得将狐疑的目光投过去，却发现李可及正用一种奇怪的眼光凝视着她。

国香听到李梅灵竟然是金枝玉叶的公主，不由得万般诧异，如此也便说得通了，难怪她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美人醉。又想起来该告知鱼玄机李可及通过公主得到美人醉一事，悄悄走过去，附耳讲给了鱼玄机听。鱼玄机登时震撼不已，再望李可及时，他已经侧转了头，刻意不对着自己。凶手原来近在咫尺，她的脸上蓦然泛起了一层红晕，抑或愤怒，抑或激动，她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裴玄静生怕李梅灵公然表露公主身份后，搅乱了案情，正想着该如

何把她打发走。却听见温璋使劲一拍惊堂木，叫道：“肃静！下一个！”陈黉便走上前来，叙述道：“我是韦府乐师，跟李可及将军一样，很仰慕温先生的音乐才华。温先生在长安时，我就曾经多次拜访，可以称得上是半个弟子。”昆叔道：“先生确实大力称赞过陈黉小哥，认为他在笛子上很有天赋。”

陈黉道：“惭愧！我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四，我出来时遇到大批人到长安办年货，路上很不好走，马根本就跑不起来，所以我一直到下午申时才到鄆县。我们在书房谈了一些音乐方面的事，我见温先生有些疲倦，因此没有聊太长时间，大概一盏茶的功夫，我便告辞了。”

至此，在场四名疑凶都做完了陈述，却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昆叔也确认他们各自并没有说谎。温璋征询地望着裴玄静，欲看她下一步如何作为。却见她凝思了片刻，径直走到韦保衡面前问道：“韦公子，你是去年温先生主考的丙戌榜的进士，对吗？”韦保衡道：“正是。”裴玄静道：“听说这一榜考生有舞弊事件发生，虽然未得查证，但后来温先生也是因此被贬。韦公子可知其中内情？”韦保衡道：“这个……我不知道……”突然发现昆叔正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一时间不由得慌乱了起来。

温璋目光如炬，一直从旁仔细观察众人举动，当即问道：“昆叔，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说？”昆叔回过头来，愣了愣，才道：“噢……没有……”

裴玄静又问道：“韦公子，你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韦保衡一惊，这才知道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然歪到了一旁，露出了额头上的伤口，忙扶正帽子，重新遮盖好伤口，道：“噢，昨天……昨天不小心撞到墙了。”国香却立即揭破了他：“你撒谎！我明明看见是有人用石头砸了你！”韦保衡料不到当场竟然有人看到了昨天的糗事，不由得分外尴尬，支吾道：“嗯……是……是有这么回事儿……”强作的镇定下，显然有着难以摆脱的恐惧与不安。

温璋依旧穷追不舍，喝道：“你为什么要撒谎？”他声色俱厉，韦保衡更加惊惶起来：“因为……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说辞，便向陈黉使了个眼色。陈黉忙道：“韦公子昨日出门，莫名其妙地被人扔了一石头，砸中了额头。大正月的，这种事太过晦气，所以，韦公子不愿意旁

人知晓。”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着韦保衡的眼色，显然对他很是畏惧。韦保衡道：“正是如此。”又瞪了陈珪一眼，似乎对他没有及时出来解围很是不满。

裴玄静道：“韦公子可认识拿石头扔你的人？”韦保衡忙道：“不认识，当然不认识。”昆叔便在这个时候不屑地瘪了瘪嘴。

裴玄静望了昆叔一眼，却没有追问，而是走向李近仁，问道：“腊月二十三，李君到鄆县去拜访温先生，应该是你跟温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对吧？”李近仁点了点头。裴玄静道：“那就是说，第一次见面，也就是最后一次见面。”李近仁又点了点头。裴玄静道：“你是五名疑凶中唯一只见过温先生一次的人，你对此怎么看？”李近仁一怔，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温璋突然插口道：“李近仁，你是一个商人，应该对诗词歌赋没什么兴趣吧？”李近仁恭敬地道：“回尹君的话，确实没有。”温璋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拜访温庭筠？你们既没有共同话题，又不是很熟，你突然去那么偏僻的温宅拜访，不是很奇怪吗？”

众人目光灼灼，一起落在李近仁身上。却听见他答道：“我在广陵就听说了温先生许多故事，这次来京师，听说温先生被贬出京师了，想到他也许再也不能回来，所以才临时想要去拜访。”

裴玄静心想：“你的目的当然不止如此，肯定还有鱼玄机的关系。”也不挑明，又转向李可及，问道：“李将军是不是曾经向人索要过美人醉？”李可及见她一上来就说出了美人醉的名字，心知对方若不是已经充足证据便是不知禁忌，然而目前情形已然避无可避，只好答道：“我确实曾经向御医韩宗劬索要过一瓶美人醉。”

此言一出，当场一片哗然之声，就连一直不动声色的温璋也对他直认不讳感到惊讶。国香刚想要指出他说谎，幸被鱼玄机及时拉住。她更是心想：“李可及自承其事，自然是有恃无恐。看来的确是他下的手，以他的为人性格，做这样的事只有一个可能——幕后凶手是皇帝。看来我之前全然想错了凶手。”裴玄静心想：“李可及的确是个聪明人，知道不能轻易牵扯出同昌公主。”

只听见温璋一拍桌子，叫道：“来人，立即去传御医韩宗劭到堂。”当即有数名差役应声奔了出来。

裴玄静又问道：“李将军可知那美人醉本是剧毒之药？”李可及摇了摇头：“这我可不知道。”裴玄静道：“那你要美人醉做什么？”李可及道：“我只听说这是种奇药，心中好奇得很，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温璋冷笑道：“哪里会有对毒药好奇的人！是不是你毒杀了温庭筠？”李可及倒也冷静，只是连连摇头。

裴玄静道：“如果李将军你没有杀人，那么你手上的美人醉的药呢？”李可及漠然道：“扔了。再奇它也是毒药，我哪敢留在自己家里。”裴玄静道：“可你刚才明明说不知道美人醉是毒药。”李可及一时怔住。裴玄静道：“将军明明知道是毒药，却特意向韩御医索要了一瓶，是不是想毒害什么人？”李可及终于明白言多必失，当即闭紧了嘴唇，不再发一言。

众人见状，不由得都开始相信李可及就是下毒凶手，就连李梅灵也狐疑地望着他。甚至站得距离他近的人，都不自觉地挪动脚步，尽可能地远离他。

陈珪见裴玄静转向了自己，忙咳嗽了一声，问道：“是不是到我了？”韦保衡重重看了他一眼，他立即低下头，不敢再说。裴玄静道：“你之前已经陈述得很清楚，我亦没有问题再问你。”陈珪和韦保衡均大感意外，不由得对视了一眼。

裴玄静道：“我已经问完案情了。各位请稍候。”随即向丈夫李言和温璋使了个眼色，温璋会意，站起身来，三人一齐步入后堂。

温璋迫不及待地问道：“你们觉得谁是凶手？”裴玄静道：“看起来李可及嫌疑最大，到目前为止，只能证明他手中拥有过美人醉的奇药。”

李言道：“但是韦保衡和李近仁拜访温先生的动机不明，肯定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简单，也难以摆脱嫌疑。”温璋道：“理由呢？”李言道：“韦保衡神色一直慌里慌张，而且他自己说的很可能不是真的。国香明明看到他被人扔石头，他却说是墙上撞上的。我与他同窗多年，深知

他的性格及为人，他是睚眦必报的那类人，如今当街被人用石头砸破额头，应该暴跳如雷才对，国香却说他坚持不肯报官，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裴玄静道：“只有一种可能，韦保衡认识朝他扔石头的人，并且他亏欠了对方，所以才忍气吞声。”李言点了点头，又道：“李近仁也非常可疑。他始终不动声色，镇定自若，这般冷静实在不像常人所有。尤其是当玄静提到凶手屋梁下毒时，所有人都不自觉地抬头看了屋顶，只有他例外。”

裴玄静问道：“尹君的看法呢？”温璋道：“本尹认为李亿和鱼玄机的嫌疑最大。”裴玄静与李言大为惊奇。温璋道：“本尹之前怀疑是鱼玄机和昆叔共谋作案，现今我怀疑李亿和鱼玄机共谋作案。”

裴玄静道：“李亿确实有重大嫌疑，五名疑凶中，只有他先后两次出现在温庭筠的书房中——一次是半个月前，一次是温庭筠死前一天。可惜的是，他至今尚未出现。”温璋嘿嘿一声，冷笑道：“他也许一直在你们身边，你们不知道而已。”当即说明昨晚住在城外客棧之时，曾经从房间窗口看到鱼玄机在院子里与墙头一人对视，后来被黄巢撞破，黄巢欲追之时，也被鱼玄机阻止。

裴玄静忖道：“适才来京兆府的路上，国香告诉过我，说她听到鱼炼师提过什么人一直游荡在附近，会不会指的就是李亿？”李言也道：“我后来审讯大山兄弟，大山说前天晚上——就是玄静你们到达温府的那天——他们本来想溜进宅子捞点油水，后来被赵叔撞破，往外跑时，看见温府附近有个男子身形。他们兄弟还以为是你们追出来了。现在一想，这人影还蛮可疑的。”裴玄静道：“夫君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当时我与炼师还有王子殿下前去温先生的书房时，鱼炼师曾经发现过墙头有人。我们都以为她看花了一眼，或许就是那个神秘男子。”

温璋眼见支持自己的证据越来越多，不不得意起来。就在此时，一名差役奔了进来，躬身禀道：“尹君派去广陵的老九已经回来了。”温璋极为意外：“这么快？”差役道：“只有老九一个人回来，不见李亿。而且老九人已经累得不行了，正在喝水休息，一会儿才能上堂。”李言道：“他这么着急赶回来，一定是有十万火急的事！”温璋道：“出去看看再说。”

几人出来大堂时，却见众人都沉默当场，气氛极为压抑沉闷。只有韦保衡不知道何时溜到了李梅灵身边，二人正笑语晏晏，交谈甚欢。

国香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见裴玄静，急忙迎上前问道：“裴姊姊，怎么样？确认谁是凶手了么？”裴玄静道：“目前还是不能确定。除了陈珪外，其余四个人都有重大嫌疑。”顿了顿，又见鱼玄机也走了过来，便问道，“炼师怎么看？”鱼玄机压低了声音，道：“我与李可及熟识，他的为人我很了解，他虽然一直非常钦佩飞卿，但他为人谨慎，胆子很小，如果皇帝要他去做，他不敢不做的。”裴玄静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想，李可及嫌疑最大。”鱼玄机恨恨道：“但真正的凶手却是皇帝。”她知道若皇帝真是凶手，那么一生都将无望为飞卿报仇，忿恨之余，不免又格外沮丧。

国香却道：“鱼姊姊，裴姊姊，你们都错了。”二女愕然望着她，却听她道：“李可及自然逃脱不了嫌疑，但皇帝却绝对没有嫌疑。你们想啊，这皇帝真要暗中除掉温先生的话，自己悄悄塞给李可及一瓶美人醉就好了，干嘛还要通过梅灵去转手呢。有哪个父亲会希望自己的女儿卷入杀人案呢？更何况梅灵是同昌公主！”

原来同昌公主为当今皇帝长女，也是最受宠爱的公主。今上本名李漼，为宣宗皇帝长子，被封为郢王。李漼虽是长子，却不讨宣宗皇帝的欢心，宣宗皇帝临死前，将第三子夔王李滋托付大臣王归长等人，预备让李滋继位。然而，宦官王宗实等杀王归长三人，抢立李漼为太子，李漼才由此即位。同昌公主是李漼为郢王时所生，据说她长到三、四岁都不曾开口说一个字。有一天，她忽然叹息着向父亲说出了她人生的第一句话：“今日可得活了。”众人都不明所以，百思不得其解。恰好在这个时候，宦官王宗实派来迎接李漼即位的仪仗到了郢王府门前。自那以后，李漼认定女儿是自己命中的福星，视为掌上明珠，千依百顺。

正因为如此，国香这话如醍醐灌顶，二女当即醒悟，确如所言，皇帝决计不是幕后凶手。鱼玄机明白过来，倒是轻轻舒了口气，幸得如此，不然飞卿冤情难以昭雪，岂不是要含恨九泉。

恰好此时，两名差役扶着疲惫不堪的老九走了进来。温璋道：“直接说重点吧，不必那么多礼仪了。”老九道：“是。我昨日奉命赶往广陵，

在快到华州的东阳驿遇到了广陵刺史派往吏部的使者，得知尹君要找的李亿早已经弃官不做……”众人大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鱼玄机。在那一瞬间，她眼神迟滞了一下，明显失去了光彩。

温璋道：“嗯，继续说。”老九续道：“据说一个月前，李亿妻子裴氏突然去世，李亿伤痛之下，就此弃官不做，已然离开了广陵。我得知消息后，便连夜往回赶……”国香道：“原来那个恶婆娘死了？”惊讶中自带着几分欢喜。

却听见老九继续道：“最奇怪的是，裴夫人死后容貌如生，在当地传为奇谈。”顿了顿，特意补充了一句，“就跟温庭筠温先生的死状一模一样。”众人发出一阵惊呼声。

只有温璋面有得色，重重地看了一眼裴玄静。裴玄静只觉得逐渐明朗的案情再一次蒙上了迷雾，喃喃道：“怎么会这样？”

素来气定神闲的李近仁也露出了一种说不清的奇怪表情，向鱼玄机望去，却见她正一脸茫然，似乎还有一点儿哀伤。难怪她会如此，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就连昆叔也深感太不可思议，连声道：“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说的不可能，自然不是说李亿不可能是凶手。虽然早有诸多证据，他却从始至终都不能十分确认先生是被人谋杀，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崇拜先生，认为是上天显灵，才使得先生尸首不坏。而今传来大恶妇裴氏尸首也是如此的消息，便彻底击败了他心中的最后一点幻想。

李言道：“看来凶手果真是李亿，尹君早有先见之明，下臣十分佩服。”众人这才知道温璋早已断言李亿便是凶手，不由得对这位京兆尹又多敬服了几分。更有人心想：“难怪尹君要让一个妇道人家老问案，他不过想藉此从旁观察，寻找破绽，实在高明。”

温璋又道：“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李亿一直徘徊在长安附近。鱼玄机明明知道，却一直在为他打掩护。可见这二人是共谋作案。”国香很是不平，道：“尹君何以这样定论？”温璋道：“鱼玄机一直不忘李亿，而李亿也一直没有忘记鱼玄机，于是二人定下了周密的计划。李亿先用美

人醉毒死了自己的妻子裴氏，然后赶到京师，与鱼玄机会合。”

裴玄静道：“杀裴氏倒也说得通，可他们二人没有要杀温庭筠的动机。”温璋道：“起初，是温先生将鱼玄机介绍给李亿为妾，但李亿很快就为妻子裴氏所迫，表面将鱼玄机休掉，暗地却送回了鄂州老家，裴氏又追到了鄂州，对鱼玄机打骂不已，据说侍女绿翘的腿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打瘸的。鱼玄机不得不重返长安，到咸宜观出家为女道士。对于这样的结果，李亿未必还会感激温先生。昆叔说过，半个多月前，李亿曾赶到郾县与温先生大吵了一架。温先生死的前一天，李亿又再次出现。这一切都说明李亿才是凶手。”

国香道：“李亿确实可疑，但鱼姊姊决计没有卷入谋杀温先生一事。”温璋道：“李亿如此，鱼玄机又何尝不是恨温先生入骨呢。她与温庭筠明明有师徒名分，但温先生在京师的时候，她却从来没有过来往，便是明证。对不对，鱼炼师？”鱼玄机不答，显是已经默认。

李梅灵突然又插口道：“可是美人醉不是宫廷秘药吗？李亿官职卑微，又在外地做官，鱼炼师不过是个道士，他们怎么可能得到美人醉？”温璋嘿嘿了一声，道：“鱼玄机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她有很多办法能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大堂一时陷入了难堪的沉默。众人怔了怔，终于明白京兆尹话中之意，一齐将目光投向李可及。他自称已经扔掉的那瓶美人醉，是不是就给了鱼玄机？旁人或许不知道，李言却是听胜宅的人提起过，李可及经常出入咸宜观。一个是宫中红人，一个是女道士，除了用男女关系来解释外，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原因。

正各自揣摩不已，韦保衡突然得意地插口道：“我知道李亿怎么得到美人醉的。”顿了顿，见无人主动问他，只得自己说了出来：“御医韩宗劭就是李亿的亲舅舅！”

便在此时，两名差役带着韩宗劭走进来，禀道：“尹君，御医韩宗劭带到！”

询问之下，韩宗劭当即承认道：“三个月前，李可及确实是向我要过

一瓶美人醉。”温璋问道：“你跟李亿是什么关系？”韩宗劭看了一眼鱼玄机，大方地道：“他是我的亲外甥。”裴玄静问道：“韩御医，李亿有没有向你要过美人醉？”

私送密药非同小可，给同昌公主一瓶倒也罢了，毕竟她是皇帝最心爱的同昌公主，若是承认给过外甥，那追究起来不免后患无穷。韩宗劭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是以一时迟疑。可是鱼玄机早已经在场，京兆尹或许早已经知晓内情，现在出了命案，知情不报，刻意隐瞒，不免罪名更重。他心中反复权衡着轻重，终于小心翼翼地答道：“李亿的确向我要过一瓶。”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李言道：“五年前，李亿应该在京师门下省任补阙。”韩宗劭道：“嗯。那时候李亿还跟鱼……炼师在一起。有一天，我喝醉了，说有一种叫美人醉的奇药，临死的时候吃最痛快，不但没有任何痛苦，还有如仙如醉的感觉，所以才叫美人醉。李亿听了很好奇，就想要一瓶，说是要为他自己死前做准备。我一时脑热，就答应给了他一瓶。”李言问道：“李亿知道这是毒药么？”韩宗劭答道：“当然知道。”

裴玄静问道：“那李亿应该也不知道人被这种药毒死后，身体也不会腐坏了？”韩宗劭踌躇了起来，回想了半天，才道：“当时我喝醉了，不记得提没提过这些。不过我应该没有告诉他这些机密，我是知道宫中的规矩的。”温璋冷笑道：“你明明知道宫中的规矩，可是你还是将美人醉给了李亿。”韩宗劭一时无语，低下了头。

温璋一拍桌子，喝道：“来人，马上签发公文缉捕李亿！”立即有差役应声去叫书吏办理。

裴玄静又问道：“韩御医，你肯定宫中只流出过两瓶美人醉么？”韩宗劭点头道：“这等奇药宫中都是有严格数目的，我弄出两瓶来，已经是力所能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在此时，一阵急剧的“叮当”声传来，京兆府外的悬铃又狂响起来。温璋一挥手，立即有差役奔出去查看情由。裴玄静突然有所感应，道：“会不会那只乌鸦又来了？”转身便往外奔去。温璋一见，立即醒悟，也急忙赶将出去。李言及众差役莫名其妙，跟着蜂拥而出。

果见府门处一只乌鸦正在撞铃，甚是急促。李言大为惊奇，道：“呀，真的是早上那只乌鸦呀！”顿了顿，又道，“是不是又有人掏了它的小乌鸦？”温璋哼了一声：“掏鸟人刚刚在西市处斩，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裴玄静道：“或许它是来报恩的。”

却见那只乌鸦停止撞铃，在众人头上盘旋了两圈，拍拍翅膀便飞走了。乌鸦撞铃诉冤的故事已经传遍全城，众人正惊讶间，温璋道：“走，看看去！”竟然以京兆尹的身份，率先去追乌鸦。走出几步，又想起案情还没有问完，便道：“叫所有人都跟着去！”

当即有差役到大堂传令，要案情相关人跟随京兆尹前去追赶乌鸦。众人只觉得这位京兆尹行事未免太过乖张，只是府尹既然有命，也不得不遵照行事。当下一千人跟随差役出了京兆府，往西去追温璋等人。

李近仁有意落在后头，小心翼翼地走近鱼玄机，问道：“炼师你……”只见鱼玄机脸色苍白，短短时间内已然憔悴了许多，有气无力地道：“我不要紧。”李近仁道：“也许并不是李亿员外所为……”鱼玄机道：“我知道是他。当我知道飞卿是死于美人醉时，就知道是他了。”神色又是惋惜又是恼怒。

李近仁道：“可是他为什么……”鱼玄机道：“他与飞卿一向彼此瞧不起！外人可能不知道，其中内情我最清楚不过。他是状元及第，认为飞卿一生潦倒，始终没有中过进士不说，还不断替人做枪手代考，扰乱了科场。”李近仁一时难以置信，惊异地望着她。

鱼玄机道：“飞卿一生自负，他一向认为自己才华横溢，认为即使是李亿这样的状元也不过如此，没有一个能及得上自己。昆叔说过，李亿半个月前到了温府，与飞卿大吵一架……”李近仁道：“所以李亿员外一气之下就动了杀机？”鱼玄机道：“飞卿死的前一天，他再次到过温府，很可能就是想确认飞卿到底死了没有。”李近仁道：“这些经过，炼师为什么适才不在京兆府堂上说出来？这样便能洗清炼师自己的嫌疑。”鱼玄机声音陡然低沉了下去，无奈地道：“我实在是不能说。”

李近仁沉默许久，才道：“炼师是不愿意破坏他们两个人的名誉。”鱼玄机默然。李近仁知道她内心深处其实是想维护李亿，因而不愿

意揭发李亿是凶手，不由得叹息道：“看来在炼师一生中，温庭筠和李亿的地位始终是无人能及的。”鱼玄机重重看了他一眼，问道：“你真的这样认为么？”李近仁反问道：“难道不是么？”鱼玄机摇了摇头，面露失望之色，却没有再说，转身去追赶众人。李近仁呆呆地盯着她的背影，犹自在回味她话中之意味。

乌鸦带着众人来到西城外，穿过一大片树林，落在漕渠边上的一块空地上，拍着翅膀“嘎嘎”叫着。众人正纳罕疑惑间，温璋一眼便留意到地面冻土有挖过的痕迹，叫道：“那边地下有东西，挖开看看。”差役手中也没有锄具，便拔出腰刀挖掘。

裴玄静见温璋不断催促手下，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地下埋的是什么，忍不住问道：“尹君不会认为这下面就是飞天大盗埋下的宝藏吧？”温璋的心思被猜中，不由得大为诧异，问道：“娘子如何得知本尹有如此期待？”裴玄静微微一笑，也不回答。

土很快挖开了，先出现的是一只手，差役道：“是具死人尸首！”国香本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地面，听了不由得大骇，急忙奔过去抓紧鱼玄机的臂膀，却又按捺不住好奇心，忍不住想看看究竟。

尸首被小心翼翼地挖了出来，一名差役撕下自己的一片衣襟，掸掉其面上的泥土。只听见“啊”的一声惨叫，国香已然晕了过去。鱼玄机及时扶住了她，可自己也是神情惨淡，直愣愣地盯着那具尸首，摇摇欲坠。

昆叔颤巍巍地上前指认道：“他……他就是李亿员外啊！”众人一时骇异得呆了，再见鱼玄机，也完全是一副不能相信眼前情形的样子。

一时之间，在场差役无不对温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竟然能事先料到乌鸦撞铃与温庭筠一案有关，别出心裁地下令将所有涉案人员带来此地，此等见识，着实不是凡人所为。

裴玄静仔细查看了一番尸体与环境，道：“看尸首周围的土质和积雪，李亿死了至少有一天了，尸首却依旧保持了很高的新鲜度，完全跟活人睡着了一样。”温璋道：“不用说，李亿应该也是中了美人醉的奇

毒。”

本来已经被确认为凶手的李亿就死在了眼前，案情一时陷入了困境。众人不由得再次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李近仁、李可及、韦保衡、陈珪四人。尤其是李可及，他曾经索要过一瓶美人醉，却交代不出下落，而其他三人，看起来都没有办法能弄到美人醉，自然以他嫌疑最大。只是李可及为人谨小慎微，性情怯懦，如果不是有人共谋，他不会杀人的。而皇帝指使他杀人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这样一个深得皇帝宠幸、名和利都不缺的人，为什么要去杀温庭筠呢？如果说裴氏是被丈夫李亿所杀，李亿又是被谁所害呢？一个月前，裴氏最先中毒而死，其次是温庭筠死于半个月前，再次是李亿死在了一天前，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温璋又提出了一种新说法，认为是鱼玄机要报复被人抛弃之仇，先是怂恿李亿毒杀了妻子，再利用李亿毒杀了温庭筠，最后又利用李可及毒杀了李亿灭口。这样，凡是以前有负于她的男人女人都被她一举铲除，且有李可及做盾牌，可以轻松置身事外。

这种说法倒是符合情理，时间上以及美人醉的来源上也没有任何破绽，顺理成章，只是裴玄静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鱼玄机卷入了其中。不管怎样，照目前情形看来，李可及毫无疑问地成为首要疑凶，按理该被收监下狱，面临严刑拷打的审讯。裴玄静也知道如果李可及是凶手，鱼玄机势必牵连其中，一旦严刑加身，结果难以预料，因而还想努力做最后的尝试，便再次询问李可及。不料他一字一顿地回答道：“我没有杀任何人。”意志极为坚决，大有不容人质疑之势。

裴玄静道：“那李将军为什么要向韩御医索要美人醉？”李可及干脆地答道：“好奇。好奇的人又不止我一个，李亿不是也好奇地向韩御医要了一瓶么？”李言道：“如果李将军没有杀人，是不是将手中的美人醉给了其他什么人？”李可及道：“没有，我确实是扔掉了。”

一旁的温璋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大手一挥，道：“不必再多费唇舌。来人，将李可及与共谋鱼玄机拿下了！”

差役正要应声拿人之际，李梅灵已然挺身站到李可及面前，从怀中

掏出一面金牌，喝道：“我看你们谁敢！”

其实众人早知道李梅灵的公主身份，但她自己还懵然不知，大家也佯作不知情，现下她公然亮出身份，以御赐金牌命温璋放人，温璋也不得不从命。一时之间，各人心中百般滋味。眼见时已近黄昏，夜更将至，一行人默默地往城门走去。

不料刚进金光门，便有路人认出了李可及，叫道：“那不是李可及吗？”立即大嚷道：“大伙儿快来啊，李可及在这里！”

金光门靠近西市，正是最繁华的路段，四方人流一下子涌了过来，将李可及团团围住。有人高喊道：“李可及，唱一个！给大伙儿唱一个！”

唐朝素有追捧伶官的传统。昔日玄宗明皇帝经常在兴庆宫勤政楼前的大型广场上举办歌舞表演，有一名称做念奴的宫伎歌技出色，歌声激越清亮，据说“声出朝霞之上，二十五人吹管也盖不过其歌喉”。诗人元稹称赞其“飞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每当她出场时，便是万众喝彩，道路为之拥塞，声势相当浩大。有一次，由于汇集到广场上的实在太多，负责维持秩序的金吾卫士已经无法控制局面。素以执法严厉出名的严安之紧急赶到现场后，用手中的笏板在楼前的场地上画了一个圈，大声宣布：“谁敢越过这道圈，处死！”结果下了死令，人流依旧拥挤。明皇帝只好叫念奴出来演唱，乱哄哄的现场一下子就稳定了下来。后世词牌名念奴娇便是由这位叫念奴的宫伎来得名的。

这李可及正是咸通年间最红的伶官，深受长安士民追捧。当即人流汹涌，越来越多，李可及不得已，只得站到高处，答应唱上一曲。当场一下子便静了下来。只听他沉声清唱道：“星斗稀，钟鼓歇，帘外晓莺残月。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虚阁上，倚栏望，还似去年惆怅。春欲暮，思无穷，旧欢如梦中。”

嗓音刚柔并济，高亢清亮，饱含浓郁的深情，尤其歌声中自有一种轻纱般的惆怅，极贴合词意本身。

裴玄静本不大瞧得起李可及，但此刻听他开口一唱，不由得佩服得

五体投地，心想：“昔日白居易有诗道：‘古人唱歌兼唱情’，李可及声情并茂，柔情但不矫情，难怪深得圣上宠幸。”

围观的人群都被深深地感染打动，李可及自己的眼角也湿润了。一曲歌毕，场中沉默良久，才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更有人感到意犹未尽，大叫道：“李可及，再唱一个！”

李可及挥手止住了大家，道：“刚才这首《更漏子》，是温庭筠温先生填的词，曲子为我本人所谱写。我唱这支曲子，是想以此来纪念他，愿他的冤案早日昭雪，愿他的灵魂早登极乐世界……”他的神情真挚而悲伤，决计不似作伪，说到最后，眼泪已然止不住地滚了下来。这当众发生在一个成年男子身上，多少显出了几分悲情来。

当场寂静无声，所有的人都说不出话来，各自露出了深沉复杂的表情。刚醒过来的国香早已经伏在鱼玄机肩上，抽泣成了一团，看上去煞是揪心。只是不知道她是在为李亿哭泣，还是为温庭筠而伤感。鱼玄机也红着眼睛，心头一片惻然，“春欲暮，思无穷，旧欢如梦中”，这是特意唱给她听的么？从这一刻起，她决定不再认为李可及是凶手。



第六章 飞天大盗

到得后院，二人便交上了手，一番旗鼓相当的剧烈打斗。裴玄静三番五次欲扯下黑衣人脸上的蒙面巾，始终未能得手。那黑衣人料不到裴玄静一介女子，竟然武艺不弱，几次欲摆脱对方逃走，均被紧紧缠住，不能如意……

漫长的白天终于过去了。夜禁后的长安城，如同哭闹累了的婴孩，再次躺入大地母亲的怀抱，陷入了肃穆旷古的沉睡中。阴冷漆黑的天幕，则照旧以一种深邃的神情，俯视着尘世间的一切。它已经见惯了红尘中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似乎再惊魂摄魄的故事，也难以打动它冷漠的心田。

突然，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人吹起埙（xūn）来，呜呜咽咽，低沉而凄厉，沧桑又神秘。在这漆黑的夜里，这不明来由的埙音显得异常凄凉。直到乐音消失了许多后，那种哀婉还在城池的上空缠绕不绝，令人惊悚。

鱼玄机独自站在咸宜观的卧房中，对着衣柜中的两套碧绿色衣衫发呆，苗条纤细的身影愈发显得落拓。这两套碧萝衣，上面承载着她的尘缘，她的情愫，她的眷念，以及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今衣在人亡，无数前尘往事——雨槛弄花，风窗展卷，脉脉含情，绵绵软语，历历如在眼前，如何不令人怅怀伤情？人去情留，愁来梦杳，女子总是特别容易迷失在生离死别的痛苦，以及无尽的过往里了。她一度以为自己是多么与众不同，尤其在之前经历了情感创痛后，更有从此身在半空、俯视芸芸众生的彻悟感，不料身临其境之时，才知道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女子。

她如此出神，心思如同灞上柳絮一般，飘飞在记忆深处，甚至连绿翘什么时候进来都没有觉察到。绿翘将茶水放好后，才轻轻叫了声“炼师”，道：“国香已经睡下了。”鱼玄机这才回过神来，“噢”了一声，用衣

袖擦了擦眼角的泪痕。

绿翘道：“这两套碧萝衣真是漂亮，炼师如果穿上它，一定很好看。”她知道鱼玄机伤怀，自有意这么说，但也确实对碧萝衣是发自肺腑的羡慕。想来这碧萝衣应该是当日李亿所送，不然为何这么久炼师一次都没有穿过、仅仅是锁在柜中空自蹉跎岁月呢？她有些贪婪地盯着碧萝衣，她是真的认为炼师穿上它一定会很好看，当然她自己也想试试穿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样子。

却见鱼玄机叹了口气，掩好了柜门，用一把铜锁锁上，转身道：“绿翘，今日发生了太多事情，我还来不及告诉你，裴夫人已经死了，跟飞卿一样，被人用美人醉毒死了。李亿也死了。”绿翘大为震撼，问道：“那……李亿员外是怎么死的？”鱼玄机道：“也是中了美人醉的毒。”她尽可能地保持平静，却还是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悲伤来。

绿翘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捂住了嘴，面露骇然之色，惊叫道：“天哪！怎么会这样？”顿了顿，才颤声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鱼玄机道：“裴夫人是一月前死的，李亿是一天前。”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叫道，“不对……时间不对……”绿翘莫名地看着她，只听她道，“走，我们去找裴家娘子。”

裴玄静此刻也正在咸宜观中，她与丈夫李言一道送国香回来，打算今晚便借宿在咸宜观中，李言则预备等妻子安歇后到胜宅借宿。夫妻二人正在厅堂闲聊案情。李言非常赞同京兆尹温璋的看法：李亿是杀死裴氏与温庭筠的凶手，李可及是杀死李亿的凶手，鱼玄机则是幕后主使。裴玄静却不同意，但一时确实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来说明这三人为何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均死于美人醉的奇毒。

正议着，却见鱼玄机与绿翘急急赶了进来。鱼玄机道：“今日在树林中发现了尸首，娘子说他至少已经死了一天了，对不对？”裴玄静点头道：“确实如此。”鱼玄机道：“那也就是说，昨日的白天他就已经死了。可是，我昨晚明明在客栈墙头见到了他。”

李言与裴玄静交换了一下眼色，各自心想：“京兆尹与黄巢同时看到的人果然就是李亿，难怪京兆尹会怀疑到她。”转念又想，“可这般说不

通啊，李亿明明已经死了，死人怎么还会爬上墙头？”裴玄静道：“李亿明明已经死了，昨天晚上在客栈墙头窥望的人肯定不是李亿。会不会是因为当时天色太黑，炼师没有看得真切？”

鱼玄机一时也不能确认，心头不由得彷徨了起来。绿翘一连听说了如此多诡异的事，忍不住插口道：“会不会是李亿员外死不瞑目，借尸还魂？”她说完自己也觉害怕，只觉背上阴森森一阵凉意，忍不住回头向门口望去。

气氛蓦地诡异了起来。裴玄静忙道：“鬼神之说，多系无稽之谈。炼师，你熟知温先生性情，依你来看，谁会是害死他的凶手？”鱼玄机道：“我开始不知道飞卿是死于美人醉时，本来怀疑是李近仁下毒杀了飞卿。”李言、裴玄静均大出意外，李言问道：“炼师何以会如此认为？”鱼玄机却突然踌躇起来，似有难言之隐。

绿翘道：“我来告诉你们吧。李近仁李君一直对炼师很好，认为是温庭筠先生和李亿员外害了炼师一生。”李言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反问道：“仅仅如此，李近仁便想杀了温庭筠和李亿为鱼炼师报仇？”鱼玄机默然不应。

裴玄静心想：“夫君不是性情中人，自然不能理解情爱对人的巨大影响力。一个男子，真爱一个女子的话，会甘心为她做任何事情。”一念及此，突然想道，“若真是李亿杀了裴氏，他定然也是为了与鱼玄机在一起了。只是，他这勇气未免来得太迟了些。”

李言又问道：“炼师知道温先生是被美人醉毒杀后，就开始怀疑李亿了。因为炼师知道美人醉十分难得，而李亿拥有美人醉，对吗？”鱼玄机点头：“我本来还以为李亿是因为跟飞卿口角，一怒之下起了杀机。不过今日听说裴夫人也是被美人醉毒死，我猜想李亿可能以为是我做的……”

李言听了很是惊讶，问道：“难道不是李亿毒杀了自己妻子么？”鱼玄机摇摇头，淡淡地道：“他的性情，是决计不会动裴夫人一根手指头的。”她故作淡定，可还是难掩凄然之色，大概因她在前夫李亿心中，地位始终不及裴氏重要的缘故吧。

裴玄静却顿觉案情有了新的发现，眼睛一亮，问道：“那么，李亿为什么会认为是炼师杀了裴夫人呢？”绿翘道：“那恶婆娘以前经常毒打炼师，李亿员外知道炼师恼恨她！”顿了顿，续道，“当日炼师差点就被她打死。我的腿也是那恶婆娘打瘸的。”裴玄静原本不知道这些私密往事，听了极为震惊，望着鱼玄机，又望着绿翘，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才好。

鱼玄机已然平静了许多，叹了口气，道：“当年李亿曾跟我提过美人醉。这药十分机密，一般人绝不会知道。可能是他已经知道了裴夫人是死于美人醉剧毒，所以怀疑是我做的。他曾经提过，裴夫人就是他的前程。既然前程没有了，他便干脆弃官不做，也不回鄂州找族人诉说，而是单独来到京师，目的是想亲自找我报仇。”

李言问道：“李亿如果是要为妻子报仇，应该到长安来杀鱼炼师，为什么反而到鄆县杀温庭筠呢？”鱼玄机一时也想不通这其中的关节，答不上来。

裴玄静却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等一等！炼师，你是怎么知道温先生的死讯的？”鱼玄机道：“有个鄆县人赶来京师报的信。”裴玄静问道：“他有没有说是谁让他来的？”鱼玄机一怔，想了想：“没有。不过，我以为是昆叔……”裴玄静道：“不对。当初炼师一进门，昆叔第一句话是：‘炼师，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可见他并不知道你要来。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请人带信给你。”

李言一拍大腿，大声道：“这就对上了！请人送信给鱼炼师的不是昆叔，而是李亿。他也许是觉得在长安难以下手，所以先到鄆县毒杀了温先生，再找人给鱼炼师送信，打算将鱼炼师诱到鄆县，才好下手。”裴玄静道：“夫君所言极是。但李亿没有料到我与尉迟王子一行会意外出现在温府，正是这个意外打乱了他的计划。”鱼玄机黯然道：“想不到他会如此待飞卿，又如此待我。”

温庭筠一案看起来已经查明了真相，正是李亿毒杀了温庭筠。不过其中疑云依然很多，那就是裴氏到底是谁所杀？李亿又是被何人所杀？

李言道：“鱼炼师一直在长安，当然没有杀裴夫人。如果不是李亿杀死妻子，那么裴夫人到底是谁杀的呢？”裴玄静道：“这点确实很难想得

通。不过裴夫人死在广陵，时间又在一个月前，我们无法知道更多详情，只能暂且放到一边。”忽然想到一事，“如果是李亿杀了温先生，那么书房暗格后的那支九鸾钗也应该是他拿了。”

鱼玄机叹道：“这九鸾钗是飞卿十八岁时，一名神秘的教坊女子送给他的，是昔日南朝淑妃潘玉儿使用过的旧物，钗上刻有‘玉儿’两个字，九只凤凰同时呈现出九种不同的颜色，世间罕见，珍贵无比。自古以来，奇物总是容易招致奇祸，因而飞卿从来没有声张过，很少有人知道九鸾钗就在飞卿手中。飞卿收藏得也很隐秘，一直藏在书房的暗格中。”裴玄静道：“但李亿却是极少数知情者之一。”鱼玄机点点头，失望地叹了口气。

裴玄静道：“可是今日我们在李亿身上并没有发现九鸾钗，很可能是杀他的凶手取走了。”李言道：“会不会杀李亿的人就是为了得到九鸾钗？”

鱼玄机突然记起国香曾经提到有人在饭馆喝醉了酒，说要卖九鸾钗，由此还引来了同昌公主，会不会那声言要卖钗的人就是李亿？抑或是杀死李亿的凶手？不过按照国香所描述的时间来推断，卖钗人出现在饭馆，应该是昨日以前，而李亿昨日才死，那么，那卖钗人肯定就是李亿了。当下说了自己的想法。

李言肯定地道：“肯定是李亿。这样便完全合上了。他拿了九鸾钗，因为醉酒后太过张扬，声明要卖掉这件珍宝，甚至还引来同昌公主打探，结果被盗贼盯上，盗贼一直尾随其后，寻机杀死了他，夺走了九鸾钗。”

裴玄静仔细勘察过李亿尸首，留意到一些细节，却又提出一个新的疑问：“但盗贼劫宝杀人，用刀用剑岂不更方便？李亿又是如何中了美人醉呢？我仔细检查过尸首，李亿口腔和鼻孔中均有美人醉的粉末，凶手应该用沾有美人醉的衣袖、手帕之类，捂住了李亿的口腔和鼻孔，导致李亿吸入美人醉而死。”

案情重新陷入困境，几人一时无语。还是绿翘道：“既然想不出来究竟，不如先休息吧。”众人这才意识到夜已阑珊，于是决意各自去歇息。

李言叮嘱了妻子几句，自离开咸宜观前往胜宅求宿。

鱼玄机毫无睡意，打算去书房收拾从郾县带回来的温庭筠的诗稿。裴玄静便一同跟随前往。

望着一大堆的诗稿，裴玄静问道：“炼师打算如何处理这些诗稿？”鱼玄机道：“飞卿自己已经将词整理得差不多了，我打算将他的诗与词合成一本《温飞卿集》。”

裴玄静信手拿起桌案上的另一堆纸稿，仔细翻阅了数篇，问道：“这些都是炼师的诗作吧？”鱼玄机道：“我可不敢全部据为己有，最上面的几首都是绿翘作的。”

裴玄静惊讶地道：“是么？可是看起来……”鱼玄机道：“笔迹一样对不对？”裴玄静道：“文风也差不多，完全看不出是两个人做的。”鱼玄机叹道：“绿翘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本来出身名门，后因曾祖父卷入了甘露之变被杀，他们全家被没入官中为奴，从此沦落。绿翘原本是裴夫人的婢女。我嫁给李亿为妾后，裴夫人便将绿翘给了我，本意是派绿翘来监视我，唉……”

裴玄静道：“但绿翘却与炼师一见投缘，情如姐妹。”鱼玄机点头道：“我们确实很谈得来。绿翘本来不识字，但人相当聪明，跟着我识字作诗不久，便能以假乱真。旁人都分不出是我写的，还是她写的。”深深叹了口气，“不仅如此，绿翘对我有恩。那时候，裴夫人经常借故打我，我一度非常灰心，天天以泪洗面，全靠绿翘从旁劝慰，才算挺了过来。”

裴玄静迟疑问道：“李亿就任凭裴氏毒打你么？”鱼玄机道：“裴夫人出身名门，娘家是有名的山西闻喜裴氏。李亿一心思量着前途，哪里敢得罪她？有一次，裴夫人竟然追到鄂州，操着大棒朝我打来……当时我以为自己这次必死无疑了，没想到一旁的绿翘扑了上来，替我挡了那一棒。那一棒刚好打在了她腿上，从此以后，她便成了瘸子。这件事后，我意识到人生遇合，自有定数，姻缘也不可强求，这才回到长安，到咸宜观出家做了女道士。”

裴玄静道：“原来如此。炼师志趣高远，对这等负心汉子与好妒妇

人，原本也不值得再放在心上。”她这话有很深的婉劝意味，结果却反而触动了鱼玄机的绵绵情丝。一时之间，她耳边恍然又响起了李可及的歌声：“……虚阁上，倚栏望，还似去年惆怅。春欲暮，思无穷，旧欢如梦中。”

从书房出来后，裴玄静便跟着绿翘前往东厢房。绿翘道：“东厢房原本是彩羽道友的住处。去年炼师请画师来修补观内脱落的壁画，结果壁画还没有弄完，彩羽就跟画师私奔跑了。自从她走后，东厢房便一直空着……”一边说着，一边引着裴玄静进去。又道：“娘子若是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我便是，我就住在对面西厢。”临出门时，见裴玄静闷闷不乐，便顽皮地道：“若是娘子睡不着觉，后面有个院子，种满了梅花，娘子可以去月中赏梅。”裴玄静自知她是好意玩笑，竟然点头答应。

安置好裴玄静，绿翘心中犹自惦记着鱼玄机，短短几日内，突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生怕她会伤心而想不开，便干脆抱了被褥，走到鱼玄机卧房外道：“炼师！”鱼玄机果然尚未就寝，忙过来开了门。

绿翘道：“我怕冷，今晚想跟炼师挤着睡，好么？”鱼玄机立即意识到她的好意，不由得分外感激，道：“多谢你，绿翘。”绿翘调皮地道：“谢我做什么。我还得谢谢炼师肯让我进门呢！”走过去将被褥放在床榻上。

鱼玄机幽幽道：“我知道，你是担心我……”绿翘回过头来，笑了一下：“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跟炼师挤在一张床榻上谈天说地了。”鱼玄机也勉强笑了一下。猛然之间，她隐隐约约觉得绿翘的话仿佛另有深意，不由怔怔地望着她，却见她正忙着收拾床榻上的被褥，并无异常。

夜色中的亲仁坊格外寂静。此刻，一个人影正如幽灵一般，在咸宜观外徘徊。咸宜观后墙处，突然出现了另一条黑影。他穿一身紧身夜行衣，头和脸部均用黑布包住，看不清面孔。黑影点地一跃，便轻松地翻进了后院。他似乎对咸宜观的地形极为熟悉，径直来到一棵梅花树下，从腰间取出一把小铲子，弯下腰来，刚挖了一下积雪，突然听见墙外有动静，急忙停下。后墙外，幽灵一般的人影正悄然经过。

黑衣人凝神静听，见墙外再无动静，思索片刻，便前院走去。他悄

然无声地行走着，径直来到绿翘卧房外，刚伸手要去推门，却听见裴玄静在背后喝道：“是谁在哪里？”黑衣人大吃了一惊，转身就往后院跑去。

裴玄静急忙去追。到得后院，二人便交上了手，一番旗鼓相当的剧烈打斗。裴玄静三番五次欲扯下黑衣人脸上的蒙面巾，始终未能得手。那黑衣人料不到裴玄静一介女子，竟然武艺不弱，几次欲摆脱对方逃走，均被紧紧缠住，不能如意。情急之下，他从腰间取出一节短棒做兵器，迫退裴玄静一步，趁机用木棒在墙壁上一点，借力跃上墙头，瞬间便消失在黑暗中。

鱼玄机、绿翘听到动静，各举灯烛赶来，急问道：“出了什么事？”裴玄静道：“适才有个身手不凡的黑衣人闯了进来，可惜让他跑了。”

三女重新回到厅堂坐下。裴玄静告知始终无法入睡，想出来走走，却突然发现一个黑衣人鬼鬼祟祟地站在绿翘的门口，正准备推门进去。鱼玄机听了，不禁大为困惑，纳罕地问道：“黑衣人为什么要进绿翘的房间？”绿翘自己也是莫名其妙：“我不知道啊。何况我刚才不在房内，睡在炼师房里呢。”

鱼玄机沉吟半晌，才迟疑道：“或许……这个人……他……是冲我来的？”其他二女大吃了一惊。裴玄静忙追问究竟道：“炼师为什么会这么说？”鱼玄机道：“绿翘居住的西厢卧房，原本是我的卧房。她的卧房原先是紧挨书房的那间。去年入冬后，我因为怕冷，为了取书方便，就与绿翘换了卧房。”

绿翘惊魂不定，道：“难道是他？是不是他想来杀炼师为那恶婆娘报仇？”裴玄静也跟着紧张了起来，问道：“他是谁？”绿翘道：“李亿员外。”裴玄静看了一眼鱼玄机，见她心事重重，便道：“李亿已经死了。”绿翘道：“说不定他真的借尸还魂了。”说完已然觉得凉风嗖嗖，阵阵寒意，禁不住地打了个冷战。

裴玄静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叫道：“短棒！刚才那黑衣人使的兵器正是短棒！他肯定就是杀死坊正王文木的凶手！”顿了顿，又道，“这人

武艺高强，身怀绝技，出入墙头如履平地，绝非等闲之辈，会不会就是扰得长安鸡犬不宁的飞天大盗？”鱼玄机与绿翘相顾骇然，齐声问道：“可飞天大盗来我们咸宜观做什么？”

今晚这事真是蹊跷离奇，裴玄静也无法回答，一时不禁联想起三个月前银菩萨于胜宅失踪、又神秘被埋在咸宜观黄金印下的情形。当时苏幕曾提过飞天大盗跃入了咸宜观后院，只是众人均想是内贼所为，认定是苏幕看错了。如今看来，苏幕所见之人与裴玄静所交手的黑衣人多半就是同一人。可正如绿翘所问，飞天大盗来咸宜观做什么？为什么来过一次后，还要再来一次？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不过倒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来人真是飞天大盗的话，那么肯定不会是李亿了。且不论李亿武艺如何，唐朝尚武成风，士人好骑马、射箭、击剑之术者大有人在，且高手层出不穷。单说三个月前飞天大盗已经闹得长安不得安宁，而根据广陵刺史的卷宗，李亿当时还在广陵为官的。

当此情形之下，自是耿耿难寐。裴玄静突然提起想向绿翘学如何泡制菊花茶，绿翘虽觉奇怪，但还是特意教她煮了一壶。原来这菊花茶颇为麻烦，先是一年前将菊花洗净后晒干，再与茶叶混合，装在坛中，埋在地下，一年后方可取出；饮用前，先将菊花茶碾碎了放在一旁，再加水入茶釜煎水；当水开始冒鱼眼气泡时，加入一小撮盐；当水如涌泉般沸腾时，先舀出一勺水来，再将茶叶末子倒入茶釜中；等到泡沫四溢时，再将舀出的水加入茶釜止沸；等到水再次沸腾，才算大功告成。而这次的水，用的并非咸宜观内的井水，而是昨夜的雪水，自有一股独特的清冽之气。

有了这一壶菊花茶，时光似乎流逝得快多了，气氛也不再那么沉郁难捱。绿翘这才知道裴玄静的深意，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

等到天色一明，三女便急急赶到后院。后院空空如也，一派静谧，只有漂浮的渺渺雾气，恍然如梦境般迷离。怒放中的梅花掩映于晨雾中，风露晓妆，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

裴玄静走到墙根仔细查看，果然发现墙壁上除了昨夜黑衣人用木棒

点过的痕迹外，还有半个鞋印。鱼玄机道：“很浅的半个鞋印，像是有人从这里翻过墙。”裴玄静点点头，指着鞋印和木棒印迹道：“深浅差不多，说明力道也差不多，完全可以证明是同一个人留下的。”

一边说着，一边从院角搬来一架梯子，放在鞋印下的墙角处，登上梯子，从墙头往下探视了一番，随即下来道：“这半个鞋印，应该是在杀坊正老王的那天晚上留下的。”又解释道：“当夜大雪，飞天大盗来到咸宜观，也许是预备盗取什么财物，也许是有其他目的。他正准备下手之时，坊正王文木来到咸宜观后墙外。他右手提着木桶，左手拿着一只刷子，开始往墙壁上刷字，打算再次陷害咸宜观，以激怒京兆尹。王文木在外面长时间的不走，飞天大盗被惊动了，担心有变，不敢再多停留，便跃出墙外。他武艺再好，要跳上这么高的围墙，也需要借力。这半个鞋印就是他借力的地方。但是雪夜寂静，这一动静也惊动了坊正王文木，王文木走过来想查看究竟，刚好与跃出墙外的飞天大盗遇上。于是飞天大盗迅速取出短棒，击打在王文木头顶，将他打晕后，任凭他冻死在冰天雪地中。”

她担心二女不明白，道：“这个鞋印的位置，离墙上的‘生’字不算太远……”又往南走出数步，‘生’字大概就在这个位置，王文木也就是死在这里。”

鱼玄机听了深为叹服。只有绿翘还是疑窦重重，问道：“娘子的推断很有道理，可是这飞天大盗到底来我们咸宜观来做什么呢？全长安的人都知道我们咸宜观一贫如洗，哪里有什么可偷的？”顿了顿，忽又想起一桩旧事来，问道：“会不会是有人雇请了飞天大盗，来咸宜观盗取黄金印的菊花？”

裴玄静不明究竟，问道：“这与黄金印的菊花有何干系？”

鱼玄机当即说明了情由：原来长安素有斗花的传统，一些富豪权贵争相在自己的园林中种植奇花异草，以此为夸耀，尤其以牡丹与菊花为甚。武宗会昌年间，曾有数十名士人结伴到慈恩寺赏牡丹，花色众多，却偏偏没有深红色。正深以为憾时，一名老僧将众人领到一处小院，顿时眼前一亮，原来那里种有一株开有上百朵花的深红牡丹。消息飞快地传开了。当晚，便有黑衣人潜入慈恩寺中，掘走了这株罕见的牡丹。不

仅如此，盗窃者还在原地留下了三十两黄金，以作为补偿。一年前，也曾有人半夜潜入咸宜观，掘走了最大的两株黄金印，不过这个窃贼比较小气，并没有留下黄金做补偿，只留下了两斤蜀茶。幸好后来不知是谁传出消息，黄金印只有在咸宜观才能开出方形的菊花，一旦移植到他处，便变成了普通的菊花，之后才再没有人打黄金印的主意。

裴玄静突然听说此等雅闻轶事，不由得觉得十分新奇。不过仔细一想，即使飞天大盗真是为黄金印而来，也该直接到廊下，又何必绕到后院这般费事？她说了自己的想法，鱼玄机也道：“这事确实甚奇，飞天大盗来这里应该不会是为了黄金印。或许咸宜观里面有什么珍稀之物，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绿翘奇道：“莫非是昔日咸宜公主在观里埋下了什么宝藏，飞天大盗是来咸宜观是为了寻宝？”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话有理，又问道，“炼师，当初一清师傅临死前将咸宜观托付给你的时候，有没有交代过什么？”鱼玄机回想了半天，始终记不起来昔日师傅临终遗言有什么特别之事。

裴玄静却突然有所发现，留意到一棵梅花树下的积雪有铲子挖动的痕迹，急忙上前将积雪扒开，地面上露出了一些新土，显然有人挖开过这里，而且就在最近几天。

裴玄静忙问道：“绿翘，你最近动过这些树吗？”绿翘奇怪地道：“没有啊，我和炼师从来都没管过这些梅树的。”鱼玄机也点头道：“我们根本不怎么到后院来。”裴玄静道：“这应该是前几天刚刚挖开又重新掩埋上的，后来刚好被大雪掩盖了痕迹。绿翘，你帮忙找个能挖土的工具来。”

绿翘刚及转身，鱼玄机拉住她道：“我去。”奔进厨下找来一把锈迹斑斑的铲子，与裴玄静二人手忙脚乱地将土挖开，却是一个大包袱。打开一看，三人登时目瞪口呆，惊讶不已，原来里面全是宝气耀眼的金银首饰。

绿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嚷道：“天哪，真被我说中了，我们咸宜观真的埋有宝藏啊！”鱼玄机道：“咸宜公主在世距离现在已有上百年，可这包袱很新，周围的土也很新，肯定不是前人所埋藏的宝藏。”

裴玄静细细翻看了几件珠宝，才道：“这不是咸宜公主留下的宝藏，而是飞天大盗盗取的长安富户的赃物。”原来她受京兆尹温璋相邀，协助调查飞天大盗一案，已然在京兆府大略翻过失窃物品清单，眼前不少珠宝都符合清单上的描述。

鱼玄机更加感到不可思议：“我实在弄不明白，这飞天大盗的赃物怎么会埋在我们咸宜观里呢？”不解地望着裴玄静。裴玄静道：“也许飞天大盗来这里并不是来偷盗的，而是要将他之前盗取的财物找个妥当的地方藏起来。绿翘刚才说了，全长安的人都知道咸宜观一贫如洗，因而这里反而是最好的藏赃物的地方。”

鱼玄机道：“这般推测很有道理。想来昨夜大雪纷飞时，那飞天大盗也偷偷溜进了咸宜观后院，开始埋金银珠宝。就在他忙碌的时候，王老公也来到咸宜观外忙碌。当飞天大盗埋好珠宝，跳出墙外的時候，刚好遇到了听到动静的王老公。于是，飞天大盗为了杀人灭口，迅速取出木棒，击打在王老公头上……”

绿翘道：“飞天大盗并没有痛下杀手，说不上是杀人灭口。”她素来痛恨王文木，心中反而多少有些感激杀了他的飞天大盗，是以有意为其辩护。裴玄静道：“这是因为飞天大盗知道王文木肯定会被冻死。大家想想，如果王文木不死，也许会追踪到财宝就埋藏在咸宜观里，那样飞天大盗岂不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绿翘还待再说，却听见前院传来了有力的拍门声，便道：“我去开门。”

来人却是李言、杜智与尉迟钧，各有疲倦之色，大约是昨夜亦未睡好缘故。三人听绿翘说了昨夜黑衣人闯进咸宜观以及适才在后院发现了飞天大盗赃物的经过后，骇然失色，急忙赶将进来，却见裴玄静与鱼玄机已经将包袱取回厅堂。众人免不得一番议论。

杜智负责追查飞天大盗一案，他昨天刚刚到京兆府查看了长安县尉崔公嗣递上来的相关卷宗，记得其中的一起记录着：大约四月前，张翰林家起夜的仆人看到了一名黑衣人，正要叫喊，结果被黑衣人当头给了一记闷棒，打晕了扔在花丛中。过了好长时间，仆人才自己苏醒过来。当天夜里，张翰林就失窃了不少财物。这与裴玄静所言的飞天大盗的手法完全一致，因而完全确认了她的推断。

坊正王文木被杀案意外破获，又离奇地寻找到了飞天大盗的部分赃物，众人都深觉鼓舞。尤其是杜智，已经连日因飞天大盗一案备受压力，现在意外有所斩获，可以交差，不由得对鱼玄机 and 裴玄静感激不尽。

李言又道：“可是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飞天大盗一定要选择咸宜观后院作为藏赃物的地方呢？”

杜智是万年县尉，最熟悉这一带的情况，也道：“亲仁坊靠近繁华热闹的东市，我也不认为这里会是一个合适的藏宝地点。”裴玄静道：“不管怎样，赃物就在这里，飞天大盗选择咸宜观一定有他的原因和目的。”

绿翘突然语出惊人地道：“飞天大盗会不会是为了栽赃嫁祸给我们咸宜观？”杜智道：“这实在不合情理。飞天大盗作案多时，好不容易窃取来的财物，为何只为了嫁祸就轻易送还他人？”

尉迟钧天生富贵，从来不在意财物，倒是支持绿翘的想法，道：“我认为绿翘说得有理。如果不是为了嫁祸，飞天大盗为什么昨晚会出现在绿翘房外？他似乎是想故意引起注意，引你们到后院。”绿翘当即道：“王子殿下说得极对！本来后院地面被积雪覆盖，赃物并不容易被发现。偏偏那一处积雪有挖动的痕迹，肯定是飞天大盗故意留下的线索。”

裴玄静却是不同意这一推断，道：“如果飞天大盗是为了栽赃给咸宜观，那么他为什么要连续来两次呢？第一次的时候，他无意中遇到了坊正王文木，正是最佳的栽赃给咸宜观的机会，为什么还要就此杀了王文木灭口呢？”

这一诘问甚为有力，一下子便推翻了绿翘的猜测。众人只觉得迷雾重重，越想越觉得头绪越多。现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杀王文木的就是飞天大盗。众人商议一番，决定由杜智先将赃物送去京兆府。国香却在这个时候批头散发地闯了进来，嚷道：“我也要去看。”裴玄静知道她与李亿两家世交，自小相识，她要求同去京兆府肯定是想最后看看李亿的尸首，便道：“如此，杜少府就带国香一起去吧。”

杜智与国香一走，众人总算略微松了口气。鱼玄机自与绿翘到厨下

烧水做饭，厅堂只剩下李言夫妇和尉迟钧三人。

裴玄静突然问道：“王子殿下，如果你是飞天大盗，会把辛苦偷来的财物藏到我家后院吗？”尉迟钧道：“当然不会了。”裴玄静道：“为什么不会？”尉迟钧笑道：“我放谁家都可以，绝对不会选你家后院。娘子那么精明细心，还不得一下子就发现蛛丝马迹啊。那我之前不是白忙活了？”裴玄静若有所思。李言：“玄静，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裴玄静摇了摇头。

李言温言道：“玄静，我知道你关心鱼炼师。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我昨晚想了一夜，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有的案子，包括温庭筠之死，坊正王文木被杀，李亿之死，飞天大盗，还有李亿妻子裴氏之死，甚至包括三个月前的银菩萨失踪案，这几个案子本来毫无关联，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跟鱼炼师有关。就像六颗独立的珠子，只有鱼玄机这根线能将它们穿起来。”

裴玄静听了悚然而惊。尉迟钧细细一想，觉得不无道理，讶然问道：“果真如此。莫非果真如京兆尹所言，鱼炼师才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三人一时面面相觑。过了好半晌，裴玄静才缓缓道：“我不信。”

此刻，在厨房中，绿翘也正在与鱼玄机讨论同样的话题。绿翘道：“我越来越觉得是有人有意针对炼师了！先是温先生离奇中毒而死；后是坊正老王被杀，就死在咸宜观外，多少跟我们有关；再是李亿员外。无论死的是谁，都跟炼师有关系。现在又冒出个飞天大盗来，本来一杆子打不着的人，偏偏还把赃物埋在了咸宜观里。”她看上去紧张极了，显然很是为鱼玄机担心。

鱼玄机没有回答，但也是心神不宁的样子。她已经有种强烈的不祥预感，感到一张巨大的命运罗网正在慢慢向她收紧。可是她不能让关心她的人知道，不能让绿翘知道。

绿翘小心翼翼地道：“炼师，要不然……咱们悄悄离开这里吧？”鱼玄机一愣：“去哪里？”绿翘道：“我有个朋友是蜀中人，这几日要回家乡去，咱们可以跟他一起先去蜀中。他说他有能力照顾我的生活。”鱼玄机大为意外，一时沉吟不语。

绿翘恳切地劝道：“炼师，你不是说过，眼下民不聊生，天下恐将有大变吗？不如我们一道离开京师，远离这个是非之地。”鱼玄机望着她，开始有点动心了。

绿翘见她神动，喜道：“我马上就去安排，近几日便可以离开长安。”转身欲走，鱼玄机忙拉住了她：“等一下……”想了想，坚定地道：“不行，我不能这样一走了之。”绿翘焦急地道：“可是，我真的很担心有人要对炼师下毒手。”鱼玄机似是下定了决心，道：“绿翘，你走吧，今日就走！”又加重了语气，强调道：“你一定要走！”绿翘不明白她为何突然要自己离开，一时惊住。

鱼玄机满腹心事，也不及多解释，又自言自语道：“最好也要让国香赶紧离开这里才好。”一提到“国香”，突然想起来她的昨日今日极度悲伤的种种异常之处，猛然醒悟过来，“呀，那具尸首……”

她主仆二人极有默契，这一声“呀”，也立即提醒了绿翘，会意道：“莫非死的那人不是李亿员外？呀，难怪，裴家娘子说他白日已经死了，但炼师晚上还看见过他。原来不是借尸还魂！”鱼玄机道：“我得赶紧去京兆府看看。”忙往外走，又回身叮嘱绿翘道：“此事先不要告诉裴家娘子他们。还有，你今晚夜禁前就走，去蜀中！”

从厨房出来，鱼玄机先到厅堂打过招呼，说要去一趟京兆府接国香，请李言夫妇继续帮助调查温庭筠一案的四名嫌凶。裴玄静虽然觉得她不免多此一举，但也未多说什么，当即答应。

鱼玄机离开后，李言夫妇商议，决计由裴玄静与尉迟钧一道去东市找李近仁，李言到广化坊找韦保衡和陈晔，看看还能问到些什么新情况。至于首要疑凶李可及，因为他时常人在大明宫，并非想见就见得着的，只能先暂时搁置一旁了。

绿翘刚好送饭食茶水进来，听说裴玄静要去找李近仁，便道：“娘子如果要找李近仁李君，不必再多跑一趟了。我猜他一会儿就会来咸宜观的。”裴玄静与尉迟钧交换了一下眼色，问道：“李近仁似乎很关心咸宜观。”绿翘道：“嗯。这一年来，我们咸宜观全靠李君时常接济，才得以度过难关。而且，李君是个大好人，不像以前来的那些男人，他根本不

求回报的。所以，他绝对不会是凶手。”

裴玄静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即往书房奔去。尉迟钧见状，也急忙跟了出去。绿翘不明所以，正欲跟去敲个究竟，有人却在大力叩门。她忙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来了来了……”一边拉开门，一边道，“是李近仁李君吧？您来得正好，裴家娘子正找你呢……”看清楚来人后，登时愣住了。

却说裴玄静直奔进鱼玄机的书房，拿起温庭筠的诗稿，焦急寻找着。尉迟钧进来，甚感好奇，问道：“娘子在找什么？”裴玄静道：“殿下，你知道温先生在广陵呆过很长时间吧？”尉迟钧道：“当然知道，温先生青年时在那里呆过好多年呢。”

裴玄静翻阅诗稿道：“看样子，温先生在江东的时候写过不少诗，时间确实不短。”顿了顿，又道：“温先生在广陵呆过很长一段时间，而李近仁正是广陵人，李亿又在广陵做官，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尉迟钧一呆，只道：“这我可说不好。只是听说温先生原来准备终老江南的，后来惹上了一场官司，这才不得不回到了京城。”

裴玄静眼前一亮，问道：“是什么样的官司？”尉迟钧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有人小题大做罢了。温先生在广陵的时候，曾经喝醉了酒，犯了夜禁，结果被一个姓李的巡夜虞候抓住了。李虞候明明知道他就是温庭筠，不但没有手下留情，还按照律令重重打了他一顿。温先生不但破了面相，连牙齿都被打落了！”

裴玄静道：“后来呢？”尉迟钧道：“温先生当然是深以为恨，发誓要报复。但地方官吏认为温先生犯夜禁在先，李虞候依法处置，并无过错，因而不理睬。温先生更加气愤，便来到京城，四处向那些达官贵人上书，要求惩处李虞候，闹得满城风雨。结果当时的宰相徐商帮了温庭筠，将李虞候免职，并当众打了五十杖。李虞候自觉无罪受罚，一气之下就上吊自杀了。”

裴玄静道：“原来这位虞候也姓李。”尉迟钧道：“对。但李虞候是广陵本地人，应该跟李亿没什么亲属关系，李亿是鄂州人氏。”裴玄静道：“跟李亿没关，可是说不定跟李近仁有关。”尉迟钧大吃了一惊：“娘

子是说……”

裴玄静道：“先不提李虞候。现在五名疑凶，只有李亿和李近仁到过广陵，既然李亿绝对不可能杀死妻子，那么李近仁的嫌疑理当最大。”尉迟钧道：“娘子是说李近仁为了给鱼炼师报仇，用美人醉毒死了裴夫人？”裴玄静点头道：“后来也是他毒死了温庭筠和李亿。”

尉迟钧道：“若说李近仁毒死李亿夫妇，我倒能理解，毕竟这二人亏欠鱼炼师极多，几乎毁了她一生。可李近仁为什么要毒杀温先生？”裴玄静道：“李近仁毒杀温庭筠应该完全是为他自己。”尉迟钧一时不解。裴玄静道：“如果李近仁是李虞候的儿子，他就有杀死温庭筠为报父仇的动机。”

尉迟钧惊骇地望着裴玄静，一时难以置信。绿翘正端茶进来，听了此话，如小鹿撞胸，如冷水浇背，双目瞪圆，呆立在门口。

便在此时，又有人大力敲门。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绿翘道：“肯定是李近仁来了！”一齐出来书房，尉迟钧抢先过去，一边用力拉开门，一边嚷道：“李近仁，我们已经识破你的真实身份了。”却见李言正站在门口，不动声色地问道：“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原来李言前去广化坊韦府吃了个闭门羹，韦府的人称韦保衡病了，不能见客，陈赍则是一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得知裴玄静的最新推断后，李言也道：“如果李近仁真是李虞候后人，那他的嫌疑确实非常大。”问起绿翘，她却并不知情。当下众人决定先去京兆府，请京兆尹派差役前去传唤李近仁到场。

走出不远，裴玄静突然回望了咸宜观一眼，问道：“你们知不知道飞天大盗为什么要把赃物藏在咸宜观后院？”尉迟钧道：“飞天大盗也许只是偶然选中了咸宜观。”裴玄静摇了摇头：“是因为飞天大盗知道鱼炼师和绿翘都从来不去后院。”李言当即醒悟过来：“他这么了解咸宜观的情况，一定是咸宜观的常客了。”裴玄静点了点头。

李言突然回想起坊正王文木一案中，李近仁被南门坊正看到夜半就在咸宜观外，而他本人也自承武艺不弱，现下已经确认是飞天大盗杀死

王文木，那么李近仁会不会就是这个神秘的飞天大盗？他迟疑着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裴玄静深以为然，令他很是欣喜。只有尉迟钧全然不能相信一个大富豪竟然会去铤而走险，当什么飞天大盗。

正谈论间，国香哭丧着脸奔将过来，一见他们就大嚷道：“不好了，不好了，鱼姊姊刚刚被京兆尹下令抓了起来。裴姊姊，你快点去救她！”

原来杜智与国香带着赃物前往京兆府，半路鱼玄机便追了上来，三人便一道前往。到得京兆府后，温璋命人拿失窃清单来与赃物比较，几乎全部对得上，只是还有不少近期失窃财物不在当中，大概飞天大盗只埋藏了一部分在咸宜观中。温璋却由此怀疑鱼玄机与飞天大盗有关，又是谋杀裴氏、温庭筠和李亿的重大嫌疑人，下令予以扣押审讯。

几人听了都大吃一惊，急忙连同国香一齐朝京兆府赶去。



第七章 猜忌

鱼玄机心中的伤痛与失望远远超过了她表面的痛楚。在她一生中，没有谁比眼前这个男人待她更好，他尊重她的一切，她的人格，她的才华，甚至包括她的过去，她已然慎重考虑过，有意要接受他。而现在，她只怀疑他不过是为了方便向温庭筠报复才接近她。她回想起当初戏剧般的邂逅，以及他后来不求任何回报的为咸宜观的付出，不免疑虑更深……

京兆府大堂内，京兆尹温璋正在翻阅卷宗。杜智与数名差役垂手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虽然飞天大盗一案未能侦破，但毕竟寻获了部分赃物，总算能小舒一口气。说起来，虽然在这件事上有许多误打误撞的因素，杜智心中还是颇感激鱼玄机的，见她突然被京兆尹下狱，有心为她上说几句好话，只是畏惧温璋严厉冷峻，未敢开口而已。

温璋神思完全集中在飞天大盗一案上。他昨晚连夜接到报案，据称飞天大盗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太平坊，将中书舍人裴坦府邸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裴坦即出自山西闻喜裴氏，其子娶宰相杨收之女，家中资产甚盛，据说连器皿都饰以犀玉。太平坊与京兆府所在的光德坊仅一街之隔，飞天大盗如此行径，显然完全不将京兆府放在眼中。但温璋恼怒归恼怒，心头却是疑惑甚多。仔细推算起来，裴坦府邸失窃之时，大致就是裴玄静在咸宜观与飞天大盗交手的时刻。这如何能解释得通？莫非飞天大盗不止一人？而且他详细核对过赃物和失窃财物清单，发觉这些赃物都是三个月前丢失的，而近三个月内失窃的珠宝则一件也没有。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

正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忽有差役进来禀告，说是有人前来投案自首。惊奇间，却见李近仁已然跟着差役走了进来。他的面色惨白浮肿，仿佛才从睡梦中醒来，看上去多少有些倦怠世事的感觉。温璋道：“怎么是你？”李近仁当即上前，坦白告道：“正是我杀了裴氏、温庭筠以及李亿。”

温璋听了大诰，只是手头正要处理更为重要的飞天大盗一案，便命先将李近仁收监，押后再审。杜智趁机道：“如此，鱼玄机的嫌疑便可洗脱了。”温璋重重看了他一眼，挥挥手道：“那就放了她，你去办吧。”杜智如获大赦，忙领人押了李近仁，往大狱而去。

李近仁连杀三人，属于重犯，按律要上刑具，颈上套了铁钳，双手戴了桎具，押进了单号牢房。女牢在大狱最深处，杜智亲自赶去将鱼玄机放了出来，并领她出去，以表歉意。

鱼玄机刚刚才被关押入狱，片刻间又被释放，自然明白这其中有人力所为，忙问道：“杜少府可知京兆尹为何突然要放我？”正巧经过李近仁的单号，杜智一指牢房道：“李近仁已经来投案了，承认是他杀了温庭筠、李亿，以及李亿妻子裴氏。”

鱼玄机一时呆住，不解地望着狱中的李近仁，李近仁则默默移开了目光。只在那一瞬间，她便明白了，他是想代她受过，脸上的疑惑登时变成了感动。

离开了大狱，鱼玄机并没有就此离开京兆府，而是要求杜智带她去见温璋。杜智拗不过她，只得带她去了大堂。一见温璋面，鱼玄机便力陈李近仁绝非凶手。杜智从旁劝道：“李近仁自己都全部招认了，鱼炼师何苦还要为他开脱。”

温璋何等精明，早看出鱼玄机心思，冷冷道：“少府，你还没有明白，其实鱼玄机想说的是，李近仁是为了替她脱罪，所以才自认罪名。对不对，鱼炼师？”鱼玄机一时默然不应。

温璋冷嘲热讽道：“看来，不光是本尹认为炼师有重大嫌疑，连跟你走得这么近的李近仁也在怀疑你呀！据本尹猜测，李近仁肯定认为是炼师利用李亿用美人醉毒杀了裴氏，再杀了温庭筠，接着鱼玄机又杀了李亿灭口。他爱慕鱼玄机，一心要为心爱的女人脱罪，听说鱼玄机被逮捕下狱后，立即跑来京兆府自认杀人……”

杜智道：“可是鱼炼师没有任何理由要杀温庭筠。”温璋道：“杜少府，你还年轻，又没有成家，哪里知道这世间的爱与恨、情与仇，其实

就悬在一线之间。”杜智不敢再辩，心中却想：“我不知道，难道你就知道了？”

温璋道：“鱼炼师，你自己说，本尹到底要怎么处置你和李近仁？其实，你我都知道李近仁没有杀人……”却听见一个声音道：“不对，李近仁确实有重大杀人动机。”温璋一怔间，裴玄静等人已然走了进来。适才开言的正是裴玄静，当下说明了李近仁极有可能是被温庭筠逼迫自杀的李虞候的儿子。

鱼玄机听了便如头上炸了一个焦雷，过了好半晌，才颤声问道：“娘子是说李近仁与飞卿有杀父之仇？”裴玄静道：“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正打算去问李近仁本人。”众人一齐望着温璋，等他示下。

案情如此峰回路转，连温璋这等见多识广的老辣之人也措手不及，只道：“果真如此，本尹倒是与李近仁轻易服罪十分意外。”尉迟钧道：“也许他不想牵累他人，这符合他的性格。”

温璋冷笑道：“男子汉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若真要报仇，又何必用下毒这种卑劣的手段？他既武艺高强，为女人也好，为父亲也好，一刀一个岂不痛快？如此处心积虑地设计，只不过是逃脱律法的制裁，还妄谈什么不想牵连他人。”他虽然专横跋扈，但却洞悉世事，见解深刻，不由得人不佩服，众人一时无语。温璋又道：“这件案子既然已经交给李少府处理，便由你们几个去审问李近仁吧。”

几人出来商议了一下，决定由李言夫妇与杜智一起到大狱中直接询问李近仁。鱼玄机自然想参与其事，可她现时的处境，实在是有多不便，对此，裴玄静也只能抱歉了。

三人带着一名做记录的书吏一起进到牢房。进来时，李近仁正意态安详地席地而坐，见他们进来，问道：“你们是来审问案情经过的么？”李言道：“正是。但我们首先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投案自首？”李近仁道：“不为什么，我就是看你们迟迟破不了案，还不断牵连无辜，所以忍不住站了出来。”裴玄静突然道：“我们已经知道你就是李虞候的儿子，与温庭筠有杀父之仇！”李近仁身子一颤，意外地望着她。他如此动容，自然证明裴玄静的推测准确无误了。

牢房一时陷入静默中。过了好半天，李近仁才“嘿嘿”了两声，连声道：“佩服！佩服！”他大概以为自己一直隐藏得极好，绝无可能被人发现，想不到这么快就被人查清了来历。

杜智问道：“你杀温庭筠是为了给父报仇，可你为什么要杀李亿夫妇？真的是为了替鱼玄机报仇么？”李近仁道：“正是如此。”李言道：“既然你直认不讳，就请给我们讲讲作案经过，你是怎么杀了裴氏、温庭筠和李亿。”

李近仁叹了口气，道：“我在广陵有间很大的绸缎铺，兼雇有裁缝做衣裳。裴夫人经常来铺子里逛逛。有一天，我趁裁缝给她量衣衫的时候，偷偷将美人醉洒在了她的头发上……”他皱紧了眉头，眼睛不断眨动，话说得非常小心翼翼，似乎每一句都要经过慎重考虑。

裴玄静道：“那你为什么不趁机在广陵将李亿一同杀了？”李近仁道：“噢，这个……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李言道：“你杀温庭筠的细节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你又是如何杀死李亿呢？”李近仁道：“我在长安城中遇到了李亿后，就想法将他诱到城外，用美人醉杀了他。”裴玄静追问道：“你是怎么用美人醉杀了李亿？”李近仁道：“我在随身带的水袋中掺入了美人醉，强逼着李亿喝了下去。”

李言刚要揭穿他说谎，裴玄静及时阻止了丈夫，又问道：“那你是如何得到的美人醉？”李近仁道：“我花高价从一名外放出宫的宫人手中购得。”裴玄静道：“宫人叫什么名字？”李近仁摇了摇头，道：“我不能说。”

杜智突然问道：“是你杀了坊正王文木么？”不等他回答，李言又紧紧追问道：“你是不是就是飞天大盗？”李近仁露出了极为惊讶的表情，他虚起了眼睛，仿佛在回忆什么，又仿佛在思索该如何对答，过了好半天，才道：“我没有杀王文木。我也不是飞天大盗。”

三人便不再盘问，让书吏如实记录了下来。从牢房出来后，李言道：“也许李近仁杀了温庭筠，但他肯定没有杀李亿夫妇以及王文木。他叙述经过的时候言语很不流畅，目光游弋不定，显然是边想边说，我认为他认罪完全是为了鱼玄机。”

裴玄静也道：“李近仁描述杀李亿的细节与李亿实况不符，如果李亿是喝了毒药，口中不该留有粉末。可见李亿肯定不是他杀的。裴氏具体死状尚不得而知，因而无法断定。”叹了口气，道，“可惜温先生被毒杀的细节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不然就可以知道到底是不是李近仁杀了温先生。这是我的过错。昨日在大堂上，我不该说出下毒细节的。”李言忙道：“你说出来，不过是为了试探各人的反应。当时也确实只有李近仁最为异常，只有他一人没有本能地抬头看屋梁。”

裴玄静道：“李近仁是杀温庭筠的凶手，但他并没有杀李亿，他却主动揽罪上身……”李言皱眉道：“莫非真是鱼玄机杀了李亿夫妇？李近仁这么做，是为了替鱼玄机脱罪？”裴玄静道：“绝无可能。鱼炼师一直没有离开过长安，根本没有机会杀死裴夫人。至于李亿，我想她并没有真正忘记这个人。之前，鱼炼师早就怀疑到李亿身上，却始终没有向我们提及，有意暗中维护，这便是明证。”

三人正议论着，一名差役奔过来道：“尹君请三位速速过去。广陵刺史已经派人将李亿妻子裴氏一案的卷宗及证物送来了。”李言大喜过望：“太好了。”

正欲离开，裴玄静道：“一会儿鱼炼师必然要进来探视李近仁，还请杜少府委屈一下，暂时留在这里。”杜智立即明白她是想要自己偷听鱼玄机与李近仁谈话，虽非君子所为，但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当即应允。

李言夫妇重新回到大堂，果见尉迟钧依旧陪着鱼玄机在堂外等候消息，国香却已经离开。听到李近仁已然承认他就是李虞候之子后，鱼玄机的脸色顿时煞白如纸。虽然她实在不愿意相信，但事实就摆在了眼前，李近仁就是毒害飞卿的凶手。裴玄静又告知并非李近仁杀了李亿，因为最重要的杀人细节并不符合，鱼玄机只是一怔，再无他话。

然而在仔细翻过广陵刺史送来的裴氏的卷宗后，众人才恍然明白李近仁就是杀死裴氏的凶手。卷宗中明确提到裴氏头发中有不明粉末，附在卷宗后的粉末一经比较，即确认为美人醉。而照李近仁所言，他毒杀裴氏的手段，即是暗中将美人醉洒在了她的头发上。如果不是李近仁所为，他根本无法编造出如此细微的细节。

如此一来，李近仁先后毒杀裴氏与温庭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李亿又是谁所杀呢？温璋冷笑道：“李近仁毒杀温庭筠，是为报父仇，事出有因。可他与裴氏无冤无仇，之所以要杀她，还不是为了讨好鱼玄机？裴氏既除，剩下的唯一眼中钉就是李亿。李亿如不是李近仁所害，必是鱼玄机下的手。”众人一齐向鱼玄机望去，只见她正露出了极为失望的表情，对温璋的话却恍若未闻。

温璋正待下令，裴玄静及时向他使了个眼色，走过去道：“炼师，我知道这对你很难接受，不如由你自己亲口去问李近仁。”

鱼玄机居然点了点头，转身便往大狱而去。然而她进了牢房后，却是长时间地不发一言。连躲在一旁暗中偷窥的杜智都着急起来，只觉得这二人充满玄机，高深莫测。

此刻，鱼玄机心中的伤痛与失望远远超过了她表面的痛楚。在她一生中，没有谁比眼前这个男人待她更好，他尊重她的一切，她的人格，她的才华，甚至包括她的过去，她已然慎重考虑过，有意要接受他。而现在，她只怀疑他不过是为了方便向温庭筠报复才接近她。她回想起当初戏剧般的邂逅，以及他后来不求任何回报的为咸宜观的付出，不免疑虑更深。他是如此坚忍，如此沉得住气，终于报了仇，现在还可以如此坦然，真是符合他的性格。

心中翻腾了许久，还是鱼玄机首先打破了沉默：“原来真的是你杀了裴夫人，亏得我还一直相信你。”

李近仁眉毛一挑，略带讶异地望着她，欲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不答话，她的悲伤便开始变得愤怒：“你先用美人醉杀死裴夫人，这样李亿就会以为是我做的。你又赶去鄆县用美人醉杀死飞卿，既报了父仇，还会引我最终会怀疑到李亿头上。一瓶美人醉，让我和李亿互相猜忌，真是高明。”李近仁紧锁眉头，表情越来越严肃。

鱼玄机又道：“不过，我知道你没有杀李亿，因为令我与他互相猜忌，正是你最想看到的结果。”李近仁依旧默然，脸上明明暗暗，没有惊诧，也没有难过，连一点表情都没有。

暗中躲在一旁的杜智却是若有所思，这李近仁面对指责，不动声色，心计如此之深，真可谓骇人听闻，令人心悸。只是这般，他又为何要主动来投案自首呢？莫非目的已然达到，便了无遗憾？

却见鱼玄机悲愤难以自抑，实在不愿意再见到眼前这个人，转身便往外走去。李近仁追出几步，叫道：“玄机……”鱼玄机头也不回地去了。刚欲离开京兆府时，正遇到公差陪着昆叔进来，不由得心中一动，又想起一些谜团，便跟随昆叔一道重新返回大堂。

杜智已然将鱼玄机与李近仁的对答告知了温璋等人，众人愈加肯定李近仁就是毒杀裴氏和温庭筠的凶手。可如此看来，鱼玄机并非杀死李亿的凶手。李亿又是何人所杀呢？既然他是死于美人醉，平常人根本无法得到这种奇药，看来还是要将视线集中到能有机会获得美人醉的疑凶身上。

李言说出早上去找韦保衡调查未果一事。温璋突然想了起来，道：“有件事，本尹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有人到京兆府匿名投书，揭发韦保衡是找人代考作弊，才得以进士及第的。”杜智冷笑道：“原来这事终于有人揭破了。”尉迟钧奇道：“原来杜少府早知道此事。”杜智点点头：“韦保衡此人没有真才实学，考前花样百出，进士名头得来名不正言不顺。跟他同科的举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我也正是因为此事，才与他断然绝交的。前日有一位同年在街上遇到他，一怒之下还拿起石头扔了他。”尉迟钧道：“难怪他被人打了也不敢声张，原来内心有愧。”杜智哼了一声，道：“他怎么会有愧？顶多是不愿意此事张扬，免得他作弊丑行暴露了出来。”

正说着，公差领着昆叔与鱼玄机进来。裴玄静上前问道：“昆叔，你还记不记得一些李近仁那天去拜访温先生的细节？”昆叔道：“李近仁？”李言道：“李近仁已经承认是他毒杀了温先生。”

昆叔满脸愕然道：“是李近仁下的毒？”一副完全不相信的口气。顿了顿，又追问道，“真的是李近仁下的手么？我本来还以为……”李言道：“昆叔本来以为凶手是谁？”昆叔答道：“我本来以为是……”忽然警觉地望了一眼众人，及时将后面的话吞了回去，改口道，“啊，我怎么会知道？”

裴玄静心头犹有疑云，问道：“昆叔是不是并不相信李近仁是凶手？”昆叔迟疑了下，终于点头答道：“他是个好人。他本来已经走了，后来又折返回来，悄悄塞给我许多银钱，还让我不要告诉先生。”

鱼玄机听了，心中“咯噔”一下，美丽的眼睛又开始迷茫起来。众人也均感意外，如果李近仁有意杀温庭筠，已经布下毒药密局，又何必还要暗中接济温府呢？

裴玄静道：“昆叔还记得当时的详细情形么？人命关天，请你好好回忆一下。”昆叔道：“李近仁到的时候，先生刚刚吃完午饭，所以我带他到书房等候。一会儿先生进来，我就离开了。他们聊的时间不长，大约有半个时辰。”李言道：“那你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吗？”昆叔道：“其间，我进去过两次添加茶水，好像都是些广陵旧事。我一直留在京师和鄆县，先生年青的时候在广陵那边的事我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

李言忙问道：“不过什么？”昆叔道：“李近仁一直是很沉重的表情，而先生就更奇怪了，不断唉声叹气，好像回忆起了什么不好的事……”李言道：“莫非就是当日被李虞候殴打一事？”昆叔望了他一眼，不明所以，显然对此事并无知情。

鱼玄机却突然在这个时候追问了一句：“那后来呢？”昆叔道：“后来……后来李近仁就走了。不过，奇怪的是，飞卿亲自送李近仁出门，等他上马后走远了才进屋。”李言道：“这有何奇怪之处？”鱼玄机道：“确实奇怪，飞卿从来不送客出门的。”昆叔道：“炼师说得对，先生是从来不送客出门的，他与李可及将军那么谈得来，也从来没送出过书房。我当时还觉得李近仁很特别呢，第一次上门拜访先生，先生便亲自送他出门。”

鱼玄机道：“李近仁走后，飞卿有没有说些什么？”昆叔道：“嗯，先生情绪很是激动，感慨地说是当年逼迫李虞候自杀已经是他生平恨事，不料近来又做了两件恨事。不过，等我细问他究竟时，他却又不肯明说了。”

众人一时无语，但各自已经心如明镜，显然温庭筠已经知道了李近

仁就是李虞候之子，只有内疚才能使得他亲自送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出门。而以温庭筠的情形，断然不会主动去打探什么，一切情形只有可能是李近仁主动告诉他的。如果真要报杀父之仇，又何必要去告诉仇人，徒令对方警觉呢？昆叔的一番叙述，只能令李近仁谋杀温庭筠的嫌疑又减轻了一层。

好不容易才算破获的温庭筠一案，再一次陷入了繁复的迷局中。若是一个并非杀人凶手的人，一定要自承行凶，必然是在袒护真凶了。那么照目前的情形看来，李近仁袒护的人决计不是李可及、韦保衡、陈赍三人，唯一可能的便是李亿了。可是明明是他毒杀了裴氏，他又何苦要如此呢？

一时思绪纷纭，头绪众多。裴玄静便问道：“昆叔刚才说，温先生提到近来又做了两件恨事，你知道这两件恨事是指什么吗？”昆叔有些迟疑，一时不答。尉迟钧从旁劝道：“昆叔，你刚才也说了，你不相信李近仁是杀人凶手，我想昆叔也不想好人被冤枉吧？这两件恨事也许就是破案的关键。”

昆叔踌躇地看着众人，终于在众多期待的目光中开了口：“先生没有告诉我。不过，据我自己猜测，其中一件应该是去年先生替人在科举考试作了弊……”杜智灵光一现，试探地问道：“请温先生作弊的人就是韦保衡，对不对？”昆叔惊讶地看了杜智一眼，却没有回答，显然已经默认。

裴玄静忖道：“如果说温庭筠是韦保衡请的科场枪手，那么韦保衡为了担心事情败露，也有谋杀的动机。”一直冷眼旁观的温璋“嘿嘿”了两声，冷笑道：“越来越有趣了。”

便在此时，一名差役走进来躬身禀道：“尹君，我等奉命搜查李近仁在东市的店铺，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李言追问道：“有没有一根短的木棒？”差役一愣，答道：“短木棒？没有。”尉迟钧道：“李近仁不会是飞天大盗，当然不会有这个了。”

裴玄静突然想到当日在三乡驿时李近仁手中那个神秘的木盒，问道：“有没有九鸾钗？”这句话令所有人都莫名惊诧。差役又是一愣，照

旧答道：“九鸾钗？没有。”

李言正想询问妻子为何会认为九鸾钗在李近仁手中，却听见那差役又道：“不过说到九鸾钗，巧了，我适才在路上遇到一个熟识的首饰匠人，说是昨日有人送了一支雕有九只凤凰的钗到他的首饰铺，九只凤凰九种不同的颜色，真是奇了！做这支钗的人手艺可是了不得！”

众人顿觉眼前露出了一丝光亮，李言急切地问道：“首饰铺在哪里？”差役道：“就在旁边的西市。不过，据匠人说，今日一大早已经有人将钗取走了。”李言问道：“知不知道是谁送去的？谁取走的？人长得什么样子？”差役道：“说是韦府的人，很年轻。”李言一愣：“韦府？”杜智：“莫非就是韦保衡？”差役道：“正是。”

众人惊愕不已，只觉得案情愈发山重水复、扑朔迷离，便一齐望着温璋，等他示下。温璋双眼一翻，怒道：“你们还在等什么？立即派人去缉拿韦保衡！”众人正要应声而出，温璋又叫道：“且慢！这次还是由本尹亲自出马。”

温璋带着众人冲进韦府时，韦保衡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厅堂里面转来转去。他那张英俊的脸已经形容憔悴，被焦躁、恐惧折磨得疲惫不堪。忽见大批差役蜂拥而至，不由得更加慌张，强作镇定问道：“尹君，你……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又见鱼玄机也在其中，不由得一怔。

温璋却是懒得理睬，直接道：“给我搜！”韦保衡忙道：“且慢！尹君，我也是朝廷命官，你毫无来由地带人闯了进来，又说什么要搜查，你到底要做什么？请你说清楚。”温璋道：“你涉嫌杀人命案，本尹搜查罪证有何不妥？”韦保衡大惊失色道：“我跟杀人命案有关？尹君不是开玩笑吧？”温璋不耐烦地道：“谁有功夫跟你开玩笑？来人，搜！”韦保衡道：“等等，你们要搜什么？”温璋道：“还能搜什么，当然是搜九鸾钗了！”韦保衡愕然道：“九鸾钗？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九鸾钗。”温璋冷冷道：“搜出来你不就知道了。”

有温璋亲自压阵，差役们都不敢有丝毫怠慢，这次搜查非常彻底。搜查的结果有惊有喜，不过并没有找到所谓的九鸾钗，而是在书房的铜香炉中找到了一个青色的小瓷瓶，深藏于炉灰中，甚是隐秘。温璋一见

那瓷瓶，便知道是极为珍贵的越窑产的缥瓷，打开一看，里面尚有半瓶粉末，与温庭筠和裴氏头发中及李亿鼻中发现的粉末一模一样，正是美人醉。

温璋不由得冷笑一声，连声道：“有趣，有趣。原来美人醉在你手里。”韦保衡焦急万状，辩解道：“这不是我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瓶子从哪来的。”裴玄静道：“如果不是你的，怎么收藏得那么隐秘，藏在香炉灰里？”韦保衡惊惶不知所措，难以自明，只道：“我不知道，肯定是有人陷害我！”温璋叫道：“来人，将韦保衡拿下了。”

只听见有人阻止道：“且慢！”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李可及昂然走了进来，一脸肃色。韦保衡立即像溺水之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上前叫道：“李将军，你来得正好！你快帮帮我，他们诬陷是我杀了温庭筠！”神态可怜巴巴，完全没有了昔日翩翩佳公子的风度。

裴玄静突然插口道：“韦公子，我们可从来没说过是你杀了温庭筠。”温璋道：“娘子说得极对，本尹来到这里，连温庭筠三个字提都没提过，韦保衡，你这么急着往你自己身上揽，是不是心中有鬼？”韦保衡当即哑口无言，莫能措语，只额头汗水涔涔而下。

李可及却道：“尹君，你不能带韦保衡走。”温璋道：“噢？李将军，若不是有同昌公主用御赐金牌为你撑腰，你本人现在也该在京兆府的大狱里。你自己的嫌疑还没有洗清，现下又跑来妨碍本尹办案。莫非你也想进大狱蹲一蹲？”

李言见气氛极为紧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忙上前圆场道：“李将军，尹君已经在韦公子的书房中找到了美人醉。如今证据确切……”

温璋却是不肯轻易放过李可及，追问道：“李将军手中的那瓶美人醉是不是给了韦保衡？”李可及一愣，面露茫然之色。

裴玄静便将青色瓷瓶拿给李可及看：“李将军，请问这是不是从你手中流出来的那瓶美人醉？”

李可及仔细看了看瓶子，又是困惑，又是惊讶。他虽然不肯回答，神态却是已经默认——韦保衡书房中搜出的美人醉正是从李可及手中流

出。

温璋见此情状，便道：“事实俱在，既然李将军也无话可说，先将人带回京兆府再说！”李可及决然道：“不行，你们绝对不能带走韦保衡。我特地来传圣上口谕，韦保衡已经被选为同昌公主驸马，即刻须随我进宫谢恩。”各人大为意外，面面相觑，当场陷入一片沉默。就连韦保衡自己也完全愣住了。

李可及却趁这个机会迅速走近鱼玄机，局促而低声地道：“我办完正事后，会立即去咸宜观找炼师，事关重大，请炼师务必在观内候我。”鱼玄机一怔，却见李可及已然走过去，挽了韦保衡的手，道：“我们这就走吧。别让圣上久候。”

仅仅是一瞬之间，韦保衡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趾高气扬地环视了众人一眼，得意而去。

杜智冷笑道：“典型的小人得志！真不知道圣上怎么会看上他！”温璋也甚为气恼，可又无可奈何，一挥手道：“回去。”

鱼玄机追上几步，叫道：“尹君！”温璋冷眼看她，问道：“什么事？”鱼玄机道：“现在发现了新的证据，显示韦保衡才是毒杀飞卿的凶手，虽然暂时无法将他治罪，不过是不是该放了李近仁？”

温璋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你怎么确定韦保衡就一定是毒杀温庭筠的凶手？”鱼玄机道：“你们不是在韦保衡书房中找到了美人醉么？还有人指证他有九鸾钗。九鸾钗是飞卿的最心爱之物，珍视无比，从不拿出来示人。如果不是韦保衡杀了飞卿，怎么会有九鸾钗？”温璋道：“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可是李近仁为什么要自己承认是他杀了温庭筠呢？他总不可能庇护韦保衡吧。”

鱼玄机知道他咄咄逼人，无非是要逼己承认有杀人嫌疑，然事已至此，避无可避，便坦然道：“正如尹君之前所言，李近仁应该是认为我利用李亿用美人醉毒杀了裴夫人，再杀了飞卿，接着又是我杀了李亿灭口。他想要为我脱罪，听说尹君将我逮捕下狱后，便立即跑来京兆府自认杀人。”

温璋道：“所以他还是替你认罪，对吧？不过，即使李近仁没有杀温庭筠，还是摆脱不了毒杀李亿和裴夫人的嫌疑。”鱼玄机急切地道：“他没有杀李亿！”温璋道：“你怎么知道？难道真的是你杀了李亿？”鱼玄机道：“死的那人……”裴玄静道：“李亿确实并非李近仁所杀，这一点已经可以确认无疑。”又再一次强调了死者口鼻中的美人嘴粉末细节。

温璋道：“那么裴氏呢？裴氏人在广陵，嫌疑人中只有李近仁来回于京师和广陵之间，有地利之便。况且他提到的杀人细节，正符合裴氏的死状。”鱼玄机道：“李近仁连对有杀父之仇的飞卿都没有下手，又怎么会去杀裴夫人？”这句话甚是有力，众人听了都是一惊。

温璋道：“李近仁杀裴氏，难道不是为了你鱼炼师么？”鱼玄机摇了摇头：“不会。李近仁知道我虽然怨过裴夫人，却并不恨她。”温璋思忖片刻，道：“无论如何，李近仁不能放。”重重看了她一眼，低声吩咐了杜智和李言几句，这才率众离去。

本来昆叔要回鄆县，说好众人要去送他，但鱼玄机心中记挂着李可及临行前的交代。裴玄静道：“李可及所言要事，应该与案情有关，炼师还是赶紧回咸宜观要紧。”尉迟钧便道：“我陪炼师一道回去。”鱼玄机点点头，又对李言等人道：“请替我问候昆叔，等事情一完，我便会去鄆县看他。”

眼见鱼玄机与尉迟钧二人离去，李言道：“看来李可及确实知道些什么，却一直刻意隐瞒着，不肯告诉我们。”又见妻子凝思不语，问道：“玄静，你怎么想？”裴玄静沉吟道：“我在想，李亿虽然有一瓶美人醉，却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而李可及通过同昌公主弄到美人醉，肯定是有特别的目的。他却交代不清楚去向……”

杜智忖道：“李可及手中的美人醉很可能是一系列凶案的源头。”李言道：“你是说，李可及很有可能并不是直接的凶手，而是帮凶？”裴玄静点头道：“杜少府说得有理。美人醉最先在御医韩宗劭手中，他是源头，韩宗劭转手给了同昌公主，同昌公主又给了李可及。现在只要我们知道李可及将美人醉交给了谁，也许就能找到真凶。”

杜智道：“也许正是李可及将美人醉交给了韦保衡，韦保衡为了自己

的前途，毒杀了温庭筠灭口，然后偷走了九鸾钗。”裴玄静道：“可这样说说不通。昆叔说过，九鸾钗收藏得极为隐秘，只有像鱼玄机、李亿这样与温庭筠交往经年的人才知道。”李言道：“应该就是李亿偷走了九鸾钗，他也因此物被杀。”

裴玄静问道：“夫君此话怎讲？”李言道：“鱼玄机认为李近仁没有杀裴氏，我认为她的看法很有道理。如果李近仁不是凶手，那谁又能到广陵杀了裴氏？除非是李亿本人！别忘了，李亿手里也是有美人醉的。尽管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动机如何，但他杀死裴氏后，弃官不做来到京师就是杀妻的明证。这样，韦保衡杀了温庭筠，李亿杀了裴氏，再到温庭筠府上偷走了九鸾钗，结果因为太过张扬被韦保衡盯上，又被韦保衡毒死，夺走了九鸾钗。”

裴玄静叹道：“如果真是这样，韦保衡如今贵为驸马，温先生岂不是要含恨九泉了？”顿了顿，又道，“可在今日之前，韦保衡还不是驸马，官小职微，同昌公主也才刚刚与他结识，以李可及的身份，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帮韦保衡，还为他去向御医要美人醉？”李言道：“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当晚胜宅夜宴，李可及似乎对韦保衡很不屑一顾呢。”

三人越议越觉得疑点越多，凶手明明就在眼前，却始终抓他不到。案情如同一团乱麻，越扯越乱。裴玄静忽道：“这几个案子也许本来就是不相关的，分别有着不同的凶手，我们却因为鱼玄机的关系，非要把它关联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失误。这样，我们将重点放到美人醉和九鸾钗上来，这两样东西最先在谁的手中，后来又去了哪里……”

杜智道：“既然李可及将美人醉给了某某，现在看来这个某某应该是韦保衡，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而非要告诉鱼玄机呢？如果不是给了韦保衡，为什么这瓶美人醉却在韦府中找到？”李言道：“说不定李可及与韦保衡之间有个中间人。”裴玄静道：“而李可及现在急于找鱼玄机，只能说明这个中间人跟鱼玄机关系非同一般。”当下道：“杜少府，就麻烦你去送昆叔，看看还能不能问到一些新情况。夫君，你去一趟西市，找到那家首饰铺，了解一下取走九鸾钗的人的相貌。”李言道：“那你呢？”裴玄静道：“这里离大明宫很近，我现在就去堵李可及。”

三人分手后，李言径直来到西市的首饰铺，见首饰匠人正忙得不可开交。问起来，那匠人十分诧异地道：“少府是说那支有九只凤凰的钗就是九鸾钗？”李言道：“钗上面是不是刻有‘玉儿’两个字？”匠人道：“是有，不过……”顿时又有些犹豫起来，似乎有点怕惹事上身。李言道：“不过什么？”匠人道：“不过……”顿了顿，突然改变了语气，“昨天那位主顾来，让我把那两个字给去掉了。”

李言又问道：“你还记得那位主顾长得什么样子吗？”匠人道：“少府，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生意好得很，每天都有很多主顾上门送货取货的。我就见过那位主顾一次，哪里能记得住他的相貌？”李言道：“那他多大年纪？”匠人道：“嗯，二十来岁，反正年纪不大吧，具体我也记不清。少府，你该知道，做我们这行的，留意看的都是人手上的珠宝、头上的首饰，哪里会想到去看人的样貌？就跟你们官府中人一样，看人看到总的是衣衫。”顿了顿又道，“其实也不仅是官府中人如此，尘世间的人，又有几个不是以衣衫取人呢？要不俗语怎么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呢！”

李言见他通明练达，显是阅人无数，不禁苦笑，刚要再问，突然看到一名男子从首饰铺前走过，身影极为眼熟。他本能地追了出来，那男子仿佛意识到背后有人留意，立即加快了脚步。李言心想：“此人鬼鬼祟祟，见人就跑，肯定有蹊跷！”当即喝道：“站住！”那男子头也不回，拔脚便开始奔跑。

李言正欲追时，匠人赶出来叫道：“少府，还有一事……”李言不得已停下，问道：“什么事？”匠人四下看了一眼，用一种警告的口气道：“我本来不想惹祸，不过还是要告诉少府，那支九鸾钗是假的。”

李言大吃一惊：“假的？”匠人道：“如果少府不叫它九鸾钗，它当然不是假的。少府坚称它是九鸾钗的话，必定是假的。其实，那支钗手艺精湛，已经做得相当好，但却不是真正的九鸾钗。九鸾钗是南朝遗物，是古物，但昨日那支钗却是新做的钗。真正懂行的人，一眼便能看出来。”

李言一时呆住，只觉得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儿，但到底在哪里，他也说不上来。便在此时，他灵光一现，突然想到刚才那名路过

的男子为何这般眼熟，他赫然便是已经死去的李亿。

却说裴玄静远远在大明宫外徘徊守候，等了许久后，果见李可及匆匆出来。等到近身，她才上前叫了一声：“将军！”李可及猝不及防，吓了一跳，问道：“娘子在这里做什么？”裴玄静不答，问道：“将军是要去咸宜观吧？”李可及只警惕而狐疑地上下打量着她。裴玄静笑道：“我也正要去亲仁坊，不如我们一道同行如何？”

李可及也不置可否，照旧走自己的路。裴玄静忙追上去，问道：“将军把同昌公主给你的美人醉给谁了？”李可及道：“给……”猛然止住，“我没给谁，我已经说过了，扔了。”裴玄静道：“扔到哪儿了？”李可及道：“郊外。”

裴玄静道：“将毒药乱扔，将军知不知道有可能会害死无辜的人？”又不容分说道，“即使万幸没有毒死人，毒死花鸟鱼虫也是不对的。将军应该知道，新近有一人因为掏了乌鸦窝，便被京兆尹判了死刑。如此推算起来，将军不知道害死了多少动物，该判多少次死刑？”李可及道：“我没有扔……”裴玄静道：“没有扔？那给谁了？”李可及道：“给……”自觉食言，急忙闭口不言。

裴玄静道：“是不是给韦保衡了？”李可及诧异地望着她，半天才道：“韦保衡现在是驸马的身份，娘子不要胡说八道，他可不是什么善人……”裴玄静反问道：“将军怎么知道韦保衡不是善人？”李可及看了看她，无奈地摇摇头。无论裴玄静如何再发问，他坚决不肯再讲一句话。

二人一路向亲仁坊走去。几近坊门时，却见韦保衡府中的乐师陈颺正站在那里。陈颺一见裴玄静，便向她招手。她便走过去问道：“你怎么在这里？”陈颺道：“我有个朋友在郭府当差……”双手做吹笛状，“也是名乐师。”又问道，“娘子的案子查得如何了？现在长安可是传得沸沸扬扬呢，说是娘子厉害得很，正帮京兆尹破案呢。”

裴玄静见李可及已经步入了亲仁坊，生怕有失，忙道：“我得走了。”

刚一进亲仁坊，便看见一个身影，仿佛在哪里见过，细一凝思，当

即呆住：“那……那不是李亿么？”忙追了过去，但刚过街角，便已经不见了人影。正四下找寻时，与急急追寻过来的李言撞了个满怀。

李言忙道：“玄静，你在这里太好了。我告诉你，邪了门了，我大白的看见鬼了！”裴玄静道：“夫君是不是看见李亿了？”李言紧张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还以为我说出来你一定不信呢！”裴玄静道：“因为我也看见了！”

二人均不大相信鬼神之事，可是亲眼所见，不由得人不信。却见杜智正赶将过来，惊讶地问道：“你们夫妻两个在这里做什么？”

李言便将见到李亿复活一事说了，杜智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又提到送别昆叔时，昆叔提到差役董同告诉过他，大山兄弟承认温先生刚死时便去书房偷过九鸾钗，但盒子却已经是空的，应该在温先生死前便已经丢失了，昆叔得知后，一直怀疑是绿翘拿走了九鸾钗。

裴玄静大吃了一惊，问道：“怎么会是绿翘？”杜智道：“据昆叔说，三个多月前，大概是在去年重阳节前，鱼玄机派绿翘给温先生送过御寒的衣物。当时的情形有些古怪：绿翘跟温先生在书房谈了一会儿，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绿翘哭着跑了出来，温先生追了出来，又将她劝了回去……”

裴玄静道：“仅凭此一点，便推断是绿翘拿走九鸾钗？”杜智道：“所以昆叔也不能肯定。只是巧合的是，绿翘来之前，温先生经常取出九鸾钗把玩；绿翘走后不久，温先生取出了九鸾钗，看了一眼，又重新放回去了。那以后，昆叔就很少看见温先生拿出九鸾钗了。而到过温府的人又极少。”

裴玄静道：“如果是三个多月前，那不是正好与我在三乡驿遇到李近仁的时间连接上了？”李言一呆，问道：“什么？”裴玄静不及多说，道：“走，我们先去咸宜观。”

离开韦保衡府邸后，鱼玄机便与尉迟钧直接回了咸宜观。正要拍门时，却发现大门没有关严实。尉迟钧道：“绿翘好马虎，竟然忘记关门了。”鱼玄机没有做声，只是微微叹了口气。

进得院中，观中悄无声息。尉迟钧道：“怎么不见绿翘？”大声叫道：“绿翘，炼师回来了。”却是无人应答，更是奇道：“会不会是出门去了？”鱼玄机摇了摇头，黯然道：“她已经离开了。”尉迟钧惊讶道：“离开了？”鱼玄机道：“嗯，是我叫她走的。”尉迟钧道：“她去了哪里？”鱼玄机道：“跟她一个朋友去了蜀中。”

尉迟钧见她颇为伤感，不明所以。却见绿翘急急奔了出来，道：“我在厨房，没有听见……”鱼玄机愕然望着她：“你怎么还在这里？”绿翘微微一笑：“我不会在这个时候扔下炼师一个人的。”

鱼玄机一时无语，默默凝视着她，她明显被感动了，连一旁的尉迟钧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主仆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但心头也由此多了几许复杂而沉重的东西。

进来围在炭火边坐下，这才感觉到身子已然冻得麻木，竟是毫无感觉。几人均默默无语，时光似乎流淌得极慢极慢，令气氛愈发凝重。还是尉迟钧忍不住问道：“李可及什么时候才会来？”

他骤然开语，绿翘吓了一跳，问道：“李将军要来么？”尉迟钧便说了不久前发生在韦府的事。绿翘若有所思地道：“原来凶手是韦保衡。”

三人继续闷坐，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有人敲门，均吓了一跳。鱼玄机道：“他来了。”赶出去开门，绿翘也忙跟了出去。拉开门一看，果然是李可及。李可及正欲开言，忽一眼望见了后面的绿翘，便住了口。绿翘意识到自己在此不方便，默默低下头，转身走了。

进来后，李可及看见尉迟钧也在，有些意外。鱼玄机道：“李将军有什么事，就请直接说吧。”李可及看了一眼尉迟钧，却不说话。鱼玄机道：“我是特意叫王子殿下下来的，不碍事。”李可及踌躇着。尉迟钧忍不住道：“我先出去。”刚一起身，便被鱼玄机拉住：“不必。李将军，如果你实在为难，就不必说了。”她如此做，自是显示胸怀坦荡，自信事无不可对人言。

李可及怔了半晌，叹了口气，刚要说话，绿翘又端着茶水走了进来。鱼玄机突然有些恼怒起来，道：“绿翘，我不是要你离开长安么？你

赶快走！”绿翘一愣，李可及也呆住了。尉迟钧忙圆场道：“绿翘，我正好有事找你。”上前接过茶水放好，拉着绿翘便走了出去。

等二人走出去好一会儿，鱼玄机才道：“他们已经走了，李将军还不方便说话么？”李可及答非所问地道：“绿翘……要走了么？”鱼玄机对他这句没头没尾的话非常莫名其妙，但还是回答道：“嗯。我叫她今日便离开这里。”李可及迟疑道：“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起身道，“我走了。”语气甚是凄然，仿佛他这一走，就永远不会再回头似的。

鱼玄机无比纳罕，却没有多问。她知道对方多少有些钟情于她，但这份情不但止于礼，还远远不及他的地位与声名重要。他从来就是个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人，她不能也不可能要求他做些什么。

李可及刚离开咸宜观，便迎头遇上了气喘吁吁赶来的李言夫妇和杜智三人。李言早已经被这几桩复杂的奇案弄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一把扯住李可及道：“将军不能走！你今天得说清楚，到底是不是你把美人醉给了韦保衡？”

李可及皱眉道：“你们为何一定要赖在韦保衡头上？”李言一愣：“不是韦保衡？”裴玄静紧问道：“那将军给了谁？”李可及摇了摇头。

他坚持不说，三人也无可奈何，正各自失望之时，却见李可及走出几步，突然回头道：“韦保衡虽然人品不佳，但他绝不是凶手。”裴玄静问道：“为什么？”李可及道：“他不大可能得到美人醉。”李言道：“可美人醉就藏在他家书房中！”李可及摇了摇头，转身离去。李言不满地嘟囔道：“宫里的人怎么都这样，说话总是留半句。”

裴玄静突然想起一事，问道：“夫君去西市首饰铺调查的结果如何？”李言道：“那个首饰铺生意兴隆，匠人说他每天都要见好多好多的主顾，根本就记不住只来过一次的主顾的相貌，只记得那人是韦府的，年纪很轻。”裴玄静问道：“既然是只来过一次，匠人怎么知道是韦府的？”杜智道：“不用说，肯定是那人自称是韦府的。”

李言又道：“还有，那支九鸾钗是假的，并不是真正的九鸾钗。”杜智大感意外，裴玄静却道：“这就对了！一个假的韦府的人，拿着一支假

的九鸾钗。”李言道：“看来是有人有意将我们的视线引向韦保衡。”

裴玄静道：“之所以要陷害韦保衡，是因为他去过温府，恰好也是疑凶之一。”李言道：“这就与李可及刚才的说法对上了，韦保衡并不是真正的凶手。”裴玄静点头道：“因为李可及心中非常清楚，他交给美人醉的那个人才是凶手。”

杜智道：“这案子实在太奇怪了！温庭筠一案中的五名嫌疑人，李可及不是凶手，李近仁不是凶手，韦保衡不是凶手，陈颢不是凶手，剩下最后一名嫌疑人李亿又死了，线索全断了……”李言夫妇异口同声地道：“我刚才见到李亿。”杜智摇了摇头，完全不相信：“别又是那套借尸还魂的说法。”

只听见有人叫道：“死的那个人不是李亿，而是左名场！”三人回过头去，却见国香正站在身后。一时间，所有的人都给弄糊涂了。

经过国香絮絮叨叨半天的解释，众人才知道左名场即是李亿的表弟，二人母亲是孪生姊妹，这表兄弟二人的容貌也极为相似，一般人决计分辨不出来。当初李亿瞒着妻子将鱼玄机送回鄂州老家，初见左名场时，鱼玄机也错将他当成了李亿。国香与左名场自小订有婚约，三个多月前，左名场突然瞒着国香前往长安，结果被国香在三乡驿追上。也就是在那里，国香结识了裴玄静，而左名场则被李凌认作了李亿，但李凌从未提及此事，是以裴玄静也毫不知情。国香从李凌口中得知左名场去了广陵，却不知道那是左名场将错就错骗过李凌的谎话，赶去广陵，当然没有找到左名场。于是便顺便去找李亿夫妇，想在扬州玩一阵子，不料这夫妻二人正在吵架，于是干脆到长安来寻找鱼玄机。众人这才知道为什么当时在树林一见到尸首，国香便晕了过去，她是唯一准确认出那具尸首就是左名场的人。而昆叔和鱼玄机别说震惊之下不及分辨，就算是平时，恐怕也无法分出真假来。

李言恍然大悟道：“这就完全说得通了。李亿妻子裴氏是个出了名的泼妇，李亿大概再也无法忍受，就用美人醉毒杀了裴氏。再来到的郢县，用美人醉杀了温庭筠。他知道他从御医手中获得美人醉的事早晚会败露，于是杀了与他容貌极像的表弟左名场，想让我们大家都认为他已经死了。”杜智道：“这一招确实很高，如此，官府便再也不会追究。”

国香听说是李亿杀了左名场，忍不住又哭泣起来。三人也顾不上理会安慰。裴玄静道：“如果李亿就是凶手，那么又是谁有意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韦保衡呢？反正我们都认为李亿已经死了，没有人会再怀疑他。”杜智道：“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疑问。”李言道：“也许是有人故意扰乱我们的视线，比如——我是说比如——认为是鱼玄机杀了人的李近仁，神秘兮兮的李可及，也许是李亿自己，这些都有可能。”

此时夜鼓敲响，夜幕降临。三人商议了一下，决定先进咸宜观再说。来开门的人却是尉迟钧，才知道鱼玄机和绿翘都各自回房添加衣服去了。当即杜智、尉迟钧陪着国香在厅堂坐下，李言夫妇径自去找绿翘。

李言夫妇敲门进来时，绿翘正在房中发呆，见二人来询问九鸾钗一事，便直言相告道：“当时我就是想看看九鸾钗，但温先生不愿意拿出来，我还气得哭了。”裴玄静打趣道：“真看不出绿翘还会为这种小事气哭。”绿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九鸾钗可是天下至宝，能看一眼是福气。”李言又问道：“那后来呢？”绿翘道：“后来，温先生把我劝回去，拿出九鸾钗给我看了。”李言道：“后来呢？”绿翘道：“后来？后来我就走了。”

李言夫妇没问出个所以然，便道了歉离开。夫妻二人从绿翘卧房中出来，裴玄静突然想到昆叔曾说温庭筠提过三件恨事，一件是当年逼迫李虞候自杀，另一件已然可以肯定是替韦保衡代考，第三件又是什么呢？会不会与九鸾钗有关联？

回到厅堂，鱼玄机正在安慰国香。国香已然告诉她便是李亿杀了左名场一事，鱼玄机神色黯然，却无意外之惊，显事早已经知情。然则当她得知韦保衡并没有杀温庭筠、而是被人嫁祸后，手中的茶杯“砰”地摔碎在地上。

众人均知她已然明白一切都是李亿所为，只是料不到在她内心深处，依然牵挂着那个抛弃了她的负心汉。当此情形，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才好了。



第八章 生同死不同

那男子心中猛地一抽搐，这才知道自己行踪早为对方所觉察，蓦然之间，他的手仿佛被一种奇特的力量攫住，紧握尖刀的手开始无力。忽然又看见了鱼玄机背部的斑斑伤痕，一时间，心上翻江倒海，百般滋味，手也渐渐地软了下来……

这是一个漫长而漆黑的长夜，天空中没有半点微光。冷风飏然扫过全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翻滚着些许残枝枯叶。白日尚且华盖云集的长安，卸下光亮的面纱后，竟是如此苍凉，四下弥漫着阵阵寒噤。

宁静的亲仁坊中，隐约传来几声男子的叹息，是谁在这幽风寒夜中暗自伤怀？是无奈，还是悲伤？是悔恨，还是追忆？

李言等男子已然离开咸宜观，心细的尉迟钧又差了苏幕前来，一是送来一些食物，二是可以与裴玄静等人为伴。苏幕将收拾好的碎瓷片扔在院子角落中，转身便看见绿翘正抱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向鱼玄机卧房中走去，脸上写满了悲伤和难过，忍不住想劝慰几句，叫道：“绿翘……”

绿翘停了下来，眼睁睁地望着她。她却连半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心头铅一般地沉重。过了半晌，才道：“别难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句话其实有些不搭调，绿翘竟然点点头，两行泪水潸然顺着面容流了下来。苏幕一怔，也莫名其妙地跟着难过起来。

厅堂中只剩了国香与裴玄静二人。国香已然疲倦，却是不肯离开，正在迷迷糊糊地打盹。裴玄静则正在回想鱼玄机适才提到的李可及的诡异之处：他先是告知有要事相商，郑重其事地要求鱼玄机在咸宜观等他，来了后却只没头没尾问了一句“绿翘……要走了么”，然后便说“没什么可说的了”，如此言行，实在是太多不合常理。

正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忽见苏幕打起帘子走了进来，登时联想到李

可及白日来咸宜观，定然是有很重要的话要对鱼玄机说，但却被意外的情况给打断了。当时观中只有鱼玄机、尉迟钧、绿翘三人，李可及又莫名其妙地问起“绿翘……要走了么”，可见这意外情况一定与绿翘有关。莫非……莫非李可及是将美人醉给了绿翘？

一念及此，当即问道：“苏幕。若是鱼炼师向你们胜宅借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你会借么？”苏幕答道：“当然会借。”裴玄静又问道：“那如果不是鱼炼师出面，而是绿翘开口呢？”苏幕道：“一样会借啊。我们都知道绿翘跟炼师情若姊妹，她们之间谁出面，又能有什么分别？”裴玄静喃喃道：“这就对了。”

她已然明白美人醉是如何流转的，正是绿翘开口向李可及索要美人醉，而李可及会以为是鱼玄机想要，定然费尽心思。这个胆小审慎的男人，时时刻刻都在害怕惹事上身，完全不似李近仁那般仗义，但他以为是鱼玄机杀人，还是为了她在众多的压力下做到了守口如瓶，倒也十分难得了。只是，绿翘没有杀温庭筠的动机，加上行动不便，断然不可能到屋梁挖洞下毒，她要美人醉的话，想要对付的只可能是那个将她腿打瘸的裴氏。而她无法去广陵下毒，便只能通过李近仁……

正想到关键之处，却听见有人大力拍门，不禁诧道：“早就是夜禁时间了，会是谁呢？”苏幕道：“或许是殿下和李少府他们又回来了。”忙赶去开门，却发现大门并没有关上。拉开门一看，门口赫然站着首饰铺匠人。

苏幕却不认识他，匠人忙问道：“敢问李少府人还在这里么？”裴玄静闻声出来道：“我是他妻子。老公找他何事？”匠人道：“原来是县尉夫人。那么告诉娘子也是一样的。我连夜赶来，是想告诉你们，那支九鸾钗确实是假的。白日李少府走了之后，有人从我老家京兆武功带来口信，无意中提到我儿子五个月前给人定做了一件有九只凤凰的钗……”

裴玄静奇道：“你儿子？”匠人骄傲地道：“我儿子在武功老家，也是做手艺活儿的，我家的手艺是祖传的。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支假九鸾钗就是我儿子做的。”

裴玄静问道：“他还能记得定做的是什么人？”匠人道：“听说是个瘸

腿的年轻美貌小娘子。”苏幕骇然道：“是绿翘。”裴玄静却只是点了点头，又问道：“不是已经夜禁了么？老公是如何进来的？”匠人道：“我跟巡夜的金吾卫士说，有重要线索要告诉李少府，他们便派了个人带我来咸宜观了。”一指外面，果然站着一名金吾卫卫士。裴玄静忙连声道谢，那匠人只挥了挥手便走了。

到了此时，裴玄静已经完全明白了绿翘是如何杀死裴氏的，她转身便往绿翘卧房奔去。到得门口，叫了两声，无人答应。推门进去，房里蜡烛高照，却已经是空无一人，只有一封信留在案桌子上。

此刻，鱼玄机正光着身子在厢房的一只红黑发亮的大木桶中沐浴。

这是一间专门布置过的沐浴专房，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可供出入的门；一进门处摆放着一架连地六扇屏风，以挡住透过门缝中漏进来的凛凛寒气；东角落放置有一只大水缸，用来存放清水；地面上铺着厚厚的毛毡，人踩在上面，不会发出一点声音；四壁则挂有墨绿色的帷幔，通常过了冬季，这些布帷幔便会被换成更轻盈飘逸的纱帐；房中间有石头磊成的一个小小平台，上面有一个陶制的火盆，生了一大盆熊熊炭火。火盆外倒罩着一个专用的铁架，已经烧得通红。铁架上则搁置着数块石头。这是京师流行的冬季沐浴法，只须用火钳将烧热的石头放入木桶的水中，反反复复，水很快就热了，比老套的在厨下烧了热水再倒入木桶的法子要简捷方便得多。整个房间有一种安宁的气息，加上腾腾水气弥漫于其中，看上去暖意洋洋，且有一种梦幻般的慵懒神秘。

鱼玄机却不似在沐浴，而是在等待着什么，却又是神态安详和煦，从从容容，并不焦急。她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水面，似乎那便是她自己的肌肤，苦涩中自有一种惬意；又似乎触摸的是他人，然则或远或近，总是看不真切他的面孔。她的心房千头万绪，血液中有千百万种感情在涌动着，到底是悲伤，还是兴奋？情深处，正是最无奈何处。怜我怜卿中，不禁缥缈意远。

最奇怪的是，她面前的肌肤光洁如玉，如绸缎般闪亮。然而她的背部却到处都是鞭痕，星罗棋布，煞是恐怖。幸好她看不到自己伤痕累累的背，而长久以来一受寒便要折磨她身体的旧伤今冬竟然也没有再发作。这，实在是感激李近仁为她延请名医医治了。

突然，厢房东角的帷幔飘动了几下，一名男子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悄然出现在房中。鱼玄机似乎意识到了异常，但却没有回头，依旧一动不动。

那名男子手腕翻动，从腰间取出一把明亮的尖刀，轻轻走近木桶，慢慢举起了手中的尖刀。就在他使出全身力气、预备扎下的那一刹那，鱼玄机头也不回地道：“你终于来了。”

那男子心中猛地一抽搐，这才知道自己行踪早为对方所觉察，蓦然之间，他的手仿佛被一种奇特的力量攫住，紧握尖刀的手开始无力。忽然又看见了鱼玄机背部的斑斑伤痕，一时间，心上翻江倒海，百般滋味，手也渐渐软了下来。

他端详着她，她却始终没有回头。他们有多少年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见面了？二年？三年？也许还要更长些，总之已经是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了。她似乎还是那个鱼玄机，只是身材更加瘦削，人也多了几分沉郁。但他又觉得，他现在是云里雾里看她了，也许是房中充满了水雾的缘故罢。自分手以来，他时常暗暗揣测，她过着女道士的生活，应该容颜憔悴了许多罢？其实他常常担心自己已经不能准确地记得起她的样子。没想到此种情况下相见，看到的不是她的面容，而是那些承载着痛苦回忆的伤口。原本已经暗淡的旧事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甚至有些哽咽了。

二人便一直这般默默无语着，在静谧中惘惘怅怅，其中的情意有多少？难怪昔日李商隐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悲欢离合之情，岂待今日来追忆，当时就早已惘然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刻，只听见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裴玄静焦急的声音：“鱼炼师！鱼炼师！”鱼玄机未及回答，裴玄静已然冲了进来，却发现她安然无恙，依然在木桶中沐浴。

裴玄静惊疑不定地问道：“鱼炼师你……你没事吧？”忽见背后的帷幔正在飘动，忙赶过去，却是没有人影。转过身来，一眼看见了鱼玄机背后吓人的伤痕，不禁骇异得呆住：“炼师，你的背……”忽然联想到什么，颤声问道，“是李亿妻子裴氏打的，对不对？”

鱼玄机不答，泪水却慢慢从面颊滑落了下来。她当然不是为背上的旧伤神伤，而是适才距离得如此之近，却始终没有勇气回头，见到那人一面。

回到厅堂，国香和苏幕告知四下都找不到绿翘。裴玄静道：“她已经走了。”又道，“炼师，你可知道是绿翘杀了裴氏？”鱼玄机一时震住，半晌才道：“绿翘从未到过广陵，如何能杀得了她？”

裴玄静答道：“这正是其中的巧妙之处。绿翘先是做了一支假的九鸾钗，然后借到鄆县给温先生送衣物的机会，用假的九鸾钗换出了真的九鸾钗，再将从李可及那里要来的美人醉毒药泡在了真九鸾钗上，再装入事先仿造好的木盒中，作为礼物交给李近仁，请他带到广陵送给裴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三乡驿见过李近仁手中捧着一个一模一样的木盒，那盒子亦是十分名贵之物，仿造得惟妙惟肖，可见绿翘着实在上面下了不少功夫……现在想来，那晚左名场爬到我窗外，不是要窥探国香，而是想要这个盒子及其中的宝物，因为我的房间正好在最边上，方便攀援。而紧挨着我房间的刚好就是李近仁的房间……”

国香打断了她的话头，道：“这怎么可能是？左名场天生患有畏高症，一登高便要手脚痉挛、全身发抖，那人绝对不可能是他。不过，裴氏那恶婆娘倒确实是酷爱金银珠宝。”

裴玄静听了一呆，一时不及想通其中关节，便接着道：“李近仁当晚也在三乡驿遇到了左名场，他却以为是李亿，后来越想越不对劲，便改道回京师，而将盒子交给随从丁丁送回广陵。这也是我们后来得以在胜宅宴会上遇到他的原因。”

鱼玄机道：“当晚娘子银菩萨在胜宅失窃，我本疑心是黄巢所为，后来我从鄆县回来后，李近仁告诉我他在咸宜观外见到一个人，容貌身形很像是李亿，我便以为是李亿偷了银菩萨来陷害我，现在想来，此人应该是左名场无疑。他兄弟二人相貌实在太像，我也无法分辨，更别说是李近仁了。”

裴玄静道：“嗯，事实正是如此。李近仁后来见到炼师无事，便赶回广陵，将木盒送给了裴氏。我猜绿翘的事先安排，肯定是以炼师你的名

义，说成是献礼向裴氏赔罪。裴氏得到了九鸾钗这等天下至宝，自然爱不释手，戴在头上，毒药慢慢渗入皮肤，这种中毒方式比食物和外伤都要慢许多，可以说是不留痕迹。一个月前，裴氏终于毒发而死。李亿本知道九鸾钗是温先生手中之物，又知道炼师知晓美人醉奇药，因而怀疑是你们二人合谋杀死他妻子，为了报仇，他赶到鄆县，毒杀了温先生。为了脱罪，又杀了一直在京师游荡的左名场，令我们误会他也被毒死。而温先生死前失窃的那只九鸾钗，其实仅是一只假的九鸾钗，此处李亿已经知晓，应该不是他所为。我猜此人多半是韦保衡，他为人贪婪重利，也许无意中知道了九鸾钗就在温先生手中，顺手牵羊地拿走。至于为何后来在韦府没有搜出来，就不得而知了。”

苏幕听得目瞪口呆，问道：“娘子说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绿翘为了报复裴夫人打瘸她的腿而挑起的？”裴玄静道：“可以这么说。”将从绿翘房中取得的信交给鱼玄机，“这是绿翘留给炼师的信。”

鱼玄机接了过来，只见封皮上写着“炼师亲启”四字，急忙拆开，只见上面写着：“炼师垂鉴：自绿翘得与炼师相识，多蒙关爱，绿翘铭感于心。今日不辞而别，实非得已，只因绿翘杀了恶妇裴氏。起初，绿翘偶从李亿员外处得闻美人醉奇药，后辄转向李可及索要一瓶到手，又趁温先生不备之机，用偷梁换柱之计，以假九鸾钗换得真九鸾钗，将毒药涂在其上。再托李近仁送于那恶妇。只要那恶妇一死，炼师与李亿员外之间再无阻碍。绿翘一早便知，炼师对李亿员外，未尝须臾去怀。不过，绿翘仅杀裴氏一人。吾离开后，炼师可将书信转呈京兆府，为炼师洗脱杀人嫌疑。请炼师不必牵挂绿翘，吾已经找到如意郎君，一道远走高飞。书不尽意，绿翘草笔。”

字迹娟秀，似极了鱼玄机的笔迹。一时怔住，喃喃道，“原来她杀裴夫人，并不是为了替她自己报仇，而是为了我。”不由得悲从心来，泪水涔涔而下。

裴玄静急忙接过信看了一遍，一切都如自己所料，难怪昆叔说绿翘来之前，温庭筠经常取出九鸾钗把玩，绿翘来过后，就很少看见他拿出九鸾钗了。其实他早已经知道真的九鸾钗已经被绿翘调包换走，不过他没说穿而已。也许这就是他所说的另一件恨事。也难怪李近仁会以为

是鱼玄机杀了人，还主动去承担罪名，他肯定早已经想到是他转送的九鸾钗有问题，所以他能讲出头发的细节。只是她唯一想不到的是，绿翘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替自己复仇，如此有情有义的女子，实在令人可叹。

苏幕不识字，急于知道信中内容，裴玄静便照念了一遍。末了又发现信下有一行小字，念道：“又及，吾取走了炼师柜中两套碧萝衣。请炼师务必成全，权当作我与夫君新婚礼服……”

鱼玄机之前读信时心潮澎湃，未曾留意到这行小字，这下听裴玄静念了出来，当即尖叫了一声：“哎呀……”大惊失色地往卧房赶去。裴玄静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急忙跟了上去。

鱼玄机赶回卧房，却见衣柜上的铜锁已经被撬开。拉开柜门一看，衣柜中的两套碧萝衣果然已经不见了。

鱼玄机叫道：“天哪！”顿觉得眼前一黑，身子摇摇欲坠，几乎跌坐在地。幸好裴玄静及时赶进来扶住了她，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鱼玄机道：“那两套碧萝衣，是当初我和李亿定做的寿衣，绿纱里面的寿衣浸泡了美人醉的剧毒……”裴玄静不禁呆住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鱼玄机才略微平静下来，讲述这段碧萝衣的往事：原来她与李亿有过一段郎情妾意的美好日子。有一次，鱼玄机曾经开玩笑说人死的时候太痛苦，李亿便提到有一种奇药叫美人醉，能让人在快乐中死去。鱼玄机听了非常好奇，于是李亿就去向他的舅舅御医韩宗劭要了一瓶美人醉。他们还商议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法子，将美人醉溶在水中，再将做好的绿寿衣泡在水中，再在寿衣外面罩上绿纱，这就是碧萝衣。二人约定白头偕老时，一齐穿上碧萝衣死去。不过这件事情，始终只有她二人知道，绿翘一直都不知情。

一时之间，裴玄静耳畔又响起了李可及唱的那首词：“星斗稀，钟鼓歇，帘外晓莺残月。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虚阁上，倚栏望，还似去年惆怅。春欲暮，思无穷，旧欢如梦中。”不由得心潮澎湃，怆然无限。国香听到此段动人往事，早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

鱼玄机突然站了起来：“我得去找绿翘，告诉她碧萝衣有毒……”苏

幕拉住她：“现在是夜禁时间，你怎生出去？”裴玄静叹息道：“恐怕已经太晚了。”鱼玄机泪水滚滚而下：“是我害了绿翘……”

见到她玉容寂寞，涕泪纵横，苏幕几人亦跟着垂泪不已。裴玄静心上也极为难受，然则茫茫后果，渺渺前因，悲欢离合，总不由人。

后半夜格外难熬，几人好不容易才劝得鱼玄机睡下。她已经有几天没有睡过好觉，这一躺下，竟然沉沉睡去。国香生怕她有事，坚持守在她身边。苏幕与裴玄静毫无睡意，依旧在厅堂守着炭火苦苦思索。苏幕突然道：“绿翘杀了裴氏，李亿杀了温庭筠，又杀了左名场，一切总算都真相大白了。”

裴玄静没有应声，她心中正在想另一处疑点，真的九鸾钗必然在李亿手中，那么那支假九鸾钗又被谁偷走了？李亿不会，李近仁也不会，本以为是韦保衡，但之前明明确定他是被陷害，应该也不是他了。那么就只剩下李可及与陈赍二人了。李可及的为人，不似那么下作，剩下的就只有陈赍了。

突然之间，她感到她一直忽视了陈赍这个人。他看起来毫不起眼，甚至有些猥琐，总是缩在主人的身后。然而，他不是也有着一切的便利条件么？要说陷害韦保衡，他有着天时地利。他知道韦保衡进士名衔来路不正，完全可以到京兆府投书揭发；他也是韦府的人，送一支假九鸾钗到首饰铺去掉刻字，也并非不可能。如果前面的推测成立，那么，将美人醉藏在韦府书房香炉灰中的也肯定是他了。只是有一点疑问，他是怎么得到美人醉的呢？有美人醉的只有李亿、李可及，李亿的美人醉用在了碧萝衣上，李可及的美人醉则给了绿翘，绿翘又用在九鸾钗上。以陈赍的身份，完全没有任何可能得到美人醉。

转念之间，她又想到一个疑点：既然李亿的美人醉用在了碧萝衣上，那么李亿又哪里有美人醉来杀温庭筠与左名场呢？除非那瓶美人醉只用了一部分在碧萝衣上，或者他向舅舅韩宗劭另外要了一瓶，不过旁人不知道，韩宗劭当然也不会承认。昨日京兆府公堂上，若不是有鱼玄机在一旁，他也断然不会承认五年前曾经给过外甥一瓶美人醉的。如果绿翘手中的美人醉没有用完，会不会就此流到了陈赍手中？

突然又想到白日在街道边遇到陈珪的情形，他显然正在等什么人。可他的主人韦保衡明明被选为同昌公主驸马，讯息瞬间传遍了全城。按理来说，他是乐师，是家宴上必不可少的人物，他应该正在韦府，忙着准备庆贺才对。他会不会……

刚想到关键之处，却听见苏幕问道：“娘子认为绿翘的如意郎君会是谁？我们在同一个坊区住这么久，我竟然不知道她有意中人。”裴玄静正想得神，顺口答道：“会不会是陈珪？”苏幕一脸愕然，问道：“怎么会是那个乐师？”裴玄静回过神来，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只是猜测而已。不过如果陈珪真是要与绿翘一起离开长安的那个人，他也是有可能得到美人醉的。”

苏幕道：“娘子是说是陈珪陷害韦保衡？”裴玄静道：“这个可能性很大。反过来，陷害韦保衡需要有美人醉，陈珪要得到美人醉很难，但如果他跟绿翘有关系，那么就轻而易举，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苏幕道：“可如果陈珪手上有美人醉，一样有杀温庭筠的嫌疑。”裴玄静道：“陈珪没有动机。”苏幕道：“也许是因为绿翘。绿翘偷了温庭筠的九鸾钗，担心终有一天会败露，于是将美人醉给了陈珪，让陈珪毒杀了温庭筠。”

裴玄静一愣，却听见门口有人道：“不，绿翘不是那样的人。”回头一看，正是鱼玄机严肃地站在门口。她一边走进来，一边道：“绿翘就像我的手足，我信任她。”苏幕忙赔罪道：“我只是随便说说，炼师说得对，绿翘这样有情有义，绝对不会杀温先生的。”裴玄静道：“绿翘手里有美人醉，是毒药的一个源头，我们只是在猜测她会不会将美人醉给了其他人？”鱼玄机道：“绿翘知道美人醉是毒药，她要美人醉只是为了杀裴氏，绝对不会再给其他人的。”裴玄静道：“不如我们去绿翘房中看看。”

当下三女各举灯烛，来到绿翘卧室，仔细搜寻。苏幕道：“娘子是想找美人醉么？如果绿翘手中还剩有美人醉，她还不得带在身上啊。”裴玄静道：“如果你要和情郎私奔，开始全新的生活，你会在身上带一瓶毒药吗？”苏幕想了想，道：“不会。”裴玄静道：“不仅不会，凡是涉及一切不美好回忆的东西，应该都不会带。”

鱼玄机忽然看到床榻下角落处有个青色的小瓶子，急忙趴下身捞了出来，叫道：“娘子，你来看看。”裴玄静仔细查看着：“跟韦保衡家发现的那个瓶子一模一样。”鱼玄机道：“不，不一样，这正是我和李亿的那瓶美人醉！”

裴玄静拔开瓶塞，闻了闻，鱼玄机忙道：“娘子小心，那里面可是毒药。”裴玄静道：“炼师不必紧张，这里面的毒药已然被人调了包，剩下的只有半瓶面粉。”鱼玄机惊道：“面粉？”裴玄静点点头，又问道：“炼师怎么能确认这就是你那瓶美人醉呢？”鱼玄机道：“这种瓶子青中带绿，色泽晶莹，明彻如冰，温润如玉，是青瓷中的缥瓷。缥瓷的瓶子表面看起来一样，其实每个都不一样。你看这个瓶子，有一道裂痕。”苏幕道：“裂痕很浅，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鱼炼师你没记错吧？”鱼玄机道：“绝对不会。这瓶子虽然装的是毒药，但还是个稀罕玩艺儿。我和李亿仔细赏玩过，当时李亿还开玩笑说，这个瓶子有这道裂痕，该叫‘美人抓破脸’。”

裴玄静问道：“那这个瓶子后来是怎么处理的？”鱼玄机道：“寿衣做好后，还剩半瓶美人醉，我当时说要扔了，结果被李亿夺过瓶子，说这么好的瓶子扔了可惜。又说还剩半瓶美人醉，他要先留着，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用得上。”

裴玄静道：“正因为炼师知道李亿手中还有美人醉，所以你一直怀疑他是凶手。”鱼玄机点头，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时陷入沉思种。

苏幕道：“可是这个贵重的瓶子是在绿翘房中发现的，而且还装着半瓶面粉，不是太奇怪了吗？”裴玄静道：“可能是李亿不小心将这美人抓破脸的瓶子落到了地上，被绿翘捡到了。绿翘觉得瓶子好看，就自己留下了。”

苏幕道：“可是这瓶子里面装的是面粉呀。”裴玄静道：“这点我暂时也不明白。李亿手中流出的美人醉瓶子我们在绿翘房里找到了，李可及手中流出的美人醉瓶子我们在韦保衡书房中找到了。可李可及那瓶明明是给了绿翘的，如果陈晔就是绿翘心上人，那么他有可能拿到李可及这个瓶子去陷害韦保衡。但为了不被绿翘发现，他又用李亿那个瓶子换了李可及的瓶子。至于他怎么得到李亿的瓶子，就不得而知了。”

鱼玄机沉吟半晌，忽道：“我明白为什么是半瓶面粉了，是陈韪暗中调了包。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嫁祸给韦保衡，所以他需要李可及那瓶子，但又发现那瓶美人醉已经用完，他便将李亿那半瓶美人醉倒入李可及那个瓶子，又将李亿那瓶装上半瓶面粉，以避免绿翘发现。”

苏幕早已经听得晕了：“天，两个瓶子，怎么这么复杂！”裴玄静道：“炼师说得极对，其实一点不复杂。因为李亿那瓶是五年前的，而李可及那瓶是三个月前，要陷害韦保衡的话，需要的是李可及那瓶子。”顿了顿，又道，“这些瓶子在我们看起来都差不多，只有懂得鉴赏的人才能分得出差别。绿翘应该是不会发现陈韪换瓶子的事的。陈韪这样费尽心思，确实就能证明绿翘没有把美人醉给其他人，是陈韪自己发现了秘密。”

苏幕道：“做两件寿衣都只要半瓶美人醉，绿翘在九鸾钗上下毒难道需要整瓶美人醉么？”鱼玄机道：“苏幕问的有道理。李亿手中还剩半瓶美人醉，绿翘杀裴氏用掉半瓶美人醉，应该还剩半瓶，加起来应该还剩一瓶才对。可是我们在韦保衡府中发现的那瓶美人醉只剩下半瓶了，而眼前这半瓶是面粉。”

裴玄静道：“这么说来，不是李亿毒杀温庭筠，陈韪才是真正的凶手，只有他同时经手了两个瓶子。”

鱼玄机迟疑地道：“陈韪与绿翘的关系，毕竟都只是推测。会不会是李亿自己将美人抓破脸中的美人醉倒出来收了起来，再扔掉瓶子，又被陈韪捡到？之前我曾经催促他扔掉那装过毒药的瓶子，他也答应了我。”

裴玄静听她话中语气，似乎已经认定李亿便是凶手，不由得大为诧异。却见她幽幽叹了口气，又道：“他刚才过来了。”

裴玄静大为惊诧：“谁？谁过来了？”鱼玄机道：“李亿。”裴玄静道：“可是，我们一直在这里，怎么没有发现？他是怎么进来的？”鱼玄机道：“咸宜观有条秘道，只有我和李亿知道……”

裴玄静听了一不觉一呆，鱼玄机身为观主，知道秘道一事并不足为奇，可为何与她情同姐妹的绿翘都不知道，反而李亿知情呢？一时不及

想更多，当即问道：“李亿来这里做什么？”鱼玄机道：“要来杀我。”她的神色淡定，不见任何惊异和悲伤。倒是裴玄静和苏幕都惊愕异常，齐声道：“为什么？”

鱼玄机当即说了原因和自己的推断：李亿妻子死后面貌如生，李亿定然发现了九鸾钗上有美人醉剧毒，因九鸾钗是温庭筠之物，他认定温庭筠脱不了干系，所以赶到郾县找温庭筠理论。温庭筠本不知情，当然争论不出什么结果。李亿愤怒之下也不去查明真相，而是暗中设法在屋梁上挖洞下毒。而温庭筠死前一天出现的那个人，应该不是李亿，而是左名场，也正是他拿走了假九鸾钗。左名场与李亿容貌很像，温庭筠一定以为他就是李亿，所以他也有很大的机会拿到九鸾钗，只是他并不知道那是假的，所以才有后来他喝醉了酒，在饭馆声言要售出九鸾钗一事。但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假九鸾钗落入了他人之手，左名场也被美人醉毒杀。

裴玄静听了深以为然，道：“假九鸾钗如今很可能在陈赍手中，他手中还有美人醉，也许正是他杀了左名场，夺了假九鸾钗。”鱼玄机道：“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裴玄静道：“为了绿翘。他知道绿翘想得到九鸾钗，一心要为她弄到手，却不知道绿翘要九鸾钗并非贪图其珍贵，而是为了杀死裴氏。”

鱼玄机呆了半晌，才悠悠道：“原来这世界上还是有陈赍这等痴情男人，会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做任何事。”裴玄静心想：“难道李近仁不是么？他为了你，如今还身陷囹圄。”又想道，“这几起案子，不过是最原始的动机，却经历了最复杂的猜忌，可见人心之复杂了。”

时光一点点地过去，儿女的莫名痛苦和压抑也一点一点在加深。然而大家都沉默着、忍受着。尤其在鱼玄机的神态中，还显露着一种诗意，令人感觉到一种忧郁的美。便在此时，外面传来一声公鸡的打鸣声，开门的鼓声开始响起，原本看起来永无尽头的黑夜终于过去了。苏幕也长舒一口气，道：“天终于要亮了。”

天就要亮了，可是人心呢？那被抛弃过、伤害过、猜忌过的心灵，还能再度明亮起来么？

便在此时，屋外传来响亮的乌鸦叫声。三女走出厅堂，一阵寒气扑面而来。天色阴沉沉的，如同众人的心，夹杂着阴郁与不安。微明的天光中，依稀见到一只乌鸦停在屋檐上，拍翅叫唤得正欢。裴玄静目光锐利，讶然叫道：“正是上次那只会撞铃的乌鸦。”

乌鸦飞了起来，在空中盘旋着。苏幕早已经听说乌鸦到京兆府撞铃诉冤的奇闻，便道：“它是不是也在叫我们跟它走？”裴玄静顿时意识到又有事情发生，忙道：“走，我们跟去看看。”刚走出几步，回头却发现鱼玄机脚下没动，忙问道，“炼师不一道去么？”

鱼玄机露出了深深的疲倦，道：“我太累了，想休息一会儿。”苏幕道：“那我留下来陪伴炼师。”鱼玄机摇摇头道：“不必了。你们赶紧跟乌鸦去吧，我猜一定与案情有关，不必担心我，这里还有国香呢。”裴玄静道：“如此，炼师先好好休息，我们片刻即回。”

刚打开大门，却意外发现李近仁正站在门口欲叩门。苏幕道：“李君，你来了，实在太好了。”李近仁道：“你们要出去么？”裴玄静道：“我们有急事要去办。李君来了正好，好好陪陪鱼炼师。”

李近仁点了点头，却见鱼玄机正站在门口，默默地凝视着自己。那一刹那，鱼玄机又看到了他眼眸中那抹熟悉的温润光芒。每当她看到他的这种眼光，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心安，似乎那就是她最温暖最幸福的所在。

走出一段，苏幕回头见到李近仁正在大门处与鱼玄机低声交谈，不由得感慨道：“李君为了帮鱼炼师洗脱嫌疑，自己承认杀人。而李亿呢，反而猜忌是鱼炼师杀了裴氏，跑来要杀她！”裴玄静叹道：“可惜，有情人终是难成眷属。”苏幕一怔，不明她言语中到底是何意。

鱼玄机将李近仁迎进了咸宜观，径直领他来到了自己的卧房。她也不忌讳李近仁在场，当着他的面新换了一身碧绿的衣裳。又坐在梳妆台的铜镜前，打开尘封许久的匣子，开始精心地化妆。她先是用一支干净的毛笔蘸了些清水，再打开一个精巧的铁盒，从中点了些螺子黛，慢慢描在眉毛上。螺子黛是一种产自波斯国的画眉墨，使用时只须蘸水，不必研磨，价钱极为昂贵。唐人最重视眉饰，昔日玄宗明皇帝曾亲自下

令，让画工设计了十来种眉毛的样式，如横云、斜月、柳叶等。鱼玄机出家为女道士前，最爱画蛾须眉。不过，她不弹此调已久，竟然有些生疏，描了好久，才勉强描好眉黛。她又从匣中取出迎蝶粉来。这是一种混合了细粟米的铅粉，涂在面上，不仅令皮肤白皙，且落颊生香。抹完白粉后，还要用红色胭脂润满两腮，最后再在唇上涂上胭脂加朱砂制成的唇脂。

李近仁默默地站在一旁，凝视着鱼玄机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的神情，专注而小心，仿佛是在观赏一幅画。他的思绪，也在淡淡的脂粉香中飘逸着，心醉而神迷。

过了许久许久，化好妆的她突然回过头来，那一刹那，当真是惊鸿一瞥，如同喷薄而出的日头，神韵飞扬，令人惊艳无比。她却又嫣然一笑，梨窝莞尔，充满着少女扬眉吐气般的清新与稚气。那是多么久违的神情呀！只是，他也知道她这一笑，不是短暂的别离，而是永远的告别。一想到这一点，他的心顿时汹涌奔突了起来。

却说裴玄静与苏幕二人跟着领路乌鸦一路南行，出了启夏门，来到一片树林。乌鸦停在前面的一棵树上，“嘎嘎”叫了两声，仿佛告知它已经完成了使命，然后拍拍翅膀飞走了。

此时天已经大亮，裴玄静一眼便望见前面躺着两个人，均穿着绿色的衣服，不由得心中一紧，急忙朝前赶去。只见地上赫然躺着绿翘和陈珪，二人各自穿着鱼玄机和李亿的寿衣，互相搂抱在一起，面色如生，却是已然死去。

苏幕吓得一声尖叫，转过头去，躲到一旁，不敢再看。裴玄静便让她去找人通知京兆尹，自己小心翼翼地取出陈珪身下压着的包袱打开，只见金光灿然，尽是珠宝。有一方玉镇纸，正是昆叔所描述的温府失窃的那方。又发现了那只被磨掉了“玉儿”两个字的假九鸾钗。财物里面还混有一方亮闪闪的银印，拿起来一看，正是大将军张直方的官印，不由得愣住。她早已经听苏幕提及银菩萨失窃当晚张直方的可疑之处，却难以想通为何他的官印在此。又见到陈珪的腰后好像有什么东西，轻轻拨了一下，取出了一根短木棒。一时间不由得怔住，原来陈珪就是飞天大盗，也就是当晚与她在咸宜观后院交手的黑衣人。一切的谜题都迎刃而

解。

她面对两具尸体，出神了许久，心中只觉得一片空荡荡的难受，以致后来京兆尹温璋率人赶到时，她都没有觉察到。只是发现李近仁也跟随在温璋身后时，略微有些诧异。

温璋一见裴玄静，分外客气地道：“娘子在此地太好了。如今水落石出，案情真相大白，便请娘子从头到尾为我们讲述一番吧。”

裴玄静点了点头，缓缓道：“最初的起因，是咸宜观侍女绿翘托李近仁带了一个木盒给李亿妻子裴氏。裴氏经常光临李近仁的绸缎店铺，那一天，裴氏来到店里，李近仁将木盒交给了裴氏。裴氏当场打开来看，原来是稀世珍宝九鸾钗。她喜不自胜，当即戴在头上，却不知道钗上的美人醉毒药正在慢慢侵蚀她的生命。不过李近仁对这一切并不知情，到后来他听到裴氏中毒而死时，他才想到他转手的那支钗就是毒药。”

众人一齐瞧向李近仁，却见他以一种奇怪悲怆的目光看着裴玄静。

裴玄静续道：“李亿发现妻子是中毒死后，没有报官，而是直接赶到鄆县来找九鸾钗的主人——温庭筠算账，他在屋梁上做了手脚，最终以美人醉毒杀了温庭筠。从李亿下毒到温庭筠死的期间，飞天大盗陈珪光临温府，偷走了一方玉镇纸；而与李亿容貌酷似的左名场光临温府，冒充李亿，盗走了藏在书房中的假九鸾钗，又因醉酒在京师兜售九鸾钗，结果转身就被飞天大盗陈珪盯上。陈珪用美人醉毒杀左名场后，将其埋在郊外树下，本来是滴水不漏，却被一只想要报恩的乌鸦坏了好事……”

她说到这里时，温璋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大概对乌鸦诉冤一案的处置极为满意。

裴玄静道：“之后，因为风声越来越紧，陈珪准备离开长安，他将盗取的财物埋在了咸宜观的后院中。不巧的是，那晚大雪，坊正王文木刚好在咸宜观外墙上刷字，准备陷害咸宜观，不料刚好遇到了陈珪，于是被陈珪杀人灭口。第二天，也就是前天晚上，陈珪先将一瓶美人醉藏在韦保衡书房的香炉中，然后施展出飞檐走壁功夫，赶到京兆府投书，揭发韦保衡科场作弊。再然后，他来到咸宜观，准备挖出赃物逃跑。正

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他去找绿翘商议。刚好当晚绿翘不在房中，被我撞见，与他交手……”

温璋突然插口道：“可就在同一时间，飞天大盗盗取了太平坊尚书左丞裴坦的财物……”

裴玄静此时方得知此事，不由得惊愕万分，思忖片刻，才道：“这是另一个人在模仿飞天大盗作案，可以稍后再谈。”又续道，“虽然最后被陈赍跑了，但我们意外发现了赃物。案情经过就是这样。”

温璋点点头，指着绿翘和陈赍的尸体：“那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又是谁杀的？”裴玄静叹了口气，道：“他们是自杀。他们身上的碧萝衣，里面淬有美人醉的剧毒。”当下说了碧萝衣的故事。

温璋道：“不错，不错，一切谜题都揭开了。不过——有两点不对。第一、绿翘和陈赍不是自杀，而是鱼玄机谋杀的；第二、绿翘并不是毒杀裴氏的凶手，真正的凶手是鱼玄机。”

裴玄静大为诧异，一时不解地望着温璋，不知道他是有意如此，还是发现了新的证据。

温璋见她不解，一指绿翘的尸体，道：“绿翘虽然最终被鱼玄机以极为高明的手法杀人灭口，但她却事先留下了一封信给李近仁……”裴玄静顿觉莫名其妙，问道：“什么，绿翘留下了信给李近仁？”

却见李近仁点了点头，示意温璋的话正确无误。温璋又道：“刚才鱼玄机已经到京兆府投案了，自己承认杀了裴氏、绿翘和陈赍。”裴玄静震惊万分，不解地望着李近仁，他却露出了极为悲哀的神色。

原来裴玄静与苏幕一离开，鱼玄机便烧了绿翘留下的信，又以绿翘的名义另写了一封信。她二人文风笔迹相仿，因而不费吹灰之力。信由李近仁交给了京兆府，李近仁本人也成为指证鱼玄机行凶杀人的关键证人。

裴玄静忙从温璋手中取过信，发现已经根本不是原来绿翘留下的那封。而在这封信中，绿翘信誓旦旦地揭穿是鱼玄机毒杀了裴氏，不过是

绿翘的下毒过程原封不动转嫁到鱼玄机身上而已。略一沉吟，便即明白鱼玄机是想要为绿翘脱罪，当即道：“尹君，这封信已经不是原来那封信了，这是鱼玄机以绿翘的口吻伪造的。”

温璋却全然不能相信：“世上哪会有人会伪造对自己不利的书信的？”裴玄静知道以他性情，自然难以理解这种舍己为人的感情，便直截了当地道：“我想见见鱼玄机。”

在京兆府大狱再见到鱼玄机时，她已经被迫换上罪犯穿的赭衣，颈中戴了铁钳。那红褐色的囚衣映着她苍白的面容，有一种惊心动魄的不和谐之美。只是她神色凛然了许多，不再如前几日那般憔悴。

裴玄静不解地问道：“炼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鱼玄机叹道：“娘子，你不该信任我的，我才是毒杀裴氏的真凶。”裴玄静道：“李近仁交到京兆府的那封信是你伪造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你和绿翘笔迹一样，文风也一样。”

鱼玄机沉默一会儿，才道：“绿翘留下的那封信才是我伪造的。只是我没有想绿翘还留下了一封信给李近仁……”苏幕急得直跺脚：“鱼炼师，你为什么非要把罪名往你自己头上揽啊？”鱼玄机默然不应。

裴玄静不解地道：“炼师如果想替绿翘脱罪，可是绿翘已经死了，你已经没必要这么做了。”

鱼玄机语气很镇定，似乎早在意料之中，但依旧带着淡淡的哀伤：“你们发现绿翘的尸体了？”裴玄静黯然：“她和陈晁都中了碧萝衣上的美人醉。”顿了顿，又道，“陈晁就是飞天大盗。”鱼玄机吃了一惊，但很快平静下来，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苏幕试探地道：“鱼炼师，你觉得绿翘会不会知道陈晁就是飞天大盗？”鱼玄机坚决地道：“绝对不会。”裴玄静道：“我也认为不会。之前绿翘曾经告诉我后院可以赏梅花，如果她知道陈晁就是飞天大盗，绝对不会这般告诉我，那可是藏赃物的地方。”鱼玄机道：“嗯。如果绿翘知道陈晁飞天大盗的身份，也应该会把九鸾钗的事告诉他，陈晁又何必为了一支假的九鸾钗而杀了左名场呢？”

苏幕道：“嗯。绿翘不知道陈甦的真实身份，陈甦也不知道绿翘的所作所为。一对纯净的恋人，都只想把自己最美好纯真的一面展现给对方。”鱼玄机黯然道：“我猜，陈甦请匠人将冒险盗来的假九鸾钗上的‘玉儿’两个字去掉，他本来的用意，是想刻上‘绿翘’两个字。”

几人交谈一回，深为叹息，鱼玄机回忆起绿翘的种种好处，更是心下难过。苏幕忙道：“不谈绿翘了。鱼炼师，你现在到底要怎么办？”鱼玄机：“我杀了人，没什么好说的了。”

裴玄静见她意志坚决，料到必有其它隐情，便径直出来，到大堂求见温璋。温璋似早已经料到她来意，不等她开言，便径直推辞道：“娘子再说怎么鱼玄机是无辜的也没用了，这件案子已经不归本尹审理了。”

裴玄静吃了一惊，问道：“那归谁管？大理寺？刑部？还是御史台？”温璋摇摇头道：“都不是。圣上亲自下敕书，因此案涉及宫廷秘药美人醉，要将案件交给宫里来的特使审理。”

裴玄静大奇道：“宫里来的特使？是谁？”忽闻背后脚步声，转头望去，正见韦保衡志得意满地走了进来。李可及一脸阴沉，低垂着目光，跟在他身后。

裴玄静一见特使是韦保衡，心中顿时一沉。她知道与此人多辩无益，便急忙告退，离开了京兆府，往东朝咸宜观赶去，希望能找到绿翘留下的那封原信，挽回日前的局面。

韦保衡一到京兆府，也不召相关证人到场，便下令直接提审鱼玄机。当他看到她终于被迫跪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奇妙的快意。他确实曾经对这个绝色女子动过心，但她却总始终冷冷相待。他暗暗被伤害了的自尊，似乎今日格外想得到抚慰，这种抚慰，自然是以报复和伤害为代价。而今，这个令无数男人艳慕的女人终于成了他的阶下囚，这种感觉着实痛快。他的嘴角，甚至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原来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滋味是这般美妙，这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

一旁的李可及轻轻咳嗽了声，又拉了拉韦保衡的衣袖，他这才回过

神来，装模作样地拍了一下惊堂木，拿腔拿调地道：“鱼玄机，既然你都承认行凶杀人了，就说说你的杀人经过吧。”鱼玄机道：“很简单，我知道裴夫人喜爱首饰，就用一支假的九鸾钗换到了飞卿的真九鸾钗，然后将美人醉涂在真九鸾钗上，装在木盒里，托李近仁带给了裴夫人。”她一直低着头，语气也甚为平静。

韦保衡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李可及，很有些不怀好意地问道：“那么，你是从哪里得来美人醉的？”鱼玄机道：“前夫李亿给的。”韦保衡刻意重重望了一眼李可及，他却是面无表情，昂首望着一边。

韦保衡继续问道：“那后来呢？”鱼玄机道：“后来，绿翘发现了我装美人醉的瓶子，知道是我杀了裴夫人，很是惊惶，打算逃走。我为了杀人灭口，有意将涂有美人醉的两套碧萝衣送给了她。”韦保衡道：“就是绿翘和陈赍死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两套衣服？”鱼玄机道：“正是。”

韦保衡：“你知道陈赍就是飞天大盗吗？”鱼玄机摇了摇头。韦保衡厉声道：“陈赍将赃物埋在咸宜观后院，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还有，那个嫁祸给我的美人醉瓶子是不是你给他的？”鱼玄机不答。

韦保衡冷笑道：“大堂之上是有刑罚的。鱼玄机，我可没有那么好心情分析半天案情。你不说，我可要叫人动大刑了！”

不及他下令，李可及便在这个时候挑了一下眉毛，站起身来，一把扯住韦保衡，急步走了出去。韦保衡本欲好好折辱一下鱼玄机，却被李可及打断，不由分说地拉出了室外，当下恼怒地道：“将军为什么阻止我用刑？莫非将军你……”

李可及冷冷道：“她反正马上就要死了，韦公子何必再多折磨她？”韦保衡不服气地道：“将军怎么知道鱼玄机马上就要死了？就算她因谋杀裴氏被判大决，起码也是秋天的事了。”李可及道：“韦公子是驸马爷，天子娇婿，难道还不知道圣上的心思么？”

韦保衡倒吸一口冷气，嚣张气焰顿时收敛了几分，拱手道：“圣上什么心思？我不知道，还请将军明示。”李可及道：“圣上之所以不让京兆府审理鱼玄机一案，单单派你来，就是非要她今日死不可。”

韦保衡大奇，惊疑不定地问道：“为什么？”李可及肃然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道：“进去吧！赶紧审完，将案情经过送到宫里，圣上还在等着呢。”

却说裴玄静离开了京兆府，一出来便遇到了张直方。张直方一见她便问道：“听说娘子破了飞天大盗一案，不知道……不知道……”一说到此处，一向强悍的他突然迟疑了起来，半天吐不出下面的话，令人怀疑眼前这人到底是不是那个豪爽洒脱、敢说敢干的张直方。

其实，他为何这般神色，裴玄静心中一清二楚。她早就已经知晓，那晚在三乡驿爬到窗外，试图觊觎李近仁手中九鸾钗的不是旁人，正是张直方。自从听苏幕提了那晚他下意识地摸腰间一事，也刻意确认当晚从胜宅中偷走银菩萨的人就是他，他故作声势地说要去请鱼玄机，却是先偷取了银菩萨，潜入咸宜观中，将其埋在花丛下。不料陈韪关切绿翘，生怕张直方对咸宜观不利，暗中赶去查看，翻墙出来时刚好被苏幕撞到，导致银菩萨后来被寻获。此刻遇到，他没有立即提到将军印失窃，态度含糊，更是促使裴玄静蓦然明白过来，张直方便是另外一个飞天大盗。近三月来，他一直模仿陈韪作案。倒是陈韪三个月来一直销声匿迹，他后来预备回四川老家，或许是因为要带绿翘一同离开，为了方便取走，先行将盗窃的赃物转移到咸宜观内，意外被发现后，便失去了回蜀中安家立身的根本。或许他早已经发现张直方有问题，便干脆潜入张直方住处，将其盗取的赃物及大将军印一并取走。至于张直方如此地位，名利均不缺，为何会如此行径，那就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了。也许正如他诸多怪癖一样，当飞天大盗过回瘾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这些事情，裴玄静瞬间便已经明白，只是无暇细问，只道：“飞天大盗一案的赃物，已尽在京兆府中。我还有要紧事赶着要办，请将军见谅。”也不等张直方反应，匆忙赶往咸宜观。

到得开化坊南门时，正遇李言、尉迟钧及国香三人。听说鱼玄机自己莫名其妙地承认杀人，众人均大惊失色，极为不解。提到绿翘原信一事，国香却说亲眼看到鱼玄机丢入火中烧掉了。

李言思忖片刻，道：“我知道鱼玄机为什么一定替绿翘顶罪了。”国香急问道：“为什么？”

李言当下说明了原因：原来唐朝以《唐律疏议》为刑事法典，其中规定有所谓的十恶制度，列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条为最严重的罪行，不享有赎、免等特权，即后世所谓“十恶不赦”。其中的恶逆中奴婢、部曲杀主尤重，不但遇赦不免，且会牵连家属、亲族，不依秋决之例。绿翘虽死，但一旦她弑杀主母裴氏之事败露，其家人依旧会受到牵连。鱼玄机必是想要保全绿翘亲属，所以才主动承担了罪名。

尉迟钧道：“如果绿翘犯了十恶重罪，鱼炼师主动承担罪名，不一样也要牵连她自己的亲族么？”国香道：“鱼姊姊自从慈母去世，便再无亲人在世。”

李言道：“并非仅仅如此。绿翘与鱼玄机地位身份不同。绿翘杀死裴氏，是奴婢杀死主母，是重罪中的大罪，起码要株连三族。但鱼玄机杀死裴氏，不过是普通的杀人罪，不在十恶之中，最严重不过判她一个人死刑而已。”

听了这话，裴玄静一时陷入了沉思。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李近仁始终是那样一种无可奈何的眼光，因为他知道这是鱼玄机自己的选择，无可挽回。那么她呢？是要继续寻找证据力证鱼玄机无辜，还是要顺从她本人的心意，让她心甘情愿地为绿翘做最后一件事情？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真是太复杂太离奇，不适合这种时候来想，看来这一切都是天命。

一旁尉迟钧急促地问道：“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鱼炼师背负上杀人罪名？”

裴玄静心中还存有一丝希望，若是能说服京兆尹法外开恩，不必要牵连绿翘家人，事情应该有所转机，便道：“走，我们再去找京兆尹。”

李言叫道：“玄静……”却是欲言又止。裴玄静心急如焚，便道：“夫君有话不妨直说。你我已结为夫妇，王子殿下与国香也不是外人，何必如此见外。”李言吞吞吐吐地道：“这件案子，我们……不宜再管了。”裴玄静昂然道：“我不能眼看着鱼玄机无辜背上杀人的罪名不管。”李言为难地道：“我知道你与鱼玄机一见如故，可就是因为她是鱼玄机，所以局面才更加复杂。”裴玄静道：“别说我与鱼玄机一见如故，就是普通的

人，无辜被冤枉我也不能袖手旁观。”李言道：“可是我们实在管不了。”

夫妻二人正争论不休，却见李可及慢慢踱了过来，表情沉重。裴玄静见他似乎是刻意来找自己，不觉惊诧，问道：“李将军是不是有关于鱼玄机案子的消息？”李可及点头道：“已经审结了，确认鱼玄机毒杀裴氏、绿翘、陈韪三人，卷宗正送往宫里。”裴玄静惊道：“怎么不传召证人到场，便已经结案？”李可及却是不答。裴玄静见他如此神色，心中隐隐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尉迟钧问道：“李将军，莫非你也相信是鱼玄机杀了裴氏，又杀了绿翘、陈韪灭口？”李可及抬头看了看天，喃喃地：“恐怕是又要下雪了……一场大雪……”忽然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交给国香道：“这是鱼炼师让我转交给小娘子的。”

众人围过来一看，却是一首诗，名为《赠邻女》。昔日鱼玄机住在鄂州时，便是与国香为邻。诗云：“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国香一见那熟悉的笔迹，忍不住啜泣出声。裴玄静喃喃道：“好一个‘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国香，炼师是在劝慰你不必为左名场这样的男子再伤怀了。”国香一时无语，只有泪水潸然落下。

李言试探问道：“李将军，我大唐自贞观以来，一直本着法务宽简、宽仁慎刑的精神。裴氏虐待鱼玄机在先，就算是鱼玄机毒杀了裴氏，也是情有可原，应该不会判死刑吧？”李可及继续仰头望着阴霾的天空，沉默不应。

裴玄静蓦然有些莫名生气起来，道：“我们走吧。”正欲往京兆府而去，李可及突然道：“等一下！如果你们要救鱼玄机，现在该立即去大明宫找同昌公主，请她出面向圣上求情，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裴玄静惊道：“将军的意思是？”李言道：“就算鱼玄机被判死刑，也该到秋后处决。”李可及终于急了，嚷了起来：“你们还不明白么？鱼玄机已经危在旦夕！她今日就要死了！”众人一时愣住。

裴玄静与国香、尉迟钧赶到大明宫望仙门前时，正遇到一名骑士快马从宫门驰出，直冲过来。三人急忙闪到一旁，差一点儿便被快马撞上。裴玄静从国香手中取过纹布巾，走过去交给卫士，说要求见同昌公主。卫士根本不予理睬，只挥手将她赶开。

正苦无对策之时，忽见李梅灵兴高采烈地奔了出来，叫道：“国香，你来了！”国香大诧，问道：“公主，你怎么知道我们到此找你？”李梅灵道：“适才李可及满头大汗地跑来告诉我，说是你们要来找我，我听了很是欢喜，便赶出来了。”三人料不到李可及会如此，均大感意外。

国香不及闲话，便哽咽着道：“公主，我来找你，是有要紧的事想找你帮忙。”她知道自己一时说不清楚，便向裴玄静使了个眼色。裴玄静便简短说明了鱼玄机无辜被判死刑的经过，希望公主能为她说几句好话。

李梅灵耐心听完，为难地道：“不是我不想帮你们，我知道父皇深恨鱼玄机。”裴玄静诧异道：“为什么？”李梅灵道：“父皇曾经微服出游，在鄠县遇到了温庭筠和鱼玄机，被二人傲语轻慢。尤其是鱼玄机，还坚决地拒绝了父皇同游的邀请。至今父皇说起来，还是忿忿的。”国香气愤地道：“难道皇帝就因为被拒绝了一次，就要制造一桩冤案么？”尉迟钧见她如此口无遮拦，急忙拉了拉她衣襟，示意她不可乱说，以免惹来杀身之祸。李梅灵看了国香一眼，虽然惊异，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裴玄静知道同昌公主单纯浅薄，跟她讲一大堆道理也没什么用处，唯独用真情才能打动她，便恳切地道：“公主，人命关天，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了。公主身份尊贵，却能与国香一见如故，情若姊妹，而国香与鱼玄机也是姊妹相称。佛祖有云：‘百世修来同船渡。’请你哪怕看在国香这一点情分上，帮一帮我们。”尉迟钧也道：“公主，裴家娘子与鱼炼师相识未久，她如此尽心，不过是不愿意看到有人含冤而死。”李梅灵心中挣扎得厉害，不断环视三人，又见国香始终泪光涟涟，焦急万状又满怀期待地望着自己，迟疑许久，终于道：“那好吧，我去试一试。”

及至李梅灵离开，尉迟钧见裴玄静眉头紧锁，深为忧虑，便安慰道：“娘子不必过于忧虑，鱼炼师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逢凶化吉的。”国香道：“裴姊姊，为何你夫君坚决不肯陪你前来，反而是王子殿下如此仗义？”裴玄静叹了口气，正欲开言，突然感觉到什么东西落在脸

上，抬头一看，惊讶地道：“下雪了！”

却见李梅灵去而复返，神色沮丧。国香叫道：“公主，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见她神情不对，问道，“怎么了？皇帝不肯答应么？”李梅灵道：“不是……我还没有见到父皇。刚刚遇到枢密内臣，他说处决鱼玄机的诏书已经派使者发出去了。”尉迟钧叫道：“呀，使者会不会就是适才险些撞到我们的那名骑士？”裴玄静二话不说，转身便往京兆府赶去。

鹅毛般的雪花正飘飘摇摇，纷扬而下。似乎总是在天气与人心最寒冷的时候，雪花才会落下。

此时此刻，在西市的刑场上，聚集了不少围观的人群。围观的人没有以往看到杀人的兴奋和欢呼，只是默默地注视着看台上的美丽囚徒。鱼玄机面向人群跪在台上，一身赭衣在大雪中格外显眼。

京兆尹温璋正大声地向众人宣读鱼玄机的罪状，他本就有“勇于杀戮”之名，多杀一名女子也不是什么难事，何况她本来就杀了人，理该抵命。

韦保衡站在京兆尹的身旁，招摇地高昂着头，似一只骄傲的公鸡。虽然他心头也略微有点惋惜眼前的佳人尤物即将送命，但并非出于同情，而是他一直没有将她得到手的缘故。不过，这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为驸马，前程似锦，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鱼玄机全然没有听到温璋在读些什么，她口中塞了木丸，已经无法说话。这是自女皇帝武则天登基以来的惯例，当初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无辜被杀，临刑前当众揭露武则天宫中丑事，为女皇所忌。此后，凡是法司施刑，必先以木丸塞罪人之口，让罪人无法说话。尽管受此非人凌辱，鱼玄机却依旧保持着不卑不亢的自尊，没有似一般死刑罪人那般挣扎呼号，也并不垂首沮丧，而是仰着头，凝视着空中悠悠渺渺的飞雪。她的一切心思，只在她的冥想当中，周遭有意无意的背景和声音，仿若完全成为了虚无。一个人的一生，无非是生老病死、爱恨情仇，除了老之外，她均经历过了，算是了无遗憾。只是不知怎的，她耳边又回想起了李可及所唱过的那首曲子：“星斗稀，钟鼓歇，帘外晓莺残月。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虚阁上，倚栏望，还似去年惆怅。春欲暮，

思无穷，旧欢如梦中。”

李近仁挤在看台下的人群中，默默凝视着台上的鱼玄机，陷入了难以述说的心痛、爱怜、悲伤、绝望中。就在刽子手高举起大刀的那一刹那，他看到鱼玄机终于将目光投向了他。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她露出了轻倩迷人的微笑，满怀着无限憧憬。她知道她马上就要死了，但这份隽永的感情，她会永远地放在心坎上。他也理解了她，眼角顿时一润，两行浊泪沿着他的脸颊缓缓地流了下来，他哭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流泪，也是最后一次。

一道血光过后，殷红的鲜血开始汨汨流入大地，却很快为纷纷大雪所掩盖，正如真相本身一样。唐朝传奇女诗人鱼玄机便如此悄无声息地死去了，如雪花融化于泥土，又如薄雾消散入晨光，没有华丽，没有虚伪，有的只是真实。她的容貌才华曾经名动京华，而她的死却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既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愁云密布，既不比泰山重，也不比鸿毛轻，死了就是死了。

她当然想不到，她的死也就是她的生。死亡带走了她的生命，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地定格在一些人的心中。这些人中，有她的知己、她的情人、她的朋友、她的前夫，甚至有黄巢这类仅数面之交的人。而她的传奇和诗集，注定还将要在大地上流传下去。人世间不平凡的女子，注定要留下不平凡的故事。虽然后世所写的鱼玄机的故事，已经不尽然是当初的原貌，然而红颜与青史相映成辉，总是令人唏嘘不已。对待一切传奇的态度，远观总比近玩要好。

裴玄静等人赶到西市刑场时，已经是人去台空，一切都太迟了。雪花漫天飞舞着，越来越大，天地间再度变成银妆素裹的白茫茫一片。所有的悲欢都被大雪湮没，岁月也将永远不再复返。

鱼玄机死后被安葬在紫阁山。李近仁为何将坟茔选在这里，已经不得而知。但所有尚且关怀鱼玄机之人，都没有去质疑这一选择。因为他们都知道，无论温庭筠与李亿在鱼玄机心中曾有过何等重要的位置，最后一刻占据她心田的人毫无疑问地是李近仁。

不过，自鱼玄机死后，就无人再见过李近仁，他就这般如轻烟似地

消失了，也许已经离开了尘世，也许藏在了某个角落中，无论如何，再也没有人能找到他。尉迟钧也提前离开了长安，决然踏上了回归西域的漫漫路途。苏幕则到咸宜观出家为女道士。众人如同莺梭燕掠一般，纷纷地散开了。

这一天，裴玄静踽踽独行，来到紫阁山，预备向鱼玄机告别后，便要入终南山出家修道。将要到达墓地之时，远远看到一名素服女子正在坟前痛骂一名灰衣男子。走得近些，便认出素服女子正是国香，而那男子则是一直以来下落不明的李亿。她不由得一惊，生怕李亿对国香不利，忙疾步赶将过去。

却听见李亿根本不理睬国香的哭骂，只喃喃念道：“……如松匪石盟长在，比翼连襟会肯迟。虽恨独行冬尽日，终期相见月圆时。”沙哑沉重的嗓音颇令人心酸。裴玄静暗想：“这是鱼玄机的诗。”再细看李亿，他的表情流露难以抑制的痛楚，深深地打动人心。一刹那，她明白了，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他内心最深处。他依旧眷恋着鱼玄机，然则此刻阴阳相隔，悔不当初又有何用。

国香见到裴玄静，立即道：“裴姊姊，你来得正好。快将这个杀人凶手抓回官府治罪。”裴玄静上前道：“李亿，你毒害温庭筠，如今自己也是一无所有，为何不去京兆府投案自首？”李亿抬头看了她一眼，怔了半晌，才幽然道：“我没有杀飞卿。”语气极为平静，没有立即推诿，也没有急切辩解，仿佛只是在叙述一件普通的事情，反倒更令人生疑。国香怒道：“到如今，你还不肯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么？”

李亿缓缓道：“我发现夫人是死于九鸾钗上的美人醉后，便猜到是鱼玄机所为。然而九鸾钗是飞卿之物，从不轻易示人，他应该也脱离不了干系，所以我先到鄆县，打算找飞卿问个明白。我们二人，因为鱼玄机之事，早已经多年不相来往，一见面便吵了起来。后来我离开温府，来到长安，想找鱼玄机问个清楚。可是有个男人经常在咸宜观里，我始终没有机会。于是我又回到了鄆县，不料发现飞卿竟然已经死了。我很是震惊，托人将消息带给了鱼玄机，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裴玄静道：“果真是你托人带的信。”李亿道：“我一直在温府附近。后来娘子几个人就来了，再后来鱼玄机也来了。我暗中观察，发现鱼玄

机并没有与飞卿勾结的迹象，所以我怀疑是她偷了九鸾钗，又杀了飞卿灭口，决意一路跟着她。”裴玄静道：“昨晚你从秘道进入咸宜观，目的是杀鱼玄机以报妻仇，可为什么又没有下手？”李亿颤声道：“我看见了那些伤……她背上的那些伤，是夫人留下的……我……我实在下不了手……”他本来一直语调平稳，缺少抑扬顿挫，直到此处，才激动了起来。

国香道：“毒杀那个恶婆娘的是绿翘，不是鱼姊姊。”李亿惊问道：“什么？”裴玄静道：“你一直认为鱼玄机是凶手，鱼玄机也一直认为你才是凶手，可叹一瓶美人醉令你们互相猜忌。然而鱼玄机百般为你掩饰，一心要维护你……”国香接道：“而你却一心要杀鱼姊姊为恶婆娘报仇！”

李亿一时木然，茫然，惑然，懵然，只感觉整个人空洞洞的，纵有满腔心事，万种柔情，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仅仅在那一瞬间，他便失魂落魄了——眼睛深深地凹陷了下去，目光完全散去了神采，双颊陡然干瘪，仿佛衰老了十年。许久后，他才慢慢从怀中取出一个布袋来，从中取出了一支钗，宝气流转，光亮夺目，正是那支令许多人窥探垂涎的九鸾钗。

裴玄静忙叫道：“快些扔掉！那上面有美人醉剧毒！”李亿凄然一笑，只将布袋扔掉，双手将九鸾钗环抱在胸前，有些歉意，又有些羞赧，呆呆望着坟头。裴玄静已然明白他有意自杀，想要阻止，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只有长叹了一声，拉着国香离开。

远方隐隐传来了歌声：“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渐行渐近，似乎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李可及的声音，依然是戚戚悲伤，如泣如诉。裴玄静心中忍不住一声叹息，回头看时，夕阳洒在林梢，大地幕霭沉沉，黄巢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正愤然朝李亿走去，而李亿已然慢慢软倒在鱼玄机坟茔前。

走出老远，国香突然问道：“如果真的不是李亿下毒，到底是谁杀了温先生呢？”裴玄静并不作答，不是李亿的话，凶手无非是陈珪与韦保衡中的一人。陈珪已死，韦保衡贵为驸马，仇要么已经得报，要么无法得

报。抑或本来就是李亿一怒之下杀了温庭筠，他后来追悔莫及，不肯承认事实而已，他绝然自杀，也隐有向温庭筠谢罪的因素。无论三人中谁是凶手，都已经不再重要，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只是在活着的人的心中留下了一抹吹也吹不散的余灰。

尾声

当年秋天，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的黄巢再次名落孙山。他来到咸宜观，在靠近黄金印菊花的那面墙上题下了《不第后赋菊》一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中充满豪阔的英雄不羁色彩，激越凌厉，气势不凡，杀意阵阵，惊人心魄。气魄之大，为诗中所罕见。随后愤然离开了长安，从此绝迹于功名，一心当他的走私盐商去了。

时隔不久，同昌公主李梅灵下嫁右拾遗韦保衡，唐懿宗倾宫中珍玩作为爱女嫁妆。婚仪极尽奢侈豪华，是唐朝历史上最豪华的婚礼，即使是盛唐时武则天爱女太平公主和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出嫁时的铺张，也不能与同昌公主相提并论。韦保衡娶了同昌公主后，奉若天神，百依百顺，极尽所能让她高兴。除上朝办事外，平时居附马府内宅，绝不外行，同昌公主十分满意。很快，韦保衡便当上了宰相，掌握枢机大权，权倾朝野。

然而，又过了一年，同昌公主神秘死亡。当时九鸾钗已经落入同昌公主之手。死前三天，同昌公主正在睡午觉，突然梦见一个穿着绛衣的人对她说：“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南齐潘淑妃便是九鸾钗的最早主人潘玉儿，九鸾钗上的“玉儿”两个字是她的名字。同昌公主做了这个怪梦后没几天，便神奇死去，九鸾钗也从此下落不明。

不仅如此，同昌公主死后还掀起一场大冤狱。韦保衡怕唐懿宗降罪，将责任推到曾经为同昌公主诊治过的御医身上。皇帝立即下令杀翰林院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并将他们的亲族三百余人全部逮捕，关押在京兆监狱。宰相刘瞻召集谏官，请他们上言劝谏，但谏官们竟无人敢挺身而出，就连与刘瞻交好的侍御史李郢也不肯出面。刘瞻只好联合京兆尹温璋上书劝谏，结果惹怒了皇帝，刘瞻调为荆南节度使，温璋贬为崖州司马，责令二人三日内离京赴任。温璋叹道：“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天夜里就在家中服毒自尽。皇帝听到温璋的死讯，还狠狠地

说：“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另一位明哲保身的人物李可及一直深受唐懿宗宠爱。同昌公主死后，李可及谱写了《叹百年舞曲》，词语凄恻，闻者涕流，使皇帝的思念之情深受抚慰。李可及也由此加官进爵，不一而足。

韦保衡在唐懿宗一朝始终得宠。不过，他当宰相时，不思进取，只忙着玩弄权术，铲除异己，得罪了不少人。唐懿宗一死，他失去了靠山，先是被贬贺州刺史，不久被赐死。

鱼玄机死后七年，公元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又过了五年，公元880年，黄巢手执桑门剑，率领农民起义军杀进长安，终于实现了其“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唐帝国大厦也由此摇摇欲坠。

关于鱼玄机一案，因涉及宫廷密药，又波及权贵，官府自有一套说法，民众虽将信将疑，知情者对此却是讳忌莫深，愈发令外人觉得案情深不可测，其中大有文章。时人皇甫枚撰书记载鱼玄机事迹，认定鱼玄机是恼怒绿翘与自己情人陈韪有私情、失手杀死了绿翘而被判死刑，其实不过是旁人道听途说的揣测而已。

历史始终是人写的，当历史的迷雾最终散开的时候，留给人们的只有幽远的追思……

易求无价宝 难得有心郎 记唐朝女诗人鱼玄机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这首著名的《赠邻女》诗，又名《寄李亿员外》，为唐朝著名女诗人鱼玄机所作。鱼玄机，原名幼薇，字惠兰，“玄机”是其出家为女道士后的道号。而玄机的本意，即为佛家、道家称奥妙的道理。她的名字，可谓充满玄妙的韵味。然而，与她的名字比起来，她的坎坷经历显然更为传奇。

■ 关于鱼玄机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二月，正是仲春时节。《诗》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说的是仲春时节，草长莺飞，桃红柳绿，姹紫嫣红开遍，春的气息最为浓郁，正是宜嫁宜娶的大好季节。

不过这个时候的长安城中，最风光的并非满园春色，也并非新人佳妇，而是刚刚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

自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科举制度在唐朝时渐趋完善，基本特征是分科考试，择优录取。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一般试帖经

和墨义；进士则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进士科的要求比明经科更高，当时有俗语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说明进士科的难度，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唐朝的进士科考试是分级进行的，解试及国子监试、州府试等地方级别的考试在秋天举行，考试合格者于当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京师，向礼部交纳解状、家状，次年正月，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二月发榜。

此刻，正是新科进士放榜之时。按照惯例，放榜后，新及第进士要骑马游街。每每这个时候，长安城中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均会倾巢而出观看。其中当然不乏对进士们品头论足者，而更有不少权贵藏身于人群中，暗中观察，意欲从这些进士中为自家爱女觅得佳婿。新科进士中，往往有十之八九都被达官贵人们选作自己的女婿。

今年戊寅科主考官为中书舍人李藩，共取中进士三十人，头名状元为李亿，青年才俊，风度翩翩，自然格外引人瞩目。不少人暗中打听他的来历，得知他来自荆楚之地，只是早已经娶有妻室，未免十分可惜。

除了游街外，唐朝还有宴会和题名的习俗，即新科进士要在曲江宴会，再前往慈恩寺大雁塔，在塔壁题名留念。白居易二十七岁时进士及第，在同时考取的十七名进士中最为年轻，得意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雁塔题名”只是一时盛会，之后新科进士们会结伴遍游京师，足迹所至，也大多要题名留念。

这一日雨后初晴，新科进士们来到新昌坊崇真观。崇真观本是唐玄宗时国子祭酒李齐古的宅邸，建造于开元年间，也算是有上百年的古迹了。进士们欣欣然游览了一番后，又蜂拥至南楼，争相题名留念。这群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才子刚刚离开了南楼，鱼玄机便来到了这里。

这名年仅十五岁的少女，本是长安人士，虽然年纪尚幼，却已经是名噪京华的才女。她自小性情聪慧，喜欢读书属文，尤工韵调，致意于一吟一咏，其诗句广传于长安士族。据说连闻名天下的大才子温庭筠都闻名前来拜访，以“江边柳”为题来考她。鱼玄机微一思索，即作《赋得江边柳》（又名《临江树》）一诗：

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

影铺春水面，花落钓人头。
根老藏鱼窟，枝底系客舟；
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

情景俱绝，意境高远，感人至深。而此时的鱼玄机才十二岁，小小年纪，诗才着实令人惊艳。她也自此名噪京华，与温庭筠结为忘年之交，终身保持着亲密的师友关系。

看到新科进士在崇真观南楼的题名后，性情率真的鱼玄机一时感慨，提笔在墙壁上题下了一首诗：

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
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城南的终南山云雾缭绕，眼前的题名刚劲有力，如铁笔银钩写成。可恨自己身为女子，出众的诗才空为罗衣遮盖，如今只得举头，空自羡慕这些金榜中的名字。诗句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自负和惋惜，既自负自己才华出众，又惋惜生为女儿身，无法像男子参加科举考试，求得功名。

这是一个少女的深沉浩叹。不过在当时的时代，一个女子不假雕饰地写出这样的诗，是典型的离经叛道，需要极大的勇气。然而，鱼玄机却毫不在乎，她本就是一个特立独行、不耐寂寞、不甘雌伏的人，由此也赢得了疏旷不拘、任性自用的名声。

这首诗还引起了新科状元李亿的注意，他对能写出这样诗句的女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够结识她，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求恳朋友从中介绍。当他终于站到鱼玄机面前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这个女子除了诗才出众外，还拥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从他看到她的第一眼开始，他便狂热地爱上了她，并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追求，甚至完全忘记了自己家中已经娶有正妻的事实。

而鱼玄机虽自傲才貌，忽得长安最引人瞩目的状元追求，还是有些受宠若惊。以她之为人，自然不甘心为人小妾。只是当爱情来临的时候，身份、地位于她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她爱上了李亿，情愿嫁他为

妾。李亿进士及第后任补阙（与拾遗同为谏官），正好在京为官，特意为鱼玄机在长安买了一处宅邸，二人度过了一段郎情妾意的美好时光——一起打马球，一起吟诗作对，风花雪夜，恩爱异常。这是鱼玄机一生中最快乐、最恣意的一年。

也就在这一年，与温庭筠齐名的另一著名诗人李商隐抑郁病死，年约四十五岁。同是这一年，日后决定鱼玄机命运的温璋还在外地为官，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刺史，已经以“严酷”知名。

两情相悦虽然甜美，幸福却总是如履薄冰。到了大中十三年（859年）的春天，李亿正妻终于得知丈夫在京师偷娶外室一事，大吵大闹，写信逼迫丈夫立即休掉外室，辞官回鄂州老家。李亿畏惧妻子，不敢不从，于是写下休书，黯然与鱼玄机分手，并离开京师回了鄂州。这段美好的日子仅仅持续了一年。

也就是在二人被迫分离的这一年，唐宣宗因服用道士仙药，疽发于背而死。宦官势力扶持唐宣宗长子郗王李漼登基，是为唐懿宗。

心上人离开后，鱼玄机依旧一往情深，日夜思念。她甚至写诗给李亿，表示愿意退而求其次，去鄂州执箕帚侍候夫人，以求得一席之地。得不到答复后，她便毅然踏上了前去鄂州追寻李亿的路途。只是，当鱼玄机到达汉阳时，夫人依旧态度坚决，绝不容许她与丈夫见面，她不得不隔着汉江与对岸的李亿遥遥相望。

正是在这一段空自相思相忆的时间里，鱼玄机写下了不少诗篇，其中有《隔汉江寄子安》：

江南江北愁望，相思相忆空吟。
鸳鸯暖卧沙浦，鸂鶒闲飞桔林。
烟里歌声隐隐，渡头月色沉沉。
含情咫尺千里，况听家家远砧。

这首诗浪漫缠绵，情真意切，明人钟惺由此赞誉鱼玄机为“盖才媛中之诗圣也”（《名媛诗归》）。

如此浓冽幽怨的离愁，依然没有感动铁石心肠的李亿夫人。这一年

的秋天，鱼玄机失望之下，又独自前往江陵（今湖北荆州）游览。也就是在那里，她结识了女伴国香，后来她怀念这段情谊，还特意寄诗给国香。

即使在江陵，鱼玄机也没有忘记身在鄂州的李亿，情致缠绵，愁肠百结。在相思的煎熬下，又有《江陵愁望寄子安》一诗：

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
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

但满腔柔情始终得不到回应，痛苦之下的她多少有些绝望。她没有再去鄂州，而是直接回到了京师长安。她此刻已经明白，李亿断然不可能再回到她身边了。

咸通元年（860年），鱼玄机来到咸宜观出家为女道士。根据《唐两京城坊考》，咸宜观位于亲仁坊西南隅，因紧靠东市，是个繁华热闹的地方。鱼玄机之出家，自然并非真心“志慕清虚”，有心修道，而是兴之所致，希望能够找到另一片精彩人生的舞台。

唐朝自立国之初，唐高祖便攀附道教始祖李耳（即老子）做祖先，以此增强从隋朝手中夺取天下的合法性，并将道教列在三教（指儒学、佛教、道教）之首。道教拥有很高的地位，享有很大的特权，甚至独立于法外，道士、女冠犯罪，“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唐会要·卷五十》）。而道教也不似佛教那样提倡禁欲，以舒服自在、追求享受为目标，因此唐朝士大夫入道游仙者络绎不绝，而道观多成为交际和游览的场所。加上唐朝的时代特色便是任情旷达，不受约束，妇女地位相对较高，不拘礼法的女子大有人在。京师中的名媛女冠都喜欢广泛的社会交往，吟诗作对，或是吟咏遣怀，或是与人酬唱，清俊济楚，簪星曳月，逐渐形成了以道观为中心的团体。鱼玄机风采绝艳，一加入其中，便成为了佼佼者，风月赏玩之佳句也广播于士林。

鱼玄机一代才色，才敏过人，奔走慕悦其人的男子自然不在少数。她也广为交游，与她来往酬唱的名士们不在少数，从她存世诗歌中能够考订的便有同住亲仁坊的侍御史李郢（一名端公，字楚望，大中十年进士）、大才子温庭筠、员外郎李近仁、昭义节度使刘潼等。她的诗如实

记载了她的交游生活，直接表露了内心世界，诗意大胆敞怀，率性真实，不讳言情，毫不掩饰自己多思而深沉的感性，以及渴望生命欢愉的追求，以致被时人认为“自是纵怀”，“乱礼法，败风俗”。鱼玄机却毫不在乎，依旧我行我素。男人的抛弃确实深深伤害了她的感情，但却没有伤害她的才情。她始终是真诚而率性，豪迈而爽朗的。生命是草，就要翠绿；生命是花，就要艳丽。

只是，这种应酬权贵名士的生活表面看起来热闹风光，其实不过是她用来忘记不幸婚姻的一种鲜活形式，她的内心深处，未必真正平静过。每每夜深人静之时，她想到的依然是那个抛弃了她的负心汉。

到了咸通四年（863年），与鱼玄机交好的昭义节度使刘潼调任河东节度使，需前往太原上任，她也主动要求到刘潼府中当差。也许她想要有一番作为，但她更多的是想要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李亿不知怎的得知了消息后，竟然赶来山西找她。也许这是他的本意，他内心深处，从来没有真正忘记过鱼玄机，是以随时随地在留意她的动向；也许是刘潼有心成人之美，以邀请李亿到山西做幕僚为名，刻意撮合。以李亿性格来看，应该后一种情况可能性更大。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这次意外邂逅，令二人本来就没有完全熄灭的感情之火再一次炽燃了起来。一对有情人手牵着手在山西游山玩水，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

这一段快乐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三年后刘潼调任为西川节度使为止。咸通七年（866年），李亿重新回到鄂州妻子身边，鱼玄机则回到京城，再一次来到咸宜观出家。根据后来鱼玄机多次寄诗给李亿的情形来看，二人临分手之际，李亿多半承诺过什么，比如会来京师再次相会之类，鱼玄机信以为真，苦苦等待，但始终没有等到李亿回头。

这期间，鱼玄机在山西结识的才子左名场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二人有过一段交往。有野史小说描写说左名场容貌酷似李亿，鱼玄机不过借他聊以安慰而已。但这之后不久，鱼玄机正式更名为鱼玄机，似已幡然醒悟，有与过去决裂之意。

幻想虽然破灭，希望却没有就此沉沦，她依旧是“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希冀能找到一份真正的爱情。只是，那些男人都似漂浮不定的灞上柳絮，只是在她生命中匆匆飘过。这使得她对男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不愿意再被男性掣肘人生，以致不久后便写出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千古名句。

咸通九年（868年），鱼玄机因“戕婢”事件被捕入狱。事情的经过据说是这样的：有一天，鱼玄机因邻院邀请出门，临行前叮嘱婢女绿翘说：“如果有客人登门，便告知我在何处。”绿翘答应了。然而当天日暮回来，绿翘告知说：“某客来过，知炼师不在，未下马便走了。”鱼玄机由此怀疑绿翘与某客有染，夜里掌灯关门盘问。绿翘回答说：“我执巾盥伺候炼师数年，一直检点，不令有似是之过。某客到后敲门，我只隔门答道：‘炼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胸襟多年矣。”鱼玄机听了更加生气，便脱光绿翘衣服拷问，鞭笞百数。绿翘始终不肯承认与某客有私，垂死之时，索要了一杯水，以水酹地，说：“炼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荐枕之欢，反以沉猜，厚诬贞正，我今必死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抑我强魂？是不蠢蠢于冥莫之中，纵尔淫佚！”说完便倒地身亡。鱼玄机想不到弄出了人命，大为恐慌，便悄悄将绿翘埋在了后院。有旁人问起，便说绿翘与人私奔逃走了。后来某一日，有客人到咸宜观宴饮，又到后院小便，“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他感到很奇怪，便悄悄告诉了仆人。仆人兄长刚好是亲仁坊的街卒，曾经向鱼玄机借过钱财，但鱼玄机未予理睬，正怀恨在心，听说后立即带人赶到咸宜观后院，挖出绿翘尸体，犹自“貌如生”。鱼玄机被捆送到京兆府，对杀婢一事供认不讳。她入狱后，有许多朝士为她开脱说情。京兆尹温璋也不敢轻易决断，便“表列上”，意思是将案情写成奏章上奏皇帝，请皇帝决断。然而，到了这年秋天，鱼玄机还是以杀人罪名被杀。

正是在监狱中，鱼玄机写下了千古传诵的《赠邻女》一诗。诗中表现出独特的叛逆性，既有女子渴望追求爱情的大胆表述，也充分认识到女性自我价值的自信，向男尊女卑的时代发出了强烈的抗争之声。

鱼玄机“戕婢”一案，实在有诸多可疑之处。且不说案情经过离奇，完全不合常理，单就量刑来说，便令人匪夷所思。唐朝等级制度森严，

人分三六九等，有着鸿沟般的等级划分。绿翘是奴婢的身份，《唐律》中规定，“婢乃贱流，本非俦类，奴婢并同畜产”。就是说，绿翘的地位，在她主人的眼中，跟一匹马、一头羊，没什么区别。鱼玄机杀死了绿翘，一般情况下，只需被官府杖打一百就可以了事。最严重的情况，也不过是被判流放到边远地区一年而已。而鱼玄机却独独以“戕婢”被杀，其中内幕着实令人怀疑。鱼玄机个性率直，只有她喜欢并愿意交往的人，才能够成为她的入幕之宾。对于那些她看不上的人，地位再高，她也不屑一顾。传说正是因为如此，她得罪了一些了不得的权贵人物。她的被杀，大概正因为如此。今人已经考证，鱼玄机所谓的“戕婢”一事，也是被人刻意陷害，有人杀了绿翘后埋尸于咸宜观后院，再有意挖出，嫁祸于鱼玄机。鱼玄机在监狱中也有“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之句，似有为自己辩冤之意。

不论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一代传奇女诗人鱼玄机最终以悲剧命运结束了传奇的一生，“白刃血螭螭之领，赤棒肉凝脂之肤，人生惨辱，至此已极”。明末清初黄周星也为鱼玄机的被杀深为叹息。但斯人已逝，她的故事以及留下的五十首“缘情绮靡，使事偏能艳动”的诗歌却流传了下来。直至今日，鱼玄机依然是女性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关于李亿

李亿，字子安，生卒年月不详。李亿的籍贯历来有争议，有人认为他是湖北鄂州人，有人认为他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江东人，因缺少史料记载，只能从他人行踪及诗歌中的诗意来考证。

公认的看法，认为李亿为山西（今山西）人氏，证据是当时身在长安的温庭筠写过《送李亿东归》一诗，而温庭筠本人也为山西人，山西刚好在长安之东北。

另有一种说法，也是由温庭筠《送李亿东归》诗意来推断，认为李亿是江东人，这样才能完全符合“东归”的字意。另鱼玄机有诗《浣纱庙》一首，是关于西施的咏史诗，也被认为是鱼玄机跟随李亿到过江东

的证据。

不过作者更倾向于认为李亿为荆楚鄂州（今湖北武昌）人氏，鱼玄机的行踪更契合这种说法。鱼玄机生平只有两次远游，一次为荆楚之游，一次为山西之行。根据她的诗意来推断，她去荆楚是为了寻找李亿，而到达目的地鄂州后不得不与爱人隔汉江相对，显然是因李亿正妻不容的缘故；去山西则是因为她与河东节度使刘潼交往，在其府中做幕僚。由这两次远游可以推断，李亿应为鄂州人。根据温庭筠《送李亿东归》字意来看，也完全说得通，因鄂州也在长安之东南，也可以称作“东归”。

另关于鱼玄机任刘潼幕僚一事，普遍的看法是认为李亿在刘潼府中为幕僚，同时携带鱼玄机上任。坚持此说者无非认为女子做幕僚于情理不合，但鱼玄机本身就是个疏旷不拘的女子，自负有男子之才，所以作者认为她做幕僚是相当可信的。不过根据鱼玄机诗意来推测，李亿这一段时期人也在山西。二人之前本已经分手，此次山西之行，导致鱼玄机再次旧情复燃，即使后来她回到长安，继续做她的女道士，也始终对这段生活追忆不已。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李亿的生平绝大部分事迹不可考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籍贯有争议只能进一步证明他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他得以留名青史、为人注意，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娶了女诗人鱼玄机为妾，不然的话，他的人生履历中也只能留下大中十二年（858年）戊寅科状元这一笔。

据《文献通考》及《登科记考》等书记载，终唐一朝，一共举行过二百六十五次科举考试，因各种原因只产生了二百五十二个状元。作为其中的一个状元，李亿生平事迹不见记载，也无任何诗文传世，可见此人性情软弱，实在不足以成事，而被他抛弃的女子鱼玄机却留下了一卷诗集，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引来后世无限的遐思。鱼玄机后因杀人而被处死后，李亿亦不知所终。

■ 关于温庭筠

温庭筠，本名温岐，字飞卿，山西祁县人。少敏悟，文思神速，韵格清拔，诗、词、赋俱佳，与李商隐齐名，时人称“温李”。不过跟李商隐一样，温庭筠终身失意于仕途，以致写下来“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的激愤诗句。

温庭筠一生，逸事颇多。除了文才好外，他还精通音律，“有丝即弹，有孔即吹”，“最善鼓琴吹笛”，能达到如此地步，真可谓神人，已经达到了武侠小说中飞花摘叶即可伤人的境界了。可惜大才子也并非没有缺陷，《北梦琐言》中记载温庭筠其人相貌奇丑，外号“温钟馗”，外貌形象与他温文尔雅的名字全然不符。

又传闻温庭筠年轻时是个不羁浪子，他游迹江淮时，住在亲戚姚勣家。姚勣当时任扬子留后，经常接济财物给温庭筠，但温庭筠却不务正业，将这些钱都花在了青楼里面。姚勣知道后怒其不争，用板子痛打了温庭筠一顿。后来温庭筠屡次参加科举不第，他姐姐温氏认为弟弟是被姚勣打傻了的缘故。刚好有一次姚勣来拜访赵顼（温庭筠姐夫），被温氏一把扯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答之，迄今遂无成，安得不由汝致之。”姚勣又气又恼，回家后竟然因此而病死。

关于温庭筠的真实生平，素来争议不断，本文以鱼玄机为中心，不及细考证温庭筠行踪，因而采用普遍观点：

大中十年（856年）以前，温庭筠人在京师长安，并参加了大中九年（855年）的科举考试，这也是温庭筠最后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因其帮助左右考生作弊，搅扰场屋，弄得满城风雨，于次年被贬为随县尉。小说中所提到贬斥敕书即为原文引用，为时任中书舍人的裴坦所制，是当时传诵极广的敕文。温庭筠赴任随县尉时，路过襄阳，为节度使徐商所留，从此一直呆在襄阳。

咸通二年（861年），徐商已经调去长安，温庭筠也不得不前往江东。

咸通四年（863年），发生了温庭筠因为犯夜禁被虞候折齿败面一事，他随即前往长安求助权贵雪冤。此时，他已经五十一岁。小说中将

温庭筠在江东折齿败面的故事提前到了他的青年时期。

咸通六年（865年），温庭筠出任国子助教。

咸通七年（866年），以国子助教主持国子监试。之前不断扰乱科举的温庭筠突然变得公正严格，并将所试诗文公布于众，杜绝了因人取士的不正之风，由此得罪了宰相杨收，不久即贬为方城尉，未到任，之后生平不可考。

鱼玄机与温庭筠的交往，应该是自大中十年以前开始，她写给温庭筠的两首诗中，颇有怨意，表明二人交往日久。

而传说温庭筠在鄆县传舍遇到微服出行的皇帝，因不认识龙颜、傲然诘问一事，本是发生在唐宣宗身上。据五代时人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记载：温庭筠当时问道：“公非司马、长史之流？”唐宣宗回答说：“非也。”温庭筠又问道：“得非六参簿尉之类？”唐宣宗说：“非也。”他堂堂皇帝之尊，竟然被对方如此看成是司马、长史、参军、主簿、县尉之类的芝麻小官，当然很不高兴。不过在小说中，则将故事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唐懿宗身上。特意说明。

■ 关于李可及

李可及是唐朝第一个被封朝廷官职的伶官，且官任威武将军，算是史无前例。其人生平事迹不详，善音律，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歌星，为皇帝宠幸不说，还被京师士民疯狂地追捧。可见追星一事，古已有之。

■ 关于韦保衡

韦保衡，字蕴用，京兆人。祖父韦元贞、父亲韦恂都是进士及第，所以，他也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韦保衡虽然也是进士及第出身，但是这却并非来自他的真才实学。当时他的座师（科举制度下，主考官被称

为座师)是王铎。王铎认为韦保衡并非有真才实学，因此不打算录取。但韦保衡仪表堂堂，英俊潇洒，为唐懿宗所瞩目。大概在这时候开始，皇帝心中就打算将韦保衡选为爱女同昌公主的驸马了，不过当时公主的年纪还小，自然不便明言。于是，唐懿宗出面干预，韦保衡总算进士及第。但与他同科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保衡以幸进无艺，同年门生皆薄之”(《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九·萧遘传》)。

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初九，同昌公主下嫁右拾遗韦保衡，诏以保衡为起居郎、驸马都尉。唐懿宗倾宫中珍玩作为公主嫁妆，赐公主宅第于广化里，宅第窗户皆以宝玉装饰，井栏、药臼、槽匳用金银装修，又以金缕编织箕筐，赐钱五百万缗，竭尽奢侈豪华。同昌公主家有一种“澄水帛”，长约八九尺，似布又比布细，色亮透明，光可照人。据说帛中有龙涎，能消暑。夏日炎炎的时候，将其挂在房子里，满座皆觉凉爽，暑气全无。同昌公主又用红琉璃盘盛夜明珠，家里晚上光明如昼。

而韦保衡娶了同昌公主后，便开始青云直上，由翰林学士开始，升到郎中、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承旨、开国侯，一直到集贤殿大学士，年纪轻轻的就跻身于宰辅的高位。十分可惜的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出嫁的第三年，不幸染病，不治身亡。唐懿宗思念爱女，悲痛交加，不但自制挽歌，还命宰相以下官员尽往吊祭。二十多名为公主看病的太医都被处斩。宰相刘瞻和京兆尹温璋上表力谏，均被贬出京师，温璋由此自杀。

韦保衡当了宰相后更加目空一切，对座师王铎、同学萧遘、于籍等均打击报复。然而唐懿宗病死后，韦保衡恩宠渐衰，不久被贬，后被赐死。

小说中所提及的九鸾琥珀钗为南朝潘玉儿所有。南朝萧齐时，东昏侯萧宝卷专宠淑妃潘玉儿，为她盖起神仙、永寿等大殿，又用黄金凿成莲花贴在地上，让潘玉儿在上面行走，称作“步步生莲花”。萧宝卷为了讨好潘玉儿，曾花费一百七十万钱，为她购买到一支九鸾琥珀钗，奇珍无比。到唐朝时，九鸾钗辗转落入同昌公主之手。公主死后，九鸾钗下落不明。公主死前梦见有人来取九鸾钗一事，见载于《太平广记》。

■ 关于温璋

温璋，唐初名臣温大雅六世孙，山西祁县人，与温庭筠同乡。温璋非科举出身，以父荫累官大理丞，擢邠宁节度使，转京兆尹。其人好严刑酷法，以“为政严明，力锄宿弊”出名。

小说中“乌鸦诉冤”的故事，取自《北梦琐言》温璋之故事。“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阎罗王”则取自会昌年间京兆尹薛元赏之故事。温璋后来因进谏同昌公主案不成饮毒自杀，均为历史真事。

■ 关于黄巢

黄巢出身于山东一个世代贩盐的商人家庭，其人自小聪明伶俐，爱读书，诗也写得不错。他年纪还小的时候，有一次黄巢父亲与一老人以菊花为题作联句。那老人一时未就，黄巢在旁见了却脱口而出：“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黄巢父亲怪他不礼貌，欲教训他一通，那老人劝止说：“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黄巢应声咏了一首《题菊花》：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豪迈倔强，傲世独立，有冲天凌云之志，男人的勃勃雄心一览无遗。事见宋人张端义《贵耳集》。黄巢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堪称另类，其中凸现的意蕴，不是司空见惯的爱国忠君和讥讽时弊，而是不可抑制的反叛、愤怒、仇恨和令人生畏的极权欲望，是推倒现实、重整天下、凌驾万物的雄心壮志。张端义于《题菊花》诗下注道：“跋扈之意，现于孩提时。加以数年，岂不为神器之大盗耶！”

儒生通常将“修身齐家治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黄巢是读书人，开始表现还不是那么跋扈，也是走传统的建功立业之路——参加进士考试。据说黄巢的父亲给他取名为“巢”，就是指望儿子日后能够荣登

科榜。“巢”可书作“窠”，音科，民间吉祥语中有“五子登科”之说。然而，黄巢的运气不是那么好，屡战屡败，数次参加考试，每一次都名落孙山。落第后的黄巢终于绝望了，决定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他题了一首《不第后赋菊》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首诗流露出黄巢对长安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不仅仅是对一个城市的渴望，还有对无上的权力的渴望。此时，黄巢的理想不再是进士及第那么简单，他的理想，或者说野心，已经演变成凌云之志，而长安就是理想的彼岸。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初五，黄巢率领农民军杀进长安。他乘坐金色肩舆，其部下全都披着头发，身穿锦袍，束以红绶，手持兵器。铁甲骑兵行如流水，輜重车辆塞满道路，农民军队伍浩浩荡荡，绵延千里，络绎不绝。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赶来迎接，长安居民夹道聚观，场面极为壮观。这一刻，是黄巢人生中的巅峰时刻。

张直方其人性格、事迹正如小说中所描写。他主动投降黄巢后，颇得农民军信任。但张直方心念旧情，将许多无处可去的唐大臣冒险藏在自己的永宁里府第里，人数多达数百名，结果被黄巢发现，张直方全家都被杀死。因此有人认为张直方先前不过是伪降黄巢。历史人物因为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与局势，已经很难完整复原。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来，张直方投降黄巢为情势所逼，并不一定心甘情愿，但是为了性命和前程，只得如此。

黄巢取得长安后，只知道固城自守，结果很快陷入唐军重重包围。经过反复鏖战，于中和三年（883年）四月退出长安，并于次年被追杀于泰山狼虎谷。

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巢并没有死，而是在洛阳当了和尚。五代陶谷《五代离乱记》中记载：“巢败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人见像，识其为巢云。”加强这种说法的是《全唐诗》中收有黄巢的一首

《自题像》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颇有繁华落尽的苍凉诗意。

■ 关于裴玄静

裴玄静事迹见《太平广记》：缙氏县令升之女，鄆县尉李言妻也。幼而聪慧，母教以诗书，皆诵之不忘。及笄，以妇功容自饰。而好道，请于父母，置一静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许之。日以香火瞻礼道像，女使侍之，必逐于外。独居，别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复不见人，诘之不言。洁思闲淡，虽骨肉常见，亦执礼，曾无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归于李言。闻之，固不可，唯愿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归是礼，妇时不可失，礼不可亏。倘入道不果，是无所归也。南岳魏夫人亦从人育嗣，后为上仙。”遂适李言，妇礼臻备。未一月，告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许为君妻，请绝之。”李言亦慕道，从而许焉。乃独居静室焚修。夜中闻言笑声，李言稍疑，未之敢惊，潜壁隙窥之。见光明满室，异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凤髻霓衣，姿态婉丽。侍女数人，皆云髻绡服，绰约在侧。玄静与二女子言谈。李言异之而退。及旦问于玄静，答曰：“有之，此昆仑仙侣相省。上仙已知君窥，以术止之，而君未觉。更来慎勿窥也，恐君为仙官所责。然玄静与君宿缘甚薄，非久在人间之道。念君后嗣未立，候上仙来，当为言之。”后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经年，复降，送一儿与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静即当去矣。”后三日，有五云盘旋，仙女奏乐，白凤载玄静升天，向西北而去。时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温县供道村李氏别业。

本小说中以裴玄静出嫁为引子，她当时的年纪，虚构为二十七岁。唐朝立国之初，为了恢复经济，朝廷大力鼓励婚嫁。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诏令：“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新唐书·卷二》）。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诏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新唐书·卷五十一》），将法定的结婚年龄降得更低。而实际上，低于法定结婚年龄就成家的人不在少数，如太平公主次女薛氏十一岁就已经出嫁。按照当时早婚的习俗看来，裴玄静二十七岁出嫁已经属于名副其实的老姑娘。

唐朝婚礼从古礼，“昏时”行礼，即夜间结婚。车服均尚黑，意为阴，表示与时相称，与当今嫁娶尚红迥异。

■ 关于李近仁

李近仁真实的历史身份为曹州刺史李续长子，累官员外郎、郎中、汝州刺史，另有弟李体仁。

鱼玄机有《迎李近仁员外》一诗：“今日喜时闻喜鹊，昨宵灯下拜灯花。焚香出户迎潘岳，不羨牵牛织女家。”显示出二人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本故事为历史探案小说，并非人物传记，根据情节需要将李近仁身份演绎为江东商人。

■ 关于于阗尉迟氏

西域于阗国全称为尉迟于阗国。尉迟并非中国常见的姓氏，而是于阗国名前的头衔，意思是“征服者、胜利者”。于阗王族本姓王，但自第三代于阗王起，改用头衔尉迟作为姓氏。天宝年间，于阗国王尉迟胜入唐，唐玄宗李隆基嫁以宗室之女，并授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安史之乱时，安禄山起兵叛乱，尉迟胜将国政交给其弟尉迟曜，自己亲自率军队赴中原，援助唐朝。安史之乱平定后，尉迟胜留在长安终老。尉迟钧便是其后人。

后记

——关于《鱼玄机》小说

唐朝历时二百八十九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久而又特别重要的朝代。它一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的历史人物，可谓群星闪耀，熠熠生辉。而在女性人物当中，除了武则天这类以政治昭著青史的外，最出名的当数鱼玄机了，“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又被誉为“才媛中之诗圣”，既有倾国倾城之色，又有杰出诗才。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风流佳人，官方正史不见只言片语，生平只散见于《三水小牋》、《北梦琐言》、《唐才子传》等笔记小说中。然而她却得以名传千古，其人生之传奇、时运之不济、命途之多舛，由此可见一斑。

本小说并非鱼玄机本人的传记，仅仅是攫取了她在人生中的最后几个月的短短几天，以悬疑探案的手法，来折射出这个历史名女子的传奇人生。曾经有朋友说，这种写法是一种新的开创。实际上，我个人并不是要开创什么，只想提供给读者一个好看的历史故事，一个有意味的情感空间。读一本小说，实际上就是舒展心灵的过程。

鱼玄机本人的定位和还原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她是一个古人，而当现代人重新去审视古人的时候，已经不由自主地带上了有色眼镜。

实际上，即使在唐朝这样民风自由开放的时代，鱼玄机也是饱受争论的。这其实并非是由于她广为交游的私生活，唐朝女道士大多生活开放，不忘解佩荐枕之欢者不乏其人。鱼玄机之所以为士大夫非议者，是她的皎然个性。她个人的悲剧，也许多少有些情爱的因素掺杂其中，但其追求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身为女子，于性别已经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何况其所处的时代，正是晚唐大风暴的前夕——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雄踞，政局左左右右，反复翻覆，帝国表面的

繁华背后，隐藏着社会的严重危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唐气数将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个体始终无法摆脱大时代的影响，即使是知名大才子如温庭筠，也无法摆脱政治的挟持。而鱼玄机这样才貌双全、聪慧果敢的女子，在有意识地追求自我独立的情况下，其个人经历难免要与复杂的社会背景交织在一起，陷入旷日持久的人事纠葛。与她类似经历的还有另外两大女诗人薛涛、李季兰。

鱼玄机或许并不真正了解社会，她的诗句大多是忆人伤怀之作，依然局限在小女子的视野之内。然而，她最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她或多或少地与权贵交往，她的才华个性却并没有被政治磨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始终保持了独立自由的性格，保持了人性光辉。就诗的成就而言，在星光璀璨的唐朝，鱼玄机不过是个三流角色，但她留给后世丰富想象的并非她的作品，而是她本人的独特魅力——她的绵绵情思，她的矫矫不群，她的刚烈神秘，她的悲喜沉浮，伴随着那些锦绣文字，为唐朝皎皎星空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亮色。另一与她齐名的女诗人薛涛，文才、见识、博学犹在鱼玄机之上，却缺少独立的人格，作品多为应酬之作，不乏卑微乞怜的姿态，甚至她本人还被诗人刘禹锡比作为人精心豢养的孔雀。当然，这与她本人官妓的身份有关。只是如此缺少自我的情怀，其个体形象自然远远不及鱼玄机那样鲜明。

本书是小说，又是探案小说，因而对风雨如晦的大背景时代没有着意描写，但力图有一些点缀，以求给人物更广阔的空间。这也是本书引入黄巢的最主要原因。黄巢本人年轻时几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从时间上来推算，他的第一次应试，大致就是在咸通年间。书中的人物，除了极个别的如尉迟钧外，其他均为真实历史人物。乌鸦诉冤的故事，也完全取材于《北梦琐言》中记载温璋之事迹。关于这些历史人物真实的生平事迹，在附篇《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记唐朝女诗人鱼玄机》中做了一些叙述。

《鱼玄机》是一本关于历史人物的小说，但它并没有局限于时代。时间无限，世界的本质却永远是一致的。小说中的谋杀，本来只有最简单的动机，却因为最复杂的人性，而演变为最纷繁的猜忌。小说中，同样有着最典型的人物，最微妙的情愫，最难言的爱情，最痛苦的挣扎，最深沉的关怀，以及最艰难的选择。

中国历代王朝中，我最爱唐朝，为其吸引，并非是因为其惊世武功，而是那种开放、自信、坦荡、恢宏的泱泱气度。之前曾经戏言要写许多发生在长安的小说，《鱼玄机》是我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说，谨以此篇献给西安这座伟大的城市，正是这片不朽的土地，亲眼见证了盛唐气象。

最后，要特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杨瑞雪女士、总编辑郭林茂先生、副总编辑陈时恩先生对我创作历史探案系列的巨大鼓励，感谢刘海涛先生专业而细致的工作，感谢本书的设计师孟纪原先生。正是他们的热心帮助和不懈努力，才使得这本书得以顺利付梓。

吴蔚

2008年10月于北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 著

韩熙载夜宴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 著

韩熙载夜宴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熙载夜宴 / 吴蔚著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09.10

ISBN 978-7-80219-648-3

I . 韩... II . 吴... III .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9177号

图书出品人 杨瑞雪

文案统筹 陈时恩

责任编辑 刘海涛 苏 东 逯卫光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刘明清

责任校对 唐燕民

装帧设计 北京光芒广告有限公司

书 名 韩熙载夜宴

作 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5022 (编辑部)

传 真 010-632925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710毫米×1020毫米

印 张 25.75

字 数 286千

版 本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9-648-3

定 价 42.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录

CONTENTS

引子

第一章 有美一人

第二章 聚宝山中

第三章 不请自来

第四章 血水西瓜

第五章 一尸两命

第六章 不按君臣

第七章 案发当时

第八章 瓜田李下

第九章 画外之音

第十章 日暮苍山

尾声

一江春水向东流——夜宴背后的南唐史

金风吹我寒 秋月为谁白——历史上真实的韩熙载

后记——关于《韩熙载夜宴》小说

[返回总目录](#)









































一场夜宴，一家兴衰，一朝更替。

——作者题记

引子

即使人们茶余饭后偶然谈起聚宝山，也不再是议论昔日雨花台之主人韩熙载是如何风流倜傥、才气高逸，而是津津乐道于发生在韩府最后一次夜宴上的一桩离奇命案——那一晚，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在众目昭彰之下被人巧妙下毒，当堂死于非命——豪门夜宴，纸醉金迷；预谋杀入，内藏玄机；红颜殒歿，一尸两命。这个又香艳又血腥的故事，着实比韩熙载本人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具吸引力……

在

中国的东南部，有一座奇异瑰丽的城市，名为金陵⁽¹⁾。据说战国时期，楚威王看出此地有王者之气，便埋金以镇之，由此得名。然而，“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²⁾，金陵的帝都之气与生俱来，即使埋金也无法镇住这虎踞龙盘的江山胜景。

在金陵城的东边，亦有两座奇山——宝华山⁽³⁾和东庐山⁽⁴⁾。这两座山各自发源出一条河流，婉转西流，刚好于金陵城东门外交汇，这便是名闻天下的秦淮河了。此河古名“龙藏浦”，意为龙藏身的水域。相传昔日秦始皇东巡之时，望见金陵上空紫气升腾，有天子之气。为了防止这里也出个皇帝，他派人将连绵的山岗凿断，龙藏浦就是凿山凿出的副产品，后人误认为此水是秦时所开，所以又称为“秦淮”。

秦淮河在金陵东门交汇后又分为两支：一支绕道南城墙外向西流，称为外秦淮河；另一支内秦淮河通过东门东水关进入了金陵城，由东向西穿过全城后，从九西门西水关穿出，足有十里之长。河上画舫凌波，丝竹飘渺，昼夜不绝；两岸酒家妓馆林立，舞榭歌台一座接着一座，自六朝以来便是著名的风月烟花之区，金粉荟萃之所，富丽繁华。“烟笼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正是由于秦淮河的点缀，金陵变得一腔脂粉，半面愁容，令文人骚客惆怅无穷。

只是，表面的金粉繁华掩饰不住城市积淀的气度，“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金陵这样，折射出盛衰的沧桑——“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自金陵得名的那一天起，人间的干戈起伏，王朝的兴亡更替，在这片土地上反反复复地上演。

不过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混战，北方烽火狼烟不断，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南边的金陵反倒成为一方乐土。自徐州人李昇创建南唐王朝，整个江淮地区成为中国南方的中心，“比年丰稔，兵食有余”，金陵于乱世中傲然挺立，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转眼到了南唐第三代君王李煜在位。此时，雄才大略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已经立国于开封，先后讨平了南平、后蜀、南汉，天下开始呈

一统之势。作为江南大国的南唐政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赵匡胤的下一个目标。

公元975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是一个令所有金陵人在情感上都难以承受的悲恸日子。这一天的夜晚，南唐都城金陵在坚守了一年多后，终于被宋朝大军攻陷。因主帅曹彬事先约束将士，宋军入城后秋毫无犯。深宫中的南唐国主李煜本来立誓“聚室自焚，终不作他国之鬼”，已经在宫中准备好了柴禾，预备一旦城陷便自焚殉国，但临到最后点火的关头，他蓦然畏缩了，最终除去冠服，只戴青布小帽、穿贴身白衣，捧玉玺降表出降。随后，李煜及亲属被曹彬派军押送大宋京师开封。离开金陵时，这位更适合作诗人而不是国主的大才子挥毫写下了《渡中江望石城泣下》一诗：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
凡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凄凉悲壮，意境深远，果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始工”。“旧家乡”从此变成了“梦一场”，李煜再也未能返回南方的故土，南唐也由此正式宣告灭亡，自李昇立国，到李璟，再到李煜，共传三主，历时三十九年。江南三千里山河自唐帝国崩溃后一直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至此又被重新归入了中原版图。

过了十来日，金陵城禁方才解除，普通百姓终可自由进出。原南唐江宁县典狱官张士师陪同父亲张泌冒着严寒来到金陵南城外的聚宝山，苍凉的季节，苍凉的万物，父子二人自然不是来游览风景，而是打算在离开金陵前来拜祭一位葬在东南山岗上的名士，之后便要回到家乡句容乡下隐居。

葬在聚宝山的这位名士，虽与张氏父子非亲非故，在江南却一度是个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甚至日后有不少史学家认为，若是南唐国主及早重用此人，必定不会走到亡国的局面。这个被视作有能力挽救南唐危局与大宋抗衡的人，名字叫做韩熙载。然而，他得以留名青史，更多的是由于一幅名为《韩熙载夜宴》的人物连环画。只是这幅画作所展示的

既不是他的济世之志，亦非他的艺术才华，而是他人生中最阴暗、最灰色的一幕，这实在是历史对他最大的嘲弄。

张氏父子将至坟茔之时，远远见到有人正伫立在大墓前，冬日寒风中孑然一身，颇有形影相吊之感。那人披着一件硕大的灰色斗篷，从头到脚盖住了全身，完全看不出面貌身形，甚至分不清是男是女，然则其肩头之处微微耸动，似在抽泣，显见与韩熙载生前关系非同一般。

父子二人不由得交换了一下眼色，心中均感惊讶好奇：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

自韩熙载五年前离奇身死后，他已经连同他那盛大的夜宴逐渐被金陵人遗忘。即使人们茶余饭后偶然谈起聚宝山，也不再是议论昔日雨花台之主人韩熙载是如何风流倜傥、才气高逸，而是津津乐道于发生在韩府最后一次夜宴上的一桩离奇命案——那一晚，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在众目昭彰之下被人巧妙下毒，当堂死于非命——豪门夜宴，纸醉金迷；预谋杀人，内藏玄机；红颜殒歿，一尸两命。这个又香艳又血腥的故事，着实比韩熙载本人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具吸引力。

实际上，如果不是这起费尽心思筹划的谋杀案，以及凶案背后隐藏的凄美哀婉的过去，它也不过是一场灯红酒绿的华丽夜宴而已。也正是因为这起命案，张氏父子才得以深入了解韩熙载这个人，也成为二人今日到聚宝山凭吊的起源。

记忆之门慢慢被打开了。虽然已经时隔日久，但那波诡云谲的案情于张氏父子而言，仿佛就发生在昨日，一切均历历在目。

(1) 金陵：今江苏南京，为中国著名的四大古都之一及历史文化名城。

(2) 见谢朓：《入朝曲》。

(3) 宝华山：在今江苏句容。

(4) 东庐山：在今江苏溧水。

第一章 有美一人

当然，此刻他绝对料想不到，一起杀人阴谋正在暗中展开，而他本人正是因为这趟意外的送瓜之旅成为当晚夜宴凶杀案的首要疑凶，深深卷入其中。以致日后他那退休致仕已久的老父亲张泌也不得不重新出山，全力勘破案情，希图洗清儿子的杀人嫌疑。

故

事还要从六年前的六月说起。当时正是三伏天时节，金陵暑气阵阵，燥热难耐。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二十六岁的张士师每日都是挥汗如雨，分外忙碌。他的名字叫士师，吃的也是负责掌管刑狱的“士师”的禄米，在江宁府江宁县任县吏，官就典狱一职，掌管江宁县大狱。南唐于京师金陵设江宁府，下辖江宁、上元、句容、溧水、溧阳五县，其中江宁、上元二县都在金陵城内，以秦淮河为界南北分治，即所谓“赤县”，较之其他三畿县公务要繁忙得多。

自从北边大宋皇帝赵匡胤平灭南汉刘鋹政权后，江南的局势骤然紧张了起来。其时，南唐已经向大宋称臣，李煜不得称“皇帝”，而是称“国主”；李煜所下谕旨，不再称“圣旨”，而是改称为“教”；中央的行政机构亦改变了称呼，如中书、门下省改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改为司会府等。如此贬损制度，自然是刻意修藩臣之礼，表示不敢与大宋皇帝平起平坐之意。然而，赵匡胤志在天下，总说：“天下一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日前正派人大肆在荆湖造船，南侵之意昭然若现，南唐政权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自开春以来，金陵城中不断有操着北方口音的人被怀疑是大宋探子和细作^①而被抓捕，城中心的江宁府大狱人满为患后，不得不转送部分囚徒到位于城北的江宁县大狱监押。然而，到了数日前，宫中突然有中使来传国主李煜口谕，将拘禁在府、县两狱的探子、细作全部放出，当然亦不允准他们再留在南唐，而是如数遣归北方了。

这件事在金陵激起了轩然大波，城中一时传闻纷纷：有人说是国主畏惧大宋如虎，竟然连细作都不敢得罪，生怕惹怒了宋朝皇帝赵匡胤；有人说国主有意向大宋称臣求和，放还细作，是不想给赵匡胤以南侵的借口；还有人说，国主此举，不过是有意向大宋示弱，以赢得时间来进行备战准备。针对第三种说法，又有新的流言，说是国主即将拜熟悉北人情况的韩熙载为宰相，预备请他出山来支撑大局。

在此先对韩熙载作个必要的了解。韩熙载，字叔言，本是北方潍州

北海⁽²⁾人，为后唐同光年间进士。其父韩光嗣为平卢军留后，军权在握，雄霸一方，是个实力派人物，因意外涉及最高权力斗争被杀，并且株连到整个韩氏家族。当时韩熙载年仅二十四岁，侥幸逃过一劫，在好友李谷的帮助下，化装成商贾，逃往江南，后一直在南唐为官，历事李昇、李璟、李煜三主，成为南唐的著名臣僚。他才华横溢，精文章，善书画，通音律，能歌舞，加上仪表出众、风度翩翩，时人称之为“神仙中人”。每次他外出之时，人们仰慕其大名，随观者前呼后拥，场面十分热烈，成为金陵的一大奇观。不过因为韩熙载是北方人，又性情孤傲，不畏权贵，一直为江南士族所排挤，多次卷入党争，虽然一直位居高位，却只是装饰南唐朝廷的点缀，并不为国主真正信任，也没有任何实权。韩熙载本来自负才华，意图有所作为，出仕南唐后曾有“几人平地上，看我半天中”的诗句，然时刻要面临备受猜疑的境遇，心灰意冷下，便渐渐开始流露出一名士风流放纵的一面——他不肯与城中凤台里官舍的妻小住在一处，而是在金陵南门外的聚宝山建造了一座大宅子，内中畜养了四十余名美貌姬妾，时常大开夜宴，纵情笙歌，过起了声色犬马的日子。尽管如此放浪形骸，韩熙载的大名还是远播海内外，就连大宋皇帝赵匡胤也对他极为重视，曾特意派宫廷画院祗候王霭为使者出使南唐，暗中画下三个被他认为日后可能是统一江淮障碍的人——分别为宋齐丘、韩熙载和林仁肇。宋齐丘号称“江左之诸葛武侯⁽³⁾”，林仁肇则是南唐著名战将，韩熙载得与此二人并列，足见赵匡胤对他的重视程度。后主李煜即位后，本来大肆猜忌北方籍大臣，甚至借口韩熙载的某次进谏有失大臣颜面而罢去了其兵部尚书的职位，但据说他听闻派往汴京的探子回报王霭画像一事，也开始对韩熙载刮目相看、日益重视起来。

虽则满城风雨，张士师偶然也听人议论这些传闻，但他性情随意，从未真正关心过。他是江宁府句容人氏，张家世代居住于此，不问政事，虽然也是公门中人，但只在本地县衙出任小吏，从没有因为王朝迭变而有过任何改变。他的祖父张复，是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的句容县“老行尊”；父亲张泌则是南唐的句容县尉，已经算是家族中惟一入品级的官吏了，虽然已经致仕退休，却依旧是名震一方的人物，昔日就连江宁府尹也曾经请他到金陵相助破获奇案。张士师子承父业，也承袭了家族的传统，于时局不大热心。数月前他调到京师任江宁县吏时，家中人人反对，惟独父亲赞成，说是京师枢纽重地，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对他的人

生会有所历练。张士师也视为见识世面的大好机会，一直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怠慢。自从前几日细作全部放归北方后，他也不好容易有了难得的清闲，是以这一日到江宁府递了公文、办完公事，便回家换了便服，预备独自前往西城秦淮河畔的金陵酒肆饮酒。

一出门，便望见好几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李子的小贩，李子个个饱满圆润，玲珑剔透。偏偏当地有句俗谚说：“桃饱人，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极言李子不可多食。张士师随便喊住一个小贩，一文钱买了三十个李子，用衣襟兜着，拿去前院给房主的孙子小豆子当零嘴吃，然后出了巷口，往西而去。

刚拐上御街，便遇到簇拥新科状元游街的一大群人。人潮汹涌，登时将张士师挤在了一旁。

南唐一直奉唐朝为正朔，制度亦沿袭唐制，每年均举行科举考试，只是考试时间改为每年的五月初五。说起这日子，可谓颇有一番来历，还得从唐玄宗李隆基第十六子李璘说起。“安史之乱”时，李璘为与兄长唐肃宗李亨争夺皇位，以平乱为号召，擅自在江陵起兵，引军东下，后来兵败被杀。南唐的创建者李昇本姓潘，为了抬高自己地位，便自称是永王李璘的后人，改姓为李，而南唐的科举考试时间，也定在永王李璘的生日五月初五这一天。而每年的六月初六，则是南唐进士榜的放榜日子。按照惯例，放榜后新及第的进士要骑马环城一周，称为“游街”。

在游街的进士中，最风光、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领先而行的头名状元了。今年的新科状元是位少年才子，名叫郎粲，才二十岁出头，是今科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面白须净，年轻帅气，穿一身专为状元郎准备的大红长袍，胯下一匹枣红的高头大马，愈发显得英姿潇洒。不过，相比于身后那些比他年纪大不少的进士，他本人倒显出与年纪不相匹配的老辣沉稳——不像其他人那般兴奋，满面红光，掩不住的得意之色——他只是四下环顾人群，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人。

江南民风温软柔媚，素有享乐的传统，诗曲歌舞风行，不说历代才子佳人大多出自江南，就连这里的贩夫走卒都比其他地方要风雅得多，进士游街更是金陵了不得的一大盛事。除了看热闹的人外，更有不少权贵微服藏身于人群中，品头论足，意欲从进士中为自家爱女觅得佳婿。

一时间，街道两旁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民众，比肩接踵。两名司会府的差役在前面鸣锣开道，另有十余名差役护在进士队伍周围，极力赶开聚拢过来的人群。

张士师本不喜热闹，加上不好读书，最怕与文士来往，对围观进士游街毫无兴趣，却不得已陷在了人流中，眼见着无数脑袋争相雀跃向前，毫无休止之意，只好努力朝外挤去。他身后恰好站着个挑担子卖李子的商贩，肩头担子还没来得及卸下，却已经被人群挤得东倒西歪，箩筐中的李子也散落了不少出来。张士师这一转身，刚巧踩到了一枚李子上，脚下一滑，手肘顺势甩出去，立时便撞到了一人。那人当即痛叫了一声：“哎哟……”却是个清脆的女子的声音。张士师自知适才用力甚猛，忙赔礼道：“得罪了……”

那女子尚不及回答，旁边又有人不留神一脚踩到了她。她“啊”了一声，仰天便倒，却又被后面往前涌的人一带，身子又向前仆倒。张士师顺手扶住她肩头，往斜里大力一带一冲，总算出了人群，这才放开那女子，问道：“适才多有得罪，有没有踩坏了小娘子(4)？”

那女子大约十八九岁年纪，穿一件莲花色纱衫，下系一条百折湖色罗裙，身形纤细娇弱，也不应张士师的问话，只埋头理平衣衫的褶子，又弯腰掸去绣鞋上的尘土，嘟囔道：“我的新鞋子……”张士师见她明明脸有痛色，却更关心衣衫和鞋子，而不是自己的身子和脚，不禁微感诧异，又问道：“小娘子要紧么？”

待得那女子抬起头来，粉面桃花，清丽可人，只觉眼前一亮。他登时记得曾在东城九曲方教坊见过此女，她名叫王屋山，不过她此刻已经不是教坊女子，而是成为了前任兵部尚书韩熙载养在聚宝山雨花台别宅的姬妾之一。能走进聚宝山，当然有其过人之处，她是这金陵城中最有名的舞伎——传说其人擅跳绿腰软舞，每当她翩然起舞时，慢处柔媚入骨，快处眼花缭乱，令人过目难忘。国主李煜先后立周娥皇、周嘉敏姐妹为王后，时人称大、小周后，均为江南著名才女——大周后擅弹琵琶，小周后擅长舞蹈。然而有幸参加过宫中私宴的大臣却私下议论说，大周后的琵琶乐《霓裳羽衣》有开元天宝余音，固然绝妙，却不及韩熙载姬妾李云如之《十面埋伏》那般层次分明、动感十足；小周后之《霓

裳羽衣》舞纤细婀娜，亦远远不如王屋山之《绿腰》那般柔软曼妙、勾魂夺魄。是以在传闻中，这江南最有才艺的女子，竟不似在南唐的王宫中，而是聚集在聚宝山雨花台了。

张士师认出王屋山后，不由得颇感惶恐。他听说舞伎舞姿的奥妙全在一双脚，国主王宫中有个叫窅娘的舞伎为了在一群宫女中脱颖而出，甚至甘愿忍受身体的痛苦，用帛缠成小脚，用足尖支撑身体舞蹈，果然舞姿格外与众不同，由此深得国主赞赏，誉其为“凌波妙舞月新升”，上行下效，缠足的风气也得以在江南妇女中弥漫开来。张士师见王屋山的绣鞋精致小巧，揣度她说不准也缠了小脚，所以才在拥挤的人群中难以立稳。

王屋山匆忙整理好衣衫发髻，又伸手向怀中探去，大概是在查验是否掉了什么东西，摸到东西还在，这才松了口气，抬起头来，杏目圆睁，瞪着张士师，嚷道：“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语气甚是倨傲恼怒。

张士师自知理亏，忙赔礼道：“得罪了。”见王屋山不停地看着绣鞋，又问道，“小娘子的脚要紧么？要不要在下送你回去？”不料王屋山却发怒道：“我好不容易挤进人群，你这莽撞汉子⁽⁵⁾又将我拉了出来，好没道理。”

张士师听了不禁愕然，暗暗忖道：“若不是我将你带出来，你这时恐怕已经不是站在这里，而是躺在地上了。”心中虽然这般想，嘴上却不愿意与女子尤其还是一个美貌女子争吵，只好道：“实在抱歉。”

王屋山却还是不依不饶，质问道：“你弄乱我的新舞衣，又踩脏了我的新绣鞋，这笔账可要……”

一语未毕，忽听见近身的人群“呀”的一声惊呼，忙舍了张士师循声望去。却见马上的新科状元郎粲正志得意满地在朝她这边挥手，不少围观的人也喜悦地挥手致意。她立时绽放了如花般的笑靥，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得意与骄傲。眼前围观的人，还以为状元郎是在向他们探望招手，只有她知道，他探望的其实是她，于潮水般的人群中，他挥手示意的只有她一人而已。

张士师却甚是机灵，知道这女子爱慕虚荣，有意将适才在人群中遭遇的混乱迁怒于自己，见她注意力转移，赶紧趁机溜走。离开御街后，总算没有了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经过诸司衙门后，他便径直向西，奔金陵酒肆而去。

金陵酒肆位于饮虹桥畔的渡口，毗邻鱼市与银行⁽⁶⁾，是个繁庶热闹所在不说，还是昔日唐朝大诗人李白题诗所在：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正是这首《金陵酒肆留别》，令金陵酒肆声名昭著长达近两百年。然而，这两百年的太白遗风却也抵挡不住一朝一夕“饮魂桥”⁽⁷⁾的恐怖传说。自附近突然冒出个饮魂桥闹鬼的故事，酒肆生意一落千丈，再也没有了昔日人声鼎沸的气概。

到得金陵酒肆，果然门可罗雀，与御街进士游街的风光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店内也就有几名老文士聚在角落一桌，低声交谈着什么。张士师原也认得那人是老熟客，只是跟他们从无话说，自挑了一张临窗的桌子坐下，要了两瓶老酒、一碟花生米、一碟笋脯豆，自斟自酌了起来。

这样炎热的天气，这种冷清的环境，又是这般的沉闷气氛，就连一向好客的店主周姬都觉得甚为无聊，完全没有了待客的热情，只缩在柜台后，快快发呆。不过，对于生性随意的张士师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正常而平淡的日子。他人生中的二十六年，绝大多数都是过着这样的日子，他并不觉得今日会有什么不同。虽然有时候他也会感到茫然，渴求更新鲜更刺激的生活，但只要照旧喝上几杯酒，发上一阵子呆，无聊的感觉很快就会过去，他照样会觉得日子过得很快乐。

命运的神秘在于未来不可预知。他当时还不知道，这一天，恰好就是他人生中最最为传奇的一天。

张士师所坐的位置，正好能窥见饮虹桥全貌。这是一座弓形石拱

桥，弧线优美，斜跨在秦淮河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内秦淮河刚好在这里分流，一支直接向西流出九西门，一支向北再向西，流向金陵城西北的石头山。秦淮河上的桥不少，如上浮桥、长乐桥、镇淮桥、武定桥等，惟独饮虹桥的名字最为风雅。据说“饮虹”本是当年修这座石桥的工匠的女儿的名字，如此命名，倒也不失为一桩美谈。只是在最近半年，突然传说这是座极不吉利的桥，还得了个新名称，叫做“饮魂桥”，意即能吞噬掉人的魂魄。甚至金陵城中还有童谣传唱道：“饮虹桥，饮人魂。夜半里，凄声声。”

其实传说的起源，不过是半年前的冬天，接连两天晚上有一男一女各自从饮虹桥上投水自杀了。紧接着又有好事者从城中老人那里挖出陈年旧账，说是当初那叫饮虹的女孩子，便是在十六岁那年从饮虹桥上跳秦淮河而死，如今，她的鬼魂又回来了。从此以后，饮虹桥就完全变了样儿，晚上无人敢走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说是饮虹桥不但饮人魂，而且开始闹鬼了——据闻每到月圆之夜，都会有披头散发的水鬼在桥头游荡，阴魂不散，往往还发出凄厉的哭声。传言者往往绘声绘色，凿凿有词，不由得让人不信。有个外地来的行商，胆子很大，从来不信鬼神传说，听了后特意深更半夜跑到饮虹桥上走了几遭，结果第二天一早回到客栈就病倒了，拖了一个多月也没治好，最后客死在金陵客栈。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轻易敢过这座桥。金陵酒肆素来晚间的生意最好，不少画舫游船总是特意停靠在这里，夜桥灯火，直连星汉，水郭危樯，逼近斗牛，然则自饮虹桥成为饮魂桥后，客人也都不愿意再来此处光顾，这家百年老店的生意由此一落千丈。

这饮魂桥的传说，张士师原也听过，他本不大相信真有鬼魂这回事，只是跳桥自杀的男子身份特殊，按照张家的传统，凡涉及政治的都是绝对不可沾手的，他心里虽然有些好奇，可绝对不敢违背祖训。何况在金陵城中传出这等真假难辨的鬼故事，原本就相当奇怪，既然负责京城警卫的金吾卫不理，负责刑狱治安的江宁府不睬，又哪里轮得到他一个小小的江宁县吏来管？

还有最好笑的，金陵酒肆的对岸就是上元县衙，恰离饮魂桥不远，县衙公差过河宁愿绕远也不走这桥，说是晦气。问他们为何不查查闹鬼的事，他们竟然回答说，上头又没让去查，何必多此一举呢？实际上，

对张士师而言倒并非一件坏事，自有了“饮魂桥”的传说后，金陵酒肆宾客锐减，他再也不必因来得迟了而苦等座位，酒钱也跌了一半呢。

不急不缓地饮完两瓶酒，张士师已然微有醺醉之意，他干脆眯起了眼睛，向外眺望风景。

明亮的阳光洒在平静的河面上，看上去有些燥热刺眼。水面上不断地漾起一圈一圈微细的涟漪，闪闪发亮中自有一种雅气的风韵，仿佛里面潜藏着许多古老的美丽。徜徉河畔的人，鼻息中总有一缕暗香氤氲绵绵，那是秦淮河所独有的水草幽香。这气味自鼻息直达脑门，渐渐遍布全身，清新怡然，萦心绕魄，令人不由自主地对眼前的这条河流玄思远想。这就是秦淮河的魅力呀，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岁月，却依旧如璞玉一般，温润内敛，沉寂着无尽的遐思。面对它的时候，感觉总是如此安详、恬静，令人全然忘记了茫茫苦海、汹汹人欲，享受到人生中小小的惬意和满足。难怪有人说，来秦淮河之前，不曾有惆怅的理由；而来到秦淮河之后，不再有漂泊的借口。这样一条河流，这样一种相遇，怎能不令人魂牵梦萦、心之潮汐？

思绪正漫无边际之时，不知道何处船舫中有人吹起了笛子。笛声婉转悠扬，带着浓浓的秦淮味道——七分缱绻多情，又有三分幽怨，倒也为此闷热的天气平添了几丝凉意。就连酒肆里那几名一直在窃窃私语的老文士也停止了交谈，侧耳倾听起笛声来。

又有女子和着笛声唱道：“泛泛绿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随风靡倾。芙蓉含芳，菡萏垂荣。朝采其实，夕佩其英。采之遗谁？所思在庭。双鱼比目，鸳鸯交颈。有美一人，婉如清扬。知音识曲，善为乐方。”

声音颇为娇媚柔美，最后“有美一人，婉如清扬”一句反复唱了三遍，情意绵绵，带着几分婉约。然曲终之时，终不见吹唱者人影。遥望西北石头山数峰一片青翠，幽然立于江上，绵邈含情，而眼前垂柳依依，水气蒸腾，仿似烟波不尽；未免给人增添了无限迷离惆怅。

便在此时，隐隐有暗香浮动，众人循着香气一齐朝门口望去，只见一名二十七八岁的雪衣女子飘然步入了酒肆——只见她眉目如画，全无

粉黛之色，面容虽然略见憔悴疲惫，却依然冰肌玉骨，显露出惊人的美丽。

众人各自大震，心头均是一模一样的想法：“所谓‘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当真便在眼前了。”一时间，似不能相信眼前所见便是事实。

那女子盈盈奔到柜台，问道：“周老公⁽⁸⁾，我订的二十坛老酒可曾预备好了？”声音又是清亮又是柔美，娓娓动听，仿佛天外传来的声音。

她便是有“江南第一美女”之称的秦蕤兰了。世人论人间之绝色女子，当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而这秦蕤兰竟每样均占全了不说，还精通音律、厨艺、女红，才貌举世无双。就连张士师这等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者，一望之下便即目瞪口呆，心中只道：“这一定就是秦蕤兰了，只有她才配有这般花容月貌。”

他适才在御街遇到韩熙载姬妾王屋山，已经深叹其美貌，只是不喜其为人，所以未多理睬，现今见了秦蕤兰，方知何谓绝色——闪亮的星星点缀天幕诚然美丽，但皎洁的月亮一出，在光华的映照下，星星亦要黯然失色了。

周姬听到秦蕤兰发问，忙站起身来，客气地道：“何劳娘子亲自前来！韩府要的老酒，适才已经让犬子周压与伙计述平一道赶车送往聚宝山了。”秦蕤兰听说，便道了谢，不再多说，转身如风拂杨柳般走了出去，身姿极为袅娜。只留下一阵极清极淡极雅的香气，仿若幽谷兰花，猗猗扬扬，也不知道是人香，还是花香。

张士师一直紧盯着秦蕤兰，目光未离开过半刻，直到她从视线中消失许久后，他头脑中的晕眩迷离才慢慢散去。他又将目光投向窗外，突然心又跳得快了起来，那秦蕤兰竟然又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她正慢慢踱到饮虹桥东边的渡口，最终伫立在那里。她这种天生的美人尤物，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是风姿绰约、楚楚动人的。

然而，她现在的神态，却是有些特别，只痴痴地凝视着水面，仿佛一幅怀旧写意的水墨图。较之阳光，水其实更有灵气和生机，它总能穿

透云山雾罩的幻觉、以及山盟海誓的诺言，用温润的清纯挑动最柔软的情感，又能用潮湿的含蓄深藏起所有的回忆，轻而易举地将人的思绪拉长，既给心灵以熟悉的感动，又给脑海以迷离的清醒。此刻，秦蒨兰的心思大约也被这一方灵动的秦淮河水给掬住了。她长久地临水而立，便如惊鸿照影，寂寂地等待着，看上去有些幽怨，又有些神秘；有些温柔，又有些冰冷。

若是她站在秦淮河岸别处，只能引来张士师更多痴迷艳慕的目光，但偏偏她站在了饮虹桥旁边。张士师出生公门世家，对环境天生有一种警觉。他远远瞧见她临水照花、孤芳自赏的样子，心中忍不住叹息，就算旁人不知道究竟，难道她秦蒨兰也不知道这饮魂桥的诡异传说其实正与她本人息息相关吗？那一夜跳桥自杀的北方男子，正是因为她而死。确切地说，应该是因为韩熙载的刻意作弄而死。

那男子本是北方大宋派到南唐的使者，名叫陶谷。他本是北方有名的学者，强记嗜学，博通经史，诸子佛老，均有涉猎，且善书法，字迹雄秀，效柳公权，家中收藏有大批名家名画。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群臣尚不知所措之时，陶谷却从袖中掏出一份早已经写好的《劝进表》，力劝赵匡胤称帝。

宋朝立国后，他自然备受器重，被任为礼部尚书翰林承旨，半年前又被赵匡胤派到南唐出使。不料陶谷一到南唐，便摆出一副大国使臣的架子，盛气凌人，甚至见了南唐国主李煜也是傲慢无礼，语多不逊。南唐君臣虽然大为不满，但在宋朝国力的强大压力下，也只能忍气吞声。偏偏韩熙载在北方时早已经结识陶谷，认定此人不过是个虚有其表的伪君子，决意设下圈套引陶谷露出庐山真面目。既然陶谷表面正直不阿，以刚克之难以奏效，便只能采取以柔克之。经过精心策划后，韩熙载派自己府中最美貌的姬妾秦蒨兰出马，装扮成驿吏之女，安置到陶谷所居住的驿馆中。每日，秦蒨兰都在陶谷居处前打扫，陶谷见她温婉美丽，虽然布衣钗裙、不事粉黛，却是举止不俗，便留了心，放下狂傲不羁的架子，上前温言询问。秦蒨兰自称是馆驿守门老卒之女，因夫婿亡故，无以依靠，不得不托身于老父。陶谷听了很是同情，二人言谈甚欢。当晚，秦蒨兰又为陶谷弹奏了一曲琵琶，情致缠绵，深情款款。早已经心猿意马的陶谷终于没能抵挡住诱惑，违背了士人的“慎独”之戒，情不自

禁地拥着美人成一夕之好。次日起床后，他还特意填了一首《春光好》的词，赠予秦翦兰留念。

过了几天，南唐礼部再设盛宴款待陶谷，陶谷又摆出高傲的架子，正襟危坐，坚持不肯饮酒，俨然有正人君子威仪。韩熙载便高叫歌伎出来唱歌助酒。那歌伎不是别人，正是秦翦兰，所唱的曲子正是陶谷所填的《春光好》。陶谷这才知道中了韩熙载事先安排的美人计，当即狼狈不堪，无地自容，只得赧然退去。在场的宋朝随从也个个面红耳赤，尴尬不已。次日，宋朝使者道貌岸然的风流韵事传遍了全城。此时的陶谷已经六十七岁，他此次出使南唐，本来身负着重大使命，不料意外受此羞辱，再也没有面目回到宋朝。于是在一个寒冷无光的夜晚，他悄然来到秦淮河边，从饮虹桥上跳了下去，尸首次日才在下游九西门发现。此事闹出人命后，国主李煜曾担心会因此触怒大宋皇帝，不料赵匡胤听说其中情由后，也自默然，良久后才说陶谷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南唐君臣。又传闻就连赵匡胤听说秦翦兰美貌惊人后，也一度起了向往之心。

本来张士师初见秦翦兰时，很为她的气质姿色倾倒，但见她此时如此泰然自若地站在饮虹桥畔，似乎当日陶谷自杀一事与她无半点干系，不由得又心寒此女子之冷漠。莫非世间出生风尘的女子皆是无情无义之辈？他身为典狱，虽早已见惯了监狱中各色犯人的各种病痛苦楚，但一想到那可怜老人陶谷客死他乡不说，其折辱于秦翦兰石榴裙下之故事亦成为千秋笑柄，也不由自主地生出几分同情来——试问这天下之男子，能有几人抗拒秦翦兰之风情魅力呢？何况她刻意伪装引诱之下，谁还能不上钩呢？

张士师一边刻意想着秦翦兰的坏处，一边强迫自己将目光从她身上收回，但心中还是莫名其妙地失落起来，慢慢将笋脯豆吃完，又吃了两粒花生米，正欲起身结账离开，又忍不住扭头再往窗外望去——却正见一名黄衣女子悄然出现在饮虹桥桥头，似在探望俏立在渡口的秦翦兰。她虽然不及秦翦兰那般拥有绝世姿容，但亦美貌出众，且年纪要小许多。而那秦翦兰并无丝毫察觉，依旧是凝眸河面，似在欣赏美景，又似若有所思。

恰在此时，一条小船划破了宁静无波的水面，穿过饮虹桥下的桥

洞，缓缓向渡口划来。秦翦兰见到船头那衣蓑荷笠的渔夫时，竟然举起手来招了一下。谁也料不到，如此绝代佳人，独立渡口等候的竟然是一名渔夫。就连一向冷漠的张士师也起了好奇之心，忍不住想看看究竟。

但见那渔夫慢慢将船靠岸停妥后，又将半筐活蹦乱跳的鲜鱼搬上了岸。他不似平常渔家那般利索麻利，手脚甚是缓慢，倒是显出一种少见的有条不紊的大将风度来。秦翦兰很是耐心，静静等候在一旁，直到等渔夫将鱼搬上岸，这才上前询问。却见渔夫答了两句，俯身取出两条用荷叶包好的鱼，交给了秦翦兰。秦翦兰则自怀中取出几枚大钱，一手交给渔夫，一手接过鱼来。张士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等在此处，是为了买鱼，难怪金陵城中盛传韩府虽然姬妾众多，其实却是秦翦兰一人当家。他明白秦翦兰站在渡口是为了买鱼后，不禁为适才刻意将她与大宋使者陶谷联系起来而羞愧。他长于观察，但并不常常怀疑人，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将她往坏处想。

只是秦翦兰付给那渔夫的几枚钱，轮廓深阔，分明是不受欢迎的铁钱⁽⁹⁾。张士师喜到金陵酒肆饮酒，每每也要私用铁钱换得铜钱，以免遭来店主的冷脸，此刻见那渔夫对秦翦兰递过去的铁钱竟不加拒绝，不由得心想：“多半因为对方是江南第一美女秦翦兰的缘故，换作他人，未便会如此了。”又忖道：“若是换作我是那渔夫，不知道会不会拒绝铁钱？”

而那一直暗中窥测秦翦兰的黄衣女子一直翘首向东张望，很留意地注视着秦翦兰与那渔夫交谈。只是渔夫始终侧对着饮虹桥，加上河畔柳树众多，她始终无法瞧见对方的面孔，急切之下，竟然不知不觉地走上了饮虹桥。刚好秦翦兰就在此结束了跟渔夫的交易，转头向饮虹桥头看了一眼，又对渔夫说了一句什么，这才转身离开渡口，径直往银行街方向去了。那渔夫似也为她的绝世容光所迷，默默地凝视着她的背影，一直到她彻底从视线中消失，这才回转身，闷闷叹了口气。不过他并没有扛起鱼筐直奔仅一街之隔的鱼市，而是重新将鱼筐搬回了小船，划起船，竟似就要离开了。

张士师虽觉奇怪，但又暗中揣度，这渔夫不将鱼送去鱼市变卖，多半是有人已经预订了他的鲜鱼，正如秦翦兰一般，不然此刻已经是下

午，天气如此炎热，那筐鱼断然是过不得夜的。他一边想着，一边掏出几枚大钱扔在桌上，起身离开了酒肆。

刚步出大门，便听见饮虹桥上接连传来两声女子的尖叫：“啊……啊……”抬眼望去，那黄衣女子正从桥上倒栽着掉了下来。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忙赶到河边。却见那划小船的渔夫已经脱掉蓑衣斗笠，跃入水中，利落地游过去，将那女子救上岸来，平放在岸边的一棵柳树下。

张士师抢将过来，问道：“她怎么样？”渔夫站起身来，警觉地看了他一眼。张士师忙自我介绍道：“我是江宁县典狱张士师。”

典狱不仅管辖大狱，也负责治安捕盗。渔夫低低“噢”了一声，迅速垂下头去，压低嗓音道：“她没什么大碍，就是呛了几口水，过一会儿就该醒过来了。”渔夫也不多说，转身径直跳回到自己船上。

张士师见他容貌谈吐颇为文雅，决计断定他不是普通渔夫，颇感好奇，叫道：“喂，你叫什么名字？”那渔夫恍若未闻，只道：“人就交给典狱君照顾了。”也不顾衣服还在湿漉漉地滴水，重新戴上斗笠，遮住面容，这才慢慢将小船摇开。

那女子躺在地上，浑身湿透，胸口起伏不定，面色苍白，双眼犹自紧闭，昏迷不醒。张士师本无意中遇上此事，听说她并无大碍，待要走去，又想起天气如此炎热，她全身是水，万一就此中暑，该怎么办？他虽然冷漠，但也仅仅是性子疏淡，要他见死不救，他还做不到，何况还有公职在身。

踌躇了片刻，他俯身将那女子抱起来，进到酒肆，放在门口通风处，回身叫道：“周老公，麻烦你即刻煎上一碗三皮汤。”

这三皮汤是江南民间土方，用西瓜皮混上冬瓜皮、丝瓜皮煎水，专用来解暑清热。周姬一听便即明白过来，顺口还不忘多问一句，道：“这位小娘子中暑了？”也不待张士师回答，便急忙奔厨下而去。

酒肆中的几名老文士也闻声围了过来，闻说一个美貌的女子突然从饮虹桥上落水，不禁起了好奇之心。张文士认得张士师，问道：“典狱君，这女子是谁？”张士师摇了摇头，表示不知。安文士问道：“她为何

大白天的要自杀呢？”张士师又摇了摇头。

这些文士都是金陵本地人，平日无所事事，最好自命风雅，评介是非，立即七嘴八舌猜测起来，又联系起饮魂桥的诡异之处，大发议论。张士师始终不发一言，任凭他们谈论，自己只低头打量那犹自昏迷的黄衣女子。她的双手手型甚是奇怪，手指修长柔软，指尖却结着老茧，手掌肥厚宽大，显得有些粗糙，与她本人衣饰容貌甚是不谐。

旁边那杜文士只看了一眼，也立即留意那双手，便道：“这女子肯定是教坊弹琵琶的女伎。”安文士奇道：“你如何得知？莫非老杜你认识她？”杜文士叹道：“家有悍妻，在下已经很久不进教坊了。你们可知道，这世上并非所有人尽学得琵琶，弹奏琵琶需要手指速度与手臂力度，这女子手指细长，手掌厚实，正是天生弹琵琶的一双好手。”

安文士道：“老杜说得有理。瞧她容貌打扮亦不差，多半是教坊女子。莫非她遭遇了什么不幸之事，所以才要跳桥自杀？”杜文士不解地道：“听闻教坊副使李家明极喜弦乐，其妹李云如琵琶技艺尤为高明……”张文士道：“那就对了，说不定这女子与李云如一争长短，结果受了闲气，所以来到饮魂桥寻死。”安文士道：“李云如的芳名我也听过，据闻她早已经被韩熙载收为姬妾，金屋藏娇在聚宝山，早已不在教坊中了。”

张士师实在耐不住他们絮絮叨叨，转身便欲离去。张文士急忙叫道：“典狱君，你别走得那么急。万一这女子醒来，仍旧是想不开，再要跳河寻死，又该当如何？”张士师道：“她之前并不是跳桥自杀，当然也不会再跳河自杀。”安文士听了大奇，问道：“典狱君如何得知？莫非你适才看到了所有的经过？”

张士师摇了摇头。他适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女子适才掉下饮虹桥之前，发出了两声惊叫声，若是有心自杀之人，哪里还会有意喊叫以引起他人注意？仅此一点，他便能够断定，这女子要么是不小心掉下桥的，要么是被人推下河的，而前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占到八成以上。他本想讲出来，但又深知这些老文士闲言碎语的厉害，一旦他说出自己的推断，他们多半又要附会饮虹桥饮魂一说，喋喋不休。

此时，果见安文士跌足道：“早知道这饮魂桥不吉利……”一语未毕，忽见那女子咳嗽了几声，吐出几口水，缓缓睁开了眼睛。张文士喜道：“她醒了。”杜文士急忙上前，小心翼翼地扶着那女子坐了起来，一边轻轻拍打着她的背，助她顺畅呼吸。

张文士、安文士一旁见状，不禁相视而笑，各自均想道：“老杜年轻时也是个风流人物，极会讨得女人喜欢。现今年纪大了，这套讨好女人的本领却是丝毫不减。若是被他那凶悍的妻子知道了，准保又得一场大闹了。”

那女子神色尚有些恍惚，露出浑然不知所措的样子来。杜文士劝慰道：“即使有什么想不开，也不必轻生啊。娘子还这么年轻美丽……”一边说着，一边将女子扶起来。安文士取过来一条长凳，扶她坐下，从旁劝道：“老杜说得对。何况人生哪有死结？想通了，不过就是饥来食、倦来眠而已。”张文士也道：“是啊，娘子如此年轻美丽，为何好端端地要跳桥自杀？”女子莫名其妙地望了他一眼，嘴角一翘，道：“我没要跳桥自杀……”语气中俨然有不满之意。

张文士讶然问道：“难道娘子适才是不小心从桥上掉下来的？”那女子低头望了望自己身上，恍然回想起了什么，回头看了看饮虹桥，突然露出了极为恐慌的表情，问道：“那桥……饮魂……桥……我刚刚上去了么？”安文士道：“是呀，娘子不记得了吗？你刚才可是从饮虹桥上掉到河里的。”女子惊惶地道：“不……不是……”安文士茫然不解地问道：“不是什么？”女子：“是……适才是有人推我下桥……”

几名文士听了大为诧异，各自交换了一下眼色。最为惊讶的却是张士师，心中暗想道：“适才我起身离开酒肆之时，尚不见饮虹桥上有其他人。想害这女子之人，定然是在那一瞬间悄然摸到她背后，下手推她。我闻声赶过去时，除了那渔夫，四周并不见旁人，看起来凶手已飞快逃逸。时机把握得如此好，似乎是早有图谋。只是依适才这女子的反应来判断，她应该是无意间走上饮虹桥，那想害她之人如何能事先会得知有此良机？莫非此人一直暗中尾随这女子，伺机加害？如此来看，这女子的来历多半不简单。”一时之间，不觉好奇心大起，他其实并非爱管闲事之人，只是出身衙门行尊，对狱案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反应。

正自思忖间，却听见张文士高声嚷道：“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在这金陵城中行凶。典狱君，你是公门中人，又当场撞见，可要好好查明这件事。”

这金陵酒肆虽勉强位于江宁县辖区边上，可是河对岸便属于上元县，这女子掉进了秦淮河中，按惯例是要归上元县管。张士师尚在踌躇中，只见店主周姬端着一碗三皮汤出来，急不可待地表功道：“典狱君，为了这碗三皮汤，我可是专门杀了个老圃西瓜……”乍然见到那女子，不禁一惊，问道：“你……你不是韩相公府中的李云如娘子么？”

周姬曾多次到聚宝山韩府送酒，那女子也认得他，当即点了点头，招呼道：“周老公。”众人这才确实大吃了一惊。杜文士紧盯着李云如的手，喃喃道：“难怪……难怪……”

李云如又问道：“我这是在周老公的酒肆中么？”周姬道：“正是。”端了三皮汤上前，道：“娘子先饮了这碗三皮汤，解解暑气。”

那三皮汤虽然用冷水镇过，但毕竟还是热的，李云如接过来只饮了一口，便皱紧了眉头。杜文士见状急忙道：“娘子不如等汤凉些再喝。”将汤碗接过来，放在一旁的方桌上，又自怀中取出折扇打开，在汤碗旁轻轻扇着。

周姬尚且不知道事情经过，问道：“娘子为何弄得全身上下湿成这样？要不要到后院换一身我老伴儿的衣裳？不过可及不上娘子的绫罗衣裳。”

李云如不及回答，张文士抢着道：“周老公，你还不知道，适才有人想谋害李家娘子。”添油加醋地说了有人推李云如下桥一事。周姬惊骇地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来。

张文士问道：“娘子可曾看到那凶手的面孔？”李云如摇了摇头。瞧她的神色，似乎不大愿意再提到此事，然而众人目光烁烁，均落在她身上，各有探究好奇之意，迟疑了片刻，道：“我当时站在桥上，面朝酒肆这边，哪里看得见背后推我的人？”安文士道：“那娘子被推下桥之前，有没有听见什么动静？”李云如细细想了想，最终还是道：“没有。”

众人颇为失望，便一齐将目光投向张士师。张士师无可推托，只得出声问道：“娘子为何要上饮虹桥？是打算过河么？”李云如的神情一下子紧张起来，急促道：“不，我没有打算过河。这饮魂桥如此不祥，金陵城中人尽皆知，我怎么会从这里过河？我……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走上饮魂桥……”神色越来越惊惶，到最后露出了极为恐怖的表情，还往门外看了一眼，好像生怕会有什么东西突然冲进来把她的魂魄吞掉。

旁人不明所以，各有惊异之状。杜文士正待安慰几句，却见李云如已然站了起来，匆匆道：“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得走了。”拔脚便往门外走去。杜文士忙叫道：“娘子，不如喝完三皮汤再走。”李云如却头也不回。她行色匆匆，众人不便阻拦，只能由她去了。

张文士奇道：“真是怪事，这李云如被人推下了河，难道不该报官么？别说上元县衙就在对面，典狱君正在此处，她为何丝毫不提此事？”张士师深知一旦与这些老文士开口交谈，就会啰嗦个不停，无休无止，便道：“这件事就交给在下罢。”也不待众人反应，便紧随着李云如步出酒肆。

他心中犹自想着，若是那凶手依旧躲在附近观察，知道适才谋害李云如不死，多半会再次下手加害，因而追将出来后，并没有立即到饮虹桥查勘现场，只是远远跟着她。

此时正是下午最热的时候，江南士民素有午睡的习俗，大多数金陵人还在家中休息，街道上行人极少。李云如独自走着，不停地用手绞着身上衣服上的水，又拨弄着头发，似乎想要回到家门之前，将自己收拾妥当，不再那么狼狈。而她的神情，与其说是惊惶，倒不如称为恼怒。

这在张士师看来，极度不合乎常理——一个弱质女子，刚刚被人加害未死，应该表现出强烈的不安和无助，而她看起来全然没有这些本能的反应，这倒让张士师不由自主地多了几分好奇心。他若无其事地四下打量，始终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在留意或跟踪着李云如。

更奇怪的是，李云如并没有径直回南城外的聚宝山，也没有到东城九曲方教坊去找她兄长李家明，而是急步往银行街方向行去。银行街与鱼市、花行并称“金陵三大市集”，店铺云集，很是繁华。张士师起初尚

且不解李云如为何如此，后来料想韩府既然今晚要大开夜宴，她必然也要隆重上场，大概她是想要买一身新的行头，换下湿漉漉的衣衫。不料来到银行街后，李云如并没有进去绸缎衣衫铺，而是匆忙走进了一家名字叫做“悬壶”的医铺。

张士师既不便跟进去，远远候在门外。恰在此时，他再一次看见了曾在御街撞到的泼辣女子王屋山。不过她却没有留意到张士师，只匆匆从他面前经过，也步入了那家悬壶医铺。

当此情形，张士师断定李云如当再无危险，她既与王屋山同为韩熙载的姬妾，此刻偶遇也好，相约也罢，二人定会结伴同返聚宝山，即便凶手暗中尾随，此刻行人渐多，也该不会再有机会。何况李云如神色不见得如何紧张，也许她信口说谎，根本就没有什么凶手，至于内中情由，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既没有报官，外人也不便查究。

一念及此，张士师便离开了银行街。见时候尚早，又打算先去北城接老父亲。他的老父亲张泌最近正来金陵小住，今日一大早便应女道士耿先生之约，一起出城去了北边游览。

金陵风光，以城北最为秀美。出北门径直向北不远，便是玄武湖，周围十数里，烟波浩渺，水鸟啾啾，如入仙境。幕府、鸡笼二山淡墨如屏，环绕其西；钟阜、蒋山诸峰葱茏青翠，耸立其左。山水之间，云雾缭绕；名园胜境，掩映如画；而六朝古迹名胜，也多集中在此处。

而夏季更是玄武湖景色最为迷人的时候，湖面碧色浓浓，开满了各种颜色的荷花。其中以粉红色荷花最多，汪洋肆意地开放着，间或杂糅着其他白色、红色、黄色、紫色的花朵，稠密得如同一大片五彩斑斓的织锦。花香清新幽雅，却绵密不绝，如同潮水一般，无拘无束地漫向四方。在风景旖旎的湖边走上一遭，满鼻荷香，令人心醉神迷，逸然忘却烦恼。

出北门往西，则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西瓜地，瓜地的最东边搭有一个小小的草棚，刚好能容纳一人坐卧。种瓜老圃正解开衣衫，躺在草棚下避暑。他左手抓着块绿荧荧的小石头往肚子上摩挲，右手摇着一把大蒲扇，闭着眼睛，哼着小曲。张士师见他很是悠闲自得，不忍打扰，便信

步地走进瓜地⁽¹⁰⁾，这是金陵一带颇为著名的老圃瓜地，取玄武湖水灌溉，瓜瓤沙甜可口，更有一股独特的清香之气。最奇特的是，种瓜的老圃为人精明小气，却从不到金陵城中吆喝叫卖，有谁想吃瓜，得亲自跑到瓜地，现买现摘。愈是如此，老圃的生意反倒愈是门庭若市，甚至不少商贩特意到这里买了西瓜再运到城中叫卖。加上这里位处北门要害，是北来南往的必经之处，商旅进城或临行前，炎炎烈日下吃一个金陵特产的西瓜，确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往往有大快朵颐之感。

张士师来金陵不过数月，并未真正到城北游览过，似乎他一直提不起这份闲情雅致。既然不知道老父亲现在何处，他便干脆向瓜地走去，打算买个西瓜，然后在此等候老父亲。

他四下打量了一番，一眼瞥见最南边一棵李树下结有几个滚圆的大西瓜，其中两个个头尤其大，最大的一个比边上其他西瓜足足大出一倍来，瓜皮和瓜蒂上有很多白毛。当即走了过去，鼻子中却隐约闻到一股子腐臭的味道，不禁心想：“难怪这个瓜格外大，老圃定然淋了不少粪便在这里。”他蹲下身来，拍了拍那大西瓜，声音沉闷厚实，看来瓜瓤已经熟透，便回身叫道：“老圃，这个西瓜我要了。”

老圃乍然听见人声，一把扔掉蒲扇，顺手戴上草帽，抄起一把锄头，一咕噜赶将过来。动作迅捷无比，浑然不似白发老公的样子，情状之急切，更像是生怕旁人抢走了他的西瓜。

江宁县衙靠近北门，县吏衙役们常常到瓜地吃瓜，老圃原认得张士师，待看清人时，这才松了口气，嘟囔道：“原来是典狱！小老儿还以为又是那几个偷瓜的小贼。”张士师这才看老圃左臂上吊着块红绳拴着的碧绿玉扇坠，当即玩笑道：“老圃，你哪里弄来块石头？”老圃道：“这是别人付的瓜钱。”张士师大笑道：“谁那么傻，用块好玉只换个西瓜？”老圃嘿嘿笑道：“说了你也不信，是个渴极了的北方客。”走得近些，看清张士师挑中的西瓜，一双眼睛瞪得溜圆，连连摇头道：“这个瓜可不行！这几个大瓜都不行！韩相公府上半个月前就已经预买了！”张士师心中一动，问道：“韩相公是前任兵部尚书韩熙载么？”老圃点头道：“正是。一会儿等到日头落山，小老儿便要摘下瓜来送去韩府呢。”

张士师听了不禁大奇，特意问道：“老圃是要亲自送瓜去聚宝山韩府

么？”他的言外之意，无非是老圃从来只就地卖瓜，现在竟说要送瓜上门，而且瓜地在北门外，聚宝山在南门外，须穿过整个金陵城，这对一直连帮工都舍不得请一个的老圃来说，岂不是一件绝新鲜的事？

却听老圃哀叹道：“唉，都怪小老儿糊涂，答应了秦家娘子……”张士师心中咯噔一下，暗道：“又是秦蕤兰！”只听老圃道，“她再三哀告，说韩府人手不够，我一时心软，竟然顺口答应她可以送瓜去聚宝山。说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这韩相公都快要当上宰相了，府里也不多请几个仆人，凡事还总让秦家娘子抛头露面，像什么样子？”

张士师心想：“果然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女子这般貌美，当家却与一般妇道人家无异，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一边想着，一边另挑了两个西瓜。

老圃犹自埋怨道：“典狱君你瞧，我儿子到西城外杏花村探望他岳父还没有回来，今日无人替小老儿，待会儿我一走，那几个偷瓜的小贼准保要趁没人的时候来偷瓜。”一边说着，一边拍打自己的额头，露出深悔不及的样子来。他确实是后悔一时鬼迷心窍答应了替秦蕤兰送瓜，此时更是有意装出这副夸张的样子来给人看，因为自打他认出张士师开始，心中便早有了盘算。

张士师却不知对方肚子里的小小伎俩，见到他的逼真样子，忍不住又想到：“这秦蕤兰果然不但花容月貌，而且心计深重！也难怪老圃会迷迷糊糊地中计，想那宋朝使者陶谷乃非等闲之辈，还不是照样被她玩弄于股掌之手。自古英雄都难过美人关，更何况平民百姓呢。”

正闷闷想着，却听见老圃又道：“典狱君，今日天热，来买瓜的人少，好不容易才遇到你一个，不知可否代小老儿往韩府送一趟西瓜？当然，决计不会让典狱君白跑，这地里的西瓜，典狱君随便挑上几个搬回家去，不收一文钱。”

他心思机敏，早已经飞快地算计过：若是他自己去送瓜，瓜田准保被小贼偷个乱七八糟，那损失可就不止几个西瓜了，是以送几个西瓜给张士师还是合算的。何况张士师只有一双手，这一趟他只能送瓜到聚宝山，至于当作他酬劳的瓜得日后再取，保不齐他忘记了，或是嫌麻烦不

愿意出城，又或者等到六月廿四“荷诞”观莲节后他才想起来，那时候满地西瓜早卖完了，如此这般，岂不是连几个西瓜的路费都可以省下了？

张士师哪里想得到对方在瞬间已经将各种利弊算得一清二楚，只为难地道：“老圃……”他嘴上打算直截了当地拒绝，内心深处却隐隐有种冲动，渴望能再见到那个谜团一般的美人，送瓜其实就是最好的机会。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了，自从在金陵酒肆第一眼看到她，他就再也放不下她，他之前一直刻意想象她的坏处，就是怕自己会就此痴恋上她，而她跟他显然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他顿了顿，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情感，艰难地吞了一口唾沫，婉言谢绝道：“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实在是因为家父……”一语未毕，便望见老父亲张泌与一身女道士装扮的耿先生正朝瓜田走来，不由愣在了当场。

张泌年近六十，须发全白，但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的容貌服饰均极为平常，走在大街上就是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江东老汉，在人群中毫不起眼。惟有当他那双总是眯缝起的眼睛突然睁大时，才能看出此老的不凡之处——目光如同鹰隼一般犀利，是带着可怕的穿透力，被他紧盯着的人常能感到被洞穿的阵阵寒意。他原本是个老公门，因屡破奇案，名震江南，被破格任命为句容县尉，不过他看不惯官场的种种作为，提早致仕退休，现在更是闲云野鹤，四处游历。

那耿先生约摸四十来岁，头挽高髻，宽大的灰色道袍愈发显得她身形清瘦苗条，看上去颇具仙风道骨，只是面色苍白如纸，惨淡无半分血色，一双手更是枯瘦之极，形如鸟爪。她俗姓耿，道名就叫先生，原是金陵城中大大有名的人物，传说其练气有成，道术高深，聪慧异于常人，更兼博览群书，熟知朝野各种掌故，就连昔日南唐中主李璟在世时也曾经慕名召她进宫，但后来因遭来后宫嫔妃忌恨，莫名卷入了一起离奇凶杀案，多亏张泌破了此案，才洗清了她的嫌疑。凑巧后来张士师由句容调来江宁任县吏，他在金陵的住处恰好位于东城，毗邻耿先生的道观，因而时有来往。

张士师突然看到父亲和耿先生在瓜地出现，不免大为意外，忙舍了老圃，迎上前招呼道：“阿爹！耿炼师(11)！”张泌只点了点头，神态甚是威严。耿先生却笑道：“典狱君，原来你也在这里。”张士师便说了预备

在这里买了瓜再等迎候二人之意。耿先生笑道：“这可巧了。张公适才也说，要来这里买几个老圃西瓜带回家去解暑。”她的声音清脆悦耳，宛若少女，若是只听其音、不见其貌，定会误以为说话之人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子。

一旁老圃却犹自不忘要托请张士师送瓜到聚宝山，他听闻张泌便是张士师之父，忙趋上前来，赔笑道：“原来是县尉君与耿炼师大驾光临！小老儿不胜荣幸。”他虽不认识张泌，却时常听来瓜地吃瓜的小吏、公差说起，语气极为客气礼貌。金陵素以清雅风流著称，不仅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如此，连普通的市井小民耳闻目睹，多少也沾染了些六朝古都的烟水气，言谈举止要比其他地方文雅斯文许多。

不待对方反应，老圃紧接着又道：“小老儿正央求典狱君代我往聚宝山送一趟西瓜，可巧二位来了。请随意挑两个瓜带回家去，不收钱，就当作小老儿请典狱君送瓜的报酬。”他这话说得极为巧妙，既说明了事情经过，又回避了张士师已然拒绝替他送瓜的经过，只要张泌一点头，那便是既成事实，张士师无论如何不能拒绝了。

果然张泌点头道：“老圃年纪大了，士师，你确实该替他跑这一趟。”他竟然以为张士师早已经答应了要帮老圃送瓜，言下颇有赞许之意。

事情既然到了如此地步，张士师只得应道：“是，阿爹。”他虽然看起来有些勉强，其实内心却踏实下来，暗忖道：“又可以再见到她了，这次兴许还可以跟她说上话。”

老圃心想事成，忙喜滋滋地向张氏父子道谢。虽然他心中不免有点可惜白损失了两个西瓜，但这笔账算不到张士师头上，归根到底还是要怪秦翦兰，下次得多收她们韩府两成瓜钱才行。一边想着，一边取过剪刀，从瓜蔓处绞下了那几个大瓜，搬到一辆鸡公车⁽¹²⁾上。

老圃再三叮嘱张士师务必将瓜交到秦翦兰手中，末了又迟疑道：“这鸡公车是自家家用的，典狱君可要记得替小老儿送回来。”张士师心想反正他明早要回江宁县衙，就在北门边上，多走几步路给他送回瓜地也不碍事，当即便答应了。

这边张泌也自挑好了两个西瓜，又自怀中取出数枚钱，铜、铁钱混杂其中，他特意只挑出铜钱，交给老圃道：“小儿代送瓜不过是举手之劳，这瓜钱还是要给的。”老圃虽感意外，却也不加推辞，立即如数收下。

一旁耿先生微笑道：“老圃，你可真是个精明人。”老圃久闻她的大名，忌惮她见识过人，只附和着干笑了两声，也不答话。

当下张士师又让父亲将两个西瓜放到鸡公车上，将车推了便走。他自幼习武，又正当盛年，这数个西瓜虽则分量不轻，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重物，何况有推车，不费太大气力。只是身为县吏，推着一车西瓜在城中行走，似乎有些掉价，好在张氏父子均不在意。

三人一道进城，向东绕过宫城时，西面御苑隐有笙乐传来。循声仰望，那座著名的百尺楼上有女子的衣影来回飘动，显然一场燕舞正在那美轮美奂的高台上举行。

百尺楼为几年前李煜不顾国库空虚、耗费巨资所建，通体楠木，画栋彩梁，极尽奢华之能事，站在高楼上，可俯瞰金陵全城，巷陌尽收眼底。楼成之日，李煜特邀群臣宴饮，群臣无不称赞百尺楼富丽典雅，惟独大理寺卿萧俨冷冷道：“只可惜这楼下少一口井！”萧俨为南唐开国老臣，忠厚耿直，名望很高。众人听了不解其意，料到此话必大有来历，忙追问情由。萧俨答道：“昔日陈后主有景阳楼，楼下有胭脂井，倘若这百尺楼下增加一口井，就可与景阳楼媲美了。”李煜虽是一国之主，却有着浓厚的文人气质，性情温和，从不轻易发火，但听到萧俨将其比作安乐误国的亡国之君陈叔宝后，忍不住勃然变色，当即将萧俨贬为舒州判官，逐出京师。此后，再也无人公开数落百尺楼的不是了。

张泌心头，又是另一番滋味。李煜初登君位时，他还是句容县尉，基于某种原因，曾经上书力言国事，条陈十项急务，请求李煜仿效西汉文帝服勤政事、躬行俭约。李煜览疏后大为感慨，亲自批复，并优诏慰答张泌，可惜，最终没有从谏如流，未能付诸实施，他就是这样优柔寡断的人，而今十多年过去，南唐江河日下，国主奢靡之风不减，颓势再也难以挽回了。张泌心中轻叹了一口气，心想：“过几日回到句容，可要将国主褒奖的诏书找个妥当的地方藏起来。”

耿先生的脸上亦露出惆怅之色，她曾经多次进入宫城，了解许多宫闱秘事，自有不为旁人所知的感叹。

三人脚下却是不停，继续朝前走去，绕过宫城便即分手。张泌与耿先生各自抱了一个西瓜，往东而去。张士师本待将二人送到家再往韩府送瓜，张泌却道：“你既答应了老圃，就赶紧替人送去。何况韩府位于城外，现在天色已然不早，万一途中有所耽误，错过了夜更，你今晚便无法进城了。”既然父亲如此说，他便不好再坚持，只好独自南行，向南城外的聚宝山雨花台而去。

他推着几个绝大个儿的西瓜在大街上行走，很是引人瞩目。沿途不断有人向他打听价钱，有意买下西瓜，不免又要费一番唇舌解释，由此耽误了不少行程。刚过镇淮桥⁽¹³⁾，又听见背后有人扬声叫道：“喂……喂，卖瓜的……那西瓜如何卖的？”

张士师闻声回过头去，只见一名二十来岁的男子扶着位老妇人，正从桥头下来。那老妇人鬓发如银，梳理得一丝不乱，极为整齐，衣饰也甚是华丽，颇有气度，只是背有些佝偻，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那年轻男子，疾步向张士师走来。

张士师见她腿脚有些毛病，行动不便，忙叫道：“太夫人，这瓜不是卖的。”那一老一少已趋得近前，男子听说后，愕然问道：“这么好的西瓜，怎生不卖？”

那老妇人打量张士师一生长袍，不似街头叫卖的商贩，便问道：“莫非这瓜是你自己买了推回家去？”张士师尚不及回答，那男子便抢着道：“阁下能否让一个瓜给家母？我愿意双倍付钱。”

张士师这才知道原来老妇人是那男子的母亲，只是瞧她苍老年迈，年纪似已足以做男子的祖母，便猜想她大约是晚来得子。他见男子态度甚是急切，又见那老妇人一双眼睛不停地在那个最大的西瓜上扫来扫去，闪动着异样的光彩，慢慢伸出一只手来，不停地摩挲着那西瓜，显然很是喜爱，只好为难地说出了实话：“实在抱歉得紧，这几个瓜也不是我自己的，是替人送去聚宝山韩府的。”

那一刹那间，老妇人如同被火烫着一般，蓦地缩回了手，眼中的光彩倏忽熄灭，转而替代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表情。张士师见了，微一踌躇，正欲说“二位若是想要瓜，可去城北老圃瓜地”，却见老妇人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深深叹了口气，这悠长一叹中，似乎饱含着深长的哀伤意味。张士师心中一动，隐隐有所不忍，无奈瓜不是他自己的，他无法做主。老妇人却不再多说，只慢慢转身走开。男子忙追上前去，搀扶住母亲。二人再没有回头，重新往镇淮桥头行去。

张士师见那妇人身影瘦削，步履蹒跚，甚是可怜，不知怎地突然有一股热气冲上脑门，叫道：“太夫人！这位公子！请留步！我送你们一个瓜便是了。”

他这般做法，其实已经是大大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不料老妇人竟似毫不领情，只顾朝前走去，恍若未闻一般。那男子却恶狠狠地回过头来，瞪着张士师不放，目光中充满了鄙夷仇恨之意。

张士师一怔之间，却听见老妇人叫道：“阿曜，不要生事，咱们走吧。”男子这才回转了头。片刻之间，二人穿过镇淮桥，往东面乌衣巷去了。

张士师微微沉吟，已然醒悟过来：这母子二人并非怨恨自己，而是与韩熙载有宿怨。南唐第二位国主李璟在位时，韩熙载一度与元老大臣宋齐丘、冯延巳等人争权夺利，党争不已，在朝中结怨极多。不过这名叫“曜”的男子年纪太轻，不足以与韩熙载争锋，多半是他的父亲、也就是这老妇人的丈夫与韩熙载有旧怨了。

一想到这里，张士师心中陡然生出种不好的感觉来，他甚至觉得他实在不该无端答应替老圃跑这一趟的，后面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只是，他还是希望能够再见到那江南第一美女秦蕤兰，哪怕远远见一面也好。他虽然羞愧自己有这种念头，但这确实是他心中的真实想法。

当然，此刻他绝对料想不到，一起杀人阴谋正在暗中展开，而他本人正是因为这趟意外的送瓜之旅成为当晚夜宴凶杀案的首要疑凶，深深卷入其中。以致日后他那退休致仕已久的老父亲张泌也不得不重新出

山，全力勘破案情，希图洗清儿子的杀人嫌疑。

(1) 细作：奸细。

(2) 北海：今山东。

(3) 诸葛武侯：即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诸葛亮，死后谥忠武侯。根据《谥法》，危身奉上曰“忠”，威强睿德曰“武”。

(4) 娘子：对年轻女子的称呼，仆婢称呼主母也是娘子。唐朝杨玉环成为唐玄宗贵妃后，宠冠一时，宫中上下都尊称她为“娘子”，就连唐玄宗也不例外，杨玉环为此十分自得。

(5) 汉子：对男子的蔑称。

(6) 古代“行”跟“市”一样，都是市场的意思，鱼市是卖鱼的地方，菜行是卖菜的市场，花行是卖花的市场，银行则是不分类的进行商业交易的场所，类似现代的商业一条街。

(7) 南京真有“饮魂桥”的恐怖传说，不过发生在南唐宫城护龙河西面的西虹桥（后改称大桥）。

(8) 老公：对老年男子的尊称。

(9) 南唐地处江南，物产富饶，货币流通一向只限于开元通宝铜钱。后主李煜登基后，为取媚北方大宋，不断贡献财物来换取和平，导致南唐财力大竭。为了挽救危机，大臣韩熙载提出铸铁钱来缓解朝廷财政困难，隐蔽地聚敛民间财富，为李煜所采纳。本来新铸铁钱与铜钱币值相当，然则新出便遭盗铸，飞速贬值，十枚铁钱才值一枚铜钱，又因四周邻国均不使用铁钱，北方大宋严禁铜钱过江，故商贾一直抗拒使用，即使在金陵这样的地方，也经常明目张胆地不予收取铁钱。

(10) 传说在四千年前古埃及即开始种植西瓜，后陆续东传，大约四、五世纪时经西域传入中国，由此得名“西瓜”，意为西来之瓜。因其性寒凉，五代前，中原普遍称其为“寒瓜”。明人李时珍在其名著《本草纲目》中记载说：“陶弘景（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人，即为今江苏南京一带）注瓜蒂言永嘉（西晋皇帝晋怀帝司马炽年号）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食，即此也。盖五代之先瓜种已入浙东，但无西瓜之名，未遍中国尔。”《南史》中记录梁代孝子滕昙恭“年五岁，母杨氏患热，思食寒瓜，土俗所不产。昙恭历访不能得，衔悲哀切。俄遇一桑门问其故，昙恭具以告。桑门曰：‘我有两瓜，分一相遗。’还以与母，举室惊异，寻访桑门，莫知所在”。可见寒瓜在南北朝时已经遍及南方。本故事发生于南唐，当称西瓜为“寒瓜”，但考虑到读者阅读习惯，本书通称为西瓜，特此说明。

(11) 炼师：对道士的尊称。

(12) 鸡公车：一种独轮小推车，相传是三国时诸葛亮所创，结构相当简单：由木头制成，两个扶手，一个轮子，车身微翘，形似鸡头。因独轮着地，小巧方便，无论平原、山地、小道皆可畅行无阻，更胜畜力驮载，在江南一带十分流行。

(13) 镇淮桥：跨内秦淮河，即六朝时之朱雀桥，唐朝诗人刘禹锡所题名作“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即指此处。

第二章 聚宝山中

他突然看到一名男子隐身在另一侧的竹林中，正暗中窥测着秦翦兰。朦朦暮色中，那男子的面容看上去有些熟悉，尤其是那种愤怒的生动表情依稀在什么地方见过，似乎不怀好意。他心中陡然升起一种强烈的不好感觉来，正犹豫要不要走得近些确认那人是谁，昏暗的天色彻底黑了下来，夜幕就在这个时候笼罩了大地。

聚

宝山位于金陵南城外，虽然名字叫山，其实只是一处高约三十丈、方圆十余里的山岗。之所以叫做“聚宝”，是因为山岗上到处是五彩斑斓的砾石，这些砾石并非普通的石子，而是天然的花玛瑙。南朝梁武帝时期，江南佛教盛行，高座寺高僧云光法师经常在聚宝山西边设坛讲经，据说一次说到绝妙之处时，感动了佛祖，天上落花如雨，因而便有人将云光法师讲经的地方称为“雨花台”，而那些遍布山岗的花玛瑙也相应被称为“雨花石”。

聚宝山没有北城外山川草木、云烟光色的绵软风景，只长满青松翠柏，葱葱郁郁，却也显得青涩、朴素、纯净。不仅如此，这里还是南城外的一处制高点。登上聚宝山北望，金陵满城锦绣繁华尽收眼底，因而成为江南登高揽胜之佳地。每一处风景，自对应着一种心境。昔日唐代诗人杜牧曾在一个春雨蒙蒙的日子来到聚宝山登高眺望，只见眼前一派迷离动人的春色，一种开阔和悲壮的气息荡漾在心中，当即挥毫写下了著名的《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此时正值夕阳西下，聚宝山上暮霭微生。雾气像溪头浣纱女遗忘的轻纱，不露声息地飘浮上松柏的树梢枝头，朦胧了那青翠苍劲的风姿，景致依稀模糊了起来，颇有杜牧笔下烟雨楼台的感伤味道，只有深绿色的轮廓愈发显露山岗的沉稳。

将要到达聚宝山之时，张士师迎头遇上金陵酒肆的伙计述平，正在山脚卸下毛驴身上的褡裢。运酒的大车只得到聚宝山下，再往上就得单靠畜力了。他一边将驴套上车，一边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山歌：“八十的公公游花园，花开花落又一年。山中确有千年树，世上少有百岁人。”歌词本是感伤人生有限、生命短暂，他却唱得欢快活泼，到底还是个十余岁的少年，根本不识忧愁的滋味。

述平一见到张士师，便忙停下手来，惊讶地打量着他手里的鸡公车，叫嚷道：“典狱君！你……你这也是去韩府么？”似乎全然不能相信他会推着西瓜去韩府做客。

张士师便说了代老圃送瓜一事。述平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典狱君可真是个好入，还帮老圃送瓜！周老公总说城北卖瓜的老圃是个再滑头再小气不过的人呢！”顿了顿，又问道，“要不要小的赶驴送典狱君一程？”张士师本来也不觉得累，何况抬眼已然可以望见韩府院落，便道：“不必了。多谢。”

述平离开酒肆已久，担心错过夜更时间，城门关闭，再要进城，可就要等明日一早了，也不再坚持，便道：“那小的先走了。”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又道：“待会儿典狱君若是遇见我们少店家，请他明日务必早些回酒肆，要不然周老公又该骂我了。”

张士师奇道：“你是说周压还留在韩府里面？”述平道：“韩管家说韩府今晚夜宴宾客比预想的要多，府中人手不够，叫我们都留下帮忙。小的倒是很想留下，看看这韩府夜宴到底是什么模样，可少店家也想留下，总得有人将车送回酒肆去……”言语中竟是深以为憾，可见心里对这传说中的韩熙载夜宴是何等向往了。不过他依旧是男孩子心性，情绪变化得极快，当即又展颜笑道：“不过少店家说了，等下次再有机会就让我留下。典狱君，小的先走了！”于是，他一扬鞭子，赶着驴车走了，口中又哼起了“八十的公公游花园”的山歌来。

张士师心中也有些担心误了夜更时间，入不得城，便加快脚步，往山岗上行去。

从金陵南门到聚宝山山脚全是官道，宽阔平坦，但到了上山之时，道路立即窄了许多。婉转穿行于一大片幽密松林中，但觉耳边松涛阵阵，如小溪潺潺，又如人语呢喃，颇有情趣。只是地上松针厚积，如毯似毡，又混杂有不少碎石子，独轮的鸡公车行走颇为不易，行程顿时慢了下来。张士师突然想要解手，那鸡公车手柄方向有两根比车身矮一些的支棒，停靠方便，但凑巧此处是个山坡，他担心车立不住，便将车拖到不远处一棵大松树丛中，用树杈别住手柄，自己蹲在松树后方便。

此刻，日头落尽西山，林间雾气更重。山风徐徐，拂面凉爽，夹杂着些许清新的莲花香气，沁入肺腑。倦鸟也在这个时候纷纷归巢，各自收起飞翔的翅膀，栖息到绿荫深处，虽然有不甘寂寞的“啾啾”鸣叫声间歇响起，终究还是渐渐趋向平静。

恰在此时，山路那边有脚步声传来，脚下一个重一个轻，似乎是一男一女正要上山。但二人忽然又停了下来，只听见有人道：“这里没人了，朱相公可以说了。”又柔又媚，赫然是秦蕤兰的声音。张士师大吃了一惊，他一直期待能再次见到她，却不料竟然会在这里遇到，当此尴尬情形，只好竭力屏住声息，避免被人发现了。

又听见一个男子道：“我刚从澄心堂听到消息，官家派了一个细作到你们聚宝山韩府……”

澄心堂是昔日南唐烈祖李昇节度金陵时宴居、读书、阅览奏章的地方，自南唐建国，便成为最为核心的中枢重地。后主李煜还将一种贵重的歙州墨纸命名为“澄心堂纸”⁽¹⁾，以表示对这种纸的无上喜爱。

说话的男子声音甚是低厚深沉，似乎是个中年男子。南唐通称朝中高级文官为“相公”，秦蕤兰既称他为“朱相公”，当是朝中大官了。他口中所称的“官家”，显是指南唐国主李煜。“官家”取自“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是当时流行的对皇帝的称呼，虽然南唐自李璟开始就已经去帝号称“国主”，但那不过是外交公文纸面上的事，在南唐国境内，国主依旧是皇帝，李氏还是官家。

秦蕤兰分明十分惊讶，提高了声音反问道：“细作？”那朱相公道：“嗯，是官家专门去监视韩熙载的。”秦蕤兰惊道：“监视？为什么？”一副全然不能相信的口气。

张士师听在耳中，心头也甚是疑惑，暗想道：“近来城中传闻纷纷，说韩熙载即将拜相，今日我亲耳听到江宁府尹都这般说，以目前局势来看，谅来不会有假。可官家为何还要派人监视韩熙载的一举一动？韩熙载目前赋闲在家，并无任何实权，莫非还是因为他是北人的缘故？嗯，这倒是有可能，今上素来猜忌北人，登基以来已经赐死了好几位北方籍大臣……”

正思忖间，只听见那朱相公刻意压低了声音，小心翼翼地道：“最近一直有种谣言，说北边大宋皇帝有心统一天下，为了探清我江南虚实，专门派人来收买韩熙载，承诺请他到北边为相……”秦蕤兰惊道：“不，这不可能。”

朱相公道：“无论怎样，官家对韩熙载已经起了很重的疑心。翦兰，你该早做打算，韩熙载根本就不值得你如此辛苦留在他身边。”听起来，言语中似乎不但对韩熙载很不以为然，对秦翦兰也甚是爱慕迷恋，甚至有些替她不值。他顿了顿，又愤愤不平地道：“你可别忘记他曾经向官家提议送你去北方，用美人计……”

秦翦兰却打断了他的话头，追问道：“朱相公可知道细作是谁？”朱相公一时未答，大概对她的决然态度有些许失望，沉默了半晌，才道：“我也不知道。”

那秦翦兰便不再多问，只听见脚步声窸窸窣窣，大概是继续朝前走了。那朱相公则愣在当场，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他叫了声“翦兰”，快步追了上去。

张士师这才站起身束好衣裤。他没来由地听到这样一场对话，更觉得韩府惘然莫测，决意快去快回。他先探身查看秦翦兰、朱相公是否走远，以免二人觉察到适才对话被人听见，徒生枝节。此时，尚且能看到那朱相公的背影，张士师一眼便认出他是江南著名书法大家朱铄，在朝中官任中书舍人一职，职掌诏命，又被时人戏称为紫薇郎⁽²⁾。紫薇郎称号风雅，却是位处中枢、职清地峻，消息决计比一般官员要灵通得多。朱铄又是两朝老臣，性情稳重，只是适才他所言太过匪夷所思，也难怪秦翦兰都难以置信了。

张士师又等了好一会儿，直到二人彻底消失在视线中，这才将车推出上山路。过了这片松树林后，又是一大片清翠挺拔的竹林。终于，耳中听到了叮咚泉水声，这便是聚宝山上惟一的一眼活泉水——永宁泉，其水质清冽，饮之甘甜，是酤茗煮茶的上上之水，在江南一带颇有盛名。永宁泉的西侧便是雨花台，也正是韩府坐落之处。整座府邸依山形而建，起落有致，白墙黑瓦，大半掩于绿色的丛林之中，望上去澹泊而幽秘，似极了水墨画。

未近大门，已颇见江南园林独有之特色。墙角外零零落落地堆放粗矮的青色石头和灰色假山，配以一丛一丛的翠竹，看似参差无章，实则极费心机。大门与门柱的颜色也很特别，并非豪门大户的常见的朱红，而是那种淡淡的红，悠悠的红，红得不耀眼，但韵味绵长。大门两旁的

装饰，也不是寻常人家常见的石狮、石鼓之类，而是一对昂首展翅的铜鹤，鲜活生动，仿佛立时便要振羽飞去。门庑的檐下早已经悬挂起一对大红灯笼，虽然天色尚明，里面的灯烛早已经点燃，红彤彤地闪烁着，似乎在不动声色地昭示着今晚的夜宴。数名彩衣侍女坐在门柱旁的石凳上，互相嬉闹，大概是正等候迎接宾客。

张士师到达大门时，凑巧韩府老管家韩延正走出来。老管家身材高大魁梧，蓄着长长的银色胡须，眉目之间有一种大户人家管事特有的威严，派头十足，但却神色忧郁，似乎有什么不解之愁。他紧锁眉头，严肃地向彩衣侍女交待着什么，侍女们对他的态度却是不见得如何恭敬，也不站起身来，只是吃吃笑着，相互打着眼色，也不知道听没听进他的话。

这数名侍女其实也是韩熙载姬妾的身份，不过因为韩府近两年来经济捉襟见肘，偌大的家底已经耗光，仆人婢女们逃的逃、散的散，一些平日不大受宠的姬妾也纷纷离开，眼前的侍女便是其中的几个。但半个月前，她们不知从哪里听说了韩熙载即将官拜宰相，又厚着脸皮重新回到了韩府。不料韩熙载竟然不顾韩延的强烈反对，照常接纳了她们。因为有之前韩延不愿意再让她们进门的经历，她们对他一直怀有很深的敌意。

韩延的眉头不由得皱得更紧了，面容在苍茫的暮色中更显凝重。不过，他对自己被忽视冷落的境遇并没有特别感到不快——他素来不动肝火，总是一副温良恭俭的模样，数十年未曾忤逆一人，还因而得了个“韩和尚”的外号，何况他多年来早已经习惯了姬妾们的各种冷遇。只是，于他内心深处，未必有如表面看起来那般平静无波。

四十年前，他才十余岁，还是个懵懂少年，却不顾性命之忧，追随主人韩熙载从北方逃来江南。当时，他是绝对料不到会发生眼前这种情形的，因为穷途末路中的韩熙载曾经紧握着他的手，哽咽着道：“韩某有生之年，必定不忘你舍命相随之恩，天地可鉴，日月可表。”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曾经在韩延心中荡漾温暖了许多年。然而，时局在变，人也在变，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年那个胸怀大志的韩熙载会变成今日这个样子。当初韩熙载与好友李谷在淮水分手时，并不为前途难测而沮

丧，而是豪气干云地道：“江南若是用我为宰相，我必将长驱北上，以定中原。到时我再与君痛饮。”李谷则笑着回答道：“中原如果用我为宰相，我取江南如同探囊取物。”于是两个伟男子就此立下约定，要各自在南方和北方开创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韩延便是见证人。韩熙载初到江南之时，为了迅速打开局面，主动投文给江南皇帝，这就是那篇大笔如椽的《行止状》了，文中极力畅述平生之志，虽然是毛遂自荐、请求对方能够接纳自己，却写得文采斐然，气势如虹——“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场中劲敌，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鸿儒，遥望而尽摧坚垒。横行四海，高步出群”——大有傲视群雄、收天下于囊中之势。然而，处事谨慎、不喜张扬的江南皇帝却认为韩熙载是狂妄不羁之徒，虽任以地方官职，却并不重视，韩熙载在江南始终无所作为。而北方后周世宗却任用李谷为宰相，并采用其计谋夺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若不是后周世宗英年早逝，恐怕果真会应验李谷所言：“取江南如同探囊取物。”之前，韩熙载虽不得志，却也效仿昔日名士，游山玩水，快意林泉，其本意是用中国士人传统的“养望”一招，以退为进。果然，他在江南士林中的名气越来越大，终于惊动了皇帝，将他从外州召回都城金陵。不料时隔不久，李谷领军大举进攻南唐，悉平江北，得南唐十四州、六十县。南唐皇帝李璟被迫去帝称号，只称“江南国主”，并向后周献贡品，岁输贡物十万，以求息兵。自那以后，韩熙载便像彻底变了一个人，开始了风流放荡、醉生梦死的生活，由胸怀天下变成了胸怀女子，帷薄不修，沉湎于声色之中。他蓄养了大批姬妾，朝廷给他的俸禄，全部被姬妾分去。他甚至与门生舒雅一道，穿上破衣，背起竹筐，打扮成乞丐，去向众姬妾乞讨饭食，以为笑乐。每当然，韩延从来没有怪过他的主人，他只是不能理解，即使不能像李谷那样一抒大志，又何必沦落到这个地步呢。生命之泥土委弃在地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上天的过错，可明明已经生成了乔木，却偏要刻意放低身姿去做野草，这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正当韩延神思之时，张士师已然将鸡公车靠在台阶下停好，走将过来，问道：“请问这里是韩熙载韩相公府上么？”

他这话着实问得有些多余，聚宝山因为是金陵城南城外的惟一制高点，不允许寻常百姓居住。方圆十余里的山岗，除了东边山脚下有所高

座寺外，就只有韩熙载这一处人家，因而金陵人笑言聚宝山聚的其实都是韩熙载私人的宝，江南的美女都聚集在这里了。只是对张士师而言，他从来没有来过韩府，虽然明知不会有错，但以他审慎的个性，总还是得先问上一句。

韩延从记忆深处回过神来，忙迎下台阶，客气地道：“此处正是韩府，我便是韩府管家。阁下是……”他一眼望见一旁的推车，便已经猜到对方是来送西瓜的，只是看张士师打扮气质又并非佣仆之流，心头未免有些疑惑，是以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对方，尽量保持沉静的姿态，不露痕迹，以免显得失礼。

张士师道：“在下张士师，是代替城北老圃来送西瓜给秦家娘子。”韩延恍然大悟道：“我记起来了，翦兰一早出门前交代过了。”秦翦兰虽是姬妾身份，名义上却也是韩延主母，张士师听他直呼秦翦兰的名字，正惊诧间，韩延又问道：“夜更将至，伍君应当还要赶着回城吧？”张士师听他口气，似乎秦翦兰出门未归，看来今天是见不到了，只好顺势点了点头。韩延便走过一旁，预备从推车上卸下西瓜，好让张士师尽快下山。

张士师心下估摸时间确实很紧，但见管家年纪老迈，门口的侍女们正窃窃私语，没有丝毫要帮忙的意思，便道：“还是我来帮您推进去吧。”顿了顿，又道，“我有江宁县衙的腰牌，进城应该不是问题。”若张士师是公事出城，自然可以在夜禁后凭腰牌叫开城门，但今日他推西瓜出南门，守城卫士都瞧见了，自然不便再假公济私。他有意这样说，不过是为了让老管家宽心。韩延听了却信以为真，欣喜异常，连声道谢道：“原来张君在江宁县衙当差！如此，便有劳张君了。”张士师道：“些须微劳，何足挂齿。”

韩延便主动上前，帮手将鸡公车抬上台阶，再推进府门。张士师平日所见的权贵管事，多是一副狗仗人势的嘴脸，韩延身为管家，却如此温和谦谨、平易近人，倒是让人惊诧了。惟有那数名侍女见张士师并非晚宴宾客，不过是个送瓜的，也不加理睬，只一旁调笑。

韩延虽感歉疚，却也只佯作不见，以免更加难堪。以张士师性情，自然也不会放在心上。他今日偶遇好几个韩府中人——王屋山、秦翦

兰、李云如，虽然个个貌美出众，却始终感觉这几个女子均与常人不同。且所谓的不同并非是指她们各自有出色过人之处，而是她们身上明显缺少金陵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韶华女子的灵动与活力。也就是说，她们美则美矣，却缺少生机，让人觉得压抑，不似正常人，虽然悦目，却并不赏心，也许是各自心事太重的缘故吧。此刻见到谦淳有礼的韩延，他不知怎地又生出了这种奇怪的感觉来，不由得心想道：“莫非这就是韩府人的特色？如此，他们该终日生活在阴森的气氛当中了。”

古语有云：“侯门深似海。”张士师本以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感会随着深入韩府愈来愈强烈，不料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处极妙的庭院风景：东边花园中种有各种奇花异草，暗香扑鼻；西边则是一大片太湖石叠成的假山，玲珑剔透。最为奇特的是，假山中间不知怎的生出了一枝葛藤萝条来，枝繁叶茂，四下攀援，爬满了大半个假山，绿意盎然中，顿生深山林壑之感。假山与园圃之间，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道婉转穿行，小巧精致，颇有曲径通幽之意。如此景致，与张士师心下预感的阴森气氛全然不同，他长长舒了一口气，胸中的阴郁顿时一扫而光。

二人穿过庭院，又向西过了一道圆形拱门，局面顿时豁然开朗，一组亭台楼阁出现在眼前。虽然依旧是白墙黑瓦红柱的江南建筑风貌，飞檐漏窗、雕梁画栋的细节处却是颇具匠心。廊榭的额枋上处处画着花鸟虫鱼的彩画，线条明朗生动，着色秀丽淡雅，处处透露出此处主人超凡脱俗的品味。

然而，韩延却继续往前走，没有丝毫停下的意思。原来韩府院落甚大，分为前后两部，适才建筑不过是前院而已。前院到后院，中间用一道复廊相连，深得江南园林玲珑七窍之意。一进复廊，视线顿暗，一股凉意扑面而来。廊上墙壁饰有华丽的彩灯及精巧的花窗，窗棱犹自散发着淡淡的楠木清香。透过花窗，可以眺望墙壁外东西两面的风景——大片的竹林遮天蔽日，嫩绿欲滴。这满目绿色风景虽然稍显单一了些，却甚是养眼，尤其显得廊道更加曲折，走在其中，无风自凉。鸡公车碾在青石板铺成的路面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倒给这幽静深邃的复廊平添了几分生机。

渐往前行，复廊愈发蜿蜒起伏，似是依垣而建。两旁竹林渐疏，莲

花香气愈浓。脚下逐闻潺潺声，虽然微弱，却分明是水流声，似乎这一截复廊是建在水面上。终于到达复廊的尽头，竟然是一座石拱桥。步上桥头，眼前一片开阔，这才发现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一处湖面上。

湖水清澈似镜，东首生有一大片白莲，雪一般的洁净，近乎冰冷，恍然一顾，竟有寒气逼人的感觉；西面则是一池红莲，深红色的花瓣，艳丽之极，令人有窒息之感。石拱桥径直通向湖心的小岛。岛上建有一处五开的双层楼阁，坐北朝南，西面临水，这便是韩府的中心地带——花厅。花厅一楼便是韩府笙歌宴会之处，二楼则是韩熙载本人的书房与住处。花厅连同前面的院落、凉亭，大约占据了岛上小一半的空间。小岛余处则疏植着紫藤、石榴、木樨、垂柳等花木。林木参差，湖光树影，花气空濛，烟痕淡沱，俨然人间仙境。

湖岸的东、西、北三侧，分别建有数排式样各异的房宅台榭，便是姬妾们的居所了。如同南岸有连通小岛与复廊的石桥外，东、北两面也各有小桥与小岛相连。惟有西面湖面最为宽广，一道长长的花廊自湖心花厅直接穿出，婉转穿过湖面，通到西岸一处临水平台。

看起来，此处以岛心花厅最为重要，其次便是西岸台榭了，再次才是东、北两面建筑。整处后院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树色水声，都非尘境，虽一花一草，亦皆入画。就连张士师这等不识风雅之人也不由得慨叹此宅的自然精妙。只是偌大一处宅邸，走了这么久，竟然没有遇到一个人，不免显得有些冷清诡异了。甚至连之前松林中遇见过的秦翦兰、朱铄也不见丝毫踪影，仿佛已经凭空消失在了这所大宅深处。

张士师刚踏上小岛，陡然想起先前李云如被人推下饮虹桥一事，正待向韩延询问她是否已经安全回到韩府，蓦地，从东岸一处亭榭中传出一阵激昂的琵琶声。音乐节奏极快，高跌低宕，倏忽多变。张士师不懂音律，却也能听出这琵琶声中传递出的强烈敌意和阵阵杀机，大有灾难即至的压迫感。尤其到了后来，音乐声同音反复，愈来愈紧密，如疾风骤雨般急促，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刀剑搏杀声交织起伏，声动天地，听得人头皮直发麻，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张士师甚至感觉弦声每迭起一下，他的眼皮便要跟着跳一次。只是眼前景致宁静致远，清幽如斯，突然飘出如此剧烈的琵琶声，凌厉冰冷之气呼之欲

出，未免有些大煞风景。

韩延见张士师呆立当场，望着东岸处发怔，似为琵琶乐声所惊绝，解释道：“这是本府李云如在弹奏琵琶。”

张士师心想：“李云如既已经回府，看来已无大碍。老管家丝毫不提今日她被人推下饮虹桥之事，可见韩府中人尚且不知情。她此时弹奏如此紧张刚劲的乐曲，每个音符都渗透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显见心中忿恨，看来她还真是为白天被人推下桥一事郁结难平，只是为何她不报官，又不告诉韩府中人，这到底是什么缘故？”一时间，心中疑问甚多，便问道：“这是什么曲子？为何听起来如此震撼人心？”韩延道：“这是《十面埋伏》中描写楚汉两军在九里山激战的一段。”张士师点头道：“原来如此。”

二人便在乐曲声中继续前行。张士师只是今日在秦淮河畔见过李云如一次，对她并无太深印象，于他而言，她缘何被人推下饮虹桥倒比她本人更引人瞩目，但现今听这曲《十面埋伏》弹奏得有声有色，音乐流动如注，满腔怒火尽泄，使人如身临其境，不由得对她的琵琶技艺十分佩服，暗想道：“难怪金陵人说韩熙载善于在脂粉堆中聚宝，单是那秦蕤兰之花容月貌、李云如之琵琶弹奏，便足以傲视江南、技惊四座了。”

正思忖间，却听见韩延轻轻叹道：“每每她情绪不佳之时，才会弹奏此曲。今晚明明有夜宴，她……”话到这里便顿住了，言下之意却是十分明显：夜宴之时，应该是李云如心情大好之机。

张士师心想：“任谁被从传说中饮人魂的桥上推下河中，心情都不会好。只是为何李云如不愿意张扬？”突然心念一动，“莫非她知道谁是凶手，但却有心庇护？”

恰在此时，琵琶旋律倏忽拔高，狂飙了两声后，音符陡然停顿，乐声戛然而止。一时沉默无声，却是别有境界。张士师之母为乡邻秀才之女，他幼时跟随外祖父读书识字，曾背诵过白居易的《琵琶行》，不由得心想：“难怪古人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原来恰似这不即不离之间，令人有一种期待的感觉。”但这种期待始终只是期待，琵琶声终究未再次响起。一时间，就连纷扰芜杂的尘世也陷入了这予人遐思的无穷寂静中。

此刻，韩延已然带着张士师绕到花厅背后一排矮小的石房前，却见金陵酒肆的少东家周压与两名仆佣打扮的男子正站在门口，也如同适才张士师一般，往着东岸发愣，如痴如醉，仿佛还未从栩栩传神的琵琶声中惊醒过来。惟有一名男仆坐在一棵柳树下劈柴，神情甚是专注，似乎对外界之事毫不关注。

韩延停下脚步，回身歉然道：“这里便是厨下了。实在抱歉，让张君多走了这么远的路。”又叫那两名男仆道：“喂，小布！大胖！你们两个快过来，快些帮忙把西瓜卸下来。”

几人这才恍然回过神来。周压长吐出一口气，不无惋惜地问道：“难道就这么完结了？”脸上犹自有失魂落魄之色，大概也是在期望骤然停止的音乐还有下曲。

那叫大胖的男仆笑道：“周老弟，你运气算不错了。今日一来，便听到了李家娘子弹这曲《十面埋伏》，平常可是听不到的。”他倒是人如其名，体态极其肥胖，两只小眼睛更被满脸的肥肉挤成了两道缝。

另一男仆小布才十来岁，心直口快地接道：“是啊！不过……大家都说李家娘子只有心情不好时才会弹这支曲子……”韩延忙喝道：“还胡说八道。”小布吐了下舌头，不再说话。

韩延又为张士师介绍道：“这是小布，是我的远房亲戚，现今也在府里打杂。这是大胖，是府里的厨师。他看上去有些傻里傻气的，却能做一手好菜。”

韩延又道：“这位是金陵酒肆的周压，今晚府里有宴会，厨下人手不够，我特意请他……”周压却识得张士师是酒肆常客，忙抢过来，笑着招呼道：“原来是江宁县衙的典狱君。”

韩延这才知道张士师是江宁县的典狱，难怪总是一副严峻的神情。张士师与众人点头招呼，留意到韩延惟独没有介绍一旁正劈柴的仆人。而最为奇怪的是，他一直埋头干活儿，甚至都没有抬起头来看四周一下。韩延察言观色，似猜到张士师心中疑惑，道：“他叫石头，是个哑巴，耳朵也不大好使。若要跟他说话，得走到他跟前大声喊叫才奏效。”

张士师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众人对李云如的琵琶声或多或少有所反应，惟独这男仆置若罔闻，丝毫不动声色。他见小布和大胖已经将西瓜卸到一旁，便就此作别。韩延既不便留他帮忙，又不能做主邀请他这等官卑职微的小县吏参加夜宴，就只能送客了，当即叫道：“小布，你送典狱君出去，顺便将灯全部掌上。”

小布应了一声，自去厨下取了火摺出来。张士师上前扶了鸡公车，正要抬脚，却听周压问道：“这是城北老圃的鸡公车吧？”张士师道：“正是。”周压笑道：“我明日要去老圃那里买瓜，不如由我顺道代典狱君送去。”

张士师尚在沉吟，周压又有些不好意思地道，“刚好韩管家答应要为我们酒肆装两皮袋永宁泉水，我也可以顺便用鸡公车运水下山。”张士师心想：“这是一举两得之事，既方便了他，也方便了我。”便答应了他。周压连声道谢，小布自领着张士师出去。

离开湖心小岛之际，暮色愈浓，四周飘满了淡蓝色的轻烟，有种忧郁的美，也给这处世外桃源般的宅邸平地增添了几许诡秘。

张士师四下打量，依旧如来时一般不见一个人影，清幽静谧得令人窒息，终于忍不住问道：“这里何以如此寂静寥落？”他本来下句想问，“不是说韩熙载光姬妾就有四十余人么？为何总是见不到人？”心觉不妥，便改口道，“是不是韩府本来就人少？”小布忙辩解道：“以前才不是这样子，那时候热闹得很，风光得很，光仆人、女侍就有好几十号人了。唉，如今是今非昔比了，自从我家相公被罢官免职，人走的走，散的散，只剩下个空架子了。”

张士师听了一愣，没有再问。小布却接着道：“若不是厨下人手不够，管家又何必劳烦金陵酒肆的人留下帮手呢？”一边说着，一边自竹筒中取出火摺，将悬挂在石桥四角的纱灯尽数点燃。虽然灯光在湖面上显得渺小幽暗，然则原本刚硬的石桥上却立时漾出一丝暖意来。

恰在此时，一名青年男子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正从小岛穿过东石桥，缓步朝湖东的亭台走去。张士师身为公门中人，自有一套察人的本事，一望之下，便感到那男子神情很有些不同寻常——他一身灰色长

袍，看上去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理当不是府中下人。而三十来岁的年纪太过年轻，显然也不是这里的主人韩熙载了。湖东为李云如居处，假如这男子是去找她，为何他苍白的脸上挂满了忧郁、脚下的步履又如此徘徊不定？莫非……

正当他心念微动之时，小布陡然转过头来，亦看见了那青年男子，却又即刻扭转了头，迅速步入了复廊，好像生怕那男子留意到他一般。张士师见此情形，不免疑虑更深，忙跟进了复廊，有心想问清那男子是谁，未及开口，但见小布尴尬地望他一眼，便仰头去点廊上墙壁的灯了。当此异样的气氛，他自是不便再开口询问了。之后二人再无它话，倒是伴随二人前行的脚步，彩灯逐盏被点燃，一道长长的橘黄光影轮廓在背后徐徐延展，又自另有一种别样的风景。

张士师却丝毫没有留意到美景，他脑海中反复出现着几幕情形：被人推下桥的李云如；杀气腾腾的琵琶乐曲；石桥上徜徉着的青年男子；小布急欲躲进复廊笨拙的样子。他总觉得这些片段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虽然他不知道这种联系到底是什么，但总给一种不祥的感觉。心中盘算着，似乎眼前的复廊也没有来时那般长了。

及至尽头，突然从前面暗处冒出来一个高大昂然的人影。张士师跟在小布后头，身在明处，尚看不清那人眉目，却能辨别出那是一张棱角嶙峋的脸。也许是映着灯光的缘故，那双纱帽下的眼眸里有着一一种奇特的凌人光芒，似乎连黑暗都笼罩覆灭不了。即使视线尚不能肯定，但张士师心下已经可以确认，这人一定就是韩熙载，除了他，这里再无旁人有如此雅致飘逸的气度。

小布已然看清了来人，忙躬身让在一旁，恭谨地叫道：“韩相公！”既然被称作“韩相公”，来人必当是主人韩熙载了。这还是张士师头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近大人物，不敢怠慢，忙随同小布避让到一边。

那韩熙载面色沉郁，左手反背着身后，右手贴在胸前，不断捋着自己的髯须，连头都未侧一下，便旁若无人地向前去了。他的步履极稳极慢，每迈出一步，似乎都费尽了心思，衬着沉默的背影，显得格外沉重。

小布肃手而立，大气也不敢出，显是对主人极为敬畏，一直等韩熙载走得老远，连脚步声也听不到了，这才长吁一口气，慢吞吞地将剩下的彩灯点亮。张士师见他手脚突然慢了下来，似乎有些无精打采的样子，忙就此辞别，径直朝前院走去。及近拱门，迎面遇到了紫薇郎朱铄。他面色凝重，满腹心事，突然见到张士师出现时，竟然还吓了一跳。不过他并不认识张士师，以为对方只是韩府下人，随口问道：“你见到府上秦家娘子了么？”张士师一怔，心想：“秦翦兰不是与你一道上山的么？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正待澄清自己并非韩府中人，却听见有人大叫道：“朱铄兄，你也是刚刚才到么？”

只见几名侍女簇拥着三名宾客进来，其中一人大红长袍，最是扎眼，正是白日跨马游街的新科状元郎粲。另外两人张士师原也认得——五十余岁的是太常博士陈致雍。他本是莆田(3)人，在闽国(4)为太常卿，南唐破闽后，又转仕南唐。太常博士是掌祭祀、礼乐、选试博士，虽然是个闲职，品级也不高，但陈致雍因精通礼学，“遍读七经，尤明三礼”，甚得国主宠幸，适才出声招呼朱铄的也是他了；三十来岁年轻一些的是教坊副使李家明，也是李云如的亲兄长，负责管理在宫廷中演出歌舞、散乐、戏剧的男女艺人。南唐教坊归属太常寺管辖，陈致雍正是他的顶头上司。

朱铄忙舍了张士师，回身笑道：“只比致雍兄早了一脚的工夫。”又招呼道，“状元公、家明老弟……”李家明忙回礼，郎粲却只是微笑着点头，露出高傲而淡然的神态来。几人寒暄着进了复廊，丝毫没有留意到让在一旁的张士师。

走近大门时，张士师又见到了画院待诏顾闳中和周文矩。在京师下辖县任县吏，别的本事不说，最首要的就是要先认得大大小小的京官的面孔，对方不认得自己不要紧，起码关键时刻不会办错事。张士师虽非趋炎附势之流，但毕竟在京畿之地当差，迎来送往的多了，少有不认识的官员。这顾、周二人均是江南著名画师，以善画人物享名天下，尤其顾闳中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当朝国主李煜工诗词书画，对这方面才艺的文士素见宠幸，周、顾二人虽只是宫廷画师身份，却得以时常出入宫廷，随侍国主左右，极得宠幸。

周文矩满脸和善，正与大门迎客的侍女交谈着什么。他是句容人氏，与张士师同乡里，二人本是相识，但他正忙于问话，并未留意到走出来的张士师。顾闳中则始终沉静地站在一旁，默然注视着右首的那只铜鹤，似为其振翅欲飞的风姿所吸引，当视线被走出门首的张士师意外遮断时，思绪也被打断了。他当即记得曾在女道士耿先生的道观中见过这位江宁县吏一面，便朝他点了点头。张士师微微欠身，算作回礼，也不与周文矩招呼，迅疾离开了韩府，往山下走去。他已经打定主意，今夜既进不了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到城外客栈住一宿，老父亲见他不归，必然猜到是因为夜禁，自不会挂怀。

暮色中，他再次回望着韩府，顾闳中和周文矩已经进府，隐约有放浪的笑语声传来。他知道夜宴就要开始了，但他并不好奇，甚至有一丝悲哀——正如他父亲曾经抱怨的那样，江南多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王朝，南唐亦是在奢靡的夜宴之风中慢慢被蛀空了，如今宋军即将大兵压境，朝中君臣照旧沉湎于酒色，当真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即将进入竹林时，他再次看到了秦翦兰——她正蹲在永宁泉水旁，安静地凝视着石头缝隙中钻出的一朵蓝色的小花。她的神情充满了深沉的爱恋与感激，仿佛那不仅仅是一朵独自绽放的清丽的野花，它所散发出的幽幽生机，正为她寻求抚慰的心灵提供了一处宁静的归所。而她的名字，恰好带有一个“兰”⁽⁵⁾字。

在一刹那间，张士师突然被一种神秘的力量触动了，胸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柔情来。在这之前，他只知道她是一个美人，美得轻浮，美得不着边际，但在这一刻，他却看到了她的内敛——微笑中暗藏心事，眉心里潜伏着忧伤。他甚至在想，也许在她那明月般皎洁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寒潭般晶莹而易碎的心。

愣了好长时间后，他终于勉强将神思收了回来，下定决心离开。然而正当步进竹林时，他突然看到一名男子隐身在另一侧的竹林中，正暗中窥测着秦翦兰。朦朦暮色中，那男子的面容看上去有些熟悉，尤其是那种愤怒的生动表情依稀在什么地方见过，似乎不怀好意。他心中陡然升起一种强烈的不祥感觉来，正犹豫要不要走得近些确认那人是谁时，

昏暗的天色彻底黑了下来，夜幕就在这个时候笼罩了大地。

(1) 歙(shè)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名为徽州，治歙县，今安徽歙县。自唐代开始为生产文房四宝的重要基地，歙砚、徽墨、汪笔均被推为天下之冠。澄心堂纸也被南唐后主李煜视为珍宝，赞其为“纸中之王”，设局令承御监制造，供宫中长期使用。澄心堂纸质量极高，但传世极少。

(2) 紫薇郎的名称有个来历，唐朝开元元年，唐玄宗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取天文紫微垣之义。又因为中书省官署里种了很多紫薇，所以又称为紫薇省，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花名来命名官署的掌故，紫薇也落了个“官样花”的别称。相应的，在紫薇省为官的官员也都冠上了紫薇的雅号，如称中书令为紫薇令、中书舍人为紫薇郎。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任中书舍人，有诗道：“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满长著。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便是描述了黄昏时在中书省当值的情形。

(3) 莆田：今属福建。

(4) 闽国(909年—945年)：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先后定都于长乐(今福建福州)、建州(今福建建瓯)，共历六主36年，为南唐所灭。

(5) “兰”本为繁体“蘭”“弱”(ruò)意为蒲草，“兰”意为兰花。

第三章 不请自来

总有一种背叛令人心寒，天下间又有哪个女子甘愿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当作政治工具呢？尤其像秦翦兰这样的绝色美人，生下来就该是被男人疼爱的。此刻，从月光灯影中瞧着她，真似一枝初放的兰花，身姿窈窕，柔美纯净，于极清中露出极艳来，惹人爱慕怜惜。他情不自禁地心中悸动起来，满心思地想要去呵护她，甚至觉得可以为她去死。

王

屋山住在湖西的琅琊榭。琅琊榭有花廊直接通往湖心的花厅，这里也是韩府除了花厅之外最好的住处，向来只有最受宠爱、地位最高的姬妾才能居住。自半年前秦翦兰搬去前院居住，韩熙载便命王屋山住了这里，这件事着实令王屋山意气风发，尤其是在另一得宠的姬妾李云如面前狠狠得意了一阵子。王屋山擅舞，李云如擅乐，二女容貌不相上下，一直被韩熙载视为最得意的左右之宝，但二位姝女私下里斗得可是厉害着呢。最近王屋山一直有种莫名其妙的危机感，总觉得李云如将要拿出什么法宝来迷倒韩熙载，将要从东边的琅琅阁搬到琅琊榭来，彻底替代她的位置。

正因为怀着这样的警惕，当王屋山听到东面传来《十面埋伏》的琵琶声时，不由得揣测这又是对手的小小伎俩——此刻正值日暮，正是夜宴宾客陆续到达的时刻，李云如选择在这个时间弹奏，无非是要向宾客炫耀她那无与伦比的琵琶技艺，那支曲子是她最擅长最拿手的，确实足以技惊四座，可毕竟太过肃杀，全然不适合夜宴这样混沌暧昧的场合，而于红灯绿酒中，轻姿曼舞是最能令人心荡神驰的，因而历次韩府夜宴上均是王屋山风头最劲，纵使李云如琵琶技艺无与伦比，也只能望月兴叹。但此女工于心计，一直有意压倒王屋山，也为此费了不少心思，王屋山对此心知肚明，也从来没有松懈过，是以等到琵琶声一起，她便赌气地坐在梳妆台前，开始着意补妆，预备今晚再度力压群芳。

她已经换了一袭天蓝色窄袖长绫衣，这是专门从广陵^①定做的“江南春”，取自白居易诗“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时为天下闻名的染练，也是她今晚要赖以大出风头的舞服。铜镜中的她淡扫峨眉、薄施脂粉，宛若精致的工笔仕女，早已经装扮得无懈可击。要知道，自她看完状元游街回到聚宝山后，就一直在忙着梳妆打扮呢。为了预备今晚的夜宴，她早已经下足了工夫。可是，为什么她总是有些心神不宁呢？

见实在没有什么可添补的了，她终于悻悻叹了口气，放下了手中描眉专用的毛笔。她所坐的是个圆凳，没有扶手靠背，为了身体更加舒适些，她将双臂伏在了妆台上，无聊地拨弄着妆台上的铜镜。她的脾性有点急躁泼辣，不是一个善于隐藏忍耐的女子，与她在欢宴上展露柔媚动

人的舞姿时完全是判若两人。外面琵琶乐声依旧奔突着，她的面色也跟着节奏阴晴不定地变幻，心中的怨气一点点聚集起来，正当她双手一拍妆台、情绪即将爆发时，“啪”的一声轻响，吓了她一大跳，定睛一看，原来是铜镜背面掉了一片贝壳下来。

这是一面螺钿镜，镜面的背后并非寻常的花草鸟兽等纹饰，而是以白色的螺蚌贝壳雕制成的图案，嵌在黑漆髹过的素镜面上，黑白分明，立体感很强。虽然镜背的黑漆历经岁月磨蚀已然开始脱落，螺钿也失去了往昔盈白如玉的光泽，略显得晦暗，但依旧精巧细致，古朴典雅。王屋山知道这面螺钿镜是唐朝天宝遗物，价值不菲，是一江东大富商向韩熙载求取文章的润笔费，一向为他所钟爱，急忙将镜子转过来，取过掉下的贝片，意欲重新嵌入背面。当她发现掉下的那一块恰好是她一直想象成的那个人的时候，忍不住笑了起来。

原来镜子的螺钿图案是一名高士席坐于毯上，手持酒盅，自斟自饮，前面一只白鹤翩然起舞，旁边树上鹦鹉振翅欲飞。掉下来的那一块，刚好就是那只翘尾的鹦鹉。在江南方言里，“鹦鹉”发音近似“云如”，王屋山每次心头有气无处发泄时，便要对着那只贝壳鹦鹉怒骂一通，在她内心深处，早已经将它当作了李云如，而她自己，当然就是那只优雅的白鹤了。

一刹那间，王屋山终于下定了决心，将鹦鹉的钿片扔在了一旁，站了起来。外面的琵琶声竟然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休止了。她将铜镜重新转成正面，对着镜中的自己微笑了一下，随即出了阁门，穿过月台，往花厅而去。

外面夜色渐浓，莲花的香气浓郁得近乎香甜。花厅那边似已铺设停当，堂上及两廊明角灯都已点着，灯火通明。桥头及复廊的纱灯也正一盏盏被人燃亮。橘黄的灯光华彩莹润，给这静谧的宅邸平添了几分别具韵味的风情。

当王屋山步入花厅时，意外发现除了几名侍女正忙于摆好酒物器皿外，并无其他宾客，甚至连主人韩熙载以及当家的秦蕤兰都不在场，不禁一愣，问道：“人都还没来么？”

那几名侍女本是府中乐伎，负责在宴会时奏乐助兴，现今却因为人手不够不得不干起了下人的活计，本就不大情愿，又见与她们同样出身的王屋山大模大样地发问，心头更加有气，大多不予理睬，佯作未闻。只有吹笛的丹珠回头看了看王屋山，迟疑着答了一句：“嗯，客人都还没来呢。”她才十四岁，于乐伎中年纪最小，脾性也最好，圆圆的脸蛋更显得孩子气十足。

王屋山听了，便不再多说，转身向外走去，临到门槛时，忽又想起了什么，回头交代道：“今晚我和相公要用那对金杯饮酒，记得要摆出来。”俨然一副主母的口气。丹珠正盯着她那身蓝色绫衣暗自羡慕，听了这话，当即不快地转过头去，只应道：“知道了。”

专吹排箫的乐伎曼云忍不住道：“不劳娘子多嘱咐，我们一定会将金杯摆在堂中最显眼的位置。”她刻意加重了“最显眼”的语气，嘲讽之意溢于言表。

这金杯原是王屋山随同韩熙载到宫中参加宴饮时所得，虽只是国主李煜随意赏赐之物，却也成了王屋山得意的资本，每次夜宴时都不免要特意拿将出来炫耀一番。她也听出了曼云话中的讥诮，竟然没有生气回击，还露出了一个奇特的轻蔑微笑，一扭腰肢，打起珠帘便出去了。

刚出院落，王屋山眼波一转，便瞧见了舒雅正从东面石桥上下来，桥头灯光映照着他那张苍白文弱的脸，倒显出几分落落寡欢来。

这舒雅本是李家明寓居歙州时的旧识，诗才颇为不俗，经李家明兄妹竭力举荐，成为韩熙载的门生。后来参加了韩熙载知贡举主持的进士考试，当科共取中九人，舒雅高中头名状元。但当时正值南唐朝中党争，有政敌指使落第士子联名拜桥⁽²⁾，攻击韩熙载取士不公，理由是九名新进士中竟有五名跟韩熙载熟识，其中当然也包括舒雅。甚至有士子在拜桥时自残身体，携带长钉钉脚，引起了极大轰动。国主李煜为了平息朝野非议，有意取消了这五人的进士资格。其时舒雅已经授官翰林院编修，亦被迫辞职，自此绝迹仕途，只是跟随韩熙载游戏浪荡于夜宴之间，颇令人惋惜。

舒雅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一直走到月门时，才发觉王屋山站在灯

光明亮处，正似笑非笑地望着他。他吓了一跳，急忙招呼道：“娘子有礼。”随即腼腆地把眼一低，不敢再看王屋山，神色间似乎对她十分畏惧。

王屋山笑道：“舒公子，你这是打哪里来？”舒雅道：“这个……我……”他有心撒个谎，但见对方笑得似乎别有意味，揣度她已然亲眼看到了自己从东面过来，便改口道：“我来得早了些，四下逛了逛。”

王屋山笑道：“想来舒公子所指的‘四下’，就是东面的琅琅阁吧。”舒雅脸色愈加局促，却又不敢轻易得罪王屋山，只放低了声音道：“当然不是。”一面说着，一面抬脚便走，意欲快些避开眼前这个伶牙俐齿的女子。

王屋山却是不肯放过他，依然笑着打趣道：“舒公子见了我就赶紧躲开，不知道见了云如姊姊是投怀，还是送抱？”舒雅本是性格温和之人，听了这轻浮言语后，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面上露出罕见的愠色，但这丝表情只是一闪即逝，他很快收敛了自己，疾步朝前走去。王屋山却只看到他的背影，不知道他已经动了真气，犹自道：“看来还不只投怀送抱这么简单了。”舒雅生生顿住身形，急遽回过头来，瞪视着王屋山，道：“娘子切不可胡说。”已然有恼羞之意。王屋山却熟知他性情，知他懦弱可欺，正要再讥讽几句，却见舒雅望向她背后，神色陡然慌乱了起来，一转头，便看见韩熙载正慢慢踱步过来。

王屋山忙迎上前去，娇声道：“相公。”舒雅也跟上来叫了声：“恩师。”韩熙载神情冷如黑铁，只低沉“嗯”了声，便自顾自地进了花厅。舒雅茫然地看了王屋山一眼，便紧追了进去。

王屋山愣在当场，心中还在想着相公为何神态如此冷淡，莫非适才她嘲讽舒雅之语被相公听见了？正暗自琢磨，突然复廊方向传来一阵人语喧哗，闻声望去，紫薇郎朱铄、太常博士陈致雍等夜宴常客正笑语连连，朝湖心小岛而来。她一眼就看到了他，众人中惟有他那么与众不同。他也望到了湖这边的她，不觉露出了一丝微笑。那笑容瞬间穿越了石桥与湖面，立时有一种脉脉幽情，从她心底里荡漾了出来。

只听见背后有人重重咳嗽了一声，这声音实在太过熟悉，她不用回

头，便已经知道是她的对头李云如到了。那一瞬间，她脸上的兴奋光华消失了，匆匆收回了目光，不及等待朱铄一行过桥，也不招呼云如，一扭纤腰，往花厅而去。李云如先是一愣，随即冷笑一声，快步跟了上去。

花厅里遍燃灯烛，亮如白昼。堂上爽朗空阔，东西两旁一色乌木桌椅，线条纤细，简洁中不失典雅。椅子的靠背、椅面还套上了浅绿色的织锦丝垫，当时中国织锦驰名天下，尤以蜀锦最为珍贵，韩府的织锦都来自蜀地，显出主人与众不同的品味和地位。只可惜几年前蜀孟昶政权为大宋所灭，蜀地尽入赵氏版图，大宋皇帝赵匡胤有意对南唐用兵，一直严厉禁止南北通商，如今再要得到一幅崭新的蜀地织锦，已经是难如登天了。

北面上首的主人席则不是普通的桌椅，而是摆了一张硕大的三屏风榻，煞是引人注目。这种榻在当地俗称罗汉床，大小近乎床榻，可坐可卧，三面装有半丈高的围子，围子框内还装饰有绘满山水画的心板，既自然又古朴，即所谓的“三屏风”。

王屋山与李云如前后脚进来时，韩熙载已经脱掉鞋子，席坐到榻上，坐姿颇为古怪。他本是北方人，犹自留存着北方人的一些生活习性⁽³⁾。不过像他这般以席地的姿势坐在榻上，还是显得相当古怪。南唐朝中亦有不少如韩熙载般避难来到南方的北方籍大臣，均尽量转变原先的习惯，与南人保持一致，惟独韩熙载从来不改，算是特立独行的惟一一例了。大概正因为还有一份不同于流俗的耿介之心，出仕南唐的北方籍官员甚至如陈致雍这等闽国的降臣才视他为领军人物。

此刻，韩熙载正紧盯着面前肴桌上一个盛放着点心的银盘。他的眼帘低垂着，看上去有些消沉，不复有往日那般恣意妄为的神采——似乎银盘边缘的一点污迹勾起了某种不好的回忆，而那些回忆正是他想要彻底忘掉的；又仿佛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他不得不为将来烦心。

他的门生舒雅则站在肴桌旁往一只金杯中斟酒，神色间，似有极重的心事。王屋山远远望见，忙奔过来道：“舒公子，这只阴文的金杯是我的，旁边阳文的那只才是相公的。”舒雅“噢”了一声，忙不迭地道：“又弄错了！实在该打，该打！”一面忐忑地道歉，一面偷眼瞧了瞧韩熙载的

脸色，见他一直保持着适才的那副姿态，似乎老大不高兴的样子，不免更加惴惴，难以自安。

王屋山见自己的金杯已经斟满了酒，不由得埋怨道：“舒公子，你怎么老是把我的金杯跟相公那只弄错呢？这两只金杯花纹不一样，区别不是很明显吗？”隐有质疑对方故意拿错之意。

舒雅一愣，尚未回答，后面李云如已然笑道：“屋山妹妹，这你可怨不得旁人。别说舒公子了，就连相公自己都经常拿错呢！除非都像妹妹你那样，成天只盯着那只金杯不放，那才不会弄错呢。”

原来李煜所赏赐的金杯原是一对：韩熙载那只为阳文，即花纹凸起；王屋山那只为阴文，花纹凹入。不过金子黄灿灿的光泽掩饰了花纹，正如李云如所言，确实颇容易混淆。

王屋山粉面一沉，露出不悦之色，但她素来在与李云如的嘴仗中占不到丝毫便宜，韩熙载也对姬妾争宠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为了避免在相公面前丢更大的人，她只好强咽下一口气。

李云如微微一笑，快步走到三屏风榻旁，从舒雅手中接过酒壶，轻巧地往阳文金杯中斟满，双手捧给韩熙载，娇声叫道：“相公！”

韩熙载抬眼望了她一眼，接过金杯饮了一小口。李云如见他并无再饮之意，又忙接回金杯放回肴桌上。抿酒下肚，韩熙载心情似乎立即好了起来，竟然一改适才的沉闷表情，朝她微笑了一下。

一旁王屋山览在眼中，不免有些忿忿起来，又见李云如含笑看了自己一眼，颇有炫耀胜利的意思，心头愈是有气，有心发作，便转向舒雅道：“舒雅公子……”

舒雅自二女进来后，便一直垂首一旁，不敢多看二人一眼，仿佛生怕会卷入什么争吵纷争中，突然听到王屋山叫自己的名字，不禁一怔，见她脸上正挂着一副不怀好意的讥讽表情，又开始慌乱起来，不由自主地向李云如望去。李云如连眨了两下眼睛，促声道：“屋山妹妹……”恰在此时，有侍女打起了珠帘，曼声叫道：“有宾客到！”

只见朱铄等人鱼贯而入，争相上前与韩熙载打招呼。除了新科状元郎粲外，余人尽是聚宝山夜宴熟客，韩熙载也不从榻上起身，只是抱拳虚作回礼状。韩府夜宴素来放诞，不分大小，不论年纪，更不讲官阶品级，当下众人将第一次参加夜宴的郎粲推到上首榻上与韩熙载并排坐了，各自再随意坐下。

一干宾客之中，以郎粲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却被推了与主人坐在一席上，他内心虽觉不妥，但因事先得了旁人嘱咐，也不加推辞，上前与韩熙载并排坐了。李云如和王屋山则各自坐了榻旁的椅子。

教坊副使李家明笑道：“人还没有到齐呢，原来我们几个还是早的了！”太常博士陈致雍环视了一眼全场，接道：“似乎少了潘佑、李平、徐铉、张洎几位。”李家明道：“正是。”顿了顿，又问道：“潘佑、李平二位相公今晚怎么会迟了？”

陈致雍所提及的四人，在南唐均非泛泛无名之辈：潘佑祖籍幽州，与韩熙载一样来自北方，年纪虽轻，却善于议论时事，很得韩熙载赏识，并直接举荐给国主，由此步入仕途，现任中书舍人，才三十岁出头，已极得李煜重视，时呼以潘卿；李平原本是个道士，早年云游四方，靠方术符箓为生，后亦靠韩熙载举荐为官，官至户部侍郎；吏部尚书徐铉为广陵人，在江南以文章书法著名，与韩熙载并称“韩徐”；张洎原任上元县尉，因辣手追杀了一帮盗墓贼而声名鹊起，时任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因博通经典得以参与机密。这四人均是夜宴常客，不过自韩熙载被罢官后，上次夜宴徐铉、张洎二人已然缺席未到，似乎有避嫌之意。但潘佑与李平均由韩熙载举荐入朝，有出自其门下之意，聚宝山凡有夜宴从来都是积极捧场——最早到场、最迟离开，不知何故今晚竟然迟了，难怪李家明好奇发问了。

紫薇郎朱铄听了发问，颇为奇怪地看了李家明一眼，心想：“那四人今晚决计不会来赴宴。如今的情势，可是大不同往日！”但随即又想：“李家明此人只知道莺歌燕舞，哪里晓得朝中大事。”他明明知道原因，却有意不说，只将目光投向陈致雍。

果听见陈致雍叹道：“他们四位，徐铉、张洎二位，应该是不会来了……”有意看了韩熙载一眼，见他丝毫不动声色，便接着道，“潘佑、

李平二位大概正忙于朝事，也顾不上来参加今晚的夜宴了。是不是啊，熙载兄？”

韩熙载却只是淡淡“嗯”了一声，仿佛对四人是否会到来并不介怀，但却又仔细环视了一遍全场，令人不由自主地疑心他是在找寻什么要紧的人。这才道：“我们先开始吧。”正当侍女斟好酒、众人一齐举杯之时，有侍女在帘外叫道：“有客到！”

陈致雍心想：“竟然还是来了！不过以目前的局势，这四人断然不会一同前来，也不知道来的是潘佑、李平，还是徐铉、张洎？”朱铎却想道：“来的断然不是那四人，不知道会是谁？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翦兰？莫非……莫非出了什么事情？”一念及此，愈发焦急起来。

陈致雍凡事喜欢抢在人前头，当即断言道：“来的当是潘佑、李平了！”拿征询的目光望着韩熙载。却见他摇了摇头，道：“是积善寺的住持德明长老。”

众人不由得大为愕然，和尚来聚宝山参加夜宴，这还是头一次听说的奇事，目光不由得一齐往门口望去。却见珠帘一揭，侍女陪同进来的客人既非德明长老，也并非潘佑、李平、徐铉、张洎几人，而是两位四十来岁的文士。

看清来者的那一刹那，韩熙载的面容起了飞快的变化，先是意想不到的诧异，随即转成了欣喜。他飞快地从榻上下来，踩上鞋子，也不及穿好，跣(4)拉着迎上前去，大声嚷道：“闽中老弟！文矩老弟！真是稀客！”

周文矩笑道：“韩相公，我和闽中兄久闻贵府夜宴世所罕见，早有心来观摩乐舞，今晚不请自来，你不会见外吧？”韩熙载道：“哪里哪里！难得二位大驾光临，当真是蓬荜生辉，还望海涵，别嫌简慢。来，这边请。这几位你们都认识了，不必我多介绍了。”

周文矩为人随和友善，当即上前与众人一一厮见，即便对王屋山、李云如这样身份卑微的姬妾也极为客气周全。顾闽中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格，只是随在周文矩身后，淡漠点头招呼，俨然露出冷傲之意。诸人

与这二人素无来往，却也忌惮他们时常追随国主左右，各自虚致欢迎之辞。

只有陈致雍心中颇有些不快，周、顾二人虽得国主宠幸，但毕竟只是宫廷画师身份，与韩熙载、徐铉这样既擅长文章书法、又在朝中享有盛名的显宦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二人不请自来不说，竟然还让韩熙载本人亲自下床迎接，后来者的气势完全占据了上风。他越想越是愤愤不平，等到顾闳中大模大样地朝他点头时，便故意笑问道：“二位特意选在今晚到访，可是因为听说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么？”

顾闳中没有直接答话，还表现出一种极为奇怪的反应——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望向陈致雍身旁的朱铄。朱铄的表情也是极为怪异——他飞快地低下头，避开了顾闳中的目光，那俯首贴耳的样子，分明像个偷糖果被长辈抓到了的孩子。顾闳中一时呆住，露出惘然的神色，就连韩熙载也留意到了他的不同寻常，正要出面圆场之时，周文矩笑道：“正是听说韩府夜宴歌舞天下无双，所以才赶不及前来瞧瞧。”

事情遂迎刃而解。但场中的气氛却多少有些变味了，韩府夜宴历来都是随意调笑、恣意妄为，众人早就习惯了，此时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还是经常能够亲近国主的人，遂不由自主地开始收敛，场面一下子冷清凝重了起来。

一千人中，尤以朱铄态度最为拘谨。其实从周文矩、顾闳中踏进花厅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猜到了他们的来意——这二人都是江南本地人，疏离韩熙载所交往的圈子，突如其来地光临聚宝山，原因只有一个，一定是受人之托，前来查探虚实。日前朝中潘佑、李平一派，徐铉、张洎一派，双方正为争夺宰相的位子斗得头破血流，可笑的是，这四人恰好都是昔日聚宝山夜宴的常客，与韩熙载交情匪浅。韩熙载本人虽然罢官去职，但官家依旧时常在光政殿召见他，问以时事，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态度，自然对党争中的双方极为重要。不过既然来的人是周文矩、顾闳中，理所当然是代表徐铉、张洎这派了。抑或本来就应验了澄心堂太监中所流传的官家猜疑韩熙载有贰心的谣言，这二人正是来窥探韩熙载动向的细作。

朱铄久历宦场，饱经世故，这其中的关节利害之处瞬间便已经想得

一清二楚，是以自打周、顾进门，便尽量不动声色地远离二人。只是他有一点感到奇怪，为何韩熙载没有看出这二人来者不善？他这个人虽然豪放不羁，但绝对是个聪明人，怎么会对这么明摆着的事不起疑心？

他正暗自思忖，忽听见李云如媚声道：“大家干嘛都还站着？咱们开始吧。”李家明也笑道：“妹子说得对，美酒佳肴当前，咱们该当好好享乐才对。”他虽在朝中为官，却不涉及政治，与大小官员没有利益冲突，向来人缘极好。当下各人应声就座。韩熙载正要举杯致辞，周文矩却突然问道：“怎么不见秦家娘子？”朱铤一直刻意保持沉默，听了这话，竟然不由自主地转向韩熙载，接问道：“是啊，秦家娘子呢？”

韩熙载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明显皱了一下眉头，他是性情中人，素来不善于作伪。此刻，众人目光都在他身上，又均知秦蕤兰在一干姬妾中地位最高，见他如此反应，不由得暗暗惊诧。

朱铤却是心中“咯噔”一下，突然醒悟了过来——周文矩、顾闳中二人确是官家派来的，但却不是来查探韩熙载的，他二人是宫廷画师，又与韩熙载并无交往，充作细作的事还轮不到他们，官家亲自指派两位写生大家以赴宴为名来到聚宝山，定然是让他们来记绘秦蕤兰容貌，再将图像送给北方大宋皇帝，作为美人计的前奏。当然，这一切都必须悄悄进行，以免惹来清议，夜宴正是最好的时机。一念及此，心中不由得又是焦急，又是愤怒。

忽听得韩熙载问道：“韩老公呢？”陪同周文矩进来的一名侍女答道：“老管家去了前院迎客。”韩熙载微一踌躇，叫道：“丹珠，曼云，你们去催一下蕤兰。”丹珠、曼云应道：“是。”

朱铤目送二女出了花厅，再也按捺不住，起身道：“失陪一下。”便装模作样地捂着腹部。众人见状，均以为他是出去方便。李家明还笑道：“夜宴还没有开始，朱相公怎么就先吃坏了肚子？”

韩熙载听了信以为真，叫侍女道：“赶紧去沏一壶蕤州⁽⁵⁾春茶来，留给朱相公漱口。”陈致雍忙道：“蕤州茶虽是贡茶，可是性子过寒了，不如泡我上次送给熙载兄的方山露芽⁽⁶⁾，更绵软温润一些。大伙儿也都可以先喝上一杯，暖暖肠子。”李家明笑道：“我倒觉得蕤州茶更好，只是

不知道朱相公更喜欢哪种？”朱铤道：“我喝茶只为怡情，茶无好坏，皆产于天地之间的精华所在，请随意。”装做赶急奔至门口，也不等待女过来，自己打起珠帘，快步奔出了花厅。

外面月华散采，玉宇澄清，比起花厅内的流光溢彩，自是另一番动人景象。朱铤见丹珠、曼云二女穿过南面小桥，径直去了前院，揣度秦翦兰必在住处，有心跟上前去，却又觉得诸多不便。

正彷徨之际，忽听得厨下那边有人道：“今晚宾客不多，不必再多添菜。等会宴间小憩时，将那大瓜洗净，用玉盘盛了，连同玉刀直接送去席上，相公要亲自开瓜。”竟然是秦翦兰的声音。朱铤不由得又惊又喜，忙绕过月门，奔将过去。

却见秦翦兰正站在厨下门口的紫藤架下，细心向仆人小布和大胖交待着。朱铤叫道：“翦兰！”又意识到不该在下人面前如此亲昵地称呼她，又忙改口道：“娘子！”一声出口，情绪也跟着高亢了起来。他与秦翦兰一道上山，在大门口分别后还不到一个时辰，却感觉已经相隔了十天半个月那么长。

秦翦兰乍然见到朱铤出现，却没有那般激动，只对小布道：“你们多送去几坛酒去宴厅。”一旁周压早就想找机会去看看夜宴，当即道：“我也去帮忙送酒。”秦翦兰点了点头。等到小布几人离去，这才转向朱铤，问道：“朱相公怎么不在花厅饮宴？”

朱铤跺脚道：“此刻我哪里还有心情饮酒！”当即说了周文矩、顾闳中不请自来一事，又说了二人到聚宝山的真正目的。秦翦兰的反应却远不似在松林听到官家派细作监视韩熙载一事时那般震惊，她仅是微微愣了一下，便陷入了沉思中。

她这般心平气和的态度，大出朱铤的意料。他自认为是了解她的——之前韩熙载派她色诱大宋使者陶谷一事对她改变甚大，虽然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但他知道，于她内心深处对韩熙载并非没有埋怨，只不过还未达到恨意的地步，她那样一个性格温婉的女子，要她对自己深爱的男人彻底失望，除非是到了无路可退的悬崖边缘。而韩熙载向国主李煜建议再用昔日越国献西施给吴王之计，将秦翦兰送给好色的大宋皇

帝赵匡胤，也许不过是句戏言，秦翦兰知晓后亦没有当真，但此刻宫廷画师就在眼前，指名道姓地找她秦翦兰，可见现今局势危在旦夕，国主在无计可施的情形下也认真考虑起了美人计。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追根溯源还是韩熙载，若不是他有意侮辱，陶谷不会自杀，北方大宋不会惊闻此事，秦翦兰拥有绝世容颜的消息也就不会传到大宋皇帝赵匡胤的耳中了，当然也就不会有探子回报后、韩熙载提出不如顺水推舟、送秦翦兰到大宋一事了。

朱铤见她虽然沉吟不语，但始终显出非比寻常的镇定，不由得又是钦佩又是好奇，问道：“翦兰，你有何打算？”秦翦兰轻轻叹了口气，道：“由他去吧。”

朱铤本以为在她那十分罕见的坚毅的神情下，已经有了某种决定，哪知道依旧只是一闪即逝，不禁大感失望，愤然道：“什么？由他去吧？翦兰，难道你真的甘心再次充当韩熙载的工具？”

秦翦兰对他的怒气有些惊诧，他一向是个隐忍的人，她也知道其实他气愤的并不是她的逆来顺受，而是经过了这么大的伤害后，她依旧不肯离开韩熙载，但这一刻，她还是为他的关怀感动了。她的嘴唇嚅动了两下，方欲开口，花厅那边突然传来一阵笑语喧哗声，她怔了一下，又将已经溜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朱铤却猛然留意到她身后不远处有人影正在月光下闪动，似乎有人躲在紫藤架后偷听，不禁悚然而惊，忙喝问道：“是谁在那里？”

秦翦兰也吓了一跳，惊然回头，却见仆人石头正一手提着一个空酒坛过来，大约是刚从花厅撤下来的，见到秦翦兰、朱铤二人，立即垂首站在一边，甚是恭谨。朱铤虽然多次来到韩府做客，却并不认识在厨下打杂的石头，只审视着他，脸上尽是惊疑之色，生怕他刚才听到了适才的谈话。秦翦兰却长舒一口气，朝石头做了个手势，石头这才提着酒坛走了。

朱铤问道：“他是谁？”秦翦兰道：“是府里的下人。”朱铤压低了嗓子，紧张地问道：“他……会不会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谈话？”秦翦兰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道：“他又聋又哑。”朱铤道：“是个哑巴？”秦翦兰点了点头，又道：“咱们走吧。”

朱铤却不似她那般释怀，瞪视石头没入黑暗中，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心头不免疑云更重。正待问明石头来历，忽听得复廊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似是有人正在奔跑。秦翦兰皱眉道：“又出了什么事？”语气甚是急躁，浑然不似她一向温婉娴静的作风。

朱铤揣度她的心境多少受了适才交谈的影响，虽然她竭尽全力不肯表现出来，但总有一种背叛令人心寒，天地间又有哪个女子甘愿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当作政治工具呢？尤其像秦翦兰这样的绝色美人，天生就该是被男人疼爱的。此刻，从月光灯影中瞧着她，真似一枝初放的兰花，身姿窈窕，柔美纯净，于极清中露出极艳来，惹人爱慕怜惜。他情不自禁地心中悸动起来，满心思地想要去呵护她，甚至觉得可以为她去死。一边想着，一边紧随着秦翦兰改道朝复廊方向而去。

刚到石桥边，丹珠、曼云二女正领着一男子奔下桥来。丹珠一见到秦翦兰便嚷道：“原来娘子在这里！”秦翦兰一怔间，丹珠又指着身后的张士师道：“这位是江宁县衙的典狱，他适才见到有人翻墙进了前院……”

跟在二女后面的男子正是张士师。他离开韩府时看见秦翦兰独自蹲在永宁泉旁，惆怅满怀的样子令他怦然心动，又见到在镇淮桥遇到过的那个叫“阿曜”的男子藏在竹林中窥探，回忆起阿曜及其母听到“聚宝山韩府”几个字时所露出的怨恨之色，担心他有所企图，便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留意观察。那阿曜尚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暗中觊觎秦翦兰的一举一动。到后来夜幕降临时秦翦兰起身进了韩府，他亦尾随到大门附近，闪入西首院墙下的一棵石榴树后。张士师远远瞧见，猜测他许认识秦翦兰，或是府中什么人，但无论如何，如此鬼鬼祟祟地在他宅邸外徘徊，形迹着实可疑。此时天色已黑，等了好一会儿，见那男子始终没有动静，他终于忍耐不住，赶上前欲查问时，才发现那男子已经踩着树后的青石翻墙进了韩府。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忙赶去韩府大门，正好遇上老管家韩延，便说了有名年轻男子翻墙入院一事。老管家一听也并不见如何紧张，以为不过又是想要猎奇韩府夜宴的金陵浪荡少年。但张士师想到那阿曜窥探秦翦兰的神情，又联想松林中朱铤对秦翦兰提及的细作一事，感到事情没那么老管家想得那么简单，只是他不便明言，便提出由他陪同老管家去搜寻那翻入府中的男子。韩府本来人手不够，老管

家一听当然求之不得，只不过侍女们先后陪同宾客去了后院，只有他一人在大门处，又担心还有客人要来，不好离开，便让张士师自行去找，稍后等他迎得最后一位宾客后关了大门再去与张士师会合。又再三叮嘱张士师切不可声张，以免惊动了客人，一旦抓住那少年，赶他出去也就罢了，不必送官。按照律法规定，主人有权将夜间无故入其家者当场格杀，捆送官府则笞四十，老管家认为这些闯入韩府的少年不过是好奇，并无恶意，因而特意先嘱咐。张士师当即答应了，直接往后院而去。他料来既然府中一干人都在湖心小岛，那男子也必定要去花厅，不想在复廊中正好遇到了奉命前来找寻秦蒹兰的丹珠和曼云，二女不认识张士师，忽在长廊中见到一陌生男子，大为紧张。张士师不得已拿出县衙腰牌，说明了情由。二女没甚见识，不像老管家那般镇定，也顾不得再去找秦蒹兰，急忙领着张士师往后院赶来，打算赶紧去花厅禀告韩熙载，不想先遇上了秦蒹兰。

秦蒹兰却并不认识张士师，听说了经过后忙叮嘱丹珠、曼云不得声张，以免惊吓了宴会客人，然后才问道：“典狱君可看得真切么？”带有明显质疑的语气，似乎无法相信会有人跟踪她潜入韩府。张士师心中想道：“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此刻他站离秦蒹兰仅数步远，可以闻到她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怡人的香味，一时不由得心荡神驰，浑然忘了身在何处。

秦蒹兰阅人无数，一望便知对方已为自己美色所迷，心中立即起了鄙夷之意，又怀疑张士师不过想利用公差的身份，找个借口进到韩府来闲逛，这种情形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她内心怀疑，表面倒也不动声色，只淡淡道：“我从前院一路过来，并未见到什么陌生人。天色昏黑，树草丛生，只怕典狱君是看错了。”言语虽然客气，但神态间自有一股冷冰冰的味道。

张士师道：“这个……”他本想说自已绝不会看错，但又生怕逆了她的意惹她不快，便道：“嗯，也许是看得不大清楚。不过……”秦蒹兰道：“即是如此，就不劳典狱君大驾了。”正要叫丹珠送张士师，一直默然站在她身后的朱铄突然叫道：“不对！适才厨下那边确实有个陌生人影！”

原来适才朱铄与秦翦兰在紫藤花下交谈时，惊觉花架后有条黑影，叫喊出声后，却见到哑巴仆人石头提着酒坛走出来。事后朱铄总觉得不对劲，开始以为是石头本人可疑，等到遇到张士师说有人翻墙入院后，越想越觉得石头出现的位置与黑影不完全符合，很可能另外有人藏在那里偷听他们谈话，而石头的出现不过是巧合罢了。正好今晚夜宴有人不请自来，另有玄机，若是真出什么事，譬如有盗贼出现在韩府，说不定能就此转移众人注意力，缓解秦翦兰的危机。可万一那盗贼听到了他和翦兰的对话，一旦闹大了张扬开去，于他岂不是惹祸上身？若是传到国主耳中，搞不好还要惹来猜忌。更有一层，倘若那人并非盗贼，正是国主派来监视韩熙载的细作，岂不是更加麻烦？他心中反复权衡利弊，难以取舍，到秦翦兰预备赶张士师出府的一刹那，他突然有了主意，于是出声支持张士师。

秦翦兰一时愕然，她并不知晓朱铄真的怀疑可能有外人潜入了府中，不明白他为什么突出此言，不由得十分纳闷，但见他意味深长地望着自己，料到其中必有缘由，又不便当众询问究竟，一时决定不下该当如何处置。

正在为难之时，花厅那边传来“铮铮”两声，琵琶乐声突起。丹珠失声叫道：“哎呀，这是李家娘子在弹琵琶，夜宴已经开始了！竟然不等秦家娘子……”一语未毕，自觉失言，便即住口，有些忐忑地望着秦翦兰。

秦翦兰丝毫不以为意，忙道：“你们两个先陪朱相公进去。”丹珠道：“可是……若果真有盗贼进入府中……”秦翦兰道：“未必便是盗贼，或许不过是溜进府中想偷瞧夜宴的少年。”曼云忙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想。”秦翦兰道：“这事我自有主张。你们先去吧，千万不要声张，以免惊吓到了客人。”二女都曾经跟随秦翦兰学习乐器，对她很是敬重，当即连声答应。

朱铄道：“那……娘子你……”秦翦兰道：“我同典狱君交代一声，很快就来。”朱铄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跟随丹珠、曼云离去。

等三人走远，秦翦兰才转向张士师，柔声问道：“典狱君预备如何处理？”她天生美貌，平生遇到过无数想方设法以各种手段接近她、与她搭讪的男子，对男人实在有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以为张士师也不过是其

中有意无生事非的一员。

张士师道：“嗯，这个……”他本是个办事干练的县吏，但美人当前，竟也变得缚手缚脚、笨嘴拙舌，连说话都结结巴巴起来。

秦翦兰道：“既然朱相公适才在厨下附近见过那陌生男子，想他此刻一定还在湖心岛上。这岛能有多大？不如由典狱君去搜索庭院及厨下四周，我这就去花厅里面看看，稍后再到厨下会合，不知典狱君意下如何？”其实她心目中早已认定那黑影便是石头，亦无心再继续应付张士师，只要他不惊扰了今晚夜宴，打算任凭他去了。

张士师点头道：“甚好。”话音未落，秦翦兰已然急遽转身，仿佛不愿意多呆一刻。

张士师目送她决然离去，心中多少有些怅然。他在皇亲国戚遍布的京师任县吏，早已经习惯人微言轻的境遇，只是他生性豁达，从来不看轻自己，因此日子照样过得快活，但此时却有一种莫名的委屈——自替老圃送瓜来到韩府，又去而复返，无不是在帮韩府的忙，现下却似乎并不受主人的欢迎。不过于他内心深处，确实不希望秦翦兰受到伤害，因而失落归失落，即使她再如何冷淡，他还是愿意留下来帮助找出那个跟踪她的神态狰狞的阿曜，何况这也是他职责所在。

他其实并不好奇韩府夜宴，但最终有一只无形的手将平白的他卷了进来。说到底，他到底还只是个官职卑微的小吏。此时此刻，他并不知道秦翦兰的命运将在今晚这场夜宴上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而这场变化更是关联着南唐未来的生死存亡。

(1) 广陵：今江苏扬州。

(2) 南唐国中，称冤者多立于京师御桥下，谓之“拜桥”。

(3) 中国古人讲究席地而坐、分案而食，这种风气到唐朝仍然相当浓厚。日本至今保留的“席地而坐”，就是学自唐朝。唐朝时，椅、凳等家具虽已经传入中国，但因为北地胡人所创，并非古制，为士大夫所不耻，一直未能流行，中原大部分地区依旧习惯依古风席地而坐。以至到了宋初，椅子、桌子之类在中国还不普遍，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弟弟晋王赵光义一同到宰相赵普家做客，赵普贵为宰相，家中竟没有桌椅凳，皇帝来了都不能不席地而坐，“设重裯

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意为席坐在地上的两重垫子上吃烤肉。而南方因为雨水频繁，空气较之北方更为潮湿，坐在地上容易得风湿之病，北地的高型家具反而比北方流传得很快，到南唐时，在江南一带繁华之地，已经很少再有人席地而坐了，大多是垂足坐在椅凳上。但这些家具，远不如后世之讲究。

(4) 跣（tā）：穿鞋只套上脚尖。

(5) 蕲州：治所蕲春，今湖北蕲春，南唐采造贡茶之所。南京名茶雨花茶即产于聚宝山雨花台，但南唐史料不见记载，当崛起于后来。

(6) 方山露芽：福建名茶，产于今福建福州。

第四章 血水西瓜

只听见“咯嘣”一声脆响，那大瓜顺刀而开，不料内里没有瓜瓤，只有瓢水，整个瓜皮包住的是一大泡水。只在瞬息之间，那瓢水已经漫过了玉盘，往肴桌乱流，一股浓厚的腥臭气开始四溢。其他人闻声围了过来，见状无不惊得目瞪口呆。

韩

府夜宴的特色不在美食，而在于美女与乐舞，琵琶则素来是宴会开场的序曲。音乐声悠扬徐缓，如潭水般纯净透明，缓缓地流出了花厅，溢满了湖心岛，响彻在韩府空旷的上空。

秦翦兰进来庭院后，并没有立即进去花厅，而是伫立在廊下一棵石榴树下，静静地聆听着。皓月当空，人影灯光，清华无比。从她所站的位置，恰好可以透过窗户清楚看到堂内夜宴全貌：韩熙载盘膝坐在三屏风榻上，如同僧人打坐一般，正襟危坐，一脸肃色，浑然不似他平时风流名士的做派；榻上右首另有一位红衣白面公子，当是新科状元郎聚了，亦盘膝坐着，但他的神态要轻松得多，大概听得入神，身子不自觉地前探，使用右手撑住身体，左手则随意地搭在左膝盖上；伴乐用的黄色节鼓已经搬取了出来，放在榻的东首，斜置在木制三脚架上。乐伎曼云正站在节鼓旁，不时望一望右首的韩熙载，看上去似有什么事急不可待地想要禀告，却又不敢轻易打扰了他听乐；榻前连摆着两张肴桌，西首坐着画院待诏周文矩，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心事很重的样子，也不像其他人那样目光在李云如身上，而是侧向顾闳中，仿若在向对方示意什么；肴桌东首则坐着另一位画院待诏顾闳中，背对窗户而坐，仅微侧着脸，看不清神态；太常博士陈致雍则坐在顾闳中左首，正紧盯着南首的李云如，左腿微微颤动，有节奏地合着拍子；李云如怀抱琵琶，坐在南首的屏风前，正对着三屏风榻，全神贯注地抚弹琵琶；朱铎则坐在她面前的小肴桌旁，扭转头观她弹奏；小肴桌的西首是王屋山，她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瞪着李云如，心思显然不在乐声上；王屋山身后站着四人——侍女吴歌正不无嫉妒与羡慕地望着李云如；舒雅手拿牙板，聚精会神地为琵琶和声伴奏。其实这曲《浔阳夜月》以鼓声伴奏效果更佳，不过舒雅不擅击鼓，便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李家明站在吴歌身旁，奇怪的是，他没有关注自己妹妹弹奏，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榻上的韩熙载，大概也觉察到了主人今晚的不同寻常；乐伎丹珠凭立在屏风边上，露出大半边脸来，正朝韩熙载身旁的曼云摇头。

除了琵琶声外，花厅里再无其他声响。然而安静的表面下，蠢蠢欲动的总是勃勃的欲望与野心，只待乐声一停，便又立即恢复了乱花迷眼的纷繁与热闹，这才是浮华夜宴的本色。

秦翦兰瞧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她很清楚今晚的夜宴于她并不简单，是一个不知道往何处去的夜宴。岁月荏苒，她已经数不清这是她第几次参加夜宴，只记得她第一次参加夜宴时，正是由她弹奏琵琶作为开场，一曲《夕阳箫鼓》技惊四座，自此她堂而皇之地步入了韩熙载的生活，过上了教坊女子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多彩而浪漫。而今十几年过去，她的幸福惬意时光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结束，韩府夜宴的开场曲亦已换了新人，殊不知李云如弹的这支《浔阳夜月》，正是学自她的《夕阳箫鼓》。不过平心而论，李云如在弹奏琵琶方面确实很有天赋，节奏处理得流畅多变、丝丝入扣，难怪现今能如此得宠，在韩府姬妾中排名居首。然而得到的不见得是胜利，也不见得会幸福，十年后呢，又会是什么样的境地？

正在怅怅满怀间，琵琶声突然急促加快，吓了秦翦兰一跳。她定了定神，这是扫轮弹奏，意为渔舟破水、浪花飞溅，充满安宁的气息，已经临近乐曲的尾声了。她已经感觉到了，今晚的夜宴格外不同往昔，花厅隐隐透出的那种压抑的气氛已经清晰地传达出了这一点。也许有人在为时局困扰吧，男人们总是这样，任何时候都放不下权位名利。但无论如何，她希望早些离开这里，热闹的人永远在热闹，寂寞的人永远想寂寞，而现在，她却必须要进去了。

她正出神，忽背后有人讶然问道：“翦兰，你怎么在外面站着？”回头望去，老管家韩延正领着德明长老走过来，忙上前招呼。

德明身材高大，一身黄色袈裟，双手合十道：“秦家娘子。”自知身为出家人，实在不该出现在夜宴这样的场合来，多少露出腼腆的神情来。

老管家问道：“你适才可曾见过典狱君？”秦翦兰点了点头。老管家微一踌躇，感到不便在德明面前多提，便道：“我先送长老进去。”秦翦兰道：“稍等一会儿，这曲马上就该完了。”老管家当即明白过来，她是不想惊扰了宾主赏乐——此刻李云如正在收尾，琵琶声由快转慢，渐细渐微，取月夜下归舟远去、万籁俱寂之意境，正是众人听得最入神的时候。这德明虽是方外之人但极通世故，当即心领神会，也笑道：“等李家娘子弹完这一曲再进去不迟。”老管家心想：“你头一次来参加夜宴，一

听便知道是李云如在奏曲，看来时常与相公来往，谈的也都是红尘中事，真是枉称了长老之名。”他既对德明起了轻视之心，也不愿意再相陪，便道：“我先去厨下看看。”秦莦兰道：“不忙。我一会儿与老公一道去见典狱君。”

老管家闻言便不再坚持，只默默地凝视着秦莦兰。她的容貌确实美得惊人，雪白的肌肤在月华下泛着淡淡的青色，显出一种沉静安然的气度来。而她最可贵的地方，还不在于她的美色才艺，而是在她有总是能为他人着想的品质。当年韩熙载公然离开城中凤台里官舍，搬到聚宝山外宅居住，抛妻弃子闹得满城风雨，其实就是为了秦莦兰。那个时候，老管家同情主母韩夫人，是相当痛恨秦莦兰的，可是慢慢地，他却渐渐喜欢上了她，甚至将她当作女儿般呵护，亲昵地称呼她的名字。可惜他的主人禀性风流，喜新厌旧，女人于他不过是件衣裳，可以自己穿，也可以送人，即使对秦莦兰也是如此，大宋使者陶谷事件便是个例子。他知道那件事对她伤害很大，虽然她未辱使命，也未曾有过任何抱怨，但日益瘦削羸弱的身形清晰地表明她内心难以名状的悲伤。可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亦不知道该如何劝说他的主人，甚至在某些时候，他觉得韩熙载跟秦莦兰一样的不幸——他的政治仕途，跟她的人生命运一样，最终无法由自己来掌握，这大概就是韩熙载好吟诵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诗句、又喜好琵琶的缘故吧。

忽听得花厅内寂静许久后，有人拍掌大叫道：“好！好！”正是陈致雍的声音。秦莦兰知道夜宴开场已经结束，向德明做了个请先的手势，道：“长老，请进。”德明也不推辞，领先而行。

老管家道：“莦兰，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很不喜欢夜宴这种场合。除了主人韩熙载之外，他大概是参加夜宴次数最多的人了，当然，他只是个冷眼旁观者。正因为如此，他再清楚不过，这些于红飞翠舞中故做孟浪放诞的人，其实各怀目的和心机，他早就厌倦了这一套。秦莦兰当然清楚老管家的心思，微微颌首，便跟着德明往花厅而去。

花厅内诸人正在品评李云如的这一曲《浔阳夜月》，她本祖籍浔阳(1)，后来才流落寓居歙州。陈致雍笑道：“李家娘子这一曲气韵连贯、落

落有致，尽现江南水乡风姿，简直就是一幅引人入胜月夜春江图。”

众人一致附和，李云如心花怒放，重重看了王屋山一眼，正要假意谦虚几句，偏有李家明一本正经地道：“妹子，你本可以弹得更好。”

李云如一时不明白兄长为何要当众为难自己，不由得十分困惑。却听见李家明续道：“倘若妹子有烧槽琵琶在手，谅来不会输于当世任何一位高手。”她这才知道兄长其实拐着弯儿地夸自己，但在场众人均不以为突兀。李家明本是优人出身，音乐才华出众，凡宫宴大型歌舞均由他主持，可谓见多识广，尤其在中主李璟在位时极其得宠，朝中大臣无人敢因其优人身份而歧视他。后来他做了教坊副使，与韩熙载在声色犬马上很是投契。李云如知道兄长表面说不会输于任一位高手，其实是想夸她的琵琶技艺已经不在国主李煜第一位王后周娥皇之下。当年周娥皇初嫁时，李煜还是太子身份，周娥皇一曲琵琶震动金陵，中主李璟特将镇宫之宝烧槽琵琶赐给了儿媳妇，所谓“烧槽”，即蔡邕“焦桐”之义，昔日有人烧桐木煮饭，正好蔡邕路过，听见烧火的声音嘎嘎作响，知道一定是上好木料，遂取取剩余桐木，带回去制作成一张琴，因琴尾部犹留有烧焦的痕迹，又被称为焦尾琴，琴音美妙无比，成为天下名琴。据说烧槽琵琶的音质尤在焦尾琴之上，可惜几年前周娥皇病死，烧槽琵琶也作为殉葬品被陪葬于地下。

对于像李云如这样热爱琵琶的人来说，能拥有烧槽琵琶那样的珍品，自然是梦寐以求的事。可惜，梦终归只能是梦。她幽幽叹了口气，不无惆怅地道：“这世间哪里还有烧槽琵琶！”李家明笑道：“没有了烧槽琵琶，却还有双凤琵琶呀。”李云如一呆，愣在了那里。

倒是韩熙载好奇地问道：“家明所指，是昔日明皇帝贵妃杨玉环所用的那支双凤琵琶么？”李家明笑道：“正是。我打听到此琵琶流落到广陵，已经派了人去买，几日后便可携到金陵。”

李云如犹自半信半疑，问道：“阿兄，你说的可是真的？”李家明道：“当然是真的。我本来想等琵琶到手后再告诉你，可实在忍不住……”

这双凤琵琶采自蜀中一株罕见的逻沙檀木，温润如玉，光辉可见，

后经乐工用金缕红文做成双凤状琵琶，音色清越悦耳，为乐器中的精品。传说当年杨玉环手抚琵琶，宛若天外仙音，飘然在云端，一曲奏毕，在场的诸王、公主、以及内外命妇都拜在其裙下，争相要做她的弟子。学弹琵琶，技艺高超固然重要，但若是有一支好乐器，也能为曲子增色不少。

其实李家明早已经看出今晚夜宴的气氛大不同于往日，想有意提一桩美事，或者可以挑起大家兴头，果然连韩熙载也来了兴致，笑道：“好！好！双凤琵琶到达金陵之日，就是聚宝山夜宴再开之时！”李云如这才相信确有其事，兴奋得浑身发抖，只连连道：“谢谢阿兄！谢谢阿兄！”顿了顿，又道，“谢谢相公。”

恰在此时，大门处璁珞轻响，帘波一漾，花气微闻，众人惊然扭过头去，顿觉眼前一亮——秦翦兰正如章台杨柳，款步陪着德明进来。

花厅内的姬妾、侍女能入得韩府，无一不是百里挑一的美人，但秦翦兰一出现，满屋粉黛顿失颜色。她已经不是妙龄韶华年纪，但那种娴雅的林下风致却是旁人无论如何都学不来的，因而她一进来堂内，便毫无争议地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最尴尬的人当属德明无异——那一刹那，众多的烁烁目光先是闻声落在先进来的他身上，在倏忽的停留之后，又疾越过他高大的身躯，投及后侧的秦翦兰，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滞。

秦翦兰先道：“德明长老到了。”神色甚是平静。她芳名传遍天下，每每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无不魂断，早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

李云如最先反应，笑道：“长老，翦兰姊姊，你们可是错过开场了。有一件天大的喜事，阿兄为我寻访到了双凤琵琶！”她急于将双凤琵琶一事宣扬开去，一是因为实在太过喜出望外，二来秦翦兰也有一面音质相当不错的罗纹琵琶，她曾为今晚夜宴向其求借，却被婉言谢绝，多少有些怀恨之心。

秦翦兰听了果然双眉一挑，显然大为震动——她也是爱好琵琶之

人，当然知道双凤琵琶的价值，正如宝剑配英雄。但这只是一瞬间之事，她很快又恢复了从容的姿态。当她见到李云如那副挑衅表情时，立时便明白了对方的那点儿心思，心想：“你当是我小气不愿借你么？那罗纹琵琶早就躺在了当铺里，不然这些日子府里哪来的伙食费？”表面也不告知真相，只微笑道：“那要恭喜妹妹了。”

李云如道：“过几日再开夜宴，蒨兰姊姊一定要指点小妹一二。”虽志得意满，话却说得颇为诚恳，毕竟在秦蒨兰面前，她还不致太造次，也自知无力与其争锋，若换了对象是王屋山，这“指点一二”就完全会是另外一种语气了。秦蒨兰只淡淡道：“指点可不敢当。德明长老是稀客，请上座吧。”

诸人这才如梦初醒，不过均与德明不熟，又因对方高僧身份，当此场合，不知道该如何出言招呼合适，也多少有些困惑：为什么韩熙载会邀请一名僧人出席今晚夜宴，须知他之前被免去兵部尚书一职，多少与佛教有关。

当今国主李煜佞佛成癖，在宫中大建佛寺，广募僧人，每遇斋食之日，凡诸郡上报死刑犯，均在佛像前点灯，称为“命灯”，能达旦夕者免死。那些被依法判了死刑的富商大贾往往厚赂宦官暗中为其续灯，因此而得免死者不计其数。对于犯罪的僧人，也不依法律制裁，只让他们诵经念佛后赦免。一些不法之徒见当和尚有利可图，争相剃度出家，如今这金陵城中佛寺众多，大小僧众多达一万余人，其中多有贪饕淫邪之辈，均由朝廷出钱供养。韩熙载上书力谏，奏书中颇多直言讥诮之语，惹怒了李煜，以其行为放荡、有失大臣礼仪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此事又牵扯到监察御史柳宣，柳宣素来反感韩熙载生活放纵，多次上书弹劾，因而韩熙载罢职被认为是柳宣进了“谗言”的缘故。柳宣为了表明自己公正无私，多次上书为韩熙载鸣冤，请求官复原职。李煜不胜其烦，斥责道：“你又不是魏徵，为何频好直言？”柳宣丝毫不让，回答道：“臣当然不是魏徵，可陛下也不是唐太宗。”李煜无言可对，然则始终不肯起用韩熙载，虔诚礼佛照旧。

按理来说，这德明应该正在韩熙载所痛恨者之列，因为当初渡江南下向李煜讲述六根四谛因果循环之说、劝其向佛的“罪魁祸首”正是德

明。但不知道为什么，韩熙载被罢官后反倒与德明多有来往。尽管他素有言行“不拘常理”之名，但此举还是令旁人大惑不解，有人推测他是想借德明之手官复原职，有人说以他清高之为人谅来不至于此，甚至连朱铤、陈致雍这等夜宴老友亦不解其意。

而德明见到眼前一派珠璧交辉、珠歌翠舞景象，自己似乎也觉不妥，颇现局促之色。还是韩熙载抢上前来，双手合拢，向德明作“佛印”之状，笑道：“长老，你可是姗姗来迟了。”德明忙还了一礼，歉然道：“贫僧⁽²⁾出城时已经夜禁，出南门时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抱歉得紧。”

虽费了一番工夫，毕竟最终还是出城了。众人听说他竟然可以在夜禁关闭城门后照常出城，暗忖自己在目前形势下尚无此等本事，不免心中有些愤愤起来。尤其是朱铤、陈致雍更是不平，僧人素来在金陵城内享有特权，若真是到了宋兵压境的那一天，他们能保得南唐一方平安么？

气氛突然有些微妙了，较之周文矩、顾闳中乍然现身时的冷清，更多了几丝对立的情绪。陈致雍更是心想：“倘若张洎在此，多半已经出言讥讽了。”

德明既是得道高僧，又有南北漫游的丰富经历，人情练达，一眼就能洞悉这些人眼中又是吝嫉又是气郁的复杂情感。然而，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来嘲笑他呢？而今南唐经济凋敝、强敌压境，这些自命不凡的官僚还不是一样沉湎酒色、无所作为？他心中有所慨叹，表面却若无其事，笑道：“贫僧既错过了开场，下面的可不能再错过了。各位请继续，别坏了雅兴。”

众人听他对夜宴饶有兴趣，毫无出家人的澹泊，均心下想道：“什么得道高僧，原来是个花和尚！”心下既不以其为然，也不再以为意，当即哄笑道：“长老说得对，别坏了雅兴。下场该到软舞了，快挪出地方来！”

秦翦兰忙带领侍女上前将南首桌椅尽数撤掉，肴桌上剩余的酒菜等先临时挪到三屏风榻前的肴桌。很快，南首腾出了一大块空地，又在东

面摆了五个圆凳，供伴奏的乐伎们就座。李家明则从屏风后推出一面红色的花盆鼓，预备自己为王屋山的软舞伴奏。人群中看起来最为期待的人是郎粲，他飞快地离开了卧榻，坐到花盆鼓旁的椅子上，那里离场中心更近。

眼见王屋山站在场边跃跃欲试，李云如的兴奋逐渐黯淡了下去，她回头见到韩熙载重新回到卧榻坐定，便跟过去坐在他的右首。正欲开言讨好之时，韩熙载却突然站了起来，脱掉了外衫顺手放在扶手上，走向李家明道：“让我来试试。”

李家明大为诧异，道：“韩相公亲自下场击鼓，可谓是十分难得了。”一旁舒雅也附和道：“是啊，实在难得，恩师多少年没有如此了。”一言既出，始觉不妥，一转眼，果见李云如正狠狠地瞪着自己。他一时慌乱，有心走过去向李云如解释，又意识到大庭广众之下，时机并不适宜，是以脚下刚动，便又停住。

却见韩熙载从李家明手中接过槌杖，试着掂量了一下，笑道：“久不弹此调，手都生涩了。”李家明道：“‘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这可是当年韩相公你教我的。”韩熙载哈哈一笑，道：“好，看我今晚能不能做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

众人听闻主人要亲自下场为爱姬击鼓伴舞，顿时兴致大增。德明特意站到了韩熙载身旁，以察看得真切。陈致雍又笑道：“唐代明皇帝曾亲自为杨贵妃击鼓伴舞，而今我南唐也要有‘击缸鼓、绿腰舞’的千古佳话了。”

王屋山已经站到了南首的屏风后，预备上场，闻言后更是惊喜异常，之前李云如风头出尽，下次夜宴未开，便已经以双凤琵琶先声夺人，她本以为今晚再难在气势上压过李云如，却想不到韩熙载竟会主动为自己击鼓伴奏。仅凭这一点，她就恨不得要开怀大笑了。抬眼向李云如望去，她正闷坐在榻上饮酒，适才的风光早已经烟消云散。

李家明关爱妹子李云如，知她素与王屋山争斗得厉害，见她怫然作色，便忙过去紧挨她左首坐下，左手抓起肴桌上的酒壶，为妹子新倒了一杯酒。李云如端起来又是一饮而尽。李家明叹了口气，正欲安慰几

句，只听得鼓声“咚咚”响了两下，丝竹乐声顿起，舞场就此开始。

蓦见王屋山自屏风后掩面转出，神韵飞扬，恰如出峡的云，被风冉冉吹将上来。她所跳的独舞，正是其最拿手的《绿腰》，属软舞一系，动作以舞袖为主，节拍先散后慢再快，对舞者的要求极高。

只见丽人在场中旋转着，眼波流盼，腰肢如水蛇般扭转翻腾，婀娜妖娆，脚下莲步凌波，飘逸而柔美。挥舞的双袖灵动异常，轻如雪花飘摇，又像蓬草迎风转舞。她本就身材苗条，长袖窄襟的长绫衣更显其纤细窈窕。尤其是在灯烛的辉映下，绫衣滢滢闪动，蓝中泛绿，炫出一种奇特的华丽效果，仿若盈盈碧波荡漾在眼前，别具幽芳冷艳之致，充满了令人欲罢不能的诱惑。

就连李家明这等见过大世面的歌舞大家也不由得啧啧称赞，暗道：“这‘江南春’果然名不虚传，又华丽又不失清爽，这趟广陵还真是不虚此行，为小丫头带回了江南春，又为妹子寻访到了双凤琵琶。”

忽有鼓声传来，气若游丝，若有若无。过得一刻，声音渐大，“得得”如马匹奔跑的蹄声，有由远及近之势。众人闻声向韩熙载望去，他正专注地盯着面前的花盆鼓，轻击滚奏。这花盆鼓因状如花盆得名，又称缸鼓，音色低沉柔和，比一般的堂鼓滑腻许多，正适合配奏《绿腰》这种女子独舞。

舞姿婆娑中，鼓声突然加快，变得清脆响亮起来。王屋山的舞姿也随着节拍急遽变快，满堂翔舞，恰如一只蝴蝶，忽低忽昂地飞来飞去，轻盈之极，娟秀之极，典雅之极。罗袖漫舞翻飞，凌云纵横，空灵剔透，每每扬起之际，更有阵阵冷香激荡飘出，令人闻之欲醉。原来她早已经在双袖中藏下香粉，只须大力挥袖，香粉即随之洒出。众人惊叹于眼前女子舞态飘逸敏捷，宛如鸿鸟惊飞，眼花缭乱之际，更兼异香扑鼻，无不心醉神迷。

李家明更是激赏不已，忖道：“这小丫头的舞技又更上一层楼了。即便是官家在此，也定会击节称赞。”一想到“官家”，又暗自庆幸起来：“幸得小周后多妒⁽³⁾，不然小丫头恐早被官家收去宫中了，不免落个与窈娘一样打入冷宫的下场。”

不过，人群中也有对眼前丽舞心不在焉的，譬如朱铄，自秦翦兰进花厅后，他便一直想寻机问清所谓“盗贼”一事，但始终未得其便，好不容易等到众人张口结舌惊艳于《绿腰》之时，见秦翦兰正站在近门处，赶紧溜到她旁侧，压低嗓子问道：“那江宁县吏可曾搜到进府的盗贼？”

秦翦兰微微摇头，一指大门处，只见老管家正陪同张士师站在一旁正饶有兴致地观舞。原来适才鼓声一响，秦翦兰便与老管家一道去庭院外寻到了张士师。奇怪的是，张士师搜遍了湖心小岛，并未见到有任何陌生人，他由此推测那陌生男子已经混入了花厅。秦翦兰却更坚定地认为张士师不过是想找理由留在韩府，既是如此，便如他所愿罢了。当下也不揭破，只说已经在院内详细找过，并未发现任何可疑形迹，不如请典狱自己前去堂内，一来或可发现蛛丝马迹，二来可以观舞。张士师不便拒绝，于是一道进来堂内。众人注意力均在王屋山与韩熙载身上，竟无人留意到几人的进进出出。

朱铄听了究竟，不免更添一层忧虑——若是无人潜入府中，那么当时偷听之人一定是府中人了。之前他与曼云、丹珠二女一道入来堂内时，夜宴已经开场，厅内诸人正聚精会神听李云如弹奏琵琶，甚至连仆人小布和大胖都缩在侍女背后听着，只有主人韩熙载正从屏风后转出来，重新回到三屏风榻坐下。朱铄见状，开始怀疑适才躲藏在紫藤花架后的黑影正是韩熙载本人。虽然他自己也觉得这样的疑虑有些匪夷所思，却不由自主地有这样的念头。正当他呆望韩熙载揣度不已的时候，对方突然抬眼望了他一眼，这一眼虽平平无奇，亦很快转开，但朱铄看来似乎别有深意，未免更加惊惧。再环顾堂内，桌椅、座次已经挪乱，只剩了李云如近旁的位置，他稍微踌躇后，走过去坐下，因自身完全在韩熙载视线之内，不得已扭转头望向李云如，装出凝神静听的样子来。此刻听到秦翦兰确认说并无外人进府，更加坚定他之前所想，一时心中转过了千百个念头，额头竟是冒出颗颗汗珠来。再看身旁的秦翦兰，神情高旷，似丝毫不以为意，正以超然淡漠的旁观者姿态观看一场盛大的人生表演，而她并不参与其中。

并非厅内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朱铄的紧张神情，他挪往秦翦兰身边时，张士师就已经留意到了。进来花厅后，初见眼前华丽精美的一切，确实感觉很是眩目，但王屋山那翩若惊鸿的舞姿并未真正吸引他，一来

他本身是个粗人，对歌舞并无太大兴趣，二来即使在这样的靡靡之夜，一片乱哄哄的情形下，他依旧没有丧失公门世家的警觉本能，何况他留在韩府本身就是为了找到那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他猜测朱铄必是对秦翦兰心仪，只不过女方未必有意，所以才会有诸多怪异情形。但为何朱铄此刻不避嫌疑地站在秦翦兰身旁呢？这小岛位于半山，四面环水，山风徐徐，清凉之极，独独朱铄满头大汗，这又是为什么？

恰在此时，陈致雍起身出了花厅，立即吸引了张士师的目光。他心念一动，请老管家盯着堂内一会儿，自己再出去巡视一圈，悄悄跟了出去。

陈致雍对韩府地形极熟，利落地出了庭院往东而去。张士师见状，以为他不过是要去茅房，当即顿住，正欲放弃跟踪，却见陈致雍突然停在一棵槐树下，伸头四下探望，却不似发现了有人尾随其后，而仿佛是在找寻什么人，神色甚是神秘，浑然不似要去茅房。然而过了一会儿后，又继续朝前走去。张士师见他径直进了茅房，又见四周并无异常，便暗怪自己多心，转身重往厨下而去。

张士师到了门口，他特意伸头往灯火通明的厨下瞥了一眼，案板上摆着两个大西瓜，正是由他帮忙运送来韩府的西瓜中最大的两个。旁边摆着一只碧玉菊瓣花耳盘，上有一把同样材质的玉刀，大概是预备切西瓜用的。

忽闻背后飒然有脚步声，回过头去，衣香鬓影中，秦翦兰正领着小布和大胖施施然走过来。小布还不知道张士师因为其他缘故留在了府中，乍然见到，很是惊讶，问道：“典狱君，你怎么还在这里？”张士师道：“唔，这个……”秦翦兰道：“是我半路遇到典狱君，特意请他留下来做客。”张士师知她不愿张扬有人逾墙而入一事，也不置可否。

小布虽觉不解，可这韩府的怪事终究见多了，便不再多问，只笑道：“王家娘子的绿腰舞就快完结了，典狱君还是赶紧去花厅饮酒吧。”张士师点了点头，正预备往花厅去时，秦翦兰忽叫道：“典狱君……”张士师顿住脚步，问道：“娘子有何吩咐？”

秦翦兰略略踌躇，最终还是走近他，轻声嘱咐道：“现下夜宴进行到

半途，请典狱君行事谨慎，务必不可张扬，以免惊吓了客人。”张士师忙答道：“但请娘子放心，我自理会得。”他这样客气，并不仅仅是由于对方温柔有礼而感到受宠若惊，而是今日一趟简单的韩府之行，他已经多少能够理解她的难处，她大概是这韩府中最艰难的人了。

离开了厨下，张士师未直接走便捷的甬道，而是沿着后院墙根，往茅房方向而去。他还是忘不了适才跟踪陈致雍时对方那副鬼祟的神态，总想着若是折返回去，或许能有所发现，即使一无所获，也不过是多走了一段路而已。

月光皎然，亮如白昼，岛上四处洒满了斑驳参差的树影。莲香气氤氲浮动于夜色中，绵密不绝。若非花厅的乐音清晰可闻，密密麻麻的鼓声骤似万马奔腾，恣意挥斥着盎然的生机，此处半山宅邸几乎就要成为梦境中的虚幻了。

刚过柴垛，张士师便远远见到前面一条黑影正躬身伏在一棵月桂树下，虽只能看到背影，身形却分明是他一直在苦苦搜寻的阿曜。他刻意沉住气，也不声张，只悄悄朝阿曜走去，预备当场将他拿住。

稍微近前些，便隐约能听到人语声，似是陈致雍在与什么人交谈，而那阿曜似是在偷听二人谈话。见此情状，张士师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只觉得这韩府洞天福地，却处处充满了奇诡。

正在此时，那阿曜突然有所警觉，蓦然回头，恰见月色下张士师高大的身形，大吃了一惊，立即飞快地朝前跑去。张士师叫道：“喂，你……”立即又想起秦翦兰先前的嘱咐，忙收声朝前追去。

不出多远，便见陈致雍正站在甬道上张望，见张士师仓促奔来，当即喝问道：“你是谁？在这里做什么？”张士师知道解释起来极费唇舌，可又不能不答，便道：“我是老管家临时请来的帮手。”

他经常巡夜，目光锐利，早已看清那阿曜穿过两树芭蕉丛后，从旁侧闪入了茅房，也不与陈致雍多说，直奔茅房而去。不料刚一转身，陈致雍上前一把握住他衣袖，慌道：“你做什么？”张士师道：“去茅房。”

陈致雍见他言行敏捷，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他是赶去茅房，竟然扯

住不愿意松手。张士师则更加惊讶，这陈致雍在南方名望极高，此刻却紧紧拉住一小吏衣袖不放，或许真有什么人藏在茅房中，他不愿意旁人见到而已。

正暗自揣测，只听见陈致雍喝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张士师要挣脱他自是容易之极，但这样一来，事情未免会闹大，便道：“我确实是……”

一语未毕，却见那哑巴仆人石头从茅房中走了出来。陈致雍忙松手招他过来，指着张士师大声问道：“你认识他吗？”石头记得白日曾在厨下见到老管家与张士师交谈，便点了点头。陈致雍这才狠狠瞪了张士师一眼，转身往花厅而去。

张士师匆忙奔进茅房，却是空无一人，不免大出意料。他又赶出来追上石头，拉住他大声问道：“你刚才见到有其他人进茅房了么？”

石头一愣，只茫然发呆，张士师便将嘴唇贴近他耳旁，重新问了一遍。石头立即摇了摇头，又指了指厨下方向，示意自己要赶紧回去干活儿，抬脚离去。张士师一时大惑不解，无论如何想不通为何片刻之间那阿曜即消失不见。

正在这个时候，花厅骤雨般的鼓声倏地止歇，突如其来的寂静仿佛在正式宣告：那绿腰软舞终于结束了。

如此宁静的夏夜，却如此躁动不安。

堂内一曲《绿腰》舞毕，众人大声叫好。不过老管家暗中品度，主人击鼓的手段已经大不及从前了，廉颇到底老矣。李家明也这样认为，倘若由他本人来配乐，效果当会更好。然则王屋山确实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跳得要好，单是那暗藏在舞衣中的冷冷冷香便已经足以惊艳全场，令人目眩神迷。

王屋山早已经是香汗淋漓，走下场时，新科状元郎粲忙迎上前去，笑道：“有劳娘子了。”抽出自己的汗巾递了上去。王屋山微微一笑，先将长袖挽起，这才接过汗巾。她甚是疲累，亦觉不便与郎粲多谈，便往卧榻走去。

侍女吴歌一直与李云如不大和睦，见王屋山今晚大出风头，甚至有劳韩熙载出面击鼓，有心巴结，抢到面前笑道：“娘子今晚可是大展风采，将那人的锋芒全压下去了。”一边说着，一边朝闷坐在榻上的李云如努了努嘴。

此时，韩熙载刚在侍女端上来的铜盆中洗完手、擦了汗，正重新走向三屏风榻，因李家明坐了他原先的位置，便坐在了李云如右侧。李家明忙使了个眼色，李云如会意，起身从兄长面前走过，取过搭在左扶手上的韩熙载的外衣，从肴桌前绕到韩熙载右侧，柔声道：“相公受累，赶紧披上衣服，可别着了凉。”

韩熙载一扫之前的沉郁，心情极佳，笑着点了点头，顺从地举起了双臂。李云如大喜过望，忙上前体贴地为他穿上。李云如刚喝了几杯酒，星眸低敛，香辅微开，比平常更加娇美动人，韩熙载兴致之下，居然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脸庞。

王屋山远远望见，当即面色一沉，又见吴歌不知好歹地挡在面前絮叨，便不耐烦地伸手将她推开，不料王屋山指甲上的尖护甲凑巧戳在了吴歌的手臂上。吴歌痛呼出声，却也不敢得罪对方，只得让在一旁暗生闷气。

李云如到肴桌前寻到自己的琉璃酒樽，斟满酒，自己先饮了一小口，预备将剩下的酒喂给韩熙载喝，这是韩府夜宴常见的调笑方式。不料刚一转身，王屋山疾步走来，正撞个满怀，大半杯酒全泼在了李云如的新衣服上，酒樽也滚落一旁，幸好地上铺了毡毯，幸未摔破。

王屋山忙赔礼道：“对不住对不住，云如姊姊，我不是有意的……”李云如脸色早已经黑了下来，低头看了看被酒打湿的衣服，没好气地道：“我这杯酒是要拿去给相公饮，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她的声音颇大，正三三两两交谈的宾客也被吸引了注意力，一齐望过来。

李家明忙抢过来捡起酒樽圆场道：“妹子，屋山刚跳完一场舞，有些累了……”连连朝李云如眨眼，示意她不可当众发火。李云如心中权衡利害得失，怒气这才稍解。

王屋山歉然道：“对不住，云如姊姊，我实在是有些疲累了。”走到肴桌前，拿起她那只引以为傲的金杯，里面还有半杯酒，她又添了半杯，奉到李云如面前，道：“姊姊的酒樽脏了，若是不嫌弃，这杯酒就当是我给姊姊赔礼吧。”

李云如一时愕然，不明白王屋山到底在打什么主意，要知道她素来把她那只宫里得来的金杯当作宝贝，都不许旁人多碰一下，如今却奉给自己，未免太不像其平日为人行事了。她既疑心对方心怀不轨，便不愿意去接那杯酒。王屋山立时僵在当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颇为难堪。

还是一旁李家明重重咳嗽了一声，李云如这才顿悟过来，原来王屋山是在做戏给相公看呢，自己如果再不接，就显得太过小肚鸡肠了，所以不能让她的小小伎俩得逞。李云如一念及此，只好勉强笑道：“既然屋山妹妹不是有意，这杯酒我就喝了吧。”接过来一饮而尽，又将金杯塞回王屋山手中，重重看了她一眼，这才扭头朝韩熙载笑道：“相公，我先回房去换件衣服。”韩熙载兴致颇高，点头道：“嗯，我们等你。”

李云如莞尔一笑，朝门口走去，越过屏风，正好遇到秦翦兰打帘进来，也不招呼，只挑衅似地看了她一眼，自回琅琅阁去了。一旁朱铎正与周文矩、顾闳中漫谈江南书画，远远望见秦翦兰进来，不觉有些走神，便道：“我出去方便下。”周文矩笑道：“朱相公请便。”

朱铎忙奔门口而来，擦肩而过时，悄悄向秦翦兰使了个眼色。忽见她身后尚跟着小布、大胖与那哑巴仆人石头，各抱着西瓜和酒坛，不由得一愣。仔细审视石头时，他却仿佛没有任何觉察，只旁若无人地走到西首，将酒坛放在了墙角，又默默地打帘出去。

秦翦兰微朝朱铎颌首，似是示意他先出去，自己随后就来，等朱铎出了花厅，才径奔榻前的肴桌。老管家已经让侍女将肴桌简单收拾了一下，秦翦兰将手中玉盘和玉刀放下，又命小布将手中大瓜放到玉盘上，大胖抱的瓜要小许多，暂时放在一旁肴桌上。

韩熙载正向李家明详细询问双凤琵琶情形，见大西瓜奉上，立即笑吟吟地问道：“是城北老圃的瓜吧？”秦翦兰点了点头。李家明笑道：“想

不到这么多年了，韩相公仍是好这一口。”韩熙载嘿嘿一笑，左右看了看，问道：“怎么不见了致雍兄与朱铎兄？”秦蒨兰答道：“大约出去方便了。”韩熙载道：“嗯，不等他们了。”向老管家道：“韩公，先切开一个西瓜吧。”

老管家应声上前，右手握起玉刀，左手扶住玉盘中的西瓜，将要切时，突然又觉得不妥，转动了西瓜好几次，终于选妥了下刀的位置，比划了一下，这才一刀切了下去。

韩熙载尚且朝李家明笑道：“我可是甘当饕餮之名……”一语未毕，只听见“咯嘣”一声脆响，那个大西瓜顺刀而开，不料内里没有瓜瓤，只有瓢水，整个瓜皮包住的是一大泡水。老管家捉起玉刀，一时震住，连声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韩熙载与李家明不约而同地从榻上坐直了身子，呆望着那西瓜。只在瞬息之间，那瓢水已经漫过了玉盘，往肴桌乱流，一股浓厚的腥臭气开始四溢。其他人闻声围了过来，见状无不惊得目瞪口呆。

德明惊道：“似乎是血腥气。”众人一怔间，只听见背后有人道：“不错，正是血腥气！”

诸人回过头去，张士师正快步抢上前来。周压因手脚麻利，一直帮忙在花厅内添酒，手忙眼更忙，连适才张士师曾经到场观绿腰舞也未曾留意到，此刻突然见到他出现，不免惊讶异常，道：“典狱君，原来你还在这里！”

张士师来不及一一招呼，只朝众人拱了拱手，即走近肴桌，俯身闻了闻，皱眉道：“这是血水。”

舒雅难以置信，嚷道：“血水？这怎么可能？”李家明也从卧榻上站了起来，加重了语气追问道：“你是说这西瓜中流出的是人的血水？”张士师道：“或者并非人血，而是牲血，我尚不能肯定。”

他仔细查探了一番，见那玉盘中淤积的血水表面隐隐泛出黑紫色，大惊失色，忙从犹自怔在原地的老管家手中夺下玉刀扔到肴桌上，连声叫道：“退后，快些退后！”众人茫然不知所措，面面相觑。

韩熙载不满地道：“不知典狱到此……”张士师恍若未闻，走近秦翦兰道：“请借娘子银簪一用。”

秦翦兰虽不明所以，依旧从发髻上拔下银簪。张士师拿那只银簪伸到玉盘中，光亮的银色立即变得乌黑。李家明惊叫道：“原来这西瓜有毒！”乍然一语，顿时引来诸人一片惊呼，大多人连连后退，生怕被那带毒的血水西瓜沾染上身。

王屋山早已经花容失色，惊惶不能自己，一手掩面，一手不由自主地抓住了旁侧郎粲的衣袖。郎粲勉强拍了拍她肩头，示意不必惊慌，但其实自己也按捺不住地恐慌，甚至有些后悔今夜来这聚宝山参加宴会。

秦翦兰虽没有像旁人那般退开，却也是面色惨淡如纸，喃喃道：“怎么会这样？”身子摇晃了两下，显是从未见过此等情形，骇异之极。韩熙载正起身离开卧榻，见她风雨飘摇，忙伸手扶住，搀到一张椅子上坐下，问：“你受惊了。”

秦翦兰恍惚难安，一直到坐下才发觉扶住自己的人是韩熙载，有些意外，摇了摇头：“我没事。”韩熙载低声问道：“你怎的比前些日子清减了许多？”言语之间甚见关切。

秦翦兰顿觉有千般柔情、满腔心事，却是一字也说不出——自向大宋使者陶谷施美人计那件事后，他们便渐渐疏离，她本来以为，那种心上的鸿沟再也无法填平，但这一刻，他们仿若跨越了一切障碍，又亲近了——发怔半晌，眼眶一红，道：“改日说吧。眼前这事……却如何是好？”韩熙载淡淡道：“他们要杀的人是我。”秦翦兰一怔，问道：“他们？”

韩熙载冷笑一声，面色突然严峻如铁，回身问道：“韩府吃老圃的西瓜二十年了，从来没遇到今天这样的怪事。今日这西瓜是怎么来的？”他的声音并不严厉，但却自有一股不容人反抗的威严。

老管家终于醒过神来，望了一眼张士师，结结巴巴地道：“西瓜……西瓜是典狱君……送来的……”

电光火石之间，张士师已然明白了自己的不利处境——他既非韩府

中人，又不是夜宴的客人，送过西瓜后更以“可疑”的理由主动要求留在了韩府，理所当然地是最值得怀疑的人选。果见众人目光如箭，毫不留情地注往他身上。

恰在此时，珠帘微响，陈致雍和朱铄揭帘而入，见堂内气氛凝重，人人肃穆，不免惊讶万分。朱铄脚下未动，目光早已经投向了一旁的秦翦兰，她却丝毫没有留意到他的进来——她正委顿地倚靠在座椅上，茫然地望着肴桌上的西瓜，又是惊奇又是困惑。

陈致雍心下大奇，问道：“出了什么事？”李家明答道：“有人在西瓜中下了毒。”他虽没有指名道姓，视线始终不离张士师左右，话中之意不言而喻。

一刹那间，陈致雍和朱铄互相对望了一眼，神色不约而同地起了微妙的变化——意外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惟恐祸及自身的慌张。幸好堂内诸人注意力不在二人身上，只稍作回望，随即迅速扭转目光，继续瞪视着张士师。

张士师久历刑狱，深知人言的可怕，不等旁人发问，立即解释道：“下吏江宁县典狱张士师，今日恰好路过城北，受老圃之托，送西瓜到贵府，绝非下毒之人。”韩熙载沉声道：“那这西瓜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士师道：“这个……下吏也不十分清楚……”

他已经详细回忆了整个经过，从在瓜地亲眼见到老圃从瓜蔓上摘下西瓜放到车上，再由他一路送来韩府，直接运到这湖心小岛的厨下，中间并无任何差错。如果说谁有机会下毒，那么一定是韩府中人，且时机是在他运瓜到韩府之后。但西瓜不同于其他酒水菜肴，外有厚厚的瓜皮，下毒难度既大，又极易被事先觉察，此人若有心杀人，又怎会愚笨至此？这一节，他想得到，堂内诸人自然也想得到——有机会在西瓜中下毒的人远不止他一个，但他却是惟一个只有机会在西瓜中下毒而无法接触到其他食物的人——因而无论如何他这个送瓜人都脱不了嫌疑。

既知在西瓜一事上难以自明，他只好抗声力辩道：“下吏身为公门中人，深知天子脚下、王法可治，怎会平白无故地往瓜中下毒？况且下毒目的无非是要杀人。杀人就该有下手的对象，下吏今日受人之托，才第

一次来到韩府，与在座各位大多素不相识……”说到这里，他顿了顿，深觉“素不相识”一词并不妥贴，堂内几位官员虽不认识他，他却是认识对方的。

周文矩忽接口道：“我认识典狱君，我们是同乡。”其实早在王屋山热舞绿腰、张士师初到花厅时，他便一眼认出了这位句容同乡，只是一直不得其便招呼而已。

张士师亦深感意外，他习见官僚的明哲保身与势利，当此不妙处境，得到周文矩的主动出声招呼，本身就是一种支持，便朝他感激地点了点头。

朱铄进来后视线一直不离秦翦兰左右，这时候却突然插口问道：“典狱说是受人之托，受谁所托？”神色颇见紧张。张士师道：“还能是谁，当然是受老圃之托了。”朱铄道：“噢。”这才略略松了口气。

张士师见他言行古怪，恍然有些明白过来，对方该不会是将他当成了那个所谓的官家派来的细作吧？但他此刻无暇念及更多，急于摆脱自己的嫌疑，又道：“下吏绝非下毒之人。各位切莫忘了，适才可是下吏向秦家娘子求借银簪，试出这西瓜有毒的啊。”众人听了均觉有理，惟有陈致雍冷笑道：“贼喊捉贼，这恰是典狱的厉害之处了。”张士师愕然不解，问道：“陈博士此话怎讲？”陈致雍冷笑道：“典狱适才还说与某等素不相识，现下却突然认识我陈某了。想来这里韩相公、朱相公诸位，典狱也该认识的。”张士师自知适才失言，只好道：“各位官人(4)我自是识得。下吏本来的意思是，我与各位既无冤，又无仇，即没有杀人的动机，当然也没有下毒的对象……”

陈致雍道：“典狱若不是别有所图，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替没有任何交情的老圃送西瓜？”张士师迟疑道：“这个……仅仅是因为老圃缺人手，而他又答应了秦家娘子，要送瓜到韩府。”

他当然不能说他答应送瓜最重要的理由是想再见秦翦兰一面，心下想着，却情不自禁地抬目看了她一眼。此刻，他是全场瞩目的焦点，他这一眼立即引来了更大的猜疑，就连秦翦兰也不愿意再装出面上的客气，开始以一种忿意的目光睥睨着他。

陈致雍喝道：“你来聚宝山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在西瓜中下毒？”不仅声色俱厉，且完全已将张士师当作了下毒的凶犯。

张士师心头顿时火起，他虽不知陈致雍为何喧宾夺主、一再对自己发难，但此刻要转危为安，惟有将他心中想到的可疑的人一一列举出来，虽有以下犯上之嫌，但权衡得失，也只能如此了，当即反唇道：“下吏不过是个运输工具，负责送瓜到聚宝山而已，至于瓜到了韩府后又发生了什么事，下吏一无所知。以下吏之愚见，陈博士的嫌疑其实比我更大呢。”陈致雍一愣，愕然道：“你说什么？”张士师道：“陈博士在舞蹈半途离开，出去了老半天，大伙儿都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而西瓜一直放在厨下，你完全有充裕的时间下毒。”

果如张士师所料，众人的视线瞬间移到了陈致雍身上。大家这才知道原来陈致雍不等舞蹈结束就已经离开花厅，试想王屋山今晚的绿腰舞是何等飞红流翠，令人如痴如醉，他竟然舍得中途离开，莫非真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缘由？

陈致雍怔得一怔，这才反应过来，气急败坏地道：“什么？你不过是个小小县吏，竟敢怀疑我下毒？可知道诬告构陷朝廷命官是反坐大罪？”张士师道：“这个下吏自然知道。不过下吏只是说陈博士有嫌疑，并没有说你就是下毒的凶犯，何来诬告一说？陈博士只要讲清适才离开花厅后的行踪，理可当众证明清白。”

陈致雍勃然大怒道：“我凭什么要向你交待行踪？！”他既露理屈词穷之态，自觉发窘，便冲韩熙载一抱拳，赌气道：“熙载兄，弟先告辞了。”韩熙载忙叫道：“致雍老弟……”一边向舒雅使了个眼色。舒雅会意，当即上前劝道：“陈博士何必着急！现今天还未亮，山道极不好走。何况即便回城，也还是夜禁时分，城门未开……”陈致雍却是不肯听从，执意要走，又冷笑道：“等天一亮，我就去江宁县，问问赵县令手下何以有如此县吏。”

张士师见事已至此，索性道：“陈博士，下吏不妨直言，你要是就此离开，嫌疑可就更大了。如果你自认问心无愧，就该留在这里把事情说清楚。”陈致雍正待喝斥，却不料新科状元郎粲竟突然出声附和说：“典狱君虽然有所冒犯，说的却也确有几分道理。”

陈致雍气得脸都绿了，他年轻时也是个快意恩仇的任侠人物，此刻真恨不得立即上前用刀杀掉张士师，方解心头之恨。然一干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有审视探究的，有惊讶好奇的，有意味深长的，有漫不经心的，有飘忽不定的，当真如烈焰焚身。他进也不是，退也不得，忍得一忍，才勉强道：“适才我半途离开，是去了茅厕……”

张士师其实早已经仔细盘算过时间，陈致雍离开花厅时他立即尾随其后，一直到茅厕附近时见并无情状才去了厨下，在那里又遇见了秦翦兰、小布和大胖，他们正是因为舞蹈即将结束才来厨下取果蔬的，往西瓜中下毒当在这之前，是以陈致雍并无机会。之所以要引众人去怀疑他，一来是瞧不惯他那副总是高高在上的样子；二来可以让他尝尝被人怀疑成凶犯的滋味；三来他确实形迹鬼祟可疑，不知与什么人在茅房外交谈，那名叫阿曜的男子藏在树后偷听他谈话，后又一闪即逝，或者与他有什么关联也说不定。其实说起来，那阿曜才是最大的嫌疑人，莫非是白日在镇淮桥买瓜不成，心怀怨恨，以致追到聚宝山来下毒？当时瞧他及他母亲神色，便已经可断定与韩熙载有宿怨。

正待说出阿曜一事时，陈致雍突然加重语气嚷道：“适才在茅厕外遇到典狱时，你不正是沿墙根从厨下过来么？”张士师正要答话，一直缩在人群后的小布猛然想了起来，叫道：“呀，我们刚刚确实在厨下遇到了典狱君，是也不是，娘子？”秦翦兰已经镇定了许多，她仔细回忆之后，这才点头道：“的确如此。”

陈致雍顿时如获至宝，音调又高亢了起来，急不可待地道：“这就是了，典狱就是下毒的凶犯！快，快拿绳子将他捆起来，等天明送交江宁府处置。”

众人互相望着，却不说话，也无人上前捆拿张士师。陈致雍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有些越俎代庖了，问道：“熙载兄，依你看……”韩熙载微一思忖，即道：“就依致雍老弟的法子。来人……”

张士师忙道：“且慢！我还有话说！”韩熙载冷冷道：“你还要强辩么？”张士师道：“强辩不敢，请听下吏一言，我个人被冤枉不要紧，然而真正的凶犯尚藏在府中，说不定还会继续对各位下手。”

他知道众人闹了半天，又惊又惧，各有疲惫之色，都巴不得早些离开这血光之地，绝无心思再继续听他长篇大论的辩解，因而这一句话说得极为高明，足够耸人听闻，又涉及各人安危，即使无意听他辩解之人也绝不敢轻视。

果然德明先道：“韩相公，不妨先听听他说些什么。”韩熙载尚在沉吟，周文矩道：“不知道韩相公是否知晓，典狱君的尊父，就是前句容县尉张泌。”韩熙载讶然道：“噢？”显是知道张泌此人。张士师尚不知道父亲名头竟会如此之大，连韩熙载一听之下都现出尊敬之意。

韩熙载道：“既是张少府(5)之子，且听听你的辩词。”张士师道：“西瓜由下吏一路送来，若果真是我下毒，我半路即可落手，用不着再费事去厨下。何况送完西瓜后我本可以马上离开，不必刻意留下惹人怀疑……”

韩熙载道：“这正是我想问你的，你何以不在夜禁前回城，而是留在了韩府？”李家明插口道：“肯定是想留下来看看闻名江南的韩府夜宴吧？”张士师道：“并非如此……”当下原原本本将如何在出府时见到一陌生男子翻墙入府的经过说了。

老管家忙道：“确有此事。典狱君跟我讲过后，我以为又是前来偷窥夜宴的浪荡少年，便自作主张让典狱君留在府中搜寻此人。”丹珠、曼云二女也出面作证。老管家道：“不过之前典狱君未曾言明那男子是尾随秦家娘子而来。”张士师迅速望了秦蕤兰一眼，低声道：“我是怕娘子知道真相后惊惧难安，坏了宴会雅兴。”

秦蕤兰微微一怔，柔声道：“真的该多谢典狱君美意。”她本一直不信有陌生人闯入府中，认为那不过是张士师为了留在府中刻意编造的谎言，现今才知道果真有其事，不免心中颇感愧疚，便想为张士师开脱，又道，“这么说来，往瓜中下毒的人很可能就是那闯入府中的陌生男子了。”

张士师道：“诚如娘子所言，下吏也是这般认为。”当即说了这男子下午曾在镇淮桥向他买瓜，未得其便后恨恨而去。又道，“适才我离开厨下往茅厕去时，又见到了这男子，追上去时却不见了人影。看起来他对

这里的地形极熟，应该来过不止一次。”

朱铤皱眉道：“到底是什么人？”张士师迟疑了下，终于道：“我曾听到那妇人叫那男子阿曜。”

却见秦翦兰如遭雷击，急问道：“阿曜？典狱君说那男子叫阿曜？”张士师道：“正是。”之前他一直未提阿曜母子听说“聚宝山韩府”几个字后的憎恨反应，此刻见到秦翦兰神色剧变，更加确认那对母子与韩府有宿怨。

秦翦兰又问道：“那男子是不是二十来岁，面色十分苍白，太夫人则腿脚有些不便？”张士师道：“是。”心想原来她认得这对母子，这样倒也省事，找到那阿曜变得容易多了。

秦翦兰不再说话，只望着韩熙载，似在等他示下。韩熙载面容阴沉得厉害，一言不发。花厅内一时陷入了死寂，静穆得可怕。张士师不明究竟，亦不便询问，只好等待着。

过了好一会儿，韩熙载才道：“阿曜不会是往瓜中下毒之人。典狱是否还有别的推断？”言下之意，竟似已然完全信任了张士师，想请他找出真凶。

众人一时语塞，不知主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张士师也不知情由，莫名其妙之余，颇感受宠若惊，当即道：“据下吏来看，当属阿曜的嫌疑最大，不知道韩相公缘何能肯定他不是下毒的凶犯？”

韩熙载只哼了一声，随即缄口不言，那神态分明是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舒雅小心翼翼地道：“典狱君有所不知，阿曜是我恩师韩相公的幼子。”

张士师“啊”了一声，恍然明白了过来——原来他在镇淮桥所遇到的老妇人正是韩熙载正妻，阿曜则是韩熙载与韩夫人所生幼子，韩氏母子所怨恨的并非韩熙载，而是聚宝山一干姬妾，这就难怪韩曜为何躲在竹林中用仇恨的目光窥测秦翦兰了，据说当初韩熙载斥巨资在聚宝山修建别宅，为的就是将秦翦兰金屋藏娇。也难怪一直寻找不到韩曜，他必是来过多次，对建筑布局极其熟悉。既然他是韩熙载亲子，当无可能是下

毒者了，即使他有心杀死众姬妾，然则这瓜只有府中首脑人物才吃得到，首当其冲的是他的亲生父亲，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弑父有悖人伦不说，且为“恶逆”大罪，名列“十恶”之中，仅次于谋反、谋大逆和谋叛，必然也会牵连他母亲家族，仅从韩曜极孝顺母亲这一点而言，便可断定他不会有此轻率举动。

陈致雍却已经不耐烦起来，道：“那么，到底是谁往瓜中下了毒？这里这么多人，只有典狱一人是陌生人，难道不是他最可疑么？”朱铎劝道：“陈博士稍安毋躁，且听韩相公怎么说。”

韩熙载不答，只拿眼睛去望张士师，分明是想听取他意见。张士师佯作不明，韩熙载只好道：“除了阿曜，典狱以为还会是谁下毒？”

张士师咳嗽了声，道：“下吏以为，下毒之人应该就在我们当中……”众人“呀”地一声惊呼，各自反应不同，有惊讶的，有恐慌的，有无法相信的，有急忙往旁侧望去的。

张士师又道：“要找出凶手，下吏恐怕又要有所冒犯了。”一边说着，一边重重看了陈致雍一眼。众人以为他在暗示陈致雍就是凶手，不由自主又投射去狐疑的目光，陈致雍身旁的侍女吴歌甚至刻意远离了他数步。陈致雍大怒，朱铎忙上前扯住他，道：“不如听听典狱怎么说。”

张士师出了一口恶气，心中颇为得意，这才道：“陈博士其实并无嫌疑，他虽然中途离开，但却是往与厨下相反的茅厕方向而去，之后不久秦家娘子便与小布、石头一起回到厨下取瓜，他并无下毒的机会。要说这嫌疑最大的人嘛……”说到这里，他突然起了孩童心思，想捉弄一下这帮平日高高在上的显宦，便有意顿住。

朱铎最急不可待，催问道：“快说，到底是谁？”张士师道：“正是朱相公你。”朱铎愕然道：“我？”怔得一怔，才问道：“典狱此话怎讲？”态度却比陈致雍要沉稳得多。

张士师道：“朱相公适才不是离开了么？”朱铎道：“那又如何？”张士师环视了一遍众人，问道：“不知道朱相公离开前是否与谁打过招呼？”周文矩犹豫了一下，答道：“朱相公说是要出去方便。是也不是，

阁中兄？”顾阁中点了点头。

张士师道：“先不说这瓜里面如何成为血水，据下吏推测，那往瓜中下毒之人事先并不知道这瓜是个血西瓜……”一边说着，一边走近肴桌，拿起玉刀，手起刀落，切开了另一个头小一些的西瓜——果见红瓢沙珠，鲜嫩欲滴。再隔汗巾抓起适才试过的银簪一头，将完好一头插入，银簪顿时一片乌黑。

诸人不约而同地“呀”的惊呼一声，舒雅道：“原来两个瓜都有毒！”张士师道：“正是！若是适才老管家刚巧开的不是血西瓜，而是这个瓜，表面丝毫看不出异样，那么，有毒的西瓜便顺理成章地进了各位的肚子。但恰好在开瓜之前，朱相公离开了花厅……”郎粲惊叫道：“哎，还真是！”

众人心下顿时雪亮——正如张士师所言，若不是西瓜恰好是个血水西瓜，那有毒的西瓜早就被吃进了肚子，只有朱铄和陈致雍可以避过一劫。而陈致雍离开得更早，又有张士师作证他确实去了茅厕。比较起来，朱铄嫌疑最大，他分明是知道西瓜有毒，故意提早离开。

陈致雍更是惊惧难安，他适才从外面进来花厅时，见到朱铄站在花架下，似在等人，特意上前去问，对方神色慌乱，只说花厅里面太热、出来凉快，约他一同入内，他却一再推诿，后来实在拖延不过才随他进来，现在想来，朱铄的确非常可疑。一边想着，一边不由自主地也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朱铄。

却听张士师又道：“下吏适才进来时，凑巧看到朱相公一直在院落内徘徊，似是在等待着什么……”陈致雍忙道：“这点我倒可以作证。本来朱相公还不愿意进来，是我强拉着他进来……”忽又想起了什么，问道，“朱相公，夜宴开场前你捧着肚子出去，果真是去了茅厕么？”

朱铄尚在沉吟中，周压惊叫道：“呀，夜宴开场前我们几个还真在厨下遇到朱相公了！小布，是吧？”小布道：“对呀，当时秦家娘子也在，小胖也在。”秦翦兰叹了口气，轻轻道：“嗯。”朱铄呆在当场，过了半晌，才慢吞吞地问道：“你……你们怀疑是我下毒？”

众人一时沉默不语，朱铄位居中枢，名高位重，若非有迫不得已的理由，他绝不会这么做。而当此局势微妙之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人敢去多加揣测。

张士师却是对政治一窍不通，他所关注的仅仅是案情本身，哪知道旁人的玲珑心思，暗忖道：“毒药药人是死罪，按律当绞，朱铄位居高官，又与韩熙载交好，实在想不出他能有什么动机冒险下毒。”想了想，又道：“朱相公嫌疑最大，不过他并不是惟一的嫌疑人。”

陈致雍问道：“难道还有别人么？”言下之意已经认定朱铄就是下毒的凶犯。张士师道：“当然，凡是有机会接触到西瓜的人都有嫌疑。宾客中以朱相公嫌疑最大……”又一指舒雅道：“也包括这位公子……”

他已经大略猜到对方即是韩熙载门生舒雅。之前他离开韩府时，曾经见过舒雅在石桥上徘徊，可见他比其他宾客都要早到，因而也有机会到厨下落毒。

舒雅惊讶道：“我？怎么会？正如典狱所言，适才若不是血西瓜的话，我自己也已经吃了有毒的瓜了呀。我怎么会下毒害自己？”张士师道：“我们尚不能肯定，若不是血西瓜，也许会有人故意找借口不吃毒西瓜，跟朱相公提前离开花厅一样，也可以避祸。”舒雅当即涨红了脸，嘴唇嚅动了几下，断断续续地道：“韩相公是我恩师，我怎么会……”

周文矩忙道：“典狱没说一定就是舒公子下毒，只是说舒公子有嫌疑。”又问道：“典狱，还有哪些人有嫌疑？”一旁顾闳中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有些怪他不该这么多问。

张士师道：“这可就很多了。西瓜由我本人黄昏时送到韩府，从那个时候起，到刚才切瓜，凡是能到厨下接触到西瓜的人——也就是说，韩府中人个个都有嫌疑，当然也包括下吏自己。韩老公，请你将府中所有人都叫来，我们要找出下毒的人。”

老管家环视了一眼，道：“除了石头，都已经在这里了。”张士师点头道：“那好……”

秦蒹兰突然打断了话头，问道：“典狱君适才说韩府中人个个都有嫌

疑，也包括我家相公吗？”张士师一时愣住，不明白她为什么问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呆了片刻才答道：“是的。”

再看韩熙载时，依旧沉着脸，似并不以为意。朱铄立刻想起他与秦翦兰在厨下附近交谈时那躲在花架后的黑影，又想起夜宴开场后他回到花厅时正见韩熙载从屏风后转出，似是外出新回。正踌躇要不要将这一节讲出来时，听见张士师又道，“韩府人中，王屋山娘子肯定是没有嫌疑的，可以首先排除。”

众人大感意外，一齐望向王屋山，王屋山莫名其妙地道：“我？”李家明忍不住问道：“为什么单单就王屋山没有嫌疑？”王屋山听他似乎还不服气，有心将自己卷入，当即恼怒地瞪了他一眼。

张士师当即说了曾在御街撞上王屋山一事，王屋山这才认出张士师就是白日在御街撞到自己之人，道：“原来是你！”张士师道：“王家娘子关心自己的衣裳鞋子胜过自己的身体，可见她不但爱美，而且非常在意这些琐碎之事。像她这样的娘子，绝对不会进入厨下那种地方的。”王屋山大喜，拍手道：“典狱真是聪明得很，我这辈子都没有踏进厨下半步呢！”

众人面面相觑，直到此刻，才都有了要对张士师刮目相看的意思。

舒雅道：“那么依典狱看来，到底是谁下毒要害恩师？”语气甚是穷蹙，一是确实关怀韩熙载，二来也想急于摆脱自身嫌疑。张士师道：“下毒要害的对象未必就是韩相公。”

诸人顿时一片哗然，李家明茫然问道：“不是要害韩相公？那到底要害谁？”张士师道：“这个……下吏暂时还不知道。还要请各位帮忙好好想想，下毒者的目标本来是谁？譬如我本人，是临时来送瓜的，肯定不是目标人物，可以首先排除。老管家、仆人、侍女、乐伎也都可以排除，因为他们基本没有机会吃到这个大瓜。剩下的各位，你们认为自己谁会是凶犯的目标？”

顾闳中和周文矩交换了一下眼色，迟疑道：“我二人本来也不在宾客的名单上，应该也不是凶犯的目标。”

张士师点了点头：“那么还剩下韩相公、陈博士、朱相公、李官人、舒公子、状元公、王家娘子、秦家娘子……”李家明忙道：“还要算上我妹子李云如。”张士师道：“嗯。这位长老……”韩熙载道：“德明长老也是临时受邀而来，并非夜宴常客。”张士师道：“还剩九个人……”

舒雅道：“会不会我们这九个人都是目标？我们这九个人恰好是最常在韩府参加宴会的。噢，状元公郎粲除外，他今日是第一次来。”张士师道：“如果九个人都是下毒对象的话，那么凶手就是……”回身一指一旁的老管家、小布与小胖：“他们三个其中的一个。”

三人一时呆住，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好半晌后，小胖才跳了出来嚷道：“什么……我们三个怎么可能下毒？我看最有可能下毒的就是典狱君你了。”张士师道：“凡是投毒……”

忽听秦翦兰道：“他们三个绝对不可能下毒。”她的声音依旧轻柔，却甚是坚强有力。张士师道：“下吏相信娘子的话。反过来说，他们三个不可能下毒的话，目标就不可能同时是你们九个人。”

秦翦兰正欲开言，朱铄忽侧过头来重重看了她一眼，她登时想起朱铄在松林中所言国主派了细作到韩府的话来，还有什么比收买家人更好的法子呢？再看老管家等几人时，目光也开始变得惊疑不定起来。

陈致雍道：“适才典狱承认自己也有嫌疑，为何总是回避不肯深谈？”张士师道：“下吏正要提到我本人为何嫌疑最小。凡投毒案件，均是预谋杀人，事先经过周密策划。敢问陈博士，下毒药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陈致雍道：“那还用问，当然是毒药了。”张士师摇头道：“不对，投毒最重要的不是毒药，而是耐心。下吏今日偶然来到韩府，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来筹划这件事情。”

李家明道：“典狱是说今晚这西瓜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有预谋的谋杀？”张士师道：“正是，投毒者有备而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西瓜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血水，估计各位现下都已经横尸当场了。”

堂内立时陷入了沉寂，仿若一潭不见天日的死水，结满厚重的绿苔，压抑得不起一丝波澜，完全失去了生趣与活力。堂内众人也如同被

晨雾笼罩的景致，朦胧中看不清本来的真实面目。

忽见得珠帘外有黑影一晃，张士师喝道：“是谁在那里？”众人惊然回头，那黑影却已经消失不见。张士师忙追了出去，只见一条人影正快步跑出院落，忙疾奔数步，在月门处将那人右臂一把抓住，反拧到背后。那人痛哼一声，回头忿恨地瞪着张士师——原来此人正是他一直搜寻未果的阿曜，也就是韩熙载的幼子韩曜。

张士师不敢再用大力，将他拉扯进花厅便即放手。堂内众人正神经紧绷得近乎窒息，忽见张士师带了韩曜进来，惊奇之余，也略略松了口气。韩熙载却垂首沉思，对幼子视若未见。尤其韩曜进来后也不上前拜见父亲，只站在一边，昂首向上，神色甚是桀骜，如此公然藐视尊长，亦是骇人听闻了。在场众人大多知道他父子不和，不敢轻易开口相劝。

过了好半天，韩熙载才道：“典狱可是已经有了定论？”张士师摇头道：“此案十分难解。不说这西瓜内瓢为何是一泡血水，单说往西瓜中注毒便甚是不可思议。此人若有心杀人，为何不下在菜肴点心或是酒水中，而要选择西瓜呢？”舒雅道：“城北老圃西瓜是恩师所钟爱之物。”张士师道：“如此说来，凶犯目标便是韩相公了。可他是如何做到往瓜中注毒却能事先不被觉察呢？”

众人一齐朝着桌望去，只见玉盘中绿皮、黑纹、红水互相映衬，在灯烛下熠熠闪亮，甚是诡异。而旁边另一个瓜黑籽红瓢，娇艳欲滴，谁又能想到这瓜中被人下了剧毒？此时此刻，大多数人心中均是一般的想法：“若早先开的是这个瓜，只怕我已然横尸当场了。”更有人忖道：“今日大伙儿命不当绝，侥幸逃过了一劫。说不得正是因为德明长老到来，才得佛祖暗中庇护。哎，起初我还不大瞧得起他，真是该打，该打。”

正又心悸又庆幸时，朱铄忽听到背后有什么动静，回头惊望——一身天水碧^⑥衣的李云如正跌跌撞撞从屏风后走了出来，双手紧捂腹部，头旋欲吐不吐，烦躁如狂，那张脸本来重新修饰过，此刻却因为痛楚而扭曲得变了形。朱铄不禁一愣，问道：“李家娘子，你怎么了？”

(1) 浔阳：今江西九江。

(2) 汉魏之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僧人都是自称“贫道”。贫道是谦虚的意思，说自己道德和智慧不足；还有一个意思是将生死道渐渐减弱的意思；又一个意思是警惕自己忧道不忧贫，不要只顾名闻利养，把解脱忘记了。一直到宋以后，“贫道”才成为道士的专利，僧人只自称“贫僧”。本小说中为照顾读者阅读习惯，一律习称“贫僧”。

(3) 小周后周嘉敏性情嫉妒，自其入宫后，凡是受李煜宠幸的宫人多有遇害者。李煜宠妃黄保仪自幼入宫，才气过人，极得大周后周娥皇（周嘉敏姐）赏识，也不得不卑躬屈膝奉承周嘉敏，才得以保全。

(4) 官人：对官员的尊称。

(5) 少府：对县尉的尊称。

(6) 天水碧：为南唐宫中著名染练，据《宋史》记载：“（李）煜伎妾常染碧，经夕未收，令露下，色鲜明，煜爱之，自是宫中竞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谓之天水碧。”

第五章 一尸两命

却见李云如目光散乱，面有狰狞凶狠之色，听到朱铄发问，突然将一只手哆嗦着伸向他，口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啊、啊”声，似有求助之意。朱铄见她踉踉跄跄，立也立不稳，有心上前扶住，又见她目睛突起，耿耿可畏，不免心下又有所犹豫。众人闻声回头，尚不明所以之时，李云如已似一滩烂泥般快快软倒在屏风前。

却

见李云如目光散乱，面有狰狞凶狠之色，听到朱铄发问，突然将一只手哆嗦着伸向他，口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啊、啊”声，似有求助之意。朱铄见她踉踉跄跄，立也立不稳，有心上前扶住，又见她目睛突起，耿耿可畏，不免心下又有所犹豫。众人闻声回头，尚不明所以之时，李云如已似一滩烂泥般快快软倒在屏风前。

除了朱铄外，韩熙载便是站得离李云如最近的人，他却如同朱铄一般，呆若木鸡般愣在原地，似乎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李家明一个箭步冲了过来，蹲身抱起李云如，叫道：“妹子！妹子！你怎么了？”

李云如喉中发出痰响声，却始终说不出话来，眼睛大大瞪着，两手紧握拳头，腰腿蜷曲，不停地抽搐抖动。张士师赶上前来，见她面色发青、嘴角有白沫流出，忙道：“她是中了毒。”李家明一呆，茫然道：“中毒？”一时难以相信，又仿若溺水之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连声叫道，“典狱君，你快救救我妹子。”张士师踌躇道：“我只识解砒毒。”

砒毒即为砒霜，号称“阳精大毒之物”，中毒者四肢逆冷，心腹绞痛，脏腑干涸，皮肤紫黑，气血乖逆，败绝则死。张士师曾见过几个中砒毒者，感觉李云如似是中了砒毒，然又与之前所见中毒者症状不尽相同，是以有所犹豫。

李家明催道：“不管什么毒，总得试一试。”张士师心想：“李家娘子命悬一线，少不得冒险一试。”他蹲下来俯身察看，见李云如口唇破裂，两耳胀大，知道毒已经入腹，无法催吐，忙问道：“府中可有防风？”舒雅忙道：“有，有。”

众人见他喧宾夺主、抢先回答，不免颇为惊诧。舒雅自觉失言，慌忙解释道：“恩师不习惯南方天气，患有风湿，我上次送了他老人家一大包防风……”韩熙载似大梦初醒，叫道：“韩公，你赶紧上楼去取防风来。”

老管家却是茫茫然然，莫知所往，浑然惊得呆了。韩熙载又叫了一遍，老管家这才道：“防风？好。”张士师道：“一两即够。”老管家应

了，忙奔上楼去。张士师又道：“再取一碗冷水和一个空碗来。”

须臾间水药俱到，张士师先将防风在空碗中研成粉末。舒雅颇通医道，防风能解砒毒却还是第一次听说，不免十分狐疑，追问道：“典狱，你这解砒毒的方子从何得来？”张士师道：“公子放心，我这祖传的方子救活过不少人。”

正用冷水冲调粉末时，李家明急叫道：“典狱，你快来看看！”赶过去一看，却见李云如眼睛耸出，口、鼻、耳中开始有道道血丝流出，知其中毒已深，毒性正深入五脏六腑，忙将那碗防风水端过来，正要喂服时，李云如蓦地大力紧抓住张士师的手臂，猛握了一下，忽而松开，指爪暴裂，头绵软垂下，就此死去，只是双目犹自圆睁，样子十分骇人。

张士师伸手试探鼻息，见已无呼吸，微微摇了摇头，黯然道：“已然太迟了。”李家明怔了片刻，这才反应过来，紧抱住尸首哭叫道：“妹子！妹子！”声音极为凄厉，令人不忍卒闻。德明轻叹一声，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

王屋山本一直缩在一旁，此刻不免好奇这个生平劲敌如何会突然死掉，挤过人群，只瞧了一眼，即被李云如七窍流血的惨状吓得魂气飞越天外，尖叫一声，连退数步，一屁股顿坐在椅子上。郎粲忙跟过去，关切地道：“娘子要紧么？”王屋山脸色煞白，体若筛糠，只道：“她……她……她……”

郎粲四下看了一眼，见无人留意这边，当即弯下身子，附到王屋山耳边道：“你别怕，等天一亮，我就带你离开这里。”王屋山牙齿“格格”直响，不停打颤，始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具尸首，事情顿时变得复杂棘手起来。堂内不乏高官显宦，然均是文人雅士，适才血西瓜已经令众人大开眼界，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更哪里见过眼前这种场面，早都骇异得呆了。

张士师虽从来没有独立办过人命案子，但毕竟是长年吃公门饭，年少时又经常跟随父亲到现场办案，见得多了，对官府处理命案的流程极为熟悉，立刻让周压回城到江宁县报官，请当值夜班的县吏派差役、仵

作^①、书吏前来检尸立案。

周压像个稻草人般立在原地不动，张士师又说了一遍，他才回过神来，结结巴巴地问道：“为……为何是我去？”张士师道：“你和我一样，不过是偶然送酒到此，与韩府无关，其他人多少都有干系，不得擅自离开。”周压道：“可现下是夜禁，城门未开……”张士师道：“这是人命攸关的大事，你只须向城门卫士说明情由，他们自会放你进城。”周压想了想，又问道：“那我不用再回来吧？”张士师道：“这个当然。”周压喜出望外，道：“那我去了。”拔脚便走。老管家忙叫道：“周小哥儿，大门我已经关上，你出去后记得掩好门。”周压道：“晓得。”话音落时，人已经飞奔出厅，显是不愿意在此地再多留半刻。

老管家无可奈何地摊了下手，想了想，吩咐小布去大门守着，等待官府公差到来。小布却是不愿意一个人去，要拉上大胖。老管家知他心里害怕，也只好同意。等二人出去，才转问张士师道：“典狱君，你看现下如何是好？”

他年轻时追随主人韩熙载从北方逃来南方，一路前有阻截、后有追兵，武库森森、刀戟在前，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危境，几次生死关头都是使尽全身解数和各种诡计才得以活命，也算是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但如今遇到这种对手在暗地的棘手局面，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

张士师道：“先让大伙儿都呆在花厅，哪里也别去。”到得此时，他愈发能肯定那下毒的凶犯还在韩府之中，更有九成的可能就在他眼前，这就是为何他只让众人留在花厅，就是怕有人再遭毒手。一念及此，便上前劝李家明放下李云如尸首，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证。

李家明听了，立即转悲为怒道：“难道典狱想让我任凭我妹子躺在这里不予理睬么？”张士师道：“官人若想找出害你妹妹的真凶，便只能如此。”

这话虽然简洁，却十分有力，李家明心头顿时一凛，想道：“典狱说得有理。反正妹子已经死了，也不在乎多这一刻，现下找出凶犯要紧。”当即小心翼翼地放下李云如尸首，举袖抹了抹眼泪，起身问

道：“我妹子适才回房去换衣服，一直不在这里，怎么会中毒？”

此节张士师早已经想过，一时也难以想通其中关节。李家明环视众人一圈，忽然发觉少了点什么，问道：“韩曜人呢？”

大家这才发觉韩曜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李家明痛惜妹子惨死，再也顾不得韩熙载颜面，咬牙切齿道：“要是让我抓到这小子……”

诸人见他似已认定是韩曜所为，不免莫名惊诧。张士师更是心想：“韩曜母亲出身江东名门大族，声名之卓著，令国人振聋发聩。李云如虽辈分上是韩曜庶母，但毕竟只是个出身教坊的女子，二者在地位上无论如何都不能相提并论。韩曜以嫡子身份，杀死年纪相仿的庶母，未免太过匪夷所思。但李家明不避嫌疑，当着韩熙载的面都这样说，或者他知道什么隐情。”一念及此，便问道：“李官人何以如此肯定是韩曜所为？”

李家明道：“适才大家人在花厅，只有他韩曜和我妹子不在这里，现下我妹子死了，不是他还能是谁？”一边说着，眼泪又禁不住地流了出来。一旁舒雅也暗自垂泪不已。

韩熙载始终缄口不言，不置可否。还是秦蒹兰道：“我不相信阿曜会下如此毒手。”顿了顿，又道，“这里这么多人，他为什么单单要杀李云如妹妹？这根本就说不通。”她自己心中再清楚不过，韩曜最恨的人是她——当初韩熙载为她抛家弃子搬到聚宝山时，韩曜还是个小小孩童，从此失去了天伦之乐——如果他真要杀人才能解恨，死的也应该是她而不是李云如。

李家明冷笑道：“娘子还不知道么？我妹子肚里怀了韩相公的骨肉！”

此言一出，众人一派哗然，大约均料不到韩熙载以耳顺之年、长外孙已经娶妻生子，还可以老来得子。据说他在北方之时，已经娶有娇妻，二人成亲之日，约有“誓无异生之子”的誓言，那妻子为他一连生了三个儿子，不料很快因韩熙载父亲卷入政治风波被杀，韩氏一族被灭

门，娇妻爱子亦瞬间殒命，只有韩熙载孤身一人逃出。后来他来到江南，虽又娶了名门女子孙氏为妻，并大蓄美妾，却始终子嗣不旺，只与孙氏生有一女一子，长女早已经出嫁，幼子韩曜更是在中年所生。若李云如果真怀了身孕，那韩曜嫉妒之下，说不定真会痛下杀手。

只听见韩熙载长叹一声，蹒跚着走近最靠近李云如尸首的椅子，无精打采地坐下。那一刻，他仿佛老了十岁，浑然没有了平日的龙章凤姿，还露出些耄耋的老态龙钟来，与适才血西瓜事件中岿然不动的姿态全然判若两人。

他随即扭转了头，以一种奇特的悲伤凝视着地上的李云如——她虽然眼睛睁着，却是永远不会再醒来了，想不到今夜一曲《浔阳夜月》，竟成为了绝唱，纵然寻到了那天下闻名的双凤琵琶又有何用呢？尤其令他不甚伤感的是，眼前此情此景，又令他想起了他的爱妻，也就是他的第一位夫人，四十年前她被杀时，也当是死不瞑目吧？若是当时他遵守了诺言，与她死在了一起，现今大概也不会有这么多遗憾与烦恼了吧？

他一向以风流倜傥自居，对女人没有特别在意过，偏偏女人还总爱围着他转，众人从未见过他如此伤感的样子，好像完全变了个人，就连秦翦兰也从未想象过他还会有如此深情款款、爱意绵绵的柔情一面，一时不敢惊扰了他。只是她却情不自禁地去想：他在意的到底是李云如本人，还是她肚子里的孩子？

忽闻珠帘晃动、脚步轻响，回头惊望，却是石头抱着一坛酒进来。他浑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默默走到墙角，将酒坛放下。

秦翦兰素觉亏欠韩曜母子良多，有心为韩曜开脱，便对李家明道：“官人断定是阿曜所为，不过是因为适才他不在堂内，可不在堂内的也不仅仅是阿曜一人……”李家明极是精明，当即会意，哼了一声，道：“娘子是想说这哑巴仆人杀了我妹子么？他多半还不知道我妹子已经死了吧。”

此时石头正要退出花厅，大胖忙上前扯他到堂中，比划了几个手势，又指了指屏风前李云如的尸首。石头大惊失色，“啊啊”连声，一会儿望望老管家，一会儿望望尸首，双手不停地在衣襟上上下下摩挲，完全

不知所措。

李家明冷笑道：“他这个样子，会是凶手么？”小布也道：“石头怕李家娘子……怕得要命，平时看都不敢看她一眼，怎会有胆杀她？”

秦蕤兰便不再多说，只望着张士师，隐有求助之意。张士师早听出她想说韩曜不是凶手，虽不明白她为什么以德报怨，但料来该是为了讨好韩熙载的缘故。他当然不愿意拂逆她的意思，但照他判断，李云如之死确实以韩曜嫌疑最大，就算石头与李云如真有什么恩怨，平日多的是下手机会，何必要选今晚人多眼杂的时候下手呢？

他轻轻咳嗽了声，未及开言，李家明已抢着道：“典狱君，你是不是该立即回城，带人到凤台里将韩曜抓起来。”韩熙载始终不发一言，只是呆望着李云如的尸首。张士师迟疑道：“这个……如果真是韩曜杀了人，事情已然败露，他该当立即逃逸，还会冒险回家么？”李家明道：“当然会回家，他死也不会离开他母亲的。”张士师一怔，正欲问他何以能如此肯定，朱铄忽插口道：“未必便是韩曜所为。”

李家明心下极是不满，暗想：“韩熙载都无话可说，你这又是要为谁出头？”李家明刚成年时父母便染病亡故，只留下尚在襁褓中的小妹，因而他既是兄长、也是慈父，一手将李云如拉扯大，兄妹感情极深。此刻为了要替妹妹报仇，别说是韩曜了，就算是韩熙载本人他也绝不会隐忍。不过他还是颇顾忌朱铄在官家面前的地位，稍忍怒气，不快地问道：“朱相公此话何意？”

朱铄自被怀疑往西瓜中下毒以来，相比于陈致雍的难以自安，显出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不做任何辩解，一直缄默不语，此刻突然开口，未免令人意外。他亦自觉不妥，只望了陈致雍一眼，迟疑道：“嗯……”最终还是欲言又止。

张士师见秦蕤兰神色颓然沮丧，心中不忍，便道：“我先出去四下查探一下，看看李家娘子到底是在何处中毒。”秦蕤兰忙道：“典狱君头一次来，不大熟悉这里，不如由我领你去。”

张士师正想请老管家带路，见她主动请缨，不免又惊又喜，嘴上却

道：“不敢有劳娘子。”秦翦兰径自取过一盏纱灯提了，道：“典狱君请随我来。”方欲离去，老管家急叫道：“典狱君，那这里……该如何是好？”

此刻堂内人人皆有沮丧惊惧之色，又不得离开，不由自主地将张士师当作了倚靠——就在今晚临大事之时，许多人才突然发现熟识多年的朋友原来是这般陌生，自己也许从来就没有了解过对方，比较起来，倒是这第一次见面的张士师可信多了。

张士师料想众人度日如年，均恨不得及早离开，便道：“官府到来之前，各位切莫轻易离开。”

其实何劳他再次叮嘱，堂内人人均知抢先离开会惹来一堆猜忌，如同韩曜那样，为免除后患，提都不敢提想走的话，虽须得与死尸共处一室，也少不得要多忍耐了。

张士师又让老管家取些生姜切片，先让众人含上，再在李云如尸首前两三步远的地方燃些苍术。老管家道：“生姜倒是有，苍术没有。”张士师想了想，道：“香料、熏香之类也可以。”韩熙载忽道：“我房里有龙涎香……”

他们生舒雅一直守在他旁侧悲伤垂泪，听了这话，不假思索地插口道：“云如最喜欢沉香，嫌龙涎有腥气。”话一出口，才觉不妥，他怎可当众直呼师母的名字。幸得旁人也没有留意，只有韩熙载有意无意地瞟了他一眼。

张士师早听闻这龙涎香比采蚌珠还要难上千万倍，渔民冒着生死在海上漂流数月，运气好些的才能捞到一块，得来十分不易。心想：“燃些苍术不过是要冲淡尸臭，又何必用如此名贵的香料。”又记起曾见到湖心小岛上植有几株皂角树，当即道：“也不必用那么名贵的香料。若是没有苍术，皂角也可以替代。”老管家道：“皂角倒是现成的。”韩熙载却道：“人都死了，再名贵的香料又有何用？何况一切不过是身外之物而已。”一声叹息，竟似片刻之间已然彻悟。德明双手合十道：“韩相公能在这种时候明心见性，可谓善哉。”

秦翦兰饶有深意地打量了韩熙载一眼，他依旧注目在李云如身上，

丝毫未留意到旁人。她心头蓦地涌起一股难言的黯然神伤，大约他那戚戚哀伤也感染了她，只是她此刻看他，也仿若是雾里看花了。她凝视了片刻，幽幽叹了口气，这才道：“我们走吧。”

离开了厅堂，秦翦兰问道：“云如住在东面的琅琅阁，从这里过去须得过桥，不知道典监君想从哪里开始查探？”此时二人距离甚近，张士师见她娟娟静美、声音细柔、吐气如兰，不由得一阵晕眩，怔在原地。

秦翦兰叫道：“典监君……”张士师道：“噢……”为了掩饰自己的困窘，忙假意问道，“娘子是说琅琅阁么？好奇怪的名字。”秦翦兰道：“嗯。我家相公本是北海人，小时候常常到琅琊山琅琊台⁽²⁾玩耍。这东面琅琅阁、西面琅琊榭，合起来就是琅琊，取纪念故土之意。”张士师点头道：“原来如此。”又道，“我们直接去琅琅阁。”

他见李云如不仅换了全新衣裳，而且重新化了妆、挽了新发髻，大约正因为如此，才如此费时。她如此精心修饰，应当是为了能在夜宴上力压群芳，有此心理，她会急不可待地让花厅宾客看到她的新形象，绝不会在其他地方停留，因而最有可能的是她回房时吃了什么有毒的食物，毒药毒性刚好在她回到花厅时发作。

却听见秦翦兰问道：“典狱君也认为是阿曜所为么？”张士师道：“唔……这个……”

月华若水，佳丽当前，他生怕自己再次意乱神迷，忙拔脚抢在秦翦兰前面数步，头也不回地道：“他确实嫌疑最大。现下他不告而逃，更说明他做贼心虚。”

秦翦兰见他不敢望自己，心道：“想不到这小吏还是个正人君子，真是难得。”紧随其后，有意装出漫不经心的语气道，“云如离开花厅时，我正与小布、大胖拿瓜进来，石头也拿酒跟在我身后，朱相公正与周、顾二位言谈，还未出去。当时不在堂内的，除了阿曜、典狱君之外，还另有一人……”

顿时一语提醒了梦中人，张士师恍然道：“啊，还有陈致雍！”他因当时不在花厅内，并不知晓秦翦兰所提及的细节，此刻经她提醒，突然

想到在茅厕附近撞到陈致雍后，他明明比自己先往花厅而去，何以会比自己还晚进来？这中间的一段时间，他去了什么地方？如果抛开动机而论，他确实有下毒作案的时间。可是动机呢？他本是夜宴客人，为什么要下毒杀死主人的姬妾？会不会是李云如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他在做不利韩府的事，因为他担心事情败露，所以要杀人灭口？可这也不说通，一个男人若真有隐秘被识破，用手杀人岂不比用毒杀人便当得多？

一个问题未解，又有新的谜题冒了出来——绿腰舞几近结束时，陈致雍在茅厕外与人交谈，那个人到底是谁？当时韩曜正伏在树后偷听，当然不可能是他，也不可能是稍后撞见的石头，因他只是个哑巴。照之前情形及秦翦兰所言，这个人当既不是韩府中人、也不是宾客了，这个多出来的人到底是谁？莫非除了韩曜外，还有一个真正的陌生人潜伏在府中？

张士师只觉得心头疑念一个个冒出来，如乱麻般缠成一团，死活找不到解扣。他不由得心想：“若是阿爹在此就好了，他老人家多半一眼便能识破其中关键所在。”

秦翦兰见他沉吟不语，也不再多言，只默默领着往东而去。过了石桥，便是一个小巧的独立院落，这便是琅琅阁了——院内槐影森森，除一条甬道外，四处杂草丛生，内中蛙虫啾鸣，热闹中乍现寂寥本色，与韩府夜宴如出一辙。进得李云如房内，灯火通明中，但见惨绿上窗，香炉半烬，那件沾染了酒水的杏黄衫子随意散落在门槛上，衣在人亡，四下环顾，颇觉凄然。

张士师却没有秦翦兰那般多愁善感的敏感心思，他自进院落便一直留意观察——这里只有一扇月门可供出入，并没有人强行闯入的痕迹；而茶几上的茶水丝毫未动，连茶杯都是翻覆在漆盘中；倒是内房梳妆台上放有小半杯茶水，只是从表面的茶釉看来，这茶搁在那里至少有两个时辰未动了，饮用当在夜宴正式开始前；堂内一切整齐有序，只有房内红漆衣柜大开着，衣服翻动得极为凌乱，梳妆台面胭脂、水粉、眉黛四下散落，可见适才李云如回房只是匆匆换衣梳妆，并未忙于其他任何事上。

秦翦兰一直任凭张士师四下查看，丝毫不予侵扰，此刻见他久久凝视梳妆台，若有所思，便问道：“典狱君可有什么发现？”张士师摇了摇头，又各处重新勘探了一遍，再无发现。

秦翦兰又告知琅琅阁背后尚有一小间厨房。原来韩府因姬妾太多，平日都是独立伙食，原先尚有婢女小厮烧火做饭，后来仆人们跑了，就轮到姬妾们自己动手。二人来到厨下，却见门处积尘极厚，似已许久未有人进去过。推门而入，梁上落土簌簌，声如撒豆，四处角落结有厚厚的蛛网，一派凋落凄凉景象，不要说与岛上花厅的华丽相比，就是与琅琅阁前面堂内房间比，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秦翦兰倒也不十分惊奇，只道：“看来云如很是有一阵子没在这里开火做饭了。”张士师点点头，心道：“这不是很正常么？她肯定是跟韩熙载一道吃饭。你竟然不知道，莫非……莫非你平常并不与你丈夫一起吃饭，也跟那些姬妾一样，是自己做饭？”人人都知道秦翦兰是聚宝山的主母，心下不由得对她与韩熙载的关系十分好奇。

厨下既无发现，二人又重回房间。张士师到梳妆台前，将那半杯茶小心地端起闻了闻，似有一股奇怪的气味，不同于普通绿茶。微一沉吟，回到正堂，将那茶几上茶壶端起一闻，果有同样的怪味。他将茶壶与茶杯都平端在手中，叫道：“娘子，我们走吧。”秦翦兰问道：“这茶……有毒么？”张士师见她颇有惊疑之色，忙安慰道：“娘子不必惊慌，这茶未必有毒，我只是想带去厅堂用银针试一下。”

出来琅琅阁，秦翦兰领先而行，步上石桥，这里馨香浓郁，冷艳幽芳，闻之心怡。四周湖面乳雾缭绕，脚下正是一大片亭亭玉立的白莲——穿着月光洒下的纱衣，萧然摇摆，风神俊爽。花间粒粒如夜明珠般粼粼闪亮的是叶面上的水珠，随风流转，晶莹剔透，清灵易现。可惜好花不常开，“无情有恨何人见，月白风清欲堕时”，表面的飘逸超俗下，深藏的其实是幽恨绵绵，不是正像极了她自己么？

再举目环顾——夜色温柔，这本是个沉迷于夜色的地方，每晚浮华喧闹，然而今晚的韩府却分外幽静，一切丑陋抑或美好的物事在洁净的银辉抚慰下也都变得温情脉脉起来。可叹的是，无论表面如何宁静，今晚都将是一个漫长的令人难忘的夜晚。以往每每夜宴结束、貌似繁华的

激荡过后，总有种无法言说的悲凉袭来，明日晨曦到来之时，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她无力去想，甚至不敢去想，只觉得从来没有像这般疲惫。

在张士师的眼中，则是另外一幅景——山风习习，花草摇曳，水中倒影，波光潋滟。她立在桥中，仿若天上下凡的嫦娥仙子，高洁无瑕，白莲般纯净，流水般透明。他只像个木偶一般，站在桥头一动不动，细细地、静静地凝视着她的侧影，心绪有如微水波澜，一阵又一阵地涟漪起伏。清风稀稀疏疏地掠过发梢，让他切实地感觉到这个夏日夜晚的清幽与温润。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刻，忽听得秦翦兰幽幽叹了口气，道：“为什么偏偏是云如呢？”言下有不胜惋惜之意。张士师一呆，问道：“什么？”秦翦兰道：“可怜云如……”张士师却受到了某种提示，蓦然想起了一件重要之极的事来，惊叫道：“呀！”今晚一切发生得太快，他只是被动地跟着事情转来转去，竟没有时间将与韩府有关的事件前后联系起来考虑，直到此刻，方才想起李云如无故从饮虹桥上跌入秦淮河一事，莫非她的被杀与之前那件事有关联？抑或杀她的凶手本就是白日在秦淮河推她下桥之人？

秦翦兰被他这一声吓了一跳，急问道：“典狱君是不是想起了什么？”张士师便简略说了白日李云如被人推下饮虹桥一事。秦翦兰惊讶万分，道：“如此说来，云如白日已经遇过一次险，可典狱君恰在当场，她为何不报官？回府后也未对人提起？”张士师道：“这个……也是下吏困惑之处。”

秦翦兰沉吟道：“白日我也去过饮魂桥附近……”张士师忙道：“李家娘子跌入河中是发生在娘子买鱼离开后。”秦翦兰道：“原来典狱君早已经看到过我。”张士师点头道：“当时我正在酒肆中饮酒。”秦翦兰歉然道：“抱歉得紧，我尽想着宴会之事，竟是丝毫没有留意到典狱君在店内。”张士师本就对她有爱慕之心，又见她如此温雅有礼，心中更是敬重，忙道：“娘子言重了。”

秦翦兰又详细问了白日李云如掉入河中情形，道：“该不会下毒害死云如的凶手就是白日推她掉落饮魂桥之人？”张士师道：“下吏也这么

想。”秦翦兰道：“嗯，这件事还是先不要说出来的好。典狱君以为呢？”张士师道：“这样当然最好不过。果真凶手是同一人的话，除了我和娘子知道外，剩下就只有凶手自己知道……”秦翦兰点头道：“这样就能更容易从对方言语中发现破绽，找出真凶。典狱君，你真是聪明！”

张士师得她一语褒奖，不免惊喜交加，一时怔住，有心谦辞几句，却又不知道如何得宜。好在秦翦兰不等他回答，即往桥下走去，步出数步，不见他跟来，又回头叫道：“典狱君……”张士师这才回味过来，忙追上前去。

二人回到小岛，才刚进院落，便先闻到一股奇特的幽香，略带清冽甘甜味道，压过了庭中馥郁的莲香，闻之气爽。秦翦兰叹道：“到底还是将龙涎香点上了。”张士师一愣，心想：“这便是龙涎香么？不过是有异花气而已，如何能比金子还贵？”

进得花厅，香气更加浓重。但见李云如尸首前放有一小巧的紫金铜炉，一剪烟缕正如丝缕冒出。虽有芬郁满堂，众人也都远离尸首坐下，可神色照旧如热锅上的蚂蚁，各有焦灼之态。

老管家一见到张士师，便急得搓手道：“周小哥儿去了这半天，官差还没有来呢！”张士师道：“老公稍安勿躁，这才过了大半个时辰，估计小周哥刚到衙门。”老管家心下稍安，又道：“我遵照典狱君所言，从厨下切了姜片，可大伙儿都不肯含上。”

嘴中含上姜片无非是让人对死尸不那么敏感，张士师料到众人杯弓蛇影，担心姜中也被下了毒药，所以不愿尝试，当即道：“罢了，也不是什么要紧事。”上前将手中的茶壶茶杯放到边侧的肴桌上。

自打张士师从琅琅阁回来，舒雅心中十分关切，视线尽落在他身上，只是老管家不停地叨东叨西，不得其便相询，此刻突然见到那茶壶茶杯，立时惊诧万分，睁大了眼睛，问道：“那茶……”

张士师稍一回头，即刻想起自己送瓜后离开韩府时，舒雅正在东面石桥上徘徊，莫非当时他正要往琅琅阁而去？他既是韩熙载门生，又是夜宴常客，李云如绝对不会提防，如此，他便有许多机会往茶水水下

毒。不然，为何他一见到茶壶茶杯就变色至此？最紧要的是，他脱口而出的是“茶”，而不是“茶杯”或者“茶壶”，可见他早知茶水中有蹊跷。心中既这般想，望向舒雅的目光也带上了几分怀疑，问道：“今日舒公子可曾去过琅琅阁？”舒雅断然道：“没有。当然没有。”态度甚是坚决。

张士师心想：“你现在可以抵死不认，一会儿验出茶水中有毒，再有小布作证与我一道看到你往琅琅阁去，你可就无法抵赖了。”当下不再说破，环视一周，望见只有侍女吴歌发髻上别着根长长的银簪，便上前道：“可否借娘子簪子一用？”吴歌惊奇地问道：“做什么用？”张士师道：“验一下李家娘子的茶水中是否有毒。”

众人立即一阵哗然，舒雅更是惊道：“这茶怎么会有毒？”他愈是如此，张士师愈是怀疑，只重重地看了他一眼。旁人也渐渐明白过来。起初舒雅尚强作镇定，但在许多双眼睛的注视审视下，不由自主地开始慌乱起来。

吴歌却是不愿意拿出自己的银簪来试毒，只嘟囔道：“舒公子怎么会往李云如杯中下毒？他疼她还来不及呢。”张士师一呆，问道：“你说什么？”

吴歌不敢再深说，见众目睽睽下实在难以推托，只好拔下簪子交给张士师。张士师接过银簪，小心翼翼地探入茶杯中——刹那间，簪子一头立即由银白变成了灰黑——尽管众人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就连舒雅见此情状，也禁不住地打了个寒战。张士师又捏住银簪中间，将另一头伸入茶壶中，果然又变成了黑色。

一片惊呼声后，舒雅的脸胀成了猪肝色，连连摆手道：“不是我……我没有下毒……”张士师道：“请问舒公子今日何时到的韩府？”舒雅又是局促又是恼怒，他虽绝迹仕途，毕竟是南唐科举状元，才誉江南，现今却被一小小县吏当众盘问、怀疑成下毒凶犯，颜面何存？然则当此情形，却又不能不答，只得强忍怒气，答道：“大约酉时……我虽比其他人早到，可我没有下毒……”张士师道：“日暮时分，我曾看到你往琅琅阁而去。”舒雅道：“那是……”又立即觉得不妥，改口道：“我只是在桥上走了走，根本就没有进琅琅阁。”

他明显底气不足，言语苍白无力，到了这个地步，哪里还有人肯相信他？一时间，唾骂者有之，鄙夷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困惑者有之，惋惜者有之，道道目光如风刀霜剑紧逼着他，他最重颜面，顿感如坠地狱，真恨不得那被毒死的人是自己。无地自容之下，他只好求助地望向韩熙载，希望老师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为自己说句话。出人意料的是，韩熙载却始终一语不发，只闷坐在椅子上，垂着眼皮发呆，对堂内一切置若罔闻，看起来李云如之死对他打击极大。

幸得李家明此时开了口，大声道：“典狱有些武断了！就算舒雅去过琅琅阁，但去过那里的又不止他一人。难道不可能是韩曜趁大伙儿在花厅夜宴、跑去东面下了毒吗？”他心下依然认定韩曜是凶手，此刻见到有证据指向旁人，当然很不服气。

张士师道：“好。那么，请问各位是谁最先见到李家娘子自东面住处来到花厅的呢？”诸人迟疑间，曼云忽道：“好像是客人们进来后，李娘子跟王娘子才一道进来的。对不对，丹珠？”丹珠早已经吓得傻了，只是茫然点了点头。

张士师道：“那么王家娘子就是第一个见到李家娘子自琅琅阁来到湖心岛的人了？”王屋山结结巴巴地道：“不……不是……”

旁人以为她说不是第一个见到李云如的人，不料她顿了顿，又道，“我先见到的不是云如姊姊，而是舒雅公子。”老管家惊叫道：“他？！”舒雅脸色极为难看，但却不再强行辩解，只默默低下了头。

张士师也很意外竟然会另有目击者，忙道：“还请王家娘子讲得清楚些。”

王屋山便断断续续地叙述了事情始末，她虽然因为受了惊吓，所以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但大致的意思却很清楚：天黑掌灯之时，她离开珊瑚榭来到花厅，当时宾客未到，于是打算出来走走，刚出院落，就看到舒雅正从东面石桥下来；两人说了几句话后，韩熙载从前院来到花厅，舒雅便随他一起进去；她又等了会儿，见到朱铄、陈致雍、郎粲、李家明等宾客正自复廊而来，就在此刻遇到了李云如，便联袂进了花厅。

张士师谢过她，又详细讲述了自己离开韩府的经过：天将黑时，他与小布一边掌灯一边离开小岛，看到舒雅正穿过东面石桥往琅琅阁而去；二人进入复廊后，先遇到了韩熙载；之后他与小布分手，独自前行，先后遇到了朱铄、郎粲、陈致雍、李家明及陪同侍女；到大门时，又见到了顾闳中和周文矩；到府外竹林时，看到了秦翦兰以及暗中窥探的韩曜。

李家明早就不耐烦了，忍不住道：“典狱说这些不相干的事又有何用？”张士师道：“这可不是不相干的事。”众人大多听得云山雾罩，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郎粲催问道：“典狱，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张士师道：“奥妙就在这茶壶和茶杯中。”当即指出其中茶釉油光可鉴，茶水至少已经有两个时辰未动过——也就是说，李云如中途回去换衣裳时并未喝过这杯茶，她喝茶当在夜宴开始前——也就是天黑掌灯后、王屋山遇到她之前。

李家明犹是不明所以，问道：“那又如何？”张士师不及回答，郎粲已然冷笑道：“李官人见多识广，难道还听不明白么？李家娘子中毒之时，我等尚在途中，韩曜人在府外，只有舒公子一人……”

他有意在此顿住，但堂上诸人已经完全明白——王屋山与张士师各自所言合在一起，清晰地描绘了众人活动的路程与时间，在李云如中毒的时间，只有舒雅一人活动在琅琅阁附近，且他去时有张士师看到，来时又有王屋山撞见，时间完全吻合，可谓铁证如山。

人群中最震惊最意外的人当属李家明，他虽然不得不面对眼前事实，可他还是难以相信舒雅会对妹子下毒，只嘶声问道：“真的是你下的毒手？”舒雅却不答话，只呆望着桌上的茶杯，他的神情亦不是诡计被揭穿后的恐慌，而是一种追悔莫及的怅惘。

李家明连连摇头道：“不……我不信……”早先他与妹子寓居歙州时，租住的便是舒雅家的房子，可谓相识于患难之间。后来舒雅到金陵应试，也是李云如竭力向韩熙载推荐，得以成为其门生后，才一夕之间声名鹊起。可是他如何能忍心对于他有恩的李云如下手？

秦翦兰道：“我也不信舒公子会向云如妹妹下毒。舒公子，你自己难

道没有什么可说的么？”舒雅沮丧地摇了摇头，再无他语，如此情状，自是默认下毒事实了。李家明愕然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舒雅微微喟叹，低下头，不敢再瞧众人一眼。李家明突然想到了什么，惊道：“莫非你……你……”后面的话却始终说不出来。

之前李家明不信舒雅会下毒，是因为实在想不出他杀人的理由——自在歙州起，他便已经与李云如情投意合，即使后来她嫁给了韩熙载为姬妾，他对她的情意也未减半分，总是徘徊左右，从不远离半步。但如今李云如怀上韩熙载的孩子，突破了他所能忍受的底限，终于因嫉生恨，决意痛下毒手——与其说舒雅要害的是李云如，倒不如说他想杀的是她肚子里的韩熙载的孩子。这些前因后果，李家明瞬间便已经想得明明白白，只是内中情形却不能当众说出，舒雅那小子倒没什么，死有余辜，他作为兄长，如何能在妹子惨死后还提这等暧昧之事、坏了她的名声？因而只瞪视舒雅，恶狠狠地道：“原来真是你这小子！”

韩熙载是真名士、真风流，但毕竟已经是六旬老翁，精力气血已衰，府中姬妾却是正当妙龄、才色双全，又因出自教坊，跌宕风流，多是难以安分之辈，不但韩府中人熟识内中情形，就是堂内大多宾客对某些姬妾暗中与青年男子私通偷欢的韵事亦有所耳闻，见舒雅一副悔不当初的表情，大略已然明白是怎么回事。

张士师又哪里知道这些，他正想不出舒雅下毒药害李云如的理由，立即追问道：“李官人可是想到了其他佐证？”

李家明哼了一声，面色极为难看。堂内一时陷入了静默。张士师见众人忸怩地望着韩熙载，似在探他反应，仿若有什么诡秘往事，不免莫名惊诧。正要发问时，忽听得顾闳中道：“既然已经找出了真凶，大伙儿是不是也该散了？”

堂内巴不得及早离开的大有人在，但因种种顾虑，无人敢第一个提出。而顾闳中一直沉默，自进韩府便罕有开口，此刻突然说出了大多人心中所想，不免有些令人意外。有人不免揣度他是不是也与李云如之死有所牵连，可按理来说不应该呀，他与韩熙载少有来往，今晚也是第一次参加夜宴。可他又不请自来本身就很奇怪，韩熙载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好人缘的人，况且正值免职闲居，不少朝中大员惟恐避之不及，昔日夜

宴常客徐铉、张洎今晚推辞不到，多半也是这个原因。只有朱铄心中明了如镜，暗道：“早知顾闳中、周文矩二人是别有用心，此时更可见一斑。韩府出了人命凶案，他二人得赶紧进宫回报官家。不过，当此情形，兰的危机算是暂缓解除了，真是万幸。”一边想着，一边去望秦蕤兰，她也正朝他望来，只微微颌首，似已完全猜到他的心思。

张士师尚在沉吟，一时无入敢接顾闳中的话头。周文矩忙道：“那毒西瓜一案呢？”

李云如之猝死转移了众人的视线，大家虽然被吓得不轻，但却不似发现西瓜有毒时那般追魂夺魄，毕竟死的只是李云如一人，真正关心她的只有寥寥几人，而毒西瓜的性质完全不同，几乎危及所有人。各人最关切的当然是自己，均想：“若非出了意外，我这条命今晚就葬送在聚宝山了。真是万幸！阿弥陀佛！”因而一提到“西瓜”二字脊背就有些嗖嗖发凉。周文矩旧话重提，众人既想找到凶犯，更想快点离开韩府这个是非之地，正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如何是好时，只听见陈致雍厉声喝问道：“舒公子，那西瓜是不是也是你下的毒？”舒雅只是本能抬了下头，露出了费解的表情，便又深深埋首椅中。

诸人便一齐望向张士师，预备听他示下。张士师心中极是自得，他生平从未有这般得志——如此多的官员、美人都要仰赖于他，想来他父亲张泌最风光之时，也不过如此吧。他勉强镇定了一下，心想：“这西瓜下毒一事甚是离奇，到底凶犯是如何将毒药落入瓜中尚值得商榷，不能因为舒雅下毒害了李云如便要他承担毒西瓜一案。”

他早知道大家都有离去的心意，虽然他找出了害死李云如的凶手，众人均认可，舒雅自己也默认，然则官府断案自有一套程序，尤其关乎人命大案，需要专业仵作验尸、书吏当场记录，之前他的作为不一定算数，因而当下最要紧的是将这些人留下，等官府公差到来。一念及此，便道：“我知道大伙儿都很疲累，不过官府公差未到，各位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他知道这些人地位官职远在他上，好意相劝多半不如带点威胁暗示的话语更为奏效。

果然，他话音刚落，郎粲便道：“典狱说的是，既然已经等了这老半天，也不在乎多等一刻。”李家明接道：“现在还是夜禁时间，各位下了

山也无法进城。”妹妹惨死在眼前，他做哥哥的理当留下来到最后一刻，对急于离开的人也不免连带感到忿恨，语气森然不快、冷心冷面。众人听了，只得情愿、不情愿地附和，各自勉强坐下。

秦翦兰自责没有尽好地主之谊，见诸人郁郁满怀，颇于心不忍，当即道：“也不能让大家这般干等，吴歌，你再去端些糕点上来。”吴歌却是迟疑不动，道：“娘子，都这个时候了，谁还有心思吃点心？再说了……”顿住不说，但众人均知她是想说“再说了，有人往其中下毒也未可知”。秦翦兰便不再催促，默默走到一旁坐下。

张士师见气氛压抑、令人窒息，人人难以自安，便有心转移注意力。他记得曾听老父亲提过，凶案发生后向案发当时在场者询问案情十分重要，称为“取证”，是极为宝贵的第一证词，总有些目击者日后会因各种理由串供、翻供，而第一证词无论真假，都会留下蛛丝马迹，日后往往成为破案的关键。现下既然大家都无事可做，不如他先来讯问案情，也可以为书吏省下不少文案活计。当下起身向众人说明想趁隙取证一事。在场虽有几位朝臣，却是无人熟悉司法程序。南唐任命官职惯例，新科进士通常先被任命为县尉，负责地方治安及刑事案件侦查，目的就是为了让其熟识司法事务。在场只有韩熙载、舒雅、郎粲三人是科举正途出身，偏偏韩熙载是在北方取得功名，不及入仕便遭逢大难逃来了南方，而舒雅只任过极短时间的翰林院编修，郎粲为新晋状元，未及授官，其他人不过各凭才学当官，如朱铤靠文章书法得以步入中枢，李家明掌管教坊，因其原本就是优伶，听张士师这般说，均以为是衙门标准程序，待会儿公差到来一样要照章办事，典狱实际上是在节省大家时间，便均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

当下张士师请老管家协助，在花厅一侧找了间单独的厢房，将宾主分别一个个请进去，由他听取证词、秦翦兰从旁记录，问题无非是夜宴前后各人去过的哪些地儿、与什么人交谈过一些琐碎事务。张士师本待自己记录，一来费时，二来他那手字着实潦草难认，此时恰逢秦翦兰主动请缨，大感受宠若惊，当即满口应承。一时之间，美人在侧，只觉得风光无限。

顾闳中、周文矩最先问完，二人行程最为简单，仅仅是跟随侍女自

前院一路到得花厅，之后再未离开。在证词上具名画押后，二人均提出画院还有急事，希冀早些离开。张士师当然不便强留，何况他二人本不在宾客名单上，应当与毒西瓜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因而任凭他们离去。

顾闳中、周文矩离开时，特意去向韩熙载道别，请他节哀多保重身子，韩熙载只简单“嗯”了一声算是回应，再无他话，如同枯木死灰。那一刻，所有人都认为威力已经彻底从这个一度叱咤风云的男子的身上流失，谁还会相信这样一个垂死的老人会有左右天下局势的能力？说来奇怪的是，其他人虽见到顾、周二人离去，竟再无一人附和也要回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诸多人中，张士师特别留意的是陈致雍，尤其是他中途离开花厅后的行踪。陈致雍却只提去了茅房，从茅房出来后意外遇到了张士师。张士师心想：“我明明听到你和什么人交谈，你不说实话，自是要掩饰对方。嗯，等我取到了韩曜供词再当面戳穿你也不迟。”

德明亦是相当引人瞩目，他明明是个僧人，何以会出现在夜宴这样的场合？而且事先除了韩熙载、老管家二人外，余人皆不知晓他今晚 would 到。张士师对其人很是反感，明明是长老身份，却不守清规，只是他除了姗姗来迟外，形迹别无可疑之处。

这一场取证极耗时日。夏季天亮得早，到得最后秦翦兰为她自己写下供词时，外面隐隐传来鸟雀啾鸣，天开始朦朦发亮，除了在前院守候的仆人小布与大胖外，堂内仍有韩熙载、石头、舒雅三人未曾讯问，石头是个哑巴倒也罢了，舒雅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开口，韩熙载则一直枯坐在李云如尸首边，旁人也不敢上前催促。张士师猜他痛失爱姬及肚子里的孩子，伤心过度，也就算了。

这二三十人的供词足有厚厚一迭，张士师略微翻看，但见笔迹工整娟秀，看上去十分清爽，当即谢道：“有劳娘子了。”秦翦兰道：“能帮上典狱君，何其幸哉。”二人一道步出厢房。老管家一直守候在外，一见到张士师，忙迎上前道：“典狱君，我适才到前面看过，仍然不见官差身影。现在是寅时，夜更即尽，城门将开，你看要不要再派人下山催下？”张士师也深觉奇怪，暗道：“莫非是周压下山时遭逢了什么意外不成？”

正沉吟之时，忽听见外面大胖大叫道：“来了！来了！”堂中众人一夜未睡，正岌岌疲累，忽闻得官差终于姗姗到来，立即精神一振，各现喜色——终于等到可以马上回家睡觉了。

却听见脚步声急响，大胖和小布领着二人进来，张士师原都认得：前面一位是江宁县衙的书吏孟光；后面提着竹篮的是江宁府的仵作杨大敞，他到江宁府办事时曾有一面之缘。张士师初来江宁县为吏之时，多得孟光照顾指点，二人颇为熟稔。孟光一见他便叫道：“典狱，你怎得来的这里？”张士师不及闲话，上前一把扯住他，压低声音问道：“老孟，何以迟了这多时日？”

孟光忙将他拉到一旁，悄悄说明情由。原来周压下山后倒是顺利叫开了城门，因案情涉及高级官员，金吾卫士便指引他去诸司衙门找御史台御史报官。当夜当值的官员正是监察御史柳宣，他曾多次弹劾韩熙载生活作风问题，又因韩熙载被免去兵部尚书一事备受清议困扰，一听是韩府发生了命案，立即命将周压拒之门外，只派人传话，说这只是普通刑事案件，发生在江宁府治下，理当由江宁府尹处理。周压无奈，只好去了江宁府，所幸江宁府就在诸司衙门北面，倒也没有多走几步路。江宁府尹居住、办公均在府内，府尹陈继善被人从床上叫起时尚在宿醉中，听说是韩熙载姬妾李云如被杀，立即一惊而醒，挥手命人赶周压去江宁县报官。周压只好又来到位于城北的江宁县衙。江宁县令赵长名一听便连声道：“弄错了！弄错了！”原来韩熙载凤台里官舍位于秦淮河北，恰好属于江宁县辖区⁽³⁾，然聚宝山却在秦淮河南，那就是上元县的地界了，府尹定然以为是命案是发生在凤台里，所以让周压来找江宁县报官，而实际上李云如既死在聚宝山，理所当然要归上元县管。

可怜周压又倦又累又饿，强拼着一口气从城北的江宁县衙赶去城南的上元县衙，万幸再次遇到了他进城时交谈过的那队金吾卫士。金吾卫士们见他被推来挡去，无不大笑，笑过后才用快马载着他来到上元县衙门口，还告诉地道：“你就说是江宁府尹派下来的案子，县令不敢拒绝。”另一卫士又笑道：“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还在外面等你，再载你去下一个衙门。”周压便按照金吾卫士所教，说是江宁府派下来的案子，上元县令孙苜一听果真不敢拒绝，披衣起床，亲自见了周压，大致问清案情，一听说江宁县典狱张士师凑巧在那里，高兴得连声念佛，立即派了

一名差役陪同周压再去江宁府，说明最先的物证、人证已经有江宁县吏接手。那队金吾卫士果然还等在上元县衙门口，见周压又被赶出，无不哄然而笑，当下簇拥着周压来到江宁府。府尹陈继善再次被从梦中叫醒，气不可遏，床都没下，怒道：“让江宁县令赵长名立即去办！别再来烦我了！”金吾卫士又送周压来到江宁县衙，县令赵长名听说本县典狱张士师也在韩府中，不由得惊讶得嘴都合不拢来，心中连骂他多事，无可奈何下，只好召来当值书吏孟光，命他带一名件作前去复检。按照惯例，现场勘验该由县令监当，至少也该派县尉前去，但县令与县尉沾亲带故，他既不愿意自己去，也不愿意亲戚卷入，正发愁监当人选时，突然想到了无端惹来祸事的张士师，干脆顺水推舟，指派由他去主持检验。不料本县件作新请了病假回乡下，又只好去江宁府借件作，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杨大敞，一来一去费去了许多工夫。若不是得那帮有心看衙门热闹的金吾卫士的相助，用快马驮着周压来回奔跑，只怕到第二天中午也没有官差到来。

张士师听得周压报官便费了这许多工夫，不由得惊奇不已。孟光低声道：“明府(4)亲自交代说，这件案子棘手得很，请典狱务须细心监当。”刻意加重了“细心”二字。

衙门出差有许多见不得光的行话，比如“细心”就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的意思，“费心”则是认真办案，“上心”才是打足十二分的精神。张士师却从来没有办过案子，又新来金陵不久，如何能知道这些，丝毫没有听出孟光的话外之音，只道：“是。”又上前与杨大敞招呼。

杨大敞大约四十岁，是个很有经验的老件作，他本就脾气不好，在睡梦正酣的时候被叫出来验尸，心中很是有些不痛快。尽管他的级别低于典狱许多，不过自忖是江宁府件作，无论如何都比江宁县衙高人一等，因而对张士师也不大客气，直接问道：“死人在哪里？”

张士师便指李云如的尸首给他看，又简要说明了中毒经过及大致时间。杨大敞两眼翻白道：“我只管检尸，书吏只管填写尸格，典狱只管一旁监当，旁的不相干的事管它做甚？”

张士师早听闻杨大敞性情古怪，此刻见他一副老滑头的样子，似乎根本不打算正经办案，不由得心头无名火起，只是不好当众与他争执，

当即虎了脸，闷在一旁，心想：“反正此案已破，凶手已经找到，我也不怕他偷懒耍滑。”孟光上前悄声安慰道：“典狱不必理他，他就是这德行。这次典狱立了大功，日后升官发财，可别忘了老哥我。”张士师嘿嘿一声，也不答话。

杨大敞却是立在当场，动也不动，似有什么难言之隐。还是秦翦兰出身贫贱，饱经世故，善于察言观色，忙掏出两吊钱上前塞到杨大敞手中，笑道：“差大哥辛苦了，这吊钱留给差大哥买碗酒吃。”

原来这件作行也属于三百六十行，凡仵作检验死尸之前，有讨要“开手钱”一说，表示开手去晦气。杨大敞掂得一掂，虽嫌钱少，但美人当前，少不得要给些面子，脸色稍和，顺手将钱塞入竹篮，这才望李云如走去。

书吏孟光忙向老管家讨要笔墨，找了张桌子坐下，自怀中掏出公文展开，预备等杨大敞喝报便开始记录。笔墨俱是现成，正是张士师适才讯问时秦翦兰上楼所取。孟光是识货之人，一见那砚台一方碧绿，盈盈似水，上有点点红斑，鲜如胭脂，便知道是韩熙载自用的石砚。悄悄摸了一下，滑腻若油脂，果是方好砚。

秦翦兰又取来两吊钱送与孟光，他慌忙舍了那砚，起身推谢，只道：“娘子何必破费！不过是小吏份内之事罢了。”秦翦兰便不再坚持，刚要走开，孟光又道：“娘子请稍候，小吏名叫孟光，不知娘子可否为小吏引见各位官人？”

他为人机巧善言，明明认得在场所有官员，却假意不识，只因他官职卑微，主动上前招呼，人家不认得他，未必会理睬，但若有美人居中介绍，情况便会完全不同。秦翦兰哪里能想得到他如此心思玲珑，心下还对这个不收黑钱的小吏颇有好感，正欲满口答应，却听见杨大敞高声吆喝道：“开检！”孟光心中暗骂了一声，表面却若无其事，道：“迟些也不妨。公事要紧。”忙回去坐下，提笔往公文上录下时间、地点、人物等大略情形。

杨大敞走近尸首，将手中竹篮放在一旁，先探身打量李云如，情状仿佛在审视一件精巧的货品。过了好一会儿，才扬声叫道：“脱衣！”伸

手便往李云如头上摸去。一直处于浑噩状态的韩熙载却似突然惊醒，喝问道：“你想做什么？”他的声音并不大，杨大敞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之人，听了却是心头一凛，呆了一呆，才答道：“脱衣检尸。”

众人这才知道原来官府仵作检尸要脱下死者首饰、外衣、鞋袜等。李家明早已经对这位进屋先收钱后办事的仵作不满，闻言顿时大怒道：“我妹子已经死了，你还要当众侮辱她么？”

杨大敞认得他是中主在位时极为得宠的优伶，心中很是轻视，冷冷道：“小人不敢。不过如果不脱衣验尸，如何得知死者身上伤痕位置、尺寸及性质？书吏如何填写尸格？”李家明道：“我妹子是中毒而死，满堂人亲眼所见，还需要验什么伤痕？”杨大敞道：“既是这样，官人又何必叫小人到来？”李家明见他倨傲无礼，大怒道：“你一个小小公人……”孟光忙插口道：“官人息怒，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如果死者亲属同意，尸首也是可以免验的。”一边说着，一边忙向张士师使了个眼色。

张士师本来很反感杨大敞，见他对所谓的权贵也没有好脸色，多少有些刮目相看的意思，便道：“死者李云如的兄长与丈夫均在这里。”孟光忙道：“只要二位联名写一张请文，表示愿意免验，李家娘子不必再受翻检之苦。”李家明道：“这有何难？快些拿纸笔来！”杨大敞道：“慢着！官人不可以写。”

李家明见这公差似有意处处与自己做对，勃然变色，却听见孟光道：“官人是李家娘子长兄吧？在下江宁县书吏孟光。杨大哥只是照章办事，女子出嫁从夫，既然李家娘子夫君在此，该由他来写这份请文。”

大家这才明白究竟，李家明却还是阴沉着脸，难以下台，正僵持之时，韩熙载站起身来，道：“拿纸笔来。”走到桌前，不假思索，飞文染翰，捉笔便写。

众人一下子围过来。韩熙载的书法与文章一般出名，一手飞白书⁽⁵⁾名动天下，传说这处聚宝山宅邸的建筑费用完全来自他为江东富商书写文章的“润笔费”。此刻亲眼见到，果真是挥毫如风，恣意汪洋，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就连朱铄这等书法大家也叹为观止，若不是考虑所写内容，几乎就要出声赞赏。

片刻间，请文已一挥而就，韩熙载署上自己的名字，又将笔交与李家明具名，李家明歪歪扭扭写上自己的名字，再交到孟光手中。孟光略略一扫，便高声赞叹道：“相公大手笔，果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臆想。小吏孟光，今日有幸得见，真乃三生有幸。”

张士师见他大露阿谀之态，心想：“以前只知道老孟机灵，极会做人，没跟他一道办过事，还真不知道他在权贵前有这样的嘴脸。”正大感不耻之时，忽听得杨大敞问道：“死者既是中毒，毒茶又在哪儿？”

张士师知他想走走过场，快些交差，忙领他到肴桌前，告知已经用银簪验过，茶壶及茶杯中茶水均有毒。杨大敞也不多说，只让人赶紧准备一盆皂角水。水端上来时，秦翦兰正引领孟光拜见朱铄，杨大敞冲着孟光大喊一声道：“开检！”倒将众人吓了一跳。

孟光忙回桌前坐下，杨大敞吆喝道：“银针勘验茶水一杯！”探手从竹篮中拿出一个皮囊，从中取出一根银针，将针用皂角水洗过，再伸入茶水，银针顿时变了颜色，吆喝道：“银针探茶水，变青黑色。”

他每吆喝一句，孟光均须如实记录，日后归入相应卷宗。堂内主宾从没有见过公差勘验命案现场的过程，无不感到新奇，劳顿了一夜的疲惫亦减轻了不少。

只见杨大敞再将银针伸入皂角水中，片刻后提出，用布揩擦了几下，吆喝道：“银针用皂角水洗，其色不褪……”一低头即愣住，原来那银针青黑色竟已经被洗掉，重新恢复了银白本色，便又改口道：“银针用皂角水洗，青黑色褪去。”孟光一呆，惊问道：“什么？”杨大敞狠狠瞪了张士师一眼，不耐烦地重复道：“银针用皂角水洗后，青黑色褪去。茶水无毒。”

全场虽不完全明白他喊叫的那些术语，但最后一句却是听得清清楚楚，顿时一片哗然，一会儿不解地望向张士师，一会儿困惑地盯着杨大敞，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张士师自己也愕然愣住，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杨大敞也不理睬，又将茶壶中的茶水勘验喝报了一遍，同样是无毒

的结论。李家明问道：“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大敞冷然道：“能是怎么回事？银针探物变色并不罕见，须得前后用皂角水揩洗，颜色不退，方能确认是毒物。”语气中对张士师的失误颇为得意。

李家明对这个性情乖吝怪异的公差的话实在难以取信，又问道：“典狱，果真是这样吗？”张士师虽然不愿意承认，到底还是个有担当的人，当即大声道：“适才是我弄错了，正如仵作所言，茶水经银针检验无毒。实在是抱歉……”一边朝舒雅望去，见他依然沉浸在失魂落魄中，似是丝毫不知他的杀人嫌疑已经洗清了。

众人尚在瞠目结舌，郎粲抢着问道：“怎么会弄错呢？典狱推断出的时间、地点、人物完全吻合，一切都合情合理，就连舒雅自己也默认了呀。”

杨大敞之前只听张士师简略说了大致情形，还不知道凶犯已经默认下毒，颇为惊奇。张士师则暗想：“合情合理么？看来你们都晓得舒雅有杀李云如的动机，只有我一人懵然不知。”他知道这件事必须尽快说清楚，不然只会继续冤枉好人，令真凶逍遥法外，当即朗声道：“在下并非行人，一切要以仵作的检验为准。”他表面依旧镇定，心中却极是沮丧——在之前最艰难、最混乱的时候，堂中诸人信任他、依赖他，指望他能抓到凶手，他明明没有堪案经验，却自作聪明，结果犯下严重的过失，冤枉了一个好人。

旁人尚在迷茫懵懂，未完全会意过来，又听见杨大敞不满地道：“你们不是异口同声地称死者是在大伙眼皮底下中毒而死么？现在茶水中没毒，又该怎么说？”言下之意是在怀疑李云如到底是不是中毒而死。张士师忙道：“李家娘子七窍流血而死，大家亲眼所见，有目共睹。况且她脸色乌黑、双眼耸出、指甲爆裂，如何不是中毒症状？”

杨大敞冷笑一声，瞪视着他，眼中尽是轻蔑之意，仿佛是在说：“凭你这毛头小子，连用皂角水揩洗银针都不知道，还配与我谈中毒症状么？”张士师脸色一红，不再吭声。

郎粲道：“这么说典狱的判断是错的，舒公子并非凶犯？”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之前张士师断定舒雅是凶手，基于的是取自李云如房

中茶水有毒，而舒雅刚好在那个时间走近过琅琅阁，现下既然茶水无毒，舒雅当可洗清嫌疑了。

却听得李家明重重一拍桌子，怒道：“我早说凶犯就是韩曜了。”秦蒹兰道：“绝不可能是阿曜。除了适才被典狱带进来的那次，他根本就没有进过花厅一步。”李家明一听有理，四下望道：“是谁？到底是谁？这么狠心，竟对一个怀有身孕的弱女子下手！”全场一片寂静，无人敢应他的话。李家明怒气更盛，转向张士师道：“典狱，这都要怪你！不懂装懂，无事生非，查不出害死我妹子的凶手不说，还冤枉了一个好人！”

他兄妹二人与舒雅相识于贫寒之时，多蒙对方照顾，才不致于流落街头。舒雅成为韩熙载门生后，更与李氏兄妹亲如家人。哪知因为张士师的误断，李家明竟对他起了猜忌之心，一度认定其为凶手，现下想来，颇多悔恨，觉得很对不起舒雅，不免迁怒于张士师。张士师亦内心有愧，无话可答，只是心中还有些疑惑：既然舒雅没有往茶中下毒，为何他一见茶杯时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他既不是凶手，为何被指认为凶手时，他不竭力为自己辩解？

还是秦蒹兰道：“典狱君又不是专业仵作，他不过是恰逢其时、热心助人而已。”她虽有绝世美貌，却是为人谦虚，在韩府很得人心，李家明亦敬她三分，怒气稍减，闷哼了一声。

秦蒹兰又道：“那现下该如何是好？”目光不再投向张士师，而是改去征询杨大敞。张士师正感激她出面为自己解围，见此情状，不免又羞又愧，心中只道：“连她也要看不起我了！”

杨大敞道：“娘子是问我么？小人只是个仵作，典狱才是监当官，要问问他去。”秦蒹兰无奈，只好转头问道：“典狱君，现在该怎么办？”张士师迟疑道：“唔……”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众人投来的不信任的目光，也知道无论自己再说什么都难以服众，当此处境，真是骑虎难下。

一旁孟光见状很是焦急。他接到县令指派时，以为不过是大户人家司空见惯的姬妾为争宠互相使坏的案子，其他衙门不愿意接手，无非是因为韩熙载极其难缠，但对他而言却是无所谓，因而踊跃赶来韩府。他在县衙被人轻视，郁郁不得志，早就有离开之意，本以为来韩府办案也

许是个难得的机会，期待能就此有机会巴结上达官贵人，以作日后晋身之阶，哪知道摊上以难缠出名的杨大敞不说，又遇上了张士师误断，搞不好还要牵累自己，然则已到此光景，少不得要能圆则圆、能缓则缓了。便忙挺身而出，道：“虽说典狱误断茶水有毒，不过既有这么多官人作证称李家娘子是中毒而死，想来不会有错，茶水无毒，或许酒水有毒……”

他只是信口胡说，不过就是想催促杨大敞赶紧在尸格签字画押，证明李云如中毒而死，最好是自杀而死，与他人无干，然后就算完成公事，可以溜之大吉。不料随口一语却提醒了张士师，心中一惊：“呀，我怎么没有想到？既然李云如可以在夜宴开始前中毒，那么也可能在夜宴中间她离开花厅回琅琅阁换衣之前就已经中了毒。”他既如此想，脚下亦不由自主移动，慢慢朝卧榻前的大肴桌走去——那上面不但有两个毒西瓜，还有一堆凌乱的酒壶、酒杯。

直到这个时候，堂中众人才慢慢回过味来，知道茶水无毒、舒雅无罪几成定论，而张士师的举止也最终给予了某种提示。片刻之间，一阵的骇人凉意悄然滑过了各人脊背，心中均是一般的想法：“原来是酒水有毒，却不知我是不是已经饮下了毒酒。”

杨大敞跟上前去，一眼留意到玉盘中的血水西瓜，只皱了皱眉，也不问究竟，道：“哪个是死者的酒杯？”张士师自是不知，忙叫老管家道：“韩老公……”秦翦兰走过来道：“那个琉璃酒樽便是。”指给了杨大敞看。

杨大敞立即吆喝道：“开验死者酒杯。”小心翼翼地将酒樽取过来，里面只有一星点残酒。又抽出一根新银针，用皂角水洗过，喊道：“银针入酒！”将针尖探入酒樽中的残酒。再取出时，众人“啊”的一声惊叫，预备等着看银针变成黑色的样子，然则结果并非想见的那般——银针针尖依旧亮白如旧，一点都没有变化。

陈致雍叫道：“快，快试试酒壶！”他见李云如酒樽无毒，理所当然地猜想是酒壶中酒水有毒，说不得他自己也饮下了。众人也是一般的想法，只是慢得一刻，纷纷叫道：“对对，赶紧验酒壶。”王屋山甚至尖叫道：“大胖，厨下有预备绿豆汤么？快去取来，我要解毒。”

杨大敞不禁哑然失笑，道：“各位莫慌，若真是中了毒，早就跟那位娘子一样早就躺在那里了。”李家明听他言语中对妹妹不敬，怒道：“你说什么？”杨大敞横了他一眼，道：“难道不是么？”不再理睬他，只问张士师道：“这两个西瓜……”张士师忙道：“两个瓜都有毒……噢，我用银簪验后未用皂角水擦洗，还请仵作再验一遍。”态度甚是恭谨。

杨大敞道：“有人吃了么？”张士师道：“没有。先切开的是这个血水西瓜……”杨大敞点点头道：“没吃就好。”如此奇特的西瓜事件，又是血水又是毒药，他竟没有丝毫好奇之心。

张士师见他再不提西瓜二字，只用银针一个一个去检试着桌上的酒壶、酒杯，忍不住问道：“这两个西瓜不用验么？”他的本意是，既然早已经断定酒壶中无毒，又何必多费工夫，不如做些有意义的事。杨大敞却置若罔闻，连瞧也不瞧他一眼。

一旁忙着记录喝报的孟光也开始嫌张士师多事，道：“典狱，这西瓜既无人食用，当不必再理会。”张士师惊诧万分，道：“有人往瓜中下毒，意图谋害这么多人命，难道不用管么？”他认定孟光、杨大敞不过是想图省事，草率了事，不免很有些不满。孟光未及回答，杨大敞突然道：“大凡人命之事，须的尸、伤、病、物、踪五样，即便这瓜中有毒，可没有人吃过，无尸、无伤，你要如何问理？亏你典狱还是出身公门世家的人。”语气极不客气。张士师被抢白一顿，本也不在意，可偏偏当着秦翦兰的面，有些难堪，当即立在一边，闷不作声。

朱铨忽道：“请教仵作，李家娘子的酒樽既是无毒，酒壶中的酒水又怎会有毒？”孟光是刑房书吏，参与勘验的案子多了，自是一眼就能看出其中关键。他有意炫耀，抢着答道：“相公有所不知，李家娘子的酒樽自是无毒，但这里酒壶、酒杯极多，大大小小加起来有二三十只，李家娘子倘若顺手取错，喝了别人杯子里的酒……”有意顿住，话说到这里任谁也明白了。李家明道：“这不大可能，堂内人虽多，但大多数是熟客，各有各的酒杯。尤其云如是个仔细的人，怎会错拿旁人的酒樽？”孟光道：“官人说得极是。不过这里酒杯这么多……”

一旁枯坐的韩熙载却似想起了什么，扬起了眉头，正欲开言，忽听得杨大敞大叫道：“就是这杯了，银针探酒，变青黑色。”

围观的众人闻声望去，想看看那有毒的酒杯到底是谁的。陈致雍最先惊叫道：“这……这不是熙载兄的金杯么？”韩熙载“嗖”地站起，飞快地步近肴桌，力排人群，果见被指有毒的正是那盏金杯。尚在一怔间，杨大敞已用皂角水拭洗完毕，喝报道：“皂角水洗，青黑色不褪，有毒。”众人面面相看，心中均是一般的想法：“原来这凶手想害的是韩熙载，不过是李云如阴差阳错地替他死了而已。”

杨大敞飞快地验完最后两只酒杯，又喝报道：“勘验完毕。验得有毒金杯一只。”原来有毒的只有那盏金杯，目标既是韩熙载，状况立即变得复杂起来。老管家道：“是谁想害我家主人？”只听见背后有人问道：“要害的对象原来是恩师么？”

惊然回头，一直瑟缩在角落的舒雅不知道何时又站到了众人背后，脸色苍白，嘴唇发青，一副大病未愈的样子。大家也不晓得他听到了多少，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却听见韩熙载叹息了一声，道：“你们都弄错了，那盏金杯不是我的。”秦翦兰仔细一瞧，讶声道：“有毒的这盏是阴文，是屋山妹妹的！”

王屋山虽然惊惶难安，也勉强夹在围观的人中，听了这话，尚不能相信，道：“什么？”上前一一看，佯作验出有毒的那盏果真是自己的，担忧、恐惧瞬间排山倒海地袭来。

李家明本来决计不信妹子会拿错他人酒杯，此刻得知有毒的酒杯原来是王屋山所有后，立即想起了事情经过：之前王屋山不小心撞到李云如，弄掉了她的琉璃酒樽，使用金杯斟酒给她赔罪。也就是说，毒药下在金杯中，凶手要害的人本来是王屋山，若不是种种机缘巧合，死的人绝不该是李云如。他只觉得一阵晕眩，连发怒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喃喃道：“怎么会这样？”

王屋山的反应比李家明慢了许多，但她最终亦明白了过来，横尸地上的人本该是她，当即尖叫一声，扶住额头晃了两晃，本能地往她身侧的郎粲身上倒去。郎粲早瞥见她摇摇欲坠有晕倒的迹象，却不肯伸手去扶，反而迅速挪开几步。幸得哑巴仆人石头站在她身后，眼疾手快，一把搀住，却见她已然晕了过去。他叫不出声，只能“啊、啊”干着急。郎粲忙叫道：“王家娘子昏死过去了！”顿了顿，又道，“该不是也中了

毒？”

张士师抢将过来，见她面色如纸、呼吸急促，原来只是因惊悸而晕了过去，便道：“她没事。”秦翦兰忙命石头将王屋山抱到卧榻上。舒雅似乎终于明白了究竟，软软地坐倒在地上，他虚弱得连大声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无奈地啜泣着急。

孟光叫道：“典狱，现场已勘验完毕，你是监当官，请来这里具上姓名。”张士师过去大略翻看了一遍笔录，署上自己的名字，又低声问道：“接下来该当如何？”孟光道：“这里的事情办完了，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那个金杯直接回衙门。”张士师试探道：“在场的都是重要的目击证人，难道不要一个一个录取他们的口供。”孟光道：“张老弟，你还嫌你自己的麻烦不够多啊？”张士师便不再多说，也不提之前他已经有证人笔录一事。

杨大敞将有毒金杯用布包好，放入竹篮中，预备带回去做证物。一旁曼云、丹珠等人不免窃窃私语，那盏金杯被王屋山视为至宝，如今却变成了杀人利器，若不是运气好，七窍流血而死的就该是她了，世事难料，命运无常，亦不外如是。

张士师见杨大敞已提起竹篮准备离开，忍不住上前问道：“那尸首和西瓜……”杨大敞道：“尸首既已免验，归家属自行处理。西瓜杀人无尸无伤，无法立案。”一边说着，一边拔脚便往外走去。孟光忙收好笔录，向众人环揖道：“小吏孟光，先行告退。”走出几步，见张士师不动，生怕他又节外生枝，忙叫道：“典狱，我们该走了。”

堂内立时安静下来，沉寂有时候是世间最可怕的东西，有令人窒息的力量。不知道为什么，哀伤和恐惧再次在这个时候席卷了每个人——死者正躺在屏风前，毒西瓜还在肴桌前，凶手却是一无所知。各人心情是如此沉痛，就连对这个与他们相处了一夜的典狱张士师，也颇有依依不舍之意——他虽然不够老练，莽撞冒失，却始终是真诚热心的，比起那冷漠的佯作、油滑的书吏来，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以致没有人再怪他冤枉了舒雅，也没有人去想他会不会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而刻意将大家引往歧路。

老管家走上前来，紧握住张士师的手，嘴唇不停地哆嗦，连一个“谢”字也说不出来。张士师心中颇为感动，道：“我要走了，老公你自己多保重。”

临走之前，再次向秦翦兰望去，她正坐在卧榻边侧，双手握着王屋山的一只手，眼睛却直愣愣地盯着肴桌上的毒西瓜。那一刻，张士师彻底体验到了毒西瓜所带来压力和恐慌，估计堂中众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会再碰一下西瓜，甚至会在吃任何食物之前，都要用银针试过。他见她面色如此忧惧，令人怜惜，忍不住心头一热，心想：“就算为了她，我也要尽全力破这毒瓜案。”一念及此，上前附到老管家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老管家先是愕然，随即有欣喜之色，道：“好，知道了。”

(1) “仵作”一词在唐代便已经出现，主要指专业从事殡葬业的人，又称“行人”。这些人也为官府从事验尸、勘验等工作，到宋代以后，“仵作”一词逐渐演变成官府专业验尸人员的名称。本小说中一律采取“仵作”来称呼。

(2) 琅琊山位于今山东诸城东南海滨。琅琊台为秦始皇时于琅琊山上所建。

(3) 金陵城以秦淮河为界，划为两县，河之北归江宁县，河之南归上元县，县令品秩正五品，比一般县令要高出许多。因南唐王宫、中央官署均在江宁县，江宁县辖区要比上元县大出几倍。二县均归江宁府管辖，江宁府尹为从三品。

(4) 明府：对县令的尊称。

(5) 飞白书：书体之一，又称草篆。传说汉代文学家蔡邕到皇家藏书的鸿都门送文章时，看到修墙的工匠用扫把蘸石灰刷墙，常常每一刷下去，白道里有些地方透出墙皮来，由此得到启发，创造了黑色中隐隐露白的笔道，即飞白书——“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飞白曾经得到许多帝王喜爱，如唐太宗李世民善飞白，为一时之绝，武则天飞白作品至今犹存。

第六章 不按君臣(1)

果听见脚步声窸窸窣窣，有人轻柔地步下地道，举烛出现在地窖口。微弱的烛光映着她冰肌玉骨的脸庞，当真是丰姿胜仙。一双眼睛，如寒潭般清澈，却又如薄雾般朦胧。在场差役大多未见过秦弱兰，此刻惊见绝色佳人，只觉得梦游仙境，遍体发酥，浑然不知道身在何处了。

路无语下山，杨大敞径直回了江宁府，临别连招呼都未打一个。张士师又困又乏，今夜还要到大狱当值，因与孟光熟识，便提出回家睡一小会儿，请他先行回县衙向县令回报。

孟光早已看出这件案子非比寻常——凶手的真正目标其实是韩熙载，王屋山与韩熙载的两只金杯，虽是一阴一阳，但纹路不明显，外人很难分辨，凶手是一时混淆，误将毒药下进了王屋山的金杯中，不料事不凑巧，那杯下错了药的毒酒又被王屋山转给了李云如。仔细想想，有心杀韩熙载的人可比想杀王屋山的人多了去了，他随便一掰指头，一双手都不够用的，正自叹晦气，不该接手如此棘手的案子，忽听得张士师不愿与自己即时回报县令，不禁大喜，暗想：“如此再好不过，正好可以将所有事推在他身上。”

孟光之前与张士师结交，不过因为自己没什么真本事，在县衙里没一个真正说得上话的朋友，刚好张士师新调来金陵不久，不大清楚同僚底细，兼之张士师是江宁府尹陈继善指名调来江宁县之人，谅来很有来头，因而刻意结识，还颇费工夫地指点他记住了大小京官的面孔，不过都是为了日后能有用得上的时候。但时间既久，才发现张士师与府尹并无任何私人关系，仅仅是一日府尹到句容县办公，很是赏识张士师想出的一套巡视大狱办法，仅此而已。如今张士师无端卷入命案，又擅自越权推问，还出了纰漏，得罪了权贵，搞不好还要被舒雅反告诬陷，当然是有多远就离多远。他深险诡谲，心中转念极快，表面照旧满面笑容，道：“没事。典狱忙了一天一夜也累了，先回家休息。我会替典狱向明府说清楚的。”张士师到底还是纯朴，信以为真，再三道谢，二人就此分手。

今日是个阴天，并不见太阳出来，天气却异乎寻常的闷热，一丝风也没有。大街小巷随处可以见到汗津津的脸，金陵人都被这酷热折磨得有气无力了。大黄狗躲在巷口的槐树下，吐着大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看到张士师过来，只侧了下头，竟连尾巴都懒得摇一下。

匆忙回到家中，老父亲却是不在，忙赶去前院问房主老何，老何也出了门，只有孙子小豆子在家。这小豆子不过才七八岁，生长于市井之

间，小小年纪已经极聪慧省事，一定要张士师答应买糖果交换后，才有板有眼告知：“张公与人有约，出门去了。”又故作神秘状，道：“对方是个漂亮女人。”张士师素知小豆子顽皮淘气，又知父亲决不会有此事，便道：“你既胡说八道，先前的约定不能算数，没有糖果了。”小豆子急道：“我可没有骗你。”

刚好老何出门回来，才知道是女道士耿先生一大早来约父亲登高观日出去了。小豆子笑道：“我没骗你吧。典狱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可要算数。”张士师这才放了心，笑道：“放心，少不了你的糖果。”很为老父亲有此雅兴而感到高兴，回到房中和衣躺下。劳累了一夜，稍一松弛，满脑子都是韩府的怪案——金杯毒酒，一尸两命。凶手到底是谁？他要杀的人其实是韩熙载吗？那血水西瓜又是怎么回事？毒药如何能下入瓜中却不被人发现？这案子实在太离奇了。

他忖得片刻，脑海中一团乱麻，理也理不清，干脆不再去想。这时候，秦翦兰又重新浮现了出来，曳着一身雪衣，美丽而恬静，仿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正含情脉脉地朝他微笑，他却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重……

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比的西瓜，韩府老管家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笑咪咪地举起玉刀，一刀切下，西瓜应声裂成两半，却没有瓜瓤，而是滚出一个人头来——长发散面，怒目圆睁，七窍流血，正是那弹得一手好琵琶的李云如。刹那间，空中响起了剧烈的《十面埋伏》琵琶乐，金石相交，万马奔腾，紧紧逼压。就在张士师几乎透不过气来时，猛然一惊而醒，原来不过是南柯一梦，耳中嘈杂之声也并非有人在弹《十面埋伏》，而是房主老何正在外面一边拍门一边大叫：“小张哥儿！小张哥儿！典狱！典狱！”

张士师自床上一跃而起，奔过去拉开门，却见老何兴奋地站在门口直搓手，一见面便兴奋地道：“小张哥儿，你昨夜在聚宝山韩相公府上过得如何？令尊起初还担心你是不是出了意外，小老儿就说嘛，哥儿肯定是忍不住留在韩府看夜宴了。”

张士师又乏又累，打了个呵欠，抬头看见，似还未到正午，埋怨道：“何老公，我躺下前去找你问我阿爹时你怎么不问，偏要等到我睡觉

时才来拍门？”老何道：“不是……小老儿适才在巷口听人说韩府昨夜出了怪案，有个美貌小娘子在夜宴中七窍流血而死。小老儿想小张哥儿既在那里，肯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赶紧来问问。”张士师吃了一惊，道：“这么快就传开了？”心想道：“多半是那帮金吾卫士传出来的。”

却听见老何又得意洋洋地道：“何止传开，简直是轰动全城！早上小老儿出门时就听说韩府出了命案，御史、府尹、县令无人敢接，金陵酒肆的少店主周小哥儿如何不容易，一晚上跑六七家衙门，腿都要跑断了。小豆子好奇得紧，已经赶去酒肆打听了。”又道，“刚才又听街坊们说这是件百年棘手之案，官府无能，只有你典狱一人不畏强权……”张士师听了不禁苦笑，心想：“这都哪儿跟哪儿呀。看来确是金吾卫士传出来的，他们闲得没事，正等着看官府笑话呢。”

老何道：“死的是个美貌小娘子，对吧？听说是西瓜有毒，可不见人吃，只见人死。街坊邻居们都很好奇，让小老儿来找小张哥儿问个清楚。”张士师见他一副急于猎奇的样子，简直哭笑不得，现在真相不明、凶手未知，他当然不可以随意透露案情，因而只含糊道：“唔，这个……一时半刻也说不清楚。何老公，我今晚还要在县衙当班，得先去睡一会儿。这事……回头再说吧。”老何忙叫道：“哎……”

张士师却不由分说，将门合上，重回床上躺下。还听见老何还在门口嘟囔道：“我该如何向街坊们交代呀。”顿了顿，又朝内喊道：“小张哥儿，那说好了，回头等睡一觉起来可要好好说叨说叨。”张士师假意睡着，也不应话。

只听见老何嘀咕着往外走去，刚一开院门，便听见七嘴八舌的问话：“老何，打听得怎样？”“到底是怎么回事？”似有许多人早已经等在外头等候消息。老何尚在支吾时，又听见有人问道：“死的人到底是谁？是不是那江南第一美女秦蒹兰？”

一听到“秦蒹兰”三字，张士师立时竖起了耳朵。又听见有人道：“原来死的是秦蒹兰呀。哎，你们听说没有，那大宋使者陶谷跳桥自杀时，曾高喊‘报应、报应’。看来真是报应到了。”完全是幸灾乐祸的语气。

听到这里，张士师再也按捺不住，飞快地冲到院中，冲人群大叫

道：“你们不知道就不要随便乱讲，死的人是李云如！”

聚集在院子门口的无非是左邻右舍以及一些好事的市井之徒，呆得一呆，立即蜂拥进来，团团围住张士师，问道：“是李云如？”“是不是教坊李家明的妹妹？”“她到底怎么死的？”“韩府夜宴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人争先恐后，连珠炮似的提问。

如此情状，张士师真有些后悔不该莽撞地冲出来，他一张嘴如何能应付这么多人。正不知道该如何脱身之时，忽有女声问道：“你们这么多人挤在一处做什么？”声音仿若风中的铃铛，清亮悦耳，一下子就盖过了乱哄哄的吵闹声。

回头望去，只见女道士耿先生正站在大门处，清癯的面容上满是惊讶之色。她的身后则跟着一脸肃色的张泌，目光飞快地掠过全场，迅如闪电，随即垂下眼帘，又恢复了普通老汉的姿态。

众人尚在愕然之时，耿先生又道：“典狱君，你怎么还在这里？刚才又有公差往韩府去了，大家伙儿都跟去聚宝山看热闹了。”话音刚落，一帮好事之徒哄然抢出院门，要赶去韩府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包括房主在内，片刻间走得干干净净。

张士师忙上前道：“阿爹、耿炼师，你们……原来你们也知道韩府出了凶案了？”张泌仅是略微一点头，眉头紧皱，似有什么不解之愁。耿先生道：“何止我们知道，全金陵城都已经传遍了。我们一路回来，都在传说你张典狱如何断案如神呢！”张士师一呆，问道：“我？”一时不及会意，赶紧问道：“炼师适才说又有公差往韩府赶去，可知道是江宁府的差人，还是县衙的人？”耿先生不由得回头笑道：“张公，典狱君可真是个人呢。”张士师这才知道她是随口一句，不过是为了将围住自己的人诓骗走。张泌却道：“炼师所言未必是虚，不过提早了些时辰而已。”耿先生也道：“看如今这人人奔走相告的情形，这案子恐怕是瞒不住了。”

三人进屋坐下，张泌这才问儿子道：“你昨夜滞留韩府不归，就是因为凑巧那里出了命案么？”张士师忙答道：“并非如此，孩儿留下是因为凑巧看到有人翻墙闯入韩府，当时正是日暮时分，命案则是发生在夜半夜宴进行之时。”张泌道：“噢？这倒与坊间流传的版本不尽相同。”张士

师大感好奇，想问问坊间到底如何传言，却又不敢在父亲面前造次，便道：“昨夜之事确实极为离奇……”

正待详细叙述昨夜情形，却听见院外有人扬声叫道：“典狱在家么？”张士师答应了声。那人道：“陈府尹召你即刻去江宁府。”张士师忙向父亲与耿先生告了罪，进里间换了公服，匆忙出去。

张泌凝视儿子背影，脸有忧惧之色。耿先生知道老友心思，当即劝道：“张公不必过度忧虑。虽说正值多事之秋，典狱不过是凑巧赶上，应当并无大碍。”张泌深叹一口气，道：“我倒不怕别的，就怕他喜出风头，好管闲事。他自小不好读书，做事全凭一股子热气和机灵劲儿，又好任意行事，京畿之地盘根错节，搞不好要吃大亏。”耿先生道：“年轻人谁没个虚浮气？典狱为人正直，勇于担当，已经是十分难得了。”

张士师租住的房子离江宁府不算太远，走得快些，只需一盏茶的工夫。他心中颇为忐忑，犹豫再三，还是开口问那来传话的差役道：“封三哥辛苦了。大热天的，还要劳你跑一趟。”

他是江宁县典狱，官职在差役之上，如此客气，封三很是受宠若惊，当即道：“典狱君客气了，小的只是受府尹差遣跑腿，何敢有辛苦一说。”不待张士师发问，便主动道：“典狱可要小心，小的出来时，府尹面色很是不好。”张士师一愣，问道：“封三哥可知是为了何事？”封三道：“府尹未曾提起。不过……据小的估摸，当是为了韩相公府上姬妾被杀一案生气。”张士师道：“生气？”封三道：“莫非典狱还不知道么？”

封三便当下说明了经过，原来江宁县因为此案案情重大，已经将卷宗上报江宁府，江宁府又报给了刑部，刑部则与大理寺、御史台联合，以三司使⁽²⁾的名义重新将卷宗发还给江宁府。张士师听后大为惊诧，他见多了衙门办事迟缓，这不过才半天工夫，李云如一案的卷宗已经在这么多衙门中转了一圈，可谓前所未有的高效了。如此看来，府尹急于召他，不过是要推问案情而已。

现任江宁尹陈继善是南唐官僚中著名的异类，他也算是两朝老臣，中主李璟在位时很受信任，其人出身富贵，家中资产数千万，别墅林地多不胜数。说他异类，只因与其他男人好权势、好财富、好美酒、好女

色、好享乐全然不同，他平生只有两大癖好——一是珍珠，二是种菜。为了同时满足这两大爱好，他亲自举锄开垦了一小块菜地，将收集的千余颗珍珠当作蔬菜一般种在地里，种完了又拣，拣完了再种，如此周而复始，时人传为笑柄，他却丝毫不以为意。这样一个人，在二次推诿终不成后，真有决心破案吗？实话说，张士师心中很有些怀疑。

江宁府位于金陵城南北正中的中街上，因靠近皇宫正门，建筑也修得很是气派。唐朝七绝圣手王昌龄曾经在这里任江宁丞长达六年，所以又被世人称为“诗家天子王江宁”。至今江宁府中仓库后的一面石墙上还题有他的名作《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笔意纵横，遒劲如寒松霜竹，虽岁月沧桑不能磨砺，传闻正是王昌龄的亲笔。当今国主李煜还是太子的时候，几次来江宁府观摩，据说其“金错刀”书法得益其中良多。

张士师进来正厅时，满头大汗的府尹陈继善正在严厉训斥江宁县令赵长名，道：“本尹不久就要致仕，你偏偏在这个时候给我出这样一个难题。”赵长名十分委屈，忍不住答道：“回尹君，不是小县有意找事，是这个叫李云如的女子偏偏在昨夜被人毒死了，且是发生在上元县治下。”陈继善道：“哼，若不是你和上元县令孙苜来回推诿，这城中哪会有这么多流言蜚语？搞不好，本尹临退休前还要被御史参上一本，最终落个跟韩熙载一样的免职下场。”赵长名心道：“原来你这草包府尹担心的是这个。”忙道：“尹君但请放心，周压最先是找御史台报案，当值御史一听跟韩相公有关，坚决不接，这才推到尹君这里。”

陈继善此时方才知此事，很是惊讶，道：“噢？”脸色这才稍微和缓下来，举袖擦了把汗，转头正见封三正领着张士师站在厅门口，欲进又止，怒气顿生，喝道：“你怎么会在那里？”张士师忙上前参见，道：“不是尹君召唤下吏前来么？”陈继善厉声道：“本尹是问你如何在韩熙载府邸中。”张士师便说了代老圃送瓜一事。陈继善道：“原来那杀人的毒西瓜是你送去的。”

赵长名知道这位上司才能平庸，说话办事都有些缠杂不清，像这般问案，恐怕几天几夜耗在这里都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之前他听书吏孟光详细回报了堪案情况后，亦感到案情决不简单，加上张士师擅自越权问

案，得罪了许多人不说，还捅下了大漏子，后患无穷。但赵长名远比孟光深谋远虑，知道即使将过错全推在张士师身上亦无济于事，张士师不过是个典狱，作替罪羊都嫌官职太小，权衡之下，只能以案情重大为由，飞快地将卷宗上交江宁府。他也知道陈继善绝不会接手，同时建议即刻将案子上交刑部，不然出了任何纰漏，江宁县与江宁府都面上无光，陈继善深感有理，欣然同意。只是料不到刑部也不愿意接这烫手山芋，又重新扔回江宁府。如今群情汹汹，众所瞩目，此案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碰了，可陈继善这草包肯定又要扔给江宁县，怪只能怪这个张士师多管闲事。事既至此，即使有失体面，为了保全自己，少不得要使一招金蝉脱壳了。

却听见张士师道：“下吏事先实不知瓜中有毒。尹君有所不知，李云如之死与毒西瓜无关，她是喝了金杯中的毒酒后毒发身亡。”陈继善一呆，问道：“什么，毒酒？西瓜有毒还不算，又出来了毒酒，唉。”他事先不了解案情，现在根本没有心思耗费精力在这些事上，当即一挥手，道：“赵县令，本尹素来赏识你办事精明干练，这案子还是交给你江宁县……”一语未毕，忽见赵长名身子晃了两晃，踉跄着退了几步，坐倒在一旁椅中，仰头便晕厥了过去。

陈继善奇道：“莫非赵县令也中了毒不成？”张士师忙上前查看，道：“回尹君，明府似是中了暑气。”陈继善大急，只想赶在午饭前将这案子派出去，催道：“快些掐他人中，把他弄醒。”张士师道：“是。”上前一步，使劲在赵长名人中上掐了两掐。赵长名强忍疼痛，就是不睁开眼睛。

陈继善不见赵长名醒来，急得直跺脚。一旁司录参军艾京冷眼旁观，早看出蹊跷，他与上元县令孙首不大和睦，便有心成全赵长名，假意建议道：“尹君，赵县令操劳过度，怕是一时不得好转，此案重大，须得迅疾行事，不如改交给上元县令孙首审理，何况命案本就是发生在他治下。只要将张典狱等人调归孙县令统辖，他便再无话说。”陈继善连连拍手道：“好主意，好主意。本尹怎么没想到？就依你说得办。来人……”

正要吩咐立即将卷宗送去上元县衙之时，一名差役疾奔进来，

道：“禀尹君，宫中有中使到来。”陈继善大惊失色，跌足道：“坏了坏了，保不齐，连官家也知道这案子了。”匆匆理了理衣冠，扣好因天热解开的玉带，出厅迎接。

刚到门口，便望见一名老宦官双手捧一小小卷轴，身后跟着个小黄门，施然而来。陈继善慌忙上前，笑道：“大官⁽³⁾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老宦官甚是倨傲，也不答礼，径直道：“国主有教下，江宁府尹陈继善接教。”这“教”，便是南唐向大宋称臣之前所称的“圣旨”了。陈继善忙上前跪下，老宦官将卷轴展开，露出黄麻纸⁽⁴⁾来，细声念了起来。

与此同时，因为艾京等人未得召唤，故不敢擅自跟出去，只在厅内肃手而立。忽见陈继善回过头来，远远地望着张士师，如见鬼魅。张士师不明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一会儿，只见老宦官念完了教令，扶起陈继善，将卷轴塞到他手中。他只愣在当场，满脸惊愕，亦不知是喜是悲。

那老宦官却并不立即离去，而是走近张士师，问道：“你就是江宁县典狱张士师？”张士师不知自己的大名一夜之间竟已经传入了深宫，忙道：“正是下吏。”

老宦官“嘿嘿”了两声，他声音尖细，这一笑便如枭鸟夜鸣，令人毛骨悚然。张士师祖父在世时，总说有三样东西不能碰：一是不明来由的财富；二是美丽的女人；三是是不是男人的男人。张士师感到对方目光正不怀好意地审视自己，亦不敢轻易发问，只是浑身上下如被蚂蚁咬啮，麻痒耐难。

瞧得够了，老宦官才阴阳怪气地道：“恭喜张典狱，有人在官家面前大力推荐你，官家有命，由你来协助江宁府尹侦破聚宝山韩府命案。”张士师大吃一惊，反问道：“我？是我么？”老宦官只哼了一声，大有嘲讽之意。

一旁装晕的赵长名听了也忍不住睁大了眼睛，匪夷所思地望着张士师。那老宦官双眼如电，瞬间扫到赵长名身上，反应之快，与他白发衰翁的老迈浑然不配。赵长名见那目光似针尖一般，径直刺穿了心头，不禁一个哆嗦，忙又闭上了眼睛，再也不敢轻易睁开。

张士师犹自不知所措，见老宦官转身欲走，忙叫道：“大官请留步。”赶紧说明自己资历浅、不懂律法，甚至将之前错验茶水有毒、误会舒雅一事也讷讷说了。老宦官惊讶地打量着他，似是意外他竟能如此坦白。

张士师又道：“此案似是连环下毒，案情复杂，小子有何能耐，怕是误了大事，还请大官……”老宦官不容分说打断了他，道：“那有什么要紧？难得典狱不惧权贵，诚实坦荡，有胆有识，这才是官家最为激赏之处。”轻轻拍了拍他肩头，道：“张典狱，你该知道君无戏言，全看你的了。”言语中颇有鼓励之意。张士师道：“大官……”老宦官再也不予理睬，又“嘿嘿”了两声，领着小黄门扬长而去。

整件事情陡然变得愈加富有戏剧性起来。原来深宫中的国主李煜不知道就听到了李云如被杀一案，极为重视——当然，他重视的不是李云如本身，而是这起凶杀的真正图谋。他又听说大小衙门均不肯接案，显是惧怕这件案子背后的真相，而最后凑巧接下案子的又是以无能著称的江宁尹陈继善。正当李煜深为忧虑之时，有心腹之人向他力荐张士师来主持此案。尽管举荐人列举了张士师事迹，又具言一个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断案的种种益处，他还是相当犹豫，毕竟此案重大，涉及极多利害关系，绝非一个小小典狱所能掌控。忽又听说张士师是前句容县尉张泌幼子，张泌曾在他初登基时献策，条陈十项急务，他当时没有听从，现在看来，张泌所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只是他已经悔之晚矣。不过，终究因为张士师是张泌之子的缘故，他下定了决心，同意由张士师来负责聚宝山毒杀案，因其人微言轻，对外仍宣称由江宁尹陈继善负责，再派人暗中向陈继善交代，一切行事由张士师主持，他只从旁监当辅佐。

等到陈继善稟退众人、将官家本意告知，张士师惊得张大了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之前他听到由自己来协助府尹问案已经惊诧万分，此刻方得知原来是由府尹协助自己，一时呆住。陈继善忙将刑部退回来的卷宗一股脑交到张士师手中，哀告道：“典狱君，咱二人现在同坐一条船，这案子全靠你了。”

难怪他哀叹，既然这案子对外宣称是江宁尹负责，有功，当然是他

的功劳，有过，肯定也是他的过错。心中难免懊悔当初头脑一时发热，将张士师从句容调来了江宁县，否则断然就不会有这摊子事呢。

张士师好半晌才反应过来，不免一片茫然。当初他在韩府时，面对众多权贵，毫不知畏惧，此刻权柄遽然而至，竟然缩手缩脚，浑然不知该如何处置了。见陈继善在一旁唉声叹气，忍不住问道：“尹君，眼下该如何是好？”陈继善双眼一翻，怒道：“你还敢问我……”突然意识到张士师现下身份不同往日，已经成了自己上司，忙改口道：“官家不是命典狱君权宜行事么？你就看着办吧。”见张士师依旧手足无措，心中忍不住骂道：“到底还是土包子一个。”但无奈之下，还是得指点一二，狠狠吞了口唾沫，才道：“先主在位时，令尊曾屡破奇案，享有盛名，典狱何不请他出马相助？”张士师顿觉眼前一亮，道：“正是。家父凑巧正在京师，下吏这就回家向他求计。”陈继善“啊”了一声，心下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官家指名要张士师，原来早知道他父亲张泌在此，是想请老行尊出山呢。”忙道：“甚好，甚好，你这就去办吧。”

张士师忙告退出来。刚上中街，差役封三紧跟了上来，气喘吁吁地告道：“尹君交代小人务须跟随典狱左右，时刻听从吩咐。”张士师不懂糊涂为官之道，心中犹道：“人人都说府尹糊涂，原来并非如此，府尹虑事也甚是周全。”自经历昨日惊魂一夜，他已知办案非己一人之力能够做到，当下谢过封三，请他先随自己回家一趟。

二人一道回来张家，张泌正请耿先生在家中用饭。一闻见斋菜香，张士师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连着几顿没吃饭了，肚子也不争气地叫了起来，刚好封三也未吃午饭，又拿了钱请封三就近到巷口去买些熟食回来，趁此间隙，也不避耿先生在场，将适才发生的事大略说了。张泌本来正一粒一粒地吃笋脯豆，听到一半，便将筷子放下，凝神静听，面色亦越来越严肃。

张士师一口气说完，急不可待地问道：“阿爹，你看现下要怎么办？”忽见父亲正瞪着自己，知道他怪自己急躁沉不住气，忙顿住话头，定了定神，才小心翼翼地道：“孩儿已经再三向那宫里来的大官辞谢，他听都不肯听便走了。”张泌淡淡“嗯”了声，转头问道：“炼师怎样看？”耿先生沉吟道：“如今局势复杂，外患未平，内忧又起，朝内几派势力争权

夺利，选一个无足轻重的局外人来办案，不失为一个聪明的法子。何况此案重大，官家定然是深思熟虑后才会做此决定。不过……贫道倒是好奇官家如何能选中典狱君。”饶有深意地看了张士师一眼。

此处关节张士师早已经在回家路上想过，当即道：“会不会是官家派在韩府里的细作报告了孩儿在韩府的胡作妄为？”张泌与耿先生飞快地交换了下眼色，却不直接回答，张泌只道：“既是临危受命，木已成舟，你便去做吧。”张士师道：“可孩儿根本不知道……”

恰逢封三买完食物进来，一推门便嚷道：“呀，不好了，外面都在风传典狱君胡乱断案，冤枉了好人……”耿先生奇道：“典狱君冤枉好人？这倒是与我们早上听到的说法完全不一致。”张士师心想：“早上的说法定然与周压进城报案所费周折有关，他离开时李云如新死，我还未找出茶水有毒，只是前半截故事。现下那些韩府宾客多已经下山，后半截故事也该接上了。”当即苦笑道：“其实他们没有说错。”封三一呆，又道：“门外还有几个小子，鬼鬼祟祟地议论说典狱才是真正的凶手……”张士师讶然道：“什么？”封三忙道：“典狱放心，小的已经将他们赶走了。”

起初张士师挺身问案，不过是因为韩府上下怀疑他往瓜中下毒，他为了洗清自己嫌疑，不得不全力找出凶手，后来种种事故发生，甚至他错验了茶水后，也没有人再怀疑他是凶手，没想到转了这么大一圈，最终的怀疑对象还是指向了自己。想想之前的劳心劳力，不免有些沮丧起来。

张泌瞧眼中，冷冷地道：“蛇口蜂针，这才刚刚开始，一点小挫折就不能忍受，还要如何破韩府命案？”张士师垂首道：“是，阿爹教训的是。”耿先生忙安慰道：“流言蜚语不足为信。何况嘴长在别人身上，只要问心无愧，随他们去说好了。典狱君，你也饿了，来，赶紧先吃饭，边吃边说案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张士师犹不敢坐，只偷眼瞧父亲脸色，张泌道：“坐吧，封哥儿也坐下一起吃。”张士师这才坐下，边吃边讲，自他昨日办完公事离开江宁府开始，一直说到早上勘完现场与仵作杨大敞、书吏孟光一齐离开韩府为止，足足讲了大半个时辰。开始他尚且畏惧父亲威严，谨小慎微，说了

一段后，顾忌渐去，本色渐露，他记忆力极佳、口才也好，虽然许多细节一时来不及提起，但人物、时间、案情无不描述得清清楚楚，就连王屋山如何向李云如赔罪、李云如又如何误喝了那杯本该被王屋山所喝的金杯毒酒，这些他并不在场的过程也讲得栩栩如生。期间滔滔不绝，如行云流水般流畅，毫不间断，其他三人竟无一人插话，封三更是听得瞪大了眼睛，只觉得典狱讲得远比河边茶馆说故事的瞎子说得曲折动听。

张士师侃侃讲完，意兴不减，评点道：“据我看来，这应当是一起连环下毒案……”张泌不动声色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是一起下毒案，而不是两起下毒案？你能肯定毒西瓜与毒酒是同一人所为么？”张士师道：“当然能肯定。阿爹曾经说过，投毒最需要耐性，投毒案十成都是熟人所为。想来这人暗中蓄谋，目标本是韩熙载韩相公，事先在瓜中下了毒，不露痕迹，后来毒西瓜意外败露，他便再次往金杯中下毒。夜宴上乱哄哄一片，人人陶醉于歌舞美酒，只有谋划已久的凶手才会随身携带毒药，所以孩儿可以肯定，毒西瓜与毒酒决计是同一人所为。”他顿了顿，才问道：“阿爹怎么看这起下毒案？”

张泌沉思不语，良久才问道，“你说这是连环下毒案，凶手既然能够轻易在酒中下毒，又何必往西瓜上大费周章？”张士师道：“这也是孩儿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张泌道：“凶手往瓜中下毒，自然是想毒害在场所有人，不论有怨还是无辜，可见此人心肠狠毒。西瓜有毒败露后，他既随身携带着毒药，大可以往酒壶中投毒，何必冒险去碰金杯呢？”耿先生道：“这确实是个破绽。按照典狱君的说法，只有韩熙载和王屋山二人使用金杯，其他人均用琉璃杯，他去取金杯，决计比他拿酒壶要引人瞩目的多。”张士师道：“或许堂内人多杂乱，他知道不会有人注意到自己。”张泌道：“这也有理，毕竟你当时在场，你的直觉当比我更可靠些。”

张泌极少赞人，对儿子更是严肃，张士师听到父亲肯定自己的看法，立时喜上眉梢。张泌叹道：“不过断案始终要凭物证，如果仵作能当场勘验出西瓜中的毒药是否与金杯中相同，现下就不会有这么多困惑了。”张士师道：“是，孩儿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他顿了顿，终于讪讪问道：“不过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西瓜一直到切开之时都未露任何破绽，那凶手如何能将毒药落入西瓜中？”他始终觉得毒西瓜一事太过离奇

诡异，不似人力所为，甚至想过世上会不会有天生有毒的西瓜。

张泌与耿先生却丝毫不觉诧异，只相视一笑。张士师知道他二人一个经验老成，一个聪慧过人，想来二人已猜到其中诀窍，正要发问，耿先生道：“典狱君当听过荆轲刺秦的故事。”张士师点点头。耿先生道：“昔日荆轲谋刺秦王，得徐夫人所造匕首，锋锐异常，为保万全，又事先在白刃上染了剧毒，匕首无需刺中秦王要害，只要稍微割破皮肤，剧毒见血，秦王便会立即毒发身亡而死。”张士师不知她为何突然提起这个故事，料来必有深意，只是自己愚笨未知。

张泌见儿子困心横虑，仍不能会意耿先生的提示，知他没有办过命案，经验不足，只好明言道：“你认为的最大难处是如何能往西瓜中下毒却不让人发现，其实这有何难？若是换作我下毒，根本无须往西瓜上想办法，只要将毒药事先涂抹在刀上……”张士师失声惊叫道：“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张泌道：“你眼中只看到了西瓜，却忘记了切西瓜的刀。”封三也忍不住插口道：“小的也完全想不到！厉害，好厉害。”也不知道是在夸张泌，还是在夸凶手。

张士师这才明白耿先生为何讲荆轲刺秦的故事，秦王无非就是荆轲眼中的西瓜，真正有毒有致命力的是那把淬药匕首。他见二人一念之间便已经想通了自己困惑许久的大难题，不由得好生佩服，当即起身道：“我这就赶去韩府验那把切西瓜的玉刀。”张泌叹道：“只怕证据已经不在了。”张士师道：“什么？”张泌道：“最容易最方便往玉刀上淬毒的当是韩府的人。现下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你认为凶手还会留下证据等你去查么？”张士师深以为然，不免后悔不迭，道：“都怪我愚笨，竟是始终没有想到毒药在玉刀上。”耿先生道：“凡事有弊有利，若果真如此，至少可以把凶手锁定在韩府中人身上。”

张泌又问道：“件作不愿意惹事，不肯勘验毒西瓜，那瓜是不是也没有作为证物带回衙门？”张士师忙道：“这个阿爹倒可以放心，孩儿当时留了个心眼，特意嘱咐韩府老管家将瓜用纸封存，就是想到日后也许还可以派上用场。”张泌这才点了点头，道：“赶紧走吧，天这么热，切开的瓜怕是也放不了多久。”张士师诧道：“阿爹也要去么？”随即大喜道：“那再好不过。”顿时心中如吃了定心丸，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

张泌素来不苟言笑，家教甚严，张士师亦对父亲敬畏有加，所以明明有心，也不敢公然开口请他相助。耿先生早有意撮合，此刻见张泌虽然沉谋深算如昔，但殷切之心溢于言辞，流露出舐犊天性，当即会心而笑。

张泌又道：“你还得多请个人来帮忙。”张士师料来父亲亲自提出要请的帮手定非常人，忙问道：“不知是哪位高人？孩儿这就去请。”张泌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张士师这才会意过来是耿先生。张泌道：“耿炼师熟识毒药，是个难得的帮手。”耿先生笑道：“那都是家师爱炼丹药，我自小替她采药，胡乱学了些。”

张士师知她虽是女流之辈，见识却是远胜男子，若得她相助，无异如虎添翼，现下又知她熟知毒药，更是意外之喜，忙道：“小子无知，敢请炼师助一臂之力。”耿先生道：“贫道也正想见识一下这起轰动金陵的大案，蒙典狱看得起，盛情相邀，当然求之不得。”

几人先商议了几句，张士师忙让封三回江宁府叫人，自己在巷口雇了辆大车，先带着父亲与耿先生往韩府而去。刚上御街，张泌忽提出先去饮虹桥看看。张士师道：“阿爹不是怕玉刀的证据被毁了么？”张泌道：“要毁早毁了，也不急在这一刻。”耿先生也表示赞同：“饮虹桥似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去看看也好。”张士师便让车夫先改往金陵酒肆而去，又道：“李云如确实在饮虹桥被人推下了河，但夜宴上凶手的目标是韩熙载，应当是两起不同的案子。”耿先生道：“可李云如为何不报官呢？甚至也不向典狱求助，完全不合乎常理。”耿先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几近金陵酒肆时，大车蓦地停了下来，车夫道：“前面人多，过不去了，几位请下车自己走吧。”张士师失笑道：“老公，你是不是走错地儿了，金陵酒肆怎么会人多？”他掀开车帘下车一看，前面果有许多人头晃动，车、马也停了不少。正不明究竟之时，耿先生道：“这些多半是赶来酒肆向周小哥儿打探韩府命案的闲人。”张泌道：“士师，你跟车夫先留在这里，我和炼师过去看看。”张士师忙道：“还是孩儿陪着一道去吧。”耿先生笑道：“典狱，你穿着官差的衣服，还是别过去，不然陷在人群中，怕是又要被逼着讲一遍韩府的故事了。”张士师无奈，只好答

应。

他留在原地，不免有些焦急。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忽听得前面陡然安静了许多，有人大喊了一声，俨然便是他在酒肆遇到过几次的老文士张某的声音，片刻后，又是一阵哄堂大笑，乱哄哄一片，喧闹之极。这金陵酒肆已经许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之前它的生意因为饮虹桥闹鬼的传说一落千丈，现下又因为一起毫不相干的命案起死回生，当真是十分讽刺。

张士师想到这里，不免心念一动，金陵酒肆是不相干，可这两件事的起因却均与韩熙载有关，韩府命案不必多说，那跳饮虹桥自杀的大宋使者陶谷不也是跟秦蕤兰有关么？莫非……莫非这其中有什么奇妙的关联不成？

正胡乱想着，却见父亲与耿先生联袂而回，忙上前问道：“可有什么发现？”张泌只简单“嗯”了声。张士师又问道：“那些人到底在说什么？”耿先生道：“我们可没有挤进金陵酒肆，只去了饮虹桥头，就是你说李云如被人推下桥的地方。”耿先生顿了顿，又道，“不过倒是听到了几句，说是李云如因为上过饮虹桥，所以才被饮魂七窍流血而死。”张士师无奈摇了摇头。

三人上了车，重往聚宝山驰去。张泌这才问道：“可曾有人见到李云如是被人推下水？”张士师道：“没有。当时正是晌午，我冲到河边时，只见到那渔夫跳水救她上岸，别无他人。”张泌道：“你再详细说说当时情形，从你最初见到李云如开始。”张士师虽不明所以，料来父亲已经有所发现，便道：“孩儿坐在窗口，先看见了秦蕤兰等在渡口向渔夫买鱼，李云如似是尾随她而来，不知不觉才走上饮虹桥。秦蕤兰离开渡口后，孩儿也离开了酒肆，才走到门口，就听见‘啊、啊’两声尖叫，望过去时，李云如正从饮虹桥上倒栽下来。孩儿忙赶过去，却只见到渔夫一人，正跃入水中救她。”

耿先生道：“从金陵酒肆门口到饮虹桥头不过一百来步，加上典狱目力所及，什么人能做到在短短一瞬间推李云如下桥后即刻消失不见？”张士师道：“这个我也觉得不大可能。但我当时站的位置，在饮虹桥东北角，因桥高高拱起，倘若那人从西南桥头溜走，我也是看不到的。”顿了

顿，又道，“不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船上的渔夫定然瞧见了。”又说了那渔夫救人后迅疾离开的事。耿先生道：“或许他真看见了下手害李云如之人，不愿意惹事，所以才想尽快离开那里。”张泌道：“嗯。无论怎样，这应是个独立事件，与李云如在韩府中被害并无关系。”

张士师道：“仅仅因为韩府下毒案凶手的目标其实是韩熙载么？”张泌知道儿子尚需多点拨，便详细解释道：“下毒的对象到底是谁，在没有看到物证前，不应该过早结论。我所说的独立事件，是说推李云如下桥之人，肯定不是韩府下毒案的凶手。饮虹桥虽是老桥，但十分坚固，桥侧护栏从桥头到桥中渐渐升高，最高处一丈有余，要将人越过护栏推下去并不容易，得有相当的臂力，女子难以做到，此人当是名孔武有力的男子。若他是因为李云如不死又跟踪到聚宝山继续下手，以他白日敢当众推人的胆量，何必费力下毒，只需蹲在她院中，等她回来时偷袭她即可。”耿先生道：“张公说得有理，韩府地广人稀，若是他伏击杀死李云如，随便往哪个犄角旮旯一扔，说不定过个三五天都没人能发现，对凶手更有利。何况毒药一事，须得事先筹划周详，仓猝之间又去哪里弄得到。”

三人议着种种可能性，一路不断遇到赶去聚宝山看热闹的人，也有零星回来的人，说是韩府大门紧闭，除了看热闹的人，没有任何其他可看。无论怎样，自开宝元年国主李煜亲往周府迎娶小周后，金陵已经许久没有如此轰动全城的事了，人人渴望知道真相，以及真相背后的香艳风流故事。

到得聚宝山脚，大车停下，几人下车。张士师向车夫付钱时，他竟推谢道：“听了一路精彩故事，足够抵得上车钱了。典狱，我就在这里等你，你们回去还请坐我的车。”

车夫一路不发一言，车也赶得稳当，旁人以为他老实可靠，哪知道偷听车内谈话竟是津津有味。张士师几人不禁又是惊讶又是苦笑，也不赘言，紧往山中而去。

还未到大门口，听见前面人声嘈杂，稍走近些，就看见有不少人围在韩府门口，一见到张士师几人，哗然道：“果真有官差来了！”一窝蜂地围了上来。张士师已经有之前的经验，忙道：“大伙儿想知道结果，就

快些让开，好让我们进去。”果见人群潮水一样向两边退开。旁边还有人问道：“这不是崇真观的耿观主吗？她怎么也来了？”

走近大门，却见上面贴着四个大字：“擅入者杀。”一手漂亮的飞白书，笔力遒劲，凛凛生气，有龙蛇战斗之象，正是韩熙载的笔迹。耿先生叹道：“这倒很似韩熙载的风格。”她直呼韩熙载的名字，毫不忌讳，似是与其人颇为熟稔。

三人刚刚登上台阶，大门“呀”地一声开了条缝，有人探出半边脑袋来，叫道：“典狱君，快进来。”张士师见那人正是小布，不免大喜，忙上前问道：“小布你怎么……”小布不由分说，一把将他拉进去，又将门缝开得大些，放张泌和耿先生进来后，又赶紧重新掩好门，这才道：“典狱君，你还能再来，实在太好了。”

原来今日一早就不断有好事者来韩府打探。眼见人越来越多，还不断有人爬上墙头窥测内宅，韩熙载无奈下写了那几个字命人贴在门上，防止有人翻墙进来。这一招虽然出奇，倒是唬住了众人。小布则奉命躲在门口监视门外的情形。

张士师又问府中情形，小布叹了口气道：“自典狱走后，客人们也陆续散了，只有舒公子和李官人留在府中帮忙……”张士师道：“舒雅和李家明现下还在府中么？”小布道：“带着石头和大胖下山买棺木去了。其他人……相公一早进了书房，再也没有出来过；王家娘子知道原本中毒的该是她后，就晕了过去，到现在也没有醒过来；秦家娘子、我叔叔他们几个刚刚去睡了，都折腾了两天一夜，早该累了……”说着自己也打了个呵欠。又问道：“典狱如何又来了这里？”张士师忙说了已奉府尹之命调查此案，小布欢声道：“呀，太好了。本来秦家娘子还说，典狱君是个好人，就怕好心不得好报……”张士师道：“她……她还会担心我？”他突然意识到父亲尚在一旁，忙收敛惊喜之色。小布道：“这下可真是好了。快，我领几位进去。”他年纪还小，高兴之下童心发作，上前拉住张士师的手便往里跑。

耿先生悄声道：“典狱坦诚待人，亦得旁人真心尊敬，张公当可放心了。”张泌本以为儿子在韩府越权问案，胡乱折腾了一夜，必遭众人怨恨，所以才有各种飞短流长，此刻一见小布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才知道

事情全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不由得心下大慰，一丝浅笑浮上了嘴角。

忽听得门外又是一阵喧闹，有人拍门道：“我们是江宁府的公差，快些开门！”耿先生转身开门，却见封三正领着十余名差役站在门口，件作杨大敞也在其中，另有一名刑房书吏宋江。他们三人因多去了饮虹桥一趟，封三回江宁府调派精干人手，随后赶到，只是前后脚的工夫。

张士师闻声忙赶回来，分派两名差役守住大门，好替下小布去让他去休息。又让封三带人在前后院来回巡查，方便传递消息，自己带着件作、书吏等人往后院赶去。

封三又道：“禀典狱君，尹君说他稍后也要赶来。”张士师想到陈继善之前死活不接此案，此刻态度却判若两人，不由得心生感慨，向杨大敞望去，他却还是那般旁若无人的表情。

刚过复廊，老管家已闻声迎了出来，上前握住张士师的手拍了两下，表示感激。张士师忙为父亲、耿先生介绍，老管家却是认识耿先生，又上前见过张泌，道：“我家主人偶尔提起张公大名，很是敬佩。”张泌也料不到韩熙载这样的人物还会佩服他，很是意外，但他喜怒不露言表，只是微微点头。

张士师又问起西瓜一事，老管家道：“遵照典狱吩咐，开过的两个西瓜用纸封好后，连同剩下没动的几个西瓜都送到了酒窖中。”张士师急问道：“那柄切西瓜的玉刀呢？”老管家道：“玉刀？”张士师心头一紧，老管家道：“噢，想起来了，玉刀放在玉盘中，连同那个血西瓜一起，一并封了，也在酒窖中。”张士师长舒了一口气。张泌与耿先生却是大感意外，二人心中均是一般的想法：如此来看，往玉刀上淬毒的当不是韩府中人，既非韩府中人，他又如何轻易接触到玉刀？

张士师催促老管家带众人去酒窖，老管家迟疑道：“那个……因为棺木还没有置办好，那个……李云如的尸首也放在里面……”张士师道：“不要紧。”小布也不肯去睡觉，非要跟着前去。

当下众人便往酒窖而来。这酒窖就在湖心小岛厨下的地下，有地道

通下，亦却并非众人想象中那般低矮狭小的地窖，而是一间大石室，举炬拾阶而下时，便觉凉气迎面扑来，到得石室中，更有森森寒冷之意。

只见石室一排堆了不少酒坛，整个地窖有一股清冽的酒香气。李云如则仰天躺在角落中的一床锦被上，双目已经为人合上，口鼻血丝也已经擦去，死状不再那么骇人。她的脸在火光的照耀下呈现出青紫色，倒显出一种安宁神秘的气度来。那两个开过的西瓜放在地窖正中的肴桌上，外面已经仔细地用纸包好，另几个尚未切开的西瓜随意滚落一旁，大概这韩府中再没有人愿意碰西瓜一下了。

张泌上前将玉盘上的纸小心揭开，果见玉刀还放在盘中，刀刃上犹见汁水红色痕迹，这才请件作杨大敞上前验刀，言语很是客气。杨大敞只点点头，从腰下解下水袋，噙了口水，上前取刀，将水喷到刀刃上，再将银针去验那带色的汁水。

耿先生忽道：“张公要验的不是汁水，而是刀。”众人尚在愕然，耿先生又道：“若要验汁水是否有毒，直接验西瓜便是，张公想验的是玉刀上是否事先淬下了毒药。”她早见杨大敞取水喷刀，知他要去验汁水，却不点破，似有意等到最后一刻好令他难堪。果见杨大敞生生将手中银针顿住，面色十分难看。

老管家渐渐明白过来，问道：“你是说这刀上有毒、瓜中无毒？”张士师道：“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才要请件作勘验。”杨大敞忍了半晌，终于问道：“玉刀有毒也好，西瓜有毒也好，现下已经互相沾染过，玉刀无论如何都是有毒的。请教练师，该如何分清到底是西瓜染毒给刀、还是玉刀染毒西瓜？”耿先生道：“何难之有？只要让差役用腰刀斩开一个好瓜，验明无毒，再将玉刀汁水擦洗干净后，去斩那无毒的西瓜，再验西瓜，不就可以知道玉刀是否有毒了。”杨大敞一怔。张士师道：“炼师这法子高明得紧，就照这般做。”

果然按照耿先生的方法来了一遍，先随便自地上取了一个完好的瓜，命差役用腰刀切开。这西瓜正是昨日张士师替老圃送来的瓜中一个，老管家和张士师之前见过血西瓜的惊人场面，心中有所防备，不料验出来却是无毒。

此刻人人心中均想：“看来真是玉刀有毒。”老管家更是嚷道：“怎么会……这刀……这刀怎么会……”

这玉刀、玉盘原是一套，产自广陵，材质则是西域的和田玉，价值不菲，也算是一件宝物，平时都由秦翦兰妥善收藏，只有重要场合才会取出来装点使用。可如果怀疑是秦翦兰往玉刀上淬毒，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

忽有一阵淡香传来，一下子便压过了浓郁的酒气。张士师心道：“她来了……她终于来了……”果听见脚步声窸窸窣窣，有人轻柔地步下地道，举烛出现在地窖口。微弱的烛光映着她冰肌玉骨的脸庞，当真是丰姿胜仙。一双眼睛，如寒潭般清澈，却又如薄雾般朦胧。在场差役大多未见过秦翦兰，此刻惊见绝色佳人，只觉得梦游仙境，浑然不知道身在何处了。

秦翦兰先道：“有劳各位了。”一边衿衽行礼。众人尚未反应过来，老管家上前一把拉住她，慌忙追问道：“翦兰，你……谁向你借过这把玉刀？”激动得声音都有些打颤。众人这才明白，原来这玉刀是秦翦兰之物。秦翦兰尚在莫名其妙中，答道：“没有人向我借过玉刀啊，玉盘、玉刀是昨晚夜宴前我才开柜取出来的。”老管家跌足道：“哎呀，他们说不是西瓜有毒，而是玉刀有毒。”秦翦兰满脸惊愕，道：“玉刀有毒？怎么会呢？”

众人当然不会相信这样一个娇滴滴的美人会是下毒的凶手。张士师忙道：“娘子先别慌，好好想想，是否还有其他人能接触到这把玉刀？”秦翦兰仔细想了想，摇头道：“没有。”耿先生道：“往玉刀上淬毒，既费工夫又费时日。不知道娘子上一次使用玉刀，是什么时候？”秦翦兰道：“嗯，是上一次夜宴，我家相公被免职后……”

忽听得杨大敞怒道：“谁说玉刀有毒的？明明没有毒！”惊然回头，却见他手中银针锃亮如新，没有任何变色的痕迹。

事情大出众人意外。张士师命人重新取了两个好瓜再重复验了两遍，结果还是如此——新开的西瓜无毒，玉刀也无毒。杨大敞又重新勘验了玉盘上的血西瓜以及张士师在夜宴上切开的西瓜，证实只有这两个

大瓜有毒。

张士师简直张目结舌了，转了一大圈，最终还是绕回了起点，凶手到底是如何不露痕迹地将毒药下到西瓜中的？他从来没有独立办过案子，当此困境，沮丧不能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只好求助地望着父亲。

张泌想了想，对一旁记录的刑房书吏宋江交代道：“你先将今天一切勘验过程详细记录下来，不要漏掉任何细节。”宋江道：“是。”张泌转身又问耿先生道：“炼师，不知道是否有可能从毒药上着手？”耿先生道：“这两个瓜中的毒药都是砒霜。”张泌皱眉道：“大毒之物，却也不难得到。”一时沉吟不语。他生平也遇到过不少奇案，可像眼前如此诡秘难言的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虽感棘手，却也激发了他心中蛰伏已久的豪气。

杨大敞忽然问道：“耿炼师能断定这西瓜中的毒药是砒霜么？”耿先生只道他有意报复之前的事，冷冷道：“当然能肯定，贫道师傅炼丹，砒石是必用之物，贫道对这毒药再熟悉不过。”杨大敞道：“可砒霜无色无味，炼师何以能如此肯定？”耿先生道：“砒霜之水，在灯光下会泛出紫金色。”

杨大敞盯着那血西瓜，一时沉吟不语。耿先生道：“若是件作不信，可用火烧汁水……”杨大敞道：“这我知道，砒霜之水汽蒸干后，会凝结成白霜，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叫砒霜的缘故。炼师，小人有样东西要给你看。”一边说着，一边弯腰从形影不离的竹篮中取出一盏金杯来。

张士师道：“这不是王屋山那盏有毒的金杯么？”杨大敞道：“正是死者喝下后中毒而死的那杯酒的酒杯。炼师，你来看看，杯底还有一点残酒，这不按君臣的药头……”耿先生接过金杯，就着灯光左右晃动了几下，接道：“不是砒霜。”杨大敞点头道：“金杯中有一股奇特的辛辣之气，我开始以为只是酒气，但刚才来到这酒窖中，闻了这里酒窖的酒气，才觉得原先那股辛辣之气有点不对劲儿。”耿先生道：“金杯中的毒药是斑蝥。”杨大敞奇道：“斑蝥？”耿先生道：“是一种有毒的虫子炼成的毒药，药性比砒霜慢许多，中了这种毒，不会立即毒发身亡，毒素先进入五脏六腑，慢慢腐蚀内脏，等到内脏完全受损，中毒者才口鼻流血

而亡。”张士师道：“李云如在花厅误饮毒酒中毒，然后回琅琅阁换衣补妆，再次回到花厅才毒发身亡，完全符合中斑蝥毒后的情形。”

一旁书吏宋江尚不能肯定，问道：“请教典狱，是不是该这么记录，西瓜中的毒药是砒霜，而金杯中的酒下的则是斑蝥？”张士师征询地望着父亲和耿炼师，见他二人都点了头，这才道：“正是。”

酒窖中的气氛一时凝重了起来。两种完全不同的毒药，意味着这是两起投毒案，夜宴当中有两个不同目的的凶手——现在虽然不知道其中一名凶手是如何往瓜中落毒，又是何时下的手，但另一名凶手显然就在宾客中了，满堂酒坛酒壶酒杯，惟独王屋山那杯有毒，可见下毒时机恰在夜宴当中。

张士师心道：“我定然已经与凶手谈过话、交过手了，到底会是谁呢？”忽然想起昨晚向宾主询问记下的所谓的自陈笔录来，忙自怀中取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看。

张泌问道：“这是什么？”张士师道：“这是……”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不知道父亲会不会怪自己胡乱行事。

耿先生见那一叠纸细薄光润、滑腻如丝，不似凡品，好奇地问道：“典狱手中的纸，便是传说中的澄心堂纸么？”

张士师倒是听过澄心堂是宫中国主阅览奏章的地方，却不晓得还有什么澄心堂纸，更不知道昨夜他要录笔录、秦翦兰就近到韩熙载书房取来的笔墨纸砚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由得一愣。

秦翦兰忙道：“这正是澄心堂纸，上面是小女子昨夜协助典狱君做的笔录。”当下说明事情经过。张泌听了惊讶万分，既不知道儿子如何能想出这种鬼点子，又纳闷一干自命不凡的朝廷官员如何能对一个小小县吏俯首听命。

张士师叹道：“若是当时我能有现在手头这么多细节和证据，说不定就能从凶手谈话中发现破绽了。”他所指的细节，当然是两种毒药、两起独立案件。

正凝思间，忽有差役快速步下地窖石阶，叫道：“典狱，江宁尹到了。”张士师道：“呀，我想到了，府尹来得正是时候！”便拔脚往外疾奔出去。他不说到底想到了什么，众人均以为他已经发现了真凶，心下大奇，立即蜂拥跟了出去。

(1) 不按君臣：中医处方以君臣相配为原则，君是主药，臣是辅药。不按君臣，意为违反药理、胡乱用药，引申为使用毒药的隐语。

(2) 按南唐制度，凡遇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卿与刑部尚书、侍郎会同御史中丞会审，称三司使。

(3) 大官：对宦官的尊称。

(4) 南唐沿袭唐朝制度，用黄麻纸写诏敕。

第七章 案发当时

聚宝山上场夜宴正是韩熙载被免去兵部尚书一职后，若说他有意借夜宴发泄心中不满，倒也说得通。可如今局势紧张，国主向北方大宋俯首称臣，倾尽国库，送金送银，亦不能阻止赵家天子统一天下的决心，南唐已是危在旦夕。他韩熙载既是三朝老臣，名望又高，城中正传闻国主李煜有意起用他为宰相来挽救危局，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敏感的时机，开一场这样盛大的夜宴？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张

士师迎出来时，江宁府尹陈继善正带领司录参军艾京悠然步上石桥，数名差役只站在桥下，并不跟上，好方便府尹尽情欣赏风景。陈继善一见张士师，便招手叫他上桥，问道：“典狱君辛苦了。不知道案情可有进展？”

张士师简短说了是因为验刀来到韩府，结果新发现西瓜与金杯中是两种不同的毒药，至于凶手是如何将西瓜落毒，尚不得而知。陈继善听得倒是认真，听完了却叹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张士师一愣，问道：“什么？”陈继善道：“你看那里。”

顺着手指望去，正见两只红色大蜻蜓互相追逐着掠过石桥，沿栏杆飞下湖面，在莲叶上一闪便失去了影子。须臾，又见它们从莲花后转出，尾翼粘在一起，盘旋交缠。陈继善又连连叹道：“哎，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张士师知道这位上司一向前言不搭后语，也不理会，当即道：“尹君你来得正好，我正有一件大事要请你帮忙。”陈继善忙说道：“帮忙不敢当，不敢当，请典狱君吩咐便是。”

张士师说了自己想法，原来他想让陈继善以江宁尹的名义召集昨晚参加夜宴的宾客再次来到韩府。陈继善一呆，问道：“为什么要来这里？难道不该去江宁府大堂么？”艾京忙道：“典狱可能是想再现案发情景。”陈继善道：“典狱，我的典狱，你可知道，韩府夜宴的那些宾客非富即贵，好几个都是官家眼前的红人，他们哪会听你的？别说听你的了，就是我这三品江宁尹的话，他们也未必会听。”

张士师正要说话，忽听见耿先生在背后道：“他们一定会听府尹的。”陈继善见到她上桥，蓦然现出一丝腼腆的神色来，叫道：“珍珠……”随即又改口道：“炼师也在这里。炼师的意思是……”耿先生道：“往金杯中下毒的凶手就在宾客中间，这些人个个绝顶聪明，当然知道如果不来的话，就表示心中有鬼。”陈继善道：“是，是，炼师说得极是。来人，马上照典狱说的去办。”张士师忙将负责传话的差役叫到一边，低声嘱咐了几句，那差役即应命而去。

陈继善擦了一把头上的汗，勉强朝耿先生微笑了一下，侧头吩咐道：“艾参军，回去赶紧抄几份夜宴宾客的单子，一份放在我案头上，其他送我私邸门房处。这些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来往了，搞不好一言不合就要送命的呀。”艾京道：“是。”

陈继善这才朝耿先生拱拱手，道：“改日再去炼师观中拜访。”转头又道：“艾参军，你熟知律法律令，就留在这里协助典狱问案吧。”艾京忙道：“典狱尊父张县尉在此，何须下官班门弄斧。”陈继善心想有理，道：“也好，那我们走了。”丝毫不提去案发现场看看，领人扬长而去，似是他此来只想瞧瞧传说中的聚宝山韩府，谁知也不过如此。

张士师瞧着他背影，不免露出鄙夷之色来。不过话说回来，韩熙载又能比他好多少呢，在其位不谋其政，虚有大名，顶多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回头见只有耿先生跟上桥来，其他人都留在岸边，也不见父亲张泌，忙问道：“家父人呢？”耿先生道：“张公还留在酒窖中，有件作和秦家娘子陪着，他让你先按自己的想法去办案。”张士师又惊又喜，问道：“家父真这么说？”耿先生点点头，道：“这案子错综复杂，又牵涉到政治，无人敢碰。若不是典狱有心，许多证据怕是留不到现在了，真相从此湮灭不说，人与人也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猜忌当中。”

张士师只觉得她话中有话，似有深意，一时不能领会，便问道：“现在我们该如何做？”耿先生道：“先去凶案现场看看吧。你不是正计划将所有人重新召回那个地方么？”张士师道：“正是。我现在有原始笔录在手，若是能再次在原地问案，也许能发现凶手的破绽，比如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等。”耿先生道：“这确实是个极好的法子。”

步下石桥，张士师忽想起了什么，问道：“炼师是不是之前认识件作杨大敞？”耿先生道：“嗯，贫道以前卷入过命案，正是这个杨大敞误验酒水有毒，才使得我身陷牢狱，饱受皮肉之苦，若非张公明察秋毫，发现了真相，只怕贫道早就身首异处了。”

张士师只是大略知道父亲在上一任国主在位时破过一件皇宫奇案，救了无辜蒙冤的耿先生一命，但具体事务一概不知，此刻听说原来与杨大敞有关，不免十分惊讶。但见耿先生只四下环顾，料其不愿旧事重提，也不好多问，心下却想道：“杨大敞被称是金陵资格最老的件作，原

来也有犯错的时候。”

又想到当时自己误断茶水的情形来，虽觉惭愧，但心中依然疑惑未解：当舒雅被冤枉下毒时，为何他会是那样的反应——不但不为自己辩解，还露出追悔莫及的内疚来？那明明是初次犯案的凶手的常见表情，他心中到底在后悔什么？

不知不觉已然来到花厅，依然是一番原貌，就连肴桌上的酒壶、酒杯也还是原来的样子。眼前的凌乱冷清，再比较于昨夜的门庭若市、济济一堂，不免颇生物是人非的凄凉。听说李家明本来想在这里为妹妹设置灵堂，但棺木难以通过复廊运到这里，不得不改在了前院，也幸得如此。耿先生见那阳文金杯果然与之前见过的阴文金杯十分相似，一时陷入了沉思。

张士师问老管家道：“王屋山是否有什么仇家？”老管家道：“她一个小弱女子，能有什么仇家？不过……”他有“韩和尚”的外号，脾气极好，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是以迟疑了下来。张士师追问道：“不过什么？”小布接道：“不过王家娘子为人刻薄，人缘不好，这里的人都很讨厌她。比较起来，李家娘子都要比她好许多，至少表面和和气气。”张士师心想：“一个能跳出柔美灵动舞蹈的女子，名声却是如此不好，唉。”老管家忙道：“当然绝不会讨厌到往金杯中下毒的地步。”小布道：“那倒是。”顿了顿，又问道，“典狱君，刚才在酒窖中，你是说金杯和西瓜中是两种不同的毒药，对吗？”张士师道：“对，西瓜中是剧毒的砒霜，金杯中是药性慢一些的斑蝥。”小布道：“如果有两种毒药，金杯凶手要害的自然是我家人，那西瓜凶手到底是想要害谁呢？我一直在想，这世上会不会有天生有毒的西瓜？要不然哪会有人一下子想害这么多人。”

尚有不少江宁府差役跟进堂来，预备听候调遣。他们既与张士师不熟，又不知他何以能一飞冲天，因而一直都小心翼翼、屏声静息，忽听得小布这孩子称什么“金杯凶手”、“西瓜凶手”，又问西瓜会不会天生有毒，忍不住都大笑了起来。小布见众人发笑，不服气地道：“那树上还会结毒果子呢。”众人不免笑得更加厉害。张士师心道：“惭愧，其实我自己也有过跟小布一般的疑问。”

他见耿先生死盯着那盏金杯出神，不免很是奇怪，上前叫道：“炼师。”耿先生倒是吓了一跳，凝神片刻，叹道：“这金杯，倒是叫贫道想起一桩旧事来。”牵了张士师的手到一旁僻静处坐下，开始低声讲给他听。

原来南唐开国国主李昇原名徐知诰，是徐温⁽¹⁾养子。为了从徐氏手中夺取军政大权，徐知诰曾预备以毒酒毒杀徐温亲子徐知询，亲自用金杯奉酒道：“愿弟弟能活千岁。”徐知询猜到酒中有毒，故意取了另一盏金杯，将毒酒一分为二，道：“希望和兄长各享五百岁。”坚持要与兄长各饮半杯。徐知诰脸色大变，环顾左右心腹，始终不肯接酒。兄弟二人正当众僵持时，伶人申渐高假装贪恋金杯精美，上前夺过两杯酒一同喝下，揣金杯入怀退出大殿，片刻便头颅溃烂而亡，可见毒药药性之烈，而此刻徐知诰派来解救他的人还在半路上。虽然毒杀未能成功，却吓得徐知询逃离京师，徐知诰由此夺取大权。这件事于南唐不是什么光彩之事，因而少有人提起。

张士师知道耿先生博古览今、精通典故，之前听到她讲荆轲刺秦的故事，此刻又听到如此惊心动魄的金杯毒酒故事，不免怀疑她另有深意，问道：“炼师是怀疑这两件事之间有联系？”他又想了一想，联系到近日不断听到的国主李煜将拜韩熙载为相以挽救南唐危局的传闻，猜道：“莫不是徐知询后人有意复仇，听到官家将拜韩熙载为相，刻意谋害韩熙载，以使南唐无人可用？”

耿先生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大概很为他的想象力意外，旋即摇了摇头，道：“自古以来，最残忍的莫过于战争与政治，那可比毒药还要厉害万倍。”她顿了顿，又道，“你大概也听说了韩熙载是个人物了。”

张士师虽然不懂政事，但亲眼目睹韩熙载周旋于声色当中，甚至亲自下场为姬妾击鼓，很有些瞧他不起，心中一直怀疑他是否真有力挽狂澜的本事，当即道：“嗯。不过我倒觉得他只是虚名在外，跟陈继善一样，都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之徒。”耿先生叹了口气，道：“一个胸有甲兵，一个富可敌国，若不自污自毁，如何能得保全自己？昔日宋齐丘称古今独步，于南唐有开国之功，江淮繁荣景象亦全赖其劝农上策，到最后还不是落了个被逼自缢的下场。”

张士师对这些话半懂不懂，正想问问她提这些是否与毒药案有关，忽见秦翦兰陪着老父亲缓步走进厅来，忙起身迎上前去，道：“有劳阿爹，有劳娘子。”又说了已用江宁尹名义再召夜宴宾客到场一事。张泌面色沉郁，仅一点头，也不置可否。秦翦兰极善解人意，知他父子必有案情要商议，当即在隔壁寻了一间雅室，请张泌父子与耿先生三人进去歇息，奉了茶，便自行先退了出去。

这房间，正是昨晚张士师向宾主单独讯问案情之处——几案竹桌竹椅，清凉惬意，上面铺有古锦斑斓的丝垫，悠然意远；两边四座书架，随意摆放着一些金石、彝鼎、书籍、法帖，纵横层叠，诗风雅韵；桌子正中摆放着只青釉花瓶，内插一支白色的莲花，淡雅纯净，与这房间的陈设相得益彰。

耿先生问道：“张公可有什么发现？”张泌摇了摇头，道：“我猜凶手也许会用细管注毒入瓜，再在外皮用软蜡封上，但适才仔细找过，瓜上并无任何注孔痕迹。”耿先生道：“会不会真有软蜡封住的注孔，但切瓜时刀锋凑巧切在了孔上？”张士师嚷道：“天底下哪里会有这么凑巧的事？何况韩老公开的是第一个瓜，我开的是第二个瓜。”张泌道：“炼师说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办案决计不能心存侥幸，而是要将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耿先生道：“原来张公早已经想到此节了。”张泌点点头，道：“不过无论如何，总该留下蛛丝马迹，我跟件作设法将西瓜重新拼好了细细察看，确实没有任何注孔痕迹。”又叹道，“这西瓜如何落毒确实难倒我了，尤其那玉盘中的西瓜还杂有人血……”耿先生讶然道：“是人血么？”张泌道：“嗯，这其中蹊跷我也想不通。”

张士师见父亲也一筹莫展，便大着胆子道：“小布适才无意中说过一句话，孩儿很受启发……”转述了小布引来众人发笑的那句话。张泌皱眉道：“你是想说这西瓜是天生有毒吗？”张士师忙道：“当然不是，是小布说的这句‘哪会有人一下子想害这么多人’提醒了我。想来这往瓜中落毒的人，如小布的叫法——西瓜凶手，他必定有一个主要目标，其他人不过是附带的牺牲品。既然西瓜和金杯都无从着手，也许我们可以努力去找有杀人意图和动机的人，范围也不大，无非在数名宾客当中而已……”

张泌一直垂着眼帘，若有所思，听到这里，抬头望了儿子一眼，问

道：“嗯，你打算怎么找？”张士师心下颇为惴惴，见父亲“嗯”了一声，心中一喜，接着道：“这个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记得阿爹说过，世间命案的动机不外乎七种：仇杀、情杀、谋财、酗酒、政治纠纷、争权夺利以及神智失常。”张泌道：“噢？我怎么不记得跟你说过这个？”

张士师见父亲面色和悦，大着胆子嘻嘻一笑，道：“是有一次阿爹向阿爷讨教案情时我偷听来的。”耿先生道：“张公尊父十余年前已经去世，典狱那时不过是个孩子，竟能有这般记性。”张泌道：“记性是不错的，就是性子散漫，不爱读书。”耿先生笑道：“书读多了，未必就是件好事，贫道倒是极欣赏典狱这种随性。”张士师喜上心头，问道：“真的么？”张泌瞪他一眼，道：“接着说。”张士师道：“是。酗酒和神智失常不适合本案，谋财显然也说不通，因而只剩下仇杀、情杀、政治纠纷、争权夺利。只要将这四种意图挨个往宾客名单中套，不难发现端倪。”一边说着，一边将笔录掏出来，“我始终觉得太常博士陈致雍最为可疑，他似在韩府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这点不难佐证，我已经命人去找韩曜……”耿炼师道：“你是指韩曜曾见到陈致雍与可疑人在茅厕外交谈一事么？”张士师点点头。张泌道：“韩曜本人没有嫌疑么？”张士师道：“他是韩熙载幼子，而且除了被我扭送进来的那次，他一直没有进过花厅。”

正说着，忽听得秦翦兰在门外道：“典狱君，舒公子和李官人回来了，他们想见见你。”张士师忙道：“好，让他们进来吧。”

耿先生不便参与其事，起身道：“贫道四下去逛逛。”打开门，见秦翦兰正陪着舒雅、李家明站在廊下。秦翦兰问道：“炼师是想随意走走么？请随我来。”耿先生见这女子如此兰质蕙心，好感大生，上前挽住她的手：“有劳。”

李家明抢先进房，气急败坏地问道：“现下是典狱主持我妹子的案子，果真如此么？”不待张士师回答，又道，“典狱之前问案错误百出，还说茶水有毒，冤枉了舒雅。难道我南唐朝中无人，竟要由你一个县吏主持审案么？”

尽管张士师早料到会有类似的质疑，但他当着父亲的面斥责，多少有些难堪。转向父亲望去，却见他似毫不以为意，照旧在翻看那一叠笔

录。张士师这才道：“主持本案者是江宁府尹，在下只是从旁协助。官人若对下吏资历有所疑问，可直接去江宁府请求府尹更换人选。”李家明冷笑道：“哼，你当我不知道么，陈继善这糊涂官必定又回家种珍珠去了……”

舒雅忙上来拉他到一旁，放低声音劝道：“既是官家钦命，吵闹无益。何况若真在陈府尹和张典狱二人中选择，你更愿意让谁来问案？”他熟知李家明脾性，最后一句诘问极是奏效，李家明昨夜亲见张士师作为，心道：“这笨小子纵然有千般不对，却还是有长处的，他一个小小县吏，竟然对朱铄、陈致雍这等高官也毫无惧色，任气敢言，仅这一点，满朝文武百官也找不出来几个。妹子中毒虽是误杀，但总得找他出来为妹子报仇，凶手下手对象既是韩熙载，背景绝不简单，除了眼前这糊涂小子，大概也无人敢接了。”当即哼了一声，不再言语。

舒雅这才上前问道：“典狱有劳了，不知云如的案子可有了眉目？”李家明忽又插口道：“典狱怎么不问问我，我觉得是谁杀了我妹子？”张士师道：“李官人应该已经知道，凶手要杀的不是你妹妹李云如，而是王屋山。你妹妹不过是凑巧喝了王屋山那杯毒酒而已。”顿了顿，又道，“如果要问，就该问——李官人觉得是谁想杀王屋山？”李家明一愣，想了想，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张士师道：“我知道官人会这样回答，所以一开始就没打算问。”李家明这才哑口无言。

舒雅迟疑道：“典狱认为凶手的目标果真是王家娘子么？我还以为……”张士师道：“如果我问你们二位，夜宴的客人中有人想杀韩熙载，你们觉得会是谁？”

其实自验出金杯有毒后，许多人早已经猜到凶手即在夜宴宾客当中，但却不敢往深处想，此刻由张士师问了出来，不免心头一阵凉意，就连李家明与舒雅对视的目光也各自带上了审视与猜疑的意味。舒雅先慌乱起来，收回目光，低下头，答道：“这个……恩师的仇人不少，不过却不知道宾客中……其实我自己也是宾客身份，不该在人背后妄自揣测……”

一旁张泌忽问道：“阁下便是舒雅舒公子么？”舒雅道：“正是舒某。”见张泌一身布衣，却旁若无人地稳坐一旁，不明对方身份，不觉一

怔。张士师忙道：“这是家父。”舒雅恍然大悟道：“原来是张公！久仰大名。”又转向李家明道：“张公在此，找出真凶指日可待。”李家明却没有他那般喜色，只道：“但愿如此吧。”又道：“李某得去前院张罗我妹子后事，先行告退。”虽然依旧神色冷冷，但已经不再似适才进来时那般敌意浓厚。

舒雅见李家明愤愤而出，忙道：“小生也不敢继续打扰……”张泌道：“舒公子且慢，这里面为何没有你自陈的笔录？”舒雅惊愕问道：“笔录？什么笔录？”全然不明究竟。

张士师听了却是大喜，他早已暗中问过差役封三，得知自己擅自在韩府问案是很大的越权行为，且只有主审官员在公堂审案召证人作证时一旁有书吏记录，从来无人在案发现场要求证人做所谓的自陈笔录，本以为父亲会深怪自己莽撞，此刻却似有赞赏之意思，且对自己再次召集证人到韩府并无任何微词，不免又得意起来。张士师当即说了笔录时的状况，共有五人未做自陈：仆人小布和大胖二人当时在前院守候，未得空隙；石头是个哑巴，又不识字，无法书写，无法自陈；韩熙载一直守在李云如尸首旁，形如枯木，一时未能忍心催促；而舒雅则是正被冤枉成往李云如茶水中下毒的凶手，拒不开口。尽管后来江宁县书吏孟光和江宁府仵作杨大敞到来后起了变化，但事情发展得太快，再也没有机会提起笔录这件事。

张泌听了究竟，道：“原来如此。”顿了顿，又道，“不知舒公子现在是否方便做个自陈？”舒雅微有迟疑，随即道：“这个当然。”张士师忙道：“我去叫书吏进来。”

张士师出来厢房，走过廊下，即进花厅之时，远远见到秦翦兰正陪着耿先生在花荫下游览，二人似相处融洽，正交谈甚欢，心道：“她那样的女子，任谁也会喜欢的。”忽然脚下一磕，差点被门槛绊倒。一名差役正站在门边喝茶，见状忙抢过来扶住，笑道：“到底是大户人家，门槛也高一些，典狱君可要小心了。”

张士师一眼瞥见他手中茶杯，正是自己从李云如房中取来的那只，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问道：“你手中这杯子哪里来的？”那差役名叫朱非，道：“这是刚才老管家端出来的茶水，小人随意挑的一杯。”忽想到

韩府死的姬妾正是饮金杯毒酒而死，讶然道：“莫非……莫非茶中有毒？”张士师忙道：“当然不是，我只是见过这只杯子而已。”

张士师急进来花厅，果见端给众差役茶水的茶壶正是他从琅琅阁取来的那只，当即叫书吏宋江先去隔壁厢房，自己又来到厨下寻到老管家和小布，二人正在忙着张罗茶水。张士师问道：“老公，为何堂内其他酒壶、酒杯都丝毫未动，偏偏要收拾李家娘子的茶壶、茶杯呢？”老管家尚未听明白，小布却道：“那茶壶茶杯是舒公子自己收拾洗净了放在厨下的，今儿府中人多，我见壶杯不够用，想着反正李家娘子……她也不会再用了，就顺手……”张士师道：“舒公子是什么时候收拾茶壶茶杯的？”小布歪着脑袋想了想，道：“就在客人们散去后。”

张士师忙赶回厢房，却见张泌还未开始询问舒雅，忙道：“阿爹其实不必等我的。”张泌道：“我只是旁听，你才是主审。”张士师道：“那好，舒公子，我先问你，你为何急于将茶壶和茶杯中的茶水倒掉？”舒雅先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大概料不到竟会有人留意此事，好半晌才讪讪道：“那茶水……忤作已经验出那茶水是没有毒的。”张士师道：“既然茶水没有下毒，舒公子为何那么着急倒掉茶水呢？”舒雅迟疑道：“我只是不想……不想……”他飞快地思索，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本不是什么老练之人，一时间涨红了脸，额头渐有汗珠冒出。

恰在此时，耿先生突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门口，招手叫道：“张公。”张泌走上前去，耿先生附耳说了几句。张泌眼睛陡然睁大，眉头紧蹙，露出一一种极为古怪的表情来。张士师忙问道：“出了什么事？”耿先生却是不答，只是拿眼望着张泌，意在等他示下。张泌想了想，回头交代儿子道：“你继续照你的想法做，我得与炼师下山一趟。”顿了顿，又道，“还须带上忤作。”张士师道：“那你们……”张泌也不解释，挥了挥手：“就这么办。”头也不回地与耿先生一道走了。

张士师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般行色匆忙，料到耿先生必有重大发现，何以她出去逛了逛就会有如此结果？又为何不告诉自己究竟？明明一切证据都在聚宝山中，证人或是凶手也都即将到达韩府，问案正要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他二人为何遽然离去？心中疑惑极多，真想跟上去问个明白，可此刻自己却是万万走不开。又担心出什么意外，忙出去叫差

役朱非带一人去追父亲，听候差遣，随时报信。一切安排妥当，这才重新进来坐下。

舒雅的神色已经缓和多了，不待他发问，便主动说道：“回典狱刚才的问题，我只是因为曾被典狱冤枉过，不想再看到那茶水，所以才想早些倒掉。”时间给了他缓和的机会，他终于找到了理由。尽管从无审讯犯人的经验，张士师也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逼问出真相的最佳时机，叹了口气，心道：“也算长了个教训，问案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打断，不然很可能前功尽弃。”

于是，张士师只好让舒雅自陈他昨日如何来到韩府、行踪如何。舒雅始终只说宴会前在石桥上徘徊，并不承认自己进过琅琅阁。书吏宋江均如实记录下来，再让他具名画押。问完舒雅，又分别叫大胖和小布进来。大胖跟李家明采办丧葬品回来不久，又累又困，呵欠连天，说话前后夹杂不清。小布倒是精神得很，口齿伶俐，只是他所讲述的对案情并无帮助。

张士师又想起小布领自己出韩府时曾见到舒雅步上石桥，似是欲往琅琅阁而去，然而小布亦见到了舒雅后，立即扭转了头，快步奔入复廊，好像生怕舒雅看到他一样。当即试探问道：“你一点异常情况都没发现么？”小布道：“也不是没有……昨天最异常的就是李家娘子平白无故弹那曲琵琶了，典狱你当时也在场啊，杀气腾腾的，让人害怕。”张士师也懒得绕圈子，便直接问他为何回避舒雅一事。小布果然慌张起来，道：“那个……我是真没看见。”张士师厉声道：“小布，你明明看见舒雅了，为何要装看不见？会不会是你和舒雅有所勾结……”小布忙道：“是不是。我是看见了舒公子往琅琅阁而去，可我必须得假装看不见。”张士师道：“这是为什么？难道你害怕舒雅？”小布支吾道：“这个……不是怕舒公子，是怕李家娘子……”

张士师愈发糊涂，还待发问，一旁宋江早已经会意过来，见典狱不通世故，忙附到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张士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舒雅与李云如早有私情，府中下人皆知，但不知怎的畏惧李云如，不敢声张不说，还只能视而不见。她能有这种手段，谅来心计也不简单。

问完小布，只剩了哑巴仆人石头和韩熙载，石头既无法询问，便只

剩了最后一人。张士师出来厢房，正寻思要如何找韩熙载时，恰见秦翦兰正站在廊下，似正在等他出来，忙上前问道：“娘子有事么？”秦翦兰道：“张公与炼师何以匆匆离开？”张士师道：“我也不明究竟，只知道耿炼师匆忙进来，叫走了家父。娘子适才一直与炼师一道，可是因为她有什么发现？”秦翦兰奇道：“没有啊，我们当时只是在闲话，她赞这里的花草树木养得极好，我告诉她这并非人力，而是全靠这聚宝山的灵气……”一语未毕，突然惊叫了声，“呀！”张士师道：“娘子可是想起了什么？”秦翦兰忙道：“没什么，是我失态了。”顿了顿，又道，“小女子得去前院张罗云如后事，先失陪了。”张士师不便再问，只得任凭她去。

张士师在金陵酒肆初见秦翦兰时即惊为天人，那时候想即使能再见她一面也是好的，哪想到还能有面对面与她说这么多话的一天，内心洋溢着小小的满足。此刻见她踟蹰离开，脚步沉重，原本就瘦削的身体更加弱不禁风，怒气顿生，转身进得花厅，一把抓住小布问道：“韩相公人在哪儿？”小布见他不明来由地怒气冲冲，错愕异常。张士师催问道：“快说，韩熙载人在哪里？”小布道：“就在楼上……”

张士师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小布忙叫道：“典狱君，楼梯口在卧榻这边。”张士师大踏步走到卧榻后，才知道那楼梯设置在帷幔后，颇为精致隐蔽。众差役猜到他要上楼向大名鼎鼎的韩相公问案，均想跟去看热闹，忙去叫书吏宋江，嚷道：“典狱问案，你还不赶紧跟去从旁记录？”推推攘攘，一窝蜂地哄了上去。

楼梯盘旋上来并无回廊，直接是一间正厅：上首只一套极大的乌木桌椅，样式古朴简洁，案桌上随意摆放着笔墨、砚台、烛台等物；一缕轻烟袅袅，正从香炉中扭捏而出，芸香拂拂，花气融融，别有一种洒洒之致；南首靠窗放着一把湘妃竹躺椅，那韩熙载正和衣斜躺在上面，因背对着楼梯口，看不清面容如何。除此之外，厅中别无他物，极是爽朗空旷。

张士师愤然上楼，本有问责韩熙载之意，他既名动天下，又是一家之主，如何能在出了这等事后全然撒手不顾，将一切压给秦翦兰这样一个弱女子？然眼前所见，茕茕子立，形影相吊，不过是一可怜的孤寡老人而已，哪里有半分传说中神仙中人的气派。后面差役久闻韩府夜宴灯

光酒色、红绿相映，花厅虽然一片狼藉，但依稀可窥见夜宴豪华气派，蜂拥上来后，本以为既是主人卧房，布置陈设定当精美绝伦，更胜楼下，不料却如此素淡，亦不免大失所望。

正不知该如何开口、又如何进退之时，那韩熙载忽然开了口，头也不回地问道：“有事么？”到此地步，众目睽睽之下，张士师少不得要硬着头皮问案了，他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韩相公，你为何要开这场夜宴？”

他在酒窖时已经从秦翦兰口中得知，聚宝山上场夜宴正是韩熙载被免去兵部尚书一职后，若说他有意借夜宴发泄心中不满，倒也说得通。可如今局势紧张，国主向北方大宋俯首称臣，倾尽国库，送金送银，亦不能阻止赵家天子统一天下的决心，南唐已是危在旦夕。韩熙载既是三朝老臣，名望又高，城中正传闻国主李煜有意起用他为宰相来挽救危局，为什么他要选择在这种敏感的时机，开一场这样盛大的夜宴呢？张士师其实并无心探究韩府隐秘，但总觉得下毒凶手既然意在毒杀韩熙载，定是已经筹划多日，为何韩府刚好就在这个时候大开夜宴？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他一张口问出的这个问题不仅吓了差役们一跳，就连韩熙载本人也大感意外，他缓缓起身，别过脸来，瞪视着张士师，也不知道惊愕的是来人还是问话本身。张士师忙道：“相公可能还不知道，两个西瓜与阴文金杯中分别是不同的毒药，也就是说，昨夜宾客当中，有两名凶手分别欲对相公下手。若是相公能告知开宴会的目的，下吏便能弄清楚参加夜宴的宾客是为何而来，才能找出潜伏的凶手。”韩熙载呆得一呆，问道：“这案子现下是由典狱主持么？”张士师道：“本案重大，由江宁尹主持，下吏只从旁协助。下吏不才，多有莽撞之举，还望相公不要见怪。”韩熙载道：“甚好。”凝视张士师片刻，又道，“极是高明。”大约是在赞叹选中张士师问案之举，又慢慢扭回头去，重新躺下。

张士师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发话，便朗声道：“相公既是身上不大方便，下吏先行告退。好让相公得知，江宁尹已再召昨夜来过韩府的宾客到此，希望能弄清案发当时的具体情形，一会儿就都该到了，到时还请相公移步下楼。”韩熙载“嗯”了声，问道：“这是你的主意，还是令尊张

公的主意？”张士师不知其意，答道：“是下吏的主意。”不再见韩熙载回答，便往楼梯退去。韩熙载忽叫道：“典狱请留步。”

张士师料他有话要说，却不愿意旁人听到，忙命书吏宋江与差役们先下楼去。等到楼梯间再无声息，这才得离躺椅近些，问道：“相公还有何差遣？”韩熙载坐直了身子，侧头问道：“典狱看这楼上陈设如何？”张士师不知道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心想：“现下有多少要紧事要办，怎么还婆婆妈妈地问这些？”但对方言语中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他四下略扫了一眼，答道：“挺空的。”韩熙载又问道：“比起楼下如何？”张士师道：“嗯，差别挺大的，倒像是两户完全不同的人家。”韩熙载道：“嗯，我已经回答了典狱刚才的问题了。你还有别的问题么？”

张士师一愣，不明所以，但他估计证人将会陆续抵达，来不及再去纠缠这些夹杂不清的事，当即直截了当地问道：“相公可曾与人结怨，抑或有利益关系？我是指昨夜那些宾客当中。”韩熙载抬起头来，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张士师心道：“要他去怀疑身边的亲朋好友，确实有些为难。不过昨夜看来，他那些朋友也不过是些酒肉朋友，一有事发生，大多急于保全自己。”忽听得韩熙载缓缓答道：“我实在想不出有谁能在杀我一事中获利。”

张士师很惊讶他的语气，他所说的“谁”，自然是指昨晚夜宴上的宾客，他提及的时候却仿若陌生人一般，完全不带什么感情。不过他既这么说，便是否认了与人有怨，仇杀与争权夺利的动机均可以排除，剩下的无非情杀和政治纠纷而已。既然韩熙载身为三朝元老，政敌众多，政治纠纷当然最有可能，西瓜下毒尚不明时间地点，那往金杯中下毒分明是发生在夜宴当中，即使是政敌有意加害韩熙载，也需假手昨晚能出入韩府之人。莫非是政敌事先收买了某位宾客，可是以这些人的身份——中书舍人朱铄、新科状元郎粲、太常博士陈致雍、教坊副使李家明、画院待诏顾闳中、周文矩、长老德明、舒雅——又如何能被收买？比较起来，只有舒雅还有可能，他是韩熙载门生，二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他性情懦弱，还与恩师姬妾有染，也许由此被人抓住了把柄作为要挟。他记得王屋山自陈做笔录时曾经提过，宴会开始前，她先看见了舒雅自琅琅阁方向出来，随即他紧随韩熙载进了花厅，等到她与李云如进去时，舒雅正为韩熙载斟酒，而且错将王屋山的阴文金杯当作了韩熙载

的阳文金杯。

一念及此，张士师忙将怀中的笔录掏出来，翻到王屋山那一页，大略一看，果是如此。莫非舒雅当时已经在金杯中下了毒药，要向韩熙载下手，只是凑巧被王屋山夺走？可这也说不通，难道之后夜宴那么长时间，王屋山始终未喝一口她金杯中的酒？

韩熙载见他眉头紧锁，问道：“典狱心中可是有什么疑问？”张士师便问道：“在李家娘子误喝那毒酒前，韩相公可曾经见到王家娘子用过她自己的那盏金杯？”韩熙载沉吟道：“嗯……屋山上场跳舞前，我还见到她用她自己的金杯饮酒……”张士师道：“王屋山既没有中毒，她下场时即与李云如相撞，特意用金杯斟酒赔罪……”韩熙载道：“所以，往金杯中下毒的时间，只可能在屋山上场到下场之间。”

张士师有些惊讶地望着韩熙载，这一刻，他浑然变了一个人——昨日在复廊初见之时，他心事重重，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后来再见他是王屋山跳《绿腰》之时，他正亲自击鼓伴舞，为老不尊，颇有几分轻浮浪子的味道；再后来血水西瓜惊现，他面色严峻，倒露出了几分威严；直至李云如惨死，他意色惨沮，瞬间变成了一形单影只的可怜老人；此时见他握紧了拳头，气势憾人，脸上隐隐有光华闪烁，生动了许多，昔日名士风度终于再现些微底色。

韩熙载道：“怎么，我说得不对么？”张士师忙道：“不，韩相公所言，正是下吏所想。只是不凑巧的是，下吏在舞蹈开始后才与老管家一道进来堂内，中途又离开，再进来时已经是发生血水西瓜一事了。若是我当时不尾随陈博士离开，或许……或许那凶手有所忌惮，不敢往杯中下毒，唉。”他心中隐隐约约将李云如之死当作了自己的失职，不免深以为恨。韩熙载叹了口气，道：“如今像典狱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张士师一愣：“什么？”韩熙载道：“这事怪不到典狱头上，你也不必自责。先去忙吧，我稍后就下来。”张士师不便再问，只得道：“是。”随即退了出去。

刚下楼梯，便见老管家端着茶水站在那里，一见他忙问道：“我家相公怎样了？情形可好？”神色极是焦虑。张士师知道他关心主人，忙道：“韩相公很好，说一会儿就下楼来。”老管家这才松了口气：“没事就

好。”又嘟囔道：“还从没见过相公这样子呢！他从来没有将这些女子放在心上过，怎么人死了反倒这般在意起来了？”张士师大奇，问道：“韩老公是说韩相公从来不在意李云如、王屋山这些人么？”老管家淡淡地回道：“嗯。”似不愿意多提，转身往外走去。

张士师心念一动：若是韩熙载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些姬妾，那么也不会在意这些女子各自有入幕之宾一事，舒雅亦没有杀韩熙载的动机。他心头疑惑甚多，只觉得这韩府一家子全然不是外表所看到的那样，忙跟了出去，一边陪着老管家往厨下而去，一边问道：“老公可知道李家娘子跟……跟那个……”一时迟疑，不知道该不该明问。老管家道：“典狱是想问李云如与舒公子吧？”张士师讷讷道：“原来老公早就知道了。”老管家道：“我还是听相公说的呢。”张士师大吃了一惊，道：“什么？”老管家道：“我家相公丝毫不介意，反正他从来也没有将这些人当回事。”

张士师默然半晌，才问道：“那为何李家娘子和王家娘子还有互相争宠之意？”老管家道：“她们真正想争的不是我家相公的宠，而是地位、财富、权势。你看府中这些侍女，原本在相公落职后都离开了，但如今一听说相公要封侯拜相，立即争相回来。李云如和王屋山若不是知道相公藏有两颗价值千金的夜明珠，恐怕也跟这些侍女一样，早就飞了。”张士师道：“那会不会有人为了想要得到夜明珠而起歹意，预备往韩相公金杯中下毒？”老管家立即会意他言中所指，想了想，才道：“这个不大可能。王屋山不会弄错自己的金杯，李云如工于心计，决不会在传闻相公要拜宰相的时候下手，她还一直指望相公给舒雅谋个一官半职呢。”

张士师顿在当场，心中忖道：“看来舒雅的嫌疑全然可以排除了。郎粲是新科状元，虽是第一次参加夜宴，但昨日见到王屋山不嫌拥挤也要去看他游街，大概二人暗中早有私情，郎粲既是有跟舒雅类似的处境，因而他的嫌疑也可以排除。李家明喜怒形于色，毫无心计，不像是能筹划这种事情的人。剩下的还有朱铤、陈致雍……莫非是陈致雍？他本是闽国大臣，与南唐有灭国之恨，也许他不过假意投降，暗中却在等待时机报仇雪恨。此刻听说韩熙载即将拜相，立即下手加害，即使不能复国，也要让南唐亡于北方大宋。而且他舞场半途离开，又与人窃窃私语，说不定那人正是来接应他之人。最为可疑的是，当件作杨大敞验出金杯有毒后，是陈致雍最先叫道：“这不是熙载兄的金杯么？”

思虑至此，他转身往花厅赶去，正遇到韩熙载披衣而出，忙上前讪讪问道：“韩相公怎么看陈博士这个人？”韩熙载突然笑了起来，这还是张士师头一次看见他发笑，正莫名惊诧时，却听他道：“典狱怀疑陈博士，莫非因为他是降臣的缘故？”

张士师见对方瞬间就能猜到自己的心思，不免惊叹不已，正迟疑间，韩熙载又道：“典狱应该知道，韩某的故国也不是这里，而是在北方。按照典狱的推断，韩某跟陈致雍一样，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对南唐图谋不轨，伺机北归。现下不正是有这种传闻么？”言语颇有凄凉无奈之意。张士师惊道：“竟有这种传闻？”韩熙载却是冷笑不答。

即使张士师对政事再木讷，也终于明白了过来，难怪城中始终只有传闻、不见任命，原来官家尚在疑虑当中，也难怪要派细作到韩府来监视。现在他也知道为什么陈致雍能成为韩府的座上宾，仅仅是因为他跟韩熙载一样，有着同病相怜的境遇。如此看来，陈致雍的嫌疑也可以排除，从政治纠纷的动机来看，案情又进入了死胡同。

凝思间，一老一少已慢慢盘桓出庭院。韩熙载忽一指南面：“典狱怀疑过那两个人么？”张士师循指望去，差役封三正领着画院待诏顾闳中、周文矩步出复廊，心中顿时一惊，想道：“呀，我怎么没有想到？顾闳中、周文矩二人不请自来，莫不是正是为政敌所收买的下毒者？”他也不拐弯抹角，径直问道：“韩相公是不是觉得他们二人嫌疑最大？”韩熙载嘿嘿一笑，将嘴唇凑近张士师耳边，悄声道：“我告诉你，他们正是官家派来监视韩某的人。”

张士师意外之余，又有了恍然大悟之感，果真如此，便一切都说得通了——顾闳中、周文矩匆匆离去，是因为韩府出了命案，得赶紧回宫向官家回报，他二人身怀特殊使命，因而即使是夜禁时分也可以随意进城，不过，二人也没有了行凶嫌疑。正想问韩熙载心目中可有嫌疑人选时，韩熙载又道，“据韩某推测，也正是他二人向官家力荐，由典狱来主持此案。”

张士师不知道他足不出户何以能猜到此案已经由官家钦命交由自己主持，又听说是顾闳中、周文矩向官家推荐自己，不免大为惊讶。此刻二人距离极近，张士师分明可以看到韩熙载眼中晶晶发亮，闪烁着慑人

的光芒。一呆间，却见他已然转身，往庭院走去，又恢复了那种步履蹒跚的老态。那一刻，张士师恍然有些明白过来——他的表面，未必是他的真实，正如他家花厅楼下楼上风格迥异一样。

此时，却听见封三远远叫道：“典狱君，顾官人与周官人到了。”张士师忙迎上前去，道：“有劳二位多跑一趟。”寒暄几句后，张士师歉然道：“我交代须得保持堂内原貌，此刻进去，也是不大方便就座。”周文矩道：“有什么打紧？那边花架下不有几个石凳么？”当即过去坐下。顾闳中问道：“案情可否有了进展？”张士师适才听韩熙载说是二人向官家力荐自己后，已暗中将对方当作知己，忙老实说了两种不同毒药的状况。

宾客当中，顾、周最早离去，当时佯作杨大敞尚未到来，害死李云如的凶手已经确定为舒雅，二人犹不知道后来之事，此刻听到又出现了这么多转机，当真是比作“山重水复”也不为过，不免骇异得呆了，面面相看了好一刻，顾闳中才道：“这么说，是两起独立的案子？”张士师道：“正是。毒西瓜一案叵耐难明，只有毒酒一案可以确认落毒时间，这一点，我正想请二位帮忙。”当即说明自己在落毒时间内刚好不在厅内，无法知道内中详细情形，想请二人画一幅《夜宴图》，以助破案。他心下揣测，二人既是画师，以擅画人物知名，观察力定比平常人要强许多，又是奉国主之命来刺探韩熙载动向，绝对不像旁人那样只知道沉迷酒宴，会更多留意观察宴会上的细节，说不定他们所画下来的那些细节，正是破案的关键。

顾闳中和周文矩听完，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一时各自沉默不语，似在考虑。半晌，周文矩才先吞吞吐吐地道：“如果能有助典狱破案，那自然是好的……”张士师心道：“明明是以江宁尹的名义传他到此，他连已经确认李云如茶水无毒、舒雅不是凶手的事都还不知道，却直接说‘典狱破案’，可见确实是他向官家推荐了我。”此时，又听见周文矩续道，“周某也十分乐意……只是昨夜场面混乱，那血西瓜出现后，不怕典狱笑话，周某自己都吓得呆了，哪里还能顾得上旁人，因而未必能画得完整。”张士师忙道：“二位只须画下你们留意到的画面、人物，记不起来的也不必勉强。”周文矩道：“如此甚好，那周某就尽力而为吧。”

顾闳中忽然问道：“典狱是想让我们一人画一幅么？”张士师原本是让二人合力画一幅图，听后心念一动，暗道：“各人画各人的也好，这样可以互相补充。”忙道，“正是。有劳了。”

他眼角余光瞥见正有两名差役带着韩曜往小岛而来，当即站起来道：“下吏还有事要办，二位请自便。”周文矩道：“典狱不是要所有证人到花厅问案么？那我二人……”张士师道：“二位官人并无嫌疑，愿意留下也好，愿意离去也可。”周文矩道：“我们当然想……”顾闳中抢着道：“当然想快些离开了，也正好可以早些完成典狱的交代。”周文矩尚在迟疑中，顾闳中却一把扯住他衣袖，道：“老周，赶紧走吧。你瞧这天，今晚非下大雨不可。”周文矩只好朝张士师一笑，道：“告辞。”张士师道：“有劳。”又招手命封三送二人出去，心中却道：“瞧那老乡周文矩的神色，并不大愿意离去，莫非官家派了他二人来韩府，从旁监视我问案？嗯，定是如此，所以他二人才来得最快。既然如此，那顾闳中为何又如此匆忙要离去？”抬头看天，火热的太阳公公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换作了乌云翻滚，看来果真如顾闳中所言，有一场大雨要来了呢。

却见差役推攬着韩曜来到面前，张士师这才发现他的双手被绳索捆在胸前，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差役道：“这小子不老实，死活不愿意上山，只好将他的手绑住。”张士师点点头，挥手命差役退开，将韩曜按到石凳上坐下，一边为他解开绳索，一边问道，“你既是不愿意来聚宝山，为何昨晚还要翻墙入内？”韩曜傲然道：“你凭什么问我？”几次照面后，这才认出对方脸熟，惊道，“你……你不是昨日那个卖瓜的么？”张士师道：“是送瓜的，不是卖瓜的。”

忽有差役来报道：“新科状元郎粲和朱铄朱相公都已经到了，正在前院与李官人他们说话。封三哥让小的来问，要不要立即带他们过来？”张士师道：“等人齐了再叫他们到花厅也不迟。”那差役道：“是。”应声飞奔而去。

韩曜见张士师衣着不过普通青衣小吏，却是气派甚大，一时不明对方身份，只沉默不语。张士师问道：“那两个有毒的西瓜，是你下的毒么？”韩曜道：“我？是说我么？”张士师道：“这里还有旁人么？”韩曜冷

笑道：“我又没有碰过那西瓜，怎么下毒？”张士师道：“可你母亲碰过，我在镇淮桥遇到你们母子的时候，令堂可是摸了好一阵子西瓜……”韩曜顿时如火烫一般站了起来，怒道：“家母怎么会往瓜中下毒？碰碰西瓜就能下毒，你不是还将西瓜从北城运到南城么？其中有多少下毒的机会！”

张士师哈哈大笑，他早知道韩曜并无下毒机会，在两起落毒案中都是个局外人，但他偷入韩府后，一直在四周游荡，肯定看到过什么不寻常的事。可这小子桀骜难驯，对他父亲都是一副不尊不敬的样子，料来直接问他必定不吐真话，得另外想个法子套出实情来。当即笑道：“果真我下的毒，你又待如何？”韩曜冷笑道：“我就知道是你！那西瓜运来韩府不过两三个时辰，就洗净了端上堂，这里的人虽未必在忙正事，却是人人在忙，谁能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往瓜中下毒？”张士师惊道：“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他这才明白过来，西瓜在到达韩府之前定然是早就已经下过毒的，之前他在瓜地，老圃亲口说过这几个西瓜是韩府预定过的，下毒的人定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早就有所准备。父亲和耿炼师匆忙下山，多半也是想到了此点，往城北老圃瓜地去了。现下虽然还不明白西瓜凶手是如何往瓜中落毒，但时间总算可以确认，因而西瓜凶手必定不在夜宴当中。想通了这一点，心中压力顿时减轻了不少，当即道：“我知道你没有下毒，我也没有下毒，我是江宁县典狱。你告诉我，你昨夜进府后看到些什么。”韩曜反问道：“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张士师道：“你应该已经知道，除了西瓜凶手外，还有金杯凶手，李云如就是喝了毒酒而死。我猜那凶手本来要害的人是令尊，不过弄混了金杯，误将毒药下在了王屋山的金杯中。”

韩曜昨晚被张士师扭进花厅后，虽表面满不在乎，心中也忧惧不知该如何收场，幸好众人注意力转移到那肴桌的毒西瓜上，他趁机溜了出去，当时李云如还未出现，他也不知道李云如中毒而死，只一路溜下山，在城外客栈过了半夜。第二天一早进城时才听到传闻纷纷，说是头天夜里韩府姬妾七窍流血而死，他以为不过是误食了那有毒的西瓜而已。今日他一直躲在房中不敢出门，直到江宁府差役找上门来。

直至今现在，他才知道有所谓金杯毒酒一事，不免惊诧万分，问

道：“既是王屋山的金杯有毒，为何死的是李云如？”张士师道：“李云如是误打误撞喝了毒酒。你现在也该猜到，凶手就在令尊的客人当中，若是你不能帮我找他出来，说不定令尊还会再次身陷险境。”韩曜道：“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在花厅外偷听到你们说西瓜有毒，还觉得是有人开玩笑呢。”

张士师想起他窥测秦翦兰时的恶毒表情，问道：“你昨夜来这里，只是想瞧热闹么？”韩曜半晌才道：“嗯。”张士师知道他恨这个地方，不过这是人家的家事，他也无力干涉，便问道：“你昨晚真的没有看到任何不寻常的事儿？”韩曜想了想，道：“没有。”张士师道：“那你伏在树后偷听陈致雍陈博士与人谈话是什么道理？”韩曜冷笑道：“他有什么好偷听的，不过是我想要出去，他凑巧站在那里对哑巴仆人说话……”张士师一惊，问道：“你看见陈致雍在跟石头说话？”韩曜奇道：“原来他的名字叫石头？这倒真是名如其人了。”

张士师陡然警觉到什么，一回头，正见石头从身后不远处花丛中穿过。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忙起身，微一凝思，蹑手蹑脚地追过去，距石头仅数步时，猛然大喝了声，石头却似毫无知觉，照旧木然前行。

倒是这一声将正在树荫下打盹的小布叫得现了形，他揉了揉眼睛，茫然问道：“典狱君，出了什么事？”张士师忙招手道：“正好想问你件事。”便向小布打听府中仆人的身世来历，他有意不先提石头，让小布从老管家说起。原来老管家是十岁就开始跟着主人，也是韩熙载从北方南逃时惟一的从人，小布和大胖也都是在韩府里长大，只有石头是半年前才来的新人。当时他不知怎的就来到府门前乞讨，老管家给了他几文钱，他却是死活不走，还是秦翦兰怜悯他又聋又哑，收留了他在府中干些粗活儿。他人倒也勤快，因为是个哑巴，无法多嘴多舌，姬妾们都特别喜欢差遣他。

张士师心想：“若石头早有异图，确实没有什么比装作聋哑人是更好的掩护了。他在这里走来走去，人们丝毫不会提防到他。”又思忖石头不会有作案时间，他自己是在《绿腰》开始后不久与老管家一道进来堂内，并未见到石头。但后来他追陈致雍出去，在茅房外遇到过石头。又记得秦翦兰笔录中提到过她与小布、大胖、石头各抱着西瓜和酒坛进花

厅时，正遇到李云如出去，那当是王屋山下场后了。如果果真是石头往金杯下毒，当是在王屋山上场到张士师进来的这一段，时间并不长，但下个毒却是足够了。可若真是他下毒，他混进韩府已经半年，无论是想害韩熙载还是王屋山还是李云如，平日有的是机会，何必非要等到最人多眼杂的夜宴一刻？所以最大的可能是，他是某人出于某种目的派来韩府潜伏的，而陈致雍脱离不了干系，他即便不是某人，也必定是某人的同伙。目下如果直接去审问石头，他定然还会继续装聋作哑，看来只能想办法先从陈致雍身上下手，取得实证。

小布说完，又问道：“典狱问这些有什么用？该不是怀疑我们这些人吧？”张士师道：“石头真的又聋又哑吗？”小布一愣，答道：“当然了……”

此刻彤云密布，天阴沉得厉害，一道细长的闪电蓦然划破了大半个天幕，大地被瞬间点亮。张士师转过头去，正见封三正领着李家明一群人越过石桥，内中包括德明长老与金陵酒肆少店主周压。他知道，人终于齐了，问案的关键时候到了，可父亲和耿先生还迟迟未归，他一个人能做好么？

空中陡然一声霹雳，好响的一个炸雷，吓了众人一大跳，亦包括张士师在内。

众人进来花厅时，虽有差役遍布，然见陈设一如昨夜，肴桌及其下地毯上尚有血西瓜的明显污迹，回想起昨夜，犹有肉跳心跃之感。最奇的是，韩熙载正坐在原先那把椅子上，他脚下不远处，正是爱妾中毒倒毙之处，地面上尚有几点斑斑血迹。而他本人竟似毫不避讳地坐在那里，依旧是那种恹恹不快的神情，似在玄思，又似在发愣，也不起身与众人招呼。倒是韩曜进来后，看了父亲好几眼，似有意上前拜见，却又顿住。

仆人、侍女们也都被叫了进来，只有王屋山当堂昏晕过去，迄今未醒，看来确实吓得不轻。张士师目光先落在了石头身上，他却恍然不察。一时间，张士师几乎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判断错误，对方确实是个真正的哑巴，要不然何以能毫无破绽？看来一个人若是面具戴得太久，面具就会逐渐长到他的脸上，融为一体，再想轻易揭下他的面具已属不

易，除非伤筋，动骨，扒皮。

正在张士师暗自沉吟要如何拆穿这假哑巴的面具时，舒雅忽问道：“张公如何不在这里？”张士师答道：“他与耿炼师去了城北老圃瓜地。”郎粲道：“莫非毒西瓜一案已经有了眉目？”张士师道：“嗯。”并简短说明了西瓜与金杯中毒药不同，西瓜在送来韩府之前就已经落毒。郎粲讶然道：“我本来以为是连环落毒案，凶手往瓜中下毒谋害不成，又往金杯中下毒……”一边看了韩熙载一眼。

虽然之前有各种猜测传闻，但直到此时，最关键的细节才正式披露了出来。人人大概知道了究竟，但一想到竟然有两个使毒的凶手，其中一个就在自己身边，不免惊惧又生。

张士师朗声道：“都到齐了吗？”环视一圈，立即人群中发现少了秦翦兰与陈致雍——一个是他倾心关注之人，一个是个急于问案之人——问起封三，才知道刚刚有城中店铺送丧葬用的幡幢、帐舆等物上山，秦翦兰还在前院清点，陈致雍一踏入大门就捧着肚子进了茅厕，说是完事会自己到后院来。

张士师正想着是要等人齐了再开始，还是先行问在场的人时，德明忽问道：“外面天快黑了，马上又要下雨，典狱是打算如昨夜一般，再问一晚上案情么？要知道，这里大多数人可已经是担惊受怕过一夜了。”言语中明显有嘲讽之意，就连韩熙载也被惊动，抬起头来重重看了他一眼。

张士师昨夜讯问德明时，虽反感其人，到底还是尊重他长老身份，只任他自己陈述，未多发问，此刻听他语出讥诮，怫然不快，当即道：“就从长老先开始吧，只须问完几句话，长老便可以自行离去。”德明道：“典狱请问。”张士师也不再客气，道：“长老是方外之人，为何会如此热衷尘世中的灯红酒绿？难道不会有碍修为么？”

他这个问题极其尖锐，却问出了大多数人心中所想，众人一阵哗然，齐向德明望去，想听他如何回答。德明毫不变色，坦然道：“修为我心，典狱君眼中自见灯红酒绿，于贫僧则如游蓬户。”回答得甚有机锋。张士师又问道：“长老昨晚很少说话，想必是用了更多的精力去留意旁人，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什么异常情况？”德明道：“眼前一切于贫僧如

浮云。”张士师冷笑一声，道：“那就是说，长老看见的也等于没看见了？”德明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正是如此。”

稍一交锋，张士师已经知道对方绵里藏针，绝不是个好惹的主儿，看来能成为国主的座上宾，也确实有几分辩才。他不愿意耗费时间去与这老和尚斗嘴皮子，当即道：“王屋山上场跳舞之时，到她跳完下场，长老人在哪里？”德明道：“贫僧人一直在这里，并未离开过半步。”张士师道：“我是问长老当时人在这间屋子里的具体方位。”德明一时愣住。

张士师道：“长老当时必定是在观王屋山跳舞，是坐着，还是站着？具体在什么地方？期间有没有挪动过？身边都有些什么人？”德明想了想，道：“当时贫僧并没有观舞……”众人不由得大奇，没有观舞，又在做什么，正以为他又要说出什么高明的话来，却听他说：“贫僧一直站在韩相公的身侧，看他击鼓。嗯，贫僧的前面，坐着郎粲郎公子。具体的方位嘛，就在这里。”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去站在花盆鼓与椅子旁侧。张士师问道：“长老原先坐在哪里？我是说，舞蹈开始前……”德明道：“这个……贫僧昨晚到得最迟，直到李家娘子琵琶曲奏完后才进堂内，未有机会坐下。”张士师道：“嗯，我问完了，长老只须去书吏那边具名画押，便可以离开。”

张士师记得自己进来时确实看到韩熙载身边站着个和尚，当时还惊了一下，虽不知德明到底为何而来，不过他一身僧衣，如此与环境、气氛不协，稍有异动定会有人留意。惟一可疑的是，他进来时尚且神色自若，此刻为何又有焦急之色，急于离去？

忽见站在近门处的郎粲朝他招手，神色颇见诡秘。张士师不明究竟，微一迟疑，还是走过去问道：“状元公有何要紧事？”郎粲一把将他拉出门外，轻声道：“典狱不觉得长老很奇怪么？”张士师道：“嗯？奇怪在哪里？”郎粲道：“他刚才一进堂内，跟韩相公一直暗中眉来眼去，现在又急不可待地要走……”他忽然住了口，却见德明跨门而出，见到二人，略施一礼，即快步离去。

郎粲道：“典狱不打算留住他么？”张士师不愿意再在旁枝末节上费力，道：“长老既与韩相公眉来眼去，可见二人已有默契，为何还要杀他？”郎粲道：“他？是指韩相公么？呀，典狱，你又弄错了！”张士师

道：“噢，怎么又错了？”郎粲道：“典狱只想着凶手是想杀韩相公，弄错了金杯，可万一凶手要杀的人本来就是屋……王家娘子呢？”

张士师一时愣住，这一点他确实没有想过，自从一开始佯作杨大敞验出金杯有毒、陈致雍喊出那是韩熙载的金杯后，人人都以为凶手目标是韩熙载，尽管后来知道金杯是王屋山那盏，也认为不过是凶手弄混了杯子而已。现下听郎粲说出此节，细细一想，确实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可谁想杀王屋山呢？按照府中下人们的说法，与她矛盾最深的人当然是李云如，可偏偏被毒死的是李云如本人。王屋山既是公认的人缘不好，会不会是府中的仆人、侍女？他们刚好是来来往往于夜宴中最不容易引起怀疑的一群人。

却听见郎粲试探问道：“典狱不觉得舒雅很是可疑么？”张士师道：“舒雅？为什么是他？”忽见秦翦兰正步过月门，望这边而来，脚下迟缓，神色很是疲倦，忙道：“回头再问你。”张士师便舍了郎粲，迎上前去，问道：“娘子还好么？”秦翦兰道：“嗯，我没事，刚送走送货的店家伙计，多谢典狱。”又问道，“我适才遇见德明长老匆忙离去，典狱已经问完了么？”

张士师正要答话，猛地又是一个炸雷，狂风平地而生，大作肆虐之态。他忙拉起秦翦兰衣袖，奔进廊下，只觉得她身子极是轻飘，柔若无骨，似乎稍一松手，便要御风而去，心中甚是怜惜，道：“娘子若是累了，可自去歇息，不必理会这里。”秦翦兰道：“我家相公他……”张士师道：“他正在堂内。”秦翦兰再不说话，转身跨门进去。

张士师愣在当场，手上似还有她的余香。不知为什么，他每次看到秦翦兰疲累不堪时，便忍不住要怪罪韩熙载，可当他面对韩熙载时，怒气又自行消散了。

一旁郎粲望得真切，知他为秦翦兰绝世容光所迷，暗道：“就你这小县吏，难道还想癞蛤蟆要吃天鹅肉？”面上却若无其事，叫道：“典狱！”张士师道：“嗯……你适才说舒雅可疑，可有什么凭据？”郎粲道：“典狱想想看，最想杀屋……王家娘子的是谁？”他已有几次差点叫出“屋山”来，张士师心下更是确定他与王屋山有私情，此刻见他躲躲闪闪地指认舒雅，不免有些鄙薄其为人，当即问道：“你认为谁最想杀王屋

山？不妨直言。”郎粲道：“李家娘子。”张士师道：“你是说，李云如往王屋山的金杯中下毒，预备毒死她，结果倒是自己喝了毒酒？”郎粲道：“当然不是……”

只听得“哗啦”一声，雨点如豆子般滚落下来。那雨来得好急，起初尚是粒粒分明，转瞬便转成水线，形成了一幅绝妙的雨幕。

张士师却突然明白了郎粲的意思——李云如与王屋山相斗不止，舒雅或许会心疼李云如，往金杯中下了毒，决意毒死王屋山，不料阴差阳错下反倒害死了情人。他头一次害人，心有余悸，一看见李云如的茶杯就有所联想，脸色大变，后来被张士师力指为凶手，他自己知道茶水无毒、金杯有毒，李云如到底还是被他害死的，所以才是一副追悔莫及的表情。如此推断，他有意图、有机会，细节都合情合理，完全说得通。

郎粲还以为他不懂其意，忙道：“我的意思是……”张士师拍了拍他的肩，道：“我知道了。”进得堂内，正见秦翦兰正附耳韩熙载说些什么，韩熙载也不答话，只略略点头，不免有些异样感觉，当即咳嗽了声，问道：“陈博士为何还没有到？”封三听问，忙自冒雨赶往前院去催。

张士师道：“我们先开始吧。我知道各位都不想多惹麻烦，但如果都像德明长老那样，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是说谎话那都是很愚蠢的。叫大家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是案发现场，更容易回忆起案发当时的情形。”他有意不突出舒雅，只挨个儿问在场所有人自王屋山上场跳绿腰舞到她跳完下场都在什么方位，本来事先想不到要如此问法，全然是被德明逼成了这样，牛刀小试，觉得很是不错。大致的情形是：曼云等乐伎们早就一排站在东面，手持乐器预备伴奏，她们远离肴桌，伴奏从始至终，完全没有任何往金杯中下毒的机会；宾客大多站在东西两边，有坐有立；因肴桌摆在北面上首卧榻前，距离场中稍远，卧榻上又坐得有人，仆人、侍女们只能站在东西宾客身后或是南首门处；郎粲与韩熙载本一直坐在卧榻上，德明长老到来后，韩熙载离开卧榻迎接。郎粲则在王屋山站在场边后离开了卧榻，坐在花盆鼓旁的椅子上。稍后韩熙载又回卧榻，李云如跟过去坐下，韩熙载脱下外衣后走去鼓边伴舞，李家明便陪着妹妹坐在卧榻上。这些是能明确案发当时位置并有旁证。只有朱

铤说不大清楚到底站在哪里，张士师曾亲眼见到他慢吞吞挪到秦翦兰身边，因他是远离肴桌，并无嫌疑，也懒得说破。舒雅称自己一直站在韩熙载旁侧，后来去卧榻边找李家明说过几句话，这当是发生在张士师追踪陈致雍出花厅后了。尤其舒雅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家明惊奇地望了他一眼，张士师立刻知道他在撒谎，多半他去是找李云如说话。可李云如在案发时间内一直坐在卧榻上，未离开半步，当真是舒雅下毒的话，她如何能毫不觉察、后来还喝下了那杯毒酒？推算起来，更准确的下毒时间当是在王屋山饮完酒离开肴桌到李云如坐上卧榻之前，那时自己刚好不在堂内，可按众人描述看来，不是只有坐在榻上的郎粲和韩熙载才有机会么？但这两人都不可能杀王屋山。

看来一定还有别的人到过肴桌旁，只不过他太普通，众人习惯他的进进出出，没有多留意他罢了。正将目光投向石头之时，封三湿漉漉地闯了进来，全身上下都在滴水，嚷道：“不好了，陈博士逃走了。”

原来陈致雍从茅厕出来时，正遇到秦翦兰送店铺来送货的几名伙计出府，不知道为什么，他非要跟出去看看，他毕竟是朝廷官员，守门的差役不好阻拦，只好任他去了。哪知道秦翦兰回转韩府许久后，依旧不见陈致雍身影，派人出去寻找，刚进竹林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眼睛都无法张开，只好折返回来。

事情突然变得有趣起来，现下官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致雍就是凶手，他为何要逃走？那样不是不打自招么？就连韩熙载也露出茫然之色，似是无法理解。张士师却始终惦记陈致雍与石头密谈一事，问韩曜道：“你昨晚果真看见陈博士在与石头交谈么？”秦翦兰这才看到韩曜也在场，道：“阿曜，你也来了。”韩曜却看都不看她一眼，只道：“当然。”

石头正站在大胖身后，忽见大伙儿目光一齐投向自己，一时左顾右盼，不知所措。他这种死撑到底的反应张士师早已经料到，要揭掉他的面具，非用到陈致雍不可，可陈致雍偏偏不顾身份和体面逃跑了，着实不可思议。

好半天，秦翦兰才愕然问道：“典狱是说石头跟陈博士说话？石头……石头不是个哑巴么？”张士师冷笑道：“至少要装成个哑巴。”众人

一阵哗然，各自远离了石头几步。石头见道道目光不离自己，自己却不明情由，焦灼万状，忙向老管家做了几个手势。老管家向石头比划了几下，石头连连摇了摇头，“呀呀”连声，似表示没听懂，又似表示跟自己无关。

韩曜忽然笑了起来，道：“原来你们就这点微末本事，只会欺负一个哑巴呀。”张士师道：“不是你亲口说陈博士与石头在茅房外交谈么？”韩曜道：“我的意思是说，陈博士在对石头说话，石头没有回答呀。他是个哑巴，耳朵也不大好使，不过大点声音说话，运气好的话，他还是可以听见的。哈哈……”

张士师这才知道自己一开始就会错了意，韩曜却一直有意不说，自然是为了看他出丑。他狠狠瞪了韩曜一眼，道：“韩哥儿请去书吏那边具名画押，然后请自便。”韩曜故作惊讶道：“咦，这里又不是公堂，你凭什么赶我走？大伙儿还不知道吧，这处宅子地契可是记在江南第一美女秦翦兰名下的，她是主人，都没赶我走，你凭什么呀？”

张士师知他有意捣乱，可他确实说得在理，自己没有权力赶他走，不由得朝秦翦兰望去，她显然不想赶韩曜走，可又不想让张士师为难，犹豫不决。张士师心想：“随他去好了，何必让她这般踌躇。”便不再理会韩曜，继续问案。

这一次，他不再让大伙儿回忆各人自己在什么位置，而是尽可能多地说出王屋山上场前到舞蹈开场这段时间看到其他人在哪里，但夜宴时间这般长，他所提的时间这般短，又是一个混乱的场合，别说旁人了，就连自己在哪儿都无法确定。一圈环问下来，心头颇为沮丧，他已经明白，今日注定是要无所斩获了。起初，他用江宁尹的名义将众多证人召来韩府，本意是想还原案发现场的情形，哪知道推断出来的下毒时间偏偏是他不在堂内，证人们既无人留意到他想要知道的事情，即使有零散的口供，他也无从验证。

正自沉吟，却见一名差役奔来道：“典狱，外面大雨已经停了，要不要现下派人下山去找陈博士？”张士师不及开言，一直沉默寡言的朱铄忽插口道：“典狱预备什么时候结束问案？昨日大伙儿已经折腾了一夜，怕是……”他有意顿住不说，言下之意却很是明显。

张士师见诸人俱有疲惫之色，韩府的人又还有一场丧事要忙，他久久不见差役回报，又担心父亲与耿先生那边，忙道：“既是如此，今天就到此为止，各位便请自便吧。”

此刻虽然天色开始放晴，但临近日暮，万一错过夜禁，便又无法进城，各人即刻纷纷辞别，虽然料知下山道路泥泞，也巴不得早些离开这个地方，只有舒雅、李家明自愿留下来操办丧事。老管家因厨下缺人的缘故，请周压留下来帮手。周压因之前留在韩府看过夜宴，回城报官几次不成更是传为全城笑谈，日间已有无数人争相赶往金陵酒肆打听究竟，酒肆生意一飞冲天，他自知全然得益于韩府命案，若是多留一晚，少不得明日会有更多人来酒肆找他打探各种内幕，当即欣然同意。

只有那韩熙载一直无话，等到张士师一说要散，便又立即起身，往卧榻楼梯口而去，既不送客，也不张罗李云如后事，似打算继续蛰伏楼上。

张士师正感怪异，秦翦兰走过来歉意道：“典狱别怪阿曜，他不过是想引起他父亲注意罢了。”张士师这才发现韩曜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悄然离开了，一时不明白秦翦兰的意思，她又续道，“只是他不知道，现在的相公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人了，一切都不在他心上。”微微叹了口气，自去门口送客。因有差役在一旁，张士师不便多问，当即领人出来。

却见郎粲正站在月门一旁，张士师料他有话要说，径直问道：“状元公还有什么事？”郎粲道：“没什么紧要事。我只是想提醒典狱，既然凶手的目标是王家娘子，他前番失手，说不定还会再次下手。”张士师知他这话无非是在暗示主动留在府中的舒雅即是凶手，冷笑道：“你倒是为王屋山关切得很。”郎粲微微一愣，随即道：“人命关天，任谁都会关心的。”张士师道：“好教状元公放心，这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说明他处心积虑，策划了很久。即使他要再杀王屋山，也不会这么快再下手。”郎粲很是不快，又不便说破，只好道：“我可是提醒过典狱了。”他瞪了张士师一眼，这才转身去追朱铄，一边叫道，“朱相公，等等我。”

张士师沉吟道：“封三哥，你怎么看？”封三道：“虽则凶手未明，但总还是早提防些好。”张士师寻思有理，便分派两名差役留下，名为帮手，暗中则交代二人要特别留意湖心岛二楼韩熙载及西面琅琊榭王屋山

的情形。

安排妥当后，这才出来庭院，雨后初晴，四周飘着凉爽清新的气息，一道彩虹挂在天际，明艳无比。张士师心头本来沉闷，意甚快快，见美景如斯，也不由得精神一振。

出来韩府大门，围观的人群早已经散去，那大门上贴着的“擅入者杀”字幅亦不见了，大约是被入顺手牵羊当作墨宝带走。刚步下台阶，忽见韩曜一身烂泥，狼狈不堪地疾跑出竹林。众人尚在惊愕中，他已经奔将过来，一把抓住张士师双臂。他力气奇大，张士师挣了一下，竟没有挣脱，喝道：“你小子做什么？快些放手！”

封三忙叫差役将韩曜拖开，差役们却嫌韩曜全身泥泞，不愿意动手，只纷纷喝道：“快放手！快放手！”韩曜全身抖抖簌簌，始终说不出话来，只拿眼睛去望背后竹林。张士师心中一动，问道：“是不是竹林中出了什么事？”韩曜点点头。张士师使劲将他的手甩开，怒道：“还不赶快带我们去！”韩曜一呆，这才松了手，转身指了指前面，往竹林走去。

一进竹林，韩曜不走林间那条好走些的碎石子小道，却往东钻入竹林中，脚下难走不说，这一处竹子生得茂密，稍有晃动，头上即不断有积水落下，状比淋雨。众人苦不堪言，正待呵斥，却见前面光线渐亮，潺潺水声越来越大，韩曜突然停了下来，一指前面道：“就在那里。”

远远望去，正有一人躺在竹林边上，赶将过去一看，正是陈致雍，仰天躺在积水中，浑身湿透，双目圆睁，嘴巴张大，犹见怒气，却已经气绝多时。

一案未结，又出了新的命案，死的还是朝廷大员，差役们无不面面相觑。张士师也一时茫然，不知道陈致雍为何从府中溜出来，又莫名其妙地死在了这里。

封三道：“偏偏件作被张公叫走了。不过，依小人看来，陈博士应该是被人掐死的，他项上肉中有明显的指爪痕。”众人一望，果是如此。又见四处并无拖动痕迹，陈致雍尸首近身处泥泞不堪，却并无任何脚印，当是在大雨之前便已经被杀，凶手痕迹也被大雨彻底冲刷掉。

张士师没有丝毫头绪，问韩曜道：“你是怎么发现的尸首？”韩曜脸色苍白，吓得不轻，只说适才雨停即出了韩府，突然想来泉水边坐望彩虹，不料一出竹林，就看见了一具尸体。张士师心想：“陈致雍遇害当是在他莫名出来韩府到下雨这一段，时间极短，且当时我所能想到的人都在韩府里面，看来凶手另有其人。只是不知道他的死与之前的两起落毒案是否有关联。”

封三见张士师神色甚是委顿，忙道：“典狱，现在天色不早，大伙儿也都累了，不如先将尸首带回衙门，向府尹上报，请仵作详细验过再说。”众差役生怕今晚回不了家，要耗在这又阴又湿的竹林中，也纷纷附和。张士师只得同意。

当下也不再回韩府去烦劳主人，差役们自用腰刀斩断几根竹子，用随身带的绳索绑成一简易担架，将陈致雍抬了上去。张士师本不喜欢此人，但此刻见他横死竹林，还是不忍见他暴尸，当即先将外面公服脱了，将自己的单衣脱下来盖在尸首脸上，光着膀子直接穿好公服，命韩曜自行回家，不得随意外出，到问案时自会有差役上门唤他。

俗谚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何况又刚下了一场暴雨。一路下山极其辛苦，虽然如此，毕竟是做公的，脚力还是要快些，刚好在山脚赶上了朱铄、郎粲。二人不知道差役抬着什么，更不知道是死人，见那担架粗陋，也不以为意。直到差役越了前头，朱铄才迟疑问道：“那人……是不是陈博士？”张士师点了点头。朱铄道：“他怎么了？”张士师简短地道：“死了。”朱铄、郎粲异口同声地惊叫出声：“什么？”

忽见一匹快马“得得”驰来。眼尖的差役已经认出马上之人正是同伴朱非，之前为张士师派去跟随张泌和耿先生下山。近得跟前，朱非勒住马头，不待跃下马，便兴奋地大叫道：“典狱，典狱，老圃瓜地里挖出了一个死人！”

这才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见震撼之处，平地又听惊雷。

(1)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今江苏东海）人，本为唐末淮南节度使、吴王杨行密帐下右衙指挥使。杨行密死后，长子杨渥继立。杨渥好击球饮酒，荒淫无度，猜忌手下将领。徐温联络其他将领发动政变，杀死杨渥，独揽大权后，逐步翦除了杨氏旧将势力。徐温生有六子知训、知询、知诲、知谏、知证、知谔，但才干计谋均不如养子徐知诰。徐温死后，徐知诰夺取大权，由此建立南唐王朝，并改名李昇。

第八章 瓜田李下

果真是又不知不觉地到了老圃瓜地，却只是一片绿油油的空旷与寂静。以往老圃西瓜名誉金陵，总有人来瓜地里偷瓜，所以瓜季时老圃吃住总在瓜地里，就是为了防人偷瓜。如今主人已去，满地的西瓜却是再无人敢偷半个。血水西瓜的故事一夜之间已经传遍全城，在人们看来，这瓜地里不知道埋藏多少邪恶，西瓜的结局已经可以预料，无非是在地中自行干瘪、烂掉。这西瓜的罪恶阴影，到底还要在金陵人头上笼罩多久？

话

说张泌、耿先生带着仵作杨大敞匆忙离开韩熙载府邸，差役朱非、霍小岩又追了上来，五人一道下山。张泌始终不说要去何处，朱非等虽觉诧异，也不好多问。中途陆续遇到差役带上顾闳中、周文矩、韩曜、郎粲等人上山，亦有不嫌麻烦赶去韩府看热闹的好事者。到得聚宝山山脚，之前载过张氏父子的车夫竟然真的还在山脚下等待，张泌、耿先生与仵作杨大敞上车先行，朱非问起要到何处会合时，张泌只说了四个字：“老圃瓜地。”

一路上，张泌、耿先生始终不发一言，杨大敞不知情由，竟也能忍住不问一字。只有那车夫格外失望，竖起耳朵都未听到车内只言片语。他猜车内之人当有意如此，不过既是要去老圃瓜地，又有仵作跟着，必然是跟老圃有关，只有铁了心跟在后面，必然能知道真相，明日他就是这金陵城最受欢迎的车夫了。

天闷热得厉害，黑云压顶，似一场暴风雨将要来临。到了北门，车水马龙，人流如潮，都是些一大早到玄武湖避暑赏玩的金陵人，甚至还有不少权贵，因担心下雨，匆忙从城外赶回。见一时不得通过，张泌三人便下了车，预备步行出城。车夫叫道：“喂，你们还没有给车钱呢。”三人脑海各自盘旋着案情，早就忘了此事，听了车夫喊话，才会意过来。张泌忙一边赔罪，一边上前付钱，车夫见是铁钱，委实不愿意接受，不过瞧在韩府怪案的份上，也勉强收了。

一出城门，便望见偌大一片瓜地笼罩在水气当中，像是蒙上了一层轻纱。老圃正一人站在瓜地最南边的李子树下，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再走得近些，便看到他手中提着把锄头，眼睛一会儿望望大道上的人流，一会儿看看自己脚下，神色极是张皇。

张泌远远望见，叹道：“看来炼师所料不错，这里果然是有问题。”杨大敞忍不住问道：“炼师认为是老圃往瓜中下毒么？”他虽然是问话，言语中却有全然不能相信的质疑。耿先生道：“老圃世代卖瓜，若说他往瓜中下毒，想来谁也不信。”杨大敞一时愣住，不知道她是真的这样想，还是故意在说反话。

三人小心地走进瓜田，老圃面向李子树、背对众人，注意力又全在他自己脚下，竟是丝毫没有留意。稍走得近些，便见到他身上那件无袖开襟小褂子背上已完全湿透，似是水洗过一般。

耿先生叫道：“老圃！”老圃本能地横起锄头，转过身来，见到三人，骇异得呆住，愣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将赤着的双脚来回交叉摩挲，仿佛刚被虫子叮过。张泌也不理他，回头道：“还请作个验证一下李子树下的土壤是否有毒。”杨大敞和老圃均大吃了一惊，异口同声地问道：“什么？”

原来秦翦兰陪耿先生四下逛时，无意中提到韩府花草树木生得好全在于滋养了聚宝山水灵气，耿先生突然想起曾听过有人用墨汁浇地，养出黑色的牡丹，由此得到提示——想那毒西瓜会不会是有人不断用砒霜水浇地，日积月累，毒药慢慢渗进了生长中的西瓜，正如小布所言，成为了一个“天生有毒的西瓜”？她将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对张泌说后，张泌竟也信以为然，二话不说，便径直往瓜地而去，因要检验土壤毒性，所以又带上了作伴。

杨大敞也是经验老道之人，一惊之后便即会意过来，无需张泌再多作交代，虽然半信半疑，还是打开竹篮，取出一个空碗，自水袋倒进半碗水，又要借老圃的锄头。老圃呆若木鸡，浑然没有反应，杨大敞自己上前夺下锄头，皱眉道：“老圃，你锄头锄刃缺了一角，怎生也不重新打一把新的？”老圃期期艾艾，也不说话。张泌一指那最粗的瓜蔓，道：“那里便是摘下那两个大瓜的地方。”杨大敞走过去锄起一撮土放入碗中，等那土完全泡散了成了一碗稀泥水，才取出银针，如法炮制地检验。

正忙碌中，忽听得背后有人阴恻恻地问道：“看来是老圃有问题。”众人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那载过张泌等人的车夫，不知道什么时候溜到了瓜地里来看热闹。未及回答，半空中一声惊雷响，瓜地边的马匹受了惊吓，自行拖着车狂跑。车夫再也顾不得看热闹，慌忙扭身去狂追马车。

然则杨大敞验出来的结果却是土壤无毒。张泌大感意外，沉吟许久，才道：“烦劳再验一下那瓜蔓。”勘验之后，瓜蔓也是无毒，看来“天

生有毒的西瓜”并不成立。

张泌一言不发，只反复在李子树下徘徊。那老圃站在一旁，死瞪着张泌，汗水淋漓而下。耿先生喃喃道：“看来有场大雨。”又温言问道，“老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老圃也不回答，双眼却是半分不离张泌。耿先生道：“瞧你神色，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妨说出来听听，贫道或许可以帮上忙。”老圃失声道：“都死了人了，还不是大事么？”张泌目光如电，瞬间扫到老圃脸上，问道：“死的是什么人？”老圃道：“是……”那一瞬间，他看到了张泌眼睛如刀锋般锐利冰冷，不禁打了一个寒战，立即改口道，“死的不是韩相公家的女人么？”

猛只听见头顶又是一声惊雷，陡然狂风大作，尘土枯叶乱飞，眼睛迷得几无法睁开。忽又听得“呼啦”一声巨响，瓜地边那小小瓜棚竟被大风吹塌了。老圃跺脚道：“咳。”忙回身往瓜棚赶去。

张泌奇道：“这老圃明明心中有鬼，又是紧张又是害怕，为何我却瞧不出这瓜地中的端倪？”耿先生道：“嗯，看情形当是阵雨，不如我们先去城门那边，一边避雨一边盘问老圃，也许有所发现。”张泌点头，当即往北城门而去。

路过倒塌的瓜棚时，老圃正在一堆乱物中不停地摸索，耿先生忙叫道：“老圃，赶紧先去避雨，回来再找。”老圃“呀”了一声，似是摸到了什么要紧的东西，站起身后，见大雨即下，无处容身，也只得跟去门洞避雨。

刚进门洞，雨点便滚滚而下。水柱滂沱，如蛟龙得水，只在片刻之间，天地间就成了白茫茫一片。

耿先生见老圃手里紧紧攥着块石头，一端还拴着根灰扑扑的细绳，大概是他刚从瓜棚中抢出来的物事。那绳子不过是街头常见的一文钱可以买上一大捆的红绳，但他手中那石头却是绿光盎然，虽尘土难掩本色，显然是块上好的玉，忙问道：“老圃，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老圃惊道：“呀！”慌忙将那石头藏到身后。他很快意识到这不过是徒劳无用之举，又将手伸出来摊给耿先生看，道：“是块玉扇坠。”耿先生接过来仔细一看，叫道：“呀，你这扇坠是从哪里得来的？”

老圃扯起衣襟去擦头上的汗，这才发现褂子早已经汗湿透了，只好用手往脸上抹了一把，才道：“是别人付的瓜钱。”语气变慢了许多，听起来有些小心翼翼。这位老圃一直被认为是个精明的人，临大事时才知道不过是个瓜农，着实称不上精明，他那些刻意的掩饰，反而使得自身陷入更加深重的嫌疑之中。耿先生道：“这个‘别人’，不会凑巧是秦蒯兰吧？”

外面雨雾如幄、雨声若鼓，还不时有雨滴淅^①进门洞来。老圃一时没有听清，问道：“炼师说谁？”耿先生又大声说了一遍。北门洞深达十余米，尚有其他人避雨，一听到有人议论“秦蒯兰”，不免有些好奇，朝这边多看了几眼。幸好这些都是游人，尚不大清楚震动金陵的韩府命案，不然早就一窝蜂地围过来了。

老圃讶然道：“秦蒯兰？”随即摇头道，“不是她，是个……”耿先生道：“贫道倒是见过韩熙载有一块一模一样的玉坠，还以为韩府入不敷出，是秦蒯兰将它当作瓜钱典给了你。”她说得若无其事，旁人听了都大吃一惊。张泌惊望她一眼，她点点头，表示确有这么回事。

张泌心道：“除了西瓜外，这是另一件将老圃瓜地与韩府连接起来的事物，想来必有来历。”不免极想听听老圃如何解释。却见他连连摆手道：“不、不，我这块玉坠绝对跟韩相公无关，是个北方客……”突然呆住，面露惊惧之色，似乎想到了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事情，顿了片刻，才讷讷道，“原来……”

一语未毕，忽一身材高大的人影风风火火闯了过来，嚷道：“原来你们也在这边避雨！”定睛一看，竟是德明长老。老圃忙双手合十行礼道：“长老。”神色之间甚是敬畏。

张泌与耿先生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在下山时曾遇见德明长老上山，因差役介绍得以认识，之前仅闻其名而已，只是不知道他为何又下了聚宝山，脚力还在朱非、霍小岩二差役之前，这种“巧遇”定然不是偶然。像眼前这样的瓢泼大雨，在外面打个转便会全身湿透，他的僧衣上却只有少许雨点，显是在大雨前就已经到达门洞，既隐忍一旁，为何又偏在这个时候出现？

张泌只向德明微微点头招呼，虽然明知道已经丧失了最好的机会，还是不得不问道：“老圃，你适才说这块玉坠是北方客的？”老圃镇静了许多，点点头，十分肯定地道：“是个北方客给的瓜钱。”

耿先生确实记得曾经见过韩熙载手中有这样一块扇坠，不过事隔多年，许是其中出了变故也说不准，这个倒不难对质，回头找韩熙载一问就清楚了，一念及此，将坠子还给了老圃，笑道：“这玉坠至少价值万钱以上，老圃，你这瓜可卖得够贵的。”老圃惊道：“是么？原来值这么多钱？早知道就……”忽转头看了德明一眼，见对方正注视着自己，慌忙垂下头去。

张泌瞧在眼中，知道这个德明必有蹊跷，可在一个崇佛的国度，他既身份特殊，又是国主的座上宾，不容旁人去怀疑，便干脆不再问话。

德明见张泌明明有所怀疑，却始终不来问自己，不由得很是佩服对方的定力，正想要主动上前搭讪，却见耿先生突然拉着张泌走到门洞另一边。二人不断窃窃私语，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见如此情状，他自不好再上前插话了。

这场暴雨持续得并不长久，但对被困在门洞中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段漫长而难熬的时间。待雨一停，避雨的人们纷纷离去。杨大敞见张泌与耿先生尚在密密交谈，忙过去问道：“雨已经停了，我们是要回衙门么？”张泌道：“再去瓜地看看。”回头却见老圃和德明都已经不见了，忙问道，“老圃人呢？”杨大敞道：“雨一停就匆忙走了。”张泌道：“去看看。”他们便忙往瓜地赶去。

到瓜地边上时，只见那老圃竟然还是站在南边的李子树下，手中举着锄头，手忙脚乱地在挖着什么。杨大敞失声道：“呀，老圃果然有问题。”他自小就吃老圃的西瓜，本来一直不相信老圃会有什么问题，认为张泌等人怀疑土壤有毒是异想天开，完全不是做公的正常作为，此刻亲眼见到老圃三番两次失态，不免疑虑顿生。

却见耿先生匆忙越过张泌，急朝老圃赶去。一场暴雨过后，瓜地遍地泥泞，极其难行，她却行走如飞，身手敏捷，浑然不似个娇弱女子。杨大敞又开了一回眼，叹道：“耿炼师果真有仙气呀。”张泌道：“什么仙

气？是真气。”忙紧随过去。

到了跟前，才发现老圃不是在掘地，而是在将那片土填平夯实，已经成了半个泥人。他一见到耿先生过来，忙放下锄头，立在当场，有些慌乱，有些茫然。此刻天气凉爽异常，他却依旧满头大汗，用手一抹，泥又糊上脸，更是狼狈不堪。

耿先生道：“老圃，你又在做什么？”老圃道：“没……没做什么……”耿先生道：“你刚才就举着锄头站在这里犹豫半天，现在你又正好在这里忙碌，如果贫道没有记错的话，这里就是你摘下那两个大瓜的地方，而那两个大瓜偏生是你为韩熙载韩相公夜宴预留的，凑巧里面有砒霜剧毒。这一切，应该不是巧合吧？”老圃结结巴巴地道：“什么？砒霜剧毒？不……不……不关我的事，我可没有下毒……”耿先生道：“嗯，你家世代种瓜卖瓜，贫道也觉得下毒的不会是你。”老圃忙道：“对对，我怎么会往自家西瓜下毒？决计没有的事。”刚松了口气，又听见耿先生问道：“不过你总站在这里，是不是想要掩饰什么？”老圃道：“啊，这个……”

张泌和杨大敞这才赶了过来，各人满脚是泥。张泌望了一眼老圃脚下，问道：“下面有什么？”老圃慌道：“没有……什么都没有。”张泌道：“嗯，那挖开看看无妨。老圃，借锄头一用。”老圃极其惊骇，畏畏缩缩地直往后退。张泌上前一把握过锄头，正要往下挖，忽听得有人叫道：“不劳张公动手，让我们来。”

却见朱非与霍小岩赶了过来，雨下时这二人正到达江宁县衙，于是就就近进衙门避雨，雨停了才赶过来，只晚了一脚工夫。张泌便将锄头交给朱非，指定挖老圃脚下那块地。霍小岩忙将老圃拉到一旁，他脸上尽是沮丧之色，仿若失魂落魄一般，却是连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天刚刚下过雨，瓜地土壤极其松软，用力扯开瓜蔓竟然没有扯开，只好用锄头锄断，拨开瓜蔓枝叶，猛地两锄头下去，便听见一声脆响，似是碰到了什么硬物。杨大敞突然道：“大家伙儿有没有闻见一股子腐臭味儿？”用力吸了吸鼻子，又道，“嗯，是死尸的味道。”

朱非听说，忙收敛手劲，挖得小心了许多，片刻后，地面露出了一

个死人头颅，面孔已经烂透。众人一齐“呀”了一声，张泌问道：“这又是怎么回事？”老圃额头汗水涔涔而下，脚下一软，瘫坐在泥地中。

过得一盏茶工夫，朱非已经将尸体四周泥土全部挖开，死者仰天横躺，半掩在泥土当中，肉身和衣服都已经腐烂，完全无法分辨原来的面目。张泌道：“有劳件作验一验。”

杨大敞走上前去，围着那尸体转了好几圈，又蹲下来仔细看了看，道：“从尸首腐烂及周围土壤情形来看，这人大约死了近一年……”一旁老圃竟然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霍小岩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杨大敞续道：“是名男子，大约四十来岁。”

张泌问道：“老圃，尸首是从你瓜地里挖出来的，你怎么解释？”老圃有气没力地道：“我也不知道。”杨大敞冷冷道：“你一向亲自看守瓜地，怎么会不知道？”他向来是能少一事就少一事，此刻恼恨因老圃的缘故弄脏了新靴子，也忍不住要出口呵斥。张泌道：“你若是不知道究竟，就不会三番五次地拿着锄头站在这个地方了。”老圃连连摇头，就是不肯承认与死者有关。

耿先生劝道：“老圃，现下韩相公府上出了命案，你送去的西瓜有两个都有剧毒，若是你再不将这尸首的事说清楚，官府肯定会认为是在瓜中下毒。到时上了公堂，刑具加身，不由得你不开口，就算不是你做的你怕也认了。这些贫道都亲身经历过，不如你将实情告诉张公，有他在，你当不必受公堂荼毒之苦。”

老圃自是知道耿先生曾遭人陷害、身陷囹圄一事，听她这般说，不由得心动起来，迟疑了半晌，终于道：“这北方客是……去年夏天，他跑来到小老儿的瓜地吃瓜，正吃着吃着，突然倒在这里就死了。我想他是大概中了暑气，得了急病，怕惹麻烦，就顺手将他埋在了瓜地里……”耿先生道：“你那玉扇坠，便是得自此人身上么？”老圃道：“是。他没给瓜钱，反正人也死了，我就自己留下了。”一边说着，一边将扇坠重新递给了耿先生。

耿先生心想：“此人来自北方，非商非旅，身上又有跟韩熙载一模一样的玉坠，看来事情并不简单，或者是北方的信使也说不准。”当即问

道，“这人身上还有其他东西吗？”老圃道：“没有。他说是在渡江时被黑心的船家抢走了行囊，衣服、干粮、盘缠全没有了，好不容易才到的金陵。”

张泌一直蹲在尸首旁，忽插口道：“北方客不是因中暑得了急病，是被人杀死的。老圃，你在说谎！”老圃大吃了一惊，道：“你……怎么知道？”张泌一指尸体头部左侧，道：“这里是钝器打击留下的创口，表明他的头部受过重击。伤口不浅，说明你当时肯定非常气愤，所以下手很重。”老圃慌忙辩解道：“这创口跟小老儿无关，说不定是他原来就有的。”

张泌重重看了老圃一眼，又看了看朱非尚握在手中的锄头，不再多说，只俯低身子，拂掉那死人头颅上的土，右手探入，小心地取出一小块物事来，起身拿给老圃看，问道：“这是什么？”老圃见那东西似铁非铁，不解地摇了摇头。张泌向朱非要过锄头，倒拿起来，顺手摘上几片西瓜叶，将那锄头上的泥巴抹去，露出锄刃来，再将从头颅中取出的物事拼到锄刃上，正好补齐了锄刃上的缺口。众人一齐惊呼，朱非道：“原来这锄头就是杀人的凶器。老圃，这下你可无从抵赖了。”老圃也料不到竟会有这样的证据，愣在了那里。一直不动声色的杨大敞第一次露出了钦佩的表情。

张泌忙叫霍小岩回城去向府尹禀告，再派些人手来，好将尸首、证物、人犯一并带回衙门。又让朱非去聚宝山通知韩熙载前来认尸，他跟耿先生一般的想法，此人虽然死于非命，必定跟韩熙载有所关联，他的年纪不足以成为韩熙载的故交，但极可能是故交派来的信使。

等朱非二人飞一般地去了，张泌这才扭头问老圃道：“死者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杀他？”老圃无助地看着耿先生，耿先生道：“老圃，事已至此，推诿无用，这是你最后的说实话的机会。”老圃知道再也蒙混不过去了，这才结结巴巴地讲述了事情经过。

原来去年夏天最热的一个晌午，突然有人闯进瓜地，一张口却是北方口音，衣服、鞋子全破了，好像走了很远的路。他自称到南方来做生意，行囊在渡江时被人偷走，一路乞讨才来到了金陵，因天热口渴，想求个瓜吃，瓜钱日后会加倍奉还。老圃人最小气不过，又见对方衣衫襤

楼，不是本地人，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那北方客求瓜不成，只好无奈走开。老圃这才回到瓜棚，不料还未躺下，便听见外面有动静，赶出去一看，那北方客正在瓜地里抱起一个西瓜，藤蔓都不顾扯断，便径直往地上摔开，拣起裂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急忙提着锄头赶过去，嚷道：“好你个偷瓜贼！”北方客见主人来了，急忙把剩下的西瓜往口中塞，籽也顾不上吐。老圃奔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原来那北方客刚好砸了他最大最好的瓜，怒上心头，顺手拿起锄头，向北方客挥去，还骂道：“叫你偷瓜吃！”没想到北方客哼也不哼，倒在了地上。老圃还见他嘴巴塞满了带籽的瓜瓤，以为他是故意如此，上前用力踢了几脚，叫道：“快起来……跟我去见官！”北方客一动不动，直到看到鲜血从脑袋上汨汨流出，老圃才惊呆了。他不懂律法，不知道自己犯下多大的罪，以为错手杀人要抵命，见四周无人看见，便将尸首埋在了瓜地边的李子树下，想就此瞒天过海。起初他也时常忧虑，担心死者会有亲人来做苦主讨命，幸好只是个北方客，竟然始终没有人知道，就连他自己，也慢慢忘记了这件事，还时常将从那北方客身上得到的玉坠拿出来把玩，公然宣称是旁人付的瓜钱。直到今日有人赶来瓜地，告知说是韩府一个女人吃了西瓜中毒死了。老圃不知究竟，却记得韩府的瓜摘自李子树下，这才重新想起埋迹北方客的事来，怀疑他是阴魂不散，借西瓜索命，恰好应在了韩府人身上。越想越是害怕，有心将那尸首挖出来运走，可官道就在不远处，人来人往，极易被人发现，正犹豫要不要等到晚上动手之时，张泌一行就到了。

张泌道：“忘记并不代表消失。你来看……”顺着他手指望去，那北方客嘴巴张得老大，内中填满了泥土，那被朱非锄断后剩下的一截瓜蔓恰长在他口中，情状甚是诡异。耿先生一望便明白了过来，道：“原来那个大西瓜就是从尸体口中长出来的，难怪会出现血水西瓜。”张泌道：“正是。”

杨大敞讶然道：“张公是说那西瓜中的血水是这北方客的？”张泌道：“嗯。血者，神气也，血受气的推动运行全身、营养脏腑，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口受血而能食。那北方客正吃瓜时头部受重击而死，又被径直埋在土中，口中聚集的血脉和营气无法散去，凑巧他口中瓜瓤中留有瓜籽，沾染土气后生根发

芽，他的血气也随着瓜蔓一道生长，最终进入了西瓜中。这瓜受人血供给，又受人尸濡养，当然要比寻常西瓜要大许多。说起来，夜宴上的人都要感谢这北方客呢。”

他话中之意十分明显，若不是这北方客的血气滋养了西瓜，就不会发生夜宴上刀光下血水飞溅的一幕，也不会有人发现瓜中有毒，那么昨晚死于夜宴上的就不仅仅是李云如一人了。

耿先生却道：“若只是普通人家买去，就算发现是个血西瓜，不过骂几句扔掉而已，偏偏自这北方客口中长出，生得奇大，被韩府看中预留给夜宴，而凑巧韩府昨夜又发生命案，我们最终顺着西瓜的线索追踪到这里。若非如此，这北方客只怕莫名埋尸于此，永世无人知晓。”张泌叹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听起来，倒像是这北方客想方设法在为自己复仇一般。若不是亲眼见到，实在是难以相信天下竟然会有这么巧的事，可惊可怖。寻常百姓最惧因果报应一说，再见老圃，虽是脸如死灰，却已经是死心塌地地服罪了。

却听见杨大敞道：“张公请让一让，让我来验验这北方客的体内是否有中毒迹象。”张泌心念一动，暗道：“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若是这北方客事先中了砒毒，毒入血脉，也有可能是他的毒血养出了毒西瓜。”忙让到一旁。

杨大敞先从竹篮中取出一柄拂尘，先将那尸体从头到脚泥土拂净，这才仔细勘验。他因是专业仵作，即使没有书吏在一旁，也依旧有边验边报的习惯，道：“死者卤门骨无红晕浮出……牙齿、牙龈黄白色……胸部龟子骨、手指、足趾骨尖黄白色……”验完骨骼，起身道：“砒霜中毒，骨殖应呈青黑色，死者全身骨骼发白，看起来并无中毒迹象。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喉咙部位。”从竹篮中取出一只木勺，先将那尸体喉部泥土掏干净，再调了一碗皂角水，倒入喉部冲洗，见颜色黄白，起身告道：“死者生前没有中毒。”

张泌道：“毒药杀人，无非通过血脉游走全身，最终毒气攻心，有没有可能他所中毒药都随着他的血气进了西瓜？”杨大敞沉吟道：“有这个

可能，如果这样，就必须用蒸骨法勘验，我得带尸首回去衙门。”

正盘算间，只见江宁县书吏孟光带着数名差役赶来，还带着一副专抬死人的担板。张泌奇道：“来得好快！”杨大敞抬头看了一眼，道：“他们是江宁县衙的人，就在北门边上，咫尺之遥。”

原来霍小岩回城路过江宁县衙时，正好遇到书吏孟光回家，顺口提了瓜田挖出尸体一事。孟光一听，踊跃地要求前去相助，因为主持本案的张士师是江宁县的人，霍小岩自是无所谓。孟光便自行回县衙，因县令赵长名得了重病，禀告县尉后，调了全部当值差役，径直赶来瓜地。

孟光一踏进瓜地，距离尚远，便大声叫道：“张公！”只顾着招呼，却忘了正走在烂泥中，脚下一滑，摔了个屁墩，幸好也不甚疼，只是一身衣裳不免全脏了。张泌并不认识孟光，见他一身装束，料是刑房书吏，当即请他仔细观察现场，以便将来记录。孟光素闻张泌不苟言笑、办事周密，也不敢多说，当即应了。收拾好瓜地事宜，一行人便押着老圃、抬了北方客尸首进城。

张泌见耿先生有意落在众人后头，知她有话要说，顿住脚步，等她过来，问道：“炼师可是认为那北方客绝无可能先中砒毒？”耿先生道：“张公既已知道几无可能，何以还要同意件作蒸骨？”张泌道：“想那西瓜自生根、发芽，到结瓜长成，其中有多少变数，怎生偏偏就到了韩府夜宴上？”耿先生恍然大悟地道：“原来张公是认为如此巧合，不是人力所为。”张泌叹道：“若果真是人力所为，我们将面对一个令人敬畏的凶手。”

刚到江宁县衙门口，便见到张士师率另一拨人赶回。两边见对方也抬着一具尸首，不由得异口同声地问道：“死者是谁？”张泌这边只是个横死的北方客，张士师那边死的却是夜宴宾客之一。张泌这等老辣之人，听说陈致雍被人扼死在韩府竹林外后，也惊得眼睛老大，上前瞪视陈致雍尸首良久。

当下将两具尸首抬入衙门验房，由仵作验尸。孟光已经听到差役暗中议论县令病重是装出来的，为的是将这案子推给江宁府，自己竟又带着张氏父子及两具尸体回来县衙，回头县令知道，肯定要给自己穿小

鞋。他不敢再参与其事，领着张氏父子与耿先生到抄案房⁽²⁾休息，便找借口退了出去。

几人在抄案房边喝水边等待结果，几个人忙活了半天，确实渴坏了，一大壶水很快就见了底。张士师先向父亲追问详细情形，得知血西瓜是这般离奇的来历后，只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的事！”又向父亲叙述了自己在韩府审案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张泌道：“你太过注重出奇制胜，这本没什么不好，将证人带到案发现场问案是一招好棋，然则你审案之前便有了局限，拘泥在时间与位置当中。其实夜宴环境浑杂难辨，单以证词来确认各人什么时辰在什么位置并不准确。而问案前，你又事先透露了关键细节，不然应该不是这个结果。”

张士师奇道：“关键细节？”张泌道：“肯定是你说了什么，德明长才飞快地离开。”又说了在门洞避雨遇见德明一事。张士师道：“呀，当时舒雅问阿爹为何不在，孩儿猜到您与耿炼师定是去了老圃瓜地，顺口就说了出来。”

耿先生奇道：“典狱怎么会猜到？”张士师便说了得到韩曜提示一事——西瓜运来韩府不过两三个时辰就端上了桌，韩府中无人有充裕时间往瓜中下毒——他本人一路送瓜到聚宝山，旁人无下手机会，那么往瓜中落毒当是在瓜地之时，他猜父亲与耿先生仓促离开，定是已经想到了此节。耿先生道：“嗯，贫道也是偶然得了提示，因不能肯定是否真有其事，所以没有将细节告知典狱。本来只是个一冒而过的念头，幸得张公当机立断，径直赶去瓜地查看，不然……”张士师道：“不然的话，老圃定在今晚将尸体移走，就近抛入玄武湖中，这血水西瓜终将成为无头悬案。”

几人一边议着，均觉得在瓜地发现北方客尸体一事太过侥幸，老圃在城北种了几十年西瓜，金陵人人认得，老圃西瓜更是名动金陵，无论是血西瓜还是毒西瓜，均无人往他那里怀疑。若不是他自己自乱阵脚、言行可疑，再加上那场大雨，就算张泌等人赶到，也未必能发现瓜地埋尸一事。

正说着，杨大敞进来禀告，说是北方客骨头蒸完后呈现绵白色，看上去并没有中毒迹象，而陈致雍是被人扼住咽喉窒息致死。虽然早就在

意料之中，凡人还是一时陷入了沉默中。还是杨大敞先道：“小人事务均已经完成，不知道是否可以回家了？”张士师道：“当然，当然。杨大哥，今日辛苦你了。”忙出门命封三让不当值的差役都回家休息：道：“大家伙儿辛苦了，都回家睡个好觉，明日一早再来审问老圃不迟。”封三应了，正要走时，又回转身低声道：“典狱，你也赶紧陪张公回家，让他老人家换身衣服，好好睡上一觉。”张士师回头一望，才留意到父亲下半身全是泥，倒是一旁的耿先生身上干净得很，只布鞋上有少许泥泞，忙进屋提出先回家休息一晚。耿先生笑道：“一切都典狱说了算。”

三人正要离开，却见封三又匆匆进来。张士师奇道：“封三哥还有事么？”封三一指后面，压低声音道：“宫里来人了。”一怔间，却见上次在江宁府见过一面的老宦官寇英带着个小黄门进来，一踏进门槛就皱眉道：“典狱办案，为何不在江宁府？”

江宁府就在王宫边上，而江宁县衙却要远得多，张士师猜他是埋怨多走了一段路，忙说明是因为城北瓜地挖出了尸体，才就近去了县衙。老宦官也不置可否，眼波一转，落在耿先生身上，当即笑道：“原来炼师也在这里。”耿先生道：“许久不见，大官别来无恙？”老宦官道：“托福，托福。”又转向张士师道：“自家奉官家之命，来问问典狱案子查得怎样了。”

张泌与耿先生听说，便退出抄案房。张士师当即请老宦官坐下，将今日在韩府问案及老圃瓜地的发现讲了一遍，这其中关节甚多，尤其两种不同毒药、陈致庸在竹林中被人扼死、瓜地挖出无名尸体、北方客口中生出血西瓜等均极尽曲折，但老宦官却始终波澜不惊，倒是那小黄门几次惊呼出声，后来干脆用手捂紧了嘴巴。听完经过，老宦官只道：“甚好。”再无他话，起身便出门去了。张士师一时莫名其妙，当张泌进来叫他才反应过来。

三人出来江宁县衙时，正值夜更开始，忽听得衙门西墙内一声锣响，过得一会儿，又是一声铃响，再过得片刻，又是一声梆响。耿先生奇道：“这锣啊铃啊的是做什么用的？”张士师笑道：“好不容易有件耿炼师也不知道的事了，这是我创制的巡夜法。”耿先生道：“巡夜法？”张士

师道：“嗯，我任句容典狱时，监狱地方大、狱卒少，换班都不够用，便想出了这个法子——每更派三名狱卒同时巡逻，监房内一人提锣，监狱内一人提铃，监狱外墙一人用梆，每走十步打一次，先锣、后铃、次梆，互相呼应。这样，只需三名狱卒便可巡视整座监狱。”耿先生道：“贫道想起来了，这便是陈继善调你来江宁县的原因吧？”张士师点点头，又道：“不过人人都说江宁尹糊里糊涂，也没准儿他调我来京师，只是一时兴起。”耿先生道：“典狱也认为陈继善糊涂？他是有很多坏毛病，可绝对不糊涂。”

张士师听她口气，似与陈继善很是熟悉，不免有些好奇，正待再问，耿先生却将话题轻易转开了：“典狱如何看待老圃？”张士师知她是想问老圃会不会就是往瓜中下毒之人，当即道：“老圃杀北方客一事解释了血西瓜，但还是解释不了毒西瓜。我认为应该不是老圃下的毒，他种了几十年西瓜，实在没必要自毁名声。不过，会不会是韩熙载的对头收买了老圃？”张泌道：“那样风险太大！老圃不过是个普通的种瓜老汉，遇事即慌，若政敌买通他下毒害韩相公，怕是他将西瓜交给你就已经败露行迹了。”

以老圃今日表现看来，这种推断论证确实是极有力，其余二人听说后也深以为然，于是排除了老圃下毒的可能性。但正如张泌所言，那西瓜自生根发芽，到出蔓膨瓜，再到最后瓜熟蒂落，其间三四个月时间，不可谓不漫长，会有多少未知，如何能确保那毒西瓜必定送到韩府夜宴上，需要一个极为周密的计划，以及相当长的时间来实施，而以老圃看守瓜地之严密，下毒者必定是一个经常出入瓜地而不被留意的人，譬如每日清晨都需到瓜地摘瓜的瓜贩，因而这毒西瓜的关键，最终还要落在老圃身上。当然，下毒者绝不会是一个瓜贩，他到底是谁？又为什么要杀韩熙载？

张士师道：“无论这个人是谁，肯定非常了解韩熙载，知道他爱吃老圃西瓜，所以才事先在西瓜中下毒，意图谋害，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先开的大瓜恰好是个血西瓜。”张泌突然问道：“炼师，以你来看，政敌谋害对手一般会如何进行？”耿先生道：“历史上这种事可是不少，手段无非两种而已：一是聘请武功高强的刺客行刺，二是买通对手身边下人往食物茶水中下毒。不过，像这种在完好西瓜中下毒、再送去对头府上

的事，倒是第一次听说。”张泌道：“这杀人计划确实变数太多，需要很好地控制每一步骤，能制定出这样计划的人，绝不是个普通人。凶手事先处心积虑，也必定要亲眼看到结果。”耿先生道：“张公的意思是，西瓜凶手也在夜宴宾客当中？”

张士师听她也学小布，称“西瓜凶手”，忍不住偷笑。张泌道：“正是。不过除了怀疑宾客外，韩府的人也不能排除嫌疑。”张士师道：“石头？石头最可疑了。”张泌道：“如此精密周全的毒西瓜谋杀绝不是石头这样身份的人能筹谋得了的。”顿了顿，又道，“女人也做不到，凶犯一定是一个男子，秦翦兰、王屋山等姬妾、侍女的嫌疑都可以排除。”张士师道：“所以我说石头可疑，他来历不明，无人知道他的身世。”

张泌道：“石头要杀韩相公的话，早就有许多下毒机会，又何须忍气吞声多等待半年时间？”张士师道：“也许他的目标不一定是韩熙载。我们这样来想，如果是韩府的人要杀韩府的人，比如——我是说比如——石头要杀韩熙载，他确实没必要选在昨天晚上，所谓毒西瓜事件，除非是韩府的人要杀参加夜宴的客人，或者是夜宴的客人要杀韩府的人，又或者是夜宴的客人要杀夜宴的客人。”张泌道：“你到底想说什么？”耿先生道：“贫道明白了，典狱的意思是——凶手和目标应该是在昨晚的夜宴上才能遇到，比如石头不可能杀韩熙载，因为他们平日就能遇到；但朱铨有可能杀韩熙载，因为他们在昨晚的夜宴上才能遇到。”张泌一时愣住。

张士师喜道：“我正是这个意思，还是炼师说得透彻明白。”张泌道：“不过照你的道理，石头更加没有嫌疑。他若有心杀夜宴的客人，应该想方设法混入目标人物的家中为仆，而不是蛰伏韩府。”

张士师仔细想了想，才道：“的确如此。那么，石头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了。”顿了顿，又问道，“炼师适才为何要举例说朱铨有可能杀韩熙载？”耿先生道：“典狱果真细心。”张士师道：“我就知道炼师不是随口一说。是不是因为切瓜前，朱铨恰好离开了花厅？”

耿先生道：“并非如此，即使朱铨没有离开当场，贫道依旧认为他嫌疑最大。最初聚宝山夜宴宾客如云，人人以能成为座上宾为耀，自韩熙载被官家罢官，情况则大不相同，朝中达官显贵都要刻意与韩熙载保持

距离，以免触怒官家，如徐铉、张洎之辈曾为夜宴常客，如今早就绝迹聚宝山。你再看昨夜夜宴宾客，除了新科状元郎粲大概是图个新鲜外，余人要么是出自韩熙载门下，如舒雅，与韩熙载一荣共荣，一损俱损；要么本就是孟浪之徒，如李家明，与韩熙载还是姻亲；要么是降臣，如陈致雍，南唐人看不起他，他闽国家乡的人也怨恨他。这几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本朝并不得志。反观朱铤则不同，他是江南书法大家，如今任紫薇郎，极得信任，因而他在夜宴上显得最为奇特。”顿了顿，又道，“之前典狱说过，曾听到朱铤告诉秦蒨兰说官家派了细作到韩府监视，既然是他亲口说出，他自己当不会再是这细作……”

张士师忙道：“细作是顾闳中、周文矩。”又补充道，“是韩熙载亲口告诉我的。”耿先生点头道：“贫道也这般认为，如此才能解释顾、周二人不请而至。朱铤既非官家所派，他性格谨慎，与韩熙载差别甚大，二人完全算不上什么至交，他为何逆向而行，坚持要参加夜宴？这其中动机实在可疑。以朱铤目前的身份地位，权势财富唾手可得，韩熙载也无力与其争锋，惟一可吸引他到聚宝山者，只有美丽的女子……”

张士师心中“咯噔”一下，已然猜到耿先生下面要说的是谁，正讪讪地翕张着嘴唇，犹豫着要不要念出这个名字，张泌却突然问道：“炼师说的可是那江南第一美女秦蒨兰？”耿先生道：“正是。”又道：“贫道这也只是推测，朱铤为秦蒨兰参加夜宴完全说得通，但要说是为了她毒杀韩熙载，这个……”她仔细斟酌着合适的词语，以免误导旁人，“实在有点让人费解。”张泌“嗯”了一声，不再言语。

绕过宫城时，那百尺楼上只亮着几盏长明灯，再无平日时时听闻的笙乐之音，大约那沉醉于声色才艺的官家，也终于有所烦恼了，正在深宫中等候老宦官的回报。

相比于不寻常安静的宫苑，金陵的民间则照旧是一派热闹景象——夜幕刚一降临，大街上立即开始骚动起来，卖凉茶、卖果子、卖熟菜、卖点心的都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各自挂着灯、挑着担子、推着车子，争相要占个路口的好位置，人语喧哗，一扫白日沉闷的颓势。这才只是相对冷清的北城，南城秦淮河边要繁华许多，桨声人影，华烛闪烁，彻夜不眠。

三人见已近住处，便在街边随意找了家面摊，张泌父子各要了一碗阳春面，耿先生则要了一碗素面，其实就是白水面。张士师几下吃完，又要了一碗，腹中饥饿稍解，这才道：“起初我得韩曜提醒，以为西瓜凶手事先落毒，其人并不在现场，如今既然可以断定他也在现场，会不会西瓜凶手与金杯凶手就是同一人，他见毒西瓜败露，又往金杯中下毒，因为刻意用了两种毒药，我们才会以为是两名凶手？”张泌道：“那得先确认凶手的目标到底是谁。”耿先生道：“难道不是韩熙载么？”张士师道：“毒西瓜针对的肯定是韩熙载，凶手知道他爱吃老圃西瓜。不过金杯毒酒倒是未必，我今日在韩府问案时，状元公还特意来提醒我，说金杯凶手的目标其实是王屋山。”耿先生道：“你说郎粲提醒你？”张士师点头道：“不仅如此，他还不断暗示说舒雅就是往金杯中下毒的凶手，而且还会再次下手。我虽然并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特意留了两名差役在韩府。”张泌道：“郎粲所言真假不难判断，只要跟王屋山谈一谈就能知道。”顿了顿，又道：“案情复杂，线索纠结，还是当作两件案子来处理，且须分头行事。士师，你想选哪一件？”

张士师一时犹豫不决，从理智上而言，他当然想选毒西瓜，这是个狡猾而高明的凶手，有着深不可测的心机，但从情感上而言，他又想选金杯案，这样明日他再去韩府讯问王屋山时，便可以见到秦蒨兰了。正踌躇间，却听见父亲道：“你明日一早还要审问老圃，就毒西瓜案吧，金杯案交给我与耿炼师。”张士师只得道：“是。”心中想道：“明日韩熙载要来县衙认尸，说不定秦蒨兰也会一起前来。”定了定神，又问道：“那陈致雍被人扼死一案怎么办？”耿先生道：“陈致雍是闽国降臣，在南唐丝毫不受重视，他偏偏在这个时候被杀，会不会与‘骑马来，骑马去’的谶语有关？”张士师奇道：“什么叫骑马来、骑马去？”

耿先生便低声做了解释：原来闽国开国国主在唐代光启二年开始了对福建一带的统治，六十年后灭亡，刚好是一甲子，因为起始、终止的年头都是丙午年，刚好是马年，所以朝野流传着王氏是“骑马来，骑马去”。最后一任闽国国主王延政虽然早已经去世，但其子王继沂、王继昌均在南唐朝中为官，而明年是庚午年，刚好又是一个马年，时值南唐国势日衰，闽台民间盛传王氏子孙谋划在马年复国，即所谓再次“骑马来”。

张士师之前也曾经怀疑过陈致雍，疑心他是假意投降南唐，暗中伺机报仇，听说官家想起用韩熙载挽救危局，立即予以加害，但那只是一冒而过的念头，他也不知道“骑马来，骑马去”的故事，没有联想更多，始终觉得这些政治上的权谋争斗与他距离甚远。

又听见耿先生道：“不过闽国灭亡已久，陈致雍此人不似那种一直心怀故土、意图复国之人。”张泌忽然问道：“韩熙载来南方四十载，日子可比陈致雍久远多了，炼师认为他还会向着北方么？”耿先生道：“当然不会，北方多次易主，韩熙载所谓的故国如今早已经不是他原来记忆中的样子了。”张泌道：“可韩府中住处的名字都是叫琅琅阁、琅琊榭，又怎么说？”耿先生一时默然，许久才道：“贫道明白张公的意思了，韩熙载能如此，陈致雍或许也会如此。如今贫道才知道，这人心原来是难以揣摩的。”

张士师却是另一种想法，若是果真如耿先生所言，陈致雍被杀是因为他意图谋反，那么能从杀死陈致雍一事中获利的人只有南唐国主，至少是利无害，而这样的考虑，他实在想都不该想的。

张泌显然也考虑到了，果断地道：“官家为人宽厚，决计不会因为某种流言就派人暗杀陈致雍，果真要杀，也当明目张胆地派人赐死，以儆效尤。”耿先生道：“嗯，还是张公洞见深刻，倒显得贫道有些小人之心了。”张泌道：“炼师当年身陷宫廷阴谋，对政治之险恶有切身体验，考虑得自比我等要周全得多，又何必自谦。”顿了顿，又道：“陈致雍的被杀，肯定与韩府命案有关，他多半参与了其事，所以才在问案前离开韩府，逃离的可能性很小……”张士师道：“若是逃走就不会走到泉水边的竹林了，那是条死路。”张泌点头道：“他应该是到竹林中跟什么人碰面，或许正是下毒凶手，不料却被杀人灭口。”张士师道：“阿爹不是说血水西瓜案和金杯落毒案的凶手都在夜宴当中么？陈致雍被杀时，所有人都在韩府中呀，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张泌道：“果真是所有人都在府中么？你再好好想想，有谁中间离开过。”张士师仔细回顾，突然反应过来，道：“啊，我知道了，原来是他。”张泌道：“你先不必急着直接找他，可以试着从老圃身上下手。”张士师道：“孩儿明白了。”

他们当即吃完面结了账回家。崇真观恰在张士师住所旁边，耿先生

先到，分别时特意道：“典狱若有不便之处，可带着张公来贫道观中将就几宿，客房都是现成的。”张士师不明白回家睡觉能有何不便之处，只曼声应了，见父亲一言不发，知他在思忖案情，也不打扰，当下一前一后朝家中走去。

刚到巷口，一片漆黑中，忽听得有人道：“回来了！”登时火烛齐明，只见许多人头一窝蜂地围了上来，有左右街坊邻居，也有城中好事少年，争相要张士师讲出韩府凶案究竟。张士师这才明白耿先生的先见之明，忙道：“我得赶紧回衙门。”不由分说，拉着父亲冲出人群，径直来到崇真观，拍开大门，如躲瘟神般避了进去。

开门的小道士笑道：“观主刚刚交代，说二位再过一盏茶工夫就会到来，哪知道来得这般快。”张士师回想刚才情形，也忍不住发笑。耿先生早安排好了房间，又命小道士送来茶水和观里自己蒸的馍馍。张士师拿起来吃了半个，实在困得厉害，倒下去便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刻，忽然有人一边推他一边叫道：“士师！士师！快醒醒！”他睁开眼睛一看，外面早已经天光大亮，又见父亲站在床边，面上尽是焦急之色，忙一骨碌坐起来，问道：“我可是迟了？”张泌道：“你赶紧去县衙，老圃昨夜在狱中上吊自杀了！”张士师惊叫道：“哎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慌忙穿好鞋子，朝外奔去。张泌在后面叫道：“我和炼师还是照计划去韩府。”张士师道：“知道了，孩儿会派封三哥来跟你们会合。”

他匆忙步出观门，江宁县狱卒郭见正等在门口，哭丧着脸，不断地搓着双手。他与张士师关系不错，平日私下里常常称兄道弟，一见面就道：“张哥儿，可不关我的事！我第二遍过监房时，老圃他人还好好地。”

他昨夜当班监房，负责看管的犯人死了，这是“疏于防守”之罪，按律要交刑部察议，最后的结果肯定是“革役”，丢了公职不说，还要挨一顿大板子。

张士师皱眉道：“这是二更(3)时候的事？”按照他的巡夜法，自夜更开始，每一更过一遍，郭见既然说第二遍过囚室时老圃还没事，当是发

生在二更时分了。郭见道：“是。我三更巡视时发现他上吊死了，立即进去解救，可还是来不及。”张士师道：“三更既已发现，为何现在才会找我？”郭见道：“还说呢，我一发现出事就赶紧出来找你，哪知道你不在家，你房公老何还说你去了衙门，我以为跟你错过了，又跑回县衙找你，见你不在，又以为你去了江宁府衙，来来回回好几遍，哪知道你老兄竟躲在道观里。”

张士师见他神色极是倦怠，料来确是奔波了大半夜，歉然道：“昨夜也是怕街坊邻居追问案情，临时躲来了观里，郭哥儿真是辛苦了。”郭见道，“现下出了这么大的事，辛苦又有什么用？张哥儿，你可一定要帮兄弟向明府和尹君求情。”张士师道：“那是当然，监狱是小弟管辖之所，犯人在狱中上吊自杀，小弟也难辞其咎。”郭见听他这般，才略微放了心，抱怨道：“这老圃肯定是畏罪自杀，自己死了不算，还把我们哥俩都给连累了。”张士师只随口应着，心中却想：“我自觉管理监狱甚是周密，老圃如何能上吊自杀？”

二人赶到江宁县衙，大狱位于县衙西侧，进大门往左便是。这是个独立的院落，围墙又高又厚，黑漆的大门紧闭，两扇门叶上，各有一只狰狞⁽⁴⁾模样的铜环。张士师一见那门上并无自己亲笔封条，不禁一拍脑门，叫道：“坏了！”

原来按照南唐制度，监狱大门到晚上须得封上典狱亲笔花押的封条，次日一早才由典狱本人亲自验封开门。前日他提早离开县衙时，还特意写了封条留给当班的狱卒，而昨日一早他因人在韩府，未来县衙验封，定是由当班狱卒代劳了。可昨晚因事情太多，他自己竟是完全忘了封条一事，若是认真追究起来，他也逃不了“失责”一罪。

上前拍门，里面狱卒从门窗见到是典狱到来，忙开了门。一班狱卒正聚集在狱厅⁽⁵⁾内窃窃议论，当班的、不当班的都有，见顶头上司进来，忙住嘴不说。张士师未到大狱不过两日，此刻竟有恍然隔世之感。穿过狱厅，便是一个坐西朝东的院落，南、北各一排监房，南面为轻监，关押罪行相对较轻的犯人，北面为重监，专门关押重罪、死罪囚犯，均是朝院内的一面敞开，外有粗木栅栏挡住。

张士师一进来院落，就发现南面第一间监房大开，里面有个人仰天

躺着，估摸那便是监禁老圃的地方，问道：“为何不将老圃关在北监？”北监不仅墙更厚、栅栏更粗，也没有窗户，防范更加严密。郭见讪道：“我想老圃不过是错手杀人，杀的又是个偷他西瓜的北方客，不是什么大罪……”他只知道瓜地挖出尸体一事，尚不清楚老圃与韩府命案有关联。

张士师却以为县衙人常去瓜地吃瓜，多半是郭见看是熟人，想卖个人情，抢进监房一看，果见老圃手足都未上戒具，问道：“为何没有给老圃上枷杻？”只闻见一股恶臭，当即用手捂住了鼻子。郭见道：“我想大家都是街坊邻居……”张士师跺脚道：“犯人不戴戒具，才方便上吊自杀。老圃牵涉韩府命案，如今朝野瞩目，你可是又多了一条大罪了。”郭见失声道：“呀，那要是加重议处，非判流刑不可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一时好心……”

张士师不再理会郭见，只低头去看老圃，他还是昨日那身装束，上身无袖短褂，下身粗布短裤，光脚上满是泥泞，依然是昨日大雨的痕迹。他的面目扭曲，似是十分痛苦，双眼紧闭，舌头伸出，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深紫色勒痕。

张士师心道：“之前我们早就议定老圃并不知道毒西瓜一事，正如郭见所言，他的罪名不过是错手杀了个北方客，罪名远不至死，他连一个西瓜的蝇头小利都要斤斤计较，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突然上吊自杀呢？会不会是有人杀人灭口，然后有意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可这大狱如此密不透风，闲人如何进得来？”

一念及此，回头问道：“叫仵作了吗？”郭见一愣：“仵作？没有。老圃不过是自杀……”张士师道：“快去叫仵作来。”郭见道：“可仵作请病假回乡下去了。”张士师道：“去江宁府请杨大敞。”郭见道：“杨大敞？他蛮横得很，我可请不动他。要不然还是典狱……”张士师道：“你只要说老圃死了，他准保飞一般地赶来。”他早已经看出杨大敞也对这桩案子饶有兴趣，这是老公门的稟性。郭见尚在半信半疑，却经不起张士师催促，只得去了。

张士师见监房的铁窗高处结着根腰带，窗下溺桶滚落一旁，恶臭阵阵，这里应该就是老圃上吊的地方。可这面墙外就是南大街，窗户也是

临街，正因为如此，南监才只用来关押轻罪犯人。若是有人从外面搭长梯爬近窗口，老圃只需将溺桶倒覆在窗下，再站在溺桶上，仰头便能见到窗口外人的脸。若是那人吸引老圃与他说话，再趁其不备，用腰带勒住老圃脖子后吊在窗棱上，一样可以造成自杀假象。

他忙赶到监狱外墙勘探，因为地处大街，昨日又下过雨，墙根下有许多凌乱脚印，无从查证。正回县衙时，忽见到一名衣蓑荷笠的渔夫正站在不远处，心念微动，却也没有多加理会。

回到狱厅，张士师查了昨夜当值的狱卒名单，见当班监狱外墙的李胜尚在狱厅，问道：“你昨夜巡视外墙时，是否见有可疑人出现？”李胜心想：“老圃自杀明明是郭见一人的责任，我人都不在大狱内，休想把我扯上。”忙道：“没有，别说可疑人了，就连人影都没有见到半个。”

江宁县衙西侧即是清化市，是北城最繁华的大市集，专门交易大米和酒，南大街则是必经要道，而李胜竟然说半个人影都没有见到，张士师不免怀疑起来，问道：“你果真一个人都没有见到么？”

李胜这才意识到自己太过夸张，反而露出了马脚，只好道：“只见过一些商贩往市集运米运酒，都是时常遇到的熟面孔。这里人来人往，昼夜不停，又是官府衙门，哪里能有什么可疑人出现？”顿了顿，又道，“不过仔细想想，倒还真有一个人挺可疑的……”张士师忙道：“是不是有一个扛着长木梯的人？”李胜讶然道：“扛着长木梯？没有，我说的是韩相公，我一更巡视完他刚好进来，二更巡视完他正好出去，不久后老圃就自杀了……”张士师惊道：“韩相公？你说的可是韩熙载？”李胜道：“不是他还能是谁？”张士师道：“那你说他进来、出去是说大狱么？”李胜忙道：“可不是我放他进来的。”张士师道：“现在是追究谁放人进去的时候么？哎，这个郭见，怎么不早说？！”

他便急忙找相关人等了解究竟。原来昨晚张士师离开衙门后不久，韩熙载就独自一人来了县衙，称是来认尸。本来县衙已经下班，当值的差役不敢得罪他，便带他去了验房，韩熙载先见到陈致雍的尸体，吓了一跳，沉默许久，后来再见那北方客一具骸骨，更是良久无言。差役问他是否认识那北方客时，他也不答，只径直去了大狱叫门，要求见老圃一面。按照规定，监狱只准狱卒及管理监狱的官吏进出，即使是同一衙

门的差役、书吏及其他官吏一概不得出入。但韩熙载神色冷峻，竟让人无法拒绝，正好当晚典狱没有用封条封门，当班狱卒心想不如卖个人情给这位未来的宰相，反正不过是与老圃说几句话而已。哪知道韩熙载这一进去就呆了足足一个时辰，旁人也不敢催他，只能任他自来自去。

张士师听说了事情经过，心道：“李胜说得对，南大街地处繁华，县衙大门昼夜有人看守，若有人要从临街窗口对老圃下手，风险实在太太。老圃是自杀还是他杀，忤作来了自可确定，可若真是自杀的话，那韩熙载必定跟老圃说过些什么。”他走到大门口，正犹豫要往何处去，忽见江宁府差役封三领着数人赶来，还歉然道：“抱歉来得迟了。小人正要出府时，突然被尹君叫住去帮他续木⁽⁶⁾了。”

张士师家乡句容那边经常将桑上续木上杨梅，这样结出来的果子不酸，他只听说尹爱种珍珠，还不知道也有续木的爱好，随口问道：“是续木果树么？现今都六月了，怕是太迟了些。”封三道：“不是果树，是葫芦。小人也是第一次见呢，就是将十根葫芦茎用布捆绑在一起，外面用泥封住。这样，几天后这十根茎就长成了一根，结出来的葫芦也比原来的要大上十倍。”张士师道：“嗯，尹君雅兴真是不浅。”封三呵呵笑了几声，也不知道到底是嘲讽还是其他意思，又道：“忤作杨大敞的孙子病了，得晚些才能赶来。”张士师道：“噢，无妨。”

正漫说着，忽见适才见过的那渔夫仍然留在街角，正朝这边张望。张士师蓦然灵光一现，想起来那人正是前日在饮虹桥卖鱼给秦翦兰、又跳进秦淮河救起落水的李云如的渔夫。这一发现，顿时让他又惊又喜，之前也曾经找到此人问问前日发生在饮虹桥上的事，他很可能是李云如被人推落水的关键证人。一念及此，忙叫道：“喂……”不料那渔夫一见张士师叫他，迅疾将斗笠压低，转身就走。张士师本能地拔脚就追，封三忙问道：“典狱要去哪里？”张士师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想追上那渔夫问个清楚，便道：“封三哥你跟我来，其余人先留在这里。”

那渔夫见有人追赶，竟不顾叫喊，越走越快。张士师本来只想问他几句话，见此情状，却越来越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谋杀李云如未遂的饮虹桥，第二次见他则是在老圃自杀的监狱外，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偶然？

双方一前一后，距离甚远，那渔夫脚下甚快，很快出了北城。封三道：“呀，我们又来老圃瓜地了。”

张士师一见，果真是又不知不觉地到了老圃瓜地，却只是一片绿油油的空旷与寂静。以往老圃西瓜名誉金陵，总有人来瓜地里偷瓜，所以瓜季时老圃吃住总在瓜地里，就是为了防人偷瓜。如今主人已去，满地的西瓜却是再无人敢偷半个。血水西瓜的故事一夜之间已经传遍全城，在人们看来，这瓜地里不知道埋藏多少邪恶，西瓜的结局已经可以预料，无非是在地中自行干瘪、烂掉。这毒西瓜的罪恶阴影，到底还要在金陵人头上笼罩多久？

封三道：“那渔夫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他到底是什么人？”张士师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忽然，有一阵浑厚的钟声传来。张士师问道：“这附近是有寺庙么？”封三道：“是啊，典狱还不知道么，瓜地过去就是积善寺，寺里的住持典狱原也是见过的。”张士师道：“呀，是德明长老。”

昨晚他与父亲和耿先生商议案情，已经将德明列为重大嫌疑犯，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问案前他一听到张士师说了父亲与耿先生去了老圃瓜地后就匆忙离去，恰好在他出府后发生了陈致雍被扼杀事件，后来又在门洞“巧遇”张泌等人，恰到好处的出现刚好阻止了老圃说出关键信息，这些事情前后一旦联系起来，就知道绝不是巧合。他本来打算一早审问老圃，问出他与德明的关系，再去找德明对质，哪知道老圃昨夜自杀，渔夫将他引来这里，他更是意外得知德明主持的积善寺原来就在老圃瓜地边上，有着地利之便。

张士师问了封三，得知抄近道穿过瓜地后即是积善寺后门，忙往钟声方向赶去。他走得太急，几步便被瓜藤绊了一个跟头。封三忙道：“典狱脚下小心了。”电光火石之间，张士师却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问道：“封三哥说尹君是特意叫你去续木么？”封三道：“是啊。”又不好意思地道，“这还是尹君头一次叫小人去办私事，挺怪的。”张士师手舞足蹈地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封三不明所以，只是一边茫然望着。

难怪张士师如此兴奋，他想明白了这几天一直困惑他的问题——续木无非是利用植物的自愈能力，那西瓜凶手往西瓜中落毒也是如此，他

只需在西瓜未完全成熟前，用中空的细管自瓜脐处扎入，将毒药灌进去，再从外面用泥抹上，等到西瓜成熟时，瓜脐上的细眼已经完全愈合，不露丝毫破绽。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会意过来为什么昨日在韩府石桥上陈继善有意说了两遍“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当时他还以为府尹不过是触景生情，随口念两句白居易的《长恨歌》发泄一下，这些文人不总是爱莫名其妙地吟诗抒怀么？现在他方才知道，陈继善早已经看出西瓜下毒的诀窍，有意在提醒他，不过他未明白过来而已——所谓“连理枝”，正是民间所称的“木连理”，是说两个枝干彼此摩擦损伤后，会发生自然愈合，连结生长在一起。陈继善大概见他始终猜不透，今早又有意叫封三去续木葫芦，再次提示。难怪耿先生总说府尹不糊涂，他何止不糊涂，简直是绝顶聪明。只是他为何不直接告诉张士师，而要采用如此隐喻的法子呢？也许他是不想声张？

张士师当即将自己想到的下毒方法告诉封三，却丝毫不提陈继善，封三当然也猜不到是“续木”的提示，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这样。”张士师突然有此重大发现，不由得想立即赶去韩府验证，那毒西瓜因为条件所限，无法保留，因而还留在韩府酒窖中。可他此时也能够肯定德明多少与这件事有点儿关系，可到底要先顾哪一边呢？

正踌躇间，封三问道：“可这凶手如何能保证下了毒的西瓜一定会被送到韩府夜宴上？”张士师道：“所以说老圃是关键，凶手一定用了某种法子在他身上，可惜他人已经死了。”深叹真该昨日就该连夜提审老圃的。又道，“可否劳烦封三哥再辛苦一趟，到韩府将凶手往西瓜下毒的法子告知家父，请他老人家暗中验证一下。”封三道：“张公去了聚宝山么？无妨，小人这就赶去。”张士师道：“不过此事切不可透露给第三人知晓，我想让凶手以为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他下毒的法子。”封三一呆，不明典狱为何如此，但料来必有深意，只应道：“是。”重新折返瓜地，往北门而去。

张士师继续往西，穿过瓜地便是一大片竹林，清幽冷峭，与毫无遮挡物的瓜地仿若两重天。走了半盏茶工夫，眼前豁然开朗，一座院落出现在眼前。院墙厚实高大，一色青砖碧瓦，后门也是红色鎏金，奢华宏崇，竟是比较江宁县衙的正大门还要气派。南唐国主信佛，寺庙也全部由朝廷奉养，为此花费不计其数。张士师心道：“难怪耿炼师总说南唐库府

的钱一半奉给了大宋、另一半则送给了寺庙。”

他见那后门紧闭，正想着要绕去前门，只听见“吱呀”一声，那后门竟在此时打开，一名十二三岁小沙弥手执笤帚走了出来，大约是预备清扫门外的枯枝败叶。

张士师忙上前道：“小师傅有礼，在下江宁县典狱张士师，有事想求见贵寺德明长老。”小沙弥顿住笤帚，上下打量着，奇道：“你便是那位正查探韩府命案的官人吧？”张士师心道：“连这么个小和尚都知道了，还谈什么方外之人、清静之地，德明肯定有问题。”当即道：“正是在下。”小沙弥道：“师傅交代过，说官人早晚会找来这里。请随我进来。”

张士师点点头，德明之前可疑行为太多，他自己应该心知肚明，能预料到官府会找来积善寺也不足为奇。见那小沙弥年纪甚小，便问道：“小师傅怎么称呼？”小沙弥道：“小僧善生。”张士师道：“小师傅知道竹林那边有块西瓜地吧？”小沙弥道：“当然知道了，种瓜的老圃时常来给师傅送瓜呢。”张士师道：“那老圃一定跟你师傅很熟悉了？”小沙弥点头道：“那是自然。”

当下穿过垣庑，来到一处佛堂，上写“雷音堂”。小沙弥请张士师进去堂侧厢房坐下，道：“师傅还在前面香积殿做早课，请官人在此稍候。”施了礼出去，一会儿再进来，奉上一盏茶和一碟笋脯豆⁽⁷⁾，由退了出去。

张士师吃了几粒笋脯豆，只觉得鲜美可口，远过金陵酒肆的味道，吃了半碟，还不见人来，左右无事，便站起来四下打量，来到正堂，只见上首菩萨天人之像，设纓益床，严饰之具，均极为精致华美。像前桌案上摆有两个紫金铜炉，积了大半炉香灰，略略扫了一眼，便立时留了心——右边炉灰堆尖撮起，左面的却是平的，明显留有人指拨过的痕迹。他心念一动，伸食指入去，未探底便触到一件物事，忽听得门外小沙弥道：“师傅回来了。”急忙将手缩了回来，将公服上抹了两下，飞快地退回了厢房。

却见德明昂首进来，双手合十道：“典狱，我们又见面了。”张士师道：“在下冒昧打扰清修，还望长老恕罪。”德明道：“不敢。典狱请

坐。”又问道，“这笋脯豆也算是本寺特产，典狱尝来味道如何？”张士师道：“嗯，味道不错。长老，我想跟您谈一桩正事，若有冒犯之处，还请多多包涵。”德明道：“事本无正无反，是典狱的心强行将它分了正反。典狱请说。”

张士师反感他总是故作高深，明知对方身份特殊，却再也不愿意跟对方客气，当即道：“正事也好，反事也罢，长老为何一早就交代了善生小师傅，说是官府早晚会找来这里？”德明愣了一下，显是没有料到对方如此开门见山，半晌才道：“贫僧只是有所预料……”张士师道：“预料到我们会从老圃身上顺藤摸瓜吧？”

德明忙问道：“贫僧听说官府昨日将老圃捉走了，他现下如何了？”张士师道：“老圃么？他很不好。”德明惊道：“莫非你们怀疑老圃跟毒西瓜有关联，对他严刑逼供？嗯，贫僧一直以为典狱不是那种靠刑罚来审案的人呢。”张士师道：“在下若想严刑逼供，早该将参加过夜宴的所有人拘禁起来严刑拷打，若是如此，想必现在已经问出凶手是谁了。”

德明道：“那典狱说老圃不好是何意？”张士师道：“老圃死了。”德明大感意外，沉默了一会儿，才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再无之前泰然神色。

张士师道：“长老不问问老圃是怎么死的么？”德明道：“典狱是官府中人，心中早有公论，又何须贫僧多问？”顿了顿，又喟然叹道：“想不到连老圃这样一心享受世俗生活快乐的人，都逃不掉罔罟之苦。”张士师冷冷道：“我只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长老请好自为之。”

他已经料到无法从德明那里问出更多有用的话，但对方与毒西瓜案、陈致雍被扼杀案有牵连是确认无疑的事实，除非有铁证，不然很容易被反告。况且到目前为止，他始终想不出德明卷入这些杀人案的意图何在。按照公门老行尊的说法，没有动机，就没有嫌疑，除非他是疯子，但德明能成为国主座上宾，显然并不是疯子。

他也不待德明回应，疾步奔出厢房。赶到正堂，见左右无人，将手往炉灰中一掏，却是个小小的瓷瓶，飞快地收入怀中。方欲离开，又想

起那笋脯豆的美味，颇为不舍，想了一想，干脆重新回到厢房。德明依旧悄立原地，阳光透过窗棱射到他脸上，涂抹了一层黯淡的橘黄。张士师取出汗巾，将剩下半碟笋脯豆尽数倒入包好，才道：“多谢长老款待，在下告辞。”德明缄口不语，只默默地看着他离去。

张士师走出雷音堂，不能肯定后门尚且开着，便干脆从正门出去。积善寺建筑很新，林树不多，大约是当今国主登基后才兴的土木。由于建制颇大，行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前面有人语声。过去一看，只见一名灰衣僧人正领着两名小沙弥在正殿前面派发开光佛像。摆放佛像的桌案前面，竟还糊着张麻纸，上面写着“不收铁钱”四字。大约二十来名善男信女排着长队等在阶下，手中各自握着钱袋，每听见灰衣僧人叫道：“下一位。”便依次上前，将钱交给右首的小沙弥，然后自左首的小沙弥手中捧过佛像，神色极是虔诚。

张士师忍不住摇头，这大殿叫“香积殿”，不如改叫“铜钱殿”好了，如此浓厚的铜臭味，实在是辱佛门清净之地。他曾听耿先生提过一些寺庙利用国主尊崇佛教大肆聚敛财物，今日亲眼得见，方知确实不虚。

离开积善寺上了官道，他迅疾从怀中掏出那从香炉灰中取来的小瓷瓶，打开封塞，里面装有小半瓶白色粉末，他心下已经隐隐可以猜到这是什么东西，忙往江宁县衙赶去。

刚近大门，便见江宁府差役朱非正在四下翘望，忙招手叫道：“朱哥儿过来。”朱非忙迎过来道：“典狱君可回来了！仵作已经到了，正在大狱里验尸呢。”张士师道：“嗯，我马上就进去，不过有件事想先问明朱哥儿。昨日你到韩府去请韩熙载来县衙认那北方客的尸首，可有什么特别之事？”朱非挠了挠头，道：“没有啊。”张士师道：“请朱哥儿详细叙述一遍经过。”

朱非见他神色严肃，料来必有缘故，边努力回忆边道：“我昨日奉张公之命去聚宝山知会韩相公，离开老圃瓜地后先到江宁县衙借了匹马，然后出城，在山脚遇到典狱君你们一千人，分别后我径直上山，因路滑难行，马就留在了山下。一到韩府，就听见前院有人在争吵……”

张士师道：“争吵？谁与谁在争吵？”朱非道：“是李家明与舒雅。听

起来好像是为了棺材板的事，昨日一场大雨后，山路难行，韩府为李云如订的楠木棺材好几日将无法送上山。舒公子好像是嫌天气热，怕尸首坏了，希望李家娘子早日入土为安，想将就用一副韩府现成的棺材，李官人却嫌那棺材板太薄，不配他妹子，两人就吵了起来。”

张士师心道：“舒雅这样性格怯懦的人居然也会跟李家明吵架，可见他确实急着想将李云如下葬。嗯，这事有点儿可疑。”又问道：“后来呢？”朱非道：“后来一见我进去，他们就不怎么吵了，只告诉我说韩相公人在后院，我寻到了他，告诉他瓜地挖出了一具尸首，想让他去认认看，他只冷冷问：‘那与我有何关系？’于是我告诉他，老圃从那人身上得了块玉扇坠，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耿炼师发现了那块扇坠与他手中那块一模一样，他飞快地站了起来，问是什么扇坠。我大致描绘了样子，他便立即道：‘走，我随你下山去看看。’我见时已近夜更，他又住在城外半山，进出多有不便，就劝他明日一早再去县衙不迟。他当时考虑后也答应了，我便自行下山，骑马回城，正好赶上关城门，之后到江宁县衙还了马匹，便回家去了。”

张士师听了，推测韩熙载应当是夜更之后才入的城，至于他如何能在城门关闭后进城另待它说，他等不到次日，自见耿耿难寐之情，那北方客对他而言一定十分重要，以他为人之犀利，定然恼怒老圃害死了北方客，前往大狱兴师问罪。如此推断起来，老圃他杀的可能性倒是小了许多，若说这世上有人能不动声色地就置人于死地，那一定只有韩熙载能做到了。

赶回大狱，佯作杨大敞正搭着梯子在查看铁窗高处的腰带，一旁自有江宁府书吏宋江记录。只听见他喝报道：“是死结，很结实。打结处朝着街外，应当是老圃亲手所结。”张士师道：“这么说，可以肯定老圃是自杀了？”杨大敞道：“嗯，是的。”从梯子上下来，又道，“老实说，我也不相信老圃这样的人会上吊自杀，不过勘验结果确实如此。他颈中勒痕在左右耳后交会，双眼紧闭，嘴唇张开，两手紧握，牙齿露出，口中的舌头抵住了牙齿，胸前尚留有涎水滴的痕迹，臀后有粪便露出，这些都是自缢的迹状。”张士师道：“若是有人从墙外登高到窗棱处，突如其来地勒死了他，再伪装成自杀，会是怎样的情形？”杨大敞道：“若是如此，勒痕当是平的，不会在喉咙下相交，且颜色极深，不会是现在的深

紫色，而是黑色。”

张士师疑惑全解，当即道：“如此，便以老圃自杀结案。”见本县狱卒郭见尚哭丧着脸缩在一旁，便叫道，“郭哥儿，你既不当班，也不必苦守在这里，老圃自杀一事，责任首先在我，不关郭哥儿的事。”

郭见担惊受怕了半天，终于等到了这一句，心下感激，哽咽着低声道：“多谢典狱。”张士师道：“麻烦你回家歇息时顺便去知会老圃家属一声，请他们来领取尸首。”郭见应声道：“是。”正要离去，张士师突然想起德明叹息的那句“想不到连老圃这样一心享受世俗生活快乐的人，都逃不掉罔罟之苦”，有所感悟，又道：“就别让老圃过拖尸洞⁽⁸⁾了，回头架天秤的吊子钱我来出。”郭见忙道：“哪敢要典狱君出钱。”说完后，自出去办事。

张士师又将从德明那里取来的小瓷瓶取出，交给杨大敞道：“麻烦件作给验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杨大敞接了过来，只略略一看，便皱起了眉头。张士师忙问道：“是不是……”杨大敞飞快地打断道：“还不能断定。”又自他那宝贝竹篮中取出银针，插入瓷瓶中，见银针变成了黑色，才道，“果然是砒霜。”张士师忙道：“不是还没有用皂角水擦洗么？”杨大敞瞪了他一眼：“粉末无需擦洗。”又问道：“这砒霜典狱是从哪里得来的？”张士师叹了口气，道：“积善寺雷音堂。”

杨大敞先是愕然，随即再不发一言，默默收拾了竹篮出去。张士师知他畏惧德明身份，不敢多言，在场差役、狱卒要么不明白究竟，要么也沉默不语。

出来大狱，不由得有些惆怅满怀。到目前为止，张士师已经基本上破获了诡异的毒西瓜一案，案情水落石现，可他却一点也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总觉得心里沉甸甸地难受。正要回江宁府向府尹禀告案情，又突发奇想，交代差役们先回府，自己决意再去一趟积善寺，打算直接向德明问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于得道高僧行凶杀人这一点，不仅常人难以相信，就连他也觉得实在难以说通，他太需要一个理由了。

张士师照旧抄瓜地小道来到积善寺后门，却见曾领他进去的小沙弥善生正等在门口张望，当即上前问道：“小师傅是在等我么？”小沙弥点

了点头。张士师讶然道：“你怎么知道我还会再来？”小沙弥道：“是师傅交代的。”张士师点了点头，不再多说。

再来到雷音堂厢房，德明正端坐在椅上，闭目念经。张士师一时不敢惊扰，只默立一旁。大概被这种静穆的气氛所感染，他此刻的心态，较之前趟来时的咄咄逼人，突然平和了许多，就连他一直反感的德明长老，突然也变得没那么面目可憎了。

过了许久，德明才睁开眼睛，问道：“典狱再次大驾光临，当是胸有成竹了。”张士师道：“不敢。在下之前多有得罪之处，还请长老恕罪。”德明道：“你孤身一人前来，是想问贫僧为什么么？”张士师道：“正是。长老是出家人，慈悲为怀，高洁出尘，为什么会卷入这等俗世凶杀呢？”德明叹道：“典狱君无心功名利禄，率性而为，自然不知道这恰是凡世的困惑，豪杰俊秀出众，却往往比常人更无奈。唉，贫僧真是罪孽深重，愧为佛门中人。”

张士师不明所指，正待细问，那小沙弥善生突然惊慌失措地跑进来嚷道：“不好了，师傅！府尹派了许多人来到寺外，说师傅是北方大宋的奸细，还下毒杀人，要捉拿师傅。”张士师心道：“来得好快！定是朱非他们几个回府后告诉了府尹说积善寺发现了砒霜。不过这德明是北方大宋奸细的事，我怎么还是头一次听说？”

一刹那间，他已经想明白所有的缘由——大宋奸细，这确实是德明下毒杀人的惟一动机，长老的身份只是他的掩饰和伪装，所以他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王宫，理所当然地住奢侈豪华的寺庙，甚至明目张胆地出现在韩府夜宴这样的靡靡场合，不为别的，只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细作，他的真实身份需要他刺探南唐的军国大事，需要他大肆消耗南唐的国库，需要他出面除掉韩熙载这样号称能挽救危局的大人物。他听说韩熙载即将在南唐拜相后，担心对宋朝不利，于是起了谋杀的心思，恰好积善寺与老圃瓜地有着地利之便，韩熙载又酷爱吃老圃西瓜，他便精心挑了两个大瓜，特意交代老圃留给韩府，再往瓜中注毒，预备将韩府人一网打尽。夜宴当中，他有意姗姗来迟，无非是要有意造成与下毒事件无关的假象。若不是那个枉死的北方客口中长出了血西瓜的话，这几乎就是个天衣无缝的杀人计划。

他脑海正飞快地盘旋间，德明已经黯然走了出去，只听见外面人语嘈杂声渐行渐近，一个宋人的细作生涯眼见就该结束了。

(1) 淅 (shào)：风吹得雨点斜洒。

(2) 抄案房：书吏记录、誊抄诉讼文书、审讯口供证词、批词判决等公文的地方。

(3) 更，是中国古代夜间用来计时的单位。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等于一个时辰，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晚上七点到九点为一更，九点到十一时为二更，午夜十一点到一点为三更，凌晨一点到三点为四更，凌晨三点到五点为五更。

(4) 狴犴 (bì àn)：又名宪章，相貌似虎，威风凛凛，因其平生好狱讼之事，古人习惯将其刻铸在监狱门上。《天禄识余·龙种》：“俗传龙子九种，各有所好……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后常常借指牢狱。

(5) 狱厅：狱卒办公的场所。

(6) 续木：古称“桱 (jiē)”，即木本植物的嫁接。

(7) 明朝初年，南京北门（时称金川门）建有积善庵。因庵后长有大片竹林，每到春天竹笋茂盛，庵内众尼便挖出鲜笋，加盐煮熟，再上篮晒干成笋脯，然后将黄豆浸泡好，加适量酱油、糖煮熟，一样摊开晒干后，再与之前晒好的笋脯混合，装进瓷坛贮藏，由此得名“笋脯豆”。历久不坏，需要吃的时候，随时自瓷坛中取出。因味道鲜美，善男信女都专门到寺里来讨要品尝，民间也纷纷仿做。后积善庵虽被毁，笋脯豆却流传了下来，清人袁枚《随园食单》对其制作做法有详细记载，至今仍是南京家常小菜。

(8) 照古代监狱规矩，死在监狱中的人不得从大门出，只能走所谓的拖尸洞（在围墙上开的一个仅容尸体通过的洞，类似狗洞）。死者亲属若不想受此侮辱，只能交一笔吊子钱，用天秤（类似打水的桔槔）将尸体从围墙上吊出来。

第九章 画外之音

耿先生心头却莫名的沉重，难怪那差役梁尚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家——这里所有人的关系都是微妙的，他们都在互相隐瞒着、欺骗着，情感上的纠葛如一团乱麻，连怨恨都是如此错综复杂，实非外人所能理解。

却

说张泌与耿先生一早赶去韩府，出城中正遇到新科状元郎粲在长干桥⁽¹⁾上徘徊。耿先生有意叫道：“状元公，我们正要去韩府，一起去吧？”郎粲道：“啊……这个……”耿先生道：“咦，你站在这里，不是正要去聚宝山么？”郎粲忙道：“不是不是……我只是路过这里……不过，请问那个……典狱君找到凶手了么？”张泌道：“你为何怀疑往金杯中下毒的是舒雅？”郎粲道：“他……噢，不是，我也只是猜测。”

耿先生冷笑道：“难道状元公以为旁人都是瞎子，看不出你与王屋山……”郎粲当即涨红了脸，暴怒道：“不可胡说！”张泌道：“我关心的是真相，只在乎谁是凶手，对那些风流韵事没有任何兴趣。状元公，请你老老实实告诉我所知道的。不然的话，舒雅真是凶手，你便是知情不报，舒雅不是凶手，他可以反告你诬陷。对阁下而言，当下最要紧的还不是仕途前程么？”

这几句话打中了郎粲的要害，他便如一只斗败的公鸡，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囁嚅半晌，才道：“我曾经听屋山提到她撞见过李云如和舒雅的私情，还握有实证……所以我怀疑是舒雅要杀屋山，结果却误杀了李云如……”耿先生道：“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不说？”郎粲道：“这个……”张、耿不再睬他，自往聚宝山而去。

山路泥泞难行，不多会儿张泌便满脚是泥，耿先生的鞋袜却甚是干净，只有侧边粘有少许泥巴。到了竹林，正遇到正从韩府中出来的江宁府差役梁尚。梁尚一见二人，便喜滋滋地道：“二位来得太好了，小的这里有件要紧物事要给张公看。”一扬手中，却是一封信。

张泌接了过来，信皮上并无一字，掏出来信纸打开，念道：“鷓鴣⁽²⁾惊秋不住啼，章台回首柳萋萋。花开有约肠空断，云散无踪梦亦迷。小立偷弹金屈戌，半酣笑劝玉东西。琵琶还似当年否，为问浔阳贫家女。”

梁尚道：“这是小的在王屋山枕头下发现的。”耿先生奇道：“你偷入女子的闺房了么？”梁尚惶然道：“不是，绝不是……小的和姜闻二人奉典狱之命留在韩府，防止有人加害王家娘子，刚好昨晚小的当值下半夜，忽听到她在房中喊叫，以为出了事，忙到门外问她有没有事，她只

是叫喊，小的担心她有事，就冲了进去，谁知道她只是在发噩梦，所以小的又退了出来。出来时，刚好看见枕角下这封信，见她收藏得妥帖，估摸一定很重要，顺手就带了出来，或许对案情有用。”又问道，“这诗写的是什么意思？”张泌道：“似乎是哪家男子写给李云如的。”耿先生道：“嗯，这个好说，请韩熙载一看便知道是谁的笔迹。”其实她心中早已猜到这诗是谁的，但作为物证，毕竟不能靠猜测。

三人忙进来韩府，却见前院中灵堂已经搭好，白幡、纸箔、香烛应有尽有，却惟独缺少了一具灵柩，当然也没有尸体，由此显得很是不称。堂中恰好只有韩熙载一人闷坐那里，似在发呆，又似在打盹。梁尚正要上前叫他，耿先生见他精神萎靡，情状十分可怜，忙止住梁尚，打了个眼色，领着二人走开。

到了院外，张泌才道：“炼师是不忍心么？”耿先生点头道：“他已经如此凄凉，如果再让他知道李云如有外遇……”张泌道：“也好，不如干脆直接去问写信者本人。”梁尚奇道：“原来张公早已经知道是谁写的了。”张泌点点头。

他们正欲往后院去寻人，忽见秦蒹兰从复廊中逶迤而来，便忙向她打听舒雅的情况。秦蒹兰道：“舒雅是歙州人，云如兄妹家贫，流落歙州时，恰好租住舒家的房子，多得舒雅帮助。后来云如兄妹将他引荐给我家相公，相公爱惜他的才华，破例收了他做门生。”耿先生道：“李云如当是浔阳人了？”秦蒹兰道：“正是。”又问道，“怎么，你们是怀疑舒雅么？”张泌便取出那封信交给秦蒹兰，她略略一扫，便惊叫道：“果然是舒雅的笔迹！”

张泌问道：“舒公子现下人在哪里？”秦蒹兰道：“他与家明在花厅旁边的厢房里休息，我领诸位去。”耿先生见她面色苍白，满脸疲倦，忙道：“娘子太过操劳，不敢再有劳，请自去歇息。”秦蒹兰便不再坚持，道：“也好，各位请自便。”

三人穿过复廊，却见舒雅正穿过东面石桥，往李云如生前居住的琅琅阁而去。梁尚正要出声叫他，张泌道：“不必，我与炼师自去找他。”

舒雅却只在石桥上反复徘徊，始终不敢再往东多踏一步，仿佛心中

有所畏惧。忽听得背后有人问道：“你是内心有愧么？”蓦然回头，只见张泌与耿先生正站在桥下，其中一人的手中还举着最要命的那封信，当即惊道：“这信……这信怎么到了张公手中？”张泌道：“这信应该是公子写给李家娘子的吧？”一边很留意地观察对方的反应。

只见一阵红潮涌上舒雅那张腼腆温和的脸，他迟疑了下，居然点了点头，道：“不过这信……”张泌道：“但信却落入了王屋山之手，而且她一直拿这封信来要挟你，对么？”舒雅无奈地点了点头。

张泌道：“所以你一心想要杀王屋山灭口，往金杯中下毒，不料却误杀了李云如。”舒雅惊道：“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想杀任何人……”张泌道：“你是预备去琅琅阁么？”舒雅道：“嗯，想最后去看一眼……”语气突然变得抑制不住的哀伤，“我本来是为了云如才从歙州家乡来到金陵，如今云如不在了，我一刻也不想多留在这里……”

耿先生道：“如果你没有下毒，难道你不想查出凶手为李云如报仇么？”舒雅绝望地道：“人都死了，查出凶手又有什么用？能让云如活过来么？能让她肚子里的孩子活过来么？”他不愿意再与二人多说，也不再去顾及张泌手中那封信，匆忙步下石桥，往花厅而去。

张泌凝视他的背影，摇了摇头：“不是他。”耿先生道：“嗯，他爱的女子死于非命，他的心中也仍然只有爱、没有恨，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是杀人凶手。”

然而舒雅心中并非只有爱、没有恨，这两天以来，他一直为李云如之死哀伤难过，神不守舍，根本没有力气去思考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不过适才张泌的质疑倒是陡然提醒了他一件事。他来到厢房中，李家明只穿着一身内衣，埋头正饮闷酒，半醉不醒，见舒雅进来，也不理睬。

舒雅掩好了门转过身，面对李家明时却又有些踌躇起来，半晌才道：“家明，我有些话想说……”李家明不耐烦地道：“有什么话就快些说吧，我一直就看不惯你吞吞吐吐的那个窝囊样儿。”舒雅犹豫道：“我想说……云如……云如……”

李嘉明又饮下一杯酒，狠狠地瞪了舒雅一眼。出人意料的是，这一眼反倒给了他力量和勇气，他飞快地将下面的话一口气说了出来：“我和云如一直有私情，曾经被王屋山撞见过。王屋山还拿到了我写给云如的一首情诗，一度威胁说要告诉恩师知道。我有些害怕，曾经跟云如暗中商议，想逃回歙州老家，但云如却是不肯，说她自有办法对付王屋山……”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看着李家明。李家明依然自顾自地饮酒，毫无异色，仿佛他早就知道这些事。

舒雅壮了壮胆子，继续说道：“所以我怀疑是云如要杀王屋山，结果反倒是她自己在混乱中误打误撞地喝下了毒酒……”李家明将酒杯往桌上重重一顿：“你胡说什么？”舒雅一下子胆怯了，嗫嚅了半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李家明怒道：“你再说一遍试试！”舒雅只低头不作声。李家明大声道：“我告诉你小子，云如弹完琵琶下场后，一直坐在我和韩相公中间，不要说她根本没有机会下毒，就算她要下毒毒死王屋山，以她的精明，怎么会自己喝下亲手下了毒的毒酒呢？”舒雅见他发了火，不敢再接一句。

李家明又道：“小时候我们家里穷，娘亲又去世得早。云如小小年纪就操持家务，她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却能记住复杂的账目。通常她从集市上买了东西回来，种类再多，她也能分毫不差地说出它们的价钱，从未出过一点差错。她这么精明，怎么会弄错金杯呢？”

舒雅听他提起陈年往事，很是心酸，忙道：“我知道云如不会错，可是……”李家明道：“要说云如真有什么错，就错在一直对你旧情难忘！我真不明白，你有什么好……”舒雅分辩道：“我和云如彼此真心……”李家明道：“行了行了……你们那点事我比谁都清楚。我就不该把你介绍给韩熙载当门生的，你不来金陵，云如说不定也不会死……”

舒雅大气也不敢出，畏畏缩缩了半天，终于还是说了出来：“云如已经有了我们的孩子……”李家明一下子呆住了，愣了半晌，才道：“云如肚子里的孩子原来是你的？你知不知道我妹子是你师母，与她偷情是一回事，让她怀上你的孩子则是另外一回事？”舒雅沮丧地点了点头。

李家明左手猛然抓起桌子上的酒壶，作势要向舒雅砸去。舒雅惊叫一声，吓得抱住了脑袋。李家明稍一犹豫，狠狠地将酒壶砸在地面上。

忽听见外面有人道：“张公，王屋山已经醒了。”李家明这才意识到房外还有旁人，冲过去拉开门，见张泌与耿先生正站在廊下，眼睛望着自己这边，各有惊诧之色。显然，适才他太激动、嗓门太大，他说的话外面的人都已经听见了。

张泌见李家明露出脸来，便朝他微微点头，示意自己并不是有意偷听，随即侧头道：“我们去琅琊榭吧。”正欲往外走，差役梁尚忙道：“张公请这边走。琅琊榭与花厅是连通的，须从里面走。”耿先生道：“看来王屋山在韩府姬妾中地位最高呢。”梁尚道：“不过她似乎人缘不大好，一直昏倒在床，也没有一个人来看看她。”又道，“二位一路进来，有没有发现人少了许多？”张泌道：“嗯。”梁尚道：“昨日典狱君一走，府里好几个侍女就收拾细软溜走了，今日一早又听管家说乐伎们也都跑了。老实说，小的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家，以前总以为豪门大户吃好的、穿好的，天天过着好日子，这两天亲眼见到，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张泌道：“这就是了，高官位显者未必真如意，粗茶淡饭者未必不快乐。”

一边说着，一边穿过花廊，来到琅琊榭。另一名江宁府差役姜闻正在月台上等候，一见张泌，忙上前见礼，又道：“王家娘子就在里面绣房中。适才她醒了吵着要喝水，小的进去倒了一杯茶给她，她问小的是谁，小的回说是官府派来保护她的，出来后就赶紧叫老梁去禀告张公。”张泌道：“你做得很好，有劳了。”又道，“我们先等在外面，免得人多惊吓到她。”向耿先生使了个眼色，耿先生会意，推开阁门进去。

王屋山正半躺在床上喝水，忽见一名女道士进来，不免惊诧万分，坐直身子问道：“炼师是……”耿先生道：“贫道耿先生。”王屋山道：“呀，我听相公提过你的名字，原来炼师这般年轻。”耿先生微微一笑，坐到床榻上，接过她手中的茶杯放到一旁，这才柔声问道：“你感觉好些了么？”

王屋山脸色顿时极是难看，哽咽着，似乎马上就要哭出来。耿先生最怕见人哭，忙劝慰道：“别哭别哭……哭花了脸就不好看了……”她虽

是出家之人，却是世事洞明，知道王屋山这类女子最在意什么，果然很有效，她立即止住了哽咽。

耿先生道：“好了，你现在能告诉我，是谁想要往金杯中下毒杀你？”她丝毫不提阴阳两只金杯有可能弄混、凶手目标或许是韩熙载的话，而是径直问王屋山，只为看到她最本能的反应。

王屋山本能地抓住了被子一角，脸有惊恐之色。耿先生温言道：“贫道知道你很害怕，不过你放心，官府已经派了人在外面保护你。”王屋山略略放了心，低声道：“有劳。”耿先生道：“不过……如果你不说出实情，难免会再遭毒手。”

王屋山又焦躁了起来，急道：“炼师刚才不是说官府要保护我么？”耿先生道：“是说过。可是大家都知道凶手是你认识的人，能够自由出入韩府，防不胜防啊。”王屋山对她的话丝毫不觉意外，只是略略有所迟疑。耿先生劝道：“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你还是……”王屋山果断地道：“是李家明。”

耿先生大感意外，忙到阁门口叫张泌进来，介绍道：“这位张公，是典狱君的尊父。现下韩府命案由张典狱全权负责。你将实情一五一十地告知张公，他才好帮你。”

王屋山哪里顾得上去理会谁负责调查命案，她只是想赶紧将打开的话匣子全部倒出来，当即道：“我在被我家相公君收入韩府之前，本在教坊为舞伎，教坊副使李家明是我上司，我们二人一直……一直……”耿先生道：“一直有旧。”王屋山忙辩解道：“不过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是他自己一厢情愿。我嫁入韩府为妾，其实主要的目的也是想摆脱李家明。原以为只要我进入韩府后，我们便能理所当然分手。只是他……李家明他……”

耿先生道：“李家明却始终不肯放手，一直对你纠缠不休？”王屋山点头道：“正是。他总说……如果我不继续听他的话，他就要杀了我……我本来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

张泌问道：“可李家明为什么要在夜宴的时候下手？他平时应该有很

多机会杀你。”王屋山道：“因为……那是因为……”耿先生道：“因为你真正喜欢的人是郎粲，而郎粲刚刚中了状元，你正准备请韩熙载帮他在朝中谋个好官，他一旦得势，李家明就更加无法接近你了。”

王屋山惊骇地看着耿先生，不知对方为何能知道她心底深处的秘密，那可是除了郎粲外旁人都不知道的事。张泌道：“娘子，事情缘由真是这样么？”王屋山羞赧欲死，却无可奈何，只好点了点头。

耿先生心头却莫名的沉重，难怪那差役梁尚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家——这里所有人的关系都是微妙的，他们都在互相隐瞒着、欺骗着，情感上的纠葛如一团乱麻，连怨恨都是如此错综复杂，实非外人所能理解。

从琅琊榭出来，耿先生问道：“张公以为王屋山所言可信么？”张泌道：“事关她自己性命，不由得她不吐实情。”又对一旁差役梁尚、姜闻交代说：“二位不必再在这里空守，稍后便与我们一同下山吧。”梁尚大喜道：“太好了。”自觉失态，忙解释道，“倒不怎么辛苦，就是这家人全都吃素，小的已多时不吃鱼肉了。”

张泌道：“有劳二位再等一刻，下山后我请二位差大哥到金陵酒肆去喝酒吃肉。”梁尚、姜闻忙道：“不敢。”

耿先生道：“我们现在是要去找李家明么？”张泌点了点头：“李家明既有动机，又有时机，按士师的说法，只有他跟李云如一直坐在卧榻上，金杯就在他眼前，随时可以下毒。尤其可疑的是，夜宴当晚李云如中毒死后，他一直愤恨不已，出言极冲，对韩熙载也不例外，但后来件作到来，发现李云如是死于金杯毒酒后，他再无之前激动言行，这种态度的转化很可能是因为受了巨大刺激……”耿先生道：“嗯，他要杀死爱慕的女人，却误杀了自己的亲妹妹，心情肯定不好受。”

再来到花厅厢房，只剩了李家明一人，浑身酒气，醉醺醺地伏倒在桌子上。张泌一望桌脚，横倒着两个空酒坛，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全喝了。梁尚上前叫道：“李官人！”见毫无反应，又推了推他，却始终不见醒来，发愁地道：“看来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张公，现下要怎么办？”

张泌道：“我来试试。”走过去将手抚在李家明背上，往下摸到肺俞穴位后，开始用力揉搓。见依旧没有反应，又将李家明右手拿了起来，用点捏的手法按住他大拇指内侧掌骨肥肉处的鱼际穴⁽³⁾。只听见李家明“哼哼”了两声，似乎醒了，但却没有抬起头来。

耿先生将嘴唇凑到李家明耳边，轻声道：“我们已经找到杀你妹妹李云如的凶手了。”李家明一下子就站起身来，大声问道：“是谁？”余人惊讶地望着耿先生，她只微微一笑。却听见李家明恨恨地道：“到底是谁杀了我妹子？”梁尚道：“咦，你明知故问，凶手不就是你本人么？”

李家明先是一呆，左手迅疾抓起桌上的酒杯，恶狠狠地向梁尚砸来。事出突然，梁尚吓得傻了，浑然不知避让。耿先生一个箭步抢上来，轻巧地将酒杯接住。

正僵持间，外面有人叫道：“张公在里面么？”张泌听出是江宁府差役封三的声音，忙道：“你们先在这里看住他。”出门一见封三满脸是汗，却是掩不住的喜色，料到案情已有重大进展，当即问道：“封哥儿辛苦，可是有了重大发现？”封三道：“正是。”上前附到张泌耳边，低声将西瓜凶手如何往瓜中下毒的法子说了。张泌道：“呀，竟是这样。走，我们再去酒窖看看。”

当下先去厨房找大胖要了把小刀，与封三再来到酒窖，却见里面灯火明亮，舒雅正守在李云如尸首旁垂泪。张泌这等心冷如铁之人，见了也不免微微喟叹，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劝慰，也不睬他，只仔细查看那四块毒西瓜——张士师只是随后一切，瓜脐歪在了其中一块上，果见瓜脐中部有个小小的凹眼，眼中尚填有未能洗净的泥土；而老管家切开的血西瓜更是凑巧，刚好从瓜脐中间切开，瓜脐下的白芯有一道细微的土痕，越近瓜皮越是明显。事情显而易见，张士师所猜到的下毒方式正是凶手实际采用的方式。

张泌忍不住叹道：“确是高明。”封三道：“谁说不是呢？不过张典狱真是聪明，竟然能想通凶手下毒的法子，可见还是俗话说得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呢。”张泌道：“嗯，毒西瓜案应该已经破了。”

封三一呆，他与张士师分手时正要往积善寺而去，只知道典狱突然

想到了凶手往瓜中下毒的方法，后面的事一概不知，正欲追问，忽听得背后舒雅问道：“凶手是谁？”张泌转身看着他，一字一句地道：“你不是凶手。”回头道，“封三哥，你去找人借个家什。”便不再多言，大踏步离开了酒窖。

重新回到厢房时，李家明正坐在椅子上，交叉揉动着双手，神色已然清醒了很多，但他的行动却很是艰难吃力。耿先生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梁尚、姜闻则从旁虎视眈眈地瞪着他，生怕再有异动。

见张泌与封三一道进来，耿先生问道：“可是典狱有要紧事？”张泌道：“毒西瓜案已经破了。”房内众人一声惊呼，就连李家明也抬起头来，好奇地望着张泌。

梁尚急不可待地问道：“凶手是谁？”张泌道：“我暂时还不知道，不过回衙门就知道了。”又道：“李官人，现在一切的证据都指向你，你有杀人动机，也有作案时间，就连王屋山都认为是你下的手。所以，对不住，我得把你带到官府去，我们这就走吧。”

旁人均以为李家明定会再次发怒，说不定还会拒捕，不料他只是一呆，随即顺从地站了起来，左手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衣，预备穿到身上，他的右手似乎受过伤，很不得力，无法举高。张泌道：“官人的腰有些毛病吧？”走过去帮李家明穿好外衣，他没有拒绝，只始终缄口不言。

一行人未遇旁人，也不再去前院与主人招呼，直接出来韩府下山。他们太急于知晓毒西瓜凶手是谁，丝毫没有留意到新科状元郎蔡正躲在竹林中，窥见他们走远，才小心翼翼地走出来，踩了踩脚上的泥，朝韩府走去。

张泌等人刚进城门，便见到一名金吾卫士骑马跃过镇淮桥，一边飞驰一边高喊道：“毒西瓜凶手抓到了！就是积善寺的德明长老！”封三等人大吃一惊，异口同声地问道：“怎么是他？”张泌与耿先生倒不觉意外，只是心中也颇费解，德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前面卫士刚过，后面又奔来一骑，叫道：“最新消息，德明长老是宋人细作！德明长老是宋人细作！”张泌与耿先生交换了一下眼色，一切疑

问都迎刃而解。

当下先回江宁府，却听差役说府尹等人都在江宁县，便又去了县衙。到得大门，便听说府尹正与典狱审问德明，张泌忙命封三将李家明收监关押。封三问道：“他果真就是金杯凶手么？”张泌点点头，又道：“不过他尚有官职在身，不必给他上枷锁。”封三应了，押着李家明自去大狱。

张泌又向梁尚、姜闻道：“今儿晚上我做东，请两位差大哥喝酒。”二人原以为他只是顺口一说，慌忙推谢，张泌道：“说好的，晚上金陵酒肆见。不过，在那之前，我有件小事想拜托二位……”上前低声说了几句，二人忙道：“张公放心，包在我兄弟身上。”应声而去。张泌这才对耿先生道：“炼师不如也随我一道去看看府尹如何问案。”

二人悄然进来大堂，只见江宁府尹陈继善高坐堂上，张士师和司录参军艾京各站在一侧，另一侧有孟光、宋江两名书吏记录，四下差役环伺，煞是可笑。德明也未下跪，只双手戴了一副木桎，站在案下陈说，正道：“贫僧确实就是北方大宋皇帝派来的奸细，着意打探南唐朝廷的动向。大宋皇帝听说南唐国主笃信佛教、礼佛极诚，便派贫僧南渡到金陵，想方设法地见到了国主，与他大谈人生和宿命之说……”陈继善道：“反正就是引诱官家就对了。明人不做暗事，你继续说，到底打探过哪些军事机密、害死过哪些朝中大臣？你下毒是要害韩熙载么？陈致雍是你杀的么？”德明道：“嗯，这个……”

张泌见陈继善审案不得要领、夹杂不清，无心再听下去，便向儿子打了个手势，自己与耿先生又静静退了出去。片刻后，张士师也跟了出来，道：“有劳阿爹、炼师，不知那边状况如何？”张泌道：“你猜到的凶手下毒方法完全正确，我已经验证过，详细情形可让书吏直接向封三笔录，以作为重要物证。”张士师应了。耿先生道：“典狱是如何想到这处关节的？”张士师道：“我不敢掠人之美，这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他……”顺手指了指堂内。张泌一愣，随即叹道：“也不知道这人到底是真聪明、假糊涂，还是假聪明、真糊涂。”

此刻正是午饭时间，张泌腹中饥饿难耐，估摸耿先生也是如此，便道：“你先进去办正事，我与耿炼师在衙门西面那家小馆子等你。”又想

起耿先生吃素，忙改口道：“还是去崇真观吧，那里安静，说话方便。”

张士师应了，刚进堂内，便听见陈继善一拍惊堂木，叫道：“先退堂，容后再审。”自捂着肚子退入后堂，也不知道是疼痛还是饥饿。司录参军艾京忙跟了上去。此刻案情正在审问中，主审官突然宣布退堂，众人不免面面相觑，一齐望着张士师。张士师只好解嘲道：“先退堂，府尹要吃饭，大伙儿也要吃饭。”众人哄堂大笑，当下上前将德明带去重监监禁。

张士师向书吏宋江交代去找封三录一份毒西瓜的证词，又鉴于犯人非同小可，为避免再出现老圃事件，赶去大狱用封条亲自将大门封了。一名狱卒笑道：“典狱父子真是厉害，不到两天工夫，就破了血西瓜案，又破了金杯下毒案，这下可是要轰动金陵，连我们江宁县也要跟着沾光了。”

张士师大吃了一惊，心道：“金杯下毒案已经破了么？为何适才阿爹丝毫没有提起？”便忙问道：“金杯凶手是谁？”狱卒道：“李家明啊，正关在里面呢，典狱还不知道么？是了，你刚才在审案……”张士师不待他说完，忙道：“我去趟崇真观，有事就去那里找我。”

张士师即出衙门往崇真观赶去，刚到宫城东便赶上了父亲与耿先生二人，问道：“金杯案已经破了么？凶手怎么会是李家明？”张泌道：“不能算破了，因为还没有找到确实的物证。”又大致讲了到韩府问案的经过。张士师道：“既是如此，为何要将李家明捉到县衙关起来？”张泌道：“方便我们去寻找更多的证据。”耿先生道：“或者说，让真正的凶手放松警惕。”张士师道：“话是如此，可现下麻烦的是府尹要亲自问案，倘若我们找不到物证，李家明坚持不肯承认的话，他多半就要用酷刑逼供。适才府尹就打算对德明长老用刑，幸好艾参军提醒了他，方才作罢。”张泌道：“这世上不会有天衣无缝的谋杀案，也不会有完美无缺的凶手，一定有什么线索，是我们忽视了的。”

张士师道：“说起来，那毒西瓜案线索发现得确实侥幸。”当即说了韩熙载昨夜来访县衙、老圃夜半上吊自杀、自己正犹豫是要去聚宝山找韩熙载还是去积善寺找德明的时候，忽然为渔夫所引来到老圃瓜地，意外听到了钟声，才知道积善寺原来就在老圃瓜地西侧，往瓜中下毒是得

到府尹陈继善提示，而从炉中发现半瓶砒霜更是偶然。后来还不甘心，又再次去积善寺，想问清楚德明为什么这样做。德明还没有承认事实的时候，府尹就带着大批人马到了，声称德明不仅有杀人嫌疑，还是北方宋人的细作，自己才知道德明下毒杀人的缘由。总之，这一切似乎有些太过顺畅，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耿先生道：“或者典狱暗中得高人相助却不自知呢。”张士师道：“高人？炼师是指陈府尹么？他一时精明，一时糊涂，还真是令人难以捉摸呢。”耿先生道：“之前朝中名将林仁肇曾向官家进谏，说德明是北方细作，但官家重文轻武，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德明卷入韩府命案，细作流言适时而出，也算是为南唐铲除了一个隐患，典狱功不可没。”张士师道：“哪里，不过份内之事，更无尺寸之功，炼师过奖了。”

三人到崇真观，吃了馍喝过汤，张泌说是晚上还有事，自去午睡。张士师心中仍是费解老圃自杀一事，请教耿先生。她想了很久，才道：“此事恐怕得先从北方客的身份着手，只有去问韩熙载本人才能知道。”顿了顿，又道，“不过以他脾性之刚烈硬气，除非是他自己想说，不然典狱怕是要一无所得。”

告辞耿先生出来，张士师揣摩着倘若韩熙载无从下手，老管家或许会知道一些内情，毕竟他自小跟在韩熙载身旁，对北方旧事多少知道一些。正踌躇要不要现下赶去聚宝山，忽见那老宦官寇英又出现了，老远便招手道：“典狱叫人好找！快些随我进宫，官家要见你！”

张士师一呆，虽然每日来回县衙都要经过宫墙，他这辈子还没有进过王宫呢，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王宫里面是什么样子。老宦官却不容他发呆，挥了挥手，身后小黄门立即上前拖了张士师便走。

崇真观离王宫不远，走东边小门进去便是正宫门，门上筑有高大的楼观，南唐凡国主登基、改元、宣布大赦等均在此举行礼仪。穿过门道，便是一条又长又阔的甬道，直通正殿。老宦官却领着张士师往西而去，曲曲折折穿过几道戒备森严的宫墙，又过了一个大花圃，终于来到一处楼阁前，上面写着“澄心堂”几个鎏金大字。

张士师先候在阶下，老宦官进去禀报。外面天气虽然炎热，宫中却

是林木阴翳，凉气森森，丝毫不觉得难受。只是等了许久，丝豪不再见人出来，只隐约听见里面有女子的娇笑发嗲声。又等了大半个时辰，笑声渐悄，老宦官才匆忙出来，道：“进去吧。”

跟随老宦官慢慢走了进去，只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中，一名三十余岁的文士正站在案桌前挥毫欲书，见人进来，忙放下笔，问道：“你便是江宁县典狱张士师么？”张士师道：“正是下吏。”老宦官一旁低声提醒道：“这便是官家。”张士师随意散漫惯了，突然见到本国国主，不免有些惶恐，正欲上前下跪行礼，却听见李煜道：“不必多礼。我今日召你前来，是想听你讲讲如何破了那毒西瓜奇案和金杯毒酒案。”

张士师心道：“官家的消息好快。”见他容颜悦色，一双眼睛晶晶发亮⁽⁴⁾，又自称“我”，而不是戏文中常听到“朕”，人似乎相当亲切，便直言道：“回禀官家，金杯毒酒案尚未勘破。”李煜奇道：“凶手教坊副使李家明不是已经捉拿到案了么？”张士师道：“这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找出真凶。”

李煜道：“嗯，我明白了。那么毒西瓜奇案呢？”张士师道：“这案子确实甚奇，之前无论如何找不到线索，但昨日从老圃瓜地打开口子后，一切结都自行解开了。”当即详细讲述了问案经过，只是没有提陈继善从中提示一事。他愈说愈流畅，渐渐忘记了听者是南唐至高无上的人，道：“我虽说未辱使命，却总觉得自己在此案中没有出什么力，就好比……就好比瞎猫撞上了死耗子……”

李煜“噗嗤”一声笑出声来，嘴角露出了两个好看的酒窝，道：“你是瞎猫，德明长老岂不成了是死耗子？”一语既出，才觉不妥，便转换话题道：“典狱负责调查此案，想必与韩相公多有接触。”张士师道：“是，打过一两次交道。”心中隐隐猜到官家下面要问的话才是今日之重点，当真问他对韩熙载的看法的话，他又该如何回答？

却听见李煜悠然道：“韩府姬妾秦翦兰号称‘江南第一美女’，当真美艳不可方物么？”张士师万料不到官家会问出这样的话来，一时呆住，不知该如何回答。却见李煜招手道：“你过来瞧瞧。”

走过去一看，案桌上摆着一幅美人站立像，骨清神秀，轻倩灵巧，

不是秦蒨兰却是谁。李煜问道：“她本人美貌比起这幅画如何？”张士师道：“当然美多了，画中人不及其万一。”李煜叹道：“果真如此。早闻秦蒨兰天生丽质，虽画工之妙，始终不得其神，那该如何是好？”张士师不明所指，不敢接话。李煜凝视着那幅画，嗟叹了一回，才挥手道：“你去吧。”

这一趟进宫，未免有些传奇——传说中仁厚文雅的国主召一个县吏到王宫，大谈江南第一美女的美貌——只给张士师留下了莫名其妙的印象。他当然猜不到李煜背后想以美人计应付北方大宋的深意，以为不过官家本人垂涎秦蒨兰美貌而已，多少有些替她担心起来。

出来宫门，正想着不如再走一趟韩府，突然从虹桥边跃出来一人，一把拉住他，嚷道：“可让我好等。”定睛一看，竟是江宁府司录参军艾京，忙问道：“艾参军为何在此？”艾京道：“我奉尹君之命在此恭候典狱大驾。”不由分说，拉着张士师往江宁府而去。

江宁府就在虹桥东南，距离王宫极近。进来正厅，陈继善正一人踱来踱去，神情焦急万状，一见张士师便奔上来问道：“官家问了些什么？”张士师揣度他是不愿意旁人知道他暗中指点西瓜下毒一事，忙道：“官家只略略问了案情。但教尹君放心，下吏并无半句提及尹君。”

陈继善这才松了口气，眉开眼笑地道：“本尹就知道典狱是个聪明人，不枉我将你从句容调来江宁。”顿了顿，又问道：“官家提及德明长老了吗？”张士师道：“提了，官家说下吏是瞎猫，德明长老是死耗子。”陈继善哈哈大笑，道：“嗯，这个比喻倒也有趣得紧。典狱，如今这凶手都已经抓到了，只需犯人招供便可以报刑部结案，咱们这就一起去江宁县审讯李家明吧。”张士师忙道：“万万不可。”陈继善奇道：“为何不可？”

张士师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捉拿李家明只是一种策略。正踌躇间，陈继善却自己失了兴趣，看了一眼堂侧的更漏，惊叫道：“呀，到时辰了！得赶紧去种珍珠了。”飞快地进了内堂，竟是比兔子还要快，只扔下张士师一人。张士师愈发觉得此人难以琢磨，当真可谓深不可测。

出来江宁府，已经日暮时分，今日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再去韩府了。

他又回了江宁县一趟，重新检查了大狱守卫、贴了门封，这才往崇真观而去。回到观里，方知道父亲已经出门去金陵酒肆去了，心中纳闷，问道：“阿爹是要去那里调查案情么？”耿先生道：“张公派江宁府差役梁尚、姜闻去搜查李家明家，约了二人晚上在金陵酒肆饮酒。顺便去打听一下你三番两次提及的那个神秘渔夫。”张士师道：“呀，这些事本该我来做的。”正欲赶去酒肆，耿先生一把拉住他，笑道：“张公交代了，让你今晚好好休息，养足精神，明日再去聚宝山会韩熙载。”

张士师心想有理，当下在观里吃过晚饭，借了件道袍，从观里的老井中提了几桶水起来，好好洗了个澡。正觉得遍体舒畅、舍不得从浴桶中出来时，耿先生在外面叫道：“典狱君，顾府刚刚来人，说顾阁中顾官人已经画好了你要的《夜宴图》。不过因为天气闷热潮湿，墨迹不易干透，暂时无法将画作送来，你若是着急，便请你自己亲自过去看。”张士师张眼一看，才发现外面天色早已经黑透，隔门答道：“太好了，我马上去。”飞快地穿好衣服出来。耿先生笑道：“典狱君，这又不是去衙门，你不必再穿公服，该不是嫌弃那件道袍太差？”

张士师见她脸含笑意，用手指了指鼻子，他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穿着这件公服在外奔波了两天，早已经是汗臭熏天，忙重新进房换了道袍，又道：“等我回来再洗。”到得门口，顾府仆人已离去另办他事，只留了地址。

张士师刚走出观门，又想起耿先生才智、见识远在自己之上，叫上她一同前往大有裨益，忙重新折返回来。却见耿先生正在院中替他洗那件公服，不由得大惭，忙上前道：“有劳炼师了。”耿先生笑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典狱回来，莫非是想叫上贫道一道前去观画么？”张士师道：“正是。炼师聪慧过人，还请助我一臂之力。”耿先生也不推辞，将未洗完的衣服交代给弟子后，才与张士师一道出门，因顾阁中住在九西门附近，距离甚远，便雇了辆大车，往西面而去。

此时已经是夜禁时间，城门封闭，内外隔绝，城内却是热闹得很——一路过去，酒楼林立，人烟凑集，明角灯一盏接一盏，将大街照耀如白日。一直过了斗门桥，人才慢慢少了些。如此繁华景象，又怎能想到如今强敌环伺，南唐为讨好大宋左支右绌，不断贡献方物，早已经力

殚财竭，空有一副花架子了。

到得顾府门前下车，大门虚掩，叫了两声无人应门，正欲自己进去，忽有人拉开门，从里面跌跌撞撞地冲出一名汉子来。张士师忙道：“敢问顾官人是否……”

那汉子蓦然见到耿先生与张士师站在门口，大吃了一惊，拔脚便走。张士师见他神色慌张，不似顾府中人，上前一把扯住，喝问道：“你是谁？”那汉子道：“我……我是……”话音未落，便听见顾府中传来一阵嘈杂声，有人高声喊道：“失火了……不好了！画室失火了！”

一惊间，那汉子却趁机挣脱，转身就跑，迅速消失在夜色中。张士师心想救火要紧，来不及上去追赶，忙道：“炼师，烦劳你赶紧去西门叫金吾卫士来帮忙灭火，他们有防火大桶⁽⁵⁾。”自冲进去顾府救火。

耿先生匆忙来到九西门，向城门卫士说明情由。那卫士只吆喝了一声：“失火了！”取出一面锣敲了起来。城中失火非同小可，顿时有一群人骚动起来，不知道从哪里提了尖底水桶，一手一只，奔过来乱嚷道：“在哪里？在哪里？”耿先生心想：“不是说有防火大桶么？”不及思忖更多，忙道：“在这边。”领着众人朝顾府而去。

未进大门，却见顾府上空虽有火光映出，却并不鲜亮，估摸火势并不大。众人一股脑儿冲进大门，只往火光处而去。却见失火之处原是一处单独的石室，几名仆人、婢女正用木桶汲取井水去浇火，也只是杯水车薪。画院待诏顾闳中正无可奈何地愣在一旁，女眷们站在他身后，各有惊惶之色，忽见飞速来了援兵，倒是大感意外。

耿先生四下不见张士师，心中一紧，忙问道：“典狱君人呢？”顾闳中一指大火，道：“他说这场火是冲着《夜宴图》来的，冲进去抢画了。”耿先生跺脚道：“到底是画重要，还是人重要？”

话音未落，便见张士师灰头土脸地从火中冲了出来，背上犹带着火苗，先将手中卷轴扔到地上，这才脱下身上道袍扔在一边。一名卫士提了桶水倒在那衣服上，“嗤”地一声将火苗浇灭。

耿先生忙扯住张士师退到一旁，问道：“有没有受伤？”张士师嘿嘿

一笑，道：“炼师放心，我冲进去前往自己身上淋了桶水，一点事儿没有。”顾闳中脱下自己外套，过来为张士师披上。张士师道：“多谢。”他便走过去拣起卷轴一扬，道：“《夜宴图》我可是抢救出来了。”顾闳中道：“二位请到堂内歇息。”张士师道：“这火……”顾闳中道：“这是处单独的石室，烧不了多久便自会熄灭，又有炼师费心，及时叫了金吾卫士前来帮忙，二位不必忧心。”话虽如此，回头凝视画室烈火熊熊，知道许多心血已毁于一旦，还是忍不住一声叹息。

几人来到正堂，顾闳中命人取了一套干净衣服与张士师换上，再将《夜宴图》展开，用支架竖立支好。画幅毫发无损不说，且因为大火的缘故，丹青颜色竟也干透了。顾闳中安排妥当，才郑重道：“我尚须处理失火之事，二位请自便。有什么需要，请直接告诉仆人，千万不要客气。”张士师知道他挂念画室，心中好生内疚，道：“抱歉得紧……”顾闳中道：“典狱言重了。何况未必是有人刻意纵火针对《夜宴图》。只愿这幅图果真能对案情有所帮助。”张士师道：“好，多谢。”转头一扫那《夜宴图》，便即呆住。

耿先生见他神色异常，问道：“典狱可是发现了什么破绽？”张士师道：“这里……”耿先生道：“看打扮、神色似乎是秦莼兰，不过面容倒也不十分像。”张士师道：“这画的正是秦莼兰，我在官家那里见过一模一样的画。”

耿先生面色顿时凝重起来，道：“典狱是说顾闳中还另外画了一幅《夜宴图》交给官家？”张士师忙道：“不是……我看到的那幅画中只有秦莼兰一人。”耿先生沉吟道：“贫道明白了，顾闳中、周文矩二人当晚去夜宴，并不是去试探韩熙载，而是为了秦莼兰。”

张士师全然糊涂了，道：“我不懂，炼师可否说得明白些。”左右无人，耿先生还是刻意放低了声音，道：“听说北方宋帝贪慕美色，官家有意用美人计来缓解南唐危机。”

张士师自是知道耿先生消息灵通，她的“听说”，一定是十分可靠的来源，只觉得内心一点点冰凉了下去，原来这江南三千里江山、高高在上的国主、满朝的文武百官，竟是要指望一个女子去拯救。

耿先生知他心意，当即大声道：“没有任何灯烛的布景，却能通过人物的手势、眼神等动作，让人感受到宴乐是在夜晚的室内进行，当真是又简练又高明。”张士师一呆，问道：“什么？”耿先生道：“贫道是在说这幅画。典狱，这幅《夜宴图》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来，请仔细看看吧。”

张士师定了定神，勉力将目光从秦蕤兰像上移开，大致看了一遍，问道：“炼师也认为这场火起得蹊跷么？”耿先生道：“画室是间单独的石室，位于花园正中，可见顾闳中极是看重，想来对防火也相当留意。这场火刚好生在这个时候，应该不是意外。”张士师点头道：“我也认为是有人怕《夜宴图》泄露什么秘密，所以雇了人来放火。”

耿先生道：“这个人应当就是真正害死李云如的凶手了。”顿了顿，又叹道：“这一场火倒是减轻了李家明的杀人嫌疑。”张士师道：“确实，他人在监狱，无法与外面通消息。可惜的是，刚才在顾府门前让那汉子给逃了。”耿先生道：“若果真是有人雇他行凶，贫道倒有个法子可以引他出来。”低声说了几句，张士师道：“好，我这就出去请那些金吾卫士帮忙。”

等张士师出去，耿先生便凝神观摩《夜宴图》。这图共有两幅，分别为琵琶图和绿腰图，描绘了夜宴开场李云如弹奏琵琶及第二场王屋山跳舞的情形，人物纤毫毕现，古朴传神。惟有一点十分怪异，众多人物中只有朱铄与真人最像，与他本人一模一样，而其他人倒也能分辨出谁是谁，但较之朱铄的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还是差了一些。耿先生心道：“或许这是顾闳中有意如此，在传递某种消息，他在委婉地暗示，朱铄就是金杯凶手？”

正沉吟间，张士师重新进来，道：“我四下问过，确实有个仆人见到火起前有人在画室附近游荡，他赶过去人又不见了，还以为是眼花，也没有在意。我已经告诉了金吾卫士，请他们四下散布消息，说顾府失火只是一场虚惊，画室丝毫无损。”耿先生道：“嗯，咱们就守株待兔看看。”

正要谈朱铄画像一事，忽听见外面顾闳中的声音道：“文矩兄这边请。”只见顾闳中领着周文矩走了进来，向二人介绍道：“文矩兄听说我

先完成了《夜宴图》，想来看看。”

略微寒暄过，张士师问道：“不知道周官人的《夜宴图》什么时候能完成？”周文矩笑道：“我可不及閤中兄的快手，不过也只差一点点了，明日就能给你们送来。”转头凝视《夜宴图》，感叹道：“閤中兄的用笔着色是越来越高明了，设色既浓丽，又不失稳重，全画工整精细，线条细润而圆劲……”顾閤中道：“倒教文矩兄见笑。”周文矩笑道：“閤中兄，画的事，我们出去再谈，不妨碍典狱观画破案了。”顿了顿，又问道，“不过，不是听说两件案子都已经破了吗？”张士师道：“嗯，我还是想仔细看看二位的《夜宴图》，也许会有什么遗漏。”周文矩道：“难得。”自与顾閤中出去闲谈论画。

耿先生叹道：“这两位画院待诏倒是有趣，明明都是凶案的目击者，顾閤中绝口不提案子，周文矩也是点到即止，好像都对命案毫不关心。”张士师道：“他们是画师，画师的身份要求他们当以超脱的态度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耿先生道：“未必，典狱再看看这幅《夜宴图》中的朱铄像。”

张士师得到提醒，仔细一看，果然发现了端倪，又来回比较众人像，才问道：“为什么这朱铄画得格外像他真人？莫非画工画人像否也要看对象么？”耿先生道：“顾閤中是目识写生大家，还分什么对象不对对象，贫道认为这是他在巧妙地向我们暗示：朱铄就是凶手。”张士师道：“我之前也怀疑朱铄，不过是在毒西瓜的案子上，只因他凑巧在切瓜前离开。但是在李云如的案子上，我始终没有怀疑过他，以他的身份地位，没有任何杀王屋山的理由啊。”耿先生道：“他没有杀王屋山的理由，却有为秦蒨兰杀韩熙载的理由，向官家建议送秦蒨兰去大宋以作缓兵之计的人，正是韩熙载。”

张士师一时愣住，他自是知道朱铄爱慕秦蒨兰，却不知道爱她爱到这个地步，也想象不出韩熙载竟是如此冷酷！

他一时全身无力，软坐在椅中，只死盯着那幅《夜宴图》看。瞧了许久许久，突然有所领悟，既然王屋山上场前还用自己的金杯喝过酒，下场后奉酒给李云如导致她中毒，那么下毒时间就在这当中一段时间内，而那图画得非常清楚，李云如弹奏琵琶的时候，朱铄正坐在地面前

的小肴桌旁，扭转了头观她弹奏，到王屋山下场跳《绿腰》时，他则站在东侧近门的地方，张士师后来更是亲眼看到他移往秦翦兰身边，与她低声交谈，这其间朱铎始终没有靠近金杯所在的肴桌。若说他是在中途张士师离开花厅后溜到肴桌下毒，可当时卧榻上坐着李家明、李云如兄妹，他们怎么会没有丝毫觉察？

张士师当即将自己的想法对耿先生说了。耿先生道：“嗯，典狱说得对。当日典狱召集证人到韩府问案，许多人是以为然的，如今有了这《夜宴图》，两下比照，便显出典狱的远见来了。”张士师道：“我哪有什么远见，不过瞎猫撞上死耗子罢了。”又想起官家之前的戏谑来，他实在太不像个一国之主。

耿先生道：“典狱何必过谦。只是绕了一圈，重点又回到李家明身上来了。按照这两幅图位置的变化来推测，只有他才有机会往金杯中下毒。”张士师走到图前，道：“还有一个人也有机会——郎粲。炼师请看，李云如弹奏琵琶时，卧榻上只有郎粲与韩熙载二人，他一直没有动过，直到王屋山下场后，他才离开卧榻，改坐到离王屋山更近的椅子上。在离开卧榻的一刹那，他完全可以将毒药投到金杯中。”

耿先生道：“郎粲决计不会下毒杀人。”张士师道：“可他不是与王屋山有私情么？杀了韩熙载，他就能与王屋山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耿先生道：“话是如此，可郎粲少年及第，名利心极重，对他而言，最要紧的是前程而不是美色。想来他与王屋山交往，也不过是要利用她，请她求韩熙载向官家推荐。官家虽不喜欢韩熙载，但只要他所荐之人，无不加以重用。”张士师叹了口气，道：“说起来，又只剩下李家明一人了。”

忽听外面有人接道：“李家明不是凶手。”只见张泌稳步进来，张士师又惊又喜，上前道：“阿爹如何找来了这里？”张泌道：“我在金陵酒肆听见有人喊西边顾府失了火，又有人喊说《夜宴图》没事，估摸这里面有点名堂，反正也隔得不远，就走过来看看，没想到你和炼师都在这里。”耿先生问道：“张公派差役搜查李家明住处可是有发现？”张泌摇了摇头。张士师道：“那阿爹如何断定李家明不是凶手？”

张泌道：“李家明是左撇子，腰有毛病，右背过分凹陷，因此连带右手有残疾，平举起来都有困难。你们看这图中，他坐在最东首，在李云

如的左边，而两只金杯都在最右边，恰好离他左手最远。如果他往金杯中下毒，不单李云如会留意，在场站在门口正对卧榻的人也会立即注意到。”

仔细回忆起来，李家明确是一直在使用左手，而《夜宴图》中的情形也证实他难以悄无声息地往金杯中下毒。张士师道：“这么说，我们连最后一个嫌疑凶犯都没有了。”耿先生道：“还有一个人。”张士师道：“炼师不是已经排除郎粲的嫌疑了么？”耿先生道：“贫道指的是韩熙载。”

张士师当即会意过来：“是了，王屋山到场边预备开始跳舞后，韩熙载回卧榻坐了一小会儿，当时那里只有他一人，随后李云如过去坐在他身边，他突然说要亲自击鼓……”张泌道：“听起来情状确实可疑。韩熙载非常冷静，完全有胆量在大庭广众下杀人于无形，可他有什么一定要杀王屋山的理由呢？”

张士师道：“或许他知道了王屋山嫁他的动机不过是为了摆脱李家明，现在郎粲高中状元，王屋山有了新靠山，随时可能离开他，所以他气愤之下起了杀机。”张泌摇头道：“有些牵强，这不似韩熙载的为人。”耿先生也道：“韩熙载向来不将女人当回事，你看他如何对待秦蕤兰便会知晓。对他府中姬妾多有偷欢之事，他未必真不知道，不过是装聋作哑罢了。”

三人议过一回，最终确定韩熙载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嫌疑可以排除，那么，到现在真的是一个嫌疑人都不剩了。又说了放火烧画室一事，张泌道：“想来这雇凶放火之人定是金杯真凶了。只是你请顾、周二位画《夜宴图》一事，旁人并不知晓，凶手如何能得知？”张士师道：“这也正是孩儿费解之处。”

正说着，顾闳中疾步奔进来，道：“等到了！果然如典狱所料，有人爬上围墙窥测拙府。只是……”张士师道：“难道又让他跑了？”顾闳中忙道：“不是，只是这人我们大伙儿原都认识。”回头叫道：“带他进来吧。”

只见两名仆人押着一青年男子走了进来，那男子垂头丧气，低了

头，不敢看大家。张士师大惊道：“怎么会是你？”原来那人正是他们刚刚排除了嫌疑的新科状元郎粲。顾闳中不愿意参与其事，只将人带进来，又领着仆人退了出去。

耿先生道：“状元公，你在这里做什么？”郎粲道：“我是路过……”张士师道：“你是想来看看《夜宴图》到底烧了没有吧？在那边呢。”郎粲扫了一眼《夜宴图》，道：“我只是路过这里，听说顾府失火，想看个究竟。”张士师道：“可是以你状元公的身份，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为何要不顾体面地爬墙呢？”郎粲无言以对，干脆缄口不言。

张泌道：“状元公你应该知道，我朝律法规定，放火烧私家舍宅者，至少流徙三年，若是被毁财物满十足，绞刑处死。顾官人画室全毁，字画价值加起来怎么也超过十足了，想不到我朝新科状元刚刚登第，便要落个如此下场。”郎粲忙道：“不不，我没有放火。”张泌道：“可放火之人说是受你指使……”郎粲惊道：“你们抓到他了？”其余三人会心而笑，想不到张泌一诈，他便如此轻易露出了马脚。

张泌道：“状元公今晚无论如何脱离不了干系，不过……”郎粲正绝望之时，忽听对方言语有缓和之意，忙问道：“不过什么？”张泌道：“状元公只需将实情告诉我，我就当今晚没有见过状元公。”郎粲迟疑道：“那张典狱……”

张士师见郎粲明明间接承认了是他雇人来放火，也就是说，他就是金杯案的真凶，突然又见父亲与其约定，暗有放走他之意，不免十分吃惊，但料来必有用意，当即道：“阿爹说什么就是什么。”郎粲当下再无犹豫，飞快地道：“是王屋山叫我来放火，不过并不是要害人，只是想烧掉顾官人新画的那幅《夜宴图》。”

所有人大为意外，王屋山明明是受害者，怎么会对一幅《夜宴图》这么紧张？张泌问道：“王屋山为什么要这样做？”郎粲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本来也不愿意来，可她要挟我……”耿先生道：“王屋山怎么能要挟到你？”郎粲知道时机稍纵即逝，一咬牙道：“我与王屋山一直有私情，她威胁说要向所有人公开我们的关系……她不过是个舞伎，声名于她并不重要，可对我……”张泌道：“你当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郎粲跺脚道：“事到如今，我还怎敢欺瞒各位？”张

泌思忖了片刻，点头道：“好，我信你。士师，天色不早，不便多打扰，你去向顾官人求借此画，我们回去再说。”

几人离开顾府出来，张泌便放了郎粲离开。张士师尚有所迟疑，问道：“阿爹真的信他的话么？”张泌道：“此人是名利之辈，绝不会拿前程来冒险。”张士师见父亲和耿先生都这般认为，自是再无异议。

张泌又道：“不过我在金陵酒肆也不是全无收获，今夜又有人从饮虹桥上掉了下来，掉的位置跟李云如都一模一样，我与梁尚、姜闻两位小哥儿到上面试了下，发觉桥头因总无人行走，长了一大块青苔，稍不注意就会从斜面滑下……”张士师道：“阿爹是说李云如是自己不小心摔下了饮虹桥？”张泌点了点头，道：“李云如掉下桥前，你不是听她尖叫了两声么？那第一声当是她滑上青苔时叫出，第二声则是她滑下桥时冲过了桥头的矮栏杆、不由自主地往河里倒栽过去时叫的。若果真是有人推她，应当长长的一声尖叫。”张士师道：“可李云如为什么坚持却说是有人从背后推了她？”耿先生道：“或许她也认为饮虹桥是一座鬼桥，多少有些疑神疑鬼，以为有人将她推下了桥。”

当下无言，几人赶回崇真观，立即将《夜宴图》展开，重点查看关于王屋山的所有细节：第一幅琵琶图中，王屋山身穿天蓝色舞衣，坐在李云如面前小肴桌的西首，双手拢在袖中，瞪视李云如的目光极为怪异；第二幅绿腰图中，她表情含蓄妩媚，从右肩上侧过半个脸来，微倾头，稍低眉，回望椅中的郎粲，双臂背在身后，手腕微翘，露出光洁如玉的手指来。

三人瞪大眼睛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张士师道：“既是如此，不如明日以唆人纵火罪派人直接捉拿王屋山，一审便知。”张泌沉吟半晌，道：“还是我们去一趟聚宝山，我正有几个问题想问问韩熙载。”

议定后便各自回房歇息，张士师自往院中收取晾干的公服，正撞上打水进来的小道士，险些弄翻了水桶。张士师慌忙道歉，又帮小道士将水提进去，出来才发现手臂在木桶上磕了一下，生生作痛。他突然想到韩府侍女吴歌做自陈笔录时曾经提到王屋山下场时用手猛推了她一把，指甲上的尖护甲还戳在了她的手臂上。于是，他再回到静室细看那《夜

宴图》，顿时明白了其中的诀窍。因耿先生卧房就在一旁，忙敲了敲墙板，叫道：“炼师，炼师，我知道谁是金杯凶手了！”

耿先生根本未睡，忙过来静室，张泌也闻声赶到，问道：“是谁？”张士师道：“正是王屋山自己。”

(1) 长干桥：位于南唐金陵城南门外，正好跨越外秦淮河。

(2) 鷓鴣（tí jué）：亦作“鷓鴣”，即杜鹃鸟。

(3) 揉肺俞穴可以清肺，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醒酒方法。按摩鱼际穴能够令人镇静。

(4) 史载李煜丰额骀齿，一目重瞳子，即所谓的“双瞳孔”。相术认为重瞳是异相、吉相，上古的舜、西楚霸王项羽都是重瞳。

(5) 古代靠手工汲水，一旦起火，大多只能靠人用手简单的桶、盆等工具来回提水灭火，因而有火灾发生时往往无法有效控制火势，会烧掉连片的住宅，损失巨大。唐律中对故意纵火的量刑有明确规定：凡官府廨宇及私家舍宅，无问舍宇大小，并及财物多少，但故烧者，徒三年。计赃满五疋（pǐ 同“匹”，古代布帛长度单位，一匹为四丈，布帛当时可作为钱币直接流通），流二千里；赃满十疋者，绞；因放火而杀人者，斩；伤人折一支者，流二千里。甚至见到火起之人不参与救火，也要惩处：见火起，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并须告见在及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减失火罪二等”，谓若於官府廨宇内及仓库，从徒二年上减二等，合徒一年；若於宫及庙、社内，从徒三年上减二等，徒二年；若于私家，从笞五十上减二等，笞三十。“防火大桶”为专门防火用的贮水桶，始于南汉刘崇。

第十章 日暮苍山

踏上了长干桥，终于要进城了，金陵城就在眼前。以往虽有不少苦难的日子，但至少她还相信，幸福即使不在路上，也一定会在路的尽头。而如今她已经清楚地知道，路的尽头，将是黑暗的牢狱。她突然回过头去，朝身后的樊若水歉然一笑，随即纵身跃入了秦淮河中……

次

日清晨，张泌父子与耿先生径直雇了车出城来到聚宝山，到琅琊榭时，王屋山正收拾细软包袱，预备溜之大吉，见三人进来，忙将包袱藏在床头，迟疑了一下，问道：“三位一大早到此，有何贵干？”耿先生笑道：“王家娘子，你好聪明啊。这韩府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省油的灯，但最聪明的人却是你。老实说，贫道这一辈子见过的聪明人不少，但像你这样心计如此深沉的女子，贫道还是第一次见，佩服，佩服。”嘿嘿了两声，也不知道是赞美还是嘲讽。王屋山惊道：“炼师此话何意？”耿先生道：“咦，你下毒杀了人，难道还要装做不知道么？”

原来张士师昨晚意外发现《夜宴图》中王屋山跳舞的时候手指并没有戴尖护甲，然而下场的时候却突然戴上了，这样的场合尖护甲只会碍事，没有丝毫用处，除非是里面另有玄机。她下场后故意撞到李云如，再假装赔礼道歉，拿金杯来斟酒，趁机将尖护甲中预藏好的毒药下在了酒中，再将毒酒奉给李云如。李云如碍于情面，不得不接了过来，根本就不知道喝下的是毒酒。因为毒下在王屋山自己的金杯中，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以为是有人要杀王屋山抑或是韩熙载，结果却误杀了李云如。谁又能想得到，王屋山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一切都是她事先精心策划好的局。她偶尔听到江宁府差役梁尚与姜闻在门外议论《夜宴图》一事，也听说过顾闳中有过目不忘之能，担心他的画会泄露自己的机密，就要挟郎粲去烧画。郎粲自己不敢做，又出高价从街上雇了个闲汉，他则躲在顾府附近等待消息，后来听说火没有烧起来，一时来不及去找到那闲汉兴师问罪，自己爬上墙想看看情形到底如何，不料却被守在暗中的顾府仆人抓了个正着，由此供出了王屋山。不然的话，张氏父子无论如何都怀疑不到王屋山身上。这本是个比毒西瓜更天衣无缝的杀人计划，无懈可击，若不是王屋山自乱阵脚，即使有《夜宴图》在手，旁人恐怕也很难发现破绽。

王屋山却还要强辩，道：“你们是说我杀了李云如么？不不，绝对没有，我绝对没有杀人。”耿先生道：“嗯，那贫道便直说了，虽然你王家娘子爱的人是郎粲，但你因为某种原因，并没有打算离开韩府，所以当你看到李云如越来越得到韩熙载的宠爱时，便动了杀机……”王屋山的脸色刹那间变得甚是难看。

张泌走到梳妆台前，拉开首饰盒，果见里面有一只尖护甲，拿过去交给耿先生。耿先生闻了闻，道：“嗯，是斑蝥，正是金杯毒酒中的毒药。”张士师也找出了藏在床头的包袱，扬了扬，道：“是不是怕阴谋败露，正预备逃跑？”

王屋山颓然坐倒在椅子上，沮丧道：“我知道她怀了孩子后，生怕……生怕……”耿先生道：“你是怕李云如从此地位牢不可破，就想精心策划、下毒杀她？”王屋山急忙辩解道：“不不……我没有要杀她！我往金杯中下的只是堕胎药，不是毒药。你们说的什么斑蝥，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你们不信可以去银行悬壶医铺问问，我就是在那里买的药。”

三人大感意外，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耿先生叹道：“李云如的孩子，并不是韩熙载的。”王屋山十分惊讶，道：“不是相公的么？难道……难道是舒雅的？呀，早知道，我又何必……”又忙道：“我真的没有下毒，一定是另外有人在我酒杯中下了毒药，想要毒死我……”脸上露出了惊惧的神色。

三人见她如此害怕，便信了她的话，只交代她不得轻易离开韩府。出来琅琊榭，一时无语，这案子案情真可谓山重水复，本以为见到了曙光，却又出现了一重厚厚迷雾。商议了几句，预备先下山验证王屋山的话。张士师道：“阿爹不是还想见见韩相公么？”张泌点点头。不料寻过去，老管家却说韩熙载天还没亮就下山了，也没有说要去哪里。三人只好就此下山。

耿先生忽道：“典狱，韩熙载会不会又去了大狱去找德明？”张士师道：“炼师放心，我人未到，封条未揭，谁敢开门？”口中这样说，心中还是有些打鼓。慌忙回到江宁县衙，见狱门封条尚属完好，这才放心开了封条，吩咐狱卒一定要严加看守。

张士师又取了那金杯证物，三人一齐来到王屋山提到的悬壶医铺，说明情由。那店主名叫留一刀，五十余岁，询问他买家姓名他总推说不记得，但却爽快地接过金杯，略略一闻，便道：“没错，是我这里卖的堕胎药。”

耿先生是个道士，自幼出家，并不知道斑蝥也是可以用来堕胎的，忙问道：“可这斑蝥不是毒药么？”留一刀双眼一翻道：“不毒怎么堕胎？”张士师道：“难道你就不怕毒死人么？”

留一刀见他一身公服，忙道：“差大哥可千万不要话中有话，用斑蝥做堕胎药堕胎，可是民间流传了好几百年的药方。”顿了顿，“再说了，堕胎本来就是有风险的，谁也没逼着她堕呀。”张士师道：“那你知道有人为了堕胎吃了堕胎药后被毒死的事吗？”留一刀道：“只听说女人有难产死的，从来没听说吃堕胎药中毒死的。”

张泌道：“瞧这悬壶医铺的名字，料来阁下也有悬壶济世之心，药本该用来救人，阁下却卖堕胎药只求渔利，岂不是有违医德？”留一刀重重看了他一眼，肃色道：“大约一年前，一名叫小兰的年轻女子持一对金钗来店里买堕胎药，被我严词拒绝。过了一日，她又添了两枝贵重珠花，只为求药，也被我赶走。过了几月，已经是冬天，某晚小兰再来店中时，身孕已成，她哭斥如何命苦，为一老年男子所迷，又指责是我戕害了她母子性命，我还未及反应，她便冲了出去。次日，有人在饮虹桥下发现了她的尸体。”

张士师诧道：“原来她就是半年前跳饮虹桥自杀的女子。”留一刀道：“正是。这件事我后来仔细思量，小兰自杀无非是奸情败露，为家族所不容，当初我若是同意卖药给她，她堕下胎儿，犹可以活命。我本欲成全那胎儿之命，结果反害了母子两条性命。敢问老公，换作你，要如何做才不算有违医德？”张泌默然无语，良久才道：“冒犯了。”转身走了出去。

张士师却突然想起一事来，又问道：“店主刚才说这堕胎药放入酒中可用银针验出有毒，若是放入茶水中呢，还能用银针验毒么？”留一刀道：“咦，看不出你小哥儿倒是个行家。堕胎药放入茶水中，银针插进去变黑，皂角水一擦就掉了，无法验出有毒，但却有一股奇特的味道；若是放入酒中，气味是没了，银针却可以验出毒来。”

张士师大喜过望，忙谢过店主，出来告诉父亲道：“原来之前我并没有冤枉舒雅，他往李云如的茶水中下了堕胎药，堕胎药放入茶水和酒水中，银针的反应是不同的。”耿先生道：“呀，那不是他自己的孩子

么？”三人免不了又叹息一回。

张士师道：“王屋山没有说谎，这金杯毒酒原来并不能致人死地，可李云如到底是如何中毒而死呢？”张泌道：“只有一个法子能知道，重新验尸。”张士师道：“可之前韩熙载与李家明联名写下请文，申请免验李云如尸首。若要重新验尸，须得二人同意，恐怕要再费一番周折。”张泌道：“现下韩熙载不在府中，李家明也被关在大狱里……”张士师道：“孩儿明白了。”招手叫过街头一闲汉，请他去江宁府传话，自己先与父亲、耿先生再往聚宝山而去。

耿先生问道：“毒瓜案德明招供了么？”张士师道：“只承认了他是宋人细作。对于毒西瓜案，他的话总是模棱两可，不承认也不否认，加上府尹总是胡乱发问，恐怕这案子要审上好一阵子。”蓦然从“毒瓜案”中得到了提示，眼前一亮，问道：“炼师，最初谈及如何往西瓜中下毒，你提到了荆轲刺秦的故事，炼师当初的本意是要提醒我或许西瓜无毒、玉刀有毒，但我现在却突然想起来了，或许李云如并非饮毒酒而死，而是中了什么有毒的利器。”张泌顿时醒悟，道：“说得极是。”

三人重新回来韩府，也不惊动诸人，悄然来到酒窖中。李云如冷冷清清躺在角落里，仪态颇为安详。虽说酒窖阴凉，但毕竟还是夏天，尸体已经开始有浓重异味。张士师灵机一动，取了一坛酒开封，泼到地面上。浓郁的酒香掩盖了部分尸臭和腐烂的西瓜气味，总算不那么难闻了。

张泌大致检验了面、颈、手、脚等裸露在外的部位，一无所获，才道：“怕是要有劳炼师了。”耿先生道：“张公何必客气。”本来公人验尸不必忌讳男女，但既有女眷在场，自该尽量尊重死者，当下父子二人退出酒窖，留耿先生一人在里面寻找外伤伤口。

过了一盏茶工夫，里面还没有动静，张士师不免着急起来，道：“要不要孩儿下去看看？”张泌道：“炼师是个仔细人，再等一等。”正干等时，望见江宁府差役封三正领着数人穿过石桥。张士师惊道：“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张泌道：“闲人传话往往夸大其词，这还是好的，至少你想要的件作到了。”

忽听到底下耿先生叫道：“张公，典狱，快下来，找到了！”二人忙步下地道。耿先生松开李云如裙裾腰带，略朝下拉了一下，露出一截腰身来，指着右腰处道：“全身都验过了，就那里有一处伤口，是个针眼。”

偏头一看，在李云如右腰偏后的位置，果见有一个针眼，针眼四周晕成一个一寸见方的紫黑斑。封三等人也奔了进来，只闻见窖中酒气熏天，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张泌道：“忤作，我们刚发现李云如喝的金杯毒酒不过是下了堕胎药，并不致命，这里有处外伤，请你上前看一下。”杨大敞听得案情离奇转变，不由得大奇，上前一一看，道：“这么小的伤口，四周的肉成这样的颜色，这毒药厉害，似是乌头。”张泌道：“乌头⁽¹⁾？那不是军中专用毒药么？”杨大敞道：“正是。死者中了这么厉害的毒药，毒气直接通过血液攻心，会迅速毙命。”

张泌道：“这么说，李云如是死在她换好衣服、重新走进花厅的时候了。”张士师道：“我知道顾闳中为什么要在《夜宴图》中暗示朱铄是凶手了，朱铄当时离李云如最近。其余人当时都在留意毒西瓜，是听到朱铄说了句‘李家娘子，你怎么了’才回过头来，发现李云如正慢慢倒在屏风前。”

张泌道：“这只是顾闳中的看法，我想不出朱铄有什么理由要用这种手段杀死李云如。”顿了顿，道，“书吏，你将适才的情形全部记录下来。我们再回去看看《夜宴图》。”封三忙道：“小的出来时，周文矩周官人又送一幅《夜宴图》，说是要交给典狱。小的听说昨天顾府失了火，有人想烧掉顾官人的《夜宴图》，怕再出意外，特意将画留在江宁府中了。”张士师道：“太好了，正好可以两幅图比照来看。”

一行人正离开之时，韩府某处突然传来一阵琵琶声，有人和着音乐唱道：“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颇有凄凉之意。

张士师心道：“这不是秦莼兰的声音么？原来她唱歌这般好听。”余人也认为不过是韩府歌伎一时兴起，随口唱上一曲。惟有张泌和耿先生

深为震撼，因为这正是昔日韩熙载派秦蒨兰色诱大宋使者时陶谷为她填的相思词。此时此刻，秦蒨兰突然再唱此曲，莫非也在忧惧官家要将她献给大宋皇帝？电光火石间，张泌又想起一件事来。

进城后，张士师怕府尹又来胡搅和，便请父亲与耿先生先回崇真观，自己到江宁府衙去取周文矩的《夜宴图》，才到江宁府门口，便见本县狱卒郭见匆忙赶来说道：“典狱，我有急事找你。”

张士师料来一时不得脱身，便请封三取了周氏《夜宴图》送去崇真观。郭见将他拉到一旁，道：“有两件事，一是早上积善寺的小和尚来给他师傅送饭，被我挡了，他哭哭啼啼死活不走，说了许多夹杂不清的话，不过他无意中提到韩熙载一早就去了他们寺，到德明长老房中四下寻找，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我听了格外留心，悄悄去了积善寺……”

张士师道：“结果你遇到韩熙载了？”郭见道：“倒是没有，只遇到一位奇奇怪怪的渔夫……”张士师道：“又是那渔夫。他也在找东西么？”郭见道：“正是。不过他一见到有人来就跑掉了，我叫他也没叫住。”

张士师心想：“此人总在关键时候出现，行踪神秘，必有蹊跷。”忙问道：“你知道他叫什么吗？”郭见道：“问过小和尚，说是叫樊若水。”张士师道：“樊若水，嗯，这倒不像个渔夫的名字。”又问道，“你说有两件事……”郭见忙道：“第二件事是我回衙门后不久，韩熙载就来了，说是要见德明，当时典狱来过衙门开了封刚走，我当然不肯放他进去，他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张士师道：“你做得好。”郭见笑道：“这前一件事足可以将功补过了吧？”张士师知他是指老圃上吊自杀一事，拍了拍他肩头，笑道：“当然。我还有事要忙，回头闲了请你喝酒。”郭见道：“一言为定。”眉开眼笑地去了。

张士师心想：“不知道德明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韩熙载和那渔夫都在找，少不得下次审讯德明时要好好问一问。”正踌躇时，封三飞一般跑过来叫道：“典狱君，尹君急召你。”张士师见他手中拿着个卷轴，问道：“这便是周文矩的《夜宴图》么？”封三道：“正是。小的去崇真观送画，请典狱君快些进去，尹君看上去十万火急。”张士师道：“知道了，

我这就去。”心中却道：“他能有什么急事。”

进来大厅，陈继善正伏案翻看一堆书本、信札，见张士师进来，忙挥手命差役退出，等到再无旁人，才招手叫张士师到案桌旁，将一封信交给他道：“这是从德明房中搜出来的信，你看看。”张士师心念一动：“莫非这就是韩熙载与那渔夫在找的东西？只不过他们不知道府尹已经抢先拿到了手。”

忙拆开信，只见开头写道：“叔言如晤……”忙问道：“请教尹君，叔言是谁？”陈继善道：“是韩熙载的字，咳。”一把将信夺过，道，“还是本尹来告诉你吧，这信是韩熙载好友李谷病重时写给韩熙载的，大概意思是希望临死前能再见韩熙载一面，并说已向宋朝皇帝推荐韩熙载为相，望他见信后立即随同信使返回北方，有玉扇坠为凭。”

张士师道：“原来被老圃杀死的北方客就是李谷信使，只是这信如何落入了德明长老手中？”陈继善道：“当然是老圃杀死北方客后交给他的，老圃不识字，也想弄明白死者身份。”

张士师开始觉得不对劲儿，德明长老是宋朝细作，既然早得到了这封信，无论是交给韩熙载本人，还是交给南唐国主李煜，都只会对宋朝大大有利，为什么反而把这样一封关键的信藏起来长达一年之久？

陈继善见他不言不语，急得直跺脚道：“典狱，你到底明白过来没有？德明是宋人细作不假，但却不是往瓜中下毒的凶手。”张士师道：“是。德明长老要杀韩熙载，无须下毒，只须将信公开，自有国主来杀他。”陈继善道：“你小子总算聪明了一回。”

张士师道：“可下吏还是不明白，德明长老为什么要将信藏起来？”陈继善道：“你是不是男人？知不知道什么叫惺惺相惜？”张士师道：“就算如此，德明长老也该将信交还给韩熙载呀。”陈继善道：“德明是不想让韩熙载再次处于两难的境地，换作本尹，也会这么做。”

张士师问道：“那尹君要下吏如何行事？”陈继善气道：“呀，此时此刻，你还要问本尹如何行事？笨死了，还用问吗，当然是继续找西瓜凶手了！”张士师道：“是，下吏这就去。”

方欲退出，陈继善叫住了他，道：“你把这信拿去还给韩熙载，悄悄的，可别再让旁人知道了。”张士师大为意外，一时愣住，陈继善怒道：“怎么，你还想要本尹亲自去跑腿送信么？”张士师道：“下吏不敢。只是……想问问尹君，为什么要把信还给韩熙载？若他见信后果真投奔大宋，不是于我南唐不利么？”陈继善道：“你小子还真是笨，韩熙载多年前曾出使北方，他心向北人的话，早就留在那里不回来了。”张士师道：“刚才尹君还说也会学德明长老，要将信藏起来的呀？”陈继善道：“这信是一年前的事了，当时李谷病重垂死，韩熙载为了老友或许会心动，但目今李谷已死，北方对他再无意义。”

张士师此刻才真正领教了这位府尹的精明与见识，心中暗服，忙道：“尹君高见！”又道，“下吏不是奉承，是真心这样认为。”陈继善道：“比起你这个笨头笨脑来，本尹当然是高见了。”转眼间又恢复了洋洋自喜、自鸣得意的老官僚姿态。见张士师望着自己发呆，忙喝道，“还不快去送信！”

出来江宁府，张士师正犯愁该上哪里去找人，却见韩熙载正朝他走来，心想：“这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忙上前道：“韩相公，我正要找你。”韩熙载道：“韩某也正要找你。张典狱，我想见见德明长老，请你通融。”他口中说“通融”，却是一副命令的口气。张士师道：“韩相公但有所命，下吏不敢不从。”

韩熙载在江宁县大狱被挡了驾，去找江宁县令赵长名，也未见到人，又愤愤来找江宁府尹陈继善，不想先遇到张士师，顺口一提，对方竟是一口答应，不由得大感意外。

张士师道：“不过我也有件小事想问问韩相公，相公前晚到大狱私见老圃，不知道跟他说了些什么，促使他上吊自杀？”韩熙载冷冷道：“是他自己要死，关韩某何事？”张士师道：“嗯，韩相公是做大事的人，除了相公自己，原也没有将旁人的性命生死放在眼里。”韩熙载脸上闪出一丝愠色，道：“典狱是在怪罪韩某么？”张士师道：“下吏不敢。这里有封给韩相公的信。”

韩熙载森然看了他一眼，勉强接过信来，只一看信皮，脸色立即大变，道：“这不是……”张士师道：“信是从积善寺找到的，现归还给相

公，旁人并不知晓。还有那块玉扇坠，相公也可自去县衙证物房取回。”

韩熙载飞快地掏出信来，双手颤抖，嘴唇翕张，显是极为激动。张士师却始终对这个男人没什么好印象，只因他对秦翦兰的冷酷，当即道：“下吏先回县衙为相公安排。”走出几步，却听见韩熙载在背后叫道：“典狱……多谢了。”张士师心道：“你该谢的人是陈继善。”也不答话，甚至都没有回转身去。

回到县衙，张士师先命人将李家明放了出来。李家明道：“已经找到害死我妹子的真凶了么？”张士师道：“还没有，不过我们刚发现你妹妹不是死于金杯毒酒，而是腰间中了毒针。”李家明略微一呆，也不再多问，迅速离开了县衙。

张士师又命人将德明松了戒具，带到抄案房等候。刚刚安排妥当，便见韩熙载匆忙赶来，直接让人领他进了抄案房。

一见韩熙载进来，德明便双手合十道：“贫僧实在有愧相公。”韩熙载道：“长老不必如此，不过是各为其主……”顿了顿，又道，“提到这个‘主’字，韩某更该汗颜了。”德明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韩熙载道：“长老果真是韩某知己。”德明微叹一声，道：“阿弥陀佛，知己不敢当，不过贫僧跟相公一样身处夹缝当中，感同身受……”忽扬声道，“典狱，请进来吧。”

张士师一直躲在外面偷听，见被识破，只好走了进来，随口搪塞道：“我只想来问问德明长老，你到底有没有在西瓜中下毒？”德明道：“贫僧本方外之人，却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光顾夜宴，内心早已经有毒。”张士师道：“那陈致雍呢？是长老杀的么？”德明道：“不是。”张士师道：“长老是不是还有帮手？比如渔夫……”他心中一直对那渔夫有所疑虑，韩熙载到积善寺找信尚情有可原，那渔夫找这信何用，莫非也想挟制韩熙载？

张士师正要说出樊若水的名字时，忽听到有人在外面叫道：“张典狱，几位请出来吧。”声音又尖又细。张士师听出这是那老宦官寇英的声音，忙赶出来，问道：“大官有何差遣？”老宦官道：“官家有命，请典狱立即释放德明长老。”张士师一愣，心想：“官家这么快就知道德明不是

真凶了？不应该呀，府尹那么精明，绝不会透露信件一事。”

却听见老宦官对德明道：“长老，官家有命，请你即刻出城过江，不要再来我们南唐国土了。”张士师心道：“原来是驱逐德明出境。国主果然惧怕宋人，明知道德明是细作，却还是要放他走。”

张士师心中多少有些沮丧，两面便不再理会诸人，自往崇真观而去。一进静室，便见到东西各摆放着两幅《夜宴图》，顾闳中那幅他早已经见过，周文矩那幅人物则要写实得多，场面也有所不同，比顾氏要细腻很多。

张士师不见父亲，忙问道：“阿爹呢？”耿先生道：“张公与封三去了悬壶医铺。”张士师奇道：“为何还要去悬壶医铺？”耿先生道：“悬壶医铺的店主留一刀托人带了张纸条给张公，上面写了一句诗——‘抽刀断水水更流’。”张士师道：“抽刀断水水更流？店主想说什么？”耿先生道：“这我们也没有猜透。张公说那店主既然叫留一刀，很可能留有关键一刀，所以就亲自赶了过去。”

张士师大奇，正困惑间，耿先生又道：“倒是这里确实有件要紧事——典狱适才不在，贫道与张公仔细比照了这两幅《夜宴图》。你过来看，这周文矩的图分三幅，琵琶、绿腰两幅与顾闳中的差不多，不过视角有所不同，周围环境细节更多些，但第三幅审案却是顾氏所没有，是非常好的补充。”

张士师道：“嗯，这是发现西瓜有毒后我当众推问案情时忽然发现珠帘外有黑影的情形。”耿先生道：“不错，典狱正回头看着珠帘，表情非常生动。根据笔录来看，典狱出去抓到韩曜、带他进来后不久，李云如便从屏风后出来，倒地而死。”张士师道：“正是如此。我带着韩曜进来后，全厅人加起来也就说了不到五句话，李云如就突然从屏风后冒出来七窍流血而死。”

耿先生道：“所以说周文矩这幅《夜宴图》价值重大，你看，时间这么短，又有这么多人在场，有这么多双眼睛，凶手应该不会长距离移动。”张士师眼前一亮：“对，杀死李云如的凶手应该就站在屏风附近。”看着图道，“那么，有朱铄、韩熙载、德明三人。”耿先生道：“还

要算上周文矩自己，你看这幅图，韩熙载、朱铤均是背对屏风，视角恰是自屏风前看到的花厅的一切。”

张士师道：“这四个人中，只有韩熙载还勉强可以说有杀李云如的动机，也许他知道了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其他三个人，根本跟李云如毫无关系。而且就算韩熙载要杀李云如，机会太多了，为什么要选夜宴这样的场合，又刚好选择李云如换好衣服回来的时候动手？”耿先生道：“这确实说不通，所以张公推测凶手应该是迫不得已才会出手。”张士师道：“迫不得已？”耿先生道：“李云如从屏风后出来时，正好是站在众人的背后，也许她看见了什么她不该看见的东西，所以才被杀了灭口。”只听见门外张泌的声音道：“凶手最初的目标并不是李云如，一石不能杀二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

张士师愣了好半晌才会意过来，道：“这么说来，无论是凶手，还是目标，都在朱铤、德明、韩熙载、周文矩这四人当中？”张泌道：“正是。”张士师道：“嗯，周文矩是不请自来，不会为目标。除了韩熙载外，大家也都不知道德明要来，他不是目标，也不会是凶手。”耿先生道：“那就只有四种可能性——朱铤要杀韩熙载、韩熙载要杀朱铤、韩熙载要杀周文矩、周文矩要杀韩熙载。”

张士师心道：“结论显而易见了，果然是朱铤，我就知道他忍不住愤恨下手。”杀死李云如的凶手终于浮出水面，忍不住长长舒了口气。又想起毒西瓜案，忙道：“忘了告诉大家，已经有新的证据证明德明不是毒瓜凶手。”见并无外人，便详细说了事情究竟。

不料张泌、耿先生均不感意外，张士师奇道：“阿爹和炼师早知道德明不是西瓜凶手了么？”张泌道：“说他是凶手不是意外之事，说他不是凶手也不是意外之事。”张士师不明所以，耿先生又问道：“那渔夫果真叫樊若水么？”张士师道：“是，我觉得这渔夫十分可疑，准备派人找他来问话。”耿先生笑道：“樊若水可不是渔夫，他是与舒雅一道被除名的进士。”

原来樊若水曾与舒雅参加了韩熙载主持的进士考试，该榜取中九人，舒雅高中状元，樊若水也一举及第。当年大周后周娥皇尚在世，还准备将亲妹妹周嘉敏——也就是现在的小周后许给樊若水。但后来落第

士子联名拜桥，指责韩熙载取中的九名进士中有五名跟他熟识，事情闹大后，还是国主李煜出面，取消了韩熙载认识的五名进士的资格，舒雅、樊若水均在其中。

张士师大惊失色：“原来韩熙载认识樊若水。”张泌道：“这就是关键。我已经让封三派人去找樊若水了。”张士师道：“呀，阿爹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樊若水的？”张泌道：“买鱼，从知道秦翦兰向他买鱼开始。”又道，“我们走吧。”张士师道：“去哪里？”张泌道：“聚宝山。我已经让封三通知所有人赶去那里，真相大白就在今日。”

此时早过了午饭时间，三人又简单吃了些东西，只是出来后走了一路都没有雇到大车，只好一路步行出城。三人到达韩府花厅时，除了陈致雍、德明及个别侍女、乐伎外，参加过夜宴的人物都已经到场，甚至连江宁府尹陈继善、江宁县令赵长名都闻讯赶来。王屋山缩在屋角，低着头不敢看人，郎粲则远远站在门边，现出一贯高傲的姿态来。

张士师道：“有劳大家再次到场，现在请各位听我指挥。朱相公、韩相公，请你们二位站到屏风这边来。”二人依言走过来。张士师道：“朱相公请站在这个位置……韩相公你站这里……站好了不要动。嗯，还缺德明长老，封三哥，请你过来站到这里……就站在朱相公右首……好，你现在是代替德明长老的位置。”又叫道，“阿爹。”张泌便也走过去，站在韩熙载左首。

周文矩不解地问身旁的顾闳中道：“典狱这是要做什么？”顾闳中摇了摇头，示意不知。只听见张士师道：“各位，当下正在再现杀人时的现场。杀死李云如的凶手就在各位当中，我们要把他找出来。”李家明终于急不可待地嚷了起来：“杀死我妹子的凶手到底是谁？”

张士师道：“别着急，请大家看好了，看着屏风那边，李云如换好衣服出来了……”众人听说李云如出来，惊叫一声，一齐望过去，却见出来的只是耿先生，笑道：“贫道是代演李家娘子的角色。”

张士师道：“大家再请看我的阿爹……”只见张泌从袖中取出一根针，慢慢靠近韩熙载，正要 will 将针去戳韩熙载的腰，突然回头，发现了耿先生正走过来，于是飞快地退后几步，将针戳在耿先生的腰上，随即迅速退

回原位。

张士师道：“朱相公，现在请你回头。”朱铎回头一看，耿先生正痛苦地双手紧捂腹部，不禁一呆，问道：“炼师怎么了？”

张士师道：“现在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众人尚不明所以，未完全会意过来，顾闳中突然走上前来，道：“典狱是说张公扮演的凶手本来要用毒针杀熙载兄，结果被刚换衣服出来的李云如发现了，凶手为了掩饰自己，不得已杀了李云如灭口……”张士师道：“正是。”又放低声音道：“官人现在也知道了，朱铎并不是凶手，本来我也一直怀疑是他。”顾闳中竟然点了点头。

舒雅忍不住地问道：“云如不是死于金杯毒酒吗？怎么……又变成毒针了？”张士师看了一眼墙角的王屋山，她正惊惧地看着自己，不免心想：“王屋山在金杯中下堕胎药，舒雅在茶水中下堕胎药，一个嫉妒情敌不惜加害无辜小生命，一个为了声名甚至可以戕害自己的亲生骨肉，这世道也不知道怎么了。”不愿意再多谈这些人心险恶之事，只简单道：“酒中的毒并不致命，真正导致李云如毒发的是刺在她腰间的毒针，她是中了乌头的剧毒而死。”

李家明狠狠地盯着张泌，道：“凶手是谁？”张泌道：“不是我，我只是临时串演一下，就跟耿炼师扮演李云如一样。真正的凶手……就在你旁边！”李家明扭头一看，旁边竟然是秦蒹兰，讶然道：“是你？”秦蒹兰茫然反问道：“是我？”

张士师忙道：“错了，李官人，凶手在你的另一边！”李家明转头一看，另一边站的人恰是周文矩。

所有的人都愕然呆住，惊得张大了嘴巴。周文矩自己也是瞠目结舌，半晌才道：“我与韩相公素无交往，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他？”一旁江宁县令赵长名听说张士师几日来大出风头，想到他不过是自己手下一小小属吏，不免很有些不忿，有心小露一手，以免让人看轻，当即插口问道：“既是素无交往，周待诏为何又冒昧来到韩府参加夜宴呢？听说周待诏是不请自来，岂非别有所图？”又斜睥了顾闳中一眼，虽没有明说，那意思却分明是暗指他有帮凶嫌疑。

周文矩道：“赵明府有所不知，我与阎中兄是奉官家之命……”他明知道不该说出自己与顾阎中来到韩府是奉国主之命来窥探，可如果不解释清楚，实在难以洗脱嫌疑，便有意略微一提“官家”即刻顿住，旁人立即明白过来，心想：“难怪总有人说官家想重用韩熙载，却又不能完全信任他。”赵长名慌忙道：“原来如此，得罪了。”心中懊恼得要死，后悔实在不该插嘴。

眼见就要冷场，陈继善重重咳嗽了声，道：“张公，周官人说他与韩相公素无交往，无冤无仇。”张泌道：“素无交往是真，无冤无仇倒也未必。”周文矩笑道：“韩相公，你自己倒是说说，我与你有何冤仇？”韩熙载干脆地摇了摇头，道：“半点纠葛也没有。张公，还请你明说，周官人为何要杀我？”张泌道：“因为周官人的小妹周小兰。”

周文矩这时才真真正正大吃了一惊，不知道张泌如何能知道自己小妹这等隐秘之事，却见他又转头问道，“韩相公，你认识周小兰吗？”韩熙载自己也颇为吃惊，仔细想了半天，摇头道：“不认识。”周文矩勃然大怒，道：“我小妹因你而死，你竟然说你不认识她？”

他这样说，就等于亲口承认自己是凶手了。众人正骇异地望着他，却见李家明冲过来扭住他撕打起来，骂道：“原来是你杀了我妹子！我要杀了你……”张士师忙命差役上去将二人拉开。李家明被按坐在椅中，犹自气喘吁吁，朝周文矩怒目瞪视，愤恨不止。

周文矩甩开差役，整了整衣衫，冷笑道：“事到如今，我也不怕不承认，确实是我杀了李云如。我本想利用官家派我来赴夜宴的大好机会，用毒针杀死韩熙载，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正要下手之时，被李云如撞见，我不得不杀她灭口。”

张士师道：“后来我误断舒雅往茶水中下毒，以为找到真凶……”重重看了舒雅一眼，心道，“其实也算不上完全是误断，不过你在茶水下的是堕胎药而已。”舒雅似猜到他已知晓真相，一时赧颜，慌忙垂下了头。

张士师续道：“顾官人提议大家不如就此散去时，周官人却刻意提到毒西瓜一案，应当是想留在韩府，继续找机会向韩相公下手吧？”周文矩道：“典狱猜得不错。”陈继善道：“可你到底为什么要杀韩熙载？”周文

矩道：“我要杀他，自然有他该死的理由。”

众人见他神色之间自有一股大义凛然的坚毅，无不心想：“莫非真是韩熙载犯下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却听他道，“我小妹周小兰肚子里怀了韩熙载的孩子，为长辈不容，被迫跳饮虹桥自杀，她才二十岁……”

韩熙载风度才华为无数女子所迷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他府中姬妾如秦翦兰、李云如、王屋山等均是万中之选，然则毕竟都是出身教坊的风尘女子，此刻忽听他染指良家女子的奇事，无不惊愕异常。

周文矩恨恨道：“韩熙载，你一大把年纪，为老不尊不说，府中又蓄养了这么多美丽的女子，为何还要来招惹我小妹？”韩熙载冷冷道：“韩某从来不招惹女人，只有女人来招惹韩某，况且我根本不记得认识周小兰这个人。”周文矩道：“我小妹长相普通，你自然是不记得。女人于你只是一件衣裳，用完了要么扔掉、要么送人，就连你府中这位江南第一美女，不也是如此下场么？”

秦翦兰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一层红晕，随即低下头。韩熙载似是被戳到了痛处，眼中闪烁着咄咄逼人的光芒，提高了声音，肃色道：“周文矩，我可以明白告诉你，韩某一生中确实有过很多女人，也辜负过很多女人，但只要是我韩某的女人，我都会记得很清楚。如果小兰真有了我的孩子，我绝对不会让她去死……”周文矩冷笑道：“韩熙载，你还真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适才还说不记得周小兰这个人，这会子又叫上小兰了……”

一旁陈继善早就听得索然无味，忙叫道：“来人，快将周文矩押下去！别让他们在这里婆婆妈妈地争女人、孩子什么的，一朝大臣，成何体统！”周文矩道：“陈府尹，韩熙载害了这么多女子，若是其中一个是你妹妹，抑或是你女儿……”不及说完，便被差役们蒙住嘴巴拉扯了出去。

陈继善道：“嗯，耳根总算清净多了。典狱，李云如的案子破了，毒瓜案呢？”秦翦兰惊道：“毒瓜案不是早就破了，德明长老就是毒瓜案的凶手么？”张士师道：“娘子有所不知，德明长老不是凶手，凶手另有其人。”走到门边，叫道：“带他进来吧。”

只见两名差役押着一名渔夫打扮的人走了进来，此人正是那神秘的樊若水。虽然多年不见，舒雅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惊道：“樊兄，你……你怎么这身打扮？”张士师道：“他叫樊若水，就是西瓜凶手。”

秦翦兰惊道：“怎么会是他呢？典狱不是说他在饮虹桥救过云如么？”张士师道：“那是因为若是李云如落水淹死，当晚夜宴就开不成了，他的精心计划亦无法实现，权衡利弊，他当然要先救人。”顿了顿，又道，“樊若水，若不是你急不可待地到积善寺找东西，我们本也怀疑不到你。”

韩熙载大为意外，问道：“你还在怀恨当初是因为韩某才落榜么？”樊若水昂然道：“不错。我本满腹才华，也凭自己的本事名中金榜，仅仅因为之前拜会过你几次，便受你牵累被除名。”

韩熙载看了秦翦兰一眼，心道：“樊若水是你同乡，当初是你将他引荐给我，我知道你隐有让我暗中关照他的意思，这是你第一次求我，所以亦如你所愿。以他的文章水平，他真以为能高中进士么？”他不愿意当众说穿此事，自揭任人唯亲之短，只轻蔑一笑，也不答话。

舒雅忙道：“樊兄原来是因为此事怀恨恩师，可这件事怎么能怪恩师呢，分明是政敌暗中指使人兴风作浪……”樊若水冷笑道：“若非韩熙载张牙舞爪、四处树敌，又怎会牵连我被除名？舒雅兄，你自己也是受害者，为何还替他说好话？”舒雅道：“这个……”

陈继善道：“罢了罢了，你们自己的恩怨回头慢慢再说。樊若水，你先说你到底是如何下毒的？”樊若水傲然道：“这有何难？我时常到老圃瓜地送鱼，偶尔还会代他看瓜，有一次听说他留了两个大瓜给韩府，觉得报仇的机会来了，就问是哪两个瓜，用细杆插入瓜脐，注入了砒霜毒药。”

毒瓜案自一出现便十分诡异，凶手如何往瓜中下毒也困惑了众人许久，此刻听到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许多人不免心想：“原来下毒害人如此容易，以后吃东西前可要好好用银针验过啊。”

张士师尚不明一事，问道：“那你为什么要嫁祸给德明长老？”樊若

水道：“我没有想嫁祸给德明长老，只是砒霜没有用完，想找个妥当的地方藏好。我借住在积善寺，当然知道积善寺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雷音堂了，所以趁左右无人的时候，将瓶子塞进了香炉灰里。”

陈继善道：“太好了，毒瓜案总算破了。书吏，快拿供词给樊若水签字画押，回去就可以结案了。”张泌忽道：“不，这案子还没有破。”陈继善道：“凶犯都自己招供了，怎么还没破？”张泌道：“真正的主谋还没有找到。”

众人顿时开始不自然起来，有些惊讶，又有些惶恐，心下忍不住要怀疑揣度他人，到底谁才是主谋。就连张士师也不知道尚有别情，大惑不解地看着父亲。

陈继善皱眉道：“还有主谋么？”张泌道：“毒瓜杀人案筹划周详，主谋之所以选择西瓜，一定是想亲眼看到韩相公将毒西瓜吃下去。”郎粲惊道：“这么说，主谋也在夜宴当中了？”张泌道：“当然，她人现在就在这里。”便将目光缓缓投向秦蒹兰，问道：“秦家娘子，你自己说，这毒瓜案到底破了么？”

秦蒹兰飞速看了樊若水一眼，毫不迟疑地道：“没有。”惨然一笑，才从容不迫地道，“张公真是好眼力。只是不知张公是如何怀疑到小女子身上的？”顿了顿，又道：“嗯，应该是我适才太心急，忍不住出声为若水辩解，提到他曾经主动下河救云如妹妹。”

张泌道：“不错，这是个很大破绽，小儿士师只向娘子提过李云如落水后为一渔夫所救，并没有说就是你向他买鱼的渔夫，那渡口靠近鱼市，来来往往的渔夫多不胜数，你却是立即知道救人者是樊若水，可见你与他熟识并暗中通过消息。不过，这只是其一，娘子即使适才不开口，我也是早就知道了。”叹息道：“娘子的为人跟容貌一般无懈可击，我本来从来没有怀疑过娘子，相信在场所有人没有怀疑过娘子，说起来纯属侥幸，只是我偶然听到差役说韩府全家自半年前就开始全部吃素，突然想起来，起初小儿士师在金陵酒肆初见娘子时，娘子不是正在向渔夫买鱼么？既然吃素已久，买鱼便只是个遮掩，娘子与渔夫二人都有问题。再说西瓜一事，我也是后来才想通的，大瓜并非老圃主动预留、而是早被娘子预定，想来这预留之计，也只是预先埋伏的棋子，好

让樊若水往里面下毒。另一件可疑之事便是陈致雍之死，陈致雍分明已经进了韩府，看到娘子送店铺伙计出府后，又非要跟出去看看。这‘看’自然不是看热闹，而是他看到了可疑的人和事。我猜想当时樊若水正在竹林中等候，娘子假称送人，不过是要去竹林与其相会。你二人发现陈致雍跟踪后，自然要杀他灭口……”

樊若水忙道：“是我杀了陈致雍，与蒯兰无干。蒯兰离开竹林后，我发现有人跟踪，一时心急，就上前扼住他脖子，防他叫喊，等他死了才发现是陈致雍。”朱铄听他直呼“蒯兰”，显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心中又是失望又是难过。

却听见秦蒯兰道：“一切都是我主使，与若水无干。”陈继善忙道：“不必相争，两人都有份。来人，将他二人都拿下了！大功告成，准备回府。”差役们忙应声上前拿人。张士师早就惊得呆了，一个字也说不出，只心中反复道：“怎么会是她？怎么会是她？”

却听见韩熙载道：“等一等。”他走到秦蒯兰面前，急遽问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秦蒯兰一字一句地反问道：“你说呢？”目光如刀锋般掠过他脸上。他看得出来，她还爱着他，只是，她的爱比死亡更冷酷。

眼见差役要押人出门，朱铄追上前来，不顾众目睽睽，一把扯住秦蒯兰，不甘心地问道：“你……你原来是打算连我一块儿也毒死么？”秦蒯兰不露声色，只淡然看了他一眼，随即挣脱了他，昂然跨出了门槛。

陈继善走过来拍了拍韩熙载的肩头，饶有深意地道：“老韩，今晚你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呀。”韩熙载猛然拨开了他的手，转身就走。陈继善道：“哎，本尹可是好意，你何必冲我发火，你当真以为这些女子都是上世欠你的，该任凭你摆布？”韩熙载仿若未闻，只朝卧榻走去。

陈继善见耿先生怔在一旁，似是感慨无限，忙走近去，低声道，“珍珠，如今你总算明白，我比这韩熙载要好许多了吧。”耿先生道：“嗯，你很好。”陈继善登时喜上眉梢，乐滋滋地道：“那我回府种珍珠去了。你……要与我一道下山么？”耿先生道：“你先走，我等典狱。”扭过头去，张士师正失魂落魄地站在屏风前，承担着深沉而痛彻的复杂情感，

尚未从发觉秦翦兰就是毒瓜凶手的巨大震撼中回过神来。

韩熙载飞奔上二楼，赶到窗口，隔着窗棂凝视着秦翦兰瘦削踟蹰的背影，目送着她走上石桥、进入复廊，遥遥聆听着廊中回响的脚步声，无限的哀伤腾升而起。他再一次感到失去的悲哀——一别两隔，一别生死，刻骨铭心。突然间，从来不肯流泪的他竟有一种落泪的冲动。那一刻，他终于知道，有时候——灾难并非不请自来，而是咎由自取。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听见有人走上楼来，回过头去，原来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韩曜，忍了许久的老泪终于潸然而下。

残阳烧红了晚霞，暮霭中带着紫色，聚宝山也被妆点得格外奇幻华丽。众人押着犯人们下山，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心头百般沉重滋味，只有如血的夕阳将各自身影拉得老长老长。

自踏出花厅那一步，秦翦兰始终没有再回头，但却慢慢开始留恋一路流淌的无尽莲香与风光。到得山下，终于还是忍不住地回望聚宝山，那处宅邸已经被丛林遮住，完全看不到任何存在的痕迹。长久以来，她一直想着会有离开的一天，可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她的心仍然隐隐作痛。

踏上长干桥，金陵城就在眼前，终于要进城了。以往虽有不少苦难的日子，但至少她还相信，幸福即使不在路上，也一定会在路的尽头。而如今她已经清楚地知道，路的尽头将是黑暗的牢狱，命运就是这般捉摸不定。她突然回过头去，望着身后的樊若水——她要是长得没这般美貌，定不会被家人卖入教坊，亦该早已嫁给了这位青梅竹马的同乡，或许可以小家小户地过着贤良安宁的日子，种种花草，养养鸡鸭，偶尔抬头看看云淡风轻，人生岂不完美？哎，实在可叹呀，生是如此偶然，死又是如此必然。岁月往复，多少欢乐，多少忧伤，多少酸甜，多少苦辣，都将过去——她朝儿时伙伴歉然一笑，阴郁苍白的面庞上突然漾开了两朵灿烂的红花，写满了纯朴天真的童年往事，随即纵身跃入了秦淮河中。

樊若水急忙排开差役来拦住她，却只拉到了一片衣角。心爱之人就此从他手中溜走，情意毒酒的杯盏终被砸碎，剩下的只有冰冷尘世中的

一腔绝望与怨恨。

差役怕担负失职之罪，欲跳下河救人。陈继善忙上前喝斥道：“还救什么？你救她便是害她。”差役一愣，陈继善又催道：“还不快走，可别耽误了本尹回府种珍珠。”差役又上前去推樊若水，他却死活不肯动，差役们费了好大劲才将他从桥上拖走。

远远落在人群后面的张士师闻声赶到桥头时，河中早不见了人影，甚至没有留下一点涟漪——舒缓从容的水面泛着夕阳的波光，粼粼闪烁，摇曳有致。不知是何处画舫又有女音唱道：“泛泛渌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随风靡倾。芙蓉含芳，菡萏垂荣。朝采其实，夕佩其英。采之遗谁？所思在庭。双鱼比目，鸳鸯交颈。有美一人，婉如清扬。知音识曲，善为乐方。”

荡漾河心，两岸渺茫。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风不着意，水却含情。往者已逝，来者犹伤。长干桥从此笼罩了一缕淡淡的忧怀感伤，成了一幅镌刻在张士师心中无法磨灭的风景。

(1) 乌头因发毒快是古代标准军用毒药，用以涂抹兵器、配置火药。《三国演义》中关公刮骨疗毒疗的就是乌头的毒。

尾声

韩熙载终于离开了聚宝山，回到阔别多年的凤台里官舍，从此与老妻、儿子过了一年的平淡生活。有一日，他正在书房饮茶，忽朝窗外凝视，道：“咦，你终于来啦。”就此而逝。老管家闻声赶进去察看，却不见丝毫人影。

喧嚣一时的夜宴落毒案终于在一片震撼和悲悯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当人们议论纷纷、歔歔不已的时候，传来了樊若水从大狱中传奇般逃走的消息，张士师也因看守不力被免职。而毒针案的凶手周文矩终被判处死刑，却由于国主李煜的“命灯”长燃，得以免死。

韩熙载终于离开了聚宝山，回到阔别多年的凤台里官舍，从此与老妻、儿子过了一年的平淡生活。有一日，他正在书房饮茶，忽朝窗外凝视，道：“咦，你终于来啦。”就此而逝。老管家闻声赶进去察看，却不见丝毫人影。再看韩熙载时，犹自脸带微笑，大约欣慰到底能与他心爱的人团聚——在那个世界里，他们将永远不再分离。

韩熙载死后，韩府哑巴仆人石头亦神秘失踪，据说有人在江边遇到过他，他正雇船渡江，言辞流利，操北方口音。坊间甚至有流言说，石头本姓陶，是陶谷后人，潜入韩府只为杀韩熙载和秦莦兰报仇，但竟为秦莦兰美色所迷，始终没有下手，直到秦莦兰死后，才下毒杀了韩熙载。

韩熙载死后，国主李煜十分伤感，后悔自己没有知人之明，未及早任用韩熙载为相，决意诏赠同平章事。因为历代没有赠死去大臣宰相职位的例子，有司对此表示异议。李煜说：“当自我开始。”亲自为韩熙载安排丧事，将其隆重安葬在聚宝山东侧。

樊若水逃离金陵后锐意报复。当时南唐苟延残喘，惟一可仗恃者惟大江天险，而北方大宋又缺少精锐水师，他便化装成渔夫在采石江面钓鱼，乘小船，载丝绳，往来于南北岸几十次，测得了江面的准确宽度后投奔北方，向宋朝皇帝赵匡胤建议造浮桥渡江，被采纳。宋军南下之时，于采石架浮桥渡江，浮桥三日而成，与樊若水所测量的尺寸丝毫不差，步兵渡江，如履平地。樊若水由此成为大宋灭亡南唐的关键人物，不由得让人叹息命运的无常。

两幅成为破案关键的《夜宴图》则被收入宫中，在南唐灭亡前被国主李煜刻意派人付之一炬。宋朝有位有名画师听说后有意再现聚宝山夜宴豪华盛景，以惊人的想象力画出了琵琶、舞蹈、休憩、清吹和宴散五幅图，并诡称为顾闳中原作，这便是流传后世的杰作《韩熙载夜宴

图》。

南唐灭亡后，舒雅、朱铎、张洎等昔日夜宴坐上客均投降宋朝，转身由南唐人变为宋朝官员，只有李家明死得惨烈。金陵陷落后，宋军统帅曹彬大开宴席庆功，命李家明率乐工数人奏乐助兴。李家明等人哀痛国破家亡，奏不成曲，曹彬勃然大怒，下令将其全部杀死。

而张氏父子离开金陵前再到聚宝山，远远望见有人在韩熙载大墓祭拜，走得近前，那人却又倏忽不见。惟有墓前几丝淡雅香气似曾相识，又再次挑起张士师心头惆怅，久久挥之不去。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因当时已惘然。

一江春水向东流 ——夜宴背后的南唐史

“原来南唐开国国主李昇原名徐知诰，是徐温养子。为了从徐氏手中夺取军政大权，徐知诰曾预备以毒酒毒杀徐温亲子徐知询，亲自用金杯奉酒道：‘愿弟弟能活千岁。’徐知询猜到酒中有毒，故意取了另一盏金杯，将毒酒一分为二，道：‘希望和兄长各享五百岁。’坚持要与兄长各饮半杯。徐知诰脸色大变，环顾左右心腹，始终不肯接酒。兄弟二人正当众僵持时，伶人申渐高假装贪恋金杯精美，上前夺过两杯酒一齐喝下，揣金杯入怀退出大殿，片刻便头颅溃烂而亡，可见毒药药性之烈，而此刻徐知诰派来解救他的人还在半路上。”

上面这段在《韩熙载夜宴》小说中提到的“金杯毒酒”的惨烈故事，取自历史真事，也由此可以看出李昇建立南唐跟后来赵匡胤创建宋朝一样，均是用阴谋取自他人之手，并无昔日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马上征战打得天下的经历。

李昇，徐州（今江苏徐州）人，字正伦，小名彭奴。其生父名潘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彭奴出生在唐朝末年，适逢黄巢领导农民军起义兵败身亡不久，时局混乱，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彭奴六岁时，父亲潘荣病死，他随伯父、母亲一道来到淮南谋生。不久，母亲也不幸染病身亡，彭奴成了孤儿，为了活命，跟着伯父投身到濠州开元寺做了一名小沙弥，勉强维持生计。刚好淮南节度使、吴王杨行密攻下濠州，到开元寺留宿，偶然见到彭奴相貌不凡，勤劳机警，对答伶俐，十分喜爱，就将他带在身边，还想收其为养子，但亲生儿子们极力反对。杨行密无奈，只好将彭奴给了最得力部属的徐温，彭奴由此成为徐温养子，改名为徐知诰。

杨行密死后，大权落在徐温手中，徐温死后，则落入徐知诰手中。徐知诰称帝后，为了以唐正统作号召，复姓李氏，改名为昇，是为南唐烈祖。李昇还尊徐温为义祖，表示不忘义父养育之恩。但夺位前后对养父亲生儿子的势力都进行了铲除和防范，譬如意图用金杯毒酒毒杀徐知询等。甚至连失势已久的杨氏遗族（杨行密后人）也不放过，将他们全部从润州（今江苏镇江）丹阳宫迁往海陵永宁宫（今江苏泰州）监禁。这些人长期被关在宫中，与外界隔绝，为了延续宗祀，只能男女互相婚配，后全部被南唐所杀，一个不留。

李昇在位七年而卒，长子李璟继位，即为唐元宗。李璟共兄弟五人，因李昇生前钟爱次子和四子，并在病危时有传位四子之意，由此造成李璟兄弟之间矛盾重重。李璟继位时，“以仲弟遂为皇太弟，季弟达为齐王，仍于父枢前设盟约，兄弟相继”，改元“保大”，希望不动干戈保持太平，由此可见李璟身上的文弱气息。

李璟即位之初，尚能锐意进取，攻灭闽国、楚国，南唐疆土遂“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

在外交政策上，南唐有心谋取中原，宋朝建立前，中原王朝更迭频繁，南唐遂与塞北的契丹积极通好往来，隐隐有远交近攻的策略。李昇在位时，契丹曾数度遣使至南唐，献马、羊等。中主李璟即位后，派遣公乘镕由海上至契丹，以续旧好，自此两国使节不断，南唐宰相宋齐丘还曾经利用杀契丹使者事件以离间后晋与契丹的关系。由于南唐雄踞江南、地处江淮，契丹得到燕云十六州后，正处于中原腹地之北，两国互通友好，有夹击中原之势，后周对此深以为忌，有意从中破坏。显德六年（959年）十二月，契丹派遣使者到南唐，南唐特意为契丹使者在清风驿举行盛大的夜宴，使者酒酣之时，离席去上厕所，被后周泰州团练使荆罕儒派遣的刺客所杀。南唐久等不见使者回来，赶到厕所，才发现使者首级已被割走。从此，契丹与南唐断绝往来。

江南自古便是鱼米之乡，经济富庶，民风温软，有浓厚的享乐传统。李璟当了几年皇帝后，生活也开始奢侈起来，专尚浮靡。他爱好文学，诗词都写得很好，现存词四首，如《浣溪沙》：

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多病不胜衣。

沙上未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此情惟有落花知。

“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名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便是他所作。由此，李璟也重用文士，名士韩熙载、冯延巳、江文蔚、潘佑等都在南唐朝中当大官。但这些人都是绣花枕头，对治国施政一窍不通。冯延巳专门拈弄笔墨，不以政事为意。而韩熙载为人更是放荡不羁，他养有姬妾四十余人。朝廷给他的俸禄，全被姬妾分去，他就穿上破衣，背起竹筐，扮成乞丐，走到各姬妾住的地方去乞食，以为笑

乐。

南唐宰相孙晟、户部尚书常梦锡等大臣十分讨厌冯延巳这班只会做表面文章的文士。孙晟将冯延巳比喻成装着狗屎的金杯玉碗。但李璟却十分信任冯延巳，政事都委于他。冯延巳尽力向李璟献媚，他曾说：“当初烈祖在安陆才丧失了几千兵，就不吃不喝，长吁短叹了多天，这是耕田佬的识量罢了，怎能成大事？哪里比得上当今皇上，他派出数万军队在外，还击球宴乐像平日一样，这才是真英主呵！”李璟受到这群文士的包围，日夕饮酒作诗填词，变得昏庸腐败，过着歌舞升平、倚红偎翠的生活。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世宗柴荣伐南唐，掠取江北半数之地。南唐军节节败退，精华丧失殆尽，无力反击。南唐百姓因苦于博征（南唐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征”）及营田（营田是官田的一种，募人耕种，量收租利，南唐曾大兴营田于淮南），纷纷奉酒迎接后周军队。但后周军队军纪极差，专事剽掠，视民如土芥，南唐百姓由此失望，以农具为兵器，褰纸为甲，发动起义，称“白甲军”。后周发军讨伐，竟然屡次不敌这样一支杂牌军，于是后周所得南唐诸州大多为南唐收复。不久后，后周再伐南唐，攻取南唐江北各州，又于长江中击败南唐水师。南唐中主李璟忙割长江以北之地愿以国为附庸，去帝号，改称南唐国主，原所用天子之制皆降损，奉后周正朔。从此，南唐国势不振。宋朝建立后，李璟继续纳贡称臣，奉宋为正朔。

公元961年，李璟忧病死去，终年四十六岁。第六子李煜继位，世称南唐李后主。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等。他“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骀齿，一目重瞳子”，本来是没有机会做国主的，但他的五个哥哥都死得很早，所以才做了太子，意外成了国主继承人。

李煜喜爱文学，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少俊迈，喜肄儒学，工诗，能属文，晓悟音律。姿仪风雅，举止儒措，宛若士人”。然而，他可谓生不逢时，他即位时，正值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先后讨平了南平、后蜀、南汉，李煜深怕遭受与这些亡国之君一样的命运，忧惧不已。只是性情文弱的他对军事和政治没有任何兴趣，不愿意锐意

进取，只知道借酒消愁，与身边的女人春花秋月。

李煜笃信佛教，礼佛极诚，据说这与他祖父李昇小时候在濠州开元寺当过和尚有关。他用库府的钱招募人为僧，金陵的僧人多达万人。又自取法号莲峰居士，退朝后，与小周后换上僧人的衣服，双双跪在佛前，诵读经书，由于长时间跪拜，额头竟起了淤血。僧人犯了罪，不依法制裁，而是让他诵佛，然后赦免。甚至亲临监狱审理囚犯，死罪免死，重罪减轻，小罪释放，宽大不计其数。韩熙载为此上疏道：“狱讼乃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陛下车驾所至，请捐内帑钱三百万，充军资库用。”李煜欣然认“罚”，还说：“绳愆纠谬，靠（韩）熙载矣。”如遇斋日，便在佛前点燃一盏明灯，称为“命灯”，如果命灯彻夜燃烧，罪犯便可减刑免死，反之则将依律处决。一些不法之徒见有机可趁，就用重金贿赂宫中宦官，暗中有命灯中偷续膏油，好使罪犯逃避制裁。

李煜这一佞佛的“爱好”甚至被精明的宋太祖赵匡胤充分利用，他选了一名口齿伶俐、聪明善辩的少年南渡来见李煜，大谈人生和性命之说。李煜信以为真，以为是难得的真佛出世，从此就很少注重治国安邦以及边防守卫，而是整天念佛。有一次，他巡视僧舍时见小沙弥正在削制厕简（长条形竹制薄片，功用近似后世厕纸），生怕厕简芒刺粗糙，信手拿起来在自己面颊上刮试，直到光滑为止。

一国之主如此，文武百官也纷纷仿效，莫不以素食斋戒奉佛为荣。中书舍人张洎每见李煜必论佛法，长于属文的韩熙载专为寺院撰写碑文，就连一些镇守边关的节度使也以专车载佛，随时顶礼膜拜。

如此醉心佛事，贻误朝政，也激怒了一些忠君忧国之士。歙州进士汪洙冒死上《谏事佛书》：“昔梁武事佛，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屈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可惜李煜疏览后丝毫不加收敛。

即使有将领提议加强边防，李煜也极力压制。宋开宝三年（970年）冬，南都留守林仁肇提出：“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岭表，往返数千里，师旅罢敝，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北渡，径据正阳，因思旧之民可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对垒而御

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享其利，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表示愿意领兵北上，收复旧地。甚至还预先为李煜铺好了开脱的退路：他起兵的时候，李煜就向外宣称林仁肇叛变。倘若事成，得利的是南唐，倘若失败，牺牲的就是林仁肇全家，李煜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林仁肇的这一安排十分妥帖，可是对这样的有限的冒险李煜却是“惧不敢从”，只知念佛、填词、醉生梦死。

林仁肇是南唐惟一的一员虎将，以致宋太祖赵匡胤千方百计要除掉他。宋太祖先派人到南唐，暗中画下了林仁肇的画像。得到画像后，宋太祖便把它挂到墙壁上，然后召见正被软禁在汴梁的李从善（李煜亲弟），问他认不认得画像中的人是谁。李从善一时没有认出来，宋太祖便笑道：“这是你们江南有名的大将林仁肇，他即将前来归降，先送来画像作为信物。”李从善回去后，马上亲笔写了一封密信，告知兄长李煜说林仁肇要谋反。恰巧那时林仁肇与部下将领不和，那人就造谣说林仁肇与宋太祖勾结，妄图割据江西自立为王。李煜派人赐给林仁肇毒酒，造成了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

不仅如此，就连东边实力弱小的吴越李煜也不敢碰。沿江巡检卢绛曾经对他说：“吴越是我们的仇敌，将来肯定会和宋朝一道攻击我们，做其帮凶，我们应当先下手灭掉他，免去后患。”李煜却说：“吴越是北方大朝的附庸，怎么能轻举妄动、发兵攻击呢？”卢绛说：“臣请陛下以属地反叛为名先予以声讨，然后向吴越乞求援兵，等他们的援兵到了，陛下就发兵阻挡，臣再领兵悄然前去偷袭，就能一举灭掉吴越。”李煜根本就听不进去。

李煜身边有几个著名的美女。宫女窅娘用帛缠成小脚，用足尖支撑身体舞蹈，“凌波妙舞月新升”，深得李煜赞赏。据说，这是中国古代芭蕾舞的发端，而妇女缠足也是自窅娘起蔚然成风。

李煜妻子周后是钱塘著名美女。周后，小字娥皇，大司徒周宗之女，十九岁与李煜成婚。李煜即位，立为皇后。周后精音律，善歌舞，通书史，至于采戏弈棋，也无不绝妙，可称得上是五代时期的一位才女。据《南唐书》记载：“唐朝盛时，霓裳舞衣曲为宫廷最大歌舞乐章，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大周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

宝之余音复传于世。”可见周后在音律上造诣极深，与李煜可谓是志同道合，因此二人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堪比当年的唐玄宗和杨贵妃。

可惜好景不长。周后四岁的儿子仲宣有一日在佛堂玩耍，刚好有一只大猫趴在佛堂中高悬的琉璃灯上。大猫突然跃下，琉璃灯跟着摔下，小仲宣受惊吓而死。本已经有病的周后惊闻儿子惊悸而死，病情转重，也撒手西去。

周后有妹嘉敏，天真烂漫，清新自然，美色无双。周后死后，周嘉敏妹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史称小周后。据说周后卧病在床时，李煜已经与小周后偷偷私会调情。陆游《南唐书·后纪传》说：“或谓后寝疾，小周后已入宫中。后偶事慢见之，惊曰：‘汝何日来？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对曰：‘既数日矣。’后患怒，至死面不外向。放后主过哀以掩其迹云。”马令《南唐书·后妃传》又经：“后自罗惠殂，常在宫中。后主乐府词有‘衩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道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后来一些画家以李煜与小周后为题材，将二人幽会的情景画入画中，即著名的《小周后提鞋图》。

小周后性爱绿色，所穿衣服，都尚青碧。有一个富人，染成一匹绉绢，晒在苑内，夜间遗忘未曾收取，为露水所沾，第二天一看，其色分外鲜明，后主与小周后见了，一齐称美，于是妃嫔宫人，竟收露水，染碧为衣，号为“天水碧”。后来李煜又在妃嫔宫人的妆束上，想出一种新鲜饰品，用速阳进贡的茶油花子，制成花饼，或大或小，形状各别。令妃嫔宫女淡汝素服，缕金于面，用这花饼装点额上，称为“百花妆”。

在风流浪漫生活的同时，李煜对宋朝卑躬屈节，不断以金帛珠宝结宋朝皇帝的欢心，史载“（李）煜每闻（宋）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之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即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助”，想以此来维持他在江南一隅的统治。由于国库已经枯竭，为了上贡需要，不得不在乾德二年（964年）采纳户部侍郎韩熙载建议，发行铁钱以救急。同时巧立名目收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到后来，就连民间鹅生双蛋、柳条结絮都要抽税。有一阵金陵少雨，有人戏称是：“雨惧抽税，不敢入城。”

为了进一步讨好宋朝，李煜又主动去唐号，改印文为“江南国主

印”，将已封王的诸弟降封为公；贬损制度，下令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其余官称，多所更定；宫殿悉除去鸱吻；甚至亲自穿紫袍接见宋朝使臣，执藩臣礼数。然而他的苟安、他的懦弱、他的无能、他的臣服，并没有改变赵匡胤消灭南唐的决心，便干脆自暴自弃，日日沉湎于酒色。

赵匡胤灭南汉后，便在荆湖造大舰龙船数千艘。当时江南池州人樊若水在南唐不得志，便想归顺宋朝。他假装在采石江面钓鱼，乘小船，载丝绳，往来于南北岸几十次，测得了江面的宽度，以此作为大礼上书宋朝，请造浮桥渡江。赵匡胤考虑到宋军大多为北方人，不习水战，便采纳了樊若水的意见。

宋开宝七年（974年）的秋天，赵匡胤打算出兵攻打南唐，因师出无名，便派左拾遗、知制诰李穆出使江南，召李煜入朝。李煜畏惧宋朝军威，准备入朝，但为大臣陈乔和张洎所阻，李煜遂称病不朝。李穆劝道说：“请国主深重考虑入朝一事，希望将来不要后悔。朝廷（指宋朝）兵精甲锐，物力雄富，恐怕江南不是对手。”李煜之弟李从善之前出使宋朝，一直被扣在汴梁，李煜生怕自投罗网，始终不肯答应。赵匡胤终于有了出兵借口，随即以曹彬、潘美为大将，率兵十万讨伐江南。

曹彬自荆南领战舰东下，潘美在采石架浮桥渡江，浮桥三日而成，和樊若水之前所测量的距离不差尺寸。宋军渡江，如履平地。进至秦淮，江南水陆兵十万列阵于金陵城下。宋军涉水强渡，江南兵大败。

李煜整日在深宫与僧徒道士谈经论道，不问政事。金陵守将皇甫继勋买通宫人，隐瞒战事，李煜丝毫不知亡国在即。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外出巡城，见到宋军满野，金陵岌岌可危，这才知道为左右所蒙蔽，狂怒之下杀皇甫继勋。无计之下，又只好派徐铉、周惟简为使者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向赵匡胤求和。徐铉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赵匡胤道：“朕令李煜入朝，为何违令？”徐铉答道：“李煜事陛下，如子事父，没有过错，为何被伐？”赵匡胤道：“既为父子，为何分成两家。”徐铉无言以对，知道宋帝意在江南，再无回旋余地。

李煜求和不成，急调驻守上江的朱令赉入援金陵。朱令赉率十五万

大军自湖口顺流而下，欲斩断采石浮桥，以解金陵之围。到达皖口（今安徽安庆西南，皖水入江口）时，朱令赉大军与宋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刘遇五千人相遇。刘遇先挥军急攻，朱令赉下令用火油攻烧宋军战舰，宋军正节节败退时，风向忽转，火势反烧朱军，南唐军队不战自溃，主将朱全斌慌忙间投火自尽。此战宋军侥幸得胜不说，还消灭了南唐主力精锐，金陵陷于孤城危蹙中，指日可下。

李煜无可奈何，只好再派徐铉、周惟简出使汴京，并带去贡银五万两、绢五万匹，乞求缓兵。徐铉道：“李煜不是敢违抗圣旨，而是因病不能入朝。请罢兵以拯救一邦之命。”赵匡胤道：“朕已晓谕将帅，不得妄杀一人。”徐铉还要拿出文人的那一套嘴皮子功夫，赵匡胤大怒，拔剑道：“休要多言！江南有什么大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徐铉惊出一身冷汗，急忙退出。

宋军攻打金陵前夕，主帅曹彬忽然称病不视事，诸将都来问候。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物所能医治，只须诸位诚心起誓，克城之后不乱杀一人，我的病就自然好了。”诸将许诺，焚香为誓。曹彬这样约束将士，是因为出征前赵匡胤已下有命令，保护金陵城和江南财富。果然，宋军攻入金陵后，秩序井然。

李煜之前曾慷慨表示要“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一旦失败，也要自焚殉国。他甚至已经在宫中堆好了柴草，但临到最后一刻却放弃了，最终肉袒出降。南唐国亡。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巨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李煜写罢降表后，随即感慨地写下这首沉痛的《破阵子》。这首词曾经在后世引起莫大的非议，大多数人认为李煜拜辞祖庙、北上而为俘虏，理应对着祖宗碑位痛哭流涕，愧对列祖列宗，愧对江南锦绣，愧对

南唐百姓，而李煜却是“垂泪对宫娥”。对于感性的李煜而言，他惟一的不幸并非亡国，而是生在了帝王家。

宋开宝九年（976年），元宵节刚过，李煜及其子弟、官属一行四十五人到达汴京，身穿白衣，到明德楼拜见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没有加害，减死罪一等，因其曾守城相拒，封“违命侯”挂名担任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李煜有自己的宅第，但有人把守，不能随意出入，不能与外人交往，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个比较体面的囚徒。

李煜被封违命侯后，成天长吁短叹，过着凄寂不堪的日子。好在身边还有小周后相伴，总算给他绝望的生活平添了一丝温暖和安慰。就在这年冬天，宋太祖赵匡胤在万岁殿驾崩，留下千古的“斧声烛影”之谜。赵匡胤弟赵光义即位为宋太宗后，除去李煜违命侯的封号，改封为陇西郡公。

然而，赵光义表面上优待李煜，暗地却打美貌的小周后的主意，不断以宫眷的名义召小周后进宫。龙衮在《江南录》中记载：“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出必大泣，骂后主，后主多宛转避之。”明人沈德符《野获编》又说：“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黧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曰：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对妻子的境遇，身为丈夫的李煜除了落泪、任凭小周后泣骂外，别无他法。

也许霸占了别人的妻子多少有些心虚，赵光义总担心李煜会有什么不满之词，千方百计地派人监视、打探他的一言一行。南唐旧臣徐铉后来在宋朝当官，赵光义便宣召徐铉进见，问道：“你最近可曾见到李煜？”徐铉知道宋朝皇帝明令禁止李煜与外人往来，立即惶恐地答道：“没有陛下旨意，微臣安敢私自见他？”赵光义于是说：“我对你信得过的，你尽管去见他。若有人问起，就说是我恩准的好了。”徐铉本就难忘旧主，当下欢喜地去见李煜。

这次会见，双方都不知说什么好。此时，昔日的君已经是行动不得自由的阶下囚，旧日的臣则在效忠对君有灭国之恨的大仇人，当此情形，又还能说些什么呢。然而李煜见到故臣，心情激动，居然一改往日

的谨小慎微，长叹一声说：“悔不该错杀了潘佑、李平。”潘佑、李平都是因为在南唐灭亡前向李煜直谏被杀。徐铉知道利害，没有敢接话。后来赵光义问及谈话内容，徐铉不敢隐瞒，据实禀告。赵光义听了，心中动了杀机。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初七，这天既是乞巧节，又是李煜的生日。郁郁不乐中，他填了一阕感旧词——《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表达了悲哀无奈的心境，以及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正所谓“不幸亡故国，有幸成词宗”。填完《虞美人》后，将它交给歌伎演唱，他自己也击节相和，不知不觉已经泪满衣襟。

词成就了李煜词宗的英名，但这首千古传唱的《虞美人》也将他送上了西去之路。赵光义得知后非常恼怒，认为李煜是故意借词发泄心中的不满，当晚就派使者给李煜送去了牵机药。牵机药是一种剧毒药，吃下去后，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拘挛相接而死，状似牵机。李煜在使者的监视下被迫服药，在极度的痛苦中悲惨地死去，死时年仅四十二岁。死后赠太师，追封吴王。清人袁枚曾引用《南唐杂咏》中的话评价说：“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不久，悲痛欲绝的小周后也追随李煜于地下。才子佳人终成黄土，只剩下长江水日夜不停，滚滚东去。

金风吹我寒 秋月为谁白 ——历史上真实的韩熙载

■《韩熙载夜宴图》

1945年秋天，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预备在北京定居，正巧遇到一座清代王府出售，看房后很是满意，谈妥了价钱，预备买下来。恰在此时，他偶然听说绝世精品《韩熙载夜宴图》落在了北京一古玩商手中，忙赶去看画，鉴定为真品后，当场决定以五百两黄金的高价买下，之前筹划已久的买房计划自然泡汤。

得到此画后，张大千视为无上珍宝，还专门制作了一枚“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的印章，加盖在图卷上。然而到了1951年，旅居香港的张大千移居国外时，突然以筹措路费的名义，将手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及五代南唐董源的《潇湘图》、元代方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以低价卖给了一位朋友，其中，《韩熙载夜宴图》只卖了两万美金。不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时任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赶赴香港，从张大千那位朋友手中以原价购回了三幅画作。张大千最终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三幅国宝巧妙地留在了祖国大陆，现均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关于《韩熙载夜宴图》创作缘由，有两种不同说法：《宣和画谱》记载说，后主李煜打算重用韩熙载，得知其“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裸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颇闻其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顾）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五代史补》则说，韩熙载晚年生活放纵，“伪主（指李煜）知之，虽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过，因命待诏画为图以赐之，使其自愧，而（韩）熙载自知安然”，李煜想借此图来规劝韩熙载，希望他有所悔改。无论如何，此画是顾闳中奉诏而作是确认无疑的。据史书记载，另一待诏周文矩也曾作《韩熙载夜宴图》。元人汤垕在其著作《画鉴》中记载：“李后主命周文矩顾弘中图韩熙载夜宴图，予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弘中笔，与周事迹稍异。”可见元代时顾闳中、周文矩两画尚在。

顾闳中，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南唐元宗、后主时为画院待诏，擅画人物，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周文矩（约907～975），江宁句容

（今江苏句容）人，为人美风姿、擅丹青，颇具精思，工画人物，尤擅仕女，多画宫廷生活，传世作品有《琉璃堂人物图》、《重屏会棋图》、《宫中图》。二人齐名为五代的人物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现传世的《韩熙载夜宴图》世代记为顾闳中所作，因其画卷题跋中有：“顾闳中，南唐人，事后主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杂噪，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纵。然欲见于樽俎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此图乃顾闳中之所作也。”但经文物专家沈从文先生考证，此画并非顾闳中原作，而是北宋人所临摹，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画中人物除韩熙载、僧人德明、状元郎粲三人外，其余男子皆穿绿衣，这是降官的服色，正好是南唐投降后不久宋朝颁布的法令，降官“例行服绿，不问官品高下”，此令至淳化元年（990年）始废；二是画中凡闲人均“叉手示敬”，这其实是宋人礼仪。

无论作者是谁，就人物画而言，《韩熙载夜宴图》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千年以来，凡有此画著录的各书都对它有极高度的评价。

这幅画全长三米，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当晚韩熙载夜宴中的情形，共分五段，每一段画面以屏风相隔——第一段“听乐”，描绘韩熙载在宴会进行中与宾客们听歌女弹琵琶的情景，表现了宾主全神贯注侧耳倾听的神态；第二段“观舞”，描绘韩熙载亲自为舞女王屋山击鼓，宾客都以赞赏的神色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似乎都陶醉在美妙的鼓声中；第三段“暂歇”，描绘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韩熙载坐在床边，一面洗手，一面和姬妾谈话；第四段“清吹”，描绘韩熙载坐听管乐的场面。他盘膝坐在椅子上，好像在跟一个姬妾说话，另有五名乐伎做吹奏的准备，她们虽然坐在一排，但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毫不呆板；第五段“散宴”，描绘众宾客与姬妾们谈话的情景。

这幅画的精彩之处，在于把众人玩乐时的神情和不同性格表现得十分逼真，用笔细润圆劲，设色浓丽，人物形象清俊娟秀，栩栩如生。尤其深入描绘了韩熙载晚年失意，沉郁寡欢的复杂性格——画中韩熙载虽

然处于夜宴欢场当中，却始终双眉紧锁，表情冷漠，在他身上凝聚着深沉的现实矛盾和精神上的空虚苦闷。精微细腻的刻画使得这幅画超越了一般私人生活的描写，成为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风情的杰作，表面的歌舞升平，掩饰不住深刻的危机，韩熙载貌似风流实则悲苦难言的情态，亦超出个人情感的狭小范围，成为南唐王朝“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生动缩影。

■韩熙载

韩熙载，字叔言，淮州北海（今山东）人，平卢军留后韩光嗣之子。他自幼勤学苦读，曾与同乡好友史虚白一道隐居在中岳嵩山读书，后游学于洛阳，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此时他才二十岁出头，正是胸怀天下的年纪。天成元年（926年），后唐发生多起兵变，中原陷入一片混乱，韩光嗣被杀，韩熙载被迫离开中原，与史虚白一道在好友李谷的掩护下逃往南方。

李谷，字惟珍，颍州汝阴（今安徽阜阳）人，后唐进士，为人厚重刚毅，善谈论，与韩熙载交好。他因为家乡靠近淮水，熟悉地形，让韩熙载、史虚白伪装成商贾，从正阳渡淮河，这样可以顺利逃入对面吴国境内。传说几人分手前举杯痛饮。韩熙载对李谷说：“吴国如果用我为宰相，我必将长驱以定中原。”李谷回答说：“中原如果用我为相，我取吴国如同探囊取物。”于是二人就此预定，各自要有一番作为。后来周世宗柴荣果然用李谷为相，采用其谋夺取了南唐淮南之地，李谷进封为赵国公，入宋后不久病死，宋朝赠其侍中，可谓仕途顺利、一生荣光，而韩熙载和史虚白在南唐却无所作为。

当年七月，韩熙载与史虚白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吴国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当时吴国大权已经旁落，执政的实际上是徐知诰，也就是后来的南唐烈祖李昇，朝中最受信任的大臣为宋齐丘，史虚白一见他就说：“吾可代彼。”（《南唐书》）宋齐丘很是不平，想杀杀史虚白的傲气，便设宴招待，等他喝得半醉时，有意让他写作朝廷书檄、诗赋、碑颂等各种文体。不料史虚白握笔在手，笔不停缀，瞬间写完，词采磊落，坐客惊服。徐知诰很是赏识，问他军国大计，史虚白说：“中原方横流，独江淮阜。兵食俱足，当长驱以定大业，毋失事机，为他日

悔。”意思是让吴国趁中原兵乱，一举北上，尽快实现统一大业。然而徐知诰正谋划从吴国夺权，自己当皇帝，哪里有这等远见，因而只是敷衍了事。史虚白看出此人不足以谋，便以有病为由推辞官职，果断离去，从此寄情山水，诗酒自娱，绝意世事，后与其子合力著有《钓矶立谈》一书。

史虚白看出徐知诰目光短浅、成不了大事，韩熙载肯定也能看出来，只是他出身显贵之家，少年得志，名利之心极重，不肯轻易离开官场。初见徐知诰时，便献上《行止状》一篇：

熙载本贯齐州，隐居嵩岳。虽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则慕义来朝，假身为价。既及疆境，合贡行藏集。闻钧巨鰲者不投取鱼之饵，断长鲸者非用杀鸡之刀。是故有经邦治乱之才，可以践股肱辅弼之位，得之则佐时成绩，救万姓之焦熬，失之则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苍翠。某妄思幼稚便异诸童，竹马蒿弓，固罔亲于好弄；杏坛槐里，宁不倦于修身，但励志以为文；每栖心而学武，得麟经于泗水，宁怯义图；受豹略于邳圯，方酣勇战。占惟奇骨，梦以生松，敢期隆印之文，缅愧担簦之路。于是攫龙颌虎须，缮献捷之师徒，筑受降之城垒，争雄笔阵，决胜词锋，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场中劲敌，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鸿儒遥望而进。摧坚垒横行四海，高步出群，姓名遂列于烟霄，行止遂离于尘俗。且口有舌而手有指，腰有剑而袖有锤。时方乱离，迹犹飘泛。徒以术探韬略，气激云霓，瞋目张而闪电摇，怒吻发而惊雷动。神区鬼甸，天盖地车，斗霹雳于山中，未为跷捷；唱樗蒲于筵上，不是酋豪。蕴机谋而自有英雄，伏劲节而岂甘贫贱。但攘袂叱咤，拔剑长嗟。不偶良时，孰能言志。既逢昭代，合展壮图。伏闻大兴隆基，聿齐文教，联显异于中土，走明思于外夷。万邦咸贞，四海如砥，燮和天地。岩廊有禹、稷、皋陶、洒扫烟尘；藩汉有韩、彭、卫、霍，岂独汉称三杰，周举十人，凝王气于神都，吐祥云于丹阙。急贤共理，侔汉氏之悬科。待旦旁求，类周人之设“学而”。又邻邦作畛，敌境连封。一条之鸡犬相闻，两岸之马牛相望。彼则恃之以力，数言而顿见倾亡。此则理之以贤，一坐而更无骚动。由是兴衰之势，审吉凶之机得，上顺天心，次量人事。且向明背暗，舍短从长，圣贤所图，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裹足，渡长淮而弃。遥终赴于天池，星远须还于帝座。是携长策

来诣大朝。伏惟司空楚剑倚天，秦松发地。言雄武则平宽绛、灌，语兵机则高掩孙、吴。经授素王，书传元女。莫不鞭挞宇宙，驱役风霆，牢愁积而髀肉消，顺气激而腕臂扼。一怒而豺狼窜匿，再呼而神鬼愁惊。挞蛮鼓而簸朱旗。雷奔电走，掉燕锤而挥白刃；月落星飞，命将拉龙使兵擒虎。可以力平鲸海，可以拳击鳌山。破坚每事于先登，敌无不克。策马常居于后，殿功乃非矜。国家付以肺肝，用为保障，勋藏盟府，名镂景钟。今则政举六条，地方千里，示之以宽猛，化之以温恭。缮甲兵而耀武威，绥户口而恤农事。谩洒随车之雨，沾沃良田；轻摇逐扇之风，吹消沴气。可谓仁而有断，谦而愈光。贤豪向义以归心，奸宄望风而屏迹。行见秉旄仗钺，列土分茅，修职贡以勤王；控临四海，率诸侯而定霸。弹压八方，遐迩具瞻，威名洽著。况复，临广庭以待士，开上宫以礼贤。前席请论其韬铃，危坐愿闻于典故。古今英杰孰可比论。某方越通津，已观至化，及来上谒，罔弃谏才。是敢辄迹行藏，尽铺毫幅。况闻鸟有凤，鱼有龙，草有芝，泉有醴，斯皆佳瑞出应，昌期集辛。处士谬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奖善，恢圣代之乐贤。昔蒯敬布衣，上言于汉祖；曹刿草泽，陈谋于鲁公；失范增而项氏不兴；得吕望而周朝遂霸。使远人之来格，实正德之克昭。谨具行止如前，请准式。顺义六年七月归朝进士韩熙载状。

畅述生平之志，文采斐然，气势恢宏。然而徐知诰本出身贫寒，长期寄人篱下，为人谨慎，不喜张扬，对韩熙载这样自视极高又不拘小节的热血青年，实在是难以真心赏识，加上此刻正全力夺权，因怕韩熙载节外生枝，有意放他到外地为官，历任滁、和、常三州从事。

直到十一年后，升元元年（937年），徐知诰建立南唐，改名李昇，这才将韩熙载召回都城金陵为官，署为秘书郎，掌太子东宫文翰，属于闲职。太子李璟即位后，因韩熙载是东宫旧僚，开始信用有加。韩熙载趁机又向李璟推荐了好友史虚白，说他有经世治国之才，堪以大用。李璟连忙派人召史虚白到金陵，想看看这传说中的大才子到底有什么本事。史虚白闭口不谈国事，喝得酩酊大醉后在王宫的台阶上撒尿，最终打消了李璟起用他的念头。

韩熙载却没有史虚白那般超脱名利的勇气，他起初尚得到李璟信任，数言朝事，无所回隐。史虚白在其著作《钓矶立谈》对好友有一段

生动描述：

初，熙载自以羁旅被遇，思展布肢体，以报人主。内念报国之意，莫急于人材。于是大开门馆，延纳俊彦。凡占一技一能之士，无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虽久病疲茶，亦不废。接待至诚，奖进后辈，乃其天性。每得一文笔，手必缮写，辗转爱玩，至其纸生毛，犹不忍遽舍。后房蓄声妓，皆天下妙绝弹丝、吹竹、清歌、艳舞之观，所以娱侑宾客者，皆曲臻其妙。是以一时豪杰，如萧俨、江文蔚、常梦锡、冯延巳、冯延鲁、徐铉、徐锴、潘佑、舒雅、张洎之徒，举集其门。熙载又长于剧谈，与相反覆论难，多深切当世之务。故熙载每有表疏，论列闻听，翕然以为当愜。

生动描写了韩熙载如何为了报国延纳俊才，然而他为人孤傲，不事逢迎，很快遭到权臣宋齐丘等的忌恨，陷入朝中党争之中，从此无力自拔。

保大四年（946年），枢密使陈觉擅自调发汀州（今福建长汀）、建州（今福建建瓯）、抚州（今江西抚州）、信州（今江西上饶）兵马进攻闽国福州（今福建），由于南唐将领互相争功，又由于吴越发兵增援闽国，导致南唐军队惨败，精锐尽失，虽灭亡闽国，得到部分闽国土地，但得不偿失，福州也被吴越占领。李璟下诏诛杀陈觉等人，经宋齐丘、冯延巳从中说合后，又改流放蕲州。韩熙载上表弹劾宋齐丘、冯延巳二人与陈觉等结为朋党、祸乱国事。宋齐丘等立即大肆攻击韩熙载性情懒散、嗜酒猖狂、朝直多缺，由于宋齐丘对南唐有开国之功，势力极大，李璟不得不罢免韩熙载，甚至一度贬其为和州司马。

这一次被贬对韩熙载打击很大，热情终于逐渐冷却，满腔抱负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他对人生充满了挫败感，决意选择随波逐流来等待生命的终结。在外面当了多年小官后，锋芒也开始收敛，最终再次被召回京师，任虞部郎中、史馆修撰，后拜中书舍人。

此时正值后周大军进攻淮南，李璟命其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元帅抵御周军，却又因为父亲曾欲立李景达为太子而不放心，又加派忌贤妒能的陈觉为监军使，韩熙载劝阻道：“亲莫过亲王，重莫过元帅，何再任命监军使！”然而李璟不听，最终酿成了南唐彻底惨败，被迫割让淮

南十四州给后周，并称臣纳贡，从此再无实力与中原抗衡，只能苟安于一隅。后周一方谋划的主要军师，正是韩熙载好友李谷。

因痛失淮南，李璟怒杀心腹宰相宋齐丘，但仍不免时常郁郁，不久病死。后主李煜即位，任命韩熙载为吏部侍郎。不久因国用不足，韩熙载请铸铁钱，与宰相严续争论，声震殿廷，被李煜认为失礼改授秘书监。但一年后仍然认为韩熙载有才，复官为吏部侍郎，并升任兵部尚书、充勤政殿学士承旨。

此刻的韩熙载，已经在反反复复的仕途沉浮中被消磨掉了最后的雄心，日益旷达不羁，沉湎于声色，不久被人弹劾放纵不检点，贬为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安置于洪州。韩熙载不愿意离开金陵，上表乞哀，表示要尽斥诸伎。李煜见他年老可怜，又有悔改之心，便将他留了下来，不料韩熙载立即故态复萌，又大开夜宴，夜夜笙歌。李煜由此叹道：“吾亦无如之何！”

开宝元年（968年）五月，韩熙载撰成《格言》五卷、《格言后述》三卷，进献给后主李煜，并上疏“论刑政之要，古今之势，灾异之变”。李煜读后很是赞赏，遂升任韩熙载为中书侍郎、充光政殿学士承旨，这是韩熙载生前所任的最高官职，但始终没有担任过宰相。

开宝三年（970年），韩熙载病死。据《十国春秋》记载，其墓志铭为：“庚午岁秋七月二十七日，没于京凤台里之官舍。”一直在重用还是不用之间徘徊不定的李煜阅读韩熙载旧作，非常痛惜，特下诏赠韩熙载左仆射、同平章事，即宰相之职，谥“文靖”。韩熙载生前未能得到的官职，终于在死后得到，他地下有知，不知道该是何种反应。

■秦蒛兰

秦蒛兰色诱陶谷（原字为“穀”）是古代外交史上的著名事件，以致后世再提类似的美人计时，都会直接说“用秦蒛兰之计”。

陶谷，字秀实，邠州新平（今陕西）人，本姓唐，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而改姓陶。他父亲唐浼本是夷州刺史，兵乱时被邠帅杨崇本所杀。当时陶谷年纪还小，跟随母亲柳氏改嫁给杨崇本，在杀父仇人的养育下

长大。他少时博闻强记，精通经史，善隶书，能写一手好文章。出仕后晋后，很快因文章才华得到宰相李崧赏识，奏为著作佐郎、集贤校理，改监察御史，后迁虞部员外郎、知制诰。后周时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

陶谷曾受后周世宗柴荣派遣出使南唐，南唐方面负责接待的是正是韩熙载，因为都是北方人，开始倒也能颇尽礼数。据说有一日陶谷在驿舍闲逛，顺手在亭壁上题写十二个字：“西川犬百姓眼马包儿御厨饭。”众人均不解其意，只有宋齐丘看了说：“这是一个字谜，‘西川犬’是蜀犬，即‘独’字；‘百姓眼’是民目，即‘眠’字；‘马包儿’是爪子，即‘孤’字；‘御厨饭’，是官食，即‘馆’字。这个字谜的意思是‘独眠孤馆’。”

后来陶谷面见李璟时，态度倨傲无礼，南唐君臣都很气愤，却因不敢得罪后周而无可奈何。只有韩熙载说他有办法整治陶谷，于是派秦蒨兰装扮驿吏之女接近陶谷。秦蒨兰纤纤弱质，温柔美丽，果然引起了陶谷的注意。秦蒨兰又有意编造悲苦身世，引来同情，晚上时更是主动投怀送抱，陶谷又爱又怜，遂入圈套。他怜悯秦蒨兰“际遇”，有意娶其为妻，特意填《风光好》以表心意：

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
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
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
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几日后，中主李璟再设宴会招待陶谷，陶谷不肯饮酒，颇有正人君子派头。韩熙载于是唤秦蒨兰出来劝酒，陶谷这才知道中了美人计，羞愧得无地自容，灰溜溜地回后周去了。

宋朝建立后，陶谷改吏部侍郎，仍为翰林学士承旨，宋代法物制度多为他所定。后累加刑部、户部尚书。开宝三年（970年）卒，享年六十八岁，赠右仆射。著有《清异录》一书。

明人唐寅（唐伯虎）曾根据秦蒨兰色诱陶谷的故事绘制《陶谷赠词图》，并在上题诗道：“一宿姻缘逆旅中，短词聊以识泥鸿。当时我作陶承旨，何必尊前面发红。”诗情画意，寓意殊深。此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

物院。

■樊若水

樊若水，字叔清，南唐池州（今安徽贵池）人。他多次到金陵参加进士，屡试不第，又上事言事，不被权臣重视，遂谋降宋。他在采石江上借钓鱼为名，暗测江面宽窄并绘成图。

开宝七年（974年）七月，樊若水听说宋朝将伐南唐，便潜至汴京，上书陈平南唐策，请造浮桥渡江。宋帝赵匡胤立即召见，樊若水呈上长江形势图，赵匡胤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又问其名字来历。樊若水说：“唐朝有个宰相叫倪若水，为人刚直，我很仰慕他，所以给自己也取了这个名字。”旁人一听都暗笑不止，原来那唐宰相名字叫倪若冰。赵匡胤知道此人腹中墨水有限，也不好明说，便赐名为樊知古，字仲师，赐进士及第、舒州团练推官、赞善大夫。

舒州就在樊若水家乡池州的对江。樊若水上任后，除了谋划军事外，还不断派人过江，与潜伏在南唐的间谍一起探取南唐情报。他本人亲人眷属尚滞留在池州，怕南唐加害，直接写信向李煜索要，李煜不敢得罪，急忙派船送他家属渡江。后宋军南下，樊若水充任向导，在采石造浮桥渡江，尺寸与其之前所绘图形不差尺寸，宋大军得以顺利渡江，直抵金陵。可以说，樊若水是直接导致南唐灭亡的关键人物。

南唐灭亡后，樊若水擢升侍御史，累任诸路转运使。任西川转运使时，境内爆发王小波起义，因望风而逃被免职，忧悸而死。

明人余翹曾根据樊若水故事创作乐传奇剧本《量江记》，一度名噪一时，至今仍不时有剧团上演。

■张泌

此张泌并非同时代诗人张泌，而是南唐句容县尉张泌。与其他南方政权制度多不完备不同的是，南唐的县级官制沿袭唐制，令、丞、簿、尉大都全设。

李煜初登帝位之时，正值淮南败后，南唐丧师失地，内忧外患已趋

严重，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句容县尉张泌有感国势江河日下，上疏奏请致治，要他仿效西汉文帝，“服勤政事，躬行俭约，思治平，举贤良”，并具体条陈十项“急务”：“一曰举简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责臣职，三曰明赏罚以彰劝善惩恶，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权，五曰询言行以择忠良，六曰均赋役以恤黎庶，七曰纳谏诤以容正直，八曰究毁誉以远谗佞，九曰节用以行克俭，十曰克己以固旧好。”最后语重心长地嘱咐李煜：“审先代之治乱，考前载之褒贬，纤芥之恶必去，毫厘之善必为。”李煜览疏大喜，优诏慰答，可惜他能容忍臣下上疏却不能从谏如流，未能付诸实施。

■李家明

李家明，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南唐中主李璟时为乐部头，为人诙谐敏捷，善为讽词。宰相宋齐丘权势熏天，晚年得一儿子，却又迅速夭折。宋齐丘十分悲恸，日夜哭泣。李家明便写了一首诗《讽宋齐丘哭子》：

安排唐祚革强吴，尽是先生作计谋；
一个孩儿摺不得，让皇百口合如何？

前面两句是说李昇废掉吴国建立南唐，都是宋齐丘的计谋。李昇立国后，将原先吴国杨行密后人全部关在海陵永宁宫（今江苏泰州）。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柴荣攻打南唐淮南之地，为了利用杨氏声望，下诏慰问被关在永宁宫的杨氏族人。当时南唐元宗李璟在位，闻讯后听从宋齐丘之计，派兵将杨氏全部杀死，杨行密子孙由此灭绝。李家明后两句提的就是这件事，意思是你自己死一个孩子都不得了，当时杀死杨氏百口人时又该如何，讽刺宋齐丘杀戮过重。

李家明特意将这首诗写在纸鸢上，放到宋齐丘家宅上空。宋齐丘看了诗后，颇觉有理，这才止住哭泣。

李家明在后主李煜时事迹不详，只在与《韩熙载夜宴图》有关的史籍上提及他为教坊副使，与其妹李姬（即夜宴开场弹奏琵琶的女子）一道参加夜宴。《全唐诗》收其诗四首。

至于宋大将曹彬杀南唐乐工一事，为历史真事。宋祖赵匡胤命诸将征江南，大将曹彬与诸将约，城破之日，誓不妄杀一人。然而入城后因乐工悲恸国破家亡、奏不成曲，终大开杀戒。死难乐工被埋在一处，后人将其坟命名为“乐官山”，有诗吊曰：

城破辕门宴赏频，伶伦执乐泪沾巾。
骈头就戮缘家国，愧死南归结绶人。

■舒雅

舒雅，字子正，安徽歙县人。幼好学，才气过人，善诗文，韩熙载门下数十人，共推舒雅为首，南唐保大八年（950年）庚戌科状元。但其在南唐无所作为，留下的事迹都是与韩熙载一道风流的浪荡事迹。

南唐灭亡后，舒雅入宋为将做监丞，参与编纂校订《文苑英华》、《史记》、《论语正义》、《七经疏议》等书。累迁职方员外郎，后出守舒州。他与翰林学士杨亿等人写诗唱和，被后世称为“西昆派”，结有《西昆酬唱集》一书。

■德明

德明虽是僧人，却是韩熙载心腹友人。据《南唐拾遗记》记载，韩熙载曾经对德明解释为何夜宴笙歌，说：“吾为此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意思是借酒色自污，以免被国主李煜重用拜相。德明问为什么要这样，韩熙载说：“中原常虎视于北，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端。”可见他已经预料到南唐将为宋所灭，正所谓“日月俱照，燭火销光”，他不愿意当一个亡国宰相，成为千古笑柄。

史书记载为宋人细作的僧人另有其人，被称为“小长老”，应该就是之前提过赵匡胤所派与李煜谈论佛法的伶俐少年。

■郎粲

郎粲，籍贯、经历不详，约于宋乾德五年（967年）在南唐进士考试中夺魁，当时才二十来岁，因喜歌舞，也成为韩熙载夜宴席上的宾客。

■陈致雍

陈致雍，莆田人，仕闽为太常卿。入南唐，以通礼及第，除博士，迁秘书监致仕。

■朱铎

朱铎，南唐江南书法大家。徐铉所撰蒋庄武帝庙碑，为其所书，在蒋庙门外。张懿公神道碑，亦其所书。

■耿先生

耿先生生平事迹见宋人郑文宝所撰《南唐近事》：女冠耿先生，鸟爪玉貌，甚有道术。获宠于元宗，将诞前三日，谓左右曰：“我子非常，产之夕当有异。”及他夕，果震雷绕室，大雨河倾。半夜雷止，耿身不复孕，左右莫知，所产将子亦随失矣。

■陈继善

陈继善事迹见宋人郑文宝所撰《南唐近事》：陈继善自江宁尹拜少傅致仕，富于资产，性鄙屑，别墅林池，未尝暂适。既不嗜学，又杜绝宾客，惟自荷一锄，理小圃成畦，以真珠千余颗若种蔬状，布土壤之间，记颗俯拾，周而复始，以此为乐焉。

■乐舞

因为是夜宴，自然少不了音乐歌舞。李云如所奏琵琶曲目已不可考，小说中的烧槽及双凤均为史实，为琵琶中的精品。实际上，《韩熙载夜宴图》李氏所弹的曲项长颈琵琶（即为当今的琵琶）并非中国原创，而是南北朝时由印度经西域龟（qiū）兹（cí）（今新疆库车）传入中原。琵琶原名批把，“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刘熙《释名》）。而中国自己的古琵琶四弦有柱，形似月琴，因魏晋名士阮咸（阮籍之侄）擅弹此器，又被称为“阮咸”。汉宫女王昭君出塞，弹的其实是阮咸，而不是真正的琵琶。

王屋山所跳《绿腰》亦作《六么》、《录要》、《乐世》，是唐代

创制的著名软舞，流传甚广，故有“六么水调家家唱”的诗句。唐代诗人李群玉有一首《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

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
华筵九秋暮，飞袂拂云雨。
翩如兰苕翠，婉如游龙举。
越艳罢前溪，吴姬停白纻。
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
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
坠珥时流盼，修裾欲溯空。
唯愁捉不住，飞去逐惊鸿。

极写《绿腰》之飘逸妩媚。

后记

——关于《韩熙载夜宴》小说

《韩熙载夜宴》小说是一个在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上发挥了想象力的原创故事。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时间，选择为公元969年（开宝二年），也就是韩熙载死前一年、南唐灭亡的前六年。在这样时代背景下举办的夜宴，本身就有着极大的功利性，美酒女色、轻歌曼舞中混合着天下局势、南唐国运、君臣猜忌、宾主心机、男女谎言，由此上演了一幕荒诞离奇的悲喜剧。

在本小说中，没有绝对的主角人物，真正的核心角色只是韩熙载夜宴。一场夜宴，一家兴衰，一朝更替。

后主李煜本是个感性的文人，对政治亦毫无兴趣，因而南唐国事到了他手中时，常有不依制度、率性而为之举。而处于大变局中的历史人物，始终只是历史博弈的棋子，不可避免地与时局所挟制，如韩熙载，如秦蒺藜，如樊若水，常常表现出惊人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本能地、或是有意地做出一些大异于本性的举止来，因而本小说中的故事，虽是作者所杜撰，却未必完全没有可能发生。

历史人物是在真实与虚妄之间，而人性还在最深处。

本小说除了故事以外，历史环境、人物均尽可能复原为古代风貌，在各种细节上力图做到有考据可循——主要人物均为《韩熙载夜宴图》中之真实到场人物，人物命运和故事背景亦符合正史；文中所涉及到的古代刑事案件司法流程，官府对案发现场的勘验、监当，甚至包括监狱的方位、建制、守卫、进出管理、对犯人的具体看守等等，均取自相关典籍；还原描绘了南唐金陵的山水胜景、酒茶簞食、奇闻逸事、风土人情等，让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也可以阅览南唐时期的官场百态及市井众生相。小说中所描绘的金陵地形图采用《金陵地志图考》中《南唐江宁府图》，有部分地名与《十国春秋》不符，特意说明。

正如小说中尾声中所提，流传于后世的《韩熙载夜宴图》（今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并非南唐人顾闳中原作，而是由宋人所临摹，这点已经为沈从文先生明确考证，不再赘述。

《韩熙载夜宴》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以及即将出版的《孔雀胆》、《大唐游侠》等书共同组成了我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杨瑞雪女士对我的巨大鼓励，感谢刘海涛、逯卫光二位先生专业而细致的工作，感谢本书的设计师孟纪原先生。正是他们的热心帮助和不懈努力，才使得这本书得以顺利付梓。

吴 蔚

2009年9月30日于北京

吴蔚 著

大汉公主

上

下

中国古代大家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大汉立国不久，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七天之久。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细君远嫁，解忧和亲，苏武牧羊，李陵降胡。英雄与美人，铁血与柔情，残酷与浪漫，野性与天真，交织出一曲猎猎大风歌……



目录

Contents

内容简介

上

引子

第一章 秦月汉关

第二章 金剑之谜

第三章 长乐未央

第四章 春风有意

第五章 桃李不言

下

第六章 众叛亲离

第七章 人生如寄

第八章 黄鹄悲歌

第九章 红艳沙尘

第十章 故人长绝

尾声

附篇 《大汉公主》大事编年

附篇 西汉官职简表

附篇 大汉公主诗文辑录

后记 ——关于《大汉公主》小说

返回总目录

吴蔚 著

大汉公主

上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大汉公主（上）

吴蔚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汉公主：全2册/吴蔚著．——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3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035-3

I . ①大...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41340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文案统筹 刘海涛

责任编辑 逯卫光 翟琰萍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厚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名 大汉公主 (上)

作 者 吴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0

字 数 233千字

版 本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0035-3

定 价 48.00元(上下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大风起兮云飞扬。

——题记



引子

除了以公主出嫁外，大汉每年还要送给匈奴大批衣物、丝絮、丝绸、粮食、酒等，称为『岁奉』，单于可谓人财两得，此即后世所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之来历。

公

公元前200年十月朔日^[1]，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正式迁都长安，在新落成的长乐宫举行盛大的庆贺典礼。

按照大汉所采用的历法，这一天正好是新年的第一天。

中国传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象征帝德，以五行相生相克表示王朝的嬗替——黄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因从前秦文公出猎时曾获得一条黑龙，认为这是秦得水德的符应，由此来定制度：衣、服、旄、旌、节、旗，色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定方式为六寸，舆轨宽六尺^[2]，又以六尺为步，乘六马；更改“黄河”名字为“德水”，称百姓为“黔首”；水主阴，阴主刑杀，行政以刚毅严峻为上，事事依决于法度，摒弃仁恩和义，以合水德。

刘邦出身平民，对礼制一无所知，入关后听说秦代祭祀白、青、黄、赤四帝，就理所当然地以为所缺黑帝祠是等改朝换代者补上的，于是立黑帝祠，以符合五行。

大汉既自命水德，因而也袭用秦正朔服色，所有参加朝贺典礼的王公大臣均是一袭黑色禅衣，头上则戴着刘氏冠^[3]。负责警戒的车骑步卒虽然内穿绛色絮衣及红色裤子，然而戎服外还罩着玄色的铁短甲，手中所执旌旗也尽是黑色。放眼望去，长乐宫内外尽是黑压压一片。

这是大汉立国以来第一次举行朝仪大典，由曾经担任秦朝待诏博士的叔孙通制定礼制——诸侯群臣在执礼官谒者的引导下依次鱼贯而入殿门，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按次序站在西方，文官自丞相以下按次序站在东方。车骑步卒组成的仪仗左右分站，夹陛而立，卫官张旗，郎中执戟，气氛森严异常。顷刻，只听钟鼓齐鸣，皇帝刘邦和皇后吕雉缓步登殿，面南升坐。

刘邦本人戴着垂着白玉珠旒的冕冠，穿着一身端庄华贵的冕服，黑色衣服上绘着日、月、星辰、龙、山、火、华虫、宗彝八种图案，称“八章”——其中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之意；龙象征应变；山象征稳重；火代表光明；华虫是一种善斗、不易屈服的雉鸟，象征文丽；宗彝则是祭祀用的器皿，象征忠孝。自春秋战国以来，贵族均有配饰兵器的礼俗，

刘邦的腰间也配挂着一柄黄里宝剑，正是昔日他用来斩断白蛇的那柄传奇宝剑。他身侧的皇后吕雉头戴步摇，穿着袖口极其宽大的黑褐色袍服，上面绘着五彩野鸡图案。一张脸绷得老紧，愈发令她显得老气横秋。

这时，掌管宗庙、礼仪的大行高声呼叫，命群臣依次上前拜见，场面宏阔，秩序井然。群臣无不俯伏垂首，震恐肃敬，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喧哗失礼。大行又传语平身，群臣才敢起身趋退，仍旧依次站立两厢。接着，便分排宴席，称为“法酒”。刘邦坐在龙案宴饮，其他人则依次分席侍宴。

刘邦本人起自草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手下功臣除张良、张苍、叔孙通三人出身尊贵外，其余均为布衣将相，粗疏淳朴，不识礼仪。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王公大臣如此尊卑有序，欣喜万分，道：“朕今日才知道身为皇帝的尊贵。”当即授叔孙通为太常，赐黄金五百斤。

然而，对于立国不久的大汉而言，天下尚不太平，刘邦还没有高兴几天，韩王韩信^[4]又在封地太原郡发动叛乱，并勾结北方匈奴，一同挥师南下。

韩王信是六国贵族后裔，身高八尺五寸，长得一表人才，他在楚汉相争时坚定不移地站在汉军一方，唯刘邦马首是瞻，立下不少战功，因而在大汉立国后被封为韩王，封地颖川，定王都于阳翟^[5]。刘邦本是市井无赖出身，为人刻薄寡恩，天下初定后，即开始有计划地铲除异姓王，将为大汉立下汗马功劳的楚王韩信冠以企图谋反的罪名逮捕至京师，贬为淮阴侯后软禁起来。而韩王信雄壮勇武，封地颖川又是兵家必争的战略重地，亦深为刘邦所忌。不久，刘邦以防御匈奴为借口，将韩王信封地迁至太原郡，以晋阳为王都。韩王信虽遭迁徙贬斥，却犹自存有忠君之心，特上书刘邦，告知“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求迁王都至马邑^[6]。马邑在雁门关外，靠近边境，韩王信将王都迁至更危险的地方，无非是想御敌于国门之外，保内郡平安。然而匈奴人反应极快，就在他迁都后不久，匈奴冒顿单于率大军包围了马邑。韩王信兵少势弱，无力还击，不得已只能利用匈奴人贪利的天性，多次派使者出

城，奉上金银珠宝，请求冒顿单于退兵。刘邦得知消息后，怀疑韩王信暗通匈奴，下书切责，韩王信担心会被汉廷诛杀，便干脆以马邑之地请降匈奴。

刘邦自认为对韩王信有知遇之恩，忽听到他勾结匈奴谋反，勃然大怒，决意亲自率兵平定。当年冬天，刘邦率领三十二万大军出征太原郡，帐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一路凯歌高奏，击溃了韩王信的军队，韩王信本人也逃跑北投匈奴。

时值冬季，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十之二三的汉军兵卒不耐严寒，冻坏了手脚，难以持续作战。但刘邦获胜心切，打算乘胜追击，彻底击退匈奴，还是挥师进军到晋阳一带，欲与匈奴主力决一死战。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又被称为“胡”，传说其先祖是夏后氏[7]后人，生活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到战国时期，匈奴逐渐强大，经常南下，掠夺内地的人口、牲畜与生活物资，相邻的燕、赵、秦三国深受其害。到战国后期，各诸侯争霸中原，无暇北顾，匈奴趁机占领了河套地区。秦统一中国后，方士卢生有“亡秦者胡也”的谶语，令秦始皇深为忌惮，命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秦军北击匈奴，却匈奴七百余里。在秦军的强力打击下，匈奴首领头曼单于率部向北退却，胡人从此不敢南下牧马。

秦汉之际，匈奴冒顿杀死生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东击东胡，西攻月氏，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8]，统一了匈奴各部，达到了其史上最强大最鼎盛的时期。又趁楚汉相争之机，重新夺回了当年蒙恬所收复的失地，严重威胁到中原的利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韩王信的叛降，无异于令大汉北方边事雪上加霜，难怪刘邦一听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御驾亲征了。

对仗韩王信的节节胜利坚定了刘邦要击败匈奴、解决边患的决心，他听说冒顿单于驻扎在代谷[9]，便想擒贼擒王，先后派出十几批侦察探查虚实。前哨探军打听到匈奴驻在代谷的尽是老弱残兵和瘦弱牲畜，刘邦更是获胜心切，急欲出击。只有出使过匈奴的郎中刘敬[10]持反对意见，道：“两国交战，宜夸矜其长，而臣出使匈奴时只见到老弱羸畜，必然是冒顿单于有意匿藏了精锐士兵和肥壮牛马，故意示弱，好作诱敌之

计，仗奇兵争利。”极言不可轻易出击匈奴。

刘邦闻言勃然大怒，怒骂道：“你不过是个以口舌得官的齐虏，今日竟敢在朕面前妄言沮军。”下令逮捕刘敬，给他手足戴上刑具后囚禁起来，预备凯旋回师时杀其祭旗。

刘邦随即亲自带领先头轻骑部队进军到平城^[11]，预备抢先截断匈奴退路，与后军南北夹击，生擒冒顿单于。孰料平地里忽然冒出无数匈奴伏兵来，将汉军团团围困在白登山。刘邦这才知道中了匈奴诱兵之计，后悔不听刘敬劝告。

包围白登山的四十万匈奴骑兵尽是精锐，刘邦一行既无力突围，在外的汉军也难以援救。被围七天七夜后，汉军断粮断水，濒临危困的边缘。多亏护军中尉陈平出谋划策，想出一招“美人计”来——用重金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12]，又另外附上美女画像和书信，信中称如果单于继续围困白登山，汉天子将送许多美女给单于以解困厄。阏氏见那画中女子千娇百媚，担心汉女得宠后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称汉主有神灵保佑，极力劝说冒顿撤军。

冒顿本与韩王信旧部曼丘臣和王黄约好共围汉军，但二人迟迟不到会师地点，冒顿怀疑他们已经投降汉军，又听说汉军援兵即将赶到，时值天降大雾，冒顿唯恐局面对自己不利，遂采纳阏氏的建议，打开包围圈的一角，让汉军撤出。之后，冒顿率军离去，刘邦也收兵而归。

刘邦脱险后，立即将先前进言可击匈奴的十几名探军斩首，并赦免下狱待决的刘敬，赐关内侯爵位。汉初承袭秦代二十等爵以赏军功，本来列侯有自己的封国，享受食其租税的特权，但关内侯是二十等军功爵制之第十九级，是仅次于列侯的高爵，因而是空爵，没有食邑。刘邦因刘敬深谋远虑，有先见之明，特诏其食禄两千户，号建信侯。

“白登之围”后，冒顿单于仗着兵强马壮，经常侵扰劫掠大汉边郡。刘邦兄长刘喜本被封为代王，率兵镇守晋阳，然而当匈奴来攻时，他恐惧得不能自己，竟然弃城逃走。临阵脱逃本是死罪，但刘邦顾念兄弟之情，不忍致法，只废刘喜为合阳侯，另立皇子刘如意为代王。

直到这时，刘邦才彻底意识到天下初定，师劳兵疲，亟需恢复元气，而匈奴骑兵来去如风，难以用武力征服，既然力不如人，只能用一时之计，遂采纳刘敬之对策，决意与匈奴和亲——将亲生女儿鲁元公主刘乐嫁给冒顿单于，以女子和财物来换取和平。由于皇后吕雉强烈反对，刘邦最终选宫人所生之女冒充嫡长公主嫁往匈奴，由此开中国和亲之始。

白送的娇美公主和大批财物终于讨得了匈奴的欢心，冒顿单于与大汉约定结为兄弟，各自以长城为界，汉人不出塞，匈奴不入塞。除了以公主出嫁外，大汉每年还要送给匈奴大批衣物、丝絮、丝绸、粮食、酒等，称为“岁奉”，单于可谓人财两得，此即后世所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13]之来历。

和亲换来了安边的局面，虽然两国边境一带小规模的战斗从未间断，但终冒顿单于去世，匈奴确实没有再大规模地入侵中原，两国关系得到暂时的缓和，大汉也得以休养生息。

从汉高帝^[14]刘邦到汉惠帝刘盈，再到汉文帝刘恒，冒顿单于历经三朝，总共娶过三位大汉公主。冒顿死后，其子老上单于又先后娶了两位汉公主，到其孙军臣单于时，则达到了顶峰，不但娶到了五位汉公主，第四位昭阳公主和第五位孙公主更分别是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的亲生女儿，是货真价实的大汉公主。

尽管大汉自开国皇帝刘邦开始，便刻意用女子和财物来笼络匈奴，然而匈奴单于性本贪婪，且无信义，经常违背盟约越界劫掠汉地。汉文帝和汉景帝在位期间，匈奴先后多次侵入边郡。最严重的一次，战火甚至烧到京畿之地甘泉，距长安仅数十里，京师震动，全城戒严。军臣单于甚至还在“七国之乱”时与赵王、吴王等人勾结，意图趁火打劫，干扰中原政局。汉廷对于匈奴的入侵坚决地予以了抵抗，李广、程不识均是在边界备战、抗击匈奴中涌现出来的杰出将领。只是，汉廷从始至终采取守势，只要匈奴稍微示和，便又既往不咎，继续奉上公主与财物。

和亲虽然多少带有屈辱苟安的性质，却还是为大汉王朝赢得了宝贵的恢复之机。由于社会安定，汉初几任皇帝均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终于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只

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各郡国的仓廩堆满了粮食；太仓[15]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致腐烂而不可食；国库中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到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天下殷富，国力雄厚。虽然刘彻登上皇位之初即申明和亲约束，并步景帝后尘，以亲生女儿孙公主[16]出嫁匈奴，以示和亲诚意，孙公主由此成为第五位嫁给军臣单于的大汉公主。然而，年仅十六岁的刘彻首创帝王年号，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切的一切，表明新天子年纪虽轻，却是意气风发，雄才大略，令人耳目一新。

刘彻初登帝位，即调名将李广任未央宫卫尉，另一名将程不识则出任长乐宫卫尉，并时常召两位老将彻夜长谈，以更多地了解匈奴情况。传说刘彻不避闲言，亲信男宠韩嫣[17]，甚至到了同起同卧的地步，也是因为其祖父韩颓当在匈奴生活多年，而韩嫣本人亦熟知胡人的兵器和阵法。有见识的人们暗中推测，在这一任天子手里，大汉对匈奴一贯妥协的局势必将有所改变。

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匈奴军臣单于致书大汉皇帝刘彻，称孙公主已然病歿，要求再娶大汉公主，此时距离孙公主离开长安还不到五年。胡地生活艰难，出嫁匈奴的公主大多妙龄早逝，少则两年，多则数年，便会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郁郁而终。但汉廷素来重视和亲，牺牲几个女子算不得什么，只是刘彻心中总有一股怨气，特意召集群臣在未央宫宣室廷议。

大行王恢是北方燕地人，担任过边吏，熟悉边境情况，慨然道：“匈奴与汉和亲，常常维持不过几年便违背盟约。不如兴兵讨伐。”御史大夫韩安国素以能言善辩著称，当即反驳道：“匈奴逐水草迁徙，居无定处，难得而制。如果出兵数千里与之争利，人马疲乏，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极，力不能起鸿毛。匈奴则可尽全力制汉之惫，这是很危险的。不如继续与匈奴和亲。”

朝臣大多赞成韩安国的意见，刘彻不得已只能同意下诏与匈奴和亲，并选中同父异母兄江都王刘非之女刘徹臣，预备封为公主出嫁匈奴。刘徹臣时年十七岁，既是皇帝的亲侄女，又美貌可人、知书达理，

可谓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正当和亲事宜紧锣密鼓地筹备之时，太皇太后窦漪房突然病逝。窦漪房是汉文帝刘恒的皇后，因生男刘启而母凭子贵，刘启即位后为皇太后，刘彻即位后为太皇太后，其人好黄帝、老子言，对子孙两朝政事影响极大——刘启不得不读《老子》并尊崇其术以迎合母亲；刘彻即位后欲兴事更化，隆推儒术，但因祖母反对而作罢。窦漪房的死非同小可，代表着“无为而治”^[18]时代的结束，被她钳制了许久的大汉天子终于得以舒展手脚，完全按己意行事。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刘彻立即下诏停止准备刘徵臣出嫁匈奴事宜；免去周昌丞相职，提拔之前被窦漪房强行罢去太尉官职的母舅田蚡为丞相；任命未央宫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守云中；长乐宫卫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驻雁门^[19]；十月，又改年号“建元”为“元光”，宣布大赦天下。

一切的变动都隐藏着动机与秘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即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真正改变的契机始于一个名叫聂壹的富商。

边塞始终是商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匈奴渴求中原的生活物资，大汉需要匈奴的马匹，总需要有人居中牵线交易，因而无论大汉、匈奴两国之间是战是和，边界的关市始终存在，一些大商人甚至还是双方朝中的座上宾，这位雁门马邑豪商聂壹就同时是大行王恢和军臣单于的贵客。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王恢暗中将聂壹引见给皇帝刘彻。王恢历来主张对匈奴用兵，他也很清楚年轻皇帝霸道多欲的心思，现下再无太皇太后钳制，必然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果然刘彻一见到聂壹，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匈奴的详细情形。聂壹数次到过匈奴王庭，与军臣单于熟识，称自高皇帝和亲之后大汉已完全取信于匈奴，只要依计行事，诱之以利，必定能将其击溃。刘彻深为心动，立即召集群臣廷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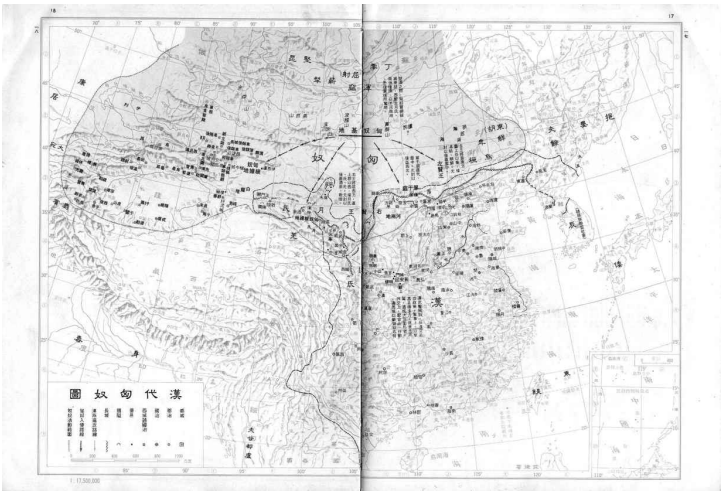
大行王恢愤然道：“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大汉四海之大，却

困于一县，是为羞也。”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则坚决反对与匈奴开战，道：“昔日高皇帝被围困在平城，七天不得饮食，后来解围，并没有因愤怒而寻求报复，这是圣人的胸襟，以天下为重。”

群臣大多附和韩安国，九卿中只有大行王恢和卫尉李广坚决支持开战，然而李广不善言辞，难以与口若悬河的韩安国舌战。经过激烈的争辩后，廷议中主和派最终占了上风。但刘彻正值年轻气盛，决意力排众议，采纳大行王恢的提议——对匈奴宣战，执行聂壹诱敌深入的计划，并为此作出了周密安排：命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最令人惊奇的是，皇帝居然又任命主和的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20]，总督诸军。年满五旬的老将李广更是被刘彻寄予厚望。诸将率领步兵、骑兵、战车共三十万人，在马邑一带的山谷中埋伏。

最关键的人物聂壹则以自身作饵，亲到匈奴王庭面见军臣单于，称自己有数百同伙混进了马邑城内，有机会斩杀马邑县令，举城投降，若是匈奴及时派大军来接应，阻挡增援汉军，便可尽得全城财物。军臣单于贪利，闻言很是欢喜，立即开始集结骑兵。

聂壹回到汉地后，杀了两名死囚，将首级挂在城门上，告诉匈奴使节道：“我已经杀了马邑县令和县丞，请单于速来接收马邑城。”



军臣单于闻报后立即亲率十万骑兵赶来马邑。当大军来到距马邑城

一百余里的地方时，军臣单于意外发现山坡上牛羊遍地，却没有放牧人，而且沿途也没有遇到一个行人，不由得起了疑心。正巧不远处有一个专门瞭望敌情的汉军亭燧，军臣单于便下令绕道攻打。亭燧由雁门尉史率领一百名汉兵驻守，难以抵挡匈奴大军，很快被攻破，尉史本人也被俘获。在匈奴人的威胁下，尉史将汉军马邑之谋的计划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军臣单于大惊失色，仓皇引退，一直奔出长城外才敢放慢脚步，一边拂拭额头的汗珠，一边长舒一口气，道：“我得到尉史，才没有上汉天子的当，真是上天所赐。”于是封尉史为“天王”。

当时三十万汉军主力由护军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率领，埋伏在马邑附近。将屯将军王恢和材官将军李息则率领三万人出代郡^[21]，负责从侧翼袭击匈奴辎重并断其退路，协助李广等人全歼匈奴主力。王恢最先得到匈奴军撤退的消息，但他非军人出身，从来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自思己部不过三万人，敌不过匈奴十万大军，因而徘徊不前，任凭军臣单于从自己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而韩安国、李广等人埋伏马邑境内，好几天不见动静，也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主动出击，出兵后才知道匈奴早已退出塞外，追之莫及。此即历史上有名的“马邑之谋”。事虽不成，之后大行王恢也因畏敌观望的罪名被逼自杀，然而此事却直接宣告了和亲时代的结束，大汉公主们从此再也不必远嫁匈奴。从此，汉匈关系彻底破裂，拉开了大规模兵戎相见的序幕。

[1] 中国古代采用夏历纪年，因诞生于夏代，故称。它是世界上三大历法中历史最悠久、天体定标点最多的历法，以月亮的周期作为月长，又参考了二十四节气，所以是阴阳合历，又称农历。夏历将朔日定为每月的第一天，即初一。以建寅月（今农历一月）为正月（岁首，一年的第一个月），殷历以建丑月（今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历以建子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史称三正（zhèng）。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建亥月（夏历十月）为岁首，但不改正月。汉初沿袭秦制，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由太史令司马迁主持改制，改建寅月为岁首。

[2] 汉代一尺等于23.1厘米。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

[3] 又称长冠、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緇为之，制如板，用竹皮编制，形似鹤尾。刘邦寒微未发家时经常戴着它四处招摇，所以又被称为“刘氏冠”。

[4] 此韩信为战国时期韩国韩襄王庶孙，并非同时期的淮阴侯韩信，史书上为避免混淆，往往称其为韩王信，本小说亦沿袭此称呼。

[5] 阳翟：今河南禹州。

[6] 晋阳：今山西太原。马邑：今山西朔州。

[7] 夏后氏：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的氏称，夏皇族以国为氏，所以称夏后氏。夏代多位君主称呼前均冠以“后”字，如“后启”、“后相”、“后羿”、“后少康”等。先秦时代姓、氏含义不同，夏后氏为姒姓。

[8] 东胡原分布于大兴安岭南端，因居于匈奴之东而得名。大月氏原分布于河西地区，匈奴打败大月氏后占领了河西走廊，并进而控制了分布于祁连山以南的羌人；丁零原分布于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楼烦、白羊河南王则在黄河河套以南。

[9] 代谷：今山西繁峙西北。

[10] 刘敬：娄敬。汉初齐人（今山东），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戍陇西时经过洛阳，以戍卒的身份通过齐人虞将军求见刘邦，向刘邦提出迁都长安的建议，得到采纳，被赐姓刘，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11] 平城、白登山：均在今山西大同。

[12] 阼氏（yān zhī）：匈奴单于妻妾称号，正妻称“大阼氏”。阼氏地位很高，常常跟随单于出师。又，匈奴没有文字，来往书信使用汉文。

[13] 见唐代诗人戎昱《咏史》。和亲起初只是一种委曲求全，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是“以美女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

[14] 本小说中出现多位皇帝，采用习惯谥号称谓来区分。刘邦庙号太祖，通称高祖，谥高皇帝。刘盈无庙号，谥孝惠。刘恒庙号太宗，谥孝文。刘启无庙号，谥孝景。刘彻庙号世宗，谥孝武。

[15] 太仓：西汉最大的国家仓库，汉初由丞相萧何主持修建，位于长安城东南。

[16] 刘彻即位之初才十六岁，其女应当还是幼童，似乎不大可能在这一年出嫁匈奴，而军臣单于已在位二十一年，年纪已然不轻。但《汉书·武帝纪》中明确记载刘彻口称“饰子女以配单于”。本小说对此点不多作考据，仅根据史籍设定孙公主为刘彻之女。

[17] 韩嫣：韩王信曾孙。韩王信投降匈奴时生下一子名韩颓当，后韩王信与汉军作战被杀，韩颓当在胡地长大，成人后任匈奴相国，于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率部投归汉朝，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立下大功，被封为弓高侯。韩嫣为韩颓当庶出孙（非正妻所生，无权继承爵位）。

[18] 中国古代的一种治国理论，最早由春秋末期的老子提出。汉初的黄老之学吸取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强调清静无为，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采取不干涉主义或少干涉主义，借以安定民心，发展社会生产。

[19] 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雁门：今山西代县。

[20] 在秦代以前，中国的武职将军名号只有左右前后将军，武帝刘彻时开始设立各种名将军，称杂号将军，又称列将军。这些将军的杂号是针对某次战役而特别授予的。西汉军制，军队平时分隶卫将军和诸校尉，战时任命杂号将军指挥。等到战争结束后，这些杂号将所率领的部队或解散，或交还中央，名号也就不再存在。等到下次战役，皇帝根据需要，再对不同的人任命不同的军衔，让他们率领部队作战。

[21] 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

第一章 秦月汉关

自建成之日起，长城内外就是金戈铁马的逐鹿战场，饮满了豪情壮志，悲欢离合，鲜血泪水，边愁哀思，成为历史的生动缩影——梦想与勇气，权力与欲望，激昂与慷慨，惨烈与悲壮，在这片苍莽大地上反复交织上演。

长

城气吞万里，仿若一条矫健的巨龙，伏踞在广袤辽阔的东方。“因地形，用险制塞”，一路翻崇山，越峻岭，跨深壑，依绝壁，经草原，穿流沙，破云斩雾，昂首翘尾，大有奔腾欲飞之势。

这条磅礴伟岸的万里长城原先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防御他国入侵所修筑的烽火台，北方游牧民族强大后，时常南下劫掠中原人口和财富，与其相邻的燕、赵、秦三国为了阻抑胡人骑兵南下，各自用砖、石以及泥土修筑起长长的城墙，将烽火台连接起来，形成最早的长城。

校尉羽书，单于猎火；旌旗逶迤，摐金伐鼓；白刃相搏，山川震眩；关山别情，胡笳起舞。自建成之日起，长城内外就是金戈铁马的逐鹿战场，饮满了豪情壮志，悲欢离合，鲜血泪水，边愁哀思，成为历史的生动缩影——梦想与勇气，权力与欲望，激昂与慷慨，惨烈与悲壮，在这片苍莽大地上反复交织上演。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解决北方边患，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南^[1]，并攻占了原属于匈奴的河套地区。又调发大量人力，将秦、赵、燕三国长城连接在一起，西起临洮，延袤起伏向东，直抵辽东^[2]大海之滨，绵延蜿蜒万余里，巍峨粗犷，雄伟壮观，气势恢弘，号称“万里长城”，象征坚不可摧、永存于世的意志和力量。前后共征调近百万丁壮军士、民夫，花费十余年时间，工程浩大，古无其匹。繁重的劳动全部由人力以血肉之躯完成，以致“道路死者以沟量”，堪称血泪浇灌的世界奇迹，民间广泛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便来源于此。

为了进一步巩固边境，秦始皇大肆推行“移民实边”，特别设置九原郡，增设四十四县，从内地强征三万刑徒到这一带屯垦。经过数年的迅猛发展，农耕区域逐渐推进阴山^[3]脚下。长城以南地区更是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新兴农业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因而被称为“新秦中^[4]”，成为天下人向往的地方。

然而到了秦汉战乱之际，情形有了很大改变——匈奴不但重新占领了河套与河南地，而且时常越过长城抢掠内郡。大汉立国不久，开国皇

帝刘邦即遭逢白登之围，险些葬身于匈奴人之手。中原既无力应付强悍的匈奴骑兵，只能采取守势，委曲求全，采取“和亲”的绥靖政策，用汉家公主出嫁单于和陪嫁大量财物来换取和平。双方约定以长城为界，汉军不出塞，匈奴不入塞。尽管如此，边塞的居民还是时不时会遭受匈奴小规模侵扰，汉军始终只处于防御的被动状态，敌来则挡，寇去则止。有能力的百姓大多举家逃往内郡，以背井离乡的代价来换取相对安宁的生活。

和亲时期尚且如此，马邑之谋后，大汉、匈奴绝亲，局面更加恶化，匈奴为报复大汉，连年越关攻城屠邑，驱掠畜产。不愿离开家乡的边境汉民要么被掠走为奴，要么被残忍杀害，遭遇奇惨。杀气冲塞，胡风吹边，昔日繁茂如烟的新秦中渐渐变成了荒芜静寂的白地，长城内外只剩下戍守的汉兵。秦时的明月照着汉时的关塞，山河依旧，气象随移，景致未变，人事已非，格外令人感慨。

右北平郡^[5]一带的长城是燕长城，修建于战国燕昭王时期，堪称中国最古老的长城。当年燕昭王即位于燕国危难存亡之际，发愤自雄，在易水边筑起高台，以千斤黄金置于台上，广招天下贤士，乐毅、邹衍、剧辛等贤良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燕国国势由此大盛。燕昭王又派大将秦开^[6]打败了经常侵边的东胡，将燕国的北部疆土一举拓展到辽东。为了进一步防御东胡，燕国修筑了长城，自造阳到襄平，长达一千多里，并缘边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7]、辽东五郡。匈奴强大后，代替东胡成为中原北边的劲敌，因而五郡依然是边防重郡，驻有重兵。

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新年伊始之际，边塞降下一场瑞雪，长城内外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

新征调到右北平的戍卒初登长城，不及欣赏壮美雪景，便争相向老士卒们打听飞将军的事迹。飞将军的奇闻轶事素来是军营中的热门话题，领头的假屯长^[8]任文当即笑道：“说起飞将军的故事，话可就长了，怕是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一名来自淮南国^[9]的新戍卒东京门道：“其实飞将军名满天下，他的故事我们大多听过，只是想知道得更详细些。”

众人口中所称的“飞将军”即指现任右北平郡太守李广，出身名门，

是擒获燕太子丹之秦名将李信七世孙。其人弓马娴熟，精于骑射，行动矫捷如风，忽来忽去，因而匈奴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叫“汉之飞将军”。

任文笑道：“那么你们一定没有听过射石饮羽的故事，这可是最近才发生的奇事。”

新戍卒们闻言更加按捺不住，连声催问究竟。任文便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洋洋洒洒地讲了起来：“你们往北看，那一大片土地都是匈奴左贤王的驻牧地，咱们戍守的右北平郡与其接壤，因而素来是胡人骑兵入侵抢掠的重地。两年前，材官将军韩安国就是在这里被匈奴人打败，损失了大量兵士及牲畜。”

有戍卒好奇问道：“是曾经位列三公的前任御史大夫韩安国么？”任文道：“不错，正是那位死灰复燃的韩安国韩大夫。”

韩安国字长孺，早先在梁国梁王刘武手下为官。刘武是汉景帝刘启的同产弟^[10]，仗着太后窦漪房的宠爱，一度觊觎帝位，引来兄长猜忌。韩安国曾作为使臣到长安，以言辞缓和了景帝和梁王的关系，由此博得了窦太后的好感。回去梁国后，韩安国因犯法被囚禁于监狱中。大汉律法严酷，狱吏恣意妄为，开国名将绛侯周勃也曾有“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之叹。有狱吏田甲对韩安国百般凌辱虐待，韩安国吃了苦头，怒道：“死灰难道不会再燃烧吗？”暗示对方最好客气点，自己将来有可能还会复职。谁知道田甲竟狠狠回击道：“要是死灰复燃，我就撒一泡尿浇灭它。”不久，因窦太后之命，韩安国被任为梁国内史，从囚徒身份一举跃为二千石大官。田甲畏惧遭到报复，弃官逃走。韩安国命人召回田甲，笑道：“你可以撒尿了。”之后对其既往不咎，一笑了之，由此传为佳话。

众人均听说过这则典故，闻言一齐会意地笑了起来。有人打趣道：“韩大夫对狱吏自有胸襟和度量，可是对匈奴就少了一份豪气和胆量。”任文道：“正是如此！韩大夫是最坚定的主和派，历来主张跟匈奴和亲，当今天子也是个武断有个性之人，偏要委以他军职，派他屯驻在边郡要塞，对抗匈奴。可惜一介文人，实在难以担当重任，屡战屡败不说，两年前还被匈奴兵攻破了营垒，辽西太守也被杀害。天子派使者切责，韩大夫又内疚又抑郁，气急之下，吐血身亡，埋骨在右北平。之后

匈奴兵愈发张狂不可一世，不断攻破边郡，杀掠数几千人。一直到李广老将军上任右北平郡太守后，局面才陡然转变，匈奴人畏惧飞将军之威名，居然主动避让风头，从此再也不敢入侵右北平。”

任文从军前当过小吏，口齿本就伶俐，又多次讲述过飞将军的传奇事迹，早深谙抑扬之道，见戍卒们已然听得入神，用力一拍大腿，话锋一转，道：“可就算没有了胡人入侵，右北平的百姓们还是不能安居乐业。你们知道原因么？因为右北平还有另外一个大大的祸害。”

戍卒们见他刻意顿住话头，纷纷追问道：“什么还能比匈奴为害更甚？到底是什么人？请屯长君快说！”任文卖足关子，这才嘻嘻笑道：“它可不是人，而是老虎！诸位，右北平虽没有了匈奴兵进犯，可是这一带山峦众多，时常有老虎出来伤害人畜。飞将军决意为民除害，只要听说哪儿有老虎，总是亲自赶去射杀。有一次，恶虎蓦然扑出，飞将军猝不及防受了伤，他临危不惧，急避一旁，最终带伤射死了这只老虎。不过，更精彩的还在后头——两个月前的一天，飞将军巡防后回去平刚城，当时天光已暗，暮色正浓。忽然一阵秋风掠过，树叶纷纷坠落，飞将军猛然瞧见前面山脚下草丛里蹲着一只斑斓大虎，立即飞快地取出弓箭，朝猛虎射出一箭。老虎中箭，一动不动。随从连忙举起兵器上前捉虎，走近一瞧，全部都愣住了，原来中箭的不是老虎，而是一块大石头。而且箭陷得很深，几个人拔也拔不出来。飞将军过来看见后自己也很纳闷，于是又回到原地，对准那块石头射了几箭，然而箭头撞到石头只进出火星儿，却再也射不进去了。这就是‘射石饮羽’的故事。”

众人听说李广的箭能射穿石头，又是惊异，又是佩服，发出一片“啧啧”的赞叹声，真恨不得当晚自己也在场，好亲眼目睹飞将军的神力。

来自河内温县^[11]的戍卒裴喜忽然插口道：“李广将军箭法如神，精绝天下，这是公认的事实。不过屯长君不惜贬斥韩安国大夫来抬高李将军，不免有些过分了。对匈奴作战，韩大夫确实没有打过胜仗，可李将军自己不也是常败将军么？八年前，马邑之谋无功而返。三年前，天子派李将军率一万骑兵出雁门，结果一万精骑全军覆没不说，连李将军本人也当了匈奴人的俘虏。这可是我大汉开国以来最大的一场败仗，比较起来，韩大夫之败又算得了什么？”

原来三年前的春天，匈奴再度兴兵南下侵犯汉境，大肆杀掠吏民。自马邑之谋劳师动众却一无斩获后，皇帝刘彻在对匈奴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到此刻终于决定重新反击，派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分四路出击——四人中，以李广年纪最大，资历也最老，他自十八岁起从军抗击匈奴，戎马倥偬，久经沙场，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迄今已经四十载。其次是公孙贺，他是平曲侯公孙昆邪之孙，祖先是匈奴人，少为骑士，景帝时曾参与抗击匈奴，后成为太子刘彻的亲信，刘彻即皇帝位后，将他由太子舍人擢为太仆，位列九卿之中。公孙贺又娶了皇后卫子夫之姊卫君孺为妻，愈发得到刘彻宠信，曾参与马邑之谋。而卫青则是第一次领兵作战，他本是皇帝长姊平阳公主家的骑奴，许多人并不看好这位还不到三十岁的沉默憨厚的男子，认为皇帝拜他为将，不过因为他是正受宠幸的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是沾其姊姊卫子夫的光，公孙敖则是沾卫青的光，他自小与卫青交好。昔日皇后陈阿娇与卫子夫争宠，陈氏之母馆陶公主刘嫖派人捉住卫青，预备处死。公孙敖与好友张次公等人拼死将卫青夺了回来，这才救了他一命。之后卫青被刘彻召入宫中任太中大夫，公孙敖也跟着平步青云，以郎官的身份侍从皇帝左右。

四位大将军各率一万骑兵，约期同时异道出击，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公孙贺部未遇到匈奴军，一无所得；公孙敖部遭遇匈奴军后吃了败仗，损失七千骑；李广一部一出雁门关就被匈奴主力包围，激战之下寡不敌众，汉军损失殆尽，李广本人受伤被俘，在押送途中装死，趁敌人不备时夺弓掠马，终仗着神奇箭术逃生；只有卫青一部进军到匈奴单于祭天、聚会的龙城，斩杀七百胡人。

皇帝刘彻对这样的战果自然很不满意，仅加封卫青为关内侯，另两名主将李广和公孙敖均被逮捕下狱，交由执掌军法的军正论罪。大汉军法为开国名将韩信申定，条文众多，律令森严，对违犯者处罚量刑也比普通刑律要重许多。按照军律，亡失兵士过多要追究主将的责任，公孙敖损失了大半兵士，犯下死罪。尤其李广折损全部人马，自己也被敌人俘虏，论刑该当腰斩。但因为对匈奴用兵在即，朝廷正需良将，刘彻特诏准许二人用钱赎罪。^[12]李广和公孙敖各自交纳了三十万钱，削职成为平民。此战中只有卫青一枝独秀，被赐关内侯，由骑奴跻身高爵之

列。

任文听裴喜语气中对飞将军大有不敬之意，也丝毫没有将自己这个假屯长放在眼里，很是不快，沉下脸道：“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当年四路人马出击匈奴，只有飞将军一军遭遇匈奴主力，一万人对敌方数万人马，任谁也难有回天之力。”

裴喜道：“那可不一定。李将军是出了名的意气行事，治军不严，部属松垮，士兵自便，夜间不打更巡逻自卫，上战场从不布阵，不讲谋略，杀敌全靠他的匹夫之勇。若是换作程不识将军在世，以程将军的治军严格，队列整齐，阵式分明，即使不能以少胜多，也断然不会是全军覆没的结局。”

原来李广与程不识同为名将，治军却有着天壤之别：李广讷口少言，与部下很易相处，率军出征时，往往划地为军阵，以射为戏，军中很少作文书记录，很少派兵自卫，甚至不派出侦察兵，治军极为简易；程不识却是截然相反，率军一旦驻扎下来，就马上派出侦察兵，安排轮防的士卒，文书登录也严格，每个人都要各司其职。因为治军苛严，士卒往往叫苦不迭。程不识本人也直言不讳地谈论过自己与李广治军的差别，道：“李将军治军简易，匈奴兵袭击容易得手，但士卒们都喜欢这种方式，愿意为他死；我治军虽然苛刻繁琐，但是却无隙可乘，匈奴人难以从我这里占到便宜。”

裴喜续道：“据说文帝在世，称李将军当高皇帝时，必定能封万户侯。以他这种好恶随意的性格，即使他真的生在高皇帝的时代，也只能是樊哙，不可能是韩信。”

戍卒们大多是各郡国征发来的农民，没太多见识，听裴喜侃侃而谈，言辞难以反驳，便各自沉默下来。

裴喜见众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敌意甚重，显是对他非议李广不满，便干脆冷笑道：“大伙儿不是想听飞将军的故事么？屯长君也别拣好的说，何不讲讲李将军是如何促狭斩杀霸陵尉^[13]的，正好可以比照韩安国大夫‘死灰复燃’的故事。”

新戍卒们均是头一次听说霸陵尉之事，好奇心大起，一齐朝任文望去。

任文只是瞪视着裴喜，沉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裴喜道：“臣[14]河内温县公乘裴喜。”

汉初承袭了秦代的赐爵制度，以军功论赏爵位。爵位分为二十级，从一级到二十级分别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列侯。有爵者可以为官，可以得到田宅，可以用来赎罪或赎奴隶，有许多特权和利益，爵位越高，利益越大，十九级关内侯和二十级列侯大体可相当于三公。汉高帝刘邦死后，其皇后吕雉把持朝政，为笼络人心，发布了一个大规模的赐爵诏令，将二十等爵位分为官爵和民爵，以八级公乘为界，八级以上为官爵，以下为民爵。这样，就等于取消了以军功赐爵的基本条件，之后凡有皇帝即位、立后、立太子等所谓大事时，朝廷均赐天下民爵，以示普天同庆，因而汉家男子几乎人人都有爵位。但普通百姓最高爵位不能过公乘，汉初刘氏冠风行民间，刘邦特下诏令：“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刘氏冠。”即有公乘以上爵位的男子才有资格戴刘氏冠。这裴喜不过二十岁出头，竟已有八级公大夫的爵位，这可是民爵的最高爵，按律令可以免除其个人徭役，完全不必来边关苦寒之地戍边。

任文闻言很是惊奇，问道：“你年纪轻轻，竟已是公乘？”裴喜道：“嗯。屯长君，大伙儿可都等着听飞将军怒杀霸陵尉的故事呢。君如此吞吞吐吐，不如由臣来代劳好了。”

任文正待阻止，新戍卒们却是心痒难耐，都嚷了起来，催道：“快讲，快讲。”裴喜道：“嗯，这件事的起因就发生在三年前李广将军兵败赎罪赋闲后……”

人群后面不知道何时多了几人，任文无意中瞥了一眼，蓦地脸色大变，斥道：“快些住口！”急命戍卒们列队站好，赶过去向一名黑甲将军躬身行礼，道：“小李将军。”

小李将军约摸二十七八岁，豹头环眼，虎背熊腰，腰佩长剑，腰带

上结成官印，斜背着大弓箭筒，正是李广幼子李敢。他常年随父从军，亦以英勇善战著称，现任都尉，负责右北平郡地方军务。自两年前李广上任右北平郡太守，匈奴不敢来犯，边境安然无事，李广挂名太守官职，郡县地方事务不少，父子二人多待在距离长城边塞二百余里的平刚城中，并不常来长城军营。

任文既不明白李敢为何突然轻骑赶来边塞，不惊动军营当值校尉仆多便自行登上长城，也不知道适才裴喜那些非议李广的话被对方听到了多少，一想到小李将军那刚烈如火的脾性，心中更是惴惴难安，讪讪问道：“这般大冷的天，小李将军如何来了这里？”李敢冷冷摆手道：“你们不必管我，这几位是天子派来犒军的贵客，本都尉只是奉命领他们到长城看看。”

任文这才留意到李敢身后的随从中有四人并非寻常士卒的赤色戎服打扮，而是穿着虎纹禅衣，戴着鸛鸟形状的武冠，脚上皮靴的靴头还装饰有花纹，贵气无比，显是在京师皇宫中当值的郎官。

郎官隶属于九卿之一的郎中令，又分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是最亲近皇帝的高级侍卫，掌宫殿门户禁卫，负责贴身保卫皇帝的安全。因有与天子朝夕相处的机会，许多高官名将都由郎官崛起，著名者如卫青、苏建、司马相如、主父偃等，飞将军李广也曾在汉文帝宫中任郎官。能成为郎官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么是权贵子弟，要么是有一技之长的才子俊杰。这四人既能近身侍奉天子，不是有些来头，便是有相当的过人之处。

那四人中有两人年纪稍大，均是三十岁出头，一人仪表伟岸，风度翩翩，另一人容貌丑陋，面目可憎。余下两人则是十四五岁的少年，一人剑眉朗目，英气冷傲，另一人则一副老实笨拙的样子，露出几分怯生生的稚气来。

任文心中揣度，两名年纪大些的郎官当是才学显名的贤良之士，而那两名少年年纪轻轻得任郎官，一定是名宦显贵之后，有心询问四人姓名，好上前参见，只是见小李将军脸色不善，最终未敢开口。

李敢挥手斥退任文和众戍卒，领先来到城墙垛口，指着北方道：“东

方大夫、几位郎中君请看，那边就是匈奴左贤王的驻牧地了。”

东方大夫正是那外貌风姿出众之人。他复姓东方，单名朔，字曼倩，平原厌次^[15]人氏，父母早逝，由兄嫂抚养长大，成人后发奋读书，学识渊博。当今天子即位后征召天下文学贤良之士，东方朔应诏上书，称自己文武双全，具备各种才干和美德，文辞不逊，高自称誉，因而得了“狂人”的称号。皇帝刘彻花了近两个月才读完这份多达三千片木简的上书，不怪反喜，十分赞赏他的气概。汉代制度，天下上章、四方贡献均由公车司马令掌管，凡上书合皇帝之意者，均会被召到京师，养以俸禄，称为待诏公车。然而公车署中俸禄不多，东方朔也一直没有机会进见皇帝。不久，他去找几名同样待诏公车的侏儒，恐吓道：“你们还不知道么？你们的死期要到了！像你们这样矮小的人，活在世上无益，力不能耕作，也不能做官治理百姓，更不要说拿兵器到前方去作战。像你们这样的人，无益于国家，只是活在世上糟蹋粮食，所以皇上打算杀掉你们。”侏儒们大惊失色，吓得啼哭起来。东方朔假意安慰道：“暂时不要哭，皇上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赶快去叩头谢罪。”不一会儿，刘彻果然乘辇经过。侏儒们奔过来跪伏在地，号哭不止，连连磕头。刘彻觉着奇怪，问是怎么回事。侏儒回答道：“东方朔说陛下要杀掉我们这些身材矮小的人。”刘彻大为惊讶，立即召来东方朔，问他为何要借皇帝之名吓唬侏儒。东方朔回答道：“侏儒身長不过三尺许，他们一月能得到一袋口粮，还有二百四十钱俸金，撑饱了还有剩余。我身高九尺三，每月也是一袋口粮、二百四十钱俸金，食不饱肚，衣不蔽体，这实在是欠公平。如果陛下认为我是可用之才，就应给予优厚待遇。如果认为我是平庸无用之辈，就该及早遣散回家。不然我就要沦为长安城中的乞丐了。”刘彻闻言哈哈大笑，非但没有责备东方朔，反而命他待诏司马门^[16]，成为供皇帝随时征召咨询的官员。不久，东方朔便因为擅长射覆晋升为常侍郎，得侍天子身边。其人聪明伶俐，滑稽诙谐，经常直言讽谏，天子爱他能言善辩，幽默风趣，也不怪罪。

而今这位狂人已被拜为太中大夫加给事中。太中大夫是本官，跟郎官一样隶属于郎中令，官秩比一千石，卫青任将军前即任此职。给事中则是加官。汉初相权极重，且丞相全部由功臣宿将出任，在朝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天子刘彻好大权独揽，亲政后采取措施来抑制、

削弱相权，授予一些亲信侍从及有才干的文人侍中、给事中等头衔，让他们参与处理朝政。这些官职带“中”的官员均可以出入宫禁，能在宫中办公，因而被称为“内朝”，虽然官小职微，却因为代表天子，得以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分庭抗礼。加给事中者给事宫禁中，常侍天子左右，备顾问应对，每日上朝谒见，分平尚书奏事，负责实际政务，为内朝要职，多以名儒国亲充任。东方朔得加此衔，任意出入禁中，已是天子身边的亲信宠臣。

比东方朔年纪略小的郎中名叫徐乐，右北平无终^[17]人氏，虽然外表奇丑，却是才华横溢。他本是无名之辈，八年前赴阙上书，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以陈胜、吴广起义比拟土崩，以吴楚七国之乱比拟瓦解，指明国安的关键在于民安——当民困多怨时，陈胜这样无千乘之尊、无尺土之地的穷苦百姓一声呼唤，天下也纷纷响应；反之，当民安其处时，就连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这样的万乘之君举兵造反，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却也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刘彻阅书后即拍案而起，立即召见徐乐，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当场拜为郎中，给事左右。但其人外貌欠佳，为人行事不似东方朔那般张狂，名气亦远远不及。他这次来到右北平郡，是奉皇帝之命犒赏边郡太守及戍军。

两名少年郎中一人名叫霍去病，是当今皇后卫子夫和关内侯卫青的外甥。另一人名韩说，是弓高侯韩颓当的庶孙，其同产兄长即是一度与皇帝刘彻亲密到同起同卧程度的韩嫣。

李敢官任郡都尉，佩二千石银印，比四人中官秩最高的东方朔犹要高出一倍，只因四人既是朝廷使者，又是天子近臣，虽然心中不喜，亦不得不俯首充任向导，一路陪同游山玩水。

东方朔转头笑道：“右北平郡是徐卿故里，此次重游故地，不知有何感想？”徐乐只“嗯”了一声，凝神注视眼前的美景，似有无穷心事。

此处长城地势极高，自垛口凭高远眺，视野极其开阔，大有羽化飞升、君临环宇之感。空旷的大地覆盖着皑皑白雪，在阴沉的天幕下闪烁着银辉，宁静而神秘，寂寥又迷离。观景者也被满眼的清亮晶莹挟裹了起来，烦嚣尽涤，神清气爽，似乎就此脱离尘世，达到了荣辱皆忘的境

界。

霍去病忽道：“我想出塞看看，还请都尉君通融。”

李敢本不大情愿，可眼前这少年是皇亲国戚，将来说不定跟其舅卫青一样拜将封侯，自己少不得也会成为其下属，微一迟疑，还是满口应承道：“郎中君有此雅兴，李敢怎么敢不相陪？”

东方朔却不肯吃苦，只愿意与徐乐留在城墙上欣赏醉人美景。

韩说亦有所迟疑，支支吾吾地道：“我……我还是留下来，跟徐使君、东方大夫一起。”霍去病道：“那好，你跟东方大夫他们一起留在这里赏雪，我一个人去。”

扈从使者一行的卫队长韩延年闻言忙道：“臣也想跟随霍君出塞看看。”

李敢便领着霍去病、韩延年二人下来长城，带上随从士卒，策马来到关口，解下腰间青绶银印出示。把守城门的军侯不敢怠慢，急命士卒打开关口。

一行十余人踏雪出关，积雪刚好没过马蹄，踩之即实，行走还不算太艰难。唯独塞外风大，冷风似刀，刮在脸上生生作疼，对于头一次来到塞外的人，是个不小的考验，难以吃消。李敢本以为霍去病一介翩翩贵公子，不过少年好奇心性，想到长城外随意看看，哪知道他竟不避严寒，坚持要走得远一些。

往北驰出几十里，霍去病指着前面一座石砌的高堡问道：“那就是亭燧么？”李敢道：“不错。这是第一座，往北还有五座，均有燧长带领燧卒驻守，多是熟悉地形的本郡人氏。若有敌人来袭，白日举烟，夜间举火，遥相呼应，传递示警。不过自家父到右北平郡上任，亭燧上的烽火台再也没有点燃过。”语气中又是骄傲，又是遗憾。

大汉虽然广赐爵位，但要封高爵如关内侯、列侯等仍需要卓著的军功。李广虽然仅凭飞将军之名就能拒敌于长城之外，但像他这样不善言

辞、不懂做官的人，无仗可打，就没有任何封侯拜相的希望，声名反而成了他建功立业的绊脚石。

霍去病年纪虽小，居然也立即明白了李敢的言外之意，点头道：“飞将军的威名的确是双刃剑……”忽然住了口，直直盯着前方，露出警惕的神情来，问道：“军中近来可有兵力调动？”李敢不明所以，答道：“没有，亭燧的燧卒才刚刚更换过一轮……”陡然也感觉到什么，驻马举目，朝北眺望。

空旷的天地间有轻微的马蹄声、呼喝声传来。过得片刻，声音渐大，北方天际处陡然出现了一群人马。

李敢一望见便惊叫道：“呀，是匈奴人！”

他常年在边塞，曾向俘虏学习匈奴之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远近。然而今日地面落雪，尘土不扬，无法判知对方实际人数，但似乎来犯敌人数目不多。一时不及思虑这队匈奴骑兵如何能避过汉军亭燧，转头命士卒道：“快！你们几个护送二位郎官君回关塞，其余人随我断后。”拈弓搭箭，自箭箛中取出一支鸣镝^[18]向南射出。那鸣镝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呼啸着朝南飞去。

霍去病非但不肯勒转马头，反而请战道：“都尉君，关塞甚远，鸣镝信号难以抵达。敌人数量应该不过百人，又是远道而来，锋锐尽去，不如就近召集亭燧卒拦截。我与韩延年愿意追随都尉君身后，与匈奴人决一死战。”

大汉豪迈开放，习武成风，尤其当今天子酷好武艺，因而即便是官宦子弟也多精于骑射，少有娇弱之徒。列侯权贵的子弟更是从小要在北军中学习骑马射箭之术，成绩优异者可以顺利进入皇宫当郎官侍卫。但霍去病不过一少年，第一次来到塞外，遭遇到十倍于己的敌人，即主张迎战，这份胆识豪气还是极少见。正因为这份罕见的沉着冷静，他的提议在旁人眼中反而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冒失。

李敢心道：“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当这里是上林苑^[19]的狩猎场么？哪有百名匈奴骑兵入寇长城的道理，那不等于白白送死？”

李敢本是勇猛果决之人，承袭了其父飞将军李广好战的天性，其两位兄长又均是在与匈奴作战中战死，胸中早憋着一股复仇之气，换作平时一定径直冲上前厮杀，绝不会顾及己方人多人少，然而眼下却不得不优先考虑霍去病和韩延年的安危，这二位毕竟是朝廷使者的身份，万一有所差池，不但他会受到军法处置，还会牵连一大堆地方官吏。见霍去病跃跃欲试，忙道：“鲁莽不得！这百骑人马肯定是前锋，一定还有大队敌人在后面！”

霍去病道：“果真有大队敌人来袭的话，一定避不过外围亭燧的监视，早该有烽烟燃起。”李敢尚在犹豫之中，霍去病却甚是坚定，决然道：“临阵对敌，事不宜迟，请都尉君立即持印章去召燧卒。”俨然是以主将的身份下令，随即拔出长剑，朝匈奴人迎去。韩延年微一迟疑，也拔出兵器，策马跟上。

李敢见二人势难劝回，只得解下都尉银印，交给一名心腹士卒，命他速去亭燧点燃烽烟、召集燧卒，自己带领余人去追霍去病、韩延年二人。

急驰出几里地，与敌方人马渐渐接近，终于可以勉强分辨敌情——原来是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匈奴骑兵在追赶三男两女。五人尽是匈奴人打扮，其中一男一女已受了箭伤，半伏在马背上，身后犹自箭矢如雨，情形十分危急。

边塞偶尔也会有被匈奴掳走的汉民不堪虐待，思念故乡，冒险从胡地逃归，但匈奴派骑兵入塞追杀逃人之事却绝少发生。李敢常年屯驻边塞，都是头一回遇见，心道：“父亲大人曾被匈奴人俘虏，押送途中趁敌人不备才夺马逃回。这五人一定也是我大汉子民，匈奴人不惜舍弃数十人之性命入塞追杀，说不定内中有什么了不得的关键人物。”一念及此，忙大声下令道：“前面五人是自己人，让过他们再放箭。”

他自己却轻舒猿臂，自背上取下大弓，又向一旁士卒要过一张单弓，同时挽起两弓，拈箭上弦。李家箭法世代相传，独步天下，急驰中一只羽箭呼啸而出，登时将追兵领头的匈奴百夫长射下马来。

其时，匈奴骑兵之箭力尚不能追及奔逃的五人，而距离更远的李敢

却能力挽双弓，将箭射到匈奴阵中，登时引来一阵惊呼，有匈奴人叫道：“飞将军！”

李敢高声叫道：“飞将军在这里！”手上毫不停顿，接连射出三支羽箭，又有三名匈奴骑兵应声掉下马来。

匈奴人骇然而惊，尽皆勒马顿住——令他们停住的并非孤军深入汉地的巨大危险，而是那有百步穿杨神技的飞将军大名。

迟疑片刻，离得最近的亭燧的烽火台冒出一道浓烟，在寒风中瑟瑟缩缩，疲软无力地升向空中。

亭燧备有积薪，其实就是巨大的柴草堆，白天点燃观其浓烟，夜间则熊熊大火，日夜兼用，几十里外相望不绝。《烽火品约》^[20]规定：敌五十人至五百人入侵燔一积薪；五百人至千燔二积薪；三千人以上入塞，或攻克亭障特急者燔三或四积薪；万人以上入塞燔五积薪。按照目前入塞的匈奴兵人数，只到点燃一积薪的程度。驻守亭燧的汉军燧卒亦大声鼓噪，尽数涌出亭燧，手执弩机和兵器，赶来增援。

匈奴骑兵见五名逃亡者已与前面的小队汉军接上，便纷纷勒转马头，往北退却。匈奴民族生性好利，利则进聚，不利则作鸟兽散，从不认为逃跑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就像麻雀一样，有食来聚，遇危险各自飞走，连踪影都难找到。不像中原人，据地死守，以败退为耻，因而自古以来防备和追击匈奴都甚为困难。

那奔逃的五人连日亡命，本已精疲力竭，山穷水尽，满以为会被射死在长城脚下，忽得大援到来，顿时松了一口气，马速也慢了下来，受箭伤最重的男子更是掉下马来。

李敢见匈奴兵退走，因己方骑兵少，便不命追击，跃下马来，扶起那受伤的男子，待看清他面孔，不由地吃了一惊，道：“你不是张骞张卿么？”

张骞非但伤重无力，更是神志不失，问道：“你……你是……”李敢急道：“我是李敢呀，飞将军第三子，我两位兄长李当户、李椒曾与你同为郎官。”张骞道：“啊，原来你是阿敢！十几年不见，你完全变了样

子！”喜见昔日好友之弟，激动之下，竟然晕了过去。

李敢忙命士卒抱他上马，带回军营救治。又招手叫过那名满脸络腮胡须的匈奴人，问明几人姓名来历——络腮胡名甘父，当真是匈奴人，景帝在位时入侵汉关被汉军俘虏，赐给堂邑侯陈午为奴，所以又称堂邑父，后因熟悉匈奴地形、箭法精良，被举荐为张骞的侍从，跟随其出使西域。那名二十七八岁的男子是汉民，名叫赵破奴，太原人氏，幼年时被匈奴人入侵中原掳走，一直沦落在胡地为奴，这次匈奴内乱，是他最先向张骞通风报信，几人约好一起逃回汉地。中箭受伤的女子名叫王寄，原是长乐宫宫女，十多年前作为陪嫁侍女跟随孙公主出嫁匈奴，这次也是趁乱跟赵破奴逃走。另一名匈奴女子乳名阿月，是张骞在胡地为奴时娶的妻子。

李敢听说匈奴发生内乱，又惊又喜，忙追问究竟。甘父汉话说得不好，于政事更是一窍不通，支支吾吾也说不明白，倒是那赵破奴从旁叙述，这才将事情经过说清楚。原来匈奴军臣单于新近病死，他生前已经立爱子於单^[21]为太子，按理该由太子继位。然而军臣之弟伊稚斜封左谷蠡王，野心勃勃，一直暗中窥测单于王位，在军臣宠臣中行说的支持下自立为单于。於单自然不甘心就此失位，兴兵讨伐伊稚斜。叔侄二人便各领人马，真刀真枪地打了起来。几乎所有的王公贵族都卷入了这场争夺单于之位的大战，匈奴境内一片大乱，张骞几人这才有机会摆脱看守监视，夺马逃往汉地。匈奴与汉地交接的边境漫长，大致为右贤王驻牧的河西、楼烦王白羊王驻牧的河南以及左贤王驻牧的东方。两年前汉将军卫青奉命率四万骑兵反击匈奴，大获全胜，迫使匈奴楼烦王、白羊王率部逃遁，一举收复了黄河以南所有地区，现下正与游击将军苏建一道率领军民修筑朔方城，以巩固边塞。匈奴有意重新夺回河南地，在那一带缘边布有重兵，逃往汉地者难以通过。而右贤王驻牧的河西与西域相连，距离汉地太远。张骞几人只剩下唯一的选择，只能取道左贤王驻牧的东方。几人在匈奴也屡屡听说飞将军李广的大名，得知匈奴人畏之如虎，不敢轻易冒犯，便一路逃往李广驻守的右北平郡。不想在距离燕长城两百多里的地方被追兵发现，一路穷赶猛追，张骞和王寄均受了箭伤，若不是凑巧遇到霍去病、李敢出长城游玩，怕是难以活着回到汉地了。

李敢闻言大喜道：“匈奴内乱，正是我大汉扬威的最佳时机。”

此时长城内汉军望见烽火，已赶出大队骑兵出塞增援。校尉仆多亲自领队，简略问了几句，便率领轻骑前去追击逃走的匈奴骑兵，李敢等人则护送昏迷不醒的张骞回来关塞军营救治。

东方朔早年在宫中与张骞同为郎官，时常一道持戟宿卫未央宫，颇为熟稔，一见面就认了出来，大为意外。

徐乐也特意叮嘱道：“张骞是皇帝亲自挑选派去西域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特使，多年来念念不忘。想不到时隔十二年，他还活在人间。匈奴人不惜冒险入塞追杀，可见他身怀重大机密，务必要救活他。”

军医闻言深感为难，反而不敢下手救治，道：“箭入张君背心甚深，不拔出来，总还能维持一口气在，一定要强取的话，后果实在难以预料。依小臣看，这箭暂时还是不要拔的好。”

李敢只好道：“那么先回平刚城再说，城里或许能觅得良医。”徐乐叹了口气，道：“不用寻了，郡府中即有良医。”

李敢愣了一愣，才应道：“郡府掾史暴利长倒是懂得一些医术，可他的能力远远不及军医。”东方朔道：“徐卿指的不是郡府官吏，而是暂住在那里的贵客。”

李敢大奇道：“贵客？难道是夷安公主么？”东方朔摇了摇头，道：“不是公主本人，而是公主的主傅义姁，她曾经是太后的御医，是天下最好的医师。”

黑色山脊向前伸延着，强劲的北风呼啸而过，拂动着燕山的山峦。几道河流都结了冰，河面犹自带着北国土地冷峻的肤色。

平刚城位于燕山北口的峡谷之中，正当青龙河、瀑河、老哈河南北分流的隘口，东西两面均是大山，山势险峻，森林密茂，地势峥嵘，是筑城的天然绝险之地。既是一郡治所，又是控扼东北五郡的中心，理所当然地成为边关重地。城邑周遭十余里，城墙外挖有壕沟。城内不但驻

有大量兵力，也聚居了许多平民客商，繁密程度虽远远不及京师长安，却也是边郡第一大城。

郡府^[22]位于城池的正中心，是一处方形的宅院，四周墙垣围绕，一座大栅栏门开于北墙西侧。宅子分东西两院，两院间以长廊相隔。东院为两进，前堂后院，屋宇宏敞，为郡太守办公居住之所。西院楼舍齐备，是郡地方官吏办公所在，院西北角有望楼，西南有监狱。

郡太守李广正坐在堂中，心不在焉地检阅案牍。虽说政平讼理是太守的职责，可他更多的是一名军人，总觉得自己应该待在战场上，或是军营里，而不是白白在这些琐碎的文书上消耗光阴。

也难怪李广闷闷不乐，自三年前遭逢雁门大战，他就此跌入了人生的低谷——雁门大战是他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损失了全部人马，长子李当户和次子李椒均在此战中力竭战死，他自己也差点被俘虏到匈奴王庭。虽然赎罪削职后又被皇帝重新起用为边郡太守，可偏偏匈奴人畏惧他飞将军之名，对右北平秋毫无犯，他已然三年没有打过仗了，哪怕是一场小小的追逐战。一年前，天子决意反击匈奴，他上书请求领兵出击。那骑奴出身的卫青当真是运气好，首上战场便因直捣匈奴单于祭天的龙城而封关内侯，这一仗又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全甲兵而还，开创大汉立国以来对匈奴作战的最大胜利。因立下大功，卫青被封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之前许多看不起卫青的人也由此对其刮目相看——虽有椒威之名，却有实实在在的战功。而他李广虽有赫赫威名，却无尺寸之功——马邑之谋无功而返尚情有可原，雁门之战一败涂地再也无法推脱。此时此刻，卫青正率领十万军民在河南大筑朔方城，那一带水草肥美，形势险要，势必将成为汉匈双方下一轮争夺的焦点，建功立业指日可待。比照之下，右北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如何能安坐郡太守之位呢？

正郁郁寡欢之时，忽有门下掾进来禀报道：“将军，无终人氏管敢又来到府门外敲击桴鼓，指名要找将军告状。”

桴鼓又称“建鼓”、“植鼓”，是悬挂在郡府、县廷等地方官署门前的大鼓，往往作为召集号令之用。汉承秦制，地方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体制。民间若发生案情，也可击鼓报警。所谓“桴鼓不绝”，即整日报警鼓

声不断。

李广正嫌地方政务繁琐，哪里有心思听取诉讼，皱眉道：“他是不是昨日来过？老夫不是说过么，既是无终人氏，将案子发回，命无终县令决断便是。”门下掾道：“小臣也这般告诉苦主了，可那少年管敢坚持称其父留有遗命，有讼事一定要来郡府，且不要掾史决狱，一定要找郡太守本人。”

李广心念一动，问道：“苦主是个少年？名字也叫敢？”门下掾道：“是，正好跟小李将军同名，才十五岁。被告是他同父异母的姊姊，名叫管媚，与她夫君阳安一道在府门外。依小臣的看法，被告若不是心里有鬼，断然是不会一路跟着苦主来郡府的。”李广想了一想，道：“让他们进来。”又想到自己不习律令，命道：“先去叫军正来。”

郡太守秩俸二千石，掌一郡大小事务，等同于封疆大吏。因事务繁剧，府中置有不少属官，如郡丞、长史、掾史等，协助郡守处理各种政务，譬如决曹掾史负责断罪决狱，辞曹掾史主辟讼事等。然而李广在军营待得久了，军人习性根深蒂固，有事总是先叫军中属官，而不是郡府官吏。

军正执掌一军军法，须得熟知律令。自秦代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学习律令只能以吏为师^[23]，因而军中军正多是小吏出身，大大有别于军士。李广一军的军正名叫鲁谒居，原是长安小吏，新派来右北平军中不久。李广治军宽松，为人清廉朴素，吃住多与士卒一起，朝廷有赏赐也是均分给部下，因而他总能得军中死力，为士卒真心爱戴。若士卒犯法违律，他总是想方设法予以庇护，不令军正知晓。鲁谒居名为军正，反而成了协助地方断罪决狱的掾史，断的大多是民间案子，跟军营毫无干系。他倒也自得其所，从不抱怨。

鲁谒居闻召迅即赶来堂下，李广尚不及命人带告状人管敢进来，一名士卒飞奔进来，急声禀告道：“将军，长城上有烽烟燃起。”

李广闻言不禁大奇——匈奴骑兵入关劫掠，多选在秋高马肥之际抑或是冻土化开、新草发芽的春季，从来没有听过有冬月来进攻的。况且自他上任右北平太守，从没有半个匈奴人越塞，如何会忽然有狼烟升

起？事情如此不合常理，会不会跟那几名京师来的郎官有关？那太中大夫东方朔行事荒诞出格，这次奉诏来边郡犒军，居然还带着夷安公主，当真匪夷所思，闻所未闻，会不会是他在玩烽火戏诸侯的把戏？

一时不及思虑更多，心中多少有些兴奋起来，郁积之气一扫而空，竟暗暗盼着烽烟警情真有其事。当即召来兵曹掾史暴利长，授以太守印绶和符节，命他速去西山军营征发郡兵。

暴利长为难道：“李都尉陪同使者去了长城游玩，没有都尉印符，如何能征发郡兵？”李广不悦道：“老夫奉天子令镇守边郡，佩二千石太守印，领一万骑兵备胡，难道还调不动区区几千郡兵么？况且都尉李敢是我儿子，若他人在这里，岂敢多说半个不字？”暴利长微一迟疑，还是说了出来：“可这不合朝廷制度。”

大汉军制采用征兵制，按照法律规定，男子年满二十岁^[24]时必须到官府登记，叫做“傅”，即附着于名籍，要为国家义务服兵役两年：一年在原籍当兵，称为郡国兵，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或当材官，或当骑士，或当楼船，接受相应的军事训练。材官即为普通步兵，多为能开强弓硬弩者。骑士又名车骑，分车兵和骑兵，车兵有轻车和武刚车两类，轻车便捷用于作战，武刚车用于后勤运输，兼作驻扎布阵的防御。骑兵分轻骑和重骑，轻骑奔袭突击，重骑负重耐远，长途行军。楼船即水兵。另一年要么到京师当卫士，宿卫长安，称为“番上”，要么屯驻边疆当戍卒，称为“戍边”。不服兵役的年份，每年还须为地方官府服役一个月，即所谓“月为更卒”，直到五十六岁才能免除，称为“免老”。不愿或不能服役者，可出两千钱交官府雇人代替，称为“过更”，所出之钱即为更赋。完成两年强制兵役后的男子即转为预备役士卒。遇到重大战事，天子以虎符征调各地郡国兵，临时择命将帅出战。战罢，将帅罢职，士兵各归郡国。兵员不足时，还会临时谪发刑徒罪人。

右北平郡既是边郡，郡内军队除了来自天下郡国的戍卒外，还有本郡良家子弟组成的郡兵，主要是骑士，非常时期还会屯驻有直属中央朝廷的屯兵，比如李广曾以骁骑将军屯守云中。按照惯例，戍卒为边军，驻扎在长城边塞，负责日常防御，由各校尉统领，最高长官为郡太守。而服役中的郡兵则是地方军队一系，驻在平刚城西的军营中，有战事才

会出征，最高长官是郡都尉。大汉制度，征发郡国兵需天子虎符，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需太守与都尉两名二千石官员的印绶、符节合用，如此规定的用意，是让地方行政长官与军事长官互相牵制，任何一方都不能擅自调发军队。

暴利长本是善意提醒，却不知正巧触动了李广最敏感的神经，拍案大怒道：“军情紧急，你还在这里婆婆妈妈讲什么朝廷制度，殊不知‘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喝令左右将暴利长拿下。

暴利长抗声问道：“将军为何拿我？”军正鲁谒居忙斥道：“你不立即遵从长官命令，逡巡质疑，在战时可是死罪。”

暴利长冷笑道：“下臣是郡地方官吏，似乎轮不到军正用军法来治臣的罪。况且，臣只是按朝廷制度提醒李将军，有何过错？臣要向长安廷尉府上诉。”不及说完，便被强行带了出去。

李广心急如焚，一时等不及再遣人去军营征发郡兵，干脆取过铠甲兵器，披挂停当，匆忙点齐郡府中当值的士卒，不到百人，均是轻骑快马，一路急驰出城。

行不多远，迎面遇上一名尉吏^[25]飞骑赶来，禀报说长城上烽烟已熄，警报解除，或许是误报也说不准。

李广心中不免大为失望，悻悻骂了一句，却不愿意就此打道回府，便命士卒们回去郡府，自己则带了几名亲信随从，往城南酒肆而来。

大汉食俗有明显的等级性——天子一日四餐，一为平旦食，少阳之始也，二为昼食，太阳之始也，三为晡食，少阴之始也，四为暮食，太阴之始也，一顿饭多达二十六道菜；贵族官宦阶层则是三餐制，称朝食、昼食和晡食。当初周勃等人诛灭吕氏恢复汉室天下，就是利用晡食时间进攻，令正在吃饭的吕氏猝不及防；而民间饮食通常是日食两餐，这是先秦时期传下来的用餐习惯，以适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生活，早餐在上午辰时，称“大食”，晚餐在下午申时，称“小食”，军营中也是如此。此时还不到正午，刚过大食不久，距离小食时间还远，李

广其实并不饿，只是突然很想痛饮一场，一醉方休。

城南酒肆不算太大，小本经营，却是家祖传老店，自制的马奶酒和酱肉别具风味，在平刚一带享有盛名，尤其马奶酒酒味醇厚，有“平刚一绝”之称。肆主羊田听到马蹄声迎接出来，认出飞将军，惊喜异常，连说话的声音都颤抖起来，忙不迭地引领李广到堂中正首食案前。

李广解下佩剑放在食案上，道：“来一斤肝，一斤咸羊肉，都切好了，再来二斤马奶酒。嗯，有别的酒菜也都端上来。”羊田应声道：“是，飞将军请稍候，酒菜马上就好。”又请李广随从到一旁食案坐下。

李广摆手道：“不必费事，他们跟老夫同坐一案，我们在军中一向如此。”羊田先是一愣，随即笑道：“久闻飞将军爱兵如子，今日一见，才知道不是虚传。”心中更加敬慕，亲自往厨下去准备酒菜。

大汉严禁聚众饮酒，律令明文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须罚金四两，朝廷有庆典才特许臣民聚会换饮，称做“赐酺”。因而汉家酒肆通常只是卖酒的商铺，客人打完酒提了就走，虽也招待酒客，却不是主要营生，酒肆的厅堂从来都是稀稀落落，尤其在这样的时分，连打酒的主顾都少。但今日除了李广一行五人外，堂中居然还有两名酒客，各坐一案——一名男子二十来岁，身材颇长瘦削，穿着光鲜的银色鼯鼠皮袄，席坐在东首窗下；另一男子四十岁出头，短小精悍，健壮结实，穿着一身粗糙的棕色皮衣和皮套裤，正是民间黔首最常见的服饰，倚坐在北首墙角。二人均深埋着头，慢条斯理地饮酒，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对身旁之事置若罔闻。

李广一眼瞥见那年轻男子搁置在案几上的佩剑，再也难以移开目光。他是赳赳武夫，对神兵利器有一种天然的钟爱。那长剑为铜铸就，剑长四尺，剑身尚插在剑鞘中，便已有黯黯精光射出，一望就知道不是寻常之物。

随从任立衡跟随李广日久，立时猜到飞将军心意，起身欲去请那年轻男子过来相见。最年轻的随从任立政甚是机警，忙扯住兄长，低声道：“那两个人似乎有些古怪，还是小心些好。”

他一提示，任立衡便立即想到了，的确古怪——李广虽为人亲和，在百姓面前从不端将军架子，然其箭法名动天下，汉地、胡地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每当他来往于民间被人认出时，总是围观者如堵，场面十分热烈。酒肆肆主羊田迎接李广进来，大呼小叫，恨不得左右邻居都知道飞将军来了酒肆做客，那两人竟没有好奇扭头看上一眼，实在不合情理。试问天下间怎么可能有这样完全无动于衷的人？

任立衡扶剑走到窗下，问道：“足下面孔陌生得紧，理该不是本地人氏，敢问高姓大名？”

年轻男子只凝望着手中的铜酒杯入神，似正思虑什么要紧事情，如此寒冷的天气，鼻尖还渗出几粒汗珠来。任立衡又叫了一声，那男子这才回过神来，慌忙离座起身，答道：“臣姓雷名被，长安人氏。”

任立衡见他神色张皇，不由疑心更重，道：“足下可携有关传[26]？”雷被道：“当然有。”从怀中取出一枚竹简，递了过来。

任立衡略略一扫，见竹简上刻着一行小字，内中有“内史黯”和“大夫被”的字样。“黯”是指签发关传的现任右内史汲黯，“被”则是持传者本人雷被了，“大夫”则是他的爵位。

任立衡见关传上刻的出关原因及时间均能对上，便递传还给雷被，道：“原来雷君是来平刚探亲访友，多有冒犯。”说罢向座上摇了摇头，示意并无可疑。

雷被道：“敢问这位军侯，座上那位明公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将军？”任立衡道：“正是。”

雷被“啊”了一声，忙走到堂中，朝李广深深揖拜，道：“适才小子心中想事，又贪恋杯中之物，竟没有留意飞将军一行进来。久闻将军大名，今日无意得见，实乃三生有幸。”

李广名气虽大，却是个质朴单纯的人，不善交际，拙于言辞，只微微点点头。

任立衡顺势问道：“雷君这柄佩剑看起来很不寻常，不知可否取出来

一观？”雷被道：“乐意之极。”

到案前拿起长剑，刚及转身，那一直埋头坐在墙角的中年男子蓦地抬起头来，冷冷地瞪了雷被一眼，眼中精光暴射，凛然如刀，竟让他心头一震，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险些握不住长剑。幸好酒肆肆主羊田与打杂的小厮阿胡正用大木盘托着酒菜出来，遮住了李广几人的视线，这才无人留意到雷被的失态。

汉代陈设餐食颇有讲究，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好的纯肉放在右边，饭食靠着人的左手方，浆水和羹汤放在右手方。羊田依照习俗将菜肴、碗筷一一摆放整齐，恭谨地道：“请将军慢用。”

按照惯例，饮酒通常是在饭后，且按巡而饮，一人饮尽，再饮一人，而不是众人一齐干杯，依次尽爵，遍饮为一巡。李广在军中粗疏惯了，从不计较这些礼仪，见有菜有饭有汤，唯独缺酒，忙道：“劳烦肆主将酒先端上来。”

羊田道：“天冷得很，小人以为将军想喝点热乎酒暖暖身子，刚刚才烧了开水烫酒。”忙命阿胡先去取两角酒来。

那小厮阿胡却恍若未闻，只痴痴傻傻地盯着李广不放。羊田拿手往他后脑打了一下，赔笑道：“乡下来的穷小子，没有见过世面，见到飞将军光临小店，都惊喜得呆了。”李广道：“无妨。”羊田担心阿胡失礼，忙拉了他衣袖扯进了内堂。

李广举手叫道：“雷君，也请过来一起相坐。”雷被大喜过望，道：“飞将军有命，小子敢不遵从。”

墙角的中年男子忽然重重咳嗽了一声，雷被闻声顿住脚步，微有迟疑。李广瞧在眼中，不由得转头打量那中年男子——那男子始终只是闷坐埋头饮酒，看不清面孔，但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独特的气势，凛凛逼人，令李广顿时生出警觉来，这人一定是个了不得的游侠豪杰人物。正要命人去问那男子姓名、身份，忽听见门外有清脆的女子声音道：“就是这家酒肆。我打听过了，这家马奶酒最好，是平刚一绝。”另一女声接道：“我不信能比长安甘泉酒肆的上樽酒^[27]还要好。”又有一柔媚的女声

道：“我们偷偷来这种地方，会不会不太好？”

汉代风气开放，男女交往、结伴步行、同车而行或相逢驻车致意，在当时均是正常现象。女子一般都有专门职业，可以在公开场合中与男子饮酒欢聚或单独会见男宾。西汉初年，刘邦还沛，当地男女“日乐饮极欢”，许多地方习俗均是“娼优、男女杂坐”。在酒肆中遇到女酒客也是常见之事，雷被却仿佛撞见了天大的稀奇事，但闻人声，便掉头直望着门口，脸上写满不可名状的惊讶。

娇笑声中，帘子掀起，三名少女轻盈地步入堂中。不仅雷被惊呆在那里，李广等人亦立即惊得离座站了起来。

一名身穿紫色衣裙的少女道：“怎么没人来招呼咱们？店家……”一语未毕，便即愣住，结结巴巴地道：“李将军，你……你不是出城了么？”

身穿粉衣的少女甚是伶俐，忙一拉身旁的黄衫同伴，低声道：“公主，李将军人在这里，咱们还是快些走吧。”

黄衫女子尚在迟疑，她明知今日已难尽恣意畅饮之欢，可还是不甘心就此离去。

这黄衫少女正是当今天子刘彻的爱女夷安公主，芳名刘曼。紫衣少女名叫刘陵，是淮南王刘安之女，堂而皇之的淮南国翁主^[28]。粉衣少女名叫司马琴心，是大名士司马相如和他那同样声名显赫的夫人卓文君的独生爱女。两人与夷安公主年纪相仿，是她的伴读。

公主巡边，旷古未闻。实际上夷安公主这次微服来到边郡，不过是一时好奇心起。按照惯例，每逢辞旧迎新之际，朝廷都会派出使者携带大批财物前往边郡赏赐边将，以示恩宠优遇。这次选派来右北郡的使者是郎中徐乐，霍去病和韩说二人则是主动请缨，请当使者随从。夷安公主向来与霍去病亲近，听到消息后也想跟着一道出门远游。她幼年丧母，虽为父皇钟爱，却也知道刘彻定然不会同意，遂预先去求助以才智闻名的太中大夫东方朔，许以重金。刚好当日大雨新止，东方朔遂教了公主一计。刘彻在未央宫前殿处理完政事，忽然看到女儿神情古怪，站

在殿阶旁屈指独语，大是好奇，忙召问究竟。夷安公主道：“殿后柏树上有一只灵鹊，立在枯枝上，东向鸣叫呢。”刘彻派人查看，果见有鹊如此，便问女儿何以会能知道。夷安公主神秘一笑，道：“告诉阿翁可以，但须得答应我一件事。”刘彻素来喜爱这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只有她敢像民间孩子那样叫他“阿翁”，而不是“父皇”，当即满口应承。夷安公主道：“风从东方来，鹊尾长，傍风则倾，背风则蹶，必然顺风而立。阿翁，女儿想跟去病哥哥去右北平郡，你事先答应了女儿，可不能反悔。”刘彻何等精明，微一沉吟，即醒悟过来，道：“这一定是东方朔教你的法子。”命召来其人，道：“你给公主出的好主意！朕要罚你，现下将公主交给你，你负责护送她去右北平郡。”东方朔忙拜谢道：“臣多谢陛下。”

出使边郡是件极艰苦的差事，路途遥远，来回最少也要两三个月，使者一般上年入秋就得动身出发，才能正好赶上十月的新年，远些的边郡搞不好连正月元旦也要搭在里面，失去与亲人佳节团聚的机会，所以朝中官更多不愿意接这种差事。丞相府往往会从本郡人氏中选拔，譬如徐乐出使右北平郡，其故里就是右北平，允准使者公私兼顾，出使完毕后归里还乡，以近人情。

刘彻见东方朔不沮反喜，这才恍然大悟：他一定早料到会被指派护送公主，他故里是平原郡，正在通往右北平的必经之路上，出主意明帮公主，其实是帮他自己。

皇帝醒悟过来，又好气又好笑，有意沉下脸，故作严肃道：“记住，一路不可暴露公主身份，不可惊扰地方。若有差池，唯你是问。”东方朔道：“诺。”

又因为夷安公主一个少女外出多有不便，刘彻特命主傅义姁陪侍。夷安公主又趁机请求带上要好的女伴刘陵和司马琴心。刘彻为人豪迈，不拘一格，当即答应，道：“我大汉女子也该如男子一般，到外面见见世面。”遂成夷安公主右北平郡之行。

四女均女扮男装，打扮成随从模样混在使者队伍中，一路小心翼翼隐藏身份。夷安公主体会到民间率性之乐，反而玩得更加尽兴。到右北平后，她还想继续伪装下去，谁料李广曾任未央宫卫尉，多次见过夷安

公主，她虽然个子长高不少，可样貌并没有多少改变，一见之下便立即认了出来，惊得瞠目结舌。夷安公主身份暴露，由此多了许多拘束。徐乐、东方朔等人要去游览长城时，夷安公主也想跟去，李广坚决不赞同——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妇女素来是军营大忌，被认为会严重沮丧士卒斗志和胆气。夷安公主自然不依，幸好霍去病不知道用什么法子说服她留在郡府中，这才没有多起风波。本以为公主会就此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待在郡府中，哪知道李广前脚出城，她后脚就甩开了老成持重的主傅义姁，与两位女伴溜了出来，若不是凑巧在酒肆被李广撞见，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意外——边郡多战之地，民风勇悍，任侠尚武之风极盛，民间黔首个个精于骑射，上街闲逛也要随身携带刀剑弓矢，夷安公主性情奔放，又争强好胜，万一发生争执，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公主位比列侯，地位、秩级远在郡太守之上，李广虽然意外着恼，还是不得不过来行礼参见，以免日后被人弹劾“不敬”、“失礼”，又低声劝道：“公主是千金之躯，不可在酒肆这等闲杂之地逗留，臣这就护送公主回去郡府。”

夷安公主老大不情愿就此离去，眼珠转了几转，悄声笑道：“李将军，本公主这次微服出游，就是特意要到民间走走看看，酒肆也是民间，哪里是什么闲杂之地？你且退下，咱们就装作不认识，你喝你的酒，我喝我的酒，咱们互不干涉。”

李广道：“公主……”刘陵忙上前一步，低声道：“公主是远道慕名而来，将军可不能扫兴。这酒肆中只有寥寥两名外人，只要将军不声张，谁会知道公主的真实身份？况且将军人也在这里，决计出不了乱子，是不是？”

她伶牙俐齿，听起来句句在理。李广本木讷寡言，一时难以反驳。夷安公主见他被刘陵噎住，得意一笑，遂扯了女伴自行到一张食案坐下。

这家酒肆坐西朝东，以上首为最尊位，也就是李广所在食案。夷安公主所坐位置靠近柜台，坐南面北，比墙角那坐北面南的中年男子还低了一级。她自是毫不在意，任立衡等人却是面面相觑，既不敢拦阻，也

不敢动，只望着李广，等他示下。李广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能勉强回到自己的食案坐下，满桌的酒菜无论如何是再也吃不下了。

正巧小厮阿胡端酒出来，夷安公主举手叫道：“店家，快给我们这桌上些好酒好菜。”

阿胡却理也不理，径直朝李广食案走去。夷安公主道：“喂，你……”刘陵笑道：“公主别生气，这里的百姓眼中只有飞将军。”夷安公主道：“嗯，也对。”

李广忙道：“这位小哥，酒先给那桌送去。”阿胡阴恻恻地道：“不行，这酒是专门为李广将军你准备的。”

李广听他语气极其怪异，正待转头，忽听见有物体破空之声，听风辨形，举手一抄，竟是一只铜酒杯，正是墙角那神秘的中年男子挥手掷出！

这一掷正对着李广头顶，劲道十足，绝非酒醉之人乱性所为。任立衡等随从一齐起身，拔出兵器，朝那男子怒目而视。那男子岿然不动，不着急取身侧兵刃，并无动手反抗之意，只举起右手，朝南侧指了两指。

任立衡不明所以，喝问道：“你是什么人？鬼鬼祟祟做什么？”忽听见司马琴心直身惊叫道：“刺……刺客……”

她坐在食案旁侧，面朝西向，侧对着上首。当众人注意力被那凭空飞来的酒杯吸引之时，她正好见到阿胡从托盘底下取出一柄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李广颈中扎去。

李广注意力一直在那中年男子身上，听见司马琴心呼喊，本能地将手一举，只听见“铛”的一声，他适才接住的铜酒杯适时挡住了匕首，可谓凑巧惊险之极。任立衡等随从回过头来，这才会意那中年男子要掷的其实是阿胡手中的托盘，意在提醒诸人盘下有刀，不过酒杯半途被李广截住。

阿胡还待再刺，李广已然抓起佩剑，向旁侧滚开。随从们赶过来，

举刀将阿胡围在中间。阿胡见无幸逃出，毫不迟疑，立即回腕自刭。一股血箭自颈间喷射而出，他丢下匕首，捂住伤口，朝李广不住冷笑。

这一下大出众人意料，任立衡忙抢过来扶住阿胡，喝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何要行刺飞将军？”

阿胡慢慢坐倒在地，断断续续地道：“我与李广仇深似海，可惜我杀不了他，报不了父仇……”

李广闻言俯身问道：“你父亲是谁？如何会与老夫结怨？”蓦然想到什么，道：“肆主叫你阿胡，莫非你姓胡？你……你是……”阿胡却不理睬，自顾自地道：“李广，你心胸狭隘，背信弃义，将来……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不及说完，头一歪，就此断气。

羊田正端酒出来，见状惊得目瞪口呆，手中的酒菜也跌落了一地。两名随从忙举刀上前制住他，押到一旁。

任立政道：“将军，酒肆不宜久留，还是先回去郡府，再派人来料理这里不迟。”

李广没有回答，眼睛睁得老大，表情极其怪异，望着阿胡尸首发呆，似是打开了记忆深处尘封已久的事情。

任立政问道：“将军认得这刺客么？”李广迟疑了好大一会儿，最终还是摇了摇头，道：“不认得。你们先送公主回府。”

任立政道：“诺。”转过头去，这才发现夷安公主几人不知道何时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问道：“公主人呢？”

不独夷安公主三人，就连适才扔出酒杯的中年男子和剑客雷被也一同消失不见了。李广心中隐隐觉得不妙，忙解下腰间印绶交给任立衡，道：“快，快去传令，立即封闭城门，搜寻公主下落。”

随从押了肆主羊田过来，盘问之下，阿胡的身份也迅疾查明——他原是一名来自陇西的商贩的马夫，一年前那商贩付不起酒钱，临时将他作为赘子^[29]抵押在酒肆，后来商贩一直未回来赎回，羊田也乐得占个

天大的便宜，多一个不要钱的奴仆。

阿胡既自称与李广有刻骨仇恨，那么他一定是追踪李广行迹来到右北平郡。推断起来，他原来的所谓主人陇西商贩也一定是他的同党，有意付不出酒钱，好将他抵押在酒肆。汉代行政组织严密，郡下有县，县下有乡，乡下有里，里中十家为什，五家为伍，户籍管理相当完善，商人还有单独的市籍。阿胡没有本地户籍，很难在平刚城中谋生居住，即使勉强安顿下来，势必会引起里正等基层官吏的注意，但做了酒肆赘子，就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身份的麻烦，虽然地位低下，少不得要被新主人打骂，但却绝不会惹官府起疑。

既问明事情最终与城南酒肆无干，李广也不愿意多牵连无辜，以免平刚城从此少了一绝，命人释放羊田，将阿胡尸首交由平刚县令安葬。羊田经此一事，惊吓得不轻，再也不敢随意收留陌生人。

回到郡府，李广焦躁难安，在堂中走来走去，当年他以区区几百人马被匈奴大军包围，也没有这样慌乱过——阿胡行刺固然令他耿耿于怀，但更令他心烦的还是夷安公主失踪一事。他自是知道公主一旦有事，许多人包括他自己都要大祸临头，堂堂男子不能战死沙场，反倒要因公主失踪受牵连遭诛，想想就觉得窝囊。烦恼之下，只能不断地下令，派出郡府中见过夷安公主样貌的官吏率领士卒在城中搜索，又命掾史立即发出缉捕雷被和中年男子的告示。

负责起草文书的录事掾史记录中年男子的外貌特征时，蓦然发出一声惊呼，道：“将军，小臣记得这名男子，他一定就是天子亲自诏书名捕[30]的关东大侠郭解，形状描述跟缉捕文书中一模一样。”

李广随从任立衡当即“啊”了一声，颤声道：“他……他就是郭解？难怪……难怪能有那样的气势。”

李广也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本来早已猜到刺客阿胡的真实身份，现下因为掾史认出了郭解而更加确认——阿胡肯定是胡丰的儿子。两年前，他下令在郡府门前将胡丰斩首示众，胡丰始终不肯伏法，不断挣扎高喊道：“李广，你听好了，关东大侠郭解一定会为我报仇的。”这胡

丰，就是李广削职赋闲时偶然结怨的前任霸陵尉了。

三年前，李广出雁门击匈奴，兵败涂地，自己也被匈奴所俘，因伤重用绳索网置两马之间。他假装昏死，行走十余里时忽腾上旁侧一名匈奴兵马背，夺其弓，策马南奔，终于侥幸逃回。但也因全军覆没被军正判了腰斩死刑，遭受人生中最大的挫折和失意，幸亏天子开恩，准许赎罪为庶人。之后他落职民间，意志非常消沉，常与颖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到兰田山中打猎，以此作为排遣。某天他带着几名随从外出，在田野间饮酒作乐，误了归家时辰。汉代制度严禁夜行，李广一行摸黑回家，一路安然无事，唯独在路过霸陵时被霸陵尉胡丰拦截喝止。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胡丰道：“律令严禁夜行，即使是现任将军，也不准通行，何况是前任呢？”下令吏卒扣押李广，让他停宿在霸陵亭^[31]下。这本是件小事，胡丰不过是依法行事，次日也释放了李广，然而当英雄落魄之时，他也就不再是英雄，李广在人生最低谷时听到“前任”、“现任”之类的话，认定胡丰是在刻意嘲讽他，心中怨恨不已，发誓将来一定要找机会报复。过了不久，匈奴又在边境骚扰，杀死辽西太守，大将韩安国奉命出击，汉军大败，一退再退。皇帝不得不考虑重新起用名声卓著的李广，遂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特意请求带霸陵尉胡丰一起赴任。刘彻根本不了解二人的恩怨，还以为他打算重用胡丰，于是允准。一到任上，李广就下令将胡丰斩首。胡丰大恨，临死前高呼关东大侠郭解一定会为他报仇。大侠郭解的名字李广原也听过，可并没有放在心上，那郭解武艺再高，名气再大，又如何能与他李广相提并论？杀了胡丰后，李广向上书自陈谢罪。刘彻回书道：“将军者，国之爪牙也。《司马法》曰：‘登车不式，遭丧不服，振旅抚师，以征不服；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伏；是以名声暴于夷貉，威棱憺乎邻国。’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以临右北平盛秋。”

汉代风气本就任侠仗义，民间黔首和朝廷士大夫均以快意恩仇为乐事，正当用将之际，刘彻更不愿意因为胡丰一案而指责李广。李广虽然嘴上不说，心中也着实得意了一阵子——他斩杀律法上无罪之人，天子也不敢多说什么。

但得意很快转为了新的失意，自那以后，天子似乎有意无意地与李广疏远了，以往每逢有匈奴战事，李广所部都是绝对的主力，可去年反击匈奴之战刘彻却只派了卫青、李息为将，卫青更是一举夺回河南之地，成为举世瞩目的军事新锐，风头 and 威望远远超过了李广，飞将军的光芒陡然黯淡了。

更巧合的事情是，胡丰临死前声称会为他报仇的关东大侠郭解居然一度成为了李广在茂陵的邻居。茂陵即是当今天子刘彻的陵墓，刘彻即位后第二年开始兴建，因地属槐里县茂乡，故称茂陵。刘彻为了鼓励百姓移居茂陵，下令给每一户移民发放二十万安家费，赐田二顷。又半强制性地命令大批官吏移居，著名者如司马相如、董仲舒、魏相、司马谈等。李广祖籍就在槐里，后来才迁居陇西成纪^[32]，他也乐得响应天子的号召，在建元三年将家从长安城里移到了茂陵，迄今已十二年。去年中大夫主父偃上书称：“茂陵初立，地方广大，人户稀少。如果将天下豪强大族都迁到茂陵，既可以繁荣茂陵，又可以防止他们在地方上依势横行，这叫做不诛而害除。”汉初刘敬也曾向汉高帝刘邦献强本弱末之计，徙居十万六国后裔及豪杰充实关中。刘彻极赞赏主父偃之建议，诏令各郡国调查户口，凡财产在三百万钱以上的富翁豪强都必须迁到茂陵居住。名义为迁，其实就是举家被地方官吏押解到茂陵，对于被点到名的人来说，不亚于一场大灾难，这其中就有郭解。

郭解字翁伯，河内轵县^[33]人，其人果敢狠毒，年轻时做过许多坏事，如专门藏匿亡命之徒，私铸钱币，盗挖陵墓等。旁人稍微得罪他，就会被他举刀杀死，手段极其残忍，被他杀死的人数不胜数。但另一方面，他为人讲义气，重承诺，为朋友出面报仇，即使豁出性命也要干到底。因为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郭解在民间名气很大，运气也格外好，每每到被官府追捕的危急时刻，不是有人协助他脱险，就是适时赶上皇帝进行大赦天下。

十年前，郭解不知如何忽然脱胎换骨，性情大变，仿佛完全变了个人——以前他挥霍无度，现在变得折节为俭；以前他睚眦必报，现在却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救人危难而不矜其功。如此一来，名望越来越大，红极一时。不仅百姓敬畏他，许多王侯权贵也争相与其结交，将军卫青出征匈奴路过河内也曾慕名拜访。

不过郭解虽然有名，家产尚达不到三百万迁居茂陵的标准，但事情坏就坏在他的名气上。轺县主管迁徙的廷掾杨昭认为郭解即使资产不够，也属于在地方上横行无忌的豪族，断然将他列在了名单上。消息传到长安，将军卫青特意求见皇帝，为郭解说情，请求让他留在故里。刘彻当即道：“一介布衣，居然能使朝中将军出面为之说情，说明他家里不穷。”连天子都开了金口，郭解再不情愿，迁居还是成为了铁板钉钉的事实，人们争相赶来送行，送给他的钱财多达一千多万。

郭解的侄子郭弃气急败坏，暗中刺杀了“罪魁祸首”廷掾杨昭，砍下首级。杨昭的父亲杨季主虽无实证，却知道是郭解一派的人所为，发誓要报仇，郭、杨两家遂成死敌。轺县县令不敢过问其事，生怕惹祸上身。

郭解入关后，在茂陵的住处恰好与李广家相邻，关中豪杰贤士争相与他交往。其家每日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到半夜夜禁后，门前还常常停有十余辆车子，李家颇受其惊扰之苦。

盈满则亏，灾难最终还是降临了。杨季主哀伤爱子惨死，更痛恨地方官吏畏惧郭解势力，决定亲自到长安向天子伏阙控诉，结果出发当日被人杀死在轺县县境内。杨季主家人变卖全部家产，以千金寻得死士赴京上书。死士刚到未央宫北阙下，便被预先守候多时的刺客一刀刺死。正好御史大夫公孙弘入宫奏事，撞见了这一幕，虽未捕获刺客，却及时截留住死士身上的告书，杨季主父子的惨剧这才得以传入天子耳中。刘彻震怒，诏令廷尉立即逮捕郭解，下狱穷治。当吏卒赶到茂陵时，郭解早听到风声，安顿好家小，伪科关传，单身逃亡出了关中。据说沿途暗中帮助郭解逃走的人不计其数，他逃到临晋时，关吏籍少公发现他的关传是伪造，郭解不得已说出真实姓名，籍少公立即放他出关不说，还在追兵到来后自杀，以免自己受不了酷刑拷掠交出郭解的去向。从那以后，郭解便消失在茫茫人海，彻底失去了音讯和踪迹。

李广虽曾与郭解为邻，但他常驻边关，并没有见过这位声名鼎沸的奇人，今日在城南酒肆偶然留意到他凌人的气度，猜到这是个来历非凡的人物，却从来没有想过他就是天子诏命追捕的逃犯郭解，若非录事掾史熟记公文，只怕还是难以猜破其中究竟——前霸陵尉胡丰既然临死前

称郭解会为他报仇，说明他与郭解有很深的交情。那刺客阿胡一定是胡丰的亲人，与郭解密谋，要在酒肆刺杀他。郭解先扔出铜酒杯，想来只是要吸引众人的注意力，好让阿胡有机会下手行刺。万一事不成，他还可以谎称是要提醒李广。当阿胡一击未中后，他便迅疾离开酒肆，以免身份暴露。

只是有一点疑问，李广虽然好酒，但向来只在府中畅饮，极少来到民间酒肆，今日他本来是要出城，临时才转道城南酒肆，郭解、阿胡二人又如何知道他会到来，还能及时安排好行刺计划？或许是他二人本来就约好在酒肆中密谋，不过凑巧李广来了酒肆，遂临时决定铤而走险，仓促上阵？

另外，夷安公主失踪一事也甚是蹊跷。绑架公主是灭族大罪，也只有郭解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当时事出突然，李广能从阿胡匕首下逃生实属侥幸，惊吓出一身冷汗，一时未能及时觉察到公主的动向，情有可原，可郭解只有一人，如何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公主、刘陵、司马琴心三人悄无声息地带走？除非是那年轻剑客雷被加入其中。如果他和郭解都是阿胡同伙的话，为何不立即挟持公主换取阿胡性命？反正都是死罪，不过是死法的不同而已。

李广越想越觉得费解，忽见公主主傅义姁板着脸闯进堂中，更觉头疼无比。

义姁年近四旬，河东人氏，虽是女子，却有一身不亚于男子的本领，不但知书达理，见闻广博，且医术极其高明，原是长乐宫中专门侍奉太后王姁的女御医。近来王太后年老，又爱惜孙女，特命义姁做了夷安公主的属官，负责辅导、保育公主。她这次奉命跟随夷安公主前来右北平郡，心中颇不情愿，又处处告诫、约束公主，公主烦不胜烦，干脆甩掉她溜出郡府。

李广见义姁面色不善，忙道：“主傅君，老夫正要派人去找你。”义姁肃色道：“将军，我看到郡府人进人出，是不是出了大事？”李广道：“嗯，这个……”他料到难以隐瞒，还是原原本本地说了事情经过。

义姁大惊失色道：“哎呀，郭解的祖父、父亲均死在朝廷手里，他自

己又被天子诏书名捕，恨朝廷入骨，夷安公主落到他手里，还有活命的机会么？”

原来郭解的祖父、父亲均是名噪一时的豪侠，多有违法乱纪之事，祖父在带头抢劫富豪时被射杀，父亲在汉文帝时因劫狱救人被逮捕处死，均死在官府手里。郭解自小受家庭习气浸濡，所以才心狠手辣，凶残歹毒，下手杀人从不留情。

李广全心全意扑在军事上，对郭解这种江湖豪侠所知不多，也没有多大兴趣了解，只道：“老夫已下令封锁城门，满城搜捕，劫质者出不了城，也许会主动放了公主。”

义姁连连跺脚，显然并不相信李广的话，蓦然想到什么，忙道：“快，将军快派人去边塞请东方朔回来，眼下只有他才能救公主，救我们大家。”

李广亦听过许多关于东方朔的奇闻轶事，但这种靠自吹自擂和小聪明博天子一笑而得居官位的人，在他眼中不过是佞臣之流，虽然也如义姁所请，立即派出驿卒去召李敢一行回来，却无论如何不相信东方朔能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法子。

到夜间戌时，东方朔居然风尘仆仆地赶回了郡府，浑身寒气，满面霜土。

李广想不到东方朔会回来得如此之快，又见只有他和徐乐二人，大是愕然，忙迎下堂来。东方朔也不理睬人，径直奔到堂中火盆边，一屁股坐在青砖上，嚷道：“累死我了，我得喘口气。”又道：“长城那边下了不小的雪，平刚怎么半点雪影子也不见？这里可比边塞暖和多了。”

李广道：“平刚环山依水，虽是同一郡，气候却与边塞大有区别。怎么只见两位，其他人呢？”徐乐忙道：“李敢将军带着伤者在后面，脚程要慢一些，还得一两个时辰才能进城。”不及多作说明，转头道：“主傅君，你在这里太好了，麻烦你快些去做准备，有一男一女中了匈奴人的羽箭，伤势很重，人已经昏迷过去，一回来郡府就得立即救治。”

义姁道：“还是先救跟前的人要紧！东方大夫，你如此模样，成何体统，快起来，夷安公主被郭解劫走了！”

徐乐先“啊”了一声，道：“是那个正被皇帝诏书名捕的郭解么？”义姁道：“除了他，还有谁能如此胆大包天？徐使君，东方大夫，若是不赶紧想法子解救公主，我们的性命都要搭上。”

东方朔皱眉道：“这郭解正被朝廷全力缉捕，不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待大赦，跑来右北平郡做什么？他可真会找事。我是真累了，一口气跑了二百里地呢，你们让我歇会儿。”

徐乐却很是不解，道：“就算郭解知道夷安公主的身份，以他的名气和为人，怎会向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动手？”大略问明事情经过，亦深感棘手，不由得转头去看东方朔。

东方朔道：“看我做什么？”徐乐与他交往已久，深知他生性自大，既爱逞能又喜人吹捧，道：“郭解曾经在茂陵居住，东方卿见过他几次，况且这件事也只有卿才能解决，我们不是看你，而是唯卿马首是瞻。”

东方朔果然很是受用，当即起身，拍着胸脯道：“找回公主的事包在我东方朔身上。”徐乐忙道：“既然东方大夫满口答应了，还请主傅君尽快去预备救人的汤药。”

义姁见东方朔答应得爽快，虽相信其能，还是不免半信半疑，问道：“大夫君当真有把握找回公主？”东方朔笑道：“主傅君大可放心，我受皇命护送公主，公主有事，第一个要掉脑袋的人就是我东方朔，我能不能尽心尽力地找她回来么？”

义姁这才略略放心，问道：“受伤的是什么人？”徐乐道：“男子是出使西域的使者张骞，女子是孙公主的贴身侍女王寄，都是新从匈奴逃回的，主傅君务必要救活他们。”

义姁道：“这二人的名字我都曾听太后提过。不过我问的不是这个，是他们的年纪、体貌、受伤部位、箭伤深浅，我才能预先有所准备。”徐乐道：“一听这话就知道是行家，我早料到主傅君会有此问，所以特意请求东方大夫与我一道先行赶回来。”

原来张骞遇救后始终昏迷不醒，又开始发高烧，伤势有日趋严重之势，徐乐便想自己先赶回平刚知会义姁，让她有所准备，又因为东方朔过目不忘，口才好，记忆力奇佳，遂拉了他同行。果然义姁详细询问清楚伤者伤势，东方朔描述得一清二楚。义姁点头道：“我知道了，得先做些准备。”说罢亲自出去往药铺抓药。

李广从徐乐口中得知匈奴内乱正酣后，欣喜若狂，竟不再以夷安公主之生死为虑，忙召来长史暴胜之，口述文书，由暴胜之记录，修饰润色后封以太守印章，连夜派人驰传京师，将军情奏报天子，请求出战匈奴。

汉代为保障政令通达，自有一套完备的官方驿传系统，以车传送称“传”，步递称“邮”，马递称“驿”，驿传中间停驻之站称“置”，步递停留之处称“亭”。其中“传”速度最快，级别最高。平刚到长安五千余里，长路漫漫，律令对留迟失期者处罚极为严厉，传卒见简上写明了最低日行走里程，不敢怠慢，立即动身出发。

只是这位老将军的行径在徐乐等旁人看来未免很有些奇怪——匈奴一百骑兵追击张骞入塞，沿途汉军亭燧一无所知，及至长城下才被意外发现，这是边将严重失职，而且被朝廷使者当场撞见，难以隐瞒，李广不立即派人逮捕各燧长治罪，反而着急上书请战匈奴，于惯例不合。难怪久传李广治军不严、对待下属宽厚。徐乐和东方朔回到平刚城时已是半夜，按律城池昼启夜闭均有定时，即使是郡太守本人也不能随意进出，然而徐乐、东方朔及随从夜叩城门，也未多受守城士卒盘问即被放入城，虽然士卒认得为首二人是朝廷使者，又有救人如救火的前提，但亦是军纪不严的明证。

徐乐好黄老之学，素来主张无为而治，对匈奴采取和亲之策，见李广在堂中走来走去，不断搓手，显是为即将到来的战事兴奋不已，不由得摇了摇头，心道：“李将军一闻有战机便急不可待，若非天性好战，便是急于立功封侯，如此有失名将风度，怕是最终难以功成。”

他本不是多嘴多舌之人，然而想到飞将军箭术天下无双，威名远扬，连匈奴人都敬畏有加，只怕天底下再难出第二个这样的英雄人物，正待好言劝谏几句，却被东方朔适时扯住衣袖，心念微动，便将溜到嘴

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问道：“东方卿是想要去寻找公主么？”

东方朔点点头，道：“李将军，我和徐乐要出去逛上一逛，还得借用一下今日扈从你到城南酒肆的随从。”

李广猜想他连夜出去，必定是与寻找夷安公主有关，见他神色疲倦，知道他一路击鞭辍辍急驰回平刚城受了不少累，对他的印象多少有些改观，忙命身边最得力的任立衡、任立政兄弟侍从。

大汉制度禁止夜行，街道上除了搜寻公主的官吏士卒，极少能看到行人。街道上刮着北风，寒气扑面而来，直渗入人的肺腑，冰冷得彻骨。

东方朔四人骑马出了郡府，直朝城南酒肆而来。酒肆早已经打烊，内中却燃着灯火，可见肆主羊田为白日之事依然耿耿难寐。

东方朔把门叫开，安慰羊田道：“没有别的事，我们就是来饮酒。”羊田见又是官家的人到来，吓得面色如土，只连连点头。

几人进来堂中。室中点着汉地最流行的“当户灯”，“当户”是匈奴的官名，即是以匈奴人的形象作为灯具。雕刻的铜人身穿直襟短衣，左胸袒露，脚着长靴，颇为生动有趣。

东方朔问明白日刺杀情形，在酒肆转了一圈，堂前、堂后均仔细看过，又依次往李广、郭解、雷被坐过的食案坐过一遍，遇到不解之事，便询问任氏兄弟，又不厌其烦地追问郭解、雷被、阿胡等人的样貌、高矮等。

任立衡心道：“有在这里瞎耗的工夫，还不如往各处去搜寻公主。”忙道：“经过已然很明白，是郭解、雷被二人勾结阿胡要刺杀飞将军，见事不成，就干脆将夷安公主掳走。”

东方朔摇头道：“不，郭解、雷被、阿胡各不相识，他们只是凑巧同时出现在这家酒肆。肆主是最好的旁观者。肆主，依你看，他们三个人互相认识么？”

羊田愣了好半晌，才奇道：“那短小的男子竟然就是郭解大侠？呀！呀！呀！”一连惊叫了三声，才道：“不，阿胡完全不认得他，他是第一次来酒肆，是小人亲自招待的，阿胡跟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个叫雷被的年轻人也是一样。”东方朔笑道：“瞧，我说得没错吧？所以说一切只是凑巧。”

徐乐道：“这三人聚在这里虽是巧合，倒也不足为奇，酒肆本来就是趋来送往、聚散离合之地。”东方朔道：“不错，但李将军临时来到这里则是更大的巧合，因为偏偏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各自对李将军别有目的——一人是阿胡，另一人却不是你们所想的郭解，而是那年轻剑客雷被。”

任立政大奇，问道：“大夫君如何会这样认为？”东方朔道：“李将军和你们几个进来时，郭解和雷被都佯作不知，你甚至也因此起疑，是也不是？”任立政道：“不错，肆主出迎，认出飞将军，这二人在堂内一定听得一清二楚，以飞将军的名头，他二人没有任何反应着实不合情理。”

徐乐道：“李将军是一郡太守，郭解则是逃犯，他担心李将军看过通缉文书而不敢抬头张望，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可那雷被没有反应就显得相当可疑了。”任立衡道：“当时我等也起过疑心，不过我过去问雷被姓名时，他又主动问起飞将军，称心中想事，没有留意到左右，听起来倒也有几分道理。”

东方朔却斥道：“呸，有什么道理？是你们几个太笨，才被雷被糊弄了过去。”

东方朔是有名的矜才使气，目中无人，极不好相处，但任立衡兄弟也是陇西大家子弟，被他当面斥责“太笨”，丝毫不留情面，未免有些下不来台，任立政还好，任立衡当即便拉下脸来。

徐乐忙道：“雷被身上还有什么破绽么？我可是也没看出来呢，快请你这个聪明人指点出来。”东方朔傲然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眼下正是冬季，是边塞最寒最苦的时候，寻常人哪会选这个时节探亲访友？就算真有其事，你们兄弟刚才也说过，雷被穿的是鼯鼠皮衣，天下皮衣以燕地鼯鼠皮和代地黄狼皮最为有名，他的皮衣既是簇新，应当是来

平刚后购置，说明他来这里已有几日，将一切安排妥当后，才会有闲工夫到市集置办新衣裳。那么，他探的亲呢？他访的友呢？不陪同外地贵客一起到酒肆饮酒，这岂是豪爽热情的燕人的待客之道？我敢说，这雷被来边郡一定有所图谋，身上的关传多半是假的，说不定连姓名都是假的。”

任立政瞪大了眼睛，吃惊地道：“大夫君仅凭雷被身上一件皮衣就能推出这么多事情来？”东方朔得意地笑道：“怎么样，我很厉害吧？雷被不巧遇到我东方朔，只能怪他倒霉。”

任立政心中确实佩服不已，但见对方大言不惭、毫不谦逊，不免又有些不服气，道：“就算雷被是有所图谋而来，未必是针对飞将军。也许他跟郭解一样。是个在逃的逃犯，所以不敢抬头。”

东方朔道：“不，雷被一定是为飞将军而来，全靠郭解才能证实这一点。小任君，你提过郭解曾重重咳嗽一声，似是有意为之，凑巧就在李将军邀请雷被来上首坐席时，对不对？”任立政道：“嗯，咳嗽声很重，引起了我们所有人的注意，雷被当即也站在了那里。”东方朔道：“那声咳嗽，应该是郭解警告雷被不要妄动。”

任立衡越听越糊涂，忍不住问道：“大夫君是说雷被本要过来刺杀飞将军，却因为郭解一声咳嗽才没有动手？可你不是说他二人根本不认识么？这……这怎么可能？”东方朔笑道：“不是可能不可能，而是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肆主迎出酒肆，见到飞将军，欣喜异常。雷被在堂内听到飞将军到来时，一定有所反应，或是表情，或是动作，飞将军和你们几个人虽未进来，但雷被的反应却落入了郭解眼中，他由此知道此人心怀歹意。我家也住在茂陵，曾经见过郭解几面，他外貌普通，身材矮小，可身上有一股慑人的气度。雷被应该留意到这一点，知道这人不是个普通人。后来当飞将军留意到宝剑锋利，有意邀雷被同坐时，本来对他是个大好机会，但郭解那一声咳嗽震慑了他。至于之后所发生的种种意外情形，更非他所能预料。”

任立政道：“郭解既然肯预先提醒飞将军提防雷被，那么应该不会在后来与阿胡勾结行刺飞将军，他预先掷出酒杯，其实是要提醒将军。”东方朔道：“你说得不错，郭解座席正对内堂出口，阿胡掀开帘子出来时，

他就已经看见了托盘下的凶器。不过以他的逃犯身份，不便公然提示，所以他掷出了酒杯。李将军身材高大，手臂也比寻常人要长许多，根据你们的说法，他席坐在这里，举手截住酒杯，高度大致在阿胡胸前，所以我猜想郭解原本是想要打中阿胡手腕，这样托盘落地，凶刀自现，阴谋也就暴露了。只不过酒杯凑巧飞过李将军头顶时被断然截住，反倒弄巧成拙，将你们的注意力引向他本人。”

任立衡道：“如大夫君所言，雷被也是对飞将军别有所图，为何不趁乱下手呢？”东方朔道：“阿胡突然发难行刺飞将军时，对雷被确实是最佳的机会，但就因为郭解在场，他有所畏惧，才没有动手。可以说，郭解先后两次救了你们李将军。好啦，案情真相大白啦，郭解既肯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提醒李将军有危险，当然也不会绑架夷安公主。雷被不是那种当机立断的人，不然不会几次迟疑，错失良机，况且有郭解在场，他不敢轻举妄动，要将公主三人同时带走，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任立政道：“可是夷安公主未进来前，雷被仅听到声音便惊然回过头去，似乎是认得公主。”东方朔道：“嗯，雷被是关中一带口音，他自称是长安人氏或许是真。夷安公主最喜欢出宫游玩，他说不定见过公主，听到她的声音，料不到公主会出现在这里，吃惊极了，本能地转头去看，连掩饰都忘记了。其实照我看，这个人是不适合做刺客的，遇事不稳，临场不决，谁会雇他行刺呢？推断起来，他应该跟李将军有私仇才是。”

任立政道：“夷安公主进来后，飞将军曾上前行礼，旁人就算不知道公主身份，也该猜到她身份不低。大夫君，你说了这么一大堆，还没有说到底要如何找回夷安公主呢。”东方朔神秘一笑，道：“明日一早，夷安公主必然会回来郡府。”

任立衡道：“啊？是真的么？大夫君如何能肯定？”东方朔笑道：“这里面自有玄机，具体情形我暂时不能告诉你。你们兄弟这就回去郡府，将事情经过一字不差地告诉李将军，让他召回那些搜寻公主的士卒，别白费工夫了。我和徐卿还得坐下来好好喝几杯。”

任立衡亲眼见到东方朔来到酒肆转了几圈，问了一番话，就洋洋洒洒地推断出了白日的情形，思虑之缜密，着实令人信服，虽对他称“夷安

公主明早会回来郡府”的话半信半疑，还是道：“那好，臣等这就回去郡府禀告将军。”

徐乐一直死死盯着北首郭解坐过的坐席，仿佛那里有什么线索一般。东方朔转头看见，不禁有些奇怪，问道：“徐卿在看什么？”徐乐道：“唔，我曾经见过郭解……”

任立衡闻言立即转身，捉住徐乐手臂，急问道：“徐使君在哪里见过郭解？”他力气奇大，这一捏又出了大力，徐乐疼得直龇牙咧嘴。

东方朔笑道：“郭解被追捕，不过是因为其侄和门客杀人，他本人罪不至死。就算他是弃市死罪，大任君捕到他，顶多只有十两的赏金，何须如此心急？”任立衡忙松开手，道：“恕臣失礼。臣哪会稀罕赏金，实在是因为担心郭解会对飞将军不利。”

徐乐忙道：“是我没有把话说清楚，我见郭解是八年前的事了。当年我离开家乡到京师上书，途中路过河内，受人之托去拜见过郭解一次。”任立衡道：“原来如此，是臣鲁莽了。”

任立政忽道：“大夫君认定夷安公主会平安回来，基本前提应该是郭解对飞将军和公主均无恶意，对吧？小子愚笨，还请将内中详情相告。”东方朔笑道：“告诉你也无妨。我推测当时情形，应该是夷安公主三人不愿意回去郡府那个憋气的地方，借机溜出去。她三人一动，雷被就跟着动了，雷被一动，郭解也就跟着动了。郭解不会对公主动手，当然也不会允准雷被对公主动手，所以我猜想这二人互相牵制，各有顾忌，而完全不知情的公主三人反而得以脱离危险，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

任立政肃色道：“可是有一点大夫君并不知情，郭解确实是我们将军的大仇人，他这次来右北平郡，就是要来刺杀飞将军。”东方朔不禁一愣。

徐乐连连摇头道：“不可能，郭解如果要杀飞将军，何必要在今日两次预先警示呢？他来到边郡，一定是有别的原因。”任立政道：“我想以郭解之为人，定然视阿胡、雷被为宵小之辈，不愿意飞将军死在他们手

中，所以有意警示，他其实是想要亲自动手报仇。”

东方朔本已席地坐下，闻言立即直起身来，问道：“郭解跟李将军虽是茂陵邻里，应该没有机会见过面，如何会结下深仇？”

经历今晚，任立政对东方朔的智慧钦佩不已，知道要查明真相，非得借助对方的聪明才智不可，也顾不上为李广隐讳，老老实实说了前霸陵尉胡丰被杀时曾提到郭解会为他报仇的话。

东方朔神情严肃了起来，道：“霸陵尉胡丰之事我早有所闻，只是料不到他会与郭解扯上干系。”任立政道：“我们原以为是胡丰不甘心赴死，信口胡说八道。但今日遇到郭解，才知道当日他话出有因。郭解一定是为飞将军而来。听说他有一诺千金之名，其诺必诚，其行必果，大丈夫，你可一定要在他向将军下手前设法捉住他。”

东方朔道：“可这还是说不通。李将军认定阿胡是胡丰之子，对不对？”任立政道：“是，因为阿胡临死说他与将军仇深似海，可惜报不了父仇。”

东方朔道：“郭解果真是来找李将军报胡丰之仇的话，阿胡一定不是胡丰的后人，这样才能解释得通。”又问道：“你们可有搜过阿胡住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私人物品？”任立政道：“搜过，并没有发现异常。对了，这是他用来行刺的匕首。”东方朔道：“呀，原来他用的是匕首。”

任立政见他语气很是意外，奇道：“这不过是柄普通匕首，有何出奇之处么？”东方朔道：“我进来酒肆的时候到厨下看过，那里边有好几把解肉尖刀，随手可得，且日日磨砺使用，极其锋锐。阿胡不取尖刀，一定要用匕首行刺，可见这匕首对他意义非凡。而且他既然将匕首随时随地随身携带，定是日夜思虑报仇，这仇可不是一般的深。你们将军还有哪些仇家？”

任立政道：“飞将军一生戎马，天下最恨他的当然是匈奴人，可那是公仇，若论私恨，只有胡丰一人。也许郭解与阿胡只是互相不认识而已。”东方朔道：“你太小瞧郭解了！且不说他干过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单是世上无数人肯为他赴死这一点，你们李将军也及不上！他若与

胡丰熟识，会不知道他有一个一心复仇的儿子阿胡么？”

任立衡闻言大是不满，道：“郭解不过是个逃犯，大夫君怎可将他跟我们将军相提并论？”东方朔“嘿嘿”一声，似不屑与他辩驳，只转头问徐乐道：“徐卿怎么看这件事？”

徐乐面色凝重，一张丑脸在灯光的映照下愈发狰狞，思索了好一会儿，才深沉地答道：“事情怕是有些复杂了。”东方朔便将匕首收入自己怀中，道：“既然无趣饮酒，咱们还是快些回去吧。”

任立政道：“那么夷安公主之事该怎么办？”东方朔道：“如果夷安公主落入了郭解抑或是雷被之手，他们的最终目标还是李将军，一定会派人来郡府谈条件的。如果是我，还会主动释放三个中的一个，譬如价值最小的司马琴心。咱们先回去，静候消息。”

几人出了酒肆，打马朝郡府赶来。到郡府门前，正遇上李敢等人回来。

东方朔忙上前扯住霍去病，道：“要寻回夷安公主，非得借助霍君不可。”霍去病听完经过，皱眉道：“我能有什么法子找回公主？”东方朔道：“霍君也没有法子么？那好，我去睡觉了。你们该救人的救人，该找人的找人，明日一早再叫醒我。”说罢居然真的撇下众人，大模大样地回房间关门睡觉了。

郡府当晚忙乱异常，既有夷安公主失踪在先，又有张骞等人归来在后，李广、李敢等人自然彻夜守候堂中，不敢离开半步。但这一夜，始终没有公主的半点消息传来。

[1] 河南：泛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河套：在今内蒙古和宁夏境内，为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有黄河灌溉之利。

[2] 临洮：今甘肃岷县。辽东：郡名，治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今人所见长城为明代长城（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秦汉长城的位置比其要往北许多。

[3] 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中部，东段进入河北西北部，连绵一千二百多公里，南北宽50至100公里，是黄河流域的北部界线，季风与非季风的分界线，也是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的分界线。

[4] 秦中含义与狭义的关中略同，指今陕西中部平原地区，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新秦中范围包括今宁夏中部、北部及陕西北部。

[5] 右北平：治平刚，今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一说为今河北平泉，另一说为今辽宁凌源西南，各自有考古依据，作者的取舍即代表个人倾向和观点。实际上，三处位置均相距不到百里。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西南，燕长城起点造阳也在这一带。

[6] 秦开为燕国名将，曾在东胡当过人质。与荆轲一同刺杀秦始皇的燕国勇士秦舞阳即是秦开之孙。

[7] 渔阳郡：治渔阳县，今北京密云县西南。辽西郡：今辽宁义县西。

[8] 汉时军队编制实行部曲制：通常万人为一军，由杂号将军统领。一军分为五部，各有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又有军假司马、假侯、假屯等，均为副职。部曲到魏晋南北朝时指家兵、私兵，隋唐时期指介于奴婢与良人之间属于贱口的社会阶层。

[9] 汉代实行郡国制，即中央朝廷直辖的郡县制（如秦代）和诸侯国分封制（如周代）并存。淮南国国都寿春（今安徽寿县），时淮南王为刘安。

[10] 同产弟：同母兄弟。

[11] 河内：中国古以黄河以北为河内，汉置河内郡，辖今豫北的西部，郡治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温县：今河南温县。

[12] 大汉律令，民有罪，允准买爵三十级以赎死罪，爵位一级约值万钱。汉代黄金和铜钱是官方流通货币，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一金（黄金一斤）约折合一万铜钱。按照当时物价和消费水平，有十万钱已算是中产家庭。

[13] 汉文帝刘恒陵墓名霸陵，按惯例陵地设霸陵县（今陕西长安县），建制同其他县，有县令、县尉等。

[14] 臣：汉代男子最常用的自谦词，下级对上级、大臣对君王也使用此谦称。汉代女子自谦称“妾”，非自谦称“女史”，均是“我”的意思。“贱妾”表示加重自谦，年长女性自称“老妾”。“公”、“君”、“卿”、“足下”均为对男子的尊称。

[15] 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

[16] 司马门：通指汉皇宫外门，因每门设司马（司马主武，兵禁之意）一人，比千石，隶属于卫尉，掌门禁，故名。待诏的司马门实际上指未央宫北门鲁班门，汉武帝晚期征伐大宛后在此门放置铜马，改名为金马门，因而后世又称待诏金马门。

[17] 右北平无终：今天津蓟县。

[18] 箛（fú）：用竹、木或兽皮做成的盛箭的器具。鸣镝即响箭，发明自匈奴，专门用来传递信号，其箭镞以牛角制成，拇指大小，头部中空，射发后发出声音。

[19] 上林苑：皇家园林，位于长安城外西面，规模极大，仅周围围绕的垣墙就长达四百余里。

[20] 汉代烽火制度由中央朝廷、郡太守、郡都尉三级逐级颁发，中央朝廷颁发的称《品》，郡太守和郡都尉颁发的称《品约》。

[21] 於单：音wū dān，根据胡语音译。

[22] 汉代郡官署称府，长官郡太守被尊称为明府。边郡太守职责不同于内郡太守，其主要职责是防边，权力比内郡郡守更大，所以往往称郡将或将军。县官署称廷，长官县令（小县为县长）被称为明廷。

[23] 早在西周时，典章文物俱掌于官府，礼、乐、射、舞器都藏于宗庙。民间无书无器，学术专为官有，教育非官莫属，非官莫能。学也在官府，官师合一。至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百家争鸣，官学衰落，私学兴起，教育终冲破了“以吏为师”的局限。到秦代，秦始皇为统制舆论、钳制思想，重新在全国确立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下令焚毁除秦国以外的列国史书；除博士官外，私藏百家之书、私议百家学说者均受到严惩；只有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性书籍可以保存；想学习法律的人只能以吏为师，在实践中掌握。

[24] 汉初十五岁始傅，汉景帝二年改为二十岁始傅，汉昭帝时改为二十三岁始傅，此即为后世史学家强调的仁政——因为参军者绝大部分是农民，男子二十成丁，可独立耕种，而“三年耕，有一年之蓄”，改为男子二十三岁服兵役，正好其家庭有一年储蓄。

[25] 汉在军事要塞周围每百里设三名尉史，专门担任传令、通讯等联络工作。小说中所涉及重要官职之注释请参看附录《西汉官职简表》。

[26] 汉代有严密的关传制度，凡过关津者，须持有“传”（一种文书）才能通过，又叫“移过所文书”。通商者过关，所持文书更有特殊要求，称“斗检封”，其形方，上有封检，其内有书，则周时印章，上书其物识事而已。关传主要是防范各诸侯国，禁止汉民（直属汉中央朝廷的郡县的百姓）流往诸侯国（均是刘姓诸王王国，如淮南王国）中。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曾废关传，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因七国之乱复置诸关，用传出入。

[27] 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樽，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樽，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樽。

[28] 汉制，皇帝之女称公主，诸侯王之女称翁主。公主位比列侯，下置官署，有家令和丞等多名属官，专为其起居生活效力。

[29] “赘”（zhuì）在汉时意为质押，“赘子”即以人为抵押，带有家奴性质，若是三年不能赎回，遂成为奴婢。另有“赘婿”，指男子因家贫无力聘娶，不得不就婚于女家，社会地位等同于商人，极其低下。

[30] 诏书名捕：朝廷发下诏书，指名逃犯的姓名及其他特征，通告全国，加以追捕，是级别最高的通缉文书。汉代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

[31] 亭是秦汉时期提供旅客住宿的客舍，大约十里一亭。亭设亭长，管辖亭舍，供旅客之宿。西汉全国大约有将近三万个亭，京师长安周围有亭一百二十多个。

[32] 槐里：今陕西兴平。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

[33] 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薄昭（汉文帝刘恒母薄太后之弟）曾封轵侯。

第二章 金剑之谜

想到从未谋面的姊姊远嫁胡地，风俗、语言完全不通，生活一定悲苦极了，以致韶华年纪便病死他乡，不由得很是感慨，心道：『我也是皇帝的女儿，如果和亲的命运落到我头上，会是什么样子？唉，要我嫁给那野蛮单于，还不如死了的好！』

次

日一早，事情居然如同东方朔最初预言的那般——夷安公主和刘陵、司马琴心三女安然无恙地回来郡府，令所有人大吃了一惊。

夷安公主也不等人问，摆手道：“我困了，要先回房歇息，有事回头再说。”斥退闻讯赶来侍从的韩延年等人，自与女伴回去房间歇息，丢下李广等人愣在当场，浑然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

李广昨夜已从心腹随从任立衡兄弟口中得知东方朔在城南酒肆的种种推测，如郭解、雷被心怀不轨，会利用夷安公主要挟等，回思也颇觉有理，但最终情形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由得对这位传说中的天下第一聪明人又起了轻视之心，命任立政立即去后院将公主回来的消息告知使者一行。

使者不分男女，均住在后院。这是一处坐北朝南的院子，正屋原是太守李广住处，他特意让了出来给夷安公主几人，东西两边各是一排厢房，徐乐等一千使者以及救回来的张骞等人分住在各房间中。

夷安公主三人边说边笑，刚进来院门，便见霍去病急急迎上前来，问道：“没事么？”脸色焦灼无比。他因为姨母卫子夫的关系，在皇帝身边长大，少年得意，不大会也不愿意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见三女安然无恙，并无受伤，这才长舒一口气，道：“可算回来了。”

夷安公主低声道：“有劳去病哥哥惦记。”

这还是她第一次看见霍去病这样的神情——焦眉皱眼，忧心忡忡，皮靴上结满冰霜，显是反复在院子里徘徊，一夜未睡——心中很是感动，然而当她意识到他的目光落在一旁的司马琴心身上，根本没有留意听她的话，心中“咯噔”一下，这才恍然大悟，他在意的人原来是琴心！这让她又委屈又无地自容。她是众星捧月的公主，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冷落。

正好主傅义姁打起帘子出来，叫道：“公主。”夷安公主少不得忍上一忍，就像寻常女孩儿家那样，赌气甩手进屋去了。

霍去病的注意力一直在司马琴心身上，丝毫未觉察到旁人的异样，又上前一步，追问道：“还好么？”司马琴心红了脸，低头道：“一切都好。”挽了刘陵的手，侧身让过霍去病，匆忙进了屋。

正好李广心腹随从任立政赶来，霍去病忙问道：“公主昨夜到底去了哪里？”任立政摇摇头，道：“公主没说。飞将军说使者君一行也累了，既然公主已平安回来，请诸位先好好歇息，日后再问清楚不迟。”霍去病道：“也好。”

任立政来到东方朔房前，敲了敲门，无人相应，便干脆推门而入。东方朔睡得正香，忽被人推醒，迷迷糊糊地问道：“是司马琴心回来了么？”任立政道：“不仅司马琴心，还有夷安公主、淮南翁主，她们三个都自己回来了！”

东方朔这才惊醒，蓦然坐起身来，不相信地道：“公主回来了？”任立政笑道：“一切正如大夫君最初所预料的那样，怎么反倒吃惊起来了？”

东方朔挠挠脑袋，大是困惑，道：“这可奇怪了。公主人呢？”任立政道：“回房间歇息去了。看情形是玩了一夜，疲累得很。”

东方朔道：“嗯，回来就好，这件事回头再问公主不迟。”还想倒头再多睡一会儿，偏偏徐乐一脚踏进门槛，叫道：“东方卿，既然公主找到了，咱们也该快些回京复命才是。”东方朔道：“着什么急？咱们才来平刚几天，马奶酒都还没喝上呢。”

徐乐道：“而今匈奴内乱，边郡也是多事之地，为公主的安危着想，还是早日启程为好。”东方朔笑道：“我倒觉得这平刚城好玩得紧，刺客啊、剑客啊、逃犯啊，一个个出现，在京师哪有这般热闹可瞧？多留几日也没什么打紧。”

徐乐忽然一改往日的好脾气，板起脸肃色道：“东方大夫，虽然你官秩比我高，可这次出使我是正使，你只是副使，何时回京由我说了算。”

东方朔一骨碌坐起来，道：“你我朋友一场，你跟我来真的？那好，回京可以，但须得带上张骞几人。你也说了，边郡不太平，他们身上一

定有重要军情。”徐乐道：“我也是这个意思，正要去探望张君。”

东方朔忙披上衣服，跟着徐乐往隔壁张骞住处而来。义姁正好从房里出来，道：“张骞和王寄身上的箭镞都已经取出来了，男的伤重，女的身子弱，都需要调理静养一些日子。”东方朔大喜道：“真乃天助我也。”脸上不无得意之情。

徐乐忙道：“若是带着张骞几人一起上路，有主傅君照顾他们，应该无大碍吧？”义姁道：“这一路风雪，道路泥泞，就算乘车，伤者也经不起颠簸。徐使君想要尽快回京，我是极赞同的，但两位伤者还得伤势稳定后才能上路。”转头问道：“大夫君答应我找回公主……”

东方朔往南一指，道：“公主回来了，正在她自己房里。”义姁“啊”了一声，又惊又喜，又难以置信，忙赶去房中查看。

东方朔和徐乐一道步进房中，张骞犹自昏迷未醒，妻子阿月红着眼睛守在床边。徐乐问了几句，阿月只懂简单的汉话，实在难以交流，只得悻悻出来。

东方朔跟出来问道：“你忽然这般着急回京师，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嗯，我猜猜看，你是怕意外与郭解相遇，他认出了你，你难以自处，对也不对？”徐乐没好气地道：“郭解是通缉要犯，我是朝廷使者，你这般聪明，认为他会‘意外’跟我相遇么？我知道瞒不过你，实话说，我不是着急回京师，是想早些回去我故里无终，行了吧？”

东方朔道：“原来如此。那么你先带上几名士卒回去故里，这里都交给我。等你探完亲访完友，再回来这里相会。”徐乐尚在迟疑之中，东方朔道：“难道你想带着公主回去故里？那么我问你，公主是在郡府安全，还是跟你去无终县安全？”徐乐一想有理，只得道：“东方卿可千万要看好公主，别再惹出乱子来。”说罢便自回房去收拾行装。

东方朔打发走徐乐，正想重新回房补觉，忽见那跟随张骞一道逃回的男子赵破奴正在院中朝他招手，便走过去问道：“你是叫我么？”

赵破奴点点头，道：“我有一件重要大事要禀告大夫君，阿寄先后为王庭侍奉匈奴单于和单于之母阼氏，她曾经偷听军臣单于和大臣中行说

的对话，知道匈奴人正在实施一个极大的阴谋……”

东方朔道：“是那个投降了匈奴人的阏人中行说么？他居然还活着？”赵破奴点头道：“非但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历任单于均对他信任有加，言听计从。”

他二人口中的中行说原是汉皇宫宦者，为人机智多计，高后^[1]吕雉执政时已忌憚其人精明，欲派其出使匈奴。当时汉使大多被匈奴扣押，吕雉此举不过是想借匈奴人之手除掉中行说，结果为大臣栾布谏止。汉文帝刘恒即位后，继续延续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汉文帝前六年，冒顿单于病死，太子稽粥继立，号老上单于。刘恒选了一名宗室女子，封为公主，出嫁老上单于。又因为中行说是燕地人，熟悉边关情状，选中其为主傅，作为公主属官前往匈奴。中行说推辞不成，发狠道：“一定让我去胡地，我将成为汉朝的祸患。”一到匈奴就投降了老上单于，因其熟悉汉朝和匈奴两方情况，又富于谋略，备受宠信。

当时匈奴人虽然衣皮毛、食腥膻，却都非常喜欢大汉精美的缁絮丝织物及可口美味的食物，中行说告诫道：“匈奴的人口不及大汉的一个郡，武力却非常强大，根本原因就在于衣服饮食有自己的特性。如果单于改变习俗，喜欢汉朝的东西，如此下去，匈奴就会完全归属汉朝了。所以，只要得到汉朝的缁絮，单于就让人穿着去杂草棘丛中驰骋一番，把衣裳都撕破磨碎，表明它们远远不如匈奴的皮毛坚固耐用；得到汉朝的食物，就统统扔掉，表明它们不如匈奴的奶酪甘美。这样，才能保持匈奴人的特性，保证对汉朝的优势。”老上单于深以为然，也如此照做。

中行说还向匈奴人传授分条记事的方法，以便核算他们的人口和牲畜的数目。大汉送给匈奴单于的书信通常是写在一尺一寸长的木牍上，开头的文词总是“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然后才是赠送的物品及其他要说的话。中行说为了在礼仪上压过大汉，教单于用一尺二寸的木牍写回信，印章和封泥的尺寸都特意加长、加宽、加大，开头的文词故意写得居高临下，如“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朝皇帝无恙”等，以表示匈奴单于高过汉朝皇帝一头。

汉朝使节看不惯匈奴原始落后的风俗制度，中行说就亲自出面和汉使辩论。譬如匈奴风俗，父亲死后，所有妻妾全归儿子所有，只有亲生

母亲除外。兄弟死后，妻妾也全由弟兄接收分配，就和牛羊与其他财产一样。汉朝使者讥讽匈奴人乱伦，中行说辩解道：“父亲兄弟死后，妻子如果另嫁，便是绝种，不如娶为己妻，还可保全种姓。所以匈奴虽乱，其实是出于立宗种的考虑。汉人总说伦理，但亲族日疏，互相残杀，屡见不鲜。所以汉人的伦理其实是有名无实，徒事欺人，不足称道！”

他还教会匈奴人怎么选择有利的进攻时机和最佳的进攻地点，在他的谋划下，匈奴屡屡侵入汉境，杀伤百姓，掳掠牲畜，成为汉朝最大的边患。匈奴骑兵一度逼近皇帝离宫甘泉宫，长安震动，也是由于中行说巧计所致。

老上单于死后，其子军臣单于即位，中行说又继续侍奉新单于，使出浑身解数，教胡人如何算计汉朝，如何从汉朝那里巧取豪夺。大汉自汉文帝刘恒到汉景帝刘启，再到当今天子刘彻，祖孙三代无不恨中行说入骨，却又无可奈何。此人当真长寿，算起来已有八十岁年纪，依然能左右匈奴局势，挑动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与太子於单争位。

赵破奴提到中行说时也是咬牙切齿，道：“我父母被害，自己沦落胡地为奴二十年，也全是拜这老匹夫所赐。”

自高帝刘邦采取和亲政策，用公主、财物与匈奴结盟以来，匈奴还算守信，一直没有大规模侵扰汉地。然而中行说投降匈奴后，告诉单于大汉嫁以公主实是居心叵测，单于遂撕毁盟约，多次发大军南下。而匈奴人攻破汉地后的习惯做法是：年老病弱者全部杀光，年轻力壮的男女全部带走。俘虏们要在匈奴骑兵撤退时帮他们背负掳掠品，回到营地后，就跟牛羊一样分归匈奴将士，男的做奴隶，女的则做婢女或是充当妻妾，主人玩厌时可互相交换或是买卖。赵破奴就是在年幼时家乡被匈奴铁骑踏破，父母被杀，自己被掳去胡地为奴，受尽苦楚。

东方朔也道：“中行说诡计多端，不断教唆单于攻我大汉，当真是个劲敌。”赵破奴道：“嗯，听说汉朝廷中有大官是匈奴奸细，两方预备里应外合，阿寄曾亲眼见到大官派去胡地的使者……”

前面忽然传来一阵桴鼓声，打断了话头。东方朔忙道：“你所言尽是机密大事，我只是临时出使边郡的使者，不该予闻军情。这些话，你该

直接禀报李广将军才是。”赵破奴道：“我适才去告诉过李将军，可他说既然是阴谋，直接来找东方大夫便是。”

东方朔恍然大悟，知道李广志在上战场杀敌，不愿相信或者不想花时间相信所谓的“阴谋”，之所以将赵破奴打发给他，其实是要嘲讽他昨晚在城南酒肆的那番推论。只听见前面桴鼓声越来越密集，似是有什么紧急军情发生，一时顾不上许多，忙道：“这件事，你回头再跟我细说。”

匆忙赶来堂前，桴鼓已然止歇，士卒正带着二男一女进来。东方朔这才领会是有人击桴鼓告状，正要转身走开，那名三十余岁的男子忽然叫道：“那不是东方君么？你不认得我了？我是阳安呀。”

东方朔道：“你是大乳母侯媼的儿子？”阳安欢喜异常，道：“正是。家母可还好？”东方朔道：“令慈正在长乐宫颐养天年，与太后同起同坐，锦衣玉食，享尽荣华富贵，有何不好？”

阳安闻言，不由怔怔落下泪来。他妻子管媚斥道：“哭什么？还嫌不够丢人现眼么？”阳安慌忙举袖抹泪，低下头去，显然是十分畏惧妻子。

这阳安虽然怯弱，但其母侯媼却一度是个风云长安的人物，倒不是她有什么特别的本事，仅仅因为当今天子刘彻小时候吃过她的奶。刘彻对乳母很有感情，长大后做了皇帝仍然尊称她为“大乳母”，赏赐无数不说，凡是大乳母的要求总是要予以满足，甚至特许她可以走皇帝专用的驰道。侯媼受到皇帝敬爱，其子女甚至奴仆都因此而骄横起来，经常公然在长安大街上阻拦车马，抢夺财物，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有一次，这些人又来到有名的甘泉酒肆寻衅滋事，称甘泉酒肆与甘泉宫同名，是大逆不道，以此为要挟，将肆主的美丽女儿抢走，正好被当时任主爵都尉的汲黯撞见。

汲黯字长孺，濮阳^[2]人，出身名门，七世为卿大夫。为人刚直不阿，有“直黯”之名，连皇帝都怕他几分。将军卫青入侍宫中，刘彻可以蹲在厕所内接见。御史大夫公孙弘有事求见，刘彻连帽子也懒得戴。唯独见汲黯时，刘彻不敢有丝毫怠慢。有一次他坐在武帐中，适逢汲黯前来奏事，来不及戴帽，连忙躲进帐内，只敢派近侍出面。这样一个人，

眼中自然容不下沙子，汲黯亲眼见到侯媼家人及奴仆的不法之事后，立即上奏天子。刘彻虽有心庇护大乳母，可又畏惧汲黯的不依不饶，更加恼恨侯媼家人的胡作非为，只得下令有司依法查处。

汉代刑名基本上因袭秦制，种类复杂，惩罚残酷。就大类而言，可以分为死刑、肉刑、徒刑、迁刑几类。

死刑又分腰斩、弃市、枭首、族刑四类：腰斩即用铡刀或斧钺将犯人拦腰斩断，通常用于大逆不道之罪及各种违犯军法的罪行；弃市是在闹市中将罪人斩首，是最常用的死刑，适用于性质严重的罪行；枭首则是在处死犯人后将其头颅悬于高空以警示众人，凡无尊上、非圣人、不孝者，斩首枭之；族刑则是举族而诛。在汉朝，大逆不道罪，犯者腰斩，父母妻子同族无论少长皆弃市。族刑也有等级差别，最重的是夷三族，汉初开国名将韩信、彭越等人都被处以此刑。

肉刑分为黥、劓、刖、宫四种：黥是指刻破犯人额头的皮肤，将黑色染料渗入其下，从而留下清晰印迹的刑罚。在汉朝，黥在肉体刑中是最重的刑罚。劓是指将犯人的鼻子割掉。汉文帝废肉刑后，用笞刑来代替劓刑，规定应当劓者，笞三百。斩左右趾是斩去左脚小趾头和右脚小趾头的合称，一般是先斩右趾，后斩左趾。斩右趾的刑罚比斩左趾重得多，已属于死刑。汉文帝废肉刑后规定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宫刑又称腐刑，是一种残害男女生殖器官的酷刑。汉景帝时规定，犯死罪者可以用腐刑代替。

徒刑按照犯人罪行轻重，主要分为五种：其一，髡钳城旦舂，是死刑之下的刑名，适用于重罪，髡即剃去罪犯头发，钳即用铁钳束颈，强制劳役。男为城旦，筑城伺望敌情，女为舂，替官府舂米。五岁刑。其二，完城旦舂。完是指去其鬓而完其发，也不在其颈上戴铁钳。四岁刑，可以赎罪。其三，鬼薪、白粲。鬼薪，男为祠祀鬼神伐山木；白粲，女为祠祀择米使白。三岁刑。其四，司寇作。男备守，女役作。两岁刑。其五，复作。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复作的刑期最短，仅一年或数月，也不用遭受髡钳。

迁刑则是将罪犯从居住地迁徙到荒僻地方的一种刑罚，由古代流刑演变而来，是对死刑和肉刑从宽处理而设置的刑罚。秦汉曾广泛使用，

凡新征服的边远地方，通常是把罪犯迁过去，让他们去充实当地，发展生产。凡迁刑犯人，家属须随同前往“迁所”。

侯媼家人所犯属于“劫人”，按照《二年律令》^[3]中《盗律》一条规定：“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也就是说，主犯要处最重的死刑，其家人都要被判徒刑。当时经办此案的是侍御史张汤，他深知刘彻左右为难的心意，有意判处将侯媼家人迁刑，令其举家迁居边郡。表面是宽大处理，其实是为了让天子彻底摆脱麻烦。刘彻果然大悦，立即批准执行。

侯媼养尊处优惯了，自然舍不得离开京师，可皇命难违。她抚育刘彻长大，深知其人武断专伐，最反感旁人质疑其决定，出面求情者十之八九要失败——马邑之谋无功而返，主持此事的大行王恢被逮捕下狱，廷尉判他“曲行避敌，观望不前”，应当腰斩。王恢暗中送给丞相田蚡一千金，请他出面圆缓。田蚡是皇帝的舅舅，却也不敢直接出面向刘彻求情，只能去找他的同母异父姊王媼，道：“王恢首倡马邑诱敌之计，虽没有成功，但如果就此杀了王恢，等于是替匈奴报仇。”当刘彻来长乐宫朝见时，王媼就将田蚡的话对儿子重新说了一遍，希望他能下诏赦免王恢。刘彻道：“母后有所不知，最先倡议马邑之计的人是王恢，朕为此调动天下几十万士兵，全是因为他一句话。即使马邑诱敌失败，捉不到单于，王恢的军队已经抄近匈奴退路，如果全力攻击匈奴后军，依然能有所斩获，由此可以安慰军心。然而他胆小畏死，不敢出击，如果不诛杀他，实在无以谢天下。”王媼无奈，只得将原话转告弟弟，田蚡又转告王恢，王恢知道势难扭转，干脆自杀了事。郭解有今日的处境，实际上也有卫青亲自出面向刘彻求情不果的原因。

但世事无绝对。如果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从刘彻的龙威下救得性命，这人一定是东方朔。昔日有人射杀了皇家园林上林苑的鹿，刘彻勃然大怒，下令有司立即将射鹿者腰斩处死。东方朔在一旁道：“这人实在太该死了！令陛下因鹿杀人，一该死；天下人从此知道陛下看重鹿而轻贱百姓，二该死；若是匈奴来犯，只能用鹿来对付敌人，三该死。”刘彻听后默然不语，最终命人释放了射鹿者。

侯媼别无办法，只得使出最后一招，奉上千金向东方朔问计。东方

朔是长安有名的狂人，每年都要换娶一名新妻子，乐此不疲，俸禄和赏赐都花在了聘礼上。他当时正好缺一笔聘金，当即满口答应帮助侯媼。次日，侯媼按照东方朔的嘱咐，来未央宫向刘彻辞行，一句话不说，只在离开时频频回头，目光中有恋恋不舍之意。东方朔在一旁当值，立即大声骂道：“呸，老女人，还不快走！陛下已经长大，难道还需要你的乳水才能存活吗？还有什么好回头的？”刘彻大受触动，忙召回侯媼，请她搬到长乐宫居住，但其子女家人却依旧迁徙到右北平郡无终县，这是边郡中距离侯媼家乡东武^[4]最近的城邑，已经是格外开恩的结果。

阳安知道当初母亲能够继续留在京师安享荣华富贵全仗东方朔的巧计，此刻忽然在郡府遇到，如同捉到一根救命稻草，喜从天降，掉了几滴眼泪，忙上前拜道：“东方君，请你也帮帮我，请皇上准许我回京奉养老母。”东方朔道：“这个怕是有些难度。你是来郡府告状么？”阳安道：“这个，唔……”

一旁士卒道：“他和这女子是被告，那少年才是原告。快些进去，别让飞将军久候。”连声催促，领着三人进去大堂。

东方朔见那原告不过是一名十四五岁的羸弱少年，一时好奇，也跟了进来，站在旁侧吏卒身后，侧耳聆听。

这案子其实再简单不过——原来那少年名叫管敢，被告人管媚、阳安是他的姊姊、姊夫，他父亲管线是无终县的大富翁。八年前管线病逝，临死前将所有财产留给了女儿管媚，只给管敢留下一把宝剑，且交由管媚保管，要等到管敢满十五岁时再交给他。而今管敢已经年满十五岁，管媚却不肯将宝剑还给弟弟。管敢多年来受尽姊姊、姊夫白眼，实在气不过，遂按父亲临终嘱咐，赶来郡府告状。

李广耐着性子听完，审阅了管线留下的遗书，问道：“管媚，这遗书是真的么？”管媚道：“确是家父亲笔。”

李广一拍桌案，怒道：“那么还有什么可说的？快些将宝剑拿出来，还给你弟弟。老夫还要赶去军营，没空陪你们这些小孩子在这里玩儿过家家。”

管媚其实早知道这桩案子非败诉不可，但听闻现任郡太守李广不理地方政务，又存了侥幸心理，居然不辞辛苦，一路跟到平刚城。此刻见飞将军发怒，吓了一跳。不得已解开外袍，从腰间取出一柄短剑，很不情愿地递给管敢。

那短剑通体金色，剑连于靶，靶盘呈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夺目，不过仅一尺半长，似是女子用剑。

管敢数百里奔波，就为了索回父亲的遗物，此刻宝剑终在己手，不由得百感交集，忆起慈母、慈父早亡，数年来过着寄人篱下的凄惨生活，登时怆然涕下。

李广却仿佛发现了天大的怪事，从堂首走下来，瞪大眼睛问道：“这就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宝剑么？”管敢道：“是。”李广道：“可否借老夫看看？”

管敢便将短剑递过来。李广却不着急拔出剑身，只反反复复查看那金剑的外观。良久之后才拔剑出鞘，刃如霜雪，虽也是柄难得的利刃，但较之城南酒肆所遇剑客雷被佩戴之剑，又有所不如了。

管敢道：“有什么不妥么？”李广道：“像，实在太像了。”摇了摇头，将剑还给管敢，回到座位上，道：“这件案子已经了结，你们可以回家去了。”

东方朔忙挺身站了出来，道：“不急。李将军，这件案子没这么简单。”李广愕然道：“东方大夫来大堂做什么？难道老夫断得不对么？”一旁军正鲁谒居忙道：“有管线遗书为凭，管氏姊弟对遗书内容均没有疑问，将军按照管线生前遗愿断案，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东方朔哈哈笑道：“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军正好大的口气！”语气中大有嘲讽之意。李广勃然色变，强压怒气，道：“东方大夫，有话请直言。”

东方朔道：“将军有没有想过，管线是富甲一方的大富翁，家产近百万，金银堆积如山，为何偏偏只留一柄金剑给唯一的爱子？当然，能令李将军动容的宝剑，一定很不一般，但对民间百姓来说，宝剑再利，也

比不上一日两餐。管敢，你说实话，如果你父亲留给你十万钱和宝剑，但你只能选择一样，你会选择什么？”管敢毫不迟疑地答道：“当然是十万钱。”

东方朔道：“如果你选的是十万钱，那么还没有等你长大，这十万钱就会被你姊姊完全夺走，你自己怕也是性命难保。瞧，这就是令尊的高明之处了，他去世之时，你才七岁，而你姊姊却已经二十余岁，且嫁与阳安为妻。管线生前知道你姊姊为人贪婪狠毒，自己一旦撒手，必然会来与弟弟争夺财产，如家又多恶奴，怕是你活不长。所以他有意将家产全部留给你姊姊，这样你姊姊如愿以偿，不会再因为财产之事置你于死地。而留给你的宝剑则大有玄机，剑代表着决断。你父亲早料到你姊姊性格强硬，到你十五岁时必不肯按遗书要求把宝剑给你，因而他预先又有遗命，告诫你一旦有争执就直接来郡府申诉，如果遇上明白事理的太守，立即就能明白他遗书留剑的真正用意。”

他声音洪亮，言辞侃侃，抑扬顿挫，颇有鸿儒之风。众人恍然有所醒悟，堂中一片哗声。唯独管媚脸色阴沉，连声冷笑。

阳安急道：“东方君，你我好歹也算是故人，如何这般恶言诬陷我妻子？”东方朔笑道：“是不是诬陷，你心中最清楚。不过我瞧你妻子凶悍强硬，你畏惧她，怕她怕得要命，量你有话也不敢说出来。”

阳安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浑然不知该如何自处。

李广料不到遗书和宝剑的背后竟有这样的玄机，然而仔细思虑，的确只有如此解释才最合情合理，极是感慨，叹道：“这管翁生前这番苦心安排，考虑得是多么深远啊。”对东方朔也终于刮目相看，当即判决道：“管媚、阳安，郡府将管线全部遗产判给管敢，你二人回无终后须将全部财产立即归还，不得延误。”

管媚、阳安伏在地上，连连叩首，请求李广重新判决。李广道：“你们这样的坏女恶婿，已经得到八年的好处，难道还想要贪心不足么？”命掾史将二人赶出堂去。

管媚抬起头来，冷然道：“请将军再听妾一言，并非妾心狠贪财，实

在是因为管敢他不是我亲弟弟。”阳安惊道：“阿媚，你可别……”管媚咬唇出血，道：“这本是家中丑事，妾为了亡父名誉着想，一直没有揭破，但事情既到了这个地步，妾不得不全盘托出了。”

原来管媚与管敢并非同产姊弟，管媚为管线原配靳氏中年所生，靳氏身故后管线一直没有再娶，直到六十余岁才娶了年轻的新妇莫氏。当时管线已是白发老翁，乡里有许多风言风语，称莫氏是为了管家财产，又称其不守妇道，与同县恶少年有奸。成婚一年后，莫氏产下管敢，流言纷起，称管敢非管线亲子。不久，莫氏撒手西去，只留下襁褓中的幼子。管线碍于家丑，又望子心切，明知管敢不是亲生骨肉，还是当做亲子抚养。

蓦然曝出管敢身世疑问，最惊讶的当属管敢本人。他瞠目结舌半晌，才囁嚅道：“姊姊你……”

管媚看都不看弟弟一眼，道：“妾所言句句属实，将军可以派人到无终县找乡里邻居查验。既然管敢不是我管家的人，根本就无权分得任何财产。妾之前不肯将宝剑交出，也是因为不愿意家父遗物落入外人之手。”

东方朔道：“你可有实证能证明管敢不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管媚道：“这还要证实么？管敢出生时，家父已年近七旬……”

东方朔道：“我是问你有没有实证？”管媚迟疑了下，道：“没有。”

东方朔道：“那好，我告诉你，我能证明管敢是尊父的亲生子！”走过去问道：“你是不是很害怕？”管敢摇摇头，道：“我不害怕。今日庆幸能遇上东方先生，这才能知道父亲大人临死的一番苦心安排，就算我得不到一文钱，我内心也会感激不尽。”

东方朔道：“你既然不害怕，为什么身子一直在发抖？”管敢道：“我只是天生怕冷。”东方朔道：“很好。李将军，你可以暂时命人带他们下去，等到正午时分，咱们再来大堂审案。”

他自作聪明、越俎代庖的做派固然令人生厌，可他确实聪明过人。李广又正烦这件没完没了的奇怪案子，巴不得有个人来替自己处置，当

即命人先监禁管敢三人。

东方朔仅凭金剑就断了一件奇案，心中实在得意，忽感到腹中饥饿，只得往厨下寻了些吃的。再回来后院时，却见徐乐正站在院中，似在等他。

东方朔奇道：“徐卿还没有动身么？”徐乐不答，只问道：“适才那件案子是怎么回事？”

东方朔笑道：“徐卿本来归心似箭，如何又关心这件普通的民间案子来了？”蓦然醒悟过来，道：“啊，管敢姊弟是无终县人氏，与你同乡，徐卿认得他们，是也不是？”徐乐道：“唔，听说过。”

东方朔道：“那么徐卿所听说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徐乐道：“嗯，这个……管线管翁去世时，我已然赶赴京师上书，之后数年再未回过乡里，管媚姊弟的恩怨，实在知道得不多。东方卿当真有办法证明管敢是管翁之子么？”

东方朔道：“听口气，徐卿似乎能肯定管敢是管线的亲生之子。”徐乐道：“我也只是推测罢了。管线临死将财产全部留给女儿，却为年幼的儿子安排下宝剑之计，这等谋划深远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儿子是否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东方朔道：“嗯，推断得不错。”蓦然板起脸来，喝道：“徐乐，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快些从实招来。”徐乐愕然道：“这话如何说起？”

东方朔道：“你适才无意中复述了我在堂上的话，可见我断案的时候，你在堂外偷听。我猜想你本来回房取了行囊预备立即启程，可突然有什么将你引来了大堂，仅凭我东方朔断案是不足以吸引你的，一定有更重要的原因……嗯，你认得管媚，是也不是？”

徐乐知道对方精明，万事难以瞒过，只得道：“是，我与管媚同乡，自幼相识。我十四岁时父母双亡，全靠乡里救济才能存活下来，管线管翁于我有大恩，不但一直供给我衣食，还请人教我读书，我能有今日，

实是仰仗管翁的惠泽。”

东方朔道：“如此，你对管家的事一定了如指掌了。”徐乐道：“管翁老来得子，关于管敢身世确实有许多风言风语，但管翁对独子一直爱若掌上明珠。以管翁的精细厉害，断然不会将他人之子当做亲子抚育。只是他已死去多年，亡父终究不能站出来为生子说话。莫非……莫非东方卿想用传说中滴血认亲的法子？”东方朔笑道：“天机不可泄露。”说罢撇下徐乐，自行回房去了。

到了正午，东方朔准时出现，命人带上原告、被告，径直扯着管敢来到院中站定，道：“你们大伙儿来看。”

院中除了李广等人，还聚集了许多赶来看热闹的掾史、士卒，闻声一齐望过去——只见那柄引发出这起案子的短剑正别在管敢腰间，在太阳下发出灿然金光，极是耀眼。

东方朔见众人目光灼灼，不离管敢腰间，忙道：“我不是让你们看剑，是让你们看管敢的人。”

军正鲁谒居问道：“管敢有什么出奇之处么？”东方朔哈哈大笑道：“这么明显的事，你们居然都看不出来！管线娶后妻莫氏时已是六旬老翁，精血衰败，因而老人之子先天不足，非但不耐严寒，而且日中无影。”

众人朝管敢脚下望去，果见没有人影，不由得齐声发出惊呼，一片哗然。管敢自己也惊奇不已，在阳光下来回走动几步，还是没有人影[5]。

东方朔笑道：“管敢，你当真好命，老天爷都眷顾你，天气阴了那么多日，唯独今日晴了。”蓦然提高声音，转头喝道：“管媚，你这女人心肠好狠毒，为夺财产不惜诬陷亲弟。令尊能安排下十五岁宝剑之计，何等人物，岂能不知管敢是否亲生骨肉？倒是你这样凡俗庸鄙之人，日日算计，却还是敌不过你死去父亲生前安排下的巧计。”

管媚双眉一挑，还待狡辩，阳安扯住她衣袖，“扑通”一声跪下，苦苦哀求道：“东方君，是我们夫妻的不是，我们这就将所有财产还给管敢。求你看在我们是旧识的分上，救救我们夫妻。”

阳安迁徙到右北平郡之前，一直在长安生活，又因为生母是皇帝乳母，与不少公卿大臣来往，略通一点律令，知道审判时不允许被告为自己辩护，只能供述、回答和接受判决。更有一点，朝廷担心诬告成风，将诬告定为重罪，有的要受弃市极刑。管媚称管敢非亲生弟弟，实际已近似诬告，万一被郡府以诬告治罪，那就不光是输掉财产，更可能会丢掉性命。

东方朔道：“你求我没有用的，该去求李将军才是。”

阳安便又朝李广磕头，额头撞出了血。幸好李广不通律法，又刚肠嫉恶，对这对夫妻厌烦之极，喝道：“你们快些滚回无终去，将财产一文不差地还给管敢。快滚，别让老夫再看见你们。”

阳安如蒙大赦，拉起妻子，逃一般地奔出郡府。

管敢感激不尽，一一向东方朔、李广叩首拜谢，转身正要离开，郎官霍去病忽然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讶然道：“你的剑……”伸手便想去摸管敢腰间的金剑。

管敢不知对方身份，见他与自己年纪相仿，却是一身与东方朔一样的官服，急忙手抚短剑退开，露出警觉之色来。霍去病当众出糗，不便再上前，任凭他离去。

东方朔问道：“那剑有何出奇之处，竟能先后令李将军和霍君动容至此？”霍去病道：“大夫君没有见过高帝斩白蛇剑么？”东方朔摇摇头，道：“高帝斩白蛇剑是本朝镇国之宝，悬挂在长乐宫前殿，我一向在未央宫宿卫，无缘得见。莫非管敢那柄剑跟高帝斩白蛇剑……”霍去病接道：“很像，应该说外形一模一样，只不过短了许多。”

东方朔问道：“李将军也是这般认为么？”李广点点头。

霍去病露出了大惑不解的神情，道：“真是奇怪。民间一个百姓，从

哪里得来的这柄金剑？”

李广招手叫道：“东方大夫，请你进来，老夫有话对你说。”与东方朔前后进来大堂，肃色道：“高帝斩白蛇剑和管敢那柄剑看起来似乎是一雄一雌，应该是一对。”

东方朔道：“将军只私下告诉我一个人，是希望我去劝说管敢将宝剑上交朝廷么？”李广道：“不错，这孩子身世可怜，幼年丧母丧父，姊姊心肠又是这般歹毒，这些年他应该没少吃苦头。若不是东方大夫凑巧在右北平郡，怕是老夫也只是依照遗书将宝剑断还给他，丝毫不能了解那老翁管线的深意。而今既然管敢得到了管家全部财产，剑也就没有多大用处。虽是父亲遗物，然而那剑既非凡品，断不是平常人所能消受，怕是早晚要给他带来祸事。”

东方朔笑道：“难得将军为一个民间少年考虑得如此周全。”慨然应道：“将军请放心，返回长安途中，我会绕道无终县，劝说管敢将宝剑献给天子，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李广道：“嗯，好。”又问道：“使者君一行预备几时启程回京复命？”

东方朔知道他巴不得早些将自己一行打发走，忙道：“本来应该是这几日就动身的。然而赶上张骞几人之事，怕是还要拖上几天，看看他和王寄伤情如何。”

李广也不客气，道：“那么请尽快吧。”东方朔道：“一定。”迟疑了下，又道：“郭解意图对将军不轨，此人在民间名声甚大，必有过人之处，将军还是要小心些才是。”李广冷笑道：“郭解名气再大，也不过是一普通黔首，如何能与老夫相抗？大夫君不必多虑，还是管好公主，别让她四处惹事才好。”

话音刚落，便见夷安公主风风火火地冲进堂来，嚷道：“李将军，你怎么能下令通缉雷被？他是个好人。”李广道：“嗯，这个……实在是因为昨晚公主莫名失踪，臣等以为是雷被或是郭解绑架了公主。”

淮南翁主刘陵紧跟进来，闻言愕然道：“那北首座上的短小男子就是郭解么？呀，难怪我觉得他有些面熟，一定是在卫青将军府上见过

他。”夷安公主也很是惊讶，道：“原来他就是郭解，呀，我还是头一次跟一个逃亡的刑徒距离如此之近。”

东方朔道：“好了公主，这就请你将昨晚的事情一一说明白，你去了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夷安公主道：“这个……不好说……”刘陵忙道：“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大事，我们去了一处地方玩搏掩[6]。”

原来昨晚阿胡行刺李广不中被围后，夷安公主三人便溜出了酒肆，她们知道如果不及时走掉，便会立即被李广派人护送回郡府，然后像囚犯一样被保护起来，再也享受不到市井乐趣。只是三女对平刚城并不熟悉，来到街道上，一时不知往何处去。幸亏剑客雷被怕被行刺事件牵连，也出来酒肆，见三人站在路边迟疑，遂介绍了平刚城中的几处名胜，并毛遂自荐当了向导。一直游览到傍晚，夷安公主意犹未尽，雷被便干脆带三人来到一处隐秘的地下搏庄玩搏掩。夷安公主亲自上阵，输光了四人身上所有的钱财，她从来没有玩得这般疯狂过，直到今日早晨搏庄关门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时候才与雷被分手。

东方朔埋怨道：“公主，你可知道你失踪一夜，平刚城中鸡飞狗跳，多少人睡不好觉？”夷安公主道：“人家玩得开心，忘了时辰嘛。不过我答应了对方绝不说出搏庄秘密的，你们不准追问我具体地方。李将军，你快些召回那些追捕雷被的士卒。”李广道：“是，既然有公主力证，臣这就派人撤除通缉雷被的文书。”不愿多与公主纠缠，忙借机带了随从出堂。

夷安公主这次不辞路途遥远辛苦，微服跟随使者来到右北平郡，虽是因为好奇，但起因还是霍去病。今早当她发现自己喜欢的男子原来另有所爱时，当然既失望又失落，甚至一度对司马琴心气恼。不过她虽然身份尊贵，却并不娇气，反而热情豪爽，况且对霍去病的情感不过是少女怀春，并非刻骨铭心的爱恋，伤感一阵，便又释怀，心道：“我早知道自己嫁不了去病哥哥，谁叫我是公主呢！[7]琴心温柔可人，又会医术，大凡男子都喜欢她。来边郡的路上，还是琴心治好了去病哥哥的热病，他就此喜欢上她，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她虽然自行解开心中芥蒂，但却无论如何不想多留在郡府，总想着找机会出去疯玩，回忆起昨晚在地下搏庄的狂热场面，很有些意犹未尽

尽，笑道：“东方大夫，我想今晚再去搏庄玩一玩，可义主传说无论去哪里都得有东方大夫陪同，不如我们今晚一起去，加上阿陵，就咱们三个，好不好？”东方朔连连摆手道：“公主不知道搏掩罪名不轻么？你是公主，当然不怕，换我去搏庄走一趟，明日就该被有司弹劾逮捕，定为城旦了，那可是四年的徒刑。”

夷安公主撇嘴道：“咱们眼下是在边郡，哪里来的有司弹劾？东方大夫，你这次不帮我，我下次可也不帮你了。”东方朔笑道：“不帮我也比害我强。公主，你不知道你父皇心中最喜爱的人是谁么？”夷安公主道：“是谁？难道是东方大夫？”东方朔哈哈笑道：“这点我倒有自知之明，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东方朔。”

刘陵道：“嗯，我来猜猜看，是卫皇后和卫青将军，对不对？”东方朔道：“翁主虽然聪明伶俐，可你还是猜错了。皇上最喜欢的人是韩嫣。”刘陵道：“可是韩嫣已经被太后赐死了呀。难道是他弟弟韩说？”东方朔笑道：“不是，皇上对韩说好，那全然是因为韩嫣的缘故。谅翁主也猜不到，我告诉你吧，是桑弘羊和霍去病。他们都是英俊少年，而且极力主张对匈奴用兵，与皇帝投契。所以，公主真想去搏庄，何不拉上你的去病哥哥？他有天子庇护，搏掩不过是小事一桩。”一边笑着，一边疾步走出堂去。

夷安公主咬咬嘴唇，道：“这主意倒是不错。阿陵，我们找霍去病去。”刘陵笑道：“就算霍郎官肯答应今晚陪公主去，以他的性子，明日一早必然禀告李将军派兵封了搏庄。昨晚那些搏客陪公主玩得那么开心，难道公主就忍心见到他们身陷囹圄么？”夷安公主道：“也对，为人要讲义气，我不能害那些人。”她本就好动多变，实在去不了搏庄，也就算了。

忽听见外面熙熙攘攘，有人高声嚷道：“我要见公主！我要见公主！”

夷安公主觉得声音耳熟，忙奔来院中，却见雷被双手反剪，被几名士卒挟持着押了进来。

夷安公主忙上前道：“做什么？李将军没有告诉你们么，他不是犯

人，快放开他！”

士卒尚在迟疑，一名掾史奔过来道：“飞将军有令，放了这名男子。”士卒这才拔刀割断绳索。

雷被慌忙拜伏在地，顿首道：“臣雷被不知是公主驾临，昨夜多有冒犯，竟然直呼公主的芳名，死罪。”夷安公主道：“呀，到底还是让你知道了。”

雷被道：“臣今早与公主分别，路上见到告示，才知道臣被悬赏捉拿，可又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刚想来郡府打听，没到门口便被士卒捉了，说臣绑架了公主，臣这才知道曼娘是公主身份。”

夷安公主本来对这个英俊的男子颇有好感，但见对方一知道她身份便俯首帖耳、低声下气，再也不敢多看她一眼，跟京师的那些男子并无二样，心道：“还是去病哥哥好，从来不因为我是公主就敷衍我，可是他喜欢的人却是琴心。”心中愈发觉得无趣，挥手道：“好啦，不过是一场误会，现下没事啦，你走吧。”

既出不了郡府，只能闷闷回去房间。走不多远，迎面遇上霍去病和韩说。夷安公主见二人换了便服，料想他们要出去闲逛，忙道：“你们去哪里？我也要去。”霍去病道：“我们去的地方公主去不得。”

夷安公主闻言很是不屑，道：“本公主昨晚去搏庄玩了一夜，还有什么地方去不得？快说，你们要去哪里？”

霍去病眼望一旁，默然不应。夷安公主知他脾气刚硬，难以迫他开口，便朝韩说喝道：“说，你们要去哪里？”韩说为难地道：“这个……”

夷安公主道：“本公主问你话，你敢支吾不答么？”作势欲打。韩说忙道：“金剑的主人！我们打算去找那金剑的主人！”

夷安公主道：“什么金剑？”霍去病道：“原来公主还不知道金剑之事，何不先去找东方大夫问清楚？”夷安公主恼他神色冷淡，赌气道：“去就去。”

刘陵自后面赶来，嚷道：“公主，你听到大伙儿议论金剑之谜的案子了么？东方大夫可真是神人。”随后大致讲述了经过。夷安公主“啊”了一声，眼睛瞪得老大，道：“这么传奇？”见霍去病和韩说已借机走掉，便干脆来到东方朔房中，嚷道：“东方大夫，你这么聪明，做我的师傅好不好？”

东方朔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被公主强行闹了起来，很有些着恼，不悦地道：“公主不是已经有主傅了么？”夷安公主道：“义主傅只是医术高明，别的本事不及东方大夫，更不要说断案这种好玩的事。况且主傅是父皇指派给我的，我自己也可以拜师傅呀。琴心不就拜了义主傅为师傅，跟她学习医术么？”

司马琴心的父亲司马相如有消渴症^[8]，长期以来饱受病患折磨，司马琴心为减轻父痛，跟义姁学习医术已有好几年。

东方朔嘻嘻一笑，道：“义姁是公主的主傅，有朝廷的丰俸厚禄养着，我给公主当师傅，有什么好处？”

夷安公主这次却不是随性所为，而是当了真要拜师傅，她自觉得身为公主也会情场失意，实在是有伤面子，决意也跟琴心学习医术一般，学一门令人另眼看待的真本事，忙道：“原来大夫君想要好处，这好办，你不是一年要换一任新妻子么？聘礼定金都由本公主包了。反正我有汤沐邑^[9]，钱多得花不完。不过有个条件，师傅不能敷衍我，得真心教我这个徒弟。我也要跟琴心学习医术一样，好好学点真本领。”

东方朔的俸禄不低，皇帝又时有赏赐，却都花费在了换妻聘金上，以致生活常常入不敷出，忽听公主愿意代他出钱娶妻，微一沉吟，即应道：“这条件倒是不错，好，一言为定。”

夷安公主喜不自胜，道：“师傅，你断案如神，真该去廷尉府当廷尉，我看现任廷尉张汤远不及你本事。”东方朔叹道：“你当廷尉是靠断案如神吃饭么？只需看你父皇的脸色就够了，要不怎么会弄个‘春秋决狱’出来？”

当今天子刘彻即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采纳名儒董仲舒提出

的“春秋决狱”的建议，即断案时可以避开事实，以用《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伦理为依据定案，即所谓的“引经决狱”，核心是“论心定罪”，也就是按当事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及量刑的轻重，常常不以已有的法律条文为准绳，而是用道德和伦理来量刑定罪。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断案者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春秋决狱”将儒家思想带进法律之中，虽然在某些程度上减轻了法律的严酷性，但由于其具有主观性及模糊性，尤其是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模糊处理，等于扩大了断案者的主观判断影响力，使断案产生了极大的随意性。

张汤用法严峻，任侍御史时因处理前皇后陈阿娇巫蛊案手段严厉而得皇帝刘彻欢心，由此攀上廷尉高位，成为执掌国家司法刑狱的最高长官。他每每断决大案从不以公正为要，而是预先揣测皇帝心思——若是刘彻欲图加罪，他便让廷尉监或掾史穷治其罪；若是皇上意欲宽免，他便要廷尉监或掾史减轻其罪状。若是法令条文不足以治罪，便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廷尉史，附会古人之义，以“春秋决狱”来断决。

东方朔这句话一语三关，同时讥讽了皇帝刘彻、廷尉张汤和“春秋决狱”。夷安公主毕竟年纪还小，竟未能听出话外之意，只笑道：“我也不喜欢那个张汤呢。师傅，大夫君现在可是我师傅了，你教教我，你是怎么想到金剑背后的玄机的？”东方朔笑道：“那个可没什么诀窍可教的，师傅我一拍脑袋就想到了，这叫聪明，是老天爷给的赏赐。”

夷安公主道：“那么那柄金剑到底有什么出奇之处，竟然连去病哥哥都动了心思？”东方朔一惊，问道：“公主说什么？”夷安公主道：“呀，师傅还不知道，霍去病和韩说去找那金剑的主人了。”

东方朔“腾”地坐直身子，道：“他二人去找管敢了？哎呀！”忙下床穿上鞋子。夷安公主道：“我跟师傅一起去。”

东方朔料来拦她不住，她跟前跟后，死缠着自己不放，在旁人看来却是天大的喜事，只要她不偷偷溜出去惹是生非，比什么都强，只得道：“公主要去可以，得换一身男子的衣服。而且不能骑马乘车，我昨日

连驰二百里，眼下看见马就头疼。”

夷安公主大喜道：“好，全听师傅的。既然微服私访，师傅也不必称呼我公主，叫我阿曼就好了。”忙乐滋滋地回房来换男装，见刘陵只倚门而笑，大奇问道：“你不跟我去瞧热闹么？”刘陵笑道：“这男装难看死了，我可不想再穿。我还是留下来，跟琴心一起帮师傅照顾那受伤的宫女好了。”

李广、李敢父子均不带眷属上任，这郡府中既无女眷，也无侍女，除了临时来做客的夷安公主几人，再无女子，生活多有不便之处。

夷安公主应道：“也好。放心，万一碰上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我都会给你们捎带回来的。”刘陵笑道：“是，愿公主强饭自爱^[10]。”

东方朔带上夷安公主，先来西院找掾史查问金剑一案中原告和被告登记的临时住处，问明管媚夫妇和管敢均住在城南客栈，当即朝南城赶来。刚进来客栈大堂，便听见后院有一对男女在大声争执。

东方朔道：“这一定是管媚在跟她弟弟管敢争吵。”

进来后院，正见管媚自北厢一间房中摔门而出。她气急败坏下居然未留意到东方朔，气呼呼地进了南厢房。

东方朔上前敲敲北厢房的门。开门的正是管敢本人，脸有愠色，显是为适才的争论不快，一见到东方朔，顿时转为惊喜，问道：“东方大夫，你怎么来了这里？”东方朔道：“刚才有没有人来找过你？”管敢道：“有，我姊姊。”

夷安公主道：“没有见过两名年轻公子么？”管敢见她一身随从打扮，却分明是个女子声音，更是愕然，道：“没有。”

东方朔道：“奇怪。”又问道：“你预备何时回无终？”管敢道：“预备明日一早动身。东方大夫有事么？”东方朔道：“嗯，你腰间的金剑借我看一下。”管敢笑道：“今日好多人想看我的金剑呢。”当下解剑，递了过来。

东方朔反复看过剑身、剑刃，也没有发现异常之处，便将剑还给管敢，道：“明日一早，我来送你上路。”管敢道：“怎敢有劳恩人相送？”东方朔不及多说，道：“明日再见。”

匆匆赶来大堂，店主栾翁和妻子王媪也都说没有见到两位年轻公子来过。

夷安公主道：“他们两个比我们出发早，又是骑马，按理早该到客栈了呀。”东方朔道：“嗯，他们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半路给耽误了。能有什么事比高帝斩白蛇剑还重要呢？”

夷安公主道：“呀，难怪我觉得刚才那柄金剑眼熟，原来是跟长乐宫的高帝斩白蛇剑形状、花纹差不多，只是短一些。去病哥哥也是因为这个，才想要来找管敢弄明白么？”东方朔道：“嗯。”

夷安公主喜滋滋地道：“师傅，咱们可要抢在去病哥哥前头，这就去找那管敢问明金剑的来历吧。”东方朔道：“公主现下还有这些争强好胜的心思么？霍去病、韩说迟迟不到客栈，一定是半途出了事。”

夷安公主不以为然地道：“他们两个都是武艺高强的男子，能有什么事？”东方朔道：“那可未必。眼下这平刚城中藏龙卧虎，公主你也要小心，可别再四处乱跑。”

正好有一队巡城士卒经过，东方朔招手叫过领头屯，出示一千石大夫官印，命他们往南北大道两边的僻静小巷搜寻。不过一刻工夫，就有士卒赶来报告：“前面小巷处发现了两名可疑的受伤男子。”

赶过来一看，却是霍去病和韩说二人，浑身是土，模样甚是狼狈，不知道哪里受了伤，坐在地上站不起来。

夷安公主吃了一惊，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你受伤了么？”霍去病面色极其难看，只是不应。

东方朔忙命士卒扶起二人，问道：“是郭解，对么？”韩说点点头，道：“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人，形貌似极了郭解，便跟过来想看清楚，谁知道遭了他的暗算。东方大夫，他搜去了我和霍去病身上的官印，多半已

经用它们混出平刚城了。你快些知会李将军，派人出城追捕。”

东方朔道：“天色不早，先回郡府再说。”

冬季的夜总是来得格外早，东方朔一行回到郡府时，夜幕已然降临。

郡太守李广因军务赶去了边关，郡府中大小事务由长史暴胜之负责。暴胜之正要回家，一听要连夜派兵出城追捕郭解，为难地道：“边郡重地，调发一兵一卒均需太守节印，这件事小臣办不了，还是等飞将军回来再说。”

夷安公主急道：“等飞将军回来，郭解早就逃出右北平郡了。我是公主，俸比上卿，位比列侯，难道还抵不上区区二千石太守印么？”暴胜之道：“这个……”

霍去病冷冷道：“长史君也是依律办事，公主何必为难他？这样也好，我终可以有机会亲手捉到郭解。”身子摇了几摇，几欲倒下。众人忙将他和韩说抬回房中，请来主傅义姁诊治。

义姁道：“对方下手甚狠，尽打在关节要害处，不过幸好只是用刀背，并无骨折和外伤，多养息几日就是了。”

东方朔见二人伤势并无大碍，便退出房来，沉吟道：“这可奇怪了。”夷安公主跟出来问道：“奇怪在哪里？”

东方朔道：“大伙儿都知道郭解是为前霸陵尉胡丰复仇而来，他虽然武艺了得，可毕竟只有匹夫之力，如何能与手握重兵、甲士环伺的李将军相抗？强取不成，就只能用巧计，才能不坠他一诺千金的声名。昨日城南酒肆本是他下手的最佳时机，他白白放弃不说，还三番两次提醒李将军有危险。就算他不愿意落井下石，要正大光明地复仇，他完全有机会胁持公主抑或是劫持霍去病、韩说二位使者，当做人质要挟李将军单独与他正面对敌。可他始终没有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夷安公主道：“嗯，的确奇怪。师傅，我和你一起来解开这谜题。”东方朔道：“好，不过折腾了一天，公主也累了，先回房吃饭、睡

觉，咱们明日一早再来解谜。”夷安公主道：“好。”然后欢天喜地地回来房中，向女伴刘陵和司马琴心讲述了要与东方朔一起查案的事，只觉得生平所遇，再无比这个更有趣、更好玩的了。

司马琴心性情温婉柔弱，闻言很是忧心，细声细气地劝道：“那郭解在茂陵的住处离我家不远，听家父说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杀过许多人，手上沾满了鲜血。而今他被朝廷追捕，更是亡命之徒，霍、韩两位郎官都伤在了他手下，公主最好不要多管闲事。这平刚城凶险得紧，咱们还是早些回京师吧。”

夷安公主道：“郭解又不是三头六臂，再厉害也不敢闯进郡府来。放心，我是查案，又不是要亲自去追捕逃犯。况且听说他已经逃出平刚，怕是早就远走高飞了。”

刘陵道：“我看未必。那郭解能令许多人甘心为他赴死，一定有过人之处。这样的人物最爱惜声名，他既然答应了要为前霸陵尉复仇，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我敢说，他人肯定还在右北平郡，盗用官印出城，也许正是要去边塞追杀李将军。”

夷安公主道：“呀，阿陵分析得对极了，我们得赶紧通知李将军多加防范才是。”刘陵忙拉住她衣袖，按到床边坐下，笑道：“这个就不劳公主操心了。李将军身边带有不少随从士卒，他本人武艺高强，郭解是难以近身的。东方大夫说得对，其实郭解最好的机会，就是利用公主或是霍去病、韩说的性命来谈条件，但他却放弃了。”

夷安公主道：“嗯，这正是明日我和师傅要去查清楚的事。”又问道：“那自胡地逃归的宫女王寄醒了么？”司马琴心道：“还没有。”

夷安公主叹道：“当年孙公主出嫁匈奴时，我还没有出世，真想好好问问王寄我这位姊姊长得什么样子。”

想到从未谋面的姊姊远嫁胡地，风俗、语言完全不通，还要被单于占有身子，生活一定悲苦极了，以致韶华年纪便病死他乡，不由得很是感慨，心道：“我也是皇帝的女儿，如果和亲的命运落到我头上，会是什么样子？嗯，要我远赴大漠绝地，嫁给那野蛮单于，还不如死了的好。

不过就算要死，也不能像孙公主那样悲惨死去，我会身怀利刃，在新婚之夜上一刀刺死单于，为大汉除去祸患，再自我了断，也算死得轰轰烈烈。”胡思乱想了一番，吃了些食物，洗漱完毕，就此倒头沉沉睡去。

次日一早，一阵紧密的桴鼓声敲响，打破了郡府的宁静。夷安公主做了一夜孙公主和匈奴单于的怪梦，本能地从床上坐起来，叫道：“呀，有军情！匈奴人来了！”匆忙穿好衣服出来，却不是什么军情，而是有百姓来击鼓告状。

夷安公主认出那击鼓告状之人是昨日在城南客栈见过的店主栾翁之子栾大，忙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栾大二十来岁，脸色煞白，颤声道：“杀……杀人了……”

郡太守李广不在城中，主事的长史暴胜之尚在城西家中。当值的掾史正要派人去城外请暴胜之，夷安公主跺脚道：“远水救不了近火。郡府里不是有现成的神人么？快，快去请我师傅东方大夫来。”

东方朔凭金剑断奇案之事早已传遍全城，郡府大小官吏均服其能，掾史虽觉于制度不合，但料到即使长史赶来郡府，多半也要请东方朔出面，何况公主已经发了话，便依言去后院延请。

东方朔犹自睡眠惺忪，抱怨道：“你们右北平郡的案子怎么这么多？治安这般差，认真考核起来，你们郡太守今年的考绩多半要得负殿[11]。”掾史赔笑道：“平时没有这么多事的。有劳大夫君。”

东方朔来到前院，一见到告状人，眼睛登时瞪得溜圆，疾步上前，问道：“是管敢被杀了，是不是？”栾大道：“是……是管敢……”

东方朔捶胸顿足，悔之不及，道：“我早该料到的！早该料到有人会打那柄金剑的主意！昨日如果及时劝得管敢交出金剑，也不会为他带来杀身之祸。”

夷安公主道：“这怪不得师傅，当时霍去病和韩说出了事，一时来不及回去客栈嘛。”东方朔道：“唉，我还说今早要为管敢送行，想不

到……”

栾大愣了好久，才结结巴巴地道：“不是……不是管敢被杀，是……是他杀了人。”

东方朔大吃一惊，这才知道会错了意。

原来管媚姊弟在客栈里已住了数日，店主一家三口和房客对这对姊弟之间的恩怨均有所闻，大多同情住在北厢的管敢，厌恶那又骄横又冷酷的管媚。昨日管媚回来客栈，更是闯进管敢房中高声怒骂。旁人打听之下才知道她输了官司，所有的财产都得转给弟弟，她已经变得一文不名，跟路边的乞丐没有什么分别。今日一早客栈店主栾翁起床打扫院子时，发现管敢从南厢管媚房中出来，觉得奇怪，叫了他一声，管敢惊慌之下脚下一滑，跌坐在地上。栾翁这才看清他手上有血迹，意识到不妙，赶来管媚房中一看，满地涂血，管媚夫妻二人并排躺在床上，已然失去了首级，变成了无头尸首。栾翁登时呆住，正好儿子栾大出来小便，见父亲神色有异，叫了几声，栾翁这才回过神来，转身见管敢正欲逃走，忙呼叫栾大扯住他，找来绳索，父子二人合力将他绑住，由栾翁和打杂的小厮阿土看守，栾大则赶来郡府报官。

夷安公主道：“管媚气急败坏之下杀死管敢还说得过去，管敢已经得判全部家产，为何还要杀死姊姊、姊夫？这实在说不过去，师傅，我说得对不对？”东方朔道：“你怎么能肯定被杀的一定是阳安、管媚夫妇？死尸不是没有了首级么？杀完人还要砍下首级，要么是江湖游侠代主雇行凶，要么是杀人者有意为之，想要掩饰死者的身份。”

栾大道：“死者如果不是那对夫妇，他们又没有离开过客栈，会凭空消失不见么？”东方朔闻言不禁一愣。

夷安公主哈哈大笑道：“天下第一聪明的师傅竟然也有被问住的时候。”

众人赶来客栈。管敢被反缚在院中的树上，手足不能动弹，冻得嘴唇发青，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栾翁总算等到郡府的人到来，忙抢上来申明道：“我们父子将管敢绑起来后，我和阿土只守在出口，一切都没有再动过。”

东方朔问道：“客栈没有其他客人么？”栾翁道：“本来一共有四房客，但昨晚有两房结账走了，只剩下南厢的管媚夫妇以及北厢的管敢。”东方朔道：“原来如此。你们暂时先留在堂中，不得我召唤，不要进来后院，以免弄乱了线索。”

夷安公主还要抢着进管媚房间查看尸首，东方朔忙扯住她，道：“我另外有事安排给你做，你和掾史带着管敢去那边的空房中，好好地问他，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夷安公主想不到还能做一回审案堂官，大喜过望，忙指使掾史从树上解下管敢，押去北厢空房审问。

东方朔独自进来管媚房中。却见地上有几大摊黏稠的血迹，因天气寒冷，来不及渗入土中便已冻凝住，黄土地面上像是覆盖了一层发干的黑色肉汁，肉汁上还有清晰的脚印。床前掉了一柄匕首，沾满鲜血，刀鞘也滚落在一旁。床上并排躺着两具无头尸首，素布被子盖住大半身，唯独露出胸口以上的断颈。

东方朔小心翼翼地绕过血迹，上前拉下被子，虽然死者没有了脑袋，但看服饰还是能一眼认出来，正是阳安、管媚夫妇——丈夫半解皮袄，伤在腹部，妻子伤在胸口，均是利刃所刺。二人穿戴得颇为齐整，连脚上靴子也未脱下，显是被人杀死割下首级后再抱上床。

转视一圈，房中并无凌乱痕迹，也未找到行囊之类的物品。

东方朔出来院中，命人叫来栾大，问道：“这夫妇二人没有行囊么？”栾大道：“当然有，有好大一个行囊呢。不见了么？会不会是凶手拿走了？”又道：“阳夫人好歹是富翁的女儿，为人不讨人喜欢，又小气得要命，出远门连仆人都带一个，据说是怕多花住店的钱。”

东方朔点点头，又进来管敢房中，却见房里颇为凌乱，几案上摆着一个打好的行囊，似是主人正要准备离去。四下看过一遍，又在院子转了一圈，这才来到临时作为审讯场所的空房中。

管敢正跪在房中，哆哆嗦嗦地道：“我……我没有杀人……”夷安公主耐着性子问道：“这句话你已经说过好多遍了。既然没有杀人，你手上的血是从哪里来的？”管敢两眼无神，表情木然，只反反复复地道：“我没有杀人……没有杀人……”

夷安公主道：“师傅，这人死不肯说，要不要带他回郡府严刑拷问？”东方朔道：“不必。”扶起管敢，解开双手绑绳，命掾史向店主要来一碗热酒，喂他喝下，温言道：“我知道你没有杀你姊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的金剑呢？”

管敢蓦然得到了某种提示，惊道：“金剑，对，我的金剑呢？”东方朔道：“对啊，你的金剑去了哪里？”管敢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东方大夫要来给我送行，所以早上天一亮就醒了，然后我开始收拾行囊，去取枕边的金剑时，才发现它不见了，变成了我姊夫的匕首。”

东方朔问道：“匕首是你姊夫阳安的？”管敢道：“是。”热酒下肚，令他恢复了许多生气，他的记忆也慢慢打开了，续道：“第一眼看到匕首时，我就意识到是姊姊、姊夫用它换走了我的金剑，于是我很生气，就拿着匕首来到姊姊房中，想要回金剑。我气愤之下，连门也没敲，直闯入房，到床前掀开被子，就看见……看见……”回想起那触目惊心的一幕，虽然死者是他深深厌恶的人，却还是急杵捣心，再也说不下去。

东方朔道：“然后你吓得呆住，本能地拔出手中的匕首，这才发现匕首上满是鲜血，所以吓得丢掉了。”管敢道：“是，我丢掉匕首，转身跑了出来，结果被店主父子撞见，给当做杀人凶手绑了起来。”

夷安公主道：“这么简单？可这家客栈就你和你姊姊、姊夫三名房客，不是你杀人，难道是店主一家三口杀人？难道是那小厮阿土杀人？”

管敢这才意识到自身的处境极其不妙，忙哀声告道：“东方大夫，你这么聪明，一定有法子找出真凶，为我洗脱冤情，对么？”东方朔道：“嗯。”

夷安公主道：“师傅仅凭他一面之词就相信他没有杀人么？”东方朔道：“管媚房中的血迹上留有鞋印，有深有浅，深印是血液未干时所踩，

一定是凶手留下的，浅印则是血液凝固后后来者所为。深印尺码大，浅印尺码小。我适才留意过管敢的鞋子，尺码、底纹均与那浅印相符。他的确是今早进房时才发现姊姊被害，并非杀人凶手。”

管敢闻言大喜，道：“东方大夫，你果真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东方朔道：“不过你卷入凶案，暂时是不能回去无终县了。”命掾史先带管敢回郡狱监禁，再派人检验尸首，收取物证。

汉代检验制度已经相当专业完备，别说是恶性凶杀案件，就算是自杀而死也必须报官，经官方检验，确认自杀无误，再填写爰书上报，方可埋葬。检验通常由令史主持，在“以吏为师”的制度下，司法检验的规定和方法均是他们传授。当然具体的验尸也不劳令史动手，而是由牢隶臣^[12]负责。因死者之一管媚是女子，又特意到平刚县廷召了一名有经验的牢隶妾来。

夷安公主好奇心极重，居然还想要去看验尸是怎么回事。东方朔忙道：“捉真凶要紧。”夷安公主道：“真凶在哪里？”东方朔道：“找到金剑，就能找到真凶。”

夷安公主道：“我知道了，凶手一定就是昨夜离开的两名房客之一，因为垂涎管敢的金剑，半夜到他房中偷剑，结果出来时被管媚夫妇撞见，凶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他们夫妇灭口。”

东方朔道：“这不对。如果是因为偷金剑而起，为何阳安的匕首会在管敢枕边？就算凶手为金剑杀人灭口，为何杀人后还要割走首级？不过公主说得对，金剑应该是凶案的引子，但杀人应该发生在偷剑之前。”

夷安公主道：“师傅是说凶手用阳安的匕首杀死了他们夫妻，再溜进管敢房中，用匕首换走金剑，这样既得到了宝剑，又可以嫁祸于管敢？可这说不通啊，金剑在管敢房中，就算凶手要杀人夺剑，死的也该是管敢才合情理啊。可见金剑不是引子，凶手的本来目的就是要杀人，偷剑嫁祸不过是顺带之举。”

东方朔道：“呀，公主的分析越来越头头是道了。”夷安公主笑

道：“谁叫我跟了个好师傅呢。咱们师徒这就合力去捉真凶吧。”

两人来到堂中，向店主栾翁仔细询问昨夜离开的两名客人的情形。栾翁因妻子王媪受惊不轻，正好言抚慰。栾大代答道：“一位房客叫随奢，三四十岁，是个来收账的皮货商人，平原郡人，好几日前住进来的，也是小店的老主顾了，每年都会来平刚两趟，住在这里。他本来是预备昨日一早离开，房钱都已经结了，但不知为何又迁延到晚上。”

夷安公主道：“师傅不也是平原郡人么？跟这随奢算是同乡了。”

东方朔道：“本朝禁止夜行，城门傍晚即关闭，这随奢晚上离开客栈，既无处可去，也出不了城，你不觉得奇怪么？”栾大道：“不奇怪……”刻意压低了声音，道：“大凡这样子的，都是要偷偷赶去地下搏庄玩几手的。”

夷安公主道：“呀，地下搏庄，我也去过……”东方朔忙打断她，问道：“那么另一位房客呢？”栾大道：“另一位叫吴明……”

栾翁插口道：“那吴明不但丑，而且怪极了，来客栈中定了一间房，到晚上便又退房离开了，他进来时就不像是住店，而是来找人的。”

东方朔道：“这人是不是身高五尺，面色发黄，五官丑陋？”栾大道：“正是。”

东方朔“嘿嘿”两声，道：“吴明，好个无名。”栾大道：“莫非他是被官府追捕的逃犯？哎呀，我早该想到的，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

东方朔道：“那吴明进客栈后有没有去南厢找过管媚？”栾大道：“这个我可不清楚……”

一旁小厮阿土忽道：“那位吴君给了小人几文钱，命小的去南厢，背着阳君请如夫人去他房中。”

原来那自称吴明的人下午小食时分来到客栈，在门前站了好大一会儿，面露不豫之色。栾翁上前问他是住店还是吃饭，他这才迟疑着说是住店。按大汉律令，住店得出示关传之类证明身份的文书，那吴明却不

肯拿出来，只说走得累了想暂时找个地方歇歇脚，天黑就会离开，又在原房钱上多加了两吊钱。栾翁虽然疑惑，但既然对方说不过夜，也没有再多问，让小厮阿土领他去了南厢的一间空房。进房后，吴明给了阿土几文钱，请他天黑时去请阳安夫人管媚来这边一趟，只需告知管媚四字——“无终无种”，不过不能让旁人发现，尤其不能让阳安知道。阿土见吴明神色，怀疑他是来与管媚通奸私会，心道：“男子外貌如此不堪，女子性情如此凶悍，倒真是绝配。”不过吴明只要求传个口信，他也懒得多管闲事。依言等到天黑，来到房前，听见管媚正在厉声呵斥阳安，阳安唯唯诺诺，不敢回嘴。阿土轻轻敲了敲门，声音陡止，管媚怒气冲冲来开了门，喝道：“做什么？”阿土吓了一跳，忙将吴明交代的话说了。管媚登时脸色大变，愣在了那里。阳安过来问道：“什么事？”管媚这才回过神来，连声道：“没事，没事。”挥手命阿土退下，关上房门。阿土心中好奇，便躲在院子中的大树后。过了一会儿，管媚开门出来，去了吴明房间。阿土本来还想凑近去听听究竟，正好栾翁在高声呼唤，他便应声去了前堂。后来虽一直忙碌，但心中仍然惦记此事，正想再找机会到吴明窗下偷听，却看见吴明来到堂中，结账走了。

东方朔道：“从管媚进吴明房间，到他离开客栈，中间有多长时间？”阿土道：“嗯，大半个时辰吧。”

夷安公主道：“大半个时辰足够杀人了。会不会是吴明与管媚偷情幽会，被阳安发现，阳安要杀死奸夫，结果反倒被吴明所杀？”东方朔道：“如此倒能解释为何凶器是阳安自己的匕首。可吴明为何又要杀管媚呢？”夷安公主道：“也许管媚之死只是误杀。”东方朔道：“我到过吴明房中看过，没有一点血迹，管媚夫妇的房间才是凶杀现场。你倒说说看，阳安既发现妻子和奸夫在同厢另一个房间里偷情，为何反而在自己的房间被奸夫杀死？”夷安公主一时被噎住，答不上来。

王媪忽道：“妾身能证明吴明不是杀人凶手，他空手而来，也是空手离去。那个头……头……”

她没敢说出下面的话，但旁人均明白她的意思——凶手杀人后既然割了首级，势必要带走，两颗人头体积不小，就算冬季穿着厚重的絮衣，也决计无法藏在身上，吴明手上没有包袱之类，自然也就没有携带

人头出去。

栾翁也道：“不错，小老儿和老伴都亲眼看见吴明两手空空离去。况且他结账离开客栈后，阳安君也出了客栈，过了两三刻工夫才回来，脸阴沉得厉害。小老儿问他是不是有事，他也不答，径直回去房中，不久还听到阳夫人呵斥他的声音。”

夷安公主道：“那么就不是情杀了！另一名房客随奢呢？他是不是在阳安回来后才离开？”栾翁道：“是。而且他是带着行囊、马匹离开，那个行囊里会不会藏着……藏着……”舌头打了几下转，始终不敢说出“人头”二字。

栾大道：“还有一事，那随奢曾无意中看到阳夫人身上带着一把金剑，就是后来管敢腰间佩戴的那把，想借来看看，甚至还提出愿以万钱购买。阳夫人非但拒绝，还骂他是贱商，根本不配佩剑[13]。”

夷安公主大喜，道：“这是重要线索，你为何不早说？师傅，事情经过已然很明白了，果然如师傅所说，金剑是凶案的引子，随奢因为金剑被管媚辱骂，气愤难平，昨晚先溜进管媚房中杀了他们夫妇，再到管敢房中偷了金剑，从容溜走。我敢打赌，他一定没有去地下搏坊，而是找了个地方躲起来，今日一早便溜出城了。”

东方朔道：“随奢有动机，嫌疑的确最大。可是还有两处疑点：一是凶器。如果随奢预谋杀死管媚夫妇，定是早预备好自己的凶器，这样就不能解释阳安匕首上的鲜血。二是首级。客栈里面就住了寥寥几个人，就算割走首级也不能掩饰死者身份。砍人头可是个重力气活儿，随奢为何要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大费周章？”

夷安公主道：“凶器好解释。随奢进房杀管媚夫妇时，阳安也是男子，定然有所反抗，说不定他拔出自己的匕首刺伤了随奢，那匕首上的鲜血是随奢的。后来随奢终于还是杀死阳安和管媚，他当然不能留下自己的兵刃，所以干脆拿阳安的匕首换走金剑，这样还可以嫁祸给管敢。至于首级嘛，我也想不通这一点。嗨，何必费事呢，只要派人追捕到随奢，一审问不就清楚了么？”

东方朔心想追捕嫌犯的确是当前要务，便命掾史抄录了客栈登记的随奢的关传信息，派吏卒送回郡府，请长史暴胜之发出公文告示追捕随奢。

夷安公主道：“那吴明也有嫌疑，最少他是这件案子的证人，也该一并追捕。”东方朔道：“吴明就不必了，我认得他，知道他一定不会杀人，他一会儿就会自己出现在郡府的。”

夷安公主大吃一惊，道：“什么，师傅认得吴明？”东方朔叹道：“不仅我认得，公主也认得的，吴明就是徐乐。”

夷安公主道：“徐乐？师傅凭什么这么说，仅仅因为店主说吴明长得很丑么？”东方朔道：“不仅如此。徐乐是无终人氏，与管媚是旧识，他早向我承认这一点，可我实在料不到他昨日没有回去无终，而是寻来客栈与管媚相会。”

正巧令史检验完毕，带人抬着尸首出来，禀告道：“天气寒冷，尸体早已冻得僵硬，实在难以判断死者具体死亡时间。”

夷安公主道：“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无论是昨晚被杀，还是今早暴死，尸体都没有什么分别？”令史道：“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会是如此，具体情状小臣会填好爱书上报郡府。还有一点蹊跷的地方，两名死者身上的伤口有很大不同：丈夫中了两刀，伤口均在腹部，两处伤口大致径二寸六分，宽四分；妻子胸口中了一刀，刀伤径三寸八分，宽一寸。”

东方朔眼前陡然一亮，问道：“丈夫和妻子伤处区别如此之大，当有两名凶手了？”令史道：“至少从伤口形势推断是如此，不仅兵器，两名凶手的腕力也有很大分别——丈夫身上皮袄完好无损，他被杀时应该是解开的，中刀时只穿着内衣；而妻子浑身上下裹着上好的皮裘，利刃穿过了皮层，仍然比丈夫腹部的刀伤要深许多。杀死妻子的凶手应该是男子，多半会武艺。”

夷安公主道：“我大汉以武安邦，朝野间哪个男子不会武艺？”

令史虽不知道她的身份，但见她语气骄横，又跟朝廷使者在一起，

料其必有来历，忙道：“娘子^[14]说得极是。不过会武艺是一回事，杀人则是另外一回事，小臣担任令史数年，验过的尸首加起来有二十来具，但从没见过这名女死者身上的伤口——刀口如缝，却一刀致命，几近穿透身体，出的血也不多，可见凶手下手又快又狠又准。男死者身上的两刀皮肉外翻，这名凶手出刀时应该手在发抖，与杀死女死者的凶手有天壤之别。”

客栈里除了办案的官吏，也聚集了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邻居，忽听得说一名凶手还没有找到，又出来两名凶手，无不哗然而惊，愈发觉得案情诡异难言。

夷安公主凝思半晌，道：“会不会是阳安受不了管媚辱骂，怒极攻心之下用自己的匕首杀了妻子，刚好随奢闯进来行凶报复，一刀杀死了他？”栾大忙道：“很有可能。那阳夫人成天对丈夫呼来喝去，换做旁人早就忍不下去了。”

令史忙道：“理该不是这样，小臣已经验过，只有丈夫阳安的伤口才符合那柄带血的匕首，妻子管媚当是被更宽更利的利刃所伤。”夷安公主道：“那就是管媚痛失全部财产，找丈夫出气，夺过匕首，杀死了阳安。却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刚杀了丈夫，又被随奢所杀。师傅，这样不就完全对上了么？”东方朔道：“这套解释不错，可还是不能解释随奢为何要割下死者的首级，费时费力，带在身边又危险，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

夷安公主道：“也许随奢是故意这么做啦！师傅不是说过么，杀完人还要砍下首级，要么是有人雇江湖游侠报仇，要么是凶手有意为之，想掩饰死者的身份。既然不是前者，那么就是后者。随奢当然不是什么江湖游侠，但他是商人，常年走南闯北，知道这个道理，有意割走首级，好令官府误以为是游侠所为。”

东方朔拍手道：“不错，是这个道理。正好全城都在缉捕关东大侠郭解，随奢也许是受到了某种提示。”想到城中正搜捕关东大侠郭解，出城之人均要受到严厉盘查，随奢终究不可能带着首级出逃，忙派人到客栈附近搜寻首级。又赞道：“公主，你长进得这般快，很快就要盖过师傅啦。”

夷安公主不过信口一说，却得师傅大力褒奖，喜出望外，道：“师傅是说真的？”东方朔点点头。

令史又取出一块玉佩奉上，道：“两名死者身上没有金钱，房间里的行囊也不见了，都应该被凶手取走了。不过丈夫阳安腰间有一块玉佩，想来凶手匆忙间没有发现，所以没有解去。这玉佩看起来十分名贵，似乎……”

夷安公主大叫一声，夺过玉佩，道：“啊，这是我皇祖母的玉佩，怎么会在阳安身上？”她忽然一声叫嚷，将众人吓了一跳。令史道：“皇祖母？你……你是……”

东方朔忙道：“她有位祖母辈分的亲着姓黄，人称黄祖母。玉佩先留在我这里，你去办事吧。”命随行的掾史将现场情形记录下来，再记录下栾翁等证人的供状。

夷安公主却是忍耐不住，将东方朔拖到一边，低声道：“这块真的是我皇祖母的玉佩！我小时候经常看见她拿在手里摩挲玩赏，很是喜欢。”东方朔道：“看起来的确是皇宫之物。也许是太后当年为了感谢大乳母哺育皇帝之恩，将玉佩赏赐给了侯媼，侯媼又传给了儿子阳安。”夷安公主道：“嗯，我也是这样想。师傅，这块玉佩我留下了，要带回去还给皇祖母。”

正说着，店主妻子王媼迟疑着走过来，颤声问道：“娘子是姓刘么？”

夷安公主见她文静秀气，有大家闺秀之风，与粗鄙的丈夫、儿子大不相同，料来她已从一句“皇祖母”中猜到了自己的身份，不便相欺，便点点头。

尽管已经是意料之中的回答，王媼还是“啊”了一声，手颤抖着伸向夷安公主，似是想握住她的手，又似想看看那块玉佩。

夷安公主心念一动，问道：“王媼认得这块玉佩？”王媼道：“啊……不……不，妾身怎么会认得这玉佩？”眼中的光亮倏忽熄灭了，垂下头去，行了个礼，转身走开。

夷安公主道：“这妇人好奇怪。”东方朔道：“她似乎猜出了你公主的身份。这里不宜久留，咱们走吧。”

刚回到郡府，便有掾史赶来禀报，说一早的确有皮货商人随奢凭关传从南门出城，并无可疑之处。倒是使者徐乐出城时被士卒拦下，差点闹出一场误会。

东方朔闻言很是惊讶，追问道：“徐乐一早出城去了？”掾史道：“是的。早上城门刚开，徐使君就带着一名随从出城。守城士卒不认得他，见他戴着厚厚的帽子，神色仓皇，上前拦下，徐使君取出官印和符节，士卒这才知道他是朝廷派来的使者，慌忙让开了。”

东方朔道：“徐乐是今日第一个出城的？”掾史道：“是。”

东方朔“呀”了一声，忙赶来后院徐乐房中，却见行囊还好好地摆在几案上，官服也叠得整整齐齐，码在床上。又令负责护卫使者的卫队长韩延年清点人数，从京师带来的中尉卒中并无一人跟随徐乐外出。

韩延年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岁，也是官宦子弟，父亲韩千秋是济南国相^[15]。按惯例他可以像霍去病、韩说等人一样进宫为郎官，侍奉天子左右。但他不愿意受皇宫礼仪拘束，只到北军^[16]中做了一名普通缇骑，这次是奉命率士卒护送使者。他为人颇为老成，禀道：“本来昨日一早徐使君决定回乡省亲，臣带了四名中尉卒侍从，但临出郡府时徐使君到大堂外听大夫君审案，之后改变了主意，说是暂时不回无终，命臣等散了。”

东方朔皱紧眉头，道：“徐乐在搞什么鬼？”夷安公主狐疑道：“师傅为何脸色这般难看？莫非……莫非真是徐乐杀人？他和管媚通奸被阳安发现，阳安气急拔出匕首要杀他，管媚挺身挡住，徐乐见情人身死，气急之下拔刀杀了阳安。”转念一想，立即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道：“不对呀，阳安是死在自己的匕首下，管媚是死在凶手刀下，如果是刚才的推论，该是管媚死在匕首下，阳安死在徐乐刀下。”登时想起一个不好的念头来，结结巴巴地道，“该不会……该不会……”

她如此惊异不安，弄得旁人也跟着紧张起来。东方朔忍不住问道：“该不会什么？”夷安公主道：“该不会死的是徐乐，不是阳安？”

东方朔吓了一跳，道：“公主说什么？”夷安公主道：“我也不愿意这样想，可只有这样才合乎情理啊。徐乐到城南客栈跟管媚幽会，被阳安发现，阳安气急之下拔出匕首杀了徐乐。管媚见情人身死，拔出徐乐的兵器跟阳安拼命，结果敌不过丈夫力大，被阳安夺过兵器杀死。阳安接连杀死两人，犯下死罪，当然要千方百计地逃脱，他见徐乐与自己身材差不多，便灵机一动，与徐乐对换了衣服，再将首级割下，这样旁人就以为死的是他自己，简直天衣无缝。临走之时，又盗走了管敢的金剑。”

东方朔哑然失笑，道：“公主，你的推断不对。按你的说法，徐乐的房间应该是凶案现场，但这与事实不符。令史也说过，按死者伤势推断，一定有两名凶手，就算阳安先后用了两件凶器，可他不可能有两种腕力。而且店主亲眼见到徐乐离开了客栈，当时阳安、管媚夫妇还活得好好的，阳安不是还出去过客栈一趟么？”蓦地有所警觉，声音陡然低沉了下来，道：“除非……除非是……”

忽有吏卒赶来报道：“小臣奉大夫君命在客栈四周搜寻，没有发现死者首级，倒是在客栈后的土墙上发现了可疑之处。”

原来那吏卒搜到客栈的后墙外时，看到土墙上明显有人为攀越的痕迹，当即留了心，翻上去一看，发现墙头有一处血手印。

东方朔闻报一拍大腿，道：“我早该想到的。”忙赶来客栈后查看。

那土墙正在客栈茅厕旁边，高过人头，但成人翻越毫不困难。墙上有用力蹬过、爬过的痕迹，墙头的血手印并不完整，但依照掌纹可以大致判断出手掌大小，肯定是男子留下的。

夷安公主道：“呀，一定是阳安发现妻子跟徐乐偷情，愤怒不已，等徐乐离开客栈时，立即跟了出去，趁左右无人时杀了徐乐，再将尸首拉到后墙。他自己则带着徐乐的刀从容从正门回去客栈，一进房用刀杀了管媚。再翻墙将徐乐尸首运进来，砍下首级，布置好假象后，带着徐乐的官印、符节，翻墙离开客栈。”

东方朔道：“阳安忙前忙后，还翻墙运送尸首，客栈的人会听不见么？我的好公主，徐乐跟你有仇么，你那么盼他死？我告诉你，那具尸首一定不是徐乐。他虽然换了便服，但脚上还是穿着官靴。我看过那男尸，脚上穿的只是普通的皮鞋。”

夷安公主道：“也许是阳安用自己的皮鞋换走了徐乐的官靴。”东方朔道：“凶手在房间里面又杀人又斩首，地面上有大摊血迹，他脚上肯定沾了血，如果对换过鞋子，死尸脚上的皮鞋就应该有血迹才对。不过按照目前的推断来看，徐乐的杀人嫌疑就很大了，至少跟那连夜离开的商人随奢嫌疑一般重。徐乐认得女死者管媚，不顾朝廷使者的尊贵身份，偷偷来客栈与其相会，表明二人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使用化名吴明，是表明他不想让旁人知道此事，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凶案的因素。之前之所以排除徐乐的嫌疑，是因为有人证证实他凶案发生前就已经离开客栈，但现在既然发现还有后墙这条路，那么他离开后再翻墙回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大概他与管媚幽会被阳安发现，但阳安畏惧妻子，没有敢当场捉奸发作，而是等徐乐离开客栈后跟了出去。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或是身体冲突，之后阳安愤然回来客栈。徐乐或是心起杀机，或是担心阳安会对管媚不利，于是决意再回去看看。但先前他入住客栈时不肯提供证明身份的关传，靠贿赂店主才暂时入住，此番再返回，势必引起深重的怀疑，于是他退而求其次，从客栈后墙翻墙而入。进来时也许正撞见管媚和阳安争吵，他一出现，更是火上浇油，阳安拔出了匕首，他也拔出了防身的佩刀。争斗中，阳安夺取佩刀刺中了管媚，徐乐则夺过匕首刺中了阳安。只有这个过程，才能符合两名凶手、两种刀伤、且妻子伤口比丈夫要深许多的物证。徐乐见大祸已然酿成，难以挽回，干脆铤而走险，割下二人首级，盗取了管敢金剑，翻墙带走。他未必就是贪图金剑，而是他在朝中任职数年，熟悉官府办案流程，知道这样做可以混淆凶案的起因和动机，最大程度地误导查案官员。若是运气好，他一早顺利出城，我们还会以为他昨日就已独自回了无终，丝毫不会怀疑到他身上。”

夷安公主一听也深感有理，问道：“那么现在要怎么办？”东方朔叹道：“还能怎么办？这就回去郡府请暴长史发下文书到无终，捕捉徐乐回来受审。这案子不结，管敢等人都不能获释回乡。如此结局，可不是管

线管翁所希望看到的。”

回来郡府，东方朔特意跟长史暴胜之商议，将管敢从狱中放出来，准他回去城南客栈居住，但不得官府允准，不得离开平刚城。

管敢听说经过，问道：“凶手到底是谁？是随奢还是徐乐？”东方朔心道：“随奢不过是个普通商人，为金剑杀人有些匪夷所思，况且他在家乡平原郡有家有口。倒是徐乐冲动下为情杀人的可能更大些。”但他不便明说，只道：“他二人都有很重的嫌疑。按目前的物证，不足以确定凶手到底是谁，只能捕到疑犯后凭口供结案。”又问道：“你没有听你姊姊提过徐乐么？”

管敢道：“何须我姊姊提他，我本来就认得他。不过当时年纪还小，记不大清楚他的样貌了。八年前，家父临终前交代后事，再三叮嘱我到十五岁时一定要取回金剑，如果姊姊不肯，就来郡府控告，当时徐乐也在场。”

东方朔心道：“管线临终嘱咐爱子，必是最隐秘的机密，徐乐居然在场，可见管线相当信任他了。”忙问道：“令尊有没有对徐乐交代什么特别的话？”管敢道：“嗯，家父给了徐乐一个精致的木盒子，但盒子是封上的，里面装着什么谁也不知道。家父又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徐乐伏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第二日，他就带着盒子上路了，马匹、仆从、路费都是父亲白送给他的。”

正好有吏卒进堂禀告道：“长史君，有进城的樵夫来报官，称今早在城外看到过两名男子骑马往南而去，一人三十来岁，相貌很丑，另一人四十岁出头，模样很像是被通缉的关东大侠郭解。”夷安公主道：“呀，那丑男子不会就是徐乐吧？他怎么跟朝廷通缉要犯混在一起了？”

一旁的管敢却得到了意外的提示，猛地触发了记忆，叫道：“郭解，是郭解！大夫君，我记起来了，家父向徐乐说的那一大番话中，反复提到过郭解这个名字。”

东方朔心道：“徐乐曾经提过，八年前他离开家乡无终到京师上书途

中，曾受人所托，到河内拜见过郭解，他与郭解应该就是那时候认识的。莫非托付他的人就是管线？管线既能安排下金剑这样的妙计，当然也会想到郡太守很可能是个糊涂官，难以体会金剑背后的玄机，也许郭解就是他的后招。郭解被朝廷通缉之前，以排忧解难名闻天下，请他居中调解纠纷恩怨的豪族世家不计其数，管线应该早有所闻，所以托徐乐送名贵礼物给郭解，请他到管敢十五岁时来右北平郡，万一在任郡太守不能决断金剑之谜，就由郭解出面，替爱子讨回公道。只是世事难料，半年前，郭解因迁徙茂陵事件忽然从天上坠入地下，由名满天下的关东大侠变成朝廷追捕的要犯，这大概是管线生前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

推断起来，郭解此番来平刚纯粹是为管敢之事而来，根本不是众人所想的替前霸陵尉胡丰向李广复仇。如此倒可以解释他为何不认识胡丰之子阿胡，也难怪他在城南酒肆三番两次地提醒李广有危险，他对飞将军其实并无恶意。霍去病、韩说两位郎中在去城南客栈的途中见到郭解也就说得通了，他受过管线托付，虽未出力金剑之案便已经解决，但他自己还是需要给管敢一个交代，所以徘徊在客栈附近，只为寻找机会与管敢交谈。既然他一直在暗中关注管敢，那么对客栈所发生的凶案也一定是知情者。他放任随奢离开，唯独跟上徐乐，只能证明一点——徐乐才是真正卷入凶案的人。他一定是利用这一点来要挟徐乐带他出城，既然管敢之事已彻底解决，他再也没有继续留在平刚的必要了。

暴胜之听完东方朔的推断，深为佩服，道：“这案子如此离奇，全凭大夫君智慧巧思才能解开种种谜团。臣这就派人在全郡搜捕徐乐和郭解。”见夷安公主站在一旁，忙道：“当然，公主也是有功劳的。”夷安公主笑道：“还是我师傅厉害，本公主只有那么一丁点苦劳。”

东方朔却不如众人那般如释重负，心中反而隐隐不安，暗道：“郭解当此处境危急之际，仍然冒着身份暴露的危险来右北平郡履行八年之约，可谓世间罕见的信人君子，难怪有那么多人肯为他卖命赴死。也难怪天子震怒，这样得民间百姓衷心拥戴的人物不死，他在未央宫睡不安稳。哎，郭解呀郭解，你也算是不世出的一代俊杰，在文景之治下也许能平安无事，可当今皇帝精明霸气，有本领的人不自污品行，如何安身立命？你真该好好学学我东方朔才是。”

过了数日，无终县令派驿骑飞报，已在无终县境内捕获徐乐，正派轻骑押来郡府。东方朔闻讯，这才长舒一口气，倒不是庆幸徐乐落网，而是他总算从郭解手中死里逃生，郭解也算暂时逃脱了官府的追捕。

夷安公主却甚是奇怪，道：“徐乐与郭解是旧识，郭解不杀他倒也不足为奇，但徐乐既然脱险，为何还要逃回自己的家乡无终，这不是自投罗网么？看来他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见东方朔沉吟不答，便催问道：“师傅，我说得对不对？”东方朔道：“既然徐乐已经被捕，等他解到郡府，公主第一个审问他就不就全清楚了么？快些走吧，我还要赶去隔壁听张骞讲他的西域奇遇呢。”

张骞已然苏醒，他奉天子之命出使西域，自离开京师长安出发，迄今已十三年，众人对他的经历极感兴趣，等他精神略好一些，便约齐来他房中听他讲述月氏奇遇。

当今天子刘彻即位之初，从投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西域有个国家名叫大月氏，是匈奴的死敌。月氏最早是游牧民族，跟匈奴相邻，居住在河西走廊^[17]一带，一度十分强大，国有“控弦之士”二十万，以致北方的匈奴也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匈奴头曼单于在位时，因为宠爱宠妃之子，想立其为太子，故意将原太子冒顿送到月氏为人质，不久又发兵进攻月氏，想借月氏国王之手除掉冒顿。不料冒顿十分机灵，盗取了一匹好马，传奇般地逃回了匈奴。头曼单于亦惊服儿子的勇壮，令其统领万骑。冒顿知道真相后，决意报复父亲及后母。他苦思之下，发明了一种名叫鸣镝的响箭，并对部下下令，凡鸣镝所指，必须立即跟射，不随射者皆斩。他先用鸣镝射自己最爱的宝马，左右有不敢射者被立斩。随后又用鸣镝射自己的爱妻，左右仍有不敢射者，又被斩杀。几次三番训练后，冒顿鸣镝射头曼单于的宝马，左右无一人不射。冒顿知道部属已经绝对服从自己，遂用鸣镝射头曼，左右皆随之放箭，当场射杀头曼。冒顿即自立为单于，诛杀后母、异母弟以及所有异己大臣。

正是从冒顿单于开始，匈奴日益崛起，逐渐称霸北疆，导致中国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外患，连大汉开国皇帝刘邦也遭遇白登之围，险些成为冒顿的阶下囚。刘邦死后，太子刘盈即位，实际由太后吕雉执政。冒顿单于特意致信吕雉，称：“孤僭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

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表示想与吕雉结亲。吕雉受此侮辱，大怒之下欲发兵攻击匈奴，却被诸将劝止，遂忍气吞声回信称自己人老珠黄，另外选取美貌的宗室女子封为公主，送给冒顿单于。

匈奴既然强大，冒顿理所当然要报昔日在月氏为质之仇。他亲自领兵打败了月氏，月氏国故地河西则被匈奴浑邪王部和休屠王部占领。幸存的月氏人一小部分人留在南山^[18]一带，被称为小月氏，与当地羌人逐渐融合。大部分人在月氏王的率领下向西逃去，进入伊犁河流域，赶走当地土著，用武力占领了该地区。但月氏在该地留居不久，又被乌孙与匈奴联军攻破。昔日乌孙与月氏同居于河西，月氏欺负乌孙弱小，杀死其首领兜难靡，逼迫乌孙举国西迁。月氏被匈奴驱逐出河西后，实力大减，兜难靡之子猎骄靡也已经长大，有心报当年杀父之仇，遂与匈奴联军，至伊犁河上游进击月氏。结果月氏大败，月氏国王被匈奴老上单于杀死，头颅也被割下做成酒器饮酒。伊犁河流域被乌孙占领，猎骄靡在此建立了乌孙国。

月氏残部向西南迁徙，击败大夏国，夺占了妫水^[19]流域，被称为大月氏。因时时思念故土，对匈奴恨之入骨，一直有报复之心。只是匈奴当时强大，势力弥漫西域，大月氏势单力孤，加上距离匈奴遥远，纵有复仇之心，却是鞭长莫及。

刘彻得知大月氏的情况后，非常重视，认为月氏与匈奴有不解深仇，应该可以与大汉联手抗击匈奴。西域大多数国家已臣服于匈奴，成为其重要基地和臂膀，如果大月氏与汉朝结为婚姻之国，联合起来，就能够切断匈奴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截断匈奴的右臂。然而大月氏几次败于匈奴后到底迁徙到哪里，却没有人知道。要联络到大月氏，就必须派人去西域寻找。建元三年，刘彻下诏招募使臣，出使大月氏。张骞时任郎官，奋而应征，成为大汉第一位西行使者。

当时汉朝西部边界只到金城，整个河西地区都在匈奴的控制之下，要去西域就必须冒险通过匈奴占领区，出使西域实际上是一个既艰难又危险的任务。自大汉立国，还没有官方人员到过遥远而神秘的西域，没有人知道西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根据风言风语的传说，西域全

是无边无涯的沙漠和沙碛，暴风时起，天翻地覆，光天化日之下，处处鬼哭神号。又有寸草不生的咸水，举目荒凉，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往往走一个月都不见人烟。也没有正式的道路，行旅只有沿着前人死在途中的枯骨，摸索者前进，稍不留意，就会迷失方向，可谓凶险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骞敢于应征，前往传说中恐怖而陌生的地方，充分显示了他超人的胆识和勇气。刘彻为他配备了一百多人的队伍，由于途中要穿越匈奴国境，还需要一个熟悉环境的匈奴人。那时皇后陈阿娇还没有失宠，皇后生母馆陶长公主刘嫖为讨好女婿，推荐了自家的奴隶甘父。甘父是匈奴俘虏，为人憨厚，还能射一手好箭。刘彻召见后很是满意，特意免除甘父的奴隶身份，命他随侍张骞。一行人从陇西出塞，就此踏上了漫漫征途。

进入匈奴境内不久，张骞等人就遭遇了匈奴骑兵，一场恶战后，汉使者一行或是被杀，或是被俘。张骞被押送到匈奴腹地单于王庭。军臣单于看到张骞的旌节，得知他是汉朝的使者，很是生气，道：“月氏在我们匈奴北边，汉朝怎么可以派使者从我的土地上通过？如果我派使者去南越^[20]，汉朝会允许我的使者从国境内通过吗？”不过军臣单于也没有杀这群俘虏，只是下令将他们监禁起来。

匈奴人不会建造房屋，没有牢房囚禁犯人，也不会冶炼，自然也没有手铐脚镣，只有极个别的重要囚犯才会被关在废弃水井改成的深土牢里。张骞等人被分散赐给匈奴贵族为奴。甘父本来就是匈奴人，单于没有处罚他，他自己倒是忠诚，跑去跟被赏赐给右贤王的张骞住在一起。奴隶的生活穷困而艰苦，干放羊、打草、拾牛粪、淘井等各种苦活儿不说，还常常衣食无着，张骞好几次都是依靠甘父射猎鸟兽来维持生活。

过了几年，右贤王见张骞还算老实，有心笼络，将一名匈奴女子阿月嫁给他为妻。就这样，张骞在匈奴王庭安顿下来，还和匈奴妻子阿月生下一对儿女。但他性情坚毅，仍然时时手持汉节，表示不忘他的使命。因他为人宽厚，与周围的匈奴人相处得都不错，十年过去，他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匈奴话，儿女也渐渐长大，匈奴人满以为他已以匈奴为家，遂放松了戒备。张骞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尤其幸运的是，他被单于赐给了右贤王，右贤王的驻牧地是匈奴国境中最靠近西域的。与忠心耿耿的甘父商议好后，张骞抛弃妻子儿女，与甘父一起盗马逃

走。

二人也不知道具体哪条道路能到达大月氏，只是一直拼命往西，穿越大漠，风餐露宿，历尽艰险，九死一生，干粮吃尽时靠善射的甘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走了几十天，经过车师、龟兹等西域绿洲小国，越过葱岭，终于到达大宛国。当地人懂得匈奴话，张骞与他们交谈起来很方便。大宛国王早已听说有个富庶的大汉帝国，很想同汉朝通使往来，听说张骞来自汉朝，非常欢迎。张骞说明自己是出使大月氏的汉朝使臣，经过匈奴被拘留了十余年，现在逃出匈奴来到大宛，请求国王派人送他到大月氏，将来返回汉朝，定当厚报。大宛国王很愿意与汉朝结交，派出向导和翻译，将张骞送到康居^[21]国，再由康居护送他们到大月氏首都蓝氏城去。

张骞到达蓝氏城后，劝说大月氏东归河西地区，与汉朝共同夹击匈奴。然而，大月氏今非昔比，在西迁之后，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原先的月氏与匈奴同俗，只是个逐水草而徙的“行国”，居无定所；如今大月氏所占据的犂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月氏人开始从事田耕，种植稻麦，酿造葡萄酒，逐渐由游牧生活变成了农业定居。国境数千里，有大小城邑数百座，人民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日子比以前在河西走廊故地要好许多，根本再无东归的必要。加上现任国王是被匈奴老上单于杀死的国王的孙子，对祖父的感情又隔了一层，报仇之心渐淡。他认为汉朝离大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万一出现危急情况，汉朝也难以相救，因而婉言谢绝了张骞的提议。但是因为张骞是汉朝使者，国王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段时间，也没有说服大月氏国与汉朝联盟共同夹击匈奴。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听说南方有一个叫身毒的国家，国中盛行浮屠之教，供奉金人^[22]为神。

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见国王意不可转，只好动身返回长安。回中原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另一条路，从大月氏经南道的莎车、于阗^[23]等国，然后穿越羌族部落居住的地区，只有这样才能避开匈奴人的势力。

羌人是胡人的一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部落氏族无定，不立君臣，无相长一，以力为雄，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

落，春秋战国时与华夏诸侯国有交往，常杀人掠货，与秦国争战，互有胜负，后被秦昭王所灭，设置陇西、北地等五郡。汉初，匈奴强大，河湟^[24]一带的羌人服属于匈奴，以畜产与汉朝人交换粮、布及手工业制品，与西域、西南夷亦有贸易往来。汉景帝时，名将李广任陇西太守，一度与羌人开战，杀羌人数千。

然而不幸的是，羌族部落也在匈奴的控制范围之内，张骞和甘父一进入河湟，就被匈奴骑兵发现，扣押了起来，重新押解回王庭，给单于做放羊的奴隶。张骞的匈奴妻子阿月听说丈夫又被俘虏，悲喜交加，忙带着一对儿女来与丈夫相会。有了上一次逃跑的教训，匈奴人自然不会再放松警惕，张骞时刻处于严密的监视中，想再次逃脱，比登天还难。不料不久前，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王庭的另一名汉朝奴隶赵破奴趁看守不备，赶来告诉张骞，匈奴老单于军臣单于突然死去，太子於单正与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争夺单于位，是逃跑的大好时机。张骞遂派妻子阿月冒险联络了甘父，赵破奴则带上了另一名女奴王寄，五人一起盗马逃走。只是张骞的一双儿女被当做人质在另一处为奴，一时联系不及，只能忍痛放弃。一行人生怕被匈奴人发现，决意取道李广驻守的右北平郡，一路昼伏夜行，经常缺粮断水，历经千辛万苦。幸好甘父箭术高超，完全靠他射猎飞禽野兽充饥解渴。然而正当众人远远望见长城而兴奋不已之际，忽有一队匈奴骑兵急追而来，看服饰竟是王庭的龙虎骑士，五人只得猝然上马逃命，混乱中张骞和王寄各中了一箭。幸好追兵远道而来，而五人休息已久，终仗着马力优势逃进了汉军的势力范围，至于迎面遇上李敢、霍去病一行，就完全是巧合了。

听完经过，霍去病慨然道：“听说龙虎骑士是单于的心腹卫队，匈奴人派他们万里追杀张使君一行，可见十分忌惮张使君归汉，愈发显得皇上派张君远交月氏、夹攻匈奴的战略是正确的。”张骞道：“惭愧得紧，张骞在外漂泊十三年，终未能完成天子交付的使命。”

他虽然自责，旁人却尽以钦佩的眼光望着他——他是大汉第一位到过西域的使臣，还是在做了匈奴人十年俘虏后，人生不可谓不传奇，经历不可谓不惊险，若非有超常的毅力和耐心，决计难以做到。

夷安公主问道：“那些西域国家的人也跟咱们说一样的话么？”张骞

已知道她的公主身份，忙答道：“回公主话，大月氏人都会讲匈奴语，车师、于阗那些西域国家语言各不相同，需得有专门的通译。”

夷安公主道：“数十个国家，那西域得有多大啊。”张骞笑道：“不是公主想的那样，西域国家大多是绿洲小国，少则几千人口，多则几万人口，像于阗、大月氏已经是西域大国，也不超过数万人口。所有西域国家的人口加起来都不及我大汉一个郡。”

霍去病道：“既是如此，即使大月氏肯同我们联合，也未必能牵制匈奴。”张骞道：“大月氏也许不能，但西域北部还有一个名叫乌孙的国家，人口近三十万，是西域最强最大的国家，以前依附匈奴，现在也跟匈奴不和。如果乌孙肯跟大汉联姻，结成同盟之国，可就远远胜过大月氏了。”

夷安公主对异域风情充满浓厚的兴趣，还待再问，东方朔见张骞神色疲倦，知道他重伤初愈，仍需要休养，忙道：“张卿伤好，这些话回头再问不迟。”叮嘱阿月好好照顾张骞，有需要尽管张口。那阿月甚是淳朴，也不知道听没听懂，只茫然点头。

众人退出房来。霍去病问道：“大夫君预备何时启程返回京师？”正使徐乐既出了事，副使自然就成了领头人。东方朔道：“当然要等徐乐解回平刚，咱们一起来，也得一起回去。反正也就是这两日的事，霍君不妨再耐心等等。”霍去病道：“也好。”

夷安公主忙道：“咱们就快要走了么？那马奶酒我还没有喝过呢。”吵着要去城南酒肆饮酒，东方朔被磨不过，只得同意。

忽听得前面有人高声嚷道：“飞将军和小李将军回来了。”

到郡府门前，正遇到几名士卒押着两名五花大绑的军人进来。东方朔一眼认出那年轻将军是边关校尉仆多，不由大奇，问道：“仆校尉犯了何罪？”一名士卒答道：“不听上司号令，当面顶撞飞将军。”

原来李广预料匈奴内乱，朝廷即将用兵，立即赶去边塞阅兵操练。这本是件大大的好事，只是李广一到军营，便按照老习惯大搞射箭比赛，树数个箭靶于帐前，亲自与众弓弩手交流射技，负者饮酒为罚。他

箭术天下无双，军营中谁又是他的对手，结果自然是人人被罚喝酒。校尉仆多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戍卒之前均当过一年郡兵，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弓弩手的射术高下不是作战根本，不需要如此刻意操练。

当时汉军武器装备弓、弩并存。弓构造简单，能够大量制造，且重量轻，使用灵活，弓手从上箭、张弓，到瞄准、发射，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疾完成，对于熟练的弓手，羽箭射出只在眨眼之间，因而弓箭具有攻击目标的快速性。而弩制作工艺复杂，成本远较弓高，由于箭枝要精确地装进弩机中再扣动勾牙，因而使用不如弓箭便利。但其瞄准和待机时间得到相当的延长，命中率更高，射程、贯穿力以及准确度都比弓要高出一倍，因而强弩被视为“天下精兵，国家胆核”。汉律规定十石以上硬弩^[25]不得出关，此律令既针对诸侯王，也适用于匈奴，可见强弩被视为中央朝廷保持军队装备优势的根本。

汉弩构造精巧，均装备有望山，专门用来瞄准，射击者不需要高明箭术即能很容易地命中目标。尤其强弩讲究密集度和连续性，依靠射手齐射和轮射，才能发挥兵器最大的效能。弓凭人力拉射，射击的精度完全依靠个人的技术和素质，弩则凭机械力发射，命中的精度大部分源于弩器的设计。相比较而言，弩只是一种工具，而弓则能很好地展现出射手个人的射艺，昔日孔子寓射于教，也视射箭是君子修行的方式。

李广天生长臂，弓射出神入化，远中百步之外柳叶，射力可穿七重铠甲。他本人既是举世无双的神射手，自然在军中大力推广射术，为此还特意写下《李将军射术》一书，射艺超群的士卒往往得他重用。但仆多认为汉军装备多为硬弩，兵器精良，平常人即轻易射中目标，还让士卒们苦练射术无益作战，不如发动军士在长城外修缮战备，抑制匈奴骑兵威力。李广辖下边军有五名校尉，唯有仆多是匈奴人，其父仆鞮于景帝时降汉，被封安其侯，这也是大汉第一次非功而封侯。仆多在汉地长大，却还是匈奴人的直爽性子，又年轻气盛，一时出言不慎，顶撞了李广，将帅顿生嫌隙。

又因为之前匈奴百余骑兵追击张骞入塞，沿途亭燧失职不察，仆多下令逮捕所有燧长，预备在军前处死，以正军法。燧长辩称他们早发现了匈奴人的行迹，但由于飞将军威名远扬，两年来匈奴不敢入侵右北

平，亭燧上的柴禾从未动过，加上天气寒冷，难以点燃。李广认为情有可原，下令释放燧长，令他们戴罪立功。仆多气愤不过，上前道：“若因为他们几人有意奉承李将军就轻易放过，军法何存？”李敢见仆多语有讥讽之意，挺身上前训斥。仆多又道：“小李将军是郡都尉，属于郡级官吏，无权过问我戎军军营之事。”李敢脸色极为难看，强忍怒气才没有发作。

正当场面尴尬微妙之时，仆多所属戍卒裴喜忽然冲出队列大骂李广是“老匹夫”，最终导致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军正鲁谒居素来看李广脸色行事，下令左右拿下仆多和裴喜。另一名校尉高不识为仆多求情，也被当场斥退。

然而校尉佩带龟钮银印，其官秩比二千石，仅比李广的真二千石略低一级，涉及这一官秩的大官案解都必须解往京师，由廷尉府审讯判决，若要杀头还得奏明皇帝。鲁谒居遂令将仆多和裴喜押回郡府，下狱监禁，等罗织罪名上报朝廷后再行处置。

东方朔听说经过，忙对押送的士卒道：“我有话问仆校尉，你们先退下。”扯着仆多到一旁，问他当日出塞追击有无捕到匈奴生俘。仆多道：“有，当日入塞的匈奴骑兵只有极少数马快者逃脱，余者要么被杀，要么被俘。我审问过俘虏，他们均是单于王庭的龙虎骑士，奉新单于之命，务必要杀死逃亡的汉奴。”

东方朔道：“新单于？”仆多道：“就是军臣单于之弟伊稚斜。”东方朔道：“啊，这么说，匈奴太子於单争位失败了？”仆多道：“是，俘虏说伊稚斜有足智多谋的中行说辅助，必然会占到上风。”

东方朔道：“看来中行说在匈奴人心中的地位还真不低。”“嘿嘿”两声，又道：“校尉君所犯不是什么大过，不如主动向李将军认个错，我愿意从中说情。”仆多却甚是倔强，断然拒绝道：“不敢有劳大夫君。臣和臣下属在军前当众顶撞上司，是臣的不对，甘愿接受军法制裁。”昂首挺胸去了。

夷安公主道：“这男子不领师傅情，何须多理他。”东方朔便命人叫来赵破奴，道：“我和公主要去城南饮酒，你可愿意侍从走一趟？”赵破

奴道：“公主和大夫君有命，小子不敢不从。”

三人来到酒肆坐下。东方朔问起赵破奴身世，赵破奴道：“小子八岁就被掳往匈奴为奴，迄今已二十年。”

东方朔道：“二十年前还是景帝在位，当今皇帝只是太子。”赵破奴道：“是。虽然我大汉自立国以来就与匈奴和亲，称兄道弟，但匈奴还是会时常入境掠边。二十年前，匈奴自代郡大举入侵汉地，太原也一度被围，我就是那时候被掳往胡地。当时因为年纪还小，被留在王庭，为单于牧马。我可以说是在匈奴长大，匈奴人也早把我当成了匈奴人，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还是大汉子民。”

夷安公主道：“你在匈奴王庭二十年，一定见过我姊姊孙公主了，她长得什么样？美不美丽？她在匈奴过得好不好？本来这些话我想问那宫女王寄的，不过她总是昏迷不醒。”

赵破奴道：“公主一定想知道么？”言语中迟疑的语气，实际上已经在暗示孙公主的命运悲惨。

夷安公主坚定地点了点头，道：“想知道。我猜姊姊一定过得不好，但我还是想知道，这是她为大汉作出的牺牲，应该让天下人都知道。”

赵破奴料不到夷安公主小小年纪，竟有这等豪气，呆得一呆，才道：“好。”声音陡然低沉了下来，道：“我在匈奴二十年，总共见过两位大汉公主，一位是先帝的亲女昭阳公主，一位则是当今皇帝的亲女孙公主^[26]，先后嫁给了军臣单于做阏氏。在这之前，军臣单于还娶过三位汉公主……”夷安公主道：“这我知道，不过这之前的公主都是宗室女子，只有我姑姑昭阳公主和我姊姊孙公主才是真正的大汉公主。”

赵破奴道：“但无论是宗室女，还是皇帝女，只要嫁到匈奴，命运都是一样的。公主一到王庭，嫁妆被夺走，臣属随从也会被尽数逮捕，分散赐给诸王为奴隶，公主身边往往只留有一到两名贴身宫女，虽然名为阏氏，却连侍妾都不如，轻则遭斥责，重则遭打骂。”

自汉高帝以来，嫁往匈奴的大汉公主均是由朝廷慎重挑选，个个容颜美丽，知书达理，最初嫁往匈奴时，往往令匈奴人惊若天人，膜拜在地。匈奴单于也对汉公主礼敬有加。然而自从文帝时期陪嫁公主的宦者中行说投降了匈奴，事情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行说告诉单于，大汉许嫁公主不过是美人计，其中蕴藏着巨大的阴谋——按照和亲始作俑者刘敬的谋划，和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汉公主所生之子当上单于，这样就能利用血缘不战而降服匈奴。当时在任的老上单于知道后悚然而惊，对汉公主的态度急转直下，从此立下规矩：只要汉公主产下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要立即送走，交给普通牧民收养，永远不准有王族身份。且对汉公主也愈发不客气，肆意侮辱玩弄，有意令其多生产，然后将孩子抱走，当面羞辱公主取笑。景帝之女昭阳公主不仅被军臣单于占有淫乐，还被军臣众兄弟子侄强行奸污，最终不堪凌辱，吞金自杀。孙公主的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出嫁胡地仅五年便被折磨而死。其心腹宫女王寄则是因为容颜美丽，擅长女红，颇得军臣单于母亲母阏氏喜爱，这才活了下来，没有受太多罪。

夷安公主只听得俏脸通红，双手握紧成拳，砸在食案上，却说不出一个字来。回到郡府，也是一言不发在房中闷坐。主傅义姁见公主神色大异平常，不明所以，忙赶来问东方朔究竟。东方朔道：“也没什么，夷安公主听说了一些昭阳公主和孙公主在匈奴的生活，心中有些难过。”又记起孙公主的陪嫁宫女王寄之事，问道：“王寄还是记不起以前的事么？义主傅医术精绝，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医治好她？”

王寄早已经苏醒，但却失了忆，连自己是谁、怎么来的这里都记不清了。东方朔记得赵破奴说过王寄一直在军臣单于和母阏氏身边侍奉，知道不少匈奴机密军情，甚至还见过到胡地联络起兵的汉朝奸细使者，如此，王寄的价值不亚于张骞，新单于伊稚斜派龙虎骑士穷追不舍，最想杀的人也许正是她，可惜她又偏偏因为受伤失去了记忆。

义姁道：“王寄身子弱，能活过来已经是奇迹。孙公主既然在匈奴过得很不好，她一个宫女，又能好到哪里去？那些记忆也许正是她想忘记的。她既然不愿意记起来，大夫医术再高明，也是治不好的。东方大夫若是想从她口中了解匈奴军情，我劝你还是早早打消这个念头。”

忽有一名士卒敲门进来，躬身禀告道：“臣来替仆校尉传话，校尉君有要紧事情要求见东方大夫。”

东方朔闻言便赶来郡狱，狱令亲自领他进来囚室。仆多颈间戴着铁钳，左脚上锁着铁鈇^[27]，行动受限，模样颇为狼狈。与他同时被捕的戍卒裴喜也带着同样的刑具，缩在囚室一角。

东方朔道：“校尉君改变主意了么？”仆多转头看了一眼裴喜，低声道：“不是为我自己，我想求大夫君救救我下属。我是二千石武官，受审也要被解回京师，可裴喜只是普通戍卒……”

东方朔道：“你担心飞将军杀了他？”仆多道：“他并没有犯错，不过是因我是他长官，见我与飞将军父子争吵，这才挺身站了出来。”

东方朔笑道：“那日我登上长城，凑巧听见这位裴喜要给大家讲飞将军怒杀霸陵尉的故事，我瞧他心中对飞将军怨气大得很，未必就是为校尉君挺身而出呢。再说，我凭什么要答应校尉君救他？”

他声音颇大，一旁裴喜已然听见，起身怒道：“校尉君不必为臣求他，死就死了，死之前我也还要再骂一句李广‘老匹夫’。”

东方朔道：“你二人倒是一样的驴子脾气。校尉君顶撞飞将军是为公事，那么你又是什么呢？”裴喜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只是见不惯李广这等沽名钓誉之徒……”

正说着，一名士卒飞奔进来，道：“徐乐徐使君已然解到，飞将军请东方大夫速去前堂。”

东方朔吃了一惊，道：“这么快？”顾不上再理会裴喜，匆匆出来郡狱，正好遇到韩延年带士卒护着夷安公主赶来，道：“公主来得倒是快！”夷安公主道：“嗯，我正好撞见韩延年四处找师傅。师傅答应过我，要由我第一个审问徐乐呢。”

几人来到大堂，徐乐被押在堂下，手足未戴械具，不过面容憔悴萎靡，头发变得斑白，数日不见，竟是忽然老了十几岁。

李广正在堂上搓手徘徊，一见东方朔进来，忙上前道：“管媚夫妇的凶案老夫已大略听说了，然而徐使君是朝廷使者，持有天子符节，郡府官吏不便审问。他人现在这里，请东方大夫自行处置。老夫还有要紧事，得尽快赶去武库^[28]。”东方朔知道他心思全在备战匈奴上，不过是找借口推诿，便道：“好，请将军自便。”

李广又问道：“使者一行预备何时动身回京？”东方朔道：“就这两日吧。”李广道：“那么今晚老夫请东方大夫饮酒，如何？”

东方朔料来对方有私人书信物事要托自己带回长安，便道：“将军见邀，敢不从命？”李广点点头，向夷安公主行了一礼，领了随从自去了。

夷安公主走到徐乐背后，摆手命看守的士卒退下，蓦然跺脚大叫一声。这一下出其不意，徐乐和周围的士卒都吓了一跳。徐乐一直神色木然，一惊之下才恢复了少许生气，结结巴巴地问道：“公主，你……”

夷安公主道：“说，你是不是跟管媚有奸情？”徐乐“啊”了一声，露出极惊讶的表情，随即紧闭嘴唇，低下头去。

夷安公主道：“你这样子，本公主就当你默认了。你跟管媚是老相识，这次偶然在平刚遇到，你忍不住去城南客栈找她，二人旧情复燃，结果被丈夫阳安发现。你出客栈后，阳安紧随你出来，跟你争吵起来，说不定还打了你，你脖子后的伤应该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吧？”徐乐只是不应。

夷安公主头一次尝到审案的乐趣，很是得意，续道：“阳安多半还要挟要到官府告发你。本朝律法，官吏与人通奸，无论对方愿不愿意，均等同于强奸，要比常人加重治罪。你本来就很担心对方声张，最终被阳安点燃怒火，心中起了杀机，于是你又从后墙翻回客栈杀人……”徐乐瞪大眼睛，道：“公主说什么？不，我没有回去客栈杀人。”

夷安公主正说到兴头处，却被对方打断，很是生气，怒道：“你还想要狡辩么？你是朝廷官员，该知道官吏知法犯法，要罪加一等，顽固不招，就该接受拷掠。”回头叫道：“师傅，要不要立即动大刑教训他一下？”东方朔道：“嗯。”

徐乐忙道：“东方卿，我没有杀人。你们……你们怎么会认为是我杀了管媚？”夷安公主道：“我们没有认为你……”

东方朔忙抢过话头，道：“那你去城南客栈做什么？你敢否认你不是去找管媚么？”徐乐道：“我的确到城南客栈找过管媚，但仅仅是叙旧，很快就离开了那里，店主夫妇可以作证的。我本来打算直接回来郡府，结果在半路被人打晕。”

夷安公主惊道：“你是说半路有人打晕了你？”徐乐道：“徐乐不敢对公主说谎。公主也见到我颈后的伤了，这就是当晚的袭击者留下的。”

夷安公主道：“这一定是阳安做的好事。那么后来呢？”徐乐道：“我被人打晕后，只觉得身子越来越冷，想起身呼救，却没有丝毫力气。迷迷糊糊中，有人将我抱了起来。等我清醒过来时，发觉自己躺在什么地方，四周一片黑暗。我思索了好半天，才回忆起发生过的事情，但头痛得厉害，只能就那么躺着，什么也做不了。后来有人举火进来，我知道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回来了，这么冷的天，人在外面一刻工夫就会被冻僵，是他及时抱我回来，救了我性命。我挣扎着坐起来向他道谢，这才认出他……他……”

东方朔道：“是郭解，对不对？”徐乐很是惊奇，道：“东方卿如何会猜到？”东方朔道：“我了解到一些事情，猜想郭解这次应该是为管敢而来。徐卿，其实你早就知道了，从你知道郭解来了平刚城开始，你就已经知道他并不是来替霸陵尉向李将军复仇，是也不是？”徐乐长叹一声，道：“是，我早就知道。”

原来当日无终县富翁管线病危之时，特意派人请来徐乐，道：“以徐君之才华，到京师必能有一番大作为。”表示愿意奉送一斤黄金作为路费，但有一个条件，须得带一个木盒到河内，当面交给大侠郭解。徐乐满口答应，来到河内郡后，顺利见到名动天下的关东大侠。郭解居然道：“我知道徐君，昨日无终有人送来书简，称今日将有管翁的信使徐君到来。”徐乐便恭恭敬敬地奉上木盒。郭解也不忌讳，当着徐乐的面打开，里面是四颗鸡蛋大的珍珠，及一封书简。郭解拆阅书简后，当即以酒洒地，道：“我郭解当着管翁信使徐君之面发誓，必定履行这八年之约。等到令爱管敢十五岁之时，我会亲自前往无终，若右北平郡太守不

能主持正义，我郭解一定会亲自管教管媚，让她将所有家产还给管敢，完成管翁心愿。”徐乐这才知道管线已经去世，而所有的安排都与幼子管敢有关。他并不清楚书简内容，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得辞别郭解，继续上路。

后来果如管线生前所言，徐乐因上书一鸣惊人，得到天子刘彻宠幸。他在京师仕途顺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家乡的事也就慢慢淡忘了。这次他意外被选中出使右北平郡，也曾想起过当年于他有恩的管线以及那又香甜又扎手的玫瑰美人管媚，但始终没有想到今年正好是管敢十五岁。直到他得知郭解来了平刚城，这才陡然想起八年过去，管线的幼子管敢已经成人，郭解说不定正为此事而来，当即惊出一身冷汗——他自幼与管媚相识，知道她性情强硬好胜，就算有郭解出面，也未必会乖乖就犯，让出家产。以郭解之为人，软劝不行，多半就会来硬的，反正他已经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多杀一个人，不过是多一条罪名而已。

想到此节后，徐乐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回无终，给管媚通风报信，劝她善待幼弟，千万不要得罪郭解这样的亡命之徒。正巧在查案的过程中，李广随从任立政等人证实郭解是为前霸陵尉胡丰复仇而来，他才略略气平。哪知道次日一早夷安公主三人平安回来，徐乐顿时意识到郭解也许并非如众人所猜想的那样，是为杀李广而来，多半还是为管敢之事，顿时心急如焚，决意回无终看看。

哪知道离开郡府时，正好看见了士卒带管媚几人进来，徐乐遂一直躲在堂外偷听，这才知道管线另有巧妙安排——期待爱子十五岁时郡太守能解开遗物金剑之谜，若是太守无能，则还有后招——那便是由郭解出面，软也好，硬也好，要帮管敢索回所有财产。以郭解之为人和手段，定然最终能达到目的。这老翁管线安排之周密，当真到了可惊可怖的地步。

上天也当真眷顾管敢，天下第一聪明人东方朔凑巧来了平刚，非但解开了金剑之谜，还用一招“日中无影”力驳管敢非管线亲子之说。众人惊叹佩服不已，唯独徐乐心头百般滋味——既庆幸问题圆满解决，郭解自会离去，管媚不会再受到威胁有性命之虞；又忧惧她一贫如洗，未来该如何生活。毕竟她是他曾经热恋过的女子，他的心中终究还是放不下

她。

当管媚夫妇被赶出郡府后，徐乐便一路跟来二人居住的客栈，见二人没有要走的意思，也要了一间房。天黑时，命小厮阿土暗中去请管媚来自己房中。管媚一眼即认出徐乐，故人相见，自有一番感慨。她早知道徐乐自幼迷恋自己，虽然一直瞧不上他，但此刻听说他是朝廷派来的使者，不免又动了心思，遂主动投怀送抱。徐乐虽然怜惜眼前这女子，但心中还是厌恶她对财产的念念不忘以及对亲弟的种种秽言，也明白她种种的柔情蜜意不过是想利用他的身份为她出头，遂轻轻推开她。

离开客栈后，徐乐本想回去郡府，转念想到东方朔精明无比，若是知道自己没有回无终，定然会起疑，万一辗转扯出郭解来，麻烦可就大了。可眼下夜禁，他既出不了城，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正犹豫徘徊时，只觉得后脑和后颈连挨了两下，一阵剧痛，人便晕了过去。

夷安公主问道：“再后来呢？”徐乐道：“再后来，我醒来后见到郭解。他沉声道：‘我认得你，你是无终县徐乐，想不到你做了朝廷使者。’我这才发现我身上的官印和符节都在他手中。郭解又道：‘管翁生前于你有恩，你明明知道他一片苦心全在爱子管敢身上，你非但不助一臂之力，反而和那贪婪阴险的女子管媚在客栈私会。你可对得起管翁在天之灵？’我见他声色俱厉，自以为必死无疑，也无话可说。不料郭解又道：‘我不会杀你，只是要劳烦使者君天亮时送我出城。’我回答道：‘你是皇帝亲自下诏追捕的逃犯，我若助你，就是从犯，追究起来一样难逃一死。’郭解道：‘你早就是从犯了。八年前，是你带着管线的木盒来到河郡，亲手交给我，我今日只是践约而来。’我无言以对，心想若是不肯从命，最终还是要死在他手里，况且他总算救了我，只得同意带他出城。我们一路南下来到无终，到管翁坟前拜祭后，郭解就自行离去。我一时也无处可去，想多留在家乡几日，结果很快被无终县吏卒捕获。我还以为是带郭解出城事发，根本不知道是因为管媚被杀而被捕。”

夷安公主道：“呀，徐使君的话有头有尾，十分可信。如果他没有杀人，那么杀人的一定是那个平原郡商人随奢了。师傅，看来我们完全弄错了。”东方朔道：“不，凶手不是随奢。徐乐，你知道凶手是谁，对不对？”徐乐慌忙否认道：“不，我怎么会知道？”

东方朔道：“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管媚被杀了？你和郭解逃出平刚时，管媚已死的消息尚未传开，你们逃亡的速度肯定比消息传递的速度要快，因为你的使者身份，发去无终捕捉你的公文也丝毫未提及案情和罪名。”徐乐道：“我……我不能说。”

东方朔悠然道：“不说我也能猜到。如果你适才所说的话是实情，那么凶手只可能是一个人——郭解，他是唯一一个从案发到你被捕与你在一起的人，你是从他口中得知管媚被杀的消息的，对不对？嗯，郭解是个有担当的人，他既敢杀人，也敢于承认，他为了不牵连旁人，一定亲口告诉过你，是他杀了管媚。他也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你，你却不愿意相信旧情人是这样心狠手辣的女子。”徐乐始终只紧闭双唇，一声不吭。

夷安公主道：“郭解虽然救了徐使君，但你冒险带他出城已经算是还清了人情，为何还要庇护他？难道你也跟民间那些百姓一样，仰慕郭解发狂，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徐乐道：“是，郭解身上有一股独特的气势，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为他赴汤蹈火。”

夷安公主道：“呀，亏你是朝廷官员，居然说出这种话。难道被郭解杀死的那些人就全该死吗？”徐乐无言以对，当即伏下叩首道：“臣有罪，愿意接受国法制裁。”

东方朔道：“徐卿，你别急着认罪，你好好回答公主的问话，被郭解杀死的那些人就全该死吗？”徐乐呆了一呆，低声道：“我不清楚。”

东方朔道：“这问题涉及管媚的具体死因，你当然不肯回答了。郭解以前或许杀过许多无辜的人，但如今以他的地位和声名，他绝不会再做这样的事，尤其是在目前的处境下。”

夷安公主道：“这话怎么说？”东方朔道：“郭解为什么被缉捕？”夷安公主道：“因为河内杨季主、杨昭父子以及伏阙上书者被杀。”东方朔道：“不错，杨季主、杨昭父子、伏阙上书者均是因为郭解迁徙茂陵一事而死，但具体杀人者却是郭解的侄子郭弃和门客，郭解可能事先知道这件事，也可能不知道，最关键的是郭弃和门客已经自杀，死无对证。就算郭解被捕，廷尉府审讯起来，是很难找到能将他定罪的罪名的，当然，春秋决狱除外。郭解朋友遍天下，很可能早已知道这一点。但如果

他再杀人，那就是弃市的罪名了。所以说，一定是有很特别的原因，才激得鼎鼎大名的郭解出手，亲手杀死了微不足道的管媚。”

夷安公主恍然大悟，道：“我知道了，一定是管媚对管敢得到所有财产不服，说不定心起杀机，想要对亲弟弟不利，结果被郭解发现，手起刀落，断然结果了这狠毒女子的性命。这郭解可真了不起，为素昧平生的人万里践约，又冒着自己丢性命的危险为管敢除去祸害。”一时对郭解赞叹佩服不止。又道：“难怪徐使君不肯说出郭解才是杀人凶手，原来也是敬佩他的高义。”忙命士卒扶起徐乐，安慰道：“徐使君，你不过是为郭解挟持，被迫带他出城，算不得什么大罪名，顶多也就是丢官免职。”徐乐面色悻悻，只是不应。

夷安公主道：“可这还是说不通。郭解杀了管媚，那么又是谁杀了阳安呢？”徐乐惊道：“阳安也死了么？”夷安公主道：“是呀，你……你还不知道么？看来凶手肯定不是郭解了。”又问道：“徐使君可有见到郭解身上带着一柄金剑？”徐乐道：“没有。”

东方朔道：“郭解既肯为管敢的安危出手杀人，又怎么可能染指他的金剑？杀阳安的和盗金剑的必定是同一人。”夷安公主道：“那就只剩平原郡商人随奢了。”东方朔道：“可阳安是死在他自己的匕首下，随奢预谋杀人夺剑，应该早预备好兵刃才合乎情理。”

徐乐道：“我曾问过郭解，他说只杀了管媚，而阳安已等于是个死人。”夷安公主道：“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郭解先杀了管媚，阳安本来就懦弱不堪，登时吓得晕了过去，郭解见这男子如此胆小，不值得再动手。况且管媚一死，阳安再也不敢与管敢争夺财产，没有杀死他的必要。郭解走后不久，随奢进来盗剑，他开始只是意在盗取金剑，并没有想要杀人，结果看见夫妇二人躺在血泊中，奇怪极了，但也没有声张。正当他在房中四处寻找金剑时，阳安忽然醒来，随奢吓了一跳，仓促下抓起案桌上的匕首，杀了阳安。他也是个有心计之人，知道能在客栈中悄无声息地杀死管媚的凶手定是厉害人物，而次日案发，客栈房客寥寥，自己难脱嫌疑，干脆割下死者首级，装成是江湖豪侠复仇杀人的样子。然后他又溜进管敢房中，用匕首换走了金剑，再连夜离开客栈，找个地方藏好，天一亮便逃离了平刚城。”

东方朔道：“有理。随奢只是个普通商人，按理没有因为一把剑而害人的胆量。最有可能的是他在暗中看到郭解翻墙进去客栈，也窥测到郭解到管媚房中杀人，不过他自己心怀鬼胎，有意不声张，想借机落井下石，谋取金剑。结果阳安‘死而复生’，他惊吓之下出手杀人，也是人的本能反应。这番推断合情合理，公主，你越来越厉害了。”夷安公主笑道：“良师出高徒嘛。”

东方朔道：“不过有一点，城中搜捕郭解正严，随奢一定不会带着首级出城，如此太过冒险。不如有劳公主辛苦一趟，带人去找那对夫妇的首级。只要能找到首级，这案子就算了结，管敢也可以回去家乡了。”

夷安公主道：“师傅之前已经派人搜过了啊，平刚城这么大，让我到哪里去找？”东方朔道：“嗯，要我推测，那首级一定埋在管媚或是随奢自己房中的床下。韩君，你带人护送公主去趟城南客栈。”韩延年躬身道：“诺。”

夷安公主一听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一人，乐不可支，喜滋滋地去了。

东方朔等众人出堂，这才走近徐乐，叹道：“你不是为了郭解才隐瞒真相，是为了管媚，对么？若你指认郭解是杀人凶手，势必要追查郭解的杀人动机，那么管媚欲杀弟谋财的意图就会昭然天下，死后也为人不齿。你……你多年来单身不娶，莫非就是因为这女子？”

徐乐不答，闭上眼睛，两行清泪缓缓流过面颊。东方朔见状，除了长叹一声，再无话说。

傍晚时分，夷安公主回来郡府，兴冲冲地嚷道：“师傅，你料事如神，果然在城南客栈找到了首级。”

东方朔不过随口一说，好打发走公主，忽听得首级因此而误打误撞地找到，不由得一愣，问道：“首级埋在谁的床下？”夷安公主笑道：“不是在床下找到的，不过全靠师傅提醒，才找到线索。”

她带着韩延年等士卒来到城南客栈后，先到随奢房中，床下、房梁都仔细搜过，一无所获。到管媚房中时，发现床下黄土有挖过的痕迹，不过只挖了几下，根本不足以埋下首级。还是韩延年道：“也许凶手最早确实想将首级埋在这里，但天气太冷，土冻得邦硬，他挖了几下便放弃了，想找个更省力的法子。”夷安公主道：“屋外更冷，还有什么省力又不让人发现的法子么？”蓦然闻见一股臭气，登时眼前一亮，道：“茅房！一定在茅房里面！”她自己嫌脏嫌臭，只命士卒进去，将厕板撬开，果然在粪坑里发现了两颗已经腐烂的人头，看发髻正是一男一女。

东方朔道：“首级呢？”夷安公主道：“韩延年叫平刚县廷的吏卒处置了，难道还要当宝贝带回郡府么？”她胆子虽大，可一想到那两颗人头沾满粪便，还是恶心得几欲呕吐。东方朔道：“嗯，这件案子就算结了，只等捕到真凶正法。”

夷安公主道：“不过有件奇怪的事，我到客栈时，义主傅人也在那里，正跟那店主妻子王媪说话。”东方朔道：“噢？她们两个认得么？”夷安公主道：“看样子是认得的，王媪还不停地举袖抹眼泪呢。可等我一过去，两个人就不说话了。我问义主傅为什么来客栈，义主傅说王媪是她同乡，两个人意外在街上撞到了。”

东方朔道：“那还有什么奇怪的？”夷安公主道：“我对那王媪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她怪怪的。而且义主傅也很怪，在我房间里看到那块玉佩后，就跟王媪在客栈问我是不是姓刘时的表情一模一样，诡异得很。”

正说着，忽有一名士卒进来禀告道：“天子有诏书来到，请徐使君、大夫君和公主速去前堂接诏。”

朝廷使者名叫春陀，是宫中的宦者，正从青囊白素里抽出一枚一尺五寸的传信，以武都紫泥封御史大夫印章，加绿绋其上，正是中书的标志。他将传信奉在手中，对李广宣读道：“制诏御史：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诏拜李将军广为郎中令，闻诏即刻回京赴任。右北平郡太

守由前城门校尉路博德接任。”

李广满以为朝廷对匈奴用兵在即，朝廷特使乘传昼夜飞驰而来，一定是要与代郡太守共友、朔方郡卫青将军等边将约期出兵，忽闻天子召自己回京任职，不由得呆住，半晌才讷讷道：“可否请使者君代呈请天子，李广愿意继续留守边郡，为国效力。”

春陀道：“废格明诏是大罪，凡敢议诏及不奉诏者，当腰斩或弃市。老将军适才这话，臣就当没听见，这就请奉诏吧。”

李广无奈地接过诏书，气呼呼地板起脸，一个字也说不出。

春陀道：“恭喜将军，又得列九卿之中，郎中令可是比卫尉更亲近天子。别的不说，就拿眼前来说，东方大夫、徐郎官这些天子宠臣可都是李将军的下属了。”李广只是木然不应。

春陀又笑道：“还有一件大喜事要告诉老将军，天子因为将军长孙李陵与卫皇后长子刘据同岁，又是名家子弟，特诏选入宫中为皇子伴读。据皇子是天子唯一爱子，生母又是皇后，将来必立为太子，那么陵公子可就是太子心腹，前程不可限量。”

李广忙问道：“皇上只召家父回京么？那么我呢？”春陀道：“天子无诏，小李将军当然是继续留任郡都尉一职了。”

边郡重地，不可一日无太守，路博德已跟随使者一行到来，忙上前道：“李将军，军情紧急，这就请开始移交公务吧。”

李广一听到“军情紧急”四个字，只觉得气血上涌，嘴唇发苦，蓦然“哇”的一声，扭头往地上喷出一大口鲜血来。李广大惊失色，忙扶住父亲。李广道：“没事……我没事……”

春陀见夷安公主已经赶到，忙过来参拜，道：“贺喜公主！皇上诏公主立刻返京，择日与於单完婚。”

夷安公主吃了一惊，问道：“於单是谁？”春陀道：“是新降我大汉的匈奴太子。”

[1] 从丈夫之号封谥，吕雉因系高祖皇帝刘邦之妻，故谥号为“高皇后”。中行说，音zhōng háng yuè，姓中行，名说。

[2] 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

[3] 指汉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行的全部律令的总称，包括二十七种律和一种令，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生活等多方面。

[4] 东武：今山东诸城，境内有东武山，故名。

[5] 此案取自典籍，至于实际生活中老人之子是否真会日中无影，作者没有做过验证。

[6] 搏掩：赌博。汉律严禁斗鸡、走狗马、弋猎等各种形式的赌博行为。

[7] 汉制，公主位比列侯，只有有侯爵位的男子才能尚（娶）公主。要得到侯位，一是世袭，二是靠军功。霍去病虽然自小得皇帝宠爱，但出身寒微，当时还未封侯。

[8] 消渴症：中国传统医学的病名，始见于《黄帝内经·奇病论》。中医所论消渴，肺热伤津、口渴多饮为上消；胃火炽盛、消谷善饥为中消；肾不摄水、小便频数为下消。肺燥、胃热、肾虚并见，或有侧重，而成消渴，缺一而不能成此病。颇类似今糖尿病。

[9] 汤沐邑：一种食邑（即封地，受封者在此征收赋税以给生活之需）制度，指国君、皇后、公主等受封者收取赋税的私邑。

[10] 强饭：多吃饭，是汉朝人告别时的祝愿词。自爱：保重语。

[11] 汉代官员有定期考核，常课一年一次，年终由郡国上计吏携带计簿到京师汇报上计，大课三年一次，按考察的政绩状况决定官员黜陟幽明。考课成绩分九等，一、二、三等为上第，称“最”，负殿为最低等级。

[12] 没收为官府奴婢，男为隶臣，女为隶妾。牢隶臣妾则是类似刑徒并具有奴隶身份的人。

[13] 汉初高帝刘邦曾下诏书规定商人不得携带武器，不得乘车骑马，但经历文景之治后，由于商业发达，禁令有所松弛。

[14] 娘：少女之号。汉乐府中有大量诗篇提及“娘”，均指少女。又，秦汉美貌女子通称“姬”，少妇和老妇通称“嫗”。

[15] 济南：王国名。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改吕国为济南国，国都在今山东济南东。相：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郡太守。

[16] 汉朝军队主要由中央朝廷统辖的军队、郡县王国的地方军队和边防部队组成。其中，中央统辖军队包括京师诸军和战略要地（如右北平郡）的屯兵。京师诸军又分为三部分：中尉统御的京师卫戍部队，称北军，其部兵卒称中尉卒，选拔自京畿一带的良家子弟；卫尉指挥的皇宫卫队，称南军，其部兵卒称卫卒，兵源来自天下各郡国；郎中令统领的皇帝亲信侍卫部队，下属包括议郎、中郎、侍郎、郎中、谒者等，均是官宦、名家、贤良子弟。

[17] 河西是指今甘肃兰州（汉时名金城）以西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故称河西。又因其为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又称河西走廊，南北之间最宽处不过一百公里，窄处仅数百米，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

[18] 南山：即祁连山（“祁连”意为天），因位于河西走廊南侧，故名。位于今青海东北部与甘肃西部边境，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

[19] 大夏：西方称“巴克特利亚”，在今阿富汗北部。妣水：今中亚阿姆河。

[20] 王庭：匈奴单于驻地，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南越：秦朝将灭亡时，由南海郡尉

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国都番禺（今广东广州），疆域大致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北部。

[21] 车师：国都交河城，遗址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龟兹（qiū cí）：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大宛（dà yuān）：今哈萨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南。

[22] 身毒（yuán dú）：西汉对古印度的叫法，东汉以后称天竺，均为音译。浮屠之教：佛教。金人：佛像。

[23] 莎车：国都在今新疆莎车。于阗：国都在今新疆和田。

[24] 河湟：今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和湟水流域。

[25] 汉弩按威力从低到高有十八个级别，最低一石，最高四十石，一石大体相当于今30公斤。一、二石弩是擘张弩（用臂拉开），三石以上是蹶张弩（用脚踏开），十石以上是腰张弩，二十石以上则是要靠绞车上弦的大型弩。三石到六石弩有效射程为120到200步（汉代六尺为一步），八石到十二石为300到400步。汉军装备以六石弩居多，也有十、十五、二十石以上的大黄弩。

[26] 汉代某些皇子、公主以母姓为号，如卫子夫长女称卫长公主，孙公主即代表其母姓孙。

[27] 鈇（dì）：套在罪犯脚脖子上的铁钳刑具，状如跟衣，足下重六斤。鈇左趾是一种刑罚。

[28] 武库：汉代专门用来存放武器装备的仓库。



第三章 长乐未央

最吸引目光的是殿前台阶两旁伫立的六个巨型铜人，各高三丈、重千石，正是昔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收缴民间兵器所铸的十二金人，胸前铸刻有秦相李斯所篆、秦将蒙恬所书的铭文：『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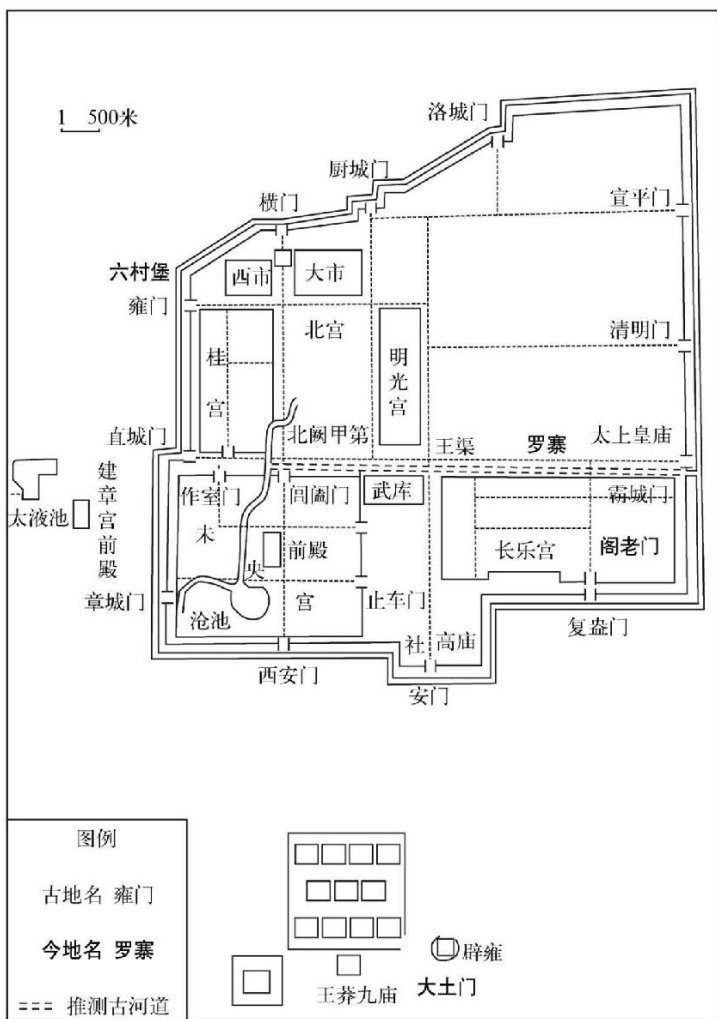
汉京师长安周回六十里，是天下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因先有皇宫，后有城邑，整座城市格局独特——分布在城南和中部的未央宫、长乐宫、北宫等宫殿群占去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这些宫殿群各自独立，四周围以墙垣形成宫城，每座宫城之中又有各种各样的宫室建筑群。在诸多宫城中，以长乐宫和未央宫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两座宫城各占城南的东、西部，总面积加起来几乎是长安城的一半。

长乐宫的建设早于未央宫，是大汉最早的皇宫，原是秦代旧宫兴乐宫，坐落在塿地龙首原^[1]由北转东之处，地势凸起，居高临下，隔渭河与咸阳相望。昔日项羽率军入咸阳，尽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咸阳成为一片焦土，唯有位于渭河南岸的兴乐宫幸免于火。刘邦称帝后，原本计划建都洛阳，后来听从蒯彻、张良等谋士建议，决定改定都在战略地位更为重要的关中，命丞相萧何先修复兴乐宫作为皇宫，并改名为长乐宫。又为新都取名为“长安”，取自当地地名长安乡，意为“长治久安”。最初的建设者都是修建过阿房宫的“秦之旧匠”，主持工程的少府阳成延原是秦代军匠，长乐宫完工后被封为梧侯，食邑五百户。

自落成之日起，长乐宫就是大汉的权力中枢、布政之所，后来即使更加宏伟壮丽的未央宫落成，汉高帝刘邦还是一直住在长乐宫中，直到病死。

从汉惠帝开始，西汉皇帝移居未央宫，长乐宫则成为太后的住所，“人主居未央，长乐奉母后”成为汉代的定制。由于长乐宫位于未央宫之东，所以又称“东宫”，又因其为太后所居，皇帝常到此朝请太后，故又称为“东朝”。

虽成为太后之宫，长乐宫依旧在朝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汉惠帝刘盈在位时，时常要到长乐宫向母后吕雉请示。吴楚七国之乱时，汉景帝刘启频繁往来于长乐宫，就政局与母后窦漪房商议。即使雄才大略如当天子刘彻，也曾就丞相田蚡囚禁灌夫之事率领群臣到“东朝”廷辩。^[2]



汉代长安城推测复原示意图

长乐宫坐北朝南，由一系列宫室构成，整体建筑大致为方形，周回二十里，宏伟壮丽，规模相当可观，仅外围宫墙就厚达二十多丈。四面各开设宫门，因南门临近规划中的长安南城墙，北门正对东西横贯全城的驰道，因而东、西二门是进出皇宫的主要通道，门外各筑有阙楼，西阙又称白虎阙，东阙称苍龙阙。宫城内有前殿、大夏殿、长信殿、长秋殿、温室殿、永寿殿、永宁殿、永昌殿、神仙殿、钟室、鸿台等十四座主要宫殿。

长乐宫的主体建筑是前殿，四周筑有墙垣，殿门辟于南面，门内设庭院，院中有南北道通至前殿之上。正殿两边，对称分布着大小相同的

东厢和西厢。正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杼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极其宏阔，当年由汉高帝刘邦亲自主持的大汉立国典礼便是在此殿举行。因其地位非凡，殿中正首至今供奉有刘邦斩白蛇起义的金剑，世称高帝斩白蛇剑。

大夏殿是长乐宫中规模仅次于前殿的大殿，位于前殿之东，雕饰华丽，殿前有清澈见底的鱼池和酒池，昔日秦始皇嬴政曾在这里举办盛大的酒池肉林之宴。但最吸引人的目光的却是殿前台阶两旁伫立的六个巨型的坐姿铜人，各高三丈、重千石^[3]，正是昔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收缴民间兵器所铸的十二金人——足履六尺，皆夷狄^[4]服，胸前铸刻有秦相李斯所篆、秦将蒙恬所书的铭文：“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5]，一法律，同度量。”

十二金人自铸成之日起，一直被放置在秦京师咸阳阿房宫的宫门外，据说能够安定天下。然而暴秦残酷无道，苛政胜于猛虎，民不聊生，再大再重的铜人也难以镇压住不平的人心。秦朝末年，陈胜、吴广首先起义抗秦，一时间风起云涌，群雄响应，从秦始皇兼并天下到秦灭亡，前后仅十五年时间。义军中实力最强的项羽率军进入咸阳后，将秦宫中的金块珠砾抢掠一空，又纵火烧了阿房宫，三百里迢迢宫室尽成焦土。废墟中独剩十二金人，巍然屹立不倒，默默见证着历史的兴衰与王朝的更替，即后世诗谓“朝做干戈化炉红，暮看焚尽阿房宫”。汉代立国，刘邦不嫌麻烦地将其移来长安，安置在长乐宫中醒目的位置，自然也是希望它们能协助刘氏镇守汉室天下。

时值阳春三月，大汉天子刘彻亲自带领涉安侯於单到长乐宫拜见王太后，顺便参观游览闻名天下的十二金人。皇帝的脸上写满了春风得意，随侍其左右的也尽是亲信重臣，三公有丞相薛泽，御史大夫公孙弘；九卿有太常司马当时，郎中令李广，未央宫卫尉苏建，长乐宫卫尉段宏，太仆公孙贺，廷尉张汤，大行正丘，宗正刘弃，大司农郑当时，少府孟贡；京师长官有中尉李息，左内史李沮，右内史汲黯等人；诸卿有主爵都尉李蔡、御史中丞李文等；另有不少匈奴降人封侯者及后人，如弓高侯韩则、襄城侯韩释之，均是韩王信后人；还有不少内朝宠臣如将军卫青^[6]、光禄大夫吾丘寿王，太中大夫东方朔、严助，侍中桑弘羊，郎官徐乐、霍去病等，新近归国回朝任职的太中大夫张骞、奉使君

甘父、郎官赵破奴也在其列。

於单正是几月前新投降大汉的匈奴军臣单于之子。他本早被立为太子，该当继承单于之位，却被其叔伊稚斜用武力打败，为了保命，只得南下投降了大汉。因为他是有史以来名号最尊、地位最高的匈奴降人，皇帝刘彻欣喜万分，封其为涉安侯，并许以亲生女儿夷安公主下嫁。只是女婿三十来岁，比岳丈还大了几岁，虽然在旁人看起来未免有些可笑，但皇帝却毫不在意，心情大好之下，甚至还下诏大赦天下，称：

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其赦天下。

倒不是刘彻格外偏爱於单，而是当於单跪倒在金阶玉阙下的时候，他看到匈奴单于匍匐在自己脚下的未来，大汉自白登之围以来被迫向匈奴贡献金帛女子的羞辱，都将由他一雪前耻，九世之仇^[7]，终将在他手中得报。

於单身材矮而粗壮，除了头顶留着一束头发外，其余部分都剃得精光，阔脸高额，厚眉杏眼，上胡须浓密，下巴上则有一小撮硬须，看起来极有草莽气概。

他对十二金人早有所闻，此刻亲眼见到铜人造形之大、制作之精巧考究，为生平所仅见，虽然惊叹不已，但心中很是不解，问道：“听说前秦始皇帝销镕了天下兵器来铸造这十二座铜人，如此一来，民间百姓没有了兵刃，凭什么防身，凭什么抵御外敌？难道这些金人比兵器更有用么？”

刘彻哈哈笑道：“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这一点，要有劳徐卿向涉安侯解释。”

随侍在一旁的徐乐只得上前道：“昔日秦始皇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不服者大有人在，他担心民间造反，所以提前收缴了兵器。至于抵御外敌，中原地广人多，仅一个大郡就能抵得上匈奴全部人口，朝中有足够多的常备军队。即使需要征召民间黔首入伍，各地武库中也备有武器，可以及时分发到各人手中。”

匈奴举民皆兵，各个生长于马背，以精于骑射为荣，单于也是大力奖励民间练兵习武，与中原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徐乐一番解释，於单仍是困惑难解。

太中大夫东方朔插口道：“这么说吧，秦始皇担心的不是像匈奴这样的外患，而是怕他自己治下的百姓造反，所以他先缴了这些人的兵器，让这些人想造反也没有武器可用。结果秦代如此强大，防民甚于防川，还是被反掉了，仅传了二世。再譬如说，我大汉武风强悍，民间百姓时兴佩剑带弓，就有人担心了，担心百姓手持弓弩抗拒官府，于是想奏请天子禁止百姓挟藏弓弩，多亏当今天子圣明，没有采纳。如今民间人人舞刀弄箭，也没有见谁要造反。”

一旁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听在耳中，脸上登时青一阵白一阵，禁止百姓挟藏弓弩正是他不久前的提议，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禁止郡国盗贼群起。

这公孙弘字季，菑川^[8]薛县人氏，七十余岁，在当今天下中最具有传奇色彩。他年轻时家贫，靠为富人到海边放猪为生。后来好不容易当上了薛县狱吏，又因为没有学识，常常犯错，终被免职。他深受刺激，自此发奋读书。建元元年，刘彻即位，下诏访求为人贤良通文学之人。当时公孙弘年已六十，以贤良的名分应征，被任命为博士。过了两年，刘彻派他出使匈奴，归来后陈述的情况不合帝意，刘彻认为其人无能，公孙弘被免职，赋闲在家。又过了数年，刘彻征召文学，菑川国又推荐公孙弘。公孙弘来到太常应策，对策被排在诸位儒生的最末。然而当刘彻读到其对策后，立即将其擢为第一，随即召见，赞其相貌姝丽，丰仪魄伟，再次封为博士。公孙弘这次学了乖，凡事察言观色，揣摩帝意，由于其驯良守礼，从不违逆圣意，深得刘彻欢心，很快就由博士升迁为左内史。数月前御史大夫张敖被免官，公孙弘被拔擢为新一任的御史大夫，得与丞相平起平坐。汉朝惯例，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类三公高官，必须由有列侯爵位的人充任，没有爵位则无法问津。公孙弘以布衣跻身三公之列，开创了先例，由此可见刘彻对其的信任程度。

但因其为人猜疑忌恨，阿谀奉承，名声并不好。他常常公开道：“人主的毛病，一般在于器量不够宏大；而人臣的毛病，一般在于生活不够

节俭。”所以在家中身体力行，吃饭只吃一个肉菜和脱壳的糙米饭，睡觉也盖布被。主爵都尉汲黯实在看不惯公孙弘的矫情做作，道：“公孙弘位处三公，俸禄丰厚，但却盖布被，这是欺诈。”在朝会时当面指责其人虚伪。刘彻便召问究竟。公孙弘谢罪道：“的确有这回事。九卿与臣友善者，没有及得上汲黯的，他指责我虚伪，这正是我的缺点。我身为三公，地位高贵，却以布为被，确实是巧行欺诈，沽名钓誉。我听说，管仲在齐国为相，娶三姓之女，生活奢侈可与齐王相比，结果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晏婴相齐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也治理得很好。今臣为御史大夫，盖布被，使九卿以下直到小吏的服饰没有了等级贵贱的差别，汲黯的责备确实有理。再说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也无从知道臣盖布被的事。”刘彻听后，反而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愈发厚待。

公孙弘外表宽宏大量，脸上老是堆着谦和的微笑，内心却城府很深。汲黯不断当庭诘责他两面三刀，见风使舵，称：“齐人多诈而无实话，当初公孙内史与臣等一起议定此事，如今他却改口，这人是个好臣。”刘彻随即问公孙弘，他答道：“夫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刘彻很是满意，从此每每有人再指斥公孙弘，都不为所动。但公孙弘由此深恨汲黯，便向皇帝建议道：“右内史界部中多贵臣、宗室，难治，非重臣不能胜任，臣推荐汲黯。”将汲黯由主爵都尉迁为最容易得罪权贵的右内史。

中大夫主父偃为天子宠臣，曾向刘彻献“推恩令”，分封诸侯子弟，有效地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使中央政令达于全国，有大功于朝廷。其为人锋利尖锐，不留情面。他在一些事务上与公孙弘有分歧，常常当着天子的面与其争论，争得面红耳赤，令公孙弘难以下台。公孙弘表面继续与主父偃往来，暗地里却寻机报复。不久，主父偃为齐国相，有人上书告发他受诸侯重金，又向齐王刘次昌索金，逼迫齐王自杀。刘彻大怒，下令逮捕主父偃审讯。主父偃承认受过诸侯贿赂，但不承认齐王自杀与己有关。公孙弘乘机进言，说齐王自杀的首恶是主父偃，如不处死，将无以服天下。刘彻本想将主父偃免职了事，听了公孙弘的进言后，信以为真，便下令灭了主父偃的全族。

中大夫董仲舒曾建议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为人廉直，痛恨公孙弘的表里不一，对其行事作风十分不齿。公孙弘心中衔恨。正好

胶西王刘端骄纵无赖，残害官吏，肆行不法。公孙弘便向皇帝谏言道：“只有董仲舒才能担任胶西相，教导胶西王。”预备等胶西王犯法后将董仲舒一并牵连除掉，董仲舒意识到危机，遂称病辞官，只居家修学著书，这才得脱大祸。

但由于公孙弘巧言令色，善于揣测天子心意，一直很得宠信。他提出禁民间弓弩的建议后，也引起了刘彻的重视，下令朝议此事。光禄大夫吾丘寿王认为此建议愚蠢而可笑，对道：“秦代兼并天下，销毁甲兵铸十二金人，但百姓仍以锄耰箠挺奋起反秦，所以圣王治民重教化而省禁防。现在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圣王合射以明教，未闻以弓矢为禁。所以，禁民挟弓弩无益于禁奸，反而会因此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其礼。”刘彻当然是要当一个圣王，于是没有采纳公孙弘的建议。公孙弘忙低首悔过，改言谢罪道：“臣山东乡鄙之人，见识短浅，经众位陈明其利害关系，我已明白了。”

“禁民间弓弩”是公孙弘为数不多的当着天子之面被驳倒的糗事，此刻却被东方朔有意无意地重新提了起来，虽未指名道姓，旁人却都知道究竟，知道他在暗讽公孙弘，有会意微笑的，有怕遭公孙弘报复而假意不闻的。

於单对此一无所知，当即点头道：“东方大夫的话我算是听明白了，原来这十二金人是这样的来历。我们匈奴也有祭天金人，但那是当做大神祭拜的，而且是真金，供奉在休屠王的驻牧地，是匈奴的镇国之宝。不过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这金人的样貌服饰，为何是夷狄人呢？”

东方朔道：“这也是有来历的。始皇二十六年，秦国大将王贲攻灭了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天下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始皇帝嬴政欣喜若狂，下令天下大庆，同时诏令各地官吏，广征神异祥瑞之事，上奏朝廷。各地官员遂广征博采，纷纷以本地祥瑞之像上奏。临兆郡守上报，说本郡出现了十二个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均穿夷狄服饰。而且当地还有童谣唱道：‘渠去一，显于金，百邪辟，百瑞生。’始皇帝大悦，以为喜瑞，令销天下兵器，按照十二大人的图形铸造了十二金人。这是当年最著名的两件祥瑞之一。”

以前旁人均以为是十二金人着夷狄衣代表秦始皇志在四海、征服夷

狄，东方朔的解释甚是新鲜，非但於单，在场群臣包括皇帝刘彻都是第一次听到，不由得面面相觑，也不知道是真有其事，还是东方朔临时编造出来的。他最爱在群臣聚集时大出风头，言语求新求奇，常常奇谈怪论，有时候甚至胡说一气，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儿。

公孙弘从旁窥见天子神色，主动开口问道：“东方大夫提及两件祥瑞，那么另一件是什么？”东方朔惊讶地道：“呀，御史大夫君广见博识，竟然不知道么？”

公孙弘登时灰头土脸，大是没趣，不知该如何下台。还是刘彻催道：“东方卿快些说出来，朕也想听听另一件祥瑞到底是什么。”东方朔道：“是，臣遵命。另一件祥瑞是河内郡温城县令许望之妻赵氏生一女，手握玉佩，玉上隐约可见文王八卦图^[9]。而且此女出生百日后即能开口说话，实属神异。河内郡守将此事上奏，始皇帝亦以为吉瑞之兆，令赐许望百镒^[10]黄金，以善养其女。”

公孙弘道：“祥者，吉利也，瑞者，征兆也。东方大夫所举，仅仅是民间有女子握玉而生，‘吉’倒也勉强，可‘瑞’就实在说不上。除非是母亲孕时有吉兆，譬如皇上诞世前太后梦日入怀，这才是真正的祥瑞。”

他说的是太后王娡还是太子刘启的美人时，怀了当今天子刘彻，曾梦见太阳投入她的怀中。刘启知道后道：“此贵徵也。”结果孩子还没有出生，文帝刘恒去世，太子刘启即位为皇帝。当年七月初七，刘彻生于猗兰殿。刘启认为此儿出生前即有祥瑞，将来必定不凡，因此格外宠爱。

东方朔也不揭破公孙弘这番强辩意在当面拍刘彻马屁，只微笑道：“御史大夫君有所不知，那女孩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女相士许负。”公孙弘道：“原来如此。”一时再无话说。

许负是秦末汉初著名女相士，擅长相面，还是少女时就已经名望天下。她曾预言汉王刘邦将得天下，刘邦当上皇帝后封其为鸣雌亭侯，她由此成为汉代第一个有封邑的妇女。后来执政的高后吕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均对其礼敬有加。

许负著名的相例莫过于她为文帝宠臣邓通和周亚夫看相。邓通是文帝晚年极为宠幸的大臣，许负却说他相貌欠佳，将来会贫困不堪，甚至饿死。文帝刘恒听后很不高兴，堂堂天子喜爱的人日后还会饥饿而死？于是慷慨地道：“要邓通致富，有什么难的？只要朕一句话，保管让他富贵终身，将来怎么会饿死呢！”下诏将蜀郡的严道铜山赏赐给邓通，而且允许他自己铸钱，这无异于将天下的财富赐给了他。当时吴王刘濞占据东南，觅得故鄣铜山，自行铸钱，并且畅行天下。邓通所铸铜钱与吴王刘濞东西并峙，天下流通的大都是吴钱和邓钱，东南多吴钱，西北多邓钱，邓通的富贵，可想而知。然而文帝死后，邓通即一落千丈。景帝刘启还是太子时就痛恨邓通，一即位便将其遣送回乡，废为庶民。不久，又有人告发邓通犯法，其家产被抄得一干二净，邓通虽然出狱，却无力生活，最终穷困饿死，果然应验了许负的话。

周亚夫是大汉开国名将绛侯周勃的次子。他在河内做郡太守时，许负给他看相，说他三年后为侯，封侯八年为丞相，掌握国家大权，位尊任重，在众臣中将首屈一指，再过九年会饿死。周亚夫却根本不相信许负的话，大笑道：“我兄长已经代父为侯。如果他去世，他的儿子理应承袭爵位，我周亚夫怎说得上封侯呢？再说若我已显贵到如你所说的那样，怎么会饿死呢？你来解释解释！”许负指着他的嘴唇道：“你嘴边有条竖线，纹理入口，这就是饿死之相。”周亚夫也没将许负的话当回事。过了三年，周亚夫的哥哥绛侯周胜之因杀人被处死，文帝刘恒选周勃子孙中有贤德的人嗣立为侯，周亚夫因此被封为条侯，继承了绛侯爵位。八年后，景帝当政，周亚夫因平定七王之乱有功，升为丞相。当时景帝已经立王姁为皇后，想封王姁兄长王信为侯，因为此举有违祖制，所以私下与周亚夫商议，想先取得丞相的支持。不料周亚夫道：“当初高帝曾杀白马与众大臣盟誓：‘非刘氏者人不能封王，非立大功者不能封侯，不遵此约者，天下共击之。’王信虽然是皇后兄长，但没有为朝廷立下功劳，封他为侯违背了高帝誓约。”汉初丞相权力非常大，皇帝在很多事情上必须要听取丞相的意见，加上周亚夫搬出了高帝刘邦，景帝只好沉默不语。王信自然也没有被封侯。皇后王姁自然不高兴，景帝也很不高兴。不久，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想要赐封，用来鼓励匈奴高官降汉。周亚夫道：“这些人背叛了他们的单于，陛下却还要封他们以侯爵，那么今后用什么责备不忠诚的臣子呢？”景帝闻言很不高兴，当众

道：“丞相议不可用。”坚持封徐卢等人为侯。周亚夫心高气傲，很受打击，因而称病闲居，景帝顺势免去他的丞相职务。但周亚夫毕竟还是个声名在外的臣子，景帝既想重新起用他，心中又有些顾忌，决意先考察一番，于是有预谋地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食物与他。汉时是分食制，宫中使用筷子，以饭为主食，可周亚夫的席上只有一块大肉，没有切开，没有放刀子，也没有放筷子。周亚夫还以为是疏忽了，转头叫管酒席的官员取筷子来。景帝于是笑着讥刺周亚夫说：“这难道还不够您满意吗？”周亚夫这才觉察出这顿饭是来者不善。若是换作别的人，应该惶恐交加，立即向皇帝谦卑地参拜请罪，然后涕泪交加地请求原谅，大表忠心。然而周亚夫性情耿直，不通权术，不但没有作出任何申辩，还当场免冠告退，然后便快步走出大殿，对皇帝的恼怒一览无遗。景帝本意就是要试探周亚夫，见他愤然离去，恨恨道：“这人遇上这么一点事就如此愤愤不平，将来能事奉少主吗？”心中动了杀机。对于周亚夫来说，大祸已经不可避免，不过是时机的问题而已。不久，正如所期待的那样，景帝的机会来了。周亚夫之子出于一片孝心，悄悄给父亲买了五百件皇家殉葬用的铠甲、盾牌，预备等周亚夫百年后用。这些东西不少，体积也大，搬运的雇工很受累，周亚夫之子却有点仗势欺人，不肯爽快付工钱。雇工们知道周亚夫之子偷买的是天子用的器物，一怒之下就上告周亚夫之子要反叛。事情自然牵连到周亚夫，廷尉官吏按罪行书一条条质问，周亚夫却拒不答话，保持了他一贯的高傲态度，也因而将事情引向更糟糕的结局。景帝知道周亚夫的态度后，大骂道：“这样的人，朕实在不能用了！”下诏令正式逮捕周亚夫，交由廷尉治罪。当初官吏去逮捕时，周亚夫不甘心受辱，本想当场自杀，后因夫人劝阻没死。被关进了廷尉的监狱后，他一连绝食五天，最终吐血而死。相士许负当日预测，无一件不应验。

许负的相面故事极为著名，刘彻本就对异象、祥瑞、方术、讖语、预言这类带有传奇神秘色彩的事物极是迷恋，忽听得许负出生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那一天，又与十二金人同为祥瑞，不觉悠然神往，竟以不能亲眼见到许负深以为憾。

於单却对走远的话题没有多大兴趣，心道：“这些秦人^[11]可真是奇怪，无时无刻不在斗嘴耍嘴皮子功夫，非要在言语上占到上风。”也不愿

意多去理会这些事情，道：“匈奴有镇国之宝祭天金人，听说大汉也有一件镇国之宝，是当年高皇帝遗物，不知陛下可否允臣一观？”刘彻道：“卿说的是高帝斩白蛇剑，供奉在前殿之上。”

虽是供奉在殿上，剑本身却是锁在一具石头的剑匣之中，钥匙由九卿之首太常和长乐宫卫尉分别掌管，须得两把钥匙合用，才能打开剑匣。

太常司马当时忙上前禀道：“臣料到今日涉安侯可能向陛下请求瞻剑，已从太常寺取了剑匣钥匙带在身上，只要与段卫尉掌管的钥匙合用，就能立即开匣观剑。”长乐宫卫尉段宏忙道：“臣这就去卫尉寺取钥匙。”

刘彻很是满意，命道：“薛丞相，劳烦你领涉安侯和群臣到前殿观剑。”薛泽躬身应道：“诺。”

刘彻招手叫过东方朔，问道：“卿适才所言十二金人和许负出生同为祥瑞之事，可是真的？”东方朔道：“千真万确，臣不敢欺瞒陛下。况且今日有匈奴太子在场，臣岂敢信口胡诌，坠了我大汉威名？陛下，臣从未看过高帝斩白蛇剑，也想趁这次机会好好观赏，臣暂请告退。”

刘彻道：“不准，朕还有话问你。”命人叫来主爵都尉李蔡，问道：“许负号称天下第一神相，曾被高帝封为鸣雌亭侯，她可有传人在世？”

李蔡是李广堂弟，所任主爵都尉专掌列侯封爵事宜，当即道：“臣不闻今侯爵中有鸣雌亭侯的名字，当是许负没有后人世袭下来。等臣回去官署查到雌亭侯爵位取消的时日和原因，再禀报陛下。”

刘彻便问道：“东方卿自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难道也不知道么？”东方朔道：“臣凑巧略知许负后人下落，就怕陛下知道了反而要发脾气。”

刘彻好奇心大起，道：“言者无罪，无论你说什么，朕恕你无罪。”见东方朔仍是不肯开口，会意过来，笑道，“你还想要什么赏赐？你已经骗得夷安公主做了你徒弟，难道还缺钱花么？”

东方朔道：“钱是不缺了，但臣还缺一条命。臣今日当众得罪了御史大夫，怕是很快会有祸事上身。”刘彻微一沉吟，即笑道：“好，将来你若犯下死罪，朕饶你一次不死。快说许负后人的事。”

东方朔道：“听闻许负封侯后不久就离开了京师，一直隐居在商洛山中，潜心相术，不问世事，还写下了十六篇《许负相法》。她夫婿姓裴名钺，也是一名相士，实际上是她不记名的弟子，二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名叫裴洛，后来继承了许负的爵位，文帝时封洛商侯，但裴洛无子，他死后侯爵也就被取消。女儿嫁的是河内大侠郭器，也就是关东大侠郭解的父亲。”

刘彻一听到郭解的名字，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东方朔佯作不见，继续道：“据说许负之子裴洛对相术毫无兴趣，她只好将玉佩和那十六篇《许负相法》传给了女儿裴氏，推算起来，该传到了第三代郭解手中了。”

刘彻“哼”了一声，正待发话，太仆卿公孙贺匆匆奔了过来，禀告道：“适才太常卿取钥匙打开剑匣，由郎中令李广将军拔剑，才发现金剑剑身已略有些发黑。按照旧制，高帝斩白蛇剑每十二岁磨莹一次，眼下还有数月才满十二年。臣特赶来请示陛下，是否要责令考工令提早磨剑？”

公孙贺是匈奴人，景帝时其祖公孙昆邪投降大汉，因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功封平曲侯。公孙贺少年从军，后又娶卫皇后大姊卫君孺为妻，很得皇帝信任，几次被任命为将军出战匈奴。他所掌管的太仆掌管宫廷车马事务，负责安排天子出行的礼仪队伍，但其属下有考工令，专门负责兵器生产，汉军的各种武器均由这一官署负责督造。

东方朔忙叫道：“陛下，臣愿意请命磨剑。”刘彻很是惊奇，道：“卿想请命磨剑？”东方朔道：“磨剑是假，臣想好好看看高帝斩白蛇剑，说不定里面有着什么秘密。”

刘彻会意过来，道：“朕知道自从你在右北平郡断了金剑之案后，就一直对高帝斩白蛇剑有兴趣。那管翁留给少子管敢的金色短剑，真的跟高帝斩白蛇剑很像么？”

东方朔道：“臣没有见过高帝斩白蛇剑，不敢妄言，但据说很像。可惜一直未能追捕到平原商人随奢，那柄短剑也失去了下落。但高帝斩白蛇剑为本朝镇国之宝，只有极亲信的皇亲权贵才有缘观瞻，臣侍奉陛下十余年，都没有机会见过，更不要说民间普通黔首。管氏那柄短剑已经很有些年头，想来是祖传之遗物，既能与高帝斩白蛇剑形似，很可能原本就是一对。臣心中实在好奇，想查清楚究竟，不过首先得从高帝斩白蛇剑着手。”

刘彻用人做事向来不拘一格，当即应允道：“既然牵涉到镇国之宝，朕准你调查，不过不准大张其事。太仆卿，磨剑之事就交给东方朔处置。”公孙贺躬身道：“诺。”

众人遂往西来到前殿，正好於单观完剑出来，东方朔自与太常司马当时、太仆卿公孙贺进前殿处置高帝斩白蛇剑，刘彻便命丞相薛泽带外臣先退回未央宫预备酒宴，自己率近臣引着於单来拜见王太后。

太后王姁住在前殿西侧的长信殿，她早知道儿子要带未来的孙女婿前来拜见，已穿戴得整整齐齐，正襟危坐在主殿堂首。她虽然年近六旬，却依旧雍容华贵，能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绝色美人。

太后的四个亲生女儿平阳公主刘嫖、南宫公主刘靖、隆虑公主刘嫫、修成君金俗均侍立在一旁。四女中以金俗容貌最为美丽，艳绝出众。她虽是长姊，却不是皇室血脉，地位远远低于三位公主妹妹，只能站在最下首。

王姁最早嫁给长陵^[12]人金王孙为妻，生下了女儿金俗。后来有相士算命，称王姁和其妹王姁是大贵之人。王姁母亲臧儿是燕王臧荼孙女，很有心计和手段，将王姁强行从金家夺回，想方设法送进了太子刘启宫中。后来王姁和妹妹王姁均得到刘启宠爱，王姁生下三女一男，三女即是平阳、南宫、隆虑三位公主，一男即是刘彻，后被立为太子，王姁也被立为皇后，果然母仪天下，大富大贵。金王孙愤恨王姁的背弃，与王家绝交，独自将女儿金俗养大，还向她隐瞒了亲生母亲的下落。金俗成人后嫁给长陵平民梅元，生下一子一女，长女梅瓶，次子梅仲，从

不知道当今太后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而王娡显贵之后，因为某种原因，也从未派人找过金王孙、金俗父女。她讳忌莫深，又贵为太后，知情者不敢多提，生怕祸从口出。刘彻对母亲梅开二度的经历毫不知情，直到后来他宠信儿时伙伴韩嫣，引来朝野非议，才由此引出金俗身世的曝光。

韩嫣字王孙，是弓高侯韩颓当庶孙，韩王信后人，其名字是名将周亚夫所取。他因年纪与刘彻相仿，三岁时就入宫当了皇子的伴读。他生得容貌俊美，眉目清扬，人又聪慧敏捷，与刘彻极为投缘，二人几乎形影不离。等到刘彻当上皇帝，韩嫣也跟着一飞冲天，被封为上大夫，赏赐多不胜数，有时甚至与皇帝同睡在一张御榻上，同卧同起。李广长子李当户在宫中当郎官，随侍皇帝左右，见韩嫣与刘彻玩笑，语中多有不逊，实在看不下去，挺身而出，当众打了韩嫣。刘彻倒也大度，既不怪罪李当户，但也认为他跟韩嫣无须讲君臣之礼。韩嫣如此得皇帝宠爱，更加放纵挥霍。他好弹丸游戏，常常以黄金为丸射击猎物。长安有歌谣云：“苦饥寒，逐金丸。”意思是只要能捡到韩嫣射出的金丸，就能发财。每每韩嫣出弹，身后无数儿童跟随，望着弹丸落地的地方奔跑争抢。

有一次江都王刘非入朝，刘彻很是高兴，约这位王兄一同去上林苑打猎，命韩嫣乘副车先行出发，去上林苑探视鸟兽的情况，做些准备。韩嫣奉命出宫，率领数十百骑登车，在驰道上快速急驰。所谓驰道，就是专供天子巡游海内时行驶的御道，因此，道蜿蜒伸展之处，都是天子履经之地，不容侵犯，就是王侯将相皇亲国戚，甚至皇太子，如无皇帝诏令批准，也不得行于驰道中，甚至不得跨越驰道而过。被天子批准行于驰道者，在当时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刘彻的乳母侯媼就曾获得过这个殊荣。江都王刘非正在未央宫外等候天子銮驾，突然望见车骑如云，一大队人马奔驰在驰道上，声势张天，还以为是天子到来，忙麾退从人，一齐拜伏在地。不料车骑并未停住，一直向前驰去。刘非这才知道事情不对，恼怒地从地上爬起来，问明究竟，竟然是韩嫣坐车驰过。他是皇帝的异母兄长，却平白无故地给一个小小的宠臣下跪，忍不住怒气冲天，立即跑到太后王娡面前哭诉，道：“堂堂皇帝，如此公然地喜好男色，有违圣贤之言，不合礼统，这是皇室的不幸，是皇家的耻辱。”又表

示自己愿意辞去封国，回到京师，与韩嫣一道为皇帝宿卫。王姁听了也不禁动容，虽然刘非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毕竟也是景帝的亲骨肉，堂堂诸侯王，竟被韩嫣这样的小人侮辱，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好言抚慰刘非，承诺必定惩治韩嫣。她也是个厉害角色，先隐忍不发，并不去跟皇帝说，只命人暗中监视韩嫣，查访他的过错。

韩嫣隐约听到王太后要对付自己的消息，很是惶恐。他早知道太后有一女儿遗落民间，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相认，于是决意用这件事来讨好太后，跑去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刘彻。刘彻也是个不拘形迹的人，听说自己在外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立即带着韩嫣出宫，一路赶来长陵，亲自拜见大姊金俗，封她为修成君，还引她进宫拜见太后。王姁得与长女相见，极是感慨，虽然也爱怜女儿，但得知事情经过后，对韩嫣更加不满，认为他有意窥测自己的隐私。不久，有人告发韩嫣淫乱后宫，与宫女相奸。王姁立即命人赐毒酒给韩嫣，刘彻闻讯赶来长乐宫求情，反而被母亲严厉训斥一顿。事情无法转圜，韩嫣被迫服毒而死。刘彻失去韩嫣，心痛不已，但太后是他的母亲，又能如何？有传闻说皇帝恼恨江都王刘非在太后面前挑拨，将韩嫣之死算在了他身上，刘非回去封国后不久就莫名其妙地病死，其子刘建嗣封。不久，刘非之女刘徵臣又被选为和亲公主，若不是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也会落个老死胡地的凄凉下场。

整桩事情对金俗倒是件大好事，她得韩嫣牵线，与母亲、弟妹相认，从此奴婢如云，衣食无忧，儿子梅仲也有封号，享受食邑，女儿梅瓶则嫁给了淮南王太子刘迁，成为皇帝最敬慕的淮南王刘安的儿媳妇。但她毕竟是在民间长大，见过的世面有限，此刻被母亲召来长信殿中参加重要礼仪，不免很有些拘谨无措。

长乐宫卫尉段宏奔进来告道：“皇上一行已经离开了前殿，正往长信殿来了。”

王姁道：“夷安公主还没有找到么？”段宏道：“没有。为防万一，臣已经派卫卒去了淮南邸^[13]和茂陵司马相如君家里。”

原来夷安公主不愿意下嫁匈奴太子於单，向父皇和太后哭闹过多次，然而刘彻意不可转，她也只能认命，只好请求从未央宫搬来长乐宫

居住，在出嫁前多陪陪祖母。今日本来是事先约定的於单拜见太后的日子，他也将长信殿中与夷安公主正式见面。只是一大早近侍去永宁殿叫公主准备时，才发现夷安公主不见了。皇宫警卫森严，出入宫门有严格的制度，宫门令和各宫门司马均未见到夷安公主离宫，那么她只能躲在宫中某处了。长乐宫周回二十里，等于一座大城邑，当真寻起人来，还真好比大海捞针。

王娡挑起了双眉，额头现出几道沟壑来，道：“夷安若是真出了宫，不会傻到去找刘陵和司马琴心。旁人都知道她三人最为要好，一旦出事，头一个要搜的就是淮南邸和司马相如家。”段宏见太后语气极为恼怒，不敢接话。

王娡转头道：“你们都知道该跟皇帝怎么说了。”平阳公主最为伶俐，立即应道：“是，夷安公主到后苑游春赏花，临时感染了风寒，不便与贵客相见。”

王娡心道：“狗屁贵客，不过是皇帝要拿亲生女儿当招揽人心的筹码罢了。”她是太后，贵为至尊之母，这话当然不能公然说出来，当即赞许地点点头，道：“平阳说得好。”

平阳公主道：“可是三日后还有一场家宴，皇帝、皇后以及在京诸侯王均要出席，万一找不到夷安，岂不麻烦？”王娡道：“卫尉君，你快些派人将刘陵和司马琴心带来长乐宫，就说公主将要大婚，请她二人来帮忙做准备。”段宏忙躬身道：“诺。”

平阳公主笑道：“母后这一招高明，捉来夷安的好友当做筹码，她最重朋友义气，不论她在宫里还是宫外，都会乖乖现身。”

王娡冷笑一声，正要接话，忽望见大女儿金俗站在那里绞动衣角，局促难安，心中一动，一时间回忆起许多往事来，暗道：“俗儿还真有几分我年轻时的模样，比她三个妹妹都出挑得多。唉，当年若是没有与她父亲分离，而今又会是什么样？夷安是筹码，我自己和妹妹当初不也是被母亲当做筹码送进宫的么？”正想得入神，忽听见侍者高声叫道：“皇帝到！”声音未落，刘彻已引着数人昂然进来。

大汉以孝治天下，汉初即设孝弟力田之科^[14]，自惠帝以下的故去皇帝的谥号中均有一个“孝”字。刘彻贵为天子，见到母亲也要行大礼，当即上前伏地叩拜。王娡微微直起身子，表示还礼，道：“皇帝免礼。”

刘彻又將於单引见给太后。王娡见到於单五大三粗的鲁莽样子，不免更加失望，心道：“孙公主嫁去了匈奴，军臣单于等于是我第一个孙女婿，而今他儿子又要娶夷安，做我的第二个孙女婿，年岁那么大，皇帝倒真是舍得。”也不便多说，只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又说明夷安公主不巧染了病。

於单未能如愿见到未婚妻子，稍稍有些失望，但转念想到汉公主金贵娇弱，不比匈奴女子，皇帝既已许嫁，大婚不过是早晚之事，况且皇帝在三日后还要在长乐宫举行家宴，那时必能见到夷安公主，当即恭恭敬敬地道：“见面不急在这一日，请转致公主安心养病，谨祝早日康复。”王娡道：“涉安侯有心。”

刘彻见太后闷闷不乐，意甚快快，便命人先带於单去未央宫。他一边向母亲告退，一边向平阳公主使了个眼色。平阳公主会意，跟出殿外。刘彻令从臣退开，才吞吞吐吐地道：“有件事，朕想拜托大姊。”

平阳公主芳名刘嫖，正式的封号是阳信公主，因嫁给平阳侯曹寿为妻，所以世称平阳公主。这位公主承袭了母亲的秉性，在刘彻四位姊姊中心计最深，最了解皇帝弟弟的心思，也最会办事。刘彻一度极依恋这位姊姊，微服出游民间时总是自称“平阳君”，在宫外留宿必定是选平阳府。平阳公主深知刘彻喜好美女，而第一任皇后陈阿娇生性好嫉，不令美貌宫女接近皇帝，于是她在自己家中养了十余名良家女子，专供刘彻挑选享用。偏偏这十余名女子刘彻一个也没有看中，反而看上了地位低贱的歌女卫子夫，临幸之后，又带回宫中。平阳公主由此获赐金千斤。卫子夫有一头乌黑亮泽的秀发，很是令刘彻迷恋，入宫后很快宠冠后宫，又因为刘彻生下第一个儿子而被立为皇后。亲属尽沾其光飞上枝头，如其弟卫青本是平阳公主骑奴，因卫子夫之故也被授予官职，入宫担任皇帝身边的亲信侍卫，后来更是当上将军，因对匈奴作战有功而封侯。卫子夫不忘平阳公主举荐之恩，极力撮合公主和卫青结婚。因为这桩婚事，平阳侯曹寿被逼离京，回去平阳封地，卫青原配田氏也与卫青

离异。最终由皇帝刘彻出面，下诏卫青与平阳公主成婚，卫氏一门，富贵震动天下。

平阳公主原以为皇帝要追问夷安公主之事，见刘彻神情诡秘，似有难言之隐，忙道：“请陛下明示，臣姊不敢不尽力去办。”刘彻道：“朕适才在殿前看到一名青衣女子，瞧她的服饰打扮，似乎并不是长乐宫的宫女，大姊可方便向太后打听一下？”

原来刘彻进来长信殿前，看到一名青衣女子站在殿旁的花丛中。旁人见到天子，要么伏地下拜，要么远远避开。可那女子就那么旁若无人地站在那里，仿佛世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她也不是站在大汉最尊最贵的长乐宫中，而是伫立于绝岭雄峰之上，尽情沐浴着怡荡的春风。不经意间，她转过头来，脸庞上挂着绯红，仿若两朵灿烂的朝霞。她就平静地那么看着御道上前呼后拥的皇帝，眼神茫然而天真，那种风韵一下子打动了。甚至当她转身离去的时候，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失落的滋味。他不能忘怀她的楚楚动人，虽然明知道她很可能是太后的人，还是忍不住地想拥有她。

平阳公主道：“啊，那一定是王寄，就是陪嫁孙公主到胡地的宫女。”刘彻道：“原来她就是那名从匈奴逃归的女子。”

平阳公主道：“正是。太后听说有以前的旧宫女从匈奴逃回，特命接进宫来。最早王寄也是因为与太后沾一点亲，才进长乐宫当了宫女。不过她逃归中受了伤，虽然治愈，人却变得有些痴痴傻傻，以前的事一点也不记得了。陛下真的想要她么？”见刘彻不应，便笑道：“这件事并不难办，不过母后因为夷安之事心中有些不痛快，过几日等她老人家心情好转，臣姊再设法央求，要了王寄送去未央宫。”

刘彻点点头，道：“有劳大姊。”顿了顿，又道：“朕知道太后不愿意将夷安许给匈奴太子，可这是没办法的事。况且又不是要她嫁去胡地，不过是招女婿上门，有何不好？”

平阳公主道：“陛下说得极是。且不说陛下贵为天子，单是作为父亲，就有权决定儿女的婚姻大事。更何况夷安的婚事关系着国家安危呢？陛下放心，母后只是不喜欢匈奴人而已，臣姊自当设法劝转。”

皇帝辞别平阳公主，出来长信殿时，正巧遇上乳母侯媼。多年前，她因家人犯法，被判举家迁往边郡，多亏东方朔的巧计，才得以留在京师。那以后，侯媼便来了长乐宫居住，名为皇帝恩泽，但家人俱远在天边，她又不能任意出宫，实际上与软禁无异。

迁徙事件后，刘彻极少再见到乳母，此刻偶遇，竟发现她鸡皮鹤发，苍老得不成样子，不禁很是惊讶，遂主动上前招呼道：“大乳母。”

侯媼忙要下拜，却被皇帝亲手扶住，一时感怀哽咽，不能自己，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大滴大滴地滚落。

刘彻已从东方朔等人口中得知侯媼之子阳安及儿媳管媚的故事，料来侯媼如此是为亲人不幸遇害而伤怀，当即安慰道：“大乳母放心，朕早已发出诏书，严令天下逐捕郭解、随奢，等捉到凶手，便可为令郎、令媳报仇。”

侯媼不喜反惊，“啊”了一声，道：“陛下不是刚刚大赦过天下么？按照国法，之前罪犯所犯下的罪行该一律赦免。”

刘彻不过是随口安慰一句，却被侯媼立时抓住了把柄，颇为尴尬。侯媼倒也识趣，不再追问，勉强谢道：“陛下有心。愿陛下强饭自爱，臣妾告退。”刘彻点点头，命随侍侯媼的宫女道：“好好伺候大乳母。”

正好有郎中苏武赶来禀道：“宴席已准备好，丞相派臣来请陛下回未央宫。”

未央宫在长乐宫之西，两宫之间有东西驰道相通。刘彻遂领着侍从往西，却在讲武殿前撞见了东方朔，手中还捧着一具剑匣。那剑匣是一整块石头打磨而成，颇为沉重。东方朔双手捧住，仍甚是吃力。

刘彻狐疑道：“卿捧的是高帝斩白蛇剑么？”东方朔道：“是。陛下放心，此剑是我大汉镇国之宝，臣决计不敢带剑离开长乐宫，只是暂时送去凌室收藏，等太仆卿选定工匠和吉日后再開匣磨剑。不过臣怕是不及参加今日为涉安侯举办的百官盛宴，还请陛下恩准。”

刘彻也正担心他又跟以前一样在酒宴上冒出惊人之举，顺势道：“准。”自带了侍臣回未央宫。

凌室是皇宫中藏冰的地方，于冬天纳冰，春天启冰，所藏之冰用于储藏食物、防腐保鲜、降温纳凉等，位于长乐宫西北角，就在讲武殿之北。东方朔将剑交给凌室令收入冰库中，又郑重叮嘱一番，这才出来。

一旁槐树后突然闪出一名少年郎中，低声笑道：“师傅，你好啊，我可是跟了你一路，可算等到周围没人了。”东方朔吓了一跳，道：“公主，你怎么这身打扮？你不是该在长信殿与涉安侯见礼么？”夷安公主道：“我才不要嫁给那匈奴太子。师傅，你助我逃出宫去。”

东方朔道：“公主想逃婚么？我早告诉过你，那是自寻死路！皇上何等刚硬，太后何等精明，你逃不掉的。况且公主只是招匈奴太子上门，又不是要嫁去胡地，不如迁就一下，先勉强嫁了，再顺从皇帝的意思从他口中套出匈奴的各种机密，最后找借口将他赶去涉安封地，公主就再也不用见他啦。”

夷安公主道：“呀，师傅，你的心思可真够阴险的。不过本公主可不愿意做这样的事，那於单我看见他就想吐，嫁他是万万不能。快些带我出宫去，我愿以千金酬谢。”

东方朔道：“万金也不行。”拔脚欲走，却被夷安公主发现了腰侧的端倪，一把掀起外袍，惊叫道：“这不是高帝斩白蛇剑么？师傅，你居然敢盗窃本朝镇国之宝，这可是灭族大罪。”东方朔忙道：“别嚷！别嚷！我带公主出宫便是。”

皇宫是天下中枢，门禁森严，进出宫门者需要有门籍。所谓门籍，就是将有权出入宫者的姓名、年纪、身高、肤色、肥瘦、脸形等基本特征写在二尺竹牒上，悬挂在宫门边，供出入宫门时查验。无符籍妄入宫门称“阑”，阑入宫门及宫旁小门掖门者处城旦舂，阑入殿门者处死刑。昔日窦太后一度痛恨侄子窦婴，就除去其门籍，使得窦婴不能再进宫。

当今皇帝刘彻寻到异父同母金俗时，用副车载回长乐宫，也要先行诏门著引籍，然后才能领姊姊去谒见王太后。

夷安公主当然有自己的门籍，当此逃亡之际却是万万不能使用。临近白虎阙门时，师徒二人便假意争吵。守卫阙门的司马令本欲上前例行问上一句，见东方朔声音愈高，呵斥那年轻郎中不止，几欲发怒，便不想再多惹这著名的狂人，挥手命卫卒放行。

出来长乐宫，夷安公主大喜过望，道：“想不到混出皇宫这般容易。”又问道：“师傅的车子^[15]在哪里？是那辆半边红的车子么？”

东方朔的车子停在长乐宫西门阙附近的复道下。这里原先是秦国相国樗里疾的坟墓。樗里疾临死前有预言道，百年之后将有天子宫殿建于其墓地两侧。结果汉朝建立后，果然有长乐宫建在其墓之东，未央宫建在其墓之西。

东方朔寻到自己的车子，从外袍下取出长剑，迅疾跳到车上。夷安公主紧跟着钻进车里。东方朔料到一时难以摆脱她，便命车夫驱车回茂陵住处。

夷安公主道：“师傅为何要冒死盗剑？这柄剑称为镇国之宝，不过是因为高皇帝使用过而已，虽然名贵，可又不能换钱，师傅拿了有什么用呢？还是趁没人发现，快些还回去的好。”

东方朔道：“我只是暂时借用一下，而且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公主还记得几月前在右北平郡的案子么？”夷安公主道：“记得啊。难道师傅找到了那柄短剑，所以要用这柄长剑去与它相配？”东方朔道：“不是我找到了剑，而是有一个人来找我。”

夷安公主大奇，问道：“是谁？”东方朔道：“无论如何公主也猜不到的一个人。”夷安公主道：“随奢？郭解？到底是谁？”东方朔却卖起了关子，笑道：“等到了我家，公主自会知道。”

车马辚辚，沿着宽阔的安门大街一路往北。安门大街由南门安门直

通到北门厨城门，前街左是未央、右是长乐，宫阙巍峨；后街则是歌妓聚居之处，因而又称章台街。沿路绿树成行，繁花似锦，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然而在大汉初立国时，长安市貌是另外一幅截然不同的荒凉画面。

八十年前，汉朝刚刚建立不久，万民流离，经济凋敝，皇帝都找不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拉车，许多文武将相只能乘坐牛车上朝。民间更是一贫如洗，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一石米要一万钱，一匹马值一百两黄金。长安虽成为大汉京师，日后更是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当时却还是块偏僻乡村之地，四周连城墙都没有，像样的建筑也只有位于城南的新筑成的长乐宫和未央宫。

惠帝元年，天下局势已经稳定，汉惠帝刘盈即开始着手建筑长安城墙。工程仍由少府阳成延主持，先后征发三十余万人，历时五年时间。城墙为夯筑土墙，取龙首山之土，赤如火，坚如石。墙高三丈五尺，上窄下宽，上阔九尺，下阔一丈五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墙外则有宽三丈、深一丈的壕沟围绕，因沟边光植杨树，所以又称杨沟。

新建成的都城平面呈不规整的方形，由于四周城墙是在长乐、未央两宫建成后才开始兴建，为迁就两宫与临近河道的位置，形成南墙曲折如南斗六星、北墙曲折如北斗七星的形状，因而长安又有“斗城”之称。城中街道宽阔平整，规划整齐。全城共有十二个城门，四面城墙各开三门：东面自北而南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自东而西为覆盎门、安门、西安门；北面自西而东为横门^[16]、厨城门、洛城门；西面自北而南为雍门、直城门、章城门。每门各三个门道，可容十二辆马车并行。城内纵横八条大街，各与城门相通。街道两旁还挖有明沟，作为城中排水的干道。它们与城墙底部的涵道或水道连接，能够及时将污水或雨水排到城壕中去。

经历数十年的建设和发展，长安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大城，建制庞大，商业发达，居民众多。由于先宫后城的独特布局，宫殿群占去了全城大半面积，仅未央宫和长乐宫就占据了长安城的一半，因而商业区和居民区都集中在城北——市集贸易集中在城西北的东、西二市，手工业区则在北部的横门附近；普通官吏和平民分散居住在城中的里坊中，长

安有一百六十个闾里，著名者如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等，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大部分集中于城内东北部。但长安作为大汉的心脏，是天下人向往的地方，人人趋之若鹜，人口繁茂如烟，长安城中难以容纳，更多的人居住在城外靠近城门的地区。

此外，北郭以北还有四个陵邑——高帝刘邦的长陵、惠帝刘盈的安陵、景帝刘启的阳陵、当今天子刘彻的茂陵，东郭以东还有文帝刘恒的霸陵。帝陵均设县，建制一如普通郡县，建有城池。历任皇帝均采取措施增加陵县人口，或软或硬，刘彻甚至强徙天下富豪聚居茂陵，因而陵邑地区跟长安城一样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尤其居民大多非富则贵，住在茂陵反而成为身份的象征。许多官宦显贵不喜长安城内狭小拥挤，甚至专门搬到陵邑居住，既可以获得更大的居住地，又可以顺带讨好皇帝。东方朔的住处也在茂陵，他和大名士司马相如等都是最早一批被皇帝下令迁居到茂陵的官吏。

安门前街两边都是宫阙，常人不得急驰，从宫门外经过，还必须得下车以小步快走，因而车夫赶得并不快。一路往北，走完前街，便到了与直城门大街交接的十字路口，西边就是大汉囤积兵器的巨大武库。只是这路口除了皇帝的车马，任何人都是不能经过的——因为从直城门到霸城门有一条横贯全城的东西驰道，不经皇帝或太后允许不得穿越，要通行得绕道两座城门，这是京师的一大特色。长安城城门通向城内的大街均是三道并列：中间是皇帝通行的驰道，约八丈宽，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被授予王杖及有皇帝许可的使者可以使用驰道上的旁道；两侧为官吏和平民走的道路，各约四丈宽。路上每隔三丈就种植松树一株，既美化了环境，又可以作为道长的标记。

驰道虽然宽阔平坦，但除了皇帝和皇帝特许的人物外，一般人不能在驰道中行走，也不能横越，从驰道这一侧的路到达另一侧的路非常麻烦，必须绕到城门外才行。唯一的例外是安门前街有一条南北行道，供普通人越过未央宫东阙外向东与长乐宫之间的东西向驰道。驰道纵横，给长安的交通带来很大的不便。外地人来长安，必须知道城内的目的地在路的哪一侧，在进城门时选定三个门道中的左道或右道，否则就要走很多的冤枉路。

车夫拉转马头向西，到直城门下再往北，一路驰到雍门，正要出城，东方朔忽吩咐车夫道：“走渭桥那条老路回去。”

茂陵在渭水之北，原先要过渭水，必须得出横门、过渭桥，既绕道又费时。十年前，为长安通茂陵方便，刘彻下令在雍门外新修一条直通茂陵的大道，渭水上也造了一座新桥，称便门桥，因位于渭桥之西，又称西渭桥，由此大大节省了时间。车夫见东方朔舍近求远，不免有些惊异，但主人既然吩咐，便只能照办。

车行到西市北门前，东方朔命车夫停下车子，自己携剑跳下车子，一头钻进市门。

夷安公主有心跟进去凑个热闹，可又因为是在逃身份，担心被巡街的中尉卒认出，只得缩在车中。

等了小半个时辰，东方朔总算回来了，上车即命车夫回去茂陵住处。夷安公主见他行踪神秘，追问究竟，他只道：“日后公主自会知道，咱们走吧。”

出横门往北三里就是渭水，渭水上有著名的渭桥，又名横桥。这座桥为秦遗物，始建于秦昭王年间，当时秦国有咸阳宫在渭北，兴乐宫在渭南，为通两宫，特意建造了这座石柱桥。桥头立有华表，桥身中跨水平，边跨倾斜，中部高耸，桥下可以通高船。整座桥宏丽宽长，犹如天虹卧波，自建成之日起，就起着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

这座桥上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昔日秦始皇焚书坑儒，选定的焚书之地就是渭桥，天下书籍除去医书、农书外，一律被拉到渭桥边，堆成一座座小山，火起后整整烧了九九八十一天，许多珍贵典籍由此失传。渭桥是北进长安第一桥，汉初陈平、周勃等诛灭诸吕，恢复汉室江山，迎立汉文帝刘恒就是在这座桥上。后来又发生了著名的“渭桥惊马”事件。汉文帝有一次出行，车辇走到渭桥时，忽然有男子从桥下钻出，惊了驾车的马，险些将汉文帝摔下车来。汉文帝勃然大怒，喝令骑士追捕，将那男子抓获，交给廷尉张释之审判。张释之发现那男子不过是个冒失的农民，他听到皇帝御驾到来，吓得躲到了桥下。当他以为队伍已

过时，便从桥下出来，却正好撞上了汉文帝的车马。张释之申明情况后，按律令《清道令》中“蹕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的规定，判决对农民处以罚金后释放。汉文帝听说后很是生气，认为廷尉判得太轻，一定要将那农民处死。张释之道：“法律是天下共有，天子和天下人应该遵守。这一案件是依据现在的法律定罪，加罪重判，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众。况且，在他惊动马匹之际，如果皇上当场命人诛杀他也就罢了，既然交给廷尉处置，就该依法处罚。廷尉，天下之平，是天下公平的典范，稍有倾斜，天下用法就可轻可重，没有了标准，老百姓岂不是会更加手足无措？愿陛下明察。”汉文帝沉思良久，最终同意了张释之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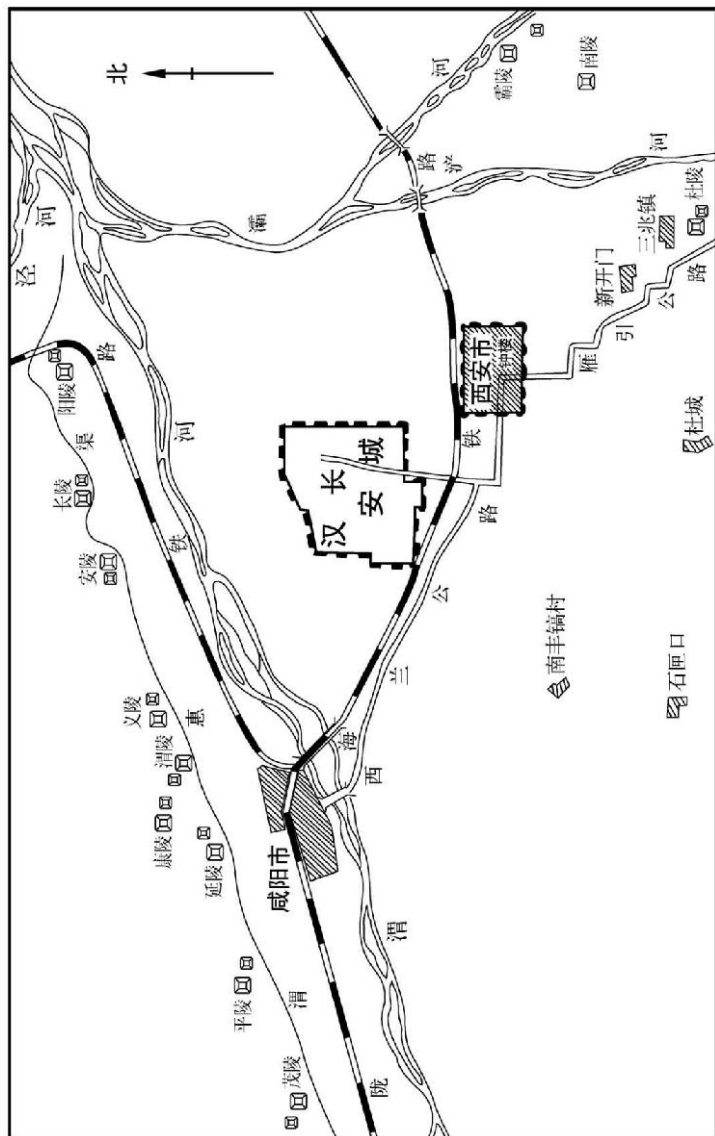
驰过渭桥，便进入了咸阳原。这块塬地又名洪渎原，夹在泾水和渭水之间，塬头起于泾、渭相会之处，愈向西去，地势愈高。塬上土层深厚，沃野宽阔，是一块名副其实的古原——周武王曾封其十五弟毕公高于此，周平王东迁后，这里又成为了秦襄公的封地。由于处于渭河之北、九山之南，因而是“山水俱阳”的上上之地，在这里倚势建陵，封土巍峨，大有顶天立地之势，高帝刘邦的长陵，惠帝刘盈的安陵，景帝刘启的阳陵，以及当今天子的茂陵均位于咸阳原上。

时值阳春三月，正是咸阳原一年中最令人迷醉的季节——桃花绽放，光泽盛貌；垂条吐叶，芳草芊芊；绣壤交接，起伏如画；山光如靛，河光如练。皇帝刘彻选中此处作为千秋万代之地，除了景色秀丽、风水上佳的原因外，还因为其母王姁是槐里人，茂陵建在槐里县茂乡，含有光耀外家的意思。

按照汉代制度，建帝陵则置相应县邑，茂陵所在地称茂陵县，县城则称为茂陵邑。虽是陵邑，规模却相当宏伟，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外城四周都有城门。内城的中心是陵园，周围建有用于祭祀的便殿、寝殿、园宅等，设有陵令、属官、庙令、园长、门吏等官职四十余人，加上建陵、守陵、清扫等工役多达五千余人。外城则住着因各种原因迁徙来茂陵居住的官吏和富豪，人口亦多达数万，为大汉帝陵之冠，其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长安。

居住在茂陵的名人众多，如御史大夫公孙弘、太后王姁的兄长盖侯

王信、名儒董仲舒、太史令司马谈、大名士司马相如以及他那才貌双全的妻子卓文君、当今皇帝的亲姊姊隆虑公主及夫君陈蟠一家人、还有新调回京师任郎中令的名将李广等。不过这些居民的风头都远远不及两位去年才被强制迁徙至此的平民，一是已经逃亡在外的大侠郭解，另一位是富豪袁广汉。郭解其人著名已有叙述，袁广汉则是因为其人富甲天下，家中僮仆多达八九百人。他一到茂陵就大兴土木，于北邙山^[17]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筑石为山，高十余丈。内中养有各种奇树异草，白鹦鹉、紫鸳鸯等奇兽怪禽委积其间，据说连皇家园林上林苑也有不及之处。



西汉帝陵分布图

夷安公主虽不是第一次来到茂陵，但还是第一回见到袁氏园林，远远望去花团锦簇，灿若云霞，不禁问道：“那是谁家的园子？”东方朔叹道：“公主不必知道他的名字，反正他命不久矣。”

夷安公主问道：“呀，难道主人得重病了么？”东方朔道：“露财显富也算是一种重病吧。”夷安公主更是不解。东方朔道：“你忘了郭解了么？郭解为名所害，此翁必将为财所害。”

忽听闻马蹄声，朝车外一望，正见到郎中令李广飞骑进来陵邑，忙让公主缩头入窗。

李广心事重重，竟连东方朔的车子也未留意到，呼啸着擦身而过，倒是其随从任立政勒马招呼了一声。

夷安公主道：“此刻父皇正在未央宫大宴宾客，郎中令不参加宴会，也该在宫中当值，如何会私自回家？”东方朔道：“李将军多半是借病退席了。”夷安公主道：“师傅怎么会知道？还有，郎中令位列九卿，出门该乘车才是，京师不比右北平郡，他不遵礼仪，岂不是让人笑话？”东方朔叹道：“公主不懂，李将军是心中苦闷，无处发泄啊。”

在茂陵邑诸多豪宅的环绕中，东方朔的住宅堪称寒舍，只有一进院子，正屋一堂二舍，西侧有两间简陋的厢房。庭院中也没有植什么树木，只种着一种当地人称为“懒老婆”的花，白天花蕾收起，到天黑花才盛开，开出小喇叭般的紫红色花朵。说也奇怪，这花虽不起眼，也无甚芬芳，却有驱虫妙用。茂陵一带蚊虫极多，到夏季更是成群结队，但若是在窗下植满懒老婆花，便可少许多被蚊虫叮咬的烦扰。只是富贵人家嫌它普通粗俗，往往不愿意接纳它入院。

车夫刚将车子赶进院子，便有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女迎出门来。夷安公主见她虽然清丽芊绵，却是一身白色素装，泪眼涟涟，脸有戚色，不禁心道：“这就是师傅新娶的夫人么？如何一身素服，看样子并不情愿嫁给师傅。”

原先她认为东方朔一年娶一任新妻子不过是放荡之举，然而此时身当被逼嫁人的境地，才知道勉为其难的滋味，忍不住道：“师傅，你该不会强人所难，用钱强娶了新夫人吧？”

东方朔哈哈笑道：“她不是我的新夫人，她就是我跟公主提过的无论如何都猜不到其来历的人。”

那女子听说眼前的年轻男子是女扮男装的当朝公主，忙过来参拜。

原来东方朔与太史令司马谈是邻居，大半个月前，司马谈之子司马迁领着一名年轻的女子来找东方朔。东方朔早知道司马迁已于半年前开始漫游名山大川及形胜之地，发誓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收集传说史迹、考察风土人情，忽见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自己家中，很是吃惊。待得知那女子来历，更是惊讶无比——那女子姓随名清娱，平原郡人氏，是皮货商人随奢之女，这随奢，就是在右北平郡平刚城城南客栈中杀死阳安、盗走管敢金剑的逃犯了。客栈无头双尸案当日已由东方朔查清，之后右北平郡长史暴胜之发出公文逐捕凶手郭解和随奢，但二人一直未能捕获。郭解能逃脱罗网倒也不足为奇，但随奢不过是一普通商人，居然也久久未能捕获，平原郡府逮捕了他的妻子拷问，一无所获，随妻不堪邻里谩骂侮辱，上吊自杀。女儿随清娱却坚信父亲不会杀人，到郡府鸣冤，平原郡太守以凶案发生在右北平郡为由，不予理会。随清娱便又来到右北平郡，郡太守路博德在此案案结后才上任，又正厉兵秣马备战匈奴，哪里有心思受理，命人将她赶了出来。随清娱听说此案当日是由太中大夫东方朔断定，便决意到京城寻找东方朔。她少女孤身，辗转奔波，心力交瘁，终在路上晕倒，正好被漫游天下的司马迁撞见，及时救了她一命。司马迁听说了究竟，很是感慨，道：“昔有缙萦救父^[18]，今有随氏鸣冤。”决意护送随清娱来长安。东方朔初听之下即大为震动，道：“有女如此，其父必定爱若掌上明珠，不会为区区一柄剑冒舍弃家庭的危险杀人。”决定重新调查无头双尸的案子。他反复思索案情，终于想到了一个疑点。

夷安公主一听大为兴奋，甚至忘记了自己逃婚的处境，道：“到底是什么疑点？”东方朔本不欲说，被磨不过，只好道：“金剑，我指的是管敢身上的那柄金剑。公主刚刚也说过的，高帝斩白蛇剑之所以名贵，不过是因为高皇帝用过它，其实就剑价值本身而言，未必就是无价之宝。管敢的那柄短剑也是如此，照常人眼光来估算，价值顶多不过一万钱……”

随清娱插口道：“家父没有读过什么书，大字不认得几个，没有太多见识，那柄金色短剑即使有不凡之处，家父也看不出来。况且家父颇善经营，我随家家产有三十万，也算是当地富户，别说为了一万钱杀人，就是盗取也是万万不可能的。”

她说得不急不缓，娓娓而谈，浑然不似商人之女，倒似豪门世族的大家闺秀。言语中更有一种坚定，令人不得不相信她的话。

东方朔道：“随娘说得不错。我猜随奢起初在客栈看到管媚身上带着那柄短剑，提出以一万钱购买，其实是想买给女儿的。既然事情谈不拢，也就罢了。”

夷安公主道：“可如果不是随奢杀人盗剑，那么他人去了哪里，为何不敢还乡？真正盗剑的凶手又是谁？”东方朔道：“此中关节我已然明白过来，前面的问题我暂时不能回答公主，至于杀人盗剑的凶手，其人一定是知道金剑来历的，他知道那柄短剑跟长乐宫中的高帝斩白蛇剑有关联，怕是背后还有什么秘密也说不准。”

夷安公主道：“这么说，那真凶也是大有来历的。师傅盗高帝斩白蛇剑出宫，难道是想引出那人么？”东方朔点头道：“金剑既是一对……”

忽听得家仆在门外道：“有客来访。”东方朔忙收了金剑，让随清娱和夷安公主躲进内堂，请客人进来，却是淮南国翁主刘陵。

东方朔道：“翁主大驾光临，当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刘陵急促问道：“夷安公主人在呢？”

夷安公主听见，忙奔了出来，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刘陵道：“我只是胡乱猜的。公主，太后派人接走了琴心，还派了人去淮南邸，我凑巧不在府中，才没有被‘请’去长乐宫。”她特意加重了“请”字，表示情非所愿。

夷安公主道：“呀，太后是要拿你和琴心做人质，逼我就范。师傅，我该怎么办？”东方朔道：“当然是乖乖回去啦。”

夷安公主怒道：“师傅……”刘陵忙拉起她的手，扯来院中无人处，问道：“公主当真不愿意嫁给单么？”夷安公主道：“当然。”

刘陵道：“逃婚不是办法，我有个法子能解公主之厄。但请公主记住，阿陵是冒了性命危险，这件事不能再对第二个人说，就连琴心和东方大夫也不能告诉。”

夷安公主狐疑问道：“你想……你想……”刘陵道：“公主不要想，也不要猜，阿陵自有主张。咱们走吧。”夷安公主道：“去哪里？”刘陵道：“当然是回宫啦。”

夷安公主也别无他法，只得向东方朔辞行。东方朔道：“公主愿意回宫就好。不过，金剑之事……”夷安公主道：“师傅放心，徒儿不会告诉旁人的。”

东方朔这才舒了口气，道：“这件案子还要靠公主帮忙呢。你回去长乐宫后，就派人监视凌室，看都有些什么人去打听。”

夷安公主本来极是沮丧，一听回宫后还有案子可查，立即振奋起来，道：“好，一旦有眉目，我就让琴心通知师傅，反正你们都住在茂陵。”喜滋滋地出来，道：“咱们走吧。”

刘陵见夷安公主进屋一趟，出来便换了一副颜色，虽然诧异，也不多问。二女携手出来登车，正好在天黑前入城。

回来长乐宫，王太后亲自迎出，也不问究竟，只说“回来就好”。刘陵所住的淮南府就在未央宫北阙对面的甲第中，离长乐宫不远，见太后不追究夷安公主，便就此辞别。

夷安公主回来永宁殿。司马琴心迎出来道：“公主既然逃走，何必要回来？是因为琴心么？”夷安公主笑道：“不是，是我自己想回来。”

她虽然强颜欢笑，心中终究还是忐忑难安，回到房中，坐在梳妆台前，不知不觉又看到梳妆台上铜镜的铭文：“千秋万岁，长乐未央^[19]，结心相思，毋见忘。”默念一遍，只觉得满腹伤感。

一时也难以入眠，干脆不去想婚事，思虑到底是谁盗窃了管敢的那柄金剑。心道：“师傅既然说盗剑人是知情者，见过高帝斩白蛇剑的人本就不多，案发时那人又必定身在平刚城中，莫非是李广将军？或是霍去病？是他二人先后认出了那柄短剑。可他二人盗剑做什么，没有动机呀。”思来虑去，也难以想到一个有动机的嫌疑人，终于抵受不了困意，迷迷糊糊地睡去。

次日日上三竿，夷安公主才起床，忙洗漱完毕，打算出门。却见自己的属官如公主家令、公主丞都聚集在殿门前，还多了数名郎官，料来是皇帝或太后派来的狱卒，也不理睬，叫上司马琴心径直出来。那些郎官倒也不敢阻拦，只是不远不近地跟在她们身后。

夷安公主也不先去长信殿请安，先绕道来到凌室前，却见许多宦者、宫女正忙着进出运冰，想来是在为两日后的宴会做准备。

夷安公主心中愈发气恼，赌气道：“琴心，一会儿见完太后你就出宫去叫阿陵来，我们要商议个法子才好。”司马琴心劝道：“公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怕是难以挽回了。皇上脾性刚硬，不容人置疑他的决定，你越是反抗，他越是要你嫁给匈奴人。”

夷安公主再无话说，只得快快来到长信殿向太后请安。

长信殿是太后居住之所，豪华奢侈为长乐宫诸殿之首，门口即是硕大无比的铜铺首，洁白的玉石门臼之间夹置着鎏金的铜门槛。进来殿内，殿上陈列着九条金龙，龙口之中各衔一枚九子金铃。殿首有雕画精细的屏风，前面有陈设清雅的玉几和玉床。

太后王姁正坐在玉床上，修成君金俗则领着一名黄衫女子站在床前垂泪。夷安公主认得那黄衫女子是金俗的女儿梅瓶，去年嫁去淮南国做了太子刘迁的太子妃，也就是刘陵的嫂嫂，却不知她何时回了长安。

太后王姁怒气冲冲地道：“淮南国太子好大的胆子，敢欺负我外孙女。那淮南王刘安就任由儿子胡闹么？”梅瓶饮泣道：“公公、公婆都是向着臣妾的，可太子不听他们的。”

王姁怒道：“如此不是忤逆犯上么？这等不孝不忠的宗室子弟，还不赶快锁拿到京师治罪？来人，去叫宗正刘弃来。”

宗正是九卿之一，主管皇室事务，皇帝、诸侯王、外戚男女的姻亲嫡庶等都由宗正记录管理。一般宗正出面，就会涉及废立大事，如前皇后陈阿娇被废皇后，就是由宗正收走皇后玺绶。梅瓶性情柔弱，一听太后要命宗正追究丈夫，既气又痛，哭得更厉害了。

夷安公主素来爱管闲事，忙上前劝道：“梅姊姊别哭了，有太后在这里为你做主。到底出了什么事？是刘迁欺负你了么？”梅瓶“嚤嚤”哭泣个不停，还是金俗从旁叙说，才知道事情究竟。

淮南王刘安是高帝刘邦之孙。与大多数诸侯王荒淫无道不同的是，他擅长养生，不喜游猎狗马，好鼓琴读书，曾招天下宾客一同撰写《鸿烈》^[20]，是诸侯王中的佼佼者。当今皇帝刘彻极敬重仰慕他的才学，每每刘安入朝，君臣二人欢宴，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不知不觉便到黄昏。刘彻有书信回报和赏赐到淮南国时，也要让大名士司马相如审阅和修改文字，生怕在刘安面前丢了面子。他知道母亲王太后心中想补偿长女金俗，便一心想为金俗之女梅瓶选一门好亲事，挑来挑去，终于挑中了淮南国太子，命宗正选梅瓶为淮南国太子妃。诸侯王的婚事虽要上报宗正，但大多由自己做主，若皇帝赐婚，又是另外一回事。梅瓶远嫁淮南之初，受到举国欢迎，太子刘迁也算体贴恩爱，但不知怎的后来他忽然一改前态，对梅瓶日益冷淡起来，甚至三个月不肯与她同房。淮南王刘安知道后大骂刘迁，下令晚上将太子和太子妃关在同一间房中。但刘迁仍然不肯与梅瓶同床，梅瓶问他缘故，他居然说他心中另有所爱，然后冷下脸，再也不发一言。梅瓶见公公、公婆也不能劝转夫君，终于心灰意冷，因为实在不能忍受独在异乡、备受冷落的生活，决意返回长安娘家。她是当今太后的外孙女，就此离去必然惹来诸多猜议。刘安苦劝不成，只得派车马相送，又上书向皇帝谢罪。

夷安公主一听便道：“淮南国太子无情无义，这样的男人抛开也就罢了，梅姊姊何须再为他哭泣？”

正劝说时，有宫女奔进来告道：“淮南国翁主绑着淮南国太子到了殿外，请太后赐见。”王姁道：“倒省得宗正派人去拿了。叫他们进来。”

刘迁双手反缚，被妹妹刘陵牵到殿下跪下。刘陵叩首拜道：“臣妾父王有信使来，称臣兄刘迁得罪了太子妃，特将他绑送到京师，请太后发落。”

诸侯王地位尊贵，比同丞相，上殿觐见时连皇帝也要起立问安。淮南王迅速派人押解太子进京，足见其赔罪诚意。况且刘安与景帝同辈，论起来刘迁算是皇帝的堂弟，王姁也不得不给个面子，命人扶起刘氏兄

妹，解开绑索，道：“淮南王太小题大做了，不过是小夫妻拌嘴吵架。淮南太子，你先留在京师，过两日皇帝要在长乐宫为涉安侯举办家宴，参加的都是自家人，你们兄妹也来参加吧。”刘陵忙道：“谢太后。”又狠狠掐了一下兄长，刘迁才勉强道：“谢太后。”王媼道：“嗯，我也累了，你们都退下。”

夷安公主还想跟着刘陵出殿，却被王媼叫住，只得讪讪走到祖母身边，问道：“皇祖母有何吩咐？”王媼叹了口气，道：“祖母知道你不愿意嫁给匈奴太子，那於单年纪又大，确实委屈了你。不过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你父皇成天喊着要报什么九世之仇，只要能打败匈奴，他可是什么都舍得。你就当是为了你父皇，为了大汉吧。昔日秦宣太后^[21]为保秦国边土，亲自献媚，侍奉义渠王三十年，直到秦国国力强大，才亲手杀死义渠，一举灭掉戎狄，报了失身之仇。”

夷安公主仰起头来，眼睛中有泪光晶晶发亮，问道：“皇祖母，十几年前，你是不是也对孙公主说过这番话？”王媼呆了一呆，将夷安公主揽入怀中，泪如泉涌，道：“这番话，祖母当年曾用来打动先帝。祖母生平最恨之事，不是嫁孙公主，而是嫁我妹妹的女儿昭阳公主。”

一时间，又回忆起无数往事来：当年她与妹妹王姁同时入宫，同时得到太子刘启宠爱，她生下了三女一男，妹妹则生下一女四男。所有的子女中，刘启最爱的是王姁所生的女儿昭阳公主，宫里的人都爱那位公主，包括她自己的儿子刘彻。刘启即位为景帝后，先立长子刘荣为太子，后因不满刘荣的母亲栗姬，要改立太子，按顺序该轮到王姁所生的儿子，如此便严重威胁到王媼自己的利益。正好匈奴要求和亲，她便设法使景帝同意以昭阳公主出嫁匈奴军臣单于。昭阳公主离宫当日，王姁哭得晕死过去，刘彻也泪眼婆娑，牵住同父异母的姊姊不肯放手。昭阳走后，王姁一病不起，最终去世。王媼却在馆陶公主的帮助下，终于促使景帝立自己为皇后，立刘彻为太子。虽然她最终如愿以偿，儿子当上了皇帝，自己也入住长乐宫为太后，但她偶然也会想起妹妹以及那死在异乡的昭阳公主。

夷安公主自然不了解这些惊心动魄的宫廷争斗，不知道是无数心机和权谋才换来了她的父皇的登位，只茫然问道：“为什么是昭阳公

主？”王姑摇了摇头，悲泣道：“我可怜的孩子，你父皇只依他的意志行事，他只爱他自己，你妹妹们将来的命运未必会比你好。你别再跟你父皇拧了，就安心嫁了吧，祖母是为你好。谁叫你是公主呢，这是你的命啊。也许因为你，咱们大汉以后世代代都不用再将公主嫁给匈奴了。”

夷安公主觉得心尖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心房像琴弦般颤抖着。那一刹那，她陡然明白了许多事，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轻轻道：“皇祖母说得对，我该嫁给单太子，为了孙公主，为了十位死在胡地的公主，也为了我们大汉公主不用再嫁去匈奴。”

一切都静寂了下来。偌大的长信殿中，人微小得像是匍匐在地上的尘埃。

款待涉安侯於单的家宴在长乐宫如期举行。本来长乐宫中举办宴会的最佳位置是鸿台，高达四十余丈，是长乐宫地势最高的建筑。台上楼观屋宇千门万户，耸入云天。昔日秦始皇经常登临此台射击空中翱翔的飞鸿，故取名鸿台。由于地势极高，可以俯瞰四周景物，长安巷陌尽入眼中。可惜惠帝四年的春天发生了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座巍峨高耸的鸿台。鸿台既失，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改在大夏殿，时间也特意选在了晚上暮食时分。灯火齐燃，亮若白昼。

大夏殿坐北向南，是一座独立的庭院，宫殿虽不及前殿，但算上庭院中池子和园林的面积，堪称是长乐宫中第一大建筑。四周围有高墙，只在南边有门。城中有宫，宫中有城，是秦汉皇宫的一大特色，据说始作俑者是秦始皇嬴政。嬴政统一天下后，总怕被人暗算，防范极严，又听信方士之言，“居宫毋令人知”，以求长生不老，将一座座宫室修得固若金汤，外表像个城堡，但宫殿之间却有许多复道、阁道、甬道等暗中相连。

大夏殿的设计，本就是专供皇帝举办宴会时使用。进来南门，就是一座极大的庭院，东有鱼池，西有酒池，两池之间是甬道及开阔地带，必要时可当做宴饮场所。昔日秦始皇往酒池中注酒为水，还在池边置肉炙树，所谓“酒池肉林”即是指此。匈奴未平，当今天子当然不会如此奢

多，酒池中的仅仅是水，但却在池边预先放置了许多大铁杯，盛酒其中，预备痛饮一场，一醉方休。

正殿东西长三十丈，殿中宽广空阔，是正式的宴会场所。正殿两边还建有偏殿，在临近殿门的地方有小门与正殿相通，供主宾休息。正殿之后则是一片柏树林，据说其中一棵柏树还是秦始皇亲手种植，柏影森森，除了打扫的内侍外，极少有人来此。

既是皇帝为女儿和女婿举办的家宴，参加者均是皇亲国戚。古人之坐，本以东向为尊，但由于宫室的殿堂都是坐北朝南，堂前没有门，只有两根楹柱，堂的东西两壁的墙叫序，堂内靠近序的地方分别叫东序和西序，上首最尊，其次是东序，再次是西序。因而最尊位北首堂上坐着太后王姁，稍西南的位置并排坐着皇帝刘彻和皇后卫子夫；东序第一位安排给了夷安公主和涉安侯於单；西序第一位是江都王刘建及王后胡成光；东序第二位是馆陶公主及她那有“主人翁”之称的男宠董偃；西序第二位则是皇帝乳母侯媼；依次按尊卑爵位轮下来是平阳公主和卫青夫妇，南阳公主，隆虑公主及其爱子昭平君陈耳，宗正颖侯刘弃；淮南国太子刘迁和翁主刘陵；红侯刘辟疆；修成君金俗及女儿梅瓶；卫皇后的姊姊卫君孺及夫婿太仆卿公孙贺；王太后之侄王长林及妻子刘徵臣。

汉代制度，诸侯王及子弟不奉诏不得逗留京师。江都王刘建是按惯例正月来京师朝见天子，至今逗留在长安，未回封国。刘弃和刘辟疆则是高帝刘邦之弟楚王刘交的后人。刘交虽是刘邦的异母弟，在几个兄弟中却最得刘邦信任，大汉立国后被封为楚王，次子刘郢客极得文帝信任，被留在朝中任宗正。但后来楚王太子刘辟非早死，刘郢客回楚国继承王位，成为第二代楚王，宗正之位改由其弟刘礼接替，可见朝廷对楚王一系后人信任之程度。刘郢客之子刘戊为第三任楚王后，因在服丧期间饮酒作乐，被景帝削夺封地，遂决定与吴王刘濞反叛，此即吴楚七国之乱。刘戊举兵前，刘戊之叔红侯刘富担心祸及自身，带着母亲逃来长安，因为其母与太后窦漪房是亲戚，朝廷遂准许他留在京师，刘辟疆便是红侯之子。七国之乱失败后，刘戊自杀。景帝认为楚王刘交有大功于朝廷，不该绝嗣，于是命在朝中任宗正的刘礼继承楚王的位子。第三任楚王刘戊的妻儿子女则受牵连，被除去宗籍，以刑徒的身份迁徙到边郡居住，其中就有年纪尚小的刘戊之子刘弃。直到刘彻即位后大赦天下，

才将刘戊家眷赦为庶人，准其迁回京师，等到窦太后去世，又恢复了这些人的宗籍。刘弃在宗正府任职，因办事勤恳，赢得了皇帝青睐，不计较其父曾经谋逆的事实，破格拔擢其为宗正。这也是刘彻用人不拘一格的明证。

大殿中点着十数支修长的鹤状灯具，华彩夺目。上首摆放着一具屏风，屏架以芳香的杏木做成，雕刻繁花絮枝，屏幕饰以文锦，映以美玉，画有古代勇士，气度轩昂。四周帷幔高垂，布置富丽堂皇。

汉代是分食制，参宴者一人一案，席地而坐。各人面前的长方形的木制大案上装饰有艳丽的漆绘图案，案上放置有大托盘，盘内放满黄金做的杯盘、酒勺等。

汉宫饮食器皿以玉质为最上，其次是漆器^[22]，普通百姓家只能用陶器、木器。漆器以蜀中漆器最为贵重，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优美，装饰精致。一件漆器要经过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画工、清工、造工等多道工艺，费时费力，民间有“一杯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说法，是极其珍贵的器物，只有最上层的权贵人家才用得起。未央、长乐两宫宴饮，历来是用漆器，既坚固耐用，又不烫嘴，所盛食物不改味。直到数年前方士李少君觐见皇帝，自称能役使鬼神和长生不死，告诉刘彻道：“供奉灶神^[23]，可以招来鬼神；鬼神来，可以使丹砂化为黄金；用黄金制成饮食器皿，可以益寿；寿长，可以见到蓬莱神仙；见到蓬莱神仙，再祭祀天地，可以不死。”刘彻听后信以为真，亲自供奉灶神，供奉灶神的习俗由此流传了下来。不久，李少君病死，刘彻以为他羽化而去，得以长生不老，遂学当年的秦始皇，派方士去海中寻求蓬莱神仙。此后多有燕、齐之地的荒诞不经之徒来到长安，向皇帝陈说神仙事，求得赏赐。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皇宫中开始改用黄金做饮食器皿，以求延年益寿。

众人均已就席，却唯独缺了最重要的人物——涉安侯於单。这难免让诸人心中嘀咕起来，这匈奴太子还真是拿自己当太子了，殊不知天子请客，就连太子也不敢迟到呢。

正当刘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之际，忽听到殿外有内侍高声叫道：“涉安侯到。”

於单扶着一名郎官踉踉跄跄地走进殿来，道：“臣赴宴来迟，请皇帝恕罪。”

刘彻见他脸色苍白，一手抚胸，分明是受了重伤，很是吃惊，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於单摆手道：“没事，没事。”

搀扶於单的郎官正是新从匈奴逃归的赵破奴，忙禀道：“适才涉安侯车驾到西阙下时，忽有几支暗箭连珠射出，射中了车夫和马匹，车子失控，将涉安侯摔了下来。”

刘彻闻言大怒，道：“京畿之地，虎阙之下，竟发生当街行刺事件，长安的一班官吏都是吃白饭的。来人，速持朕节信到中尉寺，命中尉李息征发车骑，全城搜捕刺客。”

皇帝脸上阴云密布，随侍的郎中不敢多看第二眼，慌忙奔出去传令。王姁轻轻咳嗽了声，刘彻这才颜色稍和，问道：“涉安侯伤势要紧么？”於单道：“臣不要紧。”

夷安公主忽道：“长乐宫中自有良医，臣女的主傅就是名医，陛下不如立即派人到永宁殿召她来为涉安侯诊治。”

众人诧异地望着她，仿佛看到一个陌生人——谁都知道夷安公主不愿意下嫁於单，为此闹过多次。但她此刻忽然一改旧态，主动关心起於单，虽不是情意殷殷，但再也没有往日愤怒，实在太过蹊跷。

刘彻也愣了一愣，才道：“还是夷安考虑得周全。来人，速去永宁殿召主傅义姁来。”脸上终于露出几丝笑容，道：“涉安侯，朕来一一为你介绍。”

於单多是第一次见到在场男女，他已经得大行正丘及博士反复教授汉家礼仪，当下一见礼，再落座到夷安公主身边，见未婚妻子如此年轻美貌，喜不自胜。夷安公主闻见他身上的怪味，几欲作呕，可身在大殿之上，只能强行忍住。

刘彻见於单伤势无碍，便下令开席。顷刻间，宫女、侍者穿梭如云，奉上肉块、黍臠^[24]、酒浆等食物。

汉代饮酒礼节繁琐，依巡而饮，一人饮尽，再饮一人，依次饮遍为一巡。於单自惭姗姗来迟，先自罚三杯，再反客为主向众人敬酒，自王太后以下每席敬了一杯。他为人粗豪，比起那些矫情的朝臣要可爱得多，虽然在众人眼中依旧是一野蛮莽夫，但既然皇帝看重他，少不得也要对其礼敬几分。

在座的宾客中，除了於单外，公孙贺也是匈奴人，於单敬到他时，二人按照匈奴习俗交换酒杯饮酒，很是畅快。

酒是醪酒，虽不着烈字，然则於单一番牛饮，二十杯酒浆下肚，肚腹立即胀了起来，便请求暂时告退。刘彻坐得久了，也想上茅房，笑道：“今日是家宴，众卿都是自家亲戚，不必拘礼，大伙儿先各自去方便，放松肚皮，回来再痛饮一场。若有实在等不及的，先自己悄悄饮上几杯也无妨。”

众人一齐哄笑起来，正各自起身，内侍春陀忽急奔进来。刘彻见他神色仓皇，问道：“做什么？”春陀支吾道：“臣有急事要向馆陶公主禀告。”

馆陶公主刘嫖是汉景帝刘启同产姊姊，也是窦太后生前最爱的女儿，窦太后临死所留唯一遗诏，就是将东宫金钱财物尽赐爱女。馆陶公主有如此身份地位，对景帝一朝的朝政影响相当大。最初景帝立了宠爱的栗姬之子刘荣为太子，馆陶公主想将爱女陈阿娇嫁给刘荣，这样陈阿娇就是未来的皇后。由于另一宠妃王姁的挑拨，栗姬狂妄地拒绝了馆陶公主。馆陶公主怀恨在心，正好王姁千方百计地巴结她，两人遂一拍即合，决意结成儿女亲家，再想办法废掉刘荣的太子位，改立王姁之子刘彻为太子。但因为陈阿娇比刘彻大十岁，年纪相差太远，景帝起初并不同意这桩婚事。于是馆陶公主抱起刘彻，把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开玩笑地问道：“你想要一个媳妇吗？”刘彻点点头。馆陶公主便将左右一百多名侍女指给刘彻，让他挑选。刘彻一一摇头。馆陶公主指着自已的女儿陈阿娇问道：“那你看阿娇怎么样？”不料刘彻立即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说：“阿娇好！如果把阿娇给我做媳妇，将来我一定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藏起来。”此即典故“金屋藏娇”的来历。景帝在一旁听见，暗暗称奇，认为这是天作之合，遂顺水推舟同意了这桩婚事。从此，馆陶公主

一有机会就和景帝谈及刘彻，赞誉他聪颖过人，才华横溢。景帝多次观察刘彻，发现这个儿子确实有龙凤之资，终于在刘彻七岁时，改立他为太子。刘彻做太子时，便遵守了儿时的诺言，娶了表姐陈阿娇为妻，即皇帝位为武帝后，太子妃陈阿娇立即被册为皇后。

然而陈阿娇娇生惯养，自恃辅立皇帝有功，骄横跋扈，年纪又比刘彻大许多，渐渐失去了丈夫的欢心。最重要的是，她嫁给刘彻多年，一直没有生育，朝堂上有了江山社稷后继无人的担忧。刘彻即位之初，与太皇太后窦漪房政见不合，窦氏势大，朝臣中一度有废天子的言论。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刘彻只能靠微服出游来排解心中的郁闷。他在姊姊平阳公主家遇见了羞花闭月的歌女卫子夫，按捺不住冲动，在更衣室临幸了她，又带回宫中。不久，卫子夫怀了身孕，陈阿娇嫉妒异常。馆陶公主为了给女儿出气，命人将卫青捕获，囚禁起来，准备杀死他以泄愤恨。但卫青的朋友骑郎公孙敖、张次公带人将卫青强行抢了回来。刘彻知道了此事后，立即召卫青入见，任命他为建章宫监、侍中，跟随左右，成为心腹近侍。后来卫子夫被封为夫人，卫青亦升任太中大夫，卫子夫的姊妹兄弟被一一委以要职。

陈阿娇心中怨恨，就请了一个叫楚服的女巫，让她行巫蛊之术，设法除掉卫子夫。巫蛊即用以加害仇敌的巫术，起源于远古，包括诅咒、射偶人和毒蛊等手段。诅咒即用言语诅咒仇敌个人或敌国受到祸害。射偶人是用木、土或纸做成仇家偶像，暗藏于某处，每日诅咒之或用箭射之，用针刺之，认为如此可使仇人得病身亡。汉代巫蛊之术十分盛行，人们对巫蛊的威力深信不疑。楚服用桐木^[25]做了一个人偶，上面刻上卫子夫的名字，天天对着它念咒语，想以此将卫子夫咒死。数月后事发，刘彻派人逮捕楚服，交给侍御史张汤查办。张汤查实后，将楚服和她的徒弟以及与此事有牵连的宫女、内侍等三百多人全部判死刑，斩首示众。不久，刘彻又废去陈阿娇皇后位，让她搬到长门宫居住。尤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长门宫正是馆陶公主为讨好刘彻献出的长门园。

陈阿娇被幽居在长门宫后，一度悔恨无比，幻想重新赢回恩宠，为此而费尽了心机。她知道刘彻喜欢读赋，尤其是司马相如的赋，于是花费千金向司马相如买赋，此即流传千古的《长门赋》的来历。司马相如优美的文笔令刘彻赞叹，却未能令他跨进长门宫一步。而卫子夫在一连

生下三个女儿后，终于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刘据。卫子夫母凭子贵，被立为皇后。

陈阿娇失宠被废，馆陶公主早年的苦心谋划付诸流水，又担心会牵连陈家和自己，专程向皇帝请罪。刘彻道：“皇后所为不轨于大义，不得不废。”并向姑母保证巫蛊事件不会影响到她，而且对待陈阿娇也会按照礼法供奉，绝不会疏忽怠慢。之后刘彻果然履行诺言，对馆陶公主恩宠如故。馆陶公主丈夫陈午过世得早，公主在府中养有男宠董偃。董偃与其母靠卖珠维持生计，十三岁时送珠到馆陶家中，被公主一眼相中，留在府中，同起同卧。董偃成人后英俊潇洒，性格温和，王公贵族看在馆陶公主的分上，都愿意和他结交，称呼他为“董君”。馆陶公主对董偃宠爱无比，日出千金，供他花费。有一次刘彻来到公主府邸，还未坐定，就道：“朕想拜见一下‘主人翁’。”馆陶公主以为皇帝听到自己行为越礼的风声，赶来兴师问罪，忙走下殿来，脱掉耳环首饰，伏地请罪道：“臣妾行为无状，辜负了陛下的厚望，该当死罪。皇上没有把我抓起来交给有司审问，已经很宽大了。”刘彻只是笑，非要见董偃不可。馆陶公主只得东厢房把董偃引出来，一起磕头请罪。刘彻丝毫不怪罪，还赏赐给董偃衣服、帽子。汉朝人在皇帝面前都要谦称“臣”或是自己的名字，董偃却自称为“主人翁”。刘彻听了哈哈大笑，极赞赏他的别具一格，邀他同坐，饮宴甚欢。不久后还在未央宫前殿正室宣室设宴宴请馆陶公主和董偃。从此，天下皆知董偃贵宠无比，就连皇帝也要称他“主人翁”。

正因为馆陶公主和刘彻的关系并没有因为陈阿娇而受影响，姑侄二人历来随意。刘彻见内侍春陀称有事找馆陶公主，笑道：“主人翁人在这里，还有什么急事？”馆陶公主忙道：“有事当着皇上的面说无妨。”春陀迟疑了下，一字一句地道：“夫人……长门宫的那位夫人刚刚过世了。”

他的声音并不大，但在空荡荡的大殿中，人人都听得一清二楚。“长门宫的那位夫人”自然就是指废后陈阿娇了。除了於单已急不可待地奔出殿门外，余人都站在了原地，一齐望着皇帝，等他示下。

刘彻皱了皱眉头，显然这个消息来得不是时候，令他心情不畅。馆陶公主忙道：“家宴事大，千万不要扫了陛下的兴致。阿娇后事自有臣妾处理，臣妾请先告退。”刘彻点点头：“姑母先去吧。”

馆陶公主不免有些怨恨皇帝的冷酷无情，听到前任皇后的死讯居然只是厌烦地紧蹙眉头，甚至不及现任皇后卫子夫，那女人至少还露出了几丝震惊和难过。当初若不是她从中相助，力劝皇弟改立太子，皇帝的位子哪里轮得到他刘彻来坐？他不过是皇帝的第十个儿子而已。然而现下说这些话均已经迟了，只是些徒然的气话，她贵为长公主，也不得不在于子面前俯首低头，有抱怨也不敢发作，只得扶了董偃，快快去了。

太后王娡实在有些看不过眼，道：“皇帝，阿娇毕竟是前任皇后，丧事不可草草了事。今日这酒宴……”刘彻道：“若是普通家宴，朕自会暂缓，只是单是贵客，母后没有看到么？有人想置他于死地呢，这愈发说明他有价值，怠慢不得。况且阿娇被废已有四年，迁出皇宫已久，人既已歿，亦不能复生，何必让她的死扫了大家的兴致？她的身后事，朕明日自会交代太常去办。顶多朕取消今晚安排的歌舞便是。”

皇帝年纪越来越大，人越来越成熟，母子关系也不比从前，许多事他不再听从太后的意见，既如此明说，王娡也只能按他的意思来，赌气叫道：“王寄，扶我到偏殿去。”王寄一直侍立在太后身边，闻声便扶了太后离殿。

隆虑公主的丈夫陈蟠是馆陶公主的次子，因而死去的陈阿娇是她大姑子，立场颇为尴尬，留也不是，走更不好，稍一犹豫，即道：“母后，儿臣陪您去厢房歇息。”向儿子陈耳打了个眼色，示意他先出去，自己去追太后。

刘彻若无其事地转过身来，笑道：“朕也要去方便。卫卿，你跟朕一道吧。”卫青已经因为夺回河南之地被封长平侯，忙躬身道：“诺。”

众人一直在一旁等候，见皇帝不欲停下宴席，便各自散开，争相往殿外去了，倒不一定要去茅房，而是都预料到后面的宴会会很长，也许要坐很久，趁这个机会好好活动一下筋骨也好。

夷安公主本想找刘陵说话，但见她拉着兄长淮南国太子刘迁和太子妃梅瓶进了西偏殿，料定女伴有家务要处置，只得独自出来庭院中。见主傅义姁正伫立在花树下，似是已经到了一会儿，忙过去问道：“主傅为何不进去？”

义姁道：“皇上不是召臣来为涉安侯诊治的么？臣进来时正遇到他去方便，说是一会儿就出来，所以臣就先等在这里。”顿了顿，又问道：“出了什么事？涉安侯怎么会受了刀伤？”夷安公主道：“刀伤？不，他只是新从车上摔了下来。伤势应该不重，适才他一个人敬了一巡酒。”一想到未婚夫胡须沾满酒水的粗俗样子，夷安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义姁小心翼翼道：“公主真的决定嫁给匈奴太子了么？”夷安公主道：“嗯。”她心事极重，不愿意再多谈，便往茅房而去。

皇宫中的茅房跟长安许多居民家一样，均是用带坐具的便桶，这是因为古代茅房受条件限制，很少与排污系统相连接，必须要人工定期清理。但既然是皇宫，排场还是大不一样，尤其是大夏殿这样专门宴饮的地方——西面紧贴着西偏殿的地方建了一间南北长房，厕门向西，内里又分成数间长廊式的小房，往北六间为男房，往南两间为女房。每间小房中放置有两个便桶。因为时人流行穿长袍，如厕前多要宽衣解袍，所以每间小房外又有衣架、铜镜以及盛满清水的铜盆，方便如厕者使用。西面入门处则立有数名内侍、宫女，随时清洗坐具、更换便桶和洗手的清水。

夷安公主进来茅房，一名宫女忙端过一盘干枣，她取了两枚，塞在鼻孔中。那宫女忽然“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夷安公主也不计较，道：“我知道样子是有些好笑啦，不过为了少闻些臭气，不得不如此。”

宫女忙道：“不是因为公主，是刚才涉安侯进来，奴婢奉上塞鼻的干枣，他拿起几枚就直接吃掉了，奴婢想想就忍不住要笑。”

夷安公主见小小的宫女都在嘲笑自己的未婚夫，忍不住气愤，恨恨道：“他是匈奴人，能知道这枣子的讲究么？”

白了那宫女一眼，自绕过屏风，往南去女房如厕。解完手出来，正遇到昭平君陈耳大步迈进门来。陈耳是隆虑公主的独生爱子，隆虑公主年纪很大时才生下这个儿子，爱若掌上明珠。夷安少时常与他一道玩耍，但长大后也不见得如何亲近，此刻遇到，也只是招呼一声。

陈耳见夷安形容黯淡，问道：“公主还在为嫁那胡人太子伤神么？”

夷安公主“哼”了一声，也不理睬，出来茅房觉得气闷无比，干脆来到后院的柏树林散心。

后院未掌灯火，不过有正殿红光透窗的映照，倒也不是黑魆魆一片，光影若明若暗，树影婆娑参差。刚进树林，便听见有男女低声调笑之声。大汉风气开放，男女交往甚至牵手游街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皇宫禁地之中^[26]偷情成奸还是匪夷所思之事，昔日刘彻最爱的男宠韩嫣就是因为与宫女有奸被太后王娡赐死的。

夷安公主以为是寂寞的宫女和郎官或卫卒勾搭，不欲多管闲事，正要绕到东边回去大殿，忽听得女子声音道：“王兄不要这样，万一被人发现就不好了。”分明是江都国翁主刘徵臣的声音。

夷安公主脑袋“轰”的一声，刘徵臣既称“王兄”，那么揽住她的男子就是她的亲哥哥江都王刘建了。

果然听见刘建的声音道：“怕什么，我是皇上的侄子，他都准许馆陶公主带着男宠登殿入堂，我跟我的好妹子亲热又碍他什么事？来，让我好好亲亲你，想死你了。我可是完全为了妹子才逗留京师，迟迟不回江都的。”刘徵臣挣扎着道：“不……不要……皇上可能不会计较，可是太后……太后是我夫君的亲姑姑……”不及说完，便“嚶”的一声，嘴唇被什么东西封上了。

这位刘建还是江都王太子时是出了名的骄恣淫乱。邯郸^[27]自古多美女，文帝刘恒在位时所宠幸的慎夫人、尹姬均是邯郸女子。邯郸人梁蚡有女美若天仙，欲献给江都王刘非，半途被刘建所夺。梁蚡稍微不满，即被刘建派人杀死。刘非死后，十名美貌姬妾尽为刘建霸占。几年前，江都百姓茶恬上书告发刘建在服父丧期间淫乱，大大有违孝道。廷尉府严刑审讯了茶恬，得知他是被刘建异母弟刘定国重金收买，因为刘定国想得到江都王的王位。按照汉律规定，被人收买上告等同于诬告，而诬告与杀人同罪——诬告不是通常认为的依其所告之罪反坐，而是作为独立的罪行加以惩处，只要有诬罔行为就构成大罪，大多要受弃市极

刑。这是朝廷担心诬告愈益猖獗，所以要用严刑惩治。茶恬由此被判死刑，而刘建安安然无恙。

夷安公主略略站了一会儿，听见林中喘息之声愈重，再也听不下去，便匆匆离开柏树林，回来庭院。义姁还等在原处，见公主从另一边仓皇出来，不禁纳罕，上前问道：“公主有事么？”夷安公主摇摇头，自回到正殿。只有江都王后胡成光和太后之侄王长林各自默默坐在原席中。

又等了一刻工夫，众人逐渐回来坐席，皇帝、太后依次回到原座坐下。刘彻扫视一圈，除了称病告退的侯媼和已离宫的馆陶公主、董偃外，还缺一——依旧是於单，不禁笑道：“涉安侯离开得最早，怎么反而回来得最迟？”夷安公主起身道：“义主傅早已经到了，正在偏殿为涉安侯诊治伤势也说不准。”

刘彻闻言笑道：“朕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倒是夷安这么快就会为未婚夫婿说话了。”正好见到义姁匆忙进来，忙问道：“涉安侯的伤势如何？”义姁面色凝重，重重看了夷安公主一眼，才道：“涉安侯殁了。”

大夏殿中诸人听说涉安侯於单死了，均是惊讶异常。刘陵还不相信地问了一句：“真的是涉安侯殁了么？”义姁肃然点点头。

刘彻面色一沉，道：“适才涉安侯还是好好的，与众卿一起欢笑饮酒，如何被义主傅诊治后就病殁了？”脸上寒意渐盛，凌厉的目光扫过义姁，又落在夷安公主身上。

这番话外之音已然十分明显，皇帝怀疑是夷安公主指使义姁杀了於单。在座的大多是聪明人，听到皇帝的提示，立即恍然大悟：怪不得之前夷安公主称宁死也不嫁匈奴太子，今日忽然又一改常态，原来是早有安排。更有人心道：“这一招釜底抽薪足够高明，看来之前有人在西阙向於单放冷箭也是公主派人所为，所以她才能有借口召义姁到大夏殿为於单诊治。这哪里是治病，分明是送命！”

[1] 塬是一种因冲刷形成的特殊地形，四边陡，顶上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相当普遍，著名者有龙首原、乐游原、白鹿原等，均在陕西西安一带。

[2] 窦婴为汉文帝皇后窦漪房亲侄，田蚡为汉景帝皇后王娡同母异父弟。景帝时，窦婴为大将军，田蚡为诸曹郎，田蚡在窦婴前执子侄礼甚恭。窦太后死后，窦婴失势，田蚡任丞相，骄横显贵，仗势索要窦婴在城南的园田，遭到拒绝。窦婴的好友灌夫为此事在田蚡的婚宴上痛骂，田蚡令武士将灌夫捆绑下狱，并派人逮捕了灌夫全家和族人。窦婴写奏章为灌夫辩解。汉武帝刘彻召集当事人和群臣到长乐宫朝议（汉代只有有身份者才能在朝廷上辩论），窦婴和田蚡各持己见，争执不休，群臣意见各不相同。之后刘彻入见母后王娡，遭到厉声责备，不得已只好下令族灭灌夫。不久又判窦婴死罪，弃市于渭城（即秦之咸阳）。

[3] 石（dàn）：古代计量单位。就容量而言，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据《汉书·律历志》云：“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因而重量一石为一百二十市斤，约合今61.5斤，汉千石约折合今30751公斤。

[4] 夷：中国古代称东部的民族。狄：中国古族名。春秋前长期活动于齐、鲁、晋、卫、宋、郑等国之间，与诸国有频繁的接触。因为他们主要居住于北方，故又通称“北狄”（亦作“翟”）。秦汉以后成为中国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5] 秦始皇鉴于前朝教训，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王侯”，废除了周代的分封诸侯制，改行郡县制。汉代则是郡县制与分封诸侯制并存。

[6] 汉代最高军事长官本是太尉，太尉在朝中仅次于丞相，专掌武事，地位和丞相相同，秩俸万石，金印紫绶。但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后不再设置，军权完全归皇帝所有，遇到战事，皇帝临时任将，战后罢归原职。将军一职由于任命全由皇帝掌握，不受外朝控制，因而实际上也属于内朝一系的官员。

[7] 九世即九代，指积怨久远之大仇。《公羊传·庄公四年》载：“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缘起齐哀公因纪侯进谗，被周夷王活活烹杀。到齐哀公九世孙齐襄公时，齐国出兵灭纪国，终于报了齐哀公之仇。《公羊传》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作者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春秋三传对“九世之仇”曾有争议，因为当时的风俗是家仇只论五世，《公羊传》认为国仇不受世代限制，《左传》反对。

[8] 菑川：治所在今山东寿光东南。

[9] 八卦：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代表阳，用“- -”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ùn）代表风，兑代表泽。及至宋朝，有学者认为四象演八卦（方位），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此为伏羲八卦，也叫先天八卦。也有学者认为八卦出自周文王的乾坤学说，先有天、地，天地相交而生成万物，天即乾，地即坤，其余六卦皆为其子女，震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是为文王八卦，又称后天八卦。

[10] 镒（yì）：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

[11] 当时匈奴人对汉朝人的称呼，因为秦朝得名。

[12] 长陵：汉高帝刘邦陵墓，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13] 淮南邸：淮南国设在长安的官邸。郡太守在长安的官邸称郡邸。汉代，各郡及诸侯国为了与朝廷联系方便，在京师设立官邸，供官员到京朝见或办事时住宿，类似于今驻京办事处。

[14] 亦作“孝悌力田”，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始于惠帝时，名义上是奖励有孝的德行

和能努力耕作者。高后朝置“孝弟力田”官。到文帝时，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

[15] 汉代官员上朝必须乘车，二千石官员乘坐的车厢两侧要涂上红色，不足二千石，只能将车左涂红。

[16] 横音guāng，所以横门又名光门。

[17] 北邙山：咸阳至茂陵北原一带称北邙山，又名北芒岩。

[18] 汉文帝时，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名医淳于意因误诊被判肉刑，其人做过县令，按律要押赴京师受刑。幼女淳于缇萦一路跟随到长安，冒死拦截御驾，向皇帝上书道：“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除了表示愿为奴婢替父赎刑外，也指出肉刑的不合人道：人受肉刑后，失去的肢体不能复生，即使悔过自新也无济于事。汉文帝读后大为震动，赦免了淳于意，还下诏进行刑制改革，废除了肉刑，此为中国的刑罚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有诗赞道：“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缇萦。”

[19] “未央”一词最早出自《诗·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鸾声嘒嘒。夜如何其？夜乡晨，庭燎有辉。君子至止，言观其旂。”传说此诗意即未央宫得名的由来。未央为未尽、未深之意，常与“长乐”、“万岁”、“延寿命”等语连用，是汉代流行的吉祥语。“未央”也是汉简最为多见的人名之一。

[20] 后世称《淮南子》。

[21] 义渠戎，春秋战国时都于今甘肃宁县。战国以后，义渠也称王。有城数十，国势强大，与秦国争战不休，各有胜负。秦昭襄王即位后，其母宣太后芈氏决意用阴谋来诱杀义渠王，出卖自己的肉体与义渠王姘居，再诱杀义渠王，灭其国。宣太后是楚国贵族，嫁给秦惠文王后被封为八子，后靠手腕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国君，以太后身份统治秦国长达三十六年之久。“太后之号，自秦昭王始也。”“母后临政，自秦宣太后始也。”

[22] 漆器是一种用生漆（割漆树流下的汁）涂敷在器物胎体表面（多用木胎或泥土混合的夹胎）作为保护膜制成的工艺品或生活用品，表面被涂过漆的胎体经过反复多次的髹涂后，不仅坚固耐用，多样的装饰使器物色泽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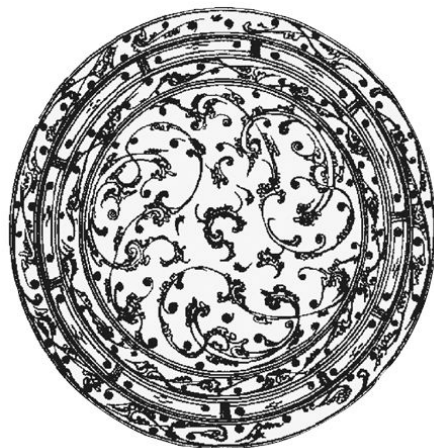
[23] 灶神：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饮食之神。民间传说，灶神要定期到天神那里报告人间善恶，因而有“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之语。又，汉代最大的天神为太一天神，汉武帝祭祀，太一天神的祭坛在上首中间，而“五帝坛环居其下”。

[24] 黍臠：黍米做的肉羹，是皇宫祭祀、节日、宴会必备主食。

[25] 春秋以来，桐棺一直被视为最粗劣最下等的棺材，以三寸桐棺下葬往往被当做对罪犯的一种惩罚。所以，以桐为偶与桐棺示罚意义类似，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巫术行为。

[26] 汉代皇宫虽然也分外廷（皇帝朝会和办公的地方，某些官署也位于外廷）和内廷（皇帝和嫔妃居住的地方），但内廷防卫远远不及后世皇宫森严，自由出入后宫禁中的男子除了宦者外，还有皇帝的心腹侍卫和宠臣，譬如带“中”字的官员，郎中、太中大夫等。皇帝有时为了方便在内廷召见大臣，往往给心腹官员另外加官，如卫青曾任建章宫监，加侍中。因为这个原因，还会出现即使贵为三公九卿，依旧有加官侍中的情况。

[27] 邯鄲：今河北邯郸。



第四章 春风有意

当目光穿透记忆深处迷离的过往时，一些模糊的年华世事注定要淡去，但那一幕还是那般清晰地镌镂在那里。他和丁丁站在春天的原野上，极目之处，孤坟残阳，微草星花，不见当年西楚霸王凌人盛气，唯留美人虞姬一缕幽魂。

夷

安公主先是一惊，见众人目光灼灼，投向自己，反而冷静下来。

刘彻重重一拍龙案，正要发怒，忽见郎中令李广和长乐宫卫尉段宏各带人马冲进殿来，不禁一惊，喝问道：“这是朕的家宴，你们不得召唤，闯进来想做什么？”

义姁道：“陛下勿怪，是臣妾命内侍叫二位将军进来的。涉安侯死在了后院柏树林中，臣妾担心太后和陛下有失，所以派人请二位将军到殿上护驾。”

刘彻“啊”了一声，一时难以回过神来。太后王娡反而要机敏得多，赞道：“义主傅，你做得很对。段卿，立即召集卫卒围住大夏殿，再派人封锁长乐宫，没有我和皇帝的诏令，任何人不能出入。”她只命段宏办事，自然因为长乐宫卫尉是她的心腹，而郎中令李广则是皇帝的人了。段宏道：“遵旨。”飞奔出去传令。

刘彻这才会过意来，道：“朕要去看看涉安侯。郎中令，你随朕来。”李广忙命属下郎官点燃火炬照亮道路。

来到后院，却见於单仰天躺在林边，眼睛瞪得老大。李广略略一看，即道：“涉安侯身上似乎没有致命伤口。”正要命人将其尸首翻转过来，却听见夷安公主叫道：“别动，他不是被人从后面杀死的。”

李广愕然起身，问道：“公主如何能知道？”夷安公主道：“他的身边就是一棵大柏树，如果被人从后面下手，必然要本能地去扶树干，即使没有扶住，身子也该是往前仆倒，冲北才对。但你看他的身子横在树边，头朝东边，表明他是刚转身时被人从正面杀死的，伤口一定在他胸腹。”

李广便命郎官赵破奴解开於单的黑色外袍，果见白色内衣腹部处有一块圆斑血迹。

刘彻本因为於单在自己眼前被杀十分震怒，忽见女儿从旁指点案情迷津，头头是道，又惊又奇，问道：“这是东方朔教你的本事么？”夷安

公主道：“嗯。父皇，涉安侯在大夏殿中闭门被杀，案子非同小可，又不能交给外臣大张旗鼓地调查，父皇不如去茂陵召臣女师傅东方朔来。”

她虽然没有明说，话意却很明白——今日太后、皇帝家宴，郎中令李广和长乐宫卫尉段宏亲自在大夏殿外宿卫，严密得如铁桶一般。能在大夏殿中杀人，在皇帝眼皮底下杀人，凶手一定不是常人。

刘彻尚在迟疑中，赵破奴又解开了於单的内衣，不禁惊呼一声，叫道：“陛下请看！”

原来於单除了腹部有一处圆点般的伤口外，胸前还缠着厚厚的药布，之前夷安公主闻到的怪味正是从药布上发出。她这才恍然明白了过来，转身见义姁已跟了过来，忙问道：“之前主傅曾问涉安侯怎么会受了刀伤，当时就看出他身上另外有伤么？”

义姁点点头，道：“臣在庭院中遇见涉安侯时，见他脚步虚浮，手扶胸口，身上散出一股药气，所以推测他受了伤。不过公主既然说他今晚曾从车上跌落过，臣也就没有再细问。”

刘彻命人解开药布，好让义姁查验伤口。义姁道：“这是剑伤，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医治，涂的药也是上好的治外伤的药。不过伤口还没有开始愈合，应该是伤在前日或者更早的时候。”

刘彻道：“大前日朕在未央宫宴请涉安侯和群臣，那时候不见他身上有伤，照主傅的说法，剑伤当在前日了。先是前日的剑伤，再是今晚的虎阙下的冷箭，紧接着又是大夏殿柏树林的行刺，看来有人非要涉安侯死不可呀！”一时觉得查案颇有乐趣，招手叫过一名少年郎官，道：“你持朕信物，立即到茂陵召东方朔来调查涉安侯一案。”

那郎官个子不高，有着圆滚滚、肉乎乎的大鼻头，颇招人喜欢。他名叫苏武，是未央宫卫尉苏建的幼子，迟疑了下，道：“目下已是深夜，本朝自立国便禁止夜行，虽有天子信物可以畅行无阻，而今北方不平静，深夜开启城门干系重大，请陛下三思。”

刘彻闻言极是赞赏，道：“到底是名将之子，考虑得很是周全。好，就明日一早再召东方朔不迟。”

夷安公主道：“可父皇不可能将宾客留在这里整整一晚，若他们离开长乐宫，许多关键线索会就此消失。”

刘彻奇道：“难道你怀疑凶手是今晚参宴的人？”

不但他觉得夷安公主的想法不可思议，就连旁人也是如此看法，因为赴宴者个个是皇亲国戚，权势、富贵、名气、金钱应有尽有，有谁会冒生命危险来杀一个投降的匈奴太子？若真以动机来论，还真是夷安公主嫌疑最大。

但夷安公主因为有自己的怀疑对象，也顾不得旁人的眼光，忙道：“臣女不敢说凶手一定是今晚的参宴者，但他们的嫌疑肯定比宫女、内侍要大，请父皇让臣女在师傅到前先问话，以留下初始证据。”

义姁忙道：“公主，你和涉安侯虽未成婚，可你们已经有夫妻之名，涉安侯被杀，按律公主该回避。”夷安公主道：“主傅这话说得不对，任贤不避亲。参宴的这么多人，除了父皇，除了我，还有谁真心想查出真凶？又有谁敢一查到底呢？”

这句话说得极有豪气，刘彻本是性情中人，立即被深深打动了，道：“朕准夷安所奏。郎中令，你分派一些人手留下来，供公主查案差遣。至于那些宾客什么的，等夷安问完话再放他们离去。”李广躬身道：“臣奉旨。”

夷安公主忙道：“父皇要去哪里？”刘彻一愣，随口答道：“当然要回去未央宫了。”夷安公主道：“不，父皇也是嫌疑人，要等问完话才能走。”刘彻愈发觉得新奇有趣，笑道：“想不到朕也有被亲生女儿审的时候。你问吧。”

夷安公主道：“第一巡酒毕，父皇和卫青将军一起离开大殿，去了哪里？”刘彻道：“去了东偏殿的静室方便。”

皇帝是九五之尊，当然不能和普通人一样到茅房方便。刘彻有一座玉做的虎子，专做便器，无论他人到哪里，都有侍中携带跟随。

夷安公主道：“父皇一直在那里么？”刘彻笑道：“一直待在那里，直

到再次登临大殿。不信的话，可以去向卫卿求证，朕这就回去未央宫了，保证不会与他串词。”夷安公主道：“是，臣女恭送父皇回宫。”

刘彻重新回头看了一眼前单尸首，心中很是遗憾——他跟这个人并没有太深的感情，收做女婿无非是要利用他，此刻他不幸身亡，又陡然后悔该早些重用他。然而人死不能复生，也只能叹息几声了事。

夷安公主等皇帝走远，这才命人抬前单的尸首去西阙门内的卫尉寺，等候验尸者到来，自己和义姁重新回来大殿。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面面相觑，殿中的气氛极其压抑。

夷安公主朗声道：“大家先少安勿躁，马上就可以离开了，不过我奉父皇旨意，有些话要问各位。”

公孙贺忍不住先问道：“公主，涉安侯是遇刺身亡了么？”夷安公主道：“太仆卿如何会知道？”公孙贺讷讷道：“臣只是胡乱猜的。”

夷安公主让义姁留在大殿监视众人的言行，自己先请太后王姁到偏殿，道：“皇祖母勿怪，这话每个人都要问的，太后适才离开大殿后去了哪里？”王姁很是不悦，但还是答道：“老身人在偏殿，有隆虑陪着，后来金俗、南宫、平阳几姊妹都来了。”夷安公主道：“是，臣女记下了。请太后自回长信殿歇息。”

王姁蓦然意识到什么，道：“莫非你怀疑是殿上的人杀死了涉安侯？呀，你……你……”紧紧盯着夷安公主，却说不出“你”字下面的话来。

夷安公主莫名其妙，道：“我怎么了？皇祖母到底想说什么？”王姁叹了口气，道：“没什么。起驾回宫吧。”

夷安公主回来大殿，请皇后卫子夫、平阳公主、卫青夫妇、南宫公主、隆虑公主母子先行离开。这些人都是皇室至亲，没有任何要杀死单的理由，况且三位公主有太后证词。至于卫子夫、卫青姊弟，卫子夫温良贤淑，卫青宽厚谦逊，这与二人出身卑微、少年时饱受凌辱有很大关系。姊弟二人即使富贵显达后也是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过失，正因为如此，才愈发得到皇帝的宠爱。无论是谁来主持查案，如果从排除嫌疑着手，首先排除的肯定卫子夫、卫青姊弟，皇帝和太后都要排在其

后。

殿中的人一下子少了许多，只剩下江都王刘建、王后胡成光，宗正刘弃，红侯刘辟疆，淮南国太子刘迁和翁主刘陵，金俗和女儿梅瓶，公孙贺、卫君孺夫妇，王长林、刘徵臣夫妇。

夷安公主又将刘迁、刘陵、金俗、梅瓶四人一齐叫到偏殿，道：“我知道第一巡酒后修成君去偏殿侍奉太后，你们三位呢？”

刘陵早有满腹疑问，她与夷安公主素来交好，直言问道：“公主是在奉旨调查涉安侯之死么？”夷安公主道：“嗯。”

刘陵犹自不信，追问道：“涉安侯是被人杀死的么？”夷安公主道：“嗯。”

刘陵很是意外，愣了许久，才道：“我们三人在西偏殿的一间静室中，我想劝说兄长与阿嫂和好，我们三个一直待在那里。噢，对了，我兄长中途去过一趟茅房，但很快又回来。”

夷安公主道：“太子、太子妃，真是这样么？”刘迁自出现起，一直板着脸，也不答话。还是梅瓶抽抽搭搭地道：“事情正如翁主所说。”

夷安公主见场面尴尬，猜想太子和太子妃仍未和好，只好道：“那么，请四位先离宫回家吧。”

刘陵有意留了下来，见左右无人，低声道：“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最好么？匈奴太子死了，公主再也不用嫁给他了。凶手是帮了公主啊。”夷安公主道：“你不懂的。你先回去，我还要继续问话。明日得空，我再去淮南王邸寻你。”刘陵道：“那好，我约好琴心，一起在王邸等公主。公主自己保重。”说罢依依不舍地去了。

送走四人，夷安公主又叫来宗正刘弃，刘弃称一直与红侯刘辟疆在殿前阶旁的金人前交谈，再问刘辟疆也是如此回答，遂将二人也放走。

轮到公孙贺夫妇时，卫君孺称陪卫皇后在庭院中走了一圈，一直在谈皇后爱子刘据的教育，二人还在南门遇见了郎中令李广——李广的孙

子李陵因为跟刘据同岁，被选进宫中为伴读——三人聊了很久，直到李广告退，卫氏姊妹才重新进殿。公孙贺则称去了趟茅房，因为要解大手，费了不少时间，然后就直接回了大殿。

夷安公主道：“有劳。”送走二人，命人先将王长林叫到偏殿，问他第一巡酒后去了哪里。王长林虽是皇亲，却长得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答道：“我本来想去茅房，可出殿后又不想去了，于是回来殿中坐下，独自喝酒吃肉。”

夷安公主道：“那么江都王后胡成光呢？”王长林道：“我进来坐下后，王后也跟了进来，公主该知道，她是我的内嫂，也算是至亲的亲戚。我们聊了一些事，王后这次来京还带了两岁的女儿，名叫细君，名字还是董国相^[1]取的呢。我和翁主正预备选个日子，带上细君小翁主一起出去春游呢。”

他絮絮叨叨，还要继续说到终南山春游的计划。夷安公主忙打断道：“好了，我知道了。你先留在这里。”出来大殿，请江都王后胡成光先去偏殿歇息，先问江都王刘建道：“大王之前离开大殿后去了哪里？”刘建道：“当然去了茅房啊。”

夷安公主转头问道：“那么翁主呢？”刘徵臣低下头去，道：“我也去了茅房。”她似乎已经猜到下面的问话，蓦然抬起头来，急促地道：“出来茅房时，我遇到了王兄，遂一道散步，去了后院的柏树林中。但我们没有看到涉安侯，更没有杀人。”

夷安公主笑道：“翁主反应得好快呀，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倒先答上来了。”刘徵臣道：“之前不是有人说过涉安侯是遇刺身亡么？公主一个个问话，又一个个放走，只留下我和王兄，不是怀疑我们是什么？”夷安公主道：“不错，本公主正有此想法。”

原来江都王刘建、刘徵臣兄妹正是夷安公主心目中的独一无二的怀疑对象。她曾亲耳听到这对兄妹在柏树林中嬉戏调笑，这是二人出现在凶杀现场的明证。也许当她离开后院后，於单也来了柏树林，无意中看到了这对兄妹正在通奸。皇族中多有淫荡无耻之徒，但乱伦无异于禽兽行为，一旦败露，江都王必定要被夺去王位。更不要说刘徵臣是王太后

侄媳，居然在太后宫中淫乱^[2]，可能会遭受最严厉的惩罚。刘建没想到会有人来到偏僻的后院，更没有想到会被於单撞见，气急之下，不得不杀人灭口。除此之外，谁会有杀死於单的动机呢？

与天子同殿宴饮，进殿前更要摘剑免冠，参宴者既不可能带仆从进宫，身上也不可能携有兵刃。刘建仓促之中也无从寻找凶器，多半是用妹妹刘徵臣头上的发簪之类下手，所以才会造成那样一个圆点般的创口。夷安早留意到刘徵臣头上插着一支步摇，头发也较初入殿时凌乱了许多，此刻见她主动坦白到过柏树林，却丝毫不提奸情，更在没有被问及的情况下辩称没有杀人，不由得愈发怀疑这对兄妹就是凶手，忙走过去道：“翁主，劳烦将你的步摇借我看看。”

刘徵臣一脸茫然，还是依言拔下步摇。步摇簪体的确够长够硬，但却不像夷安公主所预料的那样，簪尖并没有血迹。她以为是刘建刻意擦掉了，放到鼻子下闻了一闻，还是没有血腥味。

一旁的义姁实在看不下去了，将夷安公主叫到一旁，问道：“公主当真要这么做么？”夷安公主愕然道：“主傅这话是什么意思？”义姁道：“公主心知肚明，明知道江都王兄妹不是凶手，为何要找他们当替罪羊？”

夷安公主见义姁不明就里，忙低声说了自己曾在柏树林见过刘建兄妹之事。义姁道：“公主仅凭他二人到过后院就断定他们有杀人嫌疑，若是如此，臣和公主不是也有嫌疑么？”

夷安公主不得已，只得说了刘建兄妹淫乱之事。义姁倒也不吃惊，只道：“凶手不是他二人。”

夷安公主道：“主傅如何会知道？”义姁道：“公主一定要臣明说么？好吧。按照公主的推论，涉安侯是因为撞见江都王兄妹奸情被杀灭口，他二人在林中作乐，涉安侯从林外而来，如果发现了动静想去查看，定然是面朝林中的。可公主已当众指明涉安侯是在林边转身时被杀人杀死，那么凶手一定是自他背后而来，怎么可能是林中的江都王兄妹呢？”

夷安公主道：“哎哟，主傅说得对极了，我是先入为主了。”忙走到

刘建兄妹面前，将步摇还给刘徵臣，歉然道：“抱歉，是我胡乱猜疑，得罪了大王和翁主，二位这就请回吧。”刘建脸色铁青，怒“哼”一声，拂袖而去。

刘徵臣问道：“我夫君人呢？”夷安公主道：“就在西偏殿中。”

一千宾客先后走得干干净净，夷安公主颓然坐下，大惑不解，完全想不明白单为何会在大夏殿中被杀。

义姁道：“公主，时辰不早了，这就请回永宁殿歇息吧。”

夷安公主听她语气平静，没有丝毫波澜，不觉很是奇怪，道：“长乐宫出了这样的大事，主傅为何若无其事？”蓦然得到某种提示，睁大眼睛瞪着义姁，颤声道：“该不会是……主傅你吧？”

夷安公主心中既震惊又感动，义姁杀死单，只有一个理由，为了她可以不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她吞咽了一口唾沫，艰难地道：“谢谢主傅，可是……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义姁尚且莫名其妙，道：“公主说什么呢。”倏地醒悟过来，惊道：“公主以为臣是凶手？”

夷安公主见义姁语气既惊讶又气愤，绝不是作伪，忙问道：“难道不是主傅所为？”义姁道：“当然不是臣做的，公主明明知道真相。”夷安公主奇道：“我怎么会知道真相？”

义姁闻言一愣，沉吟许久，才道：“臣有证据证明我不是凶手。涉安侯被杀前，脸是朝向柏树林中，不管是刘建兄妹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总之树林里面一定有什么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时候，凶手从背后接近他，或者叫了他一声，或者是他自己听到动静，回过身来时，却被凶手用发簪之类的尖细物杀死，对不对？”夷安公主道：“对，杀人经过一定是这样。这是从尸首的位置推断的，按照师傅的说法，可以算是铁的物证。”

义姁道：“然后林中的人和凶手都先后回来了大殿，也就是说，涉安侯一定是死在所有人重回大殿之前，对不对？”夷安公主道：“对。而且

我特别留意到江都王兄妹是最后进来的，皇祖母还很不满地瞪了江都王一眼。”

义姁道：“可是臣却是在见到所有人回了大殿唯独不见涉安侯后，才有了不好的感觉。之前臣见他脚步漂浮，受伤不轻，臣想他有可能伤势太重，倒在了什么地方爬不起来，所以才临时决定去找。这一点，庭院中宿卫的郎官可以作证。臣先去了茅房，宫女说涉安侯一直在埋怨便桶不好用，早就出去茅房往北边去了。臣猜到是涉安侯用不惯便桶，想找个偏僻的地方方便，忙赶去后院，却见到涉安侯躺在树林边上。臣以为他只是摔倒，上去探他鼻息全无，吓了一跳，呆了一呆，才回来大殿禀报。”

夷安公主仔细回思一遍，确认义姁所言合情合理，忙赔罪道：“实在抱歉，我不该怀疑主傅君的。”义姁道：“臣也很抱歉，臣之前也以为是公主……”

忽见刘徵臣又重新走进来，道：“有一件事，兴许与涉安侯被刺有关……”夷安公主道：“什么事？”刘徵臣却迟疑不说。

义姁道：“翁主放心，我们公主决计不是多嘴多舌之人。”夷安公主这才领会过来，忙道：“翁主放心，我绝不会对人提起翁主的私事。”

刘徵臣这才道：“多谢公主、主傅君。我虽不知道涉安侯是何时被杀，但期间曾听到过一名女子的尖叫，声音就从林子外面的西南方向传来。我还以为是有人发现了我们，但王兄却说是我听错了。现在仔细想来，确实是有那么一声的，或许是大夏殿墙外的宫女夜惊也说不准。”

夷安公主道：“翁主没有在后院见过其他人么？”刘徵臣道：“没有。”

送走刘徵臣，夷安公主更是困惑，道：“女宾客只有我和主傅去过后院，既不可能是我，也不可能是主傅，那尖叫的女子会是谁？”义姁道：“兴许是某个听见动静到后院查看的宫女也说不准。公主，夜深了，这案子还是明日再查吧。”夷安公主道：“也好。今晚大夏殿中侍宴的内侍、宫女有上百人，我一人无论如何是问不过来的，还是要叫人来帮忙

才是，先回去睡吧。”

夷安公主折腾了一夜，疲累之极，回到永宁殿中不及洗漱，倒头就睡。次日还是义姁进来叫唤好几声才勉强睁眼醒来，见外面早已经日上三竿，不禁吃了一惊，道：“我起得迟了。”

义姁道：“东方大夫已经到长乐宫了，刚来过永宁殿，听说公主未起，就先去大夏殿了。”

夷安公主听说，忙梳洗打扮一番，换了身新衣裳，赶来大夏殿。

昨日在大夏殿中所有当值的宫人被分别带走，宫女拘禁在暴室狱[3]，郎官、内侍等拘禁在掖庭狱[4]。东方朔正分派卫卒去向众人一一问话，见公主进来，忙道：“我已经听义主傅说了，公主昨晚可是大出风头。”夷安公主道：“徒弟我做得不错吧？连父皇都对我刮目相看呢。”东方朔道：“嗯，古谚有云：‘名师出高徒。’那是决计错不了的。”

夷安公主道：“那么师傅可有想到谁是凶手？”东方朔道：“这个很难推测。涉安侯先后三次遇刺，昨日之内就发生了两次，难怪皇上震怒。我适才到卫尉寺看过，他身上新伤、旧伤不少，昨晚上挨的那一下子似乎并不足以致命。不过我不是行家，具体情形要等看到正式爰书才能知晓。公主别急，长安令正亲自带领最有经验的令史检验尸首呢。”

夷安公主道：“现任长安令义纵不是义主傅的弟弟么？既然义主傅昨晚也在现场，他该回避才是。”东方朔道：“举贤不避亲，听说公主昨晚也对皇上说过这句话。”

正说着，忽见太中大夫张骞和郎官徐乐联袂到来。东方朔对张骞极是敬重，忙迎上前去。

张骞向夷安公主见过礼，这才将东方朔拉到一旁，低声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来拜托东方君。”东方朔笑道：“张君何需跟我见外？况且张君目下最得皇上宠幸，天下间还有什么事办不到，能来找我东方朔，实在是太给面子了。”

张骞也不多寒暄，径直道：“这件事我本来不想惊动旁人，可适才在未央宫朝见时皇上告知涉安侯于昨晚在大夏殿中遇刺，正委派东方大夫暗中调查。我感到万分震惊，思来想去，又暗中跟徐君商议了一下，还是觉得要将这件事告诉东方卿。”

东方朔见他面色肃穆，语气凝重，登时收敛了笑容，道：“请讲。”张骞正待开口，夷安公主已凑了过来，问道：“你们在说什么，这么神秘？是跟案子有关的事么？”

东方朔道：“张君不必忌讳，公主是我徒弟，皇上也委派了她查这件案子。最要紧的是，她是一个热心、善良、正直的女子。”张骞微一迟疑，即道：“好。”招手叫过徐乐，四人一齐来到酒池边的台榭坐下。

张骞道：“东方大夫可还记得赵破奴说过，宫女王寄因为一直在军臣单于身边侍奉，知道匈奴人有个大阴谋。”东方朔道：“记得，匈奴收买了本朝的高官，预备里应外合，王寄亲眼见过高官使者。可惜后来她失去了记忆，想不起来以前的事情，这些话是真是假，也无从核实。”

张骞道：“我之前与王寄一起逃归，途中休息的时候她曾略略对我提过此事，说这是中行说的建议，要大力策反那些被汉军俘虏后投降的匈奴将领，事情进行了很多年，也进行得相当顺利。”东方朔道：“呀，这些匈奴降将可是人数不少，而且大多在朝中担任要职。此事干系重大，张君为何不禀报皇上处置？”

张骞道：“因为甘父。东方君想必也知道，甘父也是被俘虏的匈奴人，在大汉做了数年奴隶后才在机缘巧合下跟随我出使西域。我二人一道被匈奴俘虏，他本可以重投族人的怀抱，但十几年来，他始终没有抛弃过我。没有他的帮助，没有他的射术，我就算不死在匈奴人的折磨下，也早就饿死了。他是我的再生父母，为我做了这么多，却从来不求回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在匈奴十余年，知道匈奴人中许多都是像甘父这样有情有义的人，投降大汉的匈奴将领也有许多是像甘父这样的人。我若将王寄的话禀告皇上，皇上定会命有司穷治，以那些刀笔吏^[5]的严酷，不知道要冤死多少人。东方大夫聪明过人，当日平刚金剑之案令人印象深刻，我本早有心请君暗中调查这件事，但后来听到朝臣们对东方大夫多有议论……抱歉，请恕我直言，大臣们都称东方大夫

是‘狂人’，我想兹事体大，所以一时有所犹豫。但昨晚涉安侯在长乐宫中遇刺，案情诡异难测，我也不能再有所顾忌了。”

他所称的“刀笔吏”虽字义表面是泛指掌刑狱的官吏，但人人知道他是指现任廷尉张汤。

张汤是长安人，父亲任长安丞，精通律法，张汤自幼受到家庭熏陶。有一次，张父外出，叫他在家看门，回来后发现肉被老鼠偷吃了一块，就痛打了他一顿。张汤很是气愤，于是挖开老鼠的巢穴，活捉了老鼠，找到所窃的肉，鼠赃俱获。再将老鼠当做犯人一样严加审讯拷打，写成断狱文书，宣判老鼠应当受磔刑，然后亲自把老鼠分尸。张父读到断狱文书后大惊，认为儿子是可造之才，从此教他学习律法。张父死后，张汤当上了长安吏，累迁内史掾、茂陵尉，后由丞相田蚡推荐，补任侍御史。在治前皇后陈阿娇巫蛊案中，手段严酷，牵连众多，深合刘彻心意，升他当了太中大夫，不久又升任廷尉。张汤曾与同样精通律令的赵禹共同编定法律，制定《越宫律》《朝律》和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其人工于心计，一心迎合皇帝所好，以《春秋》古义治狱，审理案件完全以刘彻意旨为准绳，还把刘彻对于疑难案件的批示制定为律令程式，作为以后办案的依据。如此作为，自然深得皇帝欢心。张汤生病，皇帝亲临其舍探视，隆贵无比。此君办案，凡涉及朝臣豪族必穷追猛打，用法苛刻，但对普通穷苦百姓则常常网开一面。

东方朔道：“张君的话我听明白了，君的苦心我能体会，放心，今日君对我说的话，我东方朔绝不会再对人说，直到调查清楚为止。公主！”夷安公主道：“是，我也绝不会对人说的。”顿了一顿，忍不住又道：“那些人叫师傅狂人，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师傅的本事。”

东方朔忙道：“闲话少说。张君今日来告知此事，莫非认为涉安侯遇刺是匈奴主使所为？”张骞点点头，道：“我和徐君都是这个看法。”

徐乐道：“於单是军臣单于之子，被立为太子已经有很多年，他本来就是单于之位的继承人，自然洞察所有的匈奴军机。但仅此一点，还不至于要匈奴新单于伊稚斜万里迢迢派人到长安来追杀他。”

夷安公主道：“为什么不至于？”徐乐道：“回公主话，匈奴作战本就

随意而为，不讲究章程阵法，所谓的匈奴军机也就是一些匈奴王室内部的情况。其实对大汉而言，於单投降本身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军事价值。”

东方朔道：“但如果王寄的话属实，情况就不同了。”徐乐道：“正是如此，我和张君甚至认为於单遇刺进一步证实了王寄的话属实。如果匈奴一直在策反降将，那么於单一定是知道的，他甚至知道有哪些人被策反，有哪些人与匈奴联系过。而今他也投降了大汉，之前那些预备倒戈的匈奴降将自然害怕他会泄露秘密，所以非要他死不可。只有如此，才能解释於单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天子脚下遇刺。”他“啧啧”了两声，续道：“竟然敢在长乐宫杀人，可见要置於单于死地的决心是何等强烈。”

夷安公主道：“这么说，凶手一定是匈奴降将了。难道是公孙贺？昨晚参加宴会的可只有他一个是匈奴人。他祖父正好是匈奴降将。”

东方朔忙道：“公主别胡乱猜测。诬告在本朝可是重罪，一切要有了证据再说。我倒觉得不大可能是公孙贺，他是皇后的姊夫，位居九卿，大汉给他的难道不比匈奴给他的多么？”

张骞道：“王寄说过，那些打算重投匈奴怀抱的降将还拉拢了朝廷中的高官。”东方朔道：“嗯，本朝实行三公九卿制，所谓高官者，无非是三公九卿及各郡太守。郡太守各在其地，各司其职，不可能参与勾结匈奴这等大事。三公之首丞相薛泽是个好好先生，不管事，朝臣中权力最重的当数御史大夫公孙弘、廷尉张汤以及执掌军权的将军卫青，但公孙弘起于布衣，张汤出身小吏，卫青出身骑奴，是大汉给了他们扬名立万的机会，这三人都不可能与匈奴勾结。如果一定要说是高官，那么多半是指诸侯王。匈奴人分不清大汉郡县和诸侯国的区别，也不知道朝廷跟诸侯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他们只以为是大汉天下一家。诸侯王贵为王侯，是天子近亲，不是匈奴人眼中的高官是什么？”

张骞闻言大是钦佩，道：“东方君智慧远过我等，分析得条条有理，这件事就拜托给东方君了。”说罢，深深作了一揖。东方朔忙起身还礼，道：“不敢当。”

徐乐道：“还有一事，东方君之前不是派人到右北平郡请长史暴胜之到平刚城南客栈向店主栾翁核验证词么？恰好管敢到平刚办事，也住在客栈里，听说案子有变化，又挂念他那柄金剑的下落，所以也赶来了长安，目下正住在我家里。”东方朔道：“嗯，我昨日正好收到暴长史的文书，对案情有了点新看法，回头我再去徐君家深谈。”徐乐闻言，便拱拱手，与张骞去了。

夷安公主道：“奇怪，他们两个不是很关心涉安侯的案子么，为何急匆匆地走了？”东方朔道：“公主没有听出来么？”夷安公主道：“听出来什么？”东方朔道：“因为我说了匈奴拉拢的高官可能不是朝臣，而是诸侯王。他们料到凶手即将水落石出，所以就赶紧走了。”

诸侯王造反，事先总是勾结匈奴为外应，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景帝时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率领七国叛乱，事先与匈奴约定共同举兵。幸亏太尉周亚夫处置有方，吴楚七国之乱历经两个月即告结束。匈奴知道吴楚兵败后，不肯入汉边助战，才没有酿成大汉内外交困的大祸。之后朝廷为防类似事件发生，不断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朝野间揣度上意，不断有人上告诸侯王谋反，其实大多是虚有其事，不过是想迎合皇帝削藩的心理，以此得到厚赏。

当今天子刘彻即位后的第四年，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6]、济北王刘明等京师朝见，刘彻设酒宴款待。席间音乐正酣时，刘胜忽然悲痛流涕。刘彻忙问兄长为何如此悲伤。刘胜回答道：“臣闻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故高渐离击筑易水之上，荆轲为之低而不食；雍门子壹微吟，孟尝君为之於邑。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文辞极为雄壮。又称大臣们都在议论摧抑诸侯王，到处罗织诸侯的罪行，还常常通过答服诸侯之臣，迫使证成其君之罪，使宗室斥退，骨肉冰释，所以他听到乐声后有所感怀，忍不住悲伤泣下。刘彻听后极为动容，下诏书命省有司所奏诸侯事，从此对民间上告诸侯王也格外谨慎。正因为如此，江都王刘建被异母弟刘定国指使人上告淫乱时，廷尉不先追查上告内容是否属实，而是先严刑拷问上告人。

夷安公主这才会意过来，嚷道：“江都王！一定是江都王刘建跟匈奴

有所勾结，怕於单揭发他，正好利用在大夏殿家宴的机会杀人灭口。我说他怎么迟迟留在京师不回他的江都国呢。什么他跟妹妹通奸，不过是个幌子，太高明了，谁都不会想到一个跟妹妹卿卿我我的淫棍会是杀人凶手。哼，刘建本来是我的首要怀疑对象，不过因为义主傅替他们兄妹说话，我才放过了。真是后悔，昨晚该将他们兄妹分开，好好审问的。”

东方朔道：“公主知道义主傅为什么替江都王说话吗？因为她是第一个到凶杀现场的人，发现了杀死於单的凶器。”

夷安公主大吃一惊，道：“义主傅发现了凶器？她为何不告诉我？”她正要起身去找义姁，却被东方朔拉住，道：“凶器现下在我这里。”从怀中掏出一方素帕打开，中间一支鎏金发簪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发簪虽是女子固定发髻必用之物，但形制、长短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譬如皇太后的发簪以玳瑁为簪^[7]，长一尺，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为鱼须簪。那根金簪约有半尺来长，通体为圆锥形，上有云纹雕饰，样式精美，一望就不是凡品。

夷安公主眼睛瞪得浑圆，结结巴巴地道：“那……那不是我的金簪么？”

她听说杀死於单的凶器就是自己的金簪，本来还难以置信，可亲眼看到簪尖的血迹时，登时有一阵惊悚的感觉，这才恍然明白昨晚主傅义姁的种种异常了——

义姁是第一个到凶案现场的，认出於单身上的凶器是公主的金簪时，理所当然地就以为是夷安杀了人。她是主傅，对公主有教导之责，公主犯错，主傅也会受到责罚，她无论是为了保护公主也好，保护自己也好，都必须要将凶器取走。所以当后来夷安公主主动请命查案时，她认为公主是在惺惺作态，不过是要掩饰罪行。尤其当夷安盯上江都王刘建兄妹，认定刘徵臣头上的步摇就是杀人凶器时，更令义姁心冷，以为公主不过是要找替罪羊。但她后来亲眼见到夷安公主知错就改并不坚持己见时，这才意识到公主未必就是真凶。但她既不能肯定，也不敢明说，等到次日一早东方朔到来，才将发簪之事告诉了他。

东方朔见夷安呆若木鸡，道：“公主先别发愣，你这金簪一直放在哪里？”夷安公主道：“卧室啊。这金簪是皇祖母送我的，我很喜欢，昨晚想戴，一时没有找到，还有点奇怪它怎么不见了。”

夷安公主道：“昨日宴会前，可有旁人到过永宁殿？”夷安公主道：“除了我的属官外，就是阿陵了。”蓦然意识到什么，“啊”了一声，呆在了那里。

东方朔不动声色，追问道：“公主也想到淮南国翁主可能就是凶手了？”夷安公主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

之前夷安逃婚躲在茂陵东方朔住处时，刘陵曾称有法子能解公主之厄，但是要冒生命危险，要求公主不得再对第二个人说。当时夷安公主已经有所感觉，怀疑刘陵要用什么激烈的法子，但还是没有往杀人这方面想。后来她自己转变心意，决意为了大汉嫁给於单。昨日家宴开始前，刘陵到永宁殿来看她，她也将这番心意说出，但一想到自己根本不喜欢却要嫁的男子，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刘陵定然以为她是违心之语，愈发气愤，决意在家宴上伺机杀死於单，所以才顺手取了她首饰盒中的金簪作为凶器。刘陵有梅瓶的证词，证明她一直在偏殿中，那么她很可能请兄长刘迁下手。

东方朔肃色道：“公主昨晚问过刘迁、刘陵兄妹，他们怎么说？我敢说，他们兄妹中一定有人去过茅房，然后跟着於单去了后院。公主想为他们打掩护也没用，茅房内侍、宫女不少，一定有人见到的。”

夷安公主摇了摇头，有心要为最好的朋友辩护，但始终找不到理由，只得道：“是我杀了於单，不是阿陵。”

东方朔奇道：“公主肯主动认下罪名，那么凶手一定是淮南国翁主刘陵了。难道公主真以为她是不愿意看到你嫁给不喜欢的匈奴太子才仗义出手帮你除害么？”夷安公主道：“难道不是么？”

东方朔道：“当然不是。如果刘陵是替朋友着想，怎么会盗取公主的金簪呢？公主的金簪既是太后所赠，想必许多人都认得，她有意选其作为凶器，可谓居心叵测。她也了解公主的脾性，一旦看到凶器后，为了

朋友义气，就会自认罪名。若不是义主傅凑巧出现，取走了於单身上的凶器，只怕她的阴谋已经得逞了。这女子厉害！好厉害！淮南王将这样伶俐的女儿放在京师，必定有所图谋，嘿嘿！”

夷安公主道：“我不明白。”东方朔往四周看了一眼，刻意压低了声音，道：“淮南王刘安一定与匈奴有所勾结，他听到匈奴太子於单降汉，所以派太子刘迁来京师处置，不然哪有这么巧，长乐宫中正要举行家宴，淮南国太子就到了？正好淮南国翁主刘陵与公主交好，利用公主不想嫁给於单的心理，假意替公主杀人，其实就是期待公主认下罪名，好掩盖她真正的用意。”

夷安公主听得目瞪口呆，半天才讷讷道：“师傅完全想错了！淮南王是高皇帝的亲孙，广行仁义，天下闻名。他也是父皇最敬重的诸侯王，特赐予几杖，准许他使用驰道，也准许他不必像其他诸侯王那样年年来朝。我还记得他和父皇在宣室谈诗论道的样子，儒雅和气，这样的人怎么会勾结匈奴呢？再说淮南国太子刘迁，他是因为得罪了太子妃梅瓶，被淮南王捆送来京师请皇祖母治罪的。皇祖母邀请他出席长乐宫家宴，原本是要借机撮合他与梅姊姊和好。至于阿陵，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怎么会杀人后又有意暴露我呢？若她真有师傅说得那么厉害，又非要杀掉於单不可，干吗要选人多眼杂的家宴时下手？她住在淮南国邸，国邸旁边不就是於单的赐第么？两家是邻居，多得是下手机会。”

东方朔“啊”了一声，道：“公主说得不错，如果刘陵当真有如此心计，一定不会选家宴下手。”

夷安公主不过随口强辩，想不到竟能说服师傅，不禁喜出望外，道：“师傅不怀疑阿陵了么？”东方朔道：“昨晚之事应该与她无关，可是之前不还有两起行刺事件么？”

正在此时，一名卫卒过来躬身行礼，道：“臣和臣的同伴问到了一些事情，嗯，一些重要的事情，应该……不，是可能，可能与昨晚涉安侯遇刺有关。”

未央宫、长乐宫和皇帝避暑行宫甘泉宫均设卫尉，长官卫尉秩俸中二千石，佩青绶银印。卫尉寺下属卫卒均是征发各郡国的良家子弟，

也就是农民。朝廷有意将皇宫门户交给这些人守卫，是因为卫卒一年一更换，可以有效防止朝臣结党营私。不过这些卫卒大多出身贫寒，虽然已经在家乡当过一年郡兵，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但并没有多少文化。

赶来禀告的卫卒乡音很重，说话又有些夹杂不清，东方朔和夷安公主总算耐着性子听完，倒真是发现了两条重要线索：昨晚侍立茅房的宫女和内侍听见淮南国太子刘迁和涉安侯於单在内间争吵，起因是於单问起刘迁为何不与太子妃梅瓶坐在一席，但二人吵了几句后，就先后离开了茅房；另一件事是后来发生的，茅房中有内侍听见后院方向传来一声尖叫，似是女声，还特意出西门张望。正巧那时太仆卿公孙贺解完手出来，问他在看什么。内侍说北边似乎有动静，公孙贺便说去看看，打发内侍进去换便桶，自己往北去了。

夷安公主道：“这么说，刘迁和公孙贺都有重大嫌疑。尤其是公孙贺，内侍亲眼看见他往后院去了，他却对我撒谎，说什么只去了趟茅房解大手，然后就直接回了大殿。”东方朔道：“公孙贺的确比刘迁更可疑，至少刘陵说刘迁去过茅房，没有掩饰其行踪。公孙贺未说实话，心中一定有鬼。但有一点最关键的疑点，凶器是公主的发簪，公孙贺如何能得到？”

当真是说某人，某人就到，话音未落，转头就看见公孙贺走进院子。等他走近，东方朔问道：“太仆卿有何贵干？”公孙贺道：“皇上命臣来查问案子调查得如何。公主、东方大夫，你们可有查到害死涉安侯的凶手？”

东方朔向公主使了个眼色，夷安便道：“太仆卿，你这不是贼喊捉贼么？难道不是你杀了於单么？”公孙贺吃了一惊，道：“什么？公主是说臣杀人么？我……我怎么会杀涉安侯？”稍一凝思，便回过神来，道：“是因为有人看见我往后院去了么？”

夷安公主道：“是啊，你昨晚为什么对我撒谎？”公孙贺叹了口气，道：“事到如今，臣也不能不说实话了。臣出来茅房时，听内侍说后院方向有动静，一时起了警觉之心，臣想太后、皇上都在大夏殿中，万万疏忽不得，于是想去查看一番。谁知道没走多远，臣就遇见了一名宫女，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臣叫了她一声，她也没有理睬，径直跑去前面了。

臣正不知所以时，又有一名郎官打扮的男子从后面跑了过来，臣问他出了什么事，那郎官说没事，臣就直接回去大殿了。”

夷安公主道：“这些经过你昨晚为什么隐瞒不说？”公孙贺道：“臣不敢说，臣虽然不认得那郎官是谁，却认得那宫女，她是太后身边的人。”

夷安公主大是意外，道：“是皇祖母身边的人么？是谁？”公孙贺道：“就是那名新近从匈奴逃归的女子王寄。”

夷安公主道：“啊，王寄！原来是王寄！昨日傍晚，她来过永宁殿，说是奉太后之命来看我换好衣服没有，她还在梳妆台前为我整过发髻。那个金簪……”东方朔忙打断她道：“烦请太仆卿回报皇上，涉安侯的案子已有眉目，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公孙贺道：“好。公主，臣先告退。”

夷安公主道：“师傅为什么不让我当着公孙贺说出王寄从永宁殿盗取金簪的事？”东方朔道：“金簪这件事暂时别提，我后面还有用得上的地方。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疑问，王寄为什么要杀於单呢？”

夷安公主道：“王寄既然在胡地侍奉单于和母阏氏，一定经常见到匈奴太子，认得於单是肯定的事，说不定两个人还有什么私人恩怨。”东方朔道：“如此就有两个可能了：第一，王寄已经恢复了记忆，早认出了於单，但却继续装疯卖傻，为的是要找机会杀死於单。她去永宁殿看望公主，目的就是要盗取公主的金簪，因为全长安的人都知道公主不愿意嫁匈奴太子，事发后人人怀疑公主，公主就会成为她的替罪羊。”

夷安公主道：“不错，不错，正是这样。”东方朔道：“还有第二种可能呢，我倒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些——那就是王寄还是个傻子，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可能是无意间拿了公主的金簪，又无意间去了后院，在林边撞见於单，蓦然间回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往事，惊吓之下失手杀了他，再跌跌撞撞往前院跑去，这才撞见了公孙贺。”

夷安公主撇了撇嘴，不以为然地道：“傻子杀人，无意杀人，这可是我听过的最笨的辩解理由了。”

东方朔正色道：“旁人可以不信，但公主不能不信。我们跟王寄一道回来京师，途中朝夕相处，公主应该能看出，她的傻不是装的，她的失

忆不一定是因为伤势引发，更有可能是她不想再回忆起过去。她不是经常在梦中尖叫哭泣么？可见她之前在胡地一定吃了很多苦。如果王寄没有失忆，她一定比任何人都知道於单对大汉的用处，要揭发出那些预备重新反叛的匈奴降将，非借助於单之力不可。我猜想皇上虽然强逼公主嫁给他，并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么大的用场。”招手叫过一名卫卒，吩咐了几句，那卫卒躬身去了。

过了一刻工夫，卫卒从掖庭狱带来郎官赵破奴。东方朔道：“咱们也算得上是熟人，我就开门见山了，昨晚赵郎官去过后院，对么？”赵破奴微一迟疑，即点点头，道：“是的。”慢慢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王寄失去记忆后，也不再认识以前的旧人，包括赵破奴在内，这令他一直十分费解。因为他二人在胡地时就已经暗中相知相许，她怎么会忘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呢？到京师后，赵破奴被授予官职，在郎中令李广手下为郎官，于未央宫当差，王寄则被王太后接进长乐宫，重新做了太后身边的女官，从此两人只能隔墙相望。哪知道事情凑巧，太后和皇帝要在长乐宫举办家宴，赵破奴随侍皇帝，也得以进出大夏殿。昨晚宴会开始之时，赵破奴奉命扶着受伤的於单进来，一眼看到站在王太后身后的王寄，心有所动，只觉得几个月不见，她出落得愈发明艳亮丽。只是王寄依旧对他视而不见，仿若陌生人一般。他意气难平，遂一直暗中留意，想找机会跟她说上几句话。第一巡酒结束时，居然真的看见王寄从东偏殿中出来，往后院去了。当时赵破奴就觉得奇怪，如果王寄是要上茅房，该往西穿过庭院，如果不是去茅房，她又要到哪里去？他见左右无人留意，遂跟了上去，叫住王寄，问她还认不认识自己。王寄只是茫然地看着他，仿佛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人，随即又往北走。赵破奴又气又恼，却无可奈何，见她神思恍惚，担心她出事，只得闷闷跟在后面。到了后院，王寄张望了一下，便转向西去了。他这才想到她本来就是要去茅房，不过是神志不清，夜间天色又黑，分不清方向。正要上前叫她时，忽然听到林子中有人声，犹豫要不要出声喝问时，就听见王寄尖叫一声，朝前跑了。他急忙赶过去，见涉安侯於单也站在林边，裤子解开，露出胯间的阳物来，原来是在这里方便。他想王寄多半受了惊吓，不及与於单招呼，忙去追赶，半途遇上了太仆卿公孙贺，两人对答了一句。只是等他到前院时，王寄已经进了偏殿，他无法再追，也只

能怅然满怀。

东方朔道：“这么说，你在后院见到於单时，他还活得好好的。”赵破奴点点头，道：“他正在撒……撒那个尿。”东方朔道：“他看到你出现，难道不奇怪么？”赵破奴道：“他没有看到我……不，应该说他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他一直半侧着身子，愣愣望着西南方向。我想，他也认出了王寄。”

夷安公主道：“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出来？”赵破奴道：“公主想听实话么？我心中只有阿寄，至于那个匈奴太子他死还是不死关我什么事？我说出经过，不仅我要受到擅离职守的处分，说不定还会让你们怀疑阿寄。是我亲手解开於单的衣服验伤，我看到他腹部的那一圆斑伤口时，当即想到这是女子的发簪所刺。虽然我不相信阿寄会杀人，可我还是不能让你们怀疑到她身上。”

夷安公主道：“你现在说出来，我们还是一样要怀疑王寄。”赵破奴道：“我相信东方大夫不会冤枉好人。大夫君，你能从一把金剑看出金剑主人生前的心愿，也一定能找到真凶，为阿寄洗脱嫌疑，对不对？”东方朔道：“嗯。你去吧，叫他们将那些拘禁在暴室狱、掖庭狱的人都放了。”

赵破奴又惊又喜，问道：“大夫君找到真凶了么？”东方朔道：“还没有，不过应该跟那些宫人无干。你先去吧。”赵破奴颇为失望，只得道：“诺。”

夷安公主道：“不是王寄杀人，那又是谁呢？”东方朔道：“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王寄的口供，咱们这就去长信殿。”

二人来到长信殿。夷安公主道：“皇祖母不喜欢师傅，还是我自己进去好了。”东方朔知道太后对自己一年换一任妻子的做法极有微词，便道：“也好。”

平阳公主正陪着太后王娡在偏殿中闲话家常，女官王寄带着众宫女侍立在一旁。胡乱扯了几句，平阳公主掏出一枚银指环，走过去套在王

寄的右手中指上，笑道：“这个送给你，多谢你服侍太后。”

王寄见那指环以银丝绞成，颇为精致，随口谢了。王嫛却是脸色一变，冷冷问道：“皇帝又瞧上我的人了么？”

原来金、银指环在皇宫中是宫女避异的标记——当某一宫女处于妊娠或月辰期间，必须在右手套以金环，以戒帝王御幸；平时则用银环，表示可供帝王临幸。因指环有“禁戒”之用，所以又名“戒指”。

平阳公主见太后不快，忙赔笑道：“其实皇上也是为了国事，想多了解一些匈奴的情况。”

王嫛“哼”了一声，正要反驳，夷安公主闯了进来，说明来意，称想询问王寄昨夜去过哪里。王嫛愠意更重，道：“既然想问，就在这里当面问吧。”

夷安公主便问昨晚王寄第一巡酒后去了哪里，王寄努力想了半天，才道：“不大记得了。”夷安公主道：“那么你有没有去过后院？有没有见到於单？”

王寄尚不及回答，王嫛已勃然色变，道：“夷安，你堂堂公主，非要去查什么案子，查也就罢了，居然查到老身的长信殿来了。”

夷安公主忙赔罪道：“皇祖母别见怪，是因为有人见到王寄去过后院，臣女才会这么问，原是想慢慢引她回忆起来。”王嫛道：“她一个傻子，会杀人么？哼！”

平阳公主见母亲暴怒，忙打眼色命夷安公主出去。夷安公主只得向太后告退，出殿将经过告诉了东方朔。东方朔凝思半晌，道：“王寄应该是可信的，不然她不会想半天才回答公主的话。”

夷安公主道：“这件案子实在诡异，金簪只有王寄能拿到，可她离开后院时，赵破奴见到於单还活得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凶器偏偏是我的金簪啊？”

东方朔道：“咱们从头顺一遍，王寄在永宁殿看到公主的金簪，也许

让她想起了什么往事，所以顺手取了收入怀中。晚宴时，皇上宣布暂歇。於单最早离开大殿，人人都知道他是直奔茅房而去。王寄也想方便，出来偏殿后，没有辨明方向，直接往北而去。她不可能事先想到会在后院撞见於单撒尿，忽然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男子袒露下体，惊慌之下顺手取出金簪刺出，这也是一些妇人的本能反应。”

夷安公主道：“可是王寄在先，赵破奴在后，他经过於单时人可是还活着的。”东方朔道：“赵破奴只说於单没有回过头来看他，於单一直半侧着身子，望着西南方向发呆半侧身子时被杀，不正是公主从现场尸首情形推出的结论么？金簪尖细，刺入腹部，出血不多，不足以立即致命，所以赵破奴到时，於单还活着，正怔怔望着凶手消失的方向。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就是王寄在半路遗失了金簪，被赵破奴捡到，他一路跟着王寄来到后院，意外发现於单在此撒尿。他之前在匈奴为奴，肯定没有少受折磨，跟於单有私仇也说不准，当即看准仇人落单的机会，上前来了。”

夷安公主道：“这种可能性不能成立。师傅难道看不出赵破奴很喜欢王寄么？他又不知道那是我的金簪，只以为是王寄的，怎么可能用她的失落之物杀人，那不是引人怀疑她么？”东方朔思忖道：“不错不错，果然是这个道理，公主越来越明察秋毫了。那么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公孙贺拣到了金簪，好奇来到后院查看究竟，见只有於单一一人，便举手杀了他。”

夷安公主笑道：“师傅又要搬出那套匈奴奸细的理论了么？公孙贺可是皇亲国戚，拖家带口的一大家子人，回去匈奴对他有什么好处，听说那里以肉为食，以酪为浆，连房屋都没有，更不要说城市了。”东方朔道：“话虽然这么说，但这个公孙贺极为可疑，不是因为他是匈奴人，而是因为他刚才的供词。他称认出了王寄，但却没有认出郎官是谁。郎中令属下各种郎官人数近千，他的确未必能全部认得，可他怎么会不认识赵破奴呢？赵破奴回京后被天子在未央宫宣室召见，当面褒奖，授予官职，他当时明明在场。”

夷安公主还是不能相信堂堂九卿之一会是匈奴人的奸细，道：“昨晚没有月亮，也许是天黑，公孙贺没有看得清楚。说实话，这些郎官一样

的打扮，一样的服侍，在我看来也全是一个样子呢。况且公孙贺明明知道赵破奴跟王寄是一起逃归的，既然认出王寄，只要提到郎官，我们一定会想到是赵破奴，师傅不就立即想到了吗？他干吗要为此说谎？”东方朔笑道：“公主伶牙俐齿，句句在理，臣也不能辩驳了。”

夷安公主道：“那么这件案子的最大嫌犯就是王寄了。”东方朔点点头，道：“不过公主先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旁人问起，就说还没有找到凶手，师傅还有后招。”

正说着，一名内侍奔过来道：“长安令已经检验完涉安侯尸首，请东方大夫速去卫尉寺。”

长乐宫卫尉寺在西阙门南边的周垣^[8]下。二人进来寺厅，长安令义纵迎上来，奉上检验爱书，道：“涉安侯腹部的伤口不是致命伤。”

夷安公主吃了一惊，问道：“那於单是怎么死的？”义纵道：“死在雄黄之下。”

雄黄是民间常见的解毒剂、杀虫药，可以克制蛇、蝎等百虫，大夫常常用它治疗恶疮、蛇虫咬伤等。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愤而投江，屈原家乡的人们为了保护屈原遗体不让蛟龙吃掉，纷纷将粽子、咸蛋投入江中。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混有雄黄的酒倒入江中，说是可以药晕鱼龙，保护屈原。过了一会儿，江面真的浮起了一条蛟龙。从此民间开始流行用雄黄泡酒饮用，达到驱邪避疫的目的。

但雄黄一方面是良药，另一方面又是毒物，腐蚀性强，服用稍微过量，就会使人腹泻腹痛、麻痹昏迷甚至致人死亡。於单之前胸口曾受过剑伤，身上裹了厚厚的药布，那药布上除了有上好的治疗外伤的膏药外，还浸泡了雄黄，通过伤口慢慢渗入体内。昨晚酒宴，於单一人先饮二十大杯酒，全身发热，加剧了雄黄进入体内的速度和量。他大概感觉到身体不适，所以一巡酒后就请求告退，去了茅房，后来又不知怎的去了后院，被人刺了一下。恰逢此时他体内毒素积聚已多，终于体力不支倒地。

夷安公主听得目瞪口呆，半晌才道：“这……这是真的么？”义纵道：“千真万确。臣少年时曾伙同他人劫财为生，手段就是将雄黄下在客人的酒中，令客人晕厥后取走财物，但也有因雄黄过量而害死人的事发生过。”

义纵三十余岁，脸色赤黑。最早是因为姊姊义姁医术高明得幸王太后之故，由太后亲自出面举荐，入皇宫为中郎。不久被刘彻发现其人果决狠辣，补为上党郡中县令，治政严酷，其县大治，政声远闻，遂又被调来京畿之地天子脚下任长安令。

义姁虽是夷安公主主母，但公主还是第一次见到义纵，听他述说昔日为盗时之害人劣迹，眼神冷漠而淡然，语气无喜无忧，就像是在讲一件完全跟自己无干的事，不由得心中发冷，暗道：“义主母怎么会有这样的弟弟？父皇又怎么会任用这样的人当京县长官？”

东方朔倒不以为意，沉吟问道：“那么义明廷对此案有什么高见？”义纵道：“高见不敢当。依臣的看法，涉安侯先后三次遇刺，但都不是同一伙人。第一名刺客先用剑刺伤了涉安侯，再买通大夫在药布上下毒，既有把握置涉安侯于死地，理当不会再出手；第二名刺客埋伏在长乐宫西阙外，用暗箭出击，虽未射中涉安侯，终将他惊下马来。但如果这刺客有能进入长乐宫的能耐，他也就不用冒险在宫门外出手了。此人逃跑时在驰道上飞奔，追捕的卫卒不敢违背禁令，这才被他侥幸逃脱；第三名刺客……”他顿了顿，才道：“第三名凶手应该不是刺客，依臣的看法，她多半是名女子，受到了意外刺激，才突然出手，凶器大概是发簪之类的女子饰物。”

夷安公主适才对义纵还有鄙夷之心，见他仅凭伤口就能推断出昨晚情形，果然有几分才干，不禁又心生佩服。

东方朔也道：“久闻义明廷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义纵道：“不敢当。不过是臣少年时无知，做过不少违法的勾当，对那些犯法者的行事手段多少知道一些罢了。”

东方朔道：“我有一件私事想拜托义明廷，可否借一步说话？”他生平狂傲无状，权贵多有被其戏弄者，此刻忽然对一个县令如此折节客

气，实在是令人意外。

义纵却是相当坦然，道：“好。”跟着东方朔走到一旁。两人嘀嘀咕咕一阵，这才拱手作别。

夷安公主道：“师傅跟义县令说了些什么？”东方朔道：“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拜托他暂时将涉安侯的真正死因保密。”

夷安公主道：“现在我们要去哪里？”东方朔道：“北阙甲第。”

北阙甲第是京师第一权贵区，位于未央宫北阙附近，也就是厨城门大街之西、横门大街以东的一个区域，南隔直城门大街同未央宫相对，北过雍门大街同东市为邻。一个“甲”字，就表明它是长安城中建筑最为豪华的宅第区。这一片地区是荣誉和尊贵的象征，不是谁都能居住，只有皇帝特赐的重臣显宦才能在甲第修建住宅。

第一个住进甲第的是开国功臣夏侯婴，他跟高皇帝刘邦是同乡好友，跟随刘邦起义，立下不少战功。韩信初投刘邦时，没有得到重用，只是管理仓库的小官。后坐法当斩，同案的十三人都已处决，就要轮到韩信时，正好夏侯婴经过，韩信道：“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夏侯婴觉得此人话语不同凡响，见他相貌威武，就下令放了他，交谈后更加欣赏，立推荐给萧何，萧何又推荐给刘邦，才成就了韩信的军功伟业。大汉开国，夏侯婴因军功被封汝阴侯，但他得以“第一人”的身份住进甲第，并非由于他的军功，而是因为他是惠帝刘盈的“救命恩人”。楚汉战争时期，刘邦与项羽争战，在彭城^[9]大败，不得已仓皇逃命，后面项羽骑兵穷追不舍，情况万分紧急，刘邦曾几次将儿子刘盈和女儿推下车，以减轻负担，加快速度，幸得负责驾车的夏侯婴重新收载，二人才终幸免于难。刘盈即位为皇帝后，对夏侯婴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特赐夏侯婴北第第一，说“近我”，以表示格外尊宠。

另有自高帝时就在朝为官的石奋，其姊是刘邦的妃子。他没有文才学问，但恭敬谨严无人能比，景帝时位列九卿，迄今仍然在世。其四个儿子石建、石庆等均是二千石大官，因而被景帝称为“万石君”，尊贵光宠无人能及。

长安的布局特点是城中有城，实行封闭式管理，皇宫四周围以高墙，普通居民区也是如此，全城一百六十个闾里，四周均有围墙，住户居住在里中。里设里正，里中只有一条直通的道路，在其一头或两头设有里门，所有人均由里门出入，里中家庭不能当街破墙辟门。如此形制，既能防奸，又可防民。但北阙甲第的王侯贵族的宅第却不受此束缚，他们的第门大都是面向大街的，因而有人称“廛里端直，甍^[10]宇齐平。北阙甲第，当道直启”。

於单的赐第原先是魏其侯窦婴的宅邸，规模庞大，装饰豪华，前堂罗列钟鼓，插立曲旃，后堂重殿洞门，内有园池，建造时所花费用以万万计。刘彻将这样一座许多人觊觎的豪宅赏给於单，作为他和夷安公主的新房，可谓十分慷慨了。只可惜人去宅空，尤其本该是女主人的夷安公主踏进来的时候，感受格外不同。

於单的死讯尚未传来，昨晚来接他赴宴的也是长乐宫侍者，其心腹侍卫长赵不虞在匈奴官任当户，闻讯迎接出来，问道：“於单太子呢？”东方朔道：“於单太子昨夜在宫中遇刺，不幸身亡了。”

赵不虞先是一惊，随即号啕大哭起来，哭过一阵，又手抚长刀，愤然问道：“是谁杀了於单太子？”东方朔道：“我们正是皇上派来调查案子的，这位是夷安公主。”

赵不虞听说面前的少女就是太子妃，忙上前拜倒，哭道：“公主，你要为我们太子复仇。”夷安公主只得好言抚慰。

东方朔问起於单身上的剑伤，赵不虞道：“大前夜马厩突然失火，正当我们手忙脚乱救火时，有蒙面刺客闯进太子房中，武艺极其了得，几下就刺伤了太子。我们闻声赶来，本围住了刺客，即使不能活捉他，也可以将其乱箭射死，但太子命我们退开，对那刺客说了几句什么，就那么放他走了。”

夷安公主极是意外，道：“於单自己放走了刺客？”赵不虞道：“是的。我们也对此大惑不解，太子还不许我们声张。”

夷安公主道：“会不会是匈奴伊稚斜单于派来的刺客？於单心知肚

明，不愿意对自己族人下狠手，所以大度放走了他。”赵不虞道：“那应该不可能。因为那刺客使剑，我们匈奴几乎人人用刀或是斧。况且那人一身武艺，很是了得，我们匈奴可没有这样好剑法的刺客。”

夷安公主道：“那么是谁为於单太子治的伤？”赵不虞道：“是一个叫淳于什么的秦人，据说是长安最好的大夫。”

东方朔道：“淳于光？当户君是怎么找上他的？”赵不虞道：“太子说几日后皇宫中还有宴会，不能让旁人知道他受了伤，所以让我们去请城中最好的大夫。当时已经夜禁，太子又不准声张，我们只得用自己带的药先给太子抹上，勉强止了血。次日一早，向大行派给太子的朱车夫打听城中最好的大夫是谁，他说是东市淳于医铺的淳于光，我就跟车夫一起去东市请了淳于大夫回来。有什么不妥么？朱车夫人就在外面，要不要我叫他进来？”

东方朔道：“不必了，朱车夫说得不错，东市的淳于光的确是长安城中最出名的大夫。当户君，时间紧迫，我们得立即告辞，好去追查线索。”走出几步，又回头问道：“当户的汉话怎么说得这么好？”赵不虞道：“我的妻子是秦人，我本来的名字叫不虞，赵姓就是她取的。”东方朔道：“怪不得。”

赵不虞黯然道：“我妻儿未能与我一道南逃，至今滞留在匈奴，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样。”

匈奴法律简单，不似汉律繁琐残酷，也没有株连一说，赵不虞的妻儿甚至於单的家小都不至于有性命之虞，但美貌的妻子多半要被别的男子霸占，想来终究是件令人郁闷的事。

东方朔也不及安慰，与夷安公主匆匆出来宅邸，登上车子，直朝东市驰来。

长安有九市，以西市和东市最为知名，位于横门以南，分立横门大街东西，是长安最主要的两大市集，也是全国商业最集中的地方。市场形制为方形，方二百六十六步，四周环筑高墙，四方开辟有市门，每面

三门，共十二门，最左边市门内有隶书“某市门”三字。市内街道为“十”字或“井”字形状，称为“隧”，纵横交错，隧的两旁分列着商肆，每肆各有三至四列，如长廊式建筑，分列成行，井然有序。

市中心则建有重檐的旗亭楼，高大壮观，多至五层。楼下正中开门，楼上悬鼓，是管理市集的官吏的办公场所。市集长官是市令，负责征收市税和管理市籍，下设丞、市掾、市门卒、市啬夫等，分别负责按时启闭市门、维护市场秩序、征收市税、管理商品价格等。

自秦商鞅变法，明确提出“重农抑商”后，秦汉两代均以其为国策。汉初高帝刘邦为了恢复发展农业，进一步贬低商人地位，下诏书规定经商之人不得穿锦、绣、绮等高级织品裁制的衣服，不得携带武器，不得乘车骑马，有市籍之人不得为宦做官。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惠帝、吕后执政时，开始施行“无为而治”，对商人的限制逐渐放宽，下诏“复弛商贾之律”。到文帝时，又下诏通关渠，弛山泽之禁，允许民间百姓自行铸钱、冶铁、煮盐等，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自文帝一朝以来，商业的利润巨大，经商致富极为容易，不论经营那一种商品，只要经营得法，就可获取十分之五的利润，即使不善于经营，也能得到十分之三的利润，因而时有谚语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富商大贾腰缠万贯，凭借其丰厚的资财交结王侯，力过吏势，与贵族、官僚平起平坐，被称为“素封”。不少人甚至开始影响朝政，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譬如首倡马邑之谋的聂壹就只是个富商。而现任东市令王孙卿就是靠在东市卖鼓发家，积聚资财巨万后，以财养士，与雄桀交，才被任命为东市令。许多王公大臣为巨利所吸引，也有不少悄悄涉足商业者。

同为长安的大市，西市和东市又各有分工，大有不同——西市以手工业作坊为主，东市则以商业为中心。西市主要有加工生产木制马具、皮革制品、铁器、陶器等各类日用品的手工作坊，一些打造兵器、铸币、制作陶俑的作坊则是由官府掌握。东市则是真正的市场贸易中心，商品种类繁多，大街两边布满了各类店铺，如饭店、酒肆、杂货店、经营布匹绸缎的采帛行、柴火市、牲畜市场等，衣食住行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奴婢交易市场，无所不包。商贩广聚，顾客云集，摩肩接踵，熙熙

攘攘，所谓“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阊城溢郭，旁流百廛”即是这种景象。正因为市场是众人聚集之地，是理想的“刑人于市”的场所，许多被判弃市、磔尸死刑者都是在东市执行，死在这里的名人不少，最著名的就是晁错。

晁错是景帝一朝的宠臣，任御史大夫时力主削藩，即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权力等，激起诸王强烈反对。晁错之父劝儿子“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以免树怨，晁错不听，其父遂愤然自杀，十天后，吴楚七国之乱爆发。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领头的吴王刘濞致书朝廷，声称起兵目的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恢复王国故地，安定刘氏社稷”。景帝听信谗言，试图以杀晁错来换取诸侯王退兵。当日中尉陈嘉奉命来召晁错上朝，晁错上车后即被载到东市腰斩，当时晁错还穿着朝服，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均弃市。但最终吴楚并没有退兵，还是靠武力平息了叛乱。景帝终于明白诸侯王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自己错杀了晁错，叹息道：“亦悔恨无及了！”

东市是夷安公主私下最爱来逛的地方，不为别的，只因为这里有许许多多的熟食店，菜肴陈列成闹市，什么枸杞蒸猪肉、韭菜炒鸡蛋、细切的驴马肉、煎熟的鱼、冷酱鸡、驴肉干、狗肉脯、羊羔肉，还有小鸟肉、咸腌鱼、甜豆浆、热米饭加炸肉等，甚至连最普通的黍米炸糕、豆羹、豆粥也做得与众不同，有滋有味。她每每和女伴微服来逛，总也吃不够，连刘陵也盛赞某家鬼食铺子的豆浆和豆腐比她父王淮南王刘安[11]做得还好。

医药铺子集中在东市南门一带。顺利寻到淳于医铺，淳于光正好在铺子中指导几名徒弟看病，听东方朔问起前日一早到北阙甲第给匈奴太子於单治病之事，很是愕然，道：“老夫当日确实在甲第，不过却不是为匈奴太子治病，而是在江都邸为江都王的小翁主治咳嗽。”

正说着，一辆极其华丽的车子停在医铺前，车上跃下一名彪形大汉，风风火火地直闯进来，嚷道：“细君小翁主又病了，还得劳烦淳于大夫走一趟。”

淳于光听说，便命弟子收拾了药箱，跟随那大汉出门登车去了。

东方朔认出那汉子正是江都王刘建的属官中大夫武疾，不由得跌足叫道：“坏了！”忙扯着夷安公主出来，乘车赶回甲第於单宅邸，问起朱车夫。

赵不虞道：“你们二位刚走，就有人来找朱车夫，说是他儿子淘气，又闯祸受伤了，被人送回了家里。朱车夫来向我告假，我听过他妻子早亡，他独自一人拉扯着儿子长大，挺不容易，再说太子也不在了，没人再会坐那辆通红的车子，所以我就让他回家去了。”

东方朔问朱车夫住址，赵不虞新到长安不久，哪里说得上来。既然这名叫朱胜的车夫是大行指派给於单的，多半有官职人员的身份，只好赶来大行寺查询。

大汉实行三公九卿制度。三公的办公官署称“府”，如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均位于未央宫中，丞相府在东司马门内，御史大夫府在丞相府对面，另有一部分侍御史给事殿中，等于是皇帝的私臣，办事地点在未央宫前殿西北的石渠阁外，跟皇帝最宠信的带“侍中”加官的宠臣一样，在禁中办公。九卿的官署则称“寺”，地点各不相同，如为皇帝服务的少府、卫尉寺均位于皇宫中，主掌宗庙礼仪的太常则在未央宫南面的太常街上，另有一些重要官署位于北司马门内。

大行主掌诸侯及外事，官署在未央宫北司马门内。寺门前放置有一排高过人头的行马^[12]，作为官署仪仗。东方朔匆忙进来，找大行卒史打听了朱胜的住处，又匆匆往宣平门赶去。

宣平门是长安东门由北至南第一门，其名象征天下安定之意，因其东有玉女山，因而又名玉女门。长安十二城门，每门均建有门楼，驻有重兵，由城门校尉把守，宣平门是东出北头第一门，值十二支之寅方，而汉以斗柄建寅为正月，因而此门是重中之重，有“长安门户”之称，被称为东都门。出城门往东十余里即至灞河桥^[13]，长安人习惯到霸上送迎来，都必须经过此门。

这一带也是长安城居民最集中的地方。不少没有资格住进北阙甲第的权贵都住在宣平门附近，如尚冠、大昌、戚里等里坊都是贵人集中的

地方，因而有“宣平之贵里”之称。普通的里，居民由几十户到百户不等。

朱胜住处在北焕里。到里门前，东方朔问里正可有见过朱胜回来。里正道：“半个时辰前就回来了。”派了一名里卒引东方朔来到朱胜家。

东方朔见大门虚掩，径直推门而入，却差点被绊倒，低头一看，一名男子伏在门槛后，后腰处中了一支短短的弩箭。他忙将那男子翻过来，问道：“是朱胜么？”

里卒略略一望，见死者脸色乌青，不敢多看，哆哆嗦嗦地道：“是……是他……”

东方朔道：“你快去请里正来，再去长安县报官。”里卒应也不应一声，转身就跑了。

夷安公主也是脸色煞白，道：“他是被杀人灭口的么？这……这似乎是袖珍弩机射出的弩箭。”

袖珍弩机是体积最小的弩机，首尾仅长一尺一寸五分，构造精致细密，只有官方作坊中最高明的工匠才能制作，民间极难见到。但这种弩机射程有限，只能近距离射击，非但不能用于战场作战，就是在普通百姓眼中也不过是个精巧的玩具，因而往往作为王公重臣的殉葬品。当然也有喜欢舞刀弄枪的贵族女子用其射击好玩，夷安公主自己就有一副涂金的袖珍弩机。

东方朔皱紧眉头，道：“弩箭这么小，又射在腰部，并不致命，但朱胜匍匐在地，没有挣扎翻滚的痕迹，可见箭头上一定涂了剧毒，中箭后立即毙命。”一时间心中很是悔恨，退出房外，才道：“他本来可以不用死的，我当时真该让赵当户叫他进来问话。”

夷安公主道：“这不能怪师傅，药布上的雄黄是大夫下的，大伙儿都盯着大夫的线索，谁会想到名一车夫会牵涉其中呢？”

正说着，忽有一名十二三岁的少年蹦蹦跳跳地跑过来，见到街巷中停着一辆车子，便停下脚步，瞪大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上下打量着

陌生人。

夷安公主问道：“你是谁？”那少年反问道：“你又是谁？”

东方朔却一眼留意到他手中握着的物事，上前道：“你是朱胜的儿子么？”那少年正是朱胜之子朱安世，点头道：“正是。”

东方朔道：“你手里的玉佩可否借我看一下？”朱安世闻言，立即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将双手背到后面。

夷安公主道：“我师傅只是想借玉佩看看，又不会强夺你的。”褪下手腕上的一串玉珠，道：“这个送给你。”朱安世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抵不住诱惑，走过来接过玉珠，问道：“真的只是看看？”见对方肯定地点头，这才将玉佩递了过来。

那玉佩色泽晶莹，玲珑剔透，触手生温，古意盎然。夷安公主在皇宫中见过不少奇珍异宝，一见之下也道：“呀，这是块上好的玉。”

东方朔将玉佩举起，对准阳光，玉佩上登时显出花纹来，分明是一个文王八卦图的形状。夷安公主更是惊异，道：“这不就是师傅说的那块女神相许负生下来就握在手中的玉佩吗？”

东方朔奇道：“你怎么会知道？”夷安公主道：“我听家令说的啊。”

东方朔心道：“公主属官归宗正管辖，当日皇上率群臣游大夏殿，宗正刘弃也在场，公主辗转听说也不足为奇。只是这块玉佩的主人……”

夷安公主四下一看，左右无人，那少年朱安世正在一旁玩弄玉珠，终于还是忍不住，压低声音问道：“如果真的像师傅说的那样，这块玉佩已经传到了第三代郭解手中，怎么又会在在这车夫的孩子手中？郭解会不会听说父皇大赦天下，所以重新回来了京师啊？”

东方朔道：“这个……”见里正正率人赶过来，便住了口，走过去对朱安世道：“你从哪里得来的这玉佩？”朱安世道：“你想知道么？”忽然诡秘地一笑，道：“不告诉你。”一把抢过玉佩，转身一溜烟地跑了。

夷安公主忙叫道：“喂，别走，你家里出事了！”朱安世却头也不

回，钻进了一条里弄，正好避过了里正一行。

里正赶过来道：“是朱胜被杀了么？唉，唉，唉。”一连说了三个“唉”字。他管辖的里坊发生了命案，凶手在他眼皮底下公然进出，他有不察之责，必然要受到惩处，难怪要唉声叹气。

东方朔道：“里正今日可见过什么陌生人进出北焕里？”里正道：“没有，小臣敢打保票绝对没有。本里有五十三户，人口百七十，小臣每个人都认得。陌生人进来里门，都要盘问，登记在名册上。小臣任里正八年，从未出过差错。”

夷安公主道：“这么说凶手就是北焕里的住户了？”里正吓了一跳，忙道：“那更是没有的事。本里居民一向友爱和睦，连争吵都少有，哪会持刀相向？况且朱胜是老好人，又是吃官府禄米，这是人人知道的事，谁会杀他呀？”

夷安公主道：“可是我看他那个孩子顽劣狡诈，多半惹了不少祸吧？”里正一呆，不得不道：“安世是比较顽皮，不过他自小没有母亲，父亲又要赶车养家，常常住在车主的官宅中，他一个小孩子在家里没事做，只能去外面游荡，饿了渴了的时候，难保没有点小偷小摸的习惯……”夷安公主道：“呀，这么说，那块玉佩是朱安世偷的。师傅……”

东方朔道：“先别扯远了，朱胜被杀跟他儿子没有关系。里正，朱胜回来后，可有车子出过北焕里？”里正道：“有，就是那辆载朱胜回来的车子。”

原来朱胜进来北焕里时乘坐的是一辆车子。长安城中有专门的车肆，既卖车也租车，八大主街边上常常停有空置的车马，供不愿意走路的行人花钱乘坐。乘车归家本是常见之事，但因为朱胜本人就是车夫，平日都舍不得花钱喝酒吃肉，哪里又会花钱坐车呢？所以里正还特意问了一句，朱胜只说家里有急事，里正也就没有再问便放车子进去了。不久后，那车子又折返回来，出里门往南去了。

东方朔道：“你肯定车上只有朱胜一人吗？”里正道：“肯定。”东方朔道：“那么那赶车的车夫一定就是凶手了。”

想来有人来到北阙甲第於单住处，谎称朱安世受伤，诓骗得朱胜急忙赶回家。因为心急，一出门就雇了一辆车子。那车夫定是早有预谋，故意将车子停在附近，引朱胜上车。驰回北阙里家中后，朱胜心急，推门去看儿子，车夫则从车座下取出弩机，从背后射出涂毒的小弩箭，正中朱胜后腰，将他杀死后再收好凶器，从容赶车出门，不露丝毫破绽。

凶手既然利用朱安世引朱胜回家，说明对朱家的状况很是了解。这倒也不足为奇，毕竟凶手的真正目标是匈奴太子於单，一定早早对於单周围的人进行过详细调查。朱胜担任於单车夫已有几月，更是整座宅邸中的唯一汉人，应该是凶手重点的关注对象。

事情奇就奇在朱胜推荐淳于光为於单治伤一事上——大前天后半夜，於单在自己的宅邸中遇刺，虽然未死，却也受了重伤。他出于某种特别的原因，放走了刺客，命手下人不可张扬。那么匈奴太子遇刺受伤一事就只有刺客及背后主使知道，於单中毒也必然是这伙人所安排。只是从后半夜到天亮后赵不虞去请大夫，不过短短两三个时辰，大汉又禁止夜行，那刺客如何能在逃脱后告知同伙又及时作出周密安排的后招呢？除非是刺客同伙本身就住在甲第，这样才能避开巡城的中尉卒，才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可甲第有一百多户人家，不是诸侯就是显贵，根本没有追查下去的可能。

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行刺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刺客同伙找上了车夫朱胜，或是金钱收买，或是以他儿子性命为要挟，逼迫他就范。于是次日清晨夜禁解除后，赵不虞来向他这个长安本地人打听最好的大夫时，他就说出了东市淳于光的名字。淳于光确是长安名气最大的大夫，问题就出在朱胜身上，他身为车夫，熟知长安大街小巷，肯定知道淳于医铺的位置，但他却没有领着赵不虞来到真的医铺中，而是按照刺客同伙的嘱咐，到东市的一个什么地方请到了假的大夫，也就是刺客的同伙。那假大夫冒充淳于光来到甲第，为於单治伤，涂抹了最好的外伤药，却又将浸满雄黄的药布裹在他伤口上。毒性渗入身体虽然缓慢，但却是日渐积累，最后毒发时就无可挽救。整个计划安排得天衣无缝，又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当真非常人所能为。这一伙人一定在严密监视於单的住处，今日东方朔刚到甲第，前脚离开，后脚朱胜就被诱回家杀人灭口，线索就此中断。

夷安公主见师傅眉头紧锁，深有忧色，良久不发一言，与平日判若两人，问道：“师傅也没有头绪么？”东方朔摇了摇头，道：“整个事情经过只有於单、刺客和朱胜知情，於单、朱胜被杀，刺客又不会主动来告诉我们案情，这件案子难以追查下去了。”叹息几声，交代了里正几句，登车出来北焕里。

夷安公主道：“适才有里正在场，我没敢说出来，江都王的嫌疑不是很大么？他也住在甲第，江都邸就在於单住处的斜对面。而且真的淳于光恰好在同一时候被他请去江都邸，说不定就是为假的淳于光作铺垫。”

东方朔道：“如果是江都王谋划的这一切，他绝不会那么傻，该想到事情一旦败露，早晚要追查到淳于光身上，到时候我们就知道给於单治伤的是假大夫，他正好将真淳于光请去江都邸，不是故意惹人起疑么？”

夷安公主想了一想，道：“师傅说得不错。没有别的线索了么？”东方朔道：“没有了，只能期待长安令根据里正的描述画出杀朱胜凶手的样貌逐捕，不过我看希望不大，凶手一定早逃出长安了。”

夷安公主闻言甚是沮丧，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东方朔道：“我们去办另一件案子，正好我需要公主的帮忙。”

忽听见前面嘈杂无比，人人争相往宣平门大道方向涌去，似乎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夷安公主也顾不得矜持，伸头出车，问道：“发生了什么事？”那路人匆匆道：“听说捕到了关东大侠郭解。”夷安公主“啊”了一声。东方朔忙吩咐车夫道：“快，快跟过去看看。”

车子到路口便再也走不动了，围观的人群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东方朔站在车上，还是能越过众人头，清楚地看见道路上的情形——数十名全副武装的中尉骑卒簇拥着一辆简陋肮脏的厨车，车子中间箕坐着一名五花大绑的男子，正是大名鼎鼎的郭解。他的模样甚是狼狈，双手反缚在背后，一道极粗的绑索圈住他的腰，拴死在厨车两边的栏杆上。最难堪的是，他就像一头南越国进献的珍禽异兽，被锁在车上游街，一路供长安人品头论足。虽然人群中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对他充满敬仰之情，但如此模样出现在众目睽睽下，还是一件令人很不好受的事。

厨车后还捆绑着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男子，也许是郭解的亲人、仆从、门客之类，也许是因为收留郭解而受牵连的长安居民，身上犹自穿着斩衰^[14]孝服，头垂得老低，发髻散开，遮住了半边面孔。但人群中还是有人认出了他，叫道：“这不是黄棘里李翁的大儿子李延年吗？”又有人道：“李翁才刚刚去世，大儿子又卷入了官司，这李家可真是祸不单行呀！”

犯人和押解的中尉卒陷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中，寸步难行。越来越多的中尉卒飞骑赶来，甚至连中尉李息本人也亲自赶到压阵。中尉卒不停地驱赶人群，疏通道路。经过一番坚持不懈的努力，厨车终于又开始移动，人流也跟着朝前涌动。

车夫问道：“主君还要跟上去看吗？”东方朔叹了口气，道：“没什么可看的，去长乐宫吧。”

夷安公主大是不解，道：“师傅不是说要去破另一件案子么？为什么要回长乐宫？是不是跟高帝斩白蛇剑有关？高帝斩白蛇剑呢？”东方朔道：“公主放心，今早我已经将高帝斩白蛇剑还回去了。去长乐宫正是为了另一件案子，不过要破这件案子，非要请公主帮忙不可。”

夷安公主道：“我不是一直在帮师傅吗？”东方朔道：“但这件事有点难办，需要公主小小地撒一个谎。”夷安公主道：“撒谎？骗的是谁？”东方朔道：“不是骗谁，就是撒个谎，公主看我眼色，等我说侯媼昨日去过永宁殿时，你就立即出面作证。”

夷安公主道：“大乳母？为什么要这么说？”东方朔道：“这是师傅的妙计，只有如此，才能逼出真凶。”夷安公主还想问个明白，东方朔却无论如何不肯多说了。

到长乐宫西门阙时，正遇上郎官苏武，见二人下车，忙赶过来道：“公主，东方大夫，臣正到处找你们二位，皇上有旨，命你们不用再追查涉安侯一案。”

夷安公主道：“这是为什么？”苏武道：“皇上只说此案他已心中有

数。话已传到，臣还要回未央宫当值，不便久留。”欠身行礼，这才去了。

夷安公主道：“真奇怪，难道父皇知道谁是凶手了？”东方朔道：“不是正好省心么？反正也查不下去了。不过下面这出戏，公主还得陪师傅演下去。”

进来长乐宫，径直来到侯媼居住的长秋殿。侯媼听说夷安公主和东方朔到来，忙迎出来，道：“两位来老身这里做什么？”东方朔道：“找一件东西。”不顾侯媼不快，闯进殿去。在侯媼寝室转了一圈，忽直奔到床边，掀起枕头，从下面取出一件东西，嚷道：“总算找到了！”伸出手来，却是夷安公主的那根金簪。

夷安公主道：“这……这不是我的金簪么？”东方朔道：“不错，这正是公主丢失的金簪。大乳母，昨日只有你去过永宁殿，是你偷了公主金簪，又在昨晚用它杀死了涉安侯。这是从你寝室枕头下搜出的凶器，罪证确凿，你还有何话说？”

侯媼先是莫名其妙，半晌才反应过来，脸涨得通红，连声嚷道：“大夫君可别胡乱冤枉人。老身从来没有去过夷安公主寝殿，如何能偷到公主金簪？更不要说杀人了。”

东方朔道：“公主！”连使眼色，要她出面作证说侯媼去过永宁殿。

夷安这才知道师傅是要将杀人罪名加到侯媼身上，完全不明所以，结结巴巴地道：“大乳母可是在第一巡酒后就告退了呀。”东方朔道：“不错，但她并没有立即离开大夏殿，而是去了茅房，在第二轮宴会即将开始前才离开，多名宫女、内侍可以作证。”

侯媼道：“老身是在茅房中坐了很久，可是出来后就直接回了住处。况且老身抚育当今皇上长大，夷安公主也等于是我的孙女，我有什么理由要杀她未婚夫？”东方朔道：“皇上将你全家迁徙边郡，令你骨肉分离，你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凡是皇上钟爱的你就要设法除掉，涉安侯只是碰巧成为你第一个下手加害的对象罢了。公主，你昨日是不是在永宁殿见过大乳母！”

夷安公主见侯媼白发苍苍，气得面色一阵白一阵红，眼泪都掉下来了，心中觉得不妥，微一迟疑，即说了实话，道：“我……我没有见到大乳母去过我那里。”

东方朔大为意外，狠狠瞪了公主一眼，道：“但公主的金簪却是从大乳母枕头下找到的。公主没有看见大乳母进去永宁殿也很正常，因为你通过秘道进去的。”

侯媼吃了一惊，道：“你说什么？”东方朔道：“昔日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行迹务求诡秘，所修建的宫室、离宫、别馆中均有复杂的秘道和甬道。长乐宫是秦始皇旧宫，只是在原来兴乐宫上加以扩展，并没有破坏主体结构，原先那些秘道一直还存在。你夫家姓阳，是梧侯阳成延后人，梧侯主持修建了长乐宫、未央宫和长安城，对京师所有的秘密通道一清二楚，你知道长乐宫中的几条秘道又有什么稀奇？大乳母，无论如何，金簪是在你枕头下找到的，不容你抵赖，这就跟我去见皇上吧。不过，事情也不一定非要到这个地步……”忽然上前几步，附到侯媼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侯媼瞪大眼睛，愣了好半晌，才问道：“大夫君为什么要这么做？”东方朔道：“有人因为我错断案子而死，这是我生平恨事，我发过重誓，要为她复仇。”

侯媼怔怔发了好大一会儿呆，才道：“好，等老身换身衣服，就带大夫君去见他。”走到衣柜前，拉开柜子，取出一个陶瓶，飞快地拔开塞子，仰头喝了下去。

东方朔和夷安公主本已走到门边，好让侯媼更衣，听到动静回过头来时，她已经捂住腹部倒在地上。东方朔忙赶过来扶起侯媼，道：“公主，快派人去叫义主傅来。”

侯媼断断续续地道：“没有用的，这是鸩毒^[15]。东方朔……怕是你难以如愿了……我……我也是被你逼死……你要如何……如何……”紧紧扯住东方朔衣角的双手蓦然松开，就此歪头死去。

夷安公主骇异无比，道：“这……这要怎么办？她可是父皇的乳母。

师傅，你……你逼死了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知道父皇对包括诸侯王在内的“自己人”未必看重，但“自己人”一旦因为别的原因死亡，又往往会激怒他。主父偃得宠数年，曾在一年中升迁四次，在朝臣中风头无二，却因去年告发齐王刘次昌与其姐淫乱导致齐王自杀而被皇帝族诛，连早已经断绝关系的父兄也受他牵连被杀。侯媼哺育刘彻长大，感情上与皇帝更近一层。而今东方朔非指她为杀死於单的凶手，致使她愤而服毒，其后果如何，真不敢想象。东方朔也似乎为侯媼自杀一事而震撼，只是木然不语。

忽有宫人在门外叫道：“太后派了人四处去找公主，请公主立即去长信殿，皇上也在那里。”

夷安公主道：“师傅，怎么办啊？”东方朔站起身来，走到门边，道：“你速去长信殿禀告皇上，大乳母死了。”

那宫人犹自不信，探头望见侯媼躺在地上，脸色乌黑，这才“啊”了一声，忙掩着嘴唇，张皇奔出。

长信殿距离长秋殿不远，过了一刻工夫，皇帝刘彻便率大批侍从赶到，脸色比想象中要和悦些，可还是相当不快，问道：“出了什么事？”东方朔候在殿门外，连称：“臣逼得大乳母服毒自杀，死罪。”

刘彻道：“到底怎么回事？夷安，你说。”夷安公主道：“这个……臣女虽然在场，可也完全不明白。师傅说昨晚在大夏殿中行刺於单的人是大乳母，然后大乳母就自杀了。”

刘彻皱眉道：“朕不是派人告诉你们不要再查这件案子了么？况且大乳母怎么可能行刺於单？”东方朔一改往日巧舌如簧的秉性，丝毫不辩，只颓然应道：“是，臣有罪。”

刘彻一时不明所以，但料来以东方朔之智谋，不至于胡乱害人，见天色已晚，便命身边的羽林丞霍去病将他逮捕，押解到廷尉，交给廷尉张汤审讯。

到殿门前，正见郎官徐乐急匆匆赶来，道：“东方卿，我到处找你。”见他被羽林郎左右押解着，不禁一愣，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东方朔叹了口气，问道：“徐卿找我什么事？”徐乐道：“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阳安还活着，那在平刚城南客栈中死的无头尸首并不是阳安。”见东方朔并不意外，自己反倒吃了一惊，道：“原来卿早就知道了。”

夷安公主正陪着刘彻出来，刚好听见，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忙奔过来问道：“谁还活着？”徐乐道：“阳安，就是管媚的丈夫，管敢的姊夫。”徐乐上前见过皇帝，才说了经过。

原来管敢自来了京师后，一直住在徐乐家中，今日一早带着一名仆人到西市闲逛，想照着自己以前那把金剑的样子重新打一把宝剑，以此来纪念父亲。当他慕名到一家作坊附近时，意外发现一个极熟悉的身影，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那人对市集极为熟悉，东一转、西一转就将管敢主仆二人引到僻静之处甩开。正失望时，那人又重新出现，并叫出了二人的名字，居然就是早已死去的阳安。正当二人震惊不已时，阳安忽然挺出短剑，刺死了仆人，刺伤了管敢，还欲补上一剑时，正好郎中令李广来作坊取定做的大弓，听到动静，远远望见，便大喝了一声，阳安慌忙掉头跑掉，管敢这才意外捡了一条性命。

夷安公主这才明白过来，道：“原来师傅刚才那样做，是要逼迫大乳母交出她的儿子阳安！师傅既然早猜到阳安还活着，为什么不告诉我？”东方朔叹道：“我也是最近收到暴长史的回信才能肯定。”

之前夷安公主一行人在平刚偶逢城南客栈无头双尸案，由东方朔领头调查，一番曲折后，终于断定是关东大侠郭解杀了女死者管媚，平原郡商人随奢杀了男死者阳安，郭解曾亲口向徐乐承认杀死管媚，随奢一直未能捕获，所以并无口供。这案子审结后，由郡府上报到廷尉，均无任何人起疑。直到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司马迁护送随奢之女随清娱来到茂陵，东方朔听她为父鸣冤辗转万里，几乎死在半路，深为震动，认为有女如此，其父必定有冤。他苦苦思索案情中的疑点，当初之所以认为是随奢杀人夺剑，是因为客栈中再无他人，店主又亲眼看到他半夜离开，以他嫌疑最大。而且之后官府一直未能将他捕获，如果他没有杀人，为

何不如期返回平原郡家乡呢？假定随奢跟凶案毫无干系，那么他一定出了状况。再联想到死者被割去首级，终于恍然大悟，那半夜离开的人也许并不是随奢，被割去首级的男死者才是。

但这些只是推测，仍需要证人来证实，所以东方朔写信到右北平郡，请长史暴胜之重新派人去城南客栈向店主栾翁核验证词。栾翁记起当晚随奢戴着一顶毡帽，压得老低，加上灯光昏暗，根本就没有看清面孔，他只是凭外袍、行囊和马匹断定那是随奢。东方朔又将抄录的验尸爰书给随清娱看。随清娱读到男尸脚底有红痣时，立即大哭起来，道：“这正是家父。”案情这才真正水落石出。那冒充随奢离开的正是一直被当成死者的阳安！

原来当日东方朔揭破金剑之谜，又力证管敢是管线亲子，阳安、管媚夫妇只能狼狈离开郡府。二人回来客栈，阳安默默收拾行囊，预备动身返乡。管媚却越想越是不服，恶狠狠道：“如果他死了，财产不还是我们的么？不如杀了他。”这个“他”，自然是指同父异母的弟弟管敢了。阳安当即吓了一跳，道：“万万不可，他可是你弟弟。”管媚声色俱厉，喝道：“你拿他当弟弟，他可有拿你我当姊姊、姊夫？你没有看见他得到全部财产后喜气洋洋的样子么？”阳安素来畏惧妻子，但人命关天，还是硬着脖子道：“就算能杀了他，他一死，官府头一个怀疑的就是我们夫妻。你……你也见识东方朔的厉害了，那可是世上第一聪明人，有他在，咱们就逃得掉么？”管媚一想也对，沉吟片刻，道：“我有个主意，隔壁的那个商贩不是一直想得到那柄金剑么？我们先杀了他，将尸首埋在床下，再杀了管敢，拿走金剑，假装是商贩贪剑杀人，你我照旧留在客栈，这样再无人怀疑到我们身上。”她是个果断强硬的人，想到了就要做到。阳安虽不愿意，可耐不住妻子厉声呵斥，只得勉强答应。当晚二人正打算动手时，小厮阿土忽然来拍门，请管媚出去。管媚听到阿土传递的暗语，知道是故人徐乐，遂谎称上茅房，来了徐乐房中。阳安心中起疑，跟到徐乐房外，偷听妻子与那男子叙旧，细声软语，嚶嚶哭泣，竟是自己从未所见的温柔和娇弱，忍不住怒气大生。但他终究没有闯进去当场捉奸的勇气，只得强忍怒气，缩在一旁暗处，好不容易等到妻子回房，遂跟了那奸夫徐乐出来，随手从地上捡了块石头，追上去将他打晕，不过是一时意气行为，至于后果如何也未多想。回来客栈后，管媚

问丈夫去了哪里，阳安称到外面走了走，管媚也未多问，只干坐那里发呆。阳安不知怎的心中恶意忽生，反而催促妻子快些动手。遂由他上门找平原商人随奢，称妻子改变主意，愿意将那金剑出售，但价钱还要商量。随奢不知是计，披上外袍，喜滋滋地跟来房中。阳安早拔出匕首，等随奢跨进房中，预备从后面一刀刺死他，但临到头不知怎的又心生胆怯，不敢下手。随奢不见金剑，大感愕然时，管媚抢过来夺过阳安手中匕首，连刺两刀，杀死了他，又骂丈夫道：“不中用的东西。”阳安双腿发抖，站也站不直。管媚见丈夫如此，知他不能成事，道：“那好，你留在房间里，快些将尸首埋在床下，我去杀管敢。”正要出门，蓦然一阵风起，一名矮小的中年男子不知道如何进来站在门边。管媚吃了一惊，问道：“你是什么人？”那男子道：“我叫郭解。你父亲管翁临终前托人带给我重金和书信，请我在你弟弟十五岁时来右北平，若是官府不能为管敢做主，就让我杀了你，永绝后患。而今金剑之谜虽然解开，可你这妇人贪婪狠毒，丝毫不顾念手足之情，你既心起歹意，等于是你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了。”管媚道：“啊，你是那个关东……”不及说完，便被郭解一刀刺中心口。阳安早吓得瘫软在地，想出声呼救，却是嗓子发干，一个字也叫不出来。郭解道：“之前你们夫妻的对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念你对管敢尚有一丝怜爱之心，我不亲手杀你。不过你从旁协助你妻子预谋杀人，也难逃官府制裁，是自首还是逃命，全在你自己。”说完扬长而去。阳安坐了好久，才从地上爬起来。他呆呆望着两具尸首，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的勇气，用匕首将妻子和随奢的首级割下来，预备深埋入床下。哪知道床下土质坚硬，又只能伏着动手，难以使劲，挖了几下便放弃了。爬出来后先脱下外衣与随奢对换，再将他和管媚的尸首并排摆到床上，装成是夫妻二人同时被杀的样子，随即将首级扔进了茅厕的粪池中。正要离开时，忽又想到那柄金剑。他母亲侯媪是皇帝乳母，他在京师时交结王侯，也是个识货之人，知道那柄金剑既然能令郡太守李广动容，一定非同小可，不如弄到手，正好可以装做是随奢为剑杀人。于是溜入管敢房中，趁其熟睡，用自己的匕首从枕边换走了金剑，不带自己衣服，只卷了商人随奢的行囊、马匹，连夜逃出客栈，找了个僻静地方混到天亮，便用随奢关传出城，一路逃亡。后来东方朔调查凶案，虽然一度将怀疑重点放在凶手为何要特意割走首级上，但因阳安性情怯弱，畏妻如虎，人人都想不到是他自己做了手脚。

然而，就算东方朔确认了阳安才是真正的凶手，也知道他一定来了长安，设法联系上了母亲侯媼，可皇帝不久之前才宣布大赦天下，阳安杀人的罪状一笔勾销。他迟迟不露面，是因为就算他去官府登籍，撤销罪名后还是要被送回右北平郡。

当初东方朔判定随奢杀人，右北平郡发出了公文，平原郡逐捕随奢不到，逮捕他妻子审讯，随妻之后不堪侮辱而自杀，这才有了随清娱万里申冤的故事。真相大白之日，东方朔心中很不好受，随妻可以说是因为他的误断而死。随清娱倒也不怪他，只怪阳安太狡诈。东方朔愧疚难安，于是答应她一定诛杀阳安，为她父母报仇。他本有意利用高帝斩白蛇剑引出阳安，但谋划那件事需要时间和机缘，正好昨晚匈奴太子於单死在大夏殿中，遂决意栽赃侯媼，逼她交代出儿子的下落。哪知道侯媼假意屈服，转身就服鸩毒自杀，性情之刚烈坚忍，实在出人意料。

阳安杀人有罪，其母却是无辜，侯媼之死震撼了东方朔，令他再次想到随奢妻子因他误断而自杀的事，战栗，惊惧，悔痛，怅恨，百般滋味莫名涌上心头，以致连替自己辩解的力气也没有了。然而世事当真纷纭迷离，正当困厄之时，徐乐赶来告知了阳安于西市杀人的消息。

刘彻详细问了事情究竟，命霍去病释放东方朔，道：“卿所言长乐宫秘道真有其事么？”东方朔道：“臣不知道，臣只是信口一说。”神色甚是沮丧，再无昔日口若悬河的飒爽英姿。

徐乐忙道：“皇上不久前才大赦天下，阳安之前在平刚的杀人罪名已经撤除，他今日在西市杀人发生不久，消息还未传入宫中，大乳母并不知情，就算将儿子交出来也无所谓，但她却果断自杀，说不定是真有其事，所以才被东方大夫唬住了。”刘彻道：“朕也是这般想。”转头命道：“去病，你去追查这件事。”霍去病道：“臣遵旨。”自带了羽林郎去拷问侯媼的车夫。

夷安公主又将於单的真正死因告诉了父皇，道：“这件案子的主谋一定是住在北阙甲第的某位重臣或是诸侯王，请父皇准许臣女和师傅继续追查。”

刘彻一听即道：“於单明明是被太后身边的女官王寄慌乱中杀死的，

哪里是什么雄黄之事？”顿了顿，又加重语气道：“此案到此为止，不准再查下去，这是太后和朕的意思，违者以废格沮事论罪，腰斩。”

夷安公主不敢再说，心道：“父皇一向精明，今日怎么忽然变得糊涂了？”她却是不知刘彻即将对匈奴用兵，不欲在某些事上追逼重臣或诸侯王过急，以免当真出现内外交困的情况，所以一力要压下来。

刘彻又叫道：“夷安，你跟朕去长信殿，太后要商议你的婚事。”夷安公主愕然而惊，道：“婚事？什么婚事？”刘彻道：“前皇后刚刚病逝，你三姑母隆虑公主又忽而生了重病，太后身体也有所不适，巫师说是皇宫中有怨气作怪，需要一桩大喜事来压制，所以朕将你重新许给了昭平君陈耳。”

夷安公主一时呆住，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经不住宫人反复催促，只得随父皇去了。

东方朔和徐乐一起出宫，一路均不发一言。到西阙正遇上进宫当值的郎中令李广。徐乐忙上前为他今日在西市救下故人之子管敢道谢。

李广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迟疑了下，道：“东方大夫可是要去廷尉？”见东方朔愕然不解，忙解释道：“之前东方大夫在右北平郡破的无头双尸案，不是郭解杀了那妇人管嫫么？今日郭解被捕，关押在廷尉狱，老夫以为东方大夫会去狱中向他求证供词。”

东方朔沉默半晌，才道：“不错，凡事还是要确认才好，不能仅凭推测行事，这件案子不能再错了。明日一早，我就去廷尉狱见郭解，顺便会代李将军为当日在城南酒肆之事致谢。”李广道：“甚好，多谢。”

天色已暗，长安城门已经关闭，东方朔来不及回去茂陵家中，只能暂时来徐乐家中借住。

徐乐家在宣平门附近的大昌里。到里门之时，许多人聚集在对面的黄棘里里门处，交头接耳，甚是诡秘。徐乐命骑从过去打听，才知道究竟。原来郭解之前就藏身在黄棘里的李翁家中。李翁半月前才过世下

葬，只留下三子一女，长子就是今日与郭解同时被中尉卒捕走的李延年，次子名李广利，三女名李妍，幼子名李季，年纪都还小。那李翁一家人都是乐人，平日靠给官民家弹弹唱唱办红白喜事为生，地位低贱，素来被旁人看不起，谁也没想到他们会跟大名鼎鼎的关东大侠郭解扯上关系，及至郭解被从李家搜出来，黄棘里的里正和居民尽惊得呆住。事后人们不免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既好奇李家为何要冒险收留郭解，又想知道郭解是如何暴露了行踪。不少人都认为是李家次子李广利惹出了风波，因为他最游手好闲，最爱惹事。

东方朔忽道：“兴许是那块文王八卦玉佩也说不准。”徐乐问道：“什么文王八卦玉佩？”东方朔却不肯多说。

进来家中，先去厢房探视管敢，他左腰中了一剑，伤得不轻，怕是要卧床好一阵子。东方朔问道：“你看清阳安是用那柄金剑伤你的么？”管敢点点头，道：“正是家父留下来的那柄剑。本来我还以为是平刚城南客栈的店主栾翁一家人拿了金剑，想不到居然是阳安诈死。”

东方朔心念一动，问道：“你怎么会认为栾翁一家人有嫌疑？”管敢道：“当日我初到平刚，投宿在城南客栈，姊姊、姊夫他们也跟进来。那店主妻子王媪看到我姊姊腰间的金剑时，很是惊异，借过去反复来看了半天呢，还说什么‘像’的。这可是发生在我去郡府告状前。后来飞将军看到金剑后也露出了那样的神色，我猜到这柄剑有些来历，回客栈后特意问过王媪，她却支支吾吾说不知道。但我瞧她的神色，分明是知情的。后来我姊姊、姊夫被杀，案子告一段落，我回到无终，越想越不对劲，总觉得店主妻子可疑，所以又去了趟平刚，正好遇到郡府长史重新派人到客栈取口供，我这才知道案情有新的发现，特意赶来京师。”顿了顿，管敢又道：“东方大夫，你一定能帮我夺回家父的遗物，对么？”

东方朔道：“我也不知道。”神情间大有黯然之色。徐乐猜他为随奢妻子自杀一事自责，也不便多劝，命仆人安排了晚饭。二人闷闷对饮一番，醺醉中沉沉睡去。

次日东方朔起床时，居然已经过了正午。徐乐一大早已被廷尉召去指认郭解。东方朔闻言很是不解，问道：“京师那么多权贵曾与郭解相交，为何一定要召徐乐作证？”仆人道：“听来人说是因为郭解曾盗用过

我家主君的官印和符节。”

东方朔心灰意冷，也懒得多问，本待直接乘车去官署告假，转念一想，还是命车夫改道来了廷尉。

汉时的廷尉有三义：既是官名，又是官署，还是监狱。廷尉官为九卿之一，秩中二千石，佩银印青绶，掌刑狱，是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廷，意为平，治狱贵平；尉，意为罚，断案贵以罪罚奸人非，因此而为号。秦时李斯曾任廷尉，后来由此职升任丞相，可见其地位重要。廷尉下设左右正、左右监，秩皆千石，又有廷尉史等为佐吏。除了参与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外，廷尉的主要职责就是掌刑辟，即主管审判。具体地说有二：一是审断重案，秦汉时凡遇重大案件，通常由廷尉审理；二是复审各地上报的大案、疑案，“覆案虚实，行其诛罚”。当然，遇大案，中央其他高级官员也参与审理，有“杂治”、“就问”、“杂议”三种形式，最终审判结果须奏请皇帝裁决。

廷尉官署位于直城门修成里的南面，坐北朝南，面对直城门大街。东方朔径直来到廷尉狱，请见郭解。狱令忙道：“郭大侠还在堂上受审，东方大夫要见他，得再等上一会儿。”语气中对郭解极为尊敬。

正说着，只听见镣铐声响，郭解身穿赤褐色囚衣，戴着刑具，被十余名吏卒前呼后拥地押了进来。狱令立即上前迎接，极为恭敬客气，完全不似对待囚犯。

廷尉狱是法定的中央监狱，主要囚禁将相大臣犯罪者及重大案件罪犯，因常奉皇帝诏令收押犯人，所以又叫廷尉诏狱。时有谚语云：“廷尉狱，平如砥，有钞生，无钞死。”即指狱令和狱吏权力很大，常常能暗中决定犯人的生死。

东方朔心道：“狱令一定以为郭解罪名都是在大赦之前，这次也一定会平安无事，所以抢先巴结讨好。”郭解逃亡前，与他在茂陵有过几面之缘，于是上前招呼了一声，跟进来囚室中。

郭解被囚禁的地方名叫“请室”，意思是请罪之室。室内有床有案，

床上还挂着帐子，案上有酒有肉，陈设不比普通百姓家差。昔日绛侯周勃就以千金向狱吏行贿，才被改囚禁这里，足见条件相当不错。

郭解颇似主人，请东方朔坐下，他的手、足、颈均戴了铁具，无法席坐，只能箕坐在案旁。按照汉律法，囚犯都要衣囚衣，戴刑具，私自解脱刑具，加罪一等，为人解脱，与其同罪。狱令虽能在囚室上优待郭解，却也不敢私下为其脱下镣铐。

东方朔先替李广道了谢。郭解道：“何足一提。我应该多谢东方君才对。”东方朔愕然道：“为何谢我？”郭解道：“为君解开管翁留下的金剑之谜。我本以为这世上没有人能体会出管翁留下金剑的深意，东方君，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男子。”东方朔叹道：“聪明反被聪明误，我是再也当不起‘聪明’二字了。”

郭解不知他为何如此感慨，不及询问更多，道：“有一件事，我想拜托东方大夫。”东方朔道：“你关东大侠的名字震烁天下，为你甘心赴死者不计其数，何时能轮得到我东方朔来为你办事？况且我明日就会被罢官免职，打算从此学董仲舒老夫子，隐居茂陵，不问世事。”

郭解道：“这件事，不是要东方君去办，只是想说给君听，也许他日机缘巧合，君自能解开其中谜题。”然后叹了口气，道：“自从二十年前她惨死于箭下后，世间只有我一人知道这个秘密，如果我死，秘密从此湮没，也是一件大大的憾事。”东方朔听他说得郑重，不免起了好奇心，道：“好，我姑且听一听。”

郭解道：“本朝开国，经济凋敝，国库空空如也，朝廷连修建长安城墙的钱都拿不出来，这可是改朝换代前所未有之事，东方君想必知道究竟。”东方朔道：“历来改朝换代后，新朝都会取得旧朝府库所积，所以不会陷入困顿。但本朝又有所不同，虽说高皇帝第一个入咸阳，却只收缴了秦丞相府的图籍、文书、律令等，府库中金帛等钱粮财物尽为西楚霸王项籍^[16]所得。”

郭解道：“正是如此。项籍后来又大抢秦宫室，发掘了秦始皇的陵墓，得到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从咸阳运输的马车连绵上百里，络绎不绝于道，三个月都未能运完。但项籍兵败乌江后，这批巨大财富下落不

明，一直未能找到，所以才造成了大汉开国一穷二白的局面。”

东方朔心念一动，道：“莫非你知道这批宝藏的下落？”郭解摇摇头，道：“关于这批宝藏传闻极多，找的人也不少，但却都一无所获，可见非知情者不能为。我少年时专干盗墓的勾当，也曾想要找到项籍宝藏，但后来我慢慢闯出了名气，衣食无忧，这心思也就淡了。直到有一日，有个名叫丁丁的人来河内找我，自称是丁公后人，知道一些宝藏的事……”

东方朔道：“丁公？莫非是‘丁公求封’的那个丁公？”郭解道：“正是。”

丁公名丁固，楚汉相争时为项羽部将，曾率兵追逐刘邦于彭城西。眼见就要成为俘虏时，刘邦声泪俱下，动之以情。丁固一时心软，遂引兵而还，放了刘邦一马。后来刘邦夺得天下，登基称皇帝，丁固前来讨要封赏，却被刘邦当众宣布丁固为项王臣不忠，以致使项王失天下，为禁人臣效尤，特斩首示众。丁固的外甥即为著名的季布，时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之谚。

郭解续道：“我当时正年壮气盛，和丁丁谈得投机，便决意一起去寻那传说中的项籍宝藏。据丁丁说，她祖先留下几编简牍，收藏在一个隐秘的壁柜里，她清扫老屋，才意外发现。那简牍上记载的正是项籍宝藏的事，说是那些宝藏还没有被运回项籍家乡时，时为汉王的高皇帝就已经拜韩信为大将，出兵还定三秦，楚汉战争开始，项籍怕出意外，就派人将宝藏临时藏在一个稳妥的地方，藏宝的地点绘成了地图，交由爱妾虞妙弋收藏，所有参与埋藏宝藏的人在事后均被处死，因而藏宝地点成为了机密。之后我和丁丁赶去彭城，盗掘了虞美人的坟墓，但里面只有衣冠，连枯骨都没有，我们这才知道那不过是虞妙弋的衣冠冢。”

东方朔道：“那虞妙弋是名动四方的绝色美人，据说天下男子莫不以看上她一眼为幸，她在四面楚歌时于军中横剑自刎，定然被项籍就地埋在附近，令军士纵马踏平坟墓，以防爱妾遗体为汉军士卒侮辱。”

郭解道：“这一点，丁丁也想到了。我们紧接着去了垓下^[17]古战场，那里早成为一片荒野，开满了各色小花……”

他那鹰隼一样灰暗锐利的眼睛渐渐朦胧起来。当目光穿透记忆深处迷离的过往时，一些模糊的年华世事注定要淡去，直到了无痕迹。但那一幕还是那般清晰地镌镂在那里。时光仿若又重新回到十年前，他和丁丁站在春天的原野上，极目之处，孤坟残阳，微草星花，不见当年西楚霸王凌人盛气，唯留美人虞姬一缕幽魂。天寥寂，意苍茫，英雄胜迹，豪情不在，令人无端惆怅。丁丁忽然一改活泼的姿态，凄楚地落下泪来。他的心也莫名跟着疼痛起来，那种锥心的痛刻骨铭心，至今不能忘怀。

东方朔终于有所醒悟，问道：“丁丁……她是一个女子么？”郭解点点头，道：“垓下也有不少坟茔，我们四下掘了一通，却始终没有发现半分痕迹。后来丁丁又重新读了简牍，上面记载说当日主持藏宝之事的是项籍的叔父项缠^[18]。丁丁推测项缠既然早有心背叛霸王，肯定也会将藏宝地图暗中绘下一份，但后来高皇帝背信弃义，得天下后对他并不如何好，他也就未站出来说明真相。我们便又来到京师，寻到项缠的后人刘友，用武力胁持了他，要他交出藏宝的地图。刘友被折磨了许久，声称毫不知情，只是苦苦求饶。我一怒之下杀了他，但在其宅中也没有找到地图。事败后我们被官府追捕，逃亡时丁丁被弩箭射中，临死前要我答应她，一定要找到藏宝地图，完成她的心愿。”

东方朔道：“即使真有藏宝地图，那也是八十多年前的事，当事人均已成为枯骨，如何还能有线索可寻？”郭解道：“我自然知道这个道理，况且丁丁死后，我也没有了寻宝的心思，这件事从此埋在我心里。我现在也只是想将它说出来，并无拜托东方君寻宝的意思。”

东方朔见他面色黯黯，语气中有托付后事之意，暗暗称奇，道：“皇上刚刚大赦了天下，郭君何须忧怀？”郭解道：“家母生前为我看相，说我能活不过四十岁。若能活过四十岁，必要给郭氏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我今年四十一岁，我猜我是逃不过这一劫了。”顿了顿，又道：“不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丈夫死则死矣。”慷慨豪迈，极有气势。

东方朔正要开言，狱令开门进来道：“有好几位郭大侠的门客赶来探访。”东方朔不便多说，作别出来。

狱院中站着数名深色长袍男子，都是来探郭解的门客，见东方朔出

来，一齐盯着他看，仿佛要从他身上挖出什么宝来。

东方朔睬也不睬，昂然去了。他今夜该当值宫中，正从未央宫北阙入宫时，迎头撞见了一名妇人，虽已过中年，依旧难掩美艳，发髻上斜插着一支翠羽簪，别致风流，她就是大名士司马相如的夫人卓文君了。

卓文君是蜀中巨富卓王孙之女，容色皎若明月，眉色如望远山，时人效画远山眉。她不仅貌美，而又能诗善文，才气过人，性情放诞有主见。她十七岁出嫁，不久便因丈夫去世返回娘家，过起了寡妇的生活。虽然前来求婚的男子络绎不绝，但她却没有丝毫动心之意，直到一名口吃的男子出现，这男子就是司马相如了。司马相如字长卿，因为属狗，所以小名叫狗儿，旁人戏称他为“犬子”。他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因仰慕战国时代赵国蔺相如之为人行事，改以“相如”作为自己的名字。景帝即位不久，司马相如来到长安，任武骑常侍，随从皇帝左右，但并不得志，后跟随梁王刘武到梁国。梁王颇有书卷气息，礼贤下士，身边多文学之士，当时名重一时的辞赋大家邹阳、枚乘、严忌等都追随其左右。司马相如在梁国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梁王盛赞其才情高华，赐给他一把名叫“绿绮”的琴，上面刻有“桐梓合精”四字，是传世精品。梁王病死，宾客星散，司马相如失去依靠，不得不回到老家蜀郡成都，家里已是父母双亡，家徒四壁。在无以自立的情况下，他来到临邛^[19]，投靠担任县令的好友王吉，又由王吉推荐，到当地巨富卓王孙家做客。宴席上，司马相如应众人所邀，取出绿绮琴，弹奏了一曲《凤求凰》，曲辞是：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绿绮传情，琴心挑之，尽吐对卓家女儿的爱慕之情。卓文君聪明伶俐，是个花语解人，立即会意，当夜与相如连夜私奔逃到成都。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二人无以谋生，只好重新回到临邛开了一家小酒肆，卓文君淡妆素抹，当垆沽酒，司马相如更是穿上犊鼻裤，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中，忙里忙外担任跑堂工作。卓王孙虽然恼恨女儿、女婿，却不

愿意在朋友面前丢人，不得不资助他们，给了家僮百人、钱百万。司马相如、卓文君乃得在成都买田宅，成为富人。当今天子刘彻即位后，对司马相如原来追随梁王时所写的《子虚赋》十分赞赏，《子虚赋》竭力铺张诸侯王宫苑的豪华壮观和游猎时的声势，规制宏伟，辞藻华丽，遂召司马相如到朝中。司马相如竭尽才智写了一篇《上林赋》，盛赞天子游猎的盛况，举凡山川雄奇，花草繁秀，车马垣赫，扈从壮盛，皆纷陈字里行间。好大喜功的刘彻一见之下，大喜过望，拜司马相如为郎官。而卓文君文才亦不在丈夫之下，曾经在皇宫中教习公主们学习文艺，因而也有门籍，能够跟丈夫一样自由出入皇宫。

卓文君顿住脚步，举手微笑道：“东方大夫，劳烦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

虽然朝臣娶妾者大有人在，但东方朔一年换一任妻子的做法却极令士大夫诟病，尤其为卓文君这样奔放有豪情的妇女所不齿，每每在路上遇见，她总是横眉冷对，从无半分好脸色。忽见这天下第一才女主动笑脸相迎，东方朔不由得感到受宠若惊，忙走过去问道：“[邑君](#)有何吩咐？臣定当效犬马之劳。”

卓文君忽然脸色一沉，扬起手来，重重打了东方朔一巴掌。

东方朔愕然道：“邑君为何打我？”卓文君骂道：“你自己风流也就罢了，为何还教坏我夫君，教唆他娶妾？”

东方朔道：“什么？”卓文君道：“还跟我装傻，那随清娱不是平原郡家乡的亲眷，要许给我家夫君做小妾么？东方朔，我不怕告诉你，你敢送随清娱进我家门，我就敢上门杀得你全家鸡犬不留。当着皇上的面，我也是这句话。”

东方朔道：“呀，邑君竟然已经闹到皇上面前去了？”卓文君傲然道：“不行么？哼，我已经建议皇上将你下蚕室阉割，让你入宫当宦者，免得你一年要害一名长安良家女子。”正怒斥之时，忽有一名仆人飞马赶来，叫道：“主母，家里出大事了，主君请你快些回去。”

卓文君不快地道：“还能有什么大事？难不成新人进家门了？”仆人

道：“不是的，是琴心女公子出了事。”

卓文君不信地道：“琴心能有什么事？”她这个宝贝女儿不仅貌美可人，而且温柔孝顺，又通医术，早是许多王孙贵族争相聘娶的对象。

仆人道：“最近一直跟女公子来往的那名男子雷被原来是个杀人犯，射杀了匈奴太子於单的车夫，通缉他的公文一发到茂陵，就被茂陵尉认了出来，带人找上咱们家，要捕走女公子审问呢。”

卓文君闻言倒丝毫不慌，招手叫过自己的车子。

东方朔忙道：“我凑巧知道这件案子，若是邑君……”卓文君斥道：“你给我滚远点，少管我们家的闲事。”冷笑一声，昂然登车去了。

东方朔哭笑不得，命车夫先回去茂陵，弄清楚怎么回事。车夫道：“主君今晚在未央宫当值，那么小人明早来这里接主君。”东方朔道：“不必了。明日我多半要被下廷尉狱，你就在家中等消息。”

未央宫是大汉的第二座皇宫，位于长安城西南角，因在长乐宫之西，时称西宫，又称紫宫。惠帝即位后，开始取代长乐宫成为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办公场所。

它在秦朝章台的基础上翻建，瑰丽宏伟，较之章台更为弘广。总体布局呈长方形，周回二十八里。四面环筑有高墙，四面各有宫门，又称司马门，但只有东门和北门有阙。按照惯例，诸侯来朝入东阙，士民上书则入北阙。

宫城中主要建筑物有前殿、宣室殿、温室殿、清凉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高门殿、白虎殿、玉堂殿、宣德殿、椒房殿、昭阳殿、天禄阁、石渠阁等，总共有四十余屋殿堂，殿阁密布，参差错落，楼台起伏，巍峨高耸。宫中还有六座小山和多处水池，大小门户近百。另建有阁道与长乐宫相通。

昔日周勃诛灭诸吕，迎接代王刘恒进京为帝。刘恒日夜兼程赶到长安，入未央宫时被谒者持戟拦住。周勃赶来解释，谒者才放下武器。当

时大臣们已灭诸吕、新皇帝已进京，宫中的谒者还不知此事，由此可见未央宫之大。

前殿居于宫城的正中，坐北朝南，是汉朝君臣朝会的地方，也是未央宫中最重要的一座宫殿。其殿台基础用龙首山丘陵做成，殿基甚至高于长安城，因而也是长安城地势最高之处。前殿的正南门叫端门，门前有谒者十人，手持长戟，日夜守卫。门内则是广阔的庭院。每逢朝会，院中旌旗迎风招展，仪仗浩浩荡荡。由于是大朝之地，其建筑之豪华为其他宫殿所不及：前殿正殿东西五十丈，进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以木兰为栋，文杏为梁，纹理典雅，清气缭绕；屋顶椽头贴敷了金箔，只要太阳出来，就会在光射下熠熠闪光，大门上装饰着鎏金的铜铺首和闪光的宝石，金铺玉户，金碧辉煌；窗户上雕饰着花纹，回廊栏杆上雕刻着图案，重轩镂槛，古香古色；洁白无瑕的玉石础石上耸立着高大的铜柱，清秀典雅，再加上紫红色的地面，金光闪闪的壁带，使得殿堂显得华丽贵气，富丽堂皇。

汉朝初年，刘邦长期征战在外，等他回到长安时，未央宫已经建成。他见宫阙极为壮丽，殿宇之盛，前所未有的，勃然大怒，责问主持建设的萧何道：“天下纷扰，劳苦数岁，成败尚未可知，为何有此大兴土木的过分之举？”萧何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刘邦听了立即转怒为喜，于是在前殿置酒，大宴诸侯群臣。酒酣之时，他端起玉杯为父亲刘太公祝寿，道：“当初您总认为我是个无赖，在发家致富上不如二哥。今天您怎么评判，是我的产业大，还是他的大？”刘太公为之语塞，群臣皆呼万岁。

宣室是未央宫前殿的正室，位于正殿北部，也是前殿最高处，本身建筑犹如台阁，所以又称“宣室阁”。皇帝经常在这里召见亲信大臣。汉文帝七年，文帝刘恒派人召长沙王太傅贾谊入京。贾谊入宫时，文帝刚刚祭神礼毕，在宣室中静坐，有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本原，此即后世所谓“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详细地介绍了来龙去脉。文帝闻所未闻，听得入神，不知不觉地在座席上往贾谊身边移动，一直到半夜。当今天子也曾经在宣室宴请馆陶公主和她的小情人董偃。东方朔对此很有意见，认为宣室是先帝之正处，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皇帝不该让董偃这样的人进来。刘彻虽觉有理，也只说下不为例。

前殿正北除宣室外，还有附属的非常室，是皇帝从前殿下朝后的休息之所。室东有温室殿，西有清凉殿。

温室殿用于冬天居住。殿中的木柱均是桂木制成，内壁则用椒泥涂抹，清香无比。墙壁上悬挂着文绣的丝帛，殿门之内还放置有云母屏风，流光溢彩，光怪陆离。最独特的设计是壁炉，炉内可盛木炭，燃烧后用以取暖。

清凉殿又名延清室，因内中清凉而得名，是皇帝夏季居住的凉殿。殿中放置着玉文如画锦的玉石床，床上罩有紫色琉璃帐，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用各种珍宝装饰。刘彻的宠臣韩嫣在世时常卧于此殿。某日他躺在冰凉的石床上，用玉晶盘盛放冰块，放在身边降温取凉。由于玉盘水晶晶莹，与冰一样洁净透明，虽近在咫尺，冰、玉也难以分辨，侍者进来后看见，误以为是冰块直接放置在石床之上，生怕冰融化后弄湿床席，于是用手去拂，结果玉盘坠地，冰玉俱碎。

清凉殿殿前即是沧池，是一个人工开凿的大湖，引自泂水，池水呈苍色。池中筑有高台，称渐台^[21]。“渐”意即“浸”，台上修建有楼阁亭榭，池光台影，风景宜人。

未央前殿北有天禄阁和石渠阁，是朝廷的藏书之所。石渠阁之东有承明殿，宫廷顾问官值宿均在此处。东方朔磨磨蹭蹭地往承明殿而来，半路正好遇见郎官韩说，随口问道：“皇上人在哪里？”韩说道：“往飞羽殿去了。”顿了顿，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今晚被召去飞羽殿侍寝的美人是王寄！就是那个从匈奴逃回来的王寄！大夫君能相信么？”

[1] 指名儒董仲舒。武帝刘彻初即位时，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受到称许，被任命江都相，事江都王刘非。刘非常敬重他。后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加以穿凿附会，以推阴阳灾异，撰《灾异之记》。主父偃窃其书上告，董仲舒被逮捕，论罪当死，刘彻特下诏赦免。后又遭重臣公孙弘忌恨，有意推荐他出任胶西王相，董仲舒称病辞官，从此居家修学著书。

[2] 刘徵臣为太后王姁侄媳为历史真事，与其兄刘建通奸亦为历史真事。

[3] 暴室狱：暴室是妇女纺织、染炼的场所，为皇家提供布料，由于漂染的纱、布要暴晒，所以称暴室，位于掖庭内。这些工作妇女大多是受牵连被没入宫中的罪人家属，因而暴室有监狱性质，属掖庭令管辖。

[4] 掖庭狱：皇宫监狱，原名永巷狱，属少府，由宦官主管，专门囚禁嫔妃、宫中女官犯罪者。昔日高皇帝刘邦死后，宠妃戚夫人被高后吕雉囚禁于此，剃去头发，戴上颈钳脚镣舂米。不久又被挖去眼睛，熏聋耳朵，毒哑嗓子，剁去手脚，放在厕所里，取名为“人彘”，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吕雉之子惠帝刘盈看到人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得知这就是风华绝代的戚夫人后，大哭道：“这不是人干的事情，我作为太后的儿子，再也不能治理天下了。”从此每天饮酒作乐，尸位素餐。吕雉遂得以完全把持朝政。

[5] 古人用简牍时，如有错讹，即以刀削之，故古时的读书人及政客常常随身带着刀和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因刀笔并用，撰写公文或状词的文职官吏也被称做“刀笔吏”。汉高祖刘邦的丞相萧何，原来是秦国的刀笔吏，无所作为。后来协助刘邦统一天下，建立大功，成了汉朝的开国丞相。

[6] 刘胜：汉景帝刘启庶子，一生有一百多个儿子，蜀汉皇帝刘备第十三世先祖。死后谥号“靖”，其墓即著名的中山靖王墓，于20世纪60年代发掘出土。刘胜和王后窦绡均以金缕玉衣（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作为殓服：刘胜的玉衣由2498片玉片组成，所用金丝约1100克；窦绡的玉衣由2160片玉片组成，所用金丝约700克；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目前我国出土的金缕玉衣在十件以上，其中最精美的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的殓服，由4248片玉片组成，所用金丝1576克，玉片全部是新疆和田的白玉、青玉，温润晶莹。整件玉衣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拼合得天衣无缝，现藏于徐州博物馆。

[7] 撻（zhì）：簪子。

[8] 未央宫、长乐宫宫城外还有一圈高墙，称周垣，门阙即建在这道周垣上。

[9] 彭城：今江苏徐州。

[10] 廛（chán）：古代城市平民的房地。甍（méng）：房屋、屋脊。甍甍即为屋宇相连的样子。

[11] 古籍记载刘安精于养生，是豆浆、豆腐及很多养生之道的发明者。他在母亲患病时，用泡好的黄豆磨成豆浆，每日给母亲饮用，由此治好了母亲之病，豆浆也随之传入民间。又，刘安在淮南八公山上炼丹时，不小心将石膏混入豆浆中，豆浆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历史上豆腐的来历。安徽淮南至今有“中国豆腐之乡”的美名，淮南市火车站广场前有刘安的骑马雕像，每年九月有“豆腐节”。古人认为以豆出浆，其渣滓分量称之不少累黍，所以豆腐是豆之魂魄所成，名为“鬼食”。

[12] 古代官署前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架，用木条交叉制成，一木横中，两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于官署前，以为路障，古称“枹柅（bì hù）”。

[13] 灞河是长安城东部的要津。刘邦由武关经蓝田到霸上，踞关中之咽喉，终迫使秦王子婴不得不率秦军迎降于轵道。刘邦与项羽交战，宁可退出秦都咸阳，也要固守霸上，可见此地之重要。

[14] 斩衰：古代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制成，左、右和下边不缝，服制三年。

[15] 鴆是一种传说中的猛禽，比鹰大，鸣声大而凄厉，羽毛有剧毒，用其在酒中浸一下，酒就成了鴆酒，毒性极大，几乎不可解救。后鴆酒演变为毒酒的通称。

[16] 项籍：即项羽。项羽名籍，字羽。古今无双的勇士，“霸王”一词为其人专有。

[17] 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南，至今有虞姬墓。

[18] 项缠：即项伯。因刘邦谋士张良曾有恩于他，多次在项羽要杀刘邦的关键时刻通风报信，刘邦遂许诺与项伯结成儿女亲家，项伯从此更死心塌地维护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用自己的身体遮挡项庄刺向刘邦的剑。项羽败亡后，刘邦封项伯为射阳侯，但同时又赐其姓刘，古人有同姓不婚的禁忌，儿女亲家之诺也就顺理成章作罢。项伯受封三年后死去，其嗣子项睢因罪未承爵。

[19] 临邛：今四川邛崃。

[20] 邑君：古代女子的封号，也用做对妇女的尊称。

[21] 渐台：后来篡汉夺权的王莽即死在渐台之上。



第五章 桃李不言

因她喜而喜，因她悲而悲，不计付出，不计所得，这是何等深厚的感情，居然发生在名噪天下的骠骑将军身上。刘彻有些羡慕，甚至有些嫉妒起来，什么时候他也能对一名女子产生这样刻骨铭心的情感呢？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结心相思，毋见忘。

元

朔三年的春天是个多事的季节，先是没有住上金屋的废皇后陈阿娇含恨死于长门宫，接着是天子娇婿匈奴太子於单水土不服、染病身亡。二人身份不凡，对于他们的死，自然引来诸多猜测。尤其是於单的未婚妻子夷安公主在於单死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嫁陈阿娇的侄子、隆虑公主之子陈耳，更加令人瞠目结舌。只是，这桩仓促间举办的婚事终究还是未能替病重的隆虑公主冲喜，二人举行大婚后两日，隆虑公主便撒手西去。

但皇室的秘闻轶事远远比不上民间游侠行侠仗义的传说更悸动人心，人们的视线很快转到另外一位大人物的身上，他就是关东大侠郭解。

郭解意外在京师被捕后，立即被押送到廷尉交给张汤审讯。张汤本就严酷知名，又正要借一件令天下人瞩目的大案子来讨好皇帝，遂令廷尉史王温舒等人彻底追查郭解的罪状。但追查的结果却令人沮丧，凡是涉及郭解的罪名都发生在皇帝春季大赦令公布以前。张汤犹不死心，又派王温舒快马赶去郭解的家乡河内轹县调查。

王温舒是阳陵人，年轻时以盗墓、杀人越货、抢劫路人财物为生，常常在月黑风高之夜以锤杀人而埋之。后来当上了小吏，因其性格暴虐，好杀行威，督捕盗贼卓有成效，得到张汤赏识。王温舒一到轹县，立即召集所有跟郭解结怨的人家到县廷，令他们诉说郭解罪状，其中也包括杨家。之前因为郭解迁徙茂陵之事，杨季主、杨昭父子相继被郭解侄子郭弃杀死，恨郭解入骨。即便如此，还是找不到郭解在大赦之后的罪状，而且称赞郭解的人远远超过了向官府诉说其罪状的人。

当时有本地儒生杨仕陪同王温舒调查案情，见状很是不解，道：“郭解专门做以奸犯公法的坏事，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说他是贤人呢？”王温舒闻言，只是微微一笑。

当日，杨仕在回家途中被人杀死，舌头也被凶手割去。王温舒断定是郭解暗中指使党羽所为，遂驰回长安，向张汤禀报。张汤令人从狱中提出郭解，严刑拷问杀害杨仕的凶手下落，郭解受尽苦刑，只称与自己

无关。张汤逮捕传讯了许多来狱中探视的郭解门客，甚至连东方朔也因为与郭解交谈被召到廷尉问话，但这些门客无一例外都顶住了刑讯拷打，廷尉始终一无所获，案子遂成胶着状态。

几天后，京师又发生一桩灭门血案，郎官徐乐主仆三人包括一名车夫在家中被杀，舌头也被割去，情状如杨仕一模一样。只有一名老仆因陪同管敢到茂陵去向李广致谢而幸免于难。郭解被捕获后，徐乐曾被传到廷尉指证，长安坊里传言，说是徐乐举报了郭解，因为他所居住的大昌里正好在郭解藏身的黄棘里对面，而徐乐被杀，也是郭解的门客在替主人复仇。

由于徐乐是天子近臣，又死在京畿重地，他的被杀比杨仕之死更令人震动。皇帝初闻消息时即面色如铁。御史大夫公孙弘上奏道：“郭解不过是个平民百姓，却动不动以睚眦杀人。即使他对徐乐和儒生被杀之事并不知情，但其罪恶比亲手杀人还严重，应当判他大逆不道罪。”刘彻遂下诏书诛杀郭解，诛灭其三族。

汉代采取秋冬行刑制度，死刑的执行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这也是当今天子独尊儒术的结果，因为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认为，春夏以阳为主，万物生长，不宜刑杀；秋冬以阴为主，万物凋零，宜施刑罚，清理狱讼。但对于谋反、谋大逆、大逆无道这样的重犯，就是“决不待时”了。

汉律中，以夷灭三族为最重刑罚，犯人腰斩，父族、母族和妻族全部要弃市处死。郭解因为罪名太大，被廷尉加重判刑，即比腰斩还要残酷的具五刑。这是一种极端残忍的肉刑与死刑并用的刑罚，先在犯人脸脸上刺字，再割鼻子，然后砍掉左右脚，接着用笞杖或竹板活活打死，最后把头割下来悬挂在木杆上示众，剩余尸体则剁成肉酱。昔日秦相李斯被赵高诬告谋反，便是受具五刑、夷三族之刑。赵高担心李斯在行刑时叫骂，所以在押赴刑场前先施“抽舌”刑，即先将李斯的舌头割掉，使其言语不得。李斯被押到刑场后，反缚在木桩上，数名刑吏用钢针、铁凿等在他额头和两颊刻凿创口，再用永不褪色的墨涂在创口上，搓进肉里。接着又用泛着青光的刑刀将李斯的鼻子割掉，一代名相登时变得面目全非，人鬼不分，昔日名相风采荡然无存。接着刑吏将李斯按紧，用

斧钺自膝盖骨下砍掉其双腿。李斯早痛得昏死过去，刑吏们再用荆条将其打死，最后用鬼头砍刀将已气绝身亡的李斯枭首，将头颅挂在城头高竿上示众。大汉立国以来，只有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受过具五刑，因为韩信事先已经在长乐宫钟室中被竹竿戳死，上刑场受辱的也只有他的尸体，真正活着受刑的只有彭越一人，受刑经过极为惨烈，彭越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据说其人“身具白骨而四眼之具犹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

处决郭解的刑场选在东市。行刑的这一天，长安全城轰动，几乎是倾城而出。负责京师治安的中尉李息紧张之极，在主要大街上布满了全副武装的中尉卒，从廷尉通往东市刑场的必经之道上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按照惯例，犯人在执行刑罚时，要用“揭头”的方法注明其身份与罪行，即将罪犯姓名、罪状书写于木板之上，捆绑在身上，以达到羞辱的目的。郭解双手反缚，跪坐在厨车上，背上插着一根揭头。他连日饱受酷刑折磨，容颜极为憔悴。只是与围观的人群表情各异对比鲜明的是，他的神态极为平静，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

郎中令李广抱着小孙子李陵也挤在人群中，指着厨车上的犯人道：“乖孙儿，那个人救过你爷爷的命，你好好看看他的脸。”

李陵年纪还小，只是死死瞪着中尉卒手中亮闪闪的兵器，奶声奶气地“呀呀”叫个不停。李广叹了口气，转身命道：“回去吧。”

新收的侍从管敢却不愿意就此离去，又呆望了半晌，直到厨车和人流过去，才道：“郭大侠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事赶去了右北平郡，他应该还躲在某个地方，不会这么容易暴露行迹。这样徐大哥也不会死。”李广叹道：“唉，这是他们的命啊。”

李广的心情也十分不好，闷闷回来茂陵，命侍从抱了李陵先回家，只带管敢一人来找东方朔。

东方朔正在院中饮酒，见李广进来，很是惊讶，忙起身相迎，道：“飞将军怎么会有空来我这个赋闲人家中？”

十几日前，东方朔在未央宫当值，半夜在承明殿外台阶上撒尿，被数人看见，告之皇帝，诉其“大不敬”之罪。刘彻居然并不深究，只将东方朔罢官免职，命其待诏宦者署，分明是就卓文君到御前告状，建议阉割他为宦者一事讥讽他。他既被免职，符印均被缴去，无法再入皇宫，自然也不会真去位于禁中的宦者署待诏，只日日留在茂陵家中饮酒。

李广不及答话，管敢已然气愤地道：“东方大夫跟徐大哥是至交好友，不久前还同睡在一张床上，而今他被奸人害死，尸骨未寒，大夫君饮酒作乐之余，难道不想为他报仇么？”李广道：“管敢不可无礼！徐乐可以说是因为郭解而死，今日郭解伏法，也算是大仇得报了。”

东方朔问道：“你真想为徐乐报仇？”管敢道：“当然。”东方朔道：“那好，我告诉你，杀徐乐的人一定不是郭解的门客，就连在河内杀死儒生杨仕的也未必是郭解一方的人。郭解被捕后，廷尉穷心竭力罗织罪名，甚至不惜派人远赴河内调查。大赦是半月前的事，那之前郭解就已经来了京师，派人去河内又有什么用呢？然而王温舒走一趟河内，立即就抓住了郭解的把柄，这不是太巧合了么？再则说来，郭解的门客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因为儒生杨仕的一句话杀人？就算是他气不过杨仕，那么他既然敢为郭解杀人，也该有为郭解赴死的勇气，后来廷尉为此四处搜捕，大肆拷掠郭解，逼他交出真凶，凶手该主动站出来为郭解脱罪才是，可偏偏没有任何动静。可见这个凶手并不是郭解的门客。依此类推，徐乐之死也是如此。”

李广听得目瞪口呆，半晌才道：“既然东方君推出这些，为何不到廷尉说明白，证实郭解无罪？”

东方朔道：“皇帝要他死，他没有杀人也要死。皇帝不要我死，我在未央宫中当众撒了尿也没死。李将军，你回京担任郎中令也有一段日子了，经常随侍天子身边，难道还不明白这个道理么？”

李广沉思半晌，道：“东方君说得对，今日我正是为此事而来。天子预备年内对匈奴用兵，东方君智慧过人，不知道可有法子能令皇上调老夫去边关？”

他从未请托过人，一时有些难堪起来，虽然白发苍苍，却露出了小

孩子一般的局促表情。

东方朔道：“飞将军总该知道，你这次被调回京师，是因为胡巫勇之在皇帝面前说将军不宜担任边将。”李广立即愤恨了起来，道：“这个巫师竖子，老夫以前从未见过他，他如何能在天子面前胡说八道？”

东方朔道：“恕我无礼多问一句，飞将军当日怒杀霸陵尉胡丰，可有后悔过这件事？”

李广料不到他此刻忽然问出这样一句话来，脸色一沉，正要起身拂袖而去，但见东方朔神色肃然，不似有嘲讽之意，少不得忍上一忍，摇了摇头，道：“老夫从未后悔过这件事，就算从头再来，老夫还是会这样做。”

东方朔道：“那么飞将军一生中可有做过后悔的事情？”李广这次居然没有生气，叹了口气，道：“确实有一件事令老夫后悔终身。多年前，老夫任陇西太守，杀了八百名主动投降的羌人……”话说到这里，竟不禁打了个冷战，至今他还不能忘记被杀羌人的绝望愤恨和冲天怨气。

东方朔道：“我这般问飞将军，虽然无礼，却只是想将事情弄明白。将军，凡事有因才有果，你以为城南酒肆的小厮阿胡会平白冒险行刺你么？胡巫勇之会无缘无故在皇帝面前指你气衰么？他二人都是羌人。”自怀中取出一柄匕首，递了过去，正是当日阿胡用来向李广行刺的那把凶器。

原来胡巫勇之经人引进宫中推荐给皇帝，因其会看相望气，甚得刘彻宠幸。有一日，东方朔在宫外遇到勇之，留意到他腰间有一柄匕首，与自己收藏的阿胡那柄凶器一模一样，心中一动。之后有意与其结交。东方朔也是皇帝跟前的红人，勇之得与他亲近，自然求之不得。了解后，他才知道勇之并不是匈奴人，而是羌人，联系到李广任陇西太守时大杀羌人的往事，这才恍然有所悟——阿胡一定也是羌人，父辈正是被李广无故杀死的降人，所以一意复仇，事不成自杀前才会有“与李广仇深似海”、“李广心胸狭隘，背信弃义”之类的话。

李广明白究竟后也吃了一惊，接过匕首抚弄了半天，才黯然道：“老

夫知道了。”起身略一抱拳，辞别而去。

管敢心中犹自念念不忘徐乐之死，追问道：“那么杀死徐大哥的人到底是谁？是廷尉张汤么？”东方朔道：“不是。”指着正端酒浆出来的随清娱道：“如果我的推测没错，你和这位随姊姊有共同的仇人。”

管敢一呆，问道：“她是谁？”随清娱道：“小女子平原随氏，名清娱。”管敢道：“啊，你是那商人随奢的女儿，阳安……难道是阳安杀了徐大哥？”东方朔道：“嗯，是他，不过他应该还有别的帮手。”

东方朔自赋闲在家，决意从此不再过问世事，但在听到徐乐死于非命时还是无法无动于衷，遂赶来长安县廷，找到长安县令义纵，借阅了检验尸首的爱书。爱书上记载说：徐乐主仆三人均死在剑下；两名仆人中一人腹部中剑，歪倒在大门旁，应该是去开门时被人杀死；另一名车夫背心中剑，扑倒在庭院中的甬道上，应该是听到动静转身报信时被凶徒追上杀死；徐乐则是胸口中剑，伏在堂中，似是被人执住手臂跪在地上，由凶徒从前面当胸一剑杀死。他胸口的剑伤与两名仆人的又有分别，伤口有窄有宽，凶徒使用的应该是匕首、短剑之类。东方朔读完爱书，当即记起管敢身上的伤口与徐乐之伤一模一样，由此推断出应该是阳安下的手。

管敢听完经过，额头上的汗水涔涔而下，道：“姊夫他要杀的人是，我，原来徐大哥和那两名仆人都因我而死。”

东方朔道：“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并无实证。天下兵器千种万种，也许凶徒凑巧用了短剑。”回想起因误断而导致随清娱母亲自杀之事，又是一番悔恨。

管敢道：“天地间哪有这么巧的事，一定是我姊夫阳安，他赶来杀我，正好我不在，所以他就杀了徐大哥主仆。”东方朔道：“这只是一种可能。按理来说，阳安形迹已露，他再无杀你灭口的必要，跟徐乐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倒是我，逼死了他母亲，我应该是他最恨的人，他应该赶来茂陵杀我才对，可是为什么偏偏没有呢？所以，凶手未必就是阳安，还有别的可能。”

管敢道：“东方君，你可是跟从前大不一样了。”摇了摇头，出门上马去追李广。

东方朔不禁愣住，正好夷安公主领着主傅义狗进来，问道：“师傅发什么呆？”

她嫁给了昭平君陈耳，理所当然地住在公婆隆虑公主家，反倒与东方朔成了邻居，来往更加方便。

东方朔叹了口气，见夷安公主一身孝服，显是在为隆虑公主服丧，问道：“公主不忙么？”夷安公主道：“不忙。”

随清娱在屋里听见，忙奉浆水^[1]出来。夷安公主道：“呀，随娘可成了长安的大名人了，连我父皇都知道你的名字，还向我问起你呢。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带你进宫玩吧。”

原来随清娱住在东方朔家里，一日无聊时出去闲逛，被正在散步的司马相如看到，一见倾心，在仆人的撺掇下，有了娶其为侍妾的想法。后来派仆人打听她的来历、住处，得知仅是东方朔同乡，暂时借住在这里后，欣喜若狂，立即命人准备礼金下聘。正室夫人卓文君得知后当然不依，司马相如便谎称早已经与东方朔商议妥当，做人不能言而无信。卓文君大怒之下，居然立即乘车来未央宫找东方朔算账，未找到人，便干脆到皇帝面前大闹了一场。回到家中后气不能平，作下一首《白头吟》送给丈夫：

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躑躅御沟止，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簌簌}，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

又在诗后附《诀别书》：“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瞽于淫而不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司马相如的回复则是一封十三字的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

万。”卓文君见信后泪流满面，一行数字中唯独少了一个“亿”，无亿，表示再无回忆。她心冷如冰，就这十三字又赋了一首《怨郎诗》：

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倚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秉烛烧香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红胜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恨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做男。

从“一”到“万”，又从“万”到“一”，堪称数字诗之绝唱，爱恨交织之情，跃然牋上。司马相如读后，惊叹妻子之才华横溢，想到当年妻子患难相随、柔情蜜意的种种好处，羞愧万分，从此不再提纳妾之事。卓文君也当真是个豪放女子，得知东方朔对此事完全不知情后，专程携酒肉登门道歉，还送了一些财物给随清娱。

随清娱已从东方朔口中大略知道这些事，忙道：“多谢公主费心，妾很快就要返回家乡，怕是没有那个机会了。”夷安公主道：“留在京师不好么？让我师傅给你找户好人家嫁了，要是你不愿意嫁人，就做我师傅的义女，留在这里陪伴他读书说话。”

随清娱羞红了脸，低声道：“我……我还是要回家乡去。”夷安公主不知道她心里念念不忘的是那个半途救了她又义无反顾送她来京师的司马迁，一心想要去追随他，大奇道：“你只剩下孤身一人，还回家乡做什么？”随清娱道：“嗯。”

夷安公主见难以劝转，也就算了，四下转了转，只觉得索然无味，道：“我只是顺道来看看师傅，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走了。”

义姁有意落在后面，低声道：“有一件事，最好还是让东方君知道。隆虑公主临死前，别无遗囑，只以千斤黄金、千万钱捐给朝廷，为昭平君陈耳预赎死罪，皇上亲口答应了她。”东方朔道：“啊，金千斤，钱千万，这可是一大笔钱。”

之前刘彻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强迁天下豪强大族到茂陵，以财产三百万为限。三百万钱已是巨富，隆虑公主捐出金千斤、钱千万，折合钱两千万，实在是不小的数目。

义姁道：“不错，就是对隆虑公主这样的贵人来说，这也是笔大钱。可以说，这些钱捐出去，隆虑府就空了一大半。东方君不觉得很诡异么？”东方朔道：“的确诡异。陈耳是隆虑公主唯一的爱子，视为掌上明珠，自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现在又娶了夷安公主，跟皇上亲上加亲，恩宠不尽，再无顾虑。隆虑公主该将所有钱留给儿子才是，一改常态立下这样的遗嘱，除非她知道陈耳犯了罪，有意埋下伏笔……”

义姁道：“而且罪行是在皇上这次春季大赦之后。”东方朔道：“啊，我明白了……”正待说出自己的猜测，外面夷安公主早等得不耐烦，叫道：“义主傅，走啦！”义姁道：“这事回头再说。”匆匆去了。

随清娱走过来，轻轻道：“有一件事，清娱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东方先生。”东方朔随口应道：“嗯。”随清娱道：“义主傅喜欢东方先生。”东方朔吓了一跳，手中的酒也洒在了衣服上。

随清娱忙道：“清娱不是有意的，实在抱歉。”东方朔道：“你是说义主傅喜欢我么？”随清娱道：“这只是清娱的感觉。义主傅不是一直没有结婚么？先生这般聪慧，她喜欢你也没什么稀奇呀。”东方朔连连摇头，道：“这不可能。”

随清娱道：“那么清娱走了后，家中只有厨子和车夫，谁来照顾先生呢？要不先生还是跟以前一样，再娶一任夫人吧。”

东方朔的上一任夫人在他到右北平郡公干时，跟人私奔跑了，还卷走了所有财物，这在长安传为笑谈。他一时也没有心情再娶，就此耽误了下来，反倒是随清娱来了后，对他起居生活多有照顾。

东方朔闻言颇为感激，道：“放心，我自会处理好的。”心中忍不住想道：“义主傅她……她当真喜欢我么？我怎么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随清娱道：“我想去拜会一下董先生，家母跟他同乡，他是家母生前最尊敬的人，还望先生引见。”东方朔道：“啊，董仲舒么？他就住在后

街，我这就带你去。”路上又问道：“你可见过你父亲身上有一块玉佩？”随清娱道：“没有。家父本是樵夫出身，不爱戴这些佩饰，嫌其碍事。”

之前城南客栈曝出无头双尸案后，平刚令史验尸时曾从男死者的腰间解下一块玉佩，夷安公主认出是王太后旧物。当时以为死者是阳安，因其生母为皇帝乳母，得到宫中之物也不足为奇。但眼下既然肯定那无头男死者是随奢，他身上带有太后旧物就显得相当奇怪了。

东方朔听到随清娱的回答，心道：“有可能是阳安故意将玉佩留在随奢身上，好让人以为死者是他本人。可他逃走前同时卷走了自己和随奢的行囊，理该不会故意留下如此贵重的玉佩。那玉佩多半是随奢在平刚城中向人买的，那人是谁呢？能拥有皇宫之物，身份当然非同一般。太后为何听说这件事后压而不问，也不告诉夷安公主究竟呢？”一时也想不通其中疑点。

步行来到后街董仲舒府邸，江都翁主刘徵臣正与仆人护着两个小孩在门前玩耍。

东方朔上前道：“这位小公子我认得，是郎中令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位女公子呢？是翁主的孩子么？”刘徵臣脸一红，道：“不是。这是我王兄的幼女细君，之前得了重病，不能跟王兄一齐返回江都，暂且留在了我那里。董先生新认了她做义女，我带她来茂陵探望义父。”

东方朔道：“好个秀气的小翁主。”说明来意。刘徵臣便道：“董先生正在堂中与门生说话，我领随娘进去。”

东方朔自己留在门外，跟两个小孩子玩耍。过了大半个时辰，随清娱才慢吞吞地出来，眼睛红肿，犹有泪意。东方朔也不多问，领她回家，命厨子多加好菜，为她饯行。

随清娱离开后数日，东方朔实在难以习惯，遂决意要再娶一任妻子。他的“狂人”名头全城尽晓，人人都知道他一年要换一任年轻美貌的妻子，那些肯将女儿嫁给他的人家，也只是贪图他舍得花重金下聘。可

惜这次天不遂人愿，他的积蓄被上任妻子卷走，又刚刚被皇帝罢去官职，没有了俸禄，手头未免拮据，一时间难以拿出大笔聘金来。若在以往，他早毫不犹豫地去找夷安公主索要，这也是之前收她做徒弟的约定。但自从随清娱告诉他义姁喜欢他后，他就有点不自安，他不相信义姁会喜欢自己，但他还是不自在，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微妙感觉，灵活的脑子也迟钝了起来。再要他寻到公主府上索要聘金，他有点说不出口了，不是因为要钱不好意思，而是因为义姁。

又苦挨了数日，终于听到门前响起了夷安公主的声音：“师傅！师傅！”东方朔立即喜滋滋地出堂入院，道：“公主……”刚一开口，便即愣住，夷安公主泪流满面地冲了进来，道：“他……他杀了我的主傅！”

东方朔如遭雷轰，呆了一下，才问道：“是义主傅么？”夷安公主哭道：“是义主傅，陈耳杀了她，就因为主傅问当晚在大夏殿是不是他对于单下的手，他一怒之下就拔刀杀了她。师傅，义主傅喜欢你，你要设法为她报仇。”

原来陈耳自幼就钟情于夷安公主，并将自己的心意告诉过母亲，隆虑公主答应会求太后出面，将夷安许配给他。哪知道正好遇上匈奴太子于单投降大汉，皇帝尽心笼络，将夷安许给了于单。陈耳自幼娇恣任性，被于单横刀夺爱后，心中耿耿难平。当晚长乐宫大夏殿家宴，正好他捡到了金簪，认出那是夷安公主最爱的发簪，以为是她私下送给于单的定情信物，愈发怒火中烧，便一路跟着于单来到后院。想要下手时，偏偏听见林中有人声，遂迟疑了下，悄悄钻进树林查看究竟，发现不过是一对抱在一起苟且的男女。他心思不在那上面，居然没有认出那对男女就是江都王刘建、刘徵臣兄妹。正好王寄、赵破奴先后经过，王寄见到于单在林中解开裤子撒尿还惊叫了一声。陈耳见周围再无别人，又从边上溜出树林，到于单身后，将金簪刺入他后心。他的本意，就是要用夷安公主的金簪杀死于单，将夷安公主也卷进来，报复她送信物给于单。而且情况由此会更加复杂，对他最有利，绝对没有人会怀疑到他。哪知道后来金簪被义姁抢先一步取走，夷安公主反倒成为调查案子的主审官，当真是出人意料。案情曲折反复，虽然也查出了于单的真正死因，但从始至终，的确没有人怀疑过陈耳。不过由于东方朔刻意封锁消息，知情者也只以为于单是在大夏殿中遇刺身亡，陈耳理所当然以为是

自己杀了於单，后来见夷安公主穷追不舍，越想越害怕，只得将实情告诉了母亲隆虑公主。隆虑公主气急之下一病不起，她当然舍不得宝贝儿子为匈奴太子送命，遂抱病来求王太后。王太后虽然恼怒异常，但终究还是外孙比匈奴太子亲，遂召来皇帝，称是王寄慌乱中杀死了於单，又将王寄送给刘彻，换来刘彻承诺不追查。后来即使刘彻知道了於单其实是死于中毒，但出于种种考虑，还是将案情压了下来，并不声张。隆虑公主不知道真相，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儿子杀死於单的事，她知道皇帝弟弟极为精明，多半是瞧在王太后的面儿上才同意不再追查，日后一旦自己和王太后去世，就再没人能护得住儿子，万一有一天真相曝光，怕是难逃有司审判。所以她拖着重病的身子苦心安排，求王太后将夷安公主许给儿子，又在临死前以巨金为儿子预赎死罪，终于顺利为儿子赢得了两张“护身符”。哪知道她临死以重金为儿子预赎死罪不合常理，反而引起主傅义姁的怀疑。义姁见陈耳不顾有母丧在身，照旧在府中饮酒吃肉，终于忍耐不住，从旁提醒要检点些。陈耳不听劝告，恼怒大骂。义姁遂有意问起大夏殿之事，哪知陈耳骄纵惯了，竟然立即拔刀刺死了她。

东方朔只觉得心被针尖锥了一下，剧烈的刺痛后就开始麻木起来，身子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又发冷，喉咙又干又痒，仿佛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浑浑噩噩中，似乎有好些人走了进来，将他带出来扶上车子。一直到未央宫北阙下车时，看到熟悉的巍峨的宫殿，他才有所惊醒，茫然问道：“我到这里来做什么？”郎官苏武道：“皇上召见东方君，正在宣室等候。”

进来宣室，东方朔行过礼，便木然站在一旁。刘彻笑道：“才数日不见，卿可是清减了。”东方朔道：“臣已是布衣之身，陛下屈尊召见，当不是仅仅是为了讥讽臣变得消瘦。”

刘彻哈哈一笑，招手让他走得近些，这才肃色道：“前几日有人往廷尉匿名投书，指名廷尉张汤才能拆阅，书中告发当日派刺客到甲第宅邸行刺涉安侯的是江都王刘建。卿如何看待这件事？”东方朔道：“大汉律法素来不接受匿名上告，按律，廷尉应该当场焚毁这份投书。”

刘彻道：“可是涉安侯遇刺一事没有传开，知道者寥寥无几，卿不觉

得这匿名投书者也会是知情人士么？”

东方朔昂起头，道：“陛下是想派臣暗中追查此事么？”刘彻道：“朝廷马上就要出战匈奴，这个时候不宜大张旗鼓地追查这件事。卿本来就熟悉案情，又刚刚被罢官免职，眼下是庶人身份，不再像以前那样惹人注意，理所当然最好是的人选。”

东方朔道：“承蒙陛下看得起，但要臣接下此事，陛下得先答应臣一个条件。”刘彻笑道：“朕就知道卿会提条件，尽管开口。”东方朔道：“请陛下按律判处昭平君陈耳死罪。”

刘彻意外之极，微微挑起了嘴角，问道：“昭平君犯了什么事？”东方朔道：“之前在大夏殿就是陈耳偷袭了涉安侯於单。”简略说了经过，道：“於单是匈奴太子，是陛下即将任用的重臣，又已经封侯，汉家律令，殴辱列侯是大罪。”

刘彻道：“嗯，话是不错，不过汉家律令也允准纳粟、纳钱赎罪，之前隆虑公主死前已经用重金为昭平君预赎死罪，朕也答应了她，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东方朔道：“隆虑公主早料到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所以事先周密计划，为儿子留了后路，可谓处心积虑。千金赎罪，昭平君的命倒也值钱。陛下看在亲情的分上，甘心被蒙骗，可如果昭平君再犯法呢？”刘彻道：“那么当然是要依法制裁。”东方朔道：“好，臣就等陛下这句话，昭平君刚刚醉酒杀死了义主傅，这就请陛下派人到茂陵逮其问罪吧。”

刘彻“啊”了一声，相当惊讶，这才明白东方朔坚决要治陈耳袭杀於单之罪不过是个铺垫，一时呆住。

东方朔道：“陛下，除了杀了於单外，昭平君还犯下两项重罪：一、在母丧期间饮酒作乐，是大不孝；二、趁太后病重之机，杀死太后的亲信大夫，有意陷陛下于不孝，是大逆无道。”

第二项罪名实在太重，刘彻闻言即耸然动容，即使有心庇护三姊的唯一爱子，也不得不深深叹息一声，下令道：“来人，立即发卫尉车骑，逮捕昭平君。”又想到陈耳毕竟是皇室至亲，不能受狱吏侮辱，又

道：“逮捕后不必下廷尉狱，送去内官[2]囚禁。”

陈耳在母亲灵前被逮捕，经宗正刘弃审问清楚，确认是他醉酒后杀了上前规劝的主傅义姁，府中诸多奴仆、婢女甚至连夷安公主都可以作证。

刘彻闻报，良久无言。倒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陈耳，而是隆虑公主临死前曾苦苦哀求，他又当面答应了三姊。眼下三姊尸骨未寒，他又怎能忍心处死她唯一的爱子呢？

左右侍从察言观色，便知道皇帝不忍心处死嫡亲外甥和女婿，纷纷上前求情，以隆虑公主只此一子，前又入钱赎罪，请求赦免陈耳。

独有东方朔上前祝颂道：“圣王[3]执政，哭赏不避仇敌，诛杀不择骨肉。今圣上严明，天下幸甚！”

刘彻最好大喜功，也喜欢臣下歌功颂德。一听东方朔将自己比做了圣王，欣喜之余，也不得不作出表示，勉强道：“法令是先帝制定的，以此而违犯先帝之法，辜负万民，朕有什么面目入高庙呢？”叹息良久，下诏赐死陈耳，令与其母隆虑公主一道陪葬景帝阳陵，也算是死后荣光了。

东方朔这才道：“臣奉旨追查涉安侯一案，还需要一个帮手。”刘彻道：“朝中文武，随卿挑选。”东方朔道：“臣不要别人，只要司马琴心。”刘彻道：“琴心？是因为她与那剑客雷被相识么？”东方朔道：“是。”

之前匈奴太子於单的车夫朱胜被人诱回北焕里家中杀死，长安令义纵根据里正和里卒的描述，发出了缉捕文书。茂陵尉读到后，觉得凶手的相貌特征跟经常与司马琴心一起出入的年轻男子很像，当即赶来司马相如家盘问，得知那名男子叫雷被，与司马琴心在右北平郡结识，二人一直有交往，但因为拌嘴吵架，也有一段日子没见了。茂陵尉将实情上报后，长安令义纵根据司马琴心提供的住址去缉捕，发现长陵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到右内史府去查验名册，右内史汲黯也从未为大夫雷被签发过关传，这男子到底是何来历，竟一无所知。东方朔得知经过后，怀疑

雷被就是当晚到北阙甲第行刺匈奴太子於单的刺客，无论是身高、体型，还是剑术，均与於单手下人的描述相符。刺客当晚被匈奴人团团围住，不被擒住也要死在当场，於单偏偏又放了他，证明二人是认识的。刺客如果就是雷被，他又如何认识匈奴太子呢？他当日到右北平郡，一定是有所图谋，为何又不见行动呢？总之其中的疑点很多，雷被则是个关键人物，司马琴心与他交往数月，关系匪浅，理所当然的是最好的追查起点。

羽林丞霍去病正在一旁当值，闻言忙道：“琴心女流之辈，身子娇弱，做不了查案这样的事。臣愿请命，为东方君效力。”

刘彻奇怪地望了他一眼，道：“不准。”转头对东方朔，道：“准卿所奏，卿去吧，行事切不可张扬。”东方朔道：“臣奉旨。”

出来未央宫，东方朔吐出了憋在胸中的一口闷气，虽然逼迫皇帝杀了陈耳，但心情并未舒畅多少。又去了一趟长安令义纵家中，义纵的尸首才刚刚运到，正在装敛。义纵亲自为姊姊换上新衣，顺手从其怀中摸出一块玉佩来。

东方朔一见之下，便睁大了眼睛，那玉佩正是自随奢腰间解下的那块，夷安公主认定是王太后之物，所以带回了长安，预备还给太后，却不知道如何落在了义纵的手中。

东方朔道：“这块玉佩可否送给我？”义纵微一沉吟，即道：“好。”

东方朔接过玉佩，似乎犹能感觉到上面留有人的体温。待了一会儿，实在无话可说，干脆转身离开。

回到茂陵家前，他跳下车子，正向车夫交代事情，便听见背后有急剧的弩箭破空之声，不及回身，背心已然中箭。只觉得被一股尖而锐的大力猛推了一下，重重扑倒在地。那一刹那，他闻见了泥土独有的芬芳味道，原来这就是死亡的气息。

元朔三年的夏季，天气燥热，空气中弥漫着战火硝烟的味道。以往惯例，每逢新单于即位，匈奴就会大举入侵汉地，烧杀抢掠，这已经成为胡人的定式。而今年的情形更是与以往不同，匈奴太子於单投降了大汉，新即位的伊稚斜单于言不正、名不顺，更需要靠对外战争来转移族人的视线。汉朝对此心知肚明，为此也作出了应对，往边郡增派了大量兵马，一战成名的将军卫青更是亲自前往新筑的朔方城坐镇。

其实大汉天子刘彻原先还有个更好的计划，那就是等於单娶了夷安公主、成为汉朝女婿后，就立他为匈奴真单于，派大军护送他回匈奴，与伊稚斜那个假单于重新开仗。听说匈奴支持於单的贵族不少，即使他不能夺回单于之位，匈奴也会因此内乱不止，汉军便可乘虚而入，将真假两位单于尽踩在脚下。然而於单意外身死，直接导致这一计划流产，遂只能来硬战了。一时间，京师长安兵马云集，卫尉苏建、中尉李息、左内史李沮、太仆公孙贺、主爵都尉李蔡均被临时任命为将，赋予出击匈奴的重任。

天有不测风云，大军即将出发之时，太后王娡忽然病逝。汉家以孝治国，太后之死乃是国丧，皇帝刘彻虽然万般不愿，还是不得不就此罢兵。伊稚斜单于却乘机举兵攻入代郡，大肆屠城，连郡太守共友也被杀死。消息传到长安，刘彻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恨得咬牙切齿。

凑巧此时右内史汲黯提议不如重新与匈奴和亲，丞相薛泽也赞同以汉家公主嫁给匈奴新单于来换取和平。刘彻大怒，当场免去了薛泽的丞相职务，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由此开始。公孙弘布衣出身，大器晚成，最终得居丞相高位，打破了汉初以来丞相例由功臣列侯或外戚入选，非封侯不拜相的惯例。天下人从此知道当今天子一意抗胡的决心。

转眼到了元朔五年的春天，匈奴右贤王集结重兵，攻打朔方郡，意图夺回河南失地。却不料汉帝刘彻先发制人，早有周密安排：主帅卫青率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发；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率兵从朔方郡出发；李息、张次公率兵由右北平郡出发；所有将军均受卫青节制，总兵力有十余万人。

卫青一部避开匈奴前军出塞，急行军六七百里，趁着黑夜包围了右贤王王廷。卫青本人身先士卒，将士们更是奋勇争先。匈奴右贤王毫无防备，正在帐中拥着美妾饮酒，已有八九分醉意了，忽听到外面杀声震天，才知道汉军杀到，惊慌失措下，携爱妾上马，带了几百壮骑，突出重围，向北逃去。汉军轻骑校尉郭成等领兵追击数百里，未能追上。但这一战汉军大获全胜，俘虏了匈奴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几百万头。

刘彻接获战报后欣喜若狂，特意派使者持大将军印前往边塞迎接卫青，并就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八千七百户，所有将领和汉军都归他节制。随从卫青作战的将士因军功各有封赏：护军都尉公孙敖封合骑侯；骑将军公孙贺封南乡侯；轻车将军李蔡封乐安侯；就连年纪轻轻的韩说因为跟随卫青直捣匈奴右贤王王庭，先登石山擒获小王而被封龙额侯；校尉李朔封陟阳侯；校尉赵不虞为随成侯，这赵不虞便是昔日匈奴太子於单的心腹侍卫长；校尉公孙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将绾均有功，赐爵关内侯。共有十一人被封侯，是大汉立国以来因对匈奴作战军功封侯最多的一次。

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得意有人愁。未央宫中除了郎中令李广这样因为上不了战场而扼腕长叹的失意者外，还有皇后卫子夫这类因失去专宠而快快不乐者。

卫皇后的弟弟卫青虽立下盖世军功，却丝毫不能弥补她本人的失意。自从那从匈奴逃归的女子王寄入宫以来，皇帝的一腔心思就全放在了飞羽殿。王寄虽然痴痴傻傻，肚子却当真争气，很快就生下一子。刘彻爱若至宝，亲自为其取名刘闳，小名九闳。“闳”意为宫殿之门，“九闳”即为九天之门，可比卫子夫的儿子刘据的名字气魄大多了，这令她感到了强烈的危机。刘彻子嗣不旺，天下共知，二十八岁才由卫子夫生下长子刘据，卫子夫也是母凭子贵，才被立为皇后，但刘据迄今未被立为太子。虽说她是皇后，王寄只是夫人，但皇后和夫人的距离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其实只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刘闳的诞生更是加重了王寄与她这个皇后竞争的分量，她卫子夫霸天下^[4]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她这些闲散的宫愁很快被卫氏巨大的荣光湮没了。刘彻因卫青功高无比，除了为他专设“大将军”一职、加封食邑外，还要册封他三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为封侯。卫青很是惶恐，推谢道：“臣有幸待罪军中，仰仗陛下的神灵才得以使我军获胜，这是将士们拼死奋战的功劳。陛下已加封了臣的食邑，臣的三个儿子年纪尚幼，毫无功劳，陛下却封赏土地，封他们为侯，如此难以激励前线的将士奋力作战。”要求转而奖赏其部下。刘彻表示道：“朕没有忘记诸校尉的功劳，同样也会嘉赏。”于是卫青长子卫伉被封宜春侯，次子卫不疑为阴安侯，幼子卫登为发干侯，均食邑一千三百户。

元朔六年春天，刘彻再次派兵出击匈奴，以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信为前将军，苏建为右将军，李广为后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六路大军统归大将军卫青指挥。从匈奴逃归的张骞因为熟悉匈奴情况，也以校尉身份随军作战。李广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后军位置，虽然心有不甘，但这已经是他向皇帝力争的结果，他若不接受，就只能继续待在长安做他的郎中令。

六路大军共十万人，浩浩荡荡出塞。但匈奴早有防备，避开了汉军的锋锐。汉军北进数百里，仅与小规模的匈奴军遭遇，斩杀敌军数千。大军深入大漠，补给十分困难，卫青遂命暂时回塞休整。

两个月后，大军再次出击，与匈奴主力遭遇。经过激烈拼杀，虽俘虏和斩杀匈奴万余人，但也折损了前将军赵信和右将军苏建两军。

赵信原本是匈奴部落的小王，任匈奴相国时归附汉朝，被封为翁侯。他率领三千前军遭遇伊稚斜单于大军，汉军拼死血战，大战一日有余，最终寡不敌众，被匈奴骑兵重重包围。赵信见损失部属已多，即使勉强突围，回去后也会被军正判处斩首，干脆率领剩余的八百骑兵投降了匈奴。他是伊稚斜即位后第一个投降的汉朝列侯，单于很是高兴，当场封他为自次王，之后还将自己的亲姊妹嫁给他。正好单于宠臣中行说病死，赵信替代他为单于出谋划策，成为汉朝的又一个心腹大患。

右将军苏建所部也遭遇了匈奴主力，被敌军包围，全军覆没，只有

他一人只身突围逃回。按照军法，主帅亡失部众过多要判死刑，昔日李广就曾因亡失全部部属被军正判了死罪，得皇帝特赦才用钱赎罪。苏建一回到军中即被逮捕，卫青帐下幕僚均建议将他在军前斩首示众，以树立大将军的威严。卫青却认为他本人已是皇亲国戚，贵不可言，没有必要再靠杀将树立威严，即使他可以用大将军的权力处决部将，也不能擅杀，他要做一个人臣不敢专权的榜样。于是将苏建用槛车押回京师，请皇帝断决。刘彻果然赦免了苏建的死罪，令其交纳赎金后贬为平民。

这一战十万大军出塞，仅斩获万余敌军，汉军折损人数大致与匈奴相当，战绩平平。但也有两人因此战而封侯：一是以校尉身份参战的张骞。他熟悉匈奴地形，及时为汉军找到了水源，使得大军免于饥渴，再加上先前出使西域之功，故封博望侯。二是以嫖姚校尉身份参战的霍去病。这是霍去病第一次上战场，他带领八百轻骑，凭着一腔骁勇血气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直捣敌人巢穴。这一长途奔袭的战术获得奇效，霍去病一军杀死匈奴相国、当户等官，其中被杀的惜若侯产^[5]跟伊稚斜单于祖父同辈，在匈奴地位极高，还俘获了单于叔父罗姑比，俘斩骑士二千余人，而八百汉军无一伤亡。天子赞其功劳卓著，推其为头功，封冠军侯，意思是勇冠三军。霍去病时年未满十八岁，一举成名，成为朝廷中最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

其时，卫氏长女卫君孺丈夫公孙贺封南乡侯，次女卫少儿之子霍去病封冠军侯，三女卫子夫为皇后，四弟卫青一家四侯。七岁的皇长子刘据终于被立为太子，因为是卫皇后唯一的儿子，所以又称卫太子。卫子夫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不过皇帝最宠爱的并不是太子，甚至也不是恩宠正浓的王皇后及爱子刘闳，而是冠军侯霍去病。霍去病与司马琴心成亲后一直住在母亲卫少儿家，刘彻特意为他在北阙甲第修了一座大宅子，土木之工穷极技巧，梁柱轩阑皆被以绀锦，建筑规制甚至超过了宗庙建筑，与皇宫建筑并无二致。然而霍去病却慨然道：“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壮志凌云，掷地有声。刘彻感动不已，引其为毕生知己，宠爱不在昔日韩嫣之下。

没过多久，霍去病被皇帝任命为骠骑将军，身负秘密使命，独自率

一万精兵出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深入匈奴腹地，经历五个王国。转战六天，过焉支山千余里，最终在皋兰山^[6]遇到匈奴主力。

当时匈奴不懂得冶炼之术，不会制造弩机，所用的兵器不及汉军锐利，弓箭也远远不及汉军弓箭射程，但其族全民皆兵，长于马背，行动飘忽来去，作战彪悍勇猛，在遭遇战上，匈奴骑兵一直占据显著优势，汉军丝毫不能占到上风。实际上，中原自夏朝出现军队和军事制度以来，作战最早是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到四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三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步兵若干人。此时虽然也有独立的步兵部队，但始终只是配合车兵作战。一直到春秋后期，战争异常频繁，车兵地位下降，步兵上升为主要兵种，骑兵有所发展，但马匹在中原仍然相当罕见。直到秦汉时，马政成为国之大政，秦朝制定了《厩苑律》，对马匹的放牧、调教、管理均有规定，汉朝在奖励民间养马的同时，在北边、西边均置苑养马，这才开始积极发展骑兵，但规模依旧有限，战斗力也不能与匈奴骑兵匹敌。

以往汉军同匈奴作战，往往是采用战术抑制匈奴的骑兵优势：将较弱的汉军步兵排在最前线，引诱匈奴最强的骑兵部队冲锋。然后隐蔽在阵中的弓箭手突然冲出，用遮天蔽日的箭矢予以狙击。同时汉军的骑兵从两翼包抄到敌后，从两侧掩杀，再以坚固的武刚车^[7]和重甲歩兵团从正面发起强攻。就这样，匈奴骑兵被截断包围，失去了机动灵活性，骑兵的优势全无，往往会陷入进退不得的凄惨境地。

但霍去病所率领的却是大汉新建立的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个个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武艺高强，精于骑射。加上霍去病苛刻严厉，督军猛战，进则生，退则死，本人亦身先士卒，跃马当先，亲自充当前导，是以将士争相向前。这是汉军第一次以骑兵全军与匈奴骑兵正面对敌，经过一场血与火的肉搏厮杀，汉军最终险胜，杀死了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俘杀匈奴兵八千九百余。

此战汉军伤亡七千余人，失亡超过了三分之二，按汉家军法，主帅霍去病该被判斩首，但其人正得皇帝宠幸，军正不敢多说半个字。

一场血战下来，在付出七千条性命的代价后，也最终达到了此次出战的真正目标——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之前皇帝刘彻向匈奴太子於单夸

耀长乐宫中的十二金人时，於单曾提到匈奴也有祭天金人，是从身毒国传过来的神像，以真金铸就，名字叫做“佛”。祭天金人既然跟天有关，皇帝是天子，天之骄子，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重视，刘彻从此念念不忘，志在必得。霍去病夺得祭天金人后，立即派人用乘传火速送往京师长安。刘彻为这座佛^[8]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供养在甘泉宫中。

同年秋季，刘彻决定乘胜追击，发动了著名的河西之战。年仅十九岁的霍去病被任命为主帅，与公孙敖、张骞、李广三名将军分率兵马出塞。霍去病为人勇敢果决，但其人少年富贵，既不体恤士卒，凡事也只以自我为中心，他将汉军精锐都调到自己麾下，集中兵力，突击中坚，猛烈冲击，往往能出奇制胜，这一战也是如此。霍去病一军数万人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泽、小月氏，直至祁连匈奴大营，突然发起袭击，依仗兵力和兵器优势，俘获单桓、酋涂等七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并接受匈奴投降的兵将二千五百余人，斩杀俘虏匈奴兵三万余人，取得重大战果。

而李广以郎中令身份率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塞，博望侯张骞率领一万骑兵与李广一同出征，分行两条路。李广一军前进了数百里，即被匈奴左贤王带领的四万名骑兵包围。敌我对比悬殊，汉军非常害怕。为了安定军心，李广派儿子李敢先入敌阵探察敌情。李敢明白父亲的意思，只率领几十名骑兵出阵，突然策马冲入敌阵，直贯匈奴的中心，然后抄出敌人的两翼，顺利返回。回来后，李敢大声向李广报告道：“匈奴兵很容易对付。”汉军这才安定下来。这时候，匈奴军开始猛攻，箭如雨下。李广布成圆形兵阵，面向外抗敌。敌人攻击源源不断，汉军死伤过半，箭也快射光了，情形十分危急。李广命令士兵把弓拉满，不要发射，自己亲自用大黄强弩射杀匈奴裨将多人。匈奴兵畏惧飞将军威名，一时不敢过于逼近。此时天色已晚，汉军被重重包围，眼见箭矢将近，难以御敌，都吓得面无人色。但李广却神态自若，意气自如，加意整饬军队。军中将士无不佩服李广临危不惧的勇气。第二天，李广继续率军与匈奴奋战，直到博望侯张骞率救兵赶到，这才解了匈奴之围。

在这一战中，李广军几乎全军覆没，再无力追击匈奴军，只好收兵回朝。按照汉家军法，李广以寡敌众，兵死过半，功过相抵，没有封赏。而博望侯张骞行军迟缓，延误限期，应处死刑。皇帝准许他用钱赎

罪，由列侯降为庶民。

另一军合骑侯公孙敖则在大漠中迷了路，也错过了约定的期限，按律当斩，也出钱赎为庶人。

尽管其余三军师出不利，但由于霍去病一军的胜利，河西之战依旧取得了巨大胜利。霍去病部下有赵破奴、高不识、仆多三人因功封侯。赵破奴昔日与张骞一起自匈奴逃归，被拜为郎官，在未央宫当值。然而大夏殿於单一案后，皇帝刘彻偶然得知他与王寄有私情，虽不介意，但却不能再留他在宫中当值了，因他熟悉匈奴情况，特拨去卫青军中任职，这次霍去病出战河西，又以鹰击司马的身份随军作战。高不识、仆多均是飞将军李广旧部。李广任右北平郡太守时，仆多任校尉，因当面顶撞李广被下狱，还不及论罪时，皇帝召李广回任郎中令，新上任的郡太守路博德不欲多事，将仆多和另一士卒裴喜释放，仍令回复原职。仆多勇敢而有谋略，在军中甚有名气，这次霍去病特意将他调到自己麾下，果然不负所望，立下奇功，被封为辉渠侯。

最沮丧失意者莫过于李广，他历事三任皇帝，前后与匈奴作战五十年，箭法超群，胆气出众，声震长城内外，赢得了“飞将军”的美名，竟然得不到封侯。堂弟李蔡的才干、本领明明在他之下，非但已封乐安侯，丞相公孙弘去世后更是接替其为丞相，位列三公，居百官之首，入朝上殿连皇帝都要起立问安^[9]。他的许多部下也都被封侯，就连那从匈奴逃归的赵破奴都被封从骠侯，他本人却未得一爵一邑，官职也始终没有超过九卿。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啊，想想就不能心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到底是什么缘故导致他不能封侯？

其实仔细回想，他与匈奴交战，始终没有打过一场赢仗，的确无法怨天尤人。莫非当真如那胡巫勇之所言，自己命运不济，与匈奴作战必不能取胜？抑或是因为自己杀羌人降人过多，还是因为那件被人广为诟病的怒杀前霸陵尉胡丰一事，招惹了太重的怨气？

他实在难以想通，有时候苦恼难以自解的时候，也想过要听那狂人东方朔的劝告，解甲归田，在家抱抱孙子，安度晚年。可他为什么总安不下心来，总觉得心有不甘呢？五十年黄沙征战，铁马金戈，火鼠冰

蚕，他已经七十三岁，是汉军中年纪最大者，还会有封侯的机会么？

霍去病先后两次出击，令匈奴浑邪王部伤亡数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伊稚斜单于为此震怒，派使者责骂负责这一带军事的浑邪王于军、休屠王勇夫，并召二人到单于王庭问责。浑邪王于军担心被杀，异常恐惧，便游说休屠王勇夫，预备共同降汉。刘彻得到消息后，不能肯定这是否是浑邪王的诱敌之计，遂派霍去病领一万轻骑前往黄河边受降。

当霍去病正率军渡过黄河时，匈奴内部又发生了分化，休屠王勇夫仔细思虑，认为自己部众损失不多，不至于被单于责罚太重，所以临时反悔，不愿意与浑邪王于军一起降汉。于军当然不肯，当场杀了勇夫及其亲信侍卫。

正好此时霍去病率军到来，匈奴部众见前来受降的汉军众多，阵容强大，怀疑汉朝有诈，纷纷逃走。霍去病见状，急催马驰入浑邪王营内，亲自与于军面谈，催他约束部属。

于军心中也有逃跑反悔之意，只是因为刚刚杀了休屠王勇夫，绝了后路，尚在犹豫之中。此时霍去病大军在后，身边只有数十随从，孤身犯险。于军本可以立即擒拿住他，将他献给伊稚斜单于将功赎罪。但像是着了梦魇一样，他从心底深处畏惧这个年方弱冠的年轻人，他就那么稳稳地站在那里，像山岳一样，面无表情，但双眼却闪动着精锐的光芒，巨大的威严从他的身体中散发出来，又弥漫开去，令四周的每一个人都感到由衷的恐惧。一时被霍去病凛然气度所震慑，于军非但不敢动手，竟连一个字也说不出。霍去病立即派人护送于军单身乘坐驿站传车，飞驰长安，随后下令汉军诛杀逃亡的匈奴兵将八千余人，安定匈奴降部，终于止住了哗变。再清点降众，有四万人之多。

霍去病静静地站在休屠王的营帐前，淡淡的血腥味浮动在四周。他已经习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也习惯了功成名就，血腥只会令他兴奋。事实上，他从两年前一文不名的毛头小子，到今天能够与舅舅卫青大将军并驾齐驱，全仗着战功累累。这次顺利接受浑邪王降部，

不过是意料之中的又一个胜利而已，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隐隐有些异样的感觉。

营帐外尚躺着不少尸首，那是被浑邪王杀死的休屠王及亲信部属。霍去病上前扫视一番，皱了皱眉头，命人将尸首拖走下葬。不料尸首中却突然跃出一个活人来，挥刀直朝霍去病砍来。霍去病急忙闪开，及时避开要害，但手臂还是被划了一道大口子。他自从军以来，还从来没有受过伤，想不到今天却遭了一个无名小卒的暗算，不由得有些恼羞成怒。

偷袭之人已经被赶过来的汉军士卒死死按在地上，反缚了手臂，这才扯到霍去病面前跪下。那是个十三四岁的匈奴少年，衣饰跟普通匈奴士兵大有不同，身穿皮裘，颇为华丽，虽然被汉军紧紧按住肩头，犹自不屈地挣扎着，向霍去病怒目而视。

霍去病按住手臂伤口，强忍疼痛，喝问道：“你是什么人？”那少年却只是“呸”了一声，闭口不答。旁边的汉军大声恐吓，少年也置之不理，只是连声冷笑，态度傲慢之极。

霍去病冷笑道：“好个倔强的少年！哼，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能知道么？”吩咐去带一名匈奴俘虏过来。那少年的身份很快弄清楚了，原来是休屠王勇夫的太子日磾^[10]。

“原来是个匈奴王子！难怪这般桀傲不驯。”霍去病一面让随军的大夫为自己包扎伤口，一面冷峻地审视着日磾。日磾虽然被绳索紧紧捆住，眼睛却仿佛要冒出火来，瞪视着霍去病。

那匈奴俘虏讨好地道：“日磾不识好歹，伤了骠骑将军，不如将他在军前五马分尸处死，也好警告其余休屠王部众。”日磾怒骂道：“你们投靠秦人，早晚不得好死。”又痛骂霍去病不止，只是他说的是匈奴语，汉军并不知道他具体在骂些什么。

霍去病为人锋锐，最不喜欢旁人反驳，手下部属当面顶撞他尚会被当场重罚，更不要说被俘虏当面痛骂了。亲信士卒熟知骠骑将军的性情，正要向日磾拖开一刀杀死，霍去病却忽然叫道：“先不要杀他，留着

他的性命！”突然想起了素未谋面的弟弟霍光，他不也是像这个匈奴王子这么大年纪么？再望向日碑时，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冷酷与果断。

大军回师途中，皇帝有诏令到来，命将匈奴降人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受各郡都尉监护，并允许他们保留胡人的风俗习惯，称为“五属国”；浑邪王于军被封为漯阴侯，食邑万户，由匈奴王摇身变为汉家的万户侯；至于少部分不愿意投降的休屠王部众，则没入官中为奴。霍去病遂遵命行事，带着兵马押着少数身份重要的俘虏往长安而去。

这一日扎营后，霍去病突然命人来请李敢。李敢新被调到霍去病手下任校尉，闻召颇为意外。

赶来大帐，霍去病正背手而立，见他进来，踌躇的脸上立即换上了笑容，道：“李校尉，我想明日改道走河东，不知你意下如何？”这副难得一见的和颜悦色使原本年轻的他显得生机勃勃，更加英俊。

“自河西回长安取道陇西最近，绕道河东有些远了，不知道将军……”李敢没继续往下问。他早听说霍去病御下严峻，不喜欢听部属发表意见，不过心中还是觉得奇怪，不知道一向自大的骠骑将军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一件小事跟他商议。

霍去病道：“是这样，我这次出师受降前，偶然听说我的生父尚在人间，现就住在河东平阳^[1]，所以……校尉君，你年纪比我大许多，不知道你认为我这样冒昧前往，我的父亲和弟弟会不会意外，觉得我太唐突了？”

李敢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霍去病得知了身世，想回家乡去看看亲生父亲。

霍去病的生母卫少儿是皇后卫子夫的二姊。卫子夫的母亲卫媼原是平阳公主的丈夫平阳侯曹寿家的女奴，其人生性风流多情。汉朝时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不像后世那样严格，人们生活有一种自由度相当大的空间之中。那个时代的女子也大多豪放，主张自由恋爱。卫媼虽是女奴

身份，也经常和外人私通，共生有三子三女。因为不知道孩子的父亲到底是何许人，卫媼便干脆让六个孩子都跟自己姓。这六个子女中，最有名的自然是三女卫子夫和四子卫青。次女卫少儿也继承了母亲风流的特性，最初和平阳小吏霍中孺相好，长期通奸，结果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霍去病。但卫少儿生下霍去病后，渐渐厌恶了霍中孺，而移情于更为年轻漂亮的陈掌。陈掌是丞相陈平的曾孙，拜官詹事，前途无量。卫少儿看上了陈掌，便一不做，二不休，公然和陈掌姘居。平阳是平阳侯的食邑，霍中孺本是平阳县派到平阳府做事的小吏，被卫少儿抛弃后，气愤难平，干脆回去了家乡平阳，重新娶妻，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霍光。霍去病的身世并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他自小生长在宫中，备受皇帝、皇后宠爱，从来没有人敢对他主动提起，卫少儿也对他说生父早已去世，他一直信以为真，不料最近偶然得知生父霍中孺活得好好的，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后，颇有惊喜之感。

李敢见霍去病拿家中私事来问他，自知并非霍去病的心腹，骠骑将军不耻下问，自然是因为自己年纪颇长的缘故，倒觉得有些受宠若惊。他心直口快，便直截了当地道：“将军既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去看望亲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将军的亲人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觉得唐突呢？”

霍去病长舒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对李敢的话表示赞许。他又来回踱了几步，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回头道：“好！明日一早拔营，去河东平阳。”

李敢很是不解，回乡省亲并没有错，轻骑简从又省事又方便，为什么非要大军都绕道河东呢？出营帐后才蓦然醒悟过来，这位少年得志的将军就是要让亲人看看他的威风。

平阳县地处黄河中游，两旁是纵横千里的吕梁山、太行山，汾水穿越县境，滋润着这块物产富庶的肥沃土地。但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跟边郡其他地方一样，常常会遭受匈奴铁骑的蹂躏。早年白登之围、文帝、景帝在位，平阳县均遭受过匈奴人的侵扰，县城被踏破，八成以上的人家有亲人被杀或被掳去胡地为奴。

霍去病率数十骑快马驰到平阳县的时候，远远就听到城中传来断断续续的击鼓声和哭声。随侍的李敢道：“这是杀人的鼓声。”

汉代执行死刑前，通常要先击鼓，以壮声威，鼓声一停，就有人头落地。但那鼓声停歇一阵后又重新敲起，似乎被杀的不止一人。

到城门前，县卒们听说是与大将军卫青齐名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到来，惊得张大了嘴巴，好久才回过神来。一名机灵的县卒听说将军要找平阳县吏霍中孺，忙道：“新任郡太守上任，路过本县，正与县令在县廷前处决犯人，霍君人当在那里，小臣这就领将军去。”霍去病心道：“哪有在刑场上与亲人相认的道理？”道：“不必，先带我去霍家。”那县卒忙应了，又派同伴去刑场找霍中孺。

一路问明情由，才知道是新任河东郡太守义纵上任路过平阳，正督促本县县令在大开杀戒。

义纵任长安令时直法行治，不避贵戚，颇有威名。皇帝刘彻同母异父的姊姊金俗有子名梅仲，仗着是皇亲国戚的身份，有恃无恐，横行京师。义纵查知后，派人捕获，绳之以法，由此震烁京师，赢得了皇帝的侧目。自朝廷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反击后，连年有大军远征塞外，花费巨大，而民间不法之徒趁机滋事，不少郡县吏治败坏，境内秩序混乱，因而刘彻特别喜欢任用果断敢杀的人，认为只有这样的酷吏才有治民的能力，得知义纵敢拿自己的外甥开刀后，立即提升其为河东郡太守，并当面勉励他放手作为。

平阳是义纵入河东的第一站，一到县廷就将狱中被关押的数十名罪行较重的罪犯都定了死罪，又将来县狱探望过罪犯的两百多名亲朋好友全部抓起来，用酷刑逼迫他们供认曾私下为囚犯解脱手脚上的桎梏。汉律，为囚犯解脱刑具与其同罪，这些人既然承认罪名，也被一并判了死刑，今日恰好就是处决这三百名罪犯的日子。

霍去病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杀人如麻，从来没有眨过一下眼睛，但那毕竟是有“九世之仇”的敌人，忽听得义纵对待治下的百姓如此狠毒，为立威杀人，不择手段，不禁有些心惊。但他从来不问政事，况且心爱的妻子司马琴心曾跟随义纵之姊义姁学习医术，多少算是有些干系的人，

虽然不满，也只是一闪而过的情绪。

霍中孺家位于城南闾里中，是一处一堂二舍的低矮房子，带有一个前院，算是最普通的人家了。听见人马声，一名十四五岁的稚气少年开门出来，忽见到许多全副武装的军人，个个高大魁梧，登时吓得呆住，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些陌生人。

县卒道：“这位就是霍君的公子霍光。”

霍去病翻身下马，走过去问道：“你是霍光？我叫霍去病，是你的……”正想要去拉弟弟的手，霍光蓦地尖叫一声，转身跑回院子，又回身将门关上。县卒忙要去拍门，霍去病阻止道：“不必，我等在这里便是。你也去吧。”

在霍家门外等候的这段时间竟然是霍去病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他从来没有这样忐忑过。前一宿，他便已经失了大半夜的眠，那种因疲倦而产生的紧张现在还在周身动荡。他自己也颇为诧异，他在大漠中纵横驰骋，即便大敌当前，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情绪。何以自己年纪轻轻，位高权重，而会对从未谋面的父亲和那扇薄薄门板后的弟弟这般害怕？不，不是害怕，是不安。那时响时歇的鼓声愈发加剧了这种蹙蹙不下的心理，他终于烦躁起来，再也忍不住，转身命道：“李校尉，你去趟县廷，叫义纵暂且罢手。”李敢道：“遵令。”

李敢刚走，巷外便有车马声传来。片刻后，一大群人朝巷子里涌来，平阳县令咸宣走在最前面，一见霍去病便抢过来拜伏在地，满口是仰慕骠骑将军等赞语。霍去病见面前黑压压地伏了一地人，却不知道哪位是自己的父亲，正要出声询问，却见巷口站着一名年近五旬的老年男子，须发银白，正好奇而警觉地注视着他。从第一眼起，霍去病就猜到他一定是自己的父亲霍中孺，忙排开众人，走过去下跪，深深拜道：“去病拜见父亲大人。”

那老年男子正是霍中孺。他当年被卫少儿无情抛弃，曾发誓今生今世再不理睬她。他也当真说到做到，即使后来卫家一门因卫子夫得宠而显贵，他也从未生过要与卫少儿重修旧好的念头。他当然知道卫少儿之

子霍去病是自己的儿子，但他一怒之下离开京师时，霍去病还是个襁褓中的孩子，因为对卫少儿的怨恨，他也并不如何爱这个孩子。回到河东后，他从未跟旁人提过在京师的风流往事，重新娶妻生子，开始了新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个孩子的面孔早消逝得干干净净，直到两年前冠军侯声名鹊起，他才重新想了起来，原来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私生子。不过光有血缘又有什么用呢？对他而言，那个儿子就跟卫少儿一样，只是个功成名就、飞黄腾达的陌生人。

此刻，陌生人就跪伏在他的面前，当众叫他“父亲大人”，不仅令他惊异，更令县令一千人瞠目结舌。那催着要人命的鼓声终于止歇，天地间陡然安静了下来。

霍去病抬起头来，道：“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大人之子，没有尽孝。”说着竟然有些哽咽了。霍中孺也终于回过神来，慌忙扶起阔别二十年的儿子，道：“老臣能够托命将军，这是上天的眷顾啊。”一时父爱天性流露，老泪纵横。

咸宣咳嗽一声，躬身道：“恭喜霍公和骠骑将军父子相认，这就请二位移驾造访县廷，也好让本县略备薄酒，为骠骑将军接风。”霍中孺不敢接话，霍去病摆手道：“不必了，你们都去吧，我父子二人自有话要说。”

霍中孺闻言，心中更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忙引着霍去病进门，叫道：“光儿，快过来拜见你兄长。”

那霍光躲在树后，只露出半边脸来，死活都不肯过来。霍中孺连连抱歉，说是乡下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胆小怕见生人。霍去病虽然年轻，却是在宫中长大，见惯了宫廷的尔虞我诈、互相利用，此刻沉浸在亲人相逢的巨大喜悦中，倒也不以为意，命从人尽退出院外，亲自走过来牵起霍光的手，道：“不要怕，我是你阿兄，我的名字叫霍去病。”霍光陡然抽回手去，又躲到父亲身后，无论如何都不肯叫霍去病一声“兄长”。

之后霍去病在平阳停留了三天，为霍中孺大买田宅、奴婢，为父亲安顿好一切后，才提出要带霍光去京师长安。霍夫人去世已有两年，霍

中孺一直与霍光相依为命，虽然很有些舍不得，但为了霍光的前程，也只能答应。只是霍光胆怯异常，一直不肯跟兄长说话。霍中孺只得一再向霍去病道歉，嘱咐霍去病小心照顾弟弟，霍去病自然满口应承下来。

离开河东后的数日，霍去病一直想方设法地亲近霍光，无奈始终只是一头热，霍光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令出如山的骠骑将军也拿这个呆头呆脑的害羞弟弟没有办法。汉军士卒都在暗中议论说：“一个是威风凛凛、战无不胜的骠骑将军，一个是木讷不言的乡下小子，同是一个父亲生的，差别竟然这么大。”

那霍光被父亲强逼着跟随兄长去长安，心中百般不情愿，一路也是百无聊赖，不知道什么缘故，竟对随军押送的匈奴王子日磾发生了兴趣，不停地拿水和食物到囚车边，给那个年纪与他相仿的囚犯。汉军士卒不免更加诧异，但霍光是骠骑将军的弟弟，也没有人敢轻易干涉他，只得任由他去了。

几天后，军中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某日半夜里，日磾利用汉军对他看管的松懈，竟然设法溜出了囚车。但他也没有就此逃走，而是径自来到霍去病的大帐，打算杀了这个名震天下的骠骑将军，好为族人报仇。满腔仇恨的日磾倒是躲过了巡逻的士卒，顺利溜进了骠骑将军的大帐，但却在偷取佩剑时惊醒了霍去病。汉军士兵听到喊声，一拥而进，将日磾擒住，夺下佩剑，见到骠骑将军毫发无损，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却不由得都惊出了一身冷汗：本朝律令苛严，倘若骠骑将军被刺，今晚巡逻守卫的士卒都要连坐获罪，可就一个都别想活了。

一时间汉营中火光霍霍，亮如白昼。霍去病心中恼恨，下令将日磾拖出去乱刀砍死。忽见霍光匆匆掀帐而入，大叫道：“不要杀他！”他上身赤裸，下身套着一条薄裤，想是睡梦中刚刚得到讯息，便立即赶来营救。

众人惊讶地望着霍光，他虽然满脸畏惧，但还是勉强鼓足勇气，直走到霍去病面前，低声道：“阿兄……请你……请你不要杀他！”

霍去病大感惊讶，弟弟终于跟他说话了，这是第一句话呢。他有些喜出望外，于是下令将日磾重新锁入囚车，与其他的重要俘虏一起先行

押送长安。日磾被带出去的时候，霍光用一种怪异的眼神望着他，那一直不肯屈服的匈奴王子竟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扭转头去，不敢再看。

待众人都退出大帐后，霍去病严肃的神色一下松懈了许多，见弟弟衣衫单薄，连忙取过自己的外袍，给他披上。霍光依旧沉默，但望着兄长的目光显然不再像以前那般畏惧，多少有些感激和亲近之意。霍去病大喜，将霍光一把抱住，道：“来，阿弟，你跟我睡这里……不，我们还是不要睡了，一起喝喝酒、说说话。”

祁连山是水草丰美之地，绿草如茵，山花烂漫，是匈奴的主要牧场之一。焉支山上林木葱翠，盛产红蓝花，花瓣中含有红、蓝两种色素，匈奴妇女习惯掇取新鲜者，放在石钵中反复杵槌，淘去蓝汁后，即成鲜艳的红色染料，称为“胭脂”，用以修饰面容。单于妻号“阏氏”，也是言其可爱如胭脂。河西一战，霍去病踏破焉支、祁连两山，匈奴势力不得不退到焉支山以北，因而有匈奴歌谣哀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胡地哀声，长安却是欢声笑语。许多降汉的匈奴人第一次见到如此雄伟的城池，惊叹之余，更是畏惧大汉的强大。匈奴人来到西市、东市，用大汉皇帝慷慨赏赐的金钱疯狂地购买各种物品。商人们也纷纷使出各种解数，兜售商品。匈奴人天性好战，最为他们钟爱的自然是大汉优质的兵器和精良的弓弩，尽管商人趁机抬价，价钱比以往高出几倍，但店铺的武器还是销售一空。

麻烦也随之到来。大汉律令，马高五尺九寸、齿未平、十岁以下者，十石以上弩，均不得出关。这条律令既针对诸侯王，也适用于匈奴，且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塞，更不准将兵器卖给匈奴人，不然以死罪论。虽然匈奴人投降了汉朝，但还是匈奴人的身份，是以售卖兵器的商人均违反了律令，被逮捕判处死刑的多达五百余人。

右内史汲黯向皇帝进谏道：“大汉发兵征讨匈奴，死伤不可胜计，消耗费用以巨万百数。臣以为陛下得到胡人，会把他们赏赐从军死难者家属做奴婢，以此来谢天下。即使做不到这一点，浑邪王率领数万部众前

来归降，也不该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将这些胡人供奉得如同骄子一般。百姓无知，又哪里懂得卖给匈奴人兵器就会触犯法律呢？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赢以谢天下，又要用苛严法令杀戮五百多名无知的老百姓，此即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臣私下认为陛下此举是不可取的。”皇帝刘彻听后只是沉默，但最终还是下诏减免了五百人的死罪，从轻发落。

霍去病军功赫赫，回到长安后，皇帝刘彻为他举办了隆重热烈的庆功大宴。霍去病自此恩宠有加，与大将军卫青地位相等，其弟霍光也当场被皇帝拜为郎中，入未央宫当差。

霍光第一次见到皇帝，伏在地上，紧张得全身发抖，一个字也说不出。刘彻见状反而很高兴，道：“是个淳朴的孩子。”特命霍光随侍在自己身边。

郎中等于亲信侍卫，职责多是侍奉皇帝，随时奔走传令。当郎中没几天，霍光就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充当使者，替天子到茂陵取董仲舒新著。刘彻喜欢读书，经常派人到茂陵向董仲舒、司马相如这样的大家索读新书。霍光从宣室出来，不觉很有些茫然无措，不知道茂陵在哪里。踌躇了许久，只得去找郎官苏武，囁嚅着请他帮忙。

皇宫中的郎官个个有来历，即使不是权贵亲属，也必是武艺出众的良家子弟，有趾高气扬的，有踌躇满志的。霍光不喜欢那些人，除了苏武，苏武就像他老家的邻家大哥一样，平和，亲切，令人安心。

苏武与霍去病同岁，之前二人同为郎官时就没什么交情，而今霍去病显达，苏武之父苏建跟随大将军卫青出战匈奴时因全军覆没失去了官职，他更不想与霍氏走得太近，以免有攀龙附凤之嫌。但不知道为什么，当他看到霍光紧张得满头大汗时，颇同情这个笨拙的少年，便慨然答应道：“我陪你一起去。”跟当值的侍郎说了一声，与霍光同乘一辆车子，往茂陵而来。

出了长安，霍光紧绷的脸才松弛下来，贪婪地望着车外咸阳原的美景，大口大口地吸气。他好久没有如此畅快地呼吸过了！

自从来到长安，霍去病就走马观花地带霍光出席许多庆功宴会，将他引荐给各种各样的人。原来天下间最有权势的人都是他这个乡下穷小子的亲戚——皇帝是他姨父，卫皇后是他姨母，大将军卫青是他舅舅，平阳公主是他舅母，大名士司马相如的女儿是他嫂子，还有许多的王侯公主，全部跟他沾亲带故。他从来没有想到一日之间能跟这么多声威赫赫的人结亲，眼花缭乱之余，也令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压得他几乎窒息。而霍去病却不顾他的感受，将他强送进宫中当差，他稍有畏缩之语，便招来兄长厉声呵斥。在宫里惶恐，在家里委屈，真不如过去在老家平阳跟父亲相依为命的日子，生活虽然苦些，却是过得逍遥自在。他虽然心里这么想，却不敢对任何人说。唯一的安慰就是去未央大殿^[12]看马。倒也不是他格外喜欢骏马，而是日磾做了黄门署的马奴，专门负责养马。他跟那匈奴王子虽然语言不通，却有一股难言的默契，暗中做了好朋友。若非日磾是囚犯，行动被限制在大殿之内，霍光真想带他来这咸阳原看看。

苏武见到霍光的样子，知道他被压抑得太久，心头微微叹息。

来到茂陵董仲舒家，仆人称董先生正在静坐，霍光便请仆人去转告皇帝的旨意，自己等候在院中。董宅甚大，西院中树有一个箭靶，正有一名八九岁的少年在练习射箭。他挽一张常人用的大弓，羽箭飞出，正中靶心。一旁观战的少男少女立即拍手喝彩。

苏武见霍光瞧得目不转睛，道：“那少年是飞将军的孙子李陵公子，是个小神射手。他也是太子的伴读，同时教太子学习射箭。”

霍光见那李陵连发五箭，箭箭射中靶心，最后一箭甚至劈开前一支箭的杆身，不由得大叫一声：“好！”

李陵回过头来，笑道：“苏武哥哥，这位郎官君是谁？”苏武道：“霍光，骠骑将军的弟弟。来，我为你们一一介绍——这位是飞将军的长孙李陵；这位是李敢将军的儿子李禹；这位是桑弘羊侍中的儿子桑迁；这位是平阳侯曹襄，平阳公主之子；这位是江都国翁主，细君翁主也是董先生的义女。这位小女娃娃呢，是刘宗正的女儿刘解忧。他们都住在茂

陵，时常聚在董先生这里读书射箭。”

霍光见李陵年纪比自己小许多，却能射一手好箭，很是羡慕，迟疑着问道：“我能拜李公子为师，跟你学习箭术么？”

李陵年纪虽小，为人却是豪迈热情，笑道：“别说什么师不师的，大伙儿一起玩就是了。来，你射一箭试试。”

霍光却是畏畏缩缩不敢上前，生怕丢份儿被人耻笑。刘细君微笑道：“不要怕，总比我射得好，我可是连弓都拉不开呢。”

霍光遂取了李陵适才用过的弓，搭了一支羽箭，开弓到一半，便觉得吃力，手一松，羽箭飞出，斜射入面前不远的地下。李禹登时放声大笑起来，道：“你当真是骠骑将军的弟弟么？怎么一点也不像骠骑将军呢？”霍光脸臊得通红，极是难堪。

李陵笑道：“你步法和射姿都不对，应该先站稳身子，像这样……”正指点霍光射箭，仆人匆匆送了一大卷竹简出来，道：“这是董先生献给皇上的新书。”

霍光忙接了书简，道：“我得赶紧回宫向皇上复命了，下次再来向李公子学习射术。”匆匆辞别出来，登车走出老远，才闷闷地问道：“我是不是太给我阿兄丢脸了？”苏武道：“不过是射箭而已，何须介怀？多练几次就好了。”又指着一旁的宅子道：“这是司马相如先生的宅邸，你嫂嫂……”忽见司马琴心正陪着一名男子走出来，不由得一愣。

霍光也很奇怪，心道：“原来嫂嫂今日回来茂陵了。”车子驰出一段，苏武命驭者停车，道：“你先回未央宫。我临时有点私事，办完再回来。”说罢跃下车子，回头往司马相如家赶来。

那男子刚与司马琴心道别，往东而去。苏武疾步追上去，叫道：“雷被！”

那男子闻声回过头来，果真是被当做射杀匈奴太子於单车夫的嫌犯而遭缉捕的雷被！苏武认得他，完全是巧合。五年前的某日，他奉皇帝之命来茂陵取司马相如所著之书，正好遇到司马琴心和雷被手牵手出

来。后来雷被被指认杀人，司马琴心险些遭到牵连，但雷被一直未能被捕获。

雷被虽不记得苏武，但见他一身郎官服饰，立即本能地去拔佩剑。苏武冷笑道：“你是要在京畿之地当众跟我格斗么？只要我高喊一声，你连茂陵都走不出去。何不乖乖束手就擒？免得牵连了旁人。”这“旁人”自然是指司马琴心了。

雷被道：“天子在去年大赦了天下，我之前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已勾销，就算你擒住我送官，也没有多大用处。”正想要说服苏武放过自己，夷安公主凑巧散步过来，一眼认出雷被，立即命侍从上前围住他。

雷被道：“公主一点也不念旧情么？”夷安公主道：“我跟你有什么旧情？是你行刺於单又用毒药害死他吧？也是你射杀了车夫朱胜又射伤我师傅吧？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为谁做事？”雷被道：“要我说实话不难，可我要见了天子才能说。公主，我愿意束手就擒，这就请你带我进宫吧。”当真解下佩剑，递给了苏武。

夷安公主很是意外。苏武道：“公主，小心有诈。”

夷安公主便命仆从寻来绳索，反缚了雷被双手，令他与苏武同乘一辆车子，带着侍从往未央宫而来。

刘彻正在宣室阅读董仲舒新书，手不释卷，听说夷安公主和苏武捕到了行刺匈奴太子於单的刺客雷被，大为意外，立即召见。雷被一番供述后，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淮南王刘安的阴谋。

淮南从来就是个不太平的地方。大汉第一任淮南王是开国名将英布，当时的淮南国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会稽五郡^[13]，地域广阔，风光无限。然而好景不长，刘邦建国站稳脚跟后即大肆诛杀功臣，用具五刑的酷刑杀死梁王彭越后还将其剁成肉酱，分赐给诸侯。英布得到肉酱后恐惧异常，担心自己也会落到如此下场，于是集结军队谋变，结果兵败被杀。之后刘邦封少子刘长为淮南王，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

刘长的母亲原先是刘邦女婿张敖的小妾。张敖封赵王，系刘邦与吕雉唯一爱女鲁元公主的夫婿，依然逃脱不掉被猜忌的命运。刘邦路过赵国时，张敖为了讨好刘邦，将身边最貌美的小妾赵姬送去侍寝。不久，赵国丞相贯高设计刺杀刘邦未果，张敖和赵姬都受牵连入狱。赵姬在狱中上书，称自己怀了刘邦的孩子，托辟阳侯审食其转告皇帝。审食其是吕雉的情人，先将这件事告诉了吕雉，吕雉出于嫉妒不予理会。赵姬在狱中生下刘长，之后悲愤自杀。刘邦得知后很是痛心，命人厚葬赵姬，将刘长抱给吕雉抚养。吕雉因赵姬已丧，对刘长还算不错，视若己出，尽心抚养，所以后来吕氏当权时，刘邦诸子或被逼死，或被毒死，或被饿死，刘长都得以无恙。

刘长被封淮南王后，得知母亲赵姬自杀的真相，归咎于审食其，有心复仇，但因审食其有太后吕雉的庇护，不敢妄为。吕雉死后，群臣倒吕拥汉，选出了代王刘恒做皇帝。刘长自恃是皇帝的弟弟，骄横跋扈，亲自用铁椎杀了审食其。这一举动震惊朝野，上至薄太后、太子刘景，下到王侯大臣，均忌惮刘长。但是文帝刘恒认为高皇帝在世的儿子只剩下自己和刘长，手足情深，因而没有追究。刘长归国后又自作法令，驱逐朝廷任命的官吏，派人与匈奴、闽越暗通声气。事发后被削去王爵，逮捕至长安，文帝赦免其死罪，发配到蜀郡。刘长途中绝食而死。民间有歌谣唱道：“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到后大有愧色，为表示自己不贪淮南之地，将淮南国一分为三：淮南、衡山、庐江，分别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长子刘安继任淮南王，都城设在寿春。

刘安当真是诸侯王中的佼佼者，好读书操琴，谈玄论道，与当今天子颇为投契。刘彻极爱刘安写的《内篇》^[14]，读得手不释卷，又令刘安再写《离骚传》。每每刘安入朝，叔侄二人在宣室中交流方术诗文心得，惬意得如饮美酒，心都快要醉了。在刘彻眼中，刘安是如玉如圭的有斐君子，尤其其他那一套养生炼丹、追慕神仙的方术令人迷恋不止。所以当雷被跪伏在宣室殿下，告发刘安预备造反的种种时，刘彻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

但雷被所讲述的故事也是有头有尾，有枝有叶，毫无破绽，令人不得不相信。

原来雷被本是长陵人氏，汉时墨子遗风尚存，青壮年好为游侠，他也是如此，跟人学了一手好剑法后，四处游历，成为江湖游侠。到淮南时被刘安招入门下任郎中，因外表潇洒，剑术精湛，成为刘安最倚重的心腹。

之前雷被伪造关传来到右北平郡，目的在于刺杀郡太守李广。倒不是他本人或淮南王刘安跟李广有私人恩怨，而是刘安久有谋逆之心，想借助匈奴人的势力。这不是什么新鲜法子，他的父亲前任淮南王刘长谋反时，就暗中派人与匈奴、闽越暗通声气。昔日吴楚七国之乱，诸侯王谋反前也曾与匈奴暗中结为联盟，只不过匈奴还没有来得及发兵，七国就已经兵败。刘安也走父亲的老路，派人与匈奴相结。他是高皇帝刘邦的亲孙子，在当今诸侯王中地位最高，军臣单于甚是看重，同意在他起兵时发兵相助，但要求刘安先拿出一点诚意来——以匈奴人最畏惧的飞将军李广的性命作为结盟的见面礼。雷被前往平刚，正是要办这件送给匈奴的礼物。

他本已有周密计划，在城南酒肆撞见李广不过是个意外，他本有意借机杀了李广，可又畏惧同在酒肆的郭解，心中正矛盾不已时，居然听到了淮南国翁主刘陵的声音，惊讶得无以复加。他是直接从淮南国赶来边郡，而刘陵八月底便离开京师，陪着夷安公主来到边郡，未及遇上刘安派去长安的使者，因而她并不知道父王的计划。但她为人极其聪慧，第一眼见到雷被就猜到他的来意。雷被武艺高强，剑术精湛，有“淮南第一剑客”之称，可李广也并非泛泛之辈，一旦动起手来，杀之不易，但要杀夷安公主就容易多了。公主死在右北平郡，郡太守李广失职，论罪要当弃市，所以她先有意以言语暴露夷安公主的身份，目的就是要提示雷被。雷被虽然会意，可依然畏惧郭解，不敢轻易动手。刘陵不知究竟，不免怀疑雷被因为飞将军李广的威名而心生胆怯。凑巧羌人阿胡为族人复仇行刺李广，刘陵遂有意唆使夷安公主离开酒肆，原本是要给雷被胁持杀死公主的机会，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她与夷安一直在一起，公主若死，她也难脱罪名。况且她与夷安交好，日后还有许多可以利用的机会，就此杀死未免太可惜，遂暗令雷被设法接近公主。公主爱玩，果然被雷被哄得团团转，到地下搏庄疯玩了一夜。

次日，刘陵得知了匈奴军臣单于已死的消息，急忙设法通知雷被，

令他停止行刺李广的计划。万一新单于跟大汉结盟，将淮南王与匈奴相结之事告诉朝廷，那可就大事不妙。尤其是刘陵意外听到赵破奴与东方朔的对话，怀疑那逃归的宫女王寄知道了淮南王与匈奴结盟的计划，虽说王寄醒来后不记得前事，暂时缓解了危机，但万一有一日她又记起来了呢？所以一直有心想杀其灭口。但郡府那样的地方，外人实在难以混进来，刘陵甚至想过自己动手，可又忌惮东方朔之精明，最终计划在返回京师的途中由雷被带人劫道。哪知道上路之时，朝廷正好有诏书到达，召李广回朝任郎中令，李广与使者一同上路，其随从士卒不少，又多武艺精良之辈，雷被劫杀计划遂告泡汤。

一行人返回京师后，王寄反倒不足为虑，新投降的匈奴太子於单成为淮南王势必要除去的眼中钉。淮南国太子刘迁气走太子妃梅瓶，淮南王刘安将太子捆送京师，实际上就是要寻机将刘迁送到京师来主持行刺於单之事。而雷被也一直藏身在淮南邸，并有意无意地跟司马琴心来往，目的就是要利用她获取最新消息。刘陵知道夷安公主不愿意嫁给於单，也想利用这一点，假意是为朋友之义气而行刺，万一事败，还可以拿夷安公主来当挡箭牌。

当晚，雷被先派人放火，引开於单手下的注意力，自己闯入於单卧室，出其不意地刺伤了他。但匈奴人也足够机警，很快赶来将他团团围住。於单命手下退开，告诉地道：“我大致知道你是谁派来的，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我现在是大汉的涉安侯，以前我当匈奴太子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都不记得了。”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他绝不会出卖之前暗中与匈奴通好的汉朝高官。

雷被由此全身而退。他回到淮南邸后将经过情形报告给太子刘迁和翁主刘陵，刘陵推测於单定然不会张扬遇刺一事，刘迁遂连夜作出安排。次日，於单的车夫朱胜按计划到东市接了假的淳于光大夫来到北阙甲第为於单疗伤，伤药是最好的外伤药，但裹伤的药布上却早浸泡了雄黄。

几日后，於单在赴长乐宫家宴时于西阙外遭暗箭伏击，淮南邸的人这才知道不只他们一家想要於单死。至于当晚长乐宫家宴，据说刘陵本来也有计划，但后来没有实现，反而是隆虑公主之子陈耳因为喜欢夷安

公主而抢先对於单下了手。

於单死后次日，夷安公主和东方朔很快追查到北阙甲第，淮南太子刘迁遂命将朱胜灭口。雷被伪装成车夫，有意停在於单宅邸附近，果然顺利载上着急回家的朱胜，趁他进门时用带毒的弩箭射杀了他，线索最终中断于此。雷被则一直藏在淮南邸中，躲过了追捕。后来刘陵觉得东方朔成了夷安公主的师傅，人又那么聪明，对自己威胁太大，又令雷被伺机射杀东方朔。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东方朔与车夫都中了弩机射出的毒箭，车夫死了，东方朔却命大活了下来，不过终于还是半瘫在床，再也不能东奔西走地去查案了。

之后雷被伪造关传逃回淮南国，因立下许多功劳，加官晋爵，成为淮南王宫的座上宾。淮南王太子刘迁酷爱剑法，拜了不少名师，勤学苦练，自觉得武艺了得，所以特意找“淮南第一剑客”雷被较量。哪知道太子心高手低，剑法根本不堪一击，雷被上来两下就击伤了刘迁。同场较艺，受伤本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刘迁却心胸狭窄，怀恨在心，从此处处为难雷被。雷被在淮南国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正好皇帝颁布诏令大赦天下，允准民众自愿从军出击匈奴，规定诸侯壅阏不与击匈奴者当死，于是雷被向淮南王刘安请求从军去打匈奴，为国家效命疆场。雷被知道如此多的淮南国机密，刘安怎么可能轻易放他离开？遂将其软禁起来。雷被担心早晚会被刘迁诛杀，想方设法逃出了淮南。他原本也没有打算就此背叛淮南王，只是忽然很留恋那段与司马琴心交往的日子，遂来到京师茂陵重访故人，这才从卓文君口中知道琴心早已成为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妻子，风光无限，不由得悔恨交加。卓文君也是个奇女子，见他悔不当初的样子，居然同意安排女儿跟他见一面，今日凑巧司马琴心回来茂陵父母家中，二人一番长谈，琴心送雷被出来，正好被苏武看见。雷被见难以脱身，遂决意面见天子，说出一切真相。

这一番交代，雷被足足讲了一个多时辰。刘彻听完惊异不已，夷安公主更不能相信最好的女伴刘陵居然是淮南国安放在京师的奸细。

宣室寂静了下来，连咳嗽也不闻一声。过了好久，夷安公主才问道：“这些……这些是真的么？”雷被道：“天子面前，罪臣不敢妄言。”夷安公主道：“我不信，我不信，我要当面去问阿陵。”正要奔出宣

室，刘彻命道：“拦住公主。去召东方朔和淮南国翁主刘陵来。”郎中飞奔出去传令。

过了小半个时辰，谒者引着刘陵进来。她见雷被被缚在阶下，很是诧异。雷被道：“翁主，臣已经将一切实情都招出来了。”刘陵奇道：“什么实情？”

夷安公主奔过来问道：“雷被说之前行刺於单、射杀车夫朱胜、射伤我师傅都是受你和你王兄指使，是真的吗？”

刘陵大吃一惊，道：“什么？”夷安公主见她一副浑然不知情的样子，便将之前雷被的招供大致复述一番。

刘陵忙上前拜见天子，叩首道：“雷被满口都是诬陷之词，请陛下明察。”刘彻道：“噢，那么翁主不认得雷被了。”刘陵道：“不，臣女认得他，右北平郡之行后，雷被来投淮南邸，臣女见他武艺高强，就私自留下了他，没有告诉公主等人知道。但臣女并不知道雷被其实是别有所图，得知他就是射杀朱胜的凶手后，臣女本要绑他见官，但却给他逃走了。臣女怕惹来朝廷怀疑淮南，所以也没敢声张。而今事情已然明白，雷被早先投在淮南邸，就是要地利之便，好行刺匈奴太子后嫁祸给我淮南。”

刘彻道：“照翁主的说法，是雷被设下了一个大圈套，目的就是要陷害你们淮南？”刘陵道：“陛下先听了雷被的供词，已经先入为主，臣女不敢再多妄辩，仅举一事为例，夷安公主的金簪是我拿的……”

夷安公主瞪大了眼睛，道：“真的是你？”刘陵道：“是，是我。大夏殿家宴前，我到永宁殿看望公主，见公主泪水潸然，心中不忍，一时冲动，就顺手取了金簪，想用它杀了於单，这样公主就再也不用嫁自己不喜欢的人了。第一巡酒后，於单最先出殿去方便，我就将金簪交给了王兄刘迁，让他跟去茅房，伺机杀死於单。但杀人这事说起来容易，真的动手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兄长跟於单并无深仇大恨，又是被我所逼，所以一直不忍动手，结果不小心遗失了金簪，最终也就没能下手。至于后来昭平君陈耳捡到金簪，暗中加害於单，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果真如雷被所言，是我和王兄安排了一切，派他到甲第行刺，又连夜安排下假大

夫之计，往药布上涂毒，那么我该知道於单早晚必死，又何须再多此一举，还要在大夏殿冒险用金簪动手呢？”

刘彻闻言很是震动，道：“翁主是不愿夷安公主嫁给胡人而起杀人之意？”刘陵道：“正是如此。”

夷安公主却道：“金簪的确是很好的借口。但之前我和师傅推测是王寄在永宁殿拿了金簪……”忽然意识到王寄已经是父皇最宠爱的妃子，忙改口道：“是王夫人在大夏殿遗失了金簪，王夫人本人又不记得这件事，你说是你拿了金簪，只是空口无凭。”

刘陵闻言很是失望，道：“公主，我这么做全是为了你，你居然不相信我的话？”忽听得背后有人道：“我相信翁主。”

只见四名郎官抬着一具坐榻进来，榻上所坐之人正是东方朔。夷安公主忙迎上去，叫道：“师傅。”

郎官将坐榻放下，东方朔道：“臣有伤在身，无法行礼，请陛下见谅。”刘彻一摆手，道：“卿说相信淮南翁主的话，可有凭据？”

东方朔道：“大夏殿之案，用金簪向於单下手的是昭平君陈耳，此节已经确认无疑。他杀人的起因也只是事出偶然，无意中捡到了金簪，认定金簪是夷安公主送给於单的定情信物，一怒之下用金簪攻击於单，既杀了於单，又可以将怀疑目标引向公主，可谓一箭双雕。但里面还有个疑点，那就是陈耳捡到金簪一事，金簪是太后赏赐给夷安公主的，陈耳认得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凭什么会认为金簪是夷安公主送给於单的定情信物呢？为什么没有认为是夷安公主身上掉下来的呢？只有一种可能，他是在茅房里面捡到了金簪，茅房分为南北两边，妇女在南，男子在北，陈耳只有可能在男茅房中捡到金簪，才会认定是从於单身上掉落，认定是夷安公主送给他的定情信物。话说回来，男子中又有谁能拿到金簪呢？於单不可能，公孙贺也不可能，只可能有一个——淮南国太子刘迁假翁主刘陵之手。所以据此推断，翁主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刘陵本已泪光盈盈，闻言顿时展颜而笑，道：“东方先生，你可真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夷安公主仔细回思，果然是这个道理，忙歉然道：“抱歉，阿陵，我误会了你。”

雷被忙道：“臣所言句句是真，绝没有欺瞒陛下和公主。刘陵虽是女子，却是老谋深算，阴险狡诈，金簪一定是她预先伏下的棋子，你们可千万不要上了她的当。”

刘陵道：“我若是老谋深算，怎么会不预先调查清楚，就收留你进淮南邸呢？陛下，雷被逃亡后，臣女派人细细调查他的来历，发现他居然和丞相长史审卿暗中有密切来往，所以他为何假意投靠淮南邸，倾尽全力陷害淮南国，动机一望便知。”

审卿即是辟阳侯审食其的孙子。审食其与汉高帝刘邦同乡，以舍人从刘邦起兵反秦。刘邦带兵离开沛县时，留下自己的哥哥刘仲和审食其一起照料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儿女。楚汉战争期间，审食其曾经与刘太公、吕雉一起被楚军俘虏。三年囚徒生涯中，审食其忠诚相伴，与吕雉结下生死与共的深厚感情。大汉立国，因为吕雉谏争，没有战功的审食其也被封为辟阳侯。刘邦死后，吕雉更无顾忌，召审食其入住长乐宫，公开往来。审食其更是被任命为左丞相，虽不管理政务，却像郎中令一样在宫殿内监视，公卿奏事均须通过他的裁决，权势极大。吕雉死后，陈平、周勃等诛杀诸吕，恢复汉室，审食其只被免去相位。但淮南王刘长怀恨其在汉高帝时对其亲母见死不救，于是伺机杀了审食其。审食其之子审平继为辟阳侯，一再上书文帝刘恒，请求追究刘长，但文帝因为高帝诸子仅有自己和刘长在世，置之不理。后来刘长谋反被废，在迁往蜀郡的途中愤而自杀，传说也与审平有关。文帝内疚之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封刘长五岁的长子刘安为淮南王，次子刘赐为衡山王，三子为庐江王。数年后，审平因谋反罪名自杀，辟阳侯爵位废除，据说此事与衡山王刘赐大有关系。不管传闻是真是假，淮南王与审氏势同水火却是天下众所周知的事。审卿即是审平之子，素来是坚定的削藩拥护者，最关键的是，他也住在北阙甲第，宅邸就在於单住处的东面。

刘彻闻言，果然立即会意了刘陵的弦外之音，将狐疑的眼光投向雷被。雷被还要再辩，东方朔忙道：“宣室是朝廷议政之所，不能成为小人自辩申述的地方，陛下何不将此人交给廷尉审问？”

刘彻便命人将雷被下廷尉狱，又命夷安公主和刘陵退出，这才问道：“卿认为雷被告发淮南王谋反之事可信么？还是更相信这是丞相长史审卿的陷害？”

东方朔答道：“臣近来一直在读故郎中徐乐的遗书，对其‘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之论有了更深的体会。自高帝以来，朝廷千方百计地孤立、削弱诸侯王的地位，所以才有文帝时的淮南叛乱，景帝时的七国之乱，若不是朝廷强硬削藩，未必会激起诸侯国举兵反叛。陛下即位以来，采纳主父偃建议，广行推恩之令，命诸侯王将封地分给所有的子孙，一人为王，余者为侯，堪称最高明的削藩之策，天下士庶均称赞天子的仁义美德。现在诸侯王兵众不及吴楚十分之一，天下安宁又万倍于秦时，若是在这种时候举兵叛乱，既无对抗朝廷的实力，又出师无名，得不到民心拥护，只见其祸，未见其福，不是白白费事么？”

刘彻道：“卿是说淮南王不会谋反么？朕其实也相信刘安叔父是个聪明人，不会做出此等大逆不道的事。”东方朔道：“雷被的供状很完整，并无破绽，刘陵的反驳也极其有力。臣的意思是，锥在囊中，最终要破袋而出。若陛下此刻因雷被片面之词而穷治淮南王，便会失去仁义的美名。若淮南王有心谋反，早晚要露出破绽，那时再治罪不迟。”

刘彻笑道：“许久不见，卿倒像是变了一个人。”东方朔微微叹了口气，道：“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臣这几年来悟出的道理。五年前，陛下尚且烦恼朝臣、诸侯中有人与匈奴勾结，而今匈奴一蹶不振，陛下还会有此忧心么？那些有心投靠匈奴的人，怕是自己早就熄了反叛的念头了。只要大汉强大，人主仁义，自然是人心所向。”

刘彻大笑道：“是这个道理。朕正预备要再击匈奴，生擒单于。”笑声未落，便有郎官进来禀告道：“丞相君在殿外求见陛下。”

刘彻急忙起立迎接，一旁内侍高声叫道：“皇帝为丞相起立，问丞相无恙。”李蔡进殿伏地，拜道：“臣李蔡叩见皇帝陛下无恙。”刘彻道：“丞相请起。”

李蔡道：“臣……臣的长史自杀了。”刘彻惊道：“审卿自杀了么？”李蔡道：“是，他服了毒，他的家人往丞相府送来了遗书，是指名

给陛下的，臣不敢妄自拆阅，特送来给陛下御览。”内侍接过他手中的信简，转奉给刘彻。

刘彻略略一看，无非是称淮南王刘安包藏祸心、密谋造反之类，不禁很有些恼怒，道：“这审卿既然一意指认淮南王谋反，为何不肯到廷尉当面作证，反倒要抢先自杀？分明是心中有鬼。”

李蔡少不得要为自己的下属辩护几句，道：“淮南王是高皇帝亲孙，地位尊崇，告发他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审长史为表明上书不欺，才会先自杀阙下，以死来博取陛下信任。”刘彻道：“罢了，罢了。朕已经将雷被交给廷尉审讯，这件事等有了结果再说。你们都退下吧。”

等李蔡和东方朔尽数退出宣室，刘彻才对身边的霍光道：“这未央宫是越来越不安全了。五年前，你兄长霍去病带人搜捕大乳母宾客住所，搜出了一张画有长乐宫秘道的地图，朕派人到长乐宫暗中验证，竟然八九不离十。这未央宫也是前朝旧宫，想来也有不少不为人知的暗道。而今宫里的人更靠不住了，雷被被押进宫不久，审卿便抢先自杀，可见有人暗中给他通风报信。”

霍光见皇帝怨气颇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闷不作声。

刘彻道：“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么？”霍光勉强道：“陛下心情不好，臣不敢多嘴。”刘彻道：“你倒是个老实孩子。朕有一件事派你去办，你带一些人，冒充丞相长史审卿的门客，去廷尉府将雷被劫夺出来。”

霍光大吃一惊，道：“陛下说什么？”刘彻道：“不必惊讶。当初你舅舅卫青大将军被馆陶公主囚禁，也是公孙敖和张次公带人将他从狱中救了出来。朕让你劫狱，也是有目的的。”

皇帝亲自委派的劫狱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事情又起了新的变化——刘安的庶孙刘建亲自来到长安，诉说淮南王不肯行推恩令，虐待庶子，而且正阴谋反叛。

刘建的父亲名刘不害，是淮南王刘安的庶长子，因为不是王后所

生，不得刘安宠爱。本来按照朝廷颁布的推恩令，刘不害也该在淮南国内得到一块封地，但刘安不愿意削弱自己的实力，不肯封地给刘不害。太子刘迁也因为自己是嫡子身份，对长兄刘不害很是无礼。刘建看到父亲被多方迫害，很是不满，私下招募勇士，预备刺杀太子刘迁，然后立父亲当太子，结果事泄。刘建被逮捕，太子刘迁命人将他绑在马厩中，用鞭子抽得死去活来。后来刘建暗中得人帮助，才逃出淮南国，赶来京师告发。

汉代以孝治国，刘建身为人孙，告发祖父和叔父谋反是大不孝。以往多有诸侯王庶子因为与嫡子争宠而告发父亲谋反者，通常会先于谋反者被弃市处死。但正逢雷被案发，刘建的证词得到采信。在他的指引下，廷尉逮捕了正住在长安淮南邸中的淮南国中郎伍被。伍被和盘托出一切，事情才算真相大白。

原来刘安一意谋反，倒不是如何窥测皇位，而是他读书多，对皇权的刻薄寡恩有清醒的认识：汉高帝封了八个异姓王，坐稳皇帝宝座后一口气铲除了七个，都是以谋反之罪，其中就包括第一任淮南王英布。汉文帝刘恒即位后第六年，便逼得唯一在世的弟弟第二任淮南王刘长自杀，罪名也是谋反。而实际上，天下多有认为刘长谋反是朝廷罗织罪名制造出来的冤狱，因为如果真是谋反，文帝就不会内疚之下继立刘长五岁的长子刘安为淮南王了。刘安长大成人后得知父亲其实根本没有谋反之心，不过文帝是命舅舅薄昭写信严厉斥责刘长，刘长担心被朝廷诛杀，驱逐了朝廷任命的官吏，派人联络匈奴、闽越，做了一些逃亡的准备，结果反倒成了谋反的罪证。刘安知道了真相，父亲之死遂成他心中的死结。

景帝在位时，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刘安时年二十五岁，本欲参与其事，但因为下属阻止而没有采取行动，倒是由此避免了身败名裂的命运。

当今天子即位之初，刘安到京师朝见，刘彻之舅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亲迎于霸上，并奉承刘安道：“皇上还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广行仁义，天下闻名。如果宫车某日晏驾，臣一定会设法迎立大王为皇帝。”

当时刘彻新即帝位，才十六岁，这番话并不是说他没有儿子才地位不稳，而是因为他尊崇儒术，与好黄老之术的太皇太后窦漪房大闹矛盾，窦太后为文帝皇后、景帝之母，在景帝一朝就已经权倾朝野，刘彻与她冲突，自然引发了不少废立的传闻。刘安也略有所知，听了田蚡的话很是高兴，送给他大量金钱财物。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刘安开始有了当皇帝的野心。后来田蚡倚仗姊姊王太后当上丞相，与窦婴不和，窦婴好友灌夫为朋友出头，预备告发田蚡接受淮南王刘安贿赂之事。田蚡十分害怕，才勉强同窦婴和解。但不久后田蚡即借口灌夫不服太后逮捕了灌夫，并不等皇帝指示，关押了灌夫全家和族人。王太后则以绝食威胁，逼迫刘彻族诛了灌夫。

刘安好道家思想，崇尚“无为而治”，如此便与刘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大相径庭。他又是汉高帝刘邦唯一在世的孙子，是地位最尊的诸侯王，预料皇帝早晚向自己下手，所以广置门客，不断地积蓄力量，为有朝一日的谋反做着准备。

淮南国翁主刘陵聪慧美艳，有心助父王一臂之力，自愿来到京师，做了公主的伴读，充当奸细的角色。刘安还派出许多心腹，混入朝中重臣门下当门客，譬如手握兵权的大将军卫青，一旦刘安举事，这些门客就找机会刺杀卫青，令朝政自乱。

至于雷被，也的确是刘安的心腹，他与淮南太子刘迁比武不慎失手，伤了太子，在淮南国待不下去，遂设法逃走。刘安生怕雷被会到京师告变，派伍被带人一路追捕。伍被分别派了心腹武士在未央宫北阙、东阙及重要官署外埋伏，一旦雷被露面，就当场杀了他，如同当年郭解门客杀死为杨昭父子鸣冤的死士一样。谁知道雷被根本未进长安，直接去了茂陵寻访司马琴心，结果遇到郎官苏武和夷安公主，被带进了未央宫。公主侍从不少，刚好又有一大队卫卒经过，守在北阙外的刺客没敢出手，飞奔回淮南邸向翁主刘陵和伍被禀告。之前因为丞相长史审卿有心报祖仇，一直派人暗中搜集淮南王的罪证，刘陵曾有意派雷被去与审卿结交，用重金收买了几名审府的奴仆，想知道他到底了解多少内幕，当此危急关头，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伍被遂模仿审卿笔迹写下遗书，将书简和毒药交给审府仆人，毒害了审卿，装作是自杀的样子。不久，刘陵被召入宫，果然利用之前的金簪之计和雷被与审卿有交成功为淮南

国辩护。若不是侄子刘建突然杀出，事情本可就此平息。

刘建和伍被的证词证实了之前雷被的证词，廷尉张汤将案情上报后，皇帝下令在京师展开大搜捕，淮南国翁主刘陵、与刘陵交好的将军张次公、中大夫严助等许多官吏被捕下廷尉狱。刘彻又派人到淮南，以“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发兵包围了淮南王宫，淮南王刘安、王后、太子刘迁均自杀。

负责案子的廷尉张汤深知皇帝有意借此案一举铲除诸侯王势力，穷追不舍，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均被认为与淮南王串通一气，刘赐和刘建先后自杀，三国国除置郡，均收归中央朝廷管理。

皇帝刘彻随即下诏制定专门针对诸侯国的《左官律》^[15]，贬损诸侯王权势，严惩诸侯王国官吏的犯罪行为。不久，又借口酎金金质不纯，引《酎金律》^[16]，一举削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自此，诸侯王及列侯势力大衰，再无能与朝廷抗衡者。

按大汉律令，与诸侯结交是重罪，受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三王谋反案牵连而被诛戮弃市的列侯、二千石官员、世家豪杰等达数万人，京师血流成河。这是当今天子即位以来牵涉最广的一起大案，稍有干系即受牵连，一些朝中大臣仅仅因为仰慕刘安风采才华，与淮南略通书信往来，也被廷尉毫不留情地判处死刑。江都翁主刘徵臣早已嫁给王太后兄长之子为妻，受兄长牵连，也没能逃脱屠刀。带着咸气的血腥味一度笼罩在长安上空，给人们心中带来阴郁和不祥的感觉。

右内史汲黯认为皇帝性格严峻，杀人过重，直言劝道：“陛下即位后招揽天下贤才，求贤甚劳，常恐有所遗漏，可是往往所信用的人才稍有过错，即被诛杀，人未能尽其才。有限之士，恣无限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谁来与陛下一起治理国家呢？”说到痛处，十分激愤。

刘彻却笑答道：“世上怎么会没有贤才呢，只怕你不能发现他们，假如都能发现，还怕没有贤才吗？所谓才者，指有用之器，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没有才能一样，不杀何用？”

汲黯无话可驳，只得道：“陛下心里欲望很多，只在表面上尊崇儒

术、施行仁义，怎么能真正仿效唐尧虞舜的政绩呢？”

刘彻闻言色变，当场罢朝，拂袖走入内堂，余怒未消，对身边的近臣道：“汲黯太愚直、太过分了！”不久即调汲黯为外郡太守。

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被宽假之人，雷被便因为有人出面说情而被特赦。不过这个从皇帝屠刀下救人性命的却不是狂人东方朔，而是骠骑将军霍去病。刘彻听到霍去病为雷被求情时，也是愣了好久，才问道：“是琴心让你来说情的么？”

霍去病正色道：“不是，淮南案发，臣的妻子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但若是雷被死了，臣想她也不会快乐的，这不是臣所希望见到的。”

因她喜而喜，因她悲而悲，不计付出，不计所得，这是何等深厚的感情，居然发生在名噪天下的骠骑将军身上。刘彻有些羡慕，甚至有些嫉妒起来，什么时候他也能对一名女子产生这样刻骨铭心的情感呢？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结心相思，毋见忘。

悠然神思了许久，天子终于开了金口：“霍卿可持朕节信，去廷尉狱赦免雷被。”

另外还有一名皇帝主动赦免的人——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她是刘彻最尊敬的名儒董仲舒的义女，一直长在董府，避免了像她的母亲、兄弟、姊妹那般被斩首示众的命运。

但茂陵也从此少了一位笑语晏晏的少女。人倚苍莽原，云凝万古愁，山色不知秦苑废，水声空傍汉宫流。

刘细君经常郁郁寡欢地站在咸阳原上东望故国，渭水西风，长安叶乱，云雾凄迷，思情宛转，幽远深邃的哀愁完全占据了她的身心。这个时候，她完全不能想象，比起她日后所担负的和亲乌孙、截断匈奴右臂的使命，丧父丧母丧亲仅仅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

天下起了细密的小雨。雨丝绵绵，淅淅沥沥，浸透深沉的大地，也给整个咸阳原笼上一层轻烟般的薄纱。景致恍惚了起来，朦胧而迷离。天幕在雨中黯淡了下去，仿若愁人的心境。

[1] 古代一种微酸的饮料，极为流行，长安有商贩因卖浆成为巨富者。

[2] 内官：官署名，属宗正，负责管理皇家内务和皇帝亲属事宜。隆虑公主独生子昭平君犯死罪囚禁于此。

[3] 圣王：古指德才超群达于至境之帝王。

[4] 卫子夫得宠时，卫氏一门均由她显贵，民间有歌谣唱道：“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5] 惜若侯为爵名，产为人名。

[6] 焉支山：今甘肃兰州东南。皋兰山：今甘肃兰州黄河西。

[7] 武刚车：古代战车名，长二丈，阔一丈四，有巾有盖，车身蒙有厚厚的牛皮犀甲，车外侧绑有长矛，内侧立有坚固的盾牌。既可防敌骑兵冲击，又可抵御箭矢。非战时当运粮、运兵车用，战时可用做屏障和冲锋。作战时，可将几辆武刚车环扣在一起，成为坚固的堡垒。三国时诸葛亮的八卦车法的本质就是用战车来狙击骑兵，与汉武刚车战术是一个道理。诸葛亮所创造的运粮用的木牛、流马其实也是武刚车的演化。

[8] 正是这座祭天金人（即佛像），后来传奇般地引发了佛教在中原的传播——东汉明帝刘庄即位后，做梦梦到一个金人往西飘去。次日上朝，刘庄将梦讲给群臣听。博士傅毅称：“从前骠骑将军征伐匈奴，带回来休屠王供奉的祭天金人，据说是来自天竺的佛像。武帝把金人供养在甘泉宫里，后来打了这么多年仗，金人不知哪儿去了。皇上梦见的金人，一定就是那个祭天金人。”刘庄听说西方不仅有佛，还有佛经，十分好奇，决定派郎中蔡愔和秦景西去取经。蔡愔和秦景在大月氏遇到天竺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遂邀请二僧一道回去中国。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一行人回到洛阳，随身带着白马，驮有佛像和佛经。刘庄下令将佛经收藏，天竺僧人则安置在洛阳东门外的鸿胪寺中，驮佛经的白马也养在里面。次年，刘庄下令在鸿胪寺旧地建佛寺，为了纪念白马驮经之劳，以“白马”为名，这就是洛阳白马寺的来历。相比于后来唐朝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白马驮经到中国的故事早了六百年之久，《西游记》中唐僧的坐骑白龙马应该也是由“白马驮经”的故事化出。

[9] 汉代制度，皇帝见到三公级别的高官，要先站起来问候，表示对重臣的尊敬。

[10] 日磾音mì dì。

[11] 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

[12] 未央宫中的养马之地。《汉官仪》中记载：“未央宫六厩，长乐、承华等厩令，皆秩六百石。”

[13] 相当于从今河南上蔡、江苏徐州到浙江、福建两省及江西北部的广大地域。

[14] 即《淮南子》中的《内篇》。

[15] 左官指诸侯王国的官吏。汉代以右为尊，舍天子而佐诸侯，故称为左官，含有政治上歧视的意思。

[16] 汉制，诸侯贡金以助祭宗庙称酎金。酎是一种优质酒，自四月至八月分三次追加原料反复酿成。汉文帝时规定，每年八月在京师长安祭高祖庙献酎饮酎时，诸侯王和列侯，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每千人贡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人的也是四两，由少府验收。酎金之制即由此产生。诸侯献酎金时，皇帝亲临受金。如发现黄金的分量或成色不足，则要受罚，诸侯王削县，列侯免国。这种有关酎金的法令称为《酎金律》。

吴蔚 著

大汉公主

下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大汉公主（下）

吴蔚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汉公主：全2册/吴蔚著．——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3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035-3

I . ①大...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41340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文案统筹 刘海涛

责任编辑 逯卫光 翟琰萍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厚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名 大汉公主 (下)

作 者 吴 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0

字 数 256千字

版 本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0035-3

定 价 48.00元(上下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第六章 众叛亲离

全军垂涕恸哭的场面让卫青愈发不安，他恍然明白了过来：原来就算飞将军出击匈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却依旧是天下人心中无可比拟的英雄。李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如何做到了这一点？

元

狩四年，大汉再次出击匈奴。皇帝刘彻对此战势在必得，因而倾尽国力——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同为主帅，各带领五万骑兵、四万随军运送行装之私人马匹和数十万步兵及转运者，分别从定襄^[1]、代郡出发，共击匈奴单于于漠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漠北之战”。

郎中令李广亦多次请求随军出征，皇帝认为他已经年老，并不答应。李广却是非要上战场不可，甚至托堂弟李蔡说情。刘彻碍于丞相的情面，不得已准许李广出战，任命其为前将军，随大将军卫青出征。但临出发前，刘彻特意单独召见卫青，叮嘱道：“李广年老数奇，命蹇时乖，千万不要让他独当一面与单于对敌。”

卫青一军出塞后，前队哨探捕到了几名匈奴士卒，从他们口中得知伊稚斜单于正亲自带领精兵在沙漠北面布阵。卫青决定自己亲自带领精兵与伊稚斜单于交锋，命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从东路侧翼出击，策应主力军队。东路道远，而且水草极少，不利于行军。李广请求道：“臣的职务是前将军，大将军却命令臣改从东路出兵，于情理不合。况且臣自少年时代就与匈奴作战，直到今天才得到一次能与单于对敌的机会，臣愿意做前锋，和单于决一死战。”

卫青因为皇帝之前的警告，始终不同意李广的请求。另外还有一个他说不出口的原因——他的亲信好友兼救命恩人公孙敖上次出击匈奴时丢掉了侯爵的身份，此次任中将军出征，他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与单于对敌立功，好重新恢复侯爵的身份，所以有意把前将军李广调开，排斥在主力之外。

李广心中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坚决要求大将军收回调令。卫青不肯答应，命长史写文书发到李广军中幕府，催促李广快点出发。李广性格内向，经历多次挫折之后，人变得愈发愤世嫉俗，此时被卫青反复催促，心中恼怒异常，既不与大将军告辞，也不做充足的准备，就愤然起程离去。

卫青一军向北行军一千多里，穿过了瀚海大漠。之前卫青、霍去病几战获胜，均是以轻骑突击，靠夺取匈奴粮草补给军队，这次伊稚斜单

于学乖了，在汉军降将赵信的指点下，预先将全部辎重运往北方，自己亲自指挥精兵在沙漠以北严阵以待。卫青发现敌军结阵后，立即就地扎营，营外用武刚车连接环绕，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再发出五千精锐骑兵向敌阵冲锋。

伊稚斜单于立刻派出一万骑兵迎战，双方搏斗得异常激烈。沙漠多风沙，到黄昏时分，大风陡起，飞沙走石，人难以睁开双眼，两军即使面对面也不能辨别对方。卫青遂下令汉军全面出击，分左右两翼包抄，把伊稚斜单于包围了起来。

伊稚斜单于见汉兵大队加入战团，步步紧逼，很是惶恐，急率数百精壮的骑兵，一鼓作气冲出汉兵的包围，向西北逃逸。

当时天色已黑，双方在暗黑中厮杀，各自伤亡都很惨重，居然没有人发现伊稚斜单于已经逃走。后来汉军捕捉到一名敌将，才知道单于在傍晚时刻就已经突围逃走。卫青急忙发出轻骑追赶，自己率主力大军紧随挺进。

到黎明时分，汉军追奔二百余里，没有追到伊稚斜单于，却捕斩了匈奴兵将一万九千人。

卫青一路进军到冀颜山赵信城^[2]，烧毁了匈奴的囤粮，奏凯而归。

这场会战虽未能生擒伊稚斜单于，但匈奴主力却被打散。许多匈奴人都不知道单于的死活和去向。十多天后，单于依旧下落不明，匈奴右谷蠡王遂自立为单于，凑巧伊稚斜单于率领残部回来，才没有造成更混乱的局面。

而前将军李广领兵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兵后匆匆从东路进发。因为出发仓促，负责引路的前锋哨探裴喜对地形又不熟悉，也一直都没有找到向导，两军在茫茫大漠中迷失了道路，结果未能按期到达指定地点，只在大将军卫青归师途中相会。

按照军法，误期是死罪，李广只简单地谒见了卫青，也不解释为什么会误期，随即便回到自己军中，态度十分冷淡。卫青虽然宽厚，但毕竟是领导全军的大将军，心中很不高兴，立即派长史送干粮和酒给李

广，“顺便”询问失期的原因，说是要给天子上报。李广听出长史话中隐有责难之意，更加愤怒，虎着脸拒绝回答。

长史恨恨拂袖而去后，前锋哨探裴喜来向李广请罪。李广摇头道：“这不能怪你。”深深叹了口气，道：“老夫自少年从军，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从来都是有进无退。如今跟随大将军出征，有幸同单于主力交战，可是大将军一定要老夫迂回绕道东路，以致迷失道路，贻误了战机，叫老夫说什么好呢！”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显是对卫青有意调开自己满腹怨恨。

裴喜道：“其实将军本可以如期穿过沙漠的，是臣有意将大军引入了迷途。”李广一愣，道：“你说什么？”裴喜道：“将军不记得小臣了么？当日在右北平郡戍军军营，我曾经当众骂过你‘老匹夫’，差点被你下狱整死。”

李广隐约记了起来，道：“我记得你！你不是仆多的部下么？而今仆多已经封侯，是骠骑将军的得力干将，你怎么来了我军中？”裴喜笑道：“这次是我自己主动要求来当飞将军的前锋哨探。李广，你实在是太老了，这次不杀你，我就再也没有为父复仇的机会了。”

李广道：“你……你是……”裴喜道：“你忘了霸陵尉么？”

原来裴喜正是被李广杀死的前霸陵尉胡丰之子，他为报仇方便，隐去真姓，改为母亲姓氏。至于胡丰临死称关东大侠郭解会为他报仇也不是危言耸听，裴喜之母是著名女相士许负的孙女，而郭解则是许负的外孙。胡丰死后，裴喜决意为父亲报仇，但为郭解所阻。裴喜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身为子，不能为慈父复仇，还有何颜面存世？”当即要自杀。郭解制止了他，告之道：“李将军杀你父亲的确不该，但他是国之飞将军，是匈奴人畏惧的劲敌，我们不能因私废公。只要我在世一日，你就不能向李将军复仇。”逼迫裴喜立下重誓。按郭解的想法，李广年纪远比他大，当然也会比他早逝，他这句话实际上是要约束裴喜今生不准向李广报仇。

哪知道白云苍狗，世事难料，郭解因为迁徙茂陵之事被朝廷追捕，逃亡后下落不明，民间流言说他已经死在深山中。裴喜遂决意复仇，他

潜回河内故里，用钱买来高爵位，又主动替调拨到右北平郡的戍卒戍边，想以此来接近时任右北平郡太守的李广。到达军营后，才知道军规森严，行刺李广几乎不可能。凑巧李广某日到军营时与校尉仆多争吵，裴喜一怒之下挺身怒骂李广，将积蓄几年的愤恨宣泄，但也因此与仆多一起下狱。

很快李广被调回京师，路德任接任右北平郡太守，将仆多和裴喜都放了出来。裴喜意外得知李广被召回京师是因为有胡巫勇之在天子面前称其“年老数奇，命运多蹇”，与匈奴作战必不能取胜，李广接诏后气得当众呕血，最终还是不得不奉诏，郁郁返回京师后，他这才意识到报仇并不一定要用武力行刺这种方式。后来郭解被族诛，牵连极广，他因隐姓埋名反而得以保全，从此安心等待机会复仇。

裴喜一直跟随仆多，归骠骑将军霍去病节制，始终没有跟李广同时出军的机会。好不容易等到这次汉军倾巢而出，李广被任命为前将军，遂主动要求调卫青前军。他因几次跟随霍去病出塞，熟悉沙漠地形，所以担任前锋哨探一职。正好大将军卫青又坚持将李广调离主力，给了他绝好的报仇机会。汉军军法严酷，失期者死罪，只要李广未能按大将军约定的期限到达，一定会被军正判腰斩。

裴喜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这才狂笑道：“如何，我这报仇的手段可比一刀杀了你这老匹夫强多了，你就等着大将军派人来捕捉你去受审吧。”不待士卒围上，即拔出佩刀，横在颈上，仰天笑道：“父亲，孩儿终于为你复仇了。”手肘用力回拉，登时一股血箭喷出，笑声戛然而止。他抽搐了两下，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众将士面面相觑，一齐望着李广。李广呆在当场，半天作声不得。白发苍颜，急痛攻心，看起来十分可怜。

裴喜虽然没有用兵刃伤害李广的身体，其话语却像利刃一般刀刀戳中了他心口——裴喜说得不错，他虽然还活着，却等于已经死了。按照军法，失期当判主帅腰斩，他和手下五名校尉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他已经七十多岁，就算天子开恩，再次允许他用钱赎罪，然而他再也没有了上战场的可能。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战，也成了他人生的终点。

一生戎马倥偬，历历在目——文帝刘恒曾对他的英勇和胆气无比赞叹，惋惜他生不逢时，若是生在征战频繁的高帝时期，当可因战功封万户侯；景帝刘启在位，爆发吴楚七国之乱，他任骑郎将，跟随太尉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于昌邑一战成名，声震天下。甚至连景帝同产弟梁王刘武也十分仰慕，特意派人送将军金印给他。他接受了金印，却不知犯了景帝大忌。班师回朝后，许多匈奴降将如韩颓当等都因战功封侯，唯独他没有得到景帝的任何封赏；他任边郡太守时，因频频出战，又被一力主张和亲的景帝调离前线；终于等到一心抗击匈奴的当今天子刘彻即位，满以为可以大有一番作为，皇帝却跟前朝暴君秦始皇一样，迷信方术，相信了胡巫污称自己命运不济的话，始终不肯再重用他。他当真命运不济么？他的飞将军的名号完全是靠自己一弓一箭赢来的，而不是因为姊姊当了皇后、舅舅做了将军才得以出任军中主帅。可那些靠裙带关系爬上高位的人偏偏怎么运气那么好呢？当真是老天爷青睐他们么？大将军那般排挤他，即使没有裴喜从中捣乱，他就会立下功劳么？怕是也不能吧。

他就那么呆呆地站立在那里，不知道自己究竟站了多久，直到有士卒来禀道：“大将军派人急召将军到幕府问话。”

李广转过头去，却见手下校尉和右将军赵食其都已经被士卒缴下兵刃，押在一旁。原来卫青听长史回报李广置之不理的态度后，更加愤怒，立即派长史带兵来捕捉李广及部属审问。

李广走过去，昂然道：“校尉们没有罪，他们只是听命于老夫，是老夫自己迷失道路，我这就跟你们去大将军幕府受审对质。”

他的白发在夕阳的余晖中随风飘荡，发出闪烁不止的金色光彩，映出苍凉的英雄气概。

来到卫青幕府前，李广转身对右将军赵食其道：“我已经七十多岁了，用不着再上公堂受审。”不等赵食其回答，飞快地拔出刀来，横刀自刎。他的一生，都在渴望征战沙场、马革裹尸，就算要死，他也要死在这里。

赵食其大惊失色，忙扶住李广，连声叫道：“来人！快来人！”

卫青闻声奔出帐来，见李广横卧在血泊中，忙命人去叫军医。然而一切已经迟了，白发丹心，一代名将就此悲惨地陨落在大将军幕府前。

卫青自己亦是手足冰凉了起来，他是个柔和的人，并没有太多自己的主见，虽然出击匈奴场场得胜，那不过是严格遵照皇帝的计划办事。他知道李广为什么自杀，为什么特意在大将军幕府前自杀，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他虽然自认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天下人从此都会认为是他逼死了飞将军，虽然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但这罪名于道义上太过沉重，将他心头大获全胜的喜悦冲得干干净净。

军中将士自发地聚拢在幕府，先是望着李广的尸首发呆，渐渐响起了轻轻的啜泣声，声音越来越大，终于有人失去控制，开始痛哭出声。

全军垂涕恸哭的场面让卫青愈发不安，他恍然明白了过来：原来就算飞将军出击匈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却依旧是天下人心目中无可比拟的英雄。李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如何做到了这一点？

李广死时，其子李敢正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在狼居胥山^[3]，享受胜利的喜悦。

虽然这次出战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地位相等，同任主帅，但皇帝刘彻仍然对二十一岁的霍去病显出偏爱之心，将所有汉军精锐都调到其麾下，好让他再立不世军功。霍去病所率领的部属均是千挑万选出来的精兵，带队的将领如校尉李敢、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北地都尉邢山、校尉仆多、徐自为等人，都是军中最杰出的猛将，雄心勃勃，英勇善战。而军校赵破奴、复陆支、伊即轩等人要么长期在匈奴生活，要么本身就是降汉的匈奴人，熟知地理，惯于在沙漠中行军。

霍去病一部自代郡出塞，北上行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与匈奴左贤王主力遭遇。汉军各将分头作战，各自斩将擐旗，获得大胜。霍去病本人率领的军队战果更是辉煌，擒住了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这次战役，总计斩掳匈奴兵约七万多名，匈奴左贤王部几乎全军覆灭。

最终，大军在北海^[4]之上胜利会师。霍去病下令在狼居胥山主峰上筑起高坛，举行了封礼，在姑衍山旁开辟广场，举行了禅礼。全军将士同时举起火炬，庆祝战功，祭告天地，祭奠烈士，犒劳全军。场面极为壮观。

在这次著名的漠北大战中，卫青一军所到的赵信城，霍去病一军所到的狼居胥山和姑衍山，都在大沙漠北边。两路远征大军深入匈奴腹地，均获得了重大战果，取得了大汉抗击匈奴战争史上空前辉煌的胜利。匈奴受到致命打击，元气大伤，闻风丧胆。此后，匈奴长期游牧于漠北，无力南下，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局面。

然而战争终归是极其艰苦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在这一次重大的战役里，汉军伤亡数万，损失马匹十一万匹，功不补患。因为缺少马匹，大汉在很长时间内难以组建足够数量的骑兵部队。而作战军费花销巨大，消耗光了文、景两代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财政上也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从此以后，大汉也再无力对匈奴发动大的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卫青虽然胜利程度不逊于外甥霍去病，但却没有增加封户，其下属军吏卒没有一人因此而封侯。传说天子刘彻亦伤痛李广之死，是有意贬抑大将军功劳。与李广同时失期的右将军赵食其下狱问罪，被军正判处死刑，刘彻准其出钱赎为庶人。

而骠骑将军霍去病则风光无限，加封食邑五千八百户，部属右北平郡太守路博德等四人被封侯，从骠侯赵破奴等二人各加封三百户，校尉李敢封关内侯，食邑二百户等，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

李敢是在封侯当日得知父亲因失期畏罪自杀的消息的，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事，一路疾驰回长安，亲眼看到李广的尸首后，才跪倒在地上，捂脸痛哭了起来。他的第二任妻子梅瓶扶起他劝道：“人死不能复生，还是早些安排大人的后事吧。”

梅瓶就是刘彻同母异父姊姊金俗的女儿，早先嫁给淮南王太子刘迁，因淮南王刘安有心谋反，太子身边不便有朝廷的人，所以令刘迁有意冷落她，逼得她自行返回京师娘家。梅瓶完全不明就里，见与丈夫复

合无望，又由皇帝做主改嫁给李敢，反而因祸得福，没有卷入淮南王谋逆大案中。

李广已经七十余岁，算是汉人中的高寿者，又是死在战场上，当是死得其所。李敢只是不能接受父亲自杀而死的事实，抹一把眼泪，道：“有劳夫人多费心。”转身出堂，招手叫过跟随李广的任立政、管敢等侍从，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任立政便说了前霸陵尉胡丰之子裴喜为父复仇、有意引军迷路失期之事，李敢听完半晌无言。

管敢道：“其实飞将军自杀主要还是因为……”任立政忙道：“其实就算失期判死罪，天子也会准予赎刑，主要还是因为飞将军不愿意受刀笔吏侮辱。”李敢闷不作声，好半天才道：“知道了，你们先下去吧。”

几名侍从遵命退了出来。管敢道：“裴喜固然该死，可若不是大将军排挤飞将军在先，有意调我们绕远东路，裴喜就是想捣鬼也没有机会。你为何不让我将实情告诉小李将军？”任立政道：“小李将军性格火爆，你告诉他实情，是想要他拔刀去杀大将军替父报仇么？这件事，谁也不准再提。”

忽听得有人问道：“是卫青大将军害死了祖父么？”

众人惊然转过头去，却见李广九岁的孙子李陵站在院中，身边还有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正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亲弟霍光。

任立政忙走过去假意问道：“霍郎官又是来跟我家陵公子学习箭法么？”霍光点了点头，道：“不过我才刚刚知道飞将军不幸身故，正想要进去祭拜。”任立政道：“不忙，咱们先去后院比试一番射艺如何？”

李陵却不肯罢休，问道：“大将军为何要害祖父？”任立政道：“哪有这回事？陵公子听错了，我们是在说飞将军这次出战归大将军节制。”

李陵不知道是真信了，还是心中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不再追问，默默领着霍光进来灵堂。霍光跪在灵柩前磕了三个头，这才告辞出来。郎官五天一休假，他今日不当值，兄长大军尚未回京，便干脆来到董仲

舒家，想顺路探访刘细君。

刘细君正站在门前，与一名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子交谈，见霍光骑马过来，低声说了一句什么，那男子便低下头，匆匆往东去了。

霍光知道刘细君素来不出茂陵，所交往的人极其有限，不禁好奇，问道：“那人是谁？”刘细君低声道：“是我父王的旧部。”

既是江都王刘建的旧属，行踪又如此诡秘，那么多半是逃犯了。霍光遂不再多问，简略寒暄了几句，就此作别。

走上中街，正遇到阿兄的岳母卓文君与东方朔一道散步。东方朔扶着拐杖，行走得十分迟缓，卓文君倒也耐心陪在一旁，二人一路交谈，似乎颇为惬意。

霍光忙下马上前参拜。卓文君对女婿和女婿的弟弟都不怎么喜欢，只淡淡一点头。东方朔道：“霍君怎么一身便服，不是来茂陵公干么？”霍光对这位天下第一聪明人仰慕已久，忙道：“小子是来向李陵学习射箭的，不料想飞将军身故，遗体刚刚运回家。”

卓文君眉头一挑，道：“飞将军身故了？”不再理会霍光，忙命仆从搀扶了东方朔，转身往李广家赶去。

霍光骑马回到长安城，进来家门，院子中的红蓝花开得正盛，这是霍去病攻破河西时特意从焉支山带回来的，又亲手为妻子种植在院中，说是花开时可以淘出花瓣里面的红汁，匈奴人称为“胭脂”，专门用来美容。司马琴心也依言淘出红汁，却只当做染料使用，而今家里的楹柱都是用这种胭脂染成，别有一种天然风韵。

一名卫府的仆人刚好到来，说是今晚大将军要在府中举办家宴，特来邀请司马琴心和霍光参加。司马琴心因为丈夫军务繁忙，还没有班师回京，爱子霍嬭刚满一岁，不愿意离开孩子一步，遂只应允让霍光去参宴。

霍光有些难为情，其实说到底，他姓霍，跟姓卫的真的没有太大的

干系。他跟这一大家子皇亲国戚扯上亲戚，不过是因为他跟霍去病是同一个父亲生的，而他阿兄的母亲卫少儿，正是抛弃他父亲的女人，霍中孺至今提起来还怨恨不已。但既然阿嫂要自己去，也只得满口答应。他自跟随霍去病来到京师，虽然皇亲众多，然而大多陌生疏远，兄长为人又苛刻严厉，颇有孤苦伶仃之感。倒是司马琴心对他嘘寒问暖，令他对这位医术高明的嫂子多有亲近和依赖之感，许多话也只敢对阿嫂说。

霍光逗了两下小侄子，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道：“阿嫂听说了飞将军的事么？”司马琴心道：“我听到仆人们议论，说是飞将军延误军期，在军前畏罪自杀了。”

霍光道：“可是我听到……听到是大将军逼死他的。”司马琴心吓了一跳，道：“这话千万不能再讲，知道么？你先去换衣服，准备去大将军府赴宴吧。”

霍光虽极不情愿，还是不得已换了衣裳出门。

卫青也住在北阙甲第，乘车转瞬即到。卫府谈不上宾客云集，只聚集了少数亲属。但宴席还没有开始，就被不速之客打断了——李敢排开侍从闯了进来，二话不说，举拳就朝卫青脸上打来。在场的人都愣住了。等到李敢第二拳出手时，堂中宾客才像油炸开了锅一般沸腾起来，叫的叫，喊的喊，嚷的嚷。数名侍从冲上来，死死抓住李敢手臂，将他强行拖了出去。

卫青一言不发，捂住脸匆匆跟了出去，片刻后又回到堂中，叮嘱道：“今晚的事，谁也不准传出去。”

他的脸颊高高肿起了一块，声音依旧平和，但因为他是大将军的身份，自有一股威严。卫青目光缓缓扫过全场后，最后落在了霍光身上。霍光不得不应道：“诺。”

虽然李敢出现的时间极短，但卫府上下却由此笼罩上一层沉重的阴影。虽然霍光不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但他的脑海中却反复出现李广的身形，他仿佛看见了飞将军死不瞑目的样子，令他不由自主地心悸起

来。其他人的状况未必比他好，家宴最终不欢而散。卫氏一族自然对李敢以下犯上相当不满，但当晚居然有一个令卫氏欣喜的好消息传来——皇帝最宠爱的王寄王夫人病殁了。

自王寄得宠，卫子夫便失去了皇帝的欢心。以色事君，女子年长色衰便会失宠，这原本也正常，只是众人不明白为何皇帝会对一个痴痴傻傻的女子那样迷恋。王寄恩宠最浓时，就连大将军卫青声名赫赫，也在门客甯乘的劝说下主动送黄金为王寄之母贺寿。甯乘劝道：“将军之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为侯，是因为姊姊是皇后。而今王夫人得幸，而其家族不显富贵，将军何不以千金为王夫人母亲祝寿？”卫青遂以五百斤黄金厚赠王寄之母。王母入宫时将此事告诉王寄，王寄又转告刘彻。刘彻召卫青问明情由后，赞叹甯乘远见，拜其为东海都尉。史称甯乘一语得官。王寄入宫不久即为皇帝生下次子刘闳，愈发得到宠爱，一度威胁到卫子夫母子的地位。而今她突然病死，意味着卫子夫的皇后和刘据的太子地位又稳固了一层。

不日，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回到京师，风光无限。皇帝又特加设大司马位，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均为大司马，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相等。此后，骠骑将军宠遇日隆，连大将军也相形见绌，威势日日减退，卫青的故交、门客多离开他去投奔霍去病。

李敢殴打卫青之事并没有传开，李广下葬后不久，李敢便被皇帝拜为郎中令，接替了父亲的官职，堂而皇之步入九卿之列。大概刘彻的心中也有略不安，毕竟命卫青排斥李广的正是他本人。但李广之死远远比不上宠姬王寄病逝令他伤怀，皇帝食不香，睡不着，长久地在王寄住过的飞羽殿徘徊，形只影单，看起来十分可怜。

上任右内史汲黯因忤逆皇帝已被出为外郡太守，死在任上，新任右内史义纵举荐了一个名叫少翁的男子，称其会方术，能召鬼神。刘彻如获至宝，忙命人把少翁接进宫。少翁设坛作法，灯烛辉煌，笙歌喧天，折腾了三天三夜。到了第三天午夜时分，正值月圆，刘彻坐在纱帐重帷中，忽然烛影摇晃，一片朦胧中，隐约女子身影翩然而至，模样神态若王寄之貌。刘彻大喜过望，连忙趋前审视，可惜身影又徐徐远去。刘

彻思念王寄的心思更难以排遣了，时常借酒抒情，低吟浅唱：

是耶！非耶！

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词曲生动地表述了等待与王夫人相见的忐忑心情，颇有多情天子的风采。

这一日，平阳公主入见，刘彻留姊姊在渐台宴饮，召协律都尉李延年奏唱新曲。

李延年即是之前收留关东大侠郭解黄棘里李翁的长子，郭解被族诛，他受腐刑当了宦者，在未央宫中为皇帝养狗，地位最为低下。但他相貌俊美，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日忘情时浅唱低吟，被天子听到，大为赞叹。正好刘彻想改革郊祀之礼，大规模扩建乐府机构，遂令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掌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民歌。

李延年擅长采集各地民歌来创设新声曲调，奉召来到渐台后，当即献上一支新曲。只听见琴声咚咚，如清风泠泠，分辨不清是什么曲子。渐渐地，音调激越起来，听得人颇为心喜。那曲子却又转为平和温熙。李延年这才婉转唱道：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词曲均极符合皇帝当下的心境。刘彻极为感慨，连连摇首叹息说：“世上果真会有如此美貌的佳人吗？唉，佳人难再得。”平阳公主忙道：“陛下有所不知，都尉君歌中所唱的美人其实意有所指，李都尉的妹妹李妍，正是倾城倾国的绝色佳人。”

刘彻立即下诏令李妍进宫，一见之下，果然琼姿花貌，群芳难逐，且能歌善舞，丰盈窈窕。刘彻大为倾心，当场册封李妍为“夫人”。自此，李妍深得宠幸，犹在昔日王寄之上。引荐李妍进宫的平阳公主和李延年也各有赏赐。

平阳公主又趁机为自己与前夫曹寿所生之子曹襄求娶卫长公主。卫长公主则是皇后卫子夫的长女，是嫡长公主，身份比夷安公主这类庶出的公主要尊贵许多。刘彻满口答应，不日即以卫长公主下嫁平阳侯曹襄。

李妍柔情绰态，奇服旷世，艳绝一时。她喜画八字眉，刘彻便让宫女们都跟着描画这种眉式，于是八字眉成为长安风行的眉式。有一天，刘彻到李妍宫中，忽然觉得头痒，于是顺手拨下李妍头上插的玉簪搔头。于是宫中人人都学李妍的样子，在头上插一支玉簪，一时长安玉价陡升。

刘彻几次兴兵，终于击垮匈奴，报了九世之仇，文治武功震古烁今，又得到绝世美姬，只觉得人生至此已经达到极致，若是能与鬼神相通，那么便再无憾事。又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极多，入宫也待为上宾，请其行方术代通鬼神，好求得长生不老。

和亲也在这个时候被重新提上日程。匈奴伊稚斜单于派使者来到长安，好言好语请求与大汉和亲。刘彻下诏廷议，大臣们大多认为匈奴已是穷途末路，不配求娶公主，而是该向大汉俯首称臣。只有博士狄山赞成和亲，并说兴兵动武会让人民困贫。

御史大夫张汤不屑地道：“臣认为这是愚儒的无知看法。”狄山道：“臣虽是愚儒，却总算是愚忠，不似你御史大夫张君，是诈忠。张君智巧足以拒谏，奸诈足以饰非，专用机巧谄媚之语，强辩挑剔之词。喜欢无事生非，搬弄法令条文，内怀奸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举出张汤借淮南王、江都王谋反案大诛异己、牵连无辜的例子。

刘彻见张汤抵挡不住，忙问道：“朕若派卿去治理边郡，卿能否像当初飞将军驻守右北平郡那样，做到让匈奴秋毫无犯吗？”狄山道：“不能。”刘彻道：“那么治理一县呢？”狄山道：“也不能。”

刘彻又问道：“那一郡^[5]呢？”狄山见天子目光严厉，言辞步步紧逼，这才开始害怕，不得不回答道：“能。”

于是刘彻派狄山去边塞，负责守卫最前线的郡，又派丞相长史任敞

出使匈奴，拒绝和亲，令伊稚斜单于称臣。伊稚斜大怒，扣留任敞，发兵攻打边郡，正好打下狄山驻守的鄯，狄山也被匈奴人砍下首级。

张汤以刀笔吏出身攀上三公高位，当上御史大夫，本就惹来许多非议，又连兴大狱，死在他手中的人无数，不断有耿直人士上书，请求罢免张汤。自狄山一事后，朝中无人再敢与张汤作对。他遂得以大展拳脚，主持造新币，行算缗，权势甚至在丞相李蔡之上。

匈奴的和亲虽被拒绝，但另外的一门和亲却被提上日程。当年张骞归汉之际，曾向刘彻献计：西域有强国名乌孙，实力远在大月氏之上，是西域国家中唯一能与匈奴相抗的国家。如果联络乌孙王，将原来匈奴浑邪王的地盘封给他，缔约和亲，等于砍断匈奴的右臂。而乌孙一旦领头，西域的那些国家也会争相与汉结交。

刘彻当初听到计策就已经心动，只是当时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尚在匈奴人控制中，联络乌孙极不方便，而今河西已尽归入大汉版图，通往西域的大门完全打开，遂决意再派张骞出使西域，并发布诏书，公开招募出使乌孙的勇士。当年张骞也是以郎官身份主动应募，方才成就一代功业。朝野中欲效仿他的人不在少数，报名者极其踊跃。

霍光和李陵都很心动，想加入这次出使的队伍。但李陵新丧祖父，有重孝在身，霍光则是刚刚向兄长霍去病提到此事，便被断然拒绝了。

霍去病道：“大丈夫即使不能驰骋疆场，也该在朝中辅佐君王，出使胡地不是你该做的事。”

霍光闻言很是郁闷，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武不能挽弓，文不能拟诏，也就是这两年，才开始跟着李陵学习箭术，跟阿嫂读一些书。他心情不好，不愿意留在家里，便独自骑马来到茂陵。本欲去找李陵，到大门前正好遇到一身斩衰的李敢，被这位新任郎中令狠狠一瞪之下，竟连进门的勇气也没有了。

只好又来到董府。刘细君站在门前，正与霍光上次见过的那名中年男子交谈。霍光一直远远望着，等那男子离开，才策马过去。

刘细君看见他，便叫道：“霍光哥哥。”这是霍光最喜欢听的声音。他翻身下马，过去问道：“那人又来了么？他……应该是逃犯吧。”刘细君道：“嗯。”

霍光见她神色，猜她不愿意举报这人，劝道：“虽说茂陵不比城里那般森严，可你还是要小心些。”刘细君道：“他……他是要找我借钱逃亡。”霍光道：“原来是这样。要是你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替你借给他的。”

刘细君歪头想了半天，揣度自己的确没有能力相助父王旧属，便应道：“好吧。”霍光忙问道：“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刘细君：“他叫如侯，就住在茂陵大户袁广汉的家里，不过这件事你千万不能告诉旁人。”

霍光来京师已经两年，对一些著名的人物和掌故多少有些了解，心道：“这如侯既然能与袁广汉这样的富豪交结，还需要找细君借钱么？况且她早已经不是江都翁主了，既没有封地，又没有食邑。”但他得刘细君信任，很是欣喜，不愿当面忤逆她，便道：“好，我这就去找他，问他想要多少钱。”又叮嘱道：“你可千万不要再跟他来往了。”刘细君道：“嗯，他说他只是要路费，拿了钱就会立即离开这里。”

霍光来到袁广汉的豪宅，请门仆通报找如侯。门仆不知道他是骠骑将军的弟弟，见他相貌普通，土里土气，不爱理睬，只道：“如侯出门还没有回来。”

霍光又等了一会儿，仍不见人影，便道：“等如侯回来，请告诉他，有人托我将一笔钱转交给他，请他直接来北阙甲第找我，我叫霍光。”

那门仆一听见“北阙甲第”四个字，立即换上蜜糖般的笑容，道：“足下姓霍么？不知道是甲第哪一家……哎呀，莫非是骠骑将军府上？”

霍光点点头，不再理会那前倨后恭的门仆，上马自回来城中。

到甲第时，正见到霍去病意气风发，前呼后拥地带着大批骑从出

门，霍光慌忙退到一边，生怕被兄长看见。其实除了敬畏外，他也很羡慕兄长，才二十一岁年纪，就已经是举国敬仰的英雄，大汉立国，还未有如此年轻便跻身三公^[6]者。艳慕之余，不禁心想：“自己要是有这么一天就好了。可是兄长自幼长在皇宫，被天子精心栽培，学习文才武略，骑马射箭，付出了多少汗水，又有天子力捧，始有今天的成就。而自己不过是个平阳来的傻小子，不会武艺，不会读书，又拿什么跟兄长比呢？别说三公九卿，今生今世能当上二千石的大官就是万幸了。”一想到阿兄风光无限，自己却是如此窝囊无能，不免快快满怀。等一行人走远，这才进门。

司马琴心听说二公子回来，忙迎出来，问道：“你去了哪里？适才你阿兄还责备侍从，不该让你一个人出去。”霍光道：“出了什么事？”司马琴心道：“听说长安城中不安全，有匈奴刺客。襄城侯刚刚被人刺杀了，弓高侯也受了伤，他们就住在北阙甲第呢。你可别再一个人单独出门了。”

弓高侯韩则是韩王信的曾孙，襄城侯韩释之则是韩王信太子的曾孙，两人的祖父韩颓当和韩婴在文帝十四年自匈奴投奔大汉。韩颓当庶出的孙子韩说因跟随卫青出击匈奴有功，封龙额侯。

霍光很是奇怪，道：“弓高侯和襄城侯不过是世袭爵位，既然是匈奴刺客，为何偏偏要行刺他二人？要动手也该找……”他及时将后面的“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吞回肚子里。司马琴心却已猜到他后面的话，道：“所以才叫你出门一定要带上侍从。”顿了顿，又道：“听说刺客是匈奴使者的随从，与韩家有不解私仇。”

话音刚落，便见夷安公主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道：“琴心，你家小叔子勾结奸人……”忽见霍光也在场，便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司马琴心愕然道：“霍光犯什么事了么？”夷安公主道：“那好，我就直说了，霍光，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如侯的人？”

霍光心道：“事情这么快就败露了么？莫非这如侯是什么了不得的通缉要犯？”只得硬着头皮答道：“谈不上认识。”夷安公主道：“你不认识他，居然还主动去找他？我告诉你，这如侯就是大乳母的儿子阳安。”见

霍光满脸茫然，料想他也不知道阳安是谁，只得继续解释道：“当年阳安在右北平郡杀了平原商人随奢，割下首级，我和师傅误断是随奢杀人，结果导致随奢妻子上吊自杀，我师傅曾发誓要让阳安血债血偿，你快些将他交出来。”

原来那去董仲舒家中找刘细君索要钱财的中年男子如侯就是阳安，他辞别刘细君后即离开了茂陵，却在咸阳原古道上凑巧遇见了夷安公主，擦身而过。夷安公主起初只觉得这人面熟，等回过神来时，阳安却已经不见了踪影。她推测阳安是自茂陵出来，忙赶来向守卫陵邑大门的卫卒询问。卫卒听完形貌描述，道：“那人是袁广汉家的食客如侯。”夷安公主追来袁广汉家，门仆说如侯出门未归，又提了骠骑将军的弟弟霍光刚刚来寻过如侯之事，这才一路追来北阙甲第。

霍光闻言很是吃惊，道：“我真的不知道阳安在哪里。老实说，我连他长得什么样子都未看清。”夷安公主道：“那你还上赶着给他送钱。托你送钱的人是谁？”

霍光心道：“上次江都王谋反案差点牵连到细君，我若是说出细君的名字，她可就再难活命了。”

夷安公主见他沉默不应，气急败坏，上来扯住他衣袖，道：“跟我走。”

司马琴心忙叫道：“公主！”夷安公主冷笑道：“你要替你小叔子说情么？上次就是因为你强出头，父皇才放过了雷被，他可是射伤我师傅害得他残废的凶手！你宁可为那样一个欺骗你感情的男子求情，也不愿意出面为阿陵说一句话，你……”一时难以说下去，拉着霍光便往外走。

霍光既不出声，也不反抗，顺从地跟着上了车子。他满以为要被夷安公主送去廷尉府拷问，哪知道车到了直城门即拐向北面，到雍门出城往西，竟是往茂陵去了。

霍光大奇，问道：“公主要带我哪里？”夷安公主道：“去见我师傅。你阿兄正得宠，我知道廷尉也不敢拿你怎么样，但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来到茂陵东方朔住处，东方朔正与司马相如夫妇在书房说话，扼腕叹息李广之死。见夷安公主引着霍光到来，司马相如夫妇便退了出去。

夷安公主将事情经过说了，道：“霍光不肯说出背后主使他的人，所以我带他来见师傅。”

东方朔想了一想，道：“霍光，你可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这阳安不仅杀了人，而且还是梧侯阳成延的后人。数年前，你兄长任羽林丞，曾从他藏身的地方搜出了长乐宫的秘道地图，皇上因而诛杀了他的全族。虽然阳安一直没有被捕获，但也是皇上志在必得的要犯。你知情不报，若是闹到天子面前，只怕你兄长骠骑将军也庇护不了你。”

霍光原先以为阳安不过是受江都王谋反牵连，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是那种十恶不赦的罪犯，却不知道他如何跟刘细君牵扯上干系，心道：“既然如此，我更不能说出细君的名字，不然不是让她死么？”

他曾听人说过执行死刑的过程，受刑者不分男女，都要被当众剥光衣服，趴伏在木板之上，然后由甲士用大刀或斧钺斩下首级，判腰斩者则拦腰斩断身体。淮南国翁主刘陵就是受腰斩之刑而死。他见过她在宣室侃侃而辩的样子，实在不能想象那般身份高贵又美艳伶俐的女子当着全长安人的面被脱掉衣服是何等的耻辱，大约不等重斧砍下来就已经羞辱欲死了。一想到这些恐怖血腥的场面，他愈发将嘴唇闭得紧紧的，虽然他知道这也许将给自己带来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夷安公主见状很是气愤，道：“我一向以为你是老实人，跟宫里的那些郎官不同，想不到你也学会倚仗兄长权势了。”霍光道：“这件事跟我阿兄无关。”

东方朔见他倔强，便道：“你实在不肯说也就算了。你去吧。”

霍光料不到对方如此轻易放过自己，忙辞别出来。本想立即去董府找刘细君问个清楚，但转念想到东方朔足智多谋，定然派人在暗中监视自己，好顺藤摸瓜找出刘细君来。不得不强忍心中焦灼，向陵邑卫卒借了匹马，径直回了北阙甲第。

司马琴心不知道夷安公主将霍光带去了哪里，一时也不敢惊动夫

君，正在干着急，见霍光回来，才舒了一口气，问道：“没事么？”霍光道：“没事。”

司马琴心道：“你该知道东方先生的能耐，就算你不说实话，他早晚也有法子自己查出来。”霍光道：“那么阿嫂觉得我该怎么做才好？”司马琴心道：“不如将实情告诉他。嗯，也不必急在这一时，你再好好想一想。”

霍光回来后院，正要进去自己房间，忽见一名黑衣男子从兄长房中出来，不由一愣，问道：“你是谁？”

那男子回过头来，却是用黑布蒙住了脸，只露出一双眼睛来，在浓重的暮色中晶晶发亮。

霍光见到他手中包袱，这才回过神来，叫道：“呀，你是盗贼。你……你敢来这里？”

那男子笑道：“我的确是盗贼，不过这些都是你霍家欠我的，我只是来拿回我该得的。”从怀中掏出一件长绳般的物事往房上一甩，拉紧绳索，借力沿着廊柱走上房顶。

霍光只瞧得目瞪口呆，甚至忘了叫人捉贼。那男子见他傻傻地站在原地，哈哈一笑，道：“不妨告诉你，我是长安大侠朱安世。”纵身一跃，身影顿时消失不见。

霍光这才回过神来，叫道：“有贼！快来人捉贼！”

但那自称是朱安世的京师大侠早不见了人影，侍从也无处可寻。司马琴心仔细检查房中，失去了不少奇珍异宝，均是皇帝赐物。偏偏霍去病今晚要在未央宫欢宴，不能归家，她也不命人报官，只等丈夫回来再作处置。

司马琴心既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并不如何着急追寻失物，围捕盗贼，霍光也就无所谓，反正家里金银珠宝多得是，多一包少一包没什么分别。他回来房中躺下，想了一夜：官府肯定已经对阳安展开搜捕，若是 he 被捕，以廷尉擅长株连的手段，迟早还是会牵扯出细君来。若是

能在官府之前找到阳安，杀了他灭口，也许反倒能弥补。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想到杀人，他起初也为自己有这个念头而心惊，但随即又镇定下来，阳安本来就是罪大恶极的罪犯，杀死他不过是除掉一害而已。遂决意将真相和盘托出。

次日一早，霍光派侍从到未央宫告假，自己赶来茂陵。正巧夷安公主也在东方朔家里，在场的还有阳安的内弟管敢和司马迁的侍妾随清娱，这随清娱正是被阳安杀死的平原郡商人随奢之女。

东方朔道：“霍郎官一大早赶来，所为何故？”霍光道：“我愿意将实情告诉先生，不过我有两个请求：一是请先生不要对别人泄露她的名字，二是我也想跟先生一起追查阳安。”东方朔满口答应道：“可以。”霍光遂说了刘细君之事。

夷安公主道：“啊，居然是细君，这可真是让人想不到。”东方朔道：“倒也是情理之中。当初阳安在西市杀人，差点杀死管敢，暴露了行迹。后来皇上又因为长乐宫秘道地图之事诛杀了他全族，逐捕极严，他却依旧能够逃脱罗网，一定是投靠了诸侯王。当时江都王刘建正好在长安，他投靠刘建，跟他回去江都国，朝廷势力有所不及，自然能够逍遥法外。想不到后来江都王谋反，被朝廷诛杀，他再次失去依靠。不过他为何要冒险来到京师，又为何偏偏要找细君借钱呢？”

正说着，宫中有使者到来，急召东方朔入宫。又见到霍光居然也在这里，不禁奇怪，道：“听说府上丢了许多贵重物品，骠骑将军大发脾气，城中正在搜捕长安大侠朱安世，霍君如何还在这里？”霍光道：“唔，我有事来向东方先生请教。”

东方朔道：“那长安大侠名叫朱安世？”霍光道：“嗯，昨晚那盗贼亲口告诉我的。”夷安公主道：“该不会就是那车夫朱胜的儿子吧？居然当了大侠？呀，师傅，他找上霍府，是不是因为琴心救过雷被？”

当初雷被为淮南王效力，害死了匈奴太子於单，又射杀了於单的车夫朱胜灭口，与朱安世有杀父之仇。以雷被所为，本来必然逃不过一刀，但霍去病因为妻子与其有旧，居然出面求情，令这小子躲过一劫。

朱安世选择霍府下手，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东方朔道：“霍郎官不回家看看么？”霍光摇摇头，道：“我阿兄能干得很，用不着我费事。”

东方朔闻言一笑，道：“那好，我跟随使者进宫。劳烦霍君去向细君问清楚经过情形。公主，得辛苦你去一趟西市。”

夷安公主遵师命来到西市，找到樊氏刀铺，正遇到主人翁董偃，也在铺子里选剑。夷安公主对这位十三岁就成为馆陶公主面首的男子并不反感——虽然是靠侍奉公主才得以跻身权贵阶层，但董偃却与许多男子不同，对谁都是不卑不亢的态度，譬如他的外号“主人翁”，正是他第一次见到皇帝时的自称。也正是这种自信，博得了刘彻的好感，甚至在未央宫宣室设宴招待他和馆陶公主。

董偃见到夷安进来，果然只是淡淡招呼一声，便继续专心选剑。倒是店主樊翁听说进来的女子是当朝公主时，慌忙迎上来，问道：“公主要看什么，是刀还是剑？”夷安公主道：“我有些要紧话想问店主。”

樊翁被弄得云山雾罩，但还是不敢怠慢，忙引公主进来内堂。夷安公主道：“樊翁还记得七年前有个叫阳安的男子么？”樊翁道：“阳安？记得记得，就是皇上乳母的儿子，在西市杀了人，长安县、右内史、中尉先后派人来调查，老臣也做过证人，如何能不记得？”

夷安公主道：“那么樊翁可还记得他当初来店铺做什么？”樊翁道：“这个……老臣不记得了。应该是来买刀吧，来这里的都是来买兵器的。老臣不敢夸口，不过在这长安城里，樊氏刀铺可是响当当的名号，首屈一指。”夷安公主道：“这大伙儿都知道，樊家世传手艺，你曾祖父是韩国^[7]最著名的工匠，后来又做了秦国的工匠，祖父、父亲、兄长都曾在本朝考工任职，我猜阳安也是慕名而来。他杀人的凶器是一柄金色的短剑，既有利刃在手，当不会是来买兵器的。”

樊翁迟疑了一下，道：“听说公主是东方朔先生的弟子，有这回事么？”夷安公主道：“嗯。”樊翁道：“那么公主可以回去问东方先生。当

日阳安带着短剑来这里，跟起初他带着长剑来找老臣是一样的目的。”

夷安公主蓦然记起当日东方朔将镇国之宝高帝斩白蛇剑藏在外袍下，偷偷带出了长乐宫，当时虽觉匪夷所思，可她为正被迫嫁给那匈奴太子於单而烦恼，没有别的心思。后来问起一句，东方朔也称早将剑还回，不久后考工令磨剑，也未见异常，此事就此作罢。

樊翁见夷安公主眼睛瞬间瞪得老大，以为她早已知情，便笑道：“那两柄剑其实是一对雌雄双剑，剑上有机括，可以套合在一起，却不知道如何分散在东方先生和阳安两人手中。”

他是制刀制剑的名家，见过绝世利器，自然难以忘怀，话匣子也跟着打开了，叹了口气，续道：“老臣曾听祖辈说过，前朝咸阳秦宫里藏有一对宝剑，一长一短，一雄一雌，是昔日铸剑鼻祖欧冶子送给得意弟子干将和莫邪的新婚贺礼，虽然名气不如湛卢、巨阙、鱼肠、泰阿这些名剑名气大，但却是欧冶子一生最得意之作。老臣的曾祖父曾经在秦宫中见过这对宝剑，形貌描述跟东方先生和阳安手中的金剑甚像。”

夷安公主心道：“樊翁没有见过高帝斩白蛇剑，不知道我师傅拿来的长剑是镇国之宝，那是高皇帝起兵反秦时用来斩断白蛇的利剑，当时秦朝尚未灭亡，欧冶子的剑应该还在秦宫中，高皇帝也只是个小小的亭长，是绝对不可能得到那对宝剑的。”当即笑道：“那绝对不是一回事，我师傅手中的宝剑可是金剑。”

樊翁道：“公主看不出来么？那其实不是金剑，而是极纯色的铜剑。长乐宫中的十二金人，名字是金人，其实也是铜人，只是看起来像是金色罢了。但炼出那种铜质的剑需要极高超的工艺，东方先生让老臣仿制一柄，老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把握的。幸好后来东方先生又说不得了。”

夷安公主“啊”了一声，心道：“原来师傅上次盗剑，是打算让工匠仿制一把高帝斩白蛇剑的假剑，想来是预备用它引出阳安的。可阳安为什么又要做一把短剑的假剑呢？”一时难以明白，又问道：“那么樊翁后来见过阳安么？”

樊翁道：“没有，再也没有。他就来过一次，想让老臣按他手中金剑

的样子再仿制一把剑，结果一出门他就杀了人，官府还找来这里。老臣因为事先答应过东方先生和阳安，绝不泄露造剑之事，因而也没有敢多嘴，只说阳安是来买剑。之后他被官府逐捕甚严，离开京师逃亡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再冒险来老臣这里？”

夷安公主见问不出更多话来，便辞别出堂。董偃挑中两柄长剑，正要离开，见夷安出来，便让到一边，让公主车马先行。

夷安公主回到茂陵时，中尉王温舒正率领大批中尉卒包围了茂陵邑，不准人随意进出。这王温舒曾在张汤手下任廷尉史，在族诛郭解一案中出力甚多，由此得到皇帝宠信。但其人以杀立威，手段严酷，名声很差。

夷安公主对这类酷吏素无好感，下车质问道：“你们大张旗鼓地做什么？”王温舒道：“臣奉旨捉拿茂陵袁广汉一家。”夷安公主问道：“是因为袁广汉收留过阳安么？”王温舒道：“臣不知罪名，只知道皇上有命，不准走脱一个人。”

夷安公主心道：“阳安改名换姓，袁广汉如何会知道他是逃犯？仅仅因为收留过罪犯就要系捕他的全家么？”虽然不满，但令出自父皇，也无可奈何，驱车进来陵邑。

到东方朔住处前，里面琴声叮咚，正有女声幽幽唱道：

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

孤思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

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

汉风豪迈直爽，汉人每到动情之处，高歌起舞是常见之事。昔日汉高帝刘邦宠幸戚夫人，二人均擅长鼓瑟击筑，常常相拥倚瑟而弦歌，歌毕泣下流涟。皇帝都是如此忘情而无所顾忌，民间更是奔放，歌以述志成为汉代风尚。

这首《履霜操》^[8]是周人尹伯奇伤怀身遭谗言诬陷之作，宛转幽

怨，曲调凄凉。歌唱的女子声音虽然稚气，却唱出了曲辞特有的感伤，令人心醉。

自义姁去世，东方朔不再娶妻，家中除了两名服侍起居的婢女，别无女眷。夷安公主心念一动，暗道：“师傅久不抚琴，莫非弹奏的人是细君？久闻她是个小才女，琴棋诗书无一不通。”进来书房一看，果见刘细君席坐在琴座前，泪光涟涟。

霍光见夷安进来，忙解释道：“我们一直在等东方先生回来。我见房中有琴，遂请细君弹了一曲。”

夷安公主道：“细君的琴弹得真好，唱得也好。不过你小小年纪，不该弹奏如此悲伤的曲子。”刘细君道：“细君一时感怀，让公主姑姑见笑了。”

夷安公主道：“霍光问过你了么？”刘细君点点头，道：“如侯……我不知道他叫阳安，只知道他是我父王部属，几年前，父王派他来找过我一次，让我向义父打听些事情。”

夷安公主陡然想起刘陵来，心道：“莫非刘建跟淮南王刘安一样，是有意将细君留在京师，想让女儿充当耳目，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等到细君长大，他谋反的阴谋便败露了？可为什么总有人说衡山王和江都王都是冤枉的？那被父皇派去守边的博士狄山甚至说淮南王刘安谋反的证据也不足。事实上，这三位诸侯王并未举一兵一卒造反，都是在朝廷派使者责以造反罪名时自杀身亡，大概因为如此，才会有人质疑吧。细君适才弹唱《履霜操》，莫非她心中也认为她的父王是遭人诬陷？”

又听见刘细君续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阳安。直到数日前他来找我，说……说他受我父王案子的牵连，还在逃亡中。昨日他又来找我，说需要一笔钱，正好霍光哥哥来，说愿意替我筹钱送给他。”

夷安公主道：“阳安没有说别的什么吗？细君，你一定要跟姑姑说实话，这很重要。”刘细君道：“他说……说我父王是被人冤枉的。”她毕竟年纪还小，长久以来沉重的心事早已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既然开口，就干脆说了出来，道：“他说我祖父第一任江都王死得就很蹊跷，因为皇上

所宠爱的韩嫣被太后赐死跟祖父有关，所以皇上不喜欢家祖，也不喜欢家父，当初还有意选中我姑姑出嫁匈奴，幸好未能成行……”忽想到姑姑刘徽臣已经受父王谋反案牵连被处弃市死刑，若是当年出塞嫁给匈奴单于，说不定尚能活在世上，不由得怔怔落下泪来。

夷安公主也不知道该如何相劝，只得道：“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多想了。”

正说着，门前有车马声传来，有人高声叫道：“东方朔回来了。”仆人、婢女忙奔出来迎接，扶了东方朔进来坐下。

夷安公主道：“父皇找师傅做什么？”东方朔道：“皇上命我协助右内史义纵查骠骑将军府中财物失窃的案子，不过我已经拒绝了。你们这两边呢？”

夷安公主大致说了经过，只略过东方朔盗窃高帝斩白蛇剑一节，道：“师傅既然早知道樊氏刀铺是条线索，为何要等到今日才让我去查问？”东方朔道：“我猜当日阳安去刀铺多半跟金剑有关，但他行踪暴露，母亲又服毒而死，失去宫中大援，必然会尽快逃离京师，再追查樊氏刀铺并没有用处。这次他再现京师，说不定会为金剑再去刀铺，看来是我想错了。”

夷安公主问道：“可阳安当初为什么要工匠仿制一柄假剑呢？”东方朔笑道：“这没什么稀奇，不过是典型的乱花迷眼的招数。当初在平刚，李将军和骠骑将军先后认出那柄剑，想来不少人都由此知道那剑大有来历，试图染指者也应该不少，他弄一把假剑乱人耳目，不过是要保护自己罢了。”歪头想了一想，叮嘱刘细君道：“如果阳安再来找你，你就告诉他，没有我，他绝不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带他来见我。”

夷安公主道：“中尉正在系捕袁广汉全家，阳安怎么可能再回来茂陵？”东方朔道：“未必。他族人尽被诛杀，再没有人可以投靠，穷途末路下铤而走险也不准。”让霍光先送刘细君回去。

等书房中只剩下师徒二人，夷安公主才问道：“那么阳安冒险来到京师，到底想要什么呢？”东方朔道：“剑，高帝斩白蛇剑。他手中的雌剑

要与雄剑合套在一起才能开机括，我敢断定他一定是为了高帝斩白蛇剑。”

夷安公主吃了一惊，道：“怎么可能？高帝斩白蛇剑在长乐宫前殿中，他无论如何是得不到的。”东方朔道：“不一定，阳安比你我想象的能耐大得多。他的祖先是建造长乐宫、未央宫和长安城的梧侯，母亲又是当今皇帝的乳母，长伴太后左右，知道的宫廷机密极多。阳安以前懦弱不堪，但逃亡激发了他的潜力。你看，朝廷连郭解都追捕到了，却始终未能捕捉到他。他在西市行踪暴露，便当机立断投靠了江都王，可见这个人极善于在夹缝中生存。”

夷安公主道：“那么师傅打算怎么办？”东方朔道：“等。本朝惯例，每十二年磨一次高帝斩白蛇剑，上次磨剑是七年前，再等五年，就该重新开匣磨剑。公主，你明日再去一趟西市，樊翁一定还留有图样尺寸，请他再造一对雌雄双剑。”

夷安公主虽然觉得仿冒高帝斩白蛇剑不是件好事，但之前在右北平郡误断随奢杀人，间接导致随妻自杀，她也有责任，因而十分了解东方朔多年来悔恨的心情，阳安不伏法，师徒二人始终不能安心，当即应了。

次日一早，夷安公主便进城赶来西市，却见樊氏刀铺前围了不少人，心中顿时一沉，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一人答道：“樊翁全家都被凶徒杀死了。”

自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漠北，不敢轻易南下。大汉边患解决，天下均以为从此国泰民安，人人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哪知道情况完全相反。皇帝因连年用兵，财政拮据，采取多种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将盐、铁经营收归官有，不准民间煮盐和铸造铁器，百姓所用的盐和铁器均需要向官方购买。增加儿童口赋钱。以前朝廷对七岁到十四岁的儿童征收人头税，皇帝为弥补抗击匈奴战争的庞大军费开支，将起征年龄提前到三岁。又在原定二十钱外加收三钱，以供军马粮刍的用费，称为马口钱；又颁布算缗令，对商人和工匠征收财产税，商人税额为每二千

钱纳税一算^[9]，工匠每四千钱纳税一算。

这些措施的确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但本质却是与民争利，极大地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引起天下骚动。算缗令颁布后，许多商贾想方设法隐匿财产，以求少交税。皇帝恼怒下下令“告缗”，即要求百姓告发偷漏缗钱者，由杨可主持。为鼓励人告发，规定凡告发属实，奖给告发者被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争相告缗。中家以上商贾都被告发。朝廷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监等分批前往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所得财物数以亿计，得到的奴婢数以千万计，大县田地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均被收归官有，被告商贾因此而破产。

不仅民间怨声载道，部分廉洁正直的大臣也对皇帝这一系列急于捞钱的政策大有微词。连一向以杀人狠毒著名的右内史义纵也认为告缗是典型的扰乱百姓，派出吏卒逮捕了主持告缗的杨可的使者。刘彻得知后大怒，以“废格诏书、沮已成之事”之罪命，将义纵弃市。

由于国库空虚，百姓生活贫困，民间私铸钱币之风盛行。皇帝于是与御史大夫张汤一起实行币制改革，发行两种新货币：一种是“皮币”，用上林苑中的白鹿皮制成，一张皮币价值四十万。另一种是“白金”，用银、锡制成。皮币造好后，刘彻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早年为济南亭长，以小吏起家，深知民间疾苦，道：“王侯们朝贺用的苍璧才值数千钱，而一张皮币就值四十万，本末颠倒，太不相称了。”刘彻很不高兴。不久，有人告发颜异对朝廷不满，刘彻派张汤审理此案。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矛盾，一心要借此置颜异于死地。后来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当之处，颜异没有说什么，只是嘴唇略微动了动。张汤据此上奏，道：“颜异位列九卿，法令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心里非议，是腹诽之罪，应判死刑。”于是刘彻诏令处颜异死刑。自此以后，有腹诽之法，皇帝杀人无须罪名，只凭自己的判断。公卿大夫人人恐惧，日益谄媚阿谀，以求保身，世风日下。

三公九卿、名将重臣中暴死者不止颜异一人——先是郎中令李敢侍从皇帝刘彻到甘泉宫狩猎，意外被鹿撞死，随即是大名士司马相如病死，然后是丞相李蔡自杀。

先说郎中令李敢离奇死于甘泉宫之事。甘泉宫位于云阳甘泉山^[10]上，以山为名，距离长安约二百里。此地是黄帝升仙的地方，因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所以成为祭天圜邱之处。云阳是汉胡来往的关节点，北方义渠戎强盛时，便是以此山为祭天场所，直到秦昭襄王母宣太后用美人计刺杀义渠王，才占有该地。秦夺取甘泉山后，在此建造林光宫，汉代于其旁起甘泉宫，周围十九里，有门阙、前殿、紫宫等许多建筑。因甘泉山山势高耸，可以望见二百里之外的长安城。甘泉宫南面是甘泉苑，周回五百四十里，极为广大。甘泉宫是刘彻最爱的宫殿，每年五月都会到甘泉宫去避暑，八月秋凉始还长安，有时候还会突发兴致地驰去甘泉苑中打猎，重臣、列侯都要扈从。当日，李敢跟随刘彻来到甘泉苑中狩猎。刘彻兴致很高，限定时辰，令众臣各显身手，最后再比赛谁猎获的猎物多。各人遂争先恐后，各自散开。但到门阙汇集时，却不见皇帝的影子。等了好久，才看见刘彻板着脸从林中出来，骠骑将军霍去病跟在身后，后面则是郎官们抬着郎中令李敢的尸首。不待群臣发问，刘彻便主动宣布李敢在狩猎时被鹿撞死，虽然匪夷所思，但出自皇帝金口。

再说司马相如之死。司马相如身患疾病，一直饱受病痛折磨。皇帝刘彻听说他病重后，急忙派宦者令春陀紧急赶往茂陵，索取司马相如作品。春陀到达司马相如家时，司马相如已经去世，书房中没有留下任何作品。春陀追问司马夫人卓文君。卓文君犹豫很久，还是取出一卷书交给春陀，道：“我夫君虽时常著书，但都被人取走了，未曾留下什么书。这是他在临终前抱病做的一卷书，嘱咐我说若有使者前来求书，就把这书上奏给皇上。”春陀将这卷书带给刘彻，刘彻阅后立即召公卿议论封禅^[11]之事。人们猜测司马相如早猜到皇帝有封禅的心思，一直在做相关研究，他临死留下的那本神秘书卷讲述的就是封禅之说。

最后再说丞相李蔡自杀。李蔡是飞将军李广堂弟，因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有功，封为乐安侯，公孙弘病死后代其为丞相。他为人平庸，谨小慎微，没有什么作为。有人告发他侵占了景帝陵园塋^[12]地，有司奉诏书去逮捕他时，他不愿意对质公堂，服毒自杀，从而成为大汉第一位在职自杀的丞相。

当时李广自杀的真相已逐渐传播开来，李氏叔侄暴死一度惹来诸多

猜议。偏偏这个时候，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莫名病死。流言愈发喧嚣。有人说，李敢根本不是被鹿撞死，而是被霍去病一箭射死。还有人说，李蔡又不是傻子，堂堂丞相会缺一块陵园地么？那是有人故意陷害他。更有人说，霍去病年纪轻轻，仅二十岁出头便病死，是天道报应。但无论如何，当事人已死，真相无从得知。

皇帝对霍去病过世极为哀痛，在自己的寝陵茂陵近旁为其修建了坟墓，封以高土，形似祁连山，坟茔高耸，气魄雄健，并雕刻各种巨型石人、石兽作为墓地装饰。这批石刻依石拟形，稍加雕琢，手法简练，个性突出，有怪人、怪兽、卧马、跃马、伏虎、卧象、卧牛、人抱熊、怪兽吞羊、野猪、石鱼等。其中主像为马踏匈奴，用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以一人一马的形象概括了霍去病抗击匈奴的伟绩——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马腹下边仰卧一名匈奴男子，手持弓箭匕首，拼命挣扎。造型简洁，栩栩如生，寓意无穷。为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刘彻还在出殡之日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发动五郡匈奴移民穿戴上黑甲，排列成整齐的队伍，从长安到茂陵，一路护送灵柩。文臣武将身着丧服，恭候迎送。

兄长之死固然令霍光哀伤，但也令他感到了从所未有的如释重负，但轻松过后则是无所适从的惘然。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霍去病对他来说就像一座大山，他永远不可能翻越，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攀登上去，只能瑟缩在山脚下。而当这座高山骤然倒塌，无所不在的压迫感也跟着消失了，然而，没有了山峦的屏障，他也就失去了唯一的保护。那些人，他的那些所谓的皇亲国戚，跟他并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霍去病在世时，已经被视为家族中的异类，毕竟他的平地崛起，严重威胁到舅舅卫青的地位和利益，卫府的门客十之八九由大将军麾下改投了骠骑将军，霍去病来者不拒，俨然有要与舅舅争锋相抗之意。卫青虽然并不如何在意，但卫皇后不高兴，卫氏满门的亲戚都不高兴，霍去病也因此被疏远。时人称其为“众叛亲离”，“众”是指卫青的那些门客，“亲”则是指以卫青、卫子夫为首的卫氏集团了。现下兄长死了，霍光也就失去了跟卫氏之间唯一的血缘纽带，也就失去了跟皇室的纽带。他这样一个文不成、武不就、一文不名、资质平庸的小子，还能在仕途上走多远？

令人意外的是，霍去病一死，霍光即被拜为奉车都尉，加侍中，佩

二千石印。他原也憧憬过将来能当上二千石大官，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在他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到来了。有惶恐，有担心，但更多的是喜悦。他实在太开心了，第一个想要告诉的人，就是刘细君，所以立即约上金日磾，一起往茂陵而来。

日磾即是休屠王勇夫的太子，河西大战后，浑邪王于军约定与休屠王勇夫一起投降汉朝，勇夫临时反悔，被于军所杀，其妻、子均成为汉军俘虏，押到京师后没入宫中为奴婢。日磾入未央宫马厩，负责养马。某日皇帝到马厩巡查，忽然留意这个身長八尺二寸的马奴，见其容貌威严，所养的马又肥好，大为赞赏，立即赐以汤沐衣冠，拜其为马监。并因为汉所获祭天金人原本是休屠王勇夫所有，特赐日磾金姓。

当来到董仲舒家里时，李陵、李禹、桑迁还有宗正刘弃九岁的小女儿刘解忧都聚集在众人常在一起玩耍的花房里，仿佛在举行宴会一般，可又个个面色凝重。

霍光看到李陵、李禹兄弟，便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听过那些传闻，说是李禹的父亲李敢是被兄长霍去病射死的。他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因为当时他人也在甘泉宫中，恰好随侍在天子身边。闻声赶去的时候，李敢的确是胸口插着一支羽箭，而霍去病就挽弓站在不远处。众人面面相觑，没人敢出声问发生了什么事。最终还是天子开了金口，说李敢是被鹿撞死，李敢之死遂成定案。而李敢胸口的那支羽箭，就是霍光亲手拔出来的。他至今忘不了李敢死的样子：双目圆睁，怒气如生。他也一直想问兄长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姓卫的舅舅逼死了飞将军，阿兄还要再射死他的儿子？仅仅是因为李敢闯进卫府，打了卫青一拳么？霍去病所做的那些事，如接纳卫青门客等，难道不比打卫青几拳更令人难堪么？但他不敢开口，长久以来，他连正面直视兄长的勇气都没有。

看到霍光进来，李陵几人也只是点了点头，这让他愈发不好意思起来，本来经常来往的这群人，就数他年纪最大，又不住在茂陵，此刻他愈发感到被排斥在外了。

还是刘解忧天真无邪，招呼道：“霍光哥哥，你们来了。”霍光

道：“嗯。你们……怎么都是这副样子？”刘解忧道：“霍光哥哥穿着官服，应该是从宫里来，难道还不知道么？细君姊姊被皇上选中，要封为公主，嫁去乌孙和亲呢。”

霍光如遭雷击，一下子呆住了。三年前，兄长便要为他张罗婚事，本来属意堂邑侯陈须之女——陈须即是馆陶公主刘嫖与堂邑侯陈午长子，其姊陈阿娇为刘彻第一任皇后，其弟陈蟠娶隆虑公主——但霍光心里只有细君，所以无论兄长如何说，他始终只以沉默回应。后来还是嫂子司马琴心悄悄问他，他才吐露心事。霍去病得知弟弟心意后，想到当年若非自己坚持也无法娶到琴心为妻，便道：“细君虽说是反叛之女，不过一直跟着董先生长大，是茂陵有名的才女，霍光能娶她，也算是良配。”等于默许了弟弟的婚事。司马琴心告诉霍光后，又道：“不过细君年纪还小，远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你能等么？”霍光毫不迟疑地答道：“能。”在他心目中，既然阿兄同意他和细君在一起，那么便是板上钉钉的事，天底下除了皇帝，谁能与骠骑将军相抗呢？他一点也不羡慕那些有世袭爵位的列侯，娶妻生子哪怕娶妾都要上报给大行，还有时被皇帝选中当女婿的危险。天下人谁不知道呢，公主的丈夫不好做啊。满以为幸福的生活就在不久的将来，哪知道突然得到细君被封公主即将出塞和亲的消息。和亲，又是和亲！大汉付出了十余万汉军生命的惨痛代价，终于换来“漠南无王庭”的局面，还需要再靠妆扮女子、牺牲公主来换取利益么？

百思不得其解的不只是霍光，李陵这等名家子弟也不能理解。然而这是皇帝的旨意，任谁也难以改变，连暗地议论也不行，不然被安个“腹诽”的罪名，就是弃市的结局了。

刘细君强忍许久，终于还是顾不上矜持，当众落泪，泣道：“我不想……不想嫁去乌孙。”泪眼涟涟，将求救的目光投向最信任的李陵。

李陵不知怎的心口蓦然一热，道：“好，我这就进宫去求太子出面。”当真说到做到，出门上马便往太子居住的北宫赶来。

北宫始建于汉初，在未央宫北面，位于雍门大街以南、厨城门大街

以西。这是一座规整的长方形宫城，南北各开宫门一座，一开始主要作为被废贬的皇后的居地，有紫房复道与未央宫相通。西汉初年，太后吕雉病死，诸吕势力被翦，孝惠张皇后^[13]被废，移处北宫。但当今天子刘彻废除第一任皇后陈阿娇后，并没有将陈阿娇安置在北宫，反而在北宫内增修了不少建筑，如祭祀神仙的寿宫，供游戏作乐的清宫，刘彻时常带着姑母馆陶公主的男宠董偃来这里游玩。另有规模巨大的太子宫，专供太子刘据居住。

太子宫是北宫之内的宫城，内有前殿、甲观，丙殿等，还有专门通宾客的博望苑。宫城建制虽不及未央宫宏伟，但也是珠帘玉户，华丽灿烂。

太子刘据正在甲观的画堂中读书，听说李陵求见，忙命人引进来。李陵是刘据的伴读，一起长大，关系非同一般，他也不绕圈子，直接说了实话。刘据听说是要让自己出面，为堂兄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求情，登时露出了为难之色，转过头去，将目光投向墙壁上的九子母图壁画。

并非刘据不愿意帮忙，所有的伴读中，他最喜欢的人就是李陵，不但能诗善文，才情出众，而且精于骑射，箭无虚发，比起其祖父李广不过一起赳武夫不知道高明多少倍。只是他虽贵为太子，却也有自己的难处——刘彻子嗣不旺，年近而立之年才得长子刘据，当时欣喜若狂，卫子夫母因子贵，被立为皇后。但刘据一直没有被立为皇太子，可见刘彻对后来的子嗣仍有所期待，但卫子夫的肚子不争气，再没有生下孩子，加上她年纪与皇帝相仿，逐渐色衰，失去了皇帝宠幸。幸亏卫氏家族出了卫青，卫氏势力遍及朝野，刘据终究还是在七岁时被立为皇太子。他性格仁恕温谨，与父皇刘彻全然不同，文、武又均不出色，为刘彻不喜。刘彻多内宠，后来夫人王寄生下次子刘闳，王氏母子一度令卫氏感到极大的危机，所幸王寄不久后病死。然而皇帝宠幸的李姬又生下三子刘旦和四子刘胥，而今宠冠后宫的夫人李妍更是生下第五子刘髡，刘彻一有闲暇，就去李妍宫中与母子二人相戏，全然没有天子的架子，其乐融融俨如寻常百姓的家庭。刘据正因为母子宠衰而心中本来不安，又怎敢为一微不足道的女子出头，去忤逆父皇呢？

李陵见太子表情，心里已经明白几分，知道刘据柔弱，畏惧父亲，便告辞出来，径直来到未央宫求见皇帝。他是太子伴读，有宫门门籍，也有侍中的官印，可以自由出入宫禁，一路闯来宣室，才被持戟郎官拦住，告知皇帝正在宣室与新拜的大行张骞长谈，不见外臣。李陵只得等在外面。

过了一个多时辰，霍光也赶来未央宫打探消息，见到李陵只单独一人站在宣室外，问道：“太子人在里面么？”李陵摇了摇头，道：“太子还在北宫。”

霍光很是惊讶，但旋即明白了究竟。他虽然也极想能挽回细君和亲一事，但见没有太子出面，皇帝一旦发怒，势必要着落在李陵一个人身上，忙婉言劝道：“皇上性情刚毅，决定的事万难回头，我们还是先回去，再想想办法。”李陵道：“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正说着，郎官苏武引着张骞出来。李陵上前质问道：“以公主和亲乌孙是大行君的主意么？”

张骞早年曾与李陵之父李当户一起宿卫未央宫，后来又与李广一道出击匈奴，忽见故人之子拦在面前，语气不善，很是惊奇，答道：“是呀，有什么不妥么？”李陵道：“如果和亲的公主选中的是大行君的女儿，大行君会舍得么？”

张骞道：“噢，张某大概明白李公子的意思了。张某的确有一个女儿，为我妻子阿月所生，十年前我夫妇自匈奴逃归，不及带走一对儿女，他们兄妹至今还滞留在胡地，生死未知。若我女儿跟随回来汉地，又被皇上选中作为和亲公主，为千秋万代计，张某一定会舍得。”他说得义正词严，李陵再无话说，只默默垂下头去。

张骞叹了口气，道：“我等会儿要去茂陵，李公子见完皇帝，就来东方先生住处寻我，我有话跟你说。”李陵道：“诺。”

正巧谒者出来，称皇上召李陵进去。霍光担心李陵触怒皇帝，便一齐跟了进来。

刘彻刚听张骞讲述了西域风土，心情极好，笑着问道：“听说你为求

见朕在外面等了一个多时辰，有事么？”李陵道：“听说陛下预备封细君为公主，嫁往乌孙和亲，臣想恳请陛下收回成命。”刘彻很是意外，奇道：“你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刘细君之事么？”李陵道：“是。”

刘彻收敛了笑容，露出深沉之色来。霍光长侍皇帝身边，知道刘彻每露出这副神色，便是心中有所思虑，不由得愈发惴惴不安，手心满是冷汗。

沉吟了好大一会儿，刘彻才道：“李陵，朕听许多人夸过你，文武双全，能诗善文，又有一手百步穿杨的神技，足见朕当初选你做太子伴读没有选错人。不过从明日起，你不用再去北宫陪太子读书了，朕拜你为建章监^[14]，加侍中，专门负责训练未央宫众侍卫的骑射之术。”

建章监正是卫青出任将军之前担任过的官职，李陵此时不过十四五岁，比当年卫青的年纪还要小上二三岁，一时愣住。还是霍光扯了扯他的衣袖，李陵这才反应过来，上前拜谢道：“臣叩谢陛下。”

刘彻道：“嗯，朕对你的期待很高，切莫辜负了朕的期望，退下吧。”

李陵道：“可是陛下……”还待再提刘细君之事，刘彻却已经起身，一拂袍袖，往堂后去了。霍光忙上前扶起李陵，道：“走吧。”

二人快快出来未央宫，一起回来茂陵，正遇到茂陵尉率领吏卒封锁邑门，询问之下才知道平阳侯曹襄遇害了，陵邑内正在搜捕凶手。

曹襄是平阳侯曹寿和平阳公主之子，也是平阳公主的唯一儿子。昔日公主与丈夫曹寿不和，离异后改嫁年纪小很多的卫青，逼迫曹寿回去封地平阳，曹寿没几年就病死了，儿子曹襄世袭了爵位。但平阳公主嫁给卫青后一无所出，卫青的三个儿子都是姬妾所生，她最终还是只有依赖曹襄，遂设计为儿子娶到了卫皇后的长女卫长公主。曹襄在母亲再婚后即独自搬到茂陵居住，后与卫长公主结婚，又得到了故富豪袁广汉的豪宅。袁广汉曾经收留化名如侯的阳安，事发后全家被系捕，在廷尉严刑下供认任用阳安设计机关、图谋不轨，结果被族诛，财产全部充公，

广为天下人羡慕的袁氏园林中的珍禽异兽则被没收入上林苑。

曹襄年纪比李陵要大上好几岁，但二人曾同时为太子刘据的伴读，交情颇深。霍光常常来往于茂陵，也与曹襄熟识。二人听说曹襄遇刺身亡，一时顾不上刘细君之事，忙朝曹府赶来。

曹府聚集了不少人，东方朔和夷安公主也在这里，他二人都是茂陵令磕头流血请来的帮手。汉家律令严酷，平阳侯曹襄在茂陵遇害，地方长官要受连带之责，县令及县尉等主要官员的位子肯定是没有了，能不能保得住脑袋都难说，若是能及时破案，抓住凶手，尚有一线转机。东方朔巧解金剑之谜的案子至今脍炙人口，为天下人称道，理所当然地成为县令的求助对象。

卫长公主抱着刚出生不久的爱子曹宗饮泣不止，无论夷安公主如何劝慰，也不肯说出经过情形。

李陵和霍光都被吏卒挡在曹襄尸首所在的房间外，见东方朔皱眉出来，忙上前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东方朔道：“你不是霍光么？”霍光道：“正是。”东方朔道：“你跟平阳侯关系如何？”霍光道：“他是我的朋友。”

东方朔道：“那么你想不想为平阳侯报仇？”霍光道：“当然想了。东方先生有何吩咐？”东方朔道：“那好，你现在立即回家去，看看你阿嫂在做什么，多陪她说说话。”霍光不免莫名其妙，道：“可是……”东方朔道：“李陵，你武艺好，你陪霍光一起去。”招手叫过李陵，低声嘱咐了几句，挥手命二人去办事。

霍光完全不明白东方朔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问道：“东方先生跟你说什么？”李陵道：“他让我带好兵器。”当即先回家取了佩剑和弓箭。

霍光狐疑道：“你这是要去我家，还是要上战场？”李陵道：“我祖父在世时常说东方先生不愧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他既然让我们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二人回来北阙甲第，司马琴心正在书房教霍嬗读《公羊春秋》。霍嬗虽然才五岁，却已经是世袭的冠军侯，封邑万户，加有侍中头衔，衣食无忧。

司马琴心见霍光和李陵出现在书房门口，李陵更是全副武装，很是奇怪，遂命仆人领霍嬗到外面去玩，走过来问道：“你们都不用在宫中当值么？这副样子是要做什么？”霍光道：“这个……”

他本是个老实木讷的乡下小子，被突如其来的兄长领到京师，见识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世界。这些年跟随在皇帝身边，虽然见闻长进了不少，但终究禀性难移，不擅撒谎，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还是李陵道：“东方先生派我们来保护邑君。”司马琴心吃了一惊，道：“是那长安大侠朱安世又出来惹事了么？”

当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最风光时，霍府有盗贼闯入行窃，被霍光撞见，盗贼自称是长安大侠朱安世。尽管事后霍去病暴跳如雷，甚至惊动了皇帝，责令有司逐捕朱安世，京师为此展开大搜捕，但此案始终未破，长安大侠朱安世遂成为继关东大侠郭解之后的又一个传奇的游侠名字，成为人们心目中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英雄人物。

李陵闻言心念一动，问道：“邑君如何会猜想事情会跟朱安世有关？”司马琴心道：“听说朱安世自幼丧母，只与父亲相依为命，想来父子感情十分深厚，他父亲被雷……雷被杀死……”一时难以启齿说出其中的关节之处。

司马琴心的父亲是皇帝敬重的大名士，母亲是有名的才女，她本人温柔貌美，亦自幼就有许多名门公子追逐于身后，譬如卫皇后的外甥霍去病很小就钟情于她。这些男子中，她自然有喜欢的人，也有不喜欢的人，但唯独在右北平郡遇到剑客雷被后，她才知道什么是刻骨铭心的爱恋，原来爱跟喜欢完全是两码事。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偏要爱那神秘的男子，即使后来知道他是别有所图，接近她只是要利用她打探消息后，她还是不能就此忘怀。后来雷被被捕，她不免有些自责，自忖雷被若不是坚持来茂陵见上自己一面，未必会被官府捕获。这当然只是她的秘密心思，然而夫君霍去病却不知如何猜到，素来不问朝政的他居然出面向

皇帝求情，事先未同她商议，事后也未告知她，等到长安城中早已传遍时，她才从平阳公主的闲谈中得知究竟。一时间，感动得不能自己，她知道，她不能再去想那个罪名累累的男子，只能更温柔地关爱夫君。虽然她有时也会好奇被赦免的雷被去了哪里，但那只是一闪而过的想法，她知道，这辈子她永远不可能再见到他。此刻忽然由长安大侠朱安世的关联，重新提起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那尘封在心底深处的往事，便如潮水般涌出，不由分说地包围了她。

忽听见有人沉声道：“雷被杀了平阳侯曹襄。”夷安公主不知道何时走进书房来，正站在一旁。

司马琴心闻言吃了一惊，道：“什么？他……他又杀了人？”夷安公主道：“我师傅验过曹襄尸首，他身上伤口的尺寸、径深、跟之前匈奴太子於单遇刺所受的剑伤一模一样，你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去查阅爱书。不同的人可以使用同一把剑，但手劲却是各自独有的。雷被人在哪里，你快些交他出来，免得牵连旁人。”

司马琴心道：“我怎么会知道他在哪里？自从上次在茂陵家父那里匆匆会过一次面，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霍光见嫂子发窘，少不得要出面辩护几句，忙道：“阿嫂从来不会撒谎，她说没有见过就是没有见过。”

夷安公主斥道：“我跟琴心相交的时候，你小子还没有出世呢。”上前挽起琴心手臂，叹道：“我相信你，不过你可千万别再被雷被利用了。陌生人进出茂陵邑需要登记，茂陵尉核验过这两日的名册，最可疑的当数一名携剑男子，自称是受你所派，前去司马府上给你母亲送信。我派人向司马府上打探过，自尊父去世，尊母就闭门谢客，已经许久没有客人登门了，这两日也没有什么信使登门。”

司马琴心“啊”了一声，道：“他……是他么？”夷安公主道：“根据陵门卫卒的描述，的确很像雷被。”

司马琴心道：“可他为什么要杀平阳侯？”夷安公主道：“雷被不过是江湖剑客，之前杀人是受雇于淮南王，这次也应该是受雇杀人。平阳侯

也算是你夫家的亲戚，你可知道他最近得罪了什么人么？”司马琴心迟疑道：“这个……”

霍光忙道：“前几日倒是发生过一件事……”

当即说了几日前大将军卫青府上的宴会情形：当日除了亲属之外，还特意邀请了一些大将军和骠骑将军的旧部，如失去爵位的公孙敖、龙额侯韩说、随成侯赵不虞、关内侯李息、辉渠侯仆多、从骠侯赵破奴等。本来众人谈论一些军中旧事，又有协律都尉李延年率女乐以音乐从旁助兴，气氛极好，还有人打趣要为平阳侯曹襄的儿子曹宗和龙额侯韩说的女儿订娃娃亲。酒过三巡的时候，曹襄不知道为何事跟大将军卫青起了争执。卫青身为继父，倒也没有多说什么，曹襄却是不依不饶，平阳公主少不得出面斥责儿子。曹襄嘟囔了几句，平阳公主忽然脸色大变，令侍从将儿子扯进内屋。不久后，曹襄出来，脸肿得老高，显是挨了打，不待众人问明究竟，便恨恨拂袖而去。

夷安公主道：“龙额侯韩说、从骠侯赵破奴也在当日宴会上么？”霍光道：“是的，公主为何独独问到他们？”夷安公主道：“因为他们二人昨日分别到过曹襄府上。那么董偃呢？”霍光道：“当日馆陶公主没有来，听说是生病了，董偃自然也没有来。”

李陵道：“公主这么问，是因为董偃昨日也到过曹襄府上么？”夷安公主点点头，问道：“你们李府隔曹府不远，你又与曹襄交好，可觉得有什么离奇之处？”李陵道：“曹襄跟母亲关系不大好，但跟董偃一直颇合得来，平阳公主便经常托董偃转些财物给他，所以董偃时常出入茂陵。韩说我也见过，只有从骠侯赵破奴是头一次。”

夷安公主道：“嗯，我也觉得赵破奴最可疑。他是骠骑将军的旧部，年纪又比曹襄大许多，平常根本没什么往来，怎么会突然到曹府拜访呢？”转头道：“琴心，我师傅安排了一个计划，或许能诱捕到雷被，但这需要你的帮忙。”

司马琴心茫然道：“你是认为他还会来找我么？”夷安公主道：“会不会来到时自会知道。李陵，你留在这里，这件事由你主持。”李陵道：“这应该由廷尉或是内史出面才对。”夷安公主道：“若是那些人出

面，雷被就是想来也不敢来了。”将李陵叫到一旁，低声叮嘱一番。李陵道：“那么我便尽力而为了。”

夷安公主离开北阙甲第，径直来到宣平门西的冠尚里，找到从驃侯赵破奴，径直问道：“从驃侯昨日到茂陵平阳侯曹襄府上做什么？”赵破奴先是一愣，随即答道：“也没什么要紧事，就是路过茂陵，想顺便探望一下平阳侯。”

夷安公主道：“我师傅跟你也算得上故人，你为何不顺便去探望？”赵破奴道：“公主这么问，倒像是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臣错在何处？应该不是仅仅因为臣没有去拜访东方先生那么简单吧。”夷安公主道：“看来从驃侯还不知道，曹襄不久前被杀了。”赵破奴“啊”了一声，喃喃道：“原来如此。”

夷安公主道：“你跟曹襄素无往来，你昨日去他家做什么？”赵破奴迟疑道：“这个……”夷安公主道：“我知道从驃侯当下甚得父皇宠幸，可你若是不肯据实相告，我只好将你作为雇凶杀死曹襄的第一嫌疑人交给廷尉，那些人的手段，可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赵破奴吓了一跳，连声道：“臣可没有杀人。好吧，臣说实话，那日大将军在府上设宴，臣也应邀去了。席间平阳侯忽然发酒疯，跟大将军和平阳公主争了起来。臣的席位凑巧离大将军不远，听见平阳侯提到了‘王夫人’……”

夷安公主道：“王夫人？难道是王寄么？”赵破奴道：“臣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立即留了心，但很快平阳侯被平阳公主喝令侍从拉进里屋，后来他出来就离开了。臣……公主也知道臣和王夫人是……是故交，一时忍不住好奇，昨日特意去了茂陵找平阳侯，想问个清楚。哪知道平阳侯矢口否认，说什么王夫人、李夫人的他都没有提过。臣见他心情不好，婉言劝了几句，他还是不肯承认提过王夫人，臣只好告辞走了。”

夷安公主见问不出更多情况，便重新回来北阙甲第，到韩府找龙额侯韩说。

自从襄城侯韩释之被匈奴使者的随从刺杀后，韩府雇了许多家卒，戒备一直相当森严。韩释之无子，弓高侯韩则因为之前装病不肯侍从皇帝到甘泉宫，犯下大不敬之罪，耐为隶臣，因而襄城侯和弓高侯的爵位都被取消。而今韩府有侯爵之位的只有韩则庶出的弟弟韩说，理所当然成为家族的主事人。他听说夷安公主到来，亲自迎出堂来，笑问道：“公主大驾光临寒舍，有何贵干？”

夷安公主道：“听说龙额侯就快与平阳侯结为亲家了。”韩说一愣，随即笑道：“那不过是几日前酒席上的玩笑话。不过不怕公主见笑，臣还有些当真了，昨日还特意去了茂陵，问平阳侯是否真有此意。”

夷安公主道：“噢，那么平阳侯怎么回答的？”韩说道：“平阳侯挺不高兴的，说他的儿子是公主之子，将来必定要娶公主。臣也是自讨没趣，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公主竟然关心这个么？”夷安公主道：“嗨，我不是闲着没事么？打扰了。”

告辞出来，又来到大将军府邸，平阳公主却是刚刚听到儿子身故的消息，跟卫青一道赶去茂陵了。

夷安公主招手叫过卫青长子卫伉，问道：“有什么好玩的事要告诉表姊么？”

卫伉虽然才十三岁，却早在襁褓中封宜春侯，为人颇有其父沉稳之风，歪头想了一想，才道：“好像没有。”

夷安公主笑道：“不是没有，是你忘记了，那日府中宴会，你继母平阳公主不是命人打了你名义上的长兄曹襄么？你一向不喜欢他，是不是？”卫伉道：“是哟，那件事，继母亲自动手打了曹襄，我和弟弟们就躲在屏风后偷看。”

夷安公主道：“你继母不是一向最疼曹襄么？为什么要打他呀？”卫伉道：“具体原因我可不知道，好像继母大人说曹襄早晚要惹来大祸，不如先打死他算了。表姊，你可别跟继母大人说我对你说了这些。”

夷安公主忙道：“表姊当然不会说的，你也别跟别人说。”见天色不早，便不再多逗留，径直回到茂陵，对东方朔说了经过。

东方朔道：“事情如果真是跟王寄王夫人有关，嫌疑最大的是大将军卫青，其次是平阳公主。”夷安公主道：“平阳公主是众所周知的心计极深，但大将军怎么可能杀人？”

东方朔道：“昔日郭解也不必亲自动手，自有门客去替他清除掉碍眼的人。大将军门客不少，部属不少，亲眷也不少，有人主动出头也说不准。”想到适才在曹府看到平阳公主和卫青的情形——平阳公主只朝地上的儿子看了一眼，便转过头去瞪着卫青，一向高贵娴雅的公主的眼睛里尽是恨意。若是眼光能杀人的话，只怕已当场将大将军杀死好几次。那分明意味着，就连平阳公主也认为是卫青手下人做的——深深叹了口气，道：“公主，这案子不用再追查下去了。不然的话……”

他没有说完下面的话，只意味深长地冷笑了一声。但他已认定大将军卫青是首要嫌疑犯，夷安公主已经大致猜到究竟：昔日王寄宠冠后宫，又生下儿子刘闳，一度对卫子夫母子造成极大的威胁，甚至在王寄病死后，这种威胁仍没有解除，皇帝寝食难安，追思不已，愈发宠爱丧母的孤子刘闳。幸亏平阳公主及时举荐了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妹妹李妍入宫，这才缓解了刘彻对王寄的思念。李妍很快得到专宠，更在昔日王寄之上，但她感激平阳公主的举荐之恩，对卫皇后一族一直相当尊敬。明眼人都知道举荐李妍是平阳公主有意讨好皇帝的固宠之举，正如她当初送卫子夫进宫一样，但无论如何，李妍进宫是在王寄死后，也就是说，王寄不死，平阳公主未必有举荐的机会。若是曹襄提到的“王夫人”是指王寄之死跟平阳公主有关，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平阳公主和她的亲族感受到了王寄对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威胁，设法毒害了王寄。又利用刘彻感情空虚之际，献上有倾国倾城之貌的李妍。李妍因平阳公主而进宫，势必如之前的卫子夫一样，对她感恩戴德，结为同盟。如此，平阳公主一党再无后顾之忧。但曹襄一直为母亲与生父离异并嫁给昔日骑奴卫青一事耿耿于怀，酒醉后发生口角，无意中提到平阳公主与王夫人之死有关，惹得平阳公主暴怒，令侍从扯其入堂，亲自掌掴独子。虎毒不食子，想来她不至于因为这件事杀死爱子，但大将军卫青那边却有人坐不住了，因为这件事一旦被揭穿，以当今天子的严酷性情，死的将不止是平阳公主一个人，从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到卫氏满门，怕是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腰斩的命运。

一想到这里，夷安公主自己也打了个寒战，讪讪道：“这案子当然不必再查了。可师傅答应了茂陵令帮忙，要如何交代？”东方朔道：“兴许明日凶手自己就会投案自首。”

夷安公主道：“雷被会投案自首么？”东方朔道：“主谋能笼络雷被，可见手下能人不少，可他非派雷被出手，多半是有其特别的目的。这人事先能如此深谋远虑，怎么可能再留下后患？雷被多半已经被杀死灭口，死得无声无息。公主明日去趟霍府，告诉琴心我们弄错了，凶手不是雷被。”夷安公主道：“是。”

次日一早，夷安公主还未起床，便听见房外有男子跟侍女说话。她听出是李陵的声音，忙穿衣出来，问道：“捕到雷被了么？”李陵道：“不，不是雷被，而是长安大侠朱安世。霍夫人命臣来请东方先生和公主过去，她不想张扬，打算悄悄放走朱安世。臣已经知会东方先生，公主，这就出发吧。”

夷安公主忙乘车出来，正好遇到东方朔的车子，遂同道而行。一路向李陵打听，才知道究竟——

昨晚李陵按照东方朔的安排留在霍府，若是雷被难忘旧情，冒险来探视司马琴心，就趁机将他捕获。李陵与霍光一直埋伏在后院司马琴心房外，二人对雷被会出现半信半疑，原本也没有抱什么期望，然而到夜深人静时，真有一黑衣人从屋脊上跃了下来，往司马琴心房间摸去。霍光生怕他伤了阿嫂，起身大喝一声。那黑衣人受惊，转身便逃，身手极其敏捷迅疾，如飞狐一般。李陵张弓搭箭，一箭正中他大腿，将他射倒在地。家卒赶来，将那人缚住，拖到灯火明亮处，扯下蒙面巾。司马琴心出房一看，却是名陌生的年轻男子，并不是雷被。问那人身份，则自称是长安大侠朱安世。司马琴心道：“原来是你！你又来做什么？”朱安世道：“霍夫人心知肚明。”司马琴心道：“你若是缺钱用，我可以给你一些。”正要命人去取些金子来，朱安世冷笑道：“我要的不是那些，我要的是雷被。”原来他不知从何处得知雷被在茂陵杀了人，居然也跟东方朔想的一样，认为雷被与司马琴心有联络，遂闯来霍府，想挟持司马琴心，强逼她说出杀父仇人的下落，不想正中了东方朔预先安排的用来捕

获雷被的埋伏。司马琴心遂命李陵来请夷安公主和东方朔，预备跟二人商议后放掉朱安世。

夷安公主道：“雷被杀了朱安世的父亲朱胜，琴心总觉得有愧，不想将他送交官府。可朱安世是诏书名捕的要犯，万一被旁人知道，告发她隐匿逃犯行踪，那可就糟了。”

一路驰来北阙甲第。司马琴心和霍光正在堂中焦急等候。朱安世双手反缚，箕坐在地上，见有人进来，立即叫道：“东方先生、夷安公主，多年不见，你二位居然一点没变。”

多年前，东方朔和夷安公主调查匈奴太子於单一案，一路追查到北焕里於单的车夫朱胜家里，在门口见过朱安世一面，那时他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这么多年过去，居然已经长成长身挺立的高大男子。

夷安公主道：“你倒是长大不少，不过面貌也没有怎么变。”朱安世笑道：“算起来，咱们也算是故人了。东方先生，我打听过你的事，知道你最恨的人是大乳母的儿子阳安，如果你放了我，我就帮你找到阳安。”

东方朔虽然意外，表面却不动声色，道：“噢，你如何能找到阳安？”朱安世道：“我自然有我的门道，只要阳安人在京城，三个月之内，我必定将他的下落告诉先生。”东方朔道：“好。但雷被作为与霍夫人无干，你不准再来骚扰她。”朱安世满口应允。东方朔遂命李陵拔刀割断绑索。

朱安世道：“你的箭术不错，你叫什么名字？”李陵道：“李陵。”

朱安世道：“你姓李？飞将军李广是你什么人？”李陵道：“是我祖父。”朱安世道：“好，李陵，我一定会报这一箭之仇，你等着。”

李陵出身将门，哪会害怕一名窃贼的威胁，昂然道：“尽管放马过来，李陵奉陪到底。”

等朱安世离开，夷安公主才问道：“师傅真的相信朱安世会打探阳安的下落么？”东方朔道：“他既然自称大侠，声名最重要，应该会言而有信。”转头叮嘱道：“若是有人告发霍夫人纵逃要犯，你们就推到我身

上，说是我有意放走了朱安世。”司马琴心道：“多谢东方先生。”

话音刚落，便有仆人进来禀告道：“适才遇到廷尉府的人，说是杀死平阳侯的杀人凶手一早就到廷尉投案自首了，原来是大将军幕府一名姓田的门客，气愤不过平阳侯当众对大将军无礼，一时冲动，赶去茂陵杀了他。”

夷安公主听说，不禁赞叹师傅料事如神，心道：“虽说有了凶手，但廷尉也不是白吃饭的，还得有多少实证的漏洞要补，那门客到过茂陵么？到过曹府么？有证人看见么？既是如此费事，为何当初一定要派雷被下手呢？大将军到底对这件事知不知情？”虽然心中好奇，却因为干系太大，不敢深想。

李陵和霍光不知究竟，以为曹襄一案已破，遂赶去未央宫当值。司马琴心却还是惴惴难安，问道：“那姓田的门客会不会是……他？”

夷安公主知道她心中始终放不下雷被，何止司马琴心，古往今来，多少人勘不破“情”字这一关，不禁长叹一声，道：“杀死曹襄的不是雷被，是我和师傅弄错了。”

本想说雷被已被灭口的实话，但想到琴心刚刚经历丧父、丧夫之痛，让她心中有一点念想和希望总是好的，就算那个人是个恶人，在她的心目中却总是有好的一面的。人生历尽沧桑，到了最后，还会剩下什么呢？无非是以前那些美好的回忆而已。

两个月后，平阳公主拖着病重的身体，亲自来到茂陵拜访东方朔。宗正刘弃之女刘解忧正死缠着东方朔，要学夷安公主一般拜他为师，见平阳公主到来，忙叫道：“平阳姑姑。”

平阳公主道：“嗯，你先到外面去玩，我有要紧话，要单独跟东方先生说。”刘解忧应了。

平阳公主命侍女、仆从尽数退出，忽然拜伏在地，道：“东方先生，求你帮帮我。”东方朔忙道：“公主快快请起，有话直说无妨。”平阳公主

道：“我自知所剩日子不多了，可我还有一件心愿未了。我以前自以为聪明伶俐，事事占尽上风，可现在才知道没有了襄儿，我其实是一无所有一切。”

东方朔道：“公主是想让臣找出杀死平阳侯的真凶么？”平阳公主道：“正是，先生果然是天下第一聪明人。我也不想瞒先生，虽然有田门客主动投案，承认是他杀了襄儿，可我知道他只是替罪羊，他站出来，只是要让这件案子尽快了结。”

东方朔迟疑道：“既是如此，公主也该知道这件案子的微妙之处，廷尉都要尽快结案，臣一个山野闲人，怎么能私下追查？况且公主贵为皇帝长姊，夫君又是大将军，能力远过臣万倍，哪里轮得到臣出面？”

平阳公主道：“难道先生生平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么？只要先生肯答应帮我找出杀襄儿的凶手和主谋，我平阳除了奉上千金之外，还愿意尽全力为先生达成心愿。先生也该知道我的能力，这普天之下，我平阳做不到的事实在不多。”

东方朔闻言很是心动，沉吟半晌，才道：“可是要实现臣这个心愿也并不容易，公主愿意冒险么？”平阳公主凄然道：“我即将不久于人世，还有什么比死更冒险的？”东方朔道：“好，那咱们一言为定。”

忽听见夷安公主在外面敲门叫道：“师傅！”东方朔道：“进来。”夷安公主牵着刘解忧一道走了进来，叫道：“平阳姑姑。”

东方朔见平阳公主颇为不安，忙解释道：“她们都是臣的弟子，查案不是光靠一个人就能办到，臣需要她们的帮助，公主大可不必忌讳。”平阳公主犹豫许久，终于还是点点头。

东方朔道：“那好，臣现在要问几个问题，公主一定要如实回答。当日大将军府宴会，平阳侯曹襄提到王夫人之事，还有什么人知道？”

平阳公主深为震骇，吃惊得瞪大眼睛，道：“原来先生早就知道了。”东方朔点点头，道：“公主请放心，后宫钩心斗角，你死我活，自古有之，不足为奇。但当今太子仁义宽厚，深得人心，臣无论如何也要维护他的安危。”

平阳公主这才略略宽心，道：“我夫君卫青自然是知道的。襄儿离开大将军府后，公孙贺、卫君孺等几家亲属也是知道的。但我们都认为襄儿不过是酒后撒疯，一时气话，不会真的将这件事抖出来。”

夷安公主心道：“原来是曹襄威胁要告发这件事。”忙问道：“那么还有谁知道王夫人这件事？”平阳公主道：“真正知道经过的只有我和李延年。我夫君、襄儿他们不过是由蛛丝马迹猜到的大概。”

夷安公主道：“宴会请了女乐助兴，李延年当日不是也在宴会上么？”平阳公主道：“不错。不过他究竟只是个被阉割的宦者，历来听命于我，没有能力安排刺客这种事。嗯，我忽然想起来了，李延年有个弟弟叫李广利，据说是个市井无赖，经常与人打架，会一些武艺，会不会是他做的？”

东方朔道：“不会，市井无赖都是外强中干，就会欺负弱小，要真让他去杀列侯，打死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公主，臣这样问可能会很唐突，当日你听到平阳侯死讯后，立即跟大将军一起赶来了茂陵，我人也在曹府，你瞧着大将军的眼神……”

夷安公主道：“不错，我当时确实以为是卫青派人下的手，就算不是他，也是他那一伙子亲戚。但后来……后来我看到他长吁短叹的样子，知道冤枉了他。他也召来知情的亲属，一一严厉质问，所有人都诅咒发誓，称没有派人杀我的襄儿。”

夷安公主道：“平阳姑姑相信他们的话么？”平阳公主道：“不是相信他们，而是相信我自己。我自恃是这个家族中的主心骨，所有的大事都要征询我的意见，即使是皇后、太子也对我礼敬有加，不敢说一个‘不’字。他们都知道我爱惜襄儿，谅他们没有敢背着我对襄儿下手的胆量。东方先生，你一定要帮我找出凶手，如果到时我还活着，我会亲手杀了他，如果我已经不在人世，自有我的心腹来替我料理。”

东方朔道：“好，臣答应了。现在，臣要说自己的心愿了。”从案下的暗格中取出一柄长剑，道：“臣这里有一把剑，烦请公主用它到长乐宫前殿中换出那柄真的高帝斩白蛇剑。”

平阳公主大吃一惊，道：“你……你要我用假剑换出真剑？”东方朔道：“不错。”

平阳公主道：“本朝惯例，每十二年磨一次斩白蛇剑，今年凑巧是磨剑之年。就算我能顺利换出真剑，可到了磨剑之日，假剑之事就要败露，你这样做，不是让我自寻死路么？”

东方朔道：“若是公主到时还活着，臣自有办法帮公主脱身。若是公主不愿意冒险，此事就此作罢，就当臣没有说过。只是仇人近在咫尺，公主不能为爱子复仇，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义？”

[1] 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2] 寘（tián）颜山赵信城：今蒙古国中戈壁省翁金河东。

[3] 狼居胥山：今蒙古德尔山。

[4] 北海：今贝加尔湖。

[5] 鄣（zhāng）：筑在边塞上要险之处的城（碉堡之类）。

[6] 汉代最高军事长官本是太尉，但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后不再设置，新增设大司马的官职等同于太尉。

[7] 指战国时期的韩国，韩国的弓弩兵器制造业在诸国中最为发达，“天下之强弓、劲弩、利剑皆从韩出”。

[8] 履霜操：传为周室王上卿尹吉甫之子尹伯奇所作。尹吉甫妻生子伯奇而歿，续妻生子伯封，欲使己子继位，谮伯奇于吉甫，言伯奇有欲心。吉甫不信，乃令伯奇于后园，妾过其旁则可知。伯奇入园，后母纳蜂于单衣中过伯奇曰：“蜂螫我。”伯奇捉蜂而杀之。吉甫遥见，乃逐伯奇。伯奇编荷叶而衣，采停花而食，清晨履霜，自伤无罪见逐，乃援琴而操此歌。曲终，投河而死。吉甫感悟，遂射杀后妻。后为乐府诗名。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只弹奏此曲，故人称范履霜。

[9] 一算：一百二十钱。

[10] 甘泉宫遗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

[11] 封禅（shàn）：祀礼名，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时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大型典礼，封为“祭天”（多指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禅为“祭地”（多指在泰山下的小丘除地祭地）。除了所谓明君贤主向天地神灵报告功绩的意义外，世俗的君主只要举行封禅仪式，就能登天成仙，例如黄帝就是如此。但先秦封禅之礼究竟如何举行，并没有真正的史料记载。

[12] 堦（ruán）：城下宫庙外及水边等处的空地或田地。

[13] 孝惠张皇后：汉惠帝刘盈皇后，鲁元公主（刘盈之妹）之女。

[14] 当时尚未建造建章宫。而卫青在早年便出任建章监一职，可见建章监是类似期门（建

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设置，掌执卫送从，挑选六郡良家子组成，因执兵器护卫，期诸殿门，故名）之类的禁军官职，掌管的亲信宿卫侍从禁军。

第七章 人生如寄

他语气虽然平静，没有绝望，没有痛苦，却自有一股壮志未酬的悲凉意味。只要一想到他将永远睡在那老公主的身边，生生世世地服侍她，纵然阳光普照，春暖花开，也禁不住不寒而栗了。

大

汉京师长安骤然多了许多高鼻子、蓝眼睛、卷头发的胡人，肤色深浅不一，穿着奇装异服，说着奇怪的语言。跟长安人好奇打量他们一样，胡人们也用惊异的眼光审视这座繁华宏伟的城市，不断发出阵阵惊叹声。这些人不是什么怪物，而是来自西域各国的使者。

漠北大战后，大汉用鲜血打通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皇帝刘彻遂派张骞为使者，带着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价值数千万的礼物，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是要与西域第一强国乌孙结盟。

与第一次出使时的担惊受怕完全不同，张骞一行顺利到达乌孙。乌孙昆莫猎骄靡^[1]听说东方的大汉派来使者，亲自迎见。张骞送上厚礼，游说乌孙亲附汉朝，大汉愿意将河西一带土地让给乌孙，还把公主嫁给大王为夫人，两国结为姻亲，共同对付匈奴。最早乌孙和月氏一样，居住在祁连山下，河西之地也算是这个民族的故土。昆莫猎骄靡听了张骞的承诺后很是重视，召集大臣商议。然而因为汉朝远在东方，素来不通西域，乌孙群臣对其实力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汉军已经将匈奴驱逐到大漠以北。他们畏惧匈奴，也不敢轻易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张骞在乌孙逗留日久，见昆莫猎骄靡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东徙，料想对方心中没底，遂广派副手，持着使节节杖，带着丰厚的礼物，分别去联络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家。后终于带着数十名乌孙使者归国，此即汉与西域交通之序幕。

皇帝刘彻非常高兴，在上林苑接见使者。乌孙使者送上昆莫猎骄靡转交的礼物，有几十匹马、毡毯、貂皮等。张骞又讲到乌孙的马的故事：他们一行人曾在河西走廊遭遇一小队匈奴骑兵，张骞急忙派人去围捕，却被匈奴人逃掉，只有一名乌孙使者仗着马快，捕到了一名匈奴士卒。刘彻听说乌孙的马会爬山越涧，忙选了一匹试骑，果然跑步如飞，当即封乌孙马为天马。

不久，张骞派往西域各国的副使相继回到长安，各自带着西域诸国使者。这些人骑着骆驼或马匹，带着各国的珍奇物品来朝见大汉天子。刘彻对这些来自异域的使者给予了优待，为了夸示汉朝的富庶和广大，甚至带着使者们巡狩海上，赏赐财帛，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给使者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乌孙使者见汉朝如此富庶强大，惊叹之余，也完全打消了顾虑，忙派人回报昆莫猎骄靡。猎骄靡听说大汉实力远远在匈奴之上，当即同意与大汉联姻结盟。刘彻遂选中侄孙女刘细君为和亲公主，封为江都公主，接进宫中，教她各种礼仪及西域风俗、方言等。

为进一步加强与西域的联系，刘彻先后在河西浑邪王故地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大量迁徙内地人民到此居住，开荒种田。河西四郡的设置对日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的丝绸之路就穿过其中。四郡设置之后，汉朝将秦长城从令居延伸到了阳关、玉门，其烽燧深入到轮台，用以防御匈奴。从此，河西成为汉朝在西域军事活动的最重要的基地，来往的外交使节和商人源源不断。汉朝以及民间商人分别组织成百人或几百人的队伍，一批批到西域去。而西域各国商队也争相赶来中国，时人称为“外国道”。由于这条路上丝绸的贸易占了很大比重，因此又将它称为“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一座重要桥梁。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回了许多新鲜事物：如可以用来制造胭脂粉的红蓝花，可以榨油食用的紫黑色的芝麻，可以食用的蚕豆、大蒜、黄瓜、石榴、核桃、胡萝卜等。有一种植物名葡萄，其果实形状圆如龙珠，长大者名马乳葡萄，白色者名水晶葡萄，黑色者名紫葡萄。果实不但可以食用，还能够酿酒，西域富人藏葡萄酒竟有多达万余石。这种酒虽储藏数十年，亦不会腐坏，但饮多了也会醉人。还有一种一枝三叶的苜蓿草，绿色鲜艳，夏秋季节，开细黄花，结小荚，圆扁旋转，有刺，数荚累累，老则变黑色。内有米如稗，可做饭，可喂马，亦可酿酒。葡萄和苜蓿最为皇帝钟爱，刘彻下令将这两种植物的种子栽种在各地离宫别馆之旁。另有一种珍惜的酒杯藤，藤大如臂，叶如葛花，实如梧桐实。实大如手指，美香如豆蔻，可以酌酒。西域人最爱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千杯不嫌其多，故谓之酒杯藤。当地人很宝贵这种藤，不轻易外传。张骞出大宛得之，带回中原。

除植物、果品外，张骞带回了西域的乐器和乐曲，如“横吹”乐器和《摩诃》《兜勒》乐曲，协律都尉李延年将这两支曲子加以扩充改造，成“新声二十八解”，慷慨激越，皇帝刘彻听后很是喜爱，用其为军乐，但只有统率一万人以上的将军或二千石以上的武官才能享用。

月有阴晴圆缺，世事也未必能尽如人意。皇帝刘彻宠爱的夫人李妍忽然生了重病，卧床不起，日渐消瘦憔悴。刘彻听说后，立即赶来探视。李妍听说皇帝来了，立即拉过一床被子，严严实实地盖着自己的脸。

刘彻匆忙走近床前，叫着李妍的名字。李妍只是躲在被子中不说话。刘彻很奇怪，说明自己来探望病情。李妍答道：“身为妇人，容貌不修，装饰不整，不足以见君父。如今臣妾久病低低，蓬头垢面，实在不敢与陛下见面。”

刘彻从未听过这样的理由，他坐在床边，心急火燎地就想见到这位朝思暮想的美人。李妍却始终不肯露出脸来，只是在锦被中呜呜咽咽地道：“倘若臣妾一病不起，希望陛下多加照应我们的孩子以及臣妾的兄弟。”

刘彻勉强耐着性子，道：“夫人，你的病有段日子了，是有些重，还是能够治好；即便难有好转，见上朕一面，当面把皇儿和兄弟托付给我，岂不是更好？”他一面说着，一面想动手掀开被子。李妍在被子中使劲捏着被子，就是不肯松手。

这下可把刘彻急坏了，从来都是女人们主动对他投怀送抱，还从未遇到一个今天这样蒙着自己的脸不肯见人的。他在床边急得团团转，以赏赐黄金及封赠李妍兄弟官爵作为交换条件，恳求道：“夫人，只要你让朕看一眼，朕就封你最爱的弟弟李广利做官，还赐给你一千金。”李妍却依旧不肯答应，回答道：“封不封我弟弟做官，不在于见不见这一面，而在于陛下。”

刘彻既怅然若失，又有些愤怒与无奈，随即站起身来，扫兴而去。

刘彻离开后，宫女们围拢上来，都说夫人“如此”对待皇上，怕是要大祸临头，不懂李妍为什么一定要固执己见，不肯与皇上见面。李妍掀开锦被道：“我之所以不愿意见皇帝，是想给兄弟留条后路。我因容貌姣好，得幸于上。而以色列事人的女子，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倘若我以憔悴的容貌与皇上见面，以前那些美好的印象，都会一扫而光，还能

期望他念念不忘地照顾我的儿子和兄弟吗？”

宫女们闻言，无不对李妍的心计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晚，李妍病情加重，撒手而去。刘彻万分痛惜，以皇后的礼仪安葬，又令画宫图下样貌，悬挂在甘泉宫中。正欲对李妍兄弟大加封赏，即有人匿名投书廷尉，称当年王寄王夫人暴死是因为平阳公主勾结协律都尉李延年及乐工李季下毒所致，不久前平阳侯曹襄被杀也是因为他打算告发这件事，结果被大将军卫青派人灭口。

本来汉家律令，匿名投书不予采信，但投书内容关系宫廷机密，廷尉不敢擅自处置，迅疾送到未央宫中。刘彻阅书后震怒无比，虽不能全信，但联系事情的前因后果，亦不得不信，立即派使者召平阳公主进宫，派郎官逮捕协律都尉李延年及其弟李季下居室狱[2]拷问。

平阳公主于病榻上服毒自杀。李延年和李季则在严刑下招供：的确是他二人受平阳公主指使，设法与飞羽殿宫人勾结，毒害了王夫人。

刘彻读到供状后暴怒，命人将李延年、李季兄弟关在狱中活活饿死，又处死数十名服侍过王寄的旧宫人。事情虽未牵连到大将军卫青，但卫青长子卫伉却被皇帝借故削去侯爵之位，这显然是一种警告。此后卫皇后、太子刘据愈发宠衰，很难再见到皇帝一面，心中难以自安。

夷安公主得知有人匿名告发平阳公主后很是惊讶，忙赶来告知东方朔，道：“投书人会不会是从骠侯赵破奴？他与王寄有旧，一直难以忘情。多半他自己设法查出了真相，想为王寄报仇，又怕扳不倒平阳公主遭到报复，所以只能匿名告发，所幸父皇没有罪及大将军和太子。”东方朔叹道：“国无良将啊，若是骠骑将军还在世，大将军绝对逃不过这一劫。”

夷安公主道：“赵破奴不是嫌疑最大么？”东方朔道：“嗯，知道平阳公主谋害王寄之事的人极少，几乎都是卫氏亲眷，他们是绝对不会告发自己人的，赵破奴的确嫌疑最大。不过管他谁告发呢，告发者又没有造谣，找出杀曹襄的凶手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平阳公主也是个极厉害的角色，她既然说亲眷和李延年都不会杀人，那么就只有从当日参加宴会

者的名单，排除卫府亲眷，剩下的都是列侯。”

正说着，霍光忽然到来，道：“皇上召公主和东方先生。”

夷安公主道：“有什么事么？”霍光迟疑了下，道：“似乎跟那封告发书信有关，皇上一上午都在看那封信，后来就命臣来茂陵请二位。”夷安公主道：“啊，多半是父皇要请师傅去查告发者的身份。”

霍光道：“东方先生……我……我想求先生帮个忙。”东方朔道：“你是骠骑将军的弟弟，皇上爱屋及乌，对你百般宠幸，要什么没有，哪里轮得到我帮忙？”霍光道：“那不一样的。听说先生性情独特，每每皇上请你办事，先生都要先提一个条件，皇上从来都是满口应允。”

东方朔道：“不错，是有这个惯例。你想求我做什么？”霍光涨红了脸，犹豫片刻，终于还是鼓足勇气说了出来，道：“求先生救救细君，不要让她嫁去乌孙。”东方朔道：“哦，原来是为这件事。刘细君被封为江都公主，即将和亲西域，这已经是皇帝诏告天下的事，万难挽回。抱歉。”

夷安公主见霍光神情极其沮丧，又想起自己当年被迫要嫁匈奴太子於单的往事来，心中感怀，也不好劝慰，只道：“走吧。”

几人进来未央宫时，正遇上谒者领着一名身披羽衣的方士从宣室出来。夷安公主一眼就认出了那方士，道：“你不是平刚城南客栈店主的儿子栾大么？”

那方士傲然道：“什么店主的儿子，我是仙人安期生^[3]的弟子。”谒者忙道：“这位是皇上新拜的五利将军。”

皇帝刘彻酷好神仙之术，总想着与神仙相通，求得长生不死之术，最早曾宠幸方士李少君，听信其“渠去一，显于金，百邪辟，百瑞生”之言，认为黄金可以益寿通仙，将宫中所有饮食器皿都换作了黄金。之后民间多有阿谀奉承之徒，声称能役使鬼神，以求得到皇帝的宠信。譬如

齐人少翁称能招鬼魂，大做三天三夜的法事后，刘彻恍恍惚惚看见了死去夫人王寄的身影，由此对少翁方术深信不疑，拜其为文成将军，令其专致天神。然而过了一年多，鬼神始终不来。少翁见皇帝脸色日益不好看，便偷偷写下帛书，喂牛吃下，随即诈称牛腹中有古怪，杀牛后得到帛书，称是天神送书。结果刘彻识破帛书为少翁笔迹，严刑拷问下果然得实，一怒之下诛杀了他，却对外谎称少翁是吃了马肝中毒而死，以免天下人耻笑皇帝也会受骗上当。此时刘彻正为黄河决口和朝廷财政困难而烦恼，正巧有人举荐方士栾大。栾大自称是少翁师弟，曾出海神游，与安期生等仙人相遇，只要得到仙人指点，黄金可成，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正对皇帝胃口，刘彻大喜，见识过栾大的斗棋方术后，当场拜为五利将军。

夷安公主不明究竟，道：“你分明是栾大。师傅，你还记不记得他？”东方朔道：“嗯。你母亲王媪人呢？”栾大道：“什么？”东方朔道：“数年前，我曾派人去过平刚，听说城南客棧失了火，烧成了灰烬，店主没能逃出来，只有妻儿侥幸逃出。”

栾大一呆，随即斥道：“你们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一直在海上仙游，哪里去过什么平刚？”用极其古怪的眼光打量了夷安公主一番，冷笑一声，昂然去了。

夷安公主道：“瞧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进来宣室，不及下拜，刘彻已然招手叫道：“夷安，你过来，让阿翁好好看看你。”

自夫君昭平君陈耳被诛杀以来，夷安公主便在父皇面前失宠，忽见父皇露出了罕见的和颜悦色，不由得一愣，走过去问道：“阿翁有什么？”刘彻道：“你也是快三十的人了，自昭平君故后，一直独守空房，是时候再找个丈夫嫁了。”

夷安公主吃了一惊，道：“不，女儿不想再嫁人。”刘彻道：“你虽是公主，终究还是女子，最后还是要依赖夫君、子嗣的。朕为你选了好女婿，是朕新拜的五利将军。”夷安公主道：“啊，什么五利将军，他是……”

东方朔重重咳嗽一声，上前禀道：“陛下召臣来宣室，可是有什么要

紧事？”刘彻遂摆手令夷安退到一边，笑道：“朕忙着家事，倒将正事忘了。东方卿，想必你已经听说有人投书告发平阳公主之事，这就是那封告发信，你先看看。”

内侍从桌案取过告发信，奉给东方朔。那是长长的一编书简，事情经过描述得极为详细，不但告发平阳公主毒害了王寄，还称当年皇后陈阿娇巫蛊案也是平阳一手策划，目的就在于搞垮皇后，扶正她所举荐的卫子夫。东方朔细细看完，心道：“原先夷安怀疑是赵破奴投书，看了书简就知道绝不可能，这等文辞，还有陈皇后等宫廷内幕，都不是他所能予闻。”

刘彻道：“卿看完了么？朕要卿用你的才智，找出这名投书者。”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对陈阿娇未必就有真感情，只是不能容忍被人欺骗，长久以来都被蒙在鼓里，顿了顿，又道：“卿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

东方朔道：“多谢陛下。臣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件事得暗中进行，急不得，所以陛下不能限定期限。”刘彻道：“准。”东方朔道：“第二个条件是，臣想恳请陛下让夷安公主自己做主婚姻。”

刘彻先是一愣，随即沉下了脸，露出不悦之色来。

宗正刘弃的女儿刘解忧不知何时溜进来宣室，嚷道：“陛下，请你让我去和亲乌孙吧。”

执戟郎官追进来，正要拖她出去，刘彻道：“让她进来。”招手叫刘解忧走得近些，问道：“你为何想当和亲公主？”刘解忧道：“我见细君姊姊很不愿意和亲，既然她心里不情愿，又如何能完成好使命呢？我愿意替她去。”

其实论辈分，刘细君比她低一辈，是她的侄女，不过她自小跟着刘细君、李陵这群人玩耍，哥哥、姊姊地随口叫惯了。

刘彻闻言大是称奇，又见小解忧一本正经的模样，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道：“你年纪还小，要嫁人得过几年再说。况且君无戏言，朕已经下诏公告天下，封细君为江都公主，怎么能反悔呢？不过我大汉女子若

是个个都能像你这样有勇气、有担当，何愁匈奴不平。嗯，刘解忧，朕记下你了。”

刘解忧还要再说，霍光忙上前低声道：“皇上还有正经事要办，走吧。”牵了她的手出去。

被刘解忧一闹，刘彻心情陡然好转了许多，道：“好，朕就答应东方卿的条件。你们去吧。”

东方朔和夷安出来，刘解忧尚等在门前，问道：“师傅也没有法子救细君姊姊么？”东方朔很喜欢这个豪迈活泼的女弟子，道：“细君嫁去乌孙未必是一件坏事。”

刘解忧奇道：“师傅怎么会这么说？”东方朔道：“当今天子严峻深刻，你没有看到一些皇亲国戚的下场么？另一些人的将来也可以预想而知。”

刘解忧道：“师傅是指细君生父江都王谋反自杀之事么？”东方朔道：“不是。你还小，长大些就会明白的。走，师傅带你查案去。”

夷安公主犹自愤愤，道：“师傅刚才为何不让我揭穿栾大的真面目？”东方朔叹道：“有两件事，皇上是势在必得的，一是求仙，二是封禅，公主千万不要在这两件事上忤逆皇上，不然别说女儿，就是儿子他也不会舍不得。”

他说得甚是平静，夷安公主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三人出来宣室，预备往御史大夫府去寻御史大夫张汤，他是当年陈皇后巫蛊案的经手人，若是冤案，他必然也是知情者。

到天禄阁前，却见阁门前新建了一座高台，原来这就是皇帝新建的承接玉露的柏梁台：台高三十多丈，以清香的柏树做梁架，台上用铜做柱子，铜柱顶上竖一人手形状托架，称为“仙人掌”，上有承露盘，用以承接露水。按方士所言，用露水调和古玉的粉末，就成玉露，经常喝玉露，就可以长生不老。如此幼稚可笑之言，刘彻居然深信不疑，当真每

天坚持饮所谓的玉露。

夷安公主心道：“若是商纣王那样的昏君，被骗也就骗了，可父皇明明英武睿智，精明过人，怎么也会相信这等信口雌黄之语呢？”不免大惑不解。

御史大夫府位于东司马门内，就在丞相府的对面，虽然是朝廷中枢，却只是一个四面开门的四方院子，里面房屋甚多，有数百名官吏。一名掾史听说三人找张汤，道：“掾史鲁谒居病了，御史大夫君刚去了里巷探望。”

东方朔几人听说，不免暗暗称奇，张汤位列三公，手下近千名官吏，居然会主动去探望生病的下属，是不是有些太过爱吏如子？一时好奇，遂问了鲁谒居住址，往里巷而来。

到巷口时，先见到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地往弄里窥探。夷安公主道：“你不是赵邸的人么？来这里做什么？”

那年轻英俊的男子名叫江充，正是赵王刘彭祖的手下，想不到会在这里被公主撞见，吃了一惊，随即解释道：“臣看见御史大夫的车子来了这里，一时好奇，就跟过来看看。”

东方朔笑道：“你可有寻查到张汤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么？”

刘彭祖是汉景帝刘启之子，当今天子的异母兄长，封赵王，都城在邯郸。此人虽然贵为诸侯王，却是个典型的两面三刀的小人。每次有朝廷任命的二千石级官员到赵国，刘彭祖都会穿着黑布衣，打扮成奴仆的样子，亲自出迎，谦卑恭敬，表面极尽讨好之能事，暗中却派人监视官员的一举一动，记录下各种隐私及不当的言语。如果官员不顺从他的意思办事，他就立即上书向朝廷告发。他在赵王位子已经四十年，期间没有一位二千石级官员任期能满两年，大多是被告发后因罪去位，罪重的被处死，罪轻的也受到刑罚，因而到赵国任职的朝廷官员没有敢不听刘彭祖的话的，他由此得以专擅大权。

赵国地处北方，主要是靠冶炼铸造营利，这也是赵国租税的主要来源。然而朝廷因为连续对匈奴作战，财政困难，将盐铁经营收归国有，在全国各地设置铁官，主采矿、冶炼、铸造、制作等，各地铁官都隶属于大司农，不受郡国节制。由于官营铁业规模巨大，资金雄厚，材料充足，设备齐全，有统一的制造规格，拥有大批专业技术工匠，即使刘彭祖不顾朝廷禁令，继续私自治炼农具、兵器等，也无法在质量和数量上与官营铁官抗衡。他不甘心就此断了财路，遂又采取老办法，不断上书告发铁官。御史大夫张汤却置若罔闻，还常常指斥刘彭祖。刘彭祖怀恨在心，遂派心腹江充来到京师，暗中搜寻张汤的不法之事。

这江充字次倩，本是邯郸一名地位卑微的商人，因妹妹江琴美貌善歌舞，嫁给了赵太子刘丹为侍妾，这才得以出入赵王府。其人颇有豪气，敢作敢为，深为刘彭祖所信任。东方朔并不知道他的来历，不过对赵王的为人却是一清二楚，料想必是与张汤有怨，所以才派人严密监视。

江充被东方朔一语揭破用心，也不辩解，只默默让到一旁。东方朔三人遂进来弄里。宅门狭小，张汤的仆从和车子都等在门口。仆从还要进去禀告，夷安公主道：“不必。”径直闯进房来，不由得呆住。

这鲁谒居便是飞将军李广任右北平郡太守时的军正，后来不知如何放弃军正的官职不做，反而回来长安到御史大夫府当了一名普通掾史。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斜躺在床榻上，三公之一的张汤正坐在榻边，亲自为他按摩双足！

不但公主愣住，随即跟进来的东方朔也愣住了。张汤回头一看，慌忙丢开鲁谒居的脚，起身离开床榻，一时尴尬无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自长安吏起家，先后担任御史、廷尉，而今担任御史大夫已经七年，审案均是一语立决，经他手被判处死刑的人多达数万，其中不乏皇亲国戚、权贵高官者，可谓天下最令人闻名丧胆的人物。而今他就那么难堪地站在那里，显出无所适从的局促来。

还是东方朔反应最快，哈哈一笑，道：“我们只是路过，路过。”忙扯着夷安和刘解忧出来。一直到远远离开里巷，才松了手，长吁一口气。

夷安公主很是不解，问道：“张汤身为御史大夫，居然为属吏按摩双脚！不过他被我们当面撞见糗事，不是盘问陈皇后巫蛊案的最好机会么？他有把柄被我们抓住，谅他不敢不说实话。”东方朔道：“你也知道御史大夫为属吏按摩双脚耸人听闻了，若不是有什么秘事，以张汤的为人，他会如此屈尊么？他审讯判死的人不计其数，暗中伺机报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呢，目下不是调查的最好时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回来茂陵途中，忽有一名骑士自城中追来，呼喊车夫停车，凑到车子旁边，笑道：“东方先生，你好啊。三个月期限已到，我朱安世践约来了。”

夷安公主道：“你打听到阳安的下落了么？”朱安世道：“没有。”夷安公主道：“早说你找不到了，我师傅这般聪明，这么多年也未能寻到他的下落。”

朱安世道：“公主别急，我也不是一无所获，有些消息要告诉你们，兴许你们能根据这些线索自己追查到阳安。阳安自从右北平郡逃回后，先后在金公——也就是他母亲侯媪的老仆、江都邸、茂陵袁广汉家待过……”夷安公主道：“可这三家都先后被诛破家，再无线索可以追查了呀。”

朱安世道：“是，但还有一家你们没有查过。阳安投靠江都王刘建后，并非一直留在江都国，其实他大多数时间还是在京师，虽然可以落脚在江都邸，可他是在逃要犯，不方便出面办事，必须得有人帮他……”刘解忧忽然插口道：“呀，是江都翁主刘徵臣。”

朱安世道：“这位女公子聪明得紧，不错，正是江都翁主刘徵臣，她是江都王刘建的妹妹，嫁给了太后兄长盖侯的儿子王长林，也住在茂陵，跟你们几位是邻居。可惜后来受到江都王谋反案的牵连，被逼服毒自杀。皇帝也真够狠心，说起来刘徵臣既是他的侄女，又是他的表嫂，亲上加亲的关系……”

东方朔蓦然道：“啊，我知道了，多谢。”命车夫急驰回茂陵。

朱安世的确给了关键的提示：阳安于被官府追捕最急时投靠江都王刘建，势必要有进身之阶，他当时穷途末路，一无所有，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手中的金剑，当然不是金剑本身如何值钱，而是那剑被认为跟高帝斩白蛇剑是一对。他明知道其来历非凡，但为了保命，不得不将其奉给刘建，以此换得庇护。后来江都王因谋反身败名裂，江都国除，并未听说从王宫中搜出金剑之类，可见刘建没有将金剑带回江都。他与刘徵臣暧昧有私，关系非同一般，将金剑交给了妹妹收藏也说不准。而江都王败后，阳安投靠袁广汉也值得深思，袁氏被族诛，其中最主要的罪名就是任用阳安设计机关、图谋不轨。本来众人都以为那是廷尉奉上意欲穷治袁家、胡乱扣的罪名，现在想想也并非不可能，阳安是梧侯阳成延的后人，天生有构筑机巧之能，他能够进入袁家，大概也是因为有一技之长。可袁家历来树大招风，不是什么稳妥的藏身之处。阳安一定要选择当他家的门客，必有缘故——那袁宅背后正是盖侯王信的府邸，之前王长林和刘徵臣都住在那里。若是金剑果真藏在王府，那么一切便说得通了。

夷安公主道：“我们一直以为短剑在阳安手中，他想得到长剑，师傅甚至让平阳公主到长乐宫用假剑换出了真剑。但既然阳安手里没有短剑，他也不会先冒险对长剑下手。我们事先安排的圈套完全没有用处，磨剑时假剑之事揭破，我们交不出阳安，无从解释，那可要如何是好？”东方朔道：“未必。阳安隐匿得这么深，一定又投了什么靠山，金剑是他安身立命的唯一，他必然将其中奥妙告诉了新主人。新主人既敢收留他，也就有觊觎高帝斩白蛇剑的野心。世人均知斩白蛇剑难得一见，十二年才有这么一次机会，他们肯定会出手。”

来到盖侯府上，夷安公主知道王长林性情憨厚，便直言了金剑一事。王长林道：“我是见过翁主摆弄过一把金色的短剑，但后来翁主被逼自杀，朝廷派使者将她的私人物品尽数抄走，装了二十几口箱子，不知道金剑是不是那时被一并带走了。”

东方朔道：“果真如此，金剑安安稳稳地躺在廷尉府中，倒是一个绝佳的安全之处。”虽然猜想短剑很可能就在廷尉府，但却阻止夷安公主去翻查，道：“等磨剑过后再说。”

磨剑之期临近之时，京师又兴起一件大狱，两位三公级别高官因此而自杀，震惊朝野——

先是赵王刘彭祖上书告发御史大夫张汤身为朝廷重臣，却为属吏鲁谒居摩足，其中必有奸事。皇帝刘彻阅书后也很奇怪，命廷尉调查此事。偏偏鲁谒居在这个时候暴死，鲁谒居之弟鲁盖人有谋杀亲兄的嫌疑，被逮捕下狱。凑巧这个时候有人偷盗汉文帝陵园瘞钱^[4]。大汉惯例，四时拜祭各帝陵由丞相负责，丞相庄青翟担心皇帝问责，便约请张汤一起向皇帝谢罪。张汤开始答应，到皇帝面前，见刘彻面色不善，又改变了主意，因而只有庄青翟一人谢罪。刘彻震怒，命御史按问丞相，张汤打算加以见知故纵之罪，即奏报庄青翟知道盗钱之事。庄青翟深感恐惧，遂指使手下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反击。三人立即派吏卒逮捕了与张汤亲近的商人田信，称朝廷每每有政策实施前，张汤都会预先泄露给田信，田信因此囤积取利，与张汤平分。刘彻得知后，召来张汤，有意道：“朝中有大臣泄密，难怪朕有什么打算，商人都事先知道，加倍屯积货物。”张汤听到后只附和道：“肯定有人泄密。”

凑巧此时鲁盖人上书告发张汤与兄长鲁谒居勾结诬告前任御史中丞李文之事，张汤终于彻底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被逮捕下狱。刘彻派使臣带着簿籍以八项罪名指责张汤，张汤一一予以否认。刘彻见他不肯认罪，愈发不高兴，又派廷尉赵禹到狱中。赵禹曾经担任过名将周亚夫的属官，文章写得很好，文笔犀利，寓意深刻，曾与张汤一道补充修订法律。一见到张汤便切责不已。张汤遂上疏谢罪，最后道：“阴谋陷害臣的人，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然后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中别无产业，所有五百金财产都是得自皇帝的赏赐。汉时风气既重视养生，更重视送死，时兴厚葬。张汤又是在三公之位而死，其兄弟、儿子预备按照丧葬礼仪为其风光下葬。张汤之母道：“张汤身为天子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为何要厚葬？”遂用牛车装载尸体，仅有棺木而没有外椁。

刘彻知道后道：“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很是后悔逼得张汤自杀。这是皇帝的一贯作风，大臣稍有过错，即使是心腹宠臣，即使立过大功，也立即予以诛杀，毫不手软，但到事情无可挽回时

又总想到对方从前的好处。随即下诏处死朱买臣、王朝、边通三名丞相长史，丞相庄青翟也被迫自杀。

天子虽然也为失去张汤难过了一阵子，但伤痛只是暂时的，而且很快就过去了，在他眼中，万物都只是蝼蚁。他狂热地陷入到对方术的迷恋中，排山倒海的热情令他觉得自己又恢复了青春活力，他为此广选天下美女充实后宫，并将她们分成昭仪、婕妤、姁娥、俗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子、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无涓十四个不同等级。未央宫原先专供后妃居住的宫殿有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鸯八区。但妃嫔、宫女实在太多，难以容纳，又增修了安处、常宁、菌若、椒风、发越、蕙草六座宫殿群。但还是居住不下，刘彻遂下令在未央宫北面增修明光宫和桂宫两座大型宫城。

方士栾大也跟随皇帝的心情而一飞冲天，继被拜五利将军后，又先后被拜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封乐通侯，食邑二千户，赐北阙甲第宅邸一处、僮仆千人，各种器物用具无数。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娶到了孀居不久的卫长公主。短短时间内，连佩五颗将军大印，封将入侯，成为皇帝的女婿，贵震天下。天下名利之徒多有趋奔京师，扼腕称自己懂长生、通神之术，意图步栾大的后尘。

磨剑的日子终于还是到了。按照惯例，磨剑由太仆主持，现任太仆卿公孙敬声即是前任太仆公孙贺之子，其母卫君孺即是皇后卫子夫和大将军卫青的长姊。

一大早，九卿中的太常卿司马当时和长乐宫卫尉段宏先赶到长乐宫前殿中，各自取出钥匙，左右分插入锁孔，一齐转动，打开铜锁。公孙敬声揭开剑匣，捧出高帝斩白蛇剑，在卫卒的护卫下，出阙乘车，朝武库赶去。太仆所属负责武器制作的考工令已挑选了两名最好的工匠，等在那里。

武库位于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东面即是安门大街，北面则是直城门大街。这座皇家兵器库由丞相萧何主持建造，是一座巨大的长方形的

封闭式大院落，四周修筑有高大的围墙，只在北侧开有大门。高后吕雉执政时曾改其名为“灵金藏”。

昔日王太后有同产弟田蚡，虽然容貌丑陋，却能言善辩，极得姊姊王太后尊敬。他出任丞相后，仗着王太后的面子，认为皇帝年轻不更事，骄横跋扈，权移主上，有一次竟然当面向刘彻索要太仆所属的考工官署地，好让他扩大宅邸。刘彻气愤之极，道：“你怎么不直接将武库之地拿去？”田蚡这才惭愧而退。

武库占地面积不小，里面共有七座仓库，每座仓库又用夯土墙分隔成若干间，分类存放着各种兵器，如剑、矛、戟、铠甲、刀、戈、镢、斧等，能够同时装备十几万军队，是大汉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为保证武库安全，大批库卒驻守在这里，不分昼夜地巡逻值班，名为“直符”。

安门大街和直城门大街上均有驰道，常人要从长乐宫到武库，只能先从长乐宫西面的横贯通道穿过安门大街，再沿着安门大街西面向北，到直城门大街时转西，是为最便捷的道路。

公孙敬声一行一路在大街左边行驶，不时与南来的车骑对面相遇，而且这些人也不是闲人，大多是到未央宫东司马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办事的官吏，不便令卫卒驱逐清道，因而走得极为缓慢。

好不容易走完安门前街，正转弯拐上直城门大街时，忽从街对面冲过来数匹逸马，那马横穿过驰道，直朝公孙敬声乘坐的革车冲来。公孙敬声忙命驭者避让。马腹下忽然冒出几名男子，跃下地来，不断朝车骑抛出燃烧的稻草，登时浓烟滚滚，队伍大乱。

公孙敬声见马受惊难以控制，慌忙从车上跃下来，忽只觉得手上一轻，捧着的高帝斩白蛇剑已被人夺去，呆了一呆，才叫道：“剑！高帝斩白蛇剑！快追！”因为巨大的震惊和恐惧，声音竟然已经嘶哑。

扈从的卫卒都是训练有素的兵士，纷纷跃下马来，拔出兵器，去围捕那几名从马腹下现身的大汉，但那几人迅疾上马，策入驰道，往北奔去。驰道是天子之道，卫卒可不敢学那些胆大妄为的人，只能站在道边兴叹，眼睁睁地看着那几名男子奔上安门大街，往北去了。

公孙敬声丢失镇国之宝，自知难逃死罪，双腿一软，无力地坐倒在地上，举袖抹起眼泪来。

却说那几名借驰道之便成功夺剑的大汉驰过安门与直城门大街的交叉口，便弃马逃入便道。卫卒虽然不敢追上驰道，但若是他们继续在驰道上行驶，会立即招来中尉和城门校尉的围捕，遁入人群才是最好的逃脱方法。

哪知道刚到街边，一旁不知道从哪里闪出数名郎官打扮的男子，个个手执弓箭。领头的是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年，正是李陵，喝道：“你们中了东方先生的圈套，快快抛下兵器投降，不然休怪弓箭无情。”

领头大汉咬牙道：“杀出去！”话音刚落，还不及伸手拔剑，一支羽箭便射穿了他的右臂。

那大汉强忍疼痛，转头喝道：“还不快些动手！”

同伴便纷纷去拔兵刃。郎官们羽箭射出，当即将三人射倒。一名大汉肩头中了一箭，强忍疼痛，拔出长剑，横在自己颈中一拉，鲜血飞溅。

李陵这才会意这些人不是要拼死搏斗，而是要自杀，大约是担心落入官府手中遭受刑讯，忙道：“停！快停！”上前检视，六人中一人自杀，四人被当场射死，只有那最先手臂中了他一箭的大汉还活着，忙命人将那大汉反手缚住，就地为他包扎疗伤。

东方朔带着两名弟子在不远的酒肆饮酒，闻声赶过来，一看之下不免有些失望，道：“李陵，之前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李陵道：“先生说不要着急动手，最好是跟踪他们到藏身之地，这样可以追到幕后主使。”东方朔埋怨道：“你瞧你，急着动手不说，就给我留下一个活口。”

刘解忧一直跟在东方朔身后，道：“师傅别怪李陵哥哥，那边有户人家在办喜事，他是不想这些坏人冲撞了人家的好事。”东方朔道：“这么好心？”李陵道：“那边人多，我是怕跟丢了这些人，反而坏了先生大

事。”

东方朔“嗯”了一声，走到那被擒的大汉面前，道：“阳安，你好啊，我找你很久了。”

那大汉正是潜逃多年的阳安。十余年不见，他看起来老了许多，脸上溅着星星点点的血迹，看起来格外狰狞。

东方朔道：“你是我东方朔生平遇到的最厉害的对手，咱们好好谈谈吧。”

阳安冷然道：“你想谈什么？”东方朔道：“譬如你投靠江都王刘建后，为什么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杀死徐乐？”

阳安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生性好奇，又争强好胜，总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凡事都想弄明白，我偏不告诉你，憋死你，如何？”东方朔道：“这样，我们有来有往，只要你向我讲清楚你的经历，我就杀了你。你也是名家子弟，该知道被押到廷尉府后会面临什么样的荼毒，那些酷刑会令你生不如死。”

阳安道：“你跟廷尉那些酷吏有什么区别？无非你来软的，他们来硬的，不过都是想知道我背后的人的名字罢了。我告诉你，我偏不让你们如愿。”东方朔道：“你错了，我其实不想知道你背后的人是谁。今日你夺剑失败，他再谋划就得再多等十二年，十二年里能有个对手也不坏，也许下次磨剑的时候，我就会亲手抓住他。”

阳安大奇，道：“你真这么想？”东方朔道：“真的。”见大批卫卒已赶了过来，便扶阳安到自己车上，道：“我送你去廷尉府，你还有半个时辰的机会。”

阳安微一沉吟，即道：“好吧，我告诉你，是我杀了徐乐。我投靠江都王后，请大王派了武艺高强的侍卫跟我一起去徐乐家里，侍卫杀了他的下人，徐乐则是我亲手杀死。”

东方朔道：“徐乐跟你妻子管媚同乡，算是故人，他又没有得罪你，你为何一定要杀他？”阳安怒道：“他跟我老婆在客栈偷情，还说没有得

罪我么？”虽然事情过去多年，但提起来他仍然咬牙切齿。

东方朔这才恍然大悟，久久困惑心头的杀人动机迎刃而解，只是没有想到如此简单。又问道：“那么你为何要杀死樊氏刀铺樊翁全家？”

阳安先是一愣，道：“我没有杀樊翁。有杀他全家的工夫，我该杀了你才对。你逼死我母亲，我早该杀了你。”东方朔道：“是啊，如果你嫉妒心那么重，投靠江都王后利用刘建的势力先除掉我而不是徐乐，也许就不会有今天了。”

阳安“哼”了一声，道：“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你这就杀了我吧，我能死在镇国之宝高帝斩白蛇剑下，也是一种荣幸呢。”东方朔拔出长剑，缓缓道：“你如此拼命夺剑，应该是知道剑中藏有极大的机密吧？”

阳安凝视着长剑，双眼闪动着光芒，半晌才道：“反正我也快要死了，不妨将金剑的秘密告诉你，那就是——双剑合璧，秘图自现。那秘图就是昔日西楚霸王的藏宝所在，金山银山，多不胜数，无论谁得到了它，整个天下都会臣服在他脚下。”东方朔嗤笑一声，不以为然地道：“当日西楚霸王拥有这笔财富，不也没有得到江山吗？”

阳安无言可辩，眼见前面太仆卿公孙敬声正率大批卫卒飞骑赶来，便催道：“杀了我！快些杀了我！”东方朔道：“好。不过我得告诉你，你辛辛苦苦谋夺的这柄高帝斩白蛇剑是假的，是我请樊翁的侄子仿制的，真剑好好地躺在长乐宫中呢。”

阳安道：“什么，这是你事先安排好的？”东方朔道：“嗯，不好意思，让你和你的主人白忙了一场。”长剑一挥，割断了阳安的脖颈。

他二人在车中密密交谈，声音甚低，外人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东方朔一剑杀死阳安，这才高声嚷道：“犯人死了。”

李陵一直率众从旁护卫，听见叫声，忙命车夫停车，跃上车子，却见阳安歪倒一旁，双手反缚，颈中被划开一道大大的口子，不由一愣，问道：“先生为何要杀死他？”东方朔道：“他要逃走，我只好杀了他。”

刚刚走出车子，公孙敬声已然赶到，一把夺过高帝斩白蛇剑，道：“太好了！太好了！”

东方朔见这纨绔子弟无礼之极，便有意不说破假剑一事，令其多吃点苦头，他自己的车子被阳安的血污了，不愿意再坐，到后面上了夷安公主的车子，道：“咱们回去茂陵吧。”

驰回茂陵，先来到太史令司马谈家，找到司马谈之子司马迁的侍妾随清娱，告知阳安已死的消息。随清娱当即盈盈下拜，道：“多谢先生为先父报仇雪恨。”

东方朔多年的愧疚终于稍解，跟随清娱一起祭奠其父母灵位，这才告辞出来。走不多远，正遇上梅瓶追着幼女在陵邑中玩耍。那女孩子即是李敢的遗腹女李悦，手中举着一块玉佩，在前面奔跑，叫道：“妈妈，快来追我！”

夷安公主一眼望见那玉佩，忙叫车夫停车，道：“师傅，那女孩子手中举的是皇祖母的玉佩么？你从义主傅遗体上得到，一直爱若至宝，何时又送给了梅姊姊？”东方朔从怀中取出一块玉佩，几与李悦手中的玉佩相同。

刘解忧忙抢先跳下车子，拦住李悦，笑道：“我可是捉住小悦了。”李悦欢声叫道：“解忧姊姊。”刘解忧道：“给我看看那块玉佩，好吗？”

刘解忧时常与李陵一起骑马射箭，与李府上下熟络，李悦一直很喜欢她，闻言便递过玉佩来。

东方朔走过来，将两块玉佩一比较，除了玉石本身天然纹理的差异外，外形、大小一模一样。

梅瓶赶过来一看，也很是惊讶，问道：“东方先生怎么有一块同样的玉佩？”夷安公主道：“梅姊姊从哪里得来的这块玉佩？”梅瓶道：“太后临终前留给我的啊。这是太后最珍贵的东西，公主不也知道么？”

她母亲金俗是王太后长女，遗失民间多年，后来终于因为韩嫣牵线而得以相认，从此荣华富贵等身。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金俗的儿子梅仲仗着是皇帝的外甥，横行不法，终被长安令义纵逮捕，依法处死。皇帝刘彻非但不加以干预，反而提拔了义纵做郡太守。金俗伤痛之余，亦感叹若是如从前一般沦落民间，虽粗茶淡饭，但不至于有中年丧子之痛。王太后因此事愈发愧疚，格外优待金俗母女，临终前将最心爱的家传玉佩留给了梅瓶。

夷安公主道：“原来有两块玉佩。既然皇祖母的玉佩并没有失落，那么师傅手里的应该就是我从右北平郡带回来的那块玉佩了。”

多年前，她在右北平郡巧遇客栈双尸案，男死者的腰间有一块玉佩，她当场认出是王太后之物。因为当时认定男死者是阳安，满以为是王太后将随身之物赐给了大乳母侯媼，侯媼又转送给儿子阳安。回到长安后，主傅义姁拿走玉佩，称要还给王太后，并要求夷安公主不再提起。因义姁曾是太后御医，在宫中侍奉多年，夷安公主也丝毫没有起疑。后来得知死者是平原郡商人随奢后，虽也疑虑过为何他身上会有太后之物，但宫廷多秘事，即使是夷安公主，也难以向太后打听追问。义姁死后，东方朔从她遗体上得到玉佩，这才知道义姁并没有将玉佩还给太后。义姁并非贪财之人，这么做一定有原因。不久王太后去世，东方朔见事已至此，张扬于事无补，遂就此作罢。

此刻旧事重提，心头的迷雾再一次浓厚起来。

梅瓶道：“我曾听太后提过，王家传下来的是一对玉佩，一块给了太后，一块给了太后的妹妹，也就是先帝的王夫人。”她所称的太后之妹，即是指王姁之妹王姁，王姁姊妹二人一起进宫，均得到景帝刘启的宠爱。

夷安公主更是困惑，道：“如果这块玉佩是姨祖母的，怎么又到了随奢身上呢？而且随清娱对此也一无所知。”东方朔叹道：“这怕是要问那王媼了。”

他早已经想到事情多半跟平刚城南客栈店主栾翁的妻子王媼有关——义姁没有将玉佩还给王太后，反而对夷安公主撒谎，称太后命她不

准再提玉佩之事，肯定是要掩饰什么，说不定是这块玉佩原先的主人跟王太后有什么干系，义姁不愿意王太后知道，所以才刻意隐瞒了下来。追根溯源，玉佩最先在平刚城南客栈出现，后又被义姁截留在手中，义姁就成了关键，而她刚好曾经到过城南客栈，与店主栾翁的妻子王媪交谈甚密，还谎称王媪是她同乡。王媪凑巧姓王，会不会正是王太后的亲眷？王太后有一同产兄王信、一同产妹王姁，另外有同母异父弟田蚡、田胜，王姁也是景帝宠妃，王信、田蚡均封侯，大富大贵。以王媪的年纪推算，不似王太后的平辈，倒像是晚辈。可她明明是店主的妻子，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妇，又怎会是王太后的亲眷？莫非跟金俗一样，是王太后当年遗失在民间的女儿？

这些推测，东方朔早在从义姁身上得到玉佩时就已经想到，只是由于当事人义姁、王太后先后死去，难以问明究竟。他也派人去过右北平郡，预备直接向王媪问清楚，孰料刚好城南客栈失火，烧成一片灰烬，店主栾翁被烧死，王媪和儿子栾大无处容身，去了齐地投奔亲属，事情遂不了了之。而今发现世间原来有一对玉佩，愈发肯定王媪跟王太后有关。

梅瓶却不知道这些往事，问道：“王媪是谁？”夷安公主道：“就是那栾……”及时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道：“以前在右北平郡见过的妇人。梅姊姊，这块玉佩你收好，带小悦去玩吧。”

刘解忧道：“如果王媪跟太后有干系，那栾大不也是公主的亲眷么？”夷安公主没好气地道：“我可没有他这样的亲眷，小人得志。”

回来东方朔住处，却有一位不速之客正在院中。那是一名老年妇人，半边脸不知道被什么烧得焦黑，奇丑无比，仿若地狱里的魔鬼一般，令人望而生畏。

尽管已经面目全非，东方朔还是一眼认出了她，道：“你是平刚城南客栈店主的妻子王媪？”王媪点点头，举袖掩面，凄然道：“老身成了这副鬼样子，先生居然还认得我。”

夷安公主道：“啊，真是凑巧，我们刚才还谈到你呢。你怎么成了这

副样子？你的儿子栾大，而今已经封侯，还娶了我妹妹卫长公主。”忽然想到本该是自己嫁给栾大，而不是温柔娴雅的妹妹，一时愣住。

王媪泣道：“老身正是为这件事来的。东方先生，我儿子栾大不知天高地厚，欺瞒天子，窃取侯位，求你想法子救救他。”夷安公主道：“呀，这可奇了，栾大是你的儿子，你不去叫他停止装神弄鬼，反而来找我师傅，这是什么道理？”

王媪道：“老身若能劝得了他，早就劝了。东方先生，久闻你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你一定有法子救我儿子的。”东方朔道：“能救你儿子的只有他自己，当然，太夫人你也是可以救他的。”一边说着，一边掏出玉佩，道：“太夫人不记得这块玉佩了么？”

王媪“啊”了一声，毁容的脸上露出不可名状的惊恐之色。东方朔道：“就算栾大诡计被皇上识破，太夫人拿着这块玉佩到皇上面前，皇上认出这是太后遗物，一定会赦免你的儿子。”王媪道：“啊，这不是太后手中的那块，是……”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言，不由得怔住。

一时回忆起无数往事来——她本来的名字叫刘媵，跟她的姊妹平阳公主刘嫖、南宫公主刘婕、隆虑公主刘嫖一样，名字旁带有“女”字。她的封号是昭阳公主，居住在“巧为天下第一”的昭阳殿中。这处建筑十分考究奢华，在后宫诸殿中仅次于皇后居住的椒房殿。宫殿内外的墙壁由泥混合花椒粉涂抹而成，暖意融融，芳香袭人。整个宫殿涂染了各种颜色的彩漆，鲜亮照人，大廷之上涂饰着朱红色，富贵而喜气。大殿椽梁之上雕刻着蛇龙纹饰，龙鳞蛇甲，萦绕其间，栩栩如生。墙壁露出的横木上镶嵌有鎏金铜沓，铜沓之上装饰有蓝田美玉制作的玉璧、闪闪发光的明珠和墨绿色的翡翠，光彩夺目。所有的窗户都以绿色琉璃制成，门帘则是以五光十色的珍珠串连而成，光芒耀眼，相映生辉。清风徐来，门帘摆动，宝珠轻碰，声如珣珣，如临仙境。这本是皇帝宠妃才能居住的地方，可她是父皇最宠爱的公主，住所、待遇均在诸公主之上。然而，宠爱反而成了负累，嫉妒她的人在父皇面前游说，选中她为和亲公主，要嫁去匈奴给军臣单于为阏氏。她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却始终无力改变事实，遂将最心爱的家传玉佩送给了她。她带着属官和嫁妆出嫁时，泪水早已哭干，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任凭护亲使者摆布。出了汉

地，到了匈奴人的地盘，某晚半夜时，忽有一名宫女柔福摸进帐中来，那柔福体形、样貌竟与自己有几分相像，原来母亲不忍心看到女儿沦为单于的玩物，寻觅到了柔福，要行李代桃僵之计。此计并不难行，公主戴着面冠，出则乘车，停则入帐，旁人根本看不清公主的样子。她遂与柔福交换了身份，她变成了假公主的侍女，次日装病，滞留在歇宿地附近的匈奴牧民家中。那牧民的妻子凑巧是匈奴人从汉地掳掠来的汉女，听说她想回去汉地，很是同情，遂说服丈夫护送她回去柔福的家乡右北平郡。她换上匈奴人的衣服，骑马跟在牧民身后，一路躲躲藏藏。那牧民也不知道去汉地的路，只胡乱往东南方向行去。走了很多天后，终于远远看见了长城的影子。这时候，忽然有一队汉军冲了出来，牧民还不及反应就被一箭射死，惊得呆住的她则成为俘虏，被汉军带回边塞。军营的几名校尉见她美貌，当晚便一起强行占有了她的身子。然而军营不能有女眷，校尉们遂将她送到郡治平刚城，安置在时常光顾的城南酒肆附近的城南客栈中，时不时地来客栈与她交欢。为了防止她逃走，不但叮嘱店主栾翁严加看守，还给她戴上了颈钳和脚镣。那时候，她整日以泪洗面，悲叹命运的捉弄，堂堂大汉公主，竟然会沦为汉军军官们的玩物。若是她肯听父皇的话，嫁去匈奴，至少还是单于的阏氏，不必受这么多男人的污辱。她也曾经想过要表明自己的公主身份，事情一旦揭穿，这些占有过她的男子自然要被处死，可她的母亲也难逃赐死的命运，那受骗的军臣单于又岂肯善罢甘休，定会大举兴兵侵汉，无数家园被毁，无数百姓流离，全是因为她一己之私。她一度想要上吊自杀，店主栾翁及时救下了她，安慰她说：“好日子终究会来的。”很长时间过去，她慢慢熟悉了当地情形，也尝试去打听柔福的家人，这才知道她的苦难实在算不了什么，她所冒充的柔福因擅自装病逃走，父母兄弟尽被朝廷诛杀。然而正如栾翁所言，好日子终究会来的——匈奴大举进攻右北平郡，那些奸污过她的校尉们不是被匈奴人杀死，就是因为作战不力被军正判了死罪，再也不能来客栈欺负她。好心的栾翁找来邻里熟识的铁匠，为她打开了身上的械具。可她还是无处可去，无以谋生，干脆嫁给了栾翁。后来生下儿子栾大，日子虽然苦些，倒也过得安稳。许多年过去了，代她出嫁的柔福早已经死去，她的母亲、父皇也先后死去，她曾经钟爱的异母弟刘彻当上了皇帝，她则习惯了店主妻子的身份，甚至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是公主。直到有一日，爱子拖着她去看新上任的郡太守进城，她看见了他，她少女时暗恋过的男子，也是她今生今世唯一爱

过的男子——飞将军李广。他老了，不再是她记忆中意气风发的样子。她也老了，她就在人群最前面，他也没有能认出她就是昔日住在昭阳殿中的最娇媚最可爱的公主。噢，原来她曾经当过公主。不断有人谈起飞将军的神勇，谈起他天下无双的箭术，她听在耳里，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再平静的水面也会偶起波浪。那一日，房客平原郡商人随奢无意中提到想为女儿买一块上好的玉佩，她想到客栈不景气、入不敷出的样子，遂从床下挖出了埋藏多年的家传玉佩，作价一万钱卖给了随奢。哪知道当晚客栈发生命案，招来夷安公主，被其认出了男尸身上的玉佩是太后之物。她虽然也很惊讶玉佩为何会到了阳安身上，但因为事情关系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没有讲出实情。后来主傅义姁来到客栈，轻而易举地揭破了她的身份，她只能苦苦哀求对方。所幸义姁同情她的遭遇，答应设法保守秘密。这件事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本以为从此可以平平安安过日子，但客栈又遭了火灾，烧死了丈夫，烧毁了自己的面容，亏得儿子栾大安然无恙。母子二人到齐地投奔栾姓亲眷，寄人篱下，不断遭受白眼。某日栾大愤然离去，称不当上二千石大官绝不回来。她无力寻访儿子下落，只能继续苟活下去，忽有一日听到朝廷最贵盛的方士名叫栾大，当即猜到这一定是自己的儿子，向亲眷借了些路费，千辛万苦地赶来京师。哪知道刚进北阙甲第便被巡逻的中尉卒驱逐了出来，她实在无法可想，困顿之下忽然想到当年与天下第一聪明人东方朔有过一面之交，他会帮忙也说不准，遂一路打听来茂陵。

东方朔见她脸上烧焦的肉不断抽搐，知道她回忆起往事，情感交织，道：“太夫人至今还不肯表露真实身份么？”王媪难以隐瞒，遂说了实话，道：“老身就是昭阳公主。”

虽然众人都已猜到她身份不凡，但听说她就是嫁去匈奴和亲的景帝之女昭阳公主，还是意外之极。夷安公主极为吃惊，道：“你……你是我姑姑？”王媪泪下如雨，道：“老身实在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再与亲人相聚。”

忽听见门外有车马之声，有人走进院子，叫道：“东方先生，皇上急召你进宫。”正是霍光的声音。

东方朔料到是假剑事发，遂道：“你们两个先在这里陪着太夫

人。”走出来一看，院中站了不少全副武装的卫卒，笑道：“这么大的阵势，看来皇上真的发怒了。”

霍光道：“太仆卿到皇上面前告东方先生偷换高帝剑，皇上已将今日参与围捕盗贼的李陵等人尽数逮捕，命臣来茂陵逮捕先生。先生这就请随卫卒动身吧，臣奉命要彻底搜查这里，得罪了。”

夷安公主闻声出来，忙道：“我跟师傅一起进宫去见父皇。解忧，你先带太夫人去你家，好好安顿。”刘解忧道：“好。”

赶来未央宫，宣室中已经聚集了不少大臣，丞相赵周、御史大夫石庆、大将军卫青等重臣均在当场。那柄假的高帝斩白蛇剑就摆在皇帝的龙案上。

太仆卿公孙敬声一见东方朔进来，便赶过来揪住他胸口衣襟，嚷道：“真的高帝斩白蛇剑在哪里？快些交出来。”夷安公主不满地道：“太仆君也太无礼了！若不是我师傅事先料到有人会截取高帝斩白蛇剑，事先安排李陵带人埋伏，你这会儿是怎么死的还不知道呢。”

刘彻重重一拍龙案，道：“夷安，你先退出去。”夷安公主见父皇脸上寒意极重，迫不得已，只得转身出去。

刘彻道：“东方朔，你来告诉朕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事先知道有人要半路抢劫高帝斩白蛇剑？”东方朔道：“臣只是猜的。高帝斩白蛇剑十二年才开匣一次，贼人要下手只能在今日，唯一的机会则是利用交叉路口的驰道，所以臣事先请李陵率领部下埋伏在街角。”

刘彻道：“原来如此。那么是你将真剑调包，有意给了太仆卿一柄假剑，好令他难堪了？”东方朔道：“不，这柄假剑就是太仆君从长乐宫剑匣中取出的剑。”

公孙敬声再也忍耐不住，道：“胡说八道。陛下，臣从长乐宫前殿取剑，一路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差池，卫卒均可以作证。分明是东方朔从贼人手中夺取真剑后，用假剑掉了包。”东方朔笑道：“臣只是说太仆

君从长乐宫剑匣中取出的剑是假剑，又没有说是你掉包。”公孙敬声一愣，道：“什么？”东方朔道：“陛下，臣早料到会有人夺剑，所以早将剑匣中的真剑掉了包。”

太常卿司马当时讶然道：“剑匣要太常和卫尉合用钥匙才能打开，你是如何办到的？”东方朔道：“臣也不知道是如何办到的。”

刘彻脸色一沉，喝问道：“真剑在哪里？”东方朔道：“就在钟室里。”

钟室即“长乐宫悬钟之室”，内有两口各重约万石、声传百里的巨钟。它是长乐宫中最著名的宫室，名声甚至远远超过前殿、大夏殿、长信殿等，因为韩信当年就被吕后残酷地杀死在这里。当楚汉争衡之际，若非韩信赞助，高皇帝刘邦万万不能得天下，因而有大功于大汉。然而刘邦为人残暴，猜忌功臣，使计擒住韩信，软禁在京师。皇后吕雉知道丈夫对其仍然不放心，便趁刘邦外出征战之机，将韩信诱进宫来。韩信一进长乐宫，宫阙后冒出数十名武士，将其捆绑，押到长乐宫钟室囚禁。半夜时分，韩信被杀。因为刘邦曾与韩信有约，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吕雉命人用布帛将韩信一层层包裹住，令其不见天地，再用竹签活活刺死。一代俊秀奇才，终凄惨死去，且死后被夷灭三族。时人多有痛惜者，刘邦听到韩信被杀后却是心情复杂，“且喜且哀之”。

刘彻闻言，居然亲自领了群臣来钟室取剑。东方朔道：“剑就在室首的案桌下。”走上前去，伸手一掏，摸出一柄长物来，却是一根木棒，并不是高帝斩白蛇剑，一时愣住。

公孙敬声道：“哈，居然敢当着皇上的面撒谎。陛下，臣敢担保，臣从长乐宫中取出的剑是真的高帝斩白蛇剑，太常和卫尉都可以作证。”太常司马当时和长乐宫卫尉掌管剑匣钥匙，生怕担上职责，连声附和。

公孙敬声续道：“东方朔在欺瞒陛下！就算他料到会有贼人劫剑，他为何事先不告知臣，好让臣有所防备？退一步说，就算他想独占捕贼功劳，可既已安排了李陵率人埋伏，又何须事先弄一柄假剑换走真剑？长乐宫戒备森严，高帝斩白蛇剑锁在前殿剑匣中，太常和卫尉分掌钥匙，

根本不可能有人用假剑掉包真剑。今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东方朔的阴谋，他先安排下几名贼人，从臣手中夺去真的斩白蛇剑，再利用李陵杀贼人灭口，他自己则暗中用假剑将真剑调包。本来还抓住了一个活口，也被他带到自己车上，半途杀死。如果不是心中有鬼，他怎么会这么着急灭口？”

公孙敬声的父亲公孙贺也在一旁，道：“陛下可还记得上次磨剑之事？本该是由臣主持，东方朔主动请缨，一定要插手磨剑。也许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已经开始谋划今日之事了。”

刘彻面色如罩寒霜，问道：“东方朔，你有何解释？”

东方朔自己也是万分震撼，之前他跟平阳公主达成交易：他帮助找出杀死平阳侯曹襄的凶手，平阳公主则帮他到长乐宫前殿用假剑换出真剑。这件事原本极难做到，他也没有抱太高期望，但没想到平阳公主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真的换出了高帝斩白蛇剑。他觉得这剑是镇国之宝，不宜留在自己手中，遂让夷安公主悄悄将剑带进长乐宫，藏在钟室中。哪知道今日来取剑，竟变成了木棍。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道：“这件事只有我和夷安知道，连解忧都不清楚，难道是夷安拿走了剑？”转头望去，却见夷安公主跟在群臣身后，露出焦急之色，这才明白她也不知，登时冷汗直冒，暗道：“我总以为自己聪明，事事能占尽先机，哪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暗中监视我们师徒的一举一动，趁我注意力全在阳安身上时，混入钟室取走了真剑，这下子无论如何我都是辩不清了。”

刘彻脸色愈发难看，缓缓道：“东方朔，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么？”东方朔道：“臣说了陛下也不会相信，不如不说。”刘彻道：“逮捕东方朔，下廷尉狱拷问。”

忽听见有人道：“等一等！”夷安公主排开群臣走上前来，道：“今日太仆卿从剑匣取出的斩白蛇剑确实是假的，真剑是我拿走的，跟师傅无关。师傅料到阳安会染指高帝斩白蛇剑，是我出主意弄一柄假剑换走真剑。师傅担心镇国之宝有失，让我把剑藏在钟室中，预备等捕到阳安后再送回前殿。但我贪心，偷偷拿走了真剑，师傅并不知道。”

刘彻显然不大相信，问道：“斩白蛇剑锁在剑匣中，你如何用假剑换走真剑？”夷安公主道：“斩白蛇剑之所以难得一见，是因为宫禁森严，可我是皇帝的女儿，长乐宫中还有我的寝殿，对我来说，又有什么难的？”

公孙敬声道：“可是剑匣要有太常和卫尉两把钥匙合用才能打开，公主如何能得到钥匙？”夷安公主道：“得到钥匙不容易，可要是从底下下手就容易多了。我用化石粉涂抹在石匣底部，再用锋利的匕首划开一道长孔，可以轻而易举地换取宝剑。”

刘彻半信半疑，赶来前殿，命人翻过剑匣，果见石匣底部有一道二寸宽、二尺长的口子，而里匣中铺有厚厚的锦缎，竟是从来没有人发觉。

东方朔见状也呆住，他一直不知道平阳公主如何能同时搞定太常和卫尉，得到钥匙换剑，此刻方才明白过来，却不知夷安公主如何得知了真相，又将事情揽到她自己身上，忙道：“公主，你……”

夷安公主道：“师傅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是皇帝的女儿，更应该如此。”转头道：“阿翁亲眼所见，女儿没有撒谎。”

刘彻心中尚有疑问，道：“你要那柄剑做什么？”夷安公主道：“因为阿翁一点也不疼爱女儿，先要将我嫁给匈奴太子於单，於单尸骨未寒又将我嫁给陈耳，若不是这桩讨厌的婚事，义主傅现在应该还活得好好的。义主傅不被陈耳杀死，皇祖母的病就有救，她老人家也不会那么快离开我。阿翁，高帝斩白蛇剑在我眼中不过是块废铜烂铁，一钱不值，可你总不让女儿如愿，所以女儿也要做一桩事让你不痛快。”转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道：“师傅，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你本是为朝廷着想，一心要捉住阳安，却想不到被我乘虚而入。愿师傅强饭自爱，来生……我不要再做你的弟子。”

她袖中早擎有一柄匕首，说完这番话，右手挺出，回过刀锋，双手握紧，用力回刺，便将白刃刺入自己的胸口。

刘彻正站在夷安身边，忙扶住女儿，叫道：“来人，快来人！”

几名郎官抢上前扶住公主，将她身子慢慢放平，检验伤势，却见那匕首锋锐异常，夷安又出尽全力自刺，深入肺腑，再难挽救。

刘彻凝视着女儿抽搐着身子，眼睛中生气渐渐散尽，仿若又看到了她幼时天真稚气的样子，心中不免有些哀戚起来：“原来在夷安心目中，朕是个令她厌恶的父亲，以致她不惜要盗走高帝斩白蛇剑来触怒自己。朕所有的儿女当中，大概也只有她有这份胆识和豪气。可惜！”

但女人对皇帝来说只是华丽的衣裳，妻妾如此，女儿也是一样，心中的难过只是一闪而过。

正巧霍光进来，垂首禀告道：“臣搜过东方先生家里，没有发现高帝斩白蛇剑。包括夷安公主家、刘解忧家、李陵家，还有东方先生回茂陵后去过的太史令家，臣都细细搜过，没有可疑……”一语未毕，忽抬头看见夷安公主胸口插着匕首，躺在血泊中，顿时愣住。

刘彻将目光投向东方朔，他正惶然盯着夷安公主，如失魂落魄一般，那份莫名恍惚的苦痛竟然连皇帝也打动了。刘彻定了定神，命道：“丞相，你和臣子们先退下。今日之事，谁也不准说出去。”丞相赵周如蒙大赦，道：“臣等告退。”慌忙率领群臣退出前殿。

大将军卫青特意留到最后，嘴唇翕动了几下，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一个字来，默默转身走了出去。

刘彻道：“霍光，你送东方卿回去茂陵。”

霍光仿若未闻一般，他也确实没有听进去皇帝的话，不知怎的，眼前的这一幕又让他想起当日在甘泉宫的情形来：郎中令李敢胸口插着羽箭，睁大眼睛躺在那里，兄长霍去病则失神地站在一旁，脸上的表情就跟目下东方朔一模一样。一旁的郎官推了他一下，低声道：“皇上叫你送东方先生回去。”

霍光才回过神来，走过去叫道：“东方先生！”

东方朔却是不肯离去，只凄然凝视着死不瞑目的夷安公主，全身陷入一种燥热的麻木当中。他听懂了她的遗言，直到此刻他才知道——原

来这么多年来，她的心思、情思都在他身上，为了保护他，她不惜自认罪名，以自杀来为他脱罪。现在想来，即使杀死了阳安，即使解开了金剑合璧的秘密，又有什么用呢？夷安已经死去。他虽然还不能十分确认自己对公主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但若是能够让时光倒流，他愿意以所有的代价来换取她的生命，他不会再在意所谓天下第一聪明人的名声，不会再苦苦去追寻所谓的真相。他，愿意放弃一切。

曾经的心动，过往的温柔，将他一一湮没，在光阴的罅隙中，竟已是满眼泪花。

逝者如斯。

无论是欢乐，还是悲愁，日子一天天过去。岁月如驰，人生如寄。

元封三年，江都公主刘细君终于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动身。她将在春天的季节踏上前往乌孙的旅程，开大汉和亲西域之始。这一年，刘细君二十岁。

早已确定的婚事之所以拖延了好几年，一是因为大汉与乌孙路途遥远，中间隔着崇山峻岭，大漠戈壁，使者来往少则数月，多则一两年，交通大不便利；二是匈奴为阻止大汉联盟西域，不断派出轻骑劫杀大汉使者，使者多有被残杀者。

大汉天子刘彻虽已近知天命的年龄，急躁易怒的性情反而变本加厉，为了报复匈奴劫杀汉使，不惜再次兴兵，派遣浮沮^[5]将军公孙贺率一万五千骑、匈河将军赵破奴率万余骑分两路出击匈奴。

自平阳公主毒害刘彻宠姬王寄一事见光后，卫青表面未受到妻子牵连，其实从此被皇帝冷落，空有大将军的头衔。他最风光时，三个儿子同日在襁褓中封侯，但而今他既失宠，儿子的侯位也就难保，很快被皇帝借口酎金不如法削夺爵位。丞相赵周原任太子太傅，与旧主人太子刘据和卫氏走得很近，也被皇帝加以明知列侯所献黄金不足却不上报的罪名，被捕下廷尉狱。赵周心知肚明，不得不在狱中自杀身亡。卫氏集团日益被孤立，唯有公孙贺因在刘彻还是太子时任过太子舍人，有一定的

情分，虽娶了卫君孺为妻，但还是继续得到信用。

赵破奴则是继卫青、霍去病之后又一位朝野瞩目的新秀人物，人们好奇他既不是皇亲国戚，又无杰出的军事才能，为何独独能赢得皇帝的青睐。其实赵破奴才干平庸之极，他能快速崛起，隐有取代昔日骠骑将军霍去病地位的趋势，全是沾了他昔日情人王寄的光。自王寄被毒害一事揭破后，刘彻追思不已。后宫中虽然美女如云，然而每当他见到那些嫔妃曲意逢迎的假笑，就愈发怀念王寄的恬淡风韵。王寄母亲已逝，家中再无亲人，也没有兄弟可以封赏。不知怎的，皇帝忽然想起了赵破奴来，为同一个女人着迷，也算是共通之处吧。他心中遂将赵破奴当做了王寄的亲人，有意提拔重用。

可惜的是，匈奴伊稚斜单于已死，其子乌维继单于位，此人老奸巨猾，听从降将赵信的建议，千方百计避免与汉军正面交锋。公孙贺与赵破奴虽被天子寄予了厚望，却是出师数千里，未与匈奴遭遇，最终不得不无功而还。

然而江都公主预备出发之际，路途的安全再一次变得重要起来。跟随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王恢向皇帝建议道：“匈奴劫杀本朝使者，多半是利用楼兰为耳目。”

楼兰^[6]是西域最东部的一个绿洲小国，紧挨着罗布泊蒲昌海西岸，以经营粗放的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罗布泊意为“多水汇集之湖”，广袤三百里，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这个国家早先为占据河西的强国月氏所统治，后来匈奴强大，驱逐了月氏，确立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并在楼兰等国设置有僮仆都尉，专门收取西域诸国的赋税。

刘彻了解到真相后，遂再次出兵，派赵破奴为主帅攻打楼兰，并令王恢辅佐。赵破奴先佯装要攻打车师，暗中则亲自率领七百轻骑偷袭楼兰国都扞泥，出其不意地俘虏了楼兰国王伐色，楼兰遂投降汉朝。

楼兰国王伐色被汉军押解到长安。刘彻责问他为何通匈奴。伐色回答道：“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刘彻赞许他实话直说，体谅到小国的苦衷，便下令护送其回国，并要求楼兰侦察匈奴的动静。

匈奴听说楼兰归顺汉朝，便预备发兵攻打。楼兰无奈，只好两面应付，佯色同意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遣往匈奴、汉朝作为人质，表示自己将在匈奴和汉朝之间严守中立。

春天悄然来临了，刘细君心中的哀伤也日益浓重。尽管她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但当她真的要离开熟悉的生活之地时，还是觉得惶恐难安。

刘解忧站在她的身后，一边为她梳理发髻，一边安慰道：“细君姊姊不要太过担心，眼下从长安到乌孙的道路均已经打通，我们会找机会去探望你的。霍光和李陵两位哥哥都说想去西域看看呢。”

刘细君轻轻叹了一口气，从大汉到乌孙万里迢迢，他们又有官职在身，探望谈何容易。但她还是很感谢刘解忧的古道热肠，问道：“听说你曾经闯进宣室，向天子要求代替我和亲，有这回事么？”刘解忧不好意思地道：“当时我是见细君姊姊太伤心了，一时冲动。不过说到底，我自己也蛮想去看外面的世界，看那些西域人说话、走路，好有趣。”

刘细君道：“其实我不是舍不得这个地方，而是舍不得这里的……”

忽有宫女进来禀告道：“公主，霍都尉在殿外求见。”霍都尉便是奉车都尉霍光，他有侍中头衔，可以自由出入宫禁。

等了片刻，宫女领着霍光进来。他的目光先落在刘细君身上。刘解忧一旁瞧见，忙告辞道：“姊姊，我先走了。”

霍光忙道：“我不是来找公主，是来找你的。解忧，皇上有急事召见你。”刘解忧不免莫名其妙，道：“我？是我么？”跟着霍光出来，忍不住问道：“皇上召我有什么事，该不会真的同意我代替细君姊姊出嫁乌孙了吧？”

霍光道：“你见到皇上自然会明白。”刘解忧道：“不能预先透露一点信息么？”见霍光木然不应，赌气道：“人人都说你小心谨慎，可我们毕竟是一起玩大的朋友，当真是白交你这个朋友了。下次再比射箭，我可

不帮你。”霍光也不吭声，任凭她数落。

路过椒房殿时，正遇到卫长公主陪着母亲卫子夫出来散步。母女二人均是神情落寞。卫皇后人到中年，加上失宠日久，心情压抑，头发脱落得厉害，露出几分老姬的丑态来。卫长公主虽然还年轻，却连遭丧夫之痛，先是第一任丈夫平阳侯曹襄被人杀死，后是第二任丈夫方士桀大因欺骗皇帝被腰斩，她从此落下了只会给丈夫带来血光之灾的骂名。就连她的父皇也因为厌恶桀大而厌恶她，看都不愿意看她一眼，岂不知当初正是皇帝妄想长生不老，一心讨好桀大，才不惜以爱女下嫁的。

皇后已经是女人身份的极致，却终究还是日夜忧忡的境地，那么当初那些对皇帝的阿谀逢迎又有什么价值呢？她若只是平阳公主家里的歌女，没有被皇帝宠幸，即使是为人奴婢，总算还可以过安稳的日子。而不必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时刻担心自己被废皇后位，担心儿子被废太子位，担心女儿被嫁给下一个桀大，担心卫氏子孙会像霍去病的儿子霍嬭那样，落个封山祭天的下场^[7]。

身处皇宫中的女人常常会感慨别人的命运，以致悲悯自己的将来。刘解忧一见到卫皇后母女郁郁寡欢的样子，却立即想到了刘细君，心道：“这里的女人成天都是长吁短叹的，细君姊姊真该早些离开这地方才是真的。”

来到宣室，却见殿中已经坐有几名匈奴人，均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正与皇帝笑语晏晏。

刘彻见刘解忧被引进来，忙招手叫道：“解忧，快些过来。”刘解忧道：“陛下召臣女有事么？”刘彻指着一名年轻的匈奴男子道：“你可还记得这位匈奴贵人？”刘解忧道：“他是匈奴人，臣女怎么可能认得他？”那男子忙道：“当日在东市与你相争时，我穿的是汉家衣裳。”

数日前，刘解忧到东市鬼食铺子为师傅东方朔买豆腐，遇到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男子在铺子里大谈豆腐，还声称买下了所有的豆腐，由

此起了争执。刘解忧陡然记了起来，又见他腰间系着使节的腰带，道：“原来是你！你是匈奴使者？”想起对方当日双手抓起豆腐往嘴里胡塞的情形，忍不住大笑起来，道：“你不是说要吃完铺子所有的豆腐么，最后有没有吃完？”

那匈奴使者道：“没有。本来是可以吃完的，可是因为你来了，所以……”刘解忧笑道：“我不是还拿走几大块豆腐么，怎么反而我来了你倒没有吃完？”匈奴使者答不上来，满脸通红。

刘解忧问道：“你是来皇上面前告我跟你争买豆腐的么？”匈奴使者急道：“不是，当然不是的……”刘彻哈哈笑道：“解忧，你不认得他，他是匈奴太子於单的儿子，名叫丘人，封左谷蠡王。”

匈奴制度，单于为部落君王，地位最高，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官职。左谷蠡王地位仅次于单于和左右贤王，伊稚斜即单于之位前就是封左谷蠡王。

刘解忧更是惊奇，道：“你也是跟你父亲一样，南下来投奔我大汉的么？”丘人道：“不是，我是匈奴使者，是为我国单于来送信给贵国皇帝的。”

原来匈奴虽然军力强大，但究竟只是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许多基本的生活用品都要从中原取得。自从卫青、霍去病崛起，匈奴北遁，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南下掠夺汉地物资。而从马邑之谋开始，大汉就严禁与匈奴通商。在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围困下，匈奴生活日益艰难。而今汉军降服了楼兰，令匈奴丧失了最后的基地，已是濒临绝境。乌维单于见汉朝实难匹敌，遂决意投降，打算亲自到长安朝见天子，丘人就是来送单于降书的。

刘彻笑道：“以后大汉、匈奴都是一家，不必你国、我国地称呼。朕已经下令在北阙为乌维单于修建一座新的邸馆，使君就先留在长安，担任建造邸馆的监工。朕曾经封於单为涉安侯，你既是他的长子，理该袭爵，从今日起，你就是大汉的涉安侯。另外，既然你开了口，朕也不能不允准，为表示诚意，朕封刘解忧为楚国公主，将她嫁给你为妻。”

丘人本来对是否接受列侯之位尚在疑虑之中，忽听得天子答应以刘解忧下嫁，忙上前拜谢。

刘解忧却是惊得呆了，好半晌才问道：“陛下是要将臣女嫁给匈奴人么？”刘彻道：“对呀。当年你不是曾经主动要求代替江都公主和亲乌孙么？你当时年纪那么小，都懂得为朝廷分忧的道理，朕可是一直记在心里呢。”

刘解忧道：“可陛下明明说过从此将不会再有公主和亲匈奴的事发生呀。”刘彻见她立即不立即谢恩，语气中隐然有拒绝之意，脸色渐渐阴了下来，道：“这件事怎么能与昔日和亲相提并论？”

刘解忧虽是宗室子女，却因为祖父楚王刘戊带头参加七国之乱、谋反朝廷，早失去了封地和封号，而今父亲也已经去世，再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无奈之下，只得上前称谢。转头见丘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脸有喜色，当即狠狠瞪了他一眼。

刘彻遂命人先带丘人下去，好好安置，招手叫刘解忧走得近些，这才道：“朕知道你心中觉得委屈。不过朕选你嫁给丘人，不光是因为他非常喜欢你，主动向朕要求娶你，最重要的是，你是个极有见识的女子。等明年乌维单于来京朝拜，朕会留他在长安，派丘人回胡地主持匈奴事务，你明白朕的意思么？”

言外之意，无非是要将乌维单于软禁在京师，而另立丘人为单于，而刘解忧则将是单于阏氏，成为控制匈奴的有力手段。

刘解忧虽然还是个少女，毕竟是宗室子女，见识远过常人，况且皇帝话也说得相当明白，当即应道：“明白。”又道：“陛下，臣女还有一个要求。”

刘彻道：“你也跟着你师傅东方朔学会提条件了。”刘解忧道：“不是为我自己。之前有数个案子尚未破获，我师傅虽然放弃追查，并说从此再不过问世事，但臣女还是希望能替师傅完成当年的承诺。请陛下暂缓宣布婚讯，给臣女一段时间，让臣女全身心地查案。”

刘彻见她没有丝毫女子常见的悲苦之色，反而立即开始着手安排未

了之事，可见其深知将来使命之重要，极是欣喜，道：“准。朕赐你天子符节，可以随意调动官府、军队。”

刘解忧道：“臣女不需要天子符节，请陛下将李陵和霍光借给我。”刘彻微一沉吟，即道：“准。”

刘解忧遂告退出来，跟霍光一齐找到正在校场教习羽林卒射箭的李陵，却不提她被封为楚国公主嫁匈奴左谷蠡王之事，只说要继续追查旧案。

李陵奇道：“你为什么偏要找我们两个？”刘解忧道：“因为只有你们两个才相信夷安公主是无辜的。还有桑迁，不过他不担任官职，不必特别向皇上借用。”

当初夷安公主自承盗走高帝斩白蛇剑，之后决然自杀，金剑一直未能找到，遂成为一大谜案。而历来以擅断奇案闻名的东方朔却从此归隐，不见外客，不理世事，外人均以为他是因为被弟子夷安公主欺骗而心灰意懒。但刘解忧却知道师傅是伤痛夷安公主之死，他深怪自己多管闲事，才会惹来一系列的祸事——若是当初在右北平郡不一语道破那柄短剑背后的玄机，就不会引发城南客栈的双尸命案，管敢虽不能分得财产，但自有郭解替他出头；没有命案，就不会认定随奢是杀人凶手，随妻也不会自杀，阳安依旧好好地在边郡生活，不会到京师来杀了徐乐；如果不是因为要追查阳安，就不会有真假金剑之事，更不会让人有机可乘，从长乐宫钟室盗走真的斩白蛇剑，夷安也就不会自杀。天道循环，世间的一切，原本就是有因才有果，有始才有终，东方朔将一切的源头归于自己，甚至不再追查斩白蛇剑的下落，放弃为夷安公主复仇，从此只寄情读书弹琴，实在是有大彻大悟的意味。但刘解忧却始终以真凶未能落网为憾，既然自己无法做主婚姻大事，那么在离开中原前，了却当年疑案，了结师傅的心事，总是好的。

李陵不知道究竟，还以为是东方朔的主意，问道：“东方先生决意重头查起了么？”刘解忧道：“不，是我要查的，师傅不知道这件事，大伙儿最好也别告诉他。”李陵道：“也好。不过咱们都是后来人，对之

前的好多事不是很清楚，最好还是再约请一个帮手。”

三人出来未央宫，正好遇到正四处闲逛的桑迁。桑迁是皇帝面前最得宠的大司农桑弘羊的爱子，但他本人对做官没有任何兴趣，小时候就拒绝入宫当郎官。桑弘羊只有这一个儿子，也只好由他。

刘解忧说明究竟，桑迁道：“好，这件事我很乐意去做。”

四人一起来到北阙甲第霍光家里，找到司马琴心，想请她一起查案。司马琴心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全身心都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之中，根本没有心思理睬。

霍光劝道：“阿嫂，你也不能总一个人闷在房里。跟我们一起到外面走走，也许可以排遣心中的苦闷。”

司马琴心只是不理，霍光无奈，只得出来。刘解忧道：“那这样，咱们自己先追查案子，有不解之处，再来向琴心姊姊请教。我师傅当年未破之案，第一件要算是高帝斩白蛇剑莫名失踪一事，虽然外面人人以为夷安公主拿走了金剑，但剑一直没有找到。只有我们知道偷剑的人不会是夷安公主，我们得找出真正的偷剑者。另外还有两件案子，是我师傅亲口答应了却没有办到的：一是师傅曾答应平阳公主找出杀死她儿子曹襄的真相；第二件是师傅答应过皇上，要找到投书廷尉告发平阳公主毒害王寄王夫人的告发者。”

霍光皱眉道：“时过境迁，当年东方先生都没有查明究竟，凭我们三个能查到真相么？”刘解忧道：“不是师傅查不到真相，而是他还没有来得及着手追查，就发生了夷安公主自杀一事，他也就没有任何心思了。”

李陵道：“三件案子不可能同时齐头并进，后两件……曹襄被杀也是跟平阳公主毒害王夫人一事有关，应该是有关联的，不如先从这两件开始。”桑迁道：“可杀死曹襄的凶手目的是要灭口，怕他告发平阳公主；而告发的人是一心要扳倒平阳公主，说不定想连大将军一家子一起扳倒。一件归一件，能有什么关联？”

刘解忧道：“告发信中除了告发毒害王夫人外，还详细讲述了陈皇后巫蛊案是受平阳公主陷害，我师傅当初答应皇上追查告发者后，本来立

即就去找了当年经办巫蛊案的张汤，但正好遇到一件尴尬之事，不久张汤被逮捕下狱，这件事始终没有机会再问他。”李陵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去找馆陶公主试一试。”

四人来到甲第馆陶公主府上，但公主年近九旬，连身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又哪里能见客？主人翁董偃倒甚是客气，请几人到厅中坐下，问道：“你们找长公主到底要问什么事？我长期在长公主身边，听她讲过不少事情，也许能帮上忙。”

刘解忧遂说了拜访的目的。董偃道：“这件事，我只大略听长公主说过，她进宫探望女儿时，陈皇后曾向她哭诉那些巫婆什么的都是平阳公主的主意。后来长公主也去质问过平阳公主，那位公主回答说，谁叫你女儿生不下儿子呢。”

刘解忧道：“这么说，很可能是确有其事了。长公主可有将这件事对旁人说过？”董偃道：“自我十三岁侍奉长公主，没有见她对别人提过。莫非你们怀疑是长公主指使人写了那封告发信？”

桑迁一向反感董偃这类靠侍奉贵妇发家的男子，有意反问道：“难道不是么？”董偃道：“当然不是。长公主怎么可能知道平阳公主毒害王夫人之事？”

桑迁道：“可平阳侯曹襄被杀前一天，你不是去过茂陵了么？据说你们在雅室饮酒，秘密交谈了好长时间，说不定是他告诉你的。”董偃冷笑道：“这么说，我是嫌犯了，下面该送我去廷尉拷问了吧。”

刘解忧忙道：“桑迁哥哥爱开玩笑，他只是有意那么说，想看看你的反应，请董君不要介意。”董偃这才道：“你们背后不是有一个天下第一聪明人么，为何不回去茂陵问问他的意见？”

离开馆陶公主府，几人直接回来霍府商议。

桑迁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董偃嫌疑很重，他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个同时知道陈皇后案和王夫人案的人。”李陵道：“我不同意。

董偃不大可能是告发者。第一，他没有动机，陈皇后也好，平阳公主也好，谁倒谁不倒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不过是贴着馆陶公主的男宠，所在意的只有荣华富贵；第二，他如果真是告发者，那么就不会告诉我们馆陶公主从未对旁人提过巫蛊案真相的事了。”他举出的第一个理由极有说服力，众人当即决定将董偃从嫌疑名单中排除。

刘解忧道：“可这样就没有嫌疑人了！当年涉及巫蛊案的宫女、内侍等都被张汤处死，以张汤为人，当然不会对别人说出自己的把柄，馆陶公主也没有说过，还会有谁知道？没有人了。”霍光一直默不作声，忽然插口道：“还有。平阳公主不是知道么？”

平阳公主是始作俑者，当然是知情者。她那一方的卫氏亲眷应该都知晓，比如丈夫卫青，妹妹卫君孺，妹夫公孙贺，甚至可能连皇后卫子夫都是知道的。可既然是一方的，怎能可能跑出来告发自己人？自古以来，裙带关系均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呀。

桑迁道：“也不尽然。曹襄不是因为想要告发母亲的龌龊事而被杀灭口了么？说不定这就是曹襄的手笔，他当日被平阳公主殴打后，回去茂陵，气急败坏下写了这样一封告发信，但并没有立即投出，而是收藏起来。他后来被杀，心腹仆人伤痛之下，偷偷将书信投到廷尉。”

刘解忧亦很赞成，道：“这推测极有道理。比起董偃，曹襄才是真正最能接近王夫人和陈皇后两案真相的人。这样，我和李陵哥哥去找卫长公主，也许她会知道些什么。即使不知道，也可以向那些旧仆人打听一下曹襄跟平阳公主争执后回去茂陵的情形。桑迁哥哥，你和霍光哥哥去趟廷尉，看看能不能从江都翁主——就是细君姊姊的姑姑刘徵臣的遗物中找到线索，她受江都王刘建谋反案牵连被逼自杀后，遗物都被当做证物运到廷尉府，好寻找通谋江都王的证据，跟高帝斩白蛇剑一对的那柄雌剑也许就在其中。”

桑迁道：“你想用雌剑引出雄剑？”刘解忧点点头，道：“这人能够进出长乐宫钟室而丝毫没有引起卫卒怀疑，一定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你们千万要小心。”

桑迁笑道：“我黔首一个，倒也罢了，谁敢动我们奉车都尉呢？他可

是二千石的大官。”

霍光也不理睬他的嘲讽，出来厅堂。却见司马琴心正蹲在阶下抚弄那些半死不活的红蓝花，形影相吊，甚是可怜。以往她心情不好，还可以回茂陵向母亲倾诉，而今卓文君也故去了，她没有了父母，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只剩下孤独的岁月，空自消磨掉她的青春红颜。

霍光忙上前道：“阿嫂，这些事叫下人来做就好了。”司马琴心凄然道：“这些……都是去病当年从河西焉支山亲手采回来的种子。”

霍光当着众人不好相劝，忙招手叫过两名婢女，命她们扶司马琴心回房歇息。

刘解忧、李陵几人面面相觑，虽然都未说出口，却是一般的心思，那就是同时想到了霍去病父子离奇之死——霍去病死时年仅二十四岁，官任大司马，佩戴紫绶金印，是大汉历史上最年轻的最高军事长官，匈奴人闻风胆寒，正当人生的巅峰时刻，却猝然陨落。而霍嬗尚是幼童即袭爵成为万户侯，六岁即被皇帝接近宫中亲自抚养，亲自教以兵法，期待其成为第二个霍去病，十岁时又获得跟随皇帝封禅泰山的巨大殊荣[8]，结果却暴毙在泰山山顶。百官虽不敢议论什么，但民间却谣言纷起，有人又将霍去病父子之死跟李广父子惨死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因果相循的报应。

婢女扶着司马琴心走出几步，她却又回过身来，奔过来抓住李陵双手，泣道：“对不起！我代去病说一声对不起！”

李陵知道她是指叔叔李敢之死，他也听到过谣言，说叔叔是被霍去病一箭射死，当初他亲手装殓时，也的确看到了叔叔胸口的致命伤，那是箭伤，而不是皇帝所称的鹿角的撞伤。但皇帝开了金口，鹿角撞伤遂成定案，他李家不服又能如何？不过是多几个被射杀的李敢罢了。他心中并非没有愤怒，但更多的却是不解——霍去病射杀李敢，真的是因为叔叔曾经打过大将军卫青么？他自小在宫中当太子刘据陪读，所知秘闻甚多，霍去病未崛起之时，就与舅舅卫青不大和睦。霍去病为人坚毅刚强，而卫青柔媚奴颜，无论对谁都是好脸色：将军苏建战败逃归，军正判其死罪，他却称人臣不能专权，只将苏建押回京师，交给皇帝处置；

门客劝他讨好皇帝宠姬王寄，他便双手奉上黄金；他当上大将军，朝臣争相巴结，唯独内史汲黯冷颜相对，他就反过来逢迎汲黯。身为大汉最高军事长官，不仅媚上，而且悦下，如此低调怀柔、毫无个性，自然被性格锋锐的霍去病所看不起。后来霍去病飞速崛起，将汉军精锐全部调归自己，又大肆收揽卫青门客，无所顾忌，便是甥舅不和的明证。卫氏家族中没有人喜欢咄咄逼人的霍去病，据说皇后卫子夫还问过二姊卫少儿：“去病真是你的孩子吗？”既然不存在霍去病为卫青出头的理由，他又为何要在甘泉宫狩猎时射杀昔日爱将李敢呢？

不仅李陵困惑，霍光也很是困惑。虽然被杀者李敢是李陵的叔叔，而凶手霍去病是霍光的兄长，但二人既有师徒之谊，又是至交好友，居然偶尔也会隐晦地谈论起这个问题，均不得其解。此刻司马琴心真情流露，当面向李陵道歉，疑云再一次腾起在各人心头。

霍光却有些着慌，尽管许多人——也许是所有人——都认为是霍去病射死了李敢，但这事实并未真正公开过。即使是李陵有心查清叔叔之死的真相，也从未直接谈及李敢是中箭而死。可司马琴心目下如此言行，不是等于公开承认霍去病就是凶手么？

还是刘解忧反应快，上前牵过司马琴心的手，道：“姊姊认错人了，这位是李陵哥哥。”叫过婢女，命她们扶夫人到后堂歇息。

卫长公主住所也在北阙甲第，确切地说，这处豪华宅邸是皇帝赏赐给她第二任丈夫栾大的住所。栾大以方术得幸皇帝后，一月之内佩五将一侯六颗金印，娶得嫡长公主，成为天子娇婿。只是好运不长，一年后，他仍没有为皇帝请来鬼神，终于引起了刘彻的怀疑，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监视者发现栾大成日寻欢作乐，海吃胡喝，根本没有作法与仙人相通。刘彻得报后，这才明白栾大是个骗子，狂怒下命人将其腰斩于东市，卫长公主遂又由乐通侯之妻变成了寡妇。

到府邸大门前，刚好遇到卫长公主从未央宫回来。

公主对刘解忧印象并不好，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其是东方朔的弟子。她听说当初父皇本来选中了夷安公主嫁给那卑贱的方士栾大，

但东方朔不知道用什么法子令父皇改变了主意，悲惨的命运这才降到她身上。等到她的身子被栾大玷污过，父皇却又宣称他是个骗子，将他腰斩于市，这不是公开羞辱自己的女儿么？她的身子被最卑微最无耻的骗子抱过，连父皇都不愿意再见她，还会有谁肯娶她？这就是她堂堂大汉嫡长公主的命运么？全要怪那个东方朔。因而她一听到刘解忧说明来意，便拉下了脸，冷冷道：“我不记得了。”

李陵忙跟过来叫道：“公主，事关重大，这人投密函告发，不仅是对付平阳公主，怕是还想要对付皇后，不然不会刻意提到当年陈皇后的巫蛊案。如果不将他找出来，怕是还要继续对皇后不利，解忧其实是出于好意。”

他担任太子刘据伴读多年，与卫皇后一家熟络，还曾经教习卫长公主射箭。卫长公主这才勉强道：“既然李君这么说，那么请进去坐吧。”

刘解忧忙道：“我就不进去了。李陵哥哥，你自己进去向公主请教，我在外面等你。”李陵奇道：“你……”见卫长公主已转身进门，只得抬脚跟了上去。

一路穿过甬道，来到大堂坐下，卫长公主命人奉上浆水，这才问道：“李君想知道什么？”李陵道：“我了解一下平阳侯被害前几日的情形。”卫长公主道：“嗯，那日大将军府里有宴会，亡夫应邀进了城，我因为宗儿年纪还小，所以留在家中陪伴孩子。本以为当日会闹到很晚，但下午亡夫就回来了。我见他脸色不善，脸上还有掌掴的红印，忙问他究竟。他却不理睬我，径自回房，倒头就睡，第二日也一直赖在床上不起。隔了一日，从骠侯赵破奴来拜访亡夫，他是第一次上门，亡夫才勉强起床梳洗，出来见客，但没说几句话，亡夫就喝令送客。不久，龙额侯韩说又来求见，但也只是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到中午时分，董偃忽然到来，简略谈了几句，亡夫遂令单置酒席，与他单独对饮。我那时一直觉得亡夫情绪不对，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遂命服侍酒食的婢女多留意二人谈话。不过亡夫一直不愿意房中有第三人在场，总令婢女上完酒菜就退出去，因而婢女也只听到只言片语……”

李陵忙问道：“是什么？”卫长公主犹豫了下，最终还是道：“我阿弟刘据总说李君为人高义，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告诉你也无妨，他们谈的

是平阳公主和王夫人。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料想涉及宫廷秘密，所以没有对人提过。后来有告发平阳公主的书信出来，我这才恍然大悟。”

李陵道：“公主认为是平阳侯指使董偃告发自己的母亲么？”卫长公主道：“嗯。”

李陵道：“可告发了平阳公主，不是对平阳侯自己也不利么？”卫长公主道：“这个……据说亡夫的父亲上一任平阳侯死得蹊跷，亡夫一直怀疑是大将军门客下的毒手。我猜他告发母亲倒在其次，真正的目的是要扳倒大将军。”

李陵道：“那么平阳侯可有索要刀笔，写下什么书信交给董偃？”卫长公主道：“没有。董偃走后，亡夫心事重重，脸阴得比前两天还厉害，我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结果第二日就……”

想起丈夫横尸的情形，再也说不下去。若是曹襄不被人杀死，她也不会被皇帝强逼嫁给栾大，不至于沦落到今日出门都要被人指点嘲笑的境地。她一念及此，眼泪便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李陵忙道：“公主请节哀。皇上已经准许解忧重新调查平阳侯被杀一案，相信很快就能将凶手绳之以法。”卫长公主道：“有心。”

李陵告辞出来，刘解忧果然还等在门口。李陵大致说了经过，道：“绝不可能曹襄自己的手笔，但极有可能是他假手旁人。”

大汉律法，告发父母是重罪。若是曹襄出面告发，即使平阳公主罪状属实，他自己也难逃一死。

刘解忧道：“嗯，这个董偃果然可疑。”

李陵问道：“你怎么不跟我一块儿进去？难道是因为卫长公主一开始没有给你好脸色么？这可不像你的为人。”

刘解忧道：“你想听实话么？”李陵道：“当然。”刘解忧道：“卫长公

主喜欢你。”李陵一呆，道：“什么？”

刘解忧道：“李陵哥哥，你比我大几岁，从小看着我长大，我们从来是无话不说。你对我说实话，你心中可有喜欢的女子？”李陵脸色一红，道：“你问这个做什么？”刘解忧道：“嗯，婚配是人生中的大事，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况且李陵哥哥也到了娶妻的年纪。你……喜欢卫长公主么？”李陵颇为发窘，一时答不上来。

刘解忧道：“你和太子一起长大，跟卫长公主也有青梅竹马的情分，可她是公主，非你良配。我听说成安侯的妹妹韩罗敷很喜欢你，她是个不错的女子。”

成安侯即是之前护送徐乐、东方朔出使右北平郡的卫队长韩延年，现任边军校尉，其父韩千秋原是济南相，奉命击南越时战死，皇帝为嘉奖其功，遂封其长子为成安侯。

李陵虽与刘解忧自幼交好，但对方毕竟是个少女，公然与其谈论自己的婚姻大事，还是很不好意思，只含含糊糊地道：“这个，最终还是要由家母做主。”

二人又来到馆陶公主府上。刘解忧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对董偃说了卫长公主的证词，道：“原来你就是那个告发者。是平阳侯委托你告发平阳公主，你又自作主张加入了陈皇后一案。”

董偃道：“二位想听实话么？请随我来。”引着李陵、刘解忧到静室坐下，屏退仆从，这才道：“事情完全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刘解忧道：“事到如今，董君还要强辩么？你可不像是没有担当的人，我师姊夷安公主生前对你蛮赞赏的。”

董偃长叹一声，道：“夷安公主死得可惜！实话告诉二位，我不是告发者，而是杀死曹襄的凶手。”

刘解忧大吃一惊，道：“什么？你……是你……”董偃道：“是我雇用雷被杀了曹襄。”

刘解忧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谁指使你的？”董偃道：“没有人指使我，是我自己想要这么做。我在大将军府中有眼线，听说当日曹襄与平阳公主和大将军起争执后，便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遂到茂陵找到曹襄，告诉他我已经知道是平阳公主毒害了王夫人，想利用此点来要挟他为我办事，哪知道他最终不肯屈从。我怕他泄露我要挟过他，所以第二日就安排雷被杀了他灭口。”

他宁可承认买凶杀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告发者，那么一定是确有其事了。刘解忧万万料不到这一趟会有如此收获，不由骇然而惊。

李陵道：“董君坦白告诉我们这些，莫非存了必死之心？”董偃微微一笑，道：“馆陶公主活不了几天了，她已经向皇帝上奏，死后别无所求，只要以我殉葬，所以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反正是一死，何不将真相告诉你们，好让你们省些气力？不过，我要告诉你们的不仅仅是这些，之前杀死西市樊氏刀铺樊翁全家的也是我。”

刘解忧道：“啊，是你？我听夷安公主提过，樊翁遇害前一天，她在刀铺中见过你。你为什么……莫非你志在金剑？”董偃道：“不是志在金剑，而是志在金剑中的秘图，志在秘图指引的宝藏。阳安不是将这点早告诉过你们么？这一雄一雌两柄剑中，藏有一个极大的秘密，但需要双剑合璧才行。不必惊奇，是我有意告诉阳安的，从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金剑的秘密，因为那里面的秘图是我祖先亲手装进去的。”

刘解忧愣了许久，才问道：“你是项籍后人？”董偃道：“不，我是项缠后人。当年我先祖几次营救沛公，沛公得了天下却忘恩负义，有意不践前约，赐先祖刘姓，好让先祖之子项睢无法娶得公主，如此卑鄙小人，居然当上了皇帝，真真可笑。我也不是要争夺刘家江山，只想拿回我项家财产。”

李陵道：“你项家财产？”董偃道：“就是那对雌雄金剑，雄剑就是高帝斩白蛇剑。高皇帝用什么剑斩的白蛇我是不清楚，可我知道那长乐宫前殿供奉的那柄金剑是昔日西楚霸王项籍的佩剑，是双剑中的雄剑。另外还有一柄雌剑，是项大王爱姬虞美人的佩剑，就是后来被阳安抢去的那柄短剑。”

刘解忧道：“什么？”董偃冷笑道：“你们奉雄剑为镇国之宝，不过是因为高皇帝自称那是他用来斩死白蛇的佩剑，其实这完全是个谎言。”

原来当年楚汉相争，西楚霸王项籍将从秦宫抢夺的巨额宝藏掩埋在一处隐秘之处，并绘下地图，地图一分为二，分别收藏在他和爱姬虞妙弋的随身佩剑中。那对佩剑一雄一雌，得自秦宫剑阁中，剑上装有精密的机括，当两柄剑套合在一起时，就能打开剑柄的锁首，取出秘图，合二为一。哪知道后来形势陡转，项籍被汉军包围在垓下，虞妙弋为避免成为负累，用雌剑自刎而死。项籍泪流满面，将沾满血迹的雌剑与爱姬就地埋葬，自己突出重围而去，结果在乌江被汉军追及，最终力战而死。他的随身佩剑自然被当做战利品献给了刘邦，刘邦爱其贵气锋锐，日夜佩戴在身边，不久即称其是昔日用来斩白蛇起义之剑。由于这一句谎言，项籍的随身宝剑遂成了高帝斩白蛇剑，成为大汉的镇国之宝。而那柄本该被深埋地下的雌剑之所以重见天日，想来是知道虞妙弋安葬地点的楚兵对金剑起了垂涎之心，等战争结束后又返回垓下挖出了宝剑。但他也不知道金剑内中的秘密，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一柄金剑而已。从此，雄剑被供奉在长乐宫中，雌剑则流落民间。董偖从懂事开始，便志在得到雌雄双剑，好双剑合璧，取得秘图，从而得到祖先留下的宝藏。然而雌剑久寻不获，雄剑虽近在咫尺，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

刘解忧道：“原来藏在暗处夺剑的人就是你。”董偖缓缓道：“我出卖色相，牺牲男人的尊严，主动靠上馆陶公主，就是为了接近高帝斩白蛇剑。但就算得到雄剑，没有雌剑，还是难成其事。多年来，我一直在秘密打探雌剑的消息，但始终没有下落。想不到东方朔右北平郡之行，竟带来意外的转机，但雌剑很快再次失踪。我也误以为是随奢夺走雌剑，多方追查，始终一无所获。后来阳安在西市被小舅子管敢撞见，灭口未遂，我才知道雌剑在阳安手中。但阳安露脸就如昙花一现，很快又失去了下落。我推测他要逃脱罗网，势必要投靠诸侯王，当时江都王刘建正好在京师中，此君品行不检，又因为父亲死得不明不白对朝廷有怨，阳安既是大乳母之子，势必非常清楚这些宫廷秘闻，他走投无路下，最好的选择就是投奔江都王。可惜东方朔没有想到这一点，我遂派人暗中到廷尉投书，告发是江都王刘建刺杀了匈奴太子於单，原是要指引他去寻到阳安的线索。偏偏这个时候淮南翁主凭空杀出，派雷被用弓弩射伤了

东方朔，这件案子就此作罢。我的势力无法到达江都国，遂有意将雌雄双剑合璧的秘密透露给江都邸的人，再派人监视江都翁主刘徵臣。不久，我手下果然捕到了来找刘徵臣的秘密使者，居然就是阳安本人。我遂将真相全盘托出，承诺取到宝藏后分他一半，他同意为我效力，只是雌剑落入了刘建手中，他需要重新回去江都国。他倒也努力，只是过了很久才知道雌剑并不在江都国中，我这才知道很可能在江都翁主刘徵臣手中，正好此时江都王谋反案发，刘徵臣被赐死，线索由此中断。阳安还想从袁广汉家潜入王家寻找，但事未成就被发现行迹，结果弄得袁家也家破人亡，他从此不敢妄动。”

李陵道：“那么上次派阳安埋伏在武库附近，劫夺高帝斩白蛇剑也是你的主意么？”董偃摇摇头，道：“武力劫夺愚蠢得紧，我可不会用这样下三滥的招数，那是阳安自己的主意。不过也情有可原，高帝斩白蛇剑十二年才磨一次，错过一次机会，就要再多等十二年，难怪他会铤而走险。”

刘解忧道：“那么高帝斩白蛇剑现在在哪里？这就请你交出来吧。”

董偃奇道：“邑君为何认定是我拿走了高帝斩白蛇剑？”刘解忧道：“其一，你志在金剑，处心积虑多年，一定派了人暗中监视所有相关的人，譬如我师傅和夷安公主，所以对他们的行踪一清二楚，你由此跟踪发现了真剑藏在长乐宫钟室也不足为奇；其二，你有门籍，可以自由出入宫禁；其三，你刚才说过，你不会用武力劫夺这样的滥招数，说明你早有安排，知道即使阳安得手，取得的也不过是假剑；其四，外间都以为是夷安公主盗走斩白蛇剑又藏了起来，所以才畏罪自杀，偏偏你刚才说公主死得可惜，可见你知道真相。董君，我敬慕你临死前直言不讳，有勇气承认这一切，也请你看在已经死了这么多人的份上，将真剑交出来吧。”

董偃摇了摇头，道：“虽然邑君分析得有理有据，但我真的没有拿到高帝斩白蛇剑。你们二位跟东方朔都走得极近，想来该明白他为何在夷安公主自杀后不思为公主报仇却偏偏要归隐山林。眼下，我就是这样的心情，穷尽一生心力，自以为聪明决定，事事都在掌握中，却不料有人棋高一招，抢先下手，且不留任何痕迹。可叹呀！”

刘解忧不免半信半疑，道：“你真的没有拿走高帝斩白蛇剑？”董偃道：“没有。不瞒二位，我一直视东方朔为最大的对手，所以对他留意观察了很久，我猜想肯定不是夷安公主偷了斩白蛇剑，公主自杀，只是要保护东方朔。有人能在我们两方的眼皮底下盗走斩白蛇剑，我至今追查不到任何线索，这人何等本事，可想而知。”

李陵道：“我信得过董君的话。那么董君可有想到会是谁告发了平阳公主？”董偃道：“告发平阳公主，无非涉及两件旧案，一是陈皇后案，二是王夫人案。陈皇后并无子女，她的父母明知其冤，都没有为她申冤的心思，更何况旁人呢？王夫人家里亲人早已经过世。据说从驃侯赵破奴跟她有旧，这还是皇上亲口告诉我的，他倒有可能为旧情人出头，揭破此事，可他早年沦落匈奴为奴，断然不会知道陈皇后一案的究竟。所以，我推测告发者应该不是针对平阳公主本人复仇，而是要搞垮大将军卫青。虽然他的目的并未直接达到，皇上没有罢免大将军，但你们也看到了，昔日卫氏一门五侯，而今只剩下大将军还有爵位，他本人也已经被皇上闲置多年，再无领兵的可能。”

忽有仆人进来告道：“长公主快要不行了，一直在呼喊主人翁的名字。”董偃点点头，道：“我就来。”起身道：“二位这就请回吧。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够找到那盗走斩白蛇剑的人，希望能到董某坟头告知一声，也好让我死得瞑目，拜托了。”

他语气虽然平静，没有绝望，没有痛苦，却自有一股壮志未酬的悲凉意味——他十三岁时开始侍奉年过五旬的馆陶公主，一生以男色依附于贵妇，受尽世人的冷嘲热讽，最终却还是一无所有。而今，他将要成为他侍奉了一辈子的老公主的殉葬品，不得不带着无尽的遗憾死去。只要一想到他将永远睡在那老公主的身边，生为男宠，死亦为男宠，生生世世地服侍她，纵然阳光普照，春暖花开，他也禁不住不寒而栗了。

其实说到底，就算他得到雌雄双剑，挖出了项籍宝藏，又有什么用呢？他从馆陶公主身上得到的钱财，多得花到下辈子也花不完。也许项籍宝藏只是他生下来就有的的人生目标，他只是要努力实现它，但实现了它之后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财富？权势？幸福？快乐？他并不知道。

出来北阙甲第，天色已然不早，李陵家中尚有老母，二人只得乘车回去茂陵。

刘解忧叹道：“这董偃倒也是个爽快人，若不是他主动坦白，咱们无论如何想不到他就是杀死曹襄的凶手，三件案子总算是破了一件。李陵哥哥，你是有意问董偃对谁是告发者的看法么？”

李陵道：“嗯，董偃这个人深谋远虑，又长期身处阴谋诡计中，判断应该比你我敏锐得多。我在想，扳倒大将军，谁是最大的受益方呢？”刘解忧道：“公孙贺？赵破奴？他们都是皇上最近特别信任的将军，有谣言说，皇上要捧他们中的一个当丞相，捧另一个当大司马。”

李陵道：“不，他们两个只是间接受益方，受益最大的应该是匈奴。大将军卫青的名字，可是令匈奴人闻名丧胆，远非公孙贺和赵破奴所能比拟。其实打仗就是凭着一股气，如果还没有开战就自己气丧，那么这仗便不打自败。大将军出战匈奴，七战七胜，本部保持着不败战绩，这本身就足以壮我军威，沮敌人胆气。”

刘解忧道：“你是说，是匈奴人告发平阳公主？”李陵点点头，道：“不过胡地的匈奴人是做不到这些的。东方先生之前不是还受张骞先生委托，调查朝臣中与匈奴勾结的内奸么？”刘解忧道：“嗯，后来查到是淮南王刘安和江都王刘建。”

李陵道：“诸侯王身在封国，不能随时探知朝廷动向，对匈奴而言，军事价值并不大，肯定还有内奸隐藏在朝臣中，要不然何以之前公孙贺、赵破奴两路大军出兵匈奴却无功而返？解忧，我有个奇怪的想法……”

刘解忧笑道：“是什么？怎么忽然吞吞吐吐起来了？”李陵道：“嗯，先是骠骑将军骤然暴病而死，随后是告发平阳公主事件，其实是针对大将军……”刘解忧蓦然醒悟，道：“不错，这两件事时间隔得并不远，很可能是匈奴人有预谋的计划。李陵哥哥放心，我明日一早就去打听这件事。你去帮霍光哥哥寻找雌剑。董偃说得对，就算得到了高帝斩白蛇剑，没有雌剑合套，它也就是一把剑而已。这次一定不能让那坏人抢先了。”

李陵不免很是疑惑，道：“你要如何打听？是找司马琴心么？她本人医术高明，当年也未能从骠骑将军的病情中发现端倪，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怕是更难回想起来了。”刘解忧道：“不，不是找琴心姊姊。我要找的人，肯定比她知道的内幕要多得多。”

[1] 昆莫：音译，乌孙王号，意为国王，“昆”意为太阳，“莫”意为君王。后人取昆莫之“昆”，猎骄靡之“靡”，称他为“昆弥”，并以“昆弥”为乌孙王号。乌孙族是今哈萨克族的主要祖先之一。

[2] 长安除地方监狱如长安狱及中央监狱如廷尉狱外，还有一种中都官狱，又称诏狱，即奉诏设置的直属于朝廷的特别监狱。居室狱即是诏狱的一种，属少府，专门关押特殊的犯罪大臣及家属。

[3] 安期生：传说中古代的仙人。

[4] 瘞（yì）钱：殉葬的金玉器物、钱财等。

[5] 浮沮：井名，位于匈奴地，在九原（今内蒙古乌喇特旗）二千里，见汉舆地图。汉舆地图标及匈奴一井，即章太炎先生所说“汉之地图，盖甚精审”。匈河：水名，去令居（汉在河西走廊筑有令居塞，东起金城郡令居县，西到酒泉郡，是以堑壕为主的边墙）千里。

[6] 楼兰：今新疆罗布泊一带。楼兰境内的罗布泊水量丰盈，令不少人以为它就是中原黄河的上源，从先秦到清代，这种观点一直广为流传。

[7] 元封元年，刘彻封泰山，禅肃然（山名，今山东莱芜西北，泰山东麓），在泰山脚下封土后，只带十岁的侍中霍嬭一人登上泰山极顶，结果霍嬭死在泰山山顶，刘彻称其得暴病去世。

[8] 由于封禅是中国政治制度中最盛大的典礼，官吏均以亲眼见识为荣。刘彻封禅泰山，太史令司马谈未能获准参加，引为生平恨事，气愤而死，临终叮嘱其子司马迁（时年三十六岁）继承遗志，务必完成编纂史书的重任。

第八章 黄鹄悲歌

外面人进人出的忙碌的脚步声就像是一把把锤子，一下一下地打在她的胸口。憋闷沉重的气氛弥漫着四周，即使眼中没有泪水滚落，心中却也是凉得透了。时光在流逝，同时流逝的还有她的青春和思绪。

次

日一早，刘解忧来到甲第，找到正在监工修筑单于邸馆的匈奴左谷蠡王丘人，约他去逛长安。丘人喜不自胜，忙交代属下几句，登上车子。刘解忧遂命车夫沿着主干道慢慢行驶，丘人哪有心思观看市景，眼睛只盯在身旁佳人身上。

刘解忧道：“你既被皇上封了涉安侯，那么我便按照大汉的习惯叫法，称你君侯吧。我的名字叫刘解忧，你就叫我解忧好了。”丘人道：“好极了！解忧！”

刘解忧道：“嗯，我就要嫁给你做妻子，可我心头还有未了之事，那就是我师傅还有两件案子没有破，你愿意帮助我么？”丘人道：“当然，你是我未婚妻，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刘解忧道：“君侯可听过高帝斩白蛇剑？”丘人脸色登时大变，退到车座边缘，绷直了身子，瞪着刘解忧。

刘解忧叹道：“瞧君侯的样子，肯定是知道了。那剑现在在哪里？”丘人惊惧异常，道：“你……你怎么会知道？”

刘解忧本来想直接问是不是匈奴人害了骠骑将军霍去病，又要对付大将军卫青，但担心过于明显，对方不肯说实话，遂决意用别的话题来圆缓一下。她满脑子只是这几件案子，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高帝斩白蛇剑，哪知道不过随口一问，对方却反应剧烈，心中一动，立即紧张兴奋起来，却有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道：“我当然知道，我师傅东方朔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么？高帝斩白蛇剑在哪里？你现在不说，难道可能永远瞒过我么？”

丘人道：“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能告诉你们皇帝。”刘解忧心道：“只要我知道了斩白蛇剑的藏处，我不会自己设法夺回来么？不告诉皇上有什么要紧。”当即应允道：“好，我答应你。”

丘人迟疑半晌，才道：“在我们匈奴的王庭里。”

刘解忧“呀”地惊呼出声，连声道：“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会在你们

匈奴的王庭里？”丘人道：“这有什么稀奇？不过是礼尚往来而已。你们皇帝派骠骑将军抢了我们匈奴的镇国之宝祭天金人，供奉在皇宫中。我们单于派人偷了你们镇国之宝高帝斩白蛇剑，当然也要供奉在王庭了。”

原来大汉天子刘彻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前，曾单独委任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带一万精锐骑兵深入大漠。这是大汉唯一的一次派孤军深入敌后，而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夺取休屠王领地内的祭天金人。刘彻之所以如此不惜代价，是因为他曾听说祭天金人是匈奴的镇国之宝，是匈奴的龙运所在，所以他要在开战前夺取金人、破掉匈奴的风水。后来果然汉军陆续取得了河西之战、漠北之战的辉煌胜利。虽然是汉军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的巨大代价换来了匈奴人远遁漠北，从此不敢南下牧马，但刘彻好迷信，心中却一直以为是匈奴祭天金人被夺的结果，所以格外器重破掉匈奴龙运的霍去病。

匈奴伊稚斜单于对祭天金人被夺自然恨得咬牙切齿，但祭天金人被供奉在甘泉宫中，既难用武力夺回，又因体形巨大沉重，难以用巧计偷取，更不要说运回胡地了。伊稚斜得到降将赵信后，得知大汉也有一件镇国之宝——高帝斩白蛇剑，遂决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派出精干得力人手，盗取了斩白蛇剑，用墨汁涂黑后夹带在匈奴使者队伍中，顺利运回王庭。

刘解忧这才知道劫夺斩白蛇剑的幕后主使是匈奴单于，也并非贪图金剑中的宝藏秘图，而仅仅因为它是大汉的镇国之宝。忽想到董偃所告知的那本是西楚霸王项籍的佩剑，心中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丘人道：“我只告诉了你，你答应过我，千万不能告诉你们皇帝。”刘解忧道：“你们用巧计夺取了大汉镇国之宝，又顺利运回胡地，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胜利，为何不张扬夸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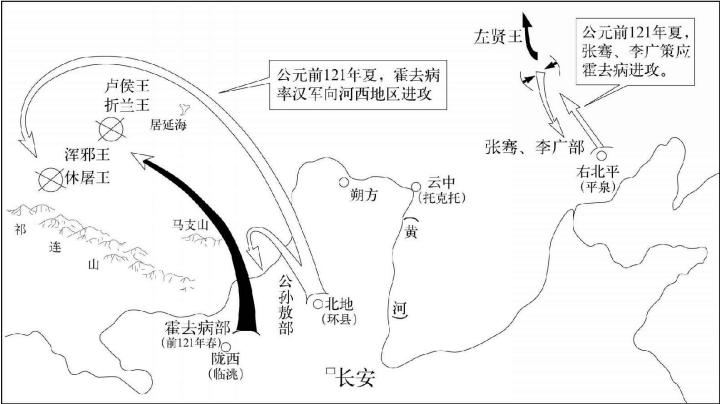
丘人道：“不，不，你们大汉强大，兵多将广，万一再出个骠骑将军那样的人，说不定为了夺回镇国之宝而深入王庭，我们单于可不敢冒那样的险。我这次出使，新单于特意嘱咐过我，千万不能泄露高帝斩白蛇剑的消息。你若是说出去，我回去后一定会被乌维单于重罚的。”

刘解忧道：“单于是怕事情张扬开去，皇上会立即猜到匈奴在朝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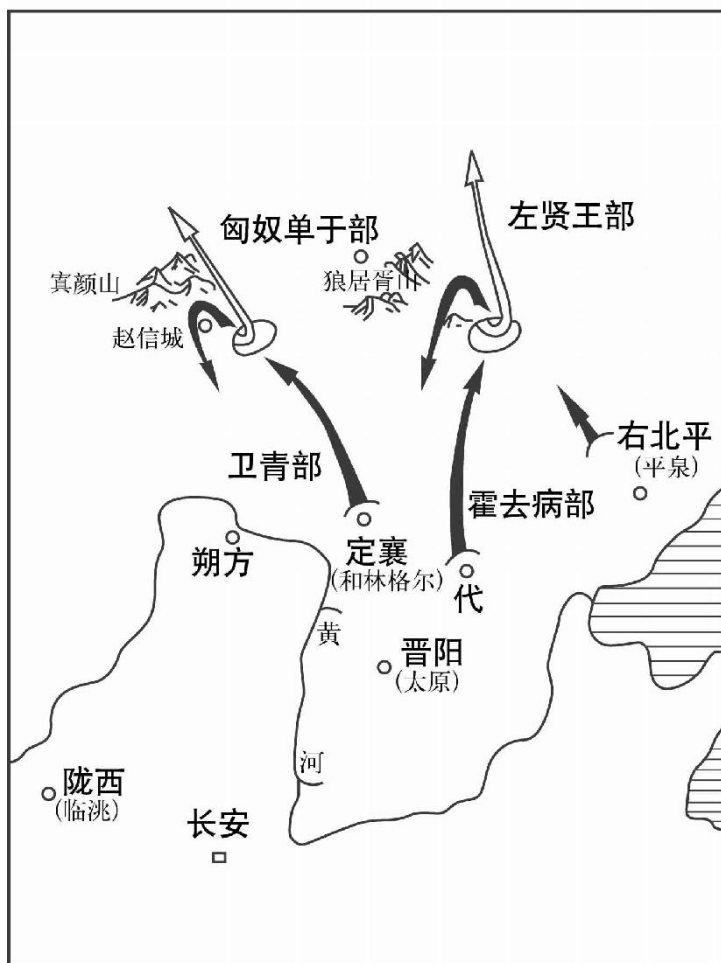
内奸。况且目下有夷安公主给内奸当替死鬼，他正巴不得如此呢。”

可惜她预料不到高帝斩白蛇剑竟在匈奴王庭中，事先答应了丘人，做人须得有信有义，只得道：“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一定不会说出去的。”又问道：“你可有觉得骠骑将军英年早逝，死得蹊跷？”

河西之战作战示意图



漠北之战作战示意图



丘人总算明白过来，对方并不是好意邀请自己游街，而是另有所图，当即正色道：“如果我现在向解忧你打听你们大汉的秘密，你会告诉我么？”刘解忧道：“不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冒犯了。抱歉，我还有事，不能陪君侯继续游街了。”命车夫送丘人回去甲第，自己跳下车来，往霍府而去。

路过馆陶公主府时，却见府门前挂出了丧灯，忙上前问道：“是谁死了？”门仆道：“馆陶长公主。”刘解忧道：“那主人翁董偃呢？”门仆道：“董君自愿为长公主殉葬，昨夜也服毒自杀了。皇上刚下了诏书，准董君跟长公主一起陪葬霸陵呢。”

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馆陶公主是文帝和窦后的唯一爱女，自然是要跟父母葬在一起。男宠与女主一道陪葬帝陵倒是十分少见，对董偃而言，也算是身后事无限风光了。

来到霍府，霍光、桑迁、李陵均在这里。刘解忧一见三人神色，便知道未能从廷尉的证物中找到雌剑，忙道：“大伙儿不必沮丧，就算寻到雌剑，也没有多大用处了。”当即说了高帝斩白蛇剑已被带去匈奴王庭。她了解各人性情，特意叮嘱道：“桑迁哥哥，你可千万不要信口说出去，我答应了匈奴使者的。”

李陵狐疑道：“既然是机密之事，那匈奴使者为何肯告诉你？”刘解忧道：“嗯，这个……”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谎言，只得道：“我跟那人是朋友。”

李陵疑虑更深，但他天性仁厚，见对方不愿意说实话，也不再追问，只道：“这件事匈奴人自己不愿意泄露，咱们当然也不能说出去。不然，以皇上的性子，岂肯善罢甘休？”

皇帝刘彻迷信好神，当初为了夺取匈奴的祭天金人，不惜人力，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深入敌后。他所带的一万人马是汉军中最精锐、最勇猛的士卒，个个武艺高强，精于骑射，是千中选一的勇士，虽然最终夺到了祭天金人，却只有三千人活着回来。若是皇帝得知大汉镇国之宝在匈奴王庭，一定会不惜代价地夺回来，多少热血男儿又将葬身异国他乡？这可不是李陵所愿意看到的，为了一柄斩白蛇剑而大起干戈。

刘解忧道：“嗯，李陵哥哥说得对，这件事咱们得保密。”

桑迁道：“盗剑者肯定是匈奴内奸，说不定告发平阳公主也是他所为。”李陵道：“不错，内奸有相同的动机，应该是同一人。”刘解忧道：“那么高帝斩白蛇剑和告发平阳公主可以算成一个案子了，可我们毫无线索，要从哪里下手呢？”

桑迁性情洒脱，处事素来不瞻前顾后，道：“去问问那位天下第一聪明人怎么样？”刘解忧道：“师傅一定不会理睬的。”桑迁道：“未必，现

在案情有了新的转机，又不是要请他出山查案，只要他指点迷津就可以了。”

众人一时无法可想，遂来到茂陵东方朔家中。东方朔正躺在院子中的卧榻上晒太阳，形容慵懒，听到众人进来，眼睛都不愿意睁开一下。

刘解忧让众人站在门边，自己走近卧榻，轻轻叫道：“师傅，杀死平阳侯曹襄的凶手找到了。”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只隐过丘人一事。又道：“到现在线索全断了，不知道该如何查起，弟子特来求教师傅。”

东方朔头也不回地道：“这些都是陈年旧案，为师早就没有心思再追查了，你这个时候又捡起来做什么？”刘解忧道：“弟子只是一时好奇……”

东方朔蓦然翻身坐起来，问道：“是不是皇上要封你做公主，命你出塞和亲？是月氏国王，还是车师国王？”

刘解忧见师傅只言片语间就猜到事情根本，又是惊奇又是佩服，可又不便直承其事，只得含含糊糊地道：“细君姊姊不是就要动身到乌孙了么？皇上怎么会这么快再次和亲？”

李陵却是反应过来，奔过来抓住刘解忧手臂，问道：“不是月氏国王，也不是车师国王，皇上要你嫁的是匈奴单于，对不对？”刘解忧道：“不是……”

李陵气急败坏地道：“你还要瞒着我么？我今日已在甲第看到为匈奴单于修的邸馆，知道乌维单于要来京师朝拜天子。难怪那匈奴使者肯透露机密信息给你，原来他早将你当做了单于的阏氏。”神色又是愤怒，又是失望。

刘解忧心中“咯噔”了一下。她知道即将远嫁乌孙的刘细君喜欢李陵，没有女子不喜欢他呀，外貌英俊，为人正直，既会吟诗作赋，又武艺高强，有一手百步穿杨的神技。她也一直以为李陵喜欢刘细君，两人同岁不说，又是一起长大，两小无猜。刘细君本人温柔可爱，多才多艺，精于音乐、书画，若不是被皇帝选做和亲公主，堪称李陵的绝配。可现在亲眼瞧见李陵的失态，那可是听到细君被封为江都公主后也没有

过的表情，她才恍然明白了，原来他爱的人是自己。她也爱他呀，深深地爱着他，从小到大，多年来始终如一，可她总是自惭远远不如细君美貌有才，丝毫不敢流露出来。即使现在明白过来，是不是也已经太晚了呢？

她终于明白刘细君为何不愿意远嫁西域，所不能割舍的并非荣华富贵，而是这里的爱人。她原以为自己能够轻易丢开一切，然而当明白了所爱男子的真正心意后，她就再也放不下了。不禁又回想起昨晚与王嫚倾心交谈的情形，为什么国家的命运、天下的安宁，要由她们这些弱女子来承担呢？

霍光是知道事情究竟的人，见李陵恼怒，便道：“解忧要嫁的不是匈奴单于，是那匈奴使者丘人，他是前匈奴太子於单的儿子，在匈奴封左谷蠡王。”李陵道：“单于也好，左谷蠡王也好，又有什么分别？”竟不顾众人此行目的，自己甩手去了。

然而，没有人会怪他。他父亲李当户和二叔李椒都是在雁门大战中被匈奴人杀死，父亲死时他还没有出生，是遗腹子身份，因而他自小就深恨匈奴人。刘解忧一直瞒着不肯说出来，就是怕他生气自己要嫁给匈奴左谷蠡王。

东方朔这才道：“解忧，既然这是你的心愿，为师也不能袖手旁观。偷走高帝斩白蛇剑的人，跟告发平阳公主的一定是同一个人。”

刘解忧心不在焉，竟没有听到师傅的话。还是桑迁问道：“那么东方先生可有怀疑的对象？”东方朔不直接回答，只道：“我自有主张。你们去吧。”

几人只得出来，赶来李陵家中。门仆道：“公子适才回来过，气咻咻地携了弓箭就骑马出去了。”

刘解忧“哎哟”大叫了一声。霍光道：“出了什么事？”刘解忧跺脚道：“你想不到么？李陵……哎，快，快上马。”

三人骑上快马朝城中赶来。不及进北阙甲第，便见大批中尉卒涌进来又涌出去，将整条街道封锁住。

桑迁道：“不会真是李陵一怒之下杀了匈奴使者吧？”霍光道：“怎么可能？李陵可不是那种冲动的人。”

刘解忧忙跳下马，问道：“里面出了什么事？”一名中尉卒道：“匈奴使者被杀了。”

刘解忧只觉得喉咙发涩发干，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才问道：“凶手……凶手是谁？”中尉卒道：“据说是个半边脸烧焦的丑婆子，臣等正在搜捕呢。”

霍光道：“看，我就说了，李陵绝不会感情用事的。”忽见刘解忧怔在当场，脸色极为难堪，忙问道：“你怎么了？”刘解忧道：“我……我得去看看匈奴使者。”

来到单于邸馆，却见现场围了不少官员，中尉王温舒、左内史儿宽等长安军政长官均已经赶到。

儿宽是故御史大夫张汤所举荐，是京师有名的贤臣。左内史为京畿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吏治竟以惨刻相尚，而儿宽上任后，劝农业，缓刑罚，收租税时随行宽减，极得人心。但朝廷有严格的官吏考评制度，规定赋税不够数者要免职。百姓听到消息后，生怕儿宽因此被罢官，争相拿出家中财产上交赋税，结果儿宽考课从最末一跃为最，成为天下美谈。

刘解忧几人被兵卒挡在门外，看不到里面情形。霍光忙出示两千石都尉银印，这才得以进门。

刘解忧招手叫过一名匈奴侍从，道：“你可还记得我？”那侍从道：“当然记得，你是楚国公主，是我们大王的未婚妻子。”

刘解忧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侍从道：“大王跟公主游街回来后不久，就有个自称王媪的老婆子来求见大王，说她是宫里的老宫女，有些事要跟大王说。我们本来都不怎么相信她，但大王想多知道一些汉朝的事，就让她进来。那老婆子跟大王倒是聊得极开心，大王不断向她请

教，那老婆子居然什么都知道，还说了之前要嫁给单太子的夷安公主是公主你的师姊。大王听得入神，就命人在院中置办了酒席，与那老婆子边吃边聊。后来大王有了醉意想要睡觉，才叫老婆子走了。但大王这一睡就再没有醒过来，我们这才知道他是中了毒。适才官府的人来，验过酒菜，说是酒里面被人下了雄黄。”

他们在一边说着，中尉王温舒已认出霍光，知道他是骠骑将军的弟弟，又是皇帝身边的心腹宠臣，忙过来巴结，问道：“都尉君是奉诏赶来的么？”霍光道：“不是，我们只是路过。”告退出来，拉着刘解忧到一旁僻静处，低声问道：“那王媼莫非就是你家中的那个下人王媼？”刘解忧道：“似乎是的。”

桑迁道：“这下糟了，人们都会以为是你不愿意嫁给匈奴使者，所以派下人毒杀了他。王媼一旦被捕，你就完了。她人在哪里？”刘解忧道：“我不知道。”

桑迁道：“这个老婆子当真害人不浅，就算她忠心为主，不愿意你嫁给匈奴人，可她不知道案发后一样会牵累你么？当真是愚不可及的贱奴！”刘解忧怒道：“不准你这么说她。”

桑迁愕然道：“难道我说得不对么？”刘解忧道：“你不知道，她是……嗨，她是设身处地地同情我。”

霍光道：“走，我陪你进宫向皇上谢罪。只要在事情败露之前向皇上谢罪，表明你并不知情，皇上不会怪罪你的。”

刘解忧也无法可想，只得同意，心中还是放不下李陵，道：“桑迁哥哥，你快些回去茂陵，看看李陵哥哥回家没有。”桑迁道：“他那么大个人，有手有脚，还要别人看着么？”虽然嘟囔，但还是上马去了。

刘解忧遂与霍光赶来未央宫，却听郎官说皇帝正陪客人游览昭阳殿。刘解忧登时明白过来，不顾郎官阻拦，朝昭阳殿赶来。

皇帝刘彻正扶着王媼站在玉阶上，笑道：“阿姊若还是喜欢这里，阿毳就命妃子迁出去，好好整治后再请阿姊搬进来住，好不好？”王媼道：“不，不必了。我是没命再住在这里了。”

刘彻道：“阿姊为何这样说？你本来就是朕最喜欢的姊姊，又是朕唯一在世的姊姊，朕要好好待你，补偿你失去的一切。你是喜欢未央宫多些，还是中意长乐宫多些？”忽见刘解忧闯了进来，先是一愣，随即不快地道，“朕在这里陪客人，你来做什么？”

刘解忧料来皇帝还不知道匈奴使者遇害一事，忙道：“臣女失礼。”忽见王媪面色惨白，嘴角渗出一丝血迹来，身子摇摇欲坠，大惊失色，忙上前扶住。

刘彻不知王媪也饮下了雄黄酒，忙叫道：“快去传御医来。”王媪慢慢坐倒在阶上，道：“不必。陛下，阿毳……你……你不要怪我……”刘彻道：“朕怎么会怪你呢？当初阿姊远嫁，阿毳可是偷偷哭过好多次了。今日得知阿姊尚在人世，当真是欣喜无限。”

王媪道：“不是……我……我杀了人……你……不要怪我……就算要怪……也没有法子……”头无力地歪到一边，就此死去。

今日忽有自称是昭阳公主的老妇到北司马门伏阙求见皇帝。刘彻好奇心本重，闻报立即召见。他虽认不出阿姊的样子，却从她一口叫出他的小名“阿毳”即认定她就是昔日未央宫中最受人敬爱的昭阳公主。他的四位姊姊金俗、平阳、隆虑、南宫均已先后去世，忽然从天上掉下来小时候最喜欢的姊姊，当真是欣喜万分，忙亲自带着王媪来游览昔日住过的寝殿。只是想不到亲人才刚刚相认，便又立即永别，满腔的欢喜变成了有难以宣泄的失望。忽见郎官苏武疾步进来，似有事情禀告，当即怒道：“做什么？”

苏武道：“回陛下，中尉君派人来报，匈奴使者丘人被一名只有半边脸的老妇人用毒酒毒死了。”

刘彻“啊”了一声，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一旁的王媪。

苏武道：“那些匈奴人正吵着要立即护送使者回去胡地，该如何处置，还请陛下下。”

刘彻狠狠瞪了刘解忧一眼，道：“这是你做的好事，对么？”霍光忙抢过来道：“这件事跟解忧无关，我们一直忙着查案，也是刚才路过北阙

甲第时才知道匈奴使者出了事。”

他侍奉皇帝多年，素来沉默寡言，即使是皇帝主动征询他的看法，话也不多。刘彻忽见他冒出来为刘解忧说话，怒气稍解，道：“到底怎么回事？”刘解忧道：“王媪一直住在我家里，我一直将她当长辈看待，但我不知道她会……会……”

刘彻奇道：“难道她没有对你透露过身份么？她是朕的姊姊昭阳公主。”刘解忧道：“臣女知道的。”

刘彻怒气又生，喝道：“你知道居然还敢瞒着不上奏！”刘解忧道：“是王媪自己要求不能告诉皇上的。她原本是为了寻找儿子才来到京师，可是……陛下却杀了她的儿子，她说她不愿意再见到你。”

刘彻道：“阿姊的儿子是谁？”刘解忧道：“栾大。”

庭院中寂静了下来，皇帝抬头望向天空，静静站了一会儿，便拂袖而去。

霍光也还是第一次听说昭阳公主和栾大之事，开始只觉得匪夷所思，不久又觉得命运弄人，无过于此。正要上前扶起刘解忧，忽见苏武又率人到来，命人抬走王媪尸首，招手叫道：“都尉君，皇上召你去宣室。”

霍光道：“解忧呢？”苏武道：“皇上只召你一个。”霍光无奈，只得道：“你先回去，我忙完再去茂陵找你们。”

刘解忧闷闷地出来，顺路来到刘细君居住的临池观。刚到大门处，便听见琴声叮咚，有女声和着音乐唱道：

将乖比翼兮隔天端，
山川悠远兮路漫漫，
揽衣不寐兮食亡餐。

这是商朝人陵牧子所作的《别鹤操》。昔日陵牧子娶妻五年没有生下儿子，父兄决意令他休妻改娶。陵牧子妻听闻后中夜惊起，倚户悲

泣。陵牧子遂取琴而唱此歌，伤痛恩爱之永绝，奏别鹤以抒情。

刘解忧心道：“细君姊姊即将踏上旅程，这首《别鹤操》正符合她目下的心境。若换作了我，还会像年少时那般无知那般洒脱么？”一时不忍进去相劝，遂回来茂陵家中。

李陵和桑迁正等在院中，一见她回来便迎上来问道：“皇上有没有怪到你头上？”刘解忧摇摇头，简单地道：“王媼死了。”

李陵道：“可她是你府上的仆人，难道皇上不怀疑是你指使她毒死匈奴使者的么？”刘解忧道：“皇上知道了她的身份。”当即说了王媼就是昔日的昭阳公主。

李陵这才恍然大悟，难怪王媼曾说他跟他祖父李广年轻时长得很像，他以为那不过是下人跟客人的搭讪，根本没有当回事，现在想来，她是很认真地在说那件事，只不过他的反应让她失望了。

桑迁道：“难道王媼杀死丘人就是因为不愿意她昔日的命运落到你头上？”刘解忧道：“嗯。我虽然感激她的好意，可我觉得这件事做得并不对。本来匈奴单于决意降汉，百年战火有望就此熄灭，而今丘人忽然被王媼毒害，匈奴单于势必迁怒大汉，还会来京师朝见天子么？”

正叹息着，霍光疾步进来，道：“李陵君，皇上急召你进宫。”刘解忧不免吃了一惊，道：“有什么事么？”霍光道：“具体不知道，但应该跟备战匈奴有关，皇上紧急召了好几位将军进宫。”

刘解忧道：“又要打仗了么？”霍光道：“是备战，而不是出战。皇上认为丘人死在长安，匈奴势必不会甘休，还是早做准备的好。”李陵道：“我去去就回来。你们等着我。”说罢回自家换上官服，带上侍从赶来未央宫。

进来宣室时，公孙贺、赵破奴、郭昌、韩延年、路博德等近来为皇帝信用的军事将领早已经到达。赵破奴因为奇袭楼兰之功，已经被封为浞野侯，是近年来最令人瞩目的后起之秀。皇帝正与众将商议备胡之

事，见李陵进来，便道：“李陵，你来得正好，朕拜你为骑都尉，加侍中，佩二千石印，率八百骑兵护送江都公主前往乌孙。来人，为李君结印绶。”

李陵拜伏在地上，尚未回过神来，尚书令史已捧着一具白色的篋箱过来，篋箱里铺着厚厚的绿绋，里面盛放着官印。两名内侍奔过来，摘下李陵腰间的千石黑绶鼻钮铜印，从篋箱中取出青绶龟纽银印换上。

汉代惯例，官员受印后官职才算合法，才可以通过官印行使权力，有印则有权，无印则无权，因而官员们都是随身佩带官印。

尚书令史见李陵犹自发呆，低声提醒道：“都尉君还不快叩谢陛下。”李陵不得已，只得拜谢道：“多谢陛下。”

刘彻道：“嗯。你过来，此行你不光要护送江都公主平安到达乌孙，朕还有别的任务交给你。”李陵见皇帝面色诡异，心中一紧，暗道：“莫非皇上知道了高帝斩白蛇剑在匈奴王庭，要派我去偷盗回来？”走近龙案，却听见刘彻低声道：“朕要你将沿路的山川地形都绘下来，明白朕的意思么？”李陵道：“臣明白。”刘彻道：“好，你这就去准备吧，八百骑兵从北军中调遣，朕已经派人持节信知会过中尉王温舒了。三日后就动身出发。”

李陵叩谢退出宣室，却见苏武正站在门外，似在等他，忙过去招呼。

苏武笑道：“你是武将，我是文臣，咱们这次要一起护送江都公主去西域了。”李陵很是惊异，道：“苏君居然是这次出使乌孙的主使？”苏武道：“嗯，这次是我自己主动请纓，皇上当场就答应了。李君，公主陪嫁不少，随从的侍女、内侍、侍卫等有一千多人，加上你带的八百骑兵，将近两千人，輜重、嫁妆得有几百车，可是一支大队伍，咱们事先可得好好计划一下路线。”李陵道：“好，我明日一早就来找苏君商议此事。”

出来皇宫，乘车回去茂陵。管敢、陈步乐等侍从听说经过，均喜滋滋地道：“这是大好事啊。公子才刚满二十岁，就已经是二千石大官，日后定然拜将封侯，成就非凡了。”

李陵出身将门，祖父更是鼎鼎大名的飞将军李广，对征战沙场、建功立业有一种天生的渴望。他也知道这趟西域之行是难得的机会，但不知怎的，一想到将要日日看见刘细君以泪洗面的情形，就很是有些沮丧。她被选为和亲公主，已经够难过了，为何还要由她青梅竹马的朋友亲自将她送上不归之路？

回来茂陵家中，李陵先向母亲禀告了皇帝要派自己护送江都公主前往乌孙。

李母道：“我儿如此年轻，就佩戴二千石大印，这是皇上对你的信任，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圣恩。”李陵道：“是，孩儿不敢忘记母亲教诲。”

李母道：“你长大了，早到了该娶妻的年龄。娘亲跟几位族叔商议过，想为你聘娶成安侯的妹妹韩罗敷，你意下如何？”李陵吃了一惊，道：“这个……”

李母叹了口气，道：“娘亲知道你跟董先生的义女一起长大，可她已经被封为江都公主，很快就要出嫁乌孙，她人再好，对你而言，终究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李陵道：“啊，母亲误会了，孩儿对细君绝无男女之情。”

李母先是愕然，随即道：“如此就好，娘亲正担心你一路护送江都公主难以自处，想为你尽快定下婚事呢。嗯，只剩下三日时间，也的确仓促了些，那么这件事等你从乌孙回来再说吧。”李陵是遗腹子，从未见过生父，只与母亲相依为命，事母至孝，应道：“孩儿全听母亲的安排。”

从母亲房中退出来，李陵心中不免更加烦恼。正在院中徘徊，叔叔李敢之子李禹进来问道：“听说皇上拜了堂兄做都尉，是么？”李陵应了一声。

李禹带着嘲讽的语气道：“那么可要恭喜堂兄了，得到皇上的信任可是不容易，要珍惜呀。”

李禹跟李陵一样，自小是太子刘据的陪读，而且妹妹李柔嫁给了太

子，虽然只是侍妾名分，但皇帝没有正式为太子册立太子妃，太子宫中地位最高者仅是因生下皇孙刘进而尊贵的史良娣^[1]，但最得太子宠爱的却是李柔。太子曾私下对李柔许诺，将来登上皇位，一定封她做皇后。因为妹妹的关系，李禹一反李家不结党涉政的家风，成为坚决支持太子的一族，与卫皇后、大将军卫青走得极近。

李陵心中有事，不愿意与堂弟争执，当即解下官印放在房中，换上便服，召来侍从，命他们打点行装，预备西域之行，自己则出了家门，往刘解忧府中赶来。到门前正遇到霍光上车离去，原来他家中仆人来告，司马琴心正在收拾行囊，预备搬回茂陵娘家旧居居住，他须得立即赶回去劝阻。

刘解忧听说李陵新拜了骑都尉，要护送刘细君前往乌孙，一时沉默不语。

桑迁道：“解忧，要不然咱们都跟着李陵一起去西域看看。”李陵忙道：“绝对不行。目下匈奴使者丘人在长安遇害，他是大汉立国以来级别最高的使者，皇上担心匈奴单于会兴兵报复，所以一边封锁消息，一边往边境派兵。但既然匈奴人有内奸在朝中做官，这件事早晚要传出去，说不准匈奴会派骑兵劫杀送亲队伍。你们跟着去，实在太危险了。”

桑迁这才明白过来，道：“难怪皇上不等乌孙使者，这么着急催你们出发，原来是担心匈奴人拦截送亲队伍。”李陵点头道：“皇上的本意，就是要在匈奴单于知道真相前，将细君一行平安送到乌孙。解忧，抱歉，我不能再陪你查案了。我不在京师的时候，你要多加小心。”

刘解忧心中莫名地不是滋味，可又有什么办法？他是飞将军的孙子，文武双全的奇男子，注定不属于她一个人，而是要到外面的广阔世界纵横驰骋。

隔了两日，未央宫内侍苏文赶来茂陵，请刘解忧到宫中与江都公主相见。刘解忧正忙着为李陵缝制衣裳，闻言忙道：“是我的不对，都忘记去跟细君姊姊道别了。”

赶来临池观，正有郎官和内侍从殿中运出许多个箱子。刘细君照旧席坐在房中的窗下，那具常用的琴已经被装入行囊中，只剩下空空如也的案几。她默默凝视着窗外，恬然的脸上浮现着莫名的忧郁，神情中略含着幽怨，就像一团淡淡的雾，笼罩着眉宇。外面人进入出的忙碌的脚步声就像是一把把锤子，一下一下地打在她的胸口。憋闷沉重的气氛弥漫着四周，即使眼中没有泪水滚落，心中却也是凉得透了。时光在流逝，同时流逝的还有她的青春和思绪。

刘解忧一进来便见到刘细君玉容落寞的样子，她是个豪爽女子，也不知道该如何劝慰，况且刘细君被选做和亲公主已经好几年，该说的话早已经说完，该流的泪早已经流尽，当即轻轻咳嗽了一声。

刘细君闻声转过头来，道：“解忧妹妹，你来了。”

刘解忧走过去，将自己的玉串褪下来，套到刘细君纤瘦的手腕上，道：“我知道姊姊得皇上赏赐无数，也不在意什么金银珠宝，可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说是能给人带来福气。我现在送给姊姊，希望姊姊一生平平安安。”

刘细君道：“多谢妹妹有心。我请内侍叫妹妹来，是有一件事……”刘解忧见她欲言又止，忙道：“姊姊有什么事尽管告诉我，解忧一定竭尽全力助姊姊达成心愿。”

刘细君摇摇头，犹豫良久，终于下定了决心，道：“你们一直在找的那柄雌剑，其实在我手中。”

刘解忧愣了一愣，道：“怎么会呢？”刘细君道：“那是我姑姑交给我的，她再三嘱咐我一定要保护好这柄剑，这是她最后的遗愿，我也答应了她，所以……所以我明明知道你们找这柄剑，却一直没有说出来。”

刘解忧这才恍然大悟，难怪阳安曾冒险到董仲舒家找刘细君，原来他也一度怀疑雌剑落在了她手中，只不过她当时年纪尚小，不过是个小女孩，既坚决否认，阳安也就相信了她的话。

刘解忧忙问道：“姊姊现在说出实情，是打算把剑交出来么？”刘细君点了点头，道：“我就要离开汉地，这柄剑既然跟高帝斩白蛇剑是一

对，又事关重大，自然不能带去乌孙。”

刘解忧道：“那么剑现在在哪里？”刘细君道：“在我义父的书房里。我把剑卷在一编废弃的书简中，藏在义父书架的最底层。对不起，我该早些说出来的。”刘解忧道：“不，不，现在还不晚。”

刘细君道：“妹妹这就去我义父家寻剑吧，不必再耽搁在这里。”刘解忧道：“那好，姊姊你多保重。我向你保证，我刘解忧一定会去乌孙探你的。”

匆忙回来茂陵，先去了东方朔家中，告知刘细君之语。东方朔道：“这倒真是让人想不到。”忙跟刘解忧一道来到董仲舒家中。

他早年被雷被用毒箭射中，虽侥幸不死，却瘫痪多年，后来慢慢可以拄着拐杖行走，而今已经不需要拐杖，只是得慢慢行走。

师徒二人来到董府时，董仲舒正与新任太史令司马迁在书房中谈论历法纪年之事。司马迁早年曾因邻里之便，拜董仲舒为师，学习公羊派《春秋》，董仲舒对其才学、人品极为赞赏。

司马迁继父任职太史令后，利用职务之便，遍读未央宫中“石室金匱之书”，感到朝廷现用历法多有不便，预备上书皇帝，请用夏正，改用建寅月——正月为岁首，正为此征询董仲舒的意见。忽听仆人报称东方朔求见，二人均感惊异，司马迁遂起身告辞。

刘解忧扶着东方朔进来，笑道：“我们是来借书看的。”董仲舒道：“噢，那么请随意吧。”

董仲舒虽然德高望重，但人却极和蔼慈祥，尤其喜欢小孩子。他家里的厨子会做点心，茂陵的小孩子都喜欢到他家里玩，他也乐得将院子布置成一个儿童乐园。刘解忧小时候常常跟着李陵进出董府，随便惯了，见董仲舒同意，便自行到书架上翻找起来。

董府门生、仆人不小，书房虽大，书简也多，但却打扫得一尘不染。

刘解忧心道：“这书架时时有仆人拂拭，但他们却不敢打开书简，的确是最好的藏剑之处。”

她知道那柄雌剑是短剑，不过一尺半长，是以专找长过一尺半的书简翻看。然而累了大半个时辰，将所有长过一尺半的书简都找过了，却没有找到金剑。

她在书架上翻找个不停，累得满头大汗，董仲舒居然一个字也不多问，只与东方朔坐在一旁谈经论道。最终刘解忧自己彻底放弃了，沮丧地朝东方朔摇了摇头。

东方朔心道：“刘细君自然不会撒谎，金剑一定曾经藏在这屋子里面，但却被什么人抢先拿走了。这些书简每一卷都由数十片甚至上百片木简编串而成，翻找起来极是费力，看解忧的样子就可想而知。董仲舒嗜书如命，除了睡觉外，其余时间都待在书房。他门生又多，往来请教儒学的人络绎不绝，外人根本不可能不惊动旁人而下手，那么一定是负责打扫书房的仆人做的。”忙问道：“负责打扫董先生书房的是什么人？”董仲舒道：“是老夫家的老仆董大。”

东方朔道：“董大人呢？可否请出来一见？”董仲舒便命人去叫董大来，那仆僮道：“董翁昨日傍晚出门后就再也没回来，小的正犹豫要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主君呢。”

东方朔“啊”了一声，忙起身告辞道：“多有叨扰，改日再来向先生赔罪。”

董仲舒本不愿意多口，但董大从小跟他，有四十多年的主仆情分，究竟还是有些牵挂，问道：“是董大出事了么？”东方朔肃色道：“还不能确定，不过怕是凶多吉少了，董先生要有心理准备。”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若真是董大取走金剑，那得到剑的人岂能不杀他灭口。

匆忙告辞董仲舒出来，刘解忧甚是不解，道：“今日细君姊姊命人请我到未央宫，郑重其事地将金剑之事告诉我，当时只有我跟她两个人，机密无比，怎么还会有旁人知道呢？”

东方朔道：“这件事跟刘细君无关。董大昨晚失踪，说明他昨日就得手金剑了。应该是有高人猜到了金剑在刘细君手中，她既不可能带入皇宫，又无旁人可以依靠，那么只可能藏在董仲舒家，所以那人买通了董大，等他找到了金剑，又立即杀他灭口。”

刘解忧道：“可金剑藏在董先生这里多年，那高人若有这等聪明才智，为何偏偏到现在才想到？”东方朔道：“那是因为你前几日让霍光他们去廷尉府翻检过江都翁主刘徵臣的遗物，一无所获，那人由此得到了提示。”

赶来茂陵邑门，询问守门兵卒，昨日傍晚可有见过董府老仆董大出去。兵卒道：“出茂陵一般都是要进城办事的，哪里有傍晚离开陵邑的道理？就算不被沿途亭长拦下，到长安时城门也已经关闭了，一样进不了城，站在门外喝风啊。”

刘解忧道：“你说这么一大堆话，意思是没有见到董大出去啦？”兵卒笑道：“不光董大，一个人也没有。”

刘解忧和东方朔面面相看，二人均是一般的心思：那费尽心思得到金剑的高人，一定是茂陵的住户，可会是谁呢？知道金剑背后秘密的人大多已经死去，如阳安，又如董偃。会不会是刘徵臣的丈夫王长林？他是盖侯的儿子，王太后的侄子，妻子又是江都翁主，打听到金剑秘密也不足为奇。又会不会是隆虑侯陈蟠？他是隆虑公主的丈夫，夷安公主的公公，也是知道金剑之事的。抑或是李陵的侍从管敢？他是金剑的原主，一直念念不忘要寻回父亲遗物。总之一句话，居住茂陵的人非富即贵，皇亲国戚多，嫌疑人也多，光想想就头大。

刘解忧道：“这个高人千方百计得到金剑，应该是垂涎剑中的宝藏秘图。可是他不知道雄剑落在了匈奴人之手，他手里只有雌剑，等于废铁一块，兴不起大风大浪。咱们还要去管他么？”

东方朔知道她心思全在李陵即将西行之事上，笑道：“你说不管就不管吧。”刘解忧尚惦记未缝制完成的衣裳，匆忙告辞回家去了。

东方朔回来家中，还未坐下，董仲舒便登了门。东方朔知道他是为

董大下落而来，当即简略说了经过，道：“若是我猜得不错，董大应该已经被杀了，埋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董仲舒沉默许久，才缓缓道：“有一点要告诉先生，董大绝不会为了金钱背叛老夫。若果真的是他取走了细君留下的金剑，那么一定有人告诉他，那剑留在家里会害老夫。东方先生，可否请你帮老夫一个忙？老夫的日子已经不多，如果能在死前看到杀死董大的凶手伏法，老夫死而无憾。”

他的语气极为平静，但这番话由他这样名闻天下的大儒说出来，自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

东方朔道：“可是……”董仲舒道：“老夫知道先生的难处，但想来天下间除了东方先生之外，再无人能够替董大报仇。老夫也不敢空口索求，这是老夫的一卷新书，他日若到紧急之时，东方先生可用它来向皇帝交换。当今天子爱书如命，想来他会答应先生的任何条件。”

东方朔接过书简，沉吟许久，才道：“好，我答应董先生。不过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以董先生地位、名望之尊，居然肯为一个下人如此付出，我很惊叹。”

董仲舒淡淡一笑，道：“即使一支笔，一把刀，用上四十年也会有许多感情的。”语气颇为沧桑。

江都公主刘细君出嫁乌孙的日子终于到了。这一天艳阳高照，春光明媚。长安全城都轰动起来，男女老少奔走相告，一窝蜂似地聚集在未央宫北司马门到直城门的大街两旁，等着看热闹。自当今天子登基后，只在即位初年以亲生公主出嫁匈奴军臣单于，之后再也没有公主出塞和亲。江都公主不仅是本任皇帝在位时第二位和亲公主，更是华夏有史以来第一位与西域和亲的中原公主，她的名字必然被载入史册。

刘细君头梳大手髻^[2]，髻上横插着黄金步摇，髻旁装饰着墨色玳瑁，身上则穿着只有公主大婚才能使用的重缘袍，由十二色锦绣制成，价值千金。

公主出嫁，礼仪极其繁琐。刘细君离开住处临观池后，先到未央宫前殿向皇帝、皇后辞行，然后要由太常引领，去宗庙拜祭。她便如一个傀儡一样，任凭宫女搀扶着下拜，再下拜。她的思绪开始在飘浮，许多往事、许多人物在她脑海中晃动，就像大海的潮汐，涌来退去，带着苦涩的咸咸的味道。就连眼前真实的人物，也有种如同梦中的虚幻，四周仿若成了朦胧的背景，引导仪式的谒者的发令声遥远得像来自天际一样。她自己的灵魂也好像脱离了肉体的躯壳，升到了云端，冷然注视着芸芸众生营营往来，迷失在红尘里。

直到出了北司马门，登车的一刹那，刘细君才从恍惚中重新回到了尘世，因为她看到了侍立在车旁的李陵。脚下一软，几乎摔下车时，又是他及时扶住了她。他的手是那么温暖，又是那么有力，她只觉得心中一荡，脸羞得通红，又仿佛回到了她最初为他心跳的时候，那是她非常喜欢的感觉。他依旧那么玉树临风，卓尔不群，眼神依旧那么深邃。她努力将眼睛睁大，睁得更大，好将他看得更清楚些。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结心相思，毋见忘呀。

马蹄嘚嘚，扬起好大的烟尘，车声辘辘，震得满街隆隆作响。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终于走出了城头上霍光和刘解忧等人的视线。

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

霍光只感觉一股痛楚咬噬着他的心，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麻痹了他的的大脑，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软弱过，不得不扶住城墙。他想起一句古诗来：“彼君子兮，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知道他与细君之间，恐怕永无再见之日了。

他还记得她曾经凄凉地望着自己，长长睫毛下的一双清如泉水的眸子透露出深深的哀愁，犹如风雨吹打尚未凋谢的一树梨花。她虽然没有开口，但他却懂她的意思，她希望他能利用被皇帝宠信的机会，为她求情，改变她的命运。他不是没有过这种想法，但他只是胆怯，在君临天下的皇帝面前，胆怯；在功高盖世的兄长面前，胆怯；在楚楚可怜的刘细君面前，也胆怯。他很清楚旁人青睐他，不过因为他是骠骑将军的弟弟，他自己内心深处，仍然是将自己当做平阳乡下的傻小子，绝不是什

么做大事的人。虽然他现在有着锥心的悔恨，然而即使时光倒流，他还是只会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爱慕的女子从眼前消失。年华将晚。望碧云空暮，佳人何处，梦魂俱远。关山阻隔，云水迢迢，连梦中也难相会。

刘细君远嫁后，刘解忧跟霍光的关系反而近了。但霍光总觉得他跟刘解忧之间有层面纱隔着，她大概是看出来他对刘细君有情，而今细君远嫁，他难免快快伤怀，所以她想给他一种安慰。这从她种种安排便看得出来，一会儿要去射箭，一会儿要去游山。从前她对他并不是特别在意，如今这般善解人意，竟然还是沾了刘细君的光。

桑迁却渐渐对霍光不满起来，那自然是因为刘解忧的缘故。他警告道：“你可不要动解忧的心思，她是李陵的人。”

霍光愣了许久后，终于默然点了点头。李陵虽然比他小几岁，可在那样的人面前，绝大多数男子都是要自惭形秽的，英俊帅气，能诗善文，箭术无敌，霍光又怎么能比呢？他倚仗兄长霍去病得到的所谓权势、富贵，在刘解忧那样超凡脱俗的女子眼中，不过是一堆狗屎而已。

然而当刘解忧来叫霍光出去时，他总还是欣然从命，因为他的朋友除了匈奴人金日磾外，就只有刘解忧这边的几个人了。况且，他心下暗自揣度：李陵护送细君去了西域，解忧也是需要陪伴和安慰的吧。

这一日，刘解忧和桑迁来访，正与霍光在院子中聊天，宫中来了内侍，却是皇后卫子夫身边的人，称皇后身体不适，想请霍夫人进宫诊治。霍光道：“我阿嫂早已不住在北阙甲第，而搬回茂陵司马先生旧居了。”

刘解忧忙道：“我和桑迁正要回去茂陵，就顺便替使君传话吧，不劳你多跑一趟。”内侍道：“如此，臣就先回椒房宫向皇后复命了。”千恩万谢地去了。

霍光今日不必在宫中当值，穷极无聊，便也借口探望阿嫂，跟着刘解忧一道回来茂陵。

将到陵邑门口时，忽从道旁闪出一名青衣男子，拦在马前，问道：“谁是桑弘羊之子桑迁？”桑迁道：“我就是，你有什么？”

话音刚落，那男子便从身后取出一具袖珍弩机，箭早已经扣在弦上，勾动扳机。弩箭射出，射中的却不是桑迁，而是身旁的霍光，当即将他射下马来。那男子“哎哟”一声，慌忙抛下弩机，跳上马就跑。

刘解忧见弩箭射在霍光肩窝，未中要害，还想策马先去追赶凶手。桑迁忙叫道：“这弩箭有毒。快，快带他去见你师傅。”忙抱了霍光上马，牵着赶来东方朔住处。

昔日东方朔在家门口被人用涂毒弩箭射中，仆人闻声出来，想起主人经常采摘院子中的懒老婆花抹在伤处，遂也如法炮制，居然由此救回了东方朔性命。他大难不死，还自行治愈了瘫痪，成为茂陵的传奇。

不料东方朔却不在家，刘解忧这才想起师傅答应了董仲舒要找到杀死董大的凶手，每日都要出门，在陵邑中转悠，寻找线索。她见霍光脸色青黑，已露垂死之相，一时无法可想，只得将霍光平放在地上，按照东方朔说过的法子，用匕首割开他胸口伤处，取出弩箭，从院子中摘了一些懒老婆花蕾，塞入口中嚼碎，连唾沫吐在手中，抹在箭伤上。

桑迁一旁望见，不免惊疑交加，道：“这懒老婆花就能治伤解毒么？要不要我去请琴心姊姊过来？”刘解忧道：“我师傅当年就是这么活过来的，不过还是去叫琴心姊姊吧。”忙招手叫过一名仆人，让他去司马相如旧宅请司马琴心过来。

仆人飞奔出去，一刻工夫后又驰回报道：“霍夫人一早出去到咸阳原散心了，人还未回来。要不要小人到城中请大夫？”

正巧东方朔散步回来，一见箭头上的黑血就道：“不用再叫人啦，这箭上的毒跟当初射中我的箭毒是同一种，懒老婆花就能治。”命仆人将霍光抬回房中，放在床上，道：“你们两个先轮流守着他，每半个时辰，就照原来的法子给他换一次药，等到他伤口毒性完全拔除，流出红血为止。”

刘解忧大致说了经过。东方朔沉吟半晌，问道：“霍光遇刺之事可有

旁人知道？”刘解忧道：“适才进来陵邑时，我告诉了兵卒，让他们立即去追捕刺客。”又想起来皇后卫子夫生病之事，忙叫过一名婢女，让她去司马府邸告诉仆人，一旦司马琴心回来，就请她立即进宫为皇后看病。

东方朔道：“刺客是什么人？你们可有看清面孔？”桑迁道：“是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唉，他本来要杀的人是我，手偏才误射了霍光。”

东方朔道：“噢？”言下之意，分明是认为刺客的目标更可能是霍光而不是桑迁。刘解忧道：“刺客要杀的的确是桑迁，他见射错了人，还大叫了一声呢。不过应该也不是针对桑迁本人，而是仇恨他父亲。”

桑迁生父桑弘羊是洛阳^[3]人，出身当地最大的富商家庭。汉代用筹码计算数字，筹码用竹子制成，长六寸，上面刻有不同的数字符号，便于计算。桑弘羊自幼有心算才能，计算不用筹码，有“神童”之名。刘彻学习书算时，听说洛阳桑弘羊事迹，无比神往。桑弘羊由此显达，十三岁时入侍宫中，一直在内廷中担任侍中之职，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成为皇帝的心腹财政谋臣。元狩年间以后，因朝廷连年对匈奴用兵，府库空竭，军费不足，中央财政窘迫，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皇帝急需能捞钱生财的能人，桑弘羊遂应时由幕后浮出水面，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等重要职务，统管中央财政。在他的参与和主持下，朝廷先后实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4]、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经过疯狂地聚敛资财，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充实了府库，太仓、甘泉仓库满溢，边地亦有富余的粮食，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桑弘羊因功赐爵左庶长。

桑弘羊对国家财政贡献虽大，但他所采取的措施旨在与民争利，限制富商大贾牟利，虽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但也弄得怨声载道。尤其是他建议皇帝令民买爵赎罪、令吏入粟补官及赎罪，即通过公开买卖爵位和官职来增加财政收入，更是引来诸多非议。汉代制度，百姓取得爵位，就享有减罪、赎罪和免役的特权，卖爵措施对于富贵者特别有利，使他们即使犯罪也可以用钱赎罪，律令由此成为空文。

更令民怨沸腾的是，桑弘羊最近又开始实施榷酒，即将酒业跟盐铁一样收归官营，实行专卖。汉代饮酒成风，酒的消耗量很大，酿酒业是当时致富获利最多的行业，利润极高，因而民间酿酒业极为发达。榷酒

政策实施后，官府自设酿酒作坊，也统一供给私人酿酒者谷物和酒曲等原料，让这些人根据朝廷制定的法式进行酿酒，酒酿造完成后，必须按规定的低价格卖给国家，私人不得出售，国家再以高价出售。这样，酒的销售全部由国家垄断，酿酒者因为无法获利，酒质大大下降，许多名酒因此而失传，小成本的私人酿酒者甚至破产。

不仅商人们衔恨桑弘羊，就是朝臣也多有对其不满者。现任御史大夫卜式因主动捐巨款给朝廷抗击匈奴而得到皇帝刘彻赏识，是富商出身，也是大汉立国以来第一个担任三公高位的商人。他深知盐铁官营等各项垄断措施给民间造成巨大骚动和不便，不断上书谏止皇帝。不久前关中干旱，刘彻令人举行仪式求雨，卜式道：“只要烹杀桑弘羊，老天爷一定会下雨。”在朝堂上公然上奏，显是对桑弘羊恨之入骨。可惜桑弘羊的后台是皇帝，卜式放出“烹杀”之言的第二日，便被皇帝以“不习文章”的理由贬秩为太子太傅。

东方朔听说刺客本来的目标是桑迁后，露出了怪里怪气的表情。桑迁却蓦然醒转了过来，道：“也许刺客真正的目标是家父，我得立即赶去提醒他一声。”匆忙辞别去了。

刘解忧道：“师傅为何是这副表情？”东方朔道：“这箭和箭上的毒都跟当初用来射杀我的弩箭一模一样。”刘解忧道：“当年行刺师傅的不是雷被么？按理说，董偃派他杀死了平阳侯曹襄，早该暗中将他灭口了呀。”

东方朔道：“董偃当时是当面对你和李陵坦白一切，你怎么看他这个人？”刘解忧道：“平静如水，有君子之风。”

东方朔道：“一个处心积虑数十年的人，临死也未能达成心愿，怎么可能心静如水呢？”刘解忧道：“师傅是说他早已经安排好了后招，譬如雷被？但适才那刺客年纪很轻，雷被该有四十多岁了，决计不会是他。”东方朔道：“嗯，但这人一定跟雷被有什么关系。弩机有钱不难买到，但毒药并不常见。我打听了很久，才从一名药材商那里知道这是由一种淮南独有的喜树树汁炼成，应该是昔日雷被得自淮南王宫中。”

刘解忧道：“雷被无法直接抛头露面，必定又投了新的靠山。这新靠

山应该就是派他来杀桑迁的主使，会不会是新被免职的御史大夫卜式？他几次公然放话，说桑弘羊不死，天下难安。”东方朔道：“卜式为人率真质朴，不会用暗杀这种手段，更不会针对桑弘羊之子，其政敌亦是如此。主使必是与桑弘羊有私人恩怨的人。”

刘解忧道：“天下一多半的商人都跟桑弘羊有私人恩怨，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嫌疑人可多了去了。”东方朔道：“这件案子不用你我费心，桑弘羊是皇帝面前的红人，有人要对他独子下手，他自会努力追查真相。”

刘解忧道：“那么师傅可有查到跟董大有关的线索？”东方朔摇了摇头，叹道：“凡是可能知道金剑之事的住户我都暗中查过，没有任何发现。”他所称呼可能知道金剑之事的住户，无非是江都翁主刘徵臣的丈夫王长林、夷安公主的公公陈蟠、金剑原主管敢等人。

刘解忧道：“从金剑在右北平郡露面开始，得知它跟高帝斩白蛇剑是雌雄双剑的人不少。住在茂陵的人不是显贵就是富豪，其实每个人都有途径打听到金剑之事。”东方朔道：“虽然如此，但知道金剑内藏宝图的人只有董偃一人，他虽然后来又告诉了阳安，告诉了你和李陵，但消息并未传开，知道者不过寥寥几人。就算是刘徵臣、刘细君姑侄，也仅仅只是知道金剑跟高帝斩白蛇剑是一对，事关重大，对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一无所知。但这次利用董大得到金剑的人，应该是知道这个秘密的。”

刘解忧道：“我们这边只有我、师傅、李陵、桑迁和霍光几个人知道这秘密呀，泄露秘密出去的肯定是董偃自己。呀，雷被不是跟董偃有关系么，之前还受雇杀了平阳侯曹襄，会不会是他夺走了金剑？”

东方朔沉思不答。刘解忧却自己得到了提示，又道：“师傅刚才不是说今日行刺的刺客一定跟雷被有关系么？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呀，该不会……不会是桑迁无意中对旁人提过金剑秘密，那人雇用刺客就是要来杀他灭口，行刺之事根本跟他父亲桑弘羊无关？”东方朔道：“有道理。等桑迁来时，再好好问问他。”

一直到傍晚时，桑迁才重新赶来东方朔住处探望霍光伤势，这次却

与往日闲云野鹤般散淡不同，有十数名侍从跟随。

刘解忧忙将他拉进屋里，道：“桑迁哥哥可有将金剑秘图之事告诉旁人？”桑迁道：“当然没有。你这副表情，是在怀疑我守不住秘密么？”刘解忧道：“不是怀疑你，是怀疑今日这起行刺跟金剑秘图之事有关。”

桑迁道：“你是说，刺客行凶不一定是针对家父？”刘解忧点点头，道：“不过这只是我和师傅的推测，令尊仇家不少，还是要多加小心才好。如果不是你，也不会是师傅，更不可能是霍光，李陵哥哥根本不在长安……”

桑迁很是不以为然，反驳道：“你怎么知道不是霍光？仅仅因为他平日沉默寡言么？我告诉你，霍光可是我们几个中城府最深的一个。”刘解忧道：“霍光城府最深？是最不深吧？”蓦然想到了什么，道：“呀，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也许真的是霍光。桑迁哥哥，你好好想想当时的情形，那刺客先是站在道中拦住我们，随即喊你的名字，你应声后，他从身后拿出了弩机，一箭射中了霍光。”

桑迁道：“你是说，刺客要刺杀的本来就是霍光，他早认得我们几个人的样貌，事先喊那一声不过是有意转移视线？”刘解忧道：“嗯。因为天下人都知道你父亲仇家众多，有人行刺你们父子不足为奇。抱歉这么说，可这是大实话。但霍光为人清淡寡言，交往的人不多，一旦暴露出他是行刺的目标，也许就会很容易追查到幕后，这是刺客背后的主使不希望看到的。”

桑迁开始尚觉得匪夷所思，但仔细回想当时情形，才逐渐会意刘解忧的推测很可能就是事实：那刺客的神色其实并不如何慌张，取出弩机射中霍光后即抛弩逃走，即使是真的射错了人，他有弩箭在手，完全可以再次扣箭，从容将桑迁射杀。但他却没有那么做，只能有一个解释——他已经完成了任务，霍光就是他的目标。

正好东方朔为霍光换完药出来，闻言道：“既是如此，刺客还可能会再来。我们得好好留神。”桑迁道：“那么我今晚就留在这里。先生放心，院子里都是我家的侍从，刺客就算有胆再来，也绝不可能得手。”

忽有人在门外叫道：“东方先生！”

东方朔闻声出门，却是一名满头大汗的陌生男子，问道：“你是谁？”那男子道：“贱名不足辱没先生视听，小人是受人之托，赶来告诉先生，那个人刚刚在北阙甲第撞见卫青大将军一行，被大将军亲手逮获，现押在廷尉狱中，请先生立即设法营救。”

东方朔道：“那个人是谁？”那男子道：“就是先生付千金托他办事的那个人。小人话已经带到，这就告辞了。”

东方朔微一沉吟，忙命车夫去准备车子。刘解忧道：“师傅是要进城么？天色就要黑了。”东方朔道：“嗯，我得赶着进城办事，迟了就来不及了。”到书房取了董仲舒的那部书简，出来叮嘱道：“解忧，你和桑迁守在这里，不要让任何人接近霍光，记住，是任何人。”刘解忧道：“弟子明白。”

东方朔走后不久，夜幕就降临了。大汉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即使是长安这座天下最瑰丽最雄伟的城市，一到晚上便陷入盲人一般的沉寂中，死气沉沉。倒是茂陵因为显贵众多，家中大多蓄有家妓，时有歌乐燕舞之声传出，较之长安多了不少生机。

刘解忧和桑迁绷紧了神经，始终不敢怠慢，但这一夜并没有意想中的刺客到来。

霍光半夜醒来，惘然不知身处何地，思索了好半天才明白究竟。刘解忧问他可有跟旁人谈过金剑秘图之事，他坚决否认，表示从未跟任何人提起。案情遂再一次扑朔迷离起来，以致桑迁又重新认为刺客要针对的还是自己。

次日一早，桑弘羊派人将桑迁叫走。刘解忧正喂霍光吃粥时，司马琴心匆匆赶来，见到霍光无恙，才长舒一口气。原来她昨日出去散心，回茂陵时途中遇到宫中使者，便随同使者进宫为卫皇后看病，晚上夜禁后无法出城，就临时回去了北阙甲第，才发现霍光不在家中。今日早晨

回来茂陵，才听说霍光遇刺之事。

霍光忙道：“有劳嫂嫂挂心，我已经不碍事了。”司马琴心道：“那刺客可有捕获？会不会再来？”霍光笑道：“刺客要行刺的只是桑迁，我不过是代人受过。他已经知道射错了人，哪里还会再来？”

司马琴心道：“嗯，不过嫂嫂还是不大放心。东方先生这里地方也不宽敞，阿弟何不随我搬去家父旧宅养伤？”霍光心道：“嫂嫂总算是自己家人，烦她总比打扰东方先生好。”正要出声答应，刘解忧抢着道：“琴心姊姊，你可别跟我抢。我师傅临走将病人交给了我，要搬走，也得等我师傅回来同意才行。”

司马琴心不及回答，有仆人进来禀告道：“皇后、太子、大将军各自派了人携带礼物来酬谢霍夫人，请夫人立即回府。”

原来昨日司马琴心为卫皇后诊治病情后出宫，正好遇到皇帝刘彻。刘彻因为霍去病的缘故，对司马琴心历来另眼相看，当即留她在宫中，聊了许久。其间谈及皇后病情，司马琴心道：“皇后并无大病，只不过心中怨恨之气长期郁积，憋出来的毛病。”刘彻闻言，感思颇多，送走司马琴心后，立即派人将大将军卫青召进宫来，道：“汉家的内政尚在草创阶段，而外有四夷，经常欺凌中原。朕不变更制度，后世即无法可循；朕不出师征伐，天下就会动荡不安。为此，朕不得不征发民力、财力而用之。如果后世天子还像朕这般作为，那就是蹈暴秦的覆辙了。太子为人敦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朕对此十分放心。欲求守文安邦之主，哪儿还有比太子更贤德的呢？朕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些不安心，真是这样吗？你把朕的这个意思告诉他们吧。”卫青被闲置已久，忽得听皇帝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涕泪交加，原原本本地将话转达给了姊姊卫子夫。卫子夫听后，即赶去向皇帝脱簪请罪。卫皇后年老色衰，失宠是无可挽回的事实，卫氏集团长久以来最担心的不是她的失宠，而是刘据的太子之位不保，得了皇帝的这番话，犹如吃了定心丸，长期的担惊受怕终于缓解。得知是司马琴心的言语起了旁敲侧击的作用后，卫皇后随联络太子刘据、大将军卫青，一起派人来向她道谢。

司马琴心听说卫皇后等人有使者到来，一时顾不上霍光之事，只得道：“那么等东方先生回来，商议好了再搬过来也不迟。”

然而过了正午，东方朔仍未回来，刘解忧不免有些担心起来，派仆人出去打听。不久后仆人回来，称全茂陵都在传一件大奇事：那就是被打入“冷宫”多年的大将军卫青昨日突然被召进未央宫中，出来时喜笑颜开。这还不算甚奇，甚奇的是卫青在回去北阙甲第家中时，路上见到一名男子，居然一眼认出那男子是皇帝诏书名捕的长安大侠朱安世，忙亲自带领侍从上前逐捕，逮到送去廷尉府比照文书，真的是朱安世。这还不算最奇，最奇的是今日一早天蒙蒙亮时，一群黑衣蒙面男子闯入廷尉狱，劫走了朱安世。

刘解忧心道：“昨日师傅离开时，从书房取走了董先生的新书，那可是能救命的书。师傅拿走它，一定是要去救什么人。总不会是朱安世吧？那可是皇上诏书名捕的要犯。”

霍光听仆人绘声绘色的一番描述，心中更加惊疑不定。当年雷被被捕囚禁在廷尉狱时，皇帝刘彻出于某种目的，曾预备派他带郎官去劫狱救走雷被，事虽未成，但听起来今早这伙子黑衣人选择的时间、所用的手段跟当初皇帝的安排一模一样。可朱安世明明是皇帝点名的要犯，又怎会由皇帝的手下救出？莫非是皇帝的放长线、钓大鱼之计？这不符合皇帝的严峻性情。一时百思不得其解，遂跟刘解忧说了。

刘解忧道：“哎哟，该不会真的是师傅做的吧？他拿董先生的书跟皇帝交换，皇帝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赦免自己下诏追捕的要犯，遂派人暗中劫囚，放走了朱安世。”

霍光道：“皇上酷好读书，为得到好书而放过朱安世也在情理之中，可东方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刘解忧道：“你还记得那盗走高帝斩白蛇剑的匈奴内奸么？师傅叫我们不要追查，说他自有主张，那件案子不仅关系着大汉国运，而且夷安公主也是为它而自杀，我猜他绝不会轻易放弃，一定在暗中调查这件事。不过我师傅在这件案子上牵涉过多，一举一动都被人瞩目，所以另外请人参与其事是最好的选择。你想想看，还有比朱安世更好的选择么？他可是长安的地头蛇，连官府都拿他没办法。”

正说着，东方朔踱进房来，笑道：“解忧，你可是越来越聪明了，事情居然被你猜得八九不离十。”

原来他连夜进宫求见皇帝，正是想用董仲舒的新书换取朱安世的性命。刘彻开始非但不准，还预备将东方朔一并下狱治罪。东方朔无奈之下，只得说出了高帝斩白蛇剑落入匈奴人之手的重大机密，他正请朱安世暗中调查此事。刘彻闻言更是暴怒，道：“我大汉满朝文武，人才济济，轮得到一名囚犯来查案么？”东方朔道：“满朝文武，陛下又有几个真正信任的人呢？调查匈奴内奸这件案子，没有人比朱安世更合适。他有游侠之名，必定不会堕落到与匈奴勾结的地步，扳倒权贵正是他内心最渴望的事，他势必倾尽全力而为。”又承诺游说朱安世献出昔日女相士许负的玉佩，这才换来刘彻的勉强同意。因不便公然释放要犯，遂命手下郎官装扮成强盗，清晨从廷尉狱中劫走了朱安世。

刘解忧道：“师傅冒这么大的风险，险些被皇上下狱。万一朱安世查不到什么端倪，不是白搭了么？”

东方朔只是不答。自夷安公主自杀以来，他虽然伤怀之下，从此不问世事，但往事历历，又怎么可能轻易释怀？当年的情形早在他脑海中过了千遍万遍——当初他将假的斩白蛇剑交给平阳公主，平阳公主亲自到长乐宫前殿用它换出了真剑。为保险起见，他又让夷安公主将真剑藏在了长乐宫钟室中。整个事情经过只有他本人、夷安公主、刘解忧和平阳公主知道，但之后钟室案桌下的真剑却变成了木棍，四人中必有一人泄露了消息，这个人肯定就是平阳公主。这位公主城府极深，而且有极强的控制欲，从她献卫子夫给刘彻，主动与平阳侯曹寿离婚下嫁卫青又在王寄死后献李妍给皇帝就可以大致看出其为人。即使有卫子夫以皇后身份母仪天下，即使有卫青以大将军、大司马官职权倾朝野，平阳公主才是整个卫氏集团的主心骨和智囊，当她被人暗中告发畏罪自杀后，卫氏一蹶不振就是明证。这样一个女人，虽然因为有求于东方朔而不得不去盗出镇国之宝，但不会不留下后招，就如当初无终县的老翁管线一样，金剑之后还有郭解，平阳公主一定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将东方朔手中有高帝斩白蛇剑的消息透露给某人，却没有想到他是匈奴内奸。某人暗中监视着东方朔师徒的一举一动，等到夷安公主受命送剑，他由此知道了真剑的藏处。但这个人不但是匈奴奸细，还是朝廷重臣，只有如

此身份，才会有进出宫禁的门籍，才能一路跟随夷安公主进入长乐宫中。他取得真剑后即交给出使大汉的匈奴使者带回胡地，毫不拖泥带水。之后斩白蛇剑失踪，东方朔百口难辩，夷安公主为替他脱罪，主动承认是自己盗走真剑，因其当场自杀，真剑下落遂成不解之谜。若不是刘解忧误打误撞从匈奴使者丘人口中问到真相，谁又能想到堂堂大汉镇国之宝正被供奉在匈奴王庭中？

但盗剑者既能为平阳公主信任，将如此机密之事相告，一定是卫氏集团的核心成员——卫皇后、卫青自然不可能做出盗剑之事。卫家老二卫少儿生性淫荡风流，只以床第之欢为乐，不被众人看重，她最大的成就也就是生下了儿子霍去病，母子关系也并不好。那么就只剩下老大卫君孺的丈夫公孙贺以及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公孙敬声官任太仆，正是当日主持磨剑之事之人。阳安率领盗贼从他手里抢走假剑后， he 先是瘫倒在地，不顾身份当众哭泣，后来得知东方朔安排的埋伏拦住了盗贼，立即火速赶来，从东方朔手中抢走假剑，惊喜溢于言表，这是真情流露，万难假装，所以他一定以为那是真剑，对真相并不知情。如此，就只有公孙贺一个嫌疑人了。这人本来就是匈奴人，祖父公孙昆邪是匈奴降将。昔日大夏殿於单案发后，张骞特意来告知匈奴人在中行说的建议下，正大力策反降汉的匈奴将领，夷安公主听到后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公孙贺，但东方朔认为公孙贺位居九卿，又是皇后的姊夫，不大可能会倒戈相向。现在想来，若是公孙昆邪在世时就被匈奴人策反，那就不是公孙贺愿不愿意、不可能的事了，他有父亲倒戈的把柄握在匈奴人手中，须得时不时地向匈奴人提供情报来换取安宁。自马邑之谋起，他多次任将军领兵出战，却没有一次与匈奴军遭遇过，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另外还有一件事，足以证明公孙贺有重大嫌疑，当日在大夏殿中，公孙贺听内侍说后院方向有动静，便往北面赶来，先遇到当时还是宫女的王寄，随即遇到郎官赵破奴，赵破奴被皇帝授官时，他明明在场，却称不认得郎官是谁。东方朔虽起了疑心，但也只是一带而过，没有深究。现在想来，公孙贺一定是有意不说出赵破奴的名字，因为他以为赵破奴就是杀死於单的凶手，他要保护他，原因不是别的，只因为他以为赵破奴跟他一样，是匈奴派回汉地的奸细。但从后来赵破奴跟随汉军作战，多次立下大功来看，他跟匈奴人并没有干系，倒是公孙贺愈发显得可疑。

再说告发平阳公主一事，无论是陈皇后案，还是王夫人案，公孙贺都是可以轻而易举了解到真相的人。匿名告发，也并非要针对平阳公主，而是要扳倒大将军卫青。因为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都是匈奴人心目中最可怕的劲敌，霍去病已死，卫青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匈奴人下一个要暗算的目标。但公孙贺本人是冒了风险的，他本人娶了卫君孺为妻，也是属于卫氏一方的人，很有可能卫青一倒，他也要跟着倒霉。但倒霉总比丢命好，他若不肯做，多半要被匈奴人揭破其内奸身份，从此死无葬身之地。皇帝的心思也当真难以猜测，事情发展一如所料，卫氏急遽失势，大将军卫青不死也跟死了没有什么分别，连卫皇后、卫太子都惶惶不可终日，偏偏他公孙贺逆势而上，反而格外得到皇帝的重用。

东方朔猜到自己的言行历来被人关注，遂出重金请长安大侠朱安世暗中调查公孙贺。至于朱安世出入北阙甲第时被大将军卫青认出则完全是意外，但到了这个关头，不由得东方朔不出面营救。只是这些事情干系权臣，而且全是推测，并无扳倒公孙贺的真凭实据，他不便向刘解忧提起，以免为其惹来杀身之祸，当即只是敷衍一笑。

霍光遂提了不便多打扰东方朔，想搬去嫂嫂家一事。东方朔道：“也好，你毒性虽然拔除，但四肢无力，很长时间内不能行走自如，需要家人照顾，我和解忧送你过去。”

当即扶霍光出来，正好遇到前来调查案情的御史咸宣。咸宣之前担任过平阳县令，算是霍光生父霍中孺的上级，霍光视其为故人，颇为敬重。遂一起来到司马相如旧居。太子太傅卜式、卫青门客任安、田仁等人正从府中辞出，司马琴心忙送走诸人，亲自扶了霍光进房。

刘解忧见东方朔不随咸宣进堂，只在院子中徘徊寻找着什么，忙问道：“师傅要找什么？”东方朔道：“司马相如留下的宝贝。”又往后院仔细查看一番，这才进来堂中。

咸宣正带着属吏向霍光问话。东方朔招手叫过司马琴心，道：“霍夫人，请找一间安静的静室，我有几句话要说，事关霍光。”

司马琴心遂领着他 and 刘解忧进来父亲的旧书房。

书房窗明几净，但书架上空空如也，大约书都已经被人取走。窗下的案几上摆着一具桐木琴，通体黑色，细密的纹理中隐隐泛出幽幽绿光，犹如绿色藤蔓缠绕于黝木之上，古意盎然。

刘解忧好奇问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绿绮么？”司马琴心道：“嗯。”

这具绿绮琴是当世的名琴，原为梁王刘武珍藏，后送给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就是用此琴高奏一曲《凤求凰》，琴挑卓文君，才成就了一段千古良缘。司马琴心的名字“琴心”，实际上也是来自于这段典故。

东方朔上前抚弄了两下马尾琴弦，叹道：“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世间的情深伉俪，大概再无能比过司马夫妇了。”

司马琴心道：“东方先生不是有关于霍光的事要对我说么？”东方朔道：“那好，我也不拐弯抹角了。霍夫人，你昔日是何等温柔贤淑的女子，我实在没有想到你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司马琴心脸色一变，问道：“东方先生想要说什么？”东方朔道：“夫人杀董大灭口我还能理解，可你怎么能对霍光下得了手？”一旁刘解忧大吃一惊，道：“师傅你弄错了，怎么可能是琴心姊姊？”

她这句反问话只是本能的反应，话一出口，她自己也慢慢会意过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司马琴心都有很重的嫌疑，她知道金剑的秘密，无论从霍光口中，还是从雷被那里，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消息，而且不被人怀疑。至于暗算霍光，多半是因为霍光知道了什么不利于她的事情，所以她必须要除掉他灭口。只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女儿，外公是蜀郡巨富，丈夫是骠骑将军霍去病，儿子也曾袭封万户侯，家里金山银山，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财，使唤不尽的奴婢，她又有什么动机要杀人夺剑甚至不惜对自己唯一在世的亲人小叔子下手呢？

东方朔道：“夫人不必惊诧，我本来也想不到是你。”司马琴心道：“我不明白先生在说什么。”东方朔道：“夫人坚持离开北阙甲第，名为搬回父母旧居安静，实际上是要方便你自己行事，对不对？夫人搬回

茂陵后，隔了一日，便有董大失踪之事发生，这应该不是巧合。我一直在想，霍光、桑迁到廷尉府翻找金剑未得，便立即发生了董府失窃金剑，这个人一定离我们不远。不过若不是贸然派人霍光下手，我还是想不到是你。”

司马琴心道：“刺客要行刺的不是桑迁么？”东方朔道：“这只是夫人的诡计罢了，因为一旦认定霍光是真正的目标，很快就会顺藤摸瓜地追查到夫人身上。霍光为人沉闷，半天也放不出一个屁，你是他唯一的亲人，唯一信任和依赖的人，他习惯将所有的事都告诉你，丝毫不加防备。他也一定在无意中知道了你的什么秘密，使你不得不狠下杀手。夫人素来不出门，偏偏昨日一早出茂陵散心，分明是知道要发生事情，料到霍光中毒后必然会来向夫人求医，所以提前避开，这样好让霍光必死无疑。可夫人不知道么？我东方朔上次中了毒箭命大活下来不是因为我是什么狂人、神人，而是我家里有懒老婆花。如果夫人还是不愿意承认的话，我们这就可以去后院，那里有一片不久前才新翻过的土，我相信一定能从下面挖出董大的尸首来。”

司马琴心长叹一口气，道：“东方先生不是早不问世事了么？我真该听人劝，先杀了先生的。”

刘解忧瞪大眼睛，道：“琴心姊姊，真的是你？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司马琴心道：“不为别的，就是要跟那愚不可及的皇帝作对。”

原来司马琴心曾回父母故居收拾旧物，意外发现父亲留下的一卷草稿，内中谈及封禅仪式，称封泰山时行礼，要埋玉简、杀宠臣，即埋下玉牒书，杀死还是处男的宠信的臣子祭天，才能寻仙求药，得到长生不老。她这才联系到儿子霍嬭跟随皇帝封泰山时暴死在山顶一事，什么暴死，根本就被皇帝杀死。她父亲司马相如一心创下封禅仪式来讨好皇帝，却害死了自己的外孙。皇帝好大喜功，前面已经有秦始皇的教训，居然还信用方士、巫师，妄想长生不老，可笑之极。生老病死，人之自然，盛极必衰，物之自然，鉴往知来，不必预卜也应该知其大概了。人人都说当今天子英明神武，文治武功前所未有，可看看这头蠢货做出的好事，为了讨好方士，求得不死药，不惜将嫡长公主嫁给猪一样的栾大，又因为受骗毫不迟疑地将栾大腰斩，让女儿做了寡妇。他若是只牺

牲自己的女儿也就罢了，牺牲他自己的老婆、儿子都没有人理会他，为什么偏偏要用她的儿子祭天？她的霍嬗才刚刚十岁，凭什么要成为皇帝虚妄成仙的牺牲品？

一想到幼子稚嫩的面容，她只觉得胸口憋屈得厉害，突然忍不住仰天大笑起来。笑声既尖厉又辛酸，如同夜枭在月夜林中的呼叫声。

刘解忧从来没见过司马琴心这样失态，瞪着她，有些毛骨悚然起来。书房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哀愁。

笑了好一阵，司马琴心才止歇下来，道：“我可以将金剑交出来，但有一个要求。”东方朔道：“夫人请说。”司马琴心道：“请不要让霍光知道昨日是我派人杀他。”东方朔道：“这点我可以办到。不过还要请夫人将雷被也交出来。他杀了平阳侯曹襄，之前我曾答应平阳公主，要为她儿子报仇。”司马琴心摇头道：“我做不到。他的性命属于他自己。”

忽见书架往两旁移开，墙上开出一个大洞，有男子自洞中钻了出来，飞快地拔剑指住东方朔，道：“琴心，既然事情已经败露，不如杀了他们两个灭口。”随即冷笑道：“东方朔，上次你命大，从我弩箭下逃生，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能从我剑下逃生。”

刘解忧道：“你就是雷被？不准杀我师傅。”雷被道：“你自己也难逃一死，凭什么为东方朔求情？”

司马琴心走过去握住雷被手腕，道：“我们已经一败涂地，不必再多杀人了。再说，就算杀死他们两个灭口，我们手里还是只有雌剑，没有雄剑，依旧难以得到宝图。”雷被道：“只要你想要，我这就去匈奴把雄剑盗回来。”

司马琴心摇了摇头，道：“怎么可能？那可是匈奴王庭。阿被，趁事情还没有张扬开去，你快些走吧，这里由我来应付。”

雷被还想再劝她一起走，司马琴心忽然厉声道：“走！快走！”

雷被呆了一呆，收了剑，疾步出去。

刘解忧还欲出去叫人追捕，东方朔道：“不必了。”转头道，“多谢夫人手下留情。你的要求我答应了。”司马琴心道：“多谢。金剑就在琴案的下面，先生可自行取出。”

刘解忧道：“琴心姊姊，你要去哪里？”司马琴心凄然笑道：“放心，我不会逃走的，我只是想去跟霍光做最后的诀别。”

来到房中，霍光斜倚在床上，御史咸宣已经问完案情，正与他闲话平阳家常。咸宣见司马琴心进来，便起身告辞。

司马琴心道：“不送。”等咸宣和从吏退出，命心腹婢女显儿掩上房门，这才来到床前，坐在床边，握住霍光双手，叫道：“阿弟。”

霍光以为嫂嫂为自己伤势担心，忙道：“不过是点小伤而已，阿嫂千万不要为我难过。”

司马琴心道：“阿弟，阿嫂有些话要告诉你。你好好听着，只能听，不能问，好么？”霍光强忍伤口疼痛，将身子坐得直些，道：“好。”又道：“嫂嫂，咱们似乎好久没有这样说过话了。”司马琴心道：“嗯。自从嬪儿死后，咱们再也没有好好说过话。阿嫂的时间不多了，长话短说，你知道你阿兄是怎么死的么？”霍光道：“不是病死的么？”

司马琴心道：“不完全是。他当时是生了病，但实际上却是被皇帝害死的。”霍光惊骇得瞪大了眼睛，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

司马琴心也是双手颤抖不止，显是紧张激动之极，道：“你阿兄听信旁人谗言，射死了郎中令李敢将军后，心中一直有愧。后来他生了病，其实也不过是郁气中结，中了寒气，只要养息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偏偏皇帝听信胡巫之言，送来一碗药，说是用他的龙须熬成的药，结果你阿兄喝下后就死了。我不敢对旁人说这件事，只说去病是自己病死的。皇帝心知肚明，所以才为你阿兄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其实人都已经死了，坟茔起得再高又有什么用呢？”叹了口气，幽幽道：“自古以来，功高盖主的臣子都没有好下场，刘家的人更是出名的刻薄寡恩，你看周勃、周亚夫、李广，这些名将功臣哪一个有好的结局？力主削藩的

晁错被景帝腰斩，推恩有功的主父偃更是被当今天子族诛，所以本朝开国名将韩信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她的两只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朦胧的泪光，流露出一种令人心碎的哀怨。

霍光期期艾艾地问道：“阿嫂是在暗示是皇上有意毒死阿兄么？”司马琴心温言道：“阿嫂刚才说过，你只能听，不能问，不记得了么？”

霍光性格本来怯懦，这些年跟在皇帝身边虽然大有长进，但秉性未改，忽然听到如此惊天内幕，忍不住眼泪就流了出来。

司马琴心道：“别哭，这不算什么的。你不是最喜欢小侄子霍嬗么？他是被皇帝亲手杀死在泰山峰顶的，因为皇帝想长生不老，要杀死童男祭天。而今，我们霍家唯一的男子只有你了，你要答应阿嫂，终有一天，你要成为真正的顶天立地的男子，你要为阿兄和阿侄报仇，要让这刘姓江山改姓霍，知道么？”

霍光万万料不到一向娴雅的嫂子会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啊”了一声，先看了一眼婢女显儿，这才道：“阿嫂切不可……”

司马琴心侧过头去，一口黑血从樱唇中喷了出来。她进房前已经服下毒药，强忍痛楚说了这么多话，终于毒发。

霍光大吃一惊，叫道：“阿嫂，你怎么了？”一旁的婢女显儿更是惊骇得哭了起来。

司马琴心道：“阿弟，显儿是我最喜欢的婢女，比我女儿还要亲，我死了以后，就让她跟你吧。”霍光哭道：“好，好，我全答应你。阿嫂不要死，求你不要死。”

东方朔和刘解忧闻声推门进来。霍光忙叫道：“东方先生，快救救我阿嫂。”

汉人重视气节，有身份的人宁可自杀也不愿意受刀笔吏的污辱，刘解忧早料到司马琴心会选择自杀，却没有想到她居然会死在霍光面前，忙上前扶住她，叫道：“琴心姊姊！”

司马琴心已然说不出话来，嘴角、鼻孔不断有丝丝血迹沁出，又剧烈抽搐了几下，便垂头死去。

霍光哭道：“阿嫂！阿嫂！”他虽不知道司马琴心为什么会服毒自杀，却恍然明白多半与她自己报不了夫仇和子仇有关，她是怕牵连自己，才不得不服毒自杀，不由得又感动、又难过、又伤心、又愤怒，当即失声痛哭起来。

司马琴心死后次日，雷被亦赶来灵前横剑自杀而死，倒令一向憎恶他的众人格外感慨。

刘细君一行离开京师一个月后，皇帝派郭昌为拔胡将军，与浞野侯赵破奴一起屯兵朔方备胡，等到一切安排妥当后，这才派郎官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送匈奴使者丘人回去胡地。乌维单于见到丘人尸首，勃然大怒，无论路充国如何解释，都认定是大汉有意杀死使者，下令逮捕扣押了使者一行。又召集骑兵，攻打汉边，由于汉军事先早有防备，终未能有所获。但自大汉、匈奴连番恶战之后微露出来的和平曙光也一纵即逝，从此又成为生死仇敌。

汉家天子深以镇国之宝为匈奴所夺为耻，虽表面不肯张扬此事，然而心中气忿难平，一度欲兴兵再讨匈奴。不料大军未发，南越、西羌先后叛乱，朝廷不得不先应付西面和南面的威胁。匈奴趁机落井下石，举兵攻破五原郡，郡太守也被杀死。

李陵护送刘细君一行因为提前出发，倒是未受到匈奴骑兵的骚扰，仅仅在出玉门关时出了一点小意外。出关前一晚，公主一行停歇在驿站，凑巧楼兰国王伐色之子莫那前往长安当质子，也住在驿站里。莫那一眼望见刘细君，惊若天人，半夜居然趁着酒兴潜入公主房中，欲成好事。刘细君奋力挣扎，引来侍卫，这才得以脱身，总算有惊无险。

莫那被李陵派人押送到长安后，论罪当死，但他是楼兰王子，处死只能促使楼兰国倒向匈奴，可法纪又不容松弛，刘彻遂命行腐刑，将莫那阉割后留在皇宫中。

刘细君一行出玉门关，跨流沙大漠，经楼兰、车师等国，一路平安到达乌孙首都赤谷城。乌孙昆莫猎骄靡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立刘细君为右夫人。匈奴乌维单于得知后也效法汉朝，将亲生女儿奇仙嫁给猎骄靡。猎骄靡虽然得到汉朝的支持，但毕竟汉朝远在东方，而匈奴则近邻，于是两不得罪，遂立奇仙为左夫人，位在右夫人刘细君之上。

但这只是表面功夫，猎骄靡是乌孙历史上最传奇最伟大的昆莫，由冒顿单于亲自抚养长大，为人有远谋。他虽尊崇匈奴公主奇仙的地位，却将刘细君先行改嫁给孙子岑陁^[5]军须靡。军须靡是乌孙太子的长子，太子早已病故，他则是未来的昆莫继承人。猎骄靡当时已经七十余岁，根本无力行男女之事，此举实际上是在安排后事——他时日无多，按照乌孙习俗，他死后，左、右夫人都要归军须靡所有，若是刘细君能先奇仙生下一子，那么汉外孙就是合法的太子，就是未来昆莫的继承人。

猎骄靡本是好意，然而汉胡不同俗，此举在受儒家文化浸濡长大的刘细君看来，却是乱伦的禽兽行为，她本是堂堂正正嫁给猎骄靡的夫人，怎么又能改嫁给他的孙子呢？坚决不肯听从。皇帝刘彻得知后，下诏命刘细君从乌孙国俗。刘细君无可奈何，只得忍辱含垢再嫁军须靡。

一个不愿意远嫁他乡的弱女子，被迫担负起和亲使命，远离故土，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又要先后侍奉祖孙两代昆莫，心中自然悲愤难平。刘细君自作悲歌道：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此即著名的《黄鹄歌》，成为千古不朽的思乡之曲，浓重的思念中透露出来的是肝肠寸断的凄凉，传到长安后，连性格刚硬的刘彻也为之感动。

但对皇帝而言，感动不过是一时之感、偶然心动，在他所勾画击灭匈奴的宏伟蓝图上，刘细君仅仅是一颗棋子，当然，还是一颗很重要的棋子。他希望这颗棋子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整日悲泣苦思，“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所以派出大批使者携带锦绣帷帐、美味佳肴等物品前往乌

孙，一面慰问刘细君，一面勉励她安心边塞。

李陵护送刘细君到达乌孙后，继续执行皇帝交付的使命，在西域滞留了不少时日，将沿途经过的国家都绘成了详细地图。回到汉地后，又出居延塞，往北深入匈奴腹地，查探山川地形。

居延塞是大汉最北的边塞，昔日河西之战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就是从这里出塞。塞外有一处巨大的居延海，汉人称居延泽，烟波浩渺，一望无际，是边关外的一道奇景。

这一日，李陵率八百骑兵过了居延海，继续往北。这一带均是匈奴之地，除了间或遇到几个匈奴牧民外，并未遇到武装的匈奴军队。

管敢等几名心腹侍从却甚是担忧，上前劝道：“这里是匈奴腹地，去边塞已有两千里，我们只有八百人，万一与匈奴大军遭遇，那可就万难脱身了。都尉君已绘下山川地形，完成了天子交付的使命，何不就此折返呢？”李陵沉思片刻，道：“那好，明日就动身回去。”

当晚就地在山坡上扎营。此时虽然才是初秋，但塞外的夜晚已是寒冷如冰，空旷的夜空中不断有凄厉的狼嚎声传来。李陵一时难以睡着，披衣起身，一直走到远离营帐的坡角坐下。

头顶的苍天黑暗而深邃，脚下的大地空茫而清冷。这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尸骨累累，白骨成堆，远至秦将蒙恬，近至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都曾在此纵横捭阖，沙场点兵。而今，一切归于了沉寂。对于沉寂粗犷的大地而言，人类沧桑漫长的历史，对它不过是弹指的一瞬间，沙场上的纷争奋战也都只是历史尘埃中的过往云烟。昔日秦始皇平定六国，一统天下，然而才过了百年，强大的秦朝便成为了历史的陈迹，所谓不朽功业，无非如此而已。再伟大的英雄，早晚都要化做尘土，最终回归到大地的怀抱，一如普通人的命运。

一时间，思绪飘浮无着，人也跟随着遥远无限的四周空灵了起来，心地明清得有如没有一丝云翳的夜空。不去想什么，不去做什么，只静静地坐着，期盼这一刻的平静能够长久。

万籁俱寂中，忽听到有极细微的声音，似是有人在前面草丛中爬动，当即意识到很可能是有敌人摸营，忙起身高叫道：“有警！有警！”自己拔出佩剑，朝出声处赶去。走出数步，便即呆住——山坡下的旷野中聚集着一大群黑乎乎的动物，只露出一双双绿中显红的眼睛，在星空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那是草原上最可怕的敌人——狼群。

哨兵听见叫声，敲起了铜锣，军营立即骚动了起来，士卒们从睡梦中惊醒，各自举火，穿好衣服，拿起兵刃赶过来。

李陵已从草丛中拖出一名伤者，却是一名匈奴少女，不过十二三岁年纪，人已经昏迷过去，正是她身上伤处流出的血引来了狼群。李陵命人将她抱走交给军医，招手命道：“弓弩手准备！不过不必伤了它们，将它们吓走即可。”

他曾听张骞说过，狼是草原上最凶残野性也是最傲气灵性的动物，被视为草原的保护神。就连匈奴人也是以狼为图腾，不但不能杀狼，甚至不能骂狼。匈奴语称狼为“卡斯克尔”，词意即为“尊敬”、“崇拜”。这些狼不过是闻见血腥之气赶来，若是将它们当场射杀，也许会招来更多的狼，而且汉军消耗大量箭矢在狼身上，万一遇到真正的敌人可就难以据敌，不如就此将它们惊走了事。

然而不等汉军弩箭射出，那些狼群看见火光闪闪，已提前嗅出了危险。为首的头狼长嚎一声，狼群便一齐转身，瞬间遁入了黑暗中，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李陵这才长吐一口气，为防狼群去而复返，又加派了岗哨。幸好一夜无事。

次日一早，李陵下令拔营回师。军医匆匆赶来禀告道：“那匈奴女子已经醒了，她说汉话，还打听了本军主帅的名字，都尉君预备如何处置她？”

会说汉话的匈奴人如果不是投降的汉人或汉军俘虏，通常是匈奴贵族，因为普通的匈奴人根本没有学习汉话的机会。李陵微一沉吟，来到军医营帐，却见那红衣少女瑟缩在一角发呆。他上前温言问道：“你叫什

么名字？”那红衣少女只呆滞地望了他一眼，即扭转头去。

李陵道：“那么你家住在哪里？我派人送你回去。”那少女似是很惊异，转过头来，凝视着他。李陵道：“你放心，大汉和匈奴虽是敌国，但我们不会滥杀匈奴老百姓的。你家在哪里？”

管敢在一旁道：“都尉君是明知故问么？看她的服饰打扮，一定不是个普通的女子，说不定她家就住在匈奴王庭呢。”

李陵摆摆手，命道：“去准备一匹马，带上水和食物。”上前扶少女起身，道：“走吧，我送你一程。”命大军拔营往南先行，自己只带了几名侍从，护送那少女北行。

走出近百里，远远望见前面有一顶半圆帐篷，李陵这才停下来，道：“前面有你的族人，我只能送到这里了，你自己走吧。”

那少女一直沉默不语，见李陵提马转头，忽开口叫道：“喂，我……我叫夷光。”李陵奇道：“你叫夷光？”夷光道：“不好么？”李陵道：“在我们中原，春秋战国时代，有个著名的美女西施，原名就叫夷光。”夷光道：“西施么？我曾经听过她的故事，她是战国时代越国苎罗山施姓樵夫的女儿，因家住西村，所以叫西施。她长得红颜花貌，芙蓉之姿，号称天下第一美女。不过我见过的秦人女子中，以江都公主最为美貌了。她是不是可以称得上天下第一美女？”

原来夷光是匈奴贵族女子，这次是陪送匈奴公主奇仙出嫁乌孙，归国途中因为好玩，甩开了侍从，孤身游玩，结果遇到意外，马逸受伤，自己也差点成了狼群的腹中之餐。李陵可没有心思跟她瞎扯，微微一笑，道：“再会吧。”

话音未落，便听见马蹄声、呼喝声如疾风暴雨般袭来，无数匈奴人马骤然从西面山丘后冒出，层层叠叠地包围了上来。

李陵几人见对方有万余人之多，无不骇然色变。管敢忙道：“都尉君，敌人人数太多，我们难以逃脱，不如挟持这女子做人质，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李陵摇了摇头，道：“大丈夫顶天立地，死也该战死沙场，何须用女子做挡箭牌？”拔出长剑，转头叫道：“夷光，你走吧。”夷光却只是摇了摇头，伫立不动。

匈奴军瞬间赶到，将李陵几人围在中间，水泄不通。包围者一齐弯弓搭箭，只要李陵他们几人稍有异动，就能立即将他们射成刺猬。

领头的匈奴将军是名中年男子，沉声喝道：“我是匈奴左贤王且鞮侯，快些放了我女儿，饶你们不死。”

且鞮侯是前任单于伊稚斜的第三子，现任单于乌维的同产弟弟，地位极尊。管敢听说夷光居然是且鞮侯的女儿，不禁又惊又悔，心道：“真该早挟持了这女子的。”

夷光却叫道：“父王，他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些叫人退下。”

且鞮侯愕然道：“救命恩人？”夷光策马过去，用匈奴话讲述了一番。且鞮侯很是惊讶，问道：“你就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李陵明知道此时凶险异常，自认身份只会雪上加霜，但还是点头道：“是我。”

且鞮侯转头大声下令，匈奴一齐张弓举箭，对准了李陵。

夷光大急叫道：“父王这是要做什么？”且鞮侯转头命道：“带居次^[6]先走。”一名骑士应声上前，不顾夷光高声抗议，横臂将她抱过来，策马去了。

且鞮侯道：“李陵，你祖父李广射杀了我两位舅父，你我仇深似海。若是你现在肯下马投降，本王勉强可以考虑饶你一命，若是不然，哼！”

李陵道：“只有战死的将军，没有投降的臣子。况且我跟大王之仇只是公仇，要报公仇，就该战场上见。今日我只是护送大王爱女至此，并无敌意，大王若是就此杀了我，人心难服。”

且鞮侯道：“你想花言巧语让我放你走么？本王可不会上当。你自愿送夷光回来，是你自己心软，怨不得旁人。”顿了顿，又道：“不过，就此杀了你，谅你也不会心服。听说李氏箭法天下无双，今日就让本王来

见识一下。”命人上前将管敢等五名侍从扯下马来，缴去兵器，取绳索缚了手脚，拖到百步之外站定，往各人头上搁置了一副水袋，道：“你如果能射落所有水袋，本王就放你和你手下走，绝不为难。若有一箭不中，你和他们五个都要死！”

李陵当此境地，别无他法，只能同意。且鞮侯遂命人数好五支箭给他。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弓箭是古代军事最重要的兵器，自古有“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的说法。与弩机命中率很大部分取决于弩器设计不同的是，弓箭完全依靠射手的意志、心理和射术。李氏箭术代代相传，其实也没有什么秘技，只是特别强调专注，射手须得以靶为志，以心为箭，达到弓、箭、手三者合一的境界。

李陵默默站了一会儿，且鞮侯看到他茫然地凝视前方，以为他心生胆怯，正要出声嘲笑时，李陵忽然举弓，箭连珠发出，一一掠过侍从头顶，将水袋射落。最妙的是，羽箭并未射穿水袋的皮囊，而只是射中了束住水袋的结口，巧妙地用箭力将水袋带落。

管敢站在第二位，头上的水袋被射掉后，绷紧的身心这才松弛下来，双脚一软，当即瘫倒在地。

匈奴素来敬慕英雄，眼见李陵如此神奇箭术，立即高声叫好，就连且鞮侯也忍不住出声喝彩。

唯独到第五箭时，任立衡背后的山丘上出现了夷光的红色身影——她一边奔跑着，一边大力挥舞着手臂，也许是因为着急的缘故，脚下一滑，居然摔倒了，一路滚下了山坡。不知怎的，李陵手微微抖了一下，那支羽箭依旧疾若流星般射出。箭一离弦，他就知道大事不妙。凑巧的是，任立衡手足被绑得麻木，刚好在此时低下头来，那水袋就势滑落，羽箭呼啸而至，先穿透了水袋，紧接着穿进了他的额头……

[1] 太子妻妾有太子妃、良娣、孺子共三等，子皆称皇孙。

[2] 大手髻：又称大手结、大首结，即用他人的头发做成发络，续在自己头发中间梳成高髻，只有公主、皇后之类的贵妇才能梳此发髻。

[3] 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

[4] 均输：中央在郡国设立均输机构，由官府统一运输和贸易。汉制，各郡国须定期贡纳实物，由于所贡纳的货物不一定是当地的特产，这样就使一些郡国必须到别的地方购买贡物。因为购买数量巨大，时间相对集中，因而一些商人乘机哄抬物价，从中牟取暴利。购买贡物之后，还有运输问题，一些运输路线长而又易损坏的货物，运输中的费用和损耗往往要比货物本身贵数倍。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为大农丞，开始试行均输法：即将各郡国上交中央的贡品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产品，由均输官统一调运到缺乏这些产品的地区出售，这样既方便了各郡国，中央政府也可以凭借物的地区差价从中获利。平准：过去中央机构所需物资由各官署自行采购，常常因为互相争购而导致物价疯涨。桑弘羊在京师长安设置平准官，主持收购各地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以调剂市场有无，平衡物价，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大利。

[5] 岑陬：乌孙官号，尊官不常置。

[6] 居次：匈奴王侯之妻、女的称号。



第九章 红艳沙尘

使者的嘴唇还在不停地张翕着，声音如蚊蚁，听起来遥远而空洞。她只感觉自己的思绪在减退，意识在模糊，身体开始往浓重的黑暗中坠落。她想要抓住点什么，但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是不停地坠落，不停地沉沦，永无尽头……

李

陵率军回到京师后，皇帝立即在未央宫宣室召见。刘彻已经事先得报李陵军所历见闻，一见面就厉声斥责他妇人之仁，不该为了护送一名受伤的匈奴女子贸然深入腹地，以致被匈奴大军包围，却又极赞赏他于千军万马之中连射五副水袋的镇定和勇气，称赞他有大将风度。

李陵黯然道：“臣不敢欺瞒陛下，其实臣的最后一箭是失败的，若是臣的侍从任立衡丝毫不动，那一箭只会射中他的额头，而不会凑巧射中掉落的水袋。”刘彻道：“卿为人诚实，这点很好。不过朕曾听你祖父李君谈论射箭之道，称靶为志，心为箭，心随靶动，任立衡一动，卿的箭自然就跟着动了，这是卿天生的本能，而不是什么失误。”

李陵默然不语。射箭最高明的境界是心神合一，他自认箭术不凡，但他并不能未卜先知，最后一支羽箭离弦之后，任立衡才开始低头。他的确是受到了那山坡上滚落的红色身影的干扰，分神失了手。如若正常的话，那一箭该掠过任立衡的头顶，当然，水袋也会掉落而不会被射中，他们一行六人也都将死在匈奴左贤王且鞮侯的刀下。

刘彻又道：“不过任立衡也算是为国尽忠，朕会好好抚恤他的家人。”李陵道：“多谢陛下。”正想要缴还骑都尉之印，刘彻却摆手道：“正好朕新从楚地选募了五千精兵，就交由卿统领，酒泉、张掖两郡的边关防务也交给卿了。”

昔日飞将军李广最盛时也不过是边郡太守，李陵时年不过二十岁出头，居然同时统领两郡军务，可谓官高权重，只是想到从此要屯驻在边境，远离京师，远离老母，远离解忧，一时也不知道是喜是忧。然而皇帝旨意容不得他考虑，只得伏地拜谢。

出来未央宫，却见刘解忧和桑迁正等在北司马门前。数月不见，刘解忧似乎长大了许多，圆圆的脸庞也尖瘦了一些，明丽中流露出一股韶华少女特有的妩媚来。他心中不禁一漾，忙定了定神，迎上前道：“我正要回茂陵去看你们。”桑迁笑道：“解忧妹子听说你回来了，立即就扯上我飞马赶来这里。”刘解忧脸色一红，道：“我们走吧。”

李陵见她神情闷闷不乐，似乎并不以见到自己为喜，不禁奇怪，想

要问起缘故，却又碍于身后跟着不少侍从，只得强行忍住。

一行人刚走到直城门，便迎面遇上一名内侍，叫道：“都尉君，太子请你去北宫一趟。”李陵无奈，只得道：“解忧，你和桑迁先回茂陵，我回头去找你们。”

刘解忧道：“李陵哥哥，我有句要紧话先要问你。”将李陵叫到一旁，严肃地问道：“你送回家的那个匈奴女子……她……她很美丽么？”李陵道：“谁？哦，你说左贤王的女儿夷光么？我没有留意她美不美丽……”蓦然领悟到对方的言外之意，忙道：“啊，不是你想的那样，夷光才是个小孩子。”刘解忧这才展颜而笑，道：“原来如此。李陵哥哥，你快去见太子吧，我就在这里等你。”李陵应了一声，便跟随内侍来到北宫。

太子刘据正与大将军卫青在太子宫博望苑谈论和亲乌孙之事，见到李陵到来，很是欣喜，亲自上前扶起他，笑道：“你我自小一起长大，情若手足，何须多礼？”李陵道：“太子身份尊贵，臣只是尽做臣子的本分。”

刘据道：“我叫你来，不为别的，只想听你说说西域之行的见闻。”李陵道：“是。”大致说了一路西行到乌孙所经历的诸多西域绿洲小国的风貌。

刘据道：“我曾听博望侯张骞说过，大月氏用银铸造钱币，银币正面铸印国王肖像，背面铸印国王夫人肖像，国王若死，则另铸新币。还听说他们用皮革书写文字，文字皆是横写。果真是这样么？”李陵道：“大月氏在乌孙的西南面，中间还隔着大宛等诸多国家，臣这次没有到达，所以不能确定。”

刘据道：“那么你到过的国家，那些人可是长得跟我们汉人大有分别？”李陵道：“是。从西域东面第一国楼兰开始，就能看到楼兰人的容貌迥异于汉人。不过我听说西域南边有一个名叫于阗的国家，那里的人的样貌跟我们中原人一模一样，并无分别。”刘据道：“这一点我也听张骞说过，昔日张君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途中遇到匈奴游哨，便是谎称

自己是来自于阗国的商人，只是因为没有货物，才被匈奴人识破。”

李陵心道：“博望侯张骞到过西域绝大部分国家，见闻远在我之上，他在世时，太子曾多次召他秉烛夜谈，早对各种风俗人情了如指掌，为何今日还要特意召我来问这些？”正疑惑间，又听见刘据道：“李君目下深得父皇信任，拜将封侯是不日之事。我娶了李君堂妹，与李家已是至亲，日后还要与李君互相扶持才是。”

李陵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太子是看到他在皇帝面前得宠，刻意笼络。他知道皇后、太子失宠已久之事，虽然皇帝曾特意召见大将军卫青，转告太子不必忧虑，但行动上依旧未有任何亲近的表示，始终难以真正令卫氏一方放心。虽然他一直有心帮助太子，不仅仅因为他担任过太子的伴读，而且太子为人敦厚儒雅，将来必定是个明君，但现在刘据如此明目张胆地示好，使得太子在他心中的形象陡然陌生了起来，再不是那个一起读书、一起习武、毫无心机、坦诚相见的伙伴了。他面临如此局面，内心深处总有一丝内疚萦绕，似乎有种背叛了太子的感觉，他是太子自幼的伴读，长大后也该是太子属官，可他却转身成为天子宠臣，以致太子也不得不屈尊讨好他。不应该是这样的，真的不应该是这样的。

正感尴尬难以自处之时，忽听到大将军卫青道：“太子特意命我准备了一点礼物，恭贺李君平安脱险归来。”一挥手，一名内侍捧上来一方木匣，打开一看，却是一件锃亮簇新的锁子甲。

卫青道：“这是昔日淮南王送我的礼物，我禀告了皇上，皇上命我自行留下，但我一直没有穿过，现在转送给都尉君。这件甲衣刀枪不入，却又轻不过二两，正是都尉君良配。”

当今皇帝最忌讳臣子结党营私，尤其示好方是太子，李陵本不想接受礼物，但转念心道：“我与太子一起长大，原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拒绝朋友礼物于情理不合。况且太子处境本已十分可怜，我不如收下甲衣，也好令他稍稍心安。只要我自己问心无愧，就是皇上知道也不能多说什么。”当即上前接过甲衣，满口称谢。

刘据果然十分高兴，道：“本来我该置办酒宴为李君接风洗尘的，但

你新回京城即被召入宫中，还没有来得及归家探望太夫人，我也不敢多阻你这个大孝子。”李陵道：“多谢太子体谅。”再次拜谢，这才捧了木匣出来。

出北宫时正遇上宦者令春陀。春陀阴阳怪气地道：“都尉君可是南北两面都春风得意啊，难得，难得。”

李陵也不理睬，自行出宫，将木匣交给侍从，上马赶来直城门，却不见了刘解忧和桑迁人影，以为他们等不及已先行回茂陵了，忙驰回家中，先赶去拜见母亲。

李母肃色道：“老身已经听说你出师遭遇左贤王之事，我知道，你那么做，是要救其余的侍从，可任家父子三代为我李家效力，你亲手射死了任立衡，日后到地下见到你祖父，如何向他交代？”

李陵知道母亲以为他是一心想射中水袋，所以不惜射死了任立衡，忙跪下道：“事情不是那样的。”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李母道：“你是说，是那摔倒的匈奴女孩儿分了你的心神？”李陵道：“是的，孩儿不敢隐瞒母亲，那支箭本该落空的。”

李母道：“那么你可有对旁人说过这件事？”李陵道：“当然，孩儿早将真相告诉了所有侍从，包括任立衡的弟弟任立政，适才又如实禀告了天子。”

李母这才释然，亲自上前扶起李陵，赞道：“我儿做事光明磊落，这才不失为英雄行径。”命人叫进来任立政，命李陵向他跪下，道：“虽然李陵是你上司，然而自古以来杀人偿命，他射死了你兄长，老身这就将他交给你处置，要打要杀，悉听尊便。”

任立政慌忙跟李陵跪作一排，道：“太夫人无须如此。且不说都尉君神箭救了我们大家，就是他事后肯向臣亲口坦白承认失手之事，足见胸襟坦荡，是世所罕见的君子。”

李母道：“你愿意原谅李陵？”任立政道：“当然。战场上的事本就死伤无定，况且真正射死臣兄长的也不是都尉君，而是匈奴左贤王。”李母道：“那好，老身很感激你有这份气度。来人，带李陵出去，责打五十

鞭。”

任立政还想再求情，李陵道：“不必了。就让我挨这一顿打吧，我也好心安些。”出来脱掉外衣，跪在堂前。

李母担心家卒徇私，亲自从旁监督，每每见到家卒落鞭稍轻之时，便大声呵斥。打到三十鞭时，李陵背上已是血肉模糊，鲜血淋漓，身子摇摇欲坠。

侍从一齐跪下求情，李母丝毫不为所动，一直到五十鞭打完，这才道：“等任立衡棺木运回京师，你须得三叩九拜，以孝子身份为他送葬。”

李陵几近昏死，连一声“诺”也答不出来。侍从们忙抢上来，七手八脚地将他抬回房中，令他脸面朝下，伏在床上，为他擦伤上药。他剧痛难忍，挺了片刻，便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昏昏沉沉中，只听见耳边有个焦急的声音叫道：“李陵！李陵！”他勉强睁开眼睛，却是霍光，道：“你来了。”

霍光道：“你有没有看见解忧和桑迁？”李陵道：“他们没有回家么？”霍光道：“没有，我还以为他们来了你这里。”

李陵刚欲撑起身子，背上如同火炙一般，又无力趴下，只得老老实实地不再动弹，道：“我们本来约好直城门见的。但我从北宫出来时，他们人就不见了。”霍光道：“那好，你先好好养伤，我再去找找看。”

李陵捉住他衣袖，道：“等一等！你……你怎么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霍光沉默半晌，道：“我嫂嫂死了，而今我们霍家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再不能干些怎么行？”李陵闻言便放开了手。

司马琴心是公认的美女加才女，被誉为“茂陵第一美女”，她曾是茂陵所有男子谈论的对象，就连太子刘据幼年时也曾经向李陵打听她的事迹。如此完美的女子，后来嫁给了最完美的男子，受尽天下人的艳慕。可惜人生如梦，富贵尘土，昔日扬威天下的骠骑将军，而今也成了茂陵的一抔黄土。再绝世的功业，再惊艳的美人，终究要追随着年华逝

去，这大概就是当今天子不甘心屈服于命运，拼命要追求长生不老的原因吧。

那么他的将来呢？他将来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他希望他将来是什么样子？他又回想起那个塞外的宁静的夜晚，如果能时时牵着解忧的手，一起仰望星空，一起俯瞰大地，一起沉默，一起微笑，那才是他真正感到快乐的生活吧。人来到尘世间，就如同一只漂泊无定的小鸟，渴望栖身。即使如大汉皇帝那样的英雄人物，也梦想着能重新与爱姬李妍重新相会，相守终生。如果能够追到幸福的青鸟，他宁愿放弃名利，放弃高官厚禄，默默无名地过完下半生。毕竟，爱人才是人生的最后一站。

痴痴想着，心中温暖而宁静。

月白风清的夜晚，他因为受了伤而无法动弹，但某些古老永恒的情感和渴望像轻风一样拂进他心里，让他能够静下来，倾听一下内心真正的声音。

次日上午，任立政正在为李陵换药时，霍光匆匆闯了进来，道：“解忧和桑迁昨日是被人劫走了。”

李陵“哎哟”一声，忙令侍从扶自己坐起，道：“你怎么不早来告诉我？”

霍光道：“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本来我是不打算告诉你的，不过今早有人往我家投书，指名要你前去交涉。”李陵道：“我？怎么会是我？”

东方朔慢慢踱步进来，道：“大概是对方知道你新挨过打，身上有伤，最容易对付。”

管敢忙道：“那么都尉君更不能去了。他是二千石大官，万一被对方挟持，不是更加不妙么？”

李陵道：“我去。他们让我去哪里？”霍光道：“信中让你到东市去，不准带侍从，不准携带兵器。”

任立政道：“劫持人质，大多是为求财，桑迁家中富可敌国，那人一定是针对他的，为何反倒要都尉君做中间交涉者？这其中一定有诈。东方先生，你的意思呢？”东方朔道：“嗯。”

李陵道：“好了，我意已决。拿衣服过来。”任立政道：“既然如此，那么也请都尉君让臣带人暗中跟随，万一有事，也好策应。”李陵道：“你们都听东方先生的安排吧。快去备车。”

车一路驰进长安，刚上雍门大街便是车水马龙，车子走得比蜗牛还慢。李陵心急如焚，索性下车走进东市。他背上有伤，只能扶着拐杖慢慢行走。

刚进东市西门，便有一名七八岁的小孩子走过来问道：“你是叫李陵么？”李陵道：“是我。”小孩子笑道：“跟我来吧，有人在等你。”

李陵便跟在那孩子身后，一路走街穿巷，来到一家肉食铺子中。早有一名男子等在那里，领着李陵穿过铺子，自后门出来，钻入斜对面另一家铺子的后院，这才停下来道：“你就是李陵么？”李陵道：“嗯。”

那男子往他腰间摸索一番，却不见官印，道：“没有骑都尉的官印，如何能证明你就是李陵？”李陵道：“你给我一把弓箭，我立即能证明给你看。”

那男子便不再多问，打个呼哨，房中奔出来两名男子，夺过李陵拐杖，反拧过手臂，将他双手绑了起来。

李陵大声抗辩道：“你们不是要我来做中间人么，为何还要绑我？”领头男子道：“你武艺太强，不得不防，得罪了。”

又用黑布蒙住李陵的眼睛，带着他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乘上马车，又走了好长一段路，这才扶他下来，带到一间房中，让他坐在地上。

过了小半个时辰，有人推门进来，问道：“你就是李陵？”年纪听起来已不轻。

李陵道：“是我。足下是谁？”那人道：“我姓暴，你叫我暴甲好了。”李陵道：“桑迁和刘解忧人在哪里？”暴甲道：“他们都很好。”

李陵道：“你想要什么？”暴甲道：“我们冒险劫持人质，犯下死罪，当然是要钱。你回去告诉桑弘羊老儿，要赎回他的宝贝儿子，先准备好两千金。”李陵道：“好。既然你们只要钱，那么请先放了那女子吧。桑迁是独子，你们只要有他在手，还怕桑弘羊不听命么？”

暴甲笑道：“这可不行。我特意叫你来当中间人，也是有原因的。要赎回刘解忧，你得拿另一样东西来换——你们李家的《李将军射术》一书。”李陵道：“原来你真正想要的是《李将军射术》一书。好，我留下来做你的人质，你放刘解忧回去替你传话。”

暴甲很是意外，道：“你自愿留下来做人质？”李陵道：“是。《李将军射术》一书由家母收藏，刘解忧又不是我李家什么人，家母怎么可能拿出祖传之物来换她性命？但若是你用我做人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又道：“目下我受了伤，连小孩子都打不过，你还怕我会逃跑么？不过在交换之前，我要见刘解忧一面。”

暴甲微一沉吟，道：“好。来人，去带那女子来这里。”

过了一会儿，脚步声纷沓进来，有人揭开李陵眼睛上的黑布。却见房中站着数名男子，均用黑布蒙住了脸，两名男子挟着刘解忧站在面前，不过她眼睛被蒙住，口中也堵了破布。

暴甲道：“人你已经看到啦，现在该放心了吧。”

李陵也不吭声，只点了点头。暴甲便命人带刘解忧出去。刘解忧虽然目不能视，口不能言，还是有所感应，“呜呜”出声，大力挣扎。只是她双手被缚在背后，哪里抵得过两名彪形大汉，轻而易举地便被拖了出去。

两名男子走上前来，依旧用黑布蒙住李陵的双眼，将他从地上拉起来，扯出房来。走了大概一刻工夫，跨过一个高高的门槛才停下来。有人往他口中塞了一团布，给他左脚上铐了铁环，这才将他推倒在地。李陵后背撞在墙上，伤口迸裂，痛得大呼，只是苦于不能出声罢了。

忽觉得左脚踝被什么东西扯动，当即意识到镣铐另一端锁的可能是桑迁，慢慢往左边摸索过去，果然碰到了一个人。那人“呜呜”怪叫不止，大概也是跟李陵一样无法说话，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李陵强忍背伤疼痛，用肘臂撞了撞身旁的人。那人愣了许久，最终还是会意过来，背过身子，将双手递到李陵手边。李陵摸索了半天，终于解开了那人手腕上的绳索。他双手得脱，立即摘掉眼睛上的黑布，又扯出了口中的堵塞物，长舒一口气，随即惊叫道：“李陵……怎么是你？”

李陵的吃惊更是远在对方之上，心道：“这不是桑迁的声音，说话的腔调不是地道的汉话，倒像是匈奴人。”

忽觉眼前一亮，定睛望去——那人当真不是桑迁，而是金日磾，即前匈奴休屠王勇夫的太子日磾。浑邪王于军降汉时杀了勇夫，日磾则成为俘虏，被罚在未央宫马厰养马，因善于养马而被爱马成癖的皇帝器重，由马奴一跃成为天子宠臣，赐姓金，而今官任驸马都尉，佩二千石印。

李陵惊得目瞪口呆，问道：“怎么会是你？”金日磾一边解开他手上的绳索，一边答道：“我是被人绑来了这里。都尉君也是如此么？可他们为什么要绑你？”

李陵心念一动，道：“难道你知道这些人绑你的原因？”金日磾道：“我听到过只言片语，似乎是他们要将我高价卖给匈奴人。哦，我的意思是卖给胡地的匈奴人。”

李陵道：“可是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他质疑是肯定的——投降汉的匈奴人中，地位最高的是匈奴太子於单，他是军臣单于的儿子，当年天子对其极为重视，不惜以夷安公主下嫁就是明证，可惜於单很快被淮南王刘安一伙害死；其次则是浑邪王于军，被封为漯阴侯，食邑万户。就算匈奴人要下手，浑邪王远比金日磾更有影响力。金日磾虽然在汉朝为官，却并不是主动投降，他早先就是因为不肯归顺才被没入宫中为马奴，后来得到天子宠幸，完全是侥幸。

如果说要对付的是在朝为官的匈奴人，位列九卿的公孙贺则是更好的选择呀。为什么偏偏是金日磾呢？

但金日磾自己似乎并不奇怪，只道：“有人来游说我重新为匈奴效力，我没有同意。”

李陵这才恍然大悟——游说金日磾的人多半就是东方朔一直在追查的匈奴内奸，他满以为金日磾跟大汉有杀父之仇，本来就不愿意降汉，到今天的位子有太多的偶然性，说服其倒戈轻而易举，哪知道金日磾却没有同意。他担心暴露自己的身份，遂有意灭口。外面的这伙人一定是那内奸找来的，可为何不杀了金日磾呢，那样岂不是更容易？

金日磾似是看出李陵心中的疑问，道：“都尉君可知道我为什么姓金？”李陵道：“当然知道，是因为祭天金人的缘故。”

匈奴镇国之宝祭天金人原由休屠王勇夫保管，大汉皇帝大规模出击匈奴前，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千里奇袭，用武力夺取了祭天金人，至今隆重地供奉在皇帝最爱的行宫甘泉宫中。日磾因为是休屠王之子，所以被特意赐姓金，以纪念这次胜利。

金日磾道：“不错，是因为祭天金人。我父王是龙城大会公选出的护宝者，后来祭天金人归汉，匈奴时时刻刻想要夺回金人，从伊稚斜单于到乌维单于，尝试过许多方法，甚至也想过学习当年骠骑将军的深入奇袭，强行夺取。”

李陵心道：“匈奴军力虽然强悍，国力却远远无法与大汉抗衡。当年骠骑将军深入匈奴腹地，是因为匈奴地广人稀，汉军逼近休屠王驻地时才被发现。我大汉人口稠密，匈奴骑兵想要悄无声息地潜入京畿，简直是痴人说梦。除非是利用内奸巧取，像盗取高帝斩白蛇剑那样。偏偏金人沉重硕大，须得数名健壮的男子才能合力抬起，根本不可能被盗走。”

金日磾续道：“但最终乌维单于发现夺回金人已不可能，所以又从西天^[1]新请了一座金人，但要成为镇国之宝，还需要用活人祭天。”李陵道：“你是前任护宝者的儿子，所以乌维单于选中了你？”金日磾点了点头。

李陵不禁哑然失笑，道：“难道这些人是打算将你捆送去匈奴么？这一路汉军关卡重重，怎么可能送一个大活人出关？”

金日磾沉默不语。他的心情其实是矛盾而复杂的——一开始他是极度仇恨汉朝的，一心要为父报仇，曾不计生死两次在军中行刺骠骑将军霍去病就是明证。后来虽然因会养马得到皇帝信用，依然并不如何真心臣服大汉，只不过为了帮助母亲和弟弟摆脱官奴身份，不得已在朝为官，但从未想过要与自己的族人为敌。也许正是这一点被匈奴安插在朝廷中的内奸看到，误以为他仍然心向匈奴，所以来劝说他重新为匈奴单于效力。但他已经见识到大汉方方面面远胜匈奴，知道匈奴绝不可能与大汉长久抗衡，况且暗中耍阴谋诡计也不是他喜欢的方式，遂坚决地予以拒绝。当然，他也表示绝不会与乌维单于为敌，泄露内奸的身份。可没想到他刚离开见面的地方，便被人从后面打晕，绑来这里关押。他途中醒转过来，听到绑架者谈话，这才知道内奸早有准备，若是自己不肯从命，便会立即擒拿自己，设法押回胡地祭天。他倒没有想过内奸这伙人能否顺利将自己运出关塞，只是担心此人心计深远，万一谎称自己主动叛逃，那么他的母亲和弟弟都要被牵连处死。他此刻到底要不要违背诺言，将那内奸的名字说出来呢？

二人被囚禁的地方只是一间空荡荡的土房，房中间停着两具梓木棺材，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死尸。

他二人虽然互相解开绑绳，但各有一只脚被镣铐锁在一起，行动受限，还是难以逃走。金日磾不甘心坐以待毙，低声道：“都尉君，虽然逃跑有些困难，但你我还是会奋力一试。”

李陵摇了摇头，道：“怕是我要连累你了，我受了伤，难以行走。”金日磾大奇，道：“是这些人伤了你么？”

忽有一名灰衣男子推门进来，见李陵、金日磾二人自行解脱绑缚，正在交谈，不禁吃了一惊，忙叫道：“来人，快来人，快将他们两个人的嘴堵上。”

李陵忙问道：“那个人是谁？”金日磾愣了一下，问道：“哪个人？”蓦然会意对方是问内奸是谁，微一迟疑，还是决意说出来，

道：“是公……”

但还不及说出劝说者的名字，便被重新堵上嘴巴、蒙住眼睛，反手缚住。先进来的灰衣男子拿钥匙开了他右脚上的镣铐，两名男子将他拉起来，架了出去。

李陵道：“喂，你们要带他去……”一语未毕，口即被堵住，眼睛也失去了光明。双手被重新拉到背后，用绳索牢牢捆住。有人将镣铐的铁链往他小腿上绕过数圈，用另一只铐环锁住他右脚踝上，令他动弹不得。

只听见有重物滑动之声，随即有两人上来，一人抓住李陵肩膀，一人抓住他双脚。他意识到不妙，大力挣扎，却还是被强行抬起来丢入了棺材中，棺盖随即“轧轧”合上。

四周一下子寂静了下来，李陵甚至能听见自己沉重的喘息声。他背上伤处触碰到棺底，伤口火辣辣地刺痛，似乎每一寸皮肉都重新被生生扯裂，撕心裂肺的疼痛像万根钢针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身体。喘了几口大气，勉强积蓄了一点气力，这才努力坐起。哪知道不及挺直身子，头便撞上了棺盖，又重新摔倒，几欲昏死过去。

休息了一会儿，他慢慢侧过身子，一点一点挪动，终于翻转了过来，背部朝上，累得大汗淋漓。虽然伤口疼痛不减，但伤处不再受到挤压，可以减缓流血。

他就那么孤零零地伏在棺材中，饥渴交加，伤痛如炙，却又无法喊叫，强忍痛苦煎熬，当真难受之极。他从来没有觉得时光流逝得如此之慢，只觉得每一刻都格外难熬。

忽听得外面隐隐有歌声传来，声音虽然微弱，歌词却是清晰可辨：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今乃不得少踟蹰。

这支《薤露》前一章极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容易干枯，后一章言人死精魄归于蒿里，原是田横门人为纪念田横而作。汉代立国之初，田横不愿意臣服汉高帝刘邦，于被召途中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协律都尉李延年生前极爱这支曲子，特意将其收入乐府《相和曲》中，成为著名的挽歌辞。

李陵本人也精通诗文音律，听那歌声凄婉悲凉，一咏三叹，不由得心头也跟着凝重了起来，暗道：“我就快要死了，这支《薤露》像是为我而唱。逝波难驻，西日易颓，花木不停，薤露非久。可惜！”

正郁郁感怀之时，忽听见外面有叫喊嘈杂之声。片刻后，即有人奔跑过来，一脚踢开门。李陵听得清楚，忙用力弯腿，来回摆动。他小腿上缠绕着铁链，敲在棺木内壁上，发出清脆的“锵锵”声。

这一招果然有用，只听见有人高喊道：“有人！这里面有人！”

棺木很快打开了，声音登时高亢而清晰起来：“找到了！这里有一个入质！”

有人将李陵抬了出来，让他坐在地上，扯下他眼睛和口中的束缚，问道：“你是桑迁桑公子么？”李陵道：“我是骑都尉李陵。”见对方服饰是廷尉府的吏卒，忙道：“驸马都尉金日磾刚才也在这里，他被带出去不久，你们快去搜索。”

吏卒们本是为搜桑迁而来，根本不知道李陵和金日磾之事，一听这里关押有两名二千石都尉高官，不禁咋舌。他们没有钥匙，无法打开李陵脚上的铁铐，只得留下一人看守，另一人奔出去寻求帮助。

等了好大一会儿，才有一大群人拥了进来，领头的却是廷尉杜周。

杜周，字长孺，出身小吏。酷吏义纵以其甚有能力推荐出任廷尉史一职，得到前廷尉张汤的赏识，官至御史。此人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表宽柔，而内心深刻。他曾受命查边郡因匈奴侵扰而损失的人畜、甲兵、仓廩问题，执法严峻，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但正因为其用

法严酷，反而得到皇帝的赏识，认为其人尽力无私，提拔他做了廷尉。他决案方式大抵仿效张汤，即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皇帝想惩办的，他就严办，皇帝想释放的，他就显示罪犯的冤状，人称“从谏”，意即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杜周上任廷尉后，极严苛之能事，重大案件数量激增，二千石以上高官因罪下狱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狱吏办案奔跑的路程，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由于案件实在太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监狱所关押的犯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因而时人称杜周“内深刺骨”，是继张汤之后又一个令人闻名色变的酷吏。

李陵见到廷尉最高长官亲自带人搜索人质，先是惊讶，随即想到这位酷吏出马为的不是自己，也不是为了金日磾，而是为了桑迁，确切地说，是为桑迁的父亲桑弘羊。天下人都知道，这位搜粟都尉兼大农令是天子面前当之无愧的红人，自其十三岁以神童之名入宫伴读，便与皇帝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数十年恩宠不衰，朝臣中没有人能与其相比。

果然，杜周第一句话就问道：“桑公子人呢？”李陵道：“我来这里后没有见到桑迁，只见过解忧和金日磾。”

杜周道：“那么都尉君又是如何落入歹人之手？”李陵道：“是这些歹人指名让我来谈赎金的。廷尉君又是如何找到了这里？”

杜周的心思全在搜寻桑迁的下落上，无意与李陵闲话，但对方也是二千石高官，官秩与他相等，怠慢不得，便留下御史咸宣处理后事，自己匆匆带人出去继续追索。

咸宣一面命吏卒寻来重斧，砸开镣铐，一面向李陵大致介绍了追查经过——原来昨日就有人往桑弘羊门前投书，称桑迁已被劫持，让桑弘羊准备赎金，等候通知。桑弘羊脾性与当今皇帝极像，为人强硬好胜，当即不顾歹人警告，亲自带着投书来找廷尉杜周。杜周仔细看过投书

后，断定一定有熟人做内应，立即带着精干官吏来到桑府，关起大门，将下人们叫来一一审问，折腾了众人一夜，终于得到一条有用信息——桑迁的堂兄桑晋游手好闲，好斗鸡赌博，花光了自己的那份家产后，几次来找桑弘羊求官，都被赶了出去。前不久，桑晋常常在茂陵桑府附近徘徊，形容甚是鬼祟。杜周一早回来长安，亲自带人将桑晋从被窝中抓到廷尉府。桑晋开始尚且抵赖，后来抵不住酷刑拷打，终于承认是自己勾结暴甲绑架了桑迁，意欲向桑弘羊索取巨额赎金后与暴甲各分一半。本来暴甲一切都有安排，可他自己着急，忍不住也要让桑弘羊着急，先行暗中投书到桑府，哪知道语气中露出破绽，被杜周追踪到。问起暴甲来历，他只知道那人姓暴，原来也是个官吏，因犯法而逃亡，来到长安后招徕了一帮亡命之徒，专门做“替人消灾”的事，无论是谁，只要出得起价钱，他们就替雇主办事。杜周遂根据桑晋的口供，寻来东市这家凶肆^[2]。

李陵心道：“原来这里是家凶肆，难怪会有人唱挽歌。”忙问道：“这里所有的棺木都查验过了么？”咸宣道：“都尉君请放心，臣正在派人一一搜查。”见李陵后背被血迹浸透，忙道：“都尉君受了伤，臣送你去医治。”命人扶了李陵出来。正好遇到东方朔一行人。

刘解忧奔过来，握住李陵的手臂，喜极而泣，道：“李陵哥哥，你没事，实在太好了。”

她知道李陵实际上是舍己救人。《李将军射术》是飞将军李广所著，详细记载了李家射术和箭法的要诀，李陵断然不会容忍祖父之书落入奸人之手。他拿自己换走刘解忧，实际上就是在暗示母亲，宁可他死，也不能交出祖父遗书。他知道刘解忧冰雪聪明，担心她猜到自己的意图，所以在绑架者同意他二人见面时有意不出声。刘解忧随即被绑架者带出东市释放，正遇到四下寻找李陵踪迹的任立政等侍从，便一面派人去通知桑弘羊准备赎金，自己回茂陵向李母索取《李将军射术》一书。李母听说究竟，没有答话，只轻轻叹息了一声。刘解忧这才恍然明白过来，李家是绝不会交出《李将军射术》的，这不但是李母的意思，也是李陵自己的意思。一时也无法可想，只得来求助东方朔。东方朔本在李陵携带的拐杖上钻了一些小孔，灌入花粉，好便于追踪。但任立政、管敢等侍从一路追到某家肉食店的后院时，只看见丢弃的拐杖，李

陵人早就不见了。众人无可奈何，正要先回茂陵等待歹人下一步通知，却看见廷尉杜周率领大批吏卒到来，封锁了东市，挨家挨户搜捕逃犯。自杜周上任廷尉以来，大狱不断，日日有吏卒出动逮人，人们早已经是见怪不怪。东方朔等人虽然猜到杜周是为桑迁而来，却有意不阻止，想趁廷尉打草惊蛇之时，寻访到李陵的被关押处。杜周根据桑晋的口供寻到凶肆，却只发现了李陵。

李陵道：“你没事么？有没有受伤？”刘解忧道：“没有，我很好。桑迁人呢？”李陵道：“我没有见过他，只在不久前见过金日磾。”

他新受鞭伤，带伤折腾了一天，体力消耗极大，失血又多，说完这几句话，再也支持不住，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已经回到茂陵东方朔的住处，俯卧在床上，背上清凉一片，痛楚大为减轻。

刘解忧守在床边，见李陵醒来，忙解释道：“是我怕太夫人担心，先带你来了我师傅这里。任立政他们已经回去告诉太夫人，说你已然没事，去帮廷尉抓捕歹人了。”李陵道：“多谢。”又问道：“你和桑迁是如何被劫的？”

刘解忧道：“我们两个本来在直城门等你，有一个小孩子跑过来嬉笑玩耍，突然伸手抢走了桑迁腰带上的玉佩。他急忙去追，结果不知怎的摔倒了，我赶去扶他时，头发晕，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师傅说多半是那小孩子施放了迷药什么的。”

李陵道：“这伙人胆大妄为，行动周密，早晚会成为京师大患。”

刘解忧叹道：“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我不要你为了我以身涉险。”李陵握住她的手，只默不作声。

正好东方朔和霍光进来，刘解忧忙抽手站起来，问道：“有桑迁哥哥的消息了么？”霍光摇了摇头，道：“只在凶肆的一具棺材里找到桑迁的一只鞋子。”

东方朔道：“想来绑架者带走金日磾时就已经得到消息，所以同时转移走了金日磾和桑迁。只是为什么又独独没有带走李陵呢？”刘解忧道：“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要钱不要命，对他们来说，《李将军射术》当然比不上黄金重要。不过金日磾家中只有母亲和弟弟，算不上什么有钱人啊，咱们茂陵随便一户人家就能超过他，为什么要带走他呢？”

李陵道：“这正是我要告诉你们的，这伙人绑架金日磾是因为别的事。”当即说了匈奴内奸亲自出面游说金日磾效命单于之事。

东方朔道：“你是说金日磾被带走时来不及说出内奸的姓名，只说了个‘公’字？”李陵点点头，道：“我真不该跟金日磾东扯西拉，应该最先问那匈奴内奸的名字的。”

东方朔道：“你不必自责。我猜就算你一开始就问，金日磾未必肯告诉你。他那样的性子，虽然没有同意背叛大汉，却也不会轻易出卖自己的族人。”

刘解忧道：“会不会就是公孙贺？师傅不是一直怀疑他是匈奴内奸么？”东方朔摇了摇头，道：“我怀疑公孙贺，完全是基于推测，并没有真凭实据。我请长安大侠朱安世监视他好些日子了，也没有发现蛛丝马迹。不过即便如此，他依然有最大的嫌疑。”

李陵道：“朱安世都未能发现公孙贺的可疑之处，言下只有金日磾的只言片语，难以指正。况且朝中有好几位复姓公孙的官员，譬如与卫青大将军交好的公孙敖，又譬如前丞相公孙弘之子平津侯公孙度、太中大夫公孙卿等。”

刘解忧道：“要是能及时救出金日磾就好了，他是最好的人证，可以当面指认内奸，将大汉的心腹大患一举铲除。”李陵道：“金日磾洞悉如此重大机密，那些人即使不能带他去胡地祭天，也会杀了他灭口。”

几人均知金日磾危在旦夕。尤其是霍光，在他初到京师最孤独的日子，是金日磾给了他心灵的抚慰，他历来视其为密友，一想到其必死无疑，自己却无力营救，心情极为沉重。

刘解忧道：“不如这样，我明日一早去见公孙贺，说我被绑架后遇到

了金日磾，金日磾提到匈奴内奸之事，如此来试探他的反应。如果他露出破绽，也许可以顺势追查到金日磾和桑迁的下落。”李陵断然否决道：“不行，这样太危险。万一公孙贺就是内奸，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杀了你。”

刘解忧道：“如果真是这样，他不是就暴露了么？我会预先做好防备的。”李陵道：“不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一定要去，也该是我去才行。”刘解忧道：“不行，你受了伤，行动不便，我怎么能放心让你去？”

他二人争执不休，霍光忽插口道：“我去。”刘解忧道：“你？你又被绑架过，没有跟金日磾在一起的机会。如果公孙贺就是内奸，他很清楚金日磾跟他交谈后一出门就被绑架了，他才不会相信你的话呢。”霍光道：“可我是金日磾在朝中唯一的好友。我可以说金日磾早看出公孙贺就是匈奴内奸，告诉我万一他有什么不幸，就让我去找公孙贺对质。”

东方朔道：“不，还是李陵去最合适。他已经告诉廷尉他在凶肆中跟金日磾关押在一起，那内奸也一定已经知道了，如果由他出面去试探，效果一定最好。”

刘解忧道：“师傅，你别怪弟子跟你唱反调，果真是这样的话，还用得着去试探公孙贺么？他一定会自己找上门的，或者会派刺客来杀李陵哥哥灭口。总之，我不准李陵哥哥去。”一面说着，一面出去通知管敢等待从严加戒备。忽听见门外车马辚辚，不由得吃了一惊，道：“这么快就来了？”

门外有人朗声叫道：“大农令桑君前来拜会东方先生。”

东方朔闻声迎了出去。桑弘羊年近五旬，却是满脸红光，无一根白发，进门立即揖手拜道：“深夜冒昧惊扰先生，还望恕罪。”东方朔道：“大农令君父子情深，也是人之常情。”

进来坐下，桑弘羊见对方早猜到自己的来意，便道：“犬子桑迁被歹人所掳，今日廷尉搜捕东市，却只救出了李都尉。我实在担心犬子的安危，特来向先生求教。”东方朔道：“大农令君放心，桑公子暂时不会有危险。如果歹人要撕票，廷尉早该在凶肆找到桑公子的尸首，歹人既然

冒险带走了他，说明还是想用他换取赎金。只是廷尉今日动静太大，这些人不便再露面，怕是要消沉一段时间了。”

桑弘羊搓手不止，踌躇许久才道：“我只有桑迁一个孩子，而今也十份后悔，不知道先生可有法子救他？我愿意付双倍赎金。”东方朔道：“大农令君是要我出面替你向歹人赎回桑公子么？这怕是难以做到。”

桑弘羊道：“我曾听皇上提过，先生和长安大侠朱安世有些交情。这些人在长安弄出这么大动静，朱安世身为地头蛇，不可能不知道。”

东方朔正色道：“我可以明白地告诉大农令君，这伙歹人跟朱安世算计是不同的人。朱安世不过是做些鸡鸣狗盗的勾当，至少有劫富济贫的美名，但这些人……嘿嘿，大农令君难道没有听说么？这伙人可是跟匈奴人都勾结上了。”桑弘羊吃了一惊，道：“居然有这等事！”神情沮丧之极。

刘解忧跟桑迁要好，于心不忍，安慰道：“大农令君也不必太过烦心，既然歹人还想用桑迁哥哥换取赎金，总不会对他太坏的。其实不劳大农令君嘱托，我师傅一向很喜欢桑迁，他一定会设法营救的。”东方朔道：“但大农令君可不能再自行其是。”

桑弘羊一听事有转机，忙道：“全听先生吩咐。”东方朔道：“那好，请大农令君开始准备赎金，二千金，一两也不能少。明日一早再去告诉杜廷尉，切不可牵连无辜。事情闹大了，反而会促使歹人撕票，桑公子的性命可就危险了。”桑弘羊道：“这个好说。”

东方朔道：“夜深了，我就不多留大农令君。”叫仆人送客。

霍光在内堂听得一清二楚，等桑弘羊离去，忙出来问道：“东方先生既然叫大农令准备赎金，是有办法救桑迁么？那么也应该有办法救金日磾。”东方朔摇了摇头，道：“办法暂时没有，希望暴甲这伙人知道桑弘羊预备妥协，想交出赎金，他们不杀桑迁，那么金日磾活着的希望也更大些。”

霍光道：“可他们不是要运金日磾到胡地祭天么？”刘解忧道：“如今

弄成这样，长安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还怎么可能送一个活人出城？这伙歹人一定会先隐藏起来，等风平浪静再说。搜查得越严，金日磾活着的希望就越小。所以我师傅才要桑弘羊出面，让杜延寿不要把动静闹得太大。”

东方朔道：“好了，也不早了，解忧，你先回去歇息。霍光不能回城了，就留在我这里将就一晚。”叫仆人护送刘解忧回家。

次日一早，霍光匆忙赶回北阙甲第住处，预备换上官服去未央宫中当值，却见隔壁龙额侯韩说家门前挂起了丧灯，忙派仆人过去打听，才知道韩说的兄长韩则昨夜过世了。

韩则是弓高侯韩颓当的嫡长孙，世袭了祖父爵位，之前因为装病，不肯侍从皇帝到甘泉宫，犯下大不敬之罪，被取消了爵位。韩说则是韩颓当的庶孙，因战功封龙额侯，现任郎中令，位列九卿，成就反而远在兄长韩则之上。

不知怎的，霍光脑子突然冒出来一个极为奇怪的想法。这想法虽然只是灵光一现，却如毒蛇般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以致再无心思想别的事情。

侍妾显儿很是奇怪，问道：“夫君为何这副表情？”

她以前是司马琴心的心腹婢女，跟着主君读书识字，很有些见识。霍光有事从不瞒她，当即说了自己的想法。

显儿道：“夫君的怀疑只是猜测，还是要与东方先生商议一下才好。”

霍光深以为然，忙派仆人到茂陵去请东方朔和刘解忧来自己家中，自己到北司马门向当值官员告假，之后返回家中，换上素服，专程到隔壁韩府致哀。他官任奉车都尉，虽与郎中令平级，但在行政上却是郎中令的下属，到韩府祭奠上司的兄长是合情合理之事。

韩说却知道霍光是天子宠臣，不敢以上司自居，亲自迎了出来。霍

光不善言辞，只勉强寒暄了几句，依礼祭奠完毕，便退了出来。

等了大半个时辰，东方朔和刘解忧终于乘车赶到。刘解忧问道：“到底有什么发现？一大早就急着叫我们进城。”霍光道：“隔壁韩则得暴病死了。”

刘解忧道：“那又怎样？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全长安的列侯中，就数韩则最奇怪了。人人抢着巴结皇帝，争相留在皇帝身边，他却装病，不肯跟随皇帝去甘泉宫打猎，结果弄得世袭的爵位也丢了。”

霍光道：“我昨日还遇到过韩则，他正驰马如风，没有任何病症之相。”刘解忧道：“你是说韩则死得可疑？那该直接报官呀。”

东方朔却蓦然醒悟过来，道：“韩则以前的爵位是弓高侯，你是怀疑金日磾说的是‘弓’，而不是‘公’？”霍光点点头，道：“韩则虽然失去了爵位，但大家也都觉得他的列侯爵位丢失得莫名其妙，依旧称他弓高侯。金日磾来我家中，撞见他好几次，当面、背后都是称他弓高侯。而且，韩则死的这个时候，也太巧了。”

刘解忧道：“难道韩则真的就是匈奴内奸？他以为金日磾已经告诉了李陵哥哥真相，所以畏罪自杀了？”

霍光道：“还有，我至今还记得当年襄城侯韩释之被匈奴使者的侍从刺死之事，韩则也受了伤。虽然对外宣称是刺客跟韩氏有私仇，二人的祖父是自匈奴降汉，但他们本人自父辈起，就都是在长安出生、长大，还能跟匈奴人有什么私仇？会不会正如解忧所说，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匈奴内奸，匈奴人去找他们就是谈公事，结果起了口角，匈奴人一怒之下杀了韩释之，伤了韩则？”他性格内向，一向沉默寡言，忽然侃侃而谈，颇令人侧目。

其实霍光一直对韩氏充满了好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韩氏明明跟大汉有不解深仇，却反过来投降了大汉，实在令人费解。韩王信当年虽然是被迫投降匈奴，但降胡后经常引匈奴骑兵侵入内地，对大汉危害颇大。汉高帝十一年的春天，韩王信引匈奴侵入参合。汉朝派遣柴将军带兵前去迎击。柴将军在兵力上有绝对优势，将韩王信围困在参合城

中，但他对韩王信的处境颇为同情，特意写信招降，承诺恢复韩王信原来在汉朝时的爵位和封地。韩王信却回信拒绝道：“皇帝将我从里巷平民中提拔上来，使我南面称王，这是我的荣幸。但我犯下了三条大罪：楚汉相争，我在荥阳保卫战中项羽俘虏，没有以死效忠，这是罪状一；匈奴进犯马邑，我未能坚守城池，而是献城投降，这是罪状二；我现在为敌人带兵，与将军争战，争一旦之命，这是罪状三。昔日越国文种、范蠡没有一条罪状，却被功成后身败，一个被杀，一个逃亡。对皇帝犯下三大罪状，还想求活于世，这是伍子胥之所以在吴国被杀的原因。现在我亡命于山谷间，每日都靠向蛮夷乞讨过活，思归之心，就同瘫痪之人不能忘记直立行走，眼盲之人无法忘记睁眼一样，只不过情势不允许罢了。”显然是对高帝刘邦的刻薄寡恩、过河拆桥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以致在明知必将惨败的情况下都不愿意重新归降大汉。结果两军交战，韩王信大败，参合被屠城，韩王信本人也被斩杀，落了个尸骨无存的下场。韩王信的后人长大成人后都在匈奴担任高官。但奇怪的是，他的儿子韩颓当和孙子韩婴在文帝在位时以匈奴相国的身份投降了汉朝，积极参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军功各自封侯。自古以来，杀父之仇都是不共戴天之深仇，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对叔侄又重新在匈奴的尊位上降汉呢？这是霍光心中的一个重大疑问，且已经为此纳罕了许多年，但他从来没有开口问过别人，当然没有人会主动告诉他原因。但当日他得知韩则暴毙时，心中不由自主地将所有的疑点都联系在一起。

东方朔闭目不语，凝思半晌，蓦然睁大眼睛，道：“你们的推测都很有道理。解忧，我和你过去韩府看看。”走出几步，又回头赞道：“霍光，你做得很好。”

东方朔和刘解忧一齐来到韩府，称要拜祭弓高侯韩则。韩说听说东方朔到来，飞快地迎出堂来，道：“先生真是稀客。”东方朔道：“我和解忧正好路过贵府，见府中有丧，所以顺便进来拜祭。”

进来灵堂行礼完毕，东方朔问道：“昨日还有人见到弓高侯在道上纵马飞驰，不知何以会突然得了暴病？”韩说道：“这个……我也不知道阿兄患了什么怪病，突然就……就过世了。”

东方朔“嗯”了一声，道：“我与弓高侯也算有些旧交情，想近前瞻仰一下遗容。”不等对方回答，径直走上前去。

韩说登时脸色煞白，当东方朔即将走近棺木的一刹那，他奔了过来，恳切地道：“韩某曾与东方先生一道出使右北平郡，算有些交情，先生请随我来，我有话说。”

东方朔料想韩则必定是非正常死亡，一检尸首就能验证，当即道：“好，就先听郎中令君的吩咐。”

韩说领着东方朔、刘解忧来到书房，命仆从退出，关好房门，这才道：“先生是天下第一聪明人，我知道一切瞒不过先生法眼，如果先生能够替我保密，我愿意将一切和盘托出。”东方朔悠然道：“我又不知道郎中令君所言何事，可不敢先行答应。”

韩说咬咬牙，道：“是我杀了我阿兄。”

东方朔和刘解忧均吃了一惊，师傅二人均猜想韩则多半是担心内奸身份暴露，抢先服毒自杀，却想不到韩说会主动承认杀兄的罪名。他虽然有列侯的爵位，却始终只是庶子身份，但韩则却是嫡长子，汉代嫡庶界限分明，庶弟杀嫡兄，那可是腰斩的重罪。

韩说不等对方发问，先讪讪解释道：“我昨日才知道阿兄他……他跟匈奴人勾结……我怕他连累族人，不得不杀了他。”

他边说边舔嘴唇，说得极为艰难，显然自己也不如何相信这套说辞，但见东方朔并不十分诧异，反而吃了一惊，道：“原来先生早知道了！”

东方朔道：“嗯，如果不是知道些什么，我师徒二人今日何以会特意过府拜访？郎中令君，你这就将你所知道的一一说出来吧，如果可以及时捕获那伙匈奴人，还能将功赎罪。”

韩说长叹一声，道：“本来早下有人来禀告，说阿兄这些日子一直很怪异，但我想兴许是他失了列侯爵位、无事可做的缘故，况且我们韩家一向以嫡长兄最尊，我也不能多说什么。昨晚我从宫中回来，阿兄忽

然来找我，说有极要紧极机密之事商议，我遂命人置了酒席，请他坐下，边喝边谈。他连饮了三大杯酒，才开口道：‘阿说，你可还记得先祖韩王信是怎么死的？’我一听这话，就知道不妙，当即道：‘那些都是陈年旧事，而今你我兄弟既是大汉臣民，不提也罢。’阿兄却说：‘刘氏不过是起自草泽的无赖之徒，当今天子尚且兴兵匈奴，念念不忘要报九世之仇。我们韩氏是真正的贵族^[3]，你怎么反倒忘了祖先深仇？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按照祖先规定，这秘密只能传给嫡长子，可惜我没有儿子，眼下只能传给你了。’我听了忍不住问道：‘什么天大的秘密？’阿兄道：‘当初祖父颍当和伯父婴降汉，本来就是奉单于之命，要回汉朝来当内应。’”

原来汉文帝时宦者中行说投降匈奴后，向匈奴人详细解释了汉朝和亲的用意，大汉皇帝不断将公主嫁往匈奴不过是中原惯用的美人计，最终目的在于用女色麻痹单于，让汉公主所生之子当上下任单于。老上单于听闻后悚然而惊，自此以后，凡汉公主所生儿女一律放逐。中行说又献计回击汉朝，不间断地派心腹可靠之人投降大汉。自景帝以来，凡匈奴重臣投降者均可封侯，这些人不仅位居高位，且与汉人重臣通婚，如此几十年下来，匈奴势力就能逐渐深入汉朝廷，效果会远远超过美人计。韩颍当和韩婴归汉，便是中行说策划的，用以对付大汉的和亲之计。不然以他二人与大汉有杀父深仇，如何肯浪子回头？

这件事，其实就是昔日王寄所称汉朝廷重臣中有匈奴内奸之事，进行得极为机密，只有历任单于和献计者中行说知晓。只不过王寄偷听得零零碎碎，不得要领，以为是单于要策反之前降汉的匈奴人。但因为长期在王庭出入，匈奴人也不知道她到底知道多少机密，所以当她的逃走后，新即位的伊稚斜单于立即派出精锐骑士追杀。

计划的初衷是好的，执行起来却有新的问题。以韩颍当为例，他降汉后，因平定七国之乱立下战功，被封为弓高侯，顺利进入朝廷重臣行列。但当匈奴内应一事，最关键的就是机密，一定要保持机密，初时单于与他约定，只将秘密传于嫡长子一人，而且除了侄子韩婴外，他也不知道还有谁跟自己一样，是匈奴派回来的内应。随着时光的流逝，韩颍当娶妻生子，儿子又娶妻生子，儿孙们在汉地长大，除了嫡长子之外，其余人都以为父辈已成为汉朝的良臣，当然再无报先祖之仇的意向。最

极端者如韩说的同产兄长韩嫣，自小入宫担任伴读，与皇帝刘彻一起长大，同起同卧。他知道皇帝一心要击灭匈奴，所以练习骑射，研究匈奴地形风貌，积极做各种准备。继承匈奴内应职位的嫡兄长韩则看在眼里，不免既气且恨。尤其是匈奴单于得知后极为恼怒，秘密派使者严厉斥责韩则，韩则不得已，只得向太后王娡告发韩嫣与宫女有奸情，直接导致韩嫣被赐死。

至于韩则不肯随侍皇帝狩猎甘泉宫以致失去列侯爵位一事，则是因为他得知另有匈奴内应安排了一起刺杀计划，打算在狩猎时刺杀皇帝。他只是世袭爵位，并不在朝中任职，虽是匈奴内应，但除了曾派人用弩箭伏击降汉的匈奴太子於单外，并未对汉朝造成实质的损害，不欲卷入其事，所以宁可失掉爵位，也不肯扈从皇帝到甘泉宫。结果那一次并没有发生什么行刺皇帝的大事，只有郎中令李敢被骠骑将军霍去病射死，皇帝对外宣称是鹿角撞死，极为诡异。他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料到必与那匈奴内应有关，也许行刺的对象本来就是霍去病，却不知道如何令霍去病转而亲手射死了李敢。不过他对这些事并不真正关心，他在长安出生、长大，内心深处并不仇恨汉朝，只是上天让他有嫡长子的身份，他不得不在世袭爵位的同时，承袭一份责任。而且如果他不履行这份责任的话，他的匈奴内应的身份就会被匈奴人公开，那么韩氏也将面临灭族的命运。这次有人来找他，要他运送一批人出关，威胁如果办不到的话就向汉朝告发他。他早已经失去列侯爵位，无权无势，不得已，只能求助正当红的庶出弟弟韩说。

韩说大致说了经过，续道：“我听到这些，自然极是吃惊，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阿兄又道：‘而今我们韩家只有你有爵位，官职也最高，内应的事须得交给你来做。’接着便劝说我用郎中令的节信助他一臂之力，替他送一些人出城回去胡地……”

刘解忧忙问道：“弓高侯没有说要郎中令君运送的是什么人，怎么运么？”韩说道：“他本来是要说的，可我既震惊又恐慌，实在不愿意听阿兄再说报先祖之仇之类的话，所以就上前紧紧掐住了他的脖子，结果他……他就死了。”当即朝东方朔跪下，恳求道：“东方先生，你是知道的，我一直对皇上忠心耿耿，从无二心，也就是昨晚我才知道这些事。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们韩家。”

东方朔道：“就算我肯替郎中令君隐瞒杀死兄长的秘密，那些知道你兄长内应身份的匈奴人会轻易放过你么？郎中令君受皇上宠信日久，何不立即进宫请罪，将一切禀明？皇上也许非但不怪罪，还会赞你大义灭亲。”韩说仔细思虑，的确是这个道理，忙拜谢道：“多谢先生指点。”

二人遂告辞出来。

刘解忧道：“师傅相信韩说的话？”东方朔道：“嗯。他本来可以编造别的谎言，譬如韩则是被仇人掐死之类，但他却如实说出了祖父降汉的内幕，这可是灭族的罪名，足见他内心惊慌失措，是新近才知道这一秘密。”又叹道：“可惜韩说杀了韩则，掐断了一大条重要线索。”

刘解忧道：“这也不能全怪韩说，若不是韩则之死提示了霍光，我们又哪里能想到‘公’是指弓高侯呢？不过韩则一定不是盗走高帝斩白蛇剑的人，上次磨剑之期时，他早已经失去爵位，也相应没有了门籍，无法随意进出长乐宫，一定是另外的内奸所为。其实如果让韩说将计就计，等那些匈奴人来找他，利用他兄长之死威胁他替他们办事，不正好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吗？”东方朔道：“如果这样，那么韩氏就该被灭门了，当今天子能够容忍失败，但绝不能容忍被欺骗。”

当即回来霍光宅邸，告知韩说之语。霍光多年的困惑终于解开，长舒一口气，道：“原来是这样。”又道：“韩则要郎中令运送出城的人中，一定有金日磾。”刘解忧道：“嗯，这正是我和师傅担心的，等待韩则死讯传来，暴甲那些人也许怕行踪暴露，会就此杀了金日磾灭口。”

他们三人在堂中长吁短叹，苦无营救金日磾和桑迁之计，廷尉那边却有了重大进展。杜周虽得桑弘羊嘱托，同意不再肆意牵连，将搜索东市的吏卒撤走，却又将桑晋提出来反复讯问。杜周本就以残忍闻名，见桑弘羊丝毫不以侄子性命为然，更是痛下狠手，恨不得将天下所有刑具都加在犯人身上，好逼问出口供。桑晋连遭多番酷刑折磨，口吐白沫，小便失禁，完全没有了人形，终于又招出一条重要线索，最先居中为他和暴甲牵线的是卫广，即大将军卫青的幼弟。

卫氏共有五姊弟，分别是卫君孺、卫少儿、卫子夫、卫青、卫广，

均是卫媼所生，父亲则各有不同，五姊弟均冒姓卫。卫子夫、卫青等显达时，卫广年纪还小，等他成人，卫氏又已经失宠，所以并未步入仕途，只跟那些富贵人家的浪荡子一样，日日在京师闲逛。

桑晋招出卫广后，杜周也不管他是不是皇后和大将军的弟弟，派吏卒逮捕了卫广，带到廷尉府拷问。卫广在严刑下供出了一处地点，杜周亲自带人去搜，居然逮到了三名歹人，同时搜出了金日磾和桑迁。

虽然未能逮到头目，却得知为首的歹人暴甲原来就是昔日在右北平郡李广手下为吏的暴利长。他因为顶撞李广被下狱判刑，在边关服苦役，因受不了虐待而逃亡，流窜各地为盗，招揽了不少亡命之徒，后来干脆来到京师，专门收钱办事，杀人绑架，无所不为。

此案最终惊动了天子，所有涉案者不分首从，均被腰斩，包括桑晋和卫广。杜周由此赢得了不畏权贵的美名，更加赢得皇帝的信任。

由于金日磾被顺利救出，他也能够指认那来游说他效命单于的匈奴内奸——居然并不是弓高侯韩则，而是宦者令春陀。他原先告诉李陵的既不是“公”，也不是“弓”，而是“宫”，意思是宫里的宦者。内应之计的始作俑者中行说原本就是宦者，知道皇宫中的宦者大多是犯法或受牵累受腐刑的人，不少人仇恨官府，仇恨朝廷，是以刻意在宦者中发展内应。宦者令春陀既是内应，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他是宦者首领，吃住都在皇宫中，进入长乐宫钟室取走高帝斩白蛇剑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他在皇宫任职三十年，了解各种宫廷秘闻，知晓平阳公主涉入前皇后陈阿娇巫蛊案、王夫人中毒案也毫不稀奇，匿名告发并不是针对平阳公主，而是要扳倒大将军卫青。至于韩则所提到的甘泉宫行刺事件，多半也有他参与其中。只是他抢先在逮捕者到达前死亡，许多事情再难以当面对质。

自古以来都是祸起萧墙，内奸的巨大危害难以想象。宦者令春陀自杀后，很多人包括皇帝刘彻都安心了许多。

刘彻一度打算重新对匈奴用兵，偏偏这时候大将军卫青病逝了。虽然卫青已经被闲置了十几年，门前冷落，一度煌煌云集的门客早各自作

鸟兽散，空有大将军、大司马的头衔，但他毕竟是一个象征，他的去世令朝堂一下子空荡了许多，大汉再也没有能令匈奴人闻名震慑的名将了。刘彻也明显感到卫青死后所带来的巨大缺失感，感到朝中再无文武名臣，特意下诏书令郡县地方官吏举荐有才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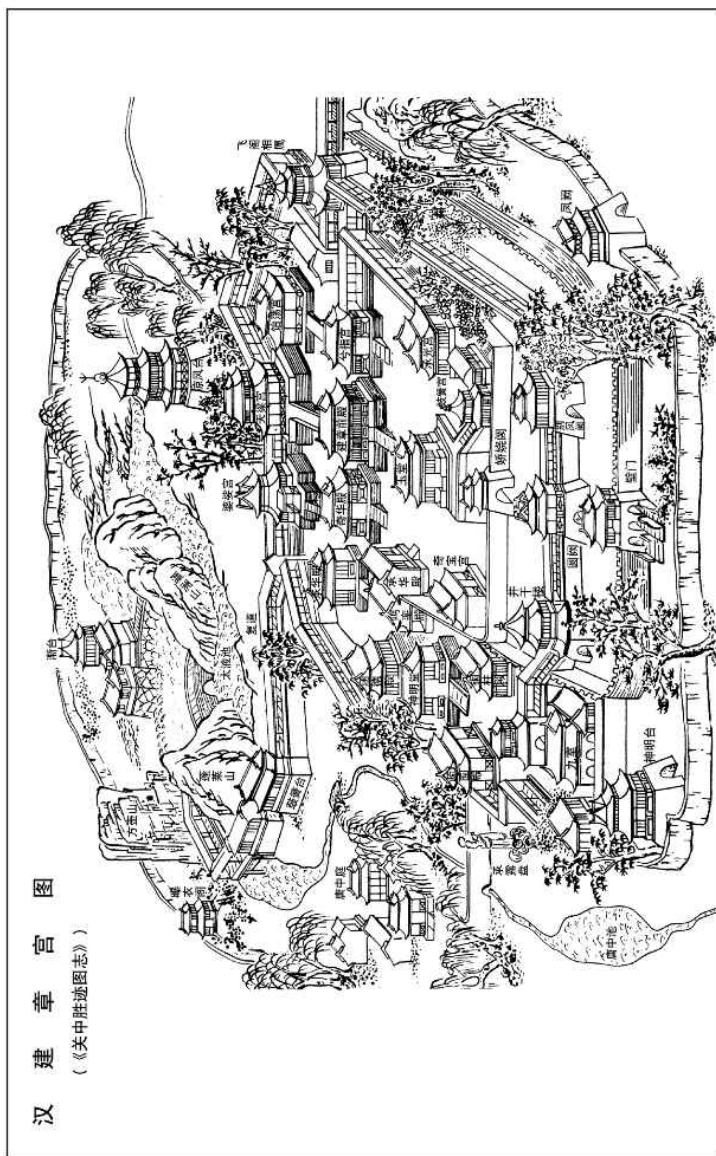
卫青死后与平阳公主合葬，其陵墓建在茂陵东边，形似庐山。虽然葬礼远远不及外甥霍去病风光，但陪葬皇帝寝陵，亦是难得的殊荣。

卫青的去世令皇帝暂缓了对匈奴新一轮的攻击，如此一来，就愈发彰显出与乌孙结盟的重要。

乌孙昆莫猎骄靡已经去世，匈奴公主奇仙也按照乌孙习俗改嫁给了新昆莫军须靡，再次与大汉公主刘细君共侍一夫。汉朝与乌孙的和亲结盟并不如预想中的顺利，这实在是因为匈奴公主比大汉公主做得要好得多——奇仙性情开朗，精于骑射，与新昆莫军须靡志趣相投，夫妻极为恩爱；刘细君高雅矜持，自恃大国公主身份，不居住在赤谷城中的昆莫穹庐中，而是在城外另行筑城居住，一月仅仅与军须靡见几次面。她虽然得前昆莫猎骄靡巧妙安排，先嫁给军须靡，却只生下一个女儿少夫，而奇仙嫁给军须靡后不久就生下儿子泥靡，因为是现任昆莫长子，如无意外，势必将成为下一任昆莫。

匈奴人不过是效法汉朝和亲，结果却比汉家有效得多。皇帝刘彻得知消息后，心中很不高兴，下诏切责。刘细君接获天子诏书，又是惶恐，又是委屈。她看见了使者眼中的不满，但没有听清楚他的话。伤痛、无助占据了她的全身，伤痛到骨髓，无助到绝望。

使者的嘴唇还在不停地张翕着，声音如蚊蚁，听起来遥远而空洞。她只感觉自己的思绪在减退，意识在模糊，身体开始往浓重的黑暗中坠落。她想要抓住点什么，但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是不停地坠落，不停地沉沦，永无尽头……



最先得知刘细君病死消息的是李陵，他回去长安后不久，便再度以骑都尉的官职率军屯驻在张掖一带，负责酒泉、张掖两郡边军的骑射训练。乌孙使者东来长安报信，必然要经过张掖。那日黄昏时分，他在城上看见持着节旄的乌孙使者气急败坏地驰进城中，心中已经隐隐感到不妙，追到驿站一问，果然听到江都公主病歿的消息。

那一刻，李陵的心陡然一沉，转过头去，仿若看到刘细君就站在如

血的残阳中，她还是他记忆中最美妙的样子：娉娉婷婷，秀丽婀娜，如弱柳扶风，道不尽的婉转风流。

令他伤痛的不仅是刘细君之死，还有京师所传来的新一任的大汉公主即将再嫁乌孙昆莫的消息——被选中的宗室女子正是刘解忧，她已经被封为楚国公主，很快将启程嫁去乌孙。汉女悲而歌飞鹄，楚客伤而奏南弦。刘细君和刘解忧先后被封为公主出塞和亲，前后不到四年。

李陵实在不能想象刘解忧接到天子诏书时的表情，他想她一定是不开心的，因为他这次离开长安时，当面向她许诺下次回去时就会正式迎娶她，她也微笑着答应了。誓言犹在耳边，佳人却永远不再属于自己，他心中不免有了一丝怨恨：皇族中有那么多的公主、翁主，光皇上的哥哥中山王刘胜就有几十个女儿，为什么偏偏要选中解忧呢？他很想立即驰回京师，当面请求天子收回成命，可他是边将身份，不得皇帝诏书不可以擅自离开辖地，只能茫然无措地南望长安，空自兴叹。

此时正是边郡的多事之秋。匈奴乌维单于病死不久，其子乌师庐即位，因不过十来岁年纪，所以号称“儿单于”。乌师庐年少气盛，雄心勃勃，意图恢复祖先的基业。为了与大汉对抗，下令族人往西北迁徙，左方兵直指云中，右方兵逼近酒泉、敦煌郡，离李陵驻地张掖仅有一步之遥。李陵率领五名校尉，一万人马，日夜巡防。

繁忙的军务虽然暂时分散了注意力，但离别的日子终究还是会到来。这一日，楚国公主刘解忧一行到达了张掖，被安置在驿站中。负责护送公主一行的是浞野侯赵破奴，天子面前最得宠的匈河将军。

李陵早迎候在驿站外，刘解忧命人引他进来，笑道：“李陵哥哥，好久不见，你可是消瘦了不少。”命人置办酒席，请李陵坐下，一边饮酒，一边谈些京师见闻。

刘解忧道：“今年可是发生了不少大事，皇上听从太史令司马迁的建议，改用夏正新历法，今后再也不是十月是岁首了，而是正月，听说天下的农民都欢天喜地。^[4]皇上为此大改官制，现在中尉叫执金吾，郎中令叫光禄勋，内史则叫京兆尹了。”李陵道：“嗯。”

刘解忧道：“还有一件大事，跟李陵哥哥你还有点关系呢。皇上最先拜你的官职不是建章监么，现下新皇宫的名字已经定了，就叫建章宫。之前可是只有你和卫青大将军任过建章监呢。”

她所称的建章宫即是指在长安城西上林苑中新营造的宫殿。之前未央宫中失火，用来承接玉露的柏梁台被焚毁，皇帝宠信的胡巫勇之进言说：“如果发生火灾，就要另建造一个比原来更加高大的建筑物来压住火魔，此为服胜。”刘彻信以为真，于是在城西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建章宫。这座宫殿在规模和华丽程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未央宫，由许多宫殿台阁组成，号称“千门万户”。

李陵见她强颜欢笑，也不得不附和道：“嗯，我也听说建章宫宏伟奢靡之极，下次回京朝见天子，要好好去看一看。”刘解忧道：“我可以先给李陵哥哥讲讲。”也不待李陵答应，自顾自地讲述了起来——

建章宫周围筑有宫墙，长二十余里，四面各有一座宫门。南门是正宫门，雄伟高大，故名“阊阖”，意即“天门”。有门楼三层，高达三十余丈。又因其建筑装修以玉石为主，也称“璧门”。东宫门外筑有凤阙，因其上装有鎏金铜凤而得名，高二十五丈。北宫门的阙楼则称圆阙，建筑形制一如凤阙。与未央宫之间架有飞阁复道，方便交通。

建章宫主要建筑为玉堂殿，又称前殿，金碧辉煌，登临其上，就连高出长安城许多的未央宫也尽在眼底。殿内十二门，阶陛均用玉石做成。又铸五尺高的铜凤凰，饰以黄金，竖立在屋顶上，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下有转机，向风若翔。

玉堂殿外，还有骀荡、驭娑、铃诣、天梁、奇宝、鼓簧等宫，及有神明、疏圃、鸣銮、奇华、铜柱、函德等殿，皆宏伟高大，飞檐翘角，振翼欲飞，可以将日影折射入殿内。各宫之间及其与城内诸宫之间皆有飞阁相连，可以乘辇自由上下。骀荡位于前殿东北，以景色优美而得名。每当春暖花开之时，宫中万木葱绿，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鼓簧宫是帝王鼓簧作乐之处。奇华殿就在玉堂殿近侧，专门用以陈列外国奇物及外国使者献给汉天子的礼品，如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狮子、宝马等，奇珍异宝，充塞其中。神明殿为祭祀仙人之处，

高五十丈，上有九室，以象九天；室中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以便随时和神仙通话。在台上正中，巍然屹立着一巨大的铜铸仙人，其手掌前舒，大有七围；掌上托着一直径达二十七丈的大铜盘，盘中有一巨型玉杯，用以承接露水，因而称为承露盘。

前殿北边还修了一个范围宽广的人工湖——太液池，将建章宫点缀得更加美丽宜人。池中建筑完全是仿照传说中的东海仙境来布局，筑有三座假山，分别名之以瀛洲、蓬莱、方丈，以象征传说中的三座神山^[5]。池中起有渐台，高二十余丈。池北岸有人工雕刻的石鱼，长三丈，高五尺，西岸则有三只石鳖，各长六尺。池边长满了雕胡、紫箴、绿节之类的植物。因为环境优美，池中鱼鳖成群，池边沙滩上鸕鶿、鸕鹚、鸿鹄等水鸟布满充积。

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刘解忧又笑道：“你不知道，我临出发前，皇上在建章宫太液池上的渐台设宴送行，忽然有大批黄鹄飞落太液池中，景象壮观，令人叹为观止，而且是京师里从未见到的那种黄鹄，在场群臣无不振奋，皇上大喜，认为是难得一见的吉兆^[6]，这是上天在昭示这次和亲乌孙一定能够马到功成。”

她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脸颊上不时露出两个圆圆的可爱的酒窝。但不知怎的，话到这里，再也难以掩饰内心的凄凉，笑意渐渐淡了下去。又想起了刘细君所作的那首广为传唱的《黄鹄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些远道而来的黄鹄，兴许就是刘细君的精魂所化吧。一缕香魂，最终还是返回了故乡。那么她呢？是不是也要客死他乡，才得以化身黄鹄，返回故乡？

今夜无月，只有灯影绰约。刘解忧盛装坐在那里，身影映在青灰红的帷幔上，像是一片薄薄的剪影。灯光并不明亮，但李陵可以感觉她的明眸正闪烁着光芒，像晶晶亮的星星。她也正打量着他，他的浓眉，他的微耸的颧骨，他那象征坚忍不拔的方方的下巴。

忽然，毫无征兆地，刘解忧起身奔近李陵，仿佛穿过了苍茫的时光，越过了辽阔的荒野，突然出现在眼前一样。她在他背后跪了下来，从后面抱住了他，将头靠在他健壮的肩膀上。

侍立在一旁的几名宫女急忙退了出去。

李陵一动不动地席坐在原处，仿若石化了一般，但心中却噙满莫名的哀愁。他跟解忧从小相识，至今已近二十年，似乎从来没有这般靠近过。他甚至可以清楚地闻见她发梢上的香气，不禁有些恍恍惚惚起来，喃喃问道：“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一定要选你和亲？”

刘解忧一时心意彷徨，犹豫要不要告诉李陵真相。其实皇帝并没有直接下诏强行选她做和亲公主，而是先召她去未央宫，告诉她道：“像刘细君那样美貌的宗室女子多得是，可朕不要她那样没有担当的。朕原先选中她，是因为她是董仲舒的义女，以为她知书达理，可没有想到她终究还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女子，只关心她自己的情感，关心她自己的命运，嫁到乌孙后除了日夜悲叹哭泣，没有做过任何对大汉有益的事。与乌孙结盟是国之大事，绝不能让匈奴人占了上风，所以朕这次要选的是聪明智慧、深明大义的大汉公主，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朕也不想勉强你，以免你会重蹈刘细君的覆辙，所以先召你来问你个人的心愿。解忧，你愿意做一位大汉公主和亲乌孙，助朕完成共击匈奴的使命么？”刘解忧只微微迟疑了一下，便朗声答道：“愿意，臣女一定不负陛下重托。”刘彻大喜过望，当即下诏封她为楚国公主，为她设置官署。

刘解忧答应得爽快，心中却还是有所起伏，这自然是她心中一直有李陵的缘故。此刻她悲情流露，也不是想要抗拒皇帝交付的使命，只是为不能见到心爱的男子如此伤心难过。是她自己选择了和亲这条路，在她内心深处，总觉得是自己抛弃了爱人，抛弃了誓言，抛弃了承诺。她嘴唇翕张了几下，艰难地道：“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李陵看不见她潮红的双颊，但清楚地听到了她急促的呼吸和咚咚的心跳，只觉得鼻子发酸，闭上了眼睛，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案上红烛，红焰荧荧，似灭未灭，令人心惊。

次日一早，刘解忧一行动身出发，继续西行。李陵因要处理紧急军情，连夜赶往边塞，竟是连最后一面也未能见到。

昔日大将军卫青率兵大败匈奴，收复黄河以南失地，皇帝刘彻诏令灾民迁徙新秦中地区屯耕，由朝廷供给口粮、衣物、种子和耕牛，兴开渠引水灌溉之先。数年之内，这块往日人口稀少的地区出现了“冠盖相望”的繁荣景象。然而朝廷接连对匈奴用兵，大批丁壮被征发往前线，田园荒芜。民间有童谣唱道：“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谁为诸君鼓咙胡。”

看尽沿途人丁凋零景象，刘解忧心头愈发沉重，她深深地感受到自己使命重大。强烈的责任感暂时冲淡了她与心爱的男子从此将天各一方的伤怀，她决意要竭尽全力完成皇帝交付的任务。

跟随楚国公主一起出玉门关的还有使者车令率领的出使大宛的求马队伍。自张骞通西域以来，有汉使者出使大宛国，得知当地有一种汗血宝马，能够日驰千里，大宛国人十分珍爱，视为国宝，并千方百计地防止被别国得到，将所有宝马藏匿在贰师城中。正如中原极力阻止丝绸制造技术外传一样，大宛珍惜国宝，也是人之常情。但汉家天子刘彻爱马成癖，听说汗血宝马的种种神奇之处后，对其梦寐以求，所以特意招募使者出使大宛。车令本是民间一莽夫，因仰慕昔日张骞建殊勋于域外，主动应征，由于其人孔武有力，被皇帝相中，拜为使者，携带一千斤黄金及一匹纯金打造的真马大小的金马前去大宛，万里迢迢，只为换取汗血宝马。

跟车令满心渴求建功立业相比，刘解忧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情，她已经做好了承担使命的准备，但想到从此将与心爱的男子关山远隔，望断天涯，从此只能在梦中相会，她还是会忍不住地心痛。直到出了玉门关后，从所未见的塞外风光才将她的郁郁情怀一扫而光——

玉门关位于敦煌的西北方向，是通往西域必经的关隘。这里新修建了防御匈奴的长城，城墙自东沿着刀锋般的山脊奔驰，蜿蜒向祁连山延伸，障墙、城台、烽燧交替起落，雄浑壮美。这样，汉代长城的规模远远超出了秦长城，东起辽东，西至盐泽，工程浩大前所未有，雄关胜迹，壮比山河，充分展现了一个民族的豪迈与坚韧。

这段长城修建得十分艰巨。修筑墙往往要就地取材，但当地干旱，黄沙土没有黏性，很难筑成高墙。后来修城的民夫偶然发现田鼠的洞非常牢固，仔细观察后发现田鼠是将吃过的葡萄皮、细柳枝与沙土混在一起筑窝。民夫便照猫画虎，用细红柳枝、沙蒿、芦芭及拌了酿过酒的葡萄皮混上沙土，再用打夯的办法，铺一层，筑一层，终于修起了一丈多高八尺多厚的沙土城墙。著名的玉门关也是用这种跟田鼠学来的办法修成，城墙上的砖群刻有文字，清晰地记载着民夫们的辛苦及斑斑血泪。

玉门以西，则是茫茫荒漠，很少有人烟。苍穹浩浩渺渺，戈壁一望无际。一簇簇灌木似的红柳错落生长在黄褐色的沙石上，开着紫红色的小花，没有胭脂露染的瑰丽，没有丽质天成的芬芳，没有人播种，没有人耕耘，没有人浇灌，甚至没有人欣赏，却以赤骨铮铮的顽强给这片荒凉得震撼人心的大地带来几许柔韧，几许飘逸。

偶然可以见到成群的野驴和胆小的羚羊，表情生动，神韵活灵活现。还有一种周身泛着古铜色光泽的野骆驼，发狂地奔驰而过，腾起阵阵沙雾。有汉军意图捕捉一头当做坐骑，策马奋起直追，却是始终未能追上。

出玉门关一百三十里有石崖，崖上有泉水名悬泉水，水流细如指柱，淌流不尽，但只能流出一里之远。然而奇特的是，当来取水的人马多时，泉水出水即多；人马少时，水流又变得细小，如同有灵性一般，令人叹为观止。

辽阔的戈壁，广袤的天地，热烈奔放的生命，无所羁绊的自由，连人的心胸也跟着豪迈了起来。古今俱失，天独斯人。当人微小得如一粒尘埃时，往往能够发现更为广大的世界，世事往往奇妙如斯。

戈壁过后便是白龙堆沙漠，因沙梁纵横高大、沙土发白、蜿蜒如龙而得名，莽莽数百里，一直延伸到西域楼兰国境。

刘解忧曾听不少人讲过沙漠的景象，无非是沙如雪、月如霜之类，可只有亲眼见到沙漠时，才会发现它的华贵与雄奇——沙丘跌宕起伏，仿若凝固的波涛，静静地卧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发出柔和的光芒。那种浩浩荡荡的博大胸怀，那种悄然无声的沉静气度，令每一个第一次见到

的人都惊叹不止。轻风拂过沙梁，梳理出一道一道纹理，仿若精美的织锦。而当风暴来临时，大风骤起，仿佛张牙舞爪的怪兽，扑过来与黄沙进行殊死搏斗，肆虐狂乱，蓦然间黄尘滚滚，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天地间变为一片混沌。风与沙最终难分胜负，各自偃旗息鼓，沙漠复归寂静。沙丘上所有的痕迹都被抚平，仿若从来没有人踏足过。

白龙堆沙漠本有“魔鬼之地狱”之称，意思是人力难以穿越的死亡地带。除了气候恶劣、难辨方向外，还常常有龙卷风骤然而起，最高可达近百丈，风力足以将活人卷入半空中。时有俗谚形容白龙堆道：“有人进去无人回，天阴时闻鬼啾啾。”

然而自从张骞通西域以来，这片沉寂的死亡地带也变得热闹起来，驼铃阵阵，马队成群结队。穿梭来往的除了大汉和西域各国的使者外，更多的还是商人。胡商重商逐利，发现中原的丝绸销往西方能够牟取巨利，因而甘冒路途艰险之苦，运送一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美玉、玛瑙、珍珠等，到中原换购丝绸，白龙堆沙漠遂成为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

间或也会遇到死人或动物的白骨。大汉每年排遣大批使者前往西域，能活着回来长安的只有一半，另一半只有极少数是被匈奴游骑劫杀，大多数都是因为迷失道路、缺乏食物和水而死在了沙漠中，可见白龙堆之凶险。

刘解忧一行携带有大批嫁妆财物，行走得极为缓慢。这一日，车子又陷进了流沙中，她遂下车步行。阳光洒在无尽的沙丘上，满眼蔓延着纯净的金黄色光芒，层层叠叠的沙纹仿佛是风的涟漪。她试着在沙脊上行走，脚下软软绵绵，身影印在沙上，仿若一幅绝妙的剪影。当她用力踩踏沙梁的脊背时，细沙便像水银一般倾泻而下——那一刻，她想她是爱上了沙漠。

正疯狂地迷恋大漠景色时，忽远远看见前面沙谷下半掩着一个人身，刘解忧忙命侍卫过去查看。侍卫长张博带人将那人从流沙中挖了出来，却是一名年轻的少女，脸上生满恶疮，已是濒死的边缘。

张博即是跟随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匈奴人甘父之子，“张”姓是跟

从张骞，“博”则是取张骞爵位博望侯之字。他本人曾多次跟随使者队伍出使西域，大致一看情形，便过来禀告道：“公主，那女子双手被绳索缚在胸前，应该是胡商预备贩去西域的奴婢，途中生了重病，所以被丢下了。她活不了了。”

奴隶和丝绸是丝绸之路上最赚钱的两大商品，汉朝强大富庶，西域各国贵人无不以拥有秦人奴隶为荣，遂滋生了商人往西方贩卖奴隶的买卖。

刘解忧闻言，走到那女子身边，道：“我是要去乌孙和亲的楚国公主，你叫什么名字？”

那少女枯瘦如柴，脱水严重，已是奄奄一息，虽然苏醒，却是说不出话来。张博命人取来酒浆，往她喉咙中灌下几口。她咳嗽了几声，断断续续地道：“冯……冯嫫……”

刘解忧道：“你叫冯嫫？是哪里人氏？可还有什么未了心愿？”那少女摇摇头，只喃喃重复道：“冯嫫……冯嫫……”

刘解忧心念一动，问道：“是不是你还有个同伴叫冯嫫？”那少女不知从哪里生出来的力气，挺起身子，捉住刘解忧的手，道：“救……救救……她……”不及说完，便松开鸟爪一般的手，倒地死去。

刘解忧遂命人就地挖了一个坑，将少女掩埋。也许不久后到来的风暴将会卷走浮沙，少女尸首重新暴露于阳光之下，即使不被兀鹰吃掉腐肉，也会被风沙剥蚀，逐渐变成一具白骨。也许沙梁移动，最终将她深埋于沙漠中，变成一具干尸。无论是哪一种结局，她将永远地留在这里，籍籍无名，灵魂亦不得安息。

刘解忧与少女萍水相逢，不知对方姓名来历，倒也不如何悲伤。只是在这广阔无垠的天地中，平地生出人的卑微和渺小来，生命在这漫无边际的黄沙中也成了一粒尘埃，如此微不足道。

穿越白龙堆沙漠后，就到达了西域最东面的国家——楼兰。这是个

绿洲小国，国中多怪柳、胡桐、葭苇、白草，为了保护国境不被风沙侵蚀，楼兰制定有严格的保护环境^[7]的法律：树存活着时将树砍断致死要罚马一匹，砍断树枝则罚母牛一头。

楼兰人种肤白，高鼻深目，与汉人和匈奴人有明显差异，生活习性也大异于游牧为主的匈奴人，譬如懂得建筑之术，建有房屋和城池。护送楚国公主一行的匈奴将军赵破奴就是因为攻破楼兰王都扞泥、俘虏国王伐色而封浞野侯。楼兰时已归汉，伐色国王亲自出城迎接刘解忧一行。之前伐色曾应汉朝要求，将长子莫那送往长安作为人质，几年不见爱子，难免牵挂，特意询问其生活。赵破奴不敢实说莫那已犯法被阉割为宦者，只能含含糊糊地应对过去。

参加完王宫宴会，回到驿馆已是晚上，刘解忧遂换上便服，也如楼兰女子一般，拿一块黑巾蒙住面孔，带上张博几名侍卫，自侧门悄悄溜了出去。

今日凑巧是楼兰的葡萄酒节。楼兰有岁首节、葡萄酒节、乞寒泼水节三大节庆，均是举国狂欢的大节日。扞泥城中处处火树银花，欢歌笑语。

这个国家的男子都是剪发齐项，并不似中原男子那般挽髻。少女则是梳发为五辮，左右各二，脑后一辮。妇人将辮子盘梳成髻，而且要面蒙黑巾。人人喜穿白色窄袖紧身的衣裳，多夹用绿花，爱戴尖顶虚帽，有的帽子还有前檐，称卷檐虚帽，便于遮挡太阳。汉人很喜欢这个国家出产的长筒革靴，软硬合适，便于跋涉风沙。

张博多次到过楼兰，熟悉扞泥情形，当即领刘解忧来到市集中的女市，即专门买卖女奴的地方。

几名胡商正在按照习俗陈宝斗富，即互相比拼所售女奴的容貌。高台上站着三名年轻少女，被迫按照命令在台上来转去，一人是褐发碧眼的西域女子，一人是宽额浓眉的身毒女子，另一人则是汉家女子。三人均赤着双脚，双手缚在身前，只穿着极单薄极紧身的衣裳，窈窕身姿展露无疑。那汉人女子姿色颇佳，只是紧咬双唇，神情冷漠。另外两名女子则是惊惧异常，梨花带雨，楚楚可怜。

台下聚集了不少围观的人，众人高喊一阵，便有人跳上台去，抓住西域女子的双手举了起来，似是公选出了她是最美丽的女奴。一名商人跳上台去，一脚将那汉人女子踢倒在地，扬起手中的鞭子，便朝她劈头盖脸地抽打下去。那汉人女子也不求饶，只举手护住脸面，咬牙强忍。

刘解忧在人群后看得一清二楚，忙命道：“去叫那商人过来，告诉我我要买下他的女奴。”

张博奔近台前，用匈奴话喊了几句。西域受匈奴统治日久，几乎人人会说匈奴话，但那商人只是一愣。刘解忧见那商人分明是个汉人，依稀有些眼熟，忙亲自挤到台前，道：“你这名女奴我买了。”

那商人奇道：“你是汉人？”他只说“汉人”，却不说西域人习惯说的“秦人”，显然是土生土长的中原人了。

刘解忧道：“不错，你不认得我了么？我可是还记得你。”当即取下面巾来。

那商人看清她的面容，“啊”了一声，一把甩掉头上的尖顶虚帽，转身就跑。两名侍卫早得刘解忧暗示，正守在他身后，当即捉住他手臂，将他拖下台来。

原来这商人竟是昔日绑架刘解忧和桑迁的歹人之一。本来刘解忧被劫后一直被捆缚住双手，眼睛也被蒙住，看不到对方的样子，但后来李陵自愿换她出去，歹人将她带出长安后解开绑缚，推下车子。她甚是机警，忙扯下眼睛上的黑布，看见了赶车的车夫的样貌，正是今晚这在女市跟胡商斗女奴的商人。

市集中人山人海，这一小小纠纷很快被喧闹盖过去。刘解忧径直带着那商人和女奴回来驿馆，问道：“你们改做贩卖奴隶了么？暴利长人在哪里？”商人只是不答。

刘解忧见他倔强，便命张博带他出去，交给赵破奴处置，又问那女奴道：“你叫什么名字？”女奴已经知道她是楚国公主的身份，当即垂首道：“回公主话，臣女名叫冯嫫。”刘解忧道：“啊，你就是冯嫫，我今晚到女市，就是为了找你。”

冯嫖听说刘解忧在沙漠中遇到过病重少女之事，沉默许久，才道：“她叫冯妙，是我的亲妹妹。我姊妹二人本是良家女子，家住在金城，母亲早逝，只与父亲相依为命。不久前家父不幸病故，请了凶肆来操办丧事。哪知道父亲新葬，亲友刚刚散去，这伙人就绑架了我们姊妹，说要卖去西域做女奴。我们被绑起来关在马车里，一路向西驰去，后来陆续有四名女子加进来，应该是他们沿途劫掠来的女子。”

刘解忧道：“这伙歹人的首领暴利长当过官吏，手段高明，伪刻关传混出关带外也不足为奇，可出玉门关并不容易，士卒会严格搜出行人和货物。你们为何不向边将呼救？”冯嫖道：“他们每日给我们服下的汤中下了幻药，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迷迷糊糊的，完全不清醒，如何能够呼救？”

刘解忧道：“原来如此。”她不能在楼兰滞留，明日一早便要出发，当即道：“你不必担心，我会将这件事情找赵将军转告楼兰国王，请国王派人追捕暴利长一伙，解救其余被拐卖的女子，再送你们回去汉地。”冯嫖点点头，道：“多谢。”

次日一早，赵破奴进来禀告，他已经连夜拷问了刘解忧自女市捕获的商人，原来那人名叫郭建，正是暴利长的手下。

当初廷尉杜周用酷刑拷问桑晋和卫广后，解救了金日磾和桑迁，同时严令追捕暴利长。暴利长难以在京师立足，遂带领手下逃到河西一带。这里虽然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但还是属于边郡，地广人稀，朝廷正大肆鼓励内地百姓到此处安居，容易立足。他们先是重操凶肆旧业，不久即发现往西域贩卖货物能够获取巨资，而女奴即是利益最大的生意。他们也不会学那些胡商，到中原各地低价购买贫苦人家的女儿，而是径直绑架良家女子，无本万利，只是路费上有些开销罢了。郭建这次一行四人，是第二次押送女奴来楼兰转卖，想不到冯妙半途生了重病，生怕她感染其他女奴，只好将她丢下。不想刘解忧意外撞见冯妙，不忘她临终遗言，到楼兰女市寻访冯嫖，竟意外认出了郭建，可谓巧得不能再巧。

郭建在严刑下招供后，赵破奴遂连夜联络了楼兰执政官，派兵到客棧逮捕了郭建的三名同伙，救出了其余四名女奴。

刘解忧道：“暴利长没有在其中么？”赵破奴道：“听说他仍然留在敦煌一带。臣会派人送信给敦煌太守，请他立即派兵追捕。昨夜逮捕的人犯，还有那几名被解救的良家女子，都会由楼兰派人护送回敦煌。”

正说着，侍卫长张博引着冯嫪进来，禀告道：“她一定要当面见到公主拜谢。”刘解忧道：“不过是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冯嫪上前道：“公主于冯嫪有救命之恩，又助我葬妹，冯嫪无以为报，想从此追随公主，为公主端汤送水，聊尽犬马之劳。”

刘解忧很是意外，道：“你想做我的侍女？你可知道乌孙风俗不同于汉地？”冯嫪道：“公主既能去得，冯嫪也可以做到。”

刘解忧见她谈吐不凡，心道：“皇上为我配了众多属官，偏偏没有这样有气概的女子。嗯，她在汉地再无亲人，心无所恋，跟着我也好。”当即应允，携了冯嫪重新上路。

西域地域极为广阔，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接玉门关，西限葱岭，北面是蜿蜒的阿尔泰山，南面是巍峨高峻的昆仑山。在这两大山脉之间，还横亘着绵延不绝的天山。天山南北各有一个盆地：北面是准噶尔盆地，南面是塔里木盆地，盆地的中央即是浩瀚如海、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间有塔里木河穿过。西域三十六国大多缘水源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南缘有楼兰、且末、于阗、莎车等，北缘有车师、尉犁、焉耆、龟兹、温宿、姑墨、疏勒等。这些国家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人口一般不多，如楼兰只有几万人，小国如温宿只有一两千人。国家虽小，却大都有城郭，与匈奴依旧保持浓厚的游牧习性完全不同，百姓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民风淳朴祥和。

尽管张骞通西域已经十余年，汉朝势力进入西域，汉军甚至一度攻破楼兰王都扞泥，用武力降服楼兰国，但汉人在西域仍然不多见。刘解忧一行所经之处，均引起巨大轰动，观者如潮。

其实在西域人心中，普遍喜欢汉人要多过匈奴人。之前匈奴统治西域时，在各国设有僮仆都尉，征收繁重的赋税。所谓僮仆都尉，顾名思义，意即视西域诸国为僮仆。西域各国作为匈奴的附属国，国王每年都必须得亲自赶赴胡地，参加祭天等各种活动。对这些小国而言，无疑是沉重的负担。而大汉国力富庶，自与西域通好之后，皇帝刘彻赏赐给各国使者极其丰厚的礼物，财物不计其数。以利来论，自然是大汉要比匈奴好上千百倍。只是西域诸国也不敢轻易得罪匈奴，毕竟从距离远近而论，匈奴近在咫尺，匈奴在西域设置的僮仆都尉一直还存在。而大汉即便占领了河西之地，依旧与西域隔着难以逾越的茫茫大漠，在西域人眼中，即使大汉有心助诸国摆脱匈奴的羁縻，也是鞭长莫及。

刘解忧便在西域人刻意保持着距离的热情和好奇中一路西行着。

自楼兰西行六百里，就到达了尉犁国，这是个绿洲小国，只有不足一万人口。再西行五百里，就到达了龟兹，该国人口多达八万，出产五谷，以音乐歌舞著名。汉军军乐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的《摩诃》《兜勒》等乐曲改编而成。又先后经过车师、温宿等国，终于踏入了西域之国乌孙的国境。

乌孙原先只是一个部落，和月氏一样，居住在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一带，生活习俗与匈奴相同。月氏强大后，发兵攻击乌孙，乌孙族大败，昆莫难兜靡被杀害，乌孙族人民四散逃亡，土地、牧场、水源均被月氏占领。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当时还在襁褓中，乌孙大臣布就抱着他去投奔匈奴冒顿单于。布就极有心计，知道冒顿单于迷信，便称猎骄靡被遗弃荒野时，有乌鸦衔肉喂养，有恶狼主动哺乳。狼是匈奴的图腾，冒顿单于听后果然认为猎骄靡有神灵庇护，不但愿意提供庇护，而且决定亲自抚养他，将匈奴军队收编的乌孙人都交给他率领。猎骄靡长大后，联合老上单于，一举攻灭月氏，老上单于甚至砍下了月氏国王的首级，做成酒器饮酒。经过多年征战，猎骄靡征服了金山到天山一带的大片土地，东接匈奴，西连康居和大宛，一举成为西域最强大的国家。但乌孙作为匈奴的附属国，昆莫每年年初都必须到单于王庭朝见，年中则要到龙城参加祭祀祖先、天地、鬼神的礼仪，入秋后还得根据人畜数奉纳课税，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老上单于死后，军臣单于继位，羽翼已丰的猎骄靡不愿意再臣服于匈奴，停止了到匈奴王庭朝拜。军臣单于勃然

大怒，派兵进攻乌孙，结果反而被乌孙打得大败，乌孙由此赢得了独立地位，猎骄靡也因此被认为是乌孙国史上最传奇、最伟大的昆莫。正是因为有这一段辉煌的力抗匈奴的故事，当年张骞才认为大汉可以联合乌孙共击匈奴，建议为皇帝采纳后，才先后有了刘细君和刘解忧的出嫁。

乌孙沃野千里，水草肥美，盛产良马。大汉天子曾特意为乌孙进献的良马作《西极天马歌》道：

天马徕兮从两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虽然拥有辽阔的土地，国民也学会田作种树，开始由畜牧转向农业，但乌孙依旧保持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习俗，譬如国中共有三座王都，分别是夏都、冬都、赤谷。顾名思义，夏都位于海拔较高的地方，适合炎热的夏季居住；冬都则位于气候温和的盆地中，适宜寒冷的冬季居住；赤谷则是春秋两季居住的都城，山花烂漫，风景优美。昆莫率领群臣在三座王都中定时迁徙。

赤谷是乌孙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位于天山最高峰博格达峰西北部一座平坦的山坡上，南对高耸的雪峰，北面则可以俯瞰伊塞克湖。城外筑有一圈用土石筑成的高墙。

昆莫的王宫位于城市中央的最高处，称为昆莫勒，即昆莫居住的地方。其余建筑均以王宫为中心，围成半圆圈，一圈一圈向山坡下延展，仿若向外辐射的太阳。名义上是建筑，其实却只是一座座半圆球形状的毡房，昆莫的王宫也是如此，不过是更大、更多、更豪华些而已，此即为刘细君在其《黄鹄歌》中所唱的“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为了迎接大汉公主的到来，整座城市早就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城门外挂起了乌孙的旗帜——天蓝色的幕布上绘着鲜红的太阳和苍狼的图案。乌孙族崇拜天地日月，奉太阳若神，因而太阳是乌孙王族的标志，苍狼则是乌孙的图腾。

虽然赤谷是乌孙首都，号称西域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康居国的王城，城池的规模和繁华程度却远远不及中原的一个中等县邑，甚至无法

接纳刘解忧一行千余人尽数入城。赵破奴只得将大多数人马安置在城外，带了少数心腹，护送公主进城。

这是一个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的日子，许多牧民甚至提早从遥远的地方骑马赶来，看热闹的人群挤满了道路两旁。因为乌孙并非此地土著，而是后来的征服者，因而国人除了蓝眼睛、红胡子的乌孙族人，还有被征服的黄皮肤的月氏人和白皮肤的塞种人。实际上，在乌孙国六十三万人口中，月氏人和塞种人的人口加起来比乌孙人还要多。

乌孙的风俗与楼兰国甚像。国民的服饰多用牲畜皮毛加工而成，喜欢用银元或银制品来做装饰。年轻女子头戴圆形花帽，帽顶插着猫头鹰^[8]的羽毛作为帽缨。已婚妇女则戴着白布盖头，外披白布大头巾，长及脚跟。因为人人经常骑马，所以男女都穿着长筒皮靴。

作为万众瞩目的中心，刘解忧也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自从踏上了乌孙的土地，看到绿草如茵、牛羊遍野的风景，她便爱上了这个国度，她在心中默默许诺，也将用全部的热忱来热爱乌孙的子民。

昆莫军须靡亲自率领国相、左右大将、都尉、大监等大臣赶来城门迎接。军须靡大概二十来岁，身材瘦削，戴着一顶像苍鹭头颅的翻边宽檐的王冠，有一双蓝若宝石般的眼睛，鼻梁很高，鼻子前突，下巴上留着茂密的红色胡须，看起来有些滑稽，完全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物。不知怎的，刘解忧第一眼见到他，就很想发笑，只不过碍于身份，强行忍住。

乌孙跟匈奴同习俗，昆莫夫人可以议政、参与行军打仗，左夫人匈奴公主奇仙也抱着小太子泥靡跟在昆莫身边。军须靡为她引见，她依旧只是警惕而好奇地审视着刘解忧，敌意极盛。

这种场面早是意料之中的事，刘解忧遂主动招呼了一声。奇仙很是惊讶，道：“你会说我们匈奴话？”刘解忧笑道：“路上临时学了一些，说得不好，还请左夫人多多指教。”

这位新来的公主当真与之前的刘细君性情完全不同，刘细君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娇气，矜持，成天一副苦瓜脸，还喜欢摆架子，这位公主

却是明媚而热情，脸上笑颜如花，不时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不由得让奇仙稀罕起来。

军须靡看到新夫人随和友善，还会说匈奴语和乌孙语，不像之前的刘细君完全无法交流，很是高兴，忙迎进王宫。

乌孙的王宫由十二座巨大的毡房组成。毡房是乌孙族人的独特发明创造，完全由木架、毛毡、草绳、牛筋等搭建，不用任何钉子、楔子等工具，轻便牢固，拆卸方便，便于搬迁，适应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一座完整的毡房由围墙、房杆、顶圈、房毡、门组合而成，大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为圆柱形，用横竖交错相连而成的红柳木栅栏构成一圈围墙；上部为穹形盖顶的骨架，由数十根撑杆搭成。每座毡房内又有不等数目的房墙，将毡房分隔成不同的房间，如客厅、卧室、厨房等。王宫的毡房比普通百姓的毡房要讲究得多，全部用洁白如玉的白色毡子做成，所以又被称为“白色的宫殿”。所用的毡子不但精密细致，而且厚实无比，全部是由乌孙妇女手工制成。制作时，先用木棍将羊毛敲打松散，洒水打湿，铺在平整的地上压实，再由多人反复卷压，工艺极为复杂，费时费力。乌孙气候寒冷并且多雨，这种毡子制作的毡房不但能够很好地遮风挡雨，而且冬暖夏凉，十分适应当地的气候特点。

十二座毡房中，中间最大最高的两座毡房为昆莫所独有，一座是昆莫大帐，是昆莫与群臣议事的地方，另一座则是昆莫住所。

昆莫大帐的毡房顶部开有四个天窗，光线很好，与中原宫殿深邃幽密的感觉全然不同。帐中早已准备好接风洗尘的酒席，正首是昆莫的宝座，左下方是左夫人奇仙的座位，右下方则是刘解忧的座位，乌孙百官以及左、右夫人的属官依官秩分排坐在两旁。所谓座位，只是在地上铺了一块精美的羊毛毛毡，供主宾席坐。昆莫的宝座是一块贴金地毯，极为华丽。地毯前面摆有低矮的长条木案，用来置放食物和酒水。军须靡一声令下，伴随着冬不拉和阿肯^[9]们欢快的歌声，欢迎大汉公主的宴席开始了。

歌舞正酣时，帐外忽然传来一阵雄浑急促的号角声，这是有敌人来

袭的信号，军须靡脸色顿变。刘解忧见他深有忧色，不禁大奇，心道：“乌孙有人口数十万，是西域第一大国，实力远在其他各国之上。乌孙昆莫又娶得匈奴公主和大汉公主为左右夫人，等于同时与匈奴、大汉结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在今日进犯赤谷？”

公主丞宝典是前右夫人刘细君官署的最高长官，也在帐内，座位正好离刘解忧不远，忙附上来低声禀告道：“这一定是大禄来了。”

原来前昆莫猎骄靡共有两个儿子：长子蚤和次子禄。兄弟二人性格截然相反，蚤知书文弱，禄骁勇善战。按照乌孙长子即位的传统，蚤很早就被立为太子。但还没有等到他继承昆莫之位，便先行病死，临死前恳请父亲立自己的儿子军须靡为太子，猎骄靡答应了他。禄为此非常不满，打算起兵杀死军须靡。猎骄靡年纪已大，不愿意见到骨肉相残，遂将乌孙国分为三部，令次子禄和孙子军须靡各统治一部，自己统治余下的一部，三部土地、军力相当，又尊禄为大禄，才勉强平息了事态。张骞出使乌孙时，正是乌孙国分的时候，猎骄靡起初不敢答应张骞与汉结盟的请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年老国分，不能专制”。后来猎骄靡病重，将左夫人刘细君先许配给军须靡，其实也是要巩固他的太子之位。由于猎骄靡事先做下了周密安排，军须靡得以顺利继承昆莫之位。但叔叔大禄依旧不服气，一直拒绝来赤谷朝拜军须靡。

右大将阿泰早就奔出去察看敌情，一刻后即进来禀告道：“是大禄来了。”军须靡道：“他带来多少人马？”阿泰道：“大概一万骑。”

军须靡遂出来大帐，果见西面城下有无数密密匝匝的骑士，银枪闪亮。

乌孙国相特则克道：“昆莫，赤谷城中只有五百卫士驻防，大禄来者不善，我们须得立即派人出城召集兵马。”“特则克”在乌孙语中是“粪便”的意思，因为国相出生时不足月份，因而有此名。

军须靡点点头，正要下令，有骑士飞奔上来，禀告道：“大禄已进城了，只带了他儿子翁归靡和十余名侍卫。”群臣不由得面面相觑，不知道大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等了好大一会儿，才见到一群骑士穿过一圈一圈的毡房，纵马爬上山坡。到得王宫大帐前，众人翻身下马，为首的是一名五十余岁的白发老者，高额隆鼻，鼻梁勾曲，唇厚多须，有一双碧绿而桀骜不驯的眼睛。军须靡一眼认出他就是一直跟自己争夺昆莫之位的叔叔大禄，却还是心中一震，暗道：“多年不见，叔叔竟然已经衰老得这般厉害。”

大禄似是患了重病，搀扶着一名肥胖男子的手，慢吞吞地走到军须靡面前。军须靡将右手斜向上搁置在胸前，微微颌首，叫道：“叔父。”又对大禄身旁的男子道：“翁归靡堂兄。”翁归靡躬身回了一礼，道：“昆莫。”

大禄却甚是倨傲无礼，道：“军须靡，你新娶的公主人呢？怎么不叫她出来拜见叔父？”

军须靡忙招手叫过刘解忧，道：“这位是楚国公主。”大禄道：“你就是大汉公主么？”指着身边的肥胖青年道，“这是我的儿子翁归靡，名字是先父取的，按照我们乌孙的传统，名字中带有‘靡’字的王子都是有资格继承昆莫王位的。就算他现在不是昆莫，将来也会当上，公主何不及早改嫁给他？”言语中竟然有为儿子抢亲之意。抢亲虽是草原旧俗，但毕竟涉事者是乌孙昆莫，军须靡和一旁群臣听在耳中，均勃然色变。

刘解忧的乌孙话已经讲得很好，不需要通译，当即笑道：“大禄就爱开玩笑。我今日新到赤谷，大禄也是远道而来，何不进帐同饮一杯？”大禄见她豪爽英气，落落大方，应道：“你这女子很好，我喜欢，就听你的。”扶了儿子的手，旁若无人地进来大帐。

乌孙国相特则克急忙让出自己的座位，请大禄父子坐下。

军须靡不知道大禄到底为何而来，如果真的是要夺位或是抢亲，为何又肯孤身来到王宫？一时难以猜透用意，暗中命左右大将出城召集人手，全力戒备。

乌孙人习惯饮用葡萄酒，王宫酒宴不用酒壶，而是将酒盛放在一种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罗中，用酒勺舀取。大禄大大咧咧地到国相席位上坐下，自顾自地舀出酒来，饮了两杯。叵罗已然见底，一旁奉酒的侍女忙

取过一壶新酒，倾倒在亘罗中。

大禄又新舀了一杯酒，起身走到刘解忧酒案前，道：“公主，我大禄敬你……”一语未毕，便忽然愣住了，直勾勾地盯着对方不放。刘解忧见他眼球突出，目光异样，忙起身问道：“大禄还好么？”

话音刚落的那一刻，大禄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仿若一块立不住的木板，“咚”的一声砸在地上，溅起一阵尘土。

翁归靡急忙抢过来扶起父亲，却见大禄已然气绝，双目犹自睁得滚圆。他先是一愣，随即像一个孩子般大哭大叫起来。

军须靡万万料不到会出了这样的事，一想到大禄的军队很可能将大禄之死归咎于他而疯狂报复，登时脸色苍白。

刘解忧忙上前亲自扶起翁归靡，温言问道：“大禄可是身患重病？”翁归靡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道：“阿翁外出打猎时受了风寒，知道自己活不久了，所以要赶来赤谷看看昆莫新娶的公主。他还说，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来赤谷，想不到……想不到成了真的……”

军须靡听在耳中，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虽然并不伤心大禄之死，但看到翁归靡痛哭不止，不免对这位淳厚的堂兄多了几分同情，忙上前道：“叔父不幸病故，还请堂兄节哀。我一定会用最隆重的葬礼……用昆莫的葬礼来安葬叔父，将他葬入王陵。”翁归靡道：“多……多谢。”

军须靡道：“那么还是先请堂兄出城去命军队散了吧。赤谷城小，这么多人拥在这里，旁人不知情，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万一惊吓了公主及使者，那可就不好了。”翁归靡抹了一把眼泪，道：“好，我这就去。”

大禄来得突然，去得更突然。所幸其子翁归靡单纯忠厚，只认为父亲是病情突发而死，并没有因此而为难昆莫，旋即出城命大军回去属地，自己只带了少数侍卫留在赤谷，协办父亲丧事。

刘解忧态度从容，应答得体，极有大国公主风范，当即令昆莫及群臣刮目相看。军须靡听说她不愿意居住在城外刘细君修建的庐舍中，便命人在昆莫大帐后安排了一座最大的毡房给她。

到达赤谷一个月后，刘解忧便与军须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被正式立为昆莫的右夫人。她一直在不停地忙碌，忙着安置各种事宜，又过了一个月后才抽出空来，由王宫女官支谦引领，到刘细君的坟茔前拜祭。

刘细君被埋葬在伊塞克湖^[10]边一块坦荡如砥的草地上。伊塞克湖是西域最大的高山湖泊，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环山。湖中的水都是由高山冰雪融化而成，幽绿可爱，清澈透明，像一面天然的大镜子。皑皑雪峰从无边无际的碧蓝湖面升起，湛蓝得发黑的天空、絮状的白云、翠绿的云松一一倒映在湖中，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图画，使人感到如临仙境。最奇特的是，这座湖泊虽然坐落在终年积雪的天山峻岭之中，地处高寒，却是终年不结冰，与周围积雪的峰峦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享有“热湖”之称。只是湖水微咸，不能饮用和灌溉。大风起时，洪涛浩瀚，水浪翻滚不息，往往有龙鱼和水怪涌出，因而湖中鱼虾虽多，却没有人敢捕猎，生怕触怒水中的神灵。

乌孙国人认为灵魂不死，今生和来世是同样重要，因而重视丧葬。刘细君以乌孙昆莫右夫人身份病故，按照习俗，后事颇为隆重。与中原流行堆土起坟茔不同的是，这里的陵墓称做库尔干，外面看起来是一座圆形帐篷一样的圆顶房屋，门两边各立有一座高及房屋的圆柱，均用石头和泥巴砌成。屋顶绘有壁画，有手拿长矛骑着马的武士，有别致的树木花草等。房屋中间则放着石椁，椁首朝东，表示敬慕太阳升起，刘细君就安葬在里面。按照中原习俗，石棺旁还立了一块石碑，刻着“细君公主之墓”六个汉字，是昆莫请公主属官公主丞宝典所书。

刘解忧很是惊异，问道：“细君姊姊的封号是江都公主，为何要刻上‘细君公主’？”刘细君的侍卫长魏超忙上前答道：“细君公主因为江都封国已削，不怎么喜欢江都公主这个封号，所以臣等一直称呼她为细君公主。”

刘解忧心道：“我的封号是楚国公主，楚国虽在，然而父亲从未受封楚王，我也不是真正的楚国翁主。”默默拜祭一番，不禁又想起昔日曾当着刘细君的面许下要来乌孙探望的承诺，只是想不到细君的去世会成为她来到赤谷的理由。正凝思感慨时，魏超忽然又凑上前来，低声道：“公

主，臣有一件要紧事要禀告。”

刘解忧见他神色甚是诡秘，道：“有话不妨直说。”魏超道：“请公主借一步说话。”

刘解忧先是一愣，随即走出陵屋，有意无意地走到伊塞克湖边，离得众侍从远些，这才道：“你说。”魏超犹豫半晌，最终还是说了出来，道：“细君公主死得十分可疑。”

刘解忧心中暗惊，表面却故作镇定，问道：“你为何这样说？”魏超道：“当日长安来了使者，向细君公主来宣读皇上诏书，细君公主当场晕了过去。大夫诊治后并无大碍，说公主只是身子弱，修养几天就好了。可昆莫和左夫人来庐舍探望后，公主当晚就死了。”

刘解忧道：“你怀疑是左夫人害死了细君公主么？为何不禀报昆莫？”魏超道：“臣是侍卫长，怎敢越权上报昆莫？臣只将疑问禀告了公主丞，可公主丞君说昆莫极为宠爱左夫人，如果没有真凭实据，贸然提出疑问只会引祸上身。若是奏报天子，则显得是我等失职，回国后必然要被皇上下诏处死，所以不准臣张扬。臣即将启程返回汉地，自思若不将实情告诉解忧公主，怕是那暗害细君公主的人还要继续对公主你下手。”

刘解忧道：“好，我知道了。多谢你。”又问道：“这件事，除了宝典外，你可有再对旁人提过？”魏超道：“没有。”刘解忧道：“那好，你依然不能张扬，也不要告诉宝典。”魏超道：“遵命。”

回来王宫后，刘解忧又召来侍奉过刘细君的宫女、侍卫等，详细盘问刘细君病死的经过，情形均跟魏超所报相同。这些人虽然不敢如魏超那般明说，但脸上的表情也分明是怀疑刘细君死得不明不白。

如此调查了数日，刘解忧心中有数后，这才派人召来公主丞宝典，道：“我来这里后，听到不少人说公主丞君极是能干，跟昆莫和左夫人都相处得很好。”宝典忙道：“那不过是臣分内之事。细君公主已死，臣目下已经不是公主丞了，还是请公主直接称呼臣的名字。”

刘解忧道：“昨晚我在梦里见到了细君公主，她告诉我说，她死得冤枉，死不瞑目，让我替她昭雪。宝君，我不想瞒你，我跟细君公主同在茂陵长大，有姊妹之谊，她托付给我的事，我是一定要做的。”宝典吓了一跳，忙道：“那不过是个梦，公主怎能当真？细君公主当众昏倒后即一病不起，皇上的使者可以作证。”刘解忧道：“我正要 will 将这个奇怪的梦禀告皇上，既然你提到使者，我也可以顺便在奏章中问他一下。”

宝典“扑通”一下跪倒在地，道：“公主，臣说实话，臣也怀疑细君公主死得不明不白。可臣恳求公主千万不要禀告皇上，不然我们这次回国的数百名官吏、侍卫、宫女就全部要人头落地了。”

刘解忧道：“你自己想要活命，就任凭细君公主冤死么？”宝典道：“是，是臣的不对。可就算查出是谁害死了细君公主，那又能怎样？解忧公主来了乌孙也有一个月了，昆莫才来过公主这里几回？他的心思全在匈奴公主身上，就算他知道了是奇仙公主害死了细君公主，也绝不会拿她怎样的，况且她还是未来昆莫的母亲。就算退一万步说，昆莫肯处罚奇仙公主，可他会因此而亲近我们大汉么？臣很怀疑这一点。以昆莫对奇仙公主的感情，只会更加恨我们，恨我们逼迫他处罚了他最心爱的左夫人。”

刘解忧一时无语，只挥手斥他出去，好半晌才问道：“冯嫪，你怎么看这件事？”冯嫪道：“宝典这人虽然自私可恶，但他的顾虑确实有道理。如果真是奇仙公主下毒害死了细君公主，我们出面揭破此事，就等于是跟昆莫撕破脸皮。”刘解忧道：“如此，这件事只能忍，不能扬了。”心中虽然不平，却也无可奈何。

闷闷出来营帐，正见到左夫人奇仙带着儿子泥靡和刘细君的女儿少夫在草坪上玩耍，不禁心中一动，心道：“奇仙公主性格开朗，活泼可爱，她所生的儿子是昆莫长子，将来必然要被立为太子。细君姊姊多愁善感，不得昆莫欢心，一个月不过才与军须靡见一次面，所生少夫也只是个女儿，又拿什么与奇仙相抗呢？既然如此，奇仙为何还要平白冒着失宠的危险毒杀细君姊姊呢？她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啊。”正沉思间，忽见奇仙朝自己招手，忙走了过去。

奇仙道：“右夫人，少夫的手划伤了，我得带她去巴克斯^[11]那里看

看，正好你来了，你帮我送泥摩去他父亲那里。”刘解忧微一迟疑，道：“好。”奇仙遂命侍女抱了少夫，往坡下毡房去了。

刘解忧转过身来，还不到两岁的小泥摩正坐在草丛中，瞪大两只月亮般澄澈的淡蓝色的眼睛，好奇地看着她。一时心中很是感慨：也许奇仙能够装出对少夫好的样子，但放心将儿子交给情敌加政敌的她看管，这是决计伪装不出来的。当即上前帮泥摩扶正小圆皮帽子，亲自抱他来到昆莫大帐。

昆莫军须靡正与堂兄翁归靡商议事情，乌孙相特则克、右大将阿泰等人也在一旁。原来翁归靡有意将前昆莫猎骄靡划给父亲大禄一部的土地归还给现任昆莫，如此一来，乌孙就能够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军须靡极是高兴，当即封翁归靡为岑陬，正是他本人继任昆莫前的封号，见到刘解忧抱着泥摩进来，更觉开心，招手叫道：“右夫人，快过来坐下，跟我一起喝一杯庆贺。”

乌孙礼仪远不及中原复杂森严，臣子朝见昆莫不必下跪，平常议论政事也是与昆莫同帐而坐，边吃喝边谈论国家大事更是常有之事。昆莫案上早摆有酒肉。酒是醇厚芬芳的葡萄酒，盛放在黄金制成的碗状巨罗中。肉是香喷喷的羊肉，乌孙人以麦面和羊肉为主食，喜欢吃一种名叫铧锣的食物，即一种用大米混合尾巴油、羊肉、葱、葡萄干加工而成的油焖米饭，又称抓饭。一进来大帐，便可以闻到一股类似杏仁的奇特味道。

刘解忧听见招呼，抱着泥摩过来坐下。军须靡亲自握起酒勺，从巨罗中舀了一杯酒递给她。

刘解忧道：“多谢昆莫。”正要举杯饮下，却被什么扯住了手臂，低头一看，竟是小泥摩攀住了她衣袖，“呀呀”叫个不停。

众人见状，无不大笑。军须靡笑道：“我的宝贝儿子也要喝酒呢。喝酒好，喝酒的男子才能快些长大。”刘解忧也觉得好笑，柔声道：“别急，我来喂你。”

正举杯凑近泥靡嘴唇，忽听到军须靡一声闷叫，捧腹仰天倒了下去。侍立一旁的冯嫪极是机警，抢上来夺过刘解忧手中的金酒杯，丢到地上。红褐色的葡萄酒流了出来，“滋滋”冒出细小的泡沫来。再看军须靡，已是脸色发青，抽搐不止。

帐中忽起惊变，群臣尽皆愣住。右大将阿泰到底是军人，比文臣反应要敏捷，急忙起身出帐，一面派人去请巫医，一面召集卫士封锁王宫，即十二座毡房，不准任何人离开。

刘解忧将泥靡交给冯嫪，上前抱住军须靡，叫道：“昆莫！昆莫！”军须靡却不应她，只叫道：“堂兄……翁……翁……”

翁归靡早惊得目瞪口呆，被乌孙国相特则克推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急忙凑过来跪下，道：“臣翁归靡在这里。”军须靡道：“暂时由你……你继承昆莫之位，直到……泥靡长大……”

翁归靡一呆，随即胡乱摆手道：“不，臣不能……”军须靡忽然挺起身子，紧紧抓住了他的手，道：“你……就是新昆莫……但将来要传回给我儿子，答应我……你对着太阳发誓……”翁归靡道：“我……”不及说完后面的话，军须靡的手已经松了开去，瘫倒在刘解忧怀中，歪头死去。

翁归靡慌乱万分，只茫然叫道：“昆莫！昆莫！”

乌孙相特则克忙上前扶起翁归靡，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昆莫，请你节哀。”翁归靡道：“不，我不能……”特则克道：“我们这么多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军须靡昆莫临死前将昆莫的位子传给了你，等到泥靡王子长大成人，再传回给他。”

翁归靡道：“可是我……”特则克坚决地道：“不要再推辞了。眼下有许多事要处理，最要紧的当然是要追查害死前昆莫的凶手。请昆莫立即即位，好出面主持大事。”不由分说地将翁归靡推到宝座上坐下，率领群臣站到前面，一齐鞠躬道：“恭贺新昆莫即位。”

翁归靡见木已成舟，只得勉强应道：“各位免礼。”犹自不能相信适才还与自己谈笑风生的堂弟已经死去，问道：“昆莫他真的是被毒死的么？”

特则克道：“眼下还不能确定。右大将阿泰精明能干，忠心耿耿，陛下可以将案子交给他处理。”翁归靡道：“那好，就有劳右大將了。”起身欲回去自己居住的客舍。

阿泰忙道：“昆莫也是重要证人，暂时不能离开这里。”命卫士取来银针，分派人手检试大帐中所有案桌上的酒肉，银针唯独在插入军须靡案上叵罗的葡萄酒中时变得乌黑。

阿泰道：“右夫人，臣有几句话要问你，若有冒犯之处，还请恕罪。”

刘解忧早留意到众人目光灼灼，都落在自己身上，知道所有人都怀疑是自己下毒杀了军须靡，当即点头道：“右大将请问。”阿泰道：“夫人进来大帐……”

一旁冯嫪命侍卫先带泥靡王子出去，抢上来喝道：“右大将这是在盘问犯人么？难道怀疑解忧公主下毒杀了军须靡昆莫？”阿泰道：“臣不是有意对右夫人无礼……”

冯嫪道：“你这还不是有意无礼么？右大将刚才人也在场，亲眼所见，解忧公主手里的那杯酒是军须靡昆莫亲自从叵罗中舀给她的。如果不是泥靡王子临时吵闹阻止，她本来是要自己喝下的。试问如果是解忧公主下毒，她怎么可能自己饮下毒酒？大伙儿可不要被那天杀的凶手骗过去了。”

乌孙崇拜大自然的天地日月，发誓须对着太阳发誓，骂人语也是“天杀的”、“天劈的”之类。冯嫪天生有语言才能，虽然来乌孙不久，但却学会了一口地道的乌孙话，若不是看她面孔，只听她声音，任谁也听不出来这是一个异乡人。

群臣本来只是本能地怀疑大汉公主，因为本来一切都好好的，刘解忧进来大帐后才发生变故，此刻听了冯嫪的侃侃言辞及那一句令人极感亲切的“天杀的”，再细细回忆适才情形，心头俱是一凛，暗道：“冯女官说得不错，如果是右夫人下毒，她断然不会自己饮下毒酒。”

冯嫪继续道：“解忧公主新到乌孙才两月，诸事正要仰仗军须靡昆

莫，她又不是傻子，干吗要害死自己的夫君？就算要下毒，难道不会挑个好时候么？为什么偏偏要当着你们这么多双眼睛下手？”

阿泰精干敏锐，立即回过味来，叫道：“来人，将当值的厨子和今日所有进过大帐侍宴的侍女都拘禁起来。”又上前赔罪道：“臣多有失礼之处，请右夫人恕罪。”刘解忧道：“右大将不必客气，你也只是尽职而已。”

转过头去，黯然凝视着军须靡的尸首，心情极为复杂——她对这个人并没有多少感情，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更多的感情。她虽然嫁给了他，但夫妻二人心中都很清楚，这只是一项政治任务：大汉需要利用乌孙牵制匈奴，乌孙则需要利用与大汉的联姻在与匈奴的对峙中取得更多的资本。她或许不怎么喜欢他，但她一直在极力地奉承他、讨好他。而他的心思全在奇仙和儿子泥靡身上，还没有腾出多余的位置，但他也客气地敷衍她，隔几日就会来她的毡房与她行房事。正因为都知道对方怀着目的，所以二人之间横亘着一层隔膜，交谈的一切都因为过于礼貌而显得有些遥远，远远说不上关系亲密。现在他就这么突然地去了，令她的将来又迷茫起来。她，要按照乌孙习俗，立即改嫁给那新即位的肥胖昆莫翁归靡么？她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要接受这一点。她离开长安的那一天，皇帝亲自送她出城，对她期望极高，她也早有奉献一切的准备，自以为能比刘细君做得更好，但现在，她觉得她还是做不到。

不知道怔了多久，茫然回身，新昆莫和群臣已经离开了，右大将阿泰正在和冯嫪及侍卫长张博说着什么。

冯嫪走过来道：“公主，右大将请我留下来协助他查案，我让张博送你回毡房休息。”刘解忧摇了摇头，道：“不必，我留在这里，也许可以帮到你们。”

左夫人奇仙已然得知消息，闯了进来，奔近军须靡尸首大哭了一番，随即奔过来扭住刘解忧，道：“你怎么可以因为昆莫不喜欢你就下手杀他？你……”

阿泰忙拉开她，道：“左夫人请冷静，不是右夫人下的毒。”奇仙哭

道：“除了她，还会有谁要害昆莫？”

阿泰知道她心存成见，多说无益，便命卫士强行送她回毡房歇息。

冯嫪道：“左夫人这句话问得好，还会有谁要害昆莫。”阿泰不解其意，问道：“冯女官的意思是……”冯嫪道：“杀人总要有动机，就算能查出是厨子或是侍酒的侍女下的毒，可他们为什么要杀昆莫呢？”

阿泰道：“你是说他们背后还有主使？”冯嫪点点头，道：“事情紧急，我就实话实说了，抛开情感不论，仅从动机来判断，嫌疑最大的是你们的新任昆莫翁归靡。”

她一语提醒，阿泰便立即会意了过来——翁归靡的确有很大的嫌疑。

猎骄靡昆莫在位晚年，乌孙就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危机不是源自敌国，而是来自内部的分裂：大禄虽然得到了乌孙三分之一的土地和军队，但还是一心当上昆莫，预备用武力铲除当时还是岑陬的军须靡，甚至想学昔日匈奴冒顿单于杀父自立，连父亲老昆莫猎骄靡也一并除掉。后来猎骄靡同意与汉朝结亲，也是想借大汉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他这一招极为高明，乌孙与大汉的和亲甚至引起了匈奴的恐慌，匈奴单于也将奇仙公主嫁给猎骄靡为妻，如此猎骄靡羽翼更盛。大禄有所顾忌，这才没有动手。由于猎骄靡的巧计，孙子军须靡顺利继承昆莫王位，也顺利继娶了两位继祖母：细君公主和奇仙公主。如此一来，军须靡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大禄再与他争锋，就要冒着同时得罪匈奴和大汉的危险，大汉远在天边，匈奴却是近在眼前，不能不令他有所顾忌。他自知再无力从军须靡手中夺取昆莫王位，郁闷之下，生下一场大病。两个月前，大禄和儿子翁归靡率领重兵毫无征兆地来到赤谷。随即发生的事情更是匪夷所思，大禄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后，戏剧性地暴毙在昆莫王帐中。翁归靡丝毫不怪军须靡，命军队解散回去属地，自己主动留在王都，已极令人侧目。今日他又接受岑陬封号，要将属地和军队还给昆莫。结果话音刚落，军须靡便中毒倒地，临死之时将昆莫之位传给了翁归靡。

如果说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计划好的，那么大禄之死也应该是刻意

安排的，兴许是大禄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有意回来赤谷，好给儿子制造留在王都的机会。他当着军须靡和乌孙群臣说的那些话也许不是戏言，譬如他一见面便要求刘解忧改嫁给他的儿子翁归靡。只是从翁归靡的种种表现来看，他为人友善平和，跟果敢傲慢的父亲有很大分别。今日军须靡在大帐中毒，他也很是意外，甚至不愿意接受昆莫王位。这样的一个人，有可能计划这一切么？还是说，他的父亲大禄早有计划，自有手下人按部就班地执行，他只是被动的参与者？

正疑惑间，王宫女官支谦掀帘进来。她长相有些怪异，身材细长干瘦，皮肤很白，眼多白而睛黄，有明显的月氏血统，但她却是乌孙最重要的女官，非但是王宫大小事务的主管，而且是右大将阿泰的妻子。阿泰非常爱她，乌孙实行一夫多妻制，贵族男子往往同时拥有多名妻子，但阿泰却只有支谦一位夫人，二人还是赤谷城中的著名恩爱夫妻。

阿泰忙迎上前去，问道：“你怎么来了？”支谦道：“我刚听说……”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军须靡的尸首，没有再说下去，只低声问道：“查案应该是国相的事，夫君只是统领将领，为什么一定要你来处理？”阿泰道：“这是新任昆莫的命令，我不能拒绝。你先回家去，晚饭不用等我。”支谦应了一声，向刘解忧行了个礼，这才退出去。

阿泰一直目送妻子出帐，才道：“相关的下人都已经拘禁起来了。请右夫人、冯女官和臣一道去审问吧。”

离开昆莫大帐，来到王宫边缘的一座小毡房前。三十余名侍女、仆从被全副武装的卫士圈坐在那里。阿泰请刘解忧和冯嫪进毡房坐下，再命将外面的人一带进来讯问。审过一遍，经过自述和互证，留下有机会接触昆莫案上巨罗的十二名侍女和五名仆从，但没有人肯承认往军须靡昆莫酒中下了毒。

冯嫪道：“大帐中除了大臣，两旁还有不少警戒的卫士，众目睽睽之下，直接往巨罗中投毒不大可能做到，风险太高。毒药应该是预先掺杂在一旁备用的酒壶中，侍女取过酒壶往巨罗添酒时倒入的就已经是毒酒。这样一来，不管是谁往酒壶中下的毒，都需要能够进昆莫大帐侍酒

的侍女的配合，取过下了毒的酒壶，添加到昆莫案上的叵罗中。这五名仆从只在厨下当差，没有进过大帐，知情的机会很小。”

刘解忧道：“五名仆从应当是无辜的，但毒药未必是事先下在酒壶中。酒壶容器甚大，一次可以注满两到三个叵罗，重量不轻。大帐角落的案桌备有十来个盛满葡萄酒的酒壶，供侍女添酒使用。适才昆莫大帐内有近二十名大臣，分案而坐，每人面前都有叵罗，不断有侍女添酒。如果是酒壶中早下好了毒，正好被侍女取到添加到昆莫叵罗中的机会很小。除非是有一名添酒侍女刻意为之，寻找机会将毒酒倒进了昆莫叵罗中，但酒壶中还剩有一多半的酒，照例她该捧着酒壶立在一旁，随时为帐中其他大臣添酒。可适才右大将派人验过，只有昆莫叵罗中的酒有毒。即便那侍女将手中酒壶放回案桌，那么还是有别的侍女会取到装有毒酒的酒壶。她也不可能在宴饮中抱着大半壶酒出帐，那么一定会被卫士留意到。所以我推测，毒一定是事先下在昆莫的叵罗中。”

阿泰闻言，急忙派人回昆莫大帐清点今日宴饮所用酒壶，果然都是无毒，不由得对刘解忧更是钦佩，遂命人放了五名仆从。

刘解忧沉吟片刻，走到那十二名侍女面前，将每个人都仔细扫视了一遍，这才道：“我知道你们十二个人中一定有人知情。当然，知情者是不会主动站出来承认的。可事情关系的是军须靡昆莫，你们也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们每个人，不管有罪还是无辜，都会面临严刑拷打，直到知情者肯招供为止。我也是女子，不愿意见到你们被卫士用刑具羞辱身体，所以我给你们一夜的时间考虑。如果明日一早还是没有人肯坦白，那么我可就要将你们交给右大将处置了。”说完，她朝阿泰使了个眼色，一齐退出毡房来。

阿泰问道：“右夫人确认这样可行么？”刘解忧道：“就一夜时间，实在不行，再由右大将处置她们不迟。”

回来毡房，却见新昆莫翁归靡正坐在她房中上首的地毯上，抱头思索着什么，样子很是苦闷。

刘解忧很是吃惊，问道：“昆莫在我这里做什么？”随即想到翁归靡

已是昆莫，自己也已经算是他的右夫人，他来夫人房中又有什么稀奇，不禁红了脸。

翁归靡却抬起那颗硕大的脑袋，道：“我实在很烦恼，可又没有人可以说心里话。”

刘解忧心道：“无论怎样，翁归靡已经是新任昆莫，我也成为了他的夫人，我须得跟讨好军须靡一样来讨好他，只有如此，我才能左右乌孙的政局，才能完成天子交付的使命。他今晚来我这里，而不是到左夫人那边，可见对我的好感要多于奇仙，也许是因为奇仙身边有泥靡王子的缘故。但不管怎样，我应该好好抓住这个机会。”一念及此，忙上前坐在翁归靡身边，柔声道：“昆莫有话不妨对我说。”

翁归靡道：“不，不，你不要叫我昆莫，直接叫我的名字好了。我也叫你的名字解忧，好么？”刘解忧道：“当然好，昆……不，翁归靡，你到底有什么心事？”翁归靡道：“那个……那个前昆莫……我堂弟的死……他……”

刘解忧心中“咯噔”一下，暗道：“莫非真的如冯嫪所暗示的那样，是大禄父子策划了一切？哎哟，如果翁归靡真的知情怎么办？我要告发他么？如果揭破他参与了毒害军须靡，即使不是罪魁祸首，仅仅是知情者，他也会立即被乌孙群臣废除昆莫之位，不被处死，也要被驱逐出赤谷城。那么泥靡将成为新的昆莫，那么我呢？我自然不可能嫁给这个两岁的孩子当夫人，奇仙则成了王太后，他们母子执政，匈奴势力占尽上风，说不定会立即驱逐我回汉朝。不，我不能告发翁归靡，相反，还要竭尽全力保住他的昆莫之位。”

翁归靡几次欲言又止，见刘解忧目光闪烁不定，瞪视着自己发呆，终于还是说了出来，道：“堂弟中毒，我……我怀疑是手下人下的手。”

原来翁归靡深知父亲大禄千方百计地想要当上乌孙昆莫，曾经制定过起兵、行刺、下毒等各种计划。当军须靡中毒倒下时，他本来只是震惊，没有往别的方面多想，可当军须靡坚持将昆莫之位传给他时，他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会不会是亲信部属按照父亲生前的安排，谋划了这一切？这念头一旦冒出，就再也难以抑制，如同雨后的春芽，

在他心底深处滋滋生长。他既不敢去向部属确认，又觉得憋闷得难受，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刘解忧的毡房。他在昆莫大帐中看到了她被人怀疑成杀害军须靡的凶手，但她却是那么冷静，一点也不惊慌，手下的女官又是那么机智聪明，几句话就摆脱了公主的困境。他在想，她应该是他可以信赖的人吧？至少，他是很为她那种大国公主的气度折服的。

刘解忧听了翁归靡的坦白，倒是长长松了一口气。她早已经看出他是一个天真纯朴的人，没有多少心机，他既然肯主动说出他怀疑自己的下属，就表明他在下毒这件事上并不知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大禄是幕后主使的可能性就相当小了，他既然意在让儿子当上昆莫，就根本不可能瞒着儿子来计划这一切。主使者应该另有其人，会是谁呢？

她来乌孙时间虽然不长，但一直格外留意王都的政局，昆莫帐下官吏不多，文武大臣大多本分忠厚，没有野心突出者。匈奴公主奇仙正受宠爱，儿子泥靡年纪尚幼，匈奴完全不能从军须靡之死上获利，应该不会是那一方的人做的。那么就只剩下大汉这方了。她嫁给军须靡后，因为昆莫深爱左夫人奇仙母子，她的处境并不算太好，以致奇仙都没有将她当做对手，反而待她颇为友好。军须靡一死，翁归靡即位，形势反而变得对她有利。会不会是她自己这边的人所为呢？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她便像是被蝎子蜇了一般跳了起来，反而将翁归靡吓了一跳。他讪讪问道：“解忧是要去向国相告发我吗？”刘解忧摇了摇头，道：“不，不是。你不用烦恼，不是你手下人做的。”

翁归靡奇道：“你怎么知道？”刘解忧道：“如果你手下人下毒，目的无非是要让你当上昆莫。可按照常理，军须靡去世，应该是他儿子泥靡即位。你手下人要达到目的，就必须使用武力胁迫乌孙群臣拥立你为昆莫。你手下军力不少，足以与军须靡相抗，却无一兵一卒赶来赤谷，足见事情跟你手下无干。至于军须靡临死前传位给你，则是一个大大的意外。我猜，他大概是担心泥靡王子太小，无力主政。”

还有一种可能，她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军须靡担心即使传位给泥靡，还是难以压服翁归靡，毕竟翁归靡手下兵强马壮，万一他部下不服泥靡，发生哗变，用武力拥立翁归靡，那么泥靡不但将失去昆莫之位，而且性命难保，极可能在兵变中被杀害。如果将昆莫之位暂时传给翁归

靡，要求他等泥靡长大后归还昆莫之位，一切顾虑将迎刃而解。乌孙人极重信誉，翁归靡当着群臣受位，到泥靡长大时也不可能不归还昆莫王位，否则他将受到国人的鄙视。无论怎样，军须靡最关心的都是儿子泥靡，他的老谋深算实在不在其祖父猎骄靡之下，难怪昔日大禄多番加害，还是未能将他扳倒。

翁归靡却是不知道自己其实也在被军须靡利用，闻言大喜过望，道：“谢谢解忧，你真是冰雪聪明。”按照乌孙的礼仪深深鞠了一躬表示谢意，这才告辞而去。

刘解忧忙叫进来冯燎和侍卫长张博，说了自己的怀疑。二人都很吃惊，但细想也觉得公主的推测极有道理。

冯燎道：“今日被捕的侍女都是乌孙人，在王宫中当值日久。我们才来这里两月，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左右那些王宫侍女。如果真的是我们这边的人做的，那么一定是细君公主的旧属。”

刘解忧道：“我也是这样想。现下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如果不出意外，今晚就能找出那名将毒药下到昆莫亘罗中的侍女。若她抵不住酷刑拷打，招出真相来，即使事情与我们无干，也是百口莫辩。”

张博道：“不如属下今晚设法混入关押那些侍女的毡房，将她们杀了灭口。”刘解忧道：“绝对不行。右大将派了人严密监视，再说那些侍女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转头命道：“去叫侍卫长魏超来我这里。”

张博大奇，道：“公主属官以公主丞官职最高，公主为何不召宝典，反而要召魏超？”刘解忧道：“宝典只爱惜他自己的性命，只有魏超这样有胆识的人，才敢谋划下毒的事。”

次日一早，右大将阿泰亲自来见刘解忧，禀告道：“臣按照右夫人的妙计，已经顺利找出那名下毒的侍女，她名叫胭脂。”

原来刘解忧有意对十二名有嫌疑的侍女说了一番威胁的话，随即让阿泰将她们囚禁在一起，再派人暗中监视侍女们的一言一行，不令她们

知道。侍女们反应不一，有恐惧得哭泣的，有相互指责的，有猜忌他人的，只有一名名叫胭脂的女子极是冷静，一直沉默地坐在一旁。阿泰闻报后亲自观察，断定胭脂就是下毒者，遂连夜将她提出审问，胭脂自己也供认不讳，只是不肯招出幕后主使。卫士动了大刑，将她绑在地窖中鞭打得死去活来，到今天早上她实在抵受不住折磨，招供出是受新昆莫翁归靡主使。阿泰之前早得冯嫪提示，新昆莫翁归靡是最大的嫌疑人，得到胭脂的口供后，虽不震惊，但还是很意外，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不敢张扬，遂赶来找刘解忧。

刘解忧道：“新昆莫对此事毫不知情。”当即说了昨晚翁归靡来找自己之事，阿泰这才释然。

冯嫪道：“这胭脂懂得欲擒故纵，先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再假装抵受不住刑罚而招供，如此便可以令口供更加可信，可真是不简单。”

刘解忧道：“右大将有调查过她的来历？”阿泰道：“还没有。王宫侍女事务由臣妻支谦负责，臣还没有来得及回家。”刘解忧知他忙碌了一夜，道：“右大将辛苦了一夜，不如先回家稍作歇息，我去会会这个胭脂。”阿泰道：“是。”

刘解忧便带了冯嫪、侍卫张博等人赶来地窖。

乌孙人不懂建筑之术，没有房屋，昆莫居住的也只是毡房，因而也没有牢狱之类，犯人通常都被放逐到荒凉寒冷地带。临时囚禁胭脂的地窖其实是王宫中储藏粮食、酒肉的地方，类似中原的粮仓。

地窖中火光通明，凉气飕飕。胭脂手脚均被绳索缚住，瑟缩着坐在一个盛放葡萄酒的木桶边。她有一头红棕色的头发，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眼窝深陷，本来是个绝色的美人，可眼下的模样却是惨不忍睹：脸肿胀得厉害，青一块紫一块的；眼睛眯着，似乎不能完全睁开；嘴唇也裂开了，嘴角和鼻子都有血丝；她全身都在颤抖，流露出她正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是她紧咬住嘴唇克制着自己，一声不吭。

冯嫪见胭脂身上的衣衫已被鞭子抽烂，衣不蔽体，地窖中又甚阴

寒，便脱下自己的外袍，上前披到她身上。

刘解忧道：“你敢对昆莫下毒，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当是与昆莫有深仇大恨了？”胭脂仰起头来，道：“不，不是这样，我只是听命于翁归靡。”

刘解忧道：“人人知道翁归靡单纯善良，你攀诬上他，以为旁人会相信么？”胭脂道：“可乌孙人都知道大禄想当昆莫想得发疯呢，翁归靡也只是遵从他父亲的遗愿。”冯嫪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

胭脂道：“你笑什么？”冯嫪道：“公主只是在诱你的话，你实在不该提大禄一心想当昆莫。”胭脂道：“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我隐瞒也没有用。”冯嫪道：“不错，这是事实。可你在当下的处境说出来，只会愈发显得你是刻意要扯上翁归靡父子。”

胭脂心想确实是这个道理，便干脆闭了口。

刘解忧道：“我想你早存了必死之心，绝不会招供出你背后的真正主谋，严刑拷打对你全无用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主人会怎么做，会不会着急杀你灭口？”胭脂冷冷道：“反正都是一死，被谁杀死又有什么分别？”刘解忧见她强硬，只得悻悻退了出来。

冯嫪道：“胭脂是王宫侍女，不能随意出去，要得到毒药这种王宫禁物更是难上加难。”刘解忧道：“不错，毒药一定是有人带来王宫交给她的，所以那背后主使一定是可以随时出入王宫的人。”

尽管缩小了范围，可乌孙王宫不似汉朝皇宫那般有门籍、有制度管理，只要是够级别的官员、皇室的亲眷家属，都可以随意进出，嫌疑人的数目仍然不少。而且眼下不了解胭脂下毒的动机，更难以推测出主使的身份。

张博道：“胭脂虽然倔强，坚决不肯吐实，但那主使未必知道她抱了必死的决心。如果我们散布消息，说胭脂昨夜被捕，正被押在地窖中拷问，说不定可以将主使引出来。”

刘解忧尚在犹豫之中，却见左夫人奇仙带着数名侍从赶来地窖，一

见到右大将阿泰的夫人支谦跟在奇仙身后，便知道她已经得知了胭脂的事情。

奇仙见到刘解忧，倒甚是礼貌，道：“听说是右夫人安排下的妙计，才捉住了胭脂，多谢。”刘解忧道：“左夫人是来审讯胭脂的么？”奇仙道：“不错。右夫人，请你让开。”

乌孙以左为尊，她是左夫人，地位比刘解忧的右夫人高出一级，刘解忧只得让到一旁。

张博问道：“我们要不要也跟进去看看？”刘解忧摇了摇头，道：“左夫人虽然客气，但她毕竟是代表匈奴一方，我们掺和其中，多有不便，不如就在这里等着。”

地窖大门未掩，片刻后就传来奇仙的厉声斥骂声，随即是鞭子抽在人体上“噼里啪啦”的声音以及胭脂凄厉的惨叫声。过了一刻，惨叫声变成了哀号，继而又成了呻吟喘息，终于微不可闻，大约犯人已经昏死过去。又听见奇仙尖声叫道：“快拿水泼醒她，拿火钳来，我不信撬不开她这张嘴。”

刘解忧忙走进地窖。胭脂被反绑在一根木柱上，头无力地垂在胸前，上半身鞭痕累累，鲜血淋漓，破烂的衣服已不能遮住胴体，露出一只乳房来。奇仙与军须靡夫妻情深，恨胭脂入骨，不及等卫士取来刑具，从靴子中拔出匕首，举刀就朝那只裸露的乳房割去。

刘解忧忙上前拦住，劝道：“左夫人，这侍女是要犯，追查幕后主使势必要着落在她身上。昨晚她已经被卫士拷打了一夜，再用重刑，怕她挨不过去，万一死了可就不好办了，不如暂且罢手。”

奇仙这才勉强收手，喝令侍卫道：“你们给我看好了她！若有差池，拿你们是问。”走到胭脂身前，捏起她的下巴，冷笑道：“你杀死我最爱的人，我会慢慢炮制你，叫你生不如死。”蓦然挺出匕首，割下了胭脂的乳头，登时血流如注。

胭脂嘶声叫了一声，却一时不得昏死，精神上的羞辱更是远远超过了身体上的痛楚，只能一边呻吟着，一边徒然地扭动身子，眼泪簌簌滑

落，情形极是凄惨。刘解忧心下恻然，大是不忍，等奇仙出去，忙命卫士解下胭脂。冯嫪捡过自己的外袍，为她盖在身上。

胭脂道：“多谢。你们……你们是好人……”头无力地垂了下去。

刘解忧道：“她失血过多，昏了过去。张博，快去取金创药来。”张博道：“公主，她……她好像是死了。”

刘解忧伸手一探，果然鼻息全无，长叹一声，心头又沉重起来。胭脂一死，线索就此中断，要查出主使可就难上加难了。

正巧右大将阿泰陪着新昆莫翁归靡和国相特则克进来，见到刘解忧站在胭脂身旁长吁短叹，不禁吃了一惊。翁归靡上前问道：“犯人死了么？”刘解忧点了点头，道：“抱歉，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出她背后的主使。”

翁归靡忙道：“右夫人不必忧烦，奸人早晚会自己露出马脚的，这件事有右大将主持，定能查明真相。”他还有国事在身，不过是听说捉住了下毒的侍女，顺路来地窖看看，当即安慰刘解忧几句，跟着国相特则克走了。

阿泰一直蹲在胭脂尸首边上，忽然站起身来，道：“右夫人，臣有几句话要说。”刘解忧道：“什么话？”阿泰道：“是右夫人杀了胭脂灭口，对吧？”

刘解忧一愣，不及回答，张博已抢过来道：“明明是左夫人奇仙公主动用酷刑逼供，拷打死了胭脂，怎么能又扯到我们公主头上？”

刘解忧挥手止住他，问道：“右大将这么说，可有凭据？”阿泰道：“胭脂是中毒而死，右夫人请看。”用力撑开胭脂的嘴唇，果见舌头青紫，显然是口服了什么毒药。又道：“犯人双手一直被捆在背后，目的就是防止她自杀，就算她身上藏有毒药，也无法自己服下，一定是有人从旁协助她。”

冯嫪道：“可到过地窖的人除了我们公主，还有左夫人奇仙公主啊，右大将为何不怀疑她呢？”阿泰道：“这其中当然是有原因的。听说右夫

人昨夜见过新昆莫后，又立即召见了细君公主的侍卫长魏超。魏超进毡房前，先被侍卫强行缴了兵器，进去右夫人大帐后，一直到后半夜才愤愤出去。我想，应该是右夫人得到提示，猜到魏超就是下毒主使，所以才连夜审问的吧。”

刘解忧道：“你敢暗中派人监视我？”阿泰道：“臣也只是尽职而已，还请右夫人恕罪。王宫发生了毒杀昆莫的大事，每个人都有嫌疑，臣当然要谨慎行事。不独右夫人，臣还派人监视了左夫人，左夫人哭泣了一夜，可是跟右夫人你忙了一夜大相径庭呢。”

冯嫪道：“可明明是我们公主的妙计，才让将军揪出了胭脂。”阿泰道：“不错，臣猜测右夫人原先对下毒这件事并不知情，但夫人昨夜审过魏超后就该知道了。所以我一早特意来将胭脂被捕的消息告诉右夫人，就是要看夫人如何反应。想不到夫人果然提出要自己审问胭脂，不是正想找机会杀人灭口么？”

刘解忧道：“不错，我昨夜与翁归靡昆莫交谈后，的确怀疑魏超就是下毒主谋，所以派人召他来讯问。但审问过很快弄清楚了真相，魏超根本毫不知情，他是细君公主的侍卫长，使命已经完成，很快就要返回中原，有什么必要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

冯嫪也道：“如果真是魏超所为，公主要替他掩盖，就会将你们的注意力先引向新昆莫，而不是一开始就告诉右大将胭脂的招供不可信。”

阿泰道：“不错，所以早上我听了右夫人替新昆莫辩解的话后，就立即打消了对右夫人的怀疑。但我回家后问过我妻子，得知了一些事情，才可以肯定魏超绝对是知情者。不信的话，右夫人可以自己看。”挥了挥手，几名卫士扯进来一名五花大绑的男子，正是前侍卫长魏超。

刘解忧面色一沉，道：“右大将，你怎敢不知会我，就随意逮捕我大汉的属官？”

魏超却一眼看见了胭脂的尸首，大叫一声，挣扎着要扑过去，却被卫士死死抓住。

阿泰命道：“放开他。”卫士便松了手。魏超扑到胭脂身旁，跪了下

来。他双手被反剪在背后，无法抚摸胭脂，只能埋下头去，饮泣起来。

刘解忧早已目瞪口呆，她昨夜严厉讯问过魏超，魏超对天发誓，表示对毒害军须靡昆莫之事毫不知情。之前他肯冒生命危险为刘细君之死挺身而出，她也深信他是一个忠肝义胆的男子，所以相信了他。却料不到他原来认识胭脂，而且从他如此悲恸胭脂之死的表现看来，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阿泰的蓝眼睛紧紧盯着刘解忧，闪烁着冰冷的光芒，道：“右夫人，你还有什么话说？一定是魏超昨夜告诉了你真相，所以你必须来地窖杀死胭脂灭口，这样才能保住魏超，保住右夫人自己。”刘解忧缓缓道：“不，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我也没有杀死胭脂灭口。”

阿泰道：“事实俱在，右夫人抵赖也是无用。请右夫人和你的下属暂时委屈一下，暂时留在地窖里，等臣禀告新昆莫后再作论处。”命卫士上前收缴了汉军侍卫的兵器。张博还想要反抗，刘解忧道：“不准动手，听右大将的命令。”

阿泰冷笑一声，命卫士抬了胭脂的尸首出去，只留下刘解忧几人在地窖中。

刘解忧命张博解开魏超身上的绑缚，厉声问道：“你老实回答，你和胭脂是什么关系？”魏超举袖抹了抹眼泪，道：“情侣，我们只是情侣。臣护送细君公主来乌孙的时候，胭脂就已经在王宫当侍女，我们情投意合，所以暗中一直有来往。”

冯嫪道：“那么魏君也不知道胭脂要下毒谋害军须靡昆莫一事么？”魏超道：“当然不知道。臣只知道昆莫遇害，根本想不到会跟胭脂有关，臣甚至不知道她昨夜已经被右大将逮捕。若是臣知道，一定会冲来地窖救她，会任凭她被关在这里受尽凌辱么？”想到胭脂的种种可人之处，他的眼泪不禁又流了出来。

张博道：“你私自与王宫侍女交往，如今连累了解忧公主，居然还敢理直气壮，真想一刀杀了你。”魏超道：“是臣的不对，臣愿意以死来谢公主。”他伤痛爱人惨死，心中早萌死念，当即转身，往一旁木桶撞去。

刘解忧忙令侍从挡住他，喝道：“胡闹！魏君是大汉的臣子，要死也要死得冠冕堂皇，在这里自杀成何体统？给我滚到一边去。”

冯嫪道：“公主，那十一名有嫌疑的宫女仍然被囚禁在毡房中，胭脂被带来地窖拷问的事并没有传开，知道的人寥寥无几，除了右大将和他的手下，就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和奇仙公主那一方的人。”刘解忧道：“还有翁归靡昆莫和特则克国相。”

冯嫪道：“翁归靡昆莫和特则克国相来的时候，胭脂已经死去。既然我们没有助胭脂服毒自杀，问心无愧，那么凶手一定是混在奇仙公主所带的侍从中。奇仙公主跟公主一样，身边侍从都是匈奴人，奇仙恨死胭脂，不惜动用重刑拷问幕后主使，她手下人必然是跟她一样的心思。只有一个人……”刘解忧蓦然得到了提示：“啊，王宫女官支谦，她是那些人中唯一一个非匈奴人。”

仔细回想，支谦的种种言行相当可疑——是她告诉了右大将阿泰王宫侍女胭脂与侍卫长魏超有私，将阿泰怀疑的目光引向刘解忧一方。大概也是她将胭脂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奇仙公主，目的在于制造自己来地窖接近胭脂的机会。当然，她是右大将的妻子，也可以随意进出地窖，可那样一来，她就会不可避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张博道：“就算找到了嫌疑人，可右大将会相信我们么？就算相信我们的话，他多半也要庇护自己的夫人，那可是他的妻子。”

刘解忧道：“你说得不错，我们全凭推测怀疑支谦，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实在难以取信于人。况且，只有我们自己清楚我们没有下毒，在旁人眼中看来，我们的嫌疑确实是最大。我们有杀军须靡昆莫的动机，虽然有些勉强，但支谦却没有任何理由。”

阿泰、支谦夫妇二人一个在外，一个在内，极得昆莫信任。支谦虽是女子，却身居高位，又嫁得一位好郎君，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谋害军须靡昆莫。也许她是在为丈夫制造上位的机会，阿泰虽然年轻，却是世袭右大将之位，军须靡在位时就极得宠信，翁归靡即位又立即将前昆莫之死交给他调查，无论是谁当昆莫，他都是右大将，杀死军须靡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就算是泥靡王子即位，因年幼需要大臣辅政，但右大将

上面还有国相、左大将等长官，绝轮不到他来擅权。既然没有动机，又怎么会有嫌疑呢？从支谦的角度来说，她是王宫女官，丈夫向她询问胭脂的来历，她有必要将胭脂与汉军侍卫长魏超暗中交往的事情和盘托出。她在王宫日久，与左夫人奇仙关系很好，从丈夫口中得知胭脂被捕，赶来王宫将消息告诉奇仙，也不足为奇。但不管怎样，她仍然有重大嫌疑，仅仅因为她是奇仙所有侍从中唯一的一个乌孙人。要证实这种嫌疑，就要证明她有杀害军须靡昆莫的动机。

刘解忧沉吟许久，转头问道：“魏君，你可了解王宫女官支谦这个人？”

魏超魂不守舍，垂泪不止，全然没有听进去。张博上前踢了他一脚，喝道：“解忧公主问你话呢。”魏超茫然抬起头来，问道：“什么？”刘解忧又问了一遍。魏超想了想，才答道：“支谦女官人很好，细君公主在世的时候，她经常来庐舍探望，细君公主也很喜欢她。”

张博道：“胭脂是王宫侍女，也算是支谦女官的下属，会不会是她实在不忍心见到奇仙公主如此虐待胭脂，所以想帮她解除痛苦少受折磨？”刘解忧道：“这不大可能，因为用毒害人不可能临时起意，一定要事先准备好毒药才行。你想想看，胭脂昨夜被捕，卫士拷问了她半夜，到今天早上她招供出是受新昆莫指使，整个经过只有右大将和他手下的人知道。右大将不可能回家后将如何折磨一名侍女的详细过程告诉妻子，况且这侍女还是他妻子的下属，所以支谦不会知道胭脂被刑讯的情形。既然不知道究竟，又如何会事先准备好毒药带在身上？”

魏超这才会意过来，问道：“公主怀疑是支谦女官杀了胭脂么？不，这不可能，她待胭脂一直很好。胭脂曾经跟我说，在乌孙国里，除了我之外，就只有支谦对她最好。”刘解忧道：“这话听起来很有些奇怪。”魏超道：“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胭脂是孤儿，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

刘解忧道：“魏君，我不是有意要打击你，胭脂的这句话多半是假话，所谓孤儿身份，正是要掩饰她的真正来历。如此就更加显得支谦女官可疑了。据我所知，只有出身良好的女子才能进王宫当侍女，选拔由王宫女官负责。既然胭脂是孤儿，又是如何通过了支谦的审查呢？也

许，胭脂正是她刻意安排进王宫的。”蓦然想到什么，急忙走到地窖门前呼叫卫士。

卫士闻声开了门，问道：“右夫人有何吩咐？”

刘解忧索要了一支炭笔，撕下自己的一片衣襟，写下一行汉字，交到卫士的手中，低声吩咐了几句。她虽被右大将临时囚禁在此，但并未被正式废黜，依旧是右夫人的身份，卫士不敢怠慢，鞠了一躬，拿了帛书去了。众人不知道她传信给谁，但既然是汉文书信，当是给公主官署的属官了。

冯嫪却念念不忘魏超说过的那句“胭脂曾经跟我说，在乌孙国里，除了我之外，就只有支谦对她最好”，道：“公主，我还有一个想法——毒死胭脂灭口的人跟下毒杀死军须靡昆莫的主使一定是同一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人会不会跟细君公主的死有关系呢？细君公主死得不明不白，应该也是被人下毒害死的。”

刘解忧道：“不错，这是一个很大胆的猜测。我详细问过宝典等人，当日军须靡昆莫和左夫人奇仙公主到庐舍探望细君公主病情时，支谦女官也是在场的。”

魏超却是不服气，辩道：“如果真是支谦女官指使胭脂谋害军须靡昆莫，她也许是大禄一方的人，那么她为何又要谋害细君公主呢？”刘解忧道：“支谦女官绝对不是大禄的人，翁归靡也跟这件事毫无干系。”

魏超道：“支谦女官既不是大禄一方的人，又不是匈奴一方的人，更不是我们大汉的人，那么她下毒杀害军须靡昆莫就应该是私人恩怨了。可她跟细君公主一向相处得很好，我实在想不出她有什么动机要下毒杀害细君公主。”

冯嫪道：“私人恩怨，嗯，听起来倒是个杀人的动机。姑且不论支谦女官是不是跟细君公主之死有关，如果她是为报私仇要毒害军须靡昆莫，她担任王宫女官也有几年了，随时可以接近昆莫，为何偏偏要选这个时候动手呢？”魏超道：“也许她想嫁祸给翁归靡。”

冯嫪道：“如果是私人恩怨，她最关心的应该是能否报仇，而不是报

仇后何以脱身。当然，也许如魏君所言，支谦女官想找个替罪羊，好在杀死军须靡昆莫后能继续与右大将过幸福的生活。”

张博听得糊里糊涂，烦乱地道：“你们在这里争辩也没有用。为何不把我们的怀疑告诉新昆莫，请他立即派人逮捕支谦审问？”冯燎道：“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话，我们的嫌疑可比支谦大多了。”

张博道：“就算我们有嫌疑，支谦也有嫌疑，这是两码事，应该同时接受调查。”正要去敲门呼唤卫士，刘解忧道：“不急，等一等再说。”

张博道：“公主要等什么？”刘解忧道：“等该来的人。”

话音刚落，地窖的门就开了，新昆莫翁归靡带人走了进来，急切地道：“我刚听右大将说是细君公主的侍卫长魏超指使胭脂下的毒，大臣们商议过，决定先逮捕魏超公开审问。解忧事先对这件事毫不知情，请带你的属下先回去毡房。不过右大将指控是你杀了胭脂灭口，所以，请你暂时不要离开住处。”

几名卫士取出绳索，上前就要捆绑魏超。魏超极力反抗，叫道：“我不是主使！我没有做过！”

刘解忧忙道：“等一等！昆莫，你也怀疑是我杀了胭脂么？”翁归靡道：“我来就是想问你，你杀了人么？”刘解忧道：“当然没有。”翁归靡道：“我相信你。不过，你也知道，我才刚刚当上昆莫，要尊重大臣们的意见。”刘解忧道：“我能理解，这就请昆莫公事公办吧。不过既然是公开审问魏超，我也应该在场。”命魏超束手就缚，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抵抗无益，咱们走吧。”

[1] 西天：指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

[2] 凶肆：古代出售丧葬用品的店铺，如棺材、瘞钱（专门供丧葬用的冥钱）、木马、木偶、土偶（均为随葬品）等。古人称丧葬之事为凶事，其礼仪甚为隆重，需要许多各式各样的用具来做装饰、仪仗。在凶肆中，不仅有丧车及丧事器具供租用，还有“音声伎艺人”为丧家鼓吹奏乐，有“挽歌郎”为丧家唱挽歌。

[3] 韩王信是韩襄王庶孙。韩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开国君主是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韩武

子为春秋时期晋国公子，姓姬，因封地名为韩氏，谥号武，所以世人称其韩武子。汉高帝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帝王。

[4] 新历法《太初历》采用了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并在无“中气”（指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月份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是中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5]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三神在渤海之中，上面的动植物皆呈白色，宫阙楼台由黄金和白银构造，里面居住着许多仙人，并产有长生不死之药。

[6] 中国传统以五行象征帝德。汉初服水德，所以每年岁首以十月为始，服色外黑内赤，与水德相应。但自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采用新历法《太初历》后，汉改从土德，服色尚黄，因而黄鹄降落是大吉之兆。

[7] 楼兰所颁布的环境保护法律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

[8] 猫头鹰跟狼一样，是乌孙（包括邻国康居）的图腾，象征着勇敢凶猛。乌孙人结婚时，男方要送给女方猫头鹰羽毛，作为定情信物。

[9] 阿肯：歌手，通常是即兴作词演唱。以歌声口头传承历史是乌孙的民族特色。

[10] 伊塞克湖：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北部天山山脉北侧，长182公里，最宽处60公里，是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高山湖泊，仅次于南美洲的喀喀湖。前苏联时期，该湖是有名的疗养胜地，据称还是前苏联海军秘密的鱼雷试验场。吉国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声称成吉思汗墓地即在该湖湖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塞克湖西北岸就是托克玛克，古称碎叶，是中国伟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

[11] 即萨满巫师。胡地巫师除了施行巫术外，本身也通晓医术。



第十章 故人长绝

北风陡起，如雷霆万钧般碾过大地。冬夜格外漫长，无边的黑暗笼罩着令人胆寒的漫漫长夜。所有人都在簌簌发抖，也不知道深入骨髓的阴气是因为天气，还是因为那颗冰冻的心。凄厉的风中，隐隐约约传来胡笳的调子，仿佛人世间微弱而凄惨的哀怨声。

众

人出来地窖时，奇仙公主的侍卫长兰夫气喘吁吁地奔过来，叫道：“右夫人，多谢你！多谢你！你救了我们公主！”

翁归靡莫名其妙，问道：“侍卫长说什么呢？”兰夫道：“昆莫，你们冤枉右夫人了，真正的主谋是支谦女官。”

张博惊喜得大叫一声，道：“原来兰夫侍卫长也一直在怀疑支谦女官。”兰夫道：“不，不，全亏右夫人提醒。”

原来刘解忧在地窖中所写帛书是送给兰夫的。匈奴虽然军力强大，文化、经济却极为落后，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往来的文书都是用汉文。兰夫是匈奴贵族，匈奴除了皇族外，还有四大家族：呼衍氏、丘林氏、须卜氏和兰氏。兰夫出自兰氏家族，是奇仙公主官署中唯一认识汉文的。刘解忧在信中提醒他暗中留意支谦女官的动向，但一定不能让旁人知道，事关奇仙公主的安危。当时支谦女官正在奇仙毡房中，兰夫读信后立即赶去奇仙隔壁房间，用利刃划开了毡子，亲自监视房中的情形。不久后，竟然真的发现支谦背对奇仙公主，在往酒瓶中倒入白色粉末。他急忙奔进房去，阻止了正要举杯的奇仙，用银器检测瓶中酒浆，果真有毒，当即拿下了支谦。奇仙极为震惊，审问支谦，她却是一句话也不肯说。奇仙已得知胭脂被人毒杀灭口的消息，这才想到支谦很可能就是毒杀军须靡的主使，也多半是她借跟随自己到地窖的机会杀了胭脂，她站到胭脂面前厉声讯问半天全是有意为之，忙命兰夫赶来地窖解救刘解忧诸人。

张博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解忧公主等的就是这个。”又问道：“公主如何能知道支谦会立即向奇仙公主下手？她刚杀了胭脂，风声正紧，应该暂且歇手才是。”冯嫫也很是不解，道：“是啊，本来众人都怀疑是我们这边的人，支谦再下毒毒害奇仙公主不等于是为我们脱罪么？这实在对她自己不利呀。”

刘解忧道：“胭脂被关在地窖的时候，身旁随时有侍卫看守，只要她稍微出声示警，任谁都难以杀她灭口，更何况她是口服毒药而死。唯一的解释是，她是在心甘情愿的情况下服下毒药，一是为了自己少受痛

苦，二来也可以保护背后的人。胭脂曾经跟魏超说过，在乌孙国里，除了他之外，就只有支谦女官对她最好。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在乌孙国里，只有这两个人，可以令她去为他们生，为他们死。反过来则可以理解成，在乌孙国里，也只有胭脂对支谦女官最好。胭脂被捕，支谦自忖救不了她，只得毒死了她，但这不是灭口，而是要让她少受痛苦。但胭脂死前曾被奇仙公主施酷刑羞辱，支谦亲眼见到，心中难免不会愤恨交加。我猜她处心积虑多年，终于成功毒杀军须靡昆莫，大仇得报，人也松弛了下来，也许会抑制不住内心的狂怒和冲动，立即下手毒害奇仙公主，所以立即写信提醒兰夫侍卫长。”她本来只是推测，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想不到居然侥幸成功，成为自己一方脱罪的关键，心中亦是庆幸不止。

翁归靡大喜，道：“解忧真是世间最聪明的女子。我就知道不会是你。走，快去告诉大臣们。”

来到昆莫大帐，大臣们都聚集在这里，交头接耳，议论不止，见新昆莫带着右夫人一行人进来，便各自住了口，往两旁站好。

翁归靡不等坐下，便高声道：“来人，快些将右大将拿下了！”

众人闻言均是一愣。阿泰更是愕然，问道：“昆莫为何要拿我？”忽听见门外卫士叫道：“左夫人到。”转过头去，正见到奇仙公主带着侍从押着五花大绑的支谦进来，阿泰诧异无比，问道：“我妻子如何得罪了左夫人？”

奇仙公主道：“哼，你妻子就是下毒害死前任昆莫的主使，她刚才还想要下毒害我，被我的侍卫长当场擒获。”想到适才差点不知不觉饮下毒酒的惊险，对刘解忧更加感激，忙上前握住她的手，道：“右夫人，多谢你，你救了我的命。”

阿泰震惊极了，紧紧盯着妻子，她却扭转了头，不肯与他的目光对视。阿泰道：“支谦，你……怎么会是你？”

翁归靡携左、右夫人坐下，示意群臣各自就座，大致说明了经过。

国相特则克道：“原来如此。臣等之前听信右大将的谗言，冤枉了右夫人和细君公主的下属，真是抱歉。”喝令卫士上前擒拿阿泰。

刘解忧忙道：“等一下。据我看来，右大将并不知情。”翁归靡道：“可他适才还说是你毒杀了胭脂，不是有意想替他妻子脱罪么？”刘解忧道：“右大将怀疑我有理有据，他只是尽责而已。各位想想看，右大将负责审理翁须靡昆莫一案，如果他是知情者，就不会轻易从众多侍女中将胭脂揪出来，也不会让支谦女官出面到地窖毒死胭脂了，看守的卫士都是右大将下属，他本人多得是机会，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众人听了均觉得有理，又极为刘解忧不计前嫌的大度赞叹。

特则克道：“即便如此，右大将妻子是杀人凶手，不该再负责主审这件案子。昆莫，不如……”阿泰上前单膝跪下，道：“臣恳请昆莫准许臣继续主审这件案子。”翁归靡道：“你……”阿泰道：“昆莫放心，臣一定不会徇私。”

翁归靡并无多少主见，不由得转头去看刘解忧，见她点了点头，便表示同意，道：“好。”

阿泰令卫士将支谦拖到帐中跪下，走近她身边，问道：“支谦，是你指使胭脂往叵罗中下毒，害死了军须靡昆莫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支谦微垂着眼帘，神色极是漠然，毫不理会丈夫的盘问。阿泰一连问了几遍，她始终一言不发。阿泰气极，叫道：“来人，取鞭子来。”站到支谦身后，亲自举起鞭子，但却无论如何都抽不下去。众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高举的右手在颤抖，显是内心情感澎湃，激荡不止。一日夫妻百日恩，他夫妻二人和睦幸福，一直是赤谷城中最令人羡慕的一对，忽然让他当众刑讯侮辱自己的妻子，他如何下得去手？

大帐中安静极了，连一声咳嗽也听不到。

支谦忽然开了口道：“将军不必用刑，我愿意招认。”

话匣子一旦打开，刻意封闭多年的往事便如青烟般冒了出来。原来她是大月氏人，母亲支清是现任大月氏国王支秉的妹妹，与乌孙和匈奴

两国有不共戴天的世仇。昔日月氏与乌孙共同居住在河西走廊，为争夺地盘，月氏发兵攻灭了乌孙，杀死昆莫难兜靡。乌孙遗臣抱着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投奔匈奴，猎骄靡长大成人后，欲借助匈奴的力量复国，与匈奴联军攻打月氏。月氏为保卫家国，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有月氏民歌唱道：

孩子，你要是渴了，莫饮河水。

河水里，敌人下了毒。

你就喝敌人的血吧！

孩子，宁死，也莫屈服。

死了，不要让我看到你睡在棺材里，

你的尸首一定要躺在盾牌上被抬回来。

大战之后，月氏终于还是失败了。匈奴老上单于砍下月氏国王支卢的头颅，装饰上珠玉，制作成饮酒器具。残余的月氏人逃到西域，不久又被乌孙人一路追杀，不得不逃到更西的地方，从此远离故土，关山万里。大汉皇帝刘彻即位之初，正是因为听到这个故事后，才起了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念头，所以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途中被匈奴人俘虏，被关押十年后设法逃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辗转来到了大月氏。大月氏国王支婁是被匈奴、乌孙联军杀死的支卢国王的孙子，听了张骞的提议后，兴趣不大，原因有三：一是他当时新即王位，不愿意多兴事端；二来大月氏土地肥沃，百姓安居乐业，日子比以前在河西时过得还要好；三是月氏虽然复国，宿敌匈奴和乌孙的实力都远远在大月氏之上，大月氏根本难以与其相抗。张骞的大月氏之行遂以失败而告终。但他的话却激起了支婁国王的妹妹支清公主的斗志。支清公主见兄长安于现状，甘愿放弃祖父之仇，一气之下离开了大月氏，独自带着女儿支谦来到乌孙，改名换姓，意图凭一己之力复仇。为了便于安顿，她先是嫁给了赤谷城外的一个牧民，生下一个女儿，即是胭脂，但却有意寄养在别处。支谦逐渐长大，一日右大将阿泰出城狩猎，遇见了她，对其一见倾心。二人不久后即结为夫妇，支谦更是意外得到猎骄靡昆莫的赏识，被选进王宫做了女官。当时支清夫妇已经去世，支谦遂将一直寄养在别处的同母异父的妹妹胭脂引进王宫做了侍女，好互相扶持。按照支清公主原先的计划，最好是挑拨乌孙一方脱离附属国的地位，令猎骄靡昆莫与

匈奴单于自相残杀，从而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然则乌孙逐渐强大后，本身就有脱离匈奴控制的意愿，匈奴用武力讨伐不成，又顾忌东南方还有大汉这等强敌，所以无可奈何地默许了乌孙的独立地位。甚至当大汉主动与乌孙和亲时，匈奴也忙不迭地遣送奇仙公主来到赤谷，讨好笼络猎骄靡昆莫，足见乌孙在西域的地位举足轻重，匈奴已经不愿意与它为敌。如此一来，支谦公主原先的计划全然泡了汤。支谦为人坚强隐忍，倒也不急不躁，一直暗中等待机会。

大仇人猎骄靡昆莫病死后，孙子军须靡即位，续娶了匈奴公主奇仙和大汉公主刘细君为左右夫人。支谦听说大汉强大无比，即使乌孙与匈奴联手，也难以与其抗衡，遂决意寻找机会杀害刘细君，再嫁祸到奇仙身上，这样大汉势必要讨伐匈奴。当日刘细君病倒，她跟随军须靡昆莫和左夫人奇仙到城外庐舍探望，趁机往刘细君的药碗中下了毒。他们离开庐舍后不久，刘细君就毒发而死，但她手下却没有一人提出右夫人死得可疑，事情遂不了了之。大汉很快又派了刘解忧继续刘细君的使命，凑巧接风当日大禄父子到来，大禄一直是军须靡昆莫最顾忌的对手，她当时立即意识到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加上多年来心怀异图，身上随时备有毒药，便趁众人在帐外寒暄，抢先入帐，往国相特则克的叵罗中投下药粉。大禄是昆莫的叔父，地位在国相之上，国相必然要让自己的位子给他。事情果然如她所料，大禄连饮两杯，将叵罗中的毒酒尽数喝下，当场毒发身亡。可叹的是居然没有人起疑，连他自己的儿子翁归靡都只以为父亲是发病而死。大禄之死反而促进了军须靡和翁归靡的感情，她的计划再一次落空。

连着两次下毒都石沉大海，悄无声息，这实在是大大出乎支谦的意料，她终于意识到必须得选一个有足够分量的人下手才行，军须靡昆莫遂成为她下一个下手的目标。她眼光当真犀利，选取的时机恰到好处——当时军须靡昆莫正要召集群臣商谈政事，她遂让胭脂先将毒药下到昆莫案头的叵罗中。正巧右夫人刘解忧又领着泥靡王子进来，若是就此能同时毒死军须靡昆莫和刘解忧，那实在是再好不过。哪知道事情临时出了意外，泥靡王子阻止了正要饮下毒酒的刘解忧，片刻后军须靡毒发，临死遗言传位给堂兄翁归靡。情势陡转直下，刘解忧聪明机智，不但化解了自身的嫌疑，还立即找出了胭脂就是下毒者。支谦头天已经知

道包括胭脂在内的十二名侍女被囚禁，心中一直担心不已，一早赶来王宫，正好遇见丈夫，从他口中得知胭脂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赶来见左夫人奇仙，然后一起来到地窖。她假意讯问胭脂，将毒药塞到了她口中。她知道自己这次无论如何都救不了妹妹，只能助其早点脱离痛苦。但当她见到奇仙举刀割下胭脂的乳头时，登时血脉贲张，心中的火山彻底爆发。那一刻，她几乎要忍不住扑上去扼住奇仙的脖子，将其活活掐死。可她看见了胭脂哀求的目光，那是在恳请她不要轻举妄动。她终于还是忍了下来，木然走了出去。但她一直处于手足发麻的游离状态，满腔怒火地瞪视着奇仙在眼前走来走去，终于，她决意要杀了她，就在今天。

支谦的故事惊心动魄，但她神情坦然，语气极为平静，娓娓讲完这一切，道：“右夫人，请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

刘解忧闻言便走下坐席，道：“女官有话请说。”支谦道：“本来我是该深恨右夫人的，如果不是你那么聪明，胭脂不会那么快被捕，她可以有机会逃走的。可是我亲眼看见右夫人属下为我妹妹披上衣服，令她少受侮辱，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你是个好人。”刘解忧一时无语，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支谦又叫道：“魏超君，请你过来。”

魏超心情极为复杂，虽然他的罪名已经洗脱，但实在想不到真正的罪魁祸首居然是他所爱女子的姊姊，当即默默走到支谦身边。

支谦道：“胭脂她很爱你，因为你要离开乌孙，她还哭了好几次。本来我跟她说，她可以跟你一起走，可她又不愿意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唉，我实在该自己动手落毒的，那样就可以保全胭脂，让她跟你回去汉地。”

她的声音很低，语气极为温柔，充满了难以挽回的痛苦。魏超堂堂男子，居然当众掉下了眼泪，怔了好半晌，才问道：“你……你不是一时冲动，你是有意要在这个时候毒死左夫人，好替我和解忧公主脱罪，是不是？”支谦道：“当然不是。”凄凉一笑，蓦然提高声音，道：“我已招承一切，这就请昆莫处罚吧。”

阿泰见妻子先后与刘解忧和魏超交谈，俨然有交代后事之意，却唯独不与自己说一句话，不肯看自己一眼，不由得心如刀绞。

昆莫与群臣商议后，判决很快下来了。根据乌孙国的法规，月氏人支谦被判倒垂在公驼背上吊死。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犯人被反缚住双手，用绳索绑住双脚，头朝下，面朝外，倒着悬挂在公驼的左侧。身体固定好之后，再将脚上的绳索从右侧绕过去，套在犯人的脖子上，打成死结，犯人通常会被摆弄成一个反弓字形状。将犯人绑好后，行刑者会牵着公驼在城中主要街道上行走，一边摇摇晃晃地游街，一边大声宣布犯人的罪状。虽然有公驼支撑，但犯人身体的相当一部分重量都通过绳索转移到脖子上，难受之极，却又叫喊不出来，最终会慢慢窒息而死。死亡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双脚和脖子间绳索的长短，愈短断气愈快。

支谦的死刑被要求立即执行。行刑者恼恨她害死了军须靡昆莫，有意将绳索放到最大限度，好让她死得更加痛苦。直到游完赤谷城的大街小巷，她还没有断气，以致行刑者不得不将她从公驼上解下来，用一张弓弦绞死了她。

据说行刑的场面很是壮观，人们大呼小叫，一路跟随在公驼前后，汇成长长的队伍。但刘解忧却没有去看这个热闹，她已经是翁归靡昆莫的右夫人，还有很多大事要做。

光阴荏苒中，天下局势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大汉匈奴将军赵破奴护送刘解忧到达乌孙国都赤谷的次日，便被紧急召回汉地。原来新即位的儿单于乌师庐一心要从汉军手中收复失地，正厉兵秣马，预备大举出击。匈奴左大都尉兰及认为大汉国力强大，人口众多，匈奴尚无实力对汉军发起大规模的反击，贸然出兵只是以卵击石。乌师庐大怒，当众责打了兰及。兰及怀恨在心，决意举兵暗杀乌师庐，再携带其头颅投奔汉朝。皇帝刘彻接获消息后，立即自西域召回匈奴将军赵破奴，令其率二万骑兵深入匈奴境内，策应兰及。赵破奴按照事先与兰及约定的地点，到达浚稽山，不料等到的不是左大都尉兰及，而是匈奴左方兵，这才知道事情败露，兰及已经被乌师庐单于亲手处

死。赵破奴举兵反击，突破了左方兵包围。但在回到离受降城四百里之地时，遭到匈奴八万骑兵包围。汉军被困多日，粮水俱尽。赵破奴在胡地长大，自认为熟悉地形，半夜亲自出营寻找水源，结果被守候已久的匈奴兵俘虏。汉军失去主帅，按照军法，所有士卒都要被诛罚，士卒恐惧之下，一齐投降了匈奴。赵破奴一军遂全军覆没。

赵破奴一直被皇帝刘彻寄予厚望，天下人均以为他早晚会登上大将军之位，他的被俘，不仅令刘彻痛失爱将，还直接促使了另外一个人的崛起。众所周知，刘彻喜欢从身边的女人身上发掘人才，培养将帅人选，如卫青，如霍去病，甚至连赵破奴得到信用也是因为夫人王寄，主帅跟皇室有裙带关系更让他觉得放心，但霍去病死了，卫青死了，赵破奴被匈奴人押去王庭了，他再无将可用，遂又想起夫人李妍的临终嘱托来——李妍临死请求皇帝善待她的兄弟，李延年和李季因为卷入毒害王寄一案已被处死，只剩下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二哥李广利，但不管这人名声如何不好，他终究是李夫人唯一在世的哥哥了。刘彻在未央宫召见了李广利。李广利他长得高大魁梧，眉眼与李夫人十分相似，皇帝第一眼见到就很喜欢，当即拜他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骑兵讨伐大宛。

大宛即是拥有汗血宝马的西域国家，号称宝马之邦，贰师则是大宛的一个城市的名字。昔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即到过这个国家，这里的风光不仅异于汉地，与西域楼兰等绿洲国家也大不相同：建筑全部尖形的砖木房屋，没有房檐；国人不会炼铁，依旧使用青铜的武器和工具；田野中长满大片的紫花苜蓿。不仅嫩叶可当菜吃，而且是上等肥料兼优质的饲料，是汗血宝马最爱的食物；道路两旁及国人的庭院中爬满葡萄架。大宛葡萄酿成的酒又香又甜，而且储藏越久，味道越是浓郁。因而大宛人都不愿意饮用当年新制的葡萄酒，只吃陈年的老酒，陈酒便越积越多，多有藏酒至万石的人家；大宛国最独特的当然是汗血宝马。传说大宛境内有高山，山上有天马在云雾中奔驰，人力不可得，于是大宛人将五色母马放在山下，五色母马与天马相交，生下的马驹就是汗血马，因此汗血宝马又称为天马子。这种马身材高大，体态健美，行走如风。它在长途奔跑时，身上所出的汗如血色一样，所以才被称为汗血马。

之前刘彻派侍者车令携带金马和黄金前往大宛求取汗血宝马。车令

到达大宛国都贵山城后，奉上书信，转达了大汉皇帝的心愿。大宛王毋寡召集大臣商议。大臣均认为汗血宝马是大宛国宝，既然是国宝，那就绝不允许别国得到它。虽然大汉强大，有北逐匈奴的实力，但大汉离大宛一万二千五百里，路途遥远不说，沿路有高山、大河、沙漠阻挡，道路艰险难行，出使西域的汉使常有一半死于途中，即使大汉有心用武力夺马，汉军也难以到达大宛。毋寡遂拒绝了汉使者的要求。自张骞通西域以来，皇帝刘彻热衷与外国通好，需要大批使者出使异国，因而广在民间招募人选。车令本是一普通黔首，没有多少见识，不过是有些勇力，所以才应募出使，希冀跟昔日博望侯张骞一样，靠出使外国来创下不世之功。他肩负着大汉天子亲自赋予的求马使命，携带着极为贵重的礼物，经过长途跋涉，历尽磨难，好不容易才达到大宛，却被大宛国王当面拒绝，当即气急败坏，当面辱骂大宛国王，还将所携带的金马砸坏，这才扬长而去。大宛群臣见汉使者如此蛮横无理，均是愤怒异常。车令事后也有些后悔，但事情已经不可挽回，只好将金屑收集起来，准备运回汉朝。到达大宛东部的郁成时，郁成王派兵拦截并杀死了车令一行，夺走所有财物。消息传到长安，刘彻勃然大怒，不顾山高路险，决定出兵讨伐大宛。

大宛只是西域小国，人口不多，举国不足三千兵力，刘彻却调给李广利数万人马，期待他一举荡平大宛，立下奇功。孤军远征，远涉大漠，水土不服，补给困难，包括李陵在内的许多将领纷纷上书劝阻，但是皇帝立意已坚，一定要不计代价地劳师远征。

李广利出身市井，毫无作战经验，一出征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汉军出了玉门关后，沿途都是盐泽和沙漠地带，无粮可用，无水可汲。而西域的当道小国都各守其城，不肯供给汉军。汉军必须得攻下这些小国才能取得粮食和给养，只好边打边进。许多汉兵都忍不住饥渴，倒毙在路中。到达大宛东部的郁成城时，汉军折损很大，数万人马已经只剩下数千人。

郁成王因为曾经杀死汉使车令，早担心汉军前来报复，一直严兵守候。两军交战，饥乏的汉军无法取胜，伤亡惨重，折伤了近一半的人马。李广利见取胜无望，道：“郁成尚不能攻克，更何况大宛王都！”便没有继续向大宛国都贵山进发，而是引兵撤退。等汉军退回敦煌时，所

剩的士兵只有出发时的十分之一左右了。

刘彻原想给李广利立功建业的机会，等他得胜回朝，就立即授封爵，没想到他却大败而归。所以，当李广利派人向朝廷报告并请求罢兵时，刘彻勃然大怒，立即派使者赶到玉门关前，阻止李广利等入关，并传谕李广利军前：汉军敢有入关者，一律处斩。李广利不敢违令，只好留在敦煌玉门关外。

但心高气傲的大汉天子并没有就此放弃夺取汗血马的念头，他认为大汉威风赫赫，若是连大宛这样的小国都不能征服，只会使所有的西域国家都轻视汉朝。除了得到汗血宝马外，刘彻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愿，那就是期望能与住在西域的大神西王母相会。传说西王母容貌绝代，居住在“飞鸟之所解羽”的昆仑之丘，有三只青鸟为伴，法力无边，曾经赠送不死药给射落九个太阳的后羿，以嘉奖其功劳，但后羿的妻子嫦娥偷吃了灵药，成仙飞到了月亮上。周穆王姬满也曾经驾着八匹骏马拉的车到瑶池与西王母相会，临别时西王母赠《白云谣》歌道：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

道里悠远，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刘彻也渴望能如周穆王一般，以功业来博得西王母的垂青，好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于是坚持继续攻打大宛，果断将主张与大宛停战的大臣治罪，同时征发被赦免的囚徒、郡国恶少年及边郡骑兵六万人，以及由三万匹马、几万头驴、骡、骆驼以及十万头牛组成的运输队，携带足够的军需补给物资，由贰师将军李广利统率，再次进攻大宛。不久，又增发七科谪^[1]和甲卒十八万屯驻在酒泉、张掖北面，作为后续部队。

这一场为夺马而发起的战争，不仅令汉家天下骚动，也对西域诸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李广利大军所到之处，西域各小国无不争相迎送。只有轮台一城闭门拒绝，李广利挥兵攻打数日，城破后大肆屠城，从此乘势长驱，直到大宛，一路毫无阻碍。不过即使如此，到达大宛的汉军也只剩下了三万人。

在大宛国都贵山城下，汉军遇到了激烈抵抗，连续攻打四十多天，

未能攻下。最后还是大宛内部发生动摇，大宛贵族杀掉了大宛国王毋寡，主动向汉军求和，汉军才得取胜。汉军挑选了数十匹好马，并立亲汉的大宛贵族昧察为国王，然后结盟而还。李广利又命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灭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康居国王畏惧汉军，将其缚送上官桀。

西域诸国无不震惧，争先恐后派遣子弟携带方物珍宝，随军东来为质于汉朝。刘彻龙心大悦，加封李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当年卫青、霍去病横扫匈奴，所得封赏也不过如此而已。

面对这样一个为夺马不惜军力、民力、国力的大汉天子，匈奴人也感到害怕了。在左大都尉兰及降汉失败后不久，匈奴内部再次发生动荡，乌师庐单于暴毙，因其子年幼，由叔父右贤王响犁湖继任单于之位，但响犁湖在位不久便病死，其弟左贤王且鞮侯继立为单于。这样，伊稚斜单于的三个儿子乌维、响犁湖和且鞮侯先后都当上了单于。

昔日伊稚斜用武力驱逐了匈奴太子於单，夺得了单于宝座，即位不久即遭遇汉军大规模反击，先后被卫青、霍去病击败，在漠北之战中，连他本人也差点被汉军俘虏，可谓自冒顿以来境遇最惨的单于，从此龟缩在漠北，再也不敢轻易南下。他的子孙中，以孙子乌师庐志向最大，一心要收复失地，与大汉争锋，可惜在匈奴并不得人心，很快死于贵族争权的内讧中。

且鞮侯即位之时，正值汉军倾力攻破大宛、夺回汗血宝马，他畏惧汉军会趁势出击匈奴，忙送信给汉朝，道：“汉天子，我丈人^[2]也。”又派人送回之前所扣押的汉使者路充国等人，以示亲善。

被皇帝急召回京的李陵赶来建章宫时，正好在上林苑北门遇见了汉使者路充国。路充国原是李陵任建章监时部下的郎官，匈奴使者丘人死在长安后，他奉皇帝之命佩二千石印绶送丘人灵柩回去胡地，结果被匈奴扣留，新近才被释放回国。几年不见，他老了许多，才是三十几岁的人，鬓角就已经变得花白，足见胡地囚徒生活之艰苦。

一见到李陵，路充国便跳下车子，叫道：“都尉君，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我这里有一件礼物给你。”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锦袋递过来。李陵道：“多谢，路君有心。”路充国道：“不用谢我，这是公主给你的，

我也只是受人之托。”

李陵脸上一下子有了难以言喻的光彩，急切地问道：“路君见过解忧公主？”路充国“啊”了一声，忙道：“不，我说的不是解忧公主……”往左右看了一下，才低声道：“是夷光公主。”

李陵怔得一怔，问道：“夷光公主是谁？”路充国道：“新即位的且鞮侯单于的女儿，她说她认识你，你是她的救命恩人。”

李陵这才想了起来，道：“原来是她！我倒是忘记了，她是新单于的女儿，也是公主身份了。”解开锦袋，却是一串用石头和动物骨头做成的彩色的珠子。

路充国道：“夷光公主说，那骨头是狼的踝骨，带在身上，不但能治病，而且可以避免旁人的谗言陷害。”

忽见掌管上林苑门屯兵的步兵校尉韩平疾驰过来叫道：“都尉君，你总算到了，皇上已经派人催问了好几次了，这就随我进苑吧。”

李陵一时不及多想，忙收了锦袋，道：“路君，我还要到建章宫去见皇上，回头我再来找你。”路充国道：“好。”

韩平是成安侯韩延年的堂兄。李陵已经娶了韩延年的妹妹韩罗敷为妻，与韩平也算是亲戚，当即简略招呼，便率领侍从跟随韩平驰入上林苑中。他虽曾多次扈从皇帝来上林苑中游猎，但管敢侍从却是第一次进来这里，见到园林秀丽，宫观玲珑，繁花茂树，点缀四周，无不惊叹。

上林苑始建于秦惠文王时期，秦始皇时扩大规模，形成西到沔水、南到终南山、北到渭河、东到宜春苑的庞大规模，著名的阿房宫就修建在上林苑中。秦亡后诸多宫殿化为焦土，但林苑仍在。文帝、景帝时曾开放上林苑，让百姓耕种空地，因而上林苑中除皇家宫室、苑囿、园池以外，一度还有许多农田，百姓亦可以自由出入。当今天子刘彻即位之初，因政事受制于太皇太后窦漪房，便纵情游猎，经常微服出游，每每半夜壁漏下十刻出宫，次日天亮前驰入终南山下，纵马驰骋，嬉戏围猎。但由于踩坏了庄稼，农民去向县令告状，县令亲自率兵围捕，侍从

不得已拿出御赐之物才得以脱身。还有一次，刘彻狩猎忘了时间，不及回城，去向柏谷亭长借宿，却被赶了出来，不得已只得率领侍从来到附近的一家客店投宿。客店主人见刘彻进来，很不客气地呵斥道：“你这么高大的一条汉子，不在田间劳作，却带剑聚众夜行，不是为盗，便是为淫！”刘彻也不敢说出自己皇帝的身份，请求上酒，店家轻蔑地道：“我只有尿，没有酒。”一行人坐了好久，始终不见酒饭上来，刘彻派人去查看，才发现店主正邀集乡邻，打算收拾他们。幸亏店主妻子见刘彻气度不凡，便以酒灌醉丈夫和其他人，刘彻才脱此大难。他很赞许店主的警惕，特意召其入宫为郎官。经过数次惊险后，刘彻决意将经常打猎的地方全部征入上林苑，并将原先在苑中耕地的农民也全部迁出去，汉上林苑由此比秦上林苑范围更为扩大，远在云阳的甘泉宫也被纳入到上林苑中。

上林苑四周有垣墙围绕，长达数百里，仅大门就有十二座，内中有三十六座园苑，十二处宫殿，著名宫殿有建章宫、甘泉宫、宜春宫、五柞宫等，都是建制庞大的建筑群。仅以建章宫为例，马在内中驰骋，要跑一天才能跑完。著名的昆明池也在上林苑中。昔日皇帝刘彻派使者取道西南通使身毒，却被滇国^[3]国王所阻。滇国附近的昆明国有一个方三百里的滇池，更是一大障碍。刘彻决心讨伐昆明诸国，遂派人在上林苑中造周回四十里的昆明池，以操练水军。

除了水波荡漾外，苑中林木葱翠，养有许多珍禽异兽。文帝刘恒在位时，曾经来参观养虎的虎圈，兴起之下，询问起禁苑中所饲养的各种禽兽的数目，上林苑令一个也答不上来。一旁的虎圈啬夫见上司发窘，遂主动代答。刘恒又有意询问各种禽兽登记的情况，虎圈啬夫随问随答，答对如流。刘恒十分感慨，道：“官吏就应该是这样的。”诏令将原上林苑令免职，任命虎圈啬夫为新上林苑令。负责传令的谒者张释之却不肯动身，反而问道：“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刘恒道：“忠厚长者。”张释之道：“可是绛侯周勃却是口才不佳，议事时往往有话说不出口，根本无法跟这个啬夫的多言善辩相比。秦朝重用刀笔吏，考核官员则用敏捷苛察作为标准，其害处是空有其表，从无实际内容，皇帝听不到对朝政过失的批评，最终导致国家走上土崩瓦解的末路。现在陛下因啬夫善于辞令而破格升官，比影随景，只怕天下人会争

相效仿，都去练习口辩之术而无真才实能。还请陛下三思。”刘恒大为震动，遂取消了诏令，也由此对张释之刮目相看，升其为中大夫，执掌谏诤论议，专为皇帝献计献策。

上林苑既是皇家林苑，戒备森严，一草一木都不容侵犯。昔日有百姓射杀了上林苑中逃逸的白鹿，被判弃市，多亏东方朔从中圆缓，才得脱死罪。安丘侯张敖需要药引，曾暗中策划到鹿苑中盗取白鹿，结果被人告发，丢失了列侯之位不说，还被完为城旦。右扶风咸宣是皇帝宠臣，掌管京畿之地，其辖下鄠县、湄县等县有不少风景优美之地都在上林苑中，即便如此，没有天子诏书，他也不能随意进出林苑。其亲信小吏成信得罪了他，便是利用这一点，抢先逃入上林苑中避难。不料咸宣威风惯了，不容成信逃脱，借口追捕要犯，派吏卒闯进上林苑中，一路追到蚕室门下，终于射杀了成信。咸宣虽有执行公务之名，但不巧的是，吏卒向成信发箭时，有不少箭支射中了蚕室门。大汉律令，凡天子驾幸之地即为禁地，射中上林苑门跟箭射未央宫殿门一样，都是大逆不道的死罪。咸宣因此而下狱，被判族诛。一想到这些血泪故事，管敢等人不由勒紧马缰绳，不敢有丝毫放松。

来到建章宫圆阙，早有内侍等在那里。李陵翻身下马，令管敢等人在圆阙外等候，自己跟随内侍进宫，一路往南，赶来正殿玉堂殿。霍光正在殿外阶下徘徊，似乎在等什么人，一见李陵便招了招手。

李陵问道：“有事么？”霍光低声道：“你得小心些，贰师将军班师回朝后告了你的状，皇上很有些不高兴。”

第一次征伐大宛时，皇帝本有意任命李陵为统帅，但李陵却对劳师动众夺取汗血宝马持反对意见。刘彻很是生气，当面严厉训斥了他，他由此失宠，被喝令回屯驻地张掖待命。从来没有带过兵的李广利反而成为征伐大宛的主帅，结果遭遇惨败。不久，刘彻第二次派李广利进攻大宛，命李陵带领部下五校尉兵跟在主力部队之后，策应李广利的行动。李陵对不学无术的李广利很是反感，现在居然要受其节制，心中很是不服，有意迁延，进军迟缓。等他率军到达敦煌的时候，李广利军已经得胜回师了。

李陵料想李广利必是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天子急召自己回京也多

半与其有关，当即点点头，摘剑免冠，进来大殿。

玉堂殿内聚集了不少大臣和西域各国的使者，皇帝正与李广利谈论西域风情，兴致颇高，见内侍引着李陵进来，立即叫道：“都尉君，大伙儿可都一直在等着你呢。”刘彻已年过五旬，但由于长期过着优裕的生活，望起来还是中年人的样子，气色极好。

李陵忙上前拜见。刘彻道：“都尉君免礼。朕来为你介绍，这位是康居使者克卢，也是康居国的神射手，他一直很仰慕李氏箭法，来到长安便向朕提出很想与飞将军的后人较量箭法。”

李陵这才知道天子急召自己回京是要让自己与康居使者比试箭术，心道：“我是边关重将，军务繁剧，皇上为了一名使者的比箭请求就派人用传将我紧急召回，未免小题大做了。”他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当即朝那使者克卢点点头，问道：“使者君想要如何比试？”

克卢不懂汉文，一旁通译用匈奴话翻译了一遍。克卢道：“听说汉军考试射艺，通常是参赛者每人射十二支箭，中六箭为合格。将军是主人，我只是客人，当然要入乡随俗，我和将军也各射十二箭，以中靶多者为胜，如何？”李陵道：“甚好。”

众人便出来玉堂殿，光禄卿韩说早命人在殿外竖起红、蓝两个箭靶，李陵、克卢各选了一张弓，李陵取红箭，克卢取蓝箭，并排站到箭靶前。克卢道：“这场比试，当然是中靶多者是胜者，但你我均有神射手之名，想来十二箭都不会落靶。既然各人有各人的箭靶，我还有个新提议：我和将军交叉站立，我站在红靶前，但目标是蓝靶，将军站在蓝靶前，目标是红靶。你我二人同时开弓，若是十二箭都能中靶，便以先射完箭者为胜，如何？”李陵微一沉吟，即应道：“好。”

如此一来，二人不但要比试准确度和速度，还要预防对方羽箭的干扰，难度大大加大。众人均是第一次听说如此稀奇的比试方法，均是极感兴趣，不独皇帝、大臣、使者围在一旁，当值的郎官、卫卒、内侍等也争相赶来观看。

李陵和克卢同时拈箭引弓，一旁的光禄卿韩说见二人已准备好，便

叫道：“开始！”

李陵手指一松，羽箭便离弦而去，斜射向前方的红靶。他自幼学习箭术，射箭对他而言跟吃饭一样娴熟，几乎成为一种本能，一箭既出，便迅疾自背后箭箛中取出第二支箭上弦。只听见一旁“嗖”的一声轻响，克卢也射出了第一支箭。李陵第二支羽箭旋即射出，随即是第三支箭，箭如连珠般发出，箭箭中靶。两方羽箭呼啸交替，情形煞是惊险壮观。旁人瞧得目不转睛，连鼓掌叫好都忘记了。

到第十支箭时，李陵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虽然克卢也支支中靶，但却落后了他一箭的时间。就在他第十支箭离弦的一刹那，克卢也射出了第九支箭，却不是对准蓝靶，而是朝外偏出许多。一旁的围观者包括皇帝本人都精于骑射，一见克卢出手便知道这箭射得偏了。但不可思议的是，那支箭却射中了李陵第十支箭的箭羽，被箭力一带，破羽而过，重新回到了蓝靶正中。而李陵的第十支红箭却被这一带偏离靶心，只勉强射中了红靶的边缘。那一刻，他的第十一支箭也已经出手，虽然中靶，却呆在了那里。克卢适才那一箭太绝妙了，角度、力度把握得刚刚好，不仅成全了自己，也干扰了对手，他只剩下最后一支箭，不管他再怎么努力，他始终比克卢要少一支中靶的箭。

克卢却趁李陵这一呆的工夫，从容地射完了余下的三支箭，收弓笑道：“将军，你输了。”他不但十二支箭全中，而且比李陵先一步完成，已然是铁定的赢家。

李陵叹了口气，道：“使者君箭术神奇，令我大开眼界，请容我将剩下的这支箭射完。”克卢见他虽然已经落败，却还是要按照规则射完最后一支箭，极具大国将军风度，当即点头道：“将军请。”

李陵遂引弓如满月，使尽全身的力气，将箭弹弓发出。令众人大为意外的是，这一箭却不是对准他自己的红靶，而是克卢的蓝靶。最后一支红箭力道极大，死命挤开了一堆蓝箭，钉在了蓝靶的正中心。

克卢笑道：“将军这是……”一语未毕，便听见“吱呀”一声，蓝靶竟然从中间横着裂了开来，裂口越来越大，最终有两支蓝箭掉落了下来。

原来那箭靶本是木板和干草制成，克卢十二箭均射中箭靶，箭道强劲，早已经将中心射裂。李陵见最后一支蓝箭已然穿透箭靶，料到木板中心承受力已到极限，遂干脆将最后一支红箭改射蓝靶，目的在于加大木板的裂变力，想不到居然一举奏效。

克卢乍见如此变故，一时愣住。在众人的目光中，蓝靶终于还是完全裂开了，上半块掉了下来，只剩下半块凄凉地站在那里。

光禄卿韩说亲自奔过去清点箭支，数完后忙赶过来报道：“都尉君有十支箭中红靶，使者君只有三支箭。”众人登时欢声雷动。

克卢呆了好半晌，才黯然道：“我输了。”李陵亦是对克卢第九箭的力道极为佩服，道：“我只是侥幸取胜。使者君箭术高明，我深为仰慕。”

刘彻哈哈大笑道：“你们两位今日可真让人大开眼界。好，好。”大为心悦，当即下令在太液池大开酒宴，宴饮外宾。

太液池前置有铜龙，长三丈，铜樽可容四十斛酒。每逢宫中大宴会时，龙从腹内受酒，口吐于樽内，象征酒是天之美禄，又代表酒是真龙天子所赐。

刘彻生活奢侈，最好夸耀于外宾，特意制作了一些大铁杯，盛酒其中，赏赐给西域使者。由于铁杯太过沉重，举不起来，使者们只好低头引首，其形态恰似群牛饮水，所以宫中宴会往往被称为“牛饮”。这一次参加牛饮的宾客多达三千人，可谓壮观之极。

当然，出风头最大的还是来自乌孙的贡物青田核，核大如六升（瓠），盛以清水，顷刻变成醇美好酒，随尽随盛，称为青田酒。但有一点，这酒不能久放，置久就会发苦。如此神奇之物，令人大开眼界，就连皇帝刘彻这等见多识广之人也啧啧称奇，叹为观止。

一直到傍晚时，李陵才有机会得以离开建章宫。他自张掖星夜赶回，疾驰回京师后，立即赶进建章宫，又是比箭，又是酒宴，极为疲

倦。正要回去茂陵家中休息，郎官苏武匆匆赶来叫住了他，道：“我被皇上新拜了中郎将，奉命护送历年被大汉扣留的匈奴使者回去胡地，之后便要顺路出使乌孙，贺喜解忧公主新诞下小王子。”

他没有说完下面的话，李陵却是明白过来，苏武是在问他有没有信件之类的物品要转带给刘解忧，心中一时茫然起来。自从刘解忧出嫁乌孙，他也按照母亲的安排娶了韩罗敷，依然是聚少离多。他在边关的时候，时常想不起新婚妻子的容貌，浮现在脑海中的总是解忧俏丽的影子。他知道这样并不对，对韩罗敷也不公平，只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心中总还在期盼终会与解忧有再会的那一天。此刻听到苏武的话，才知道解忧已经当了母亲了，心头不由得愈发黯然起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问道：“解忧公主她还好么？”

苏武道：“很好。听乌孙使者说，公主跟新昆莫翁归靡夫妻恩爱，十分和睦，新诞下的小王子元贵靡是昆莫长子，将来是有可能继承昆莫王位的。皇上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特意准备了大批礼物赏赐公主。”李陵“喔”了一声，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苏武见他郁郁寡欢，便道：“我还有几日才会离京，都尉君若有信件要我带给解忧公主，也还是来得及。”随即拱手告辞。

李陵遂到圆阙外寻到侍从，径直驰回茂陵家中，只拜见了母亲，甚至不及与妻子韩罗敷说上几句话，便疲倦地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这一觉睡得极长，直到次日正午，李陵才醒过来。正好韩罗敷进来，见丈夫睡醒，忙叫婢女打水服侍他梳洗。

李陵打量着妻子，几个月不见，似乎她又比上次瘦了许多，想到自己长年累月不在家中，只留下妻子独守空房，不由得心生歉疚，叫道：“罗敷！”韩罗敷道：“嗯。”李陵道：“你过来坐下，别忙前忙后的，这些杂事自有婢女来做。”韩罗敷道：“她们做得不好。”扶李陵到镜前坐下，细心为他结好发髻，这才道：“适才有客来访，听说夫君沉睡未起，便往东方先生那边去了。”

李陵道：“他没有自报身份么？”韩罗敷迟疑了下，还是道：“是个女

子，自称是乌孙使者。”

李陵“哎哟”一声，急忙起身穿好衣服，埋怨道：“你怎么不早叫醒我？”佩了官印和宝剑，也不及叫上侍从，自己骑马往东方朔家中赶来。

却见东方朔门前停着几辆车子，几名红发碧眼的挎刀男子守在门前。李陵在边关日久，粗略通晓匈奴语，当即用匈奴话道：“我是来找乌孙使者的。”

一名男子点点头，往院子里叫了一声，一名年轻的陌生女子应声而出，道：“你就是李陵君？我叫冯嫫，是解忧公主身边的女官。”又指着呼叫自己出来的男子道：“这位是我丈夫阿泰，他是乌孙的右大将。”

阿泰道：“我记得李陵君，你昨日跟康居王子克卢比试箭术，我也在场。”

李陵道：“使者君适才是到过我府上么？实在抱歉得紧，我居然没有出来迎接。”冯嫫道：“不要紧。我其实也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想顺路来看看李陵君。我们这就要走了，李陵君，你多保重。”

李陵满以为乌孙使者来找他，一定是奉刘解忧之命，当是有什么私人书信要交给他，不料对方却称只是顺路探望，不由得满腹狐疑，又不便明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冯嫫诸人登车离去。终于还是忍不住奔进东方朔家中，问道：“冯女官来拜访先生，是奉解忧公主之命么？”东方朔正在窗下抚琴，淡淡应道：“嗯。”

李陵道：“那么解忧可有什么书信？”东方朔道：“书信没有，只有一堆吃的、喝的，全是乌孙的土特产，你要喜欢可以全拿去。”

李陵往旁边一看，果见房角堆着好几个红柳条编制的箱子。一时思如潮涌，心道：“解忧是个热情周到的人，远在异国他乡，还记得派属官给东方先生捎带礼物。可她为何对我置之不理，一封信、一句话也好，难道她已经忘记了我么？”转念又想道：“啊，这冯嫫并不是朝廷派给解忧的属官，一定是她后来收的部下。若是她早已经将我忘怀，冯嫫又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名字，还特意来茂陵探望？一定是解忧常常提到我，冯嫫心中好奇，想看看我长得什么样子。”他不是蠢人，很快想通其关节所

在，这才释然，暗道：“解忧是在刻意避开我，她之所以逃避，一定是因为太在乎了。”

琴声叮咚中，他的心绪慢慢平复下来，取过帛笔，就地在东方朔的书房中写了一封帛书，封在竹管中，骑马进城来找苏武。

苏武道：“我得先去匈奴，再去乌孙。若是紧急的话，你可以将信交给乌孙使者，他们会直接启程回乌孙国，时间要快许多。”李陵道：“不，我要苏君亲自交到她手中。”苏武当即允诺道：“好。”

将书信交给苏武后，李陵便顺路来寻霍光，却只见到霍府中最得宠的侍妾显儿。显儿道：“夫君正在内堂会见贵客，不便打扰，都尉君不妨多坐一会儿。”

霍光所会见的贵客不是旁人，正是乌孙使者冯嫪。冯嫪带来了一封帛书，是早已过世的江都公主刘细君写给霍光的信，但信一直未寄出，直到她死后才被刘解忧发现。

霍光既意外，又惊讶。他虽然一直暗恋刘细君，兄长霍去病在世时也表示过要娶刘细君做妻子，但他其实很清楚她的心思并不在他身上，但后来细君被选做和亲公主，无论她真正喜欢的人是谁，都没有了成亲的希望，皇帝的诏令注定了她的命运，她最终远赴西域，成为七十多岁的乌孙昆莫猎骄靡的夫人。

霍光手捧着帛书，不及展开，心头忽然涌上一种难以名状的凄然，万里之外的细君当真再也回不来了么？他多年前爱过她，想过她，有时想得辗转反侧，梦寐不宁。但她被封为江都公主后，他又不能确定是否真心爱她，如果他真的很爱她，为何不敢出面为她向皇帝求情，求皇帝放过江都王刘建唯一存活在世上的血脉，改选其他宗室女子作为和亲公主？细君住在未央宫中时，虽然没有明说，却几次将恳求的目光投向他，他懂得她的意思——她希望留下来，希望他能利用皇帝对他的宠爱和信任出面说情。但他却不敢挺身而出，不为什么，就是不敢。他的怯懦令他一度怀疑起自己的真情来。实际上，据他暗中观察，皇帝虽然严酷，却也是个性情中人，对于馆陶公主与董偃这样不伦不类的恋情都能

接受，他若是鼓足勇气一试，声泪俱下地为细君恳求，声称自己爱她发狂，说不定能令皇帝改变心意。但他却什么也没有做，甚至连劝慰的话也没有对细君说过一句。也许他并不是全心全意地爱恋她，也许是因为他了解她的心里另有别的男子，他不愿意平白为他人作嫁衣，但无论怎样，他始终没有为她挺身而出。

她去了遥远的国度后，她的影子总会模糊地随处浮现，就好像人的呼吸一样，看不到，却是存在的。她那楚楚哀伤的目光，总是徘徊在他的脑海中，他知道他这一辈子都无法摆除这幽灵似的印象。他也从使者那里打听刘细君在乌孙的生活，无非是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之类。到后来，她将满腔的愁绪化成一曲《黄鹄歌》：“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诉不尽的思乡幽怨之情。她始终只是一只笼中鸟，虽然到了远方，却永远回不去故乡。

他终于颤抖着打开了那封帛书，却只是另一首歌辞：

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

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他不明白细君为什么指名要将这首伤感的歌辞寄给他，但眼前渐渐模糊起来，浑身的血液也在迅速地凝固。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情感，泪水终于还是当着冯嫫的面涔涔滚落。他闭上了双眼，仿佛已经听到细君那颗水晶般透明的心跌碎了一地的声音。

等霍光情绪平静时，冯嫫已经不见了踪迹。刚才的一切，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有手里的一片丝帛，宛然是细君的笔迹，还带着细君的气息，表明冯嫫是真的来过。那气息清清淡淡，若有若无，丝缕不绝，那是种令人迷恋、令人浮想联翩的香气。他痴痴地望着那片丝帛，仿佛感觉到了一丝飘然而逝的余温，其意殷殷，其情绵绵。

冯嫫的来访，像一阵清风吹过湖面，泛起轻轻的微波，荡漾了片刻，随即就平静了。从表面上看，霍光的生活还是老样子，丝毫没有有什么改变，依旧每天忙于公务、读书。但他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好似尘封已久的古琴，一经拨动，便会发出深沉的声响，回想不断，余音绕梁。夜深人静，细君的影子总是重新浮现眼前，甚至在他读书时也来干

扰他，使他意乱心烦。

这边李陵、霍光各有心事，他们的好友苏武却辞别了家人，率领副中郎将张胜及随员常惠等人踏上出使匈奴的路程。除了护送之前被大汉扣押的匈奴使者回国外，苏武此行还有两项重要使命，那就是打探到被匈奴人俘虏的匈河将军赵破奴的下落及大汉镇国之宝高帝斩白蛇剑的藏处。

一行百余人出塞北上，径直抵达匈奴王庭。按照匈奴当时的规定，凡是外国使节进入单于大帐，必须拿掉旌节，并在脸上刻字，用墨涂黑。苏武不愿意受此侮辱，宁可不进单于大帐。且鞮侯单于无可奈何，只得亲自出来大帐会见大汉使者。苏武遂送上书信，奉上金帛等礼物。匈奴人重利，且鞮侯见到汉朝赠送的礼物丰厚，很是高兴，遂命人好生款待苏武一行。

苏武正要返回客帐，忽听背后有人叫道：“苏武君！”转过头去，却是一名面貌清癯、长髯飘飘的胡人男子。苏武虽然愣了一会儿，还是认出了对方，问道：“你是卫律？”一旁通译忙喝道：“这是我们匈奴的丁灵王，汉使者还不快快行礼。”

这卫律原是胡人，自小生长在汉朝，与李延年是邻居，一起长大，关系极好。后来李延年当上协律都尉，妹妹李妍更是成为皇帝宠妃，卫律也被李氏兄妹举荐到未央宫中为郎官，与苏武算是同僚，颇为熟识。后来皇帝要派使者到匈奴去，李延年又举荐了卫律，想让他尽快立功。卫律完成使命后返回汉地，凑巧听到李延年、李季兄弟因卷入宫廷纷争被诛杀的消息，他担心受到牵连，随转身逃奔了匈奴。目下极得且鞮侯单于宠幸，被封为丁灵王。

卫律笑道：“我与苏武君是故人，礼仪那一套就免除了吧。”苏武脸色登时沉了下来，行了一礼，冷冷道：“故人不该当，丁灵王有礼。”不再多理睬卫律，径自回来客帐，思索要如何打听赵破奴和高帝斩白蛇剑的下落。

副中郎将张胜进来禀报道：“中郎将君，有客到访。”引进来的却是

一名胡人。苏武道：“我刚刚见过你，你不是卫律的侍从么？”那人道：“臣是汉人，名叫虞常，是当年跟随丁灵王出使匈奴的从人。”

苏武当即拍案而起，道：“既然你跟卫律一样投降了匈奴，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请吧。”张胜道：“中郎将君，虞常当年只是被卫律胁从，才被迫投降了匈奴。他今日来，是想……”苏武决然打断了他，喝道：“快些引他出去。我不跟这些投降匈奴的人说话。”

张胜见苏武意志坚决，只好领着虞常出去。他与虞常是旧日相识，很是过意不去，赔礼道：“抱歉，我也料不到中郎将君的性子会如此固执。”

虞常见左右无人，压低声音道：“我请张君带我来见中郎将君，原本是有大事相商。现在看来，中郎将君为人肃穆庄重，怕是大事难成。”叹息不止。

张胜名利之心极重，此次也是主动应募出使，一听到“大事”二字，登时怦然心动，忙引着虞常来到自己居住的客帐，恳切地道：“我虽然是副使，但一样代表大汉朝廷，虞君跟我说也是一样的。”虞常迟疑道：“这个……”张胜道：“你我相识多年，难道你还信不过我么？”

虞常便说了实话，道：“我虽然是卫律随从，但他当年投降匈奴，我并不赞成。只是使者降胡，我若独自逃回大汉，按汉家律法也要处死，遂只好暂时栖身在胡地，寻找机会。若是我能为大汉立下一件大功劳，自然就能抵消我之前的降胡罪名。”

张胜闻言大喜，连声催问道：“虞君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立功的好机会？”虞常点点头，道：“我与浑邪王姐姐的儿子缑王是好朋友。浑邪王于军归汉后，缑王在匈奴备受排挤，几乎要待不下去了。我慢慢接近他，跟他联为知己，都想找机会一齐归汉。”

能够游说匈奴缑王归汉，这可是一件大功劳，缑王必定被封侯，参与者也会得到丰厚的赏赐。张胜当即惊喜得“啊”了一声。

虞常道：“张君先别太过欢喜，缑王被排斥已久，地位连当户都不及，部属和兵力极其有限，完全不能与昔日浑邪王举数万之众降汉相提

并论。”张胜闻言，脸上的光彩立即黯淡了下来。

虞常一直刻意压低的语调却逐渐高亢了起来，道：“既然要做，就要做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件事，我和缙王已经盘算了很久。”张胜道：“要怎么做？”虞常道：“我们打算杀死卫律，劫持母阏氏，一同归汉。”张胜登时吓了一跳。

虞常解释道：“卫律跟昔日的中行说、赵信一样，是单于最宠信的汉臣。他在未央宫当过郎官，熟悉朝廷内部情况，危害不小，杀了他，就等于是为朝廷立下大功，回去必然受到封赏。但匈奴王庭距离汉地有万里之遥，凭缙王的力量，不足以与追兵相抗，所以我们须得劫持母阏氏为人质，她是我等能从胡地脱身的关键。”

母阏氏即是伊稚斜单于的妻子，其所生三子乌维、响犁湖和且鞮侯先后都当上了单于，在匈奴地位极其尊贵。

张胜却很有些胆战心惊，刺杀丁灵王、劫持母阏氏，这的确是了不得的大事，若果真能成功，回汉地后拜官封爵，不在话下，可万一失败了呢？

虞常道：“且鞮侯单于不日就要出行打猎，母阏氏会单独留在王庭，丁灵王负责监视汉使者和王庭的安全，也不会随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张胜心中盘算了很久，终于还是点了点头，道：“好。”

虞常道：“那就请张君跟中郎将君商量一下，我们且好动手。这件事，还需要中郎将君的协助。”张胜道：“不！这件事绝不能让中郎将君知道！”见虞常露出了不解的神情，便解释道：“中郎将君虽然是苏建将军的儿子，却胆小怕事，为人极其谨慎，丝毫不敢冒险，他若是事先知道，一定会想办法阻止我们这么做。”

还有一个理由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志在邀功，若是让苏武知道，苏武是正使者，事成后就是首功，他可不愿意头功无端落到旁人身上。

虞常的母亲与弟弟都在汉地，多年来他想念亲人，一心归汉，为此谋划日久，当然不会因为一个苏武就此放弃，当即道：“那好，张君是副

使，也是一样的。”

当下二人密谋，预备先由缙王派人埋伏，再由张胜出面，派人邀请卫律到客帐中，等卫律一到，便将他乱刀砍死，众人再趁机到大帐劫持母阏氏。彼此约定好后，虞常当即回去告知了缙王，缙王欣喜，召集了七十余名亲信，告知行刺计划。

几日后，且鞮侯单于果然率大队人马出猎。虞常派人来向张胜报信，通知立即动手。张胜遂派出信使袁宁，以正使苏武的名义前去邀请丁灵王卫律过来客帐议事。哪知道左等右等，不但缙王未按计划先率领亲信到客帐埋伏，就连袁宁也不见回来，更不要说丁灵王卫律的影子了。

张胜心下焦急，生怕出了意外，正打算再派人去查看情形，却听见外面一片嘈杂争吵声。他慌忙踏出客帐，却见大批匈奴兵已经将汉使营地团团围住，严禁人外出。张胜心下顿时明白：多半密谋已经泄露，虞常、缙王等人恐已遭不幸。登时如坠冰窖，惶恐不已，又担心祸及自身，无计可出之下，只得去见主使苏武，吞吞吐吐地将事情的经过全说了。

苏武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在他看来，张胜和虞常的计划是非常幼稚的，而且不合时宜，不仅因为张胜是汉朝外交使节的身份，而且此时匈奴正在向汉朝谋求和平。虞常则更加可笑，倘若他真的想回去汉朝，完全可以靠外交手段解决，被匈奴扣留那么多年的路充国等人不是都回去了么？无论从哪点看，这二人的计划都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他们想创造一个惊天的奇迹，就此立下大功，回到中原后好拜相封侯。

侍卫常惠连连跺脚道：“这么大的事情，副使怎么不预先同中郎将君商量？”张胜道：“我原想虞常计谋已久，定当能成。生怕中郎将君阻拦，所以想事情办成再说，谁料到……只盼着不要连累中郎将君。”

苏武心中对张胜的动机了如明镜，却也不揭破，只叹息道：“事情到了如此地步，我是正使，怎可能不被牵累？稍后匈奴人必定来逮捕我们前去大帐受审，我身为大汉使者，若是对簿虏庭，对不起国家，不如早

图自尽！”随即拔出佩剑，横剑便欲自刎。

张胜、常惠等人料不到苏武如此刚烈，大惊失色，幸好常惠离得苏武极近，连忙上前拦住，把剑夺下，才得无恙。

大批匈奴兵在汉使者营地外来回巡弋，显是十分警惕。众人被围困在营地中，无法与外面联络，也不知道情形到底如何，虞常、缑王是否已经被捕。苏武已然冷静下来，与众人商议道：“如今之计，也只有静观其变了。但有一条，若是单于问起究竟，无论如何不能说起张胜与虞常事先谋划之事。”众人遂点头应允。

过了大半个时辰，有匈奴兵闯进客帐道：“单于请使者君前去大帐议事。”苏武问道：“单于突然召见，有何要事？”对方道：“使者君去了便知。”

苏武便正正朝服，手执汉节，跟随来人前去。张胜刚要跟上前去，匈奴兵举刀拦住了他：“单于只请使者君一人。”

苏武回头向张胜点头，示意他沉住气，大踏步出了帐。

苏武被径直带来单于大帐外。这里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警戒异常严密。大帐左侧摆放着十几具尸体，都是匈奴人打扮，其中便有缑王。虞常则被捆缚在一旁木桩上，浑身是血，低垂着头，显然已经昏迷了过去。卫律手执马鞭，怒气冲冲地站在木桩边，因为震惊与愤怒，犹自大口喘息不已。见到苏武到来，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且鞮侯单于刚从外面闻变驰归，坐在大帐正中饮酒解渴，闻报出帐，指着一旁的虞常问道：“使者君，你可认识此人？”目光灼灼，仔细打量着苏武的反应。

苏武答道：“他是丁灵王的随从虞常，不久前曾来客帐求见，但被我下令赶出。请问单于，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且鞮侯道：“虞常与缑王串通，要刺杀丁灵王卫律，挟持我母亲，好逃回汉朝。使者君，你可知道此事？”苏武望了卫律一眼，平静地摇摇头

道：“我不知道。”

卫律怒道：“苏武，你我虽然不是朋友，但也有过交往，关系还算不错，现今也不过是各为其主，想不到你会这样歹毒，居然收买虞常来暗算我。”苏武正色道：“丁灵王，我确实痛恨你投降匈奴，但行刺之事我事先确实不知。”

卫律道：“缚王的手下告诉我，是你的副使张胜跟虞常串通，事先谋划了一切。然后由你出面，派信使来邀请我去你的住地，然后趁机杀死我，是也不是？”苏武道：“不是这样。”

卫律见他抵死不认，挥了挥手，几名匈奴兵拖着一名汉人过来，却是苏武的侍卫袁宁。袁宁显然受过毒打，站也站不稳，一见到苏武就哭道：“中郎将君救我！”

匈奴兵将袁宁拖到卫律面前跪下。卫律举起马鞭，狠狠抽到他身上，喝道：“说，是谁要你来诱我？”袁宁道：“是副中郎将张胜！是张胜君让我去请大王！说是中郎将君有要事找大王商议。”

人证当前，苏武难以再抵赖，当即上前承认道：“不错，确实是我叫副中郎将张胜派人去请丁灵王。但我并无恶意，只不过想叙叙旧。在这匈奴腹地，我若想加害于丁灵王，那不是自寻死路么？”他一扬手中的汉节，忽然提高了声音，厉声道：“我是大汉使节，奉皇帝陛下之命前来与单于修好，并不是来铲除叛贼的。”

卫律的脸色铁青，刚要发作，且鞮侯单于道：“丁灵王，既然使者君说不知情，你便严讯此案，一定要让虞常招出主谋是谁。使者君，过来坐下吧，我们便一道看看丁灵王如何审讯犯人。”

苏武还要拒绝，两名匈奴一左一右挟了他手臂，将他强行拉到一条毛毡上坐下。

整个下午便在虞常的凄厉惨叫声中度过。卫律用各种刑罚折磨着他，硬逼着他招认。苏武几次忍不住要起身离开，却被且鞮侯单于强行留了下来。他心中很明白，匈奴是有意如此，有意要试探他，他们已经起了疑心，怀疑汉使跟虞常相通。现在唯一的期望就是虞常能顶住拷

打，供词不要提及张胜。

虞常受尽种种刑罚，死去活来，只承认跟副使节张胜是朋友，彼此之间说过话，拼死也不承认跟他同谋。

苏武站起身来，朗声道：“虞常是条好汉子，他谋刺卫律，并非背叛单于，只是想要回归故里。单于心底里已经认为我跟虞常相通，既是不信任我，便可杀了我。”

且鞮侯兴致勃勃地出去打猎，出发不久便被人叫回，败了游兴，见虞常抵死不认，心中早自恼怒，听苏武如此说，“霍”地站了起来，杀气腾腾地道：“你是汉使，若说你不知虞常谋刺一事，情理上说不过去。来人，将苏武拿下了。”

卫律见单于忿怒，要杀苏武，忙上前劝阻道：“苏武若是谋害单于，也不过罪及死刑，今尚不至此。单于有所不知，苏武是右将军苏建之子，苏建在汉朝极有名望。不如暂且赦免苏武一死，由我来劝他投降。”且鞮侯觉得有理，便挥手令人退下。

卫律上前一步，还没有开口，苏武已然起身，冷笑道：“我是汉朝的使者，若是屈节辱命，即使得生，有何面目复归汉朝？”他说这番话时已萌死念，话音一落，便拔出佩剑，往自己颈中抹去。

卫律见状大惊，慌忙上前抢救，捉住苏武的手臂。但还是晚了一步，苏武脖颈已着剑锋，鲜血汨汨流出。卫律急忙将他身子平放，用手紧捂住伤口。且鞮侯单于也深为震惊，连忙命左右飞骑去召巫医。

等到巫医赶来，苏武失血已多，已然晕了过去。然而巫医却自有一套土方妙术专治血创外伤，命人将苏武身子翻转，俯伏在地上，再在他的身子下挖一个坑，在坑中点燃小火，一边用火炙烤苏武的身子，一边赤脚在苏武背上轻轻踩踏，促使伤处继续出血。等到淤血流尽时，再用金创药敷治。

如此过了一个多时辰，苏武慢慢地苏醒了过来。卫律这才松了口气，用车子将苏武送回营帐，令常惠等人好生看视苏武。又嘱巫医勤加诊治，派人逮捕了张胜，囚禁起来。

且鞮侯极钦佩苏武的节操，早晚派人探望，询问病情，等他的伤渐渐愈合，又跟卫律商量，想要逼迫苏武投降。卫律遂在单于大帐外的平台上审问虞常，让苏武坐在旁边听审。

虞常、张胜被带了出来，被迫面向平台跪下。卫律先宣告虞常死罪。虞常此刻已经说不出话来，卫律下令用火钳烫伤了他的舌头，他的牙齿也早在刑讯中被一一敲落，但他仍然含糊不清地高声怒骂着，宁死不屈。卫律大怒，让人将他倒挂在平台左侧的辕木架上，然后走下平台，亲手用匕首割断了他的喉咙。虞常的骂声戛然而止，鲜血从他被切开的喉咙喷了出来。他激烈地扭动着身子，却再也喊不出一个字来，反缚着的手臂上下挥动着。渐渐地，他的动作缓慢下来，身子不时地抽动一下，直到再也不能动弹为止，只有散乱的头发尚在风中飘舞。

苏武心中不忍，暗道：“原来虞常也是条血性汉子，不肯随卫律事胡。想来他已苦心谋划多年，只不过凑巧赶在了我出使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且鞮侯单于正向汉朝示好，他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和平返回汉地，兴许他知道的秘密太多，知道匈奴人不会放他走，所以决意铤而走险，可惜事不机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因为他的这次冒险，怕是匈奴刚刚恢复的邦交又要出现危机了。”见虞常死得惨烈无比，不由得低下头去，脸有恻然之色。

卫律又大声宣布道：“汉副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罪亦当死。如果现在肯投降，还有宥免的机会。”

张胜脸色灰白，嘴唇不停地颤抖，早已畏缩着歪倒在地上。卫律挥一挥手，两名匈奴兵上前将筛糠一般软在地上的张胜提起来，拖到辕木架下，预备将他也倒吊起来，如同虞常一般处死。

张胜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两腿哆嗦发软，站都站不起来，嘶声叫道：“我愿意投降！我愿意投降！”

卫律哈哈大笑，下来将张胜一脚踢翻在地，喝道：“匈奴法律规定，犯死罪者处死，犯严重罪行者处以刖刑。你本来犯了死罪，姑念你肯投降，改判刖刑。”张胜忙爬起来，连连磕头道：“谢谢丁灵王不杀之恩。”一旁匈奴人瞧见他这副熊包样，都笑了起来。

两名匈奴兵重新将张胜拖到木桩前缚好。张胜见一名士兵拔出了匕首，忙道：“丁灵王不是已经饶我死罪了么？”那士兵笑道：“可丁灵王判了你刖刑呀。你不知道刖刑是什么么？我告诉你，就是你们秦人所说的肉刑，如脸上刺字，挖去眼珠，砍去四肢，割断脚筋等，你选哪种？”张胜见势不可回，琢磨一番，只得忍痛道：“脸上刺字吧。”那匈奴兵道：“好。”举起匕首便往张胜脸上刻画起来。张胜嘶声大叫，徒然地扭动身子，却始终避不开无情划下来的锋利的匕首。

卫律这才回视苏武道：“使者君的副手有罪，按律也要连坐。”苏武想不到张胜如此贪生怕死，心中气极，怒道：“我既没有参与谋划，又不是张胜的亲属，为什么要连坐？”坚决不肯认罪。

卫律示意兵士执住苏武手臂，蓦然拔出佩剑，举剑要砍苏武。苏武岿然不动，怡然自若。卫律反而将剑顿住，还剑入鞘，换上一副和颜悦色，劝道：“苏君，我卫律也是不得已才投降匈奴的。单于待我好，封我为王，给数万名部下和满山的牛羊，享尽富贵荣华。苏君如果能够投降，明日也会跟我一样，何必执拗成性，白白在这里送掉性命呢？你徒然用身体给草地做肥料，也不会有人知道。”苏武只是摇头不答。

卫律又劝道：“苏君，你我相识已久，在长安未央宫宿卫的时候情同手足。你若肯顺着我意归降，我便与君结为兄弟。但如果你不听我言，恐怕就不能再见我面了！”

苏武听了这话，怒气冲冲地甩开匈奴兵士的掌握，道：“卫律，你虽是胡人，却是在汉地长大，成人后还做了汉朝的臣下，但你后来却不顾恩德义理，叛主背亲，甘降夷狄，我根本就不想再见到你！单于派你来断案，你不能平心持正，反欲借此挑衅，想要使汉皇帝和匈奴单于二主相斗，你自己则坐观成败，我真想不到你会变成这样子！我是大汉使者。南越杀汉使，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立时诛灭，唯独匈奴尚未至此。你明明知我不肯投降匈奴，却要多方胁迫，我死便罢，恐匈奴从此惹祸，你难道尚得幸存么？”

卫律软硬兼施，对方不为所动，反而碰了一鼻子灰，又不好就此杀死苏武，只好入大帐回报且鞮侯单于。

且鞮侯道：“苏武是个好汉，我很喜欢他，先把他扣留在王庭，我要亲自劝他投降。”卫律道：“汉家天子新近平了大宛，正不可一世，我们扣押汉使，也许会激怒大汉皇帝出兵。”且鞮侯道：“你的顾虑也有道理。嗯，那么你跟苏武好好谈上一谈，这就放他回去吧。”

话音未落，便有一名当户进来禀告道：“汉将军赵破奴逃走了！”且鞮侯吃了一惊，问道：“怎么可能？”

匈奴没有监狱，俘虏和犯人通常是罚为奴隶，干各种苦活，只有极个别的特殊人物才会关押在很深的土牢里，说是土牢，其实就是干涸废弃的水井。赵破奴两年前被俘虏后，一直不肯投降，因为他不但是汉军将军，还有列侯的爵位，更是以汉军主帅的身份被俘虏，在匈奴人心目中地位很高，所以被丢在王庭的一口十余丈深的井中，吃喝拉撒均在井下，除了坐井观天外，根本没有任何逃走的可能。

当户道：“犯人当然不可能自己逃出井来，井边还留有绳子，有人暗地协助他。一定是汉使者这些人做的，他们一到王庭就暗中打听赵破奴的关押处。”

且鞮侯登时怒气冲天，命道：“卫律，你立即率兵去追捕赵破奴，一定要把他捉回来。当户，立即逮捕汉使者一行，除了苏武外，其余人全部罚做奴隶，分开押送到不同的地方去。”卫律、当户接令而出。

且鞮侯亲自出帐。兵士正要将张胜自木桩上解下来，单于上前厉声问道：“快说，你们此行还有什么其他目的？”

张胜血流满面，痛入骨髓，难以张嘴说话。且鞮侯见他不答，喝道：“来人，继续执行轧刑，挖出他的双眼，再砍去四肢。”

兵士大声应命，拔刀便朝张胜眼中剜来。张胜尖叫一声，忍痛大叫道：“我说，我说了，还要打听匈奴将军赵破奴和高帝斩白蛇剑的下落。”且鞮侯脸色极为难看，命人押过苏武，喝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打探赵破奴和高帝斩白蛇剑下落之事极为机密，只有正、副使二人知道，苏武料不到张胜为了活命居然供了出来，心凉如铁，再也无话可辩。

且鞮侯道：“你不用再妄想回去汉地，除非投降，不然就会落得跟虞常一样的下场。”苏武道：“单于杀我容易，要我投降千难万难。”且鞮侯冷笑道：“我倒要看你能倔强到什么时候。”便下令将苏武投入大窖中。

这大窖原是匈奴王庭用来存储粮食用的，其实就是个又大又深的巨坑。匈奴人通常不给俘虏提供食物，全靠俘虏自力更生，对待苏武也是如此。时值冬季，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苏武饥渴难耐，便以口嚼雪，和着地窖中的零星毡毛一起吞下充饥，茹毛饮血，如此过了好几天，居然没有饿死。

匈奴人素来迷信，且鞮侯疑有神助，又见苏武傲骨铮铮，用刑罚折磨他全无用处，便派人将他从大窖中吊出来，押送去北海^[4]牧羊。临别时，且鞮侯特意告知：“等到公羊生了小羊，就立即放你回国。”言外之意，无非是要长期监禁苏武。

苏武到了北海。北海名字叫海，其实只是个一望无边的大湖，湖形狭长弯曲，宛如一弯新月，所以又有“月亮湖”之称。这里虽然风景优美，却是人迹罕至，即使没有任何看守，单凭人力也难以逃离。苏武只有几只公羊作伴，以野鼠、草籽为食，风餐露宿，生活极为艰苦。但他手中始终握着代表大汉使节的旄节，同起同卧，表示忠于汉朝，誓死不屈。那旄节是一根竹制的长竿，长约七八尺，节上装饰有三重的赤红色旄牛尾^[5]。时间久了，系在节上的旄牛尾全部脱尽，旄节成为一根光秃秃的长竿，苏武却依旧不肯放松，视为至宝。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奇丽的风光也成了单调的景象，令人厌倦。

何时才能回到长安，向天子交还汉节？何时才能返回家中，跟妻子重新团聚？何时才能永远结束纷争，其他人也不用像他一样妻离子散？战争就像一个怪物，将大大小小的事情揉捏在一起，套在单个的人身上。苏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焦急过，深深感觉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未来是多么密不可分。

这样的日子还挨多久呢？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伴着滚滚的黄土，大队匈奴骑兵出现了。原来是且鞮侯单于的弟弟於靬王来北海散心打猎，这是苏武被放逐到北海后见到的第一拨人马。於靬王见到苏武双手灵巧，会编结打鱼的网，感到十分新奇，遂将渔网索要了去，作为回报，供给他衣服、食品、盛酒酪的瓦器以及圆顶的毡帐篷，苏武的生活才有了转机，总算有了居住之所，脱离了天为被、地为床的野人生活。

岁月如梭。太阳在每一天的清晨升起，又在每一天的黄昏坠落。对于只能用太阳的起落来计算日子的人来说，时光残酷得可怕，也无情地冲刷着他的记忆，遥远的故乡，遥远的长安，在梦中逐渐模糊起来。

这一日，南方的地平线上忽然又出现了一队人马。稍微走得近些，苏武便一眼认出为首的是名汉人男子，居然是李陵！那一刹那，不由得激动欲狂，心道：“李陵终于来救我了！”奔跑着迎上前去，然而当他看清李陵身后还跟着大批全副武装的匈奴骑兵时，这才醒悟过来：李陵一定是被俘虏了！

苏武猜测得不错，李陵的确是当了匈奴人的俘虏。

苏武一行出使匈奴被且鞮侯单于扣留后，皇帝刘彻很是生气，决意出兵征讨匈奴。贰师将军李广利被再度选中，任命为主帅。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预备进击匈奴右贤王驻牧地。李陵则被任命为后将军，负责监督辎重，跟随李广利的大军北进，其实就是负责押运粮草的后续部队。鉴于有上次李陵不肯配合李广利出师大宛的教训，刘彻亲自在建章宫骀荡殿中召见李陵，当面交代他这次务必要支援李广利一军。

李陵叩头自请道：“臣愿意全力支持贰师将军，但臣希望能自己独当一面。请皇上准许臣自领一队，到兰干山南吸引单于部队，这样匈奴人就无法集中兵力攻击贰师将军。”

刘彻知道李陵这样的名家子弟看不起李广利，所以不愿意跟随其出战，怫然不悦，当即拉下脸道：“你不愿意隶属贰师将军么？朕这次出兵众多，没有多余的骑兵分给你。”李陵愤然答道：“臣无需骑兵。臣所率

领的边关屯军，均是荆楚一带的勇士和能力出奇的剑客，力气大得可掐死老虎，射箭百发百中。臣愿用少击众，只带领五千步卒，用五千步兵横扫单于王庭。”

他说得慷慨激昂，豪情满怀，一股英雄之气在他身上澎湃激荡。一向刚毅的刘彻居然也受了感染，不由得回忆起李陵生父李当户来——当年李当户在皇宫中任郎官，侍奉皇帝左右。刘彻宠爱一块长大的玩伴韩嫣，亲若兄弟，韩嫣仗着天子宠爱，势比王侯，群臣无不礼让三分。唯独李当户见不惯韩嫣与皇帝肆无忌惮地调笑，居然冲上前打了韩嫣，而且是当着刘彻的面。从此以后，非但韩嫣远远见到李当户便主动避开，就连刘彻也对他多了几分恭敬。可惜，若不是李当户在雁门大战中战死，说不定他今日也可以成为大汉的一员良将。

大殿中寂然无声。皇帝沉思了很久，也许是被李陵的豪言壮语打动了，也许考虑到他出兵确实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最终点头同意了这冒险且不合常规的请求，允准李陵率领步兵、射手五千人，兵出居延。

但李陵心中并不如何喜悦。汉朝自立国以来，一直不得不送公主到匈奴，以和亲换取和平，就是因为匈奴骑兵强大，来去如风。李陵虽然没有直接与匈奴交过战，但毕竟出身将门，熟知兵法，深知步兵在大漠中根本无法与骑兵相抗，他是在激愤下将自己推上了一条危险之极的路。

离开建章宫的一刹那，李陵忽然有一种从所未有的感觉，胸口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也是涩涩痒痒，难受得很。回首瞻观这座巍峨华贵的皇家宫阙，竟生出一种生离死别的情感，似乎这一次离开就永远回不来了。他的心陡然空荡了起来，怅惘若失。回到茂陵家中，忍不住拔剑歌道：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这是诗经《柏舟》中一章，写的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被群小所制，无法奋飞，又不甘心退让，空怀满腔忧愤。

韩罗敷见丈夫心情郁闷，便取过琴来，也抚弦和歌道：

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

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

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

歌词即为屈原所作《思美人》，称美丽的香花终究会芳香四溢，美好的声名即使地处荒僻也总能传扬开去。

李陵闻歌深受鼓舞，上前握住妻子的手。韩罗敷顺势投入丈夫的怀抱，将头倚靠在他肩上。这还是第一次，夫妻二人同时感到心灵是如此接近。

李陵喃喃道：“羌居蔽而闻章，说得真好。我一定要让皇帝在建章宫也听到我得胜的消息。”

韩罗敷抬起头来，虽只是一瞥眼间，她已看清丈夫脸上那破釜沉舟似是一去不返的悲壮之色，心中忽起了一种异样的思绪。

而李陵离开骀荡殿后，刘彻也渐渐回过神来，左右顾盼，殿中适才还有李陵豪言壮语，声称要横扫匈奴王庭，掷地有声，颇有昔日皇帝最宠爱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之风，如今却已人去殿空，孤清冷落，心中不觉真的起了悲戚之感。他信步茫茫走出殿外，天高云淡，树叶姹紫嫣红，如同春花一般华丽静美，好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致。

奉车都尉霍光紧紧跟随皇帝身后。他虽然是刘彻最信任的内臣，但对于天子的感情，早已经不是初到长安时的敬畏和崇拜了。他常常想起嫂嫂司马琴心临死前的那番话，对于她声称是皇帝杀死了兄长霍去病，他其实是并不相信的。多年来，他朝夕侍奉在皇帝身边，亲眼看到刘彻追忆兄长霍去病不已，自己能够得居高位也全是因为皇帝爱屋及乌之故。当年兄长曾有豪言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霍去病死时，匈奴单于还没有就擒，皇帝怎么可能下毒杀死最心爱的大将呢？但霍光也不认为司马琴心会以谎言骗他，他宁可相信那只是一场误会，就像兄长误会之下射杀了郎中令李敢一样。

但无论如何，司马琴心的话还是在霍光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因为他几乎能够肯定是刘彻杀了侄子霍嬭。那以后，皇帝在他眼中就变得陌生起来，以前他敬畏皇帝，之后全成了畏惧。他偶尔会想：这样一个老人，是如何在几十年的时光中由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变成了威震八方的皇帝，手段严酷，心如铁石？当然，他从来没有过要向刘彻复仇的意思，即使司马琴心的话是真的，他也绝不敢起一丝复仇的念头，哪怕是一丝的恨意。他只是格外留意地观察着那位皇帝，虽然贵为天子，虽然花费巨资求神拜仙，希求长生不老到了幼稚可笑的地步，却还是在追逐着日月年华老去，头发日渐花白，每晚所召幸的嫔妃数目也大为减少[6]，后宫七八千美女大多终日独守空房，在寂寞中挠头度日。他心中竟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只是一点点幸灾乐祸而已，实际上，朝中应该有许许多多的人心中都在暗暗盼着老皇帝快点归西呢。

他有时候会想，这位不可一世的皇帝临死时，最后想到的人会是谁？当然不会是皇后卫子夫，也不会是卫太子刘据，这对一度有“独霸天下”之称的母子失宠多年，早已经被彻底摒弃在恩宠之外。几年前，丞相石庆病死，公孙贺被皇帝选中，拜为丞相。当时朝廷多事，大臣难安于位。石庆之前，已连续有李蔡、庄青翟、赵周三名丞相因犯事坐罪下狱而死。石庆为人谨慎，朝议时从不多言，只唯唯听命，虽最后得以善终，但亦屡受皇帝督责。丞相位子形同炉火，居位者经常难以保全首领。所以当公孙贺被任命为丞相时，顿首涕泣，不肯接受丞相印绶。刘彻见状起身离去，公孙贺才不得不受职，事后哀叹道：“这下我完了。”又委托妻妹卫皇后出面向皇帝说情，想辞掉丞相之位。刘彻很是奇怪，道：“骠骑将军和大将军都是已经过世，你们卫家外朝无人，朕这是为你们好啊。”脱口而出的“你们”二字，等于是跟卫氏划清了界线，这可真是让人从头凉到脚的大实话啊，侍奉在一旁的霍光甚至能清楚地看见卫皇后脸上的塌肉在抽动。

正想得入神，忽听见刘彻悠悠吟道：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是皇帝本人昔日巡游天下时所作的《秋风辞》，清新隽永，缠绵流丽。刘彻有些感伤起来，慨叹道：“霍卿，你看朕是不是真的很老了，才变得儿女情长了？”

霍光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仔细思虑了好大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答道：“陛下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既有雄才伟略，又感情真挚深厚；既有帝王之心，又有平常百姓之情。这才是陛下可贵的地方。”

刘彻闻言心中大悦，半开玩笑地道：“朕下次倒是可以考虑派霍卿为主帅，率军出击匈奴，立下战功，才好封侯拜相。”霍光道：“多谢陛下厚爱，臣深感惶恐。朝中有李陵将军这等精于骑射的良将，哪里轮得到臣来担任主帅。仅凭他敢率五千步兵深入胡地，朝中再无第二人有此等胆色。”

霍光一语提示，刘彻这才考虑到仅五千步兵与匈奴骑兵作战风险太大，他内心深处还是极爱惜李陵的，便下诏命强弩都尉路博德半路接应李陵一军。路博德是员老将，资历声望颇高，昔日曾接替李广担任右北平郡太守一职。他自认为昔日不但与李广平起平坐，而且以伏波将军的身份南征，平定了南越叛乱，得海南岛，在其上建立珠崖、儋耳两郡，功勋赫赫，而今却要作为后队接应一个年轻的后生小辈，心中很是不满，但又不便公然违抗皇帝诏令，于是上奏称现在是秋季，匈奴马肥，不可轻战，不如让李陵一军暂时留在酒泉，等到明年春天再出兵不迟。

刘彻最见不得将领逡巡不前、借故推托，看了路博德奏折后，怀疑李陵害怕匈奴，自悔前言，想拖延出兵，所以才暗中委托路博德代为上书劝阻，联想到之前李陵不肯率兵攻打大宛之事，心中愈发恼怒起来。正好此时匈奴将军赵破奴辗转自胡地逃回，向皇帝报告说匈奴认为汉朝霍去病和卫青已经相继病死，朝中无人，蠢蠢欲动，正要入侵西河。刘彻极是生气，下诏书严厉训斥路博德，命其立即率军赶往西河，严守要道，阻挡匈奴军。又派使者急驰到边塞，敦促李陵迅速出兵。

李陵遂在九月从居延出发，率领五千步卒向匈奴境内进击，向北行军三十日，出居延千余里。他将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地形绘成详细地图，

派遣心腹侍从陈步乐送回长安。刘彻得到地图后很是赞赏，当场提拔陈步乐为郎官。

汉军三万主力则由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到达天山一带时与匈奴军遭遇，李广利挥师进击，一场激战后，汉军获胜。然而在回师途中，李广利军被闻讯赶来的匈奴主力包围。李广利非军旅出身，不恤士卒，汉军已缺粮多日，难以持续作战，因而死伤甚众。李广利惶恐不已，不知该如何是好。还是假司马赵充国召集了一百余名壮士，拼死冲锋，赵充国本人身上也受了二十多处创伤，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李广利引兵紧随赵充国之后，才得以突围而出。此战中，汉兵死伤十之六七，三万骑兵只剩不到万余人。

李陵一军出塞后未遭遇敌军，顺利到达东浚稽山，驻扎在龙勒水上。

时逢九月，胡地正是一派荒秋暮景——暮云空碛，关河萧索。衰草连天，万里秋霜。雁阵掠过，飞落沙滩。秋水生寒，烟霭蒙蒙。天气日益阴冷，河水已经结起了薄冰，汉军全是步卒，难以继续深入，李陵遂决定就此回师。然而此时匈奴且鞮侯单于得到了消息，他犹自不能忘记这个当年以神奇箭术赢得脱身机会的年轻人，遂亲自率领三万骑兵前来围攻李陵。

李陵一军刚好被围困在两山之间。他命兵士效仿当年大将军卫青创下的阵法，将武刚车环绕起来当做营寨，自己则率领士兵出营外列阵：前排步兵持戟、盾坚守，后排射手持弓弩射击。匈奴军见汉军人少，便直接正面攻击大营。李陵道：“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亲自挽弓，等到敌人蜂拥近前，才下令击鼓。汉军千弩齐发，匈奴士兵应弦而倒。残兵见汉军弩箭厉害，气势受挫，急忙往山上撤退。李陵亲自带领步兵追击，击退了匈奴的进攻。此战下来，竟然杀死数千敌人。

匈奴且鞮侯单于见李陵能够以寡退众，大惊失色，立即召集左、右贤王，征发八万骑，前来追捕李陵。李陵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只得且战且走。由于全部是步兵，没有马匹，始终无法摆脱匈奴骑兵的追击。连续多日作战后，汉军死伤惨重，未死者几乎人人身上带伤。李陵不愿意抛弃伤员逃命，下令将伤势沉重、无法动弹者装到车上，勉强

可以行动的负责推车，伤势略轻的则继续作战。

但汉军意志消沉，始终提不起士气，李陵不由得起了疑心，召来校尉韩延年商议。韩延年虽然因父荫封成安侯，但一直是李陵的部属。

李陵道：“我军士气少衰，鼓声不起，我怀疑军中藏有女子，校尉君可有听到风声？”韩延年不直接回答，只道：“将军既然有此疑虑，何不立即封营搜索？”

李陵见韩延年答得含糊，目光闪烁，疑心更重，遂亲自带人在军中大车上搜索，居然当真搜出了数名妇人。

这些妇人原是盗贼家属，受牵连被迁徙边郡，充做苦工。边塞生活极为艰苦，士卒们大多是青壮年男子，血气方刚，偏偏军营又不准携带家眷，士卒们遂将精力发泄到这些戴罪的妇人身上，正如当年昭阳公主逃到右北平郡之初的遭遇一样。李陵为人亲厚，爱护士卒，在军中声誉很好，他体谅士卒们正是精血旺盛之时，对这类事也只是佯作不知，听之任之。久而久之，士卒们胆子越来越大，干脆将妇人乔装打扮成军士，藏在军营中，方便随时交欢取乐。这些妇人本该戴着铁钳和脚镣，从事修建城墙等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多有累死、饿死者。但跟了士卒后，再也不用劳作，也不必戴上刑具，常常还能吃上酒肉，代价不过是用身体取悦一帮如狼似虎的男子而已，遂也乐得从命。此次出征，更有胆大妄为的军侯因为一日也离不开妇人，力主瞒过主帅，将她们带在军中。一千妇人早被整治得服服帖帖，只知道曲意迎合众士卒，好保住性命，丝毫不敢声张。李陵心思全在战事上，居然对妇人就在自己眼皮底下之事一无所知。

真相大白后，李陵大怒，下令将这些妇人在军前斩首。妇人们登时放声大哭，不断哀告饶命。士卒们内心有愧，不敢出声求情。还是亲信侍从管敢道：“而今大敌当前，匈奴人在后面虎视眈眈，这些女子手无寸铁，并不是真正的敌人。不如饶了她们性命，驱逐她们离开军中。”

李陵丝毫不为所动，道：“若不杀她们，无以正军纪，我日后还如何率军作战？”喝令将所有妇人斩首。汉军士卒凛然而惊，再次与追兵交战时，一举杀死匈奴军三千余人，终于突破了包围。

李陵随后引兵向东南撤退，沿着龙城旧道行军。匈奴自恃兵众，紧追不舍。李陵军很快再次被匈奴骑兵包围，被逼到一片大沼泽中时，四周长满了葭苇。匈奴兵顺风放火，想要将李陵的军队逼出来。李陵教手下兵士自己先烧葭苇，烧出一片空地，等到匈奴放的火焰烧到这里，已无可燃之物，火路被斩断，大火渐渐熄灭了。李陵以火对火，保全了全军将士。

退到达南山下时，且鞮侯单于亲率大军赶到，将李陵一军包围在山谷中。且鞮侯单于立马山上，一心要擒住李陵，派儿子左贤王狐鹿姑率骑兵进攻。李陵率军在树林中接战，又杀死数千敌军，并且用威力强大的连弩仰射山上，差点射中且鞮侯，且鞮侯急忙下山退走。

此处离汉边塞只有百里之遥，且鞮侯见汉军作战如此顽强，且一路往东南方向撤退，怀疑汉军在前方边塞埋有伏兵，李陵是有意引自己进入伏击圈，打算引兵撤退。匈奴诸将很是不平，劝道：“单于亲自率数万骑都消灭不了数千汉军，以后只会让汉朝瞧不起匈奴。前面多是山谷，还有四五十里才到平原地带，让我们再攻打一次，如果还是不能攻破，再退兵不迟。”

匈奴骑兵遂继续对李陵军发起进攻，两军一日战数十次，汉军又伤杀匈奴两千余人。虽然匈奴人一时攻不进汉军阵营，但汉军也无法突破匈奴人的重重包围。双方僵持不下时，且鞮侯心生怯意，准备撤军。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李陵的心腹侍从管敢偷偷出营，投降了匈奴。

原来管敢早知道士卒在军中藏有妇人，其中一名女子更是他的相好。妇人们被李陵发现斩杀后，他怀疑是校尉韩延年偷偷告了状。汉军中马匹极少，只有诸将和李陵的亲信侍从有马，正好韩延年来找管敢，命他率侦察骑出山谷查探敌情。管敢心中不满，当众顶撞了韩延年，不肯奉命。韩延年遂命士卒捉住管敢执行军法，当众打了他二十鞭。管敢愤怒难耐，居然出谷投降了匈奴，并泄露了机密军情，告诉且鞮侯单于道：“李陵军没有后援，箭矢也快用完了，只剩下李将军及成安侯韩延年麾下各八百人还能作战。单于只要派出精锐骑兵，用羽箭突击，就能一举攻破他们。”

且鞮侯单于大喜过望，派出数千锐骑，各持强弓，绕到汉军前面，

堵住了道路。李陵率部众拼死力战，最终箭矢用尽。

汉军与匈奴作战，并非士卒比匈奴人更骁勇善战，主要是靠兵器上的优势。匈奴人不懂炼铁，兵器多是铜器，远远不及汉军铁器锋锐。尤其汉军强弩便于远距离攻击，能够有效地遏制匈奴骑兵。李陵以五千步兵抵抗匈奴八万骑兵，时间长达八天之久几乎每战必胜，这其中除了李陵善于用兵的原因外，主要还是要归功于汉军携带的强弩。然而箭矢一旦耗尽，汉军就再也无力抑制匈奴骑兵的反复冲锋，李陵一军最终被逼入峡谷中。

尘土飞扬，烟云相连。一场天昏地暗的短兵交接后，山谷中尸山血海，双方士兵的尸体及马匹混杂在一起。有些死者的神态看起来只是刚刚入睡，有些却肢体残缺，甚至连头也没有。

匈奴军虽然暂时退出山谷，却居高临下从山上投下礮石，截断了汉军退路，并且大叫道：“李陵、韩延年快快投降！”

汉军被困在谷中，伤亡惨重，进退不得，只能束手待毙。

李陵神色复杂地看着阵亡的部属的尸首，既有骄傲，也有厌恶，还有点愧疚。

这是他李陵的过错么？若是天子肯拨给他几千骑兵，若是强弩都尉路博德肯如约来接应，若不是孤身奋战，他无论如何都不会陷入绝境，士卒们也可以活着回去的。可如果不是他在天子面前夸下海口，声称能以五千步兵横扫匈奴王庭，这些士卒也许不必死的。他们还年轻，还有机会回去家乡与家人团聚，还要娶妻生子。而现在，他们全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夜色悄然降临了，像黑烟一般，在山谷中弥漫，山峦逐渐变成了黑糊糊的轮廓，一钩残月升起在天边。深秋的深夜，如寒水一般凄凉。

李陵矛盾交织，时而拔剑起舞，意气激昂，时而俯首叹息，神情沮丧。直到深夜，他依旧未卸下铠甲，徘徊在营帐外。营地中的汉军看见自己的主帅露出少有的沉重悲哀表情，也就肃静无言，整片山谷的气氛变得庄严肃穆。

校尉李绪劝道：“将军能用少击众，威震匈奴。虽然眼下天命不遂，不妨暂寻生路，将来总可望归。不久前浞野侯赵破奴被匈奴俘虏后又逃亡回来，皇帝还是照样礼遇他。何况将军呢！”言下之意，无非是劝李陵不要再拼死与匈奴对抗，只要保全性命，即使是被俘虏，将来也总有机会归汉。

李陵道：“不要说了！我如果不战死，就不是壮士。”携了佩剑，独自着便衣出营，想看看有没有机会趁夜色奇袭单于大营。然而峡谷前后灯火明亮，谷口已被大石堵住，要道有射手扼守，满山遍野全是匈奴骑兵，别说接近单于，就是摸进敌营都不可能。

他见败局已定，遂回营召集余部，检点士卒，还有三千余人，但各人手中只剩空弓，无法再拒敌，不由得叹息道：“如果再有数十发箭，我们就能突围而出。可惜！如今已没有武器再战，等到天亮时，匈奴人会大举进击，我们不能就此束手就擒。待会儿由我和韩延年先趁天黑冲出峡谷，匈奴人看见黄、白主帅旗帜，必定全力追击。你们大家就各自散开逃命，运气好的话，应该有人能逃回边塞。”命校尉李绪将随军携带的地图、天子诏令、军情文书等焚毁。军士每人携带二升干粮、一大块冰，各走各路，分散逃走，约定突围后到遮虏郭会合。

随即击鼓拔营，李陵自己上马先行，与副将韩延年带领随从十余人，骑上军中仅有的马匹，趁夜色冒死冲杀出峡谷。行不到一里，到达一片胡杨林时，几千匈奴骑兵举火追到，将李陵等人团团围住。

匈奴骑兵如潮水般涌过来，喊打喊杀声震山惊水。地面颤抖着，李陵座下的马匹也受了惊吓，他不得不使劲勒紧缰绳。箭矢如雨，韩延年身中数箭，双目眦张，在昏黑的夜色中，倒在了李陵脚下。

李陵见匈奴人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而身边已无一个士卒，再无回天之力，当即长叹道：“无面目报陛下！”放弃了徒劳的抵抗，凝神屏息地望着手中的佩剑。这柄宝剑还是文帝赐给他祖父李广的，伴随了他李家三代人，跟随他也有多年了。

死？它来得这么快吗？多么熟悉的面孔，却又那么遥远，看过多少人的死，今天，自己将走近它。

对于死的考虑，李陵这几天一直没有停止过。自杀，对他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道路。不过，他不愿简单地死去，他在寻找一个最好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方法。

他掌心沁出来的汗水使剑柄滑腻了起来，剑身也好像有了灵魂，抖动不已。他全身肌肉收紧，心口堵得透不过气来，终于狠下心来，挥起了宝剑，用尽全身的力气往颈中抹去。剑锋在冷冷月光下吐出一股青光。这一刻，他离死亡如此接近，他突然感到无尽的寒冷，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那剑好重，他切实地感到了死亡的分量。此刻没有纷飞的箭矢，但死亡的影子却比任何时候更大，已经爬了上来，把他慢慢笼罩。

就在一刹那间，几支羽箭呼啸而来，射中了他胸腹。他身上穿着大将军卫青赠送的锁子甲，那铠甲能抵挡住汉军弓弩，更不要说匈奴人的弓箭了。但羽箭虽未能穿透甲衣，强劲的力道仍然将他从马上带下来。他重重地摔在地上，眼冒金星，五脏六腑都翻了个儿。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死，可手上的剑再也举不起来。

匈奴人包围的圆圈越缩越小，数名骑士靠近来，有的弯弓搭箭，有的举起长枪，都对准了他。李陵想努力站起来，可是两腿软塌塌的，双目开始迷离恍惚起来。他丢掉了宝剑，想要从怀中掏出什么东西。但他连这份力气也没有了，眼前突然一黑，终于栽倒在韩延年的身上……

多少离乱分合，多少爱恨缠绵，天长地长，云茫水茫，浩浩山丘，重重烟树，月光下，夜色里，浮生就像梦一场。但对于一个死者来说，任何往事，纵使再美好，再传奇，再令人羡慕，也毫无意义。

李陵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但居然又被饥饿、干渴唤醒了过来。他发现铠甲已经被人剥去，身上只剩下絮衣，身子横着俯在马背上，双手被绳索牢牢缚在背后，全身酸疼，想动一下都动不了，这才恍然明白过来：他当了匈奴人的俘虏！

太阳正在冉冉升起，点亮了绚丽的秋韵——胡杨林在曙光中泛着金

色，翡翠石般的湖面被秋风吹皱，水草轻轻摇曳。远处青山层林尽染，化在胡杨、红松、冷杉、樟子松等交叉点缀的色彩中，金黄、橙红、墨绿、黛青，五颜六色，五彩缤纷，仿若一幅斑斓的织锦。

比美景更惊心动魄的是这里不久前还是鏖斗厮杀的战场——死伤者流出的鲜血散落在林草之间，寒风一吹，全部凝结成淤黑的红冰，触目惊心。尸横狼藉的地方，聚集着一大群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乌鸦，正在啄食死者的肉。侥幸没有战死的几匹马，在徘徊悲鸣。野地里汨汨的水声，衬托着那一片幽暗的芦苇，越发显得冷寂与阴森。

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这些战死的人当中，有汉军士卒，也有匈奴骑兵，他们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当某人的刀砍向对手时，他根本就不认得对方，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他们互相仇恨，互相厮杀，仅仅是因为大汉在与匈奴交战，他们被君主的命令搅进了战争，最终横尸在这里。这一切，当真是无法避免的吗？

李陵勉强抬起头来，注视着血肉模糊的悲壮场面从眼前一一晃过。巨大的压抑和绝望缠绕在他心头，他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负责押送俘虏回王庭的左贤王狐鹿姑见李陵清醒过来，便命人将他从马上解下来，喂他食物和水。

李陵道：“我要解手。”狐鹿姑道：“抱歉，我可不敢解开你手上的绑缚。昔日令祖飞将军李广被我匈奴俘虏，押送途中夺马逃走，还射死了不少追兵，我舅祖就是在那次追击中被射死。”命人扶起李陵，带到一边，解开他的裤带，褪下裤子。

李陵羞愤难当，但当此境地，又能有什么法子。等他解完手，匈奴兵扶他上马，他回过头来，这才发现校尉李绪等人也当了俘虏，被绳索缚成一串，拴在匈奴人的马后，心中愈发悲凉起来。

往北行了数日，深入匈奴腹地，俘虏再无逃走希望，狐鹿姑这才命人解开李陵身上的绑缚，却只给了他一匹驽马。

又行了数日，终于到达匈奴单于居住的王庭。这传说中穷凶极恶的虎狼之地原来是一大片原野，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大群大群的牛羊在衰草间游弋，一顶顶圆形的毡帐篷点缀其间，一派安详的景象。

且鞮侯单于母亲母阏氏早已得报俘获了李广之孙李陵，亲自迎出帐来，问道：“汉将人在哪里？”

狐鹿姑挥了挥手，两名匈奴兵执住李陵手臂，扯来母阏氏面前，强令他跪下。李陵硬挺几下，最终还是被大力压迫跪倒。

母阏氏道：“你就是李广的孙子？”见李陵不答，以为他听不懂胡语，又命通译问了一遍。李陵面无表情，木然不应。

母阏氏道：“他是哑巴么？”狐鹿姑道：“他不是哑巴，只是不肯开口说话，一路上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

丁灵王卫律也在一旁，他原先与李陵相熟，忙上前劝道：“李君，尊祖李广君曾射杀了母阏氏的亲兄弟，母阏氏恨你们李氏入骨。我劝你趁早投降，不然有得苦头吃。”

李陵只侧头望着地面，一声不吭。母阏氏见他强硬，便命人将他绑到木桩上，亲手挽弓，打算乱箭射死他。狐鹿姑忙劝道：“奶奶息怒。这李陵罪该万死，但他着实厉害，只带了几千步兵，就杀死我方几万骑兵。父王很爱惜他的才干，特命儿臣押他回来王庭，要想办法降服他，为我匈奴所用。”

匈奴不尊重老弱，母阏氏虽然贵为乌维、响犁湖和且鞮侯三任单于的母亲，但终究还是要听从单于的命令，闻言只得作罢。即便如此，还是命人狠狠抽了李陵五十鞭，直抽得他昏死过去，这才丢到臭气熏天的马棚里。

李陵再醒来时，却是在一间颇大的毡帐中。帐篷中间支着一个三角架子，上面挂着一个冒着热气的铜壶，下面烧着干马粪。帐篷中暖气洋洋，弥漫着奇特的味道。

毡帐中有一名侍女打扮的匈奴女子，见李陵醒来，忙揭开门口毡

毯，朝外面喊了一声。回身扶李陵斜倚在床头，取了一只陶碗，从铜壶中倒了一碗羊奶给他。那羊奶中混了烈酒，虽然呛口，膻味很重，喝到腹中却热乎乎的十分舒服，身上的伤痛也大为减轻。

过了一会儿，卫律进来，在床侧坐下，道：“李兄，这里是我在王庭的毡帐，但愿你还住得惯。”

李陵精通音律，当年与协律都尉李延年多有来往，与卫律关系也不错，闻言只冷冷道：“卫君如今已经是匈奴的丁灵王，李陵却只是个俘虏，还是不要再称兄道弟的好。”卫律道：“我投降匈奴也是逼不得已。李兄最清楚经过，我是受李延年举荐出使匈奴，李延年兄弟被皇帝处死，我若回去长安，也难逃一死。而今你我即使立场不同，也还是可以顾念旧情，继续做朋友。”

李陵道：“那好，卫君如果还当我是朋友，就助我逃走。”卫律道：“这里是匈奴王庭，距离汉军边塞有数千里之遥，南下沿途都布有重兵。李兄身上有伤，走不出几里地就会被射杀。就算你能侥幸逃回汉地，按大汉军法，你死亡过多，几近全军覆没，本人又被匈奴俘虏，按律当腰斩。既然回去只是送死，何不暂时归顺单于，日后再作他图？”李陵一时沉默不语。

卫律又道：“李兄出身将门，祖孙三辈尽为大汉效力，忠心耿耿。尊父正当壮年时在雁门关外战死，当时李兄还未出生。尊祖飞将军少年从军，驰骋沙场五十余载，最终却被皇帝和大将军卫青一再排挤，在古稀之年落了个自刎谢罪的下场。尊叔李敢将军英勇善战，威名不在飞将军之下，结局又如何呢？被骠骑将军霍去病射死。可笑的是，那位皇帝居然还对外宣称李敢将军是被鹿撞死的。”

虽然关于李敢死因的传闻极多，但李家一直保持沉默，外人也绝不会在李家人面前提起与皇帝大相径庭的说法，卫律还是第一个公然声称李敢是被霍去病射死的人。李陵额头青筋暴出，坐直身子，却牵动了鞭伤，剧痛之下，又颓然倒了下去。

卫律对李陵的愤怒佯作不见，继续道：“再说李兄你，文武双全，箭术无双，不仅汉人、匈奴人，就连西域人都仰慕你的大名。可皇帝却对

你的才干视而不见，一再派你做李广利那脓包的后勤。想来李兄自己也很清楚，皇帝从来就不信任你，因为你自小就是太子的伴读，与太子亲若兄弟，你堂妹又是太子宠姬。太子既然失宠，你当然也不可能被皇帝任命为一军主帅。这次居然可笑到只派你率领五千步兵进击匈奴，这不是明摆着要你来送死么？”

他侃侃道来，似比李陵本人还要了解内幕。李陵听到这话，竟然也呆了一下，暗道：“原来皇上一直将我当做了太子一党。”

卫律见李陵沉思不语，知道已说到他心中痛处，便道：“我知道一时难以说服李兄，你再好好想想。”转头命那侍女弃奴道：“好好服侍李君。”弃奴道：“奴婢知道。”走过来跪在床前，道：“奴婢帮将军换药。”助李陵解开上衣，用一种黄色药膏涂在他胸腹的鞭伤上，他顿时觉得一阵清凉，疼痛大为减轻。

过了几个月，李陵身上的伤势逐渐愈合，他已经可以自己站起来行走。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心境也就平静了些。

卫律依旧每日来看望李陵，时不时地带来些消息给他——譬如他的部下约有四百人逃回了边塞；又譬如皇帝刘彻听到他兵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相士为李母和李妻韩罗敷相面，见二人面上并无丧容，断定李陵没有战死，而是投降了匈奴，勃然大怒，立即召集群臣议李陵之罪。大臣们都纷纷指责李陵贪生怕死，认为他投降匈奴有罪，全家当诛。刘彻遂逼迫新拜郎官不久的李陵心腹侍从陈步乐自杀，将李母和韩罗敷下保宫狱囚禁。

李陵闻听母亲和妻子已被下狱，先是吃了一惊，随即醒悟过来，道：“我只是被俘，并没有投降，我不信皇上会逮捕我的家眷，你休要挑拨离间。”卫律道：“大汉律法一向严酷，李君应该最清楚不过。”

李陵道：“我又不是第一个被俘虏的汉将。之前匈河将军赵破奴被俘，皇上照旧优待他的家人。”卫律道：“赵破奴在汉地无根无底，是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算得上是皇帝心腹。而李君自小跟卫太子一起长大，在外人眼中，李君始终是太子一党，你敢说皇帝不是因为这个而刻

意排挤你么？李君才华有目共睹，皇帝又不是瞎子，会看不出你比那李广利要强过千百倍么？但你却始终只是李广利的后队，这是什么缘故，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他见李陵沉默了下来，又婉言劝道：“我可没有骗李君。实话告诉李君，单于在长安派有大批细作，汉朝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有人驰报王庭。李君当日兵出居延，单于也是从细作那里得知了消息，才星夜赶来阻截。尊母和尊夫人的确被关进了监狱，正在等待审判，这是昨日才得到的消息，万万不会有错的。”

李陵心道：“不管怎么说，皇上是个精细人，不可能没来由地逮捕我家眷下狱。这一定是匈奴人有意散布我投降匈奴的消息，按照律法，投敌者一律没家，他们是有意断绝我的归路，好强逼我投降。我得想办法逃离这里才是。”

李陵不知道的是，并不是匈奴人有意散布了他兵败投降的消息，皇帝刘彻召相士为李母和李妻相过面后，便武断地认为李陵投降了匈奴。

甚至刘彻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对这件事如此在乎，以致暴跳如雷——也许是因为天下多事，朝廷征调频繁，官吏酷暴，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他们攻打城邑，夺取武库，释放囚犯，杀死官吏，断截交通，被官兵镇压队伍散亡后又重新聚集，官府亦无可奈何；也许是因为早先卫青、霍去病对匈奴取得过辉煌的战绩，而此后汉军再无出色将领，对匈奴作战也是败多胜少，可匈奴未灭，单于未擒，偏偏皇帝又年近六旬，时日无多，听不得前方战败的消息；也许是因为李陵之前不肯作为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后队，受其节制，明显不服李广利为主帅，皇帝早已恼怒在心；也许是皇帝真的相信了李陵的豪言壮语，认为他有足够的能力率领区区五千步卒横扫匈奴王庭，想不到他会全军覆没；也许是因为李陵以五千步兵对抗匈奴八万骑兵，辗转作战八天，杀死杀伤了三万匈奴人，创造了以寡敌众的奇迹。而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的主力部队虽有三万精锐骑兵，却出师不利，死伤惨重。相比于李陵的战绩，李广利显得太过脓包，也由此显得皇帝无能，有唯亲是用的嫌疑，这是刘彻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千方百计地挑出李陵的不是来。李陵降敌，不正是最好的

理由么？贰师将军再没有用，至少没有投降匈奴呀。

满朝文武都看出了皇帝的心思，纷纷指责李陵，力请族诛其家。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一人挺身而出，为李陵辩解，极言道：“李陵率领不足五千人的步兵，深入匈奴腹地，打击了几万匈奴骑兵，直到最后，矢尽道穷，援军无望，仍与匈奴殊死拼搏，就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敌人，足可以向天下人交代。李陵不肯尽死节，一定是想以后将功赎罪来报答陛下，请陛下曲加宽宥。”

刘彻怒气正盛，恨不得立即将李陵碎尸万段，认定司马迁所言不过是想替败将游说，尤其极力夸说李陵杀敌之多，分明是暗示贰师将军李广利无能，正好戳中皇帝的痛处，令自高自傲的刘彻当朝大失面子，暴怒之下，立即将司马迁逮捕下狱。

司马迁是前任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与李陵虽同居茂陵，却算不上深交，只是看不过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前方冒死涉险的将领毫无同情心，出于公义出面陈说李陵投降是出于无奈，哪知道触怒皇帝，被定了诬罔的罪名，关押到若卢狱。若卢狱属于少府管辖，在黄门内寺，专门用来关押将相大臣犯罪者，算是高级监狱。狱吏颇敬重司马迁的为人和学识，他倒也没有吃太多苦，然而终究还是身在监狱中，度日如年。

终究还是有李陵的确切消息传来，原来他只是被俘，并没有投降。皇帝心中颇多悔意，后悔自己没有及时救援李陵军，特意派使者犒赏了李陵部侥幸突围逃回的幸存者，又重新征发大军，分三路进击匈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率万余人跟在后面接应；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出五原；因杆将军公孙敖率一万骑兵、三万步兵出雁门。其中李广利一军为主力，韩说军从侧翼牵制，公孙敖则被皇帝赋予一项秘密使命，那就是救回沦陷在胡地的李陵。

匈奴且鞮侯单于预先得知汉军进军路线，急忙将老弱民众及牲畜撤退到余吾水以北，自己则亲率十万骑兵埋伏于余吾水南。不久，李广利大军至余吾水，匈奴兵出击，李广利大败而归。游击将军韩说一军未遭遇匈奴军，无功而返。而身负营救李陵使命的公孙敖则遇上匈奴左贤王狐鹿姑，交战后大败而归，因死亡部属过多，被判腰斩。

公孙敖为了推脱责任，诈称李陵教且鞮侯单于布兵防备汉军。刘彻年老多疑，闻报大怒，立即下令族诛李陵家属。汉家律法，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可因李陵是天子近臣，受刑格外重，被夷三族，李陵母亲、妻子韩罗敷、堂弟李禹均被腰斩处死。李禹之妹李柔为太子刘据最宠爱的侍妾，也被赐毒自杀。李家唯有李禹同父异母妹李悦因是皇帝外甥女梅瓶所生，得以保全性命。李氏从此名败，陇西李氏均以李陵为耻。

受李陵牵累，一直被囚禁在若卢狱中的司马迁也立即被判处死刑。汉家律法允许交钱和受腐刑来赎死罪，但司马迁家境贫寒，拿不出五十万钱来赎罪，他最终选择了被时人视为奇耻大辱的腐刑，以此来换取活命的机会，好有时间完成修史的志愿。

那一日，司马迁被剃光头发，戴上枷锁，转押到廷尉狱腐刑室受刑。腐刑即割掉男子的性具，破坏人的生殖能力，受刑后往往畏寒，只能待在温度适中、密不透风的房间中，类似养蚕的温室，因而囚禁官刑罪犯的牢房又称为蚕室。司马迁在腐刑室被阉割掉生殖器后，随即转押到蚕室。

所谓“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尤其在大汉这个看重气节的朝代，人们普遍认为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本身，这也是为什么汉名臣多自杀的原因。司马迁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耻辱中，多次想到要自杀，可是一想到还有文章未完成，最终还是强忍悲痛，苟活了下来。

过了几个月，皇帝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以刑余之人任宦者之职中书令，替皇帝处理日常文书事务。他发愤撰写史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即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之来历。《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写完书稿后，将其拿给茂陵邻居东方朔阅览。东方朔看过后佩服不已，认为此书可以藏之名山，传于后世，特意为书稿取名为《太史公书》，《史记》一名为后世所称。

不久后自胡地传来确切的消息，教且鞮侯单于布兵备汉的是汉校尉李绪，而不是李陵。刘彻的脸色阴沉了许多天，上朝的大臣个个噤若寒蝉，不敢仰视。但皇帝也未对李家作出任何补偿，因为天子是天之骄

子，是不会做错事的，即使错了也不能承认。刘彻只将公孙敖逮捕下廷尉狱论罪，公孙敖随即以对匈奴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判死罪。但他早料到诬陷李陵一事迟早要败露，事先买通了廷尉，将另外一名囚犯当做自己斩首，自己则隐姓埋名，亡命天涯。

李陵家属在冬季被诛杀，李陵得知消息的时候正是塞外最寒冷的冬日。他仍然是俘虏的身份，被滞留在匈奴王庭，虽然尚可以自由走动，但仅仅是因为胡地没有监狱的缘故，他走到哪里，都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匈奴兵士跟着。

原本李陵得知母亲、妻子被皇帝下狱的消息后，想尽快找机会逃走，但匈奴人看守极严，就算他能用武力夺取马匹逃出王庭，也难以穿越数千里之遥的胡地。他反复权衡后，又改变了主意，决意先打听到大汉镇国之宝高帝斩白蛇剑的下落再说。但还没有等他开始着手，另一个人抢在他前头打起了宝剑的主意，这个人就是管敢。

管敢虽然为匈奴人擒获李陵立下大功，但其人孱弱，文不能文，武不能武，没有什么真本事，到王庭后并不怎么得单于欢心，且鞮侯也没有给他封赏，只命他跟随投降的校尉李绪为匈奴练兵。管敢不愿意吃苦，遂将高帝斩白蛇剑是欧冶子所铸之雄剑及双剑合璧就能取出项籍藏宝图的秘密告诉了且鞮侯。这一重大机密原本只有东方朔等极少数人知道，只因为管敢原先是雌剑的主人，一直念念不忘要夺回亡父遗物，东方朔从司马琴心手中取回雌剑后，将剑上交给皇帝，同时也请李陵将真相告诉了管敢，用意无非是打消他期冀有一日能夺回雌剑的念头。管敢得知原来雌剑背后有这么多秘密，自然不敢再心生妄念。但当他投降匈奴后，这一消息立即变得极有价值。

且鞮侯单于得知高帝斩白蛇剑不仅是大汉镇国之宝且内中隐藏有巨大财富后，喜出望外，立即派人前往长安，谋划夺取雌剑。但雌剑已经被皇帝收藏在甘泉宫中，即便是重臣也难以接近。管敢又出主意，据他推算，那藏宝图一定是藏在雄剑剑柄中，如果能造出一柄新的雌剑，只要形状跟原先那柄一模一样，就能与雄剑契合成为一体，从而打开机关。且鞮侯单于由此对管敢刮目相看，因他原先就是雌剑的主人，特意

命他主持此事。管敢画出了雌剑的样子，又请单于派人到汉地掳来几名手艺高超的铁匠，因时间过去已久，他记忆中的尺寸未必准确，所以需要高帝斩白蛇剑做比较。且鞮侯单于也放心地将高帝斩白蛇剑交给他掌管。

高帝斩白蛇剑的藏处自己冒了出来，虽然省去了打探的力气，但管敢主持的铸剑所日夜有人看守，以李陵囚徒的身份，实在难以接近。他也曾经想过不如先假意归顺匈奴，好另作他图，可“投降”二字实在说不出口，汉人最重名节，更何况他这等名家子弟。他也尝试要找管敢谈一谈，但管敢似乎早猜中他心意，命兵士不准他靠近铸剑所。李陵无奈之下，决意利用且鞮侯单于的女儿夷光公主。他被押送到王庭后，夷光对他多有照顾。丁灵王卫律甚至曾经几次在言语中暗示，只要李陵投降，且鞮侯单于愿意以夷光下嫁，李陵始终只是默然不应。他知道夷光一直感激他当年的营救之恩，甚至有心偷偷纵他逃走，如果不是实在没有法子，他也不想利用这名天真烂漫、毫无心机的匈奴公主。

这一日，李陵让看守请夷光来到毡帐，正踌躇着要如何开口时，卫律蓦然闯进帐来。李陵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心中隐隐觉得不妙，问道：“出了什么事？”卫律迟疑着道：“汉地刚刚传来消息，李君的母亲、妻子，还有堂弟，已经……已经……”

李陵见他欲言又止，心中更加不安，忙催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卫律咬咬牙，道：“汉朝皇帝族诛了李君全家。”

李陵一时愣住。大汉律法严酷，族诛的事在朝野间并不罕见，名臣如韩信、晁错、主父偃均受族诛之刑，大名鼎鼎的关东大侠郭解也被族诛，但族诛历来是用于罪名极大的罪犯，跟他李陵又有什么干系？就算是皇上相信了他投降匈奴的谣言，也顶多是将家属没入官中为奴，何至于族诛呢？

卫律看出了李陵的疑惑和不信，忙道：“这样的大事，我可不敢欺骗李君。听说全是因为因杆将军公孙敖为脱罪才谎言诬陷李君。”当即说了公孙敖之前兵败于左贤王的情形。

李陵不等他说完，即忽忽若狂，像疯子一样奔出毡帐，用头往马桩

上猛撞，直撞得额头鲜血淋漓，血流满面。卫律追出帐来，见李陵有自残的企图，忙命人上前抓住他。数名匈奴兵士拥上来，七手八脚，好不容易才制服李陵，将他手足绑起来，重新拖入帐中。

李陵拼力挣扎，却始终挣脱不开绑绳。他最终放弃了徒劳的反抗，瑟缩在帐角，发出嘶哑而撕心裂肺的恸哭声。那是许多匈奴人生平所听见的最可怕的最惨人的哭声。

北风陡起，如雷霆万钧般碾过大地。冬夜格外漫长，无边的黑暗笼罩着令人胆寒的漫漫长夜。所有人都都在簌簌发抖，也不知道深入骨髓的阴气是因为天气，还是因为那颗冰冻的心。凄厉的风中，隐隐约约传来胡笳的调子，仿佛人世间微弱而凄惨的哀怨声。无言的悲哀更像这黑夜与寒冷，紧紧地笼罩在许多人的心头。

极致的遭遇总是衍生出极致的惨烈。为了抚慰注定的悲凉和幻灭，也为了迎接未来的希望与曙光，只能靠自身在生命中不懈地抵抗。

李陵形容枯槁，肝肠寸断，每日处于一种持续的煎熬中。他的生命运转比别人快几倍，十年比一生更跌宕——先是失去了最爱的女人，接着失去了至亲的亲人。他自己更是身败名裂，一无所有，从此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国，恍然一片离开树枝的树叶，彻底失去了依附，无论如何飘零，最终也要干枯死去。

他长久陷入似真似幻、似梦似醒的空虚里，犹如跋涉在一片沙漠上，脚下松软，有一种随时坠入无底洞穴的恐惧。他的心灵被人世间所能想象的最大的苦痛搅动着，他的全身散发出死灰的味道。就算瞎子也能看出，他已经完全放弃了生的意念，不愿意再活下去。

管敢进来毡帐的时候，李陵正缩在墙角坐着。他整个人完全蔫了下去。原先明朗的、红润的脸深陷了下去，瘦得脸颊完全突了出来，苍白得可怕。以前那双锐利有神的眼睛变得呆滞，只是死死地看着昏暗的角落。

管敢走近他身前，蹲了下来，道：“将军，人死不能复生，还请将军节哀。太夫人生前待我很好，听到她的死讯，我也很是难过。”李陵木然

地看了他一眼，又转过头去。

管敢道：“我知道将军恨我，对此我也不敢多辩解什么。今天我来，是有一件事要告诉将军，害死太夫人和夫人的罪魁祸首是李绪，他一直在教单于如何布阵对付汉军。公孙敖大概也是听说有李姓将军在为匈奴练兵，模棱两可地便以为是将军你。春季时，单于要举行一场阅兵仪式，据说还预备当众封李绪为右校王，由他担任主帅，带兵攻打汉地。将军，难道你不想为太夫人报仇么？”

李陵依旧只是盯着角落，面无表情，恍若未闻一般。管敢甚是无趣，只得悻悻起身，道：“将军好好保重身体，改日我再来探你。”

李陵又发了半天呆，终于挣扎着坐起来，叫道：“来人！快来人！”

正巧卫律进来，问道：“李君有事么？”李陵道：“单于人呢？我要见他。”卫律道：“单于正在大帐中议事，李君有话不妨告诉我，我会转告单于。”李陵冷然道：“我有话只对单于说。”

这是李陵被俘以来第一次主动要求见单于，卫律不敢怠慢，遂带他来到单于大帐外，又道：“这就是单于大帐了。李君该知道规矩，你仍然是汉臣的身份，要进帐见单于，须得用墨将脸涂黑。除非你现在投降，那么这一套就可以免了。”李陵毫不迟疑地道：“我愿意投降。”

卫律大喜过望，忙领着李陵进来大帐。且鞮侯单于正在与左贤王狐鹿姑、汉降将李绪等人商议春季入侵汉地事宜，听说李陵终于肯投降，极为高兴，亲自走下来扶起李陵，安慰道：“将军不必为亲人之死太过伤心难过，我一定会亲自为将军寻一门好亲事。”

李陵道：“家室之事就不劳单于费心了，不过臣有一个请求，希望单于能答应。”且鞮侯道：“好，你说。”

李绪一直不敢正视李陵，忽听到李陵投降还有附带条件，料到他必然是要让单于杀了自己，忙道：“单于……”且鞮侯却挥手止了他，笑道：“只要能得到李陵将军，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李绪登时冷汗直冒，只得乞求地望着李陵。李陵却看也不看他一

眼，躬身道：“臣想去趟乌孙，请单于允准。”

且鞮侯原也以为李陵是要求自己杀死李绪，不料却是如此简单的一个要求，大是意外，问道：“将军去乌孙做什么？”李陵道：“楚国公主刘解忧是臣的旧识，臣想见她一见。”

且鞮侯见李陵连如此隐秘的男女之事都肯当众说出，足见胸襟坦荡，很是欣慰，道：“好。正好夷光一直吵着要去乌孙探望奇仙，你便装扮成公主的随从，跟她一起去。”李陵道：“是，多谢单于。”

走出单于大帐时，李陵不由自主地仰头望天，天如灰幕，竟无半点阳光，似乎又有一场大风雪要到来。他转而凝视西南方向，心中发出一阵悲切的呼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解忧，你会原谅我吗？”

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凛凛寒风抽打着脸颊，滚滚黄沙溶进了泪水。梦醒泪干，过去的只是梦魇，眼前的才是真实——无情而冷酷的冬季来到了。

冬日的夜色降临得格外早，才是黄昏时分，乌孙都城赤谷城内的灯火已次第亮起，一帐帐渗透出光亮的毡房将满天的云霾衬托得格外沉重。

雪如鹅毛似的飘洒，地上积雪盈尺，天地早已白茫茫一片，遮住了尘世的喧嚣和纷乱，使大地显得宁静而高远。

乌孙是西域大国，赤谷又是都城，平时大街小巷中往来商人如织，真个是举袖成云，挥汗如雨，如今到了冬季，不仅商旅驻足，就连城里人也绝少出门，全躲在屋内烤火取暖去了。

外号“肥王”的乌孙昆莫翁归靡正懒洋洋地躺在一张熊皮上，一边摸着肥胖的肚子，一边笑嘻嘻地看着右夫人刘解忧逗着两个孩子玩耍。他从堂弟军须靡手中接任昆莫位子时，也按照乌孙习俗接收了左右两位夫人——匈奴公主奇仙和大汉公主刘解忧。他是真心地爱解忧公主，两人

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长子元贵摩和次子万年。当然，他跟奇仙公主关系也不差，生下了一个儿子乌就屠。

外面天寒地冻，昆莫毡房中却是暖意融融，香气氤氲。刘解忧抱着二儿子万年坐在火盆边，凝神望着儿子胖乎乎的脸蛋和小手、小腿，看着他一呼一吸中小胸脯也一起一伏，心中涌起无尽的慈爱怜疼。

一名侍女揭帘走了进来，禀告道：“右夫人，冯夫人求见。”刘解忧笑道：“又不是外人，请她进来吧。”侍女道：“冯夫人在右夫人书房中，她说有要事，只能对右夫人说。”

刘解忧望了丈夫一眼，翁归靡憨憨一笑，毫不在意地道：“去吧。可别是冯夫人跟右大将吵架了，跑来找你告状。”站起来接过万年，谁知道孩子刚到怀中，就“哗哗”地尿在了他身上。旁边的侍女和乳娘吓得连忙上来赔罪。

翁归靡却一点也不生气，笑道：“抱小儿，落一怀，我儿子的尿怎么这么香，真是神了。”

刘解忧忙让乳娘将儿子抱了过去，忍不住对丈夫笑道：“我们中原有句俗话，狗养的狗疼，猫养的猫疼，不养不疼，谁养谁疼。这句话可一点儿也不错。真没见过你这样的，自己的儿子尿了一身，不但一点儿不生气，反而这么开心。”嫣然一笑，走了出去。

书房内的火盆烧得很旺，炭旺得就像透明的红玉，晶亮晶亮，闪闪发光，把昏暗的屋子照得通亮。

冯嫫正站在书房中。她身后还站着一人，披着斗篷，遮得密密实实，看不清脸。刘解忧进来后第一眼便留意到这个神秘的人，立即就猜到冯嫫今晚之神秘多半与他有关，心里陡然升起了一种不安来。

冯嫫迎上来悄声道：“公主，我先出去了，我就守在门外，不会让任何人进来。”她轻轻地出去，带上了门，又放下厚厚的门帘。

那人掀下头上的兜帽，刘解忧一看到他的脸，疑惑的眼神变成了惊讶，心中猛地一抽搐，愣在了那里，失声道：“怎么……是你？”

两人目光一碰，刘解忧顿住脚步，李陵也是凝身不动。二人良久良久地对望，似有千言万语在这默默无声中已然传达。

李陵眼睛里闪动着难得一见的异彩，他仔细端详着她。她似乎还是那个解忧，面貌并未改变多少，爽朗，豪气，容貌、体态更显丰满，圆圆的杏眼中多了几分成熟，也多了几分沉郁。

刘解忧心中也在剧烈地翻腾，默默凝视着李陵，他明显苍老憔悴了许多。是了，他们已经有数年未见了，七八年是不短的时间，他早已是而立之年的人了，又长年在边塞过着艰苦的军营生活，该有些风霜之色。

她听到过一些传闻，据说这位李少将军跟他爷爷飞将军李广一样，总被压抑在外戚手下，非常不得志。曾有人形容李陵在汉朝是最锋芒毕露而又长期不得志的人。她有时候暗暗揣测，这样的生活，应该会促使他衰老了很多吧？其实她常常担心自己已经不能准确地记得起爱人的样子，此刻当真看到他的面容，还是有些吃惊。

定一定神，再仔细打量，这才发觉他的样子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衰老的不是他的相貌，而是他的精神——以前的李陵，是那么神采焕发、目光如电、飘逸潇洒，可如今……俊朗的脸变得苍白麻木，嘴角无力地松弛下垂；一直泛有星光的那双朗目，也黯淡了；眼中闪烁着的是游移不定的光芒，流露他内心无穷的焦虑、不安和迟疑难决。

她禁不住脱口道：“你……变了。”李陵道：“风雪依旧，人却老了。可是你，没怎么老。”

刘解忧幽幽地道：“想不到我们还能有相见的时候。我原以为……原以为这一辈子……”

那些本已经暗淡的旧事重新浮现在脑海中，她竟有些哽咽起来。多年过去，记忆依旧清晰。她这一生中最爱、最挂念的男人就站在她的面前，如何能不唏嘘感慨！

刘解忧不是问“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而是说出“相见”的话，这让李陵更是生出一种怅惋来——恼恨世事无常，叹息人生艰难。他重重跪

倒在刘解忧面前，泣声道：“解忧，我对不起你。你杀了我吧，我愿意死在你的剑锋下。”

西域路远，消息不通，刘解忧还不知道李陵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他又不肯起来，只得一样跪下来，不解地问道：“出了什么事？”

李陵再也忍耐不住，伏到刘解忧肩头，放声大哭起来。大丈夫流血不流泪，铁铮铮的汉子，如此眼泪横飞。刘解忧从来没有见过李陵这样失态，知道一定是发生了可怕之极的事情，也急欲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她更知道此时若开口问他，徒然又勾起他的伤痛，空口安慰，也于事无补，当下只是紧紧搂着他，将他拥入怀中，用自己的体温来暖和 he 冷如寒冰的身子。

李陵把头埋在刘解忧怀中，感到她温热的身躯贴着自己，闻到她身上熟悉的气息缭绕在身边，听到她安详平和的呼吸声随着胸脯的一起一伏也响一声轻一声的有如天籁之音。他心中悲愤沉痛之念如怒潮退却的海面渐渐平复，迷迷糊糊间竟似又回到幼小的童年，自己正在母亲的怀中安然入睡……

刘解忧终于还是得知了经过。旧欢如梦，竟遭此大变，锥心之痛又岂是笔墨所能形容！她为了联盟乌孙共破匈奴而远嫁万里，而他则投降了匈奴，侍敌为主。世事如风，谁都想不到会有今日的局面。但她还能说什么呢？自从她见到他的第一眼开始，她就该猜到发生了什么，否则他为何能来到乌孙？如果他不投降单于，便只有死去，再也无法见她一面。他的亲人均已被处死，她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羁绊，唯一的留恋。没有她，他根本无法摆脱过去。没有她，他无法超越已经遇到的死亡。没有她，他也无法了结今生夙愿。没有她，他又怎么对得起她？

她抚摸李陵的头发，悲伤地道：“无论你做什么，我永远不会怪你。”

她感觉这不太像是她这种嫉恶如仇的人说出来的话。不过她确实这么说了。因为她知道李陵这个人，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他，他是个慷慨激昂的男子，宁死也不会屈节投降匈奴的。但他确实降敌了，所以这句话也是她对李陵说的最后一句话。无奈而悲凉，是为大汉朝惋惜失去了一

位难得的将才，是为李陵可惜，还是为她自己可怜？她也不知道。

她觉得李陵的投降，不是他对不起汉朝，不是汉朝对不起他，也不是他的错，而是她的过错。她注视着他，泪水扑簌簌而落。这是她生平第二次落泪，两次都是当着李陵的面。虽然她不是大丈夫，但她做到了大丈夫才能做到的事。

静谧如舞如歌。寂静中能听见炭火噗噗跳动的声音。

终于还是李陵打破了沉默，道：“既然见到了你，我死而无憾。”他举起手，用衣袖拂干刘解忧脸上的泪水，站起身来，大步走出书房。从此，他们应该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死去。

毡房的门口正有几树红梅映雪盛开，胭脂一般娇艳，飘扬着细细的幽香。这是刘解忧出嫁的时候从中原万里迢迢带来乌孙的，正是李陵所送。真情仿若梅花开过，纵然冰雪冷冷，亦也不能湮没。往事历历，如烟丝一般，一缕一缕地浮上心头。他仿佛又回到了长安，与心爱的女子一起在茂陵漫游，饮酒赏花，心中开始隐隐约约有一种遐想。突然回过头来，刘解忧也跟了出来，眼睛澄如清水，那样温柔地瞧着他，目光里有爱恋，有理解，有关切，有相见的喜悦，也有即将分别的哀愁。

李陵心头掠过一阵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他蓦然激动起来，一股热流暖遍了周身，奔回去将她紧紧抱住，忘情地道：“解忧，我们一起走吧，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那里只会有你、有我。”

刘解忧没有回答，她心里非常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她知道他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于是她又说了最后一句话：“答应我，你要好好活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回家。”

二人再一次热泪纵横，不能自己。

李陵出来乌孙王宫时，朔风怒吼，雪依然大。有人迎了上来，为他披上了皮裘，原来是夷光，她还在外面等他。她的脸冻得红彤彤的，映着雪光，显得非常娇艳，淡淡的红晕一直蔓延到耳后根。

李陵见到她冻得通红的脸，想起她千里相伴的情意，心中突然生出无限的歉意。不禁心想：“她的热情大方跟解忧多像啊，只是要年轻些。”

突然间，风息雪止。夜，也就在这一瞬间陷入了难以形容的寂静。冻云渐渐散开，天空露出半轮明月，月光雪色，映照得如同白昼一样。

月亮依然是那轮月亮，夜空依然万点繁星。万古千秋，世间发生了多少变故，但尘世如斯，苍天无语。

回到王庭后不久，李陵应且鞮侯单于邀请，参加了李绪主持的阅兵仪式。匈奴贵族云集，连单于的母亲母阏氏也赶来校场观看，想看看李绪用来对抗汉军的新阵法到底是什么样。李陵到达时，且鞮侯单于还未到，众将三三两两地各自在议论着攻打汉地之事。

李陵径直走到李绪身边，道：“李君，别来无恙？”他之前是李绪上司，李绪素来极佩服他的才干，当即起身，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多谢……”一语未毕，只觉得剧痛无比，低头一看，一柄匕首正插在自己胸前。

李陵冷冷道：“抱歉，李君，于公于私我都要杀了你。”李绪瞪大眼睛，结结巴巴地道：“你……你自己不也……投降……”他被刺中要害，无力说完后面的话，扶着李陵，慢慢软倒下来。

卫律正好陪着母阏氏过来招呼，见状不由得愣住。众将这才留意到起了变故，不禁呆住。

母阏氏颤声叫道：“你们还在等什么？还不快将李陵拿下！”这才有兵士蜂拥上前，摘下李陵腰间的宝剑，将他双手反剪起来。

母阏氏先去查看李绪的尸体，只见他双目圆睁，满是惊讶和愤愤不平之色，显然是死也不相信李陵竟然当众刺杀他。母阏氏怒极，走过来扬手给了李陵一个嘴巴，喝道：“你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杀死李绪？”

一丝血迹从李陵嘴角沁出，他回转头，平静地答道：“李绪害死我

全家，杀母杀妻之仇，不共戴天，我不过是报仇而已。”

母阚氏气得浑身发抖，不顾年纪老迈，霍然从身边的兵士腰间抽出弯刀，就要向李陵砍去。卫律连忙上前拦住，劝道：“母阚氏切莫为了李陵这么个人气坏了身子。要杀他，也不用劳烦母阚氏动手。”

母阚氏确实年纪已大，急怒攻心下，身子晃了两晃，竟然举不起弯刀来。本来按她的意思，应该当场将李陵乱刀砍死。但卫律却坚持认为，李陵刺杀李绪事关重大，说不定还有什么内幕同党，还是要等且鞮侯单于到来，详细审问后再作定夺。母阚氏思忖片刻，勉强同意了。于是李陵被五花大绑了起来，临时监押在马棚。

马棚中有一股浓重的干草和马粪味。李陵被紧紧捆在柱子上，动弹不得。牛皮绳索深深勒进了他的手腕，先是剧烈的疼痛，继而便麻木了，逐渐失去了知觉。然而，与他心中的伤痛相比，这点皮肉之苦自然算不了什么。他知道他活不长了，自从他打算杀死李绪为汉朝除去心腹大患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有打算还能活着看到明日的太阳。

杀掉仇人的兴奋过后，他的脑子里开始昏昏沉沉，开始陷入混沌沌的一片混乱。他重新回忆起今天的一切，他杀了李绪，如愿以偿，应该多少有点得意和满足，但现在充满他内心的却只有空虚，难以形容的空虚，无法填满的空虚。李绪真的是他的杀母杀妻仇人么？他最大的仇人应该是大汉皇帝才对呀，还有李广利、公孙敖这些人。皇帝杀了他全家，他竟然还会为了汉朝冒险来杀李绪，这难道不是很可笑么？

李陵似乎陷入了重重迷雾中。人在白茫茫的雾中，浓浓稠稠，分不清东西南北。突然，清凉的晨风驱散了浓雾，恍惚间韩罗敷就站在他面前。她正深情地凝视着他的眼睛，脸上是幸福的笑容。李陵上前握住她的手，这才发现两人原来站在一个高塔上，韩罗敷微笑着指着远方，说：“那里就是乌孙，解忧公主就在那里。”李陵有些惊讶地去看她，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说。猛然间，她挣脱了李陵的双手，疾奔到塔的边缘，一跃而下，就像鸟一样飞了出去。李陵大叫了一声：“罗敷！”蓦地一下睁开了眼睛，除了感觉汗珠正由前额徜徉而下，四周除了马匹和看守的兵士，既没有雾，也没有高塔，原来都是他的幻觉。

忽见数名兵士走了过来，为首的当户取出一支金箭，道：“单于有令，先押李陵回去单于大帐候审。”看守是母阏氏的心腹卫士，闻言不免很是惊讶，道：“单于既然到了校场，何不当着众将审问李陵？”那当户冷冷道：“单于处事，需要向你交代理由么？”

卫士不敢再问，上前将李陵从柱子上解下，交给当户。当户命部属携李陵到外面，扶他上了马，往北驰出十几里地，夷光正率领一队兵士等在那里。

当户道：“公主，李将军人在这里。”夷光点点头，道：“嗯，辛苦你了。”跃下马来，拔刀割断了李陵手腕上的绑绳。

李陵心中早已经明白过来，很是感激，低声谢道：“夷光，你又救了我一次。”夷光笑道：“这次救你的人可不是我，而是父王。奶奶和其他人已经决定，要将你当众五马分尸处死。父王爱你骁勇，有意拖延，暗中赐给当户金箭救你出去，命我带你去北方藏匿。”

李陵大感意外，问道：“真的是单于救了我，跟你无关？”夷光道：“嗯。我根本不知道校场发生的事，是父王派人来通知，我才知道的。咱们快走吧，万一被人追到，那可就麻烦了。”

一行人往北行了大半日，天黑时才寻了一块高地扎营住下。半夜时，忽听见有马蹄嘚嘚，似有许多兵马连夜追来。

夷光听见动静，惊慌失措地从营帐中冲出来，叫道：“李陵哥哥，追兵来得好快，你先走，我尽量拖住他们。”李陵见她披头散发，仅穿着单薄内衣，显是刚从裘被中爬出来，很是感动，道：“既然是冲我来的，理该由我一人承担。”

追兵瞬间驰进营地，领头的正是丁灵王卫律。李陵上前问道：“卫君是来追捕我的么？”卫律道：“正是，我奉单于之命来捕你回去王庭受审。”

夷光斥道：“胡说八道，明明是父王……”李陵止住了她，道：“我这

就跟卫君回去受死，不过还请不要提及见过夷光公主之事。”

卫律道：“李君果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么？”李陵道：“除了我在校场刺死李绪，还有别的事么？”卫律道：“李君从前的心腹侍从管敢带着高帝斩白蛇剑逃走了！”

李陵闻言吃了一惊，这才会意到之前管敢来告知李绪为匈奴练兵之事，本意就是要激自己杀死李绪。管敢之前一气之下投降匈奴时，并不知道且鞮侯单于即将退兵，也许他是见前途无望，与其战死，不如诈降谋夺高帝斩白蛇剑，他是极少数知道雌雄双剑秘密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对金剑始终念念不忘的人。今日匈奴阅兵，所有王庭的重要人物都去了校场，当真是夺剑逃走的绝佳机会。管敢有高帝斩白蛇剑在手，足以抵消曾经降敌、出卖汉军军情的罪名，他若是能带着大汉镇国之宝平安返回汉朝，必将成为皇帝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封官晋爵，不在话下。只是他李陵却因为管敢的降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以前并不如何看重管敢，只不过因为他是爷爷身边的老侍从，才一直留在身边，现在想来，当真是小看了他的心机。

卫律见李陵神色，问道：“李君原来不知道此事么？”李陵摇摇头，道：“我到胡地后，从未跟管敢说过一句话。单于是怀疑我跟管敢勾结，所以才派卫君来追捕我的么？”卫律道：“正是。”李陵道：“如果单于因为李绪之事杀我，我心服口服。如果因为管敢盗走了斩白蛇剑就要迁怒于我，我死也不服。”

卫律道：“那好，我问李君，如果管敢事先来向你求助，告知盗剑之事，你会帮助他么？”李陵明知道这是个陷阱，还是毫不犹豫地答道：“会。”

卫律道：“答得好。单于有命，李陵，立即上前听令。”见李陵站着不动，喝道：“李陵，你早先向单于下跪投降，以后就是匈奴的臣子，难道要抗命么？”

李陵无奈，只得上前跪下。卫律道：“单于有命，封李陵为右校王，赏人口五千户，牲畜万头，将夷光公主许配给你。”李陵和夷光均是一呆。

卫律笑道：“李君，恭喜，从此你与我平起平坐了。我带来的这些人，都是单于调拨给你的部下。你先带着公主到北方去躲一阵子，等母阏氏怒气消了，单于自会派人接你回来。”顿了顿，又道：“不过单于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交给李君，请李君到北海设法劝降苏武。”

正如在北海牧羊的苏武远远认出李陵后所推测的那般，李陵被俘了，但他却没有料到那些匈奴骑兵尽是李陵的部属。当他一听到李陵表明来意时，便转过身去，冷冷撇下一句话，道：“我实在想不到李君这样的名门子弟，居然也会跟卫律一般无耻，亏你还是飞将军的孙子。”

“无耻”两个字像尖刀一样刺在李陵心头，他面红耳赤地垂下头去，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然而苏武走出一段，又转身走了回来，将一根竹管丢给李陵，道：“这是李君当年托我带给解忧公主的帛书，我未能办到，现在原物奉还。”说罢扬长而去。

李陵取出帛书，时间过得太久，帛书的墨迹都已经沁开，字迹变得模糊起来。那是他为解忧做的一首五言诗：

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滋。
愿言追昔爱，情款感四时。
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
夜光照玄阴，长叹恋所思。
谁谓我无忧，积念发狂痴。

她没有收到，也不会再有机会看到。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

不知道站了多久，忽然有人将手搭在他肩上，转过头去，却是苏武。苏武歉然道：“夷光公主将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抱歉我适才不明情由，即对李君口出恶言。”李陵摇摇头，道：“我的确是羞见苏君，若不是单于有命，我是没脸来见你的。”苏武道：“不管你我立场如何对立，我们都还是好朋友，就像在长安时那样。”

李陵遂命部下置酒，道：“李陵今日是说客，先公后私，我先劝苏君投降，再来喝酒叙旧。”苏武道：“好，李君有话只管说便是。”李陵

道：“苏君的母亲大人已经过世了，就在苏君离开长安后不久，是我亲自为尊母送葬到阳陵。”

苏武一直在北海牧羊，没有半分家人的消息，忽听到老母已去世多年，很是难过，半晌才道：“多谢李君，还要劳烦你送葬。家兄和家弟呢？”李陵道：“令兄苏嘉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官任奉车都尉，跟随皇帝出巡时，扶着皇帝的车辇下台阶，不小心失手，车辇撞到了柱子，折断了车辕，犯下大不敬之罪，他怕连累家人，当即拔剑自杀。令弟苏贤官任骑都尉，跟随皇帝到河东祭神，受命追捕犯法逃跑的内侍，因不能完成使命，吓得服毒自杀。苏氏一门凋落后，听说尊夫人也改了嫁，而今就只剩下苏君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和两个妹妹。这么多年过去，他们几人存亡亦未可知。人生如朝露，苏君又何必自苦呢？”

苏武道：“我苏氏父子本无功德，全靠着皇帝的提拔和栽培。我父亲做了将军，被封为平陵侯。我兄弟三人也都是皇帝的亲近大臣，侍奉宫禁，常想着肝脑涂地，报答主恩，虽斧钺汤镬，在所不辞。”

李陵见苏武语意诚挚，不禁长叹道：“义士！”从此只与苏武日日饮酒闲谈。

过了数日，有骑士来报，称母阏氏已经病死，单于召右校王回去王庭。李陵遂与苏武饮酒作别，酒酣时长叹道：“行志志立，求仁得仁，虽遭困厄，死而后已。我李陵虽有奋大辱之积志，效曹柯之盟^[8]之宿愿，奈何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李陵之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忍不住离座起舞，慷慨作歌道：

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事与时违不自由，如烧如刺寸心头。顾影自悲，长歌当哭，歌声就像冬天的北风吹过干枯的树枝那样舒缓而低沉。一曲歌罢，李陵泪水潸潸而下。苏武亦是感伤不已，泣下沾襟。

不知别泪谁先落？同在河梁夕照中。

这一幕，被永远定格在了中国历史上，成为后世文学审美的意象。

[1] 七科谪原为秦朝惩罚犯罪官吏和商人的一项制度。汉武帝时期，因连年用兵，兵源不足，乃继承秦朝这一制度，征发七科谪随军打仗。具体是：犯罪的官吏、亡命、赘婿、贾人、故有市籍者、父母有市籍者、大父母有市籍者。

[2] 汉初到武帝初年一直保持着公主和亲的政策，匈奴单于在政治需要时，总是自称是汉朝的女婿或外甥。

[3] 滇国：今云南晋宁一带。关于云南更详细的历史，请参读吴蔚同系列图书《孔雀胆》。

[4] 匈奴统治的极北地区，即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该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之一，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淡水总量，水深为世界之最，透明度极高，水质极好，可直接饮用。

[5] 汉节旄牛尾均由蜀郡旄牛县（今四川）岁贡。

[6] 汉武帝刘彻身体强壮，好色成性，性欲极强，自称“能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妇人”。

[7] 即少府下辖的居室狱，专门押犯罪大臣及家属。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为保宫狱。

[8] 指鲁国人曹沫（mò）劫齐桓公订盟之事。齐桓公和鲁公在柯地会盟，正当鲁公要与齐桓公达成屈辱协议时，曹沫手执匕首上前，劫持了齐桓公，齐桓公被迫答应归还侵夺鲁国的土地。

尾声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当年的那些旧相识，都将生命耗在那无穷的沙尘里。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他们这些人，有太多沉痛的回忆。

古

往今来，雄才大略的帝王到了晚年，常常会在选择储君的事情上犹豫困惑，以致让奸佞之辈有机可乘，秦始皇如此，当今的大汉天子也是如此。尤其自从刘彻宠爱的钩弋夫人生下少子刘弗陵后，朝野间关于皇帝将会改立太子的流言逐渐多了起来。卫皇后母子对此恐慌不已，甚至曾辗转向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霍光打听皇帝的心思。霍光非但没有帮助太子一方，反而一改他的行事作风，刻意去巴结钩弋夫人。须知这位夫人可是怀胎十四月才生下了儿子刘弗陵，历史上只有尧帝的母亲才怀孕十四月而生尧帝，刘彻认为这是吉兆，立即将钩弋宫门称为“尧母门”。既然是尧母，那么她的儿子就是尧帝了。

某一日，钩弋夫人随口笑道：“你们卫家可是了不得，外朝有丞相，内朝有霍君，皇上面前的红人全让你们占尽了。”

霍光听后，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早看出了钩弋夫人的勃勃野心，但她的话着实令他恐惧。因为在她的眼中，自己是霍去病的弟弟，断然是卫太子一方的人了。多年来，他努力，不偏向任何一方，甚至婉拒皇后、太子的多番好意，目的就是想在宫廷争斗中独善其身。他早看出了皇帝对太子的不满，当然要跟卫氏保持距离，他也早觉察到了皇帝对幼子刘弗陵的钟爱，理所当然地对其母钩弋夫人表示尊敬。然而事实证明，多年来的努力还是改变不了血缘纽带，尽管他只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跟姓卫的并没有直接关系。然而到了这种时候，他要自保，就必须得站到太子一方。

恰好机会就来了。这一日刘彻和钩弋夫人坐在建章宫中，看着宠臣金日磾的两个孩子和刘弗陵玩耍。三个孩子肆无忌惮，追逐中一齐攀到皇帝背上。钩弋夫人很是不满，厉声斥责，金日磾惶恐不已，刘彻却没有计较。几日后，皇帝得知金日磾竟然自己杀了两个亲生孩子^[1]，很是诧异，问霍光原因。霍光支吾道：“嗯，这个……不好说。”

刘彻立即明白过来，道：“难道是钩弋夫人不喜么？”霍光只是不应，他这种反应令刘彻更加深信自己的判断，见后妃居然能令外廷大臣畏不敢言，当即怒“哼”了一声。

虽然皇帝并未因此事训斥责罚钩弋夫人，但霍光知道芥蒂已经在皇帝心中种下了，在合适的时候，它就会生根发芽长出来。

然而，还不等霍光再次寻到机会，京师发生了巫蛊案，卫太子一方急遽失势。

最先卷入的是丞相公孙贺。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骄奢放荡，挥霍无度，曾经私自挪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余万。案发，公孙敬声被逮捕下狱。公孙贺知道皇帝痛恨横行京师的长安大侠朱安世，遂主动请命逐捕朱安世为儿子赎罪。他四下散布消息，称朱安世就是当年向官府告发关东大侠郭解藏身在李延年家的人，朱安世在民间的侠义名声遂败，不久后即被公孙贺属吏捕捉，刘彻便下旨赦免了公孙敬声。不料朱安世却是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居然设法从廷尉狱中上书，向皇帝告发了三件事：一是公孙敬声与皇帝的女儿阳石公主通奸；二是公孙贺曾暗中庇护公孙敖，助他逃脱死罪；三是公孙贺本就是匈奴内奸，心怀不轨，一直暗中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本来这些都是匪夷所思的罪名，但当卫卒从公孙家中搜出了早该死去的公孙敖时，刘彻不由得不信了。再联想到多年前东方朔调查匈奴内奸时曾派朱安世监视朝中重臣，虽然东方朔已经病死，无从对证，但朱安世必然知道许多隐秘之事，而且都是可信的。一场大狱由此兴起，公孙贺父子被下狱，饿死在狱中，其家被族诛。卫皇后的姊姊卫君孺、卫青长子卫伉、刘彻的亲生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浞野侯赵破奴等均受牵连被杀。

巫蛊之祸逐渐蔓延开来。皇帝年老有病，性又多疑，深居简出，居住在甘泉宫中养病。水衡都尉江充告诉刘彻，说他得病是因为宫中有巫蛊，于是刘彻派江充穷治巫蛊狱。

江充本是赵王刘彭祖的门客，其妹为赵太子刘丹侍妾，后赵王父子不和，刘丹怀疑是江充从中挑拨，派人杀了他全家，江充侥幸逃脱，到长安告刘丹不法事，刘丹被废，江充由此被皇帝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察贵戚、近臣逾侈者。江充不畏权贵，举劾无所避，皇帝更加认为他忠贞可靠。皇帝到甘泉宫养病后，太子刘据派使者问候。使者误走驰道，被江充撞见，将其扣押。刘据得知后赶紧去向江充赔礼，要求放人。江

充不但不放人，反而将此事上奏皇帝。刘彻听后称赞道：“做臣下的就应该这样。”此后对江充更加宠信，升其为水衡都尉。

江充之所以能够权势熏天、威震京师，完全是靠揣摩皇帝心意办事。他知道皇后、太子母子早已失宠，刘彻最钟爱幼子刘弗陵，便特意带人到皇后卫子夫居住的未央宫椒房殿以及太子刘据居住的北宫掘地搜索。

椒房殿是皇后专用宫殿，位于未央宫前殿北面，其结构与皇帝大朝的前殿一样，由正殿、配殿和便房等组成，大殿左右分布有各种附属建筑物，殿堂南、北均置庭院，规模宏大，建筑考究。宫殿的墙壁均是以椒和泥涂抹，既暖色又芬芳，由此得名“椒房”。地面则铺设纹理细密的地板，是皇宫中唯一一座铺木地板的宫阙。然而在江充的指挥下，这些精致的地板被卫卒一块块撬开，粗暴地堆在一边，好寻找所谓的“巫蛊”。卫子夫贵为皇后，母仪天下，居然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

在太子居住的北宫搜索时，江充部下从地下挖出一具桐木偶人，长约一尺，造型写实，比例协调，胎髹黑漆。偶人体表正、背面有数道红漆描绘的纵向线条，头部与手背部尚有十余道纵横线条，为人体经脉。又寻到一封帛书，内中言语大逆不道。太子刘据明知是江充陷害自己，非常恐惧，唯恐不得自明，就听从少傅石德的计策，以皇帝的名义矫诏起兵，捕杀了江充及光禄卿韩说等人。

甘泉宫中的刘彻听到消息，以为太子造反，赶回建章宫，命丞相刘屈氂发兵击太子。太子刘据举兵对抗，双方混战五日，死者达数万人之多，长安城中尸横遍野。刘据最终兵败逃亡，后被人发觉行踪，被迫上吊自杀。皇帝又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收回卫子夫的皇后玺绶，废除了她的皇后位，卫子夫亦服毒自杀。当年皇后陈阿娇因巫蛊被废，她才得以登上皇后宝座，而今她也是因为巫蛊而死，可谓人生如泡影，富贵若幻梦。

汉朝国势动荡，皇帝父子相残，匈奴新即位的狐鹿姑单于亦趁机落井下石，入侵汉地，劫掠财物。刘彻大怒，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七万出兵五原，商丘成领兵二万出西河，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兵分三道出击匈奴。商丘成和马通都是因为镇压太子有功而急冒出来的新宠。

李广利一军与匈奴右大都尉及丁灵王卫律率领的五千骑兵接战于夫羊句山峡，汉军仗着优势兵力获胜，匈奴败走。马通率部进至天山，匈奴大将偃渠率二万余骑准备迎战，见汉军强盛，乃引兵退去。马通也不敢追击，因而无所得失。商丘成一军进至浚稽山，与匈奴右校王李陵的三万骑兵接战。浚稽山正是数年前李陵最后一次与匈奴决战的地方，当年他就是在这一带以区区五千兵力抗匈奴八万骑兵，杀敌三万，创造了汉军战史上最辉煌的战果，虽败犹荣。然而，恰恰在这样一个占尽地利的地方，李陵一军居然大败，给世人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李陵投降匈奴后唯一的一次与汉军的交战。

就在李广利回师的途中，他与丞相刘屈氂密谋立妹妹李妍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太子一事被人告发，刘屈氂以大逆不道罪被腰斩于东市，妻子亦枭首示众，李广利家眷尽被逮捕下狱。李广利得知消息后，就势投降了匈奴，所率七万大军全军覆没。刘彻闻讯，诛灭了李广利宗族，就连亲生儿子昌邑王刘髆也被赐死。

刘彻一生，多次派大军征战匈奴，取得了赫赫战果，但到了最后，却由于非军事原因而遭到惨败。李广利投降匈奴对老迈的皇帝打击很大，加之追悔太子之死，他终于发现“巫蛊之祸”中许多案件并无实证，大多是江充等人屈打成招而制造的冤案，便下令诛灭了江充全家及其亲信党羽，商丘成、马通等因镇压太子而升迁的官更多被诛杀。至此，中国历史上牵连最广、死人最多的一桩巫蛊之祸才宣告结束。

而李广利投降匈奴后极得狐鹿姑单于宠爱，娶单于之女为妻，位在丁灵王卫律之上。卫律嫉恨不已，买通胡巫，不断进谗言，终导致李广利被杀。李广利临死居然骂道：“我死必灭匈奴。”

皇帝并没有老糊涂，只是苛刻急躁，经历丧子之痛的刘彻真正清醒了过来，他命人重新找出当年徐乐那篇“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的上书，反复诵读，感慨万千。

在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时，刘彻召见群臣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悉苦，不可追悔。从今开始，凡是伤害百姓，糜费天下之事，全部废止。”

刘彻对以往之过很是追悔，特下《轮台诏》悔过，之后下令罢方士求神仙事，禁止酷刑，减轻赋税，从此不再对外用兵。

一个时代结束了。

再伟大的英雄，终究还是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刘彻不得不着手安排后事。他早有意立刘弗陵为太子，因幼子年少，必须得有大臣辅佐，派人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赐给霍光，暗示将来由他辅佐少主。霍光汗出浹背，不知所言，不敢接受。刘彻遂将钩弋夫人秘密处死于甘泉宫，这才令霍光安下心来。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大汉天子刘彻病死于五柞宫，年七十一岁，在位五十四年，谥“孝武”，史称汉武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等遵照武帝遗诏，拥立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刘弗陵时年八岁，由霍光辅政。当年被人看不起的平阳乡下小子，在韬光养晦数十年后，坐观卫氏覆灭，最终成为最大的赢家，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某日退朝后，霍光护送小皇帝回到偏殿，正要退出时，刘弗陵叫住了他，迟疑着道：“大将军，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霍光道：“陛下有话尽管问臣。”刘弗陵道：“听说先帝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李陵，才给我取名叫刘弗陵，是吗？”

霍光万万料不到八岁的小皇帝会问出这么个问题，一时呆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刘弗陵叹道：“我虽然不能忤逆先帝，公然为李陵翻案，但我很想亲自补偿他。大将军，你派人到匈奴去，设法接李陵回来。”

刘弗陵即位不久，大汉使者任立政一行到达匈奴王庭，告知新皇即位等事宜。狐鹿姑单于置酒宴款待汉使，又特意召来右校王李陵陪酒。

李陵认出使者一行有三人都是李家的老侍从时，便大致猜到了对方

来意。但当任立政寻机告知时，他只是默然不应，半天才答道：“我已经穿上胡服多年了。”

任立政道：“连小皇帝都知道你的苦处，更何况臣等？霍大将军和上官将军都命臣问候主君。”李陵道：“霍光和上官桀二位还好么？”任立政道：“他们二位只等主君回去，一起享富贵呢。主君，这就请随臣回去故乡，朝廷自有公论。”

李陵沉默了很久，才一字一句地道：“大丈夫不能再受辱。”

故国如梦，相去万里，亲人不在，人绝路殊。破家亡亲身败名裂之人，心早如死灰，待死而已，复归何益？因而只有以“丈夫不能再受辱”婉言谢绝了。但如果李陵真是心无故国，尽全力效忠于匈奴，那么浚稽山下的商丘成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了。李陵从此留在胡地，直到老死^[2]，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

任立政此行才得知管敢之事。原来管敢带着大汉镇国之宝高帝斩白蛇剑神奇逃离王庭后，并未返回汉地献剑，求得皇帝封赏。或许他已经顺利取出雄剑中的藏宝图，得到了项籍留下的巨额财富，过起了五湖泛舟、逍遥快活的日子。或许他被匈奴骑兵一路追捕，抵不过饥寒，早已默默死在了流沙大漠中。无论结果如何，世间从此再无他的消息，高帝斩白蛇剑亦随之下落不明。

但任立政也不是一无所获，那就是从李陵口中得知了苏武的下落。之前汉朝一再要求匈奴放回苏武、常惠等汉使，匈奴称苏武等人已死。这次任立政见到李陵，才知道苏武被放逐到北海牧羊，并已经娶了胡妇为妻，生下一子名通国。

次日，任立政再见到单于时，称汉天子在上林苑射下一只大雁，大雁脚上拴着一封帛书，是苏武亲笔写的，告知他在北海放羊。单于听后信以为真，惊恐异常，以为苏武的忠心感动了上天，于是答应放回苏武等人。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被匈奴拘留十九年的苏武一行人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长安，当年百余人出使，活着回来的仅有常惠等九人。苏

武出使匈奴时刚四十岁，正当壮年，而今归国，已是须发全白的老翁。当人们看到苏武手中仍然紧紧握着光杆子的代表使者身份的旌节时，无不感动泪下，此即后世所赞“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苏武到未央宫拜见小皇帝，交还了旌节。刘弗陵下诏令苏武等人拜谒武帝茂陵，任命苏武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随苏武出使的常惠等人均各有封赏。

苏武归国的第二年，左将军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御史大夫桑弘羊与皇帝兄长燕王刘旦、姊姊盖长公主等阴谋发动政变，预备废刘弗陵，黜霍光，立燕王为帝。政变失败后，苏武之子苏元因参与上官安密谋被处死。刚好苏武与上官桀、桑弘羊交好，而燕王刘旦还曾经上书，为苏武回国后赏赐太薄鸣过不平。廷尉认为苏武与政变有牵连，奏请逮捕苏武。主政的霍光因为苏武名气太大，且没有直接参加政变，没有加以追究，仅仅罢了苏武的官职。

又过了几年，昭帝刘弗陵死于未央宫，终年二十一岁，死因不详。极为巧合的是，李陵也死在这一年。两个名字中蕴涵着某种因缘的男子，到死也未能见上一面。

刘弗陵皇后上官氏为霍光外孙女。皇宫惯例，嫔妃、宫女都不穿内裤，好方便皇帝随时临幸。手握朝政大权的霍光为使上官氏专房擅宠，强令皇宫中所有宫女都穿上了缝制得密密实实的袴裤，可惜上官氏还是没有生下一儿半女。霍光于是立卫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为皇帝，改名刘询，是为汉宣帝。

宣帝即位后，苏武重新被起用。刘询怜惜苏武孤身一人，派人携带重金到匈奴赎回了苏武在匈奴所娶妻子生的儿子苏通国，任为郎官。苏武病故后，刘询思股肱之美，命人画苏武样貌，挂于未央宫麒麟阁中，以表彰其高尚的节操。

宣帝即位第二年，乌孙左夫人奇仙死。其长子泥靡为她与前任昆莫军须靡所生，早已经长大成人，按照军须靡临终遗嘱，现任昆莫翁归靡该还位给泥靡。但翁归靡在右夫人刘解忧的支持下，不愿意轻易退位，而且有意立与刘解忧所生长子元贵靡为太子。泥靡对此十分不满，愤怒

终于在奇仙公主死后爆发了，他派人暗中联络匈奴，要壶衍鞬单于发兵攻打乌孙，扶他登上昆莫之位。壶衍鞬单于遂举兵西犯乌孙，逼索解忧公主，声称“速送汉公主来”，才肯罢兵。

刘解忧见匈奴来势汹汹，急忙派冯嫪为使者，到长安向汉朝求援。本来昭帝新逝，宣帝新即帝位，朝中局势动荡不稳，乌孙又地处遥远，群臣均不同意出兵相助，唯大将军霍光力排众议，坚持援助乌孙。汉军出动了十五万大军，为汉代立国以来出兵最多的一次，分五路出击匈奴。壶衍鞬单于闻之大恐，远远避开汉军锋锐，因而五路大军收获不大，共俘斩匈奴三千余人。

而乌孙昆莫翁归靡亲自率领五万乌孙骑兵从西方攻入匈奴右谷蠡王王庭，俘虏单于叔父、嫂、公主以及各王、千长、骑将以下四万人，各种牲畜七十余万头，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战果。称霸大漠南北数百年的匈奴在大汉和乌孙两面的夹击下，从此走上衰亡的道路。

刘解忧与翁归靡所生三子二女先后长大成人——长子即是希望能继承昆莫之位的元贵靡；次子万年受到莎车国王喜爱，被收为义子，现为莎车国王；末子大乐为乌孙左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王后；小女素光则是若呼翁侯之妻。个个显贵无比。

又过了数年，乌孙昆莫翁归靡身体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刘解忧为了给长子铺好昆莫之路，上书为元贵靡求娶汉朝公主。宣帝将此事交给大臣廷议。当时把持朝政多年的霍光早已病死，因其夫人显儿曾经下毒谋害宣帝第一任皇后许平君，霍光死后事情即被揭露出来，霍家因此被族诛。刘解忧再无亲朋好友在朝中任职，大臣们多不同意继续与乌孙联盟。但宣帝最终还是同意继续与乌孙通婚，选中刘解忧的侄女刘相夫为和亲公主。

然而刘相夫一行刚到敦煌，翁归靡便已经撒手西去，乌孙贵族一致拥立军须靡昆莫与匈奴公主奇仙之子泥靡即昆莫位，刘解忧对此也无可奈何。汉朝听说后，遂将刘相夫召回。

泥靡自幼饱尝冷漠滋味，养成了阴狠残暴的性情，时人称其为“狂王”。他即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续娶大汉公主刘解忧为右夫人，将她

关在房中，日日求欢。不久，刘解忧生下一子，取名鴟靡。她已年过五旬，根本无法满足正在壮年的泥靡的性欲，夫妻二人关系十分不好。

正好汉使者魏和意和任昌到达乌孙，刘解忧联络二人，要他们设法除掉泥靡，再立她的儿子元贵靡为乌孙昆莫。魏和意和任昌都是敢作敢为之人，当即同意。于是刘解忧在毡房设酒宴宴请汉朝使者，并邀请泥靡出席。泥靡不疑有诈，欣然赴宴。但汉使事先安排好的刺客下手不准，只砍伤了泥靡，泥靡趁乱逃走。泥靡的儿子细沈瘦闻讯后纠集兵马，将刘解忧、魏和意和任昌围困在赤谷城中。

当时汉朝为保证汉之号令行于西域，已在乌垒城^[3]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郑吉得知消息后发兵相救，细沈瘦这才领兵解围而去。

因为事情牵涉两国邦交，宣帝对魏和意和任昌的自作主张大为震怒，派中郎将张遵到乌孙抚慰医治泥靡昆莫，魏和意和任昌二人则被逮捕，解送回长安斩首。

车骑将军长史张翁奉命到乌孙查证刘解忧与谋杀狂王案件的关联。其实这不过是汉朝表面的文章，意在抚慰泥靡，但张翁这个人有些分不清轻重，竟然不理解宣帝的本意，要认真查办，还自恃是朝廷特使的身份，对刘解忧很不客气，如同对待囚徒一般审问。刘解忧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朝的利益，自然很不服气。张翁脾气暴躁，恼怒下竟然上前揪住解忧公主的头怒骂。刘解忧愤怒异常，向朝廷上书，张翁回国后立即被宣帝以侮辱公主的罪名处死。

但乌孙局势并未就此平静下来，翁归靡与匈奴公主奇仙所生的儿子乌就屠趁机杀了同母异父的哥哥泥靡，自立为昆莫，局面愈发动荡不安。汉朝出兵干涉，乌孙贵族遂立元贵靡为大昆莫，统治六万户，封乌就屠为小昆莫，统治四万户。双方分而治之，暂且相安无事。

时光荏苒，又是若干年过去了。刘解忧所生的儿子元贵靡和幼子邸靡相继病死，乌孙国人都归附匈奴公主所生的乌就屠。刘解忧心情萧索，遂上书表示：“年老思故乡，愿得归骸骨，葬汉地。”言辞哀切，宣帝看后深为动容，于是派人以公主礼仪迎接刘解忧回朝。

在离开故国五十多年后，刘解忧偕同两位孙儿回到京师。红颜出国，白发归来，当年离开长安时还是粉白玉嫩的及笄少女，而今却已是鸡皮鹤发的老太婆。物是人非，感慨不已。

到未央宫朝见完宣帝后，刘解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驱车来到咸阳原上，取出李陵的骨灰，随风抛洒。她回来了，她和他终于还是一起回来了，带着一脸的困倦，满身的伤痕，从西域，从胡地，从那个抛撒下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地方，又回到了他们原来出发的地方，走完了他们人生的一次轮回。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当年的那些旧相识，李陵、刘细君、韩延年、苏武，也包括卫律、李广利，他们都将生命消耗在那无穷无尽的沙尘里。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对于他们这些背负了国家使命的人，实在有太多沉痛的回忆。

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浩浩荡荡的骑兵在黄沙中策马奔腾。马蹄扬处，沙尘弥天。朝骑兵飞驰的方向望去，遥远的地平线上，隐隐有一抹绿色，似是一片绿洲。那是希望的原野么？爱人能在那里再度重逢么？

幻象到此戛然而止。

刘解忧闭上眼睛，泪水从满是皱纹的眼角潸然滑落。

[1] 此为真实史实。正因为金日磾杀子行为太异常，所以有不少人揣度他其实是大奸之徒。

[2] 汉代开创的和亲亦为后世所延续。唐朝穆宗年间，唐穆宗封第十妹为太和公主，许嫁回纥崇德可汗。崇德可汗病死后，回纥内讧不断，国力江河日下，先被吐蕃打败，后来被勇悍善战的黠戛斯（原名坚昆、结骨）部落打败，太和公主也被俘虏。正当太和公主忐忑不安时，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黠戛斯酋长自认是汉将李陵之后，与李氏唐室本为一家，对太和公主礼敬有加，还专程派人护送她归唐。此为史籍中关于李陵的最后记载。一个被大汉抛弃的人，一个落下了千古骂名的人，一千年过去了，他的后代竟然从来没有忘记是汉人的后代，这是何等的讽刺。

[3] 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



《大汉公主》大事编年

公元前206年（汉高帝元年），刘邦率军入秦都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项羽入关，自立为西楚霸王，刘邦受封为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楚汉战争开始。

公元前202年（汉高帝五年），项羽在垓下为汉大将韩信击败，退到乌江自杀，年仅三十一岁；刘邦称帝，即汉高祖。初期建都洛阳，不久迁都长安。

公元前200年（汉高帝七年），刘邦在平城白登山被匈奴围困，后用重金贿赂匈奴单于冒顿的阏氏才得以突围。

公元前199年（汉高帝八年），刘邦采纳刘敬提出的与匈奴和亲之策，取宫人女为长公主，嫁给冒顿单于。

公元前195年（汉高帝十二年），刘邦过曲阜以太牢祀孔子，此为历代帝王首次祭孔；四月，刘邦病逝，葬于长陵。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刘邦皇后吕雉被尊为太后，渐露专权野心。

公元前192年（汉惠帝三年），匈奴冒顿单于致书吕后，用调戏口吻。吕后畏匈奴，卑辞答复，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单于和亲。

公元前188年（汉惠帝七年）八月，惠帝死于未央宫。因其无子，取后宫美人之子立为皇帝，史称少帝，由吕后临朝称制，代行皇帝权力。

公元前184年（汉高后四年），吕后废少帝，改立恒王刘义为帝，更名曰弘，以太后临制天下，故不称元年。

公元前180年（汉高后八年）七月，吕太后死。周勃、陈平等大臣平定诸吕之乱，选定代王刘恒为皇帝，是为汉文帝。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前元六年），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后自杀；冒顿单于死，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文帝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

氏，随行宦者中行说投降匈奴。

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因缇萦上书，文帝下令废除肉刑。

公元前161年（汉文帝后元三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大月氏约于本年左右被乌孙攻击，西迁大夏。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后元七年）六月，汉文帝刘恒死，在位二十三年，终年四十六岁，葬霸陵。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前元三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旋即被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定。

公元前150年（汉景帝前元七年），景帝废皇太子荣为临江王，立夫人王姁为皇后，立王姁所生胶东王刘彻为皇太子。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后元三年），景帝死，太子刘彻嗣位，年十六，是为汉武帝。立馆陶公主女陈阿娇为皇后；次年以“建元”为年号，是中国历史上用年号纪年的开始。

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董仲舒献《天人三策》；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歌女卫子夫受宠，其弟卫青为太中大夫；武帝初置茂陵邑。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张骞初使西域；东方朔谏修上林苑，武帝虽然赞赏其言，却依旧下令动工修治上林苑。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匈奴请求和亲，武帝召集大臣议论后，最终下诏同意与匈奴和亲；太皇太后窦漪房（文帝皇后，景帝母）死。

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汉伏击匈奴单于的马邑之谋失败，汉匈关系完全破裂。

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春秋决狱盛行；皇后陈阿娇因巫蛊案被废；张汤更定刑法，制律令增加到三百五十九章，属于死罪者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判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武帝遣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各率万骑分击匈奴。卫青因功赐爵关内侯。李广被匈奴所俘，半路逃回，兵败当斩，赎为庶人。

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卫子夫生下长子刘据，被立为皇后；李广任右北平太守，因善骑射，作战骁勇，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十分敬畏，数年不敢进犯右北平。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卫青率领四万骑兵反击匈奴，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武帝在河南地设置朔方郡，移民十余万人筑朔方城；武帝诏令天下富豪迁徙茂陵，其中包括郭解。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军臣子於单降汉，封涉安侯，不久死；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扣留十余年，趁匈奴内乱逃归；王太后病死。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公孙弘拜相，封古津侯；卫青率兵向匈奴右贤王发起反击，因功被拜为大将军，诸将均受其节制。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大将军卫青率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六将军再击匈奴。票姚校尉霍去病率轻骑八百随大将军出征，因功被封冠军侯。

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击匈奴，夺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张骞、李广等三将军再击匈奴，发动河西之战。匈奴遭受重大损失，浑邪王降汉。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卫青、霍去病两路大军各自大胜。匈奴元气大伤，控制的河西走廊被汉朝接管。卫青、霍去病因功封大司马；飞将军李广自杀；张骞再使西域，欲联盟乌孙；汉朝将盐铁收归官营。

公元前118年（元狩五年），司马相如死；丞相李蔡自杀。

公元前117年（元狩六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死，年仅二十四岁。

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张骞出使乌孙归来，乌孙昆莫派使者数十人随张骞至汉报谢，汉与西域交通序幕于此揭开。以后张骞所遣副使亦相继引西域诸国使者来汉。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武帝派赵破奴等率兵征讨楼兰，俘获其王，楼兰降汉；司马迁继父职任太史令；江都公主刘细君和亲乌孙。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卫青死，与平阳公主合葬，其陵墓在茂陵东边，形似庐山。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改正朔，用夏正，以建寅月——正月为岁首；建章宫建成；江都公主刘细君死；楚国公主刘解忧和亲乌孙。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公孙贺拜相；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以夺取汗血宝马，李广利失利。

公元前102年（太初三年），武帝再派李广利进攻大宛，获取大宛汗血马数十匹。此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朝贡献。

公元前101年（太初四年），匈奴响犁湖单于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为单于，派使者送回被匈奴扣留的汉使路充国等人。作为回报，武帝命中郎将苏武送被扣的匈奴使者北还，苏武被扣。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武帝派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击匈奴；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击匈奴被俘。

公元前97年（天汉四年），李广利、韩说、公孙敖等将出击匈奴。公孙敖称李陵教单于布兵防备汉军，武帝族诛李陵家属，李陵遂降匈奴。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巫蛊祸起，公孙贺族诛，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自杀，先后牵连而死的多达十几万人，为有史以来最大冤案。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丞相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倒戈投降匈奴；小吏田千秋上书为卫太子刘据鸣冤，得拜丞相。武帝作思子宫。

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武帝罢方士求神仙事，悔征伐。

公元前88年（后元元年），武帝欲立少子刘弗陵为太子，选中霍光为辅政大臣，并将刘弗陵生母钩弋夫人处死。

公元前87年（后元二年），武帝病重，诏立刘弗陵为太子，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御史大夫桑弘羊亦同受顾命；武帝死，太子刘弗陵即位，为昭帝。

公元前86年（始元元年），武帝第三子燕王刘旦谋反被废；金日磾病死。

公元前81年（始元六年），苏武归汉，至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病死，终年八十余岁。

公元前80年（始元七年 元凤元年），桑弘羊、上官桀、盖长公主、燕王刘旦被人告发谋反，上官桀、桑弘羊遭族诛，盖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被逼自杀。

公元前74年（元平元年），昭帝死于未央宫，终年二十一岁，葬平陵；李陵死；霍光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不到一月即以刘贺荒淫为由废其帝位，改立卫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为帝，是为宣帝。宣帝长于民间，于朝中全无根基，从此朝政大权完全落入霍光之手，宣帝仅是摆设而已。

公元前72年（本始二年），刘解忧上书，请求汉与乌孙共击匈奴，匈奴在两方夹击下大败。

公元前71年（本始三年），匈奴单于亲率数万骑兵击乌孙，正遇天下大雨雪，人民、畜产冻死大半，生还者不到十分之一。丁零、乌桓、乌孙乘势联兵进攻，共杀匈奴数万人。匈奴从此势力大衰，汉边境渐趋安宁；宣帝皇后许平君被霍光夫人显儿毒害身死；宣帝立霍光之女霍成君为皇后。

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霍光死。两年后，霍氏及所有亲眷被宣帝族诛。霍成群被废皇后位，十二年后自杀。

公元前65年（元康元年）正月，龟兹王绛宾与王后弟史（刘解忧与翁归靡长女）朝汉，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大汉公主，赏赐甚厚；莎车故王弟呼屠征杀莎车国王万年（刘解忧与翁归靡次子）及汉朝使者奚充国，自立为王。汉使冯奉世正奉命出使大宛，闻讯立即矫诏假传汉天子命令，征发南道诸国军队一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杀呼屠征，另立国王。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汉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诸国归服于汉朝。匈奴力量日衰，不敢与汉相争，罢西域僮仆都尉。

公元前58年（神爵四年），匈奴握衍胸鞬单于暴虐，国中不附。姑夕王等立稽侯册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四五万人西击握衍胸鞬单于，握衍胸鞬兵败自杀。

公元前56年（五凤二年），呼韩邪兄左贤王呼屠吾斯立为郅支单于。匈奴内乱不止，贵族多率部降汉。

公元前53年（甘露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击败，向汉称臣；刘解忧联络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刺杀乌孙昆莫泥靡，事不成，泥靡负伤逃走。泥靡子细沈瘦合兵围魏和意、任昌和解忧公主于赤谷城。汉西域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围乃解。乌就屠杀泥靡，自立为昆莫。刘解忧侍者冯嫫锦车持节，劝说乌就屠降汉，遂立元贵靡（刘解忧与翁归靡长子）为大昆莫，乌就屠为小昆莫。

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宣帝；乌孙大昆莫元贵靡死，其子星靡即位。刘解忧归汉，宣帝待之如公主之制。冯嫫担心星靡年幼难以服众，重新持汉节出使乌孙，镇抚星靡，为史籍所载第一位女使者。

公元前49年（黄龙元年），刘解忧死；宣帝死，太子刘奭嗣位，是为元帝，时年二十七岁。

公元前36年（建昭三年），郅支单于杀死汉使谷吉等人。副校尉陈

汤称“犯大汉者，虽远必诛”，联同西域都护甘延寿矫制发屯田车师的吏卒和西域十五国军队共四万人，分两路攻入康居，杀死郅支单于。

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到长安觐见汉帝，提出愿为汉婿，恢复和亲关系。元帝遂以宫女王嫱为公主下嫁，并下诏改元竟宁。王嫱字昭君，姿容丰美，主动应召远嫁匈奴。离开长安时，文武百官一直送到十里长亭，昭君怀抱琵琶，戎装乘马出塞；五月，元帝死，终年四十三岁。

西汉官职简表

皇帝以下，中央设置三公九卿。石本是计量单位，汉代专指官吏秩级，以计俸禄。汉官吏秩共十八等，秩越高，禄也越高。

一、三公

三公谓丞相、御史大夫与太尉：丞相掌全国政务；御史大夫辅助丞相，主监察执法并掌管图籍；太尉督理全国军事。

1. 丞相

丞相居百官之首，俸禄最高，掌佐天子，助理万机。金印紫绶，秩俸万石。

丞相府主要官吏：丞相司直，辅佐丞相，检举不法，秩俸千石；丞相等长史，辅佐丞相，督率诸吏，处理各种政务，秩俸比千石；丞相史，秩俸四百石；丞相少史，秩俸三百石。

2. 太尉

太尉专掌武事，地位和丞相相同，为最高的武官职位，秩俸万石，金印紫绶。主要是充当皇帝的最高军事顾问，多半不直接领兵。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后不再设置。后武帝改太尉为大司马，作为大将军、骠骑将军的加号。

3. 御史大夫

行使副丞相的职权，是丞相的助理，三公中地位最低。秩俸二千石，银印青绶。

二、九卿

九卿是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个机构。同时执金吾，大长秋，将作大匠的地位和秩俸都与

九卿相同，因此把他们和九卿统称为诸卿。京北尹、右扶风、左冯翊是三辅即京师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有资格参加朝议，具有高于一般郡国长官的特殊地位，因此也得以列于诸卿。

1. 太常

太常原名为奉常，汉朝景帝时改名为太常。掌宗庙事，一般不参加具体的行政事务，是九卿之首。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太常机构主要官吏：太常丞，秩俸千石，铜印黑绶，掌凡祭祀及行礼之事，总署曹事，典诸陵邑；太常掾，秩俸四百石，铜印黑绶，助太常丞；太史令，秩俸六百石，铜印黑绶，掌天时、星历；太史丞，秩俸四百石，铜印黑绶，辅佐太史令；侍诏，秩俸二百石，分掌星历，龟卜，请雨事；治历，主历法。

2. 郎中令

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同时也是皇帝的顾问参谋和宿卫侍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名为光禄勋，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属官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皆无定员，多至千人，主要是执戟宿卫宫殿。

主要属吏：车郎将，秩俸比千石；户郎将，秩俸比千石；骑郎将，秩俸比千石。此三郎将统称郎中三将，主宿卫护从。左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五官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右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此三郎将统称中郎将，主宿卫护从。虎贲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羽林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此二将统称为虎贲羽林，主宿卫护从。光禄大夫，秩俸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俸比一千石；中散大夫，秩俸六百石；谏议大夫，秩俸六百石。此四大夫掌故问应对，为皇帝谋事。议郎，秩俸六百石，为皇帝谋事。

3. 卫尉

卫尉，职掌宫门卫屯兵，是皇帝的卫队长。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主要属吏：卫尉丞，秩俸千石，卫尉卿助手；公车司令，秩俸六百石，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宫殿掖门司马，秩俸比千石。

4．太仆

太仆掌车马，天子每出，负责安排前后的礼仪队伍。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属吏：考工令，秩俸六百石，制作兵器，弓弩刀铠。

5．廷尉

廷尉主管刑法和监狱以及审判案件，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属吏：廷尉丞；廷尉左监；廷尉右监；廷尉左平；廷尉右平；廷尉正。

6．大行

分管诸侯及外事。秦及汉初称典客，汉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改名大行，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名大鸿胪。为九卿之一，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属吏：治礼丞；卒史；行人；翻译；主客。

7．宗正

宗正主管皇室的宗室事务，皇帝、诸侯王、外戚男女的姻亲嫡庶等关系都由宗正来记录。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属吏：宗正丞，秩俸比千石；宗正员吏；公主家令；公主丞。

8．大司农

大司农主管全国的赋税钱财，是汉朝的中央政府财政部。凡国家财政开支，军国的用度，诸如田租，口赋，盐铁专卖，均输漕运，货币管理等都由大司农管理。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属吏：大司农丞，秩俸千石，掌财政收支的统计财会事；大司农部丞，共有十三人，负责十三州事务；治粟都尉；太仓令。

9. 少府

少府主管皇室的财钱和皇帝的衣食住行等各项事务以及山海池泽之税，是皇帝的私库。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少府机构属吏：少府丞，秩俸比一千石，辅佐少府卿治事；符节令，秩俸六百石，率符节台，主符节事。

兰台属官：御史中丞，秩俸一千石，领殿中兰台，掌图书秘籍，受公卿奏事，纠举不法；侍御史，秩俸六百石，分五曹办事；御史员，秩俸六百石，留台治百官。

尚书属官：尚书令，秩俸一千石，掌皇上的奏章及出纳；尚书仆射，秩俸六百石，主章奏文书；尚书丞，秩俸四百石，佐尚书仆射；太医令，秩俸六百石，掌诸医；协律都尉，掌校正乐律。

供皇帝服御诸令丞属官：织室令，主织；御府令，主天子衣服；水衡都尉，掌上林苑；上林令，主上林；六厩令，掌天子六厩。

黄门令丞属官：黄门令，掌侍左右，通报内外；中谒者，掌侍左右，通报内外。

三、除九卿外的其他诸卿

1. 中尉

中尉领京师北军，掌京师徼循，太初元年改名为执金吾。秩俸二千石。

属官：中垒令；中垒丞；武库令；武库丞等。

2. 将作大匠

将作大匠，原为将作少府，本是从少府中分离出来，主要是掌治宫

室，秩俸二千石，银印青绶。

3. 大长秋

大长秋是后宫皇后的官署，秩俸二千石。

4. 右扶风

秦置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改为主爵都尉，负责有关封爵的事宜。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为右扶风（取扶助风化之意），成为地方行政长官。治所长安，辖境约当今陕西秦岭以北、鄠县、咸阳、枸邑以西之地。职掌相当于郡太守，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与京兆尹、左冯翊合称“三辅”（即把京师附近地区归三个地方官分别管理）。

5. 京兆尹

秦以内史掌治京师，汉武帝时分置左右内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分原右内史东半部为其辖区，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职掌相当于郡太守，但参与朝议。治所在长安。

6. 左冯翊

秦以内史掌治京师，汉武帝时分置左右内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左内史为左冯翊，职掌相当于郡太守，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治所长安，辖区约在今陕西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中下游地区。

四、郡国

汉朝在地方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郡国同级。推行郡县制的地方，设郡县两级政府；建立王国的地方，模仿中央设立一套专门的职官制度。郡的最高长官称郡守或太守，县的最高长官称县令或县长；王国诸侯衣食租税，不干预行政，所以诸侯相是王国的最高长官；地方的守相及县令长，既是当地最高的行政官员，也是最高的司法官员。

郡国编制：郡守，秩俸二千石，掌一郡大小事；国相，秩俸二千

石，掌一国大小事；都尉，比二千石，掌郡地士兵的征集与训练；郡丞，秩俸六百石；长史，秩俸六百石。

郡府属官：主记事掾史，主录记事；录事掾史，主记；门下掾，杂务人员。

五、县制

汉朝在郡以下设县，大县（万户以上）设县令，小县（万户以下）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长官。与县同一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道、国、邑。国是侯国；邑是皇后，皇太后，公主的封地；境内有少数民族居住的称为道。

县官员：县令，秩俸为一千石至六百石，管辖县内的所有政务；县长，秩俸五百石至三百石，管辖县内的所有政务；功曹史，总揆众事；县尉，秩俸四百石至二百石，掌县军事；县丞，秩俸四百石至二百石；县史，秩俸百石以下。

六、县以下的机构

县以下的基层机构是乡，里，亭。汉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官主要有三老：秩、嗇夫、游徼。秩掌教化；嗇夫掌一乡之行政，兼收赋税；游徼捕盗贼，官治安。乡有司法审判权。乡下有里，什，伍。里（聚族列里以居，里有里门）设里长，什（十家为什）设什长，伍（五家为伍）设伍长。

汉制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设亭长，秩俸百石以下。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游客，治理民事，以服兵役满期之人充任。汉高帝刘邦曾任泗水亭长。亭长下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又名弩父、亭部）。此外，设于城内和城厢的称“都亭”，设于城门的称“门亭”，皆置亭长，职掌与村亭长同。

大汉公主诗文辑录

吴蔚

本篇辑录了一些相关诗文，供读者赏析玩味。

1. 项羽与刘邦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何若？

这首《垓下歌》是项羽在垓下被围、四面楚歌时，拔剑起舞所吟唱的歌词。骓是项羽乘坐的宝马，虞姬是其最爱的美人。宝剑、宝马、美人均是英雄所爱，然而当“时不利兮”，却不知道该如何安置美人。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一曲末路英雄的末日悲歌唱出后，虞姬回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随即拔剑自刎，以断项羽后顾之情，希冀其能顺利突围。

然而项羽突围到达乌江后，拒绝登船逃回江东，只令乌江亭长牵爱马乌骓上船，自己则留在江边与汉追兵奋战至死。山水相和，生死相依，终于得与爱人相伴。

而胜利者刘邦在登基为帝后衣锦还乡，踌躇满志时唱出一曲气势宏大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然而即使贵为皇帝，依旧不能事事如意。刘邦宠爱戚夫人，却无法立其子如意为太子，悲伤之余，唱了一首楚歌：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

羽翼已就，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又可奈何。

虽有繒缴，尚安所施！

繒缴是一种打鸟的工具，意思是他刘邦虽然有繒缴，但鸿鹄羽翼已成，弓箭已经射不到，他也无可奈何。这首歌是专门唱给戚夫人的，表达了帝王也无可奈何的莫名哀伤。一曲歌毕，泣下流涟。

2．东方朔

东方朔为人博闻辩智，狂放不羁，其言行举止在当世就引来诸多议论。某日，东方朔与一郎官饮酒。郎官告诉他说：“人皆以先生为狂。”东方朔回答说：“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酒酣时又据地而歌道：

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

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

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这首《据地歌》充分展露了东方朔“不穷似智”的复杂个性，他由此成为古往今来“朝隐”第一人。

但既要在宫殿中避世全身，又要保持个人的清正之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聪明睿智如东方朔，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举动和滑稽之言来掩饰自己的秉性，因而常常被人当做俳优看待。班固评价他说：“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

东方朔又有《嗟伯夷》一诗：

穷隐处兮窟穴自藏，
与其随佞而得志兮，
不若从孤竹於首阳。

伯夷、叔齐为孤竹君国君的两个儿子。其父宠爱少子叔齐，欲让叔齐继承自己的王位。及父卒，叔齐让位于长兄伯夷。伯夷不肯违背父命

逃走，叔齐也不肯做国君，随同哥哥逃去。国人只好立中间的一个儿子做了国君。后来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武王平殷后，天下宗周，独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不食周粟，遂饿死。此诗为东方朔借嗟伯夷之高洁，讽喻当世。

3. 李陵与苏武

李陵虽以武将显名，然其文才出众，文辞凄怆，有楚辞风韵，诗文成就极高，为西汉之翘楚。史称李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李陵与苏武在胡地时多有诗文唱和，虽有人论证苏李诗均为托名之作，然其典雅深情，令人击节赞赏。

苏武与李陵诗

(一)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商。
昔者长相近，邈若胡与秦。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
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
我有一尊酒，欲以赠远人。
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二)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
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
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
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

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三)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
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
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
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
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
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
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
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
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
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四)

烛烛晨明月，馥馥秋兰芳。
芳馨良夜发，随风闻我堂。
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
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
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
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
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
嘉会难再遇，欢乐殊未央。
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

李陵与苏武诗

(一)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
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

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
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二)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
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
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
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三)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徘徊蹊路侧，恨恨不得辞。
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李、苏二人亦有书信往来，苏武的《报李陵书》以及李陵《与苏武书》、《重报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均是千古名篇，因文过长不录。

4．汉乐府之《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是一首著名的情歌，是一位痴心女子对爱人的坚贞表白：海枯石烂，生死不渝。艺术上很见匠心，是“短章中神品”。

5．汉乐府之《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长歌行》属乐府相和歌辞中的平调曲。《乐府解题》说这首古辞“言芳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至老大乃伤悲也”。

后记

——关于《大汉公主》小说

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时期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作用是有所不同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期，它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文化，即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制度，对之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指出：中国人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他们因自己是汉代首次确立的典型中国文化和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深感骄傲。

汉朝历经西汉、东汉，以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最为强盛。武帝好大喜功，“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为了维护统治，武帝频繁颁布律令，强化刑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死刑）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由于律文繁多，法令文书充满几阁，连主管者也不易遍睹，奸吏往往利用法令烦冗而营私舞弊。在苛严的律法下，冤狱遍地，全国监狱多达两千多所，狱中囚犯犹比肩而立，小说中的一系列的男女主人公均曾卷入或牵连进狱案。

但小说中涉及的一些案子比较特殊，不能靠人力侦破，譬如霍去病正当盛年时离奇病死，又譬如霍去病之子霍嬗跟随皇帝封禅时暴死于泰山之顶，武帝亲口称其羽化升仙，旁人即使难以相信，也无法追查。小说仅仅是根据当时的背景和局势，提供一种视角和解释。

本书原名为《红艳沙尘》，后来才改为《大汉公主》，实际上是以几位公主的命运为主线，讲述大汉由公主和亲到反击匈奴的过程，完整还原了武帝一朝的历史兴衰。故事起始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国，终止于解忧公主自乌孙归汉。因时间跨越长、地域广，事件纷繁，人物众多，所以引入了项籍（项羽）宝藏作为串联线索。在中国历史上，有大批巨额宝藏迄今仍是未解之谜，除了本书中提及的项籍宝藏外，还有明末李自成从紫禁城抢掠的财宝，以及太平天国“金银似海”的圣库。这些

宝藏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失落至今依然下落不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另行阅读相关历史书籍。

要特别说明的是，《大汉公主》主要架构、故事背景、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命运均严格契合了正史。书中所涉及的诸多细节如汉代典章制度、城市格局、皇宫建制、汉人及西域人衣食住行等均取自相关典籍或考古资料（由于引入了最新考古成果，若出现书中描述与地图不符合的情形，以前者为准）。举例而言，书中两条重要线索：汉武帝刘彻大规模反击匈奴前，派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匈奴腹地夺取祭天金人，以及大汉镇国之宝高帝斩白蛇剑十二年一磨砺，均是真实历史。

考虑到本书很可能是作者唯一一本以西汉为背景的小说，所以刻意在历史掌故和风土人情上花费了更多的笔墨，力图完整再现汉朝最强盛时期的汉人生活和社会风貌。汉代人的精神风貌跟现代中国人有很大不同，小说中的一些故事，虽为作者所杜撰，但都符合时代特色，每位人物的感情冲突，也都表现出与时代相契合的精神。

但有一点，本书是一本用现代语言写成的历史小说，作者在语言上并未过于拘泥，某些成语及用词的实际使用要晚于本书叙述的时代。为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避免行文晦涩，在一些自称、称呼语上也没有完全采纳汉人的习惯叫法。

《大汉公主》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以及即将出版的《明宫奇案》等书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杨瑞雪女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肖启明社长、刘海涛先生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是他们一直在不计得失地支持我，我在写作道路上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们的鼓励。写作本身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给了我进步和成长的空间。

特别感谢读者长久以来的支持，你们是作者努力前行的最大动力。

2011年10月10日

于北京

吴蔚◎著

大唐游侠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分册总目录

[大唐游侠（上）](#)

[大唐游侠（下）](#)

[尾声](#)

[《大唐游侠》大事编年](#)

[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千古侠客行](#)

[后记——关于《大唐游侠》小说](#)

[返回总目录](#)

吴蔚◎著

大唐游侠

上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著

大唐游侠

上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游侠 / 吴蔚著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10.8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80219-735-0

I . ① 大... II . ① 吴... III . ①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54204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文案统筹 刘海涛

责任编辑 包 恒 逯卫光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元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名 大唐游侠 (上)

作 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5903 (编辑

部)

传 真 010-630569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710毫米×1020毫米

印 张 15.375

字 数 256千字

版 本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19-735-0

定 价 60.00元(上下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无头命案](#)

[第二章 血剑苍玉](#)

[第三章 飞来之钱](#)

[第四章 倏忽风雨](#)

[第五章 天河水](#)

[返回分册总目录](#)

剑客昂昂，锦语琅琅，不尽兴亡。

——作者题记

引子

自“安史之乱”以来，割据藩镇就是朝廷心头之痛，当这十卷《元和国计簿》摆上宪宗皇帝案头时，又往他伤口上狠狠撒了一把盐。藩镇，藩镇，一定要削平藩镇。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宰相李吉甫撰成《元和国计簿》一书，共有十卷。此书汇总当时全国方镇、府、州、县数与户口、赋税、兵员的实际情况：全国总计四十八个方镇，二百九十五个州府，一千四百五十三个县，二百四十四万二千五百四十户，租税总收入为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¹⁾、石。

其中，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等军镇都在边陲，不纳赋税；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都是世袭藩镇，割据一方，根本不申报户口，从不向朝廷上交赋税；所以国家每年的赋税都只依赖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四十九州，一共有二百四十四万户人口，比唐玄宗⁽²⁾天宝年间的税户减少了四分之三，全国兵卒则有八十三万多人，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折算起来，大约是两户人家供养一个兵士，负担十分繁重。

自“安史之乱”以来，割据藩镇就是朝廷心头之痛，当这十卷《元和国计簿》摆上宪宗皇帝案头时，又往他伤口上狠狠撒了一把盐。藩镇，藩镇，一定要削平藩镇。

(1) 贯：将一千文铜钱串成一串，称一贯，又称一缗（mín）。

(2) 唐玄宗为李隆基之庙号。庙号是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本小说中因先后出现多位唐朝皇帝，特采用庙号来区别。

第一章 无头命案

月光照耀的墙根下，并没有什么窃贼，而是一具无头尸首，断颈朝外，犹能见到鲜血汨汨冒出，血涂当地，一条腿大半伸进了墙洞中——也就是说，他父子二人适才抓住的并不是什么窃贼，而是一具死尸的腿。

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
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

——沈彬《结客少年场行》

唐

朝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在位的皇帝为唐德宗李适⁽¹⁾。这位曾饱受战乱之苦的皇帝，才刚过了花甲之年，人们却疯传皇帝早已经老得糊涂了——先是数年前不顾已有九个亲生儿子的事实，将过世弟弟李邕之子李谊过继为第二子，又将太子李诵之子李源过继成第六子，明明是亲孙子，却非要充当儿子来认，当真是千古奇闻，闻所未闻。五年前当十八岁的李源不幸病死时，德宗悲痛欲绝，赠予李源“文敬太子”封号，辍朝三日，下令文武百官到通化门排队痛哭送葬，如此隆重之礼仪，自唐代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

老皇帝不仅行事古怪，好猜忌大臣，只信任身边的宦官，还得了疯狂的财迷病，一门心思只知道搜罗金银珠宝，他所宠幸的京兆尹李实、西川节度使韦皋、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均是善于捞钱进奉的好手。为了聚敛更多金钱，德宗还破天荒地发明了“宫市”。本来按照旧制，皇宫中的日用品采购例来由官府承办，调拨专门经费向民间采购。然而老皇帝不知道动了哪根脑筋，突然下令改为由宦官经手，经常派出几百人前往商家密集的繁华街市，这些人身穿白衫，称为“白望”，不带任何文书和凭证，看到所需的物品即口称“宫市”，付很少的价钱强行掠夺不说，还勒逼货主送货到宫内，并要交纳“门户钱”和“脚价钱”。这种直接抢劫民间财富的无赖做法给京师林立的商铺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许多商人不堪忍受宫市之苦，被迫离开，或往江淮名都扬州，或蜀中重镇成都，长安昔日喧闹的市井巷陌之间，陡然变得冷清了许多。

这一年，刚好是甲申年。

甲，为栋梁之木，天干为东方，申，属阳金，地支为西方，五行中刚好是金克木，所以甲申年是地支克天干，不但年运平平，而且会有一些难以想象的灾难发生。

自夏季以来，长安一直处在一种令人心悸的惶惶不安当中，这还不全是因为宫市持续搅乱全城的缘故，今年关中八百里秦川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虽说京师作为国之根本所在，有漕运自江淮运送物资作为保障，不至于缺衣少食，然而粮价悄然飞涨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到秋季天气由凉转冷的时候，已经涨到了斗米三四千钱，而昔日米价最便宜的时候斗米不过三四文钱，就算德宗即位之初灾祸连年，一斗米也不超过二百文钱，如今突然涨了十数倍，京城里为此愁上眉头的大有人在，最愁的当然是那些穷苦的平民，还有遍布全城的相对富庶的酒肆——酒肆酿酒，需要大量粮食，米价上涨，酿酒成本大大提高，可酒价又由官方统一制定，不得随意涨钱，这可是大大苦了卖酒为生的酒户，还不能就此改行不做，不然就不能再享受免除官府徭役和杂差的好处。

这一日，重阳节过去不久，艳阳高照，秋高气爽，虾蟆陵中突然多了不少陌生面孔的人，巡视的坊卒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一点，急忙去禀告坊正。坊正姓黎名瑞，四十来岁，素来是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闻言也没有太当回事——虾蟆陵中多有青楼，南面又是凝烟吐霭、风景优美的曲江芙蓉园，来往的生客多也是常事，况且今年关中乏粮，不少饥民涌来京师乞讨就食，既然其他坊里的坊正并不驱赶这些人，那么他虾蟆陵坊正为何要独做恶人？

外地人初来京师时，常常将曲江正北面的虾蟆陵与常乐坊的下马陵混为一谈，事实上，两者确实极有关联——虾蟆陵原本叫下马陵，就在长安城东南胭脂坡一带，西汉儒学名臣董仲舒死后即葬在此处，汉武帝刘彻到此地也要下马，以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由此形象地得了“下马陵”的称呼。后来隋朝立国，为修建长安新城需要，将董仲舒墓迁移到春明门附近的常乐坊，人们经过墓前时，不论官吏、平民，骑马乘轿者照旧下来步行，因而下马陵的地名也随之转移到常乐坊。为了便于区分，又将原来的下马陵改称为虾蟆陵，仅是因为其南面就是泛羽游鳞、深不见底的曲江，水中多有虾蟆⁽²⁾的缘故。

自董仲舒墓迁走后，虾蟆陵一改之前肃穆庄重的气象，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演变成为歌姬舞妓的聚居之地。本来，天下最有名的销魂窟当数位于皇城附近的平康坊——处于长安城最繁华中心地段，位置绝佳，东面即是太学、国子监所在的务本坊，西面就是东市，正北面是皇

亲国戚云集的崇仁坊，正南面则是万年县廨⁽³⁾、榷盐院所在的宣阳坊——入北坊门后东回三曲，即为长安青楼女子集中之地，金粉楼阁，章台柳色，夜夜笙歌，灯红酒绿。然虾蟆陵因为旖旎秀美的芙蓉园、曲江池近在眼前，为上国胜游之最，回绝尘嚣，花木丛翠，发展到后来，风流薮泽竟是丝毫不亚于平康坊，王子公孙的车马川流不息，一时风月，以至于一些达官贵人不得不将早先建在这里的家庙移往他处，以免打扰了先人清静。

除了声色犬马样样皆有之外，虾蟆陵还有一样好东西为平康坊所没有，这就是清酒——当然不是说平康坊没有酒喝，而是名列天下十大名酒之一的郎官清就产自虾蟆陵下。郎官本意是指尚书省六部诸司郎中、员外郎，虽不掌实权，却是地位清贵，受人称羨，“郎官清”取的正是郎官清要显贵之意，用官职来为酒命名，也算十分罕见了。

此刻，郎官清酒肆的店主刘太白正捧着账簿趴在柜台上，望着对面的墙壁发呆。别看那面墙壁斑驳陈旧，露出积年岁月消磨的老态来，那上面可留有不少名家手迹——唐代有酒肆饮酒、壁上题诗的风气，后世所谓“壁间尽是断肠诗”即言题壁创作之繁盛——初唐时的王绩、陈子昂，盛唐时的贺知章、杜甫，大历时期的韩翃以及现今犹在世的才子李益等，均在上面留下了墨宝，尤为著名的是韩翃的那首《寒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韩翃闲居长安十年，全靠此诗倾城传唱，传入深宫德宗皇帝的耳中，才得到赏识，被拔擢为中书舍人，负责在中书省草拟诏旨，从此步入中枢，得意于官场。斯人虽逝，诗名犹存。不少酒客来郎官清酒肆，一面饮酒一面读诗，不免要感叹一回韩翃与爱妻柳依依的际遇离合，痛斥几句李益抛弃长安名妓霍小玉的负心薄幸，名士风流、文人韵事恰成了最好的佐酒菜——可以说，这满墙壁的题诗跟酒肆祖传清酒配方一样，是郎官清的金字招牌。

只是刘太白此时注视那面诗壁的神态，却带着一言难尽的复杂。无奈和哀伤渐渐地浮现在半剥落的墙皮上，若隐若现，仿佛是从他心底透出来的虚弱。

长子刘大郎不知道何时无声无息地站到了身边，低声告道：“阿爹，有人在咱们酒肆前后转来转去，怕不是好兆头。”刘太白回过神来，问道：“什么？”刘大郎道：“今晚必有梁上君子穿墙而入，我等不可不防。”刘太白却是不信，斥道：“什么梁上君子能到咱们酒肆来？对面的翠楼不比咱们家有钱么？”刘大郎正色道：“那不一样，对面的晚上是要做生意的，况且人家墙高，又是砖石所砌，窃贼不好下手。”刘太白道：“你知道什么，还不快去送酒！”

斥退大郎，刘太白更加烦恼起来，他今年四十五岁，妻子八年前跟酒客私奔逃走，单留下膝下二子：如今长子大郎二十六岁，天生一张呆滞苦瓜脸，傻头傻脑，从来不会笑，性情也有些古怪，至今尚未娶妻；次子二郎才十四岁，倒是长得聪明俊秀，可偏偏不想学祖传的生意，一心要学什么弹琵琶，打都打不过来。这样两个儿子，将来能指望谁来继承家业？

闷闷不乐了大半天，到薄暮时分，刘太白倒真留意到有一名布衣汉子在酒肆前后转悠，鬼鬼祟祟，似乎不怀好意，这才重新回忆起大郎的话来，心道：“俗语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况且今年年头不好，正是多事之秋，还是提防些好。”

他心中打定主意，也不跟家人说，晚上打烊关店后独自守在堂内，也不点灯。当日正是九月十九，重阳过去一旬，外面素光皎洁，月色如水银般悄悄流泻大地。一直等到夜漏已残，果然听得房外有“蹬蹬”之声，似有人在往土墙上扒洞。

刘太白暗道：“来了！”正要到后院去召集伙计，却见长子大郎已经提了根木棒自内堂出来，心中略感宽慰，暗道：“今日这件事大郎倒是机灵。”父子二人心有灵犀，一声不响地猫在墙边，静等那窃贼进来。

不一会儿功夫，土墙被打穿，从墙洞外先伸进一条腿来。刘太白看得清楚，猛地上前扑住那窃贼大脚，连声嚷道：“快，快，大郎，快开门去捉住他。”刘大郎道：“是。”正要赶去开门捉贼，却听见父亲“哎哟”一声，原来那贼人力大，使劲将腿往外拔出了一大截。刘大郎见状，忙回来与父亲一道抓牢那条腿，一边回头叫道：“来人！快来人！”

酒肆里除了刘太白父子三人，还住着数名雇请的伙计、厨子等，听见喊叫声，慌忙点灯出来。一阵忙乱后，伙计终于打开大门，蜂拥赶出去抓贼。

刘太白见被自己抓住的窃贼不再挣扎，料来已经被伙计逼住，不过还是不敢轻易松手，隔着墙高声问道：“抓住他了么？”不见伙计回答，不禁有些发怒起来，道：“到底抓住了没有？”墙外却依旧寂静无声。

忽见刘二郎睡眠惺忪地跑出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刘太白不及向小儿子说明事情经过，只叮嘱刘大郎道：“你抓牢他了，我去外面看看。”刘大郎道：“是。”

刘太白敏捷地跨出大门，却见几名伙计站在门外，死瞪着墙洞发呆，忍不住喝道：“你们站着做什么？还不快上前……”一语未毕，自己也骇异得呆了——月光照耀的墙根下，并没有什么窃贼，而是一具无头尸首，断颈朝外，犹能见到鲜血汨汨冒出，血涂当地，一条腿大半伸进了墙洞中——也就是说，他父子二人适才抓住的并不是什么窃贼，而是一具死尸的腿。

墙内刘大郎不见动静，问道：“阿爹抓住他了么？”忽听见父亲失魂落魄地喊道：“大郎快放手，那……那是个死人！”又听见外面刘二郎吓得大声哭泣起来，心中一惊，急忙松了手，赶出来一看，也吓得傻了眼，心中更是百般不解：适才阿爹抓住那窃贼大腿时，他还在猛力挣扎，意图逃脱，如何眨眼间突然就变成了一具无头尸首呢？

众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诡异离奇的怪事，只呆立当场，不知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儿，巡夜的坊卒经过，听见动静跑过来一瞧，见出了人命，也是吓得大惊失色，慌忙赶去禀告坊正黎瑞。唐代长安治安管理制度森严，像这般在坊里出事，坊正及当值人员都要以疏忽职守论罪。黎瑞才听了半句，立即从床上一惊而起，取钥匙开了坊门，命坊卒速去万年县报官。

坊卒道：“现下正值夜禁，坊正还得给小人一道公牒，好应付金吾卫骑卒的盘问。”

原来唐代长安实行封闭坊里管理及夜禁制度，按照《宫卫令》规定：居民居住的坊里四周以围墙封闭，每面仅开一扇门，坊角设有武侯铺，由卫士守卫；城门和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以击鼓为准。五更二点时，鼓声自宫城承天门响起，六街鼓（设置在六条主干街道上的街鼓）应声承振，击鼓三千，坊市门开启。日暮时分，漏刻“夜刻”酉时，击鼓八百声，关闭城门、坊门，夜禁开始。凡是在“闭门鼓”后、“开门鼓”前在城里大街上无故行走的，称为“犯夜”，被巡逻的金吾卫士发现后，轻则拘禁鞭挞，重则当场杖死。唐初的时候，有一个姓崔的男子醉酒犯夜，被巡夜的金吾卫捆起来打了一顿，扔在街头醒酒。第二天一早，长安县令刘行敏在上朝的路上遇到了崔生，才给他松了绑，还因此写了一首诗：“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幞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纹腕后生。”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果是为官府送信之类的公事，或是疾病、生育、死丧之类的私事，得到街道巡逻者的同意后，可以外出坊里办事，但仍然不得出城。

黎瑞也嫌夜禁森严太过麻烦，暗骂了一句，匆匆在武侯铺写了一道公牒给坊卒。那坊卒飞一般地出了坊门，往北面宣阳坊去了。

黎瑞料想这一夜再也无法安生，干脆赶来郎官清酒肆，果见一具无头尸首横在酒肆墙外，那血淋淋的样子分明是刚刚被人杀死不久。听刘太白结结巴巴地说完经过，更觉匪夷所思。可他也知道刘太白为人本分老实，决计不会撒谎，忙召集了几名街卒，四下搜寻死者头颅，然而找来找去，始终没有任何发现。

次日清晨街鼓响完后许久，万年县尉侯彝才率领差役赶到。这侯彝三十余岁，一身青色官服，剑眉星目，凝重威严，腰间挂一把厚厚的佩刀，看上去像是个精明干练的武官，浑然不似有功名在身的进士。

不过可别小看这万年县尉，权力既大，且前途光明，人称唐朝进士有八大升官捷径，其中之一就是出任京畿佐官如县丞、主簿、县尉等。当今监察御史刘禹锡、李绛前年还分别是渭南主簿、渭南县尉，去年就一齐进了位高权重的御史台，风头正劲，即是最好的证明。

侯彝先静静听黎瑞和刘太白陈述完事情经过，一时沉吟不语，显然也觉得此案蹊跷难解。此时天光大亮，围观的闲人愈来愈多。人群中忽

然挤过来一名老妇人，上前抱住无头尸首痛哭了起来。

侯彝问道：“太夫人，死者是你什么人？”老妇人断断续续地哭道：“是我苦命的孩儿……我家住在城外，昨日他来城里收账，一夜未归……必是这家酒肆谋财害命，将我孩儿杀死。”

刘太白急道：“哪有这样的事，分明是你儿子要到店里面偷窃……”老妇人道：“胡说，我孩儿身怀巨金，怎么来行窃你一家酒肆？快还我孩儿的命来！可怜我的孩儿，惨死在这家黑店外，连头都没有了，哎哟……”

刘太白难以分辩，如此清冷的深秋早晨，身子单薄的人早已经穿上襦袄，他竟是急得满头大汗。

那老妇人哭过几声，又转向侯彝问道：“你……你是万年县尉么？”侯彝道：“正是。”老妇人道：“少府⁽⁴⁾，你可要替老身做主，老身就这么一个孩儿，我要告这家黑店，告他们谋财害命。”侯彝道：“那好，太夫人既然要告官，就请跟我一道回县廨吧。来人，将酒肆店主锁了。”

差役应声上前，取出锁链就往刘太白颈间套去。刘大郎抢上前来，一把扯住锁链，怒道：“明明是盗贼要进来偷我家财物，你们怎么可以胡乱拿人？”侯彝冷冷道：“人死在你们酒肆外，本已难脱干系，又有苦主控告你们谋财害命，本官只是依律行事，没有丝毫胡乱之举。来人，将他也一并锁了。”

差役一拥而上，将刘太白和刘大郎锁上，扯了便走。刘二郎到底年幼，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见官差如狼似虎，吓得直躲到伙计身后，看也不敢多看一眼。

正在这个时候，忽有人叫道：“等一等！这只是无赖之徒的诡计，店主父子都是无辜的，少府切莫上当。”

却见人群中挤过来一名二十六七岁年纪的年轻男子，一身灰色布衣，斜背行囊，风尘仆仆，颇见沧桑疲倦之色，显是新到长安。他手中握着一柄极黯淡极陈旧的长剑，唐代男子习惯以佩刀带剑作为闯天下、取功名的象征，倒也不足为奇，只是他那柄剑比寻常宝剑要宽一寸，似

是柄古剑。

侯彝见他貌不惊人，却是气度沉静，不似捣乱之徒，况且普通百姓见官府逮人，早就远远避开，他却挺身而出，想来有几分能耐，当即挥手命差役停下来，问道：“阁下尊姓大名？”那男子迟疑了一下，有些不大情愿地答道：“空空儿。”

侯彝道：“好，空空儿，你可认识这郎官清酒肆店主？”空空儿道：“不认识。”侯彝道：“那么你可认识死者？”空空儿道：“也不认识，我才新到长安。”

侯彝道：“那你倒说说店主父子如何个无辜法。”空空儿慢吞吞地道：“嗯，昨晚来扒墙的窃贼一共有两人，一人望风，一人下手行窃，这是偷窃者常用的伎俩。墙被扒出洞时，负责行窃的人先进，不料先入者的腿被店主抓住，无法逃脱。墙外负责望风的同伙见状，知道主人早有防备，一时惊慌，生怕同伙被抓捕后连累自己，便出此下策，杀人灭口。又怕同伙被人认出来，所以才切下了他的首级。”

他讲述得极慢，仿佛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这么多话，所以格外字斟句酌，周围人都听得十分清楚。解释虽则离奇，却合情合理，没有任何漏洞，人群顿时一阵哗然，议论纷纷。刘太白更是如行将溺毙之人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连连叫道：“正是，正是！情形正如这位郎君⁽⁵⁾所言！”

侯彝见那老妇人一时色变，心中已有主意，招手叫过黎瑞道：“果真如这空空儿所言的话，人头一时难以处理，贼人绝不会冒险带着它出坊门，肯定还在虾蟆陵内，你派人去找一找。”黎瑞道：“可是下吏早已经四处找过了，没有找到。”侯彝道：“再找一遍，仔细找，人头一定还在这酒肆的附近。”黎瑞见他态度坚定严厉，喏喏连声，慌忙带人去搜寻头颅。

侯彝这才问那老妇人道：“死者当真是太夫人的儿子么？”老妇人道：“是……”见侯彝目光如冰雪般冷峭，心中打了个寒战，埋下头去，改口道：“不，不是，老身不认识他。”侯彝道：“那太夫人为何来假冒苦主？”老妇人道：“老身见这尸首没有了头颅，反正也不会有人认识，所以想假称他是我儿子，以此来讹诈酒肆店主一些钱财。”

侯彝道：“不对！”老妇人吓了一跳，慌忙辩道：“我当真不认识他。”侯彝道：“我猜死者未必是你儿子，但你肯定认识他，不然你家住城外，如何知道城内虾蟆陵发生命案，一大清早赶来认领尸首？定然是那杀人后逃走的窃贼告诉你，你其实是他们二人的同党。”

老妇人脸如死灰，无可争辩，只得俯首认罪。侯彝便命人以反坐讹赖之罪先将她锁拿回县廨，再细细审问逃走的窃贼下落。

那凭空冒出来指点破案的空空儿心道：“这县尉倒是能干得很，传闻京城里的大小官员尽是昏官、糊涂官，看来未必如此。”

他见侯彝着实精细厉害，只不过不熟悉鸡鸣狗盗的手段，一时不明究竟，既然关键已经点透，无须自己再多言，正欲转身离开，侯彝忽道：“拦住他！”两名差役当即挡在空空儿面前。

空空儿回身愕然问道：“少府这是要做什么？”侯彝道：“多谢阁下才指点迷津。不过阁下如此熟悉窃贼手段，想必也干过不少鸡鸣狗盗的勾当。来人，搜一下他的行囊。”

一名差役上前强行解下空空儿行囊，放在地上打开，不过有几件旧衣物、一袋铜钱，并无可疑之物。侯彝便命差役将包袱还给空空儿，道：“得罪了。”空空儿竟是丝毫不以为意，道：“少府职责所在，理当如此。”

侯彝见他豁达坦然，大异常人，不免疑心更重，有心详细盘查他的身份。偏偏这个时候坊正黎瑞捂住口鼻急奔过来，大声嚷道：“少府，头颅找到了，找到了！就在酒肆后面的粪坑中！”

侯彝暂且顾不上再理会空空儿，带人来到酒肆院后，果见坊卒自粪坑中捞出了一颗人头，臭气熏天。早有人打来一桶水，泼在人头上。那人头被扔进粪坑不过几个时辰，未及腐烂，面目清晰可辨，原来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

一名姓章的中年差役叫道：“哎呀，小的认得此人，他是城外西五里王家村的王庆，向来以偷鸡摸狗为生，光小的就逮住过他两次。”侯彝点了点头，道：“这就对了。老章，你带几个人押着那老妇人去王村，将那

杀死同伴后逃走的窃贼捕来。”章差役道：“是。”他一眼认出头颅主人，又奉命去抓捕杀人犯，料来这次少不得要论功行赏，忙喜滋滋带了人去办事。

一件离奇命案瞬间水落石出，围观众人无不惊叹，既惊那空空儿熟知窃贼手法，也叹万年县尉善听人言。侯彝命人放了刘氏父子，还待质问空空儿来历，转头却已不见人影，料来早已趁乱离开，只得作罢，自率差役回去县廨。

刘太白历此劫难，仿若死里逃生，又惊又喜，待要感谢大恩人空空儿，却四处寻不见。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不免有些郁郁起来。哪知道回来店中，意外见到那大恩人正坐堂内角落一桌，等着伙计点菜上酒，大喜过望，抢上前就要拜谢。空空儿忙扶住他，道：“店主不必如此，我不过凑巧赶上，举手之劳而已。”

刘太白再三道谢后，这才问道：“郎君是新到长安么？”空空儿道：“是，才刚刚进城。我久闻郎官清大名，不及歇息，便径直赶来酒肆。店家可有酒么？”

郎官清名誉海内外，刘太白见惯这类迫不及待地赶来品尝清酒的酒客，倒也不足为奇，忙道：“有，当然有。大郎，快去取酒来。”刘大郎应了声，自去酒窖取酒。

空空儿见刘太白并不走开，知道他想亲自招待自己，缓缓道：“店主切莫将刚才的事放在心上，还是只拿我当个普通的酒客吧，不然我以后可就不敢再来了。”刘太白听他如此说，只得道：“是。”

待到酒菜上来，那空空儿只慢慢自斟自酌，虽笃定从容，却也落落寡欢。刘太白阅人无数，早看出他是一个嗜酒如命却又孤独寂寥的人，也不再去打搅他。

之后连续几日，空空儿中午都会来酒肆饮酒，因不知道他来历，他的萎靡颓废更为他增添了一股神秘的气质。

转眼到了九月末，这日正午，东、西两市⁽⁶⁾开市的鼓声在长安城上空响起的时候，空空儿还没有到，比往日迟了许多，刘太白不免有些翘首期盼起来，一抬眼，就看见满脸肃色的榷酒处⁽⁷⁾胥吏唐斯立正站在门前，今日正好是月末，不用说，这位酒吏一定是来催收榷酒钱了。他知道避无可避，决定先发制人，赶紧放下手中的账簿，迎去门口。

唐斯立正回头张望，他确实是要来郎官清酒肆收取酒税，然则市鼓声“咚咚”一响，多少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略微停了一下，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却意外见到街道对面的翠楼上正有红衣女子在慢慢卷起竹帘——那双手纤纤若春葱、莹白胜冰雪，它的主人一定就是虾蟆陵大名鼎鼎的莹娘了，心头顿时有一股热流漾起。

正发呆时，忽被人扯到一旁，转头一望，原来是刘太白。不及张口，便听见对方抢先抱怨道：“老唐，你不是不知道，现今长安米价翻了数十番，你们官府又不准我们酒户抬高酒价，照旧是斗酒三百钱，这五成的榷酒钱却还是一成不变，这不是要我赔老本卖酒吗？”

他与唐斯立打小相识，交往已逾四十年，如同家人一般熟络，明知道有些话不能在酒肆这样的公开场合说，他平常也不是个多嘴多舌的人，可此刻不说又能到哪里去倒满肚子苦水？见唐斯立只是皱起了眉头，并不答话，知道他还是站在自己这一方的，便又继续嘟囔道：“原本想今年是个大灾年，指望圣人⁽⁸⁾下诏免除榷酒钱，偏偏京兆尹瞒天过海，谎奏禾苗丰美，害得一切赋税照旧。难道满朝的文武百官，就没有一人挺身而出，向圣人揭破他的谎言么？”

他口中尊称当今天子为“圣人”，心中却不免怨恨这位贪财的德宗皇帝——唐朝自高祖到玄宗六代，朝廷不设酒税，不加干预，任凭酒市交易，酒利极其丰厚，刘氏世代经营郎官清酒肆，时间长达上百年，自然积蓄有不少财富，也算是长安的大富商，即使经历安史之乱、吐蕃侵入长安等也未遭逢大的损失。真正的改变是从德宗李适即位后开始的，德宗生母沈氏号称“长安第一美人”，曾在安史之乱中沦入叛军之手，后来唐军收复洛阳，当时还是广平王的李豫在东都掖廷中重遇沈氏，喜出望外。然而不久后史思明再度举兵叛乱，重陷洛阳，沈氏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且从此下落不明。李豫追悔莫及，即位为代宗后，派人四处寻访沈

氏，并特意立沈氏之子李适为太子。当时疯传代宗皇帝最喜欢的儿子其实是崔妃所生的郑王李邕，不过是出于思念沈氏才立了李适为储君。李适登基后，感念母亲恩德，立即尊沈氏为皇太后。沈氏沦陷于藩镇叛军之手，也一直是皇帝的心头恨事，所以德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锐意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然而朝廷不断对藩镇用兵，军费开支巨大，月花费至少需要一百余万缗，而府库积存仅够支取数月。为了支付军费，德宗将商税由三十税一增加到十税一，还巧立名目，设立各种苛捐杂税：如设立行税间架，即征收房产税——每屋两架为间，一间上屋税钱二千，中屋税一千，下屋税五百，由官吏执笔入室，计算房屋间数。有的人家宅屋多，税多达数百缗。如有故意隐匿不报者，一间杖责六十，赏告发者钱五十缗；又设有除陌钱，规定凡是交易所得钱物，每缗须向官府交纳五十钱。敢隐瞒不报，钱一百杖六十，并罚钱二千，赏告发者钱十缗，赏钱由坐事者出；又下诏强行向富商借钱，判度支杜佑奉旨索取长安城中商人财货，凡是怀疑对方有意隐瞒财产，即严刑拷打，不少商人不胜荼毒，因此而自杀。经此强行“借钱”后，长安全城萧然，如被寇盗。即便如此，也仅获得钱财八十余万缗，德宗皇帝当然不满足，又转向民间“借钱”，即所谓“僦质”，凡有蓄积财物者，都必须将四分之一上交朝廷。郎官清酒肆就是在这几项税制和“借钱”中被搜刮光了丰厚的老底，而战乱结束后德宗皇帝又大肆揽钱，实行花样翻新的税酒制与民间争利，更让酒户再无翻身机会。郎官清上下两层高楼，原本都是酒肆，因榷酒后酒利微薄，不得已只得借虾蟆陵靠近南城门的地利之便，将楼上、后院改成了堆放货物的栈房出租给胡人，以此来补贴酒利。而今年粮价如此之高，酒税照旧，酒肆基本就是在赔本卖酒，郎官清酒肆以前从不叫卖，现下也不得不主动往达官贵人家送酒兜售，好多加收一些脚价钱、多得一些赏赐。

越想越是气愤，刘太白的嗓门不由自主地就大了起来。唐斯立刻慌忙叫道：“老刘，你小点声！”探身望了望堂内，只见中间一桌三名文士正欢欣地在交谈着什么，另外三桌的三名酒客各自在悠闲地饮酒，并没有人留意到外面的谈话，这才松了口气，回头低声道：“老刘，我知道你憋着一股怒气，可你只能憋着，懂吗？京兆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刚才这些话你真不该说，万一传到他耳朵里，可有得你受的。”

他只以为老友是对京兆尹不满，却不知其实是对皇帝恼火。然而刘太白一听到他的提醒，登时想到京兆尹的厉害和手段，倒抽了一口凉气，心底升腾起无名怒火也立即熄灭，只好低下头去。

唐斯立又道：“况且就算当今天子知道了今年关中干旱，京城粮食紧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禁酒，到时你连酒都没得酿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刘太白赌气道：“我倒宁可老皇帝知道真相，至少可以免除关中百姓的赋税，顶多我一年不卖酒！”唐斯立冷笑道：“你倒是有忧国忧民之心，可谁来管你呢？你想想当年阿婆清与郎官清不相上下，就是因为一句话得罪了权贵，落得酒肆关门、酒户流配的下场，那可是自太宗皇帝就有的百年老店。”

刘太白露出沮丧的神色来，过了好半晌，才讷讷道：“无论如何，榨酒钱总得再宽限几天。”唐斯立道：“我官小言轻，只能尽力而为，你也知道，这上头压下来的事儿，逃得过今日，逃不过明日。”刘太白道：“这我知道。对了，前几日店里收到了一枚图案罕见的铜钱，似乎是传说中的‘仰月’，你给看看是不是真的。”一边说着，一边从怀中掏出一枚开元通宝来。

唐斯立接过来一看——只见那铜钱内外廓分明，边缘有几点绿色铜锈，更显得古意盎然；正面是“开元通宝”四字，兼有隶书、篆书、八分书三体，正是唐初书法名家欧阳询笔迹；背面别无图案，只有一个“一”形的印迹；当即悚然动容，道：“啊，真的是仰月。”

唐朝建立后，在全国铸造发行了开元通宝⁽⁹⁾，轻重大小成为后代铸钱标准。不过不同时期的文字略有差别，最初为左挑开元，即“元”字第二画左端向上挑起，相应地又有“右挑开元”、“双挑开元”、“不挑开元”。唐朝之前的货币，背面通常没有图案，称为“光背”，开元通宝发行一段时间后，开始在背面铸上星星、太阳、月亮、祥云、飞鸟等花纹，其中星月同有的称为“孕星”。更有一种背面带有“一”图案的开宝钱，名为“仰月”，其实是太宗文德皇后⁽¹⁰⁾的指甲痕迹。贞观年间，工匠将铸钱的蜡模送来给太宗皇帝审阅时，正好长孙皇后在场，不小心用长指甲在蜡模上掐了一个痕迹，由于是皇后金手所留，工匠不敢擅自改动，于是这一炉铜钱背面都带有甲痕，即后世所谓“藏得开元一捻痕”的典故。由

于“仰月”发行量少，非常珍贵难得，其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铜钱本身。

刘太白听到见多识广的唐斯立也确认那枚铜钱就是“仰月”，忙道：“是真的仰月就好，一会儿让我家大郎拿去金市找胡商看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金市即西市，因聚集了大批富商大贾及波斯、大食商人，贸易远比其他地方繁荣，而胡商更是以识宝闻名，且童叟无欺。昔日玄宗皇帝最信赖的宰相李林甫曾经往佛寺中捐了一块朽钉般的东西，寺中僧人无人认识，就带去西市找波斯胡商售卖，因是宰相馈赠之物，特意索高价一千钱。胡商听了哈哈大笑，道：“这是宝骨，不可多得，价值一千万钱。”由此出一千万钱买下了那块本可以一千钱得到的宝骨。此段故事在长安传为一时佳话，自那以后，凡有珍宝欲售者均愿意找胡商勘验定价。

刘太白想到如果顺畅的话，明日就能用卖仰月的钱先抵上榷酒钱，一直阴郁的脸色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回头见长子刘大郎给堂内客人上酒，正欲叫他出来，唐斯立却道：“不忙。老刘，我知道有个大官专门收集这种仰月古币，他为人也豪爽阔绰，不如由我拿去给他，至少可以包你今年和明年的酒税。”

刘太白心中飞快地盘算起来：一斗酒官方定价三百钱，酒税为酒钱的五成，就是一百五十文，一斛酒就是一千五百文，他家的郎官清每年有三百斛酒的定额，其中的一百斛是皇宫与官府采购，毋须缴纳榷酒钱，剩下的二百斛统共是三百缗酒税，加上今年有一半酒税没交，加起来有四百五十缗，也是相当大数目的一笔钱了。这仰月虽然罕见，却并非奇珍异宝，无论如何都卖不到一百缗钱，唐斯立提出的价钱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只是刘太白却没有立即应承，反而觉得有些奇怪，暗暗忖道：“老唐明明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不爱轻易揽事，如何连问都没有问那大官一声，一开口就可以肯定对方会出四百余缗来买仰月呢？”

心中疑惑未解，又听见唐斯立道：“还有一件事，这仰月原来的主人是谁？”刘太白道：“嗯，是个新来长安的北方客，名叫空空儿。他也是我们酒肆的大恩人，你知道前些日子发生在我家酒肆墙下的无头窃贼案吗？”

酒肆是最好的散播消息的地方，这件案子本来可以成为店里酒余饭后的最好谈资，可坊正黎瑞禁止坊里人谈论，刘太白自己差点染上血光之灾，当然也不愿意多说，因而并没有像往日那般传得沸沸扬扬。唐斯立道：“听到过一些，万年县尉不是已经抓到了凶手么？好像名字叫做王昭什么的。”刘太白道：“那件案子全靠这位空郎指点，不然县尉可就将我父子抓去县廨了。”

唐斯立却似对那无头窃贼案没有太大兴趣，问道：“这空空儿是什么人？”刘太白道：“具体做什么的我也不清楚，这些日子天天来酒肆，只要一盘肉脯，酒量好得惊人，从中午进门到夜禁前离开，酒不离手，不停地喝。不过今日晚了，人还没到呢。”唐斯立道：“唔，他多大年纪？”刘太白道：“二十来岁？三十来岁？哟，他打扮得有些邋邋遢遢，我还真瞧不出准形儿来。”

忽听得市鼓声骤歇，酒肆内有人高声叫道：“店家，这酒味道不对！店家！”刘太白慌忙道：“仰月的事可就全仰仗你老兄了。你可知道，我已经告诉过那位空郎这铜钱罕见，他却无所谓，不愿意收回去，当真是个少见的怪人。”就此舍了唐斯立，奔回堂内，却见出声质问的正是坐在墙角的魁梧大汉。

这大汉姓刘，三十岁出头，身長七尺，一张嘴是河北一带的口音，人生得也极有燕赵豪侠之气，刘太白亲自迎他进来时，已经得知他是刚到长安，久闻郎官清大名，因而不进城也不去投店，径直带着行囊赶来虾蟆陵。对这样慕名远道而来的酒客，刘太白往往会生出知己之感，因而也格外照顾，特意上了一瓶进贡宫中剩下的御酒——虽说酒质与普通清酒并无区别，但由于添加了宫中特有的香料，闻起来有股特别的香气——然而此刻见这刘姓汉子一张紫黑阔脸因为生气而扭曲到变形，愈发显得相貌狰狞，不由得感慨自己一番苦心全付诸了东流。忙上前陪着笑脸问道：“郎君有何差遣？”那大汉道：“老公，你这酒味道不对！里面是不是兑了水？”

郎官清祖传老店，声誉四海，最重名声，刘太白听了吓了一跳，忙道：“郎君切不可胡说。”那大汉道：“怎么，敢做不敢当了？你自己尝尝，后上的这瓶酒跟第一瓶味道大是不对。”刘太白道：“郎君有所不

知，我见郎君头一次来小店，又是远道而来，好心先上了一瓶加有香料的特制酒，好助郎君解乏，后来上的酒不含香料，味道当然略有区别。”大汉见他不认，怒气更重，道：“怎么又扯上香料了？明明是酒里兑了水！不信的话你自己尝尝。”

刘太白自从伯父手中接管酒肆以来，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指认自家的清酒兑水，心中认定对方是个存心找茬的无赖之徒，可眼见其余三桌的客人正密切注视着这边，目光炯炯，各怀深意，不免感到有些难以下台，立时赌起气来，道：“尝就尝。”扭头见唐斯立也跟了进来，又道：“不过我尝了说没有兑水谅来郎君也不服气，这位是来收榷酒钱的酒坊使，不如请他来尝，最是公道。”

那大汉是个执拗脾气，全然不顾人生地不熟的道理，心中打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当即点头道：“甚好。”

当此情形，唐斯立不便推辞，况且他深知老友决计不会掺假兑水，也不多说，上前拿起酒瓶仰头就喝。刘太白道：“老唐，你可得说句公道话……”忽见唐斯立举袖抹了抹嘴角的残酒，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当即住了口，一把夺过酒瓶灌了一大口，自己也呆在了那里，失声道：“还真兑了水！”

那大汉冷笑道：“现今无话可辩了吧？”刘太白当即猜到说不定是长子刘大郎暗中捣了鬼，一时还真无话可说，只得讪讪道：“实在是对不住，我马上替郎君换酒，今日的这顿酒钱就免收了，权当小店向郎君赔礼道歉。”

那大汉却不肯就此善罢甘休，道：“我刘叉最见不得奸商们弄虚作假蒙骗他人了，你们酒肆号称京城老店、天下名酒，竟然往酒中兑水！”刘太白见他嗓门越来越大，急得满头大汗，可理屈在己，只好连声道歉。

刘叉却不理会，重重一拍桌子，站起身来道：“既然名不副实，不如就由我来摘了你这老店招牌！”刘太白慌忙上前阻拦道：“郎君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忽见邻桌一位黑衣公子起身移步，走过来好心劝解道：“店家既已经

道过歉，又应承不收酒钱，阁下何必得理不饶人呢？”

这儒雅公子名叫罗令则，来到长安也才几月，在虾蟆陵中租了一处宅子，离酒肆不远，时常踱步过来饮酒消遣，也算是郎官清的常客。刘太白见他挺身而出，不由得很是感激。不料刘叉好胜心重，与人争辩素来寸步不让，见对方明明也是酒客，却反而要替黑心的店主说话，更加忿然，怒道：“阁下愿意喝掺假兑水的酒，并不见得人人愿意喝。今日若不砸了这家店的招牌，日后他们还要用假酒祸害旁人。”

罗令则本来和颜悦色，见刘叉咄咄逼人，颇为不快，道：“尊驾风尘未洗，似是新到京师，可知道如今长安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商家谋生极其艰难……”

一语未毕，中间一桌的一名年轻文士突然“哈哈”笑了起来。罗令则回头愕然问道：“尊驾为何突然发笑？是在下的话很可笑么？”那文士举手指着身边的同伴道：“你可知道我身边这位就是……”那同伴要年长好几岁，慌忙道：“微之，别打岔。”那年轻文士对同伴甚是尊敬，闻言便立即笑着住了口。

刘叉早已经不耐烦，道：“休得废话，我刘叉嫉恶如仇，今日非要……”忽然睁大了眼睛，紧瞪着酒肆的门口，似乎看见了什么古怪的事物，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来。他正是众人瞩目的中心，如此神色，自然引得众人一齐朝大门望去——正有一名青年男子慢吞吞地走进来，风尘憔悴，落拓不羁，只有左手紧握的一把长剑黯黯光华，镗首饰以金犀，似是柄利器。

刘太白“呀”了一声，慌忙奔去迎接，却被唐斯立一把扯住，低声问道：“此人就是仰月的故主空空儿么？”刘太白道：“是呀，你怎么会知道？”唐斯立答非所问地道：“嗯，我知道了。”松手放开刘太白，径自出门离去。刘太白一时愕然，不知道老友缘何会因为一枚仰月大异常态。

那空空儿自一进门就为众人注视，尚不明白究竟，他倒也冷静，浑然无事般走到一张空桌坐下，叫道：“店家，上酒。”声音甚是低沉，很有些有气没力的颓态。刘太白早看出那个蛮横地要砸他家招牌的刘叉很是畏惧这空空儿，虽然不明白内中原委，但之前因空空儿横空出现指点

万年县尉破无头奇案一事，早就对他刮目相看，不拿他当普通酒客对待，立即应道：“来啦！”他生怕再端上来又是兑过水的酒，赶紧招手叫过伙计，命他速去后院酒窖取一坛没有开封的酒来。

却见刘叉瞪视空空儿半晌，终于还是踱步过去，道：“空空儿，想不到你还能追到这里来，真是好本事。”

言下之意，似乎是他早先与空空儿结下深仇大怨，正在为对方追捕。以他这等性情刚烈的大汉，露出如此忌惮的神情，想来对方一定非同小可，要么是大有来头，要么有非凡的本事，不过这两点都丝毫从外表看不出来——那空空儿一身灰布衣裳，土里土气，神情疲惫不堪，双眼空洞无神，望上去倒像是终南山中的伐木工，早被辛苦的劳作消耗掉全部精力，这等毫无生气的田舍汉⁽¹¹⁾，又怎会跟刘叉这等威猛壮士扯上干系？

空空儿的反应更是奇怪，只是不解地望了刘叉一眼，露出茫然无措的神情来，仿如根本就不认识眼前这人，随即掩饰般地扭转了头，又催叫道：“店家，上酒。”

刘叉也有些糊涂了，他当日在魏州⁽¹²⁾失手杀人，正是为空空儿所擒，但在押送官府的途中又侥幸逃脱，据说空空儿还因此受到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的斥骂，难道对方并不是为了捉拿自己才来到长安的么？他又干等了一会儿，见对方始终不理睬他，便不再犹豫，道：“既是如此，刘某告辞了。”走出几步，又回头朗声道：“多谢。”自回到酒桌取了行囊，狠狠瞪了刘太白一眼，这才疾步离去。空空儿却始终只是埋着头，似在发呆，又似在沉思。

堂内又恢复了平静，那仗义出头的罗令则也重新回到酒桌坐下。酒肆就是一个地方，人来人往中总会有意外发生，但又迅即会被遗忘。堂内酒客也没有人如同刘叉一般质问酒中兑水一事，或许他们也喝到了掺水的假酒，但毕竟久在长安，明白在昂贵米价中艰难辗转的酒户的难处，也不再忍心出声责备。

却听见坐在中间一桌的年轻文士又忍不住笑了起来，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哈哈……”

他两次笑出声来，自不是无缘无故。原来这句“米价方贵，居亦弗易”涉及一桩著名的典故，当今大诗人白居易未扬名之前，曾到长安投诗给名士顾况，想请他推荐自己的诗作。顾况打开诗集，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忍不住叹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长安作为当时中国的中心，消费水准要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加上来往流动人口极多，居住是个大问题，所以有“长安居，大不易”的说法。顾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长安米价新涨，物价昂贵，居住下来并不容易，虽有戏谑之意，却也是感慨当时民生艰难。随即读到卷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诗，顾况大加赞赏，又改口道：“能写出这等诗作，居则易矣。”白居易由此而名声大噪。

那发笑的文士二十五六岁年纪，名叫元稹，字微之，其先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元氏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父、祖一辈时，家世已渐趋没落。这元稹自小苦心为文、勇于为诗，十五岁时就已经明经及第，加上外貌英俊，风度潇洒，风流诗人的名声四海传扬，如今在秘书省任校书郎，负责勘校典籍、刊正文章，平时事也不多，落下清闲自在。

而他身旁的三十来岁的文士正是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祖本是西域龟兹王室成员，后移民来到中原。他于贞元十六年中进士，为十五名进士中最年少者，两年后又与元稹同一天登吏部乙科⁽¹³⁾，同一天授校书郎，是本朝有名的大才子。论起来元白二人既是同年，又是同僚，交情因此非同一般。

元稹对面坐着的另一名文士名叫李绅，字公垂，与元家是世交。他与白居易同岁，幼年丧父，由母教以经义，曾目睹民间百姓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愤而写了《悯农》诗，内有“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句，因而被誉为“悯农诗人”，此次进京是要参加科举考试，正寓居在元稹位于靖安坊的祖传老宅中。

三人今日聚会，一是要为李绅接风洗尘，二是庆贺白居易新在永崇里华阳观租了房子，从之前居住喧闹的常乐里搬了过来。永崇里不但清净，且就在元稹居住的靖安坊的东面，不过一街之隔，好友住得更近了，当然要饮酒庆贺一番。

白居易见邻桌两人都朝元稹望来，知道旁人不明原委，嫌他笑得浪荡轻浮，当即轻轻咳嗽了声，使了个眼色。元稹知道老友不愿意表露身份，便强行忍住笑声，脸上却犹带笑容。

白居易叹道：“本朝自高祖皇帝以来，一百五十年不收酒税，安史之乱后开始行榷酒对酒征收重税，酒利由厚转薄，许多民间美酒从此失传。看看如今这米价……唉，也难怪酒肆会兑水掺假。”元稹道：“京城本来盛行饮酒之风，听说最近也开始学江南一带时兴饮茶，或许与米价昂贵、酒质大坏有关？”白居易道：“未必，其实就饮品而论，茶未必会输于酒，茶艺一道，学问深远。我去年回符离⁽¹⁴⁾，在临淮⁽¹⁵⁾遇到一位善茶道的老者，名叫常伯熊⁽¹⁶⁾，据称是陆羽好友，煎茶时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茶艺娴熟，颇令人刮目。上前一尝，入口即苦，然片刻后即有回味，且在舌尖反复盘旋，极是耐品。”元稹奇道：“茶真有这等奇妙？公垂，你也是江南人，如何看到茶酒一比高下？”

李绅脸上一直有郁郁之意，似在沉思，对元稹的话仿若未闻。白居易道：“公垂莫非又有忧心之事？”他又叫了一声“公垂”，李绅才回过神来，慌忙道歉道：“实在抱歉，我在回想此次西来一路的情形……唉，二位久居京城，怕是难以想象，我可是亲眼见到许多人家为了缴纳官税，不得不拆屋卖梁卖瓦，当真已是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元稹道：“关中今年大旱、百姓穷困潦倒之事我早有所闻，竟不知道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白居易叹道：“民间原是指望朝廷能够免除今年赋税，以济危扶难，不料京兆尹突然上奏皇帝，说‘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圣上信以为真，由此才不免租税。”李绅道：“这位京兆尹，莫非就是那位道王的后人？”白居易道：“正是，如今他也封嗣道王。”元稹冷笑道：“可惜偏偏辱没了这个‘道’字。”

他三人刻意压低了声音，旁人也不知道他们谈话内容。原来当今京兆尹姓李名实，是高祖皇帝李渊第十六子道王李元庆的四世孙，靠家世入仕，曾任山南东道节度留后，因克扣军费中饱私囊，引发军中将士兵变，他趁夜色自城墙缒下，才得脱身。这样苛暴成性的一位贪官，狼狈逃回长安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还靠花言巧语当上了京兆尹，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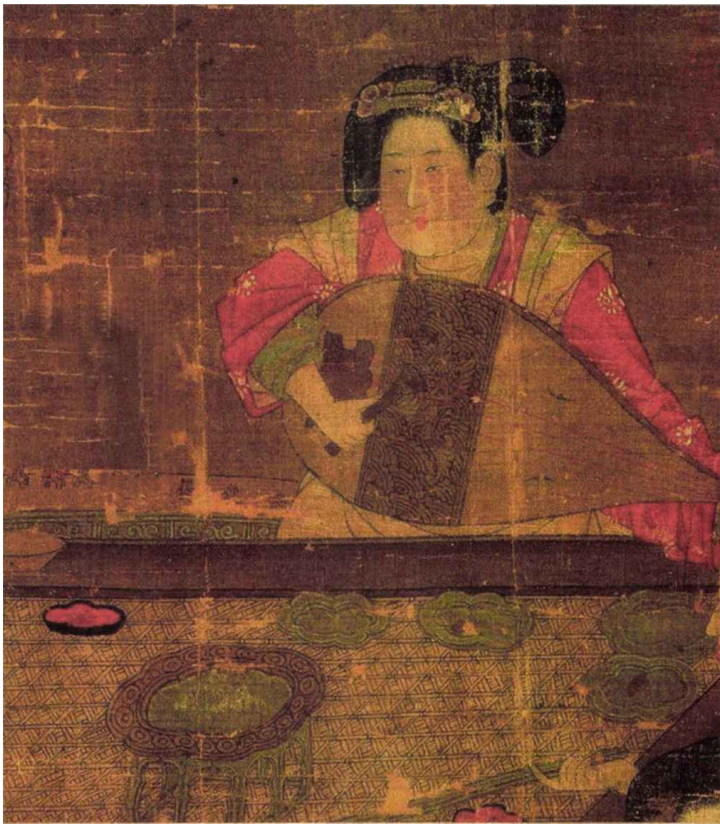
此公着实有几分弄权的能耐。如今他封嗣道王，同时兼任京兆尹和司农卿⁽¹⁷⁾两大要职，权势还在宰相之上，由此仗着老皇帝宠幸，大肆排除异己，聚敛无度，劣迹种种，百官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已。今年春夏大旱，谷物失收，京畿乏食，本朝律法曾规定凡水旱虫霜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独有李实不以为然，特意上书皇帝，奏请不免民间租税。

元稹道：“说到底，如今的长安‘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其实全是拜李实所赐。”转头道：“乐天，实在抱歉，我也顺口借用了你名字的典故。”白居易毫不介怀，道：“民生艰难，用在这里正是再合适不过。”

李绅道：“这李实如此恣意妄为，作恶多端，难道就没有御史弹劾他么？”白居易道：“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李汶与李实是姻亲，谁还敢弹劾他？况且如今御史台的御史也分作了两派：李汶、韩愈自是一党，跟李实是一伙儿；柳宗元、刘禹锡新上任不久，倒是没有依附李实，不过跟东宫待诏王叔文、王伾走得很近。”

李绅一听到韩愈的名字，“啊”了一声，不再言语。原来韩愈任国子监四门博士⁽¹⁸⁾时，曾举荐李绅参加科举考试，名义上是他的“举主”，也就是他的“恩师”，古代尊师重道，恩师再有不是，当学生的也不能说三道四。

元稹到底最年轻，性情锋锐，爱见事风生，明明猜到李绅的心思，不过他素来反感韩愈不顾文人体面为京师达官贵人、富豪商贾撰写墓志铭，收取高额润笔费，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嘲讽的大好机会，道：“你那位举主去年四门博士任期期满，去留没有着落，全靠写文章吹捧李实才谋得了监察御史的位子。”李绅闻言大是惊奇，道：“竟有此事？”元稹清了清嗓子，摇头晃脑地学着韩愈的样子，道：“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阁下者。这‘阁下’，指的就是京兆尹李实。”



◎唐宫乐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趙處女一
處女如公之狙



◎卅三剑客图之一。《卅三剑客图》根据《唐宋传奇小说》绘制，作者任熊（字渭长）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木版画家，金庸先生曾为其作传。

白居易见李绅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忙咳嗽了几声，打断了话头，道：“微之，咱们还是得想个法子让圣人知道民间疾苦才是。”元稹本是

伶俐之人，脑子转得极快，当即不再背诵韩愈那篇阿谀奉承李实的文章，只是两手一摊，为难地道：“你我只是正九品的校书郎，最清闲最无权的职位，如何能对付李实这等虎狼之辈？可惜我岳父已经过世，不然或许还能找他在圣人面前说句话。”他岳父韦夏卿也是一代名臣，先后任过京兆尹、太子宾客，检校工部尚书、东都留守，去年卒于太子少保任上。

白居易道：“你新婚夫人的姊姊，不是嫁给了翰林学士李程⁽¹⁹⁾么？李程既见宠于天子，又是皇室宗亲，正是再合适不过的进谏人选。”元稹哑然失笑道：“乐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李程是出名的懒人，总是日过八砖才去上朝，内子一家人都暗地称他‘八砖学士’。进翰林院后也是不发一言，浑浑噩噩，无所作为……”

李绅突然重重一拍桌子，怒道：“何必这般麻烦，我这就去找韩夫子，亲自找他问个清楚！”白居易大为惊讶，问道：“你是要直接去找韩御史么？”李绅愤然道：“正是！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²⁰⁾。我倒要问问他，他这冰剑如何刺谗夫……”

恰在此时，一阵铮铮的乐音蓦然着扬起，飘荡在虾蟆陵上空。酒肆中所有的人都自觉住了口，竖耳凝神倾听对面翠楼传来的金石之声——《六么》⁽²¹⁾音律一起，既从容不迫，又雍容细致，足见其惊艳不凡之处，弹奏者一定是那位著名的莹娘了。

当今的长安人都风传虾蟆陵有两大宝——一样是郎官清酒，另一样则是莹娘。莹娘又有两大宝——一是她的琵琶技艺高超，二是她极为擅长画眉。本朝玄宗皇帝对画眉有特殊癖好，曾让画师作《十眉图》，分别是鸳鸯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垂珠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烟眉、佛云眉、倒晕眉。后来贵妃杨玉环又发明黑烟眉，即用墨烟画眉，可谓花样不少。然而莹娘却能做到每日一新，样式绝不重复，双眉中更有一种兰花的幽香，令人叹为观止，因而有才子戏称她就是一本活生生的《百眉图》。据说东市专卖粉黛的胭脂行为了与西市的同行竞争，还想花重金聘请莹娘去店里站台，只是为她婉言所拒。

这莹娘本名艾雪莹，原是教坊乐妓，且是专为皇帝表演的“内人”，因色艺俱佳深受恩宠，在皇宫宜春院⁽²²⁾中拥有自己的私人宅邸。但后来

不知道怎地得罪了皇帝面前最为得宠的宋氏五姐妹——这五姐妹分别名为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均能诗能文，才貌双全，十六年前为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举荐宫中，成为当今德宗皇帝的侍妾，但德宗皇帝爱其风操学识，只命人以“学士”称呼。这五姐妹进宫后不久就掌管宫中记注、簿籍等，不但写得一手清丽淡雅的好文章，且有论议奏对之能，深得老皇帝赏识，六宫嫔媛和诸王公主驸马也都以礼相待，在宫中自成一股势力——艾雪莹虽然琵琶技艺高超，名列教坊第一部，可得罪了这样身份非同一般的五位女学士，终究还是被逐出了教坊。她尚有长辈、幼弟要养活，不得已只能拿出所有积蓄在虾蟆陵置办了一处房产，卖身以维持生计。以她这等才貌，又是宫中旧人身份，自然不乏裙下之臣，偏偏她眼光极高，非贵戚豪客不能出入其门，能听到她弹奏琵琶者更是寥寥可数。似今日这般翠楼尚未开张，即听到她的琵琶绝唱，更是殊罕之极的事。

大弦嘈嘈，低沉刚劲，似急风骤雨；小弦切切，轻快细碎，如儿女私语；轻拢慢捻，诉尽滚滚红尘事。那不曾露面的怀抱琵琶的女子，也许霓裳华丽，也许风华内蕴，却遮掩不住胸中那份苍茫的愁绪。乐弦的清亮生动中，自有一股稠密的悲思轻轻跳跃，如绿水涟漪，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音符是她伤感的泪滴，在瑟瑟中低沉苦吟……

一曲奏罢，余音袅绕，满堂寂然。

刘太白抬眼朝翠楼一望，只见楼上从来遮挡得严严实实的竹帘卷起了半幅来，帘后红影绰绰、腰肢纤弱，显是有红衣女子站在那里。他生在长安城、长在酒肆间，自小有阅人之能，立即猜到这是艾雪莹的小小心思——她年纪已经不小，早有出嫁从良之心，一定是她相中了酒肆中的哪位客人，故以乐音挑拨好引起注意，她所居住的翠楼，原本可以自外窗清楚瞧见厅堂内的大部分情形。只是，谁会入这位心高气傲的才女的法眼呢？当然不会是他自己，也不会是已经离去的唐斯立和刘叉。

刘太白一时无比好奇，又将目光投向堂内，想猜出艾雪莹看中的到底是谁。此刻日正当中，东市、西市的开市鼓声才刚刚响过，对酒肆而言时辰还太早，除了适才惊走刘叉的神秘剑客空空儿外，店里还有五名客人，除了中间一桌的那位李公子外，均是熟客：北首的就是适才帮他

解围的罗令则。时近十月，正是各地贡生和生员赴京赶考的时节，刘太白见他年轻，不过二十来岁年纪，总穿着读书人最通行的玄色长袍和乌皮履，言谈不俗，举止儒雅，原以为他是来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的才子，但听说他租住在虾蟆陵，并非士子们最钟爱的崇仁坊⁽²³⁾，且日日流连酒肆，并不似寻常书生那般用功苦读，以求早日金榜题名，不免又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来。不过他虽然好奇却并不多嘴，这也是酒肆的祖训，不然如何能在虾蟆陵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成为百年老店？是以到今天为止，刘太白也仅是知道这位罗公子的姓名，其来历丝毫不知。

南首的一人叫王立，说起来也是个经历相当坎坷的人，他本是饶州余干县⁽²⁴⁾县尉，踏实肯干，两年前任满到期，来到京城等候调任其他官职，原本以为自己的考课⁽²⁵⁾为县功曹列为上上，必定要得到重用，不料上头突然说公文出了岔子，要另行处置，之后便是遥遥无期的等待，结果仆人又偷了他仅有的马匹、钱财逃走，一个铜钱都没有剩下，他在长安又无亲戚熟人，终于沦落成乞丐，每日靠到晋昌坊的慈恩寺乞食为生。这一日王立在虾蟆陵一带游荡，正好经过郎官清酒肆，刘太白尚记得他几月前曾来过酒肆饮酒，且出手相当阔绰，忽见他衣服褴褛单薄，在寒风中瑟缩发抖，与往日的踌躇满志相比，完全变了一个人，知道出了重大变故，便好心叫他进来，送了一壶清酒。也是凑巧，恰逢东市绸缎铺女店主王景延往翠楼送完布帛，顺道进酒肆买酒，听王立说话带有南方口音，过来搭讪，叙起来两人竟是饶州同乡，又是同姓。这王景延三十岁出头，比王立略小一些，丈夫去世已经十年，她一人独力支撑夫君留下的绸缎铺，正需要帮手，便邀请王立去家中与自己同住。王立落魄之际，忽得如此美貌的妇人的垂青，自是喜出望外，二人自此姘居在一起，虽不曾成亲，感情却胜似夫妻。尤其是王景延又贤惠又能干，不但将所有的财物、钱币、布帛等交给王立收管，家里家外也从不让他操心。王立也乐得过起富足翁的生活，安心等待吏部的调职公文下来。因为王景延白天均在东市商铺里忙碌，家里又没有雇用奴仆，王立便时常一个人来郎官清酒肆来打发午饭，虽则说离他崇仁坊的住处远了些，但毕竟这里是第一次遇到王景延的地方，是他的福地，别有一番滋味。况且他当余干县尉时经常率领差役追捕鄱阳湖水盗，风里来、雨里去，早就走惯远路了。

中间那桌的白居易和元稹，刘太白自然都认得，不但他认得，虾蟆陵的青楼女子也都认得，只不过风流成性的元稹新娶了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幼女韦丛，正是情浓之时，而古板的白居易念念不忘徐州符离的老相好湘灵，甚至为其至今不娶，这都是京城中早已经传开的事儿，因而这二人绝不会是艾雪莹相中的对象。那位李公子虽然身材矮小、相貌平常，但既同元白二人一道，必定也是出身世家的大才子，他年纪与白居易相仿，想来早有妻室，而艾雪莹曾立誓要做正妻，料来也不会考虑他。王立在京滞留两年，调职公文仍未下来，不但前途未卜，且早已成为富商娇娘王景延豢养的庙客，也由此可以排除。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罗令则和那落魄的空空儿了。空空儿虽是个奇人，误却不修边幅，青楼女子们习惯以衣冠取人，爱慕俏郎君，他怕是难入艾雪莹法眼。而比较起来，罗令则确实相当出众，仪表潇洒，风度翩翩，艾雪莹相中者非他莫属。

刘太白心中正暗自盘算着，忽听见对面“吱呀”一声，素来紧闭的大门打开一道小缝，艾小焕跌撞着冲了出来，大约他那又势利又好面子的阿姨张媪正在背后推他。他是艾雪莹的幼弟，才十四岁，与刘太白的次子刘二郎年纪相仿，时常到酒肆中玩耍，两个孩子也颇合得来。

尽管一脸不情愿的样子，艾小焕还是飞快地走进酒肆，埋着头，也不打招呼，果如刘太白所料，径直走到罗令则身边停下，讪讪道：“这位郎君，我姊姊想请你到对面翠楼叙上一叙。”他显然深恶自己所充当的角色，羞愤得满面通红，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而那罗令则极是惊讶，问道：“适才弹奏琵琶的便是尊姊么？”艾小焕道：“是的。”罗令则极是领情，立即站起身来，欣然道：“甚好，我有心要去拜见妙手高人。这就请小哥儿前面带路。”

艾小焕神色甚是冷淡，也无恭敬之色，只道：“郎君先请。”又走到坐在角落的空空儿面前，先瞟了一眼桌上的长剑，这才依葫芦画瓢地道：“我姊姊想请郎君到对面翠楼叙上一叙。”

这倒是出乎人意料，从来没有听说过一名乐妓同时约请两位不相干的男子的，罗令则也愣在当场，露出不解之色来。那被邀的空空儿更是离奇，大凡男子见赏于美人，必感受宠若惊，他却恍若未闻，不动声

色，照旧饮酒。

艾小焕见惯了拜倒他姊姊石榴裙下的男子的浪荡样儿，反而对眼前这不苟言笑的男子大起好感，当即凑上前去，低声道：“这里的清酒固然好喝，不过还是太甜太软，我姊姊那里藏有几坛剑南烧酒，性子极烈，那才是男人该喝的酒。”他年纪虽小，却有辨人之能，见别的酒桌都是酒瓶，惟有此桌摆有一个酒坛，猜到此人定然嗜酒如命。

空空儿颇为木讷，抬头看了艾小焕一眼，似在思索对方的话，隔了半晌，才点点头，道：“多谢。”自怀中掏出两吊铜钱放在桌上，一手抓起长剑，站起身来。

艾小焕随口以美酒相诱，想不到竟奏奇效，喜道：“郎君请随我来。”领先朝外走去。那罗令则为人谦和，风度奇佳，忙让到一旁，道：“兄台先请。”空空儿点点头，也不推谢，紧随艾小焕步出了酒肆。

这一幕早为旁人清清楚楚瞧在眼中，李绅也暂时忘记了对京兆尹李实的愤恨，好奇地问道：“对面住的是谁？”白居易道：“是虾蟆陵的名妓，名叫艾雪莹，人称莹娘，原是教坊第一部的琵琶乐工。”李绅道：“噢，难怪，难怪。”他所言“难怪”，自是指难怪此女适才能将琵琶弹得如此出神入化。

元稹却是脸有愤愤不平之色，他不但能写一手好诗，更是有名的“仪形美丈夫”，向来为女子瞩目，那艾雪莹被逐出宫不到两年，已经成为虾蟆陵风头最劲的名妓，他亦心仰已久，只不过她声名鹊起时，他已经娶了妻子，而前途还要倚仗妻家势力，少不得要收敛起以往的浪荡行径。虽然他未必真的就对艾雪莹有意，但她派人来相请的不是自己，不免折损了他青年才俊的风头。况且，她适才的那支曲子弹得百转千回，有股撩人心动的力量，他还真想见见她呢。

眼睁睁地望着空空儿和罗令则跟随艾小焕走出酒肆，忽见一辆驴车驰到对面翠楼门前停下，车上跃下来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妇人，英姿飒爽，丰盈有致，自有一股别样的成熟风韵。又听得刘太白叫道：“王少府，王家娘子来了！”

南首窗下的王立扭头一看，果见驴车上跃下之人正是王景延，知道她又往翠楼送绸缎来了，慌忙起身赶出酒肆。王景延知道情夫时常来郎官清酒肆打发时光，乍见之下毫不惊讶，只笑了一笑，低声道：“郎君请自去饮酒，只是几块布而已，不劳帮手。”王立虽然穷困落魄，全倚仗情妇生活，却也顾虑自己士人出身⁽²⁶⁾，闻言笑道：“那我先去结了酒钱，再同你一道回去。”

艾小焕却是对王景延很有好感，特意停下来问道：“娘子可是要帮手？”王景延笑道：“我一个大活人，哪需要你一个小孩子帮手？”艾小焕道：“那好，我先进去了，娘子自己卸货，我一会儿再来找娘子说话。”王景延道：“好。”

艾小焕便领着罗令则和空空儿先进去。一进大门是个庭院，花竹翳如，小巧精致，闹中取静，颇见幽雅。正东面有屋三楹⁽²⁷⁾，南面则是一座翠绿色的两层小楼，正是艾雪莹的住所“翠楼”。楼前数株菊花正傲霜怒放，花色浅黄，鲜艳纯正，如黄金般精光灿然。最奇的是花瓣全是正方形，齐整如剪刀裁减过一般，风姿奇特，贵气十足。

罗令则一进来目光就落在那些形状奇特的菊花上，问道：“这应当就是传说中的黄金印吧？”艾小焕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罗令则道：“听说这黄金印取自西域，开元年间曾在宫苑寺观广泛种植，惟有亲仁坊咸宜观的数株开出了方形花瓣，他处则变成了普通菊花，北苑和南苑⁽²⁸⁾两处御苑也不例外。这里如何会有此等珍稀难得的黄金印？”

艾小焕一双眼睛尽在空空儿那柄剑上滴溜儿打转，对罗令则提及的黄金印这等风雅旧事也毫不关心，只漠然答道：“这个我也不知道，这里原是日严寺的一处后院，我们搬来时就有这些花花草草。”罗令则道：“季秋之月，鞠有黄华，此等风雅奇花，当真可以称得上古人说的‘卓为霜下杰’。”

忽见张媼闪身出现在翠楼门口，笑道：“二位郎君稀客！”艾小焕见阿姨出来迎客，便不再理会，自出门去招呼王景延。

那张媼五十来岁，慈眉善目，花白的头发梳得极是齐整，只是背微微有些驼，令她天生显出卑微的姿态来。她脸上堆满笑容，额头拉出来

一道道岁月的沟壑，自我介绍道：“妾身是莹娘的二姨，敢问二位郎君高姓大名。”罗令则忙上前作揖道：“在下罗令则，问姥姥好。”空空儿也欠身行了一礼，道：“在下空空儿。”

张媼往日所见男子多是朝官贵戚有权有势之辈，早习惯了被人颐指气使，忽见罗令则、空空儿谦恭有礼，不免有些不习惯，暗道：“看来这二人也不过是普通的凡夫俗子，不知道莹娘看上了他们哪一点？尤其这空空儿一身麻布衣裳，能是个有钱的主儿么？”心中既起轻视之心，面上也就不那么热情了，见艾小焕正与王景延一道抱着布帛进来，便顺势道：“莹娘正在楼上相候，请二位郎君自己上去，妾身这里还有些杂事。”罗令则道：“姥姥请自便。”又回头笑道：“空兄，你先请。”空空儿显然不是很擅长应付这种场面，踌躇了一下，这才道：“好。”

二人一前一后上来翠楼。二楼是一个套间，里间大约是卧室，外间则是厅堂，布置得华丽典雅。一名红衣女子正在楼口迎候，她二十五六岁年纪，挽着宫人时兴的簪花髻，发髻上斜插着一大朵浅黄色的绢花，当就是名誉京城的艾雪莹了。她妆扮艳丽，螓首蛾眉，容貌也还算出众，不过比适才见过的女商贾王景延却差了一些，然而一身红衣衬着她莹白如雪、吹弹可破的肌肤，乍见之下当真有惊艳的感觉。

艾雪莹道：“承蒙二位郎君不嫌莹娘鲁莽，只是寒舍简陋，还请多体谅包涵。”空空儿走在前头，只看了她一眼，即垂下眼帘，道：“娘子过谦，多谢以美酒相邀。”艾雪莹尚不知道空空儿是被幼弟用剑南烧酒的名义诱了来，一时不明所以，愣在原地。

罗令则笑道：“听这位空兄的口音，当是河北人氏。河北之地向来榷曲⁽²⁹⁾不榷酒，因而所有酒肆酿出的酒都是一个味道。空兄嗜酒如命，来到京城突然发现有如此多的好酒，自是难以舍弃。娘子若要款待贵客，该赶快将珍藏的美酒拿出来才是。”空空儿想不到平地冒出个知音，既意外又惊喜，只是他不善言辞，只微微朝罗令则点了点头，示意他所言不虚。

艾雪莹这才恍然大悟，忙道：“这是当然。”扬声朝楼下叫道：“阿姨，请将那坛剑南烧酒取来。”却是无人回应。艾雪莹又叫了两声。罗令则道：“适才有人送布来，想是姥姥在房里验布，听不见喊叫。娘子这里

没有仆妇么？”艾雪莹黯然道：“原来有，可是她们……都死了。”

罗令则见她神色充满了歉疚追悔之意，料来这里面有许多伤痛往事，便道：“既是如此，不如娘子告知烧酒所在之处，由在下去取。”艾雪莹忙推谢道：“岂敢有劳郎君。”又扬声叫道：“小焕！小焕！”只听见楼下张媪应道：“听见了！烧酒这就送来！”艾雪莹这才问了空空儿、罗令则姓名，引二人到南首窗下坐下。

这翠楼原是寺庙的钟鼓楼改建，楼层极高，人在里面说话，隐隐有空旷的回音。站在窗口望去，更有登高揽胜之妙——窗下即是日严寺，再远处则是京城胜赏之地曲江，以“其水曲折，有如广陵之江”而得名，绿水弥漫，池波潋滟。此时秋意正浓，沿岸彩林重复，万紫千红，池中则是烟水明媚，气象澄鲜。惟一有些煞风景的是东南芙蓉园内建筑残破萧条，荒草森森，与其“皇家南苑”、“天上人间”的盛名极度不符。

罗令则见园内最高的一座楼老旧不堪，似是坍塌了半边，惊问道：“那是紫云楼么？”艾雪莹道：“正是。”罗令则叹息不已，半晌才道：“今日一见，方知幼时所读‘江头宫殿锁千门’一句不虚，可怜杜甫尚不知道后世芙蓉园还要遭受更大的劫难。”

紫云楼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正值唐朝国力最鼎盛的时期，楼建得奢华大气，花费靡多。玄宗皇帝常常带领嫔妃、群臣登临此楼，一边欣赏歌舞，一边作诗唱和，甚至还在这里接待过重要的外宾。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皇帝匆忙出逃，长安沦入安禄山叛军之手。当时尚滞留长安的大诗人杜甫来到曲江，见到园中细柳绿蒲新发，芙蓉园却是大门紧锁，荒草萋萋，一派凄凉景象，再无半分皇家威严，不由得万分感慨，写下了“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的诗句。“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国力由盛转衰，代宗皇帝在位时，由于财政困难，先后两次拆除芙蓉园中重要的亭台楼阁，取屋梁、瓦木等另作他用，罗令则口中所称的“劫难”，即是指这两次人为的破坏。

艾雪莹道：“适才听罗郎在楼前问及黄金印，似乎熟知长安掌故，莫非郎君本是京兆人？”罗令则笑道：“在下确实是在京兆出生，不过自小过继给伯父为嗣子，尚在襁褓之中便回了祖籍南兰陵⁽³⁰⁾，迄今已是二十八载。”艾雪莹道：“原来如此。南兰陵萧氏一族，可是非常有名。”罗令则

笑道：“可不是么？不说前朝萧氏嫁给隋炀帝为皇后，母仪天下，本朝以来，光宰相、驸马就出了好几个。不过自郃国公主一案后，萧氏已经败落。”

郃国公主为肃宗皇帝幼女，辈分极高，是当今德宗皇帝的姑姑，她起初下嫁裴徽，裴徽死后又嫁萧升——萧升即出自南兰陵萧氏，是宰相萧复从弟，萧复母亲是玄宗皇帝爱女新昌公主——二人生三子一女，女儿萧氏又嫁给了德宗之子李诵为太子妃，可谓亲上加亲。但自萧升死后，郃国公主不断有淫乱丑闻传出，这对皇室而言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偏偏她不知道又怎生得罪了侄子德宗皇帝，被借此罪名幽禁深宫而死，几个儿子均被流配，女儿萧妃也被杀死。萧复受此牵累，也被罢官幽禁而死。

艾雪莹既在宫中日久，深知宫廷事密，不愿多谈，只淡淡附和道：“可惜。”又转头问道，“空郎是河北哪里人氏？”空空儿道：“魏州。”艾雪莹道：“这么说，空郎这次是来朝中办公事？”

她虽是乐妓，毕竟在皇宫多年，多少知道一些军国大事——魏州是魏博镇治所所在，魏博镇自安史之乱后就成为魏博节度使的私人地盘，军事、政治、财政均独立于朝廷之外，号称实力最强的藩镇，镇内实行全民皆兵制，男子少壮者入伍当兵，老弱者种田养马，如此有精兵强将十数万——空空儿虽然衣着打扮像个农夫，但既来自魏州，又随身携带长剑，当是军人无疑，如此一来，他露面即惊走那在郎官清酒肆呼喝闹事的壮汉也说得通了。

果见空空儿并不否认，略微点了点头，但却神态依旧，并无丝毫藩镇军人常有的倨傲之色。艾雪莹愈发觉得他气度深沉，绝非普通军士，正要多问一些，忽听见楼梯“轧轧”作响，有人登上楼来，回头一看，正是张媪和艾小焕，一人手里提着小铜炉，一人抱着一大坛未开封的酒。那铜炉甚是精巧，下有炉灶，已经加入了燃烧的木炭，上面则是酒鎗，专门用来热酒。

张媪将铜炉放上案桌，为难地搓着手道：“酒是现成的，只是家里今日没有预备待客，事先也没有准备什么下酒菜……”罗令则道：“是我二人来得唐突。”从怀里取出一个黑色丝袋递到张媪手中，笑道：“这里有

一点钱，请姥姥拿了去对面酒肆买些现成的酒菜来。”

张媼见袋子空瘪，以为不过是一点碎银，打开一看，装的却是砂金，立时春风满面，洋溢着水蜜桃般的热情来，笑道：“是是是，妾身这就亲自去办，请郎君稍候。”转身见艾小焕盯着空空儿的长剑发呆，忙喝道：“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卖胡饼的摊子该摆出来了，快去买几个趁热拿回来。”急急拉扯艾小焕下楼去了。

艾雪莹取了酒具出来，预备一边等酒菜回来，一边先将酒烫上。用来烫酒的是只银质酒壶，侧面有一匹鎏金的衔杯舞马，栩栩如生，制作精细，一望便是宫中之物。酒器则是白瓷酒杯，纤尘不染，握在手中恰似一团白雪。

空空儿拔剑挑开泥封，房中顿时香气四溢。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露出贪婪的神色来，赞道：“果然是蜀中地道的烧酒。好酒！好酒！”罗令则道：“看来空兄曾云游蜀中，熟知当地风物。”空空儿道：“在下年幼时曾在峨眉山习艺，目今回想起来，最不能忘记就是这剑南烧酒了。”他本来沉默寡言，唯独一谈到酒就眉飞色舞起来，仿若完全换了个人。艾雪莹料他等不及热酒，便笑道：“空郎既如此心急，便请先饮冷酒。”空空儿道：“好。”单手抄起酒坛，微微一倾，那酒便如一道细线流入酒樽，片刻注满一杯，竟然未洒落出一滴酒来。

罗令则道：“原来空兄身怀绝技，失敬。”空空儿道：“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正要再注一杯，罗令则忙道：“空兄先请自便，我量浅，还是等热酒。”又问道：“这剑南烧酒一直是贡酒，京师十分罕见，娘子从哪里谋得？”艾雪莹道：“不敢有瞒郎君，这酒是西川节度使韦皋韦相公⁽³¹⁾自蜀中运来送给他兄长韦聿的寿礼。”罗令则道：“是国子司业韦聿么？”

他见艾雪莹点了点头，心中不免惊讶万分：蜀道道路艰险，难如登天，这剑南烧酒自成都运来长安，一路不知道要费多大人力物力，艾雪莹得韦聿赠予如此珍贵之寿酒，韦聿一定是她的恩客，只是那韦聿已经年过七旬，如何还有流连花柳之地的精力？一时纳罕不已，也不好多问，却见空空儿贪恋酒醇味美，已经空腹连饮了三杯，忙劝道：“空兄，酒最忌混饮，你适才在酒肆已经饮过不少清酒，可别贪杯饮得醉了。”空空儿“嘿嘿”了两声，道：“醉了不是更好？”言语颇有沧桑之意。艾雪莹

忙道：“空郎请尽管尽兴，一坛不够，厨下还有一坛。若真醉了也不打紧，我这里还有间客房。”

罗令则笑道：“空兄饮酒，四个字足以形容——酒风浩荡。”空空儿道：“酒风浩荡？好，罗兄当可称为空某的酒中知己。”

忽听见门外有人高声叫道：“莹娘，你的紫藤琵琶还要么？”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艾雪莹道：“呀，是成都知来了。请二位稍候。”慌忙奔下楼去，片刻又领着一名捧着琵琶的年轻男子上来，介绍道：“这位是右教坊的都知成辅端。”

那成辅端是长安有名的优人⁽³²⁾，性格极是爽朗，笑道：“什么都知，不过是个教坊歌师，倒叫二位郎君见笑。”又将琵琶交给艾雪莹道，“我在崇仁坊老赵家的乐器铺看到莹娘的紫檀琵琶，老赵说早就换好弦了，可就是不见你来取，我想有些日子没见你了，不如我亲自跑一趟虾蟆陵给你送来。”艾雪莹道：“多谢费心，这就请坐下喝一杯水酒。”为成辅端引见了空空儿、罗令则二人，自去将琵琶收好。

成辅端既对酒没什么兴趣，也是个坐不住的好动性子，转眼见到西首窗下靠墙摆着一面紫檀琵琶，走过去拿起来拨弄了两下，琴弦铮铮，清亮有声，当即赞道：“难怪莹娘不着急取回你那面紫藤，原来有了更好的。这是个好宝贝，从哪里得来的？”艾雪莹道：“唔，是一个朋友送的。”成辅端摩挲着那紫檀琵琶，颇爱不释手，道：“正好我新编了支曲子，就用你这琵琶来试试新曲如何？”

艾雪莹虽与他熟络，但见他喧宾夺主，毫不顾忌自己有客人在场，未免有些尴尬，只是她性子温婉柔弱，不好开口拒绝。罗令则却鼓掌道：“好，今日能听到教坊新曲，也是平生一大幸事。”

正好张媪领着酒肆伙计送酒菜上来，成辅端喜欢热闹的局面，趁最乱哄哄的时候一拨琴弦，一声脆响，恰如布帛撕裂一般，登时压住了所有嘈杂声，随即一片脆声，恍若大小不同的珍珠泻落在玉盘中。那成辅端开口唱道：“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个钱。”

张媼见他唱得诙谐，讶然道：“成都知，你这是唱得什么呀，怪里怪气的，听着倒像是慈恩寺戏场的合生戏(33)。”成辅端笑嘻嘻地道：“姥姥好眼力！这正是我新排的合生戏，预备过几日在舒王的庆生宴上表演用。”

他所说的舒王名叫李谊，本是当今皇帝之侄，因格外聪明伶俐被德宗皇帝过继为第二子，备受宠爱。张媼听说当即笑道：“当今圣上偏心舒王，看来传闻不虚。”等到酒菜摆好，领着伙计自下楼去。

艾雪莹却是听出了门道，将拉到一边，低声问道：“都知是要借合生戏向圣人讽谏今岁大旱一事么？”成辅端道：“正是。”艾雪莹道：“哎呀，你这般岂不是会公然得罪京兆尹？以他为人之心狠手辣，一定不会放过你。”

成辅端收敛了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肃色道：“莹娘若是亲眼见到百姓被迫拆屋缴税的惨状，也会支持我这么做。”艾雪莹知道他成天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其实内心极有正义感，他既是主意已定，万难劝转，可如今京兆尹李实权势熏天，宰相都要靠边站，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送死，只好婉转劝道：“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如都知再跟教坊使商量一下。”

唐代教坊是官方音乐机构，下设教坊使、教坊副使、都知等职，教坊副使、都知等都是专业乐工、优人充任，惟独教坊使以宦官兼领。艾雪莹这样说，无非是暗示成辅端拉扯上宦官势力——当今皇帝信任宦官，赋予最重要的禁军兵权，若说京兆尹李实真有所惧怕，当是那些手掌神策军的宦官了——这样万一李实想要报复加害，起码还有和缓的余地。

成辅端却没有她这般深谋远虑，完全未领会她话中的深意，只敷衍地“嗯”了一声，道：“莹娘，你这面紫檀好是好，可声音不够亮，总觉得有些沉闷。”艾雪莹道：“是，我正打算等去老赵那里取回紫藤时送这面紫檀去调一下，不想成都知倒帮我送来了。”成辅端笑道：“不如我再替莹娘跑一趟，将这面紫檀带去老赵家，反正也是顺道。”艾雪莹道：“有劳。”成辅端便取了紫檀琵琶，朝空空儿、罗令则拱手作别道：“二位郎君慢用，幸会。”

等艾雪莹送走成辅端，罗令则感慨道：“这位成都知倒是个人物。”艾雪莹猜想他也听懂了成辅端所唱的曲子实际上是在讽刺京兆尹，只是李实耳目遍布京城，不宜多谈，只笑道：“耽误这半天，该坐下来好好陪两位郎君喝一杯了。”罗令则笑道：“正是，到现在还没有喝到这剑南烧酒呢，倒是空兄已经数杯下肚了。”

于是三人边吃酒边聊天，罗令则极是健谈，不断问莹娘些京城风物。空空儿只是默默坐在一旁饮酒，偶尔问他才简短答上一句。他那种超然尘世的澹然很是特别，似乎他的世界不需要有人来问津，也不需要有人来了解，而他本人只是静静地不动声色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从中觉悟着什么。

笑言既洽，不知不觉间，几人都喝得身子发热，甚至解开了外衣，忽有鼓声四动，这是夜禁的鼓声，往外一看，才知已经是日暮时分。罗令则道：“呀，竟然这么快就夜禁了。空兄，你我也该告辞了。”扭头一看，空空儿半倚在墙上，满脸红潮，双眼紧眯，多少有些神智不清了。也难怪他如此姿态，那一坛见底的烧酒一多半都进了他的肚子。罗令则见他不应，又催叫道：“空兄，夜禁了！你是住在崇仁坊的魏博进奏院(34)么？怕是来不及赶回去了。”

艾雪莹忙道：“罗郎何必心急？”她主动邀请罗令则、空空儿上来翠楼，原是留意到二人不凡之处，谈了这半日，早就对罗令则暗生好感，当然要设法留下他，至于空空儿也不难安排，扶他到客房睡上一宿。一念及此，便扬声叫道：“阿姨，空郎饮的醉了，麻烦你扶他去客房歇息。”那艾小焕一直在暗中留意楼上动静，闻言欣然奔上来道：“交给我吧。”上前拿了长剑玩弄了几下，这才扶住空空儿道：“走吧。”

罗令则见空空儿醉得厉害，站也站不稳，忙上前帮忙，待将他在客房安顿好，才重新回到翠楼，却见堂内已经掌上了纱灯，多了几分暖意和朦胧，艾雪莹新换了一身淡黄罗纱半躺在卧榻上，酥胸若隐若现，极是撩人。罗令则也是个聪明人，见状已经明白几分，上前道：“令则明白娘子的心意，只是我有难言之隐，不敢耽误娘子前程。”艾雪莹闻言悻悻坐起身来，倒也佩服对方是个正人君子，问道：“莫非罗郎已在南兰陵娶有家室？”罗令则道：“当然不是，令则尚未娶妻。”艾雪莹道：“那

么……”

忽听得庭院中张媼喝道：“谁？谁在那里？”一个又尖又细的声音答道：“将军到了。”张媼道：“将军？将军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蓦然大惊失色地道：“哎呀，莹娘那里还有客人……”正欲赶进楼去通知艾雪莹，只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道：“不劳姥姥大驾，老夫自己上去就行了。”张媼似是对那人十分畏惧，当即喏喏而退。

艾雪莹早听见动静，慌忙道：“罗郎怕是要避一避。”罗令则见她面色惨白，浑身发抖，恐惧异常，十分纳罕，道：“既是娘子有贵客到来，在下走便是，如何还须避一避？”艾雪莹道：“郎君有所不知……”只听见楼梯“蹬蹬”作响，知道人已经上来，避也避不了了，只好道：“一会儿还请郎君不要多说话。”

那人步伐极重，听起来像是个膀大腰圆的彪形大汉，哪知道上楼一看，竟只是个五十来岁的老者，面白无须，神态也甚是萎靡。艾雪莹忙迎上前行礼道：“莹娘拜见杨将军。”那老者杨将军道：“嗯。这人是谁？”艾雪莹道：“是罗郎。”罗令则道：“在下罗令则，见过将军。”又道，“莹娘既有贵客，在下这就告辞。”艾雪莹道：“是，请郎君慢走。”

罗令则刚到楼梯口，杨将军突然叫道：“等一下。”一双眼睛在他身上转来转去，问道，“你真姓罗么？”罗令则傲然道：“当然，将军有何疑问？”杨将军道：“老夫怎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艾雪莹知道杨将军喜怒无常，生怕罗令则一个回答不小心惹怒了他，忙道：“这位罗郎是南兰陵人氏，才新到京城不久，将军如何会见过他？”一边朝罗令则使了个眼色，罗令则会意，便自行下楼出门。不防花丛后闪出一个人影来，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却是艾雪莹的弟弟艾小焕，忙问道：“小哥儿藏在这里做什么？”艾小焕将手背在后面，道：“这里是我家，轮得到你来问我么？”

罗令则一想也是，便道：“那我走了。不过……那位空郎可是你姊姊的客人，你趁他喝醉偷了他的剑可不厚道。”艾小焕将手拿出来，果然握着空空儿那柄长剑，不悦地道：“郎君这是什么话，我只是借来看看，一会儿看完了自然会给他还回去。”罗令则道：“那就好，我走了。”艾小焕

道：“哎，已经夜禁了，你出不去的。”罗令则笑道：“我家就在虾蟆陵中，不必出坊门。”艾小焕闻言开了大门，送他出去。

外面天色早已黑透，罗令则抬眼一看，对面郎官清酒肆虽则灯火通明，却是冷冷清清，人稀客少，对照盛唐诗文中常见的酒肆中人头攒动、通宵畅饮欢歌的场面，真可谓天壤之别，心头一时感怀，怅立良久。

他不知道他盯着酒肆发呆，酒肆中也正有人瞪着他看，这人不是旁人，正是校书郎元稹。

这元稹风流成性，最好喜新厌旧，少年时曾费尽心思追求远房表妹崔莺莺，一旦得到手又抛弃了她。白天在酒肆时艾雪莹派人当着他面请走另外两名男子，让他一直耿耿于怀，正好他妻子去了东都洛阳探亲，李绅也说今晚要去白居易新居住一宿，他便在夜禁前找借口摆脱掉老友，重新回来郎官清酒肆，名义是饮酒，其实是目不转睛地监视着翠楼。等看到罗令则出来时，他觉得他的机会来了，忙结了酒钱，奔到翠楼门口。正欲敲门时，又见高楼上人影映窗，一男一女搂抱在一起，不由得一呆，暗道：“莫非那名带剑的邈邈男子空空儿还在？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莹娘看上的会是他！”心中不免起了鄙夷之心，不愿自比于空空儿，转身正欲离开，忽见一队金吾卫骑卒正循行过来——唐代夜禁后街上禁人行走，犯禁者一旦被巡逻的金吾卫士发现，不论官民，轻则鞭挞，重则当场杖杀——慌忙躲到门前的石狮后。不料这一等就是大半个时辰，那队金吾卫士骑得既慢，到了酒肆门口更是下马买酒，折腾了老半天，好不容易等他们走远，正要借机离开，到对面旅舍将就一宿，忽见一条黑影自东边墙根闪出，迅疾如风，奔近翠楼，脚下微一用力，竟然轻而易举地攀上围墙，旋即翻进庭院，不出一点声响。

石狮背后的元稹瞧得目瞪口呆，知道是遇上了传说中身手了得的飞天大盗，有心呼叫示警，不远处就有一处武侯铺，只要他出声呼喊，金吾卫士片刻就能赶到。可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他自信能对外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深更半夜违反宵禁来到翠楼，可他过不了妻子韦丛那一关，他岳父韦夏卿门生满朝，得罪了韦氏一族，就等于彻底毁了仕途前

程，况且此刻正是他校书郎任职即将期满、需另谋高就的关键时候。盘算至此，决意悄悄离开，不趟这摊浑水，忽闻见翠楼上传来两声闷响，似是重物倒地，再朝上望时，楼内灯火倏然熄灭了。

正纳闷间，听见墙头“嗤”的一声，有人跃了出来。今日正好是月末，不见月光，然而映着郎官清酒肆前的两盏透亮的气死风灯，元稹可以清楚瞧见那黑衣人，上下全黑，连面上也蒙了黑布，右手提着一团物事，分明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那一刻，元稹心悸得几乎要惊叫出声，幸得及时用手捂住。只见那黑衣人左右望了一望，便重新往东而去，瞬间没入黑暗中。元稹大气也不敢出，等到黑衣人走远，欲逃到对面酒肆去，却发现脚下早已经软得透了，微一挪动即瘫倒在地。

夜凉如水，寂静的黑暗中则间或有虫鸣此起彼伏，仿若秋日私语。冷艳的菊花香气一丝一丝地沁散开出，凛若寒冰，如剑客兵刃所发出的森森剑气，令人心寒。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元稹开始觉得背上嗖嗖发凉，原来是适才惊出一身冷汗，他揉了揉发麻的双脚，勉强扶着石狮子站起身来。正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忽然又见东面墙根下摸索过来两条黑影。他吓了一跳，还以为是适才那凶手听见动静要回来杀他灭口，正欲出声呼救，却见那两人身影纤细窈窕，似是女子。心念一动间，那二人已经敏捷地翻过墙头进了院子。他知道机不可失，慌忙趁着月色逃离了这个诡秘的是非之地。

(1) 适，音kuò，意为疾速。

(2) 虾蟆：即蟾蜍，古人视其为吉祥之物，认为它能辟五兵、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甚至将它画在军旗上以克敌。西晋惠帝时有“虾蟆当贵”的谶语。

(3) 廨（xiè）：意为官署，古代官吏办公处所的通称。唐代长安城属于京兆府管辖，京兆府下辖二十一个县，长安城外称“畿县”，长安城内称“京县”。京县共两县，朱雀大街东为万年县，西为长安县，京县县令级别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县。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下嫁薛绍时，即在万年县廨中摆设婚席。

(4) 少府：唐朝对县尉的称呼。

(5) 郎君：唐时对男子的尊称，新科进士被特称为新郎君，妇女称呼丈夫或恋人也往往用此

称呼。郎、君也可以单独使用，均为对男子的尊称。

(6) 东市、西市：东市位于长安皇城东南，西市位于皇城西南，各占两个坊区之地，是唐朝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两市同长安坊区一样封闭管理，交易时间有严格规定，日中击鼓三百而市，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

(7) 榷 (què)：本意为独木桥，具有独占的含义。榷酒即为对酒实行专卖，又泛指一切管制酒业以取得酒利的措施。唐代前期酒只是普通商品，不实行专卖，也不征收额外税。然而“安史之乱”后唐朝财政困难，开始对盐、酒征收重税，为此设有榷盐院、榷酒处。广德二年（764年），敕天下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酤酒户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是为唐代税酒之始。大历六年（771年）将酤酒户分成三等，逐月纳税，令以酒税转市布绢进奉。贞元二年（786年）行榷酒法后，酿酒户纳榷酒钱。酿酒户多为地方殷富之家，纳税后可以免其徭役差科。

(8) 圣人：圣人、圣上、大家、天子均为唐人对皇帝的称呼。

(9) 此开元并非唐玄宗李隆基年号，而是开创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意为“通行宝货”。开元通宝十枚重一两，一枚重2.4铢，即一钱。自开元通宝始，“钱”才作为新的十进位的重量单位出现。

(10) 文德皇后：即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无垢。

(11) 田舍汉：乡巴佬。

(12) 魏州：魏博镇治所，今河北大名一带。魏博为安史之乱后设立的河北三镇之一，又号天雄军，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势力范围包括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一直是唐代中后期实力最强大的藩镇。第一任魏博节度使为田承嗣，第二任为田承嗣养子田悦，第三任为田承嗣第六子田绪，第四任为田绪第三子田季安。

(13) 唐代科举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举行的考试科目。常科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名目。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一般试帖经和墨义；进士则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当时有俗语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说明进士科难度更大，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而进士及第后并不见得就有官做，还须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又称“关试”、“选试”），分笔试和面试，通过者才具备入仕资格。韩愈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因此一直是白丁身份，直到四年后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观察推官一职，后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总算通过铨选，任国子监四门博士。

(14) 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他本人出生在新郑（今河南新郑），十二岁时为躲避战乱转移到江南，曾长期寄居符离，其初恋湘灵即为符离人。

(15) 临淮：今安徽盱眙北。

(16) 常伯熊为煎茶道开拓者，曾为陆羽《茶经》润色。《茶经》初稿成于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又经修订，于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定稿。陆羽、常伯熊后，茶才开始流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对煎茶道茶艺均有突出贡献。

(17) 京兆尹：掌治京师，相当于今首都市长。司农卿：职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相当于今农业部部长。

(18)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大学，始设于隋代，下设国子、太学、四门、律算、书学等六学，各学皆立博士，掌监学之政。

(19) 李程：字表臣，襄邑王李神符（唐高祖李渊从父弟）五世孙。古人以同曾祖父、不同祖父、年幼于己的同辈男性为从祖弟；同祖父、不同父亲、年幼于己的同辈男性为从父弟；二者统称为从弟。

(20) 此句为韩愈七言古诗《利剑》中诗句。

(21) 《六么》：亦作《绿腰》、《录要》、《乐世》，是唐代创制的著名软舞曲，流传极广，有“六么水调家家唱”的说法。

(22) 宜春院：位于太极宫东宫中。宜春院与梨园均是唐朝官方教演音乐歌舞的机构。

(23) 崇仁坊：其北街当皇城之景风门，是与尚书省选院距离最近的坊区，其东南与东市相连，其正南是声色集中的平康坊，所以“选人京师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与之比”，是长安最热闹的坊区。

(24) 饶州余干县：今江西余干。

(25) 考课：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种，即对官员定期进行考核，官吏的晋级、加薪、提职都与之挂钩。唐代考课标准有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考在中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即加发三个月的工资）；考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即扣发三个月的工资）。

(26) 古代中国普遍歧视商人和体力劳动者。

(27) 楹（yíng），量词，古代计算房屋的单位，一间为一楹。

(28) 北苑指皇宫之北的皇家园林，南苑指曲江芙蓉园，均专供皇室游览。芙蓉园有围墙与曲江普通游览区隔开，类似今中南海与北海的区分。

(29) 榷曲：指当地节度使对酒曲实行专卖。

(30) 南兰陵：今江苏常州。

(31) 相公：唐代对高级官员的尊称。

(32) 优人：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

(33) 合生戏：长安极为流行的歌舞戏剧，只有一生一旦二人表演。

(34) 进奏院：又称留后院、留候院，是唐朝诸节度使府和诸州常驻京师的联络机构，为各州镇官员入京时的寓所，同时置有进奏官，掌管各种文牒、章奏、诏令等的投递、承转，类似今驻京办事处。“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府进奏院实际上成为藩镇窥伺朝廷的耳目和眼线。

第二章 血剑苍玉

一切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凌乱无比，那面珍贵的紫檀琵琶也覆倒在地，背部破了一大块；琵琶的主人艾雪莹则一丝不挂地倒在卧榻下，仿若白玉美人，香艳无比。只是光洁滑腻的肌肤上有无数鱼鳞般的小伤口，似是牙齿咬啮、指甲抓挠的痕迹，有新伤也有旧伤，遍布全身；榻上则仰卧着一个无头男子，赤裸的上半身被利器戳得血肉模糊，血腥不堪。

赵客缟胡纓，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侠客行》

却说那两名黑影翻过翠楼院墙，刚一落地，一人便发出一声娇柔惊呼，果真是女子之声。一个低沉的声音道：“你大呼小叫做什么？”先前那女子道：“这里躺着一个小孩子。呀，他醒了。”

那小孩子便是艾小焕，他一直躲在庭院中留意楼上动静，适才见到有黑衣人跃进来，不及出声就被打晕了过去，对方出手并不重，后进来的两名女子正好有一人踩在了他脚趾上，惊痛之下，立时便醒了过来。那踩到他的女子俯身问道：“空空儿在哪里？”

艾小焕早就被打懵了，甚至对自己目下的处境也没有明白过来，只茫然指着北首房间道：“他喝醉了，在客房里面睡觉。”话音未落，便被那声音低沉的女子重新打晕了过去。

娇柔声音女子道：“呀，玉清姊姊，他不过是个小孩子。”那玉清道：“小孩子会拿着剑躺在院墙下睡觉么？这里有些古怪，郡娘，赶快去办正事要紧。”

二女摸进客房，一进门便闻见酒气熏天，空空儿躺在床上，睡得如死猪一般，对外人进来完全不知。郡娘笑道：“这人当真是醉生梦死

了。”自腰间拔出一柄梅花匕首，正欲往空空儿身上刺去，玉清道：“等一等，先弄醒他问清楚再说。”客房桌上有现成沏好的茶水，她取过茶壶，将茶水尽数淋在空空儿头上。

空空儿宿酒未醒，昏昏昧昧中忽觉得面上雨水淋漓、一片冰凉，勉强睁开眼睛一看，一柄明晃晃的匕首正架在自己颈间，不由得一惊，酒立即便醒了五分。他是习武之人，微一清醒便本能地去摸枕边长剑，却是抓了个空，这才知道兵器已经被人取走。再凝神细看，两名黑衣蒙面人正站在床前，一人掏出一枚铜钱，道：“我问你，你这仰月是从哪里来的？”语气虽然冷峻，却分明是个女子的声音。

空空儿一时懵懂，不知身在何处，又如何为人所制，问道：“你说什么？”顿觉颈中一紧，制住他的郡娘道：“姊姊何必跟他多废话，直接杀了他岂不干净？”

玉清道：“我再问你一次，这枚仰月是从哪里得来的？”空空儿茫然问道：“什么仰月？我根本不知道娘子在说什么。娘子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何要杀我？”玉清道：“这枚仰月是我亲人所有，如果不是你杀了他，如何到了你手中？”郡娘催道：“外面有人来了。姊姊，快些杀了他。”

玉清自怀中取出一柄匕首，寒光闪闪，宛若坚冰。临死之际，空空儿倒是神色自若，昂然道：“你们杀了我也好，不过我还是得说一句，你们说的事我一概不知。”

玉清本已举起匕首，闻言又犹豫起来。忽听得有人在门外叫道：“莹娘，请开下门，我是罗令则，我有要紧的东西落在你这里了。”

郡娘闻声回头，手头微微松动，空空儿顺势朝床角滚去。只是他醺醉之下，身手比往日迟钝了许多，不过自己不觉而已。刚侧过身子，玉清已经倒转匕首，拿手柄击打在他后脑勺上，登时将他打得晕了过去。又搜他身上，除了一纸公文和几吊铜钱，再无他物。

只听见门外罗令则又喊了几声，始终无人应答，自悻悻去了。郡娘道：“那人走了，快杀了他为姊夫报仇。”玉清道：“不，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事情原委，不能就此贸然杀了他。这翠楼很有些蹊跷，明明是家妓

院，却是灯火全无，门外叫喊也无人应答。我们别再惹事，还是赶紧走吧。”郡娘道：“难道就此放过他？”玉清扬了扬公文，道：“知道了他姓名来历，不难再找到他。”当即与郡娘悄悄翻墙离开，翠楼重新陷入一片沉寂中。

五更二点晨鼓响时，空空儿终于醒来，只觉得头昏昏沉沉，脑后更是隐隐作痛，坐起来环顾四周，昨夜所发生的一切恍若梦境，突然来临又悄然离去，虚幻如同夏季繁花，唯有颈间为匕首划伤的痕迹犹在，右手还握着一块自那女子腰间取下的玉佩。他凝思片刻，收好玉佩，走出客房。

外面天光刚蒙蒙发亮，庭院中雾气极重，处处一片混沌。忽见翠楼前那几株黄金印菊花花瓣上有几滴红点，心下大奇，凑近一看，竟是血迹，翠楼楼门洞开，一条血线从中洒出，一直到墙根下。正暗觉不妙之时，听得楼上传来“戳死你、砍你的头”的喝骂，赫然是艾小焕的声音。忙赶进楼来，却见张媪横躺在门槛后，额头满是鲜血，吓了一跳，俯身一探她鼻息，却是呼吸均匀，原来受伤并不重，只是晕了过去。又急忙赶上楼去，正撞见艾小焕提着他的长剑跌跌撞撞地奔下楼梯来，那剑上鲜血淋漓，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艾小焕一见到空空儿，顺势将长剑塞到他手中，嘟囔道：“还你的剑。”空空儿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姊姊呢？”艾小焕道：“她在楼上。”仿佛做错了事生怕被人抓到，飞快地自空空儿身旁滑溜过去，头也不回地奔出楼去。

空空儿几个箭步奔上二楼，见到的是一幅不堪入目的画面：一切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凌乱无比，那面珍贵的紫檀琵琶也覆倒在地，背部破了一大块；琵琶的主人艾雪莹则一丝不挂地倒在卧榻下，仿若白玉美人，香艳无比。只是光洁滑腻的肌肤上有无数鱼鳞般的小伤口，似是牙齿咬啮、指甲抓挠的痕迹，有新伤也有旧伤，遍布全身；榻上则仰卧着一个无头男子，赤裸的上半身被利器戳得血肉模糊，血腥不堪。

空空儿忙上前扶起艾雪莹，见她并没有死，只是晕了过去，忙脱下

外衣，盖在她裸露的身体上。又抢过去查验那无头男子，见他断颈之处肌肉松弛，分明是一老者，这才明白是另外一人，并非昨日还在一起饮酒的罗令则。他略微松了口气，捡起自己的长剑、剑鞘插好，飞奔下楼，见张媼还躺在原处，艾小焕却是不见了，叫了几声也无人答应，见大门虚掩，料想小孩子惊吓得不轻，大约跑出门了，只好将门掩上，自己去找人报官。

乳白的晨雾四下随风飘转，街上行人极少，对面郎官清酒肆也是门板紧闭，尚未开张，他只好朝坊门赶去。

虾蟆陵坊正黎瑞刚取钥匙开了坊门，正站在武侯铺前打着哈欠与守卫坊门的卫士说话，忽见一条灰绰绰的影子自蒙蒙雾气中冲出，原来是一名年轻男子，携着一柄长剑，满手是血，模样着实诡异，如传说中的游魂那样，不由得一愣。

那男子正是空空儿，疾行如风，奔过来道：“翠楼里面死了个人，请坊正速派人报官。”

黎瑞吃了一惊，问道：“死的是谁？是张姥，还是莹娘？”空空儿道：“都不是，是个老年男子，不过被人割走了脑袋，认不出是谁。”

黎瑞一听是无头命案，神色大为紧张——虾蟆陵一向风平浪静，突然连续发生重大命案，他是坊正，难辞其咎，加上现任京兆尹为人苛刻，最好以重刑立威，上次郎官清酒肆无头窃贼案因他及时找到人头有功，京兆尹只将当日当值的坊卒打了五十杖，未牵连到他，可来往翠楼的非富即贵，怕是这次没有那么好运气了，不单要丢官，还要被处以徒刑——也不及多问，因武侯铺的卫士属于金吾卫管辖，并非他下属，只能好言相请一名卫士去宣阳坊找万年县尉侯彝报案，又请两名卫士与自己一道朝翠楼赶去。空空儿既是报案人，又是昨晚住在翠楼的客人，手上沾满血迹，有重大嫌疑，当然不能就此放走，便带着他一道折返回来。

进来翠楼一看，张媼已经清醒，正抱着一根楼柱瑟缩发抖，黎瑞叫她也不应声，似是吓得傻了。一干人径直上楼来，艾雪莹正倚靠在卧榻腿上，鬓发乱洒，光着双脚，只单批着空空儿的外衣，幸好那件长袍够

长，盖住了她全部身子。惟有一点十分离奇，卧榻上并没有空空儿所称的无头男尸，只有大摊血迹，表明那里曾有过一具尸体。

黎瑞问道：“尸首呢？”空空儿也很是困惑，道：“我不知道，刚才明明在这里的。”黎瑞问道：“娘子，刚才是否有人进来过？”艾雪莹连连摇头，也不知道是表示不知道，还是没有看见人进来。

黎瑞忙与卫士四下仔细寻找，将翠楼每一间房搜遍，就连厨边的水井都捞过一通，却始终没有发现无头尸首。黎瑞狐疑问道：“你当真看见了无头尸首？”空空儿道：“当然。不然的话，这卧榻上哪里来的血迹？”黎瑞道：“那么你手上的血是从哪里来的？”空空儿已经料到一旦说出实情，将会对自己十分不利，还是照实答道：“是从我剑上染的。”黎瑞道：“这么说，你的剑就是凶器了？”空空儿道：“这我可不能肯定。”

一名卫士劈手夺过长剑，拔出来一看，忍不住赞道：“好剑。”黎瑞可不懂得赏剑，见那剑尖尽是鲜血，喝道：“这不是凶器是什么？快说，你将尸首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空空儿甚是平静，道：“剑确实是我的，但昨天晚上就不见了，今天早上是这位娘子的弟弟……”

忽听得艾雪莹尖叫一声，发狂般地叫道：“不是的，不是的，他没有杀人。”黎瑞问道：“他是谁？”艾雪莹道：“没有杀人……这里没有杀人……”

众人见她目光呆滞，说话语无伦次，人也有些疯疯癫癫，均不大相信她的话。

惟有黎瑞是个有心人，既然没有发现尸首，主人又否认发生过凶案，真这样的话，他也就没有失职一说了，忙问道：“娘子是说这里没有杀人么？”艾雪莹道：“没有……”黎瑞道：“那这些血迹……”艾雪莹指着空空儿道：“是空郎！他昨日在这里跟人打架争夺卧榻，刺伤了那人，这是那人的血。”

空空儿满面愕然，道：“娘子你……”黎瑞听了却欢天喜地，又问道：“那个受伤的人呢？”艾雪莹道：“我不知道……他们一打起来我就吓得晕了过去，大概他打不过空郎，自己走了……”她所讲的故事听起来固

然离奇，然则眼见她娇娇弱弱，一双妙目噙满泪水，极是楚楚可怜，却不由得人不信。

正当众人将怀疑的目光投向空空儿时，忽听得门外马蹄得得，似有不少骑士赶到，随即有人高声叫道：“左金吾卫大将军郭曙郭大将军到！”黎瑞道：“呀，怎么县尉没到，倒惊动郭大将军了？”慌忙赶下楼去迎接。

原来去报案的卫士一出坊门就遇到了巡夜完毕正要回家的左金吾卫大将军郭曙，顺口向他报告凶案一事。郭曙曾在宫中听过艾雪莹的琵琶演奏，印象深刻，听说是她家里出了无头命案，深为关切，便另派飞骑赶去万年县廨报案，命那卫士带路来到虾蟆陵查看究竟。

金吾卫是宿卫禁军，负责京师治安。金吾卫大将军更是官秩正三品，与宰相同列，自唐朝立国，非立下大功的老成宿将不得出任。这郭曙五十来岁，并没有什么鼎鼎功勋，却是在本朝有“功盖一代”之称的郭令公郭子仪的第七子。郭子仪有八子七婿，尽是朝中重臣，显赫无比。郭曙当然远远不及他六哥郭暖出名，郭暖娶了代宗皇帝爱女升平公主，以敢打金枝著名于世——升平公主是德宗皇帝异母妹，为崔妃所生，与郑王李邕一母同胞，也就是当今最受德宗宠爱的舒王李谊的亲姑姑。她新婚时曾自恃身份娇贵与郭暖拌嘴，郭暖一怒之下打了公主，还说：“你不就是仗着你父亲是皇帝吗？我父亲还看不上皇帝的位子呢！”升平公主大怒，回宫去找父亲告状。代宗皇帝听了无奈地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啊，如果郭子仪真的想要做皇帝，天下早就不是我们李家的了。”劝公主回去和郭暖好好过日子。一向小心谨慎的郭子仪知道儿子不但打了金枝，还说了那样大逆不道的话，大惊失色，立即绑了郭暖向代宗请罪。代宗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不痴不聋，不作家翁。怎么能把孩子们拌嘴的事情太当真呢？”经此一事，升平公主才算知道郭家势倾朝野，就连父皇也心存忌惮，从此老老实实当起了郭家媳妇。只是德宗皇帝即位后，对同父异母的升平公主并不如何宠爱，甚至一度将公主幽禁在深宫，郭暖也被软禁。泾阳兵变德宗出逃京师时，神策军无一人护驾，以至不得不由舒王李谊提剑开路、太子李诵亲自殿后，幸好遇到郭曙正带数十人在外打猎游玩，闻讯立即赶来随驾护卫，由于是在最患难的时刻伸出了援助之手，由此深为德宗皇帝感激。不久后，升平公主、郭暖也趁兵乱逃

出长安，赶往奉天⁽¹⁾参拜，德宗这才尽释前嫌，对郭家宠信如初。如今郭暖虽已经过世，但生前却看到次子郭钊娶了代宗皇帝的外孙女，三子郭縱娶了太子李诵最爱的女儿德阳郡主李畅，四子郭銛则娶了太子另一女儿西河郡主，惟一的爱女郭念云嫁给了皇长孙李淳⁽²⁾为正妃，又为郭家捞到了一项重要的政治资本。这位皇长孙幼年曾在祖父德宗皇帝怀抱中自称为“第三天子”，被视为殊罕异事，若他将来真能按祖、父、子的顺序顺利登基为帝，那么郭家就要出一位皇后了。

原以为郭曙来头不小，官架子也一定很大，不料一见到本人，却甚是亲和，他以大将军之尊亲自值宿夜更，也算是武将中身先士卒的表率了。他穿着一身绢布甲⁽³⁾，上楼来略微一扫，也不着急问明原委，先道：“请娘子先去房里穿好衣裳。”

艾雪莹这才意识到自己衣衫不整，仅披着男人的外袍，羞得红了脸，慌忙闪身进卧房，半晌才穿好衣服出来，将外衣还给空空儿道：“多谢空郎。”

空空儿这才知道自己上来翠楼第一次发现无头尸首时她就已经清醒，那么她肯定也看见了那具尸首，可她为什么要矢口否认这里发生过凶案？又为什么要编造谎话将事情推到他身上？回想起她昨日主动以剑南美酒相邀的情形，这是不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陷阱？内中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黎瑞早将之前艾雪莹所言禀告郭曙，道：“莹娘已经说了这里并没有发生命案，四下也找不到尸首，难道凭空消失了不成？”又指着空空儿道：“这人浑身酒气，定是喝醉了酒，一大早就无事生非，谎报案情，大将军既然撞见，可要重重治他的罪。”

郭曙淡淡道：“坊正说得有理，不过这不是本将管辖范围，一会儿自会有万年县尉来处分。”似是丝毫不关心什么凶案、空空儿的，又皱了皱眉，转头问道：“这里乱得很，怕是一时难以安生，娘子要不要暂时先去寒舍喝杯热茶、暂作歇息？”艾雪莹颤声道：“不……不敢……多谢大将军好意。”

若换作旁人，早恨不得抱上郭家这棵大树，艾雪莹却因为久在宫

中，深知郭家势力固然大，可嫉妒郭氏的人也不少，一个连皇帝都要忌惮的家族，岂不是时刻立在危墙之下么？许多年前郭子仪请人修墙，特意叮嘱道：“好好地修筑这道墙，千万不要不牢固。”面对这位对唐朝有再造之功的大人物，修墙人只傲然答道：“数十年来，京师达官贵人宅邸的院墙都是我亲手所修。我只看见宅邸的主人在不停更换，而我修的墙却都还在。”郭子仪听完怦然动容，感慨良久，当日就以老病向朝廷辞官，此后谨小慎微，虽功高盖主，却还是得以善终。而今令公既逝，郭家贵臣满朝，却再无人有郭子仪那样的威望和声誉，“孝友廉谨”的家规也在慢慢被淡忘。眼前的事，可大，亦可小，对艾雪莹而言当然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一旦扯上郭家，那就不是件小事了，这也是她毫不迟疑地拒绝郭曙的原因。

郭曙只愣了一下，随即道：“如此，甚好。”便自带了随从下楼。转瞬人喊马嘶，一众人离开，翠楼又重新陷入了沉寂。

天光明亮了许多，东方露出晨曦的曙光来，今天将会是个明朗的秋日。街上的行人慢慢多了起来，虽则大多数是赶早谋生的贩夫走卒，却也昭示着长安城正从沉睡中清醒，正逐渐恢复着活力与生机。

等了大半个时辰，万年县尉侯彝终于率领大批差役赶到，一见到空空儿即认出他是当日指点自己破获郎官清酒肆无头尸首命案的人，只微微一愣，也不出声招呼。他先耐心听黎瑞说完经过，命同来的录事一一记下来作为文书备案。又问艾雪莹道：“娘子当真可以肯定这些血迹只是两人打架打出来的？”

艾雪莹见侯彝目光灼灼，语气严峻，知道他并不十分相信打架一说，不敢再正视他，低下头道：“是。”侯彝道：“那好，一会儿请娘子在供词上签字画押。”又转头问空空儿道：“你报称的无头尸首不见了，这里的主人指认这些血迹是你打伤了人弄出来的……”他接过长剑看了一眼，道：“不过从这剑尖的血迹来看，怕不只是打伤人这么简单吧？快说，尸首在哪儿？”

空空儿平白无故陷入这样一场官司，完全是莫名其妙，正待辩解，

黎瑞插口道：“没有凶案，哪来的尸首？少府可别弄错了。”侯彝明白他是怕牵连受罚，冷冷道：“这里没有坊正的事了。请坊正立即去调派人手，四下寻访人头。”

黎瑞道：“可是连尸首都没有，又哪里来的人头？”侯彝道：“那你怎么解释从这里一直洒到庭院墙内外的血迹？莫非是那被打伤的人自己翻墙出去？”

空空儿早知道这万年县尉是个极明事理的人，见他上楼之前已经勘验过庭院内外血迹，因而一眼就能断定这里确实发生过命案，心下颇为佩服。

黎瑞无言以对，只得道：“是，小的这就去办。”又问道，“可这要如何寻找？少府如何知道人头还在？”侯彝道：“凶手取走人头，无非是要祭奠或是交差用，人头一定还在。你只须多派坊卒，四下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拿衣衫充作包袱提在手中的人。”

黎瑞道：“万一凶手早已经带着人头出了长安、远走高飞了呢？”侯彝道：“适才我等出来县廨时遇到左金吾卫郭大将军，他告知一听到有命案后已经派人飞马通知城门卫士，会严格搜查出城人的车马、行囊、包裹。”黎瑞道：“可是郭大将军得报时晨鼓已经响了一阵子了，万一那凶手一直等候在城门附近……”他不过是习惯性地狡辩推脱，忽然意识到万年县尉精明，这一套不会管用，慌忙住了口。

不料侯彝并不生气，只重重看了艾雪莹一眼，道：“莹娘子心高气傲，向来只接待高官巨贾，如果昨夜真有人被杀，想来也是翠楼熟客，那凶手赶来这里杀人，分明是知道死者行踪，谋划已久，他一定不会冒险在清晨人少时出城，那样太容易被城门卫士记住。”黎瑞道：“是，是，少府高见。”

侯彝道：“记住，这件案子不可声张。”黎瑞自然是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少，忙道：“少府放心，小的决计不会说出一个字。”

侯彝这才转向空空儿，问道：“你将尸首藏到哪儿了？现在说出来，还可以作自首论处。”空空儿道：“少府何以能断定是在下藏了尸首？”侯

彝道：“是你主动来找坊正报案说发现了无头男尸，但坊正赶来时却又没有尸首，从翠楼到坊门来回也不过一刻功夫，难道能有人在这一刻时间内将尸首运出翠楼藏到他处？”空空儿道：“确实很难。”侯彝道：“这翠楼只有两个女人、一个小孩子，他们如何能搬动尸首？除了你，我想不出还有旁人。阁下能用这样的神兵利器，身手一定相当不错，处理一具尸首不在话下。”

空空儿道：“这剑确实是我的，不过我对一切事情一无所知。”侯彝点点头，道：“那好，你说说是怎么回事。”空空儿道：“我昨晚因醉酒留宿在客房，半夜醒来时被人打晕，随身佩剑早已经不见，再醒来时正是晨鼓敲响，我听见小焕在楼上喊叫……”

艾雪莹突然惊呼一声，叫道：“小焕呢？他人呢？”空空儿道：“我适才出门报官前又遇到过他，不过后来就……”

忽见艾雪莹连连摇头，露出哀求的神色来，蓦地明白过来，她是不愿意牵扯出幼弟，所以才极力否认有凶案发生，才有意编造谎话将事情推到他身上，可小焕明明不是杀人凶手，况且如果不说出小焕，他如何能解释清楚手上和剑上的血迹？然而她那乞怜的眼神与一位故人极其相似，又让他不忍心拒绝，还有她身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伤口，虽然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多少能猜到她的表面下是何等悲惨的境遇，她实在够可怜了，小焕正是她惟一的精神支柱，一时间迟疑不定。

侯彝道：“娘子不必慌乱，我这就派人去找令弟。”又扭头问空空儿道，“然后呢？你不会也跟莹娘一般，说是跟人打架吧？”

空空儿知道这万年县尉相当精明，打架的谎言一戳即破，便实话实说道：“我闻声进来，先看到张姥倒在门后，赶上来又看见娘子倒在地上，卧榻上躺着一具无头的尸首。我原以为他是昨日与我一道饮酒的罗兄，特意上前查看，发现那男子肌肉松弛，才知道是名老年男子……”

侯彝道：“那么你手上的血是查看无头尸首时沾染上的？”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理由，空空儿本可以把握住机会，但他生平最重信义，不愿意说谎，道：“不是。这其中另有缘由，不过恕在下不能相

告。”侯彝道：“很好，那就请阁下跟我走一趟吧。来人，将空空儿拿下了。”

当即有差役应声一抖铁链，当头朝空空儿套了过来，他也不反抗躲避，任凭差役锁住。

侯彝道：“娘子，令姨还在楼下，看样子吓得不轻，你先带她去梳洗一下，好生歇息。如果问案需要，我再派人来传唤你。”艾雪莹道：“是。”又指着空空儿道，“那么空郎他……”侯彝道：“你相信他说的故事么？醉了酒歇宿在你这里，半夜被人打晕，剑被偷走，成为凶器，然后醒来就发现无头尸首……”

艾雪莹大约也没有想过这些，微微一愣，才道：“这么说，难道真的是空郎杀人？可他如果是凶手，为何杀了人后不尽快离开，还要主动去报案？”侯彝道：“听娘子的语气，也承认这里曾有过尸首了？”艾雪莹这才知道中了侯彝的圈套，只好道：“没有，我只是顺着少府的意思说。”

侯彝任万年县尉已经三年有余，平康坊、虾蟆陵均是他下辖范围，知道烟花之地素来是非多，而从青楼女子口中绝难听到实话，这与她们所经营的营生有关。艾雪莹是宫里放逐出来的女优，见过大场面的人，更比寻常青楼女子多了几分见识，有着诸多顾忌，她大概早就明白守口如瓶是她惟一的出路。要想知道真相，最要紧的是找到那具失踪的尸首，证人可以说谎，但死人决计不会。他也不当场戳破艾雪莹的谎言，只指着空空儿道：“这人我得带走了。”

艾雪莹慌忙地道：“我……我有句话想跟空郎说……”她明知道这要求没有任何希望，但迫于某种压力，还是无奈地说了出来。不料侯彝竟爽快地答应道：“好。”命差役放开铁链，自己先率人下楼。

艾雪莹既意外又惊喜，慌忙跟到楼梯口察看，见侯彝等人已经出楼，这才回来握住空空儿的手，泪眼涟涟地恳求道：“空郎，你是个好人，谢谢你刚才没有说出小换来，也求求你千万不要牵扯他进来，一旦你说出来，我们全家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我死了倒也不打紧，可小焕还是个孩子……求求你……”

她说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但面上的惊惧却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空空儿道：“我答应你。”艾雪莹料不到他如此干脆，惊讶地问道：“你不问清事情原委么？”空空儿道：“娘子既有难处，我又何必多问？”即点点头，带了锁链下楼。

侯彝正吩咐两名差役留在虾蟆陵寻找线索，见空空儿瞬间就出来，神色泰然自若，颇为惊讶，也不多问，道：“走吧。”领人押着空空儿出来翠楼。

却见门前已经聚集了一些人，都是看到这里来了许多差役赶来瞧热闹的，不过因为没有尸首抬出，也不知道究竟，只以为翠楼里面出了大事情，翘首张望中，忽见差役牵出一名项带铁链、双手带铐的犯人来，顿时一阵哄然。

人群中竟然还有空空儿认识的人，那就是昨日一起把酒言欢的罗令则，也是能证明他与此事毫无关联的人——他二人一道被邀来翠楼，之后他酩酊大醉，甚至在那两名女子欲杀他之时，他听见了罗令则在翠楼外叫门，也许正是这一声喊叫救了他一命，而那两名女子身怀武功、手持利刃，深夜出现翠楼绝非偶然，与无头命案也脱不了干系。可是他不知道罗令则知道些什么、又看到过什么，会不会牵连出艾小焕来？尚在迟疑间，罗令则却忽然扭头而去，仿佛极不情愿卷入进来。

侯彝问道：“你看见什么人么？”空空儿若说出罗令则是证人，侯彝定会派人去追捕，但他只是摇了摇头。侯彝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道：“我们走吧。”

万年县廨位于宣阳坊的东南隅，因为是天子脚下的京县，建制远非普通县城所能比拟。县门古朴庄重，为隋朝著名建筑师宇文恺所建——这位宇文恺出身北周宇文皇族，多技巧思，擅长工艺，尤善建筑。隋文帝杨坚当上皇帝后，大杀北周皇族宇文氏，宇文恺也在被杀的名单上，仅仅因为他长于技艺，才名远扬，意外得到了赦免。杨坚派使臣飞马传旨，从刀口下将他救了出来。几乎所有的在隋朝修建的著名工程，宇文恺都曾参与，眼前所见的长安城，正是宇文恺的杰作——昔日高宗皇帝

与武则天之爱女太平公主下嫁薛绍，婚席就设在万年县廨，太平公主嫌县门太窄，进出不便，打算拆掉，高宗皇帝因门是宇文恺亲手所造，特下诏阻止，到如今两百余年，犹坚固如初。



◎唐李贤墓壁画。李贤为唐高宗与武则天第二子，在高宗诸子中天份最高，被立为太子后遭武则天

天嫉恨，诬其谋反，被废太子位，高宗死后为武则天所杀。



◎卅三剑客图之二。

空空儿被径直带到县廨的签押房。侯彝命人松了铁链，道：“我猜这件事跟阁下确实无关，不过本官职责所在，少不得要做个样子。”空空儿颇为惊奇，问道：“少府何以如此肯定？”侯彝道：“阁下身处重大嫌疑中，却因为艾雪莹一个眼神就不肯说出最有利于你的证人证据，有这等

侠义心肠，料想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若真是跟你有关，你一定会爽快承认。”空空儿这才知道一切都没有瞒过侯彝的眼睛，因为应承艾雪莹在先，不便多说什么。

侯彝道：“你既不愿意吐露实情，我也不想强人所难。不过我既然食君之禄，当忠君之事，等找到尸首和艾小焕，你若还是不肯说实话，休要怪刑罚无情了。”空空儿只是沉默不语，侯彝便不再多说，命人带他下狱监禁。

差役押着空空儿来到县狱，移交给典狱。典狱姓万，又是万年县的狱吏，所以人称“万年吏”，听说是犯人牵涉命案，不敢怠慢，命狱卒给空空儿上了颈钳、手杻。狱卒照例搜身时搜出一块深青色的玉佩，杂有血色斑纹，形为双螭⁽⁴⁾纠结状。那万年吏登时双眼放光，一把抢过玉佩，细细摩挲打量。狱卒心领神会，一推空空儿道：“进了这大牢，可有得你苦头吃了。不过这里全是吏君说了算，你是想吃甜头还是吃苦头？”

空空儿当然明白狱卒是在暗示自己用玉佩贿赂典狱，本来身外之物他也不放在心上，可这玉佩取自昨夜要杀自己的女子身上，翠楼凶案多半也与这两名女子有关，要找到她们，还得从这块玉佩着手，况且这典狱公然向犯人索要贿赂，着实令他反感，只冷冷道：“这玉佩事关重大，典狱可不能拿走。天子脚下，王法森严，还请典狱自重。”

万年吏勃然大怒，道：“你这杀人犯、阶下囚还敢跟我谈王法。”一名狱卒忙道：“这犯人不识抬举，典狱君何必跟他生气？不过瞧他寒酸土气，怎会有这样的玉佩？多半是从哪里偷来的。”万年吏道：“嗯，你说得有理，得拿去好好问问原来的主人是谁。”顺手将玉佩收入怀中。

空空儿知道当此境地，万难要回玉佩，不如暂且由这贪心的典狱拿去，日后再寻机取回不迟。万年吏见他一言不发，以为他已经服软，也不再为难他，道：“带他进去，给他找间人少的。”狱卒道：“是。”拉着空空儿来到关押重罪犯人的重狱，推他进去牢房前又顺手将他怀中的几吊铜钱摸走。空空儿始终一声不吭，那狱卒认为他软弱可欺，笑道：“你是外地人氏吧？可有亲戚朋友在长安，我愿意代劳通知一声，这样好有人来给你送饭。”

唐朝制度，监狱犯人伙食须自理，这自理就是需要家人每日往大牢送饭，若犯人没有亲属，监狱也提供饭食，但饭费要算由犯人或家属按价出钱。狱卒表面是好意，其实是想从犯人家属身上得些好处，这也是大狱中老一套捞钱的法子了。

空空儿缓缓摇了摇头，道：“没有。”言语中颇有落寞凄凉之意。那狱卒颇为扫兴，不快地锁了牢门，自己出去狱厅找同伴玩樗蒲⁽⁵⁾去了。

牢房内早有一人一直在留意着动静，见空空儿转过身来，惊呼道：“当真是你？空空儿，你……你怎么会……”

那人正是昨日大闹郎官清酒肆的刘叉。空空儿乍然见到他，也极是诧异，问道：“你怎么也在这里？”

刘叉“呸”了一声，恨恨道：“我一大清早出门，打算去乐游原⁽⁶⁾看日出，没想到正好遇到京兆尹⁽⁷⁾上朝，没有及时回避，被他下令抓起来关到这里。最可气的是，那些差役还直说我运气好，赶上京兆尹有急事，不然肯定被当街杖死。”又问道，“你为什么……你难不成也是冲撞了京兆尹？”空空儿道：“不是……我昨晚留宿的地方发生一些事情……”他不愿意多提，只慢慢靠着墙背坐下来。

刘叉适才亲眼见到狱卒抢走空空儿怀中的铜钱，他却任其作为，当即冷笑道：“想不到名震河北的空空儿今日也会受小小狱卒的气，你为何不亮出你魏博巡官的身份？”空空儿摇了摇头，道：“我那巡官只是挂名，作不得数的。”

刘叉长年在河北市井之地厮混，久闻空空儿大名，知道他因徒手搏虎而颇受魏博节度使重视——昔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有意扩张领土，昭义节度使薛嵩⁽⁸⁾日夜忧闷，计无所出，其心腹内记室红线潜入戒备森严的魏博节度使府，从节度使田承嗣床头偷走金盒，薛嵩遂写信给田承嗣，还以金盒。田承嗣见薛嵩身边有如此能人，不敢轻视，主动为儿子求娶薛嵩之女，两家结为姻亲，一场战争由此消弭。红线虽然迅疾功成身退、不知所终，然豢养武功高强、身怀绝技的江湖豪侠成为节度使必行之事——被礼聘为巡官，又与衙内兵马使田兴交好，二人结为异姓兄弟。此刻见他并不拿出魏博武官的架子来，大感意外。“安史之乱”后，

魏博称霸一方，成为半独立王国，时谚语称：“长安天子，魏府牙军。”又道：“天下精兵，尽在魏博。”均是说魏博军队强悍的牙军。朝廷无可奈何，还得尽心笼络，代宗曾将女儿永乐公主下嫁田承嗣第三子田华，永乐公主死后又以另一女新都公主下嫁，田华由此成为本朝第一位先后娶得两位皇帝亲生公主的男人。田氏却并没有就此感恩，建中年间，魏博再次反叛朝廷，自立为王。战祸平息后，德宗皇帝恨透藩镇，却不得不将妹妹嘉诚公主嫁给了魏博节度使田绪，也就是现任节度使田季安的父亲。一个连皇帝都要忌惮三分的藩镇，其下属官员自然也是跋扈嚣张，无法无天。刘叉就是因为看不惯从事侯臧之子侯明强抢民女，一怒之下出手杀死了他，被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亲自下令通缉，悬以重金取他项上人头。凑巧他逃离魏州时遇到外出狩猎的兵马使田兴、巡官空空儿一行，被人认了出来，一番打斗后，终为空空儿所擒。但临进城时正好遇到有军士打架，堵住了城门，刘叉这才挣脱绑索，趁乱逃走。

忽听得空空儿问道：“你被关进来时报出真实姓名了么？”刘叉道：“当然，干嘛要遮遮掩掩？”蓦然意识到空空儿此话背后的深意，他因杀人被魏博节度使田季安通缉，告示多半已经通过邸报传到京师，京兆府的法曹参军稍微检录一下文书就立即能发现，他因芝麻小事身陷牢狱，岂不成了自投罗网么？一念及此，“哎呀”一声，忍不住要去拍脑门，一扬手才反应过来双手早贯了手杻刑具。扭头又见空空儿目光炯炯，正凝视着自己，不由得心头火起，怒道：“那又如何？你想要告发，这就去吧。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杀死侯明的正是我刘叉。”空空儿摇了摇头，道：“你还是小声些吧。”

刘叉虽然性情大大咧咧，粗鲁豪爽，却也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见空空儿不再理睬自己，蓦然醒悟过来：“是了，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捉拿我，不然昨日在郎官清酒肆就该动手。可当日在魏州城外明明是空空儿擒住了自己，若不是他出手，那些个牙兵根本就不是我对手，我早就杀出包围了。”未免大惑不解，问道：“你为何要这样做？”

空空儿答非所问地道：“你还是想办法快些离开这里为好，侯从事很快就要来京师。”刘叉一听见侯臧要来京师，连声冷笑，道：“他来了又如何？让他来找我报杀子之仇好了。”空空儿道：“难道你心甘情愿地为侯明那种人偿命？”

刘叉一怔，他再愚笨也终于明白过来：原来空空儿也反感侯明的所作所为，他是想帮自己，莫非当日在魏州城门时绑索莫名松开，其实就是他暗中下的手？

忽听见隔壁牢房有个男子大声喊叫道：“来人！快来人！”手脚上的镣铐哗哗作响，似是名重囚。见无人应答，又拿颈上木枷猛撞牢房的铁栅栏，喊道：“喂，杀人了！杀人了！”

刘叉是个热心肠，当此处境仍不忘助人，忙奔到门口，问道：“这位兄台，到底出了什么事？”只是被铁栅栏挡住，看不到隔壁的情形。隔壁那人却不回答，只一边踢打撞击铁栅栏，一边嚷道：“杀人了！”

须臾之间，两名狱卒飞奔进来，往隔壁牢房一看，并无什么打架斗殴杀人的流血事件，当即喝骂道：“王昭，又是你搞鬼惹事。你杀人判了死罪，在牢里还不安分！”

这王昭正是郎官清酒肆无头窃贼案的凶手，他与同村闲汉王平一道窜入虾蟆陵，打算向大名鼎鼎的郎官清酒肆“借”几个钱花花。不料被店主事先觉察，有所防备，并抓住了先入墙洞的王平的一条腿。他情急之下，用防身利刃杀死了王平并割下首级扔进粪坑，再潜伏到一户人家的后院，等到夜禁解除时从容离去。本以为事情做得滴水不漏，不料他回村告诉他婶婶后，婶婶起了讹诈酒肆店主之心，匆忙赶进城来，指认无头尸首是她儿子，只是先后被空空儿和侯彝识破诡计。王昭一日之内就被官府抓获，服罪后判了死刑，马上就该处决了。他刚才意外听到隔壁刘叉和空空儿的对话，虽不知道空空儿就是导致他身陷牢狱之人，但一想若是能揭发凶手，说不定能将功折罪，免除死刑，所以立即大吵大闹引来狱卒，告道：“狱卒大哥，小人要将功赎罪，要告发隔壁这人，他杀了人！”

狱卒以为他说的是空空儿，道：“还用你说？那犯人就是因为命案被侯少府亲自抓回来的。”王昭不明情由，忙辩解道：“可小人刚才亲耳听到他自己承认杀人。”狱卒斥道：“你一直在牢里，轮得到你当证人么？没事少嚷嚷，尽影响我们兄弟的手气。”王昭道：“真的，小人刚才亲耳听见隔壁对话，一人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杀死侯明的正是我刘叉’。”

那两名狱卒正要离开，闻言立即停下，交换一下眼色，一人回来问道：“你是说侯明？魏博从事侯臧的公子侯明？”王昭道：“是是，不过小人可不知道什么魏博什么从事的。狱卒大哥，这下小人可以将功折罪了吧？”

狱卒不理睬他，走到隔壁牢房前，问道：“刚才是谁嚷嚷自己杀了人？空空儿，肯定是你吧？”空空儿正欲答话，刘叉已奋然应道：“是我。”狱卒道：“咦，你不是因为得罪了京兆尹被关进来的那个刘叉吗？”刘叉道：“不是得罪，是我没有给他让道。”狱卒问道：“当真不是你杀了侯明？”

刘叉当然知道一旦承认就等于迈进了鬼门关，然而自他口中说出去的话他怎能否认？当即昂然道：“正是。”狱卒“嘿嘿”一笑，道：“好，敢作敢当，是条好汉。你等着。”回身与另一名狱卒低声商议了几句，随即飞奔去找县尉侯彝报信。

侯彝人却不在县廨，被京兆尹召去了递院⁽⁹⁾，下午才回来，且为无头命案发愁不已：翠楼明明有事发生，对面的酒肆和紧挨翠楼的日严寺均称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也没有看到任何可疑人；他派人监视翠楼，到现在不见任何人出入，艾小焕也寻找不到；尤其是一直未有苦主来报案，没有告诉⁽¹⁰⁾之人；他作为万年县尉，倒是可以自己出面举劾，只是他派出人手四下寻找打探，翠楼几被掘地三尺，却始终没有发现尸首或是首级——也就是说，这件案子不成案子，告诉不成，举劾不通，根本无法立案。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遇到如此棘手之案，倒愈发激起了他的好胜之心——这案子的关键，不在空空儿，而在艾雪莹，可是她一定不会说实话，除非捏到她的要害。她的要害，当然是她的弟弟艾小焕了，这一点，空空儿倒是可以帮上忙。

正要命差役去带空空儿出来审问，忽见一名狱卒告禀进来，乐滋滋地道：“原来京兆尹今早派人押来的犯人是个杀人犯，幸好因为尹君事先的交代，将他押在了重狱中。”侯彝奇道：“京兆尹怎会事先知道？”狱卒忙道：“京兆尹并不知道，只是因为该犯人早晨冲撞了车马，京兆尹说是要严办，特意交代要将他关在重狱，等他忙完后再亲自惩办。”

侯彝皱眉道：“不过一点小事，非要人头落地才肯罢手么？你又如何

得知犯人杀过人？”狱卒道：“是他隔壁犯人王昭亲耳听见他自承后告发的。”

侯彝肃色道：“王昭是个无赖死囚，他连自己同伴都要杀死，他的话怎能相信？况且本朝律法，在押囚犯不得控告他人犯罪，你当差多年，难道不知道么？”狱卒道：“小的当然知道。不过小的亲自问过那犯人本人，他自己也承认了。况且……他杀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少府您的侄子侯明侯公子。”

侯彝惊讶极了，半晌才问道：“那犯人可是叫刘叉？”狱卒道：“正是。”

侯彝便不再多问，自率差役赶来大狱。狱卒们早取了各种死犯刑具，给刘叉戴上。侯彝走到牢前，问道：“你就是刘叉？”

刘叉颈上套了三十斤死囚重枷，只能踞坐在地上，将长枷尾部顿在地上以减轻压力，闻言勉力地抬起头来，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正是刘某。”侯彝问道：“当真是你杀了侯明？”刘叉冷笑道：“什么当真不当真的……”

忽听得空空儿插口道：“少府突然赶来大狱，是因为隔壁犯人告发刘叉杀人么？不过本朝律法明文规定，在押的犯人不能再控告他人犯罪，以防有攀诬之嫌。”侯彝道：“想不到你竟然熟知律法，倒是我看走眼了。空空儿，你的事我们一会儿再说。来人，先带空空儿出去。”

狱卒拿钥匙开了牢门，两名差役进来，将空空儿从墙角拉了起来。空空儿知道侯彝嫌自己碍事，临过刘叉时特意朝他膝盖踢了一脚，无非是暗示他按照自己刚才的话来接，拖得一刻是一刻，方能有一线生机。不料刘叉虽然会意，却大声叫道：“何必费事，大丈夫敢做敢当，正是我杀了侯明！如果还有第二次机会，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一名狱卒上前一脚踢在刘叉腰间，喝道：“你可知侯明公子正是我们侯少府的侄子？”刘叉先是愕然，随即笑道：“那真是再巧不过！转了一大圈，我还是落入了你们侯家人的手中！来吧，这就请侯少府来杀了我报仇吧。”

空空儿见刘叉看轻生死，莽撞自认，事已至此，再无任何回旋余地，不及长叹一声，即被差役押出大狱。他被暂时监禁在一间空房中，坐在长凳上枯等了许久，直到夜禁鼓声敲响时，侯彝才匆匆进来。

空空儿见他面色不善，先问道：“少府如何处置的刘叉？”

他早先佩服刘叉任侠敢为，虽不得已当着兵马使田兴的面擒拿了他，却在入城时故意放他逃走，哪知道居然在长安再次相遇，今日更是阴差阳错关在万年狱同一间牢房中。目今刘叉自表身份，多半要被送去魏博进奏院，结局无非两种：或等侯臧到了就地处死，或被侯臧押回魏州以更残酷的刑罚处死。可既然万年县尉侯彝与侯明是堂兄弟，情况又有不同，侯彝也许想要亲自报仇。

侯彝反问道：“你很关心刘叉么？”空空儿道：“我与刘叉素昧平生，但也佩服他是条嫉恶如仇的好汉，所以不希望他死得太惨。”侯彝道：“这么说，你是觉得侯明作恶多端，确实该死了？”

空空儿不便直接承认，只能默不作声。侯彝道：“可我听说明明当初是你在魏州城外擒住了刘叉。”

空空儿这才知道对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便道：“刘叉到底怎么了？侯少府是将他送去魏博进奏院了么？”侯彝道：“怎么会？我将他押到那里，不是正好让你有机会救他吗？”空空儿被他洞穿心思，一时无言以对。

侯彝道：“空空儿，你曾说你今早醒来时听到艾小焕在翠楼上喊叫，他喊叫的是什么？”空空儿迟疑了下，摇了摇头。侯彝道：“你不是想救刘叉么？只要你说实话，我可以救他一命。”

空空儿料不到对方会提出这样的交换条件，很是惊异，但思忖片刻，还是摇了摇头。侯彝道：“怎么，你不相信我？”空空儿道：“不是，我信得过侯少府，只是我承诺他人在先，决计不能违背诺言。况且，以刘叉为人，他若知道是靠我违背诺言而活命，他一定不会原谅我。”

侯彝瞪视他良久，才道：“你这般有恃无恐，是不是你自以为你是魏博的人，我不敢动你？”空空儿道：“决计不是，我只是深信侯少府精

明，绝不会冤枉无辜。”侯彝冷笑道：“我本来颇佩服你的为人，不过你既是魏博巡官，那可就要另当别论。你可知道，我生平最厌恶藩镇，别以为你跟我大哥是同僚，我就会手下容情……”

忽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外面叫道：“侯少府，你人在里面么？”侯彝认出这是县廨老差役万迁的声音，忙命差役开门，迎上前道：“万老公，您老人家怎么突然来了？”

万迁年过六旬，头发斑白，也不及寒暄，匆忙从怀中取出一件物事，道：“这玉佩……是犬子今日从狱中一名叫空空儿的囚犯身上搜来的。侯少府，我告诉你，这玉佩可了不得，这囚犯肯定也极了不得……”

侯彝道：“这囚犯人在里面。”万迁道：“啊，那我要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

侯彝见他干瘦的身子颤颤巍巍，也没有拐杖，只得扶住他跨进门檻，指着空空儿道：“他就是空空儿。”

万迁凑到空空儿面前，好奇地端详了他一阵，才问道：“侯少府是如何逮到他的？”侯彝道：“他今早报官说在虾蟆陵发现了尸首，我带人去查验，发现他的佩剑就是凶器，所以将他扣押带回来。老公，您的意思是……”万迁忽然道：“那尸首是不是没有了脑袋？”

侯彝早下令案情细节不得外泄，闻言不由得吃了一惊，问道：“老公如何得知？莫非……是万典狱说的？”万迁摇头道：“他哪里关心这些，他就关心金银珠宝。”凝神看了看手中的玉佩，“侯少府，咱们换个地说话。”

侯彝知道万迁是京城有名的老行尊，虽然年纪已大，早已经退出公职，却并不糊涂，他赶在夜禁时亲自来县廨，肯定是有何重大发现，忙点头道：“好。”空空儿道：“等一等……”侯彝道：“你想说什么？”空空儿道：“这玉佩是典狱从我身上取走，我也想听听这位老公怎么说。”侯彝微一思索，道：“好，但有一点，我答应了你这件事，你须得答应助我破翠楼一案。”

空空儿料不到侯彝会在这个节骨眼儿提出这样的交换条件，颇感为

难，一旦答应了他，怕是多少还是会牵扯出艾小焕来，可瞧万老公神情，分明知道这玉佩的来历，这对他查清昨夜要杀他的女子身份至关重要。正犹豫间，忽听得万迁道：“这案子还用破么？空空儿不就是凶手么？是不是少府找不到尸首无法定案？”

空空儿、侯彝均是大吃一惊，翠楼无头尸体莫名失踪，正是最大的难解之谜，却不知这万迁如何知道。侯彝问道：“老公如何会知道我找不到尸首？”万迁道：“唉，当然找不到，尸首让凶手用化骨粉给化掉啦。”侯彝道：“什么？化骨粉？”万迁道：“是啊，就是一种能化掉人尸骨的药粉。怎么，侯少府不信么？说起来，小老儿若不是亲眼看见，我也不信。走，咱们换个安静的地方。”侯彝道：“是。来人……”

空空儿知道机不可失，迅疾道：“侯少府，我答应你。”侯彝道：“好，君子一言……”空空儿道：“快马一鞭。”

众人来到县尉在县廨的歇宿之处。侯彝命差役打开空空儿颈钳、手杻，万迁慌忙阻止道：“少府怎可轻易给重囚松绑？”侯彝道：“老公放心，他不是凶手，这玉佩也不是他本人的。”万迁很是信任侯彝，闻言便点了点头。

倒是空空儿十分惊奇，问道：“少府是如何知道玉佩不是我的？”侯彝道：“你因为承诺了艾雪莹，本来不愿意助我破案，但现在却肯一口答应，分明也是想从万老公这里了解玉佩的来历。如果我猜得不错，玉佩应该是你从所称的打晕你的人身上取来的。”空空儿极是佩服，叹道：“少府明察秋毫，又何必我相助？”

万迁见差役均已退出门外，便道：“这玉名叫‘苍玉’，又叫‘沉香玉’，只要用手擦玉上的血色斑点，就会有沉香气……”用手摩挲了几下，果然有沉香气发出。侯彝道：“这样的奇玉，当然不是普通人所能拥有。老公可知道它原来的主人是谁？”万迁道：“当然知道了，这是昔日大宦官李辅国的佩玉。”

李辅国是肃宗和代宗两朝当权的宦官，其人相貌奇丑无比，少时被阉入宫，充当宦官高力士的养马仆役，后入东宫侍候太子李亨，心机深沉的他在太子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安史之乱时，玄宗皇帝由长安逃往蜀

中，到达马嵬驿⁽¹¹⁾时，将士兵谏杀死宰相杨国忠，逼死贵妃杨玉环，传说其中正有李辅国的积极参与。不久后，太子李亨在灵武⁽¹²⁾即位，是为肃宗皇帝。李辅国因在协助新皇帝登基中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之后便青云直上——拜殿中监，兼闲廐、五坊等十余使，封郾国公。他由一个普通宦官一跃成为朝中暴贵后，骄横显赫，持政。宰相和百官除常日朝见外，奏事都必须经由李辅国才能面见皇帝。当时宰相李揆对他执子弟之礼，呼为“五父”。为了铲除异己，李辅国还选出数十心腹，专门负责侦官员活动，称为“察事厅子”。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即加传讯。他不但决定京兆府、地方官的人选，甚至干预法司审判案件。即使是皇帝颁发的诏书，亦由他签署后才能施行，属臣无敢非议。肃宗皇帝病危时，皇后张氏厌恶李辅国专权已久，特意召见太子李豫说：“李辅国久掌禁兵，权柄过大，他心中所惧怕的只有我和你。眼下陛下病危，他正在勾结宦官程元振等人阴谋作乱，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立刻诛杀他们。”不料太子李豫听了流泪说道：“此事重大，须得禀告父皇知道，可父皇病情正重，又不宜去向他奏告。如果我们自行诛杀李辅国，父皇一定震惊，于他贵体不利，我看这件事还是暂缓几天再说吧。”张皇后见太子不肯听命，立即召肃宗次子越王李系入内宫商议，承诺只要李系杀了李辅国，就立他为嗣君。李系当即命令亲信宦官段恒俊从宦官中挑选了二百多名强健者，配发兵器，正要准备动手时，李辅国得知了消息，由此恨透了张皇后。正当他带人到凌霄门探听消息时，刚好遇到太子李豫要进宫探望父皇。李辅国决定支持太子李豫登基，于是称宫中有变，阻止太子入宫。太子李豫坚持要进去时，李辅国即命令手下将太子李豫劫持进飞龙殿软禁起来，随即假传太子命令，派禁军将越王李系及亲信段恒俊等人抓住，投入狱中。张皇后闻变后无计可施，慌忙逃入肃宗寝宫躲避。李辅国带兵追入寝宫。张皇后连声哀求肃宗皇帝救命。重病中的肃宗受到惊吓，一时说不出话来，李辅国乘机指挥人将张皇后拖出宫去。经此一事，肃宗病情陡然转重，又无人过问，当天便死于长生殿。

太子李豫即位为代宗后，便将张皇后废为庶人，不久后赐死，张后余党亦全数伏诛。李辅国因拥戴之功居功自傲，狂妄跋扈。代宗皇帝开始考虑到毕竟是李辅国帮助自己登上了皇位，还能容忍李辅国的胡作非为。到后来，李辅国越来越胆大妄为，甚至对代宗说：“大家只要在宫里待着就行，外面不管什么事情都有老奴我处理着呢。”代宗对此很愤怒，

但顾忌李辅国手握禁军，不敢轻率，仍尊他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凡事请他参预决定，但暗地却利用另一大宦官程元振来牵制李辅国。不久后，程元振掌握了部分禁军，代宗趁机免去了李辅国的职务，但仍然进封其为博陆王。不久后，李辅国半夜被人刺杀于府邸卧室床上，首级和右臂亦被人取走。曾经叱咤两朝皇帝的天字大宦官，终落了个无比凄凉的下场。还是代宗皇帝感怀旧情，亲自出面痛悼，追赠李辅国为太傅。关于这起无头血案，当时有许多传闻，有人说是程元振派人刺杀了李辅国，有人说是跟李辅国有仇怨的江湖豪侠所为。然而二年后程元振失宠，在流放途中被人刺杀于驿所，首级也如同李辅国一般被割走。手法、模式如此一致，因而又有传闻说，这两起刺杀都跟朝廷重臣有关，又有人说是手握重兵的节度使所为，然而传闻只是传闻，也始终没有人能查证。

一想到这些前朝往事，侯彝当即惊道：“莫非李辅国遇刺案与翠楼无名尸首案有什么关联？”万迁摇了摇头，道：“这就要靠少府自己去查明了。”侯彝问道：“那化骨粉一事，老公又如何知晓？”

万迁叹了口气，一时回忆起了无数往事来，悠悠道：“那晚我可是亲眼所见。当年李辅国的豪华宅邸位于永宁坊，就在我家斜对面，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刚进万年县当了一名普通差役，跟李府的门夫小李子熟识。那一晚正好是李辅国妻子元夫人的生辰，虽然李辅国已经被皇帝免去官职，不复有往日风光，可毕竟两朝重臣，根深蒂固，府里还是来了不少贵客，比如为他一手提拔的宰相元载等。就连代宗皇帝也派大宦官程元振送来了晋封元夫人为鲁国夫人的诏书⁽¹³⁾。小李子知道我一直想开开眼界，就跟管家说了声，说是府中缺少人手，让我去帮忙来回迎客。哎，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元夫人，原来她才二十五岁，比我大不了几岁，唉，可惜……”

侯彝道：“这件事我也听过，元夫人闺名春英，据说是个绝世美女，艳名远播。李辅国借口为宫中采选良家女子来到元家，见元春英果真容貌出众，当即就动了心。当时正是李辅国权势熏天之时，元父元擢为了巴结讨好，主动提出将女儿嫁给他，元擢由此平步青云，升任梁州刺史，元春英的兄弟也都得到了官职。元载当时任新平尉，仅因为与元春英同宗，有一点瓜葛之亲，也扶摇直上，升为户部侍郎，分管财政赋

税，不久升为宰相。”

万迁道：“不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人的高官厚禄全是靠牺牲了元夫人的青春幸福换来的。唉，你们是没有见到，那元夫人当真是花容月貌，还通晓诗文，才貌双全，李辅国却已经年近六旬，而且是个不能行人道的太监。唉，难怪元夫人始终冰冷着脸，不露一丝笑容……不说这些了。还是说那晚的事，寿宴从早到晚，一直忙了一整天，不过夜禁前大部分宾客已经离去，留下来的只有元载、程元振这些个敢强行违禁、连金吾卫也不敢惹的大人物。不过到了二更时，元载这些人也闹得累了，终于起身告辞。李辅国自被免职，人也谦和了许多，亲自送出大门。那时我正好陪着小李子站在门旁，我其实早换上了李府家仆的衣服，大约是因为眼生的缘故，李辅国一转眼就留意到我，道：‘你跟我来。’他虽然名声不好，可我还是头一次跟这么大身份的人物说话——倒教二位见笑了——我只觉得受宠若惊，立即紧跟着进了内堂。到卧房外时正好遇到元夫人，她看了我一眼，就对李辅国道：‘令公，奴家有几句话……’李辅国似乎有些不耐烦，但还是让我和其他仆人、婢女等在外面，自己跟元夫人进了卧房。片刻后就听见房内元夫人惊呼一声，随即有重物倒地的声音。而门外的仆人、婢女却恍若未闻，我有些急了，问道：‘里面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还是没有人理会，只有一名仆人做了个手势，叫我不要出声。我不明所以，又关心元夫人的情形，越等越是着急，年轻气盛下，竟然就推开房门冲进去了……”

他的呼吸陡转急促，露出恐惧的神情来，道：“那种场面，至今令人难忘——李辅国倒在血泊中，没有了脑袋、右臂，只剩下光秃秃的身子，胸前一处血淋淋的伤口正滋滋作响，一面冒出像烟一样的酸臭气，一面像冰化成水一样，一点一滴地化开……”

侯彝问道：“老公是说您亲眼看见李辅国尸首化作一泡血水？”万迁点点头，道：“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缘故，也不知道世上还有化骨一说，只觉得那幅情形十分可怕。更可怕的是元夫人的模样，她赤裸着身子晕倒在地上，全身上下都是伤痕，青一块，紫一块……”

空空儿蓦然想起艾雪莹身上那些伤痕来，问道：“会不会是李辅国以凌辱元夫人取乐？”以元春英的身份，又久在深闺，能向她动手的自然只

有李辅国本人了，大约太监为了取乐只能用别的变态方法来满足自己。而比这更变态的方法他早已经在魏博见过。

万迁奇道：“咦，这你也能猜到？事实确实如此，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李辅国不仅喜欢对元夫人又抓又咬，还喜欢鞭打府中的长相清俊的下人，小李子说若不是那晚李辅国遇刺身亡，我肯定也会被脱光了衣服吊起来任他鞭打……不过这些事外人并不知道。后来外面的仆人听我骇异地尖叫，冲进来一看，一边是李辅国的无头尸首正慢慢化掉，一边躺着元夫人裸露的胴体，也都吓得傻了。正好有个老仆人提水路过，闻见恶臭气进来一瞧，叫了声‘失火了’，将一桶水全部泼到李辅国胸口，那里已经化成了一个大血洞，被水一冲，竟然不再滋滋冒烟，化得也慢了许多。老仆人见有效，忙再叫人去提水，仆人们这才如大梦初醒，慌忙报官的报官，提水的提水，又有婢女扶了元夫人出去……”

侯彝道：“这么说，全靠那老仆人误打误撞用水冲淡了药力，才得以保住李辅国的尸骨？”万迁点了点头，又道：“后来京兆府、万年县都赶来调查无头案，元夫人清醒过来后什么都不肯说，查来查去也没有什么眉目。关于李辅国尸首差点化成血水的事，没有人相信，上头说是我们眼花了，不准多说。直到几十年后，我当了典狱，无意中听到牢里一名江洋大盗说江湖上有一种密药，叫做‘化骨粉’，只须洒一点在见血的创口上，就能一点一点地将肉体化成血水，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初刺客是在李辅国尸首洒了化骨粉。”

侯彝道：“这不合情理。刺客肯定是寿宴人多时潜入了李府，预先埋伏在卧房中，可在那么短时间内杀死李辅国、割掉手臂，还要去脱光元夫人的衣裳，再援绳揭瓦从屋顶逃走……”万迁惊道：“难道脱掉元夫人衣裳的不是李辅国么？”侯彝道：“肯定是刺客所为。李辅国要折磨元夫人，有的是时间、机会，当日是元夫人生辰，想来他也没什么兴趣，他既然已经将老公带到房前，绝不会轻易放弃。”

万迁道：“可刺客为什么要这么做？”百思不得其解。侯彝道：“这是一种威胁的暗示。我推算刺客早知道李辅国有虐待他人的癖好，所以有意剥光元夫人的衣裳，意思是他知道许多丑事，元夫人及元家有所顾忌，自然不敢追查真凶。不过，一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做不了这么多

事，当有两名刺客。刺客要么是身负血海深仇，割下李辅国首级带走为亲人祭奠用，要么受雇于人，必须带去首级向雇主交代。既然有两名刺客，又熟知李府内幕，加上有化骨粉这等江湖奇药，应当不是普通复仇行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只是惟一点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刺客已经得手，还要用化骨粉化去了李辅国的身子？”万迁道：“我猜李府人早习惯了李辅国房内各种奇怪的声音，若不是当晚我冒失的冲了进去，说不定要第二天才能发现房内异常情形，也无人知道李辅国已经遇刺，尸骨无存，当场化成了血水。”

侯彝道：“嗯，老公推测得有理，这样他们为什么脱光元夫人衣裳就说得通了，无论她看见什么，都不敢说出去。不过刺客杀人取人首级常见，取人右臂则有些奇怪了。莫非李辅国右臂上有什么秘密？”想了想，扭头问道，“空兄，你在翠楼所见到的尸首……”空空儿道：“我所见到的尸首只是没有了首级，双臂还在。诚如少府所言，李辅国遇刺当是专业刺客所为，也许有两名雇主分别雇了他们，取去右臂和首级，是分别要向两位雇主交代。不过，通常只有黑刺才会这么做。”

万迁道：“黑刺，那是什么？”空空儿道：“是江湖行话，相对于官刺而言。”

原来江湖的专业刺客分为两种：一种为“黑刺”，只要有人给钱，杀人不论青红皂白，这类刺客大多神秘莫测，身份不为外人所知；一种为“官刺”，专杀官府追捕的要犯、江洋大盗等，杀人后取首级到官府领取赏钱。

侯彝道：“李辅国遇刺案已有四十余年，怕是难以再从那件案子中找到线索。万老公，李辅国遇刺当晚，你可曾见过这块玉佩？”万迁道：“哎呀，都忘了讲正事了。这块苍玉被李辅国镶嵌在一条腰带上，当晚我亲眼看到他围着这条苍玉腰带，我闯进房时先是被无头尸首和元夫人的样子吓住了，后来回过神来，才留意他腰带前面的玉佩被取走了，因为缺了一块，极是扎眼。不过当时情形很乱，不知道是府里下人偷走，还是被刺客拿走，也没有人追究这件事。想不到隔了四十年，竟然还能见到这块苍玉，所以才吓了我一跳。这位郎君，你是从哪里得来的这块苍玉？”

空空儿便说了昨日因酒醉留宿在翠楼客房一事，只是略过罗令则、艾小焕不提。万迁惊道：“又是两名刺客，身上还带着李辅国的那块玉佩，无头尸首又不见了，天啦！”越想越是害怕，忙站起来道：“我该回去了。”侯彝道：“已经夜禁了，老公回不去永宁坊了，我派人送你去南门客栈暂住一宿。”唐朝因夜禁制度森严，因而各坊区都有多家客栈，方便因夜禁困在坊区的客人投宿。

万迁道：“有劳。”又肃色道：“今日对二位所言，小老儿从未对旁人提起过，就连犬子也不知道……”侯彝道：“多谢万老公信得过侯某。老公请放心，无论有任何事，绝不会牵扯进老公来。”

万迁这才松了口气，道：“我也要谢谢你们二位，今日总算说出了心中积郁多年的秘密，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这位郎君，玉佩还给你，犬子不成器，还请你大人有大量……”空空儿道：“老公哪里的话。万事都有因果，这玉佩若没有这一番机缘，我怎能从老公这里听到这么多故事？”万迁道：“这么说，你不会告发犬子？”空空儿道：“不会。”万迁又望着侯彝，侯彝哪里有心思去追究万年吏的渎职，只好道：“空兄既不愿告发，没有了告主，我也无从追究。不过老公也该好好管教一下令郎，殊不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万迁叹了口气，道：“少府说得极是。”侯彝便送他到门口，命差役领他到南门的客栈住宿。

送走万迁，侯彝见空空儿在灯下望着那块温润神秘的玉佩凝思，问道：“你认为凶手会是那两名蒙面女子么？”空空儿道：“有可能。不过，我感觉她们是冲我本人来的，那女子举刀要杀我时，我可以看到她目光中的恨意。”侯彝道：“她们说了些什么？”空空儿道：“那两名女子只反复向我追问‘仰月’一事。”侯彝道：“仰月？那不是一种罕见的铜钱么？”空空儿道：“原来是铜钱。”

侯彝道：“空兄既不知情，说不定她们是找错了对象，所以后来才只将你打晕过去，并没有杀你。后来她们找上翠楼，杀了真正的寻仇对象，用你的剑割走首级。”空空儿摇头道：“那两名女子用茶水泼醒我时，我的佩剑早已经不见了，她二人均使用匕首做兵器，并没有收去佩剑。而且，我的剑并不是真正的凶器，死者死后，有人拿了我的剑在尸体上乱戳一通，所以剑上才会有那些血。”侯彝道：“你说有人故意栽赃

你？”空空儿道：“不是，那人完全是无心的。”

侯彝道：“空兄，请你再详细描述一下尸首的详细情形，任何能想到的细节都不要放过。”空空儿道：“是。”当即详细描述了经过，又道：“断颈之处刀痕齐整，下手之人一刀断头，手法干净利索，必定武艺了得。他上身那些伤口深浅不一，肉色干白，更无血花。”侯彝道：“人死后血脉不行，戳割尸首的伤口往往血不灌荫。如此，我推断死者当是死在半夜。”空空儿道：“是，我也这样认为。”

侯彝沉吟道：“这样的话，艾雪莹就难脱嫌疑了。试想那凶手在半夜杀了人，若是要用化骨粉处理尸首，肯定早就处理了。而空兄清晨还见过尸首，赶出去报官再回来不过一刻功夫，这么短的时间，只有艾雪莹才有机会。”空空儿摇了摇头，道：“她绝不是凶手，也不是帮凶。”

侯彝皱眉道：“空兄昨天不是才第一次见艾雪莹么？”言下之意，竟似在责备空空儿为美色所迷。空空儿忙道：“少府别误会，还有一处细节我未来得及详说……这个，当我赶到楼上的时候，莹娘子一丝不挂地倒在地上，全身伤痕密布，跟万老公所描述的元夫人的情状一模一样。”侯彝大吃一惊，道：“竟有此事？”空空儿道：“我当时只是觉得离奇，所以脱下了外衣给她盖上，刚才听了万老公讲述李辅国被刺一事，才感到其中大有诡异之处。”

侯彝沉思半晌，恍然大悟道：“那个拿剑刺尸体的人就是艾小焕，是也不是？”空空儿见侯彝转瞬即猜到真相，知道这位少府精明过人，有些事情瞒也瞒不住，当即坦承道：“我答应了莹娘子，绝计不将小焕牵扯进来，还望少府成全。”侯彝道：“空兄宁可自己承受杀人嫌疑也要遵守诺言，如此高义，我当然要成全。”又道，“这件案子着实棘手，怕是刺客和死者身份都非同小可。抱歉，空兄，我知道你是无辜的，可还是要暂时委屈你一下，在万年县狱里呆上两天。”

空空儿知道他有意如此，好令真凶放松警惕，点头道：“甚好。”又试探问道：“少府是不是已经私自放走了刘叉？”侯彝道：“嗯，我们还一道痛饮了几杯，不然我何以能知道你魏博巡官的身份？你能猜到我的作为，足以成为我的知己。”

空空儿道：“可少府有公职在身，如此不是渎职么？”侯彝笑道：“大不了不做这县尉了。”空空儿见他看淡名利，很是佩服，道：“改天定要与少府好好喝上几杯。”侯彝道：“这是当然。”随即命差役进来，重新给空空儿上了械具，带回大狱监禁。

刚刚和衣躺下，忽然又有差役来报道：“适才有人到县廨门前投书，是指名给少府的，封皮上写有‘事关翠楼命案’的字样。”侯彝拆开一看，上面只写有“一人即出县廨”六个字。

侯彝问道：“投书的是什么人？”差役道：“那人戴着顶胡帽⁽¹⁴⁾，扔下书信就走了，来不及看清面孔。”侯彝道：“好，我知道了。”即携了佩刀，出来县廨大门，左右一望，空无一人，只有西面原杨国忠住处灯火映天，乐声、人声喧闹不止，这是那位新搬进来的波斯公主萨珊丝又在大开夜宴了。

又等了片刻，忽见北面巷中有火光闪了几闪，侯彝便走了过去，近巷口数步时，听得有男子道：“少府请停步，不然在下可就转身走了。”他这才隐约看到一名戴着胡帽的男子正躲在巷角暗处，当即顿住脚步，手扶刀把，喝道：“你到底是谁，为何藏头缩尾，不敢以真面目示人？”那人笑道：“在下好心来提供翠楼案情线索，少府何以如此厉声见斥？不过少府果然是位信人君子，当真一人孤身前来，在下佩服得紧。”

侯彝听他言谈彬彬有礼，似是个斯文人，便道：“阁下既然知书达礼，难道不知道匿名投书是不能用作案情采证的么？”那人道：“在下久闻万年县尉侯彝侠肝义胆，豪爽过人，想来也不是什么拘泥于律法的俗人。”侯彝道：“那好，你有什么线索？”那人道：“少府抓错了人，今日少府从翠楼抓走的那人并不是凶手。”

侯彝道：“你如何得知？”那人道：“不瞒少府，在下是一登徒浪子，暗中仰慕莹娘已久，只是不得其门而入，昨晚我冒险去了翠楼，打算一亲芳泽。我等在墙外寻找机会的时候，看到了两名黑衣人从墙头翻出，看身形应该都是女子……”

侯彝道：“你是说你亲眼看见两名女子从翠楼里出来？”那人道：“是，在下所见还不止这些。等那两人走远，我也翻墙进了翠楼，看

到一个小孩子提着一把剑躺在墙根下，人已经晕了过去。我认得他，他是莹娘的弟弟艾小焕。”

侯彝道：“然后呢？”那人道：“在下摸黑进了翠楼，先看见张媪倒在楼梯口，到二楼又看见了无头尸首和全身赤裸的莹娘……”

侯彝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忙问道：“你可还记得什么细节？”那人道：“我可是吓坏了，没有特别留意，赶紧跑出来，又见东首一房房门大开，有人在呻吟，大着胆子进去一看，是一个浑身酒气的男子躺在那里，不过人没有死，只是晕了过去……我再不敢停留，又匆忙翻墙出来，也不敢声张……但心中还是很好奇，今早来到翠楼打探究竟，看到少府抓走的那人正是我见过的晕死过去的酒客……”

那男子描述的过程十分清楚，也与空空儿所讲述的情形完全相符，相当可信，想来他应该不会是空空儿的朋友，来有意为其脱罪，空空儿自清晨报官后便处在监视之下，没有与外面暗通消息的机会，至今没有公开审讯，他的供词外人也不得而知。况且，以侯彝所观察的空空儿的为人，大概也不屑于做这类的事。

侯彝问道：“既然你害怕牵扯出你，为何又冒险约我出来？”那人道：“在下不忍见到少府抓错了好人，反而让真凶逍遥法外。”侯彝道：“你要知道，我追查你身份并不难，你若不是家在虾蟆陵，就是住在翠楼附近的客栈。”那人道：“是，不过在下也知道少府决不会这么做。在下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自然有天大的难处，强人所难，非君子所为。再会！”一语既毕，转身就走。

侯彝道：“哎，你……”他本可以疾步追上去，但既然对方称有天大的难处，又肯冒险来告知所见所闻，比起许多生怕惹事上身的人已是强上百倍，当即对巷中大声喊道：“多谢了。”

黑暗中寂然无声，那男子早已经去得远了。

回来县廨，侯彝思索了一会儿，命人自狱中放出空空儿，转述了适才神秘男子所言。空空儿心道：“莫非这人是罗令则？也不对，我明明听见他喊叫了几声就走开了。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侯彝道：“既然有证人证实你无辜，你也不必再背负杀人嫌疑蹲在大狱了。空兄，实话说，这案子极难，虽然你和今晚那匿名男子都能指认凶手是那两名女子，可现下没有尸首，无从立案，要找到那两名女子也极难。惟一能进一步突破案情的，只有艾雪莹本人，可是她……”空空儿道：“少府是想让我去问她？”侯彝道：“正是此意。”空空儿道：“只怕希望不大，不过我愿意试试。”

忽听得外面有差役飞奔而来，气急败坏地禀道：“京兆尹到了！请少府快去前门迎接！”侯彝道：“京兆尹住在升平坊，不顾夜禁连夜赶来，莫非也是为了无头命案？”忙嘱咐空空儿道：“空兄可自行在我住处歇息，我去去就回。”空空儿道：“是。”

等侯彝出去，空空儿和衣躺在床上，哪里睡得着？这起命案实在太多蹊跷，杀人不难，割走首级也不难，可为何单单在他发现尸首赶去报官后有人处理了尸首？莫非真的是艾雪莹所为？可她那么柔弱，那么温婉，她又从哪里弄到传说中神秘的化骨粉？

正凝思间，忽听得门外有差役叫道：“空郎睡下了么？尹君请你出去。”空空儿立即会意，肯定是田兴知道自己被抓来万年县，所以去找了京兆尹。出来一看，果见田兴正陪着一高大肥胖老者站在堂前，那老者当是京兆尹李实了，侯彝垂手站在一旁。

田兴一见空空儿出来，惊喜道：“空弟，你失踪两天，倒教我好找！”又道，“你既被抓来万年县，为何不找人通知我？”空空儿见义兄面容憔悴，大有焦虑之色，知道他为找自己费了不少心，只好道：“抱歉……”

那李实笑道：“找到人了就好。兵马使，我这就派人送你们回崇仁坊进奏院吧。”田兴道：“是，田某深感尹君大恩。”李实道：“兵马使客气！不过说起来其实也是一家人，这位侯少府的兄长，就是魏帅府中的侯臧侯从事。”田兴道：“是，我也早闻侯少府大名。少府，令兄近日即到京城，到时再图良晤。”

侯彝对田兴态度却甚是冷淡，佯作未闻。李实转头狠狠瞪了他一眼，道：“侯少府，你明日一早到京兆府来，本尹有话问你。”侯彝

道：“是。”

空空儿久闻京兆尹恶名，担心侯彝会因捉拿自己一事受到李实责罚，正要为他开脱几句，却见侯彝朝自己摇了摇头，当即便住了口。等差役取来空空儿的长剑原物奉还，田兴道：“咱们走吧。”

有京兆尹派出的官吏持令牌开道，一路畅通无阻。回到进奏院，田兴才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田兴是魏博兵马使，朝中之事一旦牵扯进藩镇就更加复杂，空空儿不欲他卷进来，只道：“有人误拿了我的剑，引起一点小误会而已。”田兴素来信任他，听他这么一说，也不再多问。

空空儿见义兄眉头深锁，问道：“是不是义兄向朝廷求拨军饷并不顺利？”田兴道：“本来圣上已经同意，责成兵部去办，但突然有个比部员外郎(15)武元衡冒了出来，上奏说魏博从来不入赋敛，如今朝廷府库物资缺乏，怕是一时间难以拿出五十万缗拨给藩镇，圣上又听信他的话，说再延缓些日子。”

空空儿心道：“这武元衡说得其实不错。”他不愿意操心魏博之事，知道义兄自幼喜好读书，熟知朝中典故，便取出那块苍玉，问道：“义兄可知这玉佩来历？”

田兴接过玉佩，移到灯下仔细打量，道：“这似是朝官佩玉，并非普通装饰用的佩玉。空弟从哪里得来的？”空空儿道：“不是我的，临时借来的。”田兴道：“是块好玉。”将玉佩还给了他，又道，“明日圣上要在大明宫麟德殿赐宴，空弟从没有进过皇宫，不如这次与我一道去吧。”空空儿忙推谢道：“小弟粗陋，哪堪面见天子？”田兴知他性情，只好道：“也罢。”

再无他话，各自回房休息。空空儿房中早有人灌好了一大桶热水，供他洗浴。他手上犹沾有那无头尸首的血迹，当即脱了衣裳跃入桶中，又将长剑也竖在木桶中，任其浸泡。热气侵入肌肤，通体舒泰。正闭目享受时，忽有人轻轻敲门，空空儿问道：“是谁？”一个女子声音道：“奴家给空巡官送酒食来了。”空空儿被关了一天，只吃了两顿粗食粝饭，一

听说有酒，立即来了精神，忙道：“进来吧。”

一名青衣婢女推门出来，空空儿道：“放在桌上。”那婢女将酒菜放好，又去清检空空儿甩在地上的衣物。空空儿忙道：“不用了，你先下去。”婢女道：“是。”

等婢女退出，空空儿迅疾跃出木桶，随意抓了件衣服披上，急不可待地冲到桌案旁，抓起酒壶仰头便喝，瞬间已经见底。酒没喝够，酒瘾却被勾了起来，忙穿好衣服，欲再去找些酒来。刚拉开门，正见魏博进奏院都知进奏官曾穆率一群兵士站在门口，心知不妙，问道：“出了什么事？”曾穆道：“来人，将空空儿拿下！”

兵士大声应命，上前来拿空空儿手臂。空空儿待要抗拒，却是手脚酸软，使不出半分力气，这才知道酒中事先被人下了药，不由得又惊又怒，道：“曾穆，你凭什么拿我？”

早有兵士搜出那块苍玉，献给曾穆。曾穆道：“就凭这个。蒙上他眼睛，带他去密室，我要好好审他。”

有人拿过一个黑布袋，往空空儿头上一罩，顿时觉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到。他只觉得被人挟持着弯弯曲曲走了一段路，又听见机括“呀呀”作响，接着往下走了老长的台阶，终被人按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臀部顿时一片冰凉，那椅面竟是精钢所铸。有人将他双脚分开、手臂放在扶手上，“嗤嗤”几声轻响，他手、脚、胸均被铁环扣住，动弹不得，这才有人取下面罩。

这是一间四四方方的石室，大约是在地下的缘故，寒意很重，墙上的油灯也不断局促地闪动，愈发显得空空落落、阴气森森，倒是像口石棺材。

曾穆紧跟进来，将那块玉佩举到空空儿面前，问道：“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个？”

空空儿与曾穆并无深交，也不大喜欢此人，不过既然同为魏博属官，若对方好言好语相问，他也许还会实话实说，可这人利用他嗜酒如命的弱点往酒中下药，又将他弄来这么个地方锁起来，不免激起了他心

中傲气，当即冷冷道：“进奏官可知道这玉佩的来历？”

曾穆道：“就是因为知道才将你押起来。空空儿，你不要以为跟兵马使是结义兄弟就有恃无恐。快说，这玉佩哪里来的？”空空儿道：“我不想说。”曾穆道：“我敬你在魏博也是威名赫赫的好汉，不想对你用粗，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空空儿讥讽道：“你给我吃药酒，就是好汉所为么？”曾穆也不动怒，道：“此事事关重大，少不得要得罪了。来人……”

忽有兵士奔下地道禀道：“兵马使有急事要见进奏官。”曾穆冷笑道：“他消息倒是快。罢了，请兵马使下来密室。”

过得片刻，两名兵士举着火把领田兴下来，他只穿着单衣，大约得知空空儿被抓时已经睡下，来不及穿外衣便赶了出来。他来过进奏院多次，却还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间地下密室，一见石室中的情形，不悦地问道：“曾穆，你这是做什么？为什么要将空空儿扣起来？”曾穆道：“使君有所不知，空空儿是朝廷的密探。”

田兴道：“怎么可能？他可是我魏博人，他母亲跟我母亲同乡里。”曾穆道：“是，可他自幼到峨眉山学艺，不在魏博长大。”田兴怒道：“这是什么话？人不在魏博一阵子就成了朝廷的密探么？你一直在京师任进奏官，是不是也成了朝廷的密探？”

曾穆忙道：“使君别生气，下官有证据。”拿出那块苍玉给田兴看，道，“这是昔日大宦官李辅国的佩玉。”田兴道：“那又如何？”曾穆道：“当年李辅国在卧室遭人刺杀，割去了首级、右臂，此后无人见过这块苍玉，直到八年前……”田兴心中一动，道：“那不是我堂兄去世的那一年么？”

田兴堂兄就是上一任魏博节度使田绪。田绪是首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亲子。田承嗣共有十一个儿子，但其生前最喜欢养子田悦及从侄田兴，田兴的名字就是田承嗣亲取，认为他将来“必兴其宗”，不过田承嗣死时田兴才十五岁，所以田承嗣在临死前将节度使的位子传给了养子田悦，这也是藩镇世袭之先例。田悦即位后曾公然称王与朝廷对抗，引来战火连年，将士怨言甚多，田绪趁机杀死田悦自代为节度使，又娶了当

今皇帝德宗的妹妹嘉诚公主为妻。嘉诚公主出嫁魏博时，德宗亲自到望春亭送行，觉得翟敞不可乘，以金根车代替。公主乘金根车出嫁，遂成传统。嘉诚公主聪慧有识，与田绪成亲后颇得魏博上下敬重，由于没有生育，将庶子田季安收为养子，田季安由此宠异诸兄。八年前田绪死后，魏博节度使的位子就传给了田季安。不过田绪死时才三十三岁，壮年身死，曾经一度引来诸多猜疑，魏博军心由此浮动，当年田季安十五岁，孤弱无力，幸得田兴挺身而出，多方安抚，才算稳定了局面，因而日后田季安猜忌同族，杀了不少人，惟独对田兴十分信任，委以兵马使的要职。

曾穆道：“正是。”顿了顿，又道，“兵马使是自己人，下官也就实话实说，前任魏帅并不是嘉诚公主声称的暴病身亡，而是遭人刺杀，且被割去了首级。”田兴大吃一惊，道：“什么？”曾穆道：“下官当时任衙将，那晚是嘉诚公主生辰，魏帅和公主都喝多了，下官扶着魏帅回房躺下，婢女扶着公主去了一趟茅房，下官先退出来，左右巡视一番后打算回家睡觉，还没有走多远，就听见房中公主惊叫……进去一看，魏帅倒在血泊中，首级已经被人割去。下官当即要出去调兵追捕刺客，公主却一把抓住下官哭个不停，那时候下官看见地上有块玉佩，就是这块苍玉……”

田兴听得惊心动魄，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你怎敢隐瞒不报，还对外谎称堂兄是得了急病而死？”曾穆道：“这是公主的意思，下官不敢违抗。若是以真相公告，人心猜忌，军心不稳，对魏博又有什么好处？”田兴默然不语。

曾穆道：“这块玉佩既非魏帅、公主所有，定是刺客所留，嘉诚公主认出这是李辅国的故玉，认为凶手一定不是普通人，所以派我携来京师，一面任进奏官，一面寻访凶手。后来下官去亲仁坊郭府为升平公主贺寿，无意中被升平公主看到这块玉，强行索去……”

昔日郭子仪雄才胆略名闻四方，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田承嗣、李灵曜这些叛将均对他心服口服。田承嗣曾指着自己的膝盖说：“我这对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有多年了，现在要为郭公下跪。”每逢郭子仪生辰，魏博都会派人贺寿，这种习惯也延及后世，郭府中有重要

人物生辰，进奏院也会预备一份贺礼。

田兴道：“这块玉佩既为升平公主所得，如何能肯定有这块玉的就是朝廷密探？”曾穆不愿意细说，只道：“这块玉每次一出现，就会有重大命案发生，昨晚空空儿留宿在虾蟆陵翠楼中，听说那里也发生了无头命案。”

田兴一直在为向朝廷索要军饷一事忙碌，丝毫不知道翠楼命案，骇异得呆了，半晌才道：“什么？空弟，莫非你是因为此事才被万年县尉捕去？你……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曾穆所讲田绪被刺之事空空儿也是头一次听闻，只觉得千头万绪，事情似乎越来越复杂，听到义兄质问，只好答道：“这件事本来就与我无关，又何必劳烦义兄。”

曾穆冷笑道：“与你无关？你身上有这块不吉利的玉佩，你留宿的翠楼又发生命案，听说凶器正是你那把削铁如泥的浪剑⁽¹⁶⁾。总之，空空儿，今日你不说明白，休想走出这扇门。”

田兴道：“空弟，你适才说玉佩是临时借来的，既然事关我堂兄之死，还望实情相告，这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空空儿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不想说。”

田兴知他脾性，一旦决定的事，一百匹马也拉不回来，一时无可奈何。曾穆道：“使君也听见了，他分明就是心中有鬼。请使君暂且回避一下。”田兴知道曾穆是要对空空儿严刑拷打，忙道：“进奏官这一套法子在空弟身上行不通的。我以性命担保，他决计不是你所说的朝廷探子。”

曾穆也知道田兴在这里绝不会让自己刑讯空空儿，便道：“那好，请使君准许下官派人将空空儿押回魏博。”田兴迟疑道：“这个……进奏官，请你先出去，我有话对空空儿说。”曾穆倒也爽快，干脆地应道：“是。”挥挥手，带着兵士退了出去。

田兴转头劝道：“空弟，你这次肯主动跟我一道来京师，不就是为了明年回峨眉拜祭你师傅么？若真让进奏官送你回魏博，嘉诚公主性情严峻，执法甚严，后果实是难以预料，你何必赌一时之气耽误了祭师大

计？”

空空儿被他说中心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道：“这玉佩是从昨晚要杀我的人腰间取下的，玉佩里面的的是是非非我一概不知。至于翠楼凶案，我确实看见过一具无头尸首，但尸首后来又不见了。”

田兴惊道：“竟有人要杀你？”空空儿道：“是，我昨晚喝醉了酒，她们本来已经可以得手，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打晕了我，在我昏过去的那一刹那，我从其中一人腰间取下了玉佩。”他有妙手空空儿之称，手上功夫自然相当了得。田兴素知义弟之能，问道：“你说他们？刺客是两个人？”空空儿道：“嗯，义兄不必忧心，既然这件事找上了我，我自会查个水落石出。”

只听见曾穆进来拍手笑道：“好，空空儿一诺千金，可不能失言。来人，快些放了空巡官。”

田兴这才明白曾穆是在利用自己套取空空儿的诺言——这曾穆心思机巧，足智多谋，在魏博素有“智囊”之称，他早知道空空儿淡泊名利，软硬不吃，用强硬的办法难以令他屈服，请他帮忙查找他未必答应，他虽名义上是藩镇的人，却从来不理睬藩镇的事，所以想了个这样的法子，不然哪有那么巧，他刚抓了空空儿，就有人赶去通知了田兴——虽心中不快，亦不便多说什么，只将空空儿从那铁椅上扶起来。

曾穆道：“空巡官，得罪了。”空空儿苦笑道：“没什么，只是别再往我酒中下药了。”他药劲未过，仍是手脚酸软。

曾穆颇为尴尬，道：“是是。我这就派人多送美酒去空巡官房中。”又肃色道，“事关重大，还望二位严守机密。尤其是前任魏帅之死，切不可对旁人泄露半句。”田兴道：“这是自然，这本就是我田家机密大事，空弟虽不姓田，却是家母亲收的义子，也算是半个田家人。曾进奏为我田家的事如此操劳，田某反倒过意不去了。”曾穆听出他话中有讥讽嘲讽之意，冷汗直冒，连声道：“不敢，不敢。下官这就送二位回房。”

田兴问道：“我堂兄遭人刺杀之事当今魏帅知道吗？”曾穆道：“不知

道。嘉诚公主说怕魏帅知道后一意复仇，不理军务，要等到寻访到真凶再告诉他。”田兴道：“这样也好。公主深谋远虑，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比拟。”曾穆笑道：“谁说不是呢。”当即各自回房歇息。

(1) 奉天：今陕西乾县。

(2) 李淳：太子李诵长子，即后来的唐宪宗，被立为皇太子后改名为李纯。

(3) 据《唐六典》记载，唐代铠甲有明光、光要、锁子、山文、鸟锤、细鳞、白布、皂绢、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马甲十三种，称为“唐十三铠”，其中明光、光要、锁子、山文、鸟锤、细鳞甲是铁甲，白布、皂绢等则是以制造材料命名，用于实战的主要是铁甲和皮甲。绢布甲是用绢布制成的铠甲，轻便美观，只用作武将平时服饰或仪仗用的装束。

(4) 螭（chī）：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古建筑、器物、工艺品上常用它作装饰。

(5) 樗蒲（chū pú）：唐代极为流行的赌博游戏，类似后世的掷骰子，天宝宰相杨国忠就是樗蒲高手。

(6) 乐游原是长安著名风景区，位于城内东南升平坊。升平坊为京城之内最高之地，可以俯瞰京城。

(7) 唐代京师地方官权力极大，京兆尹更是势倾宰相，凡京兆尹出行，要清街回避，如有冒犯，无论官民，格杀勿论。

(8) 薛嵩：名将薛仁贵之孙，父亲薛楚玉曾任范阳节度使，以臂力骑射闻名。“安史之乱”时，投安史军，为史朝义守相州（今河南安阳）。宝应元年（762年）投降朝廷，封为昭义节度使。《薛刚反唐》中薛刚原型。

(9) 递（繁体字为“遞”）院：处理京兆公文传递的场所。唐朝制度，京兆尹居住私第，奇日入京兆府，偶日入递院。后来一直到大中年间，唐宣宗特批两万贯钱，同意在京兆府办公院内营造官邸，之后的京兆尹才开始住上京兆官邸。

(10) 唐律，当事人或亲属提起诉讼，称“告诉”；监察机关、各级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称“举劾”。

(11) 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

(12) 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

(13) 唐代有内外命妇之制：皇帝的妃、嫔、世妇、女御等为“内命妇”；宗室贵戚、达官贵人之正妻均有皇帝所赐的封号，称为“外命妇”。唐代由于宦官势力颇大，宦官之妻也有封号，与朝官贵戚并无区别。

(14) 胡帽：由锦缎制成的一种仿效西域风格的帽子，帽呈圆形，顶部高而尖，两旁有可以翻折的护耳小扇，唐代男女均盛行戴此帽。

(15) 比部是尚书省下六部之一刑部下的一司，专门负责对全国财政收入的审核和监督工作，比部员外郎则具体掌管通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勋赐缺乏物资，以及军用物资、器械、和余、屯田收入等事，可谓中枢要害之职。

(16) 浪剑：南诏所造锋利之剑，极其名贵，用冶炉炉底青铁锻冶而成，锋锐异常，寒光凛凛，且剑重二十余斤，比寻常宝剑要重出许多。

第三章 飞来之钱

原来进奏院除了作为藩镇在京师的联络机构外，还经营着一项重要业务，名为“飞钱”。唐代以铜钱、绢帛为流通货币，铜钱单个价值不高，一千个铜钱为一缗，五匹绢约价值四缗铜钱，可见铜钱沉重，绢帛体积大，均不利于长途运输。况且唐中期以后藩镇割据，随身携带大量财物十分危险，中央朝廷又限制现钱出境，以防止铜钱外流，“飞钱”由此应运而生。

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
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
岂知眼有泪，肯白头上发！
平生无恩酬，剑闲一百月。

——孟郊《游侠行》

空

空空儿回到房中后不久，曾穆守诺派人送来一大桶西市腔酒，不过这西域酿造的葡萄酒过酸过软，不合他口味，只饮了一杯就放下了，倒是满室那股果香味沁人心脾，让他回想起峨眉山的果树飘香来。

灯下发了一会儿呆，便慢吞吞地挪去浴桶，欲将泡在水中的浪剑取出，忽见水中倒映着一蒙面黑影，惊然抬头间，房梁蹲着的黑衣人已经跃了下来，笑道：“你就是空空儿么？”

空空儿药力未过，虽可照常行走，但手脚依旧酸软，不过他生性沉静，也不着急取剑，淡淡答道：“如假包换。”那女子道：“怎么跟昨晚醉酒的样子大不一样啊？你的名字怪有趣的，谈空空于释部，覈玄玄于道流，像个僧人的名字。”

空空儿道：“娘子深夜到访，有何贵干？”那女子道：“贵干当然有。喂，先别动手啊，咱们今日好说好散。”声音清脆娇嫩，十分好听。

空空儿见她并无恶意，也不知道自己中了迷药，心念一动，问道：“你是昨晚要杀我的人？”那女子道：“是啊。”空空儿道：“那你昨晚为什么又不杀我？”那女子道：“我本来是要杀你，是玉清姊姊不想杀你。”空空儿道：“那你为什么要杀我？”那女子道：“这说起来话可就长了。不过今晚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来取回那块玉佩，那是我送给玉清姊姊的礼物，你可不能强占了。”空空儿道：“还你不难，只要小娘子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得来的玉佩。”那女子嗔道：“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你拿了人家东西，还要反过来要挟人家，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她强词夺理，空空儿也辩她不过，只好道：“你们昨夜没来由地打晕了我，总该给个交代吧。”那女子道：“是玉清姊姊打晕你，不过你也趁

机偷了她玉佩，两下岂不是扯平了？”空空儿道：“可是这块玉佩来历非凡……”那女子道：“来历非凡又不关你的事，我只问你一句，你凭什么霸占人家的东西？”

空空儿一时无语，玉佩确实是对方之物，他没有理由强占，当即道：“玉佩不在我这里，不过我会设法取回来还给娘子。”他说的是实话，适才曾穆将玉佩搜走，一直未还给他。

那女子道：“当真？”空空儿点点头。那女子道：“那好，四日后，你带着玉佩到升平坊乐游原来，咱们不见不散。”空空儿道：“好。”那女子见他爽快，十分欢喜，道：“那咱们一言为定，四日后再见。”话音未落，身形拔起，双脚登着柱子，如在平地行走，一直走到屋顶，纵身从两根椽子间的洞中飞了出去，如飞鸟般轻捷。

空空儿见状不禁呆住，若不是亲眼看见，实在是难以相信。他听这女子声音，不过二十岁年纪，竟能凭空行走，不须借助绳索等工具，轻功如此了得，就连他那以飞檐走壁擅长的师弟精精儿怕是也不及其一，当真是世界之大，能人层出不穷。

叹息一回，无语睡下，躺下没多久晨鼓响起，好不容易等三千鼓声“咚咚”敲完，才翻了个身沉沉睡去。到正午东、西市开市的鼓声响起，又将空空儿惊醒，这回却是再也睡不着了。他穿好衣服起床，外面婢女早等候多时，慌忙端茶送水进来，要为他梳头洗脸。空空儿不惯人服侍，只道：“我自己来。”

洗漱完毕，径直来到进奏院柜坊⁽¹⁾。掌管柜坊的小吏一见他出来，慌忙取了几吊钱奉上，道：“这些钱可够么？”

空空儿道：“足够了，多谢。”又问道，“吏君可知道仰月么？”小吏道：“知道啊，那是一种极少见的铜钱。”空空儿道：“这几日我总从你这里支钱买酒，你可有给过我一枚仰月？”小吏笑道：“这小人可就知道了，商人们拿钱存进来时都是成吊穿好的，这里每天少则千缗、多则数万缗钱进来，小的哪有功夫去一个一个翻检？”空空儿道：“这么说，即使真有仰月，要想找到具体存钱的人也是很难了？”小吏笑道：“不是很难，而是根本不可能。”

原来进奏院除了作为藩镇在京师的联络机构外，还经营着一项重要业务，名为“飞钱”。唐代以铜钱、绢帛为流通货币，铜钱单个价值不高，一千个铜钱为一缗，五匹绢约价值四缗铜钱，可见铜钱沉重，绢帛体积大，均不利于长途运输。况且唐中期以后藩镇割据，随身携带大量财物十分危险，中央朝廷又限制现钱出境，以防止铜钱外流，“飞钱”由此应运而生⁽²⁾。“飞钱”虽然不会飞，但是这个名称却是非常生动形象，具体的做法是：商人先在京城把钱交存给诸道进奏院，领取半张文牒，上面记载着交钱人的姓名、钱款数额，以及取钱机构的名称、地点等详细信息，另有半张文牒由进奏院寄回本道。商人轻装登程，即可凭半张文牒到异地指定机构取钱。不过进奏院所接受商人的现钱，并非全数押运回本道，而是往往充入本道向朝廷交纳的赋税，或是作为进奏院在京师的活动经费，这样，诸道也省去了运送大量现钱往京师的劳顿和麻烦，即所谓“商人纳钱京师，可少慢藏之患；地方纳钱中央，可省转搬之劳”。如此，仅凭文牒取钱而不必运输，钱无翅而飞，故称“飞钱”，又叫做“便换”。除了进奏院外，也有有实力的大富商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分店之间的联系经营“飞钱”。“飞钱”一经出现，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了钱币的不足，同时也免去了携带巨款长途跋涉之苦，给各地穿梭来往的商人们带来了方便，极大地促进了贸易繁荣，在商业繁茂之地的长安、成都、扬州等地尤其盛行。空空儿身上没有钱，每日出进奏院前向柜坊的小吏所领的铜钱，正是欲到魏州的商人存进进奏院的钱。

空空儿道：“每日有这么大笔的现钱进来，肯定不会都放在这里吧？”小吏道：“是，每日只留五十缗在柜坊供进奏院随时支取零用，其余都要清点入库。不过，就算这样，要由仰月铜钱本身找到存钱的人也是不能的，五十缗五万个铜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每日也是用多用少，有时根本不用，不足量时才会在当晚盘点时从新存进来的钱拨过去差额补上，今日空巡官领的钱，既可能是多日前存进来的旧钱，又可能是昨日的新钱，实在难以分辨。”他口齿伶俐，解释得非常清楚。空空儿笑道：“你倒是说得明白。”小吏笑道：“不瞒空巡官，小的自小在魏州赌坊混大，别的不会，就记账不会错。”

空空儿凝思片刻，道：“那好，你将最近一个月来进奏院存钱的商人名册给我看看。”小吏道：“怕是有几十个。”利落地翻出名册来，指给空

空儿看，确实有二三十个名字，其中有几个名字极怪，不像中原人的名字，料来是胡人的缘故。

空空儿见有几个名字后印有一头举着弯刀的狮子图案，问道：“为什么这几个人名字有图案？”小吏道：“噢，这是波斯公主萨珊丝的印记，这些人全是她的手下。谁能想得到，她的国家都让人给灭了，她自己却成了长安城最富有的人，听说就连当今皇帝都曾找她借过钱。不瞒巡官说，咱们进奏院库里的钱一大半是她手下人存进来的。”

原来这萨珊丝是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后裔。萨珊王朝是古波斯帝国最后一个王朝，长期与罗马、拜占庭帝国争霸，曾辉煌盛极一时。后来大食人⁽³⁾崛起，攻灭萨珊王朝，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之子俾路斯逃到吐火罗⁽⁴⁾，得到当地部落酋长的保护。俾路斯欲东山再起，向唐朝求助，当时高宗皇帝当朝，只下令成立波斯都督府，任命俾路斯为都督，并没有提供实际上的军事协助。后来俾路斯在西域无法立足，率大批波斯贵族来到长安，被封为右卫将军。高宗皇帝为了安抚他，专门为他在长安城内修建了一座拜火寺。虽则离故国越来越远，复国的雄心还在，只是俾路斯始终没有得到高宗皇帝的武力支持，故国之梦恰如某些惆怅历史时刻，不断再现，不断破灭，郁郁不乐之下，最终客死中土。俾路斯之子泥涅师师王子继承了父亲遗志，一直依靠波斯商人的雄厚财力在长安活动，高宗皇帝终于被打动，册立泥涅师师为波斯王，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发波斯道行军，送俾路斯返回波斯。裴行俭率军护送泥涅师师到达安西碎叶⁽⁵⁾后，发现大食人正横行中亚，锐不可挡，而唐军因路途遥远、供给困难，难以与其争锋，便放弃了武力支持泥涅师师复国的计划，只将他护送到吐火罗地区。泥涅师师遂召集旧部，与大食抗战二十余年，最后还是难成气候，无奈地返回唐朝，被授予左卫将军，不久后即病死于长安。至此，波斯帝国的复兴之梦彻底破灭。到了波斯公主萨珊丝这一代，已经只以安逸享受为乐事，丝毫没有再光复故国的念头了。

空空儿久闻波斯商人极善于经商，个个富有，俗语有“穷波斯”之称，意思是在中原的波斯人没有一个贫穷的，萨珊丝既为波斯公主，是这群人的首领，富甲天下也不足为奇，只点了点头，见那名册上的人名并无异常之处，深感要从仰月原主身上查明那两名女子的来历没有任何

希望，当即还了名册给小吏，携剑出来进奏院。

出崇仁坊南门时，听到路边一群小孩子一边蹦蹦跳跳，一边打着拍子哼唱道：“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个钱。”童声稚气，吐字却是相当清楚，赫然是前日在翠楼上听那教坊优人成辅端唱过的曲子。

一路往南，径直往郎官清酒肆而来。一进虾蟆陵，遥遥望到两名坊卒倚靠在翠楼门前的石狮上，颇为无聊地挠头聊天，大约是奉了坊正之命监视翠楼里面的人，防他们逃逸。翠楼门窗紧闭，严密中却照旧有诡异的气息弥漫出来。

酒肆店主刘太白早闻声迎了出来，笑道：“我还以为郎君不会再来了。”空空儿道：“怎么会呢？”刘太白道：“昨日差役来问了不少郎君的事情，我可是什么都没说。”空空儿知道他其实是怕揽祸上身，无论差役问哪位客人，他都会推说不知道的，也只一笑了之。

进来堂内，却是空无一人，就连每次来必定遇到的罗令则和另一位熟客也未见到。

刘太白似是猜到他心思，叹道：“昨天就是这样了。唉，对面出了见血的事情，不吉利，熟客们都不来了。”空空儿听了心中一动，问道：“每次坐在窗下的那位三十来岁的公子是谁？”刘太白一愣，道：“谁？”空空儿道：“昨天下午有位娘子往对面翠楼送绸布，他还特意出去跟那位娘子打了招呼。”刘太白恍然大悟道：“噢，是王少府。”当即大致说了王立和王景延来历。刘太白本不爱说人是非，不过空空儿曾于酒肆有大恩，王立也不会再来，告诉他也无妨。

空空儿心道：“原来这王立也住在崇仁坊。按店主所说，他每日上午必来郎官清酒肆，两年来风雨无阻。而昨日上午翠楼命案因为没有尸首，侯少府不令张扬，根本没有在长安传开，甚至到晚上时连我义兄都还不知道，王立如何能未卜先知，知道酒肆对面出了事？再巧不过的是，他情妇王景延昨日也去过翠楼，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正沉思间，又听见刘太白道：“王少府昨日没来，今日倒是早早来

了。”空空儿道：“怎么不见他？”刘太白道：“他补上缺了，等了两年，终于等到吏部的调职通知。今日是来结算以前欠下的酒钱，很快就要离开长安去外地上任了。”空空儿这才释然，道：“原来如此。”又问道，“我前几日是不是付给店家过一枚特别的铜钱？”

刘太白“啊”了声，道：“郎君是来要回那枚仰月的么？只怕已经迟了，我……我已经将它卖了。”空空儿道：“店家将那枚钱卖给谁了？”刘太白道：“这个……”空空儿道：“我绝不是想要回来，只是想知道谁买了它。”刘太白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老唐帮忙转的手。”

空空儿再三向刘太白保证绝不会为难老唐，这才问明老唐即是榷酒处胥吏唐斯立，忙空腹饮下两瓶清酒，到酒肆门前的小摊买了两块毕罗，赶紧前往宣阳坊榷酒处。唐斯立人却是不在，说是往东市收酒税去了。刚出来榷酒处，即见到万年县尉侯彝正虎着脸走出县廨，身后跟着大批差役，一望见空空儿，顿如见到救星，远远叫道：“空兄！”回身对一名差役交代了几句，那差役躬身领命，自率其他差役去办事了。

空空儿道：“少府你这是……”侯彝道：“空兄可算救了我了。”说明原委，原来京兆尹李实正派他带人去抓街上传唱一支《三间堂屋》曲子的人。

空空儿十分惊异，问道：“是那支‘三间堂屋二个钱’么？”侯彝道：“原来空兄也听过。”蹙紧了眉头，“我最烦这种做了坏事还不让老百姓数说的烂事，幸好遇见你，若是京兆尹责罚，我就说去办你的案子了。”空空儿愕然道：“我的案子？”侯彝道：“你前晚不是差点被人杀了么？你是魏博巡官，在万年辖区遇刺，当然重大要案，我得亲自处理。”

空空儿道：“那么翠楼命案……”侯彝无可奈何地道：“那件案子京兆尹说要亲自察办，已经不归我管了。空兄，你也算是官场上的人，该知道许多事情不是你我所能决定的。”空空儿道：“未必只有这一条道，咱们走吧。”侯彝道：“去哪里？”空空儿道：“去追查前夜要杀我的人。”

侯彝眼睛一亮，道：“对，那两名女子或许正是无头命案的真凶。空兄可是有了什么新线索？”空空儿便说了昨夜一女子来索回玉佩一事。侯彝惊道：“那女子竟敢闯入魏博进奏院，空兄为何不当场拿下她？”空空

儿道：“我当时中了迷药，药劲未过，况且那女子也并没有恶意，她只是想要回玉佩。”

侯彝听说对方公然约空空儿四日后在乐游原见面，更是惊奇，道：“那女子真可谓胆大包天了。”

空空儿叹道：“那女子年纪虽轻，轻功却是极高，在墙上行走如履平地，我生平从未见过，只怕合你我二人之力，也未必拿得住她。”侯彝先是愕然，随即哈哈大笑道：“空兄，你上当受骗了，那女子不是轻功高，肯定是穿了一件宝物。”

空空儿一呆，道：“什么？”侯彝笑道：“空兄可听说世间有一件宝物名叫吉莫靴？”空空儿摇了摇头：“从未听过。”

侯彝道：“也是，这些都是宫廷密事，江湖上难以耳闻。吉莫靴本是隋宫旧物，人穿上它后可以飞檐走壁，轻而易举，所以又被称为‘壁龙’，隋亡后归霍国公⁽⁶⁾所有。太宗皇帝即位后，有一阵京城闹飞盗，达官贵人家经常有贵重财物失踪，就连太宗皇帝御赐给司徒长孙无忌的马鞍马镫也被偷走。当时马夫亲眼看见一个人像飞鸟一样飞进宅院，轻盈地割走了马镫，赶出去追赶，却早不见了人影。搜捕了许久，搞得长安鸡飞狗跳，也未能擒住这飞天大盗。后来还是霍国公自己领着幼弟柴昭到太宗皇帝面前请罪，原来那飞盗就是穿着吉莫靴的柴昭。”

空空儿这才明白究竟，道：“原来如此。”侯彝道：“我上任后翻阅万年县的陈年卷宗，在柜角的几页残卷上看到这件案子的记载，还一度好奇那吉莫靴后来去了哪里，不过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下落，想来应该是被收入了宫中。这女子有吉莫靴这等世间罕见奇物，另一名女子身上又有李辅国故玉，想来大有来历，我到时跟空兄一块儿去，看看她们到底是何方神圣，也好有个照应。”

空空儿道：“甚好。”又说了从郎官清酒肆追查仰月得到的线索。侯彝道：“我知道唐斯立，谨小慎微的一个人，也不怎么爱说话。榷盐院、榷酒处那些胥吏常常在商家、店铺身上榨取油水，惟独他从来不干这种事，所以声名很好。”

二人来到东市旗亭，唐斯立正在跟管理市场的市令交谈着什么，听说万年县尉找他，极是诧异，走过来问道：“少府有何见教？”侯彝道：“是这位空兄有事找你。”空空儿道：“吏君可曾为郎官清酒肆店主转手过一枚仰月铜钱？”唐斯立道：“是的。有什么不妥之处么？”空空儿道：“不知吏君将它转给了谁？”唐斯立迟疑道：“这个……莫非是原主要回去？”

侯彝抢着道：“绝非此意，这枚仰月是空兄取自魏博进奏院柜坊，不知道是哪个商人存进来的，其实也不是他本人之物，他只想知道是谁出大价钱买了这枚仰月。”唐斯立道：“原来如此。少府亲自陪空君前来，小吏本该坦诚相告，只是买主为人谨慎，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声张，还望多给一点时间，让小吏问过买主再说。”空空儿见他严谨诚恳，也不便勉强，道：“好。”

下来旗亭，空空儿道：“少府抢先告诉唐斯立仰月其实非小弟所有，莫非是想试探他是否跟那两名女子有牵联？”侯彝笑道：“正是此意，这人不动声色，直接问是问不出个所以然的，他若有牵连，自会将这话告知那两人，那两人也就明白空兄不是她们要找的人，三日后在乐游原与那女子见面，自可见分晓。”空空儿道：“可是她们当晚没有杀我，一定是已经有所发现。”侯彝道：“未必。当晚翠楼出了那么多事，除了那两名女子外，还有那力证空兄无辜的神秘证人也进过翠楼，怕是有许多意外。”空空儿又想起当晚罗令则拍门叫喊一事来，一时疑念颇重。

却见一辆驴车堵住了旗亭出口，正有一名高大的胡人指挥数名脚夫来回忙碌，往车上装运绫罗绸缎，一楼的一间绸缎铺已是半空。空空儿见一名脚夫抱着的绸布花样似乎在哪里见过，心念一动，上前问道：“这间绸缎铺怎么了？”那胡人笑道：“原来的王家娘子不做了，转让给我了，我要将这里改成寄附铺。”竟是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话，想是常年呆在中原的缘故。

空空儿道：“你说的王家娘子是叫王景延么？”胡人道：“是呀，郎君原来也认识她。”空空儿道：“她是要随她郎君到外地上任么？”胡人道：“不是呀，她明明说有急事要回老家。要不是真有急事，哪能将这么好位置的铺子轻易转手？”

旗亭位于东市中心，二楼是市令、市丞办公的场所，王景延的绸缎铺就在旗亭一楼，自然是黄金地段。那胡人以低价钱得了这么个好的铺子，越想越乐，眉开眼笑，嘴都合不上。

侯彝见空空儿沉思不语，问道：“空兄可是有什么发现？”空空儿便说了王立和王景延之事。侯彝道：“你是说王景延前日下午去过翠楼？王立每日都在郎官清酒肆饮酒？怕是没有这么巧。”空空儿道：“是，我本来也怀疑过王立，可酒肆店主说他新补上了缺，马上要去外地上任。但刚才这胡人说王景延是有急事回老家，她供养王立两年，为何在情郎正要新官上任时回老家？即使是不求回报，也不该将赖以谋生的铺子转手。”侯彝也深以为然，道：“而且正好是翠楼发生命案后。你不是说他们住崇仁坊么？走，咱们去瞧瞧。”

崇仁坊就在东市西北，距离不远。到坊门武侯铺向卫士打听王立住处，无人知晓，一问王景延，一名卫士立即笑道：“王家娘子么？就住在吐蕃内大相论莽热的旁边。那处宅子虽然小，却是昔日大将军哥舒翰爱妾裴六娘所有，传说其姿容绝世，偏巧王家娘子也是个美人。”

侯彝一听说王宅在吐蕃内大相宅邸西面，道：“一说论莽热我就知道了，多谢兵大哥。”

拐上北街，便见到前面一处大宅，大门紧闭，门槛上却坐着几名老兵闲聊。侯彝道：“这里面住的就是吐蕃内大相论莽热。”空空儿道：“是那名被西川节度使韦皋擒获的吐蕃大将么？”侯彝道：“正是。韦皋这人虽然私心过重，但在边防上确实是居功至伟，上次大败吐蕃三十万大军，也为本朝出了多年来的恶气。”

自唐高宗以后，吐蕃日益强大，除了称霸雪域高原，更是四下扩张，成为唐朝西面的严重威胁。唐玄宗时，名将哥舒翰异军突起，连年大败吐蕃，最终收复了失陷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陇右一带有民谣广为传唱道：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大诗人李白也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一诗：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
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
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极赞哥舒翰的驰骋英姿及辉煌战绩。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帝国经历了八年动荡，元气大伤，再无法达到贞观、开元时期的盛世状况。尤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时间内，边兵精锐大都被征调入内地，称为“行营”，吐蕃乘机落井下石，步步深入，进攻河西、陇右之地，唐军无力反击。到代宗广德元年九月，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吐蕃军队更是率领吐谷浑、党项、氏、羌将领二十多万军队大肆东进。唐边境边防空虚，兵力不济，连连向朝廷告急。当时大宦官程元振掌权，兼任骠骑大将军、元帥行军司马，竟然闻报不奏，导致吐蕃军飞速逼近京师长安。代宗皇帝无计可施下，仓猝间离京出逃，文武百官也都作鸟兽散，六军奔散。吐蕃军队随即杀入长安，拥立金城公主(7)之侄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大赦”，设置百官，任命原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宰相，摄理朝政。随即开始在长安大肆劫掠，洗劫府库和市民财物，焚毁房舍，京师大乱，士民们纷纷避乱逃入城外山谷，长安萧然一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危难之际，老将郭子仪率四千人马赶到长安城外，白天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又燃起许多火堆，装出声势浩大的样子。又派人混进城内，暗中召集数百长安少年，半夜里在朱雀街上敲锣打鼓，大声喊叫。吐蕃军队不知底细，以为郭子仪大军进城，畏惧之下，不战而走，连夜撤出长安西逃，陷落十五天的长安才由此回到唐军手中。这是唐朝与吐蕃关系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堂堂大唐天子被迫出逃，帝国京师陷入番邦之手，全靠郭子仪疑兵之计才得以侥幸收复。郭子仪兴唐之功至伟，得代宗皇帝亲赐铁券，相当于得到一面免死金牌，又以画像悬挂凌烟阁，获得了一个臣子的最高荣耀。然而，在与吐蕃的交锋中，唐朝持续处于下风，永泰二年，吐蕃占领河西重镇甘州、肃州，河西、安西、北庭三地唐军互相失去联系，进入各自为战的境地。

之后的十多年中，唐军在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因孤立无援陆续被吐蕃军各个击破。建中二年，唐朝在河西的最后一座要塞沙洲被吐蕃军所

攻破，完全丧失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沙洲失陷后，沙洲百姓受到了吐蕃军人的残酷虐待，丁壮者沦为奴婢，被抓去种田放牧，老弱者要么当场被杀死，要么被断手挖眼，丢弃到荒地。汉人尤其受到歧视，走在大街上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吐蕃人。北庭都护府则在贞元六年被攻破，只剩下安西都护府⁽⁸⁾一地陷在吐蕃重围中，如孤叶飘于大江中，唐朝也无力发兵救援。西北愁云惨布，惟有西南微露曙光。韦皋上任西川节度使后，主动派遣使者与雄踞云南的南诏国通好⁽⁹⁾，斩断了南诏与吐蕃联盟，又连年击败吐蕃在西南的进攻。三年前，吐蕃军攻打灵、朔等州，天下精兵尽在藩镇之手，朝廷无力发兵往西北援救，德宗皇帝遂命令韦皋自西南出兵牵制吐蕃。韦皋经营西南多年，不负众望，接连大破吐蕃军，拔城夺寨，终于激怒了吐蕃赞普，将攻打灵、朔的军队尽数调往蜀中，吐蕃内大相论莽热更是亲自率领十万大军赶来增援，不料半路中了韦皋埋伏，损兵折将不说，自己也当了俘虏，被押送到长安献俘。这是唐朝自立国以来所擒获的职务最高的吐蕃将领，德宗皇帝很是欣喜，为了示恩，并没有处死论莽热，只将他软禁在崇仁坊的宅邸中。韦皋以此功被加封为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一跃成为节度使中最显赫的人物。

这些掌故往事侯彝自是一清二楚，叹道：“若是藩镇肯听命于朝廷，不像今日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哪里轮得到吐蕃肆意横行，导致西北大片土地沦陷？空兄，你既身在藩镇，又与兵马使田兴是结义兄弟，有机会还要多劝劝魏博节度使。”

魏博独立朝廷数十年，朝廷先后以三位公主下嫁，现任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更是嘉诚公主的养子，也就是当今德宗皇帝的嗣侄，都未能笼络魏博心向朝廷，哪里轮得到空空儿去劝？侯彝不过激愤之下随口一句话，空空儿竟然是十分郑重，沉思半晌，才道：“是。”

说话间早已经到了王景延宅邸，却见正门大开，门前槐树下拴着几匹高头大马，空空儿一眼便认出这些马是中原罕见的大宛⁽¹⁰⁾纯种，心头更加疑云大起。走到门槛前，院中正有一名玄衣男子与一服饰艳丽的女子站在一块四五尺来长的青色条石前说笑，另有两名壮健男子垂手站在廊下，穿着相同青衣，当是那一男一女的仆从。

侯彝朗声问道：“王家娘子在么？”院中四人回过头来，玄衣男子笑道：“空兄，怎么会是你？”

原来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曾与空空儿一道在翠楼饮酒的罗令则。他身旁的女子二十来岁，金发碧眼，身材凹凸有致，却是胡人女子。

空空儿也想不到竟然在这里重遇罗令则，问道：“罗兄如何在这里？这里不是东市绸缎铺王家娘子的住处么？”罗令则道：“王家娘子？这我可不知道，这是一位叫王立的郎君转售给我的，你也见过他呀，就是在郎官清酒肆中总坐在南窗下的那个。”空空儿道：“罗兄何时买的房子？”罗令则道：“就在今日早上。空兄，你来得正好，你看看这块大青石可有奇特之处？”空空儿道：“这应该是原先的主人用来捣衣服用的吧？”罗令则笑道：“正是。可刚才公主说这是一块上好的于阗玉石，价值可以买一百处这样的房子。噢，空兄，我为你引见，这位是波斯公主萨珊丝。”

难怪能拥有好几匹大宛名马，原来这胡人女子就是号称“天下首富”的波斯公主萨珊丝。她在长安出生长大，除了容貌外，谈吐与汉人无异，人也颇为友善，向空空儿笑了一笑。空空儿微微欠身点头，算作回礼。

罗令则道：“实在难以想象，这宅子才索价五百缗，里面竟然有这样大一块玉石，少说也有二三百来斤。”侯彝道：“这处宅子原是天宝名将哥舒翰爱妾裴六娘所有，哥舒翰本是突厥人，父亲是哥舒部落酋长，母亲则是于阗公主，他爱妾宅邸有于阗玉石，也没什么可稀奇的。”

罗令则闻言十分惊奇，问道：“这位是……”空空儿心道：“前日侯少府将我从翠楼中捕走，你挤在人群中不是亲眼瞧见了么？”也不说破，忙为罗、侯二人引见，介绍罗令则时只说是郎官清酒肆的酒中知己。罗令则哈哈大笑，道：“好个酒中知己，空兄，不枉我对你另眼相看。”

萨珊丝道：“哈，原来你就是万年尉。”侯彝道：“是，下臣万年县尉侯彝，参见公主殿下。”萨珊丝笑道：“侯少府，我刚刚在你们县廨那边买了处宅子，咱们以后就是邻居了。”侯彝道：“是，自公主搬来隔壁，夜夜笙歌，县廨值夜班的差役可都高兴极了。”

他言语中颇有讥讽之意，萨珊丝却不但不怪，反而喜欢他说话有趣，笑道：“少府，府里今晚有个宴会，如不嫌弃，也带上你的朋友一道来喝杯水酒吧。”侯彝道：“承公主盛情相邀，只是事不凑巧，下臣恰好今夜当值。”他不愿意与这整日无所事事的波斯公主浪费唇舌，问道：“这宅子原来的主人呢？”

罗令则道：“王立补上了山南西道的官，所以先卖了房子，他自己搬去客栈了，等吏部手续办完，马上要离开京师了。”侯彝道：“阁下可曾动过这房里的东西？”罗令则道：“没有没有，昨日我才得知这里有房要卖，仔细看过房子，今早跟王立交接了钱和房契，又帮他搬家去客栈……”侯彝道：“他在哪家客栈？”罗令则道：“亲仁坊西门客栈。”

侯彝与空空儿交换了一下眼色，均对王立越来越怀疑——他既然还没有办完吏部手续，少不得要来回跑尚书省吏部司，就算他要赶着卖掉房子，尚书省都堂明明就在崇仁坊西面，何必舍近求远，非要住到亲仁坊去？

侯彝将空空儿拉到一旁，低声道：“我去找王立。空兄，你留在这里四下看一看。不过，你可得留意你这位酒友。”空空儿一呆，道：“什么？”侯彝道：“我认得他的声音，他就是当晚向我证明你无辜的神秘证人。”

空空儿早猜测过可能会是罗令则，闻言也不十分惊讶。侯彝道：“原来你早知道。”空空儿道：“我想到过是他，不过不能肯定。”侯彝目光炯炯，凝视着他，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按照罗令则的说法，你不是早已经晕过去了吗？”空空儿道：“这个……”一时不知道该不该牵扯出罗令则来。侯彝肃色道：“你留在这里等我，不可离开。”空空儿道：“是。”

忽听得萨珊丝叫道：“少府，你二人在说什么悄悄话呢？”侯彝忙道：“下臣还有要紧事，先告辞了。”萨珊丝笑道：“这般着急？椎奴，快去牵一匹马给侯少府。”

一名青衣仆应了声，飞奔出门解马。侯彝大感意外，不由得一愣，不过他为人豪爽，也不推辞，笑道：“那可要多谢公主了。”萨珊丝道：“少府何必客气，咱们可是邻居。”侯彝微微一笑，出去从青衣仆手

中接了马缰，飞身上马而去。

萨珊丝道：“这位空郎……”空空儿道：“在下眼浅，想留下来好好看看这块大玉石。”萨珊丝道：“不过是块大玉而已。罗郎，不如邀请你这位酒友一起去我家中喝上一杯。”罗令则道：“那当然好。不过请公主先回去，我还有些话要对空兄说。”萨珊丝笑道：“你们男人什么时候也有那么多秘密了？那好，我先走了。”罗令则忙上前扶了她的手送出门去，又站在门口指着马匹说了好一阵子，才见萨珊丝主仆三人上马了。

空空儿见罗令则跟这波斯公主甚是亲昵，更加猜不出他来历，等他进来院子，便径直道：“多谢罗兄暗中为我作证，不过侯少府适才已经识破了你的声音。”罗令则道：“空兄不怪我么？”空空儿道：“怪你做什么？”罗令则道：“我明明可以挺身而出，说出真相来，却任凭你被差役带走。”空空儿道：“罗兄不愿意卷入，自然是有难处。况且罗兄真的是救了我，前晚那两名女子本来要举刀杀我，是罗兄在外面拍门大叫，转移了那两人的注意力……当时酒醉浑然不觉，现今想起来真是好险……”罗令则大奇，道：“什么？原来那两名女子要杀的人是你？可是为什么又没有下手？”空空儿道：“这个我也不知道。”

罗令则回身关好院门，请空空儿到那大玉石上坐下，道：“我与空兄虽然一见如故，到底还是萍水相逢，你仅仅因为在人群中见到我掉头而去就知道我有苦衷，始终没有说出我来，这等情义好生让人佩服。今日我将实情告诉你，但你切不可告诉旁人。”空空儿道：“如此，罗兄还是不要告诉我的好。我答应了侯少府要助他破案，倘若罗兄有嫌疑，我怎能不说实话？”

罗令则更是钦佩，道：“空兄真是条汉子。好，今日我实话实说，你告诉侯少府也无妨。前日空兄喝醉睡下后，翠楼又来了一位老年客人，我便起身告辞……”空空儿道：“罗兄可还记得这老者模样？”罗令则道：“不但记得，我还认得他，他正是家父家母的死对头。”空空儿大吃一惊道：“什么？他叫什么名字？”罗令则摇头道：“这个恕我不能相告。空兄，请你相信我，我决不是有意瞒你，不告诉你只会对你有好处。”空空儿更加不解。罗令则道：“况且此人身份一旦暴露，艾雪莹一家必死。”空空儿听他说得郑重，便点点头，不再追问那无头老者姓名。

罗令则又道：“本来我认得那人，他却不认得我，但我临走的时候，他又特意叫住我问我来历。我知道我与家父容貌甚像，怕那人已经认出我，担心他日后加害，决意先下手为强，杀了他……夜间我带着短刀来到翠楼门口，见楼上、院内一片漆黑，感到不同寻常，保险起见，有意借口遗落了东西叫门，始终无人应声，愈发觉得事情不对劲。正好对面郎官清酒肆关门打烊，店主看见了我，我只能假意离开。但后来我又摸黑重新回来，还没到门口，就看到有两人翻墙出来，身形分明是女子……”

空空儿道：“然后罗兄也翻墙进来了？”罗令则道：“是。我翻过来时看见艾小焕晕倒在墙角，手里提着你的剑，也顾不上细看，奔进翠楼，看到张媪和艾雪莹都晕了过去，那莹娘更是被人剥光衣服，再见我那死对头已经倒在卧榻上，头却是没了，我这才知道有人抢在我前头下了手。出来翠楼时，我想起空兄也在翠楼，忍不住进来客房看了一眼，看到空兄倒在床上不省人事，想来是酒醉未醒，仍在梦寐之中，因而没有多理会，当即离开了翠楼。至于后来空兄的剑为何染上了死者鲜血，内中情形，就不是我所能知晓的了。”

空空儿叹了口气，这内中情形确实有点复杂：想来那位老者是翠楼的常客，时常虐待艾雪莹的肉体取乐，艾雪莹对此只能忍气吞声，然而艾小焕却一直记恨在心，从在郎官清酒肆见面起，他就对空空儿的长剑有兴趣，后来见空空儿酒醉，趁机偷了剑出来，也许只是为了玩耍，也许真有要杀死老者的心思，却被进来行凶的刺客打晕在墙下。然而当他第二天清晨醒来进楼看到那老者被杀的情形后，不但不惊慌，反而提剑上去，往那老者身上猛戳，以发泄长久以来积累的仇恨，直到听见空空儿上楼，才意识到闯了祸，顺手将剑塞给原主，自己跑出去躲了起来。可空空儿因艾雪莹恳请的缘故，不肯说出这一段细节，外人自然难以明白其中究竟。

罗令则道：“我本不愿意出面指正，因为那两名女子虽是杀人凶手，实际上却是我的大恩人，不过见到空兄为此身陷牢狱，小弟寝食难安，只好想出个蒙面匿名的法子去约见侯少府。我坦白说一句，若是空兄要帮助侯少府去抓捕那两名女子，我是一定不会赞同的。”

空空儿道：“罗兄，那两名女子不是杀人凶手，她们当晚确实只为我而来。”罗令则愕然问道：“不是她们么？”空空儿道：“罗兄拍门叫喊到重新回来花了多长时间？”罗令则道：“不过半刻功夫。以那两人的身手，杀几个人绰绰有余了。”空空儿道：“罗兄可看到那两人提着人头？”罗令则道：“这我倒没有看清楚，当时虽有月色，可毕竟隔得太远……”

空空儿道：“罗兄拍了半天门，为何翠楼里没有动静？”经他提醒，罗令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当时翠楼的人已经死的死、晕的晕了。”

空空儿道：“正是。可罗兄拍门叫喊前，那两名女子已经制住我，她们跟我说话时刻意压低了声音，生怕旁人听见，可见她们并不知道翠楼里面出了事情，凶手也绝不是这两名女子。倒是卖给罗兄这处宅子的人有许多可疑之处……”

罗令则惊道：“空兄是说王立有嫌疑？”空空儿道：“是。”当即说了王立及王景延的可疑之处。罗令则道：“这不可能。王立是官场中人，为补缺已在京城耗了两年，他这样看重前途功名的人，怎么可能去杀……”他及时住了口，没有说出下面的名字来。

空空儿也觉得王立是候补官员、王景延是女商人，二人均没有杀人动机，只是这对男女在案发前到过翠楼，案发后又以不同理由各自离开京师，实在太过巧合，不由得人不怀疑。沉吟片刻，问道：“侯少府已去寻王立问话，我想在这处宅子四下瞧一瞧，不知道是否方便？”罗令则道：“当然方便，空兄请随意，不必客气。”

空空儿便步入正堂，却见堂内干净整洁，布置得体，并无凌乱的搬迁之像，这愈发不可思议了。他一眼留意到堂上那架屏风并未摆正，上前一看，屏风似被移动过，右脚柱临近处有个明显的浅色圆斑，显然那才是脚柱原来所在的位置。他俯下身来，却见那红漆脚柱上有一块颜色格外深些，微一沉思，从内房案上寻到一张黄纸，到院中水井取水滴了几滴在上面，等水润开，拿进来按在脚柱那块深颜色上，须臾取下来，却是几根清晰的手指血印。

罗令则一旁瞧见，愕然不已，问道：“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空空儿道：“应该是杀人后留下的痕迹。”用力将屏风脚柱抬起，往下一掏，原来脚柱是空的。

罗令则道：“杀人？王立是前任县尉，怎么可能杀人？”空空儿道：“这血手指甚是纤细，应该是女子所留，我猜是王景延杀了人，又赶回来取了藏在脚柱里的重要东西，这才离开。”罗令则连连摇头，道：“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空空儿又往各间房细细查看，却再无其他可疑之处。

忽有人拍门叫道：“空郎君，你在里面么？少府请你速去县廨。”空空儿应了声，携了那片血纸出来，见一名万年差役正站在门口，问道：“少府可曾找到王立？”差役道：“少府倒是带了个人回来，不过又被事情缠住了，所以特意命小人来请郎君过去。”

空空儿料来侯彝要同自己一道审问王立，道：“好。”又回身问罗令则道：“罗兄当真要住进这宅子么？怕是有些不祥。”罗令则笑道：“为何住不得？即使真有血光，也是人凶，并非宅凶。”空空儿点头道：“罗兄高识，是小弟愚笨了，怕是日后还要再来叨扰。”罗令则道：“你我既是酒中知己，何须客气，可别再提‘叨扰’二字。”空空儿道：“是。”当即与罗令则拱手作别，随同差役来到宣阳坊。

到万年县廨，一名三十来岁的绛衣妇人正在门前徘徊，见到空空儿即爽朗笑道：“空郎，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空空儿更是惊异，问道：“隐娘，你何时来了长安？”隐娘笑道：“刚刚才到，与侯从事一道来的。”

这隐娘姓聂名隐，人称聂隐娘，在魏博也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声名不在空空儿之下。她本是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但因是女子，幼年并不为父亲钟爱，十岁时被一中年女尼抢去，十七岁神秘归来魏州时，已经练就了一身非凡本领。此后奇异传说不断：据说其人一到半夜就神秘失踪，天亮时才回来，她父亲也不敢过问；又自愿下嫁一地位卑贱的磨镜少年，聂锋明明不愿意，也不敢说不，只给了一大笔钱财，让他们搬去另外的宅子居住。聂隐娘名气越来越大后，终被礼聘入节度使府担任侍

卫，虽无官职，地位却还在其父之上。

空空儿知道聂隐娘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身边最亲信的红人，向来寸步不离，一时不知道她为何来了京师，想来此次侯臧进朝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任务。他虽然藩镇属官，却向来不理事，也不愿意多问，只道：“晚上回进奏院再见吧。”聂隐娘道：“好。”

刚进大门，便见侯臧怒气冲冲地出来，似乎发生了什么极不愉快的事。空空儿素来不喜欢此人，当即让到一旁。侯臧仿若未见到他一般，大踏步地擦身而过。

差役领空空儿进来公房，侯彝正虎着脸搓手不止，见空空儿到来，忙命差役去带王立。空空儿也不问他与长兄侯臧如何会面一事，只说了在王景延故宅的发现。侯彝忙接过黄纸，水早已干透，那图案虽因为湿气沁渗略有些变形，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是几根纤细的女子手指。

侯彝叹道：“可惜没有了尸骨，又没有苦主来报官，不然这可是铁证了。”他指的是传统滴血入骨的验血方法，被害者的血滴到本人尸骨上，血会渗入骨中，若不是本人或至亲的血，则不能渗入，这法子也常常被用来认亲。

过了一会儿，两名差役押着王立进来，侯彝也不拐弯抹角，径直将空空儿取到的血手指拿给王立看，道：“这是自屏风脚柱上取到的王景延的指印，她杀了人，现已畏罪潜逃。王少府以前也是县尉，该知道律法如山，还将实情相告为好。”

王立恹恹局促，虽然紧张，却还是颇为镇定，问道：“什么杀人？杀了什么人？我不明白少府在说什么。”

侯彝道：“王少府任命已下，前程一片大好，难道真要为一女子赔上身家性命么？”王立不悦地道：“侯少府这是什么话，我与景延只是同居，并没有成亲，即便是她杀了人，也不该连坐到我。”侯彝道：“如此说来，王少府倒是深谋远虑了。”

王立红了脸，讪讪道：“我倒是提过，是景延自己不愿意嫁我。”忽然提高了声音道，“况且你们并无实证，仅凭屏风脚柱上的一块血迹，怎

么就能肯定是景延杀人？说不定是某日她弄伤了手，不小心按到了脚柱上。”侯彝道：“既是弄伤了手，还要将手按到脚柱上，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王立道：“脚柱里放着房契，或许是景延去取房契时弄伤了手，那也说不准。”他自知难以自圆其说，然而他熟悉律法，知晓要定罪须得众证，现在既没有死尸，也不够三人的证人数，甚至连嫌疑人王景延都没有找到，他只要一口咬定与自己无关，事情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侯彝道：“那好，我问王少府一句，为何要搬去亲仁坊客栈？”王立道：“那处宅子已经脱手卖掉，我当然要搬出来。”侯彝道：“我问的不是你为何要搬出来，而是你为何要搬去亲仁坊？你家不远处不是就有客栈么？为何要舍近求远？”王立道：“这是个人喜好，崇仁坊住得太久，我想换个地方。”

侯彝道：“嗯，王少府不肯说实话，我只能暂时将你留在这里，等找到王景延时再来对质。来人，将王少府收押下狱。”王立忙抗声辩道：“少府不能拘押我！本朝律法，不限有罪无罪，据状应禁者才予囚禁。敢问少府，本案‘状’在哪里？”

侯彝一时被问住，只得挥手命差役退下，道：“王少府，你我同朝为官，又是同行，我也不想为难你，你只须说出王景延的下落，便可无事离开这里，再也不会耽误前程。”王立摇头道：“不是我不想告诉侯少府，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景延去了哪里。”

侯彝见他面容哀伤，不像是说谎，深感愕然。忽听得空空儿插口问道：“那人头是不是还埋在宅子里面？”王立接道：“是啊，你怎么会知道？”一言既出，才深悔不及。侯彝大喜过望，忙命人押了王立，与空空儿一起望崇仁坊而来。

却见王景延故宅大门紧锁，罗令则早已离开。侯彝命人砸开大门，冲了进去。空空儿直奔院中那块青色条石，却见压痕勒然，果然有搬移过的痕迹，回头一望王立，他脸如死灰，又是沮丧又是惊惶，深信自己的推测没有错，便站到条石一端，俯身搬住两角，大喝一声，将那几百斤重的条石掀了起来。顿时喝彩声如雷，数名差役齐声叫好。

侯彝道：“还不上去帮忙？”差役们忙一拥而上，从旁协助空空儿将条石挪开数步，这才放下来，那条石重重砸在地面，扬起一阵尘土。

却见那条石原先所在之处的正中央有一小坑，刚好能容纳一个人头，土中血迹宛然，却是没有首级。这一下，不仅空空儿愕然，就连王立自己也十分惊讶，露出匪夷所思的神情来。

一时间，院中静悄悄地，连声咳嗽都听不见。过了好半晌，侯彝才问道：“人头在哪里？”王立道：“我怎么会知道？”

正僵持间，忽有差役飞奔而来，道：“京兆尹召少府速去京兆府。”侯彝皱眉道：“又有什么事？”他虽不满京兆尹为人，却不敢公然违令，当即叫过一名差役低声嘱咐几句，命人押王立回万年县廨监禁，又对空空儿道：“空兄，天色不早，很快就要夜禁了，你请先回进奏院，我明日再来找你。”空空儿道：“好。”

魏博进奏院与王景延故宅在同一坊区，只隔了两条街道，空空儿到进奏院门口，却不进去，只向卫士交代了声，即赶在夜禁前来到宣阳坊杨国忠故宅。



◎唐李贤墓壁画

繩技三
繩何來債無臺



◎卅三劍客圖之三

这片宅子占地极广，其实是杨国忠和“五杨”的旧居——五杨者，杨玉环兄长杨銛，堂兄杨锜，大姐韩国夫人，二姐虢国夫人，三姐秦国夫人，均因杨玉环得宠于玄宗皇帝而贵盛，时人有歌谣唱道：“生男勿喜女勿悲，生女也可妆门楣。”——当年这里连成一片，殿堂卓然超群，装潢豪华精美，每造一屋都要花费千万，堪与皇宫相配。虢国夫人曾经夸口说，可取蝼蚁、蜥蜴一一记数后随意放在屋中，过后收取，不会丢失一

只，表明房屋严密，没有丝毫缝隙。而杨氏势盛，四方赂遗也是日夕不绝，官吏有所请求，但得杨国忠和“五杨”援引，无不如志。安史之乱，杨氏一门被诛，风流往事从此沦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尤其有趣的是，代宗皇帝新即位时，以峻刑取威，京师以各种罪名被逮捕的人不计其数，几座监狱都人满为患，代宗便下令将宣阳坊杨国忠故宅改为临时监禁犯人之地，以此表示对杨氏一门的厌恶。譬如有“诗佛”之称的大诗人王维因接受过安禄山的伪官，有“失节”的行为，一度被囚禁在这里。想来除了胡人外，再也无人愿出钱买下这座曾一度成为监狱的宅邸。几度沧桑，岁月磨砺，房宅虽不复有往日金碧辉煌，然一到高大古朴的红漆门庭前，那种显贵之气还是扑面而来。

门口站着个又黑又壮的胡奴，空空儿上前打听罗令则下落。那胡奴道：“罗郎正陪公主在菊苑赏花。郎君是来参加晚宴的么？”空空儿道：“不是，我有要紧的事来找罗兄。”那胡奴听说，便招手叫过一个小小胡奴，命他带空空儿进去。

一路逶迤，果见厅堂高大，亭台精致，曲曲折折穿过几道回廊，终于到了一处花园，种满各种菊花，主要是黄、白及红紫三色，香气馥郁，沁人心脾。罗令则与那波斯公主萨珊丝带着几名仆人，正站在一大簇绿色菊花前指指点点。

小胡奴领着空空儿上前禀告，罗令则一见到他即笑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空兄，快些过来，同公主一道赏这‘绿牡丹’。”

空空儿见那球状菊花确实开得奇特，外部花瓣浅绿发黄，中部花瓣翠绿向上卷曲，心瓣浓绿正抱，光彩夺目，想来也跟翠楼门前的黄金印一样，是菊花中难得的珍品。他匆忙赶来当然不是为了赏花，当即肃色道：“罗兄，我有话要对你说。”罗令则道：“赏完花再说不迟，日头马上就下山了，快看。”

但见阳光一丝一缕地从花丛上移走，绣球一般的菊花渐渐由淡转浓，片刻后，花色变成浓艳的翠绿色，青翠如玉，晶莹欲滴，原来这“绿牡丹”竟是会随着日光变换颜色。空空儿从来没有见过这般情形，一时间大感新奇。

萨珊丝娇笑道：“空郎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参加今晚的宴会吧。”也不理会空空儿是否愿意，转头道，“罗郎，你们先谈，我去前面招呼客人。”罗令则道：“是。”等萨珊丝带着仆人走远，才问道：“空兄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空空儿道：“罗兄将那人头藏去了哪里？”罗令则道：“什么人头？”空空儿道：“翠楼被杀的无名老者的人头，也就是被王景延埋在那块大玉石下的人头。”

罗令则道：“空兄如何肯定是我拿走了人头？”空空儿缓缓道：“因为你说过，若是我要帮助侯少府去抓捕那两名女子，你是一定不会赞同的，可见你是真心感激凶手帮你除去心腹大患。我在你的新宅子发现了屏风上的血指印时，你已经猜到王景延就是凶手，所以我前脚出门，你后脚就将玉石下的人头取出藏起来，好为她脱罪。”罗令则道：“空兄，你说的事我无法承认。若是你有证据指认我是帮凶，要来抓我去官府，我也绝不会抗拒。”

空空儿摇了摇头，缄默良久，才问道：“死在翠楼里面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人吧？不然何以罗兄甘冒奇险，助一个毫无干系的妇人脱罪。”罗令则笑道：“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回答，所谓好与坏，常常只在一线之间。”

满园的菊花明艳而幽静地绽放着，满园的芳菲如魅影般翩翩游走着。眼下的处境，这样的气息，给人带来一丝深远的恬静，却又有一线难言的伤怀。二人都不再说话，心绪不由得徜徉迷离了起来。恰在此刻，夜鼓声响起，天色渐渐幽暗了下来。

当晚空空儿终于还是留在了萨珊丝的新宅中，一是夜禁回不了进奏院，他早上支取的几吊钱尽数付给了郎官清酒肆和卖毕罗的小摊贩，身上再无一个铜板，没有钱住客栈，二是这位波斯公主藏酒极丰，对空空儿这样嗜酒如命的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晚宴客人不少，大多是胡人，不过也有几位难得的贵客，譬如左金吾卫大将军郭曙，又如舒王李谊。

本来自百年前玄宗皇帝登基后，在永福坊修十王宅，凡皇子长得得

到封号后，不是像从前出宫自立门户，而是住在十王宅中，日用所需等由朝廷统一供应，这并非玄宗皇帝关爱子孙，而是他先后杀掉婶婶中宗皇帝的皇后韦氏、堂妹安乐公主、姑母太平公主，自鲜血中登基，知道窥测皇位的皇族实在太多，所以将皇子们变相拘禁起来，这是诸王地位衰落的一个标志，由此成为惯例。到如今，十王宅已经变成了十六王宅，名称虽然变了，居住的人也变了，亲王身份却没有变，形同囚徒的境遇也没有变。亲王与臣僚、巨贾结交，更是犯大忌讳之事，不过舒王李谊却无所谓。他本是郑王李邕之子，得到当今德宗皇帝宠爱，德宗皇帝特意将这位侄子收为养子，爱若至宝，至今老皇帝都不让他去住十六王宅，而是跟太子李诵一样，住在大明宫中。

不过有些讽刺意义的是，李谊跟这宅子的故主五杨多少有些关系——他祖母崔贵妃就是韩国夫人和秘书少监崔岫所生。当年杨玉环得宠于玄宗皇帝时，杨家上下均得圣宠，横行一时。玄宗特意选韩国夫人的女儿崔氏为广平王李豫正妃，成婚当日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位崔妃仗着母家的势力，性情妒悍，可怜李豫堂堂皇孙，受尽了妻子的气还不敢发作。后来安史之乱爆发，玄宗皇帝带着杨玉环和杨氏一门仓皇出逃，到达马嵬坡时发生兵变，杨氏一门被诛，杨贵妃也被缢死，李豫本来就厌恶正妻，此后迅速冷落崔妃，不久后崔妃就郁郁而死，也没有亲眼看到丈夫登上皇位为代宗的那一天。不过崔妃所生的一子一女聪慧俊美，倒是极为代宗皇帝喜爱，儿子即为郑王李邕，差点被立为太子，不幸青年病逝后，还被追封为昭靖太子，女儿即为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第六子郭暖，也就是郭曙的六哥。至于当今德宗皇帝为什么格外喜欢舒王，说法也很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老皇帝对舒王的恩宠绝对在太子李诵之上，李谊曾出任天下兵马元帅——这可是储君才有的殊荣，代宗皇帝和德宗皇帝登基前均担任过此职——并代表皇帝慰劳军队。

以波斯公主萨珊丝为首的一群人对李谊的奉承也可以看出这位皇子非同凡响的地位，原来再过两天就是李谊生辰，今晚的宴会是特意提前为他祝寿而办。只是这位舒王很是高傲，话也不多，对面前堆积如山的礼物没有丝毫兴趣，萨珊丝向他引见罗令则等人时，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倒是护卫舒王前来的大将军郭曙看到空空儿后很是惊讶，嘴角不觉微微蠕动了一下，终于还是未问出声来，大约是因为舒王在场的缘故。

当下舒王坐了上首，依古风分案而食，席地而坐，余人各分左右坐了几排，宴会终于在清扬柔和的琴声中开场，据说这是萨珊丝特意与李谊所作的安排，因为他不喜欢喧闹繁杂的歌舞场面。那弹筝的女子二十岁出头，削瘦清秀，一肌妙肤，衬着如雪的麻衣，更显得弱骨纤形，当真可以称得上是颜色如玉、人淡如菊，萨珊丝府中艳装美婢不少，然而与那女子一比，立时相形见绌。琴声一起，舒王的目光便落在了那女子身上。

罗令则陪坐在萨珊丝身边，问道：“这位弹筝的娘子也是府上乐妓么？”萨珊丝笑道：“不是，我府里哪有这么清淡的人？偏偏名字也叫清娘，是临时从郭府请来的。”说着朝郭曙一努嘴。罗令则叹道：“原来是郭府的人，难怪！鸣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萨珊丝笑道：“罗郎又在吟诗了，我们波斯人可听不懂你们这些诗啊文啊的。”罗令则道：“这可不是罗某所作，这作诗的人说起来，跟郭大将军还有点渊源。”郭曙似是会意他所指是谁，只点了点头，并不接话。

李谊对那弹筝女清娘甚是关注，听罗令则吟诵的诗句轻巧旖旎，心中颇为称羨，闻言有些好奇起来，问道：“这首诗是谁所作？”罗令则道：“回舒王殿下话，是大历才子李端。说起来，这也是一桩风流韵事。”

原来郭曙兄长郭暖尚代宗爱女升平公主，是当时极有权势又极风流的驸马都尉，当时不少才子名流都游走于郭暖门下。他喜好宴客，府中养有不少乐妓，其中尤以弹筝女子镜儿姿色最为绝代。一日秘书省校书郎李端在座，深为镜儿才貌所倾倒，目光不离她片刻，属意极深。郭暖觉察后笑道：“李生若能以弹筝为题赋诗娱客，我当以此女相赠。”李端毫不思索，当场赋诗，即为罗令则适才所吟诵的《听箏》。郭暖遂将镜儿赠送李端，并以当晚席上全部金玉酒器作为陪嫁。

李谊在皇宫中长大，极少听到这等民间风雅趣闻，不由得觉得十分新奇有趣，心道：“曲有误，周郎顾⁽¹¹⁾，当真是‘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的话，那就是弹筝女在挑逗邀宠了。”朝那弹筝女子望去，她正专心致志地埋头弹琴，皎皎素衣，纤纤玉指，勾划抚抹之间，自见一种沉静

的风情。忽见她抬起头来，心头不禁一喜，然则她瞧的却不是自己，而是坐在最下首埋头饮酒的无名酒客。

当那弹筝女清娘抬头望向对面坐在一排胡人身后的空空儿的时候，他也正将眼光转向她，他并不是有心要去关注她，这只是习武之人的一种本能。然则当二人目光一相遇，她即露出羞涩的神情，迅疾低下头去。空空儿却仿若发现了至宝，目光再也难从她身上移开。

忽有人轻轻拍了拍空空儿左肩，低声道：“这位郎君，郭大将军请你出去一下。”空空儿回头一看，是一名婢女，料来是郭曙有事要找自己，当即离席，来到花厅外。郭曙随即跟了出来，问道：“你是叫空空儿吧？翠楼那件案子如何了？”

空空儿心道：“这位大将军倒是有趣，他关注案情，不去问侯少府，倒来问我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人，大概已经知道我亦牵连其中，不得不追查真凶好还自身清白，到底是郭家的人，消息灵通得很。”当即答道：“听说京兆尹要亲自处理此案，具体情形，将军还要去问京兆尹才行。”郭曙道：“我已经问过京兆尹，现在是在问你。”空空儿道：“这个……”

忽听到西首墙角有轻微响动，转头一望，一条黑影倏忽飘了过去。郭曙顿时觉察，喝道：“来人！”他今晚扈从舒王出行，特意比平时多带了两队金吾卫士。当即有数名在四周警戒的金吾卫士奔过来，郭曙道：“去那边看看。”金吾卫士当即应命去搜索墙角。

郭曙见空空儿气定神闲，仿若无事般巍然不动，不由得一愣，道：“你倒是镇定。”空空儿道：“嗯。”忽听得堂内罗令则大叫一声：“殿下小心了！”随即有碗碟砸碎之声。

郭曙大惊失色，转身奔进花厅，却见两名身穿金吾卫士戎服的男子不知何时闯进了堂内，正各执横刀⁽¹²⁾，一人攻向挺身挡在李谊身前的两名小黄门，另一人右脚被一名小黄门拖住，正举刀欲斩，一旁罗令则抓住座下蜀锦软褥，抢上前来迎上横刀使劲一绕，那蜀锦又软又韧，竟没有断裂。罗令则用这个笨法子将对手刀刃卷住，对方却也不肯松手，两下使劲争夺了起来。萨珊丝等胡人人数虽然不少，却尽是养尊处优、贪

图享乐之辈，哪里见过这种刀光剑影的场面，或坐或站，早就骇异得呆了。

郭曙道：“有刺客！有刺客！”一边大叫，一边朝堂上奔去。话音未落，两名小黄门已倒在血泊中，刺客又举刀逼向李谊。李谊刚及从锦褥上爬起，手无兵刃，连退两步，背后即是屏风，眼见无路可逃，刀光霍霍，近在眼前，刹那间冷汗直冒。但他毕竟出生在皇室，又年过中年，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泾阳兵变时也曾亲自提剑为德宗皇帝开路，死到临头时，疑虑反倒战胜了恐惧，死死瞪着那刺客脸上的傩神⁽¹³⁾面具，心道：“到底是谁要杀我？是太子么？除了他还会有谁？”

忽听见破空之声，一件黑乎乎的物事不知道从哪里飞了过来，正好砸在那刺客后脑上，发出“瑯”地一声脆响，原来是个空酒壶。刺客吃痛之下，呆了一呆，顺势向前一扑，左手扯住了李谊手臂，右手挥刀往他颈中抹去。李谊“哎哟”一声，使劲一甩，竟然又甩脱了刺客。郭曙已经赶到，扬刀朝刺客背上砍来，他虽然并无赫赫战功，年轻时只好嬉戏狩猎，但毕竟将门虎子，郭家刀法一起便见威力。那刺客听到风声，识得厉害，旋身一挡，姿势极是娴熟，显是员沙场老将。

郭曙一愣，问道：“你是谁？”那刺客却是不答，见外面呼喝声大起，大队金吾卫士涌了进来，料来今夜再难以得手，忙吹了声口哨。

另一名刺客脚下被小黄门死命抱住不放，手上则继续与罗令则争夺兵刃，仿若市井之徒抢夺财物，情形煞是可笑，闻声便松了手。罗令则正出大力夺刀，“哎哟”一声，仰天摔在地上。

郭曙抢过去挡在李谊面前，喝道：“将这二人拿下了。”金吾卫士发一声喊，正要围上去，只听见外面铜锣声大起，有人高喊道：“失火了！失火了！”胡人爱惜财产胜过生命，失火可比刺客重要多了，这才惊醒过来，争先恐后地往外涌去。

那失去横刀的刺客一脚踢开小黄门，从怀中掏出一根竹筒来，一扯即燃，向金吾卫士甩去。忽听得空空儿叫道：“那是霹雳山鬼，有毒，快些让开！”愕然间，竹筒已在卫士脚下“砰”地一声炸开，原来是个爆竹，本身威力并不大，然则顷刻间黄烟滚滚冒出，稍近者立时呼吸艰难，扔

掉兵器，双手捂住喉咙，剧烈地咳嗽起来。众人这才知道黄烟有毒，纷纷退开。郭曙急忙护着李谊往侧门退去。那刺客又掏出一根竹筒，专往人多的地方扔去，刹那间毒烟弥漫，场面一片大乱。

那两名刺客趁机并力一冲，跟在胡人身后，轻而易举地冲出花厅。空空儿正站在门边，只用衣襟捂住口鼻，并无任何出手阻拦之意。那扔出爆竹的刺客却特意停下来，狠狠瞪了他一眼，这才从容离去。

那弹筝女清娘一直凝神关注堂内情形，见李谊已经退出花厅，毒烟渐渐扩散开来，慌忙抱了筝往外面跑去。空空儿注意力一直在她身上，见她一动，立即跟了出去。

走进回廊，清娘停下来问道：“你总跟着我做什么？”颜色如玉，却是冷若霜雪。空空儿道：“我以为娘子自己知道。”清娘脸现愠色，道：“我不知道，你也别再跟着我。”空空儿道：“那好，两日后乐游原上见吧。”清娘一愣，道：“什么？”空空儿道：“你那位同伴约了我三日后在乐游原上见面，你不知道么，玉清姊姊？”

原来空空儿自清娘望向他那一眼时，便本能地觉得她的眼神似曾相识，很像那晚在翠楼要杀他的蒙面女子，到后来见她在危急关头飞出酒壶砸中刺客，露了一手功夫，心中愈发肯定，只是想不到她竟然是郭府的乐妓。

不料那清娘虽被识破身份，反应却很是奇怪，只淡淡看了空空儿一眼，随即又朝前走去。空空儿见她不理不睬，微一迟疑，又跟了上去。二人一前一后，到得大门，门口却是聚集了不少胡人，吵闹不止，都是因为金吾卫士封锁了大门，不准人出入。

见此情形，清娘只得又停下来，回头问道：“你去乐游原做什么？”空空儿道：“归还娘子的玉佩。”清娘道：“我没有丢什么玉佩，郎君怕是认错人了。”空空儿道：“那好吧，抱歉。”

两人都不再开口。只见许多人在院里来回乱跑，起火的房屋在最西面，火势不大，很快被扑灭。又等了一刻，门外马蹄声、人声、奔跑声、号令声不断，越来越多的金吾卫士赶到，将萨珊丝的宅子重重围了

起来。舒王在金吾卫大将军的眼皮底下被装扮成金吾卫士的刺客行刺，明天肯定有许多人要丢官丢职，人人只盼能抓住刺客，好将功折罪。所有仆人、婢女、客人都被聚集到一处厅堂中软禁了起来，空空儿的随身长剑也被收去。只是不见罗令则，也不知是混乱中离开了这里，还是因为营救舒王有功格外受到优待。

内外搜捕，扰攘了一整夜，整个宣阳坊都被仔细查过，却始终未发现刺客踪影，只在萨珊丝的菊苑中找到了四个傩神面具，想来刺客早就脱下面具，混在金吾卫士中逃脱了。可既然有四个面具，表明该有四名刺客，为何行刺时只有两人露面呢？

到天亮时，有名中郎将进来，一一核验过身份，才将众人放走，唯独留下空空儿，道：“大将军要见你。”

带着空空儿重新回来昨夜宴会的花厅，只见杯碟遍地，一片狼藉，黄烟虽早已消散，堂中还是有股呛鼻的气味。好在这种毒烟只是令人短时间内失去行动能力，并不致命。

郭曙依旧一副从容气度，正立在堂下把玩空空儿的长剑，见他被带进来，将剑入鞘插好，叹道：“出鞘锋芒毕露，入鞘则朴实无华，当真是一柄好剑。”又意味深长地问道：“你可知道这柄剑的来历？”空空儿道：“听说名叫浪剑，产自西南的浪诏部落。”郭曙道：“不错。玄宗皇帝在位时，为了牵制吐蕃，暗中支持南诏统一了云南，浪诏被灭，南诏王特意向玄宗皇帝进贡了这柄浪剑，表示感激之意。这是柄精利之剑，中原仅此一柄，本该收藏于皇宫内府之中，又如何到了你手里？”空空儿一时沉吟不语。

郭曙道：“你不愿意说，我来替你说，昔日安史之乱，安禄山占据长安，得到了这柄浪剑，又将它赏赐给最心腹的爱将田承嗣，也就是你所效力的魏博第一任节度使。至于后来田氏为何又将浪剑给了你，则非我所能知晓。不过，你不觉得你带着这样一柄大有来历的长剑在长安城中四处招摇很有讽刺意味么？”空空儿缄默许久，才道：“是，我错了。不过这柄剑是我义母所赠，还望大将军归还。”郭曙道：“义母？嘿嘿，久闻藩镇时兴以养子来养士，今日亲见，方知传闻不虚。”空空儿无言以对，只能闭口不语。

郭曙问道：“空空儿，你认识刺客，对么？”空空儿道：“不认识。”郭曙道：“那么你该知道舒王年轻时曾任兵马大元帅，负责率兵讨伐反叛朝廷的魏博第二任节度使田悦，与魏博结下了大梁子。”

空空儿当即会意郭曙话中暗示之意，无非是说自己认识刺客，说不定与刺杀之事牵连，说不定行刺的背后主使就是魏博，他个人生死荣辱事小，一旦朝廷与藩镇矛盾激化，导致兵戈相向，那可就是大大的罪过了，忙道：“回大将军话，我确实不认识刺客，不过因为久在江湖，识得其中一人的手法。”郭曙道：“他是谁？”空空儿道：“黑刺王翼，那内含毒烟的爆竹名叫‘霹雳山鬼’，是他的独门利器。”郭曙道：“你可知道他的长相？”空空儿摇了摇头，道：“他是江湖上最厉害的刺客，有‘兀鹰’之称，据说见过他真面目的人都死了。”

郭曙命人记下来，四下张贴告示缉捕王翼，又将浪剑还给空空儿，道：“你倒是个奇人，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事发生。”话意极耐人寻味。空空儿只能无奈苦笑，告辞出来，正遇上侯彝。

侯彝已知道舒王昨晚遇刺一事，见空空儿从萨珊丝的宅邸出来，奇道：“空兄昨晚也在这里？”空空儿点了点头。侯彝微一凝思，道：“是罗令则！你赶在夜禁前来这里找他，是要问清楚人头的事。”空空儿见这位县尉转瞬就能猜到来龙去脉，实在是太过聪明，又是惊奇又是佩服，只道：“我也只是推测，并没有实证。”

侯彝道：“我这里倒有个好消息，王立已经招供了。”空空儿道：“啊，他当真指认王景延了？”侯彝道：“空兄如何知道王立其实与凶杀无关？”空空儿道：“我看他不像那种有担待的人。只是，王景延养他两年，原以为多少有些恩情……”侯彝道：“为了名利前途，他不得不如此。”当即说了王立的供述。

原来命案那晚的半夜，王立曾醒过来一次，发现王景延不在身边，有些惊讶，就起床点灯，披衣到院中寻找，忽有人翻墙进来，还以为来了盗贼，正要叫喊，那人忽道：“王郎，是我。”竟是王景延的声音。二人进来房中，王立见她一身紧身黑衣，赫然一副女侠的打扮，手里还提着一个包袱。王景延见他疑惑，便实话告道：“我身负血海深仇，一直潜伏在京师等待时机报仇雪恨，今晚总算侥幸得手。天一亮我就要去处理

店铺，然后离开京城，请王郎自己保重。”又去屏风下的脚柱取了房契，交给王立道：“这里所有的财产都送给郎君，王郎候补选官一事，我早已经使钱帮你打通关节，只是舍不得王郎离开，一直没有告诉你。你等天亮可去吏部司找姓燕的官吏，他自会为你安排。”王立见她手上有血，又是惊异又是害怕，还未反应过来，她已经提着包袱出房，到院墙下轻轻一纵，便如飞鸟般越墙而去。王立这才知道这个与自己朝夕相处了两年的女子并非常人，也终于明白她为什么坚持不肯在家中雇仆妇，原是早有图谋。

王景延走后，王立再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捱到天亮，赶到吏部司向姓燕的官吏打听，当真补了山南西道的官，任命已经下来，这才知道王景延说的是真的，不由得又惊又喜。回来住处，却意外见到王景延人在院中，搬开了捣衣的大青石，正在往土中埋东西，见他回来，歉然道：“店铺已经处理了，只是如今出城盘查得紧，仇家的人头是带不走了，我只有将它埋在这里。不过请郎君放心，这件事情我做得很机密，决计不会有人发现，也不会连累到你。”王立这才看到土坑中有一颗人头，头发花白，双眼睁得老圆，好像还活着一般。王景延又将大青石搬回原处，压在那人头的上面。那大青石少说也有二三百斤重，王立自忖也无法搬动，不想王景延一妇道人家，竟能轻松移来移去，骇异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王景延说了句“珍重”，便带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走了，想来包袱中是转手店铺得的现钱。王立回过神来，立即写了张售宅的纸条贴在门口，预备将宅子售掉。到得下午，当真有人来敲门，竟然是在郎官清酒肆见过的熟脸，王立无心谈价，只以房契上的原价五百缗出售，罗令则满口答应，说好次日一早交钱。当晚夜禁前王立就搬去了亲仁坊客栈，免得一想到那青石下的人头就做噩梦。次日一早重新回来，与罗令则交割了房契，又搬取了一些必要的衣物等，便匆忙赶往虾蟆陵郎官清酒肆，补了欠下的酒钱。他也私下留意过，并没有听说长安发生了什么离奇无头命案，愈发深信王景延是个奇人，做事密不透风，自以为从此高枕无忧，哪知道空空儿因为追寻仰月一事，机缘巧合下很快就查到了他和王景延身上。

侯彝讲完经过，又道：“王立确实与命案无关，顶多也就是个知情不报的罪名，不过他若是真报官反倒更令人鄙夷。我已经放了他，让他尽

快去山南西道赴任。”空空儿叹道：“少府替人着想，有情有义，当真是个奇男子。”

侯彝笑道：“这可不像是你空空儿说出来的话。律法不外乎人情，王立已经为补官等了两年，我想也不必再为了这一点事尽毁他前程。”又道，“我已经通发告示缉拿王景延。不过她既只是报私仇，肯定不是空兄所说的黑刺，她割下仇人人头，无非是为了带回家乡祭奠，不料郭曙大将军早派人知会各城门卫士，严加盘查，她怕就此败露，不得不回来将人头压在大青石下，自己单身逃走。”空空儿道：“我明白少府的意思，王景延既无力处理掉人头，不得不冒险埋在旧宅中，那么肯定也没有化骨粉这等奇药……”侯彝道：“正是此意。”

空空儿也是满腹疑云：那个在翠楼化掉无头尸首的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能刚好在空空儿赶去报官的空隙化掉尸首？死者到底是什么身份？既有王景延、罗令则这等非常人的仇家，又有艾雪莹这样身价不菲的乐妓供他玩乐？

侯彝道：“罗令则命案当晚也在虾蟆陵中，又是他买下了王景延的旧宅，之后人头又离奇失踪，很可能他就是王景延的帮凶，那化掉尸首的人会不会就是他？”空空儿道：“决计不是，罗兄买下宅子纯属巧合。”当即说了罗令则也与那无名死者有仇一事。

侯彝道：“如此，罗令则倒也情有可原，甘冒奇险帮助素不相识的人脱罪，仅仅因为对方帮他杀了仇家。”他素来赞赏高义之人，也不愿意为此事再追究罗令则毁坏证据之罪，便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不过罗令则可愿意说出死者的姓名来历？”空空儿道：“不愿意。”侯彝道：“真是蹊跷。如果死者当真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为何没有苦主来告状？也不见上头有人来招呼，反而是悄无声息地没有任何动静。”

空空儿道：“这件案子不是由京兆尹亲自查办么？万一他将来问起，怕是王立和罗令则都难逃罪责。”侯彝道：“空兄放心，京兆尹亲自察案的目的，无非是想弄点名声，可如今既没有尸首，又没有苦主告状，分明是个无头悬案，他早就没有兴致了。”

正说着，一名金吾卫士奔出来叫道：“少府，大将军催你速去见

他。”侯彝道：“好。”自与空空儿拱手作别。

空空儿折腾了一天一夜，早就又困又乏，径直回来崇仁坊。却见坊角武侯铺的卫士比平常多了一倍，对进出行人也盘问得也极是严格，想来是因为昨晚舒王遇刺的缘故。坊门最显眼处已经贴出了缉捕王翼、刘叉和王景延的告示，刘叉与王景延的那两张各自带有画像，容貌甚像，三人的悬赏金额分别是万金、千金、十金，想来是因为受害者身份、地位不同的缘故。

进来魏博进奏院，正遇到进奏官曾穆。曾穆笑道：“空巡官当真是个大忙人，什么地方有大事发生，准保少不了空巡官。”他既是魏博放在京城的眼线，肯定手下明探、暗探一大堆，早知道了昨晚舒王在宣阳坊遇刺一事。空空儿也懒得跟他多说，只道：“还请进奏官将那块苍玉还我。”曾穆道：“你是要拿去归还原主么？”空空儿道：“是。”曾穆道：“可这苍玉关系重大，你可别忘了你是魏博的人，答应过要找出害死前任魏帅的凶手。”

空空儿道：“那两人不是凶手。”曾穆道：“你如何知道？”空空儿道：“她们都是女子，才二十岁出头，八年前不过十余岁，还是未通人事的幼稚少女，如何能进入守卫森严的节度使府杀人？”曾穆道：“那好，我将苍玉给你。”从身上掏出那块李辅国故玉，交到了空空儿手中。

空空儿原想要回玉佩极难，哪知道曾穆如此干脆，转念一想以他的足智多谋，定然不会轻易罢手，说不定会派人监视自己，等到自己与那女子见面时再出后招。他生性懒散，虽然明知道会有事发生，也不愿意去多想，当即谢过曾穆，回到房中歇息。

推开房门，刚一脚踏进门槛，心念忽然一动，一种奇特的敏锐感觉使空空儿顿生警觉。刚及转身，门背后黑影一闪，有东西向他头顶砸下，迅伦无比。他百忙之中沉肩后退，避开头顶，但右肩已被什么物事打到，幸好不是什么利刃，只生生作痛。他连退几步，拔出浪剑来，那剑非中原之物，比普通长剑要宽要长，一出鞘便若一泓秋水，寒光凛凛。那躲在门后偷袭之人忍不住喝一声彩，赞道：“好剑！”

空空儿见对方一身青衣，甚是普通，一张脸却是死板没有生气，说话时脸上肌肉不动，没有任何表情，如同僵尸一般，似是一张假人的脸，当即凝招不发，问道：“你是……兀鹰王翼？”

那人很是惊奇，问道：“你怎么知道是我？”空空儿道：“我仇人不多，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刚才一下想要我的命，我最近得罪过的人，想来想去，应该只有你了。”王翼道：“不错，正是我。空空儿，你虽在魏博为武官，却是半官半隐，实际上还是江湖人物，该知道向官府告密是犯了江湖大忌。”

空空儿心下歉疚，道：“抱歉，确实是我泄露了你的名号，你要杀了我报仇，这就来吧，我绝不会还手。”一边说着，一边将浪剑收入鞘中，满室光华顿时为之一敛。

王翼道：“好。”将手中黑棒一按，那棒头中间弹出一根尖锥一样的东西，长约五寸，闪闪发亮，似是精钢铸就。他抢过来将尖锥逼近空空儿颈间，空空儿果然丝毫不加反抗。

王翼道：“为什么？”空空儿道：“实在是抱歉，我也是逼不得已，不得不说出你的名字来。”王翼道：“我是问你为什么丝毫不将生死放在心上？”空空儿道：“何必放在心上，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死又有何不同？”

王翼冷笑道：“别跟我打什么机锋哑谜！你是不是想说，你活着难受，死了反而是解脱？”空空儿道：“嗯，也可以这么说。”

王翼见他豁达坦然，倒也十分意外，沉默片刻，一按黑棒机关，将尖锥收了进去，道：“我不杀你，杀了你没有钱收。况且如果不是你，我哪里能不知道自己的项上人头值得官府悬赏万金。一万金，嘿嘿，我得杀多少人才能赚到这么多。”不再理会空空儿，旁若无人地走出房去，也不知道大白天的他如何能在戒备森严的进奏院来去自如。

空空儿原以为以兀鹰王翼心狠手辣之名头，今日必死无疑，哪知道他竟放过自己，摸了摸肩头，触手即疼，脱下衣服一看，肩头紫肿了一大块，当即穿好衣服出来，到柜坊支取了几吊钱，问小吏道：“长安哪里

有卖外伤药的？”小吏道：“多得很，不过最有名最好的要数西市宋清药铺。巡官要买药么？不如趁机去西市逛逛，那里可是比咱们这边繁华多了，有钱的富商都住那里呢。”又多递给空空儿几吊钱。空空儿道：“多谢。”

西市位于皇城西南，距离崇仁坊有五六个坊区，距离不近，空空儿向进奏院的卫士要了匹马，骑上径直往西而来。哪知道才到光德坊，便见无数人争相往西赶去，还有人高声嚷道：“杀人了！杀人了！快去看！”

空空儿早听说西市独柳树是长安的法定刑场，估计这些都是赶去看行刑的人，也不以为意，只是看热闹的人太多，生怕撞到了人，只得下马，夹在人流中往西市而去。到西市东门打听宋清药铺，守门的卫士一指北面一家店铺，道：“那里便是。”

进来药铺，只有名五十多岁的老者坐在角落的小凳子上，慢吞吞地往石槽中碾药草，听见有人进来，叫道：“郑注，有客！”却是无人应声，那老者这才抬起头来，四下看了看，嘀咕道：“准是跑去看热闹了，杀个人有什么好瞧的！这一场大旱，关中死的人还少么？”放下手中石碾，问道：“客官是看病还是买药？”空空儿道：“买药，想要一瓶化淤去肿的药酒。”老者道：“有专治跌打的药酒，一千文一瓶。”空空儿吃了一惊，道：“什么药酒这么贵？”老者态度甚是从容，道：“嫌贵就别买。郎君不见今年米价更贵呢。”

恰在此时，一名披着白色幕篱⁽¹⁴⁾的女子跨进店中，叫道：“宋老公，再要一瓶金创药，一瓶药酒。”空空儿见到她，不禁微微一愣，那女子不是旁人，正是昨晚弹筝的女子清娘。清娘却是看也不看他一眼，仿佛根本就不认识他这个人。

那老者正是店主宋清，闻声应道：“一瓶金创药十文钱，一瓶药酒十文钱，一共是二十文。”清娘便掏出两串铜钱交付，取了药酒出去。

空空儿大奇，问道：“为何那位娘子只收十文钱一瓶，我却要收一千文？”宋清不紧不慢地问道：“阁下是吃官家饭的吧？”空空儿道：“这

个……”宋清道：“既是官家人，就得这么贵。小店祖传规矩：‘穷汉子吃药，富汉子打钱。’”空空儿道：“原来如此。不过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这里大概有一百个铜钱，可以吗？”宋清道：“不行，一千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空空儿见他一脸严肃，丝毫不肯退让，当真哭笑不得，可也钦佩对方变相“劫富济贫”的行径，只好道：“那我将马留下，总可以了吧？”一匹马的价值远过一千文。宋清道：“那倒是可以。”当即递过来一瓶药酒。空空儿忙收入怀中，赶出来寻那清娘，却早不见了人影，倒是有个熟悉的身影正在不远处的胡饼店买饼。

空空儿微一凝思，便走过去问道：“隐娘，你这是在监视我么？”聂隐娘为人爽朗，见已被对方识破，索性取下头上帷帽(15)，笑道：“我也是奉命行事，空郎莫要见怪。”空空儿道：“当然不会。尊夫君人呢？怎么一直不见他？”聂隐娘道：“存约正跟随侯从事办事。”

存约姓赵，是聂隐娘夫君，原本只是个街市上的磨镜少年，形貌猥琐，一日到聂家打磨铜镜，不知道怎么为聂隐娘看上，非要嫁他为妻。聂父聂锋不敢阻拦，只好准备了丰盛的嫁妆给女儿女婿，赵存约由此一步登天。

空空儿道：“尊夫君右肩的伤好些了么？”聂隐娘知道他性格淡漠，断然不会婆婆妈妈去关注自己丈夫的陈年肩伤，问道：“你已经猜到了？”

空空儿点点头，道：“尊夫君的身姿很是特别，昨晚一见到那人影，我就认出了他。”聂隐娘叹道：“他那是长年磨镜生涯造成的僵硬残疾，好不了了。空郎该知道，昨晚若不是你意外出现在那里，我和存约不敢公然露面，我们早就得手了。”空空儿道：“我知道。不过，似乎兵马使和进奏官并不知道这件事。”聂隐娘笑道：“王翼若是杀了你，倒是省事多了。”空空儿道：“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放过了我。”

聂隐娘沉吟片刻，道：“那好，你归还玉佩给原主的事，我不再插手，曾穆那边由我去应付。可我们的事你也别管。说到底，你还是魏博的人，我们大家同坐一条船，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空空儿道：“好。”

聂隐娘走出几步，又想起了什么，回头叮嘱道：“空郎，你这次回去峨眉后，就不要再回魏博了，呆在一个你厌恶的地方，整天靠饮酒麻醉自己度日，这对你身子不好。”眉目间露出了几许慈爱之色，倒像是大姊姊在关爱小弟弟一般。

空空儿叹了口气，道：“我答应了我义母，要为魏博效力十年，现在还剩五年。”聂隐娘道：“你看不出来么？田夫人收你为养子，不过是要利用你保护她的爱子。”空空儿道：“我知道，可我答应了义母，况且义兄也是真心待我。”

聂隐娘一时无语，半晌才叹道：“空郎是个守信的君子。你的名字叫空，我的名字叫隐，何时能空，何处能隐？”神色黯然，话里更是大有玄机。不过她的伤怀只是瞬间，转眼又是豪气干云，极有英侠之风，笑道，“江湖传闻，空郎剑术神奇，空空妙手，神鬼莫测，我可是一直仰慕得紧。”空空儿道：“这等闲话隐娘你竟也相信？”聂隐娘道：“为何不信？五年，还有五年，空郎，如果五年后我们都还活着，我一定要好好跟你比一次剑。”空空儿道：“好。”

(1) 柜坊：类似后世钱庄。

(2) 当时是由进奏院和民间富商自发经营。元和七年（812年），唐宪宗李纯因中央财政现钱不足，出现“钱荒”，下令飞钱业务由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统一经营，并收取手续费，定每飞钱一千贯付费一百文，强行将飞钱运营权收归官方，以此来筹集铜钱，解了燃眉之急。但飞钱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它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可以实现异地提取现钱，类似后世商业汇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出现的“交子”才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3) 大食：波斯语的音译，唐、宋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称呼。

(4) 吐火罗：大致区域为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

(5) 碎叶：今日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

(6) 霍国公主：指柴绍，妻子即为唐高祖李渊第三女平阳公主。

(7) 金城公主：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祖父为武则天第二子李贤，景龙四年（710年）出嫁吐蕃赞普（国王）赤德祖赞，唐中宗亲自送公主到始平（今陕西兴平）。之前，唐太宗曾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结婚。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与赞普赤德祖赞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于逻娑（拉萨）。

(8) 安西都护府：唐代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设立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统辖安

西四镇（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即为安西四镇之一），最大管辖范围曾包括天山南北，并至葱岭以西，直达波斯。元和三年（808年），安西都护府为吐蕃所破，此后唐朝完全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

(9) 关于南诏历史及唐朝与南诏恩怨详情，可参见作者同系列书籍《孔雀胆》。

(10) 大宛：西域古国名，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出产骏马，尤以汗血宝马最出名。

(11) 三国时吴国名将周瑜相貌英俊，有“美周郎”之称，又精于音律。据说他每与众将议事，堂下奏乐，曲有误，必顾之，故有俗语“曲有误，周郎顾”。

(12) 唐刀是当时的世界上与阿拉伯大马士革刀并称为世的两种著名兵刃，技术上达到了极高成就，是中国刀剑史上的巅峰。《唐六典》记载唐刀之制有四：一曰仪刀，二曰障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其中陌刀是长刀，为战场上使用的重兵器，唐军先锋步兵冲阵均配此刀，如墙一般推进，曾创造了辉煌一时的陌刀神话。据推测如陌刀当为加长手柄双手所持的两刃长刀，但考古界至今未曾出土实物。

(13) 傩（nuó）：古代腊月驱逐疫鬼的仪式，有傩舞、傩戏等，表演者戴木面具，反复用大幅度的程式动作表现祈福、请神驱邪的故事。傩神：传说中驱除瘟疫的神灵。

(14) 幂篱（mì lí）：唐代盛行的妇女首服，是一种由轻薄透明的纱罗制成的大幅方巾，一般从头部披覆至全身，为外出时的装束。

(15) 帷帽：源自西域的一种帽子，流行于唐代妇女中，亦称“席帽”，是一种高顶宽裙的笠帽，在笠帽的周围垂下一层纱帛制成的围帛，下垂及颈，遮住头部，以障风尘。

第四章 倏忽风雨

他与玉清几次交道，已经知道她外表清冷，内心却是刚烈执拗，他身在恶名昭著的魏博，这番话无论如何都难以令她相信。不料背心处的匕首竟是慢慢松开了，回头一望，却见玉清脸色惨白，摇摇欲坠，拿着匕首的手也无力垂下，忙道：“你受伤很重，别乱动，快些躺下。”玉清极是刚硬，道：“你是藩镇的人，我不要你救。”

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
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窃贼谁夜行？
白日堂堂杀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
此客此心师海鲸，海鲸露背横沧溟。
海波分作两处生，海鲸分海减海力。
侠客有谋人莫测，三尺铁蛇延二国。

——元稹《侠客行》

与 聂隐娘分手后，空空儿一路走回崇仁坊，进奏院的卫士见他骑马出去、步行回来，不由得十分惊异，也不敢多问。空空儿回到房中，脱下衣服，将那药酒擦在肩头，片刻后如火炙般发热，肿胀立消，紫黑的淤伤也淡了许多，当真灵验无比。他略略躺下休息了大半个时辰，听到市鼓声响时，便又起床往虾蟆陵去喝清酒。

进来郎官清酒肆，却见已有不少人，坐在正中一桌的仍是当日见过的白居易、元稹、李绅三人，各有忧愤伤痛之色。店主刘太白一见空空儿，忙上前握了他的手，引他到角落一桌坐下，低声道：“郎君可知道，今日那位刘叉郎君又来过了。”

空空儿吃了一惊，他早知侯彝已暗中放了刘叉逃走，可如今侯臧来了京师，满大街都张贴着缉拿刘叉的告示，他为何冒着生命危险潜回长安，竟然还来到郎官清酒肆这样人多眼杂的地方？不过刘叉为人嫉恶如仇，好胜心重，回来报复当日喝到假酒之仇也在情理之中。忙问道：“他来做什么？是回来报复么？”刘太白道：“惭愧，当日确实是犬子二郎往酒中兑了水，原是小店不是，刘郎回来，是特意来赔不是的。”

空空儿更是惊讶，道：“当真？”难以相信刘叉仅仅是为了句道歉又冒险回到长安。刘太白道：“是。他说他在武功⁽¹⁾得知今年关中大旱，谷物失收，京畿乏食，不但酒税繁重，而且米价比往年贵了十数倍，这才知道酒肆的难处，所以特意回来为当日的鲁莽赔礼。”空空儿道：“他不知道现在通缉他的告示到处都是么？”刘太白道：“是是，这个我也看到了，不过刘郎本人似乎并不在意。”

空空儿道：“他现在人去了何处？”刘太白摇了摇头，迟疑片刻，又问道：“刘郎当真杀了人么？被杀的是什么人？”空空儿叹了口气，道：“一个该死的人。”刘太白喜道：“我就知道……”

忽听得中间那桌李绅重重一拍桌子，怒道：“这还有天理么？”一旁白居易忙一拉他，道：“小点声。”

空空儿道：“又出了什么事？”刘太白黯然道：“郎君不知道么？教坊都知成辅端今日被京兆尹当众在西市杖死了。”空空儿忙问道：“是因为什么事？”刘太白道：“还能是什么事，不过是因为成都知编了一支《三间堂屋》的曲子，嘲讽京兆尹瞒天过海，明明天旱，颗粒无收，却还对圣上说什么‘禾苗甚美’。”

空空儿这才知道他去西市买药时人们蜂拥去看行刑，被杀的人就是成辅端，眼前顿时浮现出那日在翠楼中成辅端唱歌的情形来，不禁喃喃道：“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个钱。”刘太白忙“噓”了一声，道：“郎君也知道这曲子，可不能再念了，不然被京兆尹安个诽谤朝政的罪名，可就要落个跟成都知一样的下场，活活被打死不说，还要身首异处，割下首级挂在杆上示众……”

正说到要紧之处时，刘大郎端了酒出来，重重往桌上一顿，倒吓了人一跳。刘太白喝道：“你作死么？上个酒也那么重，吓着了客人。”

那刘大郎一脸木然，被父亲当众呵斥，也不以为意。刘太白又慌忙向空空儿道歉，空空儿道：“不要紧。”又如往常一般，陷入了他自己沉默的孤独世界，只一意饮酒，心中却有千万条毛毛虫在蠕动咬啮，难受得厉害。

因为成辅端之死而难受的当然不止空空儿一人。实际上，《三间堂屋》的曲子已经在长安广为传唱，这才是京兆尹李实勃然大怒的原因，派人逮捕成辅端，以“诽谤朝政”之罪上奏。德宗皇帝年轻时饱经战祸之苦，老年后刻薄寡恩，好猜忌臣民，一听到“诽谤朝政”四个字，立即下令由李实处置，李实便将成辅端押到西市，当众乱棒打死。又抓来了十多个欠租的平民，一样当场杖死，以此来警戒那些欠朝廷租赋不交的

人。

成辅端一死，长安大街上没有人敢再唱《三间堂屋》。然而他和那十几个平民的惨死并非毫无意义，终于激发了一些朝中大臣的胸中正气，不过最先站出来的正是靠写歌功颂德文章并以此吹捧讨好李实得官的监察御史韩愈，这倒是让人大跌眼镜。韩愈连夜作《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与同僚张署、李方叔联名上书，其中道：“臣伏以今年以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至闻有弃子逐妻已求口食，拆屋伐木以纳税钱。寒饿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纳输，无者徒被征迫，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详细描述了关中干旱、人们穷困到拆除房屋来交纳官税的实情。又以“京畿百姓穷困”为由，请求皇帝暂缓征收今年的税钱以及草秧、谷物等，等到明年蚕成麦熟时节再补收也不迟。

奏疏一早递上后，平静无波，连一点浪花都没有兴起。到傍晚的时候，忽然有诏书下达，韩愈、张署、李方叔三人因“诽谤朝政”获罪，均被贬为偏远的南方县令，因是贬官，必须立即离开京师，家属也得随之离京，且得走驿路、住驿中，日行十驿⁽²⁾以上，行程非常紧迫。韩愈一大家子人都跟随他在长安生活，尤其妹妹长期患病在床，负担很重，这也是他不顾文人体面专为人写墓志铭索取高额润笔费的原因，忽然贬诏传来，全家上下如失去主心骨，顿时愁云惨雾。侄孙韩湘子才十岁，一心倾慕山川之趣，扯着韩愈的衣襟问道：“祖伯父是要去什么好玩的地方么？带湘子一道去吧。”韩愈见他童言无忌，一时无言以对。贞元以来，德宗皇帝对放逐大臣从不予宽赦，前宰相陆贽、郑余庆、前谏议大夫阳城、前京兆尹韩皋等名臣均因小过被贬十年以上，不准起复。韩愈回想起来自己多年来仕途坎坷，好不容易在京师安顿下来，这一贬谪又是前途渺茫，一大家子人流落无依，忍不住涕泪纵横。

韩愈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期间曾大力提携后进，离开长安之际，在京的门生如李绅等均闻风赶来饯别，甚至连之前鄙视他奉承李实的白居易和元稹也冒着得罪当权者的危险，站在送行之列，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姿态。传说李实暗中派了人将所有参与送别的官员、士子名字都记了下来，大约是要留待日后报复。

看到韩愈、张署、李方叔三人迅速被贬出京师的结局，人们这才知道当今皇帝未必是真老糊涂了，他很可能早就知道民间大旱实情，不过是想聚敛更多的财物、佯作不知而已。一种恐惧的麻木、一种死一般的寂然弥漫开去。然而，许多人没有将平静当真，沉默中传达着不祥的隐喻，有远见的人能感到风暴将至。长安城上彤云密布，眼看将要电闪雷鸣，举动稍一不慎，便可能会激起愤怒的骚动。

当夜有黑衣人潜到西市独柳树，预备解下悬挂在旗杆上的成辅端的人头，不料正好被巡夜的坊卒撞见。那坊卒见那黑衣人手中利刃白光闪烁，也不惊慌叫喊，只“扑通”一声跪下，连连磕头道：“贤士，人头万万解不得！小的也知道成都知死得冤枉，可京兆尹新下了连坐之命，一旦人头丢失，不但小的要受杖责，还有这独柳树附近数十家店铺都要连坐罚一百缗。一百缗哪，宫市已经搅得……”忽觉得有所异样，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却早已不见了黑衣人的踪影，竟不知他是何时离开。又慌忙爬起来去看旗杆，那成辅端的人头还在，月光下一双眼睛瞪得老圆，怒气如生，乍看之下，吓得人浑身汗毛倒竖。

次日一早，空空儿径直出了进奏院，不料崇仁坊南门却还是紧紧关闭。空空儿上前问坊卒道：“不是早已经过了夜禁么，为何还不开坊门？”坊卒道：“郎君不知道么？京兆地区干旱数月，滴雨未下，圣上命舒王今日在朱雀街上求雨，所有城邑坊里南门都必须关闭一天。”

原来在古代习俗中，南门是关涉阴晴雨雪之门，五行中以南方为火，关闭南门表示拒绝火气，还要在南门外摆放一大桶水，表示祈水之意。关上南门的同时要大开北门，北方属水，敞开向北的大门可以壮水气之势。同时还要在北门外放置一头猪，因为猪是亥的生肖，而十二地支中亥属水，方位北。

空空儿听说究竟，叹道：“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虽皇室之尊，人心之灵，安能挽回造化。”那坊卒笑道：“郎君说的是，求雨不过尽人事以待天而已，听说是舒王主动向圣上请求的，总比那些什么事都不做的皇亲国戚要好。”空空儿见他一个小小坊卒，竟也有几分见识，不由慨叹到底还是京师之地，人杰地灵。

无奈之下，只好绕道东门，路过一家乐器铺时，正好看到里面一名老乐师正在把弄一面紫檀琵琶，似乎正是当日在翠楼为成辅端所取走的那面，当即进去问道：“这是翠楼莹娘的琵琶么？”老乐师道：“是呀，郎君原来也认识她。唉，琵琶是好，就是音色有点闷，怎么也调不好。要是成都知还在……”重重叹了口气。空空儿一想到成辅端惨死街头，头颅犹挂在西市旗杆上示众，也是郁郁满怀。

忽听得东门一阵喧哗嘈杂声，有人高喊道：“求雨了！快去看求雨！”老乐师不满地道：“求雨求雨，我也想求雨，一求就有雨么？我还想求那些坏人都死掉，好人都活过来，能应验么？”

空空儿一时默然，出来乐铺，来宣阳坊万年县廨找到侯彝，道：“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办，万一回不来，还请少府明日代我去乐游原将这块玉佩归还原主。”侯彝接过玉佩，凝视他半晌，才道：“我知道你想去办什么事，你一定要这么做？”空空儿道：“是。少府这就要拿下我么？”侯彝道：“我怎会拿你？只恨我穿着这身官服，不能跟你一道前去。”又问道，“空兄是魏博的人，万一败露，牵扯出朝廷与藩镇之间的矛盾，岂不麻烦？”空空儿道：“不会，我早有准备。”

侯彝见空空儿随身不带那柄浪剑，而是提了一柄普通长剑，猜想他是要学昔日聂政行刺侠累，万一事败便要刺面挖眼，自毁容貌，颇感悲壮，当即告道：“他今日下朝后在递院处理公务，晚上才会回升平坊住处，正巧也在乐游原上。”空空儿道：“我知道了，多谢。”

侯彝又问道：“有一件小事，我一直想问空兄，你我初次见面时，你如何会知道窃贼的惯用手段？”空空儿道：“不瞒少府，我少时在峨眉山习艺，有个师弟名叫精精儿，手上功夫不错，经常瞒着师傅下山做些梁上君子的勾当。我们师兄弟感情很好，他有事从不瞒我，所以我对鸡鸣狗盗那一套门路多少知道一些。我自己其实也做过一些偷窃美酒的事。”

侯彝道：“原来如此。既然精精儿是空兄师弟，想来也是位奇男子，有机会一定要认识下。”空空儿摇了摇头，道：“少府还是不要见他的好，他最怕官府的人。”侯彝哈哈大笑，道：“怕是精精儿技痒难耐，还在做些梁上君子的勾当。”空空儿叹了口气，道：“日后少府若遇到他，还望手下留情。”

侯彝道：“这是当然。听起来，空空儿并不是空兄的真名了。”空空儿道：“是，我本姓姚，空空儿是师傅给取的名字，原是说我性子疏淡懒散。”侯彝道：“空兄并不是天生疏淡懒散，若不是身在藩镇，当可大有作为。”空空儿叹道：“我也是身不由己。”

辞别侯彝，空空儿径直来到升平坊，向一名路人打听京兆尹李实住处。那中年男子一听到“京兆尹”三个字，就气打不出一处来，不耐烦地道：“怎么这么多人打听他？还用问么，登上乐游原一看，最大最好的那处宅子就是他家啦。”

空空儿听说，便往乐游原上而来，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块京兆一带最具盛名的游览胜地——原来只是一块高起而上面平坦的长梁状塬地，约七里长，半里宽，成东北、西南走向，视野开阔，源远流长。这里原是秦代宜春苑的一部分，林木苍苍如翠玉，细草茸茸似绿麝⁽³⁾，阴晴朝暮，千态万状。汉宣帝皇后许平君死后就葬在这里，所立之庙称为乐游庙，久而久之这片塬地也被改称为乐游原。唐朝立国后，高宗皇帝与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在塬上大兴土木，置亭游赏，成一时之盛况，京城士女纷纷就此登高游览，幄幕云布，车马填塞，绮罗耀日，馨香满路，朝士词人纷纷赋诗吟咏，隔旦则不胫而走，流传京师。最特别的是这里的塬地上自然生长一种玫瑰树，花大如碗，在阳光下如朝霞般艳丽，景色奇异，引人入胜。玫瑰树下则生长着大片苜蓿草，风拂其间，萋萋肃然，所以又被称为“怀风”。大诗人杜甫曾有诗道：“乐游古园翠森森，烟绵碧草萋萋长。”

此时正值十月，虽不见红花绿草，却也风情张日，霜气横秋。特别是这里高踞京东，四望宽敞，俯视京城，了如指掌——整个长安城布局井然，规模宏伟，道路街坊区划均衡对称，街衢宽广，街市如棋盘一般整齐地排列，坊里全部排列入棋局，正如诗人白居易所描述的那样：“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北面是帝国中枢大明宫，金銮玉阁，庄严气象。西南方为大慈恩寺，大雁塔如在近前。正南面为曲江芙蓉园，芙蓉园虽已经荒芜，曲江却是风采依然，皎晶如练，绮丽妖娆。这里甚至可以眺望昭陵，亦即“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的太宗文皇帝

李世民的陵墓。正所谓沧海桑田，时移景迁，平添几多惆怅，几多思绪。

乐游原的最高点是青龙寺⁽⁴⁾，空空儿到达北门门址时，正遇到万年县典狱万年吏，不免一愣。万年吏立即认出空空儿来，极是尴尬，不过他既已知道对方身份，有心巴结，上前搭讪道：“空巡官好兴致，是到乐游原秋游来了么？还是也跟小吏一样信佛，来寺里布施来了？”

空空儿淡淡“嗯”了一声，也不想理睬这专从狱中犯人身上榨取财物的贪婪小吏，四下一望，果见东南面有一处大宅，红墙青瓦，庭院错落有致。万年吏的目光一直在他身上，见状忙道：“那是京兆尹的宅邸。”

空空儿心道：“我有意刺杀京兆尹，无论今晚能否得手，京师明日必将天翻地覆。这万年吏是公门中人，万一将来有个像侯少府那般精明的官吏来调查此案，听他提到在乐游原见过我，少不得要怀疑到我身上，还是尽量不要招惹他为妙。”便假意问道：“这乐游原哪处风光最好？”万年吏道：“南面，也就是京兆尹宅邸那边，那面正对曲江，景色宜人。”空空儿道：“嗯，好，我四下走走。”

他先进青龙寺布施了两吊钱，随意逛了逛。这是座古寺，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初年，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古木参天，柏影森森，人行寺中，颇有古意。尤其整座寺伫立于乐游原的最高处，大有舍我其谁的傲岸雄姿。

时值深秋，游客、香客寥寥，空空儿见左右无人，忙往寺南而来，站在高坡上，细细勘察京兆尹李实的住宅及周围地形。这片塬地要藏身极是容易，到晚上混进宅子下手也不难，只是退出来时有些麻烦：整片塬地位于升平坊内，坊区四面封闭，虽然躲过坊卒和卫士的眼睛越墙出去并不难，但只要一出坊区，路两边均是高墙，尽是封闭的大道，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极容易被街上往来巡逻的金吾卫骑卒发现，这正是长安封闭坊区管理的优势所在。骑卒们不但马快，而且都是百步穿杨的神射手，要从他们手里逃脱，实在难如登天。也不知道当日王景延在翠楼杀人割走首级后是如何连夜从虾蟆陵逃回崇仁坊的，想来此妇处心积虑报仇已久，早将每一步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眼下仓促之下，最稳当的计策莫过于等次日清晨夜禁解除后，大摇大摆地自坊门出去才最妥

当。可那时说不定早有人发现京兆尹遇刺，赶去示警报官，坊区中定会像筛子般来回搜索，脱身更加困难。他本来并不爱惜性命，可因为他魏博属官的身份，为避免事态扩大化，当然是要尽可能地置身事外。想来想去，最好的法子事先找好一个可靠的藏身之处，譬如客栈，譬如这青龙寺。

寺南的高岗上建有一座方形木塔，可以俯瞰整个乐游原。走近塔前，正见一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僧人手持扫帚清扫满地黄叶，不过他心思似乎不在扫地上，一边胡乱划来划去，一边摇头晃脑地吟道：“落叶满长安……落叶满长安……”反反复复只有那一句。

空空儿听他口音似是河朔幽州一带人，正是他母亲家乡，颇有亲切之感，上前招呼道：“禅师有礼。”那僧人恍若未闻，只道：“落叶满长安……”忽然大叫道：“有了，秋风吹渭水！对，秋风吹渭水！”喜不自胜之下，挥舞着扫帚就朝空空儿打来。空空儿不明所以，夹手夺过扫帚，顺势一扯，那僧人即仆倒在地。他这才知道对方不会武功，慌忙扶起那僧人，赔礼道：“得罪了。”

那僧人甚是呆气，不但不恼怒，看也不多看空空儿一眼，一拍双手，手舞足蹈地道：“哈哈，落叶满长安，秋风吹渭水。对上了！对上了！”空空儿这才明白僧人是在吟诗作对，不过似他这般入迷，倒也罕见。

忽有一名年纪小些的僧人奔过来叫道：“无本，快去大殿，有个江南来的才子正往墙壁上题诗。”

空空儿这才知道吟诗作对的僧人法号无本，想来是取无根无蒂、空虚寂灭之意，又想起师傅给自己取名空空儿的深意，心中颇多感慨。

无本不以为然地答道：“题诗有什么好瞧的。”年纪小些的僧人道：“他还大力称赞你那首《剑客》呢。”无本道：“是么？”终究还是有一些虚荣之心，问道：“无可，那人叫什么名字？”无可道：“张祜。”无本大感惊喜，道：“原来是他，那可得要去看他了。”旁若无人地去了，竟始终没有看空空儿一眼。

无可走过去拾起扫帚，赔礼道：“我这堂兄可是冒犯了郎君？小僧代他赔罪了。”空空儿道：“无妨，是我鲁莽。小禅师是河北幽州人氏么？”无可道：“是啊，小僧幽州范阳⁽⁵⁾人氏，听郎君口音，莫非是同乡？”空空儿道：“先父是魏州人，先母是易州⁽⁶⁾人。”无可甚是欣喜，道：“那也算得上是同乡了。”

原来这无可本名贾名，适才那无本是他堂兄，本名贾岛，一生不喜与人往来，惟喜作诗苦吟，行坐寝食，都不忘作诗，常走火入魔，惹出麻烦，人称“诗囚”。

空空儿道：“既然如此，令兄为何不投考科场，求取功名，反而要出家为僧？”无可道：“这可就一言难尽了。郎君也是河北人，该知道那些藩镇节度使们全是赳赳武夫，只知道招兵买马、抢夺地盘，哪里有心思招贤纳士？我兄弟二人出身微贱，又手无缚鸡之力，在家乡无法立足，来到长安，也曾想过要在科场上显露头角，但朝中无亲无故，没有外援靠山，要想出人头地，谈何容易？最后还不是流落街头，不得来这里出家为僧，才算有了口饭吃。”

空空儿见他谈吐不俗，显是个有见识的人，却是经历坎坷，也感心酸，可世道如此，个人又能怎样呢？就像他师傅所言，即使手中有剑，也不能解决问题。

无可似乎不愿意多提这些心酸往事，只道，“走吧，小僧带郎君到前面大殿去瞧个热闹。”空空儿道：“好。”又向无可打听乐游原上有什么客栈、酒肆，无可笑道：“客栈四面坊门都有。不过郎君既是幽州同乡，不嫌简陋的话，可来本寺借宿，住多久都没有问题，小僧跟住持说一声就可以了。”

空空儿心道：“客栈要登记入住，又人多眼杂，一旦出事，官府最先查的就是那里。尤其我明明在魏博进奏院有住处，非要去住客栈，说游览错过时辰更是可疑，住寺庙确实安稳得多。”当即笑道，“如此可就要多谢了，我只住一夜，原是约了人明日在乐游原见面，实在懒得跑来跑去。”这原是实话，他确实与那穿着吉莫靴飞檐走壁的女子约好，次日要在乐游原见面归还玉佩。

无可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至于酒肆嘛，南面、北面都有，南面的那家更大些，就在京兆尹宅邸附近。若不是官府规定僧人午后不得出寺，小僧倒是愿意亲自领郎君前去，我跟那里的店主很熟。”见空空儿疑惑，又慌忙解释道，“本寺来了位挂单的游僧圆净上人(7)，很得住持敬重，他每日都要饮酒，小僧经常替他去酒肆沽酒。”空空儿道：“原来如此。”

二人来到大殿，这大雄宝殿是座面宽五间、进深五间的大方殿，建制极其雄伟。殿堂后壁前聚集了不少僧人、香客，一名年轻文士刚放下毫笔，壁上墨汁淋漓。无本早挤到最前面，念道：“二十年沈沧海间，一游京国也应闲。人人尽到求名处，独向青龙寺看山。”念完连连摇头道：“不妥，不妥。”

那年轻文士名叫张祜，年纪虽轻，却是在江南一带诗名极盛，闻言笑道：“还请禅师指点一二。”无本道：“贤士此诗虽然沉静浑厚，有隐逸之气，但不够清新，对仗也不工整。”张祜朗声道：“作诗一道，全在气势。说到工整，禅师题在墙壁上的这首五言《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慷慨豪迈，英雄气概十足，不也对仗不工么？”无本奇道：“郎君如何知道这首《剑客》是我所作？”张祜笑道：“作诗的人，看起来就是与常人不同。”

空空儿无心听那两人谈诗论文，便借机向无可告辞。无可道：“不忙，住持就在那边，小僧带郎君过去，提一下借宿一事。”空空儿有心不见，却不好推辞，只得道：“甚好。”

青龙寺住持法号鉴虚，四十余岁，在京兆一带很是有名，所交尽是权贵人物，经常出入皇宫为皇帝、皇太子说经讲法。空空儿自是不知道这些，他一眼留意到的也不是鉴虚，而是正在与鉴虚交谈的一名老迈僧人。那僧人约摸七十余岁年纪，须发全白，却是精神矍铄，红光满面，眉目间更有一股难以掩饰的桀骜霸气。

空空儿问道：“那白须老禅师是谁？”无可道：“他就是圆净上人，原是嵩山中岳寺高僧，新近来了本寺。”

空空儿待要问那圆净的来历，忽见他蓦然转过头来，一双眼睛精光暴射，直落到自己身上。空空儿不欲惹人瞩目，见状便低下了头，但却暗暗凝神戒备。他也算见过不少奇人、怪人以及所谓的大人物，却没有一个人像这名老僧人一样，有一股凛冽的慑人气势。

无可先向鉴虚、圆净合十行礼，大致说了遇到同乡空空儿，想留他在寺中住几日。那鉴虚意气傲睨，没有丝毫方外之人的谦和，只略微点点头，挥手道：“去吧。”无可忙领着空空儿出来，笑道：“成了，郎君请自便吧，只须天黑前回来寺中即可。”

空空儿道过谢，出了青龙寺往南而来。行出几里，住宅渐多，拐上一条大街时，果有一处乐游酒肆在街角。正午已过，他早就饿了，进去坐下要了酒菜，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京兆尹李实的宅邸就在前面，不过自酒肆只能遥遥望见高墙的墙角，连大门边也无法看见。

吃完饭付账，空空儿预备到李实宅邸周围转一圈，虽然有些冒险，但还是不得不做。忽见侯彝带着几名差役进来酒肆，四下一扫，看到空空儿佯作不识，叫过店主，厉声问道：“有人举报刺杀舒王殿下的刺客王翼来了升平坊，你可曾见过？”店主惊道：“什么？刺客？没有没有。如今生意不好做，这一天……”一指蹲在店门口啃饼的一贫苦脚夫道：“就看见了他。”又回头指着空空儿道，“还有这位郎君。哪里有什么刺客哟。”

空空儿一旁听见不免暗笑，什么有人举报，王翼行踪飘忽诡秘，从来没有人见过其真面目，他自己两次与其正面对峙，近在咫尺，都只见到两张不同的假脸，就算真有人见到王翼，也不会知道他就是刺杀舒王的刺客，这不过是侯彝的借口，肯定是特意来找他。

果见侯彝朝他走来，问道：“你见过刺客么？”空空儿道：“没有。”侯彝压低声音道：“我今晚会借口公务留在升平坊接应空兄，事成后空兄赶快来这里与我会合，我准备了一套差役的衣服，空兄换上后可随我大方离去。”空空儿道：“此事非同小可，少府何必为我冒险？”侯彝道：“不单是为你，也是为天下人。”他果断刚决，不容空空儿分辩，道：“就这么定了。”回头命道：“这里没有刺客，再去别处看看。”差役应道：“是。”

空空儿不及说明已在青龙寺有所安排一事，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侯彝领人离去。他又买了两瓶酒提在手里，这里的酒虽然及不上郎官清酒，不过也比魏博的酒不知道强上多少倍，当然确实如艾小焕所言，这类酒太软，比不上剑南烧酒。回想起当日艾雪莹美酒款待的盛情，不免又有些忧心起她的处境来，决意如果今晚能顺利脱身的话，明日一定要去虾蟆陵瞧瞧他们姐弟两个。

自乐游酒肆出来，空空儿装出闲逛的样子，在李实宅邸周围转了一圈，便迅速离开，回到了青龙寺，入寺前喝干一瓶酒，将另一瓶酒淋到自己身上。无可见他酒醉归来，便引他到客房歇息。

青龙寺僧人不多，等到太阳落山，整个寺院便陷入一片深沉的静穆中，很难相信在繁华的长安城中竟然还有这样空灵的地方。空空儿一直躺在炕床上一动不动，天黑时无可进来叫他吃晚饭也佯作醉酒不醒，无可便取了一碗粥放在他房中案上，留给他半夜酒醒后吃，又端来一铜盆水放在脸盆架上，这才掩好房门出去。空空儿暗中瞧得真切，他与无可萍水相逢，却得他细心照顾，很是感怀。一直躺到二更时才起身，脱下外衣扔在床上，只穿早已经换好的紧身黑衣，悄悄提剑出门。漆黑的天幕上挂着一弯峨眉月，寺中静悄悄的，也无灯火，僧人们因为次日要作早课，均已歇息。

借着一点月光摸出院门，忽听得有人问道：“是‘僧敲月下门’好呢，还是‘僧推月下门’好？”空空儿吓了一跳。却见桂花树下站起来一个人影，双手来回伸缩不止，道：“推……敲……推……敲……嗯，到底是推好，还是敲好？”

空空儿这才知道是那“诗囚”无本在月下作诗，他还没有见过如此执著于苦吟的人，忍不住要苦笑了。无本一眼看到他，忙问道：“你说是‘僧敲月下门’好，还是‘僧推月下门’好？”空空儿一怔，随口答道：“当然是‘僧敲月下门’好。”无本道：“为什么？”空空儿道：“你不敲门就直接推门进去，谁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无本道：“嗯，有理。僧敲月下门……敲确实比推好……”舒了口长气，自住房中去了。

平白多了这样一个证人，无疑多了一分危险，不过空空儿顾不上思虑更多，当即自南墙下攀越出寺，取黑布蒙了脸，这才直奔李实宅邸而

去。他虽然淡泊名利，但绝非优柔寡断之辈，也甚有智计，深知此次行刺京兆尹决不能失手，不然只会牵连害死更多人。自古以来刺客留名青史者不在少数，似荆轲般精心布局筹划，到最后仍然图穷匕见，功亏一篑，然聂政不探敌情、不问青红皂白直奔公堂，却能在侍卫环伺下将韩相挟累当场刺杀，可见刺客一道，实在有太多不可预计的因素，所以丝毫迟疑不得。

恰在他奔向李实宅邸的途中，一大片浓厚的乌云遮住了仅有的一点月光，乐游原上开始起风，尽是潮湿之气，远处天边隐隐有雷声传来，似乎有一场大风暴将要到来。空空儿大喜，暗道：“当真是天助我也。”

来到李实宅邸后院高墙外，这院墙比普通民宅要高出三倍，仅凭人力难以翻越。他早有准备，自怀中掏出一根铁管，一按机关，管端弹出有四个尖锐的爪钩，形状如锚，再一拉管尾的铁环，登时拉出长长的铁丝来。这是他艺成下山时师弟精精儿送给他的礼物，从来没有用过，想不到今日竟能派上用场。估摸到长度合适时，便将铁管抛上墙头，爪钩钩住石缝，再拉紧铁丝利落地翻进墙去。

刚一落地，只觉得鼻中菊香馥郁，原来落入了菊花丛中。他早闻李实贪图享受，猜想他必然住在紧挨花园的楼阁中，悄悄摸到小楼外，见楼内灯火通明，楼门口两名黑衣仆人叉手而立，一时不明内中情形，便伏低身子，藏在一处花丛下。过了好一会儿，前院人语喧哗，一阵纷沓的脚步声传来，两名仆人提着灯笼护着一名老者从前院过来。楼门前的仆人慌忙迎上前去叫道：“李相公！”

空空儿看不清那老者的脸，只见到他穿着紫袍⁽⁸⁾，料来正是京兆尹李实本人。

众人护着李实进楼，过得片刻，仆人尽数退了出来，有人道：“快去寻了夫人来，告诉她李相公刚刚进门，正在小厅饮茶，”一名黑衣仆人应了声，自往前院去寻找夫人。

空空儿料想楼内应该只有李实一人，外面也不过只有三名仆人，下手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悄无声息，不令众人知觉。他想了想，决定还是等李实睡下再动手不迟。

忽听见一名仆人道：“今日听相公说，圣人对尹君杖杀了那个优人颇为不满。”另一名仆人道：“怎么会呢？尹君其实还不是秉承圣人的旨意。”一人道：“听说是舒王不满，因为过几天就是舒王生日，那优人本来准备好了戏目要在宴会上表演。”一人道：“舒王，嘿嘿，怎么侄子反倒比亲生儿子还要宝贝！”一人道：“适才不是遇到万年县尉在搜捕刺客么？你说是谁这么大胆敢在金吾卫大将军眼皮下行刺舒王？”一人笑道：“要我说，最值得怀疑的当然是……”



◎唐李贤墓壁画



◎卅三剑客图之四

正说到兴头上，忽听得“砰”的一声爆响，仆人们惊得住了嘴，面面相觑，半晌才有人问道：“是打雷了么？”话音未落，果听见空中又一声焦雷炸响，狂风陡起，风沙弥漫，几名仆人不由自主地拿衣袖去遮住了眼睛。恰在此时，不知道从何处窜出来一名持刀大汉，飞快地冲上台阶，手起刀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三名仆人一砍倒，旋即一脚踢开房门，冲进楼去。

一旁暗处空空儿瞧得分明，惊讶异常，他注意力一直在小楼及仆人

身上，竟不知道另有人在暗中埋伏。不仅如此，这抢在他前面下手之人没有蒙面，他一眼就认了出来——正是为侯彝放走后又因为一个道歉而回到京城的刘叉！

一时不及思虑更多，空空儿慌忙跃出花丛，奔进楼中。却见李实侧卧在卧榻上，面俯向里，紫色官服尚未脱下，背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刘叉正恨恨站在一旁，俯身查验他是否死去。

听见有人进来，刘叉连忙去拔兵刃，却因适才一刀用力过猛，那刀穿胸而过，正巧卡在骨头中，一时难以拔出。空空儿忙道：“刘兄别慌，是我，空空儿。”

刘叉更是惊讶，问道：“你怎么也在这里？”打量空空儿一身夜行紧身衣的打扮，道，“莫非你……你也是来杀李实的？”空空儿道：“此地不宜久留，出去再说。”拉着刘叉出来，正遇到几名仆人、婢女护着一名靓装妇人过来，见到台阶上突然出现两名陌生男子，其中一人还蒙着脸，又见三名仆人倒在一旁，愣得一愣，那妇人才最先反应过来，叫道：“刺客！有刺客！”

刘叉骂道：“昏官的婆娘，老子杀了你！”待要上前杀那妇人，空空儿忙扯住他，道：“快走！”照原路奔到菊花丛中，用铁钩铁索翻过院墙。只听见宅内哭声、喊叫声、呼喝声不断，一场大风暴眼见就要到来。

刘叉惊奇地望着空空儿收起铁管，问道：“你是不是也做过飞天大盗的行当？”空空儿不及多说，只道：“刘兄，你面容已露，你马上去乐游酒肆找侯少府，他自会接应你出去。”刘叉更是奇怪，道：“侯少府也在这里么？”空空儿不及多解释，只道：“快去！”刘叉道：“那你如何脱身？”空空儿道：“我早已安排好退路。”见刘叉还要追问，喝道，“快走，迟一刻大家都有危险！”刘叉这才抱拳道：“后会有期。空空儿，这下我真服你了。”

空空儿生怕他再啰嗦，也不答话，自己朝青龙寺方向而去，奔到半路，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他便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滂沱大雨中狂奔，只觉得酣畅淋漓，长久以来积郁在胸中的闷气一扫而光，自学艺下山后还

没有这么痛快过。

即近青龙寺时，忽觉脚下踩到什么软软的东西，差点绊他一跤，停下来俯身一摸，似乎是个昏迷的女子慵卧在泥泞中。忙伸手一探，还有微弱鼻息，一时不明所以，可又不能见死不救，便抱了那女子往寺中而来。他猜想此刻升平坊四周必然已经全面戒严，不久后就有大批金吾卫士和官差赶到，坊里游览区占了大半，住户不多，很快就会搜到青龙寺来，他当然不能带着这女子入寺，不然他假装醉酒不醒睡在客房的苦心可就全泡汤了。

微一思索，决定将那女子放在寺门口，一会儿官兵到来，自然会发现她。刚往山门而去，那女子却“嚤訇”一声醒了过来，问道：“你……你是谁？”

天无半点微光，伸手不见五指。空空儿虽看不清她面孔，却听得出她的声音，问道：“你……是清娘么？”那女子果然是空空儿几次遇见的神秘女子玉清，听他发问，“啊”了一声，道：“你是空空儿。”刚一挣扎，立即又晕死过去。

她既已认出了空空儿，当真成了个烫手的山芋，只须她轻轻吐露一句话，他就会成为刺杀京兆尹的首要嫌疑犯，被官府抓去备受拷掠，还要牵扯进魏博。到此境地，他实在别无选择，当即解下腰带将她背负到背上，仍从南墙下翻入寺庙。

青龙寺仍是一片出奇的寂静。空空儿悄悄溜回客房，将玉清放到床上，回身闩好门，这才点灯，他未能预计到天降这场大雨，也没有带换洗衣裳，只能脱下湿衣服，单穿那件全是酒气的外衣。深秋的夜晚淋了这样一场大雨，全身寒透，冷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又见玉清也是浑身湿透，嘴唇乌青，瑟瑟发抖，忙上前叫道：“清娘，快些醒醒。”玉清却是始终双目紧闭，不见醒来。

空空儿心道：“她会武功，不会如此不济，淋场雨就倒下了，定然是受了伤。”抱着玉清坐起来仔细察看，果见后腰上有一处刀伤。他身上没有金创药，往玉清怀中一搜，除了一柄匕首，还真有一瓶金创药，瓷瓶上印着个小小“宋”字，大约正是从西市宋清药铺买来的药。忙解开她束

在腋下的裙腰，将紧身长裙扯到腰下，再掀起短襦和内衫，却见那伤口甚深，显是利刃所伤，倒是不再流血，大约是因为雨水冰冷、及时收缩了伤处血管的缘故，不过却被雨水浸泡得发白。忙取了铜盆中的水洗净伤口，再将金创药倒在上面，又撕下一片衣襟裹好。忽见灯光下她的肌肤若凝脂般细腻光滑，心中不由得不禁一荡。呆得一呆，忙吹灭油灯，摸索着将她湿衣衫褪下，再拉过被子盖好，自己坐在一边凳上闭目养神。

外面的雨越来越大，这也是关中今年以来第一场大雨，旱情终于解除了，可人们心中的旱灾呢？

忽然又想起他自雨中回来，势必在门前台阶上留下了脚印，忙穿着满是泥巴的靴子出去，往茅房走了一圈，顺便将夜行衣裹了块石头扔进粪坑。回来后倾听黑暗中玉清微弱的呼吸声，不禁想道：“她人在我这里，天一亮就会被人发现，我做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我明知道救她就是害了我自己，为什么还要救她？”

忽听得玉清喃喃叫道：“玉龙子……玉龙子……”空空儿知道她是昏迷中说梦话，也不理睬。玉清又叫了好一阵子“玉龙子”才沉沉睡去，大概这玉龙子对她是个极为重要的人。

好不容易捱到五更天，三声钟响，对面房中的僧人们纷纷起床，摸黑赶去前面大殿做早课。一阵杂乱后，后院僧房又陷入沉寂，只有前院隐隐有诵经木鱼声传来。空空儿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趁左右无人，匆忙溜进僧房，胡乱偷取了几件衣裳。他少年时曾与师弟精精儿一道下山偷窃酒肆美酒，此时重拾旧技，不由得又回想起少年时代的有趣时光，也更加怀念那远在扬州的师弟精精儿。

再回到房中时，雨已经停了，天色露出些微光来，空空儿见玉清仍是昏迷不醒，便走过去将衣服放在枕边。不料玉清突然睁眼坐起，一手扯住被子遮住身体，一手拿匕首对准空空儿腹部，喝道：“慢慢转过身去。”空空儿依言转过去，玉清又道：“坐在床边上。”空空儿便背对玉清坐下来。玉清用匕首顶住他背心，道：“我要问你一句话，你若说错一个字我就杀了你。”

空空儿道：“什么话？”玉清道：“你那枚仰月哪里得来的？”空空儿心道：“看来侯少府预料错了，那榷酒处胥吏唐斯立与这些神秘人并无干系，不过是个普通的中间人而已。”正沉思间，只觉得背心一痛，玉清厉声喝道：“快说！”空空儿道：“那是我从魏博进奏院柜坊支取的买酒钱，并不知道其有何特别之处。”玉清冷笑道：“你是藩镇的人，这话如何叫人相信？”空空儿道：“娘子为了那一枚铜钱三番五次要杀我，可否能告知详细情形？我死也死得瞑目。”玉清道：“那仰月是我亲人所有，自他去了魏博就下落不明，你是魏博巡官，仰月落入你手，还敢说与你无关？”

空空儿道：“你那位亲人……是叫玉龙子么？”清娘道：“什么？”空空儿道：“我听你不断在昏迷中叫这个名字，所以胡乱猜的。不过我实话告诉娘子，我生平总共杀过五个人，都是在二十一岁回去魏博做官前杀的，并不认识什么姓玉的人。”

他与玉清几次交道，已经知道她外表清冷，内心却是刚烈执拗，他身在恶名昭著的魏博，这番话无论如何都难以令她相信。不料背心处的匕首竟是慢慢松开了，回头一望，却见玉清脸色惨白，摇摇欲坠，拿着匕首的手也无力垂下，忙道：“你受伤很重，别乱动，快些躺下。”玉清极是刚硬，道：“你是藩镇的人，我不要你救。”空空儿叹了口气，道：“救都救了，还说这个做什么。”

忽听见外面一阵喧哗脚步声，有人高声喝道：“围起来，一间一间地搜，将所有人都带去大殿。”分明是金吾卫大将军郭曙的声音。

空空儿道：“呀，坏了，郭将军认得你，这可如何是好？”玉清冷笑道：“怎么，怕连累你么？”忽然露出了奇怪之极的表情，问道，“你昨晚怎会救了我？可别跟我说是路过。”空空儿既不能说实话，又不愿意说谎，只道：“这个实在是……一言难尽。”

话音未落，有人叫道：“这边有鞋印。”随即有人一脚踢开房门，冲进来几名卫士，见房中有一男一女，均感愕然。有人回头叫道：“大将军，这里有一男一女，女的还……还没穿衣服。”

郭曙闻声进来，当即冷笑道：“空空儿，当真是哪里有大事都少不了

你。”空空儿无以自辩，只得沉默不语。

郭曙又问道：“清娘怎么也会在这里？”玉清道：“我昨日约了人在乐游原见面，结果那人没到，我半路遇到凶徒，被刺了一刀……”郭曙道：“原来你受了伤。”回头命道，“来人，先将空空儿扣押起来带回去。”

两名金吾卫士答应一声，上前拿住空空儿手臂，扯着他往外走去。玉清道：“等一等！大将军，是他……他救了我。”郭曙皱了皱眉，道：“先带他出去，你们都退出去。”自己也跟着退出来，走到空空儿面前，命人放开他，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空空儿道：“我约了人今日在乐游原见面。”郭曙问道：“什么人？”空空儿道：“我还不知道她姓名。”

郭曙并不相信他的话，只上下打量他，道：“为什么哪里有事，你就会出现在哪里？”空空儿道：“大将军说的是什么事？”郭曙道：“你是真不知道么？昨晚御史中丞李汶在京兆尹宅邸中遇刺身亡。”空空儿大吃一惊，道：“什么？”他这份惊讶丝毫不是作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昨晚被刘叉一刀杀死的紫袍大官并不是京兆尹李实，而是御史中丞李汶。

郭曙见他看起来满面愕然，似乎对此事并不知情，又道：“已经有人认出了刺客，正是你们魏博一直在缉拿的杀人犯刘叉。不过他还有一个蒙面同党……”

空空儿听郭曙这般说，料来刘叉已经脱险，心下略觉宽慰。只是始终想不明白李汶如何做了李实的替死鬼，刘叉明明曾经因为冲撞京兆尹的仪仗被逮送万年县治罪，应该认得李实的样貌，大概他杀人心切，冲进楼时只看到一个紫袍大官躺在卧榻上，便迅即上前一刀，而自己又随后赶了进去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仓促之间竟来不及发现死者不是李实。

郭曙问道：“你当真不知道么？”空空儿摇了摇头。郭曙道：“嗯，想来你也不至于与那恶贼刘叉勾结。”空空儿正色道：“刘叉虽然杀过人，却也是条响当当的好汉，他若是恶贼，那世间一大半人就是更恶更贼的恶贼了。”

郭曙新奇地望着他，或许料不到他会冒着受牵连的危险为刘叉声名辩护。忽听见房门打开，玉清穿好自己的湿衣裳扶着门槛出来，郭曙忙命卫士上前搀住她。

忽有卫士来禀道：“住持说有一名游僧圆净上人住在旁边精舍，但现在人却不见了，只在禅房中发现一件带血的僧衣。”郭曙道：“这可离奇了，该不会又会是什么无头命案？”一边斜眼审视着空空儿，显然是怀疑他又牵连其中，问道：“你可认识圆净？”空空儿道：“只昨日在大殿见过一面，谈不上认识。”

玉清忽道：“大将军，请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郭曙走过去，玉清低声说了几句，郭曙大是惊奇，半晌才道：“我知道了，我先派人送你回去。”命人扶了玉清出寺，也不再理睬空空儿，一千人瞬间走得干干净净。

空空儿更是惊奇，往前殿赶来，却见金吾卫士守住了大门，不放人出去，想来是因为刺客尚未捕获，官府仍在仔细搜索升平坊的缘故。

等到中午，侯彝突然率差役来到，又搜了一遍青龙寺，顺便将空空儿带了出来，走到僻静无人处，告道：“昨夜死的并不是京兆尹，而是御史中丞李汶。”空空儿道：“我早上听郭大将军说了。”

原来李实的夫人与李汶是表兄妹，李汶时常出入李实家。昨晚李实、李汶二人一道回来升平坊，大约有事商量，但半道李实被临时召去宫中，李汶便到二人经常议事的地方等他回来，不料正遇到刘叉行刺，被当作李实误杀。

侯彝道：“京兆尹也知道刺客的目标一定是他，如今正暴跳如雷，发誓要掘地三尺，将刺客找出来。”空空儿道：“刘兄他……”侯彝道：“他现下一个安全的地方。”又叹道，“这可实在叫人想不到，缉捕刘叉的图形告示满大街都是，他竟能混入李府，抢在你前面一击得手，偏偏又让人认了出来，幸得你行迹未露。这玉佩还你，如今全长安戒严，升平坊不能随意出入，我猜那女子不会来了。”空空儿道：“我昨夜已经遇到了她的同伴。”当即说了玉清受伤被他救回寺中一事。

侯彝道：“这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头？”空空儿道：“我也不知道，不过郭将军似乎很看重她，想来也不是普通乐妓。”

二人正说着，一名差役赶来禀道：“新任御史中丞到了县廨，召少府回去问话。”侯彝奇道：“圣上这么快就任命了御史台长官？新任御史中丞是谁？”差役道：“听说是原比部员外郎武元衡，天后⁽⁹⁾的曾侄孙。”

侯彝道：“原来是他。”不及与空空儿多说，只道：“空兄自己多保重。”空空儿道：“少府有心。”

送走侯彝，空空儿也无处可去，只在乐游原闲逛，始终不见玉清的同伴来找他。到后来实在饿得不行，又不愿意回青龙寺，怕回去了再次被金吾卫士拦住不让出来，只好来到乐游酒肆。果见附近处处是全副武装的金吾卫士，他被拦下来喝问了好几次。

进来酒肆时，又遇见昨日那脚夫蹲在门口啃一张冷饼，想来天气渐寒，找到活计不容易，忙往怀中掏钱，却是摸了个空，这才想起昨晚出门前将钱留在客房了，一时苦笑不止：自己都没有钱吃饭，还谈什么周济他人。那脚夫见空空儿死盯着自己，以为他不怀好意，狠狠瞪了他一眼，站起来往别处去了。

空空儿饿着肚子重新回到乐游原，来回逛了一圈。昨夜大雨，塬地上处处泥泞，行走艰难，眼见天色不早，若再不走就又要赶上夜禁了，只好悻悻下来乐游原。几近西坊门时，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喂，空空儿！”闻声回过头去，原来是名二十岁出头的绯衣女子，眉毛修长，脸颊丰腴，大方中透出一股清艳之气。

空空儿道：“你是……”那女子道：“不认识我了么？呀，你确实没有见过我的脸，也是。我姓第五，单名一个郡字。”空空儿道：“第五郡？好奇怪的名字。”第五郡笑道：“彼此彼此。”

空空儿便掏出玉佩递给她，道：“清娘受了伤，你知道么？”第五郡道：“嗯，知道，我就是因为要照顾她的伤势才晚到，多谢你救了她。”又道，“你这人不错，是个好男人，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空空儿道：“什么秘密？”第五郡道：“清娘不姓玉，她姓苍，名叫苍玉清。你现

在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拿回这块玉佩了吧？因为苍玉暗合她的名字。”

空空儿道：“这叫什么秘密。”第五郡笑嘻嘻地道：“你不知道的事，可不就是秘密么？咱们走吧，晚了可就夜禁了。”空空儿道：“去哪里？”第五郡道：“当然是回家啦。”上前扯住空空儿来到坊门，却被金吾卫士拦住。第五郡指着空空儿道：“他是魏博巡官，我们现在有急事要回去崇仁坊进奏院。”

领头的中郎将一听空空儿是魏博武官，倒也不敢怠慢，问道：“巡官可有凭证？”空空儿为刺杀京兆尹而来，哪里会带什么凭证，摇了摇头，道：“没有。”中郎将道：“那可就对不住了，空口无凭。”

忽见万迁扶着名差役颤颤巍巍地过来，道：“我认得他。”中郎将知道万迁是京城有名的老行尊，这次京兆尹专门请他出山来为遇刺的御史中丞李汶验尸，听到他为空空儿作证，忙道：“多有得罪。”命人放空空儿过去。

空空儿问道：“万老公为何也在此？”万迁道：“京兆尹命我来为李相公验尸。”

空空儿听了不免很是奇怪，城里自有负责验尸的行人，为何要特意请出万迁来？万迁似不愿意多谈此事，出了坊门便向空空儿拱手作别。

第五郡道：“真奇怪，不是说刺客一刀刺死李汶，而且已经有人认出刺客了吗？为什么京兆尹还要找老行尊出来验尸？”空空儿见她一个年轻轻的小娘子一眼就能看出关键所在，愈发不敢小视。第五郡道：“我问你话，你怎么不答？”空空儿道：“我也不知道。”第五郡道：“你明明……”忽然脸色一变，冷笑道：“空空儿，我还以为你是个君子，原来是个小人。”

空空儿一愣，道：“什么？”侧头一看，魏博进奏官曾穆正带着数名卫士急奔过来，当即会意他是来捉拿苍玉的主人的，忙道：“你快走！”回头一看，第五郡又重新跑进了升平坊。金吾卫士见她刚出去又进来，以为她有事回坊，并不阻拦。

曾穆一直派人暗中监视空空儿，听说他昨夜去了乐游原未归，料来

是跟玉佩主人约好见面，特地召集精干好手，预备来捕获这玉佩主人，好调查前任魏博节度使遇刺真相。哪知道昨夜升平坊中出了大事，金吾卫士把守得如桶般严密，更是禁止人出入。曾穆不敢惹事，只好带人守在坊门外面，竟然真让他等到第五郡与空空儿一道出来，哪知道第五郡更是机灵，一见到他，便转身溜回了升平坊。曾穆追出几步，见坊门处金吾卫士张弓握刀，人数众多，不敢轻易乱闯，只得恨恨“呸”了一口，回头命道：“带他回去。”

拥着空空儿回来魏博进奏院，曾穆才厉声问道：“空巡官答应要调查前任魏帅之死，现今人跑了，玉佩也没了，你要我如何向公主交代？”空空儿道：“嗯，我暂时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如果进奏官不准备把我关起来严刑拷打的话，我可就要回房吃饭睡觉了。”曾穆道：“空空儿，自你来了京师后，事非不断，我这就要将你的作为写成邸报传回魏博。”空空儿道：“请便吧。”不再理睬曾穆，自到厨下要了饭菜端回房中，风卷残云般吃完，喝了几大杯曾穆送的葡萄酒，倒在床上便睡。

这一觉睡得踏实，直到次日鼓声响起才惊醒过来。对他这样的懒散的人而言，长安每日清晨的响遍全城的晨鼓声当真是惊醒美梦的恶魔。好不容易等三千鼓声敲完，翻了个身继续睡，又睡了一个多时辰，外面早已日上三竿。起床出门时，正遇到一名卫士，顺便问起义兄，才知道最近田兴忙得很，既要张罗魏博军费，又有各种宴会应酬，几乎是分身乏术，一大早又已经被邀出门了。

空空儿心道：“这次义兄怕是难以完成使命，魏博从来不缴赋税，镇内大小官吏都由节度使任免，朝廷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哪能平白拨给你五十万缗军饷？”也不理会，径自来柜坊支取酒钱，那小吏一见他就为难地道：“进奏官有令，不得再给巡官支取金钱财物。”空空儿先是愕然，随即道：“好。”

小吏见他既不生气，也似不在意，更是惊奇，又道：“进奏官还要小的转告说，巡官拿着魏博的俸禄，却从来不替魏博办事，所以不能再给巡官一个铜钱。”空空儿道：“嗯，他说得有理。”

出来进奏院，站在繁华街市中，一时颇感茫然，酒肆是不能去了，身上没钱，又能去哪里？又想起昨日在乐游原自己还意图周济那贫苦的

脚夫，其实他连对方都不如，至少人家卖力气挣钱，他自己呢？他确实厌恶藩镇跋扈，不愿意为藩镇出力，可这些年来他还不是一直倚仗魏博生活么？这可真是令人感叹。

正踌躇间，忽见柜坊小吏又追了出来，拿出几吊钱塞到空空儿手中，低声道：“这是小吏自己的钱，巡官尽管拿去用，不过可别让进奏官知道。”

空空儿不及推谢，小吏已经跑回院中。他自是知道小吏并不是对自己另眼相看，而是瞧在义兄田兴的份上，田兴如今兼任魏博兵马使和节度副使两职，所谓节度副使，就是下一任的节度使。凝视手中的铜钱，不禁苦笑，也不知道该不该接受。

忽有人叫道：“空兄！”转头一看，却是罗令则，忙道：“罗兄如何在这里？”罗令则笑道：“空兄莫非忘记了，小弟早已经搬来崇仁坊居住，距离这边不远。空兄是要去郎官清酒肆么？”空空儿道：“是，也想顺道去看看莹娘。”罗令则道：“小弟也有此心，这便一道前去翠楼拜访如何？”空空儿道：“甚好。”

二人便联袂赶去虾蟆陵，即到崇仁坊东门时路过赵氏乐器铺，空空儿随意一瞥，却没有见到那面紫檀琵琶，大约已经为艾雪莹派人取走，心道：“正好要去看她，可以顺便问一下。”

出坊门时正遇到对面胜业坊有人家预备为死者出殡下葬。前夜大雨，街上积水未干，尽管长安主要道路上都铺了白沙，依旧泥泞，行走不畅。送葬者又当街设祭，张施帐幔，堵住了整条街道。

等了好大一会儿，才见送葬队伍出来——最前面的是装扮成驱傩逐疫之神的方相，以夸张的姿态蹦来跳去，做出种种与恶鬼搏斗的样子；后面则是二十多人张举的灵幡灵旗队伍；又有数十人端着假花、假果等，中间一座高达八九十尺的祭盘，雕镂饰画，穷极技巧，上面摆有各色珍馐美食、饌具牲牢；其后才是一群穿着斩衰⁽¹⁰⁾的男男女女簇拥着一副金丝楠木。队伍中有一名中年男子手执丧幡，长放悲歌道：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复落，
人死一去何时归？

曲调哀婉，歌声清越，闻者无不叹息。这支歌名叫《薤露》，西汉初年，田横不肯称臣于汉高祖刘邦而自杀，其门下五百壮士为主人送葬时即高唱此歌，歌毕全部自杀于田横坟前。伴随着这一段悲壮惨烈的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薤露》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挽歌，历代相传，专在葬送王公贵人时演唱。

不过不要看这男子唱得声泪俱下、痛不欲生，他其实并非死者亲朋好友，而是一名专业的凶肆歌者，戚戚悲歌正是他从事的行当。天宝年间，荥阳世家子弟郑徽赴京赶考，惑于长安名妓李娃的女色，被李母骗取所有钱财，沦落为街头乞丐，又无颜回乡，不得不靠在凶肆唱挽歌混饭吃，结果某日高唱挽歌时，正巧遇见他那当刺史进京的父亲。郑刺史见爱子玷污门庭，气得七窍生烟，当场命人将其毒打至半死。幸得李娃得知真相后赶来援救，决心重塑公子。郑徽也败子回头，终于在科举考试中名列第一，才算圆满了才子佳人的故事。

即使在京都长安，似眼前这等奢侈豪华的送葬排场也十分罕见，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如排山倒海，整个长安都骚动了起来。罗令则向旁人打听，才知道死者正是权势赫赫的神策军中尉⁽¹¹⁾杨志廉，冷笑着嘿嘿了两声，似对此人极是鄙薄。眼见萧条已久的京城因为一名大宦官的葬礼而再度喧闹起来，当真是感慨万千。

一直等了大半个时辰，送葬队伍才慢吞吞地走过胜业坊，浩浩荡荡地往西去了。空空儿和罗令则径直来到翠楼，却见门前停了两辆牛车，正有几名脚夫从院中往外抬家具物什。二人交换一下眼色，料想出了什么变故。罗令则忙上前问道：“莹娘可还在里面？”一名脚夫道：“是原来的主人么？搬走了吧？没见过。”

再问具体情形，脚夫们一无所知，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知道翠楼已经转手，他们是受雇于新主人将楼中旧物搬走。罗令则又问道：“新主人是谁？”脚夫道：“这小人们也不清楚，只知道是皇宫里的人。”

这宫里的人自然不会嫔妃皇子，一定是宦官，而且能在皇宫外置宅

的人，一定是极有权势的大宦官。

一时间，空空儿不免又疑虑起来。前些日子翠楼出事，虽然没有找到人头和尸首，命案也未传开，但王景延杀人报仇的事实早已经查明，惟一没有解开的真相是死者的来历及尸首的下落：死者身份其实知情人不少，死者是翠楼恩客，艾雪莹肯定知道他是谁；王景延是杀人凶手，肯定知道被杀的对象的身份；罗令则既与死者有仇，又在机缘巧合下处理掉了头颅，当然也认识死者；只是王景延在逃，艾雪莹和罗令则又因为种种原因不肯透露死者姓名，最奇怪的是竟然一直没有苦主来报官，这才导致了死者身份成谜。至于尸首更是离奇，它当真是为化骨药粉化去了么？谁能有这等奇药？又怎么会刚好在空空儿赶去报官时消失不见？艾雪莹明明在空空儿上楼看见无头尸首时就已经醒来，不然她如何能知道是他为她披上了衣服，那么她肯定也看见了尸首化成一摊血水，理所当然也看见化去尸体的人，她为何不说出来？还是……她本人就是那个拥有化骨粉奇药的人？

这些空空儿既能想到，以侯彝之精明定然也早已想到，所以他才命坊正派坊卒守在翠楼门前，既是监视，又是软禁。可现下艾雪莹又是如何能大大方方将翠楼转让，以致人去楼空呢？

空空儿心中顿起一丝不祥之感，道：“会不会是有人要加害莹娘姐弟？”他想罗令则既然知道死者来历，还说过“况且此人身份一旦暴露，艾雪莹一家必死”之类的话，理当猜到艾雪莹去了哪里。不料罗令则只是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料想他不愿意多说，也不再多问。

忽听得对面郎官清酒肆中传来“咚咚”几声琵琶，二人交换一下眼色，忙奔进店中，却见堂内空空如也，只有刘太白幼子刘二郎坐在窗下来抚弄摩挲一面琵琶。

空空儿认得那正是艾雪莹的紫藤琵琶，忙上前问道：“小哥儿如何会有这面琵琶？”刘二郎道：“小焕送给我的啊。”空空儿道：“艾小焕和他姊姊去了哪里？”刘二郎道：“走了。”

罗令则问道：“是离开京城了么？去了哪里？”刘二郎道：“这我可不知道，大概是去南方吧，反正小焕说还要再回来的。”

空空儿听说，既惊讶又困惑，无论怎样都想不通艾雪莹如何能轻松脱身离开京师，然则既然她姊弟平安，也总算是一件幸事。又问道：“你阿爹、兄长呢？”刘二郎道：“胜业坊有大户人家办丧事，他们都往那里送酒去了，店里就我一人在。”也不起身招呼客人，只全神贯注地忙着往那怀中的琵琶上虚弹比划。空空儿、罗令则见他爱答不理的，只得退了出来。

刘二郎成人后便成为京城著名的琵琶手，日本遣唐使准判官藤原贞敏入唐后以黄金二百两拜他为师，不仅尽得其真传，且娶刘二郎之女刘小玉为妻，成就了一段国际婚姻的佳话。藤原贞敏携妻子回到日本后，担任雅乐助和扫部头，成为日本皇室宫廷音乐的负责人，这是后话。

刚出酒肆，便见一名万年县差役奔过来叫道：“郎君叫小人好找，侯少府有事请空郎君过去。”空空儿道：“好。”与罗令则作别，匆忙跟随差役来到万年县廨。

侯彝一见他就问道：“空兄可知道神策军中尉杨志廉今日下葬？”空空儿道：“早上出来崇仁坊时看见了送葬队伍。”侯彝道：“杨志廉夫人也是刚刚去世不久。”空空儿道：“夫人？杨志廉不是宦官么？”随即想起李辅国的故例来，这才会意，轻轻叹了口气。侯彝道：“杨志廉夫人身份也非同小可，是另一名大宦官刘光奇的堂妹，刘光奇的儿子刘渼润又娶了杨志廉的女儿杨珽。”

空空儿一时弄不清宦官如何还会有子女，料想侯彝找自己来不是为了谈这些，问道：“少府可是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侯彝道：“杨志廉虽是宦官，却位高权重，按理来说，他去世的消息早该在京师传开了，为何一直没有听到动静，突然今日就出殡下葬了？”空空儿道：“少府是说他死得蹊跷？”侯彝道：“其实他死得蹊不蹊跷我并不关心，但这件事很有些奇怪。空兄想一想，距翠楼命案到今日，过了多少天？”空空儿道：“呀，正好是七日⁽¹²⁾。莫非……他就是翠楼那具无名尸首？”

侯彝道：“我也是这么想，他的年纪、形貌都与空兄见过的尸首符合。只是杨志廉手握神策军重兵，是圣上身边最亲信的宦官，这等权势显赫之人，莫名死在了翠楼里面，他的亲属党羽为何没有声张？”空空儿道：“确实奇怪。如果翠楼无头尸首真是杨志廉，那么今日下葬的岂不是

一副空棺？”又说了艾雪莹一家已离开京师之事。侯彝道：“此事虾蟆陵坊正已向我禀告，说是京兆尹发了话，要她立即离开京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对她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正说着，两名差役进来禀道：“小的是御史台差役，奉新任御史中丞武相公之命，来召少府前去御史台问话。”侯彝道：“好。”转头对空空儿道：“大概又是为前任御史中丞遇刺一事，空兄，我去去就回，刚才提到的事，晚些再谈。”空空儿道：“那好，我回魏博进奏院等你。”

御史台是监察机构，举止轻重，“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有权弹劾百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甚至监督府库出纳。下设三院：侍御史隶台院，殿中侍御史隶殿院，监察御史隶察院。台院是御史台的本部，掌握弹劾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殿院执掌纠弹百官在宫殿内违法失礼之事，维护皇帝的威仪和尊严。察院执掌监察州、县地方官吏。正因为唐代御史位高权重，专司推勘诏狱，纠劾百官，号称“风霜之任”，所以颇令百官闻名丧胆。

台署位于皇城中，进朱雀门往北上承天门街，过了鸿胪寺就是宗正寺，御史台就在宗正寺西面，官廨相连。

侯彝跟着差役进来大堂内，却见新任御史中丞武元衡正襟危坐，监察御史刘禹锡、柳宗元分坐两旁，分明是一副审讯犯人的架势，心中顿觉不妙，暗道：“昨日武中丞详细问过李汶遇刺一案，我只推说不知，他倒也没有再追问，看今日情形，来者不善，莫非他已经怀疑到我身上？”上前见过礼，果听见武元衡问道：“侯少府，李中丞遇刺当晚，你为何会在升平坊内？”侯彝道：“回中丞话，下臣当时正率人搜捕刺杀舒王的刺客王翼，凑巧在升平坊中。”

武元衡道：“你恪尽职守，倒也难得。不过我听说李中丞遇刺后升平坊迅即戒严，只有你手下两名差役在案发后不久持你万年县尉的令牌离开。”侯彝道：“是，升平坊是下臣辖区，下臣听到京兆尹府中出了事后，立即派差役回县廨召集人手。”武元衡道：“那两名差役叫什么？”侯彝道：“这个……当时心急，一时没有留意。”

一旁刘禹锡道：“侯少府以精明干练著称，就连京兆尹都对你多有赞许，你怎么会记不住身边差役的名字？”侯彝道：“实在是因为当时天黑心急……”武元衡道：“侯少府，你既不肯说实话，少不得要得罪了，来人，发签将前晚跟随侯少府办事的万年差役全部拘来。”

侯彝猜想武元衡无非是要将当日跟随自己办事的差役捕来严刑拷打，威逼自己承认，忙道：“请等一等！武中丞不必如此，刺客是下臣放走的，我承认便是。差役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过听我命令行事。”

堂上众人见他为庇护下属爽快承认罪名，均感诧异，本来武元衡只是对侯彝有所怀疑，并无证据，但他亲口承认之下，就是铁证如山了。

武元衡道：“少府倒是个干脆人，可惜。”言语中对侯彝作为深感惋惜。又问道，“如今长安戒严，刺客出不了长安，你将他们藏在何处？”显然以为当夜案发后离开升平坊的两名差役是刘叉和他的蒙面同党。

侯彝摇头道：“恕下臣难以奉告。”武元衡再三喝问，侯彝始终只是一言不发。武元衡见他强硬，便下令用刑。侯彝佩刀已经入皇城时交给监门卫，差役上前先剥去官服，将他拖到阶下，先打了四十大杖。

刘禹锡见侯彝伏在地上，腿部、臀部血迹斑斑，额上黄豆大的汗珠不住冒出来，背上冷汗湿透了衣衫，却是兀自不屈，慨然受刑，并不呻吟，连哼也不哼一声，不由得好生佩服他的傲气，心想这人究竟也是个人物，不禁起了惺惺相惜之意，道：“刘叉是杀人逃犯，又与侯少府有私仇在先，少府何苦为了这样一个国贼自毁前程？”侯彝道：“我藏匿国贼，自知罪名难逃，也没有什么可多说的。”

刘禹锡天性诙谐，爱开玩笑，见侯彝总是用手护着右膝，问道：“刺客是不是藏在你的右膝盖下面？”侯彝一听，顺手揭下台阶上砖石，自己将右膝盖砸碎，皮开肉绽，流血不止，又翻开皮肉给众人看，笑问道：“刺客在哪里？”

武元衡见他如此硬气，非要保护逃犯，心道：“这侯彝身为万年县尉，专司捕贼捉盗，天子脚下，竟然敢以身试法，窝藏国贼。此风一

开，那还了得？听说他兄长是魏博节度使心腹幕僚，如此强硬顽抗，无非是仗着有后台。”他生平最恶藩镇，一念及此，决意要动真格儿，命人点了一盆火炭，将鍪子放在上面烧得通红，再剥掉侯彝衣衫，拿鍪子去烙他上身。

火鍪非法定刑具，铁烙这等酷刑极少使用，受刑的人又是万年县尉，掌刑的差役一时难以下手，不过碍于中丞严令，勉强将鍪子按往侯彝腹部，“嗤”地一声，顿时烟火蒸腾，血肉焦焦作响。两边环伺的差役都闭上眼睛，不忍心看下去。侯彝强忍疼痛，一声不吭，等鍪子拿开，强吸一口气，笑道：“中丞还要多加些炭才好。”⁽¹³⁾

武元衡外貌儒雅清俊，脾气也温和可亲，内心却异常刚烈，见侯彝如此泰然自若，戏耍公堂，浑然不将自己放在眼里，又下令再用刑。刘禹锡却是极欣赏侯彝的侠义之气，忙道：“且慢。侯少府为人刚毅，又任县尉多年，料来刑讯这一套对他全无用处，不如先将他关起来，让他好好想一想，再好言开导不迟。”武元衡淡淡道：“就是因为他是万年县尉，知法犯法，所以才要格外用严刑对待。来人，继续用刑！”

侯彝又被鍪子烫了几次，胸前、肚腹尽是焦黑烂肉，终于昏死过去。武元衡命人拿凉水泼醒，扶他坐起来，问道：“你可愿意说出刺客下落？”侯彝摇了摇头。武元衡又喝命用刑。

唐代律法对刑讯犯人有明文规定，须得“立案同判”，即刑讯必须由主审长官及同判佐僚连带立案署名，刘禹锡见武元衡根本不听同僚意见，不免怀疑对方存了私心。他是个爽直之人，忽地站起身来，不悦地道：“侯少府不过是犯知情藏匿罪犯之罪，按照律法规定，刘叉刺杀朝廷命官是死罪，侯少府罪减一等，顶多是流放偏远之地，罪不至死。况且本朝律法向以仁义为本，恤狱慎刑，务从宽宥，中丞今日用火鍪这等残忍的酷刑来审讯折磨现任朝廷命官，当真是匪夷所思，令人发指，内中之惨烈，大概只有昔日天后手下的酷吏周兴、来俊臣才能比拟。”

他有意加重了“天后”二字，无非暗示武元衡也姓武，正巧又是武则天的曾侄孙。武元衡脸上怒色一闪，瞬间即逝，又恢复了平静，道：“追捕国贼要紧，本丞如此逼供，也是迫不得已。”

刘禹锡却是丝毫不给这位新上任的上司留情面，冷笑道：“如果武相公是因为新官上任要杀鸡骇猴的话，请自便吧，刘某可要先告退了。”作了个揖，昂然走出了大堂。

柳宗元出自著名高姓大族河东柳氏，为人沉穆浑厚，一直不发一言，见刘禹锡公然顶撞上司，虽觉不妥，然而他素与刘禹锡交好，共同进退，见状也站起来，道：“告退。”匆匆跟了出去。

三名堂官当堂走掉两名，这一幕极富有戏剧性，差役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尽是面面相觑。武元衡也不动怒，命人继续拷问侯彝。

掌刑的差役不忍再下手，只是迟疑不动，道：“侯少府刑伤极重，怕是捱不下去，万一……万一……”一旁作笔录的令史忙上前低声禀道：“中丞不如暂时罢手，刘、柳二位御史不肯署名的话，中丞可就落了个违律用刑，按律法要杖责六十。”

武元衡是建中四年进士，诗写得相当好，藻思绮丽，琢句精妙，尤其精于五言诗，然而及第后仕途不顺，一直辗转于使府之间，十多年来只在藩镇中担任低级幕僚之职，直至不惑之年时，才回到朝廷担任监察御史，没干几天又出任华原(14)县令，刚一上任就因为跟镇军督将不合而愤然辞职，后长期闲居于林泉之下，与文士们诗文唱和，交游往来，为德宗皇帝起用担任比部员外郎也是最近之事，而且是因为他诗名太大的缘故，可以说他并无察狱理事的实际经验，对律法也不熟悉，经令史提醒，也甚觉无趣，万一侯彝当场死在堂下，不仅再也无法知道刺客下落，而且说不定还会被人趁机以“滥用酷刑”参上一本，便命人先将侯彝下狱关押。

侯彝神智不失，却无法站立行走，差役便找了一副担架抬他。出了御史台，侯彝见左右无人，低声问道：“差大哥可否帮侯某一个忙？”

押送侯彝的差役亲眼见他以堂堂万年县尉之尊，为保护属下差役当场认罪，又为了庇护刺客当堂忍受非人的酷刑，均是佩服之极。况且他所保护的刺客本来是要杀死那人人切齿痛恨的京兆尹李实，虽说误杀了御史中丞李汶，可那李汶跟李实本来就是一伙儿，坏事也没有少干，死了也没有什么人惋惜。众差役相互交换一下眼色，一名年纪大些的差役

道：“少府请说。”侯彝道：“侯某自知难逃此劫，只是我有个朋友名叫空空儿，想在死前见他一面，请差大哥帮忙去魏博进奏院知会他一声。”

那差役道：“帮少府传个消息不难，但若要带人进大狱探望，怕是人们难以做到。”侯彝道：“这我知道，我自有主张，事情紧急，还请差大哥这就赶去崇仁坊。”

那差役便又问了一遍地址、姓名，自往魏博进奏院而来。卫士听说他找空空儿，又是一身公服，便带着他径直进来大厅。进奏官曾穆正与从事侯臧议事，空空儿也埋头坐在一旁，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卫士上前禀告道：“这位是御史台差役，说有要紧事找空巡官。”曾穆一听便冷笑道：“是不是咱们空巡官又惹事了？连御史台都找上门了。”差役忙道：“不是，是一点私事。”空空儿便站起来道：“我就是空空儿。”差役道：“空巡官，请你跟我出来一下。”

空空儿见他一副藏头露尾的样子，神秘兮兮，一时不明就里，不过料来跟侯彝有关，便跟了出来，问道：“是不是侯少府有事找我？”那差役道：“侯少府刚被逮下了大狱，他有要事，特命小人来请空巡官到狱中探望。”

空空儿吃了一惊，问道：“侯少府犯了什么罪？”差役道：“他已经承认是他放走了刺杀李中丞的刺客，又不肯招出将刺客藏在哪里，新上任的御史台长官很是厉害，立即对他用了大刑。”空空儿惊道：“啊，那我们赶紧走。”

差役道：“侯少府被关在大理寺狱⁽¹⁵⁾，大狱在皇城内，城门警卫的门监卫⁽¹⁶⁾盘查极严，空巡官没有门籍进不去，侯少府说得请京兆尹送你进去。”空空儿道：“什么？侯少府自承放走刺客，京兆尹恨他还来不及，怎会送我去见他？”差役道：“侯少府说，只要你对京兆尹说你说服他交代出凶手下落，京兆尹定会送你进去。”

空空儿沉吟道：“也好。”忙掏出一吊钱递给那差役道：“多谢差大哥传话。”那差役道：“侯少府真是英雄好汉，小的可不敢要他朋友的钱。”重新将钱塞回空空儿手中，道，“小人告辞了，侯少府刑伤极重，

还请空巡官速去探访。”

空空儿忙来进奏院马厩取马，一名卫士为难道：“进奏官有令，不得给空巡官……”空空儿不容他多说，上前牵了一匹马便走，卫士有心阻拦，却又畏惧他武功厉害，不敢上前动手。

出来进奏院，飞驰至光德坊。京兆府位于光德坊西南角，建制颇大，又分东、西土曹：东土曹号“念珠厅”，意思是事务极多，判案到一百零八道；西土曹号“莎厅”，只因厅前有株巨大的莎草，周回达十步。

京兆尹李实正坐在莎厅中，一张脸拉得老长，他刚刚得知自己下属万年县尉侯彝放走刺客、被新上任的御史中丞刑讯的事，既恼怒又痛恨。忽听说魏博巡官空空儿求见，还以为对方是奉魏博兵马使田兴之命前来，忙命人带他进来，问道：“是田兵马使找本尹有事么？”空空儿道：“不是，是我自己有件事要找尹君帮忙。”李实道：“好说，是什么事？”空空儿道：“侯少府被关在大理寺狱，我想请尹君带我进去探望他。”

李实当即虎了脸，道：“侯彝私纵国贼，死罪难逃，空巡官不必再费心了，这就请回吧。”空空儿道：“还请尹君成全。”李实道：“笑话，那刺客要刺杀本尹，侯彝将他藏起来，本尹恨不得这就将他押来京兆府亲自严刑拷问刺客下落，凭什么还要送你去探望他？”

空空儿不愿意按侯彝之计谎言欺骗李实，道：“我深佩侯少府为人，不忍见他如此受刑罚之苦，若尹君肯带我见他一面，我一定会为尹君找出真凶。”李实道：“真凶？”空空儿：“是。”

李实道：“你怎么会知道？”空空儿：“我暂时还不能说。”李实冷笑道：“你能抓到真凶？这话若是你们魏博田兵马使说出来我还相信，你一个小巡官，有什么本事，本尹凭什么要相信你？”空空儿道：“天道之下，万物蝼蚁，但蝼蚁也有自己的力量。尹君若肯如我所请，十日之内，我必将刺客送到尹君面前。”李实凝视他半晌，一拍桌案，道：“好，本尹信你一次也无妨。来人，备马，去大理寺。”

大理寺在皇城西边顺义门附近，离光德坊只有两个坊区远，骑马瞬间即到。大理寺狱是中央监狱，专门关押犯罪官员及重要囚犯，防守当然非同小可，监房都是一尺见方的条石所垒，四周围以高墙，墙上巡视的弓手居高临下，个个佩带强弓劲弩，犯人稍有异动，即当场射杀。这里面囚死过不少名人，如天宝名臣陈希烈、张垪、独孤郎等人均因为曾做过安禄山的伪官而被赐死在大理寺狱。

侯彝被单独监押在最里面的一间石牢里，狱卒佩服他仗义，没有给他上械具，即使如此，他刑伤极重，也是动弹不得，只仰卧在地上，大口地喘气。身下只薄薄一张草席，冰凉如铁，身上伤口如火炙般疼痛，不得不将衣服敞开，以减轻痛苦。

忽听得脚步声近前，有狱卒开了牢门，一人走进来阴恻恻地叫道：“侯少府！”侯彝侧过头来，道：“尹君，请恕下臣身上有伤，难以行礼。”

李实自恃也是个狠角色，但此刻见侯彝遍体鳞伤，上半身皮肉焦黑，疼得连衣服都不能穿上，下半身受过杖刑，鲜血淋漓，脸上的痛楚在这幽暗阴森的牢房里显得额外凄凉，恰似地狱里饱受刀山火海之苦的恶鬼，昔日醉人神采荡然无存，再无半分万年县尉的勃勃英姿，不由得慨叹武元衡下手之毒，忍不住心道：“我跟这姓武的素无往来，想不到他却是如此厉害的人物，日后可得小心了。”便对侯彝道：“少府要见的人本尹带来了。带他进来。”

外面狱卒得令，便领着空空儿进来牢房。李实道：“空空儿，你可要信守诺言，十日之内，你得将刺客送到本尹面前。”空空儿道：“是。”李实又望了侯彝一眼，冷笑一声，先退了出去。

空空儿忙上前去扶侯彝，道：“少府，你……”侯彝痛得哼了一声，苦笑道：“你千万别动我，还是让我躺着好。”空空儿道：“抱歉，来得匆忙，竟未想到要带些药来。”微一沉吟，便将自己身上的夹袄脱下来，轻轻盖在侯彝身上。

侯彝见狱卒还守在门外，道：“空兄，你……你低下身来。”空空儿知道他有重要话要说，便跪下来，俯身将耳朵凑到他唇边。侯彝道：“我

被捕受刑的事很快就会传开，刘叉还在长安，他一旦听说，肯定会以向御史台来自首换我出去，你……你要尽快赶去阻止他。”空空儿道：“刘叉那样的脾气，听说少府为他受难后，拼了命也会出来自首的，除非用强，不然如何能阻止得了他？”侯彝道：“刘叉慷慨激昂，嫉恶如仇，不过性子却是粗疏，不够精细，你只需拿律法来说服他。”空空儿当即会意，道：“我明白了。”

侯彝见他稍加提示便明白自己的意思，颇感愕然，问道：“空兄如何会熟悉律法？”空空儿道：“先父是魏博的司录参军，当然在魏博只是个虚职，他常常浩叹藩镇拿人命当儿戏，武将的权威远远凌驾于律法之上。”

侯彝道：“原来如此。”低声将刘叉藏身之处告诉空空儿。又问道，“你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去做，非要承诺京兆尹十日内送刺客给他，你是打算拿自己当交换条件么？”

空空儿不愿意侯彝为此忧心，道：“我已有对策，请少府放心。你私藏刺客罪名太大，就算能挨过刑讯，朝廷当真会放过你么？”侯彝道：“这我也不知道，按照律法规定罪不当死，可朝官视律法为儿戏也是常有之事，我自己还不是徇私放走王立、刘叉。”

空空儿道：“少府那是侠义之举，与视律法为儿戏有本质分别。”侯彝道：“唉，总之我自己也是以身试法。京兆尹倒不一定要我死，不过新上任的御史中丞武元衡是个极厉害的人物，以前没有怎么听说过他的事迹，想来这次要借此案立威，我这次怕是凶多吉少。空兄，你我惺惺相惜，许多话不必多言，家父早亡，家母有长兄奉养，不必操心，我未娶妻室，孤身一人，就算这次死在这里，也没有什么遗憾。不过若侯彝这次有命活着出去，你我一定要痛快喝一场。”语气虽然慷慨豪迈，并不为自己的处境忧虑，却隐隐有交代后事之意。

空空儿心中难过，道：“那是当然。”他不敢久留，以免误了侯彝交代的大事，忙告辞出来。他料想会有人暗中监视跟踪他，上马便走，径直驰到西市东门，又去宋清药铺拿马换了一些药和包扎伤口用的药布，果见外面有两个鬼鬼祟祟的青衣汉子直往药铺里面张望。

空空儿问道：“老公这里可有后门？”宋清冷冷道：“没有。”空空儿一愣，心想这药铺明明有个大后院，怎么会没有后门。却见一旁那身材短小、容貌丑陋的年轻学徒郑注仰起头来，悄悄用手指了指后面，当即会意，忙道：“借用一下，多谢。”不待宋清阻止，飞快地奔去后院，自药铺后门出来。

西市占两坊之地，每边长六百步，有数千家商铺，四方珍奇，货物山集，堪称天下最繁华的市场，人群熙攘，紫陌红尘。空空儿专捡人多的地方走，逶迤往北而去。他虽并不熟悉京师地形，然而长安的坊区和道路都是方方正正，不须认路，只用知道大致方向，就决计不会走错。到北门时，见后面跟踪的人已经被甩掉，这才加快脚步，去了西市东北面的布政坊。

布政坊紧挨皇城，是右金吾卫屯营所在之处，里面驻有重兵，人烟远不及崇仁坊这样的坊里稠密繁华。空空儿径直来到祆祠⁽¹⁷⁾，说是找一位不言的人，守门的胡人便领着他来到祠后一座小小的院子，叫道：“有客。”

紧闭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露出刘叉警觉的半边脸来，见是空空儿，才松了口气，招手道：“快进来。”

空空儿闪身进去，刘叉将门问好，领他进屋坐下，问道：“是侯少府叫你来的么？外面情形如何了？”空空儿道：“不好。”当即说了侯彝被捕刑讯的事。

刘叉“呀”地大叫一声，拔脚就往外走，空空儿早有防备，上前扭住他臂膀，道：“你不能出去。”刘叉怒道：“空空儿，亏我还敬重你是条是非分明的汉子，你竟然叫我不要出去。”

空空儿道：“你现在如果出去，就是害了侯少府。”刘叉更怒，道：“侯少府因为我下狱，备受酷刑拷打，我恨不得以身相代，我这去御史台投案，换他出来，怎么会是害他？”

空空儿道：“你一去投案不但自身难保，还坐实了侯少府的罪名，你

二人都难逃一死。他只要再能捱过两次酷刑，就能化险为夷。”刘叉一呆，道：“什么？”空空儿当即详细解释，原来唐朝律法规定，拷问囚犯不得超过三次，每次须隔二十日，若三次后当事人仍不认罪，则准许取保释放。

刘叉听了不免半信半疑，道：“当真？”空空儿道：“当真。侯少府让我特意来叮嘱你，你千万不能出去，不然既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他。”刘叉道：“那好，我就听你一次。”

空空儿又再三叮嘱，刘叉恼道：“你什么时候这般婆婆妈妈的了，我答应你不出去便是。”空空儿道：“不论你听见任何消息，都不能出来，除非等侯少府自己来接你。”刘叉道：“知道了，怎么这么啰嗦。”

空空儿便离开袄祠，又重新溜回西市转了一圈，果见之前监视他的青衣汉子正在市集中四下寻找，神色极是焦急，他佯作不知，又用早上柜坊小吏给的钱去买了两件衣衫，重新走到皇城顺义门，托卫士将药和衣衫转送去大理寺狱给侯彝。

领头的监门卫军官叹道：“侯少府为人如此仗义，宁死不说出朋友下落，若是能做他的朋友，当真是死也值得。我们从来不替人往里面递东西，不过郎君放心，只要是给侯少府的，尽管送来，一定替你送到。”空空儿道：“如此多谢了。”

他自知有人监视跟踪自己，也不方便再四处闲逛，当下快快闷闷回到魏博进奏院，去厨下要了些吃的端回房中，只喝酒吃肉睡觉，如此混了一天。

果然如侯彝所料，他在堂上受酷刑逼问的事很快就在长安城中疯传开了，甚至连李汶遇刺一事都没有引发这么大的轰动。堂堂御史中丞深夜遇刺，大多数人并不怎么感到悲伤，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这自然是因为李汶声名并不怎么好的缘故。若真有悲伤，也悲伤的是死的人不是李实。一想到更恶更坏的李实还活得好好的，不免有所遗憾，大家心中都暗暗盼望那大侠客刘叉能再次出现，一刀将李实杀死。而侯彝这等宁死不负朋友道义的大义凛然的行径，更是受到狂热崇拜，人们议论他，

景仰他，他瞬间成为长安城中的风云人物，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声望之隆，即使昔日名将郭子仪在世时也不过如此。许多人自发带着衣食赶到皇城西面的顺义门，请监门卫士代转给大理狱中的侯彝。

就连魏博进奏院的卫士也在谈论侯彝时充满敬佩之色，次日一早空空儿出门时听到，既是欣喜又是难过，欣喜的是原来民众表面冷漠麻木，其实内心深处的正义和良知未泯，难过的是侯彝在狱中受苦受难，生死难料，自己却无力救他。

刚要出进奏院，忽有一名卫士奔过来禀道：“侯从事正在到处找空巡官。”空空儿虽不愿意去，还是不得不来到议事厅，见侯臧脸色阴沉，也不知道是为了何事。

侯臧道：“空巡官去大理寺狱见过我四弟了？”他四弟便是侯彝，空空儿这才反应过来这位以阴险毒辣著称的魏博从事是想打听他弟弟的事，忙道：“是。”侯臧道：“他怎么样？”空空儿道：“他受了重刑，情况不怎么好。”侯臧沉默许久，才道：“好，我知道了，多谢。”

空空儿正要退出，侯臧突然问道：“刘叉藏在哪里？”空空儿道：“这个侯从事得亲自去问令弟才能知道。”侯臧道：“你当真不肯说？”空空儿只是沉默以对。侯臧脸上黑气大盛，叫道：“来人，摘了他的剑！”几名卫士一拥而上，将空空儿围了起来。

空空儿猜想侯臧无非想擒住自己严刑拷问，他眼前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不愿意就此束手就擒，冷冷道：“侯从事是文官，我是武官，你我互不统属，你不能拿我。”侯臧道：“我有节度使金牌在手，空空儿，见金牌如见魏帅本人，还不快快跪下！”空空儿道：“魏帅交付金牌，大概是有特别使命派给侯从事，而不是让侯从事专以令牌来拿我，恕我不能从命。”

正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之际，忽有一名卫士奔进来道：“进奏院外有位叫罗令则的郎君要见空巡官，说有急事。”侯臧道：“罗令则？”卫士道：“是，他是和波斯公主一道来的。”侯臧奇道：“是萨珊丝么？怎么不请他们进来？”卫士道：“他们不愿意进来，指名要空巡官出去。”

侯臧冷笑道：“空巡官当真是忙得很。”挥手命卫士退开，瞪着空空儿道：“我会紧紧地盯着你，看你到底玩什么花招。”

空空儿也不答话。出来进奏院，果见罗令则和萨珊丝率领几名胡奴站在门口。

罗令则一见空空儿出来，忙将他扯到一边，低声道：“空兄，小弟偶然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也许能大大减轻侯少府的罪名，救他出来。”空空儿道：“什么消息？”罗令则道：“听说京兆尹怀疑御史中丞李汶并不是死于刀下，而是之前已经被人下毒暗害。如果是真事，那么刘叉就不是真正的刺客，侯少府庇护的也就不是国贼，不过是一个恶意破坏尸首的小贼罢了。”

空空儿顿时惊醒，他这才想起来当时冲进楼时的情形，当时李汶背朝大门躺在卧榻上，刘叉那一刀自后心插入，这显然不合情理。当时先是雷声炸响、狂风乍起，刘叉趁机冲上台阶杀掉了三名仆人，外面这么大动静，李汶不可能充耳不闻，然而刘叉却闯进去后一刀穿胸而过，只能说明他那时早已经死了。

一念及此，不禁暗骂自己道：“我怎么这么糊涂，竟然忽视了如此重要的一点！难怪那京兆尹听我说‘真凶’登时悚然动容，也难怪他到狱中根本不屑向侯少府追问刘叉下落，只催我信守找到真凶的诺言，原来他早发现刘叉不是凶手。他任京兆尹多年，经手过不少案子，想来也知道杀死活人的刀伤与刀刺死人所形成的伤口有很大分别，他找万迁这样的老行尊来验尸，必然也是这个缘故。”

按照唐朝律法，刘叉杀死朝廷命官当然是死罪，侯彝庇护窝藏罪犯，罪减一等，该判流放三千里。但若是刘叉杀人时李汶已死，不过是损伤死尸罪，按斗杀罪减二等，该判徙三年，侯彝依次罪减一等，不过是受杖刑而已。罗令则提供的消息如果查证属实，确实就能将侯彝自大理寺狱中救出来。

罗令则见空空儿沉思不语，以为他不信，道：“这消息千真万确。京兆尹如今日夜惶惶不安，生怕有人再害他，已经暂时搬离了升平坊。据说，他怀疑下毒害死李汶的人就是他府中的人。”空空儿不便吐露当晚其

实自己也在场，忙道：“我知道了，多谢。”罗令则道：“其实不必谢我，要多谢公主殿下，是她花重金买通了李府的下人，才得到这个秘密消息。”

空空儿一时不及思虑为何萨珊丝要主动卷入此事，道：“多谢公主殿下。”萨珊丝笑道：“等候少府脱身归来，你可得让他本人亲自来谢我。”空空儿见她笑得浪荡轻浮，也不知道到底怀着什么目的，不及多想，只道：“那是当然。”

罗令则道：“空兄要如何做？”空空儿道：“事情紧急，我得赶紧去找一个人，多谢二位慷慨相助。”萨珊丝便命手下胡奴牵了一匹马给他，空空儿道：“多谢。”上马出了坊门，径直往南而去。大宛骏马果真名不虚传，跑得又快又稳当。到得永宁坊西门，向卫士打听了万迁住处，到门前喊道：“万老公在么？”

万迁正在院中闷闷不乐地晒太阳，闻声开门出来，奇道：“怎么会是空郎？好俊的大马！”空空儿将马在门前槐树下拴好，走上台阶，肃色道：“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老公，是关于老公昨日去京兆尹府邸验尸的事。”

万迁立即露出了老公门特有的警觉神情来，左右一望，飞快地将空空儿扯进院子，掩好房门，低声问道：“空郎为何要管这件事？是为了侯少府么？”空空儿点头道：“正是。我料想这件事事关重大，老公必然得到过京兆尹事先的嘱咐，不得泄露任何验尸详情，然则侯少府如今被押在大理寺狱中，受尽折磨，命在旦夕，我也是不得已才来找老公，烦请将当日实情相告。老公放心，我决计不会将您牵扯进来。”

万迁迟疑道：“这件事……”忽见万年吏打着哈欠从屋里出来，似刚刚大梦初醒，突然见到空空儿也在，一时愣住。万迁忙骂道：“你今晚不是当夜班么？太阳都快要下山了，非要等夜禁前才出门。”

万年吏颇畏惧父亲，喏喏连声，道：“孩儿去县廨了。”刚一出门，又退了回来，道：“阿爹，门口有几个奇奇怪怪的人死盯着咱们家门呢，怕是不怀好意，要不要孩儿去告诉坊正？反正顺路。”

空空儿道：“无妨，他们是跟着我来的，我待会儿一走他们自然就跟着走了。”万年吏讪笑道：“空巡官果然是人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万迁道：“还不快去当班？”万年吏道：“是，是。”似笑非笑地看了空空儿一眼，这才离去。

万迁道：“京兆尹找小老儿，确实是让我去验李中丞的尸首，不过关于这件事小老儿实在不能多说……”空空儿道：“李汶不是死于刀伤，他在被刺杀前已经中了毒，对么？”万迁大惊，道：“郎君如何会知道？”空空儿不能明说，只好道：“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

忽听见门口有女子叫道：“这是谁的马？”万迁无心理会，只隔墙答道：“是我家贵客的。”又低声问道：“郎君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空空儿不及回答，又听墙外女子嚷道：“叫马主人出来！”万迁道：“咦，你这个小娘子……”正待赶出去，空空儿叹了口气，道：“老公别动，是来找我的。”开了门出来，果见第五郡站在马旁。

空空儿上前问道：“第五娘子找我有事么？”第五郡板着脸道：“什么第五娘子，难听死了，倒好像我成了谁家的第五房小妾。”空空儿每次与她斗嘴都处于下风，只好道：“是我错了，郡娘子有何见教？”第五郡突然放低声音，道：“夜禁前到北面的亲仁坊来，有人要见你。”

空空儿一愣，问道：“是谁？”第五郡道：“我凭什么要告诉你？”空空儿知道她还误以为当日是他带曾穆去抓她，却见她自顾自地解开缰绳，翻身上马，道：“你这马太引人注目，还是由我给你骑走的好。”空空儿道：“这是我借来的马，娘子不能……”第五郡哪里听说，双脚一夹马肚，那马便撒开蹄子狂奔，如风驰电掣，瞬间已在数十丈外。

空空儿无可奈何，只好重新进来院子，却见万迁不断搓着一双老手，在花架下徘徊，神色极是焦虑，见空空儿回来，上前扯住他问道：“这件事连侯少府都不知道，县廨中看过李中丞尸首的只有我一人，空郎怎么会知道？莫非……莫非是刺客本人？”空空儿道：“是想救侯少府的人告诉我的。”

万迁狐疑地审视着他，道：“当真？”空空儿道：“老公也是公门中

人，您想想看，刺客若是知道李中丞已死，何必多捅上那一刀？就算是后来才会意过来，为何不将真相散布开去，对他自己、对侯少府不是都有好处么？”万迁这才点点头，道：“有理。”

空空儿道：“还请老公将实情相告。”万迁思虑良久，才道：“也罢，为了侯少府，小老儿就破回例吧。李中丞被刺前确实已死，他身上刀伤皮肉外卷，并无血萌，一刀穿胸而过，流血却不是很多。我到京兆尹府邸的时候，京兆尹已经知道这一点，叫我去是因为李中丞喝过的茶水中用银针验不出毒来，尸首也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他知道我年纪大、见过的尸首多，也许会知道李中丞中了什么奇毒。不过我仔细验过尸首后，也没有任何发现，只是有一点……”正说到关键之处，他又迟疑了起来。

空空儿道：“有一点点什么？”万迁道：“这一点我连京兆尹都没有敢告诉，空郎可千万不要说出去。”空空儿道：“好。”万迁这才道：“许多年前，小老儿从师傅那里听说宫中有一种秘药名叫‘美人醉’，无色无味，不但能悄无声息地置人于死地，而且人死后瞧不出任何迹象。不过只是听说，从来也没有人见过，我也不敢告诉京兆尹，怕……怕……”空空儿道：“你是怕京兆尹以为是宫里有人下毒害他，从而牵扯出更多的人来？”万迁道：“是，而且这宫廷秘药也只是捕风捉影的传说，小老儿没有丝毫把握，怎敢轻易告诉京兆尹？”

恰在此时，夜禁鼓声响起，空空儿想起第五郡之约，忙道：“老公放心，你今日所说，我决计不会对旁人说起。”匆忙告辞万迁出来，便往北而去。走出数十步，果见后面有几名汉子鬼鬼祟祟跟在后头，他也不加理会，来到永宁坊北门便站在那里不动。

永宁坊坊正拿着钥匙等着锁门，见空空儿站在一旁不动，问道：“郎君是要出坊里么？请尽快吧，鼓声一停，我可就要关门了。”

空空儿点点头，脚下却还是不动，心中默默数着鼓声数。坊正以为他又改变主意，预备留在本坊内，也不再理会。几近八百声时，坊正挥手示意两名坊卒拉上大门，空空儿忽然抬脚狂奔，自坊门冲出去。那坊正还好心喊道：“喂，已经夜禁了，快些回来！”

后面跟踪监视空空儿的几名汉子见状，紧跟上来，也要抢出坊门，却被坊正一把拦住，道：“作死么？夜禁了！”一边武侯铺卫士见这几名汉子形迹可疑，过来问道：“你们几个想做什么？”几名汉子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坊门轰隆隆地合上了。

空空儿飞快地冲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奔到对面亲仁坊南坊门，恰在坊门闭合的一刹那间闪身进去。唐朝夜禁制度森严，关门的坊卒早见多了抢在关门时冲进来的人，也不以为意，只笑道：“郎君好身手！”

空空儿虽然成功摆脱了跟踪的人，一时也不知道上哪里去找第五郡，忽想到苍玉清是郭府乐妓，郭府可不就在这亲仁坊么？忙朝郭府赶去。心中反复盘念李汶一案，疑云越来越重：当晚他到达李实府邸时，那小楼内无人，只有门外有两名仆人，后来另有两名随从护送李汶进去，随即四人尽数退出，有一人去前院叫李夫人，不久后雷声响起，刘叉趁机杀死三名仆人，闯将进去，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如果李汶是中毒身亡的话，那么只有极短的时间，下手的必定是四名仆人中的一个，三人已死，剩下的一人理所当然嫌疑最大，这些京兆尹不会想不到，他却又是找万迁、又是搬离豪华房舍，除非他已经调查清楚那四名仆人均不是凶手，是早有人在茶水或者茶杯上动了手脚。

正自思索，忽听到有人叫道：“喂！”回头一看，第五郡正站在道旁向他招手，忙走过去问道：“到底是谁要见我？”第五郡道：“跟我走吧，我带你去见她。”

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一处道观，门匾上书“咸宜观”三个鎏金大字，用笔酣畅淋漓。门口有一名女道士正在清扫台阶，第五郡朝她点点头，领着空空儿径自进来。

这咸宜观是昔日玄宗皇帝和武惠妃的爱女咸宜公主的出家之地，内里的壁画、塑像全部为名家真迹，如三门两壁及东西走廊上的壁画为画圣吴道子亲笔，殿前、殿外神像为名家解倩、杨廷光所塑，窗间写真及玄宗皇帝、上佛公主等图为肖像画号称“冠绝当代”的陈闳所绘。空空儿并不知道这些，只觉得这座道观古意昂然，神秘中自有一种清贵之气，尤其廊下一大片黄金印菊花，竟与翠楼艾雪莹那里见过的一模一样。

到了西厢，第五郡轻轻叩了叩门，道：“人来了！”里面有个女子应道：“请他进来吧。”空空儿又惊又喜，正是苍玉清的声音。

进房一看，苍玉清面色苍白，半倚在床上，大约是伤势未愈的缘故。天光已暗，第五郡点燃了一盏灯，给空空儿搬了个凳子放在窗下，便自己退了出去。

空空儿道：“清娘子见召，有何见教？”苍玉清道：“你就是那刺客刘叉的同党，是么？”空空儿道：“娘子为何这样说？”苍玉清道：“你与郡娘约好次日见面，却提前一日去了乐游原，你为人懒散，这不是你的作派。而且李汶遇刺当晚你人不在青龙寺内，形迹极其可疑，万年尉侯彝被捕后谁也不见，只要求见你一个，可见你早已牵连其中。”

空空儿早知道她早晚要怀疑到他身上，不过她既不直接报官，想来还是有周旋余地，他不愿意谎言欺骗对方，直认道：“是。”苍玉清道：“你承认得倒是爽快，可知道刺杀朝廷命官是死罪？”空空儿道：“嗯。”

苍玉清沉默许久，才问道：“侯少府情形如何？”空空儿道：“怕是凶多吉少。”苍玉清叹道：“他这等为朋友披肝沥胆的奇男子当真罕见，或者命不该绝。”空空儿道：“娘子的意思是……”

苍玉清瞬间又恢复了那副冷冰冰的面孔，道：“你走吧。”空空儿道：“如此，空某告辞了。”走到门口，又回头问道：“娘子伤势可曾好些？”苍玉清双颊绯红一片，许久无言，空空儿只得告辞出来。

暮色苍茫，第五郡正站在院中，似在特意等他，上来低声问道：“侯彝人关在哪里？”空空儿道：“大理寺狱。”第五郡道：“这我知道，我是问他具体关在什么位置？”空空儿愕然问道：“娘子是要穿上吉莫靴去劫狱么？这主意可不好。”第五郡脸色大变，问道：“你怎么会知道吉莫靴？”空空儿道：“我听侯少府说的。”第五郡道：“呀，想不到侯彝既是铁骨铮铮，还这般博学多识呢，到底是进士出身。”赧然而笑，很是欢喜。

空空儿劝道：“皇城戒备森严，大理寺狱非等闲之地，娘子还是别去

冒险。”第五郡道：“谁说我要去冒险？”空空儿道：“况且以侯少府之为人，就算娘子找到他，他也未必肯跟娘子走。”第五郡赌气道：“要你多说，你还不快走。”扯着空空儿往外走。

空空儿忙道：“此时已经夜禁，我回不去进奏院，还请娘子借我一点钱住店。”第五郡道：“不借。”空空儿道：“那么还请娘子将刚才骑走的那匹马还给我。”第五郡道：“也不还。”点着空空儿的鼻尖道：“你要是敢透露一个字，或是再敢来这里，信不信我杀了你。要知道，你许许多多把柄在我们手里。”空空儿道：“许许多多把柄？那是什么？”第五郡却不由分说，一把将他推出门槛，迅疾关上大门。

空空儿被第五郡赶出咸宜观，一时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此时天幕降下，周遭一片漆黑，忽记得进来亲仁坊时路过一家酒肆，也不顾身上没钱，一路寻来，果见酒肆灯火通明，内中热气腾腾，尚有不少酒客。闻听里面觥筹交错声，更觉腹中饥肠辘辘。

伙计见来了主顾，慌忙前来招呼。空空儿一时犹豫，这等吃白食的事他以前没有做过，也不知道万一做了该如何收场，忽听得东面隐隐有哀乐诵经声传来，心念一动，问道：“这是谁家有亲人去逝了么？”伙计道：“哎呀，客官不知道么？这是前任御史中丞家在办丧事，李中丞前夜被人刺死在京兆尹府中，可惜，白做了一回冤死鬼，请一堆高僧来做法事超度又有什么用！客官，您里面请。”空空儿这才知道李汶就住在亲仁坊中，忙道：“我还有点事，回头再来光顾。”

急忙奔李汶府邸而来，走不多远，忽然从暗处奔出来几名金吾卫士。一人喝道：“站住，做什么的？”空空儿道：“我是前去李府拜祭李中丞的。”一名金吾卫士道：“拜祭需要带剑么？”上前夺下空空儿手中浪剑，拔出来看了一眼，喝道，“将他绑起来。”空空儿道：“哎，你们怎么平白无故胡乱绑人？”轻轻一抖，将抓住他手臂的卫士甩开。

几名卫士见他反抗，顿时如临大敌，一人大声呼叫，另几人更是弯弓搭箭，将箭头对准空空儿胸前，喝道：“别动，一动就射死你。”

只听见远近呼哨声大作，密密匝匝的脚步声纷纷往这边赶来。空空儿心道：“什么时候坊区内也有这么多金吾卫士巡视了？莫非……李实本

人正在李汶宅内？”

正猜疑间，一队金吾卫士举着火炬簇拥着大将军郭曙到来。郭曙一见空空儿就道：“又是你。”命部属收起弓箭，问道，“怎么回事？”一名卫士道：“这人深夜带剑来到这里，说是要去拜祭李中丞。属下见他形迹可疑，命人先绑起他，他还出手抗拒。大将军，这人会武功……”

郭曙道：“我知道了。”转头问空空儿道：“你认识李中丞？”空空儿道：“不认识。”他自知道说是去拜祭李汶难以令对方信服，道，“京兆尹应该也在这里吧？我有要紧事见他。”郭曙目光炯炯，凝视他片刻，道：“你跟我来。”当真领着空空儿进来李汶宅邸。只见处处素盖白幢，京兆府差役和金吾卫士更是遍布各个角落。

郭曙忽然顿住脚步，道：“听说你答应了京兆尹要找出害死李中丞的凶手，对么？”空空儿心道：“这郭大将军消息好快！他表面不动声色，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其实也是个厉害角色。”当即答道：“是。”郭曙道：“那好，你明日一早到郭府来，我有重要事情要问你。”空空儿道：“是。”

进来灵堂，果见穿着孝服的家眷、仆人跪在西首，数名超度的僧人盘坐在东首，京兆尹李实与夫人正陪着李汶夫人站在灵柩前说话，忽见郭曙领着空空儿进来，不由得大为惊讶。郭曙道：“这人深夜带剑至此，自称是来拜祭李中丞，后又改口要求见京兆尹。”李实道：“本尹认得他，他是魏博巡官空空儿。”转头道，“空空儿，你来得倒是快。”

空空儿原先料不到李实今夜也会在这里，意外撞上，只得道：“我答应了尹君寻找真凶，一直未能发现线索，所以希望能亲眼看看李中丞尸首。”这对于他而言实在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他想要刺杀的人不但好端端地站在眼前，还得为对方寻找出真凶来。一刹那间，眼前又浮现起成辅端爽朗的面容来。

李实却只是重重看了郭曙一眼。郭曙忙道：“既然没什么事，本将就告辞回家了。”李实道：“大将军辛苦了。来人，送大将军回府。”

等郭曙出去走得老远，李实才道：“你不是已经知道了么？还需要看

什么尸首？”空空儿道：“我只是知道真凶另有其人，并不知道详细情形……”忽见京兆尹夫人侧头凝视着他，他曾与她近距离地面对面，虽然当时蒙了面巾，但估计身形已被对方记住，生怕被认出来，忙道：“尹君难道不想知道究竟么？”李实道：“好。反正灵柩还没有合上，让你看一眼也无妨。”

空空儿便走去棺木边上，人还未到，先闻到一股浓郁的芬香，大约是洒了不少用来掩盖尸臭的香料。只见那棺中的李汶已经换上寿衣，虽然穿戴得齐整，整个面目却完全扭曲变形，显见死时十分痛苦。他只略略一看，立即意识到死者绝非中毒而死，试想李汶进楼到身亡时间极短，如果当真是中毒而死，以他这副表情，那毒药毒性必然剧烈无比，瞬间就能穿肠烂肚，他定会痛得满地翻滚，怎么还会死得无声无息、好端端地躺在卧榻上一动不动呢？而且刘叉冲进去之前，楼中一直不见动静。只是这一点只有空空儿当晚人在现场方能知道，万迁看不出这一点也绝非无能。

李实见空空儿俯身一望，即露凝思之状，似早有成竹在胸，不禁大为诧异。他原本没有对空空儿抱任何期望，只不过送其去见侯彝是举手之劳，料来侯彝也有极其重要的话要对此人说，说不定正是要告知刺客藏身之处，他再派人暗中跟踪监视空空儿，岂不是可以抢在御史台前头抓捕到刺客，好好在圣上面前表现一下？即使事不成，对他也没有任何损失，黑锅自有御史台新上任的御史中丞武元衡去背。想不到这空空儿似是当了真，竟然深夜赶来李汶府中验尸。

空空儿道：“可否借一双筷子？”李实示意心腹差役取来一双筷子，问道：“你要筷子做什么？”空空儿接过筷子，向李汶夫人点头道：“怕是要对李中丞有所冒犯得罪，抱歉了。”

李汶夫人姓汪名圆，泪眼涟涟，毫无主见，只是扯住李实夫人汪桐哭泣个不停。汪桐柔声安慰道：“好啦，好啦。”

空空儿拿筷子撬开李汶嘴唇，仔细察看其中。李实不但不阻挠，还命人举灯近前，以便空空儿看得更清楚，又忙问道：“是不是中了剧毒？”

空空儿不明白他为何一心认为李汶是中了剧毒而死，问道：“现场可有什么可疑之处？”他当晚紧随刘叉进楼，仓促之下并无仔细留意四周环境，然而也必定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不然早就一眼看到，他有意这样问，无非是要慢慢告诉李实事情真相——李汶并非中毒而死。

李实道：“可疑之处？没有，桌上茶水都是好好的，也没有丝毫凌乱的痕迹。”他为人虽然残暴可鄙，到底还是做过多年京兆尹，回答得相当精准。空空儿道：“那么李中丞就不会是中毒而死。”李实道：“噢，你有什么凭据？”空空儿道：“尹君请看李中丞脸上表情，如此痛苦，若是中毒而死，怎么可能不打翻任何东西？”

李实恍然大悟，道：“对呀，本尹怎么没有想到？”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心中一块大石头放下，也立即对空空儿刮目相看，过去拍了拍他肩膀，道：“做得好。”又道，“你可有什么新的发现？”

空空儿道：“我猜李中丞是死于猛然一击之下。大凡普通人蓦然剧痛之下，会本能地咬紧牙关，牙根骨也会相应见伤。尹君请看，李中丞不过五十来岁，远未到脱齿的年纪，但这二十余个牙齿竟然大部分已经松动。再看这里，门牙缝间有一根织物，想来凶手事先用布团赌住了李中丞的嘴，令他叫喊不出来，然后才下手杀害，李中丞痛楚难耐之下，咬紧布团，以致牙齿大多松动。”

李实本来不信，上前用筷子一拨李汶牙齿，果然大多松动，几近脱落，一时深为震撼，呆住当场。

空空儿又将尸首翻转，道：“如果李中丞身上有伤，尹君定然早已经发现，但这里却极易忽视，不见血也一样能致人死命。”拨开李汶的发髻，果见后脑勺上有一处凹陷裂痕，似是被重物击打过。

李实半晌才道：“空空儿，你当真是个人才。幽燕之地，果然是藏龙卧虎。那么，你觉得谁会是凶手？”空空儿道：“这个就很难判断了，有些地方我还想不明白，我想再去狱中见一次侯少府，侯少府聪明过人，他也许会知道。”

李实是侯彝上司，当然知道侯彝精干，总能办好别的官吏办不好的

事，便道：“那好，我派人送你去。”

空空儿道：“还有一事，既然李中丞并非死于刘叉之手，他不过是恶意损坏了尸首，那么侯少府庇护他也只是当受杖刑，还请京兆尹能从中斡旋，能准许将他取保释放。”李实冷笑道：“想不到你倒精通律法。可惜你忘了刘叉本来就是你们魏博通缉的杀人在逃凶犯，数罪并罚，依旧是死罪，侯彝罪减一等，也是流刑，哪能轻易取保释放？”

空空儿确实没有想到这一点，一时语塞，竟答不上话来。李实道：“不过，你若是能履行承诺，十日内将真凶捉到，本尹倒是可以为侯少府说个情。若是捉不到真凶，哼哼，当晚侯彝本人逗留在本尹宅邸附近，怕是有意勾结刺客，共同预谋刺杀朝廷命官，那可就不是流刑那么简单了，非得处绞刑不可。”

这话中已经有拿侯彝性命来要挟之意，空空儿不免十分后悔考虑不周，不该性急提起将侯彝取保释放，结果反倒为狡猾的李实所挟制，他也知道李实是个不择手段的人物，说得也做得，无奈之下，只得应道：“是，我一定在十日内将真凶捉到。”李实便叫进来一名金吾卫中郎将，命他带人护送空空儿前去大理寺狱。

李实虽只是京兆尹，然则既是皇亲国戚，又封嗣道王，深得当今德宗皇帝宠幸，权势甚至还在主持朝政的尚书右仆射贾耽、司空杜佑、中书侍郎高郢、门下侍郎郑珣瑜四位宰相之上。金吾卫中郎将虽非他下属，却也不敢违令，请了一道京兆尹令牒，领着空空儿出去。

京兆尹夫人汪桐十分精明，上前低声道：“夫君，这空空儿十分可疑。我跟阿圆站在一处，他却能知道阿圆就是中丞夫人，可见早已经见过我。我瞧他身形，与当日那蒙面刺客倒是有几分相像。”

李实一怔，道：“夫人怕是多虑了，这空空儿是魏博武官，跟本尹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为何要冒险行刺？夫人们孝服有别，他见到阿圆穿着斩衰，自然一眼就能分辨出她是中丞夫人。况且，他若牵连其中，早该躲得远远的，何致于主动送上门来助本尹查找真凶？”汪桐道：“怕是欲擒故纵之计，夫君仇家甚多，不可不防。”李实道：“嗯，夫人说得有理，此人已尽在我掌握之中，我再多派人暗中留意他便是。”

(1) 武功：唐时隶属京兆府，今陕西武功。

(2) 唐代对公事出行每日走多少路有严格规定，如“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一驿是三十里，十驿就是三百里。

(3) 罽（jì）：用毛做成的毡子一类的东西。

(4) 青龙寺：又名石佛寺，佛教密宗祖庭，是日本真言宗的发源地，也是日本人心中的圣寺。

(5) 幽州范阳：今北京及长城一带。幽州（又称卢龙、范阳）、魏博、成德（又称恒冀、镇冀）即为著名的河北三镇，自安史之乱后独立于中央朝廷，史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

(6) 易州：今河北易县，境内有易水和拒马河，唐时属幽州节度使管辖，曾为成德占据，后归义武节度使统辖。

(7) 上人：对僧人的尊称。

(8) 唐朝制度，三品官员以上穿紫色公服。京兆尹官秩三品，御史中丞官秩四品。皇帝也可以对官秩不到三品的官员赐紫，即允许其穿紫色公服，以示恩宠。

(9) 天后：唐人对武则天的称呼。

(10) 斩衰：古代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制成，左、右和下边不缝，服制三年。

(11)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在临洮以西磨环川置神策军，此“神策军”为地名，是一处重要的军事据点，驻军约千余人。安史之乱中，驻守神策军的军队由军将卫伯玉率领入朝平叛，神策军故地迅速为吐蕃占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唐朝手中，但卫伯玉所统之军仍沿用神策军的名号。后此军辗转归大宦官（时任观军容使）鱼朝恩统属。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进犯长安，唐代宗出逃，鱼朝恩率此军随行护卫，神策军自此成为禁军，规模建制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唐中央劲旅，设有大将军、统军等官职。贞元十二年（796年），唐德宗认为文武臣僚不可信赖，命宦官分领神策军，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中尉位在左、右神策大将军之上，只授予宦官。正是由于宦官控制了神策军，等同于控制了长安城及整个关中地区，从而造成宦官集团长期专权的局面，对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

(12) 古代有“做七”的祭奠习俗，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做七”，亲属每七天设斋会奠祭一次，前后七次，共七七四十九天。灵柩一般要停七天才下葬，据说是希望死者能复活还阳。

(13) 侯彝宁死不说出国贼下落之事迹见唐人李冗所著《独异志》。

(14) 华原：今陕西耀县，唐时属京兆府管辖。

(15) 唐代本有御史台狱，设置于贞观末年，有东、西狱之分，武则天当权时重要案犯均关押在御史台狱，但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被裁撤。后唐宪宗登基，恢复了御史台狱。

(16) 唐代天子禁卫军系统庞大复杂，分南北卫兵：南卫兵即十六卫，左右卫、金吾卫、监门卫均属于这一系，由宰相统帅；北卫兵即北衙十军，左右羽林军、神策军属于这一系，由皇帝直接指挥，宰相不得参与北衙事务。南北卫兵同时承担宫禁宿卫之责，职责交叠，互相牵制。

(17) 祆教为波斯教派，又称拜火教，为波斯萨珊王朝国教，中亚昭武九姓者国及西域地区也相继成为崇拜祆教的地区。唐朝为招揽西域，在长安建有多座祆祠。

第五章 天河水

那人头肌肉已软，入手即是肉浆，头顶头皮早已经烂尽，头发垂掉在一边，然而里面头骨还真蓄有一汪天河水。空空儿也顾不得许多，扯下一片衣襟，浸入头颅中将水吸干，再奔回李公子，撬开他嘴唇，将衣襟中的水一点一点拧干滴入他口中。等了片刻，却是不见动静，回头问道：“这天河水当真能解毒么？”

欲出鸿都门，阴云蔽城阙。
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
白马夜频嘶，三更灞陵雪。

——温庭筠《侠客行》

金

吾卫中郎将奉命将空空儿送来大理寺狱。因皇城天黑即关门落锁，进去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守卫顺义门的监门卫士本不欲奉京兆尹命，但听说要进来的是侯彝的朋友，便破例开了门。狱卒领空空儿来到狱中，却见牢房里面布置一新，地上铺了厚厚的地毯，桌案上有纸有笔，有酒有肉，角落中更是堆满衣服、棉被、食盒等物，想来是百姓们自发送来的礼物。侯彝正侧倚在一张榻上秉烛读书，那榻上铺了厚厚的裘皮，看上去又柔软又温暖。

空空儿见状，惊奇万分。侯彝放下书本，招手让他近前坐在卧榻上，笑道：“多谢空兄花钱打点这一切，如今这里竟是我住所还要豪华舒适。”空空儿摇头道：“不是我。”侯彝闻言也十分惊讶，道：“原来是有人冒你之名送来的。”空空儿不好意思地道：“小弟一向贫寒，哪里买得起这些？”

侯彝道：“这我知道，不过听说这里狱卒上上下下都得了好处，我还以为是你向魏博进奏院借了钱。”空空儿道：“或许是波斯公主所为。”当即原原本本说了萨珊丝花重金收买京兆尹李实府中下人，得知李汶在遇刺前已经死去，自己由此得到启发，赶去找了万迁确认，又去亲仁坊检查尸首，有了重大发现，只是略过与第五郡和苍玉清见面一节不说。

事情突然起了重大变化，侯彝也深感意外，半晌才道：“原来早已经有人抢先动手。”空空儿道：“而且凶手十分高明，不露痕迹。只是我始终想不明白之前为何京兆尹一心认定李汶是死于中毒。”侯彝道：“这很容易解释，京兆尹大概也听说过所谓宫廷秘药的事，他见尸首验不出中毒迹象，便以为李汶是死在宫廷秘药下。当然，他也知道李汶是代他而死，死的人本该是他自己，一想到秘药涉及宫廷，事态复杂，难免恐慌。听说太子为人忠厚，很不喜欢京兆尹祸国殃民，宫中反感他的大有

人在，他杀了宦官辖属的教坊都知成辅端，打狗也要看主人，多少得罪了宦官势力，正因为他不知道是谁要他死，所以才格外恐慌。”

空空儿道：“原来如此。难怪我揭破李汶死因时，京兆尹大大松了口气。”侯彝笑道：“你真不该告诉他，让他日夜担忧才好呢。不过那毒药既然如此厉害，怎么会有一个如此风雅的名字——美人醉？”空空儿道：“不过是传说而已，未必真有。”

侯彝道：“你来见我，是因为想不出谁是凶手么？”空空儿道：“是。我想凶手应该早潜伏在楼中，等仆人退出去后，突然从背后捂住了李汶的嘴，然后用短棒之类的钝器击打在他后脑勺上，一棒致命。”侯彝道：“如此，凶手肯定武功不弱，且能杀人后从容将尸首摆好在卧榻上，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很可能是江湖人物。”空空儿道：“是，我也这么认为。小弟倒是认得一人，武功既高，也是以短棒为兵器，只是此人只为钱杀人，杀人后必取首级，李汶死状，完全不是他的风格。”

侯彝道：“你说的可是王翼？”空空儿道：“是，王翼人称兀鹰，为人狠毒，却十分骄傲，这般偷偷摸摸掩饰杀人手法的方式，他是不屑做的。”侯彝道：“嗯，京兆尹仇家不少，民愤极大，希望他死的人成千上万，要找出真凶，怕是难上加难。就算真的能找到他，我也不希望空兄将他交给京兆尹换我出来。空兄，你可要答应我。”

空空儿明知道如果十日内不交出真凶，李实肯定会不择手段折磨侯彝，但他却不能拒绝侯彝的请求，换作是他自己，也一定会这么做，沉吟片刻，点头道：“好。”

侯彝这才长舒一口气，笑道：“别尽顾着说话，这里有酒有肉，来，咱们好好喝上几杯。”豪气干云，浑然不将自身生死放在心上。空空儿道：“好。”扶侯彝坐起来，酒杯碗筷都是现成的，倒出来两杯酒一尝，竟是上等美味的好酒，一口气连喝三杯，这才赞道：“好酒！”又道，“少府身上有伤，还是少喝酒为好。”侯彝道：“不过一点皮肉之伤，况且你送来的药灵验无比，已经好了许多。”

空空儿道：“今日侯从事特意找我问及少府，少府可有什么话要小弟转告？”侯彝连连摇头，道：“别提我这位长兄，当真是道不同不相为

谋。不过将来空兄回去魏博，可代我去见见家母，告诉她老人家，我侯彝可没有给侯家丢脸。”

空空儿听他有嘱咐后事之意，料来他精明过人，意识到此案复杂，牵涉过多，怕是凶多吉少，心中很是难过，可勉强说些安慰的话对侯彝这样的人也显得多余，只好应道：“好。还有么？”侯彝道：“自我被关在牢里来，心绪一下子宁静了许多，仔细回想以前的事，倒真想起一个人来。”

空空儿见一向豪爽的他突然露出些忸怩之色来，问道：“是女人么？”侯彝点点头，道：“我未中进士前，曾经在嵩山苦读，借住在中岳寺里，寺庙附近有家酒肆，只有父女二人，父亲名叫唐大，女儿小名阿宝。我常去酒肆饮酒，久而久之，终于与阿宝热恋，当时私爱缠绵，不能自割，曾啗臂为志。后来我赴京赶考，中进士后又忙于参加吏部的考试，如此过了一年多，终于顺利步入仕途，再去嵩山接她父女，酒肆却已经成为一片焦土。问起附近僧人，才知道是山中山棚所为，这些人以射猎为生，不务农桑，居无定所，骄悍好斗，连官府也不放在眼里，时常出山抢劫杀人。唉，我本有意娶阿宝为妻，想不到只一年有余，便是天人永隔，这也算是我生平憾事。多年来我沉浮宦场，营营役役，顾不上娶妻，慢慢也淡忘了阿宝，如今静下心来，往事历历在目，誓言犹在耳边，我才知道，她依旧还在心底。人生匆匆，不过百年，我如今才算明白，至死不能忘怀的总是情和爱，其他一切悲欢得失只是暂系心头。空兄，这番话我从未对旁人说过，你可不要取笑于我。”

空空儿叹道：“怎么会呢？”他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感情创伤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纷繁世象在心中的投影所掩盖，但当人生杂事随死之将至而化为云烟，昔日欢爱与痛苦的印迹就如水落石出，让人最后去忍受和享受。

叹息一回，侯彝又问道，“空兄可有心爱的女子？”空空儿黯然道：“有，不过她早嫁给了旁人。”

侯彝道：“世间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你我都是可怜人。不过侯某能识得空兄这样的朋友，死而无憾。”空空儿道：“好个死而无憾。”侯彝忽尔灵光一现，笑道：“空兄，你我就此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空空儿自是喜出望外，当下两人叙了年岁，空空儿二十六岁，侯彝三十三岁，却是比空空儿大了七岁有余，自是侯彝为兄长。侯彝还欲起身，空空儿忙道：“义兄身上有伤，何必拘泥虚礼？你我同饮三杯，就当是向天拜了三拜。”侯彝道：“好极了。”二人一起饮了三杯，就此结为兄弟。

两人均是喜不自胜，侯彝道：“我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位兄长，都不怎么和睦，想不到今日能有幸与贤弟结为骨肉至亲。”空空儿道：“小弟从来就是孤身一人，倒是我高攀了。”侯彝道：“魏博兵马使田兴不也是你义兄么？”空空儿道：“嗯，他是我母亲在世时做主认的义兄，跟你不同。”言下之意，自然是侯彝要比田兴更亲。

侯彝听了十分欢喜，道：“贤弟，愚兄有句话劝你，还是尽早离开魏博为好，朝廷与藩镇战战和和多年，早已经是势不两立，只是当今皇帝老迈羸弱，无力应付藩镇之叛，只好狂征暴敛，大肆聚集钱财，将来太子即位，便可以利用这些钱做军费讨伐藩镇。”空空儿道：“义兄是说皇帝任用李实这样的贪官其实是有意为之？”侯彝道：“这只是愚兄个人推测。但无论如何，如今府库充实，将来若有强势的新皇帝登基，战争不可避免。”

二人正倾心交谈间，忽有狱卒急奔过来道：“侯少府，宫里来人提你了！”侯彝莫名其妙，问道：“什么宫里来人？”

狱卒不及多说，只匆匆开了牢房，只见一名黄衣宦官领着数名神策军士携着担架进来。那宦官好奇地打量着牢中的陈设，尖声尖气地道：“哟，这哪里是牢房，简直比客栈的上房还要豪华。”目光一转，落在空空儿身上，问道：“你是谁？”狱卒忙道：“回中使话，他是京兆尹派来调查案子的人，名叫空空儿。”

那宦官点点头，问道：“你就是万年县尉侯彝？”侯彝勉力坐直身子，道：“是，中使深夜至此，有何见教？”宦官道：“圣上要见你。”侯彝只在群宴中远远见过天子，从未被单独召见，不禁大奇，道：“圣上为何要见我？”

那宦官名叫俱文珍，也是宫中相当有实权的人物，不耐烦地道：“圣

上召见你一个小小的万年县尉，还需要理由么？”挥了挥手，几名神策军士抢上前来，七手八脚地给侯彝上了手铐脚镣，将他扶上担架。

俱文珍斜睨了空空儿一眼，似乎也没有把这位“京兆尹派来调查案子的人”放在眼里，冷笑一声，挥手道：“走吧。”

空空儿久闻当今老皇帝又刻薄又糊涂，且喜怒无常，料到侯彝深夜被五花大绑地带进大明宫中，必然凶多吉少，却是无力阻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义兄被抬了出去。他一时忧惧难安，对狱卒道：“我想留在这里等候少府，可以么？”狱卒见他谦和有礼，迟疑半晌，最终还是点头同意，道：“郎官请便。”也不锁牢门，听任空空儿留在牢房里面。

空空儿便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翻看侯彝留在卧榻上的书籍，酒倒是喝干净了，可书拿在手中连半个字也没有看进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听得前面有人低声叫道：“侯少府！侯少府！”

空空儿听出是第五郡的声音，原以为她少女顽皮心性，只是开玩笑，没想到她真会来到大理寺狱营救侯彝，大吃一惊，忙闻声寻去。这牢房坐北朝南，东、西、北三面均是石壁，只在南面用铁栅栏与走廊隔开，走廊的顶部开有一排小窗，原是透气用的，那声音便是从气窗传来。空空儿料到她是靠吉莫靴攀上了大狱房顶，匆匆走到气窗下，低声道：“侯少府被带去宫中了，你快走！”

第五郡奇道：“咦，怎么你……”忽听得背后羽箭破空之声，仓促之下一个鹞子翻身翻上房顶。行踪一露，顿时羽箭声大作，有人高喊道：“有人劫狱！”

空空儿急忙赶出监狱外，却见一蒙面人已被密密麻麻的羽箭迫下屋顶，院中狱卒及外面巡视的金吾卫士已闻声围了上来，高墙上守卫的弓手不敢再随意放箭，只点燃了火炬照明，整个大狱顿时被照得亮如白昼。

空空儿一见身形就知道那蒙面人是第五郡，眼见她陷入重围之中，有心援救，他的浪剑已经在入皇城前交给守门卫士，手无兵刃，忙装出酒醉的样子，踉踉跄跄冲入圈中，一头撞向第五郡，低声道：“挟持

我。”第五郡一怔，道：“你又不是王亲贵族，挟持你有什么用？”但别无脱身之计，还是依言反拧住空空儿手臂，将匕首架在他颈间，喝道：“让开！不然我杀了他！”

当值的狱丞早已经赶到，见黑衣人挟持的人质一身便服，并不认识，问道：“他是谁？”狱卒道：“是京兆尹派来调查李中丞遇刺一案的人。”狱丞更是惊讶，道：“他醉得如此厉害，你们还敢放他进来？”狱卒道：“不是，他进来时还是好好的，后来才与侯少府一道喝酒，大概喝得太多了。”

李实指派护送空空儿前来大狱的金吾卫中郎将也在当场，生怕日后被京兆尹追究责任，忙道：“他叫空空儿，是魏博巡官，京兆尹派他来查案。”

狱丞只负责管理狱中犯人，既然来的黑衣盗贼没能劫走犯人，挟持的人质跟大狱毫无干系，当然乐得赶紧将疏忽职守的责任推给监门卫、金吾卫，忙道：“快些让开，让开，快让他们出去。”

第五郡便推着空空儿往前走，狱卒和卫士自动让开一条道来。出来高墙，便是大理寺官廨，只见左右两边金吾卫士人头涌动，已经将各处出口堵死。

右金吾卫大将军袁滋今夜当值布政坊金吾厅，闻讯亲自带兵赶来。忽见一蒙面女子挟持着一男子出来大狱，便下令弓箭手示警。一名金吾卫士射出一箭，正落在空空儿脚尖前一寸之地。第五郡笑道：“哎哟，袁大将军亲自来了，看来这些金吾卫士不愿意顾你的死活了。”扬声叫道，“喂，这醉鬼还给你们！”将空空儿往前一推，急奔几步，一脚踏上官廨墙壁，竟如壁虎游墙一般在墙上行走，瞬间上到屋顶，没入在黑暗中。在场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形，无不惊得目瞪口呆。

袁滋年近六旬，虽是金吾卫大将军，却是文人出身，因出使南诏有功才累至高官，无尺寸军功，临场应急的能力极差，半晌才会意过来，连声叫道：“放箭！放箭！”然而黑幕魑魅，早不见了黑衣人踪影，弓箭上弦，又朝哪里去射？

中郎将忙将空空儿扶起，问道：“空巡官有没有受伤？”忽闻见他满身酒气，不禁皱起了眉头，道，“空巡官是住在崇仁坊么？我这就送郎君回去。”空空儿嘟囔道：“我不回去，我要在这里等候少府回来。”

中郎将知道盗贼飞檐走壁闯入皇城非同小可，明日一早就会闹翻天，今晚当值的狱卒、金吾、监门卫士个个脱不了干系，急于离开这里，免得受到牵连，忙道：“都醉成这样了，还等什么侯少府？”命手下卫士一左一右强行搀住。

袁滋奔过来叫道：“站住！你是左金吾卫郭大将军的人？”中郎将道：“是。”袁滋盯着空空儿问道，“这人是谁？”中郎将道：“是京兆尹派来的人。”袁滋皱了皱眉，沉吟半晌，才挥手道：“你们去吧。”

中郎将如释重负，忙出来皇城，扶空空儿上马，一路牵着奔来崇仁坊，持京兆尹令牒强行叫开坊门，将空空儿送回魏博进奏院。

魏博诸官田兴、曾穆、侯臧等人均未歇息，正在议事厅中议事，忽听见外面喧哗不止，赶出来一看，原来是空空儿醉酒被金吾卫士送了回来。田兴忙命人先扶空空儿进去，又向曾穆要了一些钱递给那中郎将，道：“多谢。”那中郎将哪里敢要，只道：“空巡官适才被盗贼挟持，摔了一跤，你们最好仔细看一看他有没有受伤。”也不及说明经过，匆匆带人赶去亲仁坊向大将军郭曙禀告。

田兴听说，忙赶来检视空空儿伤势。空空儿不过是佯装醉酒，眼下骑虎难下，只好继续装下去。又关心侯彝生死安危，喃喃道：“侯少府……侯少府……”果然侯臧抢过来问道：“他怎样了？”空空儿道：“他被皇帝派人押去了大明宫。”侯臧一愣，问道：“什么？”空空儿却不再言语，只装作闭目不醒。

侯臧忙招手叫过一名卫士，命他速出去打探侯彝消息。那卫士为难地道：“现下正是夜禁，出不了坊门……”侯臧扬手打了他巴掌，怒道：“你不会想办法出坊门么？”那卫士不敢分辩，飞一般地跑了出去。

田兴虽想知道究竟，可见空空儿一身酒气，醺醉不醒，只好命人送

他回房歇息。聂隐娘笑道：“不如我和存约送空郎吧，正好也是顺路。”

赵存约听妻子这般说，便上前将空空儿负在背上。夫妻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后院，聂隐娘先进房将油灯挑燃，赵存约忽然侧身一甩，使劲将空空儿掼到地上。他一发力便为空空儿觉察，习武之人自然而然地有所反应，空中一旋身，消去大半力道，最终屁股着地，还是痛得不轻。

聂隐娘笑道：“这里又没有外人，空郎还是别装了。”空空儿从地上爬起来，道：“原来隐娘早看出来了。”聂隐娘道：“你道别人都看不出来么？也只有兵马使才相信你是醉酒。”

空空儿无言以对，半晌才问道：“隐娘找我有事么？”聂隐娘道：“听说进奏官下令不准空郎再支取一文钱。”空空儿苦笑道：“当真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聂隐娘道：“进奏官这么做，实在是有点过头了。”空空儿道：“其实他也没错，我确实没有替魏博做过什么事。”聂隐娘笑道：“既然空郎这么讲，我也没话可说。我知道空郎性子，不愿平白受人恩惠。隐娘倒有件事想找空郎帮忙，愿以千金酬谢。”

空空儿知她夫妻武艺高强，尤其聂隐娘号称“江湖第一奇人”，武功到底有多高，从来也没有人见过。她夫妻二人又极得节度使宠幸，在魏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又有什么事轮得到他来帮忙？联想起当日这夫妻二人与杀手王翼及另一名神秘人联袂刺杀舒王一事，刺杀皇族罪名何等重大，等同于谋逆反叛，这几人如此胆大妄为，事不成还公然出入进奏院，有恃无恐，料来也是受魏博节度使的指使，看来侯彝说得不错，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战争早晚要来临。

聂隐娘见他不答，道：“怎么，空郎交上了波斯公主萨珊丝这样的豪阔朋友，已经不缺钱了？”空空儿道：“没有。只是隐娘要做的事，定然非同小可，我能力有限，怕是难以帮上忙。”聂隐娘道：“也好。不过如果空郎改变主意，尽管来找我。”空空儿道：“好，多谢。”

赵存约一直沉默不语，突然冷冷道：“可别指望这小子帮忙，他不来捣乱坏事就不错了。”空空儿知道他尚且记恨当日无意中干预了刺杀舒王一事，也不分辩，道：“多谢赵巡官适才那醒酒一摔，我可要睡觉了。”聂隐娘忙道：“走吧。”牵了丈夫的手出去，回身将门掩好。

空空儿人是躺下了，心中挂念侯彝，又哪里睡得着，可要打探消息怎么也要等到夜禁结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以前最烦长安催人醒的三千晨鼓声，现下却是热切盼望它快点响起。好不容易等到五更二刻，终于听到鼓声响起，他忙从床上一跃而起，匆忙到院中井边提水洗了把脸出来。

天光未明，坊门才刚刚半开，崇仁坊坊正见空空儿赶早出坊里，行色匆匆，难免起疑，上前问道：“郎君可是有什么急事？”空空儿道：“着急得很。”闪身出了坊门，却见蒙蒙晨色中有无数金吾卫士在大街上往来巡弋，刀剑铮铮，戒备森严，不由得令人紧张，大约是因为昨晚第五郡大闹皇城的缘故。

空空儿走不多远便被卫士拦下喝问，反复解释，等到了皇城顺义门，天光早就大亮。忙上前向城门卫士打听侯彝下落。卫士道：“我等是新换防来的，不知道里面情形。请郎君赶快离开，不要在城门附近盘桓，不然格杀勿论。”

空空儿又想起自己的浪剑还在昨晚当值监门卫士手中，一问起来，那卫士道：“这我们也不清楚，郎君可去对面布政坊右金吾卫问问看。”空空儿依言往布政坊而来，倒是顺利从右金吾卫找金吾厅侍者领回了浪剑，可一样打听不出侯彝下落。

空空儿无奈，只得转身赶去亲仁坊见左金吾卫大将军郭曙，一是应昨晚之约，二来也想请他帮忙打听侯彝下落。郭府宅邸巨大，占有亲仁坊坊区的近一半，各个院落之间来往，须得乘车而行，有人称之为“堂高凭上望，宅广乘车行”。空空儿一时也分不清郭曙到底住在哪里，便随意来到最近西坊门的大门前，向门夫道：“在下空空儿，郭曙大将军命我今早来见他，他人可在里面？”那门夫哀叹道：“郎君来得不巧，大将军昨夜已经过世了。”

空空儿猛然大吃一惊，忙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门夫道：“大将军在书房外摔了一跤，磕破了头……”

忽见十数名矫健骑士疾驰而来，当先的是两名女子：一名二十五六

岁的黄衣女子，头带胡帽，遮住了大半边脸；另一名白衣女子十六七岁年纪，似是那黄衣女子的侍女。

门夫慌忙迎上前去，结结巴巴地道：“王妃……王妃……”

白衣侍女抢先翻身下马，扶那王妃下来。王妃将侍女的手甩开，看也不看门夫一眼，径直朝里走去。她气派极大，眉目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犀利和威严。

那些随从尽是一色黑衣劲服，有人看到空空儿带剑站在门边，忙抢上前来，将他推到一旁，喝道：“你想做什么？”门夫忙跟过来解释道：“他是来求见郭大将军的。”

那王妃闻言顿住脚步，回头凝视空空儿，见他神色泰然，大异常人，命道：“带他进来。”一名随从上夺下空空儿手中浪剑，另有两人抓住他手臂，一左一右挟持着进来郭府。

却见大批男女闻讯赶出堂前来迎接王妃。郭氏一族门丁兴旺，论地位，以郭子仪第六子郭暖一支最为显赫，郭暖时已去世，其四子郭铸、郭钊、郭縱、郭銑均在朝中为官，郭钊妻沈氏为代宗女长林公主之女，郭縱和郭銑分别娶了太子李诵的女儿，不但是兄弟，而且有连襟的名分，郭暖之女则嫁给太子李诵长子李淳，封为正妃。这被门夫称作“王妃”的年轻女子正是郭暖之女郭念云。她年纪虽轻，却因为嫁入皇室为亲王正妃，身份显赫，在郭子仪孙辈中地位最高，连长辈、兄长也要向她下跪行礼。

忽听见环佩叮当，有人叫道：“升平公主到！”却见婢女簇拥一名艳装老妇人到来，郭念云忙上前行礼，叫道：“母亲！”

那老妇人正是代宗皇帝之女升平公主，泣道：“女儿，你七叔去了。”郭念云道：“人死不能复生，还请母亲节哀。”她甚是镇定，神色也不见得如何悲伤。

升平公主先是一愣，随即道：“你七叔于我郭家有大功，没有他，就没有你们的今天，你可得好好记得。”郭念云道：“是，女儿知道。”

原来升平公主因与郑王李邈是亲兄妹，并不怎么得同父异母的兄长德宗皇帝的喜欢，曾因宫廷密事触怒德宗，被囚禁在冷宫中，郭暖也被软禁。幸亏泾阳兵变时郭曙意外遇到逃难的德宗皇帝，誓死追随护驾，立下大功，才挽回了郭氏一门恩宠。德宗皇帝不仅亲信郭曙，命他辅佐最宠爱的舒王李谊，还主动与升平公主结亲，将其惟一的女儿娶为皇长孙李淳的正妃。若是没有郭曙，以德宗皇帝为人之猜忌阴刻，郭家的状况当真难以预测。只不过郭曙得宠于皇帝后与舒王李谊交好，而郭念云却是太子李诵的儿媳妇，由于舒王和太子在储君问题上的竞争关系，郭曙素来与郭念云疏远，郭念云也对这位七叔很是提防，这也是升平公主为什么今日刻意提醒女儿不要忘记郭曙大恩的缘故。

郭念云不愿意当众多谈这些，当即上前搀住母亲往堂内走去。郭縱见妹子身后的随从携着一名陌生人，问道：“他是谁？”郭念云道：“这人一大早来到府前要见七叔，我见他形迹可疑，命人先将他带进来。来人，先将这人关起来，回头再细细审问。”言语中有一股不容人置疑的凛然气度。

空空儿心下大奇，暗道：“仅仅因为我清晨求见郭大将军一句话，他们就要强行扣押我，就算郭门势大，可这也不通。莫非……郭大将军是死于非命？也是，我昨晚见到他时他还好好的，他武将出身，怎么会摔一跤磕破头就过世？”一念及此，忙挣扎叫道：“是郭大将军约我今早来见他。你们不能扣押我，我昨晚人根本不在亲仁坊内。”

郭縱止住随从，走到空空儿面前，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空空儿道：“郭大将军若不是死因可疑，你们也不会如此随便抓人。不过我昨晚确实不在亲仁坊内，郭大将军属下的中郎将可以作证。”

郭縱道：“你叫什么名字？”空空儿道：“空空儿。”郭縱道：“呀，空空儿，我还真听七叔提过你，他说你是人走到哪里，麻烦就会跟到哪里。”

郭念云叫道：“三哥！”郭縱对这位妹妹甚是畏惧，不敢再多问，挥手命人将空空儿带走。

空空儿本可出手抗拒，可如此于事无补，只好任凭那些随从将自己

押走。路上正好遇到昨晚的中郎将，空空儿忙叫道：“将军！”那中郎将道：“你是来见大将军的么？大将军已经过世了。”双眼红红，似是刚刚哭泣过，显是很为郭曙之死难过。

空空儿道：“是，可这些人怀疑我，要将我关起来。”中郎将便道：“这人是魏博巡官，确实是大将军召他今天早上来府中，各位还是放他去吧。”

那郭念云的随从甚是倨傲，双眼一翻，道：“王妃要关押他，谁敢放人？不上绑就已经很客气了。”也不理会中郎将的说情，将空空儿押进柴房锁起来，另派了两人守在门口。空空儿拍门叫道：“喂，你们不能滥用私刑，将我关在这里。”却是无人理睬。

过了一个多时辰，跟随郭念云的白衣侍女匆匆到来，她名叫郭窈，是王妃的心腹侍女，命人放出空空儿，道：“请跟我来。”言语甚是客气。

曲曲折折走了许多路，穿过两个大院落，终于来到一处清幽小院。四下随从环伺，郭念云和郭縱正站在院中一块大山石旁低声交谈。

郭窈道：“这位是广陵王妃。”空空儿微微欠身行礼，道：“王妃有礼。”郭念云道：“你说大将军要见你，是什么事？”空空儿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当下说了昨晚去李汶府邸途中遇到郭曙一事，道，“是大将军说有重要事情要问我，但具体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郭念云道：“你跟我进来。”引着空空儿进来房中，道：“这里是大将军的书房，昨晚他一直在书房中，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到院子，有下人听见他在院中跟人说话，再进来上茶水时才发现他已经倒在山石下过世了。”

空空儿猜她以堂堂王妃之尊，不会没来由地跟自己说这些，无非是想让自己帮助查明郭曙真正死因，当即点点头，道：“请王妃准许我四下看一看。”郭念云道：“郎君请自便，这里一切都是原样，没有动过。若有什么发现，告诉我三哥即可。”空空儿道：“是。”郭念云一挥手，便即带了郭窈、随从退出书房，只留下空空儿、郭縱及几名仆人。

空空儿先走到书案前，却见案中摆有一张白纸，中间左首的位置写有一个“雨”字，不禁大奇，暗道：“昨晚大将军回来府中，有什么事挂在心间，难以成眠，所以来到书房消磨时光，苦思冥想下，随手写出的字也该与这件事有关，说不定正是他次日打算问我的重要事情。‘雨’，到底是人名，还是单指李汶遇刺那晚的大雨？莫非他在青龙寺见到客房外的泥鞋印时就已经怀疑到我？所以他才说有重要事情要问我，而不是有重要事情要告诉我。不过就字的位置来看，他并没有写完，应该是听到外面有动静，所以才匆匆放下笔出去察看。既然有下人听到他在院中说话，那么弄出动静的引他出去的人一定是他认识的熟人，这郭府上上下下起码有几千口，这可难找了。”

检视完书房，见再无可疑之处，便来到院中山石下，果见石下泥地里有一道脚下滑过的痕迹，山石上齐人高的地方有一处血迹。空空儿问道：“郭大将军身上可有别的伤口？”郭縱道：“没有。七叔死状并不可疑，确实是撞上山石而死，但你也知道，我七叔是武将，虽然年纪大了些，身手却依旧敏捷，怎么可能平白摔一跤？”

空空儿道：“可贵府既大，人口又多，要找出这个推他撞上山石的人实在很难。”郭縱道：“你认为会不会跟七叔一早要问你的重要事情有关？”空空儿道：“这个……”

忽有一名仆人奔进来叫道：“京兆尹来了，指名要这位空郎君出去。”郭縱道：“咦，你还真是如七叔所言，人走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不过还请郎君对我七叔的意外保密。”

空空儿料来李实必是来追问杀死李汶的凶手，正好要向他打听侯彝下落，便道：“那是当然，请让我到郭大将军灵前拜祭，聊表寸心。”他与郭曙几次在非常情况下见面，虽无任何深交，却也对这位没有架子的大将军颇有好感。

郭縱道：“有心。”领着空空儿来到灵堂。却见堂中人头攒动，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都是穿着麻布孝服的郭氏子孙，不过不见升平公主、郭念云等人。虽则白花花一片，神态却是各异，可见郭曙之死也不是人人悲伤难过，这也算是大家族的一大特色。

郭縱命仆人点了一柱香，空空儿接过来，鞠了三个躬，恭恭敬敬将香奉上。郭縱取过浪剑还给他，送他出来。李实已经祭奠过郭曙，正在堂前等候，一见面便上前握住郭縱的手，道：“郡马爷节哀。”郭縱道：“尹君有心。”轻轻将手抽了回来，道：“尹君要的人就在这里。”

李实见郭縱态度相当生分，似是不愿意与自己深交，心道：“郭曙一死，你们郭家再无执掌兵权的人，你以为你娶了太子的女儿就会是天子娇客么？将来即位的可未必是太子，若是舒王即位，你们那位老成厉害的广陵王妃也别想当皇后，还有什么可倚仗的？”表面却若无其事，客气地道了谢，领着空空儿出来郭府，干笑道：“空巡官昨夜在大理寺狱大闹了一场，一早又赶来郭府被广陵王妃亲自下令扣押，还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空空儿料来他是从那中郎将那里得知了消息，对方明明是自己痛恨之极的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却不得不与其周旋，道：“昨夜侯少府被神策军带去了皇宫，尹君可有他的消息？”

李实是官场老手，早见空空儿真心关切侯彝，正好要拿此来挟制他，哪里会轻易告知其下落，只冷冷道：“空巡官寻找真凶一事，可有什么眉目？”空空儿道：“没有。其实尹君真该好好感谢刺客。”李实道：“噢？这话怎么说？”空空儿道：“若不是刺客刀伤在后，李中丞之死怎么可能引起尹君怀疑？凶手精心布置，没有留下痕迹，想来是有所图谋，要让人以为他只是死于意外。幸好刺客误打误撞的一刀揭破了天机，如今尹君日夜警惕，真凶再无机可下手，岂不是该感谢刺客？”李实听了，并不答话，只是哼哼不已。

空空儿道：“我还有事，先行告退。”李实道：“等一下，你昨日去过永宁坊找万迁，是也不是？”空空儿道：“是，我只是找万老公问一些验尸的事，万老公也没有透露什么，还请尹君不要为难他。”李实冷笑道：“本尹哪里有功夫去为难他？万迁如今被人打得下不了床，据说还是你们魏博的人下的手。”

空空儿大为意外，忙辞了李实往永宁坊赶来，到万家院前正遇到万年吏。万年吏一见空空儿就上前作揖恳求道：“空巡官，你怎么又来了？求求你，你可别再来了我们家了！”

空空儿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万年吏道：“听说是一直跟踪空巡官的人自己跟自己打了起来，打赢的两人又闯到我家来，向我爹逼问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我爹不肯告诉他们，他们就开始动手打人。”空空儿道：“万老公人可好？”待要进去看望万迁伤势，万年吏挺身拦在门口，可怜巴巴地哀告道：“不敢劳空巡官大驾，空巡官只要不再来我家，我们父子就已经非常感恩戴德了。”

空空儿愧疚之极，道：“实在抱歉。”心道：“跟踪的人确实很可能是魏博的人，他们被我甩掉，迁怒万老公，这也说得通，可魏博军令森严，他们怎么会自己跟自己打起来呢？”百思不得其解，忙问道：“那些人去了哪里？”万年吏道：“打人的么？都被坊正派人捉去了万年县，可惜侯少府人不在，没人主事，县令听他们自称是魏博的人，又下令放了。空巡官现在回去魏博进奏院，肯定就能看见他们了。”

空空儿道：“吏君，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会给万老公一个交代。”万年吏道：“空巡官，你可别嫌我说话不中听，你想想看，你是魏博武官，被你们自己人监视跟踪，你怎么交代？又如何交代？再说了，我爹也不需要交代。求求你，你别再来了。”

空空儿也不答话，匆忙转身奔回亲仁坊，来到昨日第五郡领自己来过的咸宜观，却见大门紧闭，甚是萧然。空空儿心道：“这里不是道观么？怎么现在道观都不让人随便进了。”上前抓住门环扣了两下。等了好一会儿，大门才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名女道士的脸来，细声细气地问道：“郎君找谁？”空空儿道：“第五郡在么？”那女道士迟疑了一下，又柔声问道：“郎君尊姓大名？”空空儿道：“空空儿。”

大门迅疾合上，空空儿只好又干等着。过得半刻，那温柔秀美的女道士终于又来开门，低低笑道：“第五郡说她不在。”空空儿见她让在一旁，忙闪身进去，又问道：“清娘还在这里么？”女道士道：“嗯，她倒是不在。”空空儿心道：“看来她伤势已经好了。”心中略略松了口气。

却见第五郡虎着脸走出来，道：“我不是叫你不准再来这里么？”空空儿道：“是，事情紧急，还请郡娘子见谅。”第五郡道：“是侯彝出事了么？”空空儿道：“昨夜郡娘子来之前，侯少府已经被神策军带去宫中，生死不明，如今总也打探不到消息。我还有一些别的事要赶去处理，如

果娘子偶然知道了侯少府下落，可否通知我一声？”第五郡道：“我就算能打听到，为什么要告诉你？”竟是丝毫没有要感谢空空儿昨夜救命之恩的意思。

空空儿道：“那就当我欠娘子一个人情，如何？”他早知这第五郡非等闲之辈，不但拥有吉莫靴这等异物，而且敢擅闯皇城，陷入重围后也没有丝毫慌乱，如今满大街都是搜捕她的金吾卫士，可她竟似毫不在乎，虽然她昨夜未露面容，但有这份镇定气度，也可谓十分了得了。

第五郡想了想，道：“那好，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去崇仁坊找你。”空空儿劝道：“郡娘子可别再四处去飞檐走壁了，如今这长安城里危险得很。”第五郡道：“危险？这里最危险的人就是你了，我可是听人说你是个大麻烦。”

空空儿也不分辩，只道：“若是娘子不愿意让魏博的人见到，可以去告诉我一个叫罗令则的朋友，就住在崇仁坊软禁吐蕃内大相的宅邸旁边。”第五郡道：“好，我知道了，你走吧。”

空空儿迟疑问道：“清娘可还好？”第五郡道：“你很关心她么？”

空空儿也不知道怎么会突然问起苍玉清来，见第五郡嘲笑地盯着自己，一时无言以对，半晌才道：“告辞了。”

离开咸宜观后，空空儿径直赶回崇仁坊，找到进奏官曾穆质问道：“进奏官派人跟踪监视我也就罢了，为何还让他们殴打不相干的老人家？”曾穆奇道：“哪里有这种事？我确实下令不准柜坊再支钱给空巡官，可没有派人去跟踪你，如今这进奏院上上下下都忙得很，哪里有空余的人手？”

空空儿早料到曾穆绝不会承认，确实如万年吏所言，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做出交代，只能愤愤回来房中。又觉得呆在魏博进奏院实在窝火，便携剑往罗令则宅邸而来。到了吐蕃内大相宅邸前，却见守卫的已经不是当日所见的老弱残兵，而是一队队的神策军士，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变故。

来到罗宅门前，敲了半天门也不见有人来应，正要转身离开，门“吱

呀”一声开了，罗令则笑道：“原来是空兄。你怎么不叫喊一声？我还以为是……”朝隔壁指了指，道，“这些神策军大爷们来了这里，总是来借各种东西，有借无还，所以我可不敢再轻易开门。”空空儿道：“隔壁为何突然多了这么多神策军士？”

罗令则一边引他进来院子，一边迅速将门关上，道：“你不知道么？道上传闻，吐蕃赞普出五百万贯的高价，招徕江湖侠客营救论莽热回吐蕃。以吐蕃财力，这五百万贯可就是倾其国力了。”空空儿道：“吐蕃肯出这么多钱来换回这论莽热，想来他也是个人物，朝廷何不将他尽快处死，以永绝后患？”罗令则叹道：“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唉，朝廷官场上事，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永远搞不明白的。”

空空儿见那块大玉石头仍在原地，颇为惊奇。罗令则笑道：“倒是有人来买，出价二十万贯，不过我想还是留着它吧，镇宅。”又问道，“侯少府情形如何了？”空空儿便说了侯彝被神策军士带去大明宫一事，道：“目下始终打听不到侯少府下落，我担心得很，一度在想他会不会已经被皇帝秘密处死。”罗令则道：“决计不会，当今皇帝苛刻贪婪，但为人却十分精明，当年李适虽被立为太子，代宗皇帝钟爱的却是郑王李邕，李适闹出了许多事，但最终还是他登基即位，没有极高明的手腕是做不到的。”

空空儿听他直呼当今皇帝的名字，颇为惊异，罗令则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似只是顺口而出，续道：“侯少府现在是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皇帝不敢害他性命，空兄大可放心。”

空空儿如何放心得下，道：“进奏院郁闷得紧，小弟想来罗兄这里住几日，不知道是否叨扰？”罗令则先是一愣，随即笑道：“空兄不嫌寒舍简陋，愿意来盘桓住下，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我一会儿还要去波斯公主家里参加晚宴，空兄不如跟我一道前去如何？她那里美酒既多，也好借酒遣怀。”

主人这么说，空空儿也只好同意，又问道：“罗兄如何与波斯公主结识？”罗令则道：“说来也是巧得很，小弟一直在江淮一带游历，几年前正好赶上扬州兵乱，公主当时正在扬州，被平卢①节度使李师古派兵拘禁，我看不惯那些平卢兵胡作非为，趁乱救了她出来，后来才知道她原

来是波斯公主。”

罗令则所说的扬州兵乱，是指五年前扬州的一次大动乱——当时德宗皇帝任命宋州刺史刘展为江淮都统，刘展率军赶往扬州时，德宗皇帝又得到密报，说刘展有心谋反，于是密令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邓景山拘捕刘展。不料邓景山是个草包，接风宴还没有开风声就已经走漏，刘展与邓景山各领军在扬州城中大战一场，邓景山兵败，请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出兵相救，并允许以淮南金帛女子酬谢，李师古果然率军大败刘展，进入扬州后大肆抢劫财物女子，因胡商多是巨富，又下令抓捕所有胡人严刑拷打，追索金银财宝，胡商被酷刑折磨致死者多达数千人。

空空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罗令则是萨珊丝的救命恩人，早已相识。罗令则笑道：“不怕空兄笑话，小弟一向贫寒，买这处宅子的钱其实也是公主出的。”空空儿道：“此宅见过血光，罗兄自是不放在心上，只是不知道将那杨志廉的人头到底如何处理了？”罗令则一惊，随即泰然笑道：“空兄到底还是知道了。”他这般说，便已经承认翠楼那里面的无名尸首确实是神策军中尉杨志廉。

空空儿道：“我自己可想不到，是侯少府看到杨志廉出殡由时日上推算到的，只是还不及确认，御史台就派人将他叫去。”罗令则道：“既是如此，我也不再相瞒。空兄和侯少府之前早已经猜到是我处理了王家娘子藏在玉石下的首级，也没有深入追究，二位高义，小弟一直很是感激。当日空兄在翠楼发现的无头尸首，确实就是杨志廉。我一直不肯声张，是因为他执掌神策军兵权，权势极大，能控制整个关中地区，既然他暴死在翠楼后，宫中都没有动静，我为何要挑明真相，给艾雪莹一家带来无妄之灾呢？”

空空儿道：“此事确实甚奇，宫中宦官没有声张，大概是因为杨志廉尸骨无存，又找不到人头，无从对质。”罗令则道：“尸骨无存？莫非空兄以为前日杨家下葬的是空棺？”空空儿道：“难道不是么？”罗令则道：“当然不是，不过是一具没有头颅的尸首而已。”空空儿失声道：“怎么会呢？当时我看到尸首后即赶去报官，回来后尸首便即消失不见，前后相隔不过一刻功夫，当时才刚刚解除夜禁，任谁也难以带一具尸首离开，侯少府派人仔细搜过虾蛤蟆，始终没有任何痕迹。”他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没有说出万迁所传的化骨药粉来。

罗令则道：“你们当然找不到，那具无头尸首已经被跟随杨志廉的小太监从地道运走了。”空空儿吃了一惊，道：“什么？地道？”罗令则道：“昔日玄宗皇帝喜爱到曲江芙蓉园游玩，但又怕频繁出行惊扰京城百姓，于是花费巨资在西城墙内里修建了一道夹墙密道，从兴庆宫一直通到曲江。翠楼本是日严寺后院，并非普通民宅，修有什么暗道也不准。那杨志廉来时门口不见任何动静，肯定是经暗道进来。”

空空儿道：“即便如此，可那杨志廉官任神策军中尉，身边如何不带领随从？这于理不合。”罗令则道：“空兄，你难道没有看到艾雪莹身上的那些伤么？像杨志廉这些宦官，无法再享受男女欢爱，总有些变态的嗜好，他是残缺之人，肯定不愿意旁人见到。莹娘之前不是说翠楼还有仆妇么？想来也是因为看见了什么被杨志廉杀死，所以莹娘再也不敢雇请下人。杨志廉既然要在翠楼逗留过夜，肯定会让手下先退回密道。”空空儿不免疑云又起，心道：“你既然早看到艾雪莹赤身裸体，为何不拿件衣衫盖住她身子？嗯，有可能是因为恐慌的缘故，不过既然是准备进来杀人，后来又断然处理掉杨志廉首级，可不像是没有胆量。”疑惑归疑惑，这一点却是不便多问。

罗令则道：“空兄清晨看到无头尸首赶去报官后，正好杨志廉手下自密道进来接他回去，发现出了事后，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只好先将尸首从密道抬走。出了这样的事，艾雪莹当然不敢对官府说出半个字。至于后来为何宫中一派平静，无人出面追究杨志廉被杀真相，则不是我能知道。不过听说那些大宦官内部也斗得相当厉害，杨志廉意外被杀，神策军中尉的位子空了出来，不知道该有多少人拍手叫好呢。”

这件困扰了空空儿多时的无头尸首案至此才算完全解开，回想起因贪杯去翠楼饮酒所引发的种种奇遇，一时感慨万千。

忽听见外面车马辚辚，随即有人在门外叫道：“罗郎在么？”罗令则忙应声去开门，却是个彩衣仆人，道：“我家主人请罗郎前去赴宴，也好聊谢当晚在波斯公主府上郎君挺身斗贼的义举。”罗令则又惊又喜，问道：“尊主是舒王殿下么？”仆人道：“正是。外面已经备好车马，这就请罗郎随小人走吧，萨珊丝公主已经到了。”

几日前天降大雨，许多人都说是舒王诚心求雨，由此感动了上苍，德宗皇帝也因为舒王求雨有功下诏令褒奖，而今舒王恩泽、声望之隆已经远远超过太子，京师再度流传舒王才是天命所归的真正太子，罗令则忽得邀请，不免受宠若惊，忙道：“等我跟朋友交代一声。”奔回院中低声道：“空兄，舒王相邀是个好机会，我正好可以打探一下侯少府下落。”空空儿道：“如此，太感谢了。”

罗令则道：“这里正堂三间，一间是堂屋，东面一间是小弟卧室，西面一间是书房，西厢房一间是茅厕，一间是厨房，另一间堆放了许多杂物，进不得人。我今晚大概是回不来了，空兄不如今晚先在小弟卧室将就一晚，明日再作计划如何？”

空空儿尚有些踌躇，那彩衣仆人又在外面催道：“好了么？”罗令则道：“就这么定了。一会儿路过坊里酒肆，我再让他们送些酒菜过来。”他如此细心，空空儿甚是感激，也不再推辞，道：“如此便多谢了。”罗令则笑道：“你我酒中知己，何须谢字。”自出去上车，随那彩衣仆人去了。

主人突然离去，只留下空空儿一人，好在他也无聊惯了，等了一会儿，当真有酒肆伙计来叫门，一人提着一个大大的食盒，一人一手一坛老酒，拿到屋里摆满一桌子。空空儿去摸怀里钱袋，空空如也，不免有些局促。一名伙计笑道：“郎君不用再掏了，罗郎已经付过钱了。”

送走伙计，空空儿急不可待地奔到桌旁，先揭开泥封，搬起酒坛，倒口便喝，竟然是烧酒而不是甜酒，虽然远不及剑南春那般清冽香醇，也不及郎官清冽，但性子够烈，入口极辣。他一口气喝下去小半坛，这才坐下来边吃酒菜边饮酒，到天黑时，酒菜没有吃完，两坛酒倒是喝得精光。外面早已经夜禁，无事可做，便摸黑到床上躺下。

依稀梦中，又回到了外祖父家旁的那条易水河，昔日燕太子丹送荆轲刺秦于此作别，他与浣娘一起牵了手，在河边嬉戏追逐。玩累了两人便躺在山坡上，浣娘拿出手帕盖在脸上，好象睡着了。然而等他醒来时，浣娘总是坐在一边，睁大眼睛看着他，眼光像雾水一样朦胧。迷离

惆怅中仿佛又看见浣娘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空空儿笑道：“哎哟，我又睡过了，你怎么不叫我？”忽听见鼓声大作，浣娘脸色一变，难过地道：“我要走了。”

空空儿吃了一惊，就此惊醒，原来是解除夜禁的鼓声响起。坐起来一看，自己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愣了一下，才会意过来是留宿在罗令则家里。出来将昨日的剩菜吃完权当早饭，也不及收拾，打算先赶去皇城打探侯彝消息。

到西坊门时，见数名万年县差役把守在门口，对出去的人一一仔细盘查询问，似乎崇仁坊发生了大事，空空儿忙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

那差役跟随侯彝办事时见过空空儿，一见他便高声道：“他在这里！他在这里！”

众差役立即一拥而上，夺下空空儿手中长剑，将他双臂扭住。空空儿愕然问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领头差役道：“这可不关我们的事，是你们魏博进奏院的人报官拿你。看在你跟侯少府是朋友的份上，就不给你上锁链了，不过郎君自己可得老实些，别给我们惹麻烦。”空空儿道：“到底是什么事？”

差役们也不与他分说，只押着他往魏博进奏院而来。到进奏院门前，十数名魏博卫士持刀站在门口，如临大敌。

领头差役道：“抓到空空儿了，他刚刚要从西坊门逃出去，人交给你们。”两名魏博卫士忙上前扯住空空儿，将他押进来。却见院中横躺着两具尸首，都是被人一刀割断了喉咙。

进奏官曾穆闻声赶出来，一见空空儿便怒道：“瞧你做的好事！”两名死者是他最心腹最信任的人，竟然在他自己的地盘上遭人割喉惨死，如何叫他不怒？

空空儿早已经认出那两具尸首正是之前跟踪过他的人，也大略猜到是怎么回事，肯定是这二人去打了万迁，刚好他之前就此事质问过曾穆，所以这二人昨晚被人杀死在进奏院后，他理所当然就成了最大的嫌

疑人。

曾穆又连声喝道，“为什么不绑上他？是想让他逃走么？”卫士慌忙去取过绳索，将空空儿反手缚住。

曾穆冷笑道：“兵马使昨日去宫中参加舒王寿宴，至今未归，怕是无人能救你了。空空儿，你杀死自家魏博兄弟，等同反叛，还有什么话说？”空空儿摇头道：“不是我做的，我昨晚人根本不在进奏院。”曾穆道：“那么你人在哪里？”空空儿道：“借宿在一个朋友家中。”曾穆道：“你朋友人呢？叫他来作证。”空空儿道：“他去参加宴会，一直没有回来。”

曾穆连声冷笑道：“瞧瞧我们空巡官心计有多深，你昨日质问本官不成，心中已经起了杀机，所以假意离开进奏院去你所谓的朋友家，你朋友应该也住在崇仁坊吧？你虽然本领高强，但在夜禁森严的京城，随意出入坊里还是难上加难。半夜你溜进进奏院杀了他们两个，再溜回你那个所谓的朋友家，神不知鬼不觉。你知道我早晚要怀疑到你，所以一大早就打算溜出坊去，以你性格，逃走不大可能，想来是要忙着去制造昨晚不在崇仁坊的证据。幸好昨夜就有人发现尸首，及时向万年县报了官。如今没有侯少府再护着你，你预备如何能逃掉罪名？”

空空儿道：“我没有做过。”曾穆道：“想来你也不会承认，我只问你一句，他二人根本不住在一处，为何死的单单是他们两个？怎么，答不出来吧，我替你答，因为只有你才知道他们两个跟踪过你，只有你才这般熟悉进奏院，可以进出自如。”

空空儿知道一切都对自己不利，辩解无力，也不愿意再白费唇舌，道：“进奏官杀我容易，但我没有杀人，真凶另有其人，进奏官一心认定我是凶手，正中了好人诡计。请进奏官给我一点时间，我自会查明真相。”

曾穆哼了一声，道：“你自己就是凶手，还有什么真相？无非是想拖延时间，等兵马使回来救你。”他倒也不敢就此处死空空儿，怕将来惹怒田兴，当即命道，“来人，将空空儿押下去严刑拷问，直到他招认画押为止。”

忽见聂隐娘急奔过来，叫道：“且慢！”曾穆对聂隐娘颇为忌惮，闻言便命人停下，道：“隐娘是要为空空儿求情么？”聂隐娘摇头道：“进奏官秉公处理，空空儿罪名太大，隐娘不敢开口求情。只是有一点，若当真是空郎杀人，适才差役阻止他出崇仁坊时他应该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为何不趁机逃走？他只要使出武功强冲，那些差役如何拦得住他？他却任凭被带回来，丝毫不加反抗，可见他并不知道进奏院发生了什么事。”

曾穆道：“这不过是空空儿的欲擒故纵之计，他知道一旦逃走就坐实了罪名，回来进奏院至少还有兵马使护着他。”聂隐娘道：“嗯，进奏官说得确实有理。”向卫士要过浪剑，拔出来看了一眼，问道：“空空儿身上可还有其他兵刃？”

卫士忙上前往空空儿身上摸索搜了一遍，答道：“没有。”聂隐娘道：“这就是了，这浪剑已经多日未曾出鞘，更是久不饮血，若是空空儿杀人，当找到他行凶的凶器再刑讯定罪不迟。”曾穆不悦地道：“空空儿机灵狡诈得很，肯定早已经将凶器处理掉，一时间上哪里去找？”

聂隐娘道：“进奏官受魏帅之命主理京师一切事宜，隐娘不敢再多言，万一……我是指万一……其实是有人在中间捣鬼，存心挑拨我们魏博自己内讧，那不是正中奸人诡计么？”曾穆闻言悚然动容，一时默然不语。

聂隐娘道：“进奏官再想想看，虽则空空儿来到京师后是非不断，但他可有做过一件对魏博不利的事？”附到曾穆耳边低声窃语道，“当日我等奉命去绑架舒王，他早已认出我丈夫身形，却从来没有提过半个字。”曾穆道：“这可是两码事，不瞒隐娘说，这死的二人昨日刚刚得罪过空空儿，出手打了他的一位老年朋友。”

聂隐娘道：“嗯，既是如此，隐娘也不便再多说什么。不过进奏官要处置空空儿，最好还是低调行事，万一事情闹大了，朝廷借机出面干预，派人来搜查这里，我魏博许多机密就此泄露，多年心血毁于一旦，日后如何在京师立足？”

这句话切中了曾穆和魏博最忌惮的要害，也令他迅疾对聂隐娘刮目相看，不由得很是后悔昨夜一怒之下报官搜捕空空儿，忙问道：“那隐娘

觉得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才好？”聂隐娘道：“不如先放了空空儿，命他戴罪立功，给他一个期限，让他找出真凶，找不到的话再处置他不迟，打也好，杀也罢，这样兵马使也无话可说，不至于得罪人。”

曾穆沉吟道：“这个……”聂隐娘道：“莫非进奏官担心空空儿会趁机逃走？隐娘愿以魏博名义起誓，若是他敢逃走，无论天涯海角，隐娘当亲手割下他的人头，奉到兵马使面前。”

曾穆是个极聪明的人，见无论哪种结局都对自己有利，忙道：“好，就依隐娘之言。”命人解开空空儿绑绳，道：“看在隐娘的份上暂且饶你。我给你二十日期限，到时捉不到你所称的真凶，再唯你是问。”空空儿道：“是。”

聂隐娘走到空空儿面前，道：“你的人头现在可是攥紧在他人手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无所谓了。”空空儿道：“是，多谢隐娘。”

走过去检视那两具尸首颈间伤口，力道既不重也不轻，刚好致命，当是武艺了得的高手所为。沉思片刻，问道：“进奏官只派了他二人跟踪我么？”曾穆道：“当然。”

空空儿心道：“前日万老公门外起码有四五个大汉在朝里面张望，万年吏也曾经说过他们自己先打了起来，打胜的二人——就是眼前这两具尸首——又赶去打了万老公。嗯，原来不止一拨人在监视我，想来另外的那几人不是御史台就是京兆尹的人，无非是想从我身上追查到刘叉下落。莫非是打败的那几人记仇报复？可他们既然连这二人都打不过，如何进去守卫森严的进奏院杀人？”一时难以想通，便道：“我要出去办事了，进奏官不用再派人跟着我，我自己会回来的。”曾穆冷笑一声，命人将浪剑还给他，讥讽道：“我可日夜等着空巡官抓到真凶的好消息。”空空儿竟然点点头，道：“好。”

今日天气阴沉寒冷，空中飘洒着点点雨丝，四下迷漫着阴霾，人的心思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沉甸甸起来。

空空儿径直出了崇仁坊，往西来到皇城向监门卫士打听侯彝下落。一名卫士道：“已经有好多人来问过了！我们也进去问了狱丞，说是侯少

府前夜被神策军带走后就再也没有送回来，怕是凶多吉少。”

空空儿一时怔住，全身冰冷如坠冰窖，忽有人拍了拍他肩头，转头一看，竟是第五郡，结结巴巴地道：“郡……郡娘子……”第五郡道：“我就知道你来了这里。你站在这里发什么呆？我叫了好几声你都没听见。这里是皇城，不可以随意逗留，快些走吧。”上前牵了空空儿的手，将他拉离了顺义门。

空空儿凄凉道：“侯少府他……”第五郡道：“他人很好，放心吧。”空空儿道：“什么？他……他还活着么？”第五郡道：“当然啦，活得好好的。只是他不能再留在长安了，圣上下了诏令，要将他调离京师，贬为常州义兴(2)县尉。不过也好，江南我还没有去过，正好可以去看看他。”

空空儿听到侯彝还活着时已经是喜出望外，又听说他被贬为外县县尉，表明他案子已结，不用再遭受御史台的酷刑审讯，也不必再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大理寺狱中，如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不免半信半疑，问道：“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第五郡道：“怎么，你不信？那就当我骗你的好了。”抬脚便走。空空儿慌忙追上前去，问道：“是真的么？侯少府人现在在哪里？”第五郡道：“想知道么？偏不告诉你。”空空儿几次叫她，她也不予理睬，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紧跟她后面。

二人一前一后来到城西北面的通化门，通化门有“东来第一门”之称，往来行旅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空空儿一眼就留意到了苍玉清，她一身白衣，悠然凝视着北方，似在等待什么人，风韵淡雅，隽丽闲远，有一种超群旷世的丰神，几乎可以用惊艳来形容。

忽有一辆马车稳稳当当地停在她面前，车后两名随从翻身下马，自车内扶下来一名青衣公子，虽然面色焦黄，却是不失英气俊朗，竟然是侯彝。苍玉清迎上前去，低声说着什么。空空儿从不知道侯彝竟是与苍玉清认识，也想不到会在这样的局面下再见到，更想不到苍玉清等的人就是侯彝，一想到侯彝为人、性情、才干、声名无不远在自己之上，不由起了自惭形秽之心，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第五郡见空空儿又是欢喜又是惊讶，愣在原地不动，催道：“你发什么呆？侯少府人不是在那里么？”空空儿“噢”了声，几步抢过去，叫道：“义兄！”侯彝笑道：“贤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又问道：“这位小娘子该是清娘的朋友吧？多谢你特意带我义弟来。”

第五郡道：“原来你跟空空儿结成了异姓兄弟。”侯彝点点头，问道：“请教娘子尊姓大名？”第五郡满面红晕，顽皮中露出了几分少女的羞涩来，道：“我叫第五郡。”

侯彝道：“第五这个姓氏很是少见，算是奇姓中的奇姓。”第五郡笑道：“是么。”侯彝道：“不过这个姓却有着千年历史，据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齐国田姓皇族一齐逃亡，到郊外清点人数时，只剩下八人。为逃脱秦兵追捕，八人决定就此分道扬镳，约定各自以第一到第八为姓，可惜的是，只有姓第五的存活繁衍了下来。肃宗年间有一位宰相名叫第五琦，广德年间也曾任过京兆尹，不知道郡娘子是否知道？”第五郡笑道：“他是我曾祖父。”侯彝道：“原来是名门之后。”

空空儿一直不知道第五郡来历，这时才知道她是前宰相曾孙女，但苍玉清只是郭府乐妓，她不但与其姊妹相称，而且言听计从，这在地位等级森严的唐代未免于情理不合。

苍玉清忽道：“郡娘，你可别太啰嗦了，侯少府还要赶着上路。”侯彝当即会意她不愿意第五郡多谈家世来历，便道：“侯某今日第一次与二位娘子见面，虽不知道二位身份，但既然能预先知道侯某今日奉诏出京经过这里，想来也不是普通人，定然为侯某获释出了不少力，这里先行谢过。”空空儿这才知道原来侯彝并不认识苍玉清。

侯彝还欲上前拜谢，苍玉清忙扶住他，道：“少府身上有伤，切不可如此。少府为人高义，感动了全长安的人，出全力营救的大有人在。我姊妹身份卑微，也只是有心无力，不过是跑个腿传个消息而已。”淡淡看了空空儿一眼，侧头叫道，“郡娘，快将送给少府的礼物拿来。”

第五郡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瓷瓶，道：“金银珠宝少府原也不放在眼中，难以成礼。这是一瓶上好的金创药，想来对少府的刑伤会有些好处。”侯彝见那瓷瓶玲珑剔透，已是一件宝物，想来瓶中的药更是珍贵，

忙接过来谢道：“娘子有心。”

苍玉清知道侯彝有许多话要对空空儿说，便道：“少府，日后再见吧，你自己一路多保重。”侯彝道：“是，‘阴天闻断雁，夜浦送归人’，多谢二位娘子前来相送。”他所吟诵的“阴天”正是第五琦诗中名句，第五郡颜色大悦，似还有话要说，却被苍玉清一把拉走。



◎唐李贤墓壁画



◎卅三剑客图之五

侯彝目送二女走远，这才对空空儿道：“贤弟，我奉诏今日之内必须离开京师，这里人来人往多有不便，通化门外有个长乐驿，我们去那里小坐几刻如何？”空空儿道：“好。”奉命监送侯彝去常州的随从欲让出一匹马来给空空儿，侯彝道：“不必，空弟还是与我一道乘车更方便。”空空儿便扶侯彝上车，自己也跟随跃了出去，不胜欣喜。

侯彝微笑道：“空弟是不是喜欢那位苍玉清娘子？”空空儿又是惊奇又是忸怩，他自己都不敢承认这一点，却不知道如何被侯彝一眼看了出来。侯彝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过她不是普通人，空弟若真娶了她，怕是从此刻要卷入不少纷争。”

空空儿不敢接口，忙问道：“那晚兄长被神策军带走，情形到底如何？”侯彝道：“那晚我被先是被抬到了大明宫紫宸殿，见到了圣上，圣

上已经知道了我被御史台刑讯的事，问我为什么宁可自己忍受这样的痛苦，也要为刺客保密。我回答说：‘确实是我藏匿了刺客，我答应了要保护他，至死也不会说出他藏身之处。还请陛下不要向臣追问刺客下落，不然臣头上又多加了一条抗旨不遵的罪名，那可就是死罪了。’”

空空儿道：“我在魏博一直听说当今皇帝阴险多疑，义兄这般说，他还有好脸色么？”侯彝道：“当今皇帝确实声名不佳，我当时也是存了必死之心。但圣上听了，只是叹息了一声，便不再谈论此事。随即问了我一些对时事的看法，我没有想到会因祸得福，有这样亲近天子的机会，当即禀告了京兆尹隐瞒旱情、横征暴敛的事实，请求朝廷免除今年关中百姓租赋。圣上听说有十多个交不上税的平民被京兆尹当街杖死，深为震惊，良久无语。后来有内侍来请圣上就寝，圣上便命人去掉手铐脚镣，先将我留在宫中疗伤，后来我就一直被内侍软禁，直到今日，突然有中使来传诏令，圣上贬我为常州义兴县尉，限今日出京，且不得回家，不得对外人提起。我本待出了长安城再让人来请你出城相见，这样就不算违旨，没想到那位清娘子抢先一步，将你带到了城门必经之处。空弟，这几日外面情形如何？”

空空儿道：“有一件事非告诉义兄不可，当晚你被神策军带走后，我留在狱中想等你回来，结果那位胆大美貌的小娘子竟然穿着吉莫靴闯进皇城，打算救兄长出去。”侯彝大为惊讶，道：“我与她素不相识，她竟甘冒奇险，舍命相救，此情此义，不知道何时才能报答？”

长乐驿位于长安城通化门外东七里的长乐坡上，不知不觉说话间便已经到达，空空儿刚将侯彝扶下车，西面一骑疾驰而来，马上骑士高声叫道：“侯少府！侯少府！”

侯彝道：“我就是侯彝，尊驾有何指教？”骑士也不下马，道：“请少府在这里稍候，迟些我家主人要来相送。”侯彝道：“有心，尊主是谁？”骑士道：“主人名讳不敢擅称，务请少府稍候。”圈转马头，自绝尘而去。

侯彝便先进来驿站坐下，他身上刑伤都只是皮肉外伤，经宫中圣药疗治，痛楚已大为缓解。侯彝趁随从不近前，低声道：“刘叉的安危就托付给空弟了。”空空儿道：“义兄放心。”侯彝道：“空弟不必再担心京

兆尹就寻找李汶真凶一事逼你，他弄得天怒人怨，瞧圣上神情，未必对他满意。我有意提了李汶其实并不是死于刘叉一刀，死因至今不明，传说京兆尹认为他是死于宫中秘药之下。当时圣上听了脸色大变，嫌隙既生，李实京兆尹的位子也坐不了多久了。”空空儿道：“可我已经答应了李实追查真凶，总要给他个交代。”

侯彝叹道：“空弟重信重义，真君子也，只是这样的性情，实在不适合待在官场。”空空儿笑道：“小弟本来就是山野粗人，从来没有拿自己当官场中人看待。我在魏博为官，是因为答应了义母要为魏博效力十年，再过五年，小弟卸甲归田，又是平民一个了。”

忽听外面马蹄得得，驿站前来了不少人。片刻后，三名中年文士昂然进来，均是便服打扮，当先一人一身白袍，更衬得面色惨白浮肿，似是长期耽于女色所致，左侧一人正是监察御史刘禹锡，右侧一人身材矮小，容貌丑陋。

侯彝“啊”了一声，慌忙站起来，上前就要拜倒，他身上刑伤未愈，这一动立即牵动伤口，差点摔倒。那白袍文士忙扶住他道：“侯少府不必多礼，今日我只是普通人，仰慕少府侠义，特来相送。”侯彝道：“是。”白袍文士道：“我有几句话要私下对少府说。”侯彝道：“是。”回头向空空儿使个眼色。

空空儿道：“那小弟先出去了。”他虽不知道这些人身份，但见义兄对白袍文士恭敬异常，料来也是个大官，当即退了出来。院中有数名黑衣骑士，悄立无声，忽见空空儿携剑出堂，立生警惕之色，各自去手扶刀柄。侯彝的一名随从忙道：“他是侯少府的结拜兄弟。”还是有人抢进堂中看了一眼，并无异状，打了个手势，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等了半个时辰，才听见侯彝在里面叫道：“空弟！”空空儿闻声进去，侯彝道：“适才没有来得及为你介绍……”指着白袍文士道，“这位是李公子……”又指着那容貌丑陋的矮小文士道，“这位是王伾王相公，是当今书法大家……”空空儿很是惊奇，暗道：“这倒真是人不可貌相。”

侯彝又道：“这位是御史台刘禹锡御史，也是闻名天下的大才子、大诗人，多亏他当日在公堂上竭力维护，又及时禀报了圣上，侯彝才没有

多受刑罚苦楚。”空空儿道：“多谢。”刘禹锡道：“你打算拿什么酬谢？”空空儿道：“御史想要什么？”刘禹锡道：“嗯，就拿你手中那柄剑酬谢如何？”空空儿道：“好。”这浪剑跟随他日久，多少还是有些感情，他拿出剑轻轻摩挲了一下，便双手奉了过去。刘禹锡哈哈大笑着道：“你这个人真有趣，我跟你开玩笑的，你还当了真。”伸手将剑挡了回来。

侯彝道：“我义弟为人单纯善良，刘御史不要见怪。”刘禹锡道：“哪里哪里，是我这个爱开玩笑的坏毛病改不了，不然侯少府膝盖何致受伤。”

那李公子道：“我们这就要回城了。这位郎君，不如跟我们一道回去如何？”空空儿明知道对方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平常人巴结都来不及，但自己却想再多送义兄一程，不愿意理会，只道：“这个……”

侯彝忙道：“空弟，李公子好意，不可推却。你我兄弟情深似海，来日方长。”空空儿不便当众忤逆义兄，道：“那好，我明年回峨眉山拜祭完师傅后，就去江南看望义兄。”侯彝道：“好，一言为定。”因李公子身份尊贵，他不能抢行，又道，“请李公子先行一步。”那李公子道：“好。”

出来驿站，李公子命随从让出一匹马给空空儿，一行人上马西行。空空儿回首张望，侯彝扶着随从站在驿站门口，正向他挥手，鼻子一酸，几乎落下泪来。

临近通化门，人烟愈发稠密，道路两边有不少小摊小贩，吃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喧闹中自有一派安详的宁静。李公子生怕撞倒了人，带头下马步行。空空儿看在眼里，暗道：“这李公子倒是个惜民的好官，难得。”

忽然前面一阵大乱，有人大声喊道：“宫市！宫市！”本来平静的摊贩立即大乱，慌忙去抢收自己的物品，手脚快的收拾好了掉头就跑，手脚慢的越着急越慢，各色果子、物品滚得满地都是。

随从见人潮汹涌，尘土飞扬，急忙上前将李公子带到城墙根下。空空儿尚不知道宫市是什么，见摊贩如捅了马蜂窝来回乱跑，问道：“为什

么会这样？是官府要来查抄他们么？”刘禹锡叹道：“这是宫市，就是皇宫所买。”

眨眼间摊贩已经跑掉大半，一名青年樵夫赶着一头驮满木柴的驴，站在道中央茫然张望，大概是第一次进城，跟空空儿一样，还不知道宫市的厉害。只见一名黄衣宦官带着几名白衣男子自门中出来，四下略略一扫，一挥手，白衣男子立即上前围住那樵夫。一人道：“宫市，宫里要买你这些柴。”递了几尺绢给那樵夫，道：“这是木柴钱，收好了。”樵夫急道：“小的这么多柴，哪里只值这点绢？不卖，不卖！”黄衣宦官道：“不卖也得卖，你敢抗旨么？”

樵夫被宦官那气势汹汹的样子给吓住了，呆了一呆，才囁嚅道：“那好吧，柴你们拿走。”正要从毛驴背上卸下木柴，黄衣宦官道：“且慢！你得用你这头驴把柴送到宫内。”樵夫道：“那这几尺绢小的也不要了，请你们自己拿了柴走吧。”黄衣宦官道：“哪有这么便宜，就算绢抵了脚价钱，你进宫还要缴纳门户钱呢。”

那樵夫这才知道为什么刚才那些摊贩望风而逃，他一退再退，终于忍无可忍，道：“我有父母妻子女，全家人都在等着我卖柴赚钱养活。如今把木柴给了你们，不要钱回家，你们还不肯，我只有死路一条了！”上一步，一拳打在那黄衣宦官脸上。他以砍柴为生，孔武有力，这一拳又出尽全力，那宦官仰天就倒。白衣随从惊得呆了，半晌才会意过来，一拥而上，扯住那樵夫扭打了起来。这些人人数虽多，却个个是绣花枕头，真打起架来，却根本不是那樵夫对手。

李公子诸人看得真切，李公子皱眉道：“这成什么体统？”刘禹锡道：“是，微臣这就去制止他们。”

却见城门涌出数名金吾卫士，连声喝道：“不准打架！”将一千人拉开，问道，“怎么回事？”宦官满面是血，爬起来道：“我是宫市中使，这樵夫不但抗拒宫市，还出手打人。”樵夫名叫于友明，忙辩解道：“是这些人动手强抢木柴，还逼我用毛驴运柴，索要脚价钱、门户钱。”

那些金吾卫士也厌恶宫市，素与宦官多有冲突，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嚷道：“一齐带走，在城门口打群架，这还了得！有话回头再

说！”一股脑将宦官、樵夫等全部押进了城门。

李公子道：“刘御史，你跟过去看看，可别让他们为难了那樵夫。”刘禹锡道：“是。”忙追进城去。李公子凝视着遍地狼藉，忍不住摇了摇头，轻轻叹了口气，道：“空郎，你……”忽然脸色大变，仰天便倒。

空空儿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叫道：“李公子！李公子！”那书法大家王相公大惊失色，忙抢上前来，又掐人中又把手脉，却见李公子口吐白沫，人事不醒，脉搏渐渐微弱。空空儿心道：“莫非李公子有什么隐疾？”忙道，“快扶李公子上马，送他去宋清药铺救治。”王相公道：“不可以！”空空儿愕然道：“为什么不可以？”王相公道：“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他说话带有浓重的江南口音，绵软亲柔。

忽听得有人道：“这人是中了毒吧？”空空儿抬头一看，竟是宋清药铺的学徒郑注，不由得惊讶万分，忙问道：“小哥儿可带有解毒药？”

郑注本是奉师傅之命来城外买药材，不料来迟一步，摊贩早被宫市惊散，正要回去时，听墙根下有人提到“宋清药铺”，好奇过来一看，见空空儿怀中所抱之人口吐白沫，随口一说中毒，便被空空儿当了真，忙摇头道：“没有，我师傅宋清药铺才有。不过这人看起来中毒已深，怕是来不及了。”

旁人听他一口一个中毒，不免又惊又疑，但听说他是宋清的弟子，不得不信。再见那李公子果真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死相已露。王相公道：“完了！完了！”脚下一软，一跤坐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那些随从也是面面相觑，个个面如死灰。

郑注道：“咦，那里倒有现成的解毒药。”空空儿问道：“什么？”郑注道：“你看那里。”空空儿抬头一看，却见城墙上高高挂着一颗人头，正是被京兆尹李实杖死的欠税平民，面目早已经腐烂。

郑注道：“快，快，快上去看看，说不定有天河水！”空空儿道：“什么天河水？”郑注道：“就是死人骷髅壳里接的雨水，能治百病，能解奇毒，可遇不可求。前几日下过大雨，说不定真有天河水。”

空空儿一心要救李公子，心道：“虽不知道李公子是不是真的中毒，但他此刻奄奄一息，命在旦夕，不如按郑注说的试一试，反正不过是死人头中的雨水，不会令他情况更坏。”当即道：“好，你们好好守着李公子。”先拔出浪剑，又向随从道：“借几把刀一用。”

随从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只是眼下六神无主，慌忙拔出刀到交给他。空空儿见这些人所佩之刀均是好刀，更料到李公子身份非同一般。当即奔离城墙几步，先将浪剑掷出，正好插到离地面两丈高的砖缝间，再依次掷出佩刀，搭成一道刀梯，逐渐靠近城头那颗人头处。他这番动静不小，早惊动了城墙上的卫士，当即弯弓搭箭，居高临下对准他，喝道：“别动。”一名随从忙奔到墙下，高高举起腰牌，叫道：“别射，是自己人。”

卫士尚迟疑间，空空儿已经拔身而起，一脚踏上浪剑，浪剑一坠，又借力一弹，跃上了上一把佩刀，如此几下飞跃，终于靠近城头，伸手取到了人头，又原路沿刀梯跃回，一气呵成，干净利索。

那人头肌肉已软，入手即是肉浆，头顶头皮早已经烂尽，头发垂掉在一边，然而里面头骨还真蓄有一汪天河水。空空儿也顾不得许多，扯下一片衣襟，浸入头颅中将水吸干，再奔回李公子，撬开他嘴唇，将衣襟中的水一点一点拧出滴入他口中。等了片刻，却是不见动静，回头问道：“这天河水当真能解毒么？”却早已不见了郑注人影。

一名随从哭丧着脸道：“这下咱们个个要被灭九族了。”空空儿道：“什么？”忽见大队金吾卫士涌出，将众人团团围住。一名卫士指着空空儿道：“就是他刚才飞上城墙。”领头的中郎将验过李公子随从的腰牌，道：“原来是左威卫的人。不过这个人大白天在城墙上飞来飞去，多半就是前夜潜入皇城大理寺狱的飞贼，事关重大，少不得要得罪了。”命人将空空儿拿下。

随从道：“他不是我们左威卫的人，他是……”忽听得那李公子哼唧一声，睁开了眼睛。随从们大喜过望，慌忙围上前去，问道：“公子可还好？可是要回去么？”李公子点点头，只是哼哼唧唧说不出来话。随从慌忙抱他上马，又有人去叫王相公，道：“相公，公子醒了。”那王相公似是吓得傻了，没有任何反应，随即便也扶他上马，一行人瞬间走得干干

净净，竟无人再理会空空儿。

中郎将一时也不明所以，便命先带空空儿进城，金吾卫捕获的罪犯照例要移送大理寺狱关押，因空空儿适才展露了刀梯上飞跃行走的绝技，令人忌惮，手脚均被特意上了重铐重镣。进来大理寺狱时，狱丞一眼认出了空空儿，奇道：“郎君犯了什么罪？”中郎将问道：“你认得他？”狱丞道：“认得，他就是那晚被飞贼挟持的魏博武官。”

中郎将这才知道空空儿不是当晚闯入皇城的飞贼。狱丞又将他拉到一边，低声道：“听说这人有些本事，京兆尹也请他帮忙查案呢。”中郎将心道：“这人大白天在城墙上跳来跳去，叫我们金吾卫颜面往哪里搁？既然他来头不小，不如将他交给京兆尹处置。”便命人押了空空儿来京兆府，正逢偶日，京兆尹李实人在递院，便先将他收监下狱，等明日李实来京兆府再做处置。

京兆狱虽是府狱，管理得却十分混乱松懈，不但看守远远不及大理寺狱那般森严，甚至比起井井有条的万年县狱也是大有不如。空空儿下午被关进来，直到半夜，也没有狱卒来派送饭食。同牢房的几人早饿得有气无力，还好意告诉他道：“这里就是这样，明日有顿饭吃就不错了。”

常人如空空儿这般际遇，早就怨天尤人、愤愤不平了，不过他本就生性恬淡，随遇而安，加上他所习武功是道家一派，讲究随屈就申，尤其如今侯彝已经转危为安，且离开了京师这个是非之地，着实令他欣慰。若真有什么不平遗憾之处，就是这狱中没有酒喝了。

到了半夜，空空儿已靠着墙壁睡着，忽然有狱卒开了牢门，闯进来几名黑衣人，将他从地上拉起来，用木丸堵住他的嘴，再往他头上套了一个厚厚的黑布套，扯出来塞入囚车，用枷束住脖颈。

空空儿口不能言，眼不能视，身不能动，那囚车尺寸小于他身材，他只能屈身站在里面，难受之极。他曾听说木丸是京师处死罪犯的必备之物，昔日武则天大兴诏狱，铲除异己，有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临刑前当众揭露她在宫中的淫乱行为，为天后所忌，此后凡是法司施刑，必先

以木丸塞罪人之口，令罪人无法说话，遂成惯例。空空儿心道：“这些人是来杀我的么？这未免不合情理，之所以要用木丸塞口，无非是害怕罪人临死当众揭发执政者丑事，这大半夜的早已经夜禁，街上空无一人，又要押我去哪里行刑？”

他看不分明周围情形，只依稀觉得车前有两名卫士提着灯笼引路，车左车右有不少人押送，却是屏声静气，不闻丝毫咳嗽声。出了光德坊后，车马转向了北面，一路不断遇到巡街的金吾卫骑卒，却未听到任何喝问声，想来车旁押送他的人中也有金吾卫士。

走了大约四个坊区，车子终于停下，有人将空空儿拖出车来等在一旁。只听见前面有人禀道：“大将军，人带来了。”有个苍老的声音“嗯”了一声，颇为耳熟，似是曾与空空儿有过一面之缘的右金吾大将军袁滋。一阵人语低声交谈后，终于有一扇极重的门轧轧打开，众人挟了空空儿进去。他手足间镣铐叮当作响，在这寂静的黑夜煞是刺耳。

曲曲折折走了不少路，似乎进了一所大宅子，又跨过好几道高高的门槛，进来一个房间，有人将空空儿按到一张交椅中坐下，用绳索将他连人带镣紧紧缚住，再伸手掏出他口中木丸，却并不取下头套。房里早有一人，挥手命众人退出，问道：“你是魏博巡官空空儿？”

空空儿看不到房中任何情形，只是听声音辨出这男子跟他自己差不多年纪，他不知道对方身份，料想自己深夜被大费周章地弄来这么个神秘的地方，应该与白日那李公子莫名中毒有关，当即答道：“是。”

那男子厉声道：“你为何要谋害太子？是不是受了魏博指使？”

空空儿“啊”了一声，他这才知道白日那李公子就是太子李诵，他早猜到对方官职必然不小，可李公子的太子身份还是几乎令他惊掉了下巴，忙问道：“李公子好些了么？”那男子冷笑一声，叫道：“来人，点灯，取下他的头套。”

只觉得四周有灯烛一一点亮，旋即有人扯下了头套，顿时一阵强光刺得空空儿睁不开眼来，他不得不重新闭起了眼睛，适应了好一阵子，才慢慢睁开，这才发现自己坐在一个空房间的中央，四面都是巨烛。身

前烛台背后的阴影处，影影绰绰站着一人。

那男子又问道：“快说，你为何要谋害太子？”空空儿叹了口气，道：“我根本不知道李公子就是太子殿下，为何要谋害他？”那男子道：“你是如何下的毒？”空空儿道：“郎君可以去问问太子的随从，自我跟太子在城外长乐驿遇见，既没有一起喝过水，也没有一道吃过饭，哪里有机会下毒？”

那男子冷笑道：“你还敢狡辩？你给太子喝的那个死……那个什么天河水，难道不是借机下毒么？”空空儿听了不禁苦笑，暗道：“这位公子糊涂得紧，我明明是救人，反倒成了害人。李公子……太子倒下在先，命悬一线，我才冒着被守城卫士射杀的危险去取人头里的天河水，你一问那些随从就能知道，非要在这里跟我夹杂不清。”他亲眼见到太子仁爱，不免很是关心其安危，忙问道，“太子当真是中了毒么？他现下情形如何？”

那男子道：“怕是要让你失望了，太子没死，现下还活得好好的。”空空儿长舒一口气，道：“那就好。”

那男子道：“到底是谁指使你加害太子？你不说实话，别想活着离开这里。”空空儿道：“我说的都是实话，郎君在这里向我逼问全是白费唇舌，真凶倒在外面逍遥快活。”

此时有人进来，递了一件东西给那男子，空空儿一听那男子拨弄的声音，就知道他手上拿的是自己的浪剑。却听见那男子道：“南诏浪剑！田承嗣！哼哼。”冷笑数声，转身出了房间。有人迅即进来，重新将黑布套在空空儿头上，吹灭了四周灯烛。空空儿以为这些人要接着拷问自己，不料等了许久也不见动静，才知道所有人都已经退了出去。

他被孤零零地绑在房中一夜，后来忍不住内急，大声叫唤，才有人进来，解开绳索，将他拉出房外，又走了许多路，进来一处阴气森森的房子。只听见押送的人交代道：“这是要犯，千万得看好了，也不能让他跟别人说话。”有人答道：“是。”

空空儿看不见周围情形，叫道：“喂，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凭什么关

押我？我犯了哪一条律法？”却是无人理睬。上来两人，大约是狱卒，使劲拽着他往里来到一间囚室，用铁钳锁了他脖子，这才取下布套。

空空儿见狱卒要走，忙道：“你们不能走，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他料到对方不会主动吐实，预备上前动用武力，刚想用双手圈住那正在关门的狱卒，不料追上几步后颈间倏忽一紧，被什么东西扯住，原来那铁钳通过铁链固定在墙壁上，限制他的移动范围。那狱卒冷笑一声，锁上牢门，径直去了。

空空儿无奈，只得先在房角的便桶方便完，再仔细打量四周。原来他被关在一间几丈见宽的石室中，四面无窗，只有一扇铁门，屋顶足足有七八丈高，顶上开了一个三尺左右的方孔，几点阳光正透过铁栏杆挥洒下来，倒真有点坐井观天的味道。他来京城不到一月，已经先后蹲过万年县狱、大理寺狱、京兆府狱，但没有一处像这里这般严密，顶上间或有脚步声走动，似是有人在屋顶来回巡视，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黑狱。

既无脱身之计，空空儿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不过他始终想不通太子是如何中的毒，除非是太子说要私下与侯彝交谈、他离开驿厅后饮用了什么有毒的酒水，一念及此，暗道：“不好，如果太子是那时中的毒，义兄也难逃此厄。”不由得焦急万分，忙奔到门口，那连在他颈间铁钳的铁链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他刚好只能用手触到铁门，便干脆用手间铁链去砸铁门，叫道：“来人！快来人！”

他自昨日中午便未曾进食，早已经饿得气力全无，闹腾了一阵子，始终无人来应，倒是自己气馁先躺下了。

到黄昏时，突然有人来到门前，“琮”地一声，拉开铁门下一个一方孔，慢慢递进一个木盘，盘中有饭有菜有肉，颇为丰盛，有一只手伸进来，将木盘往前推了推，又送进来两个瓦罐。

空空儿一闻便知道瓦罐里面装的是酒，大喜过望，见那人正要拉上方孔上的挡板，忙叫道：“等一等，你是谁？”那人木然不应，拉好挡板，脚步声渐行渐远。

空空儿先将木盘取过来，又用双手之间的铁链将瓦罐套住，一个一个拉到自己脚下，随即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吃饱喝足后天色已黑，他挂念侯彝安危，又大吵大闹了一阵子，却还是没有人理睬。

到半夜时，突然隐隐听到有女子的哭喊声、叫骂声，闹了好一阵子才逐渐安静下去。空空儿心道：“看来受冤屈被关在这黑狱里面的不止我一人。”

次日一早，狱卒来开了牢门，将碗筷、瓦罐、便桶收走，换了一只空便桶进来。他刚欲转身出去，空空儿忽然起身，将双手一扬，用铁链套住狱卒脖子，旋即勒紧，喝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狱卒高声叫道：“来人！快来人！”空空儿道：“快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然杀了你。”狱卒挣脱不得，只觉得呼吸越来越紧，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忙道：“这里……这里是掖廷宫。”空空儿将手上劲道松了松，问道：“掖廷宫是什么地方？是皇宫么？”狱卒道：“是……”

忽见几名卫士持刀护着一名四十岁出头的黄衣宦官进来囚室。那宦官释然道：“你就算杀了他也走不出这囚室。”空空儿并无意为难狱卒，料想此种情形之下也问不出什么，便松开铁链。那狱卒得脱大难，慌忙奔出囚室，抚摸自己颈间勒痕，惊魂未定。

卫士挺刀顶住空空儿胸膛，将他逼到墙边，将铁链往他脖子上绕了几圈，令他无法再随意移动。黄衣宦官冷笑道：“被关在这样的地方还如此强悍，难怪胆大包天了。空空儿，到底是谁指使你谋害太子？是不是舒王？快说！”

空空儿道：“阁下是谁？”那宦官道：“告诉你也无妨，我是掖廷局博士吐突承璀，你现今被关在掖廷宫中最秘密的监牢里，不老实招供，休想活着离开这里。”空空儿心道：“你们一厢情愿地逼我承认谋害太子，昨日还问我魏博是不是主谋，今日便成了舒王，我若真承认了，还有命离开这里么？”他一心关心侯彝下落，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几句，道：“我哪有谋害太子？中使想知道真相，为何不亲自去问问太子本人？不过倒是有一件事很是可疑……”

吐突承璀忙命卫士收起佩刀，问道：“什么事？”空空儿道：“当时我

跟侯少府在长乐驿中一处单独的驿厅中，厅中只有我二人，后来太子和刘御史、王相公三人到来，我退了出去，在外面等了大概半个时辰，如果太子是在这半个时辰里中的毒，那么侯少府肯定也同时中了毒。”吐突承璀道：“是真的么？”紧紧盯住空空儿不放，见他脸有焦虑之色，这才一挥手道：“走！”

狱卒一直候在门外，等宦官和卫士出了囚室，惴惴锁好铁门，逃一般地跑开。

空空儿本期待这吐突承璀迅疾去查验，侯彝昨日才离开京师，乘车走不了多快，派快马追赶，今夜就能赶上，再回来京师，最迟明日晚上就能知道消息。哪知道到了第三日晚上，还不见吐突承璀再来。不但吐突承璀不来，除了每日三餐有狱卒来送饭外，再也不见有人来审问他。

这一关就是遥遥无期，空空儿除了行动不得自由外，倒也没有受到虐待，既没有受到酷刑拷问，每日都有好酒好菜供应，天气转冷的时候还送进来两床厚厚的被褥，这不免让他怀疑将他弄到这里关起来的人不仅仅因为太子中毒一案，还有其他的目的，可他怎么也想不出会是什么。

眼看时光一日日过去，不仅他对京兆尹、对曾穆寻找真凶的承诺均无法实现，甚至他答应侯彝要继续保护刘叉也根本是有心无力。无论他大喊、大叫、大吵、大闹，总是无人理睬。他也动过心思要越狱出逃，只是这里对他看管极严，手、脚、颈间的镣铐从不解开，除了有机会挟持那每天送饭的狱卒外，他没有任何其他机会，可制住一个小小狱卒又有什么用呢？

他常常能听见女子哭声、呜咽声，有时还会有人嘶声惨叫，却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人。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叫喊吵嚷无人理睬，因为这个地方各种奇怪的声音实在太多。

有一日，他实在百无聊赖，拨弄脚下的草席，突然地上有字，掀开草席，拂净尘土，原来是四句诗：

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

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到层城。(3)

诗中大有幽怨缠绵之意，令人怦然心动，字迹极浅，当是女子所书。也不知道这囚室里面关押过多少人，而自己将来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他虽然生性豁达淡然，也常常是醉生梦死地活着，然而最近心中有牵挂的人，不免格外向往外面的自由世界。冷月无声，离人有情，一时间大生惆怅之意。不过倒正是这种萦绕于心的思念，让空空儿感到五年来在魏博醉生梦死的生活并没有把他掠夺一空，梦的羽翼又一次覆上他的面颊，让他感受到岁月深处鸟鸣般的宁静。只是当此困境，又怎么脱身出去？

那诗句旁还有一行小字：“太子用美人醉毒杀郑王于大历八年岁次癸丑五月乙亥朔十七日”，“大历”是代宗皇帝的年号，当时的太子就是当今德宗皇帝，郑王李邕则是德宗同父异母的弟弟、升平公主的亲哥哥、舒王李谊的生父。空空儿一看之下，心道：“原来世上当真有‘美人醉’这种毒药。”猜想又是牵涉复杂宫廷争斗的事，他从无追逐名利之心，也懒得多去关心。

天气愈发寒冷起来，终有一天，高高的天窗上飘下了片片雪花，一夜鹅毛大雪，就连囚室中间的位置也堆起了一层积雪。忽然听到外面爆竹阵阵，这才意识到已经是新年了。

那一刹那，空空儿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来，“哎哟”一声，心道：“我也太糊涂，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

前任御史中丞李汶遇刺之前，先是有一声巨响，当时听到的人均以为是雷声，现下想起来那声音跟狂风起后的焦雷声完全不同，小而沉闷，更像是爆竹炸响。该不会是凶手掐准时机，有意放了一声爆竹，引开大家注意力，包括李汶在内，然后趁他发愣之时从背后偷袭棒杀了他，可现场并没有碎纸屑，小楼里也没有硝火气，这又如何解释？

耐心等到晚上，等狱卒来送饭时，空空儿恳求道：“大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京兆尹，能否帮我传个话给他？”狱卒摇了摇头，道：“郎君就别为难我了，上头有交代，不准跟你说话，更别说传话了。”空空儿

道：“我有关于前任御史中丞李汶遇刺案的重要线索。”

狱卒道：“李中丞都下葬很久了，谁还管什么真相线索？再说了，京兆尹已经失宠，就算他真想见你，这地方他也进不来。”空空儿道：“什么？”狱卒却不再理会，锁了门自去了。

到次日早晨，狱卒再来送饭，空空儿再问他，他却是一个字都不肯说了。空空儿只有干着急，这种被慢慢煎熬的滋味，当真比死还难受。

如此过了四个多月，准确地说，是一百四十天，他是十月初十深夜被带进掖廷宫，十月十一被关进这间囚室，每过一天使用小石子往墙上刻一道痕迹。

二月二十七日正午，空空儿照旧听见了西市开市的鼓声，只是这次人群喧闹的声音格外吵、格外长。不久后，有人来到囚室前，本以为是按时送饭的狱卒，进来的却是几名神策军士。有人开了他颈间铁钳，照旧给他套上黑布头套，将他带了出来。

空空儿心道：“终于想起来我了，只是这次审问的人不知道是谁。”

来到一间香气扑鼻的屋子中，神策军士取下空空儿头套，拿钥匙开了手铐脚镣，警告道：“别四处乱跑，一会儿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空空儿一呆，问道：“什么？”

却见一名青衣女子上前扶住空空儿手臂，柔声道：“奴婢郑琼罗，奉命服侍郎君沐浴更衣。”将他轻轻拉到热气腾腾的浴桶旁边，伸手去解他衣衫。

空空儿本能地拿住她手腕，问道：“这……这是怎么回事？”见郑琼罗脸露痛楚之色，忙松开手，道，“抱歉，我……我不是有意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郑琼罗道：“奴婢不知，奴婢只是奉命服侍郎君沐浴更衣。”

空空儿道：“我得出去问问怎么回事？”郑琼罗忙拉住他，道：“郎君请低头看看。”

空空儿俯身一望，浴桶水中映出一个人来，头发凌乱，满面油污，不禁“哎哟”一声，他一直被囚禁，四个月未曾洗脸洗澡，难怪成了这副乞丐模样。

郑琼罗浅浅笑道：“郎君要出去也该先换件衣服。”轻轻解开空空儿上衣。空空儿脸色一红，道：“我自己来。”

郑琼罗跟空空儿差不多年纪，不但柔情似水，而且极善解人意，也不勉强，只道：“那好，汗巾搭在浴桶上，这边屏风上有一套衣履，是奴婢亲手缝制，还请郎君不要嫌弃。”空空儿道：“多谢娘子。”

等郑琼罗掩好门出去，空空儿才脱掉衣服，散开头发，跃入浴桶中，水温有些烫，然则热气蒸腾，血脉畅留，立即有种令人晕眩的舒适快感。他摸着手腕和颈间为镣铐磨出的血痂淤痕，恍然如梦，真难以相信眼前一切。他猜神策军士既然去掉他手脚的械具，不惧他逃走，当准备放他出去，莫非他们已经抓到了毒害太子的凶手？太子到底是如何中的毒？义兄到底有没有事？他因太子一案被捕后，魏博有没有受到牵连？这些事情都是他被关在狱中急切想知道的，只是打探无门，不得不强行压制，此刻突然看到了前方自由的曙光，那种强烈的好奇感再度强烈起来，想解开的谜题实在太多，只略略泡了泡，将身上污垢搓洗干净，便即跃出桶来，用汗巾擦干身子头发，走到屏风前取过衣服穿上。这套衣衫有内衣内裤、夹袄、外袍，虽然有些大，然而用料极好，又轻又暖，缝制得也十分精细。

穿好衣服，结好发髻，空空儿拉开门出来，郑琼罗正候在门槛边，道：“请郎君随我来。”领着空空儿穿过一道月门，经过一个极大的院子，只见院中有许许多多女子在捣洗衣服，老少胖瘦都有，均是跟郑琼罗一样的打扮。

空空儿见大多数人紧锁眉头，哀哀戚戚，忽然联想到半夜时常听到的女子哭叫声，问道：“她们是什么人？”郑琼罗道：“郎君不知道么？这里是掖廷宫，在这里的都是犯罪官员的家属，是这皇城中地位最卑贱的宫奴，除非死，不然永远不能离开这里。”空空儿心道：“原来如此。这么说，这郑琼罗也是因家人犯罪受牵连沦为奴婢的么？她倒是一脸轻松。”一时不便再多说什么，只得默默跟在她身后。

来到一道高大的宫墙前，郑琼罗指着前面一扇朱漆大门道：“奴婢只能送郎君到这里，出了那扇门，自然会有人送郎君出去。”

空空儿见那大门处有全副武装的卫士把守，料来是宫奴们的禁区，心念一动，问道：“娘子外面可还有什么亲人？需要的话，空某可以代为传个话。”郑琼罗从容道：“多谢郎君美意。只是琼娘命苦，亲人们要么已被处死，要么像我一样成为了官婢，即使勉强联系上，也不过徒增哀伤烦恼。若真是有缘，上苍自会安排亲人们再见的。”

空空儿大为称奇，叹道：“娘子倒是豁达。”郑琼罗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指帘幌，附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琼娘只能顺人应天，随世沉浮。”空空儿道：“既是如此，空某告辞了，娘子请回吧。”郑琼罗道：“是。”转身娉娉婷婷地朝里面走去。

空空儿见她温柔斯文，谈吐不俗，想来也是名宦之后，却因亲属犯罪而受牵累至此，很是同情，只是自己才刚刚脱困，更谈不上帮助她。感慨一回，目送郑琼罗走远，这才往大门而来。

掖廷局博士吐突承璀正等在门口，把玩着空空儿的那柄浪剑，见他出来，道：“几个月不见，空郎君倒是福态了，看来这狱中的小日子过得不错。”空空儿问道：“还不是托中使的福。敢问中使，下毒谋害太子的凶手抓住了么？我义兄侯彝情形如何？”吐突承璀冷笑道：“刚放出来就这么多话，你自己出去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空空儿道：“那好，我再问中使一句，为什么不经审讯就将我关到这个地方来？”吐突承璀道：“你这么爱多事，人走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不关你关谁？要我说，不放你出来才好呢。”言下之意，竟不似因为太子中毒一案事关重大才将空空儿秘密囚禁，而是嫌他碍事。

空空儿心下大奇，暗道：“莫非跟我四个月前正在调查的案子有关？如果是这样，关我的人肯定牵涉其中，可能将我弄来皇城掖廷宫这样的地方关起来，绝非常人，而且一定是皇宫里的人，会不会是太子？”正揣测间，却听见吐突承璀不耐烦地催促道：“快些走吧。”

空空儿疑惑极多，可这吐突承璀干练机敏，想来问他也不会吐露什

么，只好默默跟随在他身后。

自西面安福门出来，吐突承璀这才将浪剑还给空空儿，指着南面道：“你一直往前走，过了颁政坊和布政坊后再往西，不多久就到你们魏博进奏院了。”不待他回答，领着两名小黄门匆匆奔进宫城，大约是要赶去复命。

空空儿急忙南行，路过布政坊时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也不知道躲在坊里祆祠的刘叉怎样了，有没有再闯出什么祸事。正思虑要不要先进去打探一下情形，忽见刘叉本人正背着个大包袱自西坊门出来，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慌忙追上前去，叫道：“刘兄！”

刘叉乍然见到他，也感意外，问道：“你是赶来找我的么？”上下打量着空空儿一身华服，道，“几月不见，你可是贵气多了，跟你以前可是判若两人。”又问道，“侯少府情形如何了？”空空儿道：“他已经被贬为外官了。”不及详细解释，急道：“你怎么敢大摇大摆地出来？街上到处贴着你的图形告示。”

刘叉惊奇不已，瞪大眼睛望着他，半晌才道：“你不知道么？而今新皇帝登基，前几天宣布大赦天下，我的罪名已经免了。”空空儿大吃一惊，问道：“新皇帝是谁？”刘叉道：“还能有谁？当然是原先的太子啦。”他本是个急性子，全是顾念侯彝安危才勉强在祆祠中藏头缩尾几个月，现在可以出来抛头露面，早就有一件大事急不可待地要赶去办，不及与空空儿多说，匆匆道：“空兄，你和侯少府于我有大恩，来日再图相报，我眼下有件极为紧急的事情要赶着去办，办成后我再来找你们。”

空空儿竟是不知道自己被关押四月，外面早换了新天子，一时思潮翻涌，百感交集，连刘叉早已经走远都未能觉察到。他发了好一阵子呆，决意先就近到光德坊去求见京兆尹李实，来到京兆府，向门前门吏道：“在下空空儿，有要事想求见京兆尹。”那门吏见他服饰华丽，倒也不敢无礼，只客气地道：“京兆尹才刚刚上任，忙得很，怕是不得闲会客。”

空空儿一听“京兆尹才刚刚上任”，忙问道：“新任京兆尹是谁？”门吏道：“李鄴⁽⁴⁾李相公。”见空空儿并不认识李鄴，立即换了一副冰冷的嘴脸，鄙夷地道：“原来郎君要见的是前任京兆尹，他如今可是掉了毛的凤凰，再没有以前那般威风了。郎君要找他，请去山南道吧，他被贬为通州长史⁽⁵⁾，三日前就已经离开了京师。”又冷笑着补充道，“郎君可知道李实离京当日，市井雀跃欢呼，长安民众人人袖藏瓦礫守在通化门一带，预备等他经过时碎其首级。可惜，李实事先得知了消息，从别处逃走了。”

空空儿既意外又惊喜，心道：“这李实残害人吏，悉不聊生，新皇帝一登基就将他贬谪，倒真是做了件大快人心之事，就怕通州百姓又要遭殃了。”心念忽然一动，“刚才刘叉说的有紧急事情要赶着去办，会不会就是要追出京师去刺杀李实？嗯，李实作恶多端，不得人心，这次失势，身边不会有什么人跟着，他死有余辜，刘叉极容易就能得手，也不用再去理会。”又问道，“大哥可曾听说过前任万年县尉侯少府的消息？”

门吏狐疑问道：“你打听侯少府做什么？你是他什么人？”空空儿道：“我是侯少府的结义兄弟。”

那门吏“啊”了一声，脸上立即充溢着蜜桃般的热情，道：“侯少府四个月前就被过世的老皇帝贬去江南了，不过诏令在侯少府离开后次日才公布，我们大伙儿想去送也没能赶上。全靠侯少府冒死进谏，老皇帝才免除了秦川去年未能收齐的三十万贯租赋，百姓们都感激他呢。郎君，你既是侯少府的结拜兄弟，怎么会不知道这些？”

空空儿道：“侯少府可曾顺利到江南任上？半途有没有出什么事？”门吏道：“出事？天下人都以能结识侯少府为荣，恨不得敲锣打鼓地欢迎，怎么会出事？你……你真是侯少府的结义兄弟么？”

空空儿道：“当然。”心道：“看来义兄没事，不然以他今日的声望，他若真中毒而死，京师早就传遍消息了。”当即谢过那门吏。

出来光德坊，沿途见到道路旁都有人欢天喜地在放鞭炮，原以为是庆祝新皇帝登基，走出几个坊区，不断听到人们拍手称快的议论，才知道是新即位的顺宗皇帝罢除了宫市、五坊小儿等苛政，一时很是欣喜，

暗道：“当日在长乐一见，我就知道他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这下大唐该有救了。”

他也不回魏博进奏院，径自来到亲仁坊李汶宅邸。却见门前冷冷清清，门上出殡办丧的两盏白灯笼尚未取下，门夫正坐在门槛上打瞌睡。空空儿上前拍醒门夫，说有要事求见李中丞夫人，请他代为通传。

门夫问道：“敢问郎君尊姓大名？”空空儿道：“在下空空儿。”门夫竟然知道他，道：“啊，你是帮助过京兆尹调查李相公遇刺案的那位郎君。请进，请进。”领着空空儿进来正堂坐下，自己赶去禀报夫人。

空空儿等了好一会儿，才见李汶夫人汪圆扶着一名婢女出来。她遭受丧夫之痛，明显憔悴苍老了许多，坐下来径直问道：“空郎有何见教？”空空儿道：“我想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希望夫人能允准我再验一次李中丞的尸首。”汪圆道：“可我夫君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下葬了。”空空儿道：“事关重大，还请夫人允准我开棺验尸。”

汪圆连连摇头道：“不行，绝对不行。”空空儿道：“我答应了京兆尹要找出杀死李中丞的真凶。”

汪圆惊讶地望着他，道：“你……你不知道京兆尹已经失势了么？”空空儿道：“是，可我既然答应了李相公，无论他是不是京兆尹，我都一定要找出真凶来。难道夫人不想知道李中丞到底死在谁手中么？”

汪圆道：“我夫君已死，李相公又被贬出长安，我两家再无任何权势，就算找到真凶又有何用，一样报不了仇。”空空儿道：“能不能报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给死者一个交代。”汪圆道：“不，不行。”

她性情软弱，毫无主见，但在这件事上却十分坚定。空空儿还待再劝，汪圆已经站起身来，挥手道：“来人，送客。”

空空儿无奈，只得告辞出来。无法检验尸首，便无法验证他在狱中灵光一现的推断，可他若私自去挖坟验尸，便是犯了亵渎尸体的重罪。苦无计策之下，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咸宜观前。他料想这座道观当是苍

玉清和第五郡的栖身之处，他也不知道这两名女子绝非常人，远远瞧见观门紧闭，一时不知道该不该走上前去。

忽然有所警觉，感到背后有一双眼睛，他是习武之人，本能地回过头去，却见数十步处一名脚夫模样的人迅疾转身。他登时认出那人的身形来，正是他去刺杀李实当日在乐游酒肆见过的蹲在门外吃饼的脚夫。

空空儿慌忙追上前去，远远见到那脚夫进了一家酒肆，快步抢到酒肆门口，却见脚夫已经在最角落的方桌坐下。他也不理会伙计的招揽，径自走到脚夫旁边，问道：“我能坐这里么？”脚夫摇了摇头，道：“不能。”空空儿照旧在他对面坐下。脚夫道：“你这人好奇怪，那边那么多空桌子，你干嘛非要坐这里？”空空儿道：“难道你不是在跟着我么？”脚夫道：“就算是吧。”空空儿道：“你倒是爽快。”

脚夫道：“你什么时候知道的？”空空儿道：“就在刚才回头看到你的时候。你素来行踪诡秘，若不是有意引我过来，怎么还会是这身我上次见过的脚夫打扮？”脚夫笑道：“原来空空儿也不傻，只是比较懒而已。说吧，你想做什么？是比打架呢，还是比喝酒？”空空儿道：“你冒险现身，就是为了跟我打架喝酒？”脚夫道：“当然不是，是有人出了钱要我来见你。”空空儿道：“能收买堂堂黑刺王翼的人，想来也不是普通人。”脚夫道：“那是自然。”

原来这脚夫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杀手王翼。空空儿本来也想不到是他，不过因当日在升平坊对那脚夫印象颇深，刚才一转身就立时从背影认了出来，长安城这么大，他却几次出现在跟李汶有关的场合，几次出现在空空儿眼前，肯定不是巧合，想来他不过装成脚夫的样子，好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王翼在道上人称“千面郎君”，几个月前又在京城出现，空空儿也曾因为李汶脑后的棒伤想到过他，此时再见到，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是他。

空空儿道：“你当晚在升平坊做什么？”王翼傲然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空空儿知道此人武功既高，又行事怪癖，怕是用武力擒住他也不会吐露实情，不如利用这人贪财的弱点，当即道：“我给你一千金如何？一

千金买一句实话。”王翼哈哈大笑道：“你自己穷得要死，魏博早不给你发俸禄，你连酒钱都没有，哪里来的一千金？”空空儿颇为难堪，道：“原来你连这个都知道了。”忽想到王翼曾与聂隐娘夫妇一道去刺杀舒王，说不定这些是聂隐娘告诉他的。

王翼道：“不过空空儿一诺千金，我信得过，可以允许先赎账。说吧，你想听什么实话？”空空儿道：“是不是你杀了李汶？”王翼笑道：“你这一千金问得值，是我做的，如何？”

空空儿虽然怀疑王翼当晚在升平坊别有所图，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是他杀了李汶，因为杀人后极力掩饰不事张扬决计不是王翼作风，不过是随口一问，见他毅然承认，也极是吃惊，道：“原来真的是你！你是如何下的手？”王翼道：“想知道？那你得再付一万一千金。”空空儿吃了一惊，道：“什么，刚才不是说好一千金一句实话么？一万一千金太多了。”王翼怒道：“这还多？你知道我损失有多大么？”

他一发怒，声音自然提高了许多，一旁伙计闻声赶了过来，问道：“什么事？”王翼指着空空儿道：“这人欠我钱，还想赖账不还。”伙计见原来是常见的金钱纠纷，只是空空儿衣饰华贵，那脚夫却一副穷酸相，不免难以相信前者会欠后者钱，只摇了摇头。

王翼等伙计走开，压低声音道：“你和那刘叉坏我大事，加收你一万金还是少的，还连累了侯彝侯少府。”他本是个铁石心肠的刺客杀手，竟也似极赏识侯彝，很是令人意外。

空空儿道：“你杀人在先，我和刘叉落在后头，怎么会坏了你大事？”王翼道：“一万一千金。”空空儿无可奈何，只得道：“好，我答应付给你。”

王翼这才低声说明经过。原来他当晚早就化装成仆人混进李宅，一直潜伏在李实所居的小楼，李汶先进来后，他也误将其当作了李实，等仆人退出后，飞快地从背后袭击打晕李汶，将他抱到卧榻上，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堵住嘴，剥下裤子，将自己的独门暗器霹雳山鬼使劲插进他粪门，将火药线点上火，“轰”地一声，爆竹在李汶腹中爆发，叫也叫不出来，只惨哼一声而死。他又迅疾给李汶提好裤子，取出嘴里毛

巾，再将尸首摆好姿势，做出面朝内休息的样子，自己则又重新躲进内房床下。巧的是当晚正巧有雷雨，外面人虽然听见爆竹声响，只以为是雷声。片刻后刘叉进来，不知道李汶已死，一刀刺穿尸首，空空儿紧随进来，王翼都在暗中瞧得一清二楚。二人出楼时被人发现后，李府乱翻了天，王翼穿着仆人服饰，从容混在人群中出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后来李实虽然发现李汶被刀刺前已经死去，然而古代验伤秉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儒家理念，只验尸表，不做解剖，杀人者如从窍孔下手，万难察觉。

空空儿这才恍然大悟，心道：“难怪像万老公这样的老行尊也验不出究竟，这样伤在粪门之内，无论如何验尸都无法发现伤口，如果不是凶手亲自讲述详细经过，谁能想得到天下竟有如此诡秘的杀人方法？我在狱中时听见新年爆竹声时，猜到了当晚第一声不是雷声，但也从来没有联想到王翼身上，更想不到那是夺命之声。郭曙大将军临死前写的不是‘雨’，要写的是一个‘霹’字，只不过刚写了一半而已，郭大将军曾接近过李汶尸首，大概闻到了硝气，认出了那正是王翼刺杀舒王时用过的独门暗器霹雳山鬼的味道，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一直隐忍不说，本待次日告诉我此事，哪知道半夜又为人所害，所以才多了这么多曲折是非。”

空空儿料想王翼并无为民除害之心，问道：“是有人雇请了你杀李实么？”王翼道：“你倒是我的知己。”

空空儿道：“不过这般杀人，虽无痕迹，到底有些残忍，不似你的手法。”王翼道：“我也是无奈，雇主要求必须要看起来是遭天谴而死。”空空儿道：“你那位雇主倒是考虑周全，无非是不想牵连到旁人。”王翼道：“而且日子催得急，我都未充分准备，不然何致于认错人误杀了李汶？上次杀错了人，拿不到钱不说，还坏了我王翼名头。尤其是你和刘叉败露行踪，弄得满城风雨，到处是官府的人。那李实更是有如惊弓之鸟，随时随地身边扈从如云，导致我一个月内难以再次下手，这次任务就算彻底失败，所以才说你二人坏我大事。”

空空儿一时沉吟不语。王翼催问道：“你打算怎么付欠我的一万二千金？”空空儿道：“等我筹到钱了会还你。”王翼道：“一万二千金不是个小数目，你又是骄傲的穷人，若是筹不到这么多钱呢？”空空儿

道：“那我只能拿我自己抵给你，你命我为奴为仆，我不敢有怨言，但你若叫我助你杀人，却是万万不能。”

王翼道：“你若是女人我还可以考虑收下，一个大男人，我要来做什
么，我不要你的人。”空空儿道：“那好，我先将这柄浪剑抵给你。”王翼
道：“你那兵器虽然是把好剑，可我不想要，它来历太大，太引人注目。
你看见哪个杀手刺客带剑带刀了？都是要么带匕首，要么带短棍，既携
带方便，又能瞬间致人死命。”空空儿心念一动，暗道：“起初我醉倒在
翠楼时，苍玉清和第五郡用来制住我的兵器不都是匕首么？莫非她
们……”

王翼又道：“三日内你能还清一万二千金么？”空空儿踌躇道：“这怕
是很难，能否宽容些时日？”王翼道：“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便可抵这
一万二千金。”空空儿摇头道：“我不想为你杀人。”王翼怒道：“笑话，
我自己不会杀人么？还要你杀？我说的这件事可是跟杀人无关。”

空空儿道：“是什么事？”王翼道：“如果你将来得到一件叫玉龙子的
东西，得把它交给我。”

这是空空儿第二次听到“玉龙子”，第一次是在青龙寺时苍玉清在昏
迷中不断呼叫这个名字，他还以为那是她最关爱的人，听王翼这么说，
他这才知道玉龙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忙问道：“玉龙
子，那是什么？”王翼道：“这我不能告诉你。”

空空儿道：“可我既不知道玉龙子是什么，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如何
能找到它？”王翼道：“世事无常，有些人天生就是走运，说不定有一天
玉龙子就自己跑到了你手中，如果你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答应，
我就不再追讨这一万二千金。”

空空儿一向贫寒，又与曾穆闹僵，情知别说三日，就是三年也筹不
到这一万二千金，况且王翼条件并不苛刻，除了答应他别无他法，只好
道：“好，不过可得先说好，不能要我强夺他人之物。”王翼道：“那是当
然。”

空空儿忍不住问道：“你要那么多钱做什么？”王翼道：“钱多我才能

睡得踏实。起码不会像你，因为钱受制于人，处处窘迫。”空空儿一时无语。

却见酒菜如流水般地端上来，伙计还要再添一副碗筷给空空儿，王翼忙道：“不必了，别看这位郎君穿得光鲜，其实身上没钱，我可不能让他吃我的白食。”空空儿无奈，只好起身道：“告辞。”王翼微笑道：“不送。”

出来酒肆，空空儿又忍不住往咸宜观而来，却只远远站定观望，不敢走近。忽觉有一股劲风向他左肩拍来，他右手横抓，已拿住偷袭之人手腕，正要顺势扯脱对方臂膀，只觉所握住的手腕柔软滑腻，竟是女子之手，心念一动，没下重手。这一迟疑间，那人左手间已经多了柄羊角匕首，飞快地抵住他后心上。

空空儿叹了口气，放开对方手腕。那人夺下他左手中长剑，附耳上来，低声道：“空郎，你失信了。我答应过进奏官，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都要抓到你，再亲手割下你的人头。”

(1) 平卢：唐开元七年（719年）置镇，治所营州（今辽宁朝阳）。安史之乱时，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为史朝义部所迫南迁淄青（今山东淄博北），从此淄青有平卢之号，节度使全称淄青平卢节度使。安史之乱平定后，平卢为李正己所得，陆续据有淄、青、齐、登、莱、海、沂、密、濮、曹、兖、郛十二州，治所也从淄州移镇郛州（今山东东平）。李正己死，其子李纳领军务。李纳死，其子李师古袭领其位。

(2) 唐时属于浙西，浙西又名镇海军，治所润州（今江苏镇江），下辖润、苏（今江苏苏州）、常（今江苏常州）、杭（今浙江杭州）、湖（今浙江吴兴）、睦（今浙江建德西）六州，全部是富庶之地，当时的节度使为皇亲李錡。

(3) 此诗为女诗人李冶（字季兰）作品。李冶生活在玄宗、肃宗、德宗三朝，有“女中诗豪”之称，是名冠一时的风情女子，与名士陆羽、诗僧皎然、刘长卿等均有交往，陆羽为其终生未娶。后被德宗皇帝召进宫中成为其玩物，传说泾原兵变时她主动呈诗给叛将朱泚，为德宗皇帝所杀。

(4) 李邕（yōng）：大历年间进士，北海太守李邕之侄孙。李邕少年成名，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影响巨大，七十岁时因得罪宰相李林甫被酷吏杖杀。同时代大诗人杜甫有诗赞其书法道：“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底。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名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

(5) 通州：今四川达州，唐代时属于山南西道（治所兴元，今陕西汉中）。长史：又称别驾，州刺史佐官，并无实职。但亲王府、都护府、都督府的长史地位较高，都督府长史甚至会

充任节度使。

吴蔚 著

大唐游侠

下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著

大唐游侠

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游侠 / 吴蔚著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10.8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80219-735-0

I . ①大...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54204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文案统筹 刘海涛

责任编辑 包 恒 逯卫光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元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名 大唐游侠 (下)

作 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5903 (编辑

部)

传 真 010-630569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710毫米×1020毫米

印 张 19.625

字 数 296千字

版 本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19-735-0

定 价 60.00元(上下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录

[第六章 蜀道难](#)

[第七章 韦皋之死](#)

[第八章 刺长安心](#)

[第九章 易水寒](#)

[第十章 惊天大刺杀](#)

[返回分册总目录](#)

第六章 蜀道难

玉箫心道：“薛涛找我，无非是要我替她在太尉面前求情。这女人以前也是太尉身边的人，明明知道他脾性难测，伴君如伴虎，却贿赂狱卒公然来节度使府找我，不是有意想拖我下水么？”不过她倒是极愿意看见这个曾经在成都风光一时的女人沦为阶下囚的样子，当即道：“前面带路。”

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
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
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
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
腾超如激电，回旋如流光。
奋击当手决，交尸自从横。
宁为觞鬼雄，义不入圜墙。
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
身没心不怨，勇气加四方。

——张华《博陵王宫侠曲》

终

于进入了夏天，这是西南一年中最热、最潮、最闷的时节，也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今年恰好是乙酉年，生肖属鸡，凑巧又是盲年⁽¹⁾，上个立春在本年新年之前，下个立春又在来年新年之后，鸡年无春，大不吉利。自从年初正月德宗老皇帝李适突然病死、又瘫又哑的太子李诵即位后，人们都悄悄议论，说今年的灾难始于天子，年成肯定不会好，怕是天下会有大难。

今年蜀中的雨水也大大少于往年，自入夏以来，成都一直骄阳似火，炎热无比。城中七八十岁的老人们都说：“活了这么久，还没有这般热过。”晚上倒也罢了，白天烈日当头时，火辣辣地烤得人浑身冒油，真恨不得直奔到水边，一头扎进去，再也不要起来。

成都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接于秦，西奄峨嵋，金城石郭，既丽且崇。又是一座水灵灵的城市，内城中有龙堤池、摩诃池⁽²⁾，外城郭有天井池、柳池、千秋池，“珍木郁清池，风荷左右披”。又有两江一溪三道河流，“荫簟流光冷，凝簪照影欹”，不过都是人工开凿，除了有秦孝文王时李冰为解决岷江之水害而开挖的郫江、流江外，又有现任西川节度使韦皋引郫江水穿越外城的解玉溪。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据说是水中细沙细腻柔软，可以用来解玉，也由此促进了当地玉石业的发展。

这韦皋颇为传奇，他年轻时游历蜀中，为西川节度使张延赏之女张

恩慈青睐，主动下嫁为妻，却被岳父、岳母嫌弃，以致三十八岁前还是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最后受不了岳父母的白眼，不得不离开成都，投在陇右节度使张镒手下做了一名幕僚，很快因为才干突出得到重用。公元783年，长安发生“泾原兵变”，京师长安被乱兵攻占，德宗皇帝李适也不得仓皇出逃。凤翔兵马使李楚琳响应叛军，杀死了陇右节度使张镒。另一叛将牛云光还想邀请韦皋一道投奔叛军，结果被韦皋果断杀死，他随即赶去奉天投奔落难中的德宗皇帝，当即被封为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叛乱平息后，又进封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不久更是以有功之臣出镇蜀中，替代他岳父张延赏成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当年曾当众羞辱韦皋，而今女婿风光归来，羞愧难当，不敢面对，连夜收拾细软从后门溜走。

安史之乱后，中央皇权威令削弱，地方将领跋扈难制，蜀中不断有兵变发生，史称“蜀人好乱”，张延赏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就曾被部将兵变逼得弃成都逃走。加上蜀地地处西南边陲，西有吐蕃，南有南诏，自天宝年间南诏与唐朝交恶以来，转投吐蕃怀抱，二国时常联兵侵犯蜀地，最严重的一次南诏军队甚至攻入成都外郭，掠走大批工匠、女子，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可以说，韦皋所接手的西川是一个很乱的摊子，然而他上任后却大显身手——到西川之初，即以高压严酷手段平定内乱，加重赋税，大肆搜刮民间财物，以钱财厚结天子，极讨贪财的德宗皇帝的欢心；数年后，西川府库充实，他又提高蜀中将士军饷，军中凡有婚配丧葬时，一概供给所需的全部费用，由此得将士死力；在外敌上则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南抚南诏，西击吐蕃，在解决边患上取得了赫赫战功；等到地位彻底巩固后，他开始缓解蜀中百姓的负担，每隔三年免一次赋税；又因为成都仅西郊繁盛，花费巨资修缮城东的大慈寺，极大地带动东郊经济繁荣，在南城外万里桥一带创建新南市，大兴市井，开拓通衢。一系列恩威并举措施的成功，为韦皋带来了巨大的名利和声望，不仅在朝中地位举足轻重，更被蜀人比之为“诸葛亮再生”，威望极高，西川兵将也只知道有韦皋，不知道有天子。事实上，当时已经有“一扬二益”的说法，说的是普天之下最富庶最繁华的地方并非帝国京师长安，而是淮南道的扬州和剑南西川道的成都。

蜀人感激韦皋，“锦江春酒肆”^③的老板娘卓二娘也是其中之一，只

因她家酒肆大大受惠于韦皋开拓的新南市。韦皋镇蜀之前，成都南郊一带是处风景优美的游览区——万里桥跨在流江上，是七星桥(4)之一，本身就是处出名的古迹。相传三国时费祎出使吴国，诸葛亮送他到这里上船时说：“万里之路，始于此桥。”由此而得名万里桥，历代诗人吟咏极多；桥南不远处就是祭祀刘备、诸葛亮的合庙武侯祠，古柏苍翠，柏影森森；万里桥西面则是大名鼎鼎的杜公草堂(5)，坐东向西，背负锦城，面向岷山雪岭，旁有浣花溪。杜甫《绝句》一诗更是生动描绘了草堂周围的婉约旖旎景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虽然仅是几间低小的茅斋，颓废已久，却因为其主人的显赫诗名而成为胜迹。女才子薛涛仰慕杜甫诗名，脱乐籍后搬出节度使府，也特意将住处选在杜公草堂附近；西南则有碧绿清幽的百花潭(6)，又有著名的青羊宫——名胜虽多，适合探古访幽，终究还是人烟清冷。但自新南市建立以来，南郊列市纵横，商贾如织，人口由此增长数万，楼阁宏丽，成为一时之盛，再也没有了昔日“清江一曲抱村流，盛夏江村处处幽”的景致。

锦江春酒肆位于万里桥头东南，传说汉代时卓文君正是在此处当垆卖酒。这是家祖传的老店，偏偏女主人又姓卓，由此引来许多遐想猜议。不过她家卖的是自家酿制的烧酒，与蜀中传统的醴酒(7)大不相同，当年大诗人杜甫经常来这里饮酒，特意写下了“蜀酒浓无敌”的诗句，盛赞“锦江春”酒醇香性烈，甚至有人觉得锦江春比西川著名贡酒剑南春还要好上许多。那时的锦江春酒肆还是家小店，除了卖酒外，也兼做客棧的生意来勉强填补不景气的烧酒业，不过是最下等的鸡毛店，只有几间大通铺，投宿的也多是乡下来城中卖力气找活儿干的苦力。但如今再看锦江春，当真是土鸡飞上了枝头，旧房子全部翻新成了酒肆厅堂，又在东面买了一大块地，后半部分作为酿酒作坊，前半部分则新建了一座庭院式的豪华客栈，两层楼，三十来间房，有长廊与酒肆连通，院子中和长廊两边种满芙蓉，花开时红艳似火，灿若云霞，竟成为成都南面最著名的客栈。锦江春能有今日光大门楣的局面，远远超越祖辈，除了女店主卓二娘本人精明能干外，更多地是受惠于韦皋的新南市举措，因而她对这一任节度使是相当感恩戴德的。

卓二娘早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露出些劳碌妇人的老态来，然则眉目

间还是多少有些年轻时的风情。她梳着蜀中最流行的惊鹄髻，发髻上插着两枚翠翘，穿一袭薄薄的襦衫长裙，正倚靠在酒肆门口，手里拿着一把竹制的蜀扇，张开如满月，往自己汗津津的脸上猛扇，手腕上的缠臂金钏晃来荡去，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如此炎热的夏季，多少会影响酒肆的生意，虽说一大早有人来订了五十坛烧酒，伙计们都派出去送酒了，然此刻临近正午，伙计一个没回来不说，也没有一位主顾上门，这让喜欢热闹的卓二娘着实有些不快，那张圆脸上常挂着的笑容也不见了，替代为一种无可奈何的怨恨。一转头，见丈夫鱼成正缩在柜台后打盹，一腔怒气正无处可发，立即走过去，将扇子往柜台上重重一敲，喝道：“死人，活儿干完了吗？又偷起懒来了！”

鱼成瞬间惊醒起来，他是入赘女婿，人本分老实，受妻子的颐指气使惯了，慌忙应道：“是，是，我这就去酒窖。”卓二娘看见丈夫这副窝囊样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怒道：“我卓二娘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

忽见那住在后院二楼天香号上房的精公子施然出来，一身翻领胡服既华丽又醒目，腰间挂着的承露香囊及玉佩随着矫健的步子来回晃动，愈发显得风姿潇洒、玉树临风。卓二娘忙舍了丈夫，迎上前笑道：“精郎，今日可起得早。”

这位精公子二十四五岁年纪，名叫精精儿，新来成都没几天，据说约了人在万里桥东面七八里处的合江亭⁽⁸⁾碰面，因而选了锦江春住下，陆路、水路都方便。他孤身一人，似商非商，似士非士，却是一身贵气，作派奢侈大方，就连阅人极多的卓二娘也看不出他的来路，只是一力奉承。

精精儿笑道：“二娘又在笑话我了。”他自住进锦江春以来，均是天黑前到酒肆对面的米氏柜坊拿飞钱兑换大把铜钱，再雇了车马进内城玩耍，大清早才回来酒肆睡觉，一直睡到下午才起，确实如卓二娘所言，他今日是起得早了。

精精儿虽不明说去了何处，但像他这样年轻英俊、轻佻风流的贵公

子，明眼人一眼就瞧得出他是去寻乐子了。卓二娘暗中问过车夫，果然说他是去了内城找女人，且到的并非声色云集的花林坊，而是位于锦浦坊的乐营，足见其人眼光不同一般。

蜀女温婉美貌，名闻天下，中国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大美女，分别为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惟一的唐人杨玉环⁽⁹⁾就是出生成长在成都。天宝宰相杨国忠的夫人裴柔也是成都的名妓，杨国忠仗着堂妹杨玉环爬上宰相高位后，祸国殃民，人神共愤，但却从不嫌弃妻子出身，可见裴柔如何的艳丽无双。锦浦坊乐营里面住的都是官妓，归西川节度使直接管辖，这些女子才貌双全，非大富之人不能染指。蜀中才女薛涛名闻天下，其实也是出身乐营的官妓，十多年前韦皋格外开恩，除了她的乐籍⁽¹⁰⁾，她才得以搬离节度使府，退居浣花溪节度使别墅。

卓二娘虽早猜到精儿夜夜流连风月，却也从点破，忙引他到窗边临江的桌子坐下，问道：“精公子今日想吃点什么？”精儿道：“嗯，天儿这么热，多了也吃不下，来一壶烧酒，两盘下酒的冷菜。”卓二娘道：“好咧。”回头扬声叫道：“一壶烧酒，两盘下酒冷菜。”

精儿笑道：“为何西川的菜总是做得比江南好吃呢？”卓二娘笑道：“这是因为西川食用井盐，江南习惯吃池盐，池盐发苦……”

话音未落，只听见外面车马辚辚，卓二娘知道来了客人，忙道：“郎君请稍候。”匆匆迎出门来，只见四名玄衣带刀随从正护着一辆精致的马车停在酒肆门口的大黄桷树下。那黄桷树的年纪比卓二娘祖父的祖父还大，凭江而立，华盖如云，根盘河岸，如龙蛇波涛，极是遒劲。

卓二娘认得那辆马车，“哎哟”一声，又惊又喜，精神大振，连声嚷道：“来贵客了！来贵客了！”

车夫大约四十余岁，顾不上擦去额头汗水，先抢过去卷起竹帘，先听见环佩之声，马车中钻出来一名碧衣女子，二十岁出头，面容清秀姣好，身材娇弱，肩若削成，腰若约素，极见窈窕，只是金瓚玉珥，珠围翠绕，华丽得有些俗艳。

女子跃下马车后，垂首侍立在车旁。车中又出来一位老者，约摸五六十岁年纪，须发花白，穿一身最通行的灰色常服，戴着一副软角幞头，慈眉善目，相貌憨厚，看上去甚至有些木讷。他扶住女子的手，一个跨步跳下车来，矫健敏捷，与他的花甲年纪浑然不符。

卓二娘早等在一旁，上前衿衿行了一礼，笑道：“这大热的天，韦夫子怎么亲自跑来了？若是想喝烧酒，派人来说一声，我亲自给夫子送过去。”那韦夫子笑了一笑，慢吞吞地道：“突然想来这里看看。”卓二娘当然求之不得，兴高采烈地道：“快，快些请进。”

早有两名随从抢先进入酒肆，见堂内最好位置的一桌已经有人占着，当即过去喝道：“快些让开。”

这一桌坐的正是精精儿，转过头来，打量了二人一眼，不以为然地道：“莫非这张桌子是你家的不成？”

这两名随从是兄弟，分别叫唐棣、唐枫。唐棣道：“不错，我家主人来锦江春定要坐这张桌子。”精精儿笑道：“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明明是我先来的……”唐枫不待他说完，上前一步，右手去按刀柄，武力要挟的意思不言而喻。

卓二娘忙赶过来道：“精郎，正好你点的酒菜还没有上来，不如就劳你大驾……”话说到这里就顿住了。她能将一家小小的烧酒店做到今日的规模，除了得益节度使韦皋的商市政策，个人秘诀无非就是“厚道”二字，明知道精精儿有些来历，眼前是强人所难，可是又不得不如此，不由得露出了难堪的神气来。

不料那精精儿却甚是机灵随和，立即笑道：“二娘说得极对，我让开便是。”卓二娘忙道：“多谢精郎，今日的酒钱不必记账，算是我请客。”精精儿微微一笑，眼光往那碧衣女子身上扫得一扫，这才起身挪到堂中坐下。

碧衣女子迅疾从怀中取出一块锦帕，往精精儿坐过的椅子上抹了几下，这才扶了韦夫子过去面朝窗口坐下，自己只垂手站立一旁，神态极是谦卑恭敬，似是婢女，只是丰容靓饰，又似是那老者的孙女。唐棣、

唐枫一左一右站在老者身后，另两名随从分别名叫晋阳、楚原，则分守在酒肆门口，竟似不预备再放酒客进来。

卓二娘慌忙赶去厨房交代几句，再自己亲自服侍韦夫子那一桌。不多时，菜流水般地端上来，摆了满满一桌子。碧衣女子忙上前摆碗筷、斟酒，一双玉手纤若玉葱，惟有右手中指上有一圈肉环凸起，倒似戴着个肉戒指，煞是扎眼。

韦夫子凝视着那肉环在自己眼前来回晃动，一时间回忆起无数往事来，微微叹了口气，道：“玉箫，你也坐吧。”玉箫道：“奴婢不敢。”声音又是温柔又是娇媚，有一股奇特的魔力，令人怦然心动。韦夫子似是大模大样惯了，不再多言，也不动碗筷，只是眯起眼睛，朝窗外的流江望去。

精精儿听在耳中，这才知道名叫玉箫的碧衣女子是韦夫子的下人，不过看她妆扮如此富态，大约也不是普通婢女，或许是姬妾也说不准。正巧厨子鱼三端上来凉菜和烧酒，精精儿忙低声问道：“那一桌坐的是谁？”

鱼三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神态甚是急切，倒不似说不知道，而是让精精儿不要多问。精精儿更是好奇，一双眼睛在那玉箫身上溜来溜去。

随从唐枫从旁瞧得一清二楚，当即朝精精儿怒目而视。精精儿佯作不觉，依旧放肆地打量玉箫。那唐枫虽然生气，却不敢擅自发作，便上前朝那老者附耳低语几句，又朝精精儿指了一指，大约是在诉说精精儿如何对玉箫无礼。韦夫子只是摆了摆手，并不以为意。玉箫闻言侧过头来，望了精精儿一眼。精精儿朝她微微一笑，玉箫慌忙扭转了头，看着韦夫子面色越阴越重，心里越发不安，白皙如玉的鼻梁上登时渗出细密的汗珠来。

精精儿暗道：“这玉箫容貌风姿其实不在秋娘之下，只是不大懂得打扮，定是贫苦人家的女儿，被父母卖给了这年纪足以做她祖父的韦夫子做妾。”他虽然性情风流，想到往日一位旧识也是因为家贫被卖做歌妓，心中不由自主地对这玉箫生出几分同情来。

忽闻得酒肆外有人高声叫道：“婶婶，我今日在雪岭上寻到一味好药！”

随即便有一名身材短小的青年男子欣喜奔进酒肆来，手中举着一把奇形怪状的青草。韦夫子的随从晋阳见他冒冒失失，忙上前拦住，忽望见那男子脸上长满雀斑、容貌极丑，更是生就一双斗鸡眼，来回骨碌骨碌转个不停，愈发觉得其人面目可憎，当即将他朝外一推，喝道：“快滚开。”

晋阳身怀武艺，这一推劲道极大，那男子连退数步，方得站定，愕然问道：“你们是谁？凭什么推我？”他眼睛天生缺陷，无法远视，个子又矮，只能仰起头来说话，模样甚是滑稽。

卓二娘忙赶过去道：“这是我老伴兄弟的儿子郑注，刚从翼城⁽¹¹⁾老家来，没见过世面。”晋阳却依旧不肯放郑注进来，只拿眼去望韦夫子，等他示下。

卓二娘道：“韦夫子，我这侄子年轻不懂事，还请您高抬贵手……”韦夫子缓缓问道：“既是你老伴的侄子，为何不姓鱼，却是姓郑？”卓二娘道：“这个……一时也说不清楚。”似乎有难言之隐。

却听见那郑注道：“天下本是一家，姓鱼的和姓郑的又有什么分别？”韦夫子见他言语机智敏捷，颇为欢喜，示意晋阳放他进来。又问道：“二娘，你侄子可曾读过书么？”卓二娘笑道：“乡下穷人家的孩子，哪里念得起书？就跟着一个郎中念过几本医书，懂得一点皮毛医术。”韦夫子笑道：“那他该先医好自己的眼睛才是。”他一发笑，随从们也跟着一齐笑了起来。

卓二娘不敢接话，只跟着讪笑了两声，走过去拧住郑注的耳朵，拉着往堂后走去，边走边骂道：“还不快回房去洗洗，瞧你这身臭汗，可别熏坏了贵客。”她身材比郑注足足高出一头，这一拎当真如老鹰捉小鸡一般。郑注大声呼痛，却是不敢还手反抗。众人见状，无不哈哈大笑。

恰在此时，一个人影闪身进来酒肆，飞快地奔近韦夫子那桌，手腕一翻，刀光闪动中，一柄两刃匕首闪电般地捅向那韦夫子。随从们的注

意力全在卓二娘跟郑注身上，待得惊觉有刺客行刺时，已是上前援救不及。那韦夫子生死关头，倒是临危不乱，伸手一拉，顿时将玉箫拉到自己面前。那柄匕首来势极快，瞬间已到玉箫胸前，玉箫尖叫一声，动也不敢动，只眼睁睁地望着刺客。

那刺客是名三十六七岁的中年男子，见到玉箫一张俏脸虽因恐惧而扭曲变形，却是似曾相识，令他想起一位故人来，心下微有迟疑，生生顿住匕首。电光火石间，四名随从已拔出腰刀，围住刺客。四人均是武艺精湛之辈，各自舞起一团刀光，攻上前去。刺客顺手抄起一张椅子，挥舞成圆圈，只听见那木椅“嗤啦嗤啦”几声脆响，横木、腿脚均为腰刀斩断，却也由此将随从逼退。

事情发生时，卓二娘正拎着郑注走到堂口，忽见陡生奇变，“妈呀”叫了一声，当即瘫倒在地，抱着头，全身抖如筛糠，不敢多望一眼。郑注却极是镇定，飞快地抢到柜台后蹲下，从缝隙中偷看堂内争斗情形。

那韦夫子得了一个空隙，已经起身拉着玉箫退到墙角，与刺客中间尚隔有唐棣、唐枫两兄弟。刺客见一时再难以近身，当即扬起匕首，朝韦夫子掷出。那匕首势道劲猛，划出一道亮光，直奔墙角。韦夫子却又故伎重施，将玉箫挡在胸前，竟是拿她身子当作盾牌一般使唤。玉箫见匕首迅若流星，瞬息已到眼前，知道再也无幸，心中一酸，闭目待死。

忽地从旁侧飞过来一件物事，正好撞在那柄匕首上，“哗啦”一声脆响，烧酒溅了玉箫满身。她忙睁开眼睛，只见那柄匕首已经钉入墙上，直没入柄，这才知道自己还活着。往堂内望去，除了四名随从正围住刺客狠斗外，再无旁人，只有那坐在堂中的年轻公子正悠闲地吃菜，桌上却是少了只酒壶，立即明白是他用酒壶打偏匕首，救了自己。

韦夫子将玉箫推开，见那刺客虽然武艺不弱，以一敌众，却是没有兵刃，明显处在了下风，肩头已然挨了一刀，正汩汩冒血，当即叫道：“要留活口。”随从大声应命。韦夫子这才走到精儿身边，道：“想不到郎君年纪轻轻，原来身怀绝技。多谢适才援手。”精儿不笑道：“夫子不必谢我，我又没有救你，我救的是你身后的那位玉箫娘子，你让她来谢我便好。”

那韦夫子吃了个软钉子，又听见对方言语轻浮调笑，甚感难堪恼怒，不过他生性阴沉，又见对方身手不凡，有心揽为己用，忍得一忍，回头喝道：“还不快来谢谢恩公救命之恩？”玉箫忙走过来，朝精儿跪下，谢道：“多谢恩公救命之恩。敢问郎君高姓大名？”

精儿不过是不耻韦夫子轻视下人生命、拿女人当盾牌使，随口说一句戏谑之语，想不到玉箫会向自己下跪，忙上前扶道：“在下精儿，不过是举手之劳，娘子何必行此大礼？”搀住她手臂，只觉得她全身又轻又软，柔若无骨，又闻见她鬓发上的郁金油香，不由得心中一荡。玉箫微微仰首，眼波流转，似笑非笑地朝他望了一眼，立即又低下头去，苍白的两颊泛出一层红晕来。

忽听得“扑哧”一声，闻声望去，竟是那刺客寡不敌众，寻机退到窗口，翻身投入了流江中。四名随从微一迟疑，唐棣、唐枫两人旋即跟着跃入江中，晋阳、楚原奔过来禀道：“主人，刺客掉了流江，不过他挨了两刀，逃不了多远。请主人立即回府，以防刺客在周围还有同党。”

韦夫子面色如铁，也不答话，径直走到窗边翘望，那刺客已然不见踪影，只有唐棣、唐枫两名手下浮在河面，茫然四下搜寻。心中暗骂一声，叫道：“你们两个先上来。”当先走出酒肆。

玉箫见韦夫子出了门，慌忙跟上前去，临到门口，又特意回过头来，朝精儿望了一眼，见他正朝自己微笑，回以羞涩一笑，这才碎步追将出去。

外面大黄桷树下车马俱在，只有车夫老张俯身仆倒在翳翳树荫下，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生是死。晋阳抢过去，将他身子翻过来一搭鼻息，即回头禀道：“老张只是晕了过去。”

韦夫子走到河边，唐棣、唐枫正湿漉漉地爬上岸来，河面上波光粼粼，煞是刺眼，依旧不见刺客人影，沉吟片刻，回头命道：“立即派人封锁出城道路，务必要寻到刺客，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晋阳应道：“是。”上马飞驰回城传令。

韦夫子却不肯就此离去，依旧在树下徘徊，若有所思。唐棣等人尽是韦夫子心腹随从，熟知他性情，虽然着急，却不敢上前相劝。几人交换一下眼色，楚原遂走近玉箫，低声道：“此地凶险异常，娘子何不上前劝劝主人，请他尽快回府。”

玉箫只是咬着嘴唇，既不答应，也不拒绝。楚原急道：“娘子……”玉箫摇头道：“玉箫身份卑贱，太尉⁽¹²⁾岂能听我所言？”

原来这韦夫子就是西川节度使韦皋，唐代极重视科第，他非科举正途出身，心中耿耿于怀之余，尤爱附庸风雅，微服出游时只命人学孔夫子⁽¹³⁾一般，称他为“夫子”。不过他的文章书法也不差，文翰之美冠于一时。雄踞云南的南诏得其手笔后，曾隆重刻石以荣其国。他生性不喜张扬，出门不爱摆出节度使的仪仗，偶尔也会便服到锦江春酒肆来坐坐，不为享受平常百姓的乐趣，而是想回忆一些以前的旧事。他年轻时寄居丈人张延赏——也就是前任西川节度使——篱下，过了而立之年尚且一事无成，为岳父、岳母所轻视，备受侮辱，幸得妻子张氏还算贤淑，总是暗中安慰他。有一次，韦皋偶尔来到锦江春酒肆，见店主卓俊视女婿鱼成成为亲子，亲手教他酿酒手艺，鱼成忠厚老实，勤勤恳恳，却为妻子卓二娘所瞧不起，恰好与他自己的情形相反，不由得感慨万分。回到节度使署后，韦皋向妻子张恩慈讲了这件事，张恩慈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我父亲既然如此歧视你，夫君何必再忍气吞声，为血性男儿所耻笑？不如就此离开，我愿意辞家事君子，哪怕是住荒野茅屋，炊菽羹藜，簞食瓢饮，也活得舒快乐。”于是禀明父亲，要跟随韦皋离家出走。张延赏厌恶女婿已久，也不挽留，只给了五十匹绢布当作路费，价值四十贯钱。不过多亏得张恩慈支持韦皋离开了成都，不然哪有他后来的飞黄腾达？韦皋回来镇蜀后，对锦江春酒肆也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于是从府库里拿钱出来建起了新南市，又派人以低价强买进锦江春酒肆东面的一大块地，再以原价转手给鱼成，有了他的暗中支持，锦江春酒肆自然蒸蒸日上。加上他年老后爱上了烧酒，认为能活血健身，节度使府署中宴饮必用锦江春，上行下效，大小官员也争相以饮锦江春为荣，以至酿酒反倒成了锦江春的主业。

韦皋适才在酒肆遇刺，虽表面不动声色，内心着实恼怒，若换作别的酒楼客栈，他一定会派兵立即查封，将所有人都关押起来审讯清楚，

偏偏他相当熟悉锦江春，知道这家人上下视他为孔明在世，决计不会与旁人勾结害他。倒是那个出手相助的年轻人来历颇为可疑，说话带有江南口音，又身怀绝技，在这个时候来到蜀中做什么？沉吟片刻，正预备命人去查那年轻人的底细，忽闻见马蹄得得，一名牙兵⁽¹⁴⁾疾驰近来，翻身下马，躬身禀道：“太尉，刘使君回来了，正在府署候命。”

刘使君就是剑南西川支度副使⁽¹⁵⁾刘辟，他是贞元年间的进士，登宏词科，被韦皋招为从事，后因才干出众，连年升迁，累官至支度副使，已是韦皋身边最重要、最心腹的谋士。不然的话，这次韦皋也不会派他去京师打探朝廷虚实动向。

自去年年底以来，京师风起云涌，发生了不少大事：譬如去年十月时神策军中尉杨志廉莫名身故；御史中丞李汶深夜于京兆尹府邸遇刺；紧接着舒王求雨成功，声望大著，传说他得到了至宝玉龙子，即将被德宗皇帝改立为新太子；随即发生了原太子李诵神秘中风事件，不但腿脚不便，难以下床行走，而且从此再也说不出话来，成了本朝开国以来第一位哑巴太子。

而韦皋兄长韦聿和西川进奏院自京师送来的密信均说，太子其实并不是对外所宣称的中风，而是中了一种无风无影的奇毒，幸好有人误打误撞用所谓的“天河水”缓解了部分毒性，后来又有监察御史李绛用针灸逼毒，才算勉强保住了性命，只是从此半瘫在床，而且舌头僵直，无法再开口说话。不过太子仁厚，不愿意张扬，只说中风，不提中毒，以免四下株连无辜。

然而堂堂大唐帝国，将来总不能由一个哑巴皇帝来主政，所以太子虽然未死，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传闻把握神策军兵权的宦官们均支持舒王即位，一是太子及东宫集团王叔文、刘禹锡等人素来厌恶宦官，二来太子名分已久，立舒王才能有拥戴之功。到今年新年正月初一时，皇亲国戚们到大明宫向德宗皇帝恭贺新年，老皇帝不见太子，才知道李诵中风瘫痪，康复无望，一时悲恸感伤，忧形于色，当即留下舒王李谊在宫中长谈。然而正当德宗皇帝要召翰林学士拟诏改立太子时，忽然患了重病，正月还没有过完就撒手西去，因死前没有来得及立下遗诏，大宦官俱文珍、薛盈珍等人紧急召翰林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等人到

金銮殿起草遗诏，提出太子病重，要立舒王为帝。众翰林学士瞠目结舌，不敢接话。此时，卫次公突然高声喊道：“太子虽然有病，却是先皇长子，朝廷内外，早已属心。就算是万不得已，也该立太子的长子广陵王。不然的话，朝中会出大乱子。”郑絪等翰林学士本来畏惧宦官，不敢出声，忽然有卫次公带头反对立舒王，立即纷纷附和。宦官们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又想到反正太子疾病缠身，又不能说话，很容易控制，便顺势表示同意。最终，当了二十六年太子的李诵在争议中即位，因为他无法上朝理政，朝政遂随落入东宫旧属王叔文、王伾之手。

王叔文是天下有名的围棋高手，自小志向远大，他一掌权，立即借新皇帝顺宗之手废止宦官把持的宫市，惩罚贪官污吏，贬斥了臭名昭著的京兆尹李实，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于是市里欢呼，人情大悦。他深感鼓舞，任用名流士子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并有意铲除长期以来把持神策军兵权的宦官集团，史称“永贞革新”。然而唐朝极重视官员门第郡望，王叔文出身寒微，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完全靠控制深宫病中的皇帝来颁布政令，行事诡异，不但遭到了宦官集团的极力抵制，也引起朝野卿士的反感。尤其是其同党王伾趁掌权之机，广开受贿大门，收取金钱财物无数，更是为内外憎恨。王叔文与他本人荐用的新晋宰相韦执谊之间也是矛盾重重，政见多有不和。

顺宗皇帝久病不愈，虽然有时也被人扶至金殿上朝，然则无法开口说话，群臣只能瞻望，无法奏对，朝野忧惧，希望能够早日立太子。顺宗长年沉溺女色，儿子众多，其中以长子广陵王李淳最为英睿，理该立为太子，然而王叔文等人担心太子一立，大权就此旁落，不断从中阻挠。大宦官俱文珍、薛盈珍等人因为想立舒王一事得罪了顺宗皇帝，遂决意投靠广陵王李淳，以获得新的恩宠。在宦官们的精心策划下，某一日，顺宗上朝时，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已在金銮殿等候，奏请草制立太子。王叔文还待反对，郑絪书写“立嫡以长”字呈上给皇帝，顺宗点点头，广陵王李淳遂被立为太子，更名李纯。

此后，以王叔文为首的原东宫集团与新太子集团矛盾不断，宦官也趁机在其中兴风作浪。拥兵在外的各藩镇节度使眼见时局动荡，诡谲难测，纷纷派遣心腹前往京师长安，窥测朝廷动向，想要趁火打劫者大有人在。数日前，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也派出得力副手支度副使刘辟以奏

事为名，到长安去摸底，这才不过几天，刘辟竟然就已经从长安回来，他料想应该是京师起了重大变化，大为诧异，再也顾不上理会旁事，忙挥手道：“回府！”

车夫老张犹自昏迷不醒，随从楚原一时也顾不上他，任他躺在原地，扶了韦皋、玉箫先后上车，自己亲自赶了马车，径往城中驶去。

马车飞奔如闪电，车内却是平稳舒适。韦皋示意玉箫打起车窗上的竹帘，依依回望——整个新南市虽不及内城那般繁花似锦、林木葱郁，然则在刺眼的艳阳下却显得格外辉煌壮丽，而这全靠他一手打造，顿时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自豪感和成就感。西川被他治理得如此繁华，若是三川⁽¹⁶⁾都在他手中，岂不是锦上添花？他已经位及三公，要钱有钱，要权有权，所求者无非三川而已。

转眼间，马车驰入了成都内城。跟新建的新南市相比，成都旧城则要显得古朴得多，大道上的青色条石反复被车马人磨砺着，都不知道已经经过了多少年头，大小裂缝条纹多少露出些岁月的无情来。不过内城城墙及城中许多建筑均是秦代遗物，至今犹坚固异常，因而大诗人岑参有诗道：“传是秦时楼，巍巍至今在。楼南两江谁，千古长不改。曾闻昔时人，岁月不相待。”

成都城郭的建设，始于秦国张仪，先筑大城，周十二里。传说初建时总是不成功，后有大龟爬行，张仪跟着大龟路线筑城，城郭始成，成为西蜀军事政治中心。继而张仪又在大城之西筑少城，为经济中心。秦国统一天下后，又在原少城西南方增建新城，称为南小城。到汉代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大城、少城、南小城被连成一片，成为一座完整的大城，又称为汉城。由于成都织造业发达，蜀锦、蜀绣名闻天下，汉城西南角笮桥⁽¹⁷⁾一带又建有锦官城，城中居住着织锦工匠，城周围以高墙，犹如堡垒，防止他们携带锦缎逃亡。锦官城的官署，就在南门外，距离万里桥不远。西门又修有车官城，专门管理运送人、货，及征战用的车辆、车夫等。到了隋代，隋文帝杨坚封第四子杨秀为蜀王，杨秀性好奢侈，为了满足个人享受在成都大兴土木，修建王宫时因为取土在王宫附近挖出了一个池，干脆引水入池，即为摩诃池，成为

一道风景。到唐朝初年，成都各城早已经连成一片，城区面积亦有所扩大，城西、城北更是人烟繁茂，商业发达。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明皇帝李隆基逃难到成都，在城东兴建大慈寺，后来破败。韦皋镇蜀后，重新修缮，香火极盛，又在万里桥南创建新南市，轻抽收，广商贾，一举改变了东部和南部相对冷清的局面，成都成为天下最富庶的地方。

然而，韦皋并不满足。剑南西川共辖二十六州、一百一十二县，剑南东川管十二州、六十九县，山南西道管十七州、八十八县，虽说东川和山南西加起来实力也不及西川，可东川和山南西道恰好挡在西川通向长安的必经要道上，尤其是东川扼守进出蜀地的咽喉关隘，不仅从经济利益上大大妨碍了韦皋，他一些暗结朝臣的行为着实难以瞒过这两道节度使的耳目，所以他一直有将三川收归自己囊中的愿望。以前德宗还在时，他已多方暗示想要同时得到三川，但老皇帝饱经藩镇兵变之苦，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老皇帝对他有知遇之恩，他索要不成，只能悻悻作罢，然而现今情势大大不同，老皇帝病死，新皇帝又瘫又哑，朝政被一群志大才疏又别有用心的文人把持，或许又是个新的机会。这次他派刘辟进京，正是要向当权者求领三川节度使，也不知道事情办得如何，这也是他一听到刘辟回来成都，就急不可待地要赶回府署的原因。

刘辟行程比计划大大提前，而且预先没有传递书信，表明事情必然办得并不顺利，可这不应该呀——王叔文一介书生，仅因为善于弈棋入侍东宫，太子当了皇帝，才得以入翰林院，虽说翰林学士能参予机密，位比宰相，有“内相”之称，毕竟他只是个新晋，在朝中没有任何影响力，眼下又因为想夺取神策军兵权得罪了宦官集团，正是需要藩镇支持的时候，难道他会不识时务，拒绝自己统领三川的请求？

一时间，韦皋百思不得其解，目光落在一旁的玉箫身上，见她低垂着头，双手来回绞着裙裾，露出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来，便问道：“你是不是很喜欢酒肆中那位出手救你的郎君？”玉箫正百无聊赖，闻言大惊失色，慌忙拜伏在韦皋脚下，颤声道：“玉箫只知道一心一意侍奉太尉，不敢有任何别的念头。”韦皋道：“嗯，谅你也没这个胆子，起来吧。”玉箫这才站起，缩紧身子坐在一角。韦皋顾不上再去理会她，喃喃道：“到底是谁派来的刺客？”

玉箫不敢接话，只暗中窥探韦皋颜色，却见他眉头紧锁，前额露出一道道沟壑般的皱纹来，一双眼睛又是困惑又是紧张，自她被当作礼物送给韦皋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般神色。

西川节度使府署位于城正中心摩诃池畔，署府即隋代蜀王杨秀的王宫⁽¹⁸⁾，四周环有城垣，称为牙城，城墙上尽是全副武装的牙兵。

先行赶回的侍卫晋阳已将韦皋在锦江春酒肆遇刺的消息禀告邢泚、崔纲二位牙将。这二人统领牙兵，负责节度使府署和节度使本人的护卫，正调动军队，一队队牙兵从牙城中飞马驰出，赶往流江一带搜索围捕刺客。节度使府署正城门又称大衙门，两头大石狮子各自昂首挺胸，静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切，似乎早已习惯了人仰马翻的各种情形。

韦皋车马刚进牙城，刘辟已经闻讯赶出来相迎。他进士出身，登宏词科，本人书卷气极浓，恭谨有礼，一副儒雅君子模样。身后还紧紧跟着一人，三十来岁，年纪比刘辟小一些，浑身上下透露出干练与成熟，这是支度判官卢文若，不但是刘辟的得力副手，其妹卢若秋还嫁给了韦皋之子韦行式，跟韦皋是姻亲。见到韦皋扶着玉箫下车，二人慌忙上前行礼。

刘辟问道：“太尉遇刺，可有受伤？”神情极见关切之色。韦皋摇了摇头，刘辟这才长舒一口气，道：“万幸！”韦皋着急向他问朝中政事，道：“去百尺楼再说。”

百尺楼位于节度使府腹心，恰在外署与内苑交界处。楼分四层，高达百尺⁽¹⁹⁾，故称“百尺楼”。此楼木面不髹漆，通体显现木材本色，醇黄若琥珀。屋顶用青瓦及彩色琉璃脊，飞逸奇特，宏丽雄伟。一层设厅⁽²⁰⁾，宽阔宏大，楼东即是摩诃池，水波粼粼，广垠千亩。靠近百尺楼的西岸水面上建有水榭，与设厅通连，湖光水色，杨柳依依，风景旖旎，是举行宴会的理想场所；二层定秦堂为议事厅；三层为节度使私人书房，称芸晖堂，藏有无数奇珍异宝；四层为穿廊花厅，既能俯瞰成都全城，内中又收藏有许多名人字画。

然百尺楼又是西川军机重地，外人不奉节度使之命决计不可擅入，就连韦皋正妻张夫人也不例外，但玉箫却可以随意进出，这是因为韦皋一刻也离不开她的缘故。她一言不发地紧跟在韦皋身后，忽有人轻轻扯了扯她的衣袖，转过头去，见是支度副使刘辟，不由得十分诧异。刘辟指了指她头上，玉箫拿手一摸，才发觉发髻上的步摇歪在一边，几近掉下来，忙重新插好，向刘辟一笑，表示感激。刘辟却神情严肃，只微微点了点头，也不多瞧她一眼。

进来定秦堂坐下，韦皋命玉箫下楼去沏茶，又命心腹侍卫楚原等人退出，只留下刘辟、卢文若二人，这才问道：“事情办得如何？”刘辟忙谢罪道：“卑官有辱太尉使命……”韦皋摆手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刘辟道：“卑官进京后立即按太尉的指示登门拜访了宰相韦执谊和翰林学士王叔文，奉上厚礼。韦相公虽居宰相高位，人却是很年轻，也很客气……”

卢文若道：“韦执谊岳父杜黄裳名望很高，他自己却只是个绣花枕头，全靠诗文写得好才讨得了老皇帝的欢心。王叔文多半是看中这草包容易控制。”韦皋道：“嗯。后来呢？”刘辟道：“韦相公收了礼物，只说群臣已经很久见不到圣上，王叔文执掌朝政大权，朝中大事尽由他说了才算。所以卑官又去拜访王相公，他倒是没有拒绝礼物，只是态度很是倨傲，问道：‘你们节度使派你来做什么？’卑官回答说：‘太尉命我致微诚于相公，希望能兼领三川节度使职，若相公能将三川同与，太尉当出死力相助，不与，太尉亦当有所相酬。’”

韦皋道：“不错，这是本帅原话，他如何回答？”刘辟道：“王相公当即拍案而起，命人将卑官赶出府外，礼物也尽数扔了出来。他不但坚拒太尉统领三川的要求，还预备杀死卑官立威，我们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宫请诏，若非新任宰相韦执谊事先通知我们逃走，只怕……只怕卑官已经命丧长安了。”

原来西川在朝中举足轻重，固然有韦皋声望隆厚之原因，然他的所谓军功政绩如何如何只是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换任何一人来当节度使，西川一样是朝廷最为重视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蜀中富庶之地，占了朝廷赋税的重头。但比起魏博等河北藩镇独立于朝廷之外不同，西川

一直还是在朝廷掌握中，至少在韦皋之前是这样。在韦皋之前，没有哪一任节度使能在西川呆过十年，韦皋经营蜀地二十年，算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他甚至不肯入朝为相，也要想方设法留在西川继续当节度使，自然是因为能够独霸西南一方，是名副其实的“西川王”。而王叔文执掌朝政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国家财政收归己手，当时兼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控国家财政，风头正劲，气盖当时，最厌恶韦皋这等挟公谋私的人，听到刘辟转述的这等暗藏威胁的话，更是勃然大怒，立即进宫请诏要杀刘辟，但宰相韦执谊事先得了刘辟许多好处，从中大加阻挠。王叔文大怒之下，发誓要杀死韦执谊以及所有与自己作对的人。韦执谊出身京兆名门望族，岳父杜黄裳又是朝中名望极高的重臣，自然不会束手待毙。一时间，京师惊涛骇浪，人人惶惧。

刘辟讲述得甚是简短流畅，即使提及王叔文要杀他时也只是平静地一带而过。倒是卢文若愤然道：“王叔文不过以棋艺得幸天子，却得志自矜，亢傲弄权。俗话总说打狗还要看主人，他如此嚣张，要杀刘使君，分明是不将太尉放在眼中，想来个下马威，让藩镇节度使们瞧瞧他的厉害。”他因精明能干，又是韦皋姻亲，这次也跟随刘辟一道前去长安，从旁辅佐监视。

韦皋听了也不动怒，只问道：“王叔文才是挂名翰林学士，韦执谊虽是宰相，毕竟也是新晋之辈，南衙⁽²¹⁾中的其他宰相就任凭他二人胡作非为么？”刘辟道：“其他几位宰相，资格最老的贾耽自王叔文掌权以来已经不上朝，并一再称病上表辞职，杜佑、高郢、郑珣瑜几位，也不过是终日伴食而已。”

卢文若又讲了一则在长安广为流传的故事：不久前的一日正午时，王叔文前去中书省找韦执谊议事，因为正是宰相会食时间，按照惯例不能打扰，门吏当即上前阻止。王叔文勃然大怒，威胁要杀门吏，门吏无奈，被迫进去通传。韦执谊听说后，立即起身出去，也不向同僚交代一声。其他宰相见状，也只好放下筷子，等了许久，始终不见韦执谊回来，问起来才有人报道：“韦相公已与王学士同食阁中，诸位相公不必再等。”杜佑等人方敢继续吃饭。这件事后，郑珣瑜深受刺激，也学贾耽一般，称病不出了。

韦皋听了，当即露出鄙夷之色来，道：“贾耽这干人只知道食君之禄，不晓得忠君之事。哼，关键时刻，南衙从来就指望不上。”又问道：“北司⁽²²⁾那边动静如何？”刘辟道：“北司神策左军中尉杨志廉死后，中尉一职一直空缺，由右军中尉孙荣义暂代其职。听说当今皇帝登基前，孙荣义就极力赞成立舒王为帝，如今他正积极运筹，预备将舒王从十六宅⁽²³⁾中接出来。”

韦皋道：“孙荣义虽握有神策军兵权，可这人怙宠骄恣，没什么才干，况且现任皇帝还在位，太子名分又早已定下，他想立舒王，得先废去现任太子，太子和太子妃都是厉害人物，只怕没那么容易。”

韦皋这话说得不疾不缓，神色甚是平静，刘辟与卢文若敛容静气，留意观察，也瞧不出他是支持还是反对俱文珍，是预备站在太子李纯一方，还是要力挺舒王李谊？不过韦皋能有今日风光，全仗死去的德宗老皇帝一手提拔，韦皋也一直感念知遇之恩，舒王李谊虽只是德宗之侄，却最得宠爱，犹胜亲子，德宗甚至数次想改立其为太子，若真要从情感上来选择，怕是韦皋还是会支持舒王李谊。

刘辟道：“是，太尉见解高明。听说太子拉拢另一帮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而今俱文珍手中一人兼任右卫大将军和内侍省内侍监两处要职，手握禁军，实力也不在孙荣义之下。”卢文若也道：“这俱文珍虽是阉人，却在结交文人上很有一手，韩愈曾专门写文章赞扬他‘材雄德茂，荣曜宠光，能俯达人情，仰喻天意’。”

韦皋问道：“是那个专门靠写墓志铭收取高额润笔费的韩愈么？”卢文若道：“正是他。他去年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求朝廷减免赋税，被老皇帝贬为了阳山县令。”

韦皋冷笑一声，露出一股奇怪的神情来，他心思高深莫测，即使知他者如刘辟、卢文若，一时也猜不透他此刻心中所想，当下默不作声，静立一旁。

忽见玉箫捧着茶盘自侧室轻盈出来，为三人一一奉茶。天气炎热，她来回忙碌个不停，汗水沁湿了单薄的绫衣，愈发露出窈窕纤弱的身段来，就连卢文若也不自觉地多看了她一眼。忽听见韦皋叫道：“来人，去

叫符载来。”

厚重的堂门紧紧关闭，门外的侍卫听不见韦皋的命令，刘辟忙走到门口，又大声说了一遍，晋阳这才应道：“遵令。”

符载是天下有名的文士，时任西川节度使麾下掌书记，专门负责起草重要文书。卢文若听韦皋急召符载，问道：“太尉是要上书朝廷么？”韦皋点点头，道：“本帅要立即上书弹劾王叔文。”卢文若道：“王叔文确实不识好歹，可是圣上只对他和王伾二人言听计从，太尉贸然上书，怕是会触怒当今皇帝。”韦皋森然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再立一个皇帝。”

韦皋这句话实是太过大逆不道，刘辟和卢文若听了却是丝毫不觉惊讶——他们二人此次进京，为韦皋索取三川不成，还深深得罪了王叔文，也就是得罪了现任皇帝，说不定朝廷很快就有制书下达，要免去韦皋西川节度使之职。虽说一纸文书并不能对韦皋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可是他岳父张延赏是宰相张嘉贞之子，不仅在朝中任过宰相，又是前任西川节度使，岳母苗氏亦是已故宰相苗晋卿之女，韦皋本人也出生于长安世家大族，极重视名誉，公然与朝廷对抗并不是他所乐意见到的，因而要想保长久富贵，确实只有学孙荣义、俱文珍一般支持新皇登基，才是惟一出路。

刘辟忙道：“卑官这次到长安，也去各进奏院转了一圈，听说河北、淄青、宣武几镇都预备支持孙荣义立舒王为帝，而最关键还不是因为过世的老皇帝宠爱舒王，而是舒王寻到了宝物玉龙子……”话音未落，忽听得有人轻轻敲了敲门，有牙兵大声禀道：“李监军有急事求见太尉。”

李监军就是朝廷派驻在西川的监军使⁽²⁴⁾李回，字先寿，是前任神策军中尉杨志廉心腹，来到成都已有数年，为人谦和恭谨，倒也能与韦皋等人和平相处。几人均猜到他当是为舒王一事而来。卢文若笑道：“这李回倒来得正是时候。”韦皋点点头，叫道：“玉箫，去取章服来。”

玉箫忙到侧室取来绣着鹞衔绶带的紫色官服为韦皋穿上，围好十三铤的金玉带，再将金饰鱼袋⁽²⁵⁾挂在右腰上。韦皋近来发福了一些，原先的尺寸有些勒紧，又示意玉箫将玉带松了松，这才命道：“请李监军进

来。”

李回年纪与刘辟相仿，因是自幼入宫的宦官，面白无须，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一进来就先问道：“太尉在酒肆遇到刺客行刺，可有受惊？”韦皋淡然道：“有劳李监军挂心，本帅一切安好。”

李回道：“听说那刺客武艺高强……”刘辟插口道：“太尉身经百战，面对吐蕃三十万大军⁽²⁶⁾也是巍然不变色，一个小小的刺客又何足挂齿，太尉根本未曾放在心上，李监军多虑了。”李回慌忙讪讪笑道：“是……是……刘使君说得极是，区区一个毛贼，如何能伤得了太尉，倒是老奴⁽²⁷⁾多虑了。”

韦皋听了这等露骨的阿谀之词，脸上也不见喜色，只问道：“监军使有事么？”李回道：“噢，神策军中尉孙荣义大将军有五百里急件送来成都，命老奴向太尉致意。本来孙大将军是要亲自与刘使君晤面，请刘使君转达敬意，却被王叔文这厮坏了大事。”

韦皋道：“嗯，本帅正有事要同李监军商议。”李回道：“太尉但有所命，老奴敢不遵从。”韦皋道：“如今朝中奸臣当道，你我虽不在京师，然则身为朝廷重臣，也该为社稷分忧。本帅正欲上书朝廷，请圣上明辨是非，远离王叔文等误国殃民之辈。”

李回正是受神策军中尉孙荣义指派，想游说韦皋上书请立舒王李谊，宦官固然在朝中有刀有枪、有权有势，可上表这等大事还需依赖重臣，若能倚藩镇为援，中外呼应，大事易成，正好韦皋向王叔文索取三川不成，可谓是天赐良机，闻言大喜，忙道：“太尉明鉴，孙大将军说，只要太尉上书请立舒王，别说是三川，西南半壁江山尽可付于太尉。”韦皋道：“好，李监军请先回去，等掌书记到来拟好奏稿，本帅再派人知会监军使。”

李回早知韦皋为人深沉阴鹜，想不到他会一口答应，料来是王叔文要杀刘辟的事多少惊住了他，忙道：“是。不过还有一事需要禀告太尉，半个月前吐蕃内大相论莽热逃出了京师……”

这论莽热正是昔日被韦皋生擒的吐蕃军主帅，作为俘虏押送到长安

献给了德宗，皇帝没有加害，只命软禁在崇仁坊一处宅邸中。韦皋本来一直不动声色，闻言也挑了一下眉毛，显然很是震惊。

卢文若忙问道：“不是有神策军看守论莽热么？”李回道：“是，不过贼人从隔壁的宅子里挖了一条地道，一直通到论莽热居室，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从地道中救了出去。”

卢文若道：“为何我们在京师没有听说此事？”李回道：“唉，只怪那贼人太狡猾，不但挖通地道运走论莽热，还找了一个相貌、身材跟他差不多的吐蕃人运进了居室，所以众人都以为论莽热还在居室里面，直到几日前才被人识破发现。”

韦皋道：“即使论莽热半月前就逃离长安，可中原到吐蕃万里迢迢，只要飞骑传书各地关卡，严加盘查，他长相异于中原人，早晚要被擒住，何至于惊慌？”李回道：“太尉说得极是。不过听说那论莽热恨太尉入骨，发誓要取下太尉人头才肯回吐蕃，他身边还招募了不少江湖高手。太尉今日所遇的刺客，莫不是与他有关？”韦皋道：“本帅知道了，监军使辛苦。来人，送监军使回营休息。”李回道：“如此，请太尉自己多加小心，老奴告辞。”

卢文若等李回下楼出去，这才问道：“太尉当真要如孙荣义所请，就此上书奏立舒王为帝么？不如先等其他节度使上书再附议不迟。”韦皋道：“如果立舒王，头功就算在了孙荣义头上，本帅要第一个上书奏请太子监国。”

卢文若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重重看了刘辟一眼。刘辟显然也预料不到韦皋会支持太子李纯，大感意外，半晌才小心翼翼地问道：“卑官处事不慎，得罪了王叔文，也就是得罪了皇帝，太尉为何还要支持太子？”韦皋缓缓道：“你以为他们是亲生骨肉，就会父子连心么？高祖跟太宗皇帝是不是父子？睿宗跟玄宗是不是父子？玄宗跟肃宗是不是父子？代宗跟德宗是不是父子？德宗跟当今皇帝是不是父子？”他所列举的均是父子在世时互相猜忌防范的例子。刘辟默然良久，才道：“卑官明白了，太尉当真是高瞻远识。”

忽听见牙将邢泚在外面大声禀道：“太尉，属下已经带人捕到那刺

客，他逃到了浣花溪薛涛住处，正好被游人看见，报了官。”韦皋道：“好！今日参与搜捕刺客的官兵都重重有赏，报官的游客赏金加倍。”邢泚道：“是，多谢太尉。是要带刺客进来节度使府由太尉亲自审讯，还是押送去成都府？”

成都自安史之乱玄宗皇帝幸蜀后改为南京，成都府尹素来由西川节度使本人兼任，只不过韦皋极少去那里办公，狱讼之事大都由下属官吏处置。他沉吟片刻道：“先关在节度使府地牢中。”邢泚道：“遵令。”

卢文若道：“林推官⁽²⁸⁾去了底下州县巡狱，不如由文若来审问刺客，看他到底是不是论莽热的人，说不定可以顺藤摸瓜，重新逮到论莽热本人。”韦皋道：“不，眼下要办的事情很多，文若，你派人去灵池⁽²⁹⁾召段文昌回来。”

卢文若一呆，问道：“太尉是要让段少府来审讯刺客？”韦皋点点道：“文昌为人精明，办事妥当，本帅相信他有办法让那刺客招供，而不是一味靠刑讯。”

卢文若道：“段少府为人确是机智干练，不过听说他被太尉贬去灵池后，心怀怨恨，从来不理政务，成天忙着研究美食，写什么《食经》，还亲自到酒肆指点厨子做什么千张肉。”韦皋道：“那好，命段文昌将他所写的《食经》一并带来给本帅瞧瞧。嗯，听说他新收了一位武艺高强的手下，叫他一并带来。”又转头道，“刘副使，本帅也知道你与文昌素来不和，不过当此非常时期，你已经是堂堂支度副使，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灵池县尉，你大人有大量，多包涵些。”刘辟道：“太尉教训得极是，刘辟不敢不听。”

韦皋年纪已大，每日有午睡的习惯，谈了一会儿军政之事，颇觉疲倦，便命刘辟、卢文若先退出百尺楼去交代符载草拟奏疏，自己洗了把脸，脱下章服，只单穿着一件薄薄的绸衫，扶着玉箫的手上来三楼芸晖堂。

却见堂中正立着一块巨大的石质插屏，一只老鹰立在树枝上，双目斜睨树下，似正窥测脚下猎物，神气极是生动，只有黑白二色，纹理纯

属天然，这是南诏重新与唐朝结盟以来送给韦皋的礼物，名叫“点苍雄鹰”。插屏下摆着一张宽大结实的竹榻，那竹子不是圆的，坚实正方，节眼须牙，四面对出，听说只有西域大宛国才出产这种方竹。

韦皋躺到竹榻上，顺手拿起镇纸摩挲玩弄。这两方镇纸也是南诏礼物，长约二寸，宽一寸，厚五六分，一方名为“轻舟出峡”，两边悬崖对峙，中有二人乘小舟顺流而下；一方名为“松溪印月”，双松欹立，针鬣(30)分明，松梢上一轮明月，树下水纹若隐若现，一月印在水中。画面栩栩如生，尽是天成，令人爱不释手。

玉箫一直侍立一旁，忽听得韦皋问道：“你觉得那刺客是谁派来的？”玉箫一愣，道：“奴婢不知。”韦皋道：“他既然受了伤，该往东去，尽快离开成都才是。怎么会偏偏往西逃去浣花溪薛涛住处？”玉箫曾经听说过许多韦皋与薛涛之间的故事，不敢轻易接话，只连连摇头。

韦皋忽然坐起身来，高声叫道：“来人！”心腹侍卫晋阳、楚原等人一直守在外面，闻声进来问道：“太尉有何差遣？”韦皋道：“派车马去浣花溪接薛涛来，越快越好。”晋阳道：“遵令。”

玉箫见韦皋倦意全无，不知道又想起了什么大事，忙问道：“太尉可是要换上章服？”韦皋道：“不必。”起身在房里走来走去。

一直到天黑时，牙兵才接到薛涛来节度使府，说是她家中有客，一时走不开。韦皋闻言更是不悦，扶着玉箫下来一楼设厅。却见一名三十余岁的丽人站在堂前，姿容美艳，一身雪白道袍极见飘逸。韦皋不由一愣，心道：“许久不见，她竟然改装道袍了。此女心计深沉，莫不是有意如此？”

那女道士打扮的妇人正是大才女薛涛，字洪度，见韦皋下楼来，忙上前行礼。韦皋道：“如今薛娘子可是愈来愈忙了，本帅要见你都得从白天等到晚上。”

薛涛虽然才气名满天下，却自知不过是权贵手中的玩物，她未脱乐籍前曾因极小的过错被韦皋流配到边关军营为奴，不仅要做各种脏活儿，还为军中将士任意凌辱，尝尽苦头，早知道他手段厉害，慌忙跪下

告道：“薛涛丝毫不敢怠慢太尉，只是不知道太尉今日见召，下午出去送客，一时未归，所以才耽误了时辰。”

韦皋冷笑道：“这里正有一位贵客需要娘子的款待。”转头喝道，“带刺客上来。”只听见铁链声响，数名牙兵簇拥着一名男子进来。那男子手脚均被镣铐锁住，肩头受了刀伤，正是白天在锦江春刺杀韦皋不成的刺客。



◎唐李贤墓壁画

京西老人六
風雷電板一片



◎卅三剑客图之六

韦皋道：“薛娘子仔细看看，是否认得这位贵客？”

那男子被牙兵摠住跪在薛涛旁边，薛涛略略侧头一扫，忙摇头道：“不认识。”那男子忽尔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

韦皋道：“当真？”薛涛道：“当真不认识。”韦皋道：“薛娘子懂得审时度势固然好，可知道昔日李季兰的命运？”

薛涛不明究竟，问道：“什么？”忽然听到身旁一声轻微叹息，语气极其熟悉，“啊”了一声，再次转过头去，死死盯着那刺客。她明知道如此失态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可还是忍不住问道：“你……你

是……你是谁？”

韦皋冷笑道：“瞧，本帅早说他是薛娘子的贵客。来人，将刺客和薛娘子押去成都府，交给灵池县尉段文昌审讯，限他三日内问出刺客背后的主谋，不然三人一同治罪。”牙兵应声上前，将二人拖起来。

薛涛哭叫道：“太尉……太尉饶命……”她以前曾是节度使极度宠爱的女人，牙兵们倒也不敢放肆，闻声便停下来，等韦皋示下。

韦皋冷冷道：“薛娘子不必忧惧，听说段少府一直很倾慕你，由他来审问你和你的贵客最合适不过。”薛涛只哭叫道：“求太尉饶命。”

那刺客突然怒道：“他是你杀父仇人，你为何还要求他？”薛涛忙道：“不，不，太尉只是秉公处置，是我阿爹自己贪心触犯律法，他是罪有应得。”那刺客见她为了活命如此卑躬屈膝，不惜诋毁先人，当真跟青楼女子别无二样，长叹一声，不再言语。

原来这涉及到二十多年前的一桩公案，当时还是韦皋岳父张延赏任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出自河东范阳张氏世家，是玄宗开元年间著名宰相张嘉贞之子，张嘉贞也曾经任过短时期的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本名张宝符，“延赏”之名为玄宗皇帝亲赐，出自《尚书》，意为“赏延于世”。张延赏少年早孤，在母亲抚育下成人，为宰相苗晋卿赏识，妻以爱女。不过张延赏为人中庸，政尚简约，他在西川任上时并无多大作为，有一日他偶尔翻阅卷宗，发现一件巨款贪污案十分可疑，便告诉下属这肯定是个冤假错案，应该重新调查。不料次日再到公署时，张延赏发现案头放着一张贴子，写明出价三万贯钱，请节度使不要再过问贪污案。张延赏当即拍案而起，立即召集下属，限令他们十日内复查结案。第三日，又有一份帖子摆在节度使案头，这次开价是五万贯。张延赏暴跳如雷，限期下属三日内结案。第四日，帖子再次出现，开出的价钱攀升到十万贯。张延赏看过后沉默许久，随即召来下属，命他们停止调查。有人问起原因，张延赏道：“钱至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及祸，不得止。”在他看来，钱到了十万贯这个份上就能买通鬼神，没有办不成的事，他如果坚持调查，难免会逼得贼人狗急跳墙，从而引祸上身，所以不得不停止追查。这件离奇的案子就是后世“钱可通神”典故的来历。不久后，韦皋接任西川节度使，一上任就大展威风，下令彻查此

案，在他雷厉风行地督促下，很快就查出成都府仓曹赵商才是这件案子的主谋，赵商及其同谋佐官薛郢被处斩，家产充公，家属男子流配边关，妇女没入官中为奴。薛涛即是薛郢之女，案发时年仅十五岁，受父亲牵连被迫入乐籍，沦为官妓。至于后来成为节度使府署的座上客，全是因为她本人容颜美丽，洞晓音律，又善于逢迎，所以常常被韦皋召令赋诗侑酒。

韦皋走到那刺客面前，问道：“这么说你姓赵？”刺客道：“不错，我就是赵商之子赵存约。”韦皋冷笑道：“原来是与薛娘子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婿。这下可有点意思了。”挥了挥手，牙兵一拥而上，不顾薛涛哭喊求情，将赵存约和薛涛拖了出去。

处置完薛涛，韦皋这才觉得一阵深深的倦意袭来，到底上了年纪，岁月不饶人哪。正巧此时晋阳等四名侍卫一齐上前跪下请罪道：“属下护卫不力，导致太尉今日在酒肆遇刺受惊，请太尉责罚。”

韦皋素来赏罚分明，照理确实要重罚这四人，不过他此刻既没有心思，又因为监军使李回提到吐蕃内大相论莽热会派刺客来行刺，不可不防，晋阳四人武艺高强，都是万中之选，倚赖之处甚多，因而只摆摆手，道：“这不是你们的错，起来吧。玉箫！”玉箫忙上前扶住他，问道：“太尉要回后衙用膳歇息么？”

韦皋一时迟疑起来，他其实并不想回去后衙，他实在不愿意见到妻子张氏那张冷漠麻木的脸，这个本是他生命中贵人的女人，曾与他同过患难，却不能共享富贵，只因为他上任西川节度使后杖杀了所有在他微寒时得罪过他的人，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他岳父张延赏的幕僚或是仆从，这成为张夫人心中一个解不开的大疙瘩。虽然韦皋从来不曾后悔杀了那么多人，然而面对妻子的眼光时总还是有一丝愧疚，当即叹了口气，道：“不必了，今晚就在百尺楼过夜吧。你叫人去弄点吃的来。”

玉箫便在水榭上摆上斑竹桌椅，设了一桌精致的酒席，席旁点着一盏四尺多高纱罩的九瓣莲花灯，照得满地通明，安置妥当，这才扶韦皋过去坐下。

繁星满天，倒映水中，星星点点，漾漾荡荡，一派宁静安详。水榭东南北三面环池，以楠木雕栏相围，周遭种了不少品种的荷花，满塘白的、红的、粉的，开得正艳，空阔处绿叶清波，湛然无滓。最名贵的要数夜舒荷，一茎四莲，均是大如海碗，其叶夜舒昼卷，此刻正竞相展开，比起普通一带一莲的荷花，别有一番风情。湖上纳凉，何等清爽，夏夜凉风带着花香时浓时淡地掠过，满鼻清幽，真是心旷神怡，惬意极了。

韦皋也颇沉醉眼前美景，叹道：“水榭风廊，酒香荷气，不有佳咏，何为此醉？”

正好支度副使刘辟与掌书记符载一道送来草拟好的奏章，韦皋过目后点点头，命符载用印后立即以五百里急件发出，又叫住刘辟道：“刘副使此次进京辛苦。玉箫，你去取一根玉带来赏给刘副使。”

玉带虽不是什么价值连城之物，却是身份的标志。刘辟忙道：“卑官未能办好太尉交代的大事，不敢接受太尉赏赐。”韦皋道：“不，你做得很好。”

刘辟不知道他到底是褒奖还是反讽，心中更加忐忑不安，忽见韦皋疲倦地挥手道：“你先退下，跟玉箫去取玉带。”刘辟不敢再推谢，只道：“是，多谢太尉赏赐。”

玉箫便领着刘辟进来设厅，道：“玉带在芸晖堂中，请使君在此稍候。”刘辟道：“是，有劳娘子。”

玉箫径直上楼来，打开书房的隔间，里面有两排高大的檀木柜子，装的都是韦皋历年收罗的奇珍异宝。玉箫走到最里面，刚拉开柜门，便即目瞪口呆，最下层柜子中蹲着一名年轻男子，正是白日在锦江春酒肆救过她一命的精精儿，一身黑色劲衣，脸带怡然之色，正朝她微笑。

玉箫愣得一愣，惊叫一声，转身就跑。精精儿一步跨出柜子，追上去从背后圈住她，一只手捂紧她嘴唇，低声笑道：“不过是故人而已，娘子何必惊慌？”玉箫只觉得全身酥软，连一丝要挣扎的力气也没有。

精精儿道：“我早闻出娘子掠鬓用郁金油，敷面用龙消粉，染衣用沉

香水，这些都是极其名贵的之物，娘子身份非同一般，却还是没有猜到会是西川节度使的女人。”凑到玉箫耳边闻了一下她的秀发，道：“嗯，好香，醉客歌金缕，佳人品玉箫，你是叫玉箫吧？”

玉箫与精儿肌肤相接，甚至可以闻见他身上浓烈的男子气息，听他软语调笑，似梦非梦，竟然有些痴了，真恨不得时光永远停留在此情此景。

精儿道，“娘子若是不出声，我便放开手如何？”玉箫点点头，精儿当真放开了手，笑道：“多谢娘子不杀之恩。”他虽有戏谑之意，但也确是实话，这百尺楼周围戒备森严，又位于节度使府署腹心，只要玉箫一声喊叫，他定会陷入重围，插翅难飞。

玉箫定了定神，问道：“郎君是如何进来的？”精儿笑道：“我是飞天大盗，当然有进来的法子。”玉箫奇道：“原来郎君冒险来到这里是要盗取财物。”不免失笑道：“成都城里多少有钱的主儿，郎君为何偏偏要来这里？”精儿道：“嗯，寻常金银珠宝我也不放在眼里，我冒险进来，自然是要取只有节度使府才有的东西。”

原来精儿早听说成都节度使府中有一座芸晖堂，墙壁是珍贵难得的芸香所筑。芸香是一种植物，产自西域于阗，花大如碗，洁白如玉，从来不会朽烂，达官贵人往往将其捣成屑末涂抹在墙上。芸晖堂里面更是藏满奇珍异宝，不过精儿眼力甚高，所感兴趣的東西只有两样：一是产自西域乌孙的青天核，听说是世间奇物，空之盛水，俄而成酒。他不久将与师兄空空儿会面，正好拿此作为见面礼送给嗜酒如命的师兄；另一件则是传闻中的乐山大佛藏宝图。乐山大佛位于西川嘉州⁽³¹⁾，初建于玄宗开元元年，由凌云寺僧人海通向民间募款，意欲借佛力减弱三江⁽³²⁾汇流处湍急水流，保护过往船只。然而开工不久后就有当地官吏干涉，用各种名目索要财物。海通不惜自挖一眼明志，这才以鲜血淋漓的代价保住了善款。然而由于工程极其浩大，未及佛像落成，海通便已去世，工程也因此而停止。直到韦皋上任唐剑南西川节度使后，拨出巨资重新组织开凿，终于在两年前完工，前后共历时九十载。韦皋镇蜀二十年，手中积累财物不少，传说他将一笔巨大的宝藏修入了乐山大佛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果听见玉箫好奇问道：“节度使府才有的东西？那是什么？”精精儿油腔滑调地笑道：“就是玉箫娘子你呀。”

玉箫这才知道他是在与自己调笑，生怕楼下刘辟久候起疑，不及多说，忙道：“这楼里有不少机关，郎君自己小心。”去柜子取了玉带，走出数步，又迟疑道，“郎君若是被擒住，可千万别说见过玉箫。”精精儿笑道：“这是当然。”

玉箫见他敢深入百尺楼重地，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却始终是神色自若，与自己谈笑风生，极有潇洒多情公子的派头，面色一红，低头道：“郎君多保重。”碎步下楼，将玉带奉给刘辟，道：“劳使君久候。”

刘辟接过玉带，有意无意摸了一下她的手。玉箫也不吭声，只低下头去，满脸红晕。刘辟早爱极她的温柔和羞涩，可惜偏偏是节度使的女人，心中轻叹一声，道：“刘某告辞。”玉箫道：“是，使君慢走。”

忽听得楼上铃声铛铛作响，刘辟反应极快，叫道：“有人触动了机关。”他也不赶往楼上捕贼，只快步走到百尺楼门口，叫道：“来人，有刺客，快去水榭保护太尉！派弓箭手围住百尺楼，有人闯出立即乱箭射死。”一迭声地发令，丝毫不乱，不愧是韦皋手下第一能人。

片刻之间，韦皋、玉箫为人拥出楼外，牙兵举火将百尺楼团团围住。牙将邢泚这才带人上楼，一层一层地仔细搜索，很快在顶楼发现了精精儿。精精儿见四下尽是弓箭手，难以抗拒，干脆地束手就擒。邢泚命人将精精儿反剪了双臂绑好，扯拽下楼，牵到堂前跪下。

韦皋极想知道刺客是何方神圣，一直等在楼外，上前一看，“咦”了一声，道：“是你。”刘辟更是惊奇，道：“原来太尉认得刺客。”韦皋笑道：“他可不是刺客，他顶多就是个飞贼。”命人搜索精精儿身上，果然有一卷钢丝、铁钩、短棒等飞盗常用的工具，却并无利刃。

刘辟道：“太尉当真是料事如神。”韦皋道：“嗯，本帅之前在锦江春遇刺时见过他，他曾出手相助。”甚是赏识精精儿的身手和胆识，道：“来人，给这位精精儿大侠松绑。”

刘辟忙叫道：“太尉！”上前一步，低声道：“这小子未必是来刺杀太

尉，可如今是非常时期，这百尺楼中机密极多，他竟能自由出入，不为人觉察，怕是来意不善，轻易放不得。”

韦皋一经提醒，登时醒悟，便点了点头，命道：“来人，先将此人押进地牢，明日再细细审问。”

牙兵大声应命，将精精儿带了下去。精精儿甚是孟浪，目光始终不离玉箫，被牙兵扯出去老远，还扭过头来看她。

被精精儿大闹了一场，韦皋也再无心思在百尺楼中过夜，命刘辟等人退下，扶着玉箫来到西别院。这里是玉箫住处，小巧而精致。玉箫服侍韦皋洗漱完毕，到紫檀木床上躺好，放下半边水纹纱帐，正预备吹灯脱衣，韦皋忽牵住她的手，叹道：“你也辛苦了。今日在酒肆中突然遇刺，有没有惊吓到你？”玉箫道：“玉箫确实吓坏了，不过幸得太尉没事。”韦皋道：“如今是多事之秋，连薛涛这贱人都要背叛本帅，夫人子女又与我疏远，我身边可信赖的人就只有你了。”

玉箫见他说得真切，自入府侍奉他以来，还没有见过他这般伤怀，一时感动，忍不住道：“太尉怕是要多提防一些刘辟。”韦皋不以为然地道：“他不过是个文人，能有什么作为？”玉箫道：“他掌管钱财粮物，所有俸禄、赏赐均须经过他的手，早已得军中将士死力……”忽见韦皋面色不善，慌忙住了口。

韦皋不悦地道：“你一个女流之辈，懂得什么？可别再学那薛涛妄议政事。”玉箫忙跪下道：“是，是，奴婢该死，玉箫保证再也不多说一个字。”韦皋道：“嗯，起来吧，你也是好心，本帅就不追究了。不过有一件事，本帅要交给你去办，办得好，本帅重重有赏，办得不好，一样要罚你。”

玉箫颤声问道：“什么事？”韦皋道：“你去地牢劝服你的救命恩人精精儿归顺本帅。”玉箫大惊失色，道：“这……这件事……”韦皋道：“本帅看得出来，精精儿很喜欢你，这样有本事的男子，用强力威逼是难以收服的，只有施以恩惠才能令他俯首帖耳。”

玉箫深知韦皋脾性妄自尊大，虽不愿意，也不敢违抗，只得应

道：“是。”韦皋道：“嗯，你这就去吧。”

玉箫无奈，只得将纱帐放下掖好，出来内室，到门口跟晋阳等四名侍卫说了韦皋之命。唐枫忙道：“不如我陪娘子一道前去地牢。”他恼怒精儿一再对玉箫无礼，正有心要让对方吃点苦头。

玉箫摇摇头，道：“今日出了这么多事，又是刺客，又是飞贼，唐侍卫还是留下来保护太尉的好。”她倒不是真心关切韦皋安危，只是唐枫是韦皋贴身心腹侍卫，他若跟在身边，她有许多话不便对精儿说。

唐枫心想眼下确实是非常时机，不可轻易离开太尉身边，笑道：“也好，娘子自己小心。”

玉箫命婢女提了一盏灯笼引路，往前院地牢而来。地牢建在府署西面的高墙下，一进来就寒气森森。精儿被囚禁一间石室中，颈、手、脚均用粗链锁在墙上，忽见玉箫到来，大喜过望，笑道：“想不到这么快又见面了。娘子是来服侍我的么？正好我手脚不大方便。”玉箫板起脸道：“我是奉太尉之命，来劝郎君早些归顺。”精儿道：“归顺？不用劝，我便愿意归顺娘子。”

玉箫见他说话不正经，便命婢女先退出，上前低声道：“郎君私自闯入百尺楼机密重地，已经是杀头的死罪，幸好太尉赏识你，正是个脱身的好机会，万望郎君三思。”精儿这才正色道：“韦皋是什么样的人，娘子当比我更清楚。他在酒肆拿娘子的身子当盾牌使，如此行径，非大丈夫所为。我精儿可不愿意投靠这样的人，更别说为其效力。”

玉箫道：“郎君何不先答应太尉，离开牢狱，再谋脱身之计？”精儿笑道：“精儿虽然风流，却也知道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岂可为了脱身而虚与委蛇，谎言欺人？”

玉箫一时无语，半晌才道：“太尉为人刚毅犀利，郎君若不能为他所用，怕是会有性命之虞。”精儿笑道：“死就死吧。”又道：“若是我果真被韦皋杀头，娘子会为我掬一捧同情之泪么？”

玉箫低下头，沉默良久，才道：“我不想让你死。”精儿道：“有娘子这句话，精儿死而无憾。”

玉箫知道一时难以劝转他，只得快快出来地牢。忽有一名牙兵上前禀道：“外面有成都府的人求见娘子。”玉箫一猜便是因为薛涛下狱一事，出来一看，果见一名狱卒等在石狮旁，见她出来，慌忙上前见礼，又道：“薛家娘子特意托小的来恳请娘子去狱中见她。”

玉箫问道：“段少府人还没有到么？”狱卒道：“没有，听说在灵池喝醉了起不来身，明日一早才能到成都。”玉箫心道：“薛涛找我，无非是要我替她在太尉面前求情。这女人以前也是太尉身边的人，明明知道他脾性难测，伴君如伴虎，却贿赂狱卒公然来节度使府找我，不是有意想拖我下水么？”不过她倒是极愿意看见这个曾经在成都风光一时的女子沦为阶下囚的样子，当即道：“前面带路。”

成都府就在节度使府的斜对面，走路一刻功夫即到。薛涛因牵连刺杀节度使一案，被单独关押在死牢中，手足均上了笨重的械具，一见玉箫到来，就立即挣扎着扑到门前，哀求道：“玉箫，求你瞧在我曾救过你的份上，帮我一次，在太尉面前为我美言几句。”

玉箫冷冷道：“娘子几时救过我？”薛涛愕然道：“难道不是么？几年前你舅舅要将你卖入青楼，你坚决不从，他便当街毒打你，若不是我偶然撞见，出钱买下了你，你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玉箫道：“娘子说得好听，其实还不是为了你自己，若不是我中指上恰好生有一圈肉环，就像当年戴着玉指环的玉箫，你还会救我么？”薛涛一时沉默无语。

原来韦皋年轻未发迹时曾在江夏⁽³³⁾一姜姓官员家为他爱子姜荆宝教授经书，天长日久，与姜府婢女玉箫产生了感情。后来韦皋伯父写信召他回家，韦皋不得已与玉箫分离，临别前承诺少则五载、多则七年，一定会前来重聚，并留给玉箫一枚玉指环作信物。五年之后，韦皋已经入蜀中娶西川节度使张延赏爱女张氏，早将玉箫忘在脑后，玉箫却依旧日日在鹦鹉洲翘首相盼。又过了两年，玉箫才叹道：“韦家郎君，一别七年，不会再来了！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遂绝食而死。姜荆宝悯其

节操，将韦皋所送信物玉指环戴在其中指上一同埋葬。许多年后，韦皋已经是西川节度使，威震一方，一日审问旧案时，意外发现故人姜荆宝也在囚犯之列，当场释放，这才得知玉箫为他殉情的故事，凄叹良久，从此广修经像，以报夙心。又写有《忆玉箫》一诗：

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

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

薛涛一度为韦皋宠爱，自然知道这则故事。她畏惧韦皋阴沉毒辣，有心远离节度使府署，一日意外见到一男子毒打一名少女，那少女中指上有一圈息肉突出，望去像戴着个指环，当即动了心思，出钱将那名叫三娘的少女买下来，改名为玉箫，再教她学习音律，然后辗转托人将她送去剑南东川，在韦皋的生日宴会上，由东川节度使李康出面献上。韦皋一见之下，果然抓住玉箫中指不放，大是称奇，一时往事再现，旧情涌起，从此宠爱玉箫，无以伦比，薛涛也由此顺利脱身。

玉箫见薛涛不答，心中更是忿恨，道：“娘子知书达礼，当日在节度使府风光无比，内心可曾真正快乐过？如此，你当知道推己及人的道理。”她言下之意，无非是指责薛涛为了脱离苦海，便将她拉了进来代替自己。

薛涛无言以对，只叫道：“救救我！玉箫，求你救救我！”玉箫道：“娘子这次与刺客勾结行刺太尉，死罪难逃，怕是神仙也难救你。”冷笑一声，昂然出来，对那狱卒道：“你们若是再敢私自替死囚传递消息，我可是要告诉太尉知道。”那狱卒吓得慌忙跪下道：“是，是，小人再也不敢了。”

玉箫这才出来成都府，回到节度使府中住处，却见韦皋已经鼾声大作，沉沉睡去，他最忌熟睡时有人靠近他身边，曾有婢女到床边拾起被角时被他当场提剑斩杀。她不敢上床，只好倚靠在窗下打盹。依稀间那英俊潇洒的精精儿走进来牵起自己的手，微笑道：“我们一道远走高飞吧。”玉箫欣然道：“好，玉箫愿意跟郎君生死相随。”

脖子一歪，就此惊醒，这才知道是南柯一梦。但见明月在窗，树影晃动，一灯欲尽，四壁悄然。她这才发现自己对那个爱贫嘴的男子魂牵

梦系，已经割舍不下了。一夕更阑人静，月明如昼，人杳杳，思依依，这一夜，哪里还有心去睡？

韦皋大约也是真累了，一觉睡到日上三杆才醒来。玉箫忙伺候他起床穿衣，禀道：“外面传话进来，禀说段少府早已经候在府外了。”韦皋点点头，道：“昨晚的事办得如何？”玉箫低头道：“玉箫没有办成。”

韦皋倒也不觉意外，道：“江湖中的年轻人总是有些傲气，那精精儿是个好动的性子，先关上他几个月，他无计脱身，自然就屈服了。”玉箫道：“是，太尉高见。”见韦皋暂时无意对付精精儿，心中窃喜不已。

韦皋却是目光如炬，一眼瞥见她神情，问道：“你心中很感激精精儿，是么？”玉箫道：“是，精郎救了奴婢，我总是心存感激的。不过，奴婢适才想的不是这件事，而是薛家娘子她……”韦皋道：“薛涛派人找你了？”

玉箫知道万事难以瞒过韦皋，便原原本本说了昨晚薛涛贿赂狱卒来找她请托求情一事。韦皋道：“你怎么说？”玉箫道：“奴婢只说玉箫是太尉的女人，凡事均由太尉做主。”韦皋道：“嗯，说得好。薛涛费尽心思将你献给本帅，我能得到你，自然很是开心，不过这也是我要处置薛涛的原因。”

玉箫原以为韦皋并不知道她是为薛涛所买一事，至少他从未当面跟她提过，心道：“当年薛涛逼我发下毒誓，绝不泄露她和我之间的秘密，我本来还想趁这个机会挑拨太尉除掉她，原来太尉早知道是她买了我，这下不用我多说，她也是难以活命。薛涛如此恐惧难安，肯定是猜到了这一点。只是不知道太尉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若不是刺客一事，也许还会继续忍下去。这人真是可怕，难怪他自己的妻子、儿子都要离他远远的。”心头忍不住时一阵发冷，见韦皋已经抬脚出门，慌忙跟上前去。

灵池县尉段文昌正领着一名身材魁梧的大汉等候在节度使府署堂前。他今年三十三岁，是名门之后，其高祖段志玄是唐朝开国大将，跟

随高祖于太原起兵，以勇武著名，一直忠于太宗皇帝李世民，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其人治军严谨，太宗评价为“周亚夫无以加焉”。后封褒国公，死后陪葬昭陵，图形凌烟阁⁽³⁴⁾。祖先虽然显赫无比，然而到了段文昌这一代，家道早已中落。他出生成长在江陵⁽³⁵⁾，少有才名，诗文写得不错，韦皋主蜀后声名昭著，多年前他也慕名前来投靠，被任命为校书郎，但因与支度副使刘辟不和，受到多方压制，他本想离开蜀中前往长安，寻找新的机会，不料反而更加激怒韦皋。韦皋为人专制霸道，既不能允许朝廷任命西川官吏，也不能容忍在自己幕府任过职的官吏离开西川，据说一是为了防止人才为对头所用，二是怕幕僚泄露西川秘密，听说段文昌想走，当即将他贬为灵池县尉，派人监视起来，不奉召不得离开灵池。这也是当时许多藩镇节度使惯用的手段，一旦发现人才俊杰，就要千方百计揽为己用，即使不能收归麾下，也要防止被朝廷或其他藩镇得到。譬如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手下每每有人任使于外，李师古必先派兵拘禁其亲属家人，若外出公干者敢归顺朝廷不回，或是泄漏任何平卢军机，全家必被杀得鸡犬不留，众人畏死，不敢有任何异图。比起李师古之急功近利，韦皋倒是更懂得恩威并举，也更令下属畏惧心服。

段文昌人生得儒雅英俊，气宇不凡，却是眉头紧蹙。他被贬灵池已有数年，自是知道韦皋突然召他回来审讯刺客、薛涛不是什么好意，这位节度使喜怒不形于色，心意高深难测，想来早已经知道他暗中倾慕薛涛已久一事。

正忧心忡忡之时，忽见韦皋扶着一名艳妆女子出来，节度使带女人上堂办公甚是罕见，段文昌料想那女子就是传说中的转世玉箫，忙上前见礼。

韦皋安然坐下，这才问道：“这位便是段少府新收的手下么？”段文昌不及答话，那大汉已经不悦地抢答道：“我可不是官家人，不过是暂时在段少府家里做客而已。”韦皋道：“嗯，倒是个爽直性子，你叫什么名字？”大汉道：“刘叉。”

这正是几个月前刺杀前任京兆尹李实不成将京师闹得天翻地覆的刘叉，顺宗皇帝新登基后即大赦天下，他藏在袄祠中消息不通，迟了几日才知道，听说京兆尹李实被贬出京师，不顾自己罪名刚刚赦免，便即赶

去追杀。哪知道李实心虚，一路未住驿站，而且尽走小道，刘叉反而在他前面到达通州。李实还未见到，他整日在州署门外徘徊等待，自己倒先被人认了出来，正是补官上任不久的前饶州余干县尉王立，现任通州司法参军。他曾见过刘叉在京师虾蟆陵郎官清酒肆闹事，为空空儿惊走，后来到山南西道上任后，又见到朝廷通缉追捕刘叉的公文告示，说凶手不但在魏博杀了人，还刺杀了御史中丞李汶，罪大恶极。不久即传来万年县尉侯彝忍受酷刑、拼死保护刘叉的故事，轰传一时。王立情妇王景延杀人埋头，刘叉明知事实，却隐瞒不报，已是严重地触犯律法，然则侯彝放过了他，于他有大恩，他一直深为感念。此刻王立突然见到刘叉，当即猜到他是在等候还未到任的新长史李实，刘叉既是侯彝的朋友，他当然不能举发，但也不能就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在自己治下杀人，当即上前表明身份，提及侯彝大恩，并请刘叉到家中做客，酒酣耳热之时，恳请刘叉不要在通州杀人，并告之说李实半路得了重病，行走困难，怕是捱不到通州任上就要一命呜呼。刘叉素来吃软不吃硬，不愿意对方为难，一口答应，表示即使要杀李实，也绝不在通州境内动手。

正当此时，朝廷缉捕刘叉的紧急公文下达，说是刘叉先后杀死魏博和朝廷重要官员，罪不容赦。御史中丞李汶已死，其子在朝中挂名任职，顺宗皇帝一上任就下令夺职，可见李家早已彻底失势，谁还有心思去追捕刺客？王立猜想定是魏博在其中使力，新皇帝即位，地位不稳，对藩镇有所畏惧，不得不从。当即指引刘叉避入蜀中，韦皋任西川节度使二十一年，西川如铁桶般滴水不漏，俨然已是半独立王国，朝廷的手也伸不进那里。又特意介绍灵池县尉段文昌给他，说此人性格疏爽，极讲义气，而且精通美食。刘叉见朝廷追捕甚急，便真的来到蜀中投奔段文昌，二人一见如故，就此结为好友，日日好酒好菜，倒也逍遥快活。

段文昌深知韦皋精明，早晚要发现刘叉通缉犯的身份，当即上前禀道：“这位刘郎原是魏博人，因见不惯豪门公子强抢民女，一怒之下误杀了人，现下正被通缉。”韦皋道：“刘郎之前刺杀御史中丞李汶的罪名都被赦免，为何杀个小小的魏博从事之子还被人死死揪住不放？”

刘叉这才知道韦皋早听说过自己的事，奇道：“你是太尉节度使，竟然还知道这些？”韦皋微微一笑，道：“刘郎大可放心，魏博田氏虽跋扈难制，可以要挟朝廷，却无力威胁本帅，你暂时留在成都无妨，不过也

别太张扬。”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强盛，连兵可使朝廷流亡，许多地方节度使虽外奉朝命，其实暗蓄侵轶之谋，大量招集亡命之徒，如平卢节度使李师古专门收留朝廷的通缉要犯等，朝廷也不敢问。韦皋默认段文昌收留刘叉，却命他不得张扬，表面还算是朝廷恭敬。

刘叉心思简单，哪里知道韦皋深谋远虑，反倒是对这位没有傲慢架子的西川节度使很有好感，忙道：“是，多谢太尉。”

韦皋这才交代段文昌道：“你已经知道本帅召你回来的用意，这就去成都府办事吧，限你三日内结案。”段文昌不敢多言，只躬身道：“遵令。”

等段文昌退了出去，韦皋又命人去叫刘辟、卢文若等心腹来百尺楼议事。昨晚请太子李纯代替当今顺宗皇帝监国的奏章已经发出，引发的轰动效应将无以伦比，朝中重臣、宦官、各地藩镇各有各的立场，会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难以预料，他需要想好各种应对措施。转头见玉箫倦怠不堪，知她昨夜未能安睡，甚是怜惜，道：“你先回去休息一会儿，中午再来百尺楼伺候。”玉箫道：“是。”

这一日，韦皋与众心腹在定秦堂内密议，从上午到天黑，不曾出过百尺楼半步。其实直到次日，六月初四一早，西川节度使奏表才递到门下省，随即转送到中书省政事堂。在奏表中，韦皋公然指斥王叔文、王伾是奸恶之徒，“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这些小人专权，导致朋党勾结，纲常紊乱，又说皇太子李纯“睿质已长，淑问日彰，四海之心，实所倚赖”，力劝顺宗皇帝先退位养病，由太子暂时监国。

剑南西川是唐朝赋税重地，有“天府之国”之称，韦皋是德宗一朝的大功臣，统领蜀中二十一年，向来重加赋敛，以财物厚结百官，如今更是封王入相，位极人臣，在朝中影响巨大。这份言辞犀利、语气严厉的奏表递上后，当即引发轩然大波，随后迅疾扩散到朝中。

几日后，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紧随韦皋上书，内容与韦皋奏表如出一辙，均是请求太子李纯监国，掀起了一场几大藩镇联合反击王叔文的大浪潮，部分掌握禁军的实权宦官也趁机在其中兴风作浪。王叔文等人手无兵权，人情不附，面对宦官、藩镇的内外夹击，除了想方设法影响深宫中的顺宗皇帝、阻止太子李纯监国外，别无其他良策，李纯为此恨王叔文入骨。一时间，京师局势再度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韦皋密切关注着朝中局势，也对自己上表引发的波澜很是满意。这一日，卢文若喜滋滋地进来官署禀告，说王叔文已经不足为患，他母亲突然病死，按照惯例，官员遭逢父母丧事必须丁忧去职，他被迫辞职回家奔母丧了。

韦皋“嘿嘿”两声，道：“太子这边的人也没有闲着啊，王老夫人倒死得正是时候。”卢文若心领神会，笑道：“谁说不是呢？听说六月十八当晚，王母突然病倒，事先毫无任何征兆。王叔文大概也猜到是怎么回事，却不敢追查下毒之人，反倒是次日在翰林院备办了丰盛的酒食，请各位翰林学士以及北司各实权宦官如孙荣义、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人饮酒。酒过三巡后，王叔文当众泪洒酒席，恳求道：‘叔文母亲患了重病，过去我因为身任国事，无法在老人家身边伺候，现在我准备请假回家侍奉母亲。叔文近来比竭心力，不避危难，都是为了报答朝廷的恩典。只是我一旦离去，各种诽谤必然纷至沓来，各位谁肯体察我的隐衷，帮我说一句话呢？’说得极是可怜，再无昔日半分嚣张气焰。众人却默然不应，只有俱文珍出言讥讽抢白，王叔文无法对答，宴席不欢而散。结果到了二十日一早，王母就过世了。”

韦皋冷笑道：“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这王叔文器小易盈，气浮不守，成不了大事，真不知道当今皇帝为何将他倚为心腹？”卢文若道：“王叔文是以棋艺得幸，王还是以书法得幸。”

韦皋道：“朝政就败在这帮文人手里。”见卢文若四下张望，皱眉问道，“你在找什么？”卢文若道：“玉箫似乎不在。”韦皋道：“她在后衙，你有事找她么？”

卢文若道：“不是。卑官听说玉箫时常去地牢探望那擅闯百尺楼的精精儿，二人经常在里面一谈就是半个时辰以上，欢笑晏晏。虽说她是奉了太尉之命去劝降精精儿，可节度使府署重大之地，那精精儿又是个飞贼，不如将他押去成都府狱关押更为妥当。”韦皋略一沉吟，道：“此事本帅自有主张。”卢文若道：“是，卑官告退。”

韦皋命人去叫玉箫来，侍卫唐枫抢先答道：“遵令。”飞奔到后衙别院找到玉箫，低声道：“娘子怕是要小心些，太尉多半要问你精精儿的事情。”

玉箫又惊又怕，不得已来到前院官署，果听见韦皋不动声色地问道：“精精儿被关在地牢已有二十来日，你可曾劝得他回心转意？”玉箫道：“奴婢无能，未能完成太尉交代的使命。不过还请太尉多给些时日。”

韦皋道：“多给些时日好让你们谈情说爱么？”玉箫大惊失色，慌忙跪下道：“玉箫不敢。”一时惊恐不已，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韦皋道：“那么你们到底说了些什么？”玉箫道：“也不过是聊了些家常。精郎……精精儿说他原本是个剧盗，冒险来百尺楼是想偷那件西域青天核，因为他师兄空空儿嗜酒如命，还说他师兄人称‘妙手空空’，本领高强，武艺了得，很快就会来成都，一定会想方设法救他出去。”

韦皋道：“这些话你为何不回禀本帅？”玉箫道：“那个精精儿说话常常不正经，奴婢也没有太当真。况且奴婢心想这节度使府戒备森严，他师兄空空儿再厉害，又如何能从刀林箭雨中将他救走？”韦皋道：“精精儿能闯入百尺楼，他师兄闯入地牢又有何稀奇？”玉箫道：“是，奴婢该死，奴婢这就将所有精精儿说过的话一五一十地禀告太尉。”

韦皋道：“你当日去楼上取玉带，是不是已经见过精精儿，因为感激他救命之恩，所以有意没有出声叫喊？”玉箫哭道：“没有，决计没有，奴婢真不知道他藏在楼上。”

一旁唐枫见玉箫伏在地上，浑身颤抖，眼泪一滴一滴落到青砖上，极是可怜，有心替她求情，正欲开言，兄长唐棣忽然伸手往他腰间重重

掐了一下，示意他不可多事，只好强行忍住。

韦皋命人叫来牙将邢泚，特意当着玉箫的面交代道：“你带人将那剧盗精儿押去成都府，好好问一下他师兄空空儿的事，看看这位能有本事将他救走的妙手空空儿到底是何方神圣。”邢泚道：“得令。”自出去带人将精儿提出地牢，转押去对面成都府大狱拷问。

玉箫知道精儿即将面临各种酷刑拷掠的命运，又是惊惧，又是担心，眼泪更是如掉了线的珍珠扑簌簌掉落。韦皋以为她心中委屈，道：“好啦，你起来，本帅也没有深怪你，那薛涛如此背叛本帅，我都没有杀她，你不过是感激精儿救过你，没有出声示警，如此有情有义，反倒让本帅更加喜欢。”

原来灵池县尉段文昌早已经审清前成都府仓曹赵商之子赵存约刺杀韦皋一案，赵存约不过是为报父仇，受伤后料来逃不出成都，所以避去了浣花溪，藏入薛涛住处全是偶然。薛涛事先毫不知情，而且自她二十年前入乐籍、赵存约发配西南边关军营为奴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所以才一时认不出他来。韦皋却并不满意这个结果，赵存约自军营逃走已有多时，为何独独在这个时候回蜀中报仇？他认为赵存约背后一定还有人，便将段文昌遣回灵池，另派狱卒讯问，每隔五日同时提出赵存约和薛涛，却只拷打其中一人，令另一人从旁观看，到下个五日，二人再轮换过来。赵存约不论是被打还是轮到薛涛受刑，始终不发一言，任凭薛涛苦苦哀求也不动声色。他是薛涛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婿，眼见自己的未婚妻被酷刑折磨却无动于衷，如此刚冷心肠大别常人，韦皋更是觉得他来历不简单。

玉箫听韦皋这般说，心中暗道：“你虽没有杀薛涛，她却比死还难受。”一想到自己日后的命运还不知道是什么样，也许还不如薛涛，不禁心下更悲。忽见韦皋招手道，“过来，咱们去百尺楼水榭吃午饭。”她不敢再哭，忙上前扶住韦皋。

刚到水榭坐下，便见邢泚飞奔进来跪下请罪，道：“末将该死，刚刚将犯人弄丢了。”

原来邢泚适才奉命押送精儿前去成都府狱，刚到半道，忽然有两

匹逸马一前一后惊道而来，将牙兵队伍冲乱，有名灰衣蒙面男子自一旁抢出，跃上后一匹逸马，顺手将精精儿也提了上去。事情发生得太快，免起鹘落，只是瞬息间之事，等邢泚惊觉过来，调动骑兵前去追赶时，早已经不见了那灰衣人和精精儿的影子。

侍卫晋阳闻言忙道：“那精精儿身上戴有重铐，救他的人必定想方设法除去镣铐才得逃走，所以一时半刻他们出不了城。”邢泚道：“是，我也是这么想，所以已经派兵封锁全城。”

韦皋正有意要折辱精精儿，忽然听到有人从节度使府门前救走了他，勃然大怒，一拍案桌，命道：“挨家挨户地搜索！再飞骑通报各关卡，一定要抓到这精精儿和空空儿！”邢泚道：“是，末将这就亲自带人去办，好将功折罪。”

唐枫甚是不解，问道：“太尉如何知道救走精精儿的人就是空空儿？”韦皋冷笑道：“这正是精精儿的诡计，他的同党早在外面准备妥当，他有意通过玉箫的嘴来传话，好引得本帅将他转押到府狱，不然事情哪会这般凑巧？玉箫，你现在可成了精精儿的帮凶了。”

玉箫无以自辩，只垂手站在一旁，玉容寂寞，涕泪纵横，饮泣不止。心头却是一阵狂喜，她本来以为因为自己的话为精精儿惹来了祸端，哪知道他竟然能由此脱身而去。回想起那多情郎君的绵绵情话，胸口一阵暖意。她甚至忍不住地盼望他会来救她，将她救出这比牢笼还要可怕的节度使府署，带她远走高飞。

正想到甜蜜情浓之处，抬头望见韦皋正瞪视着她，脸色阴森冰冷，极其可怕……

① 盲年是指无“立春”。中国历史上先后使用过阳历、阴历和阴阳合历等历法，盲年是阴阳合历中“设闰”及“置正”所导致，设闰即设置闰月，置正是指以某月新年起点，比如秦朝以十月为正月、汉武帝时又改为以寅月为正月等。

② 摩诃(hē)：梵语译音，有大、多、胜三义。宋代诗人陆游有《摩诃池》诗：“摩诃古池苑，一过一消魂。”

(3) 锦江即流江，因其中一段穿过锦官城而得名。

(4) 秦人李冰治水时，在郫江、流江上共建七座桥，形状似星斗，所以统称七星桥。万里桥又名笮泉桥，即今四川成都南门大桥。

(5) 杜公草堂即杜甫草堂，杜甫寓居四川时即住在此处。浣花溪即流江自成都西南到杜甫草堂的一段，因水质好，许多造纸人在此取水造彩笺用，所以称浣花。

(6) 杜甫有“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诗句。但明代以后，百花潭逐渐下徙，现在的百花潭已不在唐朝时的故址。

(7) 醴酒：一种浓度很低的甜酒，可以“倾盂覆斗”而饮。

(8) 合江亭：位于郫江和流江的交汇之处，为西川节度使韦皋出资修建，是成都迎客、送别的经典场所。

(9) 杨玉环本为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由于其父担任过蜀州司户，因而她自小生长在蜀地。

(10) 乐籍制度始于北魏，终于清雍正元年，是将罪人、战俘等群体的妻女及其后代籍入专门的贱民名册，迫使之世代从乐从妓，倍受社会歧视和压制。

(11) 翼城：唐时属绛州，今山西翼城。

(12) 太尉：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韦皋在唐德宗一朝累进爵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南康郡王，唐顺宗即位后进爵检校太尉。唐代宰相或藩镇带三公之职者，以太尉最重。

(13) 孔夫子：孔子曾经任鲁国大夫，所以孔子弟子习惯称孔子为夫子。

(14) 牙兵：充当藩镇节度使卫队的军队。

(15) 节度使往往同时兼任支度使、营田使、招讨使、经略使，下设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副使主管军需，负责支付财用、调拨物资等，地位极为重要。

(16) 三川：即今四川，古称巴蜀，汉代称益州，晋代分为梁、益二州。唐朝立国后，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但其辖区较小，唐太宗又在州之上设道，作为监察区，将全国分为十道，改益州为剑南道，梁州为山南道。唐肃宗时，分剑南道为东、西两川，分置剑南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和剑南西川（治所成都，今四川成都）两川节度使。唐代宗时，又将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和山南西道（辖今陕西、川北，治所兴元，今陕西汉中）置三道节度使，合称三川节度使。

(17) 笮（zuó）桥：字面意思为竹索桥，又名夷里桥，七星桥之一，跨流江，在万里桥西，今四川成都西南。

(18) 蜀王宫：今四川成都电讯大楼一带。

(19) 唐代一尺约等于现在的九寸三分（30.7cm）。

(20) 设厅：唐代官衙中专门用来宴会的场所。

(21) 南衙：指宰相办公的中书省和门下省，因位于大明宫宣政殿之南，在宫城之外，因而称“南衙”。唐代实行多宰相制。

(22) 北司，指宫禁以北宦官所掌握的各种机构。

(23) 十六宅：唐中期以后京师诸王集中共居的宅第，为的是有效控制诸王，防止他们与外臣结交谋变。

(24) 监军使：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朝廷以宦官为监军使，派往藩镇长驻，类似中央特派员的角色。

(25) 紫色章服、玉带、鱼袋均为官员等级标志。其中鱼袋中装有鱼符，上面刻有所有者的

姓名和官职，是五品以上官员出入宫禁的凭证，三品以上用金，四品用银，五品用铜。武则天曾改鱼袋为龟袋，即为“金龟婿”的来历。

(26) 指贞元十七年（801年）吐蕃倾全国之兵力进攻剑南道，韦皋先发制人，主动进攻，以少胜多，以不足四万唐军先击溃吐蕃军十六万人，随即全歼赶来援助的十万吐蕃军，吐蕃统帅论莽热也被生擒，韦皋因此功进封为南康郡王。

(27) 老奴：宦官名义上是皇帝家奴，老奴为自称谦词。

(28) 推官：官职名，唐朝始置，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采访处置使下皆设一员，掌推勾狱讼之事，相当于今地方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29) 灵池：在成都府东五十里，今四川成都龙泉。

(30) 鬣（li）：马、狮子等颈上的长毛。石质插屏及镇纸即后世所称大理石。

(31) 嘉州：今四川乐山。

(32) 三江：指岷江、青衣江、大渡河。

(33) 江夏：今湖北武昌。

(34) 凌烟阁原是皇宫内三清殿旁一座不起眼的小楼，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当时已有数位辞世，还活着的也多已老迈），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褚遂良题字，皆真人大小，时常前往怀旧。广德二年（764年），代宗皇帝在凌烟阁为郭子仪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

(35) 江陵：今湖北荆州。

第七章 韦皋之死

楚原勉力睁开眼睛，却真的发现自己身处在空中，无处依托，还没有反应过来，眼前一黑，“扑通”一声落入水中。过得片刻，水中浮力将他托了上来，几大口水呛入喉中，他竟然又醒了过来，略一仰头，才发觉身在百尺楼下的摩诃池中。正不明所以时，却见眼前不知道从哪里浮起一具尸首来。

紫燕黄金瞳，啾啾摇绿鬃。
平明相驰逐，结客洛门东。
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
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
由来万夫勇，挟此生雄风。
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羞道易水寒，徒令日贯虹。
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
武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

——李白《结客少年场行》

韦皋历来深藏不露，这次却出人意料地为精精儿的神奇遁走大发脾气，负责转移押送的牙将邢泚被责打了五十杖，罚俸三月，当日所有在场的牙兵各被打二十杖，罚俸一月。牙兵们惊惶之下四下搜捕，不辞劳苦，然而却是始终没有寻到精精儿的下落。成都府甚至悬出三十万贯的重赏，鼓励百姓们举报，也没有任何线索。那精精儿和传说中神秘的空空儿就像清晨的露水一样，消散在晨曦的雾气中，无影无踪。

局势变化得极快，日日不断有驿马往节度使府中飞传消息。王叔文因母亲病死去职后，其同党王伾顿感孤掌难鸣，四处奔走，想为王叔文破例请官延爵。然而之前王叔文当权时大有小人得志之态，得罪的人太多，没有人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替他出头说话。王伾感到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他在翰林院中当值，从白天坐到晚上，寝食难安，到了半夜，突然大叫一声，说：“王伾中风了。”倒地不起，被人抬回家中，外人也不知道他是真的中风还是假装病重，一直为二王控制的顺宗皇帝终于就此落入反对王氏集团的宦官之手。

当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大宦官俱文珍等人的操纵下，顺宗皇帝下诏书命太子李纯监国。八月初四，又下诏书令李纯继位，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自己退位为太上皇，在位仅六个月，是唐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至于这是不是顺宗的真实心愿不得而知，反正皇帝久病深宫，行动不得自由，又无法开口说话，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

的。

八月初九，太子李纯即皇帝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皇帝。在众多武力势力的支持下，朝政大权终于顺利转移到新登基的年轻皇帝手中。太上皇一党的王叔文集团立即遭到了全面清算，王叔文贬为剑南东川道渝州⁽¹⁾司户，王伾为山南西道开州⁽²⁾司马，余党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则分别贬往南方边远蛮荒之地。原宰相郑珣瑜和高郢虽未公开依附王叔文，然因无所作为，也被分别降为吏部尚书和刑部尚书。受王叔文一手提携的宰相韦执谊因岳父杜黄裳刚被新皇帝拜为宰相，暂时未被免官，于是出现了岳父、女婿同时为相的罕见异事。最令人大掉眼珠的是右金吾大将军袁滋竟然升任宰相，风传他在支持李纯即位上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一直支持舒王的神策军中尉孙荣义被免职，改由李纯亲信吐突承璀出任神策中尉。一些被顺宗皇帝贬斥的大臣也重新被起用，如因刑讯侯彝与刘禹锡不和被贬为太子右庶子的武元衡重新出任御史中丞要职，前任京兆尹李实早已经病死通州任上，甚至连遭德宗皇帝贬斥的韩愈也被重新召回京师任国子监博士。

消息传来蜀中，官民人人称颂节度使韦皋高瞻远瞩，虽然太子李纯尚未正式登基，然而韦皋首倡太子监国意义重大，将来必然要得到丰厚的赏赐，三川定是他囊中之物。相应的也有不开心的人，譬如现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和山南西节度使严砺等，不得不担心以后的出路。

这一日，中秋刚过，韦皋心情舒畅，突然要再去锦江春酒肆饮酒。刘辟闻讯忙赶来劝道：“那吐蕃论莽热逃出京师后一直下落不明，太尉还是小心些，不如派人去买些酒来，在府署里面畅饮也是一样的。”

韦皋沉吟片刻，道：“也好。”又问道，“听说你新收了一名绝色女子，可是真的？”刘辟道：“是，她名叫丽娘，是个寡妇。卑官上次自京师回蜀中时在剑门遇到她，伤了腿走不动路，因夫君新丧，无依无靠，蓬头垢面，卑官见她可怜，就带她一道回了成都。哪知道她竟愿意留下来执箕帚伺候夫人，夫人见她贤淑知礼，便让我收了她做侍妾。”

韦皋道：“嗯，饶来艳福，予而不取。你那丽娘的姿色，比起我的玉箫如何？”刘辟望了一眼玉箫，道：“丽娘年逾三旬，已经是残花败柳，哪里能与玉箫娘子相提并论。”韦皋笑道：“那好，明晚你带上你的残花

败柳来给本帅瞧瞧，咱们几个一道到百尺楼顶上饮酒赏月，看看到底是景美还是人美。”刘辟不敢拒绝，只得应道：“遵令。”

次日晚上，刘辟果然带着丽娘来到百尺楼拜见韦皋。那丽娘一身淡黄衣衫，略施脂粉，风韵楚楚，妩媚动人，韦皋细细品度之下，玉箫竟是大大不及，不免有些不快。

宴席设在四楼的穿廊花厅，这里能居高临下俯瞰成都全城，月色皎然，亮如白昼。酒是新从锦江春酒肆运来的烧酒，正是韦皋喜好的那一口。刘辟使了个眼色，丽娘便盈盈站起来，往一只文杯⁽³⁾中斟满酒，双手奉到韦皋面前，娇声道：“西南百姓尽盼太尉早得三川，好同沐恩泽。”

韦皋料想是刘辟教她这么说，心中仍是大悦，接过酒来一饮而尽，笑道：“好，丽娘也坐下来饮一杯。”几杯酒下肚，暖意渐生，豪气更旺，转头却见玉箫面色不善，正拿手扶住额头，不禁一愣，问道：“你怎么了？”玉箫道：“回太尉话，玉箫好头晕。”韦皋皱眉道：“头晕？是畏高么？”

忽听得丽娘道：“我也是。”摇晃了两下身子，仰天就倒，刘辟眼疾手快，忙将她抱住，慢慢放倒在地上。韦皋尚不明所以，忽然用手捧住小腹，一头俯在酒桌，道：“酒……酒……”声音暗哑，始终说不出“酒”下面的字来。忽听见刘辟也道：“酒里有毒。”软倒在一旁。玉箫身子一歪，连同凳子“咕咚”一声摔倒在地上。

百尺楼是禁地，无论官民不奉召绝不可擅进，牙兵也只在楼外戒备。此刻随侍韦皋身边的只有晋阳、楚原二名侍卫，唐棣、唐枫兄弟因母亲病重，又是中秋，被韦皋特准假三天，归家还未返回。楚原见突发状况，忙抢过来抱住韦皋，道：“晋阳，你快去叫人来！”

忽听得“哧”地一声轻响，背心剧痛，背后有人用利刃刺中了他，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他身上的每一寸似乎都开始剧烈燃烧了。天黄地苍，碧血丹青，利剑像一条饥渴的蛇，噬吸着他的每一滴热血，他渐渐失去了神智……

只听见耳边呼呼风响，身子绵软酥麻，如在半空。楚原勉力睁开眼睛，却真的发现自己身处在空中，无处依托，还没有反应过来，眼前一黑，“扑通”一声落入水中。过得片刻，水中浮力将他托了上来，几大口水呛入喉中，他竟然又醒了过来，略一仰头，才发觉身在百尺楼下的摩诃池中。忽有什么物事自空中飘落，盖在他头上，两下扯开，却是一件衣衫。正不明所以时，却见眼前不知道从哪里浮起一具尸首来，衣衫穿着正是韦皋，只是没有了脑袋，断颈处只有一个血窟窿。他气血翻涌，大叫一声，立时又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有人大叫他的名字，楚原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被从水中救了上来，正躺在水榭上，牙将邢泚率数名牙兵围在四周。楚原道：“太尉……太尉……”邢泚咬牙切齿地道：“太尉已经被精精儿杀了，他正要带着玉箫从水路逃走，幸得被我等及时发现捕获。”

楚原道：“精精儿？”邢泚道：“他人就在那边。”命人扶着楚原坐起来，果见那逃走多日的精精儿手足戴了重铐重镣，正歪倒在一旁大口吐水，似是刚被从水里捞上来。玉箫斜背着一个大包袱，浑身湿透，正倚靠在一旁栏杆上，六神无主地望着韦皋的无头尸首。

一名牙兵托着一柄匕首奔过来禀道：“这是在精精儿身上发现的凶器，刃上还有血迹。”楚原大怒，道：“扶我起来。”勉强站起身来，夺过牙兵手中匕首，跌跌撞撞走到精精儿身边，命道：“拉他起来。”两名牙兵一左一右挟起精精儿。楚原忿然道：“太尉待我恩重如山，我今日剜出你心尖为他报仇。”举刀便向精精儿心口捅去。只是他身受重伤，手臂刚一举起，牵动背心创口，“啊”了一声，几欲跌倒。

邢泚大吃一惊，急忙抢过来扶住，夺下楚原手中匕首，劝道：“楚侍卫切切不可鲁莽，太尉首级被割走，不在精精儿身上，他一定还有同党，必须从他身上问出同党下落。”楚原恨恨道：“他杀的可是太尉，……”忽扭头发现同伴晋阳、支度副使刘辟也都湿漉漉地躺在一旁，双目紧闭，也不知道是生是死，急怒攻心，立即晕了过去。

邢泚忙道：“来人，快找人来救治刘使君他们几个，将精精儿押去成都府狱囚禁，玉箫先关在节度使府署中，等禀明太尉夫人再做处置。”

精精儿腹中呛水吐尽，这才回过神来，问道：“我怎么会在这里？”却是无人应声，扭头看见牙兵拖走了浑身滴水不止的玉箫，更是诧异，还待询问究竟，只见牙将邢泚挥挥手，牙兵一哄而上，连推带攘将他扯来成都府大狱。

牙兵特意交代当值的典狱道：“这人是要犯，两次闯入百尺楼，外面还有同党要救他，可得看紧了。”典狱笑道：“放心，自太尉上任西川节度使来，这大狱还没有犯人逃脱过。”牙兵上前低声嘱咐了几句，典狱道：“原来如此。”当即亲自押着精精儿进来重狱。

路过一间牢房时，却见一名女囚正坐在里面嘤嘤哭泣，一身赤褐色的囚衣，手足均戴了刑具。精精儿素来爱怜女子，当即问道：“娘子是谁？”那女子闻声抬起头来，精精儿见她虽蓬头垢面，眉眼之间却有几分丽色，忍不住调笑道：“娘子当真是个梨花带雨的美人。”

典狱自背后大力一推，骂道：“死到临头，还有心情说笑。”命狱卒将精精儿押到最里间牢房。

那牢房不大，里面有一具粗厚的脚枷，虽是木制，却重逾几十斤，极其笨重，是武则天“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时，手下酷吏揣时希旨在古人木桎基础上改进发明的刑具，可以有效防止犯人自杀，犯人双脚被禁锢其中后，无法站立，更无法走动，基本上就是画地为牢的滋味了。典狱命人开了脚枷，将精精儿拖翻在地，双脚塞入两个孔中，再合上枷板，一旁用铜锁锁住。

精精儿有一次在杭州⁽⁴⁾盗窃富户财物时失手被官府捕获，蹲过大狱，知道脚枷是死囚的待遇，这才会意自己已是身陷死牢，忙叫道：“我之前不过是盗窃财物未遂，按律法顶多是杖刑，为何要将我关进死牢？”典狱冷笑道：“在我们西川，得罪了太尉就是死罪，管它什么律法不律法。”不再理会，命狱卒锁了牢门出去。

精精儿双手被反铐在背后，脚锁在脚枷中，只能原地坐卧，不得丝毫行动自由，叫道：“喂，我想撒尿，你们松开我的手脚。”却只听见狱门相继重重拉上，无人应声。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大约是什么巨大阴谋中，不然为何有人在一个多月前将他劫走，却又不去掉械具，反而

将他带到一个不见天日的地方继续关押？今日他被人强灌下迷药晕了过去，再醒来时已经身在百尺楼外的摩诃池中。玉箫是韦皋心爱的女人，竟然也同落在水里，这岂不是怪哉？

想了一想，也不明白其中究竟。他天性乐观，既无脱身之计，就忍不住要找些现成的乐子，想起适才路过的牢房中那女囚来，当即扬声叫道：“喂，娘子你在那边么？”，哪知道他叫喊了几声，也不见那女囚回应，只得悻悻作罢。

次日天刚一亮，数名牙兵跟着狱卒进来，狱卒拿钥匙开了脚枷，牙兵上前将精精儿拖起来。精精儿问道：“要带我去哪里？”一名牙兵道：“提你过堂。”倒转腰刀，用刀柄狠狠砸在精精儿腰间，他痛得大叫一声，怒道：“无缘无故地打人做什么？”

那牙兵道：“你害死太尉，你的同党还割走太尉首级，我们人人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打你一下算什么？”精精儿大吃一惊，道：“什么，韦皋死了？”

牙兵见他竟然敢直呼节度使名字，勃然大怒，又举起刀柄狠狠击打，直到打得他直不起身来，这才扯来府署大堂前跪下。却见支度副使刘辟一脸肃色，正在堂上与判官卢文若交谈。

卢文若指着精精儿问道：“使君看到的凶手可是他？”刘辟仔细打量着精精儿，半晌才点点头，道：“就是他。”卢文若道：“使君请回节度使府主持大事，这里一切交给文若处置。”刘辟道：“有劳。”狠狠瞪了精精儿一眼，带人扬长而去。

卢文若一拍桌案，问道：“堂下跪的可是精精儿？”精精儿道：“是。”卢文若道：“你是不是论莽热派来的刺客？”精精儿道：“谁是论莽热？”卢文若道：“你的同党在哪里？”精精儿更是莫名其妙，问道：“什么同党？”

卢文若道：“你与玉箫勾结，让玉箫昨晚往酒中下毒，迷倒太尉、刘使君、丽娘三人，再由你和你的同党刺倒侍卫晋阳和楚原，杀死太尉，

将太尉首级割去，你同党带首级先走，你留下来善后，将太尉尸首、刘使君、丽娘、晋阳、楚原几人一一扔入摩诃池中，丽娘尸首至今没有捞到，只找到衣衫。你却不知道你搬起刘使君时他已有知觉，看见了你的脸。”

精精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日从地牢转押成都府狱时半道有人将他劫走后秘密关押，为的就是昨晚要嫁祸自己，忙道：“我没有杀人，我这些日子一直被人拘禁在一个黑牢里面。”卢文若冷笑道：“一个多月前你同党将你当街救走，许多人亲眼所见，邢将军等人更是因为你的逃走受到太尉重罚，你还说什么被人拘禁在一个黑牢里，谁会相信你的鬼话？带证人上来。”

却见韦皋心腹侍卫晋阳扶着两名牙兵走进堂来，他腰间受了重伤，只能一步一步地慢慢趋近。卢文若道：“晋侍卫，你看到的凶手可是堂下下跪之人？”晋阳略略一望，便道：“正是他，精精儿。”

卢文若道：“那好，请晋侍卫详述一遍事情经过。”晋阳道：“是。昨晚太尉在百尺楼楼顶宴请刘使君，玉箫和刘使君侍妾丽娘也在场，当时我和楚原守卫在门边，忽见丽娘、刘使君先后倒在地上，太尉捂住腹部伏在桌上，我二人忙抢过去查看究竟，却背后遭人袭击，我腰间中了一刀，倒下地时，见精精儿正从楚原背心拔出刀来。”

精精儿道：“喂，你是不是眼花了，当真看清是我下的手么？我昨晚被人灌了迷药，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卢文若重重一拍桌子，厉声道：“本官正在问案，囚犯不得随意插口。来人，掌嘴。”

一旁差役抢上前来，两人按紧精精儿肩头，一人站到他面前，左右开弓，往脸上狂抡了十几个巴掌，直扇得他头晕脑胀，再也说不出话来。

卢文若这才道：“晋侍卫请继续说。”晋阳道：“后来我就看见刺我的和精精儿一起去割太尉的首级，我想叫人，一着急就晕了过去。再醒来时，人已经在摩诃池中，幸亏邢将军已经闻声赶到，将我救了上来。”

卢文若见他精神萎靡，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知他受伤极重，便

道：“晋侍卫请先回去养伤。”晋阳指着精精儿恨恨道：“他是害死太尉的凶手，卢判官可千万要拷问出他同党下落。”

卢文若道：“晋侍卫放心。”送走晋阳，这才向精精儿喝问道：“快说，你的同党在哪里？”精精儿脸颊红肿，痛如火炙，嘟囔叫道：“我没有同党，也没有杀死太尉。当初我在锦江春酒肆遇到刺客刺杀太尉，我还曾出手相助，若是有心杀死太尉，何不当日动手？”卢文若道：“这正是你的诡计。况且你救的是玉箫，并不是太尉。来人，犯人嘴硬，给我打。”

两旁差役一声吆喝，将精精儿掀翻在地，剥去他上身衣服，一五一十直往背脊打下，打了五六十下，已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喊叫不止。

卢文若见精精儿几近昏死，便让人停手，又喝问道：“快说，你同党带着太尉首级藏去了哪里？”精精儿却是不肯招承罪名，只道：“我哪里知道？又这是有人嫁祸给我，我自二月前失手被擒，一直被关押，哪里有什么同党？”

卢文若道：“你同党是不是你师兄空空儿？”精精儿吓了一跳，随即摇了摇头，道：“我师兄人还没有到成都，你们诬陷不了他。”

卢文若道：“好，我让你见一个人。”挥了挥手，牙兵们拉进来一人，却是玉箫，鬓发散乱，面容憔悴，也是镣铐加身，被拉到堂下跪下。

精精儿奇道：“玉箫你怎么会……”卢文若道：“玉箫，是不是你下药迷倒太尉和刘使君？”玉箫颤声道：“奴婢没有，奴婢哪敢谋害太尉？”

卢文若便下令用刑，才打了几下，玉箫已经是承受不住，哭叫道：“我招……奴婢招了……”刘辟问道：“是不是你勾结奸夫精精儿，害死了太尉？”玉箫哭道：“是……是……”

精精儿大惊失色，道：“生死事小，名节事大，娘子切不可胡乱招认。”卢文若冷笑道：“你一个梁上君子，还知道什么叫名节么？来人，将犯人用大刑夹起来，不怕他不招。”

差役们得令，一哄而上，让精精儿坐在地上，两边各有人扶住他肩头，又有人扯去他靴袜，将双足套在夹帮之中，用力一收，精精儿只觉得眼冒金星，狂叫一声。这些差役是刑讯老手，见他将要昏死过去，便又将手劲松一松。豆大的汗珠从精精儿额头涔涔而下，全身更是汗如雨下，刚喘一口气，脚上又是一紧，痛得双目昏花。双腿鲜血流出，淌满脚面。

玉箫跪在一边，听到精精儿嘶声惨叫不止，又惊又惧，冷汗直冒。卢文若命人递过来写好的供状，令她画押，她举起手来，知道这一按下去就是死罪，不仅自己丢了性命，还要牵累亲属家人，一时泪如雨下，手抖簌个不停，无论如何都按不下去。一旁差役早不耐烦，上前握了她的手，往供状上按上了指印。当即有人取过来重逾三十五斤的死囚盘枷将她套住。玉箫身子柔弱，一背大枷，立即歪倒一旁，慵卧地下，连挣扎的气力也没有。

精精儿终于吃不住夹帮酷刑，两眼一黑，晕厥了过去。差役还预备拿凉水喷醒他继续拷讯，卢文若摆手道：“不必费事，将他按了手印，与这谋害太尉的贱人一道打入死牢，等上报朝廷后再凌迟处死。”

精精儿清醒过来时已人在大狱中，心道：“我不是在堂上受刑么？怎生又到了这里。”稍微一动，才发觉自己歪倒在地，身上已经换上赭色囚衣，颈中套了一面五尺余长的枫木大枷，双手也被木杻固定在大枷上，没有丝毫活动余地，全身疼痛难忍，上过夹帮的双腿更是如火炙一般。过了许久，他积蓄了些体力，勉强挣扎着坐起，才发觉双脚不但钉了重镣，还依旧被套在脚枷之中。

一时之间，悲从心起。他本在江南过着风流快活的日子，这次因师傅十年忌日回来拜祭，因久闻百尺楼中奇物甚多，有意染指，非但没有得手，还平白遭此牢狱之灾。他已经猜到自己被引入了一个精心预构的圈套中，命运的绳索将被勒紧，渐渐透不过气来，他将会死无葬身之地，死后冤屈也无人知道，这才深切体会到人生的悲凉和残酷。

忽隐隐听到隔壁传来嘤嘤哭泣声，忙扬声问道：“是梨花娘子，还是

玉箫么？”只听见玉箫道：“是我，玉箫。”精精儿道：“你还好么？”不问则已，一问玉箫悲苦难言，当即放声大哭。精精儿哄来哄去，总也哄她不好。

玉箫忽呜呜哭道：“精郎，是我害了你。”精精儿叹了口气，道：“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你被迫招供承认罪名，不过是不能忍受严刑荼毒之苦，我不会怪你。”玉箫道：“不仅如此，当日你在百尺楼被擒，其实是我有意放了一截蜡烛在机关上，等我下楼时蜡油滴到暗线上，才触发了警铃。”

精精儿不仅轻功极高，且精通机关构造，罕有失手，一直为自己上次莫名其妙触发了百尺楼警铃懊恼不已，闻言才知道并非是自己过失，既宽慰又吃惊，问道：“娘子为何要这么做？”玉箫哭道：“玉箫不是有意要害郎君，我是怕精郎得手后远走高飞，从此再也见不到了，玉箫只想留住精郎，我知道太尉爱惜人才，一定不会杀你。”

精精儿在酒肆出手救玉箫不过是瞧不起韦皋拿女人当盾牌使，多次与她调笑也只是出于风流本性，并非真对她有情，哪知她竟一往情深，只为能常常见面，便不惜陷自己入牢狱，一时心中滋味复杂，百感交集。

玉箫见他不应，道：“精郎还是在怪玉箫。”精精儿忙道：“没有，我哪里有怪娘子？”玉箫喜道：“当真？”精精儿道：“嗯，只是精精儿是个风流浪子……”

玉箫问道：“秋娘是谁？”精精儿当即怔住，问道：“娘子怎么会知道秋娘？”玉箫道：“我听到你在昏迷中时总叫这个名字。”精精儿叹道：“是我第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杜秋。我在金陵秦淮河边遇见她……”一时回忆起无数往事来，喃喃道，“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首《金缕衣》便是她为我所作。”

玉箫道：“杜秋娘子对郎君期望很高。”精精儿道：“可我性子散漫，虽有武艺，却也不愿意投军为人驱使。秋娘发现了我原来是剧盗后，断然与我绝交，离我而去。”玉箫道：“大盗窃国，小盗窃财，精郎若真如

秋娘所求投军，也只是为那些窃国大盗们效力，倒不如自己做个小盗，逍遥自在。”

精精儿听她聪慧灵秀，善解人意，又与自己志趣相投，极是高兴，叹道：“我若是早识得娘子就好了。”玉箫沉默许久，轻轻道：“现在也不迟。”又道：“可惜你我命不久矣。”言从泪出，肠断心酸，又添几分悲楚，忍不住呜呜哭了起来。

精精儿忙道：“天无绝人之路，娘子不必太过伤怀，我师兄即将来成都与我相会，他若是知道我被人诬陷关在这里，一定会来救我们。”玉箫道：“当真？”精精儿道：“放心，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玉箫喜不自胜，低声道：“玉箫早日日夜夜盼精郎带我远走高飞。”精精儿心中有事，一时没有听清，只随口漫应道：“好。”

二人虽然能隔着铁栅栏说话，但却均动弹不得。直到黄昏时，才有狱卒提着饭食进来，先开了脚枷。精精儿双脚、小腿受过重刑，即使去了脚枷也无力行。那狱卒叹了口气，提过便桶，搀他起身，慢慢挪到便桶上方便。

忽听到隔壁玉箫惊叫道：“你要做什么？”有人笑道：“我们这里是死牢，犯死罪的女人实在太少见，所以一直没有禁婆，只好由小的我来伺候娘子了。你被锁了大半日不能动弹，难道不想要撒尿拉屎么？”玉箫早羞红了脸，哭道：“你别碰我，别碰我。”

精精儿忙叫道：“喂，她好歹也是太尉的女人，你可别乱来。”隔壁那狱卒其实也不敢轻薄玉箫，不过是嘴上讨些便宜罢了，听见精精儿叫喊，当即走过来道：“你倒是有情有义，难怪是一对奸夫淫妇。”用脚勾住精精儿脚上镣链一带，登时将他摔翻在地。木枷先磕到地上，几乎将精精儿的脖子拧断，当即晕了过去。

过了好大一会儿，精精儿才悠悠醒转，只觉得全身骨头如散架一般疼痛，却见适才那狱卒上前骑到自己身上，笑道：“听说你原本是个剧盗，武艺高强。老张，你说咱们这里来了这样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可得好好想个法子消遣消遣才好。”

那老张即是扶住精精儿方便的人，他心地颇好，劝道：“老武，你还是当心点。他是重犯，万一弄死了，你我脱不了干系。”精精儿喘了口气，道：“大哥既知道我是巨盗出身，难道不想发笔大财么？”

那老武极是精明，一听话外有音，忙从精精儿身上溜了下来，扶他坐起来，道：“咱们有言在先，你若想我哥俩行方便松了你枷锁，那可是门儿都没有，这是上头特意交代下来的，要日日夜夜锁得你不能动弹。但如果你想花点钱吃香喝辣，这倒不难办到。”精精儿道：“狱卒大哥这么说，足见是位有诚信的君子。我自知是死囚，不敢求生，只想请你到锦江春酒肆给店主带句话，请她来见我一面，事成后酬谢二位每人四百贯。”

四百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普通官员月俸也就是一二十贯钱。老武怦然心动，问道：“你说的可是卓二娘？”精精儿道：“是，我住在她店中，多蒙她照顾，还欠下她不少酒钱。我精精儿生平从不欠人恩情，所以想特别酬谢她。”老武道：“这个不难。不过你当真有那么钱酬谢我们么？”精精儿道：“当然。二位去锦江春酒肆，寻到我住过的房间，床下正中有块木板是松的，夹缝里面有一张飞钱，价值一千贯，二位提现后每人可分四百，再给卓二娘二百。”

老武大喜道：“好好，不过现在天黑，城门关闭，到不了新南城，明日吧，明日一早我就去为郎君办这件事。”老张迟疑道：“老武，这件事……”老武道：“你老婆不是马上要生第三个了么？你不缺钱用？”老张道：“可是……”

正说着，忽见唐棣、唐枫两兄弟闯将进来，喝道：“狱卒出去！”老武知道他二人是韦皋贴身侍卫，迟疑问道：“唐侍卫可有提审犯人的监牌？”唐枫将他往外一推，骂道：“去你妈的监牌。”老武、老张二人不敢再多问，又怕承担责任，飞一般地赶出去禀告典狱。

唐棣上前一步，将脚踩在精精儿腿上伤处，森然问道：“你同党藏在哪儿？”精精儿不及回答，对方已脚上加劲，他惨叫一声，仰天便倒，枷背先磕上墙壁，颈中剧烈一撞，几近窒息。唐枫蹲下身来，扶住枷身，将精精儿拉直身子坐好，道：“你若不肯说出同党下落，受的罪还要更多。只要你说出来，我保证亲手给你一个痛快，你不必再受酷刑折磨。”



◎唐李贤墓壁画



◎卅三剑客图之七

精精儿在堂上受刑套供时，卢文若虽然也追问同党的下落，但更多的是逼迫他承认勾结玉箫谋害韦皋的罪名，他知道这兄弟是韦皋心腹侍卫，显然只关心如何为韦皋复仇，当即喘了几口大气，道：“你们想知道真相么？”唐棣道：“说！”

精精儿被他踩在腿上受刑处，痛入骨髓，冷汗直冒，忙道：“你的脚……”唐棣抬起脚来，冷冷道：“我还以为你是条好汉，原来不过如此。快说，你同党将太尉首级带到哪里去了？”精精儿道：“我没有杀太尉。当日太尉在锦江春酒肆遇刺，二位人也在场，我若要有意行刺，用得着等到昨晚么？你们说我勾结玉箫，她人在节度使府署中，你们日夜

跟在太尉身边，可曾发现她与我有勾结？”

唐棣又一脚踩到精精儿腿上，道：“哼，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屈服。”精精儿痛得大叫一声，道：“我是看你们兄弟真心为太尉复仇，才告诉你们实话。你们想想，以玉箫柔弱性格，畏惧太尉如天神，她敢下毒谋害太尉么？”

唐枫道：“大哥，他说得有几分道理……”忽听见隔壁有女子嚤嚤叫道：“唐侍卫，精郎说的是实话，玉箫真的没有下毒。”唐枫早知道玉箫就囚禁在旁边牢房中，只是佯作不见，怕自己一见到她的脸就心软，听她叫喊自己，一时迟疑，只望着兄长，等他示下。

唐棣道：“玉箫一直暗中对你倾心，你道旁人看不出来么？太尉早就知道，只不过隐忍不发而已，不然何至于你逃走后大发脾气，一大群人受牵连被打了军棍？”精精儿道：“既然你们一心认定我和玉箫是凶手，多说无益。我死不要紧，只是太尉从此含冤地下，真相不明。”

唐棣道：“你不说出同党下落，想死可没那么容易。阿枫，拿刀挑断他的手筋、脚筋。”唐枫道：“是。”当即拔出佩刀来。精精儿生平最活泼爱动，以自己是飞天大盗为傲，可一旦手筋脚筋被挑断，以后可就成了永久的废人，大惊失色，忙道：“我说，我说。”唐棣道：“你同党叫什么名字？藏在哪儿？”精精儿道：“他叫林空，我们约好在武担山上见面。”

武担山即在成都府署之北，是昔日三国时刘备称帝即位之处，说是山，其实类似关中的塬地，高仅七丈许，上有立石莹洁，名为“石镜”。

唐枫知道武担山虽生有密林，却是地方不大，不便藏身，听了不免半信半疑，问道：“当真在武担山？”精精儿道：“是，我不敢欺瞒二位。”唐棣道：“那好，我们先去武担山看看，如果找不到林空再回来找你算账。阿枫，挑了他手筋脚筋。”

精精儿大惊道：“我已经告知二位林空下落，为何还要挑我手筋脚筋？”唐棣道：“我可没说你说出同党下落就饶过你，你害死太尉，我恨不得现在就将你千刀万剐。”

唐枫不顾精精儿苦苦哀求，将腰刀比在他脚上经脉处，正要动手，

忽有人大声叫道：“奉命提精精儿上堂。”唐枫便站起身来，插刀入鞘，让到一边。数名差役拥了进来，一人手持监牌，问道：“二位侍卫在这里做什么？”唐棣道：“没什么。”打了个眼色，与唐枫一道退了出去。

狱卒老张一直等在一旁，忙进来开了脚枷。差役一拥而上，将精精儿拉了出去。

经过玉箫牢房时，精精儿见她如自己一般上了大枷，双脚锁在脚枷中，披头散发地半坐在地上，动弹不得，饱受折磨下，神情有些恍惚，一双眼睛因为流泪过多而红肿，然而恐惧、屈辱、无助从她的眼神中一览无余。他是男子，又身怀武艺，戴了这些戒具已是毫无行动自由，难受之极，更不要说她是弱女子了，心头不由得大起怜惜之意。正待安慰她几句，却被差役不由分说地拖走。

精精儿被拉扯到大堂跪下，微闻酒气，似正是锦江春的味道，正诧异之时，听见堂上问道：“你就是精精儿？”精精儿抬头一看，却不是白日审讯他的卢文若，而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官员。精精儿道：“是。阁下是谁？”那人道：“本官是西川节度使麾下推官林蕴，专掌狱讼之事。”

这林蕴字复梦，泉州莆田⁽⁵⁾人，精通经学，为韦皋倚重，辟为推官。然而他为人刚直，不满韦皋专制霸道，总要凌驾在律法之上，有心离去，可韦皋又不准他辞官，他只好到西川州县去巡狱，好离得韦皋远一些。昨日刚好到灵池，听说了韦皋借刺客赵存约一案迫害薛涛一事，很是气愤，今日正要与灵池县尉段文昌一道回来成都时，惊闻韦皋昨夜被害，急忙快马加鞭，赶回城中。他是推官，主管狱讼之事，一回来听说卢文若代行府尹事，已经审结谋害太尉一案，速度之快，令人惊奇，立即调阅卷宗，紧急提审凶手。

林蕴又指着身旁一人道：“这位是灵池县尉段文昌。”精精儿道：“林推官和段少府有何指教？”

差役见他言语桀骜无礼，全无囚犯该有的谦卑，上前就要打骂。林蕴忙止住差役，道：“本官看过了这件案子的卷宗，与段少府反复研讨，觉得有几处疑点，想问问你。”

精精儿道：“什么疑点？”林蕴道：“卷宗上说，你和你的同党被吐蕃收买，前来成都谋害太尉，要为论莽热复仇，又处心积虑与玉箫勾结，由玉箫下药迷倒太尉、刘辟和刘辟侍妾丽娘，然后你和你的同党潜进来刺倒侍卫晋阳和楚原，割走太尉首级，事后在你和玉箫的衣服上发现了血迹，罪证确凿。不过本官不明白的是，你既已经得手，为什么还要将太尉尸首、刘辟、丽娘、晋阳、楚原几人丢入水中？百尺楼防范森严，你弄出这样大的动静岂不是自暴行踪？”

精精儿早已经从卢文若口中得知此处细节，不过他被过度刑讯，全身伤痛难忍，难以集中精力来思索其中究竟，自然也不明白嫁祸给自己的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只哈哈一笑，道：“推官认为呢？”

林蕴道：“嗯，这还只是其一。第二，我听说你两个多月前曾闯入百尺楼被牙兵擒住，后又同党救走，之后西川遍贴缉拿你的图形告示，你又是如何出面与节度使府中的玉箫联络，将迷药交到她手中？你的供状中没有提到这一点。”

精精儿道：“推官倒是细心人，不像先前那个卢判官，一心只会用酷刑让我认罪。我可得说清楚了，我根本就没有认罪，就算有手印画押，也是他们趁我晕死过去时偷偷做的。况且若真是我利用玉箫害人，我给她的毒药不是更好，干吗还要迷药？”

一旁段文昌道：“或许你只是想救走玉箫，而你同党却想要太尉的人头。”精精儿道：“少府既这么说，何不带玉箫来当堂对质？”

段文昌见他受过重刑，却是神色坦然，从容安逸，毫无愁苦之色，大异常人，心中暗暗称奇，便向林蕴点点头，林蕴道：“也好。”发了一张监牌，命人去狱中提玉箫。

林蕴又问道：“你昨晚是如何混入节度使府中？供状上你说是和同党从水路潜入，可本官听说你被从摩诃池中捕获时，许多牙兵亲耳听见你喊‘不会游水’。既然你同党已经带着太尉首级先从水路逃走，你和玉箫为何不大大方方从大门离开，以玉箫的身份，谁敢拦她？”

精精儿见这林蕴是个明白人，比适才那对糊涂兄弟强上千倍，不但

卷宗看得极为仔细，而且一发现问题就提他出来问个清楚，料来确实是想查明韦皋之死真相，当即道：“何止不会游水，这两个多月我一直被人囚禁，根本就没有脱身的机会，别说玉箫，就是活人都很少见到，二位可以看看我手腕、脚腕，有长期被镣铐锁住磨出来的痕迹，这可是做不得假的。”

段文昌走上前几步，来查看精精儿手腕，不过他双手套锁在重枷木杻中，看得并不分明，便俯身去检视他脚腕，果见各有一圈黑紫色淤痕，结了好几处血痂，显不是近日之伤，当即问道：“那么一月前救你逃脱的人是谁？”精精儿道：“我并不认识他，他将我提上马后便打晕了我，我再醒来时已经被锁在一间黑牢中，只有人按时送饭送水。”

段文昌走回林蕴身边，附耳低语了几句，林蕴点点头，二人均是神色凝重，眉头紧蹙，大约已经意识到害死韦皋的凶手另有其人，精精儿不过是被真凶找来的替罪羊而已。在戒备森严的百尺楼中谋害太尉，又及时运进来早已经准备妥当的替罪羊，这等大事普通人难以谋划，一定是节度使府署内部人所为。

只听见镣铐声响，玉箫被差役扶了进来。林蕴见她瘦弱身形被重枷压得直不起身来，便命人开了刑具。玉箫曾在韦皋寿宴上见过林蕴，她又极善察言观色，心中登时浮出一线希望，跪下来连连磕头道：“林推官可要为玉箫做主，玉箫没有谋害太尉，全是卢判官用酷刑逼迫我招供。”

林蕴道：“那你说说经过情形到底如何？”玉箫便说了昨夜韦皋约刘辟和他爱妾丽娘到百尺楼饮酒赏月一事，又道：“玉箫当时头晕，就昏了过去，醒来时人已经在摩诃池中，被人救了上来，全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段文昌问道：“你晕倒前可有什么异常情况？”玉箫道：“没有什么异常。丽娘子人美言巧，很讨太尉欢喜，我忽然觉得头晕，见太尉兴致很高，不敢表露，忽然丽娘就倒下了，太尉说‘酒……酒……’，刘使君紧跟着倒在丽娘身边，然后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林蕴道：“这么说你根本不知道精精儿也在？”玉箫道：“自从精郎一

个多月前被人救走后，玉箫再也没有见过他。”精精儿道：“我哪里是被人救走，是被神秘人弄到一个地方关了起来。”玉箫吃了一惊，道：“什么？”

林蕴见再也问不出更多，便命人带精精儿、玉箫回去监禁，道：“别难为了他们。”差役道：“是。”将犯人押了下去。

林蕴问道：“段少府怎么看这件案子？”段文昌道：“这件案子太过奇怪，谁是真凶暂且不论，凶手为何要冒险将尸首从百尺楼上丢下摩诃池？这……这……”林蕴道：“这只能说明精精儿讲的是实话，他对一切毫不知情，是事先有人将他带进节度使府署，藏在摩诃池旁，丢下尸首不过是故意引人发现他，这样才能将一切嫁祸到他身上。”段文昌道：“确实只有这般解释才合情合理。”

林蕴微一沉吟，发了一道令牌，命差役去带楚原来府衙。段文昌道：“嗯，这事还得问楚原才能明白，只是最好不要张扬。”林蕴心领神会，便特意交代差役趁天黑悄悄行事。

这二人一人是推官，一人是县尉，久历刑狱，经手的案子不计其数，警觉性要比普通官员敏锐许多，均想到昨晚案发现场只有韦皋、刘辟、丽娘、玉箫、晋阳、楚原五人，韦皋已死，丽娘沉尸水中，尸首到现在都没有捞到，晋阳、楚原各自受了刀伤，玉箫被指为帮凶，只有刘辟一人安然无事，不过是在摩诃池中呛了几口水而已，恰恰是他力指亲眼看见精精儿搬他丢入水中，如果精精儿并不是凶手，那么他的言行就相当可疑了。试想节度使府署为西川中枢之地，百尺楼更是重中之重，防卫森严，进出何等不易，若不是府署中有人暗中安排接应，这世上当无一人能潜入百尺楼杀死韦皋。更何况还事先将精精儿带入府署，安排好其人来当替罪羊，这等周密大事，别说平民老百姓，就是像林蕴这样的官员也做不到，除非是被韦皋视为心腹之人，出入无禁忌，才有机会下手。从这一点上而言，刘辟嫌疑可算是不轻。晋阳既然也说看见精精儿刀刺楚原，说明他是站在刘辟一边，那么剩下的证人只有楚原一人，他的证词至关重要，然而卷宗中却没有任何记录。不过如果真是刘辟事先安排好一切，可韦皋首级又去了哪里？

二人疑云极重，始终想不通其中关节，枯坐了大约半个时辰，终于

等到差役将楚原用担架抬来。林蕴忙上前问道：“楚侍卫伤势如何？”楚原极其虚弱，无力坐起，只道：“这次大难不死，已是万幸。林推官见召，是要问我案发经过么？”林蕴道：“是，有劳楚侍卫将昨晚情形详细述说一遍。”

楚原便断断续续讲了一遍经过，所言情形与玉箫大致类似。段文昌问道：“你之前之后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么？”楚原道：“之前没有，等到发现异常时，我立即去抱太尉，不料有人从背后刺了我一刀，事先毫无任何征兆，我当即便昏死了过去。不过有一点……也说不上异样，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我落入水中后人又清醒了过来，头上正巧落下一件衣衫，现在想来，似乎正是丽娘当晚所穿。”

林蕴道：“你是说你只见到丽娘衣衫落下，没有见到她的人？”楚原道：“没有。”又道，“林推官为何要问这些？听说精精儿和玉箫都已经招认了，是他二人合伙加上精精儿的同党一起谋害太尉。真想不到玉箫她……”林蕴道：“楚侍卫是证人，卷宗中却没有你的证词，所以特意召你来补录。有劳，我这就派人送你回去。”楚原道：“日后处决精精儿，林推官一定要让我亲手行刑。”

林蕴道：“楚侍卫先养好伤，这个日后再说。”命人抬走楚原，回头问道，“段少府可听出了什么眉目？”段文昌摇头道：“没有，事情是越来越复杂了。”

林蕴道：“楚原所提及的衣衫一事是个极小的细节，他不至于撒谎。”段文昌道：“奇就奇在这里。想来丽娘当时跟刘使君一样，中了酒中的迷药，凶手抛她身体下楼即可，又何须多此一举脱下她衣衫？若说有轻薄不轨之心，可当时那种局面，又怎么可能有心思？而且还有一点，若真是有人抛下尸首引牙兵去发现事先藏好的精精儿，只扔下一人即可，他又何必费尽心思将众人一一抛下窗口，刘使君自己也被抛入了水中？”

林蕴道：“这么说，刘辟也许并不知情？”段文昌道：“但凶手昨晚一定在百尺楼中，即使他事先能往酒中下毒，可他必定要在现场操纵这一切。”

可昨晚百尺楼顶只有韦皋、刘辟、丽娘、玉箫、晋阳、楚原五人，晋阳、楚原二人是侍卫，只守在门口，没有靠近过酒桌，韦皋当然不会自己下毒，剩下的只有刘辟、丽娘、玉箫三人。若是刘辟下毒，他当是为了西川节度使的位子，用的一定是能当场毒死韦皋的剧毒，绝不会是迷药。丽娘是刘辟侍妾，昨晚一直跟在刘辟身边，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动机下毒。剩下的就只有玉箫了，她掌管韦皋饮食，负责置办酒菜，是最有机会下毒的人。难不成当真是她有心跟精精儿逃离节度使府署？以她的身份，白天趁韦皋办公时堂而皇之从大门逃走岂不是更容易？况且她下的只是迷药，韦皋一旦清醒过来，又岂能放过她？

二人百思不得其解，低声商议几句，林蕴命人叫负责百尺楼警戒的牙将邢泚来问案。差役素来不敢招惹牙兵，更不要说邢泚这样的牙将，禀道：“天已经晚了，不如明天再召邢将军不迟。”林蕴道：“也好，你们再去提精精儿和玉箫出来，我有话要问他们。”差役忙取了监牌，连夜赶去大狱提取犯人。

不大一会儿，犯人重新带到堂前跪下。林蕴问道：“玉箫，你昨晚可有留意过丽娘？”玉箫道：“她容颜美丽，又善解人意，我看得出刘使君和太尉都很喜欢她。”段文昌道：“她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玉箫道：“没有。”

林蕴道：“你们昨晚在百尺楼宴饮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包括玉箫你，唯独丽娘的尸首没有找到，你难道不觉得奇怪么？”玉箫低头想了半刻，道：“不知道。”精精儿忽道：“也许她人根本就没有死，你们当然找不到她尸首。”

段文昌眼前一亮，问道：“娘子可知道丽娘的来历？”玉箫道：“嗯，听说是刘使君这次去京师公干回来时在路上遇到的寡妇。”

段文昌与林蕴交换一下眼色，均是一般的心思：这丽娘来历不明，莫非是有意混到刘辟身边别有所图？她与刘辟一日夫妻百日恩，不忍下手加害，所以只往酒中下了迷药而不是毒药，迷倒众人后，又袭击了毫无防备的晋阳和楚原，再从容割下韦皋首级。为了掩饰她是真凶的事实，她将楼顶所有人都扔下百尺楼去，再脱下衣衫扔下水中，造成自己已经沉尸池底的假象，好在众人发现真相前有机会逃出西川。这么说起

来，她很可能就是传说中论莽热派来的杀手。

可嫁祸给精精儿和玉箫一事又怎么解释？这些事侍妾身份的丽娘根本做不到。莫非是刘辟发现了丽娘谋杀韦皋的真相，因为她是其侍妾，担心受到牵连，所以费尽心机掩盖事实。可他自己不也早中了迷药么？又如何有意识有机会会有时间来安排这一切？

疑云刚散，迷雾又起。林蕴想起一事，正要讯问精精儿，却听见外面一阵喧哗脚步声，大批牙兵簇拥着刘辟和卢文若闯了进来。林蕴官任推官，地位尚在刘辟的官职支度副使之上，怒道：“刘使君，本官正在审案，你带这么多人闯进来大堂，想要做什么？”

卢文若道：“这是我们大伙儿推举的新任留后⁽⁶⁾，只等朝廷任命下来，就是新一任西川节度使。林推官，还请你刘相公客气些。”

林蕴吃了一惊，道：“什么？就算推举留后也该是太尉之子韦行式，如何轮得到刘辟？”卢文若道：“林推官此言差矣！刘相公熟悉西川军政，众望所归，大家都赞成由他出任留后最是合适。行式体弱多病，自己也自愿谦让，太尉夫人没有意见，林推官久不在成都，如何一回来就如此质疑？”

韦行式素来羸弱，不为父亲韦皋喜欢，他的妻子正是卢文若亲妹，美貌有名，卢文若既然这么说，想来确实是韦行式自己不愿意做留后。

刘辟也不多言，做了个手势，一名牙兵抢上前去，将一旁书吏记录下来的讯问文书一把扯烂。林蕴怀疑丽娘就是真凶后，本来还认为刘辟也许并不知情，此刻见他指使手下销毁犯人笔录，心中才肯定他与丽娘勾结，气得全身发抖，道：“刘辟，我本来还不敢想象会是你，现在我知道了，你这分明是欲盖弥彰。”

卢文若道：“林蕴诽谤新任留后，来人，将他拿下了。”林蕴大怒，道：“刘辟，你目无法纪，公然犯上……”不及说完，已被牙兵捂住嘴，反剪双臂，押了出去。

刘辟这才走到段文昌面前，问道：“段少府为何不奉召就私自回来成都？”

段文昌正是因为与刘辟不和，被其谗言贬去灵池任县尉多年，他亲眼看见林蕴猜到真相、顶撞刘辟的下场，知道今晚自己也难逃大劫，低声道：“是下官的不是，下官甘领责罚。”

刘辟道：“听说段少府前一阵子收留了一名朝廷通缉重犯，名叫刘叉，可是真的？”段文昌道：“是，不过此事已经禀告太尉知晓。”刘辟道：“太尉现在人不在了，你当然可以随便说。”

段文昌料来他要用刘叉这件事来对付自己，昂然道：“我敬慕刘叉是条好汉，别说太尉知道，就是太尉反对，我也一样会收留他。”他表面不愿意向刘辟服输，心中却着实担忧，生怕对方立即派人到灵池围捕刘叉，眼下自己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惟有盼刘叉能仗恃武功和机警逃过大难了。

刘辟道：“好，段少府快人快语，不过，我并不打算追究这件事。少府可知道薛涛薛洪度此刻正在成都府大牢中？”

段文昌当即会意过来，对方是要拿薛涛来要挟他。果听见刘辟道：“听说太尉生前下令对她五日一拷讯，可怜一代才女，娇娇弱弱，哪里吃得了这个苦？段少府在节度使府任校书郎的时候，不是常常与薛家娘子一道校正古籍、编定诗笺么？想来交情匪浅。”

段文昌忆起往事，不免惆怅万分，又想起奉韦皋命审理赵存约行刺一案时，薛涛握住自己的手悲戚地道：“段郎，我怕是捱不过这次了，我若死了，请你来为我写墓志铭⁽⁷⁾。”心头叹息，再无疑虑，低声问道：“刘相公想要我怎样做？”

刘辟见他终于肯向自己屈服低头，又及时乖巧地改了称呼，心中大悦，笑道：“我就知道段少府是个聪明人。少府，精精儿和玉箫勾结谋害太尉一案已经了结，你既然受命林推官参与了复审，也请你在结案陈述上签字画押吧，然后你就可以去狱中接出薛家娘子，送她回浣花溪去。”

段文昌知道凭他一个小小县尉之力绝无能力对抗已经有留后名分的刘辟，真相既难以大白天下，不如救得一人是一人，当即点点头，道：“好。”上前翻过文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刘辟哈哈大笑，命人送段文昌去大狱接薛涛出去。又命人搬来各种刑具摆在玉箫、精精儿面前，冷笑道：“来人，让这两个死不改悔的死囚好好尝尝随意翻供的滋味。”玉箫脸如白纸，连连磕头道：“不要……我再也不敢翻供了……奴婢再也不敢了……”

牙兵却不由分说，将她左手手指一根根套入夹指中。那是一种专门用来夹手指的刑具，源自上古，由十一根圆木组成，各长七寸，径围各四分五厘，用绳子穿连小圆木套入手指，用力收紧绳子圆木就会紧夹手指，十指连心，使人痛苦不堪。玉箫一想到接下来将是无穷无尽的非人折磨，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精精儿怒道：“欺负女人算什么英雄，有本事冲着我来。”刘辟一心要折磨玉箫，不及理会精精儿，命道：“来人，将这囚犯带去狱中严刑拷打。”牙兵不顾精精儿大声叫骂，将他拖了出去。

玉箫哭道：“使君……不……相公……刘相公不是喜欢玉箫么？玉箫愿意做牛做马，侍奉相公。”刘辟骂道：“你看看你这副丑样子，还有哪个男人会要你？刘某当日巴结你，不过因为你是太尉宠幸的女人，你竟敢背地里向太尉告状。”

玉箫这才知道刘辟为何恨自己入骨，一定要诬陷是自己与精精儿通奸谋害太尉，背上黑锅，原来是韦皋将当日好心要他提防戒备的话告诉了刘辟，事已至此，知道再无任何侥幸，便哭道：“杀了我……求相公开恩杀了我吧……”

刘辟冷笑道：“你想死可没那么容易，你与精精儿勾搭成奸，谋害太尉，既害死朝廷重臣，又犯了奸淫之罪，照例要凌迟处死，之前还得骑木驴游街。只等回批下来，便要明正典刑。来人，让这贱人好好尝尝刑罚的滋味。”

原来正是刘辟暗中策划了谋害韦皋的阴谋，只不过并非与丽娘同谋。

昨晚丽娘和玉箫迷药发作倒下后，刘辟也佯装倒地，其实他早服了解药。等到侍卫楚原赶过来抱起韦皋时，被晋阳从背后给了他一刀，至

于他后来大难不死，可全是他自己的造化了。刘辟见楚原倒地，这才爬起身来，上前将韦皋扶到地上躺好，忽转头见晋阳怔在一旁呆望着，他虽然收买了晋阳，毕竟不是亲信，不能完全放心，便命其下楼等候。等晋阳出去，这才掀起韦皋衣衫，从袖中取出一根钢针，往肚脐上方一寸处狠狠扎了下去。那位置有一处穴位名叫水分穴，是任脉上的重要穴位，决计不能扎针。韦皋本已为药迷晕，痛极之下竟然惊醒，道：“来……来……”声音嘶哑，始终叫不出下面的“人”字来。

刘辟道：“太尉别白费力气了，酒中掺有迷药和哑药，况且你的心腹不都被你施恩放回家与家人过中秋去了么？”韦皋道：“是你……预谋……为……为什……”

刘辟道：“太尉莫怪卑官心狠，卑官也只是奉旨行事。”韦皋断断续续道：“旨……皇帝……”

刘辟知道他是想问是哪个皇帝要杀他，笑道：“太尉素来精明，如何不知道当今皇帝是谁？太尉志在得到三川，成为真正的三川王，其实这也没什么错，男人总该有点野心，卑官一样也有这个心思。怪只怪太尉自己威望太高，蜀中只知道有太尉，不知道有皇帝，这跟河北魏博田氏又有什么分别？况且蜀中是国之根本，财赋重地，朝廷能不忘惮你么？”

韦皋道：“到底……是……是谁？”刘辟便俯身下去，低声说了一句话，韦皋低低“啊”了一声，眼睛瞪得老大，露出全然不能相信的样子。

刘辟不再多言，手起针落，往水分穴上连扎三下。韦皋大力挺身而起，随即摔落地上，不再动弹。刘辟又等了一会儿，探得韦皋鼻息全无，这才收好钢针，重新为他理好衣服，迅疾下楼到设厅，牙将邢泚早率领数名牙兵等在那里。

刘辟道：“人带来了么？”邢泚道：“带来了。”命牙兵拖过一个黑布袋解开系绳，里面装的却是一个活人——竟然是二月前就已经逃逸失踪的精精儿，一身黑色劲衣，只是手脚均被镣铐紧紧锁住，人兀自昏迷不醒。原来他并未被师兄空空儿救走，而是刘辟半途派人劫走了他，之后一直被关押在一个极其秘密的地方，为的就是今日派上用场。

刘辟便命人将精儿抬到三楼，扶他倚靠在墙上，搬动机关，墙上弹出两个铁环将他胸口、双腿圈住，再开了他手铐脚镣。布置妥当，又带人上楼来抬玉箫，却是大吃一惊——玉箫人还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但一旁韦皋的人头却是不见了，断之颈处犹有鲜血冒出。

邢泚结结巴巴地问道：“这……这是怎么回事？”甚至不能相信那断头之人就是令无数人胆寒畏惧的韦太尉。

刘辟更是瞠目结舌，无法回答。他刚刚用钢针扎死韦皋，离开时一切都好好的，怎么忽而之间人头就不见了？这百尺楼四周遍布牙兵，均是他的心腹亲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防范森严，什么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悄无声息地闯进来割走韦皋的人头？莫非是风传了许久也不见踪影的吐蕃论莽热收买的刺客？

正惊疑间，转头一看，丽娘却是不在，原地只有一件她今晚所穿的淡黄衣衫，更是吃惊，问道：“丽娘呢？她怎么不见了？”邢泚道：“啊，快，快派人去找。”刘辟道：“找什么？她喝了药酒，能自己走么？”

一言既出，顿时恍然大悟——问题肯定出在丽娘身上！他和韦皋、玉箫、丽娘四人均喝了混有迷药和哑药的锦江春酒，只有他自己事先服了解药，所以没有晕倒。丽娘现在人不见了，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在一座围得如铁桶般严密的楼中？她要么根本就没有饮下药酒，要么也跟他一样，早已服了解药，如此居心叵测，可见早有计划。这才后悔不迭，暗骂自己道：“原来她在剑门与自己邂逅是早有图谋，说不定她正是吐蕃派来的刺客，割走首级才好向论莽热邀功请赏。我本来一直想不必自己动手，等论莽热的人来杀韦皋，坐收渔翁之利。难怪等了这么久也不见动静，哪知道刺客就在自己身边。”一时间脊梁冷汗直冒。尤其是丽娘割走韦皋首级，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没有了首级，他难以嫁祸给精儿和玉箫。

在场众人为今晚之事已经筹谋多时，早已算好各种突发事件的可能性，惟独没有想到竟出了这样的变故。邢泚道：“不如顺势嫁祸给丽娘，城门早已经关闭，她就算能出节度使府，也出不了成都城，咱们这就派人去搜捕。”刘辟道：“不行！”

刘辟原来的计划是：玉箫早与精精儿勾搭成奸，有心离开节度使府，所以她在酒中下了药，迷倒了其他人，等精精儿进来，二人正要一起逃走时，韦皋突然醒来扯住了她裙角，精精儿情急之下，顺手捅死了韦皋。二人下到三楼芸晖堂时，玉箫去取内间奇珍异宝，精精儿误中机关被扣住，外面牙兵听到动静后冲了进来，玉箫料想难以逃脱，便从三楼窗口跳下摩诃池。而刘辟自己则假装一直昏迷不醒，自然毫无干系。这计划只要把握好时机，本来天衣无缝，本来一会儿就该喂精精儿和玉箫服下解药，再弄响警铃，将玉箫扔进水中，一切罪过自有他二人承担，不料突然临时冒出个丽娘，割走了韦皋人头，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精心布置安排的一切眼见全要泡汤。

刘辟谋杀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长官，无论律法、道义上都说不过去，韦皋在蜀中威名赫赫，万一走漏一点风声，他再也无法在西川立足，还如何继任当新一任的西川节度使？嫁祸给丽娘再容易不过，可她明明已是刘辟侍妾，他自己亲自将她带进节度使府中，若她是谋杀太尉的真凶，他又如何能脱去干系？尤其丽娘假装晕倒，一定看见了他用针扎死韦皋的情形，此妇深藏不露，心机深远，绝非普通人，想抓到她，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万一她被追捕得狗急跳墙，逢人讲出他针刺韦皋致死的经过，仅是流言已足以毁灭他谋划的一切。她要的是韦皋人头，她有他的把柄，他也有她的把柄，也许暂时可以互不揭发、相安无事，等他坐稳西川后再来想办法对付这个可怕的女人。

邢泚却没有刘辟这般深谋远虑，见他沉吟不语，忍不住又催促道：“使君，到底要怎么办？”一名站近西面窗口的牙兵忽指着窗口道：“这里有人系了根绳子。”

刘辟抢过去一看，却是丽娘腰间的黑丝绦，结在窗框上，极细极韧，肉眼一时难以发现，推开窗户往下一望，那丝绦几近百尺，一直垂落水中，愈发肯定是丽娘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他下楼时割走了人头，再由丝绦缢下摩诃池，自水路逃走。

邢泚跺脚道：“使君，再迟可就来不及了！”刘辟到底还是进士出身，沉断有谋，想了一想，道：“嗯，事已至此，只好随机应变，将丝绦取下来，你去将精精儿带上来，弄些血到他和玉箫身上，再将他们带下

楼去，喂他们服下解药。我一会儿从楼上拿件东西扔进摩诃池中，假装是人头被精精儿的同党先带走了，我正好醒过来，等我一出声叫喊，你们先将他二人推入水中，假装是精精儿正要带玉箫从水中逃走，你们再捕他二人上来。”

邢泚道：“可是已经有许多人看到丽娘进来节度使府，她现下人不见了，旁人问起来要怎么说？”刘辟道：“这确实是个麻烦事儿。这样吧，你先把血弄到他二人身上，然后将楚原、太尉尸首和丽娘的衣衫也扔进摩诃池中，这样可以说丽娘也被精精儿杀了，沉入水中，找不到尸首。一会儿我自己从窗口跳下，假装也是被人扔下，你们再救我上来。可别再出差错。”

邢泚道：“遵令。”急忙带人下去，扳开机括，松开精精儿，拖上楼来，将他双手按在韦皋断颈处，又往他衣衫抹了几下，照猫画虎拖过玉箫如法炮制一番。

刘辟走到窗口一看，见脚下深不见底，一阵晕眩，不免有些畏惧，忙道：“我还是跟你们下到一楼再跳。你们留个人在这里，等我们到一楼了，先扔太尉尸首，再将那铜烛台扔下去，假装是丽娘落水。”

安排妥当，当即来到一楼设厅，先喂精精儿和玉箫服下解药。等了一会儿，果然听见“砰砰”两声巨响，有重物自楼上坠下，落入水中。外面牙兵已然惊觉，喝道：“是谁？”刘辟便爬上窗口，叮嘱道：“千万要快些救我上来。”邢泚道：“遵令。”刘辟一咬牙，跃入摩诃池中。晋阳早往腰间自刺了一刀，也跟着跃入池中。

此刻精精儿正好清醒过来，茫然睁开眼睛，邢泚一挥手，牙兵们一拥而上，将他和玉箫抬起来扔入水中。外面有牙兵禀道：“邢将军在么？楼上似乎出了事情。”邢泚拉开门，皱眉道：“本将也听见了，可太尉交代过，不得他命令，谁也不准上楼。”忽听见窗口一名牙兵道：“水里有人！”

众人慌忙赶来水榭，果见水中有两个人正在挣扎，却是迷药已解的精精儿和玉箫。邢泚故作惊讶地叫道：“咦，这不是被通缉许久的精精儿么？来人，快抓住他，弓弩手上来，可别再让他逃走了。”牙兵轰然答

应，当即有数人跃入池中去拿精儿，另有数人弯弓搭箭，对准了精儿。精儿忙叫道：“别射，别射，我不会游水。”

一名牙兵叫道：“刘使君也在那边，好像还有几个人，”邢泚道：“快，快，都救上来。”

片刻之间，大批牙兵赶来水榭。精儿药劲刚过，手脚酸软，又根本不会游泳，呛了一肚子水，很快被人扯上来，重新上了手铐脚镣。他自两个多月前在百尺楼误触机关被韦皋擒住后，一直被囚禁，其间虽有变故，但从来是镣铐加身，手足不得半分自由，根本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忽见玉箫也被从水里捞了上来，湿漉漉地极是狼狈，更加不明究竟。

至于后来林蕴和段文昌从卷宗中发现蛛丝马迹，多方讯问求证，推断出丽娘才是凶手，刘辟与她合谋，却还是距离真相甚远。刘辟早知林蕴为人执拗，段文昌聪明过人，听说这二人一回到成都就提审精儿和玉箫，后来又召了重伤中的楚原问话，知道二人起了疑心，急忙率兵赶来成都府署，不惜撕破脸皮将林蕴囚禁，又拿薛涛威逼段文昌就范，这才算缓解了危机，长舒了一口气。

本来按照新任支度副使卢文若的意思，既然已经有玉箫和精儿的供状画押，找个机会将二人当堂杖死，然后对外公布是病死狱中，从此一了百了，永绝后患，再也无人知道真相，这也是原先早已安排好的计划。然而自出了丽娘横空冒出、割走韦皋首级的意外后，刘辟便改变了主意，虽则他严令不得外泄韦皋人头被割走一事，但毕竟许多牙兵亲眼看见无头尸首被捞上岸来，韦皋尚有不少心腹，这些人一心要为太尉报仇，不光是要精儿和玉箫性命那么简单，追索同谋、寻回首级才是更要紧的事，这当然要从精儿身上找出线索，从他口中拷问出同党下落。狱中秘密处死极容易落人口实，尤其今日出了林蕴意外赶回问案的事后，更需要小心行事，不然惹起军中骚动可就前功尽弃。

另有一则，刘辟威望远远不及韦皋，想要拥护韦皋之子韦行式为下任西川节度使的人不在少数，若他能漂漂亮亮办好这件案子，将精儿和玉箫公开行刑，不仅可以立威扬名，还可以赢取人心。韦皋夫人张氏已经几次询问案情，似乎并不相信玉箫有胆量勾结外人谋害韦皋，她祖

父、外祖父、父亲均是宰相，显历台阁，家族势力在朝中根深蒂固，其兄长张弘靖是朝中名臣，风传即将拜相，这样的人刘辟当然要尽量笼络，若能让她亲眼看见杀害她夫君的凶手被处死，自然会深深感激他，说不定日后还会提携他。况且已经过了秋分⁽⁸⁾，只要朝廷批复即可执行死刑，少则数日，多则半月，也不在乎多等几天。

不过眼下的麻烦事是，不能公然追捕带走首级的丽娘，因为她已经“溺死”，尸骨无存，必须得再找一个人作为精精儿的同党抓起来，到时与精精儿、玉箫一起处死，案子方能圆满结案，至于找不找得到首级倒不那么重要。精精儿根本不明白事情究竟，也不了解是谁带走了首级，刘辟下令刑讯，不过是恼恨他与玉箫眉来眼去，存心让他多受痛苦而已。

可怜精精儿和玉箫无辜卷入一场大阴谋，各受过一遍酷刑，昏死过去，又被重新拖回死牢囚禁。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精精儿隐隐听到有人呼唤自己，勉力睁开眼睛，却是卓二娘，心头一喜，便要坐起来，哪知道百骸俱散，根本动弹不得。

卓二娘见他面如金纸，气息昏昏，忙道：“精郎还是不要动的好，你……找我来有事么？”

她一直对精精儿很有好感，不料他两个月前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只在次日有牙兵来搜了他住的房间，将行囊全部拿走，才知道他因擅闯节度使府重地被捕，已经骇异得嘴巴歪了。昨日又听侄子郑注说他是一个剧盗，而且还与太尉侍妾玉箫勾结害死韦皋，更是匪夷所思。一早成都府狱卒老武来请她，她本不愿意惹祸上身，老武找到了精精儿藏在房中的飞钱，得了大好处，当然极力游说，说这是犯人死前最后一个愿望。卓二娘被劝不过，只得勉强来到府狱，但见到精精儿如此凄惨状况，跟两月前的翩翩公子判若两人，又大生同情，忍不住问道：“精郎，你当真是剧盗，害死了韦太尉么？”

精精儿道：“我是剧盗不假，可二娘真相信我会勾结玉箫杀死韦太尉

么？”

卓二娘当日亲眼见到刺客在酒肆行刺韦皋，是精精儿从旁出手相助，他若要害人，当时才是大好时机，何须再费尽心思闯入节度使府中？不过她一个小小老百姓，怎敢去妄谈这些涉及大人物的事？也不敢接话，只问道：“精郎有什么事？”精精儿道：“我想请二娘帮个小忙。”

卓二娘早猜到他找自己是因为信不过狱卒，这“小忙”一定非同小可，她敬慕韦皋有如天神，实在不愿意跟害死他的人再有任何瓜葛。精精儿看出她的不情愿，忙道：“精精儿是个孤儿，并无父母亲人，自师傅去世，所挂念者惟有我师兄一人，我只求二娘能帮忙带给口信给他。”

卓二娘毕竟妇道人家，一听“孤儿”二字，心中顿时软了下来，咬咬牙，道：“好，你想让我怎么帮你？”精精儿道：“九月初二是我师傅忌日，我与师兄约好在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明日在合江亭相会，再同去峨眉山拜祭师傅。二娘只须当日代我去合江亭见我师兄空空儿，告知他我如今身陷牢狱，无法再同他一道回师门，请他自己去峨眉，也代我在师傅坟前上一柱香。”

卓二娘闻言大大松了口气，道：“这么简单？”精精儿道：“就这么简单。当然不会让二娘白跑，精精儿自有酬谢。我在我房里房梁上藏了一包东西，二娘搭个梯子爬上去就能找到。”

卓二娘已经知道狱卒老武从房中床下木板中找出一张飞钱，而且顺利到酒肆对面的米氏柜坊兑成了现钱，忽听说房梁上还有东西，大是惊奇，问道：“是什么东西？”精精儿笑道：“二娘自己去看了就知道了。传话给我师兄的事，就拜托二娘了。”卓二娘道：“行，这事不难。那我先走了。”精精儿道：“是，多谢。”

卓二娘出来大狱，却见卢文若带着数名牙兵守在门口，笑道：“二娘今日怎么有空来大狱这种的地方？”

卓二娘精明伶俐，当即猜到有人暗中在监视精精儿的一举一动，不敢谎言欺骗，忙上前将精精儿的话据实禀告，甚至连房梁上藏东西的事也没有隐瞒。

卢文若道：“二娘是个聪明人，这样吧，梁上的东西就归二娘所有，当是奖赏给你，至于代精儿跑腿给空空儿送口信一事，就由本官派人替你去办吧。你放心，口信我一定带到。”卓二娘不敢违抗，道：“是。”

她一路小跑回来南城，赶路太急，在万里桥上迎头撞上一名白衣女子，将对方手中的几枝桂花撞得脱手飞出，掉下了水中。亏得那女子看上去也是心事重重，没有心思计较。

卓二娘回来店里，低声对丈夫说了精儿托付带话一事，她倒不是想要同鱼成商量，而是本能地觉得今日之事不会这么容易解决，想找个人说说心中顾虑。鱼成迟疑道：“不管精郎在外面是什么人，但在咱们店里，他是贵客，他所求之事是人之常情，二娘好心答应了他，也算是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卓二娘道：“嗯，我也是这么想。不过卢使君从中作梗，非不要咱们再管这事，听说他那人没什么本事，全靠将漂亮妹子嫁给了太尉儿子才得以为官，你说他会这么好心去派人帮精郎传话么？”鱼成吞吞吐吐地道：“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忽见侄子郑注飞快地奔进来，低声道：“咱店里进来了几名官兵，穿得都很光鲜，不怎么说话，可就是赖着不走，怕是来打秋风白吃白喝的。”鱼成道：“我去招呼他们……”卓二娘一把拉住他，道：“打什么秋风，他们是节度使府的人，一定是卢使君派来监视咱们的。”所谓“监视”，自然是要防止卓二娘再去合江亭给空空儿带话。

郑注不明所以，问道：“什么监视？是跟住过咱们这里的精儿有关么？”卓二娘也不回答，心中却道：“明日才是八月二十，这些人做事如此周密，即使是代传口信这样的小事也要大力阻止，莫非……莫非精儿当真是被冤枉的不成？”

然而眼下的局面，她还能有什么法子？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就算她想帮精儿一把，怕也是有心无力。

次日便是八月二十，合江园一带一大早已经热闹非凡——这里既是码头渡口，无数舟楫停泊来往于此；又是集市，时值金秋八月，正有桂市开张，商旅游客穿梭不绝。合江园则是闹中取静的游览之地，主亭

合江亭恰好位于郫江和流江的交汇之处，四周又有芳华楼等阁楼台榭，遍植花草，珍木周庇，奇花中缚，尤以梅花居多。这里号称“一郡之胜地”，历来是文人墨客宴饮娱乐、吟诗作赋的首选之处，流风所及，蔚然成景，无论迎来送往，还是赏景休憩，成都官民都爱选在此地进行。

合江亭为连体双亭，垒基高达数尺，由十根亭柱支撑，构建巧妙，意味隽永。拾级而上，绿野平林，烟水清远，二江风物，尽收眼底。

合江园的管界巡检吕大早早就守候在亭侧的台阶前，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登级合江亭的游客，但一直到中午，始终没有等到他要找的人。忍不住心急，登上亭子一望，却见有一名年轻男子靠在亭柱坐在地上，正在闷声拿着酒袋喝酒，不觉一愣。他不记得见过这样一个落魄的男子上亭，怀疑此人是昨晚便在此等候，忙上前问道：“郎君可是空空儿？”

那男子果然放下酒袋，起身应道：“正是，你是……”吕大道：“小的是这里的管界巡检，有人托我来给郎君带句话。郎君可认识精精儿？”空空儿道：“精精儿是我师弟，巡检怎会知道他？”

吕大道：“郎君师弟精精儿因为谋害太尉身陷牢狱之中，不方便见你，特托小的来给郎君传话。”空空儿一呆，道：“什么谋害太尉？太尉是西川节度使韦皋么？”吕大道：“是，不过这里不方便说话，不如到小的官署再谈，就在前面市集中。”空空儿道：“好，多谢。”

二人一前一后出来合江园，迎面走过来一名戴着帷帽的白衣女子，虽看不清面孔，却极尽飘逸之姿。空空儿停下脚步，怔怔望着那女子发呆，一种阔别已久的感觉像潮水一般覆盖住他。

那白衣女子正是苍玉清，却是看也不看空空儿一眼，仿若根本不认识他这个人，惟在擦肩而过时低声道：“有诈！”

空空儿一愣，正不解其意之时，忽然自集市人群中抢过来一条大汉，高声嚷道：“空空儿，你怎么在这里？”

这彪形大汉正是刘叉，他本一直盘桓在灵池县尉段文昌住处，因不见段文昌回来，又听说西川节度使韦皋新近暴毙，担心有事，所以赶来成都瞧瞧究竟。灵池在成都东五十里，合江园是入城必经之路，不过他

刚好能在这里遇上空空儿，也真是再凑巧不过。

空空儿乍然见到刘叉，也是惊奇万分，问道：“刘兄如何也在这里？”刘叉道：“说来话长，你来成都做什么？”空空儿道：“与我师弟精儿相会，他……”一旁吕大忙道：“二位久别重逢，不如到官署坐下来再叙旧不迟。”

空空儿朝苍玉清望去，却见她虽然走出老远，却停下脚步，似在等待自己，便道：“多谢巡检传话，不过我还有要事……”吕大慌忙上前扯住他衣袖，道：“你走不得！”回头大嚷道，“他在这里，空空儿在这里！快来人，快来人！”

刘叉上前一把将吕大扯开，推倒在地，喝道：“你做什么？”空空儿见前面一阵骚动，有人大声呼喝，知道有大队人正朝这边赶来，忙道：“快走。”忙拉住刘叉，赶上苍玉清，问道，“清娘，你……”苍玉清道：“先离开这里再说。”领着二人下来渡口，登上一条乌篷小船，艄公旋即操桨划水，慢慢往西而去。

却见岸上市集大乱，人群来往奔跑，尘土飞扬，大队牙兵涌出，四下张望搜索。刘叉道：“空空儿，这些官兵到底是要抓你，还是要抓我？”空空儿苦笑道：“我哪里知道？清娘，还请告知究竟，这些官兵为何突然出现？你怎么也会在这里？”苍玉清道：“你师弟精儿因为杀死前任西川节度使韦皋被捕下狱，这些人拿你是因为怀疑你是精儿的同党。”

空空儿道：“清娘说我师弟杀人？不会，他虽然爱做些梁上君子的勾当，但决计不会杀人，更别说是西川节度使这样的大官了。”苍玉清道：“听说他是为了一个女人。”空空儿道：“女人？是不是叫杜秋娘？”苍玉清道：“不，叫玉箫，不过听说是后来才改的名字，原先叫什么名字我可不知道。”

空空儿道：“我师弟现下情形怎样？”苍玉清道：“还能怎样？他在酷刑下认了罪、招了供，只等朝廷批复下来就执行死刑。”空空儿道：“那好，请娘子让船靠岸，让那些牙兵抓到我带我去官府，我想见见我师弟。”苍玉清道：“你去就是送死。”

空空儿道：“我昨日刚到成都，又没有犯法，他们凭什么拿我？我去官府只想见见我师弟。船家，请将船靠边停一下。”苍玉清怒道：“我说了不准去，你自己去送死容易，你还想救出精精儿么？”

空空儿一呆，道：“什么？”苍玉清道：“我知道精精儿不是真凶，但具体情形经过我也不清楚。从成都到京师路途遥远，韦皋死讯至今还没有传到京师，就算执行精精儿死刑的批文回复下来，那也是半个月后的事了，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先查出真相。”

空空儿道：“娘子为何要救我？”苍玉清道：“我不是要救你，我自己也想要查明韦皋死因。”

空空儿闷了半天，实在无话可说，半晌才问道：“怎么不见第五郡娘子？”苍玉清道：“她私自去江南找你义兄侯彝了。”

刘叉奇道：“原来你和侯少府结拜成兄弟了。”空空儿点点头，这才问道：“刘兄如何也在这里？”刘叉便大致说了经过。

苍玉清道：“刘郎竟与段文昌熟识？那再好不过，他和推官林蕴一道重审过精精儿的案子，但很快林蕴被捕下狱，段文昌却被放了出来，他一定知道些底细，咱们先躲一躲，晚上再去找他。”

刘叉道：“段少府现今人在哪里？”苍玉清道：“在浣花溪薛涛居处。”刘叉道：“段少府到底还是跟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他与段文昌在一起厮混几月，酒酣之时互相吐露心声，早知段文昌心底一直爱慕薛涛，只是畏惧韦皋，不敢流露。现下韦皋既死，障碍已去，檀郎谢女当可终生厮守。

小舟划过万里桥，来到米氏柜坊后院旁的渡口停下，这后院尽是一间间仓库，专门租给行商存储货物用。三人下船来，苍玉清拿钥匙开了一间仓库，闪身进去，里面堆了一些货包，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角落边有桌椅、食物、水、被褥等物，显是早有准备。

刘叉道：“娘子就住这里么？这也太不像闺房了。”苍玉清道：“你们

先住在这里，我住在对面的锦江春酒肆。”指着墙角道，“这儿有几坛酒，你们先喝着，不够再告诉我。”

空空儿关怀精儿下狱一事，破天荒地没有被酒立刻迷住，只问道：“娘子是如何知道我师弟并非真凶？”苍玉清道：“想要韦皋死的人很多，轮不到你师弟来动手。”她似不愿意多谈这个话题，道，“你可知道，你们魏博武官赵存约行刺韦皋不成被擒住，一直被关在狱中，不过他没有露出身份，韦皋至死也不知道他是魏博的人。”

空空儿大奇，心道：“赵存约何以会刺杀西川节度使？不过无论如何他是隐娘的夫君，隐娘于我有恩，我总要想办法救他出来。”忙问道：“赵存约人关在哪里？”苍玉清冷笑道：“你眼下自身难保，既想救这个又想救那个，还是先解决眼下的难题再说。”不再理睬空空儿，自己开了门出去，回身将门锁上。

刘叉道：“空兄很忌惮这位娘子么？她到底是什么人？”空空儿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她的来历。”刘叉道：“那你为什么总是听她的话？”

空空儿一愣，无言以对，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大吃大喝。苍玉清留下的酒是烧酒，又醇又烈，正对空空儿性子，当即饮了个痛快。外面不断有马蹄声、呼叫声传来，大约是官兵正在四处搜捕，酒肆、客栈肯定是重点搜查目标。

到了晚上三更时分，苍玉清果然来开了门，领着空空儿、刘叉二人摸黑出来，重新上了小船，依旧是那名艄公，悄悄往上游划来。河水轻缓，无边的宁静中自有一派诗情画意。两岸间或几盏昏黄的灯光，没精打彩地在黑暗中挣扎。

划出三四里路，艄公停在北岸边，道：“到了。”听声音甚是年轻，浑然不像他外表那般苍老。

苍玉清道：“前面半里处的精舍就是薛涛住处，原本是节度使别墅，韦皋特意划了一处别院给她。这件事我们不便出面，你二人自己去找段文昌问个清楚。”刘叉奇道：“我们？娘子说的还有谁？”苍玉清也不理

睬，只道：“我在这里等着，小心有刘辟的人在暗中监视段文昌。”空空儿道：“多谢。”拉着刘叉跳上岸来，往前赶去。

刘叉问道：“你的剑呢？”空空儿道：“被魏帅收了。”刘叉听说魏博节度使收了浪剑，不免很是惊奇。

原来空空儿被放出掖庭宫后不久即被聂隐娘制住，押回魏博进奏院，他义兄田兴已经返回魏博，进奏官曾穆倒也没有杀他，只将他囚禁在槛车中送回魏州，请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发落。田季安命推官邱绛审讯空空儿，邱绛也查不出他杀死曾穆心腹的实证，又加上田兴从旁求情，只以屡次违令为由将他重责了一百军棍。不过他的浪剑却被田季安收去，不予发还。那剑原是田承嗣赐给田兴之物，田兴为此颇生芥蒂，好在空空儿全不在意。

刘叉道：“你跟田兴是结拜兄弟，论起辈分，不还是魏帅的叔叔么？”空空儿苦笑道：“我算哪门子的叔叔？”

二人摸索行到薛涛精舍外，灯火朦胧，大门微掩，门口果有两名监视的牙兵，正倚靠在门槛上打盹。刘叉道：“我去杀掉他们。”空空儿道：“何必多杀人？咱们翻墙进去。”

正要离开，忽见两名跨刀男子奔近大门，牙兵登时惊醒，急忙上前拦住，道：“唐侍卫，你们不能进去。”

这两名男子正是唐棣、唐枫兄弟，他二人昨夜听信精儿信口胡言，连夜到武担山搜索，一直忙到今日中午，却始终没有发现什么林空，这才知道是上了精儿的当，忙回来大狱，欲再向精儿逼问，却被牙将邢泚率兵挡住，说留后刘辟有命，任何人不得靠近杀害太尉的凶手，以防万一。二人悻悻出来，意外听到府中差役谈及推官林蕴昨夜审问精儿后被莫名下狱，这才觉得事情蹊跷。唐枫道：“该不会真如精儿所言，真凶另有其人？”二人急忙去找晋阳和楚原问案发情形，虽然与官方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唐棣却发现晋阳腰间的伤口在左前侧，刀刃分明是自前面刺入，这可与他所称的被人从背后袭击大不相同。晋阳忙声称记不清了。唐氏兄弟愈发起了疑心，从楚原那里听到段文昌也参与了复审，便欲来找他问明究竟，只是一直有人暗中跟踪，好不容易

到晚上才甩掉监视的牙兵，摸黑赶来浣花溪。

唐棣见薛涛住处也派了牙兵，愈发起疑，正要往里强闯，忽听得背后马蹄得得，牙将邢泚率大队骑兵赶到。兄弟二人交换一下眼色，当即拔出刀来，制住两名牙兵。邢泚命人围住二人，怒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太尉尸骨未寒，你们就要反叛么？弓弩手！”骑兵一齐张开弓弩，对准唐氏兄弟。

唐棣道：“我们兄弟只想见见段少府，问几句话就走。”邢泚道：“留后有急事召你们回府，速速放下兵器跟我回去，不然我可要不念旧情、下令放箭了。”唐枫冷笑道：“你试试看！”邢泚当真一挥手，数支羽箭飞出，射到唐氏兄弟脚下。

唐棣道：“好。”放开牙兵，抛下腰刀。唐枫道：“大哥，你……”唐棣厉声道：“放手。”唐枫无奈，只得松手丢了兵刃。邢泚命人收了腰刀，让出两匹马来，道：“这就走吧。”带人拥了唐氏兄弟飞骑离去。那两名牙兵面面相觑一阵子，照旧回来门槛守卫。

刘叉瞧见情形，咋舌道：“这刘辟当真是耍一手遮天了。”空空儿低声说：“走吧。”绕到后院，轻松攀过院墙，往灯火处摸去。

只见院中寂寂，段文昌正在月下徘徊，低低吟道：“西风忽报雁双双，人世心形两自降。不为鱼肠有真诀，谁能夜夜立清江。”丝毫不为适才门前的吵闹介怀。刘叉一见之下大喜过望，从花丛中现身叫道：“段少府！”

段文昌先是吓了一跳，待看清来人，慌忙往前院看了一眼，问道：“刘兄如何来了这里？”刘叉道：“我带了一位朋友来看你。”招手叫空空儿出来。段文昌道：“呀，你是精精儿的师兄空空儿么？”空空儿大奇，问道：“段少府如何知道是空某？”段文昌道：“我听刘兄讲过你许多事，心下早仰慕已久。如今这成都城里怕是少有人不认得你，就连薛家娘子的大门上都贴有你的图形告示呢。快，二位跟我进来。”

领着二人进来房中，掩好门窗，将灯光挑得弱些，这才道：“抱歉，这里一直有人监视，薛娘子又已经歇息，怕是要怠慢了。空郎冒险前来

找段某，是想知道你师弟精精儿的案子么？”空空儿道：“是，还望少府将实情相告。”

段文昌当即说了精精儿的供状及卷宗上描述的杀人经过。空空儿道：“这不可能，我师弟再笨，也不会笨到杀人后将尸首丢进水中，那不是有意要暴露自己么？况且他以偷盗为生，向来独来独往，不会有什么同党。”段文昌道：“尸首落水是最大的疑点，我和林推官也一眼就发现了。询问你师弟时，他说自从他两个多月前入百尺楼盗窃不成被擒后，一直被囚禁。他本来被关押在节度使府地牢中，一个多月前转押到府狱时半路为人救走，当时已经风传是你空空儿所为，韦太尉为此大发雷霆，下令全城搜捕，这一节我倒是早就听过。”

空空儿道：“可是我明明昨日才到成都。”段文昌道：“嗯，我猜可能是有人故意劫走你师弟，然后将他秘密关押在某处，为的就是后来将太尉之死嫁祸给他。不过既然你师弟无辜，也没有同党，可太尉首级又去了哪里？这是我一直未能想通的一点。”

空空儿吃了一惊，立即想起苍玉清来，那块神秘的苍玉早已经归还给她，每每那块苍玉出现，不都是有一具无头尸首出现么？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魔咒。韦皋之死，她刚好出现在成都，这绝不会是巧合。若真是她所为，她又为什么要救他，还指引他来找段文昌问明真相？

段文昌道：“刘辟现在派人搜捕你，就是因为找不到所谓带走太尉首级的精精儿的同党，没有办法结案交代，你正好适时出现，又是精精儿师兄，实在是最合适不过的替罪羊。”刘叉怒道：“奶奶的，这些官员为了名利，不惜陷害无辜，空空儿，不如我跟你一道去劫狱，将你师弟救出来。”

段文昌道：“如今西川尽在刘辟掌握，劫狱只是白白送死。空郎，我猜刘辟并不知道你魏博巡官的身份，你不如以魏博名义堂堂正正地去拜访他。刘辟意在得到西川节度使的位子，他虽得将士死力，但在朝中没有任何名望地位，正需要外援，只要你亮出魏博的名字，他肯定不敢再对你下手。”

刘叉道：“可既然精精儿没有杀人，刘辟肯定怕空兄从旁相救，他自

己送上门去，岂不是正好自投罗网？”段文昌道：“正因为如此，刘辟才可以拿精儿来要挟利用空郎。他是进士出身，绝非一般纠纠武夫。”

空空儿不愿意拿出魏博的名头，不过段文昌提议直接去见刘辟也许是个没办法中的办法，当即道：“好，我明日就去找刘辟。段少府，你已经猜到谋害韦皋的真凶就是刘辟本人，对么？”段文昌沉默不应。

刘叉却是不能相信，道：“怎么会是刘辟？他不是韦太尉最信任的心腹么？”空空儿道：“他们四个人在百尺楼顶饮酒，机密重地，旁人谁也不准上去，结果韦皋被杀，丽娘沉水，玉箫成了勾结我师弟的杀人凶手，惟有刘辟一人安然无恙，而且成为韦皋之死的最大受益者，我实在想不出谁比他更像凶手。”

段文昌道：“这只是推测，即便如此，也无法解释太尉首级失踪一事。另外丽娘甚是可疑，我和林推官都怀疑她……”忽听得隔壁有女子低声叫唤一声，忙道，“薛娘子醒了，我得去看看。”

刘叉和空空儿便起身告辞。空空儿道：“段少府冒着生命危险告知我真相，空某感激不尽，大恩来日再报。”段文昌道：“何足挂齿，段某帮你们其实也是帮我自己。韦太尉风云西川二十年，心机、谋略、胆识无不是上上之选，何等英雄人物，却能被人杀死于无形间，对手不可小觑，二位千万要小心。”

空空儿、刘叉二人谢过段文昌，依旧照原路翻墙出来，回到江边，苍玉清果然还等在那里。几人一道乘船回来仓库，进来后也不点灯，摸黑坐下。苍玉清问道：“问到了么？”刘叉道：“段少府是个爽快人，人也够仗义，当然问到了，真凶就是刘辟，精儿是被嫁祸的。”

黑暗中看不清对方脸色，但苍玉清的声音听起来毫不惊奇，只问道：“具体情形如何？”空空儿便将段文昌所言详细转述了一遍，道：“娘子对那那无头尸首如何解释？”苍玉清没有理会他话中背后深意，只道：“这个不难解释，韦皋人头是被丽娘带走了。”

空空儿大吃了一惊，他听段文昌提到丽娘被抛下楼后溺水而死，还微微奇怪了一下，为何独有她的尸首没有找到，不过并未多想，哪知道

苍玉清一语点破关键，虽然匪夷所思，但确实如此解释最为合理。所有人想不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丽娘是刘辟侍妾，二是一个弱质女流难以有此胆识和心机。丽娘带走了首级，现场少了一个人，所以不得不将韦皋尸首及其他人抛入摩诃池中，只有这样才能掩饰丽娘失踪的事实。而刘辟之所以不敢明目张胆追捕丽娘，而是另外需要一个替罪羊，因为丽娘亲眼看见了他杀死韦皋，有他把柄在手。

这些关节他一瞬间即想得明白，只是惟一不能理解的是苍玉清为何能一语道破天机？她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成都到底有什么目的？正待发问，忽听见苍玉清厉声道：“空空儿，有件事我要问你，你得老老实实地回答。”

刘叉忍不住失笑道：“娘子，你何必用这种口气？空空儿素来吃软不吃硬，你好言好语问他，他准保什么都告诉你。”苍玉清喝道：“空空儿！”空空儿叹了口气，道：“是。”

苍玉清道：“你与罗令则一度走得极近，是么？”空空儿道：“是，我们是酒中知己。”苍玉清道：“你可知道正是你这位酒中知己挖地道救走了吐蕃内大相论莽热？”

“什么？！”空空儿的惊讶更是远在刚才得知丽娘带走韦皋首级之上，他这才知道罗令则为何要买下崇仁坊王景延的故宅，原来就是因为它恰好在论莽热被软禁的宅邸的旁边，就算不是凑巧因为王景延杀人逃走、王立着急出手，罗令则多半也要另想办法弄到手——他早有图谋，要营救吐蕃内大相论莽热出去，若强行闯入营救，必然满城风雨，从长安到吐蕃万里迢迢，关卡无数，如何能出长安城就是个大问题，自王宅下挖地道确实是最省事最安全的法子。当日罗令则曾亲口告诉空空儿吐蕃赞普出五百万贯的高价，招徕江湖侠客营救论莽热回吐蕃，莫非他也是为了五百万贯钱？这确实是令人想不到的一点，空空儿回想起当日与罗令则一道在翠楼豪饮阔谈，而今不到一年功夫，已经是物是人非，就算将来遇到，还不知道是友是敌，不由得很是心酸。

忽听得刘叉也诧异道：“我在灵池听段少府提过，据说论莽热被人救出后并没有回吐蕃，而是来了西川刺杀韦太尉。莫非……丽娘是论莽热派来的杀手？”苍玉清道：“我去打听过的，丽娘是刘辟本年五月自京师回

成都时半路收的，恰好是在论莽热逃走后，你说怎么会这么巧？”又喝道：“空空儿，这事你可参与其中了么？”

吐蕃是唐朝大患，曾一度攻陷长安，代宗皇帝被迫出逃，而今又尽占西域、河西之地，唐军无还手之力。空空儿知道这件事太过重大，必须得说个明白，忙道：“我确实不知此事，也不知道罗兄会为了钱财营救论莽热出去。娘子认识我空空儿已非一日，当知道我为人，这等背叛朝廷之事，我是决计不会做的。若是我当日知道罗兄心怀叵测，也一定会加以阻止。”苍玉清道：“好，这是你说的，背叛朝廷之事，你是决计不会做的。”空空儿道：“是。”

刘叉道：“到底是刘辟是凶手，还是丽娘是凶手？”苍玉清道：“我猜是刘辟，如果是丽娘，他不需要再找精精儿做替罪羊，之前精精儿转狱时被人救走，也定是他暗中派人所为，不然时机哪能拿捏得刚刚好？可见他处心积虑，早有预谋。”

刘叉道：“那我们干脆将刘辟的恶行公布于众，这样大伙儿都知道他才是真凶。”苍玉清道：“这可不行，咱们既没有真凭实据，精精儿、玉箫也已经招供画押。”

刘叉道：“难道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刘辟只手遮天？”苍玉清道：“虽则在你我看来，刘辟这些人只手遮天，玩弄权势，草菅人命，胡作非为，但西川老百姓却未必这么认为，百姓们只在意衣食温饱，蜀中富庶，只要局势平稳就能人人生活无忧。现在韦皋暴死，蜀中无主，再次面临动荡局面，这是西川士民最不愿意看到的。韦皋之子韦行式不成器，刘辟出来主持大局，正是大势所趋，说他众望所归也不为过，起码他在西川十几年，是个熟面孔，总比朝廷新派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节度使要好。刘辟既得军心，又得民心，至于他用了什么手段，铲除多少异己，没有多少人会在意。”

她这番黑暗中的迁谈阔论，不仅刘叉听得目瞪口呆，就连空空儿也是叹为观止，自他认识她以来，她一直隐身在神秘的阴翳中，他暗中揣度她的身份，只以为是个身份神秘的女侠，类似王景延一般，或许背后有什么权势显赫的人物在支持也说不准，然则此刻听到她一番话，才知道她高见远识，不比朝中那些重臣差多少，一时间，心下更是自惭起

来。

隔了好半晌，刘叉才讪讪问道：“那要如何才能救出精儿？”苍玉清道：“我倒有个主意，就看你们二人敢不敢做。”刘叉道：“有什么不敢做的？空兄，不如你我今晚一起去劫狱，杀他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苍玉清道：“我说的可不是劫狱。你二人武艺再高，终究寡不敌众，况且刘辟早有防备，大狱四周埋伏了许多弓弩手，你二人冒险前去，只能白白送死。”

空空儿问道：“娘子有什么主意？”苍玉清道：“刘辟现下惟一畏惧的人，不是你空空儿，而是那带走韦皋首级的丽娘。我猜她应该是江湖刺客，丽娘也不是她的真名，她混到刘辟身边，一定是想要刺杀韦皋，只是被刘辟抢先下了手，她坐收渔人之利，趁机取走韦皋首级，给刘辟留下了一个难以收拾的乱摊子，所以卷宗上才会有那么多漏洞。我打算冒充丽娘，去引刘辟出来，他一心要除去这个心腹大患，肯定会调动大批人马伏击，节度使府防范大不如平常严密，你二人趁机闯入后署，绑走韦皋夫人张氏和儿子韦行式，用他二人的性命来交换玉箫和精儿，这是惟一的办法。”

刘叉失声笑道：“既然刘辟都敢下手杀死韦皋，如何还会在意他妻儿性命？”苍玉清道：“这可未必，韦皋声望卓著，刘辟若能救得他妻儿性命，那可是大大提高了他的形象，再也无人怀疑他是谋害韦皋的真凶。”刘叉摇头道：“即便如此，这等绑架妇女的行径非大丈夫所为，我刘叉也是不屑去做。空兄，你说呢？”

空空儿心中好生矛盾，他确实不愿意去绑架无辜的韦皋妻儿，可除此之外，还真没有别的办法能救出师弟。正踌躇间，又听见苍玉清道：“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况且你们绑架他们母子后，可以借机将真相告知，还韦皋一个公道。张夫人是名宦之女，眼光见识非寻常妇人可比，定然一听就能判断谁真谁假，说不定她还会主动帮助你们。”

空空儿便不再犹豫，道：“好，我愿意去做。刘兄，你本与这件事无干，不如趁早离去，到南方去避一避风头。”刘叉道：“你要我临阵脱逃、置身事外，那可不行。好吧，绑人就绑人，反正都是为了救人。”

空空儿道：“不过刘辟一定会布下天罗地网捕捉丽娘，清娘你有把握能脱险么？”苍玉清道：“只要谋划得当，脱身不难。”

空空儿心中很是感激她为帮助自己孤身涉险，道：“不如由我装成丽娘引刘辟出来，清娘和刘兄去节度使府绑人。”苍玉清道：“不好，万一你被刘辟捉住，只有死路一条，我若是被捉，因与此事无干，还可以再谋脱身之计。此事就这么定了，你二人既想救人，就听我号令，不得再啰嗦。”空空儿无奈，只得道：“是。”

当下三人在黑暗中密密谋划一番，预备次日黄昏动手，那时正是商贩收摊、庶民归家之时，更容易混入人群中趁乱逃脱。

次日中午，空空儿和刘叉化装成贫苦脚夫的样子，各自拖了一辆偷来的鸡公车⁽⁹⁾来到城中。一路有无数巡查的牙兵，不过那些人正在搜索客栈、酒肆、民居等易藏身之处，倒也没有遇到麻烦。刘叉到一家杂货店铺买了两条大麻布口袋、擀面杖、麻绳等物，二人来到节度使府后院外等候。

后院外是一片小小的树林，树林南面则是一座寺庙，白日进香拜佛的游客倒是不少，日落西山时人渐稀少。到暮色苍茫时，忽听到北面人喊马嘶，有大批人马来回奔走之声。刘叉道：“成了！”

按照计划，苍玉清该在此时将刘辟引往北面的武担山。空空儿又等了一会儿，听见人马声渐行渐弱，这才道：“走吧。”二人带好家什，空空儿依旧拿出精儿送他的攀墙铁棒，与刘叉先后攀进府署。走过花园，来到楼榭最远处，里面灯烛已经掌起，依稀见到有仆妇来回忙碌。

空空儿道：“刘兄，你我分头行事，你去绑张夫人，我去绑韦行式，一会儿后墙下会合。”刘叉道：“好。”他嗓门甚大，话音未落，便听见有人笑道：“这下你们跑不掉了。”

却见无数牙兵高举火把自廊中涌出，空空儿大惊失色，正要往回退，却见墙头也是伏兵四起，弓弩手弯弓搭箭，成百支箭头一齐对准了二人。哈哈大笑声中，西川留后刘辟和牙将邢泚排开牙兵走了出来。刘

辟上下打量着空空儿，见他极其落魄，全无精精儿的潇洒风姿，问道：“你就是空空儿？”空空儿道：“是。”刘辟又道：“这不是刘叉么？我见过你的图形告示。空空儿，你明明是魏博巡官，为何跟你们魏博通缉的杀人犯在一起？”

空空儿大感愕然，不知道刘辟如何知道了自己身份，想来这也是对方手下留情、没有下令立即放箭的原因。他生性沉静，当此处境，也丝毫不乱，问道：“阁下想要怎样？”刘辟道：“你若肯束手就擒，我就放刘叉走，而且派人送他去南方，保管你们魏博的人找不到他，如何？”空空儿微一沉吟，道：“好。”

刘叉大怒，道：“你们都当我是死人么？刘辟，老子今日……”脚下刚动，几支羽箭呼啸飞来。空空儿手里只有一根擗面杖做兵器，伸杖一拨，打偏两支箭，另一支却射穿了刘叉右腿，他脚下一个趔趄，当即摔倒在地。

刘叉怒道：“你最好射死老子，射老子大腿算什么准头！”

邢泚一挥手，又飞来两支箭，一支射中刘叉肩头，一支射穿他左脚，将他钉在地上。虽非致命伤，却都关节要害处，刘叉痛入骨髓，冷汗直冒，忍不住破口大骂。

刘辟也不生气，笑道：“久闻魏博田氏善于治军，兵马天下最强，我西川将士跟魏博比起来如何？”

空空儿别无选择，只好道：“好，你们放了刘叉，来拿我吧。”抛下了手中木棒，不再抵抗。数名牙兵奔过来，拿镣铐锁了他手脚，仔细搜他全身，摸出一根铁管来。刘辟一见便笑道：“你还真是精精儿师兄，本帅在他身上也见过类似的工具。”

空空儿不知道对方如何能算到自己要来绑架韦皋妻儿，心中很是不甘，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刘辟笑道：“本帅带你去见一个人。”空空儿顿时心底一沉，暗道：“糟了，一定是清娘已经为对方擒住。”

刘辟倒也真是守信，回头指着刘叉命道：“将这个人送去南方。”刘

又道：“老子不去！”刘辟道：“那可由不得你了。”命人将刘叉抬走。

到了前院官署，天早已经黑定，堂上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只是在堂中等候的却不是苍玉清，而是聂隐娘，她虽无镣铐加身，四周却是牙兵环伺，手扶刀柄，虎视眈眈。空空儿大吃一惊，当即猜到聂隐娘是为营救夫君赵存约而来，想来她公然表露了身份，刘辟由此知道她夫妇均是魏博的人。

聂隐娘乍然见到空空儿更是惊讶，问道：“空郎，怎么会是你？”又道，“原来那要以丽娘名义引刘相公出去的人是你。”空空儿不明究竟，问道：“隐娘如何会知道？”聂隐娘歉然道：“抱歉，隐娘不知道这一切，坏了你的大事。我本来已看到通缉你的图形告示，可四下找不到你，又着急救存约出来……”

空空儿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辟道：“今日能顺顺当当地擒住你，真要多谢这位聂隐娘通风报信呢。”

原来今日下午聂隐娘忽然来到节度使府署外，表明魏博武官的身份，自称有要事求见留后刘辟。牙兵见她一介女流，如何能信她是魏博武官。聂隐娘当即告知她有丽娘在手，刘辟听说后立即火速召见。聂隐娘称已经擒住了丽娘，想用她来交换夫君赵存约。刘辟不免半信半疑，聂隐娘拿出了一根发簪，倒真是韦皋被杀当晚丽娘所戴的首饰。可即便聂隐娘真有丽娘在手，她定然也知道了事情真相，刘辟又如何能轻易放她离开？聂隐娘又询问正被通缉的空空儿到底犯了何事，并告示他也是魏博武官，而且是节度副使田兴的结拜兄弟，更是让刘辟吃惊。二人正交锋僵持之时，忽有飞骑自节度使府门飙过，马上骑士射出一封书信到牙城上，牙兵送进来一看，是丽娘所写，要挟刘辟到武担山相会。刘辟有意将书信拿给聂隐娘看，聂隐娘一见便笑道：“这是贼人调虎离山之计，他们肯定是要到后衙去绑架太尉夫人。”刘辟道：“娘子如何知道？”聂隐娘道：“不瞒相公，这法子我也曾想过。”刘辟这才恍然大悟，一边假意派兵往武担山而去，一边亲自带人来后衙埋伏，果然等到了空空儿、刘叉二人。他既忌惮魏博田氏威名，不愿意空空儿拼死相搏，所以拿刘叉性命要挟他束手就擒，反正刘叉留在西川早得韦皋许可，又不

过是一介莽夫，成不了气候。

空空儿听说经过情形，长叹一声，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事已至此，又能有什么法子？惟有盼望苍玉清能逃过此劫，不要再来救他了。

刘辟道：“你们二位既是魏博的人，刘某倒也不敢怠慢，只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要怎样解决，还想听听二位的建议。”聂隐娘道：“我用丽娘换我夫君，再用论莽热的人头换取空空儿，如何？”

刘辟大奇，问道：“隐娘知道论莽热在哪里？”聂隐娘道：“当然，不然隐娘如何能捕到丽娘？”言下之意，已经确认丽娘就是论莽热所派来的杀手。又道，“她的名字也不叫丽娘，而叫王景延。”

一旁空空儿听见，不免惊奇万分，那个在翠楼杀了神策军中尉杨志廉并割走首级的女商人不正是叫王景延么？该不会跟聂隐娘所称的王景延正是同一人？她在京城崇仁坊的旧居被情夫王立转手卖给了罗令则，罗令则又从那处宅子下挖地道救走了论莽热，论莽热脱身后转瞬派来一个名叫王景延的女刺客，这其中莫非有什么关联不成？

刘辟尚在沉吟，聂隐娘又道：“刘相公若是有了论莽热的人头，居功至伟，不仅是在西川声望倍增，就连朝廷也要对你刮目相看，这难道不是相公眼下最需要的么？”刘辟笑道：“隐娘真是我的知己。好，咱们一言为定。”

聂隐娘道：“不过这件事还望相公保密，事成后一切功劳都归相公所有，论莽热也是相公手下所杀，与隐娘无干。”刘辟心道：“这女人可真奇怪，她明明知道我不敢轻易杀魏博的人，包括她夫君和空空儿，为何还要将这场大功劳白白送给我？魏博为何不趁机拿论莽热的人头向朝廷邀功，虽说以魏博实力无须如此，可嘉诚公主不是还在世么，她不倚靠朝廷，何以在魏博立足？除非……魏博本身就卷入了论莽热这件事，而嘉诚公主并不知情。可魏博与吐蕃并不接壤，距离极远，卷入这件事能有什么好处？”一时间也想不通魏博为何要如此，只笑道：“这是当然，娘子放心，我刘某进士出身，绝对是个守信之人。”

空空儿道：“那我师弟精精儿怎么办？”刘辟道：“你师弟是待决死

囚，怕是神仙也救不了他。不过若是空郎能说服你义兄田兴上奏朝廷，请立刘某为三川节度使，我倒可以考虑网开一面。”空空儿摇头道：“这我办不到。”刘辟道：“那就抱歉了。”

聂隐娘道：“蜀道艰难，还望相公宽限些时日，咱们以半年为限。这之前，我想见一见我夫君。”

刘辟听她以半年为限，猜想丽娘和论莽热均不在西川，当即笑道：“隐娘既是魏博的人，久闻燕赵之地多侠义之辈，一言九鼎，我信得过娘子，这就先将尊夫交还给你。不过空空儿嘛，可要你同时拿丽娘和论莽热的人头来换。”聂隐娘道：“既然相公如此慷慨，隐娘想冒昧请相公先放空空儿，将我夫君扣作人质。”

刘辟深感意外，随即笑道：“好，先人后己，隐娘果然是女中豪杰。来人……”空空儿忽道：“多谢隐娘美意，我愿意以自己换我师弟精精儿出来。”刘辟道：“可令师弟已经画押招供承认谋害太尉，如今是待决死囚，朝廷钦犯，岂能轻易说换就换？”空空儿道：“我师弟对一切都不知情，整个事情经过我比他更清楚，刘相公杀我比杀他更有益处，你们只须拿我当精精儿，我绝不会反抗，你们加给精精儿的一切罪名，我也都会承认。”

刘辟心道：“这人明明知道前面是条死路，却因顾念师兄弟情义不肯逃生，倒也真是条好汉。他既是魏博田兴的义弟，当然比精精儿更有价值，说不定日后能派上大用场。”当即应允道，“好。”招手叫过邢泚，命他带聂隐娘和空空儿去成都府狱，让聂隐娘跟赵存约见上一面，再用空空儿换精精儿出来。

空空儿被押来成都府，果见灯火明处站有牙兵，暗处埋伏有弓弩手，防守极是森严，如临大敌，无懈可击。进来重狱牢房，见精精儿刑具缠身，坐卧不得，只能勉强靠在墙上，悲从心来，叫道：“师弟！”

精精儿这两日未被刑讯，又得狱卒暗中照顾，精神好了许多，闻声抬起头来，大喜道：“师兄，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忽见空空儿也是镣铐铛铛，道：“师兄也失手被擒住了么？”空空儿点点头，道：“你出去后

跟聂隐娘走，她是我的朋友，会照顾好你。”精精儿一呆道：“什么？”

邢泚挥了挥手，示意狱卒上前开了脚枷，又去掉精精儿颈间长枷，两名牙兵上前将他拉起来。精精儿当即会意，道：“不，我不要你自己换我出去。”牙兵哪里管他情不情愿，将他大力拖了出去。

精精儿手足间镣铐未去，无力挣脱，只不断叫道：“师兄！师兄！”又听见隔壁牢房有女子叫道：“精郎！精郎！”却是玉箫的声音。精精儿叫道：“玉箫！”叫喊声渐行渐远。

邢泚道：“空巡官，这可要得罪了。”空空儿点点头，狱卒上前将他拖坐在地上，如同对待精精儿一般，戴上长枷，套住双脚，这才锁了牢门去了。

空空儿再次限入牢狱之灾，知道此次远比前一次在京师时凶险，正如苍玉清所言，这西川独立于中原之外，当权者翻云覆雨，视国法为儿戏，就连韦皋这样的人物死后真相都被掩盖，他一个小小的百姓又能怎样？现在惟有期盼苍玉清和精精儿尽快离开这里，越远越好，只是不明白聂隐娘如何会知道论莽热和丽娘的下落。

忽闻见脚步声，抬头一看，聂隐娘正来到牢门前，扶着栏杆道：“空郎，隐娘能力有限，只能做到这些。我猜刘相公未必会杀你，你自己多保重。”空空儿道：“是，我师弟就暂且托付给隐娘照顾，千万别让他再来救我，空空儿若逃不过这一次，来世再报隐娘大恩。”聂隐娘凄凉一笑，道：“好，那我去了。”

空空儿本想请聂隐娘到万里桥知会苍玉清，请她千万不要再来相救，然则邢泚始终率领牙兵从旁监视，不得丝毫机会，只好作罢。

等到狱卒、牙兵尽数退出，大牢重新陷入一片死寂。空空儿勉强挪了挪身子，好让颈上的重压减轻些。忽听得隔壁有女子问道：“郎君是精郎的师兄空空儿么？”空空儿心念一动，道：“是我。你……是玉箫？”玉箫道：“是。空郎，你是用自己换走精郎么？”空空儿道：“是，其实也不是，是刚才那位聂家娘子答应帮刘辟做一件大事。”

玉箫忽然“呜呜”哭了起来，道：“可我该怎么办？你们都是大有来头，外面都有人拼命营救，我别无亲人，该怎么办？”空空儿听她哭得甚是凄凉，又说“别无亲人”，心中一软，安慰道：“你别哭，我若能脱此牢狱，一定救你出去。”玉箫喜道：“当真？你不会骗我？”空空儿道：“当真，绝不骗你。”

玉箫道：“精郎原先说空郎会来救我们，现下他走了，空郎自己又被关了进来，他……精郎会来救我们么？”空空儿道：“他一定想来的，不过却不一定来得了。”

精精儿被带出成都府后押在一旁。邢泚陪着聂隐娘出来大门，笑道：“娘子可要记得遵守诺言，尊夫还在大狱中等娘子回来相救。”聂隐娘道：“这是当然。”邢泚道：“眼下城门已闭，娘子得等明日一早才能出城，前面就有客栈，请自便吧。”命人开了镣铐，将精精儿交给她。

聂隐娘道：“咱们走吧。”精精儿道：“我不要师兄换我出来，我要回大狱去。”不料聂隐娘虽是妇道人家，却是力气奇大，搀住他的手臂宛如铁箍一般，他竟是挣脱不开。

聂隐娘道：“我还有许多正事要办，可没有功夫跟你小孩子过家家胡闹，你自己安静些，也好让我省点心。”精精儿怒道：“什么小孩子过家家，我师兄身陷险境，你这般说，还算是他的朋友么？”聂隐娘道：“你师兄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精精儿道：“我要回去救他。”聂隐娘道：“你一身是伤，回去只会白白送命。”精精儿道：“这用不着娘子多费心。”聂隐娘道：“我既答应了空空儿要照顾你，就该费心管你。”挟持着精精儿来到客栈。

有一名年轻男子正等在门内，见状迎上前来笑道：“二位的客房已经订好了。”聂隐娘见对方虽是一身伙计打扮，却戴着一顶胡帽，压得老低，颇为诡异，不知什么来路，料来是跟空空儿一伙白天飞骑射书的人，当即道：“请前面带路。”

那男子便领着二人来到后院一间上房，敲了敲门，有一白衣女子举灯来开了门，道：“请进。”

聂隐娘将精精儿扔在椅子中，回身道：“我是魏博聂隐娘，他是精精儿，空空儿的师弟。二位尊姓大名？空空儿的朋友我可是都知道。”白衣女子道：“我叫苍玉清，这位是大郎，我们也许算不上是空空儿的朋友，可一样想救他出来。”

聂隐娘道：“是二位想出的绑架韦皋妻儿以交换精精儿的计策么？这种主意空空儿可是想不出来。”苍玉清道：“是，可惜功亏一篑。”

精精儿道：“喂，你们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苍玉清冷冷道：“不是我们要救你，是空空儿要救你，我们只是帮忙。”

聂隐娘道：“如今打草惊蛇，要想再救人难上加难。抱歉的是，我明日一早要离开成都，怕是帮不上什么忙。不过，刘辟已经知道空空儿魏博武官的身份，应当不会轻易加害。”

苍玉清道：“救人我们自有办法，不过，我们想请隐娘帮个忙。”聂隐娘道：“什么忙？”苍玉清道：“精精儿身上有伤，隐娘要带他走只能乘坐马车，我想借你们的马车带一个人出城。”

聂隐娘心道：“如今因为韦皋暴死的关系，成都进出城搜索极严，她独请我带人出去，自是知道刘辟会暗中派人监视我，相应地，进出西川一路也会畅通无阻。这苍玉清到底是什么人？她是真心要救空空儿，还是别有所图？”尚在沉吟间，忽听得精精儿笑道：“谁说我要走了？我要留下来跟这位美貌的小娘子一起救我师兄。”他一脱困，立即又恢复了嬉皮笑脸的浪荡子本色。

苍玉清根本不睬他，只问聂隐娘道：“如何？”聂隐娘道：“好。”也不多问对方要送走的人是谁。

苍玉清道：“那就这样吧，这房间给你们用。我会去跟店家说好你要雇一辆大车，明早自有马车赶到门外来接你们。”聂隐娘道：“客栈外面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你们小心些。”苍玉清道：“多谢。”开了门与那大郎一道出去。

片刻后，大郎又折返回来，带来一身衣服给精精儿，好让他换下囚衣。精精儿道：“多谢，不过这身衣服也太寒碜了。”大郎白了他一眼，

道：“那你还是穿你的囚衣好了。”精精儿笑道：“那倒也不必。”

聂隐娘送走大郎，问好房门，道：“这里有金创药，你抹了伤口，换好衣服，这就到床上去睡吧，明日一早还要赶路。”精精儿道：“那娘子睡在哪里？”聂隐娘不搭理他，吹了灯，搬了一张椅子坐到窗下，似在凝思，又似在打盹。

精精儿是风月老手，素来极得女人欢心，今日却一再碰壁，一时不敢再闹，乖乖自己涂了药，换了干净衣裳，慢慢爬到床上。他被囚禁两个多月，不但被禁锢得手足不得自由，也一直无法躺下睡觉，这时往床上一倒，才知道自由真好，虽则全身刑伤依旧疼痛不已，但比起被锁在牢中的动弹不得的情形，无异于天上地下。可转念想到师兄空空儿此刻正代自己受苦，不由得又是心急如焚。好不容易等到半夜，见聂隐娘头歪到一旁，似已经睡着，便悄悄从床上跃了下来。他被禁锢日久，身手不及从前十分之一，双腿又受过重刑，刚一落地便触动伤口，忍不住“哎哟”一声。聂隐娘立即惊醒，点燃灯烛，见精精儿扶着腿歪倒在床边，当即上前将他抱上床，解下腰带，缚了他手脚。

精精儿无力反抗，惊道：“娘子这是做什么？我不过是想下床方便而已。”聂隐娘道：“你再闹我就将你的嘴也堵上。”精精儿无奈，只好道：“我怕了娘子啦，娘子预备带我去哪里？”聂隐娘道：“京师。”精精儿还待再问，聂隐娘当真撕下一片衣襟，塞入了他口中。

次日一早，精精儿从昏睡中醒来，鼻尖、额头微有汗珠渗出。明明已经过了秋分，成都却还残留着浓浓淡淡的夏季余温。他见聂隐娘已经打好行囊，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聂隐娘便过来掏出他口中衣襟，解开手脚束缚，道：“车子也该到了，咱们走吧。”精精儿道：“你绑了我一夜，我得先去方便方便。”

聂隐娘从床下拖出一个瓦罐，道：“就在这里解决吧。”精精儿道：“这里？娘子不是开玩笑吧？”聂隐娘道：“你既是空空儿师弟，想来本事也不小，又诡计多端，我可不能让你离开我的视线。”精精儿道：“多谢娘子夸赞，那么请娘子先出去一下。”聂隐娘道：“我历来视你

师兄空空儿为幼弟，你是他师弟，更是小弟弟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竟是不肯出去，只背过身子。

精精儿这才知道这女人精明厉害，做事滴水不漏，要从她手上逃脱怕是难如登天，只得背转过去，往那瓦罐中解了手，穿好衣裤，老实地扶了聂隐娘出来。

客栈门口早停有一辆马车，赶车的正是昨晚见过的大郎。几人相见，佯作不识，大郎问道：“是娘子要的马车么？”聂隐娘道：“是。”

大郎便跳下车来，帮忙扶了精精儿上车，聂隐娘自己一跃跳上来。精精儿赞道：“娘子好身手。”

聂隐娘见那马车座位宽大，当即猜到位子下面是空的，苍玉清要送走的人应该就藏在里面，也不点破，只坐在精精儿身边。大郎道：“这就走么？”聂隐娘道：“嗯，先出蜀中再说。”

一路来到北城门，果见牙兵盘查极严，牙将邢泚正率人等在那里，聂隐娘命大郎将车停下来，掀开车帘问道：“将军还有事么？”

邢泚上前往车里一望，见精精儿歪倒在车座上，头倚靠着板壁，双目紧闭，似是已经昏了过去，不禁一愣，问道：“他怎么了？”聂隐娘道：“他吵着要回去救他师兄，所以我打晕了他。”邢泚哈哈大笑，道：“娘子带着他，一路可有得麻烦了。”挥手命人放行。

马车出来成都城，聂隐娘道：“好啦，别再装了。”精精儿从车座上爬起来，笑道：“姊姊，我演得如何？”聂隐娘一愣，问道：“你叫我什么？”精精儿道：“姊姊啊，你不是说一直拿空空儿当弟弟么？我是他师弟，当然也是你弟弟了。”聂隐娘道：“嗯，不管你叫我什么，我都不会放你回去救你师兄的。”

不过她长年累月奔波劳碌于魏博军政大事间，对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姊姊”颇感温情亲切，又补充道，“你师兄是我魏博兵马使的结拜兄弟，刘辟野心极大，志在三川，他绝不会就这么杀了空空儿，一定会有所要挟。你放心，等我们回到京师进奏院，再慢慢想办法救他。”

精精儿笑道：“姊姊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又拍了拍座位，道：“也不知道下面藏的到底是什么人，这么久都不吭一声。”

马车往北行了七八里地，大郎将车停在一处僻静林边。聂隐娘扶着精精儿下车，大郎跳进车去，掀开座褥，取下座板，从里面抱出个人来。却是一名靓装年轻女子，手脚均被绑住，口中塞了衣襟，人已经晕了过去。

精精儿道：“呀，想不到我屁股下面坐的是个绝色美女，她是谁？”大郎道：“卢文若的妹子卢若秋，也是韦皋的儿媳妇。”聂隐娘道：“你们要拿她换空空儿么？怕是极难。”大郎道：“嗯。”聂隐娘见他不愿意多谈，便道：“那好，我们这就告辞了。”大郎道：“多谢。”

精精儿还恋恋不舍地望着那昏迷中的卢若秋，颇垂涎她的美色。聂隐娘狠狠将他塞入车中，自己赶了马车，继续往北驰去。

大郎则负了卢若秋穿过树林。林子尽头是一条小小的溪流。两岸怪石嶙峋，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极见山野之趣。

苍玉清早牵了两匹马等在那里，问道：“还顺利么？”大郎先将卢若秋放到一块大石上，道：“一切如清娘所料，刘辟派人守在城门口，我猜他已经连夜派人知会各驿站、关卡，沿途均会有人严密监视聂隐娘。不过一旦出了西川，局面就不是刘辟所能控制。”又问道，“清娘当真认为聂隐娘手中有丽娘么？”苍玉清道：“嗯。”

大郎道：“可她为何不直接带来西川跟刘辟交换赵存约出去？”苍玉清道：“韦皋刚死不到五天，路途遥遥，京师都尚未得到消息，聂隐娘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丽娘，她再有本事，也难以凭借人力办到，这实在太不可思议。”

大郎道：“清娘是说聂隐娘与丽娘是一伙子？”苍玉清道：“至少她知道丽娘在哪里，说不定也知道论莽热藏身之处。”大郎道：“那咱们还等什么？眼下最要紧的，无非是要除掉论莽热，以免他逃回吐蕃后又再次领军犯我大唐领土。”苍玉清望着地上的卢若秋，一时沉吟不语。

大郎道：“眼下有不少大事要办，除了论莽热外，北方好几个藩镇都蠢蠢欲动，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正打算趁新皇帝登基、朝中不稳之时，发兵攻打义成军节度使李元素⁽¹⁰⁾，争夺地盘。我们不该为了一个空空儿耗在这里。虽然他在青龙寺救过清娘，可他毕竟是魏博武官，就凭他上次在京师惹出那么多事情，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苍玉清道：“这样吧，大郎先跟着聂隐娘，尽量超在她前头，免得她起疑。我留下来处理卢若秋，多则两日，少则一日，无论能不能救出空空儿，都会立即动身去追你，我们在东川节度使李康那里会合。你先到梓州后，请李相公立即派人去江南召第五郡回来。”大郎道：“也好，娘子自己多保重。”牵了一匹马，自上马而去。

苍玉清目送大郎远去，这才转头凝视地上的卢若秋。她依旧昏迷未醒，胸脯有节奏地起伏着，恍若沉睡中的婴孩。现在成都城中该有人发现这位又美丽又娇气的韦公子夫人已经失踪一夜了吧？

实际上，直到当日中午才有人发现卢若秋失踪。卢若秋自恃美貌，娇纵傲气，经常与丈夫韦行式争吵，之后便赌气离开节度使府署回去兄长卢文若家，韦皋在世时已是如此。节度使府的人不见她，以为她回去了兄长家。卢文若不见妹子，以为她在节度使府署中。直到客栈伙计意外发现被绑在房间不得动弹不能出声的侍女阿曼，才知道出了大事。

卢文若得知消息后，急忙拿着贼人留在阿曼身上的书信来找节度使府蜀刘辟。卢若秋被人劫走，他当然是天下最着急的人，倒不是如何关爱妹子，而是卢若秋是他卢家攀上韦太尉的惟一纽带，他之所以能得到刘辟着意笼络，妹子是韦皋儿媳妇身份这一因素占了很大比重。

不料刘辟看信后只是一言不发，要他拿空空儿去换回卢若秋，这买卖并不划算。况且绑走卢若秋肯定就是昨日假冒丽娘想诱骗他去武担山的人，既被聂隐娘意外破坏好事，应该不会是魏博一方的人，那么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又为什么一定要救空空儿出去？本来聂隐娘肯拿论莽热人头来换这个貌不惊人的空空儿已经足够令人惊奇，现下却还有另一拨人一定要救他出去，莫非他身上当真有什么大秘密不成？

卢文若见刘辟若有所思，并无焦虑担忧之色，知道他不愿意帮忙，忙道：“现下我妹子是咱们惟一同韦太尉有亲属关系的人，韦行式是个银样蜡枪头，不足为虑，倒也罢了，太尉夫人那边还是要放个自己人才好。”

刘辟历来视卢文若为心腹，这次能成功除掉韦皋，平稳接掌西川大权，他功不可没，不愿意令其心存芥蒂，道：“你放心，本帅一定会救你妹子出来，不过这件事还须从长计议，得先弄清对方是些什么人。”

当即派兵去搜索卢若秋下落，自己和卢文若领人来到成都府大堂，命人自狱中提出空空儿，问道：“空巡官在狱中过得可还好？”空空儿道：“甚好。”刘辟道：“你朋友绑走了这位卢使君的妹子，也就是太尉的儿媳妇，你可知道此事？”空空儿摇了摇头，心中暗道：“清娘原来还没有走，唉，她还留在这里做什么？为我孤身涉险，我当真不值得她这么做。”

卢文若厉声道：“你肯定早就知道你的同党还会来救你，所以才拿你自己先换走精精儿，是也不是？”空空儿道：“我确实不知道。”卢文若道：“快说，你同党将我妹子藏在哪儿？”见空空儿不应，便要命人用大刑逼供。

刘辟道：“慢着！卢家娘子被贼人绑走在空空儿被捕后，他应该真的不知道。”卢文若急道：“相公，贼人要求今日黄昏前送他出北城门，不然就要割下我妹子一只耳朵来。”

刘辟沉吟片刻，道：“卢使君，你先出去带人搜寻你妹子下落，本帅有几句要紧话要问空空儿。”卢文若大感愕然，可又不敢强行留下，只得躬身道：“遵令。”瞪了空空儿一眼，恨恨退了出去。

刘辟走到空空儿面前，道：“本帅本来敬慕你们魏博威名，所以特意网开一面，答应了聂隐娘到交换条件，你既愿意拿自己换出师弟，这份高义也足令人感动，这可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要进来这里。眼下你同党绑走一个无辜的女人，用她来要挟本帅交你出去，你说我该怎么做？”空空儿道：“原来相公也知道有无辜一说。”言下之意，无非是暗讽刘辟谋害长官，却嫁祸无辜。

刘辟摇了摇头，道：“政治的事你不懂，你以为本帅愿意么？我也是迫不得已。我敬你是条好汉，不愿意对你酷刑加身，可太阳一落山，卢家娘子就要性命难保，你说该如何是好？”空空儿道：“我说什么相公就会照做么？”刘辟道：“不妨先说出来听听。”空空儿道：“好，我要你放了我和玉箫，我们就此离开西川，你还照旧当你的留后节度使。”

刘辟奇道：“玉箫当真有本事，你被关进来还不到一日，她便能说服你与其共进退。郎君这个条件开得太高，你虽有朋友在外面接应，你自己拿什么做讨价还价的筹码？”空空儿道：“什么？”刘辟道：“你身上肯定有什么大秘密，所以才有这么多人赶着来救你，你若肯说出这个秘密，我可以考虑放你走，但是玉箫不行。”空空儿道：“我不知道什么秘密。”

刘辟道：“你也知道我不会杀你，但我会一直关住你，当着你的面反复拷打玉箫，你这般怜香惜玉之人，岂不是比死还难受？至于你的同党也逃不出西川，等本帅抓住你同党，一样要严刑拷问，你早晚要被迫吐露口实，何不现在说出来，这样大家都好。”

空空儿见刘辟先是令卢文若退出，后来才说这番话，并不见得如何爱惜卢若秋性命，也知道他所言是实，若他一定要弄出鱼死网破来，早晚会捕到苍玉清，便问道：“相公想知道什么秘密？”刘辟道：“是你们魏博勾结吐蕃，救走了吐蕃内大相论莽热么？”空空儿道：“不是。救走论莽热的人名叫罗令则，住处就在崇仁坊论莽热宅邸隔壁，我曾去过他家几次，竟是没有留意到丝毫蛛丝马迹。”

刘辟道：“罗令则人现在在哪里？”空空儿摇头道：“我在他家住过一晚后不久就被人囚禁，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过他，至于他挖地道救走论莽热也是后来才听说，根本不知道他人去了哪里。”

刘辟道：“噢，你被人囚禁？什么人敢囚禁魏博武官？”空空儿道：“是……”一时也回答不出到底是谁囚禁了他，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道。忽然心念一动，想起被关在掖庭宫中那间天井囚室时看过的那行小字，当即道，“倒真有一个涉及宫廷的大秘密，不过是我无意中在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相公若是想知道，我想用它来交换玉箫出去。”

刘辟是官场中人，深知往往就是无意中看到的不知道真假的東西才是真正的秘密，忙道：“换你本人出去可以，换玉箫绝对不行。”

空空儿不明白刘辟为什么一定要扣住玉箫这样一个弱女子，想来她跟在韦皋身边时深深得罪过他，一时无奈，只能等自己先出去后再想办法救她了，道：“那好。我被关在掖庭宫时，曾看到过一行字……”刘辟大奇，问道：“你又不是罪人女眷，如何会被关进掖庭宫？”空空儿道：“这个说来话长。”

刘辟愈发相信他卷入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宫廷秘密中，忙问道：“是什么字？”空空儿道：“太子用美人醉毒杀郑王于大历八年岁次癸丑五月乙亥朔十七日。”

刘辟道：“美人醉？那是什么？”空空儿道：“传说是一种杀人于无形的毒药。”忽而想到当日太子李诵——也就是当今太上皇——中毒时不也是毫无征兆么，莫非中的正是美人醉剧毒？这等宫廷奇药常人不易得到，想来李诵在赶出宫相送侯彝前就已经中毒。那些将空空儿深夜捆进掖庭宫的人之所以没有再刑讯拷问他，也没有杀他，大概已经查明了真相，知道他不是下毒凶手。

刘辟哈哈大笑道：“好，本帅已经明白了，果然是个天大的秘密。”

他进士出身，既熟知朝中各种掌故，又朝夕阅览西川进奏院刺探来的种种朝廷密报，见闻博识远非空空儿所能比拟。当年德宗皇帝李适还是太子时与弟弟郑王李邕争宠不已，皇宫曾经失火，危及四方，惟独李适寝宫没事，代宗皇帝怀疑是太子派人所为，准备改立李邕为储君，关键时刻，李邕突然病故，改立太子一事才就此搁置。难怪德宗皇帝会对李邕之子舒王李谊多方宠爱，想来就是因为杀弟夺位、心中多有愧疚的缘故。至于当今太上皇李诵还是太子时离奇中风，肯定也是舒王李谊派人下毒，若不是被人凑巧用天河水解毒，早就命陨当场，当时德宗皇帝还在位，李诵一死，肯定会立舒王为新太子。偏偏李诵半死不活，拖了几个月病情还不见好转，老皇帝正召集舒王进宫时，却又突然去世，李诵才得以以太子名分登基，现任宪宗皇帝才由此捡漏即位，谁在其中作梗捣鬼一目了然。

刘辟虽不知道空空儿就是用天河水解了李诵奇毒的人，但这句外人看起来没由头的话对他确实是个大秘密，他已经有了当今皇帝一件大把柄，西川节度使必是囊中之物，若再多一件，三川岂不是唾手可得？连韦皋都没有达成的心愿，就要在他手中实现。越想越是得意，挥手命道：“来人，开了空空儿枷锁，放他去吧。”

牙将邢泚大是吃惊，上前一步，低声问道：“相公真要放走空空儿么？须知纵虎容易捉虎难，况且卢家娘子还没有回来。”刘辟摆摆手，道：“本帅信得过他。空空儿，你这就去吧，让你朋友将卢家娘子放回来。不过你若再与本帅为敌，下次见面绝不轻饶。”

空空儿想不到一行字竟能果真换到自己的自由，抚摸手腕上被镣铐磨破的伤处，一时难以相信。忽听见邢泚厉声道：“还不快去让你同党放卢家娘子回来？”空空儿道：“那好，告辞了。”

邢泚目送空空儿出去，又安排人手前去跟踪监视，以接应卢若秋回来。转头见刘辟满面喜色，更是不解，问道：“相公就此放了空空儿，不是太便宜他了么？”刘辟道：“反正留住他也暂时用不上，不如放他去吧。”

邢泚道：“那相公为何要放空空儿而不是玉箫？他是魏博田兴的义弟，不是更有利用价值么？”刘辟道：“你不懂，你看空空儿一张口就要换玉箫出去，全然不顾及他自身，肯定是承诺了那贱人要救她出去，他这般重情重义，一定会守信再来，到时咱们再设陷阱捕住他，岂不又有筹码在手？”

邢泚这才恍然大悟，道：“相公远见卓识，属下不及万一。”刘辟“嘿嘿”一笑，道：“你去狱中叫人开了玉箫身上的大枷，让她过得舒服点，活得长命点，好帮咱们钓到大鱼。”邢泚道：“遵令。”

空空儿出来成都府，深感侥幸，他担心苍玉清到了时辰不见他真的会伤害卢若秋，便径直望北城门而来。几近城门时，忽见苍玉清正在前面，忙跟了上去。正想如何摆脱后面跟踪的牙兵时，横地里奔过来一名七八岁的孩子，拿着一封信交给了为首的牙兵。牙兵拆开一看，对同伴

道：“是贼人写来的，卢家娘子在新南城米氏柜坊货仓中。”一边派人回去报信，预备自己继续跟踪，以防有诈，抬头一看，却早不见了空空儿踪影。

苍玉清骗开牙兵，接到空空儿，领着他疾步出城来，问道：“你有没有受伤？”空空儿道：“没有。”苍玉清便不再多问，到城门处茶博士那里取了寄存的马匹，道：“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二人飞身上马，往东北驰出十几里，暮色渐趋苍茫，依稀见到前面竹木蔚阜，一座半坍塌的小庙掩映其中。进来小庙，拴好马匹，到残垣下坐下，苍玉清问道：“刘辟为何如此干脆放了你？”空空儿道：“我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当即说了与刘辟用所谓的大秘密交换一事。

苍玉清深感意外，半晌不言。空空儿道：“娘子也觉得奇怪么？”苍玉清道：“嗯，刘辟当真是精明之极，我们原本以为他比韦皋容易对付，看起来走眼了，这下可要糟了。”

空空儿道：“娘子说什么？”苍玉清意识到自己失言，忙道：“换你出来的秘密是你在掖庭宫黑狱中看到的字么？”空空儿道：“嗯，我当时根本没有当回事，今日刘辟非逼着我讲出什么秘密，我随便想到这个说了出来，他竟然真放了我，我自己都不相信天下会有这样的便宜事。”

苍玉清迟疑半晌，终于说道：“你被关进掖庭宫后，有人来问过我的事，是我告诉来人你是个大麻烦，应该将你先关上几个月再说。”空空儿吃了一惊，问道：“娘子为什么要这么做？”苍玉清道：“你是在怪我么？”空空儿道：“不是，娘子行事高深难测，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苍玉清咬咬嘴唇，低声道：“我不想我们那么快就成为敌人。”

空空儿奇道：“娘子几次三番救我，怎么会成为敌人？”苍玉清道：“你忘了你被金吾卫捉走之前正在追查的事了么？”

空空儿微一回忆，他当时迫于形势追查的无非是前任御史中丞李汶遇刺及进奏官曾穆两名心腹在魏博进奏院中遭人割喉惨死两件案子，按照苍玉清的说法，她应该跟这两件事有关——李汶遇刺案早已经真相大白，是江湖有名的黑刺杀手王翼所为；剩下的就是魏博卫士被杀一案，

凶手不及查到，他也因此被押送回魏博审讯，幸好审案的推官邱绛认为没有找到凶器，查无实证，最终只将他打了一百军棍了事。苍玉清不惜将他关在黑狱中也要阻止他调查，莫非……莫非是杀死魏博卫士的人正是第五郡或是苍玉清本人？第五郡有奇物吉莫靴，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曾出入进奏院，极熟悉地貌。当日空空儿在万迁家时，她还去找过他，骑走了波斯公主借他的马，肯定也见到了在万迁家外跟踪监视的人。

一念及此，忙问道：“是娘子杀了进奏院的两名卫士么？”苍玉清道：“不是我，可也差不多。”空空儿心道：“果然是第五郡。那两名卫士殴打万老公，死不足惜，只是清娘她对我……”心中激荡，一时说不清什么滋味。

忽听得苍玉清叹了口气，道：“这里有饼，吃了就早些歇息吧，明早还要赶路。”空空儿道：“娘子是要回京师么？我想留下来救玉箫，然后还要回峨眉拜祭师傅。”苍玉清道：“玉箫？是韦皋的侍妾么？”空空儿道：“是，她也是无辜被牵连进来的，我答应了要救她出来。”

苍玉清道：“你去救她就等于再投罗网，你自己想想看，明明扣住你用处更大，那刘辟为何偏偏要扣住玉箫？他知道你这个人死脑筋，答应了人家一定会去做，正要留着玉箫再等你上钩呢。”空空儿沉吟道：“话虽如此，可是我答应了玉箫。”

苍玉清忽然恼怒起来，道：“这件事你别再管了，我自有办法救她出来。”空空儿不知道她为何突然发怒，想问却又是不能问。

隔了半晌，苍玉清怒气平息，才道：“西川也许即将有战事发生，刘辟肯定会派兵封锁蜀道，将所有人扣作人质，你还是尽快离开这里的好。拜祭师傅一事，可以暂时请人代去照料，等日后蜀中平息，你再与精儿同去不迟。你师傅地下有知，一定也不希望你留下来冒险。”

空空儿知道她关心自己安危，不愿意自己留下来再陷险境，不敢忤逆她，只好道：“是。”这才想起卢若秋来，问道：“卢若秋人呢？”苍玉清道：“她在城外，我留了封信在你呆过的那间仓库里，他们自会找到她。”

空空儿见她办事周密，很是感激，道：“多谢娘子搭救之恩。”苍玉清冷冷道：“你救过我，我也救过你，如今咱们扯平了，以后互不相欠。”

空空儿道：“我当日救娘子不过是凑巧路过，娘子几次救我，却是冒着生命危险，还是我欠娘子的多些。”苍玉清道：“那好，我有件事要请你帮忙，你愿意去做么？”空空儿道：“敢不为娘子效力。”苍玉清道：“我要你追上聂隐娘，一路跟着她，从她身上追查到丽娘和论莽热的下落，然后杀了这二人。”空空儿道：“就是这件事么？不用我动手，隐娘自己也要去取丽娘和论莽热的人头。”当即说了聂隐娘拿论莽热和丽娘人头向刘辟换取自己和赵存约一事。

苍玉清大为意外，半晌才幽幽道：“聂隐娘对你可真是不错，宁可她夫君在牢里受苦，也要先换你出来。”空空儿道：“我也没有料到隐娘会这样做。”苍玉清道：“你难道不觉得奇怪么？”空空儿脸一红，道：“隐娘素来视我为弟弟……”

苍玉清道：“不是这件事，我说的是聂隐娘怎么会事先知道是丽娘取走了韦皋首级？韦皋八月十七暴死，我们是二十日晚上问过灵池县尉段文昌才推算到事情经过，今日二十二日，蜀难艰险难行，驿马飞传，最快今日消息才能传到京师。按马力来说，丽娘现在人应该才刚刚逃出东川，聂隐娘如何就能知道她的下落，并要拿她的人头来换赵存约？”

空空儿当即会意，心中暗道：“不好，这只能说明隐娘早就知道论莽热派了丽娘来西川取韦皋首级，她既知道丽娘就是王景延，肯定见过本人，说不定也见过论莽热，她是节度使心腹，向来只办机密大事，看来魏博早就参与其中，有大图谋。果真如此的话，隐娘取丽娘和论莽热人头，不等于是公然反叛魏博么？”

苍玉清见他答，知道他多少猜到了究竟，缓缓道：“你前日当面承诺过我，背叛朝廷之事，你是决计不会做的，是也不是？”空空儿道：“是。”苍玉清道：“如果魏博背叛了朝廷，你要站在哪一边？”

空空儿一时难以回答，问道：“娘子是朝廷的人，对么？”苍玉清道：“对。”沉默良久，忽然悲切起来，道：“我不该救你的，我最亲的亲

人在魏博失踪多年，多半已经遇害，我曾发誓要为他复仇，眼下我却救了一个魏博武官。”

她掩住脸，身子轻轻地颤抖着，恍若冬日梧桐树上最后的一片枯叶。空空儿挪坐过去，扶住她肩头，温言道：“我的命是清娘救的，你想要的话，随时可以拿走。你肯救我，我很感激。即便你不来救我，你在我心中，也照旧是我的亲人，那些被关在掖庭宫黑狱的日子里，我总是会想到你。”

苍玉清听了他这番鼓足勇气说出来的话，半晌无言。空空儿虽看不到她满脸红晕，但见她低下头去，娇柔羞涩，大异寻常清高冷峻之姿态，不觉又爱又怜，既想将她揽入怀中，却又生怕亵渎了她。其实去年深秋那晚在青龙寺时，苍玉清衣衫为大雨湿透，空空儿怕她着凉，曾摸黑帮她褪下全部衣衫，当时一心救人，别无杂念，与此刻心境大不相同。迟疑许久，最终还是放开了手，叹道：“你放心，我宁可死，也绝不会与你为敌。”

一轮弦月升上了天空，微光乘着无形的羽翼，轻盈地洒落大地。山河寂寂，流露出清透、空灵、澄净、安宁的况味。草尖上星星点点，闪露着荧光，恰如缤纷的绮丽梦想。清新的香气四处荡漾，将人的思绪带到悠远。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没有夏日浮躁的炎热，没有冬夜孤寂的寒冷，有的只是温和与亲切。

月色温柔似水，轻轻触动着情感，抚摩着心灵，荡漾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在等待大地苏醒的那一刻，这一男一女终于倚靠在一起。

也许，多年以后，又是这样一个秋风乍起的夜晚，月亮还那么慵懒散漫地挂在天上，离人有所感怀，轻轻地抬头仰望，会不由自主地怀念起现在的某些人、某些事来。轻纱朦朦，似女子溢满泪珠的眼眸里淡起的翳雾，迷蒙而惆怅。

(1) 渝州：今四川重庆。

(2) 开州：今四川开县。

(3) 文杯：木制的漆杯，古蜀中名产。司马迁曾说：“家有漆器千枚，可比千乘之家。”

(4) 杭州：唐时属镇海军节度使管辖，今浙江杭州。

(5) 泉州蒲田：今福建泉州。

(6) 留后：唐代节度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称，只需朝廷之后下诏书认可，便可成为正式的节度使。

(7) 后来段文昌离开西川到长安，娶御史中丞武元衡之女为妻，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宰相，并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薛涛卒于大和六年夏，段文昌果如约为她撰写墓志铭。

(8) 唐代《狱官令》规定，立春之后、秋分之前不得执行死刑，违者判一年徒刑。另每月有十个禁杀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即这些日子不能处决死刑犯。

(9) 鸡公车：一种独轮小推车，相传是三国时诸葛亮所创，结构相当简单：由木头制成，两个扶手，一个轮子，车身微翘，形似鸡头。因独轮着地，小巧方便，无论平原、山地、小道皆可畅行无阻，更胜畜力驮载，在民间十分流行。

(10) 义成军，又名郑滑，领滑、郑、濮三州（今河南滑县至郑县及山东东临道南部之地），毗邻平卢镇和魏博镇。李元素，传奇宰相李泌族弟。

第八章 刺长安心

皇帝语气虽然客气，空空儿一听就情知不妙，皇帝叫他办的事，定然与魏博有关。他虽厌恶藩镇，可毕竟名义上还是魏博武官。河北诸藩镇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暗通朝廷者不仅本人要被处死，家属亲族也一并诛杀，可谓十分残酷。他当然不是惧死，可是他多年来食魏博俸禄，要他公然背叛魏博、为朝廷做事，确实是件为难之事。不过话说回来，他自己究竟还是大唐子民，难道要当面拒绝皇帝么？

侠客趋名利，剑气坐相矜。
黄金涂鞘尾，白玉饰钩膺。
晨驰逸广陌，日暮返平陵。
举鞭向赵李，与君方代兴。

——王筠《侠客篇》

永

贞元年八月二十二日，韦皋已死的消息终于传到京师，同时送达的有西川将士请立留后刘辟为西川节度使的奏表，奏表上只说韦皋是“暴毙”，未说明经过情形。宪宗皇帝李纯大为震惊，认为韦皋之死不同寻常。偏偏此时又接到西川监军使李回送来的表书，竟然是联合西川诸将士为留后刘辟请封剑南西川节度使一职。监军使向来为朝廷耳目，为什么会不奏报事实，而是先为他人请封？李纯愈发感到事情可疑，紧急召集宰相在延英殿议事。

二十三日，诏令下达，宪宗皇帝坚决拒绝了西川请任刘辟为新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联名奏请，任命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即刻动身前往西川，名为抚慰，实则要去成都调查韦皋之死的真相。

袁滋字德深，陈郡汝南（今河南汝南）人，其外兄即为大名士元结。袁滋以处士荐授试校书郎，后因代表唐朝出使云南、册封南诏王异牟寻而一举扬名⁽¹⁾。德宗时任金吾卫大将军，宪宗即位后才刚刚拜相，皇帝选中他前往蜀中，是因为他不但本人老成持重，与韦皋关系密切，且熟悉蜀中风物，兄长袁峰也正巧在西川为经略副使。

关中自八月初四顺宗皇帝退位为太上皇以来，雨水不绝，道路泥泞难行，袁滋受命后不敢耽误，还是冒着风雨上路。

八月二十九日，连绵阴雨多日的长安突然转晴，宪宗皇帝视为吉日，在大明宫宣谕群臣，意气风发，溢于言表。年轻的皇帝才二十八岁，胸怀扭转乾坤大志，一心要亲手解决令朝廷头疼多年的藩镇跋扈、拥兵自重的问题。

接受百官贺拜后，宪宗志得意满，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西南方——蜀中是京师外室，朝廷根本所在，因而两千里外的西川将是他着手解决的第一个目标，他刻意将王叔文、王伾贬往东川、山南西，正蕴有不为外人知的深意。心中正盘算沉吟，忽听得背后有人问道：“陛下莫非是在思虑西川之事？”

宪宗惊然回头，却见他那出身显赫、论辈分比他还高出一辈的妃子郭念云不知何时已悄然站到他身后。他虽登基为皇帝，却并未同时立皇后，郭念云以正妃之尊，也只是册封为贵妃。他猜想他这位精明强悍的妻子多少会有些不高兴，然则此刻从她脸上却见不到任何不快，似乎只有真切的关怀，他一时猜不透她的真实心意，愈发忐忑起来。

天气放晴后的数日，空空儿与聂隐娘、精精儿三人到达长安西面的延平门，正遇到一大队神策军士护送百余名打扮怪异的番人进城，中间还夹有一名光头和尚及一辆囚车，煞是扎眼。囚车里坐的也是个胡服打扮的人，双手反结系颈，他不得不仰起头，好让绳索勒得不是那么紧。

此刻太阳即将落山，几近夜禁时分，许多人赶着进城，却被神策军喝住为番人让路，赶到一旁，难免怨声载道。

空空儿见城门拥堵了不少人，便早早勒住马缰，将马车靠边停下。精精儿伤势未愈，照旧乘坐马车，掀开帘子朝前望了望，不满地道：“为何朝廷对这些胡人反倒比对自家百姓好？”聂隐娘道：“这些不是胡人，是吐蕃人。”

空空儿坐在车夫的位子，正好可以越过攒动的人头看到吐蕃人进城的情形，忽然觉得那囚车中的人有些眼熟，心下大奇。忽听见聂隐娘叫道：“空郎！”却见她已经翻身下马走到一边，正朝自己招手，似有话要说。

空空儿忙跃下车来，过来先低声问道：“这些人会不会是为论莽热而来？”聂隐娘道：“这正是我所担心的。空郎，刺杀论莽热事不宜迟，要尽快动手，你当真决意要与我一道么？”空空儿道：“隐娘本可置身事外，是为了换我出狱才答应刘辟去杀论莽热，如今尊夫还被关在成都府

狱，我怎可袖手旁观？”

聂隐娘笑道：“其实也不全为了你，我自己也想杀论莽热，除掉这个隐患。魏帅年轻不懂事，容易被人撺掇，我可不希望他一步走错，就此葬送了魏博。”

原来吐蕃自内大相论莽热被韦皋生擒后，国内无帅，军心浮动，有投降吐蕃的汉人向吐蕃赞普献计，说中原人多贪婪之辈，不如悬以重赏，招募江湖亡命之徒营救论莽热出来。然则悬赏五百万贯营救论莽热的消息放出后，并未有多大动静，这是因为论莽热虽只是被软禁崇仁坊宅邸中，但长安坊区封闭管理，城防极其严密，营救难度太大，就算能用强将论莽热带出宅邸，也带不出崇仁坊，更不要说出长安城了。五百万贯钱确实够荣华富贵几辈子，可一想到没那福分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了。又有人献计不如以利益联合藩镇，吐蕃已占尽河西陇右，西北与吐蕃毗邻的无非是灵武、泾原、凤翔几镇，然因靠近京畿，所任节度使均为唐朝廷信重之人，难以有机可乘，选来选去，最终挑中了河北魏博——所谓“长安天子，魏府牙兵”，魏博在天下藩镇中兵马最强，地盘却是极小，在倒数之列，土地有限，人口和财力自然远远及不上邻近的平卢、幽州、河东等镇，这是魏博几任节度使最为郁结的一点。田承嗣在世时，多次预谋用武力夺取昭义镇领土，昭义节度使薛嵩派心腹高手红线潜入魏州，盗走节度使金印，田承嗣有所畏惧，这才按兵不动，并与薛嵩结为儿女亲家。然而薛嵩一死，红线不知所终，田承嗣立即故态重萌，不但发兵夺取昭义镇相、卫四州之地，还杀死了朝廷刚刚任命的相州刺史，惹得代宗皇帝大怒。在高人指点下，唐朝廷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发诏调动八大藩镇兵力征讨魏博，战事持续一年，魏博在南北两线的围困下，几遭灭顶之灾。亏得田承嗣狡猾多谋，用诡计挑拨分化八大藩镇，令他们自己内斗，这才逃过大劫。朝廷本无力征讨，全靠以藩制藩，见田承嗣肯主动认错，就此作罢，到德宗皇帝时，魏博益强，不得不以新都公主再嫁田承嗣子田华，又以嘉诚公主下嫁魏博节度使田绪，极尽笼络。魏博虽不敢再轻易过界，但勃勃野心不减，吐蕃正是看中这一点，游说现任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许诺若能营救论莽热，吐蕃将发兵打下河东、河中之地后尽归魏博所有。田季安倒真动心了，瞒着嘉诚公主，指派心腹侯臧专门去办这件事。侯臧认为兵马使田兴正在京师

向朝廷讨要军饷，人多易引人注目，仅带着聂隐娘和赵存约二人，连同吐蕃派来的使者老郭一道来到京师。

空空儿这才知道当晚舒王遇刺时在堂内见到的两名黑衣人除了江湖杀手王翼外，另一人正是吐蕃使者，问道：“老郭既是吐蕃使者，如何不多带些自己人？”聂隐娘道：“老郭是汉人，并非吐蕃人，可能是以前镇守陇右的军将，陇右失陷后投降了吐蕃。”她虽是藩镇武官，却也相当鄙薄这类卖身投敌的汉人，不由露出了轻蔑的神情来。又道，“至于他为何自己不带亲信，反而花重金雇请江湖杀手王翼，我也很是费解，也许是因为吐蕃人容貌、口音异于中原汉人的缘故。不过我们当日去波斯公主府邸，并不是要刺杀舒王，而是打算绑走他，因为他是老皇帝最爱的皇子，预备拿他作人质交换论莽热出来。这是老郭出的主意，他对中原局势极其熟悉，到长安后更是如入家门，所以我才说他应该是朝廷前任军将。”

空空儿心念一动，忽想起当晚舒王李谊在波斯公主萨珊丝家遇袭时的情形：金吾卫大将军郭曙一刀向那老郭背上斩去，却被老郭回身挡住，动作极其娴熟，倒是像二人事先操练好了一般，郭曙自己当时也相当意外，特意停手问了那老郭一句什么话。这吐蕃使者既叫老郭，想来是因为姓郭的缘故，莫非他跟郭家有什么干系？可既是郭家的人，又如何能背叛朝廷、投靠吐蕃？一时间也想不明白究竟，只可惜郭曙已经意外亡故，不然还可以直接去问个清楚。

聂隐娘续道：“不过自那次绑架舒王失败后，不但京师警戒极严，舒王身边护卫大大增强，就连论莽热的住处也换了神策军把守，我们再没有机会下手，只好一直等待。至于后来罗令则半路杀出，买下隔壁宅邸，花数月时间挖了一条地道，成功从神策军眼皮底下救走了论莽热，确实高明，相当令人佩服。空郎，你与他有所交往，可知道此人来历？”

空空儿摇了摇头。聂隐娘道：“此人谋划深远，一定是非常人，空郎以后再见到他可要多加小心了。”

空空儿却还是不解，问道：“若说罗令则是为了五百万贯赏金费尽心力营救论莽热出来，那波斯公主萨珊丝富可敌国，又为什么要卷入其中？”聂隐娘道：“萨珊丝虽然有钱，却只是寄人篱下，上次扬州兵乱，

死在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手中的波斯富商多达数千人，财产全部被平卢夺走，萨珊丝自己也差点被杀。以前的德宗老皇帝打仗钱不够用时，也向她借过钱充作军费，名义是借，其实就是强征。说白了，萨珊丝的钱再多，也不是她自己的，朝廷随时可以找个借口拿走，这种为人所制的滋味并不好受。她祖先曾矢志光复波斯国，到了她这一辈，未必还有这个雄心，但扬州兵乱也给了她一个教训，我想她肯定是希望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至少能像她祖辈俾路斯和泥涅师那样，在西域吐火罗占据一块故地，建立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由此彻底摆脱大唐的控制，而这个计划吐蕃很容易就能帮她实现。不过，我见过萨珊丝本人，我猜她并没有这等远见卓识，她手下也无此能人，当是罗令则向她游说，只要救了论莽热出来，就能拿他为筹码与吐蕃交涉。”

空空儿道：“隐娘说是罗令则的主意？”聂隐娘点点头，道：“所以说罗令则一定不是普通人，他应该不会是为了吐蕃开出的五百万贯赏钱才去冒死营救论莽热，当然也不会是为了帮助萨珊丝，一定另有大图谋。”

当日吐蕃使者老郭重金聘请江湖著名黑刺王翼，与聂隐娘和赵存约一道化装成金吾卫士，去萨珊丝宣阳坊府邸绑架舒王，不料竟意外发现空空儿也在夜宴上，聂隐娘担心被认出，只好和丈夫负责外围接应，结果功败垂成，那以后再无机会。老郭又一定要从舒王身上下手，由此与聂隐娘等人起了争执，遂不欢而散。侯臧听到聂隐娘回报后推断老郭一心要绑架舒王可能不止是交换论莽热那么简单，但后来老郭再无联络，侯臧也不得而知究竟，反复思虑后，还是决定继续派人监视论莽热宅邸。后来御史中丞李汶遇刺，刘叉被通缉，空空儿卷入其中，侯臧正命人逮捕空空儿好审问与自己有杀子之仇的刘叉下落时，罗令则与波斯公主萨珊丝突然出现叫走了空空儿，罗令则当时已经引起侯臧留意，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竟然能从所有人的眼皮底下挖地道救走了论莽热。之后虽罗令则和论莽热被广发图形告示通缉，但朝中却没有怀疑过波斯公主萨珊丝。只有侯臧料到仅凭罗令则一人之力难以完成如此浩大工程，萨珊丝财大气粗，手下众多，一定牵涉进来，遂派聂隐娘暗中调查。聂隐娘某夜潜入萨珊丝宣阳坊宅邸时，正遇到萨珊丝交代一妇人到成都割下西川节度使韦皋人头，聂隐娘一眼就认出那美貌妇人是早先被

万年县通缉过的女商人王景延，她本欲继续跟踪萨珊丝追查论莽热下落，但很快就得知丈夫赵存约刺杀韦皋不成失陷在成都狱的消息，只好先赶来蜀中营救丈夫，但成都大狱看管极严，一直不得机会，只能望洋兴叹。

韦皋被杀当晚，月光皎洁，亮如白昼，聂隐娘正在摩诃池边徘徊，思忖要不要学习老郭的法子，绑架韦皋妻儿交换丈夫出来，忽远远见到百尺楼上有重物坠下，一会儿后就有牙兵骚动呼喝声，正惊愕间，水中忽有异响，忙藏身一旁。只见摩诃池中爬出来一人，嘴里咬着芦管，一身黑色劲衣，背负革囊，正是王景延。聂隐娘当即猜到她背后革囊所盛即为韦皋人头，一时猜不透对方如何能孤身在如此戒备森严的节度使府署中刺杀了韦皋，料来一定身负盖世武功，一时迟疑，不敢上前阻拦，任凭她去了，只在岸边捡到一根发簪。至于后来盛传有剧盗与韦皋爱妾玉箫勾结谋害太尉一事，聂隐娘微有耳闻，只是事不关己，也不知道所传飞天大盗就是空空儿的师弟，未去留意。她本以为韦皋遇刺暴死，成都定然大乱，她有机可乘，自狱中救出丈夫来，哪知道支度副使迅疾被众人推为留后，掌控了局面，成都府狱因为关押了谋害韦皋的“凶手”的缘故，防守比以往更严密百倍，根本没有任何希望。她去打探了韦皋遇刺情形，这才明白刘辟新收的爱妾丽娘就是王景延，所谓丽娘被刺客抛入摩诃池中，尸骨无存，其实是因为她割走了韦皋人头，刘辟怕受牵连，不敢声张而已。聂隐娘反复思虑后，决意拿丽娘人头换丈夫出来，哪知道事不凑巧，空空儿正预备当日绑架韦皋妻儿，坏了好事不说，还被刘辟擒住。聂隐娘深感歉疚，遂提出拿论莽热的人头来换空空儿出去。至于后来刘辟故示大度、有意先放一人，空空儿又愿意以自己先换他师弟精儿，神秘女子苍玉清绑架了韦皋儿媳卢若秋以交换空空儿出狱等种种情形，就非她所能预料。空空儿与苍玉清在成都城外过了一夜后即分道扬镳，空空儿自己先骑马去追赶聂隐娘，以免刘辟悔之不及派人来追捕自己又牵累了苍玉清。聂隐娘车马走得不快，第三日即行追上，精儿见师兄安然无恙，大喜过望。聂隐娘却因为丈夫还在刘辟手中的缘故，必须得找到王景延或是论莽热其中一人。她猜想王景延既是刺客，收钱杀人，成事后定然远走高飞，难以寻觅，但论莽热的行踪却不难追查，遂往京师而来。

空空儿道：“罗令则救出论莽热后，当会尽快离开长安逃回吐蕃，隐娘何以猜到他们一定还会藏在这里？”聂隐娘道：“若放在平时，肯定是要逃得越快越好，可你也看到今年正月以来京师的局面，三个皇帝，两个年号，如此动荡，他们留来说不定大有可为。”

空空儿道：“莫非吐蕃要趁火打劫？”聂隐娘道：“趁火打劫未必，吐蕃几年前为西川节度使韦皋所败，元气未复，但我朝新皇登基，宝座不稳，吐蕃很可能趁机要挟皇帝放回论莽热之类。有一件事……空郎认出适才囚车中的吐蕃人了么？”空空儿道：“似乎有些眼熟。”聂隐娘道：“他正是我所提过的汉人老郭。”空空儿道：“呀，难怪！不知道为何吐蕃人将他囚禁起来？”聂隐娘道：“他是中原叛将，也许吐蕃预备将他交回朝廷，以表示求和诚意。”

空空儿当即会意，这更说明进城的吐蕃使者是来与新皇帝谈判讲和，所以聂隐娘才说刺杀论莽热要尽快动手，万一皇帝担心内外交困，同意放走论莽热，那就真正是纵虎归山了。只是萨珊丝宅邸遍布京师，手下胡人多不胜数，她会将论莽热藏在哪里呢？

聂隐娘道：“最有可能的还是她在宣阳坊新买的那处杨国忠故宅，那座宅子紧挨万年县，表面最危险，实则最安全。”

空空儿想起当初刘叉藏身在祆祠中，正在右金吾卫的眼皮底下，却始终没有被发现，确实是这个道理，当即道：“那好，我们先去宣阳坊找家客栈住下，安顿好我师弟，夜禁后我们便一起去萨珊丝府中打探。”

忽听得精儿掀开车帘叫道：“喂，可以走了，你们还在嘀咕些什么？不能让我听听么？”

二人见前面城门处果然已经放行，遂重新上了车马，往城里赶去。刚刚走出墙洞，忽听得城楼上有人叫道：“拦住他！快拦住那辆车！”一旁卫士一拥而上，将空空儿马车拦住，喝道：“下来！”空空儿愕然问道：“这是要做什么？”

一名精壮剽悍的军官上前将空空儿一把扯下车来，道：“叫你下来就下来！”空空儿暗中打了个眼色，示意聂隐娘先走。聂隐娘便提马前行，

走出百余步后下马等在一旁。

那军官还要上车去扯精儿下来，空空儿道：“他身上有伤，行不得路。”轻轻一托，登时将那军官甩在一旁。那军官大怒，便要去拔兵刃，城楼上飞奔下来一名中年男子，叫道：“别动手！别动手！”气喘吁吁地跑到空空儿面前，道：“郎君……可叫我好等！”

空空儿见他一身黄衣，面白无须，分明是个宦官，问道：“你是……”那宦官道：“空郎不认识我了么？”空空儿颇觉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那宦官道：“上次侯彝侯少府左迁出京，我家主人前去长乐驿相送，我们不是见过么？”

空空儿恍然大悟，这人是太子——不，应该说是太上皇李诵身边的心腹宦官。那宦官果然道：“我叫李忠言，是太上皇身边的人。太上皇一直想见郎君一面，派人去魏博相召，却说去了蜀中，又派人去蜀中，得到东川节度使李康的飞报，说郎君回来了京城。”

空空儿心下大奇，暗道：“东川节度使如何知道我的名字和踪迹？莫非……是清娘？她既是朝廷的人，命人沿途监视我和隐娘也不足为奇。”又听见李忠言笑道：“这里是西来必经之处，太上皇便让我日日在此相候，还真等到了郎君。空郎，这就请随我一道去兴庆宫，太上皇见到你，一定十分惊喜。”空空儿为难地道：“我才新到京师，我师弟又受了伤……”精儿掀开帘子笑道：“不如也带我去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进过皇宫呢。”

李忠言却不理睬，只道：“我这就派人送你师弟去西市宋清药铺。”空空儿料来无法拒绝对方，不然刚回来长安就又落下抗旨不遵的大罪，当即道：“不必。”招手叫过聂隐娘来，低声交代几句。聂隐娘点点头，将马交给空空儿，自己上车将马车赶走。

李忠言早翻身上马，道：“咱们走吧。”空空儿遂上马跟在身后，见那李忠言体态肥胖，骑马甚是吃力，想来是一惯跟在李诵身边，养尊处优惯了，而今李诵退位为太上皇，行动言谈不便，身边没有什么亲信之人，不得不派他出来。

一路东行，到新昌坊时夜禁鼓声响起，二人快马加鞭，刚好在夜禁时赶到兴庆宫通阳门。

兴庆宫位于长安城东门通化门和春明门之间，这里原名叫隆庆坊，因坊区内有隆庆池而得名。这个隆庆池大有来历，原来只是百姓家中一口普通的水井，后来竟天然扩至占地数十顷的大池。一口井变成一个大湖，不费丝毫人力，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奇事。朝廷也认为这池是吉祥之物，特地赐名“隆庆”。玄宗皇帝李隆基未当皇帝之前，与兄弟五人住在隆庆池北面，号称五王宅。唐中宗李显在位时，有个会望气的方士奏道：“隆庆坊五王子宅中，有帝王之气。”一度引起中宗对李隆基兄弟的疑忌。中宗曾经借游幸隆庆池为名，驾幸五王子宅，名为游乐，实为祭天消灾，想以自己真龙天子的身份，压住这里所谓的“帝王之气”。可叹的是几个月后中宗即暴病身亡，不过并非隆庆坊的“帝王之气”把他压死，而是他的结发妻子韦皇后与女儿安乐公主联合下手将其毒死。后来玄宗当上了皇帝，他的兄弟们认识到自己继续住在圣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是不大合适的，于是将他们的住所献出建兴庆宫。开元十六年，兴庆宫建成，玄宗正式迁到兴庆宫起居办公。因兴庆宫在大明宫之南，因而被称作南内，同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并立为三内。虽不及太极宫、大明宫建制宏大，但却吸取了两处宫殿建筑的有益经验，兼之内有兴庆池的美丽风光，所以具有宫殿和园林两种特色，显得格外绮丽典雅。宫内各殿的布局十分和谐，其中包括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兴庆殿、沉香亭、南薰殿、新射殿、大同殿、长庆殿和金花落等许多著名建筑。自从大明宫建成，大明宫一直是唐朝廷的政治中枢，直到玄宗皇帝时，才改中枢到兴庆宫。这也是最典型的见证着历史兴衰与命运无常的一处宫殿——“安史之乱”后，玄宗皇帝传位给儿子肃宗，自己退位为太上皇，备受冷落，兴庆宫遂和它的主人一样，失去了最高的中心地位，沦为闲宫，成为太上皇、皇太后们养老送终的地方。

把守通阳门的都是全副武装的神策军士，态度倨傲，虎视眈眈。李忠言低声下气解释了老半天，神策军士仔细搜过空空儿全身，才肯放他进去。这大概也是一种象征——太上皇已经失势，他已经极难见到他想见的人，即便是空空儿这样的非朝廷官员。

进来通阳门往北不远，就是兴庆宫最重要的建筑勤政务本楼。天光

已暗，楼里早点起了灯火，忽闪忽闪，在这幽深的皇宫中格外显得落寞。李忠言领着空空儿来到楼前，先命他等在阶下，自己进去禀告。楼四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风景奇佳，只是不断有巡逻的神策军士穿梭经过，那种警惕审视之色颇煞风景。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才见李忠言奔出来叫道：“太上皇命你进去。”带着空空儿穿过正堂、设厅，往东拐入一间精致的雅室，上首一名中年男子半躺在卧榻上，正是空空儿在长乐驿见过的李公子李诵。他身旁站着一名二十五六岁的标致妇人，粉腮红润，芳菲妩媚，数名小黄门、宫女立在两边。

空空儿忙上前下跪参拜，道：“空空儿见过太上皇。之前在长乐驿时不知陛下身份，多有冒犯，还请恕罪。”李诵喜形于色，口中“霍霍”连声，做了两下虚扶的姿势，他身旁那妇人道：“太上皇见到你很是高兴，命你起来说话。”空空儿道：“是。”当即起身，垂首站在一旁。

李忠言道：“这位是牛昭容，最知道太上皇心意。”空空儿道：“是，昭容娘子有礼。”他生平头一次进宫，也不知道规矩礼仪，不过随口一叫，一旁宫女听见他称呼昭容牛氏为“昭容娘子”，不禁暗暗好笑。

李诵又“呀呀”一阵，牛昭容似乎也不大明白，便取了纸笔捧上前去，李诵抖抖簌簌地写了几个字，牛昭容这才恍然大悟，转身道：“太上皇说很感谢你当初用天河水救他，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你想要什么赏赐，不妨现在提出来，太上皇会尽力满足。”她自己说到“太上皇会尽力满足”一句时，脸色黯然，大有凄凉之意，显然也不相信太上皇还有能力报答空空儿。

空空儿心道：“看来太上皇并不知道他中毒后我被囚禁在掖庭宫一事。”他亲眼见到李诵爱惜民力，是以刚刚得知他太子身份时对他抱了很大期望，然而此刻见他无法坐立，嘴角不断有涎水流出，恍若婴孩一般，毫无皇帝尊严，心中很是难过，当即道：“其实我也不知道天河水能解毒，不过是听旁人指点误打误撞，多有莽撞之处，哪里再敢要太上皇赏赐。请陛下安心养病，勿以当日之事为念。”

李诵勉力点点头，颇有欣慰之色。忽然外面有脚步声杂沓纷至，夹

有兵甲之声。一名小黄门奔进来道：“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到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马上见太上皇。”牛昭容冷笑一声，道：“每次太上皇一见外人，他就要带兵来求见，倒真是来得快。”

李诵噓了一口气，挥了挥手。牛昭容便道：“空郎请退下吧，来日有机会再谈。”空空儿道：“是。”欠身行了一礼，道：“陛下多保重龙体。”正欲转身时，忽见李诵眼眶有眼泪潸然流下，一时怔住。

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吐突承璀带着数名卫士闯了进来，一见空空儿就愣住，道：“是你。”空空儿点点头，又向李诵行了一礼，道：“空儿告退。”转身走出雅室。却听见背后牛昭容正怒声喝道：“吐突承璀，太上皇正会见客人，你带兵闯进来，有何用意？”吐突承璀笑道：“昭容息怒……”

一名小黄门领着空空儿出来勤政务本楼，刚下台阶，便见一名黄衣宦官端着几色果子自林中出来。小黄门忙道：“快些送进去，说太上皇夜宵时间到了，将那吐突承璀赶出来。”那宦官只点点头，却不应声。

天色本黑，空空儿心有所感，未多留意四周情形，待到与那宦官擦肩而过时，才觉得他身形十分熟悉，立时醒悟过来，当即回身追上几步，去抓他肩头，道：“罗兄，好久不见了。”

那人正是假扮成宦官的罗令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上空空儿，见身份被识破，将托盘一扔，伸手便格，却被空空儿趁势拧住，反别到背后，低声喝问道：“论莽热在哪里？”罗令则笑道：“空郎不是素来不关心军政之事么，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你我原是酒中知己，见面只该谈酒才对。”

空空儿手上加劲，喝道：“快说，论莽热人在哪里？是不是在宣阳坊萨珊丝那里？”罗令则手腕被扭得咯咯作响，几欲断掉，他倒也真强硬，犹自笑道：“怎么，空郎是要学武元衡拷打侯少府一般，对我严刑拷问么？”

一旁小黄门早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四周警戒的

神策军卫士听到动静，赶将过来，见空空儿制住一名宦官，以为他有异图，忙挺出兵刃，喝道：“快些放手！不然别怪弓箭无情！”

罗令则笑道：“你看，你明明是好人，却被他们当作坏人，这世道就是这样黑白颠倒，即便你一身武功，也是无能为力。”

空空儿恨恨松开了手，神策军卫士抢上前来，将他双臂拧住，拖到一旁。小黄门这才如大梦初醒，结结巴巴地道：“他……他是太上皇的客人，你们不能拿他。”又指着罗令则道：“这个人……我从来没见过。”

神策军卫士这才知道抓错了人，发一声喊，上前围住罗令则，他也不反抗，任凭被拿住，只道：“带我去见太上皇。”

吐突承璀闻声出楼，喝道：“出了什么事？”听神策军卫士禀明了经过，皱眉道，“先将这两人都带回去再说。”卫士押了二人欲走，罗令则挣扎叫道：“我要见太上皇。”吐突承璀冷笑道：“太上皇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么？全部押回神策军大狱拷问。”

忽见牛昭容怒气满面地赶出楼来，喝道：“吐突承璀，你这是要造反作乱么？你可别忘了，血浓于水，太上皇怎么说也是当今天子的亲生父亲！”她清喉娇嗔，在黑暗中凛凛喊出这句话，颇具威慑。

吐突承璀是宪宗皇帝心腹，新任神策军中尉，兵权在握，奉命严密监视太上皇，闻言也是悚然一惊，暗道：“说的也是，他父子为争权反目，但终究还是父子，万一将来太上皇拼死要皇帝给我安个不尊不敬的罪名，那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一念及此，忙笑着赔礼道：“昭容这是哪里的话，圣上命老奴来服侍太上皇，原是怕下人粗笨。我也是着急侍奉好太上皇，有不周之处，还请昭容从中圆缓。”

牛昭容道：“那好，太上皇要见他们两个。”吐突承璀道：“遵旨。”命人押了空空儿和罗令则进来雅舍。李诵勉强扶着小黄门坐起来，摆了摆手。牛昭容道：“太上皇命你和你的人退出去。”吐突承璀迟疑道：“这个……”

牛昭容道：“难不成你还想从旁监视太上皇会客不成？”吐突承璀道：“不敢，老奴是怕这二人伤了太上皇。”牛昭容道：“太上皇若被他们

刺死，不正趁了你心意么？”

吐突承璀冷汗直冒，尴尬万分，道：“老奴不敢有违太上皇圣意。”挥手带人退了出去。他因天黑未能认出罗令则就是因营救论莽热被通缉之人，不然无论如何都不会留下他来。

李诵指了指罗令则，牛昭容道：“太上皇问你是什么人？”罗令则刚上前两步，空空儿便拦在他面前，道：“这个人很危险，太上皇要多加小心。”罗令则冷笑道：“空郎以为我是来刺杀太上皇的么？不，他是我姊夫，我怎会杀他？”

房里所有人都呆住了，最惊讶的当然是李诵自己，他呆呆地望着罗令则，仿佛要从他脸上挖出什么秘密一般。罗令则道：“陛下不认得我，难道连自己的结发妻子也忘记了么？”李诵道：“你……你……你是……萧……萧……”指着罗令则的手指颤抖不止，显见心中激动之极。

一旁牛昭容和李忠言更是诧异不已，李诵自神秘中毒以来，一直不能开口说话，他适才竟然喊出了好几个字，当真是奇迹，一时惊喜交加。牛昭容长居宫中，甚是机敏，忙上前道：“空郎请先离开，日后有机会太上皇自会召见。”叫过一名小黄门，命他送空空儿出去。

空空儿见李诵神色大变，猜想罗令则所言不虚，只是料不到他如此年轻，竟然是太上皇的小舅子，一时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冒险救走论莽热，心中疑问虽多，却是没有机会多问，只得躬身道：“告退。”

出来勤政务本楼，却见吐突承璀正率领一大群神策军卫士守在门口，一见空空儿便上前拦住，道：“你不能走，圣上要见你。”

空空儿心道：“兴庆宫距离大明宫不算近，皇帝如何知道我来了这里？嗯，定是我进宫时就已经有人飞奔去通知了他。唉，他们本为血肉至亲的父子，竟到了儿子监视父亲一举一动的地步，难道权势真有那么重要么？”感叹一回，问道：“圣上为何要见我？”吐突承璀道：“圣上召见是莫大恩泽，还需要给你交代么？这就走吧，不过得委屈你一下。”

空空儿道：“是要绑我么？”吐突承璀道：“不是，你是圣上指名召见的人，说不定一步登天，谁敢绑你？”挥了挥手，一名神策军士从背后抢

上来，拿一个黑布袋子套到空空儿头上，另有两人一左一右挟住他手臂。吐突承璀道：“这是惯例，得罪了。走！”

空空儿被人拉扯着往前走，曲曲折折、七拐八弯地走了不少路，忽然一阵凉意袭来，脚步声也变得空旷起来，隐隐有回音来回传递。他这才恍然大悟，以前罗令则曾经告诉他玄宗皇帝为方便出行，修建了一条秘密通道，即所谓的夹城复道，从大明宫开始，沿长安城的东城垣到达兴庆宫，再由兴庆宫通向曲江芙蓉园，他现在走的这条阴森森、空荡荡的路正是传闻中的夹城，吐突承璀命人蒙住他的眼睛，是不想让他知道出口位置。忽然又想到今晚遇到罗令则的情形，他如何能避开森严的守卫进入兴庆宫，莫非也是走的夹城？他既是太上皇的小舅子，又如何要花费心力营救论莽热，与朝廷作对？实在难以想通。

走了小半个时辰，回音忽然消失，呼吸也为之一爽，似是出了夹城。吐突承璀带着空空儿一路来到紫宸殿外，才命人取下他头罩，道：“你先等在这里。”自己先进去禀报，过了一刻，重新出来，领着空空儿进来便殿。

宪宗李纯正捉笔批览奏章，闻声放下毫笔，森然问道：“空空儿，太上皇派人找你什么事？”

皇帝一开口说话，空空儿立时就辨认出对方就是当晚在掖庭宫里点了许多灯烛审问他的人，想来将自己关押在宫中黑狱中也是出于李纯的授意，一时不知道今晚被召进大明宫是福还是祸。

不过在空空儿内心深处，却是对这位与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年轻皇帝相当反感，这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对太上皇李诵极有好感，得知李诵当了二十六年太子终于登基为帝后很是欣喜，知道他会成为一个好皇帝。哪知道政局风云诡谲难测，李诵很快退位为太上皇，没有死在政敌之手，而是沦为儿子的囚徒，可谓莫大的讽刺。不过大唐多产不孝皇帝，如太宗李世民武力威胁父亲高祖退位，玄宗李隆基逼迫父亲睿宗交权，这二位反倒成了大唐乃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英主。

一旁吐突承璀低声喝道：“圣上问你话，还不快答？”空空儿道：“也没有什么事，太上皇不能说话，全靠那位昭容转达，说是太上皇感激我

当日用天河水救了他，问我想要什么赏赐。”

李纯道：“你怎么回答？”空空儿道：“我不过误打误撞，不敢索要赏赐。”李纯道：“嗯，很好。”重新拿过笔，往奏章上批了几字。又取过一件奏章，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过了许久，空空儿怀疑皇帝已经忘记了自己还在殿内，忍不住问道：“圣上还有其他事么？没有的话……”吐突承璀斥道：“放肆，圣上没有发问，你不得随便开口说话。”

空空儿心中愈发不以为然起来，这种忽视践踏他人的存在，就是宁可父子相残也要死命争夺的皇帝权威么？

忽听得李纯缓缓道：“朕有件事要你去办，你可愿意？”

皇帝语气虽然客气，空空儿一听就情知不妙，皇帝叫他办的事，定然与魏博有关。他虽厌恶藩镇，可毕竟名义上还是魏博武官。河北诸藩镇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暗通朝廷者不仅本人要被处死，家属亲族也一并诛杀，可谓十分残酷。他当然不是惧死，可是他多年来食魏博俸禄，几次遇险都是靠魏博威名才得以脱身，要他公然背叛魏博、为朝廷做事，确实是件为难之事。不过话说回来，他自己究竟还是大唐子民，难道要当面拒绝皇帝么？

李纯见他迟疑不答，果然面色一沉，很是不快。吐突承璀喝道：“空空儿，你敢当面抗旨么？这可是杀头的大罪。”空空儿道：“不敢。只是陛下交代的事一定非同小可，我在魏博官小职微，又得罪了不少魏帅心腹之人，怕是难以完成使命。”李纯道：“你都不知道使命是什么，怎么就知道会完不成？还是早有心要抗旨不遵？”

空空儿道：“我跟陛下一样，希望天下一家，所有藩镇都听朝廷的话，这样魏博既不用谋划去攻打别的藩镇，也不用日夜防着被别的藩镇夺走地盘，男人不用当兵，女人不必守寡，百姓安居乐业，再不受兵燹之苦。可事实并非如此，眼下割据分裂的局面非一朝一夕所能挽回，我一介村夫，更不能从中帮到什么。我生在魏博，答应要为魏博效力十年，这十年内，我始终是魏博的人，陛下要我对付魏博，我做不到，魏

博若是要我对付朝廷，我一样也做不到。还请陛下体谅。”

他这番话虽然平实，却是真实情感流露，饱含复杂深沉的矛盾。李纯闻言耸然动容，半晌才道：“听说你跟侯彝是结拜兄弟，对么？”空空儿道：“是。”李纯道：“朕已经派人召他回京，预备擢升他为御史台监察御史，几日后就该到京师。你既不肯替朕办这件事，朕只好指派侯彝去魏州调查嘉诚公主过世真相。”

空空儿惊得呆了，一是皇帝如此精明厉害，竟然能想到用侯彝来要挟他；二是嘉诚公主过世着实让他吃了一惊。他上次被进奏官押回魏博，曾穆在邸报中说了他不少坏话，节度使田季安不顾田兴求情，有心杀他，是嘉诚公主出面，说既然空空儿犯了错，就该以国法制裁。田季安本是前任节度使田绪第三子，亲生母亲地位卑贱，全靠嘉诚公主收他为嗣子才得以继承节度使的位子，对养母颇为敬畏，才同意将空空儿交给主管刑狱的推官邱绛审问。偏偏邱绛是个认真的人，认为空空儿杀人证据不足，空空儿由此才逃过一劫，说起来嘉诚公主也是对他有大恩的人，心道：“嘉诚公主还不到四十岁，我离开时还好好的，别说朝廷怀疑她死因可疑，就连我也觉得非比寻常，只是万一公主真是被魏博自己人害死，朝廷与魏博发展至兵戎相见，那可如何是好？”

李纯见他不答，挥手命道：“吐突承璀，空空儿既不肯应命，你就就送他出宫去吧。”吐突承璀躬身道：“遵旨。”转头道，“走吧。”

空空儿再无迟疑，上前单膝跪下，俯首道：“我愿意领命回魏州调查嘉诚公主之死，请陛下恩准。”李纯道：“你当真愿意？”空空儿道：“是。”李纯这才展露出一丝笑容，道：“好。你先留在京师几日，等与侯彝团聚后再启程回去魏州不迟，到时自然会有人跟你联络。”空空儿道：“是。”

李纯道：“吐突承璀，你就送空空儿回去魏博进奏院。”吐突承璀道：“遵旨。”领着空空儿出来紫宸殿。

一名十二三岁的明媚少女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一头撞在走在最前面的吐突承璀身上。吐突承璀以为只是普通宫女，正待喝骂，忽听见那少女咯咯直笑，登时认出她来，忙笑道：“公主殿下，你怎么玩到这里

来了？”

那少女正是宪宗皇帝长女普宁公主，淘气顽皮异常，最为皇帝钟爱。普宁公主也不理睬吐突承璀，眼珠一转，落在一身布衣的空空儿身上，问道：“你是谁？”吐突承璀道：“他是……”普宁公主道：“我又没问你，他难道不会自己说么？”吐突承璀道：“是是。”空空儿道：“我叫空空儿，公主有礼。”普宁公主道：“呀，原来你就是空空儿，我听过你。”

空空儿更是惊奇，不知道公主在深宫中如何知道自己的名字。吐突承璀知道公主天真无忌，生怕她随口吐露什么秘密，忙道：“公主，圣上正在便殿，老奴这就派人送你去。”普宁公主道：“嗯。”脚下却是不动，好奇打量着空空儿，问道，“你看起来倒是面善得很，果真如大娘娘所言……”

她生母寒微，口中的“大娘娘”自是指宪宗贵妃郭念云。吐突承璀大是着急，不待公主说完，上前一把握住她，招手叫过一名小黄门，命他送公主去皇帝身边。普宁公主笑道：“那我去找父皇啦。空空儿，再见啦。”空空儿道：“是，公主走好。”吐突承璀生怕再出意外，催道：“快些走吧。”

因为大明宫到夜晚各城门均落锁封闭，即使是紧急开启也需要极为复杂的手续，且归素来与神策军不和的金吾卫把守，吐突承璀便命人将空空儿蒙了头，依旧从夹城中带出。

再出来时已经是长乐坊附近，空中传来淡淡的酒香，夹杂着桂花的味道，当是长乐坊徐氏所酿造的黄桂稠酒了，此酒名列十大名酒，果真是名不虚传。空空儿许久不曾畅饮，一闻见酒香不免垂涎欲滴，加上不愿意回去魏博进奏院，道：“现下已是夜禁，不如我到最近的坊区找家客栈将就一晚再说。”吐突承璀道：“圣上命我送你回去魏博进奏院，你想要我抗旨么？快些走吧，反正崇仁坊也不远。”空空儿道：“不瞒将军，我跟进奏官曾穆素来不和，他早有意杀我，我实在不愿意回去那里。”吐突承璀道：“圣上有旨，这可不是你愿不愿意的事。”

神策军卫士强行簇拥空空儿来到魏博进奏院门前，吐突承璀命手下拍开大门，道：“我是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有事要见你们进奏官。”魏

博卫士听说是神策军中尉大驾光临，慌忙去叫曾穆。曾穆一边披衣一边赶出来，见吐突承璀携着空空儿站在门前，不明所以，笑道：“将军大驾光临，如何不叫人先知会一声？”

吐突承璀道：“嗯，这不是来了么。”自身后卫士中取过一柄长长的物事，剥掉外面的锦袋，却是一柄南诏浪剑，只是比空空儿原先那柄要新上许多。众人正不知所措时，吐突承璀道：“空空儿，这是圣上赐给你的兵刃，是十几年前南诏与我大唐重新结盟时进贡的方物。”

空空儿猜想这肯定宪宗的意思，一时想不明白，皇帝既要自己办事，为何又故意在魏博诸人面前示恩于己？这不是公然让魏博猜忌他、防范他么？当此情形，实在无奈，只得上前接剑谢恩。

吐突承璀指着空空儿笑道：“他是圣上点过名的人，我可是毫发无损地送来的，进奏官别再轻易喊打喊杀了。”

吐突承璀如今是这京师仅次于皇帝最有权势的人，旁人巴结尚且不及，曾穆今晚意外得以结识，自是要把握机会，忙道：“将军辛苦，这就请进去喝杯水酒吧。”吐突承璀笑道：“下次吧，圣上命我将人交给你，还等我进宫复命呢。”曾穆道：“是，是。”送走吐突承璀，这才回身冷笑道：“原来空巡官巴结上了新皇帝，难怪气势都不一样呢。”

空空儿只是不睬，曾穆便叫人预备好房间，送他去歇息。当此情形，又怎能安心入睡？一夜无眠。一大清早晨鼓响时，空空儿匆忙出门，赶到宣阳坊东门客栈，却只有精精儿一人在房里，聂隐娘昨晚就已经出去打探消息，至今未归。空空儿料想聂隐娘武艺高强，心思缜密，当不会有事，忙道：“你先留在这里，我去波斯公主门前看看。”

他昨晚在兴庆宫离奇撞见罗令则后，有意问过论莽热是不是藏身在宣阳坊萨珊丝府邸，料来昨夜罗令则无法轻易脱身，就算赶回来报信也是今早之事，若是论莽热当真藏身在萨珊丝那里，肯定会有所动静，所以他得赶快去监视。

精精儿道：“师兄，不如我跟你一道出去，总呆在房里，闷也闷死了。”空空儿道：“你腿上受过重刑，伤势最重，不完全好怎能走路？”

万一留下什么隐疾，成了瘸子，你以后不但再也不能飞檐走壁，怕是也没有女人会喜欢了。”

精精儿吐了吐舌头，笑道：“瞧，还是师兄最了解我，知道我最怕什么。那好吧，师兄请先去办事，回来再跟我说说昨晚进宫有没有看见什么稀奇的宝贝，将来等我的伤完全好了，也可以溜进宫去大偷一把。”

空空儿摇了摇头，径直出来客栈。刚到波斯公主宅邸门前，便看见萨珊丝带着数名胡奴出来，上马往西而去。他心念一动，急忙跟上前去，只是萨珊丝等人所乘均为神骏，瞬间便不见了踪迹。追到西坊门处，向武侯铺的卫士打探道：“小哥可见到波斯公主一行出坊？”卫士道：“没有啊。”回头问同伴道，“你看见了么？”同伴笑道：“波斯公主那些好马谁都认得，从咱们眼前经过哪能不知道？她肯定是去了她自家开的萨氏酒楼吃早饭。”

空空儿忙问了萨氏酒楼地址赶过来，果见门前大槐树下拴着数匹高头大马，两名胡奴站在一旁叽哩咕噜地说着些什么。空空儿装出食客的样子，正要往里闯，一名胡奴早在去年舒王夜宴时就见过他，登时认了出来，上前扯住他大嚷道：“空郎来了。”倒像是债主抓到了欠钱不还的人一般。

空空儿正感难堪之时，酒楼里迅疾抢出数人，有胡人有汉人，将他扯进楼内，摁在椅子上坐下，然后环伺一圈，死死瞪着他，距离之近，连对方呼吸都听得见。

空空儿心道：“这些人个个身怀武艺，想来是萨珊丝暗中招募的高手。隐娘说得果然没错，萨珊丝并非安心当她的富足翁。”他倒也真沉得住气，既不跟这些人动手，也始终缄默不语，任凭他们在一旁虎视眈眈。

过了好大一会儿，有名胡奴下楼来，叫道：“公主请空郎上楼去。”围着空空儿的人这才闪身，让出一条路来。空空儿跟着胡奴上来三楼一间雅室，却见门外有四条彪形大汉执刀守卫，如临大敌一般。空空儿更是大奇，暗道：“该不会论莽热就藏在这里？萨珊丝又如何要命人带我来这里？莫非她怕论莽热行踪已经暴露，要杀我灭口？”心中暗生警

惕，他未带兵刃，当下凝神戒备。

忽听得萨珊丝在房里道：“是空郎到了么？请进来吧。”空空儿应道：“是。”推门进去，却见房中席地坐着三人，萨珊丝坐在上首，右手坐着一名四十余岁的络腮男子，左手则是一名灰衣僧人，正是昨日傍晚见过的与吐蕃使者一道进城的和尚。

萨珊丝命胡奴掩门退出，这才道：“空郎请坐，我来为你介绍，这位是吐蕃使者徐舍人，这位是蜀中高僧延素上人，如今是朝廷贵客，住在鸿胪寺⁽²⁾。二位，这位就是我适才提过的魏博巡官空空儿。”

空空儿惊愕异常，那徐舍人已站起身来，拱手道：“空巡官有礼。”空空儿问道：“你是吐蕃使者？”徐舍人笑道：“是。你是看我一身汉人衣服么？我是早上出来时临时换的，不过其实我自己也确实是汉人血统。”

不仅空空儿，就连萨珊丝也才第一次听说，失声问道：“尊使原来是汉人。”徐舍人道：“是，不过却是被大唐追杀不得不流落异域的汉人。先祖徐敬业起兵反抗武太后失败后，我徐家被满门抄斩，曾高祖虽侥幸逃脱，却在中原无法立足，只好逃到高原，以此为家，落地生根。”空空儿惊道：“你是徐茂公的后人？”徐舍人哈哈大笑，道：“原来还有人知道我祖先初出江湖的字号。”

空空儿口中的徐茂公本名徐世勣，字茂公，是隋末唐初风云一时的人物，以足智多谋著称，后投在李世民麾下，成为大唐开国功臣，因赐姓李，又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改名为李勣，封英国公，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其人传奇事迹极多，如王世充降唐后，其部下单雄信勇健有名，李世民事势必要杀之而后快。李勣以自己官爵和全部家产替单雄信求情，李世民坚决不允。与单雄信诀别时，李勣用刀从腿上割下一块肉，交给单雄信说：“我本来想随兄一起死，但既以此身许国，事无两遂。何况我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家人呢？此肉随兄入地下，以表我拳拳真情。”单雄信死后，李勣果然如家人般照顾他的妻子儿女，成为千古义气的典范，也更得太宗皇帝李世民器重。有一次李勣得了暴病，药方须用胡须灰，儒家礼仪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易损伤。李世民听说后毫不犹豫地剪下自己的龙须作为药，成为千古美谈。徐敬业为李勣

长孙，从小善于骑射、有才智，袭爵英国公，历官太仆少卿、眉州刺史。高宗皇帝死后，皇后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废中宗立睿宗，把持了全部朝政大权，引来朝野不满。刚好徐敬业因事被贬为柳州司马，赴任时途经扬州时同被与贬官南方的唐之奇、骆宾王等一起策划起兵反对武则天。徐敬业自称匡复府大将军，领扬州大都督，组织囚犯、工匠、役丁数百人，占有扬州，随即招集民众，以扶助中宗复位为号召，发布了由骆宾王撰作的《讨武曌檄》^③。檄其中称武则天“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谋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翬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言语犀利，文采斐然。据说武则天曾亲自阅读这篇痛骂自己的檄文，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一句时，十分感慨，叹息说：“失去骆宾王这样的人才，是宰相的过失。”徐敬业起兵后，应者如云，军队飞快增至十余万人。武则天派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统兵三十万人镇压。当时徐敬业的谋士有北上进攻洛阳和南下先取常州、润州两种主张，徐敬业听取了南进意见，先南渡长江攻陷润州。此时，李孝逸大军逼近扬州，徐敬业只得北还迎战，被李孝逸以火攻打败，徐敬业逃往润州途中被部下所杀。武则天睚眦必报，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不仅诛戮徐氏全族殆尽，还下诏追削李勣父子官爵，刨坟斫棺，复本姓徐氏。可怜李勣历事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出将入相，位列三公，极尽人间荣华，做梦也想不到会被孙子徐敬业牵累，落了个家族倾覆、破家人亡的下场。

最令空空儿吃惊的还不是徐舍人的身份，而是昔日李勣被朝廷倚之为“长城”，戎马半世，至死都在与夷狄羌狄交战，却不料后人已混迹其中，并在吐蕃出任高官，实在是莫大的讽刺。那僧人延素便是四年前吐蕃大举进犯大唐时掠获的人口，本要当作俘虏押回吐蕃作为奴隶役使，到盐州时，碰巧遇到换防此地吐蕃将领徐舍人，遂将几千汉人俘虏召集一处，道：“大家不要怕，我本汉人五代孙，从前武太后杀唐宗室，我祖先建义不果，子孙流落绝域，至今已经三代。虽然我们几代居此，有兵有地，然思本之心，无忘于国，我这就放你们回去。”有机智之人趁机游说徐舍人归义返唐，徐舍人叹道：“我徐氏在吐蕃日久，旌属繁衍已多，无由自拔归汉了。”于是命延素带领众人返回唐境。

空空儿问道：“那么徐将军这次来长安，为的是什么？”徐舍人道：“当然是来与你们皇帝讲和。吐蕃、大唐战争连年，各有损伤，我劝过赞普，他也不想看到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有意求娶汉家公主，从此结为亲家，永息兵戈。”延素合十道：“善哉善哉，徐将军此行，实乃大大造福苍生之举。”

空空儿听说，不由得惊奇地望了萨珊丝一眼，她之前与罗令则合谋营救论莽热，又雇请王景延刺杀西川节度使韦皋，无非是应论莽热所求，要施恩于他，以求更大回报，可果如徐舍人所言，一旦和谈成功，论莽热自可大方离开中原，无须再借她之势力，还会如她所愿么？

却见萨珊丝神色无异，仿佛并不在意此事，又似乎跟此事毫无关系，可若是她手中没有论莽热，徐舍人又何须一大早来宣阳坊见她？

果听见徐舍人道：“公主之前为内大相一事出力甚多，我吐蕃自会知恩图报，以后凡是打有公主狮子印记的商人经过西域，我们不但抽税，还会派兵沿途护送。”空空儿心道：“这回报未免与萨珊丝的期待差得太远。”

不料萨珊丝却笑道：“甚好。不过到眼下内大相仍是朝廷通缉重犯，我无法将他公然交出。”徐舍人道：“这是自然，这件事要做得干净利索，不能跟公主有任何干系。不过我想先见一见论莽热，不知道是否方便？”

萨珊丝重重看了空空儿一眼，道：“徐将军很快就会得到皇帝召见，请先回去鸿胪客馆，以免有人起疑。稍后我再派人与将军联络。”徐舍人倒也干脆，当即站起身来，道：“如此，我等先告辞。”萨珊丝道：“空郎请稍候，我去送送将军和上人。”空空儿道：“是。”

徐舍人似还有话要对空空儿说，想了一想，又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只抱拳道：“空巡官，有机会再见吧。之前赞普听信奸人谗言，许诺与你们魏帅联兵，怕是无法成行了。而今中原四分五裂，你们魏帅即便真能夺去河东等地，必会被藩镇群起而攻之，不如安心守护魏博，孜孜求治，兵精粮足，百姓安觉乐业，自是一方乐土。这些话都是我肺腑之言，还望空巡官转达给魏帅。”

空空儿道：“是。也望将军多劝贵国赞普，不要再发兵侵扰我西北、西南边境。”徐舍人道：“这是自然。”

空空儿又问道：“还有一事，不知道将军是否方便告知，昨日进城时那囚车里的人是谁？”徐舍人道：“噢，他是贵朝郭令公的孙子郭钢，当今皇帝贵妃的堂兄。”空空儿道：“是他，我早该猜到的。”

郭钢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第三子郭晞长子。郭晞自幼善于骑射，年轻时常随父亲参加征战，因勇敢善战而被授于左赞善大夫官职。其子郭钢一直在朔方节度使杜希全幕府为官，杜希全因其是名将之后，信任有加，任其为丰州刺史。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郭晞从中大肆阻挠，说儿子弱不任事，不堪大用。不久后德宗皇帝派使者到朔方召郭钢回朝，郭钢就此逃奔吐蕃。因其是郭子仪之孙，此事曾轰动一时，郭晞也受牵连被罢官。

徐舍人道：“郭钢前次擅来京师，处事不当，绑架舒王，惊吓公主，引起满城风雨，又失手杀死金吾卫大将军郭曙，赞普命我将他捆送中原，献给皇帝，略表心意。”

空空儿这才知道当晚与大将军郭曙争吵的人就是郭钢，他大约是怕刺杀舒王时已被叔父认出，暴露身份，所以连夜来找郭曙，结果失手将叔父推在大石上撞死。

徐舍人道：“空巡官，眼下多有不便，咱们找个时间再好好谈上一谈。”空空儿道：“是，将军好走。”遂拱手作别。

萨珊丝送徐舍人和延素出去，门口四条大汉却不跟走，依旧守在两边，显是留下来看守空空儿。空空儿本无趁机逃走之意，他虽然不知道萨珊丝为何丝毫不加忌惮，让自己参与这次与徐舍人机密谈话，但料来她有恃无恐，一早已经洞悉魏博也有过营救论莽热的行踪，预备拿此来要挟自己。

只听见外面马蹄得得，大约是徐舍人等骑马去了。又过了好一会儿，才见萨珊丝进来，笑道：“空郎是何时回长安的？”空空儿道：“昨日。”萨珊丝道：“你一回来就赶着来跟踪我，是想找到论莽热么？你也

听到了，徐将军奉赞普之命来向皇帝谈和，眼下这种局面，还能谈不成么？所以论莽热对你们魏博已经没有用处了。无论如何，吐蕃都不会发兵襄助你们魏博夺取河东之地。”

空空儿心道：“原来她以为我是奉魏博之命来寻找论莽热。”当下不动声色，问道，“公主如何知道这些？”萨珊丝“咯咯”笑道：“我知道的事可比空郎想的多多了。当初侯少府将刘叉藏在袄祠中，不也是我在暗中帮忙么？”空空儿道：“原来是公主仗义相助，这可要多谢了。”

他适才听了徐舍人一番话，已经息了要杀论莽热之心，眼下最要紧的是吐蕃与宪宗皇帝和谈成功，这样不但是帮朝廷、帮边关百姓，也是在帮魏博，再去刺杀论莽热只会节外生枝，只是如此一来，要救出陷在蜀中的赵存约就得另想办法。只是他尚不知道萨珊丝的真实心意，问道：“那么公主是要将论莽热交给吐蕃使者一行了？”

萨珊丝道：“嗯，这件事我不便出面，空郎当然也不便出面，还是让旁人去办比较合适。”空空儿道：“如此，我就告辞了。”萨珊丝笑道：“嗯，空郎是个聪明人，我可不希望跟你成为敌人。”空空儿道：“公主有恩于我义兄侯彝，空空儿不敢忘记。”萨珊丝道：“好，罗郎果然没有看错空郎。”

空空儿心道：“原来罗令则早有预谋，让她事先施恩于我和义兄，为的就是日后索要回报。”猜想她还不知道昨晚罗令则已经失陷在兴庆宫一事，也不多提，告辞出来。

回来客栈中，聂隐娘亦刚好回来，空空儿闻声到她房间。聂隐娘脸有疲倦之色，道：“论莽热不在宣阳坊中。”空空儿道：“隐娘如何知道的？”聂隐娘道：“我昨夜擒住了一名萨珊丝心腹侍女，拷打了她一夜，她说从来没有见过论莽热，而且也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见过罗令则。我猜这一切都是罗令则策划，他人既然从来没有出现过，论莽热也应该不在那里。”

空空儿道：“我昨晚在兴庆宫遇到了罗令则。”聂隐娘大吃一惊，道：“他怎么会在兴庆宫？”空空儿道：“我也不知道。”大致说了昨晚经

过。

聂隐娘听说嘉诚公主去世，沉默许久，才问道：“你昨晚回进奏院可听说此事？”空空儿道：“没有。”聂隐娘道：“若是嘉诚公主当真死于意外，你要如实禀报皇帝么？”空空儿自是明白她话中深意，一时迟疑不答。

聂隐娘道：“空郎，我不希望你那么做，不然我为了魏博着想，一定会杀了你。”空空儿苦笑道：“当日我失信于进奏官，未能按时查出割喉凶手，隐娘就该杀了我。”聂隐娘道：“你自然是看轻生死，可知道活着的人还要忍受多少痛苦。”

空空儿无言以对，半晌才道：“论莽热现下不能杀了，吐蕃使者此行是来议和的。”简略说了一下适才见到萨珊丝和徐舍人的情形。又道，“当日隐娘本来就是说要拿王景延换尊夫，拿论莽热换我，不如我们立即去追查王景延下落，刘辟恨她入骨，一样可以拿她人头换回尊夫。”聂隐娘道：“这件事我得好好想想。空郎，你行踪已露，不能再住客栈，不然只会令人起疑，你先带着精精儿搬回进奏院。”

空空儿见她神色似不愿意就此放过论莽热，还待再说，聂隐娘道：“我忙了一夜，确实累了，先歇息一下，午饭后我去进奏院找你商量。”

空空儿只得道：“是。”掩门出来，回房对精精儿说得搬去魏博进奏院。精精儿本就喜欢热闹，一想到进奏院中肯定有婢女服侍，当然更加乐意。曾穆见空空儿带着师弟搬回进奏院，也无话可说，倒真拨了两名婢女专门来照顾精精儿。

空空儿一夜未睡，安顿好精精儿便自己回房躺下，隐隐听到隔壁传来精精儿笑声，知道他又与婢女调笑上了，不禁苦笑。

一觉睡到下午，有人来敲房门，问道：“空郎在么？”空空儿听出是聂隐娘的声音，慌忙起床去开门。聂隐娘进来径直道：“我大约猜到论莽热藏在什么地方了，一定在十六王宅舒王府邸。”空空儿道：“舒王府

邸？这怎么可能？”

聂隐娘道：“你可记得当晚我们去绑架舒王时，罗令则从旁出手缠住王翼，救了舒王？”空空儿道：“记得，可那不过是个意外。”聂隐娘道：“你觉得是意外，这却是罗令则结识舒王的好机会。”

空空儿记起那晚去罗令则家借宿时，正好遇到舒王派人来请罗令则去参加宴会，道：“可舒王贵为皇子，为何要冒险收留论莽热人呢？”

聂隐娘道：“按照之前的情形，论莽热逃回吐蕃，必然要发兵报仇，对朝廷不利，这件事上，能得好处的只有舒王。他本来是储君最热门的人选，只是金吾卫大将军郭曙意外身死后，他失去强援，偏偏太子中毒未死，终于失去了机会。我猜一定是罗令则说服他与论莽热结盟。不过十六王宅有宦官和神策军严密监视，舒王失势后更是如此，他们要互相联络，一定有条通道，说不定罗令则故伎重施，也挖了一条地道通到舒王宅邸下面。”

空空儿知道她一心想杀论莽热换回赵存约，劝道：“十六王宅戒备森严，论莽热未必就在其中。隐娘，我还是那句话，论莽热眼下有益和谈，轻易杀不得。不如我先去成都，换尊夫出来。”聂隐娘道：“这么说，若是我坚持要去杀论莽热，你是要阻止我了？”空空儿道：“隐娘是最明事理的人，应该知道留着论莽热，对朝廷和魏博都好。”

忽听门外有人道：“你还会心向魏博么？”曾穆推门走了进来。空空儿道：“隐娘你……”聂隐娘道：“抱歉了，空郎，你得暂时受点委屈。”

空空儿料来聂隐娘一心要杀论莽热，要关押自己防止意外，退后几步，抓起那柄皇帝新赐的浪剑，正欲强闯出去。曾穆拍了拍手，镣铐声响，几名卫士架着精精儿拖了进来。

曾穆握住精精儿下巴，道：“空空儿，你敢动一下，我就在你师弟脸上划上一刀，如此俊美一张脸，划伤可就再没有女人喜欢了。”精精儿笑道：“就算我精精儿破了相，一样有女人喜欢。师兄，你不用管我。”空空儿摇了摇头，放下剑来。曾穆道：“到底是师兄弟情深。”命卫士拿镣铐上前锁了空空儿手脚。

聂隐娘道：“进奏官先将他二人关起来，等我取下论莽热人头再放他们出来。”曾穆笑道：“隐娘尽可放心去办事。”命人押空空儿、精精儿去地牢囚禁。

一行人刚出院子，便有一名卫士飞奔进来禀道：“朝廷跟吐蕃的和谈成了，皇帝今晚在麟德殿宴请吐蕃使者和百官。据说不但要赦免论莽热，就连之前所有被发配江淮为奴的俘虏也要一并放回吐蕃。”

空空儿忙道：“隐娘，你不可轻易去行刺，不然事情败露后会牵累魏博。”他知道聂隐娘最在意的就是魏博，想以此来打动她，不料她睬也不睬，只昂首朝前走去。

精精儿叫道：“姊姊！”聂隐娘当即顿了一顿。空空儿忙道：“论莽热刚刚被皇帝赦免，他的首级对刘辟已经失去意义，隐娘你……”还想再劝，却被卫士强行拖走。

地牢阴湿，又不见天日，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照明。空空儿扶精精儿坐在地上，道：“抱歉，师弟，这次是我连累了你。”精精儿笑道：“我们师兄弟同时坐牢，这也是破天荒头一遭，有什么可抱歉的。”空空儿道：“你忘记了，当年咱们在峨眉山学艺，你我下山偷酒被师傅发现，不也一起被罚面壁三天么？”精精儿道：“是啊。”二人回忆起旧日时光，一起大笑了起来。

精精儿问道：“你那位朋友，当真能救出玉箫么？”空空儿道：“嗯，她本事比我大得多，她说她有办法，就一定能做得到。”精精儿道：“嗯，那我就放心了。”

空空儿道：“你很喜欢玉箫么？”精精儿失笑道：“她？怎么会呢？我只是同情她，好端端的一个小娘子，依附在韦皋那样的人身边，成天担惊受怕。不过现下韦皋死了，希望你那位朋友救出她后，她能过上舒心的日子。喂，师兄，你这些年过得怎样？”空空儿道：“嗯，还好。”精精儿道：“有没有遇上喜欢的女子？”空空儿道：“这个嘛……”

他二人均对政事淡漠，既无力阻止事情发生，也只能随遇而安，好在有师兄弟作伴，终于可以将各自分别多年的事情好好说上一说。

到了次日，数名卫士拥进地牢，将空空儿拉了出去。空空儿道：“我师弟呢？”领头卫士道：“进奏官只命带空巡官一人。”将空空儿押来议事厅。聂隐娘和曾穆正在议事，空空儿见他们神色，似乎还没有动手刺杀论莽热，心下略略舒了一口气。

曾穆转头冷笑道：“空巡官果然了得，前日回京，晚上即见到了皇帝，神策军中尉亲自送回进奏院。昨日吐蕃与朝廷和谈刚成，今日就有吐蕃使者徐舍人派人来邀请你赴宴。”

空空儿这才知道为何带自己出来，多半论莽热也会出现在此宴会上，聂隐娘一定想利用这个机会。

聂隐娘道：“进奏官，请你下令开了空郎镣铐，我想单独跟他谈上几句。”曾穆道：“好。”命人去了空空儿手足禁锢，带人退了出去。

空空儿道：“隐娘应该知道我不赞成你去刺杀论莽热，你们若放了我，我一定会阻止。”聂隐娘道：“我知道。”空空儿道：“如今论莽热已经是朝廷座上宾，隐娘杀他又有何用？不如我与隐娘一道去追查王景延下落。”

聂隐娘道：“你道我是为了自己么？听说论莽热被软禁在崇仁坊时，日日夜夜咬牙切齿、怒骂大唐，他逃脱后立即收买王景延去西川刺杀俘获过他的韦皋，这样的人，一旦回到吐蕃，必会兴兵杀回来报仇。说不定要重提与魏帅联兵一事，我可不愿意魏博因为这样一个疯子穷兵黩武，大兴战事，所以我非杀了他不可。”

空空儿道：“即便论莽热一心复仇，可如今吐蕃与朝廷和谈已成，论莽热身为臣子，怎敢不听赞普号令？”聂隐娘道：“且不说论莽热家族势力雄厚，把持吐蕃朝政，单说吐蕃赞普多是反复无常之辈，昔日文成、金城两位公主先后下嫁绝域，带去大量书籍、医药、技工，吐蕃强大后的回报则是夺取了大唐河西、陇右、西域之地。贞元三年，吐蕃赞普诡称与大唐结盟，朝廷派出使者往平凉会盟时，吐蕃突然发兵劫盟，副元帅判官路泌、会盟判官郑叔矩均被俘去，至今陷在绝域未归。你又怎么说？”

空空儿道：“可你若杀了论莽热，破坏和谈，吐蕃不一样要兴兵向朝廷报复？”聂隐娘道：“不对，杀了论莽热恰恰有利于和谈，等于为吐蕃国内的主和派清除了一个大大的障碍。况且我本来就不是朝廷的人，论莽热即使死在长安，也算不到朝廷头上。”

空空儿听了她这番高谈阔论，一时呆住，半晌才道：“进奏官为何也赞成隐娘杀论莽热？”言下之意无非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希望跟吐蕃联兵去夺取河东之地，应该是不主张论莽热死的。

聂隐娘道：“进奏官认为杀死论莽热能破坏和谈，令长安大乱，对魏博有益，所以极力赞成。空郎，确实如你所言，论莽热人头已经对刘辟无用，我不顾夫君陷在西川，执意冒险行刺，你该明白我的一番苦心。我也不需要你从旁帮我，你只要装作若无其事赴宴就好。”

空空儿自觉亏欠聂隐娘良多，也深信她跟曾穆不是一路人，当即道：“那好，请隐娘让进奏官放我师弟出来，他身上有伤，受不了地牢寒湿。”聂隐娘道：“这是自然。”到门口叫曾穆进来，道：“空郎已经答应要从旁协助刺杀论莽热，进奏官这就派人放了精精儿吧。”曾穆笑道：“总是隐娘有办法对付空空儿。”挥手命人去地牢放精精儿出来。

空空儿道：“宴会是什么时候？”聂隐娘道：“今日中午，在宣阳坊萨氏酒楼。”空空儿道：“那是波斯公主萨珊斯所开，我去过那里。”当即根据记忆详细说了四周地形以及楼内情形。聂隐娘道：“多谢空郎。”

空空儿道：“可为何是在中午，而不是晚上？”曾穆道：“人家吐蕃使者现今是朝廷贵宾，可是忙得很，晚上鸿胪寺有招待宴会。”空空儿道：“中午更好，不然晚上夜禁后坊门关闭，隐娘得手后也只能藏在宣阳坊里等待天明，万一金吾卫连夜派兵封锁坊区，那就不容易逃脱了。”聂隐娘道：“嗯，我也是这么想。空郎，你先回房梳洗，换身衣服，略作歇息，再动身去宣阳坊。”

空空儿回来院子，却见院中树下有数名卫士徘徊顾望，猜到他们是曾穆派来监视自己和精精儿的，也不说破，进来精精儿房间，却见他正半躺在卧榻上，四名婢女环伺周围，正喂他饮酒吃食。

空空儿道：“师弟！”精精儿坐了起来，笑道：“瞧，刚刚还在地牢，转瞬又是温香软玉，真好像是做梦一般。师兄，你是不是答应了要为他们去做事？”空空儿道：“不是，只是有人来邀我赴宴，他们不得不放我出来。你在这里安心养伤，我去去就回。不过你的伤没好，酒色伤身，可别太过了。”精精儿道：“是。”嘴里应着，手上却是不停，揽住一名婢女的纤腰，往卧榻上倒了下去。

空空儿回到房中，见房中已经有婢女准备好热水，见他进来，便欲上前服侍他沐浴。空空儿忙道：“我自己来，你们先出去。”脱去衣裳，到浴桶中泡了一刻功夫，穿好衣服出来。曾穆正守在进院奏大门口，问道：“空巡官不带兵刃么？今日要赴的可是鸿门宴。”空空儿也不答话。

曾穆便命人牵了一匹马给他，道：“你即使不为魏博着想，也该多想隐娘，她可是几次为你说情救你性命。”空空儿道：“进奏官放心，隐娘于我仿若姊姊一般，我绝不会令她身陷险境。”曾穆道：“好，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到宣阳坊接应隐娘，就安心等你们的好消息。”

空空儿不紧不慢地来到宣阳坊。萨氏酒楼并不在繁华之地，周遭林木翳如，甚是僻静，可见萨珊丝开此酒楼不过是有个自己的地方宴请宾客，并不是要经营赚钱。楼门前有数名华服胡奴侍立，见空空儿到来，一人慌忙迎上来笑道：“空郎可是来得早了，徐将军人还没到，不过公主和几名贵客已经到了。”空空儿点点头，将马缰交给那胡奴，道：“有劳。”

上来二楼大堂，却见堂中站有不少胡奴婢女，个个盛装打扮，波斯公主萨珊丝正陪坐一名胡人身边，与他密密低语。一旁窗下站有两名僧人，一人是昨日见过的延素，另一人空空儿也认得，竟是青龙寺住持鉴虚。空空儿一时不知道他如何也在宴会上，但见他与延素交谈甚欢，料来也是旧相识。

萨珊丝见空空儿进来，忙起身迎上前来，笑道：“空郎来得正好，我来为你介绍贵客，这位是吐蕃内大相论莽热。”空空儿吃了一惊，见那论莽热凶神恶煞，满脸是饮恨阴毒之色，确如聂隐娘所言，一看就是个极

不好惹的角色。

却听见论莽热问道：“你是魏博的人？”语气极其倨傲，桀骜不恭。空空儿道：“是。”论莽热道：“你们魏帅好么？”空空儿道：“大相有心，魏帅安好无恙。”论莽热道：“那就好。”

萨珊丝又引见鉴虚，空空儿道：“我在青龙寺见过住持。”鉴虚却已经不记得他，道：“空巡官何时到过青龙寺？”空空儿道：“去年，不过随意游览罢了。贵寺无本、无可两位师傅可还好？”鉴虚道：“无本？你是说贾岛么？他已经还俗了。无可还在寺中，很好。”

正说着，楼下有人叫道：“将军到了。”随即有一群人上楼来，众人忙迎上前去，只有论莽热坐在原地，动也不动。

数名吐蕃卫士簇拥着徐舍人上来。一见面，徐舍人就抱拳道：“抱歉了，来得迟了，鸿胪寺里有不少事情，好不容易才脱身出来。”萨珊丝道：“吐蕃与朝廷和约谈成，将军少不得要忙碌一番。”徐舍人道：“今日我做东，只宴请你们这几位朋友，大伙儿别客气。”走到论莽热身边，躬身行礼道：“徐舍人参见内大相。多年不见，内大相可还安好？”论莽热阴沉着脸，神态冷漠，也不答话，只是摆了摆手。

空空儿一旁看见，心道：“隐娘说得果然没错，这论莽热在吐蕃位高权重，若是他回国后坚持兴兵侵唐，怕是徐舍人也无力阻止。”不由得对聂隐娘的远见卓识佩服得五体投地，可一想到将来有朝一日也许真会因为魏博背叛朝廷与她为敌，不免又惴惴不安。

桌案早已经摆好，萨珊丝忙命人上酒上菜。徐舍人和论莽热并排坐了上首，萨珊丝和空空儿依次坐在左首，延素与鉴虚则坐了右首。酒菜如流水端上来，每人的桌案前都摆得满满当当。一队靓装乐妓各执乐器，鱼贯进来坐在右面墙边。丝竹声一响，便有另一队女子翩翩舞了进来，一色白色纱衣，酥胸半露，各自用绿色流苏璎珞蒙着脸，取“苏幕遮”之意。白衣绿面，宛若清水芙蓉，极是养眼。

徐舍人本是个粗豪之人，只想借接回论莽热之机宴请几个新结识的朋友，想不到萨珊丝如此有心，安排了歌舞助兴，很是欣喜，忙举杯

道：“我生于边荒，不识大唐音乐，昨晚在麟德殿已大开眼界。公主精心安排，我深以为幸。今日虽然我做东，却算不上真正的东道主，而今大唐、吐蕃一家，各位以后有机会也要去我们逻娑⁽⁴⁾看看。来，我们一起干一杯。”

众人便一起举杯，只有论莽热一动不动，局面煞是尴尬。忽听见楼外有人大叫道：“神策军追捕逃犯，快些让开。”又有人叫道：“快，快拦住他们！”只听见脚步声纷纷沓沓，似有不少人正朝这边赶来。

徐舍人皱眉道：“你们去看看怎么回事？”几名吐蕃卫士应声奔下楼去。萨珊丝使了个眼色，又有几名胡奴奔了下去。

忽听见楼外金刃交接声大起，似有人正在搏斗，丝竹声嘎然而止。正愕然间，一名舞妓忽然亮出一柄白刃，朝堂中上首直奔过去。

空空儿习武之人，反应要比寻常人敏捷许多，况且他知道聂隐娘今日要来行刺，一直处在极度的警惕当中，那舞妓袖中一甩出短刀，他便已经觉察，心道：“这是隐娘么？她怎么会想出假扮舞妓的法子？我倒是真不知道她原来还会跳舞。”

迟疑间，白光已经如流星般闪过眼前，不过她要刺的却不是论莽热，而是论莽热身边的徐舍人。空空儿“哎哟”一声，这才醒悟过来这白衣舞妓不是聂隐娘。他与徐舍人之间隔了萨珊丝和论莽热，距离甚远，不及相救，匆忙间抓起面前的羊腿掷出。那舞妓白刃已近徐舍人胸前，被羊腿一打，刀尖一偏，登时在徐舍人胸口上划出一个大口子。徐舍人“啊”了一声，仰天便倒。

空空儿急忙要冲过去相救，却被萨珊丝一把扯住手臂，叫道：“空郎，我好怕。”空空儿跺脚道：“公主快些放手。”萨珊丝干脆死死抱住空空儿腰间，说什么也不放手。

却见那舞妓跃过桌案，一脚踩住徐舍人大腿，举刀狠狠朝他心口刺下。一旁忽扑过一人，正巧挡在刀尖上，短刀直没入背，却是延素舍命相护。舞妓拔出短刀，一脚踢开延素尸首，后面两名吐蕃卫士已经拔出刀来，刀光霍霍，朝那舞妓攻去。

堂内早已经大乱，乐妓、舞妓、婢女、胡奴争相往楼梯口涌去。空空儿见情形危急，道：“公主，得罪了。”扯脱萨珊丝双手，将她甩倒在一旁。萨珊丝见论莽热尚坐在一旁，忙爬起来，上前扶起他拉到一旁，问道：“大相可还好？”论莽热点了点头，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舞妓与吐蕃卫士相斗。那舞妓武艺极为高强，两刀就了结了一名卫士，又一脚将另一卫士踢翻在地，举刀追上勉强爬起的徐舍人，正待刺下，空空儿已经几个箭步赶到，伸手抓住她发髻往后一带，登时将她满头的步摇、珠钗一同扯了下来。那舞妓披头散发，面上的璎珞也脱落一地，侧过头来，空空儿登时认出她来，竟然就是王景延。

忽听见房顶“嗤啦”一声，房瓦被揭开一大片，破洞中又有一蒙面人垂绳而下，正巧落在论莽热身后，举起匕首就朝他后心一刀扎下。论莽热猝不及防，惨叫一声，只紧紧握住萨珊丝的手。萨珊丝吓得魂飞天外，忙叫道：“来人！快来人！”忽觉得背心一阵刺痛，一时不知道是谁在后面暗算自己，想要回过头去，却是无力扭动身子，“啊啊”两声，终于朝前仆倒在地。她是波斯公主，还没有结婚生子，如果就此死去，萨珊王朝将在世上再无传人，一时间，心中百般不甘，身子却逐渐冷了下去。

却听见鉴虚道：“哎呀，不好了，快来人！快来人！”

楼外也是刀光剑影，乱成一团，神策军正在围捕几名逃犯，那几人举刀抗拒，勇猛无比，与神策军卫士打作一团。奉命赶出来查看情形的吐蕃卫士见神策军明明人多势众，却始终拿不下几名逃犯，不但不济，还被逃犯冲破包围，向酒楼里面冲来，忙拔出刀来，加入战团。领头的神策军军官忙叫道：“吐蕃使者退下！快退下！来人，快些将吐蕃使者拉开，以免被逃犯误伤！”

外面惊天动地，根本听不到酒楼上的动静。鉴虚走到窗口又喊了几声，还是无人理睬，急中生智，搬起一张桌案连酒带肉自窗口丢了下去，叫道：“出事了，快来人。”

王景延与空空儿斗过几招，见他功夫了得，怕是今日再难以得手，又见萨珊丝也倒在了血泊中，一时不明究竟，当即且战且走，朝窗口退去。空空儿急忙叫道：“王景延！”

那刺死论莽热的黑衣人正是聂隐娘，闻声果然回过身来，从旁侧夹攻王景延，一个侧滚，一刀将她左腿划中，旋即向空空儿使了个眼色，攀了那条绳子，从破洞中爬上屋顶。

空空儿虽不解聂隐娘为何要自己退开，但也依言不再出手阻拦，忙赶过去扶住徐舍人，问道：“将军要紧么？”见他伤口并不致命，虽不断有鲜血涌出，然颜色鲜红，王景延短刀上并没有下毒，这才松了口气，当下用手按住他伤口，助他止血。

却见大批人涌上楼来，有胡奴，有吐蕃卫士，也有神策军卫士，见楼上一片狼藉，数人倒在血泊中，一名白衣女子裙裾上染了鲜血，正援绳攀上屋顶，尽皆呆住。鉴虚见大援来到，忙指着王景延道：“刺客！她是刺客！”

神策军卫士反应最快，执刀冲上去，却是迟了一步，王景延已经爬上屋顶，回身割断绳索。

几名胡奴抢过来扶起萨珊丝，却见她已经气绝身亡，登时放声大哭了起来。他们事先被萨珊丝授意缠住吐蕃卫士，无论楼上发生什么动静也不准他们上楼，但此刻上来，死的却是公主而不是吐蕃使者，不免又悲又惊，全然不知所措。

楼外的打斗早已经歇止，逃犯尽被神策军捕走。神策军一边派兵去追捕王景延，一边将萨氏酒楼封锁，任谁也不准进出。过了好大一会儿，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才带人到来，命人立即送徐舍人去治疗伤，道：“实在抱歉，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徐舍人摇了摇头，道：“将军不必道歉，是论莽热要杀我，刚才那刺客是他派来的。”

除了胡奴预先知情外，余人都吃了一惊。吐突承璀奇道：“尊使何以知道刺客是内大相所派？”徐舍人道：“适才刺客要杀我，论莽热坐在一旁相观，露出得意之色，他是要看着我死。我知道他不想与大唐和谈，杀了我，他回吐蕃去会向赞普说是大唐杀了我，这样就有理由再次兴兵开战。”

吐突承璀心道：“这徐舍人倒是个难得的明白人，这样的解释最好不

过。”忙道，“如此，还要劳烦尊使向赞普解释清楚。”徐舍人道：“这是当然。不过刺客是论莽热所派，他自己和萨珊丝公主又是被谁所杀，还望将军调查清楚。”

吐突承璀道：“尊使也在场，没有看清楚么？”徐舍人道：“没有，适才情形太乱，还要多亏空巡官出手相救。”转头望着延素尸体，想到他本是方外之人，为促成和谈跟随自己来到京师，又为保护自己而死，心中倍感凄凉。

吐突承璀道：“尊使放心，我一定会给尊使一个交代。请先回鸿胪寺疗伤，我自会派兵护送。”徐舍人道：“好。”朝空空儿拱手道：“多谢空巡官援手。”空空儿道：“将军何须客气？只可惜援救不及，徒令将军受伤、延素上人丧命。”徐舍人深深叹了口气，带了自己人先下楼去了。

吐突承璀急急走到空空儿面前，问道：“你刚才人就在这里，是谁杀了论莽热？”空空儿摇了摇头。

吐突承璀道：“你是不愿意说，还是不知道？”空空儿道：“适才那女刺客名叫王景延，一年前万年县尉侯少府曾因翠楼命案发过她的图形告示，她腿上受了伤，走不了多远，将军不如尽快调派人手往四周搜捕。”吐突承璀道：“用得着你来教我怎么做事么？快说，是谁杀了论莽热？”见空空儿不答，当即叫道：“来人！”

忽听得鉴虚招手叫道：“将军！”吐突承璀应了一声，忙过去道：“上人在此，老奴一心急，多有怠慢，实在抱歉。”竟是对鉴虚自称“老奴”，极为恭敬客气。空空儿不知道鉴虚是皇宫常客，经常为皇帝、后妃说法讲经，见状更是惊疑。鉴虚低声对吐突承璀耳语了一番，吐突承璀连连点头，鉴虚重重看了空空儿一眼，这才扬长而去。

吐突承璀一直送到楼梯口，等鉴虚下楼出门，这才回过身来，道：“空空儿，我本来可以将你拘回神策军大狱关押，看在你救了吐蕃使者的份上，今日暂且放过你。你去吧。”空空儿道：“是，多谢将军手下留情。”

他口中应着，脚下却并不直接离开，而是走到论莽热和萨珊丝的尸

首前。他本来以为是聂隐娘先杀了论莽热，又因为什么别的缘故又杀了萨珊丝，可适才他听吐突承璀只追问杀论莽热的凶手，一句不提波斯公主，似乎已经知道谁是杀死萨珊丝的凶手，不免起了疑心。只见论、萨二人均是背心中刀，向前仆倒在地，只是论莽热流出的是黑血，萨珊丝流出的是红血。空空儿这才明白为何适才聂隐娘一刀刺伤王景延便即退开，原来她为保万全，早已经往匕首淬了毒药。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论莽热是聂隐娘所杀，萨珊丝又是被谁从背后一刀杀死呢？

正思忖间，忽听得吐突承璀厉声喝道：“你还在这里做什么？”空空儿当然不能指出尸首伤口疑点，不然只会暴露聂隐娘，只好道：“我这就走。”

宣阳坊已经戒严，到处是全副武装的神策军和金吾卫士，进出坊门之人都被反复盘查。一直到快夜禁时，空空儿才得以离开宣阳坊，回到进奏院。门口早有卫士在等候，一见便笑道：“空巡官可算回来了。”空空儿猜到聂隐娘有曾穆派人暗中接应，早已脱险，还是问道：“隐娘回来了么？”卫士道：“早回来了，正在议事厅等着空巡官呢。”

空空儿忙赶来议事厅。聂隐娘果在议事厅与曾穆商议着什么，见空空儿进来，忙起身道：“空郎，我正等你回来去看一个人。”空空儿道：“是谁？”聂隐娘道：“你跟我来就知道了。”领着空空儿下来地牢，却见石室里的横梁下高高吊着一名白衣女子，面色灰白，不失秀丽，正是王景延。

空空儿这才知道聂隐娘为什么一刀得手便即爬出房去，她料到王景延无路可退，只能跟随爬绳逃走，所以早早守在一边将她捕获，负责接应的人早准备好车马，顺利从另一端的坊门逃出。

聂隐娘道：“空郎一定还有许多疑问想要问她，快些问吧，她中了毒，活不过今夜了。”空空儿点点头，问道：“娘子可还记得我么？一年前你往翠楼送绸缎，我们在门前见过一面。”王景延道：“当然记得，是你发现了屏风上的血指印，追查到我身上。”空空儿道：“那么前任神策军中尉杨志廉当真是娘子所杀？”王景延道：“是。”空空儿道：“是萨珊

丝收买你去西川刺杀韦皋么？”王景延道：“是。不过我想不到刘辟竟然也有杀韦皋之心，倒让我捡了个便宜。”

空空儿道：“娘子又为何要杀徐舍人？他不是已经应承波斯公主要为她开一条西域商路么？”王景延道：“公主跟论莽热已有协议，只要她派人杀了徐舍人，论莽热回吐蕃后即在西域给她一块土地，然后一起兴兵向朝廷报复。”

空空儿心道：“难怪萨珊丝突然抱住我，原来是要阻止我去救徐舍人。”又道：“你明明是汉人，为何要帮助外番侵我大唐？”王景延道：“我只是为钱杀人，倒是你们两个，自问有资格来质问我么？你们魏博名义上是大唐子民，可几度反叛朝廷，甚至在魏州公然为大唐罪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号为四圣，这又怎么说？”空空儿一时无言以对。

聂隐娘道：“你说的是魏博，我跟空空儿可是无愧于心。”王景延冷笑道：“当真无愧于心么？我是江湖刺客，你是藩镇豢养的杀手。你不当场杀我，抓我回来，不也是想将今日之事都嫁祸到我头上，好死无对证么？”

聂隐娘道：“你说得不错，我们其实并无本质分别，不过我夫君陷在蜀中，我得拿你人头向刘辟换他出来，这可要对不住了。娘子还有什么未了心愿么？”王景延知道大限已到，也不求饶，只道：“我攒了一些钱，想求娘子帮我转交给王立。”聂隐娘道：“王立是谁？”王景延道：“是我以前的情郎，在山南道为官，空郎认得他。”聂隐娘道：“好，我答应你。”

空空儿见她念念不忘旧情，临死只求将余财转给昔日情夫，心下难过，不愿意见她横尸眼前，当即转身往外走去。刚到楼梯口，只听见背后一声惨叫，聂隐娘已将匕首刺入王景延胸口，又命卫士道：“放她下来，割下她的首级。”

外面夜幕一片漆黑，空空儿的心头也颇见沉重。他站在地牢口，等聂隐娘出来，说了萨珊丝死于非命一事。聂隐娘道：“我只杀了论莽热，

谁耐烦去理那波斯公主。不过，当时有个和尚也在附近，莫非是他下的手？”空空儿道：“鉴虚？他是青龙寺住持，不知道如何会在今日宴会上。而且后来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兵到来，对他极为恭敬。”

聂隐娘道：“今日之事很是奇怪，事发前，大批神策军追捕逃犯，追到酒楼门前大打出手，我在房顶上看得真切，虽然打得热闹，却都是虚架子，倒像是有人事先操练好的一般。若不是吐蕃人出手阻止，那几名逃犯干脆就冲进酒楼了。而且事发后赶来的也是神策军，而不是金吾卫。”

空空儿道：“隐娘是说神策军是故意到萨氏酒楼闹事，好引开众人视线？”聂隐娘点点头，道：“他们要对付的肯定是萨珊丝，这波斯公主兴风作浪，惟恐天下不乱，朝廷一定有所觉察，只是抓不到把柄，她有钱有势，手下胡人众多，最好的法子就是暗中派人杀掉她，没想到她也派了王景延在宴会上行刺徐舍人。若不是这两方事先有所安排，我今日怕是没有这般容易得手。”

正说着，卫士自地牢出来，将王景延首级奉给聂隐娘，道：“王景延尸首已经扔进水洞里，过几天就会烂掉，再也无人能找到她。”

空空儿第一次听说进奏院中还有水洞这种地方，也不知道里面烂过多少尸首，死过多少冤魂，脊背登时有些嗖嗖发凉起来。

聂隐娘命卫士退下，这才道：“空郎，这里的事已了，我明日就要赶去蜀中接存约出来。进奏官已经将皇帝召见赐剑的事写成邸报传回魏博，怕是很快就有魏帅召你回去的命令传来，你还是主动些，自己先回魏州吧。”空空儿道：“是，多谢隐娘。”

聂隐娘走出几步，又回头道：“空郎，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敢背叛魏博，我一定会杀了你，你可要记住了。”

她手中王景延的人头映着地牢灯火的微光，面颊上流露出惨淡的煞白，一双眼睛瞪得老大，凛凛如有生气，仿佛正被死亡的恐惧深深震撼笼罩着。

与聂隐娘分手后，空空儿径直回来住处，却见精儿房间灯火通明，不断有女子嬉笑声传出，不便进去惊扰，只好自己去厨下要了些酒肉，端回房中闷闷吃了，和衣躺下。脑海中一直回想今日萨氏酒楼惊心动魄的剧斗场面，尤其对鉴虚大感困惑——他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有神策军暗中相助，一刀杀死了萨珊丝？忽想到那一晚苍玉清受伤，不就是在青龙寺外么？他已经知道她是朝廷的人，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关联不成？难不成鉴虚这样的得道高僧也在为朝廷效力？

越想越是疑虑，忽有卫士在门外叫道：“空巡官睡了么？你有个朋友罗令则在门外求见。”空空儿一听“罗令则”三个字，从床上一跃而起，赶到前院，却见进奏院大门紧闭，外面有兵刃交接声，几名卫士正拥在门口从门缝往外探看究竟。

空空儿狐疑问道：“你们在做什么？”卫士道：“有人在门外打架。”空空儿回身问道：“罗令则人呢？”卫士道：“他人在外面，进奏官不让他进来。”

空空儿“哎呀”一声，急忙将卫士排开，拉开大门冲了出去，正见一名黑衣男子举刀斩在罗令则背上，罗令则惨叫一声，手中长剑脱手掉下，仆倒在地。那男子踏前一步，还待补上一刀，忽见空空儿疾奔过来，急忙转身就跑，迅即消失在黑暗中。

空空儿脱下外袍，卷成一团，堵在罗令则背后伤口上，将他翻转过来，叫道：“罗郎！罗郎！”罗令则道：“空兄……”

空空儿心道：“无论他是什么人，做过什么坏事，我终究做不到见死不救。”当即道，“我先带你进去止血治伤。”正要抱起罗令则，却听见曾穆在背后冷冷道：“你不能带他到进奏院。他适才来找的是我，不是你，是我不肯见他，他才不得不找你。空空儿，这个罗令则曾挖地道救走论莽热，弄得满城风雨，而今论莽热既死，他找上门来，多半不怀好意，长安城里想要他死的人可是不少，他们连萨珊丝都敢杀，更何况他一介平民，你可别惹这档子事，不但祸及自身，还要牵连魏博。”

空空儿道：“那好，我带他走。”曾穆怒道：“空空儿，我是好言相劝，你是逼我下令拦你么？”空空儿道：“救人要紧，等我回来，任凭进

奏官处置。”不顾曾穆阻挠，抱起罗令则往南门的药铺赶来，半路遇到巡逻的街卒，见有人受伤，急忙一路护送来药铺。

医师检视背上刀伤，见那口子足有一尺余长，深及寸余，摇了摇头，表示没得救了。罗令则神智倒还清醒，道：“空兄，你扶我起来，我有话要说。”从怀中摸出一块金牌，道，“我有太上皇御赐金牌在手，你们其他人先退出去。”

医师和街卒们吓了一跳，面面相觑，一时难以相信。罗令则怒道：“你们要抗旨么？这可是杀头的大罪。”旁人被他一吓，虽然真假难辨，还是遵命退了出去。

罗令则这才道：“空兄，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不过怕是来不及，先捡要紧的说。我.....我想求你一件事.....”空空儿道：“你是要我替你报仇么？你可看清楚要杀你的人是谁？”罗令则道：“不，要杀我的是游侠，你是斗不过他们的。”空空儿大奇，问道：“游侠？”

罗令则道：“自代宗皇帝起，朝廷豢养了一个秘密杀手组织，取名游侠，专门刺杀皇帝无法公开处理的头疼人物，比如大宦官李辅国等。当今皇帝贵妃郭念云之母升平公主曾一度被德宗皇帝囚禁宫中，家母郾国公主是她姑姑，很是好奇原因，暗中调查此事，结果发现了游侠的秘密，原来是德宗皇帝指使游侠毒死了与他争夺储君之位的郑王，升平公主被囚禁就是无意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家母深为骇异，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老皇帝安了个淫荡的罪名在宫中秘密处死.....”

当年郾国公主一案甚是蹊跷，朝野均认为不过是因为郾国公主之女为太子李诵正妃，德宗皇帝借所谓公主淫荡大兴狱事，不过想找借口废除亲子李诵的太子位，改立舒王李谊为太子。听罗令则（即萧佩）一说经过，这才知道郾国公主是无意中知道了德宗为太子时亲手下毒害死了亲弟弟郑王李邕。料来德宗一直想立李邕之子李谊为太子，大约是心中有愧的缘故。

罗令则又道：“我姊姊萧妃.....就是当今太上皇的妻子，当时是太子妃，也被缢杀，说是宫中有鬼祟作怪，须得杀太子妃厌灾.....”

他呼吸陡然急促起来，胸口剧烈起伏，喘了数口大气，才继续道，“空兄，你是个大大的好人，我……我就快要死了，我求你……求你一件事。”

空空儿知道他心计既深，又一心报仇，临死之前所求之事必然极难，一时沉吟不答。罗令则道：“我未婚妻身陷官中，沦为奴婢，如果你有机会，我是说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你能救她出来。”空空儿想不到会是这件事，见他抓紧自己双手，目光流露出恳切之色，再也无法拒绝，慨然道：“好，我尽力而为。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罗令则道：“郑琼罗。”

空空儿一时呆住，当日他被放出掖廷宫狱时，那服侍他洗浴穿衣的宫奴不正是叫郑琼罗么？

罗令则又道：“空兄，我留了一件礼物给你，是个大酒窖，藏有天下好酒。”空空儿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罗令则道：“你忘了么？你我可是酒中知己。还有……还有一件你想不到的宝物……玉……玉龙子……”空空儿道：“玉龙子？那是什么？”罗令则嘴角浮起一个奇怪的微笑，慢慢松开了手，就此倒在空空儿怀中死去。

一阵空荡荡的感觉遍袭空空儿全身。今日之内，他亲眼见到了多起死亡，延素、论莽热、王景延，还有眼前的罗令则。其实仔细想想，每一个人的生命最终都要归结为死亡，即使是权势显赫的帝王，功名卓著的英雄，到了死亡面前，也不得不屈服在它的权威之下。昔日太宗皇帝惊才绝艳，名震海内，被尊为“天可汗”，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如此丰功伟业，一遇见死亡，也立即化为了尘土。那么，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追求到了世间最大的权力、最高的地位，又有什么用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不但人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

他只是木然坐着不动。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群人踢门闯了进来，将罗令则自他怀中抱走。有人将他拉了起来，厉声问道：“你是谁？死者是你什么人？”

空空儿回过神来，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领头的金吾中郎将便下令先将他扣起来。一名金吾卫士从罗令则身上搜出金牌，奉给中郎将

道：“当真是太上皇的御赐金牌。”

自年初德宗老皇帝病死以来，关于其祖父孙三代争夺皇位的传闻颇多，中郎将虽是武官，却深知卷入宫廷漩涡的麻烦，不敢再多问，当即命人抬了罗令则尸首、押着空空儿回去永兴坊的左金吾卫。一名金吾卫士问道：“事关命案，不要将犯人和尸体送去大理寺么？”中郎将骂道：“你懂个屁！”

永兴坊就在崇仁坊正北，还未到坊门，便见一队神策军飞骑而至，领头的正是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拿马鞭一指空空儿道：“这个人本将要带走。”

中郎将不免得意自己的先见之明，忙命人将空空儿和尸首一并交给神策军。吐突承璀也不多说，带着空空儿径直来到左神策军厅。

左神策军厅位于大明宫太和门东，已经深入皇宫腹地。进来厅中，吐突承璀倒也客气，请空空儿坐下，道：“麻烦空巡官将今晚罗令则对你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交代出来。”

空空儿心道：“罗令则与那黑衣人交手时早已经夜禁，坊区内外消息隔绝，适才金吾卫也不知道死者就是罗令则，还一度向我追问，神策军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他已经死在崇仁坊里？看来果如罗令则所言，杀他的游侠是朝廷的人。适才那黑衣人是游侠，鉴虚也该是游侠，难不成苍玉清和第五郡也是游侠？”

吐突承璀见他沉吟不答，冷笑道：“空巡官不肯说也没关系，本将只好像上次一样将你监禁起来，不准任何人跟你交谈。”空空儿道：“也好，这样我就不必去办圣上交代的事了。”吐突承璀道：“你是在要胁我么？”空空儿道：“不敢。”

吐突承璀大是生气，重重一拍桌子，叫道：“来人！”两名神策军卫士应声奔过来，粗暴地将空空儿从座椅上扯了起来。

空空儿也不抗拒，却妙手一探，轻轻巧巧地从一名卫士腰带上取下腰牌，笼入袖中。他既然答应了罗令则要营救郑琼罗出来，皇城掖庭宫非等闲之地，这神策军腰牌也许将来能派上用场。

忽有一名小黄门急急进来，低声对吐突承璀耳语了几句，他点点头，道：“你还真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圣上又要召见你，走吧。”打了个眼色，有卫士取了一条黑布袋套到空空儿头上，夹着他往外走去。

空空儿心道：“神策军这里竟然也有夹城入口，如此一来，宦官岂不是随时可以带兵出入宫廷重地？万一有异心，皇帝也要落入他掌握之中？”不免深为骇然。这才明白为什么顺宗皇帝李诵登基后立即授意王叔文削夺宦官兵权，想来也是觉察宦官位重、已经威胁到皇权的隐患。可当今宪宗皇帝即位过程中惊涛骇浪无数，宦官拥戴立下大功劳，不但没有延续父亲削弱宦官的政策，还如同祖父德宗一般，重新重用宦官执掌禁军兵权。一想到顺宗之前目下的种种境遇，不禁要慨叹天意弄人。

走出一段，果然又听见空旷的脚步回音，确是进了夹城。走了大约一刻功夫，出来夹城，有人从神策军卫士手中接过他，继续挟持着他往前走。跨过几道门槛后站定，吐突承璀取下头套，空空儿这才发现已经身处在一处古香古色的便殿中，面前坐着的正是宪宗皇帝李纯。

吐突承璀躬身禀道：“陛下，空空儿带到。”从旁侧推了空空儿一下。空空儿只得上前跪下参拜。李纯道：“你起来。”空空儿道：“是，谢陛下。”

李纯问道：“罗令则为什么会到进奏院找你？你是前晚在兴庆宫太上皇那里认识他的么？”言下之意，竟似暗指是太上皇指派罗令则去魏博进奏院找空空儿。

空空儿知道其中利害关系重大，必须得说明清楚，忙道：“不是，我去年在郎官清酒肆饮酒时就已经结识罗令则，不过一直不知道他的来历。他适才去进奏院，也并非是我找他，是进奏官不肯见他，他因为跟我是旧识，才改口说要找我。”

李纯道：“嗯，萨珊丝既死，罗令则失去强力依托，吐蕃也不能倚靠，只能另谋出路，那就只有投靠藩镇。你们魏博的进奏官倒是个聪明人，他叫什么名字？”空空儿道：“曾穆。”李纯道：“吐突承璀，将曾穆这个人记下来。”吐突承璀道：“遵旨。”

空空儿心道：“记下曾穆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莫不是皇帝有个什么名单？”

又听见李纯问道：“罗令则找你有事么？”空空儿道：“他说要我帮他一个忙，他的未婚妻子郑琼罗在掖庭宫中为奴，想让我设法救她出来。”李纯大奇，笑道：“你自觉得有本事从皇城中救人么？”空空儿道：“没有。不过我既然答应了罗令则，少不得要试上一试。”

李纯哈哈大笑，道：“你倒是老实。”顿了顿，又道，“你刚才说罗令则的未婚妻子叫什么名字？”空空儿道：“郑琼罗。”

他明知道希望渺茫，可好不容易有面圣机会，还是忍不住要试上一试，道：“陛下能否开恩，将罗令则的未婚妻子赦免出来？”李纯面色一沉，道：“掖庭宫中都是重罪犯人亲属，岂能你一句话就赦免？吐突承璀，这就派人送空空儿回去。”

吐突承璀忙道：“陛下，罗令则一案尚未审理清楚，空空儿轻易放不得，万一他跟太上皇之间……”忽见李纯脸色大变，忙住了口，道，“是老奴多嘴，老奴这就遵旨送空空儿出宫。”

空空儿道：“等一等，陛下，我有一句话……”迟疑着该不该说出来。李纯道：“什么话？”

空空儿看了吐突承璀一眼，道：“这位中使官任神策军中尉，不但手握重兵，还可以随意出入皇宫，不受宫禁限制，这个……万一……陛下安危……”一时想不到合适的措词。

吐突承璀却已经明白过来，勃然大怒，涨红了脸，喝道：“空空儿，你好大胆子，竟敢在圣上面前挑拨诬陷。”空空儿道：“我不是指将军本人，无论哪位中使任神策军中尉，都是一样。”

吐突承璀道：“陛下，老奴一直对陛下忠心耿耿，还请陛下为老奴做主，还老奴一个清白。”

李纯摆了摆手，道：“放心，朕知道你的忠心。空空儿，你敢当着吐突承璀的面说出这番话，足见有忠君爱国之心。不过朕要告诉你，在削

宦官和平藩镇之间，朕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平藩镇。你们魏博不是号称‘长安天子，魏府牙兵’么？朕幼时曾立下重誓，如果将来当上皇帝，一定要削掉魏博，你可听清楚了？”空空儿悚然而惊，不得不应道：“是。”

李纯道：“那么，你打算是忠于朕，还是忠于你们魏博节度使？”空空儿道：“我曾答应要为魏博效力十年，还有四年，期满后我就要辞官还乡。”李纯道：“你是想就此置身事外？”空空儿道：“是，还望陛下体谅恩准。”

李纯冷笑道：“你以为归隐山林，眼里看不见战争，就真的没有战争发生吗？”空空儿低下头去，缄默不语。

李纯道：“不过你为人忠勇，有情有义，罗令则今日这种情形，你都肯出面救他，比那些避之不及的墙头草强上百倍千倍。吐突承璀，朕下旨你不可寻机报复空空儿，他有什么需要，你尽力满足。”吐突承璀躬身道：“是，老奴不敢有违圣意。”

李纯挥了挥手，吐突承璀便领着空空儿退了出去。李纯等他们出殿，招手叫过一名小黄门，道：“你去掖庭宫，查找一名名叫郑琼罗的宫奴，悄悄带她到后宫，然后再来这里禀报。”小黄门道：“遵旨。”飞一般地跑去办事。

郑琼罗日后得幸于宪宗皇帝，封为昭容，宠冠后宫，生下一子，取名为李忱。贵妃郭念云嫉恨交加，对郑琼罗母子多有轻慢侮辱之举。宪宗迫于某种压力，被逼疏远了郑琼罗母子，郑琼罗在怅恨中郁郁而终，李忱也被囚禁在十六王宅。许多年后，在一场宫廷兵变后，李忱意外被宦官扶上皇位，即为宣宗皇帝。他终于有机会为母亲郑琼罗复仇，对历经宪、穆、敬、文、武宗五朝的老太后郭念云很是怠慢。唐宣宗大中二年，被软禁在兴庆宫的郭念云忽然翻越勤政务本楼栏杆，试图从楼上跳下，幸被宫女及时拉住。宣宗闻讯，面色如铁，认为郭太后有意跳楼自杀给自己难堪。当晚，兴庆宫中即传出郭太后的死讯，引来朝野无数猜议。这是后话。

吐突承璀派人送空空儿回来崇仁坊时，已经是后半夜。曾穆见他只

穿着单衣，一身是血，竟然还平安归来，一时无语。空空儿折腾了一天一夜，进房倒在床上就睡了过去。沉沉昏睡中，忽觉得面上有什么东西闪过，本能地横手一抓，是一只软绵绵的女子之手，当即惊醒，坐起身来，却是第五郡正站在自己床前。忙松了手，左右望了一下，问道：“这里是我房间么？”第五郡笑道：“你睡傻了？当然是你房间啦。”空空儿道：“既然是我房间，你无声无息地闯进来，又要干嘛？”第五郡道：“咱们老久不见了，你怎么也不嘘寒问暖一声？瞧你这样子，怎能讨得玉清姊姊的喜欢？”

她一提苍玉清，空空儿便无话可说，半晌才问道：“我义兄侯彝可好？”第五郡道：“噢，你知道我去江南找侯彝了？他很好，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好女子认识，他已经娶了她做妻子。”

空空儿大奇，隔了好大一会儿，才讪讪问道：“你……你不是……”第五郡咬着嘴唇道：“你是想说我不是喜欢侯彝么？我是真心喜欢他，可我不能总跟他在一起，无法时时刻刻照顾他，只能把他让给别人，这是为了他好。”

她虽然说得轻松，然而要将自己喜欢的人让给别人何尝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古以来，女子为争夺男人宠爱各使心机手段的故事不绝于书，倒是第五郡这样为了让心爱的男子时时刻刻有人照顾，甘愿将其让出，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爱？

空空儿默然，暗道：“看来她果然是朝廷的杀手，是罗令则所称的游侠之一，所以才说不能总跟义兄在一起。”

第五郡道：“好啦，不说这个了。我今日来找你，是要问你白日在萨氏酒楼的混乱到底是怎么回事？论莽热是谁杀的？”空空儿心道：“她谁也不问，只问论莽热一人，可见确实跟鉴虚是一伙子。”当即道，“今日死的人不少，你为什么只关心论莽热？一句不问萨珊丝公主？”第五郡先是一愣，随即面色一沉，道：“你不肯说，是也不是？”空空儿道：“是。”第五郡道：“那好，你可别后悔。”推开窗子，轻轻跃了出去。

空空儿摇了摇头，下床关好窗户，重新躺回床上。忽听得远远有人

喝道：“是谁在哪里？站住！”

大约是有人发现了第五郡踪迹，不过她穿有吉莫靴，出入进奏院如履平地，又是朝廷的人，也不必为她忧虑。空空儿也不出去查看究竟，继续睡觉，果然听外面吵嚷了一阵子便安静了下去。不久后晨鼓声响，外面嘈杂声又起。空空儿只是不理，一直睡到日正午，才起床到精精儿房中为他换好药，刚要一道出门，便见进奏官曾穆率几名卫士气急败坏地冲进房来，道：“精精儿，你做的好事！快将你偷走的财物交出来！”

原来昨夜进奏院大闹飞贼，人人床头财物被偷得精光，曾穆曾听聂隐娘提过精精儿是名飞天大盗，当即猜想是他所为。

精精儿道：“笑话，我腿伤未好，身边又有这么多美女相伴，哪里有空去偷什么财物！再说进奏官经常派人来院中监视我们师兄弟，请问你们哪只眼睛看见是我偷了财物？”空空儿道：“昨夜不是闹过一阵子么？是不是有人闯进了进奏院？”曾穆道：“确实是有人闯进了进奏院，可难保精精儿不会趁火打劫。”精精儿道：“那好，我这里任进奏官搜个遍，不过若找不到财物，你可得出我们兄弟的酒钱。”

曾穆也不客气，命人在房中仔细搜查，连空空儿的房间也搜了，却没有找到丢失的财物。他甚是没趣，只好取了几吊钱递给精精儿。精精儿笑道：“谢了啊。师兄，咱们喝酒去。”

空空儿出门雇了辆大车，这才扶精精儿出来。精精儿笑道：“师兄，你别当我是病秧子，我的腿伤其实早好啦，你那位朋友送的可是难得的良药。”空空儿却是不依，道：“还是多养几天好。”又问道：“当真不是你偷了进奏院财物？”精精儿笑道：“这我可不能告诉你。”空空儿不再多问。二人上车，往虾蟆陵郎官清酒肆而来。

相比于去年的冷清，郎官清酒肆已经热闹了许多，笑语喧哗，人人都在谈论升平公主的笑话，说是她女儿郭念云失宠于宪宗皇帝，只封贵妃，未能晋封皇后，升平公主为了讨侄孙兼女婿的李纯的欢心，精选了十五名美女进献，却被宪宗言辞拒绝，碰了个大大的钉子，没趣得紧，一气之下病倒在床。被吐蕃绑送回朝的外侄郭钢也被皇帝下令斩首。又

有人说，宪宗钟爱宫人纪氏所生的长子李宁，不喜欢郭念云生的第三子李宥，为了避免郭氏一门势力过于强大，预备要立李宁为太子。

空空儿倒不惊于这些流言蜚语，奇的是酒肆中不见了原先的店主刘太白，坐下后召来伙计一问。伙计道：“刘店主的大儿子刘大郎跟人跑了，二儿子又去教坊学琵琶了，刘店主一气之下生了病，不得不将生意转了出去，不过清酒还是他家酿的，只是酒肆改由旁人经营了。”又压低道，“郎君该知道吧，刘店主的老婆也是九年前跟野汉子私奔跑了。”



◎唐李寿墓壁画。李寿，字神通，唐高祖李渊从父弟。



◎卅三剑客图之八

精精儿问道：“店主夫人跟男人私奔还有话说，这刘大郎又是为什么跟人跑了？”伙计道：“这小的可就不清楚了，反正人家都说虾蟆陵这里青楼女子太多，风水不好。”

空空儿脑海中灵光一闪，心道：“呀，当日在成都，跟清娘在一起的船夫可不是就是刘大郎么？难怪，我当初就觉得他眼熟，原来是认识的人。”

他这才知道这些游侠背后是朝廷杀手，表面却都有一个公开的身份做掩饰，如苍玉清是郭府乐妓，鉴虚是青龙寺住持，刘大郎是酒肆店主的儿子，一时间颇感毛骨悚然，不知道身边还有多少个这样的游侠。萨

珊丝、罗令则这些对朝廷有威胁的人都被刺杀，下一个该轮到谁？又想起昨晚宪宗信誓旦旦要削平魏博的话来，别说目前朝廷根本赋税之地西川和淮南动荡不稳，天下藩镇各自为政，皇帝手中能调动的只有一支神策军而已，神策军有禁军地位，养尊处优，骄恣已久，与魏博精兵相差太远，怕是数年之内都难以讨平魏博，皇帝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如此，他会不会想要走捷径，派游侠直接刺杀节度使，令魏博先自乱阵脚？

正沉吟间，却听见伙计道：“店主来了！”空空儿闻声转过头去，新店主不是旁人，正是之前拿走他所支付的“仰月”铜钱、从而引发一连串风波的榷酒处胥吏唐斯立。

唐斯立还记得空空儿，过来打了声招呼，交代伙计道：“这位是老主顾，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空空儿道：“多谢。”唐斯立点点头，径直进了内堂。

精精儿低声笑道：“师兄，这店主是个会家子，他肩头新近受了刀伤，我都能闻见那股子混杂有金创药的血腥气。”

空空儿料想唐斯立也是游侠的人，不愿意精精儿卷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道：“别惹事。师弟，我打算近日回去魏博，你要跟我一道去北方么？”精精儿道：“不去，你们那里穷山恶水，有什么好？”

空空儿自知回去魏博吉凶难料，道：“也好，你先回去江南，等我忙完魏博的事再去找你。”精精儿道：“师兄，你还是别当这个劳什子魏博巡官了，又窝囊又受气。不如跟我一起去江南，我攒了很多钱，足够我们师兄弟逍遥快活一辈子。”

空空儿摇头道：“我也是身不由己。”忽见大门处一人正望着自己微笑，“啊”了一声，忙起身迎上前去，握住那人双手，道：“义兄！”

那男子正是侯彝，他奉召进京，昨晚已经到了长安，今日到吏部递上公文后便去进奏院找空空儿，听说他午饭前出了门，一猜便是来了郎官清酒肆，果然在此寻到了他。

空空儿欣喜万分，忙领着侯彝过来坐下，为精精儿引见。侯彝笑道：“久仰精郎大名，也要多谢精郎手下留情，没去侯某的地盘上妙手空

空。”精精儿见他爽朗豪放，又是师兄的义兄，很是高兴，道：“侯大哥言重了。我听过你的事，你如今侠义之名天下共传，谁敢到你的地盘闹事，我精精儿第一个不放过他。”

正好酒菜上来，三人久别重逢，把酒言欢，心情极是舒畅。侯彝道：“我离开京师后，有人追上来询问当日在长乐驿面见太子——也就是当今太上皇一事，我当时还很纳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一直走到江南任上才得知太子中风的消息，我猜想应该我离开长安当日太子出了事，你凑巧跟太子一道回城，不知道你是否牵连其中，心急如焚，我又被放为外官，不奉召不能回来京师。只好托人到京师打探，魏博进奏院说你杀了人逃走了，我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不过后来第五郡来江南找到我，说你没事，已经回去魏博了。”

空空儿心道：“她说得倒轻松，她来魏博进奏院杀了人，旁人都怀疑是我下的手，若不是邱推官秉公审案，怕是我早就被魏帅杀了。”不愿意再提这些往事，笑道，“我没事。义兄一直可还好？”

忽见一名素服女子走了过来，柔声叫道：“夫君。”侯彝忙站起来，握住那女子的手，道：“我为二位贤弟引见，这是我夫人卞素云。”精精儿道：“大嫂好，大嫂人好漂亮。”卞素云浅浅一笑，道：“二位郎君有礼。”

空空儿早惊得目瞪口呆，这卞素云他竟也认得，正是他以前在咸宜观见过的那名温柔秀美的女道士。

侯彝道：“怎么，贤弟认识素云？”空空儿道：“她……”他料想咸宜观是苍玉清、第五郡的落脚之处，二女行踪诡异，卞素云与她们住在一起，很难不知情，说不定她也个游侠之一，一时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卞素云笑道：“我以前在咸宜观做女道士的时候，见过空郎几次。”侯彝笑道：“这样更好，介绍都免了。来，素云，你坐在我旁边。”空空儿见他夫妻恩爱，羡慕旁人，决意不提此事。

卞素云道：“不坐了，我来是告诉夫君，宅子已经租好了，就在常乐坊北门，我雇了车马，还要去东市买些日用东西。”又道，“夫君与空郎

久别重逢，何不请空郎、精郎二位今晚到舍下一叙，我回去买些酒菜。”侯彝道：“好，二位贤弟，咱们今日就学古人之风，来个秉烛夜谈，一醉方休，如何？”空空儿道：“甚好，只是有劳嫂夫人。”卞素云道：“不过做妻子的分内之事，何劳之有？”

精精儿最爱巴结讨好女人，忙道：“师兄，不如我陪大嫂一起去逛市集，正好还没有去过天下闻名的东市呢。”空空儿迟疑道：“你的伤……”精精儿道：“我的伤早好了。”空空儿料来也阻挡不住，道：“那好吧，不过可别惹事。”精精儿道：“我跟大嫂一起，怎敢惹事？大嫂，咱们走吧。”

侯彝目送二人出去，笑道：“精师弟倒是个极会讨女人喜欢的浪荡公子，跟贤弟完全判若两人。”空空儿尴尬一笑。侯彝便迅速转了话题，问道：“贤弟听到吐蕃内大相论莽热和萨珊丝公主遇刺一事么？我今日去了万年县，听说刺客竟是那女商人王景延。当日我未能及时捕获她，才致有今日局面。当日萨珊丝公主曾助我将刘叉藏袄祠内，想不到那一面竟是永诀。”言中颇为感叹。

空空儿心道：“果然所有的罪过都推到王景延身上了，偏偏不是她杀了论莽热和萨珊丝。”他生怕卞素云也是游侠成员，不愿侯彝卷入这些事情，以免徒然引来横祸，只道：“昨日萨珊丝公主被刺时我人正在当场，不过内中情形复杂，义兄还是不知道为好。”侯彝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笑道：“也好。”果然不再多问。

空空儿问道：“朝廷这次召义兄进京，可有新的任命？”侯彝道：“任命要隔几日才会下达，不过我猜我在京师呆不长久。”

空空儿一惊，问道：“义兄如何知晓？”侯彝道：“当初御史中丞武相公因李汶一案刑讯过我，结果我被老皇帝亲自释放，他徒然落了个恶人的名声。如今他重掌御史台大权，深得新皇帝倚重，拜相是早晚之事。”

空空儿道：“义兄是说武元衡会记恨当日之事，加以报复？”侯彝道：“此公恰好是个凡事要较死理的人，绝不会公报私仇。我当初身为京畿县尉要职，公然藏匿逃犯，也是以身试法，触犯律条，他必定会以这一条向皇帝据理力争，不容我再呆在京师。”

空空儿一呆，心道：“皇帝该不会借机将义兄派往魏博？”却听见侯彝道：“我猜想朝廷多半要指派我去东都洛阳。也好，自我中进士后，已经近十年未回过嵩山，正好要去看看。”

空空儿知道侯彝见识过人，他既这么说，肯定是有所预见，这才放下心来，道：“我很快就要离开长安回去魏博，有一件事想要向义兄请教。”侯彝道：“什么事？”空空儿压低声音，问道：“义兄可知道玉龙子是什么？”

空空儿几次听过玉龙子，一是苍玉清昏迷在青龙寺时；二是江湖黑刺王翼逼迫他答应如果得到玉龙子，必须得交出来；三是昨晚罗令则临死说留给他一件难得的宝物玉龙子。可是他至今不知道这玉龙子到底是什么，也不敢轻易询问旁人，想来侯彝进士出身，博学多识，也许会知道。

果听见侯彝道：“玉龙子，那可是本朝镇国之宝。”空空儿大吃一惊，道：“镇国之宝？”

侯彝便详细说明究竟，原来玉龙子是一件长宽五六寸的玉器，形状似龙，温润精巧，最初由太宗皇帝李世民得自晋阳宫⁽⁵⁾。传说此宝有王者之气，拥有者当雄霸天下。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李世民因是第三子，未被立为太子，却顺利发动玄武门兵变登基为帝，成就了“天可汗”的千秋伟业，据称与玉龙子的庇护不无关系。玉龙子之后一直为太宗皇后长孙无垢收藏，皇子李治诞生后第三天，长孙皇后将玉龙子赐给尚在襁褓中的爱子，后来太宗皇帝为选皇位继承人一事伤透脑筋，反反复复多次，但最后皇位还是落在了不为父皇喜欢的李治手中，玉龙子庇护的神奇传说再次不胫而走。后来武则天掌权，召集皇孙们到殿上嬉闹玩耍，将西域国家进贡的玉环、钏、杯、盘等拿出来摆放在地上，让孩子们随意争夺拿取，她自己则从旁观察。皇孙们争先恐后，各有所获，只有孙子李隆基坐在一旁，不为眼前情形所动。武则天大奇，叹道：“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太平天子。”于是命人从内府中取出玉龙子，赏赐给李隆基。这位意外得到稀世之宝的皇孙，就是后来的玄宗皇帝。玄宗先后杀死伯母中宗皇后韦氏、堂妹安乐公主以及姑姑太平公主，在血雨腥风即位之后，也感恩于玉龙子的庇护，亲自收藏于寝宫中。每当京城久旱不

雨，他必定要虔诚地向玉龙子祈祷，不日后便有大雨倾盆而下。最奇特的是，每每即将霖雨时，玉龙子鳞角及鬃毛翕合张动，凛凛如生。开元年间，三辅大旱，玄宗皇帝又向玉龙子祈祷，但十多天后也没下雨，他将玉龙子悄悄地投到南内兴庆宫的龙池⁽⁶⁾中，顷刻之间，云状的东西骤然而起，紧接着风雨大作。干旱虽由此而解，但玉龙子从此也不复见到。失去了宝物，大唐的是非也多了起来，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不久后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所过州县，唐军望风瓦解，如入无人之境，随即潼关失守，洛阳、长安两京迅速沦陷，整个帝国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玄宗皇帝被迫出逃蜀中，路过渭水时，一名到河边洗脸的侍卫无意中从河沙中捞出一件玉器，正是那件失踪已久的玉龙子。玄宗皇帝万分惊喜，泫然流泣，从此日夜不离半步，每每到夜晚，玉龙子都把屋里照得通亮，如光彩辉烛。人们都说：“这是大唐气数未尽、还要东山再起的征兆啊。”后来唐军果然收复长安。玄宗皇帝将皇位传给了儿子肃宗皇帝，自己带着玉龙子退居兴庆宫中。

空空儿心道：“如此，玉龙子应该一直收藏在兴庆宫中。莫非是太上皇召见我的那晚，得知罗令则是他亡妻的弟弟之后，亲手将玉龙子交给了他？”

却听见侯彝深深叹了口气，续道：“玄宗皇帝虽然退位为太上皇，但却依旧迷恋权力，经常在兴庆宫长庆楼宴请宾客，如剑南道奏事吏、名将郭子仪等，赏赐礼物给他们。这些事虽然不大，却引起了肃宗皇帝的顾虑，加上玄宗手中还有玉龙子，很是担心太上皇会复位。从此父子二人开始互相猜忌警惕，兴庆宫成了肃宗无法排遣的一块心病。肃宗身边的亲信大宦官李辅国猜出皇帝的心思，便买通玄宗身边的小黄门，将玉龙子偷了出来。又向肃宗献计将玄宗迁往西内，彻底隔绝太上皇同外界的联系。肃宗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当时没有接受李辅国的这个建议，却将原来兴庆宫原有的三百匹马减去二百九十匹，只留了十匹马。不久，李辅国率五百射手⁽⁷⁾强行将玄宗迁居到太极宫甘露殿，又贬黜了玄宗身边几个仅有的亲信：如高力士被流放，陈玄礼被勒令致仕，玉真公主也出居玉真观，只剩下玄宗皇单身一人，茕茕独处，形只影单，极为凄凉，不久就在极度郁闷中溘然去世，临死前还在吟诵诗人梁锜所作的《傀儡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舞罢寂无事，还

似人生一世中。”

空空儿听到这里，不知怎的又想起顺宗与宪宗皇帝父子来，心中有所感怀。

侯彝道：“李辅国虽然谄媚肃宗皇帝，逼死了玄宗，但却隐瞒玉龙子落入己手的事实，暗中截留了玉龙子。传说得玉龙子者得天下，天下有多少豪杰人物觊觎这玉龙子，李辅国不过是个阴阳人，竟然野心勃勃，胆敢将镇国之宝据为己有，也难怪会身败了。不过据说早在他被神秘暗杀前，玉龙子已经被高人窃走。但有人说，是李辅国自己主动交出了玉龙子给新任禁军首领程元振，以换取活命机会，此后玉龙子就在执掌禁军兵权的大宦官手中流传。去年不是有流言说玉龙子已经落入了舒王手中，所以他才求雨成功么？”

空空儿道：“不，玉龙子不在舒王手中。”侯彝道：“贤弟如何知道？”空空儿道：“嗯，义兄，我们一道去赵氏乐器铺看看。”

摸出一吊钱扔在桌上，与侯彝一道出来酒肆，乘坐来时所雇的车马来到崇仁坊东门附近的赵氏乐器铺，依旧是那名老乐师在抚弄一面琵琶。

空空儿问道：“老公可还记得我么？”老乐师抬头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空空儿道：“去年教坊成辅端成都知曾替翠楼艾雪莹送来一面紫檀琵琶，老公说那琵琶音色有点闷，怎么也调不好……”老乐师道：“是呀，有这么回事。”

空空儿道：“那面紫檀琵琶后来去了哪里？”老乐师忽然露出了警惕之色，问道，“郎君打听这个做什么？”空空儿道：“是不是被罗令则取走了？老公后来看见朝廷通缉他的图形告示，认出他来，才知道他是救走吐蕃内大相论莽热的人，所以不敢告诉旁人？”老乐师道：“郎君什么都知道了，还来问我做什么？不过他当时来取琵琶时，可没有说他叫罗令则，只说他是莹娘的好朋友。”

空空儿谢过老乐师，拉着侯彝出来，道：“我总算知道事情究竟了，唉。”

他到此刻才算明白为什么罗令则总在郎官清酒肆中流连——吸引他的并非美酒，而是对面的翠楼；而翠楼吸引他的也并不是艾雪莹的美貌和琵琶技艺，而是经常神秘光顾翠楼的神策军中尉杨志廉；他也并非想刺杀杨志廉，或是从其身上捞到什么好处，而且正如侯彝所言，天下至宝玉龙子只在执掌禁军兵权的大宦官手中，他的目标是杨志廉手中的玉龙子。玉龙子既是历任神策军中尉保命立身之宝，杨志廉当然不会收藏在神策军或是自己胜业坊的私宅中，这些地方都是显而易见的目标，太容易被人猜到。宫廷内斗得厉害，一旦为人所制，他有玉龙子在手，起码还有保身的筹码。罗令则肯定认为杨志廉将玉龙子藏在了翠楼中，那里有秘道通往夹城，来去方便自如，又是烟花之地，决计没有人想到镇国之宝会在那里。杨志廉被杀后，翠楼现场一片凌乱，不是凶手王景延所造成，而是后来赶到的罗令则在寻找玉龙子。至于后来为什么宫里有大宦官出面买下翠楼，将所有的家具、物品都运走，原因也不言而喻。所谓舒王求雨成功，不过是个巧合。杨志廉死后，玉龙子下落不明，知情人都找不到它，其实它正巧在杨志廉被杀当天被教坊都知成辅端带出了翠楼——玉龙子正藏在艾雪莹新得的那面紫檀琵琶内，因内中藏有异物，所以才会音色沉闷，总也调不好。知道紫檀琵琶送去乐器铺调校的只有艾雪莹、罗令则、空空儿、成辅端四人，成辅端后来被京兆尹李实杖杀，艾雪莹被驱逐出京，罗令则后来终于想到玉龙子就藏在杨志廉送给艾雪莹的紫檀琵琶中，所以用谎言骗走琵琶，取到了玉龙子。只不过他有这件宝物在手，也还是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至于他临死前说将玉龙子留给了空空儿，却没有来得及说出地址，到底在哪里，就只有天知道了。

这些经过空空儿瞬间就已经想得明白，大致对侯彝说了经过。侯彝肃色道：“义弟千万不可再将这件事告诉旁人，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虽然你并不知道玉龙子下落，可别人一旦知道罗令则临死将宝物留给了你，定会穷尽一切手段从你身上逼问。”空空儿道：“是。”

侯彝忽然眉头一挑，问道：“你们魏博死了什么重要人物么？”他所站位置，正好可以远远望见魏博进奏院大门。

空空儿回头一看，却见正有卫士掌挂素盖灵幡，大是愕然，心中暗想：“莫非是嘉诚公主死讯传到？”忙对侯彝道，“父兄稍候，我去问一

问。”

到得大门，正遇见一身孝服的曾穆，空空儿问道：“进奏官，出了什么事？”曾穆道：“嘉诚公主新近过世了。空空儿，魏帅有令，召你速回魏博，不得迟疑有误。你这就去收拾收拾，准备上路吧。”

他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而冷酷的微笑，丝毫不为嘉诚公主的去世伤痛，而是为空空儿回魏博后即将面临的可怕命运幸灾乐祸。

(1) 袁滋入滇时于豆沙关（今云南盐津）路边岩壁上刊石纪事，题文八行，共一百二十二字，除“袁滋题”三字为篆书外，其余均为楷书，字形古拙雄厚，即为著名的“袁滋摩崖”，至今犹存，字迹清晰可辨。

(2) 鸿胪寺：唐代主管民族、外交事务的机构。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长安朝见皇帝或进贡，鸿胪寺要按等级招待及供给饮食。下设有礼宾院、鸿胪客馆等，位于皇城内，在朱雀门西北。

(3) 曁（zhào）：武则天特意为自己名字创造的新字，意思是“日月当空，普照大地”。当时长安有打油诗道：“日月当空曁，则天长安笑；一朝作皇帝，世间我最傲。”

(4) 逻娑：今西藏拉萨。

(5) 晋阳宫（位于今山西太原）为东魏丞相高欢所建，后代屡有兴建，宏伟壮丽，李渊在此起兵反隋，史称“晋阳宫兵变”。

(6) 龙池：长安城中的水域均是引自围绕长安的泾、渭等八水，并非死水。

(7) 射生手：至德二年（757年），唐肃宗选拔擅长骑射者千人成立衙前射生手，也称供奉射生官、殿前射生手，分为左、右厢，号为左右英武军。德宗时改为左右神威军。宪宗时先改为天威军，后归入神策军。

第九章 易水寒

她本是出身名门的富家娘子，拥有一切女子梦寐以求的东西——名望、地位、财富、美貌。在民风娇化的京师长安，达官贵人们都在忙着享乐，她却有着她自己不同寻常的追求和理想，在战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甘愿付出青春、身体，乃至生命的代价，舍身取义，来阻止平卢侵道，多少将士将因此不必再血染他乡，多少百姓将因此不必再受兵祸之苦。而他自己身为男子，又做过些什么呢？

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
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
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
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
还家行且猎。弓矢速如飞。
地迴鹰犬疾，草深狐兔肥。
腰间悬两绶，转眄生光辉。
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

——崔颢《游侠篇》

魏

博位于黄河之北，下辖魏、博、贝、卫、澶、相六州，府城魏州。第一任节度使田承嗣出身军人世家，以豪侠闻名，玄宗开元年间在幽州节度使安禄山手下任前锋兵马使，骁勇善战，在与奚、契丹人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升至武卫将军。他极善治军，号令森严。安禄山曾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巡视各军营，刚走进田承嗣军营时，寂静无声，若无人，但进入营内检阅士籍，又无一人不在，安禄山由此对田承嗣刮目相看，深为倚重。魏博北面即为成德，东面是平卢，两大藩镇的土地、人口均远胜魏博，魏博却能以六州之地成为天下兵马最强的藩镇，治军严整即是最重要的法宝。

永贞元年十月初，寒风初起时，空空儿终于进入魏博卫州。刚过边卡，便有牙将史宪诚率牙兵拦住去路，喝道：“魏帅有钧命，空空儿上前听令。”空空儿料来这些人一直在这里等待自己，绝不会是什么好事，只得跪了下来。

史宪诚展开一个卷轴，念道：“着魏博幕府巡官空空儿改任为镇将，驻守博州高唐，即刻上任，不得有误。不奉本帅召令，不得擅自离开博州，否则视为谋叛，立斩无赦。”空空儿心道：“这是魏帅怕我为朝廷办事，要将我弄去东面边境军营圈禁起来。”当此情形，也无可奈何，应道：“遵令。”

史宪诚一挥手，四名牙兵上前站到空空儿前后左右，将他围了起

来，竟似押送犯人一般，要将他立即押去高唐。

博州是魏博最东面的一州，州治王城，下辖聊城、博平、武水、清平、高唐、堂邑六县。这一带地平土沃，无大川名山之阻，而转输所经常为南北孔道，且西连相、魏，居天下之胸腹，可谓咽喉要地，战国时期，诸侯往往争衡于此。唐藩镇称兵，魏博最为强横，与博州之地形四通不无关系。

高唐距离魏州四百里，位于博州最东北处，与平卢、成德两大藩镇接壤，县城东距平卢镇边境、北距成德镇边境仅数十里之遥，为魏博津途之要，自古以来是用兵者之先资。

虽说魏博与平卢、成德同为藩镇，气味相投，兼以婚姻关系，然各自利益才是最要紧之事，历任多有失和兵戈相向之事。昔日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弟李宝正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女为妻，在魏州打马球时发生意外撞死了田承嗣之子田维，田承嗣当场将李宝正杖杀，两镇关系恶化。后来田承嗣悍然用武力劫夺他道州郡，成德与平卢联合起来，一起加入了讨伐魏博的行列。不过这两大藩镇也是各怀鬼胎，被田承嗣钻了空子各个击破。此后三镇之间虽无大的战事，但摩擦不断，关系相当微妙，正因为如此，扼守三大藩镇交界处的高唐才被称为魏博最艰险之地。空空儿既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却被派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当镇将，也可谓十分离奇。

自到高唐上任，空空儿自知军中有节度使田季安派来的心腹牙兵监视，也不理事，将大小军务交给副将，自己半步不离开军营，日日饮酒，喝得酩酊大醉才肯罢休。只是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月后，魏州有牙兵来传田季安之命，指斥空空儿酗酒，玩忽职守，将其贬为佐将，调任魏州莘县⁽¹⁾。空空儿猜想魏帅依旧不放心他，要将他调到更靠近魏州的地方，利于监视。

莘县为魏州下辖十县之一，西至魏博府城魏州九十里，东面与平卢接壤，至平卢府城郓州⁽²⁾才八十里，战国时齐国孙臧与魏国庞涓之间的马陵之战就发生在该县境内。

空空儿到莘县后的第一天，意外发现魏博推官邱绐也被贬来这里做了县尉，不免大是惊奇。问起缘由，邱绐却是不肯明说。空空儿心念一动，问道：“莫非是因为嘉诚公主之死？”邱绐叹道：“空将军久未回魏州，竟能猜中，看来朝廷早已经知道嘉诚公主之死不同寻常了，唉。”又劝道，“公主一死，魏帅失去约束，行事诡异，空将军可要多加小心。万一触怒魏帅，兵马使也救不了你，说不定还会牵累兵马使。”

言下之意，竟是暗示节度使田季安早有意寻找兵马使田兴的过错。空空儿悚然而惊，道：“是，多谢推官提醒。”

邱绐连连摇头道：“我早已经不是推官，不过是个下县县尉。”又道：“听说空将军跟前任万年县尉侯彝是结拜兄弟。”空空儿道：“是。”

邱绐道：“我同年⁽³⁾刘禹锡、柳宗元任监察御史时，曾写信给我，信中均是对尊兄侯彝人品高义赞不绝口呢。他目下可还好？”空空儿道：“父兄已经被皇帝召回了京师，预备委以重任，偏偏御史中丞武元衡从中阻挠，耽搁了下来，现在仍然滞留在长安。”

邱绐微一沉吟，道：“我与武元衡从弟武儒衡也是同年，交情匪浅，也许可以写信托他从中圆缓一下。”空空儿迟疑道：“这怕是不合适吧？”邱绐道：“正好我也要写信于武儒衡，不过顺便提上一句。”空空儿心想人家一片好意，对侯彝并无坏处，便道：“如此，多谢。郎君若是有事，尽可派人来军营找我，我当尽力去办。”邱绐道：“好，阳谷军营的酒在这一带可是大大的有名，日后少不得要多去叨扰。”

空空儿到莘县上任，并不驻守莘县县城，而是奉命管辖魏博阳谷边卡，军营对面即是平卢阳谷边卡，甚至可以清楚看到对方守关兵士的脸。军营生活极其单调艰苦，不过老天爷当真眷顾他，阳谷军营营厨善酿美酒，味道竟与京城郎官清酒有几分相似。空空儿大喜过望，忍不住故态重萌，时常饮酒醺醉，只不过比在高唐时有所收敛。

偶尔也会有访客到来，比如聂隐娘，她早已经拿王景延人头换回夫君赵存约，并告知玉箫也被放出大狱，与韦皋夫人张氏等人一起被刘辟软禁在节度使府署中，虽然依旧是笼中鸟，却至少不必再忍受刑罚之苦。

空空儿猜想是苍玉清出面救了玉箫，却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法子。每一想到清娘，他都会感到一些莫名的悲伤，也许是因为寂寞，也许是因为思念，也许是他们二人永远没有希望在一起。这个时候，只有淡淡清香的美酒才是他惟一的安慰，他甚至不再顾及邱绛的警告，成斗成斗地饮酒，当真有醉生梦死的念头。

秋去冬来，空空儿在沉醉中度日如年，就像一只折断羽翼的老鹰，站在巨大的黑色天幕下，再也无法展开翅膀飞上天去。而此刻京师的局势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入冬时，舒王李谊突然死在了十六王宅中，事先毫无征兆。宫廷秘密，外人也不知具体情形到底如何，但都怀疑他是被宪宗皇帝秘密处死，因为自德宗一朝以来，舒王一直是皇位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本来一年前因为舒王求雨成功，不少人以为其手中握有镇国之宝玉龙子，此刻方知玉龙子并不在舒王手中，不然他何以争夺皇位失败、落个“暴薨”的结局？

然而宪宗皇帝虽然勉强坐稳了皇位，日子也并不好过，他先是摆出强势姿态，正式拒绝任命西川留后刘辟为新一任的节度使，以宰相袁滋暂代西川节度使，征刘辟入朝为官。刘辟不但不受诏命，还命人拘捕袁滋兄长袁峰全家。袁滋本奉命前往成都接手西川，闻听兄长一家尽在刘辟掌握中，有所顾虑，遂停在半路，不敢进川。宪宗大怒，当即贬袁滋为吉州刺史，袁滋遂成为第一个还在上任途中即遭贬斥的西川节度使。

刘辟见新皇帝不肯就范，便干脆预备兵戎相见，派重兵封锁了所有进川要道。出兵前命人将被囚禁多日的推官林蕴押出，威胁要杀他祭旗。不过刘辟到底进士出身，是个文人，不愿意当真杀死林蕴，暗中嘱咐军士行刑的时候虚砍几刀，逼迫林蕴讨饶即可。不料林蕴临死不肯屈服，大骂刘辟不止。刘辟无可奈何，借口林蕴精通刑名，只将他贬为下县县尉。

年轻气盛的宪宗听说刘辟耀武扬兵，气得暴跳如雷，然而他刚刚即位，根基未稳，根本无力派兵讨伐西川，朝中重臣大多赞成顺势任命刘辟为西川节度使，暂行姑息政策。宪宗无奈，只得下诏任命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成都尹，虽然被迫承认了刘辟的地位合法，但是

预留下节度使一职，预备作为伏笔。

诏命发出三日后，右谏议大夫韦丹奋然上疏，道：“如果刘辟不讨，则朝廷无以令天下。日后藩镇都会以他为榜样，朝廷的旨意怕是出不了两京。”一句话正点在宪宗的忧虑之处。考虑到刘辟已经有武力叛乱的苗头，西川作乱，东川首当其冲则，当即任命韦丹为新任东川节度使，接替现任节度使李康，以预防刘辟造反。

可笑的是，此刻宪宗皇帝任命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的诏命正传到成都，刘辟见朝廷软弱可欺，愈发骄横起来，竟又接着上表朝廷，请求统兼剑南三川。宪宗见此人得寸进尺，当然不许。刘辟遂决定用武力夺取三川，发兵攻打东川，新任东川节度使韦丹还未到任上，东川已经落入刘辟手中，前任东川节度使李康也成了俘虏。

刘辟又上表请求封心腹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宪宗忍无可忍，决定发兵征讨西川，然而朝议时，公卿大臣均认为蜀中山路崎岖，蜀地险固难取，反对出兵之声不绝于耳，只有宰相杜黄裳和翰林学士李吉甫二人赞同讨伐。杜黄裳道：“刘辟不过一狂慧书生，取之如拾草芥。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不要置监军⁽⁴⁾，一定能败刘辟。”宪宗由此下定了决心。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新年伊始，宪宗宣布改年号为元和，大赦天下。恰在正月十九日，太上皇被宣称崩于兴庆宫，时年四十六岁。自太上皇莫名其妙中风后，一直不能行走说话，瘫痪在床已经一年有余，本来他的去世也不在人们意料之外，可疑的是，太上皇死前一天，宪宗李纯突然下了一道制书，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自己要“亲侍药膳”，所以暂时不能上朝听政。自去年年初王叔文执政后，关于顺宗与长子李纯不和的传闻不绝于耳，后来顺宗立李纯为太子，传说也是因为宦官武力要挟。顺宗很快传位给太子，自己退位为太上皇，许多大臣都认为这不是顺宗的真实心意，直到看到宪宗因为太上皇久病推延上朝的制书，才知道顺宗父子关系也许并非传闻中那样冷漠。然而，正当众人以为宪宗的孝顺感动庆幸时，第二天就传出了太上皇死于兴庆宫的消息。因而有人认为太上皇其实早就死了，宪宗先下制书，就是想要掩盖真相，却不料起了欲盖弥彰的相反效果。太上皇死后次日，宪宗特下诏书赐死已经被

贬渝州的王叔文。传说早有密使奉太上皇旨意去渝州联系王叔文，不过为地方官员检举告发，这才是太上皇和王叔文死的根本原因。

然而捕风捉影的宫廷秘闻远没有西川那般吸引人的视线，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宪宗任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为主帅，率兵讨伐西川刘辟，不过却没有“专以军事委之”，依旧派出心腹宦官俱文珍为监军。

蜀中烽火狼烟，其他藩镇也不平静，不少人蠢蠢欲动，意图浑水摸鱼，趁机谋取私利。夏绥^⑤节度使韩全义被宰相杜黄裳召入朝中后免职，韩全义外甥杨惠琳遂自任为节度使，发兵赶走了朝廷新任命的节度使。宪宗诏令河东节度使严绶发兵讨伐杨惠琳，严绶大军未发，杨惠琳即遭人暗杀，首级被割走，夏绥由此不战而定。

西川未平，东面风云又起。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据有十二州之地，是藩镇中地盘最大者，犹自不满足，有意趁乱捞一把，诡称邻道义成节度使李元素有意谋反，往西面边境调集重兵，预备武力夺取义成土地。宪宗下诏阻止，李师古素来专横暴戾，骄蹇不逊，当然不肯听从。他惟一畏惮之人是朝中宰相杜黄裳，杜黄裳特意写信劝他退兵。李师古表示终身不敢失节，但义成谋逆在先，他须得为朝廷讨平。言下之意，平卢不会背叛朝廷，但义成的地盘他是夺定了。

与刘辟资历名望尚浅不同的是，李师古从父亲手中世袭节度使已经十三年，历来用高官厚禄招纳亡命之徒、失意文人等，手下能人极多。他最欣赏韩愈弟子张籍，曾赠以明珠，命人千方百计挟持来平卢，欲辟为幕僚。张籍为此作《节妇吟》一首：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表明自己已经先投效朝廷，须得当一名“节妇”。李师古竟没有杀他，反而赠金放还。

虽然兵精粮足，不把朝廷和义成放在眼中，李师古对于出兵还是有所忌惮——义成北面就是魏博，万一魏博斜插一腿，那可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他听从幕僚高沐、李公度的建议，派使者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通好，献上厚礼，请他发兵相助，承诺取下义成后，两镇共分领土。

田季安幼守父业，畏惧嗣母嘉诚公主严厉，一直粗修礼法，颇为规矩。然而自从去年嘉诚公主暴死后，他再无拘束，恣意玩乐，成天沉湎于击鞠、打猎、美酒、女色当中，军中政务也大多任徇情意，毫无章法，宾僚将校有进言者，轻则杖责，重则处死，由此杀了不少人。就连在河北声望很高的田兴也因为从旁相劝被免去节度副使和兵马使的职务，被夺走兵权，改任行军司马，魏博遂无人再敢多言，任凭田季安胡作非为。

之前魏博与吐蕃合谋兴兵不成，田季安一直郁郁满怀，甚至为此重责了经办此事的侯臧、聂隐娘等人，听到李师古使者的游说后，当即心动，应允由平卢先发兵东进，魏博自北面包抄，随即往魏博南面边境调集重兵。因向与成德不和，怕成德节度使王士真趁火打劫，严令边关戒备。又因莘县首当要冲，特传书空空儿，命他不得再酗酒，须得日夜巡防，以防备东面的平卢。

空空儿接书后很是诧异，魏博不是正预备与平卢联兵侵夺义成么？魏帅所担心的是怕成德从背后来一下子，为何又特意传令交代要防备平卢？一时也想不通究竟。莘县县令芮惠却不断从旁求恳催促，他只好分派兵马加紧防守，自己日日带了人马往关卡南北来回巡视。

如此过了几日，并不见对面平卢有何动静。这一日，莘县县令芮惠忽然派人来请空空儿，说是来了贵客。空空儿料来是魏州有官员到来，虽厌恶这种应酬，还是不得已回到县城。到县衙一看，贵客是一名三十来岁的武将，并不认识。

芮惠忙介绍道：“这位是幽州牙将谭忠，正奉幽州节度使刘济刘相公之命出使魏博。”空空儿心道：“既出使魏博，不去魏州，如何来了莘县？”

谭忠上来笑道：“我虽在幽州为官，其实是易州人，与空将军尊母是

同乡。久慕空将军大名，趁这次公干来魏博，特意来莘县拜访。”空空儿道：“惭愧，空某贱名不足挂齿。”究竟是同乡，谈及家乡风物，极感亲切。

芮惠当即安排酒席，任凭他同乡二人大谈易州风土人情。空空儿因魏博南面即将有大战事，终不敢多饮，只道：“谭将军既无他事，不如多留几日，我军营中有好酒，得闲时送来与将军畅饮。”因对方幽州牙将的身份，终究不敢邀请对方到军营盘桓逗留。

谭忠道：“求之不得。”芮惠也道：“谭将军住在城中驿站，莘县一带古迹甚多，空将军没空时，不如由本县带着谭将军四下看一看。”谭忠笑道：“甚好，有劳。”

空空儿回来阳谷军营已是日落时分，只见数名卫士正按着一名四十余岁的妇人跪在营门前。那妇人穿着赭色囚衣，颈项和双足均戴了粗笨的镣铐，一根长长的铁链连住她脖子上的铁环和脚镣。

魏博军中向来役使罪犯和俘虏为奴，从事最低贱最下等的粗活儿。空空儿依稀记得在军营中见过这妇人，上前问道：“她犯了什么错？”一名小将道：“禀将军，这女奴刚刚逃出军营，被人抓了回来。按照惯例，当在军前处死。”

空空儿皱眉道：“当下是非常时机，军中需要人手，先暂且饶过她性命。”小将道：“空将军宽宏大量，可这样不合规矩，如果不处罚她，营中奴隶都要以她为榜样，人人想着逃跑，那还了得？既然将军说饶她性命，不如砍掉她一只手，以儆效尤。”空空儿道：“砍掉她一只手她还能干活儿么？算了，打她五十杖。”小将不敢再说，只得道：“遵令。”

那妇人始终一言不发，被拉起来押到一旁行杖时，森然望了空空儿一眼，目光中充满了仇恨愤懑，空空儿也不以为意。

刚回到营厅坐下，便有兵士禀告营厨老范求见。空空儿命他进来，道：“老范，你来得正好，我这里的酒喝得差不多了，你去多酿一些，再送一些去莘县驿站。”老范也不答话，跪下来连连磕头道：“空将军，求

求你高抬贵手，放过玉娘，你若让人打死她，军营里就再也没有人会酿美酒了。”

空空儿大奇，问道：“玉娘是刚刚要逃走的那名女奴么？”老范道：“是。其实小人并不会酿酒，一直是玉娘暗中指点。空将军，你为人向来和气，求你念在玉娘初犯的份上，饶了她这一次吧。”

空空儿忙命人去带玉娘来。她已经挨了一多半军棍，魏博军纪森严，军棍都是五彩粗棍，又重又实，号称“杀威棍”，玉娘才挨了三十来下，下半身衣裤上已经血迹斑斑，再也无力行走，兵士将她拖进来径直扔到地上。空空儿示意老范扶她起来到一旁坐下，温言问道：“玉娘在何处学的酿酒之法？”玉娘狠狠瞪了他一眼，却是不答话。

空空儿见状，只好命老范扶她回去休息治伤，又召来军中书记，问道：“这玉娘犯了什么罪？”书记道：“下官不知。营中奴隶都是自魏州随意拨配，军中只有在籍名册，不知来历。不过玉娘应该在营中很久了，下官四年前来莘县军中任书记时，她就在这里了。”

空空儿正欲找几名老兵来问明究竟，忽有兵士奔进来禀道：“关卡出了大事，请将军速速赶去！”

原来有一帮平卢牙兵拥至阳谷关下，说有刺客逃入魏博境内，气势汹汹地欲闯过边卡搜查，被魏博兵士拦住，平卢却不肯就此罢休，双方正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空空儿一听“刺客”二字，心中咯噔一下，这不正是他之前所思虑过的事情么？朝廷豢养游侠杀手组织，用来应变危机，既然皇帝正忙于讨伐西川刘辟，根本无力应付平卢和魏博联兵，派出游侠行刺藩镇节度使正是上上之策，那么她……苍玉清会不会来了平卢？一念及此，慌忙领了一队人马奔出军营，往边境赶去。

天色已黑，两边关卡都点起了无数火炬，亮如白昼。双方弓弩手均弯弓搭箭，指向对方。空空儿忙叫道：“收箭！”魏博军纪森严，即使是空空儿这样带兵无术的佐将一声令下，“哗啦”一响，瞬间弓弩手尽收好弓箭，肃然静立。

对面也有人叫道：“收箭！”又问道：“来者何人？”关将秦定道：“这位是我们佐将空将军。”对面一名牙兵挤出人群，道：“咦，你不是空空儿么？”

空空儿听他口音是京兆一带，不过面孔却甚是陌生，问道：“你是谁？如何认得我？”那名牙兵冷笑道：“你自然不认识我，我却认得你。你忘了两年前你在京师虾蟆陵郎官清酒肆破了一件无头案子么？我就是那杀死同伴的王昭。全是因为你，才害得我被万年差役捕去。”空空儿道：“原来是你。你不是早被判了死刑么？”王昭道：“这可要感谢老皇帝死得快，新皇帝即位后大赦天下。不过你害得我无法在京兆立足，只得来了平卢投靠郢帅。”

领头的平卢牙将早不耐烦听他二人叙旧，喝道：“王昭退下。”转头道，“空将军，我们自郢州一路追捕刺客过来，有人亲眼看见他们逃进了魏博境内。他二人均中了箭，逃不了多远，还请将军准许我等过境搜捕，我们绝不越权行事。”

空空儿之前早得魏博节度使书信，信中再三叮嘱要防备平卢，怎敢轻易放对方大队人马过境，摇头道：“此事我得请示魏帅。”平卢牙将道：“那好，事情紧急，请将军即刻派人回魏州请示魏帅，我们就在这里候着。”

空空儿便命人连夜赶去莘县驿站，命驿长派快马回魏州。他觉得那平卢牙将极是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忍不住问道：“将军是京兆人么？”平卢牙将道：“是。”空空儿道：“将军也是跟王昭一起到的平卢？”无非是想问对方是不是也跟王昭一般是亡命之徒。

平卢牙将冷笑道：“我可不是什么犯法逃亡之辈，我是被宦官逼来了这里。两年前我赶驴运柴进城售卖，遇到宫市，不堪忍受宦官欺凌，与他们打了一架，被官府抓去。幸亏监察御史刘禹锡刘相公将事实禀告上去，我才被无罪释放。结果我回到家中时，就有宦官指使爪牙赶来丢了一袋毒蛇进门，我父母妻儿均被毒蛇咬死，我也被迫逃亡，幸得平卢李帅不弃，收留了我。”

空空儿这才想起平卢牙将就是侯彝被贬出京师当日，他在通化门外

见过的那个不堪忍受宫市之苦而殴打宦官的樵夫于友明，一时料不到世间会有这等奇事，竟会在这样的局面再见到他。

又听见于友明道：“空将军，郢帅待我恩重如山，你若敢私纵刺客，我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空空儿道：“是贵镇节度使郢帅遇刺了么？将军何以肯定我会纵放刺客？”于友明道：“空将军不肯放我们过境倒也罢了，却也不立即派人搜索刺客，这不是很奇怪么？”空空儿道：“我性子粗疏，新上任不久，多有怠慢，还请见谅。”忙命兵士带人往南北密林细细搜索，再派人去莘县通传县尉邱绛派人全城搜捕。

折腾了大半夜，也未发现可疑人影。空空儿见对方于友明一行当真守在边卡一动不动，甚感无奈，只得交代了关将秦定几句，自己回来军营。

天刚蒙蒙亮，有兵士闯进营中，将空空儿从睡梦中叫醒，道：“平卢那边指名叫将军出去。”空空儿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只得赶来阳谷关卡，却见对面一群牙兵簇拥着一名年老的白须僧人，那僧人竟是他曾在青龙寺见过的挂单游僧圆净。

当日空空儿初见圆净时，他正与青龙寺住持鉴虚密密交谈，身上一股凛人气势不由自主地吸引了空空儿的注意。当晚李汶遇刺，空空儿于大雨中救了重伤的苍玉清回到青龙寺，次日金吾卫大将军郭曙搜寺时，有卫士禀告在圆净居住的禅房发现了一件带血的僧衣，但人却是不见了。想不到会在这里再次见到，看来他表面是得道僧人，背地却是平卢的眼线。

圆净也还记得空空儿，一见他便打了个哈哈，道：“想不到京师一别，空郎被派来阳谷当了一个小小的守关将军，你们魏帅可真是大材小用了。空将军，不如你改投我们平卢，郢帅知人善任，决计不会让你做这些巡关守边的杂事。”

空空儿心道：“他这般说，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当是安然无恙了。”其实他内心深处，倒是真切希望刺客能行刺得手，如此不但可以消弭平卢与义成之间的大战祸，魏博也可以不再卷入其中。

正自沉吟，一旁亲随已经出声喝道：“老和尚信口胡说什么？”空空儿身边四名亲随尽是魏州派来的牙兵，名为保护，实为看管的狱卒。

圆净道：“空将军昨夜派兵协助我平卢搜索两名逃犯，可有结果？”空空儿心道：“不是刺客么？怎么又改口成逃犯了？呀，定然是李师古已经遇刺身死，平卢一方生怕军心动摇，为外敌有机可趁，所以密不宣示。不然何至于这么多牙兵涌来边关，非要捉到刺客不可？刺客当真是游侠么？她……她……”

圆净见空空儿不答，冷笑道：“贫僧早知道魏博难脱干系，说不定你们魏博正是刺客幕后指使。”

空空儿不及与圆净辩说，低声交代一名亲随道：“你速回魏州向魏帅禀告，说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很可能已经遇刺身亡，请魏帅自己一定多加小心。”他如此做，自然是希望节度使田季安知道李师古遇刺后有所顾虑，停止发兵增援平卢。

那亲随大吃一惊，道：“什么？”空空儿厉声道：“还不快去！魏帅有事，你担待得起么？”那亲随一听事关魏帅安危，忙招了一名同伴，飞奔上马去了。

圆净见空空儿甚是诡秘，始终不理睬自己，勃然大怒，道：“来人，将空将军的旧相识带上来。”空空儿闻言一愣，道：“什么旧相识？”

却见对面牙兵推出一辆狭小的囚车来，内中跪着一名女子，正是第五郡，只是蓬头垢面，满脸血污，再无昔日明媚之色。空空儿“啊”了一声，虽然惊讶，却也并不意外，心中愈发肯定是游侠刺杀了平卢节度使李师古，不过第五郡失手被对方擒住。

却见牙兵将第五郡从囚车中扯出来，拖到关前。圆净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提了起来，笑吟吟地道：“空将军不会说不认识她么？贫僧在京师时可是亲眼看见你们一道走在街上。”

空空儿见第五郡浑身是伤，料来已经受过不少拷打，想起她昔日的

娇俏可人，心中难过不止。忽见第五郡张开嘴唇，虽然没有出声，却分明说的是“杀我”两个字，不禁呆住，心道：“她是叫我杀了她，好让她少受些苦，可是……”

圆净见空空儿不肯相认，便松开手，第五郡手筋脚筋均已经被挑断，当即软瘫在地。圆净命道：“将这女人吊起来！”

平卢牙兵便在对面竖了根木架，将第五郡吊在上面，生了一堆火，将刀尖放在火上烤热，然后往她身上烫去。第五郡不住声地惨叫，凄厉之极，身子扭来扭去，仿佛已经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子，而是挂在钩子上待宰的牲畜，徒然挣扎哀号着。到最后她力气耗尽，刀尖烫到身上只微微颤抖，连动都动不了一下，只是一时不得昏死，还要继续忍受酷刑煎熬，承受非人的痛苦。

空空儿见第五郡在自己眼前饱受折磨，胸口躁热，血脉贲张，又见平卢牙兵扯去她身上衣衫，再也忍不住，回头命道：“拿弓弩来。”兵士道：“禀将军，对方刚好在弩箭射程之外。”空空儿道：“取两张强弓来。”

他既决意射杀第五郡，生怕为对方所阻，因而弓箭上手，毫不迟疑，拉满如圆月。那箭疾若流星，正中第五郡胸口，没入数寸，几近穿背而出，她哼也未哼一声，便即垂头死去。

那一刻，空空儿心痛不止，不仅是因为他迫不得已亲手射杀了第五郡，还想出一些以前从没有考虑过的道理来——第五郡本是出身名门的富家娘子，拥有一切女子梦寐以求的东西——名望、地位、财富、美貌。在民风娇化的京师长安，达官贵人们都在忙着享乐，她却有着她自己不同寻常的追求和理想，在战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甘愿付出青春、身体，乃至生命的代价，舍身取义，来阻止平卢侵道，多少将士将因此不必再血染他乡，多少百姓将因此不必再受兵祸之苦。而他自己身为男子，又做过些什么呢？看到她所受的苦难，死前连一个女子仅有的尊严都未能保住，他的随波逐流、他的满足于自保看起来是多么贫乏与苍白，多么冷漠与自私。

却见对面圆净暴跳如雷，指着空空儿怒道：“你竟敢当面杀了我平卢

要犯。”

空空儿心中激荡不已，对方喊叫些什么也未听进去，只是默不作声。关将秦定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你们不是说我魏博是刺客同党么？现下空将军亲手杀了她，你们再无疑心了。”圆净一时无话可说，只得恨恨命人将第五郡尸首肢解，分挂各处示众。

空空儿郁郁离开阳谷，回来军营时正遇到县尉邱绛手下差役，禀道：“邱少府刚刚在城里捕到了一名悍匪，很可能就是平卢所称的刺客，请将军速去接手。”

空空儿尚未从巨大的悲痛中清醒过来，差役又说了一遍，他才吃了一惊，问道：“对方是男是女？”差役道：“是个男的，二十来岁，他早受了箭伤，武艺却还是十分了得，伤了我们好几个人，邱少府调来守城的弓弩手射穿他大腿才捕到他。”

空空儿料到这人必是第五郡同伴，忙带人赶来城里。邱绛正在县衙等候，神色焦虑，一见空空儿就道：“将军可算到了。”命人押过囚犯。

那囚犯披枷带锁，被拖来空空儿面前跪下。空空儿心中一沉，这人正是郎官清酒肆店主刘太白长子刘大郎。他顿感不妙，上次在成都，他已经见过苍玉清与刘大郎一道，莫非于友明口中一男一女的刺客正是刘大郎与苍玉清？他又惊又急，却不敢表露，又因为身边亲随是魏州派来的牙兵，无法私下讯问审讯刘大郎。只得命人将刘大郎装入囚车，先押回阳谷军营。

邱绛将空空儿拉到一旁，低声道：“这人怕还有同党。”空空儿道：“少府如何知道？”邱绛道：“他去药铺买了一大包金创药，足够好几个人用。”空空儿道：“少府是在哪里捕到他的？”邱绛道：“北门附近。他从东门药铺出来，被巡视的差役发现，见他形迹可疑，上前喝问，他掉头就跑，到北门恶战一场，才受伤力尽被擒。空将军，平卢既称是刺客，是平卢节度使遇刺了么？”空空儿道：“这我还不能肯定。”他担心苍玉清安危，当即拱手告辞。

到东门附近时，空空儿命亲随先押着囚车回营，自己要去驿站找一趟幽州牙将谭忠。一名亲随迟疑道：“不如小的跟着将军。”空空儿指着刘大郎道：“押送看管此人要紧。不过先别让平卢知道，等魏帅的指令到了再说。”

他素来亲和，无所作为，今日忽然在阳谷关下一箭射死射程之外的平卢女犯人，臂力之强，令人侧目。亲随颇为畏惧，只得应命。

空空儿等囚车走远，当即往南面而来。刘大郎在东门被人发现后转身往北跑，他的同伴一定藏在南面。莘县南面尽是民居，边关之地百姓警觉性极高，藏身不易，如果要选藏身之地，废墟当是最妥当之处。往南走了二里，居民渐稀，果见前面有一座破败荒芜的土地庙。空空儿见左右无人，大踏步奔进来，忽然门外一人闪出，举刀朝他后心扎来。他转身托住那人手臂，叹道：“清娘，是我。”

那自背后袭击他之人果是苍玉清，她受了重伤，全仗一口气强撑，忽见到空空儿意外出现在面前，又惊又喜，当即晕倒在他怀中。空空儿身上携有金创药，当即将她身子放平，细心检视创口，为她敷好药。

苍玉清呻吟一声，悠悠醒转，道：“我不是做梦么？空郎……你怎么来了？”空空儿道：“我被魏帅派在莘县当边将。”迟疑了一下，又道，“刘大郎已经被本地县尉擒住，押在我的军营中。第五郡……她被平卢牙兵擒住，我……我刚刚一箭射死了她。”

苍玉清道：“什么，你杀了郡娘？”空空儿凄然道：“是，我救不了她，只好杀了她。”苍玉清道：“你……你……”又急又怒，当即晕了过去。

空空儿不便多留，忙将她重新摇醒。苍玉清咬牙切齿地道：“我要杀了你。”空空儿道：“日后有机会吧。你先留在这里别动，我今晚设法救刘大郎出来，再送你二人离开这里。”苍玉清道：“你怎么不杀了我？”空空儿道：“我怎会杀你？请清娘一定留在这里，你还有许多大事要办，可别再轻易出去冒险。天黑时我会带刘大郎再来找你。”苍玉清怒道：“你别再来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空空儿叹了口气，走出破庙，有心去找同乡谭忠相助，请他帮忙带苍玉清出城，可毕竟与他相识不久，未能深交，还是有所顾及。踌躇半晌，还是决意先回军营救出刘大郎再谋出城之计。

回来军营时，正见刘大郎被枷锁在旗杆下的木笼中。这枷笼是昔日田承嗣从契丹人那里学来的，专门对付军中不服管束的将士。据说一关进了枷笼，不出一天，铁打的人也会变成一摊烂泥。尤其是日头极毒的时候，站在太阳下一天，再桀骜不驯的人也会被晒化。田承嗣素以阴狠闻名，军中对刘十分畏惧，这枷笼便是原因之一。

时值闰五月，天气炎热，日正当中，太阳照在刘大郎脸上，神色显得极为灰白憔悴，鼻尖、额头有密密汗珠渗出。他的头颈被木枷牢牢枷住，半分也不能移动，只能向前仰着脸，微闭着双眼，大约是不愿意痛苦不堪的表情流露出来。

空空儿走近木笼，命守卫兵士取些食物和水来，等兵士走开，才低声问道：“你还认得我么？”刘大郎睁开眼来，道：“当然认得。”他一直装作不认识空空儿，没有流露出丝毫异样。

空空儿道：“我见到了清娘，晚上我会设法救你出去，再送你二人出城。”刘大郎却甚是冷漠，仿若事不关己，根本就不关心是否能获得自由。空空儿料来因为自己魏博武将身份的缘故，对方并不信任自己，也不多言，自回到营帐中饮酒。

到了晚饭时分，魏州有牙兵来传田季安之令，命空空儿不得放平卢牙兵过境，但须全力搜捕刺客，一旦捕获，先暂留魏博军营审问清楚，再等候处置。空空儿心道：“天助我也。”忙命人将刘大郎提出木笼，带来营帐，问道：“你就是刺客吧？你叫什么名字？平卢那边说你还有一个同党，他人在哪里？”刘大郎只垂首不答。

一名亲随道：“空将军何须跟他客气？这人不吃点苦头是不会招供的，不如我们也学平卢拷打那个小娘子一般，拿刀尖烫他全身。”空空儿大怒，一拍桌案道：“是你问案，还是我问案？”那亲随是田季安心腹牙兵，有恃无恐，只冷冷道：“莫不成真如那平卢老和尚所言，空将军是认得那小娘子的？”空空儿道：“认得又如何？是不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要

向你事先交代？”亲随道：“既然是将军旧识，将军又为何亲手射死她？”

刘大郎全身一震，问道：“你射死了第五郡？”空空儿哼了一声，怒道：“你们都给我出去，我要单独审问刺客。”

刘大郎忽然大叫一声，直朝空空儿奔来，他手足戴了镣铐，奔出几步即被身后牙兵追上，强行按在地上跪下，兀自挣扎不已，道：“我要杀了你！杀了你！”空空儿道：“好……”话音未落，忽觉一阵晕眩，晃了两晃，往后倒在椅子中坐下。两旁的亲随、牙兵也纷纷倒地。

空空儿不能动弹，无法言语，却是神智不失，知道众人是中了极厉害的蒙汗药，一时不明究竟，心道：“是清娘下的药么？她又如何混进了军营？”

却见刘大郎从地上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奔近案桌，取了空空儿那柄浪剑，几剑斩开双足间的镣铐，只是双手被铐在一起，一时难以自己弄开，当即举剑对准空空儿心口，道：“今日要为第五郡报仇。”空空儿心头微叹，只能闭目待死。

刘大郎正要递出长剑，忽闻见背后镣铐声响，有人叫道：“不要杀他。”闻声回过头去，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是数年来只有在梦中见过的娘亲，一时不知道是梦是幻，叫道：“娘亲！”

空空儿这才知道军营中的女奴玉娘就是刘太白的妻子、刘大郎的母亲，难怪她会酿酒，指点营厨酿出来的酒很有几分郎官清酒肆的味道。不是听说她数年前跟酒客私奔逃走了么？又如何陷在魏博军中为奴多年？

玉娘上前夺过浪剑，举剑将刘大郎手铐削断，她虽颈间、双足戴了笨重的镣铐，又新挨了军棍，依旧身手敏捷，一看便是习武之人，又回剑斩断自己身上的镣铐，从帐中两名亲随身上各掏出一个黄色令牌，这才道：“我往他们饭食下了迷药，咱们快些走吧。”刘大郎犹自发呆，问道：“娘亲怎么会在这里？”

玉娘牵了他的手，一面走出帐外，一面低声道：“多年前娘亲和海无言奉命行刺前任魏博节度使田绪，虽然得手，海无言却受了伤，逃出魏

府后不久就伤重死去。当时魏州全城戒严，娘亲知道难以逃脱，用药水化掉了田绪首级和海无言尸首，不久后还是被魏府牙兵捕到，押来这里为奴已有多。前几日娘亲有所感应，总觉得有亲人来到我身边，娘亲想找机会逃走，结果又被他们抓了回来。幸得如此，不然如何能遇到我的大郎？娘亲今日看到你被押回军营，恨不得立即上前与你相认。”

只见外面营中横七竖八倒了不少兵士，刘大郎道：“娘亲一直被囚禁在军营，哪里来的蒙汗药？”玉娘道：“娘亲一直借口想逃脱粗活杂役，哀求营厨帮我弄些蒙汗药装病，这些药是历年辛苦所积。大郎，你们这次是来行刺平卢节度使李师古么？”刘大郎道：“嗯，我们原本计划杀了李师古，再逃入魏博境内，嫁祸给魏博，挑起两大藩镇自己内斗，义成之危自然解除。当时我负责在外面接应，清娘和郡娘早扮成乐妓混入帅府，结果当晚她们气急败坏地逃了出来，说是有人抢先下手，躲在茅厕中伏击了李师古，并割下首级，而且将追捕的牙兵引向她二人。我们不得已，只得一路往西逃来，牙兵穷追不舍，我们几个都受了伤，第五郡也被追兵捕去。”

玉娘一时不及说更多，道：“大郎，这令牌是魏博节度使颁给身边亲信之物，在魏博通行无阻。这里有马，你牵上几匹马，速速去吧。”

刘大郎大吃一惊，道：“娘亲不跟孩儿一起走么？”玉娘道：“不，娘亲新挨了军棍，身上有伤，骑不得马。”刘大郎道：“孩儿去找一辆马车来。”玉娘厉声道：“你再也不走，娘亲立即死在你面前。”当即举起浪剑，横在脖子上。

刘大郎知道母亲性情刚烈无比，只得流泪上马，他自是知道这一次分离便是永别，再也无缘相见，胸口尚有千言万语要说，一时间逡巡左右，不忍离开。

玉娘道：“大郎，你该知道我们都有自己的使命，自加入游侠那一天起，性命就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你还有许多大事要办，等将来朝廷平定魏博的那一天，记得往娘亲坟头洒一杯清酒，娘亲也就含笑九泉了。”刘大郎早已经泪流满面，道：“是。”一咬牙，携了几匹马飞奔出营。

玉娘目送刘大郎消逝在黑暗中，叹道：“好孩子。”一想到十年苦苦

等待，历经磨难屈辱，与爱子瞬间团聚即成永诀，泪水忍不住潸然而下。

她伫立片刻，抹了抹眼泪，寻到一名晕倒魏博兵士，剥下军服穿在自己身上，又举火点燃军营辕门及栅栏，这才骑马往关卡而去。她不能坐直，只能伏在马背上，到了关卡，取出黄色令牌，命道：“魏帅有令，平卢再敢挑衅滋事，一律用刀剑说话。”

关将秦定听出她是女子，又依稀觉得她面熟，上前问道：“娘子是什么人，我怎么觉得面熟得很？”玉娘道：“我是魏帅心腹，轮得到你来盘问么？”扬声朝平卢一方喊道：“喂，你们平卢节度使在茅厕中被人杀死，割走了首级，你们知道么？”

不仅平卢大哗，就连魏博一方也极是惊奇，一片躁动之声。秦定问道：“娘子此话当真？”忽有兵士禀道：“将军，军营那边有火光，好像起火了。”秦定道：“派人去看看。”

忽见玉娘举剑喊道：“平卢派人放火烧了阳谷军营，抢走刺客，杀他们报仇。”竟策马朝平卢一方冲了过去。秦定大惊失色，叫道：“娘子，万万不可冲关！”认出她手中的剑正是空空儿随身所佩的浪剑，忙叫道：“拦住她！拦住她！”

玉娘挥剑一晃，砍倒两名魏博兵士，冲出关卡，朝平卢奔去，到得半途，平卢一排弩箭放出，将她连人带马射成刺猬一般。那马中箭后悲声嘶鸣，高高扬起前蹄，将玉娘掀了下来，这才颓然倒地。平卢又放出一排箭，玉娘却是动也不动，早死得透了。

魏博虽不知道玉娘到底是何人，又为何来边关捣乱，毕竟她穿着己方的军服，见平卢射死了她，登时大哗，立即回以弩箭，虽然箭力不及平卢关卡，总要出一口恶气。平卢也毫不示弱，以弩箭回击。魏博骁骑天下无双，可平卢土地人口是魏博数倍，兵多将广，双方各有忌惮，均不敢强力闯关，这一场互射才没有由闹剧演变为战火。玉娘临死恶意挑拨双方相斗，终未能如愿。

阳关军营虽然失火，却没有烧及营帐，火势并不大，空空儿等人均

被救了出来。只是那蒙汗药十分厉害，几个时辰过去，手脚依旧酸软无力。

一直到天明时，药力刚过的空空儿才带人赶到边关，见玉娘倒在在两处关卡的中间位置，全身插满箭矢，颇为悲壮，又见对面高高挑挂着第五郡的人头，一时气结，道：“将她拉回来葬了。”

秦定道：“这妇人手中有将军的浪剑，又有魏帅令牌，到底是什么人？”空空儿摇了摇头。他身边亲随生怕承担丢失金牌之罪名，忙道：“就是军营中一名发疯的女奴。”秦定便派出几名盾牌兵，边举盾边将玉娘尸首拖了回来。

空空儿心中沮丧难过，不愿意再多逗留阳谷，领人回莘县县城，却没有听说有人持节度使令牌连夜出城，料想刘大郎和苍玉清还陷在城中。因他自己被亲随监视，难以脱身，不得已来到驿站，预备请同乡谭忠帮忙去土地庙看看，不料谭忠一早得幽州节度使刘济急召，已经率部下赶早出城回幽州去了。一时慨叹天意弄人，只能听天由命。

幸得过了数日，除了已死的刺客第五郡外，始终没有听到逃走的刘大郎及其同伙的任何消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反倒是魏州有牙兵赶来，宣达魏博节度使之命，委派了新的佐将，空空儿因领军无方，导致军营被烧、刺客逃走、女奴发疯下毒、夺剑冲关，被当场免职，勒令速回魏州。空空儿虽日夜忧虑苍玉清安危，却不得不奉命即刻动身。

离开莘县之日，只有县尉邱绛不避嫌疑，赶来相送。空空儿见邱绛郁郁满怀，极有怨言，知他亲属均被扣在魏州，不得团聚，安慰道：“这次我回魏州，怕是再也不会有机会回到这里，少府若有家书，我可以代为转送给尊夫人。”邱绛道：“甚好。”向城门守吏索取纸笔，匆匆写了一封家信，又告知家属地址姓名。空空儿道：“放心，一定送到。”

行到城门处，门边忽有一人抢上来叫道：“空将军！”亲随上前喝道：“什么人挡道？”那人道：“贱名不足挂齿，不过是故人想求见空将军一面，还有一场大功劳要送给将军。”

空空儿见他面生，却是神色诡异，面无表情，当即想起一个人来，暗道：“莫非他是王翼，正是他杀了平卢节度使？他擅长易容装扮，武功又高，确实有这个本事能抢在清娘他们几个前面下手。他是江湖刺客，收钱才会杀人，不知道是谁雇他来杀李师古？他所谓的大功劳又是什么？该不会是他擒住了刘大郎和苍玉清，所以这二人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忙上前问道：“你有什么事么？”

王翼招手道：“请将军下马过来，我有一件大机密，只能讲给将军一个人听。”空空儿依言走近他，问道：“是什么大机密？”王翼忽然向前一步，挺出一柄匕首，抵住他胸口，笑道：“抱歉了，我出不了城，只能用这个法子请将军带我出城。”

自从平卢声称有刺客进入魏博境内以来，莘县已戒严多日，只许进不许出，这也是空空儿认为刘大郎和苍玉清还陷在城中的缘故。

空空儿道：“你制住我也未必出得了城，我眼下已经不是什么将军，正要被押回魏州受审。”王翼低声道：“那你为什么还故意让我制住？”空空儿道：“我想知道你说的大功劳是什么。”王翼笑道：“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除非你带我出城。”

一旁亲随早觉有异，上前喝道：“你在做什么？”王翼反拧过空空儿手臂，将匕首横在他后颈上，笑道：“你们都别动。我知道你们奉命押送空空儿回魏州，魏帅有重要的事情要审问他，他若死了，你们都脱不了干系。”

亲随面面相觑，一人问道：“你待如何？”王翼道：“我只想出城，出城后不但将空将军完璧奉还，还有一场大功劳要送给各位。”亲随见他不是从军营逃脱的刘大郎，想来不过是着急出城而已，当即应承道：“好。”

王翼道：“走！”押着空空儿往前走去。空空儿大是后悔适才未加抗拒，万一王翼所说的大功劳就是苍玉清、刘大郎的下落，那可如何是好？只是眼下有一柄匕首都顶住他背心，后悔也是迟了。

王翼问道：“你之前因欠我巨款答应我玉龙子一事，你可还记

得？”空空儿道：“当然记得。”王翼道：“那么你找到玉龙子下落了么？”空空儿一时迟疑，玉龙子如此重要，王翼为人飘忽邪气，若将罗令则的遗言告诉他，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当即道：“这件事我确实无法办到，请你再提一件别的事。”王翼道：“嗯，我暂时想不出来，以后想到再说。你别动，不然别怪我手下无情。”

出来西城门几里，王翼逼众人下马站到远处，将数匹马赶走，只留下一匹，这才笑道：“有人将平卢节度使李师古首级藏在了东门客栈里，这是不是一场大功劳？”将空空儿往前一推，自己飞身上马，哈哈大笑而去。

亲随如大梦初醒，忙赶回莘县，持节度使令牌，调兵往东门客栈搜索，果然在一间房里发现一个革囊，打开一看，真有一颗血淋淋的人头，用石灰腌着，因天气炎热，已经略见溃烂，但面目清晰可辨，是名四十来岁的男子，双目圆睁，须髯尽张，极有桀骜枭雄之气。

只是谁也没有见过平卢节度使，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李师古的人头，又不敢拿去边关给平卢一方确认，自从上次玉娘冒充魏博兵士喊话闯关后，两大藩镇关系已是紧张之极，平卢甚至正将自义成撤回的兵马尽数调往魏博边境。万一平卢认定刺客是魏博所派，那可就麻烦大了。

空空儿却有些疑心那首级并不是李师古人头，王翼是黑刺，须凭首级向雇主收取余下的一半赏金，他爱财如命，怎么会这么轻易将首级交出来？可如果不是李师古，死的是谁？王翼又为何要指引空空儿等人去客栈寻到？

亲随向空空儿追问王翼来历，听说是江湖杀手后也怀疑有诈，最终只得带着人头与空空儿一起快马赶回魏州。当日半夜才进魏州城。

魏州一地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不但是河北根本，且能襟带河南。又正好是河北与江淮之间水运交通枢纽，船舶辐辏，物资荟萃，为河北平原南部一大都会。著名宰相狄仁杰曾经担任过魏州刺史，因施政仁爱宽厚，魏州百姓感激之下为他建造了生祠。然而后来狄仁杰之子狄景晖担任魏州司功参军，贪婪残暴，反而成了地方的祸害，百姓

愤怒之下，又捣毁了狄仁杰的塑像。

进城后，空空儿被临时安置在魏州驿站中候命。他本以为节度使见了李师古人头会连夜召见，哪知道次日正午才有牙兵来带他入节度使府署。

到牙城大门缴了浪剑，进来府署大堂中，田季安正仰靠在座椅上。他才二十来岁，年纪比空空儿还小，却似大病初愈，倦怠不堪。空空儿忙上前参拜。田季安只懒洋洋地道：“空空儿，你这次功过相抵，本帅也不追究了，以后还是留在府署做巡官吧。”空空儿道：“遵令。”也不明白自己功在哪里，过又是哪些。



◎唐李重润墓壁画。李重润为唐中宗李显与皇后韦氏长子，因与妹妹永泰郡主议论祖母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被杖杀，死时年仅十九岁。



◎卅三劍客圖之九

剛出來官署，便有侍女追上來叫道：“空郎請留步。”空空兒問道：“娘子有事么？”侍女道：“夫人要見你。”這夫人是指魏博節度使夫人元浣。

空空兒一時遲疑，道：“我是武官，進後署怕是多有不便。”侍女面色一沉，道：“夫人召見，你敢抗命么？”

空空兒無奈，只得跟隨侍女進來後署花廳。元浣正在慢吞吞悠悠地品茶，空空兒許久未見過她，乍看之下，只覺得她還是原來那副樣子，一點都沒有變。

元浣放下茶盏，问道：“空郎近来可好？”空空儿道：“回夫人话，还好。”元浣道：“嗯，我听说……”忽有一名五六岁的孩子冲进来，一把抱住元浣的腿，嚷道：“娘亲，娘亲，我要出去买糖果。”元浣忙道：“乖，娘亲这就叫人出去给你买。家僮呢？”

一名十五六岁的家僮闻声进来，元浣道：“蒋士则，你出去买些糖果回来。”那家僮蒋士则唇红齿白，长相俊美，一双眼睛滴溜溜异常灵活，躬身道：“遵命。”

那孩子正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独生爱子田怀谏，其实是贪图集市热闹，想出去玩耍，吵道：“不，我要自己出去买。”元浣道：“外面世道乱得很，你是魏帅独子，可不能随便出去。”田怀谏道：“我就要出去，就要出去。”元浣无奈，只得道：“来人，去叫牙将史宪诚来，说我们母子要出去。”

田怀谏最厌恶一堆牙兵前呼后拥，每次出门都恨不得要将满街道的人清空，道：“我不要牙兵，我要他陪我去！”元浣见爱子正指着空空儿，忙道：“他不能陪你去，他是……”田怀谏道：“我就要他！就要他！”

元浣深深叹了口气，道：“我实在拿这孩子没办法，空郎，这就请你带怀谏去买糖果吧。”空空儿躬身道：“遵命。”又道，“夫人有钱么？属下……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元浣哑然失笑，忙命侍女取了一袋钱过来，又问道：“空郎还住在原来的住处么？我回头叫人送些钱去。”空空儿道：“不敢劳烦夫人。”上前携了田怀谏的手，道：“小公子，咱们走吧。”

田怀谏见他和蔼可亲，浑然不似牙兵下人对自己恭敬畏惧之极，很是欣喜，连声道：“抱我！抱我！”空空儿便弯腰抱起他来，往外走去。蒋士则忙跟了上去，田怀谏道：“你站住，不准动。”蒋士则当真站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出来牙城，空空儿问道：“小公子想去哪里？”田怀谏笑道：“当然是集市啦，那里最热闹。”空空儿便抱着他往集市来，田怀谏见人烟繁密，

市井百态有趣，看得眉开眼笑，胡乱买了不少小玩意儿。

一直逛到太阳落山，空空儿道：“小公子，该回去啦，一会儿集市就该收摊了。”田怀谏正兴致勃勃，哪里肯走，道：“不是魏州城中还有夜市么？我也要看看。”空空儿连连摇头，道：“不行，再不回去，魏帅和夫人该着急了。”忽见前面有一条极熟悉的身影，正是苍玉清朝他招手，不觉呆住。田怀谏道：“那个漂亮姊姊在叫你呢。”

空空儿知道苍玉清身份，虽为她已经脱险欢喜，可他手中抱的却是魏博节度使之子，如何敢轻易过去？

正犹豫间，苍玉清已经走过来，冷冷问道：“这是你的孩子么？”空空儿道：“不是。”只觉得背后有两条人影一左一右逼近身来，脚下刚动，苍玉清喝道：“别动，你今日可是走不掉的。”空空儿道：“你们要杀我为第五郡报仇，请先放了孩子，我任凭你们处置，绝不反抗。”

苍玉清道：“你的性命比魏博节度使独生爱子更重要么？”空空儿心道：“原来她早知道小公子的身份，适才招手不过是要引我过去。”心下极冷，只道，“各位若想要取我性命，我不敢抵挡，可若是想打小公子的主意，空空儿拼死也要保护他周全。这里可是魏州，你们若是暴露了行踪，再也难以逃出河北。况且，他不过是个小孩子，你们当真以为抓了一个五岁的孩子就能平定魏博么？未免太天真了。”

话音未落，便疾速朝前奔去。他早已经觉察背后两人是男子，目下情势当以面前的苍玉清最弱，也最容易突破，他不愿意与她动手，只紧紧环抱住田怀谏往前强冲。苍玉清伸手便挡，他侧过肩头，大力撞开。她手中利刃划过他肩侧，拉开一道大口，顿时血流如注，若不是她急忙收手，只怕以匕首之利，要斩下他臂膀来。空空儿强吸一口气，脚下丝毫不停，冲过街口，见到前面正有一大队巡城的牙兵，这才略微松了口气，回身却不见苍玉清等人追来，一时不明究竟。

田怀谏拍手叫道：“好玩，好玩，再来一次！”空空儿心道：“你当这是玩笑么？”他臂膀伤口极深，心中更痛，往前走了几步，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料到无法支撑到节度使府署，忙招手叫过牙兵，命他们护送田怀谏回去。

领头的小将惊道：“空巡官，你受伤了么？”空空儿道：“我没事。快些带人送小公子回去，一定要亲手交到夫人手中。”小将道：“是。”忙接了田怀谏过去。

田怀谏犹自吵闹道：“我要空空儿抱！我要空空儿！”空空儿道：“小公子先回家去，我过几日再去找小公子玩。快些走吧。”

小将见他鲜血淋漓，料来出了大事，小公子的安危自然最为重要，忙抱了田怀谏，领军往牙城奔去。

空空儿强撑一口气，跌跌撞撞往医铺而去，忽有一人自后面赶来搀住他，扭头一看，竟是苍玉清，一时情怀不能自己，半晌才道：“你别管我，快些在天黑前出城，不然……不然……”终于一口气接不上来，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空空儿人已经在义兄田兴府中，不断有人来追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甚至连节度使夫人元浣也赶来询问，他却始终一言不发。数日后，节度使田季安将他召去，命他说出经过，他只说与人起了口角，被对方误伤，事情遂不了了之。从带回来的所谓李师古人头一事再也没有听人说起，仿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过了好几个月，空空儿右臂的伤口才完全愈合，遂又恢复了以前在魏州时的日子，整日出入市井酒肆之间，以酗酒为务。

平卢节度使李师古被宣布说是病逝，平卢与魏博联兵侵犯义成一事随之瓦解，不过继承平卢节度使位子的并非李师古之子，而是其异母弟李师道。传说平卢有意复仇，李师古之子年幼不能担当大事，而李师道正当盛年，是个厉害老辣的人物，李师古生前也对他的才干相当忌惮，让他做为密州^⑥刺史。宪宗最反感藩镇不经朝廷任命即由子弟世袭节度使之位，只是此刻正忙于应付西川战事，无力对付平卢，只得借坡下驴，任命李师道为平卢节度使。

西川刘辟支撑数月，终于在皇帝强大的决心和朝廷重兵压境下土崩瓦解，刘辟、卢文若率数十名心腹西奔吐蕃，在边境被唐军骑兵追及。

唐军统帅高崇文入成都后休息士卒，秋毫不犯。之前韦皋心腹侍卫唐棣、唐枫发现韦皋之死可疑，唐棣寻机行刺刘辟，结果被刘辟心腹牙将邢泚当场杀死，刘辟干脆撕破脸皮，将另两名侍卫唐枫、楚原逮捕下狱，此刻方重获自由，向高崇文禀明真相。高崇文遂命人押来卢文若和邢泚、晋阳几人，交给唐枫、楚原亲手杀死，刘辟其余同党皆不问罪，军府事无巨细，命遵韦皋故事。

高崇文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后，敬重蜀中才女薛涛，尊为座上客，又上表朝廷，举荐韦皋昔日幕僚独孤密、符载等才识之士，惟独不肯推举段文昌，只道：“阁下他日必定官拜将相，我不敢贸然举荐。”

刘辟被囚入槛车押往京师。令人称奇的是，他一路大吃大喝，怡然自得，丝毫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似是有恃无恐。到了长安城外，神策军前来接替押送，将他反绑了双手，用绳子拴住脖颈，拖拽进皇城。刘辟这才意识到处境不妙，还待喊叫，却已经无法出声。

平定西川是宪宗即位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他异常高兴，亲自到兴安楼接受献俘。刘辟眼巴巴地望着皇帝，“嗯嗯”出声，似有许多话要说，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宪宗遂命将其押去西市独柳树下斩首示众。刘辟、卢文若家属亲族均受牵连被杀。卢文若之妹卢若秋本该按例没入掖庭宫为奴，因夫君是韦皋之子韦行式，特旨赦免。

刘辟为权位谋害韦皋一案也被公告天下。后来蜀中民间有人自称是刘辟心腹，说刘辟杀死韦皋其实是奉当时的太子妃、也就是当今贵妃郭念云之命，这本是一个大秘密，只可惜刘辟被杀前已经不能开口说话，遂无法当着宪宗皇帝辨明真相。然而，这等匪夷所思的流言又有谁会相信？到后来连散步流言的人也不知去向，仿若一粒微尘被风卷走，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刘辟因拒朝命被讨平后，各藩镇畏惧宪宗皇帝英威，皆有畏惧之心，不少节度使主动请求入朝为官。镇海节度使李锜是淮安王李神通(7)后裔，亦随风而动，上表表示愿意放弃节度使的位子，入朝为官。宪宗正力主削藩，当即应允。李锜其实并不想到京师做官，上表不过是想刺探朝廷动向，见弄巧成拙，便干脆上表称病。宪宗因镇海所领润、苏、常、杭、湖、睦六州均富庶之地，尤其润州一带的弓弩挽强手精良强

悍，与魏博骁骑并称为天下两大精兵，早是朝廷背上芒刺，坚持下诏征召李锜入朝，又任命判官王澹为留后。李锜无计可施下，遂铤而走险，举兵谋反，结果为部将擒获，械送京师。宪宗因其人言而无信，反复无常，深为厌恶，特下诏将李锜与独子李师回二人腰斩处死。

腰斩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受刑者被从腰部中间截为两段，因上身重要部位未受损伤，受刑者一时不得速死，往往要在地面上挣扎滚动许久才会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据说李锜被腰斩后又拖着半个身子往前爬了数十步，身后留下长长一道血迹，场面恐怖血腥，触目惊心。

李锜被腰斩极大地震撼了众藩镇，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主动上书为儿子求娶公主，想试探朝廷对山南东道的态度。于頔出身官宦世族大家，为北周重臣于谨七世孙，自出任节度使一来，俨然专有汉南之地，凌上威下，骄横不法，朝廷姑息，无可如何，从此凡有节度使不法者，均被称为“襄样节度”⁽⁸⁾。宪宗因于頔是藩镇节度使中最骄蹇横暴者，有意笼络，决意将最心爱的长女普宁公主下嫁于頔第四子于季友。于頔先祖为鲜卑族，是汉人所轻视的虏族，于季友更是于頔姬妾所生，非嫡子身份，宪宗竟肯以帝女下嫁，于頔喜出望外，应召入朝谢恩，却被宪宗顺势免去山南东道节度使官职，只尊以宰相虚位，不久即卷入一起莫名其妙的杀人命案，被逮捕下狱，交给三司使⁽⁹⁾审讯。据说宪宗本想借机杀掉于頔父子，只因为于頔昔日善待士人，对上门求助者多方予以照顾，如著名文士符载想隐居庐山，需要百万钱来买山，向于頔求助，于頔毫不犹豫拿钱资助了他。又如大文豪韩愈未显名时，也曾经奉书求于于頔援引。符载、韩愈当时均在朝中为官，感激昔日提携之恩，出面为于頔说情，宪宗才只将于頔贬官，就连女婿于季友也没有放过。皇帝终以普宁公主的婚姻为代价，换来了山南东道和平收复。

宪宗威肃四方，藩镇戒惧，一时不敢妄动，生怕给朝廷找到发兵的借口。然而世上终有一些东西无法靠人力谋取，譬如生老病死。元和四年三月，成德⁽¹⁰⁾节度使王士真病死，其子王承宗自任为留后。

自安史之乱后，河北道分立为幽州、成德、魏博三镇，史称“河北三镇”。这三镇各握强兵数万，表面服从唐朝，实则自己署置将吏官员，租赋不上供，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唐朝廷无力过问，一直采取姑息政策。

三镇父死子袭，父在时，以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则代领军务，已成习惯。王承宗自任为成德留后，无非是遵奉故例，但其叔父王士则却看出宪宗皇帝英武，有心对付藩镇，猜想朝廷定会派兵讨伐成德，遂率幕客刘栖楚等人逃往京师。宪宗正欲用兵，发愁不知成德内幕，闻听王士则投靠朝廷，立即亲自召见，当场任命其为神策大将军。

宪宗拟兴兵讨王承宗，打算就此革除河北藩镇世袭之弊，朝中重臣并不赞同，宰相裴垍、翰林学士李絳等都认为河北藩镇割据一方，已根深蒂固，如果讨一镇，其余几镇必定暗中勾结，难以讨平。只有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迎合宪宗之意，自请领兵讨伐成德。宪宗疑而不决。

成德王承宗闻听朝廷有兴兵之意，联想到之前西川刘辟、镇海李锜、山南东道于頔或杀或贬的下场，心中忧惧不安，多次上表自诉，还主动割出德、棣二州献给朝廷，以明恩款。他对朝廷的卑躬屈膝引来河北藩镇的广泛不满，却暂时换来了皇帝的欢心。元和四年九月，距离前任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后半年，宪宗终于下诏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将王氏献出的德、棣二州取名为保信军，任命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薛昌朝为前任昭义节度使薛嵩之子，薛嵩去世后昭义州县被魏博武力夺取，薛昌朝入成德，娶王士真之女为妻，名义上是王承宗的姊夫。宪宗任命他为保信军节度使，无非是因为河北割据日久，王氏势力非一朝一夕能铲除，薛昌朝出身将门，示恩于他，可以笼络其心，令其为朝廷效力。

正当众人以为成德之事已经圆满解决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忽然派心腹聂隐娘来到成德府治恒州，奉上了于魏博境内截获的朝廷写给保信军节度使薛昌朝的密信。王承宗这才得知薛昌朝早与朝廷暗中相通，勃然大怒，立即派出数百骑兵到德州⁽¹¹⁾，出其不意地捕获了薛昌朝，押回恒州囚禁。

消息传到京师，宪宗立即派中使到成德告谕王承宗，命他释放薛昌朝。王承宗是契丹人，最重信义，之前再三奉承朝廷，甚至不惜割出两州之地，在河北众藩镇面前丢尽颜面，最终发现朝廷还是命薛昌朝暗中制衡自己，认定皇帝背信弃义，坚决不肯奉诏。昭义⁽¹²⁾节度使卢从史上书朝廷，建议讨伐王承宗，并表示愿意领昭义军为前锋。宪宗遂下定决

心，下制书削夺王承宗官爵，以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为统帅，率兵出征成德。

元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吐突承璀率神策军兵发长安，并命成德四面藩镇魏博、昭义、河东、振武、义武、平卢、幽州各进兵讨王承宗。魏博、平卢、幽州向来与成德朋比为奸，自然不会奉朝廷命，就连首倡讨伐成德的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也按兵不动，且大量囤积粮食以求谋利，实际遵令发兵的只有河中、河东、振武、义武四军。

彤云密布，大战即将爆发，整个河北形势为之紧张了起来。引发这一切的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自然不会只从旁观望，他心中早有一把如意算盘。

这一日，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空空儿犯了酒瘾，正要冒雪出门，家中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却是几年前在莘县有过一面之缘的幽州牙将谭忠。空空儿大为意外，问道：“谭将军是奉幽帅之命来魏州公干么？”谭忠道：“正是。如今大战在即，魏博、幽州均难以置身事外，幽帅命我前来与魏帅一起商讨大计。空兄，我需要你的帮助。”

空空儿道：“过了新年就是我为魏博效力十年期满，而今只剩下十余日，我已经向魏帅请求辞去官职。况且将军是幽帅特使，魏帅敬重还来不及，又有什么事我能帮上忙？”谭忠从怀中取出一件极小的物事，问道：“你可认得这个？”

空空儿哪会不认得，谭忠手里拿的正是一枚仰月铜钱，他早知道这是游侠信物，因为这个才与苍玉清、第五郡认识。这才想通当日是刘大郎和苍玉清是如何从莘县脱险，原来是谭忠将他们冒充部下带出城去，当日谭忠赶去莘县，假托仰慕空空儿之名，其实正是要去接应苍玉清他们。谁又能想得到，堂堂出使魏博的幽州牙将竟是朝廷的人！

谭忠道：“当初你答应圣上要调查嘉诚公主之死真相，事情办得如何？”空空儿道：“惭愧，空某有负圣意。”

四年前他从京师被召回魏博，一入境就被节度使田季安发往边关军

营，那时嘉诚公主已经下葬。等他从莘县回来魏州时，几年过去，公主早化作尘土，公主亲信也早被以各种名义处死，即使他有心调查，也是无能为力。他其实已经明白当日宪宗交代他调查嘉诚公主之死不过是玩弄帝王权术，不然何至于有意命吐突承璀当着魏博诸人赐剑，引来魏帅猜疑他，将他召回魏博后即贬到边关为将？

谭忠道：“可圣上念你情有可原，不但不予追究，还将你想要营救的宫奴放出了掖庭宫，好让你不会失信于人。”

空空儿早知宪宗皇帝已将罗令则的未婚妻郑琼罗收入后宫，封为昭容，极是宠幸，心道：“当真是不让我失信于人么，怕是皇帝自己垂涎美色。”这种话他当然不能公然说出口，只是默不作声。

谭忠又道：“你师弟精精儿擅闯皇城重地被金吾卫捕获，本该处死，圣上特准开恩放了他，只将他逐出京师，这可全是看你的面子。”

空空儿叹了口气，道：“将军想要我做些什么？”谭忠道：“我想请你设法取一张加盖了魏帅大印的空白公文给我。另外圣上有件事特别交代要你去办，你去潞州杀了昭义节度使卢从史。”

空空儿早猜到谭忠此刻找上门来表明真实身份，必定有天大难处，果然对方一开口就是极难办到之事。他自知无力拒绝，不然不知道对方又有什么花样来要挟对付他。加上自从他亲手射死第五郡后，总有深重的负疚感，一直想做什么来弥补，她若还活着，游侠一定会派她来，刹那间，又想起第五郡的娇憨容颜、晏晏笑语来，心头一酸，当即应道：“好，我会尽力而为。”

谭忠道：“事情紧急，空兄这就请去节度使府署取公文吧。”空空儿吃了一惊，道：“牙城戒备森严，大白天的怎好下手？”谭忠冷笑道：“谁让你去硬闯了？魏帅夫人是你同乡旧识，小公子也一直很喜欢你，你不会利用他二人巧取么？公文我晚上就要用，迟了可就来不及了，你这就动身吧。”

空空儿只得往牙城而来，请牙兵往里通传，说想见见小公子。等了好大一会儿，有侍女出来，领着他进来后署园苑，笑道：“空郎老久不来

了，小公子总是吵着要见你呢。”

田怀谏正与家僮、侍女在雪地里捉迷藏、打雪仗，忽见空空儿进来，大喜过望，奔过来就要抱，用手勾住他脖子，笑道：“你可算来了，我跟娘亲吵过许多次要见你，她总说你很忙。”空空儿微感苦涩，心道：“是我忙么？是你不放心再将儿子交给我而已。”

田怀谏道：“我们再出去逛集市好不好？”空空儿道：“那可不行，不过我带你去别的好玩的地方。”当即抱着田怀谏往外走去。家僮蒋士则追上来道：“空巡官，你不能带小公子……”田怀谏喝道：“放肆！退下！”蒋士则无奈，只好垂手站在一旁。

空空儿道：“放心，我就带小公子在牙城里转转，不会出去。”抱着田怀谏出来后院，径直登上牙城城墙，将他顶在头上，笑道：“小公子没有看过这般雪景吧？”

但见四面白雪皑皑，琼枝玉宇，碎玉飘絮，晶莹可爱。田怀谏果然兴高采烈，环城一周才肯罢休。

空空儿道：“雪景也看过了，咱们现在玩捉迷藏好不好？”田怀谏拍手道：“好，不过要我追你跑。”空空儿道：“好。”几步跨下城楼，田怀谏急忙来追，空空儿便有意无意地往府署大堂而来，牙兵都认得他，见他与魏帅公子嬉戏玩闹，也不在意。

在阶下迎面撞见侯臧，他如今已是判官，因是两任魏帅心腹，出入节度使府毫无禁忌。侯臧见空空儿乍然出现府署重地，不免有些起疑，问道：“空巡官，你在这里做什么？”空空儿道：“我……”侯臧冷笑道：“魏帅今日不在府中。你不得魏帅之命，私自擅闯禁地，有何居心？”空空儿道：“呀，小公子来了！”一把推开侯臧，往堂内奔去。

侯臧大怒，叫道：“来人！”却见田怀谏从回廊急急追来，叫道：“空空儿！空空儿！”侯臧一愣，问道：“小公子来这里做什么？”田怀谏“嘘”了声，低声问道：“你们看见空空儿了么？”一名牙兵道：“空巡官适才闯进大堂中去了。”

田怀谏十分得意，道：“这下他可跑不掉了。”侯臧道：“小公

子……”田怀谏不耐烦地道：“你们快些走开，我不需要你们帮手。”登上台阶，小跑进大堂内，见堂首案桌布下露出一只脚来，忍不住大笑道：“你这哪叫捉迷藏，一眼就让人发现了！桌子底下的那位，快出来，我看见你了！”

空空儿钻出案桌，拍了拍身上尘土，道：“小公子赢了。”田怀谏笑道：“轮到我跑你追了。”空空儿道：“好。”二人一前一后追出了大堂，正遇到节度使夫人元浣带着一堆侍女、家僮急急赶来。空空儿忙站到一旁，躬身道：“夫人。”元浣也不起理睬，上前抱田怀谏，柔声道：“你怎么不带上家僮侍女就跑了？好叫娘亲担心。”

家僮蒋士则道：“是空空儿强行夺了小公子。”田怀谏时年七岁，早已懂事，嚷道：“你胡说，是我要空空儿陪我玩。”元浣道：“好啦，玩了老半天，都出汗了，咱们回去吧。”

田怀谏也确实有些累了，道：“那好，空空儿，你明天再来陪我玩打雪仗。”空空儿道：“我怕是不能陪小公子玩了，我已经向魏帅辞官，近日就要回去易州乡下。”元浣身子一震，问道：“你要辞官？”空空儿道：“是。”

元浣一时无语，田怀谏却是吵闹不止，道：“娘亲，我不要空空儿辞官，我要他当我的牙将，时刻留在我身边。”元浣板起了脸，道：“你自己跟阿爹说去，看阿爹允不允准。”田怀谏道：“说就说，娘亲怕阿爹，我可不怕他。”赌气往后署跑去。元浣微微叹了口气，急忙去追儿子。

空空儿出来牙城，径直来到魏州驿站找谭忠。谭忠宾退左右，掩好房门，问道：“到手了么？”空空儿点点头，拿出空白公文，回想起当日宪宗亲口告知要平定魏博的誓言，不由得犹豫起来，问道：“将军要用来做什么？”谭忠自他手中夺过公文，道：“放心，我决计不会用来对付魏博。你们魏帅与成德王承宗、昭义卢从史以及我们幽帅预备四方连兵，共抗官军，我不过是要劝魏帅按兵不动、不要卷入这场战事。兵祸一起，生灵涂炭，空兄作为其实有益魏博军民的。”

空空儿道：“为什么不直接去杀王承宗？”谭忠深深叹了口气，

道：“自从上次刺杀平卢李师古失手，第五郡她……”他当时人在莘县，亲耳听到魏博兵士描述第五郡临死受刑及死后还被肢解悬尸的种种惨烈，心头恻然，再也说不下去。

空空儿胸口更痛，道：“好，我替你们去潞州杀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谭忠道：“卢从史贪财好色，这一次，你跟清娘一道去吧。”

空空儿已经许久没有听到清娘这个名字，神思一时惘然起来。那日她用匕首伤了他，又追上来扶住他，令他感怀激动，后来才知道扶他到医铺的只是路边一位素不相识娘子，是他自己一厢情愿地将她幻想成苍玉清的样子。他很清楚清娘再也不会原谅他——他不但杀了第五郡，还破坏了游侠绑架田怀谏的计划。这两年多来，他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想起她的样子，他是想再见到她的，可他也知道每次她一出现，都带着她的杀人使命，以前万老公说那块李辅国故玉苍玉不吉利，每每出现就会伴随有无头尸首，是玉不吉利么？分明是杀手带来了死亡的气息，而她就是朝廷的杀手，类似江湖的黑刺。宪宗即位近五年，不计手段，全力对付藩镇，成效斐然，他知道皇帝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魏博，从这点上来，他又不希望看到苍玉清现身在魏州，她若出现，意味着朝廷将要魏博下手。这种矛盾反反复复地折磨了他许久，至今还令他困惑不止，谭忠忽然让他跟清娘一道去潞州行刺，这是真的么？

却听见谭忠道：“你不能在这里久留，清娘在潞州等你，快走。”不容他迟疑，拉门将推了出去。

外面大雪纷纷扬扬，还在下个不停。冷风一吹，空空儿清醒了许多，他急忙回到家中取了兵器、衣服，开了月门到隔壁院中。他所住的院子实际上是义兄田兴宅邸的一处偏院，正遇到一名扫雪的仆人，忙请他转告田兴，他要出门几天，不回来过新年。仆人问道：“这般大雪的天，又是兵荒马乱的，郎君要去哪里？”空空儿听他提到“兵荒马乱”，不由得暗暗慨叹，心道：“果真如谭忠所言，魏博、成德、幽州、昭义四镇连兵与朝廷对战，那才真会血流成河，处处枯骨。”也不回答仆人，径自牵马出了门。

魏州到潞州近三百里，一条大道径直往西就是，只是一路风雪，走得并不快。五日后才到两镇边境，魏博素来与昭义相结，又几近新年，进出边关、来来往往的人极多，空空儿轻松杂在人群中混进了昭义。到潞州东面门户壶关时，一眼就看见苍玉清正站在城门边，冷漠地望着他。

一路除了公事，二人极少交谈。到达潞州时，风雪忽停，天气大晴，空空儿依计直接来到昭义节度使府署，自称是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使者，来献上明珠和美女。当日正是新年正月初一，节度使卢从史正在家中欢宴，一听是吐突承璀使者，不敢怠慢，急忙召见。一见面，空空儿便献上一双明珠和扮成乐妓的苍玉清。卢从史见那明珠有桂圆大小，圆润光滑，知是异物，欣喜异常。又见苍玉清身姿窈窕，不过披着幂幂，看不清面目，便招手命她上前。苍玉清走近卢从史，忽然甩掉幂幂，袖出匕首，狠狠击在他后颈，将他打晕。事出突然，堂上堂下不明究竟，一时呆住。

空空儿忙上前与苍玉清一左一右挟住卢从史，喝道：“都让开，不然杀了你们潞帅。”牙兵们这才反应过来，哄然拔出兵刃，上前将三人团团围住。空空儿道：“想要他死么？这很容易。”右手一甩，亮出半截剑身，当即割下卢从史一只耳朵来，随即回剑入鞘，手法漂亮之极。

牙兵们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忽见昭义牙将乌重胤率兵进来，大手一挥，身后抢出数人，拔刀就砍，瞬间砍倒数名牙兵。不仅昭义牙兵尽皆呆住，就连空空儿也大为意外。却听见苍玉清道：“乌将军来得正好，这里就交给你了，你现在是昭义留后，等圣上诏命下来，你就是新一任的昭义节度使。”

空空儿这才知道朝廷早已经收买了乌重胤，许诺他只要除掉卢从史，就委任他为昭义节度使。既然如此，宪宗又何须多此一举，指名要他来协助苍玉清行刺呢？他隐隐觉得有所不妙，不知道皇帝还有什么计策。

却见乌重胤道：“大门口已经为娘子备好人手和马匹。”苍玉清点点头，道：“走！”与空空儿携了卢从史，昂然出去。

堂中牙兵尽是卢从史亲信，还欲追出，乌重胤大声喝道：“天子有诏，从者有赏，敢违者斩。”手扶刀柄，威风凛凛。牙兵知他勇猛，心有畏惧，又见事已至此，难以挽回，终于一齐跪下道：“愿听将军号令。”

昭义节度使府署门前早等有数人数骑，见乌重胤亲信护着苍玉清、空空儿出来，忙上前接过卢从史，取绳索绑了他手脚，拿一块大黑布将他头部完全包住，这才抱上马去。马上一人道：“我们去了。”呼啸一声，即策马飞奔而去。

一切发生得极快，仿若只是南柯一梦。空空儿满腹疑云，想问苍玉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料来她也不肯明说，只道：“娘子还有事么？没有的话，我可就要回去魏博了。”苍玉清沉默了一会儿，才幽幽道：“天色不早，空郎明日再动身不迟。”

潞州发生巨变，二人虽有乌重胤庇护，还是不便留在城中，以免徒生事端，当即骑马出城，来到城东十里一家小客栈，进来坐下，点了满桌酒菜对饮，只是默默不语。

忽听得苍玉清低声吟道：“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两行清泪慢慢滑落面颊，容颜极见凄凉之色。

空空儿见她玉容落寞、黯然神伤，心中痛极，有心安慰，却不知她所感何事，只叫道：“清娘！”苍玉清道：“我醉了！空郎，你扶我去房里歇息。”

空空儿便依言抱了她进来房中，放在床上，为她拉上被子盖好。正要起身走开，却被苍玉清一把扯住，道：“不要走！她们都离我而去，你……你不要再离开我！”

空空儿猜她所说的“她们”应该是第五郡、玉娘这些人，难怪她酒后如此伤感，原来是忆起旧日伙伴。一想到她不过是一介弱女子，却要承担常人难以想象的使命和痛苦，胸口激荡不已，坐下来握紧她的手，道：“你放心，我不会离开你。”苍玉清道：“我好冷，你……你睡到我身边来。”

连日风雪，天气确实寒冷，空空儿见那棉被虽厚，却是干硬如铁，不知道被多少人盖过，便和衣钻进被子，躺在苍玉清身边。苍玉清忽然侧身紧紧抱住他，柔声叫道：“空郎……空郎……”嘴唇便往空空儿脸上凑来。

空空儿刚过而立之年，虽未娶妻室，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忽然有女子投怀送抱，柔情蜜意，又是自己日日夜夜惦念的心上人，再也难以把持，回过手臂，将苍玉清紧紧抱住……

再醒来时已是次日清晨。阳光逼仄进来，将土墙上成积多年的青苔照成浓淡深浅的大写意。苍玉清人已经不在。空空儿慢慢起身穿好衣服，一眼就发现自己的浪剑不见了。他微感愕然，却并不意外，只是不知道苍玉清取走他的剑有什么用处。难不成是皇帝要以弄丢御赐之物捉拿他或是处死他？可是他死了对朝廷又有什么好处？只有可能苍玉清要去杀什么人，要用他的浪剑嫁祸给他。

一念及此，忍不住“哎哟”一声，这才想到游侠一千人费尽心机将他弄来昭义，也许正是要对付魏帅，可他并不负责保护田季安安危，而且所任巡官也不过是个白拿俸禄的虚职，诓他离开魏博又有什么用处？

实在难以想通究竟，所幸苍玉清没有顺带取走钱物、马匹，急忙结账出来，往魏博方向赶去。因为新任昭义留后乌重胤倒戈投向朝廷，两方边关也检查得严厉了许多。空空儿在进魏博时被边将一眼留意到，命兵士上前拦住，检视出他衣服上有血迹，当即扣押起来反复盘问。空空儿难以脱身，不得不表明自己魏博巡官的身份。边将这才知道他就是河北大名鼎鼎的空空儿，慌忙赔罪放行。

回魏州去的途中，空空儿才意外得知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已经决意两不相帮，坐观朝廷吐突承璀和成德王承宗相斗。最令人惊讶的是幽州节度使刘济不知为何被王承宗触怒，突然发兵七万南下攻打成德，克其饶阳、束鹿二城。空空儿猜想魏博、幽州二镇对待成德的态度蓦然剧变，当是谭忠在其中使力，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竟能说服幽州节度使刘济主动发兵讨伐成德。

到达魏州城西门时，正见有人往城墙上张贴告示，那被悬赏缉拿的逃犯看上去十分眼熟，分明是空空儿自己。空空儿心道：“难怪要将我诓去昭义，原来又有什么坏事要栽赃到我头上。”

他虽不愿意坐以待毙，但他目下还是魏博武官，料来难以逃脱相抗，上前问兵士道：“出了什么事？”兵士道：“空空儿勾结朝廷，意图行刺魏帅，现已畏罪潜逃。”空空儿道：“你们怎么知道是空空儿？”兵士道：“有许多人亲眼看见他背着那柄浪剑逃入了田兴将军府中。”

空空儿这才知道为什么苍玉清要取走自己的浪剑，一定是有两把一模一样的浪剑，谭忠将他骗去昭义，再派人带着另一把浪剑假意去行刺魏博节度使，有意暴露行踪。当日宪宗皇帝命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当众在魏博进奏院赐予他浪剑，已经是有所布局。朝廷要对付的也不是他，而是田兴，准确地说，是要挑拨田兴与田季安叔侄互相猜忌内斗。他虽然极赞许宪宗平定藩镇的远大志向和坚定决心，但一想到皇帝的不择手段，还是心寒不止。

空空儿叹了口气，问道：“田兴将军被魏帅逮捕下狱了么？”兵士道：“下狱倒没有听说，不过田将军被牙兵带去牙城后，再也没有出来，想来是被软禁在节度使府署中了。说实话，我们都认为田将军并不知情，他为人向来很好……咦，你……你不是……”空空儿道：“我就是空空儿，来拿我吧。”

兵士愣了一愣，这才“呀”了一声，退后两步，拔出兵刃，大叫道：“空空儿在这里！”城门兵士闻声蜂拥而出，空空儿也不抗拒，任凭他们将自己捆缚，押来牙城。

牙将史宪诚赶将出来，问道：“你们在哪里捕到了他？”那最先认出空空儿的兵士倒也老实，照实答道：“是他自己送上门来，就站在西门告示下。”史宪诚点点头，道：“你们自己去采访使衙门领赏吧。”那群兵士平白发了一笔横财，欢声雷动。

史宪诚命牙兵押了空空儿进来，到节度使府署堂前等了许久，手脚都冻得发麻，才见有牙兵出来叫道：“魏帅有命，押空空儿上堂。”

却见田季安歪倒在软榻上，面目浮肿，虚喘不止。他昨夜正与侍妾交欢，忽然有刺客自房顶抛下房瓦，他长期沉溺酒色，奢靡无度，早有隐疾在身，受惊之下，当即中风瘫痪在床，一想到从此再也不能任意渔猎，怒火万丈，虽一时捕不到刺客空空儿，也不敢轻易杀了田兴，却也杀了身边数名侍女泄愤。此刻见空空儿被押到堂下跪下，一时沉吟不语，想着要找个什么恶毒的法子来折磨他，好好出口胸中恶气。

牙将史宪诚见节度使一直不发话，忙上前禀道：“相公，空空儿已经押到，请问该如何处置？”田季安想到自己不能行走，怒道：“先砍了他双腿。”史宪诚道：“遵令。”命牙兵将空空儿掀倒在地，拔出腰刀，道：“空巡官，魏帅有命，我也是遵命行事，你莫怪我。”

空空儿双手被牢牢反缚，双肩、双脚均被牙兵按住，无力挣扎，只好叫道：“我这些日子根本不在魏州，是有人要栽赃陷害我，挑拨魏帅叔侄相斗，请相公调查清楚再砍我不迟。”

史宪诚知道空空儿是田兴义弟，田兴在河北威望极高，深得魏博军心，这一刀下去，从此就会与田兴结下难解之怨，虽说田兴已经失势被软禁，然而河北藩镇多有武力更换节度使之事，前任魏帅田绪不就是杀了上任魏帅田悦才坐上节度使的位子么？田悦可是首任节度使田承嗣亲自指定的继承人。田兴为田承嗣生前钟爱，亲自取名“兴”，断言他将来必兴其宗，得罪了他，终究是福祸难料。一时迟疑，便停手不发，等田季安示下。

田季安怒道：“砍，砍了他双脚！”史宪诚道：“遵令。”微一犹豫，便举起刀来。

忽见小公子田怀谏疾跑进来，一把推开史宪诚，嚷道：“不准砍空空儿！”他是个小小孩童，力气甚弱，史宪诚却畏惧他魏帅之子的身份，见他小手伸来，当即往后退开。

田季安见爱子突然闯进来，虽然气恼，却不便发作，忙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快些回去，阿爹正在审问犯人。”田怀谏奔上来抱住他，娇声道：“空空儿是孩儿的救命恩人，阿爹不要杀他。”

田季安愕然问道：“什么救命恩人？”田怀谏道：“那次空空儿受伤是为了保护孩儿，那些坏人要抓我，是他拼死救了孩儿。”他当日不省事，后来被母亲反复盘问，猜到事情经过，方才告诉他真相。

田季安怒气渐消，哼了一声，命牙兵放开空空儿，问道：“空空儿，有这么回事么？当日本帅问你究竟，你为什么不说是有刺客要绑架小公子？”空空儿道：“小公子当时年幼，以为是有人在闹着玩，属下怕惊吓了小公子，所以不敢轻易说出真相。”

田季安道：“你倒是有功不居。你这些日子当真不在魏州？去了哪里？”空空儿自是知道一旦说出去向，迟早有人猜到他与昭义兵变有关，可如果不说清楚，不但自己性命不保，还要牵累田兴，只得道：“我去了昭义，途经相州边关时曾被边将扣住，相公自可派人去核实清楚。”

田季安道：“你去昭义做什么？”空空儿道：“一位朋友请我去帮个小忙。”田季安道：“小忙？说出来听听。”空空儿道：“是。朋友托我去杀一个人，不过到了那里才知道朋友早有安排，人没杀成，浪剑也被人偷走，属下只好回来了。不过属下不能奉告姓名，请相公恕罪。”

田季安怒气又生，道：“你一再抗命，本帅已饶过你多次，这次……”田怀谏忽然挽住他手臂，叫道：“阿爹，我肚子好饿。我都忘了，娘亲炖了莲子汤，让我来请阿爹回去。肚子好饿……”田季安心疼独子，只好道：“好，咱们这就回去。”转头命道，“将空空儿先关起来。”举了举手，身后四名牙兵上前抬起软榻。

空空儿正被牙兵从地上拉起来，看到眼前情形，这才知道田季安已经瘫痪，吃惊问道：“相公，你……”田季安恨恨道：“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本帅要砍你双腿了吧？若是查明你根本没有去过昭义，不但要砍掉双脚，连双手一并砍掉，看你怎么再叫妙手空空。”

空空儿被押来牙城大狱，松了绑索，换上镣铐，被推进牢房时意外发现田兴也被关在里面，不过手足未上械具，没有吃什么苦头。田兴惊道：“空弟，你……你去了哪里？”空空儿歉然道：“是我连累义兄了。”当即说了为人所逼去昭义行刺节度使卢从史一事，道，“我已经将行踪禀明魏帅，他只要派人去边关核查，就会知道我人不在魏州，义兄

也不会被牵连。”

田兴摇头道：“牙兵在我府中搜出了你的浪剑，我仍然有与刺客通谋的嫌疑。这次魏帅受惊中风，怕不会轻易放过我。”

空空儿这才知道游侠精明厉害，若不是他凑巧在边关为边将扣押，有了现成的目击证人，他肯定要被迫说出参与昭义兵变之事，以证明自己不是刺客、田兴更是无辜，但即使他交代出自己与朝廷的人有来往，陷自己于死地中，田兴府中找到了浪剑，义兄还是难脱干系。不过既然朝廷目的是要挑拨田兴和田季安相斗，田兴早被夺去兵权，目下又被囚禁，处在大大的劣势，想来游侠还有后招救其出去。一念及此，忙安慰道：“天无绝人之路，义兄不必过于忧虑。”田兴道：“但愿如此。”

如此过了数日，牙将史宪诚领兵到来，将田兴请了出去。空空儿见他态度客气有礼，想来节度使已经查明真相，不会对义兄怎样。果然一直不见田兴被押回牢房，这才松了口气。只是这真相也意味着他的死期，魏博早晚要知道他去昭义是为了卢从史，与朝廷相通显而易见。

到了傍晚，史宪诚将空空儿提出监牢，押来府堂。田季安歪坐在堂首，一旁还有判官侯臧、聂隐娘、赵存约等人。田季安面色一沉，问道：“空空儿，你与朝廷勾结，参与昭义兵变，可知道本镇素来如何处置暗通朝廷之人？”空空儿道：“极刑处死。”

田季安问道：“你还为朝廷做过些什么事？快从实招来。本帅也让你死得干脆些。”空空儿道：“只有这一件，而且朝廷早有安排，我无尺寸之功。”

聂隐娘道：“外面的人都知道是昭义牙将乌重胤篡位夺权，想来是早被朝廷买通。这些人有意逼空郎去昭义，不过是要借机盗取浪剑，行刺魏帅，再嫁祸给田将军。”侯臧冷笑道：“隐娘总是为空空儿说话。他有头有脑，有手有脚，是被逼去的么？我看他是自己心甘情愿去的。”聂隐娘道：“空郎师弟精精儿擅闯皇城被金吾卫捕获，皇帝拿这个来要挟空郎，他也是迫不得已。”

众人头一次听说此事，很是惊讶，空空儿也不知道聂隐娘如何会得

知此事。田季安问道：“你师弟胆子可真不小，为何要擅闯皇城？”他虽是一镇统帅，毕竟年轻，好奇之心极重。

空空儿只好说明经过。原来精精儿一直在京兆一带游荡，二年前镇海节度使李锜谋反被擒送京师时，他意外在俘虏队伍中看到了苦苦寻找多年的爱人杜秋娘，多方打听，才知道她早嫁给了李锜为侍妾。李锜被宪宗腰斩处死，杜秋娘受牵累没入掖庭宫为奴。精精儿曾在送空空儿离京时顺手摸去了他当日从吐突承璀手下身上盗得的神策军腰牌，竟拿着那面腰牌闯入掖庭宫救人，结果还没有见到杜秋娘的面就被金吾卫士识破擒获。

田季安闻言笑道：“想不到精精儿倒是个多情郎君。”

侯臧见节度使面色有松缓之意，忙道：“即使如此，也不能轻饶过空空儿。皇帝赐他浪剑，早有安排，谁知道他有没有为朝廷做过别的事。”田季安便道：“空空儿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罚去边关为奴。嗯，你曾在莘县为将，就罚去阳谷军营吧。”

牙兵上前将空空儿拖了出去，塞入牙城门前的囚车，那囚车本是预备将他押赴刑场用的。聂隐娘匆匆追了出来，叫道：“空郎！”空空儿忙道：“我义兄田兴如何？”聂隐娘道：“田将军被魏帅任命为贝州临清⁽¹³⁾镇将，已经被遣出魏州。”

空空儿道：“多谢隐娘又救了我一次。”聂隐娘道：“你与朝廷勾结，我本不想为你说话，是苍玉清再三恳求，说你确实是不知情，只是为她所逼。”空空儿道：“她……她又来了这里么？”

聂隐娘道：“空郎，这些人处心积虑，你心肠太软，处处受制于他们，你最好从此与他们断绝来往，不然早晚要被他们害死。你这次可是大大的错了，真不该去昭义。”空空儿道：“难道隐娘愿意看到魏博卷入成德之战？”聂隐娘道：“危巢之下，安有完卵，成德覆灭，魏博还能保全么？”叹了口气，道，“而今四镇联盟既破，只剩成德独力抗拒朝廷大兵，说这些也无益了。”又叮嘱押送的兵士道：“你们可得将空空儿看牢了，到军营后拿最粗最重的镣铐锁了他，不准他出军营一步，不准跟旁人说话，总之要当作重囚对待，知道么？”她是节度使心腹，兵士如何敢

不听从，躬身道：“遵令。”

聂隐娘道：“空郎，你别怪我，我可是为了你好。你今日侥幸逃得性命，下次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挥手命兵士将囚车押走。

空空儿被送来莘县阳谷军营，果然享以重囚待遇，颈、手、足均被重铐锁住。他本来在魏博为官十年期满，正要辞官，被谭忠这一番安排，丢官不说，还被圈禁在军营中，不知道何时才得自由。昔日边关佐将，转眼沦为阶下囚徒，颇为讽刺。好在众人知道节度使田季安近来赏罚无度，任意处置身边将校，以为他不过是得罪了魏帅暂时被贬，虽不去掉械具，看管严密，却并不指派他干活儿，且好酒好肉地伺候。

聂隐娘关于成德覆灭会危及魏博的担心并未实现。虽然幽州节度使主动出军攻打成德，吐突承璀一军却因为统帅是宦官，威令不振，屡战屡败，连左神策大将军酈定进也战死沙场。因久战无功，公私困竭，耗费军费七百万贯，翰林学士白居易上书劝宪宗早罢兵。成德王承宗亦派使者入朝，自称之前与朝廷对抗是为前任昭义节度使卢从史离间所致。之前卢从史被神奇捕获后立即驰送京师，宪宗倒没有杀他，只贬其为欢州⁽¹⁴⁾司马，立下大功的乌重胤被调离昭义，任命为河阳节度使，原河阳节度使孟元阳则调任昭义节度使。王承宗再三表示要改过自新，从此向朝廷输贡赋税，属下官吏也听任朝廷任命。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也上表为王承宗开脱，宪宗见吐突承璀一军无能，只得就此下台，下制书赦免王承宗，不仅恢复他成德节度使的官职，还将德州、棣州还给了成德。被王承宗囚禁的薛昌朝早已经被高人从狱中救走，不知所终，只在牢狱中留下一根红线。

然而河北并没有就此平静。成德之事刚刚平息，幽州节度使刘济受次子刘总挑拨，误信长子刘缙与朝廷相通欲代之为节度使，杀刘缙身边大将数十人，将刘缙囚禁。刘总趁机毒死生父刘济，杖杀兄长刘缙，自任为幽州留后。不久，宪宗下诏授刘总幽州节度使之位，赐斧钺。传闻与朝廷相通的并非刘缙，而是刘总本人。不过他弑父杀兄即位，大逆天道，常常梦见父兄鬼魂作祟，只得在官署后招纳僧人数百名，昼夜乞恩谢罪。到后来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在大将谭忠的劝说下，

决意落发为僧，上表请求归朝，结果在赴京师途中暴卒。朝廷礼遇极厚，不但赠太尉一职，还为其辍朝五日。

还有比幽州刘总结纳朝廷弑父即位更令人震惊的事情，义武⁽¹⁵⁾节度使张茂昭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决定举族入朝，上表请朝廷委派新的义武节度使。消息传出，河北藩镇均派出专使赶赴定州劝阻。张茂昭不听，在重兵护送下举家离开河北。宪宗任命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节度使。

易州是空空儿母亲的故乡，他得知朝廷掌管义武的消息后，也不知道是喜是悲——义武北接幽州，南接成德，此后必将成为皇帝遏制河北藩镇割据的桥头堡，还不知道要经历多少狼烟烽火。

转眼到了元和七年，空空儿被囚禁在阳谷军营已达两年之久，这两年中，他惟一的访客以及惟一可以说话的人就是莘县县尉邱绶。邱绶早有投奔朝廷之心，同年武儒衡在朝中任户部尚书，多次写信相邀，只是他家人亲属尽在魏州，难以逃脱，一时下不了决心。

这一日，二人正在营中漫谈饮酒，忽见兵士一阵骚动，争相往辕门赶去。有人嚷道：“魏帅到了！”

莘县是边关之地，从未有过魏帅到访。邱绶面色一变，道：“不好，怕是为我而来。”自怀中掏出一叠书信，交到空空儿手中，道：“麻烦空郎速将书信烧毁，我去挡上一挡。”

空空儿也不多问，拿了书信往厨下奔来。他身上镣铐铛铛，只能碎步挪动，行走不快，刚到门口就听见侯臧在背后叫道：“空空儿，站住！”

空空儿佯作不闻，疾步冲入厨下，将书信丢入火灶中。营厨一旁望见，好奇问道：“空郎在烧什么？”

话音未落，侯臧领牙兵进来，奔到火灶前，却是迟了一步，那一叠信件瞬间化作了灰烬。

侯臧面色铁青，道：“来人，将空空儿拿下。”空空儿无法抗拒，只

问道：“我犯了什么错？”侯臧冷笑一声，道：“还用问么？今日看谁救得了你。”命人将他扯来营厅跪下。

田季安半躺在软榻上，脸肿胀得厉害，似乎眼睛也睁不开。莘县县令、县尉邱绛等大小官员及军中将校侍立两旁，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出。

侯臧上前低声对田季安禀告了几句，田季安倏地睁大眼睛，喝道：“空空儿，你可知罪？”空空儿道：“我在军营已有两年，不知犯了何罪，请相公明示。”田季安道：“空空儿被罚来军营后不思悔过，冥顽不灵，私自烧毁军中物品，来人，重打一百军棍。”

牙兵当即取来大棒，将空空儿拖倒在地行刑，打一下便有人高声报数。空空儿也不求饶，只咬牙强忍。

执杖的是田季安亲信牙兵，到六十棒的时候，空空儿已血肉横飞，几近昏死。邱绛久掌刑狱，见牙兵下手极狠，有意将空空儿立毙于杖下，忍不住上前求情道：“空空儿就算有错，也罪不该死，请魏帅暂且饶过他。”田季安冷笑道：“还没有轮到你，你反倒为旁人求情了。来人，将莘县县尉邱绛拿下。邱绛任县尉多年，玩忽职守，捕盗不力，立即处死。”

邱绛早猜到田季安是为自己而来，神色坦然，也不加辩驳。空空儿伏在地上受刑，昏昏沉沉中听到田季安下令处死邱绛，当即一惊，挣扎着仰起头来，道：“邱少府罪不该死，请相公手下留情。”

田季安道：“你自身难保，还敢为他人求情？嗯，一刀杀死确实太过便宜。”当即命人抬了自己出来营厅，止住正举刀欲斩的牙兵，道：“就在这门前挖个大坑，请邱少府进去躺下。来人，暂且先放过空空儿，别打得他昏死过去，错过了观刑的大好机会。”

空空儿被拖到外面，见节度使竟是打算生瘞（yì）活埋邱绛，忙哀求道：“邱少府在魏博任推官多年，多有功劳，求相公饶他一命。”邱绛道：“空郎不必为我求情，自我发现田相公亲手杀死嗣母嘉诚公主起，早料到会有今日。”

田季安久瘫在床，胡乱用药，性情日益暴躁，被邱绛当众揭穿恶行，勃然大怒，打个眼色。侯臧忙命牙兵将邱绛嘴巴撬开，强行扯出舌头，一刀割下。邱绛嘴中鲜血如泉水般汨汨冒出，当即昏死过去。

大坑瞬间挖好，空空儿被拉到一旁跪下，眼睁睁地望着邱绛被缚了手脚推了进去，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悲凉和寒意，再也不忍看下去，转过了脸，偏偏侯臧命牙兵扳过他的头，强迫他观看行刑场面，道：“空空儿，你可得看清楚了，这就是暗通朝廷的下场。”

空空儿心道：“原来捕盗不力只是借口。”忙挣扎叫道：“邱少府并没有暗通朝廷，他不过是有同年在朝中为官，多有书信来往，求相公明察后再论罪不迟。”

田季安冷冷一笑，挥了挥手，牙兵们便一起举锹，铲土将大坑填平，又纵马在上面来回奔驰践踏，将浮土夯实。

后刘禹锡听到同年邱绛死讯，有诗《遥伤邱中丞》⁽¹⁶⁾道：

邺下杀才子，苍茫冤气凝。
枯杨映漳水，野火上西陵。
马鬣今无所，龙门昔共登。
何人为吊客？唯是有青蝇。

空空儿亲眼看着邱绛在自己眼前被坑杀，无力相救，胸口痛不可言，只恨不得自己立刻死去。

忽听得田季安道：“空空儿，本帅细细查你，尚无谋反之心，今日暂时放过你，你可看清楚了，若是再敢私结朝廷的人，邱绛就是你的下场。”空空儿全身被恐惧和悲愤笼罩，一个字也说不出。田季安道：“来人，将一百军棍打完。”

棍棒一下一下打在空空儿的臀上、大腿上，他却丝毫不觉得疼痛，身体似乎早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但那种难以言说的冰冷和忧愤还是令他全身僵硬。他又挺了数下，终于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隐约听到有人在叫“空郎”，遥远得好像天籁之

音。空空儿不愿意就此醒来，只是死死闭着眼睛。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有人在他耳边大叫“贤弟”，他呻吟了一声，睁开眼睛，果见侯彝正俯视着他，面上尽是关切之色，喃喃问道：“义兄，我……我是在做梦么？”侯彝道：“不是做梦，贤弟，确实是我，侯彝。家母新近去世，我赶来魏州奔丧，听家兄说你挨了棍棒，几近垂死，所以赶来探望。你可是已经昏迷好几天几夜了。”

空空儿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带回魏州，举起手来，果见镣铐已去，一时不明所以，问道：“我不是被关在莘县军营中么？”侯彝道：“听说是魏帅公子为你求了情。”放低了声音，道：“这几日魏博节度使狂性大发，莫名其妙杀了许多人，有医师，有侍女，有牙兵，还有不少人是军中将领，罪名均是暗通朝廷，连带家属也没有放过。听说莘县县尉邱绛老母七十岁，幼子才十岁，也被斩首示众。眼下魏博军心浮动，人人自危，就连我兄长侯臧极得魏帅信任，也有危惧之心，贤弟不如找机会尽快离开这里。”

空空儿道：“我不能离开魏博，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义兄，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忍了很久，我……我杀了第五郡。”侯彝大吃一惊，道：“你为什么杀她？是魏博节度使逼你么？”空空儿道：“不是。”大致说了事情经过，这是他第一次向人谈起这件事，他那长久压抑的悲恸情感终于彻底爆发，不待讲完，泪水汨汨而出，湿遍了衣襟。

侯彝一时冷然不语。在他心中，第五郡是个难得的奇女子，他知道她热恋自己，曾千里迢迢追来常州，主动投怀送抱，一夜风流，极尽缠绵，却又将温婉善良的卞素云介绍给自己做妻子，仅此胸襟，世间罕见，只是想不到她死在空空儿箭下已有五年，五年之间，世事巨变，陵谷沧桑，多少威名远扬的人已经在地下埋葬，更多无名之辈血洒他乡。那般可亲可爱的女郎，当真就再也见不到了么？一阵秋风刮开窗户，穿堂而过，他身子打了一个寒噤，眼睛里有种雾样的东西弥漫，渐而遮掩了双眼。

空空儿抹了抹眼泪，道：“我亲手杀了第五郡，那时本该惊醒，可我还依旧浑浑噩噩地过了五年。义兄，我……”哀恸之下，再也说不下去。

侯彝道：“这不能怪你，只怪你生在魏博，天意弄人。来，我扶你坐

起来，先吃点粥。”空空儿道：“这里不是我家么？哪来的米？”侯彝道：“这是魏帅公子派人送来的。他一个小小孩童，倒是有心。”

话音未落，只听见院门“哗啦”一声被人推开，有孩子声音叫道：“空空儿！空空儿！”空空儿忙道：“小公子，我在房里。”

田怀谏推门进来，气急败坏地嚷道：“空空儿，你快去救救我娘亲！”忽见有外人在场，立即露出警惕之色，问道：“你是谁？”空空儿道：“这是我义兄侯彝。你娘亲怎么了？”

田怀谏道：“阿爹正拿鞭子抽打娘亲，我怎么也劝不住，你快去救救她。之前我求阿爹放你，其实是娘亲教我的。不过我自己也不希望你被阿爹砍了手脚，那样你就再也不能陪我玩了。你……你快去……”忽见空空儿头一歪，人已晕了过去，忙问道：“空空儿怎么了？”

侯彝道：“他被你阿爹打了军棍，重伤在身，听了你的话急怒攻心，所以晕了过去。不过就算他醒来也没用，他自己生死都在你阿爹掌握之中，哪里能救得了你娘亲？不如我教你一个法子，你回家去试试看。”田怀谏道：“快说，快说。”侯彝便附耳低语了几句。

田怀谏关切母亲安危，也不问方法行不行得通，点头道：“好，我就赶回去。”转身跑了出去。却听见外面有人气喘吁吁地叫道：“找到了，小公子在这里。”大约是追来保护田怀谏的牙兵。

一会儿又有人来到门外喊道：“四郎在里面么？大郎有事请郎君回府商议。”侯彝知是兄长侯臧的家仆，便出来道：“你先回府叫个能干细心的婢女来，我义弟空空儿受了伤，行动不便，需要人照顾。”仆人道：“是。”

一直等到侯府婢女到来，见侯彝交代清楚，这才离开空空儿家。回来长兄府中，侯臧正在堂上搓手徘徊不止，上前叫道：“大哥！”侯臧命仆从尽皆退出，才道：“四弟，我有话就明白说了，明日是慈母下葬之日，安葬好母亲后，请你立刻离开魏州。弟妹临盆在即，需要你在她身边。”侯彝道：“好，还有呢？”侯臧道：“我的两个孩子，请四弟一齐带走。若是……若是我有什么不测，他们今后就托付给四弟了。”他一共有

三子，长子早已成年，在魏博军中任职，却因奸污民女被刘叉所杀，次子和三子都才十余岁。

侯彝道：“大哥放心，你我兄弟虽然道不同，终究是血肉至亲，你托付的事我一定办到。不过也请你善待我义弟空空儿，别再轻易加害。”侯臧道：“好，大哥答应你。”

侯彝道：“大哥既然知道当下是立于危墙之下，何不趋利避害？”侯臧迟疑道：“四弟的意思是……”侯彝道：“田季安中风瘫痪，杀戮无度，田兴性情谦恭，深得军心，孰高孰下，大哥自有判断。”侯臧喝道：“四弟，这种话切不可再说。”

忽听见阶下有人禀道：“外面有牙兵来召判官到节度使府议事。”侯臧应道：“知道了。”狠狠瞪了侯彝一眼，自去换了衣裳，往牙城赶去。

侯彝见天色不早，便出门买了一些物品，送来空空儿家中。空空儿人已经清醒，侯府婢女正站在床边服侍他进食，见侯彝进来，慌忙上前行礼。侯彝道：“你先回去，这里交给我。”

婢女应了一声，接过他手中食盒，取出酒菜在桌上摆放好，挑亮灯烛，这才出去，回身将房门、院门一一掩好。

侯彝见空空儿只默默吃粥，面色极是难看，叹了口气，上前坐到床边，低声道：“我知道贤弟想做什么大事，你既已下定决心，我也不会拦你。明日家母下葬后，我就要离开魏州。贤弟自己多加小心，切记在你伤好前不可轻举妄动。内子即将生产，我们一家三口在洛阳日夜盼你前来团聚。”空空儿道：“是。恭喜义兄，原来我就要当叔父了。”

侯彝道：“我买了一些酒菜，不过我有重孝在身，不能饮酒吃肉，贤弟正好独享。”空空儿强笑道：“甚好，我正需要酒肉养好身子。”

他兄弟二人一人放不下邱绛及第五郡惨死，一人也不断缅怀第五郡的音容笑貌，心头各见沉重。呆坐了一会儿，侯彝替空空儿换了敷药，便就此散了。

到次日一早，侯府婢女又带了酒肉来服侍空空儿。这婢女确实能

干，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又细心将空空儿脖颈、手腕、脚腕被镣铐磨出的几圈淤伤血斑抹药包扎好，买了一些化淤散热的汤药喂他服下。

空空儿见她忙前忙后，很是过意不去，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婢女道：“回空郎话，奴婢叫镜儿。”

空空儿一时愕然，多年前在波斯公主萨珊丝府中做客时，不是听过郭府有一名乐妓叫镜儿么？

到晚上时，侯彝再次到来，命镜儿先退下，告诉空空儿道：“昨日傍晚节度使府大大闹了一场——节度使田季安服药后忽然狂暴起来，拔刀杀了身边两名牙兵，又举杯向当时侍卫在一旁的赵存约扔去，却被赵存约接住。田季安勃然大怒，命人砍掉赵存约双手。赵存约却不肯坐以待毙，拔出兵刃冲出堂去，田季安命牙兵出尽全力追杀围捕，终将他射杀在牙城下。”空空儿惊道：“那隐娘呢？”侯彝道：“听说她昨日不当值，人不在牙城中，节度使也没有派人去捕她，大约怒火已然平息。”

空空儿一时默然，赵存约沉默少言，为人阴狠，极少与旁人来往，但他妻子聂隐娘却是魏博鼎鼎大名的人物，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实在令人叹息。

侯彝又道：“昨晚节度使夫人连夜召见众将，已经立小公子田怀諫为节度副大使。这位元夫人可不简单，贤弟既跟她是旧识，可要当心。”空空儿愕然道：“元夫人素来娇弱，众将的名字她都未必知道，如何能主持大事？”侯彝道：“若不是元夫人自己，她身边一定有能人指点。”空空儿摇摇头，道：“元夫人素来不予政事，她身边不过是些侍女仆人已。”侯彝道：“嗯，也许是我多虑了。总之，义弟万事小心。”空空儿道：“是。”

侯彝叫镜儿进来，道：“我大哥已经将你送给空郎，你从此就跟在他身边，好好服侍他。”空空儿惊道：“这怎么可以？”

侯彝自怀中掏出一张纸，却是镜儿的卖身契，道：“你有伤在身，需要一个人照顾。等你伤好了，遣她也好，卖她也好，随你，总之，她现下是你的人了。”不由分说塞到空空儿手中，拱手道，“贤弟，我有急

事，今晚要连夜离开魏州，你我就此作别，记得我在洛阳等你。”空空儿还欲起身相送，侯彝却已经大踏步地离开。

空空儿叹了口气，当着镜儿的面将那张卖身契望火上烧了，道：“你已不再是奴婢了，这就走吧。”镜儿大惊，哭道：“镜儿做错什么，郎君不要我了？”空空儿忙道：“不是我不要你，而是我总是麻烦缠身，你也看见我身上的伤了，这些还是轻的，你跟着我，只会害了你。”镜儿道：“就算要走，也得等郎君伤好。”去院中拖了一块门板放在窗下，自柜中抱了被子铺在上面，道：“郎君放心，等你伤好了，镜儿自己会走。”空空儿行动不便，也只得由她。

过了几日，空空儿伤势好了许多，已经能起来在院中活动。这日节度使府家僮蒋士则忽然闯了进来。空空儿奇道：“你来做什么？”蒋士则道：“夫人牵挂空郎伤势，命小的找机会来探望。”递过来一个白色瓷瓶，道，“这是西域龙膏，治疗外伤有奇效，是夫人叮嘱小的拿给空郎的。”空空儿命镜儿接了药，道：“夫人有心，多谢。”

蒋士则左右望了一眼，低声道：“魏帅脾气越来越古怪，动辄发狂发怒，杀死了许多侍女、牙兵，还总是鞭打夫人，夫人日日以泪洗面，小公子总想来见空郎，魏帅也不允准，命人将她母子二人关了起来，小的是偷偷跑出来的。”空空儿默然无语，半晌才道：“我知道了，你先回去。”

蒋士则还待再说，忽听见门外有人朗声问道：“空郎在么？”镜儿忙去开门，却是聂隐娘。蒋士则忙道：“小的告退。”

聂隐娘狐疑望着蒋士则的背影，问道：“他不是节度使府的家僮么？来这里做什么？”空空儿道：“他来送药。隐娘请里面坐，镜儿，沏茶。”镜儿道：“是。”聂隐娘笑道：“几天不见，空郎这里就多了位乖巧的小娘子。”空空儿道：“她原来是侯判官家的婢女，我义兄侯彝将她要来送给了我，不过等我伤好了，她就会走。”

二人进来坐下，镜儿上了茶，侍立一旁，聂隐娘望着她，只不说话。镜儿便道：“家里汤药没有了，我再去买一些。”空空儿点点头。聂

隐娘等镜儿出去，道：“她原来是侯臧的人，你敢将她留在身边么？”空空儿道：“有什么不敢，反正也不会太久。”

聂隐娘道：“我有件极重要的事要同空郎商量。眼下魏博的情形你也看到了，魏帅自得了风病以来，不理军政，喜怒无常，尤其最近杀了这么多领兵将领，军心动摇。我知道一些人在暗中谋划迎你义兄田兴回来主持大局，我自己也是极赞成这件事的。”

空空儿道：“隐娘想要我做什么？”聂隐娘道：“田将军为人宽厚，历来不肯与魏帅争权，他本早有机会当节度使，却主动让位给当今魏帅，我猜就算大伙儿迎他回来，他也决计不肯。我希望空郎能出面劝劝他，以大局为重。朝廷新近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义成节度使。薛平是薛嵩长子，以前曾经任过相州、卫州刺史，虽然相州、卫州为魏博占据多年，可他在当地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皇帝任命他到义成，可谓居心叵测。昭义节度使孟元阳也正往魏博西面边境集结重兵，而今魏博西面、南面尽是朝廷控制的地盘，北面成德、东面平卢又与魏帅不睦，若是魏博自己再这样内耗下去，正好给朝廷有机可乘。”空空儿摇头道：“义兄他不会听我的。”

聂隐娘道：“为了魏博，空郎都不肯试上一试么？”空空儿摇了摇头。聂隐娘极是失望不快，起身道：“我真看错了空郎。”

聂隐娘刚愤愤离去，镜儿便回来了，欣欣然笑道：“我拿了那位家僮送来的药到医铺问过，确实是难得的奇药，我还生怕是毒药呢。”空空儿大奇，道：“毒药？你怎么会这么想？”镜儿道：“那个人眼睛滴溜儿转个不停，看着好像没安什么好心。”空空儿笑道：“孩子话。来，既然是奇药，快些给我涂上，我巴不得伤势赶快好呢。”镜儿道：“是。”

那西域龙膏当真有奇效，非寻常金创药可比，涂上仅一日，便觉得伤处不再疼痛，反而麻麻痒痒似有新肌生出。五六日后，空空儿自觉已经痊愈，还在院子中练了一套拳法，镜儿却非逼着他继续涂药，非将那瓶药膏涂完才肯了事。

这天傍晚，空空儿正在院中练剑，他浪剑已失，只用一根木棍代剑。蒋士则忽又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脸色煞白，嚷道：“不好了！魏帅

要杀夫人母子，小公子请你赶快去救他和夫人。”

空空儿忙问道：“出了什么事？”蒋士则道：“夫人劝魏帅召田兴田将军回来，重任兵马使，以压军心，魏帅不听，还认定夫人与田将军勾结，提剑要杀夫人，小公子从旁劝阻，魏帅连小公子也要杀。”

空空儿听多了太多因争夺权势父亲猜忌儿子、儿子弑杀父亲的故事，当即拔脚就往外走去。镜儿上前挽住他臂膀，低声恳求道：“郎君不要去。”

空空儿沉吟片刻，附到她耳边，低声道：“你收拾一下东西，去西门外十里的客栈等我。”镜儿道：“做什么？”空空儿道：“你照做就是了。记住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回城。”镜儿道：“是。”

空空儿忙跟着蒋士则进来到牙城，牙兵见他跟家僮在一起，以为又是小公子要找他玩耍，也不阻拦。进来后署苑中，正见侍女扶着节度使夫人元浣从房里出来，元夫人披头散发，衣裳凌乱，极是狼狈。

田季安正在房中狂摔东西，又厉声叫道：“来人，快来人！速持本帅金牌令箭到临清取下田兴人头！”

空空儿再无迟疑，上前拦住正要进去奉令的牙兵，拔出他腰间长刀，径直闯入房中。田季安正倚靠在软榻上大口喘气，他适才殴打元夫人，牙兵生怕被迁怒，尽躲了出去，忽见空空儿持刀闯入，吃了一惊，喝道：“空空儿，你不得传唤，怎敢闯进后衙……”一语未毕，惊讶地望着自己胸口，那上面插着一柄明晃晃的刀。空空儿手上加劲一推，长刀穿胸而过，田季安“嗯”了一声，便即垂头死去。

忽听见背后元夫人颤声道：“你……你杀了他？”空空儿道：“是，夫人尽可以杀了我为魏帅报仇。”拔出长刀，倒转刀柄，上前奉给元夫人。

元浣见那长刀鲜血淋漓，血正一滴一滴地掉落地上，一时心乱如麻，心道：“这是我夫君的血。”一咬牙，接过长刀，对准空空儿心口扎了下去。

空空儿不避不闪，心道：“想不到我最终会死在青梅竹马的玩伴手

里。”

门边忽然抢过一人，上来扯住元浣手腕，叫道：“娘亲不要杀他，是我叫空空儿来救娘亲的。”元浣转头一看，正是爱子田怀谏，她手中本无力，手中长刀当即掉在地上，抱住儿子大哭了起来。

室中剧变，门口早挤满一大堆牙兵，牙将史宪诚也在其中，见魏帅遇害，节度使夫人抱着小公子痛哭不止，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蒋士则忙挤过人群，扶起元浣坐到一旁，回头道：“夫人有令，空空儿谋害魏帅，将他拿下了。”

史宪诚正不知所措，一听是夫人之命，忙喝道：“将空空儿绑了。”牙兵们遂一拥而上，将空空儿捆缚拖了出去。

史宪诚上前禀道：“请问夫人要如何处置空空儿？”蒋士则道：“当然是要押下去严刑拷问，问出他背后主使。”史宪诚道：“我问的是夫人，你一个家僮插什么嘴？”蒋士则便问道：“夫人，空空儿该如何处置？”

元浣六神无主，完全听不进旁人在说什么，她夫君田季安近来性情大变，总对她暴力相向，满屋子仆人婢女吓得跪下，只有蒋士则扑上来用身子遮住她，她心中不由自主地信任他、依赖他，便道：“按他说的去做。”史宪诚只得应道：“遵命。”命人押了空空儿到狱中拷问。

节度使被杀非同小可，按照惯例，节度使死后由节度副使继任，那么该轮到小公子田怀谏来当魏帅。可眼下魏博危机深重，四面强敌环伺，朝廷虎视眈眈，魏博内部将士怨言四起，田怀谏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元夫人又柔弱没有主见，如何能担当处置军务？谁指使空空儿杀死节度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当下一任节度使，史宪诚根本无心拷问空空儿，只命人将他锁了交给狱卒监禁。

空空儿早为今日之事谋划许久，想不到如此容易得手，他早存了必死之心，也丝毫不为自己安危忧虑。到了晚上，牙兵将他提出来吊在狱厅梁下，蒋士则进来大声喝问道：“是谁指使你谋害魏帅？”

空空儿料不到会是一个家僮来拷问自己，也不吭声。蒋士则问道：“是不是你义兄田兴想当节度使，所以指使你杀了魏帅？快说，是不是？”竟是要逼迫空空儿招认是受田兴指使。空空儿只一言不发，蒋士则便下令用刑，日夜拷打，逼迫空空儿承认杀害田季安是受临清镇将田兴指使。

次日中午，聂隐娘忽然到来，命狱卒停手，将空空儿放下来。聂隐娘俯身扶起他，低声道：“空郎，之前我错怪了你，你做了我正预备做的事，除掉魏帅，田兴将军自然不得不出来主持大局。可当真是人算不及天算，眼下事情起了变化，家僮蒋士则掌控了夫人和小公子，挟天子以令诸侯，魏博军政大权尽在其手。”

空空儿浑身是血，神智不失，听说蒋士则目下执掌魏博军政大权，深感愕然，回想之前他的种种行径，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这个家僮在滋事捣鬼，他早知道自己与元浣有旧，有心挑拨自己去杀田季安，想来之前田季安忽然与夫人、儿子交恶，也是他从中兴风作浪的缘故。

聂隐娘又道：“蒋士则已经派人扣押了田兴将军在魏州的一家妻儿老小，正以新任节度使的名义召他回魏州来，预备加害。我在军中联络了一批将帅，等田将军回来自会行事，你再忍耐几日。”放下空空儿，起身喝道：“空空儿可是救过小公子，又是田兴将军义兄，你们若将他打死了，嘿嘿，看你们自己有什么下场。”狱卒道：“可是蒋郎说……”

聂隐娘声色俱厉，怒道：“哪个蒋郎，魏博是姓田还是姓蒋？”狱卒不敢再辩，忙道：“娘子放心，我们会好好对待空郎，即便是不得不用刑，也是做个样子给人看。”聂隐娘道：“这还差不多。”

果然等聂隐娘一走，狱卒只将空空儿绑在长凳上，好让他舒服些，一望见蒋士则来，便将鞭子甩得山响，其实落到空空儿身上已经收力，并未打实，等蒋氏走了，再松开绑绳。

如此过了几日，一日清晨，忽听得外面欢声雷动，地动山摇，竟似有万人在齐声鼓噪欢呼，狱卒急忙抛下空空儿，拥出去查看究竟。

过了一会儿，牙将史宪诚率领牙兵进来，亲自解开空空儿赔罪道：“之前多有得罪，还望空郎莫怪。”空空儿猜想田兴已经掌控大局，点点头道：“将军也只是奉命行事。”史宪诚便命人扶他出去治伤。

外面果然是田兴自临清奉召回来魏州，刚到牙城前便为成千上万名兵士围住，一齐下拜，诉说蒋士则挟持小公子干预军政，请求他出任留后。田兴见群情汹汹，难以抑止，聂隐娘等人又一再晓以利害，从旁劝阻，只好道：“你们若是一定要推举我任留后，我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得伤害怀谏母子……”兵士纷纷道：“相公有命，不敢不从。”田兴道：“二是魏博从此须得遵守朝廷法令，申报版籍，贡献赋税，请任官吏。”

众人一齐呆住，魏博自安史之乱以来割据一方，五十余年不向朝廷申报户口，不纳赋税，境内官吏任命均由田氏一语决定。田兴这般说法，岂不是魏博从此要听命于朝廷？

忽听得聂隐娘大声道：“田相公顾全大局，决意效仿义武、昭义投效朝廷，从此魏博凡事有朝廷撑腰，皇帝必有重赏，这不是天大的好事么？”兵士遂纷纷应道：“愿听相公钧令。”

田兴遂在兵士簇拥下入节度使府署，只杀了家僮蒋士则及其结纳的心腹十余人，又召来掌书记，拟好奏表，派使者驰赴长安。

一直忙到深夜，田兴才有空问起空空儿。牙将史宪诚忙上前禀道：“空郎被蒋士则下令拘禁拷打多日，末将早已经将他救了出来，安置在一处空房中。”田兴道：“你先派人送他回家养伤，等忙完这一阵子我再去看他。”

他新即留后之位，有许多大事要先处理，暂时难以顾及兄弟之情。尤其空空儿杀死田季安，旁人难免会猜疑是他贪图节度使位子，所以特意指使义弟动手，外面已经有这类流言，他虽然问心无愧，但终究还是有所顾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遣走史宪诚，田兴这才起身道：“走，我们去后衙拜见夫人和小公子。”

空空儿被连夜送回家中时已经猜到了田兴的难处，聂隐娘赶来劝他不如先暂时离开魏州。空空儿道：“我不能没有任何交代，就此不告而别。”聂隐娘狐疑道：“你莫非想在军前自尽？”空空儿确实有过这个念头，一时不答。

聂隐娘道：“你真是傻得厉害。空郎，你不是在为朝廷效力，而是在为魏博做事，魏帅滥杀无辜，屠杀忠良，已经沦为魏博的罪人，你不杀魏帅，我也会杀他，我不杀他，旁人也会杀他，你做了有益魏博的事，新任留后和军中将士心中有数。你若是一心求死，你自己倒是解脱了，你让田相公良心何安？魏博好不容易安稳下来，你可不要胡来，又生枝节。你不是一直想辞官为民么？眼下岂不是最好的机会。”

空空儿素来佩服她的见识，心下也觉得她的话大有道理，便道：“好，等我向义兄交代一声，我自会离开魏博。”又迟疑道，“隐娘，尊夫之死……”聂隐娘沉默了许久才道：“我替夫君多谢你，谢谢你为他报了仇。”

魏博主动归顺朝廷震动天下，朝中使者还没有到来，成德、平卢、淮西⁽¹⁷⁾几镇特使已经纷沓而至，均是劝说田兴不要倒戈朝廷，由此将先人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送给别人。田兴心意已决，无论如何都不肯听从。

半月后，朝廷特使知制诰裴度赶至魏州，当众取出白麻纸诏书。到场军民多达数万人，军府前挤得水泄不通，却寂静无声，连一句咳嗽都听不到。裴度朗声宣读皇帝诏书，当场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拨出一百五十万缗犒赏魏博军士，魏博所统全部州县给复一年，即免除百姓赋税一年。

当时军中拥立田兴，多少有些迫于形势，至于田兴提出归顺朝廷的要求，也是不得已才答应，听到裴度宣谕完宪宗旨意，朝廷赏赐丰厚，所与甚多，魏州全城顿时一片欢呼沸腾，军民这才死心塌地地敬服田兴。成德、平卢、淮西使者望见眼前众人欢欣雀跃的情形，惊惶变色，知道田兴既得朝廷任命，又得魏博上下死力，再无挽回可能，只得各自

快快离去。

这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¹⁸⁾人氏。他少年贫寒，曾拾到一条价值千金的玉带，却能拾金不昧，苦等在原地直到失主寻来，传为当地佳话。贞元五年进士及第，颇有文名。他已年近五旬，身材矮小，却是一脸凛然刚毅，令人不敢鄙视。

读完诏书，裴度又向田兴极陈君臣之义。田兴答道：“尊使教诲，田某不敢不从，日后自当忠心奉上，绝不反悔。尊使这就请到驿馆歇息，晚上田某再安排宴会为尊使接风洗尘。”裴度摆手道：“接风就不必了，本使奉天子之命宣谕魏博，魏博所辖州县都要走上一遍，时间紧急，还请相公早做安排，最好明日就能起程。”

田兴愕然问道：“尊使是要不辞劳苦、亲自到各州县宣读天子诏书么？”裴度道：“正是，如此方才不负天子重托。”田兴当即肃然起敬，道：“是，田某这就亲自陪尊使前往所有州县，好让魏博百姓感悦皇恩浩荡。”

裴度见他恭谨有礼，很是欣喜，又道：“另外圣上特别交代了一件事，请相公即刻派人将空空儿押去京师。”田兴道：“遵旨。尊使远道而来，请先去驿馆安置，我这就去准备尊使宣谕州县一事，好让魏博四万百姓早沐天恩。”裴度道：“有劳相公。”

田兴便命人护送裴度一行前去驿馆，自己带人匆匆来到空空儿家中。空空儿闻听新任节度使亲自到来，慌忙迎出门来，上前跪下谢罪道：“我以下犯上，亲手杀死前任魏帅，不配再做田氏义弟，这就请相公与我断绝兄弟名分。相公可将我在军前处死，以正军纪。若是相公大度不杀我，我这就离开魏博，永远不再回来。”

田兴上前扶起他，道：“圣上指名要将你立即押去京师，空弟，你这就走吧。”空空儿先是愕然，随即道：“既然圣上下了旨，相公不可徇私放我，这就绑我去长安吧。”

田兴深知他为人，一旦拿定主意，万难劝回，叹了口气，回头命道：“来人，将空空儿拿下，立即解往京师。”

牙兵遂上前缚了空空儿，先暂时将他带到对面不远处的采访使衙门监禁。过了大半个时辰，聂隐娘率领百名兵士到来，押空空儿出来，解了绑缚，不上械具，只装入槛车，又在车四周围以幔布，颇为优待。动身南行，众人一路默默无语，气氛甚是肃穆。

当晚到达魏县，聂隐娘命兵士开了槛车，道：“这里有马，空郎连夜走吧。”空空儿却是坐在槛车中不肯出来，道：“我不走。”聂隐娘道：“这是魏帅钧令，你敢抗命么？”空空儿道：“是，无论如何，我都要去长安，我不能再陷魏帅于不义。隐娘大可放心，皇帝不会拿我怎样。”

聂隐娘听过天子曾两次召见空空儿，一直存心笼络，忽而心念一动，问道：“你是不是受天子之命才杀了前任魏帅？”空空儿不愿意辩解，道：“随隐娘怎么说。”聂隐娘便不再多问。既然空空儿坚持要去长安，她也只能派人回去告知田兴，自己带人押送空空儿继续朝京师进发。

这一日出了魏博，进入河南府⁽¹⁹⁾境内，聂隐娘道：“空郎义兄侯彝不是在洛阳为官么？要不要顺道去看看他？”

之前侯彝被宪宗自镇海常州召回京师后一直晾在一旁，直到后来镇海节度使李锜举兵谋反，侯彝出力甚多，是他潜到镇海，向李锜幕僚李绅晓以利害，与其一道策反了李锜身边部将，因功被授为洛阳令，很得皇帝倚重，连遭遇母丧也特旨不准他去职。洛阳正在去长安的路上，空空儿却只是摇摇头，他早见识过宪宗的种种权术和手段，心迹可畏，知道这次皇帝命田兴押自己进京必然凶多吉少，他不愿意侯彝知道后为此忧虑烦恼。

聂隐娘这才会意过来，道：“原来空郎从未替皇帝办事，皇帝这次召你进京，怕是不怀好意。空郎，你……”空空儿道：“隐娘不必多说，这是皇帝在试探新任魏帅，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走。继续上路吧。”聂隐娘沉默许久，才道：“好。”

一进关中，就有神策军前来接手押运，掀开幔布，见空空儿手足没有任何束缚，奇道：“圣上亲自点名的要犯，如何不锁住，不怕犯人逃走

么？”聂隐娘道：“他不会逃走的。”

神策军兵士却是不听，重新拿重铐锁了空空儿，聂隐娘就是有心再私纵他逃走，也是无能为力。

到了长安，空空儿被径直带到神策军大狱，关了半个多月后，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才带人提他出来。吐突承璀之前因征讨成德失败，为朝中御史弹劾，宪宗被迫免其神策军职，任命为淮南监军，不过时隔不久又召回京师，官复原职，且兼任弓箭库使，比以前更为风光。

进来神策军厅，却见厅首站着一人，正是当今宪宗皇帝李纯。七年不见，皇帝老了许多，双鬓颇见风霜之色，想来是日夜操劳国事的缘故。然则眉眼威严，比多年前不知道犀利锋锐了多少倍。七年前在惊涛骇浪中即位的皇帝，如今早坐稳了皇位，傲视天下，正一步一步地实现他平定的志向。

李纯先道：“空空儿，多年不见，你可是老了不少。”空空儿道：“是。”

他见皇帝不命人带自己进大明宫，而是降尊纡贵，亲自来到神策军厅，料来是要立即处死自己。果然下跪参拜后，李纯也不命他起来，只森然问道：“七年前朕当面交代的事情，你办了么？”空空儿道：“没有。我自知有负圣望，任凭陛下处置。只求陛下杀了我后，不要将我传首魏博。”

李纯冷笑道：“你凭什么求朕？”空空儿一时无言以对。不料李纯又道：“朕不会杀你。”顿了顿，又道，“无论你犯了什么错，朕都不会杀你，朕要留着看到你看到天下一家的局面。”

那一日，空空儿亲口对皇帝道：“我跟陛下一样，希望天下一家，所有藩镇都听朝廷的话，这样魏博既不用谋划去攻打别的藩镇，也不用日夜防着被别的藩镇夺走地盘，男人不用当兵，女人不必守寡，百姓安居乐业，再不受兵燹之苦。可事实并非如此，眼下割据分裂的局面非一朝一夕所能挽回，我一介村夫，更不能从中帮到什么。”他想不到当日随口一句话，竟然成为免死金牌，救得自己性命，一时怔住。

李纯见空空儿极为意外，很是亢奋得意，命道：“吐突承璀，放空空儿出去，先留他在魏博进奏院中，若他敢私自离开京师，进奏院中所有人立即处死。”吐突承璀道：“遵旨。”命人开了枷锁，亲自送空空儿出来，取出一柄剑交给他道：“这是圣上御赐之物，若是你再弄丢了，可是大大的杀头之罪。”

空空儿接过来一看，正是皇帝之前赐给自己的那柄浪剑，却又略有不同，剑柄上一圈一圈缠上了黑色的丝绦，极见绵密精细，锷首刻着个小小的“空”字，也是原来所没有。

一时间，情思潮涌，莫非苍玉清盗走浪剑当晚的缠绵温柔，并非全是虚情假意？

刀藏裙底，剑隐床第（zì），世事难测，莫过人心。然而他却能肯定离开西川时那个缥缈虚幻的月夜，她一定是流露了真情。

忽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名青衣女子，冲上前来紧紧抱住他，哭叫道：“空郎，空郎，我找得你好苦！”

(1) 莘县：今山东莘县。

(2) 郛州：今山东东平东北。

(3) 同年：指同一年中的进士。古人极看重同年之谊。

(4) “安史之乱”时，玄宗皇帝生怕大将再起异心，专门派宦官作为监军，宦官监军的历史自此而开。由于宦官不懂军事，却凌驾在军队主帅之上，多有因监军而导致唐军大败的例子。但在大将与宦官之间，皇帝总是毫不犹豫地支持宦官，如玄宗、肃宗、代宗、德宗等，均认为宦官亲信可靠，不会背叛朝廷。

(5) 夏绥：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陕西绥德一带。

(6) 密州：今山东诸城。

(7) 李神通：名寿，字神通，唐高祖从弟，佐义有大功。

(8) 襄样：山南东道治所襄阳（今湖北襄樊），襄阳有特产髹器（漆器）名闻天下，被称为“襄样”。

(9) 唐朝制度，凡遇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卿与刑部尚书、侍郎会同御史中丞会审，称三司使。

(10) 成德：河北三镇之一，府治恒州（今河北正定），统恒、冀、赵、深州，另先后统领

过定、易、沧、德、棣几州，大致范围为今河北省中部。

(11) 德州：今山东陵县。

(12) 昭义：又称泽潞，府治潞州（今山西长治），领泽州、潞州、邢州、洺州、磁州五州。

(13) 临清：今山东临清，取临近清河之意。自古为战守要地，境内河流纵横，明清时依靠运河漕运成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繁荣兴盛达五百年之久，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之美誉。

(14) 欢州：今越南荣市。

(15) 义武：又称易定，下辖定州（今河北定州）、易州（今河北易县），府治定州。

(16) 邺绛被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坑杀为历史真事。邺下：相州邺县，在魏博境内，今河北临漳西南，借指魏博。漳水：流经邺县的河流。西陵：即著名的曹操墓，又称魏武帝陵、高陵，位于今河北临漳西。马鬣（liè）：坟上的封土。青蝇吊客：死后只有青蝇来吊，比喻生前没有知己朋友的人，出自《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引《虞翻别传》：“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17) 淮西：又名蔡州，辖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蔡（今河南汝南）三州，府治蔡州。

(18) 闻喜：今山西闻喜。

(19) 河南府：府治洛阳（今河南洛阳）。唐朝实行两京制度，分别为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因而河南府跟京兆府一样属于“都畿”，其下属的洛阳、河南二县，同京兆府的万年、长安，均是京县（等级最高的县，县令正五品以上）。

第十章 惊天大刺杀

裴府果然混乱无比，他一个陌生人在府里转来转去，撞见数名仆人、婢女，竟无人上前问他身份。他想既然王翼受了伤，必然要先设法止血，因而只选僻静的地方去。果然在西面下人住处附近发现点点血迹，一路洒入一间房中。忙踢门进去，当真有一人倚靠在房内床上，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往断臂处涂抹金创药。

一斗之胆撑脏腑，如礞之筋碍臂骨。
有时误入千人丛，自觉一身横突兀。
当今四海无烟尘，胸襟被压不得伸。
冻泉残蛰我不取，污我匣里青蛇鳞。

——施肩吾《壮士行》

魏

博首改河北藩镇世袭惯例，举六州之地归顺朝廷，剖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影响极其深远。宪宗赞赏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毅然归命圣朝，特赐名弘正。又将田怀谏召到朝中为官，极尽笼络之事。田怀谏才十一岁年纪就当上了右监门卫将军，赐第新昌坊，风光无限，若不是他年纪还小，怕是皇帝还要以公主下嫁，此即宰相李绛所言“重赏过其所望，使四邻劝慕”。

魏博东邻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恨田兴开此先例，有意与成德联兵攻打魏博。宪宗诏命宣武^①节度使韩弘写信警告李师道：“若兵北渡河，我将奉诏以兵东取曹州。”

李师道见西川刘辟、镇海李锜、昭义卢从史、魏博田季安等皆凭险割据，以为根深蒂固，朝廷无力制裁，然最终皆被削平，身死家亡，惧怕皇帝果敢刚毅，倾朝廷之力对付平卢，果然不敢再妄动。

至此，天下强藩要么归顺，要么束手，再也不敢公然抗命朝廷，这是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局面。宪宗皇帝登基仅七年，便在削藩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天子继续养兵蓄锐，必欲平定天下。

然则到了元和九年九月，随着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的病死，削藩风云再起。

淮西统领申、光、蔡三州，府治蔡州，地盘虽不大，但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倚荆楚之雄，走陈、许之道，山川险塞，田野平舒，战守有资，耕屯足恃。自首任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开始的三十多年中，淮西屡叛屡降，反复无常，共谋反叛变十多次。淮西往西北推进，一日之内就能逼近东都洛阳，往东北一旦控制汴州，就能切断运河交通，威胁帝国

的漕运，唐朝廷深为头疼，不得不往淮西四周囤积重兵，常以数十万大军防遏。

宪宗平定西川刘辟后，本欲立即对淮西用兵，将腹心之地的大患首先拔出，但后来成德战事先起，淮西一事反倒耽搁了下来。吴少阳之子吴元济早知皇帝有心平定淮西，若是公然自任留后，必然会像上次成德一样引来朝廷大军讨伐，因而有意隐瞒父丧，只说父亲病重，由他暂领淮西军务。

当时淮西判官杨元卿在长安奏事，宰相李吉甫召他入中书省政事堂，晓以君臣大义，杨元卿便尽以淮西虚实告知。李吉甫立即上书皇帝，请求讨伐淮西。因淮西与河朔不同，四邻均是朝廷直接控制的藩镇，孤立一地，只要下定决心，定能图取。

偏巧李吉甫在这个时候病逝，宪宗便听从另一宰相张弘靖的建议，先派工部员外郎李君何赴淮西为吴少阳吊丧，吴元济下令紧闭城门，不但不放李君何进来，还在城头当面杀死淮西判官杨元卿之妻及四个儿子，拿五人鲜血染涂箭靶射棚。李君何回朝据实禀告，宪宗遂决意出兵征讨。

转眼过了新年，朝廷大军未发，吴元济派兵四出，杀人放火，劫掠州县，小队精锐骑兵甚至闯入河南府境内，一路侵掠至东都洛阳。幸被东都留守吕元膺和洛阳县令侯彝发兵打败。宪宗闻报大怒，特下制书削夺吴元济官爵，命招抚使严绶率十六道兵马进讨。只是朝廷军令不严，再次上演了之前官军征讨成德的僵持局面，屡战屡败。

吴元济之父吴少阳未发迹前曾经是魏博军将，历来听命于魏博田氏，宪宗遂下令魏博出兵，魏博节度使田兴派长子田布率领三千兵马前去增援严绶。魏博骁骑名闻天下，吴元济深为惊恐，急忙派使者向成德王承宗和平卢李师道求救，二人遂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这二人也是朝廷心腹大患，宪宗怎肯听从。李师道遂表示支持朝廷，派二千人南下，声称要跟魏博一样，前去帮助官军讨伐吴元济。

自淮西公然与朝廷对抗以来，首当其冲的河南府一直处于高度紧张

戒备状态。古语有云：“得中原者得天下。”所以才有用“逐鹿中原”来寓意争夺天下的说法。自三皇五帝以来，“居天下之中”的河南就是中原腹地，是中国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洛阳号为天下之咽喉，又是帝国东都，自然是重中之重。

元和十年四月底，洛阳县令侯彝带了一批差役、弓手巡视全城，到洛水河边时，正遇到五名穿着孝服的大汉护着一具灵车过新中桥。侯彝远远一望就起了疑心，暗道：“这些人的葬礼似有不妥，若是预备远葬，过分排场了，若说近葬，又未免太俭省了。”便带人疾步追赶过去。

那五人见侯彝一行过来，神色开始紧张起来，一人更是低下了头。侯彝心中有数，也不露声色，上前问道：“你们这是要出安喜门下葬么？”领头的大汉道：“是啊。”

侯彝道：“棺中所躺是你们何人？”那大汉道：“小人们的父亲。”侯彝道：“原来你们五个是亲兄弟？”大汉道：“是。”神情呆板，始终不肯多说一句话。侯彝点点头，道：“你们这就去吧，别耽误了事。”五人如释重负，忙一齐推着灵车上桥。

新中桥位于中桥东面，是武则天执政时宰相李昭德统领新修的石拱桥，南对外郭城长夏门，北近漕渠。当年安史之乱，常山太守颜杲卿拼死反抗安禄山，结果城破被擒送洛阳，因不肯投降，全家三十多人均被绑在桥上柱子上一刀一刀肢解处死。

这座桥虽有上坡，却因为桥长三百步，坡度还不算特别陡峭，五人却推得十分吃力。侯彝一旁观看，疑虑更深：照理一副棺材加一个人并没多大分量，又放在车上，可这几个壮汉却如此吃力，棺材里面装的肯定有别的什么东西。他向差役使了个眼色，几名差役会意，上前道：“我们哥几个来帮你们一把。”抢上前将在后面顶住灵车推手的两名大汉拉开。众人“哎哟”一声，那灵车骨碌骨碌往后就滑，余下三名大汉扯也扯不住，灵车滚下斜桥，正撞在一块突出青石板上，车子一顿一抖，棺材登时飞出，一头栽下，挡在车子前面，又连棺材带车子滑了一段才停下来，棺材盖板也被掀至一边。

侯彝假意骂道：“你们是怎么帮忙的，这可对不住了。”上前一

棺内并无死人，而是整整一棺兵器。转头一看，那五人正要过桥逃走，大喝道：“拿下了！”差役急忙冲上前拿人，那些大汉手无兵刃，四人束手就擒，一人逃到对岸桥头时被弓手射死。

差役将四人捆缚停当，押到侯彝面前跪成一排。侯彝指着棺材的兵刃问道：“你们要拿这些兵器做什么？”四人均是默不作声。侯彝一指适才答话的领头大汉，命道：“将他砍了，斩下首级来。”

那大汉破口大骂，却被差役背后一刀砍在后颈上，鲜血四溅。他向前仆倒在地，抽搐了几下死去。差役也不是专职的刽子手，又上前补砍了好几刀，才将首级斩下来，摆在余下的三名大汉面前。

侯彝又指着适才那一见他就低下头的大汉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人颤声道：“杨……杨进。”侯彝道：“是淮西吴元济派你们来的么？”杨进脸有惧色，却只是犹豫着望着身边同伴。

侯彝道：“来人，将中间这人砍了。”中间大汉惊道：“你明明问的是杨进……”却被差役自后一刀砍倒，如法炮制割下首级摆在前面。

侯彝厉声问道：“是不是淮西吴元济派你们来的？”杨进不及回答，惟一剩下的同伴已经抢着答道：“是，是蔡帅派我们来的。”侯彝便指着杨进道：“将他也砍了。”杨进面如土色，连连捣蒜磕头道：“小人愿说，是郢帅派我们来的，不是淮西节度使。”他同伴怒道：“杨进你……”一语未毕，已被差役一刀砍倒在地。

侯彝叫过一名差役，低声吩咐几句，那差役飞一般地奔过桥头去了。

侯彝问道：“当真是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你们来的么？”杨进见他瞬间号令下属连杀三人，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心中一阵发冷，忙道：“是。郢帅说要救淮西，最好是扰乱朝廷后方。我们一批人奉命来洛阳，计划焚毁东都宫阙，好让官军撤离淮西前线，回师相救。”

侯彝道：“你们一批人？还有其他人么？”杨进道：“郢帅一共派了第三批人出来，小的一批来洛阳，一批去了长安，还有一批去了河阴⁽²⁾。”

河阴有转运院，囤积了大批布帛钱粮，均是上年江淮租赋，宪宗特命不转运两都留在河阴，好方便供给淮西前线诸军。侯彝一听李师道派人去河阴，当即明白他们是要焚毁河阴粮储，忙命人速去禀告东都留守吕元膺，发出飞骑驰赴河阴示警。

侯彝问道：“到长安的那批人也是要去烧杀抢掠、扰乱腹心么？”杨进道：“那倒不是，带队去长安的可是圆净上人……”

侯彝吃了一惊，空空儿之前曾提过这个圆净，正是第五郡惨死的始作俑者，忙问道：“圆净是名年纪极老的僧人么？”杨进点头道：“已经有八十余岁了，可还是身手敏捷，一般人靠近不了他身边三步，三任郢帅均视他为心腹。”

侯彝问道：“圆净去京师做什么？”杨进道：“听说是要去寻一件宝物玉龙子。”

侯彝闻言不敢怠慢，忙命差役押了杨进和棺木回去县廨，自己率弓手朝平卢东都进奏院赶来。洛阳守将蒋良已得侯彝手下通报，正发兵要去包围进奏院，两队合作一路，赶去城北敦厚坊。洛阳也跟长安一样实行坊区封闭管理，只是洛阳水系纵横，多条河流穿城而过，地形更为复杂。

还没有到敦厚坊坊门，远远就听见有刀剑相击，铿锵作响。侯彝知道定然是平卢东都进奏院出了变故，忙请蒋良率轻骑先行赶去弹压。然而还是迟了一步，平卢东都进奏官訾嘉珍不知道如何得知风声已经走漏，率领进奏院中近千名兵士闯出坊门，强力夺取仓城马匹、武器，再杀死徽安门数十名卫士，逃出洛阳，往嵩山方向去了。蒋良生怕城中有变，不敢出城追击，只命封闭城门，大索平卢余党。

东都留守吕元膺得知消息后赶来洛阳县廨，侯彝禀明情况，又说多少知道一些玉龙子的事情，主动请命押送杨进进京。吕元膺遂写好奏表，以八百里急件发出，命侯彝立即押运囚车启程。

侯彝不敢延误，匆匆回家跟妻子儿女交代了一声，点了五十名兵士，将杨进锁入囚车即刻出发。刚到城门，便见数名兵士正在捆绑一名

彪形大汉。侯彝见那汉子极是眼熟，分明是已有多多年不见的刘叉，忙上前喝住兵士，命人解开绑索，问道：“刘郎，你不是在长安韩愈韩夫子门下么？”

原来刘叉当年在西川被刘辟伏兵擒住后立即捆送到南方。他本受了箭伤，因性情执拗倔强，动辄怒骂不止，一路没少吃押送兵士的拳打脚踢，伤势更重。押送兵士到达目的地后只将他随意扔在道旁，他昏厥中为正奉召入京为官的韩愈所救，韩愈之前贬官正是因为上书揭露前京兆尹李实罪恶，极赞赏刘叉刺杀李实的勇气，遂将他带回京师，晓以书义，刘叉从此折节读书，投在韩愈门下。他本是草莽游侠，几年浸濡下来，竟然能写得一手好诗，如有《偶书》：

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
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诗风峻怪，粗旷豪放，才气纵横，独树一帜。

侯彝早从空空儿书信中得知刘叉已经一改故态，成为韩愈门客，韩愈此时正在朝中任礼部郎中，极得御史中丞裴度赏识，却不知道刘叉何时来了洛阳，又如何为洛阳兵士所擒，忙询问究竟。兵士道：“这人身怀巨金，形迹可疑，小的生怕他是淮西细作，刚拦下来盘问，他就要拒捕，只得捆拿起来细细审问。”将刘叉的行囊奉上来，果见里面金光湛然，竟有近十斤黄澄澄的金子。

侯彝道：“刘郎携带这么多财宝，是要离开京师回魏博么？”刘叉虽然经历了很多，也改变了许多，却还是保持有昔日的爽朗，笑道：“是。不过不瞒明府⁽³⁾，这些金子不是我本人的，是韩夫子给人写墓志铭的润笔。我实在见不得他阿谀墓中人揽财，所以擅取了十金，当作回魏博去的盘缠。”

原来韩愈文名日盛，因善写墓志铭，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他亦来者不拒，收取高额润笔费，最少一篇要收四百贯钱，而他的月俸才二十五贯钱，当官反而称了副业，颇为士林所轻。

侯彝闻言哈哈大笑，只是他有要务在身，不及多谈，命人送刘叉出

洛阳，以免再为兵士怀疑。刘叉携重金回魏博后，从此声名不显，不知所终。

虽说侯彝神奇破获棺材兵器案，然而纯粹是机缘巧合，不及平卢谋划多时。他派往河阴的飞骑尚在半道，有数十名武艺高强的盗贼持兵器攻打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名守卫兵士，纵火焚毁了部分仓库，虽有大批官军及时赶到努力扑火，还是烧毁了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民间汹汹难安，群臣纷纷奏请罢兵，宪宗李纯坚决不肯。

等侯彝一到京师，李纯立即召见，也不问他不奉召私自进京之罪，径直问道：“你知道玉龙子的下落？”侯彝道：“臣曾经听人提过。”李纯道：“是谁？”

侯彝一时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说出义弟的名字，他知道皇帝利用空空儿做了不少事，但也只是当做一件工具使用，事前呼来骗去，事后打骂关押，从来没有好声好气过，至今还将空空儿羁留在京师，不肯放走。

李纯见他踌躇，却已经猜到究竟，冷笑道：“一定是空空儿，不然有谁能值得你冒着丢官的危险匆忙赶来京师？侯彝，你好大胆，身为朝廷重臣，竟然隐瞒镇国之宝玉龙子下落。”侯彝忙道：“空弟他也不知道玉龙子下落，是罗令则死前告诉他说将玉龙子留给了他，至于在哪里，根本提也没提。陛下了解空弟的为人，从无名利之心，别说他压根没去找过玉龙子，就是有人当面递给他，他也不会要。臣愿意请命，请陛下准许臣暂留长安围捕平卢亡命之徒，追查玉龙子下落。”

李纯这才颜色稍缓，道：“你此次发现平卢阴谋，立下大功，不过擅离东都，功过相抵，朕就不追究了。朕准你暂时留在长安，专门追查这件事，准你任意调动神策军，方便行事。”侯彝躬身道：“多谢陛下。”

李纯道：“不过事情决计不可对外张扬，也不可带兵搜查平卢进奏院。”侯彝知道皇帝欲全力对付淮西，暂时不想同平卢撕破脸皮，道：“遵旨。只是神策军素来骄恣，臣怕反而将动静弄大，请陛下改调左金吾卫归臣节制。”

李纯道：“准奏。”却不命侯彝退出，神思了一会儿，忽然问道：“你如何看待淮西战事？”侯彝道：“淮西不过申、光、蔡三个小州，残弊困剧，此刻正当天下之全力，破败可立而待。”

李纯这两天耳朵里灌的尽是朝臣要求从淮西撤兵的话，听侯彝说淮西毁灭指日可待，心下大悦，问道：“诸军久讨淮西，毫无建树，人心浮动，为何独你看好官军？”侯彝道：“官军迟迟攻不下淮西，是因为陛下所遣派的是诸道兵，各道一般只派出二三千人，势力单弱，羁旅异乡，不熟悉敌军情况。而官军统帅威名不盛，只靠朝廷名义压服各道，待之既薄，使之又苦，如此兵将相失，心孤意怯，难以有功。”李纯道：“照你说来，平定淮西岂不能难上加难？”侯彝道：“只要陛下有决心，一点都不难。听说与淮西交界的许多州县村落百姓为保护乡里，均有兵器，且习于战斗，晓得敌军虚实，不如朝廷出钱招募这些人，当可组成一支出奇制胜的奇军。”李纯深受鼓舞，心中激荡，半晌才挥手道：“好，你去吧。”

侯彝退出大明宫，与中使一道来到永兴坊的左金吾卫。中使传达了皇帝旨意，当值的金吾将军武厉笑道：“久仰明府大名，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侯彝道：“将军请选一百名兵士给我，不过须得换上便服。再请找一位善画面貌的画师来。”又派人到宣阳坊将暂押在万年县的杨进秘密押来金吾厅，请画师根据杨进的描述画出圆净画像，安排妥当，这才得闲来找空空儿。

空空儿正住在永兴坊中，这是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借给他的一处宅子，他如今在神策军中挂职，也成了被迫食朝廷俸禄的武官。

随从正欲上前叩门，侯彝见院门虚掩，道：“你们等在这里。”上前推门轻入，但见院子里遍种芭蕉，绿荫匝地，极见幽静。侯彝朗声叫道：“有故人来访。”

只见堂间帘子一掀，出来一名二十来岁的女子，惊叫道：“四郎，怎么是你！”

那女子正是镜儿，原是侯彝兄长侯臧家的奴婢，后来被侯彝转送给

了空空儿。空空儿被逮来京城后，她居然千里迢迢地跟来，在神策军外苦候几日，终于等到空空儿释放出来，欣喜无限。空空儿见她如此情深，也极是感动，在长安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遂与她成亲，不过只能娶她为妾——他虽然烧毁了镜儿的卖身契，但因为她的父母均是奴婢，她没有户籍，依旧是贱民身份。唐律等级森严，贱民不可与士民通婚。昔日武后时名士乔知之爱慕家中美婢窈娘，因条律限制无法娶其为妻，只得为之终身不娶，结果上演了一出《绿珠怨》的悲剧——不过镜儿全不在意，总说郎君该配上更好的主妇。此刻她忽然见到大恩人大媒人侯彝出现在眼前，又惊又喜，忙回头叫道：“郎君，侯四郎来了。”

空空儿昨夜喝多了酒，宿醉未醒，只哼了一声。镜儿歉然道：“空郎昨晚又喝醉了酒……”侯彝笑道：“无妨。不过我可是预备来住下叨扰一段日子。”镜儿笑道：“空郎定要欢喜死了，我这就去准备，一间给四郎，一间给四郎的随从。”侯彝道：“好，我先去办事，晚上再来。”

重新回来金吾厅，杨进还没有押到，侯彝遂带着几名精干手下来到崇仁坊。崇仁坊和平康坊是藩镇进奏院最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崇仁坊为最，东都、魏博、平卢、幽州均在这里。他是东都官吏，来京师公干照例该住在东都进奏院，不过他既与空空儿兄弟情深，又需要其协助追查玉龙子下落，还是住在永兴坊更方便些。东都进奏官慌忙迎接出来，侯彝交代他一定要日夜留意对面平卢进奏院的情形。

直到晚上夜禁后，金吾卫找来的画师才根据杨进的口述画好圆净画像。侯彝带着画像来到空空儿家，正见他站在暮色中翘首探望，忙下马叫道：“空弟！”空空儿大喜，道：“我生怕夜禁阻了义兄行程。”

兄弟相见，欣喜无限。空空儿携侯彝进来，镜儿早准备好酒菜，遂把酒言欢，一叙离别之情。畅谈至深夜，侯彝道：“镜儿，你先去歇息，我跟空弟有一些话要谈。”镜儿依言退下。侯彝这才说了近日在洛阳与河阴发生的事，道：“圆净这人折磨害死第五郡，我誓必要杀了他报仇。”取出画像递给空空儿，问道：“你看是不是他？”空空儿道：“虽然画得不是很像，不过确实是他。既然平卢李师道派去洛阳及河阴的人都已经动手，想来圆净已经潜入京师多日，这人年纪虽高，却是目带凶光，一看就是个厉害人物，要找到他应该不难。大哥，我明日先陪你去

青龙寺看看。当日我曾经见过鉴虚跟圆净交谈甚欢，他们是旧识，可能圆净一伙子就藏在那里。”

侯彝笑道：“空弟没有听说‘僧敲月下门’的典故么？”

空空儿一愣，想起当晚去刺杀京兆尹李实时曾经遇到那个傻气的苦吟诗人贾岛，问自己到底是“僧敲月下门”好还是“僧推月下门”好，自己随口敷衍说“僧敲月下门”好，这如何又成了典故？

侯彝知道他虽然人在京师，却从来不问外事，便解释道：“这是以前在青龙寺出过家的贾岛写的一句诗，眼下却被人拿来形容青龙寺住持鉴虚。此人大肆交接朝中权贵宦官，收受贿赂，横行不法，之前平定西川时，多少老成宿将可以出任统帅，宰相杜黄裳偏偏推荐了默默无名的高崇文，原因就是高崇文向杜黄裳贿赂了四万贯钱。后来高崇文死前说出一切，才知道原来鉴虚是牵线人，还收取了五千贯的中间费，杜黄裳被免去宰相，鉴虚却被皇帝特旨赦免。所以人们说‘僧敲月下门’，要想做大官成就大业，非得向鉴虚行贿、去敲他的门不可。”

空空儿道：“大哥是说鉴虚不可能与圆净勾结？”侯彝点点头：“此人横行京师多年，屹立不倒，比宰相还厉害，全赖皇权，他怎么可能舍弃眼前的荣华富贵、去勾结平卢呢？”

空空儿想起当初鉴虚杀波斯公主萨珊丝一事，暗道：“鉴虚当日应该是受皇帝所托，伺机除去波斯公主。立下这样的大功，皇帝怎么可能因为受贿就处置他呢？他有高僧的身份，杀人于无形，正是最好的掩护，谁也不会去怀疑他。只是他这般胡作非为，公开纳贿，未必就是游侠。”

二人计议一番，侯彝决意先派人到各处寺庙察看。只是长安寺庙众多，大大小小有一百余座，分布在各个坊区，找寻起来极费时日，颇有大海捞针的感觉。

空空儿道：“这些人既是为玉龙子而来，虽然我不知道玉龙子在哪里，不如我们弄个假的引圆净出来。”侯彝道：“此计太过危险，关键是天下觊觎玉龙子的非平卢一家，万一我们全力对付平卢时被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但空弟有性命之忧，之后我们可就完全受制于人了。”空空

儿道：“那好，全听大哥安排。”

次日侯彝果然派出便装卫士到城内寺庙及附近暗暗打听，有否见过一个八十余岁、目露凶光的白须老和尚。如此找了几日，竟没有打探到任何消息。

这一日，空空儿牵马出门，欲去青龙寺看看。虽然侯彝已经派手下查过那里，没有可疑之处，但他始终觉得那个地方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颇为诡异，如苍玉清曾倒在寺外、圆净所住僧房找到血衣。既然苍玉清是朝廷的人，圆净是平卢节度使的人，当晚袭击她差点杀死她的人会不会就是他？圆净这次是来京师寻找玉龙子，而苍玉清当晚在昏迷中不也一直喃喃叫着“玉龙子”么？

刚到坊门，便有一名玄衣仆人骑马追上来，叫道：“空郎！空郎！”空空儿勒马顿住，问道：“我是空空儿，是找我么？”那仆人举袖揩了一把额头的汗，道：“是，小的刚去过郎君家里，你家娘子说郎君刚刚出门，幸好追上了。”

空空儿道：“你找我有事么？”仆人道：“普宁公主命小人来请郎君去府上。”

空空儿大诧，普宁公主是当今皇帝长女，他许多年前曾在大明宫见过一面，当时不过十二三岁，天真明媚，隔了两年，就听说皇帝将他下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第四子于季友，由此平定山南东道。后来于氏父子卷入杀人案，于頔长子于敏被处死，于頔、于季友均贬官，禁锢在长乐坊私邸，想来公主嫁入了这样的人家，并不会怎么幸福。

空空儿一时猜不透普宁公主为何派人来找自己，仆人又不断催促，只得跟随来到长乐坊普宁公主赐第。穿堂绕室走了不少路，来到一间香气缭绕的卧室，有女子声音命道：“拉起帷幔。”

侍女左右拢开纱幔。却见床榻上躺着一名女子，脸白如纸，颦眉蹙宇，两颊深陷，形如枯槁，正是普宁，只是再无昔日半分娇媚公主的影子。

空空儿忙上前见礼，普宁公主甚是虚弱，只道：“免礼。”又道，“空

空儿，你可老多了，我也老了，我们大家都老了。”空空儿问道：“公主突然见召，不知所为何事？”

普宁公主道：“你认得郑琼罗么？”空空儿道：“她是我一位朋友的未婚妻子，谈不上认识，只见过一面。”普宁公主道：“她死啦，父皇虽然宠她，封她为昭容，可她还是病死啦。”

空空儿虽然叹惋，但毕竟与郑琼罗只有一面之缘，且事隔多年，早已经记不起她的样子，问道：“公主召我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个么？是圣上让你转告我的么？”普宁公主道：“不是。我上次进宫时看过郑昭容，她有一句话请我转告给你。”

空空儿更是惊异，问道：“是什么？”普宁公主道：“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空空儿道：“是什么意思？”普宁公主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只有这么一句。话我可是带到了。”空空儿道：“是，多谢公主。”正要告退，忽听得普宁公主叫道：“空空儿，你过来。”

空空儿依言走上两步，普宁公主道：“你走到我面前来。”空空儿不知公主何意，又上前数步，走到床边。

普宁公主道：“你坐下来。”空空儿道：“臣不敢。”普宁公主却甚是固执，命道：“坐下来。”

空空儿只得坐到床棱上，问道：“公主是有什么事要我去办么？只要公主吩咐，我一定尽力。”普宁公主微笑道：“你心中在可怜我，是也不是？”

空空儿心中确实怜悯她本是花样少女，只因生在帝王家，不得不牺牲个人幸福，小小年纪就沦为政治工具，到如今更是成了这副骷髅模样。可他却不能明说，只能违心地答道：“不是。”普宁公主道：“空空儿也会撒谎啦。不过，我确实有件事要你办。”空空儿道：“公主请讲。”

普宁公主忽然扬起头来，苍白的脸上露出几丝血色，道：“我要你抱我。”空空儿道：“臣不敢。”普宁公主道：“有什么敢不敢的，你不要当我是公主。”叹了口气，幽幽道，“我倒宁可自己不是公主。”

空空儿只是不应，也不肯动。普宁公主道：“我就要死啦，你都不肯抱我一下么？”

空空儿心肠本软，见她全无公主的架子，满脸恳求之色，便俯身将她抱入怀中。普宁公主欢喜无限，问道：“你喜欢我么？”空空儿道：“喜欢。”普宁公主满面通红，头一歪就晕了过去。

空空儿道：“公主！公主晕过去了！”一旁侍女忙过来拉开空空儿，将普宁公主平躺放好，见她气息微弱，慌忙奔出去请御医。

空空儿不便留在公主闺房，快快出来，颇为伤怀，信步来到徐氏酒肆，要了一瓶黄桂稠酒。他不敢再去郎官清酒肆，已经成为徐氏酒肆的常客，徐店主一见他就嚷道：“空郎好几天没来了！长安城中出了件了不得的大事，空郎知道么？”

空空儿心念一动，莫非跟玉龙子有关，忙问道：“什么大事？”徐店主答道：“平康坊有位韦夫人手里有件稀罕宝贝，听说只要将水倒进去，再倒出来时就变成了美酒。哎，我可没有骗郎君，好多人都不信，跑去一看，都说是真的。”

空空儿心道：“莫非那宝贝就是师弟曾经提过的西域乌孙奇物青天核？不是收藏在西川百尺楼中么？这韦夫人是什么来头，跟韦皋又有什么关系？”徐店主却叨叨个不停，道：“空郎，你帮个忙，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只信得过你的话。”

空空儿知道店主是担心那奇物会抢走他主顾，经不住反复求恳，道：“好，我这就去。”徐店主顿时喜笑颜开，道：“好好，我等空郎消息。那韦夫人就住在东门进去右拐第三家。”

空空儿当真骑马来到平康坊，按徐店主告知的地址找到韦夫人家，大门紧闭，门前一片修竹茂林，青翠欲滴。空空儿上前叩门，等了片刻，有名男子开门问道：“阁下有事么？”

空空儿吃了一惊，那男子却是他曾在浣花溪薛涛门前见过的韦皋心腹侍卫唐枫，后被牙将邢泚强行带走，看来这宅子主人韦夫人就是韦皋正妻张氏了。

唐枫却是不认识空空儿，又问道：“阁下到底找谁？”空空儿道：“我想求见韦夫人，见识一下青天核。”唐枫道：“阁下尊姓大名？”空空儿道：“空空儿。”

唐枫立即将门拉开，道：“久闻空郎大名，这就请进来吧。”领着空空儿走进院子。转过朱红屏门，是条五色石砌成的羊肠小径，弯弯曲曲，两边植满苍松、碧梧等树。又穿过一个月亮门，经过一片花苑，才到一座朝南正屋，旁边几处精致亭榭。四名彪形大汉站在堂前，甚是威武。

唐枫请空空儿进客厅坐下，道：“空郎稍候，夫人就来。”空空儿道：“多谢。”唐枫便往堂内去了。等了一盏茶工夫，只听见有人道：“韦夫人到！”环佩声响，四名婢女簇拥着一名女子出来，那女子并非韦皋正妻张氏，而是侍妾玉箫。

空空儿惊讶极了，道：“玉箫，怎么是你？”玉箫微笑道：“空郎，我们终于见面了。”

她虽然与空空儿在成都大狱中隔墙说过话，也见过空空儿从自己牢房前被人来回带出，但却没有真正看见过面孔。空空儿更是没有机会见过她庐山真面目，忙问道：“娘子向来可好？”玉箫道：“有心。”神态怡然，态度不卑不亢，与之前那个只知道哭泣求恳的软弱玉箫简直判若两人。

不待空空儿开口，玉箫主动道：“玉箫知道空郎是想来看青天核，不巧的是，昨日刚好有朋友宴会借走了，空郎不如改日再来。”空空儿道：“好。”便起身告辞。

玉箫亲自送出门来，问道：“精郎可还好？”空空儿摇头道：“自从师弟大闹皇城被逐出京师后，我们就失去联络，我再也找不到他。”玉箫道：“嗯，精郎是个多情郎君，想来杜秋娘被皇帝封为妃子一事对他打击甚大。”空空儿心道：“原来你连这些知道了。”不便多谈，道：“娘子请留步，改日再来拜访。”

正要上马，忽见一旁竹林后正有一名灰衣僧人在向这边窥探，那僧

人身形面貌再熟悉不过，正是他师弟精精儿。空空儿“啊”了一声，丢开缰绳，一边急奔过去，一边叫道：“师弟，你怎么出家了？”

精精儿却是一言不发，转身就走。空空儿道：“师弟！师弟！”精精儿始终不肯回头。空空儿大是愕然，暗道：“师弟怎么会不理我？莫非是我认错人了？”加快脚步，却始终追不上那僧人，愈发肯定对方就是精精儿。

二人一前一后来到平康坊内的清国寺前，精精儿几个箭步跃了进去，不但敏捷，而且落地无声，正是他的独门身法。空空儿刚踏上台阶，一旁打扫的僧人上前拦住道：“今日寺里有事，请施主……”

空空儿急忙将他推开，追进寺里，却见好几名灰衣僧人正在清理甬道，早不见了精精儿身影。在寺中寻了好几遍，始终找不到人，僧人说寺中根本没有精精儿这个人。一直守到几近夜禁，才被僧人们连劝带推请出清国寺。

空空儿重新回来玉箫宅邸前，马却早已经不在，他不得不在夜鼓声中一路奔回永兴坊。若是以前他孤身一个人时，错过夜禁不能回去住处也无所谓，然而他现今有了镜儿，他若不及时回家，她一定会殷殷牵挂，他可不愿意她这一晚寝食难安，这大概就是家的意义。好在平康坊与永兴坊仅一坊之隔，刚好在坊门关闭前进了坊里。

回到家中，镜儿告知侯彝今晚有事不回来这里，空空儿淡淡“嗯”了声。镜儿见他面色有异，马也没有骑回来，问道：“出了什么事？”空空儿遂说了遇到精精儿一事。镜儿道：“这可奇怪了，郎君每每提及精郎为人，分明是个风流潇洒的多情公子，他怎么会去当和尚？”空空儿道：“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我打算明日再去清国寺看看。”

镜儿道：“长安百余座寺庙，精郎未必就在清国寺中。他那么聪明一个人，既然存心躲避郎君，怎么会暴露自己栖身之处呢？”空空儿道：“平康坊就清国寺一座寺庙，如果他不在那里，为何会出现在玉箫府前？”镜儿道：“郎君是为青天核去找韦夫人，精郎说不定也是为它而去。”空空儿道：“对呀，师弟知道我嗜酒如命，当年曾冒险潜入西川百尺楼，就是想窃取青天核送我做礼物。”镜儿笑道：“如此，郎君就不必

费心去找精郎了，他肯定也是听到青天核的风声赶去打探，想弄到手后送给郎君，这说明他心中惦记着郎君，迟早会来与你相会。眼下他不肯相认，保不齐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空空儿心觉有理，这才释怀，笑道：“镜儿，你快赶上侯大哥那般聪明了。”镜儿道：“镜儿不过是旁观者清，哪里敢跟侯大哥相提并论。”

忽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叫道：“空空儿，出来！”

镜儿惊道：“莫非是精郎到了？”空空儿摇头道：“不是师弟的声音。我出去看看，你先将饭菜摆上桌，忙了一天，我可是早饿了。”镜儿抿嘴笑道：“正好预备了侯大哥的饭，郎君可以将他那份一并吃了。”

空空儿微微一笑，出来堂屋，外面天光已暗，暮色正浓。他走过去拉开院门，问道：“哪位……”一语未毕，便即目瞪口呆，门前正横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准确地说，那已经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右手右腿均被齐根斩去。

空空儿大惊，忙上前扶起那人，问道：“出了什么事？你是谁？”那人神智不失，只哼哼唧唧地说不出话来。空空儿回头叫道：“镜儿，点个灯笼出来。”忽又想到不能让她见到这等血淋淋的场面，忙先放下那人，回来院中。镜儿闻声出来，问道：“出了什么事？”空空儿道：“有个男子受了伤，被人扔在咱们家门口，你千万别出来。”镜儿道：“是。”

空空儿提了灯笼出来，往那人脸上一照，登时愣住，问道：“你……你不是王昭么？”

这王昭正是十余年前空空儿初到长安时所破获的郎官清酒肆无头命案的凶手，后来被赦免后到平卢当了牙兵，空空儿在莘县为将时曾在边关遇见过。

王昭哼了一声，却是不答。正巧巡逻的街卒发现异，赶过来查看究竟。空空儿道：“你们来得正好，这就跟我一起送这人去金吾卫。”街卒知道他在神策军中挂名，不敢怠慢，忙去找了扇门板，将王昭放上去。

空空儿回身叫道：“镜儿，我去趟金吾卫，怕是晚上不能回来了。你吃饭了先睡吧。”镜儿隔墙应道：“是。”

侯彝正在金吾厅中听取属下禀报，忽听说空空儿送了一个断手断脚的血人到堂下，极是惊异，赶出来问道：“空弟，这人是谁？”他曾派人逮捕过王昭，却未见过本人，因而并不认识。

空空儿道：“他就是跟随圆净来京师的平卢兵王昭。”侯彝大喜，问道：“空弟是如何捕到他的？”空空儿道：“不是我。”大致说了经过。

侯彝道：“这可奇了，是谁知道我们暗中在查平卢？又为何要将他扔在空弟家门前？”空空儿道：“这件事我倒是知道究竟，不过日后有机会告诉大哥。”

他已经猜到定然是王昭这次回到京师后自以为有平卢撑腰，要再去郎官清酒肆捣乱报仇，可他不知道原店主刘太白之子刘大郎并不是普通人，刘大郎、唐斯立等人出手捕到了他，砍去一手一脚，之所以运来空空儿门前，是因为只有空空儿知道王昭当了平卢牙兵。

侯彝不再多问，命人抬王昭进堂审讯，逼问圆净等人藏身之处。审了一夜，手段用尽，王昭无论如何都不肯开口。侯彝料想这人断去手脚，已成废人，生无可恋，无论威逼利诱都不会奏效，只得命人将他跟杨进一道秘密囚禁在金吾卫中，等捕到圆净一并处决。

折腾一天一夜，侯彝颇为疲倦。空空儿道：“不如大哥先去家里稍作歇息。”侯彝正有事要私下问他，道：“好。”也不带随从，兄弟二人直朝空空儿住处行来。

侯彝问道：“空弟知道捕到王昭的人是谁么？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如何捕到王昭入手，追踪到圆净下落。”空空儿叹道：“这怕是不可能了。”当即详述了全部经过情形，包括所知道的所有游侠的事情。又道，“我一直不告诉大哥这些，是怕大哥惹上麻烦。”

侯彝沉吟许久，才道：“这确实是朝廷的大机密，知情者怕是难以有

好下场。难怪圣上非要将空弟留在京师，你知道的确实太多了。”又道：“其实我早已猜到苍玉清和第五郡是朝廷的人，当日我在魏州时见你有意出手刺杀前任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知道难以阻止，可又帮不上忙，只得匆匆离开魏州，原是想通过内子找到苍玉清，请她来设法助你一臂之力，这本是有利朝廷的事，想来她一定会欣然参与。哪知道内子也不知苍玉清下落，甚至也不知道第五郡已死多年。”

空空儿道：“我一直不敢将这些事情告诉大哥，就是大哥知道后以为大嫂也是游侠的人。”侯彝道：“嗯，她确实对一切毫不知情。空弟，你处境堪忧，除非你也加入游侠，为朝廷效力，不然终有一天会被圣上找借口处死。”空空儿道：“嗯，我心里早有准备。大哥，你切不可露出半点知情的样子。”侯彝道：“这是当然，不然也会害了你。只是想不到第五郡如此年轻美丽，又是名门之后，居然能舍弃一切荣华富贵，出生入死，只为帮助朝廷削平藩镇，唉，空弟，你我身为男子汉，比起她和那位玉娘来，也该汗颜了。”

回到家中，二人吃了些饭，各自睡下。到正午东市开市鼓声响时，忽有神策军兵士来送还空空儿昨日丢失的马。空空儿听到镜儿站在门口跟那兵士说话，急忙披衣起床出来，问道：“小哥儿如何寻到我的马？”

那兵士笑道：“小的可不敢居功，是升平坊的街卒昨晚发现有一匹马在坊区游荡，看到马身上的烙印编号，知道是神策军的马，所以今日一大早送来了神策军中。有人认出这马是中尉送给郎君的，所以特命小的给郎君送回来。”

镜儿掏出一吊钱，塞给那兵士道：“兵大哥辛苦，有劳。”兵士笑道：“多谢娘子，多谢空郎。”欢天喜地地去了。

空空儿大感不解，道：“我的马怎么会自己从平康坊跑去了升平坊？”忽听侯彝在背后道：“马是不会自己跑那么远的，顶多也就是自己跑回家，是有人骑着你的马去了升平坊，情急之下没有拴马便赶去办事，所以马才会自己在升平坊中游荡。咦，升平坊不正是青龙寺所在么？”

空空儿“哎哟”一声，道：“是精精儿吧？莫非他正在青龙寺出家？”侯彝莫名其妙，道：“什么？精精儿又回来京师了么？”空空儿不及多说，道：“镜儿，你将详细情形告诉侯大哥，我先赶去青龙寺看看。”

忙骑马朝升平坊青龙寺而来。到山门前，正遇到住持鉴虚匆匆出来。鉴虚一见他就顿住脚步，问道：“空郎大驾光临，有何贵干？”空空儿道：“我来找个人。”鉴虚道：“是谁？”空空儿道：“我师……”忽想到精精儿重新潜入京师，一定不会用真名，既已出家，更是要以法号相称，便改口道：“我同乡无可。”鉴虚道：“嗯，他人在里面。”

空空儿径直到禅房寻到正在打坐的无可。十年不见，无可竟没有太大变化，想来是清心寡欲、潜心修行的缘故。无可乍然见到空空儿，既意外，又惊喜。空空儿不及寒暄，道：“我来贵寺找我师弟，请禅师帮个忙。”大致描述了精精儿的年纪和外貌。

无可道：“有一位同修相貌倒是与空郎描述得很像，他一年前来青龙寺出家，法号无根，是贫僧亲手为他剃度。不过寺里的僧人都不大喜欢他，他不打坐修行，成天只跟在住持身后拍马屁。他……会是空郎的师弟么？”空空儿道：“无根本名是叫什么？”无可道：“金缕。”

空空儿心道：“师弟不是常说杜秋娘作过一首《金缕衣》送给他么？定然就是他了。”忙问道：“我想见见这位无根师傅。”

无可便带着空空儿来到后院无根房外，道：“他如果不是跟在住持身后，就一定在自己房里。”空空儿道：“这里甚是荒芜，只有无根一人住么？”无可点点头，道：“这里原先是柴房，无根睡觉呼噜打得山响，吵扰了同房僧人，他干脆赌气自己一人搬来这里。”上前敲了两下门，叫道：“无根，有客！”却是无人应声。

空空儿生怕师弟又要从眼前溜走，急忙推门而入，却见桌倒椅翻，满地狼藉，已是空无一人。无可愕然问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空空儿一眼看见地上有血迹，心中一紧，问道：“昨夜寺里可有什么动静？”无可道：“有倒是有的，不过是有窃贼进寺偷了住持财物，住持发怒，搜捕了一遍，也没有结果。”

空空儿心道：“莫非是师弟又犯了老毛病，他到青龙寺出家就是为了窃取鉴虚贪赃枉法得来的那些财宝，结果昨晚下手时被鉴虚发现，追来房中？适才见到鉴虚人好好的，这地上的血一定是精精儿的，他人分明受了伤，不知道逃去了哪里？”问道：“住持可有说谁是窃贼？”无可道：“没有。住持严令我们不准出自己的房门，他亲自搜索，但最后还是让窃贼逃了。”

这可就奇了，既然有血迹，房内又一片凌乱，有剧烈打斗的痕迹，说明精精儿行踪已经败露，鉴虚早该猜到他入寺为僧是为了窃取财物，为何不公开告诫众僧人无根就是窃贼，再去报官搜捕？莫非鉴虚已经捕获精精儿，要处以私刑报复？

空空儿急忙辞别无可出来，却早已寻不到鉴虚踪影。他既已知道了鉴虚“僧敲月下门”的典故，知道仅凭自己绝难对付此人，只得来到万年县廨报官，说在青龙寺一间僧房中发现血迹，僧人无根失踪。万年县尉韩晤一听是青龙寺出事，说不定有机会巴结上住持鉴虚，极为重视，亲自带着大队人马，令空空儿带路，赶来青龙寺。

鉴虚人刚好回来，只说昨夜有黑衣蒙面客闯入寺中，盗取财物时被他发现，他当即上前拦截，结果那人武艺了得，从容逃走，至于无根失踪、房中有血迹之事，他根本毫不知情。

空空儿道：“既是寺里有财物失窃，住持为何不报官？”万年县尉韩晤也是贪污捞钱的好手，心道：“你真是糊涂，他是靠‘僧敲月下门’得来的不义之财，丢了就丢了，还要报官，那不是自暴其丑么？”果听见鉴虚道：“丢了就丢了，不过是身外之物，何须惊动官府？”

韩晤便领人去无根房中查看，又往寺中仔细寻了一遍，确实找不到无根人影，也不见尸首，这才道：“看来人确是失踪了。无根为何要一人住在后院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鉴虚道：“这可是无根自己要求的。韩少府，贫僧素来喜爱这名弟子，这就请你广派人手，搜寻其下落。”韩晤道：“是。”

空空儿见鉴虚平静中略现焦虑之色，不似作伪，心道：“看来师弟并没有落入鉴虚手中。如果住持确实不知情，应该是有人故意扮成窃贼引

开众人视线，另有杀手趁乱赶来师弟房中杀他，会是谁呢？师弟是生还是死？”

越想越是着急，忽想到若精儿当真受伤，他在京师无处可藏，定然会去自己家里求助。忙舍了众人，离开青龙寺往家中赶来。推门一开，家中一切如故，镜儿也只说他走后不久就有人来接走了侯彝，再无旁人来过。

空空儿愈发肯定精儿已遭遇不测，可未能发现尸首，只能当作失踪处理。他心急如焚，也不敢告诉侯彝知道，以免兄长分心，只自己每日骑马往城中寻找，可长安城这么大，即使有万年县尉韩晤帮忙搜索，也是大海捞针。

转眼已是六月，这日侯彝临出门前特意对空空儿交代道：“空弟别再盲目去找精儿，我已经派人通知长安、万年各坊里坊正，一旦有消息，会有人来通知我。”空空儿料来是镜儿暗中告知了侯彝，只得应道：“是。”

忽闻见门前车马鳞鳞，镜儿忙去开门，问道：“是来接四郎的么？”

却见一名艳装女子正扶着一名男子下马车，那男子一身华丽衣裳，却是光头，分明是个僧人。镜儿大是愕然，忙回头叫道：“郎君，他……精郎……”

话音未落，只听见一排弩箭破空之声，空空儿已抢上前来将她和侯彝扯到墙根下贴墙站好。只听见外面数声惨叫，箭弩呼啸不止。空空儿手无兵刃，不敢贸然冲去，等了一等，再无弓箭声响，这才道：“你们别动，我先出去看看。”

刚到门前，又有两支弩箭飞来，他急忙闪在门后。那箭一直射到廊下槛柱上，插入数寸，犹不住晃动。却听见外面车马声响，有人赶了车马离去。空空儿赶出门一看，门前横七竖八倒着数人，数名青衣骑士手执弩箭，正护着马车逃走。

空空儿不及追赶，慌忙上前扶起那光头男子，叫道：“师弟！师弟！”

那男子正是他师弟精精儿，胸口中了三支弩箭，早已气绝身亡。师兄弟十年未见，一见面即是天人永隔，一时间，空空儿悲愤莫名，泪水滂沱而下。

侯彝赶出来见出了大变故，急忙招手叫过一名街卒，命他速去金吾卫召金吾将军武厉领兵赶来。数了一数，被射死在门前的共有七人，除了精精儿外，一名是女子，另一人是车夫，余下四人似是随从。

忽听见镜儿道：“这人还活着。”侯彝闻声过去扶起那名男子，问道：“你是谁？是谁要杀你？”那男子道：“我叫……楚原……精精儿……精精儿……”侯彝道：“你是说这些人要杀的是精精儿？”楚原道：“是……”

空空儿蓦然扭过头来，喝道：“是谁要杀我师弟？是谁？”楚原道：“我不知道，不过……他说他知道了一个大秘密……”侯彝当即会意是有人要杀精精儿灭口，楚原的口供将至关重要，忙命镜儿去请大夫来。

过了一会儿，金吾卫大批卫士赶来，侯彝遂请金吾将军武厉去追捕凶手，命人守住空空儿住处，将楚原抬进房中，道：“大夫要过一会儿到，不过你未伤要害，性命当是无碍。无须我多说，你也知道其中利害，大秘密是什么？”楚原问道：“你是谁？”侯彝道：“我是空空儿义兄侯彝。”楚原“啊”了一声，道：“久仰大名。”

侯彝道：“外面死的都是什么人？你们又如何跟精精儿在一起？”楚原道：“外面一人是韦夫人玉箫，一人是我同伴唐枫，我们之前是韦太尉的心腹侍卫。另一人是车夫，余下两人是韦夫人新收的随从。”

他知道事情紧急，不待侯彝发问，大致说了事情经过。原来西川刘辟败亡后，玉箫因得韦皋夫人张氏推荐，朝廷赐“夫人”封号，张氏怜她孤苦，平白受了许多冤屈，送她大批财物，好让她后半生生活无忧。玉箫笼络了楚原、唐枫二人，一齐来到长安。楚原、唐枫二人原以为她是贪慕京师繁华，后来才知道她是来寻找精精儿。有一日终于听到精精儿的消息，竟是他大闹皇城被官府捕获，又被逐出京师，永远不准再回来。玉箫又追到江南，往扬州、苏州、杭州一带繁华之地打听精精儿下

落，但始终没有结果。

几年前，玉箫听到空空儿杀死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被押送京师，认为精精儿与空空儿师兄弟情深，他一定会去京师设法营救，于是又千里迢迢来到长安，空空儿却已经被皇帝释放，也并未发现精精儿踪迹。玉箫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一个主动诱精精儿出来的法子，花费重金命人回西川寻找青天核，终于在不久前寻到，有意放出消息，果然同时引出了空空儿、精精儿师兄弟。

侯彝心念一动，问道：“是你们中一人骑了空空儿的马，只是因为追踪精精儿到青龙寺？”楚原道：“是。当时空空儿去追精精儿后，玉箫娘子命唐枫也去追踪精精儿，命我骑马到清国寺后门等候。玉箫娘子料事如神，果然一会儿就见到精精儿从清国寺后门出来，我一路骑马跟着他来到升平坊，见他上了乐游原，猜想他是要去青龙寺，忙舍马跟上去叫住他。他以前在西川潜入百尺楼时被太尉擒住，认得我是谁。我告诉他玉箫娘子一直在苦苦寻他，请他跟我去平康坊见玉箫娘子。精精儿却是死活不肯，我很是生气，决意将他强行带走，但他武功甚高，我一个人不是他对手。精精儿见我被打倒几次依然一路跟随，不肯离开，只好道：‘我眼下有要事要办，等有空自然会去看玉箫。’我表示不相信他的话，他被逼无奈，只得答应次日跟我去见玉箫娘子。一番耽搁，已经是夜禁，我便要求到寺中与他同睡。他无可奈何，悄悄带我进入后院房中，交代我不可随意走动，他还要赶去服侍住持。我问道：‘你不会趁机逃走吧？’精精儿道：‘已经夜禁，我能逃去哪里？’等他出去，我便自己躺下。过了很久，他忽然踢门进来，还不及说话，就有好几名大汉追进来举刀砍他。”

侯彝道：“你看到追杀精精儿的是僧人么？”楚原道：“当时房中没有点灯，那几人一声不吭，进来就砍，混乱中我看得不是很清楚，应该不是僧人。我跟一人交手时曾擦过他的头发。”

侯彝道：“嗯，我知道了。你先等一下。”匆忙出来，召过一名中郎将，命他速速带兵去封锁青龙寺，不准任何人进出，再将所有僧人集中拘禁在一处，按寺中籍册一一核对，不在籍册上的人立即捆拿到金吾卫拷问来历。

中郎将迟疑道：“青龙寺住持可是鉴虚上人。”侯彝肃色道：“你是军将，当知道军令如山，我既下令，你全力执行便是，出事自然有我顶罪。若是青龙寺走脱一人，你即刻提头来见。”中郎将见他说得严厉，心生惧意，忙躬身道：“领命。”忙带人去查封青龙寺。

侯彝这才重新进来，镜儿已请来大夫。大夫原是军医，一口气拔出楚原肩头、左胸上的弩箭，敷上伤药，动作娴熟，瞬间立即完成，令人叹为观止。侯彝谢过他，命镜儿送他出去，又问楚原道：“你后来与精精儿一道逃出了青龙寺么？”

楚原点点头道：“对方人多势众，而且武艺不低，我和精精儿都没有兵器，被死死堵在房中。后来我肩头中了一刀，精精儿掏出一件东西，按开机簧，不知道放出什么暗器，当即有两人倒下，他趁机拉着我从窗口逃出。他住在后院，翻墙便即出寺。我们一路狂奔下乐游原，躲进一处民居住宅。我本来还担心被主人发现，精精儿道：‘放心，这房子是我的，我出家前就买下来了。’我这才知道他潜入青龙寺另有目的。他又道：‘眼下要出大事，我知道了一个大秘密，明日得去找我师兄，不能跟你去见玉箫了。’我问他是什么大秘密，他不肯说，只反复在房里踱来踱去，说什么‘六月初六’。”

侯彝道：“六月初六，今日是六月初二，还有四天。精精儿还说了些什么？”楚原道：“没有。他反反复复就说那一句。我当时认为他又在谎言骗人，就跟他当初骗玉箫娘子说要带她远走高飞一样，很是生气，趁他不备，抓起茶壶，悄悄上前将他打晕，找绳索绑了手脚。次日一早，我出门雇好辆车，重新进来打晕精精儿，脱下外衫包住他，抱他出来上车，对车夫谎称他病重，要送去平康坊妹妹家。如此顺利回来。玉箫娘子见我一夜不归，竟然带回来精精儿，很是意外。精精儿正好醒来，从榻上坐起来，笑道：‘玉箫，多年不见，你可是越来越漂亮了。’玉箫娘子想到多年来的辗转奔波、苦苦追寻，满腔怨懟，上前就给了他两巴掌，命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镣铐锁了精精儿。精精儿手脚被绑，无法反抗，只得软语相求，道：‘玉箫，你放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不听你的话了。’玉箫娘子道：‘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么？你当日说要带我远走高飞，结果自己逃出牢笼后就将我抛下不理不睬。’回想起所受的无限苦楚，上前又给了精精儿两巴掌。精精儿这才知道玉箫娘子是在记恨当日

西川之事，忙道：‘是我错了。不过我眼下有急事要见我师兄，玉箫，你放我去见他一面，我再回来任凭你处置。’玉箫娘子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冷笑道：‘你昨日见了你师兄还扭头就跑，今日就有急事了。精郎，我发过重誓，这辈子一定要找到你，将你锁在我身边。你身上这些精巧的锁链，不会损伤肌肤，却能牢牢禁锢，是我请高手匠人为你做的，这次你可别再想逃走了。’将钥匙交给唐枫保管，自己牵着精精儿进了内室。”

侯彝心道：“这玉箫对精精儿可谓是爱恨交织，只不过就算将男人用锁链强绑在身边，还是得不到对方的心。”又问道，“后来精精儿又如何说服玉箫送他来这里？”

楚原道：“具体情形我也不知道。精精儿一直被关在内室中，他身上的锁链连着铜床上的铐环，站起来走不出五步，吃喝拉撒都由玉箫娘子亲自侍候，我们见不到他的人。本来过了两日，玉箫娘子颜色渐缓，开始露出笑容，不过到晚上时内室忽然传来怒骂声，我和唐枫闻声冲进去，精精儿赤身裸体倒在床上，玉箫娘子正拿鞭子死命抽打他。她力气弱，打了几下就打不动了。唐枫上前道：‘娘子，不如由属下来代劳。’唐枫心中一直爱慕玉箫娘子，可她心中只有精精儿一人，早就恨不得杀了他。不料玉箫娘子怒道：‘出去，你们两个出去！’我们只好悻悻出来，唐枫很是气愤，跟我商量说想就此离开。一会儿玉箫娘子也出来了，哭个不停。唐枫立即将刚才的话放到耳后，上前劝慰。我们才知道原来精精儿潜入青龙寺是为了他的旧相好杜秋娘，也就是当今皇帝的秋妃。”

侯彝这才恍然大悟，精精儿之前擅闯掖庭宫正是为了营救昔日恋人杜秋娘，结果人没有救到，自己被金吾卫捕获，遣送出京，杜秋娘倒是因此引起皇帝注意，由宫奴一跃成为受宠的嫔妃。想来精精儿思念杜秋娘之心不减，但他也知道皇城戒备森严，再硬闯只是送死，所以将宝押在可以随意出入皇宫的青龙寺住持鉴虚身上，这一招借水行舟可谓十分高明，也十分可行。只是人算不及天算，偏偏让他撞见了青龙寺中的什么秘密，遭人追杀，若不是凑巧楚原在他房中，多了一个帮手，怕是已遭暗算。那些追杀者猜到精精儿在京师无处可去，只会来永兴坊找他师兄空空儿，所以早派弓弩手埋伏在四周，等精精儿一出现立即杀人灭

口。这些人能瞬间调动弓弩手，埋伏在金吾卫眼皮下多日不被人察觉，适才更是将精精儿、玉箫等六人一举射杀，训练有素，一定是军队的人。

楚原续道：“今日一早，不知道精精儿又用什么花言巧语说服了玉箫娘子，玉箫娘子命唐枫拿钥匙开锁放了他。唐枫有所迟疑，玉箫娘子道：‘他服下了我给的毒药，武功尽失，逃不掉的。’唐枫见精精儿脸色苍白，手足酸软无力，这才上前打开锁链。玉箫娘子细心为他穿上衣服，扶他上了马车，我们几个骑马跟在后面，来到这里……后来……后来发生的事郎君已经知道，不必我再多言。”

侯彝道：“那好，我这就派人送你去金吾卫，先暂时将你拘禁关押，你该知道，这是为了保护你。”楚原道：“是，多谢。”

侯彝遂命人将楚原带走，出来一看，空空儿犹自抱着精精儿的尸首呆坐在外面，镜儿怎么劝也不肯放手。

万年县尉韩晤已带人赶到，他治下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多人被当街用弓弩射杀，早吓得面色苍白。侯彝便将处理尸首等善后事宜交给他，自己带人来到青龙寺。中郎将已经按名单清点人头，除了失踪的无根也就是精精儿外，余人非但一个不少，还多了五名伙夫、七名挂单游僧以及借住在寺里的三名香客。侯彝亲自验过不在籍册的人员，并没有发现圆净，便命将这十五人全部捆回金吾卫。又命人带出鉴虚来，问道：“那些要杀精精儿的平卢牙兵藏在哪里？”

鉴虚却不回答，只冷冷望着他，道：“你不过是个小小的洛阳县令，凭什么到京师问案？”侯彝道：“很好，我这就给上人一个很好的理由。”命人将鉴虚锁拿回金吾卫，当堂行杖。

鉴虚大怒，道：“你可知道贫僧身份？天子见我也要礼让三分。快些放了我，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侯彝道：“只要上人交出圆净一伙人，自可免受杖刑之苦。”鉴虚道：“贫僧已经十年没有见过圆净。”侯彝命道：“行刑。”

金吾卫士却是不敢动手，侯彝便换上自己的心腹随从执杖，特意交

代道：“他若不肯说，就一直打。”

鉴虚倒也强硬，坚持不肯承认窝藏平卢圆净一伙，打满一百下时，人已经晕了过去，伏在地上一动不动。

随从停下手道：“明府，犯人晕过去了。”侯彝斥道：“犯人是装晕，想逃避刑罚，你们看不出来么？”

他早知稍后鉴虚被捕消息传开，必有权贵上书营救，皇帝多半要下诏书释放。且不说此人是否与平卢勾结，单凭他贪赃枉法无数足以死无数次，不如将他就此杖毙，一了百了。

随从当即会意，又打了数十下，伸手一探，鼻息全无，即报道：“犯人体弱，受不住刑罚，已经气绝身亡了。”侯彝道：“先将尸首拖到一边。将今日带回的十五人全部押上来。”

金吾卫士将那个十五人押到堂前跪下，侯彝先随意提出一人，问道：“圆净一伙人藏在哪里？”那人闭口不答。侯彝便命人将他拖到一边行杖，再提出一人，问道：“圆净藏在哪里？”见他不答，便又命人拖到一旁行杖。又提审下一人。

那人见鉴虚浑身是血，躺在一边，不知是生是死，又听见两名同伴大声惨叫，吓得全身发抖，不待侯彝发问，即道：“圆净……圆净上人前几日已经离开青龙寺，不知道去了哪里。”

侯彝道：“杀死精精儿的是谁？”那人道：“是于友明将军。”侯彝道：“他人在哪里？”那人道：“不知道。自从精精儿发现我们藏在佛像中后，于将军率人出寺追踪，再也没有回来。”侯彝道：“嗯，你们六月初六有什么阴谋？”那人道：“这个小人可不知道，我们这次来京师，是来找玉龙子的。”

侯彝便下令拖到一旁杖打，那人苦苦求饶，侯彝却是不睬，又提下一人。那人甚是桀骜，冷笑道：“看你们朝廷还能嚣张到几时。”侯彝道：“原来你也是平卢的人。”那人傲然道：“当然。”侯彝道：“好。”命人拖到一旁拷打。

如此将十五人轮审一遍，大多数不肯说话，少数几个招认均跟第一个招供的差不多说法，不过这十五人竟无一人否认自己不是平卢兵，金吾卫士大为称奇。中郎将问道：“明府何以知道这些伙夫、游僧、香客不是平民？”侯彝道：“这些人都是军人，看他们的眼睛就知道。”命人停止拷打，全部押下去监禁。前面几人挨的棍棒最多，早已奄奄一息，动也不能动，被拖了出去。

正在这个时候，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率兵赶来，传皇帝口谕，说圣上要亲自提审鉴虚。侯彝一摊手道：“实在抱歉，鉴虚不肯招认平卢圆净藏身之处，受刑不过，已经死在堂上。将军，请你代我向圣上请罪。”

吐突承璀自上次征讨成德失败被宰相李绛弹劾免过一次官职后，深知结纳朝臣的重要，已经收敛许多傲气，望了一眼鉴虚尸首，笑道：“明府，还是你厉害，昔日御史中丞都搞不定鉴虚上人，你却敢立毙杖下。”

侯彝上前一步，低声道：“将军现下有空么？何不立即带人去青龙寺，搜出平卢藏在那里的赃款赃物，上缴府库，既解淮西军饷燃眉之急，又是一场大大的功劳。”

吐突承璀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道：“明府提点得极是。明府放心，那些想救鉴虚的人其实是怕他当堂抖出丑事，受到牵连，现下人既然死了，大伙儿都放心了。明府做了件大大的好事，这京城里多少好人坏人都感激你呢。”自带人去搜索青龙寺，果然搜出三百万贯财物，金如山，银如海，全部上缴府库，充作军饷。一时全城轰动，寻常百姓只以为鉴虚是受贿被杖杀，丝毫不闻平卢之事。

一直忙到傍晚，侯彝心中惦记着空空儿，匆忙赶回住处，空空儿竟还抱着精儿坐在门前。其他尸首早已被抬走，万年县尉韩晤不敢走开，只带人守在一旁。镜儿见侯彝回来，忙道：“四郎快劝劝空郎，旁人怎么说他也不肯放手。”

侯彝命随从前将空空儿拉走。空空儿还要挣扎，不过饿了一整天，滴水未进，抵不过几名随从大力，被强行拖进院中。侯彝道：“少府请先将精儿抬回县廨备案，再为今日所有死者各准备一副上好的棺

木，钱由我本人来出。”韩晤道：“是。”慌忙带人抬了尸首去了。

侯彝进堂见空空儿呆坐一旁，神色木然，上前劝道：“空弟，人死不能复生，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杀死精精儿的平卢牙兵。”镜儿问道：“四郎已经查到凶手了么？”侯彝点点头，道：“是平卢牙将于友明。”

空空儿咬牙切齿地插口道：“我认得他。”侯彝道：“那好，空弟明日跟我一起到金吾厅，我请画师来画出凶手的面貌。”

空空儿更加难过，道：“当日要是我跑得快些，追上师弟，就不会发生这些。是我害了他。”侯彝道：“这不能怪你。说起来我的过错更大，这些弓弩手一直埋伏在附近，已有数日，我竟未能觉察。尤其空郎早怀疑到鉴虚，我却没有派人仔细搜查青龙寺，以致贻害今日。”镜儿忙道：“这怎么能怪你们呢？害死精郎的是那些平卢兵。”

正说着，门外有人大力拍门，随从赶去开门，却是神策将军王士则，进来即道：“空郎，圣上召你进宫。”空空儿满脑子全是精精儿之死，根本未听进去。

王士则是现任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叔叔，在上次皇帝征讨成德前投靠了朝廷，颇见信任，脾气也很好，从来没有神策军将军的架子，当即又说了一遍。空空儿摇了摇头，却是不答。

王士则满脸愕然，问道：“空郎是要抗旨么？”侯彝上前附耳低语几句，王士则道：“我知道了。”叫进来两名神策军士，命一左一右地架了空空儿拉出去。

空空儿问道：“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王士则见他魂不守舍，劝道：“空郎，你还是看开些，圣上召见非同小可，你打起精神来。”簇拥他出来上马，先来到左神策军，从夹城带空空儿来到延英殿，因皇帝还在殿中与重臣商讨淮西战事，便站在殿外廊下等候。

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兵部侍郎许孟容等人鱼贯而出。武元衡气度娴雅，在群臣中如鹤立鸡群，极引人瞩目。

裴度因三年前抚慰魏博田兴有功才得以升任中枢高位，一直关注魏博在朝中的官员，认得空空儿，特意停下来打了声招呼，道：“我有个门客是空郎故人，常常赞赏空郎为人很好。”空空儿伤痛精儿之死，昏昏沉沉，竟也不问故人姓名，只随意点点头。

裴度觉察到空空儿神色有异，又见他被神策军士挟住手臂，问道：“出了什么事？”王士则道：“空郎……”尚不及回答，一名小黄门奔出来叫道：“圣上召空空儿进殿。”王士则忙带空空儿进来，禀道：“陛下，空空儿带到。”宪宗李纯道：“你们先退下。”王士则道：“遵旨。”躬身退了出去。

李纯又命道：“你们带上他跟朕来。”两名小黄门便上前携了空空儿，跟在李纯身后。

曲曲折折，穿廊过院，也不知道走过些什么地方，来到一处临水凉亭，四周掌以纱灯，亮如白昼。清风拂过水面，粼粼光影漾动，既恬静又柔美。

早有宫女往亭中白玉圆桌上摆好酒菜。李纯坐下来，招手叫空空儿道：“你也坐下来，陪朕喝一杯。来人，给空空儿换上大杯。”

空空儿每次被宪宗召见，都面临脑袋落地的危险，还从来未见过皇帝这般和颜悦色过，也不推谢，一屁股坐下，颇感茫然。一旁宫女往酒杯中斟满酒，他不待皇帝举杯，自己先一饮而尽。

李纯知道他伤痛精儿之死，也不怪罪，叹了口气，道：“其实朕很感激你和精儿，若不是你用天河水救了父皇，怕是难以有朕日后的登基。而且因为你，我得到了琼罗，因为精儿，朕得到了秋娘。这两个女人，都是上天在朕最困顿时赐给朕的安慰，你明白朕的意思么？”

前面的话空空儿倒是听明白了，至于皇帝为何将他救顺宗一事与郑琼罗、杜秋娘相提并论，他却是糊里糊涂，也无心询问，只应道：“是。”又举杯一口喝了个见底。

李纯道：“朕一直对你不怎么好，不是朕不信任你，恰恰相反，朕很赏识你，所以一直想收服你，留你在朕身边。不过侯彝说得对，你从无

名利之心，难以在官场为官。朕不会再强迫你留在京师，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吧。”空空儿连饮三杯，这才道：“不，我不会走，我要找出害死我师弟的凶手。”

李纯道：“朕准你跟侯彝一道追查凶手，不过有一点，凶手不是平卢李师道所派，而是成德王承宗所派，你听清楚了么？”空空儿道：“为什么？凶手明明是平卢牙兵，陛下为何要替真凶掩盖真相？”李纯重重一拍桌子，道：“大胆，你敢当面顶撞朕！”

空空儿生平嗜酒，几大杯酒下肚，思绪大大平复，脑子也清醒了许多，见皇帝发火，当即起身，垂手站在一旁。

李纯怒气稍平，道：“你将朕的原话转给侯彝听，他自会明白。”空空儿道：“陛下不忘上次兵败成德之恨，一直想再找借口对成德用兵，对么？若是被杀的是别人，我原可置之不理，可死的是我师弟，我们一道从艺，一起长大，比亲兄弟还要亲。陛下想放过真凶，嫁祸成德，恕我不能从命。除非陛下杀我关我，不然我一定会亲手杀死凶手。”

李纯竟没有再发怒，只道：“你坐下，再陪朕喝几杯。”他却不似空空儿那般大口大口饮酒，只举杯浅酌，似有无数烦恼心事。

笼罩在朦胧夜色中的大明宫，弥漫着无限的寥落与空虚。

跟皇帝对饮一番，空空儿倒也没有喝得大醉，不过那酒后劲厉害，他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家的。晨鼓声响时醒过来，才发现早已经躺在自家床上。镜儿正睡在旁边，呼吸均匀。她从来不会被晨鼓惊醒，这点很让空空儿羡慕。一直等到晨鼓停歇，他才轻轻披衣起床，出来院中，在朦胧晨光中伫立良久，想着要如何去找到那于友明。

忽听见院前有人轻轻拍了两下门，这么早有人上门，只可能是来找侯彝稟事的，忙走过去开门。却见门前站着一名玄衣女子，正是苍玉清。自上次在昭义她盗走浪剑后，空空儿再也没有见过她，没想到她会突然在夏日清晨再次神秘出现在自己面前。他虽然从来未曾忘怀过她，但自从浪剑失窃事后，他对她只是远远地爱，近近地怕。

空空儿道：“清娘……”苍玉清道：“我……我……”忽然扑到空空儿怀中。

空空儿既不敢抱她，也不敢推开她，只是一动不动，却见怀中的她慢慢软倒下去，这才恍然明白，抱住她身子一看，果见腹部受了重伤，鲜血淋漓，只不过她穿着黑色衣服，形迹不明显。

空空儿大吃一惊，忙抱了苍玉清进屋，叫道：“镜儿，镜儿，快起来。”将她放在窗前榻上。镜儿早已经惊醒，忽见丈夫抱了个血淋淋的女子进来，也不多问，忙去取金创药。

空空儿问道：“是谁下的手？”苍玉清道：“我求你……我求你件事……”空空儿道：“你说。”苍玉清道：“你可愿意为第五郡报仇？”空空儿道：“当然。”苍玉清道：“你……你去杀了王翼。”空空儿道：“清娘如何认得王翼？”苍玉清道：“我曾雇请他去杀京兆尹李实。我们早想杀了他，只是身为朝廷的人，不能自己动手。”

空空儿这才知道当日苍玉清虽从旁提醒，却并不说破王翼才是杀死李汶的真凶，原来她就是那个雇主。怪不得李汶遇刺当日她人在青龙寺外，只因那里是升平坊的制高点，她要从旁观察李实府中动静。

镜儿取来药瓶，打好一盆清水，要为苍玉清洗伤口。苍玉清道：“不……不必，多谢……你先出去，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你夫君交代。”镜儿迟疑地望着丈夫。空空儿知道苍玉清性情刚烈，便点点头，示意镜儿退出。

苍玉清道：“王翼……王翼受萨珊丝雇请，去平卢杀李师古，他为了逃脱，故意暴露我和郡娘……他……他才是害死郡娘的真凶。”

原来王翼是受波斯公主萨珊丝所请，去平卢刺杀前任节度使李师古。当年扬州兵乱，李师古出兵平乱后杀死数千胡商，夺取财物，萨珊丝本人也险些遇害。她早有心报仇，只是李师古盘踞山左多年，连老皇帝德宗都甚为忌惮，不得不封他侍妾为国夫人以示恩宠。萨珊丝寄人篱下，无兵无权，又能拿李师古怎样？之前一直隐忍不发，既准备救出论莽热后离开中原，当然要除掉李师古这个大仇人，所以花重金雇请了大

名鼎鼎的黑刺王翼。只是李师古身边高手环伺，王翼也等了好久才等到机会，虽然得手后成功逃脱，却跟苍玉清等人一样被困在魏博莘县，他那个时候才得知萨珊丝已死的消息，雇主已死，收不到余下的钱，遂决意丢弃首级脱身。

苍玉清紧紧抓住空空儿的手，道：“你一定要为清娘报仇。我……我求你……这是我死前求你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替第五郡求你。”

空空儿知道苍玉清突然身负重伤出现在自己面前，必有重大情由，无非是要利用他，可他不能拒绝她，他以前多次被她利用，却也是心甘情愿，思及虽偶有心痛，却是从来没有后悔过。此刻她命悬一线，命在旦夕，又关及第五郡，他无论如何都要实现她的心愿，他知道她一定不是为了她自己，当即应允道：“好，我答应你。”

苍玉清道：“他人在安兴坊御史中丞府，你……你现在就去，迟了就来不及了。”空空儿大惊失色，忙问道：“王翼是要去刺杀裴度裴相公么？”苍玉清道：“是。他被我和大郎围攻，受了重伤，被斩下一条手臂，逃入御史中丞府。你……你带上我的清钢匕首，快去杀了他。我……我……”不及说完，头一歪，就此死去。

空空儿忙扶起她，叫道：“清娘！清娘！”却早没有了呼吸。镜儿闻声进来，问道：“她……她死了么？”

空空儿心头一阵绞痛，道：“是。”又想起苍玉清临死交代之事，忙起身问道：“大哥人呢？”镜儿道：“神策军昨晚送郎君回来后，又将侯大哥叫走了。”空空儿不及多问，道：“我得赶紧去趟御史中丞府。”

镜儿看了一眼他手中匕首，犹豫着问道：“郎君要去做什么？”空空儿道：“放心，我是去救人。”顺手将匕首插入靴筒。

镜儿指着苍玉清尸首道：“那她……她……”空空儿本无应变之才，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镜儿道：“既然她是郎君的朋友，不如先留她在这里，我给她换一身干净衣服。”空空儿道：“好，就依你。”骑马匆忙出来，却见无数金吾卫士正驰向东坊门，大叫道：“有刺客！有刺客！”

空空儿急忙策马跟过去。通化坊就在永兴坊东，金吾卫士已经戒

严，空空儿出示神策军腰牌，顺利得以通过。来到裴度府前，却见府前也站有金吾卫士，忙上前问道：“裴中丞人可还好？”卫士道：“头上挨了一刀，人还在昏迷中。”空空儿道：“刺客人呢？”卫士道：“听说逃走了，眼下正在搜捕。”

空空儿心道：“王翼为人坚忍，裴度在长安通化坊有私宅，又在安兴坊有赐第，因通化坊位于长安东南角，距离大明宫太远，裴度一半住在安兴坊中。杀人从来不会失手，上次杀李实不成也只是弄错了人。他为清娘所阻，未能当场刺死裴相公，一定会再次下手，眼下一片混乱，正是最好的机会。看来确实如清娘所言，他是逃入了裴府。”忙出示腰牌，道，“我听说刺客逃进了府中，我进去看看。”金吾卫士道：“是，将军多加小心，听说刺客武功十分了得。”

空空儿点点头，当即进来。裴府果然混乱无比，他一个陌生人在府里转来转去，撞见数名仆人、婢女，竟无人上前问他身份。他想既然王翼受了伤，必然要先设法止血，因而只选僻静的地方去。果然在西面下人住处附近发现点点血迹，一路洒入一间房中。忙踢门进去，当真有一人倚靠在房内床上，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往断臂处涂抹金创药。那人闻声抬起头来，表情僵硬，与空空儿以往见过的王翼面目并不一样，只是一双眼睛难以易容，作不了假。

空空儿道：“你果然在这里。”王翼见他自靴筒中拔出匕首，问道：“你是来杀我的么？”空空儿道：“是。我受人之托来杀你。”王翼冷笑不止，道：“想不到空空儿如今也为虎作伥了。”空空儿道：“之前我曾答应要为你做一件事，你眼下可想到了么？”王翼道：“想到了，过来杀了我吧，我右臂已断，武功尽废，愿意死在你刀下。”空空儿道：“好。”走过去将匕首对准王翼心口，却见他满眼尽是嘲讽之色，当下不再迟疑，用力推出。那匕首锋锐异常，当即没至刀柄。王翼哼也没哼，便即歪倒一旁死去。

空空儿遂拔出匕首，出门时正遇到一名仆人，叫住他道：“我已经将刺客杀死在房里，你快些去叫人来。”

那仆人听说刺杀主人的刺客死了，大着胆子走过来一看，惊叫道：“他不是刺客，是裴相公的门客王义。”望了一眼空空儿手中的匕

首，上面犹有血慢慢滴下，吓得一个激灵，转身就跑，大叫道：“杀人啦！杀人啦！”

空空儿脑袋轰然一声，这才恍然明白又上了苍玉清的大当，却不知道她为什么临死还要诓骗自己来这里杀王翼，急忙冲出裴府，赶回家中，却见院门大开，心中一沉，进来一看——院中一片凌乱，似有多人进来过；镜儿仰天倒在一棵芭蕉树下，颈间一道大口子，早已经遭人割喉而死，眼睛兀自睁得老大，仿佛无法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情。空空儿悲愤异常，冲进房中，苍玉清尸首已经不见了，只在榻上留下一大摊血迹。

空空儿连声叫道：“是谁做的？是谁？”他心中明白是有人尾随苍玉清来到这里，等他离开后进来杀了镜儿，再抢走苍玉清的尸首。而他自己恰恰是因为要替苍玉清完成最后一个心愿，离开家门，结果愚蠢地害死了自己的爱妾。

出来怔怔望着镜儿的尸首，回想起这几年来的她温柔体贴、细心照顾，眼泪如山河般奔泻而出，瘫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昏天黑地，只隐隐觉得有无数人进来院子，有人将他拉起来，搜他身上，取走腰牌匕首，给他戴上手铐脚镣，拖出来装入囚车。空空儿也不知道反抗，任凭人摆布。

坑坑洼洼走了不少路，他被人拉出囚车，架到一间大堂跪下。有人在堂上大声喝问，问他为什么要行刺重臣，他也木然不应。有人打来一桶井水，兜头淋下，空空儿打个冷战，神智稍复，这才发现身处一间陌生厅堂中，两边站满差役，无数火炬点燃四周，亮如白昼。原来天早已黑了，他竟不知道如何过了一整天。

一名红衣官员走下堂来，站到他面前，伸手扶起他来，问道：“空郎还认得我么？”空空儿道：“认得，你是灵池县尉段文昌。”段文昌道：“是，不过我早做了京官，现在官任监察御史，这里是御史台。空郎，我虽不相信你会刺杀御史中丞，可你身上找到的匕首跟裴相公伤口吻合，又有人亲眼看见你杀了裴府门客王义，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么？”

空空儿知道自己陷入了极大的麻烦中，想道：“既然清娘要嫁祸给我，临死都不肯放过我，那我就如她所愿好了。反正师弟、镜儿都死了，生无可恋，我只求一死。”

段文昌命人搬过一张椅子，扶空空儿坐下，肃色道：“我知道空郎伤痛师弟、爱妾连日惨死，不愿意辩解。可空郎知道么，我岳父宰相武元衡武相公今日清晨也在靖安坊东门遇刺身亡……”

空空儿惊道：“武相公遇刺身亡了？我……我昨晚明明还在皇宫见过他。”段文昌道：“是，今早天色未明亮，我岳父早早起身赶去上朝，因夜漏未尽，坊间路上只有极少朝骑及行人。我岳父刚从居住的靖安坊东门出来，即遭遇弓弩伏击，随从四散，贼人不但上前杀了我岳父，还砍走他的首级。巡逻的街卒发现我岳父被害，立即高声相互传呼‘贼人杀害宰相’，顿时声传十余里外。已经到达大明宫的官员听到传呼，大惊失色，只是不知道死者是哪位宰相。片刻后，我岳父的马跟往常一样，自行跑到大明宫建福门，反复在宫门口徘徊，众官才知被害者是我岳父……”

他讲得甚是平静，然而旁人听起来却是惊心动魄、诡异莫测，举袖擦了一下眼泪，又续道：“内子听到消息昏死数次，我却不顾重丧在身，主动请命来调查裴中丞一案，你义兄奉命调查我岳父一案。空郎，眼下国难当头，只有真相才是祭奠亲人最好的祭品。”

正说着，却见侯彝带人进来，他虽只是洛阳县令，官秩品级却远在段文昌的监察御史之上。段文昌忙迎上前去，歉然道：“明府，我正在问案，嫌犯空空儿是你义弟，按律你该回避。”侯彝道：“我义弟连遭丧亲之痛，我怕他难以承受，只想来看看他。段御史尽管讯问拷打，侯彝绝不插手。”

段文昌听他这么说，不好再下逐客令，便问道：“我岳父一案可有进展？”侯彝道：“我正要告诉御史，根据一个躲在水沟中逃得性命的随从的说法，似乎有两拨人同时行刺，先是两个蒙面人冲出来用弩箭射伤武相公肩部，随后用木棒击打赶散随从。正混乱时，忽有另外一伙大约近

二十人冲过来，均手持利刃，见人就砍，那两人又跟后来那伙人打了起来。那两人武功甚高，杀死好几名贼人，不过他们只有匕首，兵器上处在下风，又寡不敌众，一人被弩箭射倒，另一人受伤逃走。后来的那伙人遂从容杀了武相公，取下首级而去。”

段文昌道：“明府可有核对过现场尸首的身份？”侯彝点点头，道：“一共有十具尸首，除了武相公外，有三名是武相公随从。”

段文昌见他办事果断迅捷，十分佩服，低声道：“当日我岳父用酷刑对付明府，难得明府并不记恨。”侯彝道：“这是武相公分内之事，侯彝不敢有怨。段御史，剩下的六具尸首，五人不明来历，另一人却是万年县吏万遇，人称万年吏。”

段文昌道：“莫非是万年吏凑巧经过，看到贼人行凶，所以上前阻截？”侯彝道：“这不大可能，他一人黑色劲衣，面上还蒙着黑巾，可不是凑巧经过的样子。”

一旁空空儿听见，顿时明白万年吏也是游侠成员，难怪会在青龙寺见过他，魏博进奏院的两名殴打过万老公的卫士也是被他割喉而死，所以苍玉清才说“不是我，可也差不多”。忙站起身来，道：“我知道万年吏逃走的同伴藏在哪里。”

侯彝大奇，问道：“空弟怎么会知道？”空空儿道：“这两人跟早上行刺裴中丞的两名刺客是一伙人。”

段文昌更是惊奇，问道：“裴中丞两名随从当场被杀，另一名门客王义被你追入府中杀死，裴中丞至今昏迷未醒，再无其他目击证人，你如何知道有两名刺客？”空空儿道：“是其中一名刺客苍玉清亲口告诉我的，她的同伴是刘大郎。如果我没有猜错，万年吏的同伴一定是唐斯立。”

侯彝早在唐斯立任榷酒处胥吏时便已经见过他，忙命人去郎官清酒肆搜捕唐斯立和刘大郎，又肃色道：“段御史，此事非同小可，麻烦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再命空空儿详细说出经过。”

段文昌便找了间静室，命人退出，只留下侯彝、空空儿二人，问

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空空儿便详细讲了一遍今日一早的际遇，道：“我猜清娘和刘大郎也不知道王翼已经当了裴相公的门客，所以不但未能得手，她自己也受了重伤。她曾雇请王翼刺杀京兆尹李实，王翼认得她的样子，她担心由此牵连出同伴来，所以临死前强撑一口气赶来我家，利用我对她……又谎称王翼才是刺客，而且已经逃入御史中丞府，促使我立即赶去杀了王翼。她……她明明是朝廷的人，为什么要行刺朝廷重臣？”

侯彝道：“苍玉清不是真去行刺，只是想借行刺挑起什么事端。不过江湖黑刺王翼投在裴相公门下，确实是她意料之外的事。她怕牵扯出背后主使，不得不杀王翼灭口，可她同伴伤的伤、亡的亡，再无人手可用，只能利用空弟对她的感情，巧妙除去了心腹大患。”

段文昌奇道：“原来空郎跟女刺客……”忽见侯彝朝自己连使眼色，忙及时顿住话头，道：“明府推断得有理。想来万年吏和他同伴也是一样的目的，假意行刺我岳父，只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反倒被人弄假成真。明府，你看这件事会不会跟淮西战事有关？”侯彝道：“淮西战事正处在进退不得的胶着状态，群臣汹汹反对，只有武相公和裴相公赞成继续用兵，今日他二人同时遇刺，怕是刻意针对他二人主战的态度。”

空空儿道：“皇帝不是一心要平定藩镇么？他正希望武相公和裴相公这样的臣子越多越好，为何要派人行刺？”段文昌大惊失色，道：“空郎切不可胡说，圣上怎会派刺客行刺重臣？”

侯彝刻意压低声音，道：“万年吏他们绝不会是圣上所派，朝廷虽然是天子殿堂，可一样有许多势力角逐。你看圣上明明不喜欢郭贵妃，即位后立纪美人所生长子为李宁为太子，几年前太子莫名身死，圣上想立次子澧王李宽，却还是被迫立郭贵妃之子李宥⁽⁴⁾为太子。万年吏这些人应该跟军中将领一样，只听命于印信。”

空空儿听了深觉有理，可也颇为失望，他本来一直对游侠又敬又畏，尤其是第五郡之死对他震撼极大，原来这些人所做的事也不全是为国为民，不过是权贵手中的工具。



◎唐李重润墓壁画



◎卅三劍客圖之十

侯彝自怀中掏出一块苍玉，道：“这是在武相公身上捡到的，空弟应该认得这块玉。”空空儿道：“是，这是苍玉清身上那块李辅国故玉。”段文昌“呀”了一声，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断头玉么？”侯彝道：“这是凶手有意留下的信号。”

空空儿道：“既然大哥说万年吏无意杀武相公，不过是装出样子吓唬他，这块玉一定是平卢牙兵留下的，后来来的那群人就是平卢牙兵。”段文昌问道：“空郎如何知道？”

空空儿便说了他为魏博边将时，苍玉清等人曾去行刺平卢节度使李师古，结果失手，想来那时她已经遗失了苍玉。那晚他在昭义小客栈抱她上床，与她肌肤相亲，并未发现苍玉。

侯彝恍然大悟道：“难怪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不惜与朝廷撕破脸皮，派人到两京行凶，又烧毁转运院积存物资，原来既是为了援救淮西，也是为了给长兄报仇，他早从这块苍玉上猜到刺客是朝廷所派。”转头对空空儿道：“空弟，这些人应该跟害死精精儿的是一伙人，他们原来预备六月初六行刺，因为精精儿一事暴露了行踪，仓促提前到今日。只是圣上昨晚召见，命我不可再追查平卢，一定要以成德行凶结案。”段文昌道：“可现在平卢连宰相都敢杀，圣上为了找借口对付成德，就不惜放过真凶么？”

侯彝默然不语，成德是宪宗皇帝即位以来遭受的最大失败，深以为耻，早发誓报仇雪恨，别说放过凶手，怕是连与平卢联兵的事都能做出来。不过还有一点他想不明白，苍玉清这伙游侠与平卢牙兵各有所图，却为何都选在六月初三同一天动手？是巧合还是有人事先有意安排？那新被他杖死的鉴虚到底是脚踏朝廷、平卢两只船，还是受命朝廷有意与平卢交往？如此看来，他命人将其当堂杖毙倒有些莽撞了，实在是应该审问清楚的。

正自沉吟，忽有金吾卫士在门外禀道：“侯明府，刘大郎和唐斯立均不在酒肆中，坊正说他们昨日一早出坊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侯彝道：“知道了。”卫士问道：“要不要发出通缉告示？”侯彝道：“不必了。”

空空儿恨恨道：“肯定是这二人到我家杀死镜儿，抢走了苍玉清的尸首，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女人？”侯彝叹道：“正是为了死无对证。镜儿一死，再无人替你作证你昨晚人在哪里，正好可以将一切推到你身上。空弟，我和段御史都相信你的话，然而刺客死的死、走的走，一切都只有你自己讲述，你身上搜出的匕首是杀人凶器，你又亲手杀了裴相公门客王义，你怕是麻烦大了。”

空空儿沉默许久，忽然上前朝段文昌跪下，道：“求段御史暂且放我出去，我知道刘大郎、唐斯立朝中有人庇护，我杀不了他们，可我一定

要为我师弟报仇。段御史，你岳父也是被平卢牙兵所杀，圣上一定会下旨不准你追查。求你放了我，我除掉凶手后自会回来领罪，绝不逃走。”

段文昌忙扶起他，道：“空郎不必如此。”一时沉吟不语，望向侯彝。侯彝却坚决摇了摇头。段文昌遂道：“抱歉了。”命人带空空儿到御史台狱监禁。

空空儿右肘轻撞，一个侧身，当即甩开左右两名差役，往门口奔去。侯彝早有防备，抢先拦在门口，厉声喝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多！这里是皇城，你能逃掉么？”招手叫进金吾卫士，命他们与差役一道押空空儿去大狱。

空空儿挣扎着回头问道：“大哥，你知道他们就藏在平卢进奏院中，对不对？”侯彝却是不答，挥手命人速将他押走。

段文昌道：“不如今晚我暗中安排人放空空儿出来，后果自有我一人承担。”侯彝道：“万万不可。段御史，我知道你想为武相公报仇，但此事不可妄行。圣上下令嫁祸成德，确有道理。况且放空空儿出去报私仇，只会陷他于死地。他连丧至亲至爱，遭受重创，行事难以预料，还是先关着他，这对他好。”

忽有卫士进来禀道：“东都进奏院有急件送来。”侯彝拆开匆匆一看，道：“是圆净逃去了洛阳，正在嵩山举兵，留守召我速速回去。”

段文昌却不愿意他就此离开，失去一个强有力的帮手，道：“明府是洛阳令，又不是带兵将领，吕留守召你回去做什么？圣上命你调查武相公遇刺案，可不能就此甩手。”侯彝道：“之前我曾建议吕留守以重金收买山中棚户来对付平卢游骑，现下山棚首领指名要我去交涉，说他妻子阿宝是我旧识，所以我得立即赶回去。”又道：“段御史，你切不可私放空弟出来，一定要将他关好了。圣上一直关注他，自会对他有所处置。”段文昌道：“是。”上前握住侯彝的手，甚是留恋，一直送到皇城前，才依依惜别。

这一日，是元和十年六月初三，京师发生了宰相武元衡遇刺事件，

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宰相当街被割走人头。全城官民惊惧不安，传说宪宗皇帝在延英殿中呆坐了一天，只默默流泪。当晚，停放在万年县的万年吏尸首神秘消失。关于无头尸体和化骨药水的传说越来越多，恐怖的气氛悄然笼罩了长安。

当时民间早有童谣传唱道：“打麦，麦打。三三三，舞了也。”有人称此谣正是应验宰相遇刺一事——“打麦”为打麦时节，“麦打”谓暗中突击，“三三三”是六月三日，“舞了也”即指武元衡之死。

六月初三正午，太子左赞善大夫白居易上书皇帝，请求立即追捕凶手及幕后主使，成为挺身而出的第一名大臣。白居易刚服完母丧返京为官，借住在昭国坊一个朋友家中。昭国坊就在靖安坊东南面，武元衡遇刺时，白居易正在上朝路上，听到街卒呼叫后骑马赶到现场，亲眼看到武元衡“进骨髓，磔发肉”的惨状。然而他此刻只是东宫闲官，却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大大的僭越行为，况且之前因为一再反对宪宗对成德用兵，早为皇帝不喜，当即被勒令闭门思过。白居易之前的种种不妥当行为也迅疾被有心人挖了出来：他倾心爱慕初恋湘灵，为母亲所阻，有情人难成眷属。为了表示抗议，他多年来不娶妻子，直到三十七岁时才在母亲以死威逼下才不得不娶好友杨汝士妹为妻。但还是未能忘怀湘灵，传说其《长恨歌》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句正是为旧爱所唱。成亲以后，白居易与母亲关系并不融洽，白母很快神经失常，三年前某日看花时掉入井中淹死，而此后白居易还写了不少赏花的诗。这笔旧账被翻出来后，宪宗当即以“有伤孝道”贬白居易为江州⁽⁵⁾司马，限令即日出京。

六月初四，宪宗上朝登殿，朝堂寥寥几人，等了许久，朝班中的官员仍然不能到齐，这才知道百官不到天大亮不敢走出家门。宪宗不得不颁布诏令，宰相等重臣外出时，加派金吾骑士护卫，又从内库拨发弓箭、陌刀装备金吾卫士，全副武装。

六月初七，有人分别在京兆府万年、长安两县及左金吾卫留下纸条，扬言道：“毋急捕我，我先杀你。”一时间，没有人再敢去追捕贼人。兵部侍郎许孟容面见皇帝时痛哭道：“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盗贼如此嚣张跋扈折，此朝廷之辱。”

六月初八，宪宗颁布诏书，即为著名的《捕杀武元衡盗诏》：“朕以不备，君临万邦，不敢自逸，每怀兢惕。而凶狡窃发，歼我股肱，是用当宁废朝，通宵忘寐。永怀良辅，何痛如之？宜极搜擒，以摅愤毒。天下之恶，天下共诛，念兹臣庶，固同愤叹。宜令京城及诸道所在同捕逐，有能获贼者，赐钱一万贯，仍与五品官，有官超授。如本虽同谋，或曾停止，但能纠告，当舍其罪。仍同此科，敢有藏匿，全家诛戮。布告远近，使明知之。”命朝廷内外四处搜查贼人，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于是京城进行大搜捕，公卿权贵家也不能幸免。

六月初十，神策军将军王士则上书告发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派遣成德军进奏院卫士张晏、严清等人杀害武元衡，张晏等八人立即被逮捕，由京兆尹裴武和监察御史陈中师审讯，八人均在严刑下服罪。

六月十二日，宰相张弘靖上书，表示怀疑张晏等人并不是真凶，请皇帝另选派官吏调查。宪宗不肯听从。

六月二十日，宰相韦贯之以朝廷对淮西用兵军费浩大，请求罢兵，再免去裴度官职，以安抚淄青李师道、成德王承宗。

六月二十五日，韦贯之罢相，御史中丞裴度升任宰相，全面主持淮西兵事。

六月二十八日，张晏等十四人被斩首于西市。当晚，平卢进奏院发生灭门血案，三百余名平卢官员、卫士均在中迷药后被杀。有街卒亲眼看见魏博进奏官聂隐娘带着十数名卫士自平卢进奏院中出来，浑身是血。朝廷无人过问。

八月初二，圆净及部将数千人在嵩山被洛阳令侯彝指挥当地山棚围歼，圆净被擒送洛阳斩首示众。平卢东都进奏官訾嘉珍供认是平卢主持刺杀宰相武元衡，被槛送京师，宪宗置之不问。

空空儿被放出大狱时已是中秋以后，他亲人的后事早已由监察御史段文昌代为料理妥当。回到家中，四下张望，满目熟悉，却也是满目凄

惶，痛彻心扉过后，总有种空荡荡的苍凉，感觉有什么东西被永久地带走了。可在他的记忆中，镜儿仍然没有离开这里，他仍然能经常想起她，每次出来看到满院芭蕉，镜儿似乎仍然站在那里，轻轻地微笑着向他颌首示意。

这一日，宰相裴度忽然派人来请空空儿到府中饮酒。裴度早在六月苏醒后就已经力证空空儿并非刺客，刺客是一对男女，男子当场为王义所杀，女子负伤，逃走前洒了一些药粉到那男子伤口上，裴度亲眼看见那尸体滋滋作响冒烟，直到化成一泡血水，众人这才知道原来化骨药粉并非传说，而是确有其事。

空空儿进来到花厅，裴度正在亲手煮酒，将铜杯斟满酒，放入酒炉上烧沸，再从一旁碟中取一条小鱼，扔进沸酒中。

空空儿一旁看见，甚觉新奇。裴度道：“来，空郎来尝尝我自做的鱼儿酒。”空空儿道：“这是真的小鱼么？”裴度道：“当然不是，这是龙脑，凝结后刻成的小鱼形状。”

空空儿遂拈起酒杯，一饮而尽，果觉味道醇美，回味无穷，赞道：“好酒。”裴度道：“空郎若是喜欢，不妨多饮几杯。”

空空儿果然又饮了几杯，热酒下肚，枯槁的心似也慢慢舒醒，问道：“相公当日真的见到那男刺客被药粉化去么？”他虽被关在狱中，段文昌却时常来看他，讲述时事见闻给他听。

裴度道：“是我亲眼所见。”

空空儿一时无语，看来苍玉清、万年吏的尸首并非被人抢走，而是跟刘大郎一样被游侠同伴用药粉化掉了。几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从尘世消失，不留下一点痕迹，真相也随之消失，再没有人知道是谁指使他们，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他们的死自然是有价值的，至少游侠会这样认为。可镜儿的死、精精儿的死又是为什么？皇帝打仗用兵，藩镇坚持割据，兵祸连接，为什么要普通老百姓来承担祸端？

他心中终究不能对自己受蒙骗错手杀死王翼释怀，道：“相公是如何识得王翼的？”

裴度道：“当日我奉旨宣谕魏博，回京时在边境遇到他，浑身脓疮，倒在路边奄奄一息。我遂命人救起他，带回京师，为他治病，后来痊愈后他自称无地可去，希望留在下来。我见他为人老实，就收他做了门客。空郎，若不是你，我当真不知道王义就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兀鹰王翼。当日我遇刺遭袭时，王翼一露武功，已经极令我惊诧，只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不过我虽不能肯定他是否已改过自新，但确实没有发现他做过什么坏事。”

空空儿道：“实在抱歉，我……”裴度摆手道：“这件事不是空郎的错，当时一片混乱，空郎情急之下也是为了保护我。”空空儿道：“当时王翼明明有机会说出真相，可他只叫我杀了他，我始终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裴度道：“大约他不愿意旁人知道他就是王翼，见已经暴露身份，干脆一心求死。”叹息一回，又问道：“空郎可有什么打算？”空空儿道：“我也不知道。”

回来家中，呆坐许久，忽然牵马携剑出门，就此离开长安，从此浪迹天涯，只以饮酒为乐。

这一日，空空儿在江州江边漫游时意外遇到江州司马白居易，二人并不认识，只相互觉得面熟，白居易派随从前一问，才知道多年前在郎官清酒肆中见过。空空儿知道白居易因武元衡一案贬官，很是同情。白居易也听过空空儿大名，当即在舟上排宴置酒，叙说一些京师旧事。忽听到岸上传来琵琶声，令人惊绝。白居易奇道：“江州竟有这等琵琶圣手。”忙派人上岸，循声寻去，带来乐手一看，竟是当日名动京师的艾雪莹。

艾雪莹早嫁给商人为妻，认出白居易和空空儿，故人重逢，颇为喜悦。白居易请她奏曲助酒，遂欣然取出琵琶，抚摸拨弄起来。多年不见，她的指法愈发精道娴熟，擒控收放自如，又因为多年的艰辛漂泊，多了一番沉雄苍郁、丰满浑厚的韵致。此番机遇，即白居易名诗《琵琶行》的来历，其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引发过无数偃蹇失意者的共鸣，成为千古绝唱。

空空儿却惊讶地发现艾雪莹怀中所抱正是那面紫檀琵琶，也就是他所猜想的玉龙子的藏处。那一刹那，他想起了罗令则临终遗言，又想起普宁公主转达的他未婚妻郑琼罗的话：“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他恍然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诗中正暗含着玉龙子的藏身之处。只是有一点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人在深宫、与外界隔绝的郑琼罗会知道玉龙子的下落呢？

(1) 宣武：又名汴宋，领汴、宋、毫、颍四州，府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北接平卢，南接淮西。

(2) 河阴：今河南郑州西北。

(3) 明府：唐代对县令的尊称。

(4) 李宥被立为太子后改名李恒，即后来的唐穆宗。

(5) 江州：江西九江。

尾声

那是一个让人不能轻易忘怀的英睿帝王，十五年来，他没有沉溺于享乐中，而是用行动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天下一家”的誓言。

元

和十一年，宪宗以武元衡遇刺为由，下令对成德用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共讨王承宗，诸道军多互相观望，毫无进展。淮西官兵屡战屡败，宪宗连换数任统帅，终于选中太子詹事李愬为新一任统帅。

李愬是名将李晟之子，妻子韦氏是德宗长女唐安公主之女，为宪宗皇帝表姊，也算是皇亲国戚，他在危难之时登上政治舞台，演出了一出“雪夜轻骑入蔡州”的千古传奇。

元和十二年，讨伐淮西的战事进入了最关键的一年。朝廷用兵已经四年，馈运疲弊，民力困乏，深以为患，宪宗皇帝甚至不得不拿出德宗老皇帝辛苦聚敛的内库钱物供应军饷，实在难以兼顾下，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成德，专攻淮西，之前因为精精儿、武元衡之案所做的苦心经营均付诸流水。

宰相裴度遂请命赴淮西监督战事，宪宗特意召对于内殿，道：“蔡贼称兵，昨晚择帅甚难。天子用将帅，如造大船，以越沧海。其功既多，其成也大，一日万里，无所不留。若乘一苇，而蹈洪流，即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卿以摧狂寇，可谓一日万里矣。”裴度泪下沾衣，道：“臣虽不才，敢以死效命。”表示不下淮西，绝不返回京城。遂连夜奔赴前线，唐军士气大振。

就在这一年，新任唐军统帅李愬礼贤下士，争取到了大批俘虏的淮西将士投降。淮西勇将李祐曾杀败过无数过唐军，被擒后全军上下要求将他开腹剖心，李愬却亲手给他松绑，委任他为自己牙队的将领——六院兵马使。李祐感激涕零，献计轻骑突击蔡州。

元和十二年十月初十，风雪交加，气候极度寒冷，唐军冒大雪摸进城里，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还在牙城高卧未起。吴少阳、吴元济父子当政时，禁止治下百姓夜半点灯，喝酒议论。百姓听说唐军攻进蔡州，争先恐后地背负柴草帮助唐军焚烧牙城城门，吴元济被迫投降，押送京城后被斩于西市独柳树下。

王建有《赠李愬仆射》一诗，以二十八字包举平蔡战役，写得有声

有色，生动地记录了这次奇袭：

和雪翻营一夜行，神旗冻定马无声。
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上城。

淮西平定后，当时韩愈正在淮西行营任行军司马，奉诏书写了一篇《平淮西奉敕撰》记叙了这次战事。碑文共一千八百字，如行云流水，如大江出峡，汪洋恣意，一挥而就，文章之华美，所谓“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凤惊”。勒碑之时，国人视为奇文，争相诵之。本来是一件美事，却引来一场风波。文中韩愈认为平淮西首功之臣是主战宰相裴度，歌颂裴度功勋说：“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平淮西碑立在蔡州城北门外不久，李愬部下石孝忠挥锤砸断了石碑。当官军赶来抓捕时，石孝忠非但不束手就擒，反而还动手打死一名吏卒。事情闹到了宪宗那里。宪宗不但不追究，还下旨让已是翰林学士的段文昌重写碑文，段文昌在文章中大夸李愬功勋盖世，重新立碑于蔡州，这才息事宁人。

淮西平定，天下震动，平卢李师道主动献出沂、密、海三州，成德王承宗献德、棣二州，还送两个儿子入京师为人质，想以此避免成为朝廷的下一个目标。出人意料的是，宪宗赦免了成德，下令征讨平卢。

平卢在割据藩镇中面积最大，节度使兼海陆运使、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有鱼盐之饶，兵强马壮，实力雄厚。然而在朝廷挑拨离间下，节度使李师道疑忌部将，内部失和。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武宁节度使李愬攻克淄青战略要地金乡。次年正月，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大败平卢师将刘悟于东阿。刘悟待将士宽惠，颇得士心，军中号为“刘父”，早为李师道猜忌，遂与田弘正通谋，回军夜袭郓州，杀李师道及其党羽二十余家，平卢遂定。平卢割据近六十年，至此才重新为朝廷掌握。宪宗分平卢为三道，分兵镇守，派人检阅平卢积年文书，才知道潼关、东都等处关吏、门吏早为李师道重金收买，均在平卢挂名任职。

宪宗慨然发奋，志平僭逆，睿谋前定，所向风靡，两河既清，中流砥平。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在付出无数鲜血白骨的代价后，天下终于再次出现统一的局面，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盛况，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元和中兴”，为世人所称道。“元和”成为与“贞观”、“开元”并列称颂的年号，宪宗亦成为与太宗并肩齐名的皇帝。日本

后水尾天皇执政时，江户幕府德川家康极其仰慕元和功勋，特下令采用宪宗年号“元和”。

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宪宗志得意满，也与昔日秦始皇、汉武帝一样开始沉湎于方术，请人修炼不老仙丹，希冀能求得长生。当时江湖上有神医郑注，即昔日指点空空儿用天河水解奇毒之人，名将李愬将其收至麾下，请其炼长生药献给皇帝以固恩宠。郑注坦白答道：“世间并无永生的长生之药，只有养生之道，可以使人延年益寿。”李愬赞其诚实，将其留在身边。郑注从此开始参与军政之事，后来成为“甘露之变”的关键人物。

然而对宪宗而言，生活趋于神秘并不是一件好事，外乱虽平，最终还是萧墙祸起。元和十五年正月，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请求改立澧王李恽为太子，太子李恒深为忧惧，秘密派人问计于舅舅司农卿郭钊，郭钊道：“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正月二十七日，宪宗暴卒于大明宫中和殿，年仅四十二岁。在移尸往太极殿时，尸首血污狼藉，点点鲜血自东内一路洒到西内。宫中流言是内常侍陈弘志受郭贵妃和太子李恒之命用匕首刺死宪宗，然外人都不明其究竟。宪宗尸骨未寒，新即位的穆宗杀了兄长澧王李恽及吐突承璀，封母亲郭念云为皇太后。不久就在丹凤门看排优戏，又到神策军中看摔跤杂戏，丝毫不为父皇之死难过。坊间遂流言四起，均认为是宪宗欲改立澧王李恽，穆宗遂联合母亲郭念云弑父夺权。然而宫中事秘，莫闻其详。

穆宗爱慕大书法家柳公权书法墨迹，特任命其为翰林侍书学士，问道：“爱卿书法何能如此之善？”柳公权答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知柳公权以笔为谏，默然改容。

穆宗在位时间不长，四年后的正月即中风死于大明宫中，传说与长兄李宁以及当年郑王李邕的死状一模一样。不过民间人人追怀宪宗丰功伟绩，并没有什么人来同情这位年仅三十岁就暴死宫中的年轻皇帝。穆宗之后陆续即位的几位皇帝更是开始追查宪宗之死真相，参与者或贬或杀，郭太后本人也落了个暴毙宫中的悲惨下场。从此，世间再不闻“游侠”事迹。

空空儿听到宪宗的死讯时正在江南一带漫游，只觉得心头被针尖扎

了一下，虽然不是剧痛，却一滴一滴地渗出血来。那是一个让人不能轻易忘怀的英睿帝王，十五年来，他没有沉溺于享乐中，而是用行动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天下一家”的誓言，也用言行扭转了他因对父亲顺宗不孝在空空儿心中的不堪印象。只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最终还是皇帝最不喜欢的郭贵妃的儿子即位，怕是天下又难以太平了。

当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因其子均在长安为人质，无法父丧子继，军中只得立王承宗之弟王承元为留后。王承元秘密投效朝廷，穆宗便调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田弘正担心成德将士哗变，率领三千魏博牙兵前去赴任。然而朝廷户部侍郎、判度支崔俊不肯批给魏博牙兵衣粮，魏博牙兵无以自存，田弘正只得命这些人回魏博去。成德与魏博世仇，本对田弘正不满，而王承元归顺朝廷时，穆宗许诺赏赐成德军一百万缗钱迟迟不到，将士愈为不满。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凑遂挑拨军士作乱，杀田弘正及其僚佐将吏、家属三百余人，自任成德留后。

田弘正当年率魏博归顺朝廷，意义深远，后来又多次参加朝廷平定藩镇之战，多有功劳。他的意外被杀震撼朝野。河北藩镇相继发生兵变，从此渐渐脱离中央控制。

义兄的死倒没有令空空儿意外。正值深秋，他登上来黄鹤楼。江面浩淼，烟水苍茫，叶叶点点的帆船正穿梭来往于其间。秋风徐徐掠过已见斑白的头发，平添了几分寒意。哎，当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楼下草丛深处正有只无名大鸟悠然栖息着，一身羽毛洁白如玉，一脚站在地上，另一脚曲缩于腹下，头缩至背上呈驼背状，长时间呆立不动，像极垂钓的白头渔翁。只是当它忽然落寞无边地悲凉鸣叫时，空空儿便觉得一颗心被揪住。

十余载时光倏忽而逝，桑田沧海，物是人非。

忽听见背后有人轻叫道：“空郎。”闻声回过头去，正有一名雪衣妇人慢慢爬上楼来，虽然苍老憔悴了不少，却分明是早已经在多年前死去的苍玉清。他愣了许久，才恍然间明白，杀死镜儿的并非旁人，正是这

位神秘莫测的清娘。

蓦然回首间，多少前尘过往，多少离合悲欢，多少人情世事，多少兴亡变幻。

他们就这样默默站在路的尽头。彩云易散，恨月难圆。

《大唐游侠》大事编年

618年 唐高祖李渊称帝，唐朝建立。

626年 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即位。

683年 唐高宗李治死，武则天临朝。

690年 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

712年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

755年 安禄山叛乱，安史之乱开始。

756年 马嵬驿兵变，杨贵妃、杨国忠死；唐肃宗李亨即位。

757年 郭子仪等从叛军手中收复长安、洛阳。

762年 唐玄宗死；唐肃宗死；唐代宗李豫即位，称大宦官李辅国为尚父，以大宦官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宦官正式为相者历史上仅此一例。

763年 安史之乱结束；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洛、贝、潼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薛嵩、田承嗣等就是安史之乱后形成的第一批“河北藩镇”；吐蕃侵入长安，代宗东逃陕州；郭子仪集兵复长安。

779年 唐代宗死；唐德宗李适即位。

781年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李惟岳请袭，德宗不许，李惟岳与魏博田悦、平卢李正己连兵抗拒朝廷；郭子仪死。

783年 长安发生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朱泚在长安称大皇帝，改元应天。

784年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在汴州即皇帝位，国号大楚，改元武成；魏博田绪杀堂兄田悦为帅，从幕僚之计，归附朝廷；唐将李晟收复长安；朱泚逃亡被杀。

805年 唐德宗死；唐顺宗李诵即位，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京兆尹李实被贬；王叔文专权，开始永贞革新；唐顺宗退位为太上皇；唐宪宗李纯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一党失势被贬；西川节度使韦皋暴死，幕僚刘辟自任留后。

806年 太上皇李诵崩于兴庆宫；高崇文平乱西川，任西川节度使；夏绥留后杨惠琳拒朝命被杀；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死，部下奉其弟李师道为帅。

807年 镇海节度使李锜反，被杀；普宁公主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之子于季友，于頔奉诏入朝谢恩。

809年 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子王承宗为帅；宪宗命吐突承璀率神策军讨成德；翰林学士白居易等上疏反对用宦官为师，宪宗不听；淮西吴少诚死，部将吴少阳杀吴少诚子自代为师；幽州节度使刘济出兵讨王承宗；宪宗立纪美人所生长子李宁为太子。

810年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暗结王承宗，被朝廷派人捕而贬之；宪宗罢兵，复成德王承宗官爵；幽州节度使刘济被次子刘总毒死，刘总领幽州军务；义武节度使张茂昭举族入朝。

812年 魏博田季安死，子田怀谏立，年十一岁；魏博军拥田兴为帅；田兴请命于朝，受赐名弘正；太子李宁死，立贵妃郭念云子遂王李宥为太子，改名李恒。

813年 义成节度使薛平请求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协助，征役万人，开黄河黎阳古道（今河南浚县东），新河南北长十四里，宽六十步，深一点七丈，分黄河水势，滑州（今河南滑县东）遂无水患。

814年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擅领军务；宪宗发兵讨淮西。

815年 淮西吴元济纵兵侵掠至东都洛阳；平卢李师道烧河阴转运院；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遇刺侥幸不死，不久拜相，主持淮西军务；东都留守吕元膺平定平卢圆净之乱。

816年 宪宗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讨成德王承宗。淮西官军多败；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成为攻打淮西唐军统帅。

817年 李愬雪夜袭蔡州，擒吴元济，淮西平定；韩愈、李愬争《平淮西碑》事。

818年 平卢李师道献沂、密、海三州；成德王承宗献德、棣二州，送子入朝；横海节度使程元举族入京，归顺朝廷；朝廷对平卢用兵。

819年 宪宗遣使迎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谏，力陈佛不足信，宪宗欲杀韩愈，因裴度等力救，贬为潮州刺史；平卢大将刘悟暗通魏博田弘正，举兵夜袭郓州，杀李师道，平卢平定；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群臣上宪宗尊号，宰相崔群因议“孝”字被罢相，风传与顺宗暴死有关。

820年 吐突承璀请立澧王李恠为太子；宪宗暴卒；唐穆宗即位，尊母郭念云为皇太后，杀兄李恠及支持澧王的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段文昌拜相；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弟王承元归顺朝廷；朝廷以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成德军乱，杀田弘正。

山河不足重，
重在遇知己
——千古侠客行

春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群雄争霸，连年征战，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公元前394年，齐国向鲁国发起进攻，夺取了鲁国最地（今山东曲阜南）。危难之际，韩国出兵营救鲁国，两国联兵打退了齐军，韩国与齐国遂成死敌。

当时韩国国君为韩烈侯韩取，执政相国则是他的亲叔叔韩傀（字侠累）。韩国大夫严遂（字仲子）与韩傀争权失败，不得不出走，逃亡到韩国死敌齐国。然而严遂念念不忘向韩傀报仇，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齐国市井屠夫聂政，说此人能助他一臂之力。严遂慕名寻去，结果发现聂政虽是屠夫，却是个面貌俊美的青年，一时很是怀疑，这样一个罕见的美男子如何帮他报仇？

仔细打探下，才知道这聂政确实不是普通人，是个武艺高强的剑客，因在家乡魏国轵地（今河南济原东南）杀人暴露行迹，不得不携带母亲、姐姐避难隐居到齐国，以屠宰谋生。严遂备下黄金百镒（yì，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上门拜访，却被聂政婉言谢绝。严遂并不气馁，数次登门，准备精致的酒饌献给聂政母亲致礼。聂政仁孝，见母亲赞赏严遂礼数周全，便默许严遂来往于己家。严遂从来不提要求，聂政也没有主动发问，但他心中感动严遂以公卿身份礼贤下士，视对方为知己，他也知道对方必有所求，只是老母在堂，他不能以身许友。

过了一阵子，严遂见聂政始终不卑不亢地与自己保持距离，知道事情难成，只得离开了齐国，回去自己的家乡卫国。严遂走后不久，聂母去世，聂政为母亲守孝三年，又将姐姐聂荃出嫁，这才来到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找到严遂，问他仇家姓名，表示愿以死效命。严遂早已忘了三年前的事，面对寻上门来的聂政，目瞪口呆，直到此刻，他才相信他遇到一生中最值得信赖的人。

严遂将与韩傀的仇怨原原本本告诉了聂政，说：“韩侠累位居相国，身边甲士如云，你一人难近其身，我会多派车骑壮士从旁协助。”聂政却一口推辞，只说：“相国至贵，出入兵卫，众盛无比，当以奇取，不可力敌。仲子只需给我一柄锋利匕首。”严遂就取了一柄匕首给他，聂政

说：“我这就告辞了，以后再也不会与仲子相见，仲子也不要派人打听我的事。”

聂政来到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传说为禹之都），悄然进城，正好遇到韩傀下朝，高车驷马，前呼后拥，威风无比。聂政尾随到相府，只见从大门到台阶遍布执戈甲士，防范森严。韩傀重席凭案，坐府决事。聂政上前说：“有急事告相国。”不等甲士反应过来，直冲入府，闯到堂上。直到聂政抽出匕首，韩傀才一惊而起，然而匕首已以白虹贯日之势追了上来，一刀穿胸而过，顷刻丧命。

堂上大乱，直呼“有贼”，甲士关上大门，一齐来围捕聂政。聂政杀死数人，见敌人越来越多，难以逃脱，回手举起匕首削毁自己那英俊的面容，挖出双眼，划开腹部，最后再自刺喉咙而死。

刺客虽然自杀，可他自毁相貌，难以查出身份，也无从追查幕后主使。韩烈侯遂命暴尸于闹市中，悬千金之赏，买人告发刺客姓名来历，但始终无人认出聂政来。

聂政姐姐聂荃听说后，痛哭道：“这个人一定是我弟弟。”素帛裹头来到韩国，果见聂政横尸在闹市上，当即上前抚尸痛哭。市吏忙上前问她是否认识刺客，聂荃说：“他是我弟弟聂政，怕连累我才自毁面容，但我又怎么能怕被牵连而任凭他的英名埋没呢？”说完就在旁边的井亭石柱上撞死。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聂政的行为决不是简单的义气用事，而是用来报答知遇之恩、成就自己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士”的行为。中唐诗人鲍溶有《壮士行》一诗：

西方太白高，壮士羞病死。
心知报恩处，对酒歌易水。
砂鸿嗥天末，横剑别妻子。
苏武执节归，班超束书起。
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

“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千百

年来，聂政姐弟的果断、刚毅、勇敢、无畏感动了无数人。魏晋名士嵇康被杀前所弹奏的民间琴曲《广陵散》，正是描写聂政舍命相报知己之恩、刺死韩相、为免亲人受连累不惜毁容一死的侠义故事。至今河南禹州西北仍有纪念聂政的“聂政台”。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游侠和刺客最为活跃的时期。聂政之前四十年，晋国有侠士豫让为主人复仇，不惜用漆涂身，吞炭变哑，连自己的妻子当面也认不出来，备尝艰辛后，最终还是失败被杀，但不屈不挠的复仇过程却成就了他大义人格。《史记》称豫让死日，赵国志士“皆为涕泣”，《吕氏春秋》也称“豫让，国土也”。唐人胡曾有《豫让桥》诗云：

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土心？

既仰慕豫让重义轻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又感叹后人只重武不重侠，侠义精神已经淡化。

聂政之后，又有荆轲。荆轲，战国时期卫国涿县（今河北涿州）人，祖先是齐国人，卫人称其为庆卿。其人喜好读书击剑，曾游说卫元君，未被信用，又游历榆次、邯郸，最后来到燕国，与狗屠及高渐离等人关系亲密。高渐离是天下闻名的乐师，擅长击筑（似琴的弦乐器），几人常常结伴在市井饮酒，酒酣时则由高渐离击筑，荆轲和乐而歌，又哭又笑，旁若无人。

当时已是战国晚期，秦国一枝独秀取代了七国争雄的局面，秦王嬴政有意“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逐渐蚕食诸侯国土，先后派兵灭掉韩国以及六国中最为强大的赵国。灭赵过程中，秦国大军兵临燕国边境，六国中燕国最弱，燕王喜惶惶不可终日，无计可施。燕太子丹幼年曾与嬴政同在赵国为人质，结下深厚的友谊。然而嬴政当上秦王后，不但不愿意提起赵国往事，还逼迫燕王喜将太子丹送到咸阳（秦国国都，今陕西咸阳）为人质，对燕丹多有傲慢无礼之处。燕丹怨恨下，设法逃离咸阳，回到燕国后四处寻求勇士，预谋行刺秦王。教傅鞠武介绍了燕国隐士田光给燕丹认识，田光又介绍了荆轲，为了敦促荆轲去见燕丹，

甚至当场自刎而死。燕丹终于见到了荆轲，与他纵论天下形势。

当时秦国大将王翦已经攻破赵国都城邯郸，生俘赵王迁，秦大军屯兵中心（今河北定县、井陉、保定一带），兵临易水，正准备攻打燕国，燕国形势危急，其余诸侯既无能力也无勇气合纵抗秦。燕丹认为只能选派天下勇士出使秦国，最好是生擒秦王，逼迫他交还诸侯所失国土，犹如当年曹沫逼迫齐桓公归还鲁国领土二样；如果不行，就刺杀秦王，使秦王内外相乱，君臣相疑，诸侯借机合纵，则有望击败秦国。燕丹再三请求荆轲担当此重任，荆轲慎重考虑后满口答应。于是燕丹尊荆轲为上卿，供给华屋、美食、珍奇之物，“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

为了确保行刺成功，荆轲提出需要樊於期首级和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县、易县、因安一带）地图奉献秦王。樊於期原为秦国大将，因得罪秦王嬴政逃奔燕国，成为燕丹宾客。秦王怨恨之极，不仅灭杀樊於期的父母宗族子弟，还悬赏“金千斤，邑万有”，求其人头。燕丹因为樊於期“穷困来归”，不忍启齿。荆轲便私下会见樊於期，说明借他之首既可解燕国之患，又可替他报私仇，樊於期当即自杀。

燕丹又广求天下锐利匕首，得到赵人徐夫人匕首，花百金在刀刃上淬上剧毒，用以刺人，见血即死。当时荆轲还需要一名副手，燕丹选中燕国勇士秦舞阳。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之孙，秦开曾击破东胡，辟地千里。秦舞阳十三岁就杀死过人，燕人都畏之如虎，不敢仰视。荆轲却不大满意秦舞阳，想等一同道好友到来后一同赴秦，但因秦军行将攻燕，情势危急，燕丹多次推请上路，不得不仓促上路。

临别之际，燕丹和知情的宾客都白衣白冠送别荆轲，直至易水，祭祀路神，祷祝成功。荆轲即将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慷慨悲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悲壮激越，闻者无不动容。离去时，荆轲始终不曾回头看一眼。这一幕亦被永远定格在了中国历史上，成为后世文学审美的意象，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

秦王政二十年，公元227年，荆轲、秦舞阳一行来到秦国都城，先用重金买通秦王宠臣中庶子豪嘉，请他先行禀告秦王嬴政说：“燕王震怖秦王之威，不敢举兵抵抗秦军，愿意献国为臣，因此斩获樊於期之首，同时献上燕国督亢地图，已遣使至秦。”

秦王大喜，立即在咸阳宫召见燕国使者。荆轲手捧盛有樊於期人头的函匣，秦舞阳捧地图盒，将淬毒匕首藏于图卷之中，沿阶而上。行到大殿上，秦舞阳忽然恐惧色变，秦国群臣无不诧异。荆轲以“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为由致歉，随即接过地图请秦王观览。地图徐徐展开，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刺之。秦王惊觉，断袖而退，惶急中因剑长未能拔出，便绕殿柱而跑，荆轲紧追不舍。

依照秦国法律，大臣上殿不得持带任何兵刃，而护卫官兵则远处殿下，无诏不得上殿。群臣惊愕，不知所措。秦王绕柱奔逃，手足无措，经人提醒，将长剑移至背后，这才将剑拔出，击刺荆轲，断其左腿。荆轲负伤，便将匕首掷出，未能击中秦王，又连中八剑，仍然倚柱大骂道：“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战国策·燕策三》）随后被杀。秦舞阳也早被阶下护卫砍成肉酱。

荆轲刺杀失败后，秦王大怒，发兵增援，令王翦、辛胜为将，大举伐燕。燕军与代王公子嘉的部队联合抗秦，在易水以西被击败。次年，秦王又发兵增援秦将王翦，王翦一鼓作气，再次击败燕军，攻克燕国都城蓟城（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喜与太子丹逃亡辽东郡，秦将李信率领秦军数千人穷追不舍。燕王喜权衡利害，派人用计将太子丹灌醉后杀死，将其首级献给秦国，想以此求得休战，保住燕国不亡。秦王遂将主力调往南线进攻楚国。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奉命攻伐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燕王喜被俘，燕国彻底灭亡。

秦国统一天下后，嬴政称帝为秦始皇，高渐离因其出色的音乐才华被免死，熏瞎双眼后留在嬴政身边供其娱乐。高渐离将铅灌于筑中，借击筑之机扑击嬴政，终因眼瞎难辨方向失败被杀，从此嬴政“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荆轲事虽不成，那份视死如归的风度，“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烈实在让人唏嘘不已。由于行刺对象为后来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经过悲壮惨烈，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客，声名远在其前辈豫让、聂政之上。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时，不惜笔墨，极其详尽地记录了荆轲的壮举，称赞他“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后世诗人、文学

家如陶渊明、王昌龄、骆宾王、李峤、柳宗元、贾岛、王安石、苏轼、陆游、刘克庄、汪元量、陈子龙、龚自珍等争相吟咏，易水也伴随荆轲成为千古名胜之地。骆宾王有《于易水送人》一首：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风声萧萧瑟瑟，犹如人声悲鸣呜咽，荆轲虽去，而其英风壮采，凛烈如生。

荆轲死去九年后，韩国贵族子弟张良密谋刺秦。他散尽家资，寻访到一名大力士，打造了一把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约合今60斤），然后一起埋伏在秦始皇东巡必经之路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古博浪沙）。不多久，秦始皇大队车马来，张良指挥大力士将大铁椎掷向中间那辆最豪华的马车，当即将乘车者击毙。张良与大力士趁乱钻入芦苇丛中，逃离博浪沙。

不幸的是，秦始皇因多次遇刺，早有防备，他并没有坐在中间那辆豪华车上，当即下令全力搜捕刺客，博浪沙从此一举成名。张良椎击秦始皇未遂，却是朝野震惊，千古传诵。他后来辅佐刘邦，成为汉代开国名臣。

汉代以后，由于当权者大力打压，游侠趋于沉寂，直到唐代才再度崛起，不过这时的游侠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扶危济贫、除暴安良形象，而是以卷入兵甲政治风波的刺客出现。

唐代建国之初，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权，李建成为了铲除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大肆拉拢秦王府的骁将，先派人赠给猛将尉迟恭一车金银器具。尉迟恭不但没有接受李建成的礼物，还将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李建成便派刺客前来刺杀尉迟恭。尉迟恭事先得知消息，便故意将家门大开，自己安卧在床上不动。刺客多次来到庭院，却见尉迟恭有恃无恐，有所畏惧，始终不敢走进寝室。

贞观年间，唐太宗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李承乾喜欢穿突厥服饰

游乐，东宫侍从官于志宁经常从旁规谏。李承乾不但毫不悔改，还派遣亲信和纥干承基前去刺杀于志宁。当时于志宁正居丧守节，家中一贫如洗。两名刺客一时良心发现，动了恻隐之心，没有忍心下手，于志宁才逃过一难。

这还只是唐朝初年，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割据，养士、用士之风弥烈，刺客更是成为左右政局的一支力量。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初三，宰相武元衡上朝，刚骑出里门即遇到刺客袭击，被杀死于墙下，割走首级。御史中丞裴度同日遇刺，幸得随从王义拼死相护，头顶毡帽厚实，受伤后掉入沟中，侥幸逃得一命。当日朝廷对淮西用兵，战事正紧，唯有武元衡和裴度二人坚决支持皇帝征讨到底，二人一死一伤后，宪宗皇帝长久坐在殿中痛哭不止，主战一派大受打击。幸得裴度不死，皇帝得到支持，才坚持继续用兵，终于在一年多后平定淮西。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正月，宰相李石早朝，坐骑行至半路，突然有刺客杀出，一箭射伤了李石。随从一惊而散。李石的马受惊，幸好这马有灵性，回头往李府发足狂奔。李石受伤，只能伏在马上。到坊门时，李石再次遭刺客袭击。刺客用刀去砍李石，不料马快，只砍断了马尾，李石幸免于难。事后，李石猜到是宦官所为，被迫上书称病，请求辞去相位。

以上遇刺者均为重臣，可见唐代豢养刺客成风。元稹靠巴结宦官崛起后，与裴度争权最激烈时，也曾经雇用江湖刺客，意图有所为，结果被人检举，最终失势。

正是基于此种背景，唐传奇中涌现出大批游侠、刺客如空空儿、精儿、聂隐娘等人物，这些人武艺惊人，英勇无畏，刚烈坚强，行事果决，然而却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实际上正是时代风云的体现。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后记

——关于《大唐游侠》小说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群被称为“游侠”的人，他们多是在天下纷乱的时候展露峥嵘头角，“以武犯禁”，被当权者视为“罪已不容于诛”（班固《汉书·游侠传》），归为暴虐豪强之流。然而他们却是倾倒民众的英雄——轻生重义，轻死重气，胸怀气度，豪爽好交游，武艺高强，扶贫济弱，勇于为人们排忧解难，厚施薄望，从不希图回报——所以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游侠作为尚武精神的产物，自然而然地活跃于尚武的年代。春秋战国是游侠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知名者如墨子、程婴、唐雎、曹沫、信陵君、平原君、毛遂、豫让、要离、聂政、田光、荆轲、高渐离等，虽然大多人卷入政治风波以刺客身份出现，却终是以仗义勇为、反抗强暴的侠名士气名垂青史，他们的侠义行为甚至改变了局部政治力量的对比。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严刑苛法，遏制了游侠的发展。不过秦代近二世而亡，很快为汉取代。西汉立国之初，几任当权者均采取休养生息之策，游侠遂丧失了先秦救亡图存时代的环境，譬如再无机会像荆轲那样意图保存弱小燕国而去刺杀强大的秦王，这使得游侠的光彩迅疾消褪。这一时期的游侠只以周穷济贫、厚施薄望著名，当他们不再像荆轲之辈卷入政治风波时，侠义精神反倒更为突出。明末清初王夫之曾经感慨道：“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正因为如此，民众心中只有大侠，并无朝廷，游侠能“权行州域，力折公侯”，逐渐威胁到当权者的利益。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任用酷吏大肆打杀游侠，声名显著者如郭解等均被残酷处死，游侠为了逃避朝廷迫害，行踪日益诡秘，从此疏离庙堂，沦为彻头彻脑的江湖人物。

到了唐代，游侠再次深入政治。上自宰相，下到藩镇，均与游侠以及自游侠中分化出来的刺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唐人才说：“天下未有兵甲时，常多刺客。”终唐一代，游侠、刺客横行天下，这是极为奇特的历史现象。

《大唐游侠》讲述的就是唐代元和前后一群游侠的故事。那是一个极其混乱的年代，他们的身份、立场、信念、理想不尽相同，然而却是同样的说一不二，同样的任侠使气，同样的嫉恶如仇，同样的视死如归，终以张扬的气质、个性、勇气、热血谱写了一曲壮烈悲歌——一个四分五裂的帝国，一群胸怀奇志的侠士，狼烟烽火，豪情一诺。

本书中的游侠并非无所不能的英雄，他们跟普通人一样，有许多艰辛，许多身不由己，甚至要承受更多的苦涩和无奈。即使有隐退江湖之心，面对多艰的时事、惨烈的局势及悲凉的事，也难以置身事外。战争的残酷，人性的复杂，刀光剑影中，飘荡着斩不断、理还乱的情丝，爱情、友情、亲情缕缕交织，难以抉择。

但无论如何，他们见证了一种勇气力量，一种血气方刚。大诗人李白曾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按作者最初的构想，《大唐游侠》由发生在五个城市（长安、成都、扬州、魏州、洛阳）的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故事组成，郎官清酒肆李绅和青龙寺张祜两段本是扬州《金缕衣》故事的伏笔，限于篇幅不得不拿掉。唐代扬州是当时天下最优裕最具有风情的城市，作者将单独再写一本关于扬州的历史小说。

因故事背景极为复杂，小说中情节所涉及的历史常识会有重复交代。

《大唐游侠》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以及即将出版的《璇玑图》、《斧声烛影》等书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这里，要特别感谢杨瑞雪女士、肖启明先生对我的巨大鼓励，感谢刘海涛、逯卫光二位先生专业而细致的工作，感谢本书的设计师孟纪原先生，正是他们的热心帮助和不懈努力，才使得本书得以顺利付梓。

千百年来，“侠”道长盛不衰，只因民众心底渴求正义、推崇英雄。
谨以《大唐游侠》一书献给所有做过炽热侠义梦的人们。

吴蔚

2010年5月30日 于北京

吴蔚◎著

钓鱼城

中国古代大家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钓鱼城

吴蔚◎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钓鱼城 / 吴蔚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613-3

I. ①宋... II. ①吴...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8662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图书策划 刘海涛

责任编辑 董理

责任印制 曲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孟纪原 聂强

书 名 钓鱼城

作 者 吴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 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4

字 数 千字

版 本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0613-3

定 价 39.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南宋末年，皇帝昏庸无能，全无作为，庙堂奸臣当道，朝政腐败。而北方蒙古日益强大，相继灭掉西夏、金国，兵锋直指南宋，四川最先沦为战区，烽火连年，残破不堪。新任蜀帅余玠受命于危难之间，修筑了以钓鱼城为枢纽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一举扭转宋军颓势。钓鱼城更是鱼台一柱支半壁，成为独立支撑四川战局甚至影响中原局势的一把尖刀。虽然地利夸奇险，终藉人谋妙斡旋，宋蒙之间的较量，远远不止于蜀口城池的明争，还有奇谋伟略的暗斗……

目录

CONTENTS

内容简介

引子

第一章 在在风寒

第二章 梅花那树

第三章 嵯峨剑戟

第四章 从前烟雨

第五章 人谋如旧

第六章 怅望何处

第七章 沧波渺渺

第八章 难逢一笑

第九章 此意匆匆

第十章 蜀道登天

尾声

独钓中原——钓鱼城及相关大事编年

附录一 武备

附录二 南宋四川地图

附录三 南宋四川行政区域

附录四 南宋年号表

附录五 元代年号表

后记——落月照江流，孤臣天地心

返回总目录

山月高，江水深，落月照江流，孤臣天地心。

——题记

引子

他为清澈的琴音所打动。尤其白衣女子在刀枪环伺下泰然抚琴，超凡脱俗，清高傲世，仿佛一枝凌寒独自开的梅花，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终生无法忘记。二十多年后，他才得知那支琴曲名叫《流水》，与另一支名曲《高山》同为春秋战国名士伯牙所作。而所谓『高山流水』，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寓意『知己』也。

南

宋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攻破蔡州^[1]。金国哀宗皇帝不甘心作为亡国之君留名后世，便学习北宋灭亡前宋徽宗禅位给其子宋钦宗的法子，匆忙将皇位传给东面总帅完颜承麟^[2]。即位礼毕，宋军已占领南城，金哀宗自杀殉国，一百多名将士投水而死。背负延续女真国脉使命的完颜承麟虽以勇猛著称，最终还是未能突出重围，为乱军所杀，距其登上皇位还不到半天，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至此，金国灭亡，共立国一百二十年。如元人郝经所叹：“一百余年作天子，与国俱亡在今日。”

金亡后，其残余势力聚集在秦、巩、兰、会^[3]一带，继续奉金为正朔，据地自守。其中兰、会一带由金国名将郭斌驻防，秦、巩则由巩昌总帅汪世显据守。为了彻底扫平两支有威胁的武装力量，蒙古大汗窝阔台派次子阔端率军进剿。阔端麾下骁将按竺迺经过血战后，终于将郭斌围困在其家乡会州。

郭斌长相奇特，嘴尖而下唇阔大，双眼暴突而细小，外号“郭虾蟆”。他出身于保甲射手之家，身怀百步穿杨绝技，射术无双，是天下最著名的神箭手，因屡立军功，由一名普通射手成长为金国统兵大将，镇守一方。西夏曾攻破会州，俘虏了郭斌及其兄长郭禄大，因久仰二人威名，千方百计想予以招降。兄弟二人不肯屈服，相机逃跑。途中，郭禄大不幸被杀，郭斌独自逃归金地，声名愈著。金国灭亡后，郭斌依然矢志不渝，多次拒绝蒙古招纳，誓要守卫住最后一座城池。

然而蒙古大军兵锋正健，锐不可当，面对如此强敌，失败不可避免。郭斌突围不成，知道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便持剑将妻儿老小赶入一间屋子，在屋子前后堆满柴薪，亲自点火。他自己则率领将士在大火前引弓射击，三百支箭百发百中。射完最后一支箭后，郭斌将弓和剑都抛入火中，自己也投身进了熊熊大火，情状极其惨烈^[4]。

这时候，忽有一名侍女手抱婴儿从火屋中冲了出来。面对众多杀气腾腾的蒙古兵士，她并不惊恐害怕，只是流露出深切的哀戚，嚤嚤泣道：“郭将军尽忠于国，竟忍心烧死自己的孩子。这是郭将军的儿子，希望见怜收留他。”说完将婴儿交给了一名浑身血迹的蒙古军士，自己又重

新奔入火屋中赴死。

彼时蒙古铁骑席卷亚欧大陆，纵横天下无敌手，号称“黄祸”，又被欧洲人称为上帝的“罚罪之鞭”，每每攻下城池，多采取屠城之策，虽老幼妇孺不能避免。这些蒙古兵士个个凶悍残忍，杀人不眨眼，然而当他们的目光落在那名哇哇大哭的婴儿身上时，心中不由自主地起了一阵悸动——他们也许可怜这嗷嗷待哺的婴儿的无辜，也许感怀郭斌宁死不屈的坚定意志，但更震撼的还是那名侍女敢于亲手将孩子托付给敌人的勇气。蒙古军先锋元帅按竺迩听说事情经过后，亦生恻隐之心，下令好好抚养郭斌的遗孤。

早在会州失守前，金巩昌府[5]便宜总帅汪世显曾派人联络郭斌，约定互相结盟、割据自守。被郭斌拒绝后，汪世显便干脆投降了蒙古。

汪世显先祖是吐蕃大族包氏[6]部将。其本人以军功起家，由千夫长逐渐累官至一方统帅。由于其镇守西北多年，号称“秦巩之豪”，势力强大，具备左右西北局势的实力。他并不像郭斌那样对金国忠心耿耿，甚至早在金国灭亡之前便有心投宋，一直派使者暗中到四川，通过四川地方官员与南宋朝廷联络。当时四川实权人物为制置使赵彥呐及总领四川财赋安癸仲，二人亦努力为汪氏上书。

对于南宋而言，这本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若得汪世显倾心归附，不但斩断了金国右臂，且将极大地巩固大宋西北边防。但因为李全[7]的前车之鉴，朝中重臣如宰相郑清之等人群起反对，宋理宗经过反复思虑后，最终拒绝了汪氏的内附请求。

尽管结果不遂人愿，汪世显还是与南宋四川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在金国灭亡后，依然积极与南宋通好，然内附一事终究难成。当蒙古大军兵临巩昌城下时，汪氏必须要作出抉择，思虑后叹道：“宗祀已矣，吾何爱一死，千万人之命悬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禄，死其分也，余者奚罪？与其自经于沟渎，故殉一时之节，孰若屈己，纾斯人之祸。”于是举城向蒙古皇子阔端投降。

与南宋置之不理的冷漠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刚刚兴起的蒙古极为看

重汪世显的归附，任命他仍然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并赐予大量珍宝。由于汪世显及其家族在陇右极具影响力，且熟悉四川山川地形，其投降蒙古的重大战略意义不久即显露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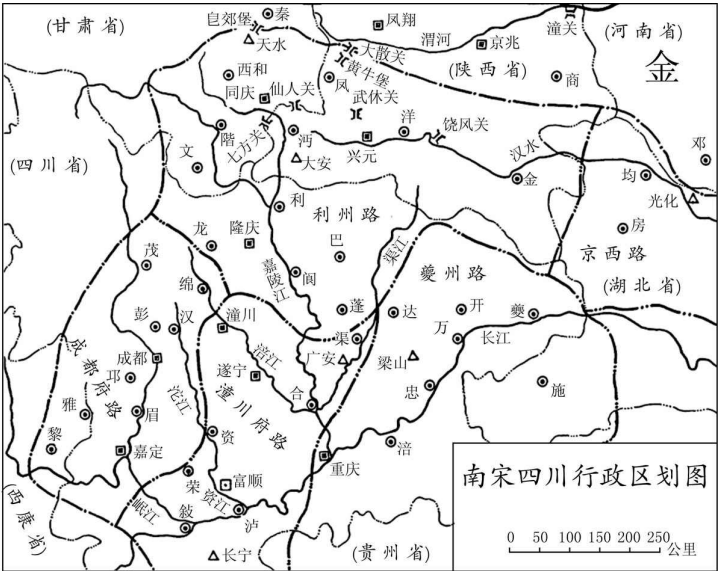
当时蒙古已经灭掉西夏和金国，要完成天下混一，除了西征之外，就只剩下偏安于东南的南宋王朝。南宋生于忧患之中，在金人金戈铁马的追杀中立国，从宋高宗开始，就奠定了屈辱求和的基调，“苟安”成为国策。虽偶有对金开战之举，但均只是皇帝或权臣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需要，当政者从来没真正有过恢复中原、还我河山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历次北伐无一例外均以惨败告终。自宋孝宗之后，南宋朝政日益腐败，统治者只知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到蒙古崛起时，南宋在位皇帝为来自民间的宋理宗赵昀，多年来碌碌无为，正忙着提倡扶植程朱道学，根本看不到强邻的威胁和亡国的危机。而执掌朝政的权相史弥远则恣意专权，大力打击异己，朝政一片昏暗。又试图趁金国疲于应付蒙古铁骑之时落井下石，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甚至不惜与蒙古结盟，虽然成功灭金，却也再次上演了引狼入室的悲剧[8]。

端平元年（1234年）初，南宋与蒙古联军攻陷蔡州城，金国灭亡。同年五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除了决定派遣诸王长子西征[9]外，还宣布要对南宋“躬行天讨”。是年秋，蒙军分兵三路大举南侵，宋、蒙战争全面爆发。

然与之前无往而不利不同的是，蒙古军南下攻宋相当不顺利。南宋虽积弱已久，君臣习于苟安，爱国志士横受压抑，宋军孱弱，力不足以御侮，却有横贯东西的天然屏障——千里淮河和大江[10]。蒙古军以骑兵见长，不习水战，难以涉渡天险。起初对金国用兵时，蒙古军亦曾为黄河所阻，“盘旋积岁，竟不能过黄河，以遂其不夺不厌之志”。后来还是有人暗中指点，告知“河之尾有路，可以转入”，蒙古军遂有先灭西夏，而后绕至河尾假道西夏西境攻金之策略。而最终蒙古灭金，仍是假道宋境，“逾积石，践蜀境”，避开了黄河天堑，此迂回战略即为著名的“斡腹[11]”之计”。鉴于蒙古军在攻宋正面战场上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窝阔台决定还是采用斡腹的老办法，即避开淮河、大江，出奇兵绕道西南，从侧翼进攻南宋，巴蜀则被选为进击的突破口。宋蒙开战后不久，四川即沦为两军交战的主战场。

四川又称“天府之国”，分为成都府、利州、潼川府、夔州^[12]四路，总称四川路，此即“四川”得名的由来。它位于长江上游，对中原成俯视冲决之势，地位极为重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起初只是关中之国，然其攻灭巴、蜀^[13]后，即对楚国等其他六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中原局面顿时为之一变，关中之国最终冲出了函谷关，一统天下。入宋以后，四川更是成为朝廷的财赋重地，号称“西门”和“后户”，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南宋初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南宋让出陕西地界，割商州、秦州大半予金，宋仅存上津、丰阳、天水三邑及陇西成纪等地，又弃和尚原、方山原，以大散关^[14]与金为界。如此，金人得“商秦之半”，直接导致大散关以西的西蜀地区与金境接壤，四川遂跃升为边郡，成为布防重地。南宋在大散关南侧沿东西向选择了三处天然绝险之地作为关隘，驻兵设防。这三处关隘是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15]。三关之外，又有五州，即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和天水军^[16]。三关和五州堪称四川盆地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名士高稼长期在巴蜀担任地方官，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称巴蜀“系天下始终”，而“蜀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



蜀口地势险峻，有险可恃，易守难攻。南宋初年，名将吴玠、吴玠兄弟守卫四川，便是充分利用了地理优势，屡败强敌。当时金军兵锋极

锐，一举越过长江天险，追得宋高宗赵构逃亡海上，势不可挡，大有横扫天下之意，唯独在进击四川时，为吴氏兄弟所败，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铩羽而归。金军统帅金兀术亦中箭负伤，仅以身免。吴玠将所取得的战果归功于和尚原的险要地形，道：“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蹶其后，是所以保蜀也。”吴玠也称：“当且依山为屯，控其要害，迟其情见力疲，渐图进据。”

三关五州之北，则是秦巩之地。倘若南宋朝廷接纳了汪世显的归附，那么其统辖下的二十四城则成为三关五州的外围防线，防卫形势比吴氏兄弟镇蜀时更有优势。然而南宋朝廷内忧外患，苟延残喘，执政者自己都丧失了信心，亦没有眼光和胸襟来接纳汪世显，最终将其拒之门外，导致他转投蒙古人的怀抱。

蒙古军以斡腹之计兵出西南，尽管避开了水战，但所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四川多崇山峻岭，不利于骑兵驰骋，加之地形复杂，自古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对于不熟悉道路的蒙古军而言，几乎是寸步难行。而汪世显非但坐拥秦巩之地，且熟悉蜀口山川地形，足以充当蒙古军入川的向导和先锋。蒙古人一眼便看出汪氏的巨大价值，对其主动投降大喜过望，不惜赐予高官厚禄，倾力笼络。

当时，蒙古大汗窝阔台立第三子曲出为太子，命其经略江淮，在正面战场吸引宋军主力。封次子阔端为西夏王，驻河西，主持入川军政事务。阔端与长兄贵由、弟弟曲出同为第二皇后^[17]乃马真所生，地位尊贵，这次作为侧翼“斡腹奇兵”主帅统兵征蜀，显是被父汗寄予厚望。他不像别的蒙古王子那般勇悍好斗，有着罕见的和善脾气，为人亦颇有气度，曾任用大批西夏故臣和儒生作为谋士，著名者如西夏右丞相高良惠之子高智耀等。

阔端受命攻蜀，但他亦早听闻蜀门天险难以攻克，正苦无良策时，汪世显举城投降，其所辖秦巩之地正是入蜀的孔道，不由得令他大喜过望。他敏锐地意识到汪世显正是入蜀的最佳引路人，为进一步笼络人心，按蒙古习俗当场收汪氏为家臣，表示已视其为心腹，并欲娶汪世显幼妹汪红蓼为妃子，以联姻来结成更加稳固的联盟。不料汪红蓼虽是弱质女流，却是个刚烈性子，不肯趋炎附势，以已与人有婚约为由，断然

拒绝了蒙古皇子的垂青。

联姻虽不成，但丝毫没有改变汪世显效忠蒙古人的决心，他很快以先锋的身份，率领其部汪家军投入了蒙古军进攻四川的战争。由于汪氏长年与蜀中通商，对四川边备部署及入蜀山川道路了如指掌，极大增强了蒙古军入蜀作战的能力。为了尽快占领蜀境，蒙古军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皇子阔端亲自率领，由汪世显引路，从正面进攻蜀口；另一路为侧翼部队，由宗王穆直率领，绕小道迂回南下，直接奔袭四川军政中心成都府。两路大军事先约期，要在成都府会师。此为“斡腹”之计的又一次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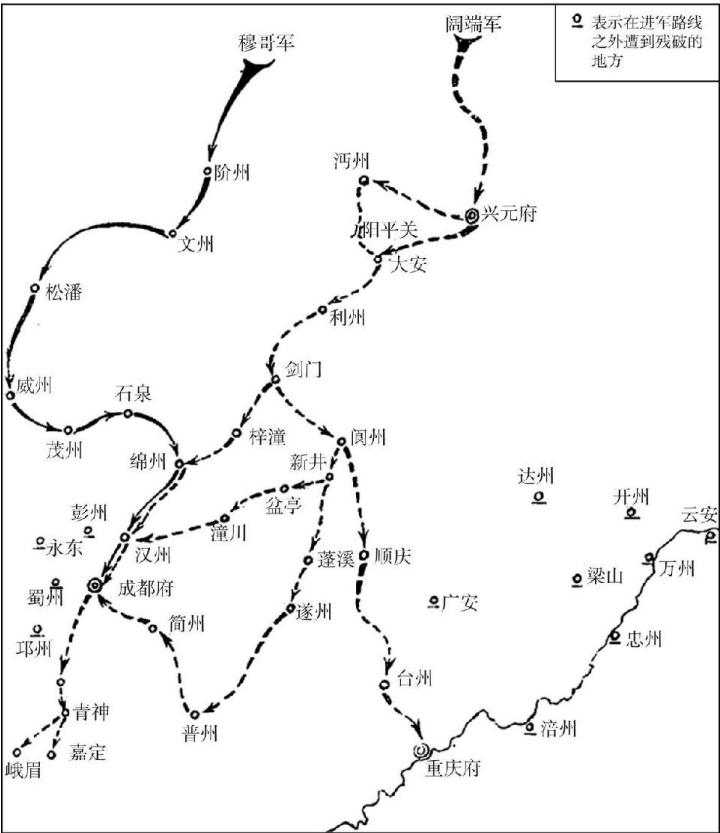
四川宋军统帅是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曹友闻，为大宋开国名将曹彬十二世孙。他原是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因武艺高强、熟知边事，才改授武职。其人文武双全，是一员虎将，外号“万人敌”，自镇蜀以来，曾多次以少胜多，力退强敌。四川制置使赵彥呐还专门为他制作了一面旗帜，上面绣着“遍身胆”三个大字，以配其外号。

曹友闻得知汪世显降蒙、并引五十万蒙古大军攻蜀后，大惊失色，对其弟曹友万^[18]道：“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众寡不敌，岂容浪战！只当乘高据险，出奇埋伏以待之。”因他手下只有三万兵力，故集中兵力扼守仙人关。

而蒙古阔端一军出大散关，直攻武休关，击败宋都统李显忠部，旋即进入兴元境内，预备攻占大安军^[19]。大安地势平旷，无险可守，为南下通道。宋四川制置使赵彥呐担心大安失守，急令曹友闻赶去支援大安，以保住蜀口。曹友闻认为仙人关才是蜀口之要害，即使蒙古军突破大安，但因仙人关屯有宋兵，依然有后顾之忧，必然要在入蜀后先行攻打仙人关，到时宋兵以逸待劳，必可取胜。

赵彥呐或许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有他的顾虑——他曾全力为汪世显保荐，请求朝廷准其归附，然汪氏非但投降了蒙古，还成了敌方的引路人。那么他为汪世显作保这件事必会授人话柄，将受到朝中御史的反弹劾，罢官还是轻的，说不定还会落个抄家编管的命运。要想扭转局

面，只有全力以赴将蒙古军拒之关外，尽快杀了汪世显，因而死活不肯听曹友闻的建议，一天中派出七名使者手持小红牌，催促出兵。



1236年阔端、穆哥军残破四川示意图

曹友闻不敢违抗上司命令，只得勉强移师大安。因敌众我寡，而大安一境唯阳平关鸡冠山^[20]一堡可守，其余地势一马平川，正是蒙古骑兵所长、宋军步兵所短，难以正面对敌。曹友闻决意以奇兵取胜——先派遣弟弟曹友万、曹友谅引兵驻守鸡冠隘，在上面多张旗帜，挖掘战壕，准备坚守；自己则带领一万精兵连夜渡过嘉陵江北上，埋伏在山谷中，预备等蒙古军攻打入蜀咽喉之地阳平时，前后夹击蒙古军，以为犄角之势。两军约定以鼓声烽火为号。

蒙古军前哨到达阳平时，看到城门洞开，空无一人，炊烟不出，鸡犬不声，似是空城，便争相纵马入内。关内宋伏兵四起，将前哨尽数

斩杀。不久，万余蒙古骑兵赶至。宋守将曹友万考虑到军中缺水缺粮，只有五日储备，遂主动引兵出战。战斗十分激烈，从上午到下午，持续了一整天。到日暮时分，蒙古军终于暂时退去。曹友万身被数创，退守鸡冠隘，令人举烽火向兄长曹友闻报警。蒙古主帅阔端率主力大军旋即赶至，在城堡四周挖掘了数道堑壕，将曹友万军重重围困在阳平关内。而先锋汪世显则率另一军攻打大安军治所三泉。

曹友闻闻警后即令诸军连夜束装起程，急趋阳平关。大军行二十里后，天降暴雨，道路泥泞，行进异常困难，部将均建议等到次日天明后再走。曹友闻考虑到阳平关只存有五日军粮，而今已过八日，一旦曹友万军难以支撑，城池被蒙古军攻破，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强令部队继续前进。

拂晓时分，宋军接近蒙古军营地。曹友闻令兵分三路直插营地，与蒙古军接战。蒙古军因大雨而钻入毡帐内休息，猝不及防，被杀甚众。鸡冠隘中曹友万见援兵到来，亦挥军出击。蒙古军主帅阔端见受到夹击，仓促之间一时难以对敌，正要召集人马撤退时，汪世显率军自大安赶来相会。两支蒙古军合兵，士气登时大振。阔端将骑兵分作百十队，轮番向宋军驰击。两军均殊死奋战，喋血十余里。当时已是深秋，临近冬季，宋军均身穿绵衣^[21]，而不是铁甲，被大雨淋湿后极其笨重，不利于战斗。到天亮时，宋军渐渐失利。蒙古集结大军，以铁骑四面围绕，将曹友闻军包围在中间。

诸将劝曹友闻单骑突围，道：“我军虽没，然杀敌亦过半，将军何不突围而出，以图后举？将军身在，敌决不敢入蜀。”曹友闻叹道：“武休关出奇兵，前日既已失机；沔州坚守，今天又被掣肘。以此误蜀，蜀必亡，吾与蜀俱亡矣！”坚决不肯单骑逃走。

矢石如雨，宋军伤亡惨重。曹友闻中了一箭，遂下马步战，浴血鏖战至夜晚，与诸将皆战死。曹友万率五百人突出重围，返回鸡冠隘。因四川制置使赵彥呐拒发援兵，城中乏粮，曹友万只得率残部出城，终突围不成，一军尽没。

阳平关一战，曹友闻所率宋四川边防精锐全军覆没，通向蜀中内郡的蜀口为蒙古军所控制，四川门户洞开。但蒙古军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数万，关下尸骸山积。蒙古人打扫战场时，发现了曹友闻的尸体及“遍身胆”旌旗，这才知道宋军主帅已经阵亡，均额手相庆。

蒙古军先锋汪世显与曹友闻本是旧识，听闻老友战死，叹道：“真男儿汉也。”下令予以厚葬，并设盛礼祭奠。

这时候，一名素颜布衣女子手抱婴孩来到阳平关，自称是宋人，名叫薛迎梅，是曹友闻将军旧识，冒死赶来敌营，只为见故人最后一面。蒙古人惊异她瘦弱疲累身躯下的冷静和勇气，遂将她带至曹友闻灵前。薛迎梅从容祭拜过后，将婴儿放在一旁，自己则取下背上的古琴，盘膝坐下，当众抚起琴来。

琴声叮咚，仿若幽涧清泉，一滴一朵浪花，一点一圈涟漪，清冷清冷，与世无争。渐渐地，旋律流畅起来，滴泉汇成了潺潺溪流，绵延不断，欢快地流淌，奔向远方。每一点波动的粼光，每一朵激起的浪花，每一滴滚动的水珠，都显示着奔跃向前的灵动与美丽。一路上，又有更多的溪流加入了东流的行列。音律愈发雄浑，水流越来越大，越来越急，起伏奔腾中，波澜翻涌，惊涛拍岸，气势惊人。正以为狂风骤雨即将来临之时，节奏陡然转缓，原来百川到海，汇成了一片汪洋，浩瀚中终归宁静。

蒙古军中无人识得音律，但却个个悄然肃立，静静聆听着琴曲——只觉得这支曲子由静而动，由缓而疾，由婉转曲折而澎湃汹涌，由涓涓淙淙到浩浩荡荡，迭宕起伏，变化无穷，闻之如临自然情境，心旷神怡，妙不可言。

汪世显次子汪德臣时年十五岁，作为质子^[22]跟随在军中。他为清激的琴音所打动。尤其白衣女子在刀枪环伺下泰然抚琴，超凡脱俗，清高傲世，仿佛一枝凌寒独自开的梅花，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终生无法忘记。二十多年后，直至其长子汪惟正迎娶耶律楚材孙女耶律昼锦当日，汪德臣才意外得知薛迎梅在曹友闻灵前所弹奏的琴曲名叫《流水》，与另一支名曲《高山》同为春秋战国名士伯牙所作。而所谓“高山流水”，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寓意“知己”也。

琴音冷冷，琴心昭昭。恍然不觉中，乐声越来越低，几不可闻。到最后一个合音时，薛迎梅纤指拂过，琴弦竟然断了一根。她愣了一愣，便抚住胸口，将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血染衣裙。汪德臣站得离她最近，忙上前扶住她，问道：“娘子可还好？”

薛迎梅面如金纸，虚弱之极，只紧紧抓住汪德臣的手腕，勉力朝一旁望去——那襁褓中的婴孩正张大眼睛，好奇地打量四周，浑然不知与母亲同处险境——她虽然没有开口说话，亦没有与汪德臣有过目光交汇，他却登时明白了她的心意。不知怎的，他心口一热，想也不想，慨然道：“娘子放心，你若是就此不治，我便替你抚养这孩子。”

薛迎梅道：“多……谢……”她还是没有转头看汪德臣一眼，只是不舍地望着孩子，目光逐渐迷离起来。

汪德臣问道：“孩子是男是女，叫什么名字？”薛迎梅道：“曹……曹……”不及说出孩子的名字，手蓦然一松，倒地气绝。

那婴孩似有所感应，“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汪世显走过来主动抱起了婴孩，轻轻地叹了口气。那一刻，汪德臣清楚地感受到了父亲发自内心深处的难过和哀伤，他自己心头也不由得惘然起来——如若几年前南宋朝廷接纳了汪氏的内附，那么他现下便是大宋子民，又将是怎样的一番际遇？命运当真是百转千回，叵测难料。即使是当世豪杰人物如他父亲汪世显者，也被时代的旋涡所吞噬，全然不能自主漂流的方向。

薛迎梅吐血而亡后，蒙古人不知其来历，只得将她与曹友闻葬在一处。曹氏遗孤则由汪德臣收养。他因还要继续随军攻蜀，无暇顾及，便先派人将孩子送回巩昌，请姑姑汪红蓼代为照顾。

歼灭曹友闻一军后，蒙古军乘胜追击，又攻占了军事重镇利州。为保卫南宋四川军政中心所在地成都府，宋将王连以重兵守卫剑阁，扼守蜀道。

剑阁所在的剑门关居于大剑山中断处，地势极为险峻——峻岭横空，峰峦直入云霄，倚天似剑；危崖高耸，壁立千仞，横亘绵延，从东

北向西南蜿蜒伸展，长达百余里，如天垒城郭；峭壁中断，两崖对峙，一线中通，有隘路如门，故称“剑门”。唐代大诗人李白有《剑阁赋》详细描述剑阁地貌道：“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上则松风萧飒瑟飏，有巴猿兮相哀。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又在《蜀道难》中称“剑阁峥嵘而崔嵬”，“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剑门自古为雄关险隘，又称“天下第一关”，享有“剑门天下险”之誉。因其为四川之北大门，是由旱路出入蜀中的必经之道，号称“蜀北之屏障，两川之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蜀汉大将姜维以三万精兵守剑门，拒魏军十万大军于关外，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然宋军新失主帅，惊魂未定，即使有剑门天险，还是未能抵挡住如狼似虎的蒙军。蒙古大将郝和尚拔都率领十二名敢死队员以夜色为掩护，自悬崖爬入关内，一举攻破剑门天险。所谓“车不得方轨，马不得成列”的蜀门险道，在蒙古骑兵面前，“昔人所谓天狱，所谓天险，所谓大、小漫天寨，肆行如履平地”。如此，成都府北面最后一道防线失守，成都平原完全暴露在蒙古铁骑之下。

另一路蒙古军由宗王穆直率领，往西走阴平道^[23]迂回南下，先后经过宕州^[24]、阶州，进入文州境内。文州“山川险厄，控庸蜀，拒吐蕃”，是南宋防御蒙古南下的重要军事据点，南宋文州知州刘锐、通判赵汝屏等官员率军民进行了拼死抵抗。穆直见文州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先锋按竺迺继续攻城，自己则率军溯白龙江而上，出岷山之外，再沿岷江而下，经石泉军南下，终于按期在成都附近与皇子阔端率领的蒙军主力会师。

成都是南宋四川军政中心所在地，城市商业异常繁华。由于经济繁荣，一直是南宋朝廷财政的重要供应区域。因南宋四川军政最高长官赵彦呐早在曹友闻率部与蒙古军血战厮杀时便已逃往夔州，且将戍守军队尽数调走，以保卫他自己，成都城中士卒不满七百人，其中四百名是盾牌手，另外三百名是府衙差役。如此，成都作为四川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根本就没有抗敌防御的能力。

蒙古军先试探派出了三百名骑兵，打着武休关宋将李显忠一部的旗号，来到成都城外的驷马桥。由于太平日久，成都百姓不识兵革，忽听闻有小股军队到来，误以为是前线溃败下来的部队，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还特意立旗榜招纳安抚溃兵，这些假冒成宋兵的蒙古骑兵遂堂而皇之地从大东门进入成都。

在随后的两天内，蒙古兵频繁往来于城内，没有人发觉真相。直到第二天晚上，一名蒙古骑兵漏了行踪和口风，被人擒杀，成都百姓才知道敌人已经入城。大梦初醒的成都军民随即与伪装败露的入侵者展开激烈的巷战。几十万全副武装、装备精良的蒙古大军，对决的是一座没有任何防备和防卫的城池，结果可想而知。蒙古骑兵蜂涌入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南宋四川军政中心。成都知府丁黼在巷战中战死，成为宋、蒙开战以来战死的第一位地方高级长官。

蒙古军主帅阔端入坐成都府衙，命卜者占卜吉凶，以此来决定成都百姓的命运。卜者预言道：“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住，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

刚好此时传来阔端亲弟曲出死于征宋军中的消息，于是阔端大书“火杀”二字，丧心病狂地屠杀了城中所有居民，并纵火焚毁了成都城。

随后，阔端留下大将塔海、汪世显等军向川西、川东抄掠，自己则率领主力北归。而被蒙古军反复围攻的文州在坚守七十五日后，终因援军不至、城内水源被断而失守。蒙古人进行了疯狂的屠城，南宋军民死者多达五万余。屠杀并未就此而止。留在四川的蒙古军扫荡了整个四川腹地，大肆烧杀掳掠，破坏惨烈，四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川西之人死丧十之七八，仅成都一城遭蒙古军疯狂屠杀者就多达数十万人之众。

汪世显等军还预备攻打宋四川制置使赵彥呐所在的夔州，以此打开川东长江门户，但因缺乏水军，终不能成事，只得大肆掠杀一番后退兵而去。而对宋军战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赵彥呐只被削职贬黜，不久死于贬所。

自北宋初年以来，四川近三百年未经战火，不识干戈滋味。即使在北宋灭亡、南宋初建时，金军多次大举进攻四川，均未能攻破蜀口防线，故蜀中始终得以保全，民物富庶，对南宋王朝维持半壁江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北方游牧民族占据四川的先例。然此次蒙古军在汪世显的引导下一举破蜀，长驱直入，导致四川大半沦丧，使得南宋半壁江山又残破了一半，对宋、蒙双方均具有重大意义。

当时另一路负责经略江淮战场的蒙古军已遭失败，连主帅曲出也死在了攻打襄阳^[25]的军中，年仅二十七岁。曲出是大汗窝阔台最宠爱的儿子，已经被立为皇太子，是大汗的继位者，他的意外之死，对蒙古是个不小的打击。然其兄阔端却在西南战场取得了辉煌胜利，不仅攻占了蜀道天险，且开始窥测中原的门户，正如汪世显所言：“吾已撤彼之藩篱，行寝其堂奥矣。”这无疑是蒙古征服南宋计划中的重大突破。蒙古人将此战与之前的灭夏、灭金相提并论，足见其重要性。

而对南宋而言，四川半壁沦陷，对其构成了致命威胁。蜀中本是膏腴之地，供应南宋三分之一以上的财赋和军粮，自被蒙古军攻破后，陷于连绵战火中，从此再也没有能力支援南宋其他战场，且急需朝廷抽调大量军队、物资来增援，以阻止蒙古军顺长江东下。如此，南宋财力、物力愈发捉襟见肘，不堪重负。

蒙古军突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蜀门，顺利入蜀，汪世显的作用十分突出。宋人均认为是汪氏引贼而来，视其为罪魁祸首。而蒙古一方也深知这一点，大汗窝阔台召汪世显入觐，当面夸其军功卓著，赐金虎符，恩宠备至。蒙古惯例，“除万户者未有不赐金虎符者”。汪氏由是取得了万户总管兼领军民的特权，从此跻身汉地世侯之列，愈发死心塌地为蒙古人效力。

此后数年间，蒙古军连续不断出兵抄掠，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所过之处尽成焦土，蜀中残破不堪。直到余玠出任南宋四川制置使，励精图治，充分利用四川多山的地形，创建了以合州^[26]钓鱼城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这才扭转了蒙古军肆意横行四川的局面。

从建成之日起，钓鱼城便以“巴蜀要津”的地位而声名鹊起，成为独

立支撑四川战局甚至影响天下格局的擎天一柱。直到南宋王朝灭亡后，它依旧独树一帜，巍然屹立，是蒙古人心中可怕的劲敌。在中国城池历史上，它是唯一一座从来没有被武力攻克过的要塞堡垒。

[1] 蔡州：今河南汝南。金国原以上京（今黑龙江阿城东）为都。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三月，海陵王因上京地处北隅、偏僻不便统治，迁入中都燕京（今北京）。嘉定七年（1214年）五月，金以国蹙，财用匮乏，不能守中都，遂下诏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绍定五年（1232年），蒙古军临南京城下。城中瘟疫流行，死者无数，粮食缺少，生计艰难，金哀宗遂弃京东逃，将朝廷迁去蔡州。南京遂为蒙古所有。

[2] 完颜承麟：女真名呼敦，完颜宗弼（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女真名兀术，多称金兀术）曾孙。

[3] 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西。兰州：今甘肃兰州。会州：今甘肃靖远。

[4] 郭斌死后，其事迹逐渐被神化，当地人民为他立祠祭奠。今日甘肃靖远城隍庙故址即是该祠旧址，庙中城隍像是郭虾蟆。而会州城遗址也被称为“郭虾蟆城”。

[5] 巩昌府：府治盐川，今甘肃漳县。

[6] 通览汪氏家族墓碑志，便可发现吐蕃包氏是其最重要的姻亲。此“包”即有“包青天”之称的包拯的姓氏（包拯事迹见吴蔚小说《包青天》）。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渭州吐蕃大族唐首领领龙珂降宋，因仰慕北宋名臣包拯风采，请求赐姓包，名包顺，由此开临洮（今甘肃）包氏先河。据汪惟孝（汪世显之孙）圻志：“先世掌汪骨族”，可推测汪氏当出自汪古部落（又称旺古、汪骨，为金元时期阴山以北少数民族部落，以回鹘人为主体的）。学术界有“汪氏实为汉人”的说法，依据是《元史·世祖本纪十二》：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六月，巩昌便宜都总帅汪惟和（汪世显之孙）言：“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元世祖忽必烈答道：“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禁汝也，任汝执之。”此段对话确实表明了汪氏是“汉人”，但这“汉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汉族人，因为蒙古统称宋、西夏、金等为汉人，如成吉思汗所娶金国岐国公主即被称为“汉公主”。

[7] 宋宁宗时，李全在山东举众起义，反抗金人统治，史称“红袄军起义”。李全妻子即为著名武术高手杨妙真（杨妙真事迹见吴蔚小说《宋慈洗冤录》）。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李全看到金国国势衰微，率部降宋，南宋朝廷任命他为京东路总管。李全趁机火并其他红袄军，在南宋和金国之间游走，互相要挟，以攫取高官厚禄，势力越来越大。不过在此期间，他不断率部骚扰金国边境，对牵制金对宋的进攻起了一定的作用。当蒙古铁骑南下进入山东后，李全同蒙古军大小百余战，完全处于劣势。面临数十万蒙古军，他不断派人向宋淮东制置司求援。南宋朝廷不能审时度势，想乘机除掉李全，竟然不顾大局，拒发援兵，还暗中策划谋杀当时在楚州的李全妻子杨妙真。杨妙真以自身施美人计，才得以逃脱。李全被蒙古军围困在益都一年，粮马食尽，军民相食，益都军民由数十万减至数千。最后力尽计穷时，李全还南向焚香，打算自尽，最终还是在部将的劝说下，投降了蒙古。蒙古授李全为山东行省长官，从而完全控制了山东，南宋两淮失去了最好的屏障。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宋将赵范、赵葵大破李全于扬州，当场杀死李全，宋军由此收复淮安。杨妙真率领残部退回山东，李全之子李璫袭父官职，仍然接受蒙古的统治。

[8] 北宋末年，宋徽宗曾与金国结盟灭辽，而辽国灭亡后，金国旋即掉转矛头灭了北宋。南

宋与蒙古结盟灭金，情形极度类似。

[9] 此次西征由各支宗王的长子或长孙领兵出征，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遣长子从征，故名“长子西征”。参加西征的成吉思汗子孙有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次子，因才干突出继承了术赤的位子，享有长子的权利）、不里（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长子蔑忒干之长子）、贵由（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之长子）、蒙哥（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长子）等。拔都因有成吉思汗长孙的身份，地位最高，担任西征统帅。察合台长子蔑忒干则早在随成吉思汗进攻巴米安时中箭而死。

[10] 大江即今长江。淮河流域地处中国东部，介于长江和黄河两流域之间，与黄河并称“两河”。

[11] 蒙古是游牧民族，以放牧和狩猎为生，集体狩猎时，通常采用包抄围猎的方式，习称为“斡腹”。成吉思汗对外扩张时，将“斡腹”运用到对敌作战上，迂回绕击，避开敌方的正面防线，攻其侧背薄弱环节，“合围把矛，猎取若禽兽然”，竟然大获成功。

[12] 成都府：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利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后分为利州东、西路。潼川府：治所在今四川三台。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

[13] 古巴国：今四川川东地区。古蜀国：今四川川西地区。

[14] 商州：今陕西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和尚原、方山原、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

[15] 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当时属于利州东路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管辖。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七方关：今甘肃徽县与陕西略阳之间。后两关属利州西路的沔州（原兴州，今陕西略阳）管辖。

[16] 阶州：今甘肃武都东。成州：今甘肃成县。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凤州：今陕西凤县。天水军：今甘肃天水西南。

[17] 窝阔台为成吉思汗第三子，蒙古第二代大汗，庙号太宗。他有四个皇后和六十多个妃子，嫡妻第一皇后无子且死得很早，因此第二皇后乃马真长有长妻身份，窝阔台七子中有五子为她所生。蒙古贵族妇女地位很高，按照习俗，部落首领死后，即由长妻摄政，直至新首领即位为止。且蒙古人尊重女性，诸王发布命令，妃子的名字通常在丈夫之前，如乾隆《陇西志》中记载有《宝庆寺约禁令旨碑》：“天的气力里，皇帝福荫里，察忽真妃子、捏不烈大王令旨：管民官人每根底，城里达鲁花赤每根底……”当年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西征，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及诸大将均随行，蒙古本土的大事则交给女儿阿剌海别吉负责，号称“监国公主”。她手下有数千名女官和侍女，听其号令，处理政务。

[18] 《宋史》记载为曹万，而据《曹氏家谱》记载其弟为曹友万，曹友闻另一弟名曹友谅，足见《宋史》此处有误。

[19] 大安军：治所三泉，今陕西宁强一带。

[20] 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南。

[21] 绵衣：即绢甲，以绢为甲面，在上面钉缀甲片，为宋军标准装配。即使是南宋名将韩世忠亦不着铁甲，而是“绵衣骠马，立于阵前”。虽然中原早有铁甲，然自五代以来，军队作战均不披挂重甲，成为传统。北宋初年，北方辽国在盔甲方面不占优势，因而宋军也未在这方面予以重视。到了北宋末、南宋初，女真重甲骑兵横霸天下，对宋军造成极大冲击，宋军这才不得不开始装备重甲。因金兵弓矢不劲，重甲起到了很好的防护作用，名将张俊说：“近岁军中方知带甲之利。”然重甲负荷太重，不能奔驰，不为步兵所喜。川陕山地居多，驻军多为步兵，因而极少装备铁甲。又，此处“绵”不通“棉”。中国在元代时才开始普遍种植棉花，黄道婆对此功不可没（参见吴蔚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在这之前，衣服多为丝、麻等制成，填充物则多为木棉。

[22] 蒙古惯例，投降的各族武装只须交纳贡赋，并遣子入质，出兵从征，就授以官职，继续承认他们对当地的统治。汪世显归降后，遣长子汪忠臣入质窝阔台汗帐下，次子汪德臣入质皇子阔端帐下，蒙古“官以便宜都总帅，凡其前所节度二十四城还受节度”。

[23] 阴平道为北方入蜀之要道，自今甘肃文县穿越岷山山脉，经由四川平武、江油等县，绕出剑阁以西，直趋成都。三国时魏大将邓艾即由此道进兵灭蜀汉。

[24] 宕州：今甘肃宕昌。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石泉军：今四川北川西北。

[25] 襄阳：今湖北襄樊。襄阳故事见吴蔚同系列小说《战襄阳》。

[26] 合州：属潼川府（原梓州路），下辖石照、汉初、巴川、赤水、铜梁五县。治所在石照县（又名石镜，曾是古巴国都城所在地，今四川合川），余玠治蜀后改州治为钓鱼城（今四川合川钓鱼城）。

第一章 在在风寒

夜幕降临，千岩万壑悄然隐去。冷月清光下的钓鱼城巍然孤耸，仿若一幅巨大的剪影，孤悬在水中。薄刀岭一带生满野梅花，虽不能见到漫山遍野姹紫嫣红的美景，梅花的清香却随夜风轻漾开去。人看不见它，但能感受到它的无处不在，如影随形，一丝一缕，沁人心脾。

谁使神州，百年陆沉，青毡未还？
怅晨星残月，北州豪杰；西风斜日，东帝江山。
刘表坐谈，深源轻进，机会失之弹指间。
伤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风寒。

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宴安。
叹封侯心在，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
渠自无谋，事犹可做，更剔残灯抽剑看。
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画儒冠？

——陈人杰《沁园春·丁酉岁感事》^[1]

夜幕降临，千岩万壑悄然隐去。冷月清光下的钓鱼城巍然孤耸，仿佛一幅巨大的剪影，精美而单薄，半浮半现，孤悬在水中。三江^[2]春水如练，沉静而稳重地承托着点点白帆。

薄刀岭位于钓鱼城西，虽只是个小山峦，但地势十分险峻——两面均是悬崖绝壁，岭薄如刀，故称“薄刀岭”，号称“钓鱼城最为险绝处”。山道最窄处宽仅尺许，陡然直上，横卧峰巅。行人至此，只要望一望两边悬崖，便会心惊胆颤，有“刀梁径窄，狭者无二，蜿蜒鸟道，侧目骇而神惊”之叹。因是镇西门进入主城的必经之路，兴戎司^[3]在牛巷颈西的岭口处置有关卡，号“萦带亭”。

一条火龙在山脊上游弋前行，这是一队高举着火把、全副武装的军士。一行人小心翼翼地穿过薄刀岭，来到萦带亭关卡。

领头的中军都统制张珏二十来岁，瘦削强健，英气逼人。他抚刀驻足关前，向同行的客人高言介绍道：“自此处关卡开始，往东便属于内城了。”

高言比张珏大上几岁，个子不高，却是厚壮结实，一张圆脸红得发亮。他和四名随从都是一身便衣，在一色紫衫^[4]戎服的宋军军士中甚是扎眼。几个人张大眼睛，四下扫视，似在寻找什么，模样甚是古怪。

月色下的山岭笼烟带水，香气氤氲，如梦似幻。薄刀岭一带生满野梅花，正值初春时节，寒梅绽放枝头。虽不能见到漫山遍野姹紫嫣红的美景，梅花的清香却随夜风轻漾开去。人看不见它，但能感受到它的无处不在，如影随形，一丝一缕，沁人心脾。只是山上处处林木成荫，即便有明月相照，四下仍是昏茫一片，要想看清楚具体物事，还真是难以办到。

张珏又道：“钓鱼山整体山势，大致像一条横卧的大鱼。白日大将军到过的东面新东门一带是鱼头，这西面的薄刀岭，便是鱼尾。鱼头和鱼尾在外城，鱼腹在内城。”

高言道：“那么这里就是鱼尾和鱼腹的交接处，该是内城的西入口了，虽无城墙城门，却有西门之实，战时又如何设防呢？应该不只这处关卡吧。”

张珏答道：“平日这里只设这处关卡，一旦有战事，便会调几队弓弩手埋伏在牛巷颈上。敌人如果自西面进攻内城，必然要经过薄刀岭，山道狭窄，仅容人身过，各种攻守器械难以施展，因而只需有弓弩手扼守牛巷颈，便足以将敌人挡在关外。另外，关上还修有一条滑道，就在那边的佛像边上，备有大量滚木，一旦敌人靠近关卡，守卫便会打开闸口，放下滚木，将山道道口堵死，从而阻止敌人通过。”

高言这才看到悬崖上有一座立姿弥勒摩崖石刻造像^[5]，佛像旁则有一条石砌的坡道，甚为隐蔽，道：“原来如此。”“啧啧”了一声，又忍不住赞道：“这钓鱼城当真是充分利用了地形优势，防御得无懈可击。”

张珏道：“大将军过奖。钓鱼城是十年前修建的新城，修筑的目的不是为了居住，而是要当作拦截敌人的要隘城堡，在防卫方面自然是考虑得多些。”高言道：“这也得城防设计者慧心独具，善于因势利导才行。”又问道：“是谁设计了钓鱼城？”张珏道：“播州冉氏兄弟。”

高言道：“原来设计者是播州人氏。张将军可否请他二人出来一见？”张珏道：“两位冉先生目下都在阆州，协助阆帅^[6]王惟忠将军增强大获城守备。”

高言闻言，露出失望之色来，但也未多说什么。

张珏道：“我大宋有一本军事书籍，叫作《守城录》，多谈城防之策，自绍兴以来十分流行。两位冉先生在设计钓鱼城的时候，也多参照了这本书。我手头正好有一本，回头我转给大将军，也许有所帮助。”

高言喜道：“如此，便多谢了。”又自行走到关口下，仰头观察那条颇为隐蔽的滑道。

今晚在萦带亭关卡当值的是小校唐锐，他听张珏称呼那年青男子为“大将军”，且语气、态度极是恭谨，不由得直咋舌，心道：“小张将军武艺了得，射技蜀中第一，年纪轻轻当上了统制，倒是叫人心服口服，却也十分罕见了。那人年纪跟小张将军差不多，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出众之处，居然已经是大将军？”转念又道：“除非他是名门子弟，老爹是个手握重兵的大官，子承父荫，才能小小年纪便当上大将军，如同当年的吴曦一般。”可脑海中搜了一遍，总也想不起朝中有什么姓高的高官。而且对方既然是大将军的身份，如何又会一副行商打扮呢？

唐锐心中疑惑，见高言几人在观摩滑道，忙上前扯住张珏衣袖，拉到一边，低声问道：“这位大将军到底是什么来头？貌不惊人，架子倒是大得很。听说打前日起，山上寅宾馆四周全封了，不准人靠近。而且……”特意指了指自己身上印有兴戎司记号的背心，续道：“连负责警卫的都不是咱们兴戎司的人，而是制置司余相公从重庆派来的心腹卫队……”又朝高言的背影努了努嘴，问道：“是因为寅宾馆住进了这位了不得的大将军吗？”

张珏斥道：“多话！问那么多做什么？好好守住你的关卡就是了。”

他是从底层士卒累功成长起来的将领，虽是军中最年轻的统制，却是平易近人，不拿架子。唐锐与他年纪相仿，平日在军营中说笑惯了，也不如何恭敬，笑嘻嘻地道：“大家这么熟，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张珏正色道：“这是上头特别交代下来的，决计不能泄露贵客的身份，不然军法处置。你想我挨军棍吗？”唐锐吐了吐舌头，道：“这么厉害？那还是算了。要真是因为我害得小张将军挨了军棍，如意小娘子可

不会放过我。”

张珏道：“你怕如意，却不怕我？”唐锐笑道：“钓鱼城谁不知道小张将军你为人最是亲和，却有个厉害泼辣的妹妹？对了，如意人呢？最近几次去茶肆都没有看见她。她还在为翁大娘之死伤心吗？”

张珏“嗯”了一声，心中却道：“我最近实在太忙，人又一直住在军营中，竟没有顾得上如意，实是大大的不该。”

忽听见高言指着北面方向问道：“张将军，那片亮晶晶的像面大镜子的是什么湖？”张珏忙上前应道：“那是范家堰，又名大天池，是钓鱼城中最大的蓄水池。”

高言道：“原来是人工挖凿的蓄水池，看情形可真不小。”张珏道：“钓鱼城内有大小天池十四所，井九十二眼，此处大天池是最大的，城中驻军的营房就设在那里，也是为了就近用水、饮水方便。”

高言道：“钓鱼城中泉水汪洋，旱亦不涸，即使被敌军长期围困，也不用担心饮用水源被切断了。”张珏笑道：“比起贵国大理的洱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原来这高言并非大宋人，而是西南大理国人氏，为现任大理相国高祥之子。大理立国一百六十年后，大权为相国高升泰所夺^[7]，虽后来还政段氏，但从此高氏世代为相，掌握大理实权。大理第十五任皇帝段正淳被迫娶高升泰之妹高升洁为正妻，大权旁落不说，还事事受妻子掣肘，苦笑作诗道：“国有巾帼，家有娇妻。夫不如妻，亦大好事。妻叫东走莫朝西，朝东甜言蜜语，朝西比武赛诗。丈夫天生不才，难与红妆娇妻比高低。”

现任皇帝段兴智年号天定，号天定皇帝，即位已有两年，亦是碌碌无为，成天只向佛事，大理国内的军政大事均由相国高祥处置。不过高祥平时驻在善阐^[8]，代表其驻守大理都城阳苴咩的是其次子高言，挂大将军头衔，执掌重兵。

高言在大理国举足轻重，如此地位身份，却微服来到川东合州，与一个小小的中军都统制夜巡钓鱼城，自然是别有一番目的——

蒙古灭金后，即倾尽全力进攻南宋，不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就连大汗窝阔台最宠爱的皇子曲出也死在了襄阳前线。原本蒙古人计划用斡腹奇计，迂回绕道西南，避开江淮正面战场，由川蜀进击。皇子阔端虽占领了蜀道天险，先后两度攻破成都，甚至俘杀了南宋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制置使陈隆之，势力深入蜀中，但却始终难以撕开川东的口子，秦巩豪族汪世显引蒙古军入蜀后，南宋朝廷已意识到蒙古人欲从侧翼进攻的企图，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四川重新部署防御，以固守长江上游，屏蔽下游，扭转自蒙宋开战以来的颓势。当时南宋声望最隆的名将当属孟珙，在荆襄和四川战区的抗蒙战争中成果卓著。然孟珙毕竟只有一人，分身乏术，宋理宗经过慎重考虑，命孟珙全力支持荆襄战区防务，又破格提拔了余玠，任命其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入蜀主持工作。

余玠，字义夫，号樵隐，[\[9\]](#)人。出身贫寒之家，少年时求学于白鹿洞书院。他性任侠，喜功名，好大言，常常在书院外的茶肆高谈阔论，议论朝政时事，为人侧目。茶肆主人怕惹来祸事，多次相劝，余玠不肯听。某日，二人终于起了争执，余玠愤怒之下将卖茶翁推倒，致其死命。他见闹出了人命，急忙畏罪逃走，却因受官府通缉，无处容身，便干脆投笔从戎[\[10\]](#)，投奔到淮东制置使赵葵麾下，作《瑞鹤仙》词毛遂自荐：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

胸中恨谁省。

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

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

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塞鸿音信。

争忍。

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

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

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

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饮。

赵葵读到词后，很欣赏余玠的志向，遂留他在幕府作幕僚。余玠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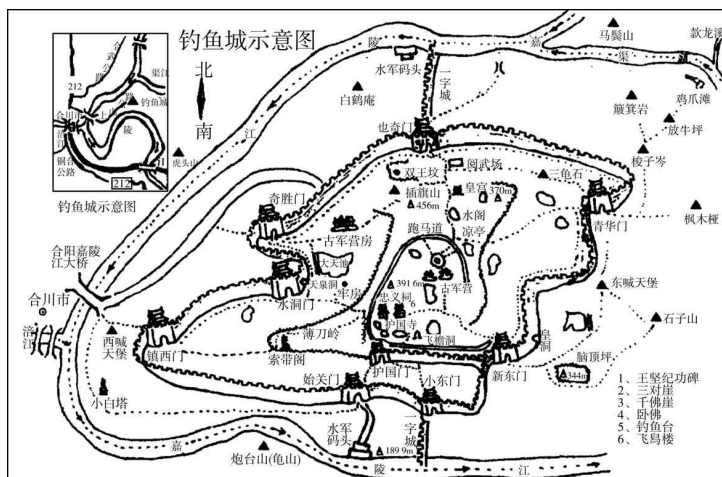
干出众，很快因“明敏干练”擢升为作监主簿。

端平三年（1236年），即蒙古军攻入四川腹心之地的这一年，余玠离开军中，回家乡奔丧守制，蕲州亦受到了蒙古人的进攻。余玠应地方官之召参加守城，以“弩火药箭”和“弓火药箭”等新式武器大败蒙古军。由于军功显赫，被迅疾起复，进官淮东制置司参议。未几，再进工部郎官。

蒙古军在南下反复受阻后，终于意识到水军的重要，亦在开封一带大造战船，训练水军。余玠率领一支精干水军潜入敌后，一举烧毁了蒙古军的造船设备，如此有勇有谋之举，令其名声大噪，迅疾升为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元年（1241年），余玠奉诏入觐，慷慨道：“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向宋理宗面陈“固本强边”二策：一是革除虚妄空谈之习，动员国人强边防敌；二是文武之士平等相待，一致抗蒙。

第一次入宫面圣，余玠便给皇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尤其他极力主张朝廷应该一改“重文轻武”的国策，重视武将，道：“如今称行武之人人为粗人，斥责为‘吟伍’。希望陛下对文武之士一视同仁，不要有所偏重。有偏重则必会导致偏激。文武交相偏激，非国家福分。”由于外患严重，南宋王朝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此议极符合时局需要，宋理宗称赞他所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



也就是在这一年，蒙古军再度攻蜀，长驱入川，包围了南宋四川制置司所在地成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坚壁不出。数日后，成都守将田世显开门投降，蒙古军突入城内，俘获陈隆之，押赴汉州^[11]，令其诏谕南宋汉州守将王夔出降。陈隆之手书“城破被执”四字，并呼谕王夔坚守，结果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家几百口都被蒙古军杀死。王夔率军驱赶火牛突围而走，汉州不攻自破，百姓惨遭蒙古军屠戮。其他各路蒙军四出抄掠，先后攻破西川地区嘉定、泸州、叙州等二十余城，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史称“西州之祸”。直至十一月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古军方才退去。

面对如此局面，南宋朝廷急需一位能担当大任者主持四川局面，宋理宗最终破格提拔了余玠，令其入蜀主持抗蒙大业，晓谕其“任责全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施行”。

自蒙古军攻入四川后，蜀地几成白地，宋朝将吏各专号令，犹如一盘散沙，四川形势已到了“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的地步。余玠到任后，将制置司安置在重庆府^[12]，定为四川新军政中心，先手书一联置于制司官署外。其联曰：“一柱擎天头势重，十年踏地脚跟牢。”表达了他励精图治的决心。大计既定，便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实行“屯兵积粮，备学养士，轻役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注销擅自逃出蜀地的官吏虚位，选用能人补之；对固边欲进有功的将士予以奖励，对违令和畏缩者给予惩处。

最难得的是，余玠一月方到达四川，置司重庆，三月便出奇计杀死了蒙古总帅汪世显，为南宋除去一心腹大患。短短两月，便取得如此重大成果，着实令人刮目相看。余玠一夜之间名扬四海，成为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不仅蜀中军民，南宋朝野上下均对其寄予厚望。

为了招揽人才，在民间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余玠在府治东侧设招贤馆，并亲拟《招贤榜》，文曰：“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另书联云：“老子亦常来伺候，诸公聊复忍斯须。”榜出后，四方才人前往献

策者甚众。余玠不厌礼接，言有可用，随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礼致谢。

其中，对余玠帮助最大的是播州^[13]冉璘、冉璞兄弟。二冉慕名而来，居招贤馆数月一言不发，见余玠果真礼贤下士、任人唯贤，这才献上“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之策，并提出“守蜀之计在于守合州，守合州之计在于守钓鱼城”，建议在合州据钓鱼山之天险筑城。

钓鱼山位于合州城东，“西通嘉陵，东引夔府，上临阆剑，下负重庆”，是重庆北面屏障。山脉雄奇壮丽，山形突兀，峰危壑险。山势东西倾斜，形成了层层台地。西南、西北角及中部山地隆起，形成薄刀岭、马鞍山、中岩等平顶山峦。山顶东西长五百余丈，南北宽三百余丈。山下则是沟壑纵横，山包环拱——东面有脑顶坪、梭子岭、孙家湾、簸箕岩、放牛坪、喊天堡、石子山；西南有艾家湾、小白塔；北面有朱家沟、白鹤庵、鹞子岩；南面有黑水凼、卷耳子。山顶南面有一块巨石，表面平正，凌空突出，俯瞰嘉陵江。传说远古时期曾有一巨神在此钓鱼，救助因天灾而遭受饥馑的合州百姓，此台因而被称为钓鱼台，山则因台得名。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为“钓鱼台”的古迹，留名青史者有汉代名将韩信钓鱼台、汉人严子陵钓鱼台、晋人陶侃钓鱼台、唐人张志和钓鱼台、金章宗钓鱼台。^[14]最著名者，当属姜太公磻溪钓鱼台，由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钓鱼”亦有追逐功名之寓意。山因有钓鱼台而名为钓鱼山，又在山上筑城为钓鱼城者，唯有合州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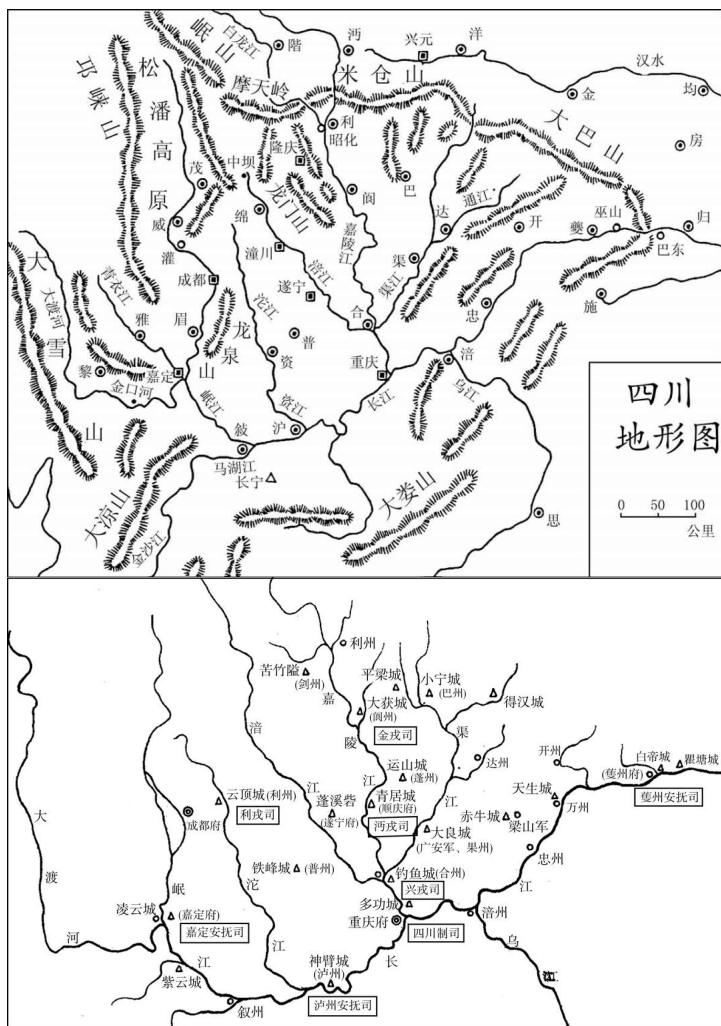
除了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外，钓鱼山还地处三江汇口——涪江在其南，嘉陵江经其北，渠江在其东，三面环江，为屯兵绝险之地。前任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重庆城时，已经意识到钓鱼山的天险之利，曾派部将甘闰在钓鱼山筑寨，作为合州官民避乱的场所，此即为钓鱼城修建之始。余玠得到冉氏兄弟献策后，亲自到钓鱼山实地考察，最终决定采纳其建议，并委派冉氏兄弟负责再筑钓鱼城。

修建完毕的钓鱼城山脚周回五十里，分为内、外两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依山据险，深沟高垒。城墙完全是大条石垒成，坚固异常。城墙加上自然山岩高度，高达数十丈，且内外布满杂树密藤，古斑苍然。有始关门、护国门、新东门、青华门、出奇门、奇胜门、镇西

门、小东门八道大门，另有水洞门一道。钓鱼城周围的山麓有许多田地，城内也有大片可耕之地，即使城池在外被长期围困，于内也能自给自足，长期坚守。作为一座城坚、粮丰、兵足、可耕可战、利于长期坚守的牢固堡垒，钓鱼城自建成后便有效地担负了重庆屏障和四川防御支撑点的重大责任。余玠又将合州治、兴元都统司及利东安抚使均搬到钓鱼城内，钓鱼城遂成为“巴蜀要津”。

不久后，余玠又下令冉氏兄弟以钓鱼城为样本，在四川主要江河如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涪江等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地形险要之地，修筑山城二十余座。仅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沿岸，就有大获、青居、云顶、神臂、天生^[15]等十一座城堡，这十一座城的水流皆汇注于合州钓鱼城下。

其中，大获城扼制自陕入蜀孔道，为最要害之地，青居城、钓鱼城、云顶城则保障嘉陵江、长江水路畅通，四城均驻有重兵把守——兴戎司驻钓鱼城，备内水嘉陵江，管军四千六百余人；沔戎司驻青居城，备内水，管军三千人；金戎司驻大获城，守护蜀口钓鱼城，管军不及千人；利戎司驻云顶城，备外水沱江、岷江，管军七八千人——是宋军在四川屯兵积粮的要塞。其余各城，则作为诸州治所^[16]，使得“军得守而战，民安业而耕，士有处而学”。与此同时，余玠将那些没有城壁可守的据点上的兵力，集中撤至重庆城，归于制司帐下安西、保定、飞捷、先锋等军，即“聚小屯为大屯”。



余玠山城布防示意图

如此，十余座山城星罗棋布，以重庆为防御中枢，以钓鱼城为核心堡垒，互为犄角，“如臂使指，气势连络”。四川宋军主力均屯驻在山城中，集中优势，居重驭轻，形成了一组完整而严密的立体防御网。这就是余玠所创建的著名的山城防御体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迹，也是他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出的宝贵财富。山城防御体系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城市防守策略，采用点线分布，有效地利用了天然的山形地势，从而遏制了蒙古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且能长期坚守，大量消耗进攻之敌，为赢取时间、调动机动部队实施反击创造了极为关键的条件。蒙古重要谋士姚燧曾多次随军赴蜀征战，曾评论自从“余玠议弃平土”，在四川筑垒，建起山城体系后，蜀中“不战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实张于斯”。对于余玠

创建的山城防御策略，也是由衷的佩服。

余玠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自其入主四川后，抗蒙形势大为好转，防务巩固，百姓始有安土之心，农业及经济开始恢复。军事方面，他亲自率军与蒙古大小三十六战，战果极为显著。淳祐六年（1246年）春，蒙古大将塔塔歹贴赤分兵四路入侵四川，余玠率军抗战，以新筑之山城为屏障，重创蒙古军。淳祐十二年（1252年）十月，蒙古军分道入蜀，发动了自淳祐六年四道入蜀以来最大的攻势。蒙古巩昌便宜总帅汪德臣率军取金牛道掠成都后，进抵嘉定；蒙古河东道行军万户李穀也奉命袭取嘉定；驻守汉中的蒙古军则越米仓山南下，进行牵制，全川因之震动。余玠调集蜀中精锐部队，利用嘉定及周围城堡恃险拒守。余玠亲率嘉定守将俞兴及各路援军夜袭敌营，最后伺机出战，终于粉碎了蒙古军对嘉定的围攻。蒙古军撤退途中，又遭到余玠组织的沿途军民的狙击，一路步履艰难，退出四川。

由于军威民威大振，防务巩固，“军民交安”，川地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均大有好转。余玠自己也极为自信，绘成“经理四蜀图”送给宋理宗，表示“愿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还之朝廷”。因抗蒙治蜀有功，余玠晋升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本已气息奄奄的南宋王朝，也因为四川局面的扭转而出现了振作的气象。宰相郑清之对此极为兴奋，特作诗道：

西望岷峨天一方，谁都地险绝遐荒。
皇风已喜浑无外，国势那须别有疆。
黄鹤盘空飞不过，金牛拔地去何长。
汉庭四海皆臣妾，一曲歌风未忍忘。

对余玠大加激励赞赏，又告诫他心里时刻不能忘出兵打仗。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秦巩大豪汪世显多次请求内附南宋，反对最力者便是宰相郑清之。若是汪世显归宋，当可为南宋西北屏障，蒙古人绝无可能在极短时间内突破蜀口天险，长驱直入四川腹地。时人均认为汪世显是蒙古入川的罪魁祸首，但也惋惜当初南宋将其拒之门外的浅视短见。郑清之一度被罢去宰相位，传闻便与汪世显掉头降蒙一事有莫大关系。他后来再度出山执掌朝政大权后，大概也觉得对蒙古残破四川

负有责任，因而对新任蜀帅余玠倾尽全力支持。身为浙江人的郑清之甚至还特意委托余玠在重庆附近买了一块坟地，表示死后也要身葬蜀地，以示对四川战场的绝对支持，并期望看到收复西川失地的那一天，很有几分陆游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悲壮味道。

正因为余玠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全面支持，加上防卫四川得当，蒙古军无隙可乘，假道四川进击南宋的斡腹之计不免破产。蒙古人由此又想到了一个更大的斡腹计划——先攻下吐蕃，为蒙军东进四川先行建立一块基地，再假道吐蕃，攻下西南大理，绕出两广，实施迂回包抄，以达到南北夹攻南宋的目的。

当时的吐蕃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教派众多，没有统一的首领，相对而言，以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最有影响力。蒙古皇子阔端奉命降服吐蕃，首先率军进入吐蕃，本欲以武力占领吐蕃全境，后来因为其父大汗窝阔台意外病死，才暂时撤离了这一地区。

几年后，阔端卷土重来，亲自给萨斯迦班智达写信，邀请他前往其封地河西做客。萨斯迦班智达料想以吐蕃国势，实难以与蒙古铁骑对抗，遂代表吐蕃前往河西，在凉州与阔端达成协议：吐蕃愿意接受蒙古统治，同时，蒙古尊重并保持吐蕃各教派首领的权利。在萨斯迦派的带动下，吐蕃诸部大多归附蒙古，蒙古最终通过萨斯迦班智达确立了对吐蕃的领导权。自此，吐蕃开始归属蒙古。

降服吐蕃后，蒙古进一步实施斡腹之计，皇子阔端亲自率军攻打大理。蒙古大军绕开宋境，取道吐蕃，出其不意，直抵大理重镇三赓[17]。三赓为大理国北边门户，轻骑半日之内便可抵达大理都城阳苴咩，一旦为蒙古军占领，后果将不堪设想。大理军拼死抵抗，守将高和英勇战死。眼见三赓城池即将被攻破、大理危在旦夕之时，蒙古军忽然莫名退军，一场大兵祸由此而解。后来有传闻，说是主帅阔端生了怪病，不得不临时返回河西封地就医。也有流言说，是有位像丘处机[18]一样的神仙真人飘然来到蒙古军营，用言语点化了阔端，令其攻杀之心骤然息止。不论真相到底如何，大理人均认为这是天佑大理国，争相弹冠庆贺。

蒙古攻打大理的企图暴露后，南宋朝廷也意识到蒙古人想要实施更远距离的斡腹行动，四川制置使余玠为此加强了西边防守，并大力招徕播州一带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以此来解除南宋侧后翼的威胁。为保住西南大后方，余玠不惜调派大量兵力西进，以阻截蒙古军南下，虽是出于大宋利益考虑，但从客观上也屏卫了大理。大理在抗蒙一事上与南宋同仇敌忾，主持国事的相国高祥曾多次派人到四川与余玠联络，共商抗蒙大计。

这一次，大理国大将军高言亲自来到重庆，自然也是因抗蒙一事想要得到南宋的帮助。他称收到风声，蒙古正在吐蕃境内集结大军，意欲再度攻打大理。而且此次蒙古人下了决心，折箭为誓，声称对大理誓在必得。

起初，余玠并不大相信，理由有三。

一是宋军在川边布有重兵，蒙古军若决意进击大理，需绕道吐蕃，那就要穿过草地、雪山、大渡河、金沙江等极为复杂凶险的自然地段。对于草原生、草原长的蒙古人而言，这是一场极大的冒险，除非万不得已，别无退路，没有人会选择这样一条与老天爷强行斗法的绝路。

二是蒙古自成吉思汗过世后，内部为汗位争夺不休，汗位几度空置，先后有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及乃马真、海迷失两位皇后摄政。而今执政者是拖雷长子蒙哥，虽当上了大汗，却是名不正、言不顺，完全靠武力强行即位。且即位后即以强权手段镇压异己，屠杀了大批蒙古贵族，尤其是窝阔台、察合台两系的宗亲臣属，手段残酷令人发指，譬如将前任大汗贵由皇后海迷失剥光衣衫，当众羞辱后，再用线缝住身上七窍，投入水中活活淹死。如此行径，自然不得人心。蒙哥新即汗位，地位尚不稳固，如何会在即位后行一招险棋，南下攻打大理？

三来蒙古漠南汉地事务素来由宗王阔端主持。他是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嫡子，又是第三任大汗贵由亲弟，地位极为尊贵，也是汗位的有力争夺者。因其本人没有野心，又素来与拖雷一系子孙友善，这才让蒙哥占了先机。阔端虽不断努力开拓四川战场，对南宋控制下的川东势在必得，然其对攻打大理之事并不重视，除了三賧之战外，近年来一直未见其南下行动。想来因为他曾亲自引军南下、深知路途太过凶险之故。

然而高言坚称消息来自某位北方游归的高僧，极其可靠，余玠也不能不予以重视，遂派人分别赶往嘉定和泸州，命嘉定守将俞兴和泸州守将刘整积极联络西南边境少数民族武装，加强防卫。当然最要紧的，还是要让大理国加固守备，增强自身抵御蒙古军的能力。

高言久闻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厉害无比，连对手蒙古人都赞叹有加，山城城防守备完善尤以钓鱼城、凌云城为最，提出想要亲自见识一下，因为大理也是地形复杂的多山国家，应该有许多可以借鉴学习的地方。这次北上，高言曾途经泸州，也向泸州守将刘整提出想看看神臂山城的布防，却为刘整以不能擅自做主而婉拒。既是见到了四川最高长官余玠，遂再次提出要求，虽然冒昧，有些强人所难的意思，却也是情之所急、形势所逼。

本来城池守卫、武器装备、兵力配置都是高度军事机密，余玠考虑到大理既是同气连枝，同坐一条船，而今大敌当前，也不必再多遮遮掩掩，遂满口答应，派人将高言一行送到合州，命兴戎司都统制王坚全面配合，引大理人观摩钓鱼城等山城防卫状况，希望能对加强大理城防有所启示。王坚不大情愿，然军令难违，便又指派了爱将张珩，命他招待高言。而高言因为时间紧迫，原计划一日之内看完钓鱼城，次日再赶去嘉定访观另一座著名山城凌云城。不想钓鱼城实在太大，又是山城，无法骑马，仅观完外城城堞、城楼、炮台、墩台建制，天便已经黑了下来。他不想耽搁行程，遂决意夜览内城。张珩既受命全程陪同，当然不能拒绝，遂引高言一行穿越薄刀岭，往内城而来。

高言又在牛巷颈关卡环行了大半圈，仔细观察一遍，这才道：“走吧。”张珩道：“是。”又叮嘱了唐锐几句，便带队护着高言离开。

过了牛巷颈往东，山道逐渐上行，陡坡也多了起来。张珩特意提醒道：“山高路险，大将军小心脚下。”高言道：“无妨。我自小在无为寺[19]长大，就在点苍山下，山道还走得惯。”又问道：“我已看了大半城防，贵司主要还是靠弓弩防守，是也不是？”张珩道：“是。”

高言的随从杨深道：“大宋的神臂弓、克敌弓是名震天下的神器，蒙古人虽然兵强马壮，擅长冲杀野战，弓矢却弱，不能及远，在这点上吃了大亏。他们也不大会使用攻城器械，看来我大理国也要多配置弓弩

手。”

张珪道：“杨将军有所不知，蒙古人已今非昔比。原先他们攻城只知蛮上，但听说他们在西征时俘虏了许多西方工匠，学会了制作大型器械，如云梯、塔楼、抛石机等，这些年来已陆续开始使用。对于像钓鱼城这样的山城，云梯、塔楼起不了太大作用，但抛石机则可以将弹石自高空抛入城内。那些弹石都是重达数百斤的滚石，若再在外面浇上一层火油，便成了一个大火球，一旦落到建筑或是丛林上，当即起火，蔓延燃烧，杀伤力极大。”

高言道：“噢，原来如此。那么贵司可有应对措施？”张珪道：“我们也在山上也配置了抛石机，专门攻打敌军的瞭望塔楼及抛石机。”

大理自立国以来，国泰民安三百年，虽然冶炼发达，以刀利、马快闻名天下，但毕竟承平日久、未历战事，对新式兵器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高言听说抛石机威力巨大，忙道：“我想见识一下这抛石机到底是什么样子，可否请张将军带我过去一观？”张珪沉吟道：“嗯，这个……”

高言见对方犹豫，问道：“张将军可是有为难之处？”一旁杨深忙插话道：“前几日在重庆时，余玠余相公可是当面答应了我们大将军，可以随意参观钓鱼、凌云两城的城防。”

张珪道：“这个我自然知道。只是西面的抛石机安置在上天梯上，多有不便之处。大将军想看抛石机，内城东面也有数架。不过今夜赶去，怕是路途遥远。明日一早我再带大将军过去，如何？”

高言闻言很是不悦，道：“我因为时间紧迫，才连夜观防。明日我就要离开钓鱼城，张将军却不肯行方便，是有意推托吗？”张珪忙道：“张珪不敢推托，只是这其中实在有难处，所以才有所迟疑。”

高言正色道：“中原不产好马，自太祖皇帝以来，贵军军中战马有三分之一都是向我大理国购买，几百年来，我大理从未说过半个不字。北方卖马给贵国，是为了换取生活必需的茶叶，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我大理本就产好茶，又多金银矿产，富庶不亚于中原，无须跟大宋以马易货。为何大理要冒得罪北方强国的危险，倾尽全力提供良马给大宋呢？

还不是因为大理仰慕大宋文化，两国和平友好结盟近三百年！而今大敌当前，蒙古人即将大举进攻大理，若是大理就此亡国，贵国岂不是除了江淮、四川之外，又增加了南方战场，腹背受敌，处境愈发危急？正是因为余相公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才会破例同意我们参观钓鱼城城防。如何到了张将军这里，反而不爽快了呢？”

他相貌气质平平无奇，虽官任大理国大将军，但在旁人看来，无非是因为他父亲是相国的缘故，未必有多少真本事，不想他竟然说出这样一番大道理来。张珪当即肃然起敬，道：“大将军说的极是，张珪有所怠慢，是大大的不该。我这就引诸位过去，赔礼之话，容后再说。”高言道：“甚好。这就请张将军前面领路吧。”

一路上，高言始终板着脸，一声不吭，显然还是对张珪有所不满。杨深见气氛不大对头，便有意问道：“听说张将军射技川蜀第一，有百步穿杨之技，号称神射手。不知可有什么提高射技的秘诀？”张珪道：“神射手实在不敢当，张某不过是校场比试时侥幸取胜罢了。”

他为人刚毅务实，虽口中谦逊，但见对方诚意请教，又确实是缺少作战经验，还是直言告道：“练习射技，先学射亲^[20]，再学射远，这是众所周知之事。但就总体而言，在两军对垒交战时，神射手并不比普通弓弩手价值大多少。战场形势通常混乱无比，射亲根本顾不上，基本是靠成队的弓弩手以密集弩箭来集中杀敌。而射远，虽然有‘挽弓当挽强’一说，但有了制作精良的弩箭后，普通大弓再强，也难以匹敌。以我军装备的克敌弓而论，射程可及三百六十步^[21]。这一距离，即便是汉代飞将军李广再世，力挽强弓，也不能及其一半。”

杨深道：“如此说来，精良的兵器装备要比单个兵士的武艺重要得多了？”张珪道：“嗯，事实确实如此。”

他虽不愿意承认，然就兵士战斗力而言，蒙古军要比宋军骁勇善战得多。但蒙古皇子阔端侵蜀近二十年，即使一开始便占据了剑门蜀道天险，却始终无法突破川东防线、掌握长江上游要害之地，除了南宋四川军民拼死抵抗外，宋军弓弩及兵器之利实是占了极大优势。

大宋自立国以来，弓弩是军中主要兵器。宋宁宗时太学生华岳^[22]曾道：“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这也是两宋流行的兵器理论。宋代在弓弩制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宋太祖时已有大型远射程兵器床子弩，用于装备城池，最远射程可达千步。然床子弩极为笨重，移动困难，且需要多人合力才能使用。宋神宗时，民间百姓李宏研制出可供单兵使用的神臂弓，射程远及二百四十步，施于军事，屡建奇功。南宋时，名将韩世忠在神臂弓的基础上制成了克敌弓，一人挽之，可射及三百六十步，且能贯穿重甲，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成为令金军望而生畏的神兵利器。宋将吴玠、吴玠兄弟守蜀，远拒金人于国门之外，除了依靠四川地利天险外，克敌弓也是制胜法宝。吴家军均配备劲弓强弩，等敌军临近，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金军主帅金兀术在与吴家军交战时充分领略过克敌弓的厉害，他自己也在激战中中了流矢，仅以身免。

蒙古崛起后，纵横天下无敌手，倚仗的是“聚如山丘，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鹞”的轻骑，擅长长途奔袭，对付阵地战最为有效，但在兵器上仍是承袭传统的游牧民族装备，所谓能射大雕的弯弓，射程甚至难以与最普通的宋军弓弩匹敌。蒙古军侵蜀，胶着在四川战场二十年，除了川地多山，遏制了其轻骑奔袭优势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宋在弓弩上仍有相对的兵器优势。

杨深见张珩直认其事，足见性情真诚坦率，便恳切地道：“我大理久仰贵国克敌弓是军中罕见利器，而今既有共同强敌，不知可否……”

高言轻轻咳嗽了声，杨深微微一愣，便住了口。他虽然没有说完下面的话，张珩却已然会意过来，大理人是想索要一批克敌弓来装备他们的军队。然而兹事体大，非但他做不了主，他的顶头上司兴戎司主帅王坚也做不了主，即使是四川制置使余玠也做不了主。为了保持在兵器上的领先优势，宋朝特别针对神臂弓、克敌弓等利器制定了法律，规定不准私造、私习及毁弃、亡失等。朝廷对自己的兵士都以严刑峻法来防范，又怎么可能将兵器拱手送给他国呢？高言是大理国大将军，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及时阻止了部下，以免当面碰钉子。

张珩却是心胸磊落，也不避讳，道：“杨将军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

克敌弓之事，钓鱼城没人做得了主。几位先前在重庆府时，可有向余相公提过？”

杨深点了点头，长叹一声，言下之意显是已为余玠所拒。张珏便不再多说，默默前行。

夜幕下的钓鱼山一改白日秀丽平和的风貌，被春寒渲染得冷峻无比。群峰如同怪兽一般耸立，树木则仿若山峦的粗硬毛发，茕茕矗立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山路曲折蜿蜒，来回盘旋，不熟悉地形者全然分不清方向。走出一大段路后，隐隐见到前面火光映天，有喧哗、高笑声，给这清冷孤独的初春寒夜平添了几分生气。

张珏道：“再往东一里就是护国寺，寺西树林边有个小市集，算是城中的一块热地。大家伙儿没事的时候，都爱往那里凑，图个热闹。大将军今日山上山下跑了一天，若是累了，不妨到市集暂作歇息。那里有处琴泉茶肆，还算干净。”

高言摇了摇头，勉强应道：“无妨。”想了想，又问道：“张将军，贵司抛石机是装配在这一带吗？”不待对方回答，又沉吟道：“依照地势来看，薄刀岭应该是最合适的。偏偏那里的山道如此险峻，即便能装上抛石机，运输弹石却是个问题。”

张珏道：“大将军好眼力！薄刀岭的确位置最佳，却因山道狭窄，两边又都是悬崖峭壁，运输弹石极是不便，不得不放弃。抛石机就装在北面的上天梯上。”领头拐入一条碎石小道。他长年巡夜，目力听觉甚是敏锐，忽听到路边灌木丛中有悉悉索索之声，忙令众人止步，自己上前两步，喝问道：“什么人在那里？”

有人应了一声，道：“是我。”张珏道：“你是谁？不知道上天梯一带是禁地吗？”那人道：“小张将军，是我呀，牛二。”他本歪倒在树丛后，一边说着，一边想要爬起来，却是浑身无力。

张珏忙叫人举火照亮，自己上前扶起牛二，问道：“你怎么会倒在这里？”牛二道：“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夜当值，来换防的

时候，突然想要解手，就有意落在后头，进了树丛中。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昏了过去，刚刚才醒过来。”

张珏见他只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登时会意过来，道：“有贼人打晕了你，穿了你的绵衣戎服，混进了上天梯。”见牛二嘴唇只是发白，料想他昏过去不久便醒了过来，那贼人应该还在上天梯，忙道：“我们就赶过去，应该能截住贼人。”又问牛二道：“你伤势如何？要不要派人送你去看大夫？”牛二道：“我……我好像没受伤……就是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丁点儿力气……”

杨深心念一动，问道：“你是不是口鼻中有香甜的感觉？”牛二道：“是啊，你怎么知道？”杨深看了高言一眼，见对方摇了摇头，便道：“我胡乱猜的。”

张珏料想牛二大概是中了迷烟、迷药之类，过了时辰便会自行恢复力气，因天黑山道难行、营房太远，便派人先送他到附近的护国寺暂歇，等天亮后再作处置，自己则带队朝上天梯赶来。

行不多远，便有哨兵从暗处闪出，大声喝问口令。张珏应道：“是我，张珏。我今晚不当值，不知道上天梯的口令。”

那哨兵凑上前仔细辨认清楚，这才笑道：“果真是小张将军。”又道：“没有口令，按规定不能上上天梯，小张将军是知道规矩的。小的若放你过去，王都统还好说，被人告到重庆余相公那里，小的可就和张将军一道要受罚了。”

张珏道：“这我知道。不过前面刚刚发现牛二被人迷晕剥了衣服，我怀疑有贼人冒充换防的兵士混进上天梯，需要立即上去搜寻。”

果真有贼人混入上天梯的话，这哨兵身为第一道岗哨，也有重大责任，一听便紧张起来，忙道：“是，小张将军这就请吧。今晚的口令是‘千寻’。”

张珏应了一声，他身后的高言却露出奇怪的表情来。哨兵一眼便留意到了，问道：“这几位脸生得很，是小张将军的朋友吗？”张珏道：“这几位是余相公请来的贵客，他们也要跟我一道去上天梯。你放心，出了

事，一切由我承担，不会连累你分毫。”

他素来亲和，当上都统后依然像从前那样与普通兵士同吃同住，甚得人心。那哨兵便道：“好吧，是看小张将军的面子，小的才冒这次险的。”张珏道：“多谢。你放心，就算要打你军棍，也由我来替你承受。”

高言等人这才知道张珏之前不大愿意带他们来上天梯是事出有因——原来这里设防比别处更严密，更有单独的口令，只有当值的兵士才知道，张珏身为兴戎司副统帅，竟也无权过问，足见这地方极不寻常了，想来不只是安置有抛石机等大型守城器械这么简单。而张珏引大理诸人进去，则是违反了军规，事后多半会受到追究惩处。

高言本对张珏颇有微词，此时明白了究竟，不免略有些愧疚，但他是大理国大将军，不便降尊向对方赔礼道歉，便向杨深使了个眼色。杨深会意，忙上前道：“原来上天梯非寻常之地，须得有口令才得进入。之前我等对张将军有所误会，实在抱歉。”

言外之意，抱歉归抱歉，但上天梯还是要去的。他们本就得到了四川制置使余玠的特许，可以任意参观城防，忽意外发现有一个比兴戎司官署和军营还要戒备森严的地方，如何不生好奇之心，想要一窥究竟呢？

张珏应道：“无妨。”高言道：“放心，事后出了任何问题，我会派人向余相公解释。”张珏点点头，道：“多谢大将军。事不宜迟，我们这就走吧。”

一路行来，竟有三处暗哨、两处明哨，因张珏报出了口令，遂畅行无阻。到达上天梯岩下后，张珏命部下封锁栈道，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离开。又询问换防情况，守卫禀报道：“只在一刻前，换过一次岗，那之后再也没有人离开过。”张珏点点头，径直上来山顶。

所谓上天梯，原是一座巨大的天然岩壁，四周如刀削斧劈，绝难攀援，当地传说是神人上天、罪人入地之处，由此得名。钓鱼城建成前，钓鱼山已是合州名胜之地，多有文人骚客游山时诗兴大发，在岩壁上留

下题刻，上天梯这里也题有不少诗文。播州冉氏兄弟受命修建钓鱼城时，命人在上天梯峭壁边上开凿了四十一台阶，即上天梯栈道，可拾级登上山顶。顶部平坦如原，近可俯视薄刀岭，远可将大江、合州城尽收眼底，视线极佳。然耗费巨资、人力修建栈道，并非为供游客到山上观赏风景，而是要将此处改建成一处守备要害之处，因而自钓鱼城修成之日起，上天梯便成为军事重地，闲人不能靠近。

因没有遮挡物，月光照耀下的上天梯甚是明亮，无须灯火即可看清大致情形——东、西、南三面的开阔地带装有抛石机、三弓弩等大型远射程兵器，正有一小队兵士来回巡视警戒。北面的大石坝上则建有一排石头房子，是用来存放弩箭、标枪、弹石等军资的仓库。有几间房子灯火通明，人影绰绰，大概还有人在里面忙碌。

张珏上来后，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搜捕贼人，只命人四下散开，悄悄寻找异常之处。

高言紧跟张珏身后，不解地问道：“这里守卫森严，贼人冒险上来，是想要偷盗兵器吗？可抛石机和三弓弩都这么大，他如何能得手？”

张珏道：“不瞒大将军，那边除了仓库外，还有一个兵器作坊，里面存有不少新式兵器。”

高言道：“这上天梯位置虽佳，却是运输不便，上下全靠一条窄窄的栈道，贵司如何会将兵器作坊设在这里？”张珏微一犹豫，还是说了出来，道：“是火器作坊。”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传闻最早的火药发明人是唐初奇人孙思邈[23]。孙思邈人称“药王爷”，是著名的医药学家。某日，他在炼丹时，意外发现硫黄、硝石、木炭等物混在一起燃烧会爆炸，此即火药的雏形。从北宋初年开始，民间开始流行用火药制作炮仗和花筒，专门用来庆祝节日。在火药使用之前，人们用火燃烧竹子，竹子受热膨胀裂开，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声，此即为爆竹。炮仗是将火药装在纸筒里，装实塞紧，两头用黄泥堵死，内中伸出一根引线，用以点火。引线点燃时，火药爆炸，将纸筒炸得粉碎，同时发出爆炸声。由于它跟爆竹原理类似，因而人们仍叫它爆竹，尽管已没有竹子。

人民的智慧无穷无尽。炮仗之后，又有高升，两者原理类似。所不同的是，高升将火药装入纸筒后，中间用黄泥隔为两部分，有引线相连。燃放时，将高升直立在地上，点燃下部的引线，下部火药首先爆炸，发出第一声响，同时爆炸产生的力量将剩下半截纸筒推到空中。引线燃到上部后，剩下的火药爆发，又在空中发出了第二响。此即民间俗称的“双响”或“二踢脚”。

另有一种花筒，与炮仗原理基本相同，只是火药装得较松，且上面留有一个小喷气口。引线点着后，因为小口的作用，纸筒里火药并不产生爆炸，而是慢慢燃烧，燃烧所产生的烟气从小口喷出。如果是晚上放的话，便能看到许多火星喷出。心思巧妙的匠人还会在火药中掺杂各种矿石，如此，喷出的火星便有了红、黄、蓝等各种颜色，极为美艳，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炮仗和花筒只是人们用来娱乐玩耍的工具，执政者却看到了它们潜在的军用价值。从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宋军已经开始秘密进行火药武器的实验和制作。开宝二年（969年），兵部令史冯继升发明了火箭，即在箭头部分加缚火药和引线，箭射出前，先点燃引线，再用弓射出火箭，利用火药燃烧爆炸的威力烧杀敌人。此火箭经试用后，证明效果良好，迅疾被大批量生产，装备到宋军中。宋军攻灭南唐时，便是利用火箭作为重要武器。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又研制出火箭、火球、火蒺藜等更先进的火器。这时的火箭已无须靠弓弩弹射，而是靠火药燃烧时喷射产生的推力前进，威力虽说不上惊人，但在原理上却是质的飞跃。后来，又有冀州团练使石普献上了他自己制造的火箭、火球，并在皇宫中为皇帝作了示范表演^[24]。这些火器经过试验后都投入了实战，北宋朝廷在建康府、江陵府^[25]等地建立了火药制坊，专门制造了火药武器。宋军为抵抗西夏军入侵，一次曾用了二十五万支火箭，足见当时火药兵器的产量相当可观。

虽然北宋王朝在经济、文化上的成就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巅峰，但由于其以“重文轻武”为国策，武器工艺和改进更不受重视，之后长达百余年间，火药兵器再无发展。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一股被金军

打败的宋军转而为盗，劫掠地方，围攻德安府城，造天桥，填城壕，鼓噪进攻。知府陈规^[26]在情形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发明了飞火枪^[27]，即在长竹筒或是厚纸糊成的纸管中装上火药，临阵时点放。当时吊桥已被敌人占领，城陷在即，陈规命六十名士卒手持火枪，冲出城门，点燃火枪，竹筒中的火喷出来一丈多远，由此烧毁吊桥，击退敌人。之后陈规又是“九攻九拒，应敌无穷，十万百万，靡不退却”，最终保全了城池。陈规也因此战而名扬天下，成为一时风头无二的人物。

在火箭和火枪的基础上，南宋又发明了霹雳炮，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震天雷”。这种炮用火药、石灰等物混杂制作，爆炸时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但它仍然需要借助外力，多用抛石机来发射。抛石机原本装置的是石球，将石球替代为火药包，由于重量减轻，不仅能抛射得更远，而且落地即燃，杀伤力极大。南宋虞允文在采石矶反击金主完颜亮时，关键时刻，便是以霹雳炮制敌，“舟中忽放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自空而下，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遂大败之”。

金人了解到南宋火药武器的威力后，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千方百计地弄到了火药配方和火器制造技术。由于金人重视改进武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后来不仅能够自行制造飞火枪，还进一步发展了震天雷技术。蒙古人进攻开封时，守城金军手持飞火枪，打退了蒙古军的多次进攻。后来更是将震天雷点火后从城上吊下。那震天雷用生铁铸成，厚达两寸，外观呈瓜形，引口很小。待其爆炸时，声如雷震，闻百里外；其热力达半亩以上；人与牛皮都碎迸无迹，甲铁皆透。蒙古人非常惧怕，惊呼声、惨叫声不绝于耳。据许多当时在场的蒙古兵士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虽然开封最终陷落，金人却事先杀害了制造工匠，焚毁了火药库，蒙古人并未得到震天雷等火药武器的制作技术，因而在后来与宋军的对战中，始终在军备上处于劣势。

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年轻时便在实战中亲眼见识过火药武器的威力。当时他因为丧亲而在家乡蕲州守制，正遇到蒙古人的进攻，全靠“弩火药箭”和“弓火药箭”等火药武器才击退了敌人。他入蜀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加强武备，除了修建钓鱼城等山城作为要塞堡垒之外，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生产火药武器，保持对蒙古的兵器领先优势。当年名将虞

允文主蜀时，亦曾大力研制火药武器，聘请发明火箭、火蒺藜的唐福后人来主持事务，火药作坊就设在重庆府璧山唐家堡[28]。然后来不慎发生爆炸，作坊化为灰烬不说，还炸死、烧死了许多无辜的唐家堡百姓。余玠鉴于前车之覆，决意将火药武器作坊选在一个既隐蔽又安全的地方，即便发生意外，也不会伤及无辜。上天梯便是他亲自相中的地点。此地为独立岩壁，四面都是悬崖，上山只有一条栈道，就算有爆炸事故，也只是炸毁山顶，不会殃及其他。既然火药配方和制作是宋军绝顶军事机密，上天梯如此戒备森严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言也久闻南宋有火药武器一说，但却从未亲眼目睹，虽有心见识一下，但料想这既是大宋的绝密武器，张珩多半没有许可的权力。况且自古以来，名不副实者十居七八，所谓的绝密武器，也未必就有传闻中那么厉害，不然宋军如何会在有克敌弓、震天雷这等精良武器的情况下还被蒙古人占据了半个四川？连军政中心成都府都落入敌手，余玠上任四川制置使时不得不屈尊在重庆置府。退一万步说，就算震天雷真的厉害无比，蒙古人也没有此等武器，并不比大理军占优，相比于震天雷，他更想得到克敌弓、抛石机等传统守城器械的制造技术。

杨深却没有高言那等眼光，心中还是好奇大宋的火药武器到底厉害到什么地步，试探问道：“难怪这里有一股呛鼻的怪味道。张将军，贵作坊都能生产哪些火器，都是做什么用的？”张珩道：“主要还是用于抛石机的震天雷。其实这种武器的使用有很大局限性，虽然有威力，但落地爆炸后常会蔓延燃烧，若是四周多山地丛林的话，甚至可能会导致己方为大火所包围，令城池不攻自破，因而并不适合每个地方。”

高言道：“所以古人常说因地制宜，像钓鱼城这样三面环江的绝险之地，着实少见，当真是老天爷的恩赐。”

话音刚落，一间房子中忽然有火光一闪，传出“啪”的一声巨响。张珩暗叫一声“不好”，拔脚朝石房赶去，正好撞见一名兵士急奔了出来。张珩一眼就留意到他的可疑之处——身材瘦小，身上的戎服极不合体。那人一见有人赶来，忙低下头，转身欲朝东面逃去。

张珩喝道：“还想跑？”几步上前，抓住对方手臂，如老鹰抓小鸡一般，将他拖了回来。那人痛哼出声，怒道：“放手，你弄痛我了！”

张珏听出对方是女子之声，便松了手。兵士已然奔了过来，举刀围住那女子。

张珏命道：“先看住她。”自己赶进作坊查看究竟。

当值工匠名叫唐平，也吓得不轻，正打扫地上瓦罐碎片，见张珏进来，忙禀报道：“适才那位军爷说是奉王都统之命检查作坊，结果他出去时不小心打翻了一罐火药，正好掉在灯烛上，所幸火药还没有调制好，只响了一下，并没有燃烧。”

张珏这才放下心来，问道：“刚才那人进来后做了些什么？”唐平道：“他只是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但什么东西都没拿。小的也觉得奇怪，可又不敢多问。”

张珏道：“你是火器作坊当值工匠，对作坊安危负有责任，外面那些兵士也都是为了保护作坊。有人进来这里，你为何不敢多问？”唐平道：“小张将军有所不知，那人手里有余知州的大印。”

余知州即是现任合州长官余大成。四川属于边郡，是屯驻军重地，州级地方长官官职权知某州军州事，简称知州，通常由军事长官同时兼任，等于军政大权合二为一，集中在一人之手。如合州长官级官职有利东安抚使、合州知州及兴戎司都统，由于利州路早沦陷于蒙古人手中，利东安抚使仅是虚职，通常兴戎司都统也兼知合州及利东安抚使。但钓鱼城自建成以来，合州大小事务实际上是由播州冉玘、冉璞兄弟处理。二人是播州少数民族出身，按体制不能出任大宋地方长官，然因为得到了四川制置使余玠的支持，握有合州地方政务实权。为了更方便控制，余玠将合州知州和兴元都统制分开任命，将地方政务和军事分开，如现任合州知州是余大成，兴戎司都统则是王坚，兼任利东安抚使。如此，余大成挂名知州，冉氏兄弟为州佐，但并不干涉军事，兵权仍然归兴戎司都统。余大成是余玠远亲，性情平庸，凡有人拿公事去问他，只说“听冉先生示下”，人称“伴食知州”。不过就算他只是个摆设，依然是朝廷正式任命的五品官员，有委任状和官印。

张珏深知余大成不大管政事，听说贼人持了他知州官印进来作坊，大是奇怪，问道：“上天梯是军事重地，归兴戎司管辖，就算是余知州本

人，没有军中许可和口令，也不能轻易上来。你在这里已有好几年，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如何见到对方持余知州官印，却不起疑心呢？”

唐平慌忙辩解道：“小的只是工匠，并不是在籍军人，余知州仍然是小人的父母官啊。小的虽然觉得奇怪，但那位军爷穿着戎衣，而且能通过多层关卡上上天梯来，又能有什么可疑呢？那位军爷又厉害蛮横得很，小的当然不敢多问。”

张珏不便再多责怪，忙令唐平再好好清点一遍火器，看是否有遗失，自己则赶出来，见大理诸人已自行去观看抛石机，便走到那假冒兵士者面前，问道：“你是女子吗？”

那人挣开兵士，脱下肥大的绵衣，再取下头盔，露出一头秀发来，果然是个女子，还是个韶华清丽的年轻少女。她头发凌乱，虽有些狼狈，倒也镇静，一双眼睛在火光映照下晶晶发亮。

张珏皱眉问道：“你是什么人？”那紫衣少女眼睛骨碌一转，笑道：“我嘛，我是来钓鱼山游玩的游客。”

张珏道：“游客？游客怎么深更半夜游到这里来了，还穿着我兴戎司的军服？”少女道：“这军服是我在路边捡的。”

张珏见她谎话连篇，料想她一时半刻也不肯说实话，便命道：“拿住她。”

两名兵士上前捉住那少女手臂，反拧到背后。张珏亲自上前，欲搜她身上。那少女这才着了慌，道：“你想做什么？”张珏道：“我要搜小娘子身上，得罪莫怪。”探手入对方怀中，先摸到一团软软的物事。少女尖叫一声，却被兵士执住肩臂，无法避让，当即骂道：“你这个无赖！大宋的将军，都是如你一般的轻薄之徒吗？”

张珏这才知道不小心触碰到了少女的乳房，脸微微一热，但他是果决之人，年纪又比少女大上几岁，只微一迟疑，便道：“张某并非有意，抱歉。”

继续往下探，摸到一块硬物，掏出来一看——果然是合州知州大

印。但入手即知是假印，分量极轻，显是木头雕成。虽是赝品，却极其仿真，方一寸八分，印文细若发丝，刻印得相当精细，甚至还带有红色墨迹。加上木印外涂了铜粉，在火光下看起来，就跟真印一模一样。

张珏心道：“别说唐平只是个工匠，就是我自己，不入手掂量、只凭眼睛看的话，还真难以发现这印是赝品。造这假印的人必然见过真印，不然不可能在细节上做得如此相像。”便问那紫衣少女道：“你叫什么名字？是谁派你来的？”少女道：“我叫小敏。没人派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

张珏道：“你虽穿了牛二的戎服，但一路过来，尚有不少关卡，你是怎么知道口令的？”小敏笑道：“我自己听见的啊，口令是‘千寻’，对不对？前头换防的兵士那么大声地回答口令，想不听见也不行啊。”笑容甜美灿烂，充满明媚的朝气，浑然没有身处险境的忧惧。

张珏心道：“山林夜深人静，声音能传得极远，这倒是一处守卫上的漏洞了，回头要想个法子改进才好。”又问道：“这假印，小娘子是从哪里得来的？”小敏道：“你也知道它是假的啦，是别人刻的，我觉得好玩，顺手拿来了，不行吗？”

张珏心道：“这假冒牛二的女子多半不熟悉合州情况，以为这里也跟四川别处一样，知州同时兼任军中都统，是最高长官，却不知道本州军政分开，且知州只是摆设。至于她伪刻的是知州官印，而不是兴戎司大印，自然是因为官府榜文、公告及地方政令多是以州府名义发出，很容易得到印文字样。至于官印形状，只要对我大宋官制略微了解，便可知道知州大印均是外观一样的铜印。”

他料想对方不会轻易说出实情，便道：“小娘子不肯说实话是吧？来人，将她拿下了，先押回军营，等审问清楚再说。”

小敏道：“做什么？放开我。我又没犯法，凭什么拿我？”张珏道：“小娘子私刻官印，又打伤士卒，闯入军事重地，算不算犯法？”

小敏道：“喂，你们大宋讲不讲理啊？这是官印吗？我以为只是件木雕。还有那士卒，我哪有打伤他？是他自己不小心嗅了有毒的花草，晕

了过去。还有这个地方，你们又没有在道口立上牌子，我哪里知道它什么军事重地啊。”

张珏心道：“这女子满口诡辩之词，不能相信。但她之前说‘大宋的将军’，目下又说‘你们大宋’，这是脱口而出的称谓，不能作伪。如此看来，她并非我大宋人氏。嗯，多半是蒙古派来的奸细，想要盗取火药武器秘方。只是蒙古军中没有男子了吗，如何会派这样一个不会武艺的美貌少女来？”

虽有疑惑，但因大理诸人尚在山顶，张珏也不便过多盘问，便命部下先将小敏带走。

一名叫赵安的部将道：“张将军，从这里回军营要经过薄刀岭，夜晚路不好走。倒不担心犯人逃走，万一她挣扎，摔下悬崖怎么办？”张珏想了一想，道：“嗯，你考虑得甚是周全，那么先将她押到护国寺，借间厢房监押一晚，明日一早再说。”

兵士应了一声，上前拖住小敏便走。小敏反抗不得，正好见到高言等人走过来，蓦然眼睛一亮，见到救星一般，大叫道：“大将军，高大将军，救我！快救救我！”

张珏转过头去，审视着高言，目光中带着浓重的困惑。高言则愣在了那里，睁大眼睛瞪着那名叫小敏的少女，露出茫然无措的神情来。

恰在此时，不知何处飘来了一阵洞箫之声，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悠悠柔柔，带着澹泊的哀伤之气。如寒山孤笛，似雪原夜雨。如白雪清风，又似冷月秋露。在溶溶月色下，冷冽夜风中，轻而易举地击穿了人心。

[1] 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丁酉年），蒙古大军压境，宋沔州（今陕西略阳。在嘉陵江上游，是入蜀航运重地，屯有重兵）诸镇将帅弃官逃遁。陈人杰于悲愤中作此词，及时地反映了这一重大时事。

[2] 三江：指环绕钓鱼山的嘉陵江、涪江、渠江。

[3] 兴戎司为兴元都统司简称。南宋制度，屯驻大军取代禁军成为正规军，自川陕到长江沿岸，先后设立十个都统制司（又称戎司）。正规军都以“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为番号，其下各军也以某州府驻扎御前左军、御前右军等作番号，如名将曹友闻即为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南宋以来，四川驻军分屯兴州、兴元府和金州三地，官署分别称兴州都统司、兴元都统司、金州都统司。后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吴曦（吴氏事迹见吴蔚小说《宋慈洗冤录》）叛宋被杀，兴州改称沔州。四川宣抚使安丙认为沔州都统司所统军队数量太多，请求分置副都统制，各不相隶。于是南宋朝廷设立沔州副都统制移居利州，后改称利州副都统制，名为副职，其实与沔州都统制事权相埒。至此，四川的屯驻大军由三支增至四支。汪世显引蒙入蜀后，四大戎司驻地均为蒙古军占领。余玠主蜀后，建立山城体系，重新规划了驻地：兴戎司驻钓鱼城，沔戎司驻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金戎司驻大获城（今四川苍溪南），利戎司驻云顶城（今四川金堂南）。

[4] 北宋初年宋军军服为红褐色，所以军士被百姓称为“赤佬”。宋仁宗时改军服为红、紫两色。南宋时，除个别地方外，宋军均衣紫色军服。

[5] 此像刻作于晚唐，迄今尚存，但已不在原处。1945年夏季，某夜大雨滂沱、雷雨交加，石崖崩裂，佛像从山顶直冲而下，将始关门城垣冲垮后，停在了平地上（今始关门前售票亭侧）。由于佛像一路翻滚滚下，落地时依然站立，极为神奇，故当地人称其为“站佛”，并捐资建了小庙，名“飞来寺”。后来飞来寺被毁。1994年，合川人募捐重修了飞来庙，给佛像绘了金身。

[6] 阆帅：指阆州知州。当时军事长官均同时兼任地方行政长官，如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总领财赋，王惟忠任利西安抚使兼阆州知州。

[7] 相国在大理称清平官。大理国历史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孔雀胆》。

[8] 善阐：今云南昆明。阳苴咩：又称羊苴咩，城址在今云南大理西。

[9] 蕲州：今湖北蕲春南。

[10] 宋朝实行募兵制，每逢饥荒就从饥民中招募士兵，“使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铸为良民之卫”。犯法之人加入军队，也不计前罪。

[11] 汉州：治所在今四川广汉。嘉定：治所在今四川乐山，地处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交汇处，四向通达，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泸州：治所在今四川泸州。叙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东北。

[12] 重庆府：治所在今重庆巴县东。

[13] 播州：今贵州遵义。

[14] 韩信钓鱼台：今江苏淮安漂母祠旁。严子陵钓鱼台：今浙江桐庐富春山上。陶侃钓鱼台：今湖北武昌县西北江滨。张志和钓鱼台：今湖北大冶东。金章宗钓鱼台：今北京海淀区阜成门外钓鱼台国宾馆。姜太公钓鱼台：今陕西宝鸡磻溪河畔。

[15] 神臂：今四川合江西北。天生：今四川万县西。

[16] 余玠之后，四川宣抚司参议张梦发曾向上书建三策：筑堡封锁汉江口岸；在湖北当阳玉泉山筑堡；在峡州（今湖北宜昌）建筑堡垒群，以聚结流民，一边守卫，一边耕种。其实这三策采用的就是余玠山城防御体系中的堡垒防守战术。张梦发为此还画了详细的形势图，却被权臣贾似道压住不发。

[17] 三贖：今云南丽江。贖（dǎn）：中国古代南方某些少数民族以财物赎罪称“贖”。一说所输货物称“贖”。

[18] 成吉思汗曾派侍臣刘仲禄悬虎头金牌，到中原邀著名道士丘处机会面。丘处机，字通密，道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山东栖霞）人。十九岁入山学道，拜全真道创立人王喆（王重

阳)为师,后继任掌门。因他名声在外,金、宋两国均遣使征召,但均没有赴行。当成吉思汗的使者到来后,丘处机欣然答应,不顾七旬高龄,率弟子启程西行,最终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询问长生不老之药。丘处机回答说:“据我所知,世间并无保永生的长生之药。不过,有养生之道,可以使人延年益寿。”成吉思汗虽然失望,但也欣赏丘处机的真诚,便将他留了下来,呼为“神仙”,不时请教,还令翻译把谈话都记录下来。丘处机东返中原时,成吉思汗特意赐给他一纸诏书,任命他管理天下道众。因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全真道成为北方汉地首屈一指的教派,显赫一时。

[19] 无为寺:今云南大理无为寺。大理国时为皇家寺院,多位大理皇帝避位后在此出家为僧。而皇室及世家子弟自小须入无为寺习文学武,学成后还要参加考试,如均是。详事参见吴蔚小说《孔雀胆》。

[20] 射亲:即射靶;亲,谓切中目标。宋代射亲是军中射技名目,《宋史·兵志九》:“(熙宁八年五月)藏景陈马射六事:一、顺鬃直射;二、背射;三、盘马射;四、射亲;五、野战;六、轮弄。”

[21] 宋代一步合1.536米。宋初的床子弩射程可达千步,合约有1536米,是古代远程武器所达到的射程纪录之一。

[22] 华岳故事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

[23] 中国史书以帝王世系为本位,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科技的发明创造,要么根本缺载,要么语焉不详。比如,火药究竟是谁发明的,它又如何从炼丹术转而成为军事上之利器的,都缺乏文献记载。

[24] 十三世纪,西亚国家通过与南宋贸易,才得知火药的制造方法。直到十三世纪末,欧洲人才从阿拉伯文的著作里知道火药的制造方法。到了十四世纪前期,在跟西亚国家打仗时,欧洲人获得了制造火药武器的知识。1326年,出现了枪的最早图片。遗憾的是,中国作为火药的故乡,却由于封建制度的羁绊而在科技上长期徘徊不前。同样,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却闭关锁国,没有经历大航海时代。然而火药和指南针传入欧洲后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成为欧洲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清朝时,西方殖民者正是凭借着指南针和火药,驾长舰大炮侵略中国。

[25] 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江陵府:今湖北江陵。

[26] 陈规: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青少年时喜读兵书,重视研究军事,成年后文武兼备。靖康元年(1126年),陈规知安陆(今属湖北)令,曾奉命勤王,在赴开封途中受阻而还。建炎元年(1127年),知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因功被任命为德安知府及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后改任顺昌知府,“顺昌之战”中与刘锜共守顺昌,击败金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的围攻,升枢密院直学士。绍兴十一年(1140年)宋金议和后,改任庐州知府兼淮西安抚使,第二年病死于任上。陈规是南宋著名军事家、科技家,曾将坚守德安的经验总结出来,著为《守城录》。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下诏将陈规《守城录》第二卷《守城机要》改刻为《德安守城录》,颁行全国,令各地守城将领效法,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守城录》中的许多内容,被明清时期一些兵书所引用和转录。

[27] 最早的火枪是五代时期的敦煌壁画中的管形火器,五代的火枪在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陈规所发明的火枪是火枪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战场实战,虽与后世枪械有很大区别,但却是管形武器的始祖。

[28] 唐家堡:今四川璧山县大兴镇唐家村。唐家堡即武侠小说中“四川唐门”的原型。

第二章 梅花那树

箫声呜呜咽咽，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似有一段尘封多年的情感缓缓宣泄出来。细碎的流年往事，被赋予高低起伏的音律，悲与喜，苦与愁，都在一管洞箫中绽放。沉淀下的红尘记忆，又被重新勾引了起来——或是哀怨，或是忧愁，或是思念。然当千头万绪即将舒展开来时，它又伴随着曲终人散而悄然离去。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只剩一种婉约，一种含蓄。

万里孤云，清游渐远，故人何处。
寒窗梦里，犹记经行旧时路。
连昌约略无多柳，第一是、难听夜雨。
谩惊回凄悄，相看烛影，拥衾谁语？

张绪归何暮。半零落依依，断桥鸥鹭。
天涯倦旅，此时心事良苦。
只愁重洒西州泪，问杜曲、人家在否？
恐翠袖、正天寒，犹倚梅花那树。

——张炎《月下笛》

箫

声呜呜咽咽，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似有一段尘封多年的情感缓缓宣泄出来。细碎的流年往事，被赋予高低起伏的音律，悲与喜，苦与愁，都在一管洞箫中绽放。沉淀下的红尘记忆，又被重新勾引了起来——或是哀怨，或是忧愁，或是思念。然当千头万绪即将舒展开来时，它又伴随着曲终人散而悄然离去。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只剩下一种婉约，一种含蓄。

高言脸色刹那间变得惨白，就那么直愣愣地站着，四周的一切仿佛成了虚无。紫衣少女小敏挣脱兵士，奔过去扯住他衣袖，叫道：“高大将军，他们这些人要拿我，你快救救我！”

高言似乎这才回过神来，吃了一惊，问道：“你……你是什么人？怎么会认得我？”小敏道：“我见过高大将军啊，你不认识我了吗？”

高言道：“你……你是大理人？”小敏道：“当然是了。”

高言再如何处变不惊，当此之际，也大感尴尬，然避无可避，只得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这里做什么？”小敏道：“我是大将军部将张亦凡的女儿张小敏，是你派我来这里盗取大宋火器秘技的啊。高大将军不记得了吗？”高言愕然道：“什么？”

杨深抢上前来，大力扇了小敏一巴掌，喝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在

这里血口喷人，挑拨我大理和大宋的关系！”小敏怒道：“你怎么胡乱打人？你是我大理都城阳苴咩守将杨深杨将军，我也见过你的。”

杨深虽是行商打扮，却随身带有佩刀，抬手便去拔刀，怒道：“我杀了你这个满口胡言的小贱人！”张珏忙上前将小敏拉开，道：“杨将军息怒，有话好说。”

杨深那一巴掌打得极重，小敏脸都肿了起来。她举手抹了一下嘴角血迹，冷冷道：“杨将军，你这是想杀人灭口吗？”

杨深还待上前，却被高言伸手拦住。高言正色道：“张将军，我并不认得这女子，也从来没有派人来贵国盗取火器秘技。”张珏道：“是，我信得过大将军。”

杨深恨恨道：“这女子多半是蒙古奸细，盗窃火器未果，便想攀诬好人，嫁祸到我大理头上。”

小敏道：“我若是蒙古奸细，如何能一眼就认出你们二位的身份？杨将军说我是蒙古人，难道听不出我是大理口音吗？”

她年纪虽小，却是伶牙俐齿，杨深一时无话可答，气得直跺脚。

张珏知道就此纠缠下去，不但会令高言难堪，也难以自处，便命人先将小敏带开，道：“高大将军无须忧怀。这件事我自会查清楚，再给高大将军一个交代。”高言道：“好，有劳张将军。正如你们中原那句老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他心中有事，不愿意再节外生枝，又道：“张将军，我累了，想先回去歇息。”

张珏道：“那好，我送高大将军回去。”高言道：“不必了，上天梯这里出了事，张将军应该还有许多事务处理，我自己回去便可以了。明日一早，我再与张将军在兴戎司官署相会。”又道：“张将军提及的那本《守城录》……”

张珏忙道：“正好我将那本书放在了将军府中，明日一早当场送给大

将军。”高言道：“多谢。”

张珏便派了田川、龙井两名兵士送高言一行人回去寅宾馆歇息。高言走出数步，蓦然想到什么，回转头来，瞪视着被押在一旁的小敏，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张珏问道：“大将军有事吗？”高言道：“没……没什么……”拂袖自去了。

送走高言等人，张珏命人将小敏带过来，先道：“我要再细细搜小娘子身上一遍，以防万一，得罪莫怪。”

小敏想到适才被张珏胡乱触碰到乳房的情形，脸色微潮，忙道：“不劳小张将军动手，我自己将所有东西交出来便是。”张珏也颇觉尴尬，若再坚持亲自搜身，难免有轻薄少女之嫌，便道：“甚好。”

小敏果然老老实实地将怀中之物尽数掏了出来，除了钱袋、手帕等随身之物外，还有一个小瓷瓶。

张珏问道：“这小瓶子中装的是迷药吗？”小敏道：“是。不过我们大理叫曼陀罗，又称醉心花。”

张珏本来绝不相信对方是大理人，但此刻心中却开始动摇起来——他在丛林中发现中了迷药的牛二时，杨深问其口鼻中是不是有香甜的感觉，牛二称是，旁人均感惊讶。虽然杨深后来说是随口瞎猜的，但很明显他其实熟悉这种迷药药性，以致一眼就能从牛二症状判断出来。也就是说，这迷药多半是大理所产，这不正好从侧面证明小敏的确是大理人吗？

张珏见并没有搜出火药之类敏感物品，便自将小瓶收了，其他东西则还给了小敏。又问道：“你说实话，你到底是什么人？”小敏道：“我真的是大理人。小张将军，你要相信我。”

张珏道：“果真如小娘子所言，你是大理人，是受人派遣来到此地，那么高大将军就是你的上司，你此次任务失败不说，还当着我的面公然

指证他，不是徒令上司身陷困境吗？大理会派你这种人来当奸细？简直是笑话！”

小敏笑道：“小张将军，你长着一副聪明样子，人也真的很聪明，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与高大将军相认，就算他一再否认认识我，杨深将军还恨不得杀了我灭口，但你们大宋由此知道我是大理人，必然不会杀我。若是我假装不认识高大将军，肯定会被你们当成蒙古奸细，不但要受尽皮肉之苦，最后还得丢了小命。我只是个弱女子，两相权衡之下，当然要取前者。”忽然收敛了笑容，正色道：“小张将军也该知道有消息称蒙古即将攻打大理，大理已是危在旦夕，想要出奇制胜，在兵器上占优，只能打你们大宋的主意。”

张珣见对方嬉皮笑脸，浑然不将身处险境当回事，也不知道是少不更事，还是有恃无恐。她的前半段话很有些强词夺理，但听到后半段，又觉得有几分道理。他虽是合州守将，却因受到四川制置使余玠赏识，常受召到重庆议事，对时局看得很清楚——

高言此番来四川，其实就是因为听到蒙古大举进攻在即，想得到蜀帅余玠的武力支持，兵力也好，武器也好。然即便有唇亡齿寒之忧，大宋自身处境也不妙：而今蒙古人一改往日抄掠后即退去的传统，改为屯田坚守，如继任总帅汪德臣正修治利州，欲将其作为蒙古军入蜀根据地。而余玠帅蜀后，虽成效显著，时称“太平有象，民物熙然^[1]”，却也以铁腕手段处政，如流放沔州都统制权遂宁、知府云拱、潼川府知府张涓等，新近更是诛杀了利州都统制、人呼“夜叉”的王夔。王夔多有战功，但却由此居功自傲，桀骜不驯，常常纵兵掳掠百姓财产。被人告到余玠处，去年十月被召到重庆诛杀。

余玠虽师出有名，但因为王夔在军中威信极高，由此造成了分裂的局面。王夔被杀后，利戎司擅自举代王夔部将姚世安接替王夔。余玠勃然大怒，不予承认，另外派部将金伦接替姚世安。为了保证接替工作进行，金伦带兵至利戎司驻地云顶山城下。姚世安借口余玠图谋害己，闭关不纳，陈兵以对。利戎司驻军兵力为四大戎司之首，云顶城还是成都府治所在地^[2]，金伦既没有足够力量，也不可能真的攻打云顶城，只能愤然离去。余玠对此也莫之奈何。

此事传开后，朝中有人兴风作浪，称余玠擅杀大将王夔，又因姚世安不肯奉命而质疑其在蜀中的威信。执政宰相谢方叔本是蜀人，因其侄与姚世安交好，一面假意调停，一面借此大做文章弹劾余玠。偏巧支持余玠的宰相郑清之已经去世^[3]，舆论对他极为不利，尤其是冒险出兵兴元府一事，成为余玠被攻击的重点。

郑清之病逝前一年，因预料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急于看到四川早日收复，一再催促余玠改被动防守为主动出击，出兵收复兴元府。

兴元府又称汉中，是“四川之首”，素称“蜀之股肱”“蜀之咽喉”。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军攻陷兴元。女真人夹谷龙古带向蒙古大汗窝阔台建议留兵驻守，以作为“制蜀一奇”。窝阔台遂一改劫掠后离去的作风，任命夹谷龙古带为兴元军民安抚使，令在汉中设置官署。贵由任大汗期间，又设兴元行省。在夹谷龙古带的悉心治理下，兴元垦田数千顷，“敖庾盈衍”，在城中则修筑起“民庐数万区”，官舍第居皆“宏壮奇丽”。如此，“内治堡垒，外增鼓柝，烽烟得警，日夜千里不绝”。附近一些“割裂自霸”的土豪纷纷赶来归附，“入所据于郡县”。而一些戍守四川边城的宋“骁毅之将”亦背叛宋室，投奔兴元。之前蒙古军攻蜀，全靠关中供给粮饷，“荷担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自从兴元设治以来，成为蒙古征蜀之师的主要基地，蒙古军甚至可以做到“朝至而夕廩”。

正因为兴元对四川的威胁极大，宋宰相郑清之力主先将其收复。只是南宋朝廷依旧将江淮当作主要战场，设有重兵布防，四川远处边陲，朝廷无力兼顾，余玠手中全部兵力加起来不及五万，根本无力发动大的攻势，是以对收复兴元一事十分谨慎。然宰相郑清之一再催促，余玠迫于无奈，最终还是决意北伐，收复汉中。

淳祐十年（1250年）冬，余玠以四川安抚制置使的身份，调集四川精锐部队。应征而来的除制司帐下诸军、四都统司之兵外，还有各路府州所统之兵，播州安抚使、雄威军都统杨文也派遣部将赵寅率领五千名锐卒前来从征。宋军取金牛道向兴元进发。一路告捷。次年四月，占据汉州西面的中梁山，余玠又遣部将烧毁汉中通向大散关的栈道，以阻止关外蒙古援军南下。他本人亲自率军昼夜攻城，“钩炮梯冲，环城数匝，谓为孤危，期日必拔”。汉中一带百姓纷纷归附。夹谷龙古带领兵不足五

千，“昼则荷甲传食，夜则画地分守”，苦苦等待蒙古援军的到来。驻守凤翔的蒙古都元帅秃薛首先率屯田军赶来救援，因栈道被毁，被阻于大散关外。然不久便在宋军降卒引导下，由陈仓道入援。又派兵抢修大散关栈道，接应其他援军。余玠久攻不拔，兵老师钝，只得率军撤回四川。至此，余玠北伐汉中之役失败。

这次战事亦成为朝臣攻讦郑清之和余玠的有力借口，不久郑清之即忧愤病死，余玠亦失去最强有力的后盾。因而，他虽贵为蜀帅，目下却是举步维艰——不仅外有强敌蒙古人虎视眈眈，内有利戎司姚世安举兵抗命，更有朝中此起彼伏的倒余大浪，正是心力交瘁之时，根本腾不出手来协助大理抗敌。而高言一行到四川已有半月时间，想来多少了解到余玠的困境，深知不大可能再得到大宋的协助。而大理人想要克敌弓，别说余玠正备受攻讦，就是他正当红时，也需要上奏朝廷请示。也许高言见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干脆派人到上天梯盗取火器秘技，若能取得兵器上的优势，兴许还能有一线生机。如此，便能解释高言为何一定要来上天梯，甚至不惜以大将军之尊，抛出一番大道理来。

张珪思虑过一回，问道：“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大理人？”小敏道：“从头到脚，都能证明我是土生土长的大理人。”

张珪道：“那好，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她也许能证明你说的是不是真话。”小敏道：“是什么人？”

张珪不答，亲自带人押着小敏朝护国寺而来。

钓鱼城是一座山城，修建在钓鱼山上，三面环水，加上山势陡峻，峭壁悬岩，俨然雄关要塞。又是一座兵城，十年前为抗击蒙古军而建，是合州州治、兴元都统司及利州东路安抚使^[4]所在地，为重庆府北方屏障，驻有重兵，“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运粮运薪，以战以守”。

这里没有太多的商业，没有勾栏、瓦子^[5]之类的娱乐场所，连像样

的酒楼、饭馆也没一家，只有寥寥几家小食店，且不卖酒。夜间唯一的热闹场所，就是护国寺西面的琴泉茶肆。茶肆位置颇佳，正好位于梅花林中，逢上花开季节，茶香、梅香飘扬开去，闻之即令人心旷神怡。

除了供应茶水、饮子^[6]外，茶肆还售卖一些蜀中名吃。最有名的当数剑门豆腐，是茶肆的招牌菜。所谓“剑门豆腐”，顾名思义，当是“剑门天下险”的剑门所出产的豆腐。那里的黄豆生长于山区，泡以泉水，所做出来的豆腐细嫩鲜美，口感不涩，且有淡淡清香，韧性极强，别具一格，自古就是当地一绝。有俗语称：“不吃剑门豆腐，枉游天下雄关。”

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姜维在汉中被魏将钟会、邓艾打败，退守剑门关。魏军乘胜追击，直抵剑门关外。而蜀军新败，士气低落，疲不能战。姜维见状，忧心忡忡。这时候，有人向姜维献计：闭关休战三日，号令百姓家家磨豆浆，以豆腐犒赏士兵，以豆渣喂战马，待兵马体力恢复再战。姜维依计而行，结果士兵和战马迅速恢复了体力。三日之后，姜维仅引五千兵马杀出关去，大败魏兵，终解剑门之急，剑门豆腐由此名扬天下。唐朝贞观名臣魏徵即出生在剑门。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李隆基因避战乱入蜀，途经剑门，因旅途劳累，又思念死去的杨贵妃，寝食难安。亲信宦官高力士给皇帝端来了一碗剑门豆腐，玄宗顿时胃口大开，一时欣喜，便将剑门黄豆特封为“皇豆”。

然自十余年前汪世显引寇入蜀后，剑门为蒙古军所占，当地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剑门豆腐已经绝迹。这琴泉茶肆的剑门豆腐不过是个噱头，其实就是本地豆腐，打了个剑门的名号，美其名曰：吃豆腐不忘蒙古血洗剑门之耻。居然由此名声大噪，连四川制置使余玠都慕名来品尝过。

张珏一行路过梅林时，小敏为林中喧闹声所吸引，问道：“那边是饭馆吗？我饿了，想吃点东西。”

她是在军事重地被当场抓获的奸细，本该立即绳捆索绑，押赴官署审问，但不知道为什么，张珏竟不忍心拒绝，便道：“好吧，我陪你去。”招手叫过部下赵安，道：“你先去护国寺药师殿知会若冰娘子，我稍后有要事来请教她，请她务必晚些歇息。对了，派人去找刘霖刘教授过来，就说我今晚需要他的帮忙。”赵安一一应了。

张珏这才带着小敏进来茶肆。虽然夜色已深，茶客却还不少，多是不当值的兵士，也有借宿在护国寺客房中的旅客因夜冷被寒睡不着而出来闲坐的。

兵士们见到张珏进来，一齐起身，欲过来参拜。张珏忙道：“不必多礼。这不是在军营，你们该做什么做什么，就当我没来过。”

众人素知小张将军性情和善，爱兵若子，闻言一起笑了起来，便各自散开，照旧去饮茶。

几名兵士自坐了一桌，张珏与小敏坐了一桌，叫道：“小二！”

闻声出来的却不是小二，也不是茶肆主人白秀才，而是张珏的妹妹张如意。张珏既意外又惊喜，叫道：“如意，想不到今晚会在茶肆遇见你。”

张如意打扮成男子模样，头上裹着块白布^[7]，神色颇为冷淡，只道：“哥。”又朝小敏一努嘴，问道，“她是谁？才几天不见，哥哥身边就多了个如此美丽婀娜的小娘子，怎么我当妹妹的都不知道？是我未来的嫂子么？”张珏忙斥道：“别胡说，她叫小敏，是在上天梯捉住的奸细。”

张如意“咦”了一声，奇道：“她这么个清秀娇弱的小娘子，居然能混到号称‘密不透风’的上天梯？”小敏笑道：“其实上天梯也不是传说中那么密不透风啦。”

张如意“啧啧”两声，道：“小敏娘子都成阶下囚了，居然还这般泰然自若，敢来这里饮茶，连男子都要自愧不如呢。”小敏笑道：“那是你哥哥心肠好，换作旁人，只怕我早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了。”

张如意上下打量她一回，道：“敏娘当真不是一般人。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如意。”小敏道：“我知道啊，你叫张如意，是小张将军的妹妹。”

张如意道：“我哥没告诉你吗？我不是他亲妹妹。”小敏笑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和小张将军才刚刚认识。不，应该说，我才刚刚被他抓住。”

张珏见二女谈个没完，肆无忌惮，后面还不知道要聊到什么，忙插口问道：“白秀才人呢？”张如意道：“不知道，刚才就没看见他。哥，你想吃什么？”张珏道：“我不饿，给小敏娘子和隔壁那桌弄点吃的吧。”

张如意“哼”了一声，一扭腰肢，转身去了。

小敏道：“你妹妹好奇怪啊，怎么对你这个哥哥爱理不理的。”张珏道：“她婶婶翁大娘去年去世了，她一直心情不好……”忽一眼留意到角落中一名年青男子正不断瞟向自己这边，模样甚是古怪，心念一动，便朝那男子招了招手。

那男子忙转过头去，想假装没看见，但略微思索后，料想避无可避，还是勉强起身走了过来，问道：“将军是叫我吗？”张珏道：“敢问阁下高姓大名？”那男子道：“我姓高，叫高……高第。”

他说姓氏时是脱口而出，而说名字时却有所迟疑，大概姓高是真，高第却是个假名了。而且中原人断然不会用这种名字，“高第”与“高帝[8]”谐音，难道是想当皇帝吗？中国人最注重避讳，取这种犯帝王大忌的名字，即使自己有这个胆子，官家也绝不会放过。

张珏心中愈发肯定对方不是宋人，问道：“我瞧高公子面生的很，你不是合州本地人吧？”

高第反问道：“将军难道认识城里的每一个人吗？”张珏道：“张某守卫钓鱼城已近十年，不敢说每个人都能叫出名字，但是否是外来人士，一眼便能辨知。你是什么人？”高第道：“我是行商……”忽想到自己的谈吐气质绝不像行商，又忙改口道：“不，是游客，游客。”

小敏嘻嘻笑道：“游客这身份当真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极尽揶揄之色，显然也不相信这高第会是游客。

张珏招手叫高第过来，本是怀疑他说不定认识小敏，跟她是同伙，专门负责留在茶肆接应，然暗中打量小敏神情语气，却并不认识对方，反而笑着瞪大眼睛望着高第，似等着看他出丑。但高第本人神色如此慌乱，张珏不免疑心更重，叫过两名兵士，命道：“先把他扣下，等查清楚他身份后再说。”

兵士应了一声，欲上前捉拿高第。恰好张如意端着两大盘子豆干出来，忙赶过来阻止道：“放手！做什么？”张珏道：“此人来历不明，行迹可疑，我要带他去官署，审问清楚。”张如意将豆干往桌上重重一顿，道：“什么来历不明，他是我朋友。”

张珏大为惊讶，问道：“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张如意似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只简短道：“不久前。总之，高公子救过我，我担保他不是坏人，也不是奸细。”

张珏道：“可是……”张如意道：“哥，你要抓他的话，干脆连我一起抓了。”见张珏沉吟不答，便自行拖着高第进后堂去了。

兵士问道：“小张将军……”张珏道：“算了，这件事，等我问清楚如意再说。”又问道：“依敏娘看，这高第是大理人吗？”小敏正抓着豆干往嘴中塞，闻言差点喷了出来，好不容易将豆干咽下去，笑道：“小张将军这是在问我吗？”张珏道：“嗯。”

小敏哈哈大笑道：“当然不是。莫不成天底下姓段的、姓高的都是大理人，而姓赵的就是大宋人？小张将军，你未免也太想……”忽见张珏目光炯炯，凝视着自己，这才意识到对方是有意如此——他早已看出高第不是大理人，多问自己一句，是想进一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大理人。

张珏问道：“太想什么？”小敏叹了口气，改口道：“太想当然了。其实是我说错了，小张将军聪明机智得很。那么，你也该看出来了，我真的是大理人。”张珏道：“快吃吧，我去去就来。”独自起身，往厨下来寻妹妹。

厨房有两名伙计正在配菜烧水，见张珏进来，忙主动告道：“如意娘子去了后院。”

到后院时，正见张如意将那名叫高第的男子自后门送出。张珏也不阻拦，等妹妹回来叩上院门，这才问道：“他到底是谁？”张如意不满地道：“哥，你干嘛总是疑心那么重？看到陌生人就怀疑他是敌国奸细。真正的奸细不是在外面茶寮中坐着喝茶吗？”

张珏道：“这是我职责所在。况且，我也想知道你交往朋友的来历。你刚才说高第救过你，你在回秦州的路途中遇险了吗？”张如意道：“是啊，我被蒙古人捉住了，全靠高第救了我。”

原来张如意先祖原是秦州人，本是大宋子民，然“绍兴和议”后，大半秦州被南宋朝廷割让给金国，张氏便成了金国人。金国灭亡后，蒙古人攻陷秦州，屠杀了全城百姓。当时张如意还年幼，正好跟随婶婶翁大娘在城外南郭寺^[9]进香，蒙古人虽然凶残，对僧道倒还尊敬，张如意由此逃过一劫。但她父母及兄弟均在那场屠城中死去，且再也无家可归。翁大娘不愿在仇敌统治下生活，遂带着她一路南逃，到南宋凤州一带时，两人都生了重病，被好心人王大娘收留，也就是张珏之母。王大娘的丈夫早已过世，独自抚养儿子张珏过活。翁大娘因为死去的丈夫也姓张，遂与王大娘结拜为姐妹，张珏和张如意则以兄妹相称。

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蒙古人就向南宋发动了攻势。凤州因为是“三关五州”之一，地处边境，是四川的外围藩篱，最先受到冲击。端平三年（1236年），秦巩豪族汪世显引蒙古人入川，凤州更是落入了蒙古人之手，张珏兄妹从此由大宋子民变成了蒙古子民。彼时凤州被划归汪世显统辖，宋民生活倒没有太大改变，不像其他蒙古人统治的汉地尽数被掳为驱口^[10]。但张珏自小志向远大，有归宋之心。到他十七岁那年，母亲王大娘病逝，他安葬了母亲，带着翁大娘和张如意辗转来到新建成的钓鱼城投军。他因射技出众，一入行伍，便崭露头角。翁大娘和张如意先是暂栖在护国寺，后到琴泉茶肆中帮手，就此在钓鱼城安顿下来。十年过去，张珏已是兴戎司副统帅，是军中最年轻的都统，号称“四川虓将”，张如意也算是琴泉茶肆的半个主人。只是金国虽然灭亡，宋金却有难解宿仇，昔日归正人^[11]著名如辛弃疾者都备受歧视，翁大娘不愿意提她自己曾是金国人一事，张珏也只好遵命，说义妹是自己同乡。这话倒也不假，张如意虽在秦州出生，却是在凤州长大。

可惜半年前翁大娘不幸去世，临死前表示希望能将骨灰送回故乡安葬。张如意坚持要实现婶婶遗愿，要将骨灰送去秦州。张珏劝阻不成，又因军务繁忙，不能陪伴妹妹前去蒙古人占领区，十分着急。正好寄居在护国寺的游僧惠恩因发愿^[12]要归返秦州南郭寺，张珏不得已，只得

请惠恩相助。惠恩得知究竟后，亦欣然应允。张如意遂将满头秀发剃掉，打扮成僧人模样，与惠恩一道上路。一路关卡虽然不少，但料想惠恩有度牒^[13]，蒙古人尤其尊重佛教僧人，应该不会遇到阻碍。之后张如意也在约定时间返回了钓鱼城，只说一切顺利。至于她途中遇险而为高第所救之事，张珏今日还是第一次听说，忙问道：“你不是说一切顺利吗？到底出了什么事？”

张如意本来一直板着脸，见张珏额头冒出了汗，关切发自内心，忍不住展颜笑道：“哥，瞧你急的，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

张珏道：“你快说，蒙古人如何会捉住你，高第又如何救了你？我瞧他模样文质彬彬，应该也不会武艺，如何救你？”张如意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我回来时路过关卡，被蒙古人听出我是女子，起了疑心，便想把我扣下来，是高第出面说明，称我是秦州尼姑庵的尼姑，我这才过了关。”

张珏道：“高第是蒙古人吗？”张如意道：“不是。”

张珏这才松了口气，道：“不是蒙古人就好。”转念想到高第并不是什么口齿伶俐、机智敏捷之人，适才他只略微盘问，对方便紧张得不行，破绽百出，这样的人，如何能从蒙古兵手中救人？又问道：“蒙古人如何肯听高第的话？”

张如意道：“这自然是有缘由的。不过我只告诉哥哥一个人，哥哥绝不能泄露出去，不然只会害了高第。”张珏道：“当然。高第既然救过你，也就是我张珏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他还来不及，又如何会害他？”

张如意见兄长点头答应保密，这才道：“高第是高智耀的儿子。”

张珏大感意外，问道：“高智耀？是那个投降了蒙古的西夏人高智耀么？”张如意道：“是。”

张珏不悦地道：“原来高第救你，最终还是因为他的身份。你还说他不是蒙古人。”张如意道：“他本来就不是蒙古人啊，他是西夏人，与蒙古人有灭国之恨。他父亲高智耀为蒙古效力，也是逼不得已。即便他做了蒙古的大官，也从来没有出过不利于大宋的主意。”

高智耀是西夏世家子弟，为右丞相高良惠之子，在其国任签判。西夏灭亡后，隐居在贺兰山中。蒙古皇子阔端驻西夏故地时，久慕高智耀大名，曾多次派人征召，他均不肯赴召。后阔端强行征发封地所有儒生为站户^[14]。高智耀不忍心见到读书人沦为迎来送往的官奴，便主动去求见阔端，表示愿意出仕蒙古，但请求按西夏旧制免除儒生徭役。阔端终于得到了这位故西夏宰相之子的跪拜，很是欣慰，于是下令免除汉地、河西儒户一切徭役。蒙古曾在南宋淮、蜀两地俘虏了三四千名儒生，尽数作为驱口，在高智耀的请求下，阔端也全部予以释放。这件事一度轰动一时，高智耀由此赢得了天下士子的交口赞誉。张珏曾多次听州学教授刘霖谈及此事，连刘霖这样的名门子弟都对高智耀赞不绝口，只恨无缘一见，足见其名气之大。想不到张如意一趟秦州之行，竟结识高智耀之子高第，还得到了他的帮助，如何不令人惊奇？

张珏问道：“他真名是叫高第吗？”张如意道：“当然不是，他叫高睿，高第是他适才随口编造的假名。”

张珏道：“可还有旁人知道他的身份？”张如意道：“除了哥哥你，再无旁人。哥，是他一路护送我回来钓鱼城。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泄露他的身份。”张珏道：“那好，我尽快安排，送他离开宋境。”张如意摇头道：“他不会走的。”

张珏道：“为什么？高智耀虽有贤名，却是蒙古皇子阔端心腹大臣。若是被旁人知道高睿是高智耀之子，就算他不会因此而丧命，也会被关押起来，利用他的身份大做文章。他留在这里，能有什么好处？”张如意道：“总之他不会走的。”

张珏见妹妹低下头，双手绞在一起，露出极罕见的娇羞模样来，这才恍然大悟——多半是高睿喜欢上她，不然其人何以冒着生命危险，万里迢迢来到钓鱼城？一时冷然不语。他素来果断，却遇到这等棘手之事，倒不知该如何处置才好了。

隔了好半晌，张如意才期期艾艾地道：“其实我已经催了他很多次，要他离开这里，可他就是不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张珏问道：“他目下住在哪里？”张如意道：“借住在护国寺的客

房。”张珏道：“那好，你跟高第说，等过两日得闲，我要好好跟他谈上一谈。”

张如意立即警觉起来，问道：“谈什么？”张珏道：“还能谈什么？当然是敦促他快走。他留在这里，对他、对你都没好处。”

张如意别过脸去，沉默不应。张珏心念一动，问道：“你可是喜欢他？”张如意道：“谈不上。”张珏道：“那不就是了。”

正好部将赵安进来，躬身禀报道：“属下已知会若冰娘子。刘教授人也找到了，他说他在钓鱼台等你。”

张珏点点头，出来叫了小敏，径直朝护国寺赶来。

出来茶肆时，正好遇到主人白秀才回来。他看上去心事重重，只知埋头走路，到跟前才发现张珏等人，忙招呼了一声。

张珏道：“白秀才不好好看着茶肆，倒有心思在月下散步。”白秀才随口敷衍道：“随意逛逛，随意逛逛。”走出几步，又回头问道：“张将军是从茶肆出来吗？”张珏道：“是啊，你现在才发现吗？”

白秀才道：“可有交齐茶钱？”张珏笑道：“交啦，一个子不少。不信你回去问如意。”白秀才道：“嗯，肯定要问的。你妹妹如意刀子嘴豆腐心，常常少收茶钱，还允准茶客赊账。有同情心固然是好，可再这么下去，琴泉茶肆就该关门啦。”

张珏道：“白秀才大可放心，琴泉茶肆不会关门的。上次余相公还特别交代过余知州，说钓鱼城极需要琴泉茶肆这样的地方。”

余相公即是四川最高军政长官余玠，普通老百姓若是被他提及或是交代地方长官关照，该感恩戴德、分外荣幸才是。这白秀才却是个性情乖戾之人，又爱财如命，只不以为然地道：“啧啧，亏余相公还记得琴泉茶肆。他上次来吃了一碗剑门豆腐，还没给钱呢。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还谈什么爱民如子。”摇摇头自去了。

小敏奇道：“这人性子好怪。他是名字就叫白秀才，还是姓白的秀才？”张珏道：“姓白的秀才。”

小敏道：“秀才不去读书做官，跑来开什么茶肆？”张珏道：“这我也不清楚。他这家茶肆开得很早，在建钓鱼城之前就有了。”

小敏道：“嗯，我猜白秀才本来是想隐居山林，却手无缚鸡之力，无以谋生，遂在护国寺旁开了一家茶肆，聊以糊口。不想余相公入蜀后，选中钓鱼山作为山城之地，钓鱼山成了钓鱼城，他这家茶肆也成了城中的热闹场所。因为事与愿违，白秀才干脆变得吝啬小气起来，因为他嫌你们这些人打扰了他的清静。”

张珏从未思虑过白秀才为何性情古怪的问题，听到小敏一番分析，细下想想，确有几分道理。他本以为小敏只是个胡搅蛮缠的天真少女，这时却开始对她刮目相看起来，道：“小娘子年纪不大，却是个鬼灵精。难怪会派你来做奸细。”小敏笑道：“多谢小张将军夸奖。”

护国寺位于钓鱼城护国门内，始建于唐代。传闻有合州人俗姓郝者，自幼入景德寺为僧，号四祖师，因凿石出火有悟，遂自号“石头和尚”，回合州于钓鱼山建护国寺。后以石二十四片为龕，全身入，门自掩，端坐而逝。到南宋绍兴年间，思南宣尉田少卿捐资整修扩建护国寺，有堂殿廊庑百余间，分药师殿、罗汉堂、藏经楼及客堂、僧房、天井、丹墀等建筑，殿宇宏伟壮观，供奉有上百尊石雕佛像，遂成为合州的四大名刹之一。

山门两边各有储水的天池，右前方有钓鱼台，即传说中的巨神钓鱼处，是驰名巴蜀的远古遗迹，钓鱼山、钓鱼城均因它而得名。所谓神台，其实是一座凌空突兀的巨石。石上有一对直径过尺的凹坑，相传是巨神足迹。台前有一斜卧的岩石，上有五个大孔穴，传说是巨神钓鱼插竿的“插竿石”。台右侧崖壁上有一尊唐代卧佛像，手枕头部，悬空而卧，情态自然，端庄安详。佛像旁有本朝名士王休所题“一卧千古”，字大径尺。当地有民谣唱道：“倒睡得好，一睡万事了。我若陪你睡，江山谁来保。”卧佛右侧石壁上则有一座龕窟，内有近千座石刻造像，雕刻

细致，形象生动，因而又号“千佛岩”，均是晚唐遗迹。

钓鱼台上正站着两名男子。身穿白衣的男子年纪与张珩相仿，二十岁出头，人淡如菊，温文尔雅。另一名青衿男子三十来岁，身材高大，气宇轩昂。

张珩叫道：“刘兄！梅秀才^[15]！”

那白衣男子正是州学教授刘霖，博闻强记，涉猎极广。青衣男子则是广济^[16]籍举子梅应春，因避战乱到合州借读，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其人机智聪明，人称“鬼灵精”。

二人闻声一齐跃下台来。刘霖问道：“张兄今夜又当值吗？”张珩道：“是。”

梅应春笑道：“小张将军都已经当上合州副帅了，还要做这巡夜的苦差事吗？”张珩笑笑不答。

刘霖道：“张兄派人找我，可是有什么大事？”

张珩因为所谈涉及一些机密大事，如大理大将军高言一行已到钓鱼城等。刘霖倒也罢了，毕竟是州学教授，算是地方官员，梅应春却无官职，照理不该预闻军中机密，一时踌躇不语。

梅应春忙道：“适才张将军派人来寻刘教授时，我正向他讨教文章，左右无事，便一齐跟了来。既是张将军有正事要谈，我这就告辞了。”

刘霖道：“梅兄不忙。你我都是大宋读书人，有什么事，我能知道而你不能知道呢？张兄，梅兄名为秀才，实为举人^[17]，已通过乡试，取得会试资格，可算是略有功名。”

张珩见刘霖迂腐，然对方话说到这份上，也只得请梅应春留下来帮忙，又道：“我有事要找二位帮忙，只是今晚之事，二位千万不可再对旁人提起。”

刘霖应了一声，又道：“梅兄人最聪明不过，得他帮助，可比请我出面强上百倍。”梅应春道：“不敢当，不敢当。”张珩道：“能同时请到二

位，我正求之不得。”

梅应春目光随即落到小敏身上，问道：“这位是……”张珏道：“她叫小敏，是在上天梯抓到的奸细。”

刘霖本是温和淡泊之人，书卷气极重，听了“奸细”二字后，蓦然脸色变得极为难看，怒气横生，死死瞪着小敏，冷笑道：“怎么，蒙古军中没有男子了吗，竟然派了这么个年轻美貌的小娘子来做奸细？”小敏笑道：“多谢公子赞我美貌。不过我不是蒙古人，而是大理人。”

刘霖绷紧的脸面登时和缓了下来，舒了一口气，道：“我还以为小娘子是蒙古人，不是就好。”

小敏道：“为什么你们宋人一听见‘奸细’两个字，立即就联想到蒙古人头上？”梅应春道：“咦，你这个小娘子倒是气度非凡，都被捉住了还如此泰然自若。”又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目下蒙古是大宋强敌，有奸细，不是蒙古派来的，还能是谁？”

小敏道：“这位梅公子说话很有趣。”张珏道：“这是梅秀才，目下在州学借读。这位是州学教授刘霖。”小敏笑道：“原来刘公子是教授？我以为教授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先生，想不到是如此年轻的翩翩佳公子。”

她随口一说，却不知道刘霖出身蜀中刘氏名门——曾祖刘甲任宝谟阁大学士；其祖刘端友是理学名家，曾任蜀地遂宁府知府；其父刘震孙任广东提举常平^[18]，是当今名士，负沉厚刚峭之气，时人称其“毓德名家，敏明直谅”“人物当今第一流”。刘霖生母魏氏则是前宰相魏了翁^[19]之女。

有意思的是，魏氏曾先嫁给前四川总领财赋安癸仲独子安恭行，安癸仲即是前蜀帅安丙之子。安丙一度在四川坐大一方，宋廷担心尾大不掉，谋去安丙，刘甲即是朝廷选中替代安丙的“暗帅”。

南宋初年，吴玠、吴玠兄弟守卫四川，多次击退金人进攻，从此吴氏世职西陲，威行四川，其军号为“吴家军”。宋朝廷对此深以为忧。淳熙年间，留正帅蜀，谋去吴氏世将，然而未能如愿以偿。一些上书揭露吴氏横行四川的地方官员反而受到迫害，如极得当今理宗宠幸的贾贵妃

之祖父贾伟^[20]，便是因为上书揭发利州安抚使吴挺骄横不法，而被吴氏暗中害死。绍熙四年（1193年）五月，吴挺病卒。宋廷事先将吴挺之子吴曦留于京师任职，尊以殿前都指挥使虚位，以兴州都统张詠接管吴家军军权，总算解决了多年来吴家军坐大一方的问题。然吴曦却没有安于现状，他因在京颇不得志，花费大量金钱收买权臣，积极谋求还蜀，最终通过右丞相陈自强的疏通，得到权臣韩侂胄的批准。嘉泰元年（1201年）七月，吴曦入蜀任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不久，又排挤掉副都统制王大节，得以复吴氏威望，独掌川陕军主力兵权。

当时权臣韩侂胄密谋攻金，以建盖世之功，为取得西线吴曦的支持，遂任命吴曦兼任四川宣抚副使，加以笼络。而韩侂胄不知道的是，吴曦年青时曾出使金国，为金人瞩目，金人暗中行策反之计^[21]，已旷日持久，最终在吴曦掌握四川大权后，以名将岳飞的悲惨下场将其说服。吴曦使计架空了四川宣抚使程松，并得以继兼陕西、河东招抚使。完全控制四川后，吴曦密遣亲信姚淮源至金营，约献关外阶、成、和、凤四州，求封“蜀王”。金人索要宋廷任命吴曦的告身^[22]作为信物，并索求人质。吴曦完全照办，随后秘密接受金国所封“蜀王”称号，献蜀地图及吴氏谱牒于金，并将已经怀孕的爱妾何氏送至金国为人质。

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宋廷正式下诏北伐。吴曦依金廷旨意按兵不动，使金人无后顾之忧。次年正月十八日，吴曦公开自称蜀王，僭位于兴州，国号为“转运”，并献关外四州于金人，声言将东下，联合金人夹攻襄阳。

“转运”的国号并没有令吴曦的命运时来运转。他忽视了最基本的一点——他自以为吴氏在四川根深蒂固，却不知这是由于其先人奋勇抗金杀敌，才赢得了名高位尊的局面。很快，他的无耻投降行为就遭到了四川军民的强烈反抗：在他名下任职的蜀中名士相继离去。部属也苦口婆心地劝他道：“如此，则相公八十年忠孝门户，一朝扫地矣。”就连他的亲人也加以唾弃，伯母赵氏“怒绝”，叔母刘氏昼夜号泣，骂不绝口。但吴曦只回答了四个字：“我意已决！”

吴曦叛宋，心理上最受打击的不是别人，而是力保他回四川的权臣韩侂胄。韩侂胄当即写信给在四川的随军转运使安丙，密令他找机会刺

杀吴曦。好笑的是，这封密信还没有送到安丙手中时，吴曦便任命安丙为丞相长史，从而给安丙谋变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安丙是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后在蜀帅吴玠手下任职，极得器重。吴曦心腹钱玠之曾梦见神仙亲自告知吴曦说安丙可堪大任。吴曦因钱玠之梦，又因安丙是父亲旧部，遂任命其为丞相长史，委以重任。然吴曦以名将忠良之后叛变投敌，并不得人心，当时不少部将和蜀中名士都强烈抵制吴曦叛宋，拒绝在他名下任职，安丙接受了伪官，但却装病没有视事。

不久，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与兴州中正将李好义密谋诛杀吴曦，因为需要一个有名望的人来主持大事、号召军中，遂选中了安丙。安丙还来不及作出反应，李好义已率部下七十四人闯入伪宫，杨巨源称奉朝廷密诏诛杀反贼。吴曦卫卒一惊而散，吴曦本人当场被杀，首级传送京城，事遂平定。兴州州治顺政县旧名武兴，故此次事件又称为“武兴之变”。吴曦仅当了四十一天的“蜀王”，但宋军也因此而元气大伤，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全面失败。

武兴之变中，首功者当属杨巨源、李好义，二人还出兵收复了被吴曦献给金国的关外四州。然权臣韩侂胄曾有密信令安丙诛杀吴曦，虽书信未至，吴曦已死，但韩侂胄为了自夸其功，将功劳全部加在了安丙头上，称安丙是奉己密信才杀死吴曦，安丙旋被任为四川宣抚副使，掌握了四川军政大权。李好义被任命为沔州副都统制，杨巨源仅得到通判兼宣抚司参议官职。没过几个月，李好义遭人下毒而死。李好义出身于军人世家，“弱冠从军，善骑射，西边第一”，他的死令当地军民失声痛哭。李好义曾有《望江南》词一首：

思往事，白尽少年头。

曾帅三军平蜀难，沿边四郡一齐收，逆党反封侯。

元宵夜，灯火闹啾啾。

厅上一员闲总管，门前几个纸灯球，箫鼓胜皇州。

其中“逆党”是指吴曦亲信王喜，他由于与安丙友善，在吴曦死后反而由统制升都统制，并拜节度使。

而另一诛杀吴曦的功臣杨巨源也因朝廷奖谕诏书中没有提及自己的名字，怀疑安丙有意蔽其功，心中愤愤不平，不但写信给安丙抱怨，还自行上书向朝廷诉功。安丙便诬蔑杨巨源作乱，派人将其逮捕，并在途中将其杀死，然后以自杀上报。

安丙侥幸登上蜀帅官位，为巩固地位，大肆铲除异己，不惜诛杀杨巨源等功臣，引来人情汹汹，最终被迫请求辞职。然蜀乱初靖，宋廷需要倚靠安丙统领蜀事，控制局面，因此没有追究杨巨源等暴死之事，但为了防止悲剧再度上演，还是采取了防范措施，密旨命利东安抚使、知兴元府刘甲就近监视安丙，一旦有变，可随时诛杀安丙，代其为蜀帅。然安丙始终没有抗命朝廷的举动，且形势比人强，由于兵变、叛乱等原因，最终宋廷还是需要利用安丙的声名稳定四川形势，刘甲始终没有得到执掌四川大权的机会。

安丙^[23]死于四川制置使任上后，其子安癸仲任四川总领财赋，接管了蜀地财政实权。他还积极谋划出任蜀帅一职，但后来被人揭发他与秦巩豪族汪世显来往密切，政敌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安癸仲遂失意于官场，不但未能当上四川制置使，还被免去总领财赋一职，不久即在家乡广安军^[24]郁郁死去。一度威震蜀地的安氏家族从此走向衰落。

安丙与刘甲是政敌，魏氏却先后成为了两家人的儿媳。其第一任丈夫安恭行是安癸仲独子，可惜英年早逝，结婚后不久即病死。由于魏氏是前宰相魏了翁长女，许多权贵之家不嫌弃她已是寡妇身份，争相聘她入门。最终，魏氏改嫁给了刘震孙，后产下一子，即是刘霖。刘霖自小饱读诗书，但却性情恬淡，对仕途没有多大兴趣。他先是随父宦游，因母丧送亲返回蜀地安葬后，便再未离开四川。蜀帅余玠因其世家子弟出身，学问渊博，特意聘他为教授。刘霖也有意继承外祖父魏了翁兴学施教、造福于民的事业，欣然应聘来到合州。不过，四川多历战事，许多人家都逃离了蜀地，来州学读书的子弟不多，倒是一些将士因为向学而趁闲暇时来州学旁听，张珩便是来得最勤的一个。他一直恨自小书读得太少，既然有学习机会，便格外珍惜，常常跟在刘霖身后请教个不停。二人年纪相仿，一文一武，久而久之，居然成了兄弟相称的好朋友。

张珩因小敏身份未明，是敌非友，不愿意多言，只道：“我们走

吧。”

小敏道：“等一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钓鱼台吗？”张珏不知她为何会突然如此兴奋，道：“是啊。”

小敏道：“我想上去看一看。”张珏微一沉吟，道：“好。”命心腹兵士张万陪小敏上去。其实是从旁监视，以防对方跳崖自杀。

钓鱼台耸悬于山巅，台周古榕扶疏，台下则是千寻[25]绝壁，浩荡沧江。立于台上，气象萧森，衣袂飘飘，不觉云为之翻卷，风为之疾走。小敏登上石台，环视一圈，叹道：“人家在水抱山环处，我心如天空月上时。”

张万问道：“小娘子说什么？”小敏道：“没什么。”一改活泼伶俐的性子，变得沉静起来，默默凝视着远方。

张珏则趁机对刘霖、梅应春二人说了小敏自称是大理奸细，且在上天梯当面指证了大理大将军高言等事。

梅应春道：“张将军想让我们帮你判断这小敏到底是不是大理奸细？”张珏点点头，道：“梅秀才是有名的聪明人，就不用多提了。刘兄曾跟在宋慈宋相公[26]身边学习查案，敏锐周到，最擅长发现常人不能觉察的细微之处。此事事关重大，我需要你们二位的帮忙。”

梅应春倒也不谦谢推辞，慨然应道：“张将军有命，我当仁不让。”

刘霖道：“张兄说的大理大将军高言大概是什么模样？适才有人找过我，听他及随从的语气，似乎就是张兄口中的大理大将军高言。”

张珏极是惊讶，问道：“高大将军来找刘兄做什么？”刘霖道：“他来问我我是从哪里学来的芦管和乐曲。”

张珏道：“那是芦管吗？我一直以为是洞箫。”刘霖道：“今晚吹的是芦管。”

梅应春料想刘霖不愿意多谈，忙代为解释道：“刘兄有时吹的是洞箫，有时是芦管，这两者表面听起来差不多，其实有很大差别。中原的

洞箫是靠气来调节音调，音色柔和，低音深沉，适合弱奏。而芦管是大理乐器，靠口含簧哨深浅来调节音高，多含音高，少含音低，音域也要大一些。”

原来刘霖时常晚间在钓鱼台上吹箫奏曲，已成为钓鱼城一景。旁人皆知他是以乐声寄托哀思，也不多加干预。他少时曾与前蜀帅陈隆之之女定亲，然未婚妻子尚未成人便被蒙古人残忍杀害——

淳祐元年（1241年），蒙古军攻蜀，逼近南宋四川制置司所在地成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屡次出战都被击败，遂坚守城池不出。城内守将田显因与陈隆之有隙，决意降蒙，遂暗中写信给蒙古军统帅汪世显，约定夜间开城投降。到了夜间时，陈隆之发现了田显的阴谋，亲自带兵在城门堵住了田显一行。城外等待接应的汪世显听到城中有变，急忙下令连夜攻城。蒙古军敢死队登云梯冲上城墙，一举攻克成都，救出了田显，还俘虏了陈隆之。汪世显随即将陈隆之押到汉州城下，令其招降宋汉州守将王夔。陈隆之大声喊道：“大丈夫宁死勿降！”当场被蒙古人斩首于城下。陈家数百口均被蒙古人以极为残忍的方式杀死，尸骨无存，这其中也包括刘霖的未婚妻子。

听到消息后，刘霖之母魏氏当场晕厥，从此卧床不起。刘霖年仅十余岁，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只对家人说：“终有一天，我要报此仇。”后来他也果真实现了这一愿望。

汪世显未投降蒙古前，一直有意内附南宋，他与南宋四川高级官员如四川制置使赵彥呐和总领财赋安癸仲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汪、安两家还私下约为婚姻，汪世显将最小的妹妹汪红蓼许给了安癸仲幼弟安乙仲。后安癸仲未能如愿当上四川制置使，汪世显亦内附不成，婚姻自然难成。汪世显降蒙后，甚至有意将妹妹嫁给年轻有为的蒙古皇子阔端为妃子。然汪红蓼本人并不情愿，称已与安氏约有婚姻，即使因立场不同不能共结连理，她也要终身不嫁，之后更是莫名失踪。汪世显还曾暗中派人到安氏故乡广安军寻找妹妹，竟意外得知安乙仲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失踪，料想这二人必定是冲破了阻力，暗中携手私奔，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躲起来了。

这本是一段为爱情坚贞不移的风流佳话，荡气回肠，足以为文人骚

客大书特书，流传千古。然而不想后来却被人利用，成为致人死命的契机。余玠上任四川制置使后，为尽快在蜀中落脚，少不得要笼络广安安氏这样的大族。彼时正好刘霖代表母亲到广安为安氏长辈贺寿，他出身四川名门望族，母亲又曾是安氏儿媳，早从母亲及亲眷口中得知安乙仲与大仇人之妹汪红蓼有婚约、且二人同时失踪之事，便将此节告诉了余玠。并告知汪世显身为长兄，极宠爱妹妹汪红蓼，一直在苦苦寻找她的下落，甚至几次派心腹来到广安，不惜向安氏族人表明身份、许以重诺，也想要探知妹妹和安乙仲下落。

汪世显是大宋劲敌，余玠早有心除之而后快，意外从刘霖口中得知这一段姻缘后，登时计上心来，选派死士冒充安乙仲、汪红蓼信使，前去巩昌求见汪世显，趁汪氏不备，一举将其刺杀。当年，余玠一月方才到达四川，置司重庆，三月便成功杀死了汪世显，为南宋除去一心腹大患，如此成效，令人刮目相看。余玠一时风头无二，声名鹊起，成为民众心中的英雄人物，此事对其在蜀地迅速建立威望起了极大的作用。而蒙古方面痛失良将，惋惜不已。皇子阔端为替汪世显报仇，当年便大举进攻西川，但为宋军击退。

旁人不知蜀帅余玠行刺汪世显其实是出于刘霖的暗示，均以为只是余玠奇谋诡计。刘霖自己从来不提只言片语，张珪还是从余玠那里偶然得知此事，然见好友夜夜在钓鱼台上吹箫，曲子凄婉深沉，知其虽已报岳父和未婚妻之仇，然心中哀伤依旧难以抚平。忽听到高言因为刘霖吹奏芦管一事而赶来相询，忙问道：“高大将军问这个，可是有什么用意？”

刘霖道：“这我可不知道。我适才不知道他是大理国大将军，觉得他又冒失又奇怪，没有多问，只告诉他我是在广州跟人学的芦管。他还问我对方叫什么名字，我说是宋慈宋相公的义女小龙女，他听了便转身走了。”

梅应春想了想，道：“大概是因为高大将军蓦然在钓鱼城听见乡音，觉得惊诧，还以为是大理人，所以特意赶来看看。”刘霖道：“应该不是这么简单。我看得出来，那位高大将军对这件事很是紧张。”

梅应春道：“前面那位小敏娘子不是自称是大理人吗？高大将军又对突然有人吹奏芦管一事这么紧张，也许这几件事，内中是有关联的。”

张珏道：“若冰娘子也是大理人，会不会跟她有关？”刘霖道：“这应该不可能吧，我是从小龙女那里学的芦管，可从来没有见若冰吹过。而且就算小龙女是从若冰那里学来的，又有什么稀奇呢？芦管是大理最流行的乐器，就跟中原的笛子和洞箫一样，许多人都会吹的。”

话音刚落，便听见西北方有乐声传来，虽不如适才刘霖吹奏的芦管乐曲优美动听、缠绵悱恻，曲调却是一模一样。

张珏一时呆住，忙问道：“这跟适才刘兄吹奏的是同一支曲子吗？”刘霖道：“是同一支曲子。这曲子是我跟小龙女娘子学的，也是大理乐曲。不过，这不大像是芦管吹出来的。”

却见小敏亦是脸色大变，从钓鱼台上一跃而下，奔过来问道：“小张将军，这是谁在吹木叶？”张珏道：“什么木叶？”小敏道：“就是拿树叶吹曲。”张珏答道：“这我可不知道。”

小敏道：“那么刚才那芦管是谁吹的？”张珏望了刘霖一眼，道：“那叫芦管吗？我还以为是洞箫。”

小敏道：“明明是芦管。我可是大理人，芦管和洞箫的分别，我一听就能知道。”又催问道：“芦管也好，洞箫也好，是谁在吹？”

张珏刚要回答，梅应春抢先问道：“敏娘问这个做什么？”小敏道：“我是大理人啊，忽然听见乡音，当然好奇是谁吹的了。”

梅应春道：“你怎么能断定这是大理乐曲？”小敏道：“我在大理经常听到啊。刚才是有人用芦管吹奏，现下是用木叶，但却是同一支曲子。这用木叶的人更不一般呢，不是大理本地人，是决计吹不成这调的。”上前握住张珏手臂，恳切地道：“小张将军，你让我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吹木叶，好不好？我保证不会逃走。你要是不放心，干脆跟我一起去。”

张珏狐疑道：“敏娘为什么这么想知道吹曲的是谁？他是不是你的同伙？”小敏道：“小张将军想知道对方是不是我同伙的话，可以带着我一

起去抓他啊。”

她如此急切地想要见到那吹奏木叶的人，愈发令张珏疑心大起。他微一思忖，便道：“我自会派人去查看，敏娘必须先留在护国寺。”命部下先将小敏带开，低声与刘霖、梅应春商议道：“二位怎么看这事？”

刘霖道：“适才大理大将军因为我吹芦管循声而来，这会子又有人吹木叶，那位自称是大理奸细的敏娘又急切地想要见吹奏者，有没有可能这乐曲是大理人相互传递信息的暗号？”

张珏道：“声音是从西北大天池方向传来的，非但是军营所在地，合州财库和军械库都在那里，是军事重地，决计不能有失。”忙招手叫过部将赵安，命道：“你去看看是谁吹木叶。找到人后，就带他到护国寺来见我。”赵安应了一声，带了几名兵士往西去了。

张珏又道：“这么看起来，小敏可能真的是大理人了。”梅应春道：“不好说。这位敏娘相当不简单。她一个年轻少女，被张将军在上天梯当场抓住，却没有半点惊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张珏道：“也许正如她所言，她只要表明她是大理人，是高大将军派来的，我们就不会动她。最终还得放了她。”梅应春道：“嗯，很有这个可能。不管怎么说，要找到这个吹木叶的人。”

张珏道：“现在想来，适才在上天梯时，高大将军愣在那里，并不完全是因为见到小敏，忽然听到芦管乐声也是原因之一。他甚至顾不得与小敏争辩，便急着离开，应该是急着来找吹奏芦管的人。可惜我当时心思都在小敏身上，竟未留意到这些疑点。”

刘霖道：“张兄无须自责，这不能怪你。因为你以为是我在钓鱼台吹箫，早习以为常，不想大理人听在耳中，则是另外一番含义。只是高大将军循声找来钓鱼台，发现吹奏者是我，并非他期待中的人，只能失望离去。”

照众人推测，是刘霖今夜无意中吹芦管触发了一切。想来大理人约定以吹曲为号，高言在上天梯听到乐曲后，便急忙赶来寻人，不想却只是个巧合，吹奏芦管者是毫无干系的刘霖。而那在西北方向策应的大理

人尚不知道究竟，听到芦管乐声后，又以木叶回应。钓鱼城本是军事堡垒，城中又以上天梯和军械库两处为最要害之地，而今在上天梯发现了自称是大理奸细的小敏，军械库方向则有木叶声传来，再联想到大理大将军高言的种种异常之处，不由得人不怀疑大理人在钓鱼城有所图谋。

张珣忙道：“我亲自到寅宾馆去，看大理诸人是否已经回去。小敏先交给刘兄和梅秀才看管。”

刘霖道：“我和梅兄只负责帮张兄弄清楚她到底是不是大理人，可不会帮你看着她。”张珣道：“好。”走出几步，又回头道：“万一小敏不是大理人，刘兄你……”

刘霖道：“张兄放心，就算弄清楚她真的是蒙古奸细，我也不会当场杀了她的。”语气颇为怪异。

张珣嘴唇微动，想婉转劝对方一句——即使思念绵绵，怅恨无穷，人终归要放下过去，走出回忆。但还是没说出来，便留了两名兵士，自己带着余人往山上寅宾馆去了。

小敏见张珣带人走开，忙问道：“小张将军要去哪里？”梅应春道：“他有事，得先离开一下。敏娘暂时由我们看管。走吧，我们去药师殿见若冰娘子。”

护国寺山门两边各有一棵槐树，为唐代时所种，高达十余丈，树围需三人合抱，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犹如两名威严的将军屹立守卫在山门两侧，苍然古色，映带森严，故有“将军槐”之称。山门一座福字屏，为建寺时所立。石屏上刻有一联：“千寻峭壁江烟锁，半岭残诗树色封。”横额则是“万象葱茏”，可谓钓鱼山风景的最佳写照。进来寺中，甬道两边多有参天松柏，挺拔巍峨，颇有冲霄之豪迈。遮天蔽地的浓荫不仅铺张了一地阴凉，还带给人凝静与安详。传闻有缘者行走于树下，会有奇特的感应。

护国寺中老树甚多，最奇特的当属罗汉堂东北面的龙爪槐，躯干坚

实，树冠如伞，形态优美，四季都有不同的风姿——春天新叶抽出，亭亭如盖，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夏季枝叶茂盛，黄色小花布满枝头，似黄伞蔽目；深秋叶落枝瘦，枝干蟠曲如龙，奇特苍古；雪天树身银装素裹，如银蛇盘舞，极具诗情画意。

药师殿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院内栽有四季花卉，一树树白梅花正凌寒绽放，奇花幽道，花团锦簇，香气袭人。院侧有井，井口为石头砌成，呈六角形，名龙眼井，系建寺时所凿。井水四时不涸，清冽甘甜，常被用来做药引。最奇特的是，这口井的水位会随着天气而变化。晴天时，水位距井口仅一尺，探臂掬手即可一饮。而大雨滂沱时，水位则急速下降，须用绳索系木桶吊入井中，方能取水。

为了保护水源，龙眼井上筑有柱呈六边形的木亭，红栏飞檐，甚是古朴。亭旁则有老桂花树，亦为建寺时所种，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每逢金秋时节，桂花开放，香飘数里，为钓鱼城一大景观。

既然叫药师殿，主殿当然供奉着东方三圣，即药师佛^[27]和日光、月光两位遍照菩萨。偏殿中则住着一名大理女医师，名叫若冰，是刘霖在广州时结识的朋友，曾为刘母治病。她也是受刘霖邀请来到合州，因医术高超，遂成为蜀地名医，就连蜀帅余玠也曾慕名来找她看病。四川战火绵延，伤病者多为军人，若冰其实已有半个军医的身份，兴戎司还特意拨了一队兵士供她役使。不过若冰性情颇冷，不苟言笑，有时候甚至不近人情，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冷若冰霜。许多人暗中揣度她个子高挑，容貌甚美，然年近三旬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婚配，大概与其冷傲性子有关。

刘霖几人一进来院子，便有兵士上前禀报道：“若冰娘子正在主殿恭候。”

药师殿主殿中的药师佛为两面状，一面双手作法界定印，一面双手作施无畏手印，青色宝瓶放置其上，宝瓶中蓄满甘露。头顶为青色宝髻，双耳垂肩，身穿华丽佛衣，安住莲花台上，面相慈善，仪态庄严。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分侍左右，彩带飘地，体态轻盈。外沿则有十二药

叉大将[28]。

若冰正跪在佛像前念经，听到脚步声，便起身出来相迎，却是不见张珏，颇为惊异。

刘霖因与她熟识，也不多寒暄，道：“张珏兄有事，过一会儿才能回来。”

若冰道：“你们深夜前来，有什么事吗？”梅应春忙道：“有一件大事要请娘子帮忙。”

若冰冷冷道：“能有多大事？病人在哪里？”梅应春道：“不是请娘子治病，而是请娘子见一个人。”将小敏扯过来，道，“这位小娘子叫小敏，是张珏将军在上天梯当场抓获的奸细。”大致转述了当时情形，又道：“敏娘坚称她自己是大理人。高大将军等人则矢口否认。我们无从判断，只好请若冰你来帮忙。”

若冰因每日要早起到山中采药，本已歇下，却被张珏派人叫了起来。她还以为是军中有急病者要抬来就医，却想不到是这样一件事，而且张珏本人还没来，心中很不高兴。但她与刘霖相识已久，又有梅应春这样的外人在场，不便发作，只道：“那好，烦请刘公子、梅公子和其他人都退出去，只留下敏娘在这里。我拿大理风土人情问她，自然就能判断她是不是大理人。”

梅应春道：“可是……”若冰道：“可是什么？梅公子是知道的，除了治病是不得已外，私下我极不喜欢跟外人来往。这大半夜的，你们一群大男人押着个小女子来我这里，就是要变着法子审问她。这么多人在一旁望着，成何体统？都出去！也不准留在院子里，都到药师殿外去！”

梅应春知道她性子执拗，不敢再说，只得与刘霖及兵士一齐退了出去。

梅应春搓手道：“刘兄，刚刚若冰娘子对我是不是生气了？你与她相识已久，应该最熟知她的性子。”刘霖道：“若冰就是那样子，谈不上生气不生气，更不是针对梅兄你。”

梅应春道：“不，我看得出来，她是生气了。她一早还要上山采药，我们不该深夜来打扰她休息的。嗯，得想个法子弥补才好。”刘霖安慰道：“你我是因为公事来寻她，无妨。”他其实早看出梅应春对若冰有点意思，只是若冰心思太深、神情太冷，常常自讨没趣。

二人在门外徘徊，本以为要等许久，孰料一刻后若冰便出来了，告知道：“那位小敏娘子，真的是大理人。”

梅应春忙道：“若冰娘子可以确定吗？”若冰不悦地道：“既是信不过我的话，还来找我做什么？”

梅应春忙道：“不是，绝不是信不过娘子，我是觉得奇怪，所以多问了一句，抱歉。”又刻意加重了语气道：“这可太奇怪了。刘兄，你觉得呢？”刘霖只“嗯”了一声，沉吟半晌，道：“那好，我们带她去见张珏。”

若冰道：“她在里面睡着了。”顿了顿，又道：“等到明天一早再带她走，可以吗？”

她是有名的冰山美人，却突然关心起来历不明的奸细来，不免令人莫名惊诧了。若冰看到旁人讶然的目光，不得已多解释了一句道：“她看起来很累的样子，应该是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让我想起了我当年初到广东时漂泊无依的日子。”

梅应春立即应道：“当然行，若冰娘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刘霖踌躇半晌，道：“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留两个人守在这里。若冰，你有事的话，就大声呼叫他们。”若冰道：“好，多谢。”

刘霖便向兵士交代了一声，说自己和梅应春先去琴泉茶肆，如果张珏回来，就到茶肆找他们。

琴泉茶肆虽号称昼夜营业，只是到了后半夜，再无人招呼，茶客只能自己到柜台去倒免费的大碗茶。刘霖、梅应春进来茶肆时，白秀才、小二都不见了，茶肆中虽还有几名兵士，却也是因为懒得摸黑走山路回

营，各自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地打盹。

二人自行斟了两碗茶，坐在窗边，一边欣赏月下梅花，一边谈论文章。本以为护国寺距离寅宾馆不远，像张珏这样熟悉地形、走惯山路的快脚，来回也就是一刻、二刻的事，孰料等了一个多时辰，仍然不见张珏回来。

梅应春道：“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张将军是合州副帅，公务繁忙，多半是临时有事，赶回去将军府了。”刘霖却道：“目下合州最重大之事就是大理大将军到访，张珏断然不会撒下这摊事去理会其他。”

他本是心思细腻、多愁善感之人，越想越是放心不下，便让梅应春先留在茶肆，自己起身出来，欲上山去寻张珏。刚到钓鱼台时，便见兵士张万急奔过来，叫道：“小张将军命小的来请刘教授上山。”

刘霖道：“可是出了什么事？”张万道：“有人被杀了！”

[1] 为宋人所题飞雪崖（今重庆）石刻，原文为：“大帅余公镇蜀之九年，岁淳祐辛亥（1251年），太平有象，民物熙然。”壁文今尚存，有兴趣的读者可去重庆观赏。

[2] 余玠入蜀建立山城防御体系后，成都府治迁往云顶山城。原成都城由于多次被蒙古军占领后大肆破坏，几成荒地，被宋人废弃。

[3] 郑清之曾遗命葬蜀，以志抗蒙。但由于后来四川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郑氏家人经过慎重考虑，仍然将郑清之送归浙江老家安葬。今重庆潼南塘坝朝阳山有郑清之墓，即为郑清之在世时委托余玠所买坟地。

[4] 兴元都统司（即兴戎司）原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归属于利州东路。由于利州东路尽为蒙古军所占，所以这两处官署一并移入钓鱼城。

[5] 勾栏：集中表演场戏的场所。瓦子：宋对妓院的别称。

[6] 饮子：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汤料，类似于中草药汤药和现代饮料的混合体。

[7] 三国时，诸葛亮治蜀成功，在民间深孚众望。他死后，蜀人均在头顶裹上白布，为其戴孝。后成为川中习俗，迄今尚存遗风。

[8]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简称高帝。汉代镇国之宝为刘邦佩剑，号称“高帝斩白蛇剑”，详细事迹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

[9] 南郭寺：又名南山寺，位于今甘肃天水南郊慧音山。始建于北魏年间，为秦州第一古刹。唐诗人李白有《游南郭寺》：“自此风尘起，山高月夜寒。东泉澄澈底，西塔顶连天。佛座灯常灿，禅房香半燃。老僧三五众，古柏几千年。”杜甫也有描写南郭寺的诗：“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

然。”杜甫诗中“老树”，为唐人所种柏树，传说唐代大将尉迟敬德曾在树上拴过战马。今南郭寺尚存两棵唐柏。

[10] 驱口：原意为“被俘获驱使之人”，即战争中被俘强逼为奴、供人驱使的人。蒙古在扩张征战中，掠民为奴的现象非常严重。据记载，蒙古灭金后，贵族、将校所得驱口约占原金统治区残存人口的一半。在蒙古灭南宋的战争中，掠民为驱尽管程度有所减轻，但仍相当普遍。蒙古法律规定，驱口属于贱人，与钱物同，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主人对驱口有人身占有权利，可以任意转卖。驱口本人以及子女的婚配，都要由使长做主。

[11] 归正人：投归正统之人，是南宋对北方沦陷区南下投宋之人的蔑称。

[12] 发愿：佛教语，谓普度众生的广大愿心。后亦泛指许下愿心。《西游记》第五八回：“就是发愿斋僧的，也斋不着这等人！”

[13] 古代僧道出家，由官府发给凭证，称之为“度牒”，亦称祠牒。持牒者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时还可以免征税赋徭役。

[14] 蒙古帝国（后来的大元）因疆土空前辽阔（蒙古帝国最盛时，势力横跨欧亚大陆，据说从帝国的中心骑马向东南西北四方奔驰，马不停蹄，也要一年才能到达边界），为“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及时传递消息，在其统辖区建立了周密的站赤系统。站有水、陆之分，水道用船，陆道以马做交通工具。站户即是蒙古为榨取无偿劳动而编入户籍的站籍人户，站户承担站役，陆站站户养马、充任马夫，水站站户则备船、充任船夫。

[15] 秀才：原本指称才能秀异之士，与《礼记》所称“秀士”相近，是一种泛称，并不限于饱读经书。及至汉晋南北朝，秀才变成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唐初科举考试科目繁多，秀才只是其中一科，不久即废，秀才遂成了读书人的通称。到了宋代，各府向朝廷贡举人才应礼部会试，沿用唐后期之法，先进行选拔考试，其中凡应举选拔考试，以争取举荐的，都称为秀才。明清时代，秀才专指府（或直隶州）学、县学的生员，是读四书五经而进学者的专称。要取得这种资格，必须在学道或称童子试（不论年龄，应童子试的都称童）获得取录。如果县、府、院三试都录取了，进入府学、州（直隶州）学或县学的，称为进学，通名生员，即秀才的俗名。生员除了经常接受学校、学官的监督考核外，还要经过科考选拔（未取者有录科、录遗两次补考机会），方可参加本届乡试（各省举行的考试，取中者为举人）。

[16] 广济：今湖北广济。

[17] 举人：唐代以各地乡贡中试者，需入京应试，故有此称，意为应举之人。宋为乡试（贡举考试）各科中试者的统称。俗称举子。举人登科即可授官，但无“出身”，可免丁役。明清沿袭，为乡试中试者的专称，俗称孝廉。且作为一种出身资格，即初步具备入仕资格。

[18] 提举常平：官名，简称仓司。宋神宗熙宁年间始设，哲宗元祐初废，其职并入提点刑狱司，绍圣初复置，元符后一直因循不变。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复并于提点刑狱司，绍兴五年（1135年）和提举茶盐司合并。提举常平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根据年岁的丰歉而决定敛散，此外还掌按察官吏。虽以常平为名，实有监督地方行政之权。南宋时与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简称为帅、漕、宪、仓四司。

[19] 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人称鹤山先生，蒲江（今属四川）人。少聪敏，有“神童”之誉。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召国子正，改武学博士。历知嘉定府、汉州、眉州、潼川路、泸州、遂宁州。进兵部、工部侍郎，权礼部尚书。卒赠太师，谥文靖。一生披肝沥胆，尽心国事，升沉起伏，唯无时无地不以兴学施教为事，终生聚徒讲学不辍。开禧三年（1207年）辞官归里，在白鹤山下建白鹤书院，聚徒讲学，“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绍定间理宗御赐“鹤山书院”匾额。“白鹤”亦因此而名“鹤山”。知眉州，朔望诣学宫，亲为讲说。嘉定十年（1217年）、绍定五年（1232年）两度知泸州，建鹤山书院于城南，“游似、吴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门受业”。居靖州亦建“鹤山书院”，讲学其中，一时“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宋元学案》专立《鹤山学案》一节，视其为一代宗

师。

[20] 贾伟故事见《宋慈洗冤录》。贾伟子名贾涉，在吴氏倒台后步入仕途，后官至淮东制置使。其女为宋理宗宠妃贾贵妃，其子即为祸国殃民的大奸臣贾似道。

[21] 此节详情及吴家军相关事迹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

[22] 告身：即官告，或作官诰，授官凭信，似后代任命状。北周已见，南朝称除身。唐任命官员经考察合格，尚收仆射同意，报告门下省，由给事中读其考查情况，黄门侍郎检视，侍中审查后上报皇帝，主管部门执行。凡授官者自各种途径出身者以至公卿皆给以凭信，加盖文为“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印信，称为告身，武官由兵部授给，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宋告身视所授官职高低，以各色绫约书写，盛以锦囊，由官告院授给。

[23] 安丙是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认为他是诛杀吴曦、评定叛乱的大功臣，也有人认为他本来就是吴曦一党，不过是“因人成事”，偶然占据了杨巨源、李好义之功。且李好义之死，也是他指使所为。元人吴师道在《题牟成父所作邓平仲小传及济邸事略后》称：“吴曦之诛，富杨巨源结李好义举义之功，为安丙辈媚忌拼没，今陈监丞众仲跋语，举以为言，当矣。”清人在《两朝纲目备要旷注文》中更加明确地说：“曦之诛，杨、李二人之功也。安丙本曦党，其奏功抑二人，而反以曦党王喜居首，使王喜鸠好义，诬巨源以谋乱。”

[24] 广安军：属潼川府（即原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广安。

[25] 千寻：一寻八尺，千寻八千尺。

[26] 宋慈曾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并卒于任上，大概与刘霖之父刘震孙任广东提举常平在同一时期。宋慈故事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

[27] 药师佛：又作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大医王佛、医王善逝、十二愿王。为东方净琉璃世界之教主。此佛于过去世行菩萨道时，曾发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使具足诸根，趋入解脱，故依此愿而成佛，住净琉璃世界，其国土庄严如极乐国。

[28] 十二药叉：即中国民间信仰所谓的善神，常常与十二地支相匹配，是十二时辰、十二生肖（十二生肖也是十二地支的一个应用）的守护神。

第三章 嵯峨剑戟

馆中临水处建有水阁凉亭，亭下有杨柳十余株，披拂水际，浓烟翠景，绰约近人。在这里，既可闲坐于凉亭中，静观黑白交替、天光变幻、云舒云卷；又可漾舟于迷渌曲水里，赏玩涟漪微动、微光浅影、烟波浩渺。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良辰美景当前，堪称一大赏心乐事。

片帆何太急？望一点须臾，去天咫尺。

舟人好看客。

似三峡风涛，嵯峨剑戟。

溪南溪北。

正遐想、幽人泉石。

看渔樵、指点危楼，却羨舞筵歌席。

叹息。

山林钟鼎，意倦情迁，本无欣戚。

转头陈迹。

飞鸟外，晚烟碧。

问谁怜旧日，南楼老子，最爱月明吹笛。

到而今、扑面黄尘，欲归未得。

——辛弃疾《瑞鹤仙》

钓

鱼城寅宾馆位于合州州府官署西面，就在护国寺后面，距离不远。这里是官方客馆，专门招待过往官员及外来使节。高言是大理国大将军，理该住进寅宾馆中最豪华的桃园。偏偏在他到钓鱼城之前，有另一位神秘贵客先行住进了桃园，担任护卫的还是蜀帅余玠的亲兵。这些人不但不肯让出桃园，起初还拒绝高言入住寅宾馆，还是兴戎司都统王坚出面，才勉强让步，让高言一行住进了东院。

张珩离开护国寺后，直奔寅宾馆而来。到门前即被守门将领王立挡住。王立比张珩大上好几岁，是兴戎司主帅王坚远亲，自小跟在他身边，算是其部下一员老将，后因处事圆滑干练为蜀帅余玠赏识，被调到重庆府，做了余玠的亲兵队长。

早在钓鱼城时，王立便有与张珩争雄之心。他自幼从军，跟随名将孟珩及堂叔王坚东征西战。孟珩主蜀后，王立也来到四川，时间尚在钓鱼城建成之前。后因宋理宗需要孟珩主持荆襄战区，遂破格提拔余玠入蜀，主持大局。孟珩因四川局面不稳，为了让余玠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特意留下王坚等精兵强将，以助余玠一臂之力。因而从一开始，王坚叔

侄便有辅臣之地位。二人也不负孟珙所望，竭心尽力辅佐余玠。后来余玠立稳脚跟，亦投桃报李，委以重任，任命王坚为兴戎司都统，驻扎合州钓鱼城，拱卫重庆，是全川最最重要的武将官职。王立则是其得力助手。而张珩是在入蜀后才赶来钓鱼城投军，且来自彼时已被蒙古人占领的沦陷区，属于归正人身份，相比于王立的世家出身，实难望其项背。不想张珩武艺出众，为人机智有谋略，又得人心，数年内便由小兵一路晋升到都统，甚至有超越王立之意。王立心中嫉妒，多方挑衅，不想其堂叔王坚也极欣赏张珩，认为其才干远在王立之上。王立愈发不服，处处与张珩作对。后来是蜀帅余玠出面，将王立调往重庆府才算了事。

张珩早知道几日前余玠派了心腹卫士护送一位贵客来到钓鱼城，人就住在寅宾馆，却想不到领队是王立，忙招呼道：“王将军。”王立道：“张将军，你不是负责护卫大理高大将军吗？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

张珩心中登时一惊，忙问道：“我派了人送高大将军一行回来寅宾馆，王将军没有见过他们吗？”王立道：“没有。”又刻意补充道：“至少本将没有见过。”

张珩知道王立素来与自己不和，也不知道对方是有意刁难，还是高言等人确实没有回来，因他当时特意派了田川、龙井两名兵士引路，料想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些，便道：“王将军可否容我进去看一下？或许高大将军怕惊扰馆中的贵客，悄悄进了门，没有声张。”

王立道：“张将军也知道馆内有贵客了，万一有所惊扰，你让本将如何向余相公交差？”

张珩道：“今晚钓鱼城出了许多奇怪之事，我需要立即确认大理一行人是否在房中，还望王将军通融。若是将来余相公怪罪下来，王将军大可以说我是直闯入馆，一切由我一力承担。”他料想话说到这个份上，对方也不会再阻拦，便引了部下进来。

钓鱼山为层层台地结构。在半山腰处，有一处天然湖泊，状如月牙，故名为月牙湖。这也是钓鱼城中唯一的山上湖泊，碧波荡漾，绿水

逶迤，景色极佳。寅宾馆即修建在月牙湖东面。馆中临水处建有水阁凉亭，亭下有杨柳十余株，披拂水际，浓烟翠景，绰约近人。在这里，既可闲坐于凉亭中，静观黑白交替、天光变幻、云舒云卷；又可漾舟于迷绿曲水里，赏玩涟漪微动、微光浅影、烟波浩渺。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良辰美景当前，堪称一大赏心乐事。

张珏刚穿过月门，便见到水阁凉亭外有名四十来岁的妇人，着一袭青色道袍，外面披一件黑氅披风，极见贵气。她正侧身立在梅树下，微微仰头，也不知道是在赏花，还是在望月。薄薄的水雾笼罩月牙湖，清冷的白色、灰色及蓝色交织在一起，在月光下愈见迷惘，愈发衬托出梅花静静怒放的美丽。

又听见女道士低吟道：“明月易亏花亦老，月中莫负赏花心。”

张珏不认得她，又见她颇为出神，便蹑手蹑脚从一旁擦过，正要转入廊庑时，忽听得女道士叫道：“站住！”

张珏回身望了一眼，问道：“尊师是在叫我吗？”女道士道：“正是你。你是这里的守卫吗？为何像做贼一般？”张珏道：“我见尊师正在赏月，怕打扰了兴致，所以才刻意放轻脚步。”

女道士皱眉道：“你叫什么名字？”

张珏听她言语极其蛮横无礼，心念一动，暗道：“莫非她就是那位贵客，如何会是个女道士？当今皇帝倒是尊崇道教，对天师教掌教天师张可大极尊崇奖赏之能事，甚至引女冠吴知古入宫，恩宠无比。可余相公绝不是热衷道教之人，如何会派王立护送一名女道士来钓鱼城呢？”

那女道士见张珏不答，又提高声音叫道：“你怎么不答话？你过来！”

张珏不及回答，王立已闻声进来，躬身道：“尊师莫怪，他是钓鱼城中军都统张珏张将军，是进来找人的。”又道：“虽然立了春，然山上风大，小心冻着身子。下官护送尊师进去歇息。”

女道士哼了一声，重重瞪了张珏一眼，拂袖往桃园去了。

张珏也顾不上去打听这傲慢骄纵的女道士到底是什么来头，先赶来高言等人居住的东院，却见房中漆黑一片，他站在院中叫了两声，无人相应，再推门进去，果然空无一人。一时百思不得其解——

就算高言此次来钓鱼城是有重大图谋，听到木叶声后，随即赶往西北军营方向去了，那么护送他的两名兵士田川、龙井总该回来禀报啊，如何也不见人影？难道是高言嫌二人碍手碍脚，狠心下了毒手？可这不是更说不通吗？高言将张珏两名部下打晕也好，杀害也好，事情早晚会暴露，如此，大理便与大宋结下了仇怨，如何还能指望在关键时刻得到大宋的武力帮助？

还有，高言这趟四川之行，本就是有求于大宋，四川制置使余玠已经尽可能地给予了最大的帮助。他们还能有什么图谋呢？军械库有克敌弓，上天梯有新式火药武器，大理人想要这些，不足为奇。但他们真以为能自严密守卫下盗窃成功，还能千里迢迢逃回大理？

再有一点，按照原定计划，高言一行还要去参观嘉定凌云城，那里也有弓弩及火器等利器，且距离大理边境更近，岂不是更有利于得手后逃走？为何反而舍近求远呢？

钓鱼城具有典型的山城特色，山高林深，张珏料想一时难以搜到高言等人，但出城的路却是有数的几条，只要在天亮开城前封锁所有城门，即便高言等人插上翅膀，也不能飞出城去。稍一思虑，即出来寅宾馆，赶来山顶兴戎司官署求见都统王坚，预备请得主帅手令，封锁城门。

兴戎司官署又称为将军府，当地人俗称“武道衙门”。官署地处插旗山山顶，是钓鱼山的最高点，可以俯瞰全城。这里有一座飞舄楼^[1]，始建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飞檐翘角，巍巍耸天，俯瞰大江，气势非凡。之所以名“飞舄”，是因为水中常有一群一群的水鸟飞来飞去，即唐代著名诗人骆宾王所称“惟有双凫舄，飞来复飞去”，为钓鱼山著名奇景。宋人李开有《飞舄楼赋》云：“环山出云，架天为梁，渺三江之合流，瞰万井之耕桑，浩烟海之眯目，恍尘宇之多乡。”“不画而图，霞织雾霏。”极赞飞舄楼风采。自建成后，便成为士庶百姓登临游览、文人墨客宴集赋诗的场所。然钓鱼城修建后，蜀帅余玠选中此地作为帅府，飞

舄楼遂成为官署重地，普通百姓再想要登楼眺远、俯瞰山河，是万万难以办到的事了。

到将军府大门时，正遇到兵士提着灯笼送一名僧人出来。那僧人却是长年寄居在护国寺的游僧惠恩，不久前还曾协助张珩妹妹张如意送婢婢骨灰返乡。张珩以为其人留在了秦州南郭寺，却不知他何时又返回了钓鱼城，极为惊讶，忙上前问道：“法师何时回来的？”惠恩道：“就在今日。”

原来惠恩返回南郭寺后，某日意外遇到蒙古皇子阔端，从他与随从的谈话中得知蒙古即将集结重兵，大举南下，但进击南宋只是佯攻，主要目的则是攻打大理。惠恩了解到究竟后，便急忙南下，返回四川，今日傍晚时分城门快关时才进城，甚至顾不上进护国寺，便直接赶来将军府，将军情告知主帅王坚。

张珩听了经过，颇为感动——他知道南郭寺是惠恩剃度出家之地，原打算回去后就就此安顿下来，在那里终老，却因为要将军情知会南宋又再度奔波南下。虽然其僧人身份令他沿途不会受到太多阻碍，他所带回的消息也早由大理方告知，但其心意却是真诚的。

惠恩尚不知道大理大将军高言来了钓鱼城的消息，又道：“贫僧已将全部情形告知了王坚大帅。张将军还有疑问的话，可直接去问王大帅。贫僧连日南下，实在累了，这就回护国寺了。”张珩道：“是，多谢。”又命那提着灯笼的兵士道：“送法师回护国寺，好好歇息。”

张珩进来官署，得知王坚正在飞舄楼上，便缘梯上来。王坚正凭栏向北眺望，眉头深锁，神色颇为怅惘。身边未带亲随，只有其子王安节和心腹幕僚阮思聪侍立一旁。听到张珩禀报声，他迅即收敛了忧色，换上笑容，问道：“高言大将军一行观城还算顺利吗？”张珩道：“下官正是为此事而来。”大致说了经过。

王坚皱眉道：“你是说大理人有所图谋，目下高大将军等人均已失踪？”张珩道：“失踪是实，是不是有所图谋还不能确定。下官特来请将令，请大帅下令封城，直到找到高言大将军为止。”

王坚不答，招手叫张珏到围栏边上，指着西南方向道：“你看这合州城，多么安静祥和。”

钓鱼城内外闪烁无数星星点点的灯火。那一盏盏柔和的灯光，代表着千家万户欢聚的温馨。

王坚叹了口气，道：“却不知道这份宁静，还能维持多久。”显是预感到即将有风暴来临。又道：“说正事，封锁城门倒是容易，下一道命令就是了。可你知道会给百姓带来多大的不便吗？你叫城外的樵夫到哪里去砍柴？又让江上的渔夫将鱼卖去哪里？不能进城，你让他们如何谋生。生于乱世，任谁都生活不易啊。”

张珏道：“大帅的意思是……”王坚道：“有没有折中的法子？你再好好想上一想。”

一旁阮思聪道：“封城的目的，无非是担心高言大将军等人逃走。何不派见过高大将军的兵士守在各城门要道，只要一发现大理诸人形迹，便上前阻截。如此，岂不是与封城无异？”

王坚道：“嗯，此计甚好。张珏，你以为如何？”张珏道：“很好。多谢阮先生。”王坚道：“那好，就这么去办吧。”又问道：“小敏身上搜出的假印在哪里？”张珏忙掏出那方木质假印，双手奉了上去。

王坚看了几眼，便递给了阮思聪，问道：“阮先生以为这假印如何？”阮思聪笑道：“刻得相当精细了。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合州知州大印。”又问道：“张将军可有想过那奸细为何要用合州大印，而不是兴戎司大印？”张珏道：“我想多半是小敏揭了盖有余知州大印的榜文之类，拿去请工匠照着刻印的。”

阮思聪道：“印文容易得到，但这印外形尺寸与真印丝毫不差，须得是熟悉本朝体制的人才能知道。那小敏年纪既小，又自称是大理人，如何又能知道这个？即便她从某种渠道打听到了，告知她的人既是知道知州大印形状，多半也知道军中帅印模样，又怎么会不知道合州与其他州府不同，知州并不兼任军事长官呢？明明帅印更有用，如何要弄一个知州大印？”

张珏道：“阮先生说得极是。若不是小敏穿了戎服，冒充兵士牛二，且偷听到了口令，仅凭知州大印，是决计上不了上天梯的。”

王坚问道：“这假印之事，你可有问过余知州？”张珏道：“还没有。不过下官确是打算明日拿着假印去找他，看他对此事有何看法。”

王坚摆手道：“先不要问了，这件事暂时不要让余知州知道。”又道：“若是你最近见到余知州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先不要管他，一切等二位冉先生回来再说。”

张珏极是奇怪，然见上司并没有解释的意思，只得应了。

王坚道：“还有一件事，明日一早，我要带着惠恩赶赴重庆府，预计大后天才能回来。兴戎司的大小事宜，就暂由你代管。”

阮思聪兼管军中机要，忙道：“一会儿下官就去草拟一份文书，等大帅过目后盖上大印，将张将军代掌兴戎司一事知会军中。”王坚道：“嗯，好，有劳阮先生。当然，目下最要紧的，是要查清楚大理这件事，而且不能张扬。”张珏道：“遵命。”

王坚道：“你可还需要别的人手？”张珏道：“暂时不需要，下官已经请了州学刘教授来帮忙。”又想到寅宾馆中那神秘女道士，便问道：“适才下官去寅宾馆寻高大将军，遇到了一位女道士，她就是余相公的贵客吗？”王坚道：“那件事，我也不十分清楚，但既然是余相公交代送来的，就由他们去吧。你放心，我会派人再交代王立，令他不得与你冲突。”

张珏应了一声，自下来飞舄楼。先到官署找到值夜武官，命他知会巡逻兵士，加倍留意可疑人事，又将身边的兵士分派去各城门，以防大理诸人赶早出城。自己则带了两名兵士赶来护国寺，预备先弄清楚小敏之事。

过了风火墙，已隐约可见护国寺。张珏忽留意到山道旁的大石边多了什么东西，他来钓鱼城十年，几乎日日巡城，对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立即觉察到异常，忙命人举火上前——却是横躺着两人：一人是适才见过的僧人惠恩，歪倒在大石边，手里握着灯杆，灯笼早已熄灭；另

一人则是护送惠恩前往护国寺的兵士鲁路，人称“小鲁”。他胸腹中了一刀，双手捧着伤口，倚石而坐，眼睛犹自瞪得老大。

张珏大吃一惊，伸手一探鼻息，见小鲁已经死去，忙去扶惠恩，触到其后颈时，尽是鲜血。所幸惠恩“哼”了一声，表明人还活着。张珏忙叫道：“快，快来人！速送法师去药师殿救治。”

兵士张万将兵器和火把递给同伴，自己上前负了惠恩。不想山道又险又滑，他走出两步，便摔了个屁墩儿。惠恩从他背上滚下来，撞上土坎，闷哼一声，重新晕了过去。

张万歉疚不已，连声道歉，又道：“上山容易下山难。况且天黑看不清楚，再背一个人，怕是出危险。”

张珏只得命兵士赵青到风关墙关卡去找担架，又派张万去护国寺叫刘霖上来，自己则扶惠恩倚靠大石躺下，守护他身边。

等了好一会儿，兵士张万引刘霖先到。张珏道：“梅秀才人呢？”刘霖道：“他听说死了人，不肯上来，说是从小怕见死尸。我就让他先回去休息了。”张珏摇头道：“到底是书生。”

刘霖惊见惠恩半躺在大石边，忙问道：“出了什么事？”张珏道：“目下尚不清楚。我派人叫刘兄来，是想请你留意一下现场可疑之处。”又朝悬崖方向一指，“那边有名叫小鲁的兵士被人杀死了，惠恩法师也是在那里发现的。”

刘霖跟随父亲宦游到广东时，曾协助广东经略安抚使宋慈整理《洗冤集录》^[2]一书，对命案现场颇有心得，忙道：“好，我过去看看。”

他过来大石边，命兵士张万举火照亮，先蹲下来观察小鲁的伤口，又亲自举手往四周照了一照，道：“有一道血迹。这里应该是起点，草丛上有圆形血迹，表明小鲁是在这里中刀。他随即本能地用双手捂住伤口，鲜血透过指缝滴落到草丛上。这个时节，新草尚未生出，四下仍是枯草肆虐，血迹很是醒目。”顿了顿，又道：“小鲁中了一刀后，由于伤

在要害，他再没有反抗的能力，跌跌撞撞朝大石走来，想找个依靠物。草地上的血迹呈蝌蚪状，表明他是在朝这个方向行走。他扶住大石后，慢慢转身坐了下来，然后垂头死去。石头上尚有他的右掌印。”

张珏道：“小鲁伤势情况如何？”刘霖道：“胸腹一刀致命，凶器应该是短刀或是匕首之类，刃口寸余。更多细节，要等天亮后才能勘验清楚。”

张珏沉吟道：“奇怪，惠恩法师虽后颈有伤，却似是重物所砸，多半是石头之类，他身上再没有其他伤口。如何一人中刀，另一人却为石头所砸呢？”

旁边兵士张万插口道：“惠恩法师是得道高僧，凶徒也害怕死后永沦十八地狱，所以不敢下手加害，只用石头打晕了法师。”张珏道：“有几分道理。不过惠恩法师倒下的位置更靠近山道，小鲁却是在草丛中受伤，这是什么道理？”

张万茫然不解，道：“什么什么道理啊？”

刘霖道：“先不谈动机，从现场情况来看，有几种可能：一是凶徒事先埋伏在草丛中，惠恩法师和小鲁经过的时候。凶徒一跃而起，先杀了小鲁，再拿石头砸晕了惠恩法师，然后逃之夭夭。你觉得这可能吗？”

张万一愣，问道：“刘教授是问小的吗？当然不可能。如果是杀死小鲁，打晕法师，表明凶徒要伏击的是小鲁，可他只是一名普通兵士，如何会有人专门伏击他呢？”

张珏道：“而且今晚惠恩法师刚到将军府，小鲁被临时指派送法师下山，凶徒不可能事先预料到他今晚经过这里。”刘霖道：“这种情况也不符合现场情形，小鲁在草丛中刀，距离山道有一定距离。他应该是自行走到那边，并无人强迫。”

张万道：“也许凶徒是经过这里时听到有人下山，怕被人发现，所以藏在草丛中。不想小鲁经过这里时听到动静，走过来查看，发现了凶徒。凶徒抢先发难，一刀刺死了小鲁。又赶过来杀惠恩法师，到跟前才发现他是个和尚，所以临时改变主意，捡石头砸晕了他，然后自己逃走

了。

张珏道：“不对。就算凶徒是临时躲藏在草丛中，被小鲁发现可疑之处，于是走过来查看。那么灯笼为何会在惠恩法师手中呢？而且小鲁也没有拔出佩刀，作为兵士而言的他，不是很奇怪吗？”

张万想了想，答道：“灯笼这事确实难以解释。但没有拔刀算是正常，也许小鲁想不到我们钓鱼城这样铁桶一般的地方还会有杀人凶徒。”

刘霖道：“这也不对。就算如你解释，小鲁没想到会有意外，没有拔出兵器。但凶徒突起杀小鲁时，惠恩法师就提灯站在一旁，即便他不转身就跑，也应该会赶来帮助小鲁对付凶徒，为何会站在大石边上呢？你也许会说他曾赶过来草丛，却发现凶徒有刀，难以匹敌，于是转身就逃。那么凶徒刚杀了小鲁，正是狂性大发之时，急着要追赶惠恩法师，以免对方呼喊求救。手中本已有刀的他，还会多费功夫去捡石头吗？”张万挠了挠头，道：“听起来，刘教授说得在理。”

刘霖又问道，“张兄，如果你选择这里伏击或是藏身的话，会选哪里？”张珏道：“当然是这块大石头后了，就是刚才惠恩法师倒地位置的背后，这是最佳位置。”

刘霖道：“这就是了。由于有诸多不合理，所以凶徒事先埋伏或是临时藏身草丛的情况都可以排除掉，凶徒一定是从山道过来的。”

张万一呆，随即嚷道：“不能排除！刚刚小的举火跟刘教授到那边时，亲眼看到草丛中有个大坑，枯草都被压倒了，表明确实有人到过那里。就在那里！那个地方已是靠近悬崖，除了凶徒之外，谁没事大半夜的会去那里？”

刘霖“呀”了一声，忙取了火把，又重新往张万所指位置查看了一遍，叫道：“张万说对了，还真是这样！这里有人来过。”张珏道：“小心些，再往下可就是悬崖了。”

刘霖却是百思不得其解，道：“凶徒一刀刺中小鲁要害，且出血不多，除了刀利之外，还因其腕力强劲，出刀极快，足见其人是个极狠辣的角色。他应该如张兄一样，一眼看出那块大石头才是最好的屏障，为

何反而舍近求远呢？”

张万道：“除非他极熟悉这条山道，一般人哪敢深更半夜去那边的草丛？”蓦然想到了什么，自己先打了个冷战，问道：“小张将军，会不会凶手是我们自己人？”

张珏当即厉声斥道：“没有证据，不要瞎说，以免军中互相猜疑。”他极少发火，张万吓了一跳，忙应道：“是，小的不该胡说八道。”

张珏道：“但这实在说不通。就算是我本人如此熟悉这条山道，也还是会选择藏身在大石后，不可能冒险藏到悬崖边的草丛中。”刘霖道：“除非这里的草丛中有什么物事吸引了对方，他必须要过来这里。”就势蹲了下来，将火把举得更近些，忽然鼻子中闻见一股怪味，抽了两下。

张珏忙问道：“是有血迹吗？”刘霖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过这愈发证明了我适才的推测，凶徒是从山道过来的。”原来他刚闻见的怪味是一股尿骚味，应该就是小鲁留下的。

张万道：“为何刘教授一定认为是小鲁在那里撒尿呢？”

他言语甚是粗俗，刘霖也不计较，道：“你刚才也说过了，除非极熟悉这条山道，一般人哪敢深更半夜来这边草丛？况且小鲁是奉命送惠恩法师回护国寺的，灯笼本在他手中，如何会转到惠恩法师手里呢？只有一种解释，当他二人过了风火墙后，小鲁忽然内急，想要方便，便将灯笼顺手递给了惠恩法师。惠恩法师举着灯笼站在山道上等候的时候，有人上山或是下山，被惠恩法师看到甚至是认了出来，对方不愿意暴露行踪，便决意下毒手……”

张珏道：“抱歉，刘兄，我得打断你了。当时小鲁在草丛中方便，惠恩法师提灯站在山道上，如果对方是怕暴露身份而下毒手，最先遭难的应该是惠恩法师。可既然怕暴露身份，为何还要留惠恩法师活口呢？”

刘霖道：“我猜当时小鲁隐身在草丛中，而且天黑，凶徒并没有看到他。凶徒先用石头砸晕了惠恩法师，不想草丛中还有一个人。小鲁听到动静出来，凶徒避无可避，干脆拔刀上前将他杀了。”

张珏道：“如此，凶徒应该只是路过这里，不愿意被人看到，所以暗中接近惠恩法师，将他打晕。因为惠恩法师并没有看到凶徒的脸，所以谈不上灭口。小鲁听到动静出来时，大概正好借月色或是掉在地上的灯笼看到了凶徒面目，凶徒怕身份暴露，便挺刀上前，杀了小鲁。”

刘霖道：“不错，这一番解释更合情合理。”又赞道：“张兄，你心思缜密，不在我之下。若是宋慈宋相公还在世，定会对你赞赏有加。”张珏道：“论心思缜密，我可不及刘兄，我这全是得了刘兄的提示。”

三人又举火寻找一番，果然在道边寻到一块带血的石头，应该就是凶徒用来击晕惠恩法师的凶器了。

但这里面仍然有一重大疑点——惠恩法师提灯站在山道上，这一段路刚巧没有拐弯，无论是上山还是下山，远远就能看见这里有人。如果凶徒仅仅是简单地要避人耳目、遮掩行踪，何不先躲避到道旁暗处，等惠恩法师、小鲁过去后再说，偏偏要行凶杀人呢？这里不是战场，杀人不是举手抬臂须臾之间的事。况且杀的是军人，必然引来全城搜捕追查。不是万不得已，凶徒不会走到这一步。

刘霖又提出另外一种解释：凶徒本来就是跟踪惠恩法师而来，想要从惠恩身上取得什么东西。他远远见到惠恩法师独自站在山道上，以为有机可乘。便悄悄上前，打晕惠恩，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却不想草丛里突然冒出来解完手的小鲁，还看到了他的脸，他不得已，只好上前杀了对方灭口。

如此，倒确实能解释事情经过，也不违背现场物证。只是刘霖自己都不太能确信这一说法——惠恩法师是方外之人，身上如何能有凶徒得之而后快的东西？而且惠恩今日傍晚才回到钓鱼城，凶徒又是何时盯上了他？为什么非要等到他离开将军府后才动手？幸运的是，惠恩还活着，只能等他醒转过来，再询问经过。

正好赵青引了一队巡逻兵士带着担架过来，众人七手八脚抬了惠恩往山下而去。张珏又命两名兵士留在凶案现场，等送完惠恩，再用担架将小鲁抬去安葬。

途中，刘霖说了若冰确认小敏为大理人之事。张珏颇为意外。

刘霖道：“其实张兄早就怀疑小敏真的是大理人，为何还会惊异？”张珏道：“她身上确实有许多迹象表明她是大理人，可她在上天梯时当面指证高言大将军是她的幕后主使，实在是让人不能理解。”

刘霖又详细问了一遍当时情形，想了想，问道：“先不管小敏是蒙古人还是大理人，她是奸细，这是确认无疑的事，对吧？”张珏道：“当然。我亲眼看到她从作坊出来，工匠唐平也看到她在作坊中寻找什么，还不小心打翻了一罐火药，显见是垂涎火药配方或是武器，不是奸细是什么？”

刘霖道：“既然是奸细，张兄可有在小敏身上搜到火药之类敏感物品？”张珏道：“除了一方合州知州的假印，和一小瓶她用来迷倒牛二的曼陀罗花粉，别无其他。我猜想她因为手忙脚乱打翻了火药，引发了爆炸，以致来不及拿到她想要的东西便仓皇逃走，随即被我捉住，再没有机会。”

刘霖道：“你看她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像是任务失败的奸细吗？”

张珏道：“呀，这点我还真没想到。的确，她既不害怕，也不担心，完全不像未能得手的样子。”呆了呆，又道：“我开始是自己搜她身上，搜出了假印。后来因为她是女子之身，便让她自行掏出身上所有物品。我从旁监视，又仔细检查过，确实没有其他可疑物品啊。”

刘霖缓缓道：“因为她在你第二次搜身前，及时将火药传递给了他人。”

张珏连连摇头道：“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小敏自被发现，便一直在我的看管之下，她根本没有接触外人的机会。”话一出口，便即呆住。

刘霖叹道：“张兄也想到了？小敏其实跟外人接触过，就是她声称的幕后主使高言大将军。她一定是跟高言身体接触时，暗中将火药交给了对方。不然你想想看，她已被张兄亲手逮住，哪里还有逃走的机会？只能冒险一搏，假装认出高大将军，出声求救，上前将火药递给对方。高

大将军开始是惊讶，料不到小敏会说出实情，所以愣在了当场。后来他拿到火药后，这才心领神会，立即断然否认识小敏，随即匆匆离开了上天梯，然后便神秘失踪了。一个是大理来的贵客，一个是天真明媚的少女，张兄哪会有丝毫疑心？这险中求生之计，竟然由此成功。”

张珏不由得怔住，好半晌才道：“刘兄是说，小敏真是大理派来的奸细，上天梯上的那一幕，是她和高言大将军在联合做戏？”刘霖点头道：“只能是如此，才能解释诸多不合理之处。”

张珏道：“可我怎么看高言大将军都不像是心机如此深沉的人。”

刘霖道：“大理命悬一线，是高言个人重要，还是国家重要？再单纯的人，到了紧急关头，也会变得深刻起来。张兄再想想看，你开始已经拒绝了高言，他为何还坚持要去上天梯？分明是要设法接应小敏。张兄若还是不信，那么你看那位小敏小娘子像是个卖主求荣的人吗？”张珏道：“不像。”

刘霖道：“这就对了，小敏是大理人，这是确认无误的。但她当面指证高言，不是为了卖主，而是要制造机会将火药交给对方。如此，她不但完成了任务，你也认为她是在说谎，丝毫不会再去怀疑高言。”

张珏道：“那么小敏为什么还要拼命证明自己是大理人呢？证明她是大理人，其实是基于她自称是大理派来的奸细的前提。如果证明了她是大理人，不就证明她自己是大理奸细吗？”

刘霖道：“小敏在上天梯被擒，若是不立即表明自己是大理人，必然会被当作蒙古奸细，还有命在吗？一时三刻便被处死了。反正火药已经交到高言手中，她已经完成了任务，接下来要做的当然是要竭力保住自己性命。高言料想张兄最终会发现她是真的大理人，也不必再管她。张兄不是说，高言离开上天梯时，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小敏，神色很是古怪吗？我猜他那时是在向小敏暗示什么。他们都以为张兄一时之间无从证实小敏的话，但你也不能证明她是蒙古人，所以暂时不会杀她。只是大理人不知道，护国寺药师殿住着一位大理名医若冰，她有能力立即证明小敏到底是不是大理人。”

张珏道：“就算如此，高言大将军一行为何要躲藏起来呢？如果不是请来刘兄，我断然不会发现这其中端倪。大理人果真有如此高明计策的话，也该猜到我一时难以发现，躲藏起来不是多此一举吗？”

刘霖道：“也许不是躲藏，只是没有回寅宾馆而已。高言他们应该是歇宿在城门附近，等到天亮城禁解除时好及时离开钓鱼城。当然，高言料不到张兄起了疑心，今晚会上去寅宾馆找他。”

张珏道：“我派了两个人护送大理人回寅宾馆，这两名部下一直没有回来禀报。”刘霖道：“张兄放心，大理应该不会公然和大宋交恶，这两名兵士多半被大理人擒了，绑在什么地方。”

虽然刘霖的推测合情合理，也能解释一切疑点，然张珏还是难以置信。高言离开上天梯前，曾亲口对他说：“明日一早，我再与张将军在兴戎司官署相会。”在他看来，那并非随口敷衍之词，语气含着某种期待和希望。高言还特意提及了《守城录》一书，若是他已得到火药，存心一早逃离钓鱼城，如何还会念念不忘那本书呢？

刘霖看出张珏半信半疑，且疑比信多得多，便道：“我虽没有实证，却是从现有物证反推，不算臆测空想。况且高言失踪是实。他是堂堂大理国大将军，如果心中没有鬼，为何不回寅宾馆？而且我有个法子来证明我的推测，一会儿张兄见到小敏，直接告诉她你已经知道事情究竟，且派人逮捕了高言，搜出了火药。就算她心机再深，见到功亏一篑，必然方寸大乱，原形毕露。”

张珏道：“自古兵不厌诈，这法子倒是可以一试。”

到护国寺门口时，抬着担架的张万忽留意到惠恩动了，忙叫道：“惠恩法师醒了！”张珏急忙赶过来。

惠恩受伤颇重，虽然醒转了过来，却只是哼哼唧唧，说不出话来。张珏忙道：“法师放心，有我在这里，没有人再能伤害你。我这就送法师去药师殿医治。”

惠恩“嗯”了一声，握了一下张珏的手，表示感谢之意。

张珏部将赵安也已经回来，正等在门口，见张珏回来，忙上前禀报道：“属下已经在军营找到吹木叶的人了。”

张珏听说已经找到人，略略松了一口气，只是挂念惠恩伤势，一时不及多问，命道：“你先等在这里，一会儿等我出来再说。”

一行人进来护国寺，却在药师殿院门前被兵士拦住。兵士道：“若冰娘子特别交代过，今晚不得她的允准，谁也不能进去。”

张珏道：“惠恩法师受了重伤，须得立即救治。先抬进去，我自会向若冰娘子赔礼。”

兵士忙道：“小张将军一定要进去的话，还是由小的先进去通传一声。那个……怕是不大方便。”张珏不悦地道：“这里是药师殿，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有什么不大方便？”

兵士道：“小张将军有所不知，那个……”张珏道：“那个什么？有话快说，吞吞吐吐的做什么！”兵士道：“大理国的高大将军在里面。”

张珏大吃一惊。刘霖更是抢着问道：“高言大将军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多久了？”兵士道：“是后半夜来的，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张珏问道：“高大将军手下人呢？”兵士道：“没有见到其他人，只有高大将军一个人。他说他想见见那位在上天梯被小张将军擒获的小敏小娘子，一边说着，一边就冲了进去。小的拦不住他，跟着追进院子，不想撞见若冰娘子出来。高大将军一下就愣住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道：‘果然是你！’说得咬牙切齿，好像很生气的样子。若冰娘子就让小的退出来，今晚不准再进去。”

刘霖道：“这么说起来，高言是认得若冰的。”张珏道：“他们都是大理人，认得有什么稀奇。”又问道：“那在上天梯抓住的奸细小敏呢？”兵士道：“没见她出来，人应该还在里面。”

张珏不愿意再耽搁，朗声叫道：“若冰娘子，我是张珏，惠恩法师受了伤，人就在门外，特来请你医治。”不见回答，便道：“娘子不答，我可要进来了，得罪莫怪。”命人抬着担架走进院子。

若冰居住的偏殿灯火闪烁，却不见人影映窗。张珏心中有所警觉，叫道：“若冰娘子，高大将军，我可要进来了。”

几步跨上台阶，推开殿门，先闻到一股浓重的药味，夹杂着血腥气。张珏心中一沉，一脚踏过门槛——

却见若冰歪倒在药案边，额头尽是鲜血。高言则倒在距离她不远的窗下，胸口插着一柄白刃，正是他自己的贴身兵刃，大理双刀中的短刀。上前查验，若冰还有气，高言却已经死了，身子已然发僵，死了该有一个多时辰了。

张珏叫道：“来人！快封锁这里！”自己则赶去内室，小敏已然消失不见。又往药房、厨下、茅厕等处搜了一遍，还是不见小敏踪迹。她就那么神奇地从药师殿中消失了，只留下一死一伤的一男一女。

张珏不及过多思虑，忙命人将惠恩先送回禅房，又因死者身份非同小可，急派人到兴戎司官署向都统王坚报告高言死讯，再去找画师画出小敏相貌，张贴城门要道，全城通缉搜捕。

药师殿发生离奇命案，一死一伤一失踪，最瞠目结舌的人是刘霖。按照他之前的推测，小敏就是大理大将军高言派出的间谍，二人演了一幕精彩好戏，骗过张珏，小敏虽然被擒，高言却拿到了火药。他没有回寅宾馆，而是直接赶赴某城门附近，预备一早离开钓鱼城。可现在活生生的事实就摆在眼前——高言被杀，若冰重伤昏迷，小敏失踪。药师殿门前有兵士把守，高言之后再无外人进来过，明显小敏就是凶手，那么她无论如何跟高言不会是一伙了。

那两名守门兵士吓得说不出话来。张珏问了好几遍，其中一人才结结巴巴地道：“高大将军进来后，小的听到他和那位小敏娘子大声争吵，后来突然就没有动静了。因为若冰娘子特意叮嘱过，小的也不敢进来查

看，还以为若冰娘子从中劝说，已经没事了。”

也许刘霖之前的推测完全错了！小敏是大理人，却与高言无干，她凭空诬陷高言，高言当着张珏的面没有发作，后来越想越是生气，决定找小敏当面问个明白。他因为听到张珏交代部下暂时将小敏关押在护国寺，所以没有回去寅宾馆，而是守在护国寺附近，至于他的部属杨深等及张珏手下的两名兵士，可能被事先打发去了别的什么地方。高言闯入药师殿后，先是认出了故知若冰，然后进屋质问小敏，为何要攀诬他是主使。二人发生了争执，小敏一怒之下，伸手抢拔出高言的佩刀，一刀刺死了他。若冰上前阻止时，被小敏顺手推倒，额头撞上药案案角，人也晕了过去。

张珏问道：“那么小敏人呢？”兵士道：“不知道啊，小的一直守在院门口，没有见她离开。”又特意补充道：“自从高大将军进去，到适才小张将军到来，没有任何人进出过。”

另一兵士道：“药师殿里房间甚多，也许她还藏在哪里也说不准。”

此时晨鸡报晓，天光开始发亮，张珏便命人重新再搜一遍药师殿。

刚好梅应春赶来，欲陪伴若冰一道上山采药，惊闻药师殿出了大事，忙问道：“若冰娘子呢？”张珏道：“她受伤晕了过去，我派人送她到那边厢房歇息了。”又道：“梅秀才来得正好，我正好需要帮手。”

梅应春本急着去厢房探视若冰，却被张珏扯住不放，只得问道：“张将军需要我做什么？”张珏问道：“如果梅秀才情急下失手杀了人，又逃不出去，会藏在哪里？”

梅应春想了想，指着主殿道：“如果我要藏，我就会选择那里，佛像后或是供案下。这里是寺庙，进出的不是僧人就是香客，无人敢对佛祖和菩萨不敬，绝不会想到去搜查这些地方。”

张珏道：“有道理，到底是梅秀才。”忙亲自带人去搜主殿，果然在佛像后搜出一个人来——却不是小敏，而是高睿，那曾救过张珏妹妹张如意的西夏人。

张珏极是吃惊，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高睿道：“我……我……”料想自己口齿笨拙，难以解释清楚，便干脆闭了口。

张珏道：“高公子，那边偏殿中出了杀人命案，你可知道？”高睿惊道：“命案？啊，不，我不知道。”

张珏道：“那么你如何会在这里？”高睿道：“我……我不知道。”张珏冷笑道：“你连自己怎么会在这里都不知道，可真是奇怪了。”

刘霖忽急闯进来，叫道：“张兄，我有发现。”一眼看到高睿，奇道：“咦，我见过你，你是借住在护国寺中的香客，如何会在这里出现？”

他不知高睿即是自己仰慕已久的高智耀的儿子，不待对方回答，便匆匆道：“张兄，我有发现，凶手应该不是小敏。”上下打量高睿一番，道：“这个人身高倒是符合行凶者的特征，有重大嫌疑。”

又见对方将右手紧握，缩在袖筒中，不免起了疑心，命兵士迫使高睿伸开右手，却是满掌血迹。其长衫上靠近右大腿的位置也有不太明显的血迹。这，几乎可算是杀人的铁证了。

张珏问道：“你手上的血是从哪里来的？”见高睿始终不答，便命人先将他绑起来，押在庭院中，自己跟随刘霖进来偏殿。

刘霖道：“张兄请看，高言是胸口中刀，伤在两乳之间。他的个头，在男子中算是矮的了，但还是要比小敏高。”张珏当即醒悟，道：“如果是小敏杀人，以她的个子，只能刺入高言大将军腹部，不可能刺到胸口这个位置。”

刘霖道：“正是这个道理。高言个子不高，却相当壮实，他既是大理国大将军，应该身怀不凡武艺。小敏想要从他身上抢刀，再刺中胸口，刀没入体几近数寸，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又指了指庭院中坐在地上的高睿，道：“他的个子，倒是正好，而且是男子。不过他是怎么进来药师殿的，又为什么要杀高言大将军呢？”

张珏转头凝视着高睿，心中颇为踌躇。他答应了妹妹张如意不能泄

露对方的身份，可目下看来，其人极可能就是杀人凶手，不但人躲在命案现场，被当场搜获，而且有杀人动机——高睿虽是西夏人，西夏却已亡国，他和他的父亲高智耀都在为蒙古效力，可以说已经是蒙古人身份。或许他护送张如意回来钓鱼城只是个借口，他的实际身份是蒙古奸细。当他意外发现大理大将军高言人在护国寺，觉得这是个挑拨大宋、大理交恶的好机会，遂寻找机会杀了高言。

至于高睿进入药师殿一节，大概他之前曾见到刘霖等人押送小敏进药师殿，一时起了好奇之心，一路跟了进来。不想后来刘霖留了兵士在院子门口守卫，以防小敏逃走。他人被封在里面，一时不得出去，便干脆藏在药师殿中，预备等到天亮解禁后再想办法出去。不想这一逗留，竟让他意外见到了大理大将军高言，这才有了后面行凶杀人之事。但他为什么不同时杀了若冰呢？也有可能是在他杀人前若冰已经晕厥，他无须再杀她灭口。那么小敏呢？杀人凶手尚被困在药师殿中，无法逃离，她人又去了哪里？

刘霖见张珏沉吟不语，显然也认为由主殿搜出的男子有重大嫌疑，道：“既然此人藏在药师殿中，当场被搜出，又拒绝交代为何会在这里，何不立即送官署拷问？”张珏道：“这个……”

梅应春怕见尸体，不敢进来房中，却在门外叫道：“如果那人就是凶手，倒能解释小敏莫名失踪之事。他可能也杀了她——嗯，现场除了高言和若冰近身之处外，没有别的血迹，极有可能是勒死的——然后将她的尸首藏了起来。如此，旁人均以为是小敏杀人后逃走，只顾去追捕她。而他自己，则可以等到药师殿解禁后从容离去。”

张珏“啊”了一声，道：“有道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刘霖也道：“梅兄，亏你想得到！”

张珏忙命部属再细搜药师殿内外，看是否能找到小敏。但不知怎的，心底深处隐隐有些害怕起来，好像生怕听到发现小敏尸首的消息似的。

刚好一名兵士急奔进来，躬身道：“启禀小张将军，外面……”

张珏呼吸立即急促了起来，紧张地问道：“可是找到了小敏的尸首？”兵士道：“不是，是大理杨深杨将军在门外求见。小的没敢说高大将军已经死了，只将他挡在了外面。”

张珏摇头道：“这无论如何是瞒不住的。去，请杨将军进来。”亲自出来庭院迎接杨深。

梅应春已尽知经过。他虽怕见死人，怕闻血腥气，然他向来自负文采风流、聪明绝顶。钓鱼城出了这等大事——一夜之间，先有兵士小鲁被杀，惠恩法师受伤，后有高言被杀，若冰受伤，凶手则不知所踪。尤其高言是大理大将军，身份非同一般，此案必为大宋、大理两国瞩目——若是他能找出凶手，岂不是一举成名，比许多举子到京师行卷^[3]要强得多？他脑子转得极快，瞬间便权衡了利弊，决意全心全意协助张珏，忙上前道：“张将军，就算那边被绑的男子是凶手，高言大将军昨夜为何来药师殿找小敏，他二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仍有许多疑点。目下高大将军已死，小敏不死也失了踪，想要弄清楚真相，须得从高言下属身上着手。可若直接问杨深，他多半不肯说实话。我倒是有一计……”附到张珏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张珏尚在犹豫。梅应春道：“目下虽然捉住了凶手，然高大将军身份非同小可，他的死怕是会影响两国邦交，必须尽快弄清真相，才好向上头交代。张将军为难的话，一会儿由我来开口，如何？”

张珏心想：梅秀才说得极对。朝廷知道大理大将军死在钓鱼城后，必然下诏穷究，以向大理交代。即使高睿就是真凶，若不及时弄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辜者要牵连其中。从四川到临安，文书传递需半月时间，来回得一月，如果这一月间找不到真相，不光是我，怕是连余相公、王大帅都要受牵累。只得应道：“好，就按你的计策办。”命兵士先将高睿押入柴房藏好，不准他出声。

兵士引杨深进来时，张珏先将他拦在甬道上，问道：“杨将军大清早来这里做什么？”

杨深见药师殿内外兵士环布，戒备森严，已隐隐觉察到不妙。他料

想说谎也无济于事，便直言道：“来找我国大将军。高大将军呢？我要先见他。”

张珏道：“杨将军，请先等一等，你可知高大将军昨晚为何没有回寅宾馆，而是连夜赶来了药师殿？”杨深略一迟疑，答道：“大将军提了一句，他想来找那位小敏娘子谈一谈。”

张珏道：“经过昨晚上天梯一事，高大将军该知道小敏是奸细身份，十分敏感。高大将军丝毫不避讳，再来找小敏，究竟要谈什么呢？”杨深道：“这个……张将军，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拦住我，不让我见大将军？”

梅应春忙道：“不敢相瞒杨将军，高大将军昨夜在药师殿遇害了。”杨深神魂震惊，颤声道：“什么？”拔脚便往里面冲去。

梅应春急忙挺身拦住，道：“杨将军且慢，事关重大，有几句话得先问清楚。”

杨深大怒，道：“你们再三阻挠，不让我见大将军，又说大将军昨夜遇害，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他是武将，遭逢变故，便本能地去抚刀。一旁兵士见他有动武的意思，“哗”地一声拔出兵器，一齐围了上来。梅应春到底还是个书生，吓了一跳，连退几步。

张珏忙挥手斥退兵士，劝道：“杨将军暂请息怒。这位是梅应春梅举子，人称梅秀才，这位则是合州州学刘霖刘教授。他们二位是我请来帮忙调查案子的，请杨将军听完梅秀才后面的话，再进去不迟。”

杨深勉强放开了握刀的手。梅应春这才道：“杨将军，人死不能复生，请你节哀顺便。目下最要紧的，是追捕杀害高大将军的凶手小敏。张将军将你先行拦下，问高大将军深夜来找小敏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弄清小敏为什么要杀害高大将军。”

杨深一惊道：“什么，小敏杀了大将军？不，绝对不可能。”

这回答倒也不十分出人意料，梅应春谎称小敏就是杀人凶手，本来就是与张珏事先定下的计策，想试探杨深的态度——料想高言堂堂大理国大将军，又曾被指证为奸细主使，却依然不避嫌疑，深夜寻来药师殿，必不是为了赌气质问小敏这么简单，也许二人有更复杂的关系。

梅应春忙问道：“为什么小敏不可能是杀人凶手？”杨深道：“请二位先让我见一下高大将军的尸首。”

张珏见他忧心如焚，心想不让他见高言尸首确实不合情理，便亲自引他进来偏殿若冰住处。

除了若冰被抬去厢房外，现场并没有动过，高言依旧躺在原处，短刀也还插在胸口。杨深一见，上前跪下，恸哭起来。哭了几声后，便伸手用力拔出凶器，恨声道：“杨深在此立誓，要为大将军复仇，不杀死凶手，绝不返回大理。”取出汗巾，将血刀包了，收入怀中。不待旁人催问，便主动起身跟着张珏出来庭院中。又道：“而今大将军已死，我愿意将所知如实相告，好助张将军缉拿真凶。但张将军要先答应我一件事，不能因昨晚之事处罚那两名兵士。”

张珏猜想那两名部下昨夜必然有违抗军令军规之举，踌躇道：“这个……”梅应春急于知道究竟，忙道：“张将军，两相权衡，取其重者。”

张珏见刘霖亦是持相同态度，遂点头应允。杨深这才讲述了经过

原来昨晚离开上天梯后，高言一行为芦管声所吸引，先行赶来护国寺钓鱼台。至于高言何以对那支芦管乐曲如此紧张，杨深也不大清楚，大概是绝少在中原听到大理乡音的缘故。高言看到吹奏者是名年青男子后，极是失望，只上前搭了几句话，便引着诸人走开了，但却不愿意就此回寅宾馆。他悄悄告诉杨深，称他认得小敏，起初只是觉得她眼熟，等到离开上天梯时，他蓦然想起了她是谁。

杨深听了，当然极为震动，忙问道：“难道她真的是张亦凡将军的女儿，是张将军派她来的？”高言道：“当然不是。那小敏并不姓张，应该是我叔叔高和至交好友的女儿。多年前，我曾在叔叔家里见过她，不过

她现下长大了，要不是她跟她母亲容貌甚为相像，我还差点想不起来。”

杨深道：“小敏既然是高大将军至交好友的女儿，如何要血口喷人，凭空诬陷大将军呢？”高言道：“这我也不明白，但我叔叔的那位至交好友曾对大理国有大恩，小敏决计不会害大理国。她那么做，也许只是想脱身。”

杨深道：“如果想脱身，大可直接说出实情。小敏父亲既对大理国有恩，大将军必然不会袖手旁观，定会主动出面为她求情，何必自称是受大将军指派到上天梯盗取火药配方的奸细，这不是害人又害己吗？”高言也想不出情由，便道：“也许事出有因，我得设法见到小敏，当面问个明白，再设法营救。”

他曾听张珏下令先将小敏押到护国寺关押一晚，便决意先留在寺中，寻机与小敏相见，又令杨深设法将张珏派来护送的两名宋军兵士田川、龙井支开。田川、龙井奉命护送大理诸人回寅宾馆，军令如山，不完成任务，如何肯轻易离开？杨深无法可想，只好称想喝酒，问钓鱼城中可有酒家、酒肆之类，要前去痛饮，大醉一场。田川告知钓鱼城中行禁酒令^[4]，非但军中不让喝酒，就连城中也是如此，倒不是不让百姓喝酒，而是不准有酒售卖。再巧不过的是，另一名兵士龙井是本地人，称家中酿有果子酒，一直偷藏在地窖。杨深大喜，遂坚持要去龙井家中饮酒，并送对方许多金银，称是酒钱。龙井心想反正酒也酿了，他自己也不能喝，不如拿出来给贵客喝，遂欣然答应。而高言则称明日就要离开钓鱼城，却还没有来得及游览护国寺，甚是遗憾，鼓励众人去喝酒，他在护国寺候着。杨深本想扈从高言，但对方坚持要独自留下来，料想高言大概不愿意旁人听到他与小敏对话，遂只得引众人离开，到那本地兵士龙井家中饮酒。至于高言在护国寺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杨深便知道了。到了兵士家中后，龙井叫醒浑家，搬出酒来，本打算只招待客人，但他自己和同伴田川闻见酒香后，也抵不住诱惑，加入了狂饮行列。原以为果子酿的酒，不过是略带酒味的甜酒，不想那酒入口酸甜，后劲却大，众人将几大坛酒一扫而光后，居然全身绵软，起不了身，随后各自沉沉睡去。杨深算是饮得最少的，也是鸡鸣后才清醒过来，叫旁人也叫不醒，又担心高言，只得先独自赶来护国寺。

张珏听到这里，忙问道：“那么小敏到底是谁？真名叫什么？”杨深摇头道：“这我可不知道，大将军没说。但大将军不惜冒着被张将军认为是奸细主谋的危险也要见到小敏，想来她身份十分重要。”

梅应春问道：“正因为如此，杨将军才认为不会是小敏杀人？”杨深道：“嗯，小敏必然与我大理渊源极深。况且我们大将军自幼在无为寺中习武，武艺高强，即使毫无防备，小敏那么一个小女子，也杀不了他。我刚才拔刀，亲眼见到刀深入肺腑，凶手一定是个男子。就算是女子，也该是身怀不凡武艺之人，绝不会是小敏。”又问道：“小敏既是被张将军在军事重地当场擒获，你们还认为她是奸细，为何将她送来药师殿囚禁？既是重犯，怎么没有派看守？”

张珏道：“有两名兵士留在门外看守。”杨深登时大为困惑，道：“既然有兵士看守，高大将军如何还遭了毒手？莫不成杀人凶手是……”他没有说完下面的话，然而明眼人均知他对张珏等人起了疑心，怀疑是其部属所为。

梅应春忙解释道：“因为若冰娘子不喜欢人打扰，所以守卫的兵士被安排在院门外。自高大将军到后，再无人进出。昨夜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外人均不得而知。”

杨深道：“若冰？”梅应春道：“她是住在药师殿中的女医师。”

杨深道：“那你们送小敏来药师殿做什么？她是受了伤吗？高大将军进去后再没出来，你们的看守就没起疑吗？”

张珏因大宋与大理友好几百年，不愿意谎言相欺，遂直言告道：“若冰娘子是大理人，是我决定将小敏送来药师殿的，目的是想让若冰试试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大理人。至于高大将军强闯药师殿一节，因为若冰娘子认得他，又命兵士不准进来院子，所以兵士一直没有发现房中的异常。”

杨深皱眉道：“若冰？她到底是谁，如何会认得大将军？她人在哪里，我想见见她。”张珏道：“若冰娘子正在那边厢房中歇息。不过人受了重伤，尚在昏迷中。”

杨深道：“那么小敏人呢？听你们诸位的口气，昨晚药师殿中只有三个人，大将军、若冰和小敏。大将军被人杀死，若冰受伤昏迷，小敏呢？她人在哪里？”张珏道：“小敏人不见了。我们……应该说是梅秀才推测她已经被凶手杀死，藏尸在某处，好嫁祸给她。”

杨深道：“什么凶手？”张珏道：“我们在现场捉住了一名疑凶。”命人将高睿带出来。

杨深问明经过，道：“既然没有人进出过药师殿，此人被当场搜出，手上还有血迹，还有什么可说的？凶手一定是他了！”上前逼住高睿，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大理国大将军？”

高睿见他气势汹汹，很是吓人，勉强抗声辩道：“我没有杀人，更不认识什么大将军。”

杨深道：“那你手上为什么有血？还有，药师殿外有兵士守卫，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有人故意放了你进来杀人，然后拿你当替罪羊？”言下之意，分明是怀疑守门兵士亦有涉案了。

梅应春不悦地道：“杨将军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怀疑我们大宋指使这人杀了你们大将军吗？”杨深冷笑道：“这话可是梅公子自己说的，细想之下，还真有几分可能。”

他的挑衅味道极浓，张珏却不以为意——对方主将命丧异乡，伤痛之下口不择言，况且昨夜药师殿命案疑点甚多，高言死在一个封闭的院落，高睿不知从何处进入，怀疑守门兵士也属正常。忙道：“杨将军，你我同气连枝，同舟共济，目下最要紧的，是要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杨深道：“张将军，你若问心无愧的话，把这名疑凶和两名把守大门的兵士交给我，我自有法子让他们老实交代来龙去脉。”

张珏道：“这个可不行。守门兵士是我部下，首先我相信他二人不会徇私放凶手潜入。但稍后我也会亲自讯问他二人，以给杨将军一个交代。至于这名疑凶……”他虽答应了妹妹张如意不泄露高睿身份，然当此情形，他若不说出实情，便是因私废公、知情不报，实在有亏操守，只得道：“我认得他。他叫高睿，是西夏故臣高智耀之子。”话一出口，满

场皆惊。

梅应春这等敏捷之人也是瞠目结舌，道：“张将军，你早知道对方的来历？”张珏道：“算不上早知，我也是昨晚才偶然知道的。”

杨深道：“原来是投降了蒙古的高智耀的儿子！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蒙古奸细呢。张将军，你现下还有什么话好说？你昨晚既然已经知道这高睿的真实身份，为何不立即逮捕他？反而任他在钓鱼城中游荡，难道就是为了纵他入药师殿行凶吗？”

张珏一时百口莫辩。正好兴戎司主帅王坚闻报赶来，杨深急忙上前告状。他气愤之下，言语完全不加以隐讳，直言怀疑是张珏与蒙古人暗中勾结，杀害了高言。

王坚脸色十分难看，大踏步走到张珏面前，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高睿身份的？”张珏道：“昨天晚上下官离开上天梯后，带小敏到琴泉茶肆吃东西，在那里遇到了高睿，也是那个时候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王坚道：“那么是在高大将军被杀前了？”张珏道：“是。”

王坚道：“你既然识破了高睿的身份，为何不当场拿下他？可有什么解释？”张珏微一迟疑，道：“没有。”

王坚先是重重叹了口气，拍了拍张珏肩膀，显是颇为失望，随即脸色一沉，厉声道：“来人，将张珏绑了。”

张珏为人和善，与士兵同甘共苦，甚得军心。况且大理人指控他与蒙古人合谋杀害大理大将军，在场除了杨深外，再无他人相信，更没有人肯上前绑他。王坚几番催促，才有兵士勉强挪步，摘了张珏兵器，将其双臂反剪到背后捆住。

一旁幕僚阮思聪忙道：“王大帅一会儿便要赶赴重庆府，下官已知会军中，由张珏将军代理兴戎司军务，若是拿了张将军，军中事务由何人来处置？”

王坚一时想不到合适的人选，道：“就由阮先生暂代如何？”阮思聪

道：“下官只是文官，不敢擅处军中大事。”王坚道：“那好，军务仍由张珩代理。”

他既下令绑了张珩，却又继续将军务交给其处理，不免前后矛盾，就连张珩自己也闻言愣住。杨深欲言又止，他告了张珩一状，王坚已当众下令将其擒拿，这已是一种表态。至于合州军务由谁来掌管，那是兴戎司自己的事，他没有插话的权利。

王坚又道：“但不准张珩再插手高言大将军遇害一案。阮先生，你持我宝剑，昼夜监视张珩，他稍有异动，就地处斩。”

张珩忙道：“合州是川蜀重地，下官目下是戴罪之身，恐有负重托，请大帅另择贤明。”

王坚厉声道：“你敢违抗本帅军令吗？”张珩道：“下官不敢。”王坚道：“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兴戎司代都统。来人，将张珩押回将军府，用重铐锁在公案之上。本帅未回来之前，不准他离开议事厅半步。”

一旁兵士听见主帅这道奇怪的命令，无不面面相觑——将张珩锁在公案之上，不是表示他之后几日吃喝拉撒睡都得在那里吗？那可是议事厅，是合州中枢之地。

刘霖连声道：“荒谬！荒谬！”王坚道：“荒谬在哪里？刘教授不妨直言。”刘霖道：“既然王大帅仍然将军务交给张珩代管，想来是信得过他的人品，如何会听信这大理人的胡说八道，认为他跟蒙古人勾结杀害大理国大将军呢？”王坚道：“本帅也不愿意信，可事实摆在眼前，张珩如何解释他昨晚纵放高睿一事呢？”刘霖一时无以对策。

梅应春便走上前去，低声问道：“张将军，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若不肯自辩，非但你自己有嫌疑，怕是连你的手下人也要跟着遭殃。”

话音刚落，果然听到王坚大声命道：“来人，将昨晚跟随张珩的兵士通通拿下了。”

张珩不忍部属因己受累，忙道：“且慢。将军，高睿的身份只有我一人知道。我昨晚没有拿他，是因为我受人嘱托，答应了不能泄露他的身

份。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他又如何出现在药师殿里，下官实不知晓。”

王坚喝问道：“嘱托你的人是谁？”张珏道：“这个……”王坚怒道：“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想包庇他吗？”

刘霖忽插口道：“王大帅不要再逼问张珏了，嘱托张兄不要说出高睿身份的人是我。”

旁人包括张珏都极为惊异。梅应春曾亲眼见到刘霖与高睿对话，知其并不认识对方，料想他这时候挺身而出，是不愿意让张珏身陷两难之地，遂自行站出来主动认账。

王坚道：“刘教授为何……”刘霖道：“将军想知道我为什么知道高睿是蒙古人也不肯上报，还请张珏不要泄露，是吧？”指着高睿道：“他和他的父亲高智耀原是西夏人，现在之所以被称为蒙古人，是因为西夏亡了国，其故土尽为蒙古军所占。他父子二人之所以为蒙古效力，想来天下人都知道原因，天下不知道多少士子都感激他二人为使读书人免于奴役命运而牺牲了个人名节。王大帅，我明知道高睿来了钓鱼城，却不上报官府，而且不让张珏声张，其实是为王大帅你好。”

王坚大惑不解，问道：“这话怎么说？”刘霖道：“如果王大帅知道高睿人在钓鱼城中，会如何处置呢？逮捕他？杀死他？高氏父子有恩于士子，不仅西夏、金国，甚至我大宋，因他父子一语而免于奴隶身份者多以万计。试问在场各位，你们一生当中，又救过几人呢？王大帅，你如果知道高睿在此，便会面临两难的局面，不杀他，你有徇私之嫌，杀了他，读书人因此而怨恨你。你军功再高，权势再大，又怎能敌得过天下众多儒生的口诛笔伐呢？”

王坚道：“这么说，你和张珏掩饰高睿身份，都是为了替本帅着想？”冷哼一声，道：“那么高睿杀死大理国大将军一事，也是刘教授所期待看到的？”

刘霖道：“当然不是。我适才的言论，仅是就事论事。在昨夜之前，我认为高睿并不是什么坏人，也不是该死之人，这是基于他父子二人有

恩于众多士子的事实。但人心难测，后来发生的事，我和张珩都不能预料。”

王坚道：“狡辩！刘教授，你身为大宋子民，有责任有义务将蒙古人出现在城中一事上报，至于如何处置、如何为难，那是本帅的事。本帅身为合州统帅，本来就该承担这份压力。你是州学教授，非本帅下属，你的事我管不了。但张珩身为军将，知情不报，有违军纪，罚打军棍二十。又因是合州副帅，知法犯法，加倍处罚，再加二十，共打四十大棍，以示惩戒。张珩，你可服罪？”

一般将士犯错，通常只是扣饷罚薪，即使犯了大过责打军棍，也只是十棍、十二棍，二十棍已是极重的处罚，更不要说四十棍了。

张珩道：“下官心服口服。”王坚道：“那好，念你还要暂代都统一职，这四十军棍暂且记下，等到本帅从重庆回来，再在校场当众行刑。”张珩道：“是。”

王坚道：“高睿身为蒙古人，潜入钓鱼城杀死大理国大将军，罪无可恕……”

刘霖听对方语气，竟似要立即宣判，当场将高睿斩首，好给杨深交代，忙道：“高睿只是疑凶，又还没有定罪，何来罪不可恕？”

杨深大怒道：“他是蒙古人，在命案现场被搜出，手上还有血迹，不是凶手是什么？什么疑凶不疑凶的！”

刘霖道：“就算是高睿杀了人，人死不能复生，杨将军何不将眼光放得长远些，与高公子好好谈上一谈？看他是否能在蒙古军即将南下一事上起点作用。”

杨深大怒道：“什么，你让我跟这个杀人凶手讲和？”刘霖道：“高睿有这个能力啊。蒙古主持漠南汉地事务的是皇子阔端，高睿则是阔端的宠臣，他如果出面，也许能劝动蒙古人。不战而息人之兵，难道不是上上之策吗？”

王坚忙道：“刘教授，你越说越离谱了。”又问道：“杨将军想要如何

处置凶徒？”杨深道：“自古以来，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要亲手割下他的人头带回大理，好向高相国复命。”

王坚点点头，问道：“高公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高睿脸色惨白，显然心中害怕，却强撑着不肯开口，只转头去看张珏。阮思聪看在眼里，低声对王坚说了几句什么话。王坚便道：“张珏，他只看你一人，似有话要对你说。”

张珏明知当此处境，非但高睿生机渺茫，自己也难逃嫌疑，然料想对方有话转给妹妹如意，还是道：“请大帅准许下官过去，让我跟他说几句话。”王坚干脆地道：“不准。”

刘霖忙道：“不如让我去劝他服罪。”得到王坚允准后，便走过去道：“高公子，我久仰你父子大名，对你父子二人之义举深为感念。但目下的局面你也亲眼目睹，希望你能够主动说清楚经过。实话说，我很难相信你这样的人会替蒙古人做奸细，还会杀死大理国的大将军。你再不开口，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连张将军也要受你牵累。”

高睿苍白的脸上微微露出了几丝红晕，先向刘霖点点头，表示感激之意，又看了看张珏，终于道：“我没有杀人，我也不能解释我为什么会在这一，我手上的血是我自己的。”

杨深道：“铁证如山，你还想狡辩吗？今日我就要为高大将军报仇。”从怀中掏出那柄沾满高言鲜血的短刀，几大步上前，便要朝高睿胸口扎下去。

[1] 宋人所书径尺篆书三大字“飞鵀楼”碑今尚存，在钓鱼城护国寺内。飞鵀即水鳬，一种水鸟，俗名野鸭。鵀（xì）本意为重木底鞋（古时最尊贵的鞋，多为帝王大臣穿）。传说东汉明帝时，叶县县令王乔从叶县到京城常常不用车马。汉明帝觉得内中必有隐秘，于是派人暗中窥视，发现王乔每次来的时候，必定有两只鳬鸟先行飞来。汉明帝将双鳬捕获，双鳬就此变为王乔的两只鞋子（鵀）。此后，人们便将鳬叫作鵀。

[2] 宋慈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撰成并刻印《洗冤集录》，两年后宋慈去世。

[3] 行卷：指举子在考试前投诗献文给名公巨卿，或求教，或拜师，先求扬名于京师，好在

将来的会试中占到先机。

[4] 宋代酒税收入是财赋重要来源，因而除了军事目的外，民间并不禁酒。而蒙古自崛起后便因为成吉思汗讨厌饮酒误事，实行非常严格的禁酒令。甚至在元朝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还宣布严禁私人酿酒、卖酒，“有私造者，财产子女入官，犯人配役”。后又将处罚变更为“犯者死”。但元后期以后，禁酒令开始松开，民间各类酒馆又开始繁盛起来。

第四章 从前烟雨

她轻轻哼唱起来：『古时候的天地现在还有，古时候的日月现在还明，古时候的山河现在还在，古时候的人现在不见了。』这么多年过去，她心中一直惦记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已经只有含混的印象，记不大清楚了。芦管旋律虽然空远，却依旧熟悉。三生的旧梦，只空留下一些零落的痕迹，是可惜，还是可叹？

秋雨一何碧，山色倚晴空。
江南江北愁思，分付酒螺红。
芦叶篷舟千里，菰菜莼羹一梦，无语寄归鸿。
醉眼渺河洛，遗恨夕阳中。

蕲洲外，山欲暝，敛眉峰。
人间俯仰陈迹，叹息两仙翁。
不见当时杨柳，只是从前烟雨，磨灭几英雄。
天地一孤啸，匹马又西风。

——方岳《水调歌头》

大理将军杨深掏出短刀，欲当场杀了高睿，为大将军高言报仇。刘霖蓦然得到提示，忙叫道：“等一下！”

杨深怒道：“刘教授，我敬你是读书人，对你处处忍让。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要维护杀人凶手，到底是何居心？”刘霖道：“劳烦将短刀借我看一下，若我再无法说服杨将军，你再杀他不迟。”

杨深道：“王大帅，你是合州最高主帅，就任凭你治下官员如此胡搅蛮缠吗？”王坚忙道：“杨将军有所不知，刘教授曾在广东跟随宋慈宋相公学习办案，最擅长发现物证中不为人留意的细节。将军不妨将短刀给他看看，杀高睿也不必急在这一时半刻。”

大理地处西南边陲，杨深居然也听过宋慈的大名，道：“啊，我知道宋相公，当年本国二皇子段智祥^[1]在福建游玩，曾因为一颗鬍忿犀而被诬陷为杀人凶手，全靠宋慈宋相公为他洗清了嫌疑。”又重新上下打量了刘霖一番，狐疑道：“刘教授这般斯文模样，居然是宋相公的弟子吗？”

刘霖道：“算不上弟子，只是帮宋相公整理过一些卷宗。”他接过短刀，举起来看了一遍，问道：“这刀可有旁人碰过？”杨深道：“没有，我刚拔出来后就用手帕包起来了。”

刘霖道：“那么这里面有一处疑点——将军请看，这柄短刀设计巧

妙，锃首有波浪刻纹，兼有导槽的作用。这上面、还有刀柄上都染了鲜血。”杨深道：“不错。应该是这贼子用力将短刀刺进了高大将军胸口，鲜血涌出，漫过锃首，流到贼子手上，随即染红了刀柄。”

刘霖道：“那么这就有矛盾之处了。杨将军请看高睿衣衫上的血迹，在这里……这几道血迹，没有一点呈现圆形形状，也就是说，不是杀人时受害者鲜血喷溅上的。这是明显的拂擦痕迹……”

杨深道：“这贼子用的凶器是大将军的短刀，我大理短刀虽薄如纸张，却是吹毛立断，因为刀快，大将军又穿着夹衣，血没有喷出，也不足为奇。这几道血迹，是贼子杀人手上染了血，顺手举起来往衣衫上擦拭留下的，正是他杀人铁证。”

刘霖道：“这正是我将要谈到的第二点矛盾之处。”令高睿转过身去，伸开右手手掌，道：“高睿手上血迹全在掌心。试问血漫过锃首时，最先染到的地方应该是哪里呢？当然是虎口，然后才是手掌和指缝，但他的虎口却很干净。如果是他事后洗了手，为什么不连掌心血迹一起洗掉呢？所以我认为，高睿称他没有杀人，手上的血是他自己的，这是大实话！他不是凶手！”

这一番解释峰回路转，令人意外之极。众人发出一阵惊奇之声，然仔细观察高睿身上物证，确实只有刘霖的说法才完全合情合理。

刘霖又道：“之前高睿被认为是凶手，全然是因为他身上有血证，既然这点已被推翻，那么他也不能再算是凶手，只能算是疑凶。既是有一个‘疑’字，就不能立即定罪，更不能当场处刑。”

杨深自然难以置信，可反反复复查看高睿右手，的确只有掌心有血迹，还残留有灰土沫，应该是在土墙或是什么地方划伤的。一时无话，又不愿意立即承认刘霖是对的，只能尴尬地站在那里。隔了半晌，才勉强道：“如果高睿不是凶手，又没有别人进出，那么真凶去了哪里？高睿又如何会在这里出现？还有，张将军明明知道高睿是蒙古人，还任其到处行走，这难道不可疑吗？”他虽然仍是愤愤不平，不停地质问，但显然内心已开始动摇，不再死死盯着高睿。

刘霖道：“之前我已经解释过，是我嘱托张珏不要说出高睿身份的。当然也是为了旁人着想，至于旁人领不领情，那不干我的事。”他口中的旁人，自然是指兴戎司统帅王坚了。王坚只微微一笑，也不计较。

刘霖又道：“高公子，我虽只证明这血是你自己的，但我已基本可以肯定不是你杀人。目下你只要说清楚你是怎么进来药师殿的，便可以完全洗清嫌疑。而且你昨晚在药师殿中，一定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是重要证人。一旦证明了你的清白，杨深将军会最先奉你为上宾，恳求你说出昨晚药师殿之事，好找出真凶，为高言大将军报仇。”

这句话甚为有效——若高睿不是凶手，便是最佳证人，或许是唯一能解开高言闭门被杀之谜的人——果然杨深敌意大减，一双眼睛在高睿身上扫来扫去，似乎也期待对方说出真相。

高睿却在众目睽睽中一直沉默。阳光穿透婆娑树叶，投射在他苍白的脸上，透出几分悲壮色彩来。最终，他还是艰难地开了口，道：“我不能说。”

他刚到鬼门关转了一圈，而目下局势正变得对他有利，只要他说出他为什么会在药师殿中，便有机会摆脱杀人嫌疑，却不想他还是拒绝交代。

刘霖奇道：“为什么不能说？”高睿道：“不能说就是不能说。”

杨深冷笑道：“这还用问吗？他在庇护什么人！王大帅，你别怪我总怀疑你下属。这高睿在做蒙古人的官没错吧？你看他的眼光，总是有意无意地瞟向张珏将军。要说他们二人没有勾结，谁信呢！”

梅应春见适才刘霖大出风头，早已按捺不住，忙道：“我可以证明张将军绝不会与高睿勾结。我今早到这里时，张将军已经派人搜过全殿，并没有发现高睿，是张将军坚持再搜一遍，还特意问我以为凶徒可能藏在哪里，我认为主殿可能性最大，张将军亲自带人搜查，这才从主殿佛像后搜到了高睿。若是他二人有勾结，张将军何须再多搜一遍呢？而且，高睿的身份是张将军主动说出来的，他不说不说，杨将军根本不知道高睿是谁，也不知道张将军认识对方，更不会怀疑二人互相勾结了。”顿了

顿，又道：“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小敏人已失踪，若不是张将军亲自搜到高睿，是人都会以为是小敏杀人，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替罪羊吗？请问杨将军，你咄咄逼人，一度怀疑是张将军放高睿进来杀人。那么我问你一句，你们高大将军为何昨晚不在寅宾馆，而是出现在药师殿这里？如果张将军与高睿勾结，欲杀高大将军，怎么能预先知道他昨夜会突然闯进药师殿呢？之前小敏曾指证高大将军是指使她盗窃火药配方的主使，听说杨将军还想当场杀了她灭口。杨将军称高大将军昨晚来药师殿是为了找小敏，结果高大将军被杀，小敏失踪，杨将军还口口声声称不会是小敏杀人，对此又作何解释呢？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这一连串诘问极为有力，几乎立即扭转了形势。王坚本来刻意表现得坚定支持大理一方，闻言也不由得转头望向杨深。

杨深脸涨得通红，却答不出一个字来。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高言为何要坚持连夜来找小敏，甚至不惜连他这样的心腹都支开。至于高言如何被杀，小敏又去了哪里，更是他目下最急于知道的事。

正僵持之际，忽听见有人嚷道：“让我进去，快让我进去！”

却是张珏的妹妹张如意到了。她强闯进来，一眼便留意到张珏被五花大绑，忙道：“为什么抓我哥？快放了我哥！”忽见到高睿也被绑在一旁，一时愣住。

梅应春最为机敏，“呀”了一声，心道：“原来那嘱托张珏不要揭发高睿身份的人是他妹妹如意。刘霖根本不知情，主动出来代人受过，不过是因为他跟张珏交好。”

张如意性格泼辣，不善作伪，张珏一见她来，便知道事情可能要糟，忙道：“如意，这里没你的事，你快回茶肆去。”张如意道：“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口中虽然是在跟张珏说话，眼睛却一直盯着高睿。

一旁阮思聪附耳上去，对王坚低声说了几句话。王坚点了点头，指着高睿问道：“如意，你可认得他？”张如意道：“他……他是茶客，来过茶肆。”

王坚道：“昨晚大理大将军在药师殿被杀，这个人今早被当场搜出，

身上还有血迹……”

张如意惊道：“他杀了人？”王坚道：“目下没有证据证明他杀了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杀人。”

张如意不解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刘霖忙道：“我已经证明高睿身上血迹是他自己的，可他不肯说出为何会在药师殿中，目下还是疑凶身份。”

张如意道：“那么我哥呢？王大帅为何要绑他？”王坚道：“你哥明明知道高睿身份，却没有捉拿他。加上高睿昨晚出现在药师殿命案现场，负责守卫药师殿的则是你哥哥部下，所以有人怀疑他们两人暗中有勾结。”

张如意愣了好半晌才会意过来，忙解释道：“不关他们两个的事，是我……全是因我而起……”

原来昨晚张珏离开琴泉茶肆后，张如意左思右想，觉得哥哥说得有理，高睿留在钓鱼城太不安全。正好高睿一直在梅花林中徘徊，未曾离去。她便将高睿叫到自己家中，一番长谈。好不容易说服了高睿，他终于同意尽快离开钓鱼城。当时已是半夜，高睿要回去护国寺客房歇息，但必须要经过隔壁白秀才的院子和琴泉茶肆。白秀才每夜都要数钱数到很晚，而茶肆午夜后虽无伙计值守，却总有换班的兵士在那里歇息，昼夜总是有人。高睿若是正常离开，即使不被白秀才发现，也会被茶肆中兵士看到。彼时理学当道，男女之间关防甚严，即使豪爽如张如意者，也不愿意落人闲话，她自己的声名倒也罢了，可她兄长张珏怕是会因此而受累。她不想旁人知道夜间有男子从自己家中离去，便搬出梯子，搭在自家北面土墙上。她家毗邻护国寺，院子东墙便是药师殿的西墙。她让高睿借助自家土墙爬上药师殿西墙，再翻入药师殿院子，从药师殿借道回护国寺客房。高睿翻过高墙，落地甚重。隔壁白秀才立即惊觉，高声叫道：“是谁在外面？”张如意匆忙将梯子放倒在墙角，应道：“是我，我在赶老鼠。”又低声叫道：“高公子！”高睿应道：“我没事，已经进来药师殿了。”张如意等了一会儿，见东面再无动静，料想高睿已顺利离开，便自去睡觉了。至于昨晚因小敏人在药师殿中，张珏在院门派了守卫，反而将高睿困在了药师殿中，则是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

众人听了经过，这才知道为什么高睿不肯说出是如何进来药师殿的，原来是为了保全张如意名节。他适才所面临的指控非同一般，是杀人罪名，生死悬于一线之时，他都不肯说出实情，足见张如意在他心目中之重要。恍然大悟后，在场诸人不由得立即对这年轻人刮目相看。刘霖本就仰慕高氏父子，经此一事，愈发佩服高睿风度。

王坚道：“原来如此。”遂命人解了张珏和高睿绑缚，走到高睿面前，亲自道歉道：“适才让高公子受惊了，本帅给高公子赔个礼。”

对方是合州主帅，如此谦逊，高睿少不得要客气几句，忙道：“王大帅无须挂怀。我也确实有可疑之处，实在怪不得你们。”

王坚道：“既然如意已经说出内中缘由，高公子无须再隐瞒，何不说出你昨晚离开张家后的经过，也好为找出真凶多提供一些线索？”高睿躊躇道：“这个……”

王坚道：“本帅知道高公子目下是蒙古官员，你有你的立场，或许你希望杀人凶手逍遥法外，希望大宋和大理就此交恶，好让蒙古人从中渔利。但既然你肯为如意名节牺牲性命，应该是顾全大局之人。即使高官不是大理国大将军，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昨晚在药师殿中无辜被杀，是不是也该得到一份公道？”

高睿忙道：“王大帅言重了。不是我不肯说，而是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原来他并不是什么健壮之人，从未做过翻墙的事，只不过不愿意让张如意失望，才勉强为之。护国寺是古寺，院墙极高，甚至超过了州府和将军府，即使是身怀武艺之人，不借助工具，也绝难攀援。即使凭借梯子登上张家土墙，距离药师殿院墙也还有一段距离，高出人头。高睿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又有张如意在下面托顶，才勉强爬上墙头，随即失去平衡摔下来，所幸正好落在花丛中。他听到白秀才发问的声音，尽管全身如裂，还是忍痛没有出声。又听到张如意问话，便应了一声，表示自己无事。张如意则收了梯子进房去了。他则在花丛中躺了许久，才勉强起身。刚到院中，便发现院门有兵士守卫。他既不能回去张家，又出不去药师殿，只好先躲进了主殿中，预备等门禁解除后再离开。若是被

人撞见，便可以说是进来拜佛。这期间，除了听到有人不顾兵士阻拦强闯进院子、偏殿中有一男一女争吵外，再无其他异常。但他自己就是翻墙进了药师殿，如何敢多管别人的闲事？因而只是躲在主殿中不吭声。到了今早，张珏一大群人到来，到处搜查，他才知道出了大事，他更是被当作杀人凶手捆了起来，然为了张如意名节，他只能闭口不言。

刘霖听了经过，道：“这么说起来，高公子的手是翻墙时弄伤的。前后的物证都对上了。杨将军，你还认为他是凶手吗？目下他可是连疑凶都算不上了。”

杨深在一旁听得一清二楚，原来高睿既不是凶手，也做不了证人。他茫然地将头扭向厢房方向，大概想知道若冰清醒过来没有——她目下已经成为唯一的证人，也是唯一可能知道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人——这一望令他大吃了一惊，若冰正扶门而立，冷冷地凝视着众人。

那一瞬间，杨深脸色发生了剧变，由红变紫，极其骇人。他几乎是一字一顿地道：“原来是你杀了大将军！”抬脚便往厢房冲去。

王坚一直注意着杨深的一举一动，忙令兵士拦住他，问道：“杨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深死死瞪着厢房，若冰却已经转身进房去了。他朝厢房恨恨“呸”了一声，这才道：“我已经知道是谁杀了高大将军，不过这是我大理内部的事，不劳王大帅过问。王大帅不是要立即赶去重庆吗？请代为转达余相公，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要带这个女子回大理。”

他虽然没有明言，但按此情形看来，他明显已认定是若冰杀了高言。一时震惊当场！

昨晚药师殿中一共有四个人：若冰、小敏、高言、高睿。后两者都是不速之客，高言是强行闯进药师殿的，高睿则是借助梯子从张家翻越进来的。凌晨时分，张珏带着惠恩法师来求治时，意外发现高言被杀、若冰晕倒、小敏失踪，高睿则藏身在主殿中，之后被搜了出来。按照常理，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睿是首要嫌疑犯，可现下旁人知道他的经历后，再无人怀疑他杀人。试问一个宁可自己死都要保全女子名节的男

子，又怎么会去胡乱取他人性命呢？而且高睿身体羸弱，右手在翻墙时受了伤，难以握刀，高言则是武功高强，他二人又素不相识，高睿如何能杀得了高言？

高睿的嫌疑既然排除，剩下的人中，当以小敏嫌疑最大。然刘霖已从高言伤口位置判断不可能是小敏杀人，虽然目下还不能判断小敏人去了哪里，但在断案中，物证远比供词重要，因为人会撒谎，而物证则是千真万确的。

小敏既不是凶手，那么就剩下若冰一人。即使她成了唯一的嫌疑人，还是没有人起心怀疑她，除了因为她是药师殿主人外，张珏发现她时，她本人亦受了重伤。倒是杨深这一句“原来是你杀了大将军”，令旁人疑窦大起，这才会意到原来若冰也有极大嫌疑——

据守门兵士所言，高言冲进药师殿时，先遇到了若冰，他一下怔住，好半天才道：“果然是你！”倒是若冰要镇定得多，挥手命兵士退出，不准再进来。从这点上来看，高言非但认识若冰，且二人之间必有什么难解恩怨。高言为什么来找小敏不得而知，但他先认出了若冰。两人到房中谈了一番，若冰趁高言不备，夺刀杀了他，为了掩饰，又自行撞伤额头，晕了过去。

杨深明显是认识若冰的。而若冰大概是个化名，杨深原先不知道她就是那个跟高言有极大恩怨的人，等到看到她的容貌，立即醒悟过来，凶手一定就是她了！

那么小敏呢？小敏人一直在若冰房中，她应该亲眼目睹了一切经过，是重要证人。是不是她也被若冰杀了灭口，且将尸体藏了起来，好嫁祸给她？

至于高睿，他是意外来客，若冰根本不知道他昨夜人在药师殿中。幸运的是，除了那番争吵声，高睿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不然怕是又要多一具尸体，又是另外一番故事了。

若冰虽是大理人，却一直在钓鱼城行医，造福一方百姓，虽然性情孤僻古怪，但依旧受人尊重。梅应春最先打破了沉默，道：“若冰娘子虽

然是大理人，但却在大宋生活多年，算是我大宋人。杨将军凭什么说带走就带走？”

杨深道：“她生是大理人，死是大理鬼。我一定要带她回去。王大帅，你怎么说？”王坚道：“嗯，这个……”

忽听得厢房门“吱呀”一声开了，若冰重新出现在门槛后，招手叫过一名兵士，低声说了几句话，便又掩门进去了。

那兵士奔过来禀报道：“若冰娘子只叫张将军进去。”

张珏因有上司在场，不敢擅自做主，只等王坚示下。王坚招手叫过张珏，二人一起走到龙眼亭边。王坚道：“昨晚惠恩法师来到将军府，除了告知蒙古人即将倾全力进攻大理外，还有一个重大消息，就是大理段姓皇族有人暗通蒙古，这次蒙古人南下，其实是段氏自己要求的。”

张珏大吃一惊，道：“竟然有这种事？”王坚道：“这件事真假难辨。虽然大理大权一直在高氏手中，段氏备受屈辱，空有皇帝尊号。但历代大理皇帝均虔诚向佛，更有数位皇帝退位出家为僧，似乎不大可能因一己之私而引兵燹到大理国境，如此，不是引狼入室吗？即便段氏能因此而夺回国中大权，从此也要屈服在蒙古铁蹄之下，必须缴纳赋税，必须遣派皇子到蒙古做人质，还必须派军队跟随蒙古军东征西讨。此等劳民伤财作为，就算段氏能够容忍，但也会自此失去大理民心，威望声名反而不及一直以来积极抗蒙的高氏了。”

张珏道：“大帅怀疑是蒙古人有意放出假消息，想令大理在大战前因内讧而先自乱阵脚？”王坚点点头，道：“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惠恩法师的消息来源也很可靠，所以本帅才说真假难辨。本帅昨晚之所以没有告诉你，原是希望你尽快找到高言大将军等人后再说，却不想出了这等意外。”

原来王坚今早得报大理大将军高言被杀后，便立即联想到惠恩密报的消息，多信了几分不说，且立即怀疑到了小敏头上。

张珏讶然道：“原来将军认为小敏是大理段氏派来的。”

如此，倒是能解释小敏在上天梯遭擒后当面指证高言一事。她是段氏心腹，有意与高氏为敌，纵然失手，拼死也要拉高言下马。至于高言，刚开始并未认出小敏，后来大概想了起来，知其与段氏有密切关系，心中诧异不止，不知道大理皇帝为何会派她来钓鱼城。但段、高争权的矛盾不能公开化，更不能让旁人知道，所以他独自来到护国寺，想找小敏当面问个明白。从此点看来，如果大理段氏暗结蒙古真有其事的话，高言尚不知情。

然内中也还是有一些疑点——小敏用迷药放倒兵士牛二，穿其戎服混上上天梯，分明是要盗取火药配方。大理既然已决意降蒙，如何又派小敏来盗取火药呢？难道是打算将其作为见面礼送给蒙古人？还有若冰，嫌疑愈发大了。小敏被押送来药师殿，虽只是张珏个人的临时决定，但小敏一被押进药师殿，若冰便要求刘霖等人退出去，只留下小敏一人。而且是她主动提出要让小敏在药师殿休息一晚。那么若冰和小敏是不是事先认识，她留下对方本就是有所预谋助其逃走呢？而高言被杀，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了段氏内结蒙古的阴谋？杨深适才认出若冰后，立即认定就是她杀死了高言，也许若冰正是段氏皇族一方的人。之前杨深既然认为小敏不可能杀死高言，表明段氏暗中投敌一事尚未外泄，那么高言和若冰之间明显是个人恩怨了。小敏不符合现场物证，那么杀死高言的应该是若冰了，若冰事后又将小敏藏在了哪里？

张珏虽然心头疑云大起，但总算稍稍松了口气，照目前形势看来，小敏没有被杀人灭口的可能性又大了几分。

王坚道：“刘霖既然说小敏个子不够高，不可能刺中高言胸口位置，那么就只有若冰了。其实从一开始，本帅就知道她嫌疑最大。”

他赶到护国寺后没有立即指出若冰的嫌疑，且对杨深怀疑高睿、张珏勾结一事不予质疑，有意纵其作为，其实目的是想要看看若冰的反应。

张珏道：“可若冰娘子人在厢房中，人尚在昏迷中啊。”王坚道：“本帅下山之时，与阮先生讨论过，我们都认为若冰很可能是自己撞伤。但人体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她即使下了很大决心，自残时身体也会自行收缩，不受意志控制，因而她受伤应该不重，很可能早就清醒了。这一

点，本帅到了护国寺后，愈发可以肯定——厢房窗上一度有人影闪动，应该是若冰在窗边偷听外面的动静。”张珏道：“惭愧，下官竟没有留意到。”

王坚道：“这不怪你。若不是本帅先从惠恩法师那里得知大理段氏可能内结蒙古的消息，无论如何也不会怀疑到若冰头上。目下小敏不知所踪，事情似乎更复杂了。若冰指名要你进去，也许是要告诉你真相，也许是要为她自己辩护。无论如何，你要特别留意观察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如果确定是她杀了高言，也不要轻举妄动，只暗中派人监视她，再设法从她身上找到小敏。本帅不能再在这里耽搁了，须得立即赶去重庆。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张珏道：“是。那么杨深将军……”王坚道：“你是怕杨深会干扰你查案吗？我会请他跟我一道去重庆，如果他坚持留下来，我就派人将他和大理诸人软禁在寅宾馆中，但你要尽快弄清真相。还有，因段氏通敌一事尚无实证，有可能是蒙古人的反间之计，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以免泄露出去，引发大理国内乱。”

张珏道：“遵命。那么高睿……”王坚面色一沉，道：“这件事上你犯了大错，四十军棍还要照打。但你妹妹张如意带蒙古人入城、刘霖有意替她顶罪之事，本帅就不追究了。高睿我要带去重庆府，交给余相公处置。”又问道：“如意当真喜欢他吗？”

张珏道：“如意自己说对他谈不上喜欢，但他救过如意性命是真事。”王坚道：“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二人都没有将来。高睿他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蜀地都很难说。”

张珏有心替高睿说几句求情的话，然他也知以高睿的身份，连王坚都无权处置，只有蜀帅余玠甚至朝廷诏令才能决定其命运，因而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还是未说出来。

王坚重新回到庭院中，道：“杨将军，本帅这就要赶赴重庆府，我私下有些话要对你说，一会儿请将军随我出寺，我们另找个清静的地方。”杨深道：“是。”又问道：“那么这里……”

王坚道：“这里自有张珏处置。杨将军放心，我已下了死命，务必查明真相。”

杨深转头看了厢房一眼，道：“可是……”王坚上前一步，低声道：“杨将军，我们中原有句老话，叫作‘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夹杂不清的事，自己人不好处置，不如交给外人来办，也许反而能发现更多真相。”杨深一时怔住。

王坚道：“杨将军尽管放心，张珏有勇有谋，是我最得力的部下，他知道轻重。我们这就走吧。”杨深便不再多说，任凭王坚挽了手，一道走了出去。

张如意见两名兵士上前执住高睿手臂，要将他带走，忙上前攀住张珏臂膀，问道：“哥，他们要带他去哪里？”张珏道：“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张如意道：“不行，他是为了我才会来这里。你不帮我，我自己去找王大帅说。”还欲去追王坚一行，却被兄长扯住。

张珏道：“别胡闹了，快回家去！”张如意当即骂道：“全都怪你，你明明答应了我不说出高睿身份。”

刘霖忙道：“如意，这怎么能怪你哥呢？你明明知道张兄的身份，还强迫他答应你的条件，不是有意令他为难吗？张兄也是没办法，不得已才说了出来。”张如意道：“我有强迫我哥吗？哥，你自己说，是你事先答应了我，我才将高睿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你不守信用，如何能统率这么多部属？”

张珏无奈，只得叫道：“来人，送如意回茶肆去。好好看着她，不准她离开茶肆一步。”张如意大怒，道：“高睿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决不原谅你。”恨恨而去。

张珏道：“小孩子胡乱发脾气，不用理她。刘兄，我去见若冰娘子，麻烦你和梅秀才……”梅应春抢着道：“是让我们去勘查高睿翻墙的地方吗？不劳张将军交代，我们也要去看的。”

张珏道：“正是，有劳二位了。”梅应春道：“举手之劳而已。”

刘霖和梅应春受了张珏托付后，先赶来勘验药师殿西墙。

梅应春念念不忘若冰之事，问道：“刘兄，依你看，若冰娘子跟那大理大将军高言是什么关系？”刘霖道：“应该是生死仇家吧。不然为何杨深将军一见到她就认定她是凶手？”

梅应春道：“会是这样吗？若冰娘子性情虽冷，却是悬壶济世，不计报酬，这样的好人，会有仇家吗？”刘霖道：“若冰一直不愿意提及过去之事，或许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梅兄，你那么聪明，应该早就想到了，这就叫作关心则乱。”

梅应春道：“刘兄跟若冰娘子算是老朋友了，你就这么不关心她的生死吗？”刘霖道：“放心好了，若冰不会有事的，不然王大帅就不会将杨深叫走了。”

梅应春道：“嗯，有道理。”又问道：“那么刘兄认为真的是若冰娘子杀了高言吗？”刘霖道：“梅兄以为呢？”梅应春道：“这我可说不好，不过若冰娘子的性子，倒是个敢作敢为之人。”

刘霖道：“若冰的身高倒是符合凶手的特征，而且她常常攀山岩采药，手足劲力远过于寻常女子。但这不是直接证据，没有任何实证，又没有证人，仅凭杨深这个醉酒汉子的几句话，难以指控若冰杀人。”

梅应春道：“刘兄的意思是，就算是若冰杀人，也无法定罪？”

刘霖白了他一眼，道：“梅兄非要说得这么明白吗？”梅应春呵呵笑道：“不说了，我总算放心了，不说便是了。”又问道：“那我们还来这里做什么？”刘霖道：“当然是来证实高睿的供词了。这不是之前梅兄自己说过的话吗？”梅应春道：“啊，是，我自己说过的。”

刘霖知他心思全在若冰身上，对其颠三倒四也不足为奇，只摇了摇头。

二人寻来靠近张家院子的一段院墙，果见红墙脚下的花丛被压倒了一大片。

梅应春捂住鼻子，道：“这里应该就是高睿翻墙落下的地方了。院墙这么高，他摔下来居然安然无事，可真是命大。”因茅厕也在附近，气味不大好闻，便催道：“这里没什么好看的，我们走吧，”

刘霖却发现了异常之处，指着墙头道：“梅兄，你看那是什么？”

梅应春仰头看了半晌，道：“掉了一道红漆，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磨的。”

刘霖道：“是绳索磨的，而且落漆很新，应该就是昨晚新造的。”梅应春立时反应过来，道：“呀，高睿说他是摔下来的。他没有用绳索，那就是另外有人用绳索攀进了药师殿。”

刘霖道：“也许是有人搭绳索翻了出去。”梅应春道：“刘兄是说小敏吗？”刘霖点头道：“不然她去哪了？兵士们已经将药师殿翻了个遍，连龙眼井都打捞过了，也没见到她一根头发，她一定是逃走了。”

或许是高言进来药师殿后，与若冰起了争执，二人动了手，小敏趁此机会逃了出来。可药师殿院门前有兵士守卫，她出不去，便来到西墙下面，借助绳索逃了出去。

梅应春道：“院墙这么高，就算小敏找来绳索，绳索那端无处借力。”刘霖道：“有一种飞钩甩索，就是将绳索一端绑上带爪的钩子，甩过墙后，就能钩住墙壁。不过小敏被捕后，张兄搜过她身上，没有发现有类似的工具。或许她临时从药师殿找到了钩子之类的东西也不准。走，我们再去小张将军家那边看看。”

二人回来庭院中，见张珏部下赵安还在厢房外徘徊等待，便将发现小敏借助绳索翻墙逃走一事先告知了赵安。

梅应春道：“张将军还在里面吗？”赵安道：“还在里面。等张将军出来，我即刻将二位公子的发现禀报于他。”刘霖道：“那我们先去西面张将军家看看。”

走出老远，梅应春还几度回首，凝视厢房方向，显是心中挂念若冰不已。

却说张珏来到厢房前，举手轻敲了两下房门。只听见里面应道：“请进。”他便推门跨进门槛，叫道：“若冰娘子。”

若冰半倚在卧榻上，见张珏只站在门口，便道：“我知道张将军怕旁人说闲话，但这件事事关重大，我只想给将军一个人听。请将军关好门。”

张珏只得掩好房门，问道：“娘子伤势好些了吗？可需要什么药？我就派人去找。”若冰道：“多谢。我只是头部受了撞击，稍微有些头晕，算不上重伤。张将军不是很想知道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张珏道：“是。目下高言大将军被杀，小敏失踪，娘子又受了伤，我虽从药师殿搜出高睿，偏偏他不是凶手。这里面谜团实在太多，还望娘子明言解惑。”

若冰轻叹了口气，道：“原以为人海茫茫，天涯万里，又过了这么多年，想不到还是会再次遇到。当真是天意。”张珏问道：“娘子说的‘遇到’，是指高言大将军吗？我猜你们是认得的。”

若冰道：“我们何止认识？我是高言的未婚妻子，我们自幼指腹为婚，一起长大。”

张珏知道大理国皇帝姓段，但朝政大权却在高氏家族手中，高氏世代为相，且女子嫁给段氏为皇后，男子则娶段家公主为驸马。高言是相国高祥次子，地位尊贵，照例该娶大理公主。如果他与若冰自小指婚，那么若冰的身份就是……一时想也不敢想，结结巴巴地道：“娘子你……你……”

若冰缓缓道：“不错，我姓段，名叫段霜。我的父亲，便是当今大理皇帝。”

原来若冰是大理公主身份，按照皇家惯例，年少时在无为寺学习医术、武艺和诗书，与高言算得上青梅竹马。她对高言说不上喜欢，只是不反感，对于自小就被安排好的婚姻，也是莫之奈何，只能听天由命。然而她情窦初开时，爱上了羽仪长^[2]董琪，尝到爱情真正滋味，才有了

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的想法。但相国高祥和未婚夫高言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她还来不及筹划私奔事宜，董琪便被逮捕，接连数日被施以各种酷刑，最后刮肉锤骨而死。据说董琪的惨叫声惊天动地，连行刑的狱卒都听不下去。若冰曾狂奔进皇宫，跪在父皇段兴智脚下苦苦哀求，求他出面救董琪一命，救他自己的羽仪长一命，她愿意嫁给高言，从此再也不见董琪。然而父皇除了抚摸她的秀发、哀声叹气之外，再无只言片语。

她再见到董琪时，他已经成为了一堆碎骨。她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刻骨仇恨——她恨高氏贪婪残暴，夺取了大理大权不说，还杀死了她的爱人；她恨父皇懦弱，只知道吃斋念佛，任凭高氏作威作福，骑在段氏头上。虽然她一度想杀了未婚夫高言替董琪报仇，但很快为高言识破。高言倒也不杀她打她，只威胁说如果她再这么做，就要对付她的父皇和兄弟姊妹。她再也没有反抗的能力，她虽是公主身份，却只是个女子，没有继承权。除了逃避，她再没有别的抗争命运的方式。于是在董琪死去一个月后，她化装逃离了大理，隐瞒身份，辗转来到大宋广东一带，化名若冰，以行医为生。那时候，她还只是个少女，尝尽颠沛流离之苦，最终遇到广东经略安抚使宋慈义女小龙女，才在其好心帮助下安顿下来。

后来她在广州遇到几个卖药材的大理人，听说高言始终未婚，一直在派人寻找她的下落。因大理以海贝为货币，时常会派人到广东、福建沿海大批收购，那一带大理人颇多，她担心在广州日久，会为高言发现行踪，遂跟随朋友刘霖来了四川合州，在钓鱼城安了家。不想高言为观城防来到钓鱼城，机缘巧合下，二人再度遇到。

张珏惊讶异常，道：“娘子……噢，不，公主殿下……”若冰忙道：“小张将军千万别这么叫我。我一听到‘公主’或是‘段霜’两个字，就好像看到了我不幸的过去。将军还是叫我若冰或是娘子吧。”她化名若冰，自然是因为名字叫霜，取“冷若冰霜”之意。

张珏道：“是。娘子适才所说的‘再度遇到’，是指昨天夜里高言大将军来到药师殿吗？”若冰道：“不。在那之前，我已经见过高言一次。”

原来昨晚白秀才来药师殿看病，若冰曾得他多方照顾，亲自送他出

去时，为寺外芦管乐声所吸引，便一道出来，欲到钓鱼台边欣赏刘霖迎风吹管的风采。刚到寺门口，便见到高言一行匆匆赶来。高言更是跳上钓鱼台，向刘霖打听些什么。若冰料想高言也是为芦管乐声引来，忙退回了药师殿中，所幸并未为高言看到。不想后来高言因为要找小敏而闯进药师殿，最终还是见到了她。

张珏这才恍然大悟，道：“虽然高言大将军是进来找小敏的，却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娘子你。但在这之前，高大将军已从蛛丝马迹发现娘子人可能在钓鱼城，所以见面时他说‘果然是你’，而不是‘是你’。”又问道：“那么那支芦管曲子……”

若冰道：“那是我们大理白族的《打歌》。”张珏道：“《打歌》？”只觉得名字好生奇怪。

若冰道：“原本是有歌词的。”她轻轻哼唱起来：“古时候的天地现在还有，古时候的日月现在还明，古时候的山河现在还在，古时候的人现在不见了。”雪白的脸上泛出红晕来。一时间思绪无限——

起初她为董琪吸引，便是因为他用芦管吹起了这支《打歌》，后来二人在无为寺外幽会，也是以这支曲子为暗号。这么多年过去，她心中一直惦记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已经只剩含混的印象，记不大清楚了，他成了模糊的影子。芦管旋律虽然空远，却依旧熟悉。三生的旧梦，只空留下一些零落的痕迹，是可惜，还是可叹？

张珏听在耳中，却是另一番感受。这《打歌》歌词充满了历史沧桑的味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兴与衰，荣与辱，得与失，人世就这样向前发展着，而真正不朽的恰恰是生民养民的土地。十年前，他来到钓鱼城投军，立誓要用手中的兵器保护合州这片土地。十年间，他为钓鱼城披肝沥胆，终以不到三十岁年纪升到兴戎司副帅的位置。而十年后，二十年后，又会是什么样子？所有的丰功，所有的伟绩，终究都会成为过去，到将来，他亦会成为“古时候不见了的人”，钓鱼城还会巍然屹立吗？

他勉强定了定神，见若冰也正陷于凝思中，露出从所未有的伤怀样子来。原来她冷若冰霜的外表下，藏着那么多苦，那么多涩，那么多

酸，却无人能够诉说。连泪，也只能悄悄地一个人流。她明明是一国公主，却甘心做一名漂泊的游医，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到底是人生的不公，还是命运的玩笑？她背井离乡，用精妙医术救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上苍不能给她安排一个安定的生活，还要让她陷入目下的困境？

若冰收敛心神，幽幽叹了口气，道：“抱歉，我有些走神了。小张将军应该最想知道高言进来药师殿后发生的事，对吧？”张珏道：“是。娘子应该知道，高言是大理国大将军，有外国使节身份。他莫名死在钓鱼城，不查清楚究竟，我们很难向朝廷和大理交代。”

若冰道：“其实我所知也不多。”大致讲述了经过——

原来昨晚高言吵吵嚷嚷闯入药师殿称要找小敏后，不想先遇到了若冰。他见到自小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子乍然出现在眼前，惊得呆了。而若冰见行踪已露，避无可避，便邀请高言进房再说。小敏当时已经惊醒，正要起身时，却被若冰进来阻止。若冰说来了一位老友，没什么大事，随即点了含有迷药的薰香，好让小敏昏睡。院外兵士听到激烈争吵，以为是高言在厉声训斥小敏，其实只是若冰、高言二人在争吵。

张珏大吃一惊，道：“娘子在内室中用了迷药？”若冰道：“那是对身体无害的迷药，只会让人昏睡六个时辰以上。我这么做并无恶意，只是不想让小敏知道我的身份。”

张珏愈发吃惊，问道：“娘子原先并不认识小敏吗？”若冰道：“当然不认识。小张将军为何会这样问？”

张珏不便明言，只好道：“娘子一向不爱理人，我听说娘子特意留小敏在药师殿歇息一晚，还以为……”若冰道：“我只是看她很疲倦的样子，一时起了怜悯之心。”

张珏道：“那么娘子认为小敏会是大理派来的奸细吗？”他有意将主使者说成“大理”，而不是“高言”。

若冰道：“我可以肯定小敏是大理人，但她决不是高言派来的奸细。”

这一点，张珏已经可以完全确定——如果小敏是高言的奸细，高言怎么会昨夜跑来药师殿找她呢？那不是傻子吗？

若冰又道：“而且我也不认为她是奸细，她来钓鱼城，应该是另有目的。”

张珏道：“小敏在上天梯被我亲手捉住，还能有什么目的，当然是盗窃火器或是火药配方呢。她因为这个而来到钓鱼城，不是奸细是什么？”

若冰道：“我问过小敏，是不是高言派她到上天梯盗窃火药。她回答说：‘这个……我不能说。’我又问她都当着小张将军指证高言了，还有什么不能说。她回答道：‘那是两码事，总之就是不能说。’”

原来刘霖、梅应春等人退出药师殿后，若冰留意到小敏脸上的红肿，问道：“敏娘脸上的伤，是被他们打的吗？”小敏道：“是被杨深将军打的。”

若冰冷笑道：“堂堂大理国将军，竟然对一个小女孩下如此重手。”又道：“你跟我到我房间，我给你上点药，片刻就能消肿。”

出来主殿，若冰先到龙眼井打了一桶水，提到房中，取了小半碗水，调上药粉，再取过一条汗巾，丢入碗中，让其浸透药水。

小敏道：“我跟娘子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若冰道：“我对谁好，对谁不好，不需要理由。你过来这边躺下，拿这块药巾敷在脸上。”

小敏接过药巾闻了一闻，道：“咦，这是无为寺的药吗？可谓十分珍贵了。不过最好是用救疫泉^[3]泉水做引子，井水只能将就了。”

若冰惊讶地“啊”了一声，道：“你还真是大理人。”小敏笑道：“当然了。我在大理出生，在大理长大，是地地道道的大理人。”

若冰道：“那么真是高言派你到上天梯盗窃火药的吗？”小敏道：“这个……我不能说。”

若冰道：“你都当着小张将军指证高言是主使了，还有什么不能说

的？”小敏道：“那是两码事，总之就是不能说。”又问道：“大理四季如春，风光如画，大宋则是战争不断，烽火连天。娘子为何要摒弃舒适安稳的生活，来钓鱼城这样的地方呢？”

若冰也不当回事，随口反问道：“你说呢？”小敏道：“嗯，一定是有什么比战乱让你觉得更可怕的事，所以你不得不离开大理。”

若冰一时愣住，出神好半晌才道：“你先敷药，我去打点水。”自到隔壁厨下瓮缸中打了一壶热水，等她回来房中时，小敏竟已歪在床上睡着了。

若冰叹了口气，拉过被子，轻轻为小敏盖上。自己则掩门出来，到药师殿院门前告知刘霖、梅应春等人，小敏确实是大理人。

张珣听了经过，奇道：“小敏当真这么回答吗？这可真奇怪。”若冰道：“我倒不觉得奇怪，我猜她本性纯真善良，是不愿意谎言欺骗我。”

张珣哑然失笑道：“小敏明明不是受高言大将军指使，她却当着我的面诬陷对方，娘子居然还说她本性纯真善良？居然还相信她不会对娘子说谎话？”

若冰道：“小敏之所以用谎言应付小张将军，只因你是她的对头。小张将军不妨将心比心，她一个少女，如何会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钓鱼城？又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上天梯这样的军事重地？一定是有什么事，逼迫她不得不这么做。”又想起小敏说自己离开大理缘由的那句话来——“一定是有什么比战乱让你觉得更可怕的事，所以你不得不离开大理”——对方只是随口一说，却是明心见性，言中了契机。

张珣见若冰神情落寞，显是推己及人，又由小敏联想到她自己。由此看来，若冰应该并不认识小敏。如果小敏真是大理段氏所派，她与若冰曾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如果知道若冰是大理公主的话，她肯定不会再向对方隐瞒实情，但她却坦白地告诉若冰说：“我不能说。”既然小敏不肯吐露真实身份，便表明要么她并不是大理段氏的奸细，要么她不认识若冰，不知其公主身份，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小敏不知道若冰就是段霜公主一事几可确认无疑，那么她到底是不是大理段氏派来的呢？她如果

不是段氏所派，为何要上天梯上攀诬大将军高言呢？高言为何又会深夜赶来药师殿见小敏呢？

若冰似是猜到张珏的心思，道：“据我观察，高言起初来药师殿，应该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小敏。虽然那支芦管曲子令他想到了我，但《打歌》在大理颇为流行，就凭一支曲子，并不能确定我人就在钓鱼城中。况且刘霖公子的芦管并非我所教，是在广州跟小龙女娘子学的，我想高言无论如何想不到我人就在药师殿中。”

张珏道：“嗯，我也相信高言大将军是为小敏而来。他如果猜到娘子就是药师殿女医师，大可直接声称来求医，而不必提及小敏的名字，徒然惹嫌疑上身。”又问道：“娘子可知道高言来找小敏做什么？”

若冰摇头道：“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谈及这个问题。高言进房坐下后，情绪很激动，说想不到会在钓鱼城见到我，要与我好好谈一谈。”

她叹了口气，再度回忆起昨夜与高言相对的情形——这个人是她的未婚夫，是她青梅竹马、一道长大的伙伴，目下是执掌大理兵权的大将军，但她对这个人却是有恨无爱。尽管这么多年悬壶济世的行医生涯过去，恨意消退了不少，但离一个“爱”字，依然还差十万八千里。她不愿意见到这个人，直到永远。然而高言对她的爱恨交加却是不减当年，两人闷坐了许久后，终于开口交谈，高言刚开始还能勉强保持大将军风度，问了一些“过得可还好”之类的话，很快就原形毕露，指责若冰当年不该私自逃走、有负婚约，令高氏颜面失尽。她怒气顿生，忍不住嘲讽道：“大理国是你们高家的，连皇帝都被你们踩在脚下，我想不到高家原来还能有丢面子的事。”高言大怒，二人遂激烈争论起来。彼时小敏闻了薰香，在内室中昏睡；高睿藏身在药师殿主殿中，不敢出来；院外兵士听见了争吵声，因得过若冰嘱咐，也不敢进来。

张珏见若冰讲到关键之处时，却停了下来，忙催问道：“那么后来呢？”若冰道：“后来高言就动了手，上前扯住我的手，说要带我回大理成亲。我当然不同意。他是大将军，作威作福惯了，见我挣扎反抗，不肯就范，大怒下反拧了我手臂，将我往药案上压去，想将我反绑起来。结果我额头撞上了案角，人就晕了过去。再后来……”

她轻叹了口气，续道，“我醒过来，人就已经在厢房中了。我勉强起身后，听到你们谈话，才知道高言昨夜被杀，小敏也失踪了。”

张珏有意问道：“那么娘子怎么看小敏失踪这件事？会不会是她杀了高言大将军，然后逃走了？”若冰道：“小敏失踪，我也觉得离奇，但决计不会是她杀人。之前我已经告诉过小张将军，我因为不愿意旁人得知过往恩怨，先进内室点了薰香，这香中混有迷药，可以令人昏睡到天亮。”张珏道：“可是……”

若冰神色忽然又变得冷峻起来，恢复了一贯的姿态，不再是适才那个感伤往事、楚楚可怜的女子，冷笑道：“怎么，小张将军是怀疑我的薰香药力不够吗？我敢说，我用的剂量足以放倒一头大象。”

她是大理人，言谈之间仍会不由自主地涉及家乡风物。张珏却根本不知道大象是什么，踌躇道：“有一句话，也许有些冒犯失礼，但我不得不问……”

若冰道：“张将军是想说我嫌疑最大吗？”张珏道：“不是……”料想对方冰雪聪明，一定看穿了自己心思，掩饰无益，便干脆承认道：“是。娘子也该知道，昨晚娘子房中有三个人，一人失踪，一人被杀，只有你一个人还活着。本来即使这样，也没有人会——包括我——会怀疑娘子。可适才娘子亲口讲述了跟高言大将军的一段恩怨，娘子遭遇固然值得同情，但也表明你有杀人动机。高大将军又不顾身份，对娘子动了粗，也许娘子情急之下动了手……抱歉，这只是我的推测，也许完全是错的。”

若冰道：“无妨。小张将军有什么话，不妨都直说出来。”

张珏道：“适才杨深将军一认出娘子，便认定是你杀了高大将军，也许正因为他知道娘子深恨高氏，还曾有行刺高言之举，所以……”

若冰道：“我明白。”既不接话，也不为自己辩解，只问道：“这件杀人案子发生在钓鱼城中，小张将军压力应该不小吧？”张珏道：“这是当然。高言大将军身份非比寻常，不能当作普通案件来处理。我目下第一要务，就是要找出真凶。娘子……”

若冰道：“我要好好想想这件事。小张将军，我累了，想歇息一下。”

张珏一愣，然对方即使不是大理公主身份，也是众人钦佩的医师，目下还没有实证证明是她杀人，不能硬来，只得应道：“是，娘子好好休息。我出去了。”

若冰又道：“小张将军，请暂时不要对旁人提及我的公主身份。当然，你是军人，须得将案情及时上报王大帅和余相公，这我能理解，但请不要告诉刘霖、梅应春那些人。”

张珏料想杨深既认出了若冰，大概已将她真实身份告知了王坚，亦轮不到他上报了，便应道：“多谢娘子信任张某，将这些事告诉了我。娘子放心，不得军令，我绝不会对外泄露你的真实身份。”见若冰已侧身躺下，便退了出来，招手叫过部下张万，低声吩咐道：“你先带一队人在这里守着，稍后我再派人来换你。如果若冰娘子有什么需要，尽量帮她去办。有什么人来见她，或是她去了哪里，都要记下来向我报告。”

张万道：“遵命。”又问道，“杨深将军说的是真的吗，当真是若冰娘子杀了高言大将军？”张珏道：“你说呢？”张万挠挠头，道：“属下可说不好。不过就算是若冰娘子杀人，那也是那位高大将军该死。”显然内心深处极尊敬若冰。

张珏忙道：“这话可不能再说。总之，你要保护好若冰娘子。”

正要离开药师殿时，忽见部下赵安在一旁，张珏这才想起昨晚木叶传乐之事，走过去问道：“对了，昨晚捉到的吹木叶的人呢？对方可是大理人？”赵安道：“属下没有捉到人。”

张珏一愣，道：“你不是说……”赵安忙道：“属下是说已经找到吹木叶的人，人就在军营中，但没有捉到人。这是一件天大的怪事，小张将军怕是听到这件事后，吃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

张珏皱眉道：“这一夜出的怪事还少吗？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赵安便大致叙述了经过——

他昨晚奉命去寻那吹木叶的人，一路循声寻去。过了薄刀岭后，听到那木叶乐声依然在响，一遍又一遍，心中不免疑惑更重——刘霖夜夜吹箫，是随韵寄情，这吹木叶的人反复吹奏，倒像是在给人指引方向。

一名兵士指着西北方向道：“似乎是从牢房那边传过来的。”赵安点点头，道：“去看看。”

就在赵安一行到达牢房时，乐声正好戛然而止。牢监闻声迎了出来，问道：“赵将军深夜到来，可是要提审谁？”赵安问道：“适才木叶吹出的曲子可是从这里传出来的？”牢监犹豫了一下，才答道：“是。”

赵安道：“是什么人在吹木叶？”牢监道：“下官也不知道。”

赵安道：“你不知道？不是牢里的囚犯吗？”牢监道：“是牢里的囚犯，但下官既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来历。”

原来，不久前合州知州余大成亲自领人押了一名男子来到军营牢房，称对方是极其重要的犯人，让牢监好好看管，手足均要上重铐，但不得虐待，还要尽量满足他的需要。

赵安道：“我要见见这囚犯。”牢监道：“这下官可不敢做主。”

赵安当即斥道：“这里是兴戎司的牢房，我们又不受余知州节制，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忘了，你人在军营，吃的是军粮，怎么反倒胳膊肘朝外拐了？”牢监道：“是，是。可不光余知州交代了，余相公的大公子也亲自交代了，不能让旁人见他，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说话。”

余玠大公子名如孙，取辛弃疾诗“生子当如孙仲谋”之意。他也在父亲幕府任职，掌管机要文书。

赵安道：“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神秘？偏偏还要关在我们兴戎司的牢房，一定是个重要人物。”牢监忙道：“这小的可不知道。本来余知州和余公子亲自送囚犯来牢房的事，下官也不该多嘴说出来的。告诉赵将军，已经是冒了天大的风险了。”

赵安虽可以不将合州知州余大成放在眼里，却不能不重视蜀帅余玠的独子余如孙，只得道：“那好，我也不让你为难，就不进去了。不过我是奉小张将军之命来寻那吹木叶者，今晚出了一些奇怪的事，小张将军怀疑不是巧合。为了回去好交差，我还得多问一句，那囚犯多大年纪？”牢监道：“是位少年公子，看情形还不到二十岁。刚刚他就拿着一片叶子，就能吹出如此好听的曲子，依下官看，多半是世家子弟，来头不小。”

赵安听了，便引着兵士回来护国寺，欲向张珏禀报。哪知道张珏因惠恩受伤、小鲁被杀而滞留在山道，耽误了许久，后来更是发生了药师殿高言命案，折腾了一夜，赵安竟是到现在才得闲暇禀报。又道：“小张将军是知道的，余知州素来不管事，主持这件事的一定是余公子本人，不过是借余知州名头掩人耳目罢了。”

张珏听到远在重庆府的余公子居然也悄悄光顾过兴戎司牢房，不觉皱起了眉头。他心中自然极好奇那囚犯的来历和身份，可昨晚在将军府飞舄楼楼上时，上司王坚明明白白地交代过他：“若是最近见到余知州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先不要管他，一切等二位冉先生回来再说。”

余大成将神秘囚犯关押在兴戎司牢房，除了牢房位于军营、看守严密外，还因为合州州狱狭小，只有几间大牢房，挤满了犯人，他不愿意旁人知道神秘囚犯的身份。这本已是一件怪事，更有蜀帅余玠的独子余如孙牵涉其中。而更奇怪的是，兴戎司主帅王坚似乎也对这件事略微知情，不然何以事先交代张珏不要多管闲事？

赵安也是蠢蠢欲动，一心想知道神秘犯人到底是谁，忙问道：“现在要怎么办？王大帅去了重庆府，小张将军就是合州最高统帅，要不要属下用军令到牢房强行提那神秘犯人出来？”张珏道：“不必，先不要去管他。一切等王大帅回来后再说。”

赵安道：“但牢房是兴戎司的地盘，就算闹到余相公那里，我们也不理亏啊。为什么……”

张珏道：“不准再管这件事，这是王大帅的命令。”赵安只得应道：“遵令。”又说了刘霖、梅应春二人发现小敏缘绳逃出药师殿之事。

张珣心道：“小敏吸了薰香，人已经昏迷，哪里还能去爬墙？一定是有人缘绳进来过药师殿，带走了小敏。那人应该就是小敏的同伙了。小敏被我拿住后毫无惧怕之色，甚至有恃无恐，是不是因为她早知道同伙会来救她？”

按照若冰的说法，她撞伤昏晕之前，小敏尚在室内昏睡，那么那同伙一定是若冰晕倒之后才进来房中。如果若冰所言是实——事实上，张珣也认为她所言俱是事实，她不为自己辩护，是不屑争辩，符合她一贯的性格——那同伙会不会就是凶手？如果他跟小敏都是大理段氏派来的，便有杀死高言的动机。如此，便能够从旁佐证惠恩法师带来的大理段氏暗结蒙古的消息是对的——段氏为高氏所压，沦为傀儡，但这只是段氏皇族的不幸，且这不幸已经有一百多年，并非当今大理皇帝一人的屈辱。高氏长期执掌大理军政大权，休生养息，对稳定国势起了重要作用。段氏忽然派人杀死高言，并没有动摇高氏根基，大权仍掌握在高言父亲相国高祥手里，但却由此令大理国丧失了一位良将，一旦强敌压境，军中定然会骚动，不战而乱，外敌便可轻松趁虚而入。而高言死在大宋境内，则可令大理高氏与大宋交恶，高氏孤立无援，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只能望风而逃。

正思虑凶手极可能是小敏同伙时，忽有兵士急奔而来，禀报道：“白秀才昨夜被人打晕了，捆了手脚扔在柴禾堆里。刘教授命小的请小张将军速速过去。”

[1] 段智祥：大理第十八任皇帝段智兴次子，其兄段智廉为大理第十九任皇帝，段智祥本人为大理第二十任皇帝。“鬻忿犀”一段故事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钓鱼城》小说中大理现任皇帝名为段兴智，也是大理国最后一位皇帝。

[2] 羽仪：类似中原皇室的心腹侍从。羽仪长则类似于侍卫长。

[3] 救疫泉：今尚存，在云南大理无为寺中。

第五章 人谋如旧

四川有『天府之国』之称，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又因有蜀道天险，易守难攻，自古以来，便极容易形成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如唐朝覆灭后，王建、孟知祥先后在四川地区建立起前蜀、后蜀政权，分别历时十八年、三十一年。前蜀、后蜀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由于没被卷入逐鹿中原的战争，四川一度成为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

被西风吹不断新愁，吾归欲安归。
望秦云苍檐，蜀山渺濛，楚泽平漪。
鸿雁依人正急，不奈稻梁稀。
独立苍茫外，数遍群飞。

多少曹苻气势，只数舟燥苇，一局枯棋。
更元颜何事，花玉困重围。
算眼前、未知谁恃，恃苍天、终古限华夷。
还须念，人谋如旧，天意难知。

——魏了翁《八声甘州》

刘霖和梅应春穿过琴泉茶肆时，只见茶客和两名伙计，既不见张如意，也不见白秀才。刘霖问道：“你们老板白秀才呢？”一名外号包子的伙计道：“一早就没见他。小的还到院子外喊了两声，也没人应。大概赶早出去，陪若冰娘子采药去了。”

他负责采买豆腐，所以每晚借住在山下打豆腐的人家里，一大早才担了豆腐来店里，尚不知道隔壁药师殿发生了大事。

梅应春忙问道：“白秀才经常陪若冰娘子去采药吗？”包子笑道：“当然了。老板总说，邻居要互相照应。”

梅应春冷笑道：“这也叫邻居？那他怎么不陪护国寺的和尚去念经？”包子一时愣住，不知如何得罪了对方，竟是动了怒的口吻。

刘霖忙问道：“那如意人呢？”包子道：“她去那边林子中去了，还有两名兵士跟着她。是出事了吗？”

刘霖道：“没事，你好好照顾茶肆。”拉了梅应春，径直往后院白秀才住处而来。

到院子外时，果见门窗紧闭，看似白秀才并不在家。刘霖便指着东

面的房子道：“那边便是如意的家了，她和白秀才共用一个院子，倒也方便。”

忽听得有“呜呜”的怪叫声，转头一看，却是柴垛后发出来的。

刘霖奇道：“现在钓鱼山上的动物都不怕人吗？”梅应春道：“也许是白秀才养的猪之类的畜生，不用管它。”

刘霖走出几步，却听到那声音愈发大了起来，微觉奇怪，便回身寻过去——出声的却是白秀才。他四肢被绳索反缚住，手足绳索相连，身子成弓形侧歪在那里，嘴里塞了一团破布，哼哼唧唧喊个不停。

刘霖大吃一惊，忙上前挖出破布，问道：“出了什么事？”白秀才叫道：“痛……快解开我……痛死了……”

那绳结打得甚牢，刘霖怎么解也解不开，只得到厨下寻了刀来，割断绳索。白秀才被绑了半夜，身子早僵了，竟是站不起身来。刘霖与梅应春合力将他半搀半扶到房中，又到茶肆中叫了一名正在喝茶的兵士，命他速去护国寺叫张珏来。

张珏赶到时，白秀才刚囫囵吞下一碗热豆腐，冻得发青的尖脸上总算有了一丝血色。他扶着桌子勉强站起来，便往厨下走去。

张珏忙道：“白秀才，你需要什么？我去给你拿。”白秀才摇头道：“这件事，小张将军帮不了，只能我自己去。”

张珏道：“你是要去茅厕吗？茅厕在外面。”白秀才道：“谁要去茅厕？我是挨了一下，可人还没糊涂。”摸索着进了厨房，往火灶口坐了，伸手入灶，往柴灰中掏出一个布袋，打开看了一眼，这才重新绑好，收入怀中。

张珏不放心，跟了进来，问道：“你在做什么？”白秀才道：“还能做什么？当然是看我的金砂还在不在。”

张珏摇了摇头，心道：“这白秀才当真是爱财如命，手脚一能动，第

一个要看的就是钱还在不在。”

白秀才看出他的心思，道：“小张将军可别不以为然，这风云乱世，虚幻人生，只有金钱才是最真实的存在。”

张珏笑道：“我没说白秀才不对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好。”他虽长住军营，但毕竟张家、白家名义上算是邻居，又因为如意在茶肆多年，二人极为熟识。他也不多嘘寒问暖，直接问道：“白秀才，你怎么会被人绑起来？”

白秀才没好气地道：“我怎么会知道！昨天夜里出了好多怪事，我听到外面有好大的动静，还喊了一声，你妹妹如意说是她在赶老鼠。后来又过了一阵，外面总有悉悉索索的声音，我就出来查看，什么都没看见，正要进屋时，脑后便挨了一下，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张珏听了经过，并没有什么有用线索，不免有些失望。不料白秀才又接着道：“后来我醒了过来，就发现自己在柴垛后，像虾米一样被绑着，口中不知道塞了什么，动也动不了，喊也喊不出，只听见东院墙下有人来回走动……”

张珏道：“你听到那边有人走动？”白秀才道：“是啊，从脚步声来看，应该有好几个人。还有人说话，因为声音压得低，我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其中肯定有个女子。”

张珏道：“女子声音？熟悉吗？”白秀才道：“我只听见有女子尖叫了一声，哪能分辨出熟不熟识！”

梅应春道：“不用说，这女子一定就是小敏。这些歹人是她的同伙，是来接应她逃出去的。”刘霖也连连称是。

张珏不愿意尚未查清楚的案情给白秀才这类开茶肆的人听到，便没接口，又问道：“后来呢？”白秀才道：“那之后，那些歹人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可就惨了，被孤零零地绑在这里，冷得要命。”

张珏道：“往东是梅林，再是悬崖，无路可走。这些人要离开这里，必须经过琴泉茶肆，茶肆中总有兵士，应该有人看到。”招手叫过赵安，

命他去寻昨夜滞留在琴泉茶肆过夜的兵士，看是否有人见到一群人出去。

刘霖道：“你店里伙计包子说他早上来叫过你，没人应声。”白秀才气呼呼地道：“我听到他在院子外叫我，拼命挣扎呼喊，他居然没听见，转身走了！”

张珏问道：“你昨晚出来查看究竟时，可看到我妹妹这边情形？”白秀才道：“灯早灭了，应该是睡着了。”

张珏道：“那些歹人应该是想借助我们白、张两家的院子潜入药师殿去。打晕你，又将你绑起来，是怕你觉察后叫喊，惊动其他人。但如意住的房间更靠近院墙，为何歹人没有对付她呢？”

白秀才道：“你妹妹睡觉死，没有被吵醒呗。”又愤愤道：“哼，我听到如意早上从院子里出去，我大声呼喊，她居然头也不回地走了，真是个聋子耳朵！”

梅应春道：“你口中被塞了那么一大团破布，还能大声喊叫吗，细声细气的，猪哼哼都不如，谁听得见！”

白秀才道：“哟，好你个梅秀才，拐弯抹角骂我呢。我怎么得罪你了？”梅应春道：“我哪有骂你，只是实话实说，是你自己倒霉，被人绑了扔在角落里，怎么还怪起别人了？”

张珏不明白这二人如何互相瞪上眼了，一语不和，便拌上了嘴，忙道：“好了，二位别争了，白秀才人没事就是万幸。”又沉吟道：“但那些歹人并不能确定如意是不是睡着了，而且不会被惊醒，他们不会冒这个险。连你白秀才都绑了，多对付一个女子不过是举手之事。”

刘霖道：“但今早如意还来药师殿了啊，看起来也没什么事。”张珏道：“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叫过一名兵士，命他去寻如意回来。

他见再也问不出更多线索，便让白秀才好好休息，自己领了刘霖等人来自家院子。到东墙查看时，果见梯子还横在墙角下。自张家土墙往药师殿院墙一段，有一些凌乱脚印，应该是高睿爬墙时留下的。

刘霖道：“这梯子上系着一条绳子，是做什么用的？”张珏道：“不知道。兴许是如意有什么用处吧，得问她才知道。”

刘霖仔细勘验一番，又发现了一道绳索磨痕，忙道：“我之前的推断错了，不是用的飞钩甩索，墙上没有钩爪的痕迹。应该是有人将绳索用过院墙，这边有人使劲拉着，充当站桩。而且他们用的不是普通绳索，因为没有细毛留下，极可能是皮索。”又奇道：“不对啊，墙上没有脚印。就是猴子爬绳，也得手脚并用才行啊。”

梅应春道：“刘兄不是说，应该是有人在这边拉着绳子充当站桩吗？拉的当然是墙那边的人，这边墙上没脚印有什么奇怪的？”刘霖道：“梅兄，你在那边时，嫌味道不好闻，总捂着鼻子，所以现场看得不仔细，那边墙上也是没有脚印的！”

张珏道：“会不会是这样——有人借助土墙和梯子从那边爬上了药师殿高墙，然后走到这里，再将绳索系在腰间，垂吊下去？这样便不会在墙上留下脚印。”

刘霖道：“呀，还真是。张兄怎么想到的？”张珏道：“我们军营的兵士常常以垂吊作为游戏。”因钓鱼城是山城，悬崖峭壁极多，军中历来将垂吊作为训练科目，以备不时之需。

梅应春不解地道：“这些歹人既是来做坏事，身手应该都不差，至于那么弱吗，还要将绳索系在腰间，慢慢垂吊下去？”刘霖道：“或许是怕留下线索。”

张珏道：“梅秀才提醒了我，这些歹人应该都是身手不错的人。对于训练有素者而言，无须将绳索系在腰间，直接双手握绳，双脚盘圈在绳子上，便可以滑下去。从东面药师殿过来的话，跟前面两种情况一样，手上有劲者，仅凭双手便可以攀绳而上，但需要这边的人拉紧绳索。再不济者，便可将绳索系在腰间，自己不出力，直接由这边的人拉起来。再有人站在墙头接应，便轻松多了。你们看，这道磨痕很深，应该是用力拉动绳索时留下的。”

梅应春道：“小敏一定是将绳索系在腰间的人了，她原来是这么逃走

的，亏我之前还以为她被人杀了灭口。”蓦然反应过来，问道：“杀死高言的凶手会不会是小敏的同伙？小敏为了逃走，指使同伙杀了高言，打晕了若冰？”

张珏道：“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二位，若冰为了让小敏安睡，在房中点了含有迷药的薰香，因而小敏对昨夜药师殿发生之事一无所知。而据若冰娘子自己说，打晕她的人是高言大将军。”当即说了若冰的叙述，只隐瞒了若冰大理公主身份及其过去故事。

梅应春登时大为欣慰，道：“如此，若冰应该不是凶手了。一定是高言冲进去要见小敏，若冰因其在睡觉，上前阻止，二人先是争吵，后来高言干脆动了手，将若冰打晕。正好小敏同伙翻墙到来，便夺刀杀了高言，然后带走了小敏。就是用的张将军说的将绳索系在腰间的法子，将她吊过墙去。”

刘霖道：“那为什么大理杨深将军一见到若冰，就指她为杀死高言的凶手呢？”梅应春道：“大概过去若冰在大理与高言有仇，偏偏高言死在若冰房中，昨晚药师殿中又只有寥寥几人，其他人嫌疑都被排除，只剩下了若冰。当时大家伙儿都想不到有人翻墙进来，这墙这么高，谁能想得到呢？杨深便误以为是若冰杀人。张将军，你说呢？”

张珏道：“我也认为很可能是接走小敏的歹人杀人，但这些人在这边搞这么大动静，绑了白秀才，却放过我妹妹，着实不合情理。”

刘霖道：“张兄，如意的房间在哪边？我去看看。”张珏便指了指妹妹房间。

如意虽是女子，房间却甚是简朴，也不如何整洁，看起来灰扑扑。除了床之外，只有一个柜子、一个箱子、一条几案，连梳妆台都没一个。倒是几案上挂着一张大弓，甚是引人注目。

刘霖进房间转了一圈，来到窗前时，立即发现了异常，叫道：“张兄，这里！”

张珏忙赶过去，却见木窗底缝下有一段香灰，再赶去窗外，亦是如此，这才醒悟道：“原来歹人用了迷香。难怪有人在院子拉绳子，如意都

惘然不知。”

事情终于开始水落石出起来。大致的经过应该是——张珏派人将小敏押送到护国寺时，她的同伙一直在暗中跟踪，预备设法营救。偏偏若冰对小敏生出了几分同情，将她留宿在药师殿中。半夜时，高睿离开张家，在张如意的帮助下翻入药师殿内，结果反而被困在那里。大理大将军高言闯进来找小敏，结果认出了若冰。若冰因不愿意旁人知道往事，先用薰香迷晕了小敏，后与高言发生争执，被高言打晕。而此时小敏同伙已经将隔壁白秀才打晕，又用迷药将张如意迷晕，由西院垂绳进入药师殿中，正好见到若冰为高言所伤一幕。高言曾告诉杨深，说小敏是其叔高和至交好友之女，而那位至交好友曾对大理国有大恩，那么极可能小敏和同伴都是大理段氏派来的人。高言身上没有防御伤口，大概也认识小敏同伙，不然以他的武功，不会被对方猝然夺过兵器，一刀杀死。同伙随即进房抱走小敏，在同伴的帮助下，将其用绳子吊过高墙，自己随即缘绳逃走。既然小敏人已昏迷，那么白秀才听到的发出尖叫声的女子应该是另有其人了，也就是说，小敏同伙中，至少有一名女子。

凶手行凶的过程及身份来历基本有了眉目，剩下的疑问就是动机。小敏同伙是因为要救小敏不得已杀了高言，还是本来就是为行刺高言而来，在药师殿遇到不过是个巧合？如果是后者，那么段氏暗结蒙古一事很可能是真的了。

张珏思虑一番，极为忧虑——按照现场情形来判断，来救小敏的至少有四人，两人拉绳，一人背负小敏，一人在墙头接应。想来这些陌生人进来钓鱼城已有一段时日，而守城巡逻兵士却没有人发现异常，这可算是重大失误了。而从小敏曾潜入上天梯来看，这些人即使是为了高言来到钓鱼城，但还另有目的，小敏未能得手，必然还有后续行动。

刘霖又提了一个疑问，道：“为什么这些人要将白秀才打晕绑起来，而用迷药对付如意呢？”梅应春道：“这有什么奇怪的？白秀才听见动静出来，先遭了歹人暗算。歹人再去隔壁，见如意娘子已经睡着，无须动粗，便用了迷香。”

张珏见刘霖还是连连摇头，忙问道：“有什么不对吗？梅秀才说的有道理啊。”刘霖道：“嗯，梅兄说的是不错。但宋慈宋相公说过，人行为

都是有既定的习惯模式，一旦出现异常，便是有问题。可惜我太过愚笨，竟看不出来问题在哪里。”

梅应春哈哈笑道：“刘兄的问题就在于想得太多了！宋相公的心得多是经验，但人不能读死书，而要随机应变。况且这些歹人都训练有素，更懂得灵活机动了。也许他们本来也是想用迷香迷倒白秀才的，可偏偏他自己先出来了。”

张珏却得到了某种提示，忙找了一张草纸，到窗下将香灰小心刮下，包了起来。

刘霖跟出来问道：“怎么了？”张珏道：“这香灰，跟我在若冰娘子房中见到的薰香灰……”他本想说一模一样，但转念想到自己并不是刘霖那样勘验现场、物证的行家，便改口道：“很像。”

刘霖道：“这倒是重大发现了。走，我们再去药师殿看看。”

张珏掩好房门出来，经过白秀才门前，见他正坐在堂屋中翻阅账本，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便招呼了一声，道：“白秀才，我们走了。”白秀才道：“好走，不送。”忽然重重一拍桌子，道：“都怪这交子[1]越来越不值钱，上个月又亏本了。”

白秀才以吝啬爱财著名，旁人看到他在堂中时，十之八九是在数钱或是算账。他又叫道：“喂，张将军，下次你见到余相公得跟他说，这交子实在贬值得厉害，他该想想法子了。”

张珏忽然“呀”了一声，倒吓了刘霖一跳。刘霖问道：“怎么了？”张珏道：“白秀才倒是提醒我了，小敏这些人来到钓鱼城，总是要吃要喝要花钱……”

虽同是大宋领土，四川货币不同于别处，官方货币是交子。

梅应春道：“呀，我也想到了，他们一群人，来钓鱼城必定要吃饭住店，不是蜀人，手里没有交子，多半是金银交易。”

张珏道：“正是如此。”便将香灰交给刘霖，让他和梅应春先去药师

殿，自己则预备先回官署。

正好兵士回来禀报道：“如意娘子不肯回来。”张珏道：“她人在哪里？”兵士道：“在那边梅林的悬崖边坐着。不过小张将军放心，有两名兵士看着她，出不了事。”

张珏想了想，便命兵士多召集人手，到城中各处打听，看最近有没有外来的人用金银等现钱付过食宿钱，或是用金银换过交子。

那兵士道：“现在世道不太平，交子不值钱，没有人愿意收，行商、旅客都是用金银支付，怕是城里能找到许多这样的人。”张珏道：“这是一伙人，至少有四五个人，应该会武艺。你通知下去，暗中查访，不要惊扰百姓，有了线索便来禀报。”兵士应命而去。

张珏便赶来梅花林中，果见张如意坐在悬崖边的一块大石上发呆，两名兵士站在她身后不远地方。他招手叫过兵士，道：“你们跟了我一日一夜啦，先回军营歇息吧。”

一名兵士道：“小张将军不也是从昨日早上忙到现在都没有歇息过吗？小的们不累。”张珏道：“我跟如意说过话后，就会回自己家歇会儿。你们去吧。”兵士道：“那好，小的们先走了。一会儿叫换班的人来这里寻将军。”

张珏道：“甚好。”等两名兵士走远，这才走过去叫道：“如意。”张如意道：“我不想见你，你走吧。”

张珏径直在她身边坐下，道：“如意，你可知你昨晚一直身处险境？”大致说了昨夜有人用迷香迷晕她之事。

张如意惊道：“有这等事？难怪我早上起床时晕乎乎的，我还以为是昨晚睡落了枕。”随即大怒道：“到底是什么人？敢用迷香害姑奶奶我。给我知道是谁，绝饶不了他。”

张珏道：“我已经派人去搜寻这伙子歹人了。有件事，我要问问你。”张如意立即道：“哥，我不想跟你谈高奢的事。”

张珏道：“不是高睿的事。我是想问你昨天晚上的事，你送走高睿前后，可有听到什么异常动静？”张如意愈发生气，道：“哥，是你说出了高睿的真实身份，又任凭王大帅带走了他，还说要将他押送重庆府。现在你只顾破你的案子，完全不将他的生死放在心上。”

张珏道：“说出高睿的身份，我也是迫于无奈，哥哥给你赔礼了。高睿虽为蒙古人效力，却是高智耀之子，在天下读书人中名气极大，对大宋又没有劣迹，不至于有性命之虞。况且余相公为人最……”

张如意道：“哥哥来钓鱼城十年，还不知道余相公不择手段的做派么？”张珏愕然道：“什么不择手段？”

张如意道：“那好，我问你，那对名气很大的夫妇……就是前蜀帅安相公的儿子和那个蒙古总帅的妹妹。”

张珏道：“你是说安乙仲和汪红蓼吗？”张如意道：“对，就是他们两个。他们对大宋也没有劣迹，还是安相公的儿子，余相公不一样利用他们两个的名义，杀了汪红蓼的父亲汪世显吗？高睿落入余相公手里，他一定会故伎重演。”

张珏道：“就算余相公打算故伎重施，对高睿也不会如何。”

张如意道：“哥，你真是个笨人，亏你在军中这么多年。余相公要对付的又不是高睿的父亲，他正有心出奇计刺杀蒙古皇子阔端，好再立功勋，扭转目下对他的不利局面。高睿是阔端宠臣，不正是大好机会吗？行刺者若是冒充高睿使者刺杀阔端，无论阔端是死是伤，他们高家还有人能活命吗？全家老幼都会被蒙古人处死。你觉得到了那个时候，就算不杀他，高睿还能独活吗？”

张珏脸色渐渐严肃起来，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些？你怎么知道余相公正有心出奇计刺杀蒙古皇子阔端？”张如意脸色一变，支支吾吾地道：“我……我听茶肆中的人说的。”

张珏抓住妹妹的手，问道：“如意，我再问你一遍，你说实话，你从哪里听来的这些？”张如意道：“快些放手，你弄痛我了！当真是从茶肆中听到的。”挣脱张珏掌握，起身跑开。

张珏知道妹妹不善于撒谎，她此刻赶快避开，是怕经不起盘问说漏了嘴，忙起身去追。不想刚抬脚跨出一步，便是头昏眼花，一阵晕眩。他从昨天早上一直忙到现在，体力消耗极大，早上又没有进过食，竟是饿得有些晕了。

张如意奔出一段，转头见到兄长蹙眉抚头，颇为痛苦，微一犹豫，又折返回来，问道：“哥，你怎么了？”张珏道：“没事，我就是有点饿。”

张如意道：“你跟我来。”张珏道：“去哪里？”张如意道：“当然是回家了，我给你做些好吃的。不准拒绝！人是铁，饭是钢，你要保家卫国，也得先吃饭睡觉吧？今日你放假一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王大帅要是怪罪，就叫他来找我。”

张珏道：“我现在是兴戎司代都统，官署还不知道有多少军务等我去处理。”张如意道：“现在又没有打仗，能有多少军务？你一天不在官署，钓鱼城就会塌吗？哥，你干吗总是把军务放在第一位？难道家人对你来说就不重要吗？”

张珏心中一凛，勉强笑道：“那好，我就跟你回家去。”又道：“不过如意，别怪哥哥说你，你那厨艺可真说不上好吃。”

张如意道：“你多久没回过家吃饭了？”张珏道：“嗯，这个……”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有多久没有回家吃过饭了，一年，两年，还是几年？难怪妹妹当面责怪数落他。

张如意道：“说不上来吧？那你还敢说我的厨艺不好。”张珏笑道：“那好，我等着尝我妹妹的厨艺。”

兄妹二人出来梅林，正好遇到兴戎司都统王坚的心腹幕僚阮思聪。不等对方开口，张如意先道：“阮先生，我哥已经一天一夜没有休息过了。说好了，他今天要放假一天，我要带他回家吃饭洗澡睡觉。”

阮思聪奇道：“谁给小张将军放的假？”张如意道：“我。怎么，阮先

生有意见吗？”

阮思聪见张珏满脸苦笑，忙道：“没有没有。我就有几句话要对张将军说，说完就走。”张如意道：“不行，这口子不能开，不然后面军务就没完没了地来了。”

阮思聪道：“我就说几句话，而且我保证我走后，再没人到你家来找小张将军办事。”

张如意道：“先生当真能保证？”阮思聪道：“保证。”

张如意这才勉强让开，道：“哥，我先回家烧水做饭，你快些回来。可别耽搁太久。”张珏道：“好。”

等张如意走远，阮思聪才道：“王大帅已经赶赴重庆府。他让我留下来，助将军处理事务。”

张珏道：“多谢。杨深将军呢？”阮思聪道：“王大帅派人将他送回了寅宾馆，软禁在房间内。杨深已经将若冰娘子的真实身份告知王大帅，原来她是大理国的公主。”见张珏并不惊讶，反而自己吃了一惊，问道：“小张将军已经知道了？”

张珏点点头，道：“若冰娘子自己已经告诉我了，不过她特别交代过不要泄露出去。”

阮思聪沉吟道：“杨深将军也是这么对王大帅说的。或许这是他们大理皇室内部的丑闻，他也不愿意旁人知道堂堂大理公主竟然在大宋做医师。我们既然知道了若冰娘子身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她了。等王大帅去重庆请示过余相公，再看要如何处置若冰。小张将军，药师殿那边……”

张珏忙道：“阮先生放心，我派了人留在药师殿，一是保护若冰娘子，二来也可以顺便监视，看是否能从她身上追查到小敏下落。”又大致说了昨夜有人自药师殿救走小敏之事。

阮思聪皱紧眉头，好半晌才道：“想不到这其中竟如此曲折。那小

敏，很可能是大理段氏派来的。但她与若冰单独相处时，为何不表白身份呢？”

张珣道：“这一点我也想过，若冰离开大理已经有十多年，以小敏的年纪，不可能认识若冰，应该也不知道她是大理公主。毕竟若冰失踪已久，大理人不会想到她会在钓鱼城当医师。”顿了顿，又道：“其实所有事情都是由小敏而起，只要找到她，一切疑问便能迎刃而解。”

阮思聪道：“既然事情已经有了眉目，那么小张将军就在家好好休息。现在满城都贴着小敏的画像告示，她不可能逃出钓鱼城去。我先回去官署，如果有重要公文，我再来向小张将军请示。”

张珣道：“是，多谢。”又说了赵安在军营牢房中发现的怪事。

阮思聪道：“之前王大帅得到消息，说余相公的公子来钓鱼城，就住在州府后衙，但却没有声张，每日深居简出。”

张珣道：“连王大帅都没有知会吗？”阮思聪摇摇头，道：“没有。这件事，刚好发生在余相公将两位冉先生派去阆州之后，王大帅怀疑余公子也许在执行余相公的秘密任务，不愿意旁人知道，所以之前特别交代了小张将军一句。”

张珣奇道：“王大帅是兴戎司统帅，也是余相公最为倚重的大将，有什么秘密任务，还不能让他知道？”阮思聪道：“小张将军也不是外人，我便直言了，将军可有听过暗帅与暗探的传闻吗？”张珣道：“我听刘霖提过几次。”

四川有“天府之国”之称，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又因有蜀道天险，易守难攻，自古以来，便极容易形成割据一方的独立亡国。如东汉末年，刘焉、刘璋父子割据蜀地，后为刘备所夺，刘备在成都称帝，史称“蜀汉”。又如唐朝覆灭后，王建、孟知祥先后在四川地区建立起前蜀、后蜀政权，分别历时十八年、三十一年。前蜀、后蜀前期都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由于没被卷入逐鹿中原的战争，四川一度成为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

南宋立国以来，吴玠、吴玠兄弟坐镇四川，吴家军从此成为朝廷的

肉中刺。后来吴璘之孙吴曦更是叛宋投金，自立为“蜀王”。吴曦被杀后，吴氏旧部安丙接任蜀帅一职，但朝廷对其并不放心。自安丙起，便有了“暗帅”及“暗探”一说。暗帅即是朝廷委派的四川地方官员，直接听命于皇帝，奉有密诏，负责监视蜀帅，一旦发生吴曦那样叛变自立的事件，暗帅可自行发兵，杀死蜀帅，继任为四川最高行政长官。暗帅最著名者，当属刘霖曾祖父刘甲。暗探则是指朝廷选派的皇城司^[2]密探，以各种身份秘密进入四川，充作朝廷耳目，暗中监视四川军政要员，防止有变。

而当今四川制置使余玠主蜀以来，由于行事作风独断专行，朝中有人比其为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3]，某些政敌亦攻击其有自立为四川王之心。传闻朝廷早已选好了暗帅，随时可以取代余玠。但这很可能是有心人有意放出的风声，因为四川地方官员多是余玠亲自任命的心腹——除了自任为利戎司都统的姚世安外。因而蜀地最近有流言说，姚世安是朝廷选中的暗帅。正因为背后有皇帝支持，他才如此放肆，敢于公开陈兵与余玠对抗。

张珩曾听刘霖悄悄议过此事，忽听到阮思聪提及暗帅与暗探一事，暗探倒也罢了，暗帅又能跟余相公公子余如孙来到钓鱼城有什么关系呢？不解地问道：“余公子到底来钓鱼城做什么？”

阮思聪道：“自从出了王夔事件后，朝中有重臣要对余相公不利，暗帅一事大概也是真的。既然是暗帅，肯定是目下在四川任职的地方官员。小张将军觉得谁最有可能被朝廷选中？”

张珩道：“这我可说不好。”蓦然醒悟过来，多半是因为兴戎司于驻军中地位最重，余玠怀疑王坚是暗帅，所以派了儿子余如孙来调查，好作出对策。自刘甲以来，历任利东安抚使都曾被怀疑是暗帅人选，王坚以兴戎司主帅身份兼任利东安抚使，被余玠怀疑，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阮思聪道：“本来有谣传说利戎司擅自举代的都统姚世安是朝廷选中的暗帅，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四川守将中，以王大帅威名最高，军功最大，而且兴戎司是最靠近重庆的屯驻大军，因而……”他没有说完，下面的话显然是“王坚才是最有可能的暗帅人选”。又补充道：“但这是我的猜测，未必就是真有其事。这件事，我只对小张将军一个人说

过，连王大帅也没有提过。”

张珏道：“阮先生放心，我决不会对任何人提起。”

阮思聪道：“或许余公子是因为别事来到钓鱼城也说不准，譬如因为军营牢房中的那名神秘囚犯。王大帅问过负责保护女道士的王立，他也不知道余公子来了钓鱼城。目下小敏失踪，既然那支木叶乐曲曾令她极度紧张，或许神秘囚犯是一条有用的线索。牢房是兴戎司地盘，将军哪天进去巡视，即使无意中看到什么，就算余相公、余公子知道，也不能多说什么。”

张珏会意，道：“是，我明白了，多谢阮先生提醒。”又问道：“那么住在寅宾馆中的女道士呢？”

阮思聪道：“谁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王立将军也不肯说。依我个人浅见，能令余相公如此兴师动众，派出自己的亲兵来保护的，只可能是朝廷派来的探子，或是秘使。”轻轻冷笑一声，拱手告辞。

送走阮思聪，张珏本想立即赶去兴戎司牢房，但一想到如意那张失望的脸，便先回来自己家中，预备跟妹妹交代一声。走到院子时，见到屋顶炊烟袅袅升起，心中忽然涌起一股久违的温暖感觉，心道：“我不能再失信于如意。就依她所言，放一天假吧，晚上再回军营不迟。”遂大踏步进来。

张如意听到脚步声，叫道：“哥，我热了一碗豆腐，就放在桌上，你先垫垫肚子。一会儿水烧开，你就去洗澡，等你洗完，就可以开饭了。”张珏道：“好。”几口将豆腐吃了，自己去院中打了几桶井水，倒入浴桶。

张如意提了热水到房间，又道：“石头应该也烧热了，在火灶里。”

张珏便拿火盆盛了石头，再将石头尽数倒入木桶中。“滋滋”一阵乱响，白气冒出，再伸手一探，水已十分热了。他便脱了衣服，跳入木桶中。肌肤被热水一烫，毛孔舒张，格外舒服。他也懒得动手，只静静坐

着，享受这难得的安宁。

忽听见如意叫道：“哥，你醒醒！”张珏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竟坐在浴桶中睡着了，忙问道：“我睡了多久？”张如意道：“有好大一会儿了。要不是担心水凉了，我也不忍心叫你。快穿好衣服出来吃饭。我给你新拿了一套内衣，就放在浴桶边上，你试试。”

张珏应了一声。忽听见外面有人叫道：“小张将军人在里面吗？属下有要事禀报。”却是赵安的声音。

张珏道：“我在……”却听见张如意问道：“什么要事？是蒙古人打到钓鱼城了吗？”赵安道：“当然不是。”

张如意道：“是有人死了吗？”赵安道：“也不是。”张如意道：“那就不要来找我哥。他今天放假。”

张珏道：“如意，别胡闹，快让赵安进来。”张如意笑道：“哥，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准你出去，也不会让旁人进我家的门。”

赵安见她倚门而立，巧笑嫣然，却又凛然不可侵犯，怔了好半晌，才隔窗喊道：“将军派属下去问昨夜可有人见过一群人从茶肆出去，是有人见过四五个山农模样的人进来，后来又出去。这些人进来时背着柴禾、米肉、菜等物品，旁人还以为他们是往茶肆送货的，也未多加留意。离开时，还有个人对着后堂喊了一声：‘白秀才，我们走了。’愈发没有人起疑了。”

张珏问道：“那么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赵安道：“往护国寺方向去了，上山不可能，应该是往飞檐洞方向去了。属下已派人往那边搜寻，又找了画师，看能不能画出那几个人的样貌。”

自护国寺往上，多是官署之地。而飞檐洞以东，则有大片民居，譬如带杨深回家喝酒的兵士龙井便住在那一带。

张珏道：“你做得很好。”

张如意道：“怎么，你们两个当我说话是放屁吗？居然还这喊起话来

了。”

张珏道：“我再问一句。那些人出去时，可有背着一名女子？”赵安道：“没有。就是四五个山农走了出去。”

张珏心道：“这些人既是为救小敏而来，她又中了迷香，应该是被人背负着才对啊。”又问道：“那么这些人中可有女子？”赵安道：“没有。至少没有人留意到。”

张如意道：“不准再问啦。哥，你可不能言而无信。”

张珏只得道：“我知道了。赵安，你先回去歇息，晚上我回军营找你。”赵安道：“遵命。”

张珏穿好衣服出来，桌上已经摆了六盘菜肴，居然还有一盘牛肉、一盘羊肉、半只烧鸡。

张如意道：“咦，这身衣服还蛮合身的。”张珏道：“嗯，我觉得也还不错。应该不是你做的吧？”

张如意道：“是婶婶在世时为你做的，可惜她没能亲眼看到你穿它的样子。”顿了顿，又笑道：“不说这个了。哥，你过来这边坐下。因为不知道哥哥今天会回家吃饭，没什么准备，鸡是我找白秀才借的，肉是我从店里拿的。奇怪，昨夜有人莫名其妙送了许多菜来茶肆，店里根本就没有订过这些。”

张珏坐下来，道：“应该就是那伙歹人用来作掩饰的。”

张如意道：“就是用迷香迷晕我的歹人吗？哎呀，早知道……嗯，反正是歹人白送的，不要钱，不吃白不吃。”又问道：“昨晚隔壁药师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当真是若冰娘子杀人吗？”

张如意虽是张珏至亲，他却不能跟她谈及案情内幕，只简短地道：“目前案情还没有完全查清楚，应该不是若冰杀人。”

张如意道：“好了，不谈这些让哥心烦的事了。每样菜都尝尝看，就算不好吃，你也先对付着填饱肚子。”

张珏笑道：“这可比军营里的饭菜丰盛多了。”当真每样都尝了一口，赞道：“如意，你的厨艺当真进步不小。”忽见妹妹坐在对面，双手撑着脸庞，巴巴地看着自己吃饭，心中一动，放下筷子，叹道：“好像我们兄妹好久没有这样在一起吃饭了。”张如意道：“哥知道就好。”

张珏道：“如意，我知道，是哥哥不好，自从翁大娘……算了，不说这个，好不容易我们兄妹坐一起吃个饭，我们今天就开开心心地吃饭，争取把这满桌的菜消灭干净，如何？”张如意笑道：“那实在再好不过了。”

吃到一半时，张如意忽道：“哥，我有件事想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成家娶亲，给我找个嫂子啊？”

张珏一怔，半晌才道：“忽然没来由的说这个做什么？”张如意道：“将来我总要离开你，那时候你就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再没有人照顾你，我放心不下。钓鱼城那么多未婚女子，一大半都对我们小张将军仰慕得紧，你没一个看得上吗？”张珏大为窘迫，道：“嗯，这个……哪有的事！可千万别瞎说。”

张如意道：“没瞎说啊。哥哥是四川最年轻的统兵大将，年青有为，又武艺高强，箭术无双，那些女子不喜欢你，不是瞎了眼吗？我是你妹妹，你有什么可害羞的？哥，我问你，你觉得若冰娘子怎么样？”

张珏大吃一惊，忙道：“你胡说什么？若冰娘子她可是……”忽想到若冰的大理公主身份绝不能泄露，忙及时收住下面的话。

张如意道：“可是什么？我瞧得出来，若冰娘子对你有好感。每次她来茶肆买豆腐，都会问起你。你看白秀才、梅秀才那些人，在她跟前，马屁拍得山响，她也从来没主动问过半个字。”

张珏还是头一次听说，道：“真的吗？若冰娘子每次都会问我？”张如意道：“当然是真的啦。今日在药师殿中有那么多人，她不是指名只叫你一个人进去吗？难道你自己一点都感觉不到？”

张珏一时默然无语。他生平接触的女子不多，十八岁前，只有娘亲、翁大娘和如意三人，十八岁到钓鱼城投军后，几乎日日在军营中，

竟是连翁大娘和如意也疏远了。因为若冰半个军医的身份，他倒是偶尔会与她打交道，还去药师殿看过几次外伤。由于对方的医师职业和精湛医术，他一直很尊敬她。而今知道了她的过往及身份，又多了几分同情。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念头。要说亲近，他生平最亲近的女子，便是那为人救走的小敏了。一想到昨晚他搜她身上时，无意中触碰到她乳房，心跳不由得加快起来。忽见妹妹正似笑非笑盯着自己，似是看穿了自己心事，不由得脸色一红。

张如意笑道：“哥哥喜欢若冰娘子，对吧？瞧你脸都红了。”张珏忙摆手道：“不是的。”料想也解释不清楚，便及时转换话题，问道：“尽在说哥哥了。那么如意你呢？你也到了嫁人的年龄了。唉，都怪哥哥，一直顾不上家里的事，更不要提你的终身大事了。既然今天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吃饭，你跟哥哥说心里话，你可有喜欢的男子？”

张如意笑道：“我喜欢哥哥你啊，还有王大帅。”

张珏道：“那不是一回事。我是问，你心中可有爱慕的男子？”张如意叹了口气，放下筷子，道：“我自然有自己倾心爱慕的男子，可他心中永远不会有我的位置。”

张珏本生怕妹妹说出高睿的名字来，听了这话，才长舒一口气。高睿为了她万里迢迢追来钓鱼城，又宁死不肯说出半夜从她家离开的事，用情不可谓不深，她却说喜欢的男子心中没有她的位置，那么那人显然不是高睿了。忙问道：“他是谁？”

张如意道：“我不想说。既然明知道不可能，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张珏心道：“如意极少离开茶肆，她喜欢的男子，必是来过茶肆的。她说‘明知道不可能’，或许是因为我们张家出身寒微，而对方门第高贵，她自觉得门不当户不对。难道是余相公的公子？余公子每次来钓鱼城公干，都会特意到琴泉茶肆坐上一坐，还总是指名让如意泡茶。如意茶技不及白秀才十分之一，余公子如此，不过是要找机会跟她说话罢了。难道如意因此而对余公子生出好感来，却又自知高攀不上？”

张如意又道：“虽然我名字叫如意，其实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你看天底下的那些夫妻，能有几个像安乙仲和汪红蓼那样两情相悦，至死不渝？不幸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在我而言，一厢情愿的事，不提也罢。如果一定要我嫁，我就嫁给高睿。就算我不爱他，他也爱我，肯为我死，我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张珣道：“如意，你该知道，高睿才是那个‘明知道不可能’的人。”见妹妹神色郁郁，便道：“我其实也不希望高睿有事，甚至我希望他能平安离开宋境，回去蒙古，继续做他的宠臣。要不然这样，我派人赶去重庆府……”

张如意断然道：“不，我不要哥哥你为难。你也不用再管高睿，随他去吧。若是余相公杀了他，那是他的命。若是蒙古人杀了高氏全家，那也是他们高家的命。早晚有一天，我也会随他们去的。”

张珣心中陡然生起一丝不祥的感觉来，问道：“你干吗这么说？你是我最心爱的妹妹，只要有我在，决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张如意道：“哥，你不懂的。”张珣道：“你告诉哥哥，我不就懂了吗？”

张如意道：“啊，我是说，人都会死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对不对？”张珣道：“话是如此，可是……你是不是还在怪哥哥说出了高睿身份？”张如意道：“当然不是。我已经想明白了，你是大宋将军，合州副帅，必须那么做。”

张珣道：“那么你也不会鲁莽地偷跑去重庆救高睿了？”张如意先是一愣，随即哈哈笑道：“当然不会了。我从来没去过重庆，还不知道路怎么去呢。”又意兴阑珊地道：“况且高睿落在了余相公手里，一定被关押帅府中，我能救得了他吗？”

张珣这才略略放心，道：“你知道就好。”

张如意道：“哥，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想说，我有些累了，回头再说吧。你先回房睡觉，如果再有人来找你，我就放你走，这样总可以了吧？”

张珏道：“好，我们一言为定。”当真回房和衣睡下。他自认为有很多心事，以为自己不会睡着，不想这一倒下，便沉沉睡去。

再醒来时，窗外一片昏黑，竟然已经是傍晚了。张珏大吃一惊，忙起床穿好戎衣，挂了兵器出来。张如意正收衣服回来。

张珏忙问道：“我睡了这么久，居然没人来找过我？”张如意笑道：“有好多来找你，不过都被我拦在院门外了。找你的人，都在茶肆里等着呢。”

张珏“嗨”了一声，道：“那哥哥先走了。”张如意道：“嗯，记得有空回来啊。你换下来的这身衣服，等晾干后，我让人给你带去军营。”张珏道：“知道了。”

出来茶肆时，果见张万等数名亲信兵士候在茶肆中。

张万忙上来禀报道：“刘教授和梅秀才刚刚走了。他们等了小张将军好久，实在困得不行，就说先回去睡觉了。”

张珏道：“我知道了。阮先生可有派人来过？”张万道：“有。来说，阮先生请小张将军明日一早回将军府议事。”

张珏道：“若冰娘子那边怎样？”张万道：“小张将军走后，她进了房间，对着高言大将军的尸体发了半天呆，忽然落下泪来。后来就没什么了，她自己又回去厢房休息。刘教授和梅秀才还来敲门求见，她不肯开门。刘教授说是因为案子，她才勉强出来应答了几句，也没让他二人进去。后来换班的人来了，小的就来这里了。将军是想回护国寺吗？”

张珏道：“不，我们先回军营。”又见张万满眼红丝，其余诸人也极是疲累，问道：“你们换班后，怎么不回去歇息？”张万道：“小的们想等将军。”又笑道：“不过也没白等，如意娘子犒赏了我们几个一大碗肉呢。”

张珏道：“一会儿回去军营后，你们几个立即回营房休息，不到明天天亮不准起来，这是命令。”张万笑答道：“是，遵命。”

一行人趁着皎洁月色回来军营。张万等人自回营房，张珏独自朝牢房赶来。

牢房也位于军营中，与营寨隔大天池南北对望。这里有一处八角井，有泉水终年不断，因而又称为八角井牢房。这里关押的要么是征战中的俘虏，要么是捕获的间谍，要么是犯了军规的宋军兵士，极少有涉及地方民事、刑事案件的普通罪犯。风光虽佳，却是槛栏重重，守卫极为森严。

牢监正要离开，忽见张珏到来，忙将他迎进狱厅，笑道：“小张将军亲自到了，小的有失远迎。”张珏道：“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昨晚那名吹木叶的犯人在哪里？”

牢监道：“哎呀，小张将军来得迟了，今日有人将他带走了。”张珏道：“带去哪里？”牢监道：“这小的怎么能知道？”

张珏道：“那么来提他的是什么人？用的什么凭证？”牢监道：“来人还是当日押送犯人到牢房的那些人，用的是盖有四川制置司帅府大印的公文。”又悄声道：“他们是余公子的人，赵安将军应该早已禀报小张将军了吧？”

张珏点点头，道：“辛苦你了。你是不是已经换班了？快些回家去吧。”

牢监道：“那么将军你……”张珏道：“我在这里坐上一坐，再回去营房。”牢监道：“是。小张将军请便。”自行出去了。

等牢监离开，张珏招手叫来牢子，令他引自己去关押过神秘犯人的牢房，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一时不明白这犯人为何如此重要，只得闷闷出来牢房。

他经常巡夜，目光犀利，一眼瞟见石墙外有名矮个子的兵士对墙而立，身影甚为眼熟，忙叫道：“喂，你在那里做什么？军营不准随地便

溺，你不懂规矩吗？”见对方不答，以为他害怕，便走过去笑道：“我是张珏，你听不出是我的声音吗？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又见这里凑巧是了望塔的死角，笑道：“你倒是会选地方方便。”

那兵士蓦然回过头来，却是女扮男装的小敏。

张珏大吃一惊，道：“你……你怎么在这里？”

忽听到脑后有劲风袭来，不及回身，忙伸手去拔兵器，手刚碰到刀柄，后脑便重重挨了一记，一时晕头转向，身子失去平衡，直扑在小敏身上。他的下巴碰到了她的脸，鼻中闻见一股淡淡幽香，一时间几疑是在梦中了。

有人自背后赶上来，一手横勒住张珏脖颈，一手紧捂住他嘴唇，将他拖开。另有两人上前，分别执住他两只手臂。三人合力制住他，往他脚下一绊，将他强按到地上跪下。

张珏挣了一下，却未能挣脱掌握。他的手腕被反托住，微微一动，对方便出力反掰，手腕几欲折断。这几人非但力气奇大，且配合得天衣无缝，绝非普通百姓，即使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也是身怀绝技的江湖豪侠一类。

又有一名兵士打扮的人过来摘下张珏腰间兵器，拔出刀来，便要朝他胸口刺去。三年前，他曾随蜀帅余玠攻打为蒙古人占领的原兴戎司驻地兴元府。战场上的刀光箭雨、激烈厮杀也及不上此刻凶险，他已感受到刀光的森森寒意，这是他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他将要在他自己的军营中，被他自己的兵刃杀死。

小敏忽抢了上来，叫道：“不要杀他。”那举刀的男子道：“他可是合州宋军的副帅……”小敏道：“我说不准杀他。”

那男子微一犹豫，依然挺刀刺出。小敏见状大惊失色，急扑上来，挺身挡在张珏面前，惊道：“你做什么？”那男子勉强收住刀势，道：“我也是迫于无奈，他看见了我们的相貌。”小敏道：“我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杀人的。你要杀他，就先杀了我再说。”

那男子见她如此舍身相护，只得应道：“就依从娘子便是。”插刀入鞘，又举起刀柄，欲打晕张珏。

小敏又道：“不要伤害他，将他绑起来就好。”

那男子无可奈何，随手抛下长刀，往地上薅了一大把枯草，挽成细长草把状，强塞入张珏口中，令其无法出声。又与同伴一起将张珏按倒在地，抽出他裤带，在一端打了个结，再从另一端将布带撕成两半，将他手脚牢牢缚住。

小敏道：“你们走开，我有几句话要对他说。”

那四名兵士打扮的男子似是对她颇为敬畏，闻言便走到一边。小敏忙上前扶张珏起身，他因手足绑索相连，只能靠墙跪坐。

小敏问道：“刚才那一下，痛不痛？”她明知道张珏口被堵住，却还要问他问题，不免有些可笑。

枯草直入咽喉，塞得甚是严实，张珏难以自行吐出，只能干瞪着小敏。

小敏道：“小张将军，你不要怪我，我也不想这么对你，可是没有法子，不绑住你，你就会反抗叫喊，暴露我们的行踪。你先听我说……”叹了口气，幽幽道：“之前我被你捉住，没有告诉你实话，是因为我也想不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我其实不是什么大理奸细，没有人派我来，我是自己一个人偷跑出来的。我来钓鱼城，也不是想偷你们的火药、火器什么的，而是来找人的。”又看了一眼身后，道：“他们也不是坏人，是我爹雇来找我的人。”

张珏问道：“什么？你要找谁？你爹又是谁？”然而发出来的只是“呜呜”之声。

小敏道：“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问，可在救出我阿兄之前，我还不能告诉你我是谁。”

一名男子奔过来道：“前面的人拿住了牢头，可他说安公子早被人带

走了。巡逻的兵士就快过来了，这里很危险，我们快些走吧。”

小敏便伸手摸了一下张珏的脸，幽幽道：“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这才起身问道：“可知道我阿兄人被带去了哪里？”男子道：“不知道。我们先离开这里，再想办法打听。”

张珏本已确定小敏及其同伙是大理段氏派来的，然她却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她不是大理奸细，她只是来找她兄长。以她适才处于优势的地位，完全可以杀了他灭口，当然没必要再撒谎骗他。如此，就表明他之前的推测完全错了。一时心头疑云再起，只可惜他无力阻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敏和同伙离开。

等了一会儿，张珏听到对方远去，便勉力挺起身子，靠膝盖慢慢挪行。因双足被并绑在一起，活动余地极其有限，只能一点一点挣扎着行进。不过数步距离，却花费了将近一刻的功夫，还出了一身大汗，膝盖和脚踝被磨扯得生生作痛。好不容易摸到长刀掉落处，张珏背转身子，摸索着握住刀柄，拖出刀身，先割断手足之间的连索，再将手腕凑上去，费了半天劲，终于割断绑带。他双手得脱束缚，忙挖出口中枯草，拔出刀来，举刀去割脚上绑缚，忽见那绑索打的结很有些特别，想了想，没有直接割断结处，而是从环套割断。又将断绳收入怀中，这才爬起身来，裤子却立即松落下来。张珏只得提着裤子先奔到牢房，要了一根绳索，勉强系上裤子，又告诉狱卒道：“牢监出了事，快派人到四周搜索，尽快找到他。”

出来牢房，张珏叫了一队巡视兵士，先赶来军营辕门，问道：“适才有兵士打扮的人出门？”守门兵士道：“有一队兵士出去了，共有八个人。”

这八个人，除了制住张珏的四个人与小敏外，另外三人应该就是暗中伏击牢监者。

张珏大怒道：“若是歹人穿了兵士戎衣，趁太阳落山、众军归营时混了进来，这倒也罢了。然而军营中实行夜禁，不得军令，如何敢深夜放人离开？”守门兵士慌忙辩解道：“他们说是奉小张将军的命令去追捕奸

细，又出示了将军令牌，小的哪敢阻拦？”

张珏这才知道小敏刚才扶自己坐起的时候，趁机从自己腰间摸走了令牌。又气又怒，急忙派人出营去追捕小敏等人。

兵士道：“不如立即放出响箭烟花，通知各关卡拦截。”张珏道：“他们手里有我的令牌，放响箭又有什么用？深更半夜，只会惊扰百姓！”

虽明知可能已经晚了，还是派人分别知会各关卡，凡见到持张珏令牌要求通行的人，一律拿下。所幸巡逻兵士在一堆乱草中寻到了牢监，人只是被打晕了过去，并无大碍。

张珏顾不上歇息，叫了赵安等心腹部将连夜上山。沿途关卡均未见到有持张珏令牌的兵士，只说有不少换下岗的兵士，成群结队往护国寺方向去了。

赵安道：“这些歹人穿了我兴戎司的军服，通行关卡无须令牌。又混在众兵士当中，怕是一时难觅踪迹。要不要属下去知会各城门，对出城者加强盘查，以防天亮后歹人混出城去？”

张珏摇头道：“他们这些人暂时不会离开钓鱼城的。况且各城门都张贴了小敏画像，她逃不出去。”又想到小敏摸了一下自己的脸，说：“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一时间，心头五味杂陈，百般复杂滋味，对那个娇俏聪明的女子，也不知道是爱还是恨。

行近钓鱼台时，远远见到张如意在台上垂首徘徊。这可是从所未见之事，张珏忙赶过去，叫了一声。张如意倒是吓了一跳，随即跃下台来，招呼道：“哥。”

张珏问道：“茶肆今晚不忙吗？”张如意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张珏道：“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张如意道：“我没事。对了，适才工匠唐平来过茶肆，还问哥哥在什么地方，说有要事禀报。话音刚落，正好见到唐平过来，便叫道：‘唐大哥，我哥在这里，你不是要找他吗？’”又道：“哥，我走了。”闷闷回家去了。

张珏见妹妹失落寡欢，料想必有心事，但他有公务在身，一时不能顾及，只得眼睁睁地望着她走远。

唐平道：“小张将军，小的有要事……”张珏道：“很急吗？不急的话，明日到官署再说。”唐平忙道：“上天梯丢了一罐火药。”

张珏大吃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唐平道：“小的是今晚换班前才发现的，但火药被偷，应该是昨晚发生的事。偷火药的人，就是小张将军亲手捉住的女奸细。”

张珏道：“你是说小敏吗？”又狐疑问道：“你怎么能如此肯定？”唐平道：“因为除了她，作坊间再没有进过外人。”

张珏皱眉道：“我当时让你立即清点物品，你不是说没有丢失东西吗？”唐平道：“这就是那女奸细的狡诈之处。她将配好的火药每罐倒了一些，乍然一看，药罐都还在，小的就以为没丢。今晚交班前盘点称重时，小的才发现，每罐差不多丢了一两，共有八罐被动过，加起来可不少。”

张珏皱眉道：“可昨晚我有搜过小敏身上，并没有发现火药。”

唐平道：“小的都瞧见了，小张将军并没有亲自动手搜那女奸细，只是她自己将身上东西拿了出来。其实还有许多地方，都可以藏东西的，比如衣裙下。她不让小张将军搜她身上，不正表明她心中有鬼吗？”见张珏目光中大有审视之意，忙解释道：“当然，这是小的猜测。小张将军也知道，我们作坊的人离开上天梯，是要被军爷搜身的，包括小的自己在内。我们没有任何人被搜出火药，难道那八两火药自己飞了不成？”

张珏道：“这件事还有谁知道？”唐平道：“只有小张将军一个人。火药在小的当值时失窃，小的自知有错，没敢直接上报火器监。因为小张将军人最和气，又好说话，小的直接来找将军，希望……希望能饶过小的这一次。”

张珏道：“那好，你先不要声张，我自有主意。等查清楚事情究竟后，再决定如何处置你。”唐平道：“是。那小的回家去了。”

正好昨晚奉命护送高言回寅宾馆的两名兵士过来请罪。张珏道：“虽然有杨深将军为你们求情，可你们两个喝酒误事，各罚打十棍。还有你，龙井，偷偷在家中酿果子酒，违反禁酒令，再加打十棍。你二人可是心服？”二人齐声道：“心服。”

张珏道：“军棍暂且记下。我再给你们俩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龙井，你家不是就在工匠唐平家附近吗？你和田川二人这几天不用在军中当值了，换上便服，专门跟着唐平，看他在捣什么鬼。”

龙井适才也在旁边，听到了唐平的叙述，愕然问道：“将军不相信唐平的话吗？”部将赵安也道：“工匠离开都要被严格搜身，唐平能捣什么鬼？偷火药的人多半就是小敏。她大可将火药包了藏在裙子下，或是衣带中。”

张珏不及多解释，只道：“我也是以防万一，去办事吧。可别让唐平发现了，有什么可疑之处，速来禀报。”龙井、田川只得应命去了。

上到半山，经过州治、州学等官署时，赵安忽笑道：“今晚没有听到刘教授吹曲子，还真有些不习惯。”又叹道：“他的未婚妻子虽然不幸早逝，可也算人世间的幸运女子了——未婚夫夜夜在钓鱼台吹曲怀念，托寄深情，许多活着的人，都没这个福分。”

张珏摇头道：“对刘霖则未必是一件好事。人放不下过去，便是一种苦。”忽尔心念一动，暗道：“如意从来不会没来由地跑到钓鱼台上发呆，难道也是因为这个？难道她心上人竟是刘霖？她知道刘霖心中只有未过门的亡妻，所以才说‘他心中永远不会有我的位置’？”一时也难以确定，只能等手头公务处理完，再回家找妹妹好好谈上一谈了。

进来将军府，张珏命人到后衙叫醒阮思聪，告知了适才在军营中发生之事。

阮思聪默默听完，摸捋着长髯，道：“原来是这样。”忽指着张珏手腕道：“将军，你受伤了！你的手流了血！”

张珏这才知道自行割断绳索时不小心弄伤了手腕，而他气愤之下竟没有觉察。一时也顾不上，匆忙拿赵安递过来的汗巾随便裹了一下，道：“难怪小敏昨晚听到木叶声后会如此紧张。那吹木叶的神秘囚犯就是她要找的人，也就是她的兄长。”

大概的经过应该是：昨晚刘霖在钓鱼台吹了一支芦管乐曲，声飘数里。那神秘囚犯被秘密关押在军营牢房中，重铐加身，不见天日，大概心底早已绝望。忽听到乡音，也许是心有所感，也许是认为那是来营救他的人的信号，遂捡了一片树叶，吹以相同的曲子回应。小敏听到木叶声时，情绪相当激动，囚犯既是她兄长，她当然听出是至亲所吹。至于大理国大将军高言亦为芦管乐曲所吸引，甚至赶来钓鱼台向刘霖打听，则是因为他与公主段霜有一段往事。

阮思聪道：“那么小敏昨晚设法混入上天梯，也是为了找她的兄长？”张珏点头道：“虽然很难令人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小敏虽然聪明伶俐，却明显涉世未深，不谙世事。她称她是自己一个人偷跑出来寻找兄长，大概起初并无帮手。她只知道兄长被捉，带来了钓鱼城，却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她大概也知道兄长对捉拿者极为重要，料想他一定是被关在最隐密的地方，所以她到钓鱼城后就直接打听哪个地方守卫最森严，结果旁人告诉她说是上天梯，又听说那里有一排房子，是钓鱼城最神秘的小屋，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兄长被关在那里，所以设法混了上去。这也符合当值工匠唐平称她在作坊到处寻找却没有动手拿物事的情形。

阮思聪听了张珏的推测，点头道：“将军说得不错。先不管小敏来历，她如果真是来盗火药配方的奸细，那么昨夜逃走后就该设法离开钓鱼城，而不是再度冒险混进军营牢房。”

赵安摇了摇头，忍不住插口笑道：“不过这位小敏小娘子当真天真得可以，就算她兄长真的被关在上天梯。那里防守严密，她能混上去已是侥幸，还能指望救出人后又顺利离开呢？”

张珏忽尔心念一动，想到自己的妹妹如意来，若是他也身陷险境，以如意的性子，应该也会不顾一切地来找他，跟这小敏一样。

赵安蓦然明白过来，道：“将军怀疑唐平说谎，是因为已经知道小敏到上天梯其实只是找人的？”张珏点点头，道：“不仅如此，唐平还寻找各种理由，将火药失窃一事往小敏身上推。”

赵安道：“不过唐平说的也有道理，小张将军确实没有搜过小敏全身，而唐平等人身上没有发现火药。除了小敏，实在没别的嫌疑人了。”

张珏道：“这些我自然会想到，小敏嫌疑的确最大，但唐平一再指出来，就显得有些刻意了。以他的性子，他只须辩清跟他无干即可。这件事，回头再说。我最担心的是，小敏和她的同伙没有救到人，还会继续惹是生非。”

阮思聪道：“起初小敏应该独自出门寻兄，她父亲发现后，也知道这天真的女儿多半要惹出大麻烦，便派了人出来寻她……”“咦”了一声，道：“小敏告诉小张将军的原话是什么？”

张珏道：“她说她其实不是什么大理奸细，没有人派她来，她是自己一个人偷跑出来的。”阮思聪道：“不，不，后面那句，说她爹派来的那些人的那句。”张珏道：“他们也不是坏人，是她爹雇来找她的人。”

阮思聪道：“这可奇怪了，为何她父亲只派人来寻她却不是来救她兄长的呢？”张珏道：“那会儿小敏身处险境，也许她忘了提了。如果不是来救她兄长的，那些人如何还会跟她一道潜入军营？这可是随时会丢掉性命的事。”阮思聪道：“嗯，也对。小敏昨晚被小张将军擒住后，大概那些人就发现了，昨晚设法将她救了出去。”

张珏“啊”了一声，道：“阮先生倒是提醒我了。昨晚我在上天梯抓住小敏，然后将她带到了护国寺，途中只在琴泉茶肆停过一次。那些人很快就知道小敏遇险，当夜就设法将她救走，他们一定在茶肆或是护国寺派了眼线。”

阮思聪道：“不错，一定是这样。换作我，也会将眼线安插在那里。那里不但是钓鱼城最热闹之所在，且是上山赶去官署的必经之路。只要监视那个地方，基本上可以了解钓鱼城中的大致情形。”

赵安道：“小张将军，属下奉命去问昨夜在茶肆过夜的兵士，他们说看到那几个山农打扮的人往护国寺方向去了。当时属下以为是往飞檐洞方向去了，但派去的人回来说，没人见过这样一群人，会不会……”

张珏陡然醒悟，道：“最可能的是，这些人化装成香客，就住在护国寺客房中。香客给寺庙捐香油钱，多是金银现钱，无须兑换交子，且不会惹人起疑。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才会知道护国寺周遭的地形，以及小敏当晚被关在药师殿中。赵安，你立即带人赶去护国寺，先将前后门堵住，只说要查找惠恩法师及小鲁凶案线索，然后仔细搜查，看有没有可疑的人。不过尽量不要影响寺中僧人和香客。我与阮先生再商议点事，稍后即会赶来与你会合。”

赵安道：“遵命。”点了一队人马，急忙赶下山去了。

张珏和阮思聪又商议了几句，虽然由于今晚小敏的意外出现，导致之前的推测完全被推翻，但许多线索反而由此关联起来。譬如那吹木叶的神秘囚犯，原来是小敏的兄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小敏兄妹到底是什么人？余相公公子余如孙为何要抓他？为何又将他秘密关押在钓鱼城？

张珏道：“高言大将军曾经告诉过杨深将军，小敏并不姓张，小敏多半是个假名。今晚说我听到有人对小敏说：‘安公子早被人带走了。’他们兄妹很可能姓安。”

阮思聪“呀”了一声，道：“安？呀！呀！”

张珏奇道：“阮先生为何如此惊讶？莫非你认得这对兄妹？”阮思聪道：“不认得。但他们可是姓安啊。大名鼎鼎的广安安氏，小张将军想不起来吗？”

张珏道：“呀，难道他们兄妹是前任蜀帅安丙之后？”阮思聪道：“当然是安丙之后了！不但是安丙之孙，还是安氏夫妇之后！大名鼎鼎的安乙仲，他与汪世显之妹汪红蓼的故事，小张将军应该听过很多遍了。”

张珏惊道：“阮先生认为小敏兄妹是安乙仲和汪红蓼的孩子？”

[1] 交子：北宋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发行的货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正式”发行的纸币。初始发明人为成都知府张咏（张咏故事见吴蔚小说《斧声烛影》），其前身为唐代的飞钱（飞钱故事见吴蔚小说《大唐游侠》），飞钱是迄今为止已知最早的纸币雏形。交子又名钱引，仅在四川发行使用，陕西因靠近四川，也曾一度使用交子。南宋初年，淮南路发行过两淮交子，简称“淮交”。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改交子为四川会子，此后未再更改。然由于交子贬值厉害，到南宋末年（即《钓鱼城》小说发生的时间），米价是北宋的20多万倍，民间根本不收交子。

[2] 皇城司：宋官署名，原名武德司，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改为皇城司。名义上是皇帝的近卫组织，掌宫城出入、周庐宿卫、宫门启闭等，其实是中央秘密警察机构，负责伺察臣民动静，是皇帝直接掌握的一支特殊侦缉队伍。宋朝惯例，大臣出使，必有皇城刺事卒二人随行，“察其举措”，遇有密告，不辨真伪，即被处置，故“使者悉姑息以避中伤”。宋神宗时，御史刘摯（书中人物刘霖七世祖）上疏，称皇城司“恣其残刻，纵遣逻者，所在横布，张阱设网，以无为有，以虚为实。朝廷大夫及富家小人，飞语朝上，暮入狴犴。上下惶恐，不能自保，至相顾以目者殆十年”。

[3] 韦皋故事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

第六章 怅望何处

奇异的忧伤在早春薄雾间缓缓游走。这男子没有留下姓名，便这么走了。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一定是不幸的，所以决然选择了轻生。但活着的人就是幸福的吗？烽火几季，战及苍生，世道的起落早将所有人一同拖入了深渊。这钓鱼城的宁静，也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

草薰风暖，楼阁笼轻雾。
墙短出花梢，映谁家、绿杨朱户。
寻芳拾翠，绮陌自青春，
江南远，踏青时，谁念方羁旅。

昔游如梦，空忆横塘路。
罗袖舞台风，想桃花、依然旧树。
一怀离恨，满眼欲归心，
山连水，水连云，怅望人何处。

——曹组《蓦山溪》

张珩猜出小敏兄妹是安氏夫妇的孩子后，自己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且难以置信的并不是对方的传奇身份，而是他已隐隐猜出小敏兄长安公子被秘密囚禁的原因，心道：“莫非如意说余相公正预备再出奇计刺杀蒙古皇子阔端，指的就是这件事？”

阮思聪道：“本来天下姓安得多的是，然而能令余相公公子亲自出马、又如此秘而不宣者，除了安乙仲和汪红蓼之子，还能有谁？”他因张珩也不是外人，便直接说了出来，“余相公急需扭转目下的不利局势，然而武攻需要劳师动众，且胜负未分，难以一时建立。而最有效的，莫过于行刺敌方主帅。这，就是当年行刺汪世显事件的再次上演。”

蒙古主帅汪世显被公认是“坏蜀”的罪魁祸首，也是宋廷的心腹大患，即所谓“今日之患，不在鞑，而在秦巩”。甚至连当年一度与汪世显私交甚密的赵彦呐、安癸仲、曹友闻等人也受到大力攻讦，被指责为“四境不治而交秦巩”。十年前，余玠在朝廷殷切的目光中出任四川制置使，到任不及三个月，便以奇计杀死了汪世显。一时间，朝野振奋，余玠亦声威隆起，为其后来采取一系列措施治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汪世显遇刺身亡的时间，正与张珩到钓鱼城投军是同一年。他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满城军民都在谈论余玠奇计诛杀奸贼，又好奇那汪红蓼躲去了哪里，其兄汪世显可以说间接因其而丧命，她却再也未出现

过，未免有些不近人情。目下得知小敏兄妹竟是安乙仲与汪红蓼的孩子，这才隐约推测到这对乱世中的奇男女多半是躲去了大理，难怪以汪氏及安氏两大家族的势力，也一直未能寻到他们。

阮思聪之前曾以为余玠独子余如孙悄悄来到钓鱼城，行踪又如此诡秘，是因为余玠怀疑兴戎司主帅王坚是朝廷暗帅，现既能肯定余如孙另有目的，并不是来监视王坚，反而长长松了一口气。

张珏道：“若真如此的话，余相公要对付的必然不是汪世显之子汪德臣或是汪良臣——他二人影响力不及其父十分之一——多半是要对付蒙古皇子阔端。但已经有汪世显的前车之鉴，阔端还会再上当吗？”

阮思聪道：“这就是为什么绑架安氏夫妇的孩子，多半是要挟汪红蓼亲自出面。听说汪红蓼有倾城倾国之色，当年蒙古皇子阔端对她一见倾心，汪世显要将她嫁给阔端，她自己却不愿意，悄悄离家出走，逃入宋境，设法找到了未婚夫安乙仲，然后一起远走高飞。真可谓有情有义的奇女子！可惜命运弄人，因为她的特殊身份，老天爷始终不肯放过她。余相公先是用她的名义，刺死了她兄长汪世显，现在又要利用她的孩子，要挟她亲自去对付阔端。唉，上苍当真对她不公。”

他究竟是文人，忍不住感慨一番，又觉得那汪红蓼毕竟是汪氏家族的重要人物，自己公然在合州副帅面前同情敌人，实在有些过了，忙补充道：“适才一番言论只是于汪红蓼个人而言。虽说她的遭遇值得同情，但对我大宋来说，却是件大大的好事。如果事情进行得顺利，不但可以借汪红蓼之手除掉阔端，而且足以陷秦巩汪氏于不义，即使蒙古人不杀他们，也不会再予以重用了。”

张珏道：“余相公深谋远虑，既然他决定这么做，必是有他的道理。但我不大明白的是，安公子既是重要棋子，为什么要将他关押在钓鱼城，而不是留在重庆府呢？”

阮思聪道：“汪红蓼这件事又不如何光彩，余相公当然决计不会让外人知道，也不会亲自去做。余如孙公子出面，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事了。事成了，便是大功一件。事不成，最好无人知晓。如果将安公子关在重庆，那里来往办事的人多，耳目也多，极容易泄露。听说朝廷还往重庆

派了许多暗探，暗中监视着余相公。据说制置司门前的水果摊贩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敢不给余相公让道，还敢当面跟余相公顶嘴争吵。安公子既然对后面的计划至关重要，当然不能留在重庆府。比较起来，钓鱼城反而最合适，是距离重庆最近的山城。别看重庆是帅府所在地，论城高池深，防卫周密，远远不及钓鱼城。即使因计划泄露而导致新的危机，也尽可以将所有责任都推在现任知州余知州身上。”顿了顿，又道：“不过这也不算什么，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如果余相公被奸人陷害摆布，调离了四川，那才是蜀地军民的损失。”

张珏道：“阮先生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可余知州为什么又要将安公子关押在我们兴戎司牢房呢？”

阮思聪道：“因为余知州人虽住在州府，却一向不理政务，官署里面多是两位冉先生的耳目。余相公大概是不愿意冉先生知道这件事，不然为何偏巧在这个时候将二人调走？然而冉先生在合州十年，余知州才不到两年，你说谁更根深蒂固呢？州府都藏不下余知州的秘密，钓鱼城中就更没有别的合适的地方了。比较起来，还真是兴戎司牢房最安全、最妥当。”

张珏道：“那倒也是。如果不是昨晚那木叶声，我派了赵安去找人，也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那里面藏有一个神秘囚犯的。”蓦然想到一点，忙问道：“既然如此，他们将安公子从兴戎司牢房带走后，也应该不会再送回州府。那么会将他关押在哪里呢？”

阮思聪道：“难道小张将军想找到安公子吗？其实目下最要紧的，是要阻止小敏那伙人。”张珏道：“这是当然。”

阮思聪道：“钓鱼城虽然城防严密，那只是敌人难以攻打进来，奸细难以混出城去。但这里究竟是山城，山洞林子众多，难以搜索，小敏如果不露面，我们根本不知道她躲在什么地方。”

张珏道：“但小敏和她的同伙不是也在找安公子吗？”阮思聪“啊”了一声，道：“我明白了。”

张珏道：“我目下要将精力放在追捕小敏及其同伙上，还有惠恩法师

受伤和小鲁被杀那件案子，也还没有找到凶手。寻找神秘囚犯安公子一事，我想有劳阮先生。”阮思聪慨然应道：“小张将军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这就派人去州府打听，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线索。”张珏道：“多谢。”

离开官署后，张珏一路下山，预备赶去护国寺与部将赵安会合，再顺便探访惠恩法师，看能不能问到与小鲁命案相关的线索。到半山腰时，正好在州学门前碰到刘霖和梅应春，忙叫道：“刘兄，梅秀才，你们二位还没歇息吗？”

梅应春道：“早睡下了，刚又被刘兄吵了起来。”刘霖道：“我刚做了一个噩梦，醒了再也睡不着，就干脆叫了梅兄一道出来赏月。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张兄。”

张珏道：“二位若是无事，不妨随我一道去护国寺。”刘霖道：“甚好，正好我有许多事要告诉张兄。张兄在如意窗下刮下的香灰，我和梅秀才拿去若冰房中香炉比照了，色泽、颗粒，还有残余味道，完全相同。”

刘霖和梅应春二人发现歹人夜间迷倒张如意的迷香跟若冰所点薰香残灰一模一样，极是吃惊，为了进一步确认，又去厢房向若冰求教。若冰起初不肯开门，后来听说事关张如意，这才出来，闻过香灰后，告知这就是她自己配制的薰香，专门用来安抚那些因伤痛而无法安睡的病人。

张珏闻言也惊讶极了，忙问道：“那么若冰娘子可有将这薰香送过旁人？”刘霖道：“她说没有。但薰香就放在药房中，平日出入的兵士或是病人都可以随手拿到。”

张珏道：“小敏同伙有可能就藏身在护国寺中，很可能是他们到药师殿转悠时随手拿了。”

梅应春道：“这个应该不可能吧？药房中那么多草药，谁没来由地去拿薰香？而且还得预先知道薰香中含有迷药成分。小敏昨晚才被捕，随

后被临时关在药师殿。难道她同伙能未卜先知，预先偷好了薰香，等着潜入救人？”

张珏因为小敏兄妹身份可能涉及军事机密，未对刘霖、梅应春二人提及晚间早些时候在军营牢房附近遇到小敏之事。根据小敏言谈及后来他与阮思聪的讨论来看，应该是蜀帅余玠不知如何知道了安乙仲、汪红蓼夫妇藏身在大理某处，于是派人秘密潜入大理，绑架了二人长子安公子，关押在钓鱼城中，好要挟汪红蓼为大宋办事。安氏夫妇身份特殊，安乙仲是宋人，汪红蓼则出身于金国，而今她的兄弟均在蒙古人帐下担任要职，即使二人同样爱惜儿子，想来在如何处置这件事上也不能达成一致。大概小敏见到父母争吵，以为父母不会再理会兄长生死，便私自跑出来，意图以一己之力营救兄长。安氏夫妇发现女儿也失踪后，这才着了慌，雇请了一批人赶来钓鱼城营救子女。那批人经验老道，应该比涉世未深的小敏先到钓鱼城，先栖身在护国寺客房中。后来出了小敏潜入上天梯被捕之事，他们大概才知道对方已经进了钓鱼城，不然如何会任凭小敏像一只无头苍蝇那样到处乱闯？

这一番推测，即使细节有误，但大致过程应该不差。小敏同伙的注意力应该全部集中在打听寻找小敏兄妹下落上，不可能特别关注药师殿这样的地方。诚如梅应春所言，这些人也不会事先知道药师殿药房中的薰香能致人昏睡不醒。那么既然不可能是小敏同伙盗取了薰香，昨晚又是谁将薰香用在了张如意身上呢？

刘霖狐疑问道：“梅兄的意思是，只有知道药性的人才可能去盗取薰香？”梅应春打了个大大的呵欠，这才道：“一定是的，而且是熟悉药房的人。”

刘霖道：“那么除了若冰，就只有协助她看病的兵士了。”梅应春道：“未必啊，她用薰香治疗过的病人不都知道吗？”刘霖道：“这么说起来，小敏这伙人一定有内应了。张兄，你怎么看？”

张珏并不相信小敏一伙会有内应——因为这些人远道而来，为的是要救人，来得仓促。而钓鱼城又是个军事化程度极高的城市，战时民即是兵，闲时兵即是民，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内应。只是他不便说出小敏的真实身份，只是含含糊糊应了一声。

梅应春道：“如果有内应，又是熟人，当晚一定在白秀才的茶肆露过脸。咦，白秀才……”

刘霖忽然大喊一声，吓了众人一跳。他自己随即一拍脑门，大叫道：“张兄，我想到我之前所说的症结在哪里了。”

张珏尚莫名其妙，问道：“什么症结？”刘霖道：“就是歹人为什么将白秀才打晕、却用迷药对付如意的症结啊。”

张珏道：“那么到底是什么症结？”刘霖道：“按照白秀才的描述，他是听到外面有动静，然后点灯出来，什么都没看见，正要进屋时，脑后挨了一下，然后人就晕了。对不对？”

张珏道：“对。刘兄还是觉得歹人先打晕了白秀才，随后用迷香迷晕如意，手法不一很奇怪？”梅应春道：“是有点不对劲儿。也许因为张家更靠近院墙，所以歹人先用迷香对付了如意，再想用来迷倒白秀才时，却先弄出了动静，反倒将他吸引出来了。”

刘霖摇头道：“这样解释太过牵强。按照白秀才的说法，当时他还没睡，还在灯下记账，听到外面有动静，这才出来查看，对吧？张兄还特意问过他，问他出来时可有看过如意这边的情形，他说灯早灭了，应该是已经睡着了。”

张珏道：“是，我记得是这样的。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啊。当时歹人应该先到了白秀才院子，不料不小心弄出了动静，引了白秀才出来，怕他发现究竟，所以将他打晕绑了起来。然后又过去那边院子，点燃迷香，从窗下伸入如意房中，令她昏睡不醒。”

刘霖道：“但我一早赶来这里时，看到白秀才家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好像家里没人的样子。”

张珏立即会意到刘霖所说的症结在哪里，道：“确实有点问题。白秀才出来后，不及回屋便被打晕了，人绑起来后扔在柴垛后。这个时候，他家堂屋的门应该是开着的，堂中还有灯……”

刘霖道：“可我早上扶白秀才进屋的时候亲眼看到，桌子油灯中的灯

油还有一半。”

张珏沉吟道：“应该是白秀才被制服绑起来后，有人进来吹了油灯，退出时又将大门带上了。也许是歹人不愿意旁人知道房中有人，所以有意这么做。如果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处置。”

刘霖道：“哎呀，我的小张将军，你还想不到吗？走，我带你去看。”张珏问道：“去哪里？”刘霖道：“白秀才家啊。”

正好到了护国寺门前，张珏见山门前已然戒备，便招手叫过一名兵士，问道：“里面情形怎么样？”那兵士道：“赵将军只叫小的们把好大门。他进去后，人一直在里面没出来。”

张珏料想护国寺占地不算小，赵安应该还在里面搜索，便先跟刘霖来到琴泉茶肆。茶肆中茶客不少，但大多在打盹犯困，张如意一人坐在柜台后，左手撑着下巴，右手反复拨弄着算盘上的珠子。

张珏忙上前问道：“如意，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张如意道：“我不想回房去。”忽见到兄长身后的刘霖，登时坐直了身子，随即站了起来，眼睛中闪动着奇异的光彩，神情也变得忸怩起来。

张珏本来还只是怀疑妹妹心中爱慕刘霖，待见到目下情形，心下已然全明白了。

刘霖却丝毫没有觉得异样，问道：“白秀才人呢？”张如意道：“不晓得，一晚上都没有见到他，不知道他又跑去了哪里。”

刘霖“嗯”了一声，抬脚便往后走。张如意道：“喂，他人也不在家，你们去后院做什么？”张珏道：“我们只是随便看看。如意，你累了的话，就早些回去歇息吧。”

张如意见刘霖不曾正眼看自己一眼，心中有火，赌气道：“我不累。”坐了下来。张珏因为还有正事，只得道：“那随你。”

众人进来后院。兵士手中各举火把，将院子照得通亮。

刘霖道：“张兄请看，这院子中光秃秃的，只有墙角一处柴垛可以藏身，可白秀才说他是出来查看后回屋时才被打晕的。”

张珏一扫院中情形，便登时明白了刘霖所称的症结所在——如果他自己是歹人，一定会抢在白秀才开门出来前，蹲守在大门旁边，等白秀才跨出门槛后，从旁侧袭击，这也是突袭的最佳时机和最有利的位置。这处院子空空荡荡，只在南墙下停有几辆供店里伙计运送货物的鸡公车[1]，唯一可藏身的地方就是柴垛及茅厕，然这两处距离堂屋太远，除非白秀才走近，藏在那里的歹人才可能袭击到他。但按照白秀才的叙述，他是将要进屋时被人打晕。这根本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因为那样的话，歹人必须埋伏在屋门附近，但屋前光溜溜一片，无处藏身，若有人蹲在门边，白秀才回身进屋前便能一眼看到。

刘霖道：“张兄现在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吧？”张珏点点头，道：“白秀才的证词有问题。”

梅应春“哈哈”大笑了两声，道：“我就知道白秀才有问题。刚才说到薰香内应一节时，我本来就想要怀疑他的。结果被刘兄打断了。”又道：“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这白秀才根本就跟小敏是同伙！他，白秀才，能极容易地弄到薰香，他也知道薰香药性，对不对？昨天晚上，他先用薰香迷晕了如意娘子，再接应那些打扮成送货山农的歹人进来，助他们翻墙进入药师殿，救出小敏。至于大理高言大将军遇害，不过是因为他运气不好，恰好撞见歹人来救小敏。不过也幸好他先打晕了若冰娘子，不然她也有可能被歹人杀了灭口。歹人救出小敏后，又重新回来白秀才的院子，白秀才料想早晚会有人怀疑到他头上，所以就让那些歹人打晕他，将他绑起来扔在了柴垛后。如此，就再也没有人怀疑他跟这件事有关系，若不是那薰香，若不是刘兄发现了他的漏洞，简直堪称天衣无缝的掩饰。”

刘霖道：“这推测虽然匪夷所思，但却与现场物证符合。仔细想想，还真有几分道理。”

梅应春愈发得意起来，又大笑了几声，道：“就是白秀才！就是

他！”

张珏道：“梅秀才这一番推测有头有尾，顺理成章，但我认为白秀才不可能是小敏的同党或内应。”

梅应春收敛了笑容，生生转为愕然的表情，问道：“为什么不可能？”张珏道：“小敏并不认得白秀才。”

梅应春道：“那可未必。之前小敏曾主动要求小张将军带她来琴泉茶肆，对不对？也许她是有意为之，目的是想要跟白秀才接头。”张珏道：“小敏肯定不认识白秀才，我带她离开茶肆时正好与白秀才撞上，她还问我白秀才的来历，分析了他性情乖张的原因。”

刘霖对此颇感兴趣，问道：“噢，我倒想听听，小敏是怎么分析白秀才的？”张珏道：“她说白秀才应该是想来钓鱼山隐居，但又要谋生，所以不得已在护国寺旁开了一家茶肆。结果后来由于要打仗，钓鱼山被选中筑城，茶肆成了热闹所在，他的宁静生活被打破，所以他从心底深处嫌弃茶客，变得古古怪怪。”

刘霖道：“呀，你别说，还真有几分道理。”张珏道：“所以我能肯定小敏并不认得白秀才。”

梅应春道：“小敏小小年纪就能混上守卫森严的上天梯，足见其人精灵古怪。她或许是有意那么说，好误导旁人。”顿了顿，又道：“而且白秀才的叙述与现场情形不符，表明他在撒谎。什么人才会撒谎？当然是心里有鬼的人。”

刘霖沉吟道：“会不会是白秀才脑后挨了一记重击，又被绑了大半夜，受了惊吓，记不大清楚了？这种例子，宋慈宋相公就遇到过好几起。”

梅应春道：“他这样精明的商人，怎么会记不清楚。大家伙儿也亲眼看到了，他手足一能动弹，就直接去厨下找他的金钱，这表明他当时的记忆力完好无损。还有那迷香来自药师殿的药房，这又怎么解释？”

刘霖想了想，道：“薰香这一点上，梅兄说的不错，白秀才极是可

疑。”梅应春道：“不是可疑，而是他根本就是小敏同党。”

张珏连连摇头道：“不可能。钓鱼城还没有建成之前，白秀才便在这里开茶肆了，他就是个失意秀才，不可能是谁的同党或内应。”

梅应春道：“那就是有人收买了他，他最爱钱是不是？小张将军一力为他辩护，是因为你们是邻居吗？”忽有所警觉，转过头去，白秀才正站在院门口，森然望着众人。

梅应春出其不意，被吓了一跳，一时颇为尴尬，便道：“我实在太困了，得回去睡觉了。”

张珏见他确实呵欠连天，便叫一名兵士提灯送他回去州学。

梅应春忙摆手道：“不必了，就两步路的事。我一个大男人，还要人送，旁人知道了会笑话的。”忙不迭地去了。

张珏道：“刘兄，我私下有话，要对白秀才说。你可以帮我去前面看看如意在做什么吗？”

刘霖也时常来琴泉茶肆饮茶，颇欣赏白秀才的茶艺，料想适才那番话已尽为对方听见，大家伙儿都是平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也甚觉难堪，听了张珏的交代，忙顺势离开。

白秀才进门点灯，招呼道：“小张将军，请进来坐。”张珏便让兵士留在院子里，独自进来坐下。

白秀才道：“刚才你们三位的话，我都听见了，多谢小张将军没有相信那二位的信口雌黄，还力证我的清白无辜。钓鱼城人人都说你是个好将军，果不其然。来，我为将军沏壶好茶。”

张珏道：“别忙！我不懂喝茶，别浪费了好茶。白秀才，我是个直爽性子，就直说了。我怀疑你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没有交代清楚，可否麻烦你再讲一遍？”白秀才道：“当然可以。”便又将白日说过的话重新叙述了一番。

张珏道：“那么你可知道你这番话的破绽在哪里？”白秀才道：“知道啊，刚才我听到了，刘教授说，我不可能是在回屋时遇袭。可我记得的经过就是这样的啊。也许我回转身时，就有歹人跟在我后面，我没发现。”

张珏道：“果真如此的话，歹人打晕了你，明明离堂屋更近，为何不将你拖进屋内，绑在椅子上，而要走远道拖到柴垛后，却又重新回屋吹灯关门后才离开呢？”白秀才笑道：“这我哪里知道？这些问题，小张将军该去问歹人才对啊。”

张珏道：“你肯定那打晕你的歹人，跟翻墙入药师殿的是同一伙人吗？”

白秀才道：“当然是同一伙人。不是他们，还能有谁？”面色渐渐不豫起来，恼道：“小张将军既然怀疑我，适才梅秀才、刘教授二人极力诋毁我，你为何还要为我辩护呢？”张珏道：“那是你没有听清楚，我只是说你肯定不是小敏同党，并没有说你没有卷入其中。”

白秀才茫然道：“这话怎么说？”张珏道：“如意窗下的迷香是你点的，对不对？”

白秀才大为愕然，反问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跟如意朝夕相处近十年，见面怕是比你这个当兄长的多上数倍不止，我为何要害她？”

张珏道：“你不是要害我妹妹，你只是怕她听到你做坏事。”

白秀才“哈哈”一声，道：“我做坏事？做坏事的是你妹妹如意吧。昨晚她房中有男人，以为我不知道吗？”张珏道：“嗯，我想你也暗中看到如意用梯子送高睿翻过墙去，这倒给了你提示。”白秀才道：“那男子原来叫高睿？哈哈。”

张珏料想不举出事实，白秀才必然要继续装傻下去，便道：“我听说你一向很关心若冰娘子，你昨晚听到隔壁药师殿起了争执，便想要过去看看。你先拿出薰香，从窗缝下塞进如意房间，等到药力发作后，便去了墙下。墙上没有留下脚印，你也不像那些歹人人多势众，所以你一定用了梯子。我白天看到梯首横木上系有一条绳子，曾问过如意，她说

不是她系的，一定是歹人系的。当时我就起了疑心，歹人应该是靠自带绳索垂吊进出，还往梯子上多系一条绳索做什么？况且歹人用的是皮索。但这绳子既然平白无故多了出来，肯定是有用处。直到不久前我对你起了疑心，才明白绳子是你系的，因为梯子不及院墙高，你要借助绳子将梯子拉到墙头，放在墙的另一边，借助梯子下去，这样就不会留下脚印。”

白秀才也不动怒，只面无表情，道：“小张将军，你就尽管编故事吧。”

张珏道：“对了，还忘记说了，梯子上的绳子跟绑住你手脚的绳子都是同一类麻绳。”白秀才道：“那又如何？白、张两家都用这种绳索，歹人在院子中随手就能取到。”

张珏道：“还是继续说你翻入药师殿的事吧。你进到若冰娘子房中时，她应该已经被高言大将军撞得晕了过去。你一时怒上心头，上前夺刀杀了高言。我想不明白的是，高言身怀武功，为何没有反抗，任凭你杀死了他。不过这一点，我希望你一会儿自己告诉我。你杀了人后，见到若冰娘子虽然昏迷不醒，却是没有大碍，于是又借助梯子翻上墙头，再用绳子将梯子拉起，放回到张家这边。杀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对方还是大理国大将军，你应该为此思虑了很多，甚至有可能叫来了你的帮手一起想办法。你们随即想到药师殿大门有兵士看守，早晚会有人猜到凶手是翻越药师殿西院墙出入的，那么你很可能成为嫌疑犯。于是你要求你的帮手将你手脚绑起来，造成凶手打晕你的假象，这样无论如何就不会有人怀疑你了。”

白秀才勃然大怒，一拍桌子道：“少血口喷人！”

门外兵士听见里面起了争执，一齐拥了进来。

白秀才冷笑道：“这是要做什么？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小张将军，就算你是合州副帅，也抬不过一个理字。杀人是重罪，你平白无故将这么大罪名加到我头上，可要拿出真凭实据来。不然旁人还以为你承担的压力太大，又无力擒捕真凶，便只好随意找一只代罪羔羊。”

张珏道：“薰香就是凭证。”白秀才嗤之以鼻道：“那算什么凭证？薰香就放在药师殿药房中，人人都可以……”忽见张珏正不动声色地盯着自己，这才意识到说漏了嘴。

张珏冷冷道：“知道这一点的人可不多。”

白秀才道：“就算我知道药房有薰香又怎样？知道这个的人可不少，包括许多军营中的兵士。小张将军为何不去找他们？”

张珏道：“可他们不是歹人。按照你的说法，是歹人打晕了你，绑起了你，后来你醒过来，还听到他们说话，那么肯定是歹人对如意使了薰香。试问这些外人如何知道药师殿药房中的薰香能致人昏睡呢？”

白秀才道：“就凭这个，我就成了杀人凶手？哼，我不服。”

张珏道：“那好，你再看看这个。”从怀中掏出一个绳结，放在桌上。

白秀才道：“这是什么？嗯，这条带子我好像见过，是翁大娘给你做的裤带吧？怎么撕烂了？”张珏道：“这是救走小敏的那伙歹人制住我后用来绑我时打的绳结。”

白秀才满脸惑色，道：“恕我愚钝，张将军让我看这个做什么？”张珏道：“我适才下山时特意问过刘霖，问绑住你手脚的绳索是如何打结的。你可别忘了，是他帮你解的绳索。”

白秀才道：“哎，不对，刘教授没解开，还是到厨房拿了刀割开的。”张珏道：“是啊，绑你的人，用的是我军中流行的打结手法，刘霖当然解不开了。”白秀才一时愣住。

张珏道：“再看这个结，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手法，但一样结实，一样难以解开。我可以肯定，绑你的人，跟绑我的歹人，决计不是一伙人。”顿了顿，又道：“你潜入药师殿杀人这件事，已经是确认无疑的。但我好奇的是，从旁协助绑起你的帮手居然是军营的人。说，是谁在帮你？”

白秀才冷笑道：“什么找帮手绑我，我又不是傻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天这么冷，我手足被绑，在外面过了大半夜，不是白受罪吗？”

张珏道：“不错，你今天早上冻得脸色发青、嘴唇发紫的样子，我亲眼目睹。但这恰好是你杀人的证据之一。如果不是你杀人，你仅仅是去药师殿逛了一圈，也犯不着做出这么大牺牲。”顿了顿，又道：“如果不是梯子上的绳索以及这绳结，我不会怀疑到你。如果不是你供词有漏洞，刘霖不会怀疑到你。如果不是薰香，梅秀才也不会怀疑到你。而你还有更大的嫌疑，平时你那么关心若冰娘子，今日我们过来时，你居然对隔壁发生了什么事不闻不问，这难道不蹊跷吗？你若还是不肯承认，这就跟我到药师殿找若冰娘子对质去吧。来人……”

白秀才道：“等一等，不必去找若冰对质。”无奈一笑，道：“想不到一个简单的绳结，竟然露出了破绽。小张将军，你倒真叫我刮目相看了。”

张珏道：“白秀才这是承认罪名了吗？”白秀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道：“小张将军，你让你手下人先退出去，我有话，只能对你一个人说。”

一名兵士道：“将军，这白秀才胆大包天，敢杀死大理国大将军，且狡猾透顶，谨防有诈。”

白秀才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小张将军武艺高强，我身上又没有兵刃，能有什么花招？”张珏便道：“好，你们先退出去。”

白秀才亲自关了大门，又挑了挑灯花，这才重新坐下，道：“小张将军目光如炬，我便明说了，的确是我杀了大理国大将军高言。事情经过大致如将军所言，只是细节上略微有些差异。”

原来，当晚刘霖在钓鱼台吹奏芦管时，若冰和白秀才一道出来，正好见到高言在向刘霖打听些什么。若冰当即脸色一变，转身进了寺庙。白秀才急忙追进去，追问究竟。若冰却不肯明说，他当时尚不知道高言身份，更不知道若冰是大理公主，但料想事情跟高言有关，只得劝慰了几句，便回来琴泉茶肆。途中正好遇到了张珏带着小敏出来。

后来，白秀才还是放心不下，又再去护国寺，药师殿门前却已经有了兵士守卫，不准外人进去。他躲在一旁寻找机会时，看到高言拿大理国大将军的身份压服兵士，强行冲了进去，愈发觉得不妙。当时夜色已深，他遂急忙回家里，收拾工具，预备翻墙进去药师殿。正好高眷离开张家，在张如意的帮助下爬梯翻墙而过。他得到启发，正好家里有他从若冰那里要来的帮助睡眠的薰香，遂等张如意睡下后，将薰香点着，从窗缝下伸了进去。之后便如张珏所言，他用梯子爬上墙头，又用绳索将梯子提上来，放到药师殿内墙，从梯子下去。

等白秀才到若冰房外时，高言和若冰正在激烈争吵。他这才知道若冰是大理国公主，一时呆住。等他回过神来时，高言已将若冰撞得晕了过去。他一时顾不上多想，急忙冲了进去，扶起若冰，叫喊她的名字。

高言似乎也不想闹出更大的事，忙凑上来问道：“她怎么样？人还有救吗？”白秀才一怒之下，顺手拔出高言腰间短刀，捅入了对方胸口。高言当时正要俯身查看伤势，毫无防备，又被刺中要害，不及呼叫便倒地死去。

白秀才见出了人命，若冰只是昏迷，当无大碍，便急忙从药师殿爬梯翻墙逃出。回到家后，刚好有人来找他，他便想出了一个洗清自己的法子，取出绳索，自行走到柴垛后，让对方将自己手脚绑了，扔在那里。对方要走时，白秀才又想起堂屋灯还亮着，忙叫他吹灯关门，以免引人注目，还特意让对方往自己口中塞了一团破布。

听到这里，张珏问道：“这么说，你其实并没有昏迷，对那些歹人的到来和离去听得一清二楚？”白秀才点点头，道：“我听到了十分重要的消息，愿意拿它跟小张将军做个交易。”

张珏道：“什么交易？”白秀才道：“杀高言的这笔账，小张将军仍然要算在那些歹人头上。”

张珏怫然作色，道：“你这是异想天开。别说你杀的是大理国大将军，就是普通人，我也不能任凭真凶逍遥法外。”

白秀才道：“如果我告诉小张将军，我是好人，那些人是坏人

呢？”张珪道：“这是你自己说的。就算你是好人，你杀了人，一样要受国法制裁。”

白秀才只得咬咬牙道：“那好，事到如今，我也没有退路了，不得不说出实话来，小张将军，我实话告诉你，你不能动我。”

张珪道：“咦，白秀才，我实在想不到你竟有这样的冷静风度！明明是杀人重犯，杀的还是大理国大将军，先是跟我谈条件，谈不拢又说我不能动你。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不能动你？”

白秀才道：“劳烦小张将军跟我来。”引张珪进来厨房，往火灶中掏了一阵，摸出一个油布包来，一层层打开，取出一枚令牌和一张黄色绢纸，递了过来，道：“将军请看仔细些。”

张珪只看了那令牌，便呆住了，结结巴巴地道：“这是……这是皇城司令牌？”白秀才道：“这张则是盖有御玺和当今皇帝花押的制书。”

张珪道：“你……你是朝廷派来四川的暗探？”白秀才道：“不错，小张将军果然是军中翘楚，很是有些见识。”

张珪道：“可在钓鱼城建成前，你就已经在这里了呀。”白秀才道：“因为我事先已经知道四川制置司会设在重庆府，钓鱼山是重庆北边屏障，必然会因山筑城。你当这些全是你们余相公的创见吗？早在彭大雅当四川制置副使时便已经有此议了。”

自汉代以来，成都便是四川军政中心所在地，宋代也不例外。南宋时，成都一直是四川制置司所在地。然吴曦入主蜀地后，擅自将四川制置司移驻兴元府。吴曦叛宋被杀后，制置司驻地几经辗转，最终移回成都府。然蒙古南侵入蜀后，成都府几度被蒙古攻陷，遭到毁灭性破坏，完全丧失了其作为四川四路军政中心之地位。于是，为制置司选择新驻地便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宋军尚能有效控制的还有重庆、夔州与嘉定等处。朝中大臣经过商议讨论，认为应在重庆与嘉定两城之中选择其一，可二者又各有利弊：嘉定位于岷江、大渡河的汇合点上，既可防御敌人深入四川长江以南地区，又因靠近成都，便于将来收复川西平原。然其偏处一隅，难以担负起控制全川之大任；而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

口，川西、川北之水最终都汇于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中，重庆实为全蜀水流的锁钥。不足的是，执政者仍希望从蒙古军手中夺回成都，还制置司于成都，而重庆距离成都太远。

就在南宋朝廷为制置司治所选择而犹豫不决时，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已意识到重庆之战略地位，不惜一切代价修筑重庆城，并在合州钓鱼山建立兵寨，作为重庆屏障。

彭大雅，鄱阳^[2]人，少时家贫，替人放牛为生。少年时边苦读边做工，终成良才。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与名臣宋慈父亲宋巩同年。先被授朝清郎，后调到淮东。曾出使蒙古，将见闻撰成《黑鞑事略》^[3]一书，称成吉思汗作战谋略“有古法之未言者”。蒙古兵侵入四川时，奉命领兵驰援，因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受宰辅大臣史嵩之^[4]、李鸣复^[5]联名举荐，被擢升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当时蜀地四处告急，局面几乎不可收拾，彭大雅敏锐地意识到经营重庆对稳定四川全局的战略意义，决意修建加固重庆城。由于反对者甚众，彭大雅忿然道：“不把钱当钱看，不把人当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最终力排众议，“披荆棘，冒矢石”，调动一切人力、物力，修建起了坚硬如铁的重庆新城，并在城门城墙上亲书十七个大字：“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时人称其“吐辞超胜，以少少胜多多，暗合于湖，想见豪气”。

重庆城的修建，极大地改善了川东防务。然彭大雅在筑城过程中采取高压手段，取办峻迫，对役夫严加催逼，稍有迟缓，便动用杖刑，怨之者多，因而被言官弹劾。加上彭大雅与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不协，交章于朝，互相攻讦。名将孟珙曾批评说道：“国事如此，合智并谋犹惧弗克，而两司方勇于私斗，岂不愧廉蔺之风乎。”然最终未能像昔日廉颇、蔺相如一样携手对外，反而引发了朝中士大夫的意气党争。

宋朝重文轻武，尤猜忌武将，南宋一朝更是如此。现任蜀帅余玠第一次觐见理宗皇帝，便力谏朝廷应该对文武之士一视同仁，即有所指。军中大将的升迁往往不能依据才干与战绩，而是依靠派系以及朝中权臣的私人关系。如果将领在朝中有权臣支持，便可如鱼得水，即使作战失败也能逃过处分；反之，如果与当权者不合，就算功劳再大，也会遭谗毁罢官。如自孝宗以来，朝廷便着力铲除四川吴家军势力，终于在吴

挺死后成功收回兵权，却因吴挺之子吴曦走通权臣韩侂胄和宰相陈自强的门路，再度被赋予陕川兵权，直接导致后来的武兴之变及开禧北伐的失败。彭大雅曾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幕僚，出任四川制置副使也是受史嵩之和右签书枢密院事[6]李鸣复举荐。监察御史杜范[7]素来厌恶史嵩之、李鸣复，为令政敌去位，大力攻击李鸣复与彭大雅“以贿交结，曲为之地”，又称二人“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宋理宗因杜范是朱熹再传弟子，而他本人正大力推崇理学，极需要杜范这样的名儒支持，虽没有动李鸣复，却以“险谲变诈，殊费防闲”的名义将彭大雅削官罢黜。不久史嵩之因父丧去职，杜范入拜右丞相[8]，彭大雅完全失去支持，又被以“贪黷残忍，蜀人衔怨，罪重罚轻”的罪名贬谪。

彭大雅被贬斥两年后，宋理宗终于意识到重庆确为蜀之根本，最终下旨定重庆为四川制置司驻地，并改授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由此才奠定了重庆军政中心的地位。而被皇帝金口玉言批评为“险谲变诈”的彭大雅竟因卷入党争的漩涡，再未获起用，郁郁死于贬斥之地，只在死后得了个“忠烈”的谥号。

其实现任蜀帅余玠的处境颇类似去职前的彭大雅，支持他的宰相郑清之已经去世，另一主战右相兼枢密使赵葵也被攻击非科举出身，而本朝惯例“宰相须用读书人”，被排挤出朝。现任执政大臣谢方叔、徐清叟等均与余玠不和，正想方设法寻找罪名，欲游说理宗皇帝将其调离四川。

虽然彭大雅因雷厉风行、行事过于严苛而在民间声名不佳，但他却是公认的定蜀功臣。是他修建了坚固如铁的重庆城，为余玠治蜀打下了根基。而最先意识到钓鱼城天险之利的也是彭大雅，而不是播州冉氏兄弟。这一节，张珩自是最清楚不过。

白秀才道：“论眼光，论谋略，论刚毅，论果敢，彭相公可都在余相公之上。若不是他是史嵩之一方的心腹，现今任蜀帅的，该是他彭大雅，而轮不到余玠了。如此，我也不会被皇城司选中，强逼做了什么暗探！”

张珩问道：“那么你在钓鱼城潜伏十余年，目的就是要监视兴戎司长官？”

白秀才道：“当然不是，我是奉命监视余相公。但做事不必那么直接。监视他，不必非得在重庆府吧。重庆都在传制置司官署门前卖果子的摊贩是朝廷暗探，其实他根本不是。都能让人看出来，那还叫暗探吗？余相公若是想要有异动，第一个要拿下的就是兴戎司，我只需监视钓鱼城的兵力调动，便足以了解他是否有二心。”

张珏“嘿嘿”了两声，道：“果然高明。”白秀才道：“这都是朝廷安排的，我不过是个奉命行事的小棋子罢了。”

张珏道：“那么你想怎样？”白秀才道：“我杀高言这件事，小张将军得帮我掩饰过去。不然后果……小张将军是知道的。”

张珏道：“后果是什么？我倒想知道。”白秀才道：“我是朝廷暗探，我的奏疏都是直接递到皇帝面前，如果我参小张将军一本，说你如何如何，你还能当得了这合州副帅吗？”

张珏道：“原来朝廷派来的暗探就是要假公济私，陷害良贤。白秀才，你不必再多费唇舌，念在邻居一场，我也不对你上绑了，你就老老实实跟我回官署吧。”

白秀才道：“我有皇帝制书在手，你敢动我？”张珏冷冷道：“皇帝赐你制书、令牌，是为了方便你执行任务，不是派你来胡乱杀人，更不是让你借此骑到地方官员头上，挟势弄权，作威作福。”

白秀才道：“等一下，就算小张将军不肯为你自己着想，那么余相公呢？王大帅呢？他们可都对你有知遇之恩。若是我参奏他们一本，你觉得会怎样？”张珏道：“你为一己之私，一再要挟军中大将，我这就将你的言行记录下来，一一上报。”

白秀才冷笑道：“你会上报，我也会上奏，你觉得皇帝会相信谁的话？”张珏怒道：“都是因为有了你这种小人，本朝才会国将不国，江河日下。”

他极少发火，又本能地去抚摸刀柄，白秀才倒吓了一跳，退开两步，道：“小张将军想杀我吗？”张珏道：“你是朝廷命官，我也是朝廷命官，这里不是战场，我不会杀你。明日一早，我会派人押送你去重庆

府。有什么话，你自己当面向余相公交代。走，可别逼我对你动手。”

白秀才道：“等一等！”忽哈哈大笑起来，道：“小张将军果然有种！我刚才有意那么说，只是想试试将军的人品。”

张珏道：“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是怕我半路派人杀了你吗？你大可以放心，我不会那么做的。”白秀才道：“那好，我将我的身世讲给小张将军听。将军听完后，再决定要不要相信我，再决定如何处置我，如何？”

张珏只觉得对方心意难测，转念想到对方潜伏在钓鱼城十年，从无人识破其身份，绝非泛泛之辈，一言一行必有其目的，尚在踌躇考虑。

白秀才又道：“你我邻居多年，请小张将军看在如意的份上，相信我这一次。”张珏道：“那好。”

二人重新回来堂屋坐下。白秀才道：“本朝有著名的四大书院^[9]，嵩阳、岳麓、睢阳及白鹿。靖康之变后，中原沦陷大半，宋室南渡，宋境内只剩了岳麓、白鹿两座书院。由于朱熹老夫子曾亲任白鹿洞主^[10]，又延请陆九渊等名师讲席，遂成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有一位青年才子，慕名来到书院求学。风景秀美的庐山，文采博雅的书院，令其流连忘返，即所谓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虽然才子家境贫寒，却也发奋读书，立志将来要考取功名，金榜挂名，报效朝廷，由此结交了不少好友。可惜呀，好事总不长久。有一位出身富贵的同学丢了银两，他素来嫉妒才子的才学，一口咬定是才子所窃，上报了学监。学监也不调查清楚，便武断地将才子开除学籍。”

张珏心道：“这应该就是白秀才自己的经历了，想不到他也是经历坎坷之人。世人均想象皇城司暗探不过是獐头鼠目之辈，他这等人才，也算是难得了。”

白秀才重重叹了口气，续道：“才子失了学，以读书科考步入仕途一路夭折，陷于极大的苦闷之中，一度发出‘前路茫茫，人生何求’的叹息。他背负盗窃恶名，不好意思返回家乡，遂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书院附近市集上租了间小房子栖身，靠卖文写字为生，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但他胸中依然怀有大志，渐渐从低迷中走出，时常邀请朋友到对面白鹿茶肆相聚，指斥时政，裁量人物。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能一吐胸中郁结之气，暂时忘记烦恼。他既是才子，时有高谈阔论之举，内中不乏精彩议论，引来茶客瞩目。甚至有一些茶客到茶肆来饮茶，就是为了听才子的言论。不过茶肆主人却不怎么欢迎才子，害怕他如此肆无忌惮地议论国事会给白鹿茶肆招来祸事，因而想方设法地赶他走，总让伙计拖延着不给才子上茶。而且每到才子谈到兴头时，就上前请他尽快还清欠的茶款。如此几番下来，才子在朋友面前颜面失尽，再也无法忍受，遂找茶肆主人理论。才子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一言不合，即动了手。而对方却是个年近六旬的老翁，一下子就被推倒在地，半天没有动静。同来的朋友见大事不妙，忙将才子拉走。结果茶肆主人当晚就不治身亡。消息传来后，才子不想吃人命官司，遂连夜逃走。半路上，他听到淮东制置使赵葵正在招兵买马，灵机一动，认为这也是一条生路，便投奔赵葵去了。”

张珏听到这里才反应过来，“啊”了一声，道：“原来你说的这位青年才子就是当今蜀帅余相公。”

白秀才道：“不然小张将军以为是谁呢？难道是我白秀才吗？嘿嘿，我也在白鹿洞书院就读过，跟余相公虽不是同窗，也算得上同院同学，可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那时候，我还年轻，余相公却已是功成名就，声名鹊起了。”

张珏道：“那么你……”白秀才道：“下面就是我自己的故事了。”又叹了一口气，愈发怅然起来，道：“我的前半生，大致跟余相公差不多，虽家境贫寒，却也一心向学，成人后即慕名到白鹿洞书院读书，发誓将来要考取功名，步入仕途，做个为国为民的好官。然而某一天，来了一帮如狼似虎的官差，不由分说地将我锁走。我大声呼救，却没有理睬，随后被钉了盘枷，装入囚车，押送到京师临安，一路上吃尽了苦头。直到进入皇城司官署后，才有人将我放了出来，告诉我说：皇城司选中了我做暗探，要派我去四川监视即将上任的四川制置使余玠。我当然不愿意，然而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有什么法子。况且对方随即抬出了皇命，我除了谢恩外，只能感激涕零地做我的暗探了。”

张珏奇道：“你就是这么被莫名其妙地选中做了暗探？”白秀才道：“在我自然是莫名其妙，但那些人却是深思熟虑。小张将军这般机敏，到现在还想不明白这前后两个故事的关联吗？我祖父姓白，我也姓白，我就是白鹿茶肆卖茶翁的孙子。”

原来朝廷需要一个跟新任蜀帅余玠有私仇的人来做暗探，如此，对方才会尽心竭力寻找余玠过错。中央朝廷猜忌封疆大吏自古有之，然当今皇帝如此用心，虽说不上险恶，也可谓十分令人心寒了。

白秀才又道：“余相公杀了我祖父，畏罪潜逃后投笔从戎，因功成为一方诸侯，那是他有本事。朝廷明文规定投军者不计前罪，我也不能再对他如何。可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个人杀了我的祖父，毁了我的家庭，还要继续毁了我的生活。我本来已有秀才功名，即将参加次年乡试，却因为跟余相公有私仇，即被皇城司选中，作为暗探派来四川。小张将军觉得是我在监视算计地方官员吗？其实是朝廷在算计你们！我不能娶妻，不能成家，甚至不能离开钓鱼城一步，你以为我愿意吗？这十年来，我常常看到杀祖仇人从我眼前经过，而我却只能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他的经历，倒是与那汪红蓼有几分相似，总是身不由己、被人摆布。张珏一时默然不语，好半晌才问道：“那么你想要我怎么做？”

白秀才道：“我尚有任务在身，身份不能暴露。小张将军是识大体的人，该知道目下的局势，留我在钓鱼城，比擒送我去重庆府要有利得多。”又解释道：“旁人以为余相公是我仇家，我必定倾尽全力寻找其短处。本来入蜀之时，我也抱了这种念头，但这十年来，我亲眼看到余相公治蜀的局面，心中亦有极大触动。我自认为没有挟私上报过一件关于余相公的事，更不要说无中生有了。”

加上他本人亦是以开茶肆作为掩饰，在茶肆遇见过各色各样的人，亦逐渐能理解余玠当时的心境。是以他一开始讲述余玠求学白鹿洞的事迹时，并未有丝毫攻讦之意，以至在张珏听来，那是他自己的故事。

白秀才又道：“小张将军如果不肯帮忙的话，我的身份就此败露，朝廷也许会调我回去，也许会否认我的身份，将我作为凶手交给大理处

置，我个人应该都没有太好的结局。不过，我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也不算什么了。然而朝廷对四川却不会就此放手，接替我的暗探未必有我这等眼光和胸襟。你也知道，目下朝中反余势力正是一股大潮，我在这个时候离去，正好给了对手趁虚而入的机会，对余相公极是不利。”

张珏沉吟道：“就算我现在不拿你，也必须将案情及你的真实身份上报，这你是知道的。”

白秀才道：“小张将军是合州副帅，今晚之事，自然要上报主帅，这我能理解。我的意思是，小张将军何不暂且收手，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切等王大帅回来后再做定夺？”

张珏道：“难道白秀才认为王大帅会同意你的要求，为你掩饰高言大将军命案？”

白秀才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那么请小张将军扪心自问，是我被当作凶手交出去有利，还是留在钓鱼城对余相公更有利？你不答，就表明你是默认后者。王大帅也很清楚这一点，他更清楚余相公对维系四川局面的重要性，必定会答应我的要求。”

张珏道：“你的要求，我得向主帅请示。在王大帅命令下来之前，我不会对你怎样，但你也不能离开琴泉茶肆半步。”

白秀才傲然道：“小张将军，我不是你下属，你不能命令我。况且我有皇帝制书在手，想去哪里都可以。”又叹了口气，道：“其实我们都是大宋子民，都是为朝廷效力，而今大敌当前，我们该一致对外，何必如此针锋相对、敌意甚深呢？好，小张将军，我听你的。你实在不放心的话，大可以派人监视我。”

张珏道：“监视就不必了。我看得出你是个识大体的人，自己好自为之吧。”

白秀才道：“等一等，有一些关于昨晚的情形，我还没有告诉小张将军。”

昨晚他因为并没有昏迷过去，所以对周遭情形听得一清二楚，原以

为只要捱上一个多时辰，天就开始亮了，到时候张如意起床往茶肆去的时候，他只要弄出些动静，便可以轻松获救。哪知道不久后有一伙人到来，这便是来营救小敏的那些人了。他们先假意在两边院子中喊了几声，发现没人应，这才放心大胆地开始行动。

张珏道：“那些人垂绳进入药师殿救走小敏，刘霖已从现场推出大致情形。你人在柴垛后，看不见那边情形，是听到了什么特别的动静吗？”白秀才点点头，道：“昨天晚上来救小敏的是蒙古人。”

张珏大吃一惊，道：“什么？小敏明明住在大理，高言大将军还见过她，她怎么可能是蒙古人？”白秀才道：“我亲耳听到有人用蒙古语交谈，那能假吗？就算我不懂蒙古语，他们一再提到南家思国^[11]，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除了蒙古人，谁还说‘南家思国’？”

张珏这才信了，心道：“难怪我挣也挣不开，那些人制住我时，用的是蒙古人的摔跤角力。那人挽草成把，也是典型的牧民手法。还有，小敏叫那些人不要杀我时，制住我的人说‘他可是合州宋军的副帅’，因为他是蒙古人，所以一心想当场杀死我。若非小敏挺身相护，我早已莫名其妙见了阎王。可小敏是安乙仲和汪红蓼的女儿，算是在大理出生长大的宋人，如何会有蒙古人来营救她？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汪红蓼恼恨，一怒之下重新投回了她的家族，想利用蒙古人的势力来营救孩子？那么安乙仲也该跟她一道了，所以小敏才说那些蒙古人‘也不是坏人，是我爹雇来找我的人’。可叹安乙仲名门之后，竟然落个如此下场。”

白秀才道：“小张将军还不信的话，不妨将那些歹人绑你的绳结拿去给蒙古俘虏瞧一瞧，他们肯定能认出这是蒙古牧民最常用的打结手法。”

张珏道：“这么重要的讯息，白秀才为什么不早说？”白秀才道：“我曾见过小张将军带着小敏从茶肆出来，哪知道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又有什么目的。”

张珏道：“你怀疑我？”白秀才笑道：“这不稀奇啊，我是朝廷暗探，任务就是以怀疑的目光监视你们这些握有兵权的人。小张将军，你我虽道不同，但我刚才试过你后，对你的人品很是佩服。难怪若冰心中只有

你，她当真是有眼光。”张珏听了，不由一愣。

白秀才轻喟一声，续道：“所以我现下才将实话告诉你。那女子，她不叫小敏，而是叫安敏。”

张珏道：“什么？”白秀才道：“我亲耳听见那些歹人喊她的名字，她叫安敏。”

原来昨晚那些人进来后，捣鼓一阵，有一人爬上墙头，随即叫了一声什么，但因为是蒙古语，白秀才也没有听懂。随即有人用汉语叫道：“喂，你过来。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你叫安敏，对不对？”这个时候，小敏走到墙下，问了一句什么。那人又道：“是你父亲派我们来救你的，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你真名叫安敏？”那之后便再无动静，大概安敏相信了对方的话，在对方协助下翻过墙来，唯独落地时未能站稳，尖叫了一声，此即白秀才早先供述中所提及的细节。

张珏心道：“她果然姓安，小敏只是假名。如此便对上了，安敏是自己走出去的，难怪没有人见到有人背负着她。但若冰明明说她在内室点了含有迷药的薰香，安敏该昏睡过去才对呀。是了，她昨晚混入上天梯前，对牛二用过迷药，自己一定事先服了解药。只是不知道药师殿中发生变故时，她人是否清醒，对高言命案知道多少。”

白秀才又道：“我人在药师殿时，不知道内室还有外人，若冰从来不准人进她的屋子。等到那伙子人到来后，我才知道那小敏极可能看到我杀了高言。可惜我作茧自缚，手脚被绑住，无法追踪这干人行踪。小张将军，小敏……不，安敏很可能知道我杀了高言，要彻底盖住这件事，你非得找到她不可。”张珏点点头，道：“放心。”

白秀才道：“那么今晚之事……”张珏道：“我会等王大帅回来后，亲自向他禀报。在那之前，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白秀才道：“多谢了。”

张珏离开后院，却不见张如意在茶肆中，也不见刘霖。有名兵士禀报道：“如意娘子说有话要对刘教授讲，他二人往梅林那边去了。”

张珏心道：“哎呀，不会是如意想要对刘霖表白心意吧？刘霖一定会拒绝，如意该伤心死了，这该如何是好？”正犹豫要不要去寻他二人，有兵士飞奔来禀报道：“赵安将军请小张将军立即赶去护国寺。”

张珏忙问道：“可是发现了可疑人？”兵士道：“不是，王立将军也在寺中，守住罗汉堂不让赵将军进去搜查，二人就快要动上手了。”

张珏听了，再也顾不上妹妹和刘霖之事，疾步赶来护国寺。果见赵安带人围住了罗汉堂，王立则带着一群便装侍卫守在堂前。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形势极是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张珏喝道：“赵安，你做什么，还不快些退下！”赵安道：“小张将军，属下已经搜过全寺，没有发现可疑人，只有这间最大的罗汉堂还没有搜过，王将军却带人把住大门，不让属下进去。当真是莫名其妙。”

张珏道：“你先退下，我自为主张。”斥退部属，几步跨上台阶，问道：“王将军，你人不在寅宾馆中，怎么深更半夜跑来护国寺了？”

王立道：“王某奉余相公之命保护尊师。尊师要在罗汉堂连做三天法事，我职责所在，只能跟来这里了。”又不无讥讽地道：“听说今天小张将军被王大帅下令绑了，你不是我叔叔的心腹爱将吗？这是演的哪一出啊？”

张珏顾不上理会对方的冷嘲热讽，低声问道：“那位尊师不是道士么？如何来了护国寺做法事？”王立道：“尊师母亲生前发过愿，要在护国寺为尊师父亲做一场大大的法事，尊师只是还愿来了。还有，是谁说道士就不能进僧堂做法事的？”

张珏正色道：“王将军，钓鱼城出了多起命案，我怀疑凶徒很可能就藏在护国寺中。”王立似笑非笑地道：“这可是你这位合州副帅守城不力了，居然让凶徒混进了钓鱼城。”

张珏道：“适才赵安已搜过别处，唯有罗汉堂尚未查过，不知王将军可否行个方便，容我二人进去看一看？我们只会从旁侧看上一看，不会打扰尊师做法事。”王立道：“既然如此，张将军请吧。”

张珏便招手叫了赵安，一道进来堂中。堂中梵音甚响，那中年女道士正虔诚跪坐在佛像前，听方丈惠苦法师讲经。堂中除了僧人外，还有几名黑衣男子站在旁侧，应该是那女道士的侍从。

张珏心道：“阮先生曾推测这女道士是朝廷派来的探子或是密使，却不知道白秀才知不知道这一点。”

王立跟进来问道：“小张将军可有发现？”张珏问道：“这些人，王将军都认得吗？”王立点点头，道：“这里面除了我带的人、尊师及侍从，其余的都是护国寺僧人。”

张珏见并无异样，便道：“打扰了。”拱手辞了出去。

到了罗汉堂外，赵安道：“那么全寺就已经彻底搜遍了，实无可疑之人。”

张珏问道：“客房那边呢？”赵安道：“属下是将客房当作重点搜查的，所有的客人都一一盘问过了，并无可疑。而且住在客房的基本都是行商散客，没有成群结伴的。带人最多的，也就是一名姓李的中年香客，随身带了四名随从。偏偏他是惠恩法师的旧相识，惠恩法师称愿为他作保。”又道：“对了，惠恩法师还说劳烦小张将军有空时，务必去他僧房走一趟。”

张珏道：“我正有事要去请教惠恩法师，那中年香客交给我了。你多派人手守住大门，茶肆那边也多派便衣兵士，以防有人设法从药师殿翻墙逃出。再去找找寺里管事的大难，查一下最近才入寺出家的，或是打杂的下人。不过王立将军人在这里，不要太过张扬，发现可疑者，先秘密扣下来，带去药师殿关押。我稍后到那里与你会合。”赵安道：“遵命。”

张珏便率了几名兵士，往僧房而来。到门前时，听到他在室内与人交谈，料想正在会客，便叫道：“惠恩法师，张珏在此。”

门“吱呀”一声开了，出来的却是一名精壮男子，叫道：“法师请张将军进来，他身上不便，不能起身相迎。”张珏道：“多谢。阁下是……”那男子道：“小人是李先生的随从。”

张珏命兵士留在院内，自己跨门而入。却见惠恩半躺在床榻上，床侧坐着一名中年男子，一旁立着三名侍从，连上开门的人，正好是四人，料想那中年男子便是惠恩为他作保的老相识。

惠恩招呼道：“张将军，贫僧身上有伤，不能起身，请过来坐。”

那中年男子便起身笑道：“正好我也该告辞了。”张珏问道：“这位是……”那男子道：“在下姓李，名庭玉。适才惠恩法师还提过将军，直夸张将军年轻有为。”张珏道：“不敢当。”李庭玉便带着侍从辞了出去。

张珏搬了凳子，往床榻边坐下，问道：“法师伤势可还好？”惠恩道：“还好。”又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可怜小鲁，平白无故丢了性命。等贫僧伤好，定会亲自为他超度。”

张珏道：“法师可还记得昨夜情形？”惠恩面露愧色，道：“贫僧记不清了。当时小鲁说想要方便，憋不住了，贫僧便提着灯等他，不知怎么脑后一痛，然后人就晕了。再醒来时，已经是在担架上了。”

张珏道：“法师和小鲁当时是朝山下走去，凶徒如果是从背后袭击，很可能是从山上下来的。”惠恩道：“应该是这样。如果有人从山上下来，贫僧应该能看见。不过也说不好，贫僧当时举着灯朝向小鲁那边呢。实在抱歉，贫僧也希望多提供一些线索，好助将军捉住凶手，可惜实在是想不起更多了。”张珏道：“不碍事，法师安心养伤便是。”

惠恩道：“适才赵安将军来过，说是要搜查全寺。正好李施主在贫僧房中，是贫僧为他主仆做了担保。可是寺里出了大事？药师殿那边……”

张珏因为高言身份特殊，案情不能公开，忙道：“没什么大事，我怀疑护国寺中藏有坏人，所以派了赵安来看一看。也许是我多心了。”又问道：“那位李先生看起来气派颇大，他是法师的朋友吗？”惠恩道：“嗯，贫僧跟他相识很久了。事实上，他这次是专门来护国寺探访贫僧，不想贫僧回了秦州南郭寺。他原想再多待一天就离开钓鱼城，没想到贫僧正

好又回来了。佛祖保佑，幸好撞上了，不然这兵荒马乱的岁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上一面。”

张珏道：“这么说，在惠恩法师回到钓鱼城前，李先生便已经来了护国寺？”惠恩道：“是。这件事，张将军可以去问方丈及寺僧，他们都说巧呢。”又笑道：“张将军放心，贫僧这位老友是名门之后，决计不是坏人。”

张珏见夜色已深，惠恩又甚为困顿，便告辞出来。走出僧房时，忽见李庭玉在前面月桂树下徘徊，似是正在等他，颇为惊讶，便走过去招呼了一声。

李庭玉笑道：“我特意在这里等候张将军。”张珏道：“李先生找我有事吗？”李庭玉道：“久闻张将军箭法蜀中第一。在下不才，闲暇时也爱摆弄弓箭，想跟张将军比试一下。”

张珏又好气又好笑，问道：“李先生找我，就是为了跟我比箭？”李庭玉道：“好对手难寻嘛。不瞒张将军，在下姓李，出自陇西李氏，是飞将军李广^[12]后人。我们李家世传箭术，多出射艺高手。我自负箭术还算过得去，很想与将军较量一下。”

张珏道：“李先生原来是名门之后，失敬！不过张某只有些微末技艺，不敢与人较量，尤其是李先生这样的箭法高手。夜色已深，李先生请早些安歇，张某这就告辞了。”

李庭玉却是个执拗性子，张珏越是谦让，他越是要与对方分出高下来，忙道：“等一等！我还有话要对张将军说。”上前一步，低声道：“张将军难道不想知道那到护国寺做法事的女道士是什么来路吗？哦，我是指她真正的底细，而不是她表面的身份。”

张珏心念一动，问道：“李先生知道她的底细？”李庭玉笑道：“当然。此女居心险恶，是你们大宋……”

张珏道：“先生是什么人？为什么说‘你们大宋’？”李庭玉道：“哦，在下生于中原，算是在金国长大的汉人，金国灭亡，不愿意为蒙古人效力，所以四处游历。但这称呼，却是习惯了，抱歉。”

张珏心道：“惠恩法师原先也是在金人统治下的秦州南郭寺出家为僧，算是金人身份，李庭玉既是他老友，想来也该是金人，且时常在秦州一带活动。”便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又问道：“适才先生说那女道士是我大宋的什么？”

李庭玉道：“是大对头。”又道：“张将军，请借一步说话。”将张珏单独引到一旁，低声道：“我与张将军今日才初次见面，想来空口无凭，难以取信于将军。我愿先以实情相告：那女道士姓吴，名叫若水，这个想必张将军是知道的。不知张将军可否知道她是伪蜀王吴曦的遗腹女？”

吴曦是抗金名将信王吴玠之孙，不顾祖父威名，公然叛宋投金，成为宋军“开禧北伐”失败的重要因素。然其不久即为部下斩首裂尸，首级献至临安示众，其子女及家眷也均被当场处死。这一事件甚至牵连到整个吴氏家族，吴玠子孙并徙出蜀。吴玠兄长吴玠这一系的子孙虽免于连坐，但也被集中在夔州一带安置，不得随意迁徙，等同于被软禁于当地。而金人则对吴曦被杀十分痛惜，金宣宗追赠吴曦为太师，因其骸骨无存，还下令举行隆重的仪式为其招魂下葬^[13]。

张珏大吃一惊，问道：“李先生怎么会知道？”李庭玉道：“张将军忘记了么？我也算是身在金营心在宋的金人。听说吴曦秘通金人之初，除了以告身作为信物外，还将爱妾何氏作为人质送至金国。何氏彼时已经怀孕，这其实也是吴曦所留后招，万一自己有所不测，何氏还能为他留下一点骨血。不想后来何氏生下的却是一个女儿，金主无可奈何，只得将吴曦族兄吴端之子过继为吴曦之子。但这只是嗣子，吴曦真正的后人，只是何氏生下的吴若水。当年我到汴京游历，曾见过吴若水几次。她当时受到金主宠爱，颇为跋扈，又风流放浪，是开封城中的有名女子。金主因她是吴曦留在人间的唯一血脉，一直想为她寻一佳婿，她自己却看上了到汴京朝见金主的秦巩大将汪世显。但汪世显早已娶妻生子，也不大喜欢这妖冶的淫荡女子，所以拒绝了她。金国灭亡后，再未听到她的消息，却不知她如何做了女道士。今日她前呼后拥地进来护国寺时，我远远见到了她，当真吓了一跳。她是年纪大了些，但容貌却没有太大变化。”

张珏本不知道那女道士来历，幕僚阮思聪猜测她应该是朝廷探子或

是密使，忽听到李庭玉指称对方是吴曦遗腹女，当真是可惊可怖。一时也难辨真假，便问道：“那么吴若水认识李先生吗？”

李庭玉道：“我是跟朋友出席宴席的时候见到她的，当时人多，她又是全场瞩目的中心，而我只是个小人物，她就算见过我，也应该不记得了。”又道：“我虽不知道吴若水来钓鱼城做什么，但料想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其实我也不想管这闲事，只是若是不说出点能吸引张将军留下来的事，就再也没有机会与张将军比试比试箭法。张将军，我适才所言，绝无谎言，你大可以一一查证。而我所求，仅仅是你能射上几箭。”

张珪只觉得面前这个人行事可笑之极，但其所言若真有其事，那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讯息。他既急于赶去调查，便只能先摆脱对方，于是问道：“那好，李先生想如何比试？”

李庭玉想了想，命侍从取了六根蜡烛，与张珪一道来到后院。命侍从寻来一张桌案，将蜡烛点燃，分作左右两排摆好。道：“我们来个一箭定输赢。张将军，你我一人一边，看谁能一箭将三根蜡烛尽数射灭。射灯芯也行，射烛身也行。”

张珪道：“好。李先生远来是客，你先请。”

李庭玉也不推辞，伸手取了侍从递过来的弓箭，弯弓搭箭，一箭射出。那箭疾若流星，轻掠过三根蜡烛，“咚”地一声钉在墙上。烛火应声而灭，不但蜡烛未倒，烛身未断，连灯芯也还是完好无损，仅仅是靠箭杆擦过灯芯，强行抹灭了烛火。这一手箭术，非但极有准头，且劲道轻巧，箭风不足以带倒蜡烛，即所谓举轻若重，堪称出神入化。一旁观看者包括张珪及部下在内，均哄然叫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李庭玉道：“李某献丑了。张将军，你请。”

张珪点点头，随手取了一把弓箭，亦如李庭玉一般，毫不迟疑，飞快地射出一箭，显是早有成竹在胸。“嗤”的三声轻响后，那箭钉在了墙上，入墙比李箭更深。三根蜡烛均未倒下，烛火亦未熄灭。

在场兵士均见识过张珪箭术，不由得大为惊讶，各自心道：“虽不能做到像李先生这样令箭杆擦过灯芯灭调烛火，但一箭射倒三根蜡烛，我

也能办到。怎么张将军竟会失手？”李庭玉却连声叫道：“好箭术！好箭术！”

再仔细看时，才发现是三支蜡烛均被射掉了一短截，上截烛火未灭，且三截断烛均立在箭杆上。众人愣了一愣，才知张珏是有意如此。

张珏道：“李先生，我输了，我未能射灭蜡烛。”

李庭玉却是个大行家，连连摇头道：“张将军这一手一箭洞穿三根蜡烛，且三截断烛立于箭杆之上，我自信也能做到。但要令烛身不倒，须得出箭时极平极稳，且力道合适，不能有丝毫颤抖，这一手难度太大，我自问不一定能做到。”

张珏道：“烛身不倒这一点，只是侥幸，只因这三根蜡烛够长，下半截断烛够重。如果我再射一箭，就做不到了。”命兵士再将三根断烛点燃，又重新射出一箭——一如之前，箭深入墙壁，三小截断烛立于箭杆之上，烛光闪亮，然桌案上的三根断烛摇晃了几下后，便各自倒下了。

张珏又道：“我的箭力终究不能随心所欲，不够轻巧，第二箭时，下半烛身重量已不能抵消箭力，所以倒了。就箭术而论，我是不及李先生的。”

李庭玉连连摇头道：“出箭之前便能根据蜡烛重量算计出靶心位置，厉害，厉害。张将军，你是用心在射箭，是你赢了！你真名不虚传，我李庭玉甘拜下风。”

他面子上其实已经赢了，却不肯白占便宜，当众指出张珏的箭术更加高超，足见其人胸襟坦荡。张珏也知对方箭术不凡，忙谦虚了几句。

李庭玉又问道：“张将军的箭术是向谁学的？”张珏道：“无名之辈，说了名字，李先生也不会认得。李先生出身名门世家，箭术高超不说，想来对射技也十分有心得，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向先生多请教。”

李庭玉道：“那好，张将军，你我今日能够在这里比上一箭，也算有缘。今日你有公务在身，实不能尽兴，他日再见的话，我们再多比试几箭。”张珏道：“好，一言为定。”

辞别李庭玉后，张珏径直来到罗汉堂。却见王立坐在院中柏树下打盹，忙上前拍醒他，问道：“尊师人还在里面吗？”王立揉了揉眼睛，道：“在啊，要连做三天三夜法事呢。”

张珏道：“是为谁而做？”王立道：“尊师的生父啊。之前我不是告诉过张将军吗？你突然跑来问这个做什么？”

张珏道：“那么这位尊师叫什么名字？”王立道：“这个……我不能说。”张珏问道：“为什么不能说？”王立道：“余相公交代过了，不能透露尊师的名字。”

张珏道：“那么王将军应该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了。”王立霍然起身，道：“我当然知道。”凝视张珏半晌，道，“好吧，我只告诉张将军一个人，连我叔叔都没告诉。这位尊师就是吴知古。”

张珏道：“吴知古？不叫吴若水吗？”王立奇道：“难道张将军不知道吴知古是谁吗？”张珏道：“不知道，是谁？”王立道：“当今皇帝最宠爱的女道士。”张珏道：“啊，原来是她。”

大宋立国以来，最迷恋道教的皇帝是亡国皇帝宋徽宗。北宋末期，宋徽宗令天下皆建神霄万寿宫，又于宫廷设坛作会。道士林灵素、王允诚^[14]称霸京中，以致居中预政，显赫一时，都人称之为“道家两府”。宋理宗对道教的狂热虽不及宋徽宗，然在宋代皇帝中亦是佼佼者。他不仅对天师道、茅山道等“正统道教”恩宠隆渥，褒赐颇厚，且对“民众道教”极为热心，亲自为“高居于善书王座”的“民众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御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加以褒誉推广，使其迅速流传，几乎达到人手一册的地步。如宋徽宗一般，宋理宗亦宠幸道士，集中体现在他对洞霄宫道长孙处道的优待和对女冠吴知古的信用上。

孙处道是杭州洞霄宫^[15]道长，道号“灵济通真大师”，自幼出家，对老庄深有研究，且精通琴棋。虽是方外之人，却与朝廷交往密切，他曾上奏宋理宗，拍了一通皇帝马屁后，便开始哭穷，称道观收入微薄，无力自给，请求皇帝解决。宋理宗便将内府储藏的道士度牒^[16]赐给了孙处道，用以换取田地，筑塘立圩。孙处道遂大卖度牒，用所获得的钱财

买田置产，几个月就创建了“常丰庄”。后来宋理宗又陆续将获川、长兴、乌程、归安四县官田拨给孙处道，以扩充洞霄宫田地，并亲自为洞霄宫题“洞天福地”四字。孙处道遂建起“万年庄”，道众云集，食者倍增，而“资用不竭”。

除了孙处道外，宋理宗还信用女冠吴知古，不顾祖训，召其入宫。吴知古则依仗皇帝宠信，用事宫廷，干预朝政，人皆侧目。朝臣将其当作败坏朝政的根源，不断有正直大臣上书弹劾，称女道无道，扰乱禁宫，请求将吴知古逐出。然宋理宗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将上书大臣罢职。大臣指责皇帝“尽循承平之盛世，企图启丰亨豫大之心”。还有人劝皇帝“何惜一女冠，天下侧目而不亟去之乎”，宋理宗不以为然，对吴知古宠幸依旧，至今已长达二十年。

吴知古干政用事传到民间后，优伶就此编了一出戏剧，名为《参军戏》：有一参军正在举办宴会，有小吏来请长官签署文书。参军怒道：“我方听鬻策^[17]，可少缓！”小吏请至再三，参军回答如前。小吏遂上前击其首道：“事不被鬻策坏了！”宋时民间俗呼黄冠^[18]为鬻策，矛头直指吴知古败政祸国。

吴知古久居宫掖，揽权纳贿，市官鬻爵，势炎熏灼，无耻士人竞相辐辏其门。但其来历却无人知晓，无人知道她是何方女道，又是从何处渠道入宫受宠，甚至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独门秘术，能成为自端平到宝祐二十年间最显赫的女道士。

张珩早知道当今理宗皇帝崇尚道教，甚至不顾非议和祖训引女冠吴知古入宫，却因为自己心思全在李庭玉一番话上，竟未想到王立口中的“吴知古”即是那权势熏天的吴知古。也难怪他想不到，以吴知古的地位和身份，该留在临安禁宫中享福，又怎么会跑来西南一隅的钓鱼城呢？

当然，王立说了她是为发愿而来，要为亡父做一场法事。那么她的亡父，是不是当年被斩首碎尸的吴曦呢？她的年龄，不但符合李庭玉口中的吴若水，就连她入宫的时间，也恰恰是在金国灭亡后，极其吻合。可这样一个在金国出生长大的叛将之女，如何能以女冠身份潜入禁宫二十年？她又有什么目的呢？

张珏忙问道：“王将军一直随侍尊师，她可有提过……”王立却不肯再说，道：“张将军还想知道什么，不妨自己去重庆府问余相公去。我可是什么都没说过。喂，天快亮了，你不困吗？我可得眯上一会儿。”

张珏无奈，只得悻悻离开。

天光已蒙蒙发亮，早起的僧人已开始打扫院子，又是一夜过去了。

到药师殿时，兵士过来禀报道：“赵安将军发现了一些线索，抓了一个光头和尚，关在那边柴房中。”张珏道：“赵安人呢？”兵士道：“歪在那边亭子里睡着了。小的这就去叫醒他。”张珏道：“不了，让他睡吧。我去看看那和尚。”

兵士忙引张珏来到柴房。那和尚三十岁模样，被缚得结结实实，正歪倒在柴堆上呼呼大睡。兵士上前踢了他一脚，叫道：“起来。这是我们张将军，他要问你话？”和尚茫然睁开眼，愣了一下才会意过来，忙不迭地跪下。

张珏道：“你先起来。你是出家人，该只拜佛祖菩萨^[19]。我是凡夫俗子，受不起你这一跪。”和尚忙道：“是，是。”

张珏见他浑然不似出家人，倒似山野村夫，问道：“你是护国寺的僧人？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那和尚道：“小的法名大法，自幼在护国寺出家。”张珏哑然失笑道：“自幼出家？那为何我在钓鱼城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你？”

大法道：“小的是替人出家^[20]，但后来家里没有男丁，缺人干活儿，又将小的接了回去。小的只是时不时地来庙里看看，不常来，其实也不算真正的出家人。不过小的有五花度牒。将军不信的话，可以去问方丈。”

张珏道：“你是合州本地人？”大法道：“是，小的是石照县^[21]人，家离钓鱼城不远。却不知小的犯了什么法，将军要将小的绑在这里？”

张珏心道：“我派赵安去找护国寺管事查新近才入寺出家和打杂的，

原是怕蒙古奸细籍此混入了护国寺。赵安多半发现这大法最近才入寺，觉得他可疑。可我看此人傻里傻气，又是合州本地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替蒙古人做事。”便问道：“既然你不算真正的出家人，如何最近又来了护国寺呢？”

大法道：“因为买牒给小的出家的雇主要来护国寺。这些年，小的家里生活全仰仗雇主出钱，小的怕雇主发现小的其实没有替他出家……”

张珏心念一动，问道：“买牒给你出家的人，是不是姓吴？”大法道：“是啊，将军怎么知道？”

张珏问道：“她叫什么名字？”大法道：“对方没说。”张珏道：“雇主可是现下在罗汉堂中的女道士？”大法道：“是那位要连做三天法事的尊师吗？小的没见过她，来小的家里的人，都是男子。”又道：“本来方丈也要小的参与法事，可那位尊师嫌小的说话粗鄙，将小的赶了出来。”

张珏又问了大法出家时间，恰好是在吴知古入宫之后，心中疑云愈发浓厚了起来。

大法道：“不知小的到底犯了什么法，还请将军明示。”张珏道：“你没有犯法。有一件重要案子，可能需要你做证人。”命人解开绑索。

大法很是高兴，问道：“是什么重要案子？是跟小的雇主有关吗？”张珏道：“到时我再告诉你。不过你要先留在这里，不能让旁人发现了。”大法道：“是。”

张珏出来时，见赵安还在龙眼亭中倚柱打盹，料想其困顿得厉害，便道：“我先出去清醒清醒，等太阳出来，我再回来。若是赵安先醒了，叫他亲自带人将这个大法押去军营牢房中，秘密关押起来。”又命随侍的兵士也散开歇息。

他独自出来护国寺。到山门时，发现只有一名兵士守卫，颇为奇怪。

那兵士忙道：“平三他们几个不知道吃了什么，忽然一起闹肚子，都

去蹲茅房了。换班的还没来，只有小的一个。”又禀报道：“张将军，那边钓鱼台上有个奇怪的人，天不亮就来了，一直站在那里。”

张珏道：“钓鱼台是千年名胜，兴许是游客吧。”兵士道：“那人手里抱着个瓦罐。昨晚工匠唐平不是报称作坊中丢了一罐火药吗？小的越瞧越觉得那人可疑。不过只有小的一人在这里，不敢擅自离开。”张珏道：“那好，我过去看看。”

兵士道：“将军小心，万一他手里抱的真是火药，小心他来个鱼死网破。”张珏道：“我会多加小心的。”

清晨的钓鱼山处于宁静与安详中，山风拂动晨雾，四下流转。一名中年男子站在钓鱼台上，恬淡中带着些许沧桑的气息。

张珏一眼见到那男子，便断定他不是游客，立即生了警惕之心，几步跳上钓鱼台，问道：“敢问先生从哪里来？”

那男子回过头来，脸上闪过一丝明显的厌恶，显是因为被人打扰而感到不快，但他并没有发作，只淡淡问道：“将军是……”张珏道：“在下张珏，是钓鱼城的守将。”中年男子点点头，怅然回答道：“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张珏问道：“先生手里陶罐中装的是什么？”中年男子脸色忽变，沉下脸来，问道：“张将军问这个做什么？”张珏道：“军中丢了一罐火药，张某职责所在，想检查一下陶罐中的物品，还望先生体谅。”那男子连连摇头道：“这不是什么火药，而是我妻子的骨灰。她死得这么悲惨，我不想让她再看到人间的是是非非。”

张珏道：“先生……”那男子道：“张将军请先退下，让我与我妻子单独待上一会儿。等到日出之后，我自然会给张将军一个交代。”

张珏微一沉吟，道：“抱歉。”便跃下台去。

那中年男子面朝悬崖，静静伫立。等了好大一会儿，东方终于露出了一丝红光。渐渐地，天空变成了半透明的橘红色，云朵尽数被镶嵌上

金色的丝边，泛着梦幻般的光芒。忽然间，晴光四应，红绿万端，身不啻在霄汉间，尘寰野马，一瞬而已。

那男子忽然吟诵道：“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朝东方挥了挥手，又叹道：“人生可怜，流光一瞬，华表千年。”便抱着瓦罐跳下了悬崖。

张珏惊呼一声，急忙跳上台来抢救，却是已经迟了。往悬崖下一望，那男子早已不见了人影。云雾缥缈中，只在半空有些许白色粉末飘扬，那该是中年男子妻子的骨灰了。

奇异的忧伤在早春薄雾间缓缓游走。这男子没有留下姓名，便这么走了。他在红尘中轻轻挥手低吟，便把人间所有羁绊和牵挂化成了淡淡云烟，芸芸众生不再是偎依。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一定是不幸的，所以决然选择了轻生。但活着的人就是幸福的吗？烽火几季，战及苍生，世道的起落早将所有人一同拖入了深渊。诚如合州主帅王坚所言，这钓鱼城的宁静，也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

许久之后，张珏才知道那从钓鱼台上跳下去的中年男子名叫安乙仲。他怀中的骨灰，自然就是他的妻子汪红蓼。他们在钓鱼台相逢相知相许，最终又在这里相伴离去。挫骨扬灰之后，终于得到了真正的安宁。

安乙仲临死前吟诵的“荣华东流水”诗句，出自李白《古风》。全诗为：“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

[1] 鸡公车：亦作“鷄公车”，一种独轮手推车。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出师伐魏，为解决出川栈道上人背畜驮的运输困难，研究制造了“木牛流马”以代人力畜力。其中“流马”即是鸡公车，其形状近似公鸡（方言称鸡公），故得名。因系独轮着地，无论平原、山地、羊肠小道皆可畅行无阻，是一种胜过人力担挑和畜力驮载的既经济又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是人类交通史上一项重要发明，亦被学者认为是现代自行车的始祖。

[2] 鄱阳：今江西波阳。

[3] 《黑鞑事略》是一部关于蒙古的见闻录，由彭大雅撰写，同代人徐霆作疏。宋人称蒙古为黑鞑鞑，以别于漠南的白鞑鞑（即汪古部）。彭大雅在绍定六年（1233年）以书状官随使蒙古，徐霆于端平初年（1235—1236年）随使蒙古。彭大雅先写下了书稿，徐霆归来后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与彭大雅书稿互相参照，以彭稿为定本，把自己的不同记载作为疏（注释）写在各有关事项之下，合成《黑鞑事略》一书。书中介绍了蒙古立国、地理、气候、物产、毡帐、饮食、语言、风俗、赋敛、货易、贾贩、官制、法令、骑射、军事诸事，因所记均系亲身见闻，是研究蒙古汗国政治、经济、军事的珍贵史料。书中多处提到“回回”一词，如“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鞑人译语”，“自鞑主以下只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等等，是继《梦溪笔谈》之后，宋人著述中涉及“回回”及伊斯兰教最多的撰著，对研究回族史、维吾尔族史及蒙、回、维吾尔等各民族关系史都有一定参考价值。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抄宋刻本，近人王国维撰有《黑鞑事略笺证》一卷。

[4] 史嵩之：字子由，一作子申，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史载为南宋大臣史浩之孙，史弥远之侄，但实际上史嵩之祖父是史浩的堂弟史渐。嘉定十三年（1220年）进士。因权相史弥远的关系，一路官运亨通，历官通判襄阳府、京湖制置使等。嘉熙二年（1238年），拜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年（1239年），拜右丞相兼枢密、都督两淮四川京西北军马。淳祐四年（1244年），遭父丧，夺情起复，因力主与蒙古和议，为公论所不容，被迫致仕，闲居十三年后卒，封鲁国公，谥庄肃。有《雪后》诗云：“同云收万里，斜日已三竿。有鸟皆潜迹，无风尚送寒。晴檐如下雨，祐润忽鸣湍。渐觉山河复，方知世界宽。”写雪融之景，视野开阔，描摹细微。

[5] 李鸣复：字成叔，四川泸州人。嘉定二年（1209年）进士。四川制置使郑损荐于朝，历官司农寺丞，迁驾部员外郎，兵部郎中、军器少监、大理少卿、权工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权刑部尚书兼给事中、签书枢密院事等官。进对言：“荆襄制臣有当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惩怒。”后因与大臣杜范不和，离朝出任福建安抚使。他较早意识到蒙古将会对南宋构成致命威胁，重视四川布防，主张修城筑寨，固守为重，因而对彭大雅修建重庆城全面支持，反而成为杜范攻击的借口。

[6] 签书枢密院事：宋官名，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始置。本名签署枢密院事，避宋英宗赵曙讳改。与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同职而品秩较卑。大抵以处资浅之人，由此渐升同知及枢副。多以文臣为之。

[7] 杜范：字成之，号立斋，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少年师从杜知仁，是大儒朱熹的再传弟子。嘉定元年（1208年）进士，仕宁宗、理宗二朝。历任监察御史、吏部侍郎、右丞相等职，号称“南渡宰臣之冠”。其人以理学之士身份入仕，终获重用，亦如大多数理学之士一样空言多而实政少。所谓“南渡宰臣之冠”，其实名过其实，其出仕期间没有任何实际政绩，反而对主战派大臣一再进行攻击，如任监察御史时，弹劾右丞相郑清之“不量非才，妄邀边功，用师河洛，兵民死者数十万”。又弹劾郑清之、李鸣复等人把持朝政，陷害无辜，招权纳贿，勾结蜀师赵彥呐丧师害国，导致襄蜀俱坏、江陵孤危、两淮震恐的局面。还公然说：“（李）鸣复不去则臣去。”理宗不纳所言，杜范遂拒入台官任职。所谓书生意气，好争闲气，即指此也。

[8] 史嵩之罢相后，杜范入拜右丞相。但杜范拜相后不到八十天便暴毙。一个月后，受杜范提拔的工部侍郎徐元杰在阁中吃过午饭后，离奇中毒，指爪爆裂而死。宋理宗刚刚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户部侍郎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忽然得病身死。当时杜范、徐元杰、刘汉弼被称为“淳祐三贤”，杜范与史嵩之素来不合，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刘汉弼、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罢免史嵩之之人。时人都怀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是被人谋害而死，以致群臣到阁堂会食时，竟然没有人敢动筷子。尤其离奇的是，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史嵩之弟史时之子）曾公开指责伯父席宠怙势，劝伯父辞去相位，不久后也暴病而亡，开始让人开始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是史嵩之策划的。有人说史嵩之知道杜范嗜书如命，就先将毒药涂在书上送给杜范，杜范得到书后日夜翻看，毒气进入体内，就此失明而死。

[9] 嵩阳书院（今河南登封）、岳麓书院（今湖南长沙岳麓山）、睢阳书院（即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白鹿洞（今江西庐山）书院，合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应天书院故事参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包青天》，朱熹故事参见《宋慈洗冤录》。

[10] 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事务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又有《白鹿洞书院讲义》。淳熙八年（1181年）春，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今属江西）。应朱熹之请，登白鹿洞书院讲席，宣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之旨。大意在批评科举取士使文人唯知钓名，而不知修身；抨击为仕者但知官资崇卑、禄廩厚薄，而不能悉心尽力于国事民隐。朱熹深为赞许，故请陆九渊将此演讲写成文字，并刻石立于白鹿洞书院。

[11] 南家思国：蒙古对宋朝的称呼，由汉文“南家”和蒙古语复数后缀“思”而来。

[12] 汉代名将李广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神箭手，传说其箭能射穿石头。唐人七绝压卷之作《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内中“飞将”，即指李广。李广故事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

[13] 招魂葬：谓人死而不得其尸，用其生前所着衣冠，招其魂而葬。

[14] 林灵素：温州（今属浙江）人。字通叟，本名灵噩。少依佛门为僧，因常受其师笞骂，后改从道教。政和（1115年）末，由左道录徐知常推荐于朝廷，林灵素称宋徽宗为神霄玉清王下降，又称自己是神霄府仙乡，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由此得宋徽宗宠信，赐号通真达灵先生，建上清宝篆宫以居之，徒众美衣玉食者达二万人。因为京城信徒日众，宋徽宗又设立“道学”，由林灵素主持修“正一黄篆青醮科仪”。王允诚为另一得宠道士，后因与林灵素争权，被林毒死。林灵素因早年与僧人结怨，欲尽废佛教，怂恿徽宗于宣和元年（1119年）下诏，改佛号为大觉金仙人，其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寺为宫，院为观。同年，京城大水，他上城作法，遭到役夫袭击，仓皇逃走，宋徽宗才知其为众所怨。后因与皇太子争道而触帝怒，贬为太虚大夫，终被斥归故里而死。

[15] 洞霄宫：道教宫观，遗址在今浙江杭州余杭区中泰的大涤山中下大涤洞。始建于汉武帝年间，唐代弘道元年（683年）奉敕建天柱观，乾宁二年（895年）钱缪改建为天柱宫，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奉敕改名洞霄宫。宋室南渡后，洞霄宫为天下道观统领，陆游撰《洞霄宫碑记》称其“与嵩山崇福宫独为天下宫观之首”。南宋朝廷常以去位之宰辅大臣提举洞霄宫。元代时，以洞霄宫总摄江、淮、荆、襄诸路道教，是元代全国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元人邓牧撰有《洞霄图志》六卷，记当地宫观、洞府、古迹、人物、碑记等颇详。元末毁于兵火，明代洪武初年重建。清代乾隆年间再次焚毁，仅存方丈室、斗姆及道舍数间。今已废，尚留遗址。洞霄宫因林壑深秀，名胜古迹甚多，道教列为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称“大涤洞天”。因被誉为羽化成仙之佳境，素为隐逸者所爱。北宋著名诗人林逋有《宿洞霄宫》：“秋山不可尽，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写景抒情明净美丽，轻盈活泼。

[16] 由于出家人享有一定免役和免税特权，又不从事生产，唐宋政府便以高价出售度牒来限制其人数，同时增加财政收入，称为“度牒费”。唐宋僧尼簿籍，归祠部掌管，由祠部发放度牒。唐久视元年（700年）八月十五日，武则天将造大像，税天下僧尼，每人出一钱。此为最初征僧尼税。天宝（742—755年）间，杨国忠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万钱。这是度牒费收入的开始。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赐陕西转运司度牒1000件，余谷赈济，财政获利。宋室南渡后，军费大增，度牒费收入成为官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宋王朝屡增度牒售价，如北宋时为28万—30万文，南宋淳熙初（1174年）则涨至50万—80万文。

[17] 觱篥（bì）：古代管乐器，形似喇叭，用竹做管，用芦苇做嘴，亦作“觱栗”。

[18] 道士多戴黄色冠帽，民间用黄冠指代道人。

[19] 宋代立国后不久，太祖皇帝赵匡胤来到大相国寺礼佛，问及皇帝是否应该跪拜佛祖时，住持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赵匡胤会心一笑，即成定制。

[20] 宋时官府出卖空头僧道度牒，富有者可以买牒给他人出家，认为这是替己修行，并负责承担出家人在寺观的费用。

[21] 石照县：今四川合川。原名石镜县，因境内龙洞沱嘉陵江激流中有石镜而得名。宋人祝穆《方輿胜览》记载，石镜因“正圆如月，其根崭岩，如云捧之”而得名。每当冬季嘉陵江枯水季节，石镜可出水三丈，届时就能见到石镜根部唐人王铤的题记：“大历三年，此石出，兵甲息，黎庶归，六气调，五谷熟。刺史兼侍御史王铤记。”此景名“照镜涵波”，是当地名景。

第七章 沧波渺渺

悬崖之下，江天轩豁，缙云诸山尽在指顾间——峰峦浑厚，云雾缥缈，天池闪亮，城郭巍峨，兼以云树烟波，山情水韵，难怪时人称钓鱼山气势雄逸，有『江山之胜』。然无限风光中，却是身悬半空的致命危机，脚下谷涧云雾缭绕，深不见底。即使是时常训练垂吊的军人，身临绝壁险境时，亦有动魄惊心之感。

倚危梯、酹春怀古，轻寒才转花信。
江城望极多愁思，前事恼人方寸。
湖海兴。
算合付元龙，举白浇谈吻。
凭高试问。
问旧日王郎，依刘有地，何事赋幽愤。

沙头路，休记家山远近，宾鸿一去无信。
沧波渺渺空归梦，门外北风凄紧。
乌帽整。
便做得功名，难绿星星鬓。
敲吟未稳。
又白鹭飞来，垂杨自舞，谁与寄离恨。

——陈策《摸鱼儿》

守

卫山门的兵士急忙奔过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张珏道：“刚才在钓鱼台上的人突然跳下去了。没事，你先回去。”

太阳喷薄而出，金光洒在他的脸上。他伫立于钓鱼台上，忽感到从所未有的沧桑，不由得又想起若冰哼唱过的《打歌》歌词来：“古时候的天地现在还有，古时候的日月现在还明，古时候的山河现在还在，古时候的人现在不见了。”

正神思满怀之时，忽听到背后有人叫道：“哥，你这么早在这里做什么？”

张珏回头一看，却是妹妹张如意，忙跳下钓鱼台，道：“你也好早。你还好吗？”张如意莫名其妙，道：“当然好了。哥，你怎么了，语气怎么这么怪？”

张珏道：“昨晚你和刘霖……”转念想道：“如意既然一如往常，兴许是我多心了，还是不提的好。”便道：“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又问道：“白秀才可还好？”

张如意白了兄长一眼，道：“哥哥真是越来越奇怪了。你关心白秀才，自己去店里看他吧。我得赶早去摘些果子，好做饮子用。”自己去了。

张珏心道：“之前我初听李庭玉揭露吴知古是吴曦之女，只觉得匪夷所思，可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她身份绝不简单。白秀才是朝廷暗探，知道的机密远比我多，兴许他会知道这吴知古的来历。”便朝琴泉茶肆赶来。

每每清晨之时，都是茶肆最冷淡的时候——借茶肆临时落脚的换岗兵士多会趁天亮路好走时回军营歇息，而店里的伙计也要等天亮城门开后赶了市集再上山来。

张珏前脚刚进茶肆，白秀才就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问道：“张将军一大早就亲自赶来茶肆，有何贵干？”

张珏道：“我有事来向白秀才请教。”白秀才道：“不敢当。”

张珏道：“你可知道吴知古这个人？”白秀才道：“非但知道，而且还见过。”张珏道：“你见过她本人？”白秀才道：“我临入四川前，蒙皇上召入宫中，当面嘱托。出来的时候，正好遇到一名黄衣女冠，就是吴知古。”

张珏道：“那么你可知道她来了钓鱼城？”白秀才哈哈一笑，道：“怎么可能？她是什么人，那可是宫中第一红人，她不在京师享福，来钓鱼城做什么？”张珏道：“是真的，她人就在隔壁护国寺中。”大致说了蜀帅余玠派心腹王立护送吴知古来钓鱼城之事。

白秀才微一沉思，即冷笑道：“原来余相公想要走女冠的门路，好保住他蜀帅的位子。”

张珏也猜到余玠派出王立护送，是要讨好吴知古。想来是吴知古自己要来护国寺为亡父做法事，但因其身份特殊，声名又坏，正是千夫所指，因而不能张扬。但她这样娇宠惯了的女人，一定会事先知会地方长

官，余玠忌惮其身份，也不得不倾心巴结，可又怕外人知道，落下与女冠同流合污的恶名，便只能命王立秘密行事，不能对外泄露吴知古身份。外人不知情者，自然感觉很神秘，还以为吴知古有什么来头，就连幕僚阮思聪也误以为她是朝廷派来的探子或是密使之类。

白秀才又问道：“这既然是个大秘密，余相公不愿意外人知道，连合州主帅王大帅都没有告诉，张将军为何要告诉我？”张珏道：“因为刚刚有人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了李庭玉所告知的吴知古的身份。

白秀才倒没有表现得特别惊讶，只皱紧眉头，道：“所以张将军赶来向我打听吴知古的来历？”张珏点点头，道：“虽然李庭玉的话不能尽信，但确实吴知古的年纪和入宫时间与他所讲的吴若水有许多吻合之处。”

白秀才道：“吴若水，吴知古，这可真奇怪。”张珏道：“奇怪在哪里？”白秀才道：“张将军可知道当年我大宋灭南唐的关键？”张珏道：“在于火箭。”

白秀才摇头道：“你当将军当得太久了！该多读些史书才对。大宋灭南唐的关键，在于一个叫樊若水^[1]的人，他原是南唐士人，因不得志而叛国，是他向太祖皇帝进献架浮桥之策，从而解决了我军不习水战的问题，堪称平定南唐的最大功臣。最奇的是，此人后被太祖皇帝赐名樊知古。”

张珏道：“那应该是北宋初年的事了，跟眼前这吴知古有什么关系？”白秀才道：“没什么关系，我就是偶尔想了起来，提上一句。”沉吟半晌，道：“其实我对吴知古的来历也不清楚。这样，我先去隔壁看看，至少能确认这个女道士是不是真的吴知古。”走出几步，又回头道：“多谢张将军。”

张珏不解地问道：“如何要谢我？”白秀才道：“多谢你对我的信任，将这么大的事告诉了我。虽然也是因为你知道我是朝廷暗探，多少可以帮上你的忙。”叹了口气，道：“要知道，在这样的乱世，信任和真情，那可是人间最宝贵的东西。张将军信任我，我很荣幸。你我不便同时出现，劳烦将军在茶肆等我，我去去就来。”大大咧咧地拍了拍张珏肩头，

自出去了。

张珏便自行倒了一碗茶，一口气喝了。忽听到有动静，似是从西面梅林中来，左右无事，便走进林子查看。隐隐见到一棵老梅树后藏有一人，忙问道：“是谁在那里？快些出来。不然我可要过来捉你了。”

那人抖抖簌簌地走了出来，却是全城兵士正在到处搜捕寻找的安敏，披头散发，只穿着单衣，还光着双脚，模样十分狼狈。

张珏尚在惊愕中，安敏已认出了他，惊喜地叫了一声：“小张将军！我总算遇到你了！”扑了过来，投入张珏怀中，哭道：“看来菩萨听到了我的许愿，我们果真又再见面了。”

一阵幽香直入鼻中，也不知是安敏的体香，还是落在她身上的梅花花瓣香。

张珏一时不明所以，安敏正受到全城通缉，她突然如此衣衫不整地冒了出来，还主动投怀送抱，显是受了极大的惊吓。一时不及盘问更多，当即脱下自己的绵衣，为她穿上。忽见她手腕上有一圈圈青紫瘀痕，显是为人捆绑所致，不由愣住。好半晌，才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安敏道：“他们……他们欺负我……呜呜……”

她只是哭个不停，张珏从未遇到这种场合，也不知道如何劝慰，只好干站在一旁。

安敏忽转头见到张珏在山风中瑟瑟发抖，不禁一怔，止住哭声，笑了起来。张珏道：“你又哭又笑的，像什么样子！”安敏一听，登时又呜咽着哭了起来。

张珏忙道：“好，好，是我不好，我不该这么说你。”安敏抽抽搭搭地道：“我刚才哭，是因为我被人欺负，心中难过。我现在哭，是因为除了小张将军你之外，世上再也不会有人对我这么好了。”

张珏问道：“为什么这么说？你的父母呢？你不是还有兄长吗？”安敏哭道：“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我害死了我娘亲，因为我不听话偷跑出

来，我娘亲气得发病死了，是我害死了我娘。”愈发“哇哇”大哭起来。她真情流露，如此情状之下，当不会再有谎言，再也不会有人认为她是什么奸细。

张珏生怕旁人听见，又见她双脚磨破流血，忙抱她回到家中，将她放到椅子中坐下，柔声道：“你先歇一会儿，等我妹妹回来，让她给你找衣服鞋袜换上。”

他心中疑虑甚多，既然再度与安敏重逢，即便有怜香惜玉之心，也必须得先尽公职，道：“我有些话要问你，你可愿意告诉我实话？”安敏道：“嗯，反正我也没有别人可以诉说了。”又哭出声来。

张珏最怕她哭，忙道：“好了，不要再哭了。昨晚你对我说，你是出来救你兄长的，刚刚又说你是背着父母偷跑出来的。那么前晚你混到上天梯，又是为什么？”安敏道：“我不知道阿兄被关在哪里，只听说上天梯戒备最严密，所以我以为我阿兄被关在那里。”

这一点，张珏之前早已猜到，此刻再问一遍，不过是想从安敏口中得到证实而已。至于安敏被捕后丝毫不乱，一是因为她自问不是什么奸细，父亲安乙仲又是宋人，张珏终究会弄清楚究竟，不会对她怎样；二来她本来就是为寻找兄长而来，被人捉住，以为也许会因祸得福，与兄长关在一起。

张珏问道：“那你为什么诬陷高言大将军，指证是他派你到上天梯盗窃火药的？”安敏道：“我娘亲生病，就是因为高言大将军。当时我又被你捉住，脱身不得，正好见到他也在那里，一时情急，就想开个玩笑，说是他派我来的。”

张珏道：“这么说，你原来就认得高言大将军了？”安敏道：“我在大理出生，在大理长大，当然认得他了。其实数年前，我们在他叔叔家见过面的，不过那时我还是个梳着一头小辫子的小女孩，他不记得我了。”

至于刘霖在钓鱼台上吹奏芦管，并未引起安敏多大注意，那是大理十分流行的《打歌》，许多大理人都会吹奏。但后来的木叶之声，则令她一下子想到了她兄长，她兄长木叶吹得极好。她料想这是兄长听到芦

管乐声后，以为是来了营救的人，所以以木叶相应，告知对方自己被关的位置。

张珏道：“那么你可还记得前晚药师殿的事？”安敏道：“记得。我在若冰娘子的床上睡着了，忽然听到高言大将军的声音，猜他多半想起我是谁了，是来找我的。我正要起来，若冰娘子进来了，让我继续休息，一切由她来处理。后来我就睡着了。”

安敏吸了薰香香雾后，确实昏了过去，但她因为当晚曾用曼陀罗花迷倒牛二，事先服了解晕药，薰香药力对她起了作用，但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她听到外面有重物落地声音时，便醒了过来，勉强起身，出来时，才发现高言胸口口中刀，人已经死了，身体倒还是温的。若冰虽还有气，却是叫也叫不醒。她一时惘然而惊，不知道为何会这样，然而当此情形，再有人进来的话，她必然会被当作凶手。她急忙出来，欲趁夜色逃走，却发现药师殿门口有兵士守卫。刚好张珏部将赵安追踪吹木叶者回来，在门前与兵士谈论兴戎司牢房中有个吹木叶的年轻囚犯。她听在耳中，猜想那神秘囚犯就是她兄长，愈发要逃出去。既然前门不得出，便来到院墙下，想看看能不能寻到另外的出路。

令她惊讶的是，西墙头上正有一人在向她招手。她当即心生警觉，怀疑对方就是杀死高言的凶手，现下要诱她过去，杀她灭口。一时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人忽道：“娘子不相信我吗？我知道你的真名，你其实叫安敏，对不对？”安敏大吃一惊，仰头问道：“你怎么会认识我？”那人道：“是你父亲派我们来救你的。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你真名？”她吃惊之余，再无迟疑，将那人垂下的绳索系在腰间，任由对方拉上墙头。

安敏说到这里，叹了口气，道：“张将军，之前我骗了你，我其实不姓张，我姓安，单名一个敏字，小敏是我爹娘称呼我的名字。”见对方并无惊异，自己倒是吃了一惊，问道：“你已经知道了？”

张珏道：“那些人来接应你时，白秀才人就在柴垛后，他听到了那些人叫你的名字。”又问道：“那么昨天晚上你带着那些人闯入军营，也是想要去牢房救你阿兄？”安敏点点头，道：“可是我想不到会遇见你。你……你的手受伤了！”

张珏道：“我没事。你可知道是谁捉了你阿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安敏瞪大了眼睛，奇道：“你是合州副帅，居然不知道这件事吗？”旋即叹了口气，道：“也对，这件事又不如何光彩，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兄长名叫安允，绑架他的人，就是你们合州知州余大成。你现在可想到我为什么能刻出假知州大印来，因为我偷看过余知州写给我爹娘的亲笔信。当然了，余知州只是办事跑腿的角色，我娘亲说他背后的主谋肯定是你们四川制置使余玠余相公。”

张珏奇道：“假木印是你自己刻的？”安敏道：“是啊。我们家附近有一座寺庙，庙里住着个刻书匠人，也会刻些佛像、玩偶之类的小玩意儿，我跟他学的。原来是为了好玩儿，想不到还能派上用场。”

张珏道：“但是从信上只能看出印文，你如何能知道知州大印的形状和尺寸大小？”安敏道：“家父是宋人……他姓安，叫安宁，不过那是假名了，他本来叫安乙仲，是前蜀帅安丙最小的儿子，熟悉大宋的官制体例，我是问过他，才知道真正的大印是什么样子。”

幕僚阮思聪之前本已推测到安敏的家世来历，但此刻张珏听她亲口说出来，还是颇为吃惊，问道：“你父亲是……那你母亲就是……”安敏道：“我娘亲叫千寻，但千寻只是个假名——我也是出了事后才知道，包括家父是安相公之子这件事——家母真名叫汪红蓼。”

张珏立道：“那么你娘亲就是汪世显幼妹了？”安敏道：“原来小张将军也知道家母的名字和家世。”

张珏心道：“如何能不知道？怕是全四川没几个不知道汪红蓼的。”

安敏又“嗯”了一声，道：“是的，我娘亲就是秦巩汪世显的妹妹。她告诉我真相后，说她的兄长就是引蒙古军入蜀的汪世显。其实不用她说，我也早从旁人那里听到过，大理虽然地处西南，可也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偏僻。安乙仲和汪红蓼的传奇故事，谁不知道呢。”她究竟是在大理长大，未受中原礼法熏陶，不似宋人有那么多避讳，不能直呼父母的名字。又重重叹了口气：“只是我实在想不到，这对为爱情坚贞不移的传

奇夫妇，竟然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张珏道：“那么余知州绑架你阿兄，是想要挟你娘亲？”安敏点点头，道：“他想要我娘亲替大宋办事。说是目下蒙古内讧未平，窝阔台、贵由这一系的宗王正被新任大汗蒙哥陆续加害，想要我娘亲出面，游说皇子阔端投宋。”

张珏这才真真正正大吃一惊。他猜到安敏真实身份后，满以为余知州绑架她兄长安允，是要用昔日行刺汪世显之计，再度行刺蒙古皇子阔端，却不想是诱敌投降的计谋。这当然也不是知州余大成的主意，而是蜀帅余玠的深谋远虑了。

蒙古成吉思汗生前最钟爱嫡幼子拖雷。拖雷母亲就是成吉思汗众多后妃中地位最尊的大皇后弘吉剌氏孛儿台旭真。孛儿台生有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被称为四曲律。曲律意为骏马、豪杰。尽管成吉思汗还有第三皇后也遂所生的第五子兀鲁赤，第二皇后忽兰所生第六子阔列坚，但地位却低于大皇后所生四子。拖雷具有嫡幼子的身份，按照蒙古“幼子守产”的习俗，拥有极为特殊的地位。成吉思汗亲切地称呼拖雷为“伴当”，出征时总将他留在身边，参决军国大政，时称“大那颜”。当时所有人都毫不怀疑地认为拖雷将会在成吉思汗百年后继承汗位。然而，事情却因为一场意外的争吵而起的变化。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不久，决定西征花剌子模国。当时，花剌子模国对蒙古而言，完全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敌人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也无从得知。正因为如此，出征前，一种不安的情绪普遍笼罩在蒙古军中。成吉思汗的第三皇后也遂趁机进言道：“大汗越高山峻岭、渡大河大海，长途远行，平定诸国。但凡有生之物都不能长久生存，如果你高山一样的身躯忽然倒塌，你的国家百姓由谁来治理？你四个儿子之中，应该由谁来继承宝座？当此临别之际，请大汗早些定下这件大事。”其实此事众人均已经想到，只是心有畏惧，谁也不敢主动提起。也遂和第二皇后忽兰在所有后妃中最为成吉思汗所宠爱，反而是也遂先大胆说了出来。

成吉思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召集众人开会，说：“也遂虽是女人，她的建议却十分重要。我的弟弟、儿子、博尔术、木华黎等，你们都没有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自己竟然也忘记了这件事。”然后将目光投向长子术赤，说：“术赤，你是我的长子，你先说说，这件事要怎么办？”

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脾气暴躁，术赤还没有回答，他抢先说道：“父汗让术赤先发表意见，是想要将天下委托给他吗？他是篾儿乞的杂种，我们怎么能接受他的治理？”

成吉思汗年轻时，原配妻子孛儿台曾经被敌人抢走，后来虽然为成吉思汗夺回，却在回来的路上生下了术赤。虽然成吉思汗视术赤为亲生，但“野种”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术赤头上。术赤见弟弟当众揭自己的痛处，勃然大怒，奔过去抓住察合台的衣襟，怒道：“父母都没有把我当外人，你为什么老是跟我过不去？你有什么本事？不过暴躁骄傲而已。我和你比箭，要是我败了，就折断大拇指。我和你比武，要是我败了，就倒在地上不再爬起来。请父汗下令。”

兄弟二人互不相让，当即扭打在一起，好不容易被人拉开，也依然怒目相视，互相斥骂。全场一片愕然，不知所措。成吉思汗脸色铁青，一时说不出话来。

还是察合台的师傅阔阔搠思主动站了出来，严厉训斥察合台道：“察合台，你为什么这样性急？你这样胡言乱语，怎么对得起你的母亲孛儿台夫人？你和术赤难道不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吗？你这样说，不是要故意提起你母亲终生遗憾的事吗？”察合台这才无言以对，闷不作声。术赤见有人替他出头，也逐渐平静下来。

成吉思汗这才开了口：“阔阔搠思说得对，怎么能这样说术赤呢？术赤当然是我的长子，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察合台不便再说什么，于是笑道：“术赤是有本事的，我们也不必比试。术赤和我年纪最大，我们愿意一起为父汗效力。三弟窝阔台敦厚仁慈，我推举他将来继承父汗的大业。”

成吉思汗回头问术赤：“你怎么看？”术赤心中虽然不平，但他感觉到成吉思汗心中已经认可了察合台的建议，再争下去也没有结果，只能

是自讨没趣，于是说：“察合台说得不错，我们二人愿意齐心协力。我也推举窝阔台继承父汗的大业。”成吉思汗道：“大地辽阔，江河众多，我将会分封给你们每个人广阔的土地，让你们各守封国。但你们二人以后一定要和睦，不能让人耻笑。”术赤、察合台两人都当场答允了。

成吉思汗又问第三子窝阔台：“你有什么意见？”窝阔台道：“父汗降恩让我说话，我能说什么呢？有两位兄长推举，我能说自己不行吗？今后尽力而为吧。要是我的子孙不成器，虽然包着草，牛也不吃，虽然包着油，狗也不吃，那么自有兄弟们的子孙来高举父汗的大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本人自会竭心尽力当好大汗，但倘若他的子孙继承了汗位，却没有能力治理国家，那么，三兄弟的后代自会站出来主持正义，重新推举大汗。这话颇似谏语，后来果然应验。

成吉思汗点头称是，最后才问第四子拖雷：“你有什么想法？”拖雷没有丝毫迟疑，说：“我同意父汗和兄长们的意见，推举窝阔台。我愿全力辅助他，他忘了的，我提醒他。他睡着了，我叫他起来。他出去征战，我总是在他身旁。”于是成吉思汗便立窝阔台为继承人。

四兄弟的性格在这一场立储之争中昭然可见，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窝阔台，他也是心机最深的人。最吃亏的自然是拖雷，他是嫡幼子，蒙古习俗由幼子守业，加上成吉思汗一向偏爱他，他本人也精明能干，众人均以为将来继承汗位的必然是拖雷无疑，没想到突生事端，造成了窝阔台继位的局面。也正是这一次立继承人的会议，埋下了日后蒙古内讧不断的种子。

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国后，将新占领的领土分别封给了长子术赤、二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则被分配了五个千户，以及中央兀鲁思封地。而根据蒙古“幼子守产”的习俗，成吉思汗百年之后，他的全部领地、财产和军队都将归拖雷所有。

术赤是长子，却不能继承汗位，而且封地最远。他感觉受到了排斥，自然心情很不好，一直闷闷不乐，很快就生了病。刚好此时成吉思汗派他出征，术赤出兵有些迟缓，引起了成吉思汗的不满。后来，成吉思汗几次召术赤来见，术赤因为病重，无法成行。成吉思汗不了解实情，更加怀疑术赤心有怨恨。

刚好有个蒙古人从术赤的封地来，成吉思汗便向他询问术赤的情况。那个人回答说：“大王子身体很好，我来这里之前，还看见他带了大队人马在打猎。”成吉思汗勃然大怒，当即决定发兵征讨术赤，并委派一向与术赤不和的窝阔台与察合台作先锋。就在大军将要出发之时，快马传来消息：术赤已经病死。成吉思汗这才知道术赤生病已久，他一直误会了长子，十分悲痛。

术赤死时才四十九岁，普遍认为他是因为心情不佳导致了短命。他共有十四个儿子，次子拔都最为精明能干，长子鄂尔达于是主动将继承父亲王位的权利让给了拔都。术赤虽然活着的时候备受压力，但因其妻子与拖雷妻子是亲姊妹，所以他与四弟拖雷关系极为友善。非常难得的是，即使在他死后，这种友好的手足关系也得以继续延续，由此在后来争夺汗位的内讧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成吉思汗死后，拖雷一跃成为诸王中势力最大的人，继承的领地封民计有二十万户，十二万的精兵，全部是蒙古最精最强的兵马。而其他王子均只有几千户封民，即使是大汗的继承者窝阔台，封民也只有五千户。可以说，其他所有人的势力全部加起来，也不及拖雷一人。尽管窝阔台之前已经被成吉思汗亲自指定为汗位继承人，但仍然能感到弟弟拖雷的巨大威胁。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自然而然地埋下了日后争夺汗位的种子。

按照蒙古传统，汗位候选人要通过形式上的忽里勒台大会的推举后，才能登位治国。因此，从成吉思汗逝世起，拖雷便以大那颜的身份监理国政，处理帝国的事务。宋绍定二年（1229年）秋八月，成吉思汗死后两年，拖雷终于召集各支宗王大臣，于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怯绿连河上游的曲雕阿兰召开忽里勒台，商议推举蒙古国大汗。大会一开始，蒙古贵族均极力推举实力最强的拖雷。在这样的状况下，窝阔台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假意表示要让位给拖雷，说：“按照蒙古人的规矩和习俗，幼子是家中之长，代替父亲并掌管他的营盘和家室。我怎能在他活着时就登上合罕之位呢？”蒙古史书记载，拖雷能以大局为重，主张尊重父汗遗命，立富有治国才能的窝阔台为汗。实际上，拖雷若是有心遵守成吉思汗遗命，又何必监国摄政两年？可见他对汗位不无窥觊之心。

正因为双方各怀鬼胎，所以会议一直开了四十几天，始终不能决定。在关键时刻，大臣耶律楚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私下里找到拖雷，向拖雷进言说：“此宗社大计，宜早定。”并明确要求拖雷放弃汗位的争夺。拖雷考虑到当年父汗确实曾经当众立三哥窝阔台为继承人，自己在声势上处于下风。而成吉思汗的四大嫡子中，与拖雷友善的长子术赤已死，二子察合台则明确支持窝阔台，拖雷也感觉到自己势单力孤。耶律楚材的话最终促使了他的立场，他最终答应主动推举兄长窝阔台为大汗。当时拖雷势力最大，一呼百应，他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在拖雷坚持之下，终于议决推举窝阔台为大汗，拖雷监国就此结束。

窝阔台即汗位后，命耶律楚材定册立礼仪，皇族诸王尊长均列班拜见大汗，借以加强大汗的权威。此时，众蒙古王公贵族已经能隐隐感到新大汗的不安。而实力最强的拖雷却没有多想，他自以为窝阔台是自己的亲兄长，又是他本人主动让贤，力保兄长即位，权力之争无论如何也不会大过骨肉之情。然而，拖雷却不知道，权力这东西，一旦得到手，就很难舍弃，之后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巩固权力，甚至连兄弟之情也可以舍弃不顾。他拥有蒙古最强壮的兵马，把有要津，英勇有谋，威望又高，是王公贵族中众望所归的大汗人选，随时能够取窝阔台而代之。有这样的一个实权派人物在，自然令新大汗难以坐稳大汗宝座，兄弟之间的猜忌不可避免。

窝阔台即汗位两年后，亲率大军征伐金国。在攻破居庸关后，窝阔台突然得了病，说不出话来。巫师占卜后，当众宣布说：“因为杀害金国百姓太多，所以山川神灵作祟，侵害大汗，必须由亲族中一个人代死，否则病不能好。”众将均默不作声，将目光投向拖雷，拖雷说：“我答应过父皇，一心辅助皇兄，我愿意代皇兄而死。巫师，你念咒罢。”巫师便开始念咒，给拖雷喝了神水。拖雷先向上天忏悔自己往日杀人太多的罪孽，随后对窝阔台说：“请皇兄照料我的孤儿和妻子。”显然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已经有托付后事之意。

当晚，拖雷神秘死在自己的营帐中，年仅四十岁。自己钟爱的幼子如此诡异地死去，这大概是成吉思汗生前无论如何都没有料到的。他为了避免儿子们争夺汗位而费尽心机，到头来骨肉相残的血腥事件还是一幕又一幕地由他的后代子孙上演。

对外公布拖雷的死因是病死，但拖雷妻子索鲁赫帖尼^[2]坚决不承认拖雷是死于疾病。蒙古妇女有继承权，丈夫去世，主妇即为一家长。窝阔台为了笼络索鲁赫帖尼，提议她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以加强两系的关系。但索鲁赫帖尼却极有主见，拒绝了大汗的刻意笼络，从此全身心地照顾拖雷的几个儿子，取得了众多蒙古王公贵族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为她日后为儿子谋取汗位奠定了基石。

关于拖雷的真正死因，普遍看法是他饮下的所谓神水中事先被下了毒，他是中毒而死。那么，拖雷到底是死于被害，还是他主动选择喝神水自杀呢？从当时的局势来看，以拖雷之精明，如果是被害，他应该有所察觉。而事后他的部下和家人也没有能查出究竟，可见意外被害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拖雷是自杀。据说窝阔台因为忌惮拖雷而“一病不起”后，耶律楚才曾经向拖雷暗示了大汗的不安和忧虑。拖雷想不到兄长如此猜忌自己，权衡利弊后，为了让窝阔台放心，最终选择了一死。如此一来，拖雷喝下神水前向窝阔台托孤一事便顺理成章了。拖雷死前，必然得到了窝阔台和耶律楚才确保其后人财产及人身安全的承诺。窝阔台出于自己形象的考虑以及对拖雷的歉疚，也善待了拖雷后人，尽管拖雷的部分财产和军队被转给了窝阔台的儿子贵由和阔端等人，但拖雷一系对中央兀鲁思依然有军事统辖权。

无论如何，拖雷这位蒙古帝国最重量级的人物的死，终于令窝阔台长舒了一口气。拖雷代死之后，窝阔台的“病”果然就好了。蒙古人由此对识大体的拖雷更加钦佩。据说窝阔台也十分感激拖雷，曾说他将来死后，要将汗位传给拖雷的长子蒙哥。窝阔台这句话显然不过是故作姿态，但还是有不少人当了真，他的孙子失烈门曾提醒他说：“你如果让拖雷的儿子蒙哥继任大汗，你自己的儿子、孙子就没有奶吃了。”失烈门这句话，也曾侧面反映出当时拖雷的强大对窝阔台汗位的威胁是何等之大。

拖雷之死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蒙古贵族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在窝阔台发动的第二次西征中，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开始显露出内讧的种种迹象。这次西征中，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的长子均作为统帅参战。但因为术赤不是成吉思汗的亲生儿子，他这一系的子孙一直受到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的歧视。刚好术赤之子拔都精明

能干，不但很会打仗，还善于带兵，部将都很服他，称他为“赛因汗[3]”，这更加引起了察合台孙子不里（察合台长子蔑忒干之长子）和窝阔台长子贵由的不满。平定俄罗斯后，拔都在大帐设宴庆功，不里和贵由斥骂拔都是“婆娘”，由此大吵一架，宴会不欢而散。拔都后来将情况报告给大汗窝阔台。因为拔都有成吉思汗长孙的地位，窝阔台不得不做样子，下令将儿子贵由逮捕，交给拔都处分，将不里交给察合台处分。贵由是大汗的儿子，拔都当然不敢随便处罚，但这场梁子却由此结下了。

不久后，窝阔台在一次酒宴上突然口吐白沫，神秘病死。他称帝共十三年，死时五十五岁。当年侍奉大汗筵席的凑巧是拖雷妻子索鲁赫帖尼的妹妹亦八哈别吉及其子，因而窝阔台后妃及近臣都指控是亦八哈别吉母子在酒中下毒，害死了大汗。为避免更大纷争，窝阔台的奶兄弟额勒只带那颜强行将流言压了下去，力证亦八哈别吉母子没有下毒。

窝阔台死后，按照蒙古习俗，由其遗孀第二皇后乃马真暂时摄政，直到选出新任大汗为止。窝阔台生前最钟爱第三子曲出，然曲出却在攻宋战场上死去。窝阔台痛惜之余，便立曲出长子失烈门为皇位继承人。乃马真野心勃勃，不欲孙子失烈门即位，而想要自己称制主政，有意召来中书令耶律楚材询问继承人之事。耶律楚材回答说：“这可不是外姓臣属可以知道的事情。关于新任大汗，有先帝留下的遗诏，请照此执行。”乃马真不同意，遂自行在和林[4]主持朝政。

由于蒙古王公贵族也不支持失烈门，而是瞩目窝阔台长子贵由，贵由却正在西征途中，尚未归来，由此给了乃马真可乘之机。她馈赠大量财物给各支宗王及文武大臣，令众人照旧任职，一切制度照旧，初步稳定了局面。

等站稳脚跟后，乃马真便在女奴法提玛的怂恿下，大肆铲除异己。为了独掌朝政，还下令秘密逮捕杀害宰相镇海和财政大臣牙刺洼赤。二人先得到风声，逃到乃马真次子阔端处避难。乃马真多次派使者找儿子要人，均被阔端拒绝，还义正词严地答道：“既然他们来请求我的庇护，那么把他们交出去就远非忠恕之道。不久将要举行忽里勒台大会，我将把他们带到那里，如果证明他们确实有罪，他们将获得应有的惩罚。”镇

海和牙刺洼赤这才逃过一劫，阔端也因此赢得了很高的声名。

重臣耶律楚材因无力阻止乃马真胡作非为，不久即忧愤成疾，不幸去世。还有人跑去乃马真那里告状说：“耶律楚材任宰相二十年，天下的贡赋有一半收入其家。”乃马真听说后，急忙派人去耶律楚材家中搜查，却只见到十几架琴瑟及数千卷古今书画、金石、遗文等。耶律楚材生前常说：“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被蒙古人奉为至理名言。

由于汗位长期空悬，各支宗王都在窥视汗位，四处活动。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是东翼宗王之首，干脆率大军逼近和林，预备用武力夺位。幸好此时贵由率兵从远征途中返回，斡惕赤斤才自行退去。

正是在乃马真执政期间，余玠入主四川，利用蒙古女主乱政之机，修筑了四川山城防御体系。

宋淳祐六年（1246年），忽里勒台大会终于召开，蒙古贵族一致推选贵由为新一任大汗。窝阔台病死于淳祐元年（1241年），而直到淳祐六年春，贵由才当上大汗，其中间隔五年时间，由此可见当时蒙古汗位继承权的斗争是何等激烈。

除了拔都外，所有宗王都到会，并向贵由祝贺。只有拔都因与贵由有过节，不愿意看见他即位，借口腿疾未痊而拒绝参加会议，贵由对此自然怀恨在心。然他新即汗位，最先要做的，是要从母亲乃马真手里夺回大权。

正好这时候，贵由亲弟阔端告发女奴法提玛用巫蛊之术谋害他，重新当上宰相的镇海也称受到法提玛加害多亏阔端仗义庇护。法提玛被迅速逮捕，她被剥光衣衫，受到刑罚折磨，最终承认了谋害皇子阔端的罪名，于是被处溺毙。不久，乃马真的亲信也被陆续以各种罪名处死，乃马真郁郁病死，贵由终于完全执掌了大权。其人性情严酷，又逮捕了曾进兵和林的东翼宗王斡惕赤斤，以酷刑处死。大臣们对此噤若寒蝉，不敢有任何进言。

初尝最高权力滋味的贵由随即迫不及待地要发兵去征讨不听话的拔

都，因大臣们劝阻，才暂且缓行。然即位次年秋天，贵由称要西巡，带领一支大军向西行进。明眼人都看出这是新大汗预备突袭拔都。拖雷遗孀索鲁赫帖尼急派人通知拔都，拔都便预先做好了准备。

正当两军相向、大战一触即发时，贵由突然手足痉挛而死，时年四十三岁，登上汗位还不满两年时间。一种普遍被认同的说法，是拔都派人暗中将其毒死。

贵由死后，暂时由其皇后海迷失摄政。蒙古贵族重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刚好大会的地点在拔都的势力范围内，便推举名望最高的拔都为大汗。不料，拔都十分聪明，知道他并非成吉思汗亲生后代，即使当上大汗，也难以服众，便极力推荐与自己关系友善的蒙哥即位。海迷失皇后当然不同意，拒绝承认这次在西方举行的忽里勒台大会的结果。于是，蒙古贵族决定第二年在东方重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

第二年，拔都派弟弟别儿哥率领大军，护送蒙哥到蒙古本部参加忽里勒台大会，自己则驻在西方作后援。窝阔台与察合台系的王子知道拔都有长孙长兄身份，地位最尊，且兵力雄厚，难以匹敌，因此拒绝到会。最终，由于拔都以长支宗王身份强行干预，在其武力支持下，蒙哥被推举为新大汗。从此，蒙古帝国的最高大权由窝阔台一系转到了拖雷一系。

蒙哥为人果敢刚毅，杀了图谋政变的失烈门和贵由之子，以及曾经辱骂过拔都的察合台之孙不里，由此巩固了汗位。如此，窝阔台众嫡子当中，便只有阔端还在世。虽然他为人宽厚和善，并无争当大汗之心，甚至在忽里勒台大会上支持蒙哥，然其父、其兄先后暴毙身亡，传闻与拖雷系、术赤系大有干系，且蒙哥一即位，就诛杀他兄长贵由、弟弟曲出两系的子孙，包括他的皇嫂海迷失，都被以极其残忍的刑罚处死，这不能不令他感到极大的危机。

更有甚者，蒙哥即位后，预备将征战主力放在攻打南宋上。而漠南事务一向由阔端负责，蒙哥不满其在四川战场一再受阻，有意用弟弟忽必烈来替代阔端。而南宋这边，自然是希望蒙古继续内讧下去。然蒙哥既大位已定，便果断以武力压服了内部不服者。

蜀帅余玠大概也了解到死对头阔端在蒙古国内处境不妙，竟想出了利用旧识汪红蓼游说其归降南宋的主意。其实两军大战之前，策反敌方主帅之举，早前已有先例，前蜀帅吴曦叛宋附金，便是最为典型、最为成功的例子。

开禧二年（1206年），宋宁宗在权臣韩侂胄的鼓动下，正式下诏伐金，此即为开禧北伐。当时，宋军北伐主力分布在江淮和四川两翼，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负责指挥东线作战，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负责指挥西线作战。本来应该东西两线互相呼应，结果事情就坏在吴曦身上。

吴曦为抗金名将吴玠之孙。吴玠、吴玠兄弟均是从宋军底层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兄弟二人当年在四川率军民抗金，功绩显著。史载蜀人当时只知道有吴氏二位将军，却不知有宋朝廷，由此可见吴氏兄弟声名显赫，影响之大。非常可惜的是，吴曦非但没有继承祖先的忠勇，还为了一己私利，甘当了可耻的卖国贼。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金章宗完颜璟见南宋北伐，十分紧张，考虑到四川的战略地位，决定利用吴曦与南宋中央朝廷的猜忌与矛盾，加以挑拨。为此，金章宗做了周密安排。他先是派人进军吴曦老家德顺州^[5]一带，寻找到吴曦的族人吴端，派吴端出面，开始了招降吴曦的活动。随后，金章宗又亲自写信给吴曦加以笼络：“时则乃祖武安公玠捍御两川，洎武顺王玠嗣有大勋，固宜世胄大帅，遂荒西土，长为藩辅，誓以河山，后裔纵有桀黠之汰，犹当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

这其实是一封典型的离间之信，极尽挑拨之能事。信中虽然极力夸奖了吴曦祖先的战绩，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朝廷其实对吴氏一直有所防范和猜忌。为此，金章宗特意举出了当年岳飞被杀的例子，并拿吴曦与岳飞相比：“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三夷之诛，可不畏哉。故智者顺时而动，明者因机而发，与其负高世之勋见疑于人，惴惴然常惧不得保其首领，曷若顺时因机，转祸为福，建万世不朽之业哉！”意思是说，吴曦你评价一下自己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如此显赫的威名战功，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最后

还是被宋廷猜忌，被杀且连累亲族，难道你不该有所惧怕吗？这话相当有力，直接道破了宋朝廷的最大死穴：从来不信任武将。

吴曦读信后，反复思考，一时间犹豫难决。他祖父吴玠、父亲吴玠均为名将，为保卫四川与金人奋战了一生，有口皆碑。他怎能为了一封金国皇帝的信便抛家弃国？然而，他自己也确实亲身感受到了南宋朝廷的猜忌和不信任。

吴玠兄弟之后，吴曦父亲吴玠继任蜀帅。实际上，四川已经成为公认的吴氏家族的地盘，时人有“吴家军”之称，南宋朝廷为此深以为忌。宋朝自太祖赵匡胤立国，一直以“以文制武”为国策，千方百计地防止武将拥兵自重。这一政策，确实保证了北宋朝廷一直没有大的内乱发生，但也直接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在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中胜少负多。北宋灭亡到南宋初年，由于抗击金军的形势需要，武将权力急剧增长，并一度形成了张浚、韩世忠、岳飞等多个军事集团，宋高宗既要倚重这些人，内心又深为忌惮，以致后来局面一旦稳定，便采取措施削夺武将兵权。岳飞之死，标志着武将拥兵自重的时代彻底结束。但唯独“吴家军”例外，随着宋金关系的变化，势力不衰反长，“夫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能百战以保蜀，传之四世，恩威益张，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尤其是四川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具备经济上的独立性，吴氏坐大一方的局面，自然也不是中央朝廷所希望看到的。自淳熙年间开始，执政大臣如赵汝愚、留正等人先后向朝廷上书，要求采取措施抑制吴氏势力。不过吴玠生性谨慎，“少起勋阀，弗居其贵，礼贤下士，虽遇小官吏，不敢怠忽。拊循将士，人人有恩”，他任蜀帅期间，尚没有与中央朝廷发生冲突，勉强相安无事。吴玠死的时候，吴曦正在和州[6]任职。按常规的看法，他应该立即回四川继任蜀帅，接管其家族势力。但南宋朝廷却认为这是一个抑制吴氏势力的好机会，强行征召吴曦到京城临安任职。目的昭然，就是为了削弱吴氏在四川的势力，防止尾大不掉的局面。对于吴曦来说，瞬间失去了少主的地位和兵权，自然难以接受。他人虽在京城，但一直积极谋划，力图还蜀，重掌兵权，为此他不惜对执政大臣大行贿赂之事。刚好权臣韩侂胄有意北伐以提高个人威望，吴曦全力依附，并表示如果能够回到四川，一定出兵配合。韩侂胄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极力斡旋。吴曦最终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重新

回到了四川，并掌握了川陕军主力。

尽管如愿以偿，但吴曦对一度失去兵权、困在临安看朝廷脸色的日子还是心有余悸，金章宗正是因为通过间谍了解到这一点，才适时地抛出了劝降信。

此时韩侂胄正准备北伐，吴曦的立场对金国和南宋都十分关键。南宋朝廷浑然不知金章宗离间之事，还任命吴曦兼任四川宣抚副使。本来，这应该足以让吴曦与南宋关系更近一层，不料在这个关键时候，四川宣抚使程松与吴曦发生了巨大矛盾。程松之前为钱塘县令，因巴结韩侂胄而一飞冲天，在四年内就由知县升到宣抚使的位置。他作为韩侂胄的心腹被派到四川，隐有监视吴曦的使命。但其人才干平庸，不足以服众，甚至还拿出了长官的架子压制吴曦，促使吴曦快速倒向金人的怀抱。他先是利用吴氏在四川的根基架空了程松，并派亲信姚淮源前去与金人接触，提出愿意献出阶、成、和、凤四州给金人，换取金人封他作“蜀王”。金人当即答应，命吴曦只需按兵不动即可。

吴曦叛变后，金军便无西顾之忧，全部部署东线战场。结果，宋军在东线接连战败。南宋权臣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指挥军事的苏师旦和邓友龙，用丘劼为两淮宣抚使。丘劼一到任，便采取守势，结果，又连遭失败。丘劼便干脆与金军秘密谈和。东、西两线都按兵不动，韩侂胄立即处于孤立。金人随即兵分九路，大举南下，开始了全面反攻，战线波及整个宋金边界。宋朝连连败退，形势颇为不利，南宋朝廷大震，议和的呼声又一次高涨。韩侂胄见宋军接连在军事上失利，罢免了丘劼，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同时，又派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向金人请和。

其时，金军由于战线过长，损失惨重，已经无力再战，却趁机对南宋朝廷开出了高昂的议和条件：割两淮、增岁币、赔军银，以及北伐首谋者韩侂胄的人头。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并决定再度起用名士辛弃疾，任命他为枢密都承旨^[7]。但此时辛弃疾已经卧病在床，未及受命，便与世长辞了。临死还挥臂高呼“杀贼”数声。这个以武起事、以文耀史的伟岸男子，最终壮志未酬，空留下一腔浩叹。

吴曦叛宋降金是南宋中期的重大事件，不仅令西线宋军元气大伤，

也对南宋后期局势造成了重大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促使了“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南宋朝廷逐步加强制置使、宣抚使的统兵权力，多由文官担任，剥夺了各屯驻大军都统制的指挥权，“暗帅”“暗探”等新鲜事物应运而生。

不仅如此，吴曦一事还引发了南宋中枢的急剧动荡。军事上的失利和吴曦叛宋成为朝野上下攻击执政大臣韩侂胄的主要理由，他本人威信大大下降。韩侂胄的政敌史弥远和宋宁宗皇后杨氏便想借机铲除他，一场政变在朝廷内发生了。

史弥远率先上书弹劾韩侂胄，指责开禧北伐以来百姓死伤无数，公私物力非常困难，给国家造成祸害。杨皇后也趁机让皇子赵曷在宋宁宗面前指责韩侂胄，说韩侂胄再启兵端，将危害国家。但宋宁宗依然信任韩侂胄，于是杨皇后决定铤而走险，召兄长杨次山入宫，命他与史弥远商议，诛灭韩侂胄。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初三，史弥远在杨皇后的支持下，矫称有密旨，令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率兵三百，埋伏在六部桥侧，等韩侂胄入朝时，将其截至玉津园夹墙内活活打死。

宋宁宗听说韩侂胄被截的消息后，急忙写手谕赦免韩侂胄。杨皇后拉住宋宁宗哭泣道：“陛下若下谕旨，请先让妾死在这里！”宋宁宗就此作罢。后来临安府告知宋宁宗韩侂胄身死的消息，宋宁宗竟然不相信，事情过了三天，还坚持说韩侂胄没有死。群臣这才知道韩侂胄之死并非宋宁宗的诏旨，而是史弥远和杨皇后搞的鬼。

韩侂胄死后，史弥远大权独揽，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拜右丞相。最为卑劣的是，他按照金人的要求，凿开韩侂胄的棺木，割下头颅，装在匣子里送给了金人。一朝重臣的脑袋，就这样被送出去乞和。金人遂同意议和。

开禧北伐以韩侂胄之死宣告彻底失败，这也是南宋朝廷最后一次伐金。此后，宋、金两国都日益衰弱，无力再发动战争。与南宋君臣杀害韩侂胄妥协求和相比，金人却颇佩服韩侂胄的气节，“韩侂胄函首才至虜界，虜之台谏文章言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不过，宋金和议终于达成，这就是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

不仅如此，宋朝廷还给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给金国的岁币也增至六十万。此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蒙古打败金国后，宋朝廷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拒绝给金国进岁币。然而，十分可悲的是，南宋朝廷竟然联合蒙古伐金，与当初北宋朝廷联合金国伐辽如出一辙。蒙古灭金后不久，便将兵锋直指南宋，四川最先沦为战区。熟悉陕川的秦巩豪族汪世显降蒙，引蒙古军入川，一举攻破蜀口，从此蜀地战火绵延，再无宁日。

而蒙古皇子阔端的身分、地位、领土、兵力尽在昔日吴曦之上，他目下控制着河西、秦巩及西蜀大片土地。而他所面临的猜疑和困境，也比吴曦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一点上而言，蜀帅余玠劝降离间之计完全可行，且有极大的实现可能。果真能实现的话，将是一场惊天大逆转，不但能不战而收回全部失地，彻底扭转宋军被动苦守的局面，更会对蒙古内政造成极大的冲击。

或许是余玠打听到汪红蓼人在大理后，盘算出了这条计策，以合州知州余大成的名义出面，派人寻到她，晓以大义，却为汪红蓼拒绝。诱降阔端的计划实在太过诱人，不能轻言放弃，余玠遂决意出狠招，绑架了安氏夫妇唯一的儿子安允，想逼迫汪红蓼就范。

张珏想到这里，忙问道：“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阔端地位不稳，还可能会牵累他的部属。一旦蒙哥决定对他动手，作为心腹的汪氏也难逃劫难，那可都是你娘的亲兄弟。况且你父亲是宋人，如果阔端归降大宋，汪氏必随其内附，就此你们两家就是一家人，难道不好吗？”

安敏哭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娘亲不同意。后来阿兄不见了，有人送来一封信，称阿兄在他们手里做人质。除非娘亲答应他们的条件，不然永不能再与阿兄相聚。”顿了顿，又续道：“娘亲收到信后，便立即收拾行装，我以为我们要动身出发去救阿兄。不想娘亲说我们要立即躲去印度，而且要改名换姓，再也不能提从前的事。我问她阿兄怎么办。她说不用再管阿兄，宋人要的其实是她，只要她藏起来，他们找不到她，无从要挟，阿兄就不会有事。我听了好生气。一向以来，父母都最爱阿兄，对他百依百顺，教他琴棋书画，对我可就没那么好，任凭我

在外面瞎跑。我还一直嫉妒阿兄得宠，认为爹爹娘亲重男轻女。想不到到了关键时刻，娘亲只顾自己，根本不管阿兄的死活。”

张珏心道：“汪红蓼此举虽然绝情，但却不失为最好的应对之策。她人藏去印度，余相公寻不到她，安允便成了空质，杀也不是，关也不是，放也不是，一筹莫展。只是寻常母亲哪能狠得下这个心，全然不顾儿子死活和安危？安允被绑架来宋境，虽不会受到拷打虐待，却也是镣铐加身，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地方，行动不得自由，要吃不少苦头。”愈觉得汪红蓼非比寻常。又问道：“那你爹爹呢？”

安敏道：“爹爹只是不说话。我求过他，他还不耐烦地将我的手甩开了。我一气之下，就偷偷跑了出来。”

张珏道：“那后来那些赶来救你的人……”安敏道：“我原先就不认得那些人，他们……他们……”

张珏见她脸色转红，露出忿恨之色来，忙问道：“那些人怎么了？你手腕上和脚踝上的伤，是他们弄的吗？”安敏点点头，道：“他们都是蒙古人……呜呜，昨晚离开军营后我才发现的……呜呜……我恨蒙古人！我们家原本在三谿，我认识的许多人，有我的小伙伴全家，还有我认得的好多好人，都是被蒙古人杀了。我知道他们是蒙古人后，转身想走，他们就捉住我，将我绑了起来……”

张珏心道：“原来安敏全然不知那些蒙古人的来历和身份。是了，她亲生父母隐姓埋名，隐瞒身份，她又是在大理出生长大，哪里跟蒙古扯得上半点干系！想来是安允被绑，安敏又自作主张去救人，安氏夫妇无可奈何，汪红蓼又有病在身，不能亲自出马，或者说她不愿意为大宋挟制，只能辗转请蒙古人帮忙了。她兄弟尽为蒙古人大官，弟弟汪德臣、汪良臣都是世侯，别说调一队人马，就是派一支军队，都是做得到的。嗯，安敏说的熟人和朋友被杀之事，当是数年前蒙古皇子阔端率军攻打三谿的那次战事了。”

蒙古为攻灭南宋，一再采取斡腹之计，欲避开江淮正面战场，绕道四川，从侧翼袭取南宋腹地。不想于四川战场受阻，虽占领蜀口及西川，但始终无法突破东川宋军防线。蒙古遂又采取更大的迂回策略，降

服吐蕃，攻打大理，预备从侧后翼制约南宋。当年皇子阔端亲自率军攻打大理，差点攻破大理北边重镇三戛。即将得胜之时，又莫名退兵，其因不明，只留下种种猜测传闻。当时蒙古执政者为阔端之母乃马真皇后，亦没有人敢追究阔端责任。

安敏又道：“他们还说我也是蒙古人，要我跟他们走，不用再管我阿兄了。”张珏心道：“秦巩汪氏已经是蒙古重臣，安敏母亲姓汪，说她是蒙古人也没错。只是这些人何反而不管安允呢？”忙问道：“他们为什么只管你，不在意你阿兄的安危呢？”安敏道：“因为……因为……”又大哭起来，道：“他们跟我娘想的一样。”

张珏一时难明究竟，但料想汪红蓼已经病逝，一提及她的事情，便会惹得安敏悲伤难言，只好问道：“那后来呢？”安敏道：“他们说要尽快离开钓鱼城，我不肯听，他们就绑住我不放。后来我说要好好想一想，他们才勉强解开我，但仍然紧紧盯着我。我为了逃走，只好谎称想洗个澡，他们见我脱了外衣和靴袜放在了一边，这才相信了我的话，走得远远的。”

张珏道：“他们藏身在哪里？”安敏道：“我……我不知道……”张珏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安敏哭道：“别问我这个，我不想说。”

张珏料想她因为那些蒙古人终究是来帮她的，所以不情愿泄露他们藏身之处，便改口问道：“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安敏道：“我趁他们不备，溜了出来，看见前面有亮光，就朝那里走，不想却是悬崖……”

张珏心念一动，问道：“你说的可是个山洞？”安敏这才意识到无意中说了漏了嘴，她虽厌恶蒙古人，但这些人专门为营救她而来，她还是不愿意他们就丢性命，忙道：“不，不是……”

忽听见门外有人叫道：“哥，是你在里面吗？外面好多人找你。”却是张如意回来了。她一推门就愣住了，指着安敏道，“她是……呀，她不是那个什么奸细小敏，后来又被歹人救走了吗？”张珏道：“她不是……”

张如意道：“喂，你同伙在哪里？你可知道，你同伙为了翻墙方便，用迷香来对付我。”安敏道：“有这样的事吗？没听他们说起啊。”

张珏生怕妹妹起了疑心，忙道：“好了，如意，正好你回来，你快帮她收拾收拾。”

张如意道：“哥，你干吗带她来家里？她不是正被全城通缉追捕吗？”张珏道：“她这个样子，还能去哪里？你去弄点水，让她洗洗，再给她找身衣服，找双鞋子。”

张如意哼了一声，将背篓放下，先扶安敏进了自己房间，让她脱下绵衣，先钻进被子取暖。又拿着绵衣出来，递给兄长，道：“快穿上吧，小心着凉。”又低声问道：“其他人呢？”张珏道：“什么其他人？”张如意道：“你的部下啊。”张珏道：“哦，只有我一个人。”

张如意道：“那么你是一个人带小敏回来的。哥，你该不会是喜欢她吧？”张珏吓了一跳，忙道：“胡说八道。”

张如意道：“我怎么觉得哥对小敏很好啊，根本没有拿她当奸细对待。”张珏只得道：“她其实不是什么奸细，昨晚还是她救了我性命。”

张如意登时大急，道：“哥昨晚遇险了？到底怎么回事？”张珏道：“这个涉及军中之事，我不能多提。总之，是小敏救了我。”

张如意道：“那小敏到底是什么人？这个我总可以问吧。”张珏道：“这个……你最好也不要知道。”顿了顿，又道：“她叫安敏，不是什么奸细，她来钓鱼城是来找她哥哥的。不过跟她一起的那些人有点问题，所以我不能放她走。如意，她涉及多起案子，我还有许多话要问她。不过这会儿我得先出去，你帮她收拾一下。一会儿，我再派人来接她，送她到药师殿上药。”

张如意笑道：“难得哥哥起了怜爱之心。哥，你也看见安敏的脚了，伤成那样了，还能走路吗？不如叫若冰娘子过来看看。”张珏沉吟片刻，道：“也好。”

出来时，张珏正好遇到白秀才，便随他进堂屋坐下，问道：“可是她？”白秀才点头道：“确实是吴知古。”又问道：“张将军说是一名叫李

庭玉的香客告诉你，说吴知古是吴曦之女，对吧？”张珏道：“对，此人箭术高超，自称是飞将军李广之后，说是在金国长大，在汴京见过吴曦之女吴知古……不，是吴若水几次。”

白秀才道：“我刚才在门外看到一名男子与吴知古在罗汉堂庭院中交谈，那男子很像是张将军口中的李庭玉。本想上前看得清楚些，却被王立赶开了。这里面，会不会有问题？”张珏道：“不是那种寻常香客在遇到时随意聊上几句的情形吗？”

白秀才道：“吴知古是寻常香客吗？连余相公都派了亲兵保护她。能近她的身的人，必定是熟人。而且李庭玉这个人突然出现，突然告诉张将军这么一番话，是不是很有些怪异？”

张珏道：“我感觉李庭玉言行是有些不合常理，但他是惠恩法师的老友，况且他的话不像是假话。只是吴知古正受到皇帝宠幸，要查证她，实在难以着手。”

白秀才道：“张将军不是派人捉了那个代人出家的僧人大法了吗？何不将李庭玉也秘密拘禁起来。再拿话去试吴知古。最不济时，也可以令李庭玉和她当面对质。”张珏道：“但吴知古身份非同一般，我要这么做，必须得事先禀报王大帅和余相公。”

白秀才道：“那就先抓了李庭玉再说。不然……”他没有说完，只从怀中掏出账簿来，抓起桌子上的算盘，又开始认认真真地算起账来。

张珏道：“抱歉，还有一事打扰。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有名中年男子抱着骨灰罐从钓鱼台跳了下去。白秀才之前可见过这样一个人？”

白秀才愣了一下，才道：“没有。如果真如张将军所述，这样的男子，我一眼就会留意到的。张将军，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人都去了，你还那么执着查他做什么？他连自杀都要选择一大早无人的时候，也许只想要清清净净地寻一个去处[8]呢。”说到后来，自己也长吁短叹，怅然伤感起来。

张珏便不再理会白秀才，急急出来茶肆，正好遇到部下张万。

张万道：“小的刚遇到赵安将军，他说奉张将军之命押人回军营去了，让小的赶过来侍奉将军。”张珏道：“那好，你带两个人去后院，问我妹妹如意有什么需要。”

张万道：“就这个吗？”张珏因为安敏身份重大，不敢随意泄露，便道：“我捉住那个女奸细小敏了，她受了伤，我妹妹正在帮她收拾。你好好看着她，回头等若冰娘子来看过她伤势后，你再带她来见我。”

张万道：“张将军要去哪里？”张珏道：“我去趟护国寺，然后要赶回官署。你有事，便来官署找我。”张万道：“遵命。”

到护国寺山门时，兵士上前禀报道：“适才有一行人出去了，他们有王立将军亲自护送出门，小的拦不住。”

张珏忙问道：“是什么人？”一名兵士正好见过张珏与李庭玉比箭，忙告道：“带头的就是昨晚跟将军比箭的那位李先生。”

张珏疑心大起，问道：“总共有多少人离开？”兵士道：“包括李先生，一共是十个人。他说四人是他的侍从，另外六个是他雇的挑夫和马夫。”

张珏再无疑虑，忙叫道：“放响箭！快放响箭！”自己亲自带人往山下追赶。

不一会儿，三支响箭呼啸升空，连发三声巨响。这是知会各关卡城中出了紧急大事，需立即拦下陌生人。

张珏料想李庭玉等人若想要尽快离城，必定会选离护国寺最近的护国门出城，遂直接朝护国门追来，果然在城门处见到被截下的李庭玉一行。兵士将他们逼站在墙根下，城墙上弓弩手看守。一旁还堆着搜出来的物品，除了随身兵器、弓箭之外，还有皮索、挂钩、弯刀等中原极少见到的器具。

李庭玉倒也不慌乱，只道：“张将军，想不到我们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见面。”

张珏道：“李先生，我敬你是名门之后，多问你一句，希望你如实回答。你来钓鱼城做什么？”李庭玉道：“探访老友惠恩法师。之前我曾告诉过张将军的。”

张珏道：“李先生千里来访，正逢惠恩法师受伤卧床不起，李先生却选择匆忙离开，而且是由王立将军护送出寺，是什么缘故？还有，李先生昨晚告诉我，罗汉堂中的女道士真名叫吴若水，是叛将吴曦之女，可今早又有人看见李先生正与她亲密交谈。这，又是怎么回事？还望李先生解惑。”

李庭玉道：“我早些年见过吴若水啊。我猜她对我还有些印象，所以约我谈了一谈。”张珏道：“不，我猜是李先生用她的真实身份要挟她协助你离开。”

李庭玉道：“果真如此的话，就表明我告诉张将军的秘密是真有其事。张将军不去对付潜入大宋多年的叛贼之女，怎么反倒与我纠缠起来了？哦，我知道了，那女道士来历不简单，张将军动不了她，对吧？哈哈，这倒是有趣得紧。一个伪装成道士的叛贼之女，就能将你们大宋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张将军你，堂堂合州副帅，连找她当面对质的勇气都没有。”

张珏也不理会对方的冷嘲热讽，道：“我大致能猜到李先生匆匆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安敏逃走了，你担心我很快会通过她找到你们藏身之处，对吧？”

李庭玉乍然止住笑声，吃惊地望着张珏，显然极是意外。

张珏道：“我已经捉住了安敏。李先生再抵赖也没用，稍后我带她来与各位见面，相信她一定认得各位。”又道：“你们四个虽然换了装扮，但我认得出来，你们就是昨晚跟安敏一起到牢房外打探的那四个人，对吧？还有你，你差点用我的刀杀了我。”

那汉子是个莽撞性子，当即怒道：“昨晚真该杀了你。”张珏冷然道：“现在后悔已然迟了。李先生，抱歉了，恐怕再没有机会与你比试箭术了。来人，将他们所有人都绑起来，押回兴戎司牢房，严加看守。”

那曾想杀死张珏的汉子还要抗拒，被城头兵士一箭射穿大腿，当即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兵士一拥上前，将李庭玉等人反剪了双臂。

张珏见这伙蒙古人已然就擒，命城头兵士放出五踢脚，即一炮升空，连响五声，声音清脆，告知各关卡警报解除。他自己又重新朝护国寺赶来，正好在山门遇到王立。

王立道：“我适才听到有响箭升空，可是城中出了大事？”张珏道：“王将军适才亲自送出山门的李庭玉一行，是混入钓鱼城中的蒙古奸细。”

王立一时瞠目结舌，半晌才道：“这怎么可能？”张珏道：“这事一时难以说清楚，一切等王大帅回来再说。王将军，我如果是你，就要格外留意里面的那位尊师。”不再理睬对方，命守卫山门的兵士撤走，自己赶来药师殿。

若冰正在药房配药，见张珏进来，眼神一亮，随即觉察到自己失色，忙低下头去。张珏见她娇羞可人，自己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还是若冰先道：“张将军来找我，可是有什么事？”忽见到张珏手腕上缠了一条汗巾，忙放下手中药材，奔过来问道：“将军手受伤了吗？”张珏道：“哦，我倒是忘记了，是我自己不小心割伤了。只是小伤，不碍事，不敢有劳娘子。”

若冰拆开汗巾，道：“已经化脓了，还说只是小伤。”又以命令的语气道：“坐下来。现下你不是将军，只是个病人，是病人就得听我的。”张珏只得往圆凳上坐了。

若冰打来热水，小心将脓水挤出来，擦净伤口，又涂了药膏，用药布裹好。这才问道：“张将军找我做什么？”张珏道：“娘子可还记得小敏？”

若冰道：“她怎么了？”张珏踌躇道：“她脚受了伤，人在我家里，想劳烦娘子去看一看。我知道娘子极少出诊的，不过……”

若冰道：“好。将军先去忙，我收拾一下药箱，很快就动身。”张珏

想不到她如此爽快，忙连声道谢。

出来时，正好撞上刘霖。刘霖问道：“张兄可有见过梅秀才？”张珏道：“没有。他没来过这里。”刘霖道：“奇怪，他房里没人，到处找不到他。不过我来找张兄，不是为梅秀才的事，而是为那晚小鲁的案子而来。”

张珏道：“怎么，你发现线索了？”刘霖道：“其实不是我发现了新线索，而是我刚才去探访了惠恩法师，他的回答很奇怪。”

张珏道：“我昨晚也去见过惠恩法师。他说当时小鲁要到草丛中方便，他提着灯在路边等小鲁，不想被人自后袭击，人就晕了，而且他也不知道凶手从哪个方向来。”

刘霖道：“惠恩法师也是这么对我说的，这说法与现场情形并无违背。但你我亲眼见到命案之处尽为直道，凶手老远就能见到有人提灯站在山道上，不可能为了掩饰行踪而杀人，除非是有预谋。凶手先是打晕了惠恩法师，后来才杀死小鲁，既然针对的目标不可能是小鲁，必然是惠恩法师身上的什么东西。我自言自语说了这番话后，惠恩法师便赶快接口说，他身上有一封信不见了，是南郭寺方丈写给护国寺方丈的。”

张珏道：“既是高僧之间的通信，想来以谈论佛法居多，就算涉及其他，也不过是个人私务。凶手仅仅为了这样一封信而袭击了惠恩法师，又杀死小鲁，当真奇怪。”刘霖道：“是的，不光这点奇怪，我还感觉到惠恩法师是在顺着我的话说。”

张珏道：“刘兄是说，也许根本没有这样一封信？”刘霖道：“也不是。我只是觉得……先不说这个。这里面还有一点说不通，山路离悬崖不远，为何凶手不将小鲁的尸首推下悬崖造成失踪的假象呢？杀死兵士，在钓鱼城可是大案。”

张珏道：“这件案子，多半跟蒙古人有关。”大致说了惠恩法师老友李庭玉是蒙古奸细之事。又道：“惠恩法师多半也不知道老朋友已经投奔了蒙古人。他本已离开钓鱼城，突然得到紧急军情，才临时返回，是在李庭玉之后。”

刘霖沉吟道：“兴许李庭玉意外见到惠恩法师回来，又不进护国寺，而是直接上了山，分明是要去官署，担心老朋友发现了什么，所以派人跟着？后来歹人见惠恩法师独自站在路边，干脆将他打晕，想从他身上找到什么，却想不到小鲁藏在草丛里方便，不得已便杀了他。”

张珏道：“这倒是说得通。不过蒙古人来了钓鱼城一事，暂时不能张扬。也请刘兄不要告诉惠恩法师我已捉了李庭玉。”

刘霖道：“张兄放心。”又问道：“那李庭玉当真是飞将军李广的后人吗？”张珏道：“他自称出自陇西李氏，真假不得而知，但那一手箭法，却是相当了得，有名门之风。”刘霖叹道：“可惜了，李家又出了个降胡的李陵[9]。”

张珏见若冰已提着药箱出来，便道：“这件案子，就交给刘兄调查。刘兄尽可以找梅秀才做帮手，他脑子活，反应快，说不定有什么新看法。”刘霖笑道：“那倒是了。我先去找到梅秀才的人再说。”

张珏遂与若冰一道来到琴泉茶肆。张如意正在店里招呼茶客，见张珏进来，忙迎上来问道：“怎么这么久才来？”张珏道：“临时出了点事。小敏人呢？”

张如意道：“我给她洗干净身子，换了衣服，让她在我房里休息。你的手下在外面守着呢，跑不了。”

张珏遂带着若冰进来后院，张万与两名兵士正在院子里玩打弹子。

张珏问道：“小敏人呢？”张万道：“女奸细吗？她人在里面，一直没出来过。”又问道：“噢，将军不是要去官署吗，如何又回来了？”张珏道：“我有些话，要尽快问清楚。若冰娘子，你先进去，给小敏看看，她脚受了伤。”

若冰应了一声，提着药箱进屋去了，片刻又出来道：“里面没有人啊。”

张珏大吃一惊，急忙冲入室内，却见被子凌乱，安敏并不在房中。又急忙到翁大娘旧室及厨房、茅厕看过，还是没人。

张珏急问道：“你们可有离开过？”张万挠挠头道：“不久前听到响箭声后，我们几个以为出了大事，出去看了一眼，但很快又回来了。她……她人真的不见了吗？”张珏怒道：“那还能有假？”

张万道：“就算小敏趁我们离开院子的时候逃了出来，也必须要经过琴泉茶肆。我们人就在那里，茶肆也有那么多人，人人都知道她的样貌，她怎么可能从我们这么多人的眼皮底下溜走？”

张珏心想有理，不由自主地又朝东面药师殿望去。

若冰道：“张将军不是说她脚受伤了吗？应该走不远。”张珏心道：“是了，安敏双脚受了伤，怎么还可能翻墙？我真是气糊涂了。”

张万忙道：“小的这就带人往山下搜索。”张珏道：“不必了。她应该是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了。”张万道：“什么？”一时只觉得上司言语深奥无比。

张珏道：“若冰娘子，你先请回去。不好意思，害得你白跑一趟。”若冰道：“不碍事。”

正好张如意进来，问道：“怎么了？”张珏道：“安敏人不见了。”张如意奇道：“不会吧，你手下有三个人看着她啊。”张珏道：“怎么会？张万，速去找一些绳索来！”甩手朝西面梅林而来。

他是在梅林中发现的安敏，当时他人就在茶肆，没有见到有人从门前经过，那么只有可能是安敏早已经藏在林子中了。可她惊慌失措的样子，分明刚从什么地方逃出来。她如果是从山道过来，护国寺山门昼夜有兵士把守，不可能没人见到她。再联想到安敏曾说过“悬崖”之类的话，那么只剩下唯一的可能，她是从悬崖边上的什么地方爬过来的。

张珏赶来悬崖边，来回勘查一遍，果然在一块大石边发现了血迹。那大石缝中生出一根小儿臂粗的藤蔓，直垂下悬崖。张珏微一思索，解下腰刀，将戎衣束紧。张万带着绳索赶来，道：“将军，绳子！”

张珏遂将绳索一端系在腰间，另一端命兵士环绕在树上，自己双手抓住藤蔓，向下滑去。

峭壁挺然直下，犹如劲竹孤桐。石缝中生有各种灌木树丛，老叶沧桑，墨绿中隐约凸杂着嫩黄，那是新生的嫩叶，仿若春天的眼睛。山风自耳畔呼啸掠过，虽冷意未消，却已明显地没有了冬日的凌厉和刺骨。悬崖之下，江天轩豁，缙云诸山尽在指顾间——峰峦浑厚，云雾缥缈，天池闪亮，城郭巍峨，兼以云树烟波，山情水韵，难怪时人称钓鱼山气势雄逸，有“江山之胜”。然无限风光中，却是身悬半空的致命危机，脚下谷涧云雾缭绕，深不见底。即使是张珏这样时常训练垂吊的军人，身临绝壁险境时，亦有胆战心惊之感。

那一瞬间，他忽然明白了安敏的心意：她一个弱女子，要缘着藤蔓攀爬上来，需要费极大的力气，稍有不慎，即会摔入万丈深渊，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她却宁可冒险，也要逃离本是来营救她的人的掌握，可见其内心深处厌恶蒙古之深。她好不容易爬上了平台，意外遇到张珏，惊喜交加，真情流露。为什么又要再度逃走呢？是了，她不是自己逃走的，而是被人掳走了！那人来去的路线，就是她逃走的路线。会不会李庭玉这伙人只是声东击西之计，有意暴露，令张珏就此撤去禁卫，好将她转移出去？

一时间，心中愈发焦虑，手中的汗也明显多了起来，险些抓不住藤蔓。又暗道：“我这是怎么了？那些蒙古人是受命来救安敏的，当然不会对她怎样，她就算再次落入他们手中，也不会有危险，我这般着急做什么？”

心神略定，便看见脚下有一个洞穴。洞口不大，又为灌木、丛草浓荫遮蔽，若不是垂吊到跟前，根本发现不了。

张珏仰头叫道：“我发现了一个洞，我要进去了，你们把绳子放下来一些。”

上面有人应了一声，绳索果然落下来一大截。张珏又往下滑了一段，攀住洞口，这才放开藤蔓。那洞口实际上是一处天然的石缝，直径不过三尺，他只能俯身在里面爬行。越是往里，光线越暗。曲曲折折，东拐西弯，爬了一刻功夫后，湿热之气嗖然扑面而来，夹杂着奇怪的酸臭气。再往前一段，绕过一块大石头，突然间豁然开朗起来，有了光线，虽则朦朦胧胧，却大致能够视物——

眼前是一个大石洞，如同一座大厅。洞中比外面要热得多，石壁边上有一道流泉，泉水下正好是大坑，形成一个天然的水池，不断有热气冒出，居然是个极罕见的半山温泉。洞顶石隙间漏下一缕天光，映着“沙沙”坠落的泉水，飘飘洒洒，发出奇异的光彩，甚是迷人。

张珏见到深洞中居然有如此美景，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心道：“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泉飞泻？”

传说有张姓樵夫因抵抗不住黑暗势力而被困死在山上岩石中。一名好心的仙女用法术裂开巨石，驱走黑暗，又从天河引来玉液琼浆给樵夫饮下，樵夫遂死而复生，其所饮下的玉液琼浆亦长流洞中，号称“天泉”。但这只是钓鱼山山民口口相传的古老传说，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再往前，穿过一群倒垂的石钟乳，登上一层台地，又是一个大洞。张珏晃燃火折，打量四周。洞中有一张简易小木桌，桌上有一只大瓦罐及几只陶碗，洞角还堆有被褥等物。张珏走过去点燃桌上的油灯，又见桌下扔有安敏的夹衣、靴子及绳索等物，料想这便是她之前被关的地方，也是蒙古人的秘密藏身之处。台侧有一处门屏似的洞口，大约是通向另一边的出口。

忽听见有人叫道：“张将军！张将军！”声音细若游丝，几不可闻，仿佛来自极遥远的地方。

张珏便重新走回到通往悬崖的小洞口，应道：“我人在洞里，多叫些人手，带火把下来。小心些！”不见回应，又提高声音大喊了一遍，才听到有人应答。

张珏心道：“那些蒙古人在钓鱼城中一定有内应，不然不可能知道这么个隐蔽的地方。他们出入不可能像我刚才那样，一定有别处更便利的出口。”

举灯四下寻了一遍，果然在一块门屏似的大石旁发现了一处洞口，比悬崖洞口要大一些，人可弯腰通过。

张珏心道：“是了，这才是蒙古人进出的通道。昨夜应该是蒙古人守住了这里，安敏出不去，无意中看到那边石头后有个小洞，便谎称洗

浴，支开蒙古人，趁他们不备，由小洞爬了出去。不想洞口外却是悬崖，她不愿意折返回去，刚好看到洞口有一根藤蔓垂下，便冒险爬了上去。她一个女孩子家，当真不容易。”

他因未携带兵器，不便冒险追击，便等了一会儿。最先爬进洞来的是兵士龙井，一身山民打扮，头上裹着白布。他腰间别着火把和张珏的腰刀，进来先将兵刃奉给张珏。

张珏道：“我不是派你和田川监视工匠吗？你怎么突然跑这里来了？”龙井道：“小的和田川一直跟着唐平呢。他适才到茶肆吃热豆腐，我们一路跟了来。正好有人来茶肆喊人，说张将军需要帮手，之前小的又曾听到过响箭声音，怕出了事，所以赶来看看。小的攀山惯了，最先下来。”忽惊见天光飞泉美景，不由得愣住，好半晌才道：“这就是天泉吗？原来传说是真的。”

张珏道：“那边还有一个更大的山洞。”龙井遂点燃火把，来到大山洞，环视一圈，道：“小的是本地人，居然也不知道这里有个山洞，而且是洞中有洞。”

说话间，张万也跟着爬了进来，道：“这条通道又窄又长，胖子还真进不来。”

张珏便命龙井留在大洞中等候其他人，自己与张万先举火把钻进门屏旁的石洞。洞中高低起伏，脚下和两边都是岩石，不乏尖锐凸出之处，有经人工开凿的痕迹。二人小心翼翼，又直不起身子，行进得十分缓慢。

张万道：“这洞怎么这么长，走了这么远，早该过了梅林了。呀，这……这该不会是通往护国寺地下的储粮洞吧？”张珏蓦然醒悟，道：“还真是。快，快走，也许还来得及堵住歹人。”

又走了一段，前面道口被封死。张万道：“呀，没路了。”张珏道：“你让开，让我看看。”张万便侧身紧贴到石壁上，让张珏通过。

张珏抚摸了一遍道口，道：“这不是石头，这是扇木门，应该就是出口。”

用力一推，却是纹丝不动。心念一动，便握住门板上的横闩，往旁侧拉去——“哗哗”一阵响动，木门滑到一边。一阵阴风袭来，吹得张万手中的火把东倒西歪，火苗差点飘到脸上。张万道：“一定又是个大洞。”

木门出口处尚堆着几大麻袋粮食，张珏用力将麻袋推倒，接了火把，跨过麻袋，举火一照——这才发现那堵住洞口的木门并不是门，而是伪装成了一个木柜，木柜上堆有陈年账本及杂物。若不是事先知晓机关，根本不会有人发现柜子后还有一个洞口。

张万紧跟出来，见四周堆满一袋一袋的粮食，欢声叫道：“果然是护国寺的储粮洞。”

寺庙多有利用闲置资金购粮储备的传统，护国寺亦是如此。每每到大灾大难之时，有能力赈济灾民的，除了官府和大户之外，便是寺庙。有一些大寺庙，所储藏粮食甚至不比地方官仓少。张珏目下所站便是护国寺粮窖所在地，原是一处天然洞穴，位于藏经楼之下，正是做粮仓的极佳场所。通常寺里管事拿钱买了粮食后，再雇人用鸡公车推上山，自藏经楼便室地道搬进粮窖。军中乏粮时，也会临时向护国寺借济。但问题是，张珏来过好几次储粮洞，竟然也不知道这里面洞中有洞，那么那些蒙古人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他一时不及多想，直奔上台阶，地窖入口的翻板却是自外面锁上的。张珏便解下腰刀，用力敲打钢板，叫道：“来人，快来人，开了翻板！”

那翻板是精钢所铸，一时“咚咚”作响，当即有僧人听见，奔过来问道：“谁在下面？”张珏道：“我，张珏。快叫人开了翻板。”

那僧人道：“翻板钥匙在管事大难手中。”张珏道：“快去叫他来！”僧人道：“是。”

张珏又叫道：“等一下！”那僧人便又回来，问道：“张将军还有什么吩咐？”张珏道：“你先去传我命令，立即封锁护国寺。”

僧人道：“这个……贫僧找谁传令？那些军爷怎么肯听贫僧的

话？”张珏见对方夹杂不清，只得道：“算了，你先去找大难吧。记住，一定要让他亲自来开翻板，他如果不肯，想要逃走，就是奸细同党，叫人把他抓起来。”僧人道：“贫僧晓得了。”自去寻人。

龙井等兵士也陆续跟了进来。张珏忙道：“龙井，你身子灵巧，先从原路返回，传我命令，立即封锁护国寺，不准任何人进出。还有，叫悬崖上面的人不必再下来了。”龙井道：“遵命。”

张万道：“那小敏便是从这条道逃走的吗？对她这么个柔弱的小娘子来说，未必太难了些，又要攀下悬崖，又要爬洞。将军是怎么发现的？”张珏道：“我今早是在梅林中发现她的，却没有见到她从茶肆前经过，所以猜想可能悬崖边有蹊跷。而且她不是自己逃走的，应该是被人强行带走的。”

张万一时不明白究竟，见长官忧心忡忡，忙劝道：“那小敏画像贴满全城，她逃不出去的。况且今日发射过响箭，守门兵士势必会对出城者加强搜查，她的同伙也不可能将她夹带在挑子或是鸡公车上出城。”张珏这才略略放心。

等了好一会儿，仍不见大难到来，张珏便又敲起了钢板。又有一名僧人奔过来问道：“是谁在下面？”张珏道：“是我，张珏。快去叫大难来开锁。”那僧人道：“适才大难就在这里呀。”

张珏“呀”了一声，这才明白适才第一个应答他的僧人很可能就是大难，他听到张珏的一番话，肯定扔掉钥匙，飞身出逃。一时又惊又悔，问道：“谁还有钥匙？”僧人道：“方丈和罗汉堂首座。不过他们都在罗汉堂中为吴施主……”

他不提吴知古还好，一提“吴施主”三个字，张珏登时勃然大怒，喝道：“快去拿钥匙来开锁！”

那僧人吓了一跳，不敢再吭一声，飞一般地去了。

过了一刻功夫，才听到上面脚步声纷至沓来，有僧人叫道：“惠苦方丈到了。”

一阵手忙脚乱后，翻板终于打开了。惠苦见张珏率人从地窖出来，甚是狼狈，愕然问道：“张将军怎么会被锁在下面？”张珏道：“一时也说不清楚。怕是今日又要打扰方丈清修了。”转头命道：“立即封锁护国寺，速派飞骑下山，知会各城门关卡，擒拿大难。”

一行人出来时，正好龙井亦已带人赶到，禀报道：“所有进出护国寺的通道都已经封锁了，悬崖那里也派了人。”

张珏心道：“安敏脚受了伤，她又正被全城通缉，根本不可能出城。带走她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人一定还藏在护国寺中。”便命仔细搜查护国寺。

方丈惠苦追上来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先是药师殿日夜戒备，目下又要搜查全寺，昨晚将军不是已经搜过一次了吗？”张珏道：“我并不是有意骚扰方丈清修，有蒙古奸细一直躲在护国寺中。”大致说了李庭玉是蒙古奸细，以及地窖中另有暗道与一山洞相连，正是蒙古人在钓鱼城的秘密藏身之处。

惠苦惊道：“洞中有洞，贫僧怎么从来没有听大难提起过？”张珏道：“出入地窖均需要翻板钥匙，没有管事大难的协助，那些蒙古人怎么能知道地窖中另有藏身之处？大难一定是内奸。”惠苦听说，一时呆住，连声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张珏道：“大难应该已经逃离护国寺，甚至可能抢在城门守卫知道究竟前逃出钓鱼城，但他脚力再快，也比不上飞骑，最终还是无法离开合州。方丈，你可知道他在合州有其他藏身之处？”惠苦道：“大难是寺里管事，采购等各项杂物均归他管，他时常出寺，应该认识许多人。但具体是哪些人，贫僧也说不上来。”

张珏见问不出什么来，便道：“打扰了。”

惠苦道：“贫僧倒没什么，怕是正在罗汉堂为亡父招魂超度的吴施主很有些不满。”张珏道：“若是吴施主怪罪，尽管让她来找我。”

引入出来时，正见到张如意与若冰一道从药师殿出来。张珏忙上前问道：“如意，你来这里做什么？”张如意道：“我不小心磕破了膝盖，来找若冰娘子拿点药。”

张珏不及细问，若冰道：“正好我也为张将军手伤配了药，我进去拿。”张如意道：“哪敢有劳娘子？哥，你还不进去取？”见张珏不动，便强拉着他进来药师殿。

张珏道：“其实我手上的伤……”

一语未毕，便忽听见背后有人怒道：“张珏，你做的好事！”

扭头一看，却是那女道士吴知古。她怒气冲冲地走上前来，扬手便打了张珏一记耳光。还要再打时，却被张珏握住手腕，甩到一边。

吴知古愈发大怒，道：“我要杀了你！我非杀了你不可！”王立已然抢过来，劝道：“尊师息怒……”

张珏部下见吴知古的几名黑衣侍从有动手之意，“哗”地一声拔出兵刃，一齐围了上来。

王立急道：“做什么？退下，都给我退下！”张万道：“王将军，我们是张将军下属，只听张将军号令。”王立道：“你们……”

吴知古怒火冲天，自怀中掏出一块龙形玉佩来，道：“这是官家钦赐之物。张珏，圣物在此，还不跪下？”

张珏尚在踌躇，几名黑衣侍从抢上前来，夺了兵刃，七手八脚将他强按到地上跪下。

一人喝道：“你对圣上不敬，可是犯了杀头大罪！”

[1] 南唐及樊若水故事参见吴蔚同系列小说《韩熙载夜宴》和《斧声烛影》。

[2] 索鲁赫帖尼：蒙古克烈部王罕的弟弟札合敢不之女，1203年，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后，将她许给拖雷为妻。这位意志坚强而富有谋略的妇女，后来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在蒙

古黄金家族史上地位极为尊崇。由于她的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都做过帝王，所以她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四帝之母”。蒙哥和忽必烈分别做过大蒙古国、大元帝王，旭烈兀在西亚开创了伊儿汗国，阿里不哥1260年在蒙古本土被部分宗王贵族推举为大汗，并和忽必烈争位达四年之久。蒙古钦察汗国钱币上曾铸有称阿里不哥为大汗的铭文，表明他们承认阿里不哥是大蒙古国的第五任大汗，忽必烈只能算是在他之后的第六任大汗。

[3] 赛因在蒙古话中意为“好”。

[4]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仍不治宫室城池，逐水草而居穹帐。窝阔台在位，受中原城居生活影响，命刘敏负责在蒙古草原筑城，地址在鄂尔浑河东面原回鹘故城和林（今蒙古国境内）。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刘敏指挥山东、山西、西域的工匠开始筑城。建筑包括汗宫万安宫、诸王宫、仓库、官邸、市肆、佛寺道观清真寺、教堂等。城南北约四里，东西约二里，外城周长约十五里，辟东西南北四门。从窝阔台到蒙哥的二十多年间，和林一直是蒙古汗国的都城，全称哈刺和林。

[5] 德顺州：治所在今甘肃静宁。

[6] 和州：治所在今甘肃西和，原名岷州。宋金议和时，宋高宗赵构以岷州之岷字与金太祖完颜旻之旻字同音，为避讳讨好金人，将岷州改名为和州。是南宋西部边防重地，四川屏障。蒙古灭金后，多次派兵侵入此地，铁骑蹂躏，烧杀抢掠，一日数警。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拖雷亲率十万精兵进攻和州，知州陈寅昼夜苦战，坚守月余，粮尽援绝，州城遂破。临难之际，陈寅家眷自杀而死，陈寅收敛了亲人尸体后，冠戴朝服，登上城头战楼，朝京师所在的东南方向焚香跪拜，大声道：“臣当初图谋固守此城，作为四川屏障，城破了，臣也该当死了。臣不负国！臣不负国！”拜毕伏剑而死。此事即为著名典故“登楼望阙”之来历。传说陈寅死后尸体僵立不倒，拖雷言其尽忠，许其庙祀，方能倒去。遂以大夫之礼葬之。

[7] 枢密都承旨：枢密院时中央最高军事机关，都承旨地位仅次于枢密使和枢密副使。辛弃疾事迹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

[8] 相传禅宗六祖慧能（佛教禅宗南宗创始人）弥留之际，众弟子依依不舍，痛哭不已。慧能气若游丝地说：“你们不用伤心难过，我另有去处。”此即为“去处”典故。

[9] 书中人物观点仅代表历史人物观点，作者本人对李陵持同情态度。李陵故事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

第八章 难逢一笑

薄阴下的钓鱼城秀削天然，自有一番美景——远处有大河东注，汪洋滂沛，一泻千里；近处有鱼山诸峰，抑扬起伏，层见叠出；脚下则有壁立千仞，翠插天半，山岚烟波，溟蒙浩渺。振衣临渊，倚栏而望，一时脑中空空荡荡起来。这几天所发生的各种变故，因之而带来的各种烦忧，瞬间被强行从脑海中抽走，眼前只有这旖旎风景，如画江山。

江水浸云影，鸿雁欲南飞。
携壶结客，何处空翠渺烟霏。
尘世难逢一笑，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
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
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
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机。
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

——朱熹《水调歌头》

张万等兵士见主帅当众受辱，各自大急。张万叫道：“张将军！”张珏道：“你们退下。”

王立忙道：“出去，不相干人都出去。”张如意道：“哥……”

张珏知道妹妹性情刚烈，她在这里，多半要出事，忙使了个眼色。王立会意，道：“如意，你先出去。出去！都出去！一个也不准留下！”强拉张如意退出药师殿，又亲自掩上大门，命兵士守住大门，不让人进去。

若冰却是施然走了过来。一名黑衣侍从上前挡住她，喝道：“还不滚出去，找死吗？”若冰冷冷道：“尊师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怎么火气还如此之大？”

吴知古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若冰道：“我是医师，一看尊师脸色，便知你已病入膏肓。”

吴知古细细打量对方，见其人艳若桃李，其态却冷若冰霜，眉目凛然有不可侵犯之色，这才恍然大悟道：“啊，你就是那个大理女医师，我听过你的名字，你叫若冰，对不对？”命侍从让开，走到若冰面前，道：“若冰娘子既能一眼看出贫道病情，想来医术十分高明。”若冰道：“我的医术出自大理无为寺。”吴知古道：“那是大理皇家寺院，贫道

久闻大名。贫道听说无为寺多藏奇药奇术，常有起死回生之能，不知贫道这病……”

若冰道：“如果我说我有法子救你，尊师要如何报答我？”一旁侍从道：“娘子想要什么尽管开口，我家主人办不到的事，天下还真不多。”

若冰道：“那么我想先问一句，张将军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尊师？”一名侍从道：“我家主人正为亡父作法招魂，到紧要处被张珏打断，导致前功尽弃，是可忍孰不可忍？”

若冰道：“原来如此。法事还可以再做，但人若是性命没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只能等身后人来为自己做法事了。”

吴知古也是个聪慧之人，低声问道：“若冰娘子是想要贫道放过张珏吗？”若冰道：“他不过是个武夫，尊师跟他计较，只会坏了修为。”

吴知古身患奇疾，宋理宗为她遍请名医，也没有任何起色。她因只剩下几个月寿命，便决意利用有限的时间去实现母亲的最后遗愿，亲来护国寺为亡父超度。虽然她早已绝望，亦不大相信若冰能比临安御医还要厉害，能治好她的病，但人在绝处逢生之时，希望便会滋滋冒生出来，比豆子发芽还快，压过一切。既是有一线生机，她当然不能放弃，便慨然应道：“好，一如娘子所愿。”转头喝道：“张珏起来！今日瞧在若冰娘子份上饶了你，可别让贫道再看见你。滚，滚出去！”

张珏站起身来，捡了自己兵刃，看了若冰一眼，默默走了出去。

张如意等人正焦急地等在门前。张如意见兄长开门出来，忙上前问道：“哥你没事吧？”张珏道：“没事。”

张如意道：“那恶妇人是谁？”张珏道：“这个你不需要知道。如意，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先回去。”又叫道：“好了，大家都去办事。张万，可有搜到人？”张万道：“没有，全寺都翻过一遍了，既没有发现小敏，也没有大难。”

王立忙将张珏拉到一旁，低声道：“吴知古可是连宰相都惹不起的

人！张将军明明知道了她的身份，为何还要如此鲁莽行事？”张珏道：“我只是在尽我自己的职责。护国寺粮窖成了蒙古人的藏身之处，不把奸细找出来，吴知古自己也不见得会安全。”王立道：“话虽如此，可张将军几次三番干扰了法事，据说这是吴知古最后的心愿。你派这么多人在寺里走来走去，她看见了只会更加生气，认为你有意如此。张将军即使不顾及自己安危，也该为余相公想一想。”

张珏道：“那王将军想要我怎样？”王立正色道：“张将军若信得过我，不妨将搜捕奸细一事交给我王立。我会以保护尊师为名，仔细搜查护国寺。而且你将人撤出去，奸细反而会放松警惕，露出马脚，更容易被发现。”张珏微一沉吟道：“好，多谢。”

出来护国寺时，张珏想起李庭玉说的“一个伪装成道士的叛贼之女，就能将你们大宋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你是合州副帅，连找她当面对质的勇气都没有”，忽觉怅惘起来。

张万道：“将军昨晚一夜未睡，要不要回营歇息？”张珏摇摇头，道：“不过我确实有些饿了，先去琴泉茶肆坐坐。”见张万欲言又止，问道：“你有什么话要说？身为军人，吞吞吐吐成什么样子。”

张万道：“那个……那个小敏，她受了伤，根本没有能力自己从悬崖垂吊下去。如果按照张将军的说法，她是被歹人强行掳走的，那么至少需要两个歹人，一个人先下到洞里，一个人在悬崖上守着，还需要借助绳索，才能将她弄进洞里去。”张珏道：“不错，歹人担心她反抗挣扎，一定在她腰间绑了绳索。”

张万道：“绳索的另一端，应该系在树上，上面的歹人手握余绳，一点点将小敏放下去。下面的歹人接了她，将她拖进洞里，解开绳子……”张珏蓦然得到提示，道：“我到达悬崖边时，没有发现绳子！”

在当时的情况下，逃生保命为第一本能，歹人不大可能先去解开环在树上的绳索，只攀援藤蔓而下。多一根绳子，就多了一份生命的重要保障。要知道，脚下可是万丈深渊。

张珏忙道：“你考虑得极对。既然没有绳子，歹人应该也不是走这条通道逃走。”

张万道：“可如果不是走这里，又是从哪里逃走的呢？会不会是歹人带小敏翻墙去了药师殿？”张珏道：“这不可能。青天白日的，药师殿里有那么多人。况且自从出过命案后，我在药师殿加派了守卫，昼夜有人巡逻。除非吃了熊心豹子胆，歹人才会那么做。”

张万挠挠头，道：“那就只能是上天，或是入地了。”又狐疑问道：“张将军，你家下面该不会有地洞、地窖什么的吧？”张珏又好气又好笑，道：“没有，决计没有。”

一行人来到琴泉茶肆，正好在茶肆门前遇到白秀才。白秀才道：“张将军，我正要去找你，劳烦借一步说话。”引着张珏进来自己家中，掩好房门，才道：“我刚从城外回来，听如意说你不知如何得罪了那女道士吴知古，她拿出官家御赐之物，想要杀你。”

张珏刚经过茶肆时不见妹妹，问道：“如意人呢？”白秀才道：“她刚说有事，要出去一趟。”又道：“我找张将军来，是想说，吴知古当真是个祸害，留她不得，我替张将军做了此妇如何？但我一个人力不能及，还需要张将军从旁协助。”

张珏大吃一惊，骇然望着白秀才，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白秀才却极是冷静，道：“张将军不必如此吃惊，我是朝廷暗探，做事本就只求目的，不问手段。我反复盘算过，吴知古必是吴曦之女无疑，她入宫目的不得而知，但她留在世上，必是大宋心腹大患。她今日敢以御赐之物杀了张将军，明天便敢杀了余相公。此妇非除不可！”顿了顿，又问道：“对了，张将军刚才是如何脱险的？”张珏大致说了若冰出面之事。

白秀才道：“既然吴知古身患绝症，那是老天爷要收她。张将军在若冰娘子心中地位非同寻常，何不婉转劝劝她，不必再为吴氏这种妇人劳神费力。”

张珏道：“这我可做不到。若冰娘子为了救我，才答应为吴知古治病。她是医师，本就是以悬壶济世为业，又对吴知古许诺在先，我如何能陷她于不信不义？”

白秀才想了想，道：“这倒也是。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张将军请吧。”不再理睬张珏，自行进里屋去了。

张珏开了门，一脚跨出门槛，又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回头问道：“白秀才，你今天什么时候离开的家？”白秀才应道：“早上去过护国寺后。不是我通知你快点去捉李庭玉的吗？”

张珏沉吟道：“那正巧是在响箭之前了。”白秀才道：“我听到响箭响时，刚刚走到茶肆门口。”

张珏叫道：“张万！”张万忙过来问道：“张将军有何吩咐？”

张珏道：“之前你说歹人带着小敏去了哪里？”张万道：“上天，或是入地啊。小的那是随口瞎说。不过一个大活人，总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吧。将军你……你干吗这副神色？”张珏道：“原来那掳了小敏的人，一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张万道：“眼皮底下？那是哪里？”张珏道：“就是这里。”

话音刚落，便听到白秀才叫道：“张将军，这是你的令牌吗，怎么掉在了我房里？这……这不是如意的鞋子吗？你们兄妹在搞什么鬼？怎么跑到我房里来了。”

张珏忙进去取了令牌和鞋子，道：“这是歹人落下的。抱歉。”匆匆出来，将鞋子拿给张万，道：“你现下该明白了吧，我说的眼皮底下，就是白秀才家里。”

他离开家时，妹妹张如意尚在房中守护安敏，他随即派了张万带着两名兵士赶来后院，其实是要看守安敏。而之后唯一的空隙是，响箭声响后，张万三人离开后院，到琴泉茶肆门前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不久后即返回。那么歹人一定是趁这一时间进屋劫走了安敏，但既不可能从琴泉茶肆众人眼皮底下逃走，又没有返回悬崖自通道逃走，更不可能翻墙

进入药师殿，那么人一定还在后院。当时若冰发现屋里没人后，张珏只搜了张家，随即误以为安敏是走了悬崖之道，便匆忙追了出去。却没想到隔壁白秀才人不在家，他家亦是极佳的藏身场所。张珏发现悬崖边的洞口后，担心洞中有埋伏，又命召集更多人手，茶肆的兵士蜂拥过来帮忙，奉命监视工匠唐平的龙井和田川便是如此。而那歹人必是趁此大好机会，带着安敏从容经茶肆离开。

张万听了经过，这才恍然大悟。

张珏心道：“他们虽然离开了茶肆，但若是上山或是往东，都必须经过护国寺，当时山门前尚有兵士把守，所以必然是往山下方向去了。不过当时响箭警报尚未解除，城中又四处贴着安敏的画像，他们无法通过关卡，一定是躲在林中。”忙命张万去召集人手，组织起两支搜查队，沿护国寺西面下山道，往树林中仔细搜索。

出来茶肆时，天色已然不早，正好遇到阮思聪和刘霖。

刘霖先嚷嚷道：“梅秀才失踪了，到处找不到他。我问了州学的役夫，说是昨晚就没见他回去。”又道：“城里出了蒙古奸细，会不会梅秀才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跟小鲁一样，被人杀了灭口，连尸体也被推下悬崖了？”

张珏道：“那我派人知会巡逻队，多留意一下。”又问道：“阮先生来找我，可是有要事？”

阮思聪因刘霖是名门之后，也不避讳，道：“还是姓安的那件事。我打听过了，神秘囚犯应该不在州府中。”张珏点头道：“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余知州只是挂名知州，平日不管事，官署中多是冉先生的人，他大概觉得后衙不保险。”

阮思聪道：“但我想到了一个地方，安公子有可能被藏在那里。”张珏道：“什么地方？”阮思聪道：“寅宾馆。寅宾馆目下住着王立和大理杨深一行，但负责警戒的守卫却都是王立将军从重庆府带来的人。”

这些人既是蜀帅余玠的亲兵，当然也奉余公子余如孙的号令。寅宾馆规模不算小，且多为独立院落，往其中藏个把人甚至一群人都不是问题。

张珏道：“还真是，我怎么没想到。阮先生可有派人确认过？”阮思聪道：“张将军目下是兴戎司代都统，未得将军军令，我不敢自作主张。不过安公子藏在寅宾馆一事十之八九是真的，张将军想怎么做？”张珏道：“目下事情已起了极大变化，非但安公子的妹妹安敏来了钓鱼城，蒙古人亦介入其中。我想见一见余公子，将事情经过告诉他。”

刘霖道：“等一下，你们说的姓安的，可是广安安氏？”

张珏一时踌躇要不要将真相告知刘霖。刘霖母亲魏氏曾嫁安丙之孙安恭行，论辈分，安乙仲是她的叔叔。刘霖与安氏虽无血缘关系，却也有极深的渊源。然而安乙仲妻子汪红蓼的家族是刘霖的大仇家，刘霖未婚妻子陈氏一家数百口尽为汪红蓼兄长汪世显所杀。当年蜀帅余玠以奇计行刺汪世显，其实也是出于刘霖建言。若是他知道安允、安敏兄妹尽为汪红蓼子女，怕是再起仇恨之心，不会就此善罢干休。

然刘霖亦是聪明之人，见张珏神色闪烁，当即便猜到了几分，道：“既是姓安的，又跟蒙古人有关，一定事关安乙仲了。你们说的安公子可是他的儿子？”阮思聪见张珏为难，忙道：“不好说，都是我们瞎猜的。余公子来了钓鱼城，行踪却如此神秘，必是奉了余相公密令，事情未明朗前，还是不要公开谈论好。”

刘霖道：“张兄，我跟你一道去。我与余如孙交情不错，我出面求见，比你出面要方便得多。”

张珏不便拒绝，只得应了。几人遂一道往寅宾馆而来。

到宾馆门前时，守门卫士果然上前挡住，客客气气地道：“贵客和王立将军都去了护国寺，人不在宾馆里面。”

刘霖道：“我们是来找余如孙余公子的。”卫士道：“余公子也不

在。”他不说余公子人在重庆府，只说“也不在”，言下之意，分明是暗示余如孙人在钓鱼城了。

刘霖道：“有人跟我说看见他了。我跟余公子是朋友，他人到了钓鱼城，不先来找我，我只好自己登门来找他了。你推三阻四的，想做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在余相公帐下多久了？下次我见到余相公，可是要告诉他，他手下一个亲兵，敢把兴戎司副帅挡在大门外，这不是狐假虎威是什么？”

那卫士忙赔笑道：“小的不敢对诸位无礼，更不敢阻挡张将军。可余公子人真不在里面。”

他越是如此，刘霖越是起疑，便径直闯了进去。卫士不敢阻止，只得让在一旁。张珏便让手下留在大门外，自己与阮思聪跟了进去。

三人进来时，暮色已浓，正好在庭院中遇到大理将军杨深，他看起来郁郁满怀，神色凝重。张珏上前招呼了一声，他也不大愿意理睬，只哼了一声，态度颇为简慢。

张珏道：“高言大将军遗体已安置在护国寺大殿中。等王大帅回来，再与杨将军商议如何处理后事。”

杨深只点了点头，半句不问凶手之事。大概他心下认定是若冰也就是大理公主段霜杀了高言，亦不知该如何处置。

阮思聪试探问道：“杨将军人在寅宾馆中，可有听到什么动静？譬如昨日有没有什么人临时住了进来？”杨深沉吟片刻，道：“不妨去隔壁院子看看。”大理一行人住在东院，隔壁院子，便是北面的后院了。

张珏等人道了谢，便往后院而来。这处院子背靠大山，其余三面尽被其他院子遮挡，没有什么风景，但却最为幽僻。

到了院门外，刘霖扬声叫道：“余兄，你人在里面吗？刘霖特来拜访。”不见人应，遂推门进来，院子中静悄悄的。阮思聪道：“好像真的没人。”

张珏扬声叫道：“有人在吗？”忽听到正堂中有声响，便道：“我是兴戎司副帅张珏，有人在里面吗？”仍不见回答，但那怪声却没有就此消止。

张珏久在军中，警觉性比常人敏锐得多，忙道：“二位留在外面，我先进去看看。”

推开堂门，一手抚刀，几步跨进内室。虽然光线极暗，但大致仍然可以见到房梁下反吊着一名男子，那男子头被麻布包住，看不清面目。他听到有人进来，忙“呜呜”出声喊叫。

张珏忙拔刀割断吊绳，将男子放下来，又伸手去揭他头上麻布，却不是神秘少年安允安公子，而是昨晚失踪的梅应春。

张珏大吃一惊，忙挖出他口中布团，问道：“梅秀才，怎么会是你？”梅应春呻吟一声，道：“快解开我！不然我就要被勒死了！”

刘霖和阮思聪闻声进来，惊见梅应春骤然现身，横躺在地上，亦极是惊讶。刘霖问道：“我正到处找梅兄呢，你如何被人绑在了这里？”梅应春有气无力地答道：“快别提了，我被吊了一天一夜，不但手脚僵了，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动都动不了。”众人便扶了他出来。

张珏指着梅应春问道：“你可见过他？”那卫士连连摇头道：“小的不知道。张将军有疑问，还是直接去问余公子的好。”

这卫士胆小怯懦，生怕惹事上身，却不知话语中又泄露了重要信息——那就是绑架梅应春一事必与余如孙有关。

众人就近进来州学宿舍。张珏命兵士取来一大碗热米汤喂梅应春喝下，他身上有了热气，慢慢活动筋骨，这才叙述了经过。

原来梅应春昨晚独自提灯回州学时，在山道上遇见一名二十岁不到的年轻男子，似是不小心摔下石级，摔折了腿骨，站也站不起来，正歪在路边哼哼唧唧。梅应春便问了一句：“你是谁？怎么大晚上待在这里？可要我扶你一把？”那男子只是冷冷打量着他，一声不吭。梅应春见对方态度冷漠，又照见其手腕上有极厚的紫黑血痂及瘀痕，显是长期戴过镣

铐，料想不是什么好人，说不定还是从州狱逃出的囚犯，本待转身离开，赶去州府报官。然而，当他看到对方的面容和神情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觉得对方好亲切，不由自主地想要照顾对方。于是将灯插在一旁石缝中，俯身帮那男子看伤势。那男子倒也不抗拒，但只是默不作声。忽然从山道上赶下来几个人，不由分说地将梅应春和那年轻男子绑了起来。梅应春还待呼救，嘴中却被塞了布团，头上也套了麻布，完全看不到周遭情形。

张珏问道：“然后你就被那些人带去寅宾馆了？”梅应春道：“我早吓得懵了！一路被拉扯挟持着，只知道是在上山，浑然不知道竟然来了寅宾馆。”

张珏问道：“那后来呢？”梅应春道：“后来我被吊了起来，有人来问我是什么人，是怎么混进钓鱼城的。”

张珏道：“盘问你的是什么人？”梅应春道：“对方没有取下我头上的布袋，我看不见他。我告诉他我是在州学借读的举子，人称梅秀才。他又问我如何跟那年轻男子在一起，我说是路上撞见的。那人听了就走了。”

张珏道：“再后来呢？”梅应春道：“没有再后来了，我就一直被那么吊在那里，没人理睬。开始还觉得痛，后来就麻木了。我看也看不见，喊也喊不出，心想就算不被吊死闷死，也会活活饿死。好不容易刚才有人进来，要不然……”

张珏心道：“那年轻男子一定就是安公子，也就是安敏的哥哥安允。大概他从军营牢房被带出后，直接押来了寅宾馆。余公子为掩人耳目，不得已松了他手脚的镣铐，监禁在后院空房中。不知如何他竟寻空逃了出来，却因天黑，又不熟悉山道，摔下了石级，一时动弹不得。却又意外遇到梅秀才。余公子发现安允逃走，急派人追下山，因不认识梅秀才，误以为他是来接应安允的同党，遂将其一起绑回寅宾馆。后虽知道梅秀才与安允无干，却又怕他泄露秘密，只能将他吊在这里。”

阮思聪问道：“那位年轻公子人呢？是不是也跟梅秀才一道被带进了寅宾馆？”梅应春道：“我不知道。那些人往我头上套了麻布，我看不

见，也听不到旁人声音。直到刚才张将军进来解救我，我才知道我人在寅宾馆后院中。”

阮思聪问道：“梅秀才觉得那年轻公子亲切，是不是因为你曾见过他的妹妹安敏，也就是那位小敏娘子？”梅应春奇道：“小敏原来姓安，居然就是那年轻公子的妹妹？不，我觉得安公子他……”忽吞吞吐吐起来，不肯明说。

刘霖追问道：“安公子怎么了？”梅应春道：“我说出来，刘兄不会笑我吗？”刘霖道：“当然不会。”

梅应春有些不好意思地道：“我觉得安公子很像我姊姊。”

刘霖道：“你姊姊不是早过世了吗？”梅应春道：“我家中书楼上留有她的画像。那位安公子，虽是男子，但眉宇之间的那种气度，跟我姊姊一模一样。”

刘霖还以为梅应春会有惊人之论，却不料是这样一番臆想，连连摇头道：“异想天开，异想天开。”

张珏见梅应春甚是萎靡，毕竟被吊了那么久，体力消耗得厉害，便留下刘霖照顾他，自己与阮思聪一道出来。

阮思聪道：“安公子最初一定是被关在寅宾馆后院中。但余公子发现梅秀才真实身份后，既不能杀他，又不能放他，甚是为难，而寅宾馆亦不能再留，所以又带着安公子离开了。”顿了顿，又有意将目光投向州学隔壁的州府衙门，道：“以余公子的身份，当然不会去钻林子、入山洞，仓促之下，又寻不到合适的容身之地，只能去了那里。”

张珏会意，道：“阮先生不妨随我一道去州府拜会余知州。正好安敏仿用了他的印，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他交代。”

二人遂一道来到州府大门，称有要事求见余知州，请差役通报。差役笑道：“张将军是知道的，余知州素不管事。况且天这么晚了，他老人家多半已经歇下了，将军不如明日一早再来。”

张珏便自怀中取了那方木质假印，道：“麻烦将这个转交给余知州。”

差役吃了一惊，问道：“余知州的大印如何在张将军手中？”接过来一掂，才知是赝品，问道：“张将军从哪里得来的这个？”张珏道：“有一名叫安敏的奸细凭借此印混进了上天梯，这印是从她身上搜到的。”

差役听了，忙道：“请二位稍候。”奔进去禀报。过了一刻后，又急奔出来，道：“余知州请二位进去。”引着二人直往后衙而来。

进来花厅时，合州知州余大成一身便服，正在堂前徘徊等候，手中紧紧握着那方假印。见张珏等人到来，急迎进坐下，略一寒暄，便问道：“张将军，这方假印是怎么回事？”张珏便大致说了安敏混入上天梯一事。

余大成丝毫不问可有火药失窃，只问道：“那女子，是叫安敏吗？”张珏道：“是。安敏说她见过余知州写给她爹娘的亲笔信，信上盖有官印，假印便是由此而来。”

余大成道：“她的爹娘是……”张珏道：“安乙仲，汪红蓼。”

余大成其实早已猜到安敏的身份，但听到张珏说了出来，还是大惊失色，问道：“张将军如何会知道？”张珏道：“安敏曾被我捉住过，我们有几番交手。之前阮先生已由蛛丝马迹推测出她的身份。今早我在琴泉茶肆附近遇到她，她亲口告诉了我她的身份。”

余大成道：“那么安敏可有说来钓鱼城的目的？”张珏道：“她说她是来救她兄长安允的。”

余大成微微松了口气，道：“原来是这样。安敏现下人在哪里？”张珏道：“又被人带走了。不过她人还在钓鱼城里，逃不出去，只是被藏在什么地方而已。”余大成道：“嗯，她不过是个小女子，不足为患，不足为患。”似并不将安敏及蒙古人的出现太当回事。

张珏道：“好教余知州放心，我已经逮住了来营救安氏兄妹的蒙古人。”余大成颇为吃惊，道：“原来张将军已经逮住了蒙古奸细？好，

好。”口中连称“好”，面上却无半分赞赏的意思，目光还不由自主地朝堂上屏风后望去。

张珏道：“是，我将这些人关押在军营牢房中，还没有来得及审问。今晚我来求见余知州，还有一事告知，安敏今早告诉我，说她娘亲已经死了。”

只听见一声惊呼，屏风后走出一名三十岁出头的男子，正是蜀帅余玠的独子余如孙。他径直出来，也顾不得招呼，急问道：“汪红蓼死了吗？消息可靠吗？她是如何死的？”张珏道：“这是安敏亲口告诉我的，具体经过情形尚不得而知，但从她的悲痛看来，应该是真有其事。”

余如孙跌坐在交椅中，道：“这可实在让人想不到。”

汪红蓼一死，他再不能要挟对方办事，手中的安允就成空质，起不了任何作用，难怪会如此沮丧。

呆坐一会儿后，余如孙又道：“我秘密来到钓鱼城，未曾知会兴戎司，便擅自将重犯关押在军营牢房，这是我的不是，还望张将军不要怪罪。”张珏道：“不敢。”

余如孙又道：“安敏身份非同一般。噢，倒不是这个小女子有什么能耐，而是她的父母，尤其她娘亲汪红蓼身份特殊，这张将军是知道的。可否烦请张将军将安敏之事从头说一遍？”张珏应道：“是。”

便将如何在上天梯捉住安敏，如何由木叶声引发了后事，以及大理国大将军高言在药师殿被杀、安敏离奇失踪等一系列事件都一五一十地说了，甚至连偶逢李庭玉，他莫名告知女道士吴知古实是吴曦之女吴若水，而吴知古又命王立护送李庭玉等人离开护国寺一事也没有隐瞒，只未提白秀才是朝廷暗探及高言命案真凶一节。

余如孙一会儿蹙紧眉头，一会儿瞪大眼睛，听完叙述后，凝思了好半晌，才道：“我实在料不到钓鱼城中竟发生了这么多事。既然张将军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那么我便实话告之，不错，是我抓了汪红蓼的儿子安允，也就是安敏的兄长。但我并无伤害他之意，只是想用他做人质，请汪红蓼出面，居中说项，令蒙古皇子阔端弃暗投明，内附我大宋。”

这一节张珏早已从安敏口中知晓，也不吃惊，只道：“余公子，既然汪红蓼已死，其子安允便成了空质，何不将他交给我，看是否能通过他找到他妹妹安敏，进而找到潜伏在钓鱼城中的蒙古奸细？”

余如孙摇头道：“不，安允绝不能放。他的价值，可比汪红蓼大多了。”张珏一呆，问道：“安允虽是汪氏血脉，毕竟姓安，还能有什么利用价值？”

余如孙道：“看来张将军还不知道，想来安敏也不知道，她娘亲没有告诉她真相。安允其实不姓安，他是蒙古皇子阔端之子。”

张珏登时瞠目结舌，怔得一怔后，继而又摇头道：“这怎么可能？如果安允是阔端之子，为什么那些蒙古人只救安敏，不想再继续管安允的死活了呢？”

余如孙道：“蒙古人不是已经到过军营牢房了吗？他们也想秘密营救安允出去，只是没有成功而已。既已失败一次，要想再在钓鱼城救人，难如登天，自己还有送命的危险。况且这些蒙古人应该是阔端派来的心腹，他们很清楚我方最终只是想劝服阔端，并不会真正伤害安允。当然，若是阔端执意不听，还试图继续派人救他的儿子，那就要另当别论了。”见张珏依旧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便道：“安允绝对是阔端和汪红蓼所生，这是你妹妹张如意从秦州带回来的重要消息，她亲耳听到阔端说的。”

张珏眼睛瞪得滚圆，失声道：“如意？这又关如意什么事？”余如孙道：“事已至此，我便将事情经过和盘托出。”

原来张如意护送婶婶翁大娘骨灰回家乡秦州安葬后，特意到城外的南郭寺住了几日。一是因为她当年跟翁大娘躲在南郭寺中，方才躲过了蒙古人的屠城，须得向庙里捐一些香油钱谢恩；同时也想借机为家人超度，令家人魂归故土，得以安息。凑巧某日蒙古皇子阔端带领文武群臣到南郭寺进香，阔端虽然前呼后拥，威风八面，却是心事重重，终于忍不住向方丈诉说了心中烦恼——

阔端入主河西之初，才二十余岁年纪，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对

秦巩大豪汪世显的妹妹汪红蓼一见倾心，有意纳其为妃。本以为自己贵为成吉思汗之孙，又是现任大汗窝阔台之子，健壮雄伟，精于骑射，天下不知道多少女子欲主动投怀送抱而不得，汪世显又是蒙古家臣，娶他的妹妹入门，实是汪氏莫大荣幸。不想汪红蓼却称与宋人约有婚姻，断然拒绝了他这位蒙古皇子的垂青。汪世显及部属均惴惴不安，生怕触怒阔端，给汪氏家族惹来大祸。然而阔端不怒反喜，愈发钟意汪红蓼的性情。他对汪红蓼恋恋不舍，汪红蓼却始终冷言冷语相对。汪世显劝说妹妹不成，便想了一个将生米煮成熟饭的法子：某晚用酒将汪红蓼灌醉，然后抬入阔端房中。阔端几壶酒下肚后，当然便强占了汪红蓼。不想汪红蓼清醒后还是不愿意嫁给阔端，甚至在几个月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阔端为此懊恼不已，汪世显为讨主子欢心，亦派出大批人马寻找幼妹。后来打听到与汪红蓼订亲的宋人安乙仲亦失踪之后，这才知道二人多半已私下结为夫妇，联袂远走高飞，从此海阔天空，去过自己的幸福小日子了。这一事实对阔端打击甚大，从此他再不提汪红蓼的名字。

数年后，忽有信使自南方赶来，称是汪红蓼的信使，有亲笔书信呈给其兄汪世显。汪世显知道主子阔端心中并未真正忘却幼妹，见有幼妹的消息，欣喜若狂，急忙亲自召见信使。不想来人袖藏利刃，趁行礼之机，上前几刀将汪世显刺死。刺客随即即为乱刀斩死，当时虽不知是受何人指使，但不久即知此为大宋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之毒计。而直到汪世显下葬的那一天，汪红蓼也没有出现过。自此，汪红蓼就成了汪氏家族的罪人，成了不可触及的禁忌话题。

世事百转千回，当真充满了各种离奇的际遇。一年后，阔端率大军攻打大理，竟意外再见到了汪红蓼，这次不是信使，不是刺客，而是实实在在的汪红蓼本人。当时阔端即将攻下大理北方门户三关，汪红蓼忽然来到军营求见，称大理是她的第二故乡，请求阔端看在往日情面上就此退去。阔端当年虽然爱她，然时过境迁，情感早由浓转淡，更不至于为了她放弃攻下大理的丰功伟业。汪红蓼不得已，遂坦白相告，说她当年受阔端强暴后怀了身孕，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在大理出生长大，大理是其母国，求他看在孩子的份上，就此罢兵。阔端自然极为意外，思虑良久后，表示愿意退兵，但条件是带走孩子。汪红蓼尚对阔端

当年强行奸污她一事耿耿于怀，当即拔出短刀，斩下了自己的左手，称这就是自己的回答，如果阔端还想要孩子，就得跨过她的尸体。阔端惊骇之极，他当年爱上这个女子，就是因为她有惊云流水般的气质，还有敢当面拒绝他的勇气。这么多年过去，她的风姿还是一如往昔，他再次为她倾倒，遂就此退走。

然而，这次偶然的相遇却成了阔端胸口解不开的心结，他不能忘记汪红蓼，即使她对他如此决绝，更不能忘怀他的孩子，即使从未谋过面。他想要派人接回汪红蓼母子，妥善安置照顾，却知道会被拒绝，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他一度怀疑是否因为他杀人太多，杀业太重，所以上天如此惩罚他，让他与最挂念的女人、孩子不能相聚。为了弥补愧疚，他亲自来到南郭寺，大做法事。又向方丈倾述，希望能稍解心中烦忧。

阔端的南郭寺之行并没有真正令他解脱，但他对方丈的忏悔与诉说却一字不漏地落入张如意耳中。张如意回到钓鱼城后，正好遇到余如孙来钓鱼城处理公务，顺便到琴泉茶肆小坐，便将阔端与汪红蓼育有一子且安氏夫妇藏身在大理的消息告诉了这位余公子，又重提十年前蜀帅余玠以死士冒充汪红蓼信使刺杀汪世显一事，无非是暗示可以利用汪红蓼和阔端生的孩子大做文章。余如孙先是惊讶，随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帮助父亲余玠再建大功、再立威名的大好机会，要求张如意不要再对任何人提及这件事，随即返回重庆府，将经过情形报告给了父亲。

起初，余如孙的想法跟张如意一样，无非是要利用汪红蓼母子，通过某种手段去行刺蒙古皇子阔端，虽已有汪世显的前车之鉴，但这次涉及的可是阔端的亲生孩子，对方不可能不上当。然余玠认为纵然行刺阔端成功的把握相当大，但目下执掌蒙古朝政大权的是拖雷之子蒙哥，蒙哥正逐步铲除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的势力，属于窝阔台系的阔端已然失势，而漠南汉地事务是蒙古经营的重点，蒙哥很可能想将阔端手中的权力收回，转交给自己的亲弟弟忽必烈掌管，如果刺杀阔端，反而是帮了蒙哥一个大忙。与其行刺阔端，倒不如利用其困境游说他归附大宋。既然阔端对汪红蓼母子念念不忘，只要能事先争取到汪红蓼的支持，便有很大的成功机会。即使不能说服阔端投降南宋，亦可以在其中离间挑拨，促使本已猜忌阔端的蒙哥对其下手。

如此，最理想的状况，阔端率部内附大宋，西川、秦巩及河西之地不战而归大宋所有。这可是旷世伟业，即使是当年宋太祖、宋太宗在世，也未能拥有河西之地；最差的情况，阔端不肯内附大宋，也足以令蒙哥对其心生疑忌，痛下杀手予以铲除，与宋方派刺客行刺无异不说，还极有可能导致蒙古再度爆发内讧。

余玠考虑成熟后，即派爱子余如孙来执行此事。因余如孙是蜀帅之子，不便出面，遂以合州知州余大成的名义与安氏夫妇通信。余大成与前蜀帅安丙之弟安焕是亲戚，论辈分是安乙仲的表兄，他以个人名义给安氏夫妇写信，当然最合适不过。

但事情远远不如想象中顺利。送信人到达大理后，还未开口，便被汪红蓼当面拒绝。汪红蓼称已遁世多年，再也不想卷入世间纷争，大宋也好，大金也好，蒙古也好，都跟他们全家人没有半分干系。安乙仲唯妻子之命是从，始终一言不发。送信人分外尴尬，只得将信留下，悻悻离去。汪红蓼本想将信撕掉，还是安乙仲阻止，称既是以家信的名义寄来，还是看一看为好。

余大成在信中谈了许多旧事，尤其列举了安乙仲所熟识的诸多朋友亲眷被蒙古阔端及汪氏杀害的惨状，称只要天下一家，再大的仇恨也可以放下。又称阔端及汪氏正被大汗蒙哥猜忌，朝不保夕，若是汪红蓼肯出面游说阔端及窝阔台系宗王内附大宋，那么不但可以自保，还可以继续在河西之地称王。但因顾及安乙仲的面子，信中丝毫未提汪红蓼与阔端育有一子之事。安乙仲读信后未做任何表示，只将信收藏在书房中。

不久，余大成三批信使相继到来，均被安氏夫妇拒之门外。余玠事先已预料到此节，早有对策，指令一直在暗中监视安氏夫妇的余如孙设法绑架了其长子安允，并留下书信，公然邀请安氏夫妇赴钓鱼城做客，顺便与儿子安允相聚。

按照余玠的设想，即使汪红蓼不肯就范，但擒获阔端之子，是个与对方谈判的有利棋子。不想安允倔强异常，途中几次逃走，虽又被捉回，却惹来不小的动静，险些被大理军发现。余如孙只得用重铐将其手脚锁住，禁锢在铁笼中，用货车将其辗转运回宋境。

安允被秘密押送到合州后，先是监禁在城外的一艘大船上。又因河上来往船多，鱼龙混杂，容易出纰漏，余如孙与余大成商议后，决定将他转押到军营牢房中。那晚安允以木叶引来注意后，牢头派人飞报余如孙，余如孙担心出意外，遂将安允暂时关在寅宾馆，后又带进了州府中。

只是这些日子以来，余大成始终未能等到安氏夫妇赶来钓鱼城“做客”。而留在大理负责监视安氏夫妇的人则紧急回报说，安氏一家人利用当地大理人做掩护，已设法逃脱，不知去向。

余如孙料想当年汪红蓼为保住儿子安允不被阔端带走，宁愿斩断手腕，绝不至于丢下安允性命不管，又无处可去，多半是去投奔阔端了。即便这样，形势依旧有利，阔端眷念爱子，很快就会派使者到钓鱼城来谈判。不想使者还没到，先是安允的妹妹安敏及负责营救的蒙古人到了，且意外从张珏处得知汪红蓼已经病发身亡的消息。

余如孙讲述完经过，又道：“如果张将军找到安敏，务必将她移交给我，我需要确认她母亲汪红蓼的死讯及她父亲安乙仲的下落。”

阮思聪道：“安敏大概还不知道安允只是她同母异父的兄长。她一个小女孩子，不知轻重，贸然跑出来营救兄长，她母亲汪红蓼一气之下发病身亡。之前安敏曾告诉张将军，说那些蒙古人是她父亲派来救她的，那么安乙仲应该已经一怒之下投靠蒙古人了。”

余如孙道：“若真是如此，反而更好办事了。安允不是安乙仲亲子，他在意的应该是他的宝贝女儿。张将军，你要尽快擒获安敏。还有那些被捕的蒙古人，劳烦先移交给我，我正好要请他们带话给阔端。”

张珏因李庭玉一行未经审讯，尚在沉吟中。余如孙已露出不快之色来，厉声道：“我这里有我父帅余相公亲自签发的手谕，四川地方军政官员，一任听我调遣。张将军，你敢抗命吗？”他并未在军中任职，只在帅府掌管机要文书，张珏的都统职务比他高得多，他却倚仗父亲权势如此声色并厉，难免有飞扬跋扈之嫌了。

张珏道：“张珏不敢。来人，去牢房将昨日在护国寺捕获的蒙古奸细尽数押来州府，移交给余公子。”又道：“告发吴知古是吴曦之女一事的，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名叫李庭玉。吴知古这件事……”

余如孙不耐烦地打断了他，道：“吴知古正得皇上宠幸，单凭一个蒙古人不知真假的几句话，就能动得了她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张将军，这件事你不必再管了。目下你要做的，就是全力搜捕安敏。大理国大将军死在钓鱼城，总要给大理一个交代。”言下之意，是要将安敏当作杀人凶手，用来向大理国交差。

张珏一时默然不语，余如孙全然不问高言命案经过如何，显然心思只在劝降阔端这件事上。这也难怪他如此紧张——今年正好是其父余玠入蜀第十年，余玠对四川的贡献有目共睹，然朝廷猜忌武将成性，余玠担任蜀帅多年，加上政敌攻讦，不可避免受到疑忌。况且余玠上任曾有“十年之间手挈全蜀还朝”的豪言壮语。显然，他当时乐观地估计了形势，蒙古兵锋正锐，朝廷又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来支援四川战场，他手中兵力始终不足五万，只能采取守势，无力收复失地，这亦成为了宋理宗不满的理由。在当前局势下，余玠要想保住蜀帅的位子，确实需要一个大大的功劳，固宠也好，立威也罢，为国也好，为己也罢，蒙古皇子阔端的确是最好的突破口。

余如孙问道：“可有安敏的下落？若实在不行，也许可以利用安允诱她出来。”张珏摇头道：“安敏是被人强行带走的，我已经派了两支搜索队，往丛林和山洞中搜索。”余如孙道：“那好，有消息速速来报。”

阮思聪道：“还有若冰娘子是大理国公主这件事……”余如孙道：“先不用管她。目下所有的精力，要用在安允及阔端这件事上。张将军，目下安允监禁在后衙中，昨晚差点让他逃走。你去调一队人马来，专门负责后衙安全，不容有失。”

他本奉命秘密行事，然既已被张珏发现来意和行踪，便干脆颐指气使地下起命令来。张珏应了一声。

余如孙又道：“张将军，你不要怪令妹如意，是我交代她不要告诉任何人的。”张珏道：“是。”

余如孙道：“其实如意昨日还来见过我，想要我出面向父帅求情，请他放了高睿，就是阔端手下重臣高智耀的儿子。当日高睿陪阔端到南郭寺做法事，无意中望见了如意，一见倾心，竟千里迢迢追来宋境，我听了也颇感动呢。其实如意不知道我和父帅的计划，既然我们的目的是要劝阔端内附大宋，非但不会杀高睿，还要好好笼络他，放他回去劝说阔端。昨日我因为忙没顾得上理会如意，你若见到你妹妹，大可叫她放心。”

张珏点点头，便与阮思聪告辞出来，又问道：“阮先生怎么看劝降阔端这件事？”阮思聪道：“劝降阔端这计划，听起来很好，若能成功，自然是惊天伟业。可这计划太大，内中变数太多，万一失控闹大了，可就难以收场。朝中那些言官正恨不得抓住余相公的小辫子弹劾他呢。”

张珏道：“可是余公子他……”阮思聪道：“余公子年轻气盛，做事难免鲁莽些。目下钓鱼城出了这么多事，张将军何不明日一早派人去重庆请王大帅回来？再向余相公禀报。”张珏道：“那好，就这么办吧。明日一早，我再来将军府与阮先生议事。”遂拱手作别。

张珏等人离开后，梅应春进了一些流质食物，又与刘霖议过一回，料想事情必与蜀帅余玠独子余如孙有关，起因则是那神秘的安公子。当此境遇，又不能追究，也只能自认倒霉了。刘霖安慰了梅应春几句，见他甚为虚弱，便告辞出去，自回房歇息。

睡得正香时，忽有人大力拍门，叫道：“刘教授！刘教授！”

刘霖听出是将军府幕僚阮思聪的声音，忙点了灯，穿衣起身，开门问道：“又出了什么大事？”阮思聪“嘿嘿”两声，道：“这个又字用得妙。那名来护国寺做法事的女道士，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吴知古，被人杀死在药师殿了。”

刘霖道：“啊，原来吴知古来了钓鱼城！奇也怪也。”愣了一愣，才会意过来，道：“怎么又是药师殿？那若冰……”阮思聪道：“若冰娘子没事。”

刘霖道：“张珏人呢？”阮思聪道：“张将军不在将军府，已派人去军营寻他了。军营距离不近，山道又不好走，怕是还得等上好大一会儿。”

刘霖料想阮思聪深夜来拍门，必是因为案情重大，要请自己去勘验现场，便道：“那我们先去现场吧。”

到护国寺时，王立正在山门前徘徊，极见焦虑之情。他受命保护吴知古安危，对方却在他眼皮底下被杀，实难辞其咎。

众人也不多寒暄，径直进来药师殿。吴知古侧躺在西面通往龙井井的甬道上，身子蜷缩，双手抚颈。刘霖一见极是吃惊——对方竟是被一支木杆羽箭穿喉而死。

阮思聪道：“怎么样？”刘霖道：“尸首没什么可勘验的，一箭贯喉。”王立引着若冰过来，告道：“吴尊师被羽箭射中时，若冰娘子正与她在庭院中交谈。”

阮思聪道：“那么娘子应该看见射手了？”若冰道：“不，我没有见到。事情实在来得太快，前一瞬我还在跟吴尊师说起病情的事，后一瞬她……她就……”

她虽是医师，见过不少死伤残废患者，甚至连她的未婚夫高言也曾横尸在她面前，然而有人当着她的面被杀，则还是第一次，那一幕回想起来犹令人心惊胆寒。她略微定了定神，才讲述了经过——

原来若冰答允为吴知古治疗绝症后，吴知古与她十分亲近，主动提出要留宿在药师殿中。若冰因需要进一步观察对方的病情，也没有拒绝。吴知古因若冰不喜外人打扰清静，还特意将侍从及负责护卫的王立等人尽数赶出院外。这一晚，若冰一直没有睡着。半夜时，她听到吴知古起身离开了厢房，在庭院中来回徘徊，便起来如厕，又过去与吴氏攀谈。二人站在甬道上，所谈无非是病情之类。若冰认为吴知古病情之根源在于“结”，方外之人，却卷入红尘，兼之欲望太重，是以成结。吴知古倒没有生气，只是恳切求治。若冰告之治疗时间会很长，而且清心寡

欲的生活，对她而言也许反而是一种更深的痛苦。吴知古急忙表白她愿意在钓鱼城长住，修身养性，只求若冰能治好她的病。

恰在此时，有物呼啸而来。尚不及反应，只听见“嗤”的一声响，便有东西溅到若冰脸上。她是医师，不用摸、不用看就知道那是喷射出的人血。然后若冰便看见吴知古脖子中穿了一支羽箭，她痛苦地捂住脖子，先是跪了下来，“嗬嗬”几声后，才侧倒在地上，抽搐着死去。若冰先是惊得呆了，随后才醒悟过来，俯身查看伤势，见完全无救，便奔去院外叫人。

听到这里，刘霖忙问道：“那么娘子听到的羽箭破空之声，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若冰道：“我……我不知道。”

她确实对吴知古惨死眼前感到惊惧，但在这一点却没有说实话。虽然她没有看到羽箭从何处而来，却能听到破空之声是传自西面，之所以不说出来，是因为她不愿意旁人去怀疑那个人。

刘霖问道：“若冰可有动过吴尊师尸首？”若冰道：“没有，我只探了一下她的鼻息。其实她这个样子，不用探就知道活不了了。后来王立将军进来，也特别告诫先不准动吴尊师尸首，要等勘验后再说。”

刘霖道：“王立将军自是行家，吴尊师是中箭而死，只要还原现场，便可推算出射箭者所方位。”王立道：“若冰告知发生变故后，我随即派人搜查了整个药师殿，一无所获。”

刘霖迅疾转头，朝西面望过去，露出奇怪之色来。王立道：“那面也仔细搜过了。”

刘霖问道：“那么墙外呢？我瞧吴尊师颈中羽箭箭头略略朝下，射箭者应该是站在高处。”王立道：“都搜过了。射手既然用弓箭远距离杀人，人应该是在院外，最可能的就是墙头，这点我想到了，所以亲自带人搜了外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见刘霖死盯着西面不放，只好道：“西墙外倒是没有搜过，但那边距离这里甚远，又有诸多遮挡物，射手用的是普通弓箭，不可能从西墙射到这里。”

刘霖“嗯”了一声，这才转过头来，凝思片刻，道：“若冰，再烦请你

指一下你当时所站的位置和方向。”若冰道：“我站在这里，吴尊师站在这里，我们面对面，我面朝西北墙角方向……”

刘霖道：“怎么了？”见对方目光亦望向西面，忙问道：“你想起来了，羽箭是从西面而来，对吧？”

若冰情知自己言行不慎泄了底，然料想刘霖曾随法医名家宋慈学习勘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再遮掩弥补也是徒然，便道：“我不能确定。天色太黑，虽然树上挂了灯笼，但我人在亮处，看不见周遭情形。”

刘霖道：“不，我没有问你看没看见什么，我是问你听见的破空声音是从哪个方向来的。黑夜时，听觉远比视觉敏锐。”若冰道：“这个……我实在不能确定。”

阮思聪见她甚为惊惶，脸上尚未完全洗净，残留有血迹，猜想是受了巨大惊吓，便让王立派人护送她去护国寺僧房歇息，又道：“娘子暂时不要再住在药师殿，先去僧房将就几日，等过一阵子再说。”若冰道：“是，多谢。”

阮思聪见刘霖不断朝四面张望，显然是在判断射手最可能站在哪个方向，便道：“南面是大殿，再后面则是峭壁。东面是厢房，厢房外则是护国寺庙宇。西面又太远。依我看，羽箭该从北面射来，距离合适，又没有遮挡物，视野开阔。”

刘霖道：“阮先生说得不错，北面是唯一可能的位置。但那个方向，却与若冰的描述及吴尊师倒地姿势不符。”又道：“吴尊师中箭后立即死去，而是挣扎了好大一会儿，她临死前的姿态可以不予采信。但有一处物证，却足以证明羽箭不是从北面射来。”

阮思聪道：“什么物证？”刘霖道：“阮先生请站过来，你扮作若冰，我扮作吴尊师，我背对着西北方向。我们两个正面对面在说话，忽有羽箭从北面射来……”举手捂住后颈，做了一个中箭的姿势，续道：“那么我应该是右后颈中箭，羽箭随即穿透了我的喉咙，箭头自左前颈穿出。我受了致命伤，却一时不得死去，又说不出话来，极为痛苦……呀……”

阮思聪吓了一跳，问道：“什么？”刘霖道：“明明射背心要害便可以

立即毙命，他却要射吴尊师颈部，有意加重其痛苦。这凶手与吴尊师定然有深仇大恨，而且是个……”阮思聪道：“是个训练有素、箭法高明的人。”又压低声音，道：“会不会是军营中的兵士所为？刘教授大概还没有听说，这位吴尊师白日当众羞辱了张将军，还险些杀了他。”刘霖吃了一惊，道：“居然有这种事？嗯，这倒有可能，凶手肯定不是普通人。”

阮思聪道：“不过吴知古也不是普通人，还是得尽快找出凶手。适才刘教授说的物证是什么？”刘霖道：“噢，我还是扮作吴知古……”他听到吴知古以权势压人一事，心生厌恶，便改口直呼名字。又续道：“还是羽箭从北面射来，我右后颈中了箭，箭斜向前穿透脖子，应该是这样的姿势。阮先生再请看吴知古脖子上的箭。”

阮思聪道：“呀，吴知古是左后颈中箭，羽箭自右前颈穿出。”刘霖道：“她正好是背对西北墙角，如果羽箭自北面射来，就该是我这种姿势，她这种中箭姿势，羽箭只可能是从西面射来。”

阮思聪皱眉道：“西面是琴泉茶肆所在，张将军和白秀才家也在那边，可距离这么远，中间还有树……”刘霖道：“我先按照物证来推测，假定羽箭从北面射来，然后我会根据现场线索倒推出一条线路，再看有无可能。”阮思聪道：“甚好。”又见天光已经开始蒙蒙发亮，道：“时间过了这么久，张将军怎么还不到？”

话音刚落，便见数名兵士进来，为首的正是张珏的心腹卫士张万。

阮思聪忙迎上前问道：“张将军呢？”张万道：“张将军晚上没有回军营，听说是要回家过夜，还将扈从的兵士都打发走了。”

阮思聪便叫道：“刘教授，你先留在这里继续勘验，我去张将军家里看看。”刘霖道：“好。阮先生尽管去忙，有王立将军留在这里帮我即可。”

一行人赶来琴泉茶肆，却见白秀才趴在柜台上睡着了，手里还紧紧攥着账簿。阮思聪也不惊动他，径直来到后院，到张家门前，却见里面一片漆黑，悄然无声。

阮思聪叫道：“张将军，你在家吗？”不见人应，又叫道：“如意！如意！”

张万道：“张将军生性警觉，他人若在里面，怕是不等人叫，听到我们脚步声、看到火光映窗就已经醒了。”阮思聪道：“你先进去看看。”

张万应了一声，举着火把推门进去。却见一边房门大开，一边紧闭，便先进开着门的房间，里面空无一人。再推门进来另一边房间，却见张珏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戎衣和佩刀都扔在一边。

张万忙上前叫道：“张将军！张将军！”张珏却是不醒。

张万便出来禀报道：“张将军人在里面，但是叫不醒。或许是他这些天太累了，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

阮思聪深知张珏正为钓鱼城连出奇案而心力交瘁，便道：“那好，先让张将军好好休息，等他醒了再说。”

忽听得隔壁刘霖叫道：“是阮先生在那边吗？”阮思聪道：“我在这里。”

刘霖道：“我勘验了一条线路，羽箭大概就是从这个位置射出的。”阮思聪一愣，隔墙喊道：“这边是张家院子。”

刘霖“啊”了一声。阮思聪道：“刘教授可是发现了什么线索？”刘霖叹了口气，道：“难怪我觉得那支羽箭眼熟，原来早先见过。”阮思聪道：“什么？”刘霖道：“阮先生不妨去如意房中，看看是否有一张大弓和一壶箭。”

阮思聪大吃一惊，忙命张万举火引路，进来张如意房中，果见墙壁上挂有一张大弓和一壶羽箭，虽只是粗略一看，但箭支长短粗细与吴知古颈中的凶箭大致差不多。阮思聪忙取下弓箭，拿出来叫道：“如意房中真挂有弓箭。”

刘霖道：“这是重要证物，请阮先生即刻派人送到药师殿来，我要与吴知古颈中的羽箭做比照。”

阮思聪应了一声，命兵士将弓箭送去隔壁，不由得满腹疑虑。

忽有兵士来报道：“王大帅回来了，人已经进了城，正朝山上赶。”阮思聪道：“那好，我去迎接王大帅。张万，你带一些人手留在这里。如果张将军醒来，请他待在家中，不要离开。”

张万道：“难道阮先生认为张将军有嫌疑？”阮思聪道：“我当然不会这么想。只是目下证据对张将军不利，为他自身考虑，最好是待在家里不要动，等王大帅亲自来处理比较好。”张万只得应道：“遵命。”

经过茶肆时，正好白秀才醒来，茫然抬起头。阮思聪道：“白秀才可有见到如意？”白秀才道：“没有啊。又出了什么事？”阮思聪道：“没你的事。”白秀才道：“没我的事就好。伙计请了假，我可得亲自下山运豆腐了。”

张珏醒来时，天已然大亮了。举手一抚额头，竟是满手冷汗。忽听到门外有窃窃私语之声，忙穿了衣服，挂了兵器出来，却是满院兵士，一时不明所以，问道：“你们在做什么？”

部下张万忙上前问道：“将军醒了？”张珏道：“你们这么多人在我家门外做什么？”

张万道：“那个……”张珏道：“那个什么？到底什么事，吞吞吐吐成什么样子！”张万这才道：“昨晚出了事，那名在护国寺做法事的女道士被人杀了。”

张珏大吃一惊，道：“是吴知古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张万道：“大概夜半子时后。吴知古中箭后，立即就有人发现了，寺里急忙派人到将军府和军营禀报。我们找了将军好久，后来才知道将军回来了家中。阮先生亲自来寻将军，小的还进来过房间，却是叫不醒将军。”

张珏一时不及多解释，道：“走，快去看看！”张万忙伸手拦住道：“将军不能去。”张珏道：“为什么？”张万道：“那吴知古是在药师殿庭院中被人一箭射死，而且用的是羽箭。将军是知道的，我们军中向来

使用弩箭，羽箭已经极少见了。”

张珏道：“那又如何？民间樵夫猎人不都是用羽箭吗？”张万道：“那羽箭可是射自药师殿西面。”有意朝张家院子指了指。

张珏这才恍然大悟，道：“你们怀疑是我射杀了吴知古？”张万道：“阮先生自作主张搜过张将军家中，发现那边房间墙上大弓有刚用过的痕迹，而且在吴知古胸口发现的羽箭，跟张将军家中箭壶中的箭支一模一样。这不是旁人说的，是小的亲眼看到的。小的刚在药师殿看到了吴知古颈中的羽箭，也看到了张将军家中的箭支。还有，阮先生离开前特别交代过，为张将军自身着想，最好先待在家里，一切等主帅从重庆府赶回再说。”

张珏道：“这么说，你们这么多人，都是来看管我的看守了？”张万忙躬身道：“小的们绝不敢冒犯将军。但吴知古被人用羽箭射死，张将军目下嫌疑最大，阮先生是为将军好，才会建议将军留在家里。而且王大帅人已经回来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赶来这里。”

张珏索性解下佩刀，放到桌上，自己往椅子上坐了，道：“好啊，那我就留在家里。”

张万探身往外看了一眼，见院中兵士全是张珏心腹，这才走近桌边，小心翼翼地问道：“张将军，当真是你射死了吴知古吗？”

张珏道：“你说呢？”张万道：“嗯，这个……吴知古昨日拿出天子赐物，不但当众羞辱将军，还差点要了将军的命。大伙儿私下议论，猜想定是张将军难忍羞愤，所以忍不住一箭射死了她。可小的知道将军绝不是公报私仇的人，当然，这也说不上公报私仇，此妇恶名满天下，死了最好不过。不过，小的听说吴知古昨晚留宿在药师殿中，那里戒备森严，院门由王立将军亲自把守。箭支既是来自西面，又是俯射角度，射箭人应该站在药师殿西面墙头上。只是自墙头到吴知古倒地的地方，距离甚远，中间还有树木等遮挡物，而且又是半夜，寻常人根本看不清楚目标。小的觉得，如果有人能从这么远这么黑的距离射中目标，一定是张将军你了。”

张珏自知自己没有杀人，本不以为意，听到这里，心中却是“咯噔”一下。张万见他面色有异，忙问道：“是小的说错话了吗？”张珏问道：“你可有见到如意？”张万道：“没有啊，小的也觉得奇怪呢。可要小的派人去寻如意娘子回来？”张珏闷了好半晌，才道：“不必了。”

等了一个多时辰，才听到门外脚步声纷至沓来，却是合州主帅王坚亲自到了。王立、阮思聪、刘霖等人都跟在后面。

张珏忙抢出去拜见。王坚已得知吴知古被杀一案大致经过，径直问道：“张珏，你可知你目下嫌疑最重？”张珏道：“下官知道。”王坚道：“那么你就不要擅自开口了，给我滚到一边老老实实待着去。刘教授，这就请你当众勘验证物和现场吧。”刘霖道：“是。”先示意兵士将证物高高举起，道：“这是阮先生在张珏张将军家中发现的大弓和箭壶。”

王坚问道：“张珏，这是你的弓箭吗？”张珏道：“是。”

刘霖从托盘中取出两截断箭，道：“这是从吴尊师尸身上取下的箭。羽箭从左向右，斜向前穿透了吴尊师颈部，难以取出，不得已，才用刀将箭杆断为两端。”又道：“在场的都是行家，相信大家可以看到，从吴尊师颈中取出的羽箭，跟箭壶中的箭支是一模一样的。这一点，可以进一步从箭杆木质和箭羽得到验证。”从箭壶中取了一支完好的羽箭，将其断为两半，再与尸体上取出的箭身比较，果然是一样的木质，且有些年头了。

王坚问道：“张珏，你可承认这支凶箭是来自你的箭壶？”张珏道：“是。”王坚道：“那么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张珏道：“没有。”

王坚极是生气，喝道：“你这是什么态度？”刘霖忙道：“王大帅稍安勿躁。我只勘验了证物，现场还有待勘实。”王坚强忍怒气，勉强道：“好，请刘教授继续。”

刘霖道：“昨晚吴尊师留宿在药师殿中，因难以入眠，便起身在庭院中散步，正好遇见若冰，两人便站在甬道上聊了几句。根据若冰的供词，当时两人正面对，忽有羽箭呼啸而来，自吴尊师左后颈射入，穿

透了整个脖子，从右前侧穿出。她旋即抚颈倒地，痛苦地抽搐，因羽箭贯穿咽喉，无力施救，若冰只立即去叫了人来，没有破坏现场。根据吴尊师所站位置及倒地的姿势，箭应该是来自西面，大概就是我们目下所站的方位。之前我已经勘验过药师殿内墙，在墙角做出了标记。现下我要请人上到墙头，让各位看到具体位置。”

王坚便招了招手，一名兵士正要上前。王立道：“我来。”搬了梯子，先搭梯子爬上张家土墙，再由土墙攀上药师殿院墙，身手甚是敏捷。

刘霖走到墙角下，仰头问道：“王立将军，你可有看见墙角花丛上的两条红布？”王立道：“看到了。”刘霖道：“那么请将军分别在对应这两处位置的墙头停一下。”王立便依言在两处停了一下，相距不及半丈。

刘霖道：“这是我考虑了吴尊师死前所站位置、中箭角度，又去除了建筑、树木等遮挡物之后，所推测出射箭者的大致位置。凶手只可能站在这半丈之间的某处位置，弯弓搭箭，朝吴尊师瞄准，射出一箭。王立将军，现在请你转向东面，告诉大家，你看见了什么？”

王立便朝药师殿方向张望，透过树缝，还能看见原地吴知古尸身，便道：“我看见了吴尊师的尸首。”他举手比划了一下，觉得自己也不大可能做到，问道：“这可能吗？用的是普通弓箭，隔这么远，又是半夜，还能一箭射中。”

王坚道：“不是不可能，而是能做到的人极少。钓鱼城中，只有一个人能办到。”转头瞪着张珏，似要从他脸上挖出真相来。

刘霖道：“张兄，抱歉了，目下虽没有人证，物证却是对你极为不利。我不得不问一句，当真是你射杀了吴知古吗？”

在场人人均知道王坚所称“只有一个人能办到”即是指张珏，但却不相信他会杀人，满以为他会矢口否认。不想张珏嘴唇艰难地蠕动了两下，居然艰难地承认了：“是我。”

王坚大出意外，喝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珏道：“是我杀了吴知古。”

王坚大怒，重重扇了张珏一耳光，还要扬手再打时，刘霖忙上前拉住，劝阻道：“请王大帅息怒。就算张珏真犯了过错，自有国法和军法处置。”

他是名门子弟，又是受人尊敬的州学教授，王坚不能不给面子，只得喝道：“来人，将张珏带回将军府关押起来。没有本帅允准，谁也不准探视，谁也不准跟他说话。”

部下见主帅暴怒，忙一拥上前，摘了张珏兵器，拉扯着将他带离后院。

王立道：“大帅，张珏惹了这么大的乱子，不如将他直接押送……”王坚摆手道：“你不必留在这里了，先去护国寺安排吴知古的后事吧。怎么处置张珏，本帅自有主张。还有，告诉吴知古的侍从，余相公随后就到，请他们稍安勿躁。”

他余怒未消，打发走王立后，自己走进张家堂屋中，气呼呼地坐下。其他人也不敢相劝，只有刘霖和阮思聪跟了进来。

阮思聪问道：“大帅真的相信是张珏将军杀人吗？”王坚道：“阮先生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刘教授和本帅当面问他，他都自己承认了。”

阮思聪道：“刘教授与张将军素来交好，对此怎么看？”刘霖沉吟道：“这件案子很奇怪。”

王坚忙问道：“是有疑点吗？”刘霖摇头道：“没有任何疑点。从跟随宋慈相公学习勘验至今，我从未见过这么铁证如山的案子，所有物证都直接指向张珏。即使办案新手，也不用费吹灰之力，便可追查到他身上。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

阮思聪道：“张将军为人精细，并非粗枝大叶之人，果真是他杀人的话，怎么会丝毫不加掩饰？”王坚道：“这或许是张珏有意为之。他杀了人，不愿意牵连无辜，便干脆留下各种明证。”

刘霖虽称案子铁证如山，内心深处却不相信张珏杀人，闻言颇为惊奇，道：“王大帅怎么会认定是张珏杀人？张珏可不是睚眦必报的人，绝

不至于因吴知古当众强逼他下跪而杀人。”王坚道：“我倒不信张珏会因为吴知古当众侮辱了他而杀人，或许他是真心想为朝廷除害。”

刘霖道：“除害？不，不会。吴知古或许是祸乱朝政，可她毕竟受到皇帝恩宠，杀了她，势必给四川局面带来极大的震荡。这一点，张珏最清楚不过。”

王坚已从阮思聪那里尽知经过，忙道：“刘教授有所不知，之前蒙古人李庭玉曾暗中向张珏告密，称吴知古本名吴若水，是叛将吴曦之女。而张珏暗中调查后，发现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李庭玉所言很可能是真的。然而昨晚余相公的公子强令张珏不准再管此事，而且公然称动不了吴知古。大概张珏心中气愤，离开州府后，便有意支开扈从兵士，独自回家。据本帅所知，这么多年来，张珏以军营为家，从未在自己家中过夜，这难道不反常吗？我猜他当时已有心杀了吴知古，最终在夜半时寻机射杀了目标。”叹了口气，道：“换作本帅年轻的时候，说不定也会这么做。张珏为人敢作敢为，他根本就没有打算逃脱。阮先生，你早上到他家时，他不还在呼呼大睡，兵士怎么叫也叫不醒吗？”

刘霖惊闻吴知古是吴曦之女，正骇异得无以复加，听到最后一句，眼前登时一亮，道：“阮先生早上进来的时候，张珏一直昏睡不醒？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进房看看。”

等刘霖走开，阮思聪才低声道：“因为涉及军中机密，适才刘教授在场，下官不便多提，我猜张将军昨夜独自回家，是要跟他妹妹张如意谈上一谈。”

王坚狐疑问道：“谈什么？”阮思聪道：“就是适才我在路上告诉过将军的，如意回了家乡秦州，无意中听到阔端和汪红蓼育有一子的消息。”王坚道：“啊，是了，难怪张珏要回家过夜，还要将随身兵士支走。本帅当真被他给气糊涂了，居然没想到这一点。”

阮思聪道：“还有一点，大帅不觉得奇怪吗？如意一直不在家里，而且前面茶肆也不见人。”王坚道：“或许是张珏为了方便杀人，将如意事先支开了。”阮思聪道：“下官倒觉得……”

忽听见刘霖叫道：“王大帅！阮先生！”

二人料想必有重大发现，急忙进房来。刘霖指着床头小桌上的半截薰香道：“这是药师殿的薰香，里面有迷药。当晚如意就是被这薰香迷倒的。张珏昨晚应该也中了迷药，所以早上阮先生进来时，才会一直叫不醒他。”

阮思聪道：“刘教授是说昨晚有人用迷药迷倒了张将军？”刘霖点点头，道：“这或许是奸人的计划之一，先是迷晕了张珏，然后用他的弓箭杀人，目的就是要嫁祸给他。”

阮思聪道：“这倒有可能，兴许是蒙古人做的。张将军说钓鱼城里应该还有蒙古奸细，带走小敏的就是他们。护国寺管事大难也还没有捕获。”

王坚道：“但张珏武功高强，这薰香又不是从窗户塞进来，而是放在桌案上，什么人能在他眼皮底下走进房中，点燃薰香，再从容离去呢？”

刘霖道：“如意不是不在吗？会不会有人挟持了如意，用她来要挟张珏？”王坚还是难以置信，道：“但凶手自墙头射出一箭，那么远的距离，又是夜晚，还能准确地射中吴知古颈部要害，钓鱼城中有如此高明箭术者，只有张珏一人。”

阮思聪道：“蒙古人中也许有高手。那被逮捕的蒙古人李庭玉，便自称是飞将军李广后人。他曾与张将军比试箭术，据张将军说，对方箭术了得，与他不相上下。李庭玉虽被收押，但他手下也许还有绝顶高手潜伏在钓鱼城中。”

王坚摇头道：“虽然蒙古人以骑射见长，但我大宋毕竟人口众多，因而亦是人才济济，俊杰之士丝毫不比蒙古勇士差。张珏自幼苦练箭术，能达到他那种程度者，堪称凤毛麟角。我敢说，全四川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那李庭玉既是李广后人，又与张珏比过箭法，当是蒙古人中的高手，不大可能还有更厉害的人物。”

刘霖道：“王大帅是说，三个箭术高手同时出现在钓鱼城中，这机会太小了？”王坚道：“就是这个意思。本帅倒觉得极可能是有人绑架了如

意，威逼张珏射杀吴知古。之后又强命他躺在床上，用迷香迷晕了他。张珏醒来后，因妹妹尚在歹人手中，不敢说出真相，所以才会干脆一口承认。”一时间，又气恼起来，道：“无论吴知古来历如何，她究竟是皇帝宠幸的女冠，如今死在了钓鱼城，凶手则是兴戎司合州副帅，皇帝震怒之下，势必完全改变四川局面。朝中那些奸臣必定利用吴知古之死，让皇帝将余相公调离蜀地，这大概才是蒙古人的真正目的。张珏这个不识大体的小子，居然为了妹妹不肯说出真相。走，回将军府去，本帅要亲自审问他。”

阮思聪道：“那么是否要调派人手去寻找如意？”王坚道：“如意要死早死了。如果没死，蒙古人也不可能带她出城去。先不用管她。知会各关卡，加紧盘查过往行人。”

一行人遂往山上赶来。正好在将军府门前追上押送张珏的队伍。

王坚先问道：“张珏，你妹妹如意人呢？”张珏一惊，道：“我……我不知道。”

王坚见对方如此神色，愈发确信自己的推测没错，命道：“先带他进堂。”

刘霖忙道：“可否让我先和张珏谈几句？”

王坚因张珏一案可能会牵扯出蜀帅余玠预备劝降阔端的计划，而刘霖历来视阔端及秦巩汪氏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但转念想到刘霖与张珏交好，说不定能尽快弄清楚事实真相，便勉强同意。

正好一名兵士上前禀报道：“大帅交代过，没有大帅允准，谁也不准跟张将军说话。可适才我们在州府附近遇到张将军部下赵安将军一行，张将军跟赵安将军，还有赵将军负责押送的蒙古人说了好些话。小的不敢阻拦，只好将他们说的话暗中记下来了。”

王坚大奇，问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你一字不漏地报上来。”那兵士道：“遵命。先是赵安将军上前说：‘张将军，你这是要去将军府吗？’

属下正奉余公子之命押送李庭玉一行回军营牢房。’张将军回答道：‘你听余公子号令便是。’那个叫李庭玉的蒙古人主动跟张将军打招呼，说：‘张将军，我们又见面了。什么时候我们再来比试一场箭术？’张将军没有回答，只冷冷看着他。那蒙古人又笑道：‘张将军，你听我一句，世上哪有真敌真友，不过造化弄人罢了。你箭术了得，为我生平仅见。我李家自负箭术天下无双，想不到我李庭玉会在钓鱼城遇到对手，张将军的名字我是记下了，却不知尊师是谁？竟能调教出如此高明的徒弟。’”

王坚道：“那么张珏怎么说？”兵士道：“张将军一个字也没说，只示意赵安将军将蒙古人带走，然后我们就朝山上来了。”王坚道：“我知道了，你做得很好。”挥手命兵士退下，问道：“阮先生怎么看？”阮思聪道：“倒像是大帅的推测越来越准了。”

刘霖进来议事厅时，张珏默默站在堂中，一见他便道：“刘兄不必多问，我无话可说。”

刘霖道：“张兄又不知道我要问什么，怎么会知道无话可说？你以为我要问是不是你杀了吴知古吗？不，我不会问这个，因为我知道不是你杀人。尽管王大帅认定是你，连阮先生现下也站在他那一边，我还是觉得不会是你杀人。”

张珏只是一言不发，垂首望着前面的青砖。

刘霖道：“你不说话，但心中一定在问我为什么这么信任你，是吧？其实倒不是因为你的人品，而是因为你的箭术。”

张珏很是惊异，居然抬起头来，问道：“怎么，刘兄认为我箭术不够精湛，不能射中吴知古？”刘霖道：“对，我认为你不可能射中吴知古。”张珏道：“可我是公认的蜀中第一箭术高手，钓鱼城中除了我之外，再无第二人能做到。”

刘霖道：“有没有第二人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昨晚射中吴知古的人肯定不是你。第一，你是识大体的人，连余相公都认为你胸襟广阔，

将来必成栋梁之材。你早知吴知古来历可疑，却一直隐忍不发，只将证人秘密扣下，其实是知道无论她是不是吴曦的女儿，都必须安全地送她回京去。她是皇帝宠幸的人，理该由皇帝处置。第二，既然你不情愿杀吴知古，按照王大帅的推测，是歹人绑架了如意，威逼你去杀吴知古。而我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射不中目标。”

张珏道：“这话怎么说？”刘霖道：“张兄兴致高时，我曾听你谈及箭术，说是箭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心志合一，以靶为志，以心为箭。吴知古深夜被远距离用羽箭射杀，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又说只有你张珏能做到，加上弓箭等物证，你便成了最大疑凶。如果你真是为人要挟，势必心神不宁，我不信你能在黑夜中心志合一，远距离射中目标。”

张珏显然为刘霖这番话惊呆了，怔了一怔，才道：“受教了。不过确实是我射杀了吴知古，这一点，刘兄不必再质疑。”

刘霖摇摇头，上前一步，低声道：“你悄悄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自承罪名，一定是想庇护真凶，到底是谁？如意人呢？那张弓原先挂在如意房中，是不是她……”

张珏大急，扶住刘霖肩头，恳切地道：“刘兄，你千万不要对王大帅提及这件事。”他手劲本大，情急之下又使出大力，刘霖只是个文弱书生，当即痛叫出声。

王坚大踏步进来，喝道：“张珏放手！”张珏只得松开手，单膝跪下。

王坚道：“怎么回事？”刘霖本只是隐隐猜到了这一点，然而张珏的反应却引发了他进一步猜想，当即道：“张兄，实在抱歉，事到如今，瞒也瞒不住了，不如就由我来做这个恶人吧。王大帅，射杀吴知古的不是张珏，而是他的妹妹张如意！”

王坚听刘霖说出凶手是张珏的妹妹张如意，大吃一惊，道：“怎么会是她？”又转头问道：“真的是如意？”见张珏不答，当即上前一脚将他踢倒在地，怒道：“你吃的是皇粮，而今居然因私废公，朝廷真是白养你了。给我起来，快些将昨晚发生的事老老实实招供出来。漏掉一个

字，本帅就以违反军令砍了你的头！”

张珏见事已至此，再也隐瞒不住，只得说了经过——

他昨晚与阮思聪分手后，便招手叫来部下，命道：“你们各自去歇息，今晚不必跟着我。”一名兵士问道：“将军要去哪里？”张珏道：“我回家一趟，今晚我在家歇息。你们都去吧，早些歇息。”兵士道：“遵命。那张将军多保重。”

张珏遂自行下山。他支开心腹兵士，正如阮思聪所言，是要向妹妹问清楚秦州之行一事。经过琴泉茶肆时，见张如意尚在茶肆中招呼客人，便只简单地地点了点头。先进来后院，找到白秀才，道：“你杀死高言大将军这件事，怕是瞒不住了。”

白秀才一愣，问道：“目下只有张将军一人知道我是真凶，如何会瞒不住？刘霖和梅秀才虽然怀疑我，可他们没有真凭实据。”张珏道：“余相公的公子来了钓鱼城，还要去了被我捉住的蒙古奸细。旁人均以为是那些蒙古人来救安敏时杀了高言大将军，而那些蒙古人根本未踏进过药师殿，一旦被余公子知道，你嫌疑就大了。”白秀才道：“不是还有安敏吗？她嫌疑可比我大多了。”

张珏道：“我答应过你，在王大帅回来前，不会对你怎样。明日一早，我会派人去重庆请王大帅回来。到那个时候，你的暗探身份和杀死高言大将军一事，便都瞒不住了。”白秀才道：“嗯，好。”又补充道：“张将军放心，我不会逃走的。”张珏道：“我知道。”

白秀才奇道：“张将军如何会知道？”张珏道：“暗探这份差事不好做。白秀才本是读书人，选中你做暗探，尤其勉为其难。因而你目下的处境，并不比初始时艰难。你能做到现在，足见毅力衡坚，决计不会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的。”

白秀才先是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起来，道：“张将军，你当真是我生平第一知己。”随即收敛笑容，吁叹道：“人之一生，遇到情爱，遇到喜欢的人，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知己。”

张珏摇头道：“我不敢说是谁的知己，只是设身处地替人多想一

想。”

回来家里，张珏在堂屋点了一盏灯，自己则进来房间，取下佩刀，脱了戎衣，和衣躺在床上，心中颇为烦闷。他想不通的是，如意在秦州巧遇蒙古皇子阔端一事，她为何对他只字不提，只将经过告知余如孙呢？他明明是她最亲的人，也是最应该信任的人，为何她会选择余如孙，而不是他这个哥哥呢？倒不是他如何稀罕这份情报，或是想要如何利用它立功，他只是感觉到如意在这件事上是有意如此安排，到底是什么令他们兄妹疏远了呢？

忽听到妹妹推门进来，便起身坐了起来。张如意举灯进来，道：“哥，你别起来。有话躺着说。”

张珏心念一动，问道：“你知道我有话要问你？”张如意道：“嗯，我刚刚在茶肆看到你的眼神就知道了。我给你带了一碗热豆腐，你先吃了。”

张珏接过豆腐，几口吞下，将碗放在小桌上，抹了抹嘴，道：“如意，我今晚见到了余公子……”

张如意道：“你先躺下。”将枕头拉起来靠在床柱上，扶着兄长躺好，又拉好被子，自己往床侧坐了，这才幽幽问道：“余公子什么都对你说了，对吧？”张珏道：“嗯，余公子还叫我转告你，让你不要为高睿担心。余相公正预备劝降蒙古皇子阔端，而高睿是阔端宠臣，大有价值，余相公自会放他回去。”

张如意听了，只点了点头，丝毫不觉意外。

张珏道：“你已经知道了？”张如意道：“不，我只是猜到了。早上你带安敏来我们家，她告诉你经过情形时，我在门外听到一耳朵。既然余相公是想游说阔端归宋，当然也不会杀高睿了。”张珏道：“呀，如意，你明明已经知道安敏的身份，还有意问我做什么？”

张如意道：“我只是想试试哥哥。哥，你喜欢安敏，对吗？”张珏

道：“胡说。我只是看她年纪还小，又救过我性命。”张如意道：“她可是你第一个带回家的女子。”张珏一呆，道：“原来之前我从未带别的女子回过家。”张如意道：“当然了。哥哥脸都红了，还不承认吗？好了，不说这个了。哥哥是想问我为什么不将阔端一事告诉你，对吗？”张珏道：“我本来是想问的，不过你要不愿意说，也没有关系。”

张如意道：“哥哥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不，其实不是唯一，我还有一个弟弟，只是尚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张珏道：“你还有一个弟弟在世？怎么从未听你提过？”张如意道：“因为我也最近才知道的。”她转过头来，眼睛映着红红的灯光，闪闪发亮。

张珏看到妹妹眼中的恨意，这才恍然大悟，心道：“当年秦州被蒙古人攻陷，阔端下令屠城，如意全家都死于那场大难。她想要报仇，但我一直不准她提这件事。我始终觉得她是女孩子家，该拥有美好幸福的生活，有些事只能放下，尤其是仇恨与怨念。她表面敷衍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却从未真正听进去我的话，而我竟然一点都没有觉察到。也许上次如意坚持送翁大娘骨灰回秦州，就是意欲有所为。她在秦州南郭寺能偷听到阔端与方丈的对话，多半是想找机会行刺阔端，不想却从阔端的怅恨中意外得到启示，想要利用他和汪红蓼的孩子来对付他，如此，岂不是比一刀杀了他更好？她对我隐瞒不说，是不愿意让我担心。只告诉余公子，自然是想利用余相公的权势去杀阔端。”

一念及此，张珏心下大急，料想以妹妹的坚忍性子，必定还要继续复仇，忙握住她的手，恳切地道：“如意，你可不要再胡来。以前的事，我不怪你。可你家人已死去快二十年，就算你杀了阔端，他们也不能复生。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你背负着仇恨生活，尤其不希望你受到伤害。”张如意道：“哥，你别急，我不会再鲁莽行事的。”

张珏道：“不会再鲁莽行事？那是说，你还要再行事了？如意，你还拿我当哥哥吗？”张如意道：“当然，你虽然不是我的亲哥哥，却比亲哥哥还要亲。我知道我该听你的话，可我没有法子，那些仇，那些恨，我放不下。”

张珏只觉得渐渐没了力气，握住妹妹的手无力地松开了，一时惊觉，想要挣扎起身，居然全身软绵绵的，根本动弹不了。

张如意道：“我在哥哥吃的豆腐里下了药，你现在动不了，这是从若冰娘子那里要来的药，很有效的。所以哥哥不要徒然反抗了，好好听我把话说完。”

张珏大为不解，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你哥哥，你有话要说，我还会不听吗？”张如意道：“不是，哥哥太聪明，听完我的话，你就会想明白许多事情。那时候，哥哥你就会很为难，不知是该捉我，还是该放我。我给哥哥下药，其实是为你好。”

张珏道：“什么？你……难道是你……”张如意道：“哥哥不要激动，先听我说。我其实不姓张，名字也不叫如意。我本姓郭，名叫天兴。你可能不知道，天兴是大金的年号，我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天兴二年。”

张珏道：“你原来姓郭？啊，你……你天生就会射箭，难道你是……”张如意道：“不错，我是金国名将郭斌之女。”张珏道：“我真该死，早该想到的，除了郭斌之女，谁还能生下来就是神箭手？连我这个哥哥的箭术也是跟你学的。”

张如意道：“哥哥不要怪我，这些我之前也不知道，都是婶婶临死前才告诉我的。翁大娘也不是我的亲婶婶，只是我的奶娘。当年蒙古人兵围会州，我才是个二三岁的孩子，因为患了水痘被奶娘抱去秦州南郭寺求医，侥幸逃过一劫。会州陷落后，蒙古人烧死了我全家，又杀了全城人，鸡犬不留。我们无家可归，又听说蒙古人疯狂追索大金官员及其家人，婶婶只好带着我南下，逃入宋境，幸好遇到哥哥你们一家，好心收留了我们。婶婶怕我的身份给我带来祸端，便让我改跟她亡夫姓张，又为我取名如意。她从来没有提及过我真正的身世，希望我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平安如意。然而，生逢乱世，哪有平安如意可言？我又天生会射一手好箭，每每都让婶婶忧心，总怕被蒙古人发现我是郭斌之女，总想逃得越远越好。后来凤州也被蒙古人攻占，我们一家辗转来到钓鱼城，哥哥你凭借自己的努力，从小兵当上了将军，我们都很高兴。如果不是婶婶过世前的一番话，大概我们也会这么过下去。可我知道我自己是郭斌的女儿后，偏偏抑制不住自己复仇的情绪。”

她顿了顿，又续道：“我坚持，一是为了完成婶婶遗愿，二来也想伺机为家人报仇，杀死当年兵围会州的蒙古主帅阔端。虽然有惠恩法师的

帮助，一路顺利到达秦州，但安葬了婶婶后，我才知道复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阔端平日住在凉州，有时候也会来秦州，然身边卫士极多，常人根本无法靠近。我心灰意冷之下，便想为家人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到南郭寺为他们超度招魂，虽然他们的身子都被大火烧成了灰，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魂归大地，入土为安。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听说了郭氏遗孤的故事。据说郭氏全家被烧死的时候，有侍女从大火中冲出，将一名婴孩交给了蒙古兵士，称要为郭斌将军延续一点血脉。那婴孩，自然就是我弟弟了。我听了极为震撼，疯狂打听婴孩的下落。旁人只知道蒙古人没有杀他，而是收养了他，至于他改了什么名字，又在什么地方长大，无人得知。一想到我弟弟侍敌为主，目下一定在为仇人卖命，我就心痛如绞。偏巧那个时候，我遇到了高睿……”

她叹了口气，幽幽道：“哥哥和旁人都以为高睿是对我一见倾心，才会千里追来，其实不是的，我们两个早在出生之时，就由双方父母做主，定下了娃娃亲。”

西夏灭亡后，名士高智耀不愿意奉蒙古人为主，带家眷辗转来到会州，跟郭斌结为好友。当时正好郭斌妻子生下一女，取名天兴，高智耀妻子生下一子，取名宝庆，宝庆正是西夏的最后一个年号。两家遂约为婚姻。不久，蒙古大举进攻金国，高智耀料想金国不久亦将灭亡，遂带领全家回西夏故地隐居，以避兵灾。果不其然，金国不久为蒙古所灭，郭斌力战殉国，死前还烧死了全家。高智耀得到消息后，以为郭天兴亦在大火中惨死，叹息之余，便不再将昔日婚约放在心上，为儿子改名为高睿。后来高氏父子因情势所逼，亦投靠蒙古，成为皇子阔端的宠臣。

那一日，因阔端要来南郭寺做法事，高睿先行来寺中做准备，竟然遇到了打扮成僧人模样的张如意。大概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他第一眼见到她，便有异常熟悉的感觉，好像是他失散已久的亲人。他悄悄跟踪张如意，见她四处打听郭氏遗孤的下落，立即想到她多半是幸存的郭斌之女，便上前直接问她是不是叫郭天兴。张如意自然惊骇之极，转身想逃，高睿忙上前拦住，表明了身份，称自己原名高宝庆，是她的未婚夫。这一节，张如意并未听翁大娘提过，当然不信。高睿却拿出玉块信物来，正好与张如意自小佩戴的半圈玉块合成完整一块。她这才半信半疑。

高睿告知他也听过郭氏孤儿的故事，他和父亲都想方设法打听郭斌遗孤的下落，但当时出了那桩事后，蒙古人大概天良有所发现，屠城时未再对婴孩下手，而是将婴孩集中起来带回蒙古，分给牧民抚养。当时就没有人分得清到底哪个婴孩才是郭斌之子，因为根本无人在意，事隔多年后，更无从查找。张如意听后，愈发仇恨蒙古人，得知高睿是阔端宠臣后，便起了利用对方的心思，曲意奉迎。如此，她终于有机会接近阔端，不想却偷听到了阔端对方丈吐露心事，表示心中念念不忘远在大理的汪红蓼母子。她看到传说中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阔端居然也会如此消沉失落，觉得一刀杀了他太过便宜，还得赔上她自己的性命，不如利用汪红蓼母子来对付阔端。她遂即刻动身返回大宋，却在关卡被蒙古人拦住，多亏高睿及时挺身相救。她与对方萍水相逢，即便自小约有婚姻一事是真，她也未当回事，对对方没有什么感情。然而高睿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千里护送她回来钓鱼城，多少还是令她感动。

回到钓鱼城后，张如意对兄长瞒下一切，却有意将在南郭寺听到的一番话告诉了余如孙。因为凭她个人之力，根本无法寻到藏在大理的汪红蓼母子，更无法与贵为宗王的阔端交锋，只有利用蜀帅余玠的势力，才是上上之策。

听完妹妹这一番令人惊奇的讲述后，张珏沉默了许久，才道：“我早该想到的。难怪从小我娘就说，如意不是个普通女子。”张如意道：“哥，你别怪我，我是身不由己。”

张珏道：“什么叫身不由己？又没有人逼你非得报仇不可！如意，你听我说，有些事，你必须学会放下，不然只能永远地生活在痛苦中。”

张如意摇了摇头，道：“你看人家刘霖公子，夜夜在钓鱼台吹箫，只为祭奠他那从未见面的未婚妻子，数年如一日。人非草木，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呢？”

张珏道：“难道你就是因为这个，才喜欢上了刘霖？”

张如意先是一愣，随即脸上微微泛出红潮来，声音低了下去，有些忸怩地道：“原来哥哥已经知道了。是，我是喜欢刘霖公子。我开始觉得他这个人莫名其妙，夜夜在那边吹箫，烦也烦死了。有一个晚上，我看

到他站在月光下，一副悲伤不能自己的样子，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我就那么喜欢上了他。那以后，我爱上了他的洞箫声。虽然我不懂音律，那些曲子带给我的感触，我也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但只要听到箫声，我知道他人在那里，心中就会莫名欢喜。”叹了口气，续道：“不过他心中只有他的亡妻，永远不会有我的位置。在他眼里，我始终只是张将军的妹妹而已。”

张珏道：“那晚你不是和刘霖单独出去了吗？”张如意道：“我鼓足了勇气，想把实话告诉他，但话到嘴边打了好几个转，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我怕我说出我喜欢他后，他反而会疏远我。哥，你现下也有了喜欢的女子，该明白这种患得患失的感受。”

张珏一时茫然起来，暗道：“我关心安敏，是因为她年纪小，又涉及多起案子，还是像如意说的，其实我喜欢上了她？那天晚上，她挺身挡在我面前，不让那蒙古人杀我，我心中……”

正郁郁出神，又听见妹妹道：“再说了，我已经不是清白之身，愈发配不上刘霖公子。”

张珏吃了一惊，道：“难道你跟高睿已经……已经……”张如意沉下脸来，道：“不说这个了，怪没意思的。”

张珏道：“如意，你听我说……”一语未毕，忽见妹妹取出一根薰香，伸到油灯上点燃，当即醒悟，忙道：“不，不要这么做。如意，我是你哥哥，万事有我在。不要这么做。”

张如意叹了口气，将香放在桌上，道：“哥，再见了。我是爱你的，为了不让你伤心难过，我强行忍住，才没有下手。”张珏道：“什么强行忍住没有下手？”

张如意却是不答，上前往兄长怀里摸索一通，取出令牌来。张珏道：“不要，不要这么做。如意……”

张如意道：“哥，你好好照顾自己，我去了。”不再理睬兄长，吹了油灯，带上房门自去了。

过了一会儿，张珏听到妹妹掩了堂门出去，忙叫道：“白秀才！白秀才！”忽听到如意又重新推门进堂，便又改口叫道：“如意，你进来，你听我说……”

只是他中蒙汗药在先，又吸进了迷香，声音微弱，别说隔壁白秀才，就是有人站在窗外院子中，怕是也难听见。他终于意识到呼救只是徒劳，微微侧过头去，漆黑中只有一点红光，那是薰香的火光。他想伸手掐灭薰香，却没有半分力气，连手指头都动不了。神志越来越模糊，终于什么都不知道……

张珏大致叙说了昨晚之事，连张如意的真实身份也没有隐瞒，只略过白秀才一节，当然也未提妹妹倾心于刘霖和所谈及安敏一事。

王坚道：“原来你吸了迷香，并不知道昨晚发生之事，但你醒来后，却从箭术上推知是谁做的。你……”

张珏的箭术并非天赋异禀，而是跟随他妹妹张如意苦练学习。自从翁大娘去世，这件事再无他人知晓。张珏听说射中吴知古的是百步穿杨的神箭，又来自张家方向，便知这是妹妹张如意的手笔。为了保护妹妹，他只得承认罪名。

王坚拍案大怒，道：“好你个张珏，亏本帅如此器重你，你竟如此不知轻重。你是什么身份？合州副帅！你妹妹是什么身份？不过是个普通女子。你竟然为了保护她甘愿顶罪，眼中还有大局吗？”

张珏当即跪下，头也不敢抬，道：“如意虽不是我亲妹妹，但我们自小相依为命。翁大娘去世后，我就是她唯一的亲人，求大帅看在……”他明知会触怒上司，然兄妹情深，还是不得不开口为如意求情。

王坚怒道：“住口！你如果一早将实情说出，再为如意求情，本帅也许还会考虑网开一面。可你不顾大局，私下为如意顶罪，就不可原谅！来人，立即派轻骑往北追赶张如意，逮捕后押来将军府。”

从来没有人见过主帅发如此大脾气，无不噤若寒蝉。刘霖见王坚手

抚剑柄，在张珏身前走来走去，眼睛都快喷出火来，生怕他一气之下，会拔剑将张珏当场斩于堂上，忙上前骂道：“张珏，你这个坏小子，你犯下如此大错，可对得起王大帅对你的苦心栽培？”一边说着，一边扬手扇了对方两个耳光。

王坚果然停下脚步，指着张珏怒道：“你，给我滚上飞舄楼去，好好看看这大宋江山，好好想想你十八岁来合州从军时立下的誓言。”

阮思聪忙上前将张珏扶起来，低声道：“大帅正在气头上，他看见你就冒火。张将军还是赶紧去飞舄楼待罪，一切等大帅火气消了再说。”低声嘱咐一番，又大声下令道：“来人，押张珏上飞舄楼，让他在楼上吹吹冷风，好好反省。”

几名兵士忙拥了张珏出来，离开议事厅好远，才各自长舒一口气。一名兵士吐舌道：“张将军，你这次可是彻底惹恼王大帅了。小的跟了他十几年，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发过火。”张珏摇摇头，道：“是我不好。”遂盘旋上来飞舄楼。

当日没有太阳，薄阴下的钓鱼城秀削天然，自有一番美景——远处有大河东注，汪洋滂沛，一泻千里；近处有鱼山诸峰，抑扬起伏，层峦叠出，正所谓“台倚层峦万仞高，鱼龙面面勇惊涛”；脚下则有壁立千仞，翠插天半，山岚烟波，溟蒙浩渺。振衣临渊，倚栏而望，张珏一时脑中空空荡荡起来。这几天所发生的各种变故，因之而带来的各种烦恼，瞬间被强行从脑海中抽走，眼前只有这旖旎风景，如画江山。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那些高人隐士为什么都爱选择名山大川隐居修行，大自然的美景承接天地之灵气，确实能涤荡净化人的心灵。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叫道：“王大帅到了。”

张珏忙上前几步，单膝跪下行礼，道：“大帅。”王坚道：“你知道错了吗？”张珏道：“知道。”

王坚道：“那你倒说说看，你错在哪里？”张珏道：“下官不该为私心

隐瞒实情不报。”

王坚脸色和缓多了，点头道：“嗯。本帅详细问过阮先生，你这几日所断事务，包括吴知古和余公子这两件事，都处置得极好，并无任何不妥。唯有今早你当众承认射杀吴知古这件事，我很生气。”张珏道：“是，下官自知有罪。不过如果重头再来的话，我还会那么做。”

阮思聪等人好不容易劝平王坚，张珏却如此执拗，称愿意为妹妹再撒谎顶罪一次，旁人听在耳中，无不惊然变色，生怕他再次触怒主帅，均为他捏了把冷汗。

不想王坚只是重重叹了口气，亲手将张珏扶了起来，道：“心冷如铁，未必就是真豪杰真丈夫。你爱惜妹妹，这也是人之常情。眼下是多事之秋，这件事，本帅也不想过多追究了。本帅有话问你，按照你的说法，如意一开始就往豆腐中下了蒙汗药，表明她已存离开钓鱼城之心，下药是令你无法阻止她。如意跟吴知古无冤无仇，多半是因为吴氏当众侮辱了你，所以替你这个兄长出头杀了她。这一点，你自己已经猜到，所以你才极力为如意掩盖，你觉得如意是为你才当了回杀人凶手。”张珏道：“是。大帅料事如神，什么都猜到了。”

王坚道：“但阮先生提出了一个疑问，本帅觉得很有意味。吴知古昨晚留宿在药师殿中，除了王立等寥寥几人，外人并不知道。而且更没有人能事先预料到她因为晚上睡不着觉，而在庭院中散步。”

张珏猛然醒悟，道：“将军是说，如意射杀吴知古只是偶然事件，她是出门时，听到隔壁吴知古和若冰娘子在说话，才临时起的意？”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他会听到如意离开家后又折返回来一次。

王坚道：“正是这个意思。如意本来就预备离开，射杀吴知古不过是顺手一击，这并不是她要离开钓鱼城的真正原因。本帅想问问你，到底出了什么事，能令她不惜下药迷倒你这个当哥哥的，还要偷走你的令牌？”

阮思聪也道：“这一点，我和王大帅反复商议过，均是百思不得其解。说起来，是如意秦州之行才带回了关于阔端与汪红蓼育有一子的讯

息，她是大大的功臣才对。”

张珏道：“这个我大概能猜到。如意家人尽死于会州之战中，而当年攻破会州的主帅正是阔端，自从她知道自己是郭斌之女后，便有意向阔端复仇。她将汪红蓼母子藏在大理告知余公子，本意是想借助余相公之手来对付阔端。照她看来，余相公会再用昔日行刺之计，利用汪红蓼母子来刺杀阔端，却不想是招降阔端，她应该是心生失望，自己去向阔端复仇了。”

阮思聪道：“如意虽是女子，却不是无知之人。她该知道孤身前往敌营，根本没有机会。”

张珏道：“那么阮先生以为如意为什么会离开钓鱼城？”阮思聪道：“这正是困惑我的问题。不如这么来考虑，如果张将军是如意，你要向阔端复仇，你也知道余相公这边指望不上了，你必须得另谋出路，你会怎么做？”

张珏想了想，道：“当然要等余相公招降阔端之后。那时阔端是大宋臣子，不会再对宋人设防，行刺他的机会要大得多。即使招降不成，余相公定会使用离间计，蒙古大汗知道阔端与我大宋通信往来后，也不会饶他性命。”

阮思聪道：“这就是了，常人都会这么想，如意也会想到。为什么她宁可舍弃你这位兄长，决然出走呢？”

张珏心头登时疑云大起。他昨晚与妹妹深谈前，先吃了迷药，神志已不似平日清晰，许多话未听得明白。早上醒来后，还没有来得及多想，便因吴知古命案而成为首要嫌犯，更没有丝毫闲暇了。忽想到妹妹一些怪异的话语，忙道：“昨晚如意给我下药后，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我听完她的话后，就会想明白许多事情。那时候，我就会很为难，不知是该捉她，还是该放她。她给我下药，其实是为我好。”

王坚皱眉道：“这么说起来，如意一定是做了什么犯法的事，生怕败露，所以才不得已离开钓鱼城。”

张珏道：“如意每日都在茶肆，能做什么犯法的事？”王坚道：“她不

是射杀了吴知古吗？她非但箭术不下于你这个当哥哥的，胆量也胜过许多男子，要说她做出什么惊天大事，本帅一点也不会奇怪。”张珏一时无言以对。

王坚道：“如意是你妹妹，你自己负责去查清楚这件事。”张珏道：“遵命。”

王坚道：“余相公很快就会来钓鱼城，你给我提点儿神。还有，你今日当众庇护如意，余相公若要追究，我可保不了你。”张珏道：“是。”

忽有兵士来报道：“白秀才求见。”王坚道：“白秀才？他来做什
么？”兵士道：“他说有要紧事要禀报大帅。”王坚道：“让他上来。”

张珏忽想到还没有来得及禀报白秀才是朝廷暗探，忙道：“下官还没有来得及禀报，大理国大将军高言遇害，凶手不是安敏，也不是蒙古人，而是……”

王坚满脑子都是关于张如意的疑问，忽插口道：“难道凶手是如意？所以她才要赶快逃走？”张珏道：“不是，如意跟这件案子没有任何干系，当晚她被人用迷药迷晕了。”

王坚见兵士已引着白秀才顺着楼梯盘旋上来，摆手道：“一会儿再说。”

白秀才走上前来，嘻嘻一笑，道：“张将军，你居然还活着。我以为你杀吴知古一事败露后，王大帅会将你大卸八块呢。”张珏道：“承蒙关心，我活得很好。”

王坚道：“白秀才，你说有要事禀报，到底是什么事？”白秀才道：“白秀才见过王大帅。我来将军府，是来投案自首的，是我杀了吴知古。”

第九章 此意匆匆

即便有着绝世的丰功、惊人的战绩，也无法停止生命的年轮，也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即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照旧无法战胜人世间最强大的敌人——死亡。这个野心勃勃的世界征服者，最终结束了传奇的一生。尽管他生前拥有辽阔无垠的疆土、堆积如山的珍宝、成千上万的美女，最终归宿依旧是化成一抔黄土，如何不令人感慨叹息。

把酒对斜日，无语问西风。
胭脂何事，都做颜色染芙蓉。
放眼暮江千顷，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
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

千万里，江南北，浙西东。
吾生如寄，尚想三径菊花丛。
谁是中州豪杰，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钓鱼翁。
故国且回首，此意莫匆匆。

——杨炎正《水调歌头》

白秀才自称是他杀了女道士吴知古，众人闻言均瞠目结舌，惊讶极了。王坚道：“你？”一副根本不相信的语气。

白秀才道：“大家都眼睛瞪这么大，怎么，是不相信吗？真的是我射杀了吴知古。”王坚道：“那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射杀吴知古的？”

白秀才道：“遵命。昨晚我见到张将军回家来过夜，已经觉得很奇怪，所以特别留意隔壁动静。后来见到如意独自离开，还背着一个大包袱，更觉得不同寻常，倒好像是她跟张将军吵了架，赌气离开一样。不过自从我认识如意以来，从来没见过他们兄妹红过脸，所以我就过来找张将军，想问个清楚明白。不想屋子里却是一片漆黑，我叫了两声，没有人应声，便大着胆子进来。一推房门，便闻见薰香的气味，我知道这是迷香，所以立即掩上门，没有进去，而且退到了堂外。正觉得诡异之时，忽听到隔壁有女子说话声，我听出是若冰娘子和吴知古……”

王坚道：“等一等！你怎么知道那女道士是吴知古，还能听出她的声音，她的身份可一直是保密的。”白秀才道：“我早年在京师临安见过吴知古。这个，容后再说，王将军稍安勿躁。”又续道：“我忽然想为朝廷除掉这名奸妇，又想到曾见过如意房中有弓箭，便进房取了下来，然后搭梯子爬上墙头，正好见到若冰和吴知古站在灯下说话，于是我弯弓搭箭，‘嗤’地一声，射中了吴知古的脖子。”

他洋洋洒洒，绘声绘色，一大篇说完，见众人仍然只是瞪着他，根本没有丝毫相信的意思，不由得跌足长叹道：“我杀了人来投案，竟然没有人相信，反而要令无辜者蒙冤受屈。天道不公，天道不公哪！”

张珏问道：“真的是你？”白秀才道：“真的是我。想来你们应该弄明白不是张将军杀人，不然他也不会好好站在这里了。那么我来投案自首，你们为什么还不相信呢？难道你们以为凶手是如意？她如果射杀了吴知古，还会把弓箭重新挂回墙上、留在家里，好让大伙儿怀疑她哥哥吗？”

最后一句反问极为有力，众人不由得面面相觑。连张珏心中也犯起嘀咕来，心道：“不错，如意敢做敢当，虽不得已离开，必有苦衷。如果是她杀人，绝不会有意留下线索，将杀人罪名引到我身上。可是白秀才他……”

王坚狐疑道：“白秀才可知道自西墙到吴知古所站之处有多远吗？案发时还是半夜。张珏之前被怀疑，是因为大家都认为钓鱼城中除了他之外，再无第二人能做到。你，能有这样高明的箭术？”

白秀才笑道：“俗语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王大帅是知道的。张将军箭术高明，你们大家都见识过，所以觉得他最厉害。但天下能人多的是，不知道还有多少更厉害的人，你们没见过呢。”言外之意，他也是那“更厉害的人”之一了。

他见众人各有笑意，显然愈发不将他的话当回事，便悠然道：“那么我说我是朝廷暗探，你们相信吗？”

王坚哈哈大笑道：“就你……”忽见一旁张珏眼色，顿止笑声，失声道：“你真的是朝廷暗探？”白秀才傲然道：“当然，我有皇城司令牌和皇帝亲笔制书在手，张将军亲眼见过的。”

众人一齐望向张珏。张珏只得道：“是，白秀才是朝廷派来四川的暗探，下官刚才正要禀报这件事。”

王坚道：“白秀才居然是朝廷暗探？这可实在让人想不到。”白秀才笑道：“所以我说人不可貌相。没有点斤两，我怎么出来混？”

王坚道：“你既是朝廷暗探，为什么会潜伏在钓鱼城，而不是重庆府？”白秀才道：“这一点，我已向张将军解释过。”

阮思聪道：“暗探的关键在于一个‘暗’。白秀才如果是朝廷暗探，为何主动表露身份，这岂不是犯了大忌？”白秀才双手一摊，道：“我也是没办法，张将军发现了我才是杀死大理国大将军高言的凶手，要擒拿我归案，我只得亮出身份，以制书要挟他暂且瞒下此事。”众人又是一阵哗然。

王坚道：“白秀才才是杀死高言大将军的凶手？”张珏道：“是，我发现白秀才可疑后，上门预备逮捕他，他自己承认了罪名，还亮出了朝廷暗探的身份。下官便暂时压住了此事，预备等大帅回来钓鱼城后再做处置。不过在这期间，白秀才既没有逃走的意向，还帮了下官不少忙。蒙古人李庭玉告密吴知古是叛将吴曦之女一事，白秀才也是知道的。下官为了查清吴知古来历，曾将这一节告诉了他。也是多亏他提醒，下官才及时追捕到李庭玉那些蒙古人。”当即详细叙述了所有事情经过。

王坚道：“呀，这可真是想不到。白秀才，你杀高言大将军，是因为高大将军打晕了若冰，你一怒之下杀人。那么杀死吴若古，又是为什么？”白秀才道：“当然因为她是叛将吴曦之女，居心叵测，还曾想要杀害张珏将军。”

王坚道：“嗯，有道理，很有道理。白秀才，本帅要多谢你站出来，你可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不然的话……”

他没有说完后面的话，然有心人均知话外之意——吴知古是当今理宗皇帝宠幸的女冠，她死在钓鱼城，无论凶手是谁，地方官员都会被牵连追究。然若凶手是朝廷暗探，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暗探手握皇帝制书，类似钦差身份，到紧急时刻，有便宜处事的权力，地方官非但无权干涉，还得出人出力配合。白秀才挺身承担罪名，可谓解决了王坚一大困境，至于他是否真的有一手神奇箭术，反倒没有人在意了。

王坚又道：“白秀才身份特殊，本帅无权处置，只能将你送去重庆府。不过余相公也无权处置你，估计要将你送回京师，请皇上亲自断处。”白秀才笑道：“如此，最好不过。”

王坚道：“张珏，你送白秀才去护国寺，当面向吴知古侍从交代清楚，再让王立亲自护送他去重庆府。若出了岔子，唯王立是问。”张珏道：“遵命。”

一行人遂离开将军府，往山下护国寺而来。

过了风火墙后，张珏命队伍停下，自己将白秀才单独拉到林子中，问道：“真的是你射杀了吴知古？”白秀才笑道：“怎么，到了现在张将军还不相信是我杀人？王大帅可是都信了。”张珏道：“王大帅并不真的能确定是你杀人，但你是凶手的话，你的身份可以让许多人闭嘴，一举解决所有的危机，所以王大帅才说要多谢你站出来。”

白秀才道：“那么张将军岂不更要多谢我？你本是吴知古命案的首要嫌凶，虽然有人证明了你的清白，你妹妹如意却又难脱嫌疑。张将军其实还是怀疑如意，对吧？但你是她哥哥，她又怎么会害你被人怀疑呢？”张珏踌躇道：“话是如此，可是你的箭术……”

虽然白秀才言之凿凿，但张珏是大行家，深知箭术若没有天赋，便需要勤学苦练，丝毫不能懈怠。而世上能像如意那般举箭就能中靶者，他生平所见，仅她一人而已，他也认为不会再遇到第二人。以他观察，白秀才双手还算灵活，可能跟其经常拨弄算盘有关，可那样一双白白净净的手，非但能拉开大弓，且能在半夜远距离射中目标脖颈要害。换作他自己，也未必有十足把握。

白秀才似是猜中了张珏心思，笑道：“我早说过了，人不可貌相。但我不会跟张将军你比试箭术的。咱们走吧。”

吴知古和高言的尸身都被临时安置在佛堂中，等待棺木造好后再入殓。王立惊见张珏安然无恙地出现，本已愕然，听说白秀才才是杀死吴知古的凶手，惊奇地话都说不出。

吴知古所带侍从上前揪住白秀才衣领，怒骂道：“你这个死秀才，知道你杀的是什么人吗？回到京师后，定叫你遍受酷刑，死得惨酷无

比。”

白秀才道：“你既是吴知古的侍从，也该是见过世面的人。这佛堂里面躺着的两个人，都比你有身份吧，我连他们都敢杀，你也该想想我是什么来头。”

那侍从先是一愣，随即又骂道：“死到临头，还鸭子嘴硬。我先揍你个半死！”扬起拳头便要打，却被张珏扯住。

侍从道：“张将军，你本是首要嫌犯，甚至还当众认了罪。就算你洗脱了嫌疑，怎么又庇护起这真凶来了？”

张珏料想不说出白秀才身份，他定然活不过今晚，只得道：“白秀才是朝廷暗探，有皇帝钦赐制书。你我都不能动他，只有皇帝才能动他。”

众人惊愕异常，侍从不由自主地松了手。王立更是结结巴巴地道：“白秀才是……是朝廷暗探？”白秀才悠然道：“如假包换。”

张珏道：“王将军，王大帅命你带人护送白秀才去重庆府，请余相公亲自处置。”王立道：“这……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得上山，当面找王大帅问个明白。”竟就此去了。

白秀才点着适才要打他的侍从的鼻子道：“我是皇城司的人，受官家钦命潜伏在此。你不但奉叛将吴曦之女为主，还敢对我无礼，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那侍从颤声道：“什么？官人说……”白秀才道：“你没听清楚吗？我现在就能杀了你。”侍从道：“不是，是前面那句。”白秀才道：“哦，吴知古本名吴若水，是叛将吴曦之女。你，还有你们几个知道吗？”侍从失色道：“啊，我……我们怎么会知道？”

白秀才道：“张将军，这些人跟随吴知古多年，是其心腹，多半是知情者，应该将他们立即逮捕拷问，问问他们这些年做了多少通敌卖国的事。”

侍从们一齐跪下，哀声告道：“吴尊师是吴曦之女一事，小的们全然

不知。宫里一直没有人知道她的来历，谁知道会是……会是……至于通敌卖国，小的们绝对没有做过。”

白秀才道：“吴知古暗中通敌卖国，你们竟然全然不知？”一名侍从道：“小的只听过她祸国殃民之类，通敌卖国，还是头一次听说。”

白秀才道：“你们也不想想看，吴知古在京师锦衣玉食，呼风唤雨，怎么会平白无故跑来钓鱼城为亡父做法事？”侍从道：“尊师这次来四川，小的们都觉得奇怪。她说这是她亡母的遗命。小的们从来没见过她的双亲，所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白秀才道：“笨！这正是吴知古是吴曦之女的铁证。她来四川，还不是因为四川是吴氏的根基所在地。还有，吴曦死在什么地方？兴州，兴戎司衙门里。我再问你们，而今兴戎司衙门在什么地方？钓鱼城。”侍从道：“可是……”

白秀才道：“可是什么？吴知古名为为亡父做法事超度，实际上是要为吴曦招魂。要招魂，须得有死者遗物。当年吴曦以四川制置副使、陕西、河东招抚使等身份兼任兴州都统制，兴戎司诸多建制都是他所创，包括大鼓、大旗、大印等，这些东西也算得上是吴曦遗物。天下那么多佛寺，吴知古独独选中了护国寺，就是因为这座寺庙离兴戎司最近，离世间仅存的吴曦遗物最近。你们这些榆木脑袋，怎么一点都想不到？”

侍从这才如大梦初醒，道：“啊，原来是这样。”

张珏在一旁听见，心中暗暗发笑。白秀才杀了吴知古，势必令理宗皇帝雷霆震怒，生死难卜，而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便是坚称吴知古真实身份是叛将吴曦之女，潜入大宋是为了替父报仇。然就算吴知古真的是吴曦之女，其人在大宋皇宫已有二十年，该掩饰的早已掩饰住。蒙古人李庭玉因其身份是大宋死敌，其证词有离间嫌疑，多半也不能采信。白秀才为己着想，只能预先制造舆论和声势。他所举事例甚为牵强，不能作为吴知古就是吴曦之女吴若水的铁证，然带有极强的暗示色彩，加上诸多事实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旁人不免越想越觉得吴知古可疑。尤其这些侍从，久在吴氏身边，知其秘事甚多，更容易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往通敌卖国上联想，想得足够多时，便会以为是真的。将来到了皇

帝面前时，这些侍从说吴知古正是吴曦之女，可比白秀才独力指控要有力得多。到了那个时候，白秀才非但不是罪人，反而是个英雄人物。而且他将吴知古秘密射杀，令其不必再一级一级地受审，再没有机会泄露各种宫闱秘事，可谓去了皇帝最大的担忧，堪称大大的功臣，怕是从此平步青云，成为天子近臣。他虽是为了保住自己才不得已如此，但也可谓是上上之策，高明到极点。难怪朝廷慧眼独具，选中他做暗探，且在钓鱼城潜伏了十年，也从来没有人起过疑心。

白秀才又狠狠教训了侍从一番，威逼他们尽快将吴知古通敌之事一一写出来，不然性命难保，这才道：“张将军，那替吴知古在护国寺出家的僧人呢？”

张珏这才想起那假僧人大法，忙命人去军营牢房将他带来，又命人将吴知古侍从看管起来，作为重要证人一并押送去重庆府。

出来佛堂，白秀才长舒一口气，道：“对恶人，就该恶治，果真是这个道理。”张珏指着那几名垂头丧气的侍从，道：“现下白秀才可将他们治得服服帖帖了。”

白秀才道：“吴知古此妇不是好人，大家伙儿都知道，她死了，大宋可算太平多了。不管她是不是吴曦之女，都要将此事坐实，我这也是不得已为之。张将军应该早看出了我的意图，多谢你没有当着那些侍从的面揭发我。”张珏道：“不谢。正如王大帅所言，我们都该谢谢你才是。”

白秀才沉吟片刻，道：“张将军，王将军去了将军府，来回怎么也要小半个时辰，不妨到我家中小坐，如何？”张珏道：“甚好。”

路过药师殿时，白秀才顿住脚步，朝院内张望。张珏道：“昨晚药师殿再出命案，若冰娘子受了惊吓，已移去僧房暂住，她人应该不在里面。白秀才想见她的话，我这就派人去找她来。”

白秀才道：“算了。我就要走了，若冰大理公主的身份已然泄露，也应该会离开这里，我们不会再有机会见面，何必自寻烦恼？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不重不轻证候，甘心消受，谁教你会风流。”又

叹道：“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张珏心念一动，暗道：“原来白秀才对若冰用情如此之深。难怪他会为了她杀人，更由此暴露了他的暗探身份。高言若是普通人倒也罢了，偏偏他是大理国大将军，朝廷当然不会为一个区区暗探而得罪大理，势必将他交给大理，由此可见白秀才为若冰牺牲之大。”

忽然明白了白秀才为什么要挺身而出，承认射杀吴知古的罪名。或者说，他身份败露，已预料到朝廷一定会将他交给大理，死得惨不可言，便有意杀了吴知古。吴知古在朝中可以一手遮天，左右朝政，却在钓鱼城莫名其妙被皇城司暗探所杀，皇帝不知究竟，势必召白秀才进宫，当面诘问。他再趁势指控吴知古是叛将吴曦之女之类，可谓自保的上上之策，有百利而无一害。问题是，真的是白秀才射杀了吴知古？还是因为他知道承认罪名对他有利，才主动挺身而出？

张珏目光又落在白秀才的一双手上，踌躇半晌，还是忍不住问道：“那么当真是白秀才杀了吴知古吗？”白秀才哈哈大笑道：“怎么张将军还在纠结这个问题？你实在信不过我的话，找到如意一问，不就清楚了？”

进来白家堂中坐下。白秀才从厨下搬出来一个坛子，往桌上重重一顿，道：“这是我特意托人从京师带来的好酒，一直珍藏着，舍不得喝，现今我就要离开钓鱼城，可不能浪费了。”仿佛卸下千斤重担一般，长长吁了一口气，坐下来开了酒封，倒了一满碗酒，一饮而尽，又道：“钓鱼城中禁酒，我就不劝张将军了。”张珏点点头，道：“白秀才请自便。”

白秀才便独自闷头喝酒，连饮五大碗，满脸红潮，微露醺意，这才道：“有一件事，我想拜托张将军。”张珏道：“白秀才请讲。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尽力而为。”

白秀才道：“如果……我是说如果……若冰还留在钓鱼城的话，请你好好照顾她。”

张珏心道：“大理将军杨深已认出若冰，就算她这次不跟杨深回去大理，但之后大理多半要派人接她回去。她若不情愿，便只能逃走，再度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留在钓鱼城。”但还是应道：“如果若冰继续留下，我自当妥善照顾。你大可放心。”

白秀才道：“不，不是那个意思。”张珏道：“那是什么意思？”白秀才道：“你.....你不知道若冰喜欢你吗？”他酒量不佳，空腹连喝五大碗烈酒，醉意越来越浓，舌头也大了起来。

张珏大为窘迫，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白秀才又道：“她.....她只想要份宁静的生活，平平安安，与世无争。张将军，你.....你要给她.....”

张珏见白秀才醉得厉害，便走过去，将手抚在他背上，用力揉搓，这是他从手下兵士那里学来的穴位按摩，可以有效缓解头痛，据说还能解酒，但钓鱼城中禁酒，竟是一直未能验证过。

白秀才道：“做.....做什么？”他也不理睬，手上加劲。白秀才怒道：“痛死了！快些放手！”

张珏道：“你醒了吗？”白秀才道：“我本来就没醉。我知道了，你不敢回答我的话。一提起若冰，你就害怕。”张珏道：“我不是不敢回答，而是若冰娘子是大理公主，她也决计不会再留在钓鱼城中。你叫我如何回答？”白秀才道：“我都说了是如果了。”张珏道：“你这个如果，根本没有半分的可能。”

白秀才便不再说话，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有那么一刻，张珏几乎以为他已经睡着了，但他转过头来时，眼睛却射出怪异的光芒。

张珏道：“怎么了？”白秀才道：“张将军还不明白吗，如果世上还有一个地方是若冰自己愿意留下来的，那一定是钓鱼城，因为这里有她喜欢的男子。”

门外传来脚步声，有兵士禀报道：“王立将军已经到了，大法还有那些侍从也都押在外面，只等着白秀才一道路上路去重庆府。”

白秀才便掸掸衣衫，站起身来，道：“好了，天色不早，我也该上路了。张将军，此去一别，后会有期，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张珏道：“多保重。”

白秀才道：“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遂随兵士去了。

张珏一时心有所感，依旧坐在原处不动。

刘霖忽奔进来道：“原来张兄人在这里，外面都在疯传是白秀才杀了大理国大将军，又杀了吴知古，是这样吗？我刚刚遇到了白秀才，好像很平静的样子。”张珏道：“嗯，这两件命案，白秀才都认罪了。”刘霖道：“这可真是想不到。”

张珏道：“起初刘兄不也怀疑过白秀才吗？”刘霖道：“我只是因为白秀才的证词对不上而起疑心，并不认为他会杀人。之前梅秀才也因为薰香而怀疑过他，但只是认为他可能被营救小敏的歹人收买，做了内应，但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传闻白秀才倾心于若冰，看来是真有其事了。可他杀死吴知古又是为什么呢？二人无冤无仇，别人还有可能是为朝廷除害，可我怎么看白秀才，他都不像是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言下之意，也认为吴知古是一“害”，死不足惜了。

张珏不便明说，只道：“应该还有隐情。只是吴知古这件案子太大，地方管不了，须得移交到朝廷。”

刘霖又叹息一番，这才想起正事来，道：“对了，若冰找张兄有事，她人就在茶肆外面。”

张珏便与刘霖一道出来，却见王立等人远远站在山道上，白秀才与若冰正在梅林边说着什么。白秀才一脸坦然，若冰却是颇为局促的样子，与她往日冰山美人的形象大不相同。见到张珏出来，白秀才便要转身离开，若冰蓦然抓住了他的衣袖，说了一句什么。但白秀才却没有回过头来，挣脱了她的手，抬脚自去了。

刘霖见二人神色有异，忙叫道：“若冰！”若冰微微侧头，两颗晶莹

的泪珠正从脸上滑落。

那一刹那，张珏忽然明白了白秀才为什么要杀高言——他自称是情急之下杀了高言，其实他根本不是冲动杀人，而是早有预谋。他是朝廷暗探，多年来无数次看到杀祖仇人余玠从眼前走过，甚至仇人之子余如孙还常来茶肆饮茶，他都没有做过任何情急的事，怎么可能仅仅因为高言撞晕若冰而出手杀人呢？他是不想高言破坏若冰宁静的生活，不想高言带她回大理，不想看到她被迫嫁给她痛恨的未婚夫。如此，高言非死不可。只是后来的结果出人意料，没想到高言手下将军杨深也认识若冰，若冰还自己主动对张珏坦露了身份。然则白秀才对若冰之情深意重，却由此可见一斑。

自从来到钓鱼山，白秀才就不是什么受人待见的人，除了性情乖戾之外，还爱财如命，这大概与他原本是读书人，立志于功名仕途，却被迫放弃学业，来做见不得光的暗探经历有关。他冷漠，自私，只睁大一双眼睛，冷冷地观察着四周的一切。然而若冰的出现，令他无情冰冷的目光中多了几分光彩，她的身影，成了他窥探生活中的唯一安慰。虽然他知道她心中装着别的男子，他还是毫不介意，关爱她，照顾她，甚至为了她能过上她想要的生活而杀人。这是怎样的一份情感！

也许若冰早已了解白秀才的一往情深，也许才刚刚知道，但无论如何，都已经改变不了结局——这二人从此将关山万里，再也不会相会。

那么张珏自己呢？他又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旁人告诉他说若冰喜欢他，他却惘然无感。她只将身世对他一人诉说，又为了救他答应救治吴知古，是因为她心中喜欢他，还是因为他是值得信任的合州守将？一时之间，脚步竟然抬不起来，不敢走过去与若冰招呼。

还是若冰自己举袖抹了眼泪，强作镇定走过来道：“张将军，我有事找你。”张珏勉强定了定神，忙道：“娘子请说。”若冰道：“昨晚药师殿出了事，我临时移去僧房，凑巧住在惠恩法师房间旁边，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张珏忙问道：“娘子可是看到或是听到了什么？”若冰道：“不是看到，也不是听到，而是闻到。”

原来她昨晚移去僧房歇息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总是回想起吴知古被一箭贯喉的血腥恐怖场面，甚至能清楚地记得当初的血腥味及尸臭味。天快亮时，终于沉沉睡去，然醒来时，鼻子中依旧有浓重的尸臭味。她是医师，对各种气味异常敏感，这才意识到昨晚的气味并不是回忆造成的感觉，而是确有其事。她一时惶恐，忙四下寻找尸味来源，最终发现味道是从北面屋顶椽子间的缝隙传来的，而北面隔壁禅房就住着惠恩法师。

张珏忙问道：“那么娘子可有去隔壁确认过？”若冰道：“没有。我心中疑虑，试着去敲过门，问惠恩法师是否需要换药。他说不用，又说身上不方便，不能见人，不肯开门。”

大理举国信佛，她亦自小耳濡目染，觉得贸然怀疑得道高僧不妥，又忙解释道：“我没有怀疑惠恩法师的意思，只是觉得有些奇怪。最近护国寺中又发生了那么多事，我想还是赶快来告诉张将军比较好。”

张珏与刘霖各自怔了一怔，这才对视一眼，两人均是一般的心思，还是刘霖先说了出来，道：“小鲁案总算弄明白了！”

若冰问道：“什么小鲁案？”张珏道：“惠恩大师受伤当晚，同时还有一名叫小鲁的兵士被杀了。”

若冰惊道：“难道我闻到的是小鲁尸首的尸臭？”张珏道：“不是，小鲁已经下葬了。惠恩法师房中藏的应该是护国寺管事大难的尸首。”

若冰全然糊涂了，道：“大难是蒙古人奸细一事，我倒是听说了。可他不是已经逃走了吗？”张珏道：“大难只是不见了，我们以为他逃走了，但现下看来应该是被杀了。惠恩自己也应该是蒙古人的奸细。”

若冰愈发惊奇，道：“这怎么可能？惠恩法师是得道高僧，怎么会是蒙古人奸细？尸臭倒确实是从他禅房中传出的，或许是有人趁他不备，将什么人或是什么动物的尸首藏在了他房中。”

刘霖道：“那怎么解释惠恩法师将你拒之门外一事呢？分明是他心中有鬼。”若冰道：“张将军不是说还有蒙古奸细在钓鱼城中吗？或许是有人挟持了惠恩法师，藏在他的禅房中。尸首也是如此。”

张珏道：“这种可能性很小。我们早已认定小鲁案跟蒙古人有关，护国寺管事大难是蒙古奸细也是确认无疑的事，再加上捕获的蒙古人李庭玉是惠恩法师好友，之前曾住在护国寺中。惠恩大师是唯一将这几件案子联系起来的纽带。其实这些我早该想到的。若冰娘子，多亏了你。走，我们先去护国寺。”招手叫了扈从兵士，直朝护国寺赶来。

一行人正好在僧房前遇见了惠恩。张珏便上前道：“法师伤可好了些？”惠恩道：“承蒙张将军关照，贫僧已然好多了。”

刘霖有意道：“咦，怎么有一股奇怪的气味？”惠恩道：“是薰香，贫僧在房里点了香炉。”

张珏心道：“看来惠恩还不知道若冰已经开始怀疑他。他自己大概也无法忍受房中尸臭，然护国寺人来人往，他无法将尸体运出丢弃，不得已，只好用薰香来掩盖气味。”便朝刘霖使了个眼色。刘霖会意，笑道：“一炷清香，惠恩法师好雅致。”忽脸色一变，道：“不对！”几步跨上台阶，径直去推房门。

惠恩忙叫道：“刘教授要做什么？”却已是阻拦不及。

禅房极为简朴，除了桌椅床等几件最基本的家具外，别无他物，根本没有藏尸首的地方。张珏紧随刘霖进来，环视一周，先将香炉的薰香灭了，又将门窗大开，好让薰香味道尽快散去。

惠恩忙抢进来，不悦地问道：“二位这是要做什么？”张珏道：“明人不说暗话，我们要找一具尸首。”

惠恩听了这话，便不再多言，只默默让到一边，神色倒也泰然。

张珏扫见床是土砖所砌，心念一动，上前掀开被褥，尸味登时扑面而来。再将床板掀开，露出一个大洞来，里面坐着一名僧人，死去已久，正是护国寺管事大难。

张珏道：“惠恩法师，这可真是想不到。”惠恩见事已败露，只点点头，问道：“张将军怎么知道大难人在贫僧房中？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起疑

的？”张珏道：“有人闻见了法师禅房中传出的尸臭味。”

惠恩道：“这一定是若冰了。”又叹道：“天意，当真是天意。如果不是药师殿接连发生命案，若冰不会移到僧房暂住，也就不会闻见这股子味道，想来张将军一时也不会怀疑到贫僧身上。”

张珏道：“其实我早该怀疑法师你的，如果你不是一位高僧的话，我早就怀疑你了。”

小鲁案一直没有破获，而那件案子有一些诡异之处，始终解释不通。譬如凶手为何半夜跟踪袭击惠恩，却只打晕了他，而杀了小鲁。刘霖推测是要从惠恩身上取得什么东西，后来惠恩自己也说怀中的书信丢了，但反而引起刘霖疑虑，因为对方明显是在顺着他的话说。正如张珏所言，若不是惠恩是高僧，早就要怀疑到他身上了，更何况还有其好友李庭玉是蒙古奸细一事。

惠恩居然自己也承认道：“嗯，贫僧的身份确实帮了很大忙，正如当初你妹妹如意要送翁大娘骨灰回去秦州，也是利用贫僧做掩护一样。”他表面说得轻描淡写，其实是有意提醒张珏，他曾经帮了张如意很大的忙。

张珏道：“法师助我妹妹完成心愿，我一直心存感激。不过我既已发现你是蒙古人的奸细，便只能公事公办。”惠恩道：“贫僧明知道如意是兴戎司副帅的妹妹，却也没有告发，让人扣下她做人质。”

刘霖忙道：“惠恩法师这么说，就有失出家人的厚道了。我佛慈悲，方外之人应当施恩不望报。难道法师帮助如意之时，便是有意留下伏笔，好到将来要挟她兄长吗？”

惠恩笑道：“二位也知道我是奸细了，我这个僧人是假的，还有什么厚道不厚道可言。”又正色道：“张将军，当初我助令妹如意，确实是真心诚意。她一个妇道人家，为了实现婶婶遗愿，跨越两国边境，千里送骨灰还乡，需要极大的勇气，我很佩服。至于没有扣下如意当人质，是因为我深知以张将军为人，虽会心痛，却也不会为了妹妹而背叛自己的国家。”

张珪道：“多谢。”又问道：“你之前称发愿要回去秦州南郭寺，应该只是借口，其实是要回去河西向你的蒙古主子交差复命，为何还要再回来？”惠恩叹道：“事已至此，我愿意将所有经过和盘托出。”

原来惠恩名为高僧，其实是蒙古人奸细。他本名梁庸，是河北之地的汉人，降蒙后在蒙古皇子阔端帐下当差。阔端主持漠南汉地事务后，得秦巩大豪汪世显相助，如鱼得水，一举攻破蜀口天险，纵横蜀地，如履平地。不想汪世显遭人暗算，阔端损失了一员大将不说，还遭逢生平从未遇之劲敌——大宋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余玠不但以奇谋杀了汪世显，又趁蒙古内政动荡之机，修建了一系列山城作为防御阵地，极大阻碍了蒙古人欲借蜀地东进的计划。山城防御体系阻挡的不单是阔端的铁蹄，还有蒙古军无敌于天下的赫赫威名。

蒙古自崛起以来，就开始频繁对外发动战争，拓展疆土，其进军方向主要为南进和西征，两者交互进行。南进主要以西夏、金、南宋为目标，西征则是针对中东西亚及欧洲地区。大规模的西征共有三次。

第一次西征的主要目标是花刺子模国。花刺子模国苏丹摩诃末与成吉思汗差不多同一时间崛起，他在当时的中东、中亚地区实力强大，号称“世界征服者”，当时整个中东、中亚地区及相邻的欧洲诸国都十分惧怕他，摩诃末由此更加不可一世、目空一切。他同样野心勃勃，垂涎东方中原的富庶，计划东侵，然而成吉思汗的迅速崛起打乱了他的计划。为了刺探成吉思汗的虚实，摩诃末特意派人出使蒙古。成吉思汗很重视与西方的贸易，友好地接待了摩诃末的使者。作为回应，还派出使者回访，同时组织了一个四百五十人的商队，去花刺子模国贸易。不料花刺子模边界城市讹答剌^[1]的长官哈只儿只兰秃是苏丹摩诃末之舅，贪图蒙古商队的财物，诬蔑他们为蒙古间谍，下令全部杀死，没收货物。

成吉思汗知道后大怒，派遣三名使臣前去责问。对于舅舅哈只儿杀害蒙古商队一事，摩诃末事先并不知情，知道后也不支持，但因为他的母亲秃儿罕太后支持国舅，他只能对蒙古采取强硬的态度。而且当时摩诃末对蒙古知之甚少，在他的想象中，蒙古人不过是一群野蛮的异教徒，骑着像兔子一样矮小的马，根本不堪一击。于是，狂妄自大的摩诃末杀掉成吉思汗派来的正使，剃掉了两名副使的胡须。花刺子模国盛行

伊斯兰教，当地教徒将胡须视为生命一样重要，与人打赌发誓常说“用胡子做担保”，被人剃去胡须则是奇耻大辱。摩诃末此举无异正式向成吉思汗宣战，成吉思汗由此下定决心征讨花刺子模国。

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六月，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西征。在这次浩荡的西征中，成吉思汗采取了“扫清边界，中间突破”的战略。花刺子模的新都撒麻耳干^[2]位于不花刺以东，旧都玉龙杰赤在不花刺西北。国王摩诃末驻新都，他的母后秃儿罕驻旧都。成吉思汗首战的目标是攻取讹答刺等边界城市，同时亲率中军进攻不花刺，目的在于避实击虚，从中间突破，切断花刺子模新旧二都之间的联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而花刺子模国苏丹摩诃末面对着蒙古大军的进攻，没有听从集中兵力决战的正确建议，采取了分兵把关、各自为战的战略，以致很快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

蒙古西征军的首要目标自然是挑起事端的讹答刺城，由二皇子察合台和三皇子窝阔台负责主攻。这也是西征中最为激烈的一场战事。讹答刺城首领哈只儿只兰秃自知蒙古为大敌，因而早就做了军事准备，拼死抵抗。战斗十分惨烈，厮杀持续了五个月，蒙古军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终于攻下城池。哈只儿率领两万勇士退守内堡，每次从内堡内冲出五十人，与蒙古军拼死作战，只要一息尚存，便战斗不止。如此惨烈的战斗竟然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但蒙古军志在必得，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终于尽数杀死了两万勇士，俘虏了哈只儿。成吉思汗为了给被杀的商队和使臣报仇，让哈只儿“饮下死亡之杯，穿上永生之服”，将融化的银液灌进他的耳朵和眼睛，以此表示对贪财者的惩罚。之后，讹答刺城的居民要么被杀，要么被蒙古人掳掠成为奴隶，而讹答刺城则燃起了冲天大火，这座锡尔河畔的名城彻底变成了一片焦黑的废墟。

在察合台、窝阔台攻讹答刺的同时，皇长子术赤负责攻打毡的^[3]，大将阿剌黑那颜负责攻打别纳客忒、忽毡。其中，忽毡之战最为激烈。忽毡城堡修在锡尔河中间的一座岛上，河水刚好在这里分为两股，城堡高大坚固。蒙古军到达忽毡后，发现位于河中央的城堡刚好在箭的射程之外。没有船只也不习水战的蒙古人不得不开始艰难地填河，打算逐步

逼近城堡。

当时忽毡守将是有花刺子模国民族英雄之称的帖木儿灭里。他造了十二艘密封的船，船上蒙上湿毡，毡上涂有厚厚的黏土，忽毡士兵躲在船中，可以通过小窗口向外射箭，但蒙古军的箭却射不透毡船，连火箭也起不了作用。帖木儿灭里不停地派这些船在夜间袭击蒙古军队，搞得蒙古军疲惫不堪。蒙古军只好采取没法子的法子，继续运土填河，费时费力。帖木儿灭里见蒙古军越来越多，城破不可避免，便率众在夜间乘船突围而去。蒙古军穷追不舍，帖木儿灭里的人马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武器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两支完好的箭和一支没有箭头的箭。此时，三个蒙古骑兵追到了他身后，帖木儿灭里抬手拉弓，竟然用那支无头箭射瞎了其中一个蒙古兵的眼睛。帖木儿灭里说：“我还有两支箭，你们最好退回去，以免丢了性命。”说罢扬长而去。蒙古兵一时畏惧，竟然不敢追击，帖木儿灭里由此逃脱。

很多年以后，花刺子模国早已经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侥幸逃脱的帖木儿灭里十分思念故土，便返回了家乡。就在他当年守卫的忽毡城，他遇见了自己的儿子，问自己的儿子说：“如果你遇到你的父亲，你还认得他吗？”儿子说：“父亲逃走时，我还只是个吃奶的孩子，当然不认得了。但这里有个奴隶认识他。”于是把那个奴隶找来，奴隶一眼认出了帖木儿灭里，从此，英雄帖木儿灭里还活着的消息传遍四方。

但帖木儿灭里最后还是不幸被窝阔台之子合丹捕获，合丹问起过去的事情，帖木儿灭里骄傲地回答说：“大海和山岳都看见了我如何跟蒙古的英雄们交锋。星星可以证明，因为我的英勇，世界都拜倒在我的脚下。”合丹勃然大怒，一箭射死了帖木儿灭里，但其英勇抗击蒙古军的事迹却广为流传。

成吉思汗和皇四子拖雷则率主力军直逼不花刺。不花刺是中亚最重要的城市，是当时的文明和宗教中心。在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下，这座城市最终陷落，且被夷为平地。曾有一个不花刺人逃出，有人向他打听不花刺的战况，他惊魂未定地道：“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因为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蒙古人残暴杀掠的过程，一时广为流传，成为名句。

之后，蒙古军开始进攻新都撒麻耳干^[4]。苏丹摩诃末见蒙古大军节节逼近，竟然不组织有效的抵抗，主动放弃首都，放弃天险，率众逃跑。蒙古大军进入撒麻耳干后，摧毁了城市的生命线——水利系统，这座名城由此陷入瘫痪，后遭废弃。

逃离撒麻耳干的苏丹摩诃末并没有就此脱离险境。根据成吉思汗的命令：“要像猎犬一样咬住自己的猎物不放，即使其躲入山林、海岛，也要像疾风闪电般追上去。”蒙古名将者别、速不台率军追击摩诃末。摩诃末一路逃亡，一直逃到宽田吉思海^[5]中的一座小岛上，不久听说幼子被成吉思汗杀死，嫔妃也被蒙古人霸占凌辱，又惊又气，很快生了重病。号称“世界征服者”的一代苏丹，最终悲惨地死在这里。

进攻旧都玉龙杰赤的蒙古军遭到了一定挫折，由于术赤与察合台意见不合，玉龙杰赤久攻不下。成吉思汗命令窝阔台为前线指挥，最后才攻下玉龙杰赤城。驻守旧都玉龙杰赤的秃儿罕太后先是逃入山林，后来也被迫投降了蒙古。

摩诃末之子札兰丁奉遗嘱即位，成为新一任的花刺子模国苏丹，他率领残部进行抵抗，在八鲁弯之战中一举消灭了近三万蒙古兵。但花刺子模国大势已去，札兰丁很快被蒙古军在申河^[6]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只带着四千残兵渡河逃入印度。一直到成吉思汗退兵后，札兰丁才从印度返回波斯，重新夺取波斯西部一些地区，被各地诸侯奉为君主，重建了花刺子模国，建都于桃里寺。后来窝阔台即位后，再次派军西征，逼得札兰丁无处藏身，被波斯当地居民杀死。不可一世的花刺子模国最终被蒙古消灭。

成吉思汗家族有两名重要成员在第一次西征中丧生：其一是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忽察儿，在你沙不儿城下被射杀。拖雷为了给姐夫报仇，下令部队昼夜攻城不止。你沙不儿军民抵抗了一阵子，见情势不妙，要求投降，却被拖雷拒绝。城破后，蒙古人的大屠杀持续了四天，鸡犬不留。拖雷听说之前在马鲁屠杀时，有不少居民装死藏在尸体中从而逃过一死，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拖雷下令屠城时将你沙不儿城军民的头一律斩下，集聚成塔。四天中，鲜血染红了大地，整个城池都在刀光马蹄下呻吟，哭喊声和求饶声惊天动地，却丝毫没有打动拖雷的铁石心

肠。

另一个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蔑忒干，察合台的长子，在进攻巴米安^[7]时被射杀。成吉思汗十分宠爱蔑忒干，闻讯后怒气冲天，据说他不戴头盔，光着脑袋，亲自参加战斗，蒙古军由此士气大振，一举攻克巴米安。为了给蔑忒干复仇，所有的居民被赶尽杀绝，所有的建筑被彻底摧毁，一个无比繁华的城市，变成了无尽的荒凉沧桑。愤怒的成吉思汗还下令，今后不许任何人居住在“这座该死的城市”。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所发出的充满暴戾与仇恨的诅咒，从此笼罩在查理戈尔戈拉高地，阴魂不散。

最初察合台还不知道长子已死，因为他脾气暴躁，旁人也都不敢告诉他。有一天，成吉思汗和几个儿子一起吃饭，故意大发脾气，说儿子们翅膀硬了，都不听话了，一边说着，一边将目光投向察合台。察合台立即跪了下来，表示愿意一切听从父汗吩咐。成吉思汗说：“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会听从？”察合台说：“是，我绝对不敢违命。”成吉思汗这才说：“那我要告诉你，你的儿子蔑忒干已经死了，我命令你不要悲伤。”察合台大惊失色，如遭电击，但因为已经答应了父汗，只好努力忍住泪水，吃完饭后才跑出去大哭了一场。

虽然蒙古军所过之处尽为废墟，但这次历时四年有余的西征，对成吉思汗而言，却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他靠战争抢掠到巨大财富，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8]。

第一次西征之后，成吉思汗将新占领土封给他的三个儿子作为世袭领地，其中长子术赤封于钦察，据有花刺子模和康里国故地，建都萨莱^[9]，称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术赤死后，该国归其次子拔都；二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和畏兀儿故地，初建都阿力麻里，称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即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建都也速里，称窝阔台汗国。其中，术赤的封地钦察汗国离草原故土最远，这自然与他广泛被人认为不是成吉思汗的亲生骨肉有关。术赤本人一生都笼罩在“野种”的阴影下，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即使战功再高、封地再广，无济于事，以致四十多岁便抑郁而死。

世界上终究还有一些东西是无法靠武力征服的，比如时间。在中国

历史上，宋代之前最负盛名的皇帝是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他们均是雄才大略、开疆拓土的一代天骄。但这几人晚年生活均趋于神秘，尤其迷信方术，追求长生不老。可见越是处于权力巅峰的人物，越到晚年便越惧怕死亡。也正是在这次西征途中，年届六十的成吉思汗强烈感觉到老已将至，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他听说中原有位著名道士丘处机，属于全真教，懂得炼仙药金丹，于是派人寻访丘处机，以求长生不老之药。

令成吉思汗失望的是，丘处机不远万里到来后，坦白告知世上并无不死药，只介绍了一些戒声、色、欲等养生之道。丘处机还特别针对蒙古军的屠杀和掠夺，讲述为治之方“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选贤能，施仁政，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成吉思汗这样的枭雄人物，是绝无可能清心寡欲的，对丘处机的建议虽然并不爱听，但还是令翻译耶律阿海把谈话都记录下来，打算传给子孙后代，并呼丘处机为“神仙”。成吉思汗对丘处机及全真道的礼遇，一度引起成吉思汗的近臣耶律楚材的不满，因为耶律楚材本人信奉佛教，后来还在其著作《西游录》中对丘处机大肆攻击。

西征花剌子模国后，欲望和追求永无止境的成吉思汗又开始马不停蹄地继续扩充疆土。由于当时中原的局势变化很快，促使成吉思汗放弃继续西征，而回师南归。蒙古大军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封心腹爱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将太行以南的军务全部交给了他。而金国一直是蒙古的世仇，非死亡不能化解，木华黎最大的任务就是攻打金国。

起初，中原局势对蒙古十分有利——三大政权之中的金国与南宋正互相攻打，战事频繁，而另一大政权西夏则早已经归附蒙古，一直派遣本国军队跟随蒙古作战。蒙古趁虚直入，自然频频得手。蒙古军长驱直入，攻城略地，主要的战事集中在河北、山东一带。金军同时面对北方蒙古和南方南宋两大强敌，首尾不能相顾，完全不能抵挡蒙古铁骑的进攻。眼见蒙古军气势如虹，金宣宗不得不派出使者向蒙古求和。蒙古提出要金国割让关西未被攻陷之数城，金宣宗去帝号，改为河南王。面对蒙古如此苛刻的条件，金宣宗实在难以接受，和议的希望最终破灭，木华黎遂倾尽全力进攻金国。

眼看木华黎灭金在即，形势却突然起了变化。先是西夏夏献宗即位，乘成吉思汗远征西域之机，一改其父夏神宗附蒙侵金的国策，与金国通好，开始积极联金抗蒙。而金国金哀宗即位后，也意识到蒙古才是真正的强敌，为了集中力量抗蒙，不但与西夏结盟，约为兄弟之国，还一改侵宋扩土的国策，派遣使者与南宋通好。局势开始对蒙古不利，主持灭金的蒙古大将木华黎对西夏的突然背盟尤其忧愤，最终在一场攻打金国的战斗中病死。正在西域的成吉思汗听说后，立即回师，全力灭掉西夏，以为爱将报仇。

之前成吉思汗完成了蒙古统一后，便借口西夏收留蒙古逃人，曾亲自率军攻打西夏河西地区。当时西夏在位皇帝为桓宗纯祐，面对蒙古铁骑无所适从，只得任其蹂躏。成吉思汗第一次攻打西夏的主要目的是劫掠物资、攫取经济利益，因此采取了浅尝辄止的策略，在大掠人口、牲畜后退兵。

在外患的压力下，西夏皇室内部分又发生了内讧，纯祐族弟越王仁友之子安全野心勃勃，联络纯祐生母罗太后发动了宫廷政变，纯祐被废黜，后暴死于宫中，死因不明，年仅三十岁。安全自立为帝，这就是夏襄宗。

安全废主自立后，成吉思汗又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发兵攻打西夏。蒙古军先后两次攻打西夏，后一次更是长驱直入，将西夏都城中兴府重重围困，西夏形势十分危急。眼见亡国在即，安全不得不亲自登上城墙，督促将士作战。由于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军久攻不下。到了九月，天降暴雨，河水猛涨，成吉思汗便派兵筑坝，引河水灌城，城中西夏百姓淹死极多。安全多次派人向盟国金国告急求援。当时金章宗在位，坚持不肯出兵，还说：“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金国有远见的大臣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力劝金章宗出兵援救西夏，但金章宗不听。

到了十二月，西夏都城中兴府城墙因为被水浸泡日久，多处出现坍塌，城破已经是早晚之事。就在关键时刻，蒙古军所筑的拦河堤坝也多处塌陷，水势四溢，都城外四处汪洋一片，蒙古军无处容身，不得不就此退兵。成吉思汗觉得此战战果不够辉煌，便派人前去招降安全。安全

不敢触犯蒙古使者，只好将亲生女儿察合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为侍妾，并送上大批珍宝，以此来向蒙古求和。

蒙古退军后，气量狭小的安全对金国在关键时刻不肯伸手援助一直耿耿于怀，总想寻找机会报复。一年后，嘉定三年（1210年）八月，愤愤不平的安全不顾大臣反对，派遣一万骑兵攻打金国，但旋即被金兵击退。自宋宣和五年（1123年）西夏与金议和以来，夏金双方和好八十多年无兵革之事，至此，关系正式宣告破裂。

夏金联盟的破裂，使蒙古军得到各个击破的机会，西夏国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就在夏金关系破裂后的第二年，西夏内部再一次发生皇位更迭的政变，西夏宗室齐王彦宗之子遵顼废黜了安全，自立为帝，是为夏神宗。安全被废一个月后不明不白地死去，时年四十二岁。

遵顼穷兵黩武，即位后一改之前西夏附金抗蒙的国策，变为归附蒙古，合兵攻金。当时，蒙古正大肆攻打金国，遵顼想趁火打劫，不停出兵攻打金国，以图掳掠财物，扩张领土。然而，遵顼对金军的作战，要么失败，要么无功而退，频繁的战事也使得西夏的国力大为削弱。嘉定十年（1217年），成吉思汗发兵攻打花剌子模，再次向西夏征兵。西夏经连年用兵，兵民厌战，朝议沸腾，不愿再随蒙古军出征。于是，成吉思汗以此为借口，率军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遵顼无力抵御，命太子德任留守中兴府，自己带领亲随扈从逃奔西凉^[10]。不久后，又派遣使者向蒙古请降，蒙古军才退兵。

经此一事，遵顼深感蒙古是西夏的致命威胁，为了自保，被迫改变立场，做出联金抗蒙的姿态，想与金国重修于好。但金宣宗认为遵顼为人反复无常，没有答应。遵顼碰了一鼻子灰后，害怕三面受敌，又想与宋朝联盟，共同对付金国。他先后两次派心腹枢密招讨使宁子宁到四川，想说服宋四川安抚使安丙一起出兵夹攻金国。安丙本是叛将吴曦旧部，得以出任蜀帅，仅因掠取了部将诛杀吴曦的大功，并无显赫政绩和军功，之前也没有担任地方长官的履历，威信不足以服众。他亦想通过一场大功劳来为己立威，遂同意出兵与西夏夹攻金国。

嘉定十三年（1220年）八月，遵顼如约出师，派遣万余军队攻破金会州。金国名将郭斌即在此战中被俘，后在押送途中逃脱，但其兄郭祿

大却被西夏兵追击射杀。金宣宗想与西夏议和，却被遵顼拒绝。九月，遵顼又发兵三万破金西宁州，围定西城，随即进逼进攻金军事重镇巩州。日后崛起的汪世显当时还是一个千夫长，正为金国戍守巩州。由于金军拼死抵抗，巩州城久攻不下。遵顼即派人到四川催促宋军出兵。宋安抚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统程信督促张威、王仕信分道进兵，与西夏军会师于巩州城下。按照事先约定，由西夏军队负责野战，宋军负责攻城，在两国合兵的局势下，巩州依然巍然不动。宋夏两军损失惨重，死伤数以万计，因粮草不继，双方只好退兵。在撤退途中，西夏军又被金兵伏击，伤亡甚众。

不久后，宋安抚使安丙再约下西夏军进攻金秦州。遵顼惧于巩州之败，不肯出兵，安丙只得率军撤回利州。这一场宋夏联军攻金计划遂宣告失败，安丙也因劳民伤财却无任何斩获而受到朝中大臣弹劾。他更不能预料的是，金千夫长汪世显因守御巩州有功，一跃成为巩州守将，后来成长为秦巩大豪，左右陇西、四川局势，还与他的幼子安乙仲联姻，引发出了一系列风波。

西夏这边，遵顼联金联宋的策略失败后，不得不重新回到附蒙攻金的老路上来，不断征发军队随蒙古军进攻金国，但却一败再败。皇帝遵顼如此无能，一再误国，自然引起西夏朝野上下的极度不满。遵顼却依旧刚愎自用，派太子德任领兵进攻金国。德任认为蒙古才是西夏的心腹大患，建议重新与金国联盟。遵顼不听，德任见谏阻无效，料到西夏亡国在即，愤懑下请求罢除自己的太子位，要出家为僧。遵顼恼羞成怒，下令将德任软禁在灵州，另遣将领兵攻金。

此时，西夏危机日益深重，兵员消耗，财用匮乏，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就连蒙古成吉思汗也对遵顼的反复无常失去了耐心，多次派使者到西夏，要求遵顼退位。在蒙古军的武力威逼下，遵顼被迫退位为太上皇，他也是西夏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因为太子德任不愿意继位，皇位遂传给遵顼的次子德旺，这便是夏献宗。

德旺继位于西夏危难之际，即位之初立即改变遵顼的附蒙政策，试图对抗蒙古。他趁成吉思汗率军亲征西域之际，联络漠北未被蒙古征服的部落，共同抗击蒙古。成吉思汗听说后，立即调集大军，亲自征伐西

夏。当时蒙古骑兵纵横天下，在这等强敌面前，西夏军毫无还手之力，银州被攻破，沙州被困，漠北未被征服诸部军也溃散。走投无路下，德旺不得不重新派人到蒙古军中请降，答应以“质子为信”，蒙古军才撤军。

然而，德旺并未如约送质子到蒙古，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派使者到西夏问罪。西夏大臣均劝德旺守信，立即送质子到蒙古，但德旺不听。为了防止蒙古军报复，德旺开始与金国修好，意图共同抵抗蒙古。夏金重新签订了和约，约为兄弟之国。不过此时金国自身难保，已经是亡国的前夜。然西夏背盟却令蒙古攻金主帅木华黎极为气愤，病情转重，很快病发身亡。成吉思汗得知后大为气愤，放弃西征，回师东进，要先向西夏讨还血债。

宝庆二年（1226年），已经六十五岁高龄的成吉思汗亲自率十万蒙古军第六次攻打西夏。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城邑崩溃，人民逃亡，西夏国危在旦夕。德旺惊忧交加，束手无策，忧悸而亡。德旺弟清平郡王之子睨被拥立为帝，是为夏末帝。

这一年，蒙古军先后攻下了肃州、甘州、凉州、灵州，分东、西两路进围西夏国都中兴府。八月，蒙古军西路抢占了黄河九渡，攻陷应里。十月，蒙古东路军又攻破夏州。于是，两路夹击，形成钳形攻势，指向西夏腹地都城中兴与灵州地区。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攻灵州，夏末帝睨派大将嵬名令公带领十万兵马来救灵州。当时已经是冬季，天气寒冷，黄河结上了厚厚的冰，双方的骑兵在结冰的黄河上交战，战斗十分激烈，西夏军最终遭到惨败，灵州失守。灵州守将为遵项的前太子德任，被蒙古军俘虏，不屈被杀。德任的儿子惟忠当时只有七岁，见父亲被杀，也要求从死。一向以残酷闻名的蒙古军将领竟然被感动，留下了惟忠的性命。十二月，蒙古军攻克盐州川，四处搜索，烧杀抢掠，夏国居民幸免于难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

成吉思汗攻取灵、盐二州后，又遣大将阿鲁术督军进围中兴府。夏末帝睨被围困在中兴府中，眼看城被攻破，国势濒危，一筹莫展，中兴府城中也是一片悲泣之声。

次年（1227年）五月，因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成吉思汗感到身体

不适，回师隆德^[11]，到六盘山避暑。他见西夏已经孤立无援，就派御帐前首千户察罕赴中兴府向末帝谕降，又一次遭到拒绝。

当年六月，被困半年之久的中兴府终于弹尽粮绝。祸不单行的是，夏国此时又发生了罕见的强烈地震，宫室房舍大量塌毁，瘟疫横行。军民因患病无治，完全丧失了抵御和作战能力。夏末帝眼见穷途末路，只好同意向蒙古军投降，但以“以备贡物，迁民户”的理由提出宽限一个月。成吉思汗表面答应了夏末帝的请求。其实，他此时已患重病，料到时日无多，因而立下遗嘱：死后暂秘不发丧，以防西夏发生变故，待西夏主献城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统统杀掉。

人生终究有许多遗憾——即便有着绝世的丰功，惊人的战绩，也无法停止生命的推移，也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即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照旧无法战胜人世间的强大敌人——死亡。宝庆三年（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溘然长逝于清水县行宫，结束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12]。蒙古人将他的尸体装入金棺，运回蒙古发丧，一路上遇到行人，一律杀死，以免泄露消息。

蒙古早期信奉萨满教，不重视死者的遗体，但相信灵魂永存。成吉思汗的葬仪十分奇特：不用棺槨，“用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即截取大树的一段，将中间掏空做成棺材，也没有殉葬品；再挖一个深坑，埋入其中；然后用万马将地面踏平，“弥望平行”；最后派一支军队将这一大片地区都封锁起来，等到地面草木长成，丝毫看不出埋葬的痕迹，军队这才撤走^[13]。

这个野心勃勃的世界征服者，最终结束了传奇的一生。尽管他生前拥有辽阔无垠的疆土、堆积如山的珍宝、成千上万的美女，最终归宿依旧是化成一抔黄土，如何不令人感慨叹息。

成吉思汗死后不久，西夏末帝睨带着夏国“图籍”出城，前去晋谒成吉思汗，随行的有夏国大臣李仲谔、嵬名令公等文武百官及皇室。他们当然想不到成吉思汗已经死去，而自己也正走向为成吉思汗殉葬之路。

末帝睨一行人到达萨里川时，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蒙古军杀害。蒙古军随即进入中兴府，血洗全城，鸡犬不留。至此，与辽、北宋及金、

南宋先后鼎立的西夏正式灭亡。从夏景宗元昊称帝，到夏末帝亡国，西夏共传十主，历时一百八十九年。

疯狂的蒙古军对西夏实施了灭绝性的摧毁，不但血洗都城，还将西夏积聚近二百年的宫殿、史册付之一炬，贺兰山下的西夏皇家陵园也被毁盗殆尽。曾在中国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灰飞烟灭了，党项文明也就此湮灭，真可谓其兴亦勃，其亡亦忽。西夏，只留给后世一个扑朔迷离的背影^[14]。

成吉思汗之死并没有令蒙古征服扩张的步伐就此停住。后来蒙古还有两次大规模的西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蒙古骑兵震惊世界，改变了整个亚洲甚至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格局。

成吉思汗西征时，部将哲别、速不台统率的一支蒙古军曾在阿里吉河击溃斡罗思诸侯和钦察人的联军，但没有征服全部的钦察人，更没有征服斡罗思。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即位，又派阔客歹、雪你台入侵钦察、不里阿耳等地，也未征服其国。端平二年（1235年），即宋蒙战争开始的这一年，窝阔台大汗召集诸王大会，决定遵守成吉思汗遗训，开拓疆土，再次西征，此即为第二次西征。窝阔台还打算亲自西征，但被众人谏阻，最后议定由各支宗王的长子或长孙领兵出征，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遣长子从征，即著名的“长子远征”。

蒙古西征军先攻占了里海以北地区和俄罗斯，攻克莫斯科、基辅等大城市。之后兵分三路：北路军为察合台部，由察合台子贝达尔统帅，攻打孛烈儿；中路军为术赤部，由拔都统帅，攻打马扎儿^[15]；南路军为窝阔台部，由大将速不台和窝阔台之子合丹统帅。北路军势如破竹，打得孛烈儿王布莱斯狼狈逃命，随后蒙古大军渡过奥得河，在莘尔斯特大平原上和孛烈儿、日耳曼联军遭遇。一场大战后，欧洲联军全军覆没，尸横遍野。中路军和南路军也都节节胜利，杀得欧洲人心惊胆破，称之为“黄祸”。北、中、南三路蒙古军最终在多瑙河畔会师。一时间，欧洲震动，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九世惊呼蒙古军为上帝的“罚罪之鞭^[16]”。

之后，中路拔都大军继续挺进，一路打到亚德里亚海的威尼斯国边界，进军离维也纳三十里的地方。正要征服全欧洲之时，忽然接到窝阔台大汗病死的消息，这才下令班师。拔都回到他自己的钦察汗国驻守，

因为感激兄长鄂尔达^[17]主动让位，将一大片土地分给鄂尔达，建立白帐汗国。又将另一片土地分给弟弟昔班，建立了青帐汗国。

拖雷长子蒙哥继承汗位后，再派弟弟旭烈兀率军西征，此为第三次西征。这次西征主要的目的是要剿灭木剌夷^[18]。木剌夷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玛仪派分支尼扎里耶派的俗称，起源于波斯，正统穆斯林认为他们是异端邪派。木剌夷激进好战，广招信徒，据险设寨，势力渐盛，形成一个独立宗教国，所属山城达三百六十座。其总部设在高峰上，称为“鹫巢”，极为神秘。

教主名拉希德丁·锡南，又称“山中老人”。他在山谷中修建了一座巨大花园，植满奇花异草。宫殿则金碧辉煌，装饰有无数金银珍宝。美酒、蜜糖、牛乳等佳肴随手可取，还有能歌善舞的美貌少女，如同仙境一般。山上收养了一批幼年男子，从小就教导他们，为教主而死，可以升上天堂乐园。等男子到了二十岁时，便往他们的饮料中放入迷药，趁昏迷时抬入花园，任其作为，所有美女都必须毫无条件地服侍这些男子。这些男子尽情纵欲享乐，醉心于琴瑟歌舞，以为自己到了《可兰经》中所说的天堂乐园。过一段时间，再用迷药将男子迷倒，抬出花园。诸人转醒后，花园美女消失不见，甚是失望。山中老人遂召这些男子，告知只要为教尽力，死后可入天堂，再派这些男子赴各地进行暗杀活动。这些男子为了能返回天堂享福，行刺时奋不顾身，但求早死，所以往往成功，曾暗杀多名十字军和穆斯林政要。

由于木剌夷四处搞暗杀活动，以刺客对付政敌，各国君主对山中老人都十分害怕，对其所提要求不敢不答应。木剌夷愈发狂妄，曾多次劫掠蒙古行商。蒙哥第二次西征时，山中老人曾指派刺客行刺，虽没有得手，但梁子却是结下了。蒙哥登上大汗位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专门派出西征军剿灭木剌夷。经过激战后，旭烈兀攻破鹫巢，俘虏了山中老人，其余人不分老幼，一概杀死。所有的木剌夷要塞被夷为平地，穆斯林被全部屠杀，经书也被烧毁。山中老人恳求让他去拜见蒙哥大汗，以求赦免他的信徒，旭烈兀同意了。然而当山中老人被押送到大汗帐外后，蒙哥拒绝相见，只将其遣返。途中，蒙古骑兵用马蹄将山中老人踏为肉泥。曾经呼风唤雨的木剌夷领袖，就这样惨死在异国他乡，尸骨无存。

之后，旭烈兀继续西进，击败黑衣大食国^[19]，攻陷了伊斯兰教大本营巴格达。当时伊斯兰教哈里发统治巴格达已经五百年，西欧基督徒组织“十字军”东征，多次与伊斯兰教教徒交战，“十字军”大规模的东征就有八次之多，但每次都是失败而归。而旭烈兀一次就彻底摧毁了伊斯兰教的大本营。随后，旭烈兀攻陷了大马士革城，将蒙古汗国的势力继续扩展。

第三次西征之后，蒙哥大汗将新占领的地区封给弟弟旭烈兀，建都低廉^[20]，称伊儿汗国。旭烈兀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向东罗马帝国求娶公主。东罗马王不敢拒绝，但又听说蒙古男子多妻多妾，舍不得将亲生的公主嫁过去，于是将私生女玛丽亚嫁给了旭烈兀。玛丽亚到达伊儿汗国时，旭烈兀刚好病死，旭烈兀之子阿八哈便娶了玛丽亚。由于玛丽亚的关系，阿八哈一直善待天主教徒，还与教皇及法兰西等国建交，互通使节。

经过三次西征，蒙古先后建立了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儿四个属国，完全打通了亚洲和欧洲的陆路交通线^[21]，帝国疆域之大，史无前例。蒙古军在西方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在东方灭掉西夏、金国后，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如果说草原长大的蒙古军不习水性、不擅水战，在江淮战场频繁受挫还情有可原，阔端受阻于西南战场，迟迟不能占领四川全境，就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了。

阔端作为蒙古漠南汉地事务主帅，被赋予斡腹重任，自端平三年（1236年）攻破蜀口以来，虽不断抄掠四川腹地，但数年之间，始终突破不了宋军东川防线。尤其自余玠修建起多座山城后，宋军一改往日被动挨打局面，隐有反击之势。阔端受到责问后，以四川多大山大江，地形复杂，山城城防坚固为理由为自己辩解，却引来堂兄旭烈兀嘲笑。旭烈兀曾攻破木剌夷总部鸞巢，鸞巢不但位于高峰之巅，还有五万精兵驻守。而阔端手中有不下二十万精兵，有一部分还是其父汗窝阔台执政时从拖雷一系中直接调拨过来的，是蒙古军中精锐之精锐。而四川宋军全境兵力加起来也不到五万，分配下去，各关卡最多不过数千守军，如此悬殊之兵力，阔端依然突破不了宋军西南防线，难免一再被人笑话。

恼羞成怒之下，阔端几度率军亲征，然均无功而返，遂不得不用幕

僚之计，先派出奸细弄清楚宋军城防状况。南宋所控制蜀地诸城中，以重庆、嘉定、夔门三处最为重要，“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重庆是四川军政中心，四川制置司便设置于那里。而钓鱼城则是重庆北面门户，是四川制置使余玠亲自参加修建的第一座山城，号称固若金汤，是不可攻破的堡垒。要弄清楚山城城防究竟，钓鱼城自然是首要目标。恰好当时秦州南郭寺中有一高僧惠恩病死，梁庸与其年纪、身材相似，本人亦懂一些佛法，阔端便派他冒充惠恩，借拜访护国寺方丈惠苦法师的名义来到合州。惠苦是真惠恩的师兄，二十多年不见，已记不大清楚师弟容貌，便将梁庸当作了师弟，留他在护国寺住下。

梁庸利用高僧身份做掩护，在钓鱼城中潜伏几年，倒也大致将城防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然而这些情报并不能为蒙古所利用。譬如他知道防守西城的抛石机安装在上天梯，火药作坊也设置在那里，但即便是蒙古军最远射程的抛石机，也打不到位于半山腰的上天梯上。而宋军的抛石机却能利用立于山上制高点的优势，射及蒙古军军阵。至于钓鱼城南、北两面，均环有大江，从江岸到城墙虽有空地，却均在宋军弓箭射程之内。即使蒙古军强行渡过了湍急的河流，还要面临宋军弩箭居高临下的轮番射击，而蒙古军弓弱，又处于低势，只有被动挨打，根本就没有接近城墙的机会。可以说，钓鱼城巧妙地利用了周围的各种天险和地利，加上后天人力的巧妙发挥，“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当真当得起“固若金汤”四个字。连梁庸自己也认为，钓鱼城是无法从外面攻克的。虽然他也听说城中有秘密通道通向城外，然而那是绝顶军事机密。他是高僧，这身份既能为他掩饰，也会带来一些麻烦，他既是方外之人，明里暗里去打听军中之事，必会惹人起疑，是以只能悄悄查访，然始终没有发现所谓的秘道。

直到最近，四川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蜀帅余玠杀了利州都统制王夔。王夔虽然贪婪好财，却也是一员骁将，长年镇守四川，多有战功，在军中威名颇高。王夔被杀后，利戎司军将多有不服者，又擅自推举王夔心腹姚世安为代都统。利戎司在四川四大驻军中，兵力最强，人数最多，且驻地云顶城专备外水，是重要通道，不容有失。余玠任命大将金伦接替姚世安，又派出军队护送，却被姚世安拒之城外。虽然最终金伦

退去，没有爆发内讧，余玠在蜀地的权威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质疑。

梁庸从这一件事中得到启发，认为余玠对蒙古之害更甚于钓鱼城，而宋人最好内斗，若是能利用王夔一事做些离间的文章，挑得余玠出兵声讨利戎司，内讧一起，宋军四川防线不攻自破。他遂决意返回河西，当面向主子阔端禀报，至于帮助张如意送骨灰回家乡秦州，不过是举手之劳。

然梁庸返回河西与阔端秘密会面后不久，又得到另外一个绝密任务，必须得立即返回钓鱼城。为了掩饰，他遂以知会宋方蒙古即将出兵大理为名再度南下。

张珏听到这里，问道：“那么蒙古出兵大理是否真有其事？”梁庸道：“既是大理国大将军都来了钓鱼城，想来大军将要南下的消息已然泄露，我也不妨说实话，是，这是真事，我蒙古大军即将假道吐蕃征伐大理。”

张珏道：“那么你告知王大帅，说大理皇室主动与蒙古交结，愿为内应，应该是假话了？”梁庸道：“这个……恕我不能实话相告。张将军，我敬重你的人品，但你我毕竟立场不同，各为其主，我只能说我能说的，涉及蒙古军事机密和利益的，我决计不会吐露半个字。而今我既被你识破，要打要杀，我也还是这句话。”

刘霖忍不住道：“你们蒙古人好险恶的用心，有意散播谣言，先令段氏和高氏相互猜忌内斗，好令大理不攻自破。”梁庸反问道：“刘教授怎么知道不是真有其事呢？”

张珏道：“那么你受阔端之命再度南下，是为了要营救他的儿子安允吗？”梁庸露出惊奇之色来，道：“张将军已经知道了？我还以为余相公不敢张扬这件事呢。”

刘霖反而吃了一惊，问道：“原来那神秘的安公子是阔端和汪红蓼的儿子？啊，这实在太意外了！难怪，难怪要将他弄到钓鱼城来。”

梁庸道：“所以说‘险恶用心’这些词，还是用在你们宋人身上更合适些。刘教授，我特意打听你的私事。汪总帅被刺那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因你而起。不瞒你说，我曾经想杀了你，拿你的性命回去河西向大王交差。”

刘霖冷笑道：“你想要我的命为汪世显报仇，那么我未婚妻子一家几百口人的性命，又去找谁报仇？”梁庸道：“这是战争，没法子的事，谁叫你岳丈是四川制置使呢。不过我听到你夜夜在钓鱼台上吹箫，心中也是颇为感动。也是因为你的洞箫声，我才没有取你性命。”刘霖冷笑道：“原来你们蒙古人还有心。哦，其实你也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先是背叛了祖宗，事金人为主，接着又叛金降蒙。这样朝三暮四的小人，更不会有心了。”

梁庸也不理会对方的冷嘲热讽，继续讲述经过——他此次南下，为便于行事，带了几个人。到钓鱼城附近时，正好遇到李庭玉一行。两队人马遂合作一处。钓鱼城这样的兵城，城防极严，为避免惹人起疑，梁庸有意让李庭玉等人先行入城。护国寺管事大难早已被策反为蒙古奸细，在大难的安排下，李庭玉率两名侍从住入护国寺客房，余人则躲入地下粮窖旁的暗洞中。那木柜后的暗洞是大难无意中发现，原先径不过尺，经过人工开凿后，才能勉强容人通过。

张珏听了很是惊讶，道：“原来李庭玉不是跟你一道南下。”梁庸道：“李将军原先另有任务，他是从大理赶来钓鱼城的。”

李庭玉出自陇西李氏，一直在汪世显手下当差，是汪氏心腹家臣。后来汪世显降蒙，李庭玉与汪世显次子汪德臣赴蒙古皇子阔端帐下为人质。蒙古人敬慕英雄，李庭玉很快以箭术赢得了美名，为阔端信用，且赐蒙古名李忽兰吉。之前李庭玉受阔端派遣前往大理，将蒙古大军即将南下的消息告知安乙仲、汪红蓼夫妇。这本是阔端的一番好意，想让安氏夫妇提早避开，以免刀剑无眼，无端受兵祸牵连。不想李庭玉到时，安家刚出了大事，长子安允被宋合州知州余大成派人捉走，次女安敏则认为父母不肯援救兄长而离家出走。安氏夫妇化名安宁、千寻，长久以来隐瞒身世，安氏兄妹对父母真实身份毫不知情。在连连变故的刺激下，汪红蓼又惊又气，当即病发身亡。李庭玉急忙派人回河西向阔端报

信，协助安乙仲安葬了汪红蓼后，又应安乙仲委托，率人赶来钓鱼城，预备营救安氏兄妹。因未得阔端号令，先化装成行商，在钓鱼城城外待命。

梁庸回到合州后，先在钓鱼城城外与李庭玉碰头。商议过后，李庭玉引入入城，一面查访安允的关押地点，一面寻找安敏下落。梁庸有意隔了几日，方才进钓鱼城。他当晚入城后，过护国寺而不入，直奔山顶将军府求见兴戎司主帅王坚。其实梁庸路过钓鱼台时，已与正在外面散步的李庭玉打过照面，双方虽没有说话，却是心领神会。

然不久李庭玉手下便发现目标人物安敏出现在琴泉茶肆中，且已被兴戎司副帅张珪擒住。安敏被押入护国寺药师殿后，李庭玉感到机不可失，必须得当晚进行营救。然此刻梁庸还未回来，他一时情急，急忙派人上山去寻梁庸。手下人摸黑上山，远远见到梁庸独自提灯站在前面山道上，急奔过去诉说，一张口便是一大堆蒙古语。正好护送梁庸下山的兵士小鲁方便完毕起身，闻声愣在了那里。梁庸急忙拔出同伙身上的短刀，冲过去刺死了小鲁。同伙本来想将小鲁尸体抛下悬崖，就此毁尸灭迹。但梁庸却不同意，因为小鲁是兴戎司主帅王坚亲兵，若是莫名失踪，必然惹人起疑，事情终归要牵到他头上。为了掩饰，他便又让同伙用石头砸了自己一下。本来他受伤并不重，并未真的晕厥，然兵士张万负起他时不小心摔倒，那一下倒真的将他彻底撞晕了过去，直到回到护国寺时才重新醒过来。

李庭玉得到回报后，遂安排营救安敏事宜。他进钓鱼城数日，也去过琴泉茶肆几次，已留意到茶肆后院与护国寺药师殿毗邻，遂决意从那里下手。计划原是凌晨天将亮时动手，不想当晚半夜时有人闯进了药师殿。管事大难从兵士那里打听到对方是大理国大将军高言，急忙告知了李庭玉。李庭玉担心事情有变，决定提前动手，派手下人从护国寺粮窖中潜出，化装成山民，背着各种山货菜蔬进去琴泉茶肆。茶肆中虽有兵士，却将对方当作了送货的货贩，未加留意。

蒙古人进来后院后，见白、张两家一片漆黑，有意叫了几声，不见应答，遂匆忙开始营救行动。一人搭梯子爬上墙头后，惊然见到了安敏正往西墙而来，忙低声叫她过来，说明是受她父亲嘱托前来营救的人。

安敏勉强信了，蒙古人遂丢了皮绳，让她将绳子拴在腰间，再合力将她拉过墙头。落地后，一名蒙古人脱下外衣，套在安敏身上，又给她戴上竹笠做掩饰。一行人遂离开后院，经茶肆回来护国寺，再由管事大难引入地窖暗洞中躲藏起来。

次日，安敏又要去军营牢房营救兄长安允，蒙古人拗不过她，只得勉强同意。管事大难藏有几套兴戎司军服，此刻正好派上了用场。一行人化装成兵士，趁夕阳落山、众军归营时混入军营。等到夜深后，摸到牢房附近，不想意外在那里遇到了张珏。幸好张珏乍然见到安敏之下，惊得呆住，被蒙古人趁机制服。本想趁此良机杀了这位鼎鼎有名、武艺超群的四川虓将，然安敏竭力相护，只得作罢。旋即同伙擒到牢监，得知安允已被带走，只得无功而返。

蒙古诸人凭借张珏的令牌出营，因穿了戎服，一路顺利通过关卡，回来护国寺地窖中。却被安敏意外发现他们蒙古人的身份，她登时大吵大闹，要就此离开。蒙古人不得已绑住了她，向她说明了全部真相。安敏这才得知父母的真实身份，目瞪口呆后，继续哭闹，要跟蒙古人一拍两散。之前李庭玉一直未曾出面，此时再也按捺不住，亲见安敏，表明自己的汪氏家臣身份，自小与汪红蓼一起长大，交情深厚。安敏只是不听，蒙古人无奈，只得先困住她，预备等天亮后设法离开钓鱼城。

然当晚张珏派人封锁了护国寺，非但蒙古人困在地窖中出不去，管事大难也不能像往常那样在地窖和客房之间来回通传消息。刚好李庭玉认出了来护国寺做法事的女道士吴知古即是叛将吴曦之女吴若水，当年汪世显到汴京觐见，他一直扈从身边，对吴若水主动追求汪世显一事最清楚不过。李庭玉为人颇富计谋，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可以大做文章，便有意寻上张珏比箭，借机将吴知古的真实身份告知了对方。如此，无非是要引发波澜，他好趁乱率领手下人逃出城去。

张珏听到这里，疑惑大起，遂插口问道：“李庭玉原先是汪氏家臣，与汪红蓼交好，又受了安乙仲安先生托付，全力营救安氏夫妇爱女安敏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安允是阔端亲子，李庭玉如何不顾他的安危，竟打算先带安敏逃走呢？”

梁庸道：“关于这一点，是因为安乙仲安先生已写信给你们总帅余相

公，作出交代。我们料想因为安公子的身份，你们大宋不敢伤害他。”

张珏心道：“或许是因为营救安允难度太大。再说李庭玉已见过安乙仲，知道我大宋打算利用安允来劝说阔端降宋，因而暂时不会伤害安允。安乙仲写信给余相公，多半是因为安允并非亲子，遂答应合作，好换回亲生女儿安敏。”

梁庸道：“唉，可是我们谁都没有预料到，安敏竟然从另一条暗道逃了出去。等到我们发现时，已经晚了。虽然料想安敏看在她母亲汪红蓼的份上，不至于供出之前的秘密藏身之处，但我还是要求李将军一行先行离开钓鱼城再说。不想张将军已发现了端倪，发出响箭示警，在城门外将李将军等人拦下逮捕。”

张珏道：“你没有逃走，是因为你没有出面，安敏不知道你是蒙古奸细，对吗？”梁庸道：“不错。大难虽然见过安敏，但他用处极大，我实在不舍得轻易舍弃，预备冒一把险，赌安敏不会揭发他。不想安敏还是将地窖的秘密说了出来，实在可气。”

张珏道：“我确实盘问过安敏，但她没有说出藏身之处。我是从遇到她的地方反推，根据她留下的血迹找寻，这才找到了悬崖边的暗洞。”梁庸道：“原来是这样。不管怎样，张将军已发现了地窖的秘密，大难也已经暴露了。”

之前张珏从悬崖暗洞一路寻来藏经楼地下，大难在上面听到叫喊，知道自己的奸细身份即将暴露，便惊慌失措地来找梁庸，要求助他逃出城去，并索要财物。又威胁若是不照办的话，就揭发梁庸的身份。梁庸遂暴起杀了他，暂时藏尸在禅房床洞中。然后来护国寺一直处于封锁状态中，不断有兵士来回搜寻，他始终不得机会处理尸体。尸体开始发臭，为嗅觉灵敏的若冰发现，终于暴露。

梁庸又叹道：“数年经营，毁于一旦，当真是天意。”

张珏道：“你为了保全自己，杀了大难灭口。其他同伴呢？安敏人在哪里？”梁庸极为惊奇，反问道：“你以为安敏在我们手中？我还以为她早落入了张将军之手。”张珏道：“我遇到了她，但她后来又被人带走

了。不是你的同伙所为吗？”梁庸道：“奇怪，这件事再没有别人知道呀。”皱紧眉头，显是极为困惑。

张珏问道：“这件事？是什么？”梁庸摇头道：“张将军，我能告诉你的都已经告诉了，恕我不能再多透露一个字。”

正好有兵士来报，称蜀帅余玠已到钓鱼城，目下人在州府衙门歇息，召张珏速去听令。

张珏遂道：“来人，送惠恩法师……不，应该叫梁先生，去军营牢房，严加看管。”

梁庸倒也不反抗，走出几步，忽回头问道：“张将军，最早你方是如何知道安氏夫妇躲藏在大理的？”张珏道：“你问这个做什么，莫非想要报复？恕我不能奉告。”

梁庸将目光移向刘霖，道：“刘公子与安氏沾亲带故，难道是你打听到了安先生和安夫人的下落，又有意泄露给了总帅余相公？”刘霖冷冷道：“是我又如何？”

张珏忙命兵士将梁庸带走，又道：“刘兄，余相公来钓鱼城，势必很快会决定若冰娘子的去留。你不妨去跟她打声招呼，也好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刘霖道：“好。”又沉吟道：“张兄，你之前派了兵士跟随若冰，保护她安全，现下梁庸已然就擒，何不就此将禁卫去了？”其用意不言而喻。

张珏微一踌躇，即应道：“好。”遂命人收拾了大难尸首，向惠苦方丈交代了一声，率兵士撤出护国寺。

到州府门前时，正遇见兵士引着梅应春进去。张珏上前招呼了一声，听说是余玠请他到州府，颇为奇怪。

梅应春道：“我也奇怪呢，余相公如何会知道我的名字。”然对方毕竟是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得其邀请，颇有受宠若惊的味道。

张珏心道：“或许是因为之前余公子抓了梅秀才，他因之吃了一些苦头，余相公想要当面说清楚。”

进来州府大堂时，余玠正与王坚交谈。张珏忙抢上前去拜见，余玠只点了点头，又向梅应春道：“你就是梅秀才吗？之前你受了一些委屈，本使须得给你一个交代。你先在一旁，等听了经过自然会明白。”梅应春应了一声，自站到堂侧。

余玠这才道：“这几日钓鱼城发生了不少大事，本使在路上遇到王立，听说了个大概，到这里，才听王大帅详细说了经过。那安敏，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人吗？”张珏道：“没有。”对方不提高言一案，不提吴知古一案，不提妹妹张如意，张口便问安敏，心中不免奇怪。又道：“安敏受了伤，走不动路，应该是被藏在钓鱼山上的某个地方。”

余玠道：“张珏，你负责找到安敏，若是让她逃出钓鱼城，你提头来见。”

他说得甚为平静，张珏不禁一愣。王坚喝道：“你小子聋了吗？余相公下了军令状，还不快领命。”张珏只得躬身道：“张珏领命。”

余玠道：“如孙，既然张珏人已经到了，这就说正事吧，安公子人在哪里？”余如孙道：“回父帅话，安允人关在后衙。”余玠道：“去带他来这里。”

等了一会儿，只听见镣铐声响，安允被两名兵士挟持着拖了进来。他手足均钉了重铐，颈项戴了铁钳，有长链将手足镣铐与颈钳连在一起，倒似江洋大盗的待遇。

余玠皱紧了眉头，问道：“如何这般对待安公子？”余如孙忙道：“这小子滑溜得很，一不留神就跑了，这一路已经逃走了好几次。孩儿也是迫于无奈，才不得不如此。”

余玠道：“开了枷锁。”余如孙虽不情愿，然父命难违，只得勉强命兵士打开镣铐。

余玠道：“安公子，请坐。之前本使不明究竟，让你受委屈了。”安

允道：“你就是四川制置使余玠？”余玠道：“正是本使。”

安允霍然起身，骂道：“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余如孙虽命人开了安允枷锁，却暗命两名兵士站在他身后作为戒备。兵士见他有异动，急忙上前，将他重新按坐在椅子上。

余玠摆手道：“放开他，让他说！”又道：“安公子，本使知道你心中有火，有什么话，不妨都说出来。”

安允哼了一声，道：“你以为我不敢骂你吗？你这个小人，老匹夫，卑鄙无耻下流！用我娘亲的名义去行刺汪氏，又把我捉来，要挟我娘亲去劝降蒙古皇子阔端。你不知道我娘恨阔端入骨吗？真是异想天开，比三岁孩子还幼稚，都不知道你这个四川制置使是怎么当上的，好笑死了！”

余玠是四川总帅，堪比一方诸侯，却被一个后生小子当众辱骂，众人无不变色。余如孙几度想上前喝止，均被余玠以眼色制止。安允骂了好大一阵子，见堂上无人应声，自己也觉得无趣起来，重新坐回，大口喘气。

余如孙这才拍案而起，怒道：“你娘恨阔端入骨，还不是生下了你！”安允一愣道：“什么？”余如孙道：“你笑话旁人，岂不知你自己更可笑，连真相都不知道！你父母一直瞒着你，其实你不是安乙仲的儿子，而是你娘跟阔端所生。”

安允被绑架之前，只以为父亲名叫安宁，母亲名叫千寻，根本不知道父母即是传闻中的传奇人物。被强行带来钓鱼城的途中，才知道父亲真名安乙仲，母亲即是汪红蓼，而大宋派人绑架自己，必是要再次利用汪红蓼的身份。之后他一直被秘密监禁。余玠事先有过规定，在得到汪红蓼回复前，不准任何人与安允交谈，包括余如孙。所以余如孙虽然一早知道安允是阔端之子，但没有告诉对方。这原本是余玠事先安排的策略，预备到关键时刻突然说出来，打安允一个措手不及，好击垮他的心理防线。

安允听了余如孙的话，先是一愣，随即冷笑道：“胡说八道！你

们.....”

见满堂目光尽落在自己身上，忽然一个激灵，适才还充斥全身的勇气和胆量竟然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他觉得有些热，举手去抹额头，却没有汗迹。心头燥热，胸口剧烈起伏着，呼吸也急促起来，脑子乱哄哄一片。

余玠道：“安公子，这里有一封你养父安乙仲写给本使的书信，里面详细叙述了你的身世。”安允只觉得喉咙发干，舔了舔嘴唇，艰难地问道：“你说我爹他.....他只是我养父？”

余玠道：“不错，安乙仲不是你的亲生父亲，这是他在信中亲笔所写。老夫今天找安公子来，还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那汪红蓼也不是你亲生母亲，你的亲生父亲也不是蒙古阔端，你是我大宋名将曹友闻之子。”

[1] 讹答刺：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右岸阿雷斯河口附近。

[2] 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三公里处。不花刺：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3] 毡的：今哈萨克斯坦克齐尔至奥尔达东南锚河北岸。别纳客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南、锚河北。忽毡：今塔吉克斯坦列尼纳巴德城。

[4] 撒麻耳干在唐朝称飒秣建国，即中国史籍中所称的康国，其内城东门就叫作“中国门”。唐朝著名僧人玄奘西行取经时，曾到过这个国家。当时这个国家的国民均信奉拜火教，因而对玄奘一行非常冷淡。不过，当玄奘为国王说因果报应、称颂佛祖功德后，国王态度开始转变，后来还主动提出请受斋戒。跟随玄奘的两个小沙弥到荒废的寺庙礼拜，被当地人用火驱逐。国王知道后，立即下令逮捕肇事者，还要当众砍掉他们的手，以示惩戒。还是玄奘出面解救，国王才免于刑罚，将肇事者鞭打后驱逐出都城。此后，国王大设法会，准许剃度僧人，全国也开始信佛。后来玄奘在其著述《大唐西域记》中还用了不少笔墨来记录这座宏伟的城市。当然，他没有想到，这座方圆二十多里的繁华城市会在六百年后彻底毁于另外一个来自东方的人物成吉思汗之手。武力的确能够征服城池、获取土地，但却征服不了民心 and 信仰。成吉思汗以武功闻名于世，诚然是个人物，但人们崇拜他、敬畏他、惧怕他，只是因为他的杰出武功。在被蒙古军铁蹄征服过的土地上，成吉思汗没有赢得哪怕是一点点人心。只有像玄奘这样，只依靠个人的力量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赢得了整个国家君民发自内心的礼敬，这才是一个真正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

[5] 宽田吉思海：今里海。

[6] 申河：今印度河。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

[7] 巴米安（Bamian）：又译巴比扬、巴米扬，中国唐朝史籍称梵衍那，在今阿富汗中

部。古代为兴都库什山区的重要农业区与交通要地，商业与佛教中心。中国旅行家法显曾于公元400年左右到此，中国高僧玄奘也于公元630年到此。城北有6000余座大小石窟，其中尤以有高53米和35米佛像的两座石窟最为著名，号称世界佛教圣迹，曾被玄奘大师赞为“金色晃曜，宝饰灿烂”。2001年3月，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使用火箭筒，将巴米安的所有佛像全部摧毁，屹立了1500年的巴米安大佛化为碎石。

[8] 在这次血腥的西征中，蒙古的收获还不只是土地和财富。跟随成吉思汗西征的大臣耶律楚材精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医卜，在寻思干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时，他偶然发现当地的月食时刻和食分与金人重修的《大明历》（南北朝时祖冲之编制）所推算的不同，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不仅是因为《大明历》行用年久，误差积累渐大，而且跟观测地点的差异有关，《大明历》只适用于中原地区，而寻思干城西距中原万里。根据这一情况，耶律楚材撰写了《庚午元历》，订正了旧历法的误差，并且创立“里差”（类似时区）一词，首次提出地理经度的概念。数十年后，元朝名臣苏天爵据《庚午元历》一书提出地方时的概念。中国历法故事详见吴蔚小说《柳如是》。

[9] 萨莱：今伏尔加河下游。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北。也速里：今新疆额敏。

[10] 西凉：今甘肃武威。西夏故土在今宁夏、甘肃一带。

[11] 隆德：今宁夏西吉境。

[12] 关于成吉思汗之猝然病死，历史上历来有各种说法：有人说他是不适应西夏的酷热天气，发高烧不治而死；有人说他是狩猎时误被雷电击中而亡；有人说成吉思汗在西夏境内作战时，膝部中了毒箭，由此被毒死；还有一个说法最为离奇，一个俄罗斯的冒险家根据他搜集到的材料声称，成吉思汗曾俘获了西夏一名王妃，就在他要占有这名王妃的晚上，王妃用毒匕首刺中了成吉思汗，自己也随即自杀。

[13] 因为实行的是密葬制度，给后世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成吉思汗陵的具体位置至今也不得而知。据说，成吉思汗陵在今蒙古国境内肯特山中。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年轻的时候被仇人追杀，逃入肯特山，并在一棵榆树下静坐长思，而后忽然起立，对手下随从说：“我死后就埋在这棵大树的下面。”他的后代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放在独木棺中下葬，葬后不起坟墓。之后，蒙古人出动大批人马，将葬地踩平。一直等到葬地表面长起树木，与周围环境无异，这才撤走。而蒙古人则在下葬处杀死一头小骆驼，因为骆驼母子情深，且有独特的气味，后人祭奠时，赶着母骆驼上路，母骆驼停下来悲号徘徊的地方，就是成吉思汗的陵墓。但一旦母骆驼死去后，就再也无法找到墓地了。

[14] 元人主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并在三史中各立了《夏国传》或《党项传》，而没有为西夏编修专史，以至《二十四史》中，《西夏史》成为空缺，不由不令人深感遗憾。数百年来，西夏汉文史料的匮乏和同时代宋、辽、金史料的丰富一直形成鲜明对照。

[15] 李烈儿：今波兰。马扎儿：今匈牙利。

[16] 在教会史中，经常将不可抵抗的力量称为“天主惩罚的鞭子”。匈奴帝国首领阿提拉曾三次进逼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不得不乞和纳贡。公元451年，阿提拉率50万大军越过莱茵河进入高卢腹地，由于一路杀掠惨烈，被称为“上帝之鞭”，代表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的恐怖势力。欧洲各国认为这是天主对他们罪恶的一次惩罚。

[17] 鄂尔达为术赤长子，因觉得才干不及弟弟拔都，遂将继承术赤王位的权利让给了拔都。昔班为术赤第五子。拔都的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达四百年之久，即使当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后，钦察汗国仍然统治着俄罗斯。直到十六世纪中叶，俄国彼得大帝崛起，蒙古人对俄国的统治才逐渐衰退。

[18] 木刺夷：西亚古国名、教派名，位于今伊朗境内。木刺夷为阿拉伯语mulahid的音译，意为假道学、异端、迷途者。又译“木罗夷”“木乃奚”“没里奚”。西方称他们为Assassini，英文Assassin（暗杀者）一词便是由此而来。

[19] 黑衣大食国：今阿拉伯。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

[20] 低廉：今伊朗大不里士。伊儿汗国包括了中东当代所有的石油出产国家，边境已经与埃及相接。

[21] 此处详述蒙古征战史，是为将蒙古在西亚、中东、欧洲的节节胜利与攻打南宋时所遭遇的顽强抵抗作对比。在执政者极端腐朽无能的局面下，南宋军民英勇奋战，抵挡了四十余年，南宋才为蒙古所灭。

第十章 蜀道登天

时间刹那间凝固了。尽管春风荡漾，温柔地抚摸着一切，四周仍充满伤感的味道。阳光透窗而入，将二人的身影拉得老长。些许浮尘在光影中欢快地回旋飞舞，轻盈灵动，与幽深沉寂的药房形成鲜明的对照，不由得让人感觉恍然似在梦中。料想将来的某一晚，在夜色的忧郁下，且听风吟，但观繁星，惓惓之情，未尝去怀，亦会浮现出淡淡的思念……

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
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
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
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

儿女泪，君休滴。
荆楚路，吾能说。
要新诗准备，庐山山色。
赤壁矶头千古浪，铜鞮陌上三更月。
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

——辛弃疾《满江红》

蜀

帅余玠忽然来到钓鱼城，告知安允是名将曹友闻之子，此言不但震住了安允，其余人包括余如孙在内都惊呆了。一时间，大堂之内寂静无声。

还是安允自己先打破了这难堪的宁静，冷笑道：“我不信，你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刚才还有人告诉我，说我是蒙古皇子阔端的儿子，转瞬之间，我又成了曹友闻将军的儿子了。我不信！”

余玠道：“本使这里有安乙仲的亲笔信，安公子一看信便知本使所言尽是事实。”安允道：“撒谎冒充不是你最擅长的吗？当年不是你派人冒充我娘亲信使行刺吗？什么亲笔信，怕是你自己伪造了一封，要骗我上当，好为你所用。”

余玠道：“那么，安公子要如何才能相信？”安允道：“我要见我爹娘，我要当面问他们，除非他们亲口告诉我，不然我决计不会相信。”

余玠重重叹了口气，道：“安公子，你爹娘……不，其实是你养父养母，怕是他们都已经死了。”

原来有人往四川制置司官署送来一封信，指明由蜀帅余玠亲启。却是安乙仲的亲笔信，告知余玠他在大理捉去当人质的安允其实是宋名将

曹友闻之子。当年秦巩豪族汪世显引蒙古军攻蜀，曹友闻英勇战死。蒙古人清扫战场时，才在乱军中发现了他的尸首。汪世显念在朋友一场，特意为其设灵厚葬。有白衣女子名薛迎梅者，赶来蒙古军中祭奠，结果在灵前吐血而亡。她随身所带的婴孩为汪世显次子汪德臣收养。因汪德臣要跟随阔端征战，便将孩子送回老家，请姑姑汪红蓼代为抚养。后来汪红蓼为阔端酒后奸污，怀上了身孕。她不愿意继续面对阔端及兄长，遂离家出走，并将曹氏遗孤一并带走。还留下一封信，称婴孩是宋将之子，不能让他奉杀父仇人为主，不然天理难容，她会好好抚养这个孩子，让他远离战火。这孩子，就是安允了。之所以取名叫允，是因为曹友闻字允叔。而汪红蓼与安乙仲一道隐居到大理后，十月怀胎，产下一个女孩，即是安敏，才是阔端的真正血脉。

张如意在秦州南郭寺偷听阔端谈话，只听到汪红蓼为阔端生了一个孩子，却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她回来钓鱼城后，通过余如孙将这一重大消息传递给蜀帅余玠。余玠派人到大理查访到安氏夫妇隐居之处，又了解安氏一家四口的大致情况后，理所当然地认为其长子安允是汪红蓼与阔端之子，女儿安敏则是汪红蓼和安乙仲的女儿。殊不知这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误会，安允是曹友闻之子，安敏才是汪红蓼和阔端所生。安氏夫妇因安允是名将之后，对其格外照顾。而安乙仲对待安敏冷淡，除了因为她并非亲生外，还因为她是宋死敌阔端的女儿。

这内中复杂的情由，只有安氏夫妇自己清楚，二人不吐露实情，旁人无论如何都难以弄清真相。余玠一方见汪红蓼断然拒绝合作，便果断地绑架了安允，也就是众人所认为的阔端的儿子。如此，即便汪红蓼不肯居中说项，余玠依然可以利用安允来对阔端施加压力。这件事，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白费一番力气，对大宋没有任何损失。而一旦是最好的结果，余玠将立下不世之功，成为举国瞩目的英雄。因而他指令独子余如孙亲自执行此事，不惜一切代价。

安允被绑走后，汪红蓼没有理睬余玠的“邀请信”，而是收拾细软行李，预备带着丈夫和女儿安敏离开大理，逃往印度。之所以如此，实是因为安允并不是阔端的孩子。她预备等风头一过，就写信告诉余玠真相。这样一来，安允不但无性命之虞，而且会成为宋人的座上宾。不想安敏不知真相，恼怒父母不爱惜兄长性命，竟离家出走，自己赶来钓鱼

城营救安允。虽然天真，倒是患难之间见真情。

当年阔端率军攻打大理，安氏夫妇好友高和守城，英勇战死。汪红蓼为保全城池，孤身前往军营，断腕退兵，此即高言所称“曾对大理国有大恩”，但知情者寥寥无几。安氏兄妹当时还小，不知究竟，询问母亲为何丢掉一只手时，安乙仲随口说是因为大理国姓高的才会如此。安敏遂以为母亲断手跟大将军高言有关，以至她在上天梯认出高言时，竟起了戏耍之心，谎称是对方派自己来盗火药的。

再说汪红蓼，她断腕之后，因伤口感染得了重病，虽然用奇药保住了性命，但时常会全身疼痛，苦不堪言。安允被绑架后，她尚能镇定处事，然得知爱女安敏擅自离家，极可能是去了钓鱼城找安允，此举无异于送羊入虎口，登时又惊又怒，病情急剧转重，当晚便撒手西去。

正好阔端派部将李庭玉万里迢迢来找汪红蓼，本意是告知蒙古即将攻打大理，而且此次势在必得，望她最好带领全家离开，以免遭了兵灾。不想李庭玉只见到了汪红蓼尸体，未见到活人。安乙仲见爱妻死去，已无生念，便将所有情形如实相告，包括安允是曹友闻之子、安敏才是阔端之女一事。安允既是曹友闻之子，只要告知宋人真相，其性命当无大碍，然安敏却不免有麻烦上身。安乙仲希望李庭玉能出手营救安敏，以保全爱妻在世间的唯一血脉。李庭玉与汪红蓼一道长大，有青梅竹马的情分，当即应允。安乙仲又写了一封信给蜀帅余玠，托人送往四川。

而人在河西的阔端听说汪红蓼不肯受大宋要挟，才导致安允被宋人捉去，感动之极，立即派梁庸赶赴钓鱼城，与李庭玉会合，全力寻找安敏。本来事情相当顺利，进城的当晚，李庭玉便发现了安敏行踪，并派人顺利将其从药师殿救出，带进了护国寺粮窖后的天泉洞中。因为李庭玉早就知道安敏才是阔端之女，所以在接应到她后，便欲逃离钓鱼城。而安敏尚不明白究竟，误以为李庭玉一方是父亲安乙仲派来的，又要求对方协助去救兄长安允。李庭玉一行事先得过安乙仲叮嘱，称安敏极为痛恨蒙古人，在带她离开宋境前，最好不要轻易泄露实情，以免节外生枝。况且李庭玉已然知道安允是大宋名将曹友闻之子、开国名将曹彬之后，也想利用他来做文章，倒打蜀帅余玠一耙，遂同意协助安敏营救安

允。

未想到军营牢房时，安敏一行遇到了张珏不说，安允亦早被人带走，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回到护国寺地窖后，安敏更是瞧出了破绽，发现来营救自己的竟然是蒙古人，便立即想要逃走。蒙古人无奈之下，只得将她绑起来。李庭玉闻讯赶来后，原原本本告诉了安敏真相，说她是皇子阔端的女儿，而安允其实根本就不必营救，因为他是宋名将曹友闻之子。安敏全然不信，疯了一般哭叫挣扎，李庭玉只得命人堵了她的嘴。闹了大半夜后，大家都累了，安敏终于示意屈服。她是真正的蒙古公主，金枝玉叶，众人也不敢真对她怎样，当即解了绑缚，不想却被她逃了出去。李庭玉得报后，知道安敏一旦落入宋人之手，护国寺的藏身之处便极有可能暴露，于是利用吴知古离开了戒备森严的护国寺。不想白秀才及时告知了张珏，张珏起了疑心，放出响箭，堵住了李庭玉一行。

余玠自是不知李庭玉一行的经历，只将安乙仲信中提及的安氏兄妹身世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又将书信亲自送到安允面前，道：“这是你养父的亲笔信，你应该认得他的笔迹。”

安允伸手去接，但触碰到信皮的时候，又仿若遭到炮烙一般，立即缩了回去。他失神地望着那封代表着真相的信，再也没有伸手的勇气，只颓然跌坐在椅子中，双手抱头，表情迷茫而痛苦。

梅应春忽道：“那女子……就是到蒙古军中祭奠曹将军的女子，是叫薛迎梅吗？”余玠道：“怎么了？”梅应春道：“我姊姊就叫梅应雪。薛迎梅，反过来就是梅应雪的谐音。”

余玠道：“那怎么了？”梅应春道：“我姊姊擅长抚琴，虽然父母称她病死，可我听说过，她……她是跟人私奔到蜀地了。父母觉得丢脸，才对外称她死了，其实家乡的坟茔只是空棺。况且我当初第一眼见到安公子，就觉得……”

安允忽尔怒道：“我不姓安，你不是都听见了吗？”梅应春吓了一跳，忙住了口。

余玠劝道：“安公子，你愿意姓安也好，还是认祖归宗，恢复曹姓也好，这都是后话。而今你养母汪红蓼已经死了。你被带来大宋后，令妹安敏来了钓鱼城，目下也是下落不明。你养父安乙仲在信中称已了无生趣，自此不会再见世人。你已无家可归，何不留下来……”

安允道：“留下来跟你这种小人为伍吗？”

余玠正色道：“做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大宋，本使与你养母及其家人并无任何私怨过节，不过是公事公办而已。战场上两军拼死厮杀，杀得天昏地暗，你死我活，难道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私仇吗？没有，不过是因为他们是敌对方，各有立场而已。你亲生父亲曹友闻镇蜀多年，曾与汪氏私交极好，然后来汪世显降了蒙古，两人各为其主，一样兵戎相见。当年若不是汪世显赶来支援，你父亲本可以击退阔端主力，可以说，你父亲是死在了汪世显手里。当然，也是他收养了你，不然你不可能活到现在。”

安允道：“那又怎样？你不是也利用我娘亲杀了汪世显吗？”

余玠道：“那好，本使就将这件事的源起讲给你听。当年秦巩汪氏请求内附我大宋，与汪世显交好的赵彦呐、安癸仲两位相公也为其积极奔走。因为有山东李全之前车之鉴，朝廷对此事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争论相当激烈。宰相郑清之担心重蹈覆辙，坚决反对。也有执政大臣赞成准许汪氏投降，但却要暗地行昔日蜀帅留正诱捕奴儿结^[1]之计，趁汪世显归顺时将其除掉，如此，既能得到秦巩土地和人口，又能杜绝汪氏像李全一样忽降忽叛，一举两得。皇帝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蜀帅赵彦呐却不愿意背负背信弃义的恶名，主动辞去四川制置使一职。朝廷干脆将安癸仲安相公一并罢免，同时责令曹友闻将军——也就是令尊——来执行伏击汪氏的计划。然有人事先将消息泄露了出去，汪世显拒绝赴会，且与大宋断绝往来，不久蒙古人兵临城下，他便毫不迟疑地投降了阔端。又因为要报复大宋，指引蒙古军攻入四川，也就是在那一场战事中，令尊曹友闻曹将军英勇殉国，尊母亦在曹将军灵前吐血而亡，你则被汪氏抚养。如果不是汪红蓼离家出走时将你一并带走，恐怕你根本没有机会了解自己的身世来历，正奉杀父仇人为主。安公子，本使不厌其烦地将这番经过讲述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世间恩怨千丝万缕，绝非寥寥数语即

能道清，也决不是对与错那么简单。每个人在做出选择时，必是出于他自己的立场考虑，汪氏如此，安氏如此，曹氏亦是如此。”

安允沉默许久，才问道：“是谁向汪氏泄了密？”余玠道：“传闻这泄露消息的人，就是你的养父安乙仲。但有人说，其实泄密者正是曹友闻曹将军本人。朝廷对这件事竭力掩盖，而今又过去了近二十年，真相到底如何，怕是只有当事人自己心中才清楚。”顿了顿，又道：“这番话，本使从未对人说过，既然今日与安公子坦诚相见，本使便索性将实话全部说了出来。其实这些人中，本使最敬佩的是你的养母汪红蓼，当真是乱世中的奇女子。之前本使对她为人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但读了你养父的信后，才了解到其中种种曲折，对你养母大起敬慕之心。她不幸去世，本使亦十分惋惜……”

安允怒道：“住口！我再也不要听了！说到底，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你居然还好意思说什么惋惜！说什么立场！”环视大堂一圈，道：“这里充斥着伪君子，多待一刻只会令我作呕。”抬脚欲走，却被兵士拦住。

安允冷笑道：“我已经是一个毫无利用价值的人。怎么，余相公还要强留下我吗？”余玠道：“不，安公子，你自由了。之前的种种误会，还望你多包涵。”安允哼了一声，大步出门。

余玠朝张珪使了个眼色。张珪正因为得知安敏是阔端之女一事而失魂落魄，心乱如麻之际，竟没有看到长官的暗示。还是部将赵安轻轻碰了碰他，低声提醒道：“余相公在叫张将军。”

张珪“啊”了一声，问道：“余相公有何吩咐？”余玠见爱将如此心不在焉，心中大是恼怒，喝道：“你还杵在这里什么？还不快去搜寻安敏！”

张珪这才会意过来，急忙追出堂去，叫道：“安公子！”

安允停下脚步，回身冷冷地打量着他，问道：“你是谁？”张珪道：“我是合州守将张珪。”安允道：“张将军适才也在堂中，听到余玠那老匹夫的话了，我不姓安。”

张珏道：“安公子要去哪里？”安允道：“这你管不着。怎么，张将军想拦我吗？我现下可是姓曹，是宋人的儿子，对你们一点价值也没有。”

张珏道：“我没有阻拦安公子的意思。安公子，令妹安敏……”安允怒道：“她不是我妹妹！她跟我一点儿血缘关系也没有！”

张珏跟在安允身后，一直出了府衙，这才恳切地道：“安公子虽不是安敏的亲哥哥，却是跟她一道长大，难道一点兄妹之情都没有吗？之前你被捉来钓鱼城，你养父母举家要迁到印度，以避灾难。安敏不明真相，以为是父母不肯出力救你，还孤身出走。你可知道，她为了救你，吃了多少苦，卷入了多大的风波？”

安允道：“如果不是小敏擅自跑出来，我娘亲……应该是我养母就不会死，她自己也不会困在钓鱼城中，而今下落不明。说到底，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

张珏道：“可令妹跟你一样不明究竟，她是因为爱你才这么做的啊。安公子扪心自问，你被关在大牢时，是不是也时时盼望有人来营救？不然也不会吹那一支木叶曲子了。而不顾一切赶来救你的，正是小敏。”

安允心有所动，脸上的敌意和愤恨渐渐散去，露出惆怅之色来。

张珏又道：“安公子，我也有个妹妹，名叫如意，也不是亲兄妹，却比亲兄妹还要亲。而今她也失了踪，我明知道她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却还是时时刻刻挂念她，生怕她会遭遇到危险。我想安公子其实也跟我一样，心中还是挂念小敏的，何不留下来，助我找到小敏？”

安允冷笑道：“原来张将军是想通过我找到小敏。抱歉，我办不到。”

张珏道：“我是真心关心令妹，决不会让她受到伤害。”安允道：“张将军真心关心我妹妹？天大的笑话，你无非是关心她背后的利益罢了。她落入你们之手，还不是跟我之前一样，镣铐加身，成了你们跟那蒙古皇子阔端讨价还价的棋子？”

张珏道：“安公子，令妹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你难道就此不顾而去

么？”安允微有犹豫，但终于还是没有回过身来，只道：“抱歉。”遂决然而去。

赵安忙上前问道：“要不要属下派人去跟着他？”张珏摇头道：“不必了，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一名兵士急奔过来，躬身禀报道：“张将军，惠恩法师……就是那叫梁庸的蒙古奸细逃走了。”

张珏吃了一惊，问道：“怎么会这样？”兵士道：“小的奉命押送梁庸去牢房，还未出护国寺，他忽然说肚子疼，要上茅厕。小的便与同伴带他去了茅厕，小的们守在外面，半晌不见他出来。进去看时，他竟然翻后窗逃走了。”

张珏道：“通知城门关卡了吗？”兵士道：“小的已叫同伴去通知了。”

赵安道：“城里不少人都认得惠恩……不，是梁庸，谅他也逃不出去。张将军，余相公命你务必搜到安敏，不如由属下再去知会各城门、关卡一遍。”张珏道：“好，多谢。”赵安道：“这是属下分内之事，担不起将军一个谢字。”自引入去了。

张珏正要进去府衙，忽见刘霖匆匆小跑过来，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料是出了大事，忙上前问道：“什么事？”刘霖道：“梁……梁……”

张珏忙问道：“事关梁庸吗？”刘霖点点头，道：“他……要见你。”

张珏道：“什么？”刘霖道：“他……梁庸挟持了若冰。”张珏忙问道：“梁庸人在哪里？”刘霖道：“在药师殿厢房……他……他指名要你去见他。”张珏道：“好，我这就去。”召了一队兵士，往山下护国寺而来。

途中，刘霖喘息略定，这才叙述了在药师殿发生的事情——

原来梁庸逃脱后，并未逃离护国寺，而是径直来到药师殿。他是蒙

古奸细一事尚未传开，旁人仍将他作为高僧对待，未多加留意。彼时刘霖正与若冰在厢房中交谈，梁庸突如其来，踢门而入，举刀制住若冰，用她性命威逼刘霖交代安敏下落。

刘霖大惊失色后，又极为愕然，道：“我如何知道安敏人在哪里？”梁庸毫不迟疑，一刀扎入若冰大腿，又道：“刘教授再不说实话，下一刀可就要招呼若冰娘子的脸蛋了。”刘霖忙道：“我真不知道安敏在哪里。你不要伤害若冰，有什么手段，尽管冲我来。”

梁庸道：“你以为我是吓唬你吗？你是不是已经杀了安敏？快说！”一边说着，一边将刀尖对准若冰脸颊。

刘霖吓得魂飞天外，忙叫道：“停手！快停手！请你不要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安敏在哪里。事实上，自从那晚我受张珏托付，将她送进药师殿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梁庸道：“当真？”刘霖道：“千真万确，我敢以圣人的名义起誓。”梁庸道：“那么你是怎么知道安先生夫妇藏在大理的？”刘霖道：“我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啊。啊，你是在找泄露安氏夫妇藏身之处的源头。不，不是我。刚才你那么问，我是赌气才回答是我的。”

梁庸见他急得满头大汗，不似作伪，又问道：“那么是谁最早泄露了这个消息？”刘霖道：“这个……得问张珏才能知道。”梁庸道：“好，你去叫张珏来，我就在这里等他。”

刘霖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梁庸居然会轻易放自己离开，还让自己叫张珏来，一时愣住。梁庸催道：“还等什么？快去！快去！”他这才应了一声，急忙往山上赶来。

张珏听了经过，皱眉道：“梁庸从押送兵士手中逃脱，按照常理应该躲藏起来，再设法寻找机会逃走，为何他不惜暴露行踪制住了你和若冰，只问安敏人在哪里？”刘霖道：“这也是我困惑的问题，怕是得张兄当面问梁庸本人才能知道答案。”

来到药师殿厢房外，张珏朗声叫道：“梁先生不是要见我吗？张珏人都在这里。”梁庸道：“劳烦张将军卸了兵器，独自进来。可别耍花招，若冰娘子的性命可在我掌握之中。”

张珏便摘了腰刀，递给随行兵士，推门而入。若冰被反缚了双手，跌坐在椅子中。梁庸站在椅后，将短刀横在若冰颈中。

张珏见若冰大腿受伤流了不少血，忙问道：“娘子可还好？”若冰勉强点了点头。

张珏道：“我人已经到了。梁先生想要人质，我愿意替代若冰娘子。她受了伤，需要立即医治。”梁庸尚不知道若冰大理公主的身份，当即笑道：“张将军，你是兴戎司副帅，价值比若冰娘子大得多，却肯用自来换她，可谓难得，也可谓不识大体了。”

张珏道：“梁先生本已逃脱，却又再次暴露行踪，只为追问安敏下落，也可谓难得了。若冰娘子正在流血，请你放了她。你若不放心，大可以先将我绑起来，我绝不会反抗。”

梁庸道：“不行。不是我信不过张将军，而是信不过你们余玠余相公。我有若冰娘子在手，她有半个军医身份，你们尚会顾惜她性命。我若拿了张将军做人质，只怕余相公会毫不犹豫，立即下令将你我二人射死。况且我找张将军来，也不为别的，只是要问你几句话，只要你老实回答，我自然不会再伤害若冰娘子。”

张珏道：“梁先生是要问安敏下落吗？我确实不知道她人现下在哪里。”梁庸道：“不是。我要问张将军的是，最早是谁打听到安氏夫妇躲藏在大理的？”

张珏道：“梁先生一再追问这个问题，可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梁庸道：“张将军，你是个聪明人，到现在还想不到吗？既然余玠人已经到了钓鱼城，你该知道安敏的身份。”

张珏道：“不错，我已经知道安敏才是汪红蓼和阔端的亲生孩子。梁先生肯冒险留下来，非要找到安敏不可，自然也是因为她蒙古公主的身份。”梁庸道：“正是如此。我跟张将军一样关心安敏下落，所以我才要

问是谁最早知道安氏夫妇藏在大理的。或者说，还有谁知道安敏的真实身份？”

张珏沉吟道：“安敏是蒙古公主一事，我也是适才从余相公那里听说。在安乙仲安先生的亲笔书信送达重庆制置司之前，我方无一人知道安敏的真实身份。”

梁庸道：“不错，这点我相信。在那之前，你们一直将曹友闻的儿子当作了二大王的骨肉。所以我才要知道是谁向你们余相公泄露了安氏夫妇的藏身之处，你们又是如何知道安夫人曾为二大王生下过一个孩子？”

张珏始终揣摩不透对方用意，当然不会轻易将妹妹如意的名字说了出来，只沉吟不答。

梁庸倒也不再催逼，道：“既然张将军一再闪烁其词，想必自有苦衷。我有一个请求，请张将军准许我之后与你一道寻找安敏下落。找到她人后，我任由你处置，要杀要剐，绝无怨言。”张珏闻言大为惊讶。

梁庸道：“只要张将军答应，我这就放了若冰娘子。”张珏遂不再迟疑，点头应允道：“好，我答应你。”

梁庸当真爽快，割断若冰绑索，抛了短刀，道：“若冰娘子，得罪了。”若冰只冷冷不应。

张珏忙上前查验伤势，问道：“娘子需要什么药？我这就派人到药房为娘子取来。”若冰道：“不用了，劳烦张将军扶我到药房，我自己会处理。”

张珏遂朝外叫了一声，兵士一拥而进，还欲绑起梁庸。张珏道：“不必。你们先带他到一边等候，我送若冰娘子去医治。”扶起若冰，才发现她腿上伤势甚重，难以行走，便干脆抱了她，直往药房而来。

进来药房，张珏将若冰放在窗下卧榻上，道：“冒犯了。”若冰道：“多谢。”张珏道：“抱歉，全怪我手下看管梁庸不力，才害得娘子遭此一劫。”若冰摇了摇头，道：“说这些做什么？”

兵士打来热水，张珏便亲自拧了毛巾，本欲替若冰擦洗伤口，但要是这么做，势必要先掀起她的裙子，一时犹豫，不敢妄动。若冰登时满面红晕，道：“我自己来。”接了毛巾，自行洗净伤口，涂了药膏，再用药带包扎好。

张珏等她处理妥当，这才转过身来，踌躇道：“不知刘兄可有告诉娘子，余相公已经到了钓鱼城？想来王大帅已将娘子身份禀报上去。”若冰道：“刘公子已对我提过。”神态安详，依然是往日那般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镇定。

若换作别的女子，不免忧惧未来，患得患失，但若冰的反应实在太冷静，仿若张珏所提及之事，与她没有丝毫干系。细细想来，这位大理公主甘愿放弃帝王家的荣华富贵，远走他乡，风雨漂泊，心理承受能力定是远远超越常人。那么是否真的如白秀才所言，四海之大，她亦有渴望驻留的地方？她孤傲清冷的表面下，亦有些许柔弱之处，为某人盛开了鲜花，幽幽吐露着爱情的芬芳？

张珏道：“还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告诉娘子，杀死高言大将军的真凶，就是白秀才。”若冰道：“原来是他。”

张珏见她并不惊奇，忙问道：“娘子早已经知道了吗？”若冰道：“不，我才刚刚知道，但却不意外。”

张珏料想她早已经知道白秀才对她爱恋极深，不便多提，只道：“本来是应该给大理国一个交代，交出真凶，任凭大理处置。可白秀才杀了吴知古，余相公必须得送他回京受审。”若冰道：“如此，怕是我得回去大理了。余相公无法将真凶交给大理，大理势必不会干休。不如我亲自回去，当面向高相国解释清楚。”

张珏道：“娘子……”若冰道：“事情既因我而起，理该由我承担。”

时间刹那间凝固了。阳光透窗而入，将二人的身影拉得老长。些许浮坐在光影中欢快地回旋飞舞，轻盈灵动，与幽深沉寂的药房形成鲜明的对照，不由得让人感觉恍然似在梦中。

春风荡漾，温柔地抚摸着一切，四周充满伤感的味道。那种令人窒

息的压抑气氛和消极情愫真真切切地写出了她的感受，苦闷、悲观和彷徨的情绪亦连带感染了他。他想要说点什么，却始终踌躇着开不了口。

恰好有兵士进来禀报道：“张将军，余相公请若冰娘子去府衙一趟，说是要有要事商议。”

张珏道：“若冰娘子受了伤，走不动路，快去找一副滑竿^[2]来。”若冰忙道：“不必到别处去寻，南面棚子里就有。”

兵士忙抬来滑竿，张珏便再次抱了若冰，将她放在躺椅上。

刘霖一直有意滞留在庭院中，好给张珏和若冰单独相处的机会，见张珏脸上深有忧色，便道：“我陪若冰去吧。”张珏道：“多谢。”刘霖什么都没说，只重重拍了拍张珏肩头。

若冰道：“张将军，多保重。我去了。”

她还是那么平静，目光中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几分凄然来，那是即将离别的痛楚。她是个坚强的女子，回去大理后虽然不会太好过，但一定会挺过来。只是这一次别离，应该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相见了。即便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几年相处下来，亦总有一些情感。况且旁人都说她在暗恋着他，令他格外多了几分歉疚和忐忑。料想将来的某一晚，在夜色的忧郁下，且听风吟，但观繁星，怜悯之情，未尝去怀，亦会浮现出淡淡的思念……

送走若冰，张珏这才命人带过梁庸，问道：“梁先生一再追问是谁最早打听到安氏夫妇躲藏在大理及汪红蓼为阔端生下孩子一事，可是认为其中有什么线索？”

梁庸道：“当然。张将军这样的聪明人，到现在还想不到原因，可实在令梁某惊讶了。”又道：“自古以来成大事者，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张将军既已同意与我一道寻找安敏公主，就该信任我，将事情原委详细告知。况且你我即使目下不是朋友，未来未必就是敌人。贵司余相公煞费苦心做了这么多事，不就是想让二大王归附大宋吗？说不定事情当

真能成，如此，我们将来可就是一家人了。”

张珏心道：“消息的源头，自然是阔端本人，如意只是凑巧听到，起了中间传递者的作用。梁庸所急于知晓的最早知情者，显然指的是如意。莫非他认为可以从如意身上寻到安敏下落？”

安敏之所以价值重大，在于她是阔端的女儿，蒙古、大宋两方都想要得到她。而她目下既不在大宋官方手中，又不在蒙古人手中，当日到底是谁从张家带走了她呢？在今日蜀帅余玠来到钓鱼城之前，大宋一方无人知道安敏的真实身份，所以梁庸还曾纳闷地说了一句：“这件事再没有别人知道呀。”他其实指的是安敏是阔端之女一事。又还特意问张珏：“最早你方是如何知道安氏夫妇躲藏在大理的？”或许他认为是最早知情者与阔端有私仇，先是将消息有意泄露给蜀帅余玠，后来又出于某种考虑，趁张珏与蒙古奸细斗法正剧之际，暗中捉走了安敏。如此，这个人其实就是张珏妹妹张如意了。

张如意的确与阔端有血海深仇，甚至还一度远赴河西，预备行刺对方。她也确实有从众人眼皮底下带走安敏的便利条件。问题是，她只知道阔端和汪红蓼生育了一个孩子，并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所以她才会跟旁人一样，想当然地认为长子安允是阔端骨肉，根本没有想到安敏才是真身。从始至终，只有安氏夫妇二人知道安氏兄妹真实身份，甚至连阔端也不知道亲生孩子是个女孩。安允被绑架后，安氏夫妇亦隐忍不言，宁可忍受安敏责怪也没有吐露真相，显然是希望两个孩子的身世秘密继续隐瞒下去。直到汪红蓼死后，安乙仲这才将事情原委告诉了阔端部将李庭玉，又写信给蜀帅余玠，告知安允是阵亡大将曹友闻之子，因而张如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整个真相。既然她并不知道安敏是阔端骨肉，当然也不会冒险劫走她。那么如意离开钓鱼城，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呢？就算白秀才在撒谎，其实是如意射杀了吴知古，那也只是她离开时所发生的意外事件。到底是什么事，促使她一定要离开钓鱼城，这跟安敏失踪又有什么干系呢？

梁庸见张珏沉默不应，问道：“莫非这个人跟张将军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该不会是如意吧？难道是她回秦州那一趟，无意中打听到了这些消息？”

张珏见对方已然猜到，便也不再隐瞒，道：“是，一切均如梁先生所言，最早知情者正是舍妹张如意。她在秦州南郭寺时，听到了阔端与方丈的对话，回来后便将这一消息告知了余相公。”梁庸不免后悔不迭，道：“呀，当初真该扣下如意的。唉，怪我在寺庙待得太久了，真是一念之仁啊。”

张珏道：“但如意并不知道安敏才是阔端之女。而且是我将安敏带回家中，如意断然不可能瞒着我再将她带走。”

梁庸仔细思索过一回，道：“不错，如意在秦州时，二大王自己都不知道安敏才是他的女儿，如意更不可能知道。”又问道：“那么除了余相公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张珏道：“这件事进行得极为机密，除了余相公和他派遣去大理寻找安氏夫妇的心腹外，再无人知晓。我也是才知道不久，如意从来没有对我露过半句口风。”

梁庸道：“原来如意连张将军都没有告诉过，那么旁人更不可能知道了。”顿了顿，又道：“哦，抱歉，我之前一再追问，是猜想这个人也许跟二大王或是汪氏或是安先生有私仇。”

张珏道：“不过如意已经知道安敏是安乙仲和汪红蓼的女儿，之前安敏向我坦白时，她在外面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梁庸道：“即便如此，如意也没有带走安敏公主的理由呀。”

张珏心中反而一动，暗道：“如意是金国大将郭斌之女，当初郭氏力拒蒙古军时，曾向汪世显求援，但汪世显只坐观其变，后来更以保全百姓为由投降蒙古。如意或许因此而恨上了汪红蓼、安敏母女，那么她问我是不是喜欢安敏则是有意的了。啊，如意还说：为了不让我伤心难过，她强行忍住，才没有下手。难道……难道……”一时想也不敢想。

梁庸倒是没有留意到张珏脸色大变，沉吟道：“不过我总觉得事情或许跟如意有关。张将军，我不是刻意针对令妹，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是去找如意谈一谈。”

张珏道：“如意已经走了。”梁庸道：“走了？她去了哪里？”张珏道：“我也不知道。”大致说了经过。

梁庸登时骇然而惊，道：“事情一定跟如意有关！是她劫走了安敏公主，又偷了张将军的令牌，好将安敏带出城去。”张珏道：“梁先生久在钓鱼城中，该知道这里是兴戎司驻地，城防极严。如意若是凭我的令牌出城，一定会引来守城兵士怀疑。她不拿令牌还好，一拿出来，会立即被兵士扣下来。况且安敏的画像遍布钓鱼城中，如意决不可能带着她混出城去。”

梁庸道：“那如意盗走张将军令牌做什么？”张珏道：“她离开钓鱼城后，在沿途关卡都是用得着的。”

梁庸道：“安敏公主失踪这件事，一定跟如意有关，不然她为何抢先逃出城去？”忽然换了一副冷酷阴森的口气，咄咄逼人地道：“张将军该知道，如果安敏公主死在你们宋人手里，会有什么后果——二大王一定会倾尽全力进攻四川，所过之处，鸡犬不留。”

张珏闻言颇为愤怒，道：“阔端果真敢来进犯的话，我大宋也会拼死力战，叫你们蒙古人付出惨痛的代价。”梁庸不无嘲讽地道：“但你们宋人处在劣势，若非如此，你们余玠余相公也不会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来逼二大王就范了。你们害死了二大王喜欢的女人，再害死他的女儿，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张珏道：“当年阔端攻破剑门天险，又攻陷成都府，即狂妄地宣称不日之内要灭我大宋。而今二十年过去，他也没有突破我大宋东川防线吗？”

两人正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之时，兵士龙井忽赶来禀报道：“张将军，小的发现了那女奸细小敏。”

张珏和梁庸均大吃一惊，异口同声地问道：“她人可还好？她现下在哪里？”龙井道：“还好，只是身子比较虚弱。人现下在小的家里，小的浑家在照应她。”

张珏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龙井道：“张将军不是让小的和田川两个人暗中监视工匠唐平吗？原来唐平一直将那女奸细藏在家中，就在小的眼皮子底下。”

原来唐平这两日颇为诡异，看起来没什么病容异样，却向作坊告了病假，基本上都待在家中。昨日他去过一趟琴泉茶肆，田川和龙井也跟随他到了那里。正好遇到张珏发现了天泉洞入口，召集人手，二人应召赶去帮忙，再回来茶肆时，唐平人已经不见了。二人担心会有意外，遂先赶去最紧要之处查看，听上天梯哨兵说没见到唐平过来，这才赶来唐家，还在途中遇到了张珏妹妹张如意。到唐家门外时，看到唐平正在院子中收拾柴禾，这才放下心来，遂轮流在唐家外围监视。

奇怪的是，昨晚唐家灯火彻夜未灭。午夜过后，唐平还几次三番出来张望，似在等待什么人。躲在竹林暗处的田川大起疑心，但又没发现其他异样。一早赶来换班的龙井听说后，亦觉得古怪，正要去禀报张珏时，忽见到唐平出门，遂一路跟随。三人前后脚又来到了琴泉茶肆。唐平也不在茶肆就座，而是直接进去后院，正见到张家门外兵士环伺，他当即便退了出来，正好与龙井撞了个满怀，幸好他未起疑，低着头慌慌张张地回家去了。田川过去大致问了一声，听说是因为隔壁药师殿女道士吴知古被人射杀，也未太当回事。本还想将龙井异常之举向张珏禀报，却被兵士拦住，称张将军目下不便见客。他以为张珏正全力追查吴知古一案，便与龙井一道继续跟踪监视唐平，打算将事情彻底弄清楚再说。

到下午时，一直躲在屋子中的唐平忽然出来，将一个大麻布口袋扛到鸡公车上，推着车子出了门，看情状是要往飞檐洞而去。飞檐洞是一处巨石裂缝形成的天然孔道，幽暗而深邃，一直通到护国门东面。四周怪石嶙峋，兼以古木参天，藤萝蔓延，遮天蔽日，阴森隐密，内中栖息着大量蝙蝠。因蝙蝠喜欢栖息在屋檐下，故当地人将此石缝孔道称为“飞檐洞”。那里有一种“气潇潇以瑟瑟，风飏飏以飒飒”的气氛，常人绝少涉足。

田、龙二人既是奉张珏之命监视唐平，已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他多半在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此去飞檐洞，多半是想销灭罪证，而罪证就是鸡公车上的大麻布口袋了，遂不等到飞檐洞，便上前阻截唐平，以防证据被毁。不想唐平一见二人出现，甩下鸡公车就跑。田川遂赶去追人，龙井则去抢那滑下山坡的鸡公车。车子虽未抢到，所幸大麻布口袋先行滚落到竹林中，被竹身拦住。龙井急忙奔过去，解开麻布口

袋，里面却不是什么证据，而是一个大活人，正是受到全城通缉搜捕的女奸细小敏。她手脚均被绳索缚住，口中塞了破布，额头起了一个大包，人则因为受到撞击而晕了过去。万幸的是，她撞上的是有弹力有韧劲的竹子，要是撞到坚硬的树上，多半就没命了。龙井一时不明所以，遂就近将她抱回自己家中，命妻子先看住她，自己赶来向张珏禀报。

张珏听了经过，亦是不明究竟，忙带人朝龙井家中赶去。又派了一队人马，前去搜查唐平家中。

龙井家位于飞檐洞以东，要穿过一大片竹林。竹子挺拔修长，亭亭玉立，兼以四时青翠，凌霜傲雨，在中国文化中有独特的地位，跻身“梅兰竹菊”四君子及“梅松竹”岁寒三友。北宋名士许洞^[3]于居处大门前只种植了一株竹子，时人称之云：“许洞门前一竿竹。”另一文学大家苏轼则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名言。钓鱼山的竹子全是高大粗壮的方竹，昔日北宋名臣张咏镇蜀，专门有一首《方竹》诗云：

笋从初箨已方坚，峻节凌霜更可怜。

为报世间邪佞者，如何不似竹枝贤。

竹林郁郁葱葱，尽情地伸展舒张躯干枝叶，淋漓尽致地遮掩了天空。行在林间道上，浓荫蔽日，夏不知热，冬不晓寒。

到了龙井家外，龙妻闻声迎了出来，见副帅张珏亲自到来，紧张得不知所措。张珏问道：“安敏人呢？就是适才龙井带回来的那名女子。”龙妻道：“在……在里面。”

众人一拥而进，却见安敏倚墙而坐，手脚仍被绑住，头歪向一边，双眼紧闭，依旧昏迷未醒。

梁庸大怒道：“为何还要绑她？”龙井尚不知道梁庸是蒙古人奸细，不明白法师为何一路跟来，更不懂对方为何发这么大火，只愕然道：“她不是奸细吗？万一跑了怎么办？”

张珏忙上前解开安敏绑绳，将她抱出来，放在堂屋椅子上。又想起

之前安敏双脚受了伤，即使人醒转过来，也走不动路，忙派人去寻滑竿来。

梁庸见安敏受伤颇重，忙道：“须得立即请若冰娘子延治。”张珏道：“怎么，这会子就想起若冰娘子了？她也受了重伤，正是拜梁先生所赐。”又道：“而今既已找到安敏，梁先生可以放心了，你我之间的约定算已完成。来人，押他去军营牢房监禁，等候发落。”

梁庸虽极想留下来，等安敏醒来问清楚事情经过，然张珏却不容分说，命人带他出去。有了上次他逃走的教训，这次也不会再对他客气，兵士取出绳索，将他反绑起来，扯了出去。

张珏命人取来凉水，将汗巾打湿后再拧干，敷在安敏额头大包上。只听见她“嚤嚤”哼了一声，缓缓睁开了眼。

张珏喜道：“敏娘醒了？”安敏伤后虚弱无力，只一脸茫然，问道：“这……这是什么地方？”张珏道：“这是我手下兵士龙井的家。你受了伤，我已经派人去找滑竿来，好送你去药师殿救治。”安敏道：“不，我不想走。”张珏道：“那就不走。你先好好休息，等滑竿到了再说。”

安敏道：“我不想见到这么多人。张将军，麻烦你叫他们都出去。”

她身份特殊，张珏又想要尽快从她口中了解真相，只得顺从她的意思，挥手命众人退了出去。安敏忽然抱住了他，呜呜哭了起来，一边抽泣一边道：“我以为……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她在大理出生长大，未受中原传统礼法浸濡，行事大胆，任意妄为，真情流露之下，更是不顾及其他。张珏却不免格外尴尬，道：“你……你是公主，别这样……”

安敏当即松了手，骇然道：“你……你已经知道了？”张珏道：“嗯。”

他非但已经知道安敏的真实身世，而且理解她为何要冒险逃出天泉洞——因为她发现营救她的是蒙古人后，对方即告知她是阔端之女，她自己也是地地道道的蒙古血脉。她自然惊愕异常，在她印象中，蒙古人

就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当年蒙古大举挥师南下，攻入大理境内，她童年玩伴全家、教她刻工的匠人，还有许许多多认识的人，包括父母的好友高和将军，都是被蒙古人所杀。尤其令她难以接受的是，那一年率军攻打大理的蒙古军主帅阔端，正是她的亲生父亲。

张珪又补充道：“令尊写了一封信给我大宋四川制置使余相公，信中详述了你们兄妹的身世。对了，余相公知晓你阿兄安允是曹友闻将军之子后，已经放他走了。”

他没有说完后面的话，安敏却听出了弦外之音，道：“我会替代我阿兄，成为你们大宋的人质，对吗？张将军到处找我，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吧？”张珪忙道：“不，不全是这样。”

安敏道：“就算真是这样，我也不怪张将军。我……我只恨我自己是蒙古人。难怪阿爹从小就不喜欢我，我还以为他是重男轻女，原来……原来我是那杀人魔王的女儿。”张珪温言劝慰道：“父母是容不得自己选择的。”

安敏道：“可因为我的生父是阔端，我就成了张将军和大宋的对头。”张珪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只得道：“这不是你的错。”

安敏道：“我原以为我是大理人。阿兄被绑架后，爹娘的真实身份暴露，我又以为我是宋人。而今我又成了蒙古人，还是什么公主。我……我……”顿了顿，又问道：“为什么我是蒙古人，为什么蒙古人就是宋人的对头？”

张珪心乱如麻，说不出半个字来。世上为什么要分大宋、大理、大金、蒙古，又为什么要你打我，我灭你？他不知道答案，也不可能找得到答案。

安敏道：“现下我娘亲死了，阿爹也不会要我了。阿兄跟我非但毫无血缘关系，而且还是仇家，他也不会再理我。我……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我该怎么办？”

她仰起头来，痴痴地望着张珪。一双大眼睛因饱含泪水而愈发灵动，水汪汪地散发着惹人怜爱的光芒，眼光中明显闪烁着不安，亦有几

分期待。张珏感到自己陷入了她眼睛的旋涡之中，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从心底油然而生。他感觉到血液在体内飞快地流淌，双手和嘴唇轻微地搐动着，仿若陷入迷乱当中，紧张得不知所措，期待着什么，却又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强行定了定心神，才道：“我不想欺骗敏娘，你身份特殊，我亦无权处置，只能将你移交给余相公。”他转过头去，不敢再凝视她的眼睛，不忍看到她脸上失望的表情。

安敏幽幽叹了口气，道：“我现在能理解娘亲当初的心情了。她面临那样两难的困境，却勇敢选择了自己的人生。还有阿爹……不，应该说是养父，他也是个了不起的男子，为了心爱的女子，放弃了家族和名誉，隐姓埋名，背井离乡。二人隐居于山林中，从此远离人世间的争斗、虚伪、浮华、喧嚣。”

也许她想说的是，她也想像她母亲汪红蓼那样，放弃荣华富贵，去找自己爱的男子。而那男子亦以惊人的勇气，放弃了一切，与她一道远走高飞。然与安氏夫妇截然不同的是，她尚不能自主自己的人生，她将会被大宋扣下作为人质，连行动都不得自由。如果策反阔端失败，也许还会有性命之虞。而那男子如果是他的话，他亦不能放弃保家卫国的责任和使命，仅为了个人的幸福便丢下合州百姓。甚至，他不能放她离开，从始至终，她都是他的囚徒。他将望着她离去，或者望着她死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在春雨如丝的傍晚，于梅树环抱的土房，感性的人儿不免有了浅浅的幻想。虽然人在这里，或许梦在天涯，她在期待着谁，谁又在期待着她？短短一刻，竟似度过了生命中最难熬的光阴，内心的年轮老去了许多年。思绪缥缈无痕，淡淡地来，淡淡地去，最终陷入了冷寂。言语亦苍白了起来，唯有沉默才能驻留芳华。

张珏最终还是转过头来。安敏正凝视着他，眼神出奇的澄透清澈。蓦然间，他的心思起了变化，一股醉酒的冲动在他身体里蔓延开来，似乎有一股蠢蠢欲动的神秘力量在鼓动他去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理性却及时压抑了他的想法。

正当他以为她会说出些什么的时候，她果然开了口，却不是他既想

听又不愿意听到的话，她只说：“张将军，我很累，也很饿，想多留在这里一会儿。”

张珏吊起来的心又缓缓沉了下去，他点了点头，走出堂屋，招手叫过龙井妻子，命她去熬一些菜粥。

龙井道：“天色不早，该是吃晚饭的时候。将军不嫌弃的话，就在小的这里将就一下。”张珏道：“不必了，就给敏娘弄点吃的吧。”

龙井忙命妻子去做饭，还要去杀鸡宰鹅，却被张珏阻止，道：“你们平日吃什么，她就吃什么。要是多事的话，我可抬脚就走了。”龙井道：“是，是，全听将军的，就熬菜粥。”

张珏又派人去向蜀帅余玠和合州主帅王坚禀报，说已找到安敏，稍后即会送她去官署。安排妥当，一时踌躇，有些不敢再进屋面对安敏。

正好搜查工匠唐平家中的兵士赶来，禀报道：“在唐家发现了一个大包袱，值钱的东西都在里面，就摆在堂屋桌子上。”张珏心道：“大概是唐平预备处置完安敏后，就携带财物逃离钓鱼城。幸亏之前因为上天梯丢失火药一事，我对他起了疑心，暗中派了人监视，不然安敏很可能就被他扔到飞檐洞喂蝙蝠了。”

兵士又道：“在唐家地窖中还发现了一些火药残粉。将军当真料事如神，原来上天梯丢失的火药就是唐平自己偷的。”张珏道：“立即加派人手去追捕唐平。捉到他人之后，立即带来见我。”

话音刚落，兵士田川便拖着唐平进来。两人都浑身是泥水，狼狈不堪，几乎认不出本来面目。田川将唐平狠狠掼到地上，气喘吁吁地道：“张将军，人抓到了！这小子可真能跑，小的追了三架山，才追到他人。”

唐平刚欲爬起来，张珏上前一脚，将他踢翻在地，喝道：“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监守自盗，为什么要盗取火药？”唐平哀声道：“将军，这实在不关小的事。”张珏大怒，道：“而今人证俱获，你还敢说不关你的事？”又是几脚踢了过去。

安敏闻声从屋里出来，叫道：“张将军，不要打他，是他……他救了我。”

张珏大为愕然，道：“敏娘说什么？”以为安敏未能认出泥人一般的唐平，忙解释道：“这是工匠唐平。”安敏道：“是，我认得他。”张珏道：“不久前就是他将敏娘装在麻袋中，预备抛入飞檐洞。敏娘不记得了吗？”安敏道：“我记得，但之前确实是他救了我。如果不是他，我早已经死了。”

张珏大惑不解，又见安敏倚门而立，忙问道：“敏娘的脚……”安敏道：“我的脚伤已经好了，是你妹妹如意拿了药给我。”

张珏这才恍然有所悟，下令将唐平绑起来押在一旁，重新进屋，让安敏先坐下，这才问道：“事情是不是跟我妹妹如意有关？劳烦敏娘详细告知经过。”安敏叹道：“我本不想说的，可你们已经捉到了唐平，事情无论如何瞒不住了。也罢，还是我来当这恶人吧，免得将军又要为难唐平。”当即详述了原委。

安敏在琴泉茶肆西面梅林遇见张珏后，张珏见她衣衫单薄，脚上又受了伤，便将她带回家中，让妹妹张如意照顾她。后来张珏离开，张如意端来一碗热豆腐，安敏吃下后便昏睡了过去，人事不知。

张珏心道：“一定是如意在豆腐中下了迷药，迷倒了安敏。正好我发现李庭玉等人可疑，放出响箭知会关卡，看守安敏的兵士张万等人以为出了大事，离开院子出去查看，如意早先见到白秀才出了门，便趁机将安敏先藏进了他家中。后来我发现了天泉洞的入口，派人召集人手，在茶肆喝茶休闲的兵士、包括跟随唐平到茶肆的龙井、田川二人亦哄然赶去帮忙，她便找来唐平帮忙，将安敏装入麻袋中，搬到院子中鸡公车上，再由唐平推车将安敏推回家中藏了起来。刚好我派去监视唐平的兵士赶去悬崖帮忙，由此给了他绝好的机会。”

其实之前张珏因为梁庸的提示，曾猜测事情或许与张如意有关，只是因为想到她不知安敏真实身份，没有动机，又否认了这一点。此时再度确认事情究竟还是跟张如意有关，倒也不十分惊讶，只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安敏续道：“我再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屋子里面，屋子很矮很暗，又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油灯照明，很是憋屈。不远处，正有一男一女在说话。那男子道：‘现在钓鱼城全城都在找这个女人，你为什么要将她藏起来？她到底是谁？’那女子道：‘她叫安敏，是汪红蓼的女儿。’那男子道：‘什么，汪红蓼？那她爹不就是……不就是……’女子答道：‘就是前蜀帅安相公的小儿子安乙仲。’那男子道：‘他们夫妇不是失踪了吗？’女子道：‘你别管那么多。快把她绑起来，可千万别让她跑了。一旦我哥哥发现她根本没有盗取火药，立即就会怀疑到你身上。到了那时候，你还能活命吗？’”

张珣听到这里，这才明白过来妹妹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将安敏带走，原来她是为了保护唐平。唐平之前报称上天梯丢了不少火药，并称女奸细小敏嫌疑最大。他不知道张珣从一开始就怀疑他，还以为能将所有责任推在小敏身上，反正小敏当时已经失踪，可谓无从对证。不想后来张珣偶遇安敏，将其带回家中。张如意见到后，料想兄长必会向安敏问及火药失窃一事，遂设法阻止。问题是，唐平是重庆府唐家堡人，与张氏非亲非故，如意的性子更是出名的刚烈有主见，怎么会为了一名普通工匠而不惜背叛兄长呢？

安敏道：“想来张将军已经猜到，那男子就是工匠唐平，我混入上天梯的时候，曾经见过他，女子就是令妹如意了。我认出二人后，心中亦极是惊讶。却又听见唐平道：‘她既是安相公的孙女，也算是我们大宋人，为何要替蒙古人做奸细？是因为她母亲吗？’如意很有些不耐烦，道：‘她不是奸细，她在找她哥哥。’我听到这里，很有些惊讶，后来想大概是张将军告诉了令妹。”

张珣点点头，道：“我是跟如意简略提过。但事实上，根本不用我告诉她。我和敏娘交谈的时候，她人就在外面，她都听到了。”

安敏道：“原来是这样，那就难怪了。”又续道：“唐平听说我来钓鱼城是为了寻兄后，非常惊讶，问道：‘张将军知道这件事吗？’如意道：‘知道。’唐平道：‘那我……我们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如意道：‘所以我才冒险把她弄到这里来。你放心，我哥哥决计想不到是我做的，他这会子可没有空来管火药失窃一事。只要你将安敏藏好，不让人发现，

我们便不会有事。’唐平似乎对如意言听计从，也很畏惧，当即点头称是，又指着我问道：‘那她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将她留在地窖里。’如意便转过头来看我，见我己经醒来，便走过来招呼了一声。我问道：‘我……我怎么会在这里？’如意道：‘是我将敏娘弄到这里来的。’我心中满腹疑云，问道：‘你不是张将军的妹妹如意吗，为何要带我来这处地窖？张将军知道吗？’如意嘻嘻一笑，道：‘我哥哥不知道，我是用迷药将敏娘迷倒后，背着他偷偷带你来这里的。得罪之处，敏娘莫怪。你脚上的伤口，我已经替你上了药，很快就会好的。’”

张珏心道：“之前我在药师殿遇到张如意，她称不小心磕破了膝盖，前来找若冰索药，原来是谎话，她拿药是为了安敏。”

安敏续道：“我听了很是感激，可还是不明白如意为什么要带我来这个地窖，还要将我绑起来。她说：‘其实我是为你们两个好。’我问道：‘我们两个？还有一个谁？’如意说：‘就是你和我哥呀。现下你是全城通缉的奸细，我哥又有些……有些……’”她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脸上泛起红晕，呼吸亦急促起来。

张珏不免有些着急，催问道：“如意到底说了什么？”安敏道：“如意说：‘我哥又有些喜欢你，大概他心中不忍心将你交出去，所以才先带你回我们张家，想考虑清楚如何处置你再说。’”

她生怕双方难堪，日后难以相处，便加快语速，续道：“一旁唐平听了，惊叫了一声，问道：‘原来张将军喜欢她？’如意回头斥道：‘你少插嘴！’又告诉我说：‘我哥那个人，心中装的全是国家、大义什么的，就算他再喜欢敏娘，最终还是要将你交出去，但他心中还是会内疚很久很久。为了不让我哥为难，我先将你带走藏起来。不过当然也不全是因为这个，我还是有一点私心，有一件事跟敏娘有点干系，为了防止泄密，不得不先将你藏在这里。你放心，等我办完事，自然会放了你。’”

张珏忙问道：“如意有没有说她要办的是什么事？”安敏道：“没有。其实你妹妹说的话，好多我都是半懂不懂。我见她连连催促唐平去找绳索来绑我，忙道：‘你放了我吧，我有要紧事要去办。我可以对天起誓，决不会泄露你的秘密。’但如意连连摇头，她说不是她信不过我，而是她要办的事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不容有任何差错，叫我不必着急。”

张珏道：“那后来呢？”安敏道：“后来唐平找来绳索，与如意合力将我手脚绑了起来。我反抗无用，只好道：‘那好，我相信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和你哥好。有一件事，麻烦你去告诉你哥，余相公捉住的人，我阿兄安允，其实不是我的亲哥哥。’如意听了一点也不惊讶，道：‘这我倒是知道，安允是你同母异父的哥哥。’唐平问道：‘她哥哥也姓安，亲爹不是安乙仲吗？’如意道：‘你这个笨脑袋，我都说了他们兄妹同母不同父。敏娘的亲爹是安乙仲，她哥哥的亲爹却是蒙古皇子阔端。’我听了很是惊愕，道：‘原来你连这个都知道了。我阿兄安允，他也不是我娘亲生的，他是你们大宋名将曹友闻曹将军的遗孤。’”

张珏失声道：“原来是敏娘自己将真相告诉了如意。”安敏道：“我是为了救我阿兄，不得已才这么做。原想如意是张将军的妹妹，是值得信任的人，哪知道……”叹了口气，又继续叙述后事——

张如意得知安允仅是汪氏收养的名将遗孤后，先是瞪目失神，随即如大梦初醒，问道：“你哥哥是收养的，那么你……你才是你娘跟蒙古皇子阔端生的孽种？”安敏惊道：“你怎么会知道？”张如意道：“我当然知道，我早该知道的。哈哈，原来杀父仇人之女近在眼前。老天爷真是长眼，余相公那些人要找的人其实是你，却让我先遇到了你。”一边说着，一边不知道从哪里取出一块灵牌，重重往桌上一顿，道：“安敏，你看清楚了，这是先父郭斌郭公灵位。”

安敏惊道：“你……你不是姓张吗？怎么又成了郭……郭什么的女儿？”

张如意怒道：“不叫郭什么，叫郭斌。先父当年是大金国名将，后来死在你爹阔端手里。不仅如此，你爹还杀光了全城百姓，掠走我的幼弟，交给蒙古人抚养，让他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你现下该明白了，我做了这么多事，就是要向阔端复仇。”越说越怒，当即揪住安敏的头发，将她拖到郭斌灵牌前，道：“我今日就杀了你，再去杀了你爹，为我全家报仇。”随即双手扼住安敏的脖子，欲将她掐死。

唐平不知如何突然有了勇气，上前阻止道：“如意，害你全家的是她爹，跟她无干，放过她吧。”

张如意怒道：“你做什么？她是蒙古人，你还要怜惜她吗？”唐平道：“不是……刚刚……刚刚你不还说张将军喜欢她吗？你杀了张将军喜欢的女子，你将来如何面对他？”

这话甚为有力，张如意呆了一呆，便松了手。她狠狠瞪了安敏一阵子，好几次还想再要动手，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叫上唐平出去了。

张珏听到这里，这才留意打量安敏脖子，果然看到她粉颈中有几道青紫瘀痕，当即歉然道：“抱歉，如意她……她其实不是个坏人。她只是一时情急……”安敏道：“我知道，我知道的。况且父债女偿，亦是天经地义之事。张将军不必说抱歉。”她越这么说，张珏心中越是不安，却又不知该如何安慰。

安敏道：“后来如意和唐平又重新进来。唐平将一块破布团起来，塞入我口中，大概是怕我呼喊求救，又用麻布口袋套在我头上，将我拖到墙边，让我倚墙坐好。那口袋缝隙颇大，我隐约看到如意从角落的箱子里拿了件衣裳穿上，然后两个人便吹灯出去了。地窖完全陷入黑暗中，我既看不见，又无法叫喊，动也动不了，只能歪在地上。”

回忆起当时情形，仿若再度身临其境，又不由自主地心悸起来——地窖里很安静，安静得仿佛走到了世界尽头，而盲人般的黑暗却是无处不在，无边无际。她一度怀疑这是虚幻的梦境，不是真的，但她却能清晰地听到自己胸口的心跳声，“扑通、扑通”，声声诉说着尘世的残酷与真实。她并不害怕，在经历了一系列打击后，生有何欢，死又何惧，死亡于她反而是一种解脱。比死亡更可怕的，是一股诡异阴森的气氛始终笼罩在她身上。一股莫名的不安在她全身游走扩散，她越来越焦躁，忍不住想要冲出黑暗，却是手足不得自由，动弹不得，只能任由无形的命运魔掌压住了自己。心中愈发悲苦，胸口愈发憋闷，呼吸愈发急促，仿佛溺水之人，被惊涛骇浪肆无忌惮地席卷着、抛接着，几近窒息……

忽听得张珏呼叫道：“敏娘，敏娘，你怎么了？”安敏这才回过神来，道：“我没事。”深吸几口气，减匀呼吸，脸上红潮亦渐渐退去。

张珏道：“敏娘若是累了，不妨先歇息一会儿。”安敏道：“不，我还是将所有经过都告诉张将军的好。后来，我晕了过去，又醒了过来，眼

前总是一片漆黑，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唐平又重新举灯进来，取下我头上麻袋，挖出布团，喂我喝了一碗稀粥。还叫我不要害怕，说如意不会再下手伤害我，等到他和如意明早安全出城后，就会设法托人将我的下落告知张将军，那时我自然会得救。”

张珏极是意外，问道：“唐平说他要和如意一道出城？”安敏道：“嗯，他是这么说的。”

张珏心道：“原来如意当晚用药迷晕我之前，便早有与唐平一道逃离钓鱼城的打算。她既然事先与唐平有约定，绝不会轻易失信。嗯，一定是她偷走我的令牌后，离家来这边寻找唐平，预备一同下山，等天亮城门一开启便离开钓鱼城，不料却意外发现唐家外有人监视。她若是就此去敲唐家的门，势必会引起田川、龙井的怀疑。可她如果不及时离开，等天亮时我所中毒药性一过，她就再也走不掉了。不得已，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逃走。”

安敏道：“不过唐平再进来时，则是另外一副样子，不停地搓手，看上去十分慌乱。我因为口中塞了布团，无法说话，只能干望着他在那里转来转去。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找来一条大麻布口袋，将我装了进去，还对我说：‘如意一定是出了事。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我实在不能留你在这里。’从始至终，他不敢再多看我一眼，足见心中还是相当矛盾，生怕看到我后改变主意。之后的事，张将军就知道了。”虽然意态怏怏，却并无怒意，对唐平也并不如何仇恨。

正好龙井妻子端了两碗热粥进来，张珏便道：“敏娘先吃点儿东西，暖暖身子。我心中尚有疑问，须得向唐平问个清楚明白。”命龙妻照顾安敏，自己大踏步出来，揪住唐平衣领，将他从地上提起来，喝问道：“上天梯作坊的火药是不是你自己偷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敢有一句谎话，我一定亲手杀了你。”唐平见事已至此，只得承认道：“那些丢失的火药是小的拿的。”

张珏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蒙古人做奸细吗？还有，如意为什么要一力护着你？”唐平囁嚅道：“我要火药有什么用，还不是为了如意。”

张珏大吃了一惊，道：“你说什么？”唐平道：“是如意……张将军的妹妹，逼小的从上天梯偷取火药，小的也是被逼无奈。”

张珏闻言大怒，道：“你虽不是军人，却在军中做事，该知道盗取火药是重罪。居然还敢说是如意逼你偷取火药，她拿刀架在你脖子上了吗？”唐平慌忙辩解道：“如意她……她将身子给了小的，然后拿这个来威胁小的，说如果小的不听她的话，就要告诉张将军，说小的玷污了她的清白。小的实在没有法子，只好……只好……”

原来一切都是因张如意而起。之前她将秦州之行得到的重大消息通过余如孙转告给蜀帅余玠后，本料想余玠必然会利用阔端和汪红蓼的亲生孩子去刺杀阔端本人。当然，由于之前汪世显遇刺的前车之鉴，阔端势必不会轻易相信，会多加防范。最大的可能性是，余玠派人掳来阔端的孩子，再护送他去河西面见阔端，利用这个大好机会行刺。这，也是张如意最期待的可能。她其实想要亲自动手复仇，她的计划是制作一件火药背心，用它将阔端和他的孩子一起炸死。然而火药配方及火器制作均是宋军最高机密，这就是她不惜自毁清白之身、利用唐平的原因。

而唐平得到张如意处子之身后，对其又爱又怕，唯命是从。他从上天梯作坊中陆陆续续地盗取配置好的火药，每次只取一小勺，用油布包了，藏在鞋子中带出。日积月累，居然真攒到了足够的量来制作火药背心。然而作坊制度，每三月有一次大盘点，库存火药都要重新检查称重。最近已有别的工匠在念叨罐子里的火药好像少了，虽然没有当正经事上报，但到盘存时，实际重量跟库存记录对不上时，势必会引来调查，作坊中所有人都会有嫌疑，唐平也不例外。每每想到此节，他便会忐忑不安。正好最近出了安敏混入上天梯一事，起初人人都以为她是奸细，唐平感觉这是大好机会，便找张如意商议。张如意因尚未知晓余玠下一步计划，也需要为唐平掩饰，以免漏了风声，便同意嫁祸给安敏。于是唐平在事后向张珏禀报，称有火药失窃，想以安敏为替罪羔羊，将责任推到她头上。

再说张如意这一节，世事如风，事情的发展远远不像她预料的那样。虽然余玠也想利用阔端的孩子做人质，却只是想要招降阔端，而不是杀了他。之前余如孙曾许诺将事情进展及时告知张如意，但出于保密

考虑，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张如意仅仅知道阔端之子安允已被从大理强行带回，甚至连他被关在钓鱼城都不知道。那一日，张珪在梅林中遇到狼狈不堪的安敏，将其抱回家中时，张如意远远看到，很是惊异，忙跟了过来。她在门外听到屋里二人对话，这才知道安敏原来是汪红蓼之女，更意外得知蜀帅余玠扣住其兄安允，是打算要挟汪红蓼劝说阔端降宋。其时安敏已经从李庭玉口中得知真相，但她本人不能接受自己是阔端亲女的事实，难以启齿，未曾告知诉张珪，张如意也无从得知。

无论如何，余玠的如意算盘跟张如意最初的计划大相径庭。她本想继续听下去，可又怕兄长问及上天梯火药失窃一事，若是安敏断然否认，那么，以张珪之精明，必然会立即怀疑到唐平头上。若是再顺势派人去唐家搜索，那么他在家中地窖暗地制作火器一事可就全暴露了，遂只得进去打断二人。正好张珪有事离开，她便盘算如何将安敏先藏起来，先遮掩住火药失窃一事。事情正如张珪所推测的那样——

张如意先是用药迷晕了安敏，出来时正好见到白秀才离家，说是要出城去。她正预备找借口支开庭院中的张万等兵士时，外面有响箭升空，张万等人以为发生了大事，慌忙赶出去查看究竟。她大喜过望，及时把握住机会，将安敏半抱半拖入白秀才房中。

这对张如意而言，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冒险，也许白秀才会突然回来，也许她根本找不到机会将安敏运出茶肆。她本就不是什么心思缜密之人，意外得知大宋欲招降阔端后，恼恨余氏父子之余，不得不重新开始考虑复仇计划，藏起安敏只是临时起意，并未细细算计。做过之后，她才颇有些懊悔，可这时张万等三名兵士已经归返院中，她也不可能再将情状复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一步看一步了。

张珪因赶去追捕李庭玉等人耽搁了不少时间，后来引着若冰过来时，发现安敏不见了，果然又惊又怒。好在他丝毫没有怀疑到妹妹身上，很快由安敏来路反推，追踪到茶肆西面的悬崖边，由此给了张如意绝佳的时机。正好唐平就在眼前，茶肆中再无他人，她遂命他先设法将安敏运走。二人均十分紧张，甚至连安敏失落了一只鞋子及张珪令牌都没有发现。好在老天爷帮了他们的忙，之后一切顺利，唐平将安敏装入麻袋后，连人带袋搬到院子中的鸡公车上，推车出来。张如意则假意请

唐平代为送货，一直送他出茶肆。

等到唐平安全离开后，张如意这才回屋收拾了一通，略作掩饰，然后赶去药师殿找若冰索药。她当时尚不知道安敏是阔端的女儿，又亲眼看到兄长对其关切殷殷，当然不能就此不理。她虽然恨阔端入骨，但并不讨厌汪红蓼，相反还对这位传奇女子有几分佩服，更不会没来由地厌恶她天真明媚的女儿。至于要如何处置安敏，那是以后的事，她尚没有考虑那么远，她必须要先应付余玠预备招降阔端的局面。大仇不能不报，既然指望不上余玠，就只能自己动手。她既已清楚余玠的目的与计划，便知道她名义上的未婚夫高睿再无生命危险。不仅如此，余玠很可能要对其礼遇有加，再作为信使遣送回河西，作为劝降阔端的一步。想到这一点后，张如意决意利用高睿，她亦不能继续留在钓鱼城，如此风险太大，最好的法子是在高睿北归的必经之路上等候，再与他一道上路。她决定之后，便赶来唐家，预备将计划告知唐平。按照她的想法，是要等到她离开钓鱼城数日后，再由唐平放了安敏。

唐平虽听从张如意之命，将安敏运回家中，藏入了地窖，却根本不知其来历，只知她正受全城通缉，心中惊惧。世事当真奇妙得紧，正当他向张如意追问时，安敏醒转了过来，居然亲口告知了真相。张如意惊怒交加，恶气顿生，一度想要扼死仇敌之女，幸亏唐平从旁阻止。她回忆起张珏凝视安敏的眼神，心想若是杀了兄长喜欢的女子，他必然不会原谅自己，即使这女子是蒙古公主。

二人出来地窖后，商议了一番。张如意最终决定还是按照原定计划，次日一早离开钓鱼城，设法去找寻高睿。唐平料想自己难以轻易脱身，很是害怕，提出想与张如意一道离开。她正好也需要帮手，便爽快地同意了，只是一时想不到安顿安敏的好办法，遂决意等出城后再说。张如意约定凌晨时来唐家找唐平，二人一道下山，天一亮便出城。为以防万一，她离开时，穿走了那件火药背心。

然而令唐平失望的是，张如意并未按时赴约前来。他既想去张家一探究竟，却又不敢轻易离家，生怕因天黑而与张如意错过，况且地窖中还关着一个安敏。直到天亮后，依然不见张如意人影，他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决意冒险赶去琴泉茶肆打探。不想茶肆中未见张如意人影，后院

张家门外更是布满兵士，他本就满心惊惶，以为张如意出了事，慌忙转身逃走。

回家后，唐平闭门徘徊思虑了很久，终于决定独自逃离钓鱼城。至于安敏，他既不敢杀了她，也不能放了她，便打算将她运出去丢到什么地方，最好是等他离开钓鱼城后，才有人发现她。不想走出不远，兵士龙井和田川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以为事情已然败露，对方是来捉拿他的，本能地丢下鸡公车，转身便逃，最终还是被田川捉住。

听完唐平的供述，张珏这才明白妹妹一意复仇，由此成为这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忽想到当初他在上天梯捉到安敏、带她到琴泉茶肆充饥时，他向妹妹说明小敏是在上天梯捉住的奸细。按照一般人的反应，通常会惊讶小敏的奸细身份，而张如意却说的是：“她这么个娇弱美丽的小娘子，居然能混到号称‘密不透风’的上天梯？”足见她心底深处一直关注上天梯的守卫，才会本能地说出这句话来。其实他早该从种种蛛丝马迹猜到如意的异样，甚至她在用迷药迷倒他后，明确地告诉他：“听完我的话，你就会想明白许多事情。那时候，哥哥就会很为难，不知是该捉我，还是该放我。”他却还是没有怀疑一切事情与她有关。或许是因为他想不到原本天真泼辣的妹妹会变得如此心机深沉，又或者他因为忙于军务而疏离了家庭，完全没有留意到妹妹的感受。他不怪她，只怪他自己。他早该发现如意的异动，这样才有机会阻止她，而今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院子中的梅花已然开始凋谢，缤纷的落英被雨一浇，虽则娇艳欲滴，却也不过是腐烂前的回光返照。屋旁的大樟树上结了一大片蛛网，正有一些长着透明翅膀的绿色飞虫在缠缠绵绵的雨丝中飞来飞去，每每擦掠过蛛网时，便有一番惊险，令旁观者心提了上来，又滑落下去。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恰如世人的脆弱人生，总是穿梭在有形或是无形的命运之网边，没有被网住的，无疑是幸运的，若是被网住，也只能做些无谓的挣扎。

正好有兵士赶来禀报道：“余相公命张将军立即带安敏去帅府。”

张珏转过头去，安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来，就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烟雨是钓鱼城最著名的风景，号称“鱼城烟雨”——每每细雨轻霏之时，山上山下烟云弥漫，澹烟微抹，给万物笼罩上了一层柔情脉脉的轻纱，空灵奇丽，自有一番情致。此刻正值傍晚，暮霭与雨雾交织一处，泛出蓝色的光泽，愈发增添浑濛苍茫之感。四目对视时，在对方的眼睛中沉沦，周围的青山绿水都已不重要。即便是千年的爱与恨，一旦走到尽头时，会是怎样一种怅然与惘然。他二人匆匆相遇，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相处，又要匆匆分别。她也许人还会留在钓鱼城，但从心的距离上，她已远离他而去了。

忧思逢苦雨，人世叹徒然。春色未及赏，奈何花已残。

一行人到了将军府，安敏先被请了进去。张珏则被带到一间空房中，由前军都统制马千负责审问，令他如实交代一系列事件的真相。在之后的数日内，他都被软禁在房中，行动不得自由。直到蜀帅余玠离开钓鱼城当日，他才被放了出来。

不等张珏发问，将军府幕僚阮思聪主动告知道：“有人来报，如意曾用张将军令牌通过青居城关卡。等追捕她的公文到达时，她人已先行离开了。余相公下了严令，只要如意人还在宋境，务必捉住她。若是她胆敢拒捕，格杀勿论。”顿了顿，又道：“你别怪余相公不留情面。工匠唐平已然全招供了，他为如意制作的火药背心威力极大。无论如意打算做什么，她连同那件火药武器都是个大大的隐患。”

张珏心道：“盗取火药是死罪，不论首从，一律处斩。余相公下令全力缉捕如意，当然并不完全为了这个，而是担心她为一己之私，一意向阔端复仇，坏了他的大计。如意无论人在宋境，还是去了川外，都是凶多吉少。如果由我带兵去追捕，也许她还能有一线生机。”忙道：“我有事想求见余相公。”

阮思聪道：“余相公因为如意这件事不大高兴，王大帅也因此受了不少训斥，张将军可得小心些。”张珏道：“我知道，多谢阮先生提醒。”

往议事厅途中，张珏又想到若冰，问起来才知道她已在几日前与杨深等人一道返回大理了，高言的灵柩也由王立护送，于昨日启程出发。

阮思聪道：“高言大将军一案，事关两国邦交。偏偏凶手白秀才是朝廷暗探，还是杀死女冠吴知古的凶手，余相公已派人将他押赴京师，请圣上亲自断处，目下人应该还在路途中^[4]。这边余相公为了向大理交代，自作主张拨了一批克敌弓，将与高大将军灵柩一道运往大理。”

张珏点头道：“这已是最好的处置了。何况大宋、大理唇齿相依，蒙古即将取道吐蕃南下，助大理一臂之力是应该的，助人即是助己。”阮思聪道：“话是如此，就怕朝中有多事者又要咀嚼舌头，说余相公刚愎自用、目无朝廷之类。”

张珏一时无语，不知如何又想到名将姚平仲^[5]来。想来姚氏于国难当头时突然隐逸，从此远离朝廷，甘为山人，也是因为某种深切的失望吧。

到议事厅外时，正好遇到合州主帅王坚及州学教授刘霖。王坚皱眉问道：“你刚被放出来，不回去军营反省，来这里做什么？”张珏道：“下官想恳请余相公准我带队去追捕如意。”

王坚道：“余相公早已下了死命令，务必要拿到如意，无论死活。这一次，别说是你，连本帅也帮不了她。”

刘霖忙道：“余相公之所以下此严令，大概是怕如意破坏招降之计。只要设法寻到如意，劝转她回头，尚有回旋余地。这件事，张珏去做最合适不过。”

王坚心中对余玠用安敏作筹码来招降阔端之计很是不以为然，然余玠是他顶头上司，他也不便在背后非议，只冷着脸道：“那么你自己去求余相公吧。阮先生，我们走，还有许多正事要办呢。”说完便拂袖而去。

倒是刘霖善意建议道：“张兄与如意是兄妹，余相公担心张兄徇私，未必肯准你所请。张兄不妨以兄妹情深直言，或许尚能打动余相公。”张珏点头道：“多谢。”

余玠正欲离开钓鱼城，听说张珏自动请缨去追捕张如意，命人召他

进来，却对他的请求不置可否，只沉着脸问道：“之前你已然对高睿的身份隐瞒不报，有徇私之实。如意是你妹妹，你当真能做到大义灭亲吗？”

张珏承认道：“下官自知难以做到，也不敢为如意求情。然对她而言，带她回到钓鱼城是唯一的出路，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余玠倒也欣赏对方的坦诚，脸色稍缓，道：“如意是金国大将郭斌之女，并非你亲妹妹，你自身处境不妙，尚如此关爱她，足见是有情有义之人。”

说到最末一句，余玠自己也有几分感慨起来——当年他以死士冒充信使行刺，不就是利用汪世显对妹妹汪红蓼的亲情吗？而今以安敏来招降阔端，情形也是类似。自阔端攻破蜀口以来，蜀地之民十之七八被其破家，是令人闻名色变的混世魔王，然其人对汪红蓼却是一往情深，不惜为她母女二人在大理城外止步。若对方完全是个冷酷无情、心硬如铁的屠夫，那么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他的这些奇计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张珏道：“下官不敢提‘情义’二字，是我自己未能及时发现如意异样，以至她犯下大错。恳请余相公给下官一个弥补的机会。”

余玠问道：“那么你预备如何去追捕如意？”张珏道：“如意离开钓鱼城后，必是北上复仇。然而阔端是蒙古南面大王，身边甲士环伺，她难以接近，一定会设法从高睿身上下手。”当即说了妹妹自幼与高睿约有婚姻一事。

余玠已知高睿之前宁可背负杀人凶手罪名也不愿坏张如意名节一事，闻言倒也不惊异，道：“高睿和梁庸已在三日前离开钓鱼城。本使特意放他二人回去，好向阔端报信。”

张珏道：“请相公准我带一队轻骑去追高睿。”余玠摇头道：“不，你不能去。”招手叫前军都统制马千问道：“你立即带一队人马去追高睿一行，追上后只暗中跟随，一旦见到张如意出现，立即将她绑了，带去重庆府见我。”马千道：“遵命。”自出去点兵。

余玠道：“至于你张珏，本使细细查你，虽则看似一系列事情均与你大有干系，但你处置并无不妥之处，除了隐瞒高睿身份这件事。不过王

大帅既已判了你四十军棍，算是重刑，这件事也就这么算了。至于如意，你虽从始至终不知道她的计划，但亦有失察之责，本使判你罚俸三个月，你可心服？”张珏道：“心服。”

余玠见张珏神色颇为懊恼，便走近他身边，拍了拍他肩膀，道：“你有浩然正大之气、苍然奇石之骨，将来必成国之栋梁。一旦儿女情长，便会英雄气短。本使不让你去追如意，实则是为你着想，你日后自会明白。你也不必再杵在这里了，这就去军营领罚吧。还有，工匠唐平盗取军中火药，论罪该处极刑，就由你负责监斩。”张珏只得躬身道：“遵命。”

张珏一直送余玠出来将军府，大队侍从正等在外面，却是不见安敏身影。他本还想问她人在何处，可嘴唇翕合了几下，终究没敢问出来。料想事情既已张扬开来，安敏如此重要的人质，当然是要送回重庆府看管，一定是由余如孙提前带她走了。

他与她只有短暂相处，并无刻骨铭心之情事，然想到她未来命运难卜，也许再没有见面的机会，心头还是不免有些怅惘。她能在他心底深处留下痕迹，或许是因为她明丽清爽的神韵和气质，或许是因为她的离奇身世，或许是难以言述的朦胧情感，无论如何，她的音容笑貌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在遇到她之前，他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短短几天，感觉就像是一辈子。这，大概就是世人常说的缘分吧。只是世事无常，缘分有深有浅，有缘未必有分。

四十军棍令张珏在床上躺了大半个月，即使当他能起身走路时，他也没有离开过军营。生活似乎重新恢复了原貌，又是日复一日的操练、巡防等。没有人在他面前再提起张如意、安敏，好像她们在时间的同一个断点被众人所遗忘。他有时候也会心情莫名萧索烦躁，想知道如意下落，想知道安敏是否过得还好，心境常在一朝一夕之中反复暗涌，于得失取舍中充满矛盾，难以平静。但他却只将这份牵挂埋在了心里，从不主动去打听。也许没有消息反倒就是好消息。况且他心中非常清楚，就

算他知道了想知道的事情，也改变不了什么。这，大概就是她们的命运，亦是他的命运。

不久后，受命追捕张如意的前军都统制马干返回钓鱼城。他追上了高睿和梁庸一行，暗中尾随，但直至宋蒙边境，也没有发现张如意身影，料想在如此严密的搜捕下尚没有发现其行踪，她应该早已经进入蒙古军所控制的地界。对张珩而言，不免有忧有叹。

又不知从何时起，钓鱼城中开始有流言纷传，说四川制置使余玠正与蒙古人通好讲和，有私通蒙古之嫌。知情者推测这是余玠政敌有意放出的谣言，不知情者也只是一句“真的吗？瞎说的吧。”并未听进去，而且转身就把这码事忘记了。谁会相信力御强敌十年的蜀帅私通蒙古呢？余玠可是一一直被蒙古人视为头号劲敌。但确实有事实证明，余玠在与蒙古改善关系，有大批宋军俘虏及被蒙古掳为奴隶的百姓被释放了回来。且宋蒙之间不断有信使往来，确切地说，是余玠和阔端之间在频繁通信。

倒是众人一直担心可能招致大祸的女道士吴知古一案毫无动静，朝廷诏令文书丝毫不提此事，她的尸首也只当作普通人草草埋葬在钓鱼山上。大概远在临安的理宗皇帝终于相信了她是吴曦之女的说法，对其有恨无爱，再也不想听到她的名字。后白秀才亦有信写给张珩，也是不提吴知古三字，只说要出发赶去襄阳，原来他因有功又以暗探身份被派去了荆湖战场。

两个月后，正在军营练兵的张珩被叫来钓鱼台。刚拐上山道，远远便见到一名女子立在台上——洁白光艳，欺霜赛雪，冷艳逼人，浑身上下仿佛笼罩着一层透明的轻纱，一尘不染，清韵丰姿。衿袂飘飘中，她仿佛一个不真实的幻像，随时会乘风而去。又好似一只孤独的白鹤，高踞峻岩之上，睥睨着喧闹熙攘的滚滚红尘。那仙气十足的白衣女子，正是安敏。张珩一时屏声静息，呆在了那里。

王立奔过来告道：“安敏就要走了，她指名离开前要见张将军一面。”张珩木然问道：“她……她要走了吗？”王立道：“阔端已饮金为

盟、折箭为誓^[6]，同意内附大宋，甚至愿意亲自到我方军营为人质，但条件是要交还安敏，两方约定在剑门交涉。余相公指令我护送安敏到剑门，再将阔端带回来。”

张珩这才醒过神来，微一思忖，便觉不对，问道：“阔端既愿意内附，他都是大宋的人了，如何还要坚持以自身换安敏回去？”王立道：“阔端说，安敏在我们手中，他总觉得心神不定，缚手缚脚，他自己来做人质，便再无牵绊，可以一心一意商谈内附事宜。”

阔端当然是想继续保住自己的独立王国，所以他跟当年汪世显一样，坚称是内附，而不是归降。这里面，尚有许多具体条款要谈。而蜀道艰险难行，往京师临安来回一趟，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谈判交涉更是费时费力，仓促之间难以成事，至少得花费数月时间。大概阔端也深知此点，不希望安敏继续在宋方牢狱中受苦，宁可以己身自代。

王立又道：“一旦具体协议达成，余相公终究还是要放阔端回去河西，好以他的威名安抚他的旧部。余相公说，对阔端而言，这是险中求生的上上之策，一定有高人暗中替他谋划。不过他愿意以自身来替代安敏做人质，也算是极爱女儿，极有诚意了。毕竟对大宋而言，一百个安敏也比不上他的地位和身价。”

尚有最关键的一点——目下朝廷对蜀帅余玠暗中诱降阔端一事尚不知情，余玠为避免再度出现昔日汪世显内附被拒的情况，决计等到招降一事有重大进展时再行上报。对他而言，阔端肯以自己代替安敏为人质，其实是意外之喜。只要余玠先行将阔端抓在手中，无论朝廷最终是否同意内附，此事便算是重大胜利，毕竟即使是最差的情况，还有阔端的项上人头可以交差。

张珩早知阔端为表诚意，已经释放了许多宋俘，甚至连刘霖的未婚妻子陈氏也放了回来。原来她当年并没有被蒙古军杀死，而是沦为奴隶。虽然吃了许多苦，但毕竟人还活着，她的归来更是对刘霖意义非常。就这一点说来，阔端也算是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

王立又催促道：“张将军这就去与安敏道别吧，我们赶着上路，其他人还在山下等着呢。”

张珏只得踌躇着走上钓鱼台。安敏闻声回过头来，她清瘦了不少，眉目间少了几分清纯，多了几许沉稳。短短两个月时间，她便成熟沧桑了许多。

张珏讪讪问道：“敏娘要走了吗？”安敏点点头，道：“我那素未谋面的亲生父亲指名要我回去，我不得不走。张将军，我们就在这钓鱼台上告别吧。当年我娘亲便是在这里初遇我继父，一见钟情，这才有了汪氏内附一事，只是想不到造化弄人……”一时说不下去，又是泪意盈盈。

张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好道：“那敏娘你自己多保重。”安敏道：“你也保重。”从袖子里掏出一件物事，塞入张珏手中，道：“这是我送将军的礼物，是我亲手雕的，希望将军时时带在身边，不要忘了小敏。”

那物事却是个木刻的人像，精致小巧，人像浓眉大眼，分明是张珏的样子。他一愣之时，安敏已然擦肩而过，跃下平台，决然离去，再也没有回过头来。他只觉得手足发麻，却是不知所措，只能木然站着，怔怔望着她消失在视线中，再凝视手中木偶，心头百般复杂滋味。

不知何处又传来了木叶之声，那是安允在为与他并无血缘关系的妹妹吹奏一支离别之曲吗？

忽有兵士急急奔来，手持制置司令牌，道：“余相公有令，命张将军与王立将军一道护送安敏前往剑门，由张将军主事。”

张珏一时不明所以，不知为何临到安敏出发上路之际，蜀帅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指派自己前去与阔端交涉。他心中其实有些不大情愿，并不是别的缘故，而是他对安敏有些微妙的情愫，本以为不会再见面，虽然心中怅然若失，但终究会挺过去，而若是护送安敏去剑门，一路相伴，不免又有些藕断丝连的感觉。

然则军令如山，张珏不能违抗，只得匆匆点了一队人马，赶下山去，出护国门，再出始关门，直奔到水军码头。令他惊讶的是，州学教授刘霖也在队伍中。

刘霖解释道：“是余公子向蜀帅举荐，命我参与这次招降计划，由我

居中起草文书。之前余相公写给阔端的书信，多出自我手。余相公怕这次会面会有文书交涉，所以特命我随军而行。”

论起来，刘霖与广安安氏算是亲眷，而安氏与秦巩汪氏又大有渊源，余如孙大概是考虑到此节，认为由刘霖出面，比较容易与阔端拉近关系。

张珪因与刘霖熟识，平日称兄道弟，也不顾忌，直言问道：“可刘兄不是素来痛恨蒙古人吗？”刘霖道：“杀死我岳父陈相公全家的是汪世显，他自己亦被死士刺杀，这桩梁子算是揭过了。余相公以奇计招降阔端，为我大宋立下旷古奇功，将对中原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我刘霖虽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也晓得要以大局为重。”

王立过来催道：“我们该动身了。”

张珪遂不再多言，点了点头。他默默凝视了大船一眼，船舱的竹帘后似有人影闪动，那是安敏吗？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一行人分乘两艘大船，张珪与刘霖引之前抓获的李庭玉等蒙古奸细坐上第一艘船，王立则与安敏坐了第二艘。扬帆起航，溯嘉陵江而上，数日内即到达阆州境内，弃船登岸，改走陆路。阆州大获城是宋金戎马驻地所在，主帅王惟忠同时兼任利西安抚使，负责四川北面边境防务。他早已得到余玠文书，遂按照约定，派出重兵护送张珪一行前往剑门，以做策应。

剑门巍峨雄伟，地势险要，扼入蜀之咽喉。这一带本是崇山峻岭，无路可走。战国时期，秦惠王欲吞蜀，苦于无路进蜀，谎称以五金牛、五美女赠送蜀王。蜀王信以为真，遂派身边五丁力士劈山开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开通了一条小道，因是为美女、金牛而开，俗称“金牛道”，又称剑门蜀道。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率军伐魏，令军士在大剑山凿山岩，架飞梁，搭出一条栈道，“截断岸以虹矫，绕翠屏而龙

腕”，上有天梯石栈钩连，下有冲波逆折回川，穷地之险，极路之峻[7]。又在大剑山断崖之间峡谷隘口砌石为门，修筑关门，由此才有了今日之剑门。

彼时宋、蒙以剑门为界，剑门及其北面利州、大安、兴元等地被蒙古军控制，剑门以南之剑州、阆州、巴州则为宋军控制。余玠入蜀以来，因剑门天险落入敌手，便在其北修建了苦竹隘[8]、大获城、平梁城等山城，以改善宋军防务。

张珩等人到达大剑山北面葭萌镇时，前方探子报称剑门关门大开，关上张有虎旗，看来阔端已如约赶到。张珩遂引一队轻骑先行进发，到达剑门关时，有一名四十余岁的红脸汉子正领军等候在关前，看其背后旌旗仪仗，应该就是蒙古宗王阔端。

张珩刚刚下马，蒙古军中闪出一人，正是曾以僧人惠恩身份潜伏在钓鱼城的梁庸，上前招呼道：“张将军，别来无恙。”

张珩点点头，问道：“这位就是贵军主帅吗？”梁庸道：“正是。我来为你引见，这位是二大王阔端。”又向阔端报了张珩职务和姓名。

张珩一直在暗中打量阔端，他一身便服，未带兵器，看起来粗豪而质朴，跟普通牧民无异，与传说中的魔头形象大相径庭。

阔端道：“张珩，本王听过你的名字，听说你作战勇猛如虎，人称‘虓将’，射技更是天下无双，连李庭玉都曾败在你手下。”张珩躬身行了一礼，道：“大王谬赞，张珩愧不敢当。”

蒙古人性情豪爽，礼仪粗疏，阔端也不多寒暄，问道：“小敏人呢？”张珩道：“敏娘人在后面。”示意兵士带过李庭玉等人，道：“按照约定，我方先将李将军等人交还。”

阔端点点头，示意手下先将李庭玉等人迎进关内，自己则解下腰间大印，道：“这是本王虎符金印，先行交给将军保管。本王人就在这里，只要看到小敏人出现，我立即跟将军走。”

张珩便命心腹兵士张万携金印快马赶去后军，将安敏带来。

过了小半个时辰，马蹄得得，张万和刘霖引军护送安敏到来。阔端很是激动，迫不及待地奔上前去，扶住安敏肩头，颤声道：“你……你长这么大了？你真跟你母亲生得十分相像。”安敏冷冷拨开阔端的手，道：“我人已经到了，还要我做什么？”看也不看父亲一眼，语气甚是冷漠。

张珏也不敢看她一眼，只道：“我们已经按照约定护送大王爱女到剑门关，这就请大王跟我走吧。”

阔端道：“等一等！张将军，可否让本王单独跟小敏说上几句话？将军大可放心，本王已当众饮金折箭为誓，愿意内附大宋，绝不会背约毁盟。”

张珏心道：“蒙古人重视信约，尤其饮金折箭是重盟，阔端若是毁约，不但有负于大宋，从此在蒙古族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再无威信可言。今日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儿，当然有许多话要说，这也是人之常情。”当即点头应允，示意围住阔端的兵士退开。

安敏却道：“事无不可对人言，我要张将军留在这里。不然，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

阔端是蒙古宗王，主持漠南事务多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此时却受制于亲生女儿。他见安敏果真举手捂住双耳，模样娇俏可爱，嘴角却露出倔强之气来，依稀便是当年汪红蓼的风采，一时心神激荡。为了跟女儿享受这盼望已久的时刻，只得同意张珏留在一旁。

安敏这才松开双手，问道：“有什么话，就快些说吧。”

阔端道：“你是本王唯一的女儿，又是红蓼所生，本王要好好补偿你。”

安敏哼了一声。她表面不屑一顾，对阔端冷淡之极，其实胸中也是心潮澎湃。她自然知道这个“补偿”的代价，意味着她的生父将要背叛族人，生生世世不能再返回蒙古草原。她得知自己是蒙古公主后，既恨蒙

古，又恨大宋。恨前者，是因为蒙古军四处烧杀抢掠，比强盗还要凶残；恨后者，则是因为她成了蜀帅余玠的棋子，将所谓的军政大事压在她这个小女子的头上，她甚至因此而家破人亡。但她从来没有想过阔端会为了自己妥协，或许在血缘上她是他的女儿，但在情感上，她不过是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直至现在，她也揣度他肯内附大宋，多半还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想籍此来逃避新任大汗蒙哥的迫害。

阔端见安敏不答，知她心中怨结难解，绝非几句话便能抚平，便改口道：“你可知道你母亲为什么叫红蓼？”也不待对方回答，续道：“在陇西宁远一带，有一处平川名蓼川，那里水蓼遮天盖地，号称‘红蓼锦川’，你娘亲就出生在那里，所以取名红蓼。你舅父发家后，在那里建了一座别墅，名‘独醉园’，园中建有书楼，号‘万卷楼’。你母亲自小喜爱读书，她还是少女时，便常化装成男子，随商队潜入四川，到处搜罗购买图书^[9]。那一日，我记得是汪大帅归顺后不久，他引我到独醉园做客。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红蓼。她站在万卷楼上，背后是无边无际的红蓼花，像天上灿烂的云霞。而比云霞更光亮的，则是红蓼本人……”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了下来，木讷僵硬的脸色也变得柔和起来，显然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中。

安敏不耐烦地打断了父亲，道：“这些往事，就不必再提了。无论你是否真心喜欢我娘亲，她都从来没有喜欢过你。”一时心中恨意大起。她当然已经知道母亲并不愿意嫁给阔端，是阔端在酒后强行奸污了母亲，这才有了她，让她受这样的折磨。

阔端忙道：“我知道你娘亲心中怪我，你也在怪我，我确实对不住你们母女。算了，不提这个。那一年，我在大理与红蓼再度重逢，她曾经对我说过一番话。”

当年汪红蓼只身来到蒙古军营，力劝阔端退兵。阔端起初一口拒绝，汪红蓼遂道：“大王在草原出生，在草原长大，该切身感受到大地的辽阔无垠，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生物的雄浑壮美。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生命在天地之间，不过是沧海一粟，无所谓高贵与卑微。如果彼此不互相尊重、互相守护，还要互相残杀、互相践踏，那么就只剩下了卑劣，与争夺地盘的肉食动物无

异。你们蒙古人已经统一了草原，拥有最丰厚肥美的水草之地，为什么还要屠戮其他无辜的生命？占据再多的土地，拥有再多的财富，大王不还是一日三餐，只睡一张毛毡吗？为什么不安守家中，多时间与家人相聚呢？”

阔端听了之后，只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眼神。他们蒙古人天性冲动好胜，生下来就是要征战四方，要的就是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征服、更多的厮杀，如果不能成为强者，那么就只能再度上演蒙古势弱时的一幕，被金人肆意欺凌侮辱，那才叫卑劣呢。他虽然没有反驳，汪红蓼却从眼神知道了他这位蒙古皇子并不能理解她的话，于是她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告知她和他有了一个小生命。

震惊之后便是两难的挣扎，阔端最终还是决定退兵了，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果断退去，也许是为了她，也许是为了他和她的孩子，也许是为了她那番话。他看得出来，在他下令撤退的那一刻，她强忍断手的剧痛，目光变得温柔起来，也许她终于对他有了一点好感——毕竟，他冒了极大风险，若不是当时他母后乃马真主持蒙古朝政，怕是他早已因为延误军机而被追究了。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好感，她后来果断拒绝大宋四川制置使余玠居中劝降的要求——除了不想与汪氏家族为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让他背负背叛族人的恶名。

阔端将当日汪红蓼的原话对安敏复述了一遍，又叹道：“我当时根本听不明白，直到最近，我才知道红蓼那番话的深意。小敏，你才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真想多花些时间陪你。可惜，一切都太迟了。”

张珏站在一旁，一直默不作声，听到这里却感觉有些异样——阔端对安敏情意殷殷，任瞎子也看得出来，真情流露之下，话语必是发自肺腑。他为什么说“一切都太迟了”呢？按照约定，他只是与安敏交换，到宋军营中做人质，还有再与女儿相聚的机会。莫非他另有打算？一念及此，张珏登时起了警惕之心，忙招手叫过一名兵士，命他折返回去，通知王立等后军速速赶来接应。

安敏则开始有些被打动了，毕竟是骨肉相连的父女，她不由自主地朝父亲走近了两步。阔端却低声道：“你走吧，先进去剑门关，我手下人自会照顾你。”安敏心又凉了下去，微一迟疑，即道：“那好，再见吧。”

张珏道：“等一等！”

从钓鱼城到剑门，一路以来，张珏都对安敏避而不见，一句话没有说过。忽听到他叫喊，她还以为对方有话要说，抑或是依依不舍，登时满脸通红。不想张珏赶过来，只是死死盯着阔端。阔端立即有些不自然起来，道：“张将军，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咱们这就走吧。小敏，你也快走。”招了招手，示意梁庸过来带走安敏。

张珏抓住安敏手腕，道：“敏娘不能走！”阔端大是焦急，居然上前挽住张珏臂膀，恳切地道：“张将军，小敏是我唯一的女儿，我求你，你让她走。”

张珏清楚看到了对方惴惴不安的眼神，那是一个最真实不过的父亲为女儿担忧的眼神。他隐约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还是松开了手，也许是为阔端舐犊情深所打动，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在意安敏安危。

安敏不解地问道：“张将军，你……”一语未毕，梁庸已带着几名蒙古兵抢了过来，将她拉走，带入蒙古军阵中。

刘霖疾步过来，低声道：“张兄，好像有点不对头。”

忽然几声炮响，蒙古军阵忽变，数排弓箭手暴起，弯弓搭箭，对准了张珏等人。

张珏手下不及百人，乍逢惊变，倒也冷静，挥手命部下不得轻举妄动，自己则走到阔端身边，道：“大王号称一代人杰，居然当众背盟毁约。”

阔端皱眉道：“不，张将军错了！本王并没有背盟，我答应过要内附大宋，已将金印双手奉上，我自己目下也是张将军的人质，之前的约定，我都已经做到。但内附之后要做什么，我们双方并没有谈妥。”手腕一翻，从袖口甩出一柄短刀，往自己胸口插去。

张珏料不到阔端看起来木讷憨厚，性情却如此刚烈，急忙来夺他手中兵刃，却已是迟了一步。那短刀甚是锋锐，直没入阔端胸口。他晃了几晃，先是跪了下来，挺了一会儿，这才侧倒下去。安敏尚未进关，远

远看见关门前起了变故，尖叫一声，想奔过来，却被人死死拉住。

只听见背后马蹄得得，却是一大队蒙古骑兵包抄过来，截断了宋军退路。

梁庸上前一步，叫道：“张将军，你等已被重重包围，速速投降，方是上策。”

刘霖忙俯身查看阔端伤势，见他伤及要害，已然气绝，无奈地朝张珏摇了摇头。张珏知道已陷入绝境，今日万难活着离开剑门关，然除了拼死一搏，再无他法，正要伸手去拔刀，便有一支羽箭呼啸而来，钉在他脚前。

这一箭却是李庭玉射出，他上前几步，叫道：“张将军休得妄动，不然别怪我下手不容情。”

张珏见蒙古人已占尽优势，却不立即攻击，为阔端报仇，料想必有后话，便问道：“李将军是在等什么吗？”李庭玉道：“张将军稍安勿躁，我蒙古新任漠南总领有话要对将军说。”命兵士先将阔端尸体抬到己方阵地。

安敏奔到父亲尸首边，跪坐了下来，心潮如波涛一般起伏不定。她再天真，多少也猜到了生父的心意——他不肯背叛族人，却也不能听任女儿落入敌人之手，只得先投降宋人，再当众自杀，以全名节。他是为她而死呀，而他在他心中，却还是一个怪异的陌生人。或许再多相处一段日子，她会感受到他慈父的柔情与温暖，只是才刚刚相认，他还没有听到她叫一声“爹”，便遽然离去。当初她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知道今生再无可能与心爱的男子在一起，本以为这是世上最深的鸿沟，而今才知道，生与死才是不可逾越的天堑，一旦天人永隔，便是永久的别离。

一时间，大颗大颗的泪水扑簌簌地掉落。为什么上天待她如此残忍，她不能为母亲送终，为养父和阿兄所弃，在第一次与亲生父亲见面时，便要目睹他惨死在眼前？

过了一会儿，有一大队人从关中涌出。为首之人头戴金冠，年近四旬，气度轩昂，带有几分儒雅之气，与阔端大不相同。李庭玉、梁庸等人忙抢上前迎接。金冠男子走到阔端尸体边上，按蒙古礼仪鞠躬行了一礼，这才扶起安敏，道：“小敏，人死不能复生，望你节哀顺便。我是你叔父，从今往后，本王一定会好好看护你，像亲生女儿那样。”

安敏只茫然看了这陌生男子一眼，不知该如何自处。

金冠男子遂将安敏交给侍从，上前指着张珪问道：“这就是护送小敏来剑门的宋军首领吗？”李庭玉道：“是，这人姓张名珪，是兴戎司副帅，驻守合州钓鱼城。”又朝张珪喊道：“张将军，这位是我蒙古国大汗四皇弟，受大汗之命，将替代阔端大王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原来这金冠男子即是蒙哥四弟忽必烈。当年成吉思汗病故，幼子拖雷虽然未能登上汗位，却继承了父亲的全部兵力，实力最强。经过一番激烈的暗斗后，拖雷饮神水而死。大汗窝阔台未与任何人商议，便擅自决定把属于拖雷的三千户授与儿子阔端。拖雷很多旧部不服，是拖雷妻子索鲁赫帖尼说服众人务必遵从大汗旨意，这才没有爆发内讧。不仅如此，索鲁赫帖尼对为人相对宽厚平和的阔端格外下功夫，倾心笼络，使得他在拖雷家族最艰难的时候，站在了这一边。蒙哥以武力登上汗位后，大肆铲除异己，以巩固自身地位和权势，而负责漠南事务的阔端一直是他心头之患。然而其母索鲁赫帖尼对阔端颇多维护，认为他在窝阔台和贵由两任大汗执掌政权时为拖雷家族出力甚多，而且他在其兄长贵由死后，并没有站出来与蒙哥争夺汗位，他既没有大的过错，便不能剥夺其封地爵位。不然以阔端的身份，其他蒙古宗王必定不服，纷争再起，蒙古又无宁日了。因为母亲的交代，蒙哥才勉强没有对阔端下手。但阔端并非没有感受到新任大汗的敌意，正好新近出了宋蜀帅余玠意图招降一事，他派人营救不成，便干脆想一了百了，牺牲自己来换回安敏。如此，不但可以医治好蒙哥大汗心病，保全自己的子孙，还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女儿一面。

计议定后，阔端先派使者前往斡难河畔拜访索鲁赫帖尼，表示他已知道受到大汗猜忌，他愿意以死来平息一切，以巩固蒙哥地位，维护蒙古团结。他的儿子各有封地，衣食无忧，唯有一事不能释怀——那就是

他还有一个女儿安敏滞留在汉地，希望能设法迎归，妥善照顾。此情此景，同当年窝阔台猜忌亲弟拖雷，拖雷便心甘情愿被毒杀颇有相似之处，索鲁赫帖尼听到使者唱歌^[10]后，感怀往事，当场流下了眼泪。她答应使者，一旦阔端寻回安敏，她会将其当作亲生女一样对待。阔端得到承诺后，遂放手安排假降之计，预备以自身为诱饵，换回女儿安敏，然后自己当众自杀，这样护送的宋军没有人质，只能尽数就擒。

然当时索鲁赫帖尼已然病重，等阔端换回安敏，她自身便撒手西去。蒙古人注重承诺，索鲁赫帖尼临死前特别交代儿子蒙哥，务必要照顾好阔端之女安敏，完成其心愿。蒙哥听说阔端肯主动让出漠南总领事务，自然大喜过望，当即应允，又封弟弟忽必烈为新任总领漠南大王，即刻赶到河西上任，一面与阔端交接事务，一面协助其进行反诱降之计。除了在剑门一带布防之外，忽必烈料想宋方必然调派金戎司军队作为后军策应，还派兵走山道潜入宋境，预备趁此良机攻下大获城，一举拔出这颗剑门南面的楔子。而宋方对这一切全不知情，居然一路坠入陷阱当中，蒙古方所损失的，不过是抱了必死之心的过气宗王阔端，宋方则将要承担猝不及防的惨痛代价。

忽必烈上前几步，道：“你就是张珩？本王听过你的名字，只是想不到你竟如此年轻。”语气颇为和善。张珩道：“大王有何指教？若是想让张某投降，就不必开口了。”

忽必烈笑道：“你们中原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将军该知道你目下的处境，四周有上千支箭对准你们，只要本王一挥手，你们这些人全部会变成刺猬。”

张珩摇头道：“本朝岳飞将军有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我大宋只有战死的将军，没有投降的臣子。”正要拔兵器，李庭玉忽道：“等一等！”转身道：“禀报大王，此人武艺高强，箭术相当了得，下臣曾跟他较量过一次，他略占上风，但下臣意犹未尽，想籍此机会再跟他比试一场，请大王恩准。”

忽必烈笑道：“很好啊。能让李将军念念不忘的人，想必是当世罕见的高手，本王也想开开眼界。”

李庭玉道：“张将军，当日你我比箭，你尚不知我真实身份，你我可谓平等交手。而今你被重兵围困，气势上落了下风，我也不想白占你的便宜。不如这样，只要你能赢我，我就向四大王求情，放你手下离去。当然，不包括张将军自己。你是个厉害人物，我可不敢纵虎归山。”

他话音刚落，忽必烈便满口应允道：“很好，就这么办。”

张珪四下打量一番，见蒙古军已占尽天时地利，己方毫无反击之力，稍有异动，便会尽数被射死。而南面方向隐有呼喝金刃声传来，大概是蒙古伏兵正跟王立率领的后军交战。进退两难之际，只能勉力一搏，也许能救得刘霖等百余人的性命，便应允道：“好，我们一言为定。”转头命道，“取我弓箭来。”一名兵士忙捧了弓箭奔过来。

李庭玉道：“你我都是箭术高手，用各自称手的兵器太过普通。不如这样，我们随意选一张硬弓，轮流用它来射那边悬崖上的果子，谁射下的果子多，就算谁赢，如何？”张珪道：“甚好。”

忽必烈道：“本王这里有一张硬弓，得自西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那兵士闻言，便放下张珪弓箭，奔过去取弓。忽必烈侍从将大弓递了过来，那兵士却是不接，将手放在衣襟下，喝道：“都别动！我身上穿着一件火药背心，只要我一拉引线，我身边五丈之内的人全部会被炸死。”

惊变再起，众人均是一怔。忽必烈见那兵士身板单薄，问道：“咦，你是个女子？”张珪亦失声叫道：“如意，怎么是你？”

那假扮兵士的人正是张珪之妹张如意，她也不理会兄长，道：“谁都别动！我手指套在引线上，就算你们射中了我，我手一带，你们的四大王还是会粉身碎骨。”料想对方不会轻信自己的话，遂解开衣襟，露出厚厚的背心，又将手指上的引线示意给众人看，道：“我可没骗你们！你们总该听过震天雷，我这火药与震天雷相当，只不过外面包的是软铁，威力稍逊。”

忽必烈本不大当回事，见张如意说得煞有其事，不由得有几分相信

起来，问道：“你是谁？”梁庸忙道：“禀报大王，她是张珪的妹妹张如意。当初就是她在秦州南郭寺听到了阔端大王与方丈的谈话，将阔端大王有个孩子的消息告知了蜀帅余玠。”

张如意道：“我是金国大将郭斌郭公之女，本想用这件背心来杀阔端，为我家人报仇。不想此贼当众自杀，我这背心只好用在你这位新任漠南大王身上了。”

忽必烈新接任阔端主持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正欲大展雄图，当然不愿意与张如意同归于尽，忙笑道：“你这个小姑娘，胆子倒不小。你有什么条件？”张如意道：“你放了我哥哥，放了他们所有人。还有，召回你派入宋境的兵马，不准追击。不然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忽必烈很是爽快，道：“好，本王答应了。”挥一下手，命道：“收兵！”

蒙古兵“哗”地一声，收起了弓箭。更有几队负旗传令骑，迅疾驰出关口，分赴各处，召回外派兵马。

前大宋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曾在《黑鞑事略》一书中记载蒙古骑兵的行军阵势和作战方法：“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借前锋。故其驰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张珪虽多次参与对蒙作战，包括去年蜀帅余玠亲自主持的收复兴元之战，但均只限于攻守城池，并未真正见识过蒙古骑兵阵仗。此刻见忽必烈挥手之间，便是令行禁止，只在须臾，当真令人耸然动容。

忽必烈道：“你的要求，本王已经照做了。你还想要什么？”张如意朝人群中的安敏努了努嘴，道：“我还要她。”

忽必烈回头看了安敏一眼，奇道：“她是我堂兄阔端的亲生女儿，是我们蒙古人，你要她做什么？”张如意简短地道：“因为我哥哥喜欢她。”

忽必烈先是一怔，随即笑道：“原来如此。”又道：“可本王答应过母后、汗兄和堂兄，要带小敏回去蒙古，妥善照顾。不如这样，就让小敏

自己选择，如何？她如果选择跟你们走，本王也不算违背诺言。”张如意道：“好。”

安敏踉跄着走了过来，到张如意身边时，特意停了下来，久久凝视着她。对于她而言，张如意是这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如果不是张如意，她依然在大理跟父母兄长幸福地生活着。那样的话，她就不会遇到张珏，而是会遇到另外的男子，她也许会喜欢上对方，嫁给他，为他生儿育女。然而真相依旧存在，她依然是阔端的女儿，只不过她不知道而已。是张如意破开了迷雾，令她家破人亡，令她找回了身世，令她遇到了张珏。刚才有那么一刻，她以为今日张珏必死无疑，一想到爱慕的男子将要在眼前被自己的族人杀死，她就忍不住心悸。是张如意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救了张珏，也救了她。那么，她到底是该感谢她，还是该恨她？

张如意也同样以审视而困惑的目光回望着安敏。对于她而言，安敏是杀父仇人之女，偏偏又是她兄长喜欢的女子。她当日手下留情，便是看了张珏的面子。若是当时她一狠心杀了安敏，那么便再无今日之事，兄长也不会步入险境。可兄长心中势必会怨她、怪她，她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二女各自百感交集，时刻面临火药背心威胁的忽必烈却是等不及了，叫道：“张将军，大丈夫当断则断，你难道没有话对小敏说吗？”

张珏万万料不到会到今日这般难堪的局面，然避无可避，只得走过来，牵了安敏的手，走到一旁，转头看了一眼阔端的尸首，道：“抱歉，我实在想不到……”安敏道：“这不怪你。”张珏道：“那么你是要……”

安敏道：“我要离开你，我要回去蒙古，去做我的蒙古公主。”一时泪如雨下，细语呢喃道：“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因为终有一天，你会成大器，你会跟当下的余相公一样，成为蜀地众望所归的英雄。当然，你成为了蒙古的劲敌，也会遭遇极大的危险，那时候，我就会来救你，来救钓鱼城。”

张珏全身发热，一个字也说不出，只紧紧握住安敏的手。她挣了一下，未能挣脱，便干脆扑入张珏怀中，含着热泪，低低絮语道：“我悄

悄离开大理前，曾去问过我娘，问她为何不假装答应余相公，好先换回阿兄。她说：她永远不想成为命中注定将成为的人。当时我不明白，现下我知道了，她只是千寻，永远不想再做回汪红蓼。可是我……我却要去做命中注定将要成为的人，是为了你……为了你……”

悲莫悲兮生离别，最大的悲哀，是有希望的离别。张珏只觉得大汗出过后，身子又一点一点地凉了下來。

他们相识于梅花怒放的时节，分别于芳菲落尽的暮春。花开花谢人尽散，物是人非事事休。原来尘世中的缘分，只如一季花落，相比于天地之辽阔，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叶瓣香。而他，却依旧要把她放在心间，记在此生的回忆中，不会淡忘，不能忘却，就如同心香一瓣，早已系住生命中的那缕幽魂，再也挥之不去。

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

[1] 奴儿结为吐蕃青羌首领，一直内附宋廷，保持友好关系。后因宋知黎州（今四川汉源北）宇文绍直压低马价，奴儿结愤而率众攻打安静寨（今四川石棉西北）。宋军战败，黎州推官黎商老战死。宋廷被迫与奴儿结议和。淳熙十一年（1184年）八月，吐蕃穹齐青羌因饥荒，欲连结奴儿结入宋境掳掠。奴儿结不从，率众入宋界，表示愿意归顺。四川制置使留正委陈子长、王宗廉前往安静寨犒赏。陈子长设宴招待奴儿结族人，醉之以毒酒，又故意支赏不平，激其愤怒衅斗，官兵从而戮之，诛杀二十八人，生擒奴儿结。奴儿结在押送途中，绝食而死。

[2] 滑竿：一种古代交通工具，用两根结实的长竹竿绑扎成担架，中间架以竹片编成的躺椅，前垂脚踏板。乘坐时，人坐在椅中，可半坐半卧，由两轿夫前后肩抬而行。因竹竿有弹性，行走时上下颤动，乘坐者十分舒适。四川山区面积广大，滑竿最为盛行，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迄今尚存。滑竿的意义已不局限于交通工具，更是当地民间习俗的一种体现。

[3] 许洞故事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包青天》，张咏故事见《斧声烛影》。

[4] 据时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金字牌》所记考证，从京师临安至川东重庆府，即使以御前金字牌（军机级别最高的令牌，速度最快）递送消息，至少也需费半个月时间。李心传，隆州（今四川井研）人，以编年史学知名，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四川眉州人）并称“二李”。

[5] 姚平仲：北宋末年人，出身西北军人世家，幼年失其父母，伯父姚古收为养子。十八岁时与西夏人战于臧底河，斩获甚众。宣抚使童贯召见他时，见其志得意满，心生不满，不予重赏。关中豪杰皆推之，时人称其为“小太尉”。又参与平定方腊之乱，屡立战功，声名鹊起。宋钦宗还是太子时便闻其大名，仰慕不已。靖康之变时，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二十七日，宋钦宗在福宁殿召集姚平仲、李纲、吴敏、种师道等大将，宋钦宗突发奇想，派姚平仲趁夜色前往金兵驻地擒帅，结果事不成，姚平仲当即骑骏骤逸去。后亡命四川，避居于青城山石穴内。朝

廷数下诏求之而不得。宋孝宗淳熙年间，有人在丈人观道院见到姚平仲，其人已年近八十岁，“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

[6] 饮金为盟：指刺臂血和金属与酒饮之，是蒙古极为隆重的仪式，被称为“国之重盟”。

[7] 剑门蜀道北起毗邻陕西的七盘关，穿清风、明月、朝天峡，经壁立千仞的剑门关，西南至梓潼七曲山大庙，贯穿今四川广元市全境，绵延六百余里。自建成以来，便成为连接中原和巴蜀的重要通道。有人将它与万里长城、大运河相提并论，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创举之一。

[8] 苦竹隘：今四川剑阁西北。

[9] 印刷术兴起后，民间刻书业以四川、浙江最为发达，浙江刻本称为“浙本”，四川刻本称为“蜀本”。南宋以后，刻书中心才逐渐南移，福建建阳成为刻书中心，产生了著名的“建本”。中国古代印刷史详见吴蔚同系列小说《包青天》及《宋慈洗冤录》。

[10] 当时蒙古以唱歌的形式来传递信息。

尾声

时人将余玠比作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当年韦皋亦暴毙而死，传说是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而今『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与韦皋一样的命运，这正是中国历史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这个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四川危局的传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宝

祐元年（1253年）五月甲午日，宋理宗听信权臣谢方叔、徐清叟谗言，出人意料地发出庚牌^[1]，召四川制置使余玠回朝奏事。

当时四川在余玠的苦心经营下，军力、财力、民力均已经复苏，不需要再由南宋朝廷调兵、运饷支援。也就是说，总理四川军、财、政大权的余玠已经完全可以不再受朝廷掣肘。反倒正是这一点，加上余玠喜欢个人便宜行事的个性，让朝廷对他颇有疑忌。正好出了王夔事件，利戎司统制姚世安自代为主帅，拒听余玠军令，并利用与权臣谢方叔的侄子交好的关系，想走谢方叔的路子来制衡余玠。谢方叔正嫉恨余玠，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于是他一面假意调停余玠与姚世安的关系，一面造谣中伤余玠，诬陷他掌握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宋理宗对余玠在蜀中的威名也心存疑惧，甚至怀疑余玠有自立为王的可能，听信了权臣谢方叔、徐清叟谗言，紧急召余玠入朝。

庚牌发出十六天后，六月庚戌日，宋廷收到四川制置司送来的急报，称蜀帅余玠病情危急，已不能视事。根据行程推断，上报余玠病情的奏报大概与宋理宗发出紧急诏令同时。宋理宗得报后，不知真实状况到底如何，怀疑余玠装病不朝，于是又拜其为资政殿学士，“恩例视执政”，以为安抚。此为朝廷所发出第二道诏令。

十天后，宋理宗又草率地决定以余晦为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财赋，入蜀接替余玠的职事。余晦之前任临安府尹，言声甚差。就连嫉恨余玠的权臣徐清叟也认为余晦“素无行检，轻佻浮薄，不堪任重。如以余晦当此任，臣恐四川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夷狄闻之，亦且窃笑中国无人矣”。但宋理宗却以“诏命已颁”为由，不肯收回成命。因担心余玠拥兵自重，不听诏令，宋理宗又以余玠病重难理军政为借口，再下诏令，命“余玠以兴元府归附之兵分隶本路诸州都统，务抚存之，仍各给良田，制司济以钱粟”。此即为第三道诏令，意在剥夺余玠兵权。

然更换蜀帅一事，远比宋理宗预想的要顺利得多。在第一道诏令到达重庆后没几天，余玠本人便暴病身亡。朝野间流言纷纷，如雪花一般漫天飞舞——有人称余玠是自杀殉节，以免回朝后遭到政敌迫害；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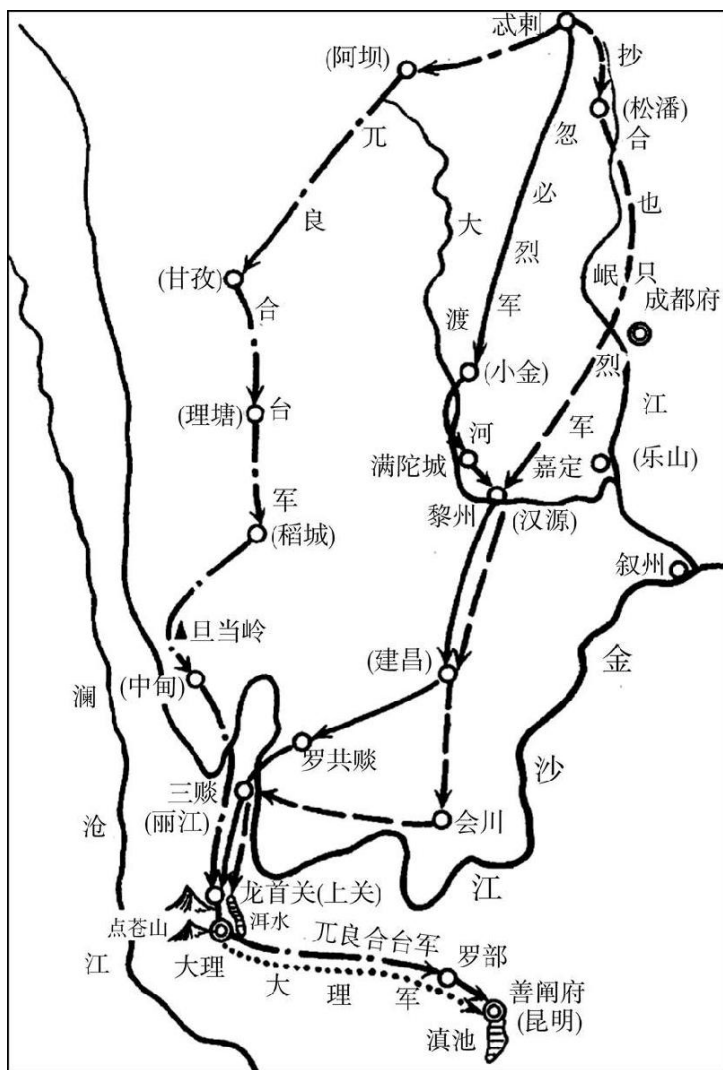
称余玠是被仇家下毒暗害，凶手就是现任利戎司统帅姚世安，其意在为前任主帅王夔复仇，并保住他自己的位子；有人说是秦巩汪氏派人暗害余玠，意在报汪世显和阔端先后被害之仇；还有人说凶手是昔日白鹿茶肆卖茶翁的后人；甚至有人说是朝廷派暗探下的毒手。

时人将余玠比作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当年韦皋亦暴毙而死，传说是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而今“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与韦皋一样的命运，这正是中国历史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这个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四川危局的传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但四川人民没有忘记余玠，蜀中民众听到余玠的死讯后，无不悲哀难过，如同失去至亲亲人。宋理宗为平复民心，特赠余玠五官。但朝中大臣对余玠的攻击却依然如故，并愈演愈烈。余玠心腹部将金戎司主帅王惟忠也因招降阔端一事失败被诬告暗通蒙古，于临安斩首示众。对修建钓鱼城有重大贡献的冉璘、冉璞兄弟也被迫去职还乡。就连余玠本人也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八月谢方叔罢相以后，才又“诏追复余玠官职”。而后来奸臣贾似道当权，贪婪粗鄙，好搜罗各种奇珍异宝，他听说余玠死时，棺木中有玉带，竟然下令掘开余玠的坟墓，取走了玉带。

余玠一死，蒙古终除真正心腹大患。其人死后不到一个月，蒙古即全面展开新一轮的鞞腹计划，新任漠南总领忽必烈亲率大军从六盘山出发，取道吐蕃，过雪山，渡金沙江，沿路攻城略地。当年冬季，到达大理境内。大理相国高祥屯兵大理城固守。十二月，在三路远征蒙军的包围进攻下，大理城破，皇帝段兴智逃奔善阐，相国高祥于逃跑途中被蒙古军击杀。忽必烈迅即指挥蒙古军四出略地，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次年秋，善阐被蒙古军攻破，大理皇帝段兴智被俘后投降。至此，建国三百一十七年的大理国灭亡，共历二十二主。

蒙古人杀尽高氏，扶段氏重新执政，立大理皇帝段兴智为大理总管，从此段氏死心塌地追随蒙古，派出军队跟随蒙古军东征西讨。大理公主段霜——也就是昔日的若冰，她回大理后自承为杀死高言的凶手，差点为相国高祥所杀。还是段兴智以命相搏，这才勉强保住了女儿性

命，后遁入深山，不知所终。蒙古最终成功在南宋南部安插了一块基地，完成了南北包抄夹攻南宋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计划。从此南宋王朝腹背受敌，惶惶不可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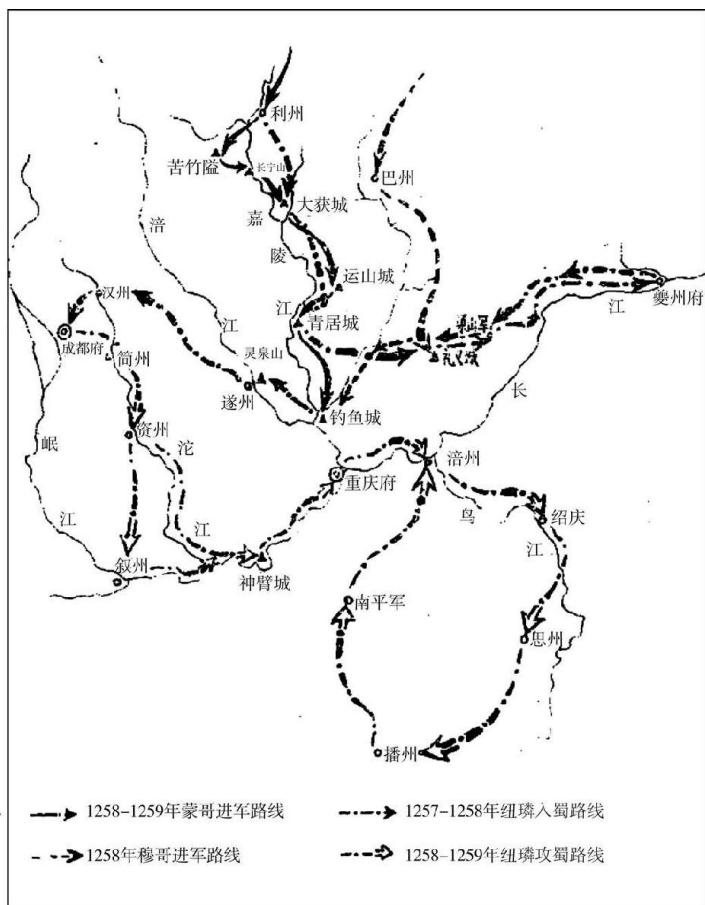
1253年忽必烈攻大理图

此时，蒙古已占领统治了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疆域包括淮河至秦岭以北，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及云南大理等，从南北西三面形成了对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的包围形势。忽必烈受命负责征宋事宜后，采纳谋士姚枢的建议，改变此前秋去春来、专事掳掠的作战方法，在江淮和四川前线分兵屯驻要地，以守为主，亦耕亦战，广积粮储，充实边备，以

为久战之计。在四川战区，汪德臣立城利州，屯田戍守，且耕且战，使利州成为蒙古军进攻四川的桥头堡。“蜀人惮其威名，诸郡环视，莫敢出斗”。刘黑马^[2]则初定成都，与汪氏两相呼应，巩固了蒙古对川北、川西的统治。

宝祐四年（1256年）六月，蒙古大汗蒙哥召集诸王百官，商讨攻宋之计，这实际上已经拉开了蒙古全面灭宋计划的序幕。经过讨论，蒙哥随即制订了以进逼临安、灭亡南宋为目标的计划，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蒙古本土，自己亲率军队大举攻宋。此次，蒙古精兵强将倾巢而出，不灭南宋誓不罢休。蒙军主力兵分三路：蒙哥亲率主力军攻打四川，预备先图全蜀，然后沿江而下灭亡南宋；其弟忽必烈率一军攻打鄂州；塔察儿、李璫等率军佯攻两淮，牵制南宋兵力；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攻打潭州^[3]，再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为了配合蒙古大汗亲征，蒙古军占据了宋人废弃的成都城，正式在此立城设署，以图全蜀。宋理宗虽然荒淫昏聩，但也料到蒙军此举必有图谋，于是以成都之得失关系全蜀安危为由，严令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务须收复成都。皇帝下了圣旨，蒲择之自然不敢怠慢，决定亲自出马，收复成都。事先，蒲择之也做了周密部署，派都统杨大渊把守剑门关，负责阻挡利州蒙军汪德臣部南下；又派都统段元鉴守卫灵泉山^[4]，大将刘整在江箭滩布防，负责阻截蒙古大将纽璘从夔州增援。这样，成都的蒙军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259年蒙哥大举攻蜀示意图

一切安排妥当后，蒲择之亲自率主力自重庆攻打成都。当时驻守成都的蒙军主帅阿答胡刚刚病死，本来时机对宋军十分有利。不料蒙古大将纽璘骁勇善战，首先在江箭滩突破了宋军防线，率援军冲进成都，然后整顿人马，领军固守。蒲择之虽然成功围困住成都，却久攻不下，又刚好遇上雨季，阴雨连绵，天气潮湿闷热，宋军士气十分低落。不久，蒙军汪德臣部冲破宋军防线，赶来增援，与成都城内的纽璘部内外夹击，终于冲跨了蒲择之精心布置的包围圈。蒲择之失利后，率军退回重庆。

蒙古纽璘解成都之围后，趁机反守为攻，进围成都府治所在地云顶山城。云顶山是贯通东西川的军事要冲，东与炮台山锁江相望，共扼沱江金堂峡江防，西控成都平原，北恃高定关与小云顶互为依托，控制成都至潼川之要道，是成都东面之门户。宋代建国之初，就因为这里地势

险要，在山下设立怀安军，这样，无论东川还是西川有事，均可凭借扼守云顶山而不得越境。余玠入主四川后，着手建立山城防御体系，云顶山城便是其中之一。正因为云顶山城易守难攻，所以才将成都府治由成都迁到云顶山城。

云顶山如此要地，宋军自然要全力防守，宋将刘整率军阻挡纽璘军，但被蒙军击败。从成都撤退的蒲择之率军经简州^[5]东撤，云顶山城陷入孤立无援之中。城中食尽，守将姚世安投降。这是云顶山城建立十五年来首次失陷，余玠当年苦心经营的川西最重要的堡垒，最终由政敌姚世安拱手献给了蒙古人。

云顶山沦陷后，由于失去屏障，西川彭州、汉州、怀安军、绵州等地相继失陷，威州、茂州诸蕃亦归附蒙古^[6]。宋成都府治不得不南迁嘉定。自此，南宋势力退出西川，蒙古军进一步巩固了在川西平原的统治，为蒙哥大举图蜀奠定了基础。

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蒙哥大汗亲自率四万主力，由六盘山出发，经宝鸡入大散关。同时，命留驻成都的纽璘率军奔袭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以牵制四川境内宋军，阻止长江下游之兵援蜀。自此，蒙军展开了对四川的大规模攻势，宋军则节节败降。蒙哥取金牛道入蜀。十月，入利州，渡嘉陵江，进驻剑门，攻陷苦竹隘，宋将杨立战死。十一月，蒙古军攻破长宁山城。阆州大获城守将杨大渊举城投降，并领所部兵从征。蓬州运山城宋将张悦投降。青居城裨将刘渊杀都统段元鉴投降。位于渠江南岸的大良城^[7]守将蒲元圭也挈城投降。一时间，沿线诸郡破竹而下。

宝祐六年（1258年）底，蒙哥与另一路蒙军相会于合州钓鱼城下。这是蒙哥登上汗位后第一次亲征，兵锋直指钓鱼城，自然因为其军事价值重大。时人有云：“夫钓鱼山，西邻嘉定，可以召兵；北近阆、剑，可以乞援；南通滇、黔，可以取货财；东达荆、湘，可以运谷粟。有高山峻岭可以据要害，有广土众民可以屯重兵。民风号为纯古，盗贼未尝侵犯，诚金城汤池，天府之国也。城钓鱼山以为固守计，则异时可以省军费，而藩篱之势成为无穷之利，守备之宜莫大于是。既有守备矣，然后可以议攻战之利，当分责于诸路军人。如嘉定之师，则当责以收复汉、

邛；泸州之军，则当责以戡定资、简、成都；夔、万之军，则当责以收复渠、达、重庆；合州之军，则当责以规复利州、潼川。剑、阆诸路乘隙蹈瑕，声东击西，克服全蜀。蜀定而后江南可保，荆湘可守，而中原亦可以相继恢复，此璉、璞对踞画地之时，早有以计及之也。吾观余玠经理西蜀图，乃知当日形势在钓鱼山。制置使持节于此，积粟敛兵以镇之，如镇子于局心，真所谓‘欲运四旁，莫如中央者也’。将来王师大举，收复成都、潼川，因利乘便直捣兴元，进规陕、甘，是扼其吭，抚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足见钓鱼山既可以作为抵抗蒙古军东下的基地，又可作为将来宋军收复失地的大本营。

当时钓鱼城亦被四川民众认为是难以攻破的堡垒，城中聚集了大量逃避兵乱的边地之民，聚居多达十数万人。兴戎司主帅王坚同时兼任合州知州，为钓鱼城的最高军政指挥官。自余玠暴毙而死后，王坚预料到四川形势必将进一步恶化，为了巩固城防，立即着手大规模修缮加固钓鱼城城防工事，征用所属五县民丁多达十七万人，并训练军队，组织民兵，储薪屯粮，日夜不懈，进行战备工作。在王坚的领导下，钓鱼城的防卫力量大大得到加强——钓鱼山山脚的南北两面各筑有一条延伸至江中的城墙，名为“一字城”，用以拦截敌军，当地人称为“横城墙”；又在江边修建了南北水军码头，布设战船，往来警戒，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庆。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组成了双重防线，有力地保证了钓鱼城的外围；为了保障后勤，王坚还派人在城内挖天池、凿水井，可谓兵精粮足，水源充足。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王坚的深谋远虑，才直接导致了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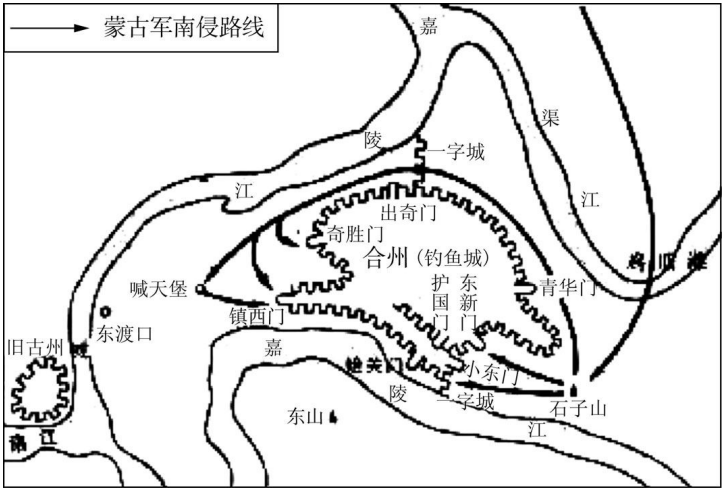
而蒙古一方，因大汗御驾亲征，也对钓鱼城势在必得。蒙哥本人曾经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自负骁勇善战，威名远播，自入四川以来，也是节节胜利，因此极为狂妄，大有已经视南宋江山为己物之意，一到合州，便派投降的宋人晋国宝前去招降。结果，晋国宝一进钓鱼城，就被合州知州王坚下令逮捕，押到阅武场斩首示众。

蒙哥吃了个闭门羹，面子上极为难堪，恼羞成怒下，决定强攻钓鱼城。蒙军将领术速忽里认为：“钓鱼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值得花费时间，不如绕过它直下江南。一旦我们夺取临安、灭亡南宋，钓鱼城不攻自破。”然而，恃强好胜的蒙哥断然拒绝了术速忽里的建议，发誓要用

武力征服钓鱼城。如此一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此时的蒙哥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不仅葬送了蒙古无数精兵强将，甚至他本人的生命，更由此改变了蒙古与南宋的战争格局，甚至减缓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寒风凛冽，蒙哥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攻城行动。正式进攻前，他做了周密部署：分兵进攻钓鱼城周围的城池要塞，如派宋降将杨大渊攻合州旧城、庶弟末哥攻渠江流域的礼义山城、曳刺秃鲁雄攻平梁山城，以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又派留驻成都的大将纽璘进攻忠州、涪州二县，并在藿市造起一座浮桥，以阻绝长江下游宋军的增援。又在铜罗峡[8]据险为垒，以阻遏重庆宋军北进增援。这样一来，钓鱼城孤悬一隅，完全成为了一座孤城。在蒙哥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兵强马壮的蒙军再对钓鱼城发动攻势，不过是瓮中捉鳖而已。



二月，蒙哥亲自率军从钓鱼城东北渡过渠江鸡爪滩[9]，驻营于钓鱼城东五里的石子山一带。为了彻底孤立钓鱼城，不让城内宋军出城半步，他首先派人扫清了江上宋军船只，又命大将史天泽屯军在城南，专门封锁嘉陵江江面，阻滞宋军援兵；派另一大将汪德臣屯军城西南角，负责夺取城外山寨。清掉外围后，蒙古军的强攻终于开始了。二月初三，蒙哥亲自督军进攻。二月初七，蒙古军猛攻“一字城”。二月初九，

蒙古军猛攻镇西门。紧接着，连续进攻新东门、奇胜门、镇西门，均遭失败。王坚率领军民凭借天险地利据守，多次击退了蒙古军的进攻。

激烈的进攻从二月一直到三月。然而，经营多年的钓鱼城防卫工事发挥了最大作用。尽管蒙古军擅长攻城，攻城器具也十分精良，“专恃炮[10]为长技，以数百人拽一炮，中楼橹立碎”，但在地势险峻的钓鱼城下，完全不能发挥作用，蒙古军始终徘徊在城下，无法前进半步。而远在临安的宋理宗也从奢侈荒淫的生活中惊醒过来，对钓鱼城的战局十分关注，采取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任命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领兵入蜀，专解钓鱼城之围。

从四月初三开始，四川暴雨连绵，电闪雷鸣中，大雨一连下了二十天，蒙古军攻势由此受阻。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天气初晴，蒙古军立即集中精锐，偷袭城南的护国门，但未能得手。四月二十四日深夜，蒙古前锋总帅汪德臣亲自率领精兵猛将，绕道西北，偷攻外城，攻破城北出奇门至嘉陵江一侧的“一字城”，一度登上城头，与守城宋军展开激烈搏斗，杀伤多名宋军。王坚闻讯立即派副帅张珪率勇士力战反击，终于打退蒙古军，重新夺回了“一字城”。

五月，四川进入夏季，酷热无比。蒙军士兵耐寒不耐热，军中瘟疫蔓延，士气十分低落。王坚则趁机在半夜率兵出城，偷袭蒙古军营地。当时钓鱼城被重兵围困，蒙古军自始至终不知宋军究竟从何而来。

原来当年蒙古奸细藏身在钓鱼城护国寺中时，曾挖了一条通道，连通护国寺储粮洞和天泉洞，作为隐蔽之所。宋军副帅张珪由此得到启发，派人在飞檐洞里挖了一条秘密孔道，俗称“一线天”，直通到护国山东面城墙下，宋军可由洞口可悬索垂吊出城。这一看起来不起眼的军事工程，到临战对敌时发挥了重大作用。蒙古军惊扰不安，日夜警惕，由于水土不服，又得不到好好休息，战斗力大为削弱。不少蒙古军将领劝蒙哥就此收兵，绕过钓鱼城，直奔临安。将领术速忽里认为：屯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但蒙哥一生还从来没有碰到过钓鱼城这样难啃的骨头，他的愤怒和傲气被钓鱼城的顽强最大地激发出来，完全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无视气候、地理的不利条件，发誓要不惜任何

代价，夺取钓鱼城。

这时候，宋军援兵正由水路增援钓鱼城，吕文德率战船万艘，沿长江溯江而上，于五月下旬与担任阻截宋援兵任务的蒙古大将纽璘在涪州相遇。吕文德采纳将领曹世雄、刘整^[1]的计谋，攻断了纽璘架设的浮桥，乘胜追击，猛攻蒙古军部署在铜锣峡的水上防线，一度取得了优势。

六月初，吕文德最终冲破蒙古军封锁，进入重庆，随即率舰千余艘沿嘉陵江北上，救援钓鱼城。到达三槽山西，与前来阻截的蒙古军遭遇。蒙古大将史天泽分军为两翼，跨江侧射，并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取宋军战船百余艘，击退吕文德援军，并乘势追至重庆。

尽管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古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但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有一天，王坚命人将两条三十斤重的鲜鱼及百余张蒸面饼抛下城墙给蒙古军，并致信蒙哥道：“你等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

而相比于宋军的斗志高昂，钓鱼城外蒙军的状况就相当糟糕了，军士畏暑恶湿，多有中暑者，疟疾、霍乱等疾病也在军中流行。然蒙哥大汗坚持不肯退兵，发誓不攻破钓鱼城，决不离开。

六月初五凌晨，蒙古军前锋元帅汪德臣率军趁夜色突破外城马军寨，宋军副帅张珪率兵拒战，形势一度对宋军不利。不料天快要亮时，突然天降大雨，蒙古军攻势受阻，攻城的云梯也被宋军用木石击断，最终被迫撤退。不少随蒙哥出征的蒙古军名将均战死在钓鱼城下，蒙军损失极为惨重。

汪德臣见钓鱼城地势险要，防御坚固，蒙古军无法攻破，为了立功，竟然单骑来到钓鱼城下，指名要与宋军副帅张珪对话，想凭借一张嘴劝降张珪。他大谈汪氏与钓鱼城之渊源，又称表妹安敏曾恳请蒙哥大汗对张珪及钓鱼城手下留情，一度激怒大汗，差点因此而丢了性命，张珪若是识时务，便该举城投降，如此，与安敏尚有相见之日。据说蒙哥曾评价汪德臣“汝身虽小，胆若山大”。汪德臣单身劝降之举不但是胆若

山大，而且是异想天开。张珩的回答非常干脆，就是命人直接抛射下一堆飞石。汪德臣当场被飞石击中，虽被蒙古军救走，然很快就因为伤重死在了缙云山寺庙中，时年三十六岁。为了掩盖这不光彩的一幕，蒙古军对外宣布汪德臣的死因为病死。

汪德臣是汪氏第二代核心人物，是汪世显爵位的继承者，他的意外丧生，对蒙古军是个不小的打击。蒙哥听到汪德臣的死讯后，十分痛心，一度扼腕叹息，更加对眼前可望而不可即的钓鱼城不胜其忿。他想来想去，认为钓鱼城久攻不下，是因为蒙古军一直不知道钓鱼城内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于是下令蒙古军在新东门外箭程之地筑一高台，打算以此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战。王坚得知蒙古军在城外筑台后，料到蒙哥如此争强好胜，必定会亲自登台窥探城内虚实，于是命张珩暗中做好准备。

七月，蒙古军高台筑成。七月二十一日，果然如王坚所预料的那样，蒙哥亲自登上高台，想看看这座令自己费神不已的钓鱼城到底有何能耐。不料刚上高台，早有准备的宋军炮石齐发。副帅张珩亲自发射了一罐震天雷，雷罐在高台上方爆炸，矢石四溅，蒙哥当场中飞石受伤。七月二十七日，蒙哥不治身亡，死前怒火未熄，留下遗言道：“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交代日后攻下钓鱼城，务必屠尽城中之民。他至死还是不能对败在钓鱼城之下释怀，由此可见钓鱼城之战当时酷烈到何等程度。与之前的汪德臣之死一样，为了掩饰这一极不光彩的败局，蒙古官方说法为蒙哥染病而死。

蒙哥一死，蒙军无主，不得不北还回蒙古老家，钓鱼城之围由此而解。钓鱼城之战是蒙古军南下攻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尤其是这一胜利戏剧般地扭转了整个局势，蒙古大举攻宋之役因蒙哥丧生钓鱼城下而告终。谁都没有想到，在各路蒙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南宋已经危在旦夕，甚至已经有大臣向宋理宗提议迁都四明^[12]，历史却意外因为这场钓鱼城保卫战而改写。

就在蒙哥主力大军徘徊在钓鱼城下之时，其他各路蒙军均进展顺利。蒙哥死时，其弟忽必烈正在抢渡淮河，渡河之后，立即进兵鄂州。鄂州地处长江中游要冲，为南宋军事重镇，之前由于四川形势岌岌可

危，鄂州大部分宋军已经前去增援四川，防卫空虚，只有都统权州事张胜主事。忽必烈认为机不可失，决意要尽快攻下鄂州，直逼临安。就当他率领大军到达长江北岸黄陂^[13]（今湖北黄陂北）时，其庶弟末哥派人紧急从合州赶来，告知蒙哥意外战死的消息，并劝忽必烈立即北返继承汗位。

忽必烈自从受蒙哥之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后，征用汉人儒士治理中原，拉拢地方武装集团以扩充实力，其经济、军事实力位居诸王之首，声望大增，被中原汉族儒士奉为“中国之主”。蒙哥大汗听说后，深为猜疑，一度剥夺了忽必烈的军政大权。此次蒙古军南下之前，忽必烈本已被冷落，刚好大将塔察儿打攻东线无功受责，这才改由忽必烈替代。忽必烈知道鄂州空虚，认为指日可下，因此不愿意功亏一篑，决定继续进兵。他派董文炳为先锋，突破宋军的水上防线，自己亲率主力由阳逻堡渡江，驻营于黄州白鹿矶，遣人劝降无效后，开始围攻鄂州。宋理宗急忙派大批人马赶赴鄂州增援，宋名将高达率先突破了蒙军的包围圈，闯进鄂州城，与鄂州守将张胜合兵，并力拒守。

忽必烈在围攻鄂州同时，另外分出两路兵马，一路前往湖南，准备与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会合，另一路由大将郑鼎率领，负责袭扰江西。郑鼎军长驱直入江西，直奔隆兴。宋江西宣抚策应大使赵葵急忙从信州退保隆兴。蒙军溯赣江而上，攻临江军，知临江军陈元桂登城督战，力竭不能敌，被俘后遇害。宋瑞州知州陈世昌弃城而遁，蒙军直入瑞州，又扰兴国、南康^[14]、抚州等州县，江西大震。因为江西地僻兵稀，颇有无解南宋京师临安威胁之虞，宋廷震恐，一时迁都之议骤起。内侍董宋臣劝说宋理宗迁都四明以避战火，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也表示赞成，并自愿留守临安。军器监何子举、监察御史朱貔孙等上疏反对，谏言迁都将引起“三边”将士瓦解，盗贼蜂起。皇后谢道清也请留驻临安以安人心。宋理宗本猜忌吴潜，担心其仿效张邦昌故伎，迁都之议遂止。

到了十一月，忽必烈围攻鄂州两个多月，战事完全处于胶着状态。宋军援兵陆续赶往鄂州，刚刚增援四川的吕文德调任京湖制置使，自四川挥师东下，冲破蒙军阻截，乘夜突围进入鄂州城中，加强了鄂州的防御力量。新上任的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也从汉阳移军黄州，扼守长江

冲要。

就在局面对宋军有利之时，贾似道私下派使者到蒙古军营求和，表示愿意称臣纳贡。忽必烈没有同意。这时，忽必烈妻子察必派人前来密报阿里不哥正在蒙古大本营谋立大汗，催促忽必烈立即北返。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决定立即撤军，临行前还虚张声势，扬言要立即进攻临安。贾似道非常紧张，恰好此时传来了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讯，他才稍稍缓过气来。畏敌如虎的贾似道不但不乘机出击，反而再次派人前往蒙古军营，请忽必烈派人前来议和。忽必烈正要出发北归，立即顺水推舟，派赵璧为使者前往宋军营议和。贾似道的谈判代表提出：请蒙古军北撤，南宋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割让全部江北土地；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正在谈判之中，蒙古使者赵璧远远望见蒙古军营摇旗相招，立即动身离去，临别时说：“他日再议。”当天，忽必烈大军即拔营北返。这个所谓的和议即成为初步的口头协议。

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不顾忽必烈主动撤兵的事实，隐瞒割地赔款求和的真相，同时截杀殿后的蒙古军士卒，用他们的人头谎报抗蒙得胜，为此上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昏庸的宋理宗不辨忠奸，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说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其为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回到临安时，宋理宗更是下令群臣到郊外迎接“功臣”贾似道，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从此，贾似道完全把持了朝中军政大权。其后他为了巩固权位，大力排斥异己，将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排挤出朝，当时武将中除了主动依附于他的吕文德和马光祖外，其余全部去职。南宋朝政更加腐败。

忽必烈撤军后，正在围攻江西隆兴的蒙古郑鼎部以及湖南潭州的兀良合台部也随即撤军。这样，三支蒙军主力，南下的忽必烈以及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均是一路克捷，完全按照预定计划进军，只因西路主攻战场蒙哥的失败而功亏一篑，导致了蒙古这场声势浩大的灭宋战争全面瓦解，从而使南宋朝廷多延续了二十年。可以说，完全是钓鱼城保卫战扭转了整个战局。

而蒙哥之死不仅仅改变了中原的战局，延续了宋祚，还缓解了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势力向非洲扩张。当时，蒙军正在旭烈兀带领下发动第三次西征，先后攻灭盘踞里海以南诸山城的木剌夷国，攻陷巴格达、灭黑衣大食，并侵入叙利亚。叙利亚国王纳昔儿弃大马士革逃往埃及，留守长官献城投降。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埃及进军时，得知蒙哥死讯，于是命大将怯的不花率军两万继续攻掠叙利亚各地，自己率大军东还以寻机争夺汗位。结果怯的不花因寡不敌众而被纳昔儿军队打败，蒙古军所占领的叙利亚各城得而复失。从此，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走向了低潮，蒙古势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正因为钓鱼城在战争史上的重大意义，改写了世界中古历史，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之处”。

蒙古军退兵后，创建不世奇功的钓鱼城主帅王坚声名响遍大江南北，成为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南宋朝廷也加意恩宠，封王坚宁远军节度使、依前左领军卫上将军、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节制兵马，进封清水县开国伯。

然而，蒙哥的灵柩还未走远，英雄的事迹犹在耳边回响，余玠的悲剧命运再一次降临到王坚身上。权臣贾似道嫉妒王坚战功，生怕他功大压相，将他调回京城临安。从此，王坚再也没有回到他全心全意经营的钓鱼城，备受权臣的疑忌排斥，最终于景定五年（1264年）抑郁而死。合州军民听到王坚的死讯后，无不悲痛欲绝，特意立庙祭祀，建碑纪念王坚的功劳。王坚之子王安节后来也在德祐元年（1275年）保卫常州抗击元丞相伯颜率领的元大军时身亡。

王坚离开钓鱼城时，举荐中军都统制马千替代自己为兴戎司主帅。之所以没有举荐副帅张珩，是因为他曾与蒙古公主安敏有过一段纠缠，二人关系应该很简单，不然当初汪德臣也不会想到利用此节来劝降。而安敏彼时已下嫁秦巩汪氏新一代核心人物汪良臣为妻，王坚担心此事多少会对张珩有影响。后来马千之子马嵩在运粮途中被蒙古军俘虏，投降后不断写信招降父亲，马千颇为踌躇。朝廷派在合州的暗探将此上报后，宋理宗断然罢免了马千，改任张珩为主帅，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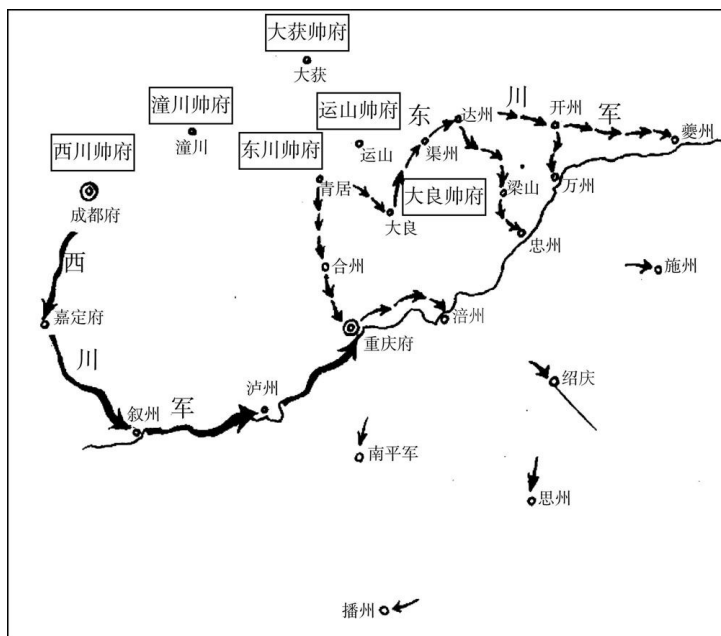
四川作为战区，仍然是宋、蒙两方反复激战争夺的目标。张珩上任

后，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外以兵护耕，内教民垦田积粟，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为保卫合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淳二年（1266年）十一月，张珩派部将收复渠州州治所在地大良平山城。次年四月，蒙古军又进攻合州，此时蒙军的水师已经初见规模，水陆两路来势汹汹。张珩将船碇泊在款龙溪一带的江面，截断水流，积成一座水城，挫败了蒙古水军的攻势。

然而蒙古仍然不肯放弃四川，咸淳七年（1271年），蒙古在成都设置四川行省。也正是在本年，蒙古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在四川战场，钓鱼城仍然是宋元双方争夺的焦点，张珩“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为保卫钓鱼城立下了赫赫战功。然一人终究难以独撑大局，南宋局势日益危急，四川大部亦落入元军之手。当时大元皇帝忽必烈已将京师迁往大都^[15]，元军在四川分设东、西川行枢密院。西川行枢密院由李德辉和汪世显第四子汪良臣主持。李德辉是忽必烈藩邸旧臣，曾任太子真金老师，除了主持四川事务外，还兼任皇子安西王王相，是忽必烈派在陕川的心腹。汪良臣虽只是汪世显第四子，既无长子身份，也不像二哥汪德臣那般继承了父亲汪世显的爵位，却因娶了阔端之女安敏公主而身价倍增，有驸马都尉头衔。东川行枢密院则由死在钓鱼城下的汪德臣长子汪惟正主持，彼时他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并娶耶律楚材孙女耶律昼锦为妻，亦是汉人大臣中的显贵。汪氏叔侄二人分别几次致信张珩，劝其投降，汪良臣甚至多次抬出了亡妻安敏的名头，然张珩只是置之不理。

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张珩升任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成为领导全川抗元斗争的主帅。宋廷因久闻其大名，知其善于用兵，对元军作战多能取胜，命他带兵赴京保卫临安。然入川所有通道已被元军阻断，诏令未能送到张珩手中。



1279年忽必烈定蜀示意图

当年，两院元军兵分两路进击，预备一鼓作气占领全川，最后在重庆会师。

虽然东、西川行枢密院长官都是姓汪，但却不大和睦。东院长官汪惟正是因其父汪德臣而显贵，而汪德臣却只是汪世显次子。当年汪世显降蒙，长子汪忠臣入质大汗窝阔台帐下，次子汪德臣入质二皇子阔端帐下，汪世显死后，汪德臣反而继承父亲爵位，地位反超长兄，且对诸兄弟盛气凌人，余人自然不服。蒙哥登上汗位后，亦亲近汪德臣，但因其锋芒太露，又扶持汪世显第四子汪良臣来制衡汪德臣父子，将安敏公主嫁给了汪良臣。汪良臣由此成为汪氏家族尚主第一人，地位甚至超过了汪德臣^[16]。汪德臣死后，汪惟正虽然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但受宠信程度明显不如四叔汪良臣。他认为父亲和自己才是四川战场上功劳最大的人，对汪良臣因妻而贵愤愤不平。这一因地位变化而产生的矛盾，直接表现了在东、西两院的军事行动上。

西川行院先攻陷叙州，随即进抵泸州州治神臂城。宋方泸州主帅为梅应春，即昔日因避战乱到钓鱼城借读的梅秀才，他于宝祐四年（1256年）中进士，同榜者有文天祥、谢枋得及其弟梅应申等人。初授余干令，后主动上书朝廷，称“当国事多艰之日，尽忠竭智，不二其心”，还

作《复泸凯歌》^[17]道：

重壁山前瑞色开，浮环夜渡捷骑来。
一旗金鼓辕门晓，唤得满城生意回。

休讶朝家奏报迟，平生忠孝鬼神知。
但留一片丹心在，会有天回地转时。

朝廷感其忠心，于是将梅应春派到四川，任泸州安抚使。然当元军水陆大军到达神臂城下时，他并没有“尽忠竭智”，也没有“但留一片丹心在”，而是作《望楚赋》称：“广、陵同根于李，而所处异域，亮、瑾^[18]均树于菖，而所事殊国。”不顾幕僚刘霖劝阻，主动打出降幡，还将反对投降的部将李丁孙、唐奎瑞等人杀害。元军授梅应春为泸州安抚使，命他与元千户熊耳同镇守神臂城。其余元军则在降臣赵金等人的引导下，直向重庆杀去，预备抢在东院之前占领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立下头等大功。

东川战场上，开、达、巴、渠诸郡已先后为东川行院元军所攻取，只剩下合州钓鱼城及其支持下的重庆、涪州和夔州等几个沿江孤城还在宋军控制之中。四川局势风雨飘摇，一时降官如毛、降兵如潮。尽管东川元军前期节节胜利，然进抵钓鱼城下时，却再也无法前进一步。眼见西川行院军沿江东，节节进逼重庆，东川行院军却久阻钓鱼城下，无尺寸之功。为了和西川行院争功，东川行院遂弃钓鱼城不攻，集中兵力，合围重庆。于是重庆城便被元东、西川行院的五路大军团团围困，自秋徂冬，援绝粮尽，形势十分危急。

张珏时任四川最高军政长官，本该赴重庆上任，然在元军大力围攻重庆的局面下，只能继续留在合州钓鱼城中，但“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为了解重庆之围，次年（1276年），张珏派部将赵安袭击元军东川行院所在地青居城，生擒元安抚使刘才、参议马嵩，逼迫部分元军回师青居城，减小了重庆压力。随即再派部将张万率精兵乘坐巨舰，自水路突破元军重围，冲入重庆城，由此增加了重庆守军的防备力量。

而此时长江上游重镇泸州神臂城中也发生了一场大变故。有一名中年妇人来到官署求见元将熊耳，自称姓郭名天兴，是金国大将郭斌之女；而他熊耳，名为蒙古熊耳部落首领，其实是郭斌遗孤，即河西流传已久的郭氏孤儿，也是她郭天兴的亲弟弟。当年张如意在剑门关挟持忽必烈时，熊耳人也在场，当即认出这自称郭天兴的妇人便是宋蜀帅张珩义妹，下令将其拘捕，但只带回私邸监禁，并没有张扬。他徘徊许久，最终还是相信了张如意的话，因为对方准确说出了他身上两处胎记的位置，并如她所请，放出了被梅应春软禁的刘霖，预备一道商议对策。熊耳妻子宗离为元重臣李德辉同母异父之妹，发现丈夫异常后，通知了正在神臂城养伤的西川行院先锋大将赵匡刺。赵匡刺急忙带人来围捕，刘霖事先走脱，张如意及熊耳姊弟因拒捕被当场格杀。

刘霖逃走後，即找到好友先坤朋，商量之下，决计联络合州，光复泸州。他遂只身逃出神臂城，赶来钓鱼城求见蜀帅张珩，乞兵恢复泸州。并告知张如意姊弟已被元人杀死，首级正悬挂在城头。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张珩不见义妹张如意已逾二十年，音讯全无，忽然听到其下落，便是凶耗，然亦是意料之中的事。虽然难过，却不肯鲁莽派兵赶去神臂城，免得旁人以为他有报私仇之心。况且，他对刘霖早已失去了信任——

刘霖妻子陈氏曾沦为蒙古人奴婢，受尽凌辱，虽侥幸被放回，人早已变得痴痴傻傻、神志不清。二十年前，蜀帅余玠行诱降阔端之计，刘霖表面为大宋一方起草书信文书，其实内心深处极想杀死阔端，以报妻仇，所以他才协助张如意藏在军中。然若非如此，张珩等人怕是早已死在剑门关外。万物相生相克，世事也是如此，总是有机缘巧合，总是有阴差阳错。那件事后，张如意独自离开，称要继续寻找幼弟，以了结最后一桩心愿。刘霖也无颜再面对众人，迁居神臂城，后来竟成为好友梅应春的幕僚。

刘霖见张珩沉默不应，料想对方必以为自己与梅应春勾结，有意设下陷阱，当场恸哭欲绝，甘愿以自身为人质，留在合州，以换取张珩派兵奔袭泸州。张珩最终被刘霖的泪雨所打动，派部将赵安、王世昌、王立等人，挑选精兵强将，随刘霖一道，兼程潜行，向神臂城进发。

六月初三夜里四鼓时分，刘霖与合州军潜至神臂城下，随即遣敢死之士数十人，攀城而入。早已等候在神臂城里的先坤朋纠集壮士，以为内应，杀死守门卫士，打开神臂门，纳师入城。在一片鼓噪声中，宋兵乘势悉入，冲锋巷战，尽歼守城元军。西川行院先锋大将赵匡刺亦在拒战时被杀。叛将梅应春被擒，随即被当众斩首。

泸州收复后，元军后勤供给成都与重庆前线的漕运联系被截断，西川行院军需供应成为突出问题。忽必烈不得不下令“遣泸州屯田军四千，转漕重庆”，暂时将泸州辖境内的屯田士兵编入运输部队，解一时之急。另一方面，西川行院诸将家属当时留驻在神臂城中，尽数被宋军俘虏。正在围攻重庆的元西川军听说家属被俘，人心不安，无心恋战者越来越多，最终被迫撤退，回师救援。元东川行院本来就与西川行院有矛盾，彼此互存戒心，观望不前，在得知西川行院撤兵后，亦不愿单独围攻重庆，退兵而去。重庆之围遂解，暂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同年十二月，张珩终于进入重庆，正式到四川制置司官署上任。随后又利用东、西川行院两院的矛盾，派部将程聪领兵收复涪州，连破元军沿江诸寨，解大宁之围。又派张万到夔州坚守，控入川的门户，川东形势一度好转。

就在张珩为四川战区力挽狂澜的时候，太后谢道清和宋恭帝早已献出了玉玺和降表投降，元丞相伯颜率大军进入了南宋京师临安。当年五月，宋端宗在福建福州重建南宋政权，改当年年号为景炎元年。张珩闻讯后，即派出数百名兵士前往东南，又在钓鱼城修建宫城，预备迎宋帝到钓鱼城居住，以为长久之计。

景炎元年（1276年）年底，元军再次进攻四川。至景炎二年（1277年）年底，先后攻占涪、万、泸等州，随即集中兵力进攻重庆，并致书劝降，张珩不予理睬，闭城坚守。景炎三年（1278年）正月，蒙古军加紧围攻重庆，张珩率兵出城迎战，遭到蒙古军前后夹攻，宋军大败，退回城中。

彼时重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已陷入万分危急的境地。元四川长官李德辉亲自写信招降张珩。书曰：“君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

而曰忠于所事，不亦惑乎？”张珩不答。

宋军将士中亦有不少人劝说张珩投降，并举出许多理由，如国运衰颓，重庆孤城难守，又如谢太后和皇帝都已降元，太后有亲笔诏书，命令宋将一律放弃抵抗。张珩当即斥道：“我是大宋人，保家卫国，还需要什么理由！”

他一片铁血丹心，百折不挠，宁死不降，誓要为大宋守好最后一座城池，部将却并非如此英勇顽强。当晚，赵安、韩忠显等大将打开城门，向元军投降。张珩闻讯，破釜沉舟，率余部进行巷战。战斗十分激烈，蒙古军主帅汪良臣身中四箭，犹督战不歇。最终宋军寡不敌众，再次战败，刘霖也在巷战中惨烈战死。张珩自杀未成，被家眷及侍从强行带上小船，从水路向东逃走。途中张珩又要投水自尽，被人拦阻。元军派出快船追赶，到涪州时，终于将张珩一行俘获。因张珩官职很高，又是大元皇帝忽必烈点名要见的人，旋即被关入囚车，解往京师大都。

重庆陷落后，全川只剩下钓鱼城一城尚在宋军之手，苦苦支撑大局。钓鱼城守将王立日夜忧叹，寝食难安。其义妹宗离力劝王立投降元军，并表示愿意利用兄长李德辉的关系居中说和。宗离即是元军千户熊耳之妻，王立攻破泸州时将她俘虏，因爱其美色，收为小妾，但名义上为王立义妹，以掩旁人耳目。

蜀帅张珩早在一年前便已被俘，王立料到以己之力，无力独守，便派人携带宗离亲笔书信，去找西川行枢院副使兼安西王王相李德辉斡旋。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李德辉只身来到钓鱼城劝降，仅带一名随从。那随从即是他的女婿汪惟简，除了汪世显孙子的身份外，他还是安敏唯一的儿子。

汪惟简诚恳地道：“当年我娘亲曾对张珩张相公许下诺言，要在最危急的关头赶来救他，来救钓鱼城。可惜我娘亲早死，不能履行诺言，她临终交代我，务必替她达成心愿。张相公虽被囚锁入北，押在大都，但由于我岳丈出面斡旋，性命暂时无虞，其家眷亦已被释放为民。而且我

岳丈已然上书大元皇帝，不久即会派人将他解送到安西^[19]，妥为安置，除了行动不得自由外，其余方面都会受到优待。因而这一诺言，我算是替家母完成了。还剩下一个解救钓鱼城的诺言，恳求王大帅成全。”

世上最深刻之关爱，不是嘴上随意说说，而是在紧急关头救危难于水火。王立闻言后老泪长流，遂当场交出官印，以“不屠戮百姓”为条件，向李德辉投降^[20]。钓鱼城就此结束了坚守长达三十六年之久的鏖战历程。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蒙古平定巴蜀战争的结束。

虽然蒙哥死前曾留下遗言：务必杀尽钓鱼城军民。但因为钓鱼城主动投降，李德辉又事先答应了王立不杀百姓的条件，相对开明的忽必烈同意赦免钓鱼城军民，并没有大开杀戒。只是，蒙古人依旧不能忘记昔日钓鱼城之战的惨烈，将钓鱼城的居民重新迁回合州旧城，同时拆毁了钓鱼城城垣及全部军事设施。作为军事要塞的钓鱼城，曾经力撑全局，最终伴随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走进了历史的尘埃。后人诗云：

钓鱼山水溢涌，钓鱼山上城高耸。
半壁版图一丸泥，两江围绕千岩拥。
胜日渡江著屐游，山岭登罢上城楼。
城里英雄归何处？山自横空水自流。

元军开入钓鱼城后不到一个月，宋将张世杰在厓山^[21]败于元军，宋臣陆秀夫背负宋末帝投海自尽，南宋王朝就此灭亡。

张珩被押送到大都后，大元皇帝忽必烈亲自招降，为张珩所拒。他随即被关押进兵马司监狱，开始了艰难漫长的牢狱生活。也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前宰相文天祥。

文天祥为宝祐四年（1256年）头名状元，任赣州知州时，接到朝廷勤王诏书，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当时有人劝文天祥不要以卵击石，说：“现在元兵三道而进，你以乌合之众万人去迎敌，无异于驱羊去斗猛虎。”文天祥回答道：“我也知道情况如此。但国家危难，征天下兵，竟无一人一骑前往，我深以为恨，所以不自量力，以身赴难。或许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社稷还可保全。”临安陷落前，由于大批宋臣逃走，包括宰相陈宜中，太

后谢道清不得不临时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城与元军谈判。文天祥当时还有保全南宋皇室的幻想，对元军主帅伯颜说：“北朝若要宋为属国，全军北还为上策。若要毁宋宗社，则江浙闽广尚多未下，是利是祸还不知道，恐怕兵连祸结又自此开始。”伯颜见文天祥举动不凡，疑有异志，于是将其拘留在军中，随即派人押解北上。经过镇江时，文天祥乘元兵不备，和下属杜浒等十二人于夜间逃出，组织义军抗元，后来兵败再度被俘。

祥兴二年（1279年），元将张弘范押文天祥前往厓山，强令他招降宋廷。文天祥遂赋《过零丁洋》诗以明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光辉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精神，后成为传世名作。尽管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义壮烈，却也有“零丁洋里叹零丁”的伤感悲愤，掩饰不住亡国背后的种种悲凉。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感慨，对壮志成空的叹息，是最深沉的时代悲哀。比照南宋的歌舞升平，苟且求和的偏安岁月，这种悲哀愈发显得触目惊心。

厓山海战是南宋亡国前的最后一战，文天祥亲眼目睹，酷烈痛苦，无以胜堪。他一度恸哭不已，难以自制，感叹“正气扫地山河羞”，“惟有孤臣雨泪垂”。如此人物，当然与张珩格外投缘，二人惺惺相惜。张珩对文天祥的文章才华及风度仰慕不已。文天祥亦称张珩为“蜀之健将”，并集杜诗赞叹道：“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对张珩独立支撑四川战局，战绩辉煌、功勋卓著极为赞赏。

一年后，张珩被转押至安西。到城外赵老庵时，梅应春之子梅国宾已仕元为泸州安抚使，趁张珩如厕之机，跟进来告知道：“时至今日，张相公尚得以活命，全是因为安敏公主。相公尽忠一世，以报所事，今却因为妇人方得存活，纵得不死，亦何以哉？”说罢解下弓弦，递了过来。

张珩乍然听到安敏的名字，愣了一愣。他的一生几乎折射出南宋一

朝的历史，但到了最后，再复杂再跌宕的人生也不过是几句话语的事。一时生出岁月如流的感慨来——流光空度，只剩下虚簷明月，白发飘零，梅花影里，关山愁绝。他知道梅国宾以言语相激，无非是想报杀父之仇。自重庆陷落以来，他便有心自杀成仁，只是被俘后元军看守甚严，手足时时为重铐锁住，行动尚且艰难，更不要提自尽了，此时既有良机，便坦然接过弓弦，结在茅厕窗棂上，自经而死。临死时手中犹紧握着一个陈旧的木偶，正是当年安敏所刻送他本人的雕像。

梅国宾一直等到张珩断气，这才出去告知押送的元兵，称张珩已自杀身亡。元人本不重视遗体，遂将张珩尸骨就地焚毁，用瓦罐盛了骨灰，埋葬在茅厕旁。

时人刘埙闻讯后，写有《挽四川制置使知重庆府张公珩》诗云：

咄咄快敌仇，谁与掩抔土？
哀哉关西雄，国亡犹不负。

后人有吊古之作《咏怀合州名宦余玠》云：

知征二冉是高贤，计守鱼城半壁坚。
白骨耻埋元世界，丹心誓保宋山川。
残碑没字空秋草，故垒无人只暮烟。
凭吊忠魂何处是？春深怕听夜啼鹃。

又有《咏怀合州名宦张珩》云：

年年捍御困干戈，危局难撑可奈何？
气敌万人悲信国，计工一炮殄蒙哥。
南军百战丹忱苦，北虏重围碧血多。
太息大江遗憾在，至今犹响不平波。

古时候的天地现在还有，古时候的日月现在还明，古时候的山河现在还在，古时候的人现在不见了。

钓鱼城金戈铁马的风云岁月，尽管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四川军民英勇抗击外来侵略的光辉事迹却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钓鱼山作为这些事

迹的见证也名垂千古。“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即使在今天，徘徊在钓鱼城古战场上，依旧有英风回荡，雄气激昂，令人不由自主地热血沸腾。

岁月的迷雾遮不住钓鱼城当年的雄姿英发，时光的磨砺消不掉鲜血写就的巍然丰碑。历史的星空上，总会有英雄人物熠熠闪亮。只是，自以为能够指斥江山、主宰全局的皇帝宰相并没有能够改写历史，反倒是一些看似普通平凡的人物，如余玠，如王坚，如张珏，却能在山河破碎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用自己的才智、热血和忠诚将本不光彩的历史谱写得壮丽辉煌。

（全文完）

[1] 庚牌：即更牌，宋代用于更改调动大臣的牌符。

[2] 刘黑马：名刘寔，字孟方，山东济南历城人。出生时，家中有白马产黑驹，因此以“黑马”为乳名，不料日后反以此名传遍天下。他与史天泽一样，均是蒙古军中的汉人高级将领。窝阔台即位后，设三万户，以刘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次之，授金虎符，总管汉军。后增设七万户，仍以刘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严实次之。

[3] 鄂州：今湖北武昌。潭州：今湖南长沙。

[4] 灵泉山：今四川成都东南。江箭滩：今四川遂宁涪江渡口。

[5] 简州：今四川简阳。

[6] 彭州：今四川彭县。怀安军：今四川成都东。绵州：今四川绵阳。威州：今四川理县西北。茂州：今四川茂汶。

[7] 运山城：今四川蓬安东南。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大良城：今四川广安东北。

[8] 合州旧城：今四川合川。礼义山城：俗称三教寺寨，今四川渠县东北。平梁山城：今四川巴中西。忠州：今四川忠县。涪州：今四川涪陵。藿市：今四川涪陵西。铜罗峡：今四川重庆东。

[9] 鸡爪滩：今钓鱼城东北鸡心石。

[10] 这里的“炮”并非后世火炮，而是指大型投石机。

[11] 曹世雄后被权相贾似道迫害而死。刘整亦为贾似道猜忌，被迫投降蒙古，成为影响宋元战局的关键性人物。

[12] 四明：今浙江宁波。

[13] 黄陂：今湖北黄陂北。

[14] 隆兴：今江西南昌。信州：今江西上饶。临江军：今江西清江。瑞州：今江西高安。南康：今江西星子。

[15] 大都：今北京。

[16] 元制：“非勋臣世族及封国之君、则莫得尚（公）主，世联晚者，亲视诸王。”汪良臣子汪惟勳后亦娶大元阿德茶公主，另一子汪惟简则娶李德辉之女，均为显贵。

[17] 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泸州守将刘整率部投降蒙古。次年，宋军收复泸州，这两首诗即因此而作。

[18] 广、陵：指西汉名将李广、李陵。李广为抗击匈奴奋战一生，其孙李陵则投降了匈奴。亮、瑾：指三国名臣诸葛亮、诸葛瑾。诸葛亮为蜀汉丞相，为刘备效力。诸葛瑾则在东吴孙权手下为官，官至大将军，领豫州牧。

[19] 安西：今陕西西安城东北。

[20] 彼时元东、西川行枢院矛盾深重，李德辉以西川行枢院副使身份受降合州，为大元拿下四川最后一座城池，立下大功，令两院矛盾愈发激化。王立降元后不久，即被东院逮捕下狱。东院长官上报元世祖忽必烈，请杀王立立威。忽必烈不知李德辉受降时与王立已有约定，同意将王立以极刑处死，再分其妻子财产。正当东院将王立五花大绑、预备行刑时，安西王（忽必烈子）使者赶到，令东院立即放人。两相僵持不下，遂暂时将王立监禁，东院和安西王各自上报，请忽必烈断处。东院先行买通枢密院，令枢密院瞒下安西王奏章，只将东院奏书上报。正好西川行院有官员在大都办事，闻讯设法请大都留守使贺仁杰周旋，忽必烈这才知道全部真相，严厉斥责了枢密院和东川行院，下令释放王立，拜其为合州安抚使（一说为潼川路安抚使）。

[21] 厓山：今广东新会县南，当时为海岛。

独钓中原——钓鱼城及相关大事编年

公元1232年，绍定五年

十二月，宋蒙达成联合灭金盟约，蒙古许灭金后以河南地（指黄河以南为金人占领的宋土）归还南宋。

公元1234年，端平元年

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攻灭金国。六月，南宋违约出兵先后攻占开封、洛阳。八月，宋军为蒙古军击败，退回宋境。余玠于本年投奔宋名将赵葵。

公元1235年，端平二年

蒙古以宋违约而侵宋，宋蒙战争自此开始。金大族汪世显降蒙。

公元1236年，端平三年

九月，阳平关之战宋军大败，宋将御前诸军统制曹友闻战死，四川从此沦为战区。十月，蒙古帅阔端攻陷成都、利州、潼川三路，秦、巩等二十余州降。全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顺庆府。

公元1238年，嘉熙二年

二月，蒙古帅塔海率兵侵蜀，克隆庆，继侵汉州、邛州、简州、眉州、蓬州、遂宁、重庆、顺庆府。时值蒙宋和议成，蒙军引退。八月，四川成都制置使丁黼与侵蜀蒙军战，死之。

公元1240年，嘉熙四年

宋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重庆城，命部将甘闰来合州筑钓鱼山寨。

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

蒙古塔海率兵破西川二十余城。宋成都守将田显开北门纳蒙古军，制置使陈隆之出奔，为蒙古汪世显追获，缚至汉州，令诱守将王夔降。陈隆之至城下大呼：“大丈夫死尔，勿降也。”遂见杀。蒙古军屠汉州。守将王夔夜驱火牛突围出。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皇后乃马真称制于和林。

公元1242年，淳祐二年

五月，蒙古帅塔海会大军破遂宁、泸、叙等州。余玠赴临安觐见宋理宗。六月，宋以余玠为四川宣尉使。七月，朝廷为余玠举行入川“陛辞”典礼，临行前改任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事，定重庆为四川制置司驻地。十二月，叙州都统杨大全与蒙古兵战，死之。

公元1243年，淳祐三年

余玠置司重庆，开始经略四蜀。二月，钓鱼山城筑成，徙合州、石照县治其上。三月，蒙古总帅汪世显死，子汪德臣继为总帅，随皇子阔端攻蜀。

公元1246年，淳祐六年

七月，蒙古窝阔台子贵由即大汗位。

公元1247年，淳祐七年

抗战派赵葵出任枢密使。余玠在蜀筑紫云城。

公元1248年，淳祐八年

三月，蒙古大汗贵由死，皇后海迷失称制。五月，宋任命余玠为兵部尚书，任职四川依旧。

公元1250年，淳祐十年

二月，诏加余玠龙图阁学士。冬，余玠率诸将巡边，直捣兴元，与蒙古军大战。

公元1251年，淳祐十一年

三月，宋任俞兴升成都安抚使、知嘉定府。六月，蒙古立拖雷子蒙哥为大汗。

公元1252年，淳祐十二年

蒙古总帅汪德臣将兵掠成都，薄嘉定。宋余玠率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捷闻。余玠杀大将王夔，遣将往云顶代守将姚世安，姚世安不纳，并勾结宰相谢方叔在宋理宗前诋毁余玠。

公元1253年，宝祐元年

五月，宋理宗听信谢方叔、徐清叟谗言，召余玠回朝。余玠暴卒。宋以余晦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财赋。蒙古忽必烈率师远征大理，次年俘获大理国王段兴智，建国三百余年的大理至此灭亡。

公元1254年，宝祐二年

余玠部将王惟忠被宋廷斩首。蒙古总帅汪德臣率军南侵，宋隆庆府守将南水忠降。宋廷诏追削余玠资政殿学士。

公元1256年，宝祐四年

宋任命蒲择之权兵部侍郎、四川宣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

公元1258年，宝祐六年

蒙古大汗蒙哥自将伐宋，由西蜀以入，纽璘率军攻宋云顶山，宋守将姚世安等降。宋四川制置使蒲择之攻成都，蒙古帅纽璘迎战，蒲择之败。

公元1259年，开庆元年

蒙哥大汗亲自率军攻打钓鱼城，累攻不克。秋七月，蒙哥大汗在钓鱼城东脑顶坪筑台窥视城中情景时为飞矢所仇，不久伤痛迸发，卒于军中，遗诏屠城剖赤。蒙古留三千精兵牵制钓鱼城，大军则护蒙哥大汗遗体北还。忽必烈发兵牛头山，声言直取临安。宋贾似道大惧，遣宋京去

北军议和。忽必烈自鄂引师北还。贾似道向忽必烈求和未及签约，妄称战胜蒙军。

公元1260年，景定元年

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宋以王坚为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马千取代王坚知合州守钓鱼城。

公元1262年，景定三年

蒙古汪良臣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请就近筑城曰武胜，以扼南师往来”，从之。

公元1263年，宋景定四年

宋安抚高达、温和进兵成都，为蒙古刘整率援军打败。合州马千遣子馈饷至虎相山，沔州都统战死，马千子为蒙古所俘，屡以书劝乃父千降。宋命张珩为兴元府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取代马千。

公元1264年，宋景定五年，元至元元年

王坚病卒，赐谥忠壮。夏贵代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宋理宗死，子度宗继位。

公元1267年，宋咸淳三年，元至元四年

宋张珩护合州春耕，与蒙军大战款龙溪。蒙古平章赛典赤，提兵坏重庆夹道，攻合州钓鱼城。张珩旋舟断江中为水城，退赛典赤数万之众。蒙古总帅汪良臣请立寨于毋章德山，以当钓鱼之冲。

公元1270年，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

蒙古汪惟正于嘉陵江边立武胜军以扼合州城，临江作栅，扼其水道，夜悬灯栅间，编竹为笼，中置火炬，顺地势转走，光明百步，以防不虞。

公元1271年，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

十一月，蒙古改国号大元。

公元1272年，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

夏四月，知合州利东路安抚张珩创筑宜胜山城。元军攻钓鱼山，先锋赵匪刺以千人至葛树坪，掠渠江口，获战船五十艘，为宋兵所阻而还。十一月，宋合州知州张珩，命阮思聪赴枢密院稟议。

公元1273年，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元东川统军合剌请于渠江之北云门山及嘉陵江西岸虎头山立二戍，以制钓鱼城。三月，合州守张珩与元将合剌战于武胜军。七月，元将合剌受命筑马鬣（在距钓鱼城约4公里的渠江北面）、虎头（今虎头寨，与钓鱼城隔江相望）二城，图扼三江以取合州。合州守张珩乃张疑兵于嘉陵江，潜师渡平阳滩（今花滩，在钓鱼城西北面嘉陵江中），火元军资粮器械，越砦七十里，焚元军设在金子沱的船材，由是，马鬣、虎头二城筑不就。宋军乘势复洋州城。

公元1274年，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

正月，忽必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五月，合州守将张珩，向宋廷奏请筑城马騮、虎头山，或先筑其一，以扼险要，与钓鱼城成犄角之势，朝廷不许而罢。七月，宋度宗死，子嘉国公赵显即皇帝位。八月，元四川总帅汪惟正请释合州围，会师临安，不许。

公元1275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

元诏谕重庆府制置司并所属州寨军民举城归附。诏李德辉以安西王相抚蜀入成都。元匪刺等率舟师会攻钓鱼山。宋加张珩检校少保、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泸州梅应春以城降元。

公元1276年，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丙子

正月，元军占领南宋首都临安。宋张珩遣赵安裘青居。二月，南宋恭帝降元。四月，张珩遣将张万以巨舰载精兵断内水桥入重庆，合兵出

击凤顶诸寨元军。五月，宋益王赵昰于福州即皇帝位，改当年为景炎元年。元安西王相府请领诏招合州张珩，张珩拒绝。六月，张珩自合州遣兵复泸州，杀梅应春。王立俘元将熊耳妻宗氏。张珩由合州遣使去广中访宋二王，钓鱼山辟地筑皇城以待。十二月，张珩入重庆府莅任。是时宋号令不达于川，川中诸将为宋守土如故。是月，宋王赵显于惠州降元。

公元1277年，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

春，张珩遣史训忠、赵安等援泸州。宋张万入夔，连忠、涪兵拔石门及巴巫寨，解大宁围，攻破元军所据十八砦。二月，宋张万率师援合州，在龙坝为元将旦只儿击退，败归重庆。十一月，元会兵围重庆，驻佛图关，以一军驻城南，一军驻朱村平，一军驻江上，遣泸州降将李从招降张珩，张珩不从。

公元1278年，宋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

正月，宋王立任合州知州、钓鱼城主将。元李德辉遗书张珩曰：“君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忠于所事，不亦惑乎？”张珩不答。二月，张珩率军与攻重庆的元将汪良臣大战，败归。重庆城中粮尽，宋都统赵安劝张珩投降，不从。其夜，赵安与帐下韩忠显开镇西门降元。汪良臣等夜入重庆，张珩率兵巷战不支。归府，索鸩饮不得，乃以舟载妻子东走涪州，江中斧舟不果；赴水死不逞。明日，为元万户铁木儿舟师追及被执，解送京师大都。至此，全川只剩下钓鱼城一城尚在宋军之手。四月，宋瑞宗赵昰死于碙州，弟卫王昺即位，改元祥兴。冬，宋合州钓鱼城主将王立与义妹熊耳夫人谋，遣杨獬持书往成都安西王相李德辉处请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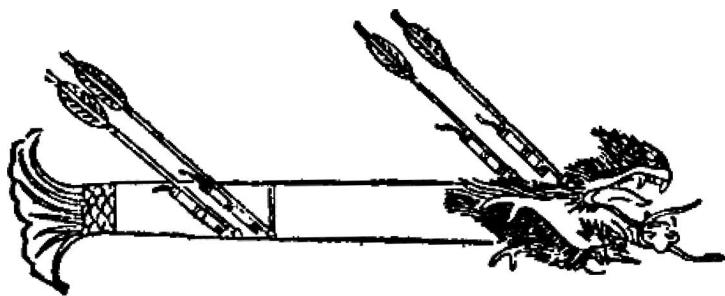
公元1279年，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

春正月，合州安抚使、钓鱼城主将王立，以钓鱼城降元安西王相李德辉，全川尽入元人之手；二月，宋将张世杰在厓山败于元军，宋臣陆秀夫背负宋末帝投海自尽，南宋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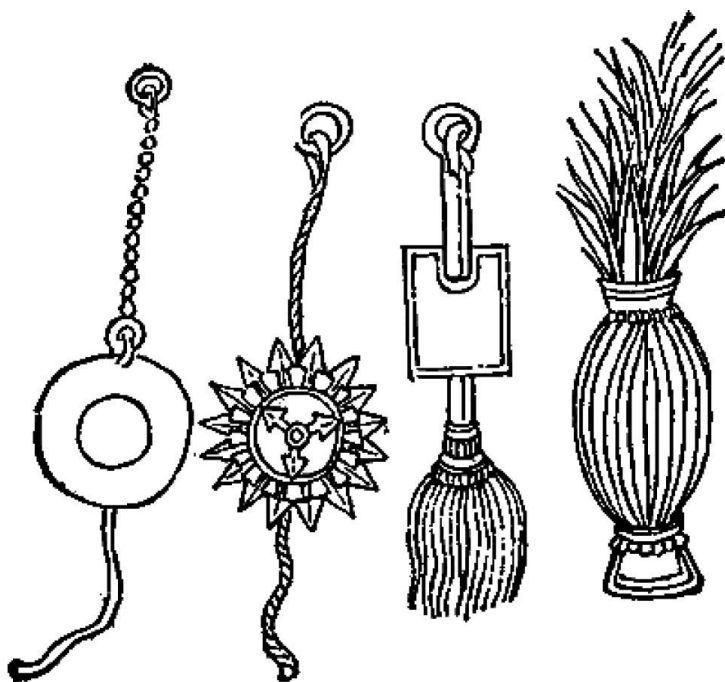
公元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

二月，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张珏，为元所俘后二年，转押至安西赵老庵时，于厕中以弓弦自缢而死。冬十月，元安西行省左丞李德辉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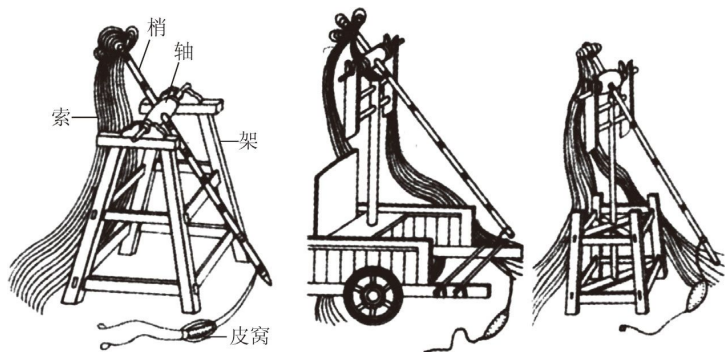
附录一 武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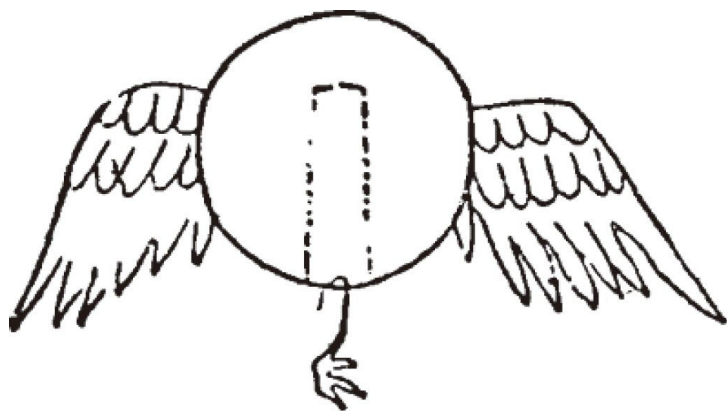
武备 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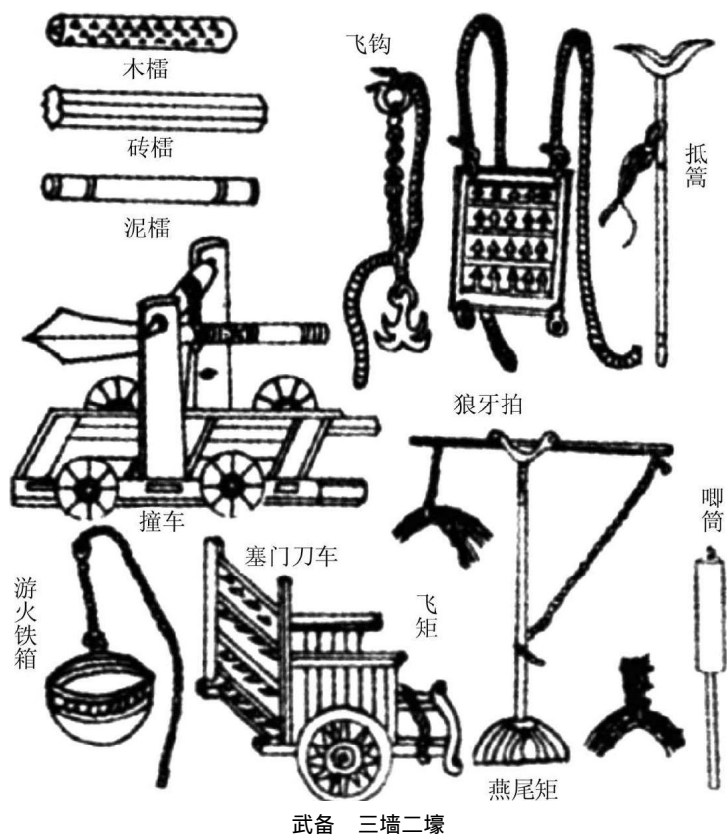
武备 火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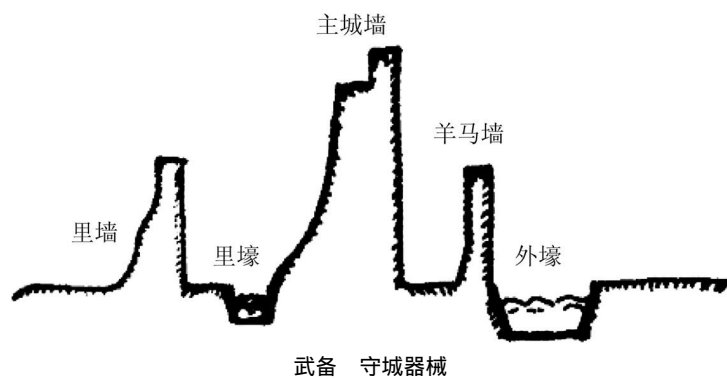
武备 抛石机



武备 震天雷



武备 三墙二壕



附录二 南宋四川地图

成都 府路 潼川府路
夔州路 利州东路 利州西路

南宋



附录三 南宋四川行政区域

北宋初年，宋太祖曾分全国为13道。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分全国为21路。至道三年（997年）改为15路。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为26路。

南宋时，由于北方诸路陷没于金，全国仅存15路。路之下设府、州、军、监，再下设县，于是形成路、州（府、军、监）、县三级行政区。

巴蜀地区，宋初置西川路，后分峡西路，又并为川峡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重新划分为益州路（后改成都府路）、梓州路（后改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总称四川路，为“四川”得名之始。

南宋时，今四川地区共设4路、10府、30州、8军、2监、180县。

成都府路：

辖有3府、11州、2军，分别是：成都府、嘉定府、崇庆府、眉州、彭州、绵州、汉州、邛州、简州、黎州、雅州、茂州、威州、隆州、永康军、石泉军。

潼川府路：

辖有3府、8州、3军、1监，分别是：潼川府、遂州府、顺庆府、资州、普州、昌州、叙州、泸州、合州、荣州、渠州、长宁军、怀安军、宁西军、富顺监。

利州路：

辖有1府、5州，分别为：隆庆府、利州、阆州、巴州、蓬州、龙州。

夔州路：

辖有4府、5州、3军、1监，分别是：夔州府、咸淳府、重庆府、绍

庆府、酉阳州、万州、开州、达州、涪州、云安军、梁山军、南平军、大宁监。

附录四 南宋年号表

年号	庙号	名字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年数	死时年龄	世系	备注
建炎、绍兴	高宗	赵构	1127 年	21	36	81	徽宗第九子	即位前称康王。靖康二年(1127 年)四月，金兵虏徽、钦二宗。五月，康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帝位。
绍兴、隆兴、乾道、淳熙	孝宗	赵昚	1162 年	36	28	68	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太祖少子秦王德芳之后。父季王赵子偁	高宗无子，纳赵昚于宫中以为嗣子，后立为皇太子。高宗死，遂即位。
淳熙、绍熙	光宗	赵惇	1189 年	43	6	54	孝宗第三子	以皇太子嗣位。
绍熙、庆元、嘉泰、开禧、嘉定	宁宗	赵扩	1194 年	27	31	57	光宗第二子	以皇太子嗣位。
嘉定、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开庆、景定	理宗	赵昀	1224 年	20	41	60	父赵希璘	嘉定十七年(1224 年)宁宗病危，权相史弥远称诏，另立宗室子贵诚为皇子，改名昀。同年八月宁宗死，史弥远拥立赵昀嗣位，原皇子赵玠被废。
景定、咸淳	度宗	赵禔	1264 年	25	11	35	理宗侄。父荣王与芮	理宗无子，立为皇太子，理宗死，为太子嗣位。
咸淳、德祐	恭帝	赵显	1274 年	4	3		度宗幼子	度宗死，权相贾似道拥立赵显为帝，显兄赵昰遂不得立。德祐二年(1276 年)，蒙古军陷临安，赵显被俘北去。
祥兴	宣宗	赵昀	1278 年	8	2	9	度宗子	端宗病死，陆秀夫、张世杰拥立卫王赵昀为宋主，移驻厓山。1279 年正月，元军攻厓山，二月陆秀夫负帝赵昀跳海死。南宋亡。

附录五 元代年号表

年号	庙号	名字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年数	死时年龄	世系	备注
	太祖	铁木真	1206 年	45	22	66	也速该之子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被蒙古尼伦部拥戴为汗。后击败塔塔儿、乃蛮、克烈等部，统一漠北，南宋开禧二年（1206 年）被蒙古各部酋长推为蒙古大汗，尊号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正式诞生。
	太宗	窝阔台	1229 年	44	13	56	铁木真第三子	1227 年成吉思汗死，以第四子拖雷为监国。1229 年耶律楚材以太祖遗诏召诸王毕会，清立窝阔台，拖雷与诸王即奉窝阔台即汗位。即位后与南宋联合灭金。
	定宗	贵由	1241 年	41	3	43	窝阔台长子	1241 年太宗死，遗诏立皇孙失烈门为嗣，皇后乃马真氏不从，乃自称制。1246 年七月，乃马真氏会诸王、百官，立皇子贵由为大汗。
	宪宗	蒙哥	1251 年	44	9	52	成吉思汗孙，拖雷长子	定宗卒，皇后海迷失称制，皇子失烈门、诸王不服。1251 年在忽里勒台大会上，蒙哥被诸王拥立为大汗。蒙哥汗八年，派大军攻宋。九年（1259 年）七月，死于攻宋军中。
中统、至元	世祖	忽必烈	1260 年	46	35	80	拖雷第四子、蒙哥弟	蒙哥汗元年，受命总管漠南汉地，蒙哥汗九年（1259 年）率军攻南宋鄂州，闻蒙哥汗死，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率军迎蒙哥灵柩，收皇帝玺，十年（1260 年）抵开平，废除由忽里勒台大会选举大汗之制，由部分贵族支持，即大汗位，建年号中统。后自和林迁都于燕京，改称大都。至元八年（1271 年），定国号为元。至元十六年（1279 年）灭南宋。
元贞、大德	成宗	铁木耳	1294 年	30	14	43	真金之子	因其父皇太子真金早卒，故于至元三十年被立为皇太子，太祖死，即帝位。
大德、至大	武宗	海山	1307 年	27	5	31	答剌麻八剌之长子	即位前封怀宁王。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卒，二月，成宗兄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迎其兄海山，五月，海山即帝位。
至大、皇庆、延祐	仁宗	爱育黎拔力八达	1311 年	27	10	36	答剌麻八剌之子	武宗即位初立以位皇太子，武宗卒，遂即位。
延祐、至治	英宗	硕德八剌	1320 年	18	4	21	爱育黎拔力八达嫡子	以皇太子嗣位，在“南坡之变”中被政敌铁失等蒙古贵族杀害。

年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至治、致和、 泰定	泰定	也孙铁木儿	1323 年	31	6	36	甘麻剌之长子	即位前封晋王，镇守漠北，至治三年（1323 年）八月英宗被害，九月，也孙铁木儿在漠北被铁失等拥立为帝。
天顺	天顺	阿速吉八	1328 年	9	1		也孙铁木儿幼子	泰定帝死后，大都发生政变，签枢密院事燕贴木儿集百官于兴圣宫，宣布迎立武宗次子图贴睦尔。时丞相倒剌沙在上都，闻变，于 1328 年九月拥立皇太子阿速吉八即帝位。同年十月，图贴睦尔统兵入上都，天顺帝不知所终，在为仅一个月。
天历、至顺	文宗	图贴睦尔	1328 年	25	5	29	武宗次子	泰定五年（1328 年）泰定帝卒，九月，燕贴木儿拥立怀王图贴睦尔为帝。天历二年（1329 年）正月，明宗和世㻋在漠北即帝位。三月文宗图贴睦尔遣使奉皇帝玺北迎明宗。四月，明宗立文宗为皇太子，八月，明宗南下，文宗亲迎。明宗宴皇太子及诸王，被害暴卒，文宗复为位。1332 年八月，文宗病死于上都。
天历	明宗	和世㻋	1329 年	30	1	30	武宗长子	泰定帝死，图贴睦尔在大都被拥立为帝，时天历元年九月。天历二年（1329 年）正月，图贴睦尔遣使迎其兄和世㻋即帝位，是为明宗。八月，图贴睦尔将明宗毒死，复位。明宗在位仅八个月。
至顺	宁宗	懿璘质班	1332 年	7	1	7	明宗次子	至顺三年（1332 年）十一月宁宗卒，皇后卜答失里奉遗诏立明宗次子郕王懿璘质班为帝。十月即位，十一月卒，在位仅四十三天。
至顺、元统、 至元、至正	惠宗	妥欢贴睦尔	1333 年	14	36	51	明宗长子	至顺三年（1332 年）十一月宁宗卒，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立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为帝，因遭权臣燕铁木儿反对，次年六月始即位，改元元统。至正十一年（1351 年）红巾军起义爆发。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朱元璋部将徐达兵逼大都，顺帝北走。徐达克大都，元亡。1370 年，顺帝病死于应昌。

后记——落月照江流，孤臣天地心

金庸先生曾在其名著《神雕侠侣》中描写神雕大侠杨过以飞石击毙蒙古大汗蒙哥，此段情节为襄阳大战的最高潮。在历史上，蒙哥确实被人以飞矢射中，后伤重不治而死，不过真实战事却是发生在四川钓鱼城。射杀蒙哥的当然不是小说虚拟人物杨过，而是南宋名将张珏。后人“计工一炮殪蒙哥”诗句，即指此事。

自余玠主持建成山城防御体系以来，钓鱼城便成为蜀地一杆标志性大旗，坚持抗蒙长达三十六年之久，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蒙古大汗蒙哥东征西讨，纵横欧亚大陆，所向披靡，然而却在钓鱼城断戟，死在城下，由此影响和改写了整个世界中古史。钓鱼城因而被欧洲人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射杀蒙哥的英雄张珏十八岁从军，从一名普通士卒到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命运亦与钓鱼城紧密相连。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光都在钓鱼城中度过，直到被任命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后，为安定重庆军民之心，这才冲出被元军重重包围的钓鱼城，赶赴同样被重兵围困、援尽粮绝的重庆府就职。彼时蜀地大部已沦入元军之手，州郡多破，钓鱼城、重庆成为两座孤城，依然互为犄角，顽强坚守，力御强寇。不久，南宋京师临安亦被元军攻陷，宋恭帝、太后谢道清率群臣降元。谢道清亲手下诏书，命残余宋军放弃抵抗。元军一再以此招抚张珏，主持元四川事务的安西王相李德辉甚至亲自写信劝降。张珏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理睬元人高官厚禄的诱惑，拼死奋战到最后一刻，直至城破被俘。可叹的是，重庆、钓鱼两座城池先后陷落，并不是被元军用武力攻陷，而是因为守将主动开城投降。然张珏始终铁骨铮铮，直至遇害，用生命和鲜血为宋朝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最后一页。那种为保社稷而背水一战的义不容辞，为捍家园而不屈不挠的奋力拼搏，既令人钦佩感怀，又令人唏嘘慨叹。

本书讲述的是张珏任合州副帅时，发生在钓鱼城的一段故事。当时蒙古因久久不能占领四川全境，欲先弱后强，先集兵南下攻灭大理。而大宋四川制置使余玠出任蜀帅十年，正遭受以宋理宗为首的中央朝廷百

般猜忌，处境相当不妙。大战在即，生死对决之前，自有一番博弈。这不是一盘普通的棋局，有太多人在各种位置，为各种利益，发展成错综复杂却又必须遵从的规则，于是在这盘太多人彼此牵制的棋局中，每个人都成了“被命运所决定，而又只有极微力量去改变的人”。此种情形，并非出于个体原因，而是完全由当时局势所决定。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大环境、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书中所塑造的人物呈现立体化，并没有绝对的对立。人物的着眼点，也不是孤立地凸显英雄主义、忠勇爱国或大奸大恶、众叛亲离等，而是尽量将人物放在“真人”的角度，写出他或她在时代和历史的旋涡中的不同境遇和选择。

由于故事所发生的时间正是南宋生死存亡关头，大时代背景极为复杂，相关历史知识会有重复交代。

书中部分地图选自《宋元战史》（李天鸣著）一书。这里，要特别感谢原书作者的慷慨授权和无私帮助。我个人对天鸣兄的才学仰慕已久，期待将来有机会到宝岛当面致谢。

写作是一场有意味的探险。到了一定程度，人物和情节有了生命力，不再受作者的控制，而是自行与时代风云吻合，最终汇入历史洪流中。曾有读者说：“（吴蔚）是在叙史而非写人，人的命运变化依附于历史事件的发生，于是很少机缘，很少团圆，很少眷属，反而在大的时代变迁下多舛多难，尽管间隙中不乏天真烂漫、诙谐幽默与脉脉温情。”感谢这位读者敏锐的洞察力，作者视你为创作上的知己。

《钓鱼城》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柳如是》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杨瑞雪女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肖启明社长、刘海涛先生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读者长久以来的支持。

2013年4月30日于北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青花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青花瓷

作者：吴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花瓷/吴蔚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9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1001-7

I. ①青... II. ①吴... III. ①侦探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1192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董理

责任印制 曲静

发行总监 杨荣刚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聂强

书名 青花瓷

作者 吴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 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5

字 数 377千字

版 本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1001-7

定 价 39.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

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瓷业发展进入极盛时期，尤以青花名重当时，畅销世界。瓷都景德镇民窑、行帮竞争亦日趋白热化，纵横互起，力战争雄。七月十五“变工节”当日，一件号称“青花见五色”的罕见青花瓷器意外烧制成功，最终促使蠢蠢欲动许久的暗流爆发，引发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陶业活多人，业不与时偶。大时代的兴衰，小人物的荣辱。一件青花瓷，一座景德镇，尽情折射出明末中国传统社会转型裂变期间的社会生态、人物风采……

目录

CONTENTS

内容简介

引子

第一章 瓷韵匠心

第二章 红尘满眼

第三章 沧海遗珠

第四章 前事梦影

第五章 绝妙功夫

第六章 切齿仇怨

第七章 独立苍茫

第八章 爱而无累

第九章 侧身天地

第十章 鹧鸪啼处

尾声

附录一 明代年号表

附录二 明中后期江西行政区划

附录三 《天工开物》制瓷工艺流程图

后记——夜阑惊起还乡梦，窑火通明两岸红

返回总目录

武德年称假玉瓷，即今真玉未为奇。
寻常工作经千指，物力艰难那得知。

——《景德镇陶歌》

引子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种白地蓝花融进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素净和飘逸，具有相当典型的民族特色。加上青花是釉下彩，花纹永不褪落，一经问世，便风行四方，成为瓷器的主流。景德镇也因之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成为驰名中外的“瓷都”，“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



公

元582年，陈太建十四年一月十日，陈宣帝陈顼去世。十一日，太子陈叔宝在父皇灵柩前哀哭治丧时，其异母弟陈叔陵忽然取出涂抹了毒药的利刃，直击兄长后颈。陈叔宝猝不及防，当即闷绝于地。

陈叔陵见未砍中要害，还欲上前再补上一刀，太子生母皇后柳敬言慌忙挺身相救。陈叔陵毫不客气，又挥刀将柳后砍伤。太子乳母吴氏自后抱住陈叔陵胳膊不放，陈叔宝这才趁机爬了起来，在左右护卫保护下拼命逃出，旋即调派大将萧摩诃讨伐陈叔陵。最后，陈叔陵被杀，侥幸不死的陈叔宝终于得登大宝之位，即为陈后主，是陈朝末代皇帝。

当时隋朝已经统一北方，隋文帝杨坚雄心勃勃，志在天下。而于凶险中侥幸即位的陈后主自恃有长江天险，不理朝政，只知宠爱美女张丽华，奏伎纵酒，作诗不辍。又大建宫室，在本已极为壮丽的华林园中增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达数十丈，以沉、檀香木作门窗栏槛，并下令新平镇^[1]瓷窑烧制陶瓷柱础^[2]进献，供三阁御用。

新平镇接到陈后主诏令后，立即开始赶工。然窑场生产出来的柱础虽然雕镂精巧，但却因为原料本身的强度不够，承受不住高大阁柱的沉重压力。几度试制，仍不堪用。陈后主本意意在创新，欲建造三座前所未有的楼阁，不想瓷器虽由土石烧制而成，坚固程度却远远不及其本源，既是事与愿违，只得悻悻作罢。然新平瓷窑的名声却就此传扬了开去，自此之后，当地人多以烧制陶瓷为业。

数年后，陈朝灭亡，隋朝一统南北。又过了四十年，李唐代隋，天下气象为之一变。新平瓷工陶玉将自己烧制的瓷器运往关中销售，其瓷器以当地高岭土^[3]烧成，土腻质薄，莹缜如玉，立时轰动京城，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直至惊动了皇宫中的唐高祖李渊。唐高祖慕名欣赏过陶玉瓷器后，由衷惊叹，称赞其为“假玉器”。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正式颁布诏令，命新平就镇设县^[4]，改新平镇为昌南镇，并指名要求当地制瓷能手霍仲初制器进御，“于是昌南瓷名天下”。自此，昌南瓷器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往四方，誉满海内外，为中国贏取了巨大财富及不朽声名，外国人甚至以“昌南”^[5]作为

东方中国的代名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上，丝绸、瓷器、茶叶是三宗大件商品，来自江西的瓷器和茶叶占了相当分量。浮梁不仅以制瓷独步天下，更是当时中国的主要茶叶产区和集散地^[6]，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号称“万国来求”。

宋代时，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7]。彼时瓷器亦是重要外销商品，窑场遍布全国各地。各窑^[8]所产瓷器各具特色，如昌南依旧以青白瓷知名于世，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号为“影青”。景德年间，宋真宗因酷爱昌南瓷器，特下诏以年号命名名瓷产地，改昌南镇为景德镇。

然因利益巨大，瓷器行业竞争亦相当激烈，景窑并非一枝独秀，名窑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尤以汝窑、定窑、官窑、哥窑、钧窑五个窑口产品最为有名，号称“宋代五大名窑”。

汝窑位于河南汝州，被公推为五窑之首。其瓷器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因胎体较薄，釉层较厚，色如堆脂，釉面有细微开片，呈现出玉石般质感，庄重大方，魅力独特。

定窑位于河北定州，以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

官窑北宋时位于开封，主要烧制青瓷，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器物造型带有宫廷风格，雍容典雅，质地优良。

哥窑又名哥哥窑，产于浙江处州，胎色黑褐，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油釉，釉色为粉青或灰青。其主要特征是釉层冰裂，釉面有大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

钧瓷位于河南钧台，所产瓷器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上釉彩，二次再烧。由于釉层中掺入了其他配料，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汽化，造成了奇特的艺术效果——除本色釉外还会变出其他颜色，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千变万化，灿若云霞，宋人以诗句“夕阳紫翠

忽成岚”赞美之——此即为“窑变”，是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由于瓷层较厚，入火后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流动型线条，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为“蚯蚓走泥纹”。因其色泽纹路奇特，深受皇宫贵族喜爱。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河北、河南之地多为金人所占，汝窑、定窑、官窑、钧窑均因之受挫，从此衰微直至消亡。南宋虽然又在临安凤凰山再设官窑，然瓷器行业之兴旺繁荣已大不如前。

蒙古入主中原后，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执政者极端重视对外贸易，外销商品需求量剧增，由此极大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瓷器业再逢春天，各地窑场生产规模普遍扩大，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景德镇在出产高岭土的地利之便上，更是取得了工艺上的新突破，发明了“二元配方法”^[9]，提高了烧成温度^[10]，减少了器物变形，使得烧造大型器皿成为可能。

不独如此，景德镇的能工巧匠还将中国传统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结合起来，烧成了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11]瓷器，自此结束了瓷器釉色仿玉类银的历史，为中国瓷器翻开了新的一页。

“青花”是指瓷胎^[12]制作完毕后，先以青料^[13]为色剂，在素坯^[14]上绘画，名为“画青”或是“画料”。画料与一般的绘画不同，由于受到坯体材料和形状的限制，表现技巧有一定的变化。图案以动物、植物为主，也有山水、人物等，但绘画吸纳了文人画元素，从始至终保持了中国画风格，由此显露出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画料之后，再上透明釉，然后入窑在高温下一次烧成。青料经火发色，即呈现出鲜艳的蓝色花纹。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15]。这种白地蓝花融进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素净和飘逸，具有相当典型的民族特色。加上青花是釉下彩，花纹永不褪落，一经问世，便风行四方，成为瓷器的主流。景德镇也因之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成为驰名中外的“瓷都”，独树一帜——“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进一步讲，青花瓷的流行，完全改变了陶瓷多元化的格局，最终形成了以景德

镇为中心的生产局面。虽则河北彭城出黑花瓷，浙江处州产青瓷，福建德化有白瓷，江苏宜兴有紫砂器，尽为天下名窑，然均不能与景德镇比肩^[16]。

入明后，青花瓷进入极盛时期，几近垄断了彩瓷市场。景德镇更是“村村窑火，户户陶埕”，成为“五方杂处”，有“十八省码头”之称的陶瓷大都会；有窑近三百座，从事瓷业人员多达十余万人，“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八，土著十之二三”，“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全国技艺之精华”，以“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而名闻天下。

由于青料选用的不同，不同时期的青花瓷器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明初和元代一样，采用外国贡品苏泥勃青^[17]。这种进口青料发色，由于含铁量高，线条纹理或青料凝聚处容易产生结晶斑，呈浓黑的松烟墨色，由于闪烁出金属般的光泽，故称“黑铁锈斑”。又由于含锰量低，降低了青中含紫含红色调的因素，因而易发出靛蓝的光泽，绚丽而浓艳，凝重而通透，仿如浩瀚深邃的夜空，散发着神秘诱人的气息。正是由于苏泥勃青发色明艳，呈色爽而不鲜，色性安定，散晕在瓷器胎釉之间，青翠披离，淋漓尽致，令人珍爱，故采用该青料的青花瓷器号称“开一代未有之奇”。

然洪武、永乐时，因“配用未当，故青花未精”，瓷器釉面常常白中泛青，青花发色不稳定，有的色泽发灰，且常有晕散现象，即俗语所称的“洇”。洇本指墨水落在纸上向四外散开或渗透的情状，画坯亦是同理。用苏泥勃青作画时，青料往胎体四下晕开，容易产生毛茸茸的“花边”，如果绘制人物，便极易走形，因而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很少有人物图案。

宣德年间，青花瓷器工艺取得突破性进展，号称“青花之精，空前绝后”。这一时期的青料仍采用苏泥勃青，为了克服苏泥勃青的晕散现象，兼之进口青料珍贵难得，常常将苏泥勃青与色调较淡的平等青料^[18]混用。画料时，多使用小笔触着色法，有浓有淡，层次丰富，墨渾淋漓，

大有写意水墨画的意趣。并刻意加厚了釉层，使得青花发色趋向柔和。由于釉层较厚，瓷器表面通常有轻微的凹凸不平，称为“橘皮纹”，形成很好的纹理感。成化之后，苏泥勃青原料断绝，不复再得，色彩浓艳、洒脱奔放的宣德青花遂成为绝响，从此有“青花贵宣德”的说法。

成化后，青花瓷多采用平等青料，呈色蓝中泛灰青，清澈淡雅，明快清晰。由于平等青料含铁量不及苏泥勃青，青花瓷上再不见铁锈斑，也不及宣窑瓷器深沉醇厚。着色不再使用小笔触，而采用双勾线条、一笔涂抹等，色调简洁，在细白滋润的白釉衬托下，显得清新悦目，幽雅脱俗，但也不及宣德青花那般富有层次美感。

正德时期，青花瓷器多采用石子青^[19]作为青料，青花发色更淡，色调偏灰。为弥补石子青色沉不亮的缺陷，通常加厚施釉，因而釉色光亮莹澈，带有气泡。因青料不比前代，工匠们使用精练的绘画技法来弥补，纹样采用双勾填色，大笔平涂渲染，画面无笔触痕，构图较满，图案生动精致。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呈现出罕见的异域风情，多采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做装饰。

嘉靖时期，瓷窑使用回青^[20]做青料，且讲究青料的提炼过程，浓翠鲜亮，菁幽可爱，蓝色浓翠而略泛紫红色。虽然画工精重不及宣德、成化，却因色泽浓烈而独步于青花瓷制作长廊中，颇受推崇。且产量极大，仅次于宣德窑，景德镇出现了“昼间白烟蔽空，夜间红焰冲天”的壮观景象。自嘉靖八年（1529年）至三十一年（1552年），每年由景德镇运送至北京的瓷器多达三十余万件。

彼时景德镇瓷工以崔国懋最为知名，专门仿制宣德、成化类型瓷器，极为成功。其青花器以盏式碗颇具特色，较宣德、成化两窑大，却不逊其色，精好相同，各地争相购买，成为民窑巨擘，世称“崔公窑”。

到了万历皇帝登基时，跟之前苏泥勃青一样，回青亦步其后尘消耗殆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好的青料，画料亦变得草率。且因开采泛滥，优质瓷土渐渐缺少，直接导致瓷器制作水平大幅度下滑，“器质较前多逊，不及嘉窑青花”。为了吸引眼球，引人购买，“又以淫巧为

务，其秘戏器^[21]一种，殊非雅器”。

幸运的是，在经历了近十年的低迷状态后，人们及时开发出了浙料^[22]作为新品种的青花料。浙料呈色鲜蓝青翠，明净艳丽，莹澈清亮，艳而不俗，有如蓝色宝石，与嘉靖青花蓝中泛紫的特征有很大的区别，鲜艳而无火气。有了浙料之后，不但发色质量迅速得到提高，工匠们还开创性地使用淡描青花、铁线描、勾筋淡水点染的绘画技法，使得青花画面愈发具备艺术的美感。

一工于器，名家起家。景德镇一时能手辈出，如吴明官、陈仲美、吴为、周时臣等，均为名震当世的制瓷巨匠——器则美备，工则良巧，精进不已，卓然可观，力求超越前古。浮梁官民^[23]竞市，一派繁荣景象。青花瓷再度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

[1] 新平镇：古镇名，因当地人以制陶为业，又称陶阳镇。东晋时改为新平镇，即今江西景德镇。水土宜陶，南朝陈时已有制瓷业的记载，以陈后主令烧陶瓷柱础尤为著名。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廷设置新平县，而原新平镇因在昌江之南，遂改新平镇为昌南镇。后新平县又先后更名为新昌县、浮梁县（即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名作《琵琶行》诗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中所提“浮梁”，事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县治也因易遭水淹而迁至新昌江口（旧城东南岸）。宋真宗景德年间，改昌南为景德镇，因年号名，据《宋会要辑稿》：“江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从此“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

[2] 柱础：古代建筑构件一种，承柱的础石，柱下的基础。古代人为了避免落地屋柱潮湿腐烂，往往在柱脚上添上一块石墩，使得柱脚与地坪隔离，起到防潮作用。同时又能加强柱基的承压力，使柱身的承载重量能均匀分布于较大面积上。柱础多为石质，也有木质和铜质之记载。又，陶与资本为不同器皿，瓷器表面施釉，烧成温度更高，质地坚硬，吸水率极低，敲击能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陶器多不施釉，烧成温度略低，质地不如瓷器坚硬，吸水性比较强，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不清脆。但后世多用陶瓷代称瓷器，如景德镇又称“陶阳”，又有《陶歌》，此“陶”即指瓷器。书中另会涉及陶壶，是一种陶器。

[3] 高岭土：又称膨土岩、斑脱石、甘土、皂土、陶土、白泥、瓷土，是一种以高岭石为主要成分的黏土矿物，富含硅、铝、镁、铝等矿物质，呈白色软泥状，颗粒细腻，状似面粉。其化学成分相当稳定，被誉为“万能石”，是制作瓷器的重要原料。因最初在中国江西景德镇高岭山一带发现而得名。1712年，法国传教士昂特雷柯莱（又译作安特略可）曾向国外介绍过高岭瓷土，自此高岭土声名远扬，身价百倍。今国际上用Gaoling（“高岭”译音）作为制瓷原料的代用语。质纯的高岭土呈洁白细腻、松软土状，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和耐火性等理化性质，用它制出的瓷器质地坚硬，刀不能刻，敲起来声音清脆。可惜的是，景德镇高岭山所产高岭土早在清代已被开采殆尽，但是由于高岭山在陶瓷史中的显赫地位及保存有大量古遗迹，至今仍是景德镇的著名观光旅游胜地。又，高岭土即民间所称观音土。大饥荒时期，观音土常被饥民当成食物

充饥，吃下后暂时解除饥饿感。如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中称陕西百姓只能吃观音土填饱肚子。但观音土并非有机食物，含大量氧化铝，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少量吃不致命，但由于毫无营养成分，吃久了人还是会死于营养不良。此外，吃了观音土会有腹胀、手足浮肿、难以大便等症状，历史上曾出现过大量食用观音土致死的案例。

[4] 据说“新平”意为新近平定，与晋代大将陶侃（籍贯都昌，陶渊明曾祖父）在此地平定过一场叛乱有关。最初的新平县地域很大，包括后来的祁门和婺源的一部分。唐玄宗开元年间，改新平为浮梁，并析东南游金乡与休宁县西南合置婺源县，缩减浮梁县面积四分之一以上。但当地方言（通用浮梁话）仍属徽语祁婺片。唐代宗年间，又分出浮梁县东北部与歙州合黟县西南部置祁门县，再次缩减浮梁县面积三分之一以上。

[5] China的英文发音即源自景德镇的历史名称“昌南”。

[6] 据《元和郡县志》：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茶叶产量和税收各占当时全国的八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当时人们往往将“浮梁茶”作为“茶”的代名词，称“茶商”为“浮梁之商”。

[7] 宋朝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朝代，其最鼎盛之时，一年的铸钱量高达五百万贯，而明朝总共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

[8] 窑：烧砖、瓦、陶瓷器的构筑物。本书中，“窑”有多重意义，有的指烧火的火窑，即“窑”本身的意义；有的与地名连用，如“景窑”通指景德镇所产瓷器，“汝窑”指汝州所产瓷器等；有的与年代连用，如“宣窑”“成窑”分指明代宣德、成化年间所生产的瓷器；也有与姓氏或姓名连用的，如下文将要出现的“崔公窑”，代指名匠崔国懋所制作的瓷器。请读者自行根据上下文分辨，不再一一注释。

[9] 瓷器制作原先是先用瓷石制成瓷胎，再入窑在高温下烧制成瓷器，称为“单料成瓷”。景德镇所发明的“二元配方法”，则是使用瓷石和本地特产高岭土两种原料混合来制造瓷器。高岭土主要在地表之下，其质地和成分的不同可以直接影响到陶和瓷在窑中的变化，所以优质的高岭土可以制作出色的器物。以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大大促进了陶瓷工艺水平和制品质量的提高。而景德镇高岭土的开发和利用，为当地制瓷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变革作用。又，制瓷用高岭土和瓷石配比而成，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的一个特征。

[10] 使用“二元配方法”有效提高了烧成温度，如此就能相应改变釉（参见后面注释）的配方。唐宋时，景德镇瓷釉采用釉果掺入釉灰配制。釉果是一种风化较浅的瓷石（主要特性是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含量比普通瓷石高）。釉灰用石灰石、凤尾草烧炼而成，主要成分是石灰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煅烧后含氧化钙达90%左右）。元代时，由于“二元配方法”使烧成温度提高，瓷业工匠增加了釉果成分而减少了釉灰成分，使釉的浓度增高。这样，釉层的三氧化二铝增加、氧化钙减少，改变了釉面状态，使得釉层厚度可以增加，釉面的显色也相应改变，釉表更加光泽柔滑，瓷器洁白无瑕，更为精美。

[11] 釉（yòu）：是以长石、石英、滑石、硼砂、高岭土等矿物为原料制成的物质，按一定配比研磨制成釉浆（又称釉料），施于瓷器、陶器坯体表面，经一定温度煅烧，便成为具有玻璃光泽的涂层。在金属表面施加的釉层，则称为珐琅。能增加制品的机械强度、热稳定性和电介强度，还有美化器物、便于拭洗、不被尘土腥秽侵蚀等特点。相应地，彩绘瓷器分为两种：一种是釉下彩，另一种是釉上彩。釉下彩是在瓷胎上釉之前，先用色剂在胎体上画上装饰色彩或图案，上釉后经过焙烧，便永久地附着在瓷器上。釉上彩则是先在瓷胎上上釉，烧过一次后，再用着色剂画在釉上，然后再烧一次。

[12] 尚未涂施釉料的瓷器胎骨称之为“胎”。由于做胎的泥有精粗之分，故胎的名目也各异。如精细瓷泥所用的称瓷胎；用泥捣水中，取其未沉的细粉澄之而做的为浆胎，即用精细淘

洗之浆泥制成的质轻松软瓷胎，俗名“浆胎”；用普通较粗瓷泥做的瓷器为瓦胎；笨重而坚朴的为石胎；瓷器胎土含铁量较多，烧成后色黑褐如铁的称铁胎，如宋代建窑兔毫盏一类的胎。

[13] 青料又称青花料，即后世所称钴料。钴料是一种矿物质，在高温下呈现蓝色，且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窑内气流对它影响较小，烧成范围较宽，呈色稳定。顾名思义，钴料的主要成分是钴。钴是一种化学元素，符号为Co，原子序数27，属过渡金属，具有光泽的钢灰色金属，比较硬而脆，有铁磁性。公元1735年，瑞典化学家布兰特（Brandt）首次分离出钴。1780年，伯格曼（Bergman）将钴确定作为一种新元素。钴的英文名称“Cobalt”来自于德文的Kobold，意为“妖魔”，因为钴矿有毒，矿工、冶炼者常在工作时染病，钴还会污染别的金属，这些不良效果过去都被看作坏精灵的恶作剧。钴矿主要为砷化物、氧化物和硫化物。钴在常温下与水和空气都不起作用，性质同铁、镍相似。在加热时，钴与氧、硫、氯、溴发生剧烈反应，也能与一氧化碳形成羰基化合物。今人可以用科技手段分析，但古人却在有限的条件下不断进行工艺创新，将公认有毒的钴矿应用于瓷器制作，这需要大量反复的实践才能做到。

[14] 原料经过陶车或手捏成的定形，没有经过火烧，其质仍是生土的叫“坯”，为专业术语，近似于“胎”。

[15] 青花瓷形成青花的关键在于钴料（青料）。钴料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曾利用它的化合物制造有色玻璃，生成美丽的深蓝色；中国唐朝彩色瓷器上的蓝色也应用了钴的化合物作着色剂。因而准确地说，青花瓷并不是创始于元代，在唐代时就已经出现。但由于青花瓷的普遍出现和趋于成熟是在元代，且“二元配方法”创于元代，此技术明显提高了瓷器表面光滑度，与青花釉下彩工艺相得益彰，因而公认为元青花为青花瓷历史的里程碑。又，据说元代统治者大力推广青花瓷，是因为青花的蓝白两色正好暗合蒙古起源图腾“苍狼白鹿”的颜色。

[16] 明人宋应星在其名著《天工开物》中记述：“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饶州）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

[17] 苏泥勃青：又称苏麻离青、苏泥麻青等。其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的产地在波斯卡山夸萨姆村，村民们认为是一个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故以其名字来命名此料。另一种说法是，苏泥勃青应为苏麻离青，是英文smalt的译音，为一种蓝玻璃。此料属低锰高铁类钴料，故青花呈色浓重青翠，有“铁锈斑痕”，俗称“锡光”，产地在古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

[18] 平等青：又称为“陂塘青”，产于今江西乐平，以色调淡雅著称。

[19] 石子青：又称“石青”，亦称“无名子”，产于江西。此料单独使用时，青花发色灰暗甚至发黑，明清二代民窑（民营及个体手工业者）普遍采用此料。官窑（官营，有资源优势）则用于与回青调和使用。

[20] 回青为石青中之最贵者，有产于中亚、新疆、云南等多种说法。明代嘉靖至万历前期多用此料。此料发色菁幽泛紫，若单独使用则混散不收，故多与石子青混合使用，但若石子青过多，又会造成色沉而不亮。故有严格比例，有分上青、中青。上青每两回青加石青一钱（混入石子青10%），用于混水（填色），发色清亮。中青四六分加（混入石子青40%），用于设色（勾勒轮廓），笔路分明清晰。

[21] 秘戏器：以淫秽纹样为装饰或以淫秽动作或神态为雕塑的器物。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手工业与商业最发达地区如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已生出旺盛的资本主义萌芽。与社会经济结构裂变相一致，传统道德体系亦受到强烈挑战，社会风气由俭入奢，人们更看重自我价值，毫无顾忌地追求生活和娱乐的享受，对“好货”“好色”等事非但不以为耻，而且引以为荣，小说《金瓶梅》即诞生于此背景下。

[22] 浙料：又称“浙青”“土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衢州一带小山上，当地人称其“土钴”。国产青料中以浙料最为上乘，重则浓红，轻则淡翠。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凡画

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此物不生深土，浮生地面，深者掘下三尺即止，各省直皆有之。亦辨认上料、中料、下料。用时先将炭火丛红煨过。上者出火成翠毛色、中者微青、下者近土褐。……如上品细料器及御器龙凤等，皆以上料画成。……凡饶镇所用，以衢、信两郡山中者为上料，名曰‘浙料’。”

[23] “官”指官窑，即朝廷官办的御窑厂。“民”指民窑，顾名思义民间窑口。本书中“民窑”多为通指，既包括有实力的大规模民间作坊，也包括从事瓷业的个体手工业者。

第一章 瓷韵匠心

在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中，七月十五颇富特色，既是民间的鬼节，俗称“七月半”，又是佛教的盂兰盆节，还是道家的中元节。对于以瓷器为基业的景德镇而言，这一天更具有特别的意义，是瓷业窑主决定佣工请进、辞退及结算上半年工薪的日子，因窑主要在这一天决定是否更换工匠，故称“变工节”。



在山石骨出山泥，水碓舂成自上溪。
要是高庄称好不，不船连载任分携。^[1]

方方罨子滤澄泥，古语儿童莫坏坯。
炼到极稠捶极熟，一归模范即佳瓷。^[2]

——龚钰^[3]《陶歌》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唐人白居易这首《忆江南》是公认描写江南景色的名作——碧绿的江水，艳红的江花，绚丽多彩，生机盎然。最美的地方，最美的时刻，最美的景色，怎由得不深深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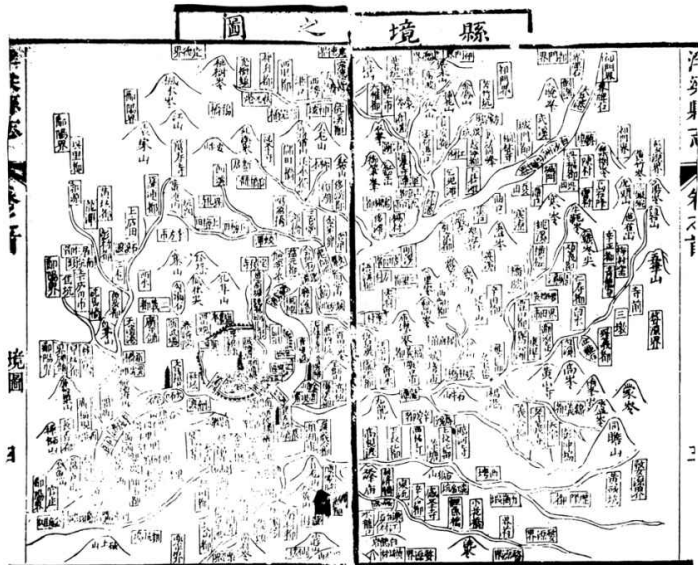
由于白居易曾在苏杭为官，加上另有两首诗明确提及杭州、苏州，因而公认此诗所描绘的亦是苏杭风光。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白居易笔下的“江南”其实是指浮梁，更具体地说，是昌江之南的景德镇。

白氏长兄白幼文曾任浮梁县主簿，白居易青年时期曾在昌南住了几年。吸引他的不单有光彩夺目、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还有当地朝茶暮酒的习俗。这一段生活经历时间虽不长，却令他刻骨铭心，以致后来白居易做了杭州刺史，还特别号召天竺、龙井一带农家学习浮梁茶农垦山种茶，大力发展茶叶生产，此即后世著名杭州龙井茶之来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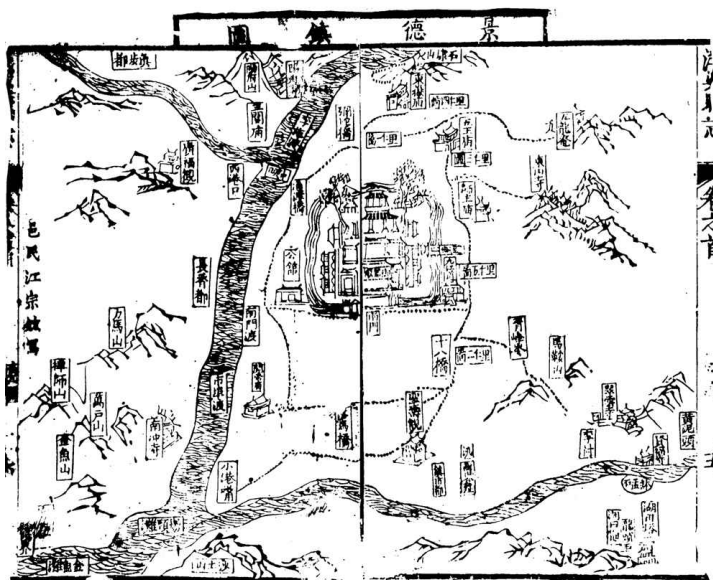
唐宋时的浮梁，确是人间天堂——境内遍布山峦、河流，秀峰绵延，山色如黛，河溪婉转，绿水似练；山中有水，树色参差，水带环山，潋滟潋滟；山色水光，交相辉映，天光云影，共生共处，正所谓“湖光接晴空，山色有无中”。以山林为骨，以河水为脉，“浮梁”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4]。

浮梁所辖景德镇^[5]距离县城二十里，这一带更是典型的水乡风光——镇内青山起伏，昌江自东北向西南穿过镇区，又分出许多宽窄不一的支流港汊，水深足以行船。民居依山而建，面河而立，粉墙黛瓦，兼之小桥流水，灵动飘逸，古树森然，恬静澹然。外人来到这里，便会不由自主地醉倒在水乡的风韵中。

北宋时，大名士苏轼和黄庭坚到浮梁拜访好友佛印^[6]，三人乘船夜泛昌江^[7]，到东河与昌江交汇处，惊叹于月色下的清幽江景，乐而忘返，留下一段风流佳话，被后人称为“三贤夜游”。以苏、黄二人之见多识广，尚且为昌江月色所陶醉，足见风光之旖旎。



浮梁縣境（取自《浮梁縣志》）



景德鎮圖（取自《浮梁縣志》）

可惜的是，元代以后，简约生动的乡土自然风光逐渐消失了。随着青花瓷器技术的进步，景德镇发展成为典型的手工业镇市^[8]，瓷都地位凸显。这处江南雄镇的繁荣纯然建立在瓷业生产的基础上，“镇人日以盛，镇陶日以精”。所谓瓷之为道，“捣金石之屑，拔草木之精，埏之坯之，轮之绘之，釉之煨之，别土脉火色，寻蟹爪鱼子”，所需无非土、木、火、水之物。于是，瓷石、矿土被挖去做坯，林木被砍伐烧窑。由于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出产优质高岭土的青山最终都变成了光秃秃的平地。不单失去了绿水青山，景德镇亦不再有昔日婉约可人的风姿，“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号称“四时雷电镇”。

转眼又是一年七月半，是景德镇一年中最重要、压力最大的日子，是真正的“夜不能令人寝”。

在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中，七月十五颇富特色，既是民间的鬼节^[9]，俗称“七月半”，又是佛教的盂兰盆节^[10]，还是道家的中元节^[11]。对于以瓷器为基业的景德镇而言，这一天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是瓷业窑主决定瓷业用工请进、辞退及结算上半年工薪的日子。窑主要在这一天决定是否更换做头师傅即领头，领头则决定是否更换板板即小领头^[12]，板板再决定是否更换伙计即操作工匠，故称“变工节”。

事实上，在瓷器行业，一年只有四大节日——

一是二月十二的“花朝节”，传说这一天是花神生辰，也是景德镇瓷器行业规定的开工日期，行话叫作“花朝起手”。开工时，窑主要摆“起手酒”，请工匠吃饭。二月份工钱则称为“起手钱”。

二是“变工节”，是总结上半年生产情况、制订下半年计划的重大日子。通常要放假三天，窑主先请做头师傅上馆子吃大茶，即炒菜喝酒，在酒宴上决定是否更换做头师傅。如果做头师傅留下，又决定留下板板及其伙计，便先由做头师傅出面请众人上茶馆吃油条，叫作“定事茶”，再由窑主出面请各板板吃蒸肉饭，表示勉励之意。

因“变工节”当日又是鬼节，各行帮^[13]、会馆^[14]通常也在这一天置办酒食，派人到坟山祭祀亡者^[15]。

三是十月二十六的“人丁节”，是确定来年人工的日子，性质类似于“变工节”。窑主会在这一天置办酒席，请吃“人丁饭”，决定是辞退还是继续留用做头师傅。如果窑主在席间大谈来年计划，即表示有意留下做头师傅。如果只提一些感谢的客套话，便有辞退之意，做头师傅对此心照不宣。若是做头师傅不愿意在原处工作，也要当天提出辞工。

做头师傅确定留下后，就要立即找齐各个工种的板板，再由板板找齐本工种的伙计。定事后，工匠可向窑主借定钱，叫作“扯八中”。打比方说，工匠先借八两银子，为年底回家过年做准备，到来年“变工节”结算时，要按十两银子在工钱中扣除。

四是十二月十三的“歇手节”。按照行业惯例，坯工统一在这一天停工，不再做坯，故称歇手。俗语云：“起手三日衍，歇手三日赶。”歇手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停工，工匠还需要继续做完架上的半成坯，大约花费数日时间，这才能赶回家过小年。若是生意好，窑主可以延长做工时间，叫作“扯尾巴”，但是必须取得工匠同意，还得在“扯尾巴”期间每天多供应每位工匠四两肉和“耳朵钱”。

瓷器是景德镇的经济命脉，镇中之人直接从事瓷业者十之八九，余下民众亦多靠与瓷业相关产业谋生。在这样的氛围环境下，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不再是春节、中秋、冬至等传统节日，而是七月十五“变工节”及十月二十六“人丁节”。

“变工节”尤其关键。瓷业行话有云：“七死八活九翻身。”说的是每年七月以前是淡季，坯工通常都会在七月歇工。到了八月秋收季节，各地行商都会赶来景德镇购买瓷器，瓷业迅疾转入旺季。且九月秋高气爽，瓷坯容易干燥，是做坯的黄金季节。工匠能否挣钱，就要看这几个月的做活儿。俗语云：“做吃不空，坐吃山崩。”工匠若是不能在“变工节”被窑主雇佣，便只能“坐公馆”，失去饭碗，坐吃山空，还要遭人白眼。手艺差些的工匠往往寝食难安，有一技之长者亦有相当的危机感。盖因景德镇是中国瓷都，制瓷水准在世界首屈一指，巧匠云集荟萃，名家层出不穷。俗语有云：“一山还比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在利润巨大、竞争激烈的瓷业更是如此。

以民窑为例，景德镇号称“民窑三千”，嘉靖、隆庆年间以都昌人氏

崔国懋所烧崔公窑为冠。崔窑擅长模仿宣德、成化青花，所烧瓷器精美绝伦，能够以假乱真。后来更在青料匮乏的情况下发展出青花五彩^[16]，亦有相当特色，独步一时。

五彩是以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相结合的工艺。五彩通指蓝色以外的其他彩色，如红色、黄色等。因为明代尚未发明釉上蓝彩，彩绘中的蓝色须得使用青花，称为蓝彩。如此，定好瓷器图案后，需要先以釉下青花描绘蓝色部分，上釉烧成后，再用釉上彩料绘完剩下图案其他部分，最后入窑烧制而成。

最早青花五彩由成化斗彩^[17]发展而来。斗彩与五彩情形大致类似，也是以釉下青花与釉上彩色拼合成纹，来完成彩绘。但在斗彩瓷器中，青花在图案中以骨架形式出现，是构成整体装饰的决定性主色，诸多釉上彩色只是附庸和陪衬。而在五彩瓷器中，青花并不是主色，只是普通一色，地位与红、黄、绿等彩色相同。由于青花所起的作用截然不同，五彩和斗彩制成品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五彩纹饰满密，色彩艳丽，华丽之极，有大富大贵之气，图案富有层次感和真实感；斗彩则保持了青花的幽情色调，主体画面高洁朴素，间或点缀的彩色又改变了青花的单一色相。

青花五彩瓷器盛行于嘉靖、万历年间，虽并非崔国懋首创，却在其手中发扬光大。崔氏更是在传统五彩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填彩，先以青料双勾花鸟、人物之类于胚胎上，烧成青花后，复入彩炉，填入五色，最后入窑烧成。崔窑填彩不仅画面生动活泼，清丽鲜美，且立体感十足，趣味盎然，面世后大受市场欢迎，一时供不应求。

然崔窑优势并未保持多久，万历后即有徽州^[18]吴明官横空出世，进一步发展创新了青花斗彩技术。吴明官将青花分为淡蓝、浅蓝、蓝三种料色，再以些微彩色来搭配深浅浓淡不一的青花，极具中国水墨画的淋漓美感。与其说是斗彩，倒不如叫点彩、染彩更合适，惊艳之极，令人过目难忘，初一问世便声名大噪，风靡一时。且极为士大夫珍视，与嘉兴王二之漆器、张铜之铜器并称“天下三绝”。

吴明官后来者居上，不仅在财富上一举超越了崔氏，成为以技致富的典型，更受到士林尊重，在浮梁能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19]，甚至还娶了当地名绅李瑞侄女李新喜作填房^[20]。

自古以来，中国便以“精益求精，密益加密”为最基本的匠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21]。在技艺当头、日趋于新的瓷器行业，吴明官亦如崔氏一般，难以独占鳌头，近年来又有婺源^[22]陈仲美、浮梁吴为、姑苏周时臣飞速崛起，三人技艺各有所长，虽与崔窑、吴窑、都昌小南窑并称“六大窑”，却大有后来者居上之意。

身怀绝技的匠师不断涌现，连崔国懋、吴明官这类具有独特工艺的行业翘楚都在极短时间内被后进者赶超，寻常工匠更是忧虑重重，不免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之虞。因而每年每到七月半时，景德镇的气氛会变得相当紧张微妙。且并非民间寻常鬼节来临时之诡异，而是一种因为未来不可预测而产生的惶恐不安。全镇仿若一大张绷紧的布幔，虽看不清楚后面的具体情形，却能感受人心的躁动与浮动。兼之行帮之间素来相互竞争猜忌，似乎有心人稍微一伸指头，便可戳破这层布，露出其后张张惶恐失措的面孔来。

疑心生暗鬼，每年“变工节”之时，景德镇总会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号称“多事之秋”，巡检司^[23]因之格外紧张，驻镇通判^[24]甚至不敢离开官署半步。时人有歌谣云：“年年七月中元节，几处坯房议事来。每到停工总生事，好官调护要重开。”事实证明，这个“好官”着实不好当，仅“调护”一责，便足以令其焦头烂额。

现任饶州通判姓陈名奇可，这是他在景德镇过的第二个“变工节”。

万历十年（1582年），明廷令饶州通判改驻景德镇，尚有监管宫廷用瓷烧造的主要职责，署理巡检司、掌管地方治安捕盗只是次务。也就是说，饶州通判只要能监督御窑厂^[25]工匠烧制出宫廷满意的瓷器，便算是称职。至于地方，只要不爆发嘉靖十九年（1540年）那等规模的民间械斗，便算无事。

然“国本之争”^[26]旷日持久，当今万历皇帝开始消极怠政后，对金银

珠宝生出了浓厚的兴趣，为方便搜刮民财，往各地派出大量矿监、税使[27]。皇帝亦不再信任朝臣，自万历八年（1580年）起，改由心腹宦官江西矿税使潘相管理御窑厂，地方巡检事务遂成为饶州通判的首要事务，陈奇可则是大明立国以来以此身份上任的通判第一人。上任之初，便面临地域行帮冲突日益严峻的局面。

瓷器利润巨大，导致景德镇民窑业快速发展，“浮处万山之中”的景德镇亦成为邑南一大都会。由于瓷业生产复杂，分工较细，号称要经过七十二道工艺，即所谓“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有的工种需要体力，有的工种相对轻便，从稚龄童子到成年男女，再到年老体弱的公公婆婆，均能找到合适的活儿干——男人可以做坯，女人可以画坯，小童可以学徒，身有残疾甚至连盲人也能靠研磨颜料谋生。兼之瓷业兴，百业兴，给外乡人提供了诸多发迹的机会。人们认为景德镇机会多、赚钱易，争相奔来谋生，即所谓“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如鹜”，“殖陶之利，五方杂居，百货具陈，熙熙乎称盛观矣”。

到明代中后期，外来人口即所谓客籍人士大量涌入，景德镇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余人”，且“五方借陶以利者甚众”。客居者大多来自饶州所属鄱阳、乐平、德兴、安仁、万年等县及其他府所属南昌、都昌[28]等地，多以“窑业佣工为生”。如此，居民多为客籍，人员结构变得复杂。各方客籍人士均按照各自籍贯建立起以县、府等为单位的同乡会，联合成团体来谋求最大利益。然资源、商机、市场究竟有限，随着外来人员滚雪球一般地暴增，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冲突亦不可避免。早在嘉靖年间，便曾经因为抢夺粮食而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当年岁饥艰食，粮食奇缺。浮梁本地人已是食不果腹，加上厌恶乐平籍佣工平日嚣张跋扈，为了保住有限的粮食，遂发动起来，将在景德镇做工的乐平籍工匠尽行驱逐。乐平人心生不满，决意反客为主，召集千余人，持械强行劫夺粮食。浮梁人亦聚众反击。双方互相仇杀，卷入者多达数千人，血流成河，村镇因之变为废墟。这是景德镇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以百姓为主体的大规模地域性冲突。

事情传到京师北京，嘉靖皇帝诏停守巡兵备及该府县衙所掌印巡捕

等官俸，并出兵景德镇，逮捕首恶者。事平后，饶州府同知范梈、乐平知县李惟寿被逮捕下狱问罪，判各夺俸三月；饶州知府沈熿、饶州通判张戢、兵备副使屠倬、分巡副使杨绍芳、分守参议朱道澜、巡捕署都指挥佥事李浴铭及巡抚都御史王暉等七人亦被御史弹劾失事罪状，俱以功赎罪。

嘉靖年间，外地人尚未能在浮梁占据主流，便发生了这桩震惊全国的恶性斗殴厮杀事件，足见景德镇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客主矛盾势同水火，远非一般城镇所比。而到了万历年间，以同乡结成团伙行帮、恶性竞争、互相攻讦之现象更为严重。彼时浮梁本地人已退居末流，外来人士反客为主，形成了都帮、徽帮、杂帮三帮鼎立的局面。

都帮以都昌人为主。都昌在历史上曾与浮梁同隶属于饶州，宋初改隶南康^[29]，明代沿袭。都昌地处鄱阳湖畔，多丘陵地带。北宋名士苏轼曾有诗云：“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山清水秀，林木蓊郁，堪称典型的都昌风光。然人多地少，又极易遭受水患，生活并不容易。为了生计，都昌人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景德镇距离都昌仅百里之遥，水陆均可抵达，朝发夕至，兼之景德镇四季火光映天、商机巨大，遂成为都昌人的第一选择。

起初，都昌人多以卖苦力为生，推车、挑担、撑船等，无所不为，在艰苦的求生经历中，逐渐把握住了商机。彼时商品、货物运输均靠水运，都昌人便组织了船帮，为景德镇装瓷土、运窑柴，替瓷商转运瓷器等，无所不至。

瓷器是大利之所在，染指瓷业自然是都昌人梦寐以求的事，然景德镇瓷器行业均是世代相传，尤其在核心工艺方面保密甚严，为了防止技艺外传，甚至只传子、不传女，外人极难插足。都昌人便煞费苦心选出本籍多名美貌女子，送给镇上能工巧匠作妻作妾作婢女，以最古老的美人计来窥测瓷业秘技，如此摸索着学习。只是都昌人虽大致学会了制瓷手艺，仍然受到瓷业同行排挤，难以立足。

宣德一朝是青花瓷器发展的高峰。宣德皇帝死后，九岁的明英宗即位，一度减免织造、采买等事宜，罢烧御窑厂，撤回了驻景德镇的督陶官，宫廷用瓷则改由景德镇民窑包做包解。由于朝廷给的工钱不高，要

求烦琐，稍有不合制式，便要重新改造，民窑普遍负担不起，叫苦不迭，竟有卷款弃窑潜逃者。都昌人看准时机，挺身而出，一举揽下了宫廷用瓷的苦累活儿。虽然几年后明廷又重开御窑厂，但都昌人最终因此机缘而在瓷器行业站住了脚跟。御窑厂生产恢复后，还有很多都昌人受雇进了御窑厂做坯。

除此之外，都昌人还涉足窑业。窑炉是烧制瓷器的场所，为瓷之根本，即所谓“瓷器之成，窑火是赖”。窑业在景德镇被称为“掣窑”^[30]，其技艺属于瓷器行业中极为重要且有独特传承方式的专业技术，元明以来，由浮梁魏氏专营，其技世代相传，秘不宣人。由于魏氏人少，活计多时，也不得不临时聘请外姓人帮忙，主要工作是涂抹泥浆。久而久之，都昌余姓人从帮工中学会了一些技巧，开始涉足补窑业，即为炉窑提供修补及抹泥浆服务，渐渐摸出门道，进而由补窑至砌窑。

到了嘉靖年间，都昌籍工匠崔国懋仿造宣窑、成窑青花成功，名闻天下，更令都昌人声势大振。许多都昌人都与崔国懋一样，靠学艺在景德镇发迹。同乡人好抱团，亲帮亲、邻帮邻，亲朋好友蜂拥而至，进入瓷都的都昌人越来越多。人多势众下，兼之能吃苦、敢冒险、善机变，都昌人渐渐占据了景德镇瓷业的大头。到万历年间，圆器业^[31]已基本为都昌人控制，又用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乡党，时称“都帮”。

都帮不仅控制了瓷器行业的大头，还自行制定瓷业行规：凡不是都昌籍人开设的瓷窑，窑户给窑工的工资必须加倍，每天的圆器板数即制坯产量有限制，不得超额，以此来限制同行竞争。时有歌谣唱道：“蚁蛭蜂巢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即表明了都帮在景德镇瓷业生产中的地位。

徽帮则以徽州人为主。徽州地区群山环抱，北面是黄山，东南是天目山，山多地贫，当地人仅靠种地难以生存，被迫以商谋生^[32]，即所谓“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唐宋时，徽州“商贾四出”，奔走于各地，几乎从事所有商品的买卖。连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岛等人迹罕至之地，也不乏徽商活动。入明后，海外市场受制于明廷的海禁政策，徽人甚至不惜以海盗身份、走私方式铤而走险，走向世界。嘉靖年

间称霸一时的大海盗头目“倭寇王”王直、徐海等人其实都是地地道道的徽商。

勤奋敢为、诚实不欺使得徽人大量致富，徽州富甲天下。明初时，尚有山西商帮即晋商与徽商抗衡，双方势均力敌，然明中期以后，晋商衰落^[33]，徽商发展迅猛。杰出徽商黄汴为方便同行及后人，凭借亲身经历及大量调查访问、实地踏勘，呕心沥血二十七年，终著成《一统路程图记》一书。此书详细记录了百余条水陆路程的起讫分合、距离、行走难易，并介绍了沿途名胜风景、民情风俗、社会治安、物产行情、食宿旅舍、船夫轿夫等，便于行旅采用，应用性很强，开明代商程书之先河，价值极大，“士大夫得之，可为四牲览劳之资；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入境知禁，涉方审直，万里在一目中”，成为徽州人手必备之书。徽商足迹由此遍及大江南北，时人有“无徽不成商”的说法。

当景德镇以瓷都身份日益显赫时，嗅觉敏锐的徽州人立即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闻风而至，亦不似都昌人那般千方百计地挤进瓷器行业、要与浮梁本地人争雄，只专注于商业。多年经营下来，景德镇米肉、油盐、茶酒、绸布、百货、药铺、酒楼等基础商业均由徽州人垄断，徽商完全把持了全镇的经济命脉，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除此之外，瓷器生产所需要的材料，如运自外地的瓷土、杉木、窑柴等，亦由徽州人经营。

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徽商亦利用地域关系结成为“徽帮”。起初徽帮只有徽州一郡六邑，后来皖南宁国府的一府六县也加入了徽帮行列，形成了更为强大的联盟。

除都帮和徽帮之外，其他统称为“杂帮”，包括浮梁本地人氏，主要涉足琢器及部分瓷器周边商业。由此亦可见都帮、徽帮势力之大，以至其他各籍人士不得不联合起来，才能勉强与其对抗。

三帮形成之后，事端不断。徽帮以商为本，常有逐利之事。某年饥荒，坐拥粮仓的徽人借机涨价。都帮虽在瓷器行业称雄，却也是肉身所做，还是要张嘴吃饭，不得不受制于徽人，不忿之下，即鼓动人手上街

哄抢米店。徽帮不及对方人多，最终吃了大亏。

杂帮抚州人擅制作琢器，本与制作圆器的都帮井水不犯河水，某次仅仅因为做会^[34]时声势大了些，便被都帮往酒宴上投以爆竹火药。虽没有伤人，却弄得一片狼藉，宴会也不欢而散。

前年“变工节”时，都帮小南窑窑主余茂盛忽然毫无征兆地解雇了其手下佣工，并以种种理由克扣工钱。那些工匠多来自饶州所属州县如浮梁、乐平等，算是本地人，却反而被外来的都帮欺负，气愤之下，遂联合起来，鸣锣攘臂，一路游行到巡司署，要求官府出面驱逐余茂盛。

当时的巡司署长官是饶州通判今升荣。余茂盛不仅是窑户，同时也是船帮首领，与都帮会首崔无忌是姻亲，是旅景都昌人的实际首领。今升荣不敢贸然将其赶走，不得已，只能两方调处，也就是派人两面说好话。可余茂盛态度强硬，称这些佣工心怀不轨，意图偷窃余氏牵窑等秘技，扣工钱、剃草鞋^[35]只是稍作惩戒，若不是看杂帮会首苏彦三的面子，按行规该将这些人驱逐出镇。言外之意，更是暗示这些饶州籍佣工是受苏彦三指使。场面一度极为尴尬，最终还是苏彦三在通判今升荣劝解下同意让步，自己拿钱补偿饶州籍佣工，又当场辞去会首一职，这才勉强息事宁人。

这三起风波，均发生在陈奇可上任之前。前任通判今升荣离开景德镇，也是因为摆不平都帮、徽帮、杂帮争端，被人弹劾，被迫引咎辞职。陈奇可对景德镇行帮之明争暗斗早有所闻，事先亦有所准备，特意聘请了江西南昌府奉新县秀才^[36]宋国霖做幕僚。

到任上后，陈奇可先请来都帮会首崔无忌、船帮首领余茂盛等都帮头面人物，着意交结。之所以先对都帮示好，是因为历来三帮冲突，多由都帮率先挑起。崔无忌等人平日虽颐指气使，究竟还是平民百姓，见新任地方长官刚一入镇，便隆重设宴，折节结交，这可是从所未有之事，很是受宠若惊，亦表示只要陈奇可还在饶州通判任上，绝不会令其为难。

摆平都帮后，陈奇可这才郑重请来三帮会首，待以厚礼。又反复劝诫三大帮会首各自约束帮众，克己复礼，和睦相处，和气生财。当时作陪

的除了本地有声望的乡绅士人、景德镇知名窑主外，还有浮梁知县杨延槐，以及江西矿税使兼理窑务潘相等大小官员，可谓给足了三大会首面子。都帮会首崔无忌、徽帮会首黄云霄以及杂帮新推选出的会首周时臣也均当场允诺，表示日后要各守其界，互不侵犯。

然相安无事并未持续多久。几个月后，恰好在“变工节”前夕，景德镇再度发生了大事——

都昌籍坯工忽然群起打派头^[37]，聚众围堵吴窑窑主吴明官。吴明官虽是万历之后新崛起的瓷业名匠，却是徽州人氏，背后有实力雄厚的徽商支持。徽帮商众认为是都帮嫉妒吴窑青花比都帮崔窑瓷器更受欢迎，故意借“变工节”闹事，要求会首黄云霄反击。

徽帮会首黄云霄是著名徽商黄汴幼子，黄汴花费二十七年撰写《一统路程图记》，大为天下造福，在徽人中深孚众望。黄云霄幼承父业，生意做得极大，景德镇瓷器外销基本为其所垄断。他向来不满都帮横行镇里，但其人眼光宏大，认为徽商不独在景德镇拥有大量商业，还有许多外销生意，尤其浮梁茶叶及景德镇瓷器，是最受海外欢迎的赚钱利器，都帮已基本垄断了圆器业，若是因故影响了瓷器生产，最终在经济上受损的仍是徽人自己。所以黄云霄一直刻意要求徽帮帮众保持克制态度，能避则避，能忍则忍。之前都帮因不满米价上扬而哄抢粮仓，将镇上所有徽人米店砸得稀烂。徽帮大怒，纷纷要求反击或是告官。还是黄云霄出面晓以利害，强压了下来，事态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然围堵吴明官吴窑事件又有所不同。徽人虽在商业领域如鱼得水，在瓷器行业却无所建树。也就是说，徽商做生意有一套，但学艺制瓷却远远落在都昌人后头，在普遍轻视商人^[38]的明代社会，不免时常遭人讥笑。都帮力求事事压在徽帮头上，稍不如意，便不惜以武力解决，也是源于轻商之本。

唯在万历之后，徽帮方才出了名匠吴明官，尽管有都帮制定的诸多行业限制，仍然挡不住其成为瓷业中的佼佼者，风头无二。又为士大夫尊崇，还娶了本地名绅之女李新喜为继妻。吴明官之后，又有婺源籍工匠陈仲美崛起。徽人遂在六大名窑中占据了两席，终得以与都帮平起平坐。

六大名窑中，苏州周时臣擅长仿制古器，浮梁吴为以薄胎瓷器著名，二人均只烧制流行于士林的高雅玩器，从不大批生产，不算主流。都昌余茂盛掌管的小南窑则主烧青花粗器，以廉价占据民间市场，虽有“名窑”之名，但瓷器本身并不臻入一流。真正占据精品青花瓷器市场的唯有都昌崔窑及徽州吴明官、陈仲美三窑，尤以吴明官吴窑为佳。因而吴明官非但是徽人中的杰出匠人，亦是瓷都名匠魁首，为徽州人挣足了面子，令徽人引以为傲。都帮莫名其妙围堵吴明官，不光是为难其本人，还等于要撕破徽帮的面子，即使是隐忍如黄云霄者，亦不能再忍让下去。他决意这次不能示弱，亦纠集了大量人手，预备以武力驱逐打派头者。

彼时人越聚越多，道路为之堵塞。双方均气势汹汹，剑拔弩张。眼见又要再度爆发大规模流血械斗，出来相劝的窑主吴明官忽然莫名中风，倒地抽搐而死。一代名匠，就此陨落。都帮惊见变故，兼之通判陈奇可已率大批兵卒赶到，这才一哄而散，争相逃去。

事情虽暂时平定，徽帮却各有不平之色，不免将吴明官猝死算在了都帮头上。徽人向来好讼^[39]，认为都帮围堵吴窑事件直接导致了吴明官之死，当即由徽帮请出本地名秀才^[40]程浩然出面报官，要求官府立案审理。

徽人因多以经商为业，游走四方，见多识广，法律意识较强。然中国是传统儒家社会，素以争讼为耻^[41]，厌讼、贱讼是官府历来的基本立场。尤其在景德镇这样行政权威薄弱的地方，又涉及行帮之争，巡检司只能扮演和事老的角色。通判陈奇可忙请本地乡绅居中调停，说服吴明官遗孀李新喜出面，要求徽帮撤状，以求息事宁人。本来寡妇没什么地位，但李新喜出身浮梁大族，其堂兄李大钦是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正在朝中为官，又与顾宪成^[42]等江南名士交好。徽人虽然以商发家，富贵骄人，却也尊儒重士。徽帮会首黄云霄见李新喜以遗孀身份表了态，遂只好就此作罢，但都、徽两帮的这桩梁子仍然算是结下了。

事后，通判陈奇可也例行公事，派人做了调查，方知都帮坏工并非无缘无故地打派头。之前有传闻说，吴明官要在变工节一举解雇所有都

昌籍佣工，且工资减半。但吴明官遗孀李新喜声言绝无此事。陈奇可怀疑是有人居中挑拨离间，有意令都帮、徽帮争斗，好渔翁得利，只是找不到证据。

都帮自知吴明官一事结仇不小，得知真相后，为洗脱与徽帮仇怨，亦四下寻找散布谣言者，甚至一度怀疑是三帮中势力最弱的杂帮所为。

彼时杂帮控制琢器行业，如名列“六大窑”的周窑窑主周时臣、壶公窑窑主吴为均是内中翘楚。周窑窑主周时臣年轻有为，天赋异秉，技艺精湛，专仿定窑古器，如文王鼎炉、兽面戟、耳彝炉等，古朴雅致，逼真无双，与真者无异，行家里手也难辨真伪。

壶公窑窑主吴为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擅长烧制薄胎瓷，体薄而润，莹洁透影，一件重仅半铢。工艺之精细，可臻达少一刀嫌太厚、多一刀即造成废品的地步。其制作情形亦与周时臣大致类似，贵精不贵多。

周时臣、吴为极少涉足青花，游离于主流瓷器之外，虽都拥有窑炉，却是绝大多数时间都租借了出去，因而与都、徽两帮均无利益之争。

且杂帮素以琢器为主，瓷业行规：“所执之长，各据一帮”，“各据一行，不传他人”。退一步说，就算是杂帮挑拨都、徽相斗，令两方两败俱伤后，它亦无力涉足圆器业，难以直接从中谋利。毕竟工艺需要经验和累积，不可能一蹴而就。

吴明官暴亡事件后，三帮和官府为各自立场着想，均派了精干人手打听查询所谓的谣言散播者。但在景德镇这样一个居民成分复杂的地方，“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一时也难以寻到源头，事情终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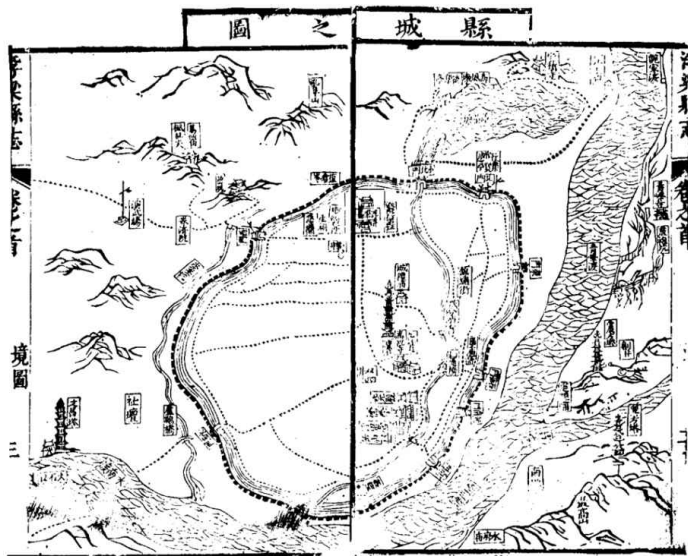
不过死者已去，生者犹自叹息，怒火勉强熄灭，却并未根除。景德镇潜流暗涌，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有火山爆发。通判陈奇可对此心知肚

明，有了上年“变工节”的经验教训，他今年更不敢掉以轻心，提前几天便派了巡捕、兵卒分布要道，甚至听取幕僚宋国霖建议，派了得力人手密切监视三帮会首及各名窑窑主动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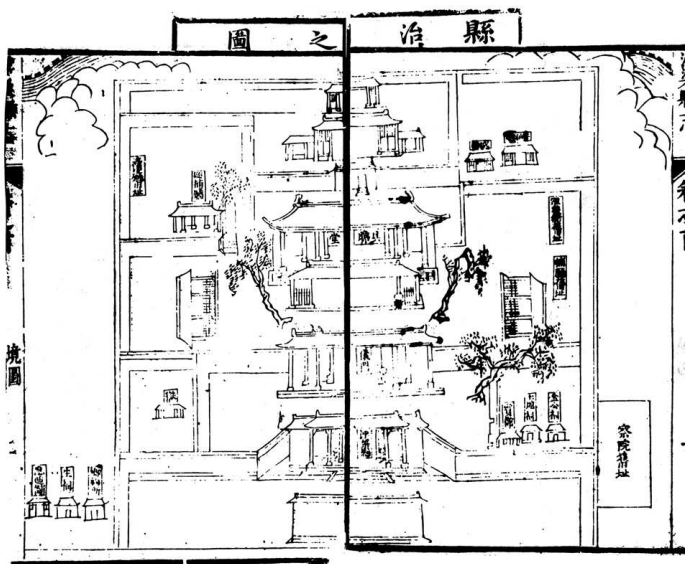
按照事先的安排，手下人源源不断地进来巡司署禀报：都帮头面人物如会首崔无忌及冯、余、江、曹四大家等均已赶回都昌为窑主余茂盛之母送葬；徽帮由会首黄云霄率领，去了城西京山祭奠死难的徽人亡灵；至于窑主，六大名窑中只有陈仲美一人在西门望江楼宴请做头师傅，正是变工节时正常窑主该做的事。

通判陈奇可略略松了口气，道：“难怪本官觉得今年的变工节少了好些火气，原来都帮帮众大多离开了。”

幕僚宋国霖也道：“崔窑而今由崔国懋之子崔无忌掌管，他既身兼都帮会首，顾不上变工节变工也属正常。小南窑窑主余茂盛身兼多职，既是窑主，又实际掌管都帮，还把持河运，控制着昌江船帮。其人脾气火爆，每次有事都少不了他，可谓闹事的罪魁祸首。幸好其母新过世，应该没有余力闹事。徽帮那边，自吴明官暴死后，其妻李新喜代管窑事，然自古女子不能近窑，吴窑等于已然衰败。另一窑主陈仲美，人称陈三呆子，确实有些呆呆傻傻，憨不可及，一天到晚只在作坊中抱着瓷器，其他都不管不顾，连家中美艳娇妻也视而不见。有这种认真投入劲头，难怪手艺精湛，瓷器精美。他从来不惹事，事情也从不惹他，他应该是最让人放心的一个。杂帮呢？吴为人如其名，清静无为，有道家之风。倒是周时臣不容小觑，其人年纪轻轻，便与崔、吴、陈这等名家并列，且被杂帮推为会首，必有过人之能。”



浮梁县城图（取自《浮梁县志》）



浮梁县治图（取自《浮梁县志》）

陈奇可忙问道：“都帮会首回了都昌，徽帮会首去了坟山，杂帮会首周时臣人呢？”

负责禀报的巡捕名叫何寻，是巡检司第一等精干之人，忙回道：“周时臣一大早出门，去了吴窑一趟，然后又去了饶州会馆，大概是处理杂帮事务。停留不久，便回自家作坊去了。听说他今日有一窑瓷器要开，还要开红禁收徒弟。”

开红禁是一种收徒仪式。瓷器行业行规森严，“其业之精者，且仅传其帮，而世守其业”。徽州吴明官以青花斗彩崛起后，都帮崔窑曾试图开发一种描金^[43]五彩青花与其对抗。因景德镇无人擅长描金工序，崔氏遂花费重金到金陵聘请了一位名叫炳南的老师傅来传授技艺。按照行规，炳南不能擅自将手艺外传，但他又急需那笔厚赏，遂独自来到景德镇，装作哑巴，每日在作坊里描金做工，任由崔氏子弟从旁观看。如此过了三年，崔氏终于学会了描金手艺。炳南自以为没有直接带徒授艺，但仍被判定违背行规，被拒绝返回南京，最终在无穷悔恨中客死在景德镇，安葬在江家山。都帮还特意组织了“诚善会”，每年春秋二祭，组织子弟上坟祭扫，表示不忘师傅传艺之恩。

炳南如此煞费苦心，试图两全其美，仍然因技术外传而遭家乡同行鄙夷，足见行规凛冽，不可逾越。在以技艺安身立命的瓷都，行规更是如泰山压顶，不可违背，就算是名师，亦不能擅自收徒弟。瓷器行业约定俗成，收徒要经过极为野蛮的“迎红篮”的仪式，即用红颜色涂满装坯篮，再由收徒者挑着红篮过街，沿途放爆竹，吹号奏乐，宣扬师傅将要带徒弟等。如果没有被人持械阻拦，表示同行民众同意其收徒，可以开禁，这才能正式收徒，叫作“开红禁”。如不能在街上平安通过，便不能开禁，要再等十年。

陈奇可来景德镇日子已算不短，深谙瓷都风土人情，闻言皱眉问道：“周时臣怎么选了今日开红禁？”

幕僚宋国霖笑道：“最近几年名窑窑主开禁收徒，没有一人开成。徽帮、杂帮开禁，都帮便要捣鬼。反之亦然。周时臣选中今日开禁，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今日是鬼节加变工节，人们要么忙着祭奠，要么在担心明日的饭碗，街上没什么正经人。周时臣挑着红篮从街上通过时，不会有人顾得上拦他。放鞭放炮，旁人也只以为是祭奠。”

何寻忙道：“宋相公说得不错，属下也认为周时臣日子挑得高明。不过有一点，二位不觉得奇怪吗？周时臣是杂帮会首，为什么开禁收徒前，要专门走一趟吴窑？”

宋国霖道：“吴为算是杂帮的名匠耆老，又是浮梁本地人氏，听说若不是他自己坚辞，本来是该他当杂帮会首的。周时臣开禁收徒前专门去向前辈打一声招呼，是礼节上的事，有什么奇怪的？”

何寻道：“不，周时臣去的吴窑，不是吴为作坊壶公窑，而是吴明官的吴窑。”

陈奇可大奇，问道：“徽帮、杂帮互无往来，吴明官又已经过世，周时臣到吴窑做什么？”

何寻道：“属下听过一点风声，说周时臣原是苏州世家子弟，跟徽人很有点渊源。他来景德镇不几年，便跻身名家之列，固然算是有点真本事，可背后徽帮应该也出了不少力。”

陈奇可闻言不由得起了好奇心。他起身踱了几步，往门外看去，见日影西移，已过晌午，虽放了大半心，但仍有所隐忧，料想今年的变工节不会那么容易过去。沉吟了一会儿，吩咐道：“以往变工节都是都帮挑事，这次说不定会有新花样。你亲自去盯着周时臣，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

何寻应了一声，带出几名兵卒出巡司署，也不往西北面周窑而去，一路赶去瓷器街。那条街是市集中心，亦是开红禁挑红篮的必经之路，周时臣既要收徒，必会经过那里。

七月本是瓷都淡季，节日中的景德镇更是清静了不少，店铺都关了门，主要街道上亦见不到太多人。巡司署位于镇中心，距离瓷器街甚近，何寻一行刚拐过街口，便见到一名男子站在徽记绸缎铺门前，大约二十七八岁，长身挺拔，一身灰色短衣长裤，难掩其丰标峻整，身边落有一对红色坯篮，正是杂帮会首周时臣。他半扶着扁担，正向绸缎铺内张望，似想进去，却又有所犹豫。

何寻一见之下便起了疑心，开红禁要想成功，除了人缘好外，要诀在于快速通过街道，跑得快的人肯定比慢性子的人有优势，似周时臣这般滞留于繁华街道不走，未免太不寻常。

待走得近些，便能清楚地看到周时臣衣衫上的血迹。何寻一个激灵，打个手势，令手下兵卒包抄过去，又喝问道：“周公子，你在这里做什么？”

周时臣猝不及防，吓了一跳，转过头来，支支吾吾地道：“我……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说辞。

何寻疑虑更重，转头见徽记绸缎铺并未正式开张，只在边侧开了两块门板，刚好容一身通过，便道：“请周公子暂且留步。”命兵卒看住周时臣，自己从门缝中侧身进去。刚迈进一脚，便闻见一股强烈的血腥味——

却见堂中仰卧着一名绯衣艳装女子，衣衫不整，胴体半露，显已遭人侵犯。更恐怖的是，那女子首级已然不见了。

何寻慌忙退了出来，先本能地去搜索周时臣脚边坯篮，却不见首级，不免有些困惑。周氏究竟是一方名人，他仍对其颇为客气，只沉声问道：“里面死的妇人是谁？”

周时臣慢吞吞地道：“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应该是若兰娘子。”

何寻大吃一惊，道：“若兰？是那大美人江若兰吗？”

江若兰生父江寒原是昌江上的船户，风里行，雨里走，运货行船没有固定时间。他每每外出时，妻子刘萍常背着小若兰在码头上翘首企

盼。刘萍擅唱山歌，经常唱一首小调道：“白纸扇，白摇摇，河里撑船河里摇，两边姐姐喊喝茶。好马不吃回头草，好郎不喝二家茶。双手端凳把郎坐，一句问郎何时还？静风静雨三个月，滩干水浅半年来。有也归来无也归，莫在河中守孤寂。守得孤寂人又老，误杀了家中少年妻。”表达了对丈夫牵挂和担心，又一再告诫女儿，绝不能嫁给船户为妻。只是江若兰虽未再嫁给船户，还是落了个“守得孤寂”的下场。

江若兰长成少女时，因天生丽质、娉婷婀娜，被誉为“昌江第一美人”，登门求亲者不计其数。她尚未许人时，不幸溺水，正好为路过的徽州工匠陈仲美所救。因为陈仲美接触了江若兰的身子，其父江寒为免遭人闲话，便做主将女儿嫁给了陈氏。一个呆子娶了一个美女，遂成为昌江流传最广的故事。

更让许多男子愤愤不平的是，陈仲美根本欣赏不了妻子的美貌，他发誓要成为瓷业第一人，眼中只有瓷器，心中只想着做出更好的瓷器。那位千娇百媚的“昌江第一美人”，等于完全守着活寡。

陈窑在西门头，陈仲美夫妇平日吃住都在那里。当何寻听说绸缎铺的女尸可能是江若兰时，一时难以置信，又问道：“当真是江若兰吗？”周时臣道：“应该是。”

何寻道：“这话怎么说？”

周时臣道：“我只是猜测她是陈家娘子江若兰。但若想要确认，何巡捕还得去望江楼叫陈仲美陈匠师本人来验尸。”

何寻道：“周公子知道陈仲美人在望江楼？”

周时臣点点头，道：“我早上出门，途中遇到过陈匠师。”

何寻问道：“当时周公子也遇到了江若兰吗？”周时臣道：“那倒没有。”

何寻又问道：“周公子为什么刻意停在这里？”

周时臣道：“我……”他本可以随口编一套说辞，却不知为何感到为

难，只踌躇不语。

正好负责监视周时臣的兵卒陶五小跑着跟了过来，何寻便招手命他过来，低声问道：“你不是一直跟着周时臣吗？”

陶五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一身景德镇最常见的雇工打扮，走在大街上毫不起眼。他抹抹额头汗水，诚惶诚恐地道：“小的一直守在周窑大门前，不见周公子出来。后来听到有人议论，才知道周公子今日开禁收徒，据说从后门走了。小的忙跟了过来。可是出事了吗？”

何寻不答，挥手斥退陶五，重新走到周时臣面前，问道：“周公子开禁授徒，为何要从后门出来？”

周时臣回头看了陶五一眼，简短地道：“我不知道那位小哥是何巡捕手下，见他一直跟在我后面，还以为是旁人派来寻机捣乱的，心想多事之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何寻一想也对，便指着绸缎铺问道：“那这铺子里面是怎么回事？”

周时臣微一沉吟，即答道：“不瞒何巡捕，我还不知道铺子里面情形究竟如何。何巡捕可否容我进去看一眼？”

何寻大奇道：“周公子还没有看过吗？那你如何能知道死者是江若兰？”见对方不答，道：“哦，周公子是挑篮经过这里，意外遇见了杀人凶手，对不对？你手上没血，只有衣衫上染有少量血迹，分明是凶手撞到你时溅到你身上的。而周公子始终不肯明说，是因为你认得凶手，对不对？”

周时臣先走到绸缎铺门前，往里面看了几眼，这才回身道：“多谢何巡捕信任，明明看到我衣衫上有血迹，还肯相信周某不是凶手。不过这件事很有些棘手，何巡捕既然当场撞见我在这里，不妨先将我当作疑凶带回官署再说。”

何寻大是好奇，寻常人遇到血光凶案避之不及，这周时臣竟一反常态，主动招惹嫌疑上身。不过他虽未领教过周氏厉害，却久闻其巧慧大名——

周时臣字秉忠，号丹泉，苏州人氏。他出身世家大族，还是少年时，已表现出手工艺领域的杰出天分，但工匠究竟还是属于九流之末^[44]，未免与他文士出身不符。受到来自家庭的阻碍后，他表现出强烈的逆反心理，曾自题小像诗道：“曾读父书非混世，也随儿戏漫登场。”为了与长辈对抗，有意离家出走，放浪形骸，还常常拿其制作的赝品当作真品以高价售卖给富商贵人，以诈骗为业。

后来在淮北案发，有人报了官，周时臣受到官府追捕，逃亡到一座破寺庙中。寺僧好心收留了他。那座寺庙平日没有多少布施，贫困之极，连大殿也快要被积雪压塌。僧人想在邻里周边化缘求一些财物，用以重修寺庙，却始终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

周时臣听说后，便往后院打来荒草，按照大殿金刚塑像的尺寸编织了一双大草鞋。当日大雪纷飞，地上积雪深达一尺来厚。到半夜时，周时臣穿上大草鞋，冒着风雪走了一二十里路。回到寺庙后，又将雪泥涂抹在金刚的双足上。次日，金刚出现的消息轰传四方，人们争相赶来寺庙布施金钱，不到十日，便筹集到千金。寺僧大喜，给了周时臣一笔钱，好让他回淮北赔偿受骗者，销掉案子^[45]。

金刚脚印事件后，周时臣亦洗心革面，一改往日无赖行径，不再恣意妄为，回到苏州，与家人和好，再利用天赋公开售卖自己制作的仿古品，年纪轻轻便大获成功。

常州唐凝庵收藏有一只宋代定窑鼎，周时臣登门求观，以手度其分寸，用纸摹其鼎纹。半年后，周氏携带亲手仿烧的伪鼎再度登门。唐凝庵取出真鼎，反复与伪鼎比较，竟无纤毫差异。唐氏为之惊叹不已，遂以四十金为代价，买下伪作，作为收藏的副本，引起江南收藏界的骚动。

淮安人杜浮欲得唐凝庵定窑鼎，昼夜想念，形诸梦寐，后得知周时臣仿鼎与真鼎一模一样时，便出千金高价，请周氏再制一只伪鼎。周氏

愈发声名大噪，号称“当代名手”^[46]。

除了仿古精巧、技妙入神外，周时臣还天生巧思，匠心独具，擅长制作、修复各种器具。如能烧造白釉陶印，印文古雅，纽作辟邪、龟象、连环等，皆用火范，成色如白定。又如能以奇木造器，将古木藤制成几杖，杖体莹洁如玉。琴、筑等毁坏之物，一经他手，均能修复，制作恶俗者亦能改成高品。

他还擅长叠山，著名作品有苏州徐时泰东园^[47]石屏，高三丈，阔二十丈，玲珑刻削，毫无断续痕迹，“如一幅山水横披画”。苏州小林屋^[48]水假山亦为周时臣仿太湖洞庭西山林屋洞设计，云壑幽深，竹树沧凉，洞若天开。由于其人出身于士大夫阶层，却有这些在当时属于另类的惊人技能，以至成为当时的传奇人物，在吴地相当著名。

后因景德镇能人辈出，为名家集中地，周时臣亦慕名来此开窑烧器，很快便步入大师行列，称为“周窑”。每当名品出窑，千金争市，其一只仿鼎所卖价钱，便能抵得上其他窑主好几窑的瓷品。制作既精，产量亦少，甚至不必时时雇请工匠。

周时臣成就大名之后，对往日浪荡行为颇为忌惮，从不提起只言半语，因而其旧事并不为人所知。然何寻既做的是巡捕勾当，少不得与各地公差、同行往来，有机会了解到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幕后之事。他曾听到景德镇公干的淮北同行提及周氏旧案，亦对其小小年纪便能想出雪夜鞋印的妙计赞叹不已。当时周时臣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已有此等智力，可惊可畏，而今其已然成人，阅历丰富，又声名在外，应当更了不得。若果真是他杀了人，以他的聪明脑袋，不会笨到滞留在凶案现场不走的地步，更不会主动要求官府将他当作疑犯逮捕。而他既然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略一思虑，何寻便点了点头，命道：“来人，将周公子扣下了，带回巡检司审问。”

景德镇没有仵作，要找人验尸、填报尸格等文书，得专程去浮梁县署请人。又因死者是徽帮重要窑主的妻子，何寻怕跟去年变工节一样，

牵涉三帮争斗，再度引发纠纷，便决意先秘而不宣，留了一名兵卒进绸缎铺看守尸体，再将门板封了。

进来巡司署，何寻先进大厅禀报。通判陈奇可诧异不已。他原以为去年变工节死了徽州名匠吴明官，今年变工节会再度有大事发生，虽忐忑不安，却也有心理准备，却不想等来了一桩杀人案，死者还是徽州另一名匠陈仲美的妻子。

何寻道：“属下擅自做主，没有张扬，也没有立即派人到望江楼去叫陈仲美来认尸。预备请陈通判示下后，再派人去县城叫仵作、书吏来。等到入夜后，将尸体悄悄抬来巡司署，再去请陈仲美来。”

陈奇可赞许道：“你做得很好，就这么办。”忙命宋国霖草拟了公文，盖上大印，派人送去浮梁县衙面交浮梁知县杨延槐。

宋国霖问道：“何巡捕如何能肯定周时臣认得杀人真凶？”

何寻道：“属下是猜的。周时臣没有亲眼见到绸缎铺中的尸体，却已经知道死者是陈仲美的妻子，多半是杀人凶手自己告诉了他。”

陈奇可闻言，便命带周时臣进来，径直问道：“周公子，你可是当场撞见了凶手杀人后逃逸？”

周时臣道：“这个……”

陈奇可见对方吞吞吐吐，便命听差兵卒退出，只留下幕僚宋国霖和巡捕何寻二人，道：“这里再无外人，周公子有话不妨直说。”

周时臣道：“请陈通判恕周某无礼，我暂时还不能将经过和盘托出，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大大的为难之处。”

宋国霖问道：“有什么为难之处？”

周时臣道：“陈通判不能召我那个朋友来官署当证人，亦不能将真相公开。”

陈奇可怒气上冲，冷笑道：“真是天大的笑话！周公子，你以为自己

是什么人？”

周时臣泰然自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这是为大局着想。若是陈通判肯答应我，我今晚便可助官府结了这桩命案。”

宋国霖道：“周公子是说今晚便可结案？”

周时臣道：“是。若是今晚还抓不到真凶的话，我周时臣任由官府处置，无怨无悔。”

陈奇可尚在思忖，宋国霖上前一步，低声道：“死的究竟是徽帮重要人物的妻子，不知道都有哪些人物牵涉其中，万一涉及三帮纷争，可就不好办了。不如先答应了周时臣，尽快查明真相，好在案子尚未传开前有所准备。”

宋国霖曾祖宋景是明代中期重要阁臣，史称“有古大臣风”。祖父宋承庆少有大才，志竞进取，然青年夭卒，未酬其志，只遗一孤子，便是宋国霖。宋国霖虽自幼丧父，然在母亲教导下，勤奋好学，安心苦读，在家乡名望很高。陈、宋两家是世交，陈奇可极信任宋国霖，对其言听计从，闻言便不再犹豫，忙点头道：“好，本官答应你。”又有意敲了敲案头，道：“不过周公子若失言，今晚结不了案，可别怪本官手下不留情面。”

周时臣道：“何巡捕，正如你所言，是有人从绸缎铺冲出来撞上了我，我衣衫上的血迹，便是那时染上的。我当时没有明言，是怕酿成大祸。”当即说了究竟——

周时臣独自从周窑离开后，本欲尽快挑篮穿行街道，好开禁收下徒弟吴祥瑞。这位吴祥瑞与他年纪相仿，却是诚心拜师学艺，又是名家吴为介绍来的，简慢不得。一路还算顺畅，毕竟七月半不是个收徒的吉利日子。

到瓷器街时，忽然有人从徽记绸缎铺直冲出来，直愣愣地撞到周时臣身上。他开始还以为是有谁刻意阻碍他开禁，待认出对方，才大吃一

惊。对方看到他后，立即如获救星，匆匆说了经过，恳请他出手相助。他料想事情不是杀人那么简单，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便应承了下来，并要求对方在查明真相前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要对旁人提起半句。那人答应后便匆忙离去。周时臣正思虑是否要先看凶案现场，何寻便率兵卒赶到了。

宋国霖问道：“周公子那位朋友是谁？可是杂帮的头面人物？”

周时臣叹了口气，道：“不是，是徽帮会首黄云霄黄先生。”黄云霄虽是商人，却爱以儒自居，喜旁人称他为“先生”。

陈奇可不久前才听何寻提及周时臣与徽商大有渊源，本来还半信半疑，此时亲耳听到周时臣自承肯为黄云霄遮盖罪行，这才相信其言是真。问道：“死者江若兰是徽州名匠陈仲美的妻子，也算是徽帮人，为何黄云霄要杀死自己人？”

周时臣道：“全是因为一个色字。不过黄云霄并不是凶手。”

原来黄云霄贪恋江若兰美色，竟然利用徽帮会首身份压服陈仲美，与其达成协议，要霸占其妻子几日。为避人耳目，黄云霄假意亲率帮众到坟山祭奠，其实半途换了衣衫，悄悄折返回镇子。陈仲美则命妻子早早打扮齐整，到黄云霄名下的徽记绸缎铺等候。

黄云霄妻儿老小虽不在身边，但他未在景德镇单独置业，一直住在徽州会馆，会馆来往人多，不方便行幽会苟且之事。但他早有计划，安排妥当，令绸缎铺放假七日，上下人等全都离铺。不想他兴致勃勃赶到绸缎铺后，一进门便被什么物事绊倒，爬起来才发现堂中躺着一具鲜血淋漓的尸体。那女尸虽没有了首级，却还是能认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江若兰。他热血冲头，第一反应便是都帮预先设下了圈套，将江若兰先奸后杀，再嫁祸给他。他一时不及多想，只想快快离开现场。冲出绸缎铺时，惊慌失措，竟然撞上了挑着红篮经过的周时臣。

周时臣外祖父吴岫是苏州藏书名家，书斋名“尘外轩”，聚书逾万

卷，在江南赫赫有名。黄云霄生父黄汴撰写商程书《一统路程图记》时，一度寓居苏州，为的就是借览吴岫家中的舆地志^[49]，并由此与吴岫结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因为这一层渊源，周时臣自小便与黄云霄相识，他后来到景德镇发展，亦得其帮助甚多。甚至周时臣年纪轻轻当上杂帮会首，亦是黄云霄暗中出了大力。但二人从不在明里提及曾是老相识，外人亦不得而知。

黄云霄认出周时臣后，知道这位小友机智无比，立即将事情经过简略告知。周时臣闻言也紧张起来。去年变工节吴明官暴死，今年则是江若兰遇害，均与徽州名匠有关，他料想事情并不简单，甚至两案极可能有所关联，便安抚了黄云霄几句，同意替对方调查这件案子。

一旁宋国霖听得目瞪口呆，问道：“陈仲美人称陈三呆子，人是有些呆愣，可其性情也相当正统古板，绝非阿谀奉承之辈。他竟然愿意将妻子双手奉给其他男子？”

周时臣道：“这是黄会首亲口告诉我的，应该不会对我撒谎。如果何巡捕想要进一步确认，等陈仲美到了，向他一问便知。”

宋国霖料想黄云霄为人精明，不会编造这等极易为人戳穿的谎话，不由得信了几分，摇头道：“果然是个陈三呆子。”又问道：“既然黄云霄不是真凶，想来凶手杀人后早已携带首级离开，周公子要如何抓住他？”

周时臣道：“这个……我暂时还不能说。官府只需将我当作疑凶扣押起来，等到县城仵作、书吏一千人到时，大约就是晚上了，陈通判再连夜开堂审案，我自有法子捉到凶手。”

宋国霖道：“好，有什么需要官府做的，周公子尽管开口。”

周时臣道：“正好有一事要劳烦何巡捕，我今日本来还有一窑瓷器要开，家中来了几位好友等着观瓷。劳烦何巡捕派人去知会一声，就说我临时有事来了官署走不开，让佣工先开了窑各自回家，朋友们先自行品瓷。我明日再置酒向他们几位赔罪。”

宋国霖知道周时臣与本地世家子弟交好，料想其口中的好友必是操驥、金英等人，均是浮梁籍名宦之后，忙道：“若真如此，周公子不如先悄悄回去一趟，等到县署官差到时再来。”

周时臣摇头道：“不，那样的话就捉不住凶手了。目下的关键，就是要让真凶以为官府已经抓到了替死鬼。”

宋国霖忙道：“倒叫周公子受累了。”忙命何寻派人赶去周家知会，免得众人久等。

何寻道：“我亲自走一趟好了，旁人也说不清楚。”

周时臣道：“那再好不过，只是有劳何巡捕辛苦走一趟。”

何寻便自辞了出去。

陈奇可见周时臣称能捉到凶手，虽信誓旦旦，究竟还是空口无凭，心中忧虑，可见到心腹幕僚宋国霖、得力助手何寻均对其十分信任，不免又半信半疑。想了想，问道：“周公子适才提及江若兰遇害可能会跟去年吴明官暴死有所关联，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周时臣微一迟疑，即道：“陈通判是一地之主，周某不敢有所隐瞒。去年吴明官吴公暴死后不久，其遗孀吴家娘子找到了我，委托我暗中调查吴公之死真相。”

去年变工节吴明官当众猝死，徽帮认为是由都帮挑衅而起，预备正式向官府提起诉讼，最终因吴明官遗孀李新喜出面圆转，徽帮才算罢休。因为这件事，陈奇可曾拜访过李新喜，当面劝说，对其果敢刚毅及深明大义很是佩服，却不想她仍然暗中委托了周时臣调查。然她是徽帮重要人物之妻，却为何不找徽帮出面，而要辗转托付杂帮会首？是因为周时臣更方便以中立身份出面，又跟徽帮会首黄云霄大有渊源，还是因李新喜本人是浮梁名绅之后，正好周时臣与浮梁世家子弟操驥、金英等人交好之故？

宋国霖也极是好奇，问道：“当时徽帮上下气势汹汹地要为吴明官报仇，吴家娘子如何反而会将事情委托给周公子？毕竟周公子是杂帮的人。在本地，三帮行事可是一向泾渭分明的。”

周时臣道：“我开始也觉得奇怪。毕竟我跟吴公和吴家娘子无甚来往，他夫妇二人也不知我与黄云霄黄先生是旧识。后来吴家娘子主动说开，我才知道原来是吴窑的把桩^[50]师傅向她推荐了我。”

吴窑的把桩师傅名叫杨采，南昌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只与兄长杨今相依为命。不幸的是，杨采年少时，杨今为当地恶霸所害。恶霸又买通杨今妻子在城外火化了丈夫尸体，由此掩盖住恶行。乡邻虽然知晓真相，却因为害怕恶霸报复而不敢告诉杨采。杨采失去依靠，离乡谋生，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二十年多年后，最终凭自身努力在景德镇吴窑当上了把桩。

某日，杨采在镇上偶遇乡邻，听其酒后吐露真相，这才知道当年兄长死得冤枉，悲愤交加之下，决意为兄长申冤。然他六次赶回南昌告状，当地官吏均认为时间太久、时过境迁而不予立案。

杨采擅长观火，对火候、温度把握得极好，周时臣初开窑时，亦曾请其帮忙把桩。他听说此事后，便主动替杨采写了一纸讼状。内中云：“白骨烧成黑炭，黄金买转青天。十两能偿一命，万金可杀千人。”让杨采持状再回南昌告状。

正好新任江西按察使^[51]到任，读到状子后很是惊耸，遂当场立案，并签发公文捉捕入犯。恶霸最后招供了事实，由此被定死罪。杨采得报兄长大仇，周时臣的那一纸状子出力不少，因而对其十分感激。

去年吴明官暴死，李新喜表面听从通判陈奇可提议，说服徽帮不要再生事，其实她自己也暗中怀疑丈夫死得蹊跷。却苦于妇道人家身份，不能抛头露面。又恨身边没有才智之人，竟是无法可想。杨采在吴家二十年，多得吴明官提携教导，亲密如家人。窑主暴死，他比谁都难过。而在他心目中，周时臣就是天下第一等聪明人，人又豁达仗义，有力挽狂澜的本领。当他得知女主人怀疑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时，便着力举荐了

周时臣。

李新喜生性谨慎，并没有立即找上周时臣，而是暗中调查了他一番后，这才命人请其上门，表明意向。周时臣闻言惊愕异常，他虽厌恶行帮之争，但亦不能摆脱地域之困，甚至被强行推举做了杂帮会首。按照惯例，他既是杂帮人，决不能沾染徽帮事务，便本能地婉言推辞。李新喜当即跪下，死活不肯起来。把桩杨采又从旁反复劝说，周时臣不得已，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双方重新坐下后，李新喜说明了经过。原来吴明官一向身子壮健，又没有什么隐疾，当日虽遭都帮围堵，可比起之前都帮痛砸徽帮米店一事，实在算不了什么。吴明官毫不惊慌，亲口告诉妻子，说外面那些都昌籍佣工多半是受了人挑拨，只要出去说明真相，便足以打发走这些人。倒是徽帮会首黄云霄召集人手，预备以武力反击都帮后，吴明官有些着急起来，派人去告诉黄云霄，要他约束帮众，千万不能动武。然当时吴窑大门外人山人海，气氛紧张，乱哄哄一片，已非人力所能控制。吴明官怕酿成群殴械斗，一面派人去巡司署请通判陈奇可派兵弹压，一面亲自出来安抚，不想刚走到众人面前，便蓦然倒地死去。

周时臣听李新喜语气，似是怀疑吴明官是遭了人暗算，忙问她可有凭据。李新喜摇头道：“没有，我只是本能地觉得我夫君死得冤枉。可恨我笨人笨脑，虽起了疑心，也努力去找过，却始终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周时臣道：“那么吴公遗体上可有刃伤，或是有中毒迹象？”

李新喜道：“没有。是我亲手为我夫君换的寿衣，他全身上下我都仔细擦洗过一遍，没有伤口。可我心中始终放不下这件事。周公子，杨把桩说你是第一等的聪明人，你一定有法子的。”

周时臣道：“我虽答应了娘子要为你调查尊夫之死，可这件事难度极大，怕是费时费力……”

李新喜道：“当然不能让周公子白费力气，我自有酬金奉上。”

周时臣忙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怕是我才智有限……”

一语未毕，李新喜已经打开桌上的木盒，取出一只陶壶来，道：“周公子出身名门世家，兼之少年成名，寻常金钱财物也不会放在眼里，这只壶……”

那只栗色小壶乍看似老松树皮，凹凸不平，壶把似松根，质朴古雅，如同古铜器一般。周时臣一时两眼发直，失声道：“这……这是供春壶吗？”

李新喜道：“周公子果然好眼力。不错，这正是供春壶。而且这只壶，是供春在金沙寺所制，是世上第一只供春壶，也就是传说中的树瘿壶。现任饶州推官[\[52\]](#)吴正志不知从何处听说了树瘿壶现下在我夫君手里，曾多次派人来讨要求买，愿出五千金高价，我夫君亦没有答应。”

宜兴吴氏正是树瘿壶的原主。明代正德年间，宜兴才子吴仕为参加科考，在君山之隅、东溪之上的金沙寺读书。一位闲静有致的僧人向当地陶工学会了制陶之法，自己抟紫砂细土加以澄炼，制为胎，捏塑出口、杯、盖等，再烧成陶壶[\[53\]](#)。吴仕随身书童供春“髻龄颖异”，观看僧人炼土制壶日久，竟然嫌弃对方所制之壶太过粗拙，自称若是给他一坨泥，他会做得比僧人好得多。

某日，供春取僧人做完壶洗手后沉淀在缸底的紫砂泥，模仿寺旁一棵大银杏树上的树瘿纹样，做了一把紫砂壶。由于没有做壶的工具，只用了一把茶匙，所以在壶面上留了很多手指螺旋印，不想反而愈显古秀可爱，此即为世传“树瘿壶”。吴仕一见之下便叹为观止，视为珍宝。得到了主人的肯定，供春便又照着做了几把。

吴仕字克学，号颐山，出身常州宜兴簪缨官宦世家，家产丰厚，拥有“田万亩，山万峰，园以畦计，泉池以泓计，树株计，竹荻苇数千，牛羊蹄千，僮指千”。其父吴纶“春和秋爽，载笔床茶灶，随以一鹤一鹿，遨游于武林吴苑间”，时常带着一鹤一鹿徜徉于江南山水间，自宛如仙人。来往于吴家的都是沈周[\[54\]](#)、文徵明、唐寅、仇英等当世大才子，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由于吴氏在江南士林中的巨大影响力，供春壶不胫而走，声名鹊起，博得了诸多官宦文人的青睐，世人争相竞购，几与金玉比价[\[55\]](#)。

吴仕高中进士后，告诉供春道：“你有这等才艺，再做我的书童就浪费了，自己去外面闯荡吧。”

供春自此离开吴氏，成家立业，扬名江湖。他后来还做过“龙蛋”“印方”“六角宫灯”等名壶，温雅大方，质薄而坚，有“供春之壶，胜于美玉”的美誉。但世间最看重的还是他的处女作“树瘿壶”，求壶者趋之若鹜，时人以千金索求，仍难得一见。

最早一版的“树瘿壶”自然在吴仕手中，不久即被其好友唐寅索去。后来唐寅生活落魄，“树瘿壶”也飘忽无定，最终下落不明，想不到其辗转流传下来，竟然落在了瓷业巨匠吴明官的手中。

周时臣既擅仿制古器，自然是鉴赏大行家，一见之下，便知道此壶十之七八是真品，待接过壶来，握在手中微一摩挲，便知决计为正品——虽没有瓷器的光滑圆润，亦没有釉色打亮壶面，却是黯黯光华，古拙庄重，质朴浑厚，有着千年古玉的韵味。难怪曾有人称赞其“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

供春一生传世作品极少，许多江南收藏鉴赏大家都因为未能亲眼见过供春壶而抱憾终身，而今最早版本“树瘿壶”就在周时臣手中，弥足珍贵。只要一想到近百年间无数杰出名士抚摩过这把世间独一无二的陶壶，便足以令人怦然心动。

除此之外，周时臣本人就是能工巧匠。大凡真大师、真匠人，无不以造出至精至美之作为最高目标。即使是一代宗匠，雄踞巅峰，傲视群雄，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属于他的时代终究会过去，但一件绝好的工艺品却可以流传千百年。供春早已化作了尘土，其英名却附在了陶壶上，流芳百世。而眼前的供春壶就是紫砂壶中不可逾越的杰作，陶与瓷素来同艺，周时臣自问尚达不到如此高度。百余年后，倘若后人摩挲观赏他周氏作品时，会是怎样的评价，又会是怎样的感怀？一时心荡神驰，思绪复杂，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一旁李新喜察言观色，已知周时臣深为供春壶打动。她知书识礼，亦不打断对方赏壶雅兴，只静静等在一旁。

过了好半晌，周时臣才回过神来，小心翼翼地将陶壶放回木盒中，正色道：“我先把原先要说的话说完。我答应替娘子查找真相，并不是要贪图吴家什么。我很佩服吴公的本领，匠心独具，技巧绝伦，在前人成就上有所创新，自开一派。扪心自问，我若涉足青花斗彩，亦达不到吴公的高度。”

李新喜道：“人各有所长，周公子称雄于仿古，亦非我夫君所能。”

周时臣很喜欢对方不卑不亢、应答得体的态度，便实言告道：“之前我想说的是，我会努力去做娘子交付的事。只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怕查了许久后，仍然给不了娘子想知道的答案，到时怕是娘子会深深失望。至于这件树瘿壶，我不能收，它实在太贵重了，堪称无价之宝。”

李新喜道：“在周公子眼中，这壶是无价之宝。在我眼中，它是一件普通的夫君遗物，只希望能将它赠送给有缘人。若是周公子不肯收下，那么我便收回刚才托付的话，不敢再有劳周公子为我死去的夫君奔波劳碌。”

周时臣既已慨然允诺，哪会轻易把话说回？况且还死者同行以真相，是天经地义之事。然李新喜偏偏要以那只树瘿壶作报酬，不免很是为难。

把桩杨采一直站在一旁，见场面转冷，忙道：“周公子，你一向爽直，怎么这会子反倒婆婆妈妈起来了？老实说，我可看不出这只壶有什么好。可它是吴娘子的一点心意，她想的只是将吴窑主生前最珍爱的东西送给周公子你。”

周时臣见实在难以推辞，便道：“那好，这只供春壶就暂时由我保管。我们先以一年为限，若是我有负娘子重托，难以查明真相，那么明年变工节时，我再来府上拜访，归还这只壶。”

双方就此约定，且秘不外扬，只有在场的三人知晓。然都帮围堵吴窑情形实在太乱，人数实在太多，周时臣本人亦不在场，他又只能暗中走访当事者，导致迟迟没有进展，他甚至都不能证明吴明官是否真的死于暗算。

今日恰好是约定的一年之期，周时臣一大早起来，所做第一件事便是取出树瘿壶，亲自送去吴窑，以履行承诺。不想却吃了闭门羹，李新喜坚持不见不收。他因为尚有收徒、开窑两件大事要忙，只得又携着树瘿壶回家。

讲述受托于吴氏遗孀一节时，周时臣只提吴窑珍品，不提树瘿壶或供春壶，陈奇可等人以为李新喜送给周氏的只是吴明官亲手烧制的精美瓷器，亦不在意。

宋国霖问道：“周公子既然没有发现吴明官是遭暗算身亡的证据，如何还认为他的暴毙跟今日江若兰命案有所关联？”

周时臣道：“我虽然没有发现有用的线索，但在调查时，却越来越觉得吴家娘子的看法是对的，吴明官之死不同寻常。至于两起案件有所关联，只是我自己的联想。不然哪会这么巧，两年的变工节，在同一天，两个人遇害，且均与徽帮名匠有莫大干系。”

果真如此的话，都帮嫌疑就相当大了。去年他们明里闹事，发动都昌籍佣工围堵吴窑，吴明官当众身亡，徽帮由此损失了最顶尖的瓷匠。都昌窑主余茂盛之母上月便已经过世，他曾回家奔丧数日，却将下葬日子拖到这个月，极可能是有意为之。于是今年都帮帮众表面集体回都昌为余母送葬，暗中则暗下杀手，杀死江若兰，既能打击陈仲美，又能陷害徽帮会首黄云霄，可谓一箭双雕。

而且都帮确实是吴明官猝死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吴明官膝下有一子一女，长子吴青峰为前妻所生，对制瓷毫无兴趣，因与继母李新喜不和，便独自搬去浮梁县城居住，每日与城中一帮浪荡子弟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次女吴黛城为李新喜所生，年纪还小，才十四五岁。吴明官一死，其子不能继承其业，吴窑连个掌窑人都没有。李新喜虽勉强以未亡人身份接管了事务，然按照瓷业行规，妇人不能靠近窑房，不然大不吉利，她也只能处理一些未竟杂务。没有了真正懂行的掌窑人，吴窑青花瓷器生产一落千丈。都帮本来就在圆器业有垄断优势，崔氏五彩亦不逊吴氏斗彩太多，便趁机将青花瓷器生意都抢了过去。去年都帮崔窑卖出的青花数量，是前年的五倍还多，其中有七成是从吴窑拉走的两广大户。就连徽帮会首黄云霄为应付海外市场订单，也不得不转买了一批崔窑青花。

吴明官死后，陈仲美便是硕果仅存的宗师级徽州瓷匠。陈窑烧制普通青花圆器，瓷器亦是精品，只是不似崔窑五彩、吴窑斗彩那般各有开创之风。陈氏本人不想计较行帮之争，只想成为行业至尊，烧制出无可比拟的顶级青花。每每都昌窑主开窑，他亦常常跑去观摩学习。因为其眼里只有瓷器，很有些呆傻之气，其妻子又是景德镇的著名美人，都帮众人也不讨厌他，更不像提防吴明官那般如临大敌，偶尔还拿他开玩笑。有人假意建议陈仲美加入匠籍^[56]，好去御窑厂做龙缸匠，主烧龙缸^[57]，那可是人间至尊青花瓷器。对方本是随口说笑，陈仲美却当了真，一本正经地答道：“我烧的瓷器是给活人观赏享用的^[58]。不睁大双眼，怎能看到白地蓝花的美丽？况且龙缸不过难在巨大而已，算不得至尊瓷器，甚至连一流都算不上。”旁人见到他这股爱瓷如命的执着，倒也颇为佩服。

但陈仲美到底还是徽人，陈窑每年生产的青花瓷器只比崔窑略少，其人也不花哨，不推一度大红大紫的五彩、斗彩之类，只烧青花，神韵清秀，飘逸而不轻浮，以专注赢得了市场。与徽人杂七杂八生意极多不同的是，瓷器生产是都帮唯一一大宗生财之道，多年打拼、数代人不懈努力，才以手艺垄断了圆器市场，容不得旁人侵犯，狭隘背后自有无数血汗艰辛。大概都昌人还是想要在青花领域一枝独大，便起意对付重要竞争对手陈仲美。又知道徽帮会首黄云霄素来垂涎陈妻江若兰美色，便因势利导，杀死陈妻，嫁祸给黄云霄，一举两得，一石二鸟。

宋国霖思索片刻，略有所醒悟，问道：“周公子认为凶手杀人的目的是要对付徽帮会首黄云霄，若是发现官府错抓了杂帮会首，也就是周公子你，必然还有后招？”

周时臣道：“是。我料想真凶必会密切关注凶案，这正是抓住他狐狸尾巴的关键。”顿了顿，又道：“我其实倒希望吴公和陈家娘子两案有所关联，去年情况复杂，今年可查的线索就多了。”

宋国霖道：“朋友妻，不可戏。黄云霄身为徽帮会首，竟然垂涎帮众妻子美色，这等丑闻，他不会宣扬出去。知道这件事的肯定寥寥无几。果真是有心人，一定在他身边安插了内应。”

周时臣道：“黄先生必然已想到此点，回去会馆后，立即会着手寻找内应。我们只需要抓住真凶就好。”

三人又议了一会儿，忽听到外面有呼喝声，还夹杂着鞭打声、训斥声。通判陈奇可立即皱起眉头，沉下脸来。

周时臣见陈奇可明显露出不快之色，颇为不解。宋国霖忙解释道：“外面必是方巡检逮捕了不称职的官窑工匠，带回官署了。”

巡司署不独是饶州通判驻镇办公之地，江西矿税使潘相到景德镇御窑厂监烧瓷器时也会来这里办公。潘相自小阉割入宫，是当今万历皇帝的心腹宦官。上任后，一心讨好皇帝，督造龙缸甚严，稍有不顺，便命驻厂巡检方何逮捕官窑工匠下狱，轻则戴上械具关上数日，重则鞭笞拷打，想以此来立威，令工匠俯首帖耳。然龙缸器物太大，技术复杂，容易烧破变形，烧成十分困难。每窑每年只能烧制三只以下，且成品率极低。潘相到任以来，还未能成功烧出一只龙缸。最近他不知如何火气上升，不断重责工匠，连日来已逮捕多人，押到官署大狱，施以残酷刑罚，惨叫声不绝于耳。陈奇可稍有规劝，反遭潘相厉声训斥。他是进士出身，竟然当着属下被阉奴训斥，内中不免耿耿于怀。

周时臣听了究竟，道：“烧制龙缸这等大器，半在人为，半在天力，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岂是催逼所能成就？”

宋国霖道：“谁说不是呢。”与陈奇可低声商议几句，又道：“怕是一会儿潘使君又要进来发威了，署厅人来人往多有不便，就暂且先委屈周公子一会儿。”

周时臣道：“这是当然，戏一定要做足。”

宋国霖便招手叫进兵卒，命将周时臣以杀人嫌疑收监。

[1] 烧制瓷器首先要开采瓷石（属石质矿物）作为原料，这首诗前两句讲述的是在山里开采瓷石后，再运到设置在溪河边的水碓（利用流水冲击带动碓车）加工，经粉碎、淘澄后，制成砖状泥块，称谓泥不（dǔn），又称作不子。后两句是间接称赞高庄出产的瓷土质量高。高庄即浮梁（今江西景德镇）瑶里高岭山，以出产优质瓷土而闻名世界，高岭土在后世成为世界矿物学专用名词。高岭土矿物组成独特，不必粉碎，只要用水滤去尾沙，即可制成不子。

[2] 这首诗是讲炼泥，必须以马尾细箩（用马尾做成的箩筛，孔很细小）及绢袋反复澄过，以保证坯泥的细度。配制釉料亦是如此。窰（yìn）子是指地窰。“古语”一句指儿童要从小教育，不能坏了坯架，这里代指练泥时就要把泥练好，以便模之范之而成器。模范是制作器物的模型，泥练到稠熟后，置于模内加工即可成瓷坯。

[3] 龚懿：字季适，江西南昌人。清嘉庆年间曾在浮梁当幕僚多年，与景德镇瓷业工人多有交往。他根据瓷工窑户言谈和劳作情况创作诗歌近百首，后整理出六十首，题曰《陶歌》。

[4] 浮梁位于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境内层层叠叠的大小山峰密布，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形似盆状，以低山、丘陵为主，也夹有面积不大的平原。境内河流亦如蛛网密布。其中以源于安徽省祁门大洪山的昌江（祁门本名阊门，即昌门，故名）为主，它自北向南贯穿全境，支流有南河、东河、西河等。由于昌江水源丰沛，溪流纵横，支系极多，民众多伐木为排，浮江而下。“浮梁”即由此而来，颇为形象地概括了此地山多、木多、水多的特点。

[5] 从唐代到清代，景德镇一直为浮梁县管辖的一个市镇。明时浮梁县共分10个乡，每个乡又分若干都或里，共56个都。景德镇仅有浮梁县西南方向两乡的里仁、镇市两都。镇区东起马鞍山，西至昌江河畔，南起小港嘴，北至观音阁，总面积约10平方千米。

[6] 佛印：宋代名僧。饶州浮梁人，俗姓林。法名了元。宋神宗钦仰其道风，赠号“佛印禅师”。其人具有包容三教的气质，与纯粹的佛教僧人风格不同。且具有强烈的世俗意识，经常参加酒宴并高谈阔论。所结交的朋友，僧人方面反而较少，倒是与士大夫官僚之輩常相往来，是当时士林中众所周知之名僧。与苏轼为方外知交，二人交谊脍炙人口。佛印圆寂后葬落溪口，苏轼来祭拜时，在佛印坟旁附近的岩石刻作了一篇悼文，名为“三世佛”，字大若蚕豆，约有两千余字，历经千年风雨，一直保存完好。1953年10月，景德镇交通部门疏通昌江航道，将石碑炸毁一半，另一半掉进水中。

[7] 明代匠人王叔远擅长微雕，能用直径仅一寸的木头雕刻鸟兽木石器皿人物等，形神俱备，惟妙惟肖。他听说苏轼三人泛舟夜游昌江的故事后，便将之与苏轼后来的赤壁之游结合起来，加以构思创作，用桃核刻成《月夜泛舟记》。著名学者魏学洵因之作《核舟记》。此篇流传很广，今全文已收入现行初中语文课本。

[8] 镇市：因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城市和乡村两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形态之外出现的新型的“镇”，隶属于县。镇市是乡村经济中心，典型特征是生产意义大于消费意义，其产品不仅在当地销售，满足附近城乡居民的需求，而且还向相距较远的区域性市场甚至全国性市场输出产品。

[9] 鬼节：相传七月十五是鬼门关大开之日，阎王下令打开地狱之门，让那些终年受苦受难禁锢在地狱的冤魂厉鬼走出地狱，获得短期的游荡，享受人间血食。人们除了趁此机会祭奠祖先外，还会准备一些菜肴、酒、饭、金银衣纸之类，晚上到路口去祭祀孤魂野鬼。

[10] 盂兰盆节：佛教传说，目连（佛教人物，佛祖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母亲虽然年轻漂亮，却无嘉言懿行，爱财小气，尤其仇视僧人，死后坠入饿鬼道中，过着吃不饱的生活。目连使用神力化成食物，送给母亲。但其母不改贪念，见到食物到来，深怕其他恶鬼抢食。贪念一起，食物到她口中时，立即化成火炭，无法下咽。目连虽有神通，身为儿子，却救不了母亲，因此十分痛苦，便向佛祖求助。佛祖为他念《盂兰盆经》，嘱咐他七月十五做盂兰盆以祭其母。于是目连按佛祖指点，在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准备好百味五果，装入盆中，供养十方僧众。其母由此脱离恶鬼界，升入天堂。佛祖有鉴于此，推而广之，要求佛门弟子尽心行孝，每年七月十五做盂兰盆，施佛及僧，报答父母恩情。

[11] 中元节：道教有所谓天官、地官、水官，合称三官。三官是玉帝派驻人间的代表，每年要考察人间的善恶，向上天汇报。三官分别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诞辰，这三个日子也叫三元。七月十五日叫中元，正值地官校籍赦罪之时，这一天，他要拿出厚厚的花名册，根据神仙、凡人、动物的表现，勾勾画画，赦罪免刑。

[12] 瓷器制作过程复杂，即所谓“寻常工作经千指”，完成一件瓷器通常要经过多名工匠之手。大致可分为六个工种，一个工种称“一脚”，一脚领头称“板板”。通常采用层层雇佣制度，由做头师傅雇佣各脚板板，再由板板负责雇佣伙计。当板板被解雇时，其脚伙计也随之解雇。

[13] 行帮：为维护自身利益结成行业的或地域性的行会组织。有以行业相称的，如圆器、琢器、柴窑等；以地域相称的，如都（昌）帮、徽（州）帮、杂帮（除都昌、徽州之外的统称）等。行业和地域两者往往有所交叉。行帮的组织性相当强，各有行规，具体将在小说情节中谈及。

[14] 会馆：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始于明初，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故又称为试馆。这一时期的北京会馆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是典型的同乡组织，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明代中叶以后，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会馆大量出现，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同乡会馆。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利益起到了某些作用。但会馆与乡土观念的结合，也阻碍了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15] 由于景德镇从事瓷业的工匠通常是外籍人士，意外死亡后，限于条件而不能扶柩返乡的，通常由行帮（指地域行帮）出面料理，就地安葬。各行帮在当地均买有坟山，山上立大石碑，上书“某某某义祭总墓”字样。

[16] 崔公窑传世青花五彩作品有“维香”款及“成化”款五彩酒盏一对，为英国人大维德所买。大维德具有罕见的欣赏品味和学术眼光，收藏有1400多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精品及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

[17] “斗彩”一词始见于清《南窑笔记》，明代文献未见记载，明人所谓“青花间装五色”应

该是时人对“斗彩”的称谓，但在本书中一律称“斗彩”。书中另有“青花见五色”，并非明人“青花间装五色”，而是另一种类型的青花瓷器（只有青花蓝，没有其他彩色）。又，本书故事发生在万历年间，对部分历史素材作了综合处理，如将“斗彩”称谓提到了明代。又如三帮（都帮、徽帮、杂帮）的完全形成，在历史时间轴线上还要更晚一些，本书也予以了提前。

[18] 徽州：古称歙州，又名新安，下辖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府治歙县（今安徽歙县）。嘉兴：府治今江苏嘉兴。

[19] 中国古代不重视技术，工匠地位不高。而工匠通常也自卑居下，不敢与士大夫相抗礼，于是造成“识日益短，技日益拙，器日益窳”的后果。清宣统三年（1911年）所立《水木工业所缘起碑》里明白指出了这一弊端，并指出由于国人崇拜洋人、迷恋洋货，于是中国工匠抛弃自身，只考虑效仿洋货制造方法，导致中国财富大量被洋人搜刮。碑文郑重告诫工匠：“人能自立，而后能自由；必能自由，而后能自强；必人人能自强，而后其国强，其种强。虽然，一人不能强，必合十百千万人而强，必合十百千万人为一儿而强。自立者，自强之原素，而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堪称爱国自强宣言，铿锵有力，时至今日，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20] 填房：旧时指前妻死后续娶之妻，“继室”的通俗说法。

[21] “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清人赵翼《瓯北诗话·七言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语出《诗·卫风·淇奥》，指工匠加工骨器、玉石时切料、糙锉、细刻、磨光，认真制作，一丝不苟。“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语出南宋大儒朱熹。其称：“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22] 婺源：今江西婺源，明时属徽州，因而彼时婺源人属徽帮。姑苏：今江苏苏州。

[23] 巡检司：官署名。宋始设，多设于关津险要，距城市较远处，掌地方治安，受州领导。元代，于诸县始设此司，以掌全县治安，秩九品。明代，初于广西关隘冲要处设之，后于各处增此司，置“巡检”“副巡检”，均从九品上，掌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后改为杂职。

[24] 景德镇虽然经济发达，但行政地位不高，一直只是饶州（下辖七县，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万年。府治鄱阳，今江西鄱阳，属上饶市管辖）浮梁（县治在景德镇北20里）下辖的镇，因而不设行政机构。该镇巡捕事务原先属附近桃树镇管辖，由于景德镇“人居稠密，商贾喧阗”，“聚居既多，盗贼间发”，而桃树镇巡检职卑官小，不足弹压，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朝廷令饶州通判改驻景德镇，兼理烧造（指官窑，指官方经营的瓷器事务）。通判：古代职官名，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宋初为加强控制地方而置于各州、府，辅佐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但掌握实权，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生效，并有监察官吏之权，号称“监州”。明代各府置通判，分掌粮运、水利、屯田、牧马、江海防务等事，任职比宋初“通判”略轻。

[25] 宋神宗时，因大臣上书言及景德镇“上介徽、池，下控鄱、乐，人居稠密，商贾喧阗，市井错杂，物货荟萃，俨然有都会之风，几于通都大邑相近，宜设机构以资管理”，宋廷遂设“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掌管瓷器生产有关事务。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明代设立御窑厂，都是专门从事宫廷用瓷烧造的机构。明御窑厂位于景德镇珠山，设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初名陶厂，督陶官由工部派员或者由地方官担任。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夺取帝位后，改景德镇陶厂为御器厂，因信用宦官（“七下西洋”的郑和即是明成祖心腹宦官，其家世来历详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开宦官监陶先河。清时改称御窑厂，是我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

[26] “国本之争”事见同系列小说《明宫奇案》。本书还有部分情节涉及万历年间明廷党争，亦不再细述，具体请参见《明宫奇案》。

[27] 矿监：明神宗派到各地督领金银等矿开采的宦官。税使：明神宗派到向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征收商税的宦官，是明代特有的皇帝聚敛财富的手段。矿监、税使依仗皇帝权势，对广大人民进行超经济的搜刮和掠夺，倒行逆施，横行不法，引发了极大混

乱，被公认是明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28] 都昌：今江西都昌，位于江西省北部，属九江市下辖。

[29] 南康：府治在今江西星子县。

[30] 窰（luán）窑：瓷业俗语，指砌窑和补窑。镇窑（全称景德镇窑，一种蛋型瓷窑，明时出现，因主要燃料是松木，故又称柴窑。元时为葫芦窑）的型制体量、结构比例及砌筑材料均非常有讲究，好的镇窑不同窑位温度不一样，可以同时烧造出高低温几十种不同类型的瓷器，砌窑时全靠师傅的感觉和经验。根据镇窑维护原理，每烧一百多次，炉窑就要重新砌筑，即补窑。窰窑全部用手工操作，不借助任何工具，难度极大。如砌筑二十多米高的窑窗时，仅凭经验一圈一圈往上砌，每砌完一段，只是在窑的内外壁表层糊上一层黄泥浆，看似粗糙，实则坚固、耐用。古时窰窑技术传子不传女，窰窑师傅不在公开场合谈及技术问题。

[31] 明代中后期，制瓷手工业出现了明显的分工，瓷器制品分化为圆器和琢器两大行业。圆器即圆形瓷器，如可在陶轮上拉坯成型的盘、碗、杯、碟等，多是日用瓷器。琢器则是不能完全依靠陶车（又称轮车、盘车、辘轳）制成的瓷器，指瓶、缸、钵、罐、盆等，多是陈设瓷器，要以模型或手捏、刀雕、雕镶而成。“琢”为琢磨意，技巧颇精。圆器与琢器成型皆用辘轳，但圆器坯薄，修坯容易，产量较大，行业规模也大。琢器一般坯厚，修坯工重，产量较少。

[32] 据《徽州府志》：“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明末大儒顾炎武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33] 晋商衰落源起于明中期盐法改革。盐业属于官方垄断性资源，盐税是与田赋同等重要的收入。明初实行“开中法”，规定商人输送米粮至边塞或京都，给予其食盐运销权，即盐引（发给商人的领盐凭单），商人持盐引赴盐产地支盐，然后在指定地区贩销。宪宗即位后，盐法渐坏，官府只知招商承办，不计盐之产销。权贵专擅盐利，官商勾结，旧引重用，假引冒领，盐引积压，官盐滞销，私盐盛行，盐价腾贵，开中法原意尽失。弘治五年（1492年）十月，户部尚书叶淇改“开中法”为“折色法”，废盐商赴边纳粮之法，改在都转盐运使司（设于产盐之地，多在江浙一带）纳银，直接用白银换盐引。当时晋商多在北疆纳粮换盐引，因此受到打击，再也无法控制盐引。徽商趁机挟其两淮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如“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趋，宣歙人尤多”等。

[34] 当时各行各帮时兴公会，内容是祭祀、吃酒、看戏等。

[35] 剃草鞋：瓷业行话，指辞退。景德镇瓷业向来以草鞋来计算人工数，具体将在后面情节中涉及。

[36] 明清两朝秀才（又称相公）是指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成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亦有各种特权。例如免除徭役，须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但秀才没有俸禄，必须不断地参加考试，如岁考，两年举办一次，成绩分六等：一、二等赏为“科举生员”，可参加“科考”，科考一、二等可取得“乡试”的资格；岁考三等无升降，岁考第六等则黜革。

[37] 打派头：瓷业行话，意为罢工。

[38] 中国以农耕为根本，“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为防止民众舍本逐末，历代均对商人采取抑制政策，如汉代规定商人必须入户籍，且不允许穿丝织品的衣服，不允许做官。又如晋朝时规定商人必须穿一黑一白两支鞋，头上戴的帽子上要写清楚自己贩卖的商品的名称，其实是对商人身份的一种侮辱。再如唐代唐太宗规定商贾不准出任朝廷命官。又如唐高宗时对商贾的车骑、服饰做了严格限制，规定“工商不得乘马”、只准穿白衣等。宋代时因外患严重，需要花费大量岁币，政策有所放松，鼓励经商，于是两宋经济格外发达。到了明代，国家立法再次回归“重农抑商”的传统，如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并明确要求民众“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对当时

中国第一巨富沈万三及家族（事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也予以了残酷打击。

[39] 早在北宋时期，徽州百姓已养成了“习律令，性喜讼”的习惯。宋仁宗时，徽州（时称歙州，即著名歙砚、徽墨产地）被列为“民事繁剧”之州，由朝廷重点委派精干官吏加强治理。明代时，徽州民间“健讼”之风愈演愈烈。时人有记载道：“小民之好讼，未有甚于今日者。往时犹在郡邑纷呶，受其累者不过守令诸公而已。近来健讼之民，皆以府县法轻，不足威慑同辈，必欲置之宪纲。又虑我控于县，彼必控府，我控于府，彼必控道，我控于道，彼必控司控院，不若竟走极大街门，自处于莫可谁何之地。”自称云水乐天子的徽人还专门撰写有《做状十段锦》一书，专门教人写讼状、打官司。

[40] 秀才士大夫的最基层，是地方士绅阶层的支柱。在明清地方上，民众多是文盲，秀才则代表了“知书识礼”的读书人，加上他们在地方官府有一定的特权，故此经常会作为一般平民与官府之间沟通的渠道。遇上地方上争执，或者百姓要与官衙打交道，经常都要经过秀才出面。而一般百姓家中遇有婚丧事，或过年过节，亦有请村中秀才帮忙写对联、写祭帐等习惯。

[41] 孔子宣扬忠恕之道，如“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因而反对、鄙视为争而讼。其所主张的“无讼”，是以“贱讼”为前提的，这是儒家理论体系的内涵。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后，执政者亦大力提倡兴教化、重人伦、厚风俗、明礼义。在实际的执法施政中积极主张息讼、止讼，以致诉讼为礼所不容，为贤者所不肖。由于诉讼必然要耽误生产，影响生活，甚而造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既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而且还极有可能补充到流民大军中去，这是执政者所深忌的。为避免讼累所造成的社会不安因素，因此奖励息讼、无讼，以图圆清减为治世，以狱讼繁兴为衰世。古代有大量劝诫人们勿轻于涉讼的文章和判词。如宋人胡石壁在“妄诉田业”一案的判词中指出：“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涂奔走，犴狱拘囚。与宗族讼，则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讼，则损乡党之谊。幸而获胜，所损已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故必须果报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逆之来，逼人己甚，不容不一鸣其不平，如此而后与之为讼，则曲不在我矣。”另有《戒讼录》云：“些小言辞莫若休，不须经县与经州，衙头邸邸陪茶酒，赢了猫儿卖了牛。”以歌谣形式劝诫人们不要涉讼。

[42] 顾宪成：字叔时，别号泾阳先生，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与李大钦同年。该榜状元为张懋修（万历首辅张居正第三子，传闻以关节中第）。因屡“言时政得失，无所隐避”，遭削籍（革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归居故里，以讲学、著述为己任。后创东林书院，声名大著，且“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与以往书院只管讲学、不关心社会政治不同的是，顾宪成力主学者要关心国家与社会，读书要达济世之目的，题东林书院对联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抒发其“立志救世”“兼善天下”之政治抱负。

[43] 描金：为使器物美观，而在其上用金银粉勾图、描绘作为装饰，是陶瓷器传统装饰方法之一。唐三彩已用之，以后历代愈增多。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载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纹饰金彩可不脱落，然传世历代描金器物金彩多已脱落。

[44] 中国古代有“三教九流”之分。“三教”原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则是指尊卑不同的九种身份，由尊至卑依次是：帝王、文士、官吏、医卜、僧道、士兵、农民、工匠、商贾。除此之外，还有“奴、乞、娼、贼”，等等，为“不入流”，即最下等。

[45] 本书中所有案子均取自史籍，个别有所改编。包括周时臣因售假而亡命寺庙等事，均为真实历史人物的真实事迹。又，古代凶案，多有凶手杀人后费时费力割走首级之事，盖因古人信奉鬼神，畏惧死人化鬼复仇，传闻如果割掉首级，死者便无法化身。

[46] 前故宫博物院旧藏有周时臣制娇黄锥拱兽面纹鼎一件，底刻“周丹泉造”（周时臣号丹泉）四字楷款，曾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展出，现存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47] 苏州徐时泰东园：今苏州留园，是中国大型古典私家园林，以园内建筑布置精巧、奇

石众多而知名，与苏州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四大名园”。今留园中部池、池西假山下部的黄石叠石，即为周时臣所造石屏遗物，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前去观看。

[48] 小林屋：今惠荫园，位于苏州市临顿路南显子巷18号。此园明代初为归湛初所有，后属胡汝淳，改名“治隐山房”。清顺治六年（1649年），韩馨得此园，修为栖隐之地，名为“治隐园”。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园毁于火，唯存水假山。乾隆十六年（1751年）修复，蒋蟠漪篆书“小林屋”洞额。韩是升《小林屋记》云：“洞故仿包山林屋，石床、神钲、玉柱、金庭，无不毕具。历二百年，苔藓若封，烟云自吐。”园继归皖人倪澹舫，改称“皖山别墅”。太平天国时期一度作为某王府，园景有所曾损。同治年间，江苏巡抚李鸿章在此创立安徽会馆及程公祠，作为安徽同乡宴息之所，并重修园林，取名“惠荫园”。后李鸿章不断续拨巨款，增建园林，时为惠荫园全盛时期。民国后，惠荫园渐衰，曾设阅报社、游艺场，对外开放，游人甚多。抗日战争胜利后，西部一度由施剑翘（民国著名传奇女子，为报父仇曾刺杀直系军阀孙传芳）创办从云小学，东部散为民居。1966年，学校为建教学大楼和操场，填没水池，拆去部分建筑，又大挖防空洞，致使假山坍塌。

[49] 輿地志：古代关于地理的书。吴岫为《一统路程图记》撰写后序，内中云：“岫自幼有四方之志，后以无尺寸进取，乃遍索天下輿地志，储而藏之，以为闲居检阅。徽友黄子京氏（黄洋字子京），足迹半天下，见前途问津者，漫皆迷茫，险夷利害，每犯所讳，故就岫依诸诂，创设规模。又以其坐屢在我苏金阊阊阖之地，日与四方商贾交易，就而问津，併已所尝历而识者，辩证之以成此书，积苦数十年而后成，可谓勤矣。”

[50] 把桩：也叫火头，负责掌管烧窑全过程，是柴窑（即前所提镇窑）、槎窑（景德镇专烧灰渣器一类粗瓷所用的瓷窑，容积较柴窑为小，燃料用松枝毛柴，烧成温度较低）烧炼技术的总负责人。另有古瓷窑名“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柴荣指令建造，故名。据称所烧瓷器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世宗称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世人因此称柴窑青瓷为“雨过天青”，是传说中的上品青瓷。

[51] 明朝省级（其实明朝并不置行省，“省”只是民间对三司辖区继续使用的俗称，因为三司辖区起初实际沿袭元朝的各省管辖范围）之权力一分为三，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名”，都指挥使则管“军事”。三司大致分别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省政法委书记、省军区司令。

[52] 推官：官名，唐朝始置，唐代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之属官，掌勘问刑狱，仅次于判官、掌书记。其后，诸州、府皆置有推官。宋元时各府也置推官一人，专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北宋司马光便曾任开封府推官。明时推官为各府佐贰官，顺天府、应天府推官为从六品，其他府推官为正七品，掌理刑名、赞计典。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非常著名能干的推官，如万历十九年（1591年），应天巡抚李洙为迫害苏州知府石昆玉，不惜制造冤案。后遭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弹劾，李洙因此而丢官。案件震动江南朝野。

[53] 此金沙寺（今在江苏宜兴东四十里）僧人即为紫砂壶创始人，他和供春（又名龚春，有史籍记载其不是书童，而是吴氏婢女）同为史籍中最早出现的有姓名可稽的紫砂壶制作工匠。金沙寺僧算是供春的师傅，也是紫砂壶的始祖，但真正将紫砂壶文化推广开来的却是供春。金沙寺自古为名寺，唐昭宗时宰相陆希声曾在此隐居，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朝廷赐额“寺圣金沙”，苏轼、岳飞等都在这里题过词，然金沙寺之所以被后人记住，仍然是因为供春。

[54] 被称为“画中兰亭”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曾为沈周收藏，后经董其昌（其人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与吴正志同为万历十七年进士）转手至吴家。董其昌曾云，如想“精于绘事”，不可不看黄公望图。自明代万历至清初四五十年间，此图一直保管在宜兴吴氏家中。明末清初时，吴洪裕（吴正志幼子，吴正志为吴仕之孙）临死前仍摩挲《富春山居图》不已，叹道：“直性命殉之矣。”决意以此画“火殉”。万幸的是，其侄吴静庵不忍国宝毁于一旦，冒险自火中抢救。可惜《富春山居图》前段已经过火，部分焚毁。以后三百多年中，两段画卷分别流传，此即为今两幅《富春山居图》隔海相望之来历。

[55] 供春壶是一件划时代的作品，代表着紫砂的高度，不仅开创了一代壶艺风气，还为文人与陶艺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国古代文人历来重书画、轻工艺，认为那些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但紫砂壶却令他们感觉到了那种内敛含蓄、古朴温厚的品性，因而供春壶一经问世，便被明代文人疯狂追捧。张岱在《琅嬛文集》道：“古来名画，多不落款。此壶望而知为供春也，使（时）大彬冒认，敢也不敢。”供春之后出现的时大彬是与供春齐名的一代紫砂宗师，但张岱的观点非常鲜明，供春壶绝对高出时大彬许多，一是“望而知之”，二是即使时大彬冒认，也不敢造次。张岱还在《梦忆》中称供春制作的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可谓对供春崇拜得五体投地。由于对供春壶的狂热，对供春的身世也大起争议。可惜的是，供春所制作品极少，流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供春壶今几近绝迹，今中国历史博物馆中有一把失盖的“供春壶”（1928年宜兴储南强在苏州地摊上以一块银元购买，英大英博物馆曾提出以两万美金收购，遭拒），多被认为是赝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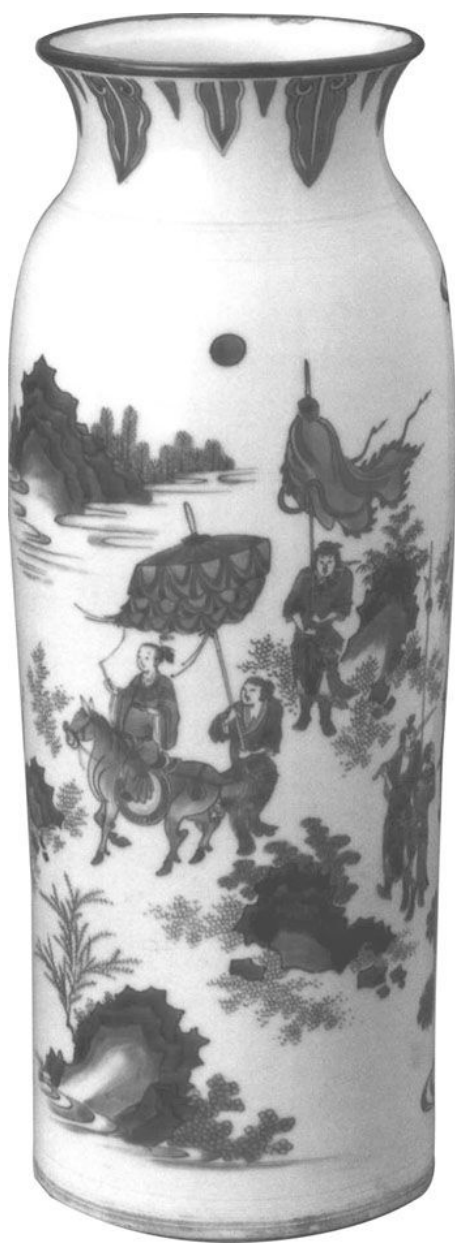
[56] 明代按职业不同将人分成不同的户籍，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等。其中军籍和匠籍是世袭制。匠籍顾名思义，即是匠人的户籍，是一种官营手工业匠户，一旦入籍，便由子孙世代承袭。至明时，匠人改为轮班轮作，称为“轮班匠”（另有“住坐匠”，因相对复杂，又与本书无关，此处忽略不提），除为官府分班定期服役外，其余时间可以自制成品出售，成为半自由的手工业者。到明中后期，针对轮班匠又有“出银代班”制，工匠可以交纳银两来代班。景德镇自宋代起就有官窑和民窑之分，民窑工匠多是民间自由手工业者，如小说中提及的崔国懋、吴明官、陈仲美、周时臣等，这些人名义上是工匠，从户籍上来说仍属于民籍。官窑工匠则是具有匠籍的工匠，如文中将要提及的童宾等。

[57] 龙缸：亦称大龙缸，一种绘有青龙腾云状的大型青花瓷缸，为皇家专用。明廷自从洪武年间（1368—1398年）便成立了专门的龙缸窑，专门烧制大件龙缸。宣德年间（1426—1435年）景德镇龙缸窑发展至三十二座。后因青窑数少，而龙缸窑空闲，于是将龙缸窑十六座改砌为青窑。

[58] 龙缸多用在皇帝陵墓中，用于盛装菜油点灯，即史书上所称“长明灯”“万年灯”。

第二章 红尘满眼

标准青花龙缸前宽六尺，后如前饶五寸，入身六尺，顶圆，重达二百多斤。如此庞然大物，泥料的配制、加工、成型技术均非寻常青花瓷器所能比拟。由于坯体又大又厚，干燥很慢，而入窑前又必须等坯体完全阴干，因而制作周期漫长无比。整个制作、烧造过程中，经验十分重要，自洪武设龙缸窑以来，龙缸匠技艺代代相传，是十分宝贵的财富。



几家圆器上车盘，到手坯成宛转看。
坯碟循环随两指，都留长柄不雕镏。 [1]

出手坯成板上铺，新坯未削等泥涂。
钧陶自古宗良匠，怪得呈材要楷模。 [2]

出来署厅，刚走上甬道，斜地里忽然奔出一名十岁出头的男孩指着周时臣笑道：“我认得你，你是周窑窑主周时臣。”

周时臣大为好奇，问道：“你如何会认得我？”

男孩笑道：“你的名气很大啊。而且你在院子里摔泥巴做坯时，我还趴在墙头看了半天呢。”

周时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也想学烧制瓷器吗？”

男孩不答，只笑笑跑了。

周时臣是杂帮会首，杂帮帮众包含除徽州、都帮之外的地域，亦包括饶州人，而巡检司的兵卒大多是浮梁本地或附近县籍，因而对杂帮有本能的亲近。负责押送的兵卒蒋大忙告道：“这是宋相公的孩子，名叫宋应星，最爱观看机巧一类。”

进来狱厅时，只见一名三十多岁的红脸精壮汉子被剥了衣衫，高吊在房梁下，驻厂巡检方何正持鞭要打。周时臣认得那红脸汉子是官窑龙缸匠童宾，性情最是刚直，忙叫道：“方巡检，手下留情！”

方何回过头来。他在景德镇当差已有好几年了，风土人情皆熟，认出了周时臣，当即哼了一声，问道：“周公子如何来了这里？”

周时臣道：“一言难尽。”又问道：“童匠师犯了什么错，要劳方巡检亲自动手责打？”

方何道：“童宾烧制龙缸不成，还当面顶撞潘使君，该不该罚？”

周时臣道：“烧成龙缸多看机缘，烧制不成，机缘未到罢了，只需多多尝试。童匠师是御窑厂最顶尖的龙缸匠，打坏了人，谁来为朝廷烧制

龙缸？”

方何极是傲慢，道：“龙缸是皇上指名索要的贡物，耽误了日期，谁也担待不起。烧成有赏，烧不成有罚，这是御窑厂历来的规矩。”

周时臣冷冷道：“果真是这规矩的话，就不会有督工大臣毒杀龙缸匠，导致龙缸烧制技艺部分失传了。”

标准青花龙缸前宽六尺，后如前饶五寸，入身六尺，顶圆，重达二百多斤。如此庞然大物，泥料的配制、加工、成型技术均非寻常青花瓷器所能比拟。由于坯体又大又厚，干燥很慢，而入窑前又必须等坯体完全阴干，因而制作周期漫长无比。窑的烧成周期也比普通瓷器要长，需溜火七天七夜。所谓溜火，就是将火烧得既小且缓，使坯体中的水汽渐渐干燥，再紧火，即用大火烧两日两夜。等到装烧龙缸的匣钵^[3]红了又复白，前后通明透亮，方才止火，封住火口。冷却十天后，再开窑取出成品。整个制作、烧造过程中，经验十分重要，自洪武设龙缸窑以来，龙缸匠技艺代代相传，是十分宝贵的财富。

嘉靖年间，青花瓷器登峰造极，御窑厂龙缸烧制技术也达到从所未有的巅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窑厂一举烧出十二口青花龙缸，颜色鲜美，独具神韵，历代龙缸无可与之匹敌。督工大臣欣喜若狂，运龙缸回京领赏前，特意摆下酒宴，请主烧的龙缸匠饮酒。

席间，督工大臣问龙缸匠道：“匠师艺高技绝，烧制出如此精美的青花龙缸，可谓劳苦功高。不过我想多问一句，等我走后，若朝廷另派他人督工，是否还能烧出更好的龙缸？”龙缸匠不解其意，回答道：“艺无止境。”

督工大臣为占不世奇功，竟然暗中派人在龙缸匠酒杯投放毒药，将其毒死。由于龙缸烧造全是手工操作，全凭经验和直觉，多年的经验积累才形成了一定的技艺，全凭师徒手把手相授，代代相传。那位龙缸匠含冤而死，许多宝贵的秘技亦随之而去。

由于这位督工大臣的一点私心，伴随着一条性命的代价，龙缸烧造

倒退了整个一个时代。兼之苏泥勃青青料渐已绝迹，自那以后，景德镇再也未能烧出精美的青花龙缸。万历皇帝因为百年后需要用到龙缸，督造龙缸甚急，又认为地方官员督造不力，这才委派了心腹太监潘相来管理御窑厂。然潘相一介阉人，既不懂工艺，更不知工匠疾苦，只知奉迎讨好皇帝固宠，日夜催逼，鞭打工匠如家常便饭。殊不知当今童宾等人未能学全前代龙缸匠烧造技艺，许多工艺流程都要靠自身重新摸索，区区二三十年，又怎能比得上前代数辈人的努力？

方何自是知周时臣所指，一时噎住，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颇下不来台，喝道：“周时臣，你只是个普通民窑窑主，竟敢管起我们御窑厂的事？”

童宾忙道：“周公子，多谢你仗义为我说话，你不必再理会。”

方何料想周时臣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到大狱，又见其身后跟有押解的兵卒，便问道：“他是犯了事吗？”

兵卒蒋大忙告道：“听说是周公子杀了人，陈通判命先将他收监，等到浮梁县衙官差到了，再开堂问案。”

方何这才留意到周时臣衣衫上的血迹，哈哈一笑，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来，正想着要趁机整整对方，忽听到有女子声叫道：“方巡检！”

狱厅门口站着一名二十来岁的青衣女子，英气勃勃，颇有男子气概，正是掣窑世家魏氏的唯一传人魏希光。她既是魏氏仅存在世者，也是结窑技术的唯一传人，连远在北京紫禁城的万历皇帝都知道她的名字，特意下旨将她以重金聘入御窑厂。有这一层关系，素来作威作福的矿税使潘相见了她也是客气三分。

方何料想魏希光寻来，必是为龙缸窑补窑用料一事，不敢怠慢，忙舍了周时臣等人，小跑过去道：“娘子怎么来了这等污秽的地方？有事找我，派人喊我一声就行。”

魏希光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方何忙道：“好，我这就去办。”一时再

也顾不上责罚童宾，便道：“来人，将童宾用大枷锁了，饿上三日，看他还敢不敢再对潘使君出口不逊。”又狠狠瞪了周时臣一眼，这才匆匆去了。

狱长名叫陆新，命狱卒将童宾解下来，按照方何吩咐钉了大枷。那大枷有三十斤重，手颈相连，童宾身材魁梧，壮健有力，一套上沉甸甸的包铁枷板，也被压得弯下了腰。他勉强挺了挺身子，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收监登记时，陆新听说周时臣是杀人嫌犯，亦不敢怠慢，取来手铐脚镣，歉然道：“周公子，实在得罪了。按惯例，杀人犯是要钉大枷的。你是好人，常常照顾小的全家，大枷就算了，可镣铐小的不敢给你松。不然被长官看见，小的怕是连饭碗都丢了。”

周时臣点点头道：“动手吧。”

陆新便命狱卒给周时臣手足均上了重铐。正待解进牢房时，本已离开的魏希光不知为何又折返回来，叫道：“几位大哥请稍候，我有事找周公子。”

魏氏牵窑为不宣秘技，其结窑所用泥浆配方独特，稠如糖浆，黏结性能极高，每黏砖一块，只需按三下，即紧黏不动，且多年不会脱落。其窑高低、宽窄、大小、深浅，以及火堂、火眼、火尾位置均有讲究，而这一切都深埋在魏氏的脑子里，做事时全凭感觉。都昌余氏曾千方百计地偷师，也只学得其形，不得其神。而今都帮余茂盛虽涉足牵窑业，然镇上公认，即便是用了百十来年的老魏窑，也比都昌人新结的火窑要强上百倍。

然魏氏人丁不旺，到魏希光这一代时，她竟成了独女。其父连纳五妾，依旧未能生出一子来，于是她便成为魏氏的唯一后裔。魏父也不打破“传男不传女”的祖规，将技艺传给了女儿。魏希光学得了牵窑技术，但终身不能嫁人。年纪轻轻，又明艳照人，却要面对漫长的孤独人生，颇令人同情。自魏父死后，全镇上下均对这名将要独力承担家业的女子怀有一份莫名的情感。

魏希光性格沉静，平日沉默少言，然做事却毫不含糊，掣窑技术不在其父之下。后来更是发生了一件大事，令世人对其刮目相看——

历来御窑厂龙缸窑开窑之时，都要以处女祭窑^[4]，据说可以得精血之气。某日，魏希光受雇到御窑厂补窑，正好见到一名少女被五花大绑，要抬进火窑烧死。一旁围观者如堵，没有一人阻止。

魏希光忽然义愤填膺起来，冲上前夺下少女，大声告知众人说：窑房之精要在于四壁，只有四壁高低大小合适，火气方能矫如游龙，烧出有灵动气韵的瓷器。

旁人为魏氏气势所震慑，竟没有人出声。她是掣窑权威行家，身后是魏氏三百年不坠盛名，也没有人敢当众质疑她的话，少女由此得救。

当时的浮梁知县听说后，特意上书向朝廷奏报此事。万历皇帝由此知道了浮梁魏希光的名字，对这名女子的胆量和技艺赞赏无比，下旨以数倍于平常工匠的工钱请其入御窑厂，专司掣窑。魏希光倒是爽快答应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须得革除“以活人祭窑”的陋习。万历皇帝准奏后，景德镇欢声雷动。其实镇上人也不如何关心那些被买来祭窑的少女，他们所感动的是，一个弱质平民女子竟有上达天听、扭转乾坤的力量，这可是寻常人做不到的。自此之后，魏希光受到全镇人的尊重。每每她走在大街上，旁人都不敢直眼看她，生怕有所亵渎。

这样一个已颇具传奇色彩的女子忽然来到大狱，还称呼狱长、狱卒“大哥”，几人登时满面荣光。狱长陆新亦受宠若惊，连连点头道：“娘子请便，请便。”留下周时臣在狱厅，自引狱卒押着童宾进去牢房。

周时臣问道：“娘子找我有何事？”

魏希光道：“你……你犯了什么事？”

周时臣道：“没什么，不算什么大事。”

他是杂帮会首，被带进巡检司大狱，镣铐缠身，完全是巨盗的待遇，他还说“没什么”。魏希光居然也不再追问，只问道：“你今日不是要开窑吗？”

周时臣道：“是。这会子大概已经开了，只不过我人在这里，未能亲眼得见。那个……嗯，那个……”一向豪爽的他竟有些腼腆起来，欲言又止。

魏希光脸上微微泛出一点红潮，道：“我其实也没什么事，我该走了。”

周时臣忙叫道：“希娘，我……我专门为你烧了一件扇匣……”

忽有人强闯进来，连声嚷道：“不得了！不得了！”

魏希光见来了外人，便不再多言，转身离去。

来者却是周时臣的好友金英。他是本地世家子弟，其祖父金达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会元、探花，为浮梁有史以来进士名次最高者。金英本人无意功名，倒是对瓷业颇有兴趣，精于鉴赏瓷器，因而跟周时臣结为好友。他兴高采烈，竟没有留意到魏希光跟自己擦肩而过。

周时臣莫名其妙，问道：“什么不得了？”

金英道：“咦，老周你怎么被锁上了？”一时也顾不上探问究竟，一扬手中的瓷器，道：“你看这件青花，这是刚从你周窑中取出来的。”

那是一只细颈花瓶，只一面有画。青花发色青翠明快，娇艳欲滴。白地甚多，却是空而不虚，意境深远。背景树枝藤蔓纷披垂落，有秋色萧索之感。树下一老翁乘驴而过，仿佛正在吟哦诗句，悠然雅适，神气却跃然瓶上。构图简略，寥寥数笔，已是形神俱备，极富笔墨意趣。最奇特的是，青花线条深蓝且有晕散，疏密有致，极富变化。

周时臣接过花瓶，来回转动。在他眼中，那并不仅仅是一只花瓶，而是一件宝器。珠玉宝器，虽有所深藏，必见其光，必出其神明。观赏宝器，总如花之初放，月之初显，骀荡之情，园满之辉，令人魂醉。

金英在一旁等得不耐烦，叫了几声。周时臣这才回过神来，先“呀”了一声，问道：“这是周窑开出来的吗？”

金英笑道：“千真万确！你不是一直说想要尝试烧几件青花瓷器吗？”

果然是大家，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快说，你这见深见浅的青花图案是怎么画出来的？”

周时臣道：“这件青花瓷器确实不同凡响，不过不是我做的，一定是搭窑户的。”

景德镇像周时臣这样拥有全套作坊和火窑的大家是少数，有的工匠没有火窑，只能将自己制作的瓷坯送他去窑借烧，叫做“搭窑户”。专搭烧青花瓷器称“包青”。还有人只有火窑不做坯，专替他人烧瓷，叫做“烧窑户”。周时臣专做琢器，产量不多，作品大多卖给达官贵人，因而他的火窑大多数的时候、大多位置都是搭窑户在租用。

金英道：“啊，竟然不是你的作品？真的吗，你没骗人？”

周时臣道：“真的，金兄该知道我从来不说谎话的。”

金英道：“那好，你是大行家，你来说说这件青花如何？”

周时臣道：“先不说瓷器本身，这《老者骑驴图》构图简洁洗练，布局清新奇巧，以书法笔意入画，人、驴、树、藤画法隐有真、行、草、隶之笔意，令人感觉其间有一股勃勃不息的活力，脱俗免尘，卓尔不群，必是大家手笔。”

金英连声赞同：“不错不错，我也是这样看。此人绘画功力，不独在景德镇称雄，就是放眼天下，也没几个人能比得上。所以我第一眼看到这件青花便呆住了，还以为是老周你的手笔。还跟操驥感叹说认识你几年，竟深藏不露，画得一手好画。听何巡捕说你人在巡司署，一时迫不及待，便直接来找你询问了。”

周时臣道：“决计不是我。”又仔细翻看了一回，道：“从瓷器质地来看，应该是南门头王五制的坯，他一向在周窑搭窑包青。”

金英道：“是医馆背后的那个王五吗？”

周时臣道：“对，王五时常来我这里搭窑，都是他儿子王江挑来。不过画坯的人肯定不是他父子，王家青花一向是王五妻子画料，王家娘子

可没这等功力。”又问道：“开窑时，王五家没来人搬取瓷器吗？”

金英道：“没有。好像听谁说了一句，说是王五老婆、儿子都回乡下上坟去了，只有王五一个人在家，实在忙不开。”

周时臣又观赏了一番那只青花瓶，道：“这一定是王五制的坯。不过我猜这画坯者定然是个新手，他不知青料中要加入适量的胶，以防止渗散。”

金英道：“可正是因为渗散，才造成了如此奇特的水墨效果。这可比吴明官的点彩‘青花见三色’还多出几色来。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青花至尊——‘青花九色’？”

吴明官吴窑瓷器以青花斗彩最为出众。斗彩即是以青花为主体，其间点缀以其他彩色。但吴氏在青料提炼上极下工夫，磨研得相当精细，同一种青花料能呈现出淡蓝、浅蓝、蓝的不同效果，以深浅虚实来构筑画面，晕色层次丰富，人物景致清晰，立体感强，时人称其为“青花见三色”，是目下青花瓷器的最高水平。然行中流传，“青花见九色”才是青花至尊。也就是说，能以青花一色表现出九种不同的蓝色来。不过这只是民间传闻，从来没有人见过。吴氏“青花见三色”已足以令世人倾倒，傲视同行。

周时臣道：“九色倒说不上，五色是有的，青花见五色，亦足以艳压群芳。可惜这件瓷器瓷胎品质一般，不然已是世间绝品了。”

巡捕何寻已然跟了进来，见周时臣、金英二人忙着品论瓷器，浑然忘了身在牢狱中，颇见呆气，只摇头苦笑。还是周时臣侧头望见了何寻，忙道了声抱歉，将瓷器交还给金英，道：“这件青花器就劳烦金兄先拿去还给王五。金兄若有兴趣，不妨问问画坯的人到底是谁。”

金英只简略听何寻说周时臣人在巡司署，却不知其身陷囹圄，打量他身上镣铐，狐疑问道：“老周你这是……”

周时臣道：“没什么大事，金兄不必放在心上，等我出去再找金兄详

聊。不过若有人向金兄打听我的下落，你可别告诉他我人被关进了大狱。”

金英狐疑道：“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但他与周时臣交往日久，对其才干甚为信任，对方既说没事，便携了瓷器自去了。

何寻走过来问道：“周公子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周时臣道：“没有了，多谢。”

何寻道：“目下凶案尚未传开，周公子先暂时留在这里，等到浮梁官差到来，安排妥当，我再派人来带周公子上堂。”

周时臣特意要求与童宾关押在一处，何寻点点头，命狱卒将周时臣带进去。

牢房阴暗潮湿。童宾戴了大枷，只能坐在地上，深埋下头，将枷板顿在地砖上，好减轻颈中压力。他行动不便，心中更是气愤。

周时臣进来牢房，见童宾闷闷不乐，料想其为龙缸一事烦心，便劝道：“多想无益，童匠师还是放宽心些。”

童宾怒气冲冲地道：“上一窑龙缸烧破，潘税使下令将工匠都关在工房中，断水断粮，以示惩戒。我实在气不过，出来说了几句话，反而被抓到这里来。难不成烧不成龙缸都是我们的错？”

周时臣道：“其实我们做民窑的，往往理解不了官窑。瓷器要么是实用，要么是观赏，龙缸这种东西，似乎两者都沾不上。用来盛油点灯？许多别的器物都可以替代它，金银铜铁都比它强。用来观赏？这种大笨家伙真没什么观赏性，唯大而已。”

童宾笑了起来，道：“谁说不是呢？”顿了顿，又叹道：“周公子，我听说你本是名家子弟，天生巧慧，又极爱这一行，这才不顾家人反对，步入了瓷业。可我们官匠不同，祖祖辈辈都是匠籍，生下来就是要做这

一行，不管喜不喜欢，没得选择。愿意做，和被迫做，可是有很大分别的。”

除了童宾所言官匠没有自主性之外，官窑本身亦没有生产自主权，官匠制瓷，在形状、制式、图样、花纹上有各种规定，“大抵诸器，惟官窑有其制”，“凡器之成，必有依准”。明代前期，宦官受祖制制约，擅权还不算严重，官样瓷器设计由工部营缮所负责。营缮所是工部下属正七品衙门，大小管理均以诸匠之精于本艺者充任，因而其设计的瓷器样式还算合理。

到了宣德后期，虽然景德镇监陶官仍然由工部官员担任，但瓷样设计却是出自内府的尚膳监^[5]。正统一朝，明英宗宠信大宦官王振，官瓷设计权遂完全转入内府。正统九年（1444年），大宦官王振称“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插^[6]瑕莹不堪”，特派锦衣卫指挥往景德镇，杖责负责监工的提督官，“仍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造之”。

此后，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御器厂不能任意发挥，稍有越池，便有“僭越”之嫌，要受到严厉责罚，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内府宦官是皇帝身边的心腹，最了解皇帝喜好，因而往往直接将皇帝的兴趣爱好直接反映在瓷器样式、纹饰、色彩上。但另一方面，宦官不懂瓷业，多是凭空想象，他们设计出来的器样，五彩玲珑，一味追求华丽奇巧，在实际生产中往往难以实现，如大方盘、多层方匣、屏风、笔管、围棋盘等。而内廷之命又屡降不止，以致百工受累，怨声载道。工部官员不得不上书道：“窃唯器唯取其足用，不必于过多也；亦唯取其适用，不必于过巧也。”然宦官既投皇帝喜好，实难以谏止。

如此氛围下，灵活自主、善于创新的民窑当然远远走在了一潭死水、只以逢迎上意为务的御窑厂前面。早期御窑厂竞争不过民窑，便由官方出面禁止民窑烧制，凡擅造青花瓷器者均杀无赦^[7]，首犯甚至要凌迟处死，然究竟还是挡不住民间青花大潮。再看今日御窑厂为按质按期完成上解定额、不得不求助民窑的局面，便可知在工艺水平上，御窑厂

落后于民窑的距离不是一点半点。

周时臣道：“我当然知道。就像我自小被长辈逼迫读书，愿意读，和被迫读，分别可是大得很。一个是心甘情愿，再苦再累也不怕，一个是勉为其难，稍有不顺便要怨天尤人。”

童宾哈哈大笑道：“正是这个道理。”

他心中仍然挂念那些被关在工房挨饿的同行，想到周时臣是行业翘楚，便问道：“周公子是瓷业宗匠，也曾仿造过大型鼎器，关于烧制龙缸，可有什么好的建议？”

周时臣道：“我仿造的鼎器比起小器是大器，比起龙缸可就是小器了，经验实在不足为外人道。”想了想，又道：“不过我想龙缸烧破，还是因为受火不匀，或许可以在匣钵上下些功夫。”

二人俱是大行家，只言片语便足以醍醐灌顶，童宾失声道：“是了，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也知道烧不成龙缸是因为受火不匀，可我只是不断督促魏希光娘子修补火窑。魏娘子总说窑没有问题，我为此还跟她闹得很不愉快，从来没有想过改进匣钵，可算是舍易求难了。”

周时臣道：“不妨先在匣钵内搭上架子，四面摆上等同于龙缸厚度的厚坯，试试火力分布到底如何，再加以改进。”

童宾大喜道：“旁人都说周公子聪明无比，人又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到底是读书人出身，跟我们这些粗人就是不一样，脑子好用了。”

周时臣笑道：“童匠师先别夸，我这只是建议，未必真有用。”

童宾道：“那好，等到龙缸烧成后，我再好好谢过周公子。”又叹了口气，道：“不过真等到龙缸烧成的那一天，我人还不知道怎样呢。”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督工大臣毒杀龙缸匠并非偶然事件，历代多有珍瓷烧成后处死工匠之事，如宣德鲜红瓷器^[8]烧造技术失传，便是源出于此。周时臣一时不好多说什么，便转换话题，说了今日周窑开出

了一件搭窑的“青花见五色”。

童宾大为惊叹，道：“景德镇高手云集，王五充其量只算得上二三流工匠，他从哪里寻来个这么厉害的画坯工？”又道：“若是官窑意外烧出这等瓷器，工匠多半就要悄悄毁了。”

御窑厂合格成品都要运往京师，称为“上解”。一旦烧出“青花见五色”这等绝器，为宫廷喜爱，便会索求无度。而绝器之所以称为“绝”，是指其独特少有，烧制往往有很大偶然性，不能时时成功，极有可能空前绝后，恰如嘉靖四十一年烧出十二口龙缸一样。到那时候，便又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上面催着要，下面烧不出，中间监工则疯狂地逼促工匠，不惜使用暴力。因而御窑厂每每有因窑变等意外因素而烧制出的绝器，多被工匠暗中销毁，许多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便是由此而消失，十分可惜。

正叹惋之时，牢门打开，巡检方何走了进来，脸上不无悻悻之色，喝道：“童宾，你运气好，潘使君大人宽大，不再计较你的无礼。这就放你回御窑厂，戴罪立功，争取早日烧成龙缸。”

潘相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脾气又暴躁无比，从不拿工匠当人看。童宾料想他不会轻易放过自己，必是上头又下了催要龙缸的命令，他手下不能没有工匠驱使，不得已，只能放人了。

狱卒开了枷锁，童宾这才想起还不知道周时臣具体入狱缘由，忙问道：“周公子，兵卒说你杀了人才被巡检司逮捕，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时臣尚不及回应，方何已阴恻恻地笑道：“周公子这次犯的事可了不得，他奸杀了陈仲美陈三呆子的妻子，也就是昌江第一美人江若兰。”

童宾大吃一惊，道：“什么？是真的吗？”一时难以置信，但见周时臣沉默不语，似是默认，便摇了摇头，自出去了。

方何笑道：“周公子出身名门，年轻有为，又相貌堂堂，却始终没有娶妻成家，这可是全镇人都奇怪的事。有传闻说，周公子爱慕杨知县的

外甥女冯玄玄^[9]，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人家冯小姐可是大才女，根本就看不上周公子。”

周时臣抬起头来，不悦地问道：“方巡检从哪里听来的谣言？我声名坏了不打紧，冯小姐是大家闺秀，败坏了她的名节，可是大事。”

方何道：“浮梁县城人人都在传呢，说周公子为了见到冯小姐，亲自登门拜访三次。”

周时臣斥道：“我只不过受托替杨知县烧了几件古器，钱塘杨家与我苏州周家是世交，杨知县算是我的长辈，我亲自送去，才算失礼。什么为了见冯小姐登门三次，完全是胡说八道。”

方何笑道：“现下我知道那是流言，作不得数的。原来周公子心中早就有了江若兰，那可是昌江第一美人，冯小姐又算得了什么？”

周时臣知道对方有意挖苦自己，便哼了一声，不再应声。

方何又问道：“周公子，你说实话，你将江大美人的首级藏哪里去了？”

周时臣见其神色，不过是跟寻常地痞无赖一般，心怀猎奇、猎艳的低劣趣味，根本就不是想要查探真相，便正色道：“按朝廷体制，方巡检是驻厂巡检，负责保护御窑厂的安全，景德镇治安归陈通判管辖。大家各司其职。我是否有罪，要等过了堂才能知道，就不劳多费心了。”

方何一时哑口无言，哼了一声，指着周时臣鼻子道：“你小子别拽，可别落在我手里，不然有你好受。”恨恨摔门去了。

过了一会儿，狱长陆新悄悄走到栅栏外，低声告道：“周公子，你要小心，小的听到方巡检特意交代了兵卒，若是陈通判要在堂上对你动刑，就往死里打。”

他是浮梁本地人，家里兄弟姊妹均以制瓷为业，常常搭烧周窑，周时臣只收极少的柴火钱，算是有恩。

周时臣道：“我知道了，多谢。”

夜幕终于降临了。浮梁初秋的夜晚格外清朗，这也是因为七月是景德镇生产淡季的缘故，不然又是“烟迷三里雾，石化一方尘”的景象。周时臣人虽在牢房中，却依然能闻见火窑松柴燃烧的浓烈味道。瓷都有它的魅力，也有它的烦恼。

巡捕何寻准时到来，先独自进来密语一番，这才叫兵卒进来，押了周时臣进来大堂。

署厅烛火高照，亮如白昼。通判陈奇可端坐堂首，幕僚宋国霖立于右侧。浮梁赶来的文书、仵作都站在堂下。大厅正中横放着一副门板，上面躺着那具无头女尸，已用白布盖好。

何寻推着周时臣来到堂中，轻喝道：“跪下！”

周时臣虽是世家子弟，但没有功名在身，没有见官不拜的特权，便依言双膝跪倒。

陈奇可一拍惊堂木，喝问道：“堂下何人？”

周时臣答道：“周时臣，苏州人氏，现寓居浮梁。”

陈奇可令仵作揭开白布，问道：“你可认得这具无头女尸？”

周时臣道：“看上去似乎是徽帮窑主陈仲美的妻子江若兰。”

陈奇可使喝叫道：“来人，带陈仲美。”

等了一会儿，陈仲美跟着兵卒进来。永远是那副刚睡醒的样子，一身黑衣黑裤，头发蓬乱，因长年低头做坯而有些驼背。他早已来到官署，得知妻子遇害，并已认过尸，且知道官府当场抓住了疑凶，一进来便直奔过来，握住周时臣肩头，怒道：“周公子，我跟你无冤无仇，甚至我还很佩服你。你……你为什么要杀我娘子？还要割走她脑袋，让她不

能投胎转世？”脸色红得发紫，竟是真的将周时臣当作了凶手。

陈奇可忙命人将陈仲美拉开，指着无头女尸问道：“陈仲美，本官问你，这具无头女尸可是你妻子江若兰？”

陈仲美道：“是，我能确定。”

陈奇可道：“你妻子被发现死在了徽记绸缎铺，还被人割走首级。你可知道她为何会去那里？”

陈仲美嘴里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他人是有些呆，却并不是真傻，当然不会将送妻上门的事当众说出来。可他又不善说谎，只好转头恶狠狠地瞪着周时臣，以掩饰窘态。

陈奇可早已知道究竟，也不再追问，又一拍惊堂木，道：“周时臣，快些将你杀害江若兰的经过如实交代出来，免得皮肉受苦。”

陈仲美也急切地问道：“你将我娘子的脑袋藏在哪里？”

周时臣道：“也许我今晚有办法替陈匠师寻回尊夫人的首级。”

陈仲美先是一怔，随即怒道：“什么叫有办法寻回首级？你到底把我娘子脑袋扔去哪里了？是昌江吗？”

恰好此时何寻急急走进来告道：“有一名船夫打扮的汉子符合周公子的预想，三四十岁，从下午开始就鬼鬼祟祟地在官署外游荡，这会子干脆跑大门口来打听命案的事，还想溜进来偷听审案，被我捉住赶了出去。”

周时臣忙起身道：“一定是他了。”

今日鬼节，景德镇全镇都放了假，无头女尸命案尚未传开，只有当事人和官署的人知道，巡捕何寻还特意选了天昏后才将尸首抬来巡司署。若不是与命案有关，或是知道些什么，谁会夜里赶来官署听审？这船夫极可能是都帮余茂盛所统船帮的手下，如此，便证明之前的推测是对的，江若兰命案与都帮有关，目的是在于陷害徽帮会首黄云霄。

周时臣又问道：“何巡捕可有派人跟着他？”

何寻道：“他人还在外面，无须跟踪。”

周时臣道：“那好，我们便在此做足戏，就说我抵死不认，陈通判动了大刑，我受刑不过，终于招了杀人罪名。”

何寻道：“甚好。”

一旁陈仲美又惊又疑，问道：“你们……你们在做什么？”

陈奇可朝幕僚点点头，宋国霖会意走下堂来，命人开了手足械具，告道：“陈匠师，周公子不是凶手，徽帮会首黄云霄不是凶手。之前是为了演一场戏，好捉住杀害尊夫人的凶手。”

陈仲美听到“黄云霄”三个字，才知道众人早已知道真相，毕竟还是堂堂七尺男儿，脸色大愧，低下头去，一时说不出话来。

众人又等了小半个时辰，何寻进来禀报道：“那船夫听说周公子熬刑不过、已招供杀人罪名后就走了。我已经派了人暗中跟着。”

周时臣道：“甚好。”又向陈仲美道：“陈匠师，我还想借尊夫人衣衫一用。”

陈仲美道：“什么？”周时臣道：“要寻回尊夫人首级，找到铁证，非得用到尊夫人衣衫不可。”

陈仲美倒已大致明白究竟，但仍有许多疑团，问道：“几位怀疑杀我娘子的真凶是那船夫吗，为何不直接抓他进来审问？”

宋国霖道：“因为目下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杀人。”

周时臣道：“而且要找到尊夫人首级，必须着落在他身上。”

陈仲美道：“可他既是船夫，一定早将我娘子的脑袋扔进昌江里了，又到哪里去寻？”

周时臣道：“尊夫人是大白天被杀，从徽记绸缎铺到最近的南门码头都有二三里地，而且正好是全镇最繁华的地段。凶手不可能提着首级大摇大摆地过街，一定是临时扔在什么地方了。”

陈仲美一想有理，便道：“那好，我这就回家取一套我娘子的衣衫吧。”

周时臣道：“不必劳烦陈匠师多跑一趟，眼前就有现成的。”

陈仲美转头看了看尸体，问道：“周公子是说我娘子身上穿的衣衫吗？”

周时臣道：“是，不过我只需要绯色外衫。”

陈仲美也不知道对方要衣衫有什么用，不过目下找回妻子脑袋最要紧，勉强点了点头。佯作便上前剥下江若兰外衫，递给周时臣。周时臣团了几团，提在手中，朝众人点了点头，自与何寻出去追寻船夫。

早有兵卒等在门前，告道：“那船夫往南门去了，应该是去了南码头。”

何寻等人便往南而来。一年最紧张的变工节已大致过去，气氛松弛了下来。大街上倒还算热闹，有不少人家提了灯笼、酒食在街口祭奠孤魂野鬼。

景德镇与广东佛山、河南朱仙、湖北汉口并称“天下四大名镇”，是天下瞩目的泱泱巨镇，号称“都会罕比雄”，却没有城墙，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城池，这也正是本地鱼龙混杂、盗贼容易出没的原因之一。正因为“五方杂聚，亡命之藪，一关举沸，难以缉治”，故入明后设巡检司，以弹压地方。虽然这座距离县城二十里的镇市在人口、经济上都大大超过了县城规模，但在行政上地位始终不高^[10]，仅以镇隶属于饶州浮梁县。全镇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嘴，前后街共十三里，故有“陶阳十三里”之称。

到瓷器街街尾时，忽见到好几名匠户朝街巷中走去。何寻见那些人

步履匆匆，似是发生了大事，忙上前打听。一人随口应道：“听说王五烧出了一件‘青花见五色’，这可是青花史上的大事，我们大家伙儿都赶着去开眼界呢。”也顾不上多理会，急急追同伴去了。

到底是瓷都，即使在气氛不同寻常的变工节，仍然是跟瓷器有关的消息最夺人眼球。

到南门头时，有兵卒迎上来告道：“小的一路跟着，那人果然是个船夫，上了南码头的一条篷船。小的大略打听了，他叫石户，是都帮的人。”何寻点点头。

一行人寻来南码头。却见篷船上的灯火正好灭了，大约石户已躺下就寝。何寻便下令吹灭灯笼，藏身暗处，刻意等了好大一会儿。兵卒不明所以，问道：“我们在等什么？难道还会有人来找船夫吗？”

周时臣索借江若兰外衫时，何寻已大致猜到其计谋，却也不明说，只道：“先别急，一切听周公子示下。”

见到江边灯火渐稀，周时臣才道：“何巡捕，劳烦你和手下先退开些，我去去就回。”抖开绯衣，披在身上，悄悄摸近石户的篷船，挺直身子，学着妇人的声音轻声叫道：“石户，还我头来，还我头来。”

只听见篷船内“妈呀”的一声惊叫，随即便有人从船舱中探出头来。周时臣早蹲下半截，用绯衣裹住头及上半截身子，学着野鬼僵尸的模样来回走了几步，又叫道：“石户，我是江若兰，还我头来。”昏黑中一袭红衣飘来飘去，影影绰绰，还真像那么回事。

那石户割走江若兰首级，就是为了防止对方化身厉鬼回来复仇，却想不到无头鬼仍然寻上门来。大约因为今日是鬼节、鬼气太重的缘故，石户吓得魂飞魄散。又见女鬼倒也不扑上来攻击，只不断索要首级，便勉强定了定神，应道：“你的头，在绸缎铺子右边第三户的铺架上。”

周时臣等的就是这句话，既已套出首级下落，便站起身来，吹了声口哨。何寻闻声率兵卒过来，举火将篷船围住，将石户逮住，拖下船

来。

石户惊魂未定，颤声问道：“小的犯了什么错？”

何寻道：“你杀死了陈仲美的妻子江若兰，还想脱罪吗？”

石户道：“小的没有杀……杀……”

周时臣道：“你没有杀人，如何能知道江若兰的首级所在？”

石户这才知己中圈套，竟被假鬼吓得说漏了嘴，再看扮鬼之人竟是杂帮会首周时臣，一时无话可说，低下头去。何寻料想其人多半是受都帮指使，背后一定还有主谋，命兵卒先带他回官署讯问，自己与周时臣带了兩名兵卒来瓷器街寻找首级。

按照石户所言，寻到徽记绸缎铺右边第三户，却是家卖香烛、纸马、纸钱等祭祀用品的铺子，亦是徽州人所开，掌柜名叫丁旺青，倒还没睡下，正在灯下数钱做账。

何寻拍开了门，径直问道：“丁掌柜可有看见什么异事？”

丁旺青先是一愣，随即连连摆手道：“没有，没有。”

何寻便自往铺架上来看，却见最底层木架正中有一摊深色印记，宛然便是血迹。何寻问道：“那是什么？”

丁旺青吓得脸都白了，忙告道：“今日不知道是什么人扔了个包袱在那里，还是绸缎包着的。小的打开一看，却是个妇人脑袋，吓得不轻。小的不知究竟，觉得晦气，又怕惹祸上身，不敢报官，就从后门巷子里出去，隔墙抛到后面人家了。小的跟这件事完全没有干系，也不知道脑袋是怎么来的，还专门为她烧了几张纸钱呢。”

今日瓷器街大多店铺放假关门，唯有丁记售卖祭祀用品，正是做生意的时候，因而照常开张。大概石户割下江若兰首级后，随手在绸缎铺

找了块布包上，提了出来，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置，又不敢大摇大摆地提着过街，正好见到不远处丁记尚在开张，便进来铺子，趁人不备，将包袱丢在了底层铺架上。

何寻问道：“后面人家是谁？”

丁旺青道：“听说是个外地商人开的瓷庄^[11]。不过平日很少看到人进出，也没见他们买过大宗瓷器，不知道宅子到底是做什么的。”引着何寻等人从自家后门出来，指着道：“看见那边医馆的灯笼了吗？就是隔壁那家。”又哀告道：“小的能不能不要过去？万一被他们知道是小的往他们院子里扔了死人脑袋，一定会来报复的。”

景德镇社会关系复杂，饶州通判驻镇的巡司署也是近十来年才临时成立的机构。地方民事，官方一般是能了则了，能不管就不管。何寻便道：“那好，你先回去。但案子开审时，如果有需要，你还是得到堂上录一份供状。”

丁旺青则是能避一时就避一时，连声道：“是，是，多谢何巡捕。”

来到那处瓷庄前，何寻见门缝中依稀灯火映出，便大力拍门。等了一会儿，有男子跑到院子中，喝问道：“是谁深更半夜在那里打门？不知道时辰吗？”语气极是不善。

何寻道：“我们是巡检司的官差，有紧急公事，劳烦开下门。”

那人听了，不但不开门，反直奔屋里去了。

何寻见情形不对，便抽出腰刀，将刀刃伸入门缝，用力一顿，将木门斩断，率先闯了进去。

却见一名三十来岁的美艳妇人急迎出堂来，问道：“差大哥深夜到此，有何贵干？”

何寻见对方虽有病容，却气度娴雅，不似普通民妇，不敢简慢，忙报了姓名来历，又指着道：“这位是杂帮会首周时臣周公子。”

妇人点点头，道：“周公子有礼。”

何寻又问道：“适才在院子中答话的男子是谁？”

妇人道：“是奴家的小叔子。”原来她叫原姑，小叔子叫年二。

何寻道：“年二为何听到我报了身份后掉头就跑？他人呢？”

原姑态度相当平静，道：“这里面自有缘由。”又回头叫道：“叔叔，出来吧。”

堂屋中慢吞吞地走出一人来，却是个彪形大汉，满身横肉，双手握拳，神情警觉，眼珠不停转动，看上去敌意甚浓。

原姑指着大汉道：“这位就是奴家叔叔年二。”又解释道：“不敢有瞒何巡捕及诸位官差大哥，今日有人往院子里丢了一颗人头。叔叔听到官差深夜到来，知道一定是为了这件事，一时不知所措，所以才转身进屋，预备先问问奴家的意见。不想有所失礼，反而让官差大哥疑心了。”

何寻既已知确实是丁记掌柜丁旺青将江若兰首级扔进了瓷庄院子，料想原姑所言是实，便点点头，问道：“那颗人头呢？”

原姑便转头去看小叔子，年二气咻咻地道：“我给埋在那边墙根下了。”

原姑忙道：“奴家和叔叔是从外地来的，也是怕惹祸上身，所以才会如此，还请何巡捕原谅。”

何寻点点头，命兵卒举火，寻了铁锹，往年二所指地方一通挖掘。那年二孔武有力，埋得既深，夯土也实，何寻费了老大一番劲儿，才将包袱挖了出来，打开一看，果然是江若兰首级。虽面目已然变形，还是不失绝代佳人的美貌。

想想也颇为心酸。自十几年前嫁给陈仲美开始，这位昌江第一美人就一直是景德镇的热门话题，亦是许多男子朝思暮想的对象，不想却落

了个横死绸缎铺的下场，首级被割下，还被抛来抛去，辗转几处。若非周时臣妙计，怕是就真相湮没，身首分离，死后也不能安宁。

原姑亦跟了过来，大着胆子看了一眼，问道：“这位被害的娘子是谁？”

何寻道：“是一位徽州窑户的妻子，名叫江若兰。”

周时臣忽然道：“下面似乎还有东西。”

何寻举火一照，果见浮土里露出一片白骨来，忙取过铁锹，又铲了数下，土坑中露出一只骷髅来，竟是另一只人头，只不过年日已久，肉质完全腐烂，只剩下森森白骨了。

何寻不由得转头去看原姑和年二，二人俱是茫然之色，显然并不知情。

原姑忙道：“不瞒何巡捕，奴家是鄱阳人氏，身患重病，听说浮梁景德医馆能治顽症，丈夫便让叔叔带奴家来景德镇求医。这处宅子是临时租借，我们住进这里才一月有余，全然不知究竟。”

何寻问道：“娘子是如何租到这处瓷庄的？”

原姑有所踌躇，迟疑不答。

年二跺脚道：“大嫂，都到这份上了，还管什么梁大夫对你有没有恩。这宅子，是通过景德医馆的梁大夫租借的。何巡捕不信的话，可以自去景德医馆求证。”

周时臣道：“梁大夫的侄子梁郁曾向周窑定过好几件瓷器，说是替广东客商买的。或许他就是瓷庄主人在本地雇请的佣工，代买瓷器兼代看宅子。”

或许梁郁想多捞外快，正好有外地患者到他叔叔医馆求医，需要寻到方便住处，他便背着广东雇主将瓷庄租了出去。如此倒也说得通。

何寻道：“梁郁才二十来岁，这骷髅很有些年头了，死者遇害时他才十岁出头，不可能跟他有关。”

周时臣道：“不过追查线索终究还是要着落在他身上。”

原姑道：“看起来这处宅子的旧主似乎卷入了命案。敢问何巡捕，我叔嫂二人还能继续住在这里吗？”

寻常人遇到凶案，避之不及，生怕沾染到血光之祸。这原姑却毫不在意，大概因外地人在异乡无依无靠的缘故。何寻忙道：“娘子不介意的话，当然可以住在这里。不过这土坑暂时不能填了，明日还要请浮梁县来勘验现场，怕是会有所惊扰。”

原姑道：“无妨。”

何寻便引众人辞了出来，又见周时臣频频回顾，若有所思，问道：“可是有什么不妥吗？”

周时臣道：“这叔嫂二人有些蹊跷。”

何寻道：“周公子是想说原姑镇定自若、犹胜男子有些奇怪吗？我看她温柔有礼，对答亦是得体，多半是出身大户人家，比她那小叔子有见识也没什么稀奇。”

周时臣摇头道：“不是，原姑自称是来自鄱阳。然何巡捕向她介绍我是本地杂帮会首，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鄱阳是饶州府治，与浮梁相距甚近，水路大半日即到。两城同饮昌江水，鄱阳来浮梁谋生者大有人在。饶州会馆中即设有鄱阳分馆，专门帮助在景德镇旅居的鄱阳人。原姑果真是鄱阳人氏的话，不可能不知道景德镇的鄱阳人均属杂帮，也就是说，周时臣是这些人的头目。以往惯例，鄱阳人来到景德镇谋职，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饶州会馆，会馆之人亦有提供帮助的职责。但原姑和年二来到景德镇后，非但不踏足饶州会馆半步，即便亲眼见到了杂帮首领人物周时臣，亦是未多吭一声，这就未免有些怪异了。

除非是山野之人，不通世务，不与外人打交道，不知道会馆、杂帮等事。可那年二目露凶光，不像善茬儿。那原姑则举止大方，似是见过世面的人，如何会不知道周时臣的名字？

何寻听了周时臣一番分析，亦起了疑心，沉吟道：“或许这对叔嫂有什么不便启齿的旧事，不愿意为旁人知道，就像周公子你……”忽觉得失言，忙道歉道：“抱歉，我不是有意。”

周时臣也不介意，道：“何巡捕说得极是，谁没有过去？又或许原姑、年二二人只想安安静静求医，不愿意打扰乡人，是我多虑了。”

巡司署署厅中灯火通明。通判陈奇可连夜开堂问案，已然审结。船夫石户不待动刑，便主动招供了经过——

他知道今日鬼节，大多店铺要打烊关门，他最近手头紧，预备趁店铺无人之机窃取些财物。徽商富得流油，徽人店铺自然是他的首要目标。他在瓷器街来来回回踩点时，意外看到徽记绸缎铺开了半扇门，溜过去探身一看，大美人江若兰打扮得花枝招展，正坐在堂中。

石户名为都帮帮众，其实是本地船户，不过是因为都帮控制了昌江船运而不得已加入了都帮。江若兰亦是本地船户江寒之女，石户自小便认得她，亲眼看着她从水灵灵的小女孩变成了仪态万方的昌江第一美人，只可惜嫁给了眼里只有瓷器的陈三呆子。当他忽然见到垂涎已久的女人就端坐在面前时，一时愣住。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江若兰听到有人进来，一点也不奇怪，只懒洋洋地道：“怎么才来？奴家已经恭候多时了。”

石户再也把持不住，便直接凑了上去。江若兰也不拒绝，还侧头来亲吻石户的脸颊。但当她看清石户面孔后，忽然生起气来，大力推开了他，斥道：“石大哥，你快走。”

石户已猜到江若兰等在这里是要与什么男人偷会，吞了吞口水，笑道：“想不到若兰也会偷汉子，我正是条汉子，而且打小就喜欢你。”说

罢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

江若兰大力挣扎，还狠狠咬了石户手腕一口。石户一气之下，扼住了江若兰粉颈，不想力气过大，竟将其扼死。他见江若兰一动不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其衣服扒开，奸污了一回，这才割下首级，找块布头包了，提了出来。本想丢入昌江，可提着人头太过招摇，断颈血迹渗透了布头，正一点点滴落，他便随手塞到丁记铺子的铺架上。至于后来丁记掌柜丁旺青惧祸，又将人头丢在了后面瓷庄院中，何寻等人循迹而去，更是从瓷庄院子里掘出两个人头，则是他所不能预料。

石户一五一十交代后，通判陈奇可倒也长舒了一口气。他最怕都帮、徽帮、杂帮纷争，一旦三帮哪怕是两帮开战动武，绝非他这个饶州通判所能弹压。事情闹大，他所面临的就不是罚俸贬职这么简单，搞不好还要被逮下锦衣卫狱，吃尽苦头后再罚戍边疆。而今根据石户的交代，根本不涉及都帮什么事，不过是偶然冲动之下的犯罪杀人。这一审讯结果，足以令都帮、徽帮两方满意。

石户画押后，陈奇可便令将其收监，待过几日等公文齐备，便转押到浮梁县衙，由浮梁知县审结定罪。不想石户刚被带下监禁，何寻便引人回来，还带回了两颗人头。

江若兰首级好办，直接缝合到尸体上，交还给苦主陈仲美即可。可那颗无名骷髅又该怎么办？浮梁件作尚住在官署客馆中，赶来仔细验过后，称这人至少已经被埋在地下有十年了。十年前，通判陈奇可、巡捕何寻均不在本地当差，甚至连周时臣也还未来到景德镇，又要如何查起？

陈奇可忍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呵欠，道：“今日实在太晚了，明日再说吧。周公子，这次全亏了你，才能这么快捉到凶手，还陈家娘子一个全尸。”

周时臣道：“好说。”拱手辞了出去。

何寻送将出来，告道：“之前周公子过街时所挑红篮，我去周窑知会时，已经顺路给你带回去了。”

周时臣先是一怔，随即笑道：“如此，我岂不是捡了一个便宜，等于开红禁收徒成功了？”

何寻道：“周公子年纪轻轻，已是瓷业巨匠。你看上的徒弟，想来必是品学兼优之人，将来大有可为之处。我只是做个顺水人情，想促成一件好事。”

周时臣道：“多谢多谢。我还生怕开不了禁，对不住壶公他老人家呢。”壶公即是浮梁名匠吴为。

何寻道：“周公子的新徒弟是壶公亲眷吗？”

周时臣道：“虽然都姓吴，却不是亲眷。我那徒弟名叫吴祥瑞，来自福建，原先投在壶公门下做工，学做薄胎器。人勤快好学，很得壶公喜爱。但壶公觉得他更适合做厚器，所以又推荐给了我。”

何寻道：“原来如此。难怪以周公子杂帮会首身份，依然担心红禁难开，偷偷摸摸地选了鬼节挑红篮上街。”

周时臣哈哈大笑道：“正是如此，偷偷摸摸选中了今日。”

福建有建窑、德化窑^[12]等古名窑。建窑以产黑瓷而著称，唐代始创烧，胎体厚实、坚致，色呈浅黑或紫黑，器型以碗、盏为主。宋代斗茶成风，又因宋徽宗、蔡襄君臣推崇建茶，建窑所烧“兔毫盏”由此被定为天下第一盏^[13]，建窑也由此达到极盛。荷兰商人万里迢迢来到福建，将“兔毫盏”贩至欧洲，瓷价超过黄金。时人因而感慨道：“世俗所贵重者，但知有黄金而已。可使一磁盘、一铜瓶，几倍黄金之价，非世俗所知也。”

德化窑以烧造白瓷著名。其胎壁薄，胎质细腻，施釉均匀，釉水腴润，浑然一体，光泽如绢。瓷色白中闪微黄，呈现出温润的乳白色，浑厚柔和，俗称“猪油白”或“葱根白”。宋代时，以烧造盒、洗、碗、瓶等日用器皿为主。入明后，因难以与景德镇竞争，遂专门雕塑各种佛像如

观音、达摩、如来等。名匠何朝宗所烧达摩立像更是此道精品，达摩袒胸披肩，立于汹涌骇浪之中，衬以海水坐垫，大有乘风破浪、漂洋过海之势，是各方争购的名瓷^[14]。可惜的是，几年前，何朝宗烧制瓷床时发生窑变，他不能接受失败，竟跳江自杀。

吴祥瑞既是福建人，按行规入建窑、德化窑均可，投来景德镇窑中做佣工已有偷师嫌疑，周时臣却能不计地域之争收其为徒，虽然福建也勉强可划归杂帮，但也算打破了行规。

周时臣笑道：“无论如何，还要多谢何巡捕，令我不负壶公所托。今日已晚，改日我再专程带徒弟向何巡捕致谢。”

何寻道：“不算什么，举手之劳而已。”

二人就此分手。

离开巡司署后，周时臣径直来到八卦图附近的徽州会馆。

自景德镇成为瓷都以来，其瓷器“为出口货第一特色”，景德镇亦成为商贾云集之地，既是全国最大的瓷器生产基地，又是最大的瓷器交易市场，行商坐贾蜂拥而至，“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经济发达，商业繁盛，兼之生活、交通便利，许多达官贵人、富户巨商亦选择景德镇定居，正街即是这些人集中之地。这里又有斗富弄、花园弄等，皆因其挥金如土、宅邸豪华而得名。

徽州会馆便位于正街街口，是正街最好的位置。徽帮会首黄云霄虽在商界称雄，却跟其他富商不同，嫌弃景德镇四时尘火不息，且山脉均因开挖瓷土矿石被掘断，风水被彻底破坏——浮梁是中国唯一五品上邑，景德镇亦名列“天下四大名镇”^[15]，经济繁荣不亚于苏杭，却是文风不盛，苏杭名士才子层出不穷，浮梁唐宋元明以来无大家，稍具影响者仅北宋佛印和尚一人而已。万历以来，更是仅有五人考中进士^[16]，均为地脉穿凿、灵气大损之明证——因而未在浮梁购置私宅，一直借住在徽州会馆。

唐代之前，浮梁与徽州原本属于一郡，风俗、方言完全相同，迄今景德镇许多建筑仍具有典型的徽州特色，徽州会馆因是徽人所建，更是如此——

外墙全部是粉白的封火墙，从下至上依次挑出“马头”，“马头”墙角部有用黑漆描绘的线条及喜庆吉祥图案。厅堂房间全靠天井采光，内部结构均为三开间的横向布局。

黄云霄因江若兰命案涉及自身，也派了眼线到官署打探消息，周时臣人刚一进门，他便迎了出来，上前紧握住他手，连声道谢。

入堂坐下，周时臣大致说了命案经过。黄云霄叹息不已，道：“若是我早些赶到绸缎铺，陈家娘子就不会死于非命了。”懊悔不已，很是为江若兰之死内疚。

周时臣劝道：“事已至此，后悔亦是无用。好在真凶已经捉到，又寻回陈家娘子首级，可以安息了。我是怕黄先生担心，特意赶过来告知一声。”

黄云霄道：“这件事……唉，周老弟，你别走，留下来陪我喝两杯。”

黄氏祖父黄汴曾拜周氏外祖父吴岫为师，两家三代交往频繁，渊源深厚。黄云霄虽然年长周时臣二十岁，大了整整一辈，却素以兄弟待他。周时臣料想对方必是心中苦闷，又无人诉说，便点头应承道：“好，正好我也饿了。”

黄云霄忙道：“我刚派人到乡下收了一批咸水粿，周老弟最好这一口，我这就让厨子去做。你是吃炒粿还是煎粿？”

周时臣道：“嗯，各来一盘吧，我可午饭、晚饭都没吃，肚子饿得山响呢。”

黄云霄忙命人去置酒席，引周时臣到内堂，寻了一套干净衣衫给他换了，这才重新坐下，叹道：“我知道我做得不对，周老弟肯出手相助，

只是看在先人交情的份上，你心中一定看不起我。朋友妻，不可戏。其实我是真心爱慕陈家娘子，而且这件事……”似有什么难言之隐，却又难以说出口。

周时臣道：“黄先生无须向我交代，做人只要无愧于心，自能顶天立地。”

黄云霄道：“说得好，好个顶天立地。”遂不再提江若兰一事，只问道：“听说杨知县有意将外甥女冯小姐许配给周老弟，你考虑得如何了？”

周时臣苦笑道：“莫非黄先生也相信坊间的流言蜚语？”

黄云霄奇道：“不是真的吗？上次我到浮梁县城，杨知县还特意向我打听过你，奇怪以你的家世才干，竟一直没有娶亲。”

周时臣道：“冯小姐年纪还小，我大她许多，又不喜欢读书，怎配得上她那样文章诗词样样皆通的才女？”

黄云霄道：“那么我以大哥的身份为你说一门亲事如何？本地程浩然程秀才出身世家，祖上程筠、程瑀^[17]均是大宋名士，祖父程汝盛亦是嘉靖朝进士。程秀才本人亦是博学多识，帮了我们徽帮不少忙。我还专门聘请了他到徽州会馆教徽帮子弟读书^[18]，算是自己人。他的小妹程思忆刚满十八岁，人长得可爱，只是因为父母早逝，无人教养，有几分男孩子性格，恰好配你。”

周时臣支支吾吾，不肯表态。

黄云霄道：“怎样？你别怪我多管闲事，令尊大人上月还写信来，要我帮忙，促成你快点成家。他老人家也好早日抱孙子。”

周时臣见对方抬出了父亲，怕是轻易推谢不掉，只得吞吞吐吐地实话告道：“我早已经有心仪的对象了。”

黄云霄大为惊奇，问道：“是谁家的女儿这么幸运？你既然喜欢她，为何不娶她过门？”

周时臣道：“她……她不能嫁给我。”

黄云霄道：“难道周老弟也跟我一样，喜欢上了有夫之妇？哎呀，这可难办了。周老弟，我为你好，这事只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千万不能说出去。一旦令尊知道有这回事，怕是会亲自来浮梁捉你回苏州，不把你打个半死，也会将你监禁起来，从此再不准你出门远行。”

周时臣见对方越说越离谱，只得说了名字，道：“是魏希光。”

黄云霄先是惊愕地瞪圆了眼睛，随即长叹一声，重重拍了拍周时臣肩头，再也不提这个话题。

过了一会儿，两名仆人端了酒菜进来，无非是米粉蒸菜及酸菜、霉豆腐之类，具有典型的徽州特色。另有两盘咸水粿。咸水粿是浮梁本地特产，制作工程颇为复杂——

用芝麻秸秆或用稻草烧灰取咸，选用山泉作咸水。将糯米用咸水浸泡发胀后，用石磨研细成米浆。再用小火煮浆，等其慢慢凝结成块后，用手拍打成手掌般大的糍粑，放在蒸笼或饭甑内蒸熟。蒸熟后的糍粑呈金黄色，芳香扑鼻。等到糍粑冷却后，即成咸水粿，可贮藏起来，经年不坏。要吃时，可以将咸水粿重新上笼蒸熟，称为蒸粿。或是用油两面翻煎，称为煎粿；又或者用木工推刨刨成薄片，再入锅翻炒，佐以香菇、冬笋、腌菜等，称为炒粿。

此粿非但味道鲜美，色、香、味俱全，还大有来历。当年南宋名将岳飞守卫九江长江防线，岳家军因作战频繁，难以埋锅造饭，常常饿着肚子打仗。浮梁人听说后，便想为岳家军制作出一种不怕风吹雨淋、耐贮藏、易携带、吃起来方便的食物，于是将当地咸水糕加以改进，制作成巴掌大的咸水粿。一船一船运去了九江，岳家军因而获得了良好的补给。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专程绕道浮梁，亲到农家向乡亲父老致谢。还曾在浮梁阳府山^[19]阳府寺驻留三日，在寺中题联云：“机关不露云垂地，心境无瑕月在天。”景德镇迄今还有民谣传唱道：“古老阳府

寺，留有岳飞字。送君咸水粳，精忠保国家。”

周时臣一闻见咸水粳香气，精神登时一振，猛吸一口气，赞道：“一闻就知道是地道的咸水粳。”举筷连吃几口炒粳，又夹了一块煎粳塞入口中，狼吞虎咽，这才道：“好吃，好吃。”

黄云霄道：“我也觉得本地咸水粳风味独特，可也没周老弟你这般痴迷。”

周时臣道：“不只是痴迷，咸水粳简直成了我留在浮梁的唯一理由。”

黄云霄道：“唯一理由？嘿嘿，你还有留下的唯一理由，我却不知道还有没有理由。”亲自斟了两杯酒，道：“来，周老弟，为这个唯一理由干一杯。我痛失所爱，但愿你不要步我后尘。”

周时臣道：“好，干杯。”

忽有一人直闯进来，连声嚷道：“不能喝！不能喝！”

却是徽州会馆的掌厨许衡。他五十来岁，是本地名厨，虽是地地道道的景德镇土著，却烧得一手好徽菜^[20]，深受徽人喜爱。他径直奔到桌边，不由分说，一把夺下了周时臣的酒杯。

黄云霄沉下脸来，喝道：“老许，我在宴请贵客，你胡乱闯进来做什么？”

许衡道：“我就是听说客人是周公子才赶来的。黄先生，你是徽州人，爱做什么我管不着。可周公子是杂帮会首，该遵从本地规矩，浮梁习俗，饭后不能喝酒^[21]。这规矩传了千百年，不能破。”

黄云霄道：“周公子是地地道道的苏州人，无须遵从浮梁本地规矩。”

许衡道：“杂帮在哪里处理帮务？饶州会馆，对不对？周公子是杂帮首领，算不算浮梁人？”

周时臣见对方较真，敢当面跟会首质辩，忙笑道：“好了好了，我不喝酒便是了。这两盘咸水粿足够我大快朵颐了。”又道：“黄先生，夜酒伤身，亦难解千愁，你也别喝了，咱们改喝茶吧。老许，就劳烦你将酒带走，多谢了。”

许衡道：“瞧，名门公子就是讲道理，不像黄先生你，动不动摆出大富商大会首的架子来。”上前取了酒壶，自掩门出去了。

黄云霄很是生气，敲着桌子道：“老许那张嘴不饶人，要不是他做的饭菜确实好吃，我早就剁他草鞋了。”

周时臣笑道：“我倒挺喜欢老许的个性。有这样一个人，平生出多少乐趣。”

黄云霄哈哈笑道：“听周老弟这么一说，老许倒也没那么面目可憎了。”

周时臣笑道：“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而是黄先生其实更好饮浮梁茶。”

浮梁境内群山环峙，主要山脉为黄山和怀玉山余脉，号称“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有“晴天早晚遍地雾，阴雨成天满山云”的独特自然条件。山峦终年被云雾所滋养，吸日月之精华，得山川之灵气，遂“朝朝出贡品，岁岁产好茶”，自唐代起便成为全国茶叶的主要产地和集散地，“茶行有数十家之多，户户门庭，车马络绎不绝，生意之盛，可谓极矣”。

浮梁茶色如玛瑙，滋味醇爽悠长。一般茶叶冲泡四次以后就基本上没有茶味了，但浮梁茶可泡六次，浮梁汪湖村仰天台所产茶叶，则可泡十次。有人写诗称赞浮梁茶叶道：“神农未尝浮梁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唐德宗建中年间，大书法家颜真卿以饶州刺史身份视察浮梁，嘉兴县尉陆士修、庐州刺史李崕、诗僧皎然、礼部尚书张荐和崔万等名士陪行。众人下榻在昌南镇云门教院，白天巡行，晚上品饮浮梁茶，留下了《五言月夜啜茶联句》：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
素瓷传静夜，芳气清闲轩。

诗僧皎然与茶圣陆羽是至交好友，其本人亦善烹茶，被后人称为“汤神”，其人尚对浮梁茶赞不绝口，足见其品质之优^[22]。据说宋初名士徐铉^[23]逃来浮梁隐居，亦是因为喜爱浮梁茶之故。

黄云霄亦做茶叶生意，于茶道一门甚是讲究，闻言笑道：“我是爱饮浮梁茶，可朝茶暮酒，哪有大半夜喝茶的？老许不懂事，但既然周老弟说他好话，也就算了。”

忽又想起吴明官来，今日凑巧是吴氏过世一周年忌日，脸色登时黯然下来，叹道：“老吴在世时，也特别爱吃老许烧的菜，每每吴窑有宴席，都要借老许去掌厨。我曾说干脆让老许去吴窑当差，但老吴没有同意。可惜了，这么一个大好人，竟被都昌那帮人生生气死了。”又指着一盘竹笋道：“这是浮梁自产的竹笋干，是老吴的最爱，而且只吃老许做的。我时不时地派老许给他做了送去。去年今日，老许照旧给他送去了一盘，他竟没有来得及动筷子，人便去了。”

周时臣道：“吴公人已去世一年，黄先生还是看开些。”

黄云霄道：“当然要看开些。对了，周老弟，有件事我想问问你，老吴死后，吴窑一落千丈，都帮愈发嚣张，陈仲美一人又无法与都窑对抗。我想将老吴的儿子吴青峰接回来，让他当名义上的窑主，再花费重金招募几个能干的工匠辅佐他，先恢复吴窑的声势，你觉得如何？”

周时臣道：“这件事，黄先生应该征求吴窑女主人李新喜的意见，如

何问起我这个外人来了？”

黄云霄摇头道：“李新喜究竟是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能有甚主张。况且周老弟你可不算外人。不说周黄两家私交，单说周老弟你这个人，我知道你其实是被逼不过，才当了杂帮会首。”

周时臣道：“我这个只是名义上的会首，不管具体帮务。”

黄云霄道：“我知道，这是你同意出任杂帮会首的条件。但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其实周老弟是最反感帮派之争的，你打压我，我算计你，想想就令人心烦，大家伙儿齐心协力不好吗？就拿瓷业来说，都帮有崔窑，徽帮有吴窑、陈窑，杂帮有吴窑、周窑，每窑各有所长，若是互通有无，互相交流，你帮忙解决我的问题，我帮忙克服你的困难，大伙儿共同长进、共同提高，不愁造不出绝顶瓷器。别的不说，没有这些森严的行规，你便可以正大光明地娶魏希光进家门了。”

顿了顿，又问道：“我以长兄身份问你，你明知道不可能娶魏希光作妻子，为何还要苦苦守候？”

周时臣沉默许久，才道：“只要还在守候，就有无限可能。若是就此放弃，就没有任何可能了。”重重叹了口气，道：“希望终有打破行规壁垒的一天吧。”

虽然他有这个意愿，也千百次地想过这个问题，但仍然不愿触及心中隐痛，便改变了话题，问道：“黄先生可知道景德医馆隔壁有家瓷庄？”

黄云霄道：“当然知道。那里原来是魏氏老屋，后来被我一个老朋友出重金买下来了。”

周时臣一怔，问道：“那处宅子原来是魏氏老屋吗？我竟然不知道。”

黄云霄道：“魏希光父亲那一辈子，魏家人还住在那里。后来他为了多生子嗣，连娶了多房小妾，老屋有些住不下了。反正魏家有的是钱，便在马鞍山山脚下置了庄园豪宅。魏家在镇上还有一处作坊，就是魏希

光现下的住处，那处老宅子闲着没多大用处，刚好有人愿出高价，魏父就将它卖了。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人还在苏州，如何能知道这里的事？”

周时臣问道：“黄先生的那位老朋友叫什么名字？”

黄云霄道：“姓樊名高，是广东佛山的大商人。不过我已经有近十年没有见过他了，以前他每年都亲自来景德镇选买瓷器的，据说南洋销路很好。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

周时臣道：“我与何巡捕费了一番劲才找到陈家娘子首级。”大致说了挖出两颗人头的经过。

黄云霄沉吟道：“据我所知，樊高一向是亲自采买瓷器，并没有在本地请专门的佣工。倒不是他心疼那点佣金，而是别人代买的瓷器他不放心。在瓷器方面，他算是一个大行家，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吴明官评论的。”

周时臣闻言很是惊讶，道：“噢，吴明官吴公也认得樊高？”

黄云霄道：“不但认得，他俩还是好朋友。我其实是通过老吴才认识樊高的。樊高这个人豪爽仗义，好结交朋友，为朋友甘掷万金。他不光跟老吴谈得来，跟都窑崔国懋也很谈得来，还曾拉着二人同桌喝酒，想促成都帮、徽帮和好呢。”

周时臣问道：“樊高买了魏氏老屋做瓷庄，又没有在本地雇请佣工，一年绝大部分时间宅子就那么空着，岂不成了荒屋？”

黄云霄道：“听说他托了隔壁景德医馆帮忙照料。或许医馆梁大夫的侄子梁郁想挣点外快，知道瓷庄一时不会有人来，便暗中将宅子租给外地来看病的患者。”

周时臣道：“可那人头又是怎么回事？”

黄云霄道：“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周时臣道：“那么十年前镇上可有发生过凶杀案？有没有失去首级的

死者？”

黄云霄道：“应该没有吧，至少我不记得。如果有这样的事，全镇一定传得沸沸扬扬。不过没有人知道，并不代表没有发生过这种事。通常杀人后再割下首级的，一是怕死者变鬼后报复，二来也是防止死者被人认出身份，留下线索。樊高瓷庄离昌江不远，那首级既埋在了院子里，尸身多半直接扔进昌江了。尸身漂到了下游鄱阳，又或是途中被鱼兽吃了，完全无迹可寻。”

周时臣道：“忤作说那人头被埋在地下大约有十年了。黄先生说你有近十年没有见过樊高，会不会……”

黄云霄这才会意过来，“哎哟”一声，忙起身道：“我得去巡司署看看。”抬脚便要往外走。

周时臣忙拦住道：“这么晚了，官署已经关门了。况且那人头已完全成了骷髅，就算真是樊高本人，黄先生见了也认不出来了。”

黄云霄道：“那怎么办？”想到老朋友极可能已客死他乡多年，且不为人所知，不由得有些汗毛倒竖。定了定神，咬牙切齿地道：“死者果真是樊高的话，我一定要替他报仇。”

周时臣道：“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景德医馆了。既然樊高托了医馆照料瓷庄，或许梁大夫会知道什么。这样，明日一早我陪黄先生去医馆打听。”

黄云霄道：“好，好。”

忽有人敲了敲门，叫道：“黄先生，徽州那边来了人，说是海船出事了，正等着见你。”却是黄云霄堂弟黄丹阳的声音。

黄云霄脸色登时大变，应了一声，匆匆出去。

周时臣也不打算今夜再回家，便自顾自地吃饭。等到两盘咸水粑扫得干干净净时，黄云霄回来了，歉然道：“周老弟，不好意思，我在海外

损失了三船货物，都被官府以通倭名义扣下了，我得赶去处理。樊高瓷庄的事……”

彼时明廷正援兵朝鲜，与日本在东海交战^[24]，而日本、朝鲜一向是徽商主要的海外市场。周时臣料想黄云霄生意必是受了战事影响，忙道：“黄先生自去忙，确认骷髅是否为令好友樊高一事，就交给我。”

黄云霄喜道：“多谢。”

周时臣道：“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黄云霄道：“只要我办得到，任你开口。”

周时臣道：“这件事，黄先生一定办得到，我要你刚从乡下收到的那批咸水粿。”

黄云霄闻言哈哈大笑，道：“不光咸水粿都给你，老许也给你。在我回来之前，他人归你使唤。”因时间紧急，也不及多说，到内室开箱取了几块金银，匆匆去了。

主人离开，周时臣也不便继续留下，便自出来徽州会馆。鸡鸣声此起彼伏，东方也露出了鱼肚白，天竟是快要亮了。

熟悉工匠王五的人都知道他起床极早，每日天不亮就到御窑厂东侧师主庙^[25]拜神，然后回家开始做坯，说是旭日东升时是良辰吉时，能吸天地精华之气，有利于成就好瓷。周时臣见天光放明，便干脆来南门头寻找王五，预备先打听他那件惊世骇俗的“青花见五色”是如何制成，再到附近医馆打听瓷庄樊高之事。

到瓷器街时，正好遇到巡检司的一队兵卒。这一带是景德镇商业中心，徽记绸缎铺大白天出了命案后，通判陈奇可担心还会有石户那类趁大多商家不在，意图盗窃之徒，所以特意加派了人手在这一带来回巡逻。

到底是瓷都，兵卒亦关注瓷业动向，见到周时臣经过，忙上前打听

周窑烧出的“青花见五色”到底是什么样子，以及有何出奇之处。

正在蒙蒙晨光中交谈时，周时臣忽侧目看到一名男子斜插过街口，匆匆往东赶去，背影极似自己未来的徒弟吴祥瑞。一时很是纳罕，吴祥瑞早已搬到周窑吃住，周窑在镇西北临江处，距此不近，却不知他一大早出现在南边做什么。待周时臣打发了兵卒，追过去时，人却已不见了。也不知到底是不是吴祥瑞本人，又赶去镇东做什么。

到王五家门前时，并没有听到陶车^[26]转动的声音，周时臣便先叫了一声：“王匠师。”不见人应，料想是对方因制出“青花见五色”而被赶来看热闹者骚扰到深夜，以至今早尚未能起身。正待离开，晨风习习，忽闻见一股强烈的血腥气，他心念一动，便推开院门进去——

晨曦中，只见王五倚着门框，坐在自家门槛前，双眼瞪得滚圆，口张得老大，胸口一个大血窟窿。

周时臣骇然而惊，定了定神，才奔过去探测王五鼻息，人早已经死了。再转过头去，院子里还有一名七旬干瘦老者，侧卧在桂花树下，也是一动不动。忙奔将过去俯身察看，老者也已经死了，与王五死状一样，亦是胸口要害处中了一刀。

周时臣心道：“王五一家三口均以制瓷为业，王五做坯，妻子画料，儿子王江打下手做杂活儿。一家都是老实巴交之人，与人无争无怨，突然横死，说不定是因为那件‘青花见五色’。”

忙进屋寻找那只青花花瓶，四下寻遍，均不见踪影。

[1] 这首诗讲做坯，圆器必用轮车（陶车）加工，随手拉成。《景德镇陶录》：“拉者坐于车上，以小竹竿拨车使疾转，双手按泥随拉之，千百不差毫黍。”毫黍：毫厘。黍：谷物名，去

皮后称黄米。古时度量衡以黍为准，一黍为一分，百黍为一尺，这里借以表示差别极小。今景德镇仍保留这种古老的做坯方式。又，明代制瓷业工艺上的创造是用陶车辘刀代替以前的竹刀辘坯，吹釉代替了以前的蘸釉。就瓷器种类而言，明代也比前代加多，除普通用品如碗、盘、碟、钟、瓯、盏、盒、杯等之外，还有酒海、炉、瓶、半边葫芦瓶、罐、坛、花缸、渣斗、醋注、烛台、花尊、笔筒、笔架、凉墩、扇匣等。

[2] 这首诗讲谓修模。凡圆器先有一模子，方能画一。大抵一尺之坯，经过烧制后，只剩七八寸。

[3] 匣钵：烧制陶瓷的窑具，由具有耐火度高、热稳定性好、高温荷重大、机械强度高的耐火黏土制成。陶瓷烧成与否与匣钵有密切关系。陶瓷坯成型后不能直接经火燃烧，否则会在加热过程中受灰尘、烟气、不均匀加热和热冲击等影响，必须装入匣钵才能入窑点火。匣钵以耐火材料制成，高温荷重软化温度应比坯体烧成温度高，且要求耐急冷急热性好，使用寿命长。约始用于隋，唐至宋早期多为漏斗形匣钵，宋中期后出现桶形匣钵。

[4] 旧时，新砖瓦窑点火前要进行“祭窑”，各地形式不一。以活人祭窑的习俗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在某些地方存在。据湖北恩施朋友讲述，当地覃家寨在新中国成立前新开了一个窑罐厂，但窑主一直没有买到祭窑的人。有个姓李的财主知道窑主愿出二百两银子后，便起了贪意，告诉窑主说今晚会有人骑马来，那就是他卖的祭窑人。窑主莫问长短，直接抓住下窑即可。然后把马放回，再骑马来的，就是领钱的人。生意谈妥，李财主回去告诉家里养马娃，让他晚上骑马到窑厂卖马。养马娃不知是计，天黑后准时出发，但由于白天干活辛苦，竟在半途停下来，在路边睡着了。马自行回来，李财主以为养马娃已被烧死，便骑马赶到窑厂取钱，却被窑厂伙计一把抓住塞入窑口，随即点火，封了窑门。马往回跑时，养马娃正好醒来，便重新骑马赶来窑厂。窑主以为领钱的来了，连忙给了对方二百两银子。养马娃不明所以，还以为是卖马的钱。

[5] 尚膳监：官署名，明代宦官十二监之一。主掌御膳及宫内食用并筵宴各事。主官有“掌印太监”“提督光禄太监”等。清初因之，后废。

[6] “青龙白地”即绘有龙形图案的青花瓷器，“青花白地”是明时对青花瓷的通用说法。花插：器皿，呈圆球形，或梅花筒形，或鼓式，顶部开有六个小圆孔。

[7] 自元代起，景德镇民窑欣欣向荣，发展迅猛。明前期，明廷对民窑的生产品种有严格的限制，如正统三年（1438年）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即青花瓷）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又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下诏：“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但明宣宗正統年間青花之禁已不能执行，民间有大量私造，如成化十四年（1478年），便有浮梁人方敏等人凑银六百两，买得青白花边碗、碟、盆、盏等项瓷器，共两千八百个刀，运到广东私自出海贸易。明代后期，由于完成上解仰赖于市之民窑（指为完成宫廷需要从民窑购买瓷器）和派烧（指委托民窑加工宫廷特殊用瓷），加之官窑变卖次色瓷器，这样，青花禁令虽未见明文取消，但已失去了实效。民窑大量烧制青花瓷，青花瓷遂成为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主流。

[8] 据明代文献记载：“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鲜红”即鲜红瓷器。永乐年间，官窑烧出铜红单色釉瓷器，因红釉具有鲜艳的红色，故称鲜红瓷器。鲜红瓷器不同于钧窑铜红瓷，“钧红”红中带紫，工艺上需要两次烧成。鲜红瓷器采用生坯挂釉，入窑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通体纯红，光彩夺目。由于光泽像红宝石一样美丽，又称为“宝石红”。又因多用作祭器，故又称“祭红”。鲜红瓷器对烧成条件的敏感性极强，质量很不稳定，烧成难度大，平均折青率（烧制成功率）连千分之五也达不到，故烧鲜红器称为“火的艺术”。古人为配制红釉不惜工本，像红宝石、珊瑚、玛瑙等珍贵原料配入釉中也在所不惜，可是烧成率仍然很低。宣德以后，鲜红烧瓷技术失传，其后虽不断有皇帝催索勒要，但一直也没有烧造成功，结果都是在各方官吏的不断请求下改以矾红瓷器充数。

正因为烧制不易，传世品极少，遂使永乐、宣德鲜红瓷器名重一时，历代名瓷图谱中均将其推为“稀世之奇珍”“历代名瓷之首冠”。

[9] 杨知县指时任浮梁知县的杨延槐。杨延槐：字元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同进士（科举时代按照中式等第赐予的一种资历称号。宋代进士分五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并文林郎，第二甲赐进士及第并从事郎，第三、第四甲进士出身，第五甲同进士出身。明清分三甲，第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入仕后即出任浮梁知县。冯玄玄即著名才女冯小青，名玄玄，字小青，扬州（今属江苏）人。

[10] 不独景德镇，佛山、朱仙、汉口三镇亦是因经济发展而勃兴的工商巨镇，不设地方行政机构。也正是由于四大镇政治统治薄弱，没有大量官吏、驻军等消费人口，相对减少了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在客观上有利于四大镇的发展。事实上，就国内贸易而言，景德镇、佛山、汉口工商业均已超过时为省会（明代“省”只是民间习惯叫法）的南昌、广州、武昌，成为各省货物交流的一大枢纽。

[11] 瓷庄：外地瓷商在景德镇租用或购置的房屋，通常雇有人工负责采购瓷器，目的在于直接从窑主手中购买瓷器，减少中间费用。另有瓷行，即专门代理外地瓷商办办瓷器，承担从提货到店托运等一系列工作，但要按购瓷款项赚取佣金。瓷行兼有客栈功能，可以为外地客商提供住宿。

[12] 建窑遗址在今福建建阳水吉乡。德化窑在今福建德化。建窑及建茶故事详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

[13] 北宋时，建窑烧制了专供宫廷用的黑盏，部分茶盏底部刻印有“供御”或“进盏”字样，即世称“天目釉”。蔡襄（权相蔡京从兄）推崇的建盏原因是：“茶色白，故宜于黑盏，以建安所造者为上。”此说被后世广为质疑。明人谢肇淛云：“此说余殊不解。茶色自宜带绿，岂有纯白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盏，亦浑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浓淡。今景德镇所造小坛盏，仿大醴坛为之者，白而坚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盏，间有藏者，时作红碧色，但免俗尔，未当于用也。”屠隆亦云：“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蔡襄）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两大名士均指出景德镇瓷器比建盏更适合饮茶。目前日本藏有几种“天目釉”，是国宝级文物。日本等重视茶道的国家，对建盏非常看重。又，马可波罗曾在其游记中盛赞德化瓷器，称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八个瓷杯。

[14] 今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何朝宗制白瓷塑达摩像一件，双目炯炯，塑造得极为传神，衣纹具有随风飘动的真实感。在像的背后印有“何朝宗”阴文葫芦形款识。又，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均藏有何塑白瓷观音像各一件，造型生动逼真。

[15] 准确地说，“四大名镇”是明中后期才出现的叫法。另外，浮梁自唐武德置县，便是上县（县令从六品上），后其县署又成为中国地方唯一一座五品县衙。古称县官为“七品芝麻官”，但浮梁知县却是正五品衔，品秩等同于京县（设在京城内的县）。因为朝廷通常在浮梁派有督陶官，县令级别太低的话，不能直接向督陶官禀事，不方便工作，所以朝廷特别“钦加同知（知府副职）衔”，为五品官。由此也可看出浮梁在当时政治经济地位之高。浮梁县署占地百六亩，房屋三百余间，比一般县级衙署规模大得多，有“江南第一衙”之称。今所存为清道光建筑，保存完好，是中国仅存的四处古县衙之一。县衙大门正中额枋上高悬“浮梁县署”匾，东梢置“喊冤鼓”，西梢置“诬告加三等”“越讼杖五十”两块碑刻，可窥古代法律文化一貌。县衙大门楹联是“治浮梁，一柱擎天头势重；爱邑民，十年踏地脚跟牢”。因为知县任期三年一届，可连任三届，头尾接近十年，所以说“十年踏地”，表明了知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愿。最出名的是三堂的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16] 这里“万历以来”指万历皇帝即位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实际上，整个万历（1573年—1620年）47年中，浮梁仅有8人进士及第。

[17] 程筠：字德林，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与苏轼同年。授县令，执政清廉，后擢户部郎中。程瑀：字伯禹，号愚翁，北宋末、南宋初名士。少有声太学，政和六年（1116年）上舍试第一（即太学考试第一名毕业。太学典故详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宋慈也曾是太学生），授承事郎、太学博士。宣和七年（1125年），充伴送高丽使，借给事中，与礼部侍郎秦桧奉使河东。宋高宗即位，召为司封员外郎，迁国子司业、兵部侍郎兼侍读等。后因与秦桧意见不合，外贬为官。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卒，年六十六。程瑀博览群书，自少至长，未尝一日释卷，故其文“闲深雅健，识趣超诣，下笔析理，粹然自成一家”（胡铨《程公墓志铭》）。

[18] 徽人普遍“贾而好儒”，兼具喜爱藏书，因而徽商有了“儒商”之称。中国称“儒商”，实际上始于徽商。徽商多还设立“族学”，“功课以儒业，宾名师以训之”，为宗族子弟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有时亦惠及乡民子弟。所谓“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朱熹、戴震、胡适等著名学者都是徽商之后，“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

[19] 阳府山：“阳”又作“旸”。在今江西景德镇西，与景德镇隔昌江相望，是景德镇西面屏障。又，岳飞生前多次来浮梁。传闻立在景德镇观音阁路上的石碑“江南重镇”四个大字，亦是岳飞所书。

[20] 历史上，浮梁受徽州文化影响较深，尤其是饮食与建筑方面。唐代战乱，浮梁人丁几乎灭绝。之后的居民，多是从周边省、市、县迁入，尤以徽州人最多。

[21] “饭后不饮酒”的习俗暗合儒家思想。因为酒由饭而成，饭为母，酒为子，所以酒不可压饭，否则有违孝道。

[22] 唐宋时期，浮梁主要是生产“片茶”，宋代则生产“龙凤团茶”，明代以后改为以生产“散茶”为主。清道光之前，浮梁茶皆为绿茶，后改制红茶。关于浮梁茶的著名故事还有：某日苏轼忽派小童到好友佛印处取一件东西，却并不告诉他取什么，只吩咐他头戴顶草帽，脚穿木履。佛印见了小童，立即会意，拿出一包浮梁茶叶交给了小童。原来这是苏轼的哑谜：小童头戴草帽，是个“草”字，中间则是个“人”，下穿木履，合起来就是个“茶”字。

[23] 徐铉原为南唐后主李煜大臣，后归顺宋朝，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李煜被宋太宗以牵机药毒杀后，徐铉弃官逃走，不知所踪。后徐铉墓碑在浮梁广明堂东涧潭出土，世人才知他逃到了浮梁隐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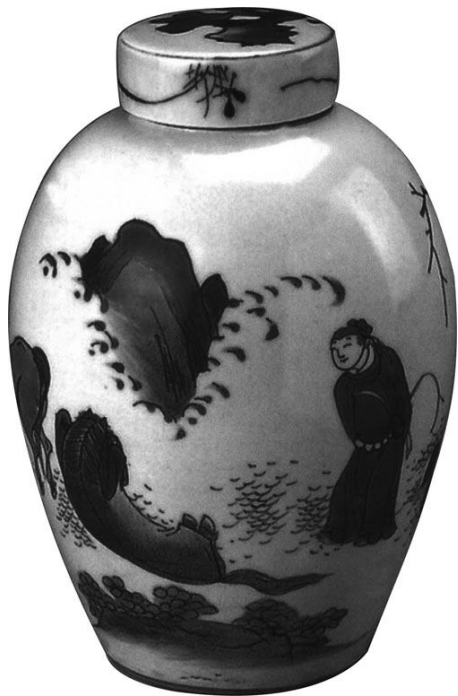
[24] 当时日本处于分裂后的统一时期，关白（宰相）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全国后，积极对外扩张，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派水陆军二十余万人、战船千余艘，偷渡朝鲜海峡，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几乎占领了朝鲜的全部领土。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今辽宁义县），以大明藩属的名义不断派人要求明廷出兵援助。而日军在占领朝鲜，劫持王子、陪臣，将府库洗荡一空，进行野蛮的烧杀奸淫的同时，还野心勃勃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边境。明廷决定派兵援助，这就是万历朝鲜中日之战。万历朝鲜之战起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结束，期间明军多次惨败，仅有几次零星的小胜利。后丰臣秀吉意外病死，日军将领忙着率兵回国抢占地盘，战争遂以明军的不战而胜画上了句号。

[25] 古人认为瓷器烧造，“烟火变幻”，不可预测，“夫天地间生育民物惟五行，五行之运各有神司。陶司于火，取成于烈焰煅炼之中，入奚容其力，非神之功，其曷能济”，因而工匠在做坯烧窑时，常常祈求神的保佑。赵慨为晋代陶工，早年在朝为官，因得罪上司、僚属，遭人陷害，降职贬官，来到新平镇（景德镇）隐居。他在浙江为官时了解和掌握了越窑制瓷技艺，于是将制瓷技术传播到景德镇，对推动当地烧造制品由陶器阶段进入瓷器阶段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后人尊敬爱戴，人称制瓷师主。明洪熙年间，少监张善始祀佑陶之神，在镇内御窑厂建起了一座“师主庙”，后又称“佑陶灵祠”，尊赵慨为“师主”“佑陶之神”，明人詹珊作《师主庙记》。明成化年间，太监邓原贤认为景德镇镇民大多从事瓷器生产，需要师主神佑，遂将师主庙迁于该厂东门外。庙堂中间供奉赵慨坐像，两旁分列打朵、做坯、印坯、利坯、挖坯、剥合坯神位。

[26] 陶车如圆木盘，下设机局，旋转甚便。下部为立轴，立轴一端深埋于地下，使之安稳、牢固。另一端垂直露于地面，其顶端呈光滑的半球形。立轴上栽一圆板，与立轴相垂直而与地面相平行，称为车盘或轮盘。车盘厚约寸余，且较重，故转动时惯性较大，可保持较长的旋转时间。

第三章 沧海遗珠

吴为出身浮梁工匠世家，排行十九，人称“吴十九”。他自号壶隐道人，工诗善书，书法学元人赵孟頫，造瓷也很精妙。其薄胎瓷器既薄又轻，光鉴照人，滋润透影，制作工艺已达到纯乎见釉、不见胎骨的地步。尤其擅制流霞盏、卵幕杯。所谓流霞盏，系盏色呈五彩流霞色泽，或如朱砂。所谓卵幕杯，系指杯壁薄如蛋壳，其形端巧，其色莹白，一件重仅半铢。



坯干不裂更须车，刀削圆光不少差。
此是修身正心事，一毫欠阙损光华。 [1]

画坯上釉蘸兼吹，一体匀圆粦絮宜。
只有青花先画料，出新花样总逢时。 [2]

——龚弑《陶歌》

忽听到院子外有人叫道：“王五，你起来了么？码头有人说你烧出了一件上好的青花，是不是真的？”却是赶早挑着担子到镇上卖菜的乡农。

周时臣忙出来应道：“这里出了事……”

乡农见院门大开，便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先看到了周时臣，愣了一愣，才道：“这不是周公子么？你在这里……”

忽留意到门槛前王五狰狞的死状，“妈呀”一声，丢了担子，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高喊道：“杀人了！周公子杀人了！”

周时臣听到自己被错认成杀人凶手，不由得苦笑。他料想自己难脱嫌疑，但既已被乡农认出面目，若是就此离去，嫌疑更大，只得留在院子中，等官差到来。

过了一会儿，附近景德医馆大夫梁葛先听到动静，赶了过来。他到门口看到究竟后，既不离开，也不进来，只站在原处，上下打量着周时臣。

周时臣颇为难堪，双手一摊，道：“我只是来找王五，想问问瓷器的事。”

梁葛道：“王五一向起早，不过周公子这样的贵人这么早来这种地方，倒是奇怪。”

周时臣道：“我刚从徽州会馆过来，有许多人可以证明我昨晚在那里。而王五和那边那位老者昨夜就已经死了，不是我杀人。”

梁葛点头道：“老夫知道，周公子不是凶手。”

周时臣奇道：“梁大夫知道？”

梁葛道：“王五胸口那刀，看情状入刀极深。那里是血脉要害之处，一刀进去，会有大量鲜血喷出，凶手不光手上，身上也定会染满血迹。而周公子全身上下干干净净，不像是刚杀了人的模样。”

周时臣道：“那么……”

梁葛连连摇头道：“我是大夫，只管治病救人，不管闲事，不管闲事。”转身便要离去。

周时臣忙问道：“桂花树下的老者是谁？是王五的亲眷吗？”

梁葛道：“不是，是老夫医馆的患者，名叫田水月。”

周时臣道：“田水月？”

梁葛道：“奇怪吧，像个妇人的名字。他来老夫这里就医，租住在医馆客房里，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周时臣道：“那他如何会死在这里？”

梁葛道：“这位田老先生人很奇怪，老夫看他谈吐，似是个有学问的读书人，但不知怎么对制瓷有兴趣。每日定时灸艾^[3]后，他便会跑来王五这里观看，听说偶尔还指点王五娘子画料。”

周时臣心念一动，问道：“田老先生也懂画坯？”

梁葛嗤笑一声，道：“懂个屁。都知道他又老又糊涂，谁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要不是他又病又老，王五多半早将他当作偷师者打了出去。”

周时臣道：“既然田老先生住在医馆，昨晚如何会来了王五家里？”

梁葛道：“这老夫可不知道。田水月身上有腿，随时可以离开。”

周时臣道：“田老先生是哪里人氏？可有亲眷在世？”

梁葛道：“这个，田水月从来没提过。周公子想知道的话，可以去问借住在那边瓷庄的叔嫂俩。田水月是跟那两个人一起来的，药钱也是那位大嫂原姑代他付讫。不过老夫说句实话，就算田水月昨晚不被人杀死，他人也快要入土了。七十来岁的人了，看情形，生活也过得不好，油尽灯枯，又是病痛缠身，死了反而是解脱。”

他是大夫，早已见惯病痛生死，谈起人间疾苦来，竟是出奇的冷静。

周时臣道：“田老先生原来是跟原姑叔嫂一起来的。正好我有事想问梁大夫，那处瓷庄仍然属于广东商人樊高名下吗？”

梁葛道：“是啊。樊高将宅子委托给老夫看管，我会叫侄子定期去打扫。不过樊高已经好多年没有来过景德镇。或许是跟老夫一样，年纪大了，心情萧索，不愿意再往外跑了。”

周时臣道：“梁大夫最后一次见到樊高，是什么时候？”

梁葛道：“十年前吧。有一天老夫出门采药，正好在门前遇到樊高，很是意外。他的样子颇为狼狈，说是在鄱阳湖遇到了湖盗，船只、仆从、财物被尽数劫走，只有他一人跳水逃脱。”

周时臣道：“可还记得具体是哪一年？”

梁葛道：“这个老夫倒是记得很清楚，就是都帮窑主崔国懋过世的那一年春天。樊高来到景德镇，并不是特意来买瓷器，而是崔国懋病重后写信给他，说想临死前见老朋友一面，有重要的事情商议。樊高为此专门赶来。可惜运气不好，没见到活人。他人到的时候，崔国懋已经死了。樊高因而很难过，长吁短叹，一句话也不说，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过。后来他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过。”顿了顿，又问

道：“咦，奇怪了，周公子一大早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又问东问西，到底出了什么事？”

周时臣见院子外已聚集了不少闻声赶来看热闹的人，便拉着梁葛离开，途中说了樊高瓷庄掘出两颗人头之事。

梁葛听说徽窑窑主陈仲美妻子江若兰昨日遇害，连说了三声“可惜”，这才道：“世上当真有案中案这等事？瓷庄就在医馆隔壁，老夫竟然不知昨夜发生了这么多事。”

周时臣道：“何巡捕没有张扬，掘出了人头，就带着兵卒走了。”

梁葛咋舌道：“院子里挖出了人头，那对叔嫂居然还敢住在里面？啧啧，当真是不信邪的人。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周时臣道：“是梁大夫将樊高瓷庄租给年二叔嫂的吗？”

梁葛道：“是我那侄子梁郁自作的主张。原姑的病很重，不是一时半刻能治好的，需要定期施针，得在镇上住上好几个月。一般病患都是选住在医馆客房，虽然简陋些，可就医方便，价格又比客栈便宜得多。但年二叔嫂似是很有钱，不想住在客房大通间。嫂嫂说住客栈，小叔子不同意。他二人在外面悄悄商议，正好被我侄子听见，便做主将隔壁瓷庄租给了他们。等到年二叔嫂搬进去后，老夫才知道经过，也不好立即赶人出来，干脆就算了。还想着等樊高再来景德镇，将租金还给本尊便是了。”

忽听到背后有人叫道：“阿葛。”

梁葛是本地人氏，在镇上行医多年，虽有些老顽童性格，却受人敬重。旁人平日均尊称他“梁大夫”，忽听到有人喊“阿葛”，似是长辈称呼小辈一般，颇为有趣。梁葛却是又惊又喜，忙回身迎上去道：“师傅，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梁葛师傅是名六旬僧人，灰色僧袍，白眉白须，看上去极为慈蔼。那老僧道：“这些日子在山上采了不少草药，都晒好了，心想你用得上，

正好今日寺里有人来镇上，贫僧便搭船给你送来。”

梁葛忙接过老僧手中的大布袋，连连赔罪，又道：“有劳师傅了。”忽想到周时臣还在旁边，忙介绍道：“周公子，这位是教我学医的师傅……”

周时臣道：“宝积寺惠印大师。”忙上前见礼。

惠印道：“多日不见，周公子可还好？”周时臣道：“托大师福，还好。”

梁葛愕然道：“师傅认得周公子？”

惠印笑道：“周公子曾多次到宝积寺布施，贫僧当然认得。”

梁葛道：“我倒是不知道周公子是个善主。”

周时臣笑道：“我也不知道惠印大师是梁大夫的师傅。”

梁葛顾不上再理会周时臣，忙道：“师傅赶早下山，累了吧？快些请屋里走，徒儿给您沏一壶上好的茶。”自引着惠印进医馆去了。

周时臣见天已大亮，便径直来到樊高瓷庄。应声开门的正是有病的嫂嫂原姑。她见到周时臣独自到来，很是惊讶，问道：“只有周公子一人吗？何巡捕和他手下官差们呢？”又指着院角道，“奴家和叔叔遵照嘱咐，再也没有过去踏足一步。”

周时臣道：“我不是为昨晚那件事来的……”

一语未毕，年二急急提着裤子冲了出来，似是刚从床上爬起来。他一脸不快，喝问道：“你们两个在说什么？”那情形，仿佛是吃醋的丈夫在嫉妒妻子跟别的男子交谈。

周时臣暗道：“这原姑虽然年纪大了，却仍然美貌可人。大概丈夫不放心她，特意交代了兄弟看得紧些。”心想年二虽然反应大了些，毕竟还算人之常情，也不以为意，忙解释道：“我是为隔壁医馆病患田水月田

老先生来的。”

原姑登时一惊，问道：“田老先生怎么了？”

周时臣道：“田老先生昨夜被人杀死在王五家中。我听梁大夫说，他和二位一道来到医馆求医，又是原姑娘子替田老先生付了药钱，料想你们必然熟悉，所以想来打听一下他的来历。”

年二警觉地问道：“公子既不认得田老汉，如何还要打听这些？”

周时臣一时答不出来，心道：“年二问的也是。我追查瓷庄樊高一事，是因为答应了黄云霄。田老先生跟我非亲非故，我甚至都没见过他活着的样子，为什么要伸手管他的闲事？难道我心中已经认定王五是因为那件‘青花见五色’被杀，田老先生不过是错误的时机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连带被灭了口。那件‘青花见五色’在周窑烧成，我觉得自己对此负有责任？”

他尚不及回应，倒是原姑先柔声替他圆转道：“周公子不是杂帮会首吗？田老先生既不是都昌人，又不是徽州人，那么便算是杂帮人了，既已客死他乡，周公子有责任料理后面的事。”

年二半信半疑，问道：“这是这里的规矩吗？”

周时臣心道：“原来这原姑对三帮之事知道得清清楚楚。”便顺势说道：“算是吧。另外王五是我杂帮的人，他平白无故地死于非命，我当然要查个清楚明白，好给杂帮上下一个交代。田老先生受王五牵累被杀，当然也要一并查明真相。”

年二道：“原来是这样。那好，实话告诉公子，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田老汉。”

周时臣愕然问道：“那么二位如何知道田老先生既不是都昌人，又不是徽州人？”

年二道：“我阿嫂那么说，不过是听田老汉口音像是绍兴一带人氏。阿嫂倒也问过他家乡在哪里，他绝口不提，是个大大的怪人。”

原来年二、原姑是在来景德镇就医途中遇到的田水月。当时他疾病发作，倒在路边奄奄一息。原姑看不过眼，便好心救了他，携着他来到景德医馆。田水月身上只有几文钱，根本就无力支付医药费用。原姑见他孤苦无依，十分可怜，一时动了恻隐之心，便干脆好人做到底，主动替他付了银子。

周时臣这才知道究竟，立时起了佩服之心，忙赔礼道：“原来贵叔嫂是仗义救人，济困扶危。倒是我不明究竟，冒昧寻上门来追问，失礼了。”拱手辞了出去。

刚走到巷口，巡检司巡捕何寻便率领兵卒包抄了过来。兵卒各自拔出兵器，团团围住周时臣。

何寻道：“周公子，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整条街都在传你杀了王五。”周时臣道：“我知道。”

何寻道：“有证人亲眼看到你从王五家中出来，说你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是这样吗？”周时臣道：“是。”

何寻道：“那好，我先得罪了。来人，搜一下周公子身上，看有无凶器。”

两名兵卒上前往周时臣身上摸索了一番，禀报道：“没有发现凶器。”

何寻正色道：“我自然不相信周公子杀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夜周公子才从江若兰命案脱身，为何今日一早又卷入双尸命案？”

周时臣不答，只问道：“仵作到了吗？”

何寻道：“到了。他本来是预备赶早到瓷庄查勘，早些弄完后便动身返回浮梁县衙的，不想又出了两起命案。”

周时臣道：“我先随何巡捕去命案现场看看。”

到王五院中时，仵作已验完王五尸首，正在勘检桂花树下的田水月。

何寻已知周时臣昨夜在徽州会馆中，忙问道：“人是什么时候被杀的？”仵作道：“大概后半夜。”

何寻道：“不是今日早上吗？”

仵作道：“决计不是。这两个人都死了近两个时辰了。”

何寻道：“周公子，你有昨夜不在这里的人证吗？”

周时臣道：“有，徽州会馆许多人看见了我，都可以作证。我是今早离开的会馆，会馆的门子、半路遇到的打更师傅，也都可以作证。另外，我还在瓷器街一带遇到了何巡捕的手下。”

何寻道：“我会派人一一去验证。在证实周公子的话属实之前，你不能随意离开。”

周时臣道：“那是当然。”又将所打听到的樊高瓷庄一事说了。

何寻凝思许久，才问道：“周公子怎么看？那骷髅会是樊高本人吗？”

周时臣道：“我不能确定。这附近的人都知道瓷庄是外地商人的，平日没有人住，所以丁记的丁旺青才刻意将江若兰人头扔进了瓷庄院子。有人刻意选择瓷庄作为埋头之处，也是正常。未必就是樊高本人遇害，首级被割下埋在那里。”

何寻道：“那好，我这就请陈通判签发公文到广东佛山，查明樊高下落。”招手叫过一名书吏，吩咐了一番，令他速速回巡检司向通判陈奇可禀报。又问道：“周公子赶早来到王五家，是因为那件‘青花见五色’吗？”

周时臣道：“是。我见到院子中二人遇害后，心想王五这等忠厚之人不会与人结怨，莫名遭受无妄之灾，多半是因为烧出了‘青花见五色’，于是自行进屋寻找，果然没有找到那件青花。”

瓷都以瓷器为本，某窑烧出绝色精品，瞬间便能传遍全镇。自青花问世以来，迄今为止，公认以吴窑吴明官成就最高，其人已逝，儿子不成气候，弟子也未能完全习得秘技，“青花见三色”多半就此失传，这就是吴明官暴死后市上吴窑青花价格狂涨数倍的原因。当王五烧出“青花见五色”的消息传开，轰动全城。尽管那件瓷器本身算不上尽善尽美，但“五色”较之之前号称顶级青花的“三色”，已是质的飞跃。况且那件青花瓶上所作《骑驴图》本身就是一件杰作，堪比当代丹青圣手。吴窑青花既已称雄，王五又雄踞其上，俨然有至尊青花之相，其价值及意义可想而知。

或许有人听到消息后，起了贪心，前来索买“青花见五色”，王五不肯相让；又或者干脆有人想做梁上君子，预备暗中窃取，却被王五撞见。两者相争下，来人恼怒之下将王五杀死。凑巧田水月听到动静，赶来查探，却被凶手一并灭口。凶手连杀两人，终于如愿得到“青花见五色”，携其从容离去。

也就是说，找到“青花见五色”，就能找到凶手。只是景德镇十万人，各色青花加起来至少也有数万件，要从十三里陶镇寻觅一件青花，堪比大海里捞绣花针了。

周时臣又说了田水月来历。何寻叹道：“可怜异乡客，仅仅因为时机不巧，进来王五家院子，便横遭了毒手。”

仵作刚好验完田水月尸首，闻言忙告道：“这位田老先生不是在这里被杀的。他是在别处遇害，被人搬来院子，丢在了这里的。”

周时臣闻言大吃一惊，忙问道：“那么王五呢？”

仵作道：“王五是在自家门口遇害。看情形，凶手从院门进来后，王五听到动静，出来查看，刚跨出门槛，便被凶手抢上前一刀杀死。他跌坐了下来，正好靠在门框下，所以尸身未能倒下，保持姿势未变。”

王五要害中刀，血如泉涌，伤口以下半身及所坐之处尽是浓稠的血渍。而田水月却只有身上有血，虽然他年老体弱，气血远远不及王五，

但绝不至于所卧之处一点儿血迹都没有，所以基本可以断定，他是在别处遇害，死后被人搬运到王五院子的。

周时臣问道：“他二人谁先被杀，谁后被杀？”

仵作道：“这个很难分辨。但从尸身发僵程度来看，就算有先有后，时辰也大致差不多，不会超过一刻工夫。而且两名死者中刀部位完全相同，伤口、刃深及手法也是一模一样。可以断定，是同一名凶手所为。”

周时臣道：“会不会是凶手先杀了王五，逃走时遇到田水月，被对方看到面貌，不得已杀了对方灭口，再将尸体搬进王五院子，防止及时被人发现？”

何寻闻言，亦觉得有理，忙派兵卒到附近搜寻血迹，路程限定在两刻功夫之内。他自己则引着仵作到樊高瓷庄去勘验挖出骷髅的现场。周时臣有意留下来，上前仔细观察田水月的右手——

这位田老先生看起来风霜满面，双手却保养得很好，白白净净，手指长而纤细，右手食指第一关节外侧有明显的厚茧，这是长期握笔的结果。恰如大夫梁葛所言，他应该是个读书人。他对制瓷一窍不通，却出言指点王五妻子画料，多半是因为他精于画工，当然看不上王五妻子这等只求在坯上画上图形的粗浅功夫，终于忍不住出声指点。而王五妻子等人毫不将他的话当回事，要么是他不懂绘画，要么他艺术水准太高，王五娘子等人根本就没有与他对话的可能。以他双手及手指上磨出的老茧来看，极可能是后一种情况。

那么田水月会不会就是画出“青花见五色”的神秘高人呢？果真如此的话，可谓十分可悲了，他无意中创造了一件青花精品，而又因意外被杀，导致“青花见五色”极可能变成旷古绝伦。手工匠人，最叹惋的莫过于此。

刚好何寻折返回来，见周时臣蹲在田水月尸体边一动不动，很是奇怪，问道：“周公子可是发现了什么？”

周时臣回过神来，忙起身道：“没有，我只是一时走了神而已。”

何寻道：“樊高瓷庄那边已经完事了，仵作没发现什么新线索，也不能确认那骷髅到底是不是樊高，目下只好等广东佛山那边收到公文后回话了。”又告道：“我适才遇到了魏希光魏家娘子，她听说魏家老屋出了事，很是诧异，想进去看一看，后来听说屋里还住有叔嫂二人，便转身走了。”

周时臣料想魏希光必是听到自己卷入凶杀命案，心中忧虑，遂赶来打听消息，大约又在院门外看到自己没事，便转身走了。心中默默感动，却又有一丝酸楚。两情相悦，本是人间最美好之事，然他二人非但不能在一起，连偶尔遇见也得装出生疏的样子，以免旁人闲话。对于有情男女，世上最痛苦之事，莫过于此。

忽有兵卒进来禀报道：“在南门头南边半里地的将军槐下发现了血迹。”

何寻闻言，忙与周时臣往南而来。

出王五家巷子不远，便发现了星星点点的血滴，虽然间断不连续，仍有迹可寻，一路洒到了两棵老槐树下。这两棵槐树是唐人所种，因并列在南门头外，如同守卫南大门的将军，故名“将军槐”，又称“唐槐”。一棵槐树树干边上有大片血迹，看似凶手先将田水月推到树干上，再出刀将其捅死。从老槐树到王五家，距离正好有一刻工夫。

问题来了，凶手杀害王五、夺取“青花见五色”后，匆匆离开命案现场，往南而行，大约预备到河边乘船逃离景德镇。先不说田水月为何深更半夜跑到老槐树下，此处距离王五家已远，凶手为何在这里遇到一个手无寸铁的老者后，忽然杀机大起，对其下了毒手，已经是怪事一桩。更怪的是，这里距离昌江不远，凶手杀人后，为何不就近将尸体丢入昌江，而要不辞辛苦地扛回来，丢进王五家院子中呢？

第一桩，有可能是田水月认识凶手，或是他看到了凶手身上的血

迹，或是他也知道王五烧出了“青花见五色”，看到凶手手上拿着那件珍品，上前盘问，凶手不得已，才杀了他灭口。但是昨晚前半夜月色清朗，后半夜忽然变天，天色昏暗，并无半点光亮。田水月老迈之人，走路都是颤颤巍巍，又怎么可能看到这些招来杀身之祸的证据？

第二桩就更难解释了，凶手既是宁可多杀一人灭口，足见要极力隐藏面容、行迹。而他只要趁天黑多走出二三十步，便可将田水月尸体丢入昌江中。即便天亮有人发现浮尸，尸体已出景德镇，多半快流到下游的鄱阳了。凶手却铤而走险，将尸体重新搬回王五家中，令两具尸体同处一院，到底是什么缘故？难道他想造成二人同院被杀的假象？可稍有经验的仵作即能发现田水月是死后被移尸，而且凶手没有清理老槐树下的血迹，无论如何总会有人发现端倪。

周时臣道：“关于第一桩，或许凶手是特意来找田水月，正好在将军槐遇到了他。”

何寻道：“为什么？凶手为什么会特意来寻一名又老又病的老人？”

周时臣道：“我们都知道王家娘子不可能是画出‘青花见五色’的人，这人极可能是田水月。他既然能画出第一件，应该还能画出第二件。就算内中有偶然因素，但多次尝试后也不难做到。或许凶手从王五口中问出了‘青花见五色’是田水月所画，想让他自己夺得的那件瓷器成为世上唯一一件‘青花见五色’珍品，所以特意寻来杀了原版画料的绘者。”

何寻道：“但田水月不是住在景德医馆中吗？他是自己半夜溜出来的，医馆的人都不知道。凶手不进医馆，怎么可能知道田水月出门来了将军槐下？”

周时臣道：“不错，这解释不通。那么最可能是凶手杀人离开王五院子时，正好被田水月看见。他一时好奇跟了过来，到将军槐附近时被凶手发现，遂杀其灭口。”

这倒是合情合理多了。景德医馆就在王五家隔壁，或许田水月因为病痛难以入眠，半夜起床出来溜达，无意中听到动静或看到什么，跟着

凶手一路到了将军槐。他看到不寻常的事后不大声呼救，反而自己独力跟踪凶手，尽管有些不合常理，但既然景德医馆上下都说他是个怪人，也许这就是他怪异之处。只是这套说辞还是不能解释为何凶手杀人后不将尸体丢入昌江，反而要舍近求远，不辞辛劳地将田水月搬回王五院中。

何寻道：“我想到一个可能，昨夜一定有船停在这附近，虽然天色昏黑，但凶手仍然不想冒险。”

周时臣道：“既然天色昏黑，凶手也不想冒险，他自己又准备乘船逃离景德镇，为何不任由田水月的尸体留在将军槐下，何须多此一举？”

何寻一想，果然是这个道理，忙道：“周公子反驳得极是，现下我完全糊涂了。”

周时臣道：“这两件案子太蹊跷。何巡捕不妨先派人去乡下接王五妻儿回来处理后事，也许能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再安排一些人手到码头打听看看，也许有人在附近看到了什么。”

何寻道：“也只能如此了。”又道：“还得劳烦周公子跟我回一趟巡检司，录一份口供。”

周时臣道：“这是当然。”

走出几步，何寻忽然自笑了起来，道：“昨日是江若兰命案，周公子被我当场撞见身穿带血衣衫站在绸缎铺前。今日又是王五、田水月命案，周公子更是被菜农控告杀人。周公子，你算是跟我们巡检司杠上了。”

周时臣笑笑道：“所以我觉得很幸运。”

何寻大为不解，问道：“这话怎么说？寻常人两日内接连卷入血光命案，可是觉得晦气得很呢。”

周时臣道：“若不是何巡捕精明能干，陈判官明察秋毫，我早就被当

作疑凶关入大狱了，哪还能好端端地站在这里说话。”

何寻玩笑道：“那么周公子还算心怀感激啰？我可是要索取回报的，周公子得帮我们巡检司侦破这三件案子。”

周时臣道：“三件案子？江若兰命案不是已经结案了吗？”

何寻道：“还有江若兰首级连带出的那件骷髅案啊。”

周时臣道：“哈，我倒是忘记它了。这几件案子，多多少少我都沾点边，理该效劳。”

何寻道：“依周公子所见，这件骷髅案要如何查起？我现在可完全是一头雾水，头还比往日大了三倍。”

周时臣听他说得有趣，忍俊不禁地笑了，想了想，才道：“骷髅案年代久远，线索极少，查起来极难。那座瓷庄既归广东商人樊高所有，怕是跟他不无干系，只能沿此查下去。当年樊高来景德镇，并不是特意来买瓷器，而是收到了崔窑窑主崔国懋的病危信，这才紧急赶来相会。或许崔家人知道些什么，不妨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

何寻道：“崔窑目下由崔国懋之子崔无忌掌管，他以都帮会首身份回家乡参加葬礼了，大概要过几日才会回来。”

周时臣道：“那么只能先等崔无忌回来再说了。那骷髅等了十年才得重见天日，也不在乎多等个两三日。”

到巡司署门前，正好遇到景德镇另一名窑壶公窑窑主吴为引着一群人往官署行来。

吴为出身浮梁工匠世家，排行十九，人称“昊十九”^[4]。他自号壶隐道人，工诗善书，书法学元人赵孟頫，造瓷也很精妙。巧于仿造宣、永两窑器，精细工巧，能得其神，后因同做仿古青花的都帮崔窑常常从中作梗，便只专心做薄胎瓷器。

其器既薄又轻，光鉴照人，滋润透影，制作工艺已达到纯乎见釉、不见胎骨的地步，技鸣于世，妙绝人间，世号“壶公窑”^[5]。尤其擅制流霞盏、卵幕杯。所谓流霞盏，系盏色呈五彩流霞色泽，或如朱砂。所谓卵幕杯，系指杯壁薄如蛋膜，其形端巧，其色莹白，妙极人巧，一件重仅半铢。

除此之外，吴为还利用自己的诗书特长，在薄胎瓷器上作画，配以诗书。对着亮光时，可以从背面看到胎面上的诗文图画图案，仿若透云望月，隔雾观山，绰约多姿，风韵别致。

因具谦谦君子之风，吴为与士人名流交往较多。嘉兴名士李日华^[6]得其流霞盏，赠诗云：“为觅丹砂到市廛，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另一名士樊玉衡^[7]亦寄他一首诗：“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吴十九。更有小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可见壶公的名声。

不过吴为虽然制瓷技艺高超，却并不爱好金钱，称“浊富不如清贫”，隐居在南山作陶，淡泊人生，所居席门瓮牖，只以制瓷为乐。如此才艺，又是如此人品，自然备受同行敬重。

周时臣一见之下，忙迎上前招呼，这才看清楚吴为身后还跟着两名外国人，虽也是一身儒服，却是黄发绿眼，极是扎眼，不禁愣住。

人群中一名三十出头的文士笑道：“怎么，周兄只顾招呼壶公，竟不认识我了？”却是嘉兴名士李日华。周时臣曾为其烧制瓷器，知道他已中进士，正在邻近的九江府任职，却不知如何来了景德镇，颇为惊异。

吴为与周时臣是忘年交，忙道：“是老道失礼。周公子，我来为你一一介绍。”指着人群中的主要人物道：“这位是九江推官李日华李相公。这位是饶州推官吴正志吴相公。”

吴氏正是紫砂圣祖供春的旧主。周时臣听到“吴正志”的名字，不由得想起尚在自己手中的那只树瘿壶来。

吴正志拱了拱手，道：“久仰周公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仪表风范不同凡响。”

周时臣道：“过奖，过奖。”又指着吴正志身边的男子道：“这位是……”

李日华忙道：“他姓冯，名云将，是我恩师冯梦祯冯公的独生爱子。”

周时臣点点头，算作招呼，目光又落在两名外国男子身上。

吴为忙道：“这两位都是西国人士。这位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这位是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李玛诺，近年来一直在南昌传教。”

自元代以来，罗马教廷不断以使节名义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传教活动取得了很大进展，信徒多为蒙古人、色目人。然随着大元王朝灰飞烟灭、蒙古势力退出中原，天主教亦如退潮一般消散了。

入明后，中国尚在君权制下踟躇不前，欧洲却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先后建立了民主国家，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萌芽。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对外扩张。罗马教廷亦大力支持，利用开辟的新航路积极从事传教活动，东方再度被纳入传教范围。

西班牙籍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最先尝试进入中国传教，由于大明闭关锁国，禁止外人进入，沙勿略只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登上了靠近广东台山县的上川岛，并在四个月後病死于岛上。其人虽然没有真正踏上中国内陆，但其传教热情却感动了中外天主教徒，被奉之为“远东开教之元勋”。

葡萄牙人占领澳门^[8]后，大量传教士随之涌入。起初西方传教士认为西方文化远远高于中国文化，中国天主教徒亦被迫学习葡萄牙语，取葡萄牙名字。后来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逐渐了解到中国的悠久文化，主张传教士应入乡随俗，遂安排罗明坚、利玛窦等传教士到澳门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万历八年（1580年），罗明坚随商人去广州，操一口流利汉语，兼之熟悉中国礼仪，其彬彬有礼的举止赢得了当地官员的极大好感，获准

居住在专门接待暹罗贡使的驿馆中。天主教中国之行终于迈出关键的一步。

万历十一年（1583年），罗明坚与利玛窦来到广东肇庆，在西门外建造了一座欧式建筑作为传教教堂。利玛窦心思机敏，他将欧洲带来的地图加以翻译标注，取名《山海舆地全图》，张挂在客厅里面，并将许多天文仪器公开展示，吸引了大量人前来观看。

起初，教堂由当地知府王泮亲题“仙花寺”三字，利玛窦便穿上僧服，自称“西僧”。后来他发现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居主流地位，遂脱掉袈裟，改穿儒服，自称“西儒”，并在中国人瞿太素的帮助下学习儒学经典。当他与入交谈时，往往能引经据典，由此博得士大夫的好感与信任。其后，利玛窦开始在南京、南昌辗转传教，大肆结交权贵阶层。

虽然利玛窦已有一定的影响力，然彼时中国内地极少能见到外国人，天主教亦是新鲜事物，几乎无人听过。令人意外的是，周时臣居然知道利玛窦的名字，上前握住其双手，诚恳地道：“久仰‘西儒’大名。今日一见，足慰平生。”

利玛窦倒是刚听说周时臣的名字不久，更谈不上认识，大为惊讶，忙问对方如何能知道自己。

周时臣笑道：“西儒刻印出版了一份《山海舆地全图》，这可是令人大开眼界之举。”

利玛窦在肇庆传教时，曾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有商人时常来往于江西、广东之间，知道周时臣外祖父吴岫是有名的舆地志收藏大家，特意送了这份地图给他。周时臣惊叹之下，打听地图来历，由是知道了利玛窦的名字。

利玛窦听了很是开心，笑道：“我那里还有许多天文仪器，可以观测天象。改日周公子有空，不妨到南昌一观。”

周时臣道：“当然，有机会一定要去。”又问起吴为等人如何会来这里。

原来利玛窦因听说景德镇为江西第一大镇，富商云集、人口喧嚣、经济繁荣远胜省会南昌，便向江西布政使司请求去镇上传教。景德镇自古民风彪悍，自三帮形成，更是争斗不断。江西布政使虽对天主教不怎么感冒，但既然是以教化民众为目的，试试也无妨，说不定会有什么效果，因而点头同意，并责成饶州府派人陪同利玛窦前往景德镇。饶州推官吴正志因与通判陈奇可私交颇好，便主动请缨，陪同传教士前来。九江府推官李日华则是因为另一位大名士汤显祖^[9]最近向吏部告了长假，不日要返回家乡临川，将会路过浮梁，特提前来此，等待与其相会，正好在途中与吴正志一行座船相遇，遂联袂前来。

百姓教化是地方行政长官职责，该归到浮梁知县名下。因景德镇地处浮梁县城下游，利玛窦一行逆水而上，先到景德镇，预备先拜访驻镇通判陈奇可后，再派人往浮梁县城知会知县杨延槐。不想过镇外渡口时，正好远远见到吴为立于山坡之上。利玛窦见其人白发白须，一身道袍，衣带飘飘，仙风道骨，惊为天人。李日华认出吴为，因与其熟识，便干脆引众人下船，过去与他厮见。吴为遂引众人入壶公窑就座。虽是山居寒舍，却摆满瓷器书画，利玛窦一见之下，便叹为观止。众人一时舍不得离开，竟在吴为家中滞留了一夜，今日一早方才由他引路，寻来巡司署。

周时臣闻言，忙招手叫过何寻，道：“这位巡检司何巡捕，是陈通判手下第一得力之人，正好引各位进去拜会陈通判。”

吴正志道：“甚好，我这里有布政使司公文，这就请何巡捕带路。”

何寻忙道：“周公子一天一夜没有回过家，不妨先回周窑料理一下。这边有了进展和消息，我再来周窑寻你。”

周时臣道：“甚好。”

吴为道：“老道就送各位到这里了。欢迎随时再来寒舍做客。”

利玛窦却依依不舍，执住周时臣双手道：“周公子，我与你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等到我拜会过陈通判、将正事安排妥当，再专程到府上

拜访。”

周时臣听其口音中有浓重的广东腔，心念一动，忙道：“西儒一定要来。”又叫道：“李相公、吴相公，也欢迎几位来周窑做客，我做东请各位吃咸水粿。”

李玛诺好奇问道：“咸水粿是什么东西？”周时臣道：“人间第一美味。”

李日华笑道：“周公子，你认为咸水粿是人间第一美味，旁人未必放在眼里。”

周时臣忙道：“我家里新借了一位名厨，包教各位满意就是。”目送利玛窦一行进去官署，又转身招呼道：“吴公，难得你大驾光临镇上，这就去寒舍坐上一坐吧。”

吴为摇头道：“多谢周公子盛情，老道还有事，就不去打搅了。”顿了顿，又道：“不瞒周公子，老道并不是专程陪李相公等人来镇上，而是听说南门头王五烧出了一件‘青花见五色’，想去观赏观赏。”

周时臣忙告道：“壶公来晚了，王五昨夜遇害，‘青花见五色’也被人窃走。”大致说了经过。

吴为不免扼腕叹息，深以为恨，又问道：“周公子可有见到那件‘青花见五色’？”周时臣道：“见到了。”

吴为道：“如何？”周时臣道：“就瓷而论，算不上绝器，然那瓶上图画，非独有五色青花，还有大家之风，笔墨疏简，而意境深邃，绝对是件珍品。说起来，以画配瓷，很有几分壶公你的风格呢。”

吴为摇了摇头，长吁短叹许久，才道：“凶手贪图瓷器珍贵，取走‘青花见五色’也就罢了，又何须杀人，多害一条性命？周公子，你是我杂帮会首，王五亦是杂帮帮众，希望你能找出真凶，还匠人一个公道。”

周时臣道：“壶公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吴为便拱了拱手，怅然转身，忽又停步问道：“周公子可知道吴窑目下状况如何？”这“吴窑”，自是指徽帮吴明官窑了。

周时臣道：“仍然处在停滞状态。”

吴为道：“可惜了。”似乎还想多问点什么，最终道：“老道还是自己去吴窑看看吧。”

周时臣道：“可要我陪您老人家前往？”

吴为道：“不必，周公子请自去忙，老道也只是随意逛逛。”

正好李日华又转身出来，听说吴为要去吴明官吴窑，忙道：“我受九江府同僚委托，带了一封家信给吴明官娘子，也要走一趟吴窑，正好与壶公一道前往。”又道：“周兄，我还要在浮梁滞留一段时日，你我回头再聊。”

周时臣道：“甚好，我在周窑随时恭候大驾。”

他一直目送吴为、李日华背影消失不见，这才转身，一路北行回来周窑。正要进门时，又想起了什么，微一迟疑，即过家门不入，继续北行，径直来到西河口的魏氏作坊。

景德镇的作坊外形上跟普通家居庭院没什么两样，独立朴素幽静。但内部却分作许多工房，与生产工艺紧密结合，布置紧凑，方便操作，构造巧妙，经济适用。

四五六七四个月是掣窑淡季，作坊佣工本少，又逢变工节假日，静悄悄不见一人。进来中院，才看到珠妹在院子中过滤米浆。珠妹即是当年被御窑厂买来祭窑的女子，后被魏希光救下。她恼恨父母竟为五两银子将她卖掉，不愿意再回家乡，遂留在魏希光身边作帮手。

珠妹转头见到周时臣进来，忙扬声叫道：“魏姊姊，周公子来啦！”不见人应，便道：“周公子，你自己进去吧。魏姊姊也是刚从外面进来不久，大约正歇口气，没听见我叫唤。”

周时臣道了声谢，自行进堂，正好遇到魏希光自内堂出来。她娇羞中颇见愠色，道：“你没事不回家好好待着，又来这里做什么？”周时臣道：“我来看看。”

魏希光道：“看什么？”

周时臣道：“看……”见珠妹赶进来斟茶，便改口道：“正好昨天刚烧完一窑瓷器，接下来预备歇上十天半月。想趁空档，请娘子去窑房看看，看有没有需要修补。”

魏希光也随口敷衍道：“这么点小事，随便叫人带个口信就行，还劳周公子亲自跑一趟吗？”

周时臣道：“前些日周窑一直在赶工，佣工们辛苦，除了吴祥瑞还在，其他人都放假了，没有跑腿的人。况且请娘子补窑是大事，还得我亲自来一趟。”

珠妹从旁听到，不无得意地道：“那倒是。魏姊姊身怀绝技，是魏氏唯一传人。镇上每有掣窑活计，都是窑主亲自前来相请呢。”

魏希光便吩咐道：“珠妹，你把过好的米浆拿去后面装坛密封，再收进地窖里。”珠妹应了一声。

魏希光等珠妹走远，这才问道：“你从南门头王五家回来，还没有回家吗？”周时臣道：“没有。”

魏希光道：“唉，周郎，你还是早些找个贤惠女子做妻子吧，不然我心中难安。”

周时臣正色道：“我们说好了的，如果我不愿意再等，便会自行娶妻生子，无须希娘催促。”

魏希光道：“可是我不能嫁给你，不仅不能嫁给周郎你，也不能嫁给世上任何男子。我曾当着家父，以亡母的名义立过重誓，周郎在我身上只会空耗岁月。”

周时臣道：“我知道，但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顿了顿，又

道：“况且也不是空耗岁月，我仍然时时能看到你。”

忽听到外面有女子声音叫道：“魏希光魏娘子是住这里吗？”

魏希光闻声便道：“我得出去迎客，周郎你也走吧，没事不要再来。有人起了疑心，还问我是不是和你一道去宝积寺上过香，说是有人见到过。”

周时臣道：“是谁？”魏希光道：“驻厂巡检方何。”

周时臣道：“我就知道，自从我上次拒绝御窑厂派烧后，方何和他的顶头上司潘相一直想找我的茬儿。”

明初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专门烧造官窑器供宫廷使用。景德镇官窑一直拥有最好的资源，不但独占优质的瓷土和青料——凡上乘陶土，多被列“官土”，如景德镇东乡出产的“麻仓土”，质地细腻，成为御窑厂的专用瓷土，禁止民窑采用。进口青料苏泥勃青、回青等，均被朝廷垄断——占用最熟练的制瓷工匠，还以禁止民间烧制主流瓷器如青花等来限制、阻碍民窑的发展。由于故步自封，兼之官窑工匠没有生产积极性，到明代中后期，景德镇官窑已完全丧失资源优势，开始走向衰落，在技术上更远远不及有实力的民窑。

当时宫廷用瓷由工部掌管，每年通过工部向景德镇官窑颁布所需烧造瓷器的限定数额，称为“部限”。除此之外，还有宫廷因临时需要而加派的任务，称为“钦限”。嘉靖以后，朝廷下达的瓷器烧造数激增，加上御窑厂自身的危机，一般只能完成“部限”。为了上缴足够的御用瓷器，官窑不得不与民窑合作，将“钦限”成型后分派给民窑完成焙烧，即所谓“官搭民烧”，简称“派烧”，即史书所载“旧规本厂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烧造，不预散窑。惟钦限瓷器数多限逼，一时凑办不及，则分派散窑，择其堪用者凑解，固一时之权法也”。

本来御窑制度的建立，便是为了替朝廷垄断优质原料及优秀工匠，其技艺更秘不外传，甚至民间难得见到官窑所制瓷器。民窑发展之初，

亦希望能学习官窑的经验技术，所谓“一切官窑等，诸秘色，上方珍品，宝贵甚至，自非近御侍从贵戚巨邸，不能袭受恩泽，赏资频仍。若被穷县酸儒，风尘骚客，虽或生逢并世，躬际圣明，阁观灵威，莫窥禁青”。然由于朝廷保密甚严，又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民窑发展，民间匠人欲窥内府秘藏，亦是不大容易。“官搭民烧”突然打开了一扇窗口，令民窑正大光明地有机会接触到宫廷用瓷，因而派烧初行时，是极受民窑欢迎的。甚至有民窑不择手段地谋取派烧机会，以获取官窑生产的技术及优质原料，提高自身烧造技术。

然弊端亦随之而来。官窑所付偿银偏低，往往不够烧造成本。“官搭民烧”之器通常“细腻脆薄，最为难成”，且承差民窑“必陶成皆青品，有苦窳不青器”，否则由民窑赔偿。

不仅如此，派烧瓷器成器后，还要经过御窑厂的反复挑选。若民窑无法烧造或挑选者认为不合格，御窑厂就将它自己烧制的瓷器高价卖给民窑，让民窑用这些买来的高价瓷器充作成品，再上交给御器厂，即所谓“官匠因循，管厂之官，乃以散之民窑，历岁相仍。民窑赔贙，习以为常”。

“派烧”形成制度后，演变成对民窑的一种变相盘剥。被选中的民窑多消极对抗，常出现“乘限期紧，并多以歪斜浅淡瓷器塞责，厂官事逼，姑收凑解”，以至“钦限器皿屡至愆期”的情况。发展到后来，有实力的民窑干脆以各种借口婉言谢绝，知名窑主如都昌崔国懋、徽州吴明官均拒绝过派烧。

都昌崔国懋称雄瓷业时，御窑厂督陶官由地方官员兼任，崔氏一口拒绝，背后还有几万好强斗狠的都昌人，官窑也没法子。吴明官非但拒绝过地方督陶官，还当面推过矿税使太监潘相的派烧，前者倒也罢了，后者一度恼羞成怒，仗着有万历皇帝作靠山，预备报复。然众多徽商动用各种力量保护吴氏，朝中弹劾潘相的奏章前仆后继，万历皇帝便一概不理——既不理睬朝臣，亦不理睬潘相，事情这才勉强作罢。

吴明官拒绝派烧后不久，潘相又找上了周时臣。景德镇六大名窑中，崔窑、吴窑、周窑最有能力接受御窑厂派烧，既然崔国懋、吴明官先后拒绝过官窑，周时臣便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周氏自知没有都帮、徽

帮那般强大的后盾，但仍断然拒绝了潘相，不为别的，只为对不合体制的矿税监的抗议。潘相大怒，当着通判陈奇可的面扬言要拿周时臣开刀，好好整治民窑，被陈奇可不痛不痒地挡了回去。大概万历皇帝也不满意潘相迟迟监烧不出自己百年后所需要的龙缸，其人恩宠日微，这件事才暂时按下，没有续接下文。

魏希光既在御窑厂当差，对诸多内幕颇为清楚，叮嘱道：“潘相有皇命压着，心思只在龙缸上，可能一时顾不上对付周郎。不过那方何可不是好人，周郎你千万要小心。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听到外面又有人叫“魏家娘子”，忙应道：“来啦。”

出来一看，外庭院中站着一名三十来岁的妇人，娴静美丽。

魏希光道：“我就是魏希光，娘子是……”

那妇人道：“奴家是……”忽一眼看到周时臣，愣了一愣，笑道：“周公子，你也在这里？”竟是那外地来浮梁就医的患者原姑。

周时臣亦讶然道：“娘子来这里做什么？”言外之意，这里是工坊，并不是售卖首饰、绸缎的商铺。

原姑道：“我听说魏娘子是御窑厂唯一一名女匠人，很是好奇，想来看看。周公子莫笑，我也是闲的，因为实在无事可做，在本地又不认识什么人。”

魏希光道：“这位娘子是……”

周时臣便大致说了原姑来历。魏希光忙道：“娘子原来身患疾病，倒是我怠慢了，快些请屋里坐。”

周时臣便就此告辞。魏希光道：“周公子的事我记下了。这几日得闲，我便和珠妹去看周窑情状，若需要修补，再安排日程。”

周时臣道：“是，多谢。”

出来作坊时，却见原姑的小叔子年二正在大门边徘徊，模样颇为局促。年二见到周时臣，先是一愣，随即又生出满脸警觉来，问道：“周公子在这里做什么？怎么到哪里都能遇到你？”

周时臣颇为不快，道：“我是窑主，这里是拳窑作坊，我来这里有什么奇怪？倒是你们叔嫂……”没有继续说完，摇摇头自去了。

景德镇既是瓷都，以陶瓷手工业著称，瓷业习俗已深深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建筑亦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大多跟瓷业有关，号称“陶舍重重”。周窑便是典型集生产、家居于一体的建筑，在构造、砌筑等方面有许多独特和巧妙之处。其外表跟魏氏作坊一样，也是普通的家居庭院，但却分为内中外三进独立的院子——

外院是坯房，由正间、廋间和泥房三座单体建筑组合而成。中院是窑房，是完成存坯、装匣、烧炼、开窑和拣选等工序的场所。后院则是窑主居处。中、后院之间，隔有一座小花园，以穿廊相连。另有窑炉，开在中院西首的向阳岭上。整座周窑呈葫芦形状，中院窑房最大，外院坯房次之，后院因是个人生活场所，相对较小。

回来周窑，徒弟吴祥瑞见周时臣回来，忙迎上来叫道：“窑主！”

周时臣道：“怎么还叫窑主？”

吴祥瑞大喜过望，忙改口道：“师傅！”

他按照习俗跪下来，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周时臣则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草鞋^[10]，吴祥瑞就此穿上，算是完成了正式拜师。

吴祥瑞又告道：“操公子和金公子刚刚到了，正在后堂书房等着师傅呢。”

周时臣便吩咐道：“你将昨日开窑的瓷器再清点一遍，将王五家的都挑出来，专门放在一边。”

吴祥瑞应了一声，小心翼翼地问道：“王五真的被人杀死了么？”

周时臣问道：“你是如何知道的？”

吴祥瑞道：“适才听金、操二位公子提起，说是刚听到王五遇害，又有风传称师傅是杀人疑凶，所以赶来周窑打听究竟。”

周时臣道：“今早你出门去过南城么？”吴祥瑞道：“没有啊。怎么了？”

周时臣道：“没什么。我一大早在瓷器街街口看到一个人，背影挺像你。”

吴祥瑞不好意思地道：“昨晚师傅没回来，虽然何巡捕说了不用担心，但徒儿仍然睡不着，鸡鸣时才迷糊过去。”

周时臣见其眼中充满血丝，果然是一夜未曾睡好的模样。他自己背井离乡，独自在景德镇谋生，日夜与工匠为伍，这些人等于他的家人一般，心中也颇为感动，道：“你先去休息，瓷器回头再清点不迟。”

进来书房时，操骥、金英正在桌案前窃窃私议着什么。

周时臣问道：“二位兄台在看什么？”金英道：“老周快来看。”

周时臣便走过去，却见案上摊着一张黑白水墨画——肥阔的荷叶正在凋零，一只螃蟹缓缓爬行，图中留有大片空白表现秋水。形状虽然夸张，笔墨纵横，貌似狂放不羁，却饶有笔情墨趣。

金英问道：“老周可有觉得眼熟？”

周时臣点点头，道：“这张画跟王五那只‘青花见五色’所绘的《骑驴图》是一路画风，应是同一人所绘。”

金英道：“你再看落款。”

却见画上有诗题道：“兀然有物气豪粗，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

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诗意幽默。下署款“天池”，钤“徐渭私印”印。

周时臣一时惊住，失声道：“莫非这是徐渭徐青藤的手笔吗？”

金英道：“正是徐渭真迹。”

周时臣道：“这《螃蟹图》是从哪里得来的？”

操骥道：“这是我操家祖传之物，不过不叫《螃蟹图》，名为《黄甲图》。”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山人，浙江绍兴人氏，是民间大名鼎鼎的罕见天才兼传奇人物。有人总结他一生是：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结婚，四处帮闲，五车学富，六亲皆散，七年冤狱，八试不售，九番自杀，十堪嗟叹——

他出生于官宦家庭，父亲徐鏊官至四川夔州府同知。徐妻童氏生长子徐淮、次子徐潞。童氏亡故后，徐鏊续娶苗氏，苗氏侍女生下了徐渭。不久徐鏊病死于绍兴，作为庶子的徐渭地位卑贱，极受家族轻视。所幸苗氏没有儿女，将徐渭收为嗣子，视为己出。然又将侍女赶出家门，给徐渭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徐渭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十岁仿扬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时人称其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其人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二十岁时成为生员，与姚海樵、沈炼、诸大绶等越中名士相交往，号称“越中十子”。沈炼^[11]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

徐渭自小“天才超逸”，又恃才纵诞，向往功名事业，然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八次应试不中，可谓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三十七岁时，应浙闽总督胡宗宪^[12]之邀作幕僚，入幕府掌文书，一切疏计，皆出其手，对军政之事多有谋略，曾出奇计大破汪直、徐海等倭寇。胡宗

宪为巩固权势，巴结权相严嵩。徐渭亦代胡宗宪做文章，肉麻地吹捧严嵩。后严嵩倒台，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于狱中自杀。徐渭深受刺激，作《十白赋》哀之。朝廷严查胡宗宪案时，徐渭一度担心受到牵连，因此而发狂，作《自为墓志铭》，又多次自杀，“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贯左耳窍中，颠于地”，被游方郎中华氏救活。又“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

在婚姻家庭上，徐渭亦十分不幸。他成为生员后入赘同县潘克敬家，妻子潘似时年十四岁，夫妻十分恩爱。然潘氏十九岁时即病故，徐渭既因入赘而未能分得徐氏家产，又因丧妻不得不从潘家迁出，勉强以教书糊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入胡宗宪幕府后，生活才稍有改善。于三十九岁时，再度入赘杭州王家，但仅两个月，即与王家断绝了关系。次年，在胡宗宪的撮合下，又聘娶第三任妻子张氏。胡宗宪死后，徐渭忧惧不已，精神出现了幻觉，怀疑继妻张氏不贞，仲秋之夜以钝器将其活活打死。徐渭由此被捕，被革去生员资格后，下狱待死。

然徐渭才子声名不坠，同乡好友诸大绶^[13]、张元汴^[14]先后高中状元，积极奔走，着力营救。其中张元汴出力尤甚。万历元年（1573年）除夕，万历皇帝大赦天下，蹲了七年监狱的徐渭终于获赦，时年五十三岁。然其人愈发放诞潦倒，痛恨达官贵人，甚至与救命恩人张元汴交恶，老死不相往来不说，还写诗讥讽张氏。之后漂泊四方，以卖画为生。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多难孤苦的人生并未磨灭徐渭天生的艺术才华，他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均取得了极大成就，其绘画独领风骚，以大写意画法见称，对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操骥祖父名操时贤，与金英祖父金达同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当科状元即是徐渭至交好友诸大绶。徐渭时常随手作画，赠予朋友。某日徐渭与诸大绶等好友品尝螃蟹时，谈论奸相严嵩祸害朝政，便索来笔墨，随手画下一幅《黄甲图》。先为诸大绶收藏，后转送给操时贤，再后流传给操骥，即为眼前这张水墨艺术品杰作。

周时臣会意过来后，道：“难道那田水月竟是徐渭徐老先生？”

金英、操骥尚不知情由，忙问道：“田水月是谁？”

周时臣便大致说了究竟。操骥道：“一定就是了。青花《骑驴图》那等写意笔法，当今世上再无第二人绘得出。却不知老先生如何来了浮梁？”

金英道：“我听说徐老先生极爱吃螃蟹，或许是他听说鄱阳湖蟹风味最佳，慕名而来到江西。”

操骥道：“又或许是往徽州祭奠了胡宗宪胡总督后，顺道来了浮梁。可惜，一代大才子，竟在浮梁殒命。”

三人一番议论，均叹息不已。

金英、操骥见周时臣面有倦色，又听说他一天一夜未曾休息过，便欲告辞，好让他休息一会儿。

周时臣道：“关于田水月即是徐渭徐老先生一事，仍是猜测。操兄，这幅《黄甲图》可否多借我一日？正好嘉兴李日华来了浮梁，我想请他看上一看。”

操骥道：“是那博物君子李日华了？”

周时臣道：“正是。”说了大致缘由。

金英听说有西洋传教士来到浮梁，登时气愤不已，道：“景德镇民众的确需要教化，可什么时候轮到西洋人来教！江西布政使是不是脑子坏了，不推儒学，推什么天主教！”

周时臣道：“那利玛窦自称西儒，倒真有几份儒士风度。不过其人精明势利，很有些为了传教不择手段的意味。”

操骥亦是忧心忡忡，道：“瓷器占据了出口贸易的大宗，听说西洋人千方百计地想要得到我国瓷器的制作秘技。利玛窦会不会是西洋人派来

的间谍^[15]？”

周时臣亲眼见过利玛窦翻译的地图，对东西方交流持赞成态度，道：“只匆匆一面，我倒没有看出这一点来。”

金英还欲再说，操骥忙道：“周兄累了，让他早些歇息吧。”拱手辞去，又特意留下了那幅《黄甲图》。

送走金英、操骥，周时臣自进来内室，却不见贴身侍女矜稠，忙招手叫过老仆周祥问道：“矜稠人呢？”

老仆周祥道：“徽州会馆派人送来了两担咸水粑，矜稠知道公子最爱这口，又听说公子刚进了门，便亲自到厨下张罗了。”

周时臣闻言，便自进房和衣躺下。干巴巴地等了一会儿，果然闻见咸水粑香气，随即听到轻快的小碎步，精神登时大振，忙坐起身来。

过了一会儿，矜稠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咸水粑进来，板着脸，将盘子重重顿在小桌上。

周时臣道：“哎哟，姑奶奶，这盘子是我来景德镇后烧的第一件瓷器，可别砸坏了。”迫不及待地抓了一块咸水粑，大大咬了一口，这才笑着问道：“谁得罪我们矜稠了？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剁他草鞋。”

矜稠是周母陪房丫头的女儿，自小便被周母指令跟在周时臣身边。她看起来像是真的生了气，劈手夺过咸水粑，道：“公子新从外面进来，洗手了吗？”

周时臣道：“没有。”

矜稠道：“那还胡乱抓东西吃？热水在窗下脸盆架上，都给公子预备好了。”

周时臣只得起身来洗手，一边问道：“谁得罪你了？是我吗？抱歉，是我不好，我昨晚没有回家，让你担心……”

稔稠道：“不是因为这个。”

周时臣愕然问道：“那是因为什么？”

稔稠道：“因为公子嫌我做的饭菜不好吃，还专门从徽州会馆请了掌厨来。”

周时臣道：“许衡已经来了？我还以为黄先生开玩笑呢。”忙解释道：“不是我请的许衡，是我答应了替黄先生办事，他答应送我咸水粿，还主动要将老许送给我用几天。”

稔稠气呼呼道：“那公子还不是答应了？分明是嫌我厨艺差。”

周时臣道：“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瞧，你做的咸水粿，我一口气可以吃完一块。”

稔稠道：“这是乡人糍粿做得好，我只不过上笼蒸了一下。”又问道：“许衡当真是景德镇最好的厨子吗？”

周时臣道：“也许不是最好的，但至少是最好的之一。”

稔稠好奇道：“之一？另外还有谁？”

周时臣叹了口气，道：“许衡的前妻鱼量。”

这是一个久远的故事，早已被湮没在瓷都的喧嚣中。许衡、鱼量夫妇二人最早并不是厨师，而是住在昌江边，以水碓舂打粉碎瓷石为生。当时鱼量刚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许愿。其姊姊鱼莲在金家做奶娘，常常抱着同岁的金家小公子金英到姊夫家玩。两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并排躺在一起，看起来煞是有趣。

某一天，发生了意外。当时鱼莲、鱼量分别抱着金英、许愿在碓房中玩，指给孩子看水碓转动。

水碓是以水的流势或落差的冲击作为动力，带动机械来粉碎原材料的一种装置。主要装置是一个装有若干板叶的巨大立式水轮。水轮转轴

上装有拨板，用以拨动碓杆。碓杆则与碓头相连。每当流水冲击水轮转动时，拨板以碓杆带动碓头，令其不断上下捶打底下石臼中的瓷石。为了保护所碓之物不受日晒雨淋，又在水碓旁建有碓房。

由于水碓工作不分昼夜，“省人力十倍”，景德镇又有充分的河流资源，水碓自古就是用来加工瓷石的主要工具，且是昌江上的一大景观——“循洞壑窑里西南，合昌江大河数十里内，两岸水碓百余处，皆舂瓷不为业”。这一壮观景象，在不少文人笔下都有记录。有诗云：

浮梁县西山渐平，浮梁县东水更清。
蒙蒙天气长如雨，卧听前湾水碓声。

又有诗云：

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
舂得泥稠米更凿，祁船未到镇船回。

水轮带动碓头，声音又大又响，还间或有水花扬洒。两个孩子看得目不转睛，拍手笑个不停。

忽然有人来找许衡办事，鱼量因丈夫不在，又听不到对方在外面喊叫什么，便临时放下孩子出去应付。不想许愿身上的飘带被风一带，缠到了水碓叶轮上。水碓为昌江流动水力带动，力道极大，连衣带人将小许愿转到空中，又自高处落在石臼之中。可怜小许愿尚在襁褓之中，竟被碓头舂得粉身碎骨。鱼莲虽人在碓房中，却因手中抱着金英，竟来不及相救。

鱼量听到姊姊惊呼，奔进来看到眼前惨剧，当场昏死过去。许衡办事回来后，听说儿子出了意外，嚎嚎大哭，随即痛骂责打妻子不止。

次日，无法原谅妻子疏忽的许衡写下一纸休书，夫妻二人就此分手。二人均不愿意再沾染与陶瓷有关的任何东西，可生活还要继续，景德镇既号称瓷都，绝大部分行业都与瓷器有关，二人便各自进了小吃店、酒肆做工打杂。数年后，许衡被徽州会馆以重金聘为掌厨，鱼量则因厨艺高超成为都昌会馆的掌厨，颇有针锋相对的意味。

稔稠听了很是惊讶，道：“我听过许衡、鱼量的名字，可想不到二人之前竟是夫妻。”

周时臣道：“这件事，镇上没什么人知道，我也是偶然听金英说的，他奶娘鱼莲算是当事人，当时亲眼看到许愿被卷入水车，人都吓傻了。”

稔稠道：“那金公子可还记得当时情形？”

周时臣道：“他当时还在襁褓之中，连话都不会说，如何能记得当时的事？”

稔稠想了想，道：“许衡能从一个瓷工变身为名厨，一定吃了很多苦。他很了不起，我要好好跟他学习厨艺。”

周时臣揽过稔稠的纤腰，将她搂到边上坐下，笑道：“这就是我们稔稠最宝贵的地方，永远能看到别人身上的闪亮之处。”

稔稠嫣然一笑，闪身躲开，道：“公子身上又脏又臭，还尽往我身上凑。”取来干净衣衫，为周时臣换上，服侍他睡下。

等到周时臣一觉醒来，已是下午。稔稠听到动静，忙进来告道：“公子快些起来，何巡捕来了。”

周时臣料想必是有了关于案情的线索，忙穿衣出来。

何寻径直道：“我意外从西洋传教士利玛窦那里得了一些关于樊高的线索，立即便赶来了。”

周时臣问道：“利玛窦那些人呢？”

何寻道：“陈通判将他们那些人尽数送去浮梁县城了。”

周时臣道：“不是说要在景德镇传教吗？”

何寻道：“目下镇子上发生了这么多事，哪敢让他们留下？陈通判将几起凶案如实告诉了吴正志吴推官，他亦赞同先去浮梁安顿。”

周时臣忙问道：“九江推官李日华人呢？他不是来办私事的吗？”

何寻道：“李推官也跟着利玛窦一行一道去了县城，说虽然是因私到此，礼仪上还是要先拜访地方父母官。”

李日华是当世书画鉴赏大家，往日与周时臣很是谈得来，周氏本想请他同赏徐渭那幅《黄甲图》真迹，闻言只得作罢。

何寻又道：“利玛窦原先在澳门、广东传教，跟那一带的商人极熟，竟然知道樊高的事。说是樊高在十年前突然抛下手中生意离家，说是要往浮梁一趟，但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一两年，才有仆人自外地流落而归，说是樊高座船在鄱阳湖遇到了湖盗，连船带物被劫。湖盗丧心病狂，上船后见一个杀一个，樊高和仆人都被迫跳水逃生。但湖盗仍然乘小艇来回游弋，以箭射杀落水者。仆人后背中了一箭，昏死过去。后来不知怎么漂到一个芦苇荡子，为渔民所救，侥幸捡了一条命。他养了大半年伤，又打些零工，勉强筹集了路费，这才辗转返回广东。至于樊高，十之八九已被射死，或是溺死在鄱阳湖中。”

如此，樊高对医馆梁葛大夫所述与仆人所言便连接上了。那日鄱阳湖遇盗，樊高亦幸运逃得性命，他没有立即返回广东，而是继续赶来景德镇探访老友崔国懋。不想崔氏已然过世，他接连遭受打击，心情极为沉痛，此后便下落不明。

周时臣本来还一直期待樊高早已返回广东，闻言不无惋惜地道：“看来是真的了。”

何寻道：“周公子认为那骷髅就是樊高的首级吗？”

周时臣道：“如果不是樊高，他为何没有再回广东老家？不过我想不明白的是，樊高是独身悄悄来到景德镇，只有崔氏一方知道，连与樊高交好的黄先生都不知道这件事。那一次，见过他的人也只有医馆的梁大夫，为何会有人突然对他下毒手？”

何寻道：“应该不会是为了财物。瓷庄只是个临时中转地点，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樊高虽然是大富商，但既然已在鄱阳湖遇盗，想来财物已失大半，身上也没剩下什么。”

周时臣道：“唯一的线索只有崔氏那边了。”又想到金英、操骥的发现，忙说了那老者田水月极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渭徐文长。

何寻大吃了一惊，问道：“周公子能肯定吗？”

周时臣道：“字画跟瓷器一样，不同的人会有各自独特的风格。就我看来，那件‘青花见五色’的《骑驴图》和操骥手中的《黄甲图》风格完全一致，绝对是同一个人所绘。《黄甲图》既是徐渭真迹，那么《骑驴图》必然也是其作品。王五身边有机会往其青花上画料作画的人，看起来只能是田水月了。”

何寻道：“我也见过那件‘青花见五色’，那幅《黄甲图》还在周公子这里吗？可否容我一观？”

周时臣道：“当然可以。”引着何寻往内堂书房而来。然进书房后却没有找到图卷，忙叫进侍女矜稠，问道：“那幅图卷你收起来了么？”

矜稠问道：“什么图卷？”周时臣道：“就是操公子带来的那幅《黄甲图》。”

矜稠道：“没有啊。架子上没有吗？”周时臣道：“没有。”

矜稠道：“周窑虽然人进人出，但后堂平日只有我们几个，谁会进来拿一幅旧画？”

周时臣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寻到，面色这才凝重起来，道：“或许是被人窃走了。”

稔稠吓了一跳，忙道：“被窃了？被谁？”

周时臣道：“你先别张扬，出去问问周祥，有没有见到陌生人进来过。”

稔稠道：“何巡捕算陌生人吗？”周时臣道：“不算。”

稔稠应了一声，自甩手出去。

何寻道：“那幅《黄甲图》既是徐渭真迹，想来应该是价值不菲了。”

周时臣点点头，道：“价值还在其次。何巡捕可有想到这其中的联系？”

何寻道：“不难想到，都跟徐渭有关。田水月……也就是徐渭本人被杀就不提了，王五因‘青花见五色’被杀，那上面的《骑驴图》是徐渭所绘。而今贵窑书房丢失一幅名画，又是徐渭真迹。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王五烧出‘青花见五色’，瞬间传遍全城，连隐居南山的壶公都被惊动了。景德镇一向藏龙卧虎，也许有人认出青花图画是徐渭手笔，倒也不足为奇。操家藏有《黄甲图》一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窃贼又如何知道操公子今日将此图携来了周窑呢？”

周时臣弄丢了好友的传家之宝，很是沮丧，道：“本来操兄要拿走那幅《黄甲图》的，是我恳请他多留一日，想不到竟为贼人所盗。也怪我自己疏忽大意，明知道那幅画是徐渭真迹，竟没有妥善保管。”颓然坐下，沉默不语，忽又闻到一阵熟悉的咸水粑香气，不由得惊异异常，却是稔稠端着酒菜走了进来。最吸引眼球的，自然是那盘炒粑了。

稔稠道：“公子，你还没吃午饭，我请许公给你做了饭菜。”将酒菜摆好，又道：“何巡捕，这是你的碗筷。你也别嫌弃我们平民百姓家饭食简陋，随便吃点。”

何寻颇为受宠若惊，忙道：“多谢小娘子。不过我已经吃过了午饭。”

矜稠闻言很是不满，道：“吃过了也再吃点。我家公子弄丢了操公子的传家宝，心情不好，何巡捕不能将就些吗？”

何寻似对她颇为畏惧，忙拿起筷子道：“那是当然，当然。”

矜稠这才道：“公子，我刚才赶回房中，你那份陶壶好好的还在呢，放心吧。”

她所称“陶壶”，便是世上第一只树瘿壶，价值连城。周时臣归还原主不成，因其价值重大，又是他人之物，便特意收藏在了卧室箱子中。听到侍女提及，这才想起来竟忘了查看树瘿壶安危，忙赞许道：“你考虑得很周到。”

矜稠又道：“我问过周公，他说没有见到陌生人。外堂的人我也问过，没见到什么可疑人进来。这几日窑里人少，若是真有陌生人进来，一定会有人留意到，所以我怀疑……”

周时臣忙斥道：“没有实证不要瞎猜疑。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不要再对旁人提起。”

矜稠很是委屈，道：“可操公子若是知道……”

周时臣道：“操公子那边，我自会去解释。你先出去，我还有事要跟何巡捕谈。”

等矜稠出去，何寻才小心翼翼地问道：“矜稠小娘子适才是想说怀疑是内部人所为吗？周公子，你别嫌我多管闲事。我掌管治安捕盗，府上丢了贵重物品，我也有责任追回。矜稠小娘子的怀疑有道理，若不是窑内有人作眼线，窃贼如何能知道操公子将《黄甲图》留在了周窑后堂中？”

周时臣摇头道：“不，一定是外人所为。我不是有意偏袒周窑中人。何巡捕请看，这间书房书架上摆满古玩之器，一些是真品，一些是我亲自仿作的赝品。我不是说大话，我周时臣仿制的古玩，旁人明明知道是假，也愿意出大价钱买下。虽不敢与徐渭真迹比肩，但就价值而论，并

不逊色多少。贼人偷溜进来，不取这些古玩，只取一卷图画，这是为什么？”

何寻道：“窃贼是个行家，他只想要那幅徐渭真迹。”

周时臣点点头，道：“不但是个行家，而且事先知道《黄甲图》在我这里。可操骥来我这里，旁人就算看见他手中图轴，也不知道那就是《黄甲图》，我自己也是进了书房才听操骥说起。就连矜稠是我心腹侍女，根本不知道操骥带来了一幅徐渭真迹。她是周窑中与我最亲近的人，她都不知道，旁人又如何能知道？”

何寻道：“或许是有人在书房外偷听到周公子和操公子的对话。”

周时臣摇头道：“后堂是个四方院子，带有天井，人站在外面走廊，等于是在亮处。我这里门窗都是半透的窗纱，有人站在门窗外，一目了然。”

何寻仔细一看，果然如此，这才信服周时臣的推测，忖道：“这么说，窃贼应该早就盯上了那幅《黄甲图》，他是跟着操公子来的？”

周时臣道：“不一定。操骥出身世家大族，平日不大出门，跟镇上人没什么来往。应该是有人在暗中监视你我的举动。”

何寻大奇，问道：“为什么会有人暗中监视我和周公子？”

周时臣道：“因为王五一案。何巡捕是负责王五案子的地方治安官员，而我则是杂帮会首，按理也该出面调查王五死因。最关注你我动向的，不是镇上好事者，甚至不是王五家眷，而是凶手本人或跟其相干之人，他们监视你我最正常不过。”

何寻道：“周公子认为凶手还在镇上吗？他既已取到‘青花见五色’，如何还会冒险滞留在这里？”

周时臣道：“我们之前推测凶手已然离开景德镇，是因为他到过将军槐下，那里距离河边及码头不远，是典型的逃离路线。但也有可能这人本身就住在镇子南面，将军槐只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

何寻道：“那么凶手一定是景德镇镇民了。”

周时臣道：“先假设是这样。试想凶手还在镇上，先称呼这人某甲吧，某甲最担心我们追查到他身上，他暗中监视你我，为的是随时了解案情。而我之前因一早到过命案现场，被乡农指认为凶手，更是某甲关注的重点对象。或许他在周窑外监视时，发现操骥急匆匆地带着一幅图进来。某甲猜到操骥是在听到王五命案各种流言后才赶来周窑打探的，又发现他离开时没有将图带在身上，登时起了好奇之心，怀疑是跟案子有关的线索，便干脆趁周窑歇工人少时，溜进后堂察看。某甲或许不知道那幅图是徐渭真迹，但他看到了图轴的大致模样。我书房卷轴不多，他轻易就能找到，打开一看，发现图画跟那件‘青花见五色’风格一致，证实了他自己的猜测，确实是跟破案有关的线索，所以干脆将图盗走。”

顿了顿，又道：“再回头看另一种情况，假设凶手已然离开景德镇，又有谁会如此关注周窑，甚至留意到操骥手中的图轴呢？”

何寻听了，虽然觉得有些勉强，但总算能解释清楚经过。又道：“据我所知，关注周窑的人应该不少，譬如驻厂巡检方何，他就很‘留心’周窑和周公子的动向。但图轴这件事确实解释不通，恰如周公子所言，如果不是凶手本人，如何会对一幅卷轴如此紧张？只是这凶手未免有些太胆大了些。他本来可以躲在暗处，一时不会追查到他身上。万一在周窑被人撞见，岂不是立即引火烧身？”

周时臣道：“何巡捕提醒得极是，这个某甲一定是进来周窑而不会引人怀疑的人。”

何寻苦笑道：“那样一来，嫌犯可就太多太多了。周公子以瓷器扬名，这镇子上有九成人从事瓷业，好几万人都可以大摇大摆地以各种名目走进周窑，丝毫不会引起怀疑。甚至不相干者也可以随意走进来，说是来观摩大名鼎鼎的周窑。”

周时臣道：“瓷都嘛，从来都是名不虚传。只是王五这件案子很是奇怪，疑点极多。其实就动机而论，景德镇许多工匠，包括我自己，都有杀死王五的嫌疑，但前提是得到‘青花见五色’秘技之后。”

何寻闻言心念一动，道：“但之前仵作说过，王五是听到外面动静、出堂屋查看时被凶手当胸一刀杀死。此人连话都没有多问一句，直接对准王五要害来了一刀，足见他并不在意如何烧出‘青花见五色’。”

周时臣点头道：“所以凶手一定不是工匠。只要是从事瓷业的人，任谁听到‘青花见五色’五个字，都会怦然心动，绝不至于一句话都不问就杀死瓷器原主。”

何寻道：“会不会凶手已经从旁处知道了‘青花见五色’其实是徐渭之功，所以根本不在意王五生死？”

周时臣道：“那么凶手为何又要杀了化名田水月的徐渭？”

何寻一时答不上来，半晌才道：“果然疑点极多，且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

周时臣道：“凶手既身怀凶器，完全可以在不伤害王五的前提下取得‘青花见五色’，但他仍然不惜大开杀戒，除了想要灭口之外，还隐有令‘青花见五色’从此失传、以抬高他手中那件瓷器价值之意。”

何寻道：“我也认为凶手杀人夺货，不是为了别的，只是贪图钱财而已。杀死王五、徐渭，他手中的花瓶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青花见五色’，自然可以卖个大价钱。”

周时臣道：“若只是为钱财，他进来书房偷取《黄甲图》时，为何不顺手取走一两件古玩？这里任何一件瓷器，都足可令他逍遥快活好一阵子，且比《黄甲图》容易脱手多了。”

何寻道：“那么可能是周公子想错了，并不是凶手盗走了《黄甲图》。”

可反过来一想，不是凶手，又会是谁呢？谁会那么密切关注着周窑，又放着书房满架古玩不拿，只取走了徐渭真迹？偏偏徐渭还是命案受害者之一。

二人又议论一番，一时也理不出头绪来。

何寻道：“陈通判下了严令，务必侦破王五、田水月命案。他若是知道那老者田水月便是徐渭，还不知道要如何忧惧呢。”

老仆周祥忽引着一名兵卒进来。那兵卒恭恭敬敬行了一礼，报道：“何巡捕命小的监视都帮动静，都帮会首崔无忌已经回来了。”

何寻忙问道：“崔无忌人在哪里？”

兵卒道：“他下船后，便直接回了崔窑。”

周时臣忙匆匆吃了几口酒菜，跟随何寻出来，正好遇到掌厨许衡。他一眼瞟见桌上酒菜只吃了小半，狐疑问道：“怎么，我做的菜肴不合周公子口味？”

周时臣忙道：“不是，是我有急事赶着与何巡捕出门。”生怕惹得许衡不快，扬声叫道：“周祥，把书房饭菜给我留着，不要倒了，我晚上回来再吃。”

崔窑位于东面京山脚下，距离都昌会馆不远。实际上是都昌人崔国懋最先在这一带建窑烧瓷，成就大名。都帮崛起后，兴建会馆，特意选择了离崔窑不远的地方，且历代会首均由崔氏担任。都昌窑主也大多聚集在这一带，自成一区，号称“江南雄镇坊”。当地有歌谣云：“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廿里长街半窑户，赢他随路唤都昌。”即指都昌人在景德镇之多，且集中在“江南雄镇”一带。

崔国懋是景德镇第一个享有盛名的青花民窑窑主，一度纵横于瓷器行业，即便后来徽州吴明官崛起，对崔窑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但崔氏青花五彩瓷器仍是声名不坠。时至今日，瓷都百花齐放，崔窑瓷器仍然是青花五彩类中最有名的瓷器。

瓷器行业同大多手工艺业类似，多为家业世传。崔国懋死后，其子崔无忌继承了家业。他自小随父亲学艺，手艺不算差。只是在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要烧出好瓷，除了技工，往往还需要灵气。自崔无忌接管崔

窑以来，崔记瓷器便明显少了其父成品中的开创之气，崔窑风光不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到了崔窑大门前，崔氏大弟子崔信明见巡捕何寻与杂帮会首周时臣联袂到访，不敢怠慢，忙亲自引进堂去。

崔无忌年近中年，已微微发福。他看上去不大高兴，且有浓重的风尘倦色，听到弟子禀报后，仍然勉强起身，迎上来招呼道：“何巡捕、周公子，什么风把二位一起吹来崔窑？”

何寻本打算直接询问广东商人樊高之事，蓦然心念一动，便临时改口问道：“崔会首才刚刚回到景德镇吗，可有听说王五一事？”

崔无忌立即警觉起来，沉下脸道：“原来周公子是引官府来兴师问罪的，我都帮跟王五这件事一点干系也没有。”

周时臣忙道：“崔会首，你……”

何寻插口道：“这么说，崔会首已经知道王五被杀一事了？也知道目下都帮嫌疑最大？”

崔无忌冷笑道：“镇上每每出事，头一个被怀疑的，总是我都帮，有过一次例外？王五是杂帮帮众，是周公子手下，他被人杀死在自家院内。周公子亲自引官府巡捕登门，还能是什么好事？”

何寻笑道：“其实我刚才才是开个玩笑，有意试试崔会首。我知道都帮首脑人物均回了都昌，跟王五被杀没什么关系。”

崔无忌心中虽然恼怒，却也不敢当面得罪巡检司，不然后患无穷，遂勉强笑道：“人命关天，何巡捕还是少开这种玩笑的好。”

何寻道：“不过依崔会首看，谁嫌疑最大？”

崔无忌笑道：“这何巡捕可就是明知故问了。”

何寻道：“噢？我当真不知道。”

崔无忌道：“听说王五烧出了‘青花见五色’，可是比吴明官吴窑称雄的‘青花见三色’还多了两色，没有人比徽帮嫌疑更大了。”

周时臣与何寻相视一眼，二人均是一般的心思：这倒是符合诸多推测，徽帮人既住在镇上，又有杀人动机，夺取“青花见五色”可能只是顺手所为，重要的是杀死再度有能力烧制出“五色”的王五和徐渭，便能保证吴窑“青花见三色”继续占据优势。

而之前何、周二人思虑一直单纯集中在案情及“青花见五色”的珍贵上，未联想到三帮之争。又因徽窑窑主吴明官已死，吴窑一蹶不振，周时臣还接受了吴明官妻子李新喜委托调查吴氏之死真相，竟丝毫没有怀疑到徽帮头上。

崔无忌又道：“周公子，你虽然年轻，到底也是瓷业宗师级的人物，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吧。你不去徽州会馆寻黄云霄，怎么反倒跑到我崔窑兴师问罪来了？”

周时臣忙道：“崔会首，你误会了。我和何巡捕这次专程登门拜访，其实是有一件事请教。”当即提了十年前广东商人樊高接到崔父崔国懋书信，专程奔赴景德镇探访老友一事。

崔无忌满脸愕然，愣了半晌，才道：“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何寻大为惊讶，忙问道：“崔会首不认识樊高吗？”

崔无忌道：“不，樊高樊公我认得，他是先父生前好友，我见过他好多次。先父在世时，他每年都要来景德镇一趟。但我从来不知道先父病危时写过信给他，请他来见最后一面。”

周时臣道：“令尊崔公过世后，樊高也没到灵前祭拜吗？”

崔无忌道：“没有。事实上，自先父过世的前一年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樊公。”他也料想何寻与周时臣专程赶来询问樊高必是不同寻常，忙问道：“可是樊公出了什么事？”

何寻道：“我们在樊高瓷庄挖出了一颗已经变成骷髅的人头。”

崔无忌大吃一惊，颤声道：“那难道是……是樊公的人头？”

周时臣忙道：“目下还不能确定。只是景德医馆梁大夫曾遇到过樊高，听他提及是接信后专程来探访令尊的，只是很可惜，未能见到令尊最后一面。”

崔无忌双手一摊，道：“这可奇怪了，我从未听先父提起过。后来先父做丧下葬，也未曾见过樊公来灵前祭祀。”

景德医馆梁葛只是转述樊高的话，不会撒谎。试想樊高若不是接到崔国懋的亲笔信，如何能知道老友得了重病，以致千里迢迢、心急火燎地赶来？也许是崔国懋另有言语要跟老友私下密谈，所以没有将写信给樊高一事告知儿子。

奇怪的是樊高，他虽然未能如愿见到崔国懋最后一面，但其人既已到了镇上，却不到老友灵前祭奠，实在有些说不通了。或许他在门外看到崔窑丧灯高挂，心中伤痛，一时不忍进去，加上之前遭遇湖盗，失去所有财物、仆从，想先回瓷庄休息，缓上一缓，平复心情，结果意外遭了毒手。

何、周二入见崔无忌对当年之事一片茫然，实在问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便起身辞了出来。

何寻叹道：“骷髅案是桩死案，完全没有任何线索，我们甚至不能肯定那骷髅就是广东商人樊高的人头。”又问道：“周公子素有智计，可还有办法可想？”

周时臣道：“没有。既然骷髅案无迹可寻，不如先放一边，我们这就走一趟吴窑吧。”

何寻道：“去吴窑做什么，是为了王五凶杀案吗？徽帮有嫌疑，也该找会首黄云霄才对。”

周时臣道：“黄先生人不在景德镇，况且他为人精明，找他也问不出什么。虽然吴窑未必卷入其中，但果真徽帮所为的话，吴窑总该听到了一点风声。”

二人便赶来镇东北的吴明官窑，以官府名义指名求见吴明官寡妻李新喜。仆人引进内堂时，正好遇到吴明官之子吴青峰怒气冲冲地出来，见到周时臣，竟是招呼都不打，扬长去了。

过了一会儿，李新喜迎将出来，道：“何巡捕、周公子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周时臣见其眼角尚留有泪痕，忙问道：“娘子可有什么不便之处？”

李新喜道：“没有。难得见到周公子与何巡捕同时出现，二位有话不妨直说。”

何寻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直接责问这位失去丈夫的寡妇可否知情徽帮派人杀害王五吗？似乎不大合适。

还是周时臣道：“昨晚我在徽州会馆过的夜，听黄先生提及尊夫吴公和崔国懋崔公有一位共同的好友，名叫樊高，是名广东大商人，娘子可认得他？”

李新喜摇头道：“不认得。不过我记得先夫好多次提过他的名字。”

周时臣不过是要为问询王五一案预先铺垫、缓和气氛，并未抱什么期望，不想竟然令骷髅案出现了希望，忙问道：“都窑崔国懋崔公死后，吴公也有提过樊高？”

李新喜道：“我就是那之后才经常听到樊高的名字。崔国懋过世后没几日，樊高来过吴窑，还留下了一封信。”

[1] 坯拉成后，必俟阴干，用模子印拍，再加镟削，乃使泥坯周正匀结。

[2] 青花瓷器，先从坯上画料，画毕上釉，小器蘸，大件吹，统称档釉。

[3] 灸艾：是以点燃的艾绒或艾条等在体表的某些经穴或患病部位进行烧灼、熏烤，借其药物和艾燃烧以后所产生的温热的刺激作用，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操作简便，易于实施，安全性好，价格低廉，正确使用，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清人吴亦鼎在《神灸经纶》中说：“夫灸取于火，以火性热而至速，体柔而用刚，能消阴翳，走而不守，善入脏腑。取艾之辛香作炷，能下二经，入三阴、理气血，以治百病，效如反掌。”中国民间用拔火罐的方法治疗风湿病时，以艾草作为燃料效果更佳。

[4] 过去认为“吴十九”是“吴十九”之误。1973年，江西都昌县出土了明吴昊十瓷墓，墓志有云：“吴公讳邦振，行昊十。号近泉先生，浮之景德镇人也。”吴昊十应是吴昊十九的兄辈，由此可知“昊十”和“昊十九”都是以行第称呼的一种叫法。

[5] 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吴为所造的娇黄小方盂，凸雕九龙，出入于旭日海水，甚为可爱。有铭文：“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耀东壁。万历年吴为制。”字大二分许。英人大维德盗买去的淡黄凸雕花鸟插屏，也是吴为的得意之作。

[6] 李日华：字君实，号竹懒，又号九疑，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名士陈继儒（其人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冯梦祯（即大才女冯小青公公，本为嘉兴人，后寓居杭州西湖孤山）弟子，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恬淡和易，与人无忤，好书画古玩，精于鉴赏，世称“博物君子”。时王惟俭（曾删定《宋史》自成一书）与董其昌（其人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齐名，李日华亚之。为明代有名的艺术批评家。所作笔记，内容多论书画，笔调清隽，颇有小品意致。

[7] 樊玉衡：字以齐，黄冈（今湖北黄冈）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任广信推官，掌勘刑狱。后调任御史，因事贬任无为县判官。不久，调任全椒知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四月，因上书请早册立皇嗣事触怒明神宗及贵妃，神宗拟加罪，赖大学士赵志皋等力救得免。后以事受株连，被判戍雷州府（今广东雷州半岛大部地区）。明光宗即位后起为南京刑部主事。曾上书陈述任贤者远奸佞等十事，为光宗所嘉许。官终太常少卿。其人卷入涉及“国本之争”的“妖书案”，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明宫奇案》。

[8] 澳门：时称壕镜澳，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指澳门整个港湾，包括浪白岛在内。明初，暹罗（泰国）、占城（今属越南）、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琉球（1871年前有琉球国。1972年，美军将琉球群岛移交给日本托管）、渤泥（今属文莱）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职掌其事。正德时，市舶司移于高州电白县。嘉靖十四年（1535年），指挥黄庆纳贿，请移电白市舶司于壕境，岁输课银二万两。澳门逐渐成为福建、广东商人和暹罗、爪哇、葡萄牙（时称佛郎机）等国商人贸易中心。后以葡萄牙人为多，诸国人畏惧，澳门遂被葡萄牙侵略。又，彼时葡萄牙火炮（即中国史籍所称红夷大炮）领先于世界。早在嘉靖九年（1530年），右都御史汪鋐上奏，建议用缴获的葡萄牙炮加强海防。他说，“佛郎机炮小者二十斤，可射六百步，用于墩台，每墩用一炮，以三人防守；大至七十斤以上，射程五—六里，则用于城堡，每堡用三门，以十防守，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海防可固。但由于将士不善用，终未作为明军装备。

[9] 汤显祖：江西临川人。从小便饱读诗书，性格刚正不阿，十四岁考中秀才，二十一岁考中举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京赶考，因不肯接受首辅张居正拉拢，结果两次落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即张居正死后次年，汤显祖才考中进士，时年三十三岁。但因其人耿直，不肯趋附新任首辅申时行，故仅能在南京任虚职。在职期间，与东林党人交往甚密。万历十九年（1591年），他又写了《论辅臣科臣疏》，揭发时政积弊，抨击朝廷，弹劾大臣，因而

触怒了明神宗皇帝。之后被谪迁广东徐闻典史，后又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在任上时惩治地方恶霸项应祥之子，项应祥（为妖书《续忧危詒议》落款者，事见同系列小说《明宫奇案》）怀恨在心，利用官职之便打压汤显祖。汤显祖一气之下弃官回乡，从此致力于戏剧和文学创作活动，终其一生。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略晚于本书故事发生时间），浮梁知县周起元筹资重建双溪书院后，特邀汤显祖到浮梁讲学。汤显祖欣然应聘，曾作《浮梁新作讲堂赋》，特别称赞浮梁茶叶及景德镇瓷器，称“今夫浮梁之茗，闻于天下，惟清惟馨，系其揉者。浮梁之瓷，莹于水玉，亦系其钧火候是足”。

[10] 瓷业分工明细化后，成规模的手工作坊一般是以“草鞋”计算人工数。据说名词之来源，系过去工人做副坯就要一双草鞋钱，故景德镇又称“草鞋码头”。一双草鞋的窑户，通常有装坯一人（兼二码头、三码头、打杂），做坯半人，利坯二人，雕削二人，徒弟一人，老板（俗称窑主）兼管事，二老板（老板的妻子）兼伙夫。这是资本最小者，只有装坯工人穿草鞋。四双草鞋的窑户，有装坯一人，二码头一人，三码头一人，打杂二人，做坯一人，利坯六人，雕削四至五人，画坯若干人，伙夫一人，管事一人，徒弟五至六人。中等规模窑户，装坯、二码头、三码头、打杂四人穿草鞋。此外，徒弟也穿草鞋，但不顶岗。草鞋由老板供给，穿破一双，另换一双，不计数。凡穿草鞋者，统称“草鞋帮”，加上做坯、利坯、雕削、画坯四行，称作“五行头”。

[11] 沈炼：字纯甫，号青霞，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入为锦衣卫经历（锦衣卫文书出纳），长官陆炳与严嵩友好。其人刚直，嫉恶如仇，每饮辄箕踞笑傲。以“十罪疏”弹劾严嵩，被处以杖刑，谪发居庸关守边。沈炼在塞外，却仍以置骂严嵩父子为乐，严嵩得知大怒。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严世蕃遣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诛除沈炼。恰逢白莲教教徒閻浩等人被捕，招供多名嫌犯，于是列上沈炼的名字。终于被杀，两子同被害。隆庆初年，朝廷下诏，褒奖敢于言事者，特追赠沈炼光禄寺少卿，任用一子为官。天启初年，追谥忠愍。著有《青霞集》。

[12]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徽州绩溪（今安徽绩溪）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历任益都（今属山东）、余姚（今属浙江）知县，后为湖广道御史，御史巡按宣府、大同。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出任浙江巡按御史，严嵩党人赵文华指示胡宗宪疏劾抗倭名将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后张经被斩于西市，胡宗宪则连升三级。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擢兵部右侍郎兼金都御史、浙闽总督，多次出战，东南沿海倭寇患稍定。时倭寇为患南方沿岸，胡聘用徐渭以定计谋，主要拉拢倭寇头目，设计诱捕杀死徐海、陈东、麻叶等治罪。还招抚了汪直，但朝廷将汪直杀死，造成倭寇失控。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明世宗论擒获汪直之功，以“宗宪矢心为国，殚竭忠谋，劳绩殊常，宜加显擢，以示激励”，遂加擢其为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如故，三月之后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嘉靖四十年（1561年）加少保之衔，兼制江西。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父子失势，陆凤仪趁机弹劾胡为严嵩党，明世宗慰曰“宗宪非嵩党，而释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解官归里。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朝廷获得严嵩之子严世蕃给胡宗宪的亲笔书信，辩诬无望，胡宗宪被捕入狱，十一月三日，乃吟“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诗，引刃自尽，死于狱中，终年五十四岁。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为胡宗宪平反，并录平倭功勋入国史。万历十七年（1589年），御赐归葬故里天马山，谥号襄愍。著有《筹海图编》十三卷，书中对浙江沿海的地形、防务、战具、战事描述甚详。

[13] 诸大绶：字端甫，号南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曾侍明穆宗日讲，史载诸大绶“立朝不激不随，有公辅之望”。隆庆元年（1567年）升侍讲学士掌院事，隆庆四年（1570年）又升礼部侍郎。万历元年（1573年）营救徐渭出狱。同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懿。

[14] 张元汴：字子荃，号阳和。隆庆五年（1571年）状元。明末名士张岱（其人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曾祖父。

[15] 中国瓷器饮誉世界，在很长时间内价格都堪比黄金，自然会引来外国人对瓷器烧造技术的垂涎，尤其是茶道盛行的日本。宋代时，有日本人加藤四郎到福建建窑学习黑瓷烧造技术，并没有成功。明清时，欧洲对来自中国的薄胎器（即小说中吴为烧制的瓷器类型）爱不释手。有法国作家冒充内行，称中国瓷器是用蛋壳、贝壳制造。于是欧洲王公贵族发疯一般逼迫炼金术士用蛋壳、贝壳仿制中国瓷器，无一成功。直到十八世纪，法国还只能制造含有大量玻璃质的强度很低的软质瓷器。后来（时间晚于本小说故事）神父奥里专程派传教士昂特雷柯莱到中国景德镇盗取制瓷技术。昂特雷柯莱装成传教使者，整天出没在窑场中。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和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昂特雷柯莱通过两封长信，把景德镇制瓷原料高岭土和瓷石的使用情况及整个工艺过程，都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奥里，并且偷走了高岭土和瓷石的实样。1716年，法国人将昂特雷柯莱的第一封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引起全欧洲轰动。二十多年后，法国终于制造出真正的瓷器。

第四章 前事梦影

望江楼位于景德镇西面昌江边，西临昌江，东望西塔，是浮梁第一名酒楼。楼前有楹联曰：“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印月井，印月影，印月井中印月影，月井万年，月影万年。”上联以楼名打头，下联则是一口井名，又暗合楼主江印月的名字，极为风雅。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
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 [1]

画坯罩釉事完全，干定仍车碗埽弦。
盖线交他图记手，总题宣德大明年。 [2]

——龚弼《陶歌》

周时臣听到樊高莫名失踪一案突然出现了转机，大喜过望，忙问道：“不知娘子可否将樊高那封信取出来一观？”

李新喜曾委托周时臣调查亡夫之死真相，还以为他再次登门是来归还供春壶的，却见对方半句不提前事，反而对广东商人樊高追问个不停，不由得满腹狐疑，道：“我可以先问这到底是何缘故吗？”

何寻忙道：“当然可以，是我失礼在先，应该先说明缘由的。”大致说了经过。

李新喜听了瓷庄骷髅、鄱阳遇盗等事后，倒也没有十分惊讶，这大概与她沉稳的性格有关。她又凝神回忆了半晌，才道：“看来先夫的预感是对的，樊公果然出了事。”

周时臣问道：“吴公当年何出此言？”

李新喜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叹了口气，解释道：“十年前，我新嫁入吴家不久，夫君的许多事我都不知道。但我记得樊高，是因为夫君专门提过他的怪异。”

十年前的春天，时间大概在都窑崔国懋死后三四天，吴明官正与新

婚妻子李新喜在后堂闲谈，仆人忽进来禀报说广东大商人樊高来了，说有急事要见吴明官。吴明官闻言很是惊讶，因为以往樊高来景德镇采购瓷器，时间都在下半年。一时也不及多想，便出来会见老友。

据吴明官后来告诉李新喜，二人见面后，樊高并无喜悦之色，反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吴明官知道对方与崔国懋亦是至交好友，以为樊高是在为崔氏过世而难过，便着意安慰了一番。

樊高这才略展眉头，笑问道：“我适才在外面见到墙上贴有‘囍’字，可是府上有什么喜事？”

吴明官忙告道：“是我娶了新夫人。”忙欲叫人请李新喜出来相见。

樊高不知如何脸色大变，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重重拍在桌上，就此起身离去。吴明官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得罪了老友，追出去一再叫喊，樊高却再也没有回头。那之后，吴窑上下便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之后，吴明官对李新喜提及此事，道：“樊公是听到我介绍娘子身世来历后忽然变脸的，莫非你李家跟他有仇？”

李新喜道：“我李氏世为浮梁书香门第，如何能跟广东商人扯上干系？”她后来还特意回娘家问过，家眷并无一人认识樊高或是姓樊的人。

吴明官遂道：“罢了，应该是跟娘子无关。樊公应该是另有心事，不然他不会那样子。”

话虽就此，仍然颇为樊高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才慢慢不再提这个人。至于后来樊高再也没有来过景德镇，也以为是因为崔国懋过世的缘故。

周时臣听了经过，忙问道：“娘子可有看过樊高留下的那封信？信上说了些什么？”

李新喜摇了摇头，道：“我只是听亡夫提及樊公留了一封信，但信由他收了起来，我从来没有看过。”

刚刚柳暗花明，却又山重水复，不免令人灰心失望。不料李新喜又道：“不过我后来整理亡夫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封信，不知道是不是樊高留下的那封信。”

周时臣道：“信上没有写明吗？”

李新喜道：“二位请稍候，我去内室取信出来，二位一看便知。”

过了一会儿，李新喜带着一封信出来。大概因为年代久远，泛黄得厉害，皱巴巴地发皴。信皮和信纸叠放在一起，信皮上只有一长道墨迹。展开信纸一看，除了浓浓淡淡的墨团外，看不出丝毫字样。

何寻愕然道：“这……这是原信吗？我是说，樊高留下信时便是这样吗？”

李新喜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樊高留下的那封信，但亡夫一直将它收藏在钱箱的夹层中，且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亡夫一定觉得这封信十分重要，才会如此。”

周时臣道：“这一定就是都窑崔国懋病危中写给樊高的那封信。”

何寻道：“周公子如何能知道？”

周时臣道：“虽然崔无忌不知道这件事，但崔国懋一定写了信给樊高，不然他不会老远赶来景德镇。樊高收信后即动身出发，除了想与崔国懋见上最后一面外，崔国懋多半还在信中提了什么重要事情，也许这件事重要到连儿子崔无忌都不能告诉的地步。如此，才能解释后来樊高一系列怪异的举动。譬如他人到景德镇后，崔国懋已经过世，他却不到老友灵前祭拜，反而躲在瓷庄长吁短叹，心事重重。”

何寻揣度道：“难不成是崔无忌欲夺都帮会首之位，不惜对亲生父亲下毒暗害？崔国懋发现了端倪，身边又无人可以相信，只好写信给远在广东的樊高，请好友出马救助。”见周时臣正以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忙解释道：“我家乡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周时臣道：“姑且不论崔无忌人品如何，但崔国懋是崔窑的招牌，也是景德镇的招牌，崔无忌人又不傻，为什么要做这种损人损己的事？”

何寻道：“我也是学周公子，推测出最合理的解释。”

周时臣道：“再说那封信，既然崔国懋提及了连儿子都没有告知的重大事宜，樊高必然将其放在身上，路途中时不时拿出来揣摩一番。但后来其座船不幸在鄱阳湖遇到湖盗，他为求生，不得已跳水……”

何寻这才恍然大悟，道：“信一定是在那个时候浸泡了水，字迹全成了墨迹。”

如此，便能肯定吴明官郑重收藏的这封什么都看不出来的信，一定是当年崔国懋病危时写给樊高的那封信了。

李新喜沉吟道：“也许樊公当日来到吴窑，就是为了跟亡夫商议崔公信上提及之事。只是不知道什么缘故亡夫触怒了他，竟导致他拂袖而去。”

何寻道：“会不会是信中提及的事跟尊夫有关，所以樊高才会愤然留下这封信？”

李新喜摇头道：“我也不知道。”

信虽然被樊高留下，但彼时已为湖水泡透，什么都没留下，吴明官亦不知道信中内容。而世上知道信内容的二人，崔国懋已死，樊高失踪，其人极可能也已经遇害。信虽然还在，却等同于没有，再无人知晓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既然吴明官将信如此珍藏，连李新喜都不知道藏处，想必一定了解到什么相关之事，只是未告诉妻子而已。

何寻道：“娘子可否将这封信暂时借给巡检司？或许终究能发现端倪，为骷髅案提供一些线索。”

李新喜道：“当然可以。”将信用自己手帕包了，递给何寻。

何寻又向周时臣使个眼色，周时臣遂道：“而今镇上风波不断，除了江若兰被杀，因找寻其首级挖出了瓷庄骷髅外，瓷庄附近的王五也在昨夜被人杀害。这一阵子镇上不平静，娘子千万要小心。”

李新喜果然接话道：“传闻王五烧出了‘青花见五色’，他的遇害大概跟此不无干系吧。可惜，本可大放光彩、独领风骚的绝技，竟因歹人贪念而就此湮没。”

周时臣见其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便不再追问徽帮是否涉入王五一案，只起身道：“我与何巡捕今日来，只为广东商人樊高失踪一案，既然已经得到线索，就此告辞了。多谢娘子见告。”

李新喜点点头，起身送客，到门槛时，忽然低声叫道：“周公子，请留步，我还有几句话单独对你说。”

何寻闻言，便先出了内堂。

周时臣道：“昨日是我和娘子约定的一年之期，我一早来送还供春壶，娘子不肯相见，那陶壶现下还在我那里，终究还是要归还原主。”

李新喜道：“那只陶壶已归周公子所有，不必再提。”

周时臣道：“但供春壶不是凡品，我未能完成娘子托付，受之有愧。”

李新喜道：“周公子已经尽力。既然你没有查到线索，就表明亡夫之死并无可疑之处，我心由此释然。周公子解了我的心结，该心安理得地收下陶壶才是。不过我今日叫住周公子，不是为这件事，而是我对亡夫之死又起了疑心。”

周时臣知道对方出身本地望族，绝不是胡搅蛮缠的妇人，忙问道：“娘子可是又想到了什么？”

李新喜道：“亡夫过世前连续数日，每夜都躲在内室倒腾钱箱，见我进去，便立即将箱子盖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当时我以为他在暗中清点金银珠宝，不想让我知道，所以也就没多过问。后来清理遗物时，

虽发现了钱箱夹层中的信，却因为不知信件的来历，也只是空留下疑问，日子久了，也就忘记了。直到今日周公子与何巡捕到来，我才想到亡夫躲在房中鼓捣的也许不是财物，而是那封信。”

周时臣道：“娘子既然想到这一点，为何适才不说？”

李新喜道：“我尚不能肯定。何巡捕是官府的人，我若当着他的面说出来，等于公然宣称我怀疑亡夫死得不明不白。其实我很清楚，这算不得什么实证，但镇上人不乏听风就是雨的主儿，之前因为都帮围堵吴窑，差点引发都、徽两帮大械斗，徽帮帮众更是将亡夫之死归咎于都帮，耿耿于怀已久。万一因为我的一点猜疑再度引发风波，我可就闯下弥天大祸了。”

周时臣这才了解对方一片苦心，道：“娘子深明大义，好教人佩服。”

李新喜道：“我一个妇道人家，能有什么见识？依周公子看，可是我疑神疑鬼多了心？”

周时臣道：“不，不是多心。吴明官吴公是娘子丈夫，你是他最亲近的人，他稍微有心理上的变化，娘子都能切实感受到。之前娘子怀疑吴公死因，缘出于此，而今也是一样。就我看来，完全应该继续调查下去。若娘子不嫌我才疏学浅，请将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

李新喜大喜，忙盈盈下拜。周时臣慌忙扶住她，道：“我是后进新学，吴公算是我前辈，娘子也算是长辈，切不可行如此大礼。我一定会尽力而为，不过这件事……”

李新喜忙道：“周公子放心，我决计不会再对第三个人提起。”

周时臣道：“我信得过娘子为人，不过我正与何巡捕一道调查樊高的案子，若吴公果真涉入其中，怕是何巡捕也该知道娘子的猜测。”

李新喜点头道：“周公子大可以自己做主。”

何寻一直等在吴窑门口，见周时臣出来，问道：“可是吴家娘子又嘱咐周公子替她查找吴明官之死真相？”

周时臣道：“竟然这么容易就被何巡捕猜到了？”

他与何寻相处两日，已起了同仇敌忾、同追凶手之心，也不隐瞒，大致转述了李新喜的一番话。

何寻叹道：“吴家娘子当真有见识、明事理，不兴风挑事。吴明官娶了她，可谓三生有幸。可惜她只是妇人之身，不然也能继续支撑吴窑一片天。”又道：“或许当时樊高到吴窑与吴明官见面时，隐约提起过崔国懋信中内容，因事关重大，吴明官并没有告诉妻子，只将信秘密收藏了起来。他不知道樊高离开后已然遇害，头埋于瓷庄中，此事就此了结。十年后，不，应该说九年后，吴明官偶然发现了什么，便又重新取出秘藏的信琢磨。不几日后，吴窑便遭都帮佣工围堵，吴明官当众暴毙身亡。不要说吴家娘子起疑，换作我，也会认为吴明官死得蹊跷。说不定是他发现了跟信有关、也就是跟杀害樊高凶手有关的线索，有人不想让他说出去，暗中下手灭口。”

他的推测不无道理。之前樊高因接到崔国懋急信，匆忙来到景德镇，结果过崔窑不入，反而来吴窑找吴明官。话不投机，即忿忿离去。临走前留下一封水浸的信，吴明官将其珍藏于隐秘之处。多年后，吴氏意外发现了什么，于是重新从钱箱取信寻找线索，结果几日后即暴毙而死。

这些事件前后相隔近十年，果真有关联的话，那封信便是关键。

何寻抖了抖手中的信，问道：“有没有可能想办法将信恢复原貌？我知道这有些异想天开，但世上总有许多奇人异士，而景德镇历来不乏高人隐居。”

周时臣道：“或许可以找个人问问。”

何寻道：“谁？”周时臣道：“西门望江楼楼主江印月。”

望江楼位于景德镇西面昌江边，西临昌江，东望西塔^[3]，是浮梁第一名酒楼。楼前有楹联曰：“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印月井，印月影，印月井中印月影，月井万年，月影万年。”上联以楼名打头，下联则是一口井名，又暗合楼主江印月的名字，极为风雅。

虽然是徽人经营，却并不是以徽食为主，而是荟萃江西名菜。这里不但可以喝到浮梁的仙芝、嫩蕊等名茶，还能饮到九江的“陈年封缸酒”，吃到新鲜的鄱阳鱼虾、萍乡花果、赣州蜜饯、安福火腿、九江桂花茶饼、南安板鸭、吉安薄酥饼等，俱为江西名产。有经验的行商均知道，在江西全境，论观望风景之佳、吃食之丰富，当数浮梁望江楼为最。

周时臣与何寻进来望江楼时，正好见到楼主江印月下楼。江氏一眼望见周、何二人，忙亲自迎上来招呼，笑问道：“二位难得走在一起，应该不是来饮酒吃饭的吧？”

周时臣道：“有点小事来找江公帮忙，可否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江印月道：“当然。”引着周、何二人上楼，进来雅间。

那大雅间名叫“昌运”，周时臣一进来就愣住了——

却见南北两面白壁上，一面绘着青山，一面绘着绿水，均是黑白山水画。采用大写意画法，用笔恣纵率意，纵横挥洒，随意点染，无不自如流畅，意境浑然一体。青山疾飞狂扫，气势豪放；绿水洋洋洒洒，自见妩媚。

江印月见周时臣目不转睛，再也无法挪动一步，不无得意地道：“怎样，这两幅壁画，还入得周公子法眼吧？”又拉长声调，有意掉书袋道：“山大物也，其形欲耸拔，欲偃蹇，欲轩豁，欲箕踞，欲盘礴，欲浑厚，欲雄豪，欲精神，欲严重，欲顾盼，欲朝揖，欲上有益，欲下有乘，欲前有据，欲后有倚，欲上瞰而若临观，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体也。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静，欲柔滑，欲汪洋，欲回环，欲肥膩，欲喷薄，欲激射，欲多皐，欲远流，欲瀑布插天，欲溅扑入地，欲渔钓

怡怡，欲草木欣欣，欲挟烟云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辉，此水之活体也。”

周时臣道：“不错，这两幅山水图，尽得大体活体山水之妙。这是何人所作？”

江印月道：“说了周公子多半不信，是个吃白食的老汉，自称叫田丹水。”

周时臣道：“不叫田水月吗？”

江印月肯定地道：“是田丹水。周公子请看，这里有作画者落款。”

周时臣走到墙角，果见末处落款题着“田丹水”三字。就画风来看，这分明是化名田水月的徐渭所作，可他为什么又要再用一个化名呢？

何寻也大致看出端倪，忙向江印月大致描述了田丹水形貌特征。

江印月道：“就是他！他嗜吃螃蟹，说是不能一日无蟹，第一天来要了这间最大最好的包间，点了两斤鄱阳湖蟹，半斤黄酒。吃完后却没银子付账。他倒也不惊慌，索来笔墨，往这墙上画了一幅《昌江图》。老夫闻讯赶来，见画后很是惊叹，便请他在对面墙上再作一幅《青山图》，以求山水相映，许诺从此之后他可以来我酒楼随意吃喝，绝不收一文钱。他遂欣然作画。”

回想当时情形，不由得悠然神往，叹道：“周公子，你也知我江某人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但这位田老汉作画时的气派，啧啧，当真为我生平仅见。”

周时臣料想这先后化名田水月、田丹水之人多半就是徐渭本人——化名田水月，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穷困潦倒、病倒在路边为人所救；化名田丹水，大概是因为那对鄱阳来的叔嫂帮他付了医药费，而他却能在浮梁第一名酒楼大吃大喝。

江印月尚不知道田丹水、也就是田水月已然遇害，还道：“只要不是刮风下雨，他每日都要来的。昨日和今日天气都很好，他不知怎的没

来。老夫还觉得奇怪呢。”

周时臣道：“江公虽以经营酒楼为生，却是书画大行家，看不出这位田先生到底是谁吗？”

江印月笑道：“看得出来……不，是隐约猜得出来。不过我们做酒楼这一行的，最要紧的就是尊重客人，不多管闲事。他说他叫田丹水，愿意以画抵作酒菜钱，老夫认为值得，交易达成，皆大欢喜。”

何寻道：“江楼主还不知道，这位田丹水还有另一个化名，叫作田水月，近一个月来，一直在景德医馆就医，昨夜已不幸被人杀死。”

江印月一愣，道：“哎呀，老夫听到消息，说是镇上死了两个人，一个是陈仲美陈匠师的妻子江若兰，另一个是烧出了‘青花见五色’的工匠王五，怎么又扯上姓田的了？”

他也不如何关心那几个人的生死，上前摩挲着墙壁，道：“那么这两幅壁画就该成绝版了，足以与操骥操公子手中的《黄甲图》一争高下。”言外之意，分明早已看出田丹水便是当代书画圣手徐渭。

何寻心念一动，问道：“江楼主知道操家收藏有一幅《黄甲图》？”

江印月道：“老夫生平以搜集字画为乐，操骥操公子虽然低调，不肯将家中藏有徐渭真迹一事对外宣扬，但老夫略有所闻，曾请以千金置换，但他非但没有同意，甚至都没有取出给老夫一观，也算是憾事一件。”

《黄甲图》刚刚失窃不久，既然江印月自承对这幅图有浓厚的兴趣，曾不惜以重金购买，便有盗窃的动机。可果真是他派人下手的话，他为何要自己冒出来成为盗窃嫌疑人？

但这也有可能是江印月的计谋。目下操骥尚不知道《黄甲图》被窃一事，一旦知晓，多半会说出江印月曾欲以重金求购一事，他一样会被列为重要嫌疑人。不如他抢先说了出来，反而能洗清嫌疑。徽州人素来机巧诈变，若非如此，也不能掌控景德镇全镇经济命脉了。

何寻还欲说出《黄甲图》失窃一事，以试探江印月反应，周时臣朝他摇了摇头，似不愿意追究此事，又道：“我们今日来，是有一件事要请江公帮忙。”令何寻打开手帕，将信摊放在桌上。

江印月瞪大眼睛，问道：“这是什么？”

周时臣笑道：“江公看不出来吗？这是一封信，不过被水泡过了，想请江公试着复原一下。”

江印月哈哈笑了起来，道：“都成这样了，还想复原？难不成这是苏东坡的笔迹，是苏大学士写给佛印大师的信？我只听说浮梁程家收藏有苏东坡手迹^[4]，可程秀才太小气，从不肯轻易示人。”

周时臣道：“不是什么名家手迹，只是一封普通的信。”

江印月又仔细看了看那张信笺，道：“嗯，看这纸张，也不过是万历初年生产的竹纸，比大路货略好一点而已。”随即摇头道：“这等大难事，老夫可做不到，二位还是请回吧。”

周时臣道：“江公若肯帮忙，我愿意奉送两只我亲手烧制的古器。”

江印月道：“周公子的古器价值千金，固然吸引人，可老夫实在做不到呀。”

周时臣道：“四只。”

江印月摇头如拨浪鼓，道：“做不到，做不到。”

周时臣一时无奈，只得咬牙道：“那么供春壶如何？”

江印月一愣，随即道：“除非是树瘿壶，老夫还可以考虑考虑。”

周时臣道：“就是树瘿壶，就是世上第一只供春壶。”

江印月愕然道：“那只陶壶不是在吴明官手中吗？”

周时臣道：“目下在我那里。怎样，天下陶器至尊之物，价值无可估量。有它在手，足以傲视红尘，视天下陶器若粪土。我不信江公你不动

心。”

江印月脸上肌肉明显抽动了几下。他叹了口气，道：“周公子算是抓住老夫的软肋了。好，老夫答应试试，但未必就能成功。若是不成功，老夫也算花了精力，周公子得送四只周氏古器给我。若是成功，那么那只树瘿壶就归老夫所有。”

周时臣道：“好，一言为定。但我还有个条件，这件事只能天知、地知、我们三人知。”

江印月慨然道：“好，成交。”又笑道：“景德镇传闻，周公子是瓷业天纵奇才，只不过是因不愿涉足行帮之争才不碰青花。将来若是有一天周公子能烧出‘青花见九色’，而老夫又如愿得到了树瘿壶，那么周公子可以拿‘九色’来换回树瘿壶。”

周时臣苦笑道：“青花一道，我尚是个新手。哪有那个能耐？”

何寻忽插口道：“王五烧出一件‘青花见五色’便被人杀了，周公子还是不要烧出‘青花见九色’的好，不然哪还有命在？”有意问道：“江楼主，你见多识广，怎么看王五这件事？”

江印月打了两个“哈哈”，道：“何巡捕都已经说过了，王五是因为烧出‘青花见五色’才被人杀了，镇上人也这么传的，老夫当然也是这么看的。”不愿意再多提王五的话题，指着信问道：“这到底是封什么信，竟然重要到周公子要以树瘿壶来换的地步？”

周时臣道：“实话说，我也不知道。”

江印月好奇心大起，忙道：“二位请自便吧，老夫要回去私宅苦想办法了。”取了那封信，自出门下楼去了。

出来望江楼，何寻问道：“周公子可想过江印月有偷窃的重大嫌疑？”

周时臣道：“江印月爱书画成癖，不惜花费万金，偷窃这种事，他应

该是不会做的。”

何寻道：“江印月是徽州人，他既知道操家藏有《黄甲图》，徽帮中许多人也应该知道。或许有人只是想要那幅画，溜进你家，跟王五案子没什么关系。”

周时臣道：“果真这样的话，未免也太赶巧了。窃贼凑巧知道操骥携画来了周窑，还知道他将画留在我书房中？”

他质问得不无道理。操骥是名门子弟，平日多在家中读书习字，极少出来交际。他携徐渭《黄甲图》离家赶来周窑，只是因为听到周时臣卷入杀人案的流言，兼之认出王五“青花见五色”与《黄甲图》画风相同。至于将画留在周氏书房，则是应周时臣的特别请求。也就是说《黄甲图》来到周窑、留在周氏书房都是偶然事件，不会必然发生，窃贼极难事先知道，并作出进一步的安排与计划。

就算窃贼一直紧紧盯着操宅伺机下手，操氏亦是书香门第，家中收藏有不少书卷字画，窃贼又如何知道操骥带出门的一定就是徐渭的《黄甲图》？就算从某种途径知道，他一路跟着操骥来到周窑，又怎能事先预料操骥会将图留在周宅中？除非他早预备在途中拦截操骥，却见其人出来时未携图卷，料想是留在了周窑中，这才起意闯进去行窃。

但就目下而论，物证及线索太少，实难以判断窃贼到底只单纯为了《黄甲图》，还是想要斩断王五案子的线索。

何寻心中仍有疑虑，道：“那封信是都帮崔国懋写给樊高的信，极可能还牵涉到了徽帮吴明官。内中到底有多少隐秘，尚不得而知。这江楼主是徽帮帮众，万一……”

周时臣道：“这一点，何巡捕大可以放心。徽人自古以诚信著称，江公既答应了我，必定不会外泄。”

天色已然不早，何寻便打道回去巡检司，周时臣自往操家而来，好友操骥去了隔壁金家，遂又寻来，向操骥当面说了《黄甲图》失窃一事。操骥虽没有说什么，却明显流露出沮丧失望的神情来，抱头跌坐在椅子上，模样十分苦恼。

金英也在一旁，不客气地埋怨道：“周老弟，不是我说你，丢别的东西也就罢了，这幅《黄甲图》可是操家祖传之宝。”

周时臣歉然道：“实在抱歉。只是事已至此，我再多解释赔礼也是无益。操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寻回那幅画。”

操骥道：“周兄还在与巡检司何寻一道合作查案吗？不妨查查望江楼楼主江印月。他一直垂涎我操家这幅《黄甲图》。”

周时臣道：“我知道了，多谢。”

辞出来时，正好见到金英奶娘鱼莲正与一名中年红脸妇人在庭院中说话。鱼莲认得周时臣，忙招呼了一声，问道：“听说徽州会馆掌厨进了周窑掌勺，可有这回事？”

周时臣道：“不过是黄会首将老许暂时借给我用，算不上正式进了周窑。”

鱼莲“哦”了一声，又指着身边妇人道：“这是我妹妹鱼量。”

周时臣这才知道红脸妇人便是许衡的前妻，也就是都昌会馆的掌厨。她与前夫许衡反目已久，却不知道其姊为何当面打听许衡的消息。一时有些结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鱼量神情冷漠，遇到周时臣这等景德镇名人也不见分毫热情，只道：“姊姊，周公子还有事，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人家的好。”牵了鱼莲的手，自往后院去了。

周时臣见暮色已浓，便回来周窑，交代了徒弟吴祥瑞几句，自进后堂内室洗漱，早早睡下。侍女矜稠、老仆周祥等知情者知其因弄丢了操

氏祖传之图而心情不好，亦不敢打扰。

次日一早，天刚亮时，何寻不顾矜稠阻拦，径直闯进内室，到床边叫道：“周公子，很抱歉这么早来打扰你，但是又出大事了。我心中有许多困惑，不得不立即赶来找你。”

周时臣勉强坐起身，问道：“又出了什么大事？”

何寻道：“王五娘子和儿子王江都被人杀了。”

周时臣一个激灵，睡意全无，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何寻道：“应该是昨日晌午之后。”

原来昨日晌午前后，有人到官庄来寻王五妻儿。官庄在景德镇下游，村民多以烧匣钵为生，有诗云：“滩过鹅颈是官庄，沿岸人家不种桑。手抟砂泥烧匣钵，笑他盆子满桑郎。”那人找到王五妻儿后，自称是受官府托付来送口信，说王五夜里被人打伤，已是奄奄一息。王五妻儿听说后，便急忙跟着信使走了。

然之后不久，何寻派出了兵卒也寻到了官庄，王五亲眷自然觉得奇怪，忙告知经过。兵卒开始不以为意，回到码头，准备乘船回景德镇交差。码头船户却称没有见过王五妻儿。兵卒这才起了疑心，忙回官庄找到村长，请他组织村民往附近搜索。直到快天黑时，才在一处偏僻的山坳发现了王五妻子及儿子王江的尸体。二人双手反绑，浑身是伤，被杀前明显受过拷打。

兵卒和村民均吓得不敢，忙找来门板，将尸体抬回村子。本来按照官府流程，只有仵作及相关书吏到现场勘验、填写尸格^[5]后，才能移动尸体。但官庄位于山中，夜间多有野兽出没，若是不及时移走尸体，怕是等待次日浮梁县官吏到来时，早被啃得只剩下骨头了。一番折腾，忙活到半夜。兵卒不敢多作逗留，又带着相关证人连夜回来巡检司禀报。

何寻说了经过，又道：“现下知道杀死王五的凶手为何问都不问一句，就直接当胸一刀了。那件‘青花见五色’关键在于画坯，王五娘子才是画料之人，所以凶手只需找到她，再逼问出其中关窍即可。”

周时臣已穿好衣衫鞋袜起身，闻言很是诧异，道：“原来何巡捕也是懂行之人。”

何寻颇为局促，道：“不过是在景德镇待得久了，略知一二罢了。”

周时臣道：“但这还是不能解释田水月被同一名杀手杀害后又将其尸体搬回王五院中一事。”

何寻道：“这是我的困惑之一。只是一想到王五一家惨遭灭口，我竟没有发现任何眉目，连一个嫌犯都没有找到，实在忍不住来找周公子帮忙。”

矜稠拧了洗脸毛巾递过来，忍不住插口道：“凶手杀了王五，夺取了‘青花见五色’不算，还赶去官庄追杀王五妻儿，看来是铁了心要令他手中那件‘青花见五色’成为至尊瓷器。”

周时臣摇头道：“这人不但心狠手辣，应该还是个行家。夺取那件‘青花见五色’只是次要，重要的是要逼问出烧制‘青花见五色’的秘技。”

何寻道：“若说‘青花见五色’当真有什么秘技，也只有田水月知道。”

周时臣道：“但凶手事先并不知道这一点，不然也不会大老远赶去官庄杀人了。跟趁夜色杀死王五、田水月不同，他这次可是露了真面目。”又问道：“不是有村民见过凶手吗，可有让他描绘出其相貌特征？”

何寻道：“画工正在根据村民口述画像。”

周时臣闻言，便与何寻一道赶来巡司署。画工已经画出凶手图形，是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是昌江上的船户或是渔民，没有什么特色。通判陈奇可命重复绘制多份，再派兵卒拿着到镇上四下张贴打

听。

因幕僚宋国霖陪同利玛窦一行去了浮梁县城，陈奇可身边无可商议之人，见何寻引着周时臣进来，忙亲自走下堂来，道：“是本官一大早派何巡捕去请周公子来，还望不要见怪。”

周时臣道：“王五是我杂帮中人，理该效力。”

忽有兵卒进来禀报道：“潘使君有急事，请陈通判去一趟御窑厂。”

原来近来朝廷催逼龙缸甚急，官窑迟迟不能烧成，甚至无法完成“钦限”，大民窑又不肯接受派烧，督陶太监潘相为此十分着急，日夜难寐，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鞭笞工匠出气，对陈奇可的态度也大有好转，称要“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饶州通判既驻景德镇，仍有督陶之责，陈奇可算是潘相的副手。他虽厌恶潘相，但仍然不得已从命，只得交代道：“何巡捕，你和周公子全权负责凶案，巡检司上下，任你二人调遣。”

送走陈奇可，何寻又想起一事，忙告道：“对了，昨日我派了兵卒到码头、将军槐一带询问路人，有人见过将军槐附近停了一艘船，是艘中等规模的货船，大概是天快黑时才驶进码头，停在那里。”

周时臣忙问道：“那货船什么时候离开的？”

何寻道：“没人见到，应该是半夜就离开了。”

周时臣道：“凶手就是在将军槐下杀了田水月，极可能那船便是凶手所有。”

何寻道：“我也这么想过。可若是自家座船，凶手为何不将田水月就近抛尸昌江，或者干脆搬到船上？如此便能彻底毁尸灭迹，再无人知道。”

或许凶手跟望江楼楼主江印月一样，早已知道田水月的真实身份，也知道他才是“青花见五色”的关键。将其杀死后，有意移尸王五院中，无非是想让旁人发现尸体，来一招“敲山震虎”。这“虎”便是家中藏有徐渭真迹《黄甲图》的操骥。周窑开窑时，操骥人在现场，亲眼见过“青花见五色”。以操骥目力，不难发现“青花见五色”和《黄甲图》画风相同，极可能取图送与周时臣观赏，凶手便能趁机劫图或盗图。

这一推测虽能解释移尸疑点，也能将命案与窃案联系起来，却不能解释凶手明知田水月是“青花见五色”的画料人，为何还要赶去官庄追杀王五妻儿，甚至不惜露了真面目。

而且这一推测，表明凶手的真正目标是徐渭的《黄甲图》。彼时“青花见五色”烧出还不到一天，凶手如何能顺势设下诸多圈套，作出如此周密安排？况且他既知田水月就是徐渭，若是爱其画风，设法诱其另作几幅即可，为何要以杀人来夺画呢？难道那幅《黄甲图》格外不同，内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玄机？

周时臣一时也难以想通究竟，道：“删繁就简，先不考虑移尸的疑点。凶手杀了田水月，将其尸体搬去王五院子中后，应该即刻离开，却不是逃走，而是赶去了官庄，去杀王五妻儿。官庄与景德镇陆路不通，他除了乘船别无选择，官庄码头必然有人见过这艘船。我们不妨先设法确认那艘停靠在将军槐附近的货船，是不是凶手座船，这是关键之处。”

何寻不明白这能是什么关键之处，但既然周时臣这么说了，必有道理，忙道：“官庄的证人都带回来了，人还在官署。我这就派人到南码头去寻到船户，画出他见过的将军槐附近的货船，再拿给官庄码头的船户确认。”

忙活一番后，果真证实了王五被杀当晚在将军槐附近停靠的货船，曾在官庄码头出现过。而那被画出形貌的年轻凶手，也被两个码头的船户认出，正是货船船头的掌舵。

如此，就表明凶手早就计划好了，要先杀了王五，再去官庄杀他妻儿。

何寻道：“凶手既知道王五妻儿回了官庄，一定是镇上人了。或许他杀人还是因为最简单的目的，只是想要‘青花见五色’的秘技。”

证人证词表明这种可能性最大。但这样一来，就代表凶手根本不知道田水月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才是“青花见五色”的画师。田水月被杀，极可能只是个意外。

周时臣蓦然醒悟，忙道：“何巡捕，或许之前我们想错了，不是王五被杀在前、田水月遇害在后，而是反了过来。”

何寻问道：“这话怎么说？”

周时臣道：“凶手乘坐的是艘中等规模的货船，一个人可划不了，必定还有帮手。说不定是船停靠在将军槐附近后，凶手与同伙下船，在树下密谋商议时，被无意中至此的田水月听到。凶手发现后，便杀了他灭口。凶手本来可以就此抛尸江中，但他既然要赶去王五家中杀人，反正要走一趟，便干脆将尸体一并带上。”

何寻听了亦觉有理，道：“这倒是符合现场物证，也能解释凶手为何杀死田水月后还要不辞辛苦地将尸体搬回王五院中。”

好在已经有了凶手及其座船图貌，往全境发出通缉告示及公文后，何寻心情仍然难以轻松起来，告道：“周公子，虽然这桩案子表面已经破了，只等擒拿住凶手，可我还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话音刚落，仵作自官庄回来，进来禀报道：“杀死王五妻儿的，跟杀死王五、田水月的不是同一名凶手。”

何寻忙问道：“何以见得？”

仵作道：“王五妻儿身上伤口形状、口径、径深都跟之前那人不一

样。看起来，第一名凶手的力气要大得多。”一面说着，一面将尸格文书呈了上来。

何寻一看，果然如此。

周时臣道：“这个倒不难解释，我们已经知道那货船上不止一人，或许凶手甲杀了田水月、王五后，仍然留在镇上，却派了同伙某乙，也就是通缉告示上的这名年轻男子，赶去官庄追杀王五妻儿。”

何寻道：“如此，便能解释周公子之前的推测，凶手甲一直在暗中监视你我动向，尤其是周公子你，所以才有了后来窃贼溜进周窑的一幕。”打发了仵作、兵卒出去，将门窗掩好，这才道：“这看起来像是团伙作案，绝非普通人能做到。试想王五才刚刚烧出‘青花见五色’，便有人作出如此周密的安排，除了徽帮或是都帮，我想不到还有别人。”

徽帮和都帮一向争霸青花瓷业，确实均有强烈的动机和嫌疑。都帮勇狠好斗，徽帮却素来以儒自居，如此残忍的灭人满门事件，徽帮应该做不出来。可都帮首脑人物均回了都昌，水路单程便需花费一日，彼时崔无忌、余茂盛等人在都昌，根本不可能知道王五烧出“青花见五色”的消息，亦不可能及时安排人手杀人夺技。杀人灭门这么大的事，没有会首同意，没有人敢私下决定。

何寻道：“镇上每次有事，一般都是都帮挑起。到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都会认为都帮杀人嫌疑更大，但这次实在难以联系到他们身上。倒是徽帮……周公子，我知道你和徽州会首黄云霄是朋友，你不愿意令朋友见疑。”

周时臣道：“公事公办。就目下情况而论，徽帮确实比都帮嫌疑更大。我之所以完全没有怀疑过黄先生，是因为王五被杀当夜，我一直跟黄先生在一起。”

顿了顿，又告道：“前夜我离开巡检司后，便去了徽州会馆找黄先生，一直跟他在一起。直到天快亮时，他有急事离开了景德镇，我也离开了会馆，赶来寻王五。如果是黄会首安排了人当夜对王五动手，那么多少会露出端倪，可是我没有看出来。”

何寻沉吟一阵，问道：“周公子到徽州会馆时，黄云霄感到意外吗？”

周时臣道：“不，我人一到，黄会首便迎了出来，应该是派了人到巡检司打探过消息。”

这倒是人之常情，徽窑陈仲美妻子江若兰被杀，周时臣被当作了疑凶，黄云霄是真正的当事人，自然关心。

何寻问道：“那么黄云霄当晚跟周公子谈了些什么？”

周时臣道：“谈了一阵我的个人私事，然后便是徽窑陈仲美的娘子，话题转到了吴明官身上，后来则是樊高……”

何寻问道：“半句没提王五和‘青花见五色’吗？”周时臣道：“没有。”

周氏虽不肯明里附和何寻对徽帮的起疑，但心头也渐渐有疑云浮起

前晚黄云霄半句不提“青花见五色”，现在想想，确实刻意而且可疑。尤其黄氏还提及计划重新与都帮争雄，欲扶助吴明官之子吴青峰为吴窑窑主，再以重金招募能干工匠从旁辅佐，恢复吴窑的声势。这分明是要借助吴窑昔日声威，重新夺回青花市场。

然接下来一番话又自相矛盾，黄云霄称最反感行帮之争，既然每窑各有所长，应该互通有无、互相交流，如此才能共同长进、共同提高，造出绝顶瓷器。

未来如何造出绝顶瓷器不提，眼前就有王五的“青花见五色”，就其意义而言，绝对可以超越吴窑最好的斗彩，是目下青花中的至尊瓷器。黄云霄是首屈一指的大徽商大富翁，更以会首身份坐镇景德镇徽州会馆，消息灵通，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耳目，却是半句不提“青花见五色”。会不会是当时他已经派了人前去王五家，想劝王五带着“青花见五色”秘技加入吴窑，专门辅佐吴氏少主吴青峰？而王五既有“青花见五色”在手，完全可以另开一派，成为一代名窑窑主，又何须寄人篱下？事

情必定谈不拢。

又或许深谋远虑的黄云霄亦早有安排，一旦被拒，便杀死王五，夺取“青花见五色”，再派人赴官庄骗捕王五妻儿，逼问出诀窍后，杀死母子二人灭口。而吴明官妻子李新喜之所以全然不知此事，是因为她到底还是女流之辈，又只是吴青峰继母，黄云霄既打算扶持吴青峰，根本就不必再多理会她。

何寻见周时臣若有所思，问道：“周公子可是想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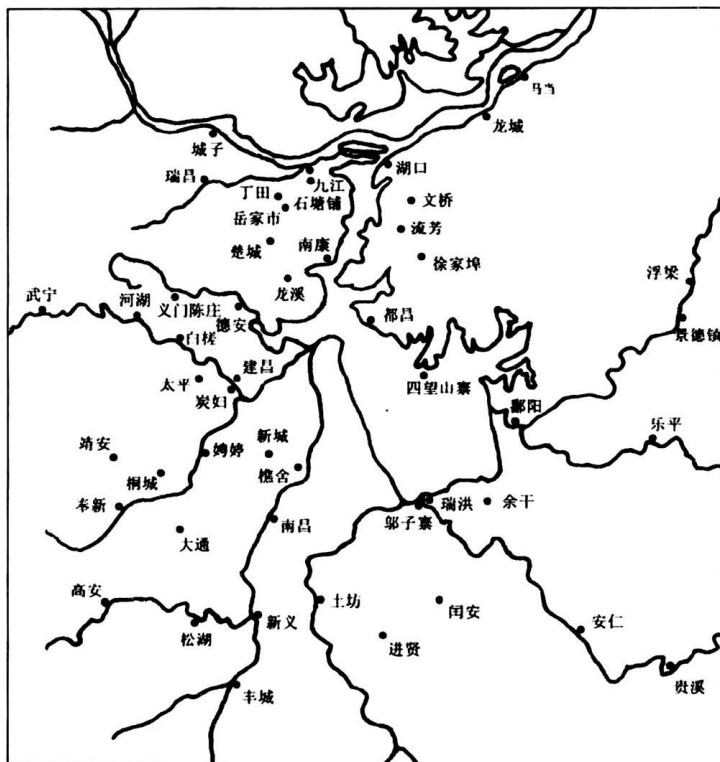
周时臣便将当晚黄云霄一番言语说了。

何寻道：“愈发可见黄云霄可疑。他一定是有意找借口离开景德镇，好暂时避开可能的诘问。不过我敢打包票，他人一定没有走远，过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周时臣道：“灭人满门这种事太过残忍，即便是黄先生强夺‘青花见五色’，他也不会动用徽帮的人，那样只会坏了名头。”

何寻道：“会不会是请了鄱阳湖盗？”

鄱阳湖号称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汇纳江西境内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于湖口注入长江，湖面宽广，港泽交错。鄱阳湖盗平日以打劫来往船只为生，但也做收钱办事的勾当。当年宁王朱宸濠[6]起兵反叛朝廷，还曾聘用鄱阳湖盗首领杨子乔为心腹卫队首领。



鄱阳湖地区城镇分布图

周时臣道：“我曾听说景德镇有人雇佣湖盗杀人报仇一事，不过鄱阳湖距离景德镇不近，一天不及一个来回，黄会首不可能在一日内谈妥并请到湖盗。”想了想，又道：“那艘货船既是傍晚时分才停靠在将军槐附近，那么徽帮之前一定有人去找过王五。何巡捕，你我不妨再走一趟南门头，在那一带打听一下，说不定有邻居或是路人看到过徽帮之人出入王五家。”

二人先来到景德医馆。这里平日不时有人进出，又紧挨王五家，若是要找目击者，当最先从这里寻起。

也算运气好，在医馆门前遇到了大夫梁葛的侄子梁郁，听问后答道：“前天王五家门槛都快被踩平了。他应付不暇，便将那只‘青花见五色’明里放在院中木桌上，自己搬了个凳子，气鼓鼓地坐在一旁。任谁来看来问，他只指指那只青花，不说话，也不打招呼。只有徽州会馆黄先生到时，他起了身，引其进屋去了。”

何寻闻言大吃一惊，道：“黄云霄竟亲自到了？”

梁郁道：“不是黄会首，是他的堂弟黄丹阳。手里还提着个包袱，看起来沉甸甸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猜一定是金银财物，想买走那只‘青花见五色’。”

何寻道：“黄丹阳买到手了吗？”

梁郁道：“不知道。王五将花瓶收进屋了，院门也关上了。应该没有卖吧，卖了的话，他人还能半夜被杀吗？”顿了顿，又道：“而且后来黄丹阳又来过一次，手里也提了个小包袱，不过这次看起来轻飘飘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何寻道：“那是什么时候？”

梁郁道：“傍晚。那时我正从外面回来，预备回医馆吃饭呢。对了，我还在巷子里撞见了年二，他正和一名老先生说话。”

何寻道：“那老先生是田水月吗？”

梁郁道：“当然不是。田水月住在我们景德医馆，我认得他。那位老先生五十岁出头，看起来很有风度，总是眯缝眼。我还奇怪他那样的人，怎么能跟满身横肉的年二说上话。后来想有可能是原姑娘子的亲眷。”

何寻又从怀中掏出凶手画像，问道：“你见过这个人吗？”梁郁点头道：“见过的。”

何寻登时大喜，忙问道：“在哪里见过？”

梁郁道：“在码头，还有在那边巷口。这个人的图形告示贴的到处都是，想不见到都难呢。”

何寻闻言，哭笑不得。

梁郁问道：“他当真就是杀死王五的凶手吗？”

何寻道：“告示上只说他是杀人疑犯，并没有说被害者是谁，你怎么

知道跟王五有关？”

梁郁道：“镇上只出了三桩命案，不，包括瓷庄骷髅是四桩。江若兰的案子已经破了，是船户石户所为。骷髅案隔了那么久，没可能破了。剩下只有王五、田水月两桩命案，告示既然说这个人是杀人犯，当然就是杀死他二人的凶手了。”

周时臣问道：“适才梁公子的口气，似乎不大相信这人是凶手，为什么会这么想？”

梁郁笑道：“我在医馆做家叔帮手，迎来送往，也算阅人无数。这个人目露凶悍，但看上去只是个船夫，怎么会对一件青花瓷器感兴趣到不惜杀人的地步？有点奇怪呢。”

何寻不便说凶手极可能是受人雇使，又问了一些细节，这才谢过梁郁，与周时臣辞去。

何寻道：“看来黄丹阳第二次来王五家时，就应该已做好两手准备了，能收买王五最好，若是对方还不同意，当晚便会有人上门动手行凶。”

周时臣虽不愿意相信黄云霄是杀人主谋，但目下证人证词确实都指向了徽帮。先不说道德、人品问题，黄云霄完全有能力、有手段安排这一切。

何寻道：“我得立即赶去徽州会馆一趟。就算黄丹阳不在，也得捉几个关键人物如管账之类的讯问一番。周公子，你要是为难，不必走这一趟。”

周时臣道：“我跟何巡捕一道。”

二人来到徽州会馆，径直找到会馆管账庞玉。何寻问道：“这几日会馆可有大笔金银支出？”

庞玉本是满腹纳罕，不知官府如何找上自己，待听了发问，脸色立即就变了，支支吾吾地道：“没有，没有。”

何寻道：“我有证人指证贵馆黄丹阳曾携带大包财物到过王五家。黄丹阳既是替徽帮出头，必然是从会馆账目支出。你把账本拿出来，翻到前一日，若是没有这笔记录，我立即转身就走。若有这笔，嘿嘿，就要请庞管账到巡检司好好说道说道了。”

庞玉道：“当真没有，没有。”却不肯取账本，又将求助的目光投向周时臣。

周时臣叹道：“庞管账，你最好还是听何巡捕的。不然他召巡检司兵马到此，使用强力，一样可以得到账本。”

庞玉不得已，只能开柜取出账本，翻到何寻指定的日子。定睛一看，果见前日有一笔二百两黄金的支出，但紧接着又有一笔二百两黄金的入库，领取、交入者都是黄丹阳，显然是他拿去收买王五不成、又不得不重新带回徽州会馆上交了。

何寻道：“久闻徽商做事精细，井井有条，今日一见，方知名不虚传。”又问道：“‘用处’这栏没有填写，黄丹阳本来想拿这笔钱去收买王五的吗？”

庞玉道：“小的不知。这是会首黄先生当着小的面特批的，小的不知要拿去做什么。”

何寻道：“黄丹阳支了这么大一笔黄金，又很快还了回来，你不觉得奇怪吗？”

庞玉讪讪道：“是有些奇怪。不过小的只是个管账的，什么都不知道。”

何寻道：“劳烦庞管账跟我走一趟。”

庞玉登时面如土色，战战兢兢地问道：“小的都交出账本了，何巡捕还要小的做什么？”

何寻道：“等我逮到黄云霄、黄丹阳兄弟，你就是证人。”

忽听到背后有人道：“何巡捕何苦为难庞管账，他不过是个跑腿做事的。”却是徽帮会首黄云霄大步走了进来。

周时臣大为惊讶，道：“黄先生不是去沿海处理船务了吗？”

黄云霄不答，只道：“二位，请随黄某移步客厅。有什么疑问，不妨当面问个清楚明白。”

到了客厅，分宾主坐下，黄云霄又命人上茶。何寻道：“茶就不必了。黄会首，明人不做暗事，可是你派人杀了王五、田水月，又派人一路追到官庄，杀害了王五妻儿？”

黄云霄“啊”了一声，道：“王五妻儿也被人杀了吗？”

何寻冷笑道：“目下证人证词都指向徽帮，黄会首是聪明人，何必再惺惺作态？”

黄云霄摇头道：“我没有杀人，也决计不是我徽帮杀了这些人。”

何寻道：“徽帮当然不必自己动手，以黄会首的实力，完全可以买通他人令其代劳。”

黄云霄道：“不，绝对没有这回事。何巡捕，我敢以朱老夫子的名义对天立誓，我徽人绝对不是要踩着别人尸体往上爬的人。”

“朱老夫子”即是南宋名儒朱熹，其人是徽州人氏，因“集诸儒之大成”而备为徽人敬仰，被视为人间楷模。

何寻问道：“那么黄会首为何要假意离开景德镇，还巧妙地利用了周公子作旁证？”

黄云霄看了周时臣一眼，露出歉然之色来，道：“我听说王五被杀、‘青花见五色’失踪，又听说都帮首脑人物都不在镇上，便猜到官府

迟早会怀疑到徽帮，所以才假意离开，想避开一系列讯问。”

何寻道：“那么黄会首可有派堂弟黄丹阳去收买王五？”黄云霄道：“有。”当即细说了原委。

原来徽帮想重振吴窑雄风，然吴明官长子吴青峰难成气候，得另找得力工匠辅佐他。既然王五新烧出了“青花见五色”，轰动全镇，若由他来实际主持吴窑，一定能获奇效——王五的“青花见五色”秘技，加上吴窑的优良窑房，再加上徽帮的财力，一定能死死压住都帮。是以黄云霄一得知消息，便急召心腹商议，最终决定派堂弟黄丹阳携重金前去王五家游说。

起初王五倒也客气，将黄丹阳迎进堂屋坐下，又取出“青花见五色”任他观看，但听了来意后断然拒绝。黄丹阳无论如何劝说，王五都不肯动心。黄丹阳无奈，只得带着黄金离开。

黄云霄听到堂弟回禀后，料想普通财物难以令王五动心，便拿出自己珍藏的一只“雨过天青”，让黄丹阳拿去送给王五作为入吴窑的见面礼。“雨过天青”是五代烧制的上好青瓷，世间极为罕见。王五一见之下，果然愣在那里，许久才回过神来。他虽然舍不得那只青瓷，但还是拒绝了黄丹阳。黄丹阳二度登门均告失败，黄云霄料想无论如何也难以说服王五，只得作罢。

周时臣听了，不解地问道：“既然有这一节，黄先生为何不事先说明？”

黄云霄道：“抱歉，王五是你杂帮的人，我派人游说他加入吴窑，有挖墙脚之嫌，本已是大大的不该。后来我听到王五被杀，更不愿意再当着周老弟的面提起了。”

周时臣道：“这其中有个大大的疑问，黄先生说是听到王五被杀后才谎称要离开景德镇。那时我人在徽州会馆，还没有到王五家，更没有发现尸体。黄先生是如何知道王五已死的？”

黄云霄叹了口气，道：“因为我派了人监视田水月。”

周时臣心念一动，问道：“黄先生已经猜到田水月才是那件‘青花见五色’的真正画料者吗？”

黄云霄道：“不是猜到，是王五自己告诉丹阳的。”

原来王五见黄丹阳两次登门，先是许以重金，后是奉上至宝，而且如此诚心诚意，所为也不是为那只“青花见五色”，仅仅是想邀请他去主持吴窑事务，心中颇为感动，便实话告道：“不是我不识抬举，而是另有苦衷。我知道徽帮肯花大价钱请我，是因为这件‘青花见五色’。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它是如何烧制出来的。这瓶上的画，亦绝非我娘子手笔。想来想去，只可能是隔壁景德医馆那怪人偷偷画的。”

黄丹阳大吃一惊，问道：“什么怪人？”王五道：“好像叫什么田水月，是个七十岁的老汉，从外地来就医的。黄先生到隔壁一打听便知。”

再巧不过的是，田水月正好来敲王五的院门。王五忙迎了他进来，径直问道：“这只花瓶上的画，是不是你画的？”

田水月眯眼反问道：“怎么，画得不好吗？”言外之意，是承认自己就是那只“青花见五色”的画料者了。

黄丹阳大喜过望，忙郑重上前拜见田水月，先说了吴明官吴窑名号，又道明想以重金聘请其人到吴窑画料。

田水月丝毫不以为意，只问道：“你是吴窑什么人？”黄丹阳忙自报了姓名。

一旁王五特别加重语气强调道：“这位黄先生的堂兄是徽帮会首。”

本以为田水月会略改简慢之态度，不想他听了反而勃然色变，怒道：“你是徽商？哼，老夫死也不会替徽商做事。就算你取万金摆在我面前，也只是白费心机。”

黄丹阳莫名其妙，忙问道：“可是曾有徽商得罪过老先生？老先生不妨说出他的名字，我叫他来，当面赔礼道歉。”

田水月只是连声冷笑，并不回答。

王五忽然记起田水月提过几次望江楼楼主江印月的名字，忙小声告道：“多半是望江楼江楼主。”

黄丹阳忙道：“江印月也是我徽帮中人，明日我就让他置酒摆宴，当面向先生赔罪。”

田水月反而怒气更盛，道：“呀，原来那个楼主也是徽商。明日我要到望江楼去，将壁画全部涂抹掉。”

黄丹阳不明所以，诚恳地道：“老先生到底跟徽商有什么过节，还望明示。”

田水月怒道：“当年都是你们徽商引倭寇深入内地，大肆烧杀掳掠，才害死了我心爱的女子。”

当年倭寇横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究其根源，乃是明代海禁政策。且所谓倭寇，很多为汉人，头领多是徽商，因海内外贸易受阻而不惜铤而走险，先是沦为海盗，成群结伙，以武力对抗明军，后来更发展到深入如浙江、江苏、福建等东南富裕地区，抢夺财物，屠杀百姓。明军有着优势兵力，却是屡战屡败，直到明廷用胡宗宪为帅，用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为将，才有所起色。

倭寇入寇内地前，徐渭曾随同好友湖州人潘钱到杭州玛瑙寺读书，衣食由潘钱供给。后来潘钱回去家乡，写信邀请徐渭，将本地双林镇严氏长女介绍给他作继室。严翁与徐渭见面后，对其很满意。但徐渭却看不上严翁，因而怀疑他女儿也不是什么出众之辈，于是拒绝了这门婚事。次年，倭寇入侵湖州，严家亦遭洗劫。严翁被砍断一臂而死，两个女儿均遭掳掠，受到残酷凌辱后，先后自杀而死。徐渭得知后深感痛心，因此写《宛转词》二首悼念，又写了《严烈女传》，世人由此知道

了他与严氏的往事。

不久，徐渭投奔东南明军主帅胡宗宪为幕僚，为其出谋划策，力平倭寇。胡宗宪用徐渭之计，先后施以离间计、美人计，毒杀倭寇头目数百人，又假意招降，将首领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人尽数诱捕后杀死。倭寇群龙无首，兼之明将戚继光麾下戚家军多次大败倭寇，最终平定了倭患。

黄丹阳听到田水月自报真实身份后，大为震撼。他知道胡宗宪号称平倭最大功臣，其实徐渭才是想出那些毒计的幕后策划者，其人必定与倭寇有血海深仇。料想对方也知道当年倭寇大小头目很多是徽人，所以才会对徽商切齿仇恨，遂无话再说，当即默默转身离去。

离开王五家后，黄丹阳还特意绕道去了一趟望江楼，问道：“是不是有个姓田的在这里画过壁画？”

江印月道：“黄先生也听说了？画得真不错。”喜滋滋地引着黄丹阳上楼看了。

黄丹阳见那两幅山水果然与“青花见五色”画风一致，也不向江印月道破画者真实身份，径直回徽州会馆禀报。黄云霄听说“青花见五色”画料者竟是徐渭，又惊又喜，仔细思虑一番后，命黄丹阳带人去暗中监视田水月。若其生活不便，便施以援手，予以照顾，以期能打动他，令其回心转意。

听到这里，何寻忍不住插口问道：“黄会首派人监视田水月，当真是好心吗？”

黄云霄道：“我承认我有目的，但我起码没有害他。”

何寻道：“这可难说了。黄会首承认暗中派了人监视田水月，他人却死了，徽帮不是嫌疑很大吗？”

黄云霄道：“我为什么要杀田水月？”

何寻道：“因为黄会首知道他就是徐渭。我听说黄氏先人亦曾做过倭寇，当年黄会首先人被胡宗宪胡大帅诱杀，便是因为徐渭之计。”

黄云霄道：“不错，我知道田水月就是徐渭后，一度心情复杂。不过他已是风烛残年，还能活几天？我先人是被徐渭之计害死，我先人的家眷则是在戚家军攻陷海岛后被尽数杀死。论起来，戚继光跟我仇怨更深。”

何寻先是愕然，随即不无讽刺地道：“这么说，黄会首还想杀戚将军？可惜一代名将，已经寒病交加而死^[7]，黄会首没有机会了。”

黄云霄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何巡捕先听我把话说完。宝积寺老僧惠印，你可认得？”

何寻道：“见过一次，他是景德医馆梁葛大夫的师傅。”

黄云霄道：“惠印俗家名字叫戚印，是戚继光的养子。戚继光斩子的故事，何巡捕总该听过吧？其实戚印没死，被军中将士救了，死的是另一个年纪样貌跟他差不多的军士。”

戚继光家教甚严，十三岁与南溪籍武官万户王栋之女定亲，十八岁正式娶妻。王氏出身将门，性情火爆刚烈，戚继光对其十分畏惧。然王氏只产下一女，多年无子。望子心切的戚继光有心娶妾，却又畏惧妻子。

当时戚继光已经成名，麾下将士对主帅怕老婆一事十分不平，决意在军帐下设伏，由戚继光将王氏诱入，以摔杯为号，将其杀死。戚继光同意了计划，然等到王氏进帐后，双眼一瞪，他竟吓得全身发抖。王氏见气氛不对，喝问道：“你在搞什么鬼？”戚继光竟道：“特请夫人来验兵。”由此传为军中笑话。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于王氏生不下子嗣，戚继光便收了一名养子，即为戚印。戚印自追随之后，鞍前马后，多立军功。嘉靖四十年

（1561年），倭寇大举入侵，预备在沿海一带抢劫。戚继光事先令戚印领兵设伏，自己亲自做诱饵，出战后佯败，将倭寇引入伏击圈，然后两军夹击，一举全歼。结果戚印年轻气盛，交战心切，没等倭寇全部进入包围圈，就下令擂鼓冲锋。虽然击败倭寇，却有部分敌人逃脱^[8]。

戚继光治军甚严，回营后即升军帐，追究戚印违抗军令之罪，令将其斩首示众。因戚印是唯一养子，也是唯一子嗣，众将军一起下跪求情，请求准许戚印将功赎罪。戚继光不肯同意，以“军令如山”为由，将戚印斩杀。

尽管戚继光不徇私情，但失去了唯一的养子^[9]，内心深处十分痛苦。明廷得知后很是感动，为安抚戚继光，下令追赠戚印为太尉。当地民众还在戚印被斩之处建了一座太尉庙。

黄云霄忽然说出戚印没死、且就是宝积寺老僧惠印后，旁人不无瞠目结舌。周时臣半信半疑地问道：“当真有这回事吗？黄先生如何知道惠印就是戚印？”

黄云霄道：“别管我如何知道，总之我说的是实话。二位要是不信，大可以自己去问惠印本人。”顿了顿，又道：“我早就知道了惠印的真实身份，可我没有杀他。而且我根本不必杀他，我只需将戚印戚太尉还活着的消息传出去，那么戚氏就名节、前途尽毁，我先人的仇也就报了。

戚继光擅长练兵，前半生得到重臣信任，尽展军事天赋，功勋显赫，只因曾依附张居正而被万历皇帝嫌恶，以致晚景凄凉。他原是一品高官，晚年虽遭罢免，但品秩仍在，死后朝廷不予理睬，子嗣也未能袭职。还是其长子戚祚国到京师上书请求，朝廷迫于礼制，不得不下诏予以祭葬，但仍然没有追予谥号^[10]。

而今大明为援助朝鲜与日本交战，明军屡战屡败，朝中无大将可用，人们这才重新想起了抗倭时战功卓著的戚继光。就在不久前，礼部上书称：“戚继光血战歼倭，勋垂闽浙，壮猷御虏，望著幽燕，乞照例赐与恤典。”朝鲜战事屡屡不利，朝廷也需要借名将来振奋军心，遂批准了礼部奏疏，戚继光后人这才得以袭职。

黄云霄说得不错——当年戚继光毅然斩子一事震动朝野，明廷还特意追封了戚印，若其没死的消息传出去，朝廷不会管戚继光完全不知情，只以为其人欺君罔上，不但会立即剥夺其子孙刚刚袭继的官职，怕是连戚继光本人生前官秩也要一并剥夺。

何寻祖籍福建。福建原是倭患重灾区，备受倭患之苦，因为戚家军的浴血奋战，才带来一方安宁，民众对其无限感激。迄今当地还有歌谣传唱道：“戚我爷，戚我爷，爷未来兮民咨嗟，爷既来兮凶妖荡尽，草木生芽。欲报之德，昊天无涯。愿爷孙子绳绳兮，为公为侯，永定国家。”他听到黄云霄一番话后，简短地道：“戚将军有功于国，有利于民，请黄会首不要这么做。”

黄云霄道：“何巡捕放心，我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前一番话的目的，是想告诉二位，我连戚印都没有动过分毫，又怎么会起意杀徐渭？况且他人活着，对我徽帮价值更大。”

何寻道：“就事论事，黄会首既派了人监视田水月，他如何会在徽帮眼皮底下被人杀了呢？”

黄云霄道：“我派的人到医馆时，已经是夜里，医馆大门已关，料想田水月已然睡下，便离开了巷子，到附近南码头闲逛去了。”

那人名叫许民，是黄云霄手下的得力人物。他在南码头夜市一番吃吃喝喝，一直等到凌晨夜市摊子将散才起身，慢吞吞地回来南门头。到王五家附近时，忽有人匆匆跑了过来，还撞了他一下。许民喝道：“走路看着点。”对方却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许民正待走开，忽闻到一股强烈的血腥味，竟似从王五院中传出来的。他亦知王五烧出“青花见五色”之事，心中隐隐觉得不妙，便忙赶来王五院子。彼时天色未明，打火一看，王五和他的监视对象田水月均死在了院子中。许民大吃一惊，不敢多作逗留，忙赶回徽州会馆向黄丹阳禀报。黄丹阳知道堂兄正与杂帮会首周时臣在房中饮酒，而死者王五正是杂帮之人，他不欲节外生枝，便以别的名目将黄云霄叫了出来。

黄云霄听说究竟后，很是愤怒。他当然不是真的关心王五、田水月二人，只是凶手极可能不但得到了“青花见五色”花瓶，还从田水月口中逼取了画料秘技。无论对方是谁，不日后便会以“青花见五色”称雄于瓷业，那么他重振吴窑的计划便会泡汤。

黄丹阳却没有想那么远，忙告道：“王五烧出‘青花见五色’，一日之内，镇人皆知，人人垂涎，不想竟有人为此不惜杀人。我白天两次到过王五家，有不少人看到，现下他死了，怕是会立即怀疑到徽帮头上。虽然我们并没有杀人，但私下做的这些事，总不好说出去。”

黄云霄觉得有理，道：“正好周时臣在此，我先当着他面假意离开景德镇。官府找不到你我，又没有凭据，一时也不能拿徽帮怎样。”遂就此而定。

周时臣听了，心中不免失望。他拿黄云霄当朋友，对方却仍然在利用他。

黄云霄看出他心意，正色道：“周老弟，你只是周时臣时，我自然拿你当兄弟。但你是杂帮会首身份时，我便是徽帮会首身份，只能各为其帮，各谋其利。”

周时臣道：“那么黄先生要如何区别呢？”黄云霄道：“这个……”

何寻道：“好了，二位会首的恩怨回头私下解决，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问。黄会首，你手下许民发现王五遇害前，曾撞见过一个人，那人是什么模样？”

黄云霄道：“天黑未能看清楚面貌。不过那个人应该不是凶手。”

何寻奇道：“黄会首如何能知道？”

黄云霄道：“听说王五胸口要害中了一刀，入刀极深，凶手应该是个孔武有力之人。而据许民说，那个人很是瘦弱，撞到他身上时，还被反弹得退了两步。许民只是中等身材，不算什么彪形大汉，足见对方气力不足。我猜对方也在暗中窥测‘青花见五色’，想深夜去王五家盗取，不

想有人先下手为强，王五已然遇害，他吓了一跳，所以匆忙逃了。”

何寻料想浮梁县衙和景德镇巡检司中必有徽帮眼线，不无讥讽地道：“黄会首当真神通广大，居然连王五伤势情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黄云霄道：“何巡捕，不瞒你说，我比你更想抓住凶手。其实我假意离开景德镇，也是为了暗中调查这件案子。”

何寻道：“那么黄会首可有发现什么线索？”

黄云霄摇头道：“不比官府发现的多多少。而且我一直想不通凶手既是在将军槐下杀了田水月，为何还要白费力气将他移往王五院中。现下得到王五妻儿也一并遇害的消息，这才明白过来。”

何寻忙问道：“黄会首认为凶手移尸是什么缘由？”

黄云霄道：“应该是田水月遇害在先，凶手杀了他后，再带着尸体赶去王五家中杀人，然后再赶去官庄杀了王五妻儿。”

周时臣问道：“黄先生认为凶手是否知道田水月才是‘青花见五色’真正画料者？”

黄云霄摇了摇头，道：“王五只将真相告诉了丹阳，还叮嘱他不要传出去，外人不可能知道。依我来看，田水月被杀只是偶然事件，他无意中卷入了什么，譬如听到了凶手行凶的计划。”又叹道：“既然王五妻儿死前受过毒打，凶手一定是要问取‘青花见五色’的秘密，当王五妻子说出秘密只有田水月知道，凶手发现自己杀了唯一掌握秘技的人后，想来是悔之莫及了。”

黄氏一番猜测，与周时臣之前推断大致相同。何寻亦因此对黄云霄刮目相看，忙将周时臣拉到一边，道：“黄云霄虽然别有用心，但目标总算一致。周公子看是否要将我们新发现的线索告知他，也许能从他的角度或是利用徽帮的势力提供些帮助？”

周时臣道：“及早捉住凶手要紧，能有人多出一分力，总是好的。”

何寻道：“周公子能这么想，足见大人有大量。”

周时臣道：“况且我们现在不说，日后黄先生也自会知晓。”

何寻便将新发现的线索，如杀死王五和杀死其妻儿不是同一名凶手、将军槐附近货船等，一五一十地对黄云霄说了，连周时臣书房失窃也没有落下。

黄云霄闻言很是惊异，先问道：“竟然有人到周老弟书房盗走了徐渭真迹？”

周时臣点点头，道：“那幅《黄甲图》是操觚传家之宝，我必须得尽快寻回来，好归还原主。”虽不大情愿，仍然不得不就势开口向对方求助，道：“黄先生耳聪目明，若是有《黄甲图》的消息，还烦请知会一声，周某必有厚报。”

黄云霄道：“厚报就不必了。周老弟放心，我会派人四处打听。”又道：“目下至少有了一名凶手和座船的样貌，我会让手下留意去找。如果他人在景德镇，掘地三尺，也要找他出来。他若逃离了浮梁，我也会发出江湖告急令，请各地徽商帮忙。是人就要吃饭穿衣，一有需求，就有办法找到他。”

徽帮把持了景德镇的经济，而徽商生意则遍及中国，若是由徽帮出面追捕，一定事半功倍。

何寻忙道了谢，起身告辞。周时臣道：“何巡捕先请，我还有几句话要对黄先生说。”

等何寻出去，黄云霄道：“之前的事，是我不对……”

周时臣道：“何必道歉，黄先生也说了，你我均是一帮会首，各有立场。但我现在以周时臣、以朋友的身份问你一句，当晚黄先生一再说厌恶行帮之争，说什么希望打破壁垒，原来都是假的吗？”

黄云霄道：“不算是假。我跟周老弟一样，也希望瓷业越来越好，精

瓷越来越多。”

周时臣道：“不，你希望的只是徽帮越来越好，所以你才愿意花高价收买王五，愿意放下私仇接近田水月。你从来都比别人看得更远，不过却只是为了徽人的利益。”

黄云霄叹道：“我的心思，竟全被周老弟看透了。”又坦然承认道：“壁垒不可能打破，既不可能打破，便只能做自己能做到的，这是我们商人的原则。周老弟其实心中比谁都清楚，壁垒会一直在那里，你永远娶不到魏希光。都帮不仅仅在对付我徽帮，也在蚕夺杂帮的利益。你是杂帮会首，按理该为杂帮争取最大的利益，可你做了什么，你什么都没做，作为会首如此，作为周时臣也是如此。你天生便有巧匠心思，本可在青花领域长袖善舞。我一直以为，如果世上当真有人能烧出‘青花见九色’的至尊瓷器，一定是你周时臣。但你却因为都帮的打压，主动选择了避让，去做赝品，去烧仿古。虽然也名利双收，可你对得起上天赐给你的绝高天赋吗？”

周时臣一时愣住，竟无言以对。

黄云霄又道：“反过来说，我徽帮压住都帮，对你杂帮也有好处。你不帮我就算了，反而联合官府，一道怀疑我、对付我。”

周时臣道：“我绝没有联合官府对付黄先生的意思，只是我跟何巡捕一道调查案子，凑巧证人证词指向了徽帮，我们一道来会馆盘询。”

黄云霄道：“都帮岂不是更可疑？余母上月便已过世，为何拖到七月才下葬？都帮首脑人物说是回了都昌，当真回去了吗？”

之前因为徽窑陈仲美妻子江若兰一案，周时臣也怀疑都帮集体回乡奔丧只是幌子，私下则安排了计划对付徽帮。此刻听黄云霄亦有此怀疑，不过意指王五一案，忙实话告道：“变工节当日，巡检司陈通判怕出事，派了便衣兵卒监视三帮，你我均在监视之列。兵卒亲眼见到都帮人物登船离镇。而周窑开出‘青花见五色’是在这之后的事，都帮首脑不可能知道，更不可能及时作出安排。”

黄云霄冷静了下来，道：“我适才有些失态了，抱歉。”思虑一番，续道：“其实以都帮行事风格，绝少能做出杀人这种事来，他们通常都是偷师偷技。这一点，挛窑魏氏应该最有体会。换作我是都帮帮主崔无忌，派人保护王五还来不及，更不要说害他了。”

周时臣道：“那么依黄先生看来，谁嫌疑最大？”

黄云霄想了想，道：“既是凶手杀人前曾向王五娘子逼问‘青花见五色’秘技，必定是瓷业工匠了。王五本身是杂帮之人，徽帮、都帮也没有嫌疑，只有可能是外地民窑派人做的。像福建建窑、德化窑等自古就是名窑，而今早被景德镇超越，或许他们派了人在景德镇扮学徒、做佣工，偷师学艺，就跟当年都昌人初来景德镇一样。”

周时臣道：“多谢指点。”辞了出来，告知何寻道：“都帮、徽帮都想从王五身上得利，应该没有嫌疑了。何巡捕不妨再走一趟都帮，请崔会首出手相助。”

都帮掌控着船帮，船帮则垄断了昌江船运，既是有了凶手座船图形，只要都帮出面相助，找起来就容易多了。

何寻闻言便道：“好，我这就赶去都昌会馆。天色不早，周公子早些回去歇息，有消息我再来周窑知会。”

回来周窑，正好遇到掌厨许衡。周时臣忙道：“老许，你不必再在我这里了，徽州会馆好多人都等着你回去呢。”

许衡双眼一瞪，道：“不行，我们说好的，直到黄会首回来，我要一直留在周窑掌勺。周公子既然回来了，我这就下厨准备去。”

周时臣不好说黄云霄其实没有真正离开，只得任他去了。

矜稠闻声迎了出来，叫道：“公子，我正要找你。”

周时臣问道：“出了什么事？”

矜稠道：“不久前有人隔墙往周窑内丢了一块石头，外面包着一团纸。吴祥瑞捡到了，发现是一封信。”

周时臣道：“什么信？”

矜稠道：“写给公子你的，说是操公子的《黄甲图》在他手上，指名要你拿秘技去换。”

周时臣大吃一惊，忙问道：“什么秘技？”

矜稠道：“就是公子烧出好瓷的秘技。”

周时臣将信展开，果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黄甲图》在我手，拿周窑秘技来换。”

周时臣忙问道：“吴祥瑞人呢？”

矜稠道：“他看信后立即就追出去了，想去抓丢信的人。”

周时臣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进堂坐下。矜稠将油灯灯丝捻得更亮些，问道：“若是吴祥瑞抓不住对方，该怎么办？”

话音刚落，吴祥瑞便哭丧着脸走了进来，双手一摊，道：“给那人跑了。”

周时臣道：“对方既有所求，这信上又没有写交换地点，必定还会再送信来。祥瑞，你去大门口等着。”安排妥当，自进来私人工坊间，从案桌暗格中取出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周氏瓷谈”四个字。

矜稠见到很是惊异，道：“原来公子真有一本《周氏秘技》，我竟然不知道。”

周时臣笑道：“还不是因为你嫌工坊脏，极少进来？”又道：“这不是什么‘秘技’，只是我平日烧制瓷器时记下的一些心得。对了，取纸笔来。关于王五那件‘青花见五色’，我也有一些想记下来的话。”

矜稠忙取来纸笔，一边研磨，一边问道：“公子是不是觉得自己也能烧出‘青花见五色’？到底有什么秘诀？”

周时臣笑道：“你也关心这个？”

稔稠道：“我只是好奇，王五烧出‘青花见五色’后，轰动全镇，人人都想知道到底是怎么烧出来的，甚至还有人因此杀了他。”忽然想到一事，道：“王五就是因为‘青花见五色’被杀的，公子还是不要写什么心得好，万一……”

周时臣道：“我只是想把自己的一些看法记下来，未必就能真的烧出‘青花见五色’，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

稔稠一把夺过豪笔，道：“不行，我得先知道公子的看法。老夫人既把公子交给了我，我得尽职尽责。”

周时臣道：“那好，你去端些酒菜来，我们一边吃一边说。”

稔稠嫣然笑道：“早就给公子预备好咸水粑了，一直蒸在笼上呢。”

三杯热酒下肚，乏气立消，周时臣也来了精神，道：“那件‘青花见五色’其实是无意中烧成的，关键在于田水月，他偷偷在花瓶素坯作了画，混入王五娘子画料的器物中，王五等浑然不觉，照常往花瓶上上了釉，再送来周窑入匣烧成。”

稔稠问道：“那么那位田水月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周时臣道：“他是水墨名家，大写意画风与‘青花见五色’这种淡韵天然的瓷风十分贴合。但他毕竟是个瓷业新手，所以我猜他在流程上仍然是学着王五娘子的模样，不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画坯时保持了他自己独特的画风而已。”

稔稠道：“照公子这么说，只要学会了田水月的大写意画法，便能画出‘青花见五色’了？”

周时臣道：“那可不一定。因为我们只知道田水月是偷偷画料，却不知道隔了多久才上釉，时间长短不同，甚至花瓶摆放位置不同，青料沁渗都会有很大差别。又或者他有没有按画者习惯往青料中加别的东西？”

在王五家时，我闻过院角的青料罐子，有一股强烈的药味，我怀疑他把景德医馆的什么药材丢到青料里面了。不过这些因素都是可控的，只要有恒心，完全能一遍遍试出来。”

稔稠道：“咦，旁人都说公子只是仿造古器高手，公子什么时候也成了青花行家了？”

周时臣笑道：“工艺都是共通的，能有多大区别？如果要再烧出‘青花见五色’，我们可比别人有优势多了。王五那件‘青花见五色’是在周窑烧成，我知道那一窑的火温等具体状况，又知道火窑内匣钵、器物摆放位置，只需要先按之前的条件烧上一两次，再改变可控因素，反复尝试，不难烧出‘青花见五色’来。”

稔稠道：“呀，我不准公子写下这些。这不是招来杀身之祸的东西，还能是什么？”

周时臣叹道：“凶手杀死王五，虽说是为了‘青花见五色’，却是走入魔怔了。这样心肠歹毒的人，就算得到秘技，也烧不出好瓷器来。”

忽听到吴祥瑞在门外叫道：“师傅，又有信来。”

稔稠便从周时臣身边起来，走过去拉开门，问道：“见到送信人了吗？”

吴祥瑞摇头道：“没有，他还是老法子，用纸包石头扔进院墙的。”

周时臣展信一看，却见上面写道：“今夜子时，西塔之下。”

吴祥瑞道：“这贼子好大胆，敢公然要挟师傅。师傅，要不要弟子现下赶去寻巡检司报官？”

周时臣忙道：“不必。《黄甲图》是操家祖传之物，须得尽快物归原主。万一报了官，对方就此消失不见，或是干脆将画损毁，我罪过可就大了。”

吴祥瑞道：“师傅的意思是，要如贼人所愿，用师傅毕生心血去换图？”

周时臣点点头，道：“这件事，我自有主张。时辰不早，你早些去歇息，明日一早预备开工做活儿。”

等吴祥瑞离开，周时臣慢吞吞地将咸水粑吃完，这才洗净双手，将适才对矜稠谈及的一番话如实记录下来。等新写的几页纸墨迹干透，便夹入那册《周氏瓷谈》中。

矜稠问道：“公子真的要把这本小册子交给对方吗？”周时臣道：“真的。”

矜稠道：“这可是公子多年的心血。”

周时臣道：“所以我对对方还蛮有感激之情的。”

在对方眼中，周氏秘技显然要比徐渭真迹值钱得多，这对他本身就是一种肯定。而且对方不择手段，潜入周窑盗走《黄甲图》，时机把握得刚刚好，足见他一直在暗中觊觎周窑，倒令周时臣平生出几分知己之感来。

矜稠显然不能领会这一层深意，道：“公子说错了吧，是恨他才对。”

周时臣道：“你放心，我自有法子找到这个人。”挨到亥时过了，便将《周氏瓷谈》用布包了，放入怀中，自往西塔而来。

西塔位于景德镇镇西，距离昌江不远，因外墙为红色，故又称“红塔”。宋建隆二年（961年）始筑。塔高十余丈，六角七层，雄伟挺拔，夕阳西照时，尤为壮观，“西塔夕阳”遂成为浮梁著名景观。明代宣德年间，浮梁知县曾鼎有《西塔夕阳》诗道：

巍峨雁塔倚虚空，铃铎声传十里风。
绝顶曾藏金舍利，闲阶倒栽玉芙蓉。
光连霄汉行云外，影浸池塘夕照中。
步履登临遥望外，江山如画胜无穷。

形象地描绘了夕阳映照下的西塔景观。入夜后，邻近望江楼的映天灯火便成为景德镇一景，华灯闪耀，夜色未央。

周时臣提前两刻到了西塔，四下逛了一逛，并没有发现闲人。他既能望见西面望江楼灯火通明，亦能清楚听到酒楼的欢声笑语。默默等了许久，估摸子时早过了，却还是没有见人来。忽听到大松树后有动静，忙喝道：“谁在那里？”

[1] 青花白釉入火始明。古人难以理解青花料经高温烧制后变为蓝色的原因，遂认为是天意所致（古人认为万物均为天所造就，故称天为造物主）。“无极”“太极”均有宇宙本源、万物原始而茫昧难求之义，带有神秘色彩。

[2] 坯先有柄长三寸，便于画料吹釉，工毕斡去，盖线挖坯（音dǔ，指坯足）。落款另归一工。宣德是明宣宗年号。宣德青花号称明代最为精美的瓷器，因而后人仿制宣德瓷器，往往题“宣德”或“成化”款。这里“总题宣德大明年”含借代义，并非全部瓷器都题“宣德”款。

[3] 西塔：江西著名的古塔之一，今犹存，位于江西景德镇市内。

[4] 苏轼与浮梁人氏程筠（字德林）为同年进士，交情深厚，苏轼曾应程筠之请，为他写过先坟（思成堂、归真堂）二诗。程筠曾写诗寄给苏轼，有“行旌既待金诏召，邱壑恒留太史书”之句，即言明苏轼有手迹收藏在程家。

[5] 尸格：验尸单格。也称验状、尸单。明人冯梦龙《古今小说》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若不见贴骨伤痕，凶手怎肯伏罪？没有尸格，如何申得上司过？”

[6] 朱宸濠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后裔，朱权十三岁封藩于大宁，世称宁王，永乐元年（1403年）改封南昌。他神姿秀朗，慧心聪悟，于书无所不读，一生致力于研读著述，并多有成就。朱宸濠却与祖先性情大不相同，袭封后妄图效仿明成祖朱棣，趁明武宗朱厚照荒于政事，秘密准备叛乱。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因不断有大臣告发宁王朱宸濠谋反，决意亲自南下。朱宸濠听到消息后，破釜沉舟，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乘其生日，地方文武官员入府祝贺之机，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当日杀死不从其命的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按察司副使许逵等，正式起兵。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急调兵讨伐，于七月二十六日在鄱阳湖大败叛军，朱宸濠本人束手就擒。震惊全国的“宁王之乱”至此结束，历时仅四十三日。明武宗为显示自己大智大勇，又一手导演了一幕闹剧：在南京设广场受俘，并与佞臣江彬等人身着戎服，树大旗，整军容，出城数十里，先故意将朱宸濠重新释放，然后再伐鼓鸣金，由皇帝

亲自动手，将宁王抓获，接着大摆庆功宴，庆祝平叛胜利。明武宗此举，传为笑谈。按江彬原意，本来还想让皇帝在鄱阳湖的一次模拟战中捕获宁王。自古以来，荒唐可笑之皇帝，明武宗当排第一。又，明武宗在位时，浙江钱塘发生命案，死者身中五刀，刀刀致命。钱塘县断定该人系自杀身亡，上报刑部，刑部断然驳回重审。杭州府重审后仍上报自杀身亡，刑部再次驳回并报大理寺，遂上达天听。明武宗大怒道：“岂有身中五刀自毙者？欲将朕比晋惠帝乎？”下旨彻查杭州府及钱塘，最终查明凶手乃钱塘县令妻侄。晋惠帝昏庸愚昧，尝在华林园听到蛙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及天下大荒乱，百姓饿死，曰：“何不食肉糜？”

[7]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靖，山东蓬莱人。出身将家，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承袭其父澄州卫指挥军事之职。嘉靖年间，倭寇屡犯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给沿海居民造成极大的损失和痛苦。兵部主事计士元，推荐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闾。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苟”。戚继光获得朝廷信任，从浙江义乌募集矿工和农民，编练“戚家军”，并指挥这支军队转战浙江等地沿海一带，经过二十余年时间，终荡平倭患，亦成就一代名将功业。戚继光曾为诗道：“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之后奉命北上，经营北疆，在蓟州十六年，加固长城，筑建墩台，整顿屯田，训练军队，制订车、步、骑配合作战的战术，形成墙、台、堠密切联络的防御体系，多次击退侵扰之敌，军威大振，蓟门平静。时人誉为“足称振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其人亦效法胡宗宪，以巴结权贵来固己权势，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送给首辅张居正（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明宫奇案》）。某年总兵府因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如妙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至。张居正死后，戚继光迅速失势，被一贬再贬。晚年家徒四壁、医药不备，且被妻子王氏遗弃。万历十五年（1588年）十二月初八日，病逝于蓬莱故里，时年六十岁。

[8] 戚继光非但是军事名家，更是武术名家，强调各种兵器、各兵种的专业分工，整体配合，如《纪效新书》云：“开大阵，对大敌”不同于“场中较艺，擒捕小贼”，“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摇？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在对敌作战中，戚继光发明了著名的“鸳鸯阵”。鸳鸯阵由十二名步兵组成，除队长一名、伙夫一名外，其余士兵如下安排：最前面两人持两种不同功能的藤牌主要担任护卫工作，其后两名战士手持一丈三尺的“狼筅”扫击敌人，狼筅手后面是四名长枪手担任主要的刺杀工作，最后面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当时倭寇多次大败明军，是因为倭寇武艺大大高于明军个体兵士。但戚家军却能以“鸳鸯阵”集中多人优势，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几乎战无不胜，甚至还创造了歼倭上千名，“戚家军”无一伤亡的战例。

[9] 后戚继光于36岁、37岁、48岁时娶妾沈氏、陈氏、杨氏，先后生戚祚国、戚安国、戚昌国、戚报国、戚兴国五子。娶妾一事一直瞒着妻子王氏。王氏意外得知后，提刀欲杀戚继光。戚继光内穿铠甲进入王氏卧室，号啕大哭，诉说没有子嗣对不起祖宗，又表示愿意将次子戚安国过继给王氏抚养，这才勉强平息了风波。戚安国在戚继光前过世，王氏不能忍受打击，愤而离家，只留下戚继光一人孤独到死。

[10] 谥号：人死后依其生，前行迹而为之所立的称号。帝王的谥号一般由礼官议上；臣下的谥号由朝廷赐予。一般文人士或隐士的谥号，则由其亲友、门生或故吏所加，称为私谥，与朝廷颁赐的不同。直到万历末年，明廷才为戚继光谥“武庄”，天启年间改谥“武毅”。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皇帝下旨在戚继光故里蓬莱建表功祠，春秋祭祀。

第五章 绝妙功夫

中国画从来都不像实物，盖因中国书画同源，绘画同书法一样，随意挥洒，披露胸怀。山水图的重点并不在于如何与真实山水相近，而在于表现对象的气韵，以及画者自身的审美情思，一望而知其为画。故在绘画上，中国画重神韵，西洋画重形似。



匣钵由来格不同，一般层叠着砂工。
更多平匣排清器，遥望馒头正出笼。^[1]

匣钵烧皴破不妨，倩他薄箴尽掩藏。
一经红火同镇铁，格物谁能理共详。^[2]

——龚弑《陶歌》

周时臣大喝一声后，有人期期艾艾走了出来，却是其新收的弟子吴祥瑞。

周时臣大为意外，问道：“你来做这里做什么？”

吴祥瑞讪讪答道：“我担心师傅中了奸人毒计，所以偷偷跟了出来。”

周时臣大怒，斥道：“胡闹，一定是对方看到你躲在树后，以为是我暗中伏下了帮手，才迟迟没有出现。你快些回去，别耽误我大事。”

吴祥瑞嗫嚅道：“可是……”

周时臣道：“你才刚刚拜我为师，便要违抗师命吗？”吴祥瑞道：“不敢。”只得转身去了。

周时臣又等了两刻，仍然不见人影，忽然心念一动，暗道：“这人必是知道《黄甲图》是操家之物，我势必取回，所以才敢任意要挟我。但他也该知道这几日我因为查案跟巡检司走得极近，他怎么能确保我一定不会报官或是暗中埋伏人手伏击他呢？嗯，之所以选择西塔为交易地点，一定是有缘由的。”

转头凝视西面酒楼灯火片刻，便径直往望江楼而来。

望江楼做中午到夜间生意。虽已过子夜，但酒楼仍滞留有不少酒客，多是外地行商。周时臣刚一进门，便有个小厮模样的年轻男子凑上来问道：“你是周时臣周公子吗？”

周时臣道：“你是谁？”

小厮道：“小的是中间人。那人要的东西，周公子带来了吗？”

周时臣点点头，取出布包，问道：“那人人在哪里？”

小厮道：“给我。”见周时臣不肯松手，便道：“这是那人的条件之一，先验货，后交图。”

周时臣不悦地道：“我周时臣说过的话，哪有不作数的？”

小厮赔笑道：“小的只是中间人而已。那人正在暗处盯着呢，公子再拖延片刻，这桩交易怕是就要黄了。”

周时臣心道：“这人约我与西塔交易，他自己却躲在望江楼附近，还弄了个中间人出来，如此心计，必是有图带在身上，怕我带了帮手，捉他个现行。”既能确定对方诚心交易，便放了手。

小厮拿到布包，笑道：“劳烦周公子等在这里，不要乱动。”

他不往外走，居然一溜烟穿过大堂、往楼上雅间去了。

周时臣等了好大一会儿，始终不见人下来，不免着急。正好伙计上菜经过看到他，叫道：“周公子，你果然来了。”

周时臣道：“你知道我今晚来会来这里？”

伙计道：“嗯。有人留了东西给你，是个卷轴。”

周时臣忙问道：“什么人留下的？”

伙计道：“不知道。有人直接放在了柜台后面，下面压着张条子。小的不识字，掌柜又不在，还特地请了账房来读，说是给周公子的，还说你半夜会自己来取。”

周时臣忙抢到柜台后，果见台面上有一幅卷轴，一边纸条上写着：“周时臣午夜后来取。”笔迹与之前两封信一样。展开卷轴一看，正是那幅失窃的《黄甲图》，一时百感交集。

伙计笑着问道：“这是周公子的东西吗？”

周时臣道：“是，是，多谢小哥。”又问道，“楼上雅间有人吗？”伙计道：“有三个雅间有人。”

周时臣道：“都是些什么人？”伙计愣了一愣，答道：“什么人都有的。”

周时臣道：“可否容我上楼看看？”伙计道：“当然可以。”

周时臣遂上楼来，逐一查看。第一个雅间是帮福建商人，正要去往九江，途经浮梁。第二个雅间是广东来的商人，也是北上路过这里。两间中均没有适才从他手中取走布包的小厮。再来看第三间，只坐着一个人，正埋头饮酒，即徽窑窑主陈仲美。

周时臣又将剩下雅间找遍，还是没有见到小厮，便就此作罢，来到陈仲美处，敲了敲门棱，叫道：“陈匠师，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饮酒？”

陈仲美道：“咦，周公子，你来了？快进来坐。来，一起喝一杯。这可是上好的九江陈年封缸酒，来，喝一杯。”

九江陈年封缸酒^[3]自古有名，以红泥小火炉温过后，热饮风味最佳。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最爱当地这种酒，曾作《问刘十九》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周时臣料想陈仲美是因为妻子惨死，才在这里借酒消愁，也不坐下，只上前夺下陈氏手中酒杯，劝道：“陈匠师，夜色已深，我送你回去。”

陈仲美道：“不，不想回去。周公子，你坐，我正好有事想问你。”

周时臣道：“什么？”

陈仲美道：“听说是周窑烧出了‘青花见五色’，对吧？你那窑都用了多少松柴？怎么，不肯说？也是，我是徽帮，你是杂帮，咱们是同行冤家。”

周时臣忙道：“不，不是不能说。我是看陈匠师你醉得厉害。”陈仲美道：“我没醉，你说，快说。”

周时臣无奈，便大致说了当日火窑情形，又道：“那一窑把桩师傅是吴窑杨采，陈匠师想知道更详尽的窑火情况，可以等杨师傅从南昌省亲回来后，直接问他。”

陈仲美似是清醒了许多，问道：“那么那一窑烧了多少件瓷器？匣钵位置又是如何摆放？”

同一火窑，不同位置，温度不同，甚至同一位置，高度不同，温度也大有差别，能烧制不同类型的瓷器。因而瓷坯装匣后入窑，如何摆放也是一门学问，行话叫作“满窑”。靠近窑门十二排匣钵位置的左右，叫作“拉前”，火力最高，主要装烧质量最好的瓷器。但这一位置最上、最下两层匣钵火力较差，可以烧一些质量差些的瓷器。十二排以后，叫做拉后，这些位置火力较低，专装大件、灰可器^[4]等。

周时臣大致说了瓷器类型及匣钵垒放位置。陈仲美又追问了一些装窑细节，这才叹道：“周公子果然是个大行家，我真该早点去学学你是如何满窑的。”

周时臣道：“随时欢迎陈匠师来周窑指点。来，我送你回去。”搀陈仲美下楼，替他结了酒账，又扶他出来。好在陈窑也位于镇西，离望江楼不远。到了陈窑门口，自有陈氏弟子迎出来，将半醉不醉的陈仲美架

了进去。

周时臣这才掉头，连夜赶来操家。操骥本已睡下，听说周时臣来归还《黄甲图》，狂喜之下，一跳而起，连鞋子都没穿好便冲了出来。

周时臣道：“画在这里，原物奉还。”

操骥展开一看，果然是徐渭原图，忙问道：“周兄是如何找回来的？”

周时臣不愿意提以物易物一事，免得对方起内疚之心，便道：“这个说来话长，我也乏了，回头得闲再说。”

将画送回操家后，周时臣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回来周窑时，却见矜稠和吴祥瑞还等在大门口，心中颇为感动，道：“这么晚了，快些进去睡觉。”

吴祥瑞问道：“师傅拿到画了吗？”

周时臣道：“拿到了，而且已经归还给操家了。”

吴祥瑞长吁一口气，道：“那就好。”

周时臣道：“从明日起，若是有人来周窑打听烧出‘青花见五色’那一窑的情状，便记下他的名字，速速来报我。”

吴祥瑞道：“是。”这才去睡了。

进来内室，矜稠才问道：“贼人到底是谁？”

周时臣道：“没见到人，对方计策十分高明。”大致说了经过。

矜稠道：“奇怪，贼人既然指名约在西塔，如何断定公子能想到其约的是望江楼？”

周时臣道：“我也是过了约定时间后好久才想明白的。”

稔稠道：“可贼人事先已经将画放在了柜台，无论公子交不交出秘技，还是一样能拿到画，不是吗？”

周时臣道：“他派了中间人在望江楼门前拦住我，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这是个极厉害的角色，不但聪明，而且胆大。好在他看起来只是想要我周窑的秘技，并没有恶意。”

稔稠讶然道：“这人如此卑鄙无耻，还叫没有恶意？”

周时臣笑道：“你不懂，这人使出如此手段，只为得到周氏秘技，堪称我的知己。”

稔稠摇头道：“公子一定是气糊涂了，说话颠三倒四。睡吧，我也困了，有话明日再说。”

因为心情相对轻松，这一觉竟睡到次日正午。周时臣起床后，刚出后堂，便听到前面乱哄哄一片，又见后院大门紧闭，忙招手叫过老仆，问道：“前院出了什么事？”

老仆周祥道：“都是来打听‘青花见五色’那窑情状的，少说也有百十来号人，一大早就这样了。稔稠机灵，先从外面把后院大门锁了，要不然公子连个安稳觉都睡不成。”

周时臣“哎哟”一声，心道：“我本来还指望这能成为一条有用线索，好追查到盗图贼人真实身份呢。这下可全完了。”

他昨日在《周氏瓷谈》中如实记录下了自己对烧制“青花见五色”的看法，最后特别强调想再烧出“青花见五色”的话，最好是先步前人后尘，先尽量还原王五那件青花原貌，如火窑温度、匣钵安放位置等。料想贼人不惜以偷窃这等伎俩来交换周氏制瓷秘技，必定会仔细阅读内文，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字。周时臣以仿古知名，对方必定是对仿制古器极有兴趣。然瓷业本是共通之技，而今“青花见五色”轰动全镇，俨然有至尊瓷器之相，贼人也必定兴趣浓厚。那么他一定会依照周时臣的提

示，赶来周窑打探上一窑情形状况。所以周时臣才事先叮嘱弟子吴祥瑞，令他记下打听者姓名。却没有料到镇上好奇者今日一拥而至，那贼人也必定混迹其中，却是万难再发现端倪了。

稔稠急急忙忙自厨下小侧门进来，道：“公子总算起床了。吴祥瑞让我来请教公子，他该怎么做？前后来了几百人，他实在应付不来了。”

周时臣道：“让他如实把那一窑的情状写出来，张贴在周窑大门外。”

稔稠大为不解，道：“目下全景德镇只有我们周窑烧出过‘青花见五色’，窑况应该当作不宣之秘，公子为何要这样做？”

周时臣难以对待女解释清楚，简短地道：“就当是被逼无奈吧。”

他无法到前院工坊做活，便从小侧门悄悄离开了家，预备先去魏氏工坊，料想周窑为魏希光所筑，必定也会有人前去找她打听火窑状况。忽远远见到饶州推官吴正志和那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亦挤在周窑大门外，似是对眼前人头攒动的场面极感兴趣。

周时臣忙招手叫过一名佣工，命他去将吴正志、利玛窦请过来。

二人走过来后，吴正志先笑道：“周公子，你这里可真热闹。我本来是陪利玛窦先生来拜访你的，不想连大门也进不去。”

周时臣连忙致歉，道：“我也没有料到会这样。”

利玛窦好奇问道：“看来是出了乱子，周公子何不命人将大门关上？”

周时臣笑道：“本地风俗，白日不能关闭大门，否则是‘关门绝户’，习俗与汉人最重子嗣一脉相承。”又道：“现下周窑乱成这样，实在没法子招待贵客。二位应该还没有到过望江楼吧？那里也算昌江一景，我就引二位过去，先略坐上一坐。”

吴正志尚不及回答，利玛窦已道：“实在太好了！我正想要多了解本地风俗民情，有周公子作陪，再好不过。”

三人遂往望江楼而来。

周时臣问道：“如何只见二位？”

吴正志笑道：“李玛诺传教士留在了浮梁县城传教。李日华本来是要来景德镇跟周公子叙叙旧的，但他那位同伴冯云将看上了杨知县的外甥女，非要留在县署，好寻机会跟美人亲近。李日华也没办法，只好陪他一道留下。”

周时臣奇道：“杨知县的外甥女冯小姐不是姓冯吗？”

吴正志道：“什么？”愣了一愣，这才会意对方意指按礼制同姓不能结婚，道：“冯云将是冯梦禎冯公独子，早就娶亲了，或许他只是仰慕冯小姐的文章才华吧^[5]。”话虽出口，却连自己也不信，摇了摇头，遂不再提此话题。

利玛窦道：“适才在周公子府邸时，我向人打听，据说众人聚集于此，是为了一件‘青花见五色’。那究竟是什么？”

吴正志笑道：“我已经向利玛窦先生解释过了，那应该是一件青花瓷器。但我自己也没见过‘青花见五色’，所以具体情形也说不上来。”

周时臣道：“利玛窦先生应该见过青花瓷器吧？”

利玛窦笑道：“当然，早在我来东方之前，就已经在画中^[6]见过了。而且在我们西方，青花瓷器可是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人们相信一旦毒药投入瓷杯中，它便会裂开或碎掉^[7]。”

周时臣听了颇觉有趣，又解释所谓的“青花见五色”，道：“瓷器上的蓝色图案，是用青料绘出。目下景德镇所用青料均为浙料，色泽浓翠，但也比较单一。有经验的匠师，如吴窑吴明官能通过某种特别的方法，使浙料呈现出浅淡不一的蓝色来。”

利玛窦道：“我明白了，所谓‘五色’，其实仍然都是蓝色，不过是不同的蓝。”

周时臣点头道：“大致是这个道理。吴窑所出瓷器叫作‘青花见三色’，已是青花中的珍品。”正好路过一家琢器店，便引二人进去，拿起一只花瓶，解释一番，又道：“吴明官的‘三色’出现时，之所以能轰动一方，实是因为浙料发色单一，这是受限于原料的情况下，在制瓷技法上的巨大突破。”

只是一时寻不到吴窑斗彩作品，利玛窦只能凭空想象一番，不免有所遗憾。

吴正志道：“而今周公子又烧出‘青花见五色’，多了两色，可谓后来者居上了。那只‘青花见五色’在哪里？”

周时臣道：“其实我自己跟‘青花见五色’没多大关系，那只花瓶也失了踪。”因吴正志是饶州推官，本来就负责全州司法，无须隐瞒，当即详细说了王五因“青花见五色”被杀一事。

吴正志听说王五全家惨遭灭门，悚然而惊，忙道：“利玛窦先生初到此地，这些血腥的案子还是不要再提的好。”

进来望江楼，周时臣指名要“昌运”雅间。伙计忙告道：“那雅间已经被入定了，周公子不妨换隔壁的‘昌鸿’，位置也不错。”

周时臣其实并不在于哪间雅间，只是想引利玛窦看“昌运”墙上的徐渭画作，便问道：“既是定了，对方人应该还没到吧？”伙计道：“没有。”

周时臣道：“那好，我就定‘昌鸿’，但我想先带这二位到‘昌运’看看壁画，可以吗？”伙计笑道：“当然可以。”

周时臣遂引吴正志、利玛窦上楼，进来“昌运”，指着南、北两幅壁

画道：“这是典型的水墨画，只用黑墨，却用深浅勾勒出山峦起伏、江水微澜，跟‘青花见五色’有异曲同工之妙。”

吴正志出身名门，跟当今书画大师董其昌同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又是至交好友，吴氏楠木厅老宅“云起楼”即为董其昌所题，吴家所藏绝世名作《富春山居图》也是由董其昌转让。吴氏于书画一道亦是大行家，一见那两幅山水图，便惊呼出声，道：“啊，周公子，这……这是……”

周时臣忙上前一步，低声道：“这是自称田丹水的老者所画，他也因为牵涉‘青花见五色’而被杀了。”

吴正志一时瞠目结舌，但亦不再追问画作者到底是谁。

利玛窦来回观赏一番，好奇问道：“这种浓淡的效果，是因为往墨中掺了不同的水吗？”

周时臣道：“据目击者称，这位作者只用了一墨，旁边放了一盆水，他需要时，使用墨笔直接蘸水。”

利玛窦听了颇为神往，道：“绘画不是一门简单的手艺，而是艺术，包含着绘者的精神、观念、品格、情感、审美等众多因素，当它们与具体工具、技法等实际手段融为一体时，便能相辅相成，成就杰作。”

周时臣听了很是赞叹，心道：“本以为这是个势利的传教士，为传教可以做出一切牺牲，想不到居然是个大行家，眼光、品味绝不在我之下。”

他不知道彼时西方艺术精品大多与宗教有关，利玛窦自幼入教，在罗马教廷长大，孜孜好学，所见所观尽是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天才杰作，艺术品位想不高雅也难。其本人又精通东西方文化，眼界自然高人一等。

利玛窦又道：“我在西方时，在教堂见过许多壁画，到东方来，亦在佛寺道观观赏过不少，但多是神佛一类。像这类山水壁画，还是第一次

见到。我有一点小小心得，希望能与周公子探讨。”

周时臣道：“愿闻其详。”

利玛窦道：“我的母国叫意大利，我们那里有一个文艺复兴时期[8]，就是大量汲取外来文化后而发生的一场文艺革新运动。说起来这场运动跟贵国不无关系，起源是一本名叫《东方见闻录》。作者名叫马可·波罗，他在大元朝时来过中国，居住了十几年，到过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后来他回国后，出版了一本书，引发了欧洲翻天覆地的变革[9]……”

转念想到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亦是由《东方见闻录》而打破，若再提马可·波罗，不免有对天主不敬的嫌疑，便转换了话题，道：“还是直接说文艺复兴吧。我们意大利出了三位绝顶画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均是油画圣手……”

周时臣道：“油画[10]？”

利玛窦道：“我们西洋画叫作油画[11]，是用容易干的油质调和颜料作为油彩，在布板上作画。”

周时臣道：“我们也有油漆画，作于布帛或是木板上。”

利玛窦笑道：“周公子说的油漆画我也见过，我们西洋油画不是那样的。”大致叙述了一番。

原来西洋用的画布、画板、厚纸或墙面都是经过特殊处理。油画颜料干后不变色，且能多种颜色调和，画师可以画出丰富、逼真的色彩。又因其覆盖力强，绘画时可以由深到浅，逐层覆盖，使绘画产生立体感。

周时臣听了解释，这才明白过来，道：“原来如此。”

利玛窦道：“我随身带有天主、圣母画像，便是典型的油画画作。不巧我放在了官署客馆中，一会儿我再引周公子前去观赏。”又道：“只是我们西洋画跟中国画大有分别，西洋画注重立体写实，中国画要求气韵

生动。”

吴正志插口道：“你们西洋画画的只是实物，而我们中国画是要表现天地之间的生命气韵，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

利玛窦道：“吴推官说的极是。简单来说，西洋艺术重客观，中国艺术重主观。但我提及这些，绝不是要评判孰高孰低，而是隐约感觉周公子提及的奇妙的‘青花见五色’，与我们西洋画所采用的明暗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时臣对这种于交流中学习开拓极有兴趣，忙道：“可惜我从来没有见过西洋油画，一时难以体会微妙之处，还请利玛窦先生再说得细致一些。”

中国文人多有以历史文明悠久自负者，习惯固步自封，看不起外来文化。利玛窦见周时臣盛名在外，仍虚心求教，平生实难遇到，也很是高兴，忙道：“周公子既不嫌弃我才疏学浅，那么我便从头道来。之前说过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区别，中国画不以真实再现具体的自然形象为目的，譬如眼前这幅《昌江图》，跟真实的江河没有半分相似。我说的相似，是说河岸轮廓、宽窄比例等……”

吴正志道：“若真要画成昌江本来的面貌，那么便是地图，而不是画作了。中国画从来都不像实物，盖因中国书画同源，绘画同书法一样，随意挥洒，披露胸怀。”

利玛窦道：“我知道。中国山水图的重点并不在于如何与真实山水相近，而在于表现对象的气韵，以及画者自身的审美情思，一望而知其为画。比如这位田丹水画者，信手挥洒，看似无度，其实内中包含着他自己的规则章法。故在绘画上，中国画重神韵，西洋画重形似。举例而言，嗯，这两幅山水画不好举例，中国画中也有人物，通常画师会描出一条蛋形线条，表示这是人的脸蛋。但其实人的脸蛋周围并无此线，这条线只是画师故意勾勒，以作为脸与背景的界线。再如，画师在脸蛋中画一曲尺形线，表示这是人的鼻子。其实鼻子上也并没有这道线，这线是作为鼻与脸的界线。”

周时臣道：“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说，中国画中的线条大都不是物象所原有，而是画师另外勾勒出来的，用以代表两物象界限。其实眼前这两幅山水图也是如此，真正的山水实物上并没有线，而画师用了不少线条来表现轮廓。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画的一大特征，山水中的线条特名为‘皴法’，人物中的线条特名为‘衣褶’，都是艰深的功夫。这一节，吴推官是行家，能讲出一大堆道道来。”

利玛窦道：“原来还有这么多名目。嗯，我的意思是，中国画盛用线条，油画线条都不显著。油画既注重写实，便要力求形似，有各物的界，界上并不描线。如此，只能通过色彩真实、明暗对比、肌理细致以及笔触、质感、光感、空间、背景等多种因素来实现。比如人坐在窗口，旭日东升时，阳光照在侧脸上，那么东面的脸明亮有光泽，西面的脸则阴暗晦涩，只要画师将这点画出来，形成由近及远的清晰层次，立体感就出来了。”

周时臣蓦然醒悟，道：“不错，这跟以‘青花见三色’或‘五色’来体现画面层次是一个道理。”又问道，“那么具体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利玛窦道：“暗部通常用深色油彩多层薄涂，亮部则用浅色油彩厚抹和画刀堆色法。”

周时臣道：“暗部要薄涂，亮部反而要厚抹？”

利玛窦点点头，道：“这是画师们长期实践后得到的结果，如此暗部显得深邃，亮部则有厚重的真实感。”

周时臣道：“呀，这可是极好的经验之谈，我再试画青花时，一定要试一下。”又问道，“可还有其他诀窍？”

利玛窦道：“在我们西方，画师们更侧重探索笔触^[12]的运用。这其实更像是带着个人心境和情感创作，当画师情绪波动起伏时，通过控制笔触的轻、重、缓、急和动势方向，能使被塑造的形象显出生动感。”

吴正志本对西洋艺术不以为意，渐渐也听得出神，忍不住插口道：“如此，便与中国画也有些类似了，画师带了情绪，正如我之前所言‘披露胸怀’，所以画出了一种神韵。”

利玛窦笑道：“有点这个意思。”又问道：“周公子提及的制作青花瓷器的青料，那是什么东西？”

周时臣道：“是一种从矿石中提炼的原料。”

利玛窦道：“在油画表现力方面，还有一个技巧，周公子也许可以借鉴。油彩是用油调制颜料制成，早期用过鸡蛋、牛奶、无花果树液等，后来多用亚麻仁油，使用这种油，油彩浓厚时具有覆盖力，稀薄时又具有透明的特性，且有良好的弹性，干透后能很好地保持原状及光泽。也有另外使用核桃油、红花籽油的，因为油脂各自特性不同，如有的调制出来的油彩会稍微偏黄，有的干燥时间长，但亮度更高等……”

周时臣道：“如果在同一张画上使用不同的油脂调出来的油彩，因为光泽等差异，便能产生奇异的效果。”

利玛窦笑道：“正是这个意思。周公子聪明绝顶，一点即透。”

周时臣心道：“西洋油画跟本国制瓷确实有许多共通之处，如他们以油脂加入颜料，固住画面，增加图画亮泽。制瓷是先以青料作画，再上釉浆，目的也是固住画面，增加亮泽。二者道理基本相同。既然西洋画家能以不同油脂调制颜料来增加独异性，或许不同浓度的釉浆也对能否烧制出‘青花见五色’有影响。”一时心痒难耐，恨不得立即奔回周窑，着意试验一番。

利玛窦又道：“不过这其中的过程需要长时间反复探索。我国大师达·芬奇也曾经对不同油性颜料进行过多次研究运用，但由于他追求尽善尽美，频繁地用新技术对画作进行灾难性的试验，致使他的许多作品被毁坏，未能留存下来^[13]。”

周时臣问道：“这位达·芬奇先生也算是积极创新进取的楷模了。他……”

利玛窦不无遗憾地道：“达·芬奇先生早在八十年前过世了。”

周时臣尚不及回答，忽见伙计引着三人进来，知道预订“昌运”雅间的客人到了，忙道：“我们这就移步隔壁吧。”忽认出进来三人竟是魏希光和年二、原姑叔嫂，大为惊讶，上前问道：“三位如何会在这里？”

年二很是不快，不客气地反道：“周公子又不是官府中人，怎么每每见面，都是一副盘问的语气？”

周时臣忙道：“我绝无此意，不过是见到二位跟魏家娘子在一起，实在有些奇怪。”

原姑忙道：“周公子别怪叔叔。是这样，我们想在镇上投建一座火窑，必须得请魏家小娘子帮忙。”

原来年二看到景德镇名忝天下名镇，异常繁华，瓷业更是如聚宝盆，牢牢吸引了四方来客，便也想步入瓷业。他既无手艺，又无门路，选择建窑便是最简便、最稳妥、最赚钱的法子。因为景德镇虽号称瓷都，却只有三百座火窑，而十余万瓷工中，绝大多数都是像王五那样没有能力拥有自己火窑的人，需要出钱搭窑烧器。因而火窑是紧缺资源，但投入亦是不菲，从前期选址买地，到后期建窑烧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搭建起来。

周时臣奇怪的倒不是年二看中瓷业利益巨大，有意花上一大笔钱投资建窑，而是魏希光竟然同意跟主顾一道上酒楼应酬，实不像她的性格。只是在场人多，众目睽睽之下不好多问。

不想年二又道：“周公子，你可给魏家小娘子惹了不少麻烦。”

周时臣愕然道：“这话怎么说？”

年二道：“听说你周窑烧了一件什么珍品瓷器，许多人都跑到魏家小娘子那里，说是要将自家火窑改成跟周窑一模一样的。魏家小娘子实在没办法，只能先逃了出来。”

周时臣道：“啊，当真发生了这种事。希娘，实在抱歉……”见魏希光神色冷漠，非但不打招呼，连正眼都不看自己一眼，心中愈发莫名其妙，又不好当众发问，便道，“三位既还有事要谈，我便先行告退了。回头我再找机会登门向娘子赔罪。”

魏希光冷冷道：“不必了。”

周时臣碰了个钉子，只得先引吴正志、利玛窦来到隔壁雅间坐下，点了一桌酒席，又向利玛窦了解西方国家的风土现状。他虽因魏希光态度阴冷而有些郁闷，但却从跟利玛窦的一番长谈中受益匪浅。宴席结束，又约好一道赴巡司署客馆观摩天主、圣母画像。路过“昌运”雅间时，正好传出年二的哈哈大笑声，料想里面三人相谈甚欢，心中竟颇有些怅然。

出酒楼后，利玛窦自寻去茅厕方便。吴正志有意将周时臣拉到一边，问道：“听说周公子仿制古器能够以假乱真，却不知能否仿制陶壶？”

周时臣见对方神色鬼祟，言辞闪烁，隐约猜到其用意，便道：“不瞒吴推官，我尚未制过陶壶，盖因制壶砂土只以宜兴为佳，景德镇没有合适的陶土。不过最近有人借了一只树瘿壶给我观赏，我爱不释手，正有这个意愿，打算按照原壶仿制一只呢。”

吴正志大吃一惊，连忙问道：“树瘿壶？难道是吴明官娘子李新喜借给周公子的？”

周时臣早知吴正志曾以高价向吴窑吴明官求购其手中的树瘿壶，为免对方尴尬，仍佯作不知，有意装出惊讶之色，道：“是啊，吴推官是如何知道的？”

吴正志讪讪道：“听说的，听说的。周公子也该知道，我宜兴吴氏原是供春旧主，对于存世供春壶，我一向都十分关注。”

料想李新喜既肯借树瘦壶给周时臣，想必对其十分信任，遂不再提想仿制赝品以行偷天换日计划一事。吴氏出身大富大贵之家，对做官一道并不上心，本是为了亲自找周时臣仿制供春壶，才主动揽下了护送传教士利玛窦到景德镇的公干，既然知道已难以达到目的，便很有些意兴阑珊，又由望江楼壁画想到操氏手中有一幅徐渭真迹，便道：“我想偷闲走一趟操家，操时贤操公在世时，与家父交好。这次我虽是到浮梁公干，不过还是应该登门拜访，方不负先人之谊。”

周时臣忙道：“吴推官请自去忙。操家现由操公孙子操骥主事，他平日极少出门，应该在家里。”

吴正志问了操家大致方位，便拱手自去了。

片刻，利玛窦出来，不见吴正志人影，也不多问，只喜滋滋地引着周时臣来到官署客馆，取出天主、圣母画像，与其一道观赏。

周时臣叹道：“今日与先生一番交谈，方知世界之大，能人辈出，我等不过是井底之蛙而已。”

利玛窦见对方对西方文化接受得很快，便趁机提起入教一事。周时臣坦然告道：“不瞒先生，我出身苏州世家大族，自小便接受儒家礼制教育，信奉别教、成为教徒这种事，由不得我自身做主。”

利玛窦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呢？周公子早就是成年人了，为什么还要在信仰上遵从长辈的意见？”

周时臣道：“别的大道理不说，就一个‘孝’字。我自小不爱读书，喜欢东玩西玩，嫌父母约束得紧，便干脆离家出走。惹了一身麻烦后，还是觉得家里好，又回到苏州，仍然不肯考取功名，坚持要以制瓷为业，后来更是迁来了景德镇。因为这两桩事，家父两次气得病倒，但最终都还是原谅了我，默认我选择喜欢做的事。我遂发誓事不过三，绝不再做令父母气极的事。入教事关重大，更是有关周氏门风，断然不能冒昧行事。先生来中国已久，该知道汉人受到礼制束缚，总是有许多身不由己的。”

利玛窦笑道：“那么我便理解了。来中国后，我交往的对象多是周公子这样的士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入不入教没关系，只要周公子愿意交我这个朋友，随时可以来找我谈天说地。”又取出一些简单的仪器，给周时臣见识。

正闲话聊着，巡检司巡捕何寻闯了进来，道：“周公子果然在这里。兵卒说看见你和西洋传教士在一起，我还不信呢。”

周时臣见他神色，料想必是有案情相告，便就此辞出。

出了客馆，何寻道：“昨日我赶去都帮，请会首崔无忌帮忙。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还说不久前才知道江若兰一案真相，很感激周公子及时破案，没有跟都帮或船帮扯上干系，还说改日再向你当面致谢。”

周时臣道：“不值一提。何巡捕着急找我，应该不是为了转达崔无忌的谢意吧？”

何寻道：“当然不是。崔无忌适才派人来告知，前日有好些个船户见过那艘货船，从景德镇沿昌江一路往下游鄱阳去了。”

周时臣道：“这么说，凶手是抢先逃走了？”

何寻点点头，道：“昨日巡司署发出了追捕公文，应该已到下游鄱阳等地。不过凶手比我们早了一天，应该早已窜入鄱阳湖。鄱阳湖四通八达，北可以到九江，东到都昌，西到南康，既无法断定凶手逃去了哪里，且湖中湖盗横行，就算是船帮势力也到达不了那里。”重重叹了口气，道：“这条线索等于完全断了。”

周时臣道：“没有完全断，也许货船是走了，但我们知道凶手至少有两个人，背后应该还有主谋。”

何寻道：“之前我们怀疑徽帮时，也想过这一点。当时是基于徽帮素以儒自居，应该不会自污双手，坏了名头。”

周时臣道：“再者说，从杀死王五妻儿凶手的形貌来看，似乎不像工

匠，倒像个船夫或渔民多些。杀死王五和田水月的凶手是孔武有力之辈，似乎也不像工匠，至少不是手艺人。两个不像工匠的人，垂涎那件‘青花见五色’倒有可能，逼问秘技便有些夸张了，所以这二人多半是受雇于人。”

何寻道：“我也感觉这两名凶手背后还有人，他先是派一名凶手连夜杀了王五，再派另一名凶手乘坐货船赶去官庄，杀了王五妻儿。杀人后，货船迅疾掉头，往下游逃走。但既然目下徽帮、都帮都没有嫌疑，还有谁有能力在短短时间内安排得这么有条不紊？”

周时臣道：“先不管主谋到底是谁，也不管他跟凶手是什么关系，单说这主谋，他是为了‘青花见五色’秘技，对吧？”

何寻点头道：“从王五妻儿临死前被反复拷打来看，这一点基本可以肯定。但你我都知道，那件‘青花见五色’跟王五一家人无关，关键在于田水月的画料。”

周时臣道：“王五既早已猜到‘青花见五色’关键在于田水月并告知了徽帮黄丹阳，王五妻儿多半也能猜到，必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凶手。主谋一定是行家，能从王五妻儿一番话中得到许多有用的线索。假设他完全知道了我们所知道的信息，等同于得到了‘青花见五色’秘技，他想要烧出自己的‘青花见五色’，还是要先还原第一件‘青花见五色’的窑况，这是最简捷便利的法子。如此，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了解我周窑规模大小，那一窑的把桩师傅是谁，用了多少垛松柴，旺火几个时辰，中火几个时辰，溜火几个时辰，烧了多少件瓷器，多少件大器，多少件小器，匣钵如何摆放等。”

何寻眼睛一亮，道：“主谋一定还留在镇上，才能设法了解到这些。”忙道：“周公子，我们赶快去周窑，说不定能堵住他。”

周时臣苦笑道：“这一条现下不管用了。镇上许多工匠赶去围堵周窑，只为了打听那一窑窑况，不打听到便不肯离去。迫不得已，我已经命徒弟将窑况写成公告贴在周窑大门口了。非但如此，还有不少窑主涌去魏氏工坊，要求将自家火窑改造成跟周窑一模一样。魏家娘子不堪应付，也不得不逃了出去。”

何寻听了，不禁想笑，可想到命案未破，重担压身，又笑不出来。

周时臣道：“我昨晚还打算用这一条来捉住盗图的贼人，想想也是可笑。”又大致说了寻回《黄甲图》一事。

何寻闻言十分惊奇，道：“这贼子胆大心细，一定不是普通人。只是用这种手段来得到周公子平生所学，未免下作了些。”又将话题转到王五一案上，道：“既是如此，杀人行凶主谋多半已经得到窑况，必定会设法逃离这里。”

周时臣摇头道：“他不会离开的。”

何寻道：“可景德镇尽是行家里手，他留在这里制瓷，自家火窑也好，搭窑也好，一旦烧出‘青花见五色’来，他便是最大杀人疑犯。如此，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

周时臣道：“这个主谋将来会离开，但不是现在。假设……我是说假设福建某名窑派了人在景德镇偷师学艺，得知王五烧出‘青花见五色’后，便临时雇请了外来游民杀人夺技……”

何寻瞪大眼珠，道：“周公子为何这么说？可是有了什么我所不知道的凭据？”

周时臣道：“我只是说假设。”

何寻道：“为何一定要假设是福建名窑？”

周时臣道：“这是之前徽帮会首黄云霄的原话，他说有可能是外地民窑派人做的，说福建名窑只是打个比方，我只是顺着他的话意延展。”忽想到何寻原籍是福建，忙道：“我不是有意指斥福建人如何如何，只是说假设，何巡捕请先听我把话说完。”

何寻道：“周公子请讲。”

周时臣道：“假设主谋是外地民窑的人，他携带秘技回去家乡，开始

尝试烧制‘青花见五色’。可他要得到上好的瓷土、青料、釉料等，要多费一番劲，比不上景德镇唾手可得。”

何寻道：“这倒是。景德镇能成为瓷都，其实完全得利于本地特产高岭土。要想烧出‘青花见五色’，非得高岭土不可。可高岭土是最好的瓷土，供应本地已是供不应求，外地极难得到。”

周时臣道：“何巡捕，想不到你身为官府中人，竟然是个真行家。”

何寻道：“哪里，哪里。只略知皮毛而已。”

周时臣道：“基于以上原因，我推测主谋在成功烧制出‘青花见五色’前，一定不会离开景德镇。但他一定会秘密进行，绝不会让旁人知道他已在‘青花见五色’上先人一步。”

何寻道：“那么主谋一定不是搭窑户了。景德镇虽有三百座火窑，只需留意那些不再接单搭窑的。出得起钱雇凶杀人，应该不是穷人。”

周时臣道：“搭窑户也有富裕的，可以出重金包下整座火窑。”忽又想到今日望江楼遇到年二叔嫂及魏希光的情形来，心念一动，又补充了一句：“或是那些新建火窑者，尤其是完全照着周窑样式新建的。”

何寻道：“这算是一条有用线索，我会沿此追查下去。但我还有一点疑问，周公子说主谋是临时雇请了外来游民杀人，但得是外来游民人在景德镇才行。如果有人拥有那么大一艘货船在昌江之上行驶，船帮不可能不知道。”

都帮下属船帮控制着水运，外人接货要抽取高额佣金，因而对昌江来往船只监视甚严。

周时臣失声道：“呀，我竟忘记了这一点。”

何寻道：“都帮会首崔无忌已经肯定，凶手乘坐的货船一定是外地来的，而且是王五被杀当日下午才由下游行驶到景德镇附近。不过船帮看它一直是空船，没有运货，所以才没有予以干涉。”

如此，便又有了疑点——虽则王五被杀当日，货船在傍晚时分停靠

在了南码头附近，但在这之前，它并不在景德镇附近。王五烧出“青花见五色”本来就是意外，就算主谋得知后，极快地筹划了一切，然杀死王五妻儿的凶手是货船掌舵手，另一名凶手也极可能是货船船夫，主谋又如何能及时联系上他二人，请其出手夺技杀人呢？

如果说是货船到港后，主谋临时找上了他们，未免太过匪夷所思。谁会聘请刚刚抵达景德镇的陌生人出头杀人呢？又如何能确保对方一定不会检举告官呢？

如果说主谋认识货船船主，或是与对方因别事相约，可偏偏约在变工节、货船在全镇人放假的这一天抵达景德镇，未免太过巧合。这一天，公事有变工，私事有祭祀，主谋难道不放假吗？也有可能是像周时臣这样早早定了工、放全体佣工一个长假期，但周氏是因为其人是杂帮会首，怕当日帮中有事才会如此。

总之，这案子实在蹊跷，每每有新线索出现，以为可以追踪到凶手，转瞬便又陷入死胡同。

正一筹莫展之时，忽有兵卒来报道：“有个变工节被剃了草鞋的佣工跟新到镇上的外地人吵架，受到刺激，忽然发了疯，在瓷器街抢了原先雇主所开瓷行的镇店之宝，说要当场砸碎了。”

瓷行即是专门代理外地瓷商买办瓷器的商铺。今日是变工节三日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工期，商业街店铺大多重新开张，回乡祭祀拜祖的佣工也陆续返回，更因七月以后是瓷器行业高峰期，有许多外地流民来景德镇谋事，正是人数激增的时期。何寻闻言，只得先赶去处理。

周时臣见天色不早，便欲先去魏氏工坊，忽见到幕僚宋国霖之子宋应星正蹲在墙角玩一团泥巴，便走过去问道：“你打算用这个做什么？”

宋应星道：“做个吃饭的碗，可以吗？”

周时臣道：“这土没有黏性，做不成碗的。你想做瓷器，改天到周窑

来，我教你做。”

宋应星丢掉了泥巴，摇头道：“不行的，爹爹不让。他让我好好读书，不要学这些没用的玩艺儿。”

中国自古轻视工艺，尤其是士人阶层。周时臣一时无语，又想起自己小时候背着父母摆弄陶泥的情形来，跟眼前一幕何曾相似。

宋应星好奇地问道：“那工匠王五当真是因为一只花瓶而被人杀了吗？”

周时臣道：“你怎么知道的？是听令尊宋相公说的吗？”

宋应星道：“不，爹爹从来不跟我提这些事。我是偷听到的。那日一早，周公子的徒弟天不亮就来巡司署找何巡捕，说是王五因为花瓶被杀了。那时我解完大手从茅房出来，正好听到了。”

周时臣大奇，问道：“你认得我的徒弟吴祥瑞？”

宋应星道：“是啊，我曾到周窑偷看你做坯，那位年纪跟你差不多的徒弟就站在你身后呢。”

周时臣心道：“原来当日我赶去王五家时，在街口看到的人影当真是吴祥瑞。周窑开窑时他人在场，早已见识过‘青花见五色’，想来过目难忘，彻夜难眠，一大早便想赶去再多看几眼，结果发现对方被害，然后赶来巡司署报官。可我问起他时，他为什么要对我撒谎，说是那日早上他还在睡觉？”

转念想道：“是了，我自己不做青花瓷器，吴祥瑞却忘不了那件青花，想向王五学习‘青花见五色’技艺。他怕我知道他去找过王五后生气，所以刻意隐瞒。倒是何寻有些古怪，他身为巡捕，得报后应该立即赶去王五家，那么该跟我差不多时间抵达，为何他迟迟没有出现？后来乡农错认为我杀人凶手，还去报了官，何寻也从来没有提及此事？莫非是吴祥瑞特意拜托了他，请他保密，以免吴氏有嫌疑？嗯，那倒也能理解，他二人都是福建人，互相照应也是理所当然。何寻早知在我到达前王五已经被杀，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没拿我当凶手看，不过走了个过场而

已。”

他心中既已释然，便不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又叮嘱了宋应星几句，便离开了巡司署。

忽有几名兵卒奔了过来，为首兵卒叫道：“周公子请留步。”

周时臣停步问道：“是陈通判还是何巡捕派你来找我的？”

为首兵卒道：“都不是。是潘使君听说周窑烧出了一件‘青花见五色’，很是好奇，想请周公子到御窑厂一叙。”

周时臣道：“我只是个平民百姓，没有资格进御窑厂。潘使君想找我，何不来巡司署？”

为首兵卒笑道：“不过是请公子到御窑厂官署坐上一坐，又不是让公子进作坊，不碍事。”

周时臣本不愿去，但见对方人多，且对自己形成包抄之势，料想即使不同意，对方也会动用武力强逼，撕破了脸，圆转可就难了，只得勉强点头同意。

“山色川光南国天，珠峰千仞绿江前。萧萧伫立秋云上，多是龙携出玉渊。”五代名相和凝这首诗形象描述了珠山^[14]与昌江山水相依、交相辉映的美景。

珠山位于景德镇中心，独起一峰，孤峰峭立，因山形地势如五龙绕珠而得名。山高数十仞，绵亘数里，峰峦遥列，俯视四境。山上松青竹翠，云烟缥缈，泉石幽奇，四季景色悦人，尤以冬日晴雪、银装素裹的山色最为妖娆。然入明后珠山成为御窑厂所在，亦成为禁地。

御窑厂位于珠山之南，是一处独立的封闭大城堡，周围墙垣约五里。主建筑是御窑厂衙门——中有一间正堂，算是办公大厅，大厅两旁各有三间厢房。正堂左边另有处理具体事务的官署，开设有大门三座，

东西廊房各有六座，内外库房八座。正堂之后还有穿堂，紧连着是三间寝堂。

除了管理办公机构外，还有生产作坊，占据了御窑厂大部分面积。作坊又按照生产品种和手工工序分为二十三处：大碗作、碟作、盘作、酒钟作、印作、钟作、锥龙作、画作、写字作、匣作、色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竹作、漆作、铁作、索作、染作、桶作、东碓作、西碓作。各作坊房间多少不同，多的有三四十间，少的只有一间。

另外有窑房，有官窑五十八座，除龙缸窑外，还有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燃横窑等。辅助设施有船柴房十间，水柴房九间，放柴房八十七间，烧窑人役歇房八间。有井二口。

为监督工匠劳作，还建有三座督工亭。按照瓷业传统习俗，厂内还建了玄帝、仙陶、五险三座神祠，以祈求神灵保佑。

兵卒在前面引路，进御窑厂后，曲里拐弯走了好一段，才引着周时臣进来一间厅堂，告道：“周公子请稍候，小的这就去禀报潘使君。”自退了出去。

周时臣自往椅子中坐了，等了好大一会儿，外面天色将黑，厅堂逐渐暗了下来，仍不见宦官潘相出现，便起身到门口叫道：“可有人在？潘使君再不出来，周某可要告退了。”不见人应，微感不妙，便欲自行离去。

刚走出院子，便有一队兵卒挺兵刃围了上来。有人上前喝问道：“做什么的？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可有腰牌？”

周时臣忙报了名字，又道：“我是受潘使君之邀，前来御窑厂谈事。有人引我来这里等候。”

一名兵卒斥道：“胡说八道！这里是库房，潘使君召你谈事，怎么会来这里？周时臣，我听过你的名字，你也是个制瓷的，你来库房，一定

是想偷取我们官窑的好料。”

正好驻厂巡检方何走过来，问道：“出了什么事？”

兵卒忙报道：“周时臣潜入库房，意图行窃。”

方何冷笑道：“周时臣，你胆子可真不小，竟然敢打御窑厂的主意，在太岁头上动土。来人，快些将他拿下了。”

兵卒遂取出绳索，一拥而上。周时臣揣度自己已坠入圈套，亦不反抗，任凭对方将自己双手反缚。

方何不无嘲讽地道：“想不到你周时臣堂堂名门公子，又是杂帮会首，居然也做起贼来了。你可知道偷取官库罪名重大，轻则杖责，重则流放边远地区。周时臣，你这次惹下大麻烦了。”

周时臣道：“我有罪没罪，罪名是轻是重，全在潘使君一句话。”

方何道：“果然是明白人好说话。来人，押他去见潘使君。”

一行人簇拥着周时臣来到正堂大厅。潘相正悠闲地坐在堂首饮茶，见周时臣被五花大绑地押了进来，立即放下手中茶盏，故作惊讶地问道：“这不是周时臣周公子吗？怎么将他也绑起来了？”

方何便添油加醋地禀报一番，说周时臣在库房偷取重要原材料时被兵卒当场抓获云云。

潘相不解地问道：“周公子，你也算景德镇的一号人物，年轻有为，还是杂帮会首，为何不顾体面，做出这种事情来？”

周时臣料想对方陷害自己，无非是想让自己接受派烧任务。他不愿意就此屈服，只道：“我有没有做出不体面的事，潘使君心中有数。”

潘相闻言，登时沉下了脸。

方何忙喝道：“周时臣，你盗窃官窑财物被当场抓获，潘使君好言好

语相询，你不要不知好歹。”

潘相遂道：“周公子虽以瓷为业，却与其他工匠不同，你既出身世家，该当爱惜声名。盗窃官窑这等丑事一旦传扬开去，不但于周公子清誉有损，怕是还会牵累苏州周氏、吴氏。”

周时臣见对方用莫须有的罪名要挟自己，愈发生气，冷冷道：“潘使君可要想清楚了，事情一旦传扬开去，可就收不回来了。旁人究竟是信我周时臣呢，还是信你潘使君多一些？”

潘相大怒，拍案而起，但因为有求于对方，临到爆发一刻，到底还是忍住了。

方何察言观色，立即上前狠狠推了周时臣一下，骂道：“你个死囚徒，敢当面冒犯潘使君，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一脚踢在周氏腿弯处，命兵卒将其强按跪在地上。又禀告道：“这小子犯了重罪，还不知悔改，分明是自恃名家身份。不如先刑杖二十，让他吃点苦头，方才知官家手段厉害。”

潘相强忍怒火，假惺惺地道：“天都黑了，我也乏了。先将周公子关起来，让他反省一夜，明日再做定夺。”

方何遂命兵卒将周时臣拖起，押来同院一间厢房。

周时臣问道：“我既是被以盗窃罪名指控，难道不该将我收押到巡司署大狱吗？”

方何冷笑道：“巡检司大狱狱卒都是本地人，家眷多从事瓷业，属于杂帮帮众。将你关到那里，岂不是便宜了你？来人，好好招待周公子，好让他反省。”

兵卒先以破布塞口，又用麻布袋套在周时臣头上系住，令他看不清周遭情形，这才将他连人带索反吊在房梁下。

周时臣莫名遭遇无妄之灾，心中怒极，若不是无法出声叫喊，早就破口大骂了。他全身悬空，苦不堪言，先还能感到胸口憋闷，双臂被勒

得生疼，后来肉体便渐渐麻木起来。

然痛苦并未就此减轻，他面上罩了细密的麻布，呼吸不畅，口又被堵住，须得增加呼吸频次，鼻孔才能吸进足够的气息。不一会儿，便大汗淋漓，汗湿衣衫。偏偏这痛苦既不会令他昏迷，又足以令他难以入睡，只能在漫漫长夜中饱受煎熬。

这一夜，当真不知是如何熬过去的。等到次日天亮，周时臣被从梁上解下来后，就势瘫倒，僵卧在地，根本无力动弹，更不要说起身了。

方何命人搀起他，取下头罩、布团，问道：“这一夜，周公子可有反省得清楚？”

周时臣勉力点点头。方何以为他已经服软，便带他到正堂大厅面见潘相。

潘相见周时臣身板挺也挺不直，全靠兵卒搀扶才能勉强站立，惊问道：“怎么才过了一夜，周公子就成了这副模样？快，快解开绳索，扶周公子坐下。”又亲自斟茶端了过来，道：“周公子受苦了。不过你犯下重罪，目下是戴罪之身，若是不肯服罪，怕是后面吃的苦头更多。”

自从昨日离开望江楼后，周时臣便滴水未进，又被悬吊了一夜，体力消耗殆尽，遂端起茶盏一饮而尽，问道：“潘使君想要我如何服罪？”

潘相笑道：“看，我就说周公子是聪明人，这才过了一夜，就想明白事理了。听说周窑烧出了世上第一件‘青花见五色’，当真是有福之窑。今年御窑厂钦限尚未完成，我有意借周公子的福窑派烧，不知道意下如何？”

周时臣摇头道：“不好。之前我已经明确告诉过潘使君，我们周窑的计划是一年一定。上半年花朝节时，今年火窑的位置、包括我周窑自身的瓷器、搭窑户的预订等，基本已经满了。我若接下派烧，周窑的瓷器好说，不过少卖几件罢了，可那些搭窑户怎么办？人无信则不立，我既许诺了人家，就该做到。”

潘相本以为周时臣已经知道利害，不想自己一番和颜悦色仍然碰了一鼻子灰，再也按捺不住，一拍桌子，命道：“来人，上刑具！”

方何一挥手，便有兵卒抱来四根大杖，四名兵卒分别执了，立于堂侧。

潘相阴恻恻地道：“周公子既然是世家子弟，该听说过‘廷杖’吧？”

廷杖始于明太祖朱元璋，即在殿廷杖责大臣，是大明朝最奇特的发明——凡朝臣中有违背皇帝意愿者，即令锦衣卫当场逮捕，由宦官监刑，在午门中央甬道的东侧行刑拷打。

在明宪宗成化朝以前，廷杖的目的只是为了羞辱大臣，凡廷杖者不去衣，并可用厚棉衣垫着。即便如此，受杖者还是要卧床数月，才能痊愈。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大宦官刘瑾擅权，下令让受杖者脱衣挨打，以后便成为惯例。受刑者手足被绑，四面牵曳，唯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极为痛苦。

据说受杖者的轻重死活与监刑宦官关系极大。锦衣卫校尉行杖前，先看监杖宦官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便会手下留情，不至于将人打死；若靴尖向内一收，受杖者就休想活命。因而，廷杖表面上是皇帝下令执行，其实生死之权却是操纵在宦官手中。

大规模的廷杖是从明武宗朱厚照开始。明武宗世称正德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荒唐胡闹的皇帝，荒嬉无度，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还给自己取了个朱寿的名字。又认为“猪”与国姓“朱”字异而音同，下令禁止民间养猪，屠杀殆尽，以至无猪可供祭祀，竟以羊为替代。

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明武宗突然决定北巡，“急装微服，出幸昌平”。朝中一班大臣得知朱厚照微服出行的消息，惊诧异常。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等人急忙出朝驾了轻车，马不停蹄地追赶，一直追到沙河，才追上明武宗，苦苦谏阻，请他回宫。明武宗不听，非要出居庸关不可。幸好把守居庸关的巡关御史张钦坚持原则，紧闭城门，仗剑

坐在关门下，号令关中：“有言开关者斩！”硬是不放明武宗出去。

明武宗大怒，传旨捉拿张钦。但这时京中各官的奏疏像雪片般飞来，明武宗读都读不过来，越觉躁急得很。明武宗宠幸的佞臣江彬见群臣汹汹，连忙上前劝道：“内外各官，纷纷奏阻，反闹得不成样子，请圣上暂时涵容，以后再作计较。”明武宗这才悻悻还朝。

但明武宗并没有死心，隔了几天，下旨派张钦出巡白羊口，换了自己的亲信太监谷大用代替张钦守居庸关，随即与江彬换了服装，在夜间混出德胜门，扬鞭出关，到了宣府“镇国将军府第”的行宫。在江彬的引导下，明武宗在半夜随意闯入宣府高门大户，迫令妇女出陪。游完宣府后，又跑到大同等地游玩。蒙古鞑靼小王子乘机入侵，明武宗也毫不示弱，亲率大军在杨河与鞑靼战斗。这一战，明军官兵死伤数百，鞑靼方面却只死了十六人。

时人笑话这场杨河之战，说蒙古鞑靼军队还没有入关，明武宗就着急出关，因此才惹来兵祸。明人李梦阳《经行塞上》咏的便是此事：

天设居庸百二关，祁连更隔万重山。
不知谁放呼延入，昨夜杨河大战还。

之后，上书劝谏明武宗的大臣前仆后继，但明武宗依然故我，上谏的大臣反受廷杖。

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佞臣江彬撺掇明武宗南巡。朝臣们坚决反对，翰林院修撰舒芬与同僚崔桐等七人联名上疏，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一起上陈。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陈倬等五十三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接连奏阻。就连御医徐鍈也上了一本。

明武宗大怒，命锦衣卫逮捕了为首的进谏者，又罚卷入的一百零七名大臣在午门前从早到晚跪五天。两天以后，仍然有人继续抗议，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等三人，

接连上奏。明武宗下令公开廷杖所有反对他的大臣，由此创下了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这次廷杖，当场打死十一人，其余或戍边，或除名，或降职。

时隔不久，明武宗创下的纪录就被明世宗朱厚熜打破。明武宗死后，因没有子嗣，传位给明孝宗弟兴献王朱祐杭之子朱厚熜，即为明世宗，世称嘉靖皇帝。由于他不是皇帝亲子，按照宗法制度，跟皇帝必须形成直系的关系，如此才能一脉相承。明世宗与明武宗同辈分，如果他想要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就必须先过继给明孝宗为子。但明世宗却坚决不同意，由此爆发了“议礼之争”，这也是明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七日，明世宗下诏，令廷臣议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杭主祀及封号，大礼之议自此始。大学士杨廷和与诸大臣认为明世宗既然当上了皇帝，当为明孝宗子，称明孝宗为“皇考”，而称呼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不可加尊号。明世宗坚持己见，朝臣分化为支持明世宗的议礼派和反对明世宗的护礼派。有皇帝的支持，议礼派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经过几回合的你来我往，终于爆发了“血溅左顺门”事件。

由于议礼派逐渐占据上风，护礼派群臣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大呼明孝宗，哭声、喊声震天。明世宗此时正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斋戒，他听说左顺门外有骚动，立即派几个太监去让群臣散去。但是群臣推说他们没有得到书面的诏令便拒绝离开。但当诏书随要随有时，群臣仍然拒绝走开。于是明世宗立即下令逮捕了为首的八人。一时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混乱，声震阙廷。明世宗大怒，派人将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八十六人待罪。一时间，锦衣卫从四面八方围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

左顺门事件五天后，被逮捕的大臣受到了处罚，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受杖，被廷杖者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十七人当场杖死，另有八人

编伍充军。这场著名的“大礼仪风波”最终以明世宗的胜利告终。

万历皇帝明神宗登基后，最著名的廷杖则是张居正“夺情”事件，直接导致五名大臣被廷杖。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照礼制，父母死亡，在外做官的儿子必须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办事。否则，即是“忘亲”“夺情”。当时张居正位居首辅，权势正如日中天，生怕一旦离去，他人谋其位，因此不想回家乡江陵奔丧守孝。但他表面不便明说，暗中指使大宦官冯保出面挽留。冯保传中旨，命吏部尚书张瀚奉诏留张居正。张居正本人也一再要张瀚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出面留他。然而，这张瀚却是个角色，始终不为张居正所动。张瀚的下级户部侍郎李幼滋想要讨好张居正，“首倡夺情”之议。内阁大臣吕调阳、张四维首先附和张居正，并引前朝事例，请张居正夺情视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亦上疏请留，自此，“和者相继”。

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书疏劾，说张居正夺情是违背“万古纲常”。第二天，检讨赵用贤上书，认为不能援前朝故事为张居正夺情制造根据。十月二十日，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张居正大怒，十月二十二日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这四人都被打得气息奄奄，不成人形，旁人都不敢多看一眼。

这时候，又有一名大臣跳了出来，即观政进士邹元标。吴中行等人因为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廷杖时，邹元标不过是一名小官，默默无闻，见状立即厚贿太监，并马上上一疏反对夺情，言辞十分尖锐，批评张居正素来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说明他实际上与禽兽无异。张居正大怒，下令廷杖邹元标一百六十。邹元标因为之前贿赂过太监，虽然挨的板子比别人多，反倒挺了过来。他因此成为大名人，风头无二，极为沾沾自喜。邹元标如此，不过是“沽名钓上”，欲博得犯颜死谏的美名。

朝臣们相继上书为被廷杖的五人求情。张居正不听，将吴中行、赵

用贤革职除名，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分别发配凉州、神电卫、都匀卫充军。吴中行、赵用贤为隆庆五年张居正所取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而艾穆为张居正的同乡，他们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出发，不讲私恩，不避权势，疏责张居正夺情，“直声震天下”，时称五人为“五直臣”。

最后还是明神宗亲自出面，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命张居正在官守制，“夺情”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直到次年三月，张居正才归家葬父。朝廷内外对“夺情”一事议论纷纷，反对张居正者抨击他是“贪位忘亲”，置“万古纲常”于不顾。张居正虽成功“夺情”，仍旧独执大权，但这件事也成为他死后被论罪抄家的祸根。

邹元标一事对明神宗触动很大，认为大臣冒死进谏都是为了博取虚名，所以之后对大臣的进谏往往懒得理睬，把奏疏留中不发，拖而不决，任其自生自灭，再激烈的言词也懒得去追究，锦衣卫的监狱竟至于长满青草。大臣们也因祸得福，没有人再受廷杖之刑。

“夺情”事件时，潘相尚在司礼监当值，亦曾随大宦官冯保监刑，亲眼见过锦衣卫廷杖。当他看到那些平日趾高气扬的文臣在棍棒下灰头土脸、惨叫哀鸣时，心中莫名感到痛快。后来神宗皇帝疏于朝政，廷杖处于废止状态，他还一度觉得遗憾。

等到潘相以江西矿税使身份到景德镇督制瓷器时，他便将锦衣卫用以廷杖的刑具照搬了一套到御窑厂，预备用以惩治那些不听话的工匠。只是当他到了景德镇后，才知道烧瓷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容易，他是可以随意鞭笞责打工匠，主宰他们生死，可那些人一旦伤了残了或是死了，做工的人手不足，他交不出足够数目的上解瓷器，便是失职。因而他的廷杖刑具尚还没有用过，平日只以饿饭、戴重枷、站木笼等不会造成实质伤害的手段来惩罚工匠。像昨夜将周时臣那般吊在梁下，也是常用的法子。

此时潘相实在怒不可遏，又想压服周时臣，便下令将刑具搬了出

来，威胁道：“我这板子跟锦衣卫的刑具一模一样，通常没人能挺过一百下。嗯，周公子细皮嫩肉，应该不经打，先来二十下吧。”

当即有兵卒上前，不客气地将周时臣从椅子上拉起来，推到堂中，拖倒在地。又用粗索套住其四肢，分别由四名兵卒牵住，往四方拉紧。

方何笑道：“周公子，念在你是一帮会首，我来亲自为你宽衣解带。”走上前去，掀起周时臣长衫，挽到腰带上。再将其裤子拉到膝盖下，露出臀部和大腿来。

自洪武一朝以来，死在廷杖下的名臣甚多。受刑者强壮的话，通常可以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则往往在杖下毙命。即便不死，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才能痊愈。被杖者如果昏死，往往可以用人尿灌醒。如果受伤青痕不过膝盖，还可以救活，但救好以后，一般也会成为残废。周时臣早听说不少这方面的惨事，却想不到这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有朝一日会落在自己身上。他既不肯屈服，又无计可施，便喊道：“潘相，你不过是个监工太监，与法司无干，怎能对我滥用私刑？”

潘相道：“看来周公子还是没有想明白。来人，打！”

左首第一名兵卒最先扬起了板子，尚未落下，便有人急冲进来，叫道：“等一下！”

方何回头一看，愕然问道：“魏娘子，你……你怎么来了？”

周时臣听到魏希光的声音，心中大震，却无法回头，一想到自己在心爱的女子面前袒身露体受辱，又羞愤欲死。

魏希光道：“方巡检，借一步说话。”

方何一时不敢做主，转头去看潘相。潘相其实也不是真的要对周时臣动刑，不过是想吓吓对方，好让其乖乖接下派烧任务。

而今矿税监被认为是天下公害，朝中谏阻大臣前仆后继，只不过万历皇帝一心敛财，偏袒宦官，对弹劾奏章均置之不理。潘相虽然官任江西矿税监大使，倚仗皇帝作靠山在江西作威作福，疯狂掠夺民间财富，

但若烧不出龙缸，完不成钦限^[15]，便会被皇帝认为办事不力，轻则失去皇帝宠爱，重则危及自身生命。宣德一朝时，督陶宦官张善便是因为在景德镇监工时未能烧出令宣德皇帝满意的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被以“私赠御用瓷器予同僚”的罪名处死。因而要保住性命和恩宠，就必须得完成任务，烧出能令龙颜大悦的瓷器。若是再能烧出一个“青花见五色”的大龙缸，那么他潘相便是不世功臣，可以回朝到万历皇帝面前大大炫耀一番了。只不过周时臣不识抬举，令潘相一时难以下台，不得不抬出了廷杖。

好在魏希光及时出现，应该是为救周时臣而来，潘相便顺势道：“既然魏娘子有重要话说，方巡检，你就跟她去吧。”

方何便跟魏希光走出堂外。魏希光窃窃说了一番话，方何连连点头，又转身进来，对潘相说了一番。

潘相便示意兵卒松开绑绳，道：“周公子，看在魏娘子愿意替你作保的份上，这次先饶过你。今日先放你回家去，你好好想清楚，三日内给我答复。”朝魏希光点了点头，算作招呼，便起身转入内堂去了。

周时臣慌忙爬起身来，提了裤子，整理好衣衫。转头看时，魏希光已然不见，忙要去追，却被方何拦住，道：“这里是御窑厂，岂容闲人随意来去。来人，押他出去。”

兵卒一直将周时臣押送到大门口，这才转身。周时臣悻悻出来，却见何寻、吴祥瑞、矜稠三人正等在门口。

矜稠尖叫一声，上前扶住周时臣，问道：“他们有没有对公子怎样？”

周时臣道：“没有。”又问道：“是何巡捕知会了魏家娘子吗？”

何寻点点头，道：“我昨晚回到巡司署后听兵卒议论，才知道周公子因盗窃官窑罪名被捉了，便禀报了陈通判。陈通判连夜赶来御窑厂。那

潘相不但不肯相见，下令不放我们进门，还威胁了陈通判，说目下景德镇命案连连，他若敢多管闲事，就要上达天听，狠狠参奏他一本，陈通判只得掉头回去。我既进不去御窑厂，又完全不知里面情况，只得一大早去请魏家娘子帮忙，顺路告知了令徒。魏家娘子倒是很爽快地答应帮忙，只是想不到她能耐这么大，才刚刚进去不一会儿，周公子就被放了出来。”

矜稠道：“魏家娘子向那个大恶人求情了吗？”

周时臣苦笑道：“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和方何说了些什么，我没见到她人，就被赶了出来。”大致说了经过。

何寻皱眉道：“周窑自从烧出‘青花见五色’后，越来越引人注目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潘相有皇帝作靠山，周公子怕是斗不过他。”

周时臣道：“这件事回头再说，我是得想个法子好好应付。”

何寻道：“我知道周公子受了一夜惊，应该很累了，不过我有点事想跟你商议。”

周时臣料想是跟案情有关，便吩咐道：“你二人先回去。”

吴祥瑞道：“对了，师傅，还有一件事，今日一大早周窑门前来了不少谋事的汉子，都是外地新来的，师傅可想要招一些佣工？”

周时臣道：“先不必忙着招工，等正式开窑后再说。”打发走吴祥瑞、矜稠，又苦笑道：“我知道何巡捕要谈有关案情的事，不过我是真的很饿了，是否可以找家小吃摊子边吃边聊？”

何寻笑道：“当然可以，我也没过早呢。”引着周时臣来到南码头，到一家小吃摊子坐了，道：“这是我家乡风味，叫作‘水吉扁肉’。其实就是馄饨。唯一的不同是肉馅不是用刀剁，而是用木槌砸，直到肉变成一摊软泥为止。”

果见摊主正举着一柄圆柱状木槌反复往圆木砧板上砸，“咚咚”作响，看似用力甚猛。周时臣曾偶尔见过，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何寻

介绍，才知道亦是福建名小吃。

何寻点了两大碗馄饨，摊主现包现下，得等上好大一会儿。

周时臣一口气喝了两碗免费茶水，这才问道：“可是又有了新的线索？”

何寻道：“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线索，所以才拉周公子出来商议。”

原来何寻一早赶去魏氏工坊时，来开门的不是珠妹或是魏希光，而是曾在樊高瓷庄见过的年二。他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似乎才从好梦中惊醒。那一刻，何寻差点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直到年二认出了他，问道：“你是官府的何巡捕吧？是来找魏家小娘子的吗？”

何寻这才醒悟，道：“不错，我有急事找魏家娘子。”

年二便道：“等一等！”回头扬声叫道，“珠妹，何巡捕找你家小娘子，快些叫她出来。”大大咧咧的模样，俨然似半个主人。

而闻声先赶出来并不是魏希光，竟是原姑。何寻一时莫名其妙，问道：“二位如何会在这里？”

正好魏希光出来，便代为解释，说是跟原姑颇为投缘。又说樊高瓷庄先是被人扔了人头、后挖出一具骷髅，实在有些瘁人。年二叔嫂不愿意再住在那里，反正魏氏工坊有的是房间，二人便租住在这里。

何寻听了愈发奇怪，魏希光是拳窑魏氏唯一传人，平日有些冷傲，有些架子，旁人都有些怕她，何时变得如此友善热情了？

魏希光又道：“原姑叔嫂来景德镇后便租住在樊高瓷庄中，那里原是魏氏老宅，论起来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况且我与原姑十分谈得来，租住便不算什么了。”

何寻闻言这才释然，便单独将魏希光拉到一边，大致说了周时臣因盗窃罪名被宦官潘相逮捕、人正关押在御窑厂之事。

魏希光一听便道：“什么盗窃，这是潘相为完成钦限，想以卑鄙手段逼迫周公子接受派烧。”虽嗤之以鼻，但仍然极为关切，道：“以周公子的个性，一定不会就范。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御窑厂。”

刚走出几步，年二便抢了过来，横臂拦在前面，问道：“小娘子要去哪里？”警觉中带有一丝凶横。

魏希光忙道：“是御窑厂出了事，我得立即赶去。”又叫道：“珠妹，快，快取我腰牌来。”

珠妹应了一声，一路小碎步跑出来，将腰牌递了上来。

年二仍是一动不动。何寻颇为不满，问道：“你这是想做什么？”

原姑忙道：“让我跟她说几句话。”附到魏希光耳边，低语了几句什么，随即拍手笑道：“好了，有珠妹留在家里，魏家娘子会放心的。”

年二这才勉强让开。魏希光遂跟何寻一道出来。

出门时，数名大汉正朝魏氏大门走来，有老有少。何寻本以为又要来托请魏希光照着周窑样式改窑的窑主，细细打量，却又不像。更可疑的是，那些人一见到身穿官服的何寻，便警惕地站住了，更有人本能地往怀中摸去，似是要去掏兵刃。领头老者一生长袍，五十岁出头，一双小眯缝眼精然有光，来回扫视魏希光、何寻二人，敌意极盛。

魏希光先是微微一愣，随即叫了声：“原姑，似乎是你亲眷到了。”

年二叔嫂急忙迎了出来。原姑忙指着老者介绍道：“这位李先生是我舅舅，是专程来景德镇探访我的。”

何寻心中起疑，然魏希光连连催促，他也着急营救周时臣，便一道往御窑厂赶来。

路上，何寻问起年二叔嫂来历，魏希光只说对方是鄱阳人氏，其他并不清楚。何寻听了，不免又起了疑心，但见魏氏沉默寡言，神色冷漠，又不好多问，便决意先救出周时臣再说。他本来只期待魏希光能听到一些消息，不想她进去后不一会儿，周时臣便被释放了。

周时臣道：“潘相指着我办事，并不是真的要我死。魏家娘子到来，正好给了他一个台阶下，他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罢了。”

何寻道：“周窑是彻底被潘相盯上了。周公子可有良策？”

周时臣道：“目下没有，车到山前必有路，回头再说。”

何寻道：“我适才说了魏希光种种奇怪之处，周公子似乎并不惊讶。”

周时臣叹道：“不瞒何巡捕，我昨日已经惊讶过了。”大致说了魏希光与年二叔嫂同在望江楼宴饮一事。

何寻道：“如果魏希光那一番缘分之论还能勉强说得过去，她公然跟年二叔嫂宴饮就有些奇怪了。”

他的意思倒不是这件事奇怪。虽说良家女子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养在深闺中，可像魏希光这样自食其力、继承家业的女子，全镇没有人拿她当弱质女流看，也不会以此来要求她。只是她的性格天生不亲近于人，忽然与年二叔嫂走得如此亲热，实在有些怪异。原姑谈吐应对得体，似是大家闺秀，倒还能理解。那年二一身横肉，浑似个地痞恶霸，魏希光竟然还对他另眼相看，客客气气，实在令人大跌眼珠。

水吉扁肉终于端了上来，周时臣狼吞虎咽地吃完，挥手叫道：“再来一碗。”又问道：“何巡捕还要再来一碗吗？”

何寻道：“我一碗就够了。”

周时臣道：“一会儿何巡捕自回官署办事。等到入夜后，你换上便服，来周窑找我。不要从大门进来，从后厨的小侧门进来，我派矜稠在那里迎你。”

何寻不解地问道：“做什么？”

周时臣道：“去看看那对叔嫂到底在搞什么鬼。”此时，他亦起了极重的疑心——

且不说魏希光一个单身女子，只与珠妹二人守着偌大的魏氏作坊，就算忙碌时雇请佣工，也从不允准对方居住在作坊中，理由是女流之类，多有不便之处。如此谨小慎微的一个人，忽然将自外地来浮梁就医的陌生叔嫂引入家中居住，大不似她平日作风。

昨日在望江楼遇到时，魏希光有意对周时臣装出生疏的样子，就算是当着外人的面，也不该如此，分明是有事在身。周时臣第一次在魏氏作坊遇到年二叔嫂，原姑自称仰慕魏希光风范。而在“昌运”雅间时，她又刻意加以解释，称有意投资建窑，想找魏氏帮忙。今日何寻到魏氏作坊，魏希光非但绝口不提建窑一事，还编排出一堆有缘分的言语，除了大异常态之外，亦表明昨日原姑建窑之谈只是临时编出的借口，既是借口，接近魏氏必有缘由。只是魏希光不是傻子，为何丝毫不察，还将对方引入室中呢？

何寻道：“我也越想越觉得可疑，那老者的眼光……当真是过目难忘。周公子，你想怎么做？”

周时臣道：“魏氏作坊后是个小山坡，南墙灌木下有块大石，可以缘石攀入墙内，十分隐蔽，不会有人发现。”

何寻瞪大了眼睛，讶然道：“周公子，你如何知道……”本想问对方如何能知道这个，又觉得不妥，便改口道：“周公子该知道，本朝律法，私闯民宅可是一条大大的罪名。”

周时臣道：“我知道，所以我要扯上何巡捕你。你是官府中人，与你一道进去，便不算是私闯民宅了。”

何寻道：“就算如此，可万一被魏希光发现，她会去巡检司告我一状。而周公子你，怕是再也请不到魏氏牵窑了。”

周时臣道：“她不会知道的。我们悄悄进去，弄清楚缘由后，再悄悄出来。”又叮嘱道：“何巡捕切记，要从侧门离开巡检司，不要让人发现。”

何寻奇道：“为什么？”

周时臣道：“还记得我说过有人在暗中盯着你我吗？”

何寻道：“对，那是因为周窑失窃，周公子才会有如此推测。可你不是已经用秘技从贼人手中换回《黄甲图》了吗？”

周时臣道：“那件事是已经了结，但仍然有人在暗中跟踪。适才我刚出御窑厂，便发现有人站在街道对面翘盼张望，极是可疑。”

何寻道：“近来潘相催逼得紧，御窑厂的工匠均不准离厂，或许是其家眷想来探视也说不准。”

周时臣道：“可是那个人一直跟着你我到了南码头，难道也是工匠家眷吗？别回头，他正盯着这边看呢。”

何寻极是机警，便忍住不回头，问道：“那人大致在什么方位？”

周时臣道：“在何巡捕左后方的水果摊子边。我瞧他面生得紧，而且跟踪得甚为笨拙，应该不是镇上的人，不熟悉地形。”

何寻便埋头将水吉扁肉吃完，拍了拍肚子，自言自语地道：“今儿怎么这么饿，这么大一碗馄饨竟然吃不饱？”

周时臣笑道：“我这都是第二碗了。”

何寻道：“嗯，我得再添点儿什么，不过不要馄饨了。”转头叫道，“喂，隔壁卖馓子^[16]的，送一盘馓子过来。”

不等馓子摊主反应，他便自行起身，去隔壁摊子取了一盘馓子。借眼角余光扫了一眼跟踪者，回来坐下，告道：“周公子也别打量那人，我见过他。”

周时臣奇道：“难道那人之前已经暗中跟踪过何巡捕？”

何寻道：“不是。今早在魏氏作坊门口时，我见过那人，他是那李姓老者的随从之一。”

[1] 瓷坯入窑，必装匣烧，方不粘裂，且免风火冲突。匣须先烧，先入窑空烧一次，再装坯烧，名为渡匣。

[2] 意思是匣钵烧破也不要几年，可用竹箴将它箍住，入火不断。

[3] 封缸酒是传统名酒，以大米、黍米为原料，属于黄酒类酒品。《水浒传》中第三十八回有《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故事，其人在江州（九江）浔阳楼所饮即是陈年封缸酒，喝得酩酊大醉后，这才引出了题壁反诗、逼上梁山一段故事来。

[4] 灰可器：俗称渣头碗。用下脚泥（经过选料后剩余下来的瓷泥）做坯，用釉果加三灰做釉，烧成后陶瓷呈灰黄色，很粗糙。当时穷苦人家日常生活所用的最普遍的碗、盘等都是这种灰可器。

[5] 冯小青（即冯玄玄，清时避讳康熙皇帝名改为冯元元）后嫁杭州豪门公子冯云将（冯梦禎子）为妾，讳同姓（古代同姓不能结婚），仅以字称。工诗词，解音律。为冯氏正妻所妒，徙居西湖孤山别业。亲戚（即杨延槐妻）劝其改嫁，不从，凄怨成疾，命画师画像自奠而卒，年仅十八岁。冯妻犹不解恨，焚毁了冯小青全部诗稿。幸亏冯小青生前以花钿送人时，随手衬以纸稿，由此留下部分诗稿（含绝句九首、古诗一首、词一首）及寄杨延槐夫人书，后人合称为《焚余》。有绝句云：“百结回肠写泪痕，重来唯有旧朱门。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又，冯小青因恪守家礼、拒绝他适而受到文人讴歌，频频成为其笔下的主角，由此演变成独特的文化现象，人们甚至认为其“宁作霜中兰，不作风中絮”的节操能够与战国时屈原不愿去国的情怀相提并论。从明末至清代，在文人们的反复宣扬下，冯小青成为当时的道德偶像，被誉为“千古第一贞节烈女”。

[6] 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安德雷·曼特拉所绘《东方三贤士朝圣》一画。画中，三贤士之一的迦斯巴以青花杯为礼物献给圣婴。又，1509年，乔凡尼·贝尼尼创作的油画《群神宴》中，也着重描画了两件青花瓷碗和一件青花瓷盘。

[7] 青花瓷初传入欧洲时，被认为是超然圣洁之物，被赋予了浓重的宗教色彩。明万历之后，随着大量青花瓷器销往欧洲，青花瓷才逐渐走下圣坛。欧洲人又吸收了青花瓷的艺术美感及东方韵味，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罗可可风格。

[8] 中世纪末期，随着奥斯曼对东罗马帝国的不断侵略，东罗马人民在逃难的同时，将大量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典籍和艺术珍品带到了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当时的意大利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是由一些城邦和领地组成，是欧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些勇于进取的学者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来宣传人文精神，此即文艺复兴的起源。文艺复兴起初发源于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萨，随后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再扩展到西欧各国，于十六世纪在欧洲盛行。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与艺术革命，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一。

[9] 1295年（中国为元朝元贞元年），威尼斯商人出身的马可·波罗出版了《东方见闻录》。该书描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以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地大物博、文教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此书十分荒诞却又充满诱惑，由此引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探索欲望，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东方见闻录》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并直接导致了文艺飞速发展。

[10] 油画：指用干的油（方便理解，这些可被称为“清漆”或“油漆”）调配的颜料所作的绘画。中国的油画最早出现在棺槨器具之中，据周礼、汉书等文献所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已有用“油”绘画的历史。明代《髹饰录》记载了诸种油画技法。《髹饰录》是一部总结中国古代髹漆工艺经验的巨著，总结了中国古代用漆、用油以绘制漆画、油画及漆器制作和各类装饰技法。其中记载：“金细勾彩油饰者”，“又金细勾填油色”。“油饰，即桐油调色也，各色鲜明”。“描油，即油色绘也。其纹飞禽走兽、昆虫百花、云霞人物，一一无不备天真之色。如天蓝、雪白、桃红则漆所不相应也。古人画饰多用油，今见古祭器中有纯油色油纹者”。“油清如露，调颜料如露在百花上，各色无所不应。见正色而却呈绘事也”。但这种画多应用于木板、门画、舟车、旌旗、帷幔及服饰彩绘上，与真正意义上的油画有所区别。通常的说法是利玛窦携天主、圣母像到中国后，才开始了中国的油画。

[11] 西方早期油画只有“坦泼拉”（Tempera，又译作坦培拉）画法，即用鸡蛋黄或蛋清作为调料溶合矿物颜料作画，再作薄而透明油色罩在画上。15世纪时，尼德兰（今荷兰，当时属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领地，此处即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爆发之处，革命成功后建立了荷兰共和国）。画家凡·艾克兄弟改用亚麻仁油和核桃油等快干油作为调和剂，使颜色易于调和，被广泛地运用。特点为运笔自如，并可层层覆盖，提高色彩亮度，能较充分地表现物体的真实感和丰富的色彩效果。凡·艾克兄弟因此被称作欧洲油画的创造人。文艺复兴后，油画在欧洲兴盛起来，并传播到各地，成为西方绘画史中的主体绘画方式。适合创作大型、史诗般的巨作。现在存世的西方绘画作品主要是油画作品。绝大部分壁画作品也是用油画颜料和创作方式制作的。

[12] 笔触是带有颜料的油画笔在画布上运动的痕迹，早期油画全幅各部分颜料层厚薄比较一致，运笔力度均匀，几乎不显露出笔触。

[13] 达·芬奇以其画作写实性和极具影响力闻名。在其作品中，《蒙娜丽莎》是最负盛名且最常被模仿的肖像画。《最后的晚餐》（典型的油性坦泼拉绘画）被认为是所有时期中最多被复制的宗教绘画，只有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的声望能与之媲美。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所知智商最高的人之一，一生创作、成就惊人，但其绘画只有15张传世，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小说中所提原因。

[14] 珠山：位于今江西景德镇市区珠山路之珠山南侧（今市政府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后随着城市建设和改造，珠山几乎被夷平，唯龙珠阁旧址保留约十米高的台地。在市政府大门五米处，尚有石井一口，古称“南门内井”，是明御窑厂遗址留下来唯一的地面遗物。

[15] 万历一朝是明代御器厂烧造高峰时期，且御器样式千变万化，远胜历朝。仅万历十一年（1583年）降发的瓷器样式就多达四百四十三件，除了上用的碗、碟、钟、盏与祭器等，还有屏风、笔管、瓶罐、盒炉之类。而万历十九年（1591年）降发的瓷器样式更是有四百六十一件之多。一年之后，又追加下发了瓷器样式十五件。

[16] 馓（sǎn）子：一种油炸的食品，古时为环钏形，现在细如面条，呈栅状。北宋年间，宋哲宗废除元配妻子孟氏皇后位，孟氏出家为女道士，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但民间普遍同情孟氏。瑶华宫在开封西北，刚好位于金水河边，地处繁华，小商小贩很多，十分热闹。当时京师卖熟食的小贩都要在吆喝上下功夫，“必为诡异标表语言”，这样才能引人注目，生意才能兴隆。唯独有个卖馓子的汉子，每天都到瑶华宫前，放下担子，既不吆喝他卖什么，也不说馓子好吃，只是长叹一声：“亏便亏我也！”意思是，吃亏就让我吃亏吧。这话在别的地方都没事，在瑶华宫门口“太息大言”，便让人感觉是明目张胆地在为孟氏被废叫屈。开封府听说后，下令抓捕卖馓人，重打了一百大棍，警告他不准再那样吆喝。于是，卖馓人改吆喝为：“待我放下歇则个！”竟由此成为大名人，馓子供不应求。

第六章 切齿仇怨

好风如扇，好雨如帘。岸花汀草，天涯渺渺。绵绵密密的细雨没日没夜飘洒着，在昌江的宽阔江面上织荡成一片一片梦魂缭绕的水雾，散发出一种逼人的冷气来。朦朦胧胧的迷雾中，划出来一叶小舟，船家女坐在船头，伴随着桨声轻轻吟唱。人那么美，歌声那么清亮，过往的游子们不禁被感染，倾心沉溺于水乡的温润与惬意中。



魏氏家传大结窑，曾经苦役应前朝；
可知事业辛勤得，一样儿孙胜珥貂。^[1]

记得唐贤咏越窑，千峰翠色一时烧。
槎惟带叶柴盈马，却笑松间拾堕樵。^[2]

——龚轼《陶歌》

江发源于徽州祁门大洪岭，向西南流经祁山至倒湖，入江西饶州。经孔阜山南麓的浮梁县城南下，波浪滔滔，在景德镇绕了大半个圈，分出西河、南河等支流来。再汹涌浩荡地奔向西南，在鄱阳姚公渡与乐安河亲密携手，成为饶河，将辽阔的赣鄱大地营造成水乡泽国。

好风如扇，好雨如帘。岸花汀草，天涯渺渺。绵绵密密的细雨没日没夜飘洒着，在昌江的宽阔江面上织荡成一片一片梦魂缭绕的水雾，散发出一种逼人的冷气来。

朦朦胧胧的迷雾中，划出来一叶小舟，船家女坐在船头，伴随着桨声轻轻吟唱。人那么美，歌声那么清亮，过往的游子们不禁被感染，倾心沉溺于水乡的温柔与惬意中。

忽然，船家女的身躯莫名消失了，只剩下一颗首级，俨然便是昌江第一美人江若兰的模样。片刻后，首级又化作了骷髅，不见血肉，只剩森森白骨，然歌声仍然从口中传了出来：“日月好比两把梭，东山出来西山落。庄稼老了生五谷，人老脸上皱纹多……”

周时臣正看得目瞪口呆之时，又有人拍了拍他肩头。转过头去，却是王五，手中尚握着那只“青花见五色”花瓶，苦哈哈地道：“我的头还在，可凶手还没有抓到。周公子，你要为我报仇。”又指着花瓶道：“这件‘青花见五色’，是一切祸事的源头，必须得毁去。”高高举起，欲将花

瓶砸碎。

周时臣大叫道：“不要！”蓦然惊醒，从床上坐起，原来是南柯一梦。

矜稠闻声忙从外堂进来，问道：“公子是做噩梦了吗？这一阵子发生了这么多事，公子太辛苦了。”

周时臣定了定神，问道：“什么时辰了？”矜稠道：“快日暮了。”

周时臣道：“我竟睡了这么久，也该起来了。”又问道：“可有什么吃的东西？”

矜稠笑道：“公子没吃午饭，这会子饿了吧？我早已经让老许备好了酒菜，在笼上温着呢，还有公子最爱的咸水粑。我这就去为公子取来。”

周时臣穿好衣衫，来堂屋坐下，心道：“适才那梦真真诡异，尤其是骷髅唱歌一段。该不是有什么意味吧？”想了一通，仍不明究竟，正好热腾腾的酒菜上来，便放开肚皮，大快朵颐。又道：“矜稠，你也坐下，陪我喝上几杯。”

矜稠便坐了下来，陪饮了一杯，道：“这才几日，公子便明显消瘦了。镇上现在出了这么多事，本来就令人烦心，那潘相又死死追着公子不放，公子何不先回苏州避避风头？”

周时臣道：“嗯，这个主意好。”

矜稠大喜过望，道：“那公子是答应了？”

周时臣道：“我得先去弄明白一件重要事，等忙完这件事，便可以考虑回苏州之事。只是王五的案子还没有破，我不能就此撒手不管。”

矜稠道：“可那潘相不会放过公子的，他可是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周时臣道：“那好，如果三日内我仍然想不出法子应付潘相，我们便先逃回苏州，如何？”

矜稠喜道：“好。我这就去收拾收拾。”

周时臣忙扯住她衣袖，道：“别急啊，坐下好好陪我吃顿饭。而且有什么好收拾的？回去苏州，还能少你饭吃、少你衣穿吗？”

矜稠道：“总要备些路上用的东西吧。不过公子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能让旁人知道，尤其不能让潘相知道，不然就走不掉了。”顿了顿，道：“说起来，这些祸事还是缘起于那件‘青花见五色’，王五全家因为它被杀，而今周窑也是因为它，才被官窑死死缠住不放。”

周时臣蓦然得到了提示——所有人都认为这一连串事件是因“青花见五色”而起，果真如此吗？

就拿周窑来说，在烧出“青花见五色”之前，潘相就已经盯上了周窑，要求派烧钦限，只是为周时臣所拒。而今潘相不惜使出栽赃陷害的手段来威逼周时臣就范，“青花见五色”仍然只是个由头，有能力完成派烧的民窑实在不多，周窑是最佳的选择。也就是说，就算周窑没有烧出“青花见五色”来，潘相还是会纠缠上周时臣。

那么王五这些命案呢？当真也是因为“青花见五色”吗？世人通常习惯相信最表面、最明显的动机，而结果往往会大相径庭。恰如江若兰命案，她在等待与徽帮会首黄云霄幽会偷情时，死在了徽记绸缎铺。第一眼看到的人，往往会认为这是都帮有意陷害徽帮，就连周时臣开始也是这样想。而后来才发现不过是船户石户偶尔路过、见色起意而已，跟行帮相争没什么关系。

假如，假如王五等命案也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是因为“青花见五色”而遭难呢？可如果不是“青花见五色”，缘起又是什么呢？

王五全家以瓷为生，当日王五妻儿回了官庄祭祀省亲，王五独自在家中收拾忙活，甚至都没有时间去周窑开窑取器，“青花见五色”也是周

时臣好友金英亲自送去其家的。如此忠厚质朴的一家人，除了意外烧出“青花见五色”之外，再没有滋过任何事，吵架红脸都不曾有过。

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缘起极可能就是田水月、也就是徐渭了。其人虽然隐瞒了真实身份，但来到景德镇毕竟有一段日子，先后露出了几处蛛丝马迹。嘉靖年间，徽商多与倭寇、海盗勾结走私，徽帮会首黄云霄更有亲人直接死于徐渭毒计下。虽则他有杀人的强烈动机，但他知道田水月身份是在烧出“青花见五色”之后，正如他所言，田水月活着，对他利用价值更大。

剩下唯一事先知道田水月真实身份的人，便只有望江楼楼主江印月。江氏亦是徽商，或许他也跟黄云霄一样，先人跟徐渭有不解深仇。当他从壁画画风中认出画者其实就是徐渭后，便动了杀机。

据江印月所言，田水月本来每天都要到望江楼蹭吃蹭喝，凑巧被杀当天没有来。会不会是江氏提前一天告知了田水月，让他次日不要再来，好为杀人做准备？

乍作验尸后表明，杀死田水月和王五的是同一名凶手。假若是江印月亲自或派手下杀了田水月，那为什么又要杀死王五呢？难道是因为江印月酷好收藏，听到王五手中有“青花见五色”后，本来就预备要行凶，如果能夺到“青花见五色”，不在乎多杀一人？

可田水月出现在望江楼时，用了另一个化名田丹水。当日周时臣在望江楼观赏壁画，提及画者田丹水就是在景德医馆就医的田水月且已经遇害时，江印月明显吃了一惊，显然并不知道这回事。如果他没有杀田水月，当然杀死王五的可能性也就近乎于零。

江印月之所以名列杀人嫌犯中，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青花见五色”问世前便知道田水月真实身份的人。又或许江氏不是唯一，救助并携带田水月来景德医馆就医的年二叔嫂或许也知道其真实身份。又或许年二叔嫂即便不知道田水月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渭，但仍然是其遇害的缘起。

再联想到年二叔嫂最近几日的可疑之处，这条线索便愈发清晰明显

起来——

或许这叔嫂二人不只是来浮梁就医，还另有目的。田水月跟二人一路同行，到景德镇后，所住景德医馆又在樊高瓷庄隔壁，仍然能跟年二叔嫂近距离接触。

又或许变工节傍晚停靠在南码头的货船本是来探访年二叔嫂。景德医馆梁郁亦曾作证，说是见过年二在巷子中与一名五十岁出头的老者交谈，老者看起来很有风度，总是眯缝眼，极可能就是何寻今早在魏氏作坊前见过的李姓老者，也就是货船的船主。

当晚入夜后，年二叔嫂与李姓老者在将军槐下商议什么时，发现了躲在附近偷听的田水月。年二担心其听到了什么，遂杀其灭口。而三人所商议之事，极可能就是谋夺王五手中的“青花见五色”。之后，年二带着田水月尸首来到王五院中，王五听到动静出来查看时，被年二一刀杀死。年二再取了“青花见五色”，与嫂嫂原姑返回瓷庄，佯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可如此还是解释不了李姓老者乘坐货船连夜离开景德镇、赶赴官庄杀死王五妻儿一事，除非这些人当真知道“青花见五色”烧制秘技。周时臣虽没有见过李姓老者，但认识年二叔嫂。二人对瓷业一窍不通，投资建窑估计也只是随口说说，就算得到秘技，对其也没多大用处，那么李姓老者为什么还要冒着暴露行踪的危险赶赴官庄向王五妻儿逼取秘技呢？

如果这一干人是受雇于外地民窑，专为盗取景德镇秘技而来，那么年二叔嫂到达浮梁已有一个多月，早该盯上崔窑、吴窑、陈窑、周窑或是壶公窑，至少要到这些窑口打探，可为什么二人一直只是深居简出，直到变工节才有所行动？如果那天周窑没有出炉“青花见五色”，情形又会如何？

再回到最先的假设，王五全家不是因为“青花见五色”被杀，而是知

晓了年二叔嫂的什么秘密，或是年二叔嫂以为他们知道了什么秘密，那么便一切说得通了——

年二先杀了最有可能发现端倪的田水月，再赶去杀死王五灭口。与此同时，李姓老者乘船赶赴官庄，于次日将王五妻儿诱出官庄，杀人前，还拷打逼问一番，以防秘密另外还有人知道。因而三桩命案，四条人命，一切的一切，均与“青花见五色”无关！

可年二这干人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会不会跟魏希光有关，所以年二叔嫂才拼命接近她？魏希光为浮梁魏氏唯一存世者，身负窰秘技，本人算是无价之宝，不然不会连万历皇帝都为其下旨，可她的价值仅限于瓷业，离开了景德镇，她便什么都不是。

若年二这干人果真是为魏希光而来的话，那么一定是受雇于外地民窰了。也许雇主肯出高价，要的就是魏希光，而不是什么制瓷秘技。年二叔嫂先以治病为名前来景德镇探风，李姓老者随后乘船赶来接应，计划伺机诱骗或是干脆绑走魏希光。

不想变工节当日周窰意外烧出了一件“青花见五色”，年二叔嫂虽是外行，然二人瓷庄居处就在王五家附近，亲眼见到全镇轰动、争相赶来目睹花瓶之情形，大概也猜到了其不菲价值，遂在李姓老者到达后，商议除绑走魏希光外再加夺“青花见五色”一事。李姓老者大概对瓷器行业略知一二，知道制瓷秘技比瓷器本身更值钱，打听到那只“青花见五色”花瓶是由王五妻子画料且其人已回乡下后，遂决意由年二杀人夺瓶，自己带人到官庄逼取秘技，问出究竟后，再将王五妻子、儿子杀死灭口。

然货船掌舵到村子诱骗王五妻儿时暴露了面容，官府一旦发现尸体，必定会盘问证人、展开追捕。李姓老者也料到此点，遂令掌舵驾驶货船往昌江下游而去，作出凶手逃离浮梁的模样，他自己则率手下潜伏起来。等到风声过后，年二叔嫂又在魏氏作坊安置妥当，今日才得露面。

如此，几桩命案所有疑点，包括行凶动机、杀人手段及过程，均迎刃而解，且完全符合现场发现的物证及证人供述。唯剩下一点，以魏希光的谨小慎微，竟没有发现丝毫端倪吗？她表现得如此反常，是不是已经被年二叔嫂以武力控制，生命受到了胁迫？

但今日一早，魏希光既有与何寻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为何只字不提？后来她人更是进了戒备森严的御窑厂，年二叔嫂一千人能耐再大，势力也到不了那里，周时臣又是她最信任的人，她为何不当面将内中情形告知？

正凝思出神时，弟子吴祥瑞忽在门外叫道：“师傅，有客人到访。”

周时沉回过神来，往门外看了一眼，道：“天还没完全黑呢，何巡捕这么快就来了？”

出来一问，方知是饶州推官吴正志到访。料想其人又是为树瘿壶而来，不得已，换了衣衫出来见客。

分宾主坐下后，吴正志勉强端起茶盏饮了一口，做了个样子，便急急问道：“我适才到过吴窑，本是想再出高价，向吴家娘子讨买树瘿壶，不想吴家娘子说那只壶已经不再是吴家之物，而是归周公子所有了。当真是这样吗？”

周时臣道：“是。实在抱歉，之前怕吴推官难堪，我才说是暂借。目下我勉强算是树瘿壶的主人，只是我已对人有了承诺，实不便相让。”

吴正志忙问道：“周公子承诺给了谁？我愿意出两倍于他的价钱。”

周时臣道：“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吴推官，吴氏是供春旧主，你对树瘿壶志在必得的心意我已然明白。这样，如果将来这只壶如约送人，我便将对方姓名告诉你。如果壶仍然在我手中，我们再商议转让问题。所得酬金我一文钱也不要，会尽数送给原主李新喜，好让她母女二人下半生有个着落。”

这已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吴正志欣然同意，道：“好，我们一言为

定。”又叹道：“周公子果真是个坦荡君子，难怪年纪轻轻，便享得如此大名。”

周时臣道：“不过浪得虚名而已。”见外面天光已暗，便道：“难得吴推官来周窑，本是稀客，可我还有要紧事，实在抱歉。”

吴正志正想请对方取出树瘿壶，观赏把玩一番，也算不虚此行，闻言只得起身告辞，道：“不碍事，不碍事。我知道周公子受了陈通判嘱托，正调查几桩命案，忙是肯定的。那么明日一早我就先回鄱阳了。关于树瘿壶，若有进一步消息，请周公子随时派人知会我。”

他是饶州推官，负责司法刑狱，到浮梁后适逢命案，却毫不关心，甚至懒得多问一句，心思只在树瘿壶上，倒像极了时下一些江南文人，只醉心于享乐，于国事民生毫不关注。

吴正志走出几步，又回头道：“算了，我也懒得做这劳什子推官了，我明日便辞官回乡，周公子有信的话，请带到宜兴去。”

周时臣道：“我记下了。”招手叫过吴祥瑞，命道：“你先引吴推官到库房去，若有吴推官看得上眼的瓷器，随意取去，算是我的一点见面礼。再好生送吴推官回客馆去。”

吴正志大喜过望，道：“周氏瓷器名满天下，得周公子亲自馈赠瓷器，胜过千金，多谢了。周公子，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日后必要多多来往。”

周时臣道：“一定。”

送走吴正志，周时臣又叫来矜稠，命她到厨下小侧门迎候何寻，自己则回来后堂，继续吃剩下的饭菜。

掌厨许衡跟进来问道：“饭菜都凉了，可是要帮周公子热一下？”

周时臣摇头道：“不必了。”又道：“周窑还得过半个月才开工，那时候佣工才会陆续回来。目下只有我和吴祥瑞几个人，许翁在我这里实在

太浪费人才了。徽州会馆人多，那里的人都喜欢吃许翁的菜肴，你还是回去吧。”

许衡愕然道：“周公子这么快嫌弃我了？”

周时臣道：“哪里的话……”

许衡斩钉截铁地道：“是黄会首将我借给了周窑，他不派人来叫我回去，我绝不会离开。”哼了一声，甩手去了。

周时臣无奈苦笑，他心中有事，饭菜也难以下咽，吃了几筷子就放下了。独自在灯下坐了一会儿，矜稠引何寻进来，告道：“人到了。”

周时臣便吩咐道：“你先去给我找身佣工的衣衫，我与何巡捕有话要说。”

矜稠狐疑道：“要佣工衣衫做什么？”

周时臣道：“你别管，去找就是了。”

矜稠道：“鬼鬼祟祟，是要出门吗？何巡捕，你既穿着便服，为何还随身带着兵器？”

何寻道：“我这是老习惯。”

矜稠道：“你可别把我家公子带坏了。”

何寻愕然道：“我哪有这个本事？谁又能带得坏你家公子？”

矜稠一时无言以对，便道：“总之，我家公子要是有事，我找何巡捕算账。”

等矜稠出去，周时臣掩好门窗，低声说了怀疑年二叔嫂之事。

何寻一拍大腿，道：“今日跟周公子分开后，我也越想越觉得年二叔嫂可疑，只是没有周公子想得这么透彻，将前后所有事情都联系起来了。”又道：“不过魏希光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人来意不善？我回巡司署

时，正好在大门前遇到她，还特意问她到底是如何营救出了周公子。”

周时臣忙问道：“她如何回答？”

何寻道：“她只是很敷衍地说没什么，又说有事要赶回魏氏作坊去，便急匆匆地走开了。南码头见到的那男子，本来一直跟在我身后，见状便又跟上了魏希光。当时若不是陈通判派人叫我去办事，我又事先跟周公子约好，真的要立即跟上去，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正好矜稠寻了衣衫进来，周时臣匆忙换上，道：“宜早不宜迟，我们这就出发吧。”

矜稠问道：“公子要去哪里？”

周时臣不愿意她担惊受怕，便随口应道：“我与何巡捕去会馆寻那西洋传教士利玛窦，我对他所谈的西洋油画很有兴趣。”

矜稠道：“我不信。客馆在官署中，公子去那里，还能是这身土里土气的打扮？”

何寻忙道：“小娘子放心，我会照顾好周公子的。”

矜稠道：“这可是何巡捕自己说的，要是我家公子出了事，我可要跟你拼命。”

二人仍然由矜稠护送，从厨下小侧门偷偷溜了出来。

摸黑走出后巷，拐上大道，又穿过两条黑巷子，便到了魏氏作坊西面的山坡。二人先爬上坡，一望作坊，果见内里灯火通明。

何寻不无担心地道：“如果周公子的推测是对的，那么这些人都是不择手段、穷凶极恶之徒，万一被他们发现，敌众我寡，该如何应付？”言外之意，还是想调一队兵马在外面策应。

周时臣道：“我们怀疑年二叔嫂，多是基于推测，没有实据证明是其

杀人，除非能从年二身上找到那件‘青花见五色’。而且那李姓老者杀人后即命掌舵手驰向下游，引开追兵，足见其人老谋深算，能料敌于先。我们则晚了好几天才怀疑到这群人身上，完全失去了先机。”

顿了顿，又道：“我最担心的是，他们或许用某种法子控制了魏希光。之前既有人紧盯你我，又跟踪魏希光，稍有风吹草动，必会有所觉察。若是擅自出动官府的人，这些人铤而走险，一定会伤害她。”

何寻道：“不错，只能先私下弄清楚这些人到底想做什么，才能安排对策。”走出几步，又问道：“周公子，恕我冒昧问一句，你和魏希光是不是……”

周时臣忙道：“没有，决计没有的事。”

何寻笑道：“我话还没说完，周公子这么着急否认做什么？”

周时臣登时脸红到脖子根，所幸山坡漆黑一片，何寻看不到他的尴尬模样。

何寻道：“今早我赶向魏希光求助时，她本来很是漫不经心，但一听到周公子的名字，脸色便立即变了。我看得出来，她很关心周公子安危。而周公子你是世家子弟，自小养尊处优惯了，却宁可换上佣工的衣服，大半夜地跑出来冒险，还知道如何避人耳目，从后墙进入魏氏作坊……剩余的话，也就无须我多说了。”

周时臣沉默不答，直到摸到南墙灌木下，将要缘石翻墙时，才突然开口道：“我承认我喜欢希娘。可这也没什么用，她是魏氏拳窑唯一传人，一辈子不能嫁人的。”颇有怨天尤人的怨气。

何寻道：“未必。”回答得相当令人意外。

周时臣一怔，问道：“何以见得？”

何寻道：“周公子感受不到吗？世道正在发生变化。就拿那西洋传教士来说，要是放在十年前，金发碧眼的西洋人来到镇上，不被当作盗窃制瓷技艺的间谍，也会被认为是传播歪门邪道，被官府逮捕后驱逐出

境。可而今江西布政司竟然派饶州官员护送他来这里传教，住在官署客馆中，享受公家的一等待遇。再拿商人来说，中国自古以商为末。‘老大嫁作商人妇’，一个卖笑为生的娼妓，尚以嫁给商人为耻，足见商人地位之低下了。时至今日，风气已完全不同。你看那些徽商，一样能呼风唤雨，甚至还能操纵盐引，官府的人也对他们畏惧三分。这些都表明，世道在变，变得更广阔，人们的观点也在变，变得更宽容。陈规旧俗正在被破冰，所以周公子不必沮丧，魏希光今日不能嫁人，不代表她明日也不能嫁人。”

周时臣大为惊讶，道：“何兄，何巡捕不介意我这么称呼你吧？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真要谢谢你。”

何寻道：“谢我做什么？你二人想要在一起，还得有打破世俗的勇气，周公子表面无畏无惧，豁达豪放，少年时便有离家出走的反叛之举，但其实你骨子里仍然恪守礼教，这是你世家公子身份决定的，摆脱不掉，怕是你难以迈出第一步。魏希光虽然女流之流，却是柔中有刚，刚毅坚强，她才是成功的关键。”

周时臣颇为不解，正待再问，忽听到墙内有人语声，忙止了声，从墙头往里望去——

魏氏作坊中灯火甚明，大致能看清楚人影。原来是两名男子在后院小便，撒完尿便骂骂咧咧地走了。

何寻低声道：“似乎是早上遇到的李姓老者的手下。”

周时臣隐约听到有女子声音，似是魏希光在发怒，忙道：“快，进去看看。”

二人翻进墙来，悄悄摸进后院，却见后院中炬火通明，魏希光正与年二姑嫂、李姓老者站在庭院说话，似在争论什么。

魏希光道：“我已经派珠妹去周窑问过了，周时臣人不在，说是去官署客馆找西洋传教士请教西洋油画了。你们不是派了人跟着珠妹吗？该

知道我没有撒谎。”

年二忙道：“我信得过魏家小娘子，她跟我们是一条心。”

李姓老者冷笑道：“二头领可不要被魏希光骗了。”

原姑忙问道：“魏家娘子可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

李姓老者对她甚是客气，先微微鞠了一躬，才答道：“魏希光今早出门，跟我在大门口撞见后，我见她跟官府的人在一起，便起了疑心，派了人跟着。”

原姑惊讶地道：“难道魏家娘子对何巡捕说了什么？不会的呀，她离开之前，我当面警告过她，胆敢轻举妄动，就杀了珠妹，再派人到马鞍山魏氏庄园杀光她亡父的侍妾。况且她若向何巡捕通了风报了信，官府早该派兵来捉我们了。”

李姓老者道：“她一路跟那位何巡捕倒是没什么话，可我手下后来打听到她是为了周窑窑主周时臣才赶去御窑厂的，料想她跟这个人关系一定不一般，说不定会利用旁人进不去御窑厂的机会，在里面对他说了什么。所以我专门派了人监视周时臣，以防止他串通魏希光与官府通气。今日周时臣自南码头回到周窑后，白天没什么动静，天将暮时却偷偷溜了出来。你猜他往哪里去？他去了巡检司官署。幸好我们的人及时截住了他，将他抓了回来。我适才要魏希光派珠妹去诓骗周时臣来这里，其实是有意试探她，想看她是不是真的忠心于我们。”

魏希光脸色一变，问道：“你……你们捉住了周时臣？”

李姓老者道：“不错，来人，带他上来。”

何寻蹲在暗处，不由好奇转头看了身边周时臣一眼。周时臣亦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对方捉住的“周时臣”是谁。

却见两名大汉挟持着一名长袍男子进来。那男子双手反剪，眼睛上蒙着厚厚的黑布，口中也塞了布团。周时臣一见之下便认了出来，差点

惊呼出声。那人分明是饶州推官吴正志，他穿的长袍跟周时臣早上所穿外袍颜色一模一样，那些人一定由此将他认成了周时臣。

李姓老者又道：“魏希光，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魏希光颇为慌乱，竟未能认出被绑之人不是周时臣，忙辩解道：“周窑的人已经说了，周时臣要去客馆找西洋传教士，客馆就在巡检司官署中，他往那里去，又有什么稀奇？”

李姓老者道：“这理由太牵强。二头领，你还相信她跟我们一条心吗？”

年二看起来颇为失望，但似乎仍然愿意相信魏希光，道：“或许真的就是魏家娘子说的那样呢，周时臣只是要去客馆找西洋传教士。”

李姓老者便道：“那好，只要魏希光亲手杀了周时臣，我便相信她。”亲自递上一柄短刀，又示意手下人将吴正志推过来，揭下蒙眼黑布。

魏希光看清对方面孔，一时愣住。

李姓老者道：“怎么了？你不动手，就表明你心中有鬼。”

年二从旁劝道：“反正娘子已经答应跟我去鄱阳湖，再无牵挂，不如杀了这个，好让军师放心。”

一旁周时臣、何寻听到李姓老者称呼年二为“二头领”，本已有所怀疑，再听到“军师”二字，便基本能够确定——原来这是一伙响马，多半就是盘踞鄱阳湖多年、为患地方的湖盗。当今湖盗首领名郑万年，有弟名郑千年，又用儒者李四保为军师。年二既被称为“二头领”，一定就是郑千年，李姓老者则是军师李四保。至于原姑，肯定就是郑万年的妻子了。

二人相顾骇然，因为他们终于猜到郑千年、原姑这些人想要什么了

不是“青花见五色”，也不是制瓷秘技，而是全景德镇的财富！

魏希光并不认识吴正志，更不知对方如何被当作周时臣捕了过来，惊愕异常，尚不及回答，边上一名手下道：“二头领，军师，这个人好像是官家人。小的上个月扮作商贩在饶州码头打探消息时，曾见过他。那时候，他正带着一大群差役到鄱阳码头拿人呢。”

李姓老者当真便是鄱阳湖盗军师李四保，闻言皱紧眉头，问道：“他不是周时臣吗？他是谁？”

魏希光只得实言告道：“我不认得他。”

李四保挖出吴正志口中布团，喝问道：“说，你是谁？”

吴正志早吓得魂不附体，几经喝问，才壮着胆子报了自己官衔、姓名。

李四保冷笑道：“果然是个做官的，还是饶州府的官儿，手上可没少染咱们兄弟们的血。来人，先杀了他，拿他的人头祭旗。”

一旁周时臣闻言十分着急，可对方人多，平白冲出去只是枉自送死，只得强忍不动。

一名湖盗将吴正志拖到一旁跪下，正要扬刀，原姑忽然叫道：“且慢。我听过这个名字，这个姓吴的是宜兴人，家里十分有钱，不如扣作人质，让他家人拿重金来赎。”

郑千年居然也听过宜兴吴氏，忙问道：“你们吴家是不是做陶壶很有名？”

吴正志战战兢兢地答道：“不……不是……不过供春，供春……他……他原先是我吴氏先人的书童。”

郑千年一拍脑门，道：“我记起来了，就是因为供春我才听说宜兴吴

氏。供春居然是你家的书童？那吴家一定很了不得了。喂，你们吴家既然那么有钱，你还做官做什么？”

吴正志苦着脸，答不出来。

郑千年哈哈笑道：“呀，想不到居然捉到一只肥鸭。来人，好生款待肥鸭。等忙完这里的事，再派人去宜兴，通知他家人来赎他。”

他是二首领，既然下了命令，李四保也不便反对，便道：“就按二头领说的办，先把他绑好了，一会儿带回船上去。”

手下遂重新将吴正志口堵住，防止他呼叫求助，这才将他拖到一边，拴在树干上。

处理完吴正志，李四保心中疑云更重，道：“我一直派了人监视周窑，为何他离开家去了官署，我手下竟没有发现？一定是你魏希光在御窑厂跟他说了什么，他才会偷走后门。”

魏希光道：“我今日进御窑厂后，只跟驻厂巡检方何说过话，看都没有看周时臣一眼，我可以对天起誓。”

原姑道：“军师，你太多疑了。你手下将这姓吴的当作周时臣捉来了，大概手下人离开后，周时臣才出门，没遇上又有什么稀奇？”

郑千年也道：“时辰不早，军师还是快去发信号叫大哥下船，好共商大计。”

李四保仍不能放心，将郑千年拉到一边，实话告道：“二头领，我不是怀疑你的眼光，可这魏希光有朝廷封诰，要钱有钱，要名有名，忽然冒着生命危险转投我们湖盗，实在令人费解。我总担心是个陷阱。”

郑千年摇头道：“决计不会。军师说得不错，魏家小娘子什么都有，可就是没有男人，她被家世所累，只能一辈子独守空门，镇上也没有男人敢娶她。她看上的不是别的，而是我这个人，只有我敢说一定要娶她。这一点，她跟我明明白白地说过了。”

李四保道：“可是今早她一听到那姓周的有事，便心急火燎地赶去御窑厂救人。那份神情，是装不出来的，我总有些怀疑。”

郑千年一想有理，又想到自己和原姑第一次来魏氏作坊时，也曾遇到过周时臣，不免疑心更重。他是个急性子，便走到魏希光面前，干脆地问道：“魏家小娘子，你坦白说，你今天早上那么着急去救周时臣，是不是跟他有私情？”

魏希光毫不犹豫地否认道：“绝无此事。何寻虽是巡检司巡捕，却没有御窑厂腰牌，进不去那里，不得不来向我救助。我若不去，只会令他起疑。而且我跟周时臣也没有什么私情，我以掣窑为业，周时臣是周窑窑主，我们其实是共存关系。”

郑千年问道：“什么共存关系？难道娘子喜欢周时臣那个小白脸？”

魏希光道：“我根本就不喜欢周时臣，我不喜欢任何男子。我从小就看到我爹嫌我娘亲生不出儿子而残酷对待她。那时候，我就发誓绝不嫁人，到后来我接管了魏氏作坊，心中更不可能有爱，直到遇到了二头领你。”

郑千年这才释然，相信魏希光对其他男子没有情意。

李四保却是疑心极重，继续追问道：“那么娘子为什么一听到周时臣有难，便着急去御窑厂救他？”

魏希光道：“我是做窑的，周时臣是烧窑的，周氏人在，周窑才有价值。我希望用我魏氏火窑的窑主都好好活着，烧出绝世瓷器，那样才能成就浮梁魏氏的不朽声名。”

顿了顿，又道：“况且官窑那些做官的全无人性，凡是他们想害的人，我都想救。”又指着身后的珠妹道：“她就是我从御窑厂窑炉前救出来的，这一点，我早已经告诉过二头领了。”

湖盗虽以杀人越货为生，但亦多是出身贫苦、走投无路的破产渔民。李四保本人也是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不得已才沦为湖盗，听了这番话这才稍微释怀，见珠妹缩在一边，楚楚可怜，又想起自己那被恶霸

逼死的妻女来，若是女儿没死，也该这么大了。心中柔情忽动，走过去握住珠妹的手，道：“你放心，我们日后会好好待你，官家的人再也不能欺侮你。”

珠妹十分害怕，不敢应声，也不敢挣动。

魏希光道：“军师，我知道你仍然怀疑我，我虽心冷，可我既然决定跟随二头领终身，愿意以行动来证明我的清白。”

李四保道：“要如何证明？”

魏希光道：“周时臣一直有意于我，我平日对他也是客客气气。今早我在御窑厂救了他，却根本没有理睬他，他心中一定很不平静，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去客馆找西洋传教士什么的，只是个借口，他肯定会偷偷赶来魏氏作坊，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郑千年大吃一惊，道：“什么？周时臣他……”

魏希光道：“二头领放心，他性子骄傲，不明究竟，亦不会张扬，只想悄悄来这里。”

郑千年道：“我知道了，周时臣关爱着娘子。”

魏希光道：“所以军师只需派人到后院墙下等着，一定能等到他。”

一旁周时臣听到大吃一惊，身子更是如坠冰窟，浑身发冷，见几名湖盗朝这边奔过来，便站起身来，道：“不劳各位费心了，我周时臣人在这里。”

李四保本对魏希光一番话半信半疑，忽见周时臣人当真在这里，大感意外，又怕对方还带有帮手，忙派人往四周巡视。

一名湖盗道：“后墙那里有人。”急带人追了过去，将正在攀墙的黑影扯了下来，却是巡捕何寻。

何寻确认郑千年一伙是鄱阳湖盗后，本欲悄悄离开，回巡检司报信。可周时臣不能相信魏希光竟然跟湖盗勾结，不愿意离去，想弄清楚真相。何寻勉强陪了一会儿，实在不能再等，便先行离去。不想正巧此时魏希光指出周时臣必会赶来魏氏作坊，周时臣更是主动现身，暴露了行踪，他不及翻过高墙，便被截获，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

湖盗将周时臣、何寻绑好，押了过来。

李四保认出了便服的何寻，问道：“你不是那个巡检司的巡捕吗？还有谁知道你们在这里？”

何寻冷笑道：“全巡检司的人都知道，我们早做好了准备。你有任何阴谋，都不能得逞。”

李四保闻言反而笑了起来，道：“你是以朋友身份陪同周时臣来这里的，对不对？”

遂不再怀疑魏希光，命人去发信号，召集同伙下船集结待命。

周时臣挣了几下，却挣不开湖盗掌握。他被至爱之人出卖，心中更是悲苦难言，问道：“希娘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勾结湖盗？为什么要出卖我？这么多年，我对你……”

魏希光走到他面前，坦然告道：“我知道你喜欢我，爱慕我，但只是喜欢爱慕而已，你没有娶我的勇气。而二头领第一眼见到我，便发誓要娶我为妻。他是世上第一个认认真真对我说这番话的男子，我决意要嫁给他。”

她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温和，却像尖刀一样锐利，直接刺中了他的心房。

周时臣只觉得胸口憋闷得厉害，呼吸明显急促起来，道：“我……”

本想辩解一直有心娶魏氏为妻，却又心乱如麻起来，暗道：“希娘说

得不错，我只是喜欢她，爱慕她，却从来没有说过要娶她。”

或许这是因为他知道她立下重誓不能嫁人，一旦他开口，只会令她为难，令他自己难堪。可若是他真开了口，结果又会如何呢？被拒绝倒也罢了，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假若她肯嫁，他当真会娶吗？这于他而言，将会是一场大战，与家族，与长辈，与世俗，难度可想而知，结局难以预料。或许在某些时候，他内心深处反而庆幸她身上有一道沉重的束缚。如此，他便能将二人的不能结合归咎于那道束缚了。

他自以为是在为她着想，其实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着想。那么她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的呢？他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不多，偶尔在一起，也没有过多的语言交流，只是习惯于沉默。他们在山道上漫步时，她走在前面，他不知道目的地，也不问她想去哪里，只是茫然跟着她的脚步向前走。

或许她想要的，不是他的跟随，而是他的指引。他却始终迈不到前头去，也没有缩短彼此间的距离，她便知他已经习惯了因循，不值得托付了。而这湖盗只认识她几日，仅仅因为明白地许给了她一个未来，她便果断地抛弃所有人，甚至不惜引狼入室，足见她心中对他何等失望了。

秋凉如水，夜风呼啸着掠过耳边，像一首悲凉的歌，在为他内心的酸楚哭泣。

不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陶车声，间杂着犬吠声，令这本不安分的黑夜平添了几分躁动。

一名湖盗奔进来禀报道：“信号发了出去，大头领一行马上就到了。”

一名手下问道：“马上要开始做事了，这两个人要如何处置？”

李四保沉吟道：“何巡捕是巡检司的人，留下说不定会有用。周时臣嘛……”

原姑道：“听说周时臣家世显赫，父母两家都是苏州巨富，家底不比那姓吴的少。”

郑千年道：“那就留着，跟那姓吴的一起带回山寨做肥鸭。”

手下人听了，便将周时臣、何寻也如吴正志一般，用破布塞口，牵到一旁，拴到树上。

过了小半个时辰，先有四个男孩跑了进来，直叫“妈妈”，直奔原姑而去。最大不过十岁，最小的才两三岁。原姑乍见爱子，惊喜交加，忙一一抚慰。

数名湖盗头目簇拥着一名四十来岁的彪形大汉进来。那大汉昂然走到原姑身边，告道：“夫人，你离开了一个多月，四个小崽子吵着要娘，我便将他们一起带来了，顺便也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正是原姑的丈夫、也是鄱阳湖盗首领郑万年。

李四保忙上前参见，道：“大头领，这边没问题了，一切等你示下。”

郑千年忙指着魏希光道：“大哥，就是她。”

郑万年走到魏希光面前，问道：“你肯嫁给我二弟？”

魏希光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郑万年道：“很好。”又指着拴在一旁的周时臣等人道：“这些是什么人？”

郑千年忙答道：“那穿黑衣的是巡检司巡捕。另外两个都是家里有钱的公子哥儿，预备带回山寨做肥鸭。”

郑万年道：“那巡捕留下祭旗，另外两个一会儿跟夫人、小崽子们一道送回船上去。”又道：“人都已经到了，正在各处候命。事不宜迟，我们先议正事。”

魏希光便将早已准备的地图取出，摊在树下石桌上，道：“这是景德镇全镇地图，重点要去的地方，我都标出来了。”

郑万年见那地图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不禁皱眉道：“劳烦娘子说得详细些。这里除了我娘子和李军师外，其他人包括我们兄弟，都是粗人，并不识字。”

魏希光道：“是。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徽州会馆，就在这里。徽商最富，徽帮又收取徽商帮费，所以财物不少，而且全部兑成了黄金，存在会馆库房中。除此之外，徽帮会首黄云霄也住在会馆中。他本人是徽商首富，藏有大量财物。”

郑万年道：“既然徽州会馆如此富有，就由我亲自带人去解决。下一个地方呢？”

魏希光道：“在这里，这是望江楼，楼主江印月也是徽商中首屈一指的大富翁。他收藏了不少奇珍异宝，而且望江楼里藏有大量美酒，可以令大伙一饱口福。”

郑千年笑道：“我去过望江楼，那里的酒当真好喝得不得了。这个地方就由我亲自带人去抢。”

李四保问道：“听说六大名窑中，徽窑占了两窑，那两位窑主应该很有钱吧？”

魏希光道：“一个是吴明官吴窑，一个是陈仲美陈窑，在景德镇也算得上富翁，但跟徽商比，不值一提。而且这两家都死了人，吴窑当家人吴明官莫名暴毙，陈窑女主人江若兰被人奸杀，还割走了首级，大不吉利。”

郑千年忙道：“没错，那妇人首级还被人扔进了我们早先租住的宅子里，结果引来了官府的人，可谓晦气得很。”

李四保遂不再提洗劫徽窑一事，又问道：“杂帮算是地头蛇，有哪些有钱的主儿？”

魏希光道：“杂帮会馆设在饶州会馆，那里又散又乱，不值得一去。杂帮亦在六大名窑占了两窑，壶公窑和周窑。壶公穷，又住在镇外南山。周窑富，不过而今有周时臣人在手，不愁捞不到更多油水。”

李四保道：“御窑厂呢？”

魏希光道：“御窑厂库房里倒是有不少值钱的原料和瓷器，但对你们没什么用。原料就不说了，就瓷器来说，一是御器不好脱手；二来瓷器易碎，不好携带；三来御窑厂驻有重兵。丢失御物是重罪，如果去抢那里，兵卒一定会拼死抵抗。”

郑万年道：“既是如此，御窑厂就算了。我们要的是速战速决，不能冒险。”

李四保又问道：“景德镇是江南巨镇，光商税就是一大笔收入，官家收取的商税都放在哪里？”

魏希光道：“解押去浮梁县衙了。”

郑万年问道：“听说景德镇有徽帮、都帮、杂帮三大帮，徽帮、杂帮都说了，娘子为何偏偏不提都帮？”

魏希光道：“都帮以会首崔无忌和船帮帮主余茂盛最为富有，二人都有私宅，在都昌会馆附近，但位于镇子最东面，距离码头太远，一旦闹将起来，怕是来不及撤离。所以我刻意没提。”

郑万年见她分析得头头是道，又一心为湖盗考虑，很是满意，拍拍郑千年肩头道：“二弟，你看上的这个妇人是个好帮手。”又决然道：“都昌会馆一定要去。”

原来湖盗化装成行商出行，一路没少被都帮船户刁难勒索，要不是为了大局着想，几次都恨不得要动刀子杀人，心中早窝了一肚子火。既然有机会大干一场，当然要将被都帮杀得干干净净，让世人知道鄱阳湖盗的厉害。

李四保遂道：“那好，都帮那边就由我带人去。”

魏希光又指了指商业街多处重要店铺。郑万年点头道：“米油绸缎之物也是山寨急需品，魏家娘子考虑得实在周到，辛苦你了。”

将任务一一分派给各头目，令头目先带着手下散开，到子夜时举火为号，一起动手，尽情杀掠。又约定鸡鸣时分赴码头，乘船撤退。

安排好正事，郑万年走到原姑面前，道：“娘子，你带着小崽子们先回船上去，以防意外。”

郑千年也道：“魏家娘子带上珠妹，跟我嫂嫂一道先回船上。等正事办完，我们一道乘船回鄱阳湖逍遥快活。”

魏希光道：“甚好。那我在船上恭祝大头领、二头领马到成功。”极有柔情蜜意。

郑千年极是高兴，连声道：“好，说得好。”恋恋不舍地去了。

郑万年也对未来的弟妹甚为赞许，等弟弟率人离开后，特意叫道：“魏娘子，你和珠妹留下来，随我一道去徽州会馆。”

原姑闻言很是惊讶，道：“叔叔不是已经说了，让魏家娘子跟奴家一道先回船上去吗？”

郑万年道：“我才是大头领，当然我说了算。”

原姑似是对丈夫极为畏惧，但仍然不死心，勉强道：“夫君是要去做杀人放火的勾当，可是要动真刀真枪的，魏家娘子只是妇道人家，带在身边只是累赘。”

郑万年简单地道：“她能引路。”

他倒也不是怀疑魏希光，只是有意让她暴露形容，令全镇人都知道她与湖盗是一伙，如此她便再也没有回头路，只能死心塌地地嫁给郑千年了。

原姑却想不到这一层，料想丈夫生性警觉，多半仍对魏希光不放心，只得应道：“那奴家先带孩子们去了。”

郑万年遂派了名叫于雪岭的心腹小头目带人护送原姑一行，又将周时臣、吴正志自树上解下，一并押往船上。

周时臣一直被绑在一旁，对众人一番对话听得清清楚楚，料想自己与吴正志性命暂时无碍，何寻却不免要死在湖盗刀下。心中十分着急，可又无法叫喊出声，只能狠狠瞪着魏希光，又朝被捆在树上的何寻扬头，示意她出面救人。

魏希光却只是冷笑一声，头也不回地去了。周时臣大怒，极力挣扎，却被两名湖盗一左一右牢牢挟持住。倒是何寻甚为镇定，朝他点了点头，示意他放心离去。

景德镇既号称“四时雷电镇”，入夜后仍十分热闹，有照旧烧窑的，有捣土如初的。中国城镇多有夜禁制度，然夜市却是景德镇的一大特色。盖因瓷业惯例，佣工做工尽一日之勤，晚餐才是一天主餐^[3]，伙食相对较好，佣工往往二更时分歇工后才得闲赴饭馆吃饭，即民谣所唱云：“坯工并日作营生，午饭应迟到二更。三五成群拌肉饭，怪他夜市禁非情。”

目下变工节刚过不久，瓷业尚未大规模复工，倒看不到佣工成群结队上街吃饭的情形。虽已入秋，天还不算太冷，大街上行人亦不少，有摆小摊子的，有随意闲逛的。

湖盗怕被人撞见识破，出门前，往周时臣、吴正志身上各披了一件外袍，挡住绑绳，又以竹笠遮脸，如此便不能被人认出。为防二人挣扎引人注意，又在左右各置一名湖盗，牢牢挟住不说，还以袖中尖刀对准背心。吴正志一介书生，哪见过这种场面，早吓得半身瘫软，只任凭摆布。周时臣本是坚毅之人，少年时更是独自闯荡江湖，遭遇过许多离奇凶险之事，算见过大世面。然其为情所伤，竟是比较吴正志还要迷惘，浑

然想不到要寻机反抗。

出门走不多远，便有小贩凑上来问道：“要糖果吗？”指着脖子上挂的摊子道：“新鲜的糖果加蜜饯。”

于雪岭不耐烦地道：“不要，快些走开！”

小贩被重重推了一下，很是不满，嘟囔道：“不买就不买，这么凶做什么。”

原姑忙叫道：“等一下！孩子们想吃。”

四个孩子登时欢呼雀跃，奔过来往摊中一阵狂抓。

小贩笑道：“慢点，不用抢，四个都有份。”

原姑自走过去，从怀里摸了一块碎银子，递给小贩。小贩慌忙道：“这太多了。”

原姑道：“孩子们喜欢你的糖果蜜饯，下次再来。”小贩道：“好，好。”

往南走过街口，于雪岭忽领头改向西行。原姑问道：“不是去南码头吗？”

于雪岭不答，只埋头引路。跟在后面的周时臣颇为奇怪，原姑既为湖盗首领夫人，手下人该对其毕恭毕敬。但这于雪岭却不如何尊重她，对其问话爱理不理。

原姑的大儿子郑一国问道：“喂，我娘问你呢，我们为什么要往东走，不去南码头？”

郑一国是郑万年长子，极可能便是未来的首领。于雪岭不敢怠慢，忙答道：“回大公子话，我们的船全部停在双溪码头。南码头人多眼杂，而且被都帮控制，容易暴露形迹。双溪码头是官码头，人少船少，李军

师又用重金买通了码头官吏，不会有人来管我们。”

郑一国也不甚关心，随口应道：“那就这样吧。”又道：“我娘再问你话，你得老老实实回答。”

于雪岭道：“是，是。适才小的一时走了神，没听见夫人的问话。”

双溪码头在三闾庙码头下游，是唯一不受船帮控制的官码头。御窑厂每年上解到京师的瓷器，都是在这里装船起运。三闾庙码头则位于西河、昌江交界处，是浮梁最大的货运码头，有容量巨大的仓库、堆栈，用以存贮转运粮酒等。景德镇号称“千猪万米”的“十八省码头”，这码头实际是指三闾庙码头。

一路东行，来到双溪码头。却见岸边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船只，有货船，有游船，有大小不一的篷船，还有一些长溜舢板。料想这些舢板必是湖盗座船，因速度极快，极方便逃走。周时臣悄悄数了一下，竟有数十艘之多，料想湖盗人数在二三百人左右。

原姑一行径直上了一艘大船，装饰得颇为豪华，应该就是头领郑万年的座船了。周时臣和吴正志被直接押到底舱。湖盗先在船板上铺开两张渔网，令二人分跪其间，再将双脚与双手并在一起捆住，将渔网拉起，罩住全身后收紧缠死。如此，二人便只能跪缩在渔网中，动弹不得。于雪岭又命人将二人连人带网拖到舱角，将渔网收绳系在舱板铁环上，这才引入去了。

吴正志脸色苍白，映照着火把的红光，愈显惨淡。他只是呆滞地望着周时臣，似乎期待他能想出法子来。

河边风大，阴湿寒冷。周时臣逐渐清醒冷静下来，转头见到吴氏目光，又见二人相距很近，便努力靠了过去。又示意吴正志转动身子，如此二人便能背靠背，反剪在背后的双手能够够到对方绑绳。然湖盗绑架人质经验丰富，二人身上均被细密的渔网罩住，手指伸不过网洞，根本无法替对方解开绳索。吴正志遂哀叹一声，颓然放弃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咚咚”跑下底舱，却是原姑的二儿子郑二国。他走到周时臣、吴正志面前，好奇地打量二人一番，便退到一边，取出一兜石子，朝二人身上扔石头，每掷中头部，便欢呼一声。周、吴二人屈身在渔网中，无法站立，更无法闪避，只能白白挨打。

周时臣身上被砸了好几下，额头也挨了一上，生生作痛，心道：“想不到我竟成了小孩子的活靶子。若是真被带到湖盗的老巢，还不知要受多少屈辱。尤其是见到希娘她……”

他本有强烈求生的欲念，然一想到魏希光，念想便熄灭了，忍不住自暴自弃起来。忽听到东面传来兵刃相接之声，心中一惊，暗道：“难道已经到子时了？时间竟然过得这么快。可怜景德镇几百年基业，今晚便要毁在鄱阳湖湖盗之手。而引狼入室者竟是最爱我的女子。”

一念及此，心如绞痛，忽额头一阵剧痛，忍不住闷哼一声，却是又挨了一记石头。

忽又有人下楼来，却是原姑到了。她将郑二国拉开，笑道：“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快上去跟哥哥、弟弟们看‘四时雷电镇’的夜景。”

郑二国年纪还小，也不知道“四时雷电镇”是什么，一听到“雷电”，猜想或许跟雷公电母^[4]有什么干系，忙不迭地上楼去看热闹了。

原姑走到周时臣面前，道：“周公子别慌，奴家不是什么坏人。希娘也还是原先的希娘，并没有背叛你。”

周时臣惊道：“什么？”话一出口，才发现口中塞了破布，根本说不出话来。

原姑道：“周公子请先听奴家说完，而今目下的局面，全是因为奴家一人而起，但希娘已经做了安排，希娘本人和周公子的朋友何巡捕应该都不会有事。”

周时臣瞪大了眼睛，显是难以置信。

原姑道：“时间紧急，援兵又还没有到。奴家便长话短说，奴家本名

叫刘原姑，原是官宦人家的女儿。十二年前，奴家随先父乘船到广东上任，经过鄱阳湖时，座船被湖盗所劫，全家十七口均被当场杀死，包括奴家两个尚未成人的弟弟。盗首就是郑万年，他看上了奴家的美貌，不顾其弟郑千年和军师李四保阻挠，免奴家不死，将奴家带回了山寨，收作了压寨夫人。但郑氏兄弟生性残忍多疑，知道奴家背负灭门大恨，心中肯定常思报仇，因而对奴家看管极严。奴家将要生下第一个孩子时，郑万年才下令除去奴家双脚上的镣铐。后来奴家曲意奉承，竭力讨好，十余年来，为郑万年先后生下了四个儿子，终于博取了信任和欢心。”

然刘原姑始终不忘血海深仇。她自知凭她一己之力难以报仇，便想要给官府报信，借官府兵力剿灭湖盗。她也曾费尽心机，想要释放被湖盗捕获的渔民，令渔民回去后向当地官府报信。然渔民告诉她鄱阳湖水域宽广，湖盗老巢位于大湖腹心，水路茫茫，没有人引路，外人根本就寻不到。

刘原姑得知究竟后，遂放弃了原计划。正好她生了重病，山寨无医无药，郑万年经不住四个孩子吵闹，不得已派弟弟郑千年带妻子到浮梁就医。郑千年表面是护送大嫂，其实负有监视之责，防止她借机逃走，再向官府通风报信。毕竟刘氏满门遭祸才过了十二年，常人均难以忘记。

但其实刘原姑早放弃逃走报信一途，她坚持要来浮梁，是因为景德镇号称瓷都，名列天下名镇，必然繁华富裕之极。而她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引诱湖盗到景德镇抢劫。只要离开了鄱阳湖，失去地利之优，官兵便可轻易将这千人拿下。这一招，兵书上叫作“引蛇出洞”。

但这一计划并不顺利，出现了许多意外。来浮梁的途中，刘原姑救了倒在道边奄奄一息的田水月，又携其到了景德镇，安置在医馆中。她事先并不知道田水月是什么人，救人完全只是出于怜悯之心。正是这个田水月，差一点提早暴露了郑千年的湖盗身份。

先说刘原姑，本来她在山寨还有几名心腹侍女，都是湖盗掳掠来的

良家女子。然她这次出门，郑万年不准她携带侍女，只有郑千年带了两名心腹相随。因而她到景德镇后，急需寻到一名可靠的同盟帮手。

可郑千年也不是善类。他亲手杀死了刘原姑的两个弟弟，原本就不同意兄长娶刘原姑为妻，这次受命带大嫂外出就医，更是看管极严——平日不准出门，不准跟外人说话。每日唯一的活动就是到隔壁景德医馆就医。郑千年也紧紧跟在刘原姑身边，寸步不离，甚至不准她在医馆上厕所，以防有与外人勾结的机会。

刘原姑虽然有些着急，但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计划。她告诉郑千年，说景德镇如此富庶，完全可以让兄弟们来这里大干一票，可比在鄱阳湖过刀口舔血的日子强多了。郑千年亲眼见到景德镇的富饶，甚至连隔壁医馆一名普通大夫也富得流油，闻言不禁有些心动，于是便派人回鄱阳湖找兄长商议。

郑万年并没有贸然接受这一建议，而是跟军师李四保商议后，派人做了详细调查。调查后发现，刘原姑所提确实是个好计划——景德镇虽有军队驻防，可只是为了保护御窑厂，这里没有城防，甚至连城墙都没有。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更妙的是，全镇内外水网密布，水路极为通畅，正是湖盗肆意横行的良地。

于是，郑万年开始郑重考虑这一计划，派信使几番来往商议后，初定于七月下半旬的某日抢掠景德镇——因为那时瓷业即将进入黄金生产期，回乡祭祀的佣工均会如数返回，更有许多外地游民赶赴景德镇谋生，而来自五湖四海的行商也开始陆续进发，光临镇上。湖盗可以扮作这些身份，轻易大举北上，而不会被途经的城镇察觉。

湖盗计划既定，刘原姑开始有些着慌起来，她成功引起了狼的食欲，却还没有通知打狼的猎人。万一她不能及时知会官府，那么她可就是毁灭景德镇的千古罪人了。她越是神色有异，郑千年越是起疑，对她看得愈发紧密，根本得不到任何空隙。

大概老天爷也同情刘氏，事情竟然因为一颗人头而有了转机——

“变工节”这一天，船户石户杀了徽窑窑主陈仲美的妻子江若兰，又割下首级，随手塞到了丁记铺子的铺架上。店主丁旺青发现后怕惹祸，又将人头投入了樊高瓷庄院子中，凑巧是刘原姑、郑千年临时租住之所。郑千年听到动静，赶出来一看，大骂出声，忙开门去看，见到巷子里有人跑开，料想便是丢入人头的人。凑巧他两名手下出门办事未归，瓷庄中只有他和刘原姑二人。他必须得时时刻刻监视刘氏，便放弃了追赶的想法，随意在院角掘了个坑，将人头埋了。

当日傍晚时分，军师李四保乘坐货船到达景德镇，明里装作是来探访刘原姑的亲眷，其实是来找郑千年商议具体洗劫的计划。二人不愿意谈话被刘原姑听见，遂在门外巷子中谈话。不想当日王五烧出了“青花见五色”，轰动全镇，无数人争相赶来观看。王五距离瓷庄不远，巷子中不时有人经过，谈话难以顺畅进行。郑千年又不愿意给刘原姑独处的机会，李四保便先行离开，约好等夜间刘原姑睡下后再谈。

当晚，周时臣设法破了江若兰命案，由元凶石户追查到丁旺青，再追查到瓷庄。自古兵贼不两立，郑千年听到何寻自报身份后，本能地以为是来捉拿他的，立即转身奔进屋里，自怀中取出短刀，逼住刘原姑，喝问是不是她出卖了自己。

刘原姑莫名其妙，连声叫道：“叔叔冷静些。可还记得白日那人头之事，官府多半是因为那事来的。”

这时候，何寻用腰刀斩断木门，直闯进来。刘原姑忙道：“叔叔快些收起刀子，先由奴家去应付。”

郑千年勉强照做。刘原姑便奔出来迎接何寻，果然对方是为人头而来，便拿话轻易敷衍过去。她既知何寻官家人身份，便有意向其求助，但始终没有合适的机会。况且素昧平生，忽然将一番离奇遭遇对陌生人道出，实难以取信。

郑千年一直很紧张，好在何寻没有起疑。在他看来，一个来浮梁就医的外地人不愿意惹事，埋了颗人头，又被官府的人找上，这是正常的反应。然这桩命案并没随着江若兰首级被找到而就此结束，何寻在挖掘

首级时，意外发现了另一颗已成骷髅的人头。所幸这应该是桩陈年旧案，跟刘原姑、郑千年没什么关系，何寻也未过多找二人麻烦。

何寻等人离开后，刘原姑上床睡下，郑千年遂悄悄出门，到将军槐下见军师李四保。二人谈论了一番血洗景德镇的计划，忽听到树后有动静，郑千年警觉地住了口，上前查看，竟从槐树后扯出老者田水月来。

田水月形迹败露，也不哀告求饶，只冷冷道：“来浮梁的路上，我就怀疑过你们叔嫂不是好人，果然是臭名昭著的鄱阳湖盗。”

郑千年大怒，道：“你个不知好歹的老汉，我和嫂嫂好心救了你，还给你出医疗费用，你竟然恩将仇报。”抽出利刃，将对方一刀杀死。

一切发生得太快。李四保甚至来不及阻止，埋怨道：“二头领，该先问清楚再杀人的。”

郑千年尚未会意过来，问道：“问什么？”

李四保道：“这老汉说他早就对二头领起了疑心，万一他告诉过旁人……”

郑千年道：“这老汉是个怪人，跟人合不来，只爱去王五家中。”

李四保道：“就是那个烧出了‘青花见五色’的王五吗？哦，二头领不必惊讶。入夜后我在码头转了一圈，人人都在谈论他，说他烧的瓷器如何了不起，还说画料的是他娘子，可惜跟儿子回了官庄乡下，还不知道家里出了件极值钱的瓷器。”

郑千年道：“就是那个王五，田老汉每日都去他家中蹲着。”

李四保颇为遗憾地道：“也不知道这老汉到底知道了什么，有没有对王五说过什么。”

郑千年道：“军师何必为这点小事烦恼，管他王五知道些什么，我就杀了他灭口。”

李四保道：“为大计着想，此法最为妥当。这样，二头领去对付王

五，我带人去官庄追杀王五妻儿。如此，旁人会以为凶手是为那件值钱的‘青花见五色’，丝毫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

郑千年喜道：“军师此计大妙。”

走出几步，便被田水月尸首绊了一下。他既有勇力，也不嫌麻烦，干脆将尸首携了，带来王五院中。王五听到动静出来查看时，被郑氏当胸一刀杀死，干净利落。

而李四保一行不熟悉路程，次日正午才到达官庄。他派手下梅三到村子里诱出王五妻子和儿子，带到山凹僻静处，将二人制服绑住后，先狠狠拷打了一番。结果二人什么都不知道，田水月除了提及绘画外，从来没说过什么。李四保不免有些懊悔，倒不是爱惜他人性命，而是多了三条人命，势必引起官府注意。于是他命人杀了王五妻儿，又命已经暴露形容的梅三驾船回去鄱阳湖报信，自己和几名手下另换了小船。

郑千年头脑简单，杀死王五后便回来瓷庄。内室刘原姑被惊醒，出来惊见郑千年手上、衣衫上尽是鲜血，忙问出了什么事。郑千年有心杀鸡儆猴，便将经过如实说了。

刘原姑虽然胆战心惊，但为了复仇大计，仍作出欢天喜地的模样，又道：“都怪奴家多事，非要救那个姓田的，差点坏了大事。奴家倒没什么，要是叔叔出了事，奴家要如何向夫君交代？幸亏叔叔及时发现，将姓田的和姓王的杀了灭口。”

她以美色肉体侍奉仇人多年，处心积虑，早就练就了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精湛功夫。郑千年见她如此反应，居然相信了几分，还安慰道：“这不怪嫂嫂，嫂嫂只是想做好事，为小侄儿积德，全怪那姓田的老汉不知好歹。”

次日一早，周时臣发现王五和田水月同时死在院子中，从医馆大夫梁葛处得知田水月是跟郑千年、刘原姑一道来到浮梁后，遂来敲瓷庄的门。郑千年折腾了大半夜，尚未起身。刘原姑应声开门，才说了两句话，郑千年便从梦中惊醒，连衣服也不及穿好，冲出来监视刘原姑，生

怕她跟对方提了什么不该提的事。

二人将周时臣打发走后，刘原姑颇为心灰意冷，郑千年看管得如此之严，她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而眼看着景德镇即将有一场大劫难来临，她亲手招了来，却没有解决办法。

不久后，何寻带领件作来樊高瓷庄勘验挖出骷髅的现场，她又生出了一线希望，一直候在院子中寻找机会。然郑千年也亦步亦趋地跟在一旁，神色依然十分警觉。

幸运之神终于再度降临。这幸运之神是位女神，就是挛窑魏氏魏希光了。魏希光一早到御窑厂办事时，听到周时臣卷入命案的消息，忙寻来南门头打探，又见周时臣人在王五院中，并无大碍，便转身离开。

樊高瓷庄原是魏氏老屋，魏希光经过那里时，见有兵卒守在大门前，便上前问了究竟，仅仅稍作了停留。不想那短短的惊鸿一瞥竟令郑千年印象深刻，他亦有几房侍妾，都是掳掠来的良家女子，然而却没有一个真正中意的。看到魏希光的一刹那，他胸口仿佛被大锤砸中，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死死盯住她不放。直到她离开后，他才回过神来，心中发下毒誓，要将她弄到手，带回鄱阳湖做压寨夫人。

刘原姑瞧在眼中，立即计上心来，特意向兵卒去打听魏希光的来龙去脉。郑千年本不准她与外人交谈，但既涉及倾心爱慕的女子，亦不阻拦，只恨不得多知道一些对方的情况。

等何寻带兵卒离开后，刘原姑笑着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难得叔叔这么喜欢这个女子，何不主动些？”

郑千年愕然道：“如何主动法？”

刘原姑道：“奴家这就陪叔叔去登门拜访。”

郑千年“啊”了一声，局促地道：“是不是太那个了……”

刘原姑道：“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仰慕魏家娘子风度为人，礼节

性的拜访罢了。叔叔，你这次大有机会。”

郑千年道：“嫂嫂这话怎么讲？”

刘原姑道：“兵卒刚才说了，魏家娘子身负秘技，不能嫁人，对吧？镇上人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没有男人会对她好。如果叔叔主动一些……”

郑千年一拍大腿，道：“嫂嫂分析得太对了！我们这就拜访魏家娘子去。”

二人遂赶来见魏希光。到了作坊门前，郑千年竟有些羞涩，不敢进去，道：“还是嫂嫂先进去打探一下口风，万一她嫌弃我，那个……面子上不好看。”

刘原姑笑道：“遵命。”遂独自进来求见魏希光，正好遇到周时臣。

等周氏离开后，刘原姑便上前挽住魏希光臂膀，装出亲密无间的样子。魏希光对这种自来熟很是反感，正要闪身避开，刘原姑低声道：“娘子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要如此冒失失礼，而是奴家如果不能利用你来取得小叔子的信任，景德镇将有成千上万人死去。”

魏希光立即悚然而惊，问道：“为什么这么说？还有，娘子为什么要扯住我不放？”

刘原姑道：“我有要事相告，怕娘子听到后反响太大，令外面的坏人起了疑心，不得不扯住娘子，作出亲昵的样子来。”

魏希光狐疑道：“外面的坏人？我记得在瓷庄见过娘子，外面那位不正是娘子的小叔子吗？”

刘原姑道：“是的，可他也是鄱阳湖盗的二头领，真名叫郑千年，年二只是他的化名。我是他的大嫂没错，可我不是心甘情愿地嫁给郑万年。”

景德镇隶属浮梁，浮梁隶属于饶州，饶州府治即是鄱阳，恰在鄱阳湖边上，这一带都属于鄱阳湖地区。魏希光也听过湖盗首领郑万年、郑千年兄弟的名字，果然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侧身去看大门外的郑千年，却被刘原姑及时扯住，道：“请娘子不要往外看，先听我把话说完。”大致说了自己的身世，谈及被迫侍奉仇人、还为他生下四个儿子时，竟然潸然泪下。

魏希光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好一直沉默。刘原姑抹了抹眼泪，又说了自己的计划。

魏希光瞠目结舌了许久，几乎不能相信对方所言是真事，又重新过了一遍，似乎故事前后呼应，并无漏洞，这才问道：“娘子为了报仇，竟然将湖盗引来景德镇？”

刘原姑道：“这是唯一能斩草除根、一劳永逸的法子。再说湖盗不止为害鄱阳湖，也不时拦截来往于景德镇的商船。娘子算是瓷业中人，你知道他们劫到装满瓷器的货船如何处置吗？人全部杀死就不必说了，瓷器也是尽数打碎，倾倒入湖中。”

一件瓷器，要完成从泥到瓷的蜕变，需经过复杂的工艺，全部靠手工操作。那些精美的瓷器本可以为人珍视、把玩，却被不劳而获的强盗野蛮地打碎，想想便觉得忿然。魏希光一时不语，脸上也渐渐泛出红潮来。

刘原姑又道：“奴家看得出来，娘子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所以奴家才将真相告诉你。不过这件事也十分危险，若不是走投无路，奴家其实不愿意娘子陪我冒险。”

魏希光道：“原姑要我如何做？是帮你报官吗？”

刘原姑点点头，又摇摇头，道：“但不能让浮梁本地的官府知道。郑万年狡诈多疑，先派了军师李四保前来打探虚实。李四保目下就潜伏在景德镇中，万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传回消息，郑万年便会缩回去。”

魏希光道：“那要如何做？”

这一计划，刘原姑早反复思虑过千万遍，忙告道：“去南昌府，请都指挥使司发兵。南昌在鄱阳湖以西，兵马从后方出动，湖盗便不会觉察。军队兵分两路，水军从鄱阳沿昌江而上，抄断湖盗后路。陆路以精兵取道余干、乐平，可以围歼入镇抢掠的湖盗。”

魏希光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一定要将湖盗诱入景德镇呢？完全可以先知会饶州府，等湖盗离开鄱阳湖后，请饶州千户^[5]派兵在湖口加以堵截呀。”

刘原姑道：“饶州千户所归南昌卫统辖，南昌卫又归江西都指挥使司统辖，调动兵马，事先得经过层层批准。现任饶州千户罗立呈更是胆小如鼠，湖盗曾公然在饶州府附近水域拦截粮队，他都不敢出兵，称没有得到上级指令。听说后来还是饶州推官吴正志机智，称湖盗将要来抢掠饶州造船厂。那可是直隶朝廷的造船厂，专门为漕运所建，一旦有失，罗立呈担不起责任，才勉强带兵出击。湖盗见官兵人多船多，不愿意硬碰硬，便带着满船的粮食主动离开。”

顿了顿，又解释道：“之所以一定要将湖盗诱入景德镇，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湖盗出发时坐了哪些船，又扮作了什么人。”

见魏希光仍然困惑，便详细阐述道：“湖盗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们打劫，多装作行商、渔民、船夫等，接近目标后再骤然发难，从来没有失过手。他们自己人都互相认识，也没有统一船只、统一服饰、统一标识。”

魏希光蓦然醒悟，道：“所以湖盗平日看起来就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很难将他们从人群中区别开来。”

刘原姑道：“娘子聪明绝顶，一点即透，我也是观察了许久才发现这一点的。湖盗每次出动抢劫，每个人都有分工，有的装作船夫乘坐货船，有的装作商人乘坐商船，还有装作渔民乘坐渔船。上次抢劫饶州粮队，商船先上去搭讪，粮商被劫时，还向扮作渔民的渔船求救，结果当然是送羊入虎口。”

魏希光道：“难怪湖盗横行数十年，官府束手无策，原来还是有些过人之处。”

刘原姑点点头，道：“湖盗之所以选定本月到景德镇下手，也是有原因的。”

魏希光道：“因为上个月赶赴景德镇做工的外地人最多，湖盗可以以各种身份轻而易举地混入。”

刘原姑道：“正是如此。娘子该知道，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生活了十余年，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他们。我也是世上最希望他们死的人，我提出的计划，已经考虑过无数遍，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可能，都仔细思虑过。如果我们事先通知本地官府戒备，湖盗便不会暴露伪装身份，多半会退缩回鄱阳湖。而官府无法将湖盗与普通人的区分开，亦无从追捕。只有湖盗发现景德镇完全不设防，才会去除伪装现身，那时候官兵便可予以围捕。”

魏希光道：“但湖盗一旦开始劫掠，如同昔日倭寇一般，景德镇又全无防备，民众生命财产岂不是要大受损失？”

刘原姑道：“这一点我也有想到，有应付的法子。但前提是，官兵能及时赶到。”详细提了计划。

魏希光仔细思虑一遍，亦觉得刘原姑的计划最为可行，便道：“我倒是能找到信使，可都指挥使司如何会相信我的话？”

刘原姑道：“先父是万历八年进士，于万历十二年到广东上任时，在鄱阳湖一带失踪。只要告诉他们这个，自然会有人相信。”

魏希光道：“可这件事干系景德镇全镇人生命，不容有丝毫闪失，万一都指挥使司不信，或是不肯发兵，岂不是要糟？或许有一个人能帮上忙，吴窑吴明官的妻子名叫李新喜，是本地乡绅之女，她堂兄李大钦亦是万历八年进士，正好跟令尊同年。她若是知道真相，一定肯出手相助。”

刘原姑转头见到郑千年正大着胆子走了进来，不及思虑更多，便点

点头，道：“好。不过事情紧急，还请娘子从速行事。虽则从浮梁到南昌有江西最好的官道，可骑快马也得一整日时间。”又特意叮嘱道：“尤其不能在郑千年面前露出马脚，迄今郑氏兄弟仍然不能完全信任我。”

魏希光道：“我知道。”

说话间，郑千年已经走了过来，讪讪问道：“二位聊得很开心吗？”

刘原姑笑道：“还好啦。叔叔，我已经向魏家娘子提过你的心意。她没有直接回答，却反过来问了你许多事。”

郑千年登时紧张起来，问道：“嫂嫂都说了些什么事？”

魏希光道：“只是随便聊聊啦。”微微低头，似不愿意多提，举手投足却露出一丝女人家特有的娇羞来。

郑千年见她柔媚可人，愈发心痒难耐。

魏希光又道：“二位来景德镇后便租住在我魏家老宅，可算有缘。既然那里出了事，二位又一时找不到住处，何不暂时搬来我这里？魏氏作坊大，目下人手又少，空得很。正好原姑也可以跟我做个伴。”

话说到这个地步，已是明明白白地表示对郑千年有好感，愿意进一步接近。

郑千年大喜过望，连声应道：“好，好。”随即醒悟过来，又不好意思地道：“这还得由嫂嫂定夺。”

刘原姑起先是一惊，随即料想魏希光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与自己联络，又能就近监视郑千年及湖盗行踪，可谓勇于赴险，心中很是感动，面上仍然笑道：“那么奴家便决定搬来魏氏作坊跟魏家娘子做伴了。”

魏希光道：“那好，二位这就回瓷庄收拾收拾，将行囊直接搬来这里。我还有点事，得赶去吴窑看看。”又叫道：“珠妹，拿上工具箱，我们这就动身去吴窑。”

郑千年欢喜得差点忘记了自己姓什么，忙道：“是，娘子自去忙。”

等到刘原姑与郑千年当真收拾了细软，搬进魏氏作坊时，魏希光先打了个眼色，刘原姑便知吴窑女主人李新喜已同意出手相助，并且信使已然乘骑快马出发，不出意外的话，明日便可抵达南昌。

后来二人寻到单独相处机会，魏希光告知：“吴家娘子已经同意帮忙，信使已然派出，不过不是去南昌，而是去九江。”

九江故名浔阳，又名江州，隶属于江西布政司。然因其是长江中游重镇，号称“三江之口”，又是漕运^[6]重地，特加设有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分守道、九江关、九江卫等官署，其中九江卫为军事机构，拥有重兵。且与江西都指挥使司同级，直接隶属于前军都督府^[7]，遇地方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发兵，权力比普通卫所大得多。

另外还有一个优势，九江比南昌距离景德镇更近，仅需大半日便可抵达。按李新喜的意思，既然时间紧迫，请九江卫指挥使直接派兵增援景德镇，比由江西都指挥使司调兵要简捷迅速得多。而且当日九江推官李日华正因私事来到浮梁，曾与吴为一道来吴窑拜访，并捎带了一封李新喜亲眷的家信。李日华既是现任九江府官员，若以其名义派出信使，再由李新喜在九江府担任书吏的亲眷引荐，可以更容易通过九江知府来说服九江卫指挥使。

刘原姑闻言自然大喜，又好奇问道：“娘子为何要让我家和叔叔搬进来？是为了方便与奴家交谈吗？”

魏希光正色道：“我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也是仔细考虑过的。要让景德镇不受损伤，我必须得参与进来。原姑既受到郑氏兄弟猜疑，仅凭你一人，实难以办成这事。”大致叙述一番。

刘原姑喜道：“果真能做到如此，便实在太好了。”

郑千年搬进魏氏作坊次日，军师李四保便寻了来。二人在外间工房窃窃私语时，忽见珠妹从里面库房走了出来。李四保本能地命手下人捉住珠妹，预备杀她灭口。

魏希光急忙冲出来告道：“其实原姑早已将一切告诉了我，我对湖盗非但没有怨恨之情，反而很是同情仰慕。”

李四保大怒，道：“我早说原姑靠不住，肯定会坏事，她竟然将二头领的真实身份告诉了这来历不明的妇人。”又喝问道：“还有谁知道二头领身份？”

魏希光忙道：“只有我和珠妹。军师，请稍安毋躁，听我说完。我不是什么来历不明的妇人，我叫魏希光……”

李四保道：“我知道你是谁！独立支撑魏氏几百年基业，居然做得不赖，连皇帝都知道你的名字。在女流之辈中，也算是豪杰人物了。我说你来历不明，指的是你跟我们不是同道中人。”

魏希光摇头道：“未必。我在御窑厂当职，那些工匠大多十分可怜，日日被督工官员催逼，有人实在不堪忍受压迫，便设法逃离。可一入匠籍，终身便是匠籍，子孙后代也是匠籍，被官府追捕，又能逃到哪里去。不得已，只能到鄱阳湖做了湖盗。那人还曾偷偷带口信回来，说是湖盗逍遥快活，头领待手下亲如手足，我们知道后都替他高兴。”

郑千年道：“呀，娘子说的是方亮吧？他原先就是御窑厂的工匠，不愿意给官府白白做工，逃到鄱阳湖当了湖盗。正好我大哥派他去福建办事了，要不然还可以带他来见娘子。”

见魏希光丝毫不以自己的湖盗身份为意，很是欣慰，喜滋滋地道：“如此说来，大家都算是一家人了。”

李四保忙将郑千年拉到一旁，低声警告道：“二头领，大头领跟原姑做了十几年的夫妻，你都不信任她，而今你却相信一个平白冒出来的陌生女人？”

郑千年摇头道：“那不一样，我们兄弟杀了原姑全家十七口，此等深仇大恨，是人都忘不了。魏家娘子跟我们无仇无怨，她的朋友方亮还是我们兄弟呢。”

李四保见郑千年一双眼睛只在魏希光身上，已大概明白究竟，劝道：“当年大头领执意要娶原姑，我和二头领都不同意。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二头领可不要再步大头领后尘。”

郑千年闻言很是不快，道：“军师，还有多少大事等着你去办。这等婆婆妈妈的小事就不劳你操心了。我敢为魏家娘子和珠妹打包票，她二人决计不会出卖我。”

李四保原是读书人，博学多识，饶富智计，因而受到湖盗尊重，但山寨毕竟还是郑氏兄弟当家。他见郑千年为魏希光美色所惑，根本听不进去劝告，无可奈何，只得先行离去。

郑千年却没有完全放心，先命珠妹离开，问道：“娘子真心喜欢我吗？”

魏希光没有回答，问道：“原姑说二头领非常喜欢我，是真的吗？”

郑千年拍着胸脯道：“当然。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喜欢过的女子，我第一眼就看上了你，发誓要把你弄到手。”话一出口，又觉太过粗俗，忙道：“我的意思是，我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魏希光道：“说实话，我活了二十多岁，还从来没有男子对我说喜欢我，更别说娶我为妻了。”

郑千年道：“我知道，因为娘子不能嫁人嘛。”

魏希光道：“可二头领也知道我是魏氏传人，还不是一样说了出来？其实，我很讨厌被世俗所束缚。”

郑千年不解地问道：“那么娘子当初为什么要同意接手家业？”

魏希光道：“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我娘亲的不幸。”叹了口气，声音渐渐低沉了下来，续道：“我娘也算是好人家的女儿，嫁给我爹后，只因生不出儿子，便不断挨打挨骂。我爹当着下人也从来不给她好脸色。后来我爹连连纳妾，不要说儿子，连女儿都生不出来一个，我爹才知道是他自己有问题。可娘亲忍受不了各种羞辱折磨，重病缠身，终至不治。那

个时候，我就知道，女人只是男人的依附，像件衣服一样，他高兴的时候穿，不高兴的时候便随意抛弃扔掉。我不想走我娘亲的老路，所以我主动向我爹提出要继续家业。”

郑千年道：“那你爹当真就同意了？”

魏希光道：“他不能不同意。我是他唯一的女儿，他又是魏家唯一的男子。按照祖制，拏窑秘技不能传给外姓人，如果我爹不将家业传给我，魏氏几百年的手艺将要在她手中断绝。他背负不起这个罪名。我学会了拏窑，也继承了家业，可我也渐渐长大了，终于明白我自己失去了什么。我背负了一道世俗的枷锁，世人亦用世俗的眼光看待我，不敢接近我。”

她仰起头来，眼睛晶晶发亮，道：“二头领是第一个不为世俗观点束缚，公然表示喜欢我的人。我……我第一次听到原姑转述时，立即便被打动了。”语气十分真诚，似是发自内心深处。

郑千年道：“做人就要痛痛快快，我喜欢娘子，我就要娶你做妻子，管它什么的狗屁世俗。”忽见到两行清泪自魏希光脸颊滑落，忙道：“抱歉，我是个粗人，说错了什么话，娘子莫怪。”

魏希光举袖抹了抹眼泪，道：“二头领没说错什么。我其实是心里高兴。”

郑千年便大着胆子上前，握起魏氏双手，道：“娘子当初愿意继承家业，是因为看到你爹对你娘不好。那是你娘命苦，没有遇到好男人。娘子放心，你跟我之后，我天天将你捧在手心里，不管你生儿子、生女儿，还是什么都生不出来，你都是我最爱的一个。”

魏希光止不住泪水，便顺势投入对方的怀抱。郑千年闻见她身上淡淡的体香，骨头都快要酥掉，一边抚摸她的秀发，一边咬牙切齿地发誓道：“从今而后，你就是我的人，我会保护你，绝不让任何人伤害你。”

次日，因许多人来魏氏作坊打听周窑窑房情状，魏希光十分厌烦，

便干脆约郑千年、刘原姑一道到望江楼吃饭，名为“定情饭”。郑千年被她的风情所迷，愈发不能自拔，连带对刘原姑态度也好了许多。

也就在当日晚上，李四保再度寻来魏氏作坊，称部分湖盗已经到达景德镇，大头领郑万年大概会在明日抵达，初定于七月十九日夜间动手。但他仍然明确表示不能对魏希光放心。

郑千年道：“如果魏希光要背叛我，早就向官府告发了，我们还能在这里好好说话吗？”

李四保道：“也许官府想要的是等大头领到来后好一网打尽呢。”

郑千年一愣，随即摇头道：“魏希光已经与我定情，军师无须再怀疑她。而且她最熟悉景德镇情况，做了一份详细地图，标记出了我们最该去打劫的地方，以免兄弟们像无头苍蝇乱打乱撞。”

李四保听了魏氏计划，这才对魏希光有所改观，点头道：“那好，一切等明日大头领到了再作定夺。但是在大事未了之前，二头领还是得看紧魏希光，还有原姑。”

郑千年道：“军师放心。”

他做的是提着脑袋的无本买卖，当然知道利害，等李四保走后，便将湖盗计划明晚动手的消息告知了魏希光等人，又郑重警告她们几人暂时不要再出门，免得节外生枝。

白天在望江楼时，魏希光已接到李新喜口信，知道九江卫兵马已便衣以各种身份潜入景德镇，只等知道湖盗具体动手日期及计划后安排对策。既然得知湖盗预备在七月十九日夜间动手，便要设法告知李新喜。

但郑千年也知道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夜安排两名手下寸步不离地守在内院中，看管甚严。魏希光只要一出后堂，便落在两名手下的视线中，既无法自前院出门，也难以绕到后院翻墙逃出。她这才能体会当初刘原姑的心情，当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好在明日还有机会。

恰在同一日晚上，发生了周时臣被陷害事件，人也被扣在了御窑厂。次日一早，巡捕何寻来找魏希光帮忙，正好误打误撞给了她出门的机会。郑千年本待阻拦，但见何寻官家人的身份，不好蛮用武力。正僵持之时，刘原姑上前耳语，假意说如果魏希光乱来就杀了珠妹云云。郑千年这才勉强让开，魏希光遂得脱身而去。

不想出门时又遇到李四保一行，对方看到何寻一身官服后，明显起了疑心，所幸倒未强行阻拦。魏希光进入御窑厂后，先赶去救周时臣，正好撞见宦官潘相欲对周氏执行杖刑，便挺身阻止，告诉驻厂巡检方何说，周时臣吃软不吃硬，给他个教训就行了，日后还得指着周窑派烧呢。潘相本就无意伤人，乐得借机下台，当场放了周时臣。

魏希光也来不及跟周氏说话，匆匆来到工作间，绘制了一份地图，又去寻了一名可靠兵卒，命他将地图送去吴窑，面交女主人李新喜。地图上加以标注的地点都是湖盗会去的地方，如徽州会馆等，九江卫可以预先设下伏兵，围歼湖盗。

办完这一切，魏希光便离开了御窑厂。她回到魏氏作坊时，李四保和郑千年人已然不在，只剩两名手下看着原姑和珠妹。

问起究竟，原姑叹道：“应该是去见我丈夫了。娘子，你刚才出门一趟，不仅李四保，连郑千年也起了疑心，怕是还要经过一轮试探。”

魏希光道：“放心，我应付得来。”

到晚间时，郑千年与李四保一道回来，果然一开口便质疑魏希光。

李四保已知道魏希光早上出门是要去御窑厂救周窑窑主周时臣，料想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便要魏希光派珠妹去将周时臣诱来魏氏作坊，以表忠心。魏希光二话不说便答应了。珠妹便与一名湖盗赶去周窑，不想周窑弟子吴祥瑞告知周时臣去客馆寻利玛窦，二人便又打道回府。但李四保仍然不能相信魏氏，这才有了周时臣、何寻在魏氏作坊窥见的一幕。

听到这里，周时臣心中万般感慨，暗道：“原来希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局着想。她喝破我行踪，不过是为了取信于湖盗，她亦早知原姑会出声救我。我竟然丝毫没有觉察，还以为她……”心中大生内疚。

一旁吴正志听说有救，大喜若狂。他口中塞了布团，无法出声，便大力挣扎，渔网拉动铁环，敲得船板“咚咚”作响。

刘原姑忙道：“抱歉。原以为湖盗会将船只停靠在南码头，所以魏家娘子事先将伏兵安排在那里，没想到却来了双溪码头。那于雪岭是奴家丈夫心腹，平日最厌恶奴家不过。适才也是趁兵刃声提早响起，他觉察到不对劲儿，赶去岸上打探，奴家这才溜了下来。目下局势难测，奴家还不能解开二位。二位被绑在这里，尚能活命。一旦被他们发现奴家解开了二位，奴家倒没什么，但二位就会被当场格杀。”

话音刚落，于雪岭便冲下楼梯，抚刀喝道：“夫人在这里做什么？”

刘原姑本一直蹲在周时臣面前，被人自背后一喝，虽未见如何失色，然起身时忘记长蹲得太久，双腿已然麻木，这一下竟然未能站起来，摔倒在地。她一时慌乱起来，道：“没……没做什么。”

于雪岭愈发起疑，但他毕竟是郑万年下属，不能公然对夫人无礼，便叫道：“这两只肥鸭竟然想要逃走。来人，将这两个贱男拖上去，挂在船舷上，好好吹吹冷风，他们就知道底舱其实是仙境了。”又狠狠瞪了刘原姑一眼，言外之意，无非暗示她也是个不识抬举的贱人。

湖盗一拥而下，任凭刘原姑倒在地上，也无人去扶她，只将周时臣、吴正志连人带网拖到船上，悬挂在船头。郑一国等四个小孩子在欢呼雀跃，拍手叫好。老二郑二国还随手拿起一根鱼叉，不断往周、吴二人身上捅去。刘原姑赶上舱板，夺下鱼叉，将孩子拉到一边，这才止住了老二胡闹。

周时臣、吴正志二人手足被缚在一起，仍然保持跪坐姿势，但全身被渔网勒紧，难受之极。又各自被鱼叉戳了几下，虽然小孩子力弱，但究竟还是入肉见了血，如火炙般疼痛。而身子底下便是滔滔昌江水，令人心惊，丝毫不敢动弹。

周时臣勉强转头，却见镇上火光映天，处处有呼喝声、打杀声传出，大概是赶赴各处的湖盗与伏兵动上了手。却又有所不解，暗道：“湖盗不是说午夜子时举火为号才动手的吗？此时子时未到，为何提前打了起来？”

转念便即醒悟：“是了，既是出于希娘之计，官兵定会猜到魏氏作坊是个源头，湖盗首领说不定会去那里，因而事先派了人埋伏在附近。不等郑万年出门，便可以提前围剿。这大概就是原姑所称希娘与何寻都不会有事。”

然想到湖盗如此凶悍，刀剑无眼，不免又忧心起魏希光安危来。

过了一会儿，兵刃声渐歇，陆续有人朝码头赶来。于雪岭急命刘原姑引四个孩子先进船舱，又命舵手做好开船准备。

最先上船的是二头领郑千年，他负责劫掠的望江楼离双溪码头最近，因而最先回来。于雪岭见他手提单刀，浑身是血，后肩头还插着一支羽箭，不由得大吃一惊，忙迎上去问道：“二头领，你受伤了？这……这是怎么回事？”

郑千年道：“我们中了埋伏！在望江楼吃饭喝酒的食客全部是官兵所扮，我们被一锅端了，只剩我一个杀了出来。”

于雪岭不由自主地转头往船舱望去。郑千年见到刘原姑，登时气不打一处来，怒道：“我就知道是这贱人出卖了兄弟们。”抛下单刀，进舱扯住刘原姑头发，将她拖出来掳在船头，道：“我大哥若能回来，就由他处置你这个贱人。他回不来，我就在这里当场将你大卸八块，丢入河中喂鱼。”

四个孩子追出来大哭叫道：“妈妈……妈妈……”

郑千年愈发不耐烦，喝道：“将他们四个小崽子关到底舱去，别让他们哭喊。”于雪岭应道：“是。”

郑一国等人又踢又打，哭闹不止，于雪岭只得命人强行拖走。到底

舱后便不闻声息，大概也跟周时臣一样被绑堵住了口。

郑千年显得心烦意乱，来回走了几圈，忽捡起单刀，架在刘原姑脖子上，道：“我知道是你出卖了我们兄弟，魏希光呢？她有没有参与？”

刘原姑道：“希娘全不知情，她是真心喜欢二头领你。”

周时臣人被挂在船头舷下，虽然看不见，却听得一清二楚，闻言很是惊讶，心道：“到了这个时候，原姑为什么还要撒谎？”

郑千年显然不大相信，道：“我知道你这个贱人早晚会背叛我们兄弟，所以一直很留意你，如果不是魏希光帮忙，你如何能向官府通风报信？”

刘原姑道：“二头领忘了望江楼了吗？我早写好一个纸条，通过伙计传了出去。”

郑千年道：“原来如此。”心中虽然怨恨，却略有一丝欣慰，欣慰魏希光没有背叛自己。

一刻工夫后，郑万年率四五名手下急奔上船。郑千年忙迎上去，问道：“大哥你……你也中伏受了伤吗？”郑万年点点头。

于雪岭忙叫道：“开船！快准备开船！”

郑万年道：“先等等！军师还在后头替我抵挡追兵。”

于雪岭道：“咱们还有许多船停在这里，军师回来，坐别的船就是了。”

郑万年厉声道：“只有这艘大船上装备了炮石强弩，是唯一能冲破官兵防线的船只。我早告诉过你，做兄弟要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你还叫我丢下军师先逃吗？”

于雪岭不敢再说，只得讪讪退到一旁。

郑万年走到刘原姑面前，伸出右手，将手上的血重重抹到她脸上，沉声道：“你先好好待在一边，等我处置完了那贱人，再来处置你。”

挥了挥手，手下便拖了一名女子上船，迫她跪在船头，却是魏希光。她双手反剪在背后，头发半散，模样很是狼狈。

郑万年道：“二弟，我没有杀这贱人，特意带了她回来，由你处置。这一趟，山寨兄弟尽数出动，却只回来了我们寥寥几个，这贱人是罪魁祸首之一。二弟，你得亲自动手，好给死难的弟兄们一个交代。”

郑千年全身一抖，指着刘原姑道：“可大嫂说魏希光并不知情，是大嫂自己向官兵告发了我们。”

郑万年沉声道：“二弟，你还没有清醒吗？地图是魏希光画的，地方是她指的，而每个地方都埋伏有官兵。甚至我还没有走出魏氏作坊大门，就有大批便衣官兵杀了进来。不是她通风报信，还能是谁？”转头看了一眼刘原姑，道：“当然，那个贱人也有份。”

郑千年走到魏希光面前，铁青着脸问道：“当真是你？”

刘原姑挣扎着站起来，叫道：“希娘，不要承认自己没有做过……”

一语未毕，便惨叫出声，却是郑万年蓦然出手，挥刀斩下了她一只耳朵。

郑万年冷冷道：“你没听到我说什么吗？我叫你先好好待着。你这么不听话，只好割下你一只耳朵了。”

两名湖盗奔到刘原姑身旁，将她双手反执，拖到一边，迫其跪下。

魏希光见事已至此，否认也是徒然，便坦然道：“是我给官府报了信。”

郑千年颤声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魏希光道：“没什么理由。”

郑千年道：“什么？我真心待你，说好要娶你为妻，你……你竟然说没什么理由。”

魏希光道：“二头领只需想想那些被你无辜杀死的人，就该知道我不需要说出什么理由。”

郑千年怒极，反而大笑起来，只是笑声如夜枭一般，格外凄凉。他双手握刀，慢慢扬起，道：“好，好个不需要理由。我杀过三百九十九个人，你刚好是第四百个，凑个整，死得也不冤。不过我们湖盗规矩，杀人不留全尸，得把你剁碎了喂鱼。”

悬挂在船头的周时臣一一听在耳中，知道魏希光已是命悬一线，心急如焚，可他自己亦困在渔网中，动也不能动一下，又哪能扑上船头、去营救心爱的女子？

然郑千年双手颤抖不止，那一刀竟始终砍不下去。

郑万年重重叹了口气，道：“想不到二弟也有心软的时候。小于，你来动手。”

于雪岭应道：“是。”拔出刀来。

郑万年恨极魏希光，有意要让对方多受苦楚，命道：“先砍下她双手双脚，拿过去送给夫人观赏，我要一点一点地炮制她们两个。”

于雪岭便先挥刀斩断魏希光绑索，命两名湖盗执住她手臂，挥刀而下。刀到一半时，戛然而止，只觉得背心、胸口剧痛无比，竟有刀尖从自己胸前钻了出来。他竭力想回头去看是谁要杀自己，却没有丝毫力气。

郑万年大骇，道：“二弟，你……你竟然为了这贱女人杀害自己兄弟？”

郑千年松开刀柄，于雪岭颓然倒了下去。郑千年冲动下出刀杀人，却不敢再看，双手捂面，道：“我……我发过誓，要保护她一辈子。”

郑万年大怒，喝道：“快些给我滚开！”亲自举刀，朝魏希光当头砍下……

就当郑万年举刀砍向魏希光的时候，一支羽箭呼啸而来，直接从斜后方穿透了他的脖颈。登时血涌如注，他勉力转过头去，却见巡捕何寻已引着追兵赶至码头。火光映照中，一名长身男子挽弓而立。

周时臣被挂在靠东一面，转头便能看见码头。他清楚地看到了射手的模样，竟是在魏氏作坊门前卖糖果蜜饯的摊贩。

官兵随即冲向大船，湖盗只有寥寥数人，根本无力抵挡。郑千年见大哥被一箭射死，悲愤交加，欲先杀了刘原姑。魏希光上前抱住他手臂，道：“二头领，不要再杀人了。”

郑千年咬牙切齿地道：“这贱人害死我大哥，还有众多兄弟们，不杀她，难消我心头之恨。”

魏希光道：“如果不是当年二头领杀了原姑家人，又怎么会有今日？”

郑千年一愣之间，刘原姑趁机爬起来，往底舱去了。郑千年见她不逃往船下，而是赶去底舱寻找爱子，心中多少有些感动，举刀的手渐渐垂了下来。

何寻等人已经冲到船头，何寻喝道：“快放开魏家娘子。”

郑千年摇了摇头，低声道：“他不知道，我绝不会伤害你。”又问道：“之前娘子对我说的那些情意绵绵的话，都是假的，是为了引我上钩吗？”

魏希光道：“不全是那样，除了喜欢二头领的话，其他都是真的。”

何寻见剩余湖盗或擒或杀，只余郑千年一人，便又大喝了一声。郑千年自知受了重伤，无力抵挡，不愿意遭擒受辱，遂丢下单刀，挺身跃过船舷，跳入了昌江中。何寻等人忙抢了过来，却已不见人影。

何寻问道：“周公子和吴推官呢？”

魏希光道：“不知道，我被带来这里后就没见到他们两个。”

何寻道：“也许在船舱。”

有人过来道：“周公子不在底舱，但何巡捕该去底舱看看。”正是那一箭射死郑万年的男子。

何寻忙道：“我来为魏家娘子介绍，这位是九江卫指挥僉事刘昆山刘将军，适才就是他射中了郑万年。刘将军，这位就是魏希光。”

魏希光忙衿衽行礼，道：“多谢刘将军救命之恩。”

刘昆山道：“若不是我和部下未能尽数拦截住郑万年，娘子也不至于受这番苦。”又道：“说到谢字，该多谢娘子才对。多亏娘子妙计，才能将这伙盘踞鄱阳湖多年的湖盗一举全歼。”

原来九江卫指挥使得到九江府转来的李新喜亲笔信后，极为重视，立即派九江卫指挥僉事刘昆山率八百精兵动身前往浮梁。八百精兵骑乘快马，对外称有急事赶往南京，到浮梁境内后，便下马改为便装，或装扮成渔民，或装扮成佣工，或装扮成商贩，以各种伪装身份进入景德镇。

此时正值变工节后外乡人流入高峰期，景德镇又是著名的杂处之地，异乡人占了全镇人口的绝大多数，镇上多了八百名便衣兵卒，竟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

湖盗虽然警觉，亦密切关注沿途经过府县官府动向，毕竟是由下游鄱阳溯昌江而上，根本不可能留意到上游九江卫的动静。而且九江卫主要职责在于拱卫长江，保障漕运，不属于江西地方体系，孰也料不到竟会有一支精锐兵马南下赶来剿灭湖盗。

到达景德镇后，刘昆山便到吴窑与李新喜取得了联系。他详细了解

本地情况后，料想湖盗必会重点抢劫商业街店铺及徽州会馆等财富聚集处，所以预先派了人装扮成游民或闲人，重点在这些地方徘徊。

九江卫兵卒还有装模作样谋取工作者，当真有人被瓷器街瓷行录用。恰好那家瓷行在变工节当日剁了某佣工草鞋。那佣工见瓷行又雇新人，十分不忿，要与扮成佣工的兵卒动手，结果被兵卒推倒在地。某佣工见对方力大打不过，气急之下便抢了瓷行的镇店之宝，威胁要当场砸碎，由此惊动了景德镇巡检司。巡捕何寻赶到后，好言好语劝说，瓷行掌柜勉强同意再度雇请该佣工，这才解决了事端。

由于魏希光本人预谋其事，是计划的关键人物，湖盗亦有关键人物住在魏氏作坊里，刘昆山便亲自带人监视。而魏希光因与郑千年在同一屋檐下，对外联络不便，只知援兵已到，并不认识刘昆山，更不知道自家作坊大门前的摊贩均是九江卫兵卒所扮，还一心想避过湖盗耳目与李新喜取得联络。后来终于借进御窑厂营救周时臣之机，送了一份地图给李新喜，刘昆山由此预先知道了湖盗将会到望江楼等地，并在湖盗最可能的撤离路线如南码头、王家洲、黄家洲码头等地均作了周密安排。

晚上，魏希光取得湖盗军师李四保的信任后，湖盗首领郑万年终于带着四个儿子现身。在外监视的九江卫兵卒想要就此动手。刘昆山道：“就算刚进去的男子是郑万年，可他身边的人手不多，除了亲信护卫外，其他都只是小头目，更多湖盗还分散在各处。要想一网打尽，还得按照原先计划来。”

他亲眼见识了湖盗的多疑与狡诈，不由得也有几分佩服这引蛇出洞计划的出谋人刘原姑。

过了一会儿，有人陆陆续续地从魏氏作坊出来，便是接了任务、要分别赶去地点的小头目们了。刘昆山早知二头领郑千年住在魏氏作坊中，监视作坊已有一两日，又认得其面容，又从年纪外貌辨认出军师李四保，二人既是首领人物，所去之地也必是重要场所，忙派人手跟了上去，好预先知会伏兵。

又过了一会儿，有一队人出来，内中有妇人孩子，还有两名戴着笠帽看不清面孔的男子。刘昆山摸不清状况，但他知道那妇人就是湖盗

首领郑万年的妻子刘原姑，便假借卖糖果蜜饯凑了上去。

刘原姑机灵之极，一见刘昆山眼色，便猜出他是官方的人，忙借付钱之机，悄声告诉他道：“他们约好午夜子时点火为号，一齐动手。魏家娘子与何巡捕都还在里面，跟我丈夫在一起，我丈夫要杀何巡捕祭刀，你务必救他。”

刘昆山点了点头，刘原姑便自护着孩子去了。刘昆山见这一行人往南行，料想必是赶去南码头。他若要提前反击，手上人马不足，反正也在南码头安排了伏兵，便不再理会。

这时候，有人从魏氏作坊出来，在大门前呼哨一声，便有大约二三十名男子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往作坊中去了，应该是魏万年带队出击的手下。刘昆山见离子时还早，便预备再多等一会儿，不想有兵卒赶来禀报，称李四保出镇往东去了，多半是要去都昌会馆。

刘昆山听报后，心叫要糟，都昌会馆在最东面，离镇子、码头甚远，他早判断湖盗不会去那里。而魏希光送来的地图上也没有标注，因而他没有在东面安排人手。若是任由李四保这队人马杀往东面，都昌会馆必定死伤惨重。

刘昆山熟读兵法，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动手，立即带人冲进魏氏作坊。郑万年还在作坊中与魏希光交谈，希冀了解这位弟妹多一些，竟被杀了个措手不及。

何寻一直被绑在后院树上，郑万年预备在离开魏氏作坊时再杀他祭旗。刘昆山一路冲杀进来时，珠妹正趁湖盗松懈之机，解开绑绳。何寻听到喊杀声，虽然纳闷，但料想援兵已到，便引着珠妹冲了出去，正好与刘昆山会合。双方表明身份后，何寻遂命珠妹先躲出去，自己与刘昆山一道来拿郑万年。

郑万年瞬间便意识到被人出卖，命人将魏希光绑起，又率湖盗拼死抵挡。两方人数差不多，又各自出尽全力厮杀，竟一时僵持不下。

魏氏作坊杀声一起，赶到指定地点的湖盗不知为何提前动了手，各自面面相觑。而早在附近的九江卫官兵亦从形色判断出湖盗真实身份，

立即上前围剿擒拿。全镇处处杀声大起，登时大乱起来。

尚在途中的李四保听到动静，料到出了事，急忙折返赶回魏氏作坊。本来此刻官兵增援赶到，已以绝对优势兵力将郑万年等人围在作坊中，若不是顾忌魏希光性命，早就万箭齐发了。李四保一招回马枪，将官兵包围圈打乱，郑万年趁机杀出了重围。虽然李四保不久便被刘昆山杀死，但魏希光却也被郑万年趁乱带走了。好在郑万年重视兄弟情义，坚持要等军师李四保，没有马上开船逃离。刘昆山一路追缉过来，正见到郑万年举刀要杀魏希光，遂举箭将他射倒，总算及时救了魏氏。

何寻着急寻到周时臣，问道：“刘将军说没在底舱见到周公子，或许被带去别的船上了。”

忽听到船头有“呜呜”声音，过来俯身一看，这才发现周时臣、吴正志被悬挂在那里，忙叫人过来帮忙，将二人拉了起来。

解开绳索后，吴正志歪在一边，哼哼唧唧爬不起来。旁人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可谓吓得不轻。

周时臣不顾活动绑得发麻的手脚，奔过来握住魏希光双手，连声问道：“希娘有没有事？有没有事？”

魏希光急忙将他的手甩开，道：“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

周时臣道：“劫后余生，还不准人欢喜吗？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魏希光道：“我也有话要对你说，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周时臣道：“好。不管你说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魏希光道：“不要再来找我，不要问为什么。”

周时臣一怔，愕然道：“什么？为什么？”

魏希光道：“你已经事先答应了我，不能再问为什么。”

周时臣大为费解，正待再问，何寻忽在底舱楼梯口道：“周公子，魏

家娘子，这里有人指名要见你们两个。”

二人料想是刘原姑，便一道下来底舱。眼前一幕极为惨烈，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郑一国等四个孩子均倒在血泊之中，刘原姑胸口亦插着一柄匕首，入刀极深，已是奄奄一息，正靠在柱子上大口喘气。

魏希光大惊失色，忙抢了过去，问道：“是谁做的？谁这么残忍，连妇孺也不放过？”

刘原姑惨笑道：“是奴家自己……”

魏希光骇然而惊，失声道：“原姑你……你杀了自己的亲生孩子？”

刘原姑道：“他们……他们是奴家的孩子，可也是郑万年的骨血，他杀光奴家全家。奴家不能让他们活着，不然奴家没脸到地下去见先人。”

想想这个女子实在可怜，在经历了那么惨痛的身世遭遇后，还不得不曲意逢迎仇人十来年，将自己最美丽、最茂盛的年华全部奉献给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而今大仇得报，居然还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

四个孩子因为吵闹，早先被于雪岭绑了手脚，又以布团塞口，既无法反抗，更无法哭喊求饶，然泪水晶然，犹挂在粉嫩的小脸上。被亲生母亲杀死，孩子心中是怎样的绝望与恐惧？而亲手弑子，母亲又是怀着怎样的决绝与无情？可否有勇气凝望那一双双噙满泪水的眼睛？

周时臣心情极为沉重，又见刘原姑命悬一线，危在旦夕，便问道：“原姑找我二人下来，可是还有话交代？”

刘原姑道：“周公子，我知道你还有许多疑问，趁我没有断气，你快些问。”

周时臣道：“那么便恕我无礼了，那件‘青花见无色’在哪里？”

刘原姑道：“是那只轰动景德镇的青花花瓶吗？不，郑千年没拿。他要的是全景德镇的金银珠宝，哪会将一只瓷器放在眼里？”

周时臣大出意外，“青花见五色”于命案当晚失踪是事实，郑千年既

然没拿，又是被谁拿了？

刘原姑道：“对了，还有一事忘了告诉周公子。那晚周公子与何巡捕在奴家最初租住的地方挖出了一颗骷髅，我本来也没当回事。可是第二日，嗯，那是到魏氏作坊拜访完魏家娘子回来后，奴家去景德医馆就医，听到传闻，说那骷髅是瓷庄主人樊高的人头。郑千年一听到樊高的名字，脸色登时就变了。回来后，他愈发坐不住了，说真是太巧了，这地方实在住不得了，看来魏家娘子邀请我们去魏氏作坊是天意。奴家忙问他怎么回事，他才说十年前有人暗中给湖盗通风报信，说广东大商人樊高要去景德镇，会经过鄱阳湖。本来郑氏兄弟都没有当回事，因为广东行商一般都会在秋冬季节往景德镇购买瓷器。但后来又有人送来了二百两纹银，附着一张字条，说这是拦劫樊高座船的酬金。郑万年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才决定出动，竟然当真拦截到了樊高座船，白得了一艘大船，还得了不少财物。”

周时臣惊愕异常，忙追问道：“是谁送来的银子？”

刘原姑道：“郑千年没提。抱歉……奴家怕问多了他对奴家起疑，奴家的血海深仇就报不了了。”

她转过头去，凝视着四个孩子的尸首，喃喃道：“我虽报了仇，可也不如何痛快，唉……人活着就是可怜，尤其是女人……”头一歪，就此死去[8]。

[1] 浮梁土著魏姓自元明来，世为结窑，实有师法，不同泥水。由于地位显赫，备受重视，胜过在朝廷做官（胜珥貂）。据《景德镇陶录》：“然魏族实有师法薪传……其排砌砖也，一手挨排粘砌，每粘一砖，只试三下，即紧粘不动；其排泥也，双手合舀一拱泥，向排砌一层砖中间两分之，则泥自靠结砌两路流至脚。砌砖者又一一执砖排粘，其制泥稠如糖浆，亦不同泥水工所用者。”

[2] 柴窑多烧大器用柴，槎窑乃烧粗器，用带叶小柴。

[3] 瓷工受雇到坯房做工，窑户老板多负责包餐。为节约时间，午饭比较随意，晚饭才是主餐，往往安排在每天晚上收工时。

[4] 雷公电母：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司闪电打雷的神。雷公是司雷之神，属阳，故称公，又称雷师、雷神。电母是司掌闪电之神，属阴，故称母，又称金光圣母、闪电娘娘。雷电崇拜起

自上古。自先秦两汉起，民众就赋予雷电以惩恶扬善的意义，认为雷公能辨人间善恶，代天执法，击杀有罪之人，主持正义。道观和庙宇中常有雷公电母的供奉。雷公神像作力士状，裸胸袒腹，背插双翅，额具三目，脸赤如猴，下巴长而锐，足如鹰爪。左手执锏，右手执锤，作欲击状。自顶至旁，环悬连鼓五个，左足盘踞一鼓，世称雷公江天君。电母之像则容如女，貌端雅，两手执镜，号曰电母秀天君。雷公神诞之日为六月二十四日。道教信徒一般只是在祈求雨雪时才奉祀雷公电母，专门奉祀的已不多见。但在道教大型斋醮仪礼中仍列有雷公电母之神位。

[5] 明初在京师和各军驭要害之处设立卫、所（所为卫下级机构）。卫、所来源于元代而又有所发展，兼有世兵制和府兵制的性质。士兵皆有军籍，父子相继为兵，平时驻防或屯田，遇有战事，朝廷命将，领兵征战。战争结束，将还帅印，兵归卫、所。每府设一所，数府或要冲之地设一卫，每卫设指挥使、副职称指挥同知，统辖士兵5600人。卫之下有千户所，辖士兵1120人，长官有千户长，副千户长。千户之下有百户所，有士兵112人，长官为百户长。百户之下有总旗2人，小旗不等。卫、所军官多世袭。京畿附近立26卫，为天子亲军，叫作上直卫。每省设一都司，长官称都指挥使、副职称都指挥同知，统辖省内卫、所。各都司统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管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定都司为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1个，内外卫329个，千户所65个。明成祖后增都司为21，留守司2，内外卫493，千户所359，兵额总数（包括屯田军）达270余万人。明代中叶，屯田多被军官吞蚀，军士破产散亡，所存无几。又无战争训练，仅供官僚役使，已失去了担任防卫的作用，于是改用募兵代替。江西全省有四卫、十一个千户所，均由江西都指挥司管辖。四卫是：南昌左卫、南昌前卫、袁州卫、赣州卫。十一个千户所是：吉安（曾经为卫）、饶州、安福、会昌、永新、南安、建昌、抚州、铅山、广信、信丰。

[6] 漕运：指中国历史上从内陆河流和海路运送官粮到朝廷和运送军粮到军区的系统，包括开发运河、制造船只、征收官粮、军粮等。明代太祖时，设京畿都漕运司，设漕运使。洪武元年设漕运使，正四品；又在淮安府城中心设立漕运总督署，负责漕运事务，明代每年漕粮运量保持在400万石上下。又在安庆、苏州、杭州、九江、樟树镇和饶州（鄱阳）设立造船厂，但位于淮安府城西北15千米的清江浦的漕船厂规模最为庞大，东西绵延长达23华里，属于工部分司管理。在明代，规定全国农民缴纳的漕粮赋税总额是2950万石，其中1200万石由地方政府支配，800万石供应西北边防部队，120万石供应南京，820万石供应北京。

[7] 前军都督府：明朝五军都督府之一。分领在京留守前卫，挖驢卫、豹韬卫。在外湖广都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江西都司、广东都司、湖广行都司，兴都留守司、直隶九江卫，及南京前军都督府所属各卫。

[8] 刘原姑故事取材于真实事迹，见《清史稿·烈女传·刘廷斌之女》条。刘廷斌之女，四川温江人。道光中渡海遇盗，家人十七口被杀，盗以其美貌免死。从盗居十余年，生四子。后终得机会报告官府，除盗报仇。亲手杀四子，再自杀。

第七章 独立苍茫

自古以来，家业世传是中国的传统。技术保密保障了家族利益，但弊端也相当明显，因垄断而缺乏竞争，容易墨守成规，缺乏创新。又可能因为子孙不旺、后继无人或是后代德才不济而导致绝技失传，数百年累积的技术经验就此化为乌有。如果工匠能像墨子那样，将目光投射于大众利益之上，那么中国千百年来的技术发展，该比今日走得远得多。



满窑昼夜火冲天，火眼金睛看碧烟。
生熟总将时候审，此中丹诀要亲传。^[1]

窑火如龙水似云，火头全仗水头分。
羨他妙手频挥拨，气满红炉萃晓氛。^[2]

——龚弑《陶歌》

湖盗入侵是浮梁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震动之程度不亚于当年乐平、浮梁的千人大械斗。这一战，湖盗被杀二百六十七人，被生擒者三十三人，除了极个别趁夜色隐身走脱外，几近全歼。且首领人物郑万年、李四保等均被格杀，算是一次巨大胜利了。

之后，江西都指挥使司又令被擒湖盗引路，一举捣毁了其老巢，最终为这一役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湖盗不分首从，均斩首示众。郑万年、李四保等已死盗首，亦被枭首焚尸。只有郑千年跳江后下落不明。然其身负重伤，料想即便没有落入鱼腹，亦会成为昌江上的一具浮尸。

至于这一冒大风险、得大收获的引蛇出洞计划，明廷只以为是刘原姑之计，魏希光从旁协助报信，而李新喜不愿意出面，九江府推官李日华更被视为当机立断的决策者，请得九江卫派出兵马。魏希光受到嘉奖，在交战中死难受伤的九江卫官兵均受到了特别抚恤。刘原姑死前杀死四子则被认为是烈妇行为，亦受到朝廷隆重表彰。事先完全不知情的李日华则白得了一场大功劳，其人既受嘱托不能揭穿真相，又不愿意无功受禄，干脆就此辞官，回乡专心做起了“博物君子”。

事后，明廷更是在景德镇设九江分道，将景德镇城防防务直接划归九江卫辖下。

至于之前景德镇三桩四尸血案，最终也真相大白，原来均是湖盗所为——

王五、田水月为郑千年所杀，王五妻儿则是李四保所杀。杀人目的并不是要夺取轰动景德镇的“青花见五色”，而只是为了掩饰湖盗行踪。

王五因为烧出世间第一件“青花见五色”，一夜成就大名，成为景德镇风云人物，更成为各行帮争相拉拢的对象。即使他人已经过世，依然是“青花见五色”第一人，盛名永远不坠。世人均以为王五全家遇害，是因为“青花见五色”，却不想仅仅是缘于老者田水月时不时地到其家中观摩制瓷而已。而正是这位田水月，以新晋身份甫一亮相瓷业，便烧出了世间绝器“青花见五色”。其人成就了王五声名，亦为其惹来杀身之祸。想想这其中的因果循环，颇令人惆怅。

至于田水月，徐渭次子徐枳已赶来浮梁认尸，确认其父身份，并将其灵柩运回家乡安葬。

徐渭生前，最爱第一任妻子潘似，终身念念不忘。潘似生长子徐枚，徐枚却与父亲关系并不好。徐枳即被徐渭亲手所杀第三任妻子张氏之子。史载云，徐渭杀张氏时，“不胜愤怒，声如吼虎，便取灯檠刺之，中妇顶门而死”。张氏可谓死得十分惨烈。后徐渭出狱后悔悟，赋《述梦诗》^[3]二章云：

伯劳打始开，燕子留不住。
今夕梦中来，何似当初不飞去？
怜羈雌，嗤恶侣，
两意茫茫坠晓烟，门外乌啼泪如雨。

跣而濯，宛如昨，罗鞋四钩闲不着。
棠梨花下踏黄泥，行踪不到栖鸳阁。

发誓从此之后再不娶妻，以此来纪念张氏。却不知徐枳将亡父与亲生母亲安葬在一起时，是怎样的复杂心境？

湖盗一事，虽然景德镇并未遭受创伤，但亦并非完全没有损失。湖盗虽未能按计划到指定地点抢劫财物，却在与官兵厮杀时殃及了好些摊贩及过路行人。有八名无辜者被杀，三十余人受伤。甚至被杀者不知是被湖盗砍中，还是为官兵误杀。

尤其人们事后回想起经过情形来，有着种种后怕。若是九江卫官兵未能及时赶到，结果又当如何？为什么为了替刘原姑一人报仇，要让景德镇全镇来承担风险？即使往大局说，要剿灭鄱阳湖盗，那也该是江西都指挥使司的职责，不该由完全没有设防的景德镇来作诱饵。

刘原姑既死，人们不免将过错怪到魏希光身上，怪她有引狼入室之嫌。尤其都帮险遭湖盗毒手，对其怨恨最深。虽则魏希光因为荡平湖盗受到了朝廷表彰，却被认为是踩在景德镇全镇的利益上。就连浮梁知县杨延槐和景德镇巡检司通判陈奇可亦暗怪魏氏不事先告知计划，反而要向九江卫求助，令这一大功平白落到外人身上不说，还让本地官府面上无光。

唯有御窑厂上下深深感激魏希光设计引湖盗入城之计，包括大宦官潘相在内。湖盗来大大闹了一场，万历皇帝也知道了民生不易，格外开恩，停了今年的“钦限”，算是减少了一大半任务量，潘相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

最先为魏希光挺身而出的竟是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他公然宣称魏氏有大眼光、大胸襟、大慈爱，又称湖盗为患民间，人人有责任诛之。

然景德镇本因殖陶之利而成就大名，在这样的地方，利益高于一切，魏希光引湖盗入景德镇之计，有危害绝大部分人生命财产的可能，她自然成了千夫所指。利玛窦为她开口说话，亦成为公敌，本来艰难的传教事业就更进行不下去了。他只得与李玛诺一道离开浮梁，返回南

昌。不久又设法前往北京，另外开辟了一番新的天地，这是后话^[4]。

关于魏希光的流言也日渐多了起来。有人说，她本来就跟湖盗有勾结。原御窑厂工匠方亮就是在她帮助下逃走，后来在鄱阳湖当了湖盗。而凑巧方亮因外出没有跟随郑万年来景德镇，后来也未能在湖盗老巢将其抓获，似乎愈发证明了勾结一说。

甚至连樊高瓷庄挖出的骷髅亦与魏氏扯上了干系。有谣言说，那里原是魏家老屋。骷髅人头是魏家早先杀死的仇人，首级一直埋在院子中。魏家明明钱多得用不完，却要将老屋出售，其实不为别的，就是因为院子里埋着颗人头。

莫言闲语是闲话，往往事从闲话来。当魏希光走在大街上时，虽不至于有人朝她扔石子，却也不再是从前那种敬慕的目光。人们以异样的眼光看她，纷纷避开她，仿佛她是什么大怪物。窑主们需要牵窑时，亦宁可去找手艺差得多的都帮余氏，也不再踏足魏氏作坊一步。

只有周窑窑主周时臣不畏人言，时不时地来找魏希光，有正大光明登门拜访的，有自后院翻墙入内的，却是每次都吃闭门羹。魏氏一见到他，便躲进内室，将门窗闭死，还吩咐珠妹去报官，告他擅闯民宅，弄得他只好灰头土脸地离开。

起初周氏以为魏希光是因为曾对郑千年虚与委蛇而愧对自己，又因涉及女儿家心事，不愿意当面解释。到后来流言蜚语满天飞时，他才明白她早料到会有今日的难堪局面，她提早疏远自己，不过是要保护自己声名罢了。

只是她越是如此，他越是不能心安，总想找个机会把心里话说出来。他不断寻觅时机，魏希光便干脆带着珠妹搬离了魏氏作坊，连人也找不到了。

这一日，周窑开出一窑新瓷器，这还是周时臣自己第一次同时烧制多件青花瓷器。瓷器从匣钵中取出，第一眼见到，不是喜悦，竟是一声

叹息。倒是徒弟吴祥瑞欣喜若狂，捧起那只花瓶道：“师傅，你也烧出‘青花见五色’了！”

周时臣摇了摇头，道：“及不上王五那只青花白地瓶。”

吴祥瑞很是不解，道：“可这花瓶瓷体莹白，兼之五色分明，并不在王五那只青花瓶之下啊。”

周时臣接过花瓶端详一番，道：“就瓷器本身，品质肯定比王五的好。但就‘青花见五色’而言，实是大大不如了。王五那件青花，物象浑然天成，墨浑淋漓，收放有度，设色浅深，皆有画意。而我这只瓶，画料时刻意运用了水墨画技法及西洋油画的明暗法，太不自然，看起来只是色彩堆砌而已。”

吴祥瑞笑道：“师傅对自己要求太严，为了画料，还专门拜程秀才为师学习绘画之术。而今第一次试烧青花，就烧出了五色，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又道：“下一窑再烧青花的话，我可以学着画料吗？”

周时臣道：“你愿意的话，当然可以。不过我个人感觉，你在绘画方面没有任何底子，怕是很难掌握得好深浅的分寸。普通青花倒也罢了，要画出五色来，非得学好丹青不可。”

吴祥瑞道：“是，师傅教训的是，徒弟还有许多要向师傅学习的地方。”

周时臣叹道：“小时候家里人强迫我读书写字画画，我都不乐意学，目下我才知道学到用时方恨少，不得不临时拜个师傅，好好学习绘画技法。”

吴祥瑞道：“听说程秀才的妹妹程思忆画得比哥哥还好，是这样吗？”

周时臣笑道：“本来镇上传闻一般都是假的，不过这件倒是真事，程小姐外表爽朗，却有内秀，画功相当不错。”忽见稔稠引着巡捕何寻进来，便将花瓶交给吴祥瑞，自己迎了上去。

何寻问道：“周兄可是又烧出了什么精品好瓷？”

周时臣道：“只是随便尝试烧两件青花玩玩，没什么正经货色。何兄来找我，可是有了骷髅案的线索？”

何寻道：“广东樊家倒是来了人，可也没有办法辨认骷髅到底是不是樊高的人头。尽管如此，来人还是认为那就是樊高，想领回广东下葬。我正因为这件事来找周兄商议。”

周时臣道：“人头上既已看不出线索，而且基本可以肯定那就是樊高，直接还给樊家人就好了。何兄何须跟我商议？”

何寻道：“除此之外，樊家人想将那处瓷庄卖了。我听他提过后，立即想到周兄你或许会有兴趣买下来。”

周时臣道：“啊，是，我极有兴趣。”

他本想立即赶去寻樊家人商议价钱，偏偏吴窑女主人李新喜派人来请，还说要叫上巡捕何寻，料想或许是有了吴明官案的线索，遂招手叫过矜稠，道：“你去找樊家人，说我有兴趣买下瓷庄。要定金的话，即刻来周窑取。”

矜稠不解地问道：“那宅子目下是镇上出名的凶宅，挖出过两颗人头不说，居住在附近的王五被人灭门，连住过那里的刘原姑等人都没有好下场。公子又不缺地方住，无端端地买那处宅子做什么？”

周时臣道：“我自有用处，你去谈妥买下来便是。”

矜稠便道：“何巡捕，你又撺掇我家公子做什么坏事？上次他跟你出去，结果弄得一身伤回来，还差点被湖盗杀了。”

何寻大叫冤枉，道：“差点被湖盗杀死的是我，不是你家公子，你家公子不过是被挂在船头吹了吹冷风而已。”

矜稠虽然满腹狐疑，但仍然遵命去了。周时臣、何寻自往吴窑赶来。

进来庭院，正听到吴明官长子吴青峰在堂内拍桌子大叫道：“你一个妇道人家，凭什么掌管吴窑？”

李新喜不冷不热地反问道：“那么你又凭什么掌管吴窑？你父亲在世时，你不好好学艺，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而今他过世一年多，你突然跑回来说要接管家业。你可知道，重新开窑不是一个人的事，干系着许多人的饭碗。”

吴青峰大喝道：“我做不到，你就能做到吗？瓷业规矩，女人不能靠近窑房^[5]。你都不能接近窑房，凭什么继续掌管吴窑？”

仆人在门边轻轻咳嗽了声，道：“娘子，周公子与何巡捕到了。”

李新喜便挥手对继子道：“你先出去，我有贵客到来。开窑的事，回头再说。”

吴青峰转头往外看了一眼，道：“贵客就是周时臣吗？你跟他走那么近做什么？什么时候轮到杂帮的人来帮咱们徽帮了？哦，是了，你是本地人，其实也属于杂帮，你跟周时臣是一伙，跟我们徽人不是一条心。”

李新喜斥道：“我念你生母早亡，处处忍让，而今你越来越不像话！”

她到底有主母身份，吴青峰若是硬顶，便是大大的不孝，有忤逆之罪，只得悻悻出来，还不忘狠狠瞪上周时臣一眼。

李新喜忙请周、何二人进堂坐下，又歉然道：“犬子胡闹，倒让二位见笑了。”等仆人上完茶，便命仆人、婢女尽数退出，亲自掩了门窗，告道：“今日偶然得知了一件事，与之前二位提过的樊高一事有关，所以才冒昧请二位到来。”

原来近来樊高瓷庄被公认为景德镇第一凶宅，甚至附会出不少离奇的事，传得沸沸扬扬。都帮会首崔无忌似乎颇不安宁，几次找姻亲余茂盛商议，提及樊高鄱阳湖遇盗一事。

李新喜大致说完，又道：“上回二位来找我询问樊高一事，曾提过崔

会首对那封信一无所知，对吗？”

何寻道：“是。那一次我们来找娘子前，先找过崔无忌，他说他不知道父亲生前写过一封信给樊高，更不知道樊高接信后即刻赶来景德镇一事。”

李新喜道：“那么崔会首一定撒谎了。他跟余窑主议论时，明确提到了那封信，说就不该让信寄出去的。”

周时臣大吃一惊，忙问道：“娘子是如何得知这些消息的？”

李新喜道：“我不能说，总之这消息十分可靠。”

忽有仆人进来禀报，说大公子赶去大闹窑房了，李新喜只得起身送客，道：“实在抱歉，不能留二位多坐。”

周时臣与何寻辞了出来。何寻先道：“周公子可有想起刘原姑临死前说的话？”周时臣叹道：“想忘记都难。”

刘原姑断气前曾告诉周时臣，说湖盗之所以抢劫广东行商樊高座船，是因为事先得到信息，且收了二百两纹银的报酬。也就是说，出二百两银子的人，是典型的买凶杀人，不过收买的对象不是普通刺客、杀手，而是以拦抢船只生计的湖盗罢了。

何寻道：“既然崔无忌知道崔国懋写信给樊高一事，又有意对我们撒谎，多半是他出钱买通湖盗拦截樊高，好阻止对方与崔国懋相见。”

周时臣道：“当初何兄曾怀疑过崔无忌，认为崔氏可能欲夺都帮会首之位，所以不惜加害亲生父亲。结果重病中的崔国懋发现了端倪，他没有人可以相信，只好写信给好友樊高，请他出马救助。”

何寻点头道：“我家乡发生过类似的事，我只是类推。但后来周兄说崔国懋是崔窑的金字招牌，活着比死了用处更大，我觉得有道理，所以再没有怀疑过崔无忌弑父。”

只是这次疑点再度集中在崔无忌身上，跟之前又有所不同，这次针对的对象是樊高，崔无忌完全不必顾忌，可以借湖盗之手除去樊氏，阻止对方与其父相见。

而樊高在鄱阳湖遇盗侥幸逃生后，也猜到事情跟崔无忌有关，当他赶来景德镇，得知崔国懋已然过世，回天无力，若贸然进去，只是再给崔无忌一个杀死自己的机会，所以才刻意忍住，没有进去祭拜老友。

但崔无忌不知如何还是知道了樊高逃脱的消息，为了斩草除根，派人追来瓷庄，将其杀死，首级就地埋在院中，尸首则抛入了昌江。

周时臣道：“何兄推测的这番过程，听起来前后衔接，且能解释樊高为何不入崔窑祭拜，但其实仍然是基于同一前提。你仍然认为崔无忌做了对不起其父崔国懋之事，怕樊高与其父相见后揭破了他的阴谋，所以才先行除去樊高。但既能断定崔无忌不可能弑父，崔国懋信中所提内容极可能与崔无忌无干，他为何又要出二百两银子去收买湖盗杀死父亲的老朋友呢？”

顿了顿，又道：“按照吴家娘子适才提供的信息，崔无忌跟余茂盛议论时，说的是就不该让信寄出去，这表明他多少知道信的内容。信果真跟崔无忌有关的话，他既然有这个能力，为何又没有阻止呢？”

何寻想了一想，虽仍觉得崔无忌嫌疑极大，甚至可以说是收买湖盗、杀死樊高的唯一嫌疑人，但也觉得崔无忌忤逆弑父一说太过不合理，遂道：“不管怎样，崔无忌既对信知情，却刻意隐瞒，即表明他心中有鬼。不如我们直接去崔窑，找他当面问个明白。”

周时臣道：“不能就这么去。崔无忌还好，余茂盛精明老练，会立即猜到是都帮中有人对外通风报信，都帮处置帮众向来严厉。不管那个人是出于什么目的，可能完全只是好心，但却会因此而处于危险当中。”

何寻道：“周兄的顾虑有道理。但无论如何，崔无忌目下是唯一的线索，必须得当面问个清楚。”想了想，又道：“这样，周兄不是认得刘原姑吗？或许可以利用她来试探崔无忌。”

周时臣曾托请望江楼楼主江印月设法恢复崔国懋原信的内容，却是迟迟没有结果。他曾催问过一次，江印月两眼一翻，不耐烦地道：“催什么催。那么容易做的事，周公子你就不会愿意拿供春壶来换了。”

既然一时也想不出别的法子，只好同意何寻的建议，遂往崔窑而来。

到崔窑后，二人在客厅等了许久，崔无忌才慢吞吞出来，问道：“二位又是为何事而来？”语气相当不友善。

何寻也不客气，直截了当地答道：“还是樊高那件案子。”

崔无忌似早在预料之中，也不惊讶，道：“我知道樊家人已经到了浮梁，可有确认那只骷髅就是樊公本人的人头？”

何寻道：“没有，但我们还有另一条线索。”大致提了刘原姑临终遗言。

崔无忌皱紧眉头，眯起眼睛，露出匪夷所思的神情来，怔了好大一会儿，才失声问道：“何巡捕是说，是有人有意雇请湖盗拦截了樊公座船？”

何寻不答，只反问道：“崔会首，你当真不知道令尊病危中派人送信给樊高一事吗？”

崔无忌这次反应极快，声音明显尖锐起来，甚至有半喊的味道，怒道：“怎么，何巡捕怀疑是我收买了湖盗？那封信呢？取那封信来，与我崔某人及崔窑上下人等一一比对笔迹。我都帮大多数人都不识字，何巡捕可以很容易找出写信人来。”

他如此表现，分明是要表明都帮与买凶毫无干系的立场。

周时臣忙道：“崔会首别生气。何巡捕不是有意怀疑你，而是令尊写信给樊高这件事，应该没几个人知道。崔会首是崔公最亲近的人，理该是知情者。”

崔无忌道：“知情者就是买盗杀人者吗？”话一出口，蓦然意识到失言，忙道：“先父与樊公友善亲密，更胜过我父子关系。先父写信给樊公，大概要谈什么长辈的隐秘之事，不愿意让我知道，我能有什么法子？”

何寻道：“崔会首都不知道令尊写信给樊高，还会有谁知道？当年令尊病危，不是崔会首你在病榻前照顾他吗？镇上盛传，崔公至孝之极，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房一步。”

崔无忌脸涨得通红，厉声道：“何巡捕，你若有凭据，就直接摆出来，抓我去衙门。若是没有，就是平白诬陷人，本朝可是有反坐之法的。”

周时臣忙道：“崔会首不要动怒，何巡捕只是就事论事。”

崔无忌极是不悦，道：“周公子，你与何巡捕是在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吗？何寻是巡检司巡捕，查案倒是分内之事。可你是杂帮会首，如何擅自管起他帮事来了？”

周时臣亦不动怒，不卑不亢地道：“樊高既是令尊好友，亦是徽帮黄会首好友，我受黄先生委托，要协助何巡捕捉拿真凶。请教崔会首，这个理由充不充分？”

崔无忌一怔，怒色稍缓，随即道：“周公子说到了点子上，又何须多问我？总之，我跟黄会首一样，希望早日能捉到杀害樊公的凶手。”

大略一拱手，叫了声“送客”，便自往后堂去了。

出来崔窑，何寻问道：“周兄怎么看？”

周时臣道：“崔无忌一定知道些什么，却宁可被何兄怀疑，也不肯说出真相，多半是因为事情牵涉他自己。”

何寻道：“那现下要怎么办？崔无忌知道我们没有凭据，所以才如此有恃无恐。”

周时臣道：“适才崔无忌说了一句‘周公子说到了点子上’，是在我提到徽帮会首后，似乎意指黄云霄知道些什么。不如我们再拿这番话去试探一下黄云霄，也许能有所斩获。”

何寻道：“也只能这样了。”

将近都昌会馆时，周时臣无意一瞥，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形，不由得大吃一惊，叫道：“希娘，是你吗？”

那人迅疾回过头来，正是多日不见的魏希光。

周时臣忙叫道：“希娘，等等，我有话要说！”

魏希光理也不理，脚下不停，直往会馆里去了。

周时臣正待追进去，一名都帮弟子抢过来拦住，笑道：“周公子大驾光临我都昌会馆，有何贵干？”

周时臣道：“我找魏希光。”

那都帮弟子笑道：“找魏希光该去御窑厂，或是魏氏作坊，都在镇子上。周公子来我们都昌会馆做什么？这里没有魏希光。”

周时臣道：“我认得你，你是余窑主的侄子余潭生，对不对？”

余潭生道：“那又如何？难道周公子要去我叔叔或是崔会首那里告我，说我不准你进都昌会馆找魏希光吗？”

周时臣道：“我刚才亲眼看到魏希光进了都昌会馆，烦请让开。”

余潭生摇头道：“别人可以进，你周公子不能进。各位都昌窑主正在会馆商谈瓷业大计，周公子是杂帮会首，擅闯我都昌集会，可是坏了规矩。”

周时臣道：“那好，你去叫魏希光出来，我有话跟她说。”

余潭生笑道：“都说了好多遍了，这里是都昌会馆，哪来的魏希

光？”

正好都昌会馆掌厨鱼量提篮回来，周时臣忙道：“鱼娘可还记得我？我们在金英家见过的。”

鱼量点点头，招呼道：“周公子好。”

周时臣道：“我适才见到魏希光进了都昌会馆，可否劳烦鱼娘帮忙进去叫她一声？我找她有急事。”

鱼量不及回答，余潭生已道：“鱼娘是掌厨，叫人跑腿这种事交给我来办就行了。”

鱼量闻言，便径直进会馆去了。

周时臣见余潭生涎着脸笑个不停，分明是有意阻挠，勃然大怒，欲强闯进去。何寻忙过来道：“周兄算啦，也许人家确实不方便。”拖了周时臣手臂，将他强行拉了开去。

走出老远，何寻才松了手。周时臣虽然怒气平复，仍频频回顾，神色极为失落。

何寻道：“周兄别嫌我直言直语，也许是魏家娘子不愿意见你。”

周时臣道：“希娘愿不愿意见我是另一回事。都昌人恨她曾指引湖盗抢掠，她就那么走进了都昌会馆，岂不是羊入虎口？”

何寻道：“魏家娘子好歹是有朝廷任命的，再说我们已经知道她进了都昌会馆，都帮更不敢乱来了。”

周时臣一想有理，这才略略放了心。

徽州会馆里，会首黄云霄正与吴窑大公子吴青峰交谈，听说周时臣、何寻二人到访，便打发吴青峰先回去。

吴青峰道：“黄先生答应了要扶我做吴窑窑主，而今吴窑预备重新开

窑，全窑上下却只听那妇人的。”

黄云霄道：“我须得再跟吴窑做头师傅及板板们谈上一谈。你先回去，别再跟你继母闹了。”

吴青峰勉强应了，出来时见到周时臣、何寻等在外面，冷笑道：“当真人生何处不相逢。”

周时臣笑道：“谁说不是呢。”

吴青峰道：“周公子，我知道你想给我继母撑腰，可她毕竟是女人，这吴窑窑主我当定了。”

周时臣道：“吴公子误会了，我到吴窑找吴家娘子，是另有他事。贵窑谁当窑主，我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干涉？”

吴青峰半信半疑，道：“那样最好。”自拂袖去了。

进来客厅坐下，黄云霄先问道：“何巡捕可有找到那件‘青花见五色’？”何寻道：“没有。”

黄云霄叹道：“我派了人监视，负责监视的许民还与窃贼撞到，竟然还与‘青花见五色’擦身而过，可谓无缘无分。”

王五被杀当晚，黄云霄得知田水月是画料关键后，遂派了手下许民在暗中监视。许民在南码头夜市待到凌晨夜市摊子将散，往回走时，在王五家附近撞见了一人。许民吆喝了一声，那人头也不回地跑了。

既然湖盗郑千年只是杀了王五，并没有盗走“青花见五色”，那么许民撞见的那人多半就是真正的窃贼了。其人大概也垂涎“青花见五色”的珍贵，起了不轨之心。当晚他到达王五家时，主人已被杀害，他虽然慌乱，仍然强作镇定，到屋里取走了“青花见五色”，由此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周时臣道：“今日登门，不是为‘青花见五色’，是为樊高。”

黄云霄道：“对了，我也听说樊家派人来了，还正想要安排去会个面呢。周老弟与何巡捕联袂前来，是因为这桩案子有线索了吗？”

周时臣道：“算是吧。不过这线索听起来有些惊人。”大致说了刘原姑的一番话。

黄云霄倒没有崔无忌那么大的反应，只皱眉道：“为什么会有人如此处心积虑，几次三番要樊高死？”

周时臣问道：“听黄先生口气，莫非认为买盗杀人者，与后来杀死樊高并割其首级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黄云霄道：“不是同一个人，难道还有两个人要樊高死吗？”

他诘问得极有道理。樊高来景德镇一事，除了崔国懋、凶手等极个别别人之外，再无旁人知晓，黄云霄和吴窑吴明官均是樊高好友，事先亦不知情。樊高一行在鄱阳湖遇盗后，樊高侥幸逃生。他或许多少知道这一场厄运并非无妄之灾，所以只悄悄来到景德镇，得知崔国懋过世后，亦未到崔窑祭拜，只在某一晚拜访了吴明官，但未道及关键便匆匆离开。凶手虽买盗行凶，仍然在密切关注崔窑和瓷庄，以防樊高万一不死。见其果真幸运逃生后，便追到瓷庄，亲自动手，将其了结。

也就是说，凶手必须符合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知道崔国懋写信邀请樊高来景德镇；第二，知道樊高不死的话，一定会去崔窑。如此推测起来，仍属崔无忌或是都帮某头面人物嫌疑最大。

周时臣又说了樊高曾到过吴窑一事。

黄云霄很是惊讶，道：“樊高遇盗，身无分文，需要朋友帮助才能返乡。我也是樊高好友，他竟宁可去吴窑找吴明官求助，也不来找我？”

周时臣道：“这就是奇怪的地方，樊高到吴窑并不是为了借取路费返乡，几乎什么都没说要离开了。”

黄云霄道：“奇怪。樊高受崔国懋邀请来到景德镇，得知崔国懋过世后，不进去祭拜，说明他已经知道了什么事，知道他自己一进崔窑就会被盯上，再遭毒手。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他选择到吴窑，表示吴明官是他最信任的人，为什么什么都没就说就走了？”

何寻道：“黄会首推测的极对，樊高一定是知道了什么事才被杀，如此才能解释凶手买盗杀人及樊高不入崔窑祭拜老友一事。因而最有可能的情况，便是樊高正欲向吴明官说出那件事时，忽然发现对方可能牵涉其中，所以他勃然色变，迅疾离开了。”

黄云霄很是不悦，厉声道：“何巡捕是在指责吴明官也跟买盗杀人有关吗？他虽然死了，可我也不能容许有人在背后损他清誉。”

周时臣忙道：“何巡捕不是那个意思。根据当时情形，樊高本来坐了下来，预备与老友促膝谈心一番，忽然起身，不加解释就离开，必有重大缘由。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是樊高以为吴明官吴公牵涉了什么事。”大致转述了李新喜回忆的情形。

黄云霄沉吟道：“原来当时经过如此，也难怪何巡捕起疑了。”顿了顿，又道：“照这般看来，樊高不是针对吴明官，而是针对李新喜。”

何寻道：“之前我们也曾怀疑过李新喜，怀疑李氏或许跟樊高有什么旧怨。但事实上，李氏跟广东樊氏毫无干系。”

黄云霄摇头道：“不是什么旧怨，而是樊高认为李新喜跟那件事有关。”顿了顿，又问道：“湖盗入掠景德镇，表面是刘原姑、魏希光之计，可我听说李新喜也出了不少力，请九江卫出兵就是她的主意，对吧？”

周时臣道：“黄先生到底想说什么？这里只有我与何巡捕二人，不妨直言。”

黄云霄道：“李新喜虽是浮梁人，可既然嫁了吴明官，便是我徽州的媳妇。本来我不该这么怀疑自己人，可你们二人也不算外人，我便直言不讳了，会不会是李新喜买通湖盗劫杀樊高？”

周、何二人大为意外。何寻问道：“吴家娘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黄云霄道：“因为樊高是最积极促进徽帮、都帮联盟的人，当然不是指帮会本身，而是崔窑、吴窑联盟。他觉得如果能将崔窑五彩与吴窑斗彩的优势结合起来，能令青花技术整体迈进一大步。”

周时臣闻言很是惊讶，道：“想不到樊高竟有这等眼光与胸襟。”

黄云霄道：“之前我曾对周老弟大谈打破行帮壁垒之类，其实都是樊高的主张，我不过是拿来借用罢了。樊高个人很崇拜墨子。”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爱利百姓”，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故墨家弟子言论行动皆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准绳^[6]。墨家也是中国第一个工匠团体。鲁班号称“天下之巧士”，发明了锯、刨、钻、墨斗、曲尺、石磨等，能制作各种新奇器具，是工匠祖师爷，却也几番败在了墨子手下。

鲁班曾制作木鹊，能像真鸟那样自己在天上飞。墨子得知后道：“我用三寸之木就可以做一个车轴，能够承受五十石的载重，只需用片刻工夫。你做这只鸟费时费力，却只能在天上飞来飞去，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墨子明确提出“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以是否利人作为衡量技巧的根本标准。也正是因为墨家弟子将价值标准立足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所以“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然自古以来，家业世传是中国的传统，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宣州^[7]诸葛氏。诸葛氏世代以制笔为业，名匠辈出。唐宋代时，诸葛氏所制宣笔尖、齐、圆、键^[8]，深受当时书法名家称赞，由此成为士大夫案头必备的宝物。宋代名士黄庭坚有《谢送宣城笔》诗云：

宣城变样蹲鸡距，诸葛名家捋鼠须。
一束喜从公处得，千金求买市中无。

黄氏称所得诸葛笔是朋友馈赠所得，而此笔难求，即使花上千金，在市面上也买不到，足见诸葛笔之珍稀。

诸葛子孙“力守其法”“世传其业”，从不将制笔秘技外传。后诸葛高又创制成“散卓笔”，其笔毫约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一笔可抵他笔数支^[9]，“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为时人所贵重。由于诸葛氏严守秘密，唯其能制，他人仿制仅得其形而无其法，用之反不如常笔。于是，诸葛笔历经六百多年而盛名不衰。此为典型的因身怀绝技、独擅其法而发家的例子。

因工匠业自古有“传子不传女”的传统，以防止女儿出嫁后将秘技带至夫家。唐人元稹《织女词》中有诗云：“东家白头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指的就是为了保住“挑纹”的织锦机密，东家二女终身不能出嫁，类似而今浮梁魏希光的困境。而一旦秘技为两家所掌握，这两家子孙便互通婚姻。如亳州出产一种特制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霞”。当地只有两家懂得织法，为防止其他人家得其法，便相与世世为婚姻。

技术保密保障了家族利益，但弊端也相当明显，因垄断而缺乏竞争，容易墨守成规，缺乏创新。又可能因为子孙不旺、后继无人或是后代德才不济而导致绝技失传，数百年累积的技术经验就此化为乌有。如果工匠能像墨子那样，走出个人、家族利益的小圈子，将目光投射于大众利益之上，那么中国千百年来的技术发展，该比今日走得远得多。

黄云霄又道：“当年樊高曾将崔国懋和吴明官拉到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还拟定了七条准则：‘过相规；善相劝；弊相除；利相兴；相师；相友；共求瓷业之精进而发达。’他一心想要促成崔窑、吴窑联盟，由此来促进瓷业之精进发达。”

周时臣由衷赞道：“好一个相师、相友、弊相除、利相兴，这对都帮、徽帮包括整个瓷器行业都是天大的好事。”

黄云霄摇头道：“在你周老弟看来是大好事，因为你有这个胸襟和度量，所以你愿意将周窑详况张榜公布。但在我徽帮和都帮看来，未必是什么好事。都帮早已垄断圆器业，如果崔窑与吴窑联盟，势必要将部分市场拱手相让。而吴窑本就已领先于崔窑，吴氏‘点彩’‘染彩’均独步一时，比崔氏‘五彩’更符合士林审美。当然这是在出‘青花见五色’之前的事。我的意思是，联盟说说还可以，真做起来，崔窑和吴窑都会各不相让，寸土必争，哪里有什么‘相师’‘相友’。崔国懋、吴明官对此都心知肚明，不过是碍于樊高的面子不好明说，随便敷衍几句罢了。樊高还当了真，当真想努力促进联盟。”

何寻问道：“那么这跟李新喜有什么关系？”

黄云霄道：“吴明官跟我提及樊高的联盟计划时，我还开玩笑地问他要不要认真考虑一下，他笑答未婚妻子一眼便能看出联盟计划是明显偏袒崔窑，妇道人家都有这个眼光，他怎么会看不出来？不过是碍于老友情面，不好意思当面拒绝樊高罢了。这未婚妻子就是李新喜了。”

或许是李新喜不愿意看到丈夫为樊高提议烦恼，得知樊高应崔国懋之邀要来景德镇后，料想其人一到，必定又要旧事重提，便干脆买通湖盗拦截樊高座船，将其杀死于途中。或许湖盗劫船杀人时无意透了口风，被樊高听到，知道与浮梁李氏有关。但他不知道李新喜已成为好友吴明官妻子，逃脱后便先赶来崔窑，意外得知好友崔国懋去世后，又是惆怅又是难过。回到瓷庄徘徊一阵后，便决定去找吴明官。正要对吴氏说出经过时，意外得知对方新婚妻子竟是李新喜，遂怒而拍案离去。

至于后来李新喜暗助刘原姑、魏希光引湖盗上钩，请出九江卫兵马剿灭湖盗，则是有意灭口，以掩盖当年买盗杀人一事。不然她明明是个局外人，为何要主动积极参预其事？

周时臣见黄云霄一力怀疑李新喜，忙道：“这决计不可能。”

黄云霄道：“那么周老弟又如何解释樊高离开吴窑后不久，便在瓷庄

遇害一事？”

周时臣道：“我尚不了解前因后果，无从解释樊高遇害真相，但我敢担保，李新喜一定跟这些事无干。樊高遇害，更多是因为那封信。”

当即提到樊高愤而离开吴窑时，曾留了一封什么都看不出来的信在桌上。而吴明官视若珍宝，秘密收藏在钱箱中，直到其人过世，才为妻子李新喜发现。

黄云霄听了狐疑更重，道：“如此，李新喜不是更可疑吗？很明显，樊高是因为她才离开，留下那封信，多半是因为信中曾提到过她。而吴明官多少猜到了这些，才将信郑重收藏，不让李新喜知道，只期待将来有一天能发现真相。”

周时臣道：“不是这样。先从动机而言，黄先生认为李新喜是为了阻止樊高重提联盟才起意杀人，这理由太牵强，或者说，杀人动机不够强烈。李新喜出身本地大族，知书识礼，怎做得出勾结湖盗、行凶杀人的勾当？她既反对联盟，完全可以明里提出来。退一万步说，就算黄先生所言是真，李新喜有意杀害樊高，那也是在知道樊高要来景德镇之后。而崔国懋写信发生在这之前，崔窑跟吴窑素无往来，崔氏事先不可能知道李新喜心思，根本不会在信中提及李氏半句。樊高更不可能事先知道李新喜这个人了。”

黄云霄细细一想，亦觉得有几分道理，但仍然道：“也许李新喜没有做过买盗杀人之事，但要说她清清白白，实在难以令人相信，不然为何樊高一听到她的名字便起身离开？”

周时臣道：“我敢以自己的性命担保，李新喜绝不会跟这些事有任何关系。樊高到过吴窑又突然离去之事，全部是李新喜告知，她若牵涉其中，又何必透露出这些关键来？”

黄云霄闻言万般惊讶，问道：“周老弟竟然愿意以你自己的性命为李新喜作保，为什么？”

周时臣道：“因为我受李新喜所托，要调查吴明官暴亡一事。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她不找到真相不罢休的决心。”大致转述了李氏所言吴明官

死前举止反常之事。

黄云霄深为震撼，道：“难道李新喜认为吴明官暴毙与樊高被杀一案有关联？”

周时臣点头道：“换作我是李新喜，也会这样认为。樊高遇害与吴明官暴亡事隔近十年，但若是将一些蛛丝马迹联系起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多少有些关联。”

黄云霄道：“其实我也一直怀疑吴明官死得不明不白，暗中派人调查过，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最终不得不作罢。想不到李新喜一介女流，竟然还没有放弃。”

周时臣道：“我知道黄先生打算重开吴窑，正支持吴大公子吴青峰跟李新喜争夺吴窑控制权。不过一码归一码，李新喜非但没有参与杀害樊高，而且在这件疑案上有大大的功劳，目下仅有的线索都是由她提供的。”言外之意，指斥黄云霄有意在挑李新喜过错。

黄云霄摇头道：“我不是不喜欢李新喜，而是她妇道人家，难撑大局，我不能让吴明官一生心血就此没落，吴窑必须得重振声威。”顿了顿，又道：“就算李新喜没有嫌疑，也必然是跟李氏有什么干系，不然为何樊高因为她而离开？”

周时臣知道黄云霄要一力扶持吴青峰上位，又因吴窑上下只支持李新喜，所以他必须得找个大大的过错或罪名给李氏安上。但黄氏所言也不全是偏见，当日樊高听到李新喜名字后便愤然离开，表明事情多少跟李氏有关，大概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罢了。

或许李氏卷入了什么跟崔窑有关之事，当然应该是不怎么光彩的事，崔国懋在信中提及，樊高由此知道了浮梁李氏。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樊高在鄱阳湖遇盗后，了解到什么信息，怀疑浮梁李氏跟买盗杀人有关。就这两种情况看来，前一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何寻又想到都帮会首崔无忌那句“周公子说到了点子上”，似乎有暗示徽帮会首黄云霄知情的意味，便有意问道：“关于崔国懋写信给樊高这件事，黄会首当真不知道什么吗？”

黄云霄愕然道：“我所知一切，都是拜托你二位告知。我甚至连当年樊高来到景德镇一事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可隐瞒？”

想起好友莫名惨死他乡，死后尚未留下全尸，难以安息，不由得怅恨无穷，叹道：“若是樊高先来找我就好了，至少我能帮上些忙。他先去找吴窑吴明官也就罢了，为何发现不妥后还不来徽州会馆找我，难道连我也不信任了吗？”

神色极是郁闷，竟以樊高在关键时刻不来徽州会馆找他深以为恨。

周时臣见状颇为感慨，便着意安慰道：“樊高既与崔国懋崔公、吴明官吴公及黄先生三位交好，崔公过世，吴公又不便再来往，想来是该来找黄先生帮忙的。也许他只想先回瓷庄冷静一下，再来徽州会馆，却不想恰在此时遭了毒手，竟与黄先生再无相见机会。”

黄云霄登时大感宽慰，道：“是了，一定是这样。”拍手叫过黄丹阳，命道：“去请樊家人来会馆，我要好好款待他，聊尽地主之谊。”

何寻遂起身告辞，又顺口问道：“樊高一案，黄会首觉得谁嫌疑最大？”

黄云霄不假思索地道：“就可能性来看，当然是都帮会首崔无忌。不过我不信他能做出勾结湖盗、买凶杀人之事。”

何寻道：“为什么？”

黄云霄反问道：“崔无忌为什么要杀害樊高呢？按照周老弟的说法，杀人动机不够强烈。且不说樊高跟他老爹一番深厚情意，崔国懋马上就要入土，崔无忌即将主持崔窑大局，樊高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他都可以不听不理，为什么要用杀人来解决呢？”顿了顿，又问道：“难道二位真以为是崔无忌害了他老子，怕樊高知道真相，所以才抢先灭口？”

何寻道：“黄会首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黄云霄摇头道：“没有。你看看崔国懋在世时，崔窑何等如日中天，再看看今日崔无忌执掌大局，崔窑如此江河日下，就该知道崔窑的影响力全在于崔国懋。而且都帮帮规森严，就算崔无忌心怀歹意，想早日坐上会首位子，以余茂盛为首的都帮首脑人物也不会准许。他敢弑父，都帮还不活吞了他！”

何寻道：“既是如此，崔无忌没有勾结湖盗杀人，为什么樊高过崔窑而不入呢？他万里迢迢赶来见，却不肯到老友灵前上一炷香，未免说不过去。”

黄云霄道：“这一点，我早先已经说过了，樊高一定已经猜到是镇上的人买盗杀他，他一旦露面，就会再次被盯上。”又道：“不过想想蛮奇怪的，湖盗杀人前都会说这样一番话：‘好教你死个明白，是某某出了二百两银子让我们来杀你，你做了鬼，去找他报复，不要来找我们湖盗。’台上戏可以这么唱，湖盗这么一番表演，泄露雇主姓名来历，未免太对不起‘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八个字了。”

何寻奇道：“那么黄会首认为湖盗泄露雇主信息是不可能了？”

黄云霄想了想，道：“我也不知道，这案子太过蹊跷，前后矛盾之处甚多。不过我全力支持二位查案，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出来时，正好遇到本地秀才程浩然到徽州会馆教课。程浩然是浮梁官宦子弟，饱读诗书，又擅书画，周时臣因为好友金英、操骥之故，亦与其相熟，最近更是跟着程氏学习丹青之术^[10]，没少往程家跑，忙上前招呼。

程浩然笑道：“周兄，我正要找你。金兄和操兄这几日一直在说找机会聚上一聚，庆祝你劫后余生呢。”

周时臣笑道：“自从那件事后，我便一直在瞎忙，包括跟着程兄学作画。回头我得闲再约几位一块儿喝酒，特别拜谢程师傅教授绘画之恩。”

程浩然笑道：“学画一事不值一提，不过酒要喝，就等周兄一句话。”

离开徽州会馆后，何寻颇为惆怅，道：“本以为黄云霄会知道些什么，结果只是白跑一趟。”

周时臣道：“不算白跑，黄云霄还是给了一些提示，至少有三点收获。”

何寻道：“哦，周兄说来听听。”

周时臣道：“肯定是景德镇的人买盗劫船，但樊高一定不知道这一点，他大概只以为运气不好，遇到了湖盗打劫。不然的话，他就不会住进瓷庄了。”

何寻道：“不错，镇上不少人知道那处瓷庄是广东商人樊高的。他若果真知道湖盗是受雇于人，肯定十分警觉，会设法隐匿行踪，不会贸然住进旧居。”

周时臣道：“这算是第一点收获。第二点收获，黄云霄本人要比崔无忌坦诚得多，如实表达了对案子的看法和态度，这大概跟徽商诚信经营的秉性有关。”

何寻道：“可崔无忌暗示黄云霄多少知情，他没有讲出什么实质性的线索啊。”

周时臣道：“黄云霄可能知道些什么，也有可能已经说了出来，但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其与案子的关联。这勉强算是第二点收获吧。还有第三点收获，就是愈发能够确认那封信是关键。”

何寻道：“那信可是什么都没剩下，江印月一直也没有想出办法来，有等于无。”

周时臣摇头道：“不是那封信。我指的是买凶者写给湖盗的信。”

何寻一怔，问道：“有这样一封信吗？”

周时臣肯定地道：“有。刘原姑说，最早是有人暗中给湖盗通风报信，说广东富商樊高要经鄱阳湖去景德镇。这信，可能只是口信。但后来买凶者送给湖盗二百两纹银，附着一张字条，写明银子是拦劫樊高座船的酬金。这字条，就是我所指的信了。”

何寻问道：“周兄认为那字条还在？”

周时臣道：“绝大多数湖盗都不识字，能完整读信的只有刘原姑和军师李四保。刘原姑不被湖盗信任，当时也不知道樊高一事，那么读信者一定就是李四保了。你我亲眼见过这个人的多疑猜忌，希娘为了取信于他，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最后不得不供出我来，足见其人之狡诈。如此厉害的人，无论他知不知道雇主是谁，一定会留着那张字条，以留作后用。”

何寻道：“但官兵攻陷湖盗山寨老巢后，没有发现什么书信。清剿完毕后，又一把火烧了山寨，就算书信当真藏在什么隐秘之处，也被烧掉了。”

周时臣道：“我知道那张字条多半已经不在，但买凶者并不能确定这一点。我们可以谎称有这样一封信，是上次李四保来景德镇时所携带，预备用来勒索买凶者其人，但尚未来得及实施计划。买凶者得知消息后，一定十分紧张，必然会想方设法寻到那封信，由此会露出马脚来。”

何寻道：“好计！”又道：“计是好计，只是这件事干系重大，我得先回去禀报陈通判，看他意下如何。”

周时臣道：“好。”

何寻道：“今日我二人跑了不少路，也有些累了。天色不早，周兄先回去歇息。我会代周兄到御窑厂打听，看魏家娘子到底在忙些什么。”

周时臣大喜道：“多谢。”

何寻走出几步，又回身道：“周兄有没有觉得世事奇妙得紧？当年有

人收买湖盗劫船，樊高大难不死，逃来景德镇，却又被人杀死在自家瓷庄，首级埋在院子中。十年后，湖盗二头领郑千年监护刘原姑来浮梁看病，凑巧租住在瓷庄。又因江若兰命案，挖出了骷髅，由此才令樊高陈年旧案案发。”

周时臣道：“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

回来周窑时，正好遇到徽窑窑主陈仲美。他正由吴祥瑞陪同，在欣赏周窑新开出青花瓷器。

周时臣忙过去招呼道：“陈匠师，你来周窑，怎么也不事先招呼一声。”

陈仲美道：“我只是路过周窑，顺便进来看看。周公子，你好生了得。你之前从来不碰青花瓷器，只琢磨了这么短的时间，便烧出了‘青花见五色’。我等靠烧制青花为生的专业工匠，真是要惭愧死了。”

周时臣笑道：“我只是随便弄着玩，这几件瓷器算不上真正的五色，青花图案比王五那件‘青花见五色’差远了。”

陈仲美不无惋惜地道：“可惜，我迄今还没见过王五那件‘青花见五色’是什么样子。”

周时臣见对方眉目闪烁，欲言又止，便命吴祥瑞先退出去，问道：“陈匠师可是有什么话说？”

陈仲美一怔，随即摇头道：“没有，没有。”顿了顿，又道：“哦，有，其实有的。多谢周公子一日内破案，为我妻子申了冤。”

周时臣道：“事情过去这么久，还提它做什么？”又见陈仲美不断摩挲那几件新瓷器，舍不得放手，便道：“陈匠师不嫌这些瓷器粗陋的话，随意挑几件去。”

陈仲美大喜过望，道：“好，好，多谢。”取了两件小器，揣入怀中，走出几步，又回头道：“周公子，你真是个好人的。唉，我实在对不住

你。”

周时臣不解地问道：“陈匠师为什么这么说？”

陈仲美道：“没什么。总之就是景德镇这些人中，我只佩服两个，周公子和壶公。”

周时臣忙道：“周某后学晚进，陈匠师和壶公诸位都是前辈，我还有许多要向各位学习的地方。”

陈仲美道：“有志不在年高。周公子天赋异禀，何须谦虚？唉，我要是有周公子一半聪明就好了。”一边摇头，一边叹气，拱手自去了。

周时臣不免莫名其妙，正好矜稠进来，便问购买樊高瓷庄一事。

矜稠道：“谈妥了，樊家人愿意以原价的三成出售。”

周时臣道：“这么低？”

矜稠道：“还低？我还嫌贵呢，那可是人见人嫌的凶宅。真不知道公子买它做什么。”

周时臣道：“说好什么时候交易？”矜稠道：“明日。”

周时臣道：“这件事你办得很好，明日交易，还是你去办。嗯，要是怕人欺负你，就叫上两个周窑佣工做帮手。”

矜稠笑道：“谁敢欺负我？公子累了吧？晚上吃什么？老许虽然回了徽州会馆，我跟他可是学了好几手，我这就下厨给公子做。”

周时臣道：“嗯，好，就来……”

转头便见到吴祥瑞引客进来，却是徽帮会首黄云霄的心腹许民。

许民行了个礼，道：“黄先生说好今晚在徽州会馆宴请樊家人，想请周公子与何巡捕过去作陪。”

周时臣道：“我可是才从徽州会馆回来。”

许民道：“是。主要是樊家人只有今晚有空，临时张罗，不及细细准备。黄先生还说，请周公子不要误会，他完全是一番好意。周公子与何巡捕正在调查樊公的案子，或许能从樊家人口中得到一些线索。”

周时臣道：“还是黄先生考虑得周到，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许民道：“何巡捕那边已经派人去请了，周公子这就请跟小的动身吧。”

周时臣便进屋换了身衣服，随许民出来。到徽州会馆花厅一看，除了徽帮首脑人物外，吴窑大公子吴青峰亦在座。

黄云霄引着周时臣来到一名中年男子面前，道：“我来介绍，这位是樊氏管家林童。林管家，这位便是我适才提过的周时臣周公子。”

林童已知全部经过，连忙致谢，道：“若不是周公子，怕是樊公至今埋骨瓷庄院中，无人得知。”

正好仆人引着何寻进来，周时臣便道：“其实何巡捕的功劳居多。”

林童忙上去厮见，又说了许多客气话。

黄丹阳进来禀报道：“陈匠师说是身子不舒服，不能来了。”

黄云霄摇头道：“陈仲美就是古怪，不来算了。”又扬声道：“各位，人既然到齐，这就请入席吧。”

分主宾依次坐下后，黄云霄拍了拍手，酒菜便如流水般上来。虽是仓促准备的酒席，却也十分丰盛。

黄云霄先行举杯，道：“这第一杯酒，要敬给老友樊高。”

众人便一起饮了一杯。黄云霄又道：“樊高不幸客死景德镇十年，我竟才知道不久，作为朋友，可谓不义，我自罚一杯。”

话音刚落，酒杯未及沾唇，便有一队官兵冲了进来，为首的正是驻厂巡检方何。

黄云霄将酒杯放下，面露不豫之色，问道：“方巡检不在御窑厂当值，率兵闯进我徽州会馆，意欲何为？”

方何道：“黄会首莫怪，我只为周时臣而来。”走到周时臣身边，皮笑肉不笑地道：“周时臣，我特地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你被捕了。起来！”

周时臣遂起身问道：“我犯了什么罪？”

方何道：“你勾结倭寇，图谋不轨。”

周时臣讶然道：“倭寇？我竟不知道时至今日，浮梁境内还有倭寇。”

方何道：“你的徒弟吴祥瑞，其实本名叫五良太甫，是东洋日本人。而今中日战事正紧，你偏巧收他为徒，不是勾结倭寇是什么？”

周时臣愕然不及回答，黄云霄霍然而起，问道：“什么倭寇？方巡检是怎么知道的？”

方何道：“这个不劳黄会首关心。来人，将周时臣锁上带走！”

兵卒一抖铁链，套上周时臣脖颈，不由分说地将其拉了出去，只留下满厅面面相觑的宾客。

何寻忙追出去问道：“方巡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方何道：“何巡捕，听说你跟周时臣走得极近，一向称兄道弟，所以这件案子你按例不能参与。”又上前一步，有意压低声音道：“念在你我同僚的分上，我好心提醒你一句，这次周时臣跑不了了，何巡捕还是离他远点，好自为之吧。”

周时臣被径直带到巡司署。堂上灯火通明，端坐堂上的不是通判陈

奇可，而是江西矿税监大使潘相。

本来景德镇不设地方行政机构，镇上事务仍由浮梁县署处理。然因县城远在十数里之外，而景德镇又是著名的“流寓丛聚，杂处中间，善恶难分”之地，治安巡捕事务遂由御窑厂监工大臣代领，或是工部官员，或是大内太监，不一而足。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方在本地专设巡检司，由饶州通判驻镇管辖，专理治安、捕盗等，同时兼领御窑厂窑务。然几年前又以江西矿税监大使潘相领御窑厂，饶州通判成为其佐官。如此，潘相便是名义上的巡检司长官。但由于万历皇帝贪婪好财，不断下达“钦限”，催烧龙缸。潘相又是个大外行，成日忙于应付烧造，无暇干涉地方，兼之治安缉盗事务本来就是苦活儿，遂一直由饶州通判处置，两方各司其职，相安无事。

而今因为湖盗“光顾”景德镇，万历皇帝体恤民情，取消了今年的“钦限”，潘相一下子变得清闲起来，开始时不时地来巡检司管事。通判陈奇可不胜其烦，可朝廷体制如此，潘相是他名义上的长官，也只能强行忍耐。还曾引用浮梁本地俗语自我解嘲道：“忍字头上一把刀，世上只有忍字高。”

今日天黑时分，有人隔墙投书入御窑厂，举报周窑窑主周时臣暗通倭寇，并点明了其徒弟吴祥瑞的东洋人身份。彼时中日因朝鲜而交战，战事多对明军不利，万历皇帝正为之十分苦恼。潘相接获举报信后如获至宝，也不辨真假，急派方何前往周窑捕捉，却只抓到了吴祥瑞。方何得知周时臣往徽州会馆赴宴后，便又赶来逮人。

周时臣被强行从酒宴上带走后，兵卒受命于巡检方何，有意折辱，一路推推攘攘，待之格外不客气。周时臣稍微走得慢些，便遭兵卒大声呵斥，一路引来不少行人围观。

到了大堂，周时臣被喝令跪下。潘相重重一拍惊堂木，喝道：“周时臣，你可真是死不悔改，上次你盗窃御窑厂库房，本使宽大不予追究，而今你竟然敢勾结倭寇，内外作乱，可知这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周时臣个人倒没什么，一听对方乱扣罪名，甚至想株连家族，忙

道：“我从来没有勾结过倭寇。至于方巡检所言我徒弟吴祥瑞是东洋人一事，我从不知情。还请潘使君带吴祥瑞来当面对质。”

潘相道：“就如你所愿。”喝令带吴祥瑞上来。

过了一会儿，吴祥瑞镣铐银铛地被押了进来，跪在堂下。虽然重铐缠身，所幸尚未受刑。他似乎心中有愧，不敢看周时臣，一直低着头。

潘相道：“周时臣，本使已经先行审问过吴祥瑞，他不肯承认自己是东洋人，只说姓吴，是福建人氏。本使见他嘴硬，本来想动大刑，后来想还是等周公子人到了，再当面对质的好。”重重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问道：“吴祥瑞，你可承认你是倭寇？”

吴祥瑞道：“不，不是。”

潘相道：“来人，将周时臣夹了。”

吴祥瑞大惊失色，道：“潘使君审问的是我，如何拷打我师傅？”

潘相笑道：“你不说实话，你师傅便要受苦。”

两名兵卒抢上来，一左一右按住周时臣肩头。又有两名兵卒取来一副拶指。那拶指由十一根食指粗的竹棍组成，中间用细皮绳子穿了三道，是专门刑求手指的刑具，多用于女犯。兵卒强行将竹棍一根根套上周时臣手指，拉绳将竹棍收紧，夹住手指。

潘相笑道：“周时臣，你以仿古扬名天下，声名全在一双巧手，若是这双手废了，你说你日后还能在景德镇立足吗？”

周时臣怒极，道：“潘使君，你不问青红皂白便滥用酷刑，于法度不合。”

潘相也不理睬，只问道：“吴祥瑞，你招不招？再不招供，本使可就要下令用刑了。这拶指虽不及廷杖那般血肉横飞，可十指连心，也是痛彻心扉。”

吴祥瑞不忍见师傅受刑，忙道：“请潘使君放了我师傅，我愿意如实

招供。”

潘相见对方如此轻易便肯屈服，显然是极在意周时臣，便示意兵卒先松了刑具，喝道：“快招！快招！”

吴祥瑞道：“我确实是东洋日本人，不过不是什么倭寇。”

原来吴祥瑞本姓伊藤，小名五郎，后因与家人不和，离家游历，便干脆以名为姓，改名为五良太甫。在日本时，偶然得到一件吴一植^[11]瓷器，爱不释手，对中国制瓷技术仰慕不已，决意渡海学习其技。

当时日本亦是闭关锁国，出国困难重重。五良太甫便先与到日本做生意的福建商人打交道，学会了汉语，还取了个中国名字叫吴祥瑞。之所以姓吴，自是因为敬慕吴一植的缘故。后来时机成熟，吴祥瑞便躲在中国商船中，成功冲过海禁，辗转来到福建。

他先是到德化窑名匠何朝宗作坊中做小工，何朝宗以烧造白瓷著名。学习了几年后，吴祥瑞终于了解到制瓷的基本技术。何朝宗见他虽然底子差，却是勤奋好学，便正式收他为徒。

不幸的是，吴祥瑞拜师后没几天，何朝宗便因窑变而自杀。何氏自杀前，特意告诫吴祥瑞，说要学到制瓷的真正精髓，得去景德镇，还介绍了壶公窑窑主吴为给他。吴祥瑞安葬完师傅后，便来到景德镇，先投在吴为门下。

吴为专门制作薄胎瓷器。薄胎瓷器制作不同于普通瓷器，不但选料精细，且从配料，挖坯、修坯、上釉到装窑烧制均有严格要求，尤其是修坯，要经过粗修、细修、精修等工序，经过数百次的反复修琢，才能将泥坯修到蛋壳一样薄。吴为觉得吴祥瑞虽然努力上进，却是天资有限，实不适合制作薄胎器，便又转而推荐给了周时臣。

周时臣本是世家子弟，进入瓷器行业全是因为个人兴趣，对瓷业师徒授艺、代代相传的套路并无多大兴趣，因而他成名已久，仍未收过徒弟。但吴祥瑞既是吴为亲自介绍，周氏看在壶公的面子上，便郑重其事

了一些，格外另眼相看。又见吴祥瑞到周窑后踏实肯干，做活儿麻利，确实是个好帮手，便决意正式收其为徒，却不知这个讲得一口地道福建话的弟子竟然是东洋人。

周时臣听到吴祥瑞自陈来历，不由得目瞪口呆。偷师学艺自古有之，当年外国人为了得到中国的丝绸、纸张制造技术，都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然此刻中日正在交战，吴祥瑞忽然在这个时候暴露了身份，可谓相当不利。对他自己不利，对周时臣更加不利。

潘相皱眉道：“什么只是来景德镇学习制瓷技术。你一定是东洋人派来的间谍，想要来打探军情。”

周时臣道：“若是间谍，就该去沿海城镇，或是京畿要地，怎么会来景德镇？”

潘相道：“住口！本使没问你话，不得插嘴。”但亦觉得周时臣反驳得有理，便改口道：“那么你一定倭寇派来的探子。倭寇跟之前的湖盗一样，垂涎景德镇富甲全省，想大抢一笔，所以先派你来打探。”

周时臣道：“景德镇处于万山之中，嘉靖年间倭患最严重时，倭寇也未曾到过这里。而今倭寇荡平几十年，怎么突然又有倭寇要来抢劫景德镇了？”

潘相忙拍了一下惊堂木，道：“住口！”

吴祥瑞亦道：“好教潘使君知晓，我七年前便渡海来到中国，在福建待了四五年，来景德镇也有两三年，只一心一意地学艺，绝没有什么倭寇派我来打探风声。潘使君实在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到福建查证，一问便知。”

方何见潘相审问不得法，完全是信口胡来，心道：“当真是泥鳅不能扯得鳝鱼长。这阉宦什么都不懂，烧瓷如此，审案也是如此，难怪被人轻视。”

他自己也厌恨周时臣，要令其身败名裂，还得借助潘相之手，忙上

前低声告道：“这周时臣能言善辩，辩驳得句句在理。使君要整治住这小子的话，得先想个法子坐实其罪名。”

潘相问道：“什么法子？”

方何道：“这个得细细筹划，保证前后没有破绽。不如先将他二人监禁起来，小的来想想办法。”

潘相一心想弄出个大事件来，好向上邀功，便点点头，命兵卒先将周、吴二人带下去监禁。

周时臣、吴祥瑞既然是重犯，为防止逃狱或是自杀，都被钉上重铐，戴了三十斤重的大枷。

方何特意点着狱长陆新的脑门警告道：“我知道陆狱长家眷都是杂帮中人，可周时臣犯的是勾结倭寇、图谋作乱的死罪，陆狱长若敢徇私，决不轻饶。”

陆新连连答应，等方何带人离开，还是悄悄进来牢房，往周、吴二人腿间垫了几块砖头，以此撑住枷板，好减轻脖颈重量压力。

周时臣低声道：“多谢。陆狱长，我这次罪名非同小可，你赶快出去，免得牵累你。”

陆新也不敢多言，点点头，令狱卒锁上牢门去了。

等到牢房安静下来，吴祥瑞挣扎欲起，想朝师傅跪下。周时臣喝道：“你做什么？都成这样了，好好待着，不要乱动。”

吴祥瑞哭道：“师傅，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

周时臣道：“你一没杀人，二没放火，害我什么了？”

吴祥瑞道：“师傅不怪我是东洋人吗？”

周时臣道：“这有什么好怪的？东洋人也有好人。当年的倭寇，也有中国人，足见中国人也有坏人。倒是你为学艺历经千辛万苦，这份执着好叫人佩服。”

吴祥瑞极是感动，泣道：“早知道师傅如此宽宏大量，我就该把真相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周时臣道：“什么真相？”

吴祥瑞道：“师傅，事到如今，我也不能瞒你。那幅画……那幅《黄甲图》是我偷的，我也是不得已。”

当日《黄甲图》在周氏书房离奇失踪，成为一桩悬案。矜稠一度怀疑过徽州会馆掌厨许衡，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进内院的外人。周时臣觉得许衡为人率真，做不出那种事，加上后来以《周氏瓷谈》交换回了《黄甲图》，虽不圆满，却也算解决了，便没有再追究。却万万没有想到窃贼竟是徒弟吴祥瑞。

原来在正式收徒仪式前，忽然有自称姓贾者找到吴祥瑞，说已经知道吴氏东洋人身份，但并不打算拆穿，只是要求他做一件事。

吴祥瑞又惊又怒，他隐姓埋名已有数年，连之前在福建时都没有人发现，却不知如何在景德镇被这贾某看破。然周时臣时已同意收他为徒，能拜周窑窑主为师，是多少学瓷艺人梦寐以求的事，他不愿意另生风波，便勉强同意，问对方是什么事。

贾某便提出要吴祥瑞盗取树瘿壶，并对天发誓，表示不是真的想要那只壶，只是知道树瘿壶不完全属于周氏，想以那只壶来要挟周时臣答应一件事，树瘿壶早晚会还给周氏。

吴祥瑞亦知吴窑女主人李新喜以树瘿壶为报酬，委托周时臣调查吴明官莫名暴毙一事，一时不知贾某到底要从周氏身上得到什么，不敢答应。贾某便作势欲去揭露吴祥瑞东洋人身份一事。彼时倭寇平定不过三十年，大明朝野仍深恨倭寇，亦连带恨及东洋人。吴祥瑞料想一旦身份

暴露，拜师自然不成，多半还会被官府逮捕下狱，饱受一番牢狱之苦后，最终被驱逐出境。又想反正贾某不是真的要树癭壶，早晚会还给周时臣，便勉强同意。

树癭壶一直被收藏在周时臣卧房中。周氏心思灵巧，往往亲自设计锁具，他自己不用钥匙便能打开，旁人不知机关，再如何用力也打不开，巧妙无比。吴祥瑞知道周时臣厉害，不敢随意擅闯，只暗中等待时机。

但吴祥瑞自己也不甘心受制于贾某，料想其所求绝不止树癭壶这一件事，日后还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然他的秘密已尽为对方知晓，他对贾某则一无所知，除了逃离控制外，别无他途。于是他想尽快得到一门绝技，好早日离开景德镇。

正好变工节当日，周窑开出了一件“青花见五色”，为青花史上的奇迹。吴祥瑞便想从原主王五身上得到秘技，有“青花见五色”傍身，足以回去日本开天辟地。

不过当日正好是吴祥瑞拜师的日子，周时臣又在挑竹篮上街时遭遇江若兰命案，被带去了巡检司，直到深夜逮到真凶船户石户，消息传回周窑，吴祥瑞这才松了口气。他睡下后辗转难眠，听到鸡叫时便干脆起身，想到王五也是每日早起劳作，便向王五家赶来，欲苦求绝技，虽明知不可能，但总得勉力一试。不想到其家后，竟发现王五被杀，他慌忙离开，赶去巡检司报案。又因为不能张扬自身意图，便以福建同乡身份请求巡捕何寻先不要张扬。何寻勉强同意。

不想当日贾某又来催促。吴祥瑞既暂时想不出别的法子，便只能同意尽快盗出树癭壶。

同一日，操骥和好友金英携《黄甲图》来到周窑。吴祥瑞招待二人进书房时，听说这图珍奇无比，随口问了几句，由此知道《黄甲图》是操家祖传之物。他本来也没太当回事，却意外发现操骥离开时并没有携带图卷，料想是留在了周氏书房。心想：“贾某要那只树癭壶，是因为树癭壶不完全是师傅所有，用它来要挟师傅，必定能奏奇效。这《黄甲图》也不是周窑之物，效果理当一样。”便趁四下无人之机，偷偷溜进书

房，将《黄甲图》盗走，交给了贾某。

贾某未得到树瘿壶，本来很不高兴，但得知情由后，亦夸奖吴祥瑞善于随机应变，将来必大有所为，保证将信守承诺，绝不再来找他。

话虽如此，吴祥瑞却并未真正放心。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贾某是什么来历，又是如何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而秘密这种东西，一旦为他人把握，麻烦便会源源而来，难以摆脱。

出乎吴氏意料的是，次日便有人投书周窑，要周时臣拿秘技去换《黄甲图》。吴祥瑞又喜又忧——喜的是那贾某果真是个信人，只求一事，事后便将《黄甲图》完璧归赵；忧的是师傅一生心血就此落入他人之手。

虽然周时臣本人并未太当回事，甚至还有引以为荣之意，但吴祥瑞仍然心中不安，便一路跟踪周时臣，希望能暗中了解到贾某的真面目，好寻找应对之策。甚至他还想过抢先夺取周氏制瓷秘技，携之逃回日本，如此便能完全摆脱困境，只是转念想到周时臣待己恩重如山，实不忍下手。

到达指定交易地点西塔后，贾某并未如约出现，吴祥瑞反而被周时臣发现，不得已只得离开。后来周时臣虽然顺利换回《黄甲图》并交还原主，然经过情形仍然令人惊叹。吴祥瑞事后得知，愈发认为贾某计谋行事非同一般，他日必定还会找上自己，只是料不到竟是今日投书告官之局面。

周时臣听了经过，半晌不语。

吴祥瑞自责不已，道：“师傅你骂我吧，都是我害了你。一开始，我就不该答应贾某的条件。”

周时臣道：“我没有怪你，你那么做，也是没有办法。”

吴祥瑞道：“不，是我自己没有选择向师傅坦白。我早该想到，师傅大人有大量，不会顾念我的身世来历。”

周时臣摇头道：“就算你这么做了，没有盗取《黄甲图》给对方，贾某仍然会拿这件事来要挟我就范。”

吴祥瑞道：“那样的话，师傅就不必为了我而将秘技交出去。”

周时臣笑道：“那本小册子不算什么秘技，只是我多年的心得而已。我其实很高兴能有机会与人分享。有人如此费尽心机地得到它，我还觉得荣幸呢。”顿了顿，又道：“如果我师徒二人能逃过这一劫，我便将《周氏瓷谈》再默写一本，送给你做礼物，如何？”

吴祥瑞大喜过望，连声道谢，然想到枷锁紧锢，想要起身拜谢甚难，又转喜为忧，道：“可是目下我们……唉，都怪我，我要不是东洋人就好了。”

周时臣道：“你又不能选择出身，怎么能这样怪自己呢？”

吴祥瑞愤然道：“那个贾某人言而无信，明明说好不再来找我，想不到竟然向官府告发了我，还由此罗织倭寇的罪名，将师傅也牵连了进来。”

周时臣道：“贾某不算言而无信，他一开始便说只找你办一件事，你办到了，算是两讫。而今你对他没多大用处，他便利用你来拖我下水。他只是向官府告发了你，没再找你办事，不算毁约。”

吴祥瑞道：“师傅是说那个人要对付的其实是你？”

周时臣道：“当然是我。其实是我拖累了你，如果不是我，贾某未必会如此轻易向官府告发你的身份。”

吴祥瑞道：“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周时臣道：“他既处心积虑要得到周窑秘技，应该是瓷业中人，或许是怕对手竞争吧。你来景德镇时日不短，也该知道瓷器行业竞争激烈，今日还是行业翘楚，明日便有可能成为明日黄花。”

忽然牢门打开，有兵卒进来，将吴祥瑞架了出去。

周时臣惊道：“这么晚了还要做什么？是上堂吗，为什么只带吴祥瑞一个人？”却是无人理睬。

过了大半个时辰，巡检方何亲自进来告知道：“你的好徒弟吴祥瑞已经招供画押，说他预备里应外合，引倭寇入掠景德镇，由此扰乱大明后方，好让丰臣秀吉之辈在战场得胜。而周公子你也是知情者，还主动提供了周窑作为窝点。”

周时臣闻言很是不屑一顾，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吴祥瑞人呢？我要见他。”

方何道：“他受了重刑，半死不活的，周公子见了也是白见。况且你二人都是首犯，为防串供，不能再同房关押。除非上堂对质，或是同上刑场，不然再也见不到了。”

又加重语气，有意威胁道：“明日一早，潘使君便会开堂审讯此案。周公子可要想清楚了，早些招供，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就算你嘴上强硬，最后还是要被迫画押，我有许多法子能令你就范，结果没什么分别。换作我是周公子，就干脆痛快些承认。”不无得意地干笑了几声，便欲转身离去。

周时臣知道潘相是个庸碌之辈，想不出这等计谋，这一定是方何的主意，便叫道：“方巡检，请留步。”

方何回身问道：“怎么，周公子也有低声下气的时候？”

周时臣道：“我跟方巡检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般陷害我？”

方何摇头道：“我可没有陷害你。是有人投书御窑厂告发你勾结倭寇，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

周时臣道：“本朝律法，为防诬告，匿名投书不予采信。”

方何道：“但律法也有例外，若是谋逆等大罪，匿名投书也是重要证据。你勾结倭寇，等同叛国，不是谋逆是什么？”

周时臣道：“方巡检来景德镇时日不短，该知道我周时臣做不出那种事。这封匿名信别有用心，分明是有人故意兴风作浪。”

方何道：“我不觉得啊。吴祥瑞确实是东洋人啊，说你周公子勾结倭寇有理有据。”

周时臣道：“之前方巡检跟潘使君设计陷害我，诬告我盗窃官库，是想逼我周窑接下派烧。这次你以匿名投书大做文章，又想要什么？”

方何笑道：“周公子真是个明白人。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实话说了，不错，是我怂恿潘使君对你穷追猛打。我想要什么？我想看到你这个小脸身败名裂，备受折磨，最终凄惨死去。”一面阴恻恻地笑着，一面伸手来捏周时臣的脸。

周时臣想侧头避开，却因脖颈为重枷禁锢，难以动弹，心中陡然生出彻骨的寒意来，问道：“为什么？我虽拒绝过派烧，可那是公事。我自认私下没有得罪过方巡检，你为什么这般恨我？”

方何简短地道：“因为魏家娘子。”

周时臣道：“你害惨我，只是为了魏希光？”蓦然想到方何多半也在暗中爱慕魏希光，忙道：“可是方巡检该知道，魏希光她……”

方何道：“我知道，魏家娘子不能嫁人，不能嫁你这位高高在上的周公子，也不能嫁给我这个来回跑腿的小小巡检。可我受不了她喜欢别的男子。怎么，周公子以为我不知道吗？哼，我早知道你们两个一起到宝积寺烧香许愿之事。你搞得我心爱的女子心烦意乱，魂不守舍，我不害你还害谁？”

他越说越气，上前朝周时臣腰间猛踢几脚，又将枷板下的砖头推倒，奔到牢门边，大声喝道：“谁再敢同情重犯，与其同罪。”

又招手叫了两名心腹兵卒，令二人守在牢门前，不准旁人靠近。

刚要离去，方何似又想起什么，遂又回来，走到周时臣身边蹲下，附到其耳边，低声道：“还有一件事要告知周公子，魏家娘子正在外面等

着我。她是听说周公子你被捉了，专程赶来求我出面救你的。今晚我先得她的身子，明日一早再好好收拾你。到时再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刑罚硬。不过我还是会假意救你，利用你，好好摆弄我的美人，看她为了你姓周的，愿意做出多少事。”

周时臣又惊又气，叫道：“你……来人，快来人！方何要对魏希光不利！”

方何见周时臣叫喊，便随手抓了一把碎石子，强行塞入其口，又撕下一大片衣襟蒙在嘴上，绕到颈后系死，令其再也无法出声。这才起身走到门前，告诫道：“周时臣是重犯，一定要看紧了。没有我和潘使君的命令，不准任何人见他。姓周的如有异动，就给我往死里打，不必客气。”

兵卒应道：“巡检放心，小的们知道了。”

方何这才以胜利者的眼光看了周时臣一眼，得意洋洋地去了。

周时臣知道对方这一出去，必定要以营救自己的名义要挟魏希光献身，可他目下处境，动一下、喊一声都难如登天，更不要说去营救心爱的女子。一时悲苦难言，痛不欲生，全身发热，瞬时便湿透了衣衫。

忽又想起刘原姑来，当年湖盗首领郑万年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全家人，还要霸占她的身子。她曲意侍奉杀亲仇人十数年，日日夜夜，是怎样的心境？

长夜漫漫，竟似比一生还要长。天气已冷，周时臣穿着夹衣，却挡不住牢房的潮湿阴寒。又因为紧张着急而一阵阵发热，内衣衫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甚至浸透了夹衣。头脑昏昏沉沉，胸口如塞大石，痛楚如此之深，竟不像是真实的尘世，而是到了虚幻的梦魇中。

然而再长的夜，亦终有尽头。天终于大亮，兵卒开门进来，预备提周时臣上堂，却见他半死不活，全无生气，忙将布条割断，挖出他口中

的碎石。周时臣吐了两口唾沫，喉咙“咕咕”几声，却还是说不出话来。兵卒便将他拖出牢房，带到大堂前跪下。堂中只有兵卒、文书、从吏等，却没有主审的堂官。

周时臣脖颈及双手被大枷禁锢住，双腿又被兵卒以交叉棍棒压住，动弹不得，只能埋下头去，将枷板顿在地上，好减轻重量。

等了好大一会儿，才见幕僚宋国霖匆匆进来，命道：“去了周公子的枷，这是陈通判的命令。”

兵卒道：“可是方巡检说了……”

宋国霖皱眉道：“巡检司以潘使君、陈通判为正副长官，什么时候方巡检竟凌驾于陈通判之上了？”

兵卒左右等不到方何回来，一时无奈，只得遵命先开了重枷。

宋国霖斥退兵卒，俯身低声告道：“周公子，你再稍微忍耐些，自会有人救你出去。”

周时臣一把扯住宋氏长袍，嘶声道：“我……我没什么……快，快去救魏希光。”

他嗓子完全哑了，宋国霖听不清楚，问道：“周公子说什么？”周时臣道：“魏希光，救魏希光。”

宋国霖道：“周公子是说魏希光吗？魏家娘子适才来了巡司署。”

周时臣道：“她……她没事吗？”宋国霖道：“没事啊。”

忽有书吏来叫宋国霖，他不及说完，便匆匆去了。

又过了小半个时辰，潘相终于铁青着脸进来，命人开了镣铐，挥手道：“全是一场误会。周时臣，你可以走了。”

这一次，周时臣被人匿名告发，徒弟吴祥瑞又确实是日本人，而驻

厂巡检方何一心要自己死，潘相也有意整治自己好令民窑听命。本以为难逃大厄，竟然如此轻易便得脱身，一时难以置信，竟当场愣住。

潘相不快地道：“怎么，周公子觉得巡检司牢饭好吃，还想多待几天？”

周时臣道：“我徒弟吴祥瑞呢？”

潘相道：“吴祥瑞是东洋人的身份，哪能随便就放了？须得先解押到浮梁县署审讯。若是查明他不是东洋奸细，杨知县自会作出断处。”

浮梁知县杨延槐是同进士出身，与周时臣相熟。吴祥瑞转押到县里，至少杨延槐不会随意滥用刑罚，滥加罪名。周时臣这才略略放心。又见潘相面色悻悻，料想他并不情愿释放自己，多半是有人出面相救。他既知魏希光来了巡检司，便转身走出大堂，欲先寻宋国霖问个清楚。

走不多远，正好遇到宋国霖引着魏希光过来，周时臣忙急奔过去，叫道：“希娘！”

他戴了一夜重枷，皮肉僵硬，且体力消耗极大，脚下一个踉跄，竟差点摔倒。

宋国霖忙赶过来扶住，告道：“衙门口有人等着接周公子回去。”

周时臣顾不上理会，先问道：“希娘，你没事吧？”魏希光摇了摇头，道：“没事。”

周时臣道：“你……你有空吗？我有话问你。”

宋国霖忙道：“魏家娘子还要录取口供，暂时不能离开。”

周时臣一直怀着不祥预感，闻言心直往下沉，道：“什么口供？”

宋国霖道：“昨晚巡检方何闯入魏氏作坊，意图不轨，还打伤了珠妹。被魏家娘子呵斥一番后羞愧难当，转身就跑了。迄今没有找到人，只在魏氏作坊附近发现了血迹。”

[1] 窑制长圆形如覆瓮，坯匣入窑，砖封留孔，柴烧三昼夜，熟乃停火。窑炉始烧时，烟浓黑，随着所烧器物渐熟，窑烟亦逐渐变青。烧窑时间一般为三昼夜，但根据窑火烟色具体掌握火力大小和时间长短，则是一项经验技术十分强的工作，寻常人不敢问津。承担这一责任，精通烧窑技术，指挥窑炉工作的人称为把桩师傅，又叫火头。又，窑炉有观火口多处，把桩师傅可根据火焰颜色判断窑炉温度，并利用烟囱抽力、窑炉结构和满窑形成的火焰走向来控制窑温。

[2] 烧窑点火之初，火焰往往集中在炉膛，而烧窑必须使窑内各处都能较好地受热，这就须通火路，有溜火、紧火、沟火，火不到处，须用水将火头引向四周，如游龙然。据《景德镇陶录》：“窑内各有把桩头，亦为烧夫。烧夫中又分紧火工、溜火工、沟火工。火不紧洪则不能一气成熟；火不小溜则水气不由渐干，成熟色不深亮；火不沟疏则中后左右不能烧透，而生（爽瓦）所不免矣。烧夫有泼水一法，要火路网通，使烧不到处能回焰向彼，全恃泼火手段，凡窑皆有火眼，照来焰泼去，颇为工巧。”

[3] 据明人冯梦龙《情史类略》记载：徐渭为胡宗宪幕僚后，宠异特甚。徐渭常出游，杭州某寺僧徒对其不敬，徐渭衔之。夜宿妓家，窃其睡鞋一只，袖之入幕，诡言于胡宗宪，得之某寺僧房。胡宗宪怒不复详，执其寺僧二三辈，斩之辕门。后胡宗宪做媒人，将有绝世姿容的张氏说给徐渭。某日，徐渭自外归，忽户内欢笑作声，隔窗斜视，见一俊僧，年可二十余，拥张氏于膝，相抱而坐。徐渭怒，往取刀杖，趋至欲击之，僧人已不见矣。盘问张氏，张氏不知。后旬日，徐渭复自外归，见前少年僧与张氏并枕昼卧于床，遂怒杀张氏。其实徐渭性格偏激多疑，又因胡宗宪失势后担心祸及自身而患上精神分裂，张氏不过是他痴病发作后的牺牲品。

[4] 利玛窦之后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明宫奇案》。其人与徐光启交往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

[5] 瓷业中，妇女是不能进入窑弄里的，就是家属也只能在窑门口叫唤工人出来。否则就是冲了窑神，瓷器烧不好，甚至会倒窑。万一有妇女要进窑边，须踩着浇了醋的砖头走，不能让双脚沾地。犯了禁，则要放爆竹上香酬神，并要请工人上饭馆。

[6] 战国时期，墨学跟儒学均是当世显学，儒墨争鸣。韩非子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即指天下人言论不是归向杨朱一派，就是归向墨翟一派，可见当时墨家的兴盛。自汉武帝起，中国独尊儒术，墨学则因种种原因走向衰落。墨学及墨子、鲁班（公输般）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和氏璧》。

[7] 宣州：今安徽宣城。宣笔是中国四大名笔之一。据韩愈《毛颖传》载：公元前23年，秦将蒙恬率军南下，途经中山（今安徽泾县一带山区），发现这里兔肥毛长，便以竹为管，以兔毛（又称紫毫）为笔头，在原始的竹笔基础上制成改良毛笔，世人称“蒙恬笔”，为宣笔鼻祖。

[8] 制笔业术语，合称“四德”。尖：笔锋要尖如锥状，功用为利于书写钩、捺等笔画。齐：笔毛铺开，锋毛平齐，功用为利于吐墨均匀。圆：笔根为圆柱体，圆润饱满，覆盖之毛均匀，功用为书写时流利而不开叉。键：笔锋在书写绘画时有弹性，能显现笔力。

[9] 散卓笔为“无心”之笔，不用柱毫，而是用一种或两种兽毫参差散立扎成。笔毫软硬适中，具备尖、齐、圆、健四德。这种笔逐渐趋向软熟、散毫、虚锋，改变了晋代以前的旧制，具有性能柔润、根基牢靠、久用不散、书写流畅的特点。

[10] 后来周时臣回去家乡苏州，以画著名，人称其画“绘事苍秀，追踪往古”。

[11] 吴一植：明朝永乐年间浙江龙泉县人，善制瓷。龙泉曾出土发现有“永乐三年吴一植

记”的飞鸟过海印模。日本人吴祥瑞为真人真事。他来到中国拜师学艺多年，后终将制瓷技术带回了日本，对日本瓷器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成为里程碑似的人物，被日本人民尊称为“瓷圣”。

第八章 爱而无累

此后，他开创性地将制瓷与紫砂工艺巧妙地结合起来，由此开辟了一番新的天地。创造了“重镂透雕”的独特技术，所制有香盒、花杯、狻猊炉、辟邪、镇纸、大士像等，重镂叠刻，细极鬼工。壶则饰以花果，缀以草虫，或龙戏海涛，伸爪出目，形神逼真，极其生动。所塑大士像，庄严慈悯，神采欲生，呼之欲出。



开封火窑尚炎炎，抢掇红窑手似钳。
莫笑近前热炙手，齐威不似相公严。 [1]

窑边排凳捡茅瓷，器正声清出匣时
最喜宫商成一片，未夸擎钵舆催诗。 [2]

——龚弑《陶歌》

周时臣听了宋国霖一番叙述，再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忙将魏希光拉到一旁，低声问道：“方何有没有伤害你？”魏希光道：“没有。”

周时臣道：“你昨晚来巡检司找过方何，是吗？”

魏希光闻言很是惊讶，问道：“周郎不是被关在大牢中吗？你怎么会知道？”

周时臣道：“方何离开大牢前告诉了我，说是要……要……”一时难以说出口，便改口道：“他说他喜欢你，他也知道你想救我，他要利用这一点来玩弄你。”

魏希光登时脸涨得通红，忿然道：“我还以为他只是个想要落井下石的小人，原来竟是个衣冠禽兽。”

周时臣道：“那他……他有没有……得逞？”

魏希光摇头道：“没有。方何这件事，我回头再告诉周郎，你先离开这里再说。”

周时臣好不容易才与心爱的女子见到面，有满腹话要说，却又不得其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随宋国霖去了。

出来巡司署，他尚不及思虑是先回家，还是要留下等魏希光，徽帮黄丹阳便迎了上来，招呼道：“周公子，你受苦了。黄先生命我来接你去徽州会馆。”

周时臣道：“是黄先生出面救了我吗？”

黄丹阳道：“说不上救，黄先生只是派我跟潘相谈了笔交易而已。”

周时臣道：“这次潘相意图以叛国谋逆罪名加罪于我，兼之吴祥瑞确实是东洋人，黄先生如何能说服他放手？”

黄丹阳道：“一来黄先生手里有些东西，二来巡检方何忽然失了踪，潘相缺了出馊主意的人，不免有些六神无主。加上陈通判、宋相公从旁相劝，他只得同意了交易。”

周时臣道：“到底是什么交易？”

黄丹阳却不肯明言，只道：“周公子不妨等黄先生当面告诉你。”

来到徽州会馆，黄云霄早已命人备好热水、衣衫，等周时臣沐浴更衣后，请到花厅坐下。

黄云霄道：“因为还不到正午，我只命人略备了几样小食，周老弟先填填肚子。”

周时臣笑道：“又有我最爱的咸水粬，知我者莫过于黄先生也。”

黄云霄道：“我还专门为你准备了一盘橡子豆腐。你刚从牢里出来，体内积了不少郁气，先吃几块橡子豆腐，败败火气。”

橡子是黄粒板树、楮树等树木果实的统称，霜降成熟，脱壳落在地上。村妇或孩童结伴上山采集后，将其晒干去壳，取内中白色果实，用山泉水反复浸漂，以除苦涩味。漂洗好后，再用石磨磨细成浆，燃大火煮熟，放在木桶或木盆内冷却，便凝结成为豆腐。食用时，往往切块凉拌，佐以各种调味品煎煮，吃起来软糯滑口，还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

虽不算什么金贵食物，只有穷人家才会制作，但这橡子豆腐有清热解毒、解积化淤、止泻降压之特效。黄云霄曾中奇毒，浑身发热，体温多日不下，求医不成，偏偏几盘橡子豆腐就给治好了。

周时臣遵命吃了几块橡子豆腐，这才起身深深作了一揖，道：“黄先生于我有救命之恩，大恩不敢言谢，请受我一拜。”

黄云霄忙扶住他，叹道：“别说你我两家世交，理该如此。更有一层，周老弟而今所遭之厄，有一多半要归咎于我。”

周时臣很是不解，问道：“这话从何谈起？”

黄云霄道：“我若说出实情，周老弟不会怪我吧？”

周时臣道：“当然不会。以黄先生之深谋远虑，做事必有缘由。既有缘由，又何怪之有？”

黄云霄苦笑道：“好一个深谋远虑。我也不知道这词从周老弟口中出来，是褒还是贬。好吧，事情就是因为这深谋远虑而起。”

原来黄云霄暗中爱慕陈窑窑主之妻江若兰已久，一直想要将她弄到手。然江若兰甚守妇道，从不轻易出门。她住在陈窑中，作坊亦是人来人往，工匠甚多，黄云霄根本就没有勾搭的机会。他见陈仲美身边明明有个大美人，却根本不把她当回事，从来都是爱理不理，愈发不平，便干脆找到陈氏，开诚布公地说想得到他的妻子，条件任凭对方开，金银财宝、美宅良田，无所不可。

陈仲美开始极为愤怒，脸涨得通红，但他喝完一壶酒后，忽然冷静了下来，提出了条件：他不要钱财，只要周窑秘技。如果黄云霄承诺为他拿到周时臣的手写秘技，他就将妻子双手奉上。

黄云霄先是一愣，随即满口应允。陈仲美亦立即做出安排，变工节当日，命妻子江若兰前去徽记绸缎铺与黄云霄幽会。至于江氏后来为船户石户所杀，则是意外。

周时臣听了经过，不免惊愕异常。关于以《黄甲图》交换《周氏瓷谈》一案，他暗地里怀疑过许多人，如崔窑窑主崔无忌，小南窑窑主余茂盛，甚至还有吴窑大公子吴青峰，唯独没有想到过陈窑窑主陈仲美，因为陈仲美和壶公窑窑主吴为一样，都是绝计做不出这类事之人。

更令周氏意外的是，原来秘技也只是情色交换的筹码，那看起来老谋深算的贾某，不过是个执行者，其背后的主使竟是徽帮会首黄云霄。

黄云霄又道：“其实我很高兴陈仲美提了那样一个条件，因为在旁人看来，要得到你周窑秘技很难。但在我而言，却是轻而易举。”

周时臣道：“因为你知道了吴祥瑞的真实身份。”

黄云霄点点头，道：“我负责东洋贸易的手下就有东洋人，我自己也到过几次东洋，对东洋人的举止言谈非常熟悉，但这并不表示我一眼就能认出吴祥瑞是东洋人来。而是吴祥瑞家人正四处找他，甚至托付了我手下。我手下辗转寻到福建，得知吴祥瑞又来了景德镇。消息传到我这里，我登时记起壶公推荐过一个叫吴祥瑞的福建人到周窑，再到周窑一看，便知道吴祥瑞决计是东洋人了。我没有立即揭穿他，因为我知道也许将来我会利用到这一点。”

顿了顿，又长叹道：“虽然我并没有真正得到江若兰，但她究竟是因为我而死，我必须得对陈仲美履行诺言，所以我继续派人敦促吴祥瑞下手。”

周时臣道：“黄先生如何会知道树瘿壶在我手里？”

黄云霄道：“原先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树瘿壶在吴明官手中。他过世后，饶州推官吴正志辗转托了朋友来找我，想请我出面居中说情，以大价钱买下那只树瘿壶。我碍不过友情面，便亲自去问了李新喜。李新喜始终只是推托，说不方便出售，甚至不愿意拿出来给我看。后来我派人打听，才知道李新喜将树瘿壶交给了你周老弟。我料想她委托了你照猫画虎，另行仿制供春壶，便不好再多干涉，以别的理由回绝了吴正志。”

周时臣最擅长仿制古器，亦是制赝大家。黄云霄不知李新喜的真正用意，只以为对方出于某种考虑，特别委托周时臣伪造一只树瘿壶赝品，便想此壶独一无二，价值连城，又是李新喜之物，必能令周时臣就范。因为以周时臣之为人，偷取他本人的奇珍异品，根本不足以令他拿出毕生心血来交换。

周时臣道：“黄先生为何不令吴祥瑞直接盗取秘技，还要辗转盗取树瘿壶呢？”

黄云霄道：“你周老弟以制瓷为生，秘技是根本，必然收藏在妥当之处。而树瘿壶虽然也是珍贵之物，但你既然在仿制赝品，必然要拿出来时时比照，吴祥瑞机会不就多多了吗？”

周时臣“嘿嘿”两声，道：“黄先生果然考虑得周全，当得起‘深谋远虑’四个字。”

黄云霄道：“但吴祥瑞能随机应变，拿到《黄甲图》，也着实出乎我的意料。”

周时臣道：“当日你手下贾某守在望江楼，拿到《周氏瓷谈》后，便直接交给陈仲美，对不对？我在雅间遇到他，竟丝毫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黄云霄道：“嗯，陈仲美人称陈三呆子，是个老实驼子，我一再交代过他，不可在你面前露出半点口风，看来他勉强做到了。这件事，我知道我做得不大光彩，好在你周老弟为人豁达，并没有太在意，事后也没有过多追究，这件事就算就此了结。”

周时臣道：“了结了吗？既然了结，为何还会泄露吴祥瑞的东洋人身份？”

黄云霄面色陡然严肃起来，道：“这正是我今日找周老弟来的原因。”

忽听到门外有些微动静，便向黄丹阳使个眼色。黄丹阳会意，悄然走到门边，蓦然拉开门板，却是几个孩子在玩捉迷藏游戏，其中就有黄

丹阳的小儿子，忙斥道：“别闹，黄先生在这里会客，去别处玩去。”

孩子们被呵斥了几句，也不当回事，嘻嘻哈哈地跑到戏台上去了。

黄丹阳掩了门，摇了摇头，示意只是虚惊一场。黄云霄便续道：“吴祥瑞东洋人身份这件事，只有我和徽帮极少首脑人物知道。昨晚周老弟被方何带走后，我立即彻查了所有知情者，没有一个人向旁人露过口风，更不要说做出去向官府投书告密这种事了。”

周时臣道：“黄先生的意思是……”

黄云霄道：“我能拿到《周氏资谈》，是因为在周窑中有内应、有眼线，不管吴祥瑞愿不愿意，终究还是做了内应该做的事。而今……”

周时臣惊道：“黄先生是暗示徽州会馆中也有眼线吗？谁的眼线？”

黄云霄摇头道：“我一时还想不到是谁。按理来说，眼线安插在我徽州会馆中，应该是对付我徽帮的，为何反而对付了你杂帮呢？当然，也许跟杂帮无关，对方只是要对付周老弟你。”

言外之意，是说有眼线偷听到了黄云霄与手下的对话，由此知道了吴祥瑞的东洋人身份。然后又匿名向官府检举告发，还给周时臣扣了勾结倭寇、卖国叛乱的重大罪名。

黄丹阳忽插口道：“会不会是有人要挑拨杂帮和徽帮两两相斗，那人好坐收渔翁之利？”

黄云霄道：“不会。杂帮恨上我徽帮，得事先知道是我徽帮告发了周老弟和吴祥瑞，但其实周老弟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还是我自己亲口告诉了他。”

黄丹阳道：“话虽如此，但景德镇只有我徽商跟东洋人有生意往来，旁人早晚会怀疑到徽帮头上。”

黄云霄想了想，道：“丹阳这般说也有几分道理。周老弟，如果我今日不告诉你这些，你会怀疑是谁向官府告发了你？”

周时臣苦笑道：“如果不是黄先生及时相救，我此刻怕是早在潘相酷刑下昏死过去了，哪里还有能力怀疑谁？对了，黄先生如何能从潘相手中救我？”

黄云霄道：“不瞒周老弟，这潘相来景德镇后，没少向徽商伸手。为了将来对付他，我派人暗中收集了他不少阴事。譬如他两次私赠御器给某巡按御史。又如他冒充内行，强行往龙缸原料中多加青土，导致龙缸烧不成，等等，无一不是欺君大罪。况且我有实证证明你不知道吴祥瑞真实身份一事。他聪明的话，该知道将周老弟你卷入进来是极其不明智的。”

周时臣道：“这个人，就是失败在他不够聪明。”

黄云霄道：“是，潘相脑子不灵光，那巡检方何没少出馊主意。不过听说他已经被郑千年杀了。”

周时臣闻言大吃一惊，问道：“黄先生所说的郑千年，是前湖盗二头领吗？”黄云霄道：“不错，就是他。”

周时臣道：“郑千年竟然还没死？”

当晚郑千年不愿遭擒受辱，遂跳入昌江。官府因为一直未寻到尸首，还特意在鄱阳地区各州张贴了告示，悬赏十两银子寻找郑氏尸体。

黄云霄道：“我可不知道郑千年死没死，我只是在转述我听来的消息。镇上传闻，昨日深夜，方何从魏氏作坊中跑了出来，快到街上时，撞到一名彪形大汉。然后那大汉就将方何带走了。而据目击者说，大汉很像是郑千年。”

周时臣一时难以置信，道：“竟然有这种事？”

黄云霄悠然道：“难道周老弟不该问为何方何深更半夜从魏氏作坊中出来吗？还是你已经知道原因了？”

周时臣道：“这件事，等我调查清楚了再说。”又正色道：“黄先生，你挺身救我，我很感激。可你逼迫吴祥瑞盗取《黄甲图》一事，未免太

不光彩。你想要《周氏瓷谈》，大可直接来找我耍。”

黄云霄道：“我要，你周老弟会给吗？”

周时臣道：“会。可黄先生用那种法子取去，我心里放不下，会一直耿耿于怀。”

黄丹阳忙劝道：“既然周公子并不在意那本册子，这件事何不就此算了？好歹黄先生也算救过周公子。”

周时臣道：“我在不在意是另外一回事，黄先生救我也是另外一回事。黄先生如此行径，算是犯了行帮大忌。就算你是徽帮会首，也难辞其咎。”

黄云霄道：“我明白了，周老弟不甘心之前一直被蒙在鼓里，想出口恶气。你继续说，我听着呢。”

周时臣果然道：“这也不是没办法弥补。”

黄云霄道：“周老弟想要我找陈仲美拿回那本《周氏瓷谈》吗？这我可做不到。”

周时臣道：“不是，我要黄先生帮我救一个人。”

黄云霄道：“谁，吴祥瑞吗？”

周时臣道：“是，他是东洋人，可他没犯什么错。他所做的，只是姓偷师学艺，跟当初都昌人来景德镇之初所作所为没什么区别，不该得到这样的对待。”

黄丹阳忙道：“我今早赶去巡司署见潘相，本来也是想连吴祥瑞一起救下的。可他毕竟是东洋人，潘相始终不肯松口。还是陈通判和宋相公从旁说合，他才勉强同意将吴祥瑞移交给浮梁县署审讯。”

黄云霄道：“这件事既因我而起，我自会管到底。放心，我一定将吴祥瑞活蹦乱跳地交给周老弟。”

周时臣道：“多谢多谢，那么黄先生用手段取得《周氏瓷谈》这件事

就这么算了。你不提，我也绝不再提。”

黄云霄笑道：“瞧，这周老弟也学会耍心眼了，明明希望旁人读到他的《周氏瓷谈》，还跟我提犯了行帮大忌。”

黄丹阳道：“这是周公子豁达开明，别的窑主，可没他这等心胸。”

周时臣笑道：“二位也别吹捧我了，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有人轻轻敲了敲门，告道：“矜稠小娘子一直等在外面，催了好几遍了，要周公子出去。小的怕是拦不住了。”

周时臣便起身道：“那我先告辞了。黄先生倾力营救这件事，我记在了心里，等吴祥瑞回来，再一并致谢。”

黄云霄道：“对了，还有件事，我要提醒你，吴祥瑞一直跟何寻走得很近。”

周时臣道：“我知道啊，他们都是福建同乡。至少何寻认为吴祥瑞是福建人氏。”

黄云霄道：“吴祥瑞最初到福建，一直在何朝宗何窑中做工，听说何朝宗本来有个儿子。何朝宗对自己要求高，待人也苛刻，总嫌儿子手艺粗陋，继承不了家业，由此父子失和，何子遂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过。”

周时臣愕然道：“黄先生有意提起这段旧事，莫非是在暗示何寻是何朝宗的儿子？”

黄云霄道：“我只是说何朝宗有个离家出走的儿子，而吴祥瑞之前又曾是何朝宗的徒弟，来到景德镇后跟姓何的何寻走得极近。周老弟可以说这是巧合，也可以考虑一下何寻是何朝宗之子的可能性有多大。”

周时臣道：“好，多谢告知。”

矜稠正在会馆影壁后来回徘徊，见周时臣出来，大叫一声，迎上来便问道：“公子还好吧？有没有受刑？你昨日不是穿的这身衣服，是来会馆换的新衣衫吗？”

周时臣笑道：“你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到底要我先回答哪个？放心，我没事。”

矜稠喜极而泣，连声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周时臣道：“昨晚官兵到周窑抓人，你吓坏了吧？”

矜稠道：“那还用说？我听他们说吴祥瑞是东洋人，还说公子勾结倭寇，当即吓得软倒在地。官兵走后，老周才把我扶了起来。我哭了一通，也没别的办法，只好和老周一起来徽州会馆找黄先生帮忙。”

周时臣奇道：“你昨晚来找过黄先生？”

矜稠道：“是啊，黄家跟苏州吴家，也就是公子母家是世交，老夫人说过，若是公子有事，就去找黄先生帮忙。我做错了吗？不过我到了会馆，也没见到黄先生，他只让人告诉我，正在全力营救公子，让我回家等消息。我还是不放心，就让老周先回周窑，自己去了巡司署，想见公子一面。可是兵卒说公子是重犯，不让我进去探视。这时候，还有个醉鬼路过，见我一直站在那里哭，便醉醺醺地过来，想占我便宜。”

周时臣道：“啊，那你有没有叫人帮忙？”

矜稠道：“没有，我表面在哭，其实正窝着一肚子火呢。本来想自己上前痛打那家伙一顿，出口恶气，不想何巡捕赶了出来，将醉鬼赶走了。”

周时臣听了不免啼笑皆非，忙道：“以后可不要这样想。男子力气都比女子大，你怎么可能打得过对方？”

矜稠道：“何巡捕也这么说。他见我哭个不停，便安慰我，说公子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又送我回来周窑。不知怎的，我和老周都有些害怕，不肯让他走。何巡捕还真是个好人，当真留下来陪我们坐了一

夜。今日一早，徽州会馆有人来，说是公子很快就能出来，让我们不用再担心，何巡捕这才赶回衙门去了。”

周时臣道：“你既然知道我人已经没事，又跑来徽州会馆做什么？”

矜稠笑道：“我不是刻意寻来，而是办完事正好路过徽州会馆，听说公子在里面，便想要将好消息尽快告诉公子。”从怀中掏出一个布袋，取出一张发黄的老纸，递了过来。

周时臣道：“呀，这是魏氏老屋的地契。”

矜稠不无得意地道：“我已经跟樊家人谈妥，把宅子买下来了。我虽然不知道公子打算做什么，不过公子先暂时不要进去，我得先请个道长作法，压压那宅子的凶气。”

周时臣很是喜悦，道：“好，好，这件事，你办得极好。想要什么奖赏，尽管开口。”

矜稠抿嘴浅笑道：“我只要公子人好好的，不要惹事就好。”

周时臣笑道：“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惹事的，都是事来惹我。”

矜稠道：“公子不惹事，怎么会被湖盗绑去？”

周时臣道：“原来你是说那件事，嗯……”

矜稠道：“公子是不是喜欢魏希光？”

周时臣吓了一跳，忙道：“哪有这回事？这话可不能乱说。”

矜稠道：“本来我也觉得没有这回事，可上次公子与何巡捕半夜偷跑去魏氏作坊，还被湖盗捉了去。”

周时臣道：“我们只是觉得郑千年可疑，跑去那里查案。”

矜稠一扬地契，问道：“那么公子巴巴买这处凶宅做什么？是不是因为魏家老宅的缘故？”

周时臣一时难以抵赖。他倒不是有意要向矜稠隐瞒真实心意，只是她既是心腹侍女，又是侍妾，还兼有双亲代表的身份。若是她将他喜欢魏希光一事告知父母，那他麻烦可就大了，不被押回苏州，也会被立即安排亲事。

矜稠目光炯炯，瞪了周时臣一会儿，见他有意避让，心里也大概明白过来，幽幽叹了口气，道：“原来真是这样。”不无嫉妒酸楚之意。

她从小便跟随周时臣，一意侍奉，人和心早就是对方的了。公子在她心中，就是她的一切。他喜欢上别的女子，本来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事。但他却不肯将实情告诉她，分明还是拿她当了外人。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一点一滴，原来都比不过一个永远不能嫁人的魏希光。

出人意料的是，矜稠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亦没有唉声叹气不高兴，很快又开始说笑，问道：“吴祥瑞竟然是东洋人，我可是一点也没看出来。对了，他人呢？他还被扣在巡检司吗？”

周时臣道：“嗯，他吃了一些苦，不过黄先生答应尽力救他，应该不会有事。”

矜稠道：“活该他受点罪，还差点害得公子背上勾结倭寇的罪名。”

周时臣不愿意矜稠担心，遂不提告发者其实是针对自己一事。

一路说笑，回来周窑，却发现何寻与魏希光正等在客厅。周时臣既惊且喜，忙请二人坐下，又命矜稠上茶。矜稠却道：“我一夜没睡，实在乏了，一会儿叫老周来伺候公子。”

周时臣料想必是因为魏希光在场的缘故，又不好当众责怪侍女耍小性子，只得道：“那好，你先去睡。”

何寻忙道：“也不用麻烦老周了，他昨晚也是一夜未睡，我和魏家娘子只是略坐一坐，不必上茶。”

矜稠道：“这样最好。”有意无意地瞟了魏希光一眼，这才去了。

何寻喜不自胜，上前握住周时臣双手，道：“周兄，幸亏你福泽深厚，我本来还以为你这次……”

周时臣笑道：“以为我这次一定过不了这一关？我自己也是这么想。想不到峰回路转，我竟命大躲过了这一劫。”

何寻道：“虽然黄先生出了大力，但方何失踪也是关键。”

周时臣道：“我听说了。”转头看了魏希光一眼，欲言又止，颇为踌躇。

魏希光道：“周公子不必忌讳，何巡捕又不是外人。”

周时臣道：“那好，我便直言了。早上我在巡司署遇到宋相公和希娘，宋相公说巡检方何失踪了，希娘应该是为了这件事才去衙门录取口供的吧。可适才我在徽州会馆，听说方何已经被郑千年杀了。”

何寻大为意外，问道：“这郑千年是之前跟我们交过手的湖盗二头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亦转头看了魏希光一眼。

魏希光忙道：“二位放心，我对郑千年没有半分情感，他是死是活，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在意。”

何寻遂问道：“这消息，是徽帮会首黄云霄告诉周兄的吗？”

周时臣道：“是，但他说这只是传闻。”

何寻道：“徽帮耳目众多，黄云霄的消息通常要比别人要快许多。那么这事应该是真的了。”

又忙告道：“方何昨夜莫名失踪，潘相失去强援，很是生气。陈通判为了安抚他，特指派了我来调查这桩案子。我本来要随魏家娘子回魏氏作坊看看，正好路过周窑，便先进来等周兄，也是想邀请周兄一起来调查这桩案子，这既是我，也是魏家娘子的意思。”

周时臣听说魏希光也想让自己来调查方何失踪一案，很是惊讶，忙

道：“乐得效劳。”又道：“希娘，我曾与何兄同生共死，有兄弟之情，他早已知道我对你的心意，这件事，我也不打算瞒他。”见魏氏点头同意，便将昨晚方何在牢房时的一番话说了。

何寻大怒道：“我一直知道方何是个小人，却想不到他卑鄙到如此地步。”又忙问道：“魏家娘子，那你……”

魏希光道：“我没事。何巡捕既还要勘验现场，我先引二位去魏氏作坊，路上再告知经过情形。”

周时臣问道：“珠妹人呢？”魏希光道：“她受了伤，仍在景德医馆养伤。”

周时臣道：“是方何打伤了她吗？”

魏希光点点头，大致说了经过——

昨晚方何出来巡检司，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周时臣犯了杀头大罪，这次一定躲不过去。魏希光听说吴祥瑞已招供勾结倭寇一事，将周时臣牵连了进来，如坠冰窟，忙恳求方何想想办法。方何遂道：“夜深了，娘子和珠妹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我先送二位回去。”

魏希光最近一直寄居在别处，绝少再回魏氏作坊，但她既要求助于方何、商议营救周时臣一事，不好再回他人住所，便先回来魏氏作坊。

不想一进门，方何就暴露了真面目，称能够保住周时臣性命，但要先得到魏希光的身子。魏希光当然不同意。方何不断威逼利诱，又称周时臣性命全在他掌握之中，她若不肯献身，明日过堂就让周时臣死在杖下。魏希光既不愿意屈从，又不敢明里拒绝，怕忤逆对方，失去营救情郎的机会，只暗暗垂泪。方何遂借势上前，将魏希光搂在怀中，肆意轻薄。

珠妹在门外听到后，再也忍不住，冲进来斥责方何落井下石。方何本来快要得手，却被珠妹破坏了好事，勃然大怒，扬手打了她一巴掌，又将她大力一推。珠妹后脑撞在门柱上，当场便晕了过去。

魏希光大惊失色，奔过来查看时，却被方何抱住，直往房里拖去。魏希光大力挣扎，仍是拼不过对方，被拖倒在床上。方何将她压在身子底下，笑道：“只要娘子今夜从了我，明日周时臣过堂时，我自会设法圆转，不让他受皮肉之苦。不然的话，怕是娘子再见到周时臣时，他已经不是原先风流倜傥的公子了，不是少了手，就是断了脚。”

魏希光虽百般不愿，但为了情郎，仍放弃了抵抗。方何极为得意，遂放开魏氏，先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又命魏希光自己褪下衣衫，见对方迟迟不动，便干脆再次霸王硬上弓，扑了上来，扯开魏氏上衣，一双手在其胸前摸来摸去。

魏希光尚是处子之身，从未受过这般欺侮。方何又不断以淫邪浪语羞辱挑逗，又惊又气下，竟晕了过去……

等魏氏再醒过来时，房中一灯如豆，方何人已经不见了。她从床上坐起来，才发现原本赤裸的上半身被人盖上了被子，但下半身衣服仍完好无损。一时不明所以，忙重新找了件衣服穿上。

赶出来查看时，堂中灯光如故，珠妹也仍然躺在原处，昏迷未醒，房内房外却找不见方何。魏希光便将珠妹先抱上床。也就是那个时候，她发现床单、床沿及床前榻板上有一大摊血，既不是珠妹的，也不是她的。她隐约觉得有些不妙，猜测那应该是方何之血，为免嫌疑，便换了条干净床单，又从外面作坊中取了些灰渣，撒在榻板血迹上。

等到天亮，她出去央求路人帮忙，将珠妹送去了景德医馆，自己则赶来巡检司报官。

何寻道：“原来是这样。我还说，方何这样的性情，怎么可能被娘子斥责几句，便起了羞愧之心，自己转身走掉呢。”

魏希光道：“因为那些……那些经过，我不想让官府书吏记在供状中，所以报官时只说方何自己出去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出去的。”

周时臣道：“我从黄先生口中听到的经过是：昨日深夜时，巡检方何从魏氏作坊中跑了出来，在街口撞到了一名酷似湖盗二头领郑千年的彪形大汉。那大汉随后带走了方何，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何寻道：“奇怪。先不说郑千年活着的可能性有多大，方何当时欲对魏家娘子不利，正在兴头，似乎不大可能主动离开。如果是有人从背后刺了他一刀，倒是有可能。”

如此，便能解释魏希光床前血迹之事。方何遇刺受惊，急忙离开。到街口时遇到郑千年，大概认出了对方正是被以十两银子悬赏寻找其尸的湖盗二头领，惊呼出声。郑千年不欲形迹暴露，便上前制住方何，胁其离开。而刺伤方何的人则拉过被子，遮住魏希光的裸体，匆匆离去。

这一番推测，倒是能将魏希光所言与黄云霄讲述的传闻前后衔接上，可总觉得缺少了什么。

方何道：“会不会是珠妹做的？”又问道，“魏氏作坊中有刀吗？不是说厨房菜刀之类，而是珠妹随手便能取到的。”

魏希光道：“既然是作坊，当然处处有刀，不过都是剃泥刀、修砖刀之类。”

何寻道：“能伤人就是好刀，不管什么刀。”言外之意，很是庆幸方何被人刺伤。

或许正当方何欲对魏希光不利时，珠妹及时醒了过来，见情形危急，匆忙到院中取了一把刀，进房捅了方何一下。但却未能杀死对方，方何吃痛之下，转身逃离。珠妹追之不及，但也知道伤了巡检司巡检的后果，便为魏希光拉好被子，自己重新回原处躺下，造成一直重伤昏迷的假象。

魏希光听了何寻一番推断，虽未说什么，却瞪大眼睛，分明不大相信。

周时臣迟疑道：“这个似乎有点不大可能。即便方何受伤后无力反击，但房内外都点了灯，他至少看到了珠妹的样子。珠妹再装昏迷又有

什么用？”

何寻道：“就算方何真看到了珠妹的样子，也只有他看到了珠妹。而珠妹昏迷不醒，有魏家娘子作证，有帮忙送医的路人作证，还有景德医馆的大夫作证。两边真到公堂对质，谁更能取信？”

周时臣想了一想，道：“当然是珠妹。”

何寻道：“所以了，不管方何看没看到珠妹，她重新回去原处躺下，都是最高明的一招。方何再如何指控珠妹出刀伤人，她只要一句昏迷未醒，便可以从容摆脱。”

周时臣亦觉得有几分道理，不由得转头去看魏希光，问道：“珠妹竟有此等心计？”

魏希光道：“似乎没有。但昨夜情形，我醒来后，除了床上及床前那摊血迹外，再无其他人进来过的迹象，所以我也觉得何巡捕的推论有道理。可是珠妹质朴天真……唉，我完全糊涂了，我……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时臣忙道：“其实这个不难验证，果真如何兄所言的话，珠妹肯定将凶刀随手扔在了附近，我们只需在作坊仔细查找，若能找到带血的工刀，珠妹刺伤的可能性便极大。”

魏希光愈发忧心，道：“果真是珠妹所为，那方何必定怀恨在心，万一他回来报复珠妹，该怎么办？”

周时臣道：“恶人自有恶人磨，我不觉得方何还有命回来。就算他真能活着回来，我也会一力向官府告发他挟私报复、意图对娘子不轨一事。娘子有朝廷封命，他竟敢非礼，罪名不小。”

魏希光忙道：“不，周公子千万不要告发方何。那样的话，我……我们……”

言外之意，一旦周时臣将实情告发，魏希光有情于周氏一事便会为众人所知。比照于她终身不嫁人的誓言，声名便会尽毁于一旦。尤其在

而今镇人深怪魏氏引湖盗入景德镇的局面下，怕是流言满天飞，将魏氏挤压得再无立足之地。

正好进来魏氏作坊，周时臣便停下脚步，郑重道：“希娘，我不管你身负什么家业重任、不嫁誓言，我想要娶你做妻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魏希光先是惊愕，随即羞得满面通红，道：“何巡捕在这里，周公子不要胡说八道。”

周时臣道：“何兄人在这里，正好可以做个见证。”又诚恳地道：“我一直想说这番话，却鼓不起勇气，你我各自有太多顾忌。但昨晚我被关在大牢里，手足均遭禁锢，动弹不了分毫，却又知方何要去欺负希娘，无力营救，心中当真是无穷悔恨。那时候我才知道，机会不是时时都有，一旦逝去，便当真是遗憾终身。希娘，我是真心实意要娶你做妻子，求你考虑。”

魏希光娇羞难言，举袖掩面，道：“以后再说。”自往内堂去了。

周时臣虽不知魏氏会如何答复，但总算说出了心里话，长舒了一口气，道：“目下就算我死，也了无遗憾了。”

何寻笑道：“周兄这就满足了？不是要抱得美人归才能足慰平生吗？”

周时臣道：“是，可我不知道希娘到底怎么想。”颇费思量，便干脆转换话题道：“对了，我已托请徽帮会首黄云霄出面营救吴祥瑞，何兄大可放心。其实我自己也与杨知县相熟，但因为吴祥瑞是我徒弟，我也刚被控告罪名，理该避嫌。”

何寻点点头，道：“既有黄云霄出面，吴祥瑞应该再无大碍。”忽见周氏面色有异，便问道：“怎么了？”

周时臣道：“有人告诉我何兄可能是福建名匠何朝宗何匠师之子。”

何寻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周时臣先是一怔，随即笑道：“也是，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你我还不是不一样的兄弟。走吧，希娘还在里面等着呢。”

二人进来内堂，先到魏氏内室查勘血迹。果见床前有一摊血迹，撒上大量灰渣后，血迹已不大明显，但仍然能看出血量不少，从榻板一直流到地上。

何寻道：“劳烦娘子将那条床单也取出来，原样铺上。”

魏希光便从床底拉出那条床单，大致铺好。

何寻道：“这一定是方何的血。当时他人应该在床上，有人进来，从斜后方给了他一刀。他受伤吃痛，便从床上滚了下来，落在榻板上，由此造成这些血迹。但问题是，如此大的出血量，该当场死去。就算方何命大，挣扎着跑了出去，为何我们一路进来，没有发现任何血迹？”

魏希光道：“本来方何一直光着身子，可我醒来后，没有发现他的衣衫。会不会是他自己用衣衫捂住了伤口，所以没有留下血迹？”

何寻道：“请娘子恕我无礼，言语有得罪之处莫怪。枕头在那边，娘子肯定是头朝那边躺着，方何既压在娘子身上，方向与娘子大致相同。有人从房门进来，不欲方何发现，一定是站在其左后方，忽然出刀，必然攻击背心偏左位置。无论出刀者有没有常识，都会本能地刺向这里，这是由他所站位置及方何所处位置决定的。而这一部位是要害，方何被刺后，即使不当场立死，亦没有力气再举衣到背后捂紧伤口。他顶能做到爬起来夺门而逃，但也走不出多远。”

魏希光不解地问道：“可何巡捕不是没有发现其他血迹吗？方何既背心要害受伤，失去气力，逃走时，总该有血滴落才对。”

周时臣道：“要我说，方何当时就死在了希娘床前，是有人将他人连同衣衫一并包起来带走了。”

魏希光“啊”了一声，道：“不是说郑千年带走了方何吗？”

周时臣道：“那只是传闻而已。众议成林，无翼而飞。”又道：“希娘，你不能再住在魏氏作坊了。那郑千年虽侥幸未死，但其同党、巢穴尽遭覆灭，冒险回来浮梁，必是为你。他一定在暗中窥测你。或许是有人看到郑千年往外搬运方何尸体，以讹传讹，便成了方何撞见郑千年后被带走。”

魏希光无比惊讶，问道：“周公子的意思是，杀死方何、救我的人是不是郑千年？”

周时臣道：“他曾救过希娘一次，当然可以再救第二次。”

湖盗入掠事败后，首领郑万年认为魏希光是罪魁祸首，将他绑回大船，让郑千年当众杀她。郑千年不能下手，郑万年又命小头目于雪岭动手，郑千年为了救魏希光，抢先杀了于雪岭。彼时周时臣被悬吊在船头渔网中，虽不得亲见，却听到了整个经过。

魏希光便不再多问，自出去收拾。她表面沉默，胸中大概也是心潮澎湃吧。

郑千年对她一见钟情，为她神魂颠倒，她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顺利倾覆了湖盗。而今她所得到的，是全镇人的指斥。而本该恨她入骨的郑千年，却在逃得性命后，冒着巨大危险回到景德镇，默默等在魏氏作坊附近，只为再见她一面。也幸亏如此，当方何意图侵犯魏希光时，郑氏才能及时出现，杀了方何，还拉过被子，替她盖住酥胸。这该是怎样的一份痴心，怎样的一份守候！

何寻与周时臣又出去仔细寻找一番，找遍作坊，也没有发现其他血迹，或是带血的工刀。如此，珠妹挺刀一说也不能成立了。

何寻道：“看来确实如周兄所推测，是郑千年进来杀了方何，又怕连累魏家娘子，将尸体带了出去，由此被路人看见。这可实在想不到。”叹息一声，深为郑千年的痴情动容。

他料想周时臣必定还私下有话要对魏希光说，便借口还要去盘问证

人，先行离去。

进来工间时，魏希光正在收拾工具。周时臣问道：“希娘最近过得还好？”魏希光道：“嗯。”

周时臣道：“我来过魏氏作坊好几次，你和珠妹都不在，只剩一座空房，我很担心。昨日在都昌会馆遇到你，偏偏都帮弟子余潭生又不让我进去。你过得还好吗？可是搬回了马鞍山魏氏庄园居住？”魏希光道：“嗯。”

周时臣道：“我适才当着何寻提的事，是认真的。”

魏希光道：“周郎该知道，我是不能嫁人的。”

周时臣道：“是，但娶你为妻是我的心愿，我想要你知道。况且规矩是人定的，也可以由人来打破。”

魏希光道：“周郎怎么知道你能做到？尊父尊母会同意你娶一个工匠女子吗？你能接受日后旁人看你的眼光吗？”

周时臣道：“不试怎么能知道？”

魏希光道：“如果我说不呢？”

周时臣道：“我希望希娘在说不之前，能郑重考虑一下。你是因为身怀魏氏挛窑秘技而不能嫁人，可你已是浮梁魏氏唯一在世者，秘技又不能传给外姓人，这传了数百年的魏氏秘术，到你手中，仍然将要失传。我想这是魏氏历代列祖列宗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你最想要的，只是家业世传下去。这一点，完全可以通过许多其他途径做到。”

魏希光沉默了许久，才幽幽道：“我还没有想好，请周郎再给我一些时间。”周时臣道：“那好……”

忽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以为是何寻回来，便迎了出来，却是都帮弟子余潭生。

周时臣知道都昌上下均因湖盗一事而怨恨魏希光，忙上前挡住，问道：“你来这里做什么？”

余潭生亦警觉地问道：“周公子在这里做什么？”

周时臣道：“我是周窑窑主，来找魏家娘子牵窑。你们都帮自己便可以牵窑，你又来做什么？”

余潭生道：“我都帮之事，不劳周公子过问。”闪身便欲进去工间，见对方不肯相让，很是恼火，问道：“周公子想做什么？”

魏希光闻声出来。余潭生忙问道：“娘子有要帮忙的吗？”魏希光道：“没有。”

余潭生见她手中尚拿着工具，慌忙去接，还道：“娘子还说没有。这等杂事交给我来做便是。”

魏希光便转头道：“周公子，我这里还有事，你先回去。你说的事，我会认真考虑。”

周时臣本以为都帮弟子来到魏氏作坊，一定不怀好意，却见余潭生对魏希光极为客气，颇为奇怪，正好见到何寻在大门口朝自己招手，便道：“那好，我先走了。娘子自己当心些。”

他本欲邀请魏希光到周窑居住，又觉得不合适，容易引来风言风语不说，魏氏也不会同意，又道：“娘子若是觉得魏氏庄园太远，来回不便，我可以另作安排。我已经买下了魏氏老屋，娘子愿意的话，可搬回那里去住。”

魏希光又惊又喜，问道：“周公子买下了魏氏老屋？”

周时臣道：“是，我买下宅子，本来就是打算归还给娘子的。不过目下那里号称凶宅，娘子不能就这么搬进去，等我请道士做过法、安顿好再说。”

魏希光脸上浮现出一丝罕见的甜蜜笑容来，微微点了点头。周时臣欣喜若狂，只是碍于有外人在旁，不好表现，便辞了出来。

何寻忙迎上来告道：“有好几名证人都说看到了方何和郑千年，只是说法各异。有的说先看到了郑千年，后看到方何，并没有看到二人在一起；有的说亲眼看到郑千年拖走了方何；还有的说看到方何撞到了郑千年身上。问他们地点、时辰等具体细节，更是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但总的来说，对方何莫名消失一事，似乎人人都很开心。”

周时臣道：“那么这件案子就算了结了？”

何寻道：“要等抓到郑千年，才算彻底了结。目下可是连方何尸首都没有找到。”

景德镇河流纵横，浮尸一夜便可流到鄱阳。而今一日过去，再想要寻到尸首，可谓希望渺茫。想那樊高埋骨他乡十年，方才被人意外发现头颅，尸身则早不知到了何方。

何寻又道：“另外还有一件事，陈通判批准了周兄的以信诱凶计划，让我来负责实施。陈通判还说一定要保密，目下知情者只有陈通判、宋幕僚以及你我二人。周兄看是不是当真要伪造一张纸条，谎称是湖盗军师李四保携带来景德镇，以诱惑出那买盗拦截樊高货船的凶手。”

周时臣道：“不必当真伪造纸条，只需散布消息，称湖盗军师李四保曾留了一包重要东西在景德镇，凶手自会出现。”顿了顿，又道：“我还有个主意，而今不是许多证人称见到过郑千年吗？大可以利用这一点，令凶手以为郑千年是为了拿回李四保所留之物而来。”

何寻拍手道：“此计大妙。如此，愈发能取信于凶手了。”转头看了魏氏作坊一眼，与周时臣相视而笑。

到周窑大门前，二人分手。何寻道：“周兄，适才一直有魏家娘子在，我不便明说。你要多当心，那以匿名信告发你的人有心置你于死地，怕是不会就此干休。”

周时臣道：“我自会当心。”就此告别。

周时臣昨晚折腾了一夜，疲累不堪，便径直回房歇息。进内堂时，却见桌上放着一个布包，好奇打开一看，却是自己那本《周氏瓷谈》。忙叫进矜稠，问道：“这是从哪里得来的？”

矜稠道：“陈窑陈匠师送来的。”竟是陈仲美亲自还了《周氏瓷谈》回来。

原来陈仲美得到《周氏瓷谈》后，视若至宝，尤其关注“青花见五色”一段，发誓要集周窑、陈窑之大成，制作出至尊瓷器来。然他烧制青花尚未有大的起色，周时臣则在短短时期内制出“青花见五色”，一时自愧弗如。又从黄云霄处得知周时臣已知真相，极感难堪，遂主动归还《周氏瓷谈》，并就此离开景德镇，放弃了瓷都的广阔天地，前往宜兴。

此后，陈仲美开创性地将制瓷与紫砂工艺巧妙地结合起来，由此开辟了一番新的天地。他创造了“重镂透雕”的独特技术，将紫砂工艺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时冠绝当世。所制有香盒、花杯、狻猊炉、辟邪、镇纸、大土像等，重镂叠刻，细极鬼工。壶则饰以花果，缀以草虫，或龙戏海涛，伸爪出目，形神逼真，极其生动。所塑大土像，庄严慈悯，神采欲生，呼之欲出。时人称陈氏后期作品为“神品”。然其人终日探索工艺，孜孜不倦，终因用脑过度，劳累而死，这是后话。

周时臣听说陈仲美已离开景德镇，并请矜稠代他告别，不由得万般感慨。相伴相争多年的同行，舍弃一切荣誉、地位，要去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如此潇洒的情怀，世上还真没几个人能做到。

也许对江若兰而言，陈仲美不是一个好丈夫。但对瓷业而言，他绝对是个好工匠。在他身上，流淌着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穷尽心智也要臻达完美境界。相比于陈氏，他周时臣可就太随性、太散漫了。

矜稠道：“公子，陈匠师都离开景德镇了，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苏州啊？”

周时臣道：“你想回苏州了？”

矜稠道：“一直都想回去，公子是知道的。我的心意从来不瞒公子，不像公子你。”

周时臣想了想，直言告道：“我要娶魏希光做妻子。”

矜稠大吃了一惊，道：“她……她不是不能嫁人吗？”

周时臣道：“她只是选择了不嫁人，但她仍然可以做出别的选择，选择嫁人。”

矜稠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那公子要怎么跟老爷、老夫人提起？”

周时臣道：“今年春节时，我想带希娘回苏州，当面恳请父母大人同意婚事。”

矜稠道：“如果魏家娘子不肯答应嫁公子呢？”

周时臣道：“那我只好苦等她回心转意了。”

矜稠哼了一声，甩袖自去了。周时臣知道侍女心中恼怒，不过料想以她性格，过不了一会儿就好了，便自回内室睡下。

这一觉睡得又香又甜，一直到入夜后才醒。周时臣从床上坐起来，见里外黑漆一片，不见掌灯，便叫道：“矜稠！矜稠！”

却是无人相应。只得自己摸索着起床，出堂时遇到老仆周祥，问道：“矜稠人呢？”

周祥道：“矜稠说公子多半要用到新买的瓷庄，过去张罗了。”

周时臣道：“怎么天黑了还不回来？”

他口中埋怨，心里却是极赞许矜稠的贴心。料想她既要去山上道观请道士作法，还要去商铺联系粉刷墙壁、更换家具等，有许多琐碎事务

要忙，可能一时耽搁了也说不准。正好何寻进来，便命老仆去热两盘咸水粩端上来。

何寻笑道：“我早吃过晚饭了。周公子爱吃咸水粩，我可吃不惯那玩意。”

周时臣请何寻来书房坐下，问道：“那件事可安排好了？”

何寻道：“我刚从魏氏作坊过来，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哦，魏家娘子不在那里，说是去景德医馆陪珠妹去了，而且最近也不会住在那里。周窑离得近，我特意过来告诉周兄一声。不过除此之外，我还有件事想请教周兄。应该是徽帮会首黄云霄告诉周兄，说我可能是福建何匠师之子吧？”

周时臣道：“是。”

何寻道：“那么拆穿吴祥瑞东洋人身份的，应该也是黄云霄了？”

周时臣道：“是。不过不是徽帮向官府告的密。”大致说了经过。

何寻道：“其实我早知道吴祥瑞是东洋人。当日他被那贾某讹诈后，便告知了我，想请我拿主意。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便让他先以拖延应付，等我查出贾某的真实身份再说。不过后来吴祥瑞盗取《黄甲图》这件事，我全然不知情。事后他也不敢告诉我。最糊涂的是，我明知道贾某要挟吴祥瑞盗取供春壶，竟没有怀疑是他盗走了《黄甲图》。”

周时臣道：“当时情况复杂，我们都以为《黄甲图》被盗跟王五被杀一案有关。毕竟巧合甚多。”

何寻道：“那倒是，《黄甲图》作者是徐渭，‘青花见五色’的画料者也是徐渭，没法不与命案联系起来。”

周时臣笑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我本来就不介意，而且陈匠师也将《周氏瓷谈》还了回来。”正好老仆端了咸水粩上来，便随手抓了一块往嘴里塞。

何寻道：“周兄应该知道那人向官府告发吴祥瑞，其实是针对你

吧？”

周时臣道：“当然知道。”

何寻道：“这可有些奇怪，那人既然放了内应在徽州会馆中，按理该是都帮的人，要对付的是徽帮。为什么反而要调转刀口，对付起杂帮了呢？会不会是……”

周时臣道：“哎呀，是崔无忌，一定是他！我竟然到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也真够笨的。他也不是要对付杂帮，只是要对付我周时臣，因为……”

何寻接口道：“因为周兄正与我合力在调查樊高的案子！”

之前李新喜专门请周、何二人到吴窑，告知崔无忌知其父崔国懋病危时曾写信给广东商人樊高一事，由此令崔无忌有了重大嫌疑。不过周时臣基于对瓷业的了解，认为崔无忌不可能对其父不利，因而没有杀害樊高的动机。但何寻仍深为怀疑，因为当时获悉樊高赶来浮梁之人，实在寥寥可数。崔无忌作为父亲病榻前的守护人，还撒谎称不知父亲写信给樊高一事，分明是内心有鬼。

徽帮会首黄云霄得知其事后，则一力怀疑吴窑女主人李新喜，盖因为樊高自湖盗魔掌中逃脱来景德镇后，可以确认到过的地方只有两个：一是瓷庄，二是吴窑。而且樊高在听到李新喜名字后，当场有剧烈反应，表明她确实与樊氏有什么关联。但周时臣相信李新喜的人品，甚至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来为李氏作保。

无论如何，就樊高一案而言，除凶手本人外，周时臣已经是了解信息最多、最接近真相的人。自从瓷庄掘出骷髅，樊高一案浮出水面以来，真凶必定密切关注，既然周时臣已经威胁到他，那么用手段予以铲除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好徽州会馆眼线偷听到黄云霄等人交谈，知悉了吴祥瑞东洋人的身份，真凶遂大加利用，以匿名信举报，如此便能借官府之手正大光明地除掉周时臣。而跟樊高案有关联，又有动机和能力往徽州会馆安放眼线的人，只有都帮会首崔无忌了。

何寻道：“其实就事论事，李新喜也有重大嫌疑。虽然她不至于往徽州会馆安放眼线，但吴明官是徽人，会馆总有吴窑的人来来往往，有人偶然听到黄云霄的机密之谈也不足为奇。但既然周兄信任她，我也就信任她。”

周时臣道：“也许过了今晚，一切便真相大白了。”

何寻已派人在各码头散布了消息，称湖盗李四保来景德镇时携带了一箱珠宝，郑千年再度重现在魏氏作坊附近，只为寻回珠宝云云。

所谓珠宝，自然只是个幌子，更容易取信于普通百姓。而真凶一旦得知消息后，必定能猜到预备劫掠浮梁的湖盗不会再费劲携带一箱珠宝，箱子中，极可能有李四保预备用来勒索他的旧纸条。即使他不能确定，也会闻风而动，寻到箱子，以确保不会留下任何证据。而巡检司事先已经在魏氏作坊安排了伏兵，一旦“寻宝者”出现，便能当场抓获。

一想到十年前旧案真凶即将露面，周时臣还是颇为兴奋，几大口将咸水粑吃完，道：“我这就跟何兄一道去魏氏作坊，或许能亲手抓到凶手。”

何寻道：“不，周兄不能去。凶手知道你在协助我调查案子，甚至还想以匿名告发的方式阻止你，足见他早盯上了周兄。周兄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以免打草惊蛇。我也留在这里，我们一起静等消息。”

周时臣道：“这一等，或许又是一夜了。”

然事实并不如他所料，过了小半个时辰，便有便衣兵卒赶来禀报道：“当场捉住了一个人。那人鬼鬼祟祟地溜进了作坊，也不点灯，只举着一只火摺，在工间里翻寻着什么。”

何寻大喜，忙与周时臣一到赶来魏氏作坊，被抓者却是都帮子弟余潭生。白天时，周时臣还在魏氏作坊遇到过他。

何寻冷笑一声，道：“果然是都帮的人。”

一名兵卒呈上一柄短刀，道：“这是在他腰间搜到的。”

何寻一拔，竟没有拔出来，不由一愣，问道：“这刀怎么回事？”

余潭生道：“我拿这刀搅拌了米浆，可能粘住了吧。”连声大叫冤枉，问道：“为什么锁我？我犯了什么法？是因为带了这柄刀吗？镇上谁不带刀啊。”又见周时臣跟在后头，道：“周公子，原来是你要报复我。”欲冲上来，然他双手为手铐禁锢，又以铁链与颈钳相连，刚迈出两步，便为兵卒执住。

周时臣不解地问道：“我报复你什么？”

余潭生道：“昨日我不准周公子进都昌会馆，你便怀恨在心了。”

周时臣道：“哈，我都忘记了的事，你居然还记得。”

余潭生便干脆大嚷道：“我又没犯法，快放开我。”

何寻问道：“你来魏氏作坊做什么？”

余潭生道：“我来借点榨窑用的工具，跟魏家娘子打过招呼了。”

何寻全然不信，道：“借工具？深更半夜来借工具？”

余潭生道：“那怎么了，何巡捕不知道我们都昌人最能吃苦耐劳吗？”

何寻道：“这谁都知道。不过你早不借晚不借，偏偏今晚来借，选的时候会不会太巧了？”

余潭生道：“什么太巧了？借工具还要分日子吗，需要用时就来借呗。”

何寻道：“你要借的工具呢？”

余潭生道：“我还没找到呢，就被何巡捕手下冲进来抓住了。”

何寻见问不出什么，就命人先将余潭生押回巡检司，明日再过堂拷问。

余潭生大怒，叫道：“以前巡检方何爱胡乱抓人打人，怎么何巡捕也变成这样了？小心落个跟他一样的下场。”

何寻闻言，便叫住兵卒，走到余潭生面前，问道：“你刚才说什么？”

余潭生见对方目光尖锐冰冷，吓了一跳，忙低下头去，道：“没说什么。”

何寻道：“方何是什么下场？”

余潭生气势全无，囁嚅道：“不是说方巡检被湖盗郑千年杀了吗？”

周时臣忽插口问道：“关于郑千年，你还听到过什么消息？”

余潭生道：“听说他来景德镇，是找什么东西，一箱珠宝什么的。”多少有些会意过来，“啊”了一声，道：“该不会何巡捕派人守在这里，是为了捕获郑千年吧？难道何巡捕也相信郑千年真的还活着，真有什么珠宝之类？”

周时臣道：“怎么，你不相信？你自己巴巴地跑来魏氏作坊，不就是为了找珠宝的吗？”

余潭生哈哈大笑起来，道：“什么珠宝，鬼才相信！那全是旁人的附会。”

何寻点头道：“你能事先知道是附会，足见是知情者了，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了。”忽一改语气，声色俱厉地问道：“谁，是谁派你来的？”

余潭生一怔，道：“没人派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

何寻料想也问不出什么，便道：“你不肯说实话，也由得你，明日上了堂，怕是就没这般好过了。”命兵卒先押余潭生回去。

周时臣道：“余潭生只是跑腿的小卒子，还得揪出他背后的主谋来。”

何寻道：“但都昌人都极讲义气，就算明日过堂动刑，怕是余潭生也不会招出崔无忌。”

周时臣道：“我倒有个法子，我们不妨连夜去拜访崔无忌。想来他正在家中等候余潭生回去，不会那么快睡下。”

何寻笑道：“果然是个好法子。崔无忌不知道余潭生对我们说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到底了解到了多少内幕，吓得屁滚尿流时，多少会露出一些马脚。”

二人遂摸黑赶来崔窑。崔无忌果然还没有睡下，迎周时臣、何寻入厅坐下，问道：“周公子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周时臣料不到对方如此开门见山，愣了一愣，才答道：“兴师问罪谈不上，只是心中有许多困惑，辗转难眠，才连夜赶来向崔会首请教。”

崔无忌摇头道：“不是我都帮向官府告密。别说我根本不知道令徒吴祥瑞是东洋人，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这么做。”又自我解嘲地道：“当然我也不是什么高尚君子，多半会用这个秘密来跟周公子交换一些东西。”

周时臣道：“崔会首如此开诚布公，倒是叫人意外。”

崔无忌道：“周公子这次得脱大难，全靠徽帮会首黄云霄出手相救，那么应该也不是徽帮告的密了。”

周时臣道：“崔会首在暗示什么？”

崔无忌道：“既然不是徽帮，又不是都帮，两帮都没有告密，还会有

谁要对付周公子呢？总不会是杂帮自己。周公子本不情愿，还是杂帮公推，迫于无奈才当了会首，想来也不是有人要谋夺你会首之位。”

何寻道：“崔会首，你这一番话倒叫我糊涂了，还望明言。”

崔无忌道：“那好，我重头说起，我确实知道那封信的事，就是家父病危时写给樊高樊公的那封信。”

原来崔国懋卧床不起后，脾气变得暴躁，常常疑神疑鬼。后来又索要笔墨，说要写信给好友樊高，让他赶来景德镇处理事宜。

崔无忌很是不解，问道：“我是爹爹的亲生儿子，而且近在眼前，为何爹爹有事，反而要向远在广东的樊公求助？”

崔国懋不耐烦地道：“这件事不是你应付得了的。”

崔无忌道：“那么余叔叔总可以应付吧。”

崔国懋道：“余茂盛目光短浅，成不了事。”

崔无忌无奈，只得送了笔墨到床上，又再三追问，崔国懋见左右无人，才低声告道：“有人要害我们崔窑，我不知道是谁，只知道对方来头极大。除此之外，最近外地民窑大量派遣弟子伪装成佣工，到景德镇来偷师学艺。”

崔无忌道：“后一件事我倒是知道，我们崔窑就发现了好几起偷师偷艺的事。只是前一件事……自然有许多人嫉妒我们崔窑，但崔窑有都帮撑腰，连官府都不敢对都帮怎样，谁还敢对崔窑下手？”

这倒是事实，都帮与徽帮、杂帮相争，往往诉诸武力，而往往是都帮大获全胜。而最后官府出面调解，还总是站在都帮一边，无非是都昌人勇狠好斗，最难惹，求个息事宁人而已。

崔国懋道：“不，你不懂，那是连官府都惹不起的人。”

崔无忌一时觉得难以置信，又问道：“嗯，爹爹是如何知道的？”

崔国懋道：“我于阳府寺小沙弥慈相有恩，某日他带伤拼死找到我，告诉我有人要害崔窑和吴窑。我问他对方名字，他只说是极大的人物，崔窑绝对不是对手，让我早些提防，说完就死了。”又道：“既然对方指名要对付崔窑、吴窑，目下唯一解决的办法，是联合吴窑一起来对付外敌。这件事，只有樊高能促成。”

崔无忌这才恍然大悟，然联盟不仅仅是两窑之事，还涉及都帮、徽帮，忙道：“这么大的事，还是先跟余叔叔商议一下。”

崔国懋坚决地道：“不能事先告诉余茂盛，不然他一定会从中阻挠，得等到樊高人到景德镇后再说。”

勉力提笔写了信，盖上名章，让崔无忌亲自送去镇上邮驿^[3]之所，付以重金，请驿长帮忙走官邮通道送往广东。

周时臣听了经过，忙问道：“那么崔会首并不知道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

崔无忌道：“不知道。先父写完信就直接封存在信封中，又写好信皮，以名章封印，命我直接送去邮驿。”

何寻问道：“那么这封信的事，只有崔会首和邮驿驿长二人知道了？”

崔无忌犹豫了下，仍然说了实话，道：“不止。我当时觉得先父既然病重，说话办事难免糊涂。而联盟是大事，还是应该跟余叔叔商量一下。他不但是都帮首脑人物，还是我妻子的亲叔叔，不算外人。”

何寻道：“所以你告诉了余茂盛？”崔无忌道：“是。不过余叔叔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发怒，只说先父病重，该好好养病，一切等到他好了再说。我还特意问过他，樊公人到了该怎么办，余叔叔只答了一句‘到时再说’。”

何寻冷笑道：“或许那时候余茂盛已经知道樊高到不了景德镇了。”

崔无忌忙道：“不，决计不是余叔叔收买湖盗拦截了樊公的座船，余

叔叔做不出那种事来。”

何寻道：“为什么做不出来？令尊写信给樊高一事，只有崔会首、驿长、余茂盛三人知道，由于信已封好，驿长不可能知道信的内容，那么就只有崔会首你和余茂盛知道樊高要来景德镇一事，不是余茂盛收买湖盗，就是你崔会首了。”

崔无忌道：“不，不是我做的，也不会是余叔叔。”定了定神，竭力辩解道：“何巡捕想想看，湖盗只是在鄱阳湖活动，那里水域太大，湖盗极可能与樊公座船错过。而我余叔叔的船帮控制了整条昌江，是樊公来此的必经之处，要对他下手，机会比湖盗多很多，为什么反而要舍易求难、舍近求远呢？”

何寻道：“或许余茂盛是怕牵连他自己。”

崔无忌像个孩子般涨红了脸，连连摇头道：“余叔叔是典型的都昌人性格，敢作敢为，他自己能做到的事，绝不会假手他人。”

周时臣道：“崔会首和余茂盛二人都有重大嫌疑，崔会首却不顾自己，竭力为他人辩解，足见自身清白。”

崔无忌喜道：“周公子相信我是清白的？”

周时臣笑道：“不独我信，何巡捕也相信，他适才那么说，只是想要试探你。”又问道：“昨日崔会首从何巡捕口中得知有人买盗杀人一事，可有当面问过余茂盛？”

崔无忌老实地答道：“没有。我想问，可又不敢问。”

这是相当微妙的心理——有人买通湖盗行凶劫杀樊高，崔无忌知道只有他自己和余茂盛知道樊氏将来景德镇一事，而他没做过，应该就是余茂盛所为，明显是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虽然他不相信余氏会做出这种事，甚至还能找出理由来为其辩解，但他一旦开口问了，余茂盛又承认了，又或者他问了，余氏没有承认，无论何种结果，都是极度难堪的局面，从此二人将陷入无穷无尽的猜疑中。

何寻道：“我还有一个问题，之前崔会首为什么对我们撒谎，说是不知令尊写过信给樊高？”

崔无忌道：“之前我不肯明言，不是有意向官府及何巡捕撒谎，而是因为周公子的身份。”

周时臣奇道：“竟是因为我吗？为什么？”

崔无忌道：“先父曾说过，有人要害崔窑和吴窑，同时涉及了都、徽二帮。我想跟两帮都有仇的，只有杂帮了。而周公子你是杂帮会首，又突然莫名其妙地跑来问当年樊高樊公的事，我立即生了警惕之心，所以便推说不知。后来我还对余叔叔提起过这件事，余叔叔说祸根就在那封信，我也很是后悔，当初就不该将信寄出去。”

何寻问道：“那么崔会首当真不知道樊高人到了景德镇一事？”

崔无忌道：“当真不知道。我当然也不知道樊公先在鄱阳湖遇盗，后来又被人杀死在镇上。直到不久前何巡捕在瓷庄掘出了骷髅，我才知道这些事。我一直以为樊公没有接到先父的急信，或是有事耽误了没能赶来。”

何寻道：“但樊高后来再未来过浮梁，崔会首不觉奇怪吗？”

崔无忌道：“不奇怪呀，樊公主做香料生意，瓷器只是顺带。他以前每年来景德镇，名义是选买瓷器，其实只是为了跟老友相聚。我以为他辗转听到了先父过世的消息，伤心之下，再也不想来了呢。”

周时臣道：“我有个疑问，令尊病中提及有人要害崔窑，后来崔会首没有调查过吗？”

崔无忌道：“不瞒周公子，我虽按先父嘱托将信寄了出去，但其实并没有将他的话太当回事，尤其是有大人物要对付崔窑那一段。余叔叔也说人一得病，就容易多疑，不用太理会。直到……”

周时臣道：“直到什么？”

崔无忌道：“直到去年吴窑窑主吴明官莫名暴毙，我登时想起先父那

番话来。可转念想到中间隔了这么多年，能有什么关联？先父曾说有人要害崔窑，崔窑不是也一直好好的吗？也就没再多想。”

何寻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起身告辞，又叮嘱道：“目下这桩案子还在调查中，为崔会首自身着想，还望对这些谈话保密。”

崔无忌道：“这是当然。”顿了顿，又道：“若是二位查到害死樊公的真凶，还望告知一声。”

出来崔窑，何寻问道：“周兄觉得呢？”

周时臣道：“崔无忌没有嫌疑了，可余茂盛实在嫌疑太大。”

余茂盛是都帮中最强硬的人物，名下有船帮及小南窑，是景德镇的实力派人物，在运输业及圆器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每每镇上有大规模的行帮冲突，多是因其不肯相让。他看不起徽帮，认为多是逐利小人，也看不起杂帮，认为只是乌合之众。

或许余茂盛从崔无忌口中得知崔国懋写信邀请樊高到景德镇促成崔窑、吴窑联盟后，大起恨意，遂先买通湖盗拦截樊高座船，后发现樊高未死，又将其杀死在瓷庄中。

而今何寻用周时臣之计，放出风声，以假信诱使真凶出现。圈套刚刚设好，余茂盛的侄子余潭生便出现在魏氏作坊中，可谓巧得不能再巧。

何寻道：“我们捉住了余潭生，是个有用的筹码。不如还是按照周兄原先的计划，去登门拜访背后主谋。”周时臣道：“甚好。”

余茂盛主持都帮具体事务，平日住在都昌会馆中。何寻与周时臣来到会馆，也不待人通报，径直闯了进来。

却见余茂盛自客厅奔了出来，问道：“是潭生回来了吗？”

何寻道：“不是余潭生，是我和周公子登门拜访，余帮主没有想到吧？”

余茂盛当即虎下脸，问道：“二位不待通报便直闯入厅，所为何事？”

何寻道：“只是专门来告诉余帮主，今晚余潭生回不来了。”

余茂盛道：“这话什么意思？”

何寻道：“什么意思，余帮主心中最清楚不过。”

余茂盛一拍桌子，喝道：“何巡捕，就是巡检司陈通判在此，也要对我客客气气。你一个小小巡捕，未免太过嚣张。来人，送何巡捕、周公子出去。”

周时臣忙道：“余帮主……”

余茂盛道：“不必多言。赶出去！当我都昌会馆是什么地方！”

都帮弟子遂一拥而进，将何寻、周时臣二人半拉半扯着推出了都昌会馆。会馆大门随即“咣当”一声关上了。

周时臣立定脚步，不禁苦笑道：“久闻余茂盛刚硬如铁，今日算是亲身领教了，传闻果然不虚。”

何寻也道：“本来还想跟对付崔无忌一样，拿话试探出真相，碰上余茂盛这号人物这种脾气，还真没辙了。”

忽有兵卒赶来报道：“余潭生跑了！”

何寻大吃一惊，问道：“怎么跑的？”

兵卒道：“小的们押着余潭生回去衙门，快到周窑时，正好遇到金英、操骥二位公子，说是要去周窑探访周公子，见锁了余潭生，便叫住小的们询问究竟。不想余潭生忽然撞开左右，窜进了小巷子。”

何寻怒道：“余潭生戴着锁链和手铐，你们还能让他逃掉？”

兵卒道：“小的们急忙去追，可出了巷口，余潭生人就不见了。天黑一时搜索不及，竟给他逃走了。”

何寻狠狠瞪了兵卒一眼，回头看了看都昌会馆大门，道：“难道是余茂盛暗中派了人营救接应余潭生，所以他刚才才敢如此有恃无恐？”

周时臣道：“不好说。但目下没有了余潭生，可是不容易揪出余茂盛来。”

何寻便命兵卒立即返回巡检司，连夜发出通缉告示。

兵卒问道：“要以什么罪名捉拿余潭生？”

何寻道：“就说他意图入室盗窃，又拒捕打伤兵卒。”见兵卒有所迟疑，喝道：“还愣在这里做什么？”

兵卒忙不迭地应命去了。

樊高一案是陈年旧案，事隔十年，线索全断，基本上无迹可寻，好不容易有所进展，却因为余潭生的逃走再一次陷入困境。以都帮的势力，要想再捉住余氏，可谓难如登天。何寻越想越是生气，连声痛骂手下人不争气。

周时臣道：“事已至此，骂也是无用。或许我们还能找到另一条线索。”何寻道：“什么？”

周时臣道：“昨日在吴窑，是李新喜告诉我二人，说崔无忌几次找余茂盛议事，提及樊高，还说崔无忌其实知悉崔国懋写信给樊高一事。”

何寻道：“不错，周兄还追问了消息来源，但李新喜只说消息十分可靠。”

李新喜之所以能知道都帮首脑人物的谈话内容，一定是都帮内部泄露出来的。说不定是李氏丈夫吴明官生前往崔窑里面派了眼线，正如有

人——具体说是余茂盛——往徽州会馆置放眼线一样。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李新喜的眼线便可以大派用场，大可以利用他来得到余茂盛买盗杀人的证据。

何寻一经提醒，立即醒悟，道：“还是周兄脑子快，不错，我们这就连夜赶去吴窑。”

虽则夜色已深，李新喜却还没有睡下，听说周、何二人深夜到来，料想必有大事，急忙出来迎客。

周时臣便直接说明了来意，道：“我想知道娘子的消息来源。若不是出于无奈，我与何巡捕也不会这么晚赶来。”

李新喜道：“当真如周公子所言，这已经是樊高一案的最后线索了？”周时臣道：“是。”

李新喜想了想，毅然道：“那好，我便如实告诉二位。唉，希望希娘知道后不要怪我。”

何寻大吃一惊，问道：“这跟魏希光有关？”

李新喜点点头，道：“是希娘告诉我的。”

周时臣道：“希娘她……她如何会知道？”

李新喜道：“看来周公子还不知道，希娘新带了四名徒弟，其中有两名是都帮子弟，另两名是浮梁本地人，统一在都昌会馆中学艺。”

周时臣“啊”了一声，道：“我竟不知道……”又忙问道：“这是希娘自己的意思，还是都帮强迫她所为？”

李新喜道：“是希娘自己的意思。她说她不希望因循祖规而令掣窑绝技就此失传，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宣扬之事，所以一直在暗中进行。”又意味深长地看了周时臣一眼，道：“我还以为希娘已经告诉了周公子。”

何寻很是不解，道：“魏家娘子肯收徒弟，这是好事，可都帮名声最差，她为什么要选都昌人作弟子？”

李新喜道：“一是都帮之前曾偷过师，有些底子。二来希娘说都昌人能吃苦，又异常勤奋，远胜杂帮和徽帮。她还说，如果世上有人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一门技艺，一定非都昌人莫属。”

后来果不其然，魏氏四名徒弟中，只有两名都昌弟子学会了掣窑技术^[4]，而两名浮梁弟子始终未能出师。这是后话。

周时臣问道：“那么希娘一直都住在都昌会馆里？”

李新喜道：“希娘和珠妹在我这里住过一阵，后来才搬去都昌会馆。抱歉，周公子，我不是有意瞒你，而是希娘不让我说。”

周时臣心情复杂，点头道：“我知道，我不会怪娘子的。”

李新喜送二人出来，又特意叮嘱道：“周公子，你千万要当心。那匿名告发令徒的人，其实是针对公子，怕是不会就此干休。”

出来吴窑，何寻道：“看来人人都猜匿名者的目标是周兄你。好在这个匿名者目下已经不匿名了，只是暂时没有证据抓他而已。周兄真打算利用魏家娘子来接近余茂盛吗？”

周时臣道：“不，没这个打算，那样太危险。”又问道：“如果希娘是在都昌会馆教授掣窑技术，余潭生会不会真的只是去魏氏作坊取工具？”

何寻道：“那他为何要逃跑？”

周时臣道：“不错，就算余潭生真的只是去取工具，余茂盛仍然嫌疑最重。”几次东顾，仍放心不下都昌会馆的魏希光。

何寻对此心知肚明，劝道：“时候不早，目下已是半夜，就算周兄要找魏家娘子，还是明日再说吧。”

周时臣道：“也好。”

与何寻分手后，周时臣不愿意就此回家。心头郁郁，微有茫然之感，便信步来到昌江，在江边寻了块大石，就此坐了一夜。直到星月西沉，长夜将逝，将近拂晓时分，才长舒一口气，终于下定决心，起身回来周窑。

却见周窑大门开了小半边，矜稠正顶着初冬的寒意，在门槛后来回徘徊。周时臣一见之下，大是感动，急忙跨过门槛，握住侍女的两只小冰手，放入自己怀中，问道：“你等了我一夜吗？真是个傻丫头！”

矜稠虽欣慰公子平安归来，仍然缩回双手，没好气地答道：“不独我在等，还有金、操二位公子。”

周时臣大为意外，问道：“金英、操骥还在？他们人呢？”

矜稠道：“二位公子本来一直等在大厅里，眼见天快亮了，公子你还没回来，实在熬不住，便说先回去了。”

周时臣笑道：“原来你不是特意等我，是为了有客人在，不得不陪着。”

矜稠道：“谁说不是呢？公子，你快去歇息。服侍你睡下，我也得去眯一会儿，今日还有许多事要忙呢。”

周时臣道：“是为了瓷庄的事吗？”

矜稠道：“嗯，上午安排了道士作法，然后预备清点一下。明日再叫人把那些用不上的东西抬走，再看公子……不，是魏家娘子喜欢什么，去买些新的家具添上。”

周时臣道：“矜稠……”矜稠道：“嗯。”

周时臣叹道：“你真的是我的小心肝，最贴心不过。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矜稠起先很是喜悦，但随即又板起了脸，问道：“我是公子的小心

肝，那么魏希光魏家娘子在公子心中又算什么？”

周时臣道：“那不一样。”料想一说开，侍女便会不大高兴，忙道：“先不说这个，你去睡吧。我也躺下了，正如你所言，今日还有许多事要忙。”

一直睡到下午，周时臣才起身，矜稠早已出门去办事了。他胡乱吃了两块咸水粑，正要出门，徽帮会首黄云霄又派人来请，原来是樊氏管家林童今日将要离开浮梁返回广东。临行前，林童想再见周时臣一面。

周时臣本急着去都昌会馆找魏希光，闻言只得改变计划，前去徽州会馆为林童送行。又陪同黄云霄一路送其到码头。林童已认定那骷髅便是主人樊高的首级，道：“我家主人沉冤十年，是否能够昭雪，就全拜托周公子了。”当众朝周氏行跪拜大礼。

周时臣忙扶起林童，道：“林管家不必如此，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相信天理昭彰，樊公一案终会水落石出。”

送走林童，黄云霄又告知吴祥瑞已转押到浮梁县署，他已跟知县杨延槐打过招呼，相信杨延槐走个过场后，便会在机会合适时释放吴祥瑞。而黄氏早已将浮梁大狱上下打点好，吴祥瑞受到特别优待不说，还专门请了大夫给他治疗刑伤。

周时臣闻言，这才大略放了心。

黄云霄又道：“为避嫌起见，周老弟暂且不要去探访吴祥瑞，等他正式出狱再说。”

周时臣愕然道：“就算吴祥瑞是东洋人，那也是我正式开红禁收的徒弟，我去探访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黄云霄道：“周老弟忘了有人千方百计地要对付你吗？你现下主动离吴祥瑞远点，对你有好处。”

周时臣这才默然。

黄云霄拍了拍周时臣肩头，道：“害周老弟的人，也派了眼线在我徽州会馆，算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一起来找出这个人。周老弟昨日跟何巡捕忙了大半天，可有什么收获？”

周时臣道：“我与何寻一致认为这人应该就是害死樊高的主谋。”大致说了经过。

黄云霄转头看了看码头立柱上张贴的通缉余潭生的告示，讶然道：“原来官府捉拿余潭生就是因为这个？周老弟竟认为主谋是余茂盛？”

周时臣反问道：“难道黄先生觉得不可能？”

黄云霄道：“我宁可相信是崔无忌所为，也不相信余茂盛能有心计做出这种事。”

周时臣道：“可就目下证据来看，余茂盛嫌疑最大。”

黄云霄道：“就余茂盛那鲁莽性子，还能想出往徽州会馆派眼线的主意？”摇头自去了。

周时臣见天色不早，便自往都昌会馆赶来。刚出镇子，便遇到一群人，正急匆匆地赶路，似是有什么心急火燎的事。

忽有人停下脚步，指着周时臣讶然道：“这不就是周公子吗？”

虽则暮色苍茫，但仍依稀能认出那些是都帮弟子。周时臣便主动上前招呼道：“天就快黑了，各位还要赶到镇上办事吗？”

一人笑道：“瞧咱们运气多好，正要去找周公子，他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又问道：“何巡捕人呢？怎么只有周公子一个人？”

周时臣道：“我们昨夜分了手，今日还没有见过……”

一语未毕，后脑重重挨了一下，晕了过去……

[1] 开启熄火后的窑炉，余温仍然很高，瓷匣犹红。佣工通常用厚布蘸水套手，仍用湿布裹头面，从窑中抢出坯匣。

[2] 茅瓷指有点小毛病的瓷器。瓷器出窑后，窑工执火镰削去泥渣，凡茅瓷者，声不脆，即便打下。好瓷器击打之，则如动听的音乐。鉴别瓷器色面，共分六种：青胎（景德镇行话，最好的瓷器都叫做青瓷）、正色、次色、正脚、下脚、炭山（即废品）。

[3] 邮驿：中国古代“置邮而传令”的通信机构。自殷周时期起，历代都辟有驿道，设置驿、站、铺，配相应的房舍、铺陈、饮食、马廐、畜力、人夫，以传递官府文书；护送官物，供过境人员食宿、换马。至清朝末年，随着邮政的兴办，邮驿制度先后废止。另外，除官邮之外，民间还有自办的“私邮”系统，通常以沿途“逆旅”（逆为“迎接”之意，逆旅即为旅店）和“邸店”（古代供客商住宿、堆储商货、进行买卖的商号）为点，类似官邮的驿、站、铺，连成交通线。

[4] 今江西景德镇仅有两位掌握着窰窑技艺的老手艺人，名余云山、余和柱，年龄都在六十五岁以上，均是都昌余氏后代。

第九章 侧身天地

瓷业是景德镇经济的基石，民窑则是柱础，全靠众多民窑辛勤劳作，才支撑起了陶阳一片天。景德镇之所以成为瓷都，重要的一点是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高岭土，然随着高岭土逐渐消耗殆尽，原料优势已然不在。而景德镇仍能维持瓷都地位不倒，则是因为荟萃了大量优秀匠师之缘故。若是有人刻意打破这种平衡，便极有可能造成本地瓷业萧条。



瓷有窑惊等政庞，未如硬口足摧撞。
饮羊俗革关风教，莫更欺人卖过江。 [1]

釉如密水亦如浆，船载人挑上釉行。
记得盖冈元献宅，十分龙脉九分伤。 [2]

——龚弑《陶歌》

等

到周时臣再醒来时，却是伏在什么人的背上，被人背着行走，后脑剧痛如裂，想要动上一动，才发现双手已被缚住。

此时天色已黑，一行人摸黑赶路。周时臣勉强仰头观星，辨认出正朝东去，很是纳罕，问道：“你们不是都帮弟子吗？为什么打晕我，又将我绑起来？”

背负的那人听到周时臣醒了，便将他放下来，道：“周公子既然醒了，就自己走。若敢叫喊呼救，休怪我们手下无情。”

周时臣道：“是余帮主派你们来捉我的吗？”

一人喝道：“别那么多废话，把他嘴堵上。快走！快走！”遂有人应声解下自己腰带，勒入周时臣口中。

周时臣暗叫不妙，心道：“这一定是余茂盛知道我已经怀疑他，要先杀了我灭口。但昨日我与何寻同时拜访过余氏，我若失踪，余茂盛嫌疑最大，他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转念想道：“是了，余茂盛一定是先对付我，从我这里逼问出到底知情多少后，再设法对付何寻，所以适才那些人才问我何寻人呢，是怕何寻知道我人往都昌会馆来了。”

他本来是要去都昌会馆找魏希光，却不想自行投入了余茂盛的罗网，不免有些后悔，但仍心存侥幸，暗道：“我是杂帮会首，余茂盛该知

道轻重。他决计不敢杀我，顶多只是要从我身上逼问出究竟。他肯定知道余潭生已经逃掉，等到他知道官府并没有实据来指认他时，多半就会放了我。”

到了都昌会馆，周时臣被径直带来后堂。余茂盛正怒气冲天地等在那里，一见周氏被押解进来，便上前点着其鼻子道：“周时臣，你虽是杂帮会首，好在还算守规矩，我都帮与你一向井水不犯河水，是你先惹上我，休怪我无情。”

周时臣口中勒了布带，只“呜呜”了两声，却说不出话来。余茂盛便命人解开布带。

周时臣顾不得满口的咸汗味，忙道：“余帮主为何动这么大肝火，就因为昨晚我与何巡捕冒昧擅闯了会馆吗？”

余茂盛冷笑道：“我就知道你会一味推诿。带他去看！”

都帮弟子便将周时臣带进偏厅，却见厅正中躺着一具年轻男子的尸体，正是余潭生。他依然戴着官府的手桎和锁链，但人已是面目全非，手指尽被折断，脸上、胸口用利刃划出一道道口子，两只耳朵也被割开，只剩耳垂一点皮肉连在颈上。

如果周时臣不是之前见过余氏戴着手桎、颈钳刑具，断然认不出眼前的血人即是余潭生。他一时愣住，问道：“怎么会这样？”

余茂盛道：“让他跪下！”命人将周时臣按跪在余潭生尸体前，道：“你为什么要杀我侄子？”

周时臣道：“我哪有……”

一语未毕，便有竹条抽到他背上，一直抽了十下才停手。

余茂盛道：“你昨晚跟那姓何的巡捕寻上会馆，说潭生回不来了。结果今日我船帮船户便发现了他的尸首，怎么说？”

周时臣道：“我完全……”未及说完，背上又被竹条抽了数下。只觉得后背火辣辣作疼，强吸一口气，道：“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余茂盛冷笑道：“哼，死到临头，还要狡辩！我们都昌人有仇必报，我不管你周时臣是什么杂帮会首、名门公子，你害得我侄子丧命，我要拿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周时臣大惊失色，道：“余帮主，你听我说……”却没人听他解释，背上又招来一阵猛抽。

余茂盛握住周时臣下巴，迫他抬起头来，道：“我先杀了你，再去捉姓何的。周时臣，你看好了，是我余茂盛杀了你，你变成鬼后，尽管来找我报仇。”

周时臣喘了几口大气，道：“余帮主，你听我解释，我没有杀余潭生。”

余茂盛狂怒之下，根本听不进去，连声叫道：“来人，砍下姓周的脑袋，放在潭生灵前祭奠，尸身送去火窑化了。”

周时臣亲眼见到余茂盛如此暴躁易怒，又不听人言，这才明白黄云霄所言不相信余茂盛有心计一说，可他自己目下已是砧板上的鱼肉，生死操纵在对方手中。几名都帮弟子抢上前来，两人分执住他肩头。又一人扯住他头发，迫他俯身低头。另有一名都帮弟子拔出刀来，作势欲斩。

周时臣一时冷汗直冒，暗道：“想不到我周时臣一生自负，竟会如此窝囊地死去。”

忽有人急闯进来，叫道：“余帮主，且慢！”却是魏希光。

余茂盛忙迎上前道：“魏师傅，你怎么来了？是我们动静太大，吵醒你了吗？是我不对，来人，快送魏师傅回房休息。”

魏希光却不肯走，道：“周公子是堂堂杂帮会首，余帮主怎可滥用私刑，将他绑来，还预备胡乱杀人？”

余茂盛登时拂然不悦，道：“我们都帮上下都敬娘子为师傅，但魏师傅不算都帮中人。目下我正在处理帮中事务，魏师傅不该擅闯进来。至于我要做什么，魏师傅不必关心，也最好不要多问，这跟你没什么关系。”

魏希光道：“周公子是我未婚丈夫，余帮主要杀他，还敢说跟我无关？”

堂中所有人，包括周时臣在内，都大吃了一惊。余茂盛愣了好半晌，才结结巴巴地问道：“魏师傅不是……不是不能嫁人吗？”

魏希光道：“魏氏拳窑秘技不准传给外姓人，我还不是一样收了你都帮弟子作徒弟？”环顾一圈，道：“你们全帮上下都敬我为师傅，目下却要杀死师傅的未婚丈夫，等于欺师灭祖，当真做出了这等事，可还有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余茂盛道：“我竟不知道魏师傅跟周时臣……原来……嗨……”

他虽然莽撞凶狠，却是尊师重道之辈，一时十分苦恼。

魏希光道：“余帮主，我不是有意要庇护周时臣，但你总得给人一个申辩的机会。不妨等周时臣说完经过，若果真是他杀了令侄，那么我也无话可说，任凭余帮主杀他为潭生报仇。”

余茂盛喜出望外，道：“魏师傅如此通情达理，我总得给你一个面子。”命人解开周时臣，扶他到椅子中坐下，道：“周公子，魏师傅正在都昌会馆倾力教授拳窑秘技，于我都帮有大恩，她的话，我不能不听。我就再给你一个辩说的机会。但如果真是你杀了我侄子，我还是要杀你报仇。”

周时臣道：“那好，我先申明我对令侄不幸遇害一事全不知情。”

余茂盛怒气未消，道：“你当然会这么说。你不知情，为何跟何寻跑来说潭生昨晚回不来了？”

周时臣听对方仅仅凭简单的一句话便断定自己与何寻是杀害余潭生

的凶手，不由得啼笑皆非，由此也愈发相信余茂盛不会是那买盗杀人的主谋，忙告道：“因为昨晚何巡捕手下逮捕了令侄余潭生，预备押送他到巡检司大狱关押，所以我二人当然知道他回不来了。”

余茂盛摆手道：“这我知道，潭生身上戴的这些，都是官家刑具。”

周时臣道：“那么余帮主也该知道，余潭生在押送途中逃走。而那个时候，我与何巡捕人根本不在镇上。”

余茂盛道：“我看到了通缉告示，说是潭生到魏氏作坊盗窃财物，又拒捕逃走，这本身就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一点，魏师傅可以作证。”

魏希光点头道：“是我临时需要一件旧工具，所以派潭生去魏氏作坊寻找。这其中，应该是起了误会，毕竟旁人不知道我私下带徒弟的事。或许何巡捕手下见潭生深夜莫名闯入作坊，一时不知究竟，所以才将他拿下。”

余茂盛道：“魏师傅分析得倒是有几分道理。”

周时臣道：“我想问问余帮主，如果余潭生是受希娘所派，到魏氏作坊取工具，那么便问心无愧，到巡检司大堂说清楚便是了，为何还要拒捕逃走呢？”

余茂盛一时语塞，答不出来。一旁一名叫聂名景的都帮弟子插口道：“这有什么奇怪的，潭生哥到了大堂，要说清楚经过，就得说出魏师傅来。而魏师傅暂时不希望旁人知道她正在都昌会馆教授拳脚秘技。可潭生哥不说实话，便要被官府诬陷为盗，到时刑罚加身，饱受皮肉之苦。保险起见，当然是逃走为上。”

余茂盛一拍大腿，道：“不错，正是这个道理。”

周时臣亦觉有理，他既已认定余茂盛不是买盗杀害广东商人樊高的主谋，当然也就完全相信余潭生到魏氏作坊是为了寻找工具，况且还有魏希光为他作证。

余茂盛又道：“而且逃走可能只是你跟何寻在搞鬼，潭生既然逃掉，为何不回来都昌会馆？或是随便寻家船户躲起来，反而遭了如此毒手？一定是你们暗害了他。”转头看到侄子血肉模糊的惨状，怒火又再度燃红了脸面。

周时臣忙道：“余帮主，找出真凶要紧，不要让怒火蒙蔽了你的心智。”

余茂盛道：“真凶？真凶不就是你与何寻吗？”

周时臣道：“不是。余帮主请看，令侄死前，曾被人残酷拷打过，明显是要逼问什么。我承认，官府捉拿余潭生，是因为一桩陈年案子，入室盗窃只是个由头。”

余茂盛闻言，立即激动不已，挥拳怒道：“果然是表面一套，背地一套，你还敢说你没加害潭生？一定是你与何寻先假意制造机会让潭生逃走，再暗地捉住他，好任意拷打。”

周时臣道：“如果是我害了令侄，我大可不必告诉余帮主这一节。请您老人家冷静些，听我把话说完。既然官府逮到了余潭生，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用刑拷打，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呢？”

余茂盛道：“我哪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

聂名景插口道：“或许周公子你也知道我们都帮不好惹，私下用刑方便些。”

周时臣道：“那么总该是为了什么事吧。到底有什么事，能令我与何巡捕如此大费周章地折磨余潭生，事后还要杀人灭口呢？”

余茂盛立即转过头去看徒弟，示意聂名景接口，聂名景居然也支支吾吾起来，道：“谁知道周公子和何巡捕在搞什么，说不定有什么针对都帮的阴谋。”

魏希光忽插口道：“周郎，我相信你没有害潭生，但你似乎有所隐瞒。你该知道余帮主是个直脾气，他或许性子不好，但却是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值得信赖。不如将你所知全盘托出，再设法帮助余帮主找到真凶，或许能打破今日僵局。”

周时臣道：“既然希娘都这般说了，那我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这一切，全是因为十年前广东商人樊高的遇害。”当即原原本本说了经过。

余茂盛惊愕地张大了嘴巴，愣了半晌才问道：“你说有人买通湖盗拦截了樊高的座船，这……这怎么可能？”

魏希光道：“当初湖盗大头领妻子刘原姑将经过情形告诉周郎时，我人就在旁边，亲耳听到了这一段。”

聂名景问道：“周公子与何巡捕设计捕捉潭生哥，是在怀疑我们余帮主吗？”

周时臣道：“当时看来，余帮主嫌疑最大。但圈套并不是针对余潭生本人，只是要诱捕前来魏氏作坊寻信的凶手，偏巧余潭生在官兵的伏击圈中出现，所以才逮捕了他。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是余帮主派来寻找密信的。”

余茂盛脑子一时转不过来，忙转头问道：“周时臣刚才提到那个叫郑千年的湖盗，他的事是真的吗？”

聂名景忙道：“不是真事。只是周公子利用了镇上郑千年杀死巡捕方何的传闻，有意说郑千年到魏氏作坊是要找什么东西，如此便能引真凶上钩。”

余茂盛听得半懂不懂，又追问了一番，才道：“我大概明白究竟了，就是周公子你怀疑我曾写信给湖盗，收买他们拦截樊高。但因为事隔数年，没有查案的线索，你与何寻便设下圈套，诱我自己露出马脚。昨晚潭生去魏氏作坊寻取工具，赶上时候、地点不对，愈发加重了你对我的怀疑。所以何寻命人将潭生押回巡检司，又和你赶来都昌会馆，意图用潭生来套我的话，是吧？”

周时臣道：“大致是这样。不过……”忽见都帮弟子均在暗暗发笑，

不禁愕然，问道：“各位笑什么？”

聂名景笑道：“我们余帮主不识字的，这里就没几个人识字。还写信给湖盗呢，真真好笑。我们余帮主要害人，犯得着去收买湖盗吗？我们船帮有的是人。”

余茂盛忙斥道：“别信口乱说。周公子，原来你是在查樊高的案子。我虽然不喜欢樊高那个人，但他是老崔的好友，我决计不会害他，暴打他一顿倒是有可能，为他那一套不切实际的联盟说辞。”

顿了顿，又叹道：“我一直以为樊高再没出现，是因为老崔不在了，竟想不到他早就莫名死在了镇上。想想实在可怜，老崔死前还急切地等待樊高到来，而他却在鄱阳湖上遭了湖盗暗算。周公子，我很感动，你一个外人，居然肯挺身而出，为一桩旧案劳心劳力，而我还差点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了你，还打了你那么多下，实在不好意思。”

又命人取来竹条，递过来道：“周公子，你打回给我。我脾气太坏，不听你辩说，差点害你性命，该打。”

周时臣忙接了竹条，随手扔掉，道：“余帮主是性情中人，令侄又惨遭荼毒而死，心情可以理解。”又道：“祸福相依，若不是适才余帮主一力要杀我，我兴许还会继续怀疑你。”

余茂盛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杀周公子，反而没嫌疑了？”

周时臣道：“真正的凶手，一定想知道我到底知情多少，手上到底有没有那封信，哪会一句都不问，便直接喊打喊杀呢？”

余茂盛挠挠头道：“似乎是这个道理。周公子，你机智聪明，认为是谁杀了我侄儿？”

周时臣道：“无须多问，应该就是那个收买湖盗的真凶了。”

风声既已放出，那真凶即使并不相信，然为免除后患，绝不会无动

于衷，一定会来魏氏作坊寻信。或许他人早已经到了，发现了作坊有什么不对劲儿，一直在暗中窥测。又或许他人晚到了，余潭生已作为嫌疑人被捕，他遂一路跟踪。

正好余潭生寻机逃走，真凶意外得到了机会，他应该是在官兵搜捕到余潭生之前，假意收留或是制服了对方。余潭生虽然孔武有力，但身上戴着刑具，难以匹敌。

真凶随即将余潭生带去隐秘之处，疯狂逼问他及官府对樊高一案到底知情多少。在真凶看来，都帮崔氏与樊高案紧密相连，余潭生则是都帮的代表，或许多少了解到什么。而其实余潭生根本一无所知，不过是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误打误撞闯入了官兵罗网，当然什么都答不出来。真凶遂施以残暴酷刑，但仍一无所获，最终将余氏灭口，尸体抛入昌江中。

余茂盛听了周氏推测，呆了呆，问道：“这么说，应该不是巡检司或是郑千年害死我侄儿了？”

周时臣只觉得对方的问题实在怪异，一时不及多想，忙道：“当然不是。巡检司是就樊高一案诱捕了余潭生，好不容易才逮到的嫌疑人，尚未过堂，为何要轻易杀他？至于郑千年……”

转头看了魏希光一眼，道：“他已经杀了一人，而且不是普通人，是巡检司的巡检，理该立即逃亡才对，如何还会滞留在镇上，任人追捕？”

余茂盛道：“那么要如何找到真凶？还请周公子加以明示，我不信合我都帮上下，竟找不到一个人。”

周时臣道：“目下对方身份未明，但我自信能追查到他。余帮主若是信得过我，就交给我来办。若是都帮弟子倾巢而出，反而会打草惊蛇。”

余茂盛道：“那好，等到找出真凶之日，我再向周公子行大礼道谢赔罪。”

他亲耳听到魏希光指认周时臣是其未婚夫，又见二人不时眉目传

情，便道：“这里预备做成灵堂，二位私下一定还有话谈说，不妨另外寻个安静所在。来人，送魏师傅和周公子去客厅。”

魏希光忙道：“不，太晚了，我该回房去歇息了，明日赶早还去景德医馆接珠妹。”出来偏厅，仍有意顿住脚步。

周时臣忙追出来道：“希娘，你又救了我一次。我真不知该怎么谢你。”见对方不作声，便试探问道：“那个……你说我是你未婚丈夫，可算是正式答应嫁给我了？”

魏希光羞红了脸，道：“我是为了救周郎，才不得不那么说。不然以余帮主的脾气，你人早死了。”

周时臣道：“当众说出来的话，哪能反悔？”顺势上前抱住魏氏，道：“等这里的事一了，我就带你回苏州，好不好？”

魏希光满面娇羞，低声道：“周郎肯为我放弃这里的一切吗？”

周时臣道：“虽然有些舍不得……”

忽有都帮弟子奔过来叫道：“何巡捕来了，指名要找周公子。”

魏希光便趁机挣脱开去，转身跑了。

周时臣不便追赶，只得进去偏厅，跟余茂盛打了声招呼，告辞出来。何寻手按刀柄，正在大门外徘徊。周时臣忙过去问道：“何兄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何寻问道：“我到周窑找不到周兄，猜你一定来了这里。见到魏家娘子了吗？”周时臣道：“见到了。”

何寻道：“她当真是在这里教授外姓子弟拳窑绝技吗？”

周时臣道：“是。若不是她有这重身份，我多半已经被余茂盛杀了。”大致说了经过。

何寻听说余潭生已被人虐杀而死，大吃一惊，道：“这是何时发生的事？”

周时臣道：“根据余潭生身子泡水程度来看，应该是昨晚。”

何寻忙要进会馆查验尸体。周时臣道：“何巡捕还是先不要进去的好。余潭生本来与案子无关，是意外闯入了圈套，被官府抓捕后才惹祸上身。他的死，你我多少有些责任。而余茂盛脾气暴躁，又不计后果，怕是一言不合，便要动手，到时无人能阻止。”

何寻道：“余潭生未必是无辜的，不然他为何要逃跑？”

周时臣道：“都帮解释说，是因为希娘不希望她教授拳窑绝技一事传出。”

何寻道：“那么余潭生仍然可以坚持说是去作坊借工具啊，魏家娘子也会为他作证。”又从怀中取出一柄短刀，道：“周兄请看这个，这是昨晚在余潭生身上搜到的刀，当时我未能拔出来。”

周时臣道：“我记得，余潭生说曾经拿这柄刀搅拌过米浆，这倒是拳窑必备的工艺之一。”

何寻道：“但我今日设法拔出了刀，虽然被米浆泡过，但刃身尤其是刀柄这里，仍然能见到残余血迹，还有刀鞘。”

周时臣道：“确实是血，而且还很新鲜。”微一思忖，便又回身来求见魏希光。

魏希光正和衣躺在床上，满腹情思，听说周时臣与何寻一道求见，料想又出了大事，忙赶了出来。

何寻刚亮出短刀，魏希光便认了出来，问道：“这不是余潭生的刀吗？”

何寻道：“娘子见过这刀？”

魏希光道：“嗯。余潭生虽不是我徒弟，但余帮主专门指令他从旁协助，好及时满足需要。昨日我在会馆教习拳窑，先教调浆，余潭生性子急，一时等不及去寻工具，便从腰间拔出刀来，当作搅棍，搅起了米浆。”

周时臣道：“余潭生拔出刀了吗？希娘可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魏希光想了想，道：“刀出鞘的那一刹那，我好像见到了刀刃上有血。不过那只是瞬间，我几乎没什么印象，也没有多问。怎么了？”

周时臣低声与何寻商议了几句，正色告道：“希娘，应该不是郑千年杀了巡检方何，而是余潭生救了你。”

魏希光大为愕然，道：“怎么会呢？不是有人亲眼见到了郑千年吗？”

周时臣道：“那些证人的证词各自矛盾，前后不一，并不可靠。而余潭生昨晚在魏氏作坊被抓获时，明确对郑千年及珠宝一说持否认态度。他以为何兄派兵卒守在魏氏作坊是为了抓捕郑千年，还刻意嘲笑了何兄，这表明他知道真相。而所谓李四保珠宝是计一事，只有我、何兄、陈通判和宋幕僚四人知道，连埋伏在魏氏作坊的兵卒都不知究竟，余潭生更不可能知情，那么他知道的真相就是郑千年杀死方何的真相了。”

余潭生被捕后，何寻下令将他带回衙门时，余氏居然威胁何寻不要落个跟方何一样的下场，足见他心中愤怒，也认为方何死得应该。然当何寻怒而追问“方何是什么下场”时，余潭生又改口说方何已被湖盗郑千年杀了。他突然的泄气，不在于他畏惧何寻的气势，而是不愿意再多谈方何，这于他而言，是个极端敏感的话题。

再之后，当余潭生以为何寻派兵埋伏在魏氏作坊是要抓捕来此寻找珠宝的郑千年时，立即嗤之以鼻，称珠宝一事只是旁人附会。余潭生不可能知道这是官府之计，却能事先知道是附会，表示他知道郑千年早已经死了，至少没有活着返回景德镇。他既知道这一层，便表明知道郑千年杀死方何一案的真相了。再联系到余潭生是余茂盛指令照顾保护魏希

光的人，他刀上又有新鲜血迹，事情便相当清楚了——

那一晚，周时臣以勾结倭寇罪名被方何逮进巡检司。魏希光得讯后，便与珠妹一道赶来官署，想找方何帮忙营救。后来方何出来，先假意对魏希光示好，提出要送她回家。魏希光不便提及自己已搬往都昌会馆居住，又要敷衍讨好方何，便一道回来魏氏作坊。不想方何心存歹意，早有心占据魏氏处子之身。关键时刻，赶来查看的余潭生愤然出手，杀死了方何。又召来都帮弟子善后，将方何身子用其衣衫裹住，搬了出去。当时珠妹和魏希光均已经晕厥，对此竟毫不知情。

方何身份特殊，是官府中人，必须得让其彻底销声匿迹，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尸骨彻底烧成灰，正如余茂盛本来要如此对待周时臣一样，因而余潭生与帮众一定连夜将方何尸体用车运往小南窑焚化。又因不慎在魏氏作坊附近留下了血迹，掩饰不及，便干脆散布说是郑千年杀死方何。因为镇上传闻，湖盗之所以一败涂地，全在于其二头领郑千年被魏希光迷得神魂颠倒。既然方何意图对魏希光不轨，那么以郑千年作为凶手最合适不过。于是余潭生连夜令都帮弟子散布流言。在景德镇这样的地方，积毁销骨，三人成虎，流言当真有众口铄金的力量。真假证人都纷纷称自己看见了郑千年，郑氏杀死方何遂成定论，竟然连周时臣和何寻都被瞒过。

如此，便能解释余潭生明明与樊高案无关，却要撞开兵卒逃走的原因。他杀了巡检司的巡检，又将其焚化灭尸，而今又被巡检司兵卒以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逮捕，心中多少害怕东窗事发，而一旦坐实罪名，下场可想而知，是以无论如何要设法逃走。

只是万万料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另外有人亦在窥测余潭生的行踪，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寻到所谓的珍宝，又对案情知道多少。余潭生由此饱受折磨，最终被杀死灭口。

之前周时臣对船帮帮主余茂盛和盘托出后，余氏第一句话是不相信有人买通湖盗劫杀樊高，第二句话则是问湖盗郑千年重回景德镇是否为真，可见他也知道郑千年杀方何一说本是子虚乌有。而余茂盛之所以一度认定是周时臣及何寻动用私刑杀了余潭生，也是因为余潭生曾杀死巡检司巡检之故，怀疑巡检司已发现蛛丝马迹，要以私刑报复。

魏希光听完推测，先是愕然，随即脸上现出红晕，反而露出舒畅的神色来。那郑千年为了她重回浮梁并再度杀人的故事，多少给她心理上造成了压力，而今既发现这一切只是用来掩饰真相的谎言，她的心里陡然轻松了许多。

何寻道：“要验证这一推测不难，直接去找余茂盛对质便是。”

魏希光忙道：“不，不要，何巡捕，我求你不要。这件事本因我而起，而今余潭生又落了个这样的悲惨下场，我不想见到他还要继续背负杀人犯的罪名，牵累家人。”似乎觉得自己的分量太小，不足以令何寻重视，便又将头转向周时臣。

周时臣沉吟道：“说起来，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若不是为了我，希娘也不会为方何胁迫。何兄，你是公家人，我知道说出来会令你为难，可希娘是我未婚妻子，她要我做的事，我不能不做。”

何寻讶然道：“周兄你……你和魏家娘子……”

周时臣道：“我早已向希娘求亲，希娘今日当众同意嫁给我为妻。”

魏希光忙道：“我哪有……”

周时臣道：“那么多都帮弟子，包括余帮主都可以作证的。”

何寻哈哈大笑，道：“恭喜，恭喜。”又正色道：“二位的意思我全明白，既然上头已同意以郑千年杀人结案，又再度追发了通缉告示，那么便继续这样办好了。况且就算上头知道真相，多半也不会因为一个坏蛋方何而去跟都帮开战。”

魏希光大为感激，忙欲朝何寻下拜。何寻忙做虚扶之势，道：“娘子切不可如此。倒是娘子能打破陈规，敢为人之先，好生教人佩服。”又朝周时臣使个眼色，道：“夜色已深，娘子先歇息，周兄得跟我走，我还有重要事情要找他谈。”

魏希光道：“而今镇上不太平，二位路上小心些。”

出来庭院时，正好撞见厨娘鱼量端着一大盘咸水粑往后堂走去。

周时臣闻见糍粑香气，不由得口水直流，忙招呼道：“这么晚了，鱼娘还在忙呢。”

鱼量颇不耐烦地答道：“余帮主要连夜议事，我有什么法子。”走出几步，忽又停下来，转身细细打量周氏。

周时臣颇怜悯对方的遭遇，便有意开玩笑地道：“怎么了？我脸上开花了吗？”

鱼量道：“若论从古至今第一虚伪者，当数周公子你莫属。”冷笑一声，甩手去了。

周时臣莫名其妙，道：“我竟不知我周时臣在外面是这样的声名。”

何寻道：“周兄还不知道究竟吗？”周时臣道：“不知道啊。到底出了什么事？”

何寻道：“有人在周窑发现了那件‘青花见五色’。”

周时臣摇头道：“我早说过，我试烧出的那几件青花，算不上真正的‘青花见五色’。”

何寻道：“不是周兄自己试烧的青花，而是王五那件‘青花见五色’。”

原来今日日暮时分，周窑佣工按惯例盘点时，意外发现货柜中有一只花瓶，正是失踪已久的王五所做的“青花见五色”。佣工们一眼认出后，先是目瞪口呆，随即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处置。

然总有口风不严者，于是周窑再现“青花见五色”的消息瞬时传遍景德镇。人们疯传是周时臣偷走了“青花见五色”，还假意以杂帮会首身份协助官府查案，原来全是掩饰自己的幌子。于是“周时臣”三个字迅即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

彼时周时臣正在赶来都昌会馆的路上，后来又被余茂盛捉住，一番大大折腾，对镇上发生了与己相关的大事，竟是不得而知。大概鱼量在镇上买菜时听到消息，亦由此对周时臣起了鄙薄之意。

周时臣这才知道究竟，忙问道：“原来何兄赶来都昌会馆找我，就是为了这件事？”

何寻点点头，道：“巡检司已经没收了那件‘青花见五色’，预备审问清楚后，再设法还给王五亲眷。虽然众所周知是郑千年杀了王五，然郑千年只是杀人，并没有拿走那件‘青花见五色’。而周兄你曾被人撞见出现在命案现场，还一度被控告杀人，你目下是窃走‘青花见五色’的首要嫌犯。此案因为干系重大，众所瞩目，必须得给民众一个交代，陈通判特命我来带你回去。”

周时臣苦笑道：“这么说，我又成了盗窃重犯了。这下最高兴的应该是潘相了，终于有人坐实了他意图强加给我的罪名。”

何寻道：“其实我知道周兄并不是第一个到达之人。在你去之前，吴祥瑞也去过。他有找过瓷器，但那时‘青花见五色’已然不见了。只是目下情势微妙，吴祥瑞生死难卜，我若说出这一节来，他立即就会转变成重大嫌犯，各种罪名如间谍等接踵而至……”

周时臣点点头，道：“何兄考虑得周到，这一节还是不要说了，我既知道吴祥瑞没有拿‘青花见五色’，不如还是由我来背负罪名好了。”顿了顿，又道：“不过吴祥瑞也不是第一个到达命案现场的人。”

何寻道：“我知道，还有徽州会馆的许民，以及他在途中撞见的那名神秘男子。这一节，宋幕僚已亲自去徽州会馆求证。但陈通判的意思，还是要先将周公子当作嫌犯抓起来。毕竟你最开始是众所周知的命案疑凶，而今丢了这么久的‘青花见五色’又偏巧在你周窑出现。”

周时臣道：“我知道，捉贼捉赃，赃物在我家里，这次我跑不掉了。我跟何兄回去巡检司便是。”

何寻道：“那神秘男子抢先拿到了‘青花见五色’，却一直隐匿不发，偏巧此刻抛出来陷害周兄，宁可舍弃此等贵重物品，很可能……”

周时臣道：“不是很可能，而是一定，他一定跟樊高案有什么干系，之前匿名告发我暗通倭寇的多半也是他，他要倾尽全力阻止我。”

何寻笑道：“看来镇上人人都知道，周兄人比我聪明许多。”

周时臣不解地问道：“这话何解？”

何寻道：“我是正儿八经的调查樊高案的官吏，为什么没有人陷害我？真凶一定知道只有凭借周兄的聪明才智，才能最终破掉案子。”

周时臣摇头道：“未必如此，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真凶才会专门对付我。”

何寻道：“什么特别理由？是因为周兄是杂帮会首吗？”

周时臣道：“我这个杂帮会首不管事，当着跟没当一样。”顿了顿，又道：“如果一定要找理由的话，我想多半因为我是瓷业中人。”

何寻道：“周兄是说，真凶特别针对你，是因为你从事瓷业？”

周时臣道：“最早的樊高案，虽然杀死的是樊高本人，其实针对的目标是崔国懋，多半跟崔氏提及的有人要害崔窑、吴窑的大阴谋有关。”

何寻道：“不错，崔国懋邀请樊高来景德镇，意在促成崔窑、吴窑联盟，而凶手买盗杀死樊高，显然是要破坏联盟。而今我们知道反对联盟的崔无忌、余茂盛都没有了杀人嫌疑，那么真凶一定是崔国懋提及的来头极大者。”

周时臣道：“后来吴明官莫名暴毙，死前还在查看樊高留下的信，假若他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蓄意谋杀，肯定跟前一阴谋有关。那么事情就相当明显，这来头极大者当真在有计划地对付崔窑、吴窑……”

何寻蓦然醒悟，“啊”了一声，道：“而今轮到你周兄，因为你跟崔国懋、吴明官一样，都是瓷业巨匠。”

景德镇有六大名窑，分别是崔国懋崔窑、吴明官吴窑、吴为壶公窑、余茂盛小南窑、陈仲美陈窑、周时臣周窑，除小南窑出产青花粗器、以量大价廉取胜外，其余五窑均各有特色，为行业内翘楚。十年前崔国懋病逝，其子崔无忌虽接管了窑业，然局势大不如从前。吴窑则比崔窑还要糟糕，去年吴明官暴亡后，由于独生爱子无法支撑家业，迄今吴窑仍是半停工状态。吴为住在山上，与世无争。陈仲美一向痴痴呆呆，而今又主动放弃了在瓷都的地位，转去了宜兴，另开一番天地。也就是说，崔国懋、吴明官先后一去，周时臣便成了瓷业当之无愧的领袖匠师。真凶果真是在有计划地对付名窑，那么选周时臣为下一个目标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周时臣又道：“或许我们之前完全想错了，真凶不是因为什么私人恩怨，而是为了对付民窑。”

何寻便朝珠山御窑厂指了指，道：“那么除了它之外，我想不出还有谁这么希望民窑死。”

然十年前，主持御窑厂的还是地方官员，督工大臣由饶州通判兼任，并不是京城派来的太监，而且有任期限制，更换频繁。潘相以江西矿税务大使身份来到景德镇管理御窑瓷务，是近两年才有的事。显然，前者、后者都不可能跨越十年时间来对付民窑。

何寻道：“会不会是御窑厂的工匠出于嫉妒？”

民窑用料远远不及官窑，但却在技法上另创天地，兼之灵活自由，工艺水平早已远远走在了官窑前头。或许有工匠嫉妒民窑大师辈出，有心对付也说不准。

周时臣却不同意，摇头道：“如此便与崔国懋所言阴谋者大有来历不符。若是工匠大有来历，他早就脱离御窑厂，自己另创天地了，哪还会愿意窝在那个地方受委屈？”

何寻道：“那么我实在想不出还会有谁有害民窑的动机了。”

瓷业是景德镇经济的基石，民窑则是柱础，全靠众多民窑辛勤劳作，才支撑起了陶阳一片天。既然最大对手御窑厂没有倾陷本地民窑的可能，或许是外地民窑。景德镇之所以成为瓷都，重要一点是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高岭土，然随着高岭土逐渐消耗殆尽，原料优势已然不在。而景德镇仍能维持瓷都地位不倒，则是因为荟萃了大量优秀匠师之缘故。若是有人刻意打破这种平衡，便极有可能造成本地瓷业萧条，外地民窑则趁机发达兴旺起来。

如此猜测并非没有依据。嘉靖年间，青花器最为流行，瓷业广泛使用回青作青料，成就了著名的“嘉靖青花”。都帮崔国懋便是在那一时期一举成名，成为第一大民窑。然嘉靖末年，回青忽然断绝，导致青花器迅疾进入低迷状态。一度有传闻说，是有人出大价钱包买了全部回青，有意要令景德镇青料青黄不接，陷入困境。直到十余年后，人们才找到浙料作为回青的替代。然浙料质量远远不及回青，民窑又不得不以技法来弥补青料的不足。若是包买回青的传闻为真，外地民窑显然嫌疑最大。

何寻摇头道：“我不是要为外地民窑辩护，这个可能性实在不大。景德镇成为瓷都已有数百年之久，霸主地位实难撼动，有实力的大民窑都在这里。外地民窑实难称为‘大有来历’，亦没有实力来败坏景德镇民窑。而且周兄也算是半个匠人，该知道手艺人都是行家里手，可以偷师偷艺，甚至偷工偷料，但做不出害人性命这种事来。就拿你周兄而言，行家更想学到你的技艺，而不是要你身败名裂，身陷囹圄。”

周时臣道：“不错，是这个道理。何兄虽不是瓷业中人，却能旁观者清。”

何寻道：“倒是商人唯利是图，或许会因为利益而铤而走险。”

周时臣道：“徽帮虽以商业为主，但亦完全依赖于瓷业。民窑一旦垮掉，工匠大量流失，本地经济萧条，徽商也就没生意可做了。”顿了顿，又道：“况且真凶还在徽州会馆中放了眼线，应该不会是徽商自己做的。”

何寻道：“我说的商人不是特指徽帮，会不会是徽商的对头，譬如曾与徽人争夺盐引控制权的晋商？”

大明立国以后，晋商^[3]与徽商同时崛起，争雄天下。然后徽商通过贿赂官员来影响明廷盐法，取得了盐引控制权，由此一举压过晋商，成就了今日“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之局面。晋商虽然衰落，但并未就此消失。若是晋商联合起来，以实力而论，倒也称得上大有来历。只是要扳倒民窑，需要大量时间、人力及物力，如此大的动作，晋商对头徽商竟是丝毫没有觉察？

来到巡司署，偏厅中灯火通明，不独有通判陈奇可、幕僚宋国霖等人，徽帮会首黄云霄及心腹许民也在堂中。

黄云霄一见周时臣进来，便笑道：“何巡捕终于捉住青花窃贼回来了。”

周时臣见王五那只“青花见五色”就摆放在案首，不由得一阵苦笑。

宋国霖忙道：“黄先生是专门来为周公子澄清清白的。”

黄云霄道：“我知道有人盯上了周老弟，所以暗中派了人留意周窑。”又转头命道：“许民，你来讲。”

许民便道：“黄先生派了人轮流在周窑附近盯梢，今早我预备去换班时，看到有个身影经过会馆大门口，极像王五被杀那晚，我在他家附近撞见的那个人。”

黄云霄道：“那个神秘人，之前我们一直认为是他盗取了‘青花见五色’。”

周时臣大吃一惊，问道：“你是在徽州会馆大门前看到神秘人的？”

许民道：“是的。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他从周窑出来，但他却是从周窑方向来的。”

周时臣道：“那么他往哪里去了？”

许民道：“我当时就起了疑心，也顾不上换班，一路跟了上去。那人脚下甚快，似乎有什么急事要办。我本待直接追上去拦下他的，但到了南门头后，正赶上早市，晨雾中人来人往，一时没有盯住，给跟丢了。”

周时臣道：“周窑惯例，每日傍晚盘点收存。如果是那神秘人清晨时分将‘青花见五色’放入货柜中，那么佣工要到傍晚时才能发现。”又问道：“黄先生不是一直派人盯着周窑吗，可有看到可疑人出来？”

许民道：“这一点，我已经查验过了。同伴说今日早上只有金英、操骥二位公子从周窑出来，再没有旁人进出过。”

周时臣道：“金、操二人昨晚去周窑探访我，正好我不在，他们放心不下，便等了我一夜，直到天快亮时才离开。”

宋国霖道：“那么会不会是神秘人翻墙，或是走了其他小门？”

周时臣道：“有可能，周窑地大人少，总有看顾不过来的地方。”

黄云霄道：“不管怎样，我手下人能够证明周老弟是清白的。不过我跟陈通判商量过了，要想保周全，你人还是待在巡检司好些。不然后面还不知道有多少花招出来。”

周时臣道：“黄先生知道有人盯上了我？”

黄云霄道：“不盯上你，怎么会匿名告发你？当时我就知道这才是个开始。”

陈奇可便道：“周公子，本官已知你是清白的，但黄先生觉得有人刻意要对付你，你要是愿意留在巡检司，本官自然欢迎之极。”

周时臣道：“陈通判觉得神秘人只是针对我个人吗？”

陈奇可愕然道：“不是针对周公子个人，还是别的什么吗？本官还正要问周公子，你跟什么人结下了深仇大恨，对方非要置你于死地？”

周时臣道：“要说私人恩怨，我少年时曾以赝品冒充真品，售以高

价，骗过一些人，仅此而已。”

宋国霖道：“该不会是有人一直怀恨在心，又见周公子功成名就，一心要搞垮你？”

黄云霄道：“这个神秘人能在我徽州会馆中安插眼线，足见能耐不小。我猜他要对付的不只是周老弟，一定还有大阴谋。”转头见周时臣神色从容，颇为惊异，问道：“周老弟早已知道了？”

周时臣道：“也只是我与何兄的推测。不过目下可以肯定的是，不是都帮所为。”大致说了究竟，只是隐瞒了余潭生杀死巡检方何一节。

黄云霄道：“我就说不是余茂盛所为了。不过如果不是都帮，还会有谁这么想要樊高死，又能在徽州会馆中安放眼线？”

何寻道：“我们去找过都帮会首崔无忌，他说崔国懋死前提过有个大有来头的人，要害崔窑和吴窑。而今崔窑、吴窑明显没落，再联系到周窑的种种遭遇，我和周兄都认为对方要针对的是景德镇民窑。”

陈奇可皱眉道：“谁会想要这么做？”

宋国霖骇然而惊，不由得转头朝御窑厂方向看了一眼。

周时臣道：“不会是潘相。潘相之前一再针对我，只是因我不肯接受派烧而耿耿于怀。但崔国懋崔公所提之事始于十年前，十年前潘相还在皇宫大内呢。”

黄云霄道：“如果是针对景德镇民窑，一切便说得通了。”

周时臣道：“但我与何兄始终想不出有动机的嫌犯。黄先生认为会不会是徽商的对头，譬如晋商等？”

黄云霄一愣，随即道：“这倒是极有可能。景德镇四方杂处，客籍居多，也有不少山西人在此。我得立即回去会馆，安排人手四下打探。”走出几步，又道：“这神秘主谋既在徽州会馆做了手脚，多半也在都昌会馆安插了眼线。周老弟可有提醒过余茂盛？”

周时臣摇头道：“没有。余帮主性子急，差点将我当作真凶杀了。我若说了内应、眼线什么的，他非得闹个天翻地覆不可。”顿了顿，又道：“不过黄先生适才的话，倒是提醒了我，神秘主谋果真在崔窑和都昌会馆中派了眼线的话，便能解释得通为什么他会知道樊高来景德镇一事。”

那大有来头的神秘人既计划搞垮崔窑、吴窑，应该往两窑各派了眼线。当时都帮初立，崔国懋虽出任会首，地位却尚不稳固。他病重后，意识到神秘人阴谋非同小可，不能完全依赖都帮，必须得与吴窑联手对敌。但都昌人倔强好胜，崔氏拉不下面子直接去找吴明官，是以邀请好友樊高促成此事。眼线报告给神秘人后，神秘人遂先行将樊高行踪透露给湖盗，然湖盗不为所动。神秘人只得另外奉上二百两纹银，最终买动湖盗出动，劫掠了樊高货船。

不想樊高侥幸未死，且还是按原定计划来到了景德镇。只是崔国懋已死，樊高出于某种考虑，没有入崔窑祭拜，而是转而来到了吴窑。他与徽帮黄云霄、吴明官均是好友，之所以没有去徽州会馆，而是直接来到吴窑，应该是崔国懋在信中提了想要崔窑、吴窑联盟一事，樊高想尽快达成老友心愿。

彼时吴明官新婚不久，又见到老友到来，欣喜若狂，却不知新婚夫人李新喜的名字如何触动了樊高神经，竟令其拂袖而去。而神秘人派在吴窑中的眼线将这一消息及时传了出去，神秘人遂追至瓷庄，杀了樊高，以绝后患。

黄云霄听了亦觉得有理，沉吟道：“吴明官还好说，崔无忌、余茂盛十分不易相处，而都帮弟子又是有名的抱团排外，这眼线如何能潜伏在崔窑或是都昌会馆，而不被察觉呢？”

何寻道：“徽人也相当团结排外，黄会首又是如此精明，还不是一样没有发现徽州会馆的眼线。”

黄云霄一怔，随即笑道：“何巡捕说的极是。我大概是精明过头了，竟连眼线在自己鼻子底下都发现不了。”又叮嘱道：“周老弟，你自己多留点儿神，没事不要出来乱跑。”拱手辞去了。

宋国霖问道：“周公子，你不如暂时留在巡司署，跟何巡捕住在一处，也好有个照应。”

周时臣道：“我若如此，便成缩头乌龟了。多谢几位美意，我还是回周窑的好。”

何寻忙道：“陈通判，目下我们既然料定周公子是神秘人的下一个目标，不如让下官予以贴身保护，万一神秘人露面，也能及时追捕。”

陈奇可与宋国霖低声商议几句，便点头同意道：“就这么办。何巡捕再多调些人手，换上便衣，轮换在周窑附近监视，看有没有可疑人。”

何寻道：“是，下官这就去办。”

出来巡检司时，大门口有人迎上来笑道：“周公子饿了吗？该吃夜宵了。”

周时臣认出对方是望江楼的伙计，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伙计道：“小的听说周公子被官府抓了，料想人必在这里，刚要设法进去探监，您老人家就出来了。”见何寻一身便服，周氏身上又无桎梏，便问道：“周公子是被释放了吗？”

周时臣道：“嗯，是江楼主派你来找我的吗？”

伙计道：“是，鄙楼主人今日心情好，特请周公子到望江楼吃宵夜。”

周时臣料想必是那封空白信有了线索，顾不上夜色已深，忙与何寻一道朝望江楼赶来。

伙计引二人自后门进来库房。望江楼楼主江印月正坐在灯下发呆，周时臣进来轻拍他肩头，倒将他吓了一跳。

周时臣笑道：“江公在想什么，竟然如此出神？”

江印月道：“我想什么不要紧，倒是周公子一再遭逢奇遇，居然还活蹦乱跳地活着，令人惊讶。”

周时臣笑道：“江公不闻傻人多福吗？”

江印月道：“周公子若是傻人，又将我等平庸之辈置于何地？”

周时臣道：“我一再被人陷害，却不知对方是谁，不是傻人是什么？”

江印月道：“不说这个。周公子托付的那个事，我想了许多办法，都不灵光。但我目下又想到了一个新法子，不一定可行，只是个尝试。不过需要有一些参照。”

周时臣问道：“什么参照？”

江印月道：“就是信中原有的字。”

何寻道：“那封信完全成了空白，什么都不剩了，所以才请江楼主帮忙啊。”

江印月道：“何巡捕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我一定要有原信上原有的字作参照对比。譬如有人看过这封信，知道信上一定有个‘周’字。这个‘周’字，就是参照。”

何寻道：“什么意思？江楼主仅凭参照，便能恢复原信了吗？”

江印月道：“这个你别管，你们先告诉我，原信中有什么字？你们能肯定信中有的字，哪怕一个字，一个字就行。”

何寻道：“这个不难办到，‘崔’字，‘樊’字，一定是有的。”

江印月一怔，道：“原来这就是当日都窑崔国懋写给广东商人樊高那

封信。”

周时臣道：“江公也听说了这件事？”

江印月“嘿嘿”两声，道：“我这望江楼是天下第一等闲人之地，消息灵通，不比别处差。我不说，并不代表我不知道。”

他提笔往桌上白纸上写下“崔”“樊”两个字，想了想，又问道：“何巡捕说信中一定有这两个字，仅仅是因为知道信是崔国懋写给樊高的吗？”

何寻道：“有什么不妥吗？”江印月道：“依我个人经验来看，信中不一定要有这两个字。崔国懋、樊高二人除了名字外，还各有字号，他们既是好友，互相之间也许是称字，也许是称号，也许是以籍贯代称，也许是昵称，或者是小名，谁知道信头、落款写的什么。”

周时臣道：“江公不妨试试‘李’字。”

江印月愕然道：“李？是木子李吗？为什么一定会有这个字？”

周时臣道：“这个江公就别管了。总之，我可以肯定信中一定有李字。够用作参照了吗？”

江印月道：“勉强够吧。”

周时臣道：“明日我会派人送来几件瓷器，算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与江公之间的约定照旧。不过这件事……”

江印月忙道：“我晓得轻重，只有我三人知道。”

离开望江楼，何寻见左右无人，才问道：“周兄说信中一定有‘李’字，是因为李新喜吗？”

周时臣点头道：“我倒不是针对李新喜本人，而是樊高在吴窑的反应太过奇怪，说不定信中提到了李氏家族什么事。其实我也觉得不可能，但就樊高的反应来看，‘李’字是信中最有可能出现的字。”

何寻道：“可崔国懋明知自己时日无多，在重病中提笔，一定是特别重要的事，才会写在信中。”又道：“崔国懋写信给樊高，是要促成崔、吴两窑联盟，共抗强敌。彼时李新喜刚刚成为吴窑女主人不久，会不会是崔国懋认为李氏可能会是联盟的障碍，在信中事先提及？”

周时臣道：“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

若是崔国懋在信中提及过此事，樊高已知吴明官新娶了李新喜，心里有所准备，到吴窑后见到墙上贴有“囍”字，理该先向老友道贺，而不会出声询问，更不会听到李新喜的名字后，脸色大变离去。

据此推测可知，崔国懋并没有在信中提过吴明官新婚及新夫人名讳。樊高既与浮梁李氏并无旧怨及往来，极可能是崔国懋在信中提到了姓李的什么人，而这个人还与李新喜有某种联系，如此才会令樊高在得知吴明官新夫人即是李氏后勃然色变而去。

周时臣又道：“景德镇商业兴旺，人情练达，风气亦比其他城镇要开放包容得多。但当时李新喜肯以大家之女身份下嫁吴明官作填房一事，仍然被认为不同寻常。我虽然来浮梁来得晚，但也时不时地听到有人议论这件事。”

何寻道：“难道崔国懋认为李新喜嫁给吴明官是个阴谋？跟神秘人物有关？”

虽然这般猜测，但最后还是认为不可能。李新喜虽出身大族，有堂兄在朝为官，倒说不上大有来历。况且她父母早亡，长兄李新奇也在数年前过世。她这一系只剩了她一人，而今丈夫又已不在人世，可谓孤苦伶仃。

周时臣道：“我在想，既然当时神秘人物往崔窑、吴窑中各派了眼线，会不会是崔国懋觉察到什么，觉得身边有些不同寻常的事，而这些事跟大有来历的神秘人物有关？”

何寻道：“这倒是有可能。崔国懋可能发现了什么，所以才交代崔无忌亲自送信去邮驿，不令旁人知晓。”

也就是说，崔国懋觉察到身边有人监视，刻意提高了警觉。他既然知道神秘人要同时对付崔窑、吴窑，多半也怀疑对头往吴窑派了眼线。正好当时人人议论李新喜嫁给吴明官一事，崔国懋便怀疑其兄李新奇有什么图谋，才会让唯一的亲妹妹下嫁作填房。但他病重难以握笔，无力多写，只大致提了姓李的李新奇往吴窑放了眼线之类云云。樊高尚不知道李新喜已嫁吴明官为妻，来到吴窑时，听好友提及新婚夫人的名字，当即联想起崔国懋信中提及的李新奇来，遂起身离去。

周时臣道：“这样的话，倒是大致能解释清楚所有经过。”又道：“不过以你我对李新喜的了解，她绝没有卷入什么阴谋。”

何寻道：“这我相信，目下樊高一案的关键线索都是她提供的。若是跟她或是李氏家族有关，她这般做，等于出卖了自己。”

周时臣道：“目下还有一条线索。之前崔无忌提过，说崔国懋知道大人物要对付崔窑和吴窑，源自阳府寺小沙弥慈相。慈相不可能平白无故编出这样一段故事来，一定是他无意中听到了香客谈话。如果走一趟阳府寺，看有没有人记得那一阵有什么大人物去过寺里上香，运气好的话，便能弄清楚对方身份。但我也知道希望其实相当渺茫。”

何寻道：“即便希望渺茫，总得勉力一试。这样，现下是敏感时期，周兄暂时不要出门，明日我悄悄走一趟，看能不能问到什么。”

周时臣道：“甚好，只是有劳何兄了。”

回来周窑，仍不见矜稠回来，周时臣不由得有些担心起来。

老仆周祥忙告道：“矜稠出去时就说了，说今日会晚些回来。”

周时臣道：“那也不该这么晚。”

周祥道：“说是明日要叫人把魏氏老屋的多余物事抬走，今日必须得全面清点完宅子。”

周时臣遂不再理会，问道：“今早你可留意到有人溜进周窑作坊？”

周祥不好意思地道：“昨晚老奴一直在客厅陪着金、操二位公子，稔稠回来得晚，之后我们四人便一道在客厅等公子回来。天快亮时，金、操二位公子实在熬不住，各自回家去了。稔稠叫老奴先去睡，她一个人留下来迎候公子，老奴回房倒下就睡着了。公子要问今早的事，怕是得问稔稠才行。”

何寻忽然问道：“昨晚金英、操驥可曾离开过客厅？”

周祥想了想，道：“没有。二位公子担心公子担心得厉害，连茶都没喝一口，只干坐在那里。等到鸡鸣时，便直接走了。”

周时臣便命老仆先去歇息。

周祥问道：“要给稔稠留门吗？”周时臣道：“你先去睡，这里有我守着。”

周祥闻言，便自回房去了。

周时臣问道：“适才何兄那般问老仆，是怀疑金英、操驥吗？”

何寻道：“黄云霄派了人盯着周窑，只见金、操二人离开。而凑巧许民又在那个时候见到盗窃‘青花见五色’的神秘人从周窑方向而来。我例行公事，当然得多问一句。不过我也知道不是他二人。那神秘人是个高明的对手，要栽赃嫁祸，一定会选择周窑开窑上工时。那时候人进人出，盯梢的人顾不过来，不可能记住所有人，正是最佳时机。如果选择大清早出门，极容易被人认出，不是太过冒险吗？”

周时臣道：“所以何兄觉得今早神秘人出现，不是为了将‘青花见五色’放入周窑货柜？”

何寻道：“不是。多半是他处置完了余潭生，打算回家去。我会派人留意南门头一带，看能不能发现身形符合许民描述的人。不过那里人烟密集，怕是也难以寻到线索。”

周时臣道：“神秘人杀了余潭生，成为都帮大敌。不如请余茂盛出

手，他掌握船帮，眼线广，人手多，或许能有所发现。”

何寻道：“关键是许民只看到神秘人大致身形，没有具体描述，余茂盛能耐再大，景德镇有十万人口，他要如何找起？”

二人一时苦无对策。周时臣忽觉腹中饥饿，顺口叫道：“稔稠……”

何寻忙提醒道：“稔稠不是还没回来吗？”

周时臣道：“哦，我倒是忘记了。”忽然听到大门声响，喜道：“回来了！当真是说曹操，曹操便到。”

迎出来一看，进来的却不是稔稠，而是魏希光。她一双大脚，仍然跑得气喘吁吁，额头满是汗水，一见周时臣便急切叫道：“周郎，周郎……”

周时臣愕然道：“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魏希光道：“稔稠……稔稠被人杀了！”

[1] 瓷器有折，入热汤即破，诈，伪人涂以清油即不见，呼为过江器。

[2] 临川盖冈饶家卒。龙山出蚰子，颇挖伤，今亦禁止。

[3] 晋商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的武士彠。武士彠曾是太原最富的木材商人，协助李渊起兵，夺取天下，名列开国功臣中。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女皇帝武则天之父。

第十章 鸛鵒啼处

他的表情格外丰富，又是惆怅，又是哀伤，无可奈何中，仍然充满了暴烈与躁动。而现实却又是如此嘲讽，外面不时有捣土声、陶车声传进来，一再刺激他的敏感神经，令他面上肌肉不断抽搐。所有缘由中的正义，动力中的光芒，恐惧中的肃穆，焦虑中的不安，错失中的悔恨，不过都是幻象。唯一真实的，只有当下的“四时雷电镇”。



大器难成比践形，自非挫折总伶俜。
要知先立功夫在，不止炉中火候青。 [1]

御窑诸作辨钦单，宫式全颁自内官。
坯就搭烧民户领，不赔龟甗圣恩宽。 [2]

——龚轼《陶歌》

魏

希光慌里慌张地跑进周窑，告知稔稠被杀。周时臣闻言一愣，道：“怎么会呢？稔稠人在魏氏老屋呢。”

魏希光颤声道：“她……她正是死在了魏氏老屋。”

原来珠妹自被方何打伤后，一直留在景德医馆养伤，明日再做一次热敷治疗，便可以归家。魏希光本预备明日一早去医馆接珠妹，但何寻与周时臣离开都昌会馆后，她也没有立即睡下，偶尔听到外面有人议论王五“青花见五色”再现周窑的事，怀疑是有人要再度构陷周时臣，一时放心不下，便跟了出来。料想何寻直接将周时臣带去了巡检司，便径直往官署赶来，想打听清楚详细情形再说。

她人到时，正好见到周时臣由何寻护送离开巡司署，并没有被投入大狱，这才长舒一口气。又因路远，不愿摸黑回去都昌会馆，更不愿意再回魏氏作坊，便干脆来到景德医馆，拍开大门，请求留宿在医馆客房中，预备明日与珠妹一道离开。

珠妹睡熟后，魏希光仍难以入眠，便披衣出房，信步胡乱走着。忽见到隔壁魏氏老屋有灯光映出，且听到有人说话，似是稔稠的声音。一时好奇，便出来医馆，来老屋查看。

她人到时，院门大开，灯火已灭，心中依稀有种不祥的感觉，便叫

道：“有人吗？矜稠，是你在里面吗？我适才在隔壁听到你的声音了。”

却不见人应，便大着胆子往里走。穿过庭院甬道，借着一点微光，隐约见到台阶上歪着一个人，吓了一跳。忙过去查看，竟是矜稠，身子还是热的，却已经没有了呼吸。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又深知最近不断有人刻意针对周时臣，怀疑矜稠被杀也与此有关，也不及去报官，便急忙赶来周窑报信。

周时臣听了经过，全然不信，连连摇头道：“矜稠只是说要早些回来，怎么会被人杀了呢？我不信，我不信。希娘一定是看错了。”

何寻料想周时臣近来备受倾陷，而矜稠更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一时接受不了打击，导致行为异常，忙道：“魏家娘子，你先留下来照看周兄，不要让他乱跑。我带人去魏氏老屋看看。”

又怕周时臣接受事实后发狂，魏希光制不住他，忙出去叫了两名便衣兵卒进来，令二人看紧周氏，安排妥当，这才带人往南门头赶来。

巷子里一片静穆，浑然不像新发生了血案的情形。然火光一照进院子，何寻第一眼便看到了矜稠。她斜歪在台阶旁，眼睛瞪得老大，右手握着火摺，胸口正中为利刃所刺，然出血不多，料来凶器必定薄而锋锐。门槛之处有一个摔得变了形的油灯，油已完全漏出，应该是从什么人手中掉落了下来。

兵卒内外搜过一遍，禀报道：“屋子内外被翻得乱七八糟，也不知是因为矜稠小娘子正收拾旧屋，还是凶手在翻寻什么。”何寻道：“是凶手做的。”

兵卒奇道：“何巡捕何以能肯定？”

何寻道：“因为矜稠表面泼辣，大大咧咧，其实是个很细心的人。她既然预备让人将旧家具之类全部搬走，必定会事先收拾得整整齐齐。”

忽听到一阵骚动，却是周时臣不顾兵卒阻挠，强行闯了进来，直奔阶下矜稠尸身而去。何寻忙挺身拦住，道：“做什么？仵作还没到，不能

随意乱动尸体。”

周时臣道：“我要看看她，我必须得看看她。你不懂，你不懂的……”

何寻道：“我怎么不懂？我喜欢矜稠！”

周时臣惊愕异常，道：“什么，何兄你……你喜欢矜稠？”

何寻道：“对，我喜欢她，虽然我知道她心中只有周兄你。所以你别再跟我说我不懂。你要想帮忙，去帮我找出凶手。你要想痛苦难过，自己找个地方待着去，别在这里添乱。”

周时臣道：“我不是想添乱，我只想……”一心想过去抱住矜稠的身体。

何寻厉声喝道：“我好话说尽，周兄再不听劝，可别怪我用强了。”

魏希光紧跟过来，忙将周时臣拉到墙角，柔声安慰。周氏一时无语，远远望着矜稠发呆，最终还是忍耐不住，蹲了下来，泪水滚滚而落。

何寻又亲自在老屋搜了一遍，走过来告道：“杀死矜稠的凶手应该就是那买盗杀死樊高的神秘人。”

周时臣举袖擦了擦泪水，勉强站起身来，嘶声问道：“何兄如何能知道？”

何寻道：“他在这里翻寻过，应该是在找那封所谓的密信。”

当日为诱捕买盗行凶者，周时臣想出了以假信诱凶之计，有效利用了镇上盛传湖盗郑千年返回景德镇的流言，散布消息，称郑千年到魏氏作坊，是为了取回军师李四保留下的一箱财宝。无心者只会注意到财宝，有心者才会留意到“李四保”三个字。这有心者，自然就是真凶了。

这本是一个必能引蛇出洞的计划，但却因为都帮余潭生误打误撞及周时臣、何寻二人过早判断都帮涉入其中而功亏一篑。真凶依然潜伏在暗处，并趁余潭生逃走之机劫走其人，施以严刑拷问，之后又杀其灭口。

事后，对周时臣、何寻而言，这一计划已然失败，然真凶却依然相信李四保密信的存在，因为他确实写过那样一张字条。对其而言，有那样一件关键证据留在人间，风险实在太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而今徽帮许民看到真凶往南门头而去，其实他不是回家，而是处置完余潭生又寻毕魏氏作坊后，赶去搜查樊高瓷庄，也就是魏氏老屋。魏氏老屋是湖盗二头领郑千年在景德镇的第一个滞留之所，军师李四保亦曾到过那里。老屋地大人少，当然是最有可能窝藏秘密的地方，至少真凶是这样认为。

尤其周时臣凑巧在这个时候买下了魏氏老屋，他的本意只是要取悦心爱的女子。而因其正在调查樊高的案子，在真凶看来，这一反常的购买行为显然另有意昧。而周时臣本人则因为接踵而至的变故分散了精力，竟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由此令赶来打扫收拾魏氏老屋的侍女矜稠步入了险境。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真凶今早到达魏氏老屋后，大概搜过一遍，尚未发现蛛丝马迹，矜稠及其所请的道士便到了门外，他不得不匆匆离去。之后道士作法驱鬼辟邪，折腾了大半天。等道士离开，矜稠又开始收拾宅子。凶手大概之前已跟矜稠打过照面，若再度出现，势必引起怀疑，是以一直躲在暗处观望。

矜稠一直忙到晚上，累得精疲力尽，终于收拾妥当，吹灭灯火离去。真凶伺机溜进魏氏老屋，正举火紧张地寻找密信时，矜稠大概落了什么东西，又返了回来。她打着火摺，惊讶地看到了真凶，问了几句什么。真凶难以解释，遂干脆扔掉油灯，上前杀了矜稠，随即匆匆离去。

魏希光在隔壁医馆听到的声音，应该就是矜稠在质问凶手，而她随后赶到时，凶手则才刚刚离开，可谓擦身而过。

周时臣闻言，这才恍然大悟，连声道：“是我害了矜稠，是我想出密信诱凶的法子，结果不但没有奏效，还害得余潭生和矜稠接连丢了性命。我……我真个大大的罪人。”

何寻道：“不是周兄害了余潭生、矜稠，是凶手杀了他们两个，明白吗？”见周时臣不断拉扯自己的头发，极是失态，忙道：“魏家娘子，你先去医馆陪珠妹，这里是血腥之地，又是命案现场，娘子不宜久留。”

魏希光迟疑道：“那周郎他……”

何寻道：“放心，这里有我。”

魏希光虽然担心情郎，但料想其悲恸之下，听不进自己相劝。又知周氏买下魏氏老屋是为了自己，而矜稠深夜滞留在宅子中，也是为了尽快收拾妥当，好将老屋移交给给自己，因而自己也多少该对矜稠之死负些责任，颇感内疚，便点头自去了。

何寻捉住周时臣双肩，道：“周兄，你先冷静些，听我说，要想为矜稠报仇，就得尽快抓住凶手。”

周时臣道：“我现在脑子一团乱麻，我想不出谁会是凶手。”

何寻道：“那好，下一个就会轮到你！凶手一定会设法除掉你，你再想给矜稠报仇，也就没机会了。”

周时臣怒气冲天，咬牙切齿地道：“就让他来找我好了，我正好要跟他算一笔总账。”

何寻道：“你在明处，又是鼎鼎大名的杂帮会首，对方在暗处，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你如何跟他斗？如何算总账？”

周时臣一想是这个道理，茫然问道：“那要怎么办？”

何寻道：“我正要问你该怎么办呢。”将语气放得平缓些，叹道：“我自知才智远不如周兄，目下我需要你的帮助来找出凶手。你心痛矜稠，

我也喜欢她，我心中跟你一样痛。为什么我能压制住个人情绪，周兄你就不能做到？你现下长舒几口气，然后回答我，你想不想给矜稠报仇？”

周时臣道：“当然想了。”

何寻道：“那好，我再将矜稠可能的遇害经过说一遍，你仔细听着，看看有没有特别之处。”果然又将之前的推测细细说了一遍。

周时臣渐渐平复下来，听到矜稠吹灯离开、凶手伺机进屋一节，立即叫道：“这里有问题！”

何寻问道：“什么问题？”

周时臣道：“凶手来到魏氏老屋，是要寻找密信。他之所以认为密信会在这里，一是因为郑千年与刘原姑曾住过这里，二来则因为我不顾凶宅之名，坚持买下了这处宅子，对不对？那么问题随之而来，他怎么知道矜稠不是我派来寻找密信的？”

何寻登时如大梦初醒，连声道：“是了，是了，凶手如果以为矜稠是在找密信，该直接跟上她，从她身上夺取密信，而不是自己再溜进魏氏老屋找信。”

周时臣道：“这说明凶手事先跟矜稠照过面，试探过口风，由此了解到她对密信一事其实一无所知。”

何寻道：“那好，等天一亮，我就派人去找作法的道士，再四下询问围观者，看有谁跟矜稠说过话，或是有没有看到有人出入魏氏老屋。”

周时臣道：“而且矜稠晚间一直是一个人待在魏氏老屋，凶手早就可以闯入制伏她，却一直躲在外面，等候她离开，表明他并不是非要杀死她不可。”

何寻呆了一呆，问道：“周兄是说，凶手应该是熟人？”

周时臣点点头，道：“何兄没有亲眼见到余潭生的样子，完全没有人样，真真可怕。凶手如此残忍可怕，毫无人性，为什么偏偏要对矜稠手下留情呢？我敢打包票，凶手一定是熟人。他之前虽然一再害我，却也

只是让我陷入牢狱之灾，并没有用血腥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我，亦能从旁佐证这一点。”

何寻道：“所以凶手也能将王五‘青花见五色’从容放入周窑，来陷害周兄你。”

不过这“熟人”一词，范围实在太广。周时臣是景德镇的知名人士，兼之性情豪爽，没有架子，什么人都能结交。矜稠亦是从来不避外人，平日常出面招待来周窑的客人，与佣工亦关系友善。

何寻道：“周兄而今身处悲痛当中，偏偏凶手又是你的熟人，若是让你列一份名单出来，怕是有所偏差。但我仍然希望周兄能好好想想，你那些熟人当中，谁最可能要害民窑？”

周时臣在脑海里快速过了一遍，摇头道：“我想不出来。”

忽听到徽帮黄丹阳在院门口招呼道：“何巡捕，周公子。”又道：“黄会首派我来接周公子。”

何寻问道：“黄会首已经知道这里出事了？”

黄丹阳点了点头。徽帮既派了人暗中留意周窑，黄云霄能以最快速度得知消息也不足为奇。

何寻道：“那好，周兄，你先去徽州会馆，好好休息一下。”

周时臣转头看到矜稠毫无生气的大眼睛，不免又失魂落魄起来，道：“矜稠……矜稠的后事……”

何寻道：“我已经派了人赶去浮梁县署，但路途遥远，件作最快也要明日正午才能到。等件作验完尸首，我会通知周兄安排矜稠的后事。”

周时臣道：“那么总该让我合上她的眼睛。”

何寻勉强同意，周时臣便走过去，伸手为矜稠合上了双眼。想起侍女的多年相伴，宛如亲人一般，而今竟天人永隔。她那么年轻，耳边还

回荡着她的盈盈笑语。一时忍不住，泪水又流了出来。

何寻忙朝黄丹阳打个眼色，黄丹阳便上前将周时臣强行带了出去。

途中，黄丹阳问起详细经过。周时臣颇感心灰意冷，道：“我不想再提这个。”

黄丹阳正色道：“若想尽快找出凶手，周公子就该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不是我说大话，徽帮的能力可比景德镇巡检司要大得多。”见对方沉默不应，又劝道：“周公子，人死不能复生，你必须要承受住这种痛苦。”

周时臣被逼不过，只得说了何寻及自己的推测。

黄丹阳愕然道：“竟然是熟人所为？”

周时臣道：“从现场情形来看，应该是这样。可我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这个熟人是谁。”

黄丹阳道：“周公子放心，我徽帮必定竭尽全力，一定要揪出这个凶手。”

到了徽州会馆，黄丹阳径直引周时臣来到后院内室。周时臣左右不见人，问道：“黄先生人呢？”

黄丹阳道：“黄先生正在与都帮崔会首、余帮主以及杂帮姜会首议事。”

姜会首即是杂帮副会首姜凡。周时臣是杂帮名义上的会首，抚州人氏姜凡则是实际处理帮务的人。

周时臣闻言颇为惊讶，道：“三帮头面人物竟能齐聚在徽州会馆？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黄丹阳道：“黄先生离开巡检司后，便派人连夜去请三帮头面人物到

徽州会馆议事。他说而今大敌当前，大家伙儿得联合起来。”又斟了一杯酒，劝道：“周公子，你累了，这里准备好了酒菜，还有周公子最爱的咸水粿，请周公子先用些。”

周时臣摇头道：“我哪有这个心情？”

但他来回忙碌，连晚饭也没吃，确实有些渴了，见那黄酒烫得滚热，直冒热气，便端起来一饮而尽，想驱驱身上寒意。只觉得热气直冲下肚，全身舒坦之极，精神登时为之一振。然随即头昏眼花，眼前一切都模糊起来。他忙扶住桌子，问道：“你在酒里面下了什么？”

黄丹阳抢上来扶住周氏，道：“周公子不必紧张，只是能让公子好好睡一觉的药。”

周时臣还想多问一句，但那迷药药力极强，头一软，便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天早已大亮。周时臣见房中窗明几净，自己盖着锦绣缎被，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一时怀疑是不是在梦中，顺口叫道：“稔稠……”

有人闻声进来，却不是稔稠，而是吴窑女主人李新喜。

周时臣愕然问道：“娘子怎么在这里？”

李新喜道：“我来徽州会馆找黄先生商量事情，听说周公子在这里，便过来看看，正好周公子醒了。”

周时臣道：“我人是在徽州会馆吗？”

李新喜道：“周公子，稔稠的事，我已经听说了，万望你节哀顺变，不要太伤心难过。”

周时臣这才能确定昨晚发生的一切不是梦境，而是切切实实地发生过，稔稠已然不在了。心一阵阵揪起，难受之极。忽转头见到外面日影西斜，忙问道：“现在是什么时辰？”

李新喜道：“下午酉时，已是日暮了。”

周时臣道：“啊，我竟睡了一整天。劳烦娘子先出去，我好起身。”

出来堂中，黄云霄正好引着何寻进来。

黄云霄脸色不大好看，道：“周老弟醒过来了？很好，先喝杯酹茶
[3]提提神，接下来好办正事。”

周时臣道：“黄先生找到凶手了？”

黄云霄道：“我找出了徽州会馆的眼线。不过这件事一会儿再谈，何巡捕另有重要事情要问吴家娘子。”

李新喜愕然问道：“何巡捕专程来找我吗？”

何寻点点头，道：“我冒昧问娘子一句，娘子当初为何会嫁给吴明官吴公？”

李新喜登时有些不自然起来，道：“这个……当真重要吗？”

何寻道：“重要，而且相当重要。”

李新喜尚有所迟疑，道：“可这是我的私事。”

黄云霄道：“目下镇上发生了这么多事，娘子该知道有人在暗中兴风作浪，要对付民窑。娘子也算是吴窑的半个主人，今日又来找我，说是想正式接管吴窑，让吴窑全面恢复生产。作为妇人之辈，能有这等勇气，已经相当不易。娘子既想掌管吴窑，首先要做的是揪出幕后黑手。所以何巡捕所问，不再仅仅是娘子的私事，希望娘子据实回答。”

李新喜只得道：“这是亡兄的主意。”

何寻道：“那么娘子自己的心意呢？”

李新喜道：“我当然不愿意，我是说最开始。不是我自恃书香门第、轻视匠师之类，而是夫君年纪大我许多，我嫁过去又只是填房。可是父

母早亡，长兄为父，我不愿意又能有什么法子？但嫁过去后，还是觉得兄长眼光不错，夫君人好心善，很会疼人，对我百依百顺，我也就满足了。女人一生所望，不就是嫁一个好夫君吗？”

一旁周时臣听得满头雾水，料想何寻不是无缘无故来探人隐私，忙问道：“何兄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

何寻道：“因为我天不亮就赶去了阳府寺，打听到十年前的一桩旧事。当时吴家娘子的兄长李新奇正好借住在寺中，名为借清净之地读书，平日却常常有朋友往来，据说都是些大有来头的人物。”

周时臣“啊”了一声，惊讶地看着李新喜。

李新喜莫名其妙，道：“周公子为何这般看着我？十年前，亡兄因爱岳飞将军题联：‘机关不露云垂地，心境无瑕月在天。’在阳府寺读过大半年书，我记得这件事。何巡捕突然提起来，可是有什么用意？”

何寻道：“十年前，阳府寺小沙弥慈相带伤找到都帮会首崔国懋，告诉他有来历极大的人物要害崔窑、吴窑，只是不及说出更多，便伤重死去。”

李新喜仍然不解，道：“这跟我和我亡兄有什么关系？”

何寻道：“慈相只是个小沙弥，总不可能随便编一套谎话，大老远地跑下山去找崔国懋。他一定是无意中听到了什么，只是不巧被发现了，有人要杀他灭口，他拼死才将消息传出去。据时间来看，正好是令兄在阳府寺读书时。”

李新喜颤声道：“何巡捕怀疑我亡兄便是谋害崔窑、吴窑的主谋？”

何寻道：“这个可能性相当大。”

李新喜道：“且不说动机如何，我亡兄若有意对付吴窑，为何还要事先将我嫁给吴明官做继妻？”

黄云霄插口道：“这应该是令兄的一种手段，意图以娘子来控制吴明官。娘子当年年轻貌美，又出身大族，老吴娶了你，欢喜得嘴都合不拢。娘子适才自己也说了，老吴对你可是百依百顺，这不比其他手段强得多？”

李新喜道：“可是亡兄从未要求我让夫君做过什么事。”

黄云霄：“令兄以娘子出嫁吴窑，不过是个开场。我猜他来不及作出更多安排，就一命呜呼了。”又道：“我只是临时插句嘴，回答娘子的疑问。何巡捕，你请继续。”

何寻便续道：“阳府寺小沙弥慈相下山，是在都帮会首崔国懋得病前。没过几天，崔国懋就一病不起。而后的事，娘子已经大致知道了——崔国懋写信给好友樊高，请他赶来景德镇，促成崔窑、吴窑联盟，共同应付外敌。然有人抢先买通湖盗于半途劫杀樊高，樊高逃得性命后，虽星夜赶来景德镇，仍未能见上老友最后一面。樊高遂转去吴窑找老友吴明官，当他听到吴氏新娶的新婚妻子的名字后，立即变色，然后留下一封空白信，拂袖而去。那买盗劫杀者听到消息，又立即赶去瓷庄，也就是魏氏老屋，杀了樊高灭口。”

李新喜脸色惨淡，问道：“你们怀疑是我向主谋通风报信，让他赶去瓷庄杀了樊高？”

黄云霄道：“我倒是怀疑过娘子，但周老弟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担保娘子跟这件事无关。他既信得过娘子，我也信得过你。”

李新喜极是意外，朝周时臣点点头，表示谢意。又问道：“那么这又跟我有什么关系？”转头看着周时臣，分明是更信任他，期待他的回答。

周时臣只得道：“樊高当晚来到吴窑，听到娘子名字后反应剧烈，这是娘子自己亲口转述。娘子难道不觉得这其中有关联吗？他一定是知道娘子的。”

李新喜道：“可我不认得樊高，我们浮梁李氏跟广东樊氏没有任何关系。”

周时臣道：“这我知道，所以我推测崔国懋在信中提了姓李的什么人，多半跟娘子有关。而今何兄既然肯定令兄李新奇曾在阳府寺借读，我便愈发能肯定了。”

崔国懋人并不笨，得到小沙弥慈相通风报信后，大概也猜得到慈相多半是在阳府寺中听到了什么。也许暗中派了人调查，甚至亲身去寺庙查看，由此怀疑到李新喜兄长李新奇头上。但他没有实据，又想不出李氏谋害崔窑、吴窑的动机，兼之很快便病倒，事情遂搁置了下来。

崔国懋是工匠出身，身子壮健，突然毫无征兆地病倒，显然有些蹊跷。当时他大概已经猜到自己生病跟有人谋害崔窑的阴谋不无关系，崔窑里面一定有对头的内应。当时都帮刚刚成立不久，内部尚且矛盾重重，又有徽帮不断从中阻挠。崔国懋既起了极重的疑心，又不知道对头是谁，难免会对所有人失去信任，不敢告诉身边人，连对儿子崔无忌也没有和盘托出。但他在写给好友樊高的信中，一定提及过这些事，包括慈相被杀、自己病得诡异等，并点名道姓地说怀疑是一个叫李新奇的本地书生参与了这一切。

樊高接信后，历经坎坷，终于赶到景德镇，却不及见到老友最后一面。崔国懋既在信中说自己病得蹊跷，樊高必能猜到崔窑内部有对头眼线，而且是能亲近崔氏的人。他虽心痛老友之死，却不敢冒险进去灵堂上香，以免为对头觉察，遂赶来吴窑，既要提醒吴明官注意，也是要与吴氏联手调查崔国懋之死真相。

不想樊高未及说到重点，意外得知吴明官新婚妻子名叫李新喜，出身浮梁李氏大族。无须多言，樊高立即便猜到了李新喜与崔国懋信中李新奇的关系。他那一刻的心境，今人已无从得知，但从他的反应来看，极可能是以为吴明官已与对头联盟，甚至合谋害了崔国懋。想到一名老友已死，一名老友相欺，悲愤难鸣。他大概忘了手上的信件已遭湖水浸泡，只是愤然掏出扔在吴明官面前，表达心中最强烈的愤慨及抗议。而其实吴明官毫不知情。随着樊高悄然无声的消失，这一段故事遂告终结。由于几方遮掩，导致讯息不能通达，真相亦不为人所知。

虽则吴明官以为樊高早回了广东，但心中并未彻底忘记这一切。一年前，他大概发现了什么，又联系起了九年前樊高到访一事，不时偷取出信件观看，希冀了解更多真相。

然不出几日，便发生了都帮围堵吴窑事件，吴明官出来劝阻时，当众暴毙。于是，本有可能显露的真相再度沉溺。如果不是后来因江若兰命案意外掘出了骷髅，这几件往事大概会永远消失在滚滚东流的昌江中，不会有人将之联系起来，更不会有人发现背后的诸多秘密。

李新喜听得瞠目结舌，愣了半晌，才问道：“周公子是说，崔国懋崔公是遭人暗算，我夫君也是因为发现了什么，最终遭了毒手？”

周时臣道：“到小沙弥慈相报信后不久，崔国懋崔公便离奇病逝。尊夫情形大致如此，也是发现了什么后不久便暴病身亡。如果说这仅仅是巧合，实在很难令人相信。娘子自己不是也怀疑吴公死得不明不白吗？”

李新喜道：“可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复杂，竟会与九年前的旧事扯上干系。”又问道：“当时既有对头称要对付崔窑、吴窑，如果是崔国懋崔公被其所害，对头为什么又隔了九年才对吴窑动手？”

周时臣道：“这就跟令兄李新奇有关了。令兄不顾娘子心意，坚持要将你嫁给吴明官吴公做继妻，显然是有所图谋。我猜令兄即便不是主谋，也该是首脑人物。谋害崔国懋崔公之后，本来要继续对付吴窑，娘子作为事先埋好的棋子，本可大派用场。然偏偏令兄早逝，计划遂遭搁浅。但令兄一定还有同伙，如此才能解释吴公暴毙一事。”

李新奇过世后，同伙失去首脑人物，没有心思再继续进行针对吴窑的计划，遂告停止。然偏偏一年前吴明官发现了什么，从其死前几天不断取信观看来，应该是关于崔国懋及樊高之事。同伙有所觉察后，不得不杀吴明官灭口。然其人能以悄无声息的手段置吴明官于死地，迄今无人发现死因及真相，表明其针对吴窑的计划或许早已重新恢复。

李新喜虽不愿意相信早已过世的兄长竟是一系列阴谋的首脑人物，然后思虑几遍，再联系当初兄长的态度，不得不逐渐怀疑起来。一时

间，百感交集，却始终想不明白动机，问道：“果真首脑人物是我亡兄的话，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周时臣道：“这我暂时还想不到。不过令兄之前针对的民窑都是外来窑主，崔国懋崔公来自都昌，吴明官吴公来自徽州，令兄则是地地道道的浮梁人，或许是怪他们夺取了本地人的风头吧。”

黄云霄道：“这个解释有几分道理。而今他们对付你周老弟，则是因为你来自苏州。”他另有要事，早已等得不耐烦，道：“好了，吴家娘子已尽将所知告闻，我们也该去办正事了。”

李新喜道：“那我……我该怎么办？”

周时臣道：“这是娘子自己该做的决定。”

黄云霄却不愿意失去争取李新喜的机会，忙道：“娘子既然嫁了老吴，就是我们徽州人的媳妇。你可想找出真凶，为老吴报仇？”

李新喜道：“当然想。我一再嘱托周公子，正是为了此事。请黄先生告诉我该怎么做。”

黄云霄道：“娘子先回去，找出吴窑的内应来。”

李新喜道：“我不知道内应会是谁，要怎么找？”

黄云霄道：“这个容易，一定是娘子身边的人，譬如娘子从娘家陪嫁过来丫头、奶娘、仆人之类。”又郑重告道：“这些人丧心病狂，杀了崔国懋、吴明官，而今又杀了矜稠，娘子可千万不要心软。”

李新喜点点头，坚决地道：“我不会心软。找出内应后，我会亲手将他交给黄先生处置。”

黄云霄道：“那好，我这就派人护送娘子回去。”

送走李新喜，黄云霄便引着周时臣、何寻自会馆小南门出来，往南而去。

周时臣思绪已完全平复，亦急不可待地要找出凶手，忙问道：“黄先生不是说找到内应了吗？这是要去哪里？”

黄云霄道：“我这就带你去见内应。”又正色道：“何巡捕，你是官府中人，怕是后面将要见到你不喜欢的事，或是你应该以公家人身份出面干涉的事，而我不希望你来阻止。这该如何是好？”

何寻道：“那么我便暂时不是巡检司巡捕，而以周兄朋友的身份出现如何？那样即使我想干涉，也没有这个权力了。”

黄云霄闻言甚喜，点头道：“甚好。”

径直来到小南窑。早有都帮弟子等在暮色中，忙引三人往后堂而来。

何寻奇道：“不是说找出了徽州会馆眼线吗？如何来了都帮小南窑？”

黄云霄道：“眼线是找出来了，可他嘴硬得很，不肯吐实。我徽州会馆又没有可以动刑的地方，只好将他交给余帮主来代劳了。”

何寻这才明白黄云霄事先用话套住自己的用意，不由得深为佩服。

周时臣忍不住问道：“眼线到底是谁？”

黄云霄反问道：“周老弟认为最有可能是谁？”

周时臣道：“原本我想不到。但目下既然知道李新奇是背后主谋，那么最有可能的眼线当是徽州会馆掌厨许衡。”

黄云霄道：“为什么？”

周时臣道：“许衡是极少数能接近会馆中枢的浮梁人，而且十年前便已入会馆掌厨。如果我是李新奇，一定会以他为内应。”

黄云霄道：“嗯，我得知会馆中有眼线后，最先怀疑的就是许衡。不

过他不是眼线，而且我派了人暗中监视观察他，他对所有事根本就不知情。”

周时臣道：“那会是谁？”

正好来到窑洞前，黄云霄伸手一指窑门，道：“周老弟自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怕是你会大吃一惊呢。”

周时臣微一踌躇，即推门而进。

窑洞阴暗，全仗火光照明，一推门便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进来一看，一名男子被扒得精光，反绑在柱子上，显然已反复遭受过酷刑，全身上下再无一块好肉。都帮余茂盛正将通红的火钳往其胸口烫去。

那男子竟是浮梁知名秀才程浩然，受聘在徽州会馆教习徽帮子弟读书，亦帮助会馆处理文书等日常事务。周时臣因为试制“青花见五色”，想将绘画技法用于制瓷中，最近还在跟其学习绘术。

周时臣一认出对方身份来，大惊失色，忙叫道：“余帮主，且慢动手！”又转头问道：“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是程秀才？”

黄云霄道：“眼线其实是那些跟着程秀才读书的小孩子，包括我堂侄，但主谋却是程秀才。”

原来程浩然以游戏为名，令孩童偷听大人们对话，再一一复述给他听，还给复述得最逼真者奖赏。小孩子不懂事，觉得新奇好玩，争相参与。昨晚黄云霄有意召集三帮首脑到徽州会馆集会，而暗中早派人隐在暗处，以期捉住眼线。不久，果见有黑影溜到门外偷听，当场抓住后，才发现竟是黄丹阳的小儿子。一时愕然，黄丹阳厉声逼问之下，才知道儿子是受程浩然所派。

程浩然在会馆有专用的休息室，他当晚并没有归家，显然是料到有事发生，刻意留下来探听消息。黄云霄遂命人将他抓住，当众审问，因

其坚持不认，便干脆交给都帮余茂盛，带去小南窑拷打。

周时臣听了经过，实难以相信，问道：“是你以匿名信告发我吗？我一直拿你当好朋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程浩然只是冷笑，并不回答。

周时臣又问道：“是不是你杀了矜稠？”

程浩然脸上明显露出惊异之色，显然还不知道矜稠已死的消息。

黄丹阳忙道：“人不是程秀才杀的。昨晚他人一直在徽州会馆中，没有出去过。而且许民仔细辨认过身形，程秀才也不是之前两次撞到过的神秘人。”

周时臣道：“那么说你一定还有同党了。快说，你同党是谁？”

余茂盛不满地道：“周公子，你这样问，是什么都问不出来的。这小子看起来文弱，其实嘴硬得很，我打了他一天了，他一句话都没说。看来还得再下重手，劳烦周公子让开些。”举起火钳，欲往程浩然胸口烫去。

程浩然忽厉声叫道：“周时臣，你跟我学习绘画，虽未正式拜师，我许你依旧以兄弟相称，但究竟有师徒之实，你便忍心看我受此荼毒吗？”

周时臣一想有理，忙道：“余帮主，且慢动手。”

程浩然又道：“我小妹程思忆一直倾心于你，你即便不喜欢她，也该念在她一片痴心的份上，阻止这些人拷打于我。”又道：“还有你何巡捕，你身为官府中人，却任凭这些粗鄙之人对我滥用私刑，可对得起朝廷俸禄？”

他有秀才身份，享受一定特权，即便到了大堂，也可以见官不拜。官府也不能对其任意用刑，得先申请府学革除其秀才头衔后，才能加诸刑罚。

何寻正色道：“实话说，没有程秀才和同党在背后各种算计、兴风作浪，天下早就太平了。我乐得看到有人挺身而出，阻止你等作恶。”

余茂盛哈哈大笑道：“何巡捕说得真痛快。”再举起火钳。

周时臣于心不忍，道：“等一下！”

余茂盛怒道：“周公子不想给矜稠报仇了吗？就算不是程秀才动的手，他也有份。”

程浩然道：“我没有杀死矜稠，我也不知道有人会杀她。周兄，我虽然对付过你，却没有对你下狠手，始终留有余地。”

黄云霄冷笑道：“你利用在我徽州会馆偷听的信息，匿名告发周时臣勾结倭寇谋乱，这是株连九族的大罪，还敢说未下狠手、留有余地？”

余茂盛也道：“去年变工节那场乱子，就是由程秀才而起。是他散布谣言，都昌籍坏工因他是徽帮亲信，所以信以为真，这才群起打派头，赶去围堵吴窑。”

周时臣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只问道：“程兄为什么要这么做？”

程浩然道：“周兄既然还跟我称兄道弟，为何任凭这些人如此侮辱我？”

黄云霄知道周时臣心肠不够狠辣，忙道：“周时臣在这里做不了主，你求他没什么用。只要你交代出同伙的姓名来，我便放你走，我说话算话。”

程浩然道：“我没什么好交代的。”

黄云霄道：“那么也就无须再客气了。来人，先把周时臣带出去。”

几名都帮弟子一拥而上，将周时臣强行架了出去。周时臣在窑门外来回徘徊，几次欲再进去，却被拦住，不得其门而入，一时莫之奈何。又听到惨叫声不断穿透厚重的木门传将出来，心中百般复杂滋味。

过了好大一会儿，余茂盛先行出来，问道：“黄会首刚才说，周公子曾怀疑徽州会馆掌厨许衡是坏人眼线，对吗？”

周时臣道：“是，那只是我个人浅见，事实证明我是错的。”

余茂盛道：“未必，未必。”拍了拍周氏肩头，道：“周公子，多谢你。”匆忙引弟子去了。

周时臣尚且莫名其妙，正好黄云霄出来，便问道：“余帮主忽然问起了徽州会馆掌厨许衡，是什么意思？”

黄云霄道：“周老弟可知道许衡原先是做什么的？”

周时臣道：“当然知道。许衡夫妇原先在昌江边有一座水碓，以舂打瓷石为生。”

黄云霄道：“那么之后发生的惨剧你也应该听说了？”

周时臣道：“嗯，许氏夫妇唯一爱子许愿不慎被水轮带入石臼，结果被当场舂死。”

黄云霄道：“许衡回来后，发现爱子意外身亡，迁怒于妻子，遂与鱼量离异。夫妇二人，自此成为陌路。想来鱼量心中，该有不少恨意。”

周时臣道：“但这是鱼量自己不慎造成的失误，她不该因此而恨上许衡。”

黄云霄奇道：“咦，周老弟，你明明很聪明，为何偏偏这时候不开窍了？”

周时臣道：“黄先生的意思是……”

黄云霄道：“许衡那座水碓，所舂瓷土可是专门供应崔窑的。”

周时臣道：“啊，黄先生怀疑鱼量因为爱子意外身亡而恨上了崔窑，所以甘心做他人内应。你……你是怎么想到的？”

黄云霄道：“全靠周老弟你提醒。”

适才黄云霄问及周时臣怀疑许衡是眼线的原因，周氏回答说许衡是浮梁本地人，能轻易接近会馆中枢。这一套理由，套在都帮身上完全适用。凑巧鱼量也在都昌会馆做掌厨，上下都爱吃她做的菜式，她也能轻易进入各处而不被人怀疑。

黄云霄又道：“我问过余帮主，崔国懋生前爱吃鱼量做的菜，所以平日多在都昌会馆吃饭。如果有人利用鱼量下毒，便能轻易将崔国懋放倒，而不会被人察觉。”

周时臣道：“这一解释倒是合情合理，但谋杀罪名非同小可，事隔多年，如何还能找到鱼量下毒的凭据？”

黄云霄双手一摊，道：“这个，只能靠余茂盛和崔无忌自己去商量想办法了。”

周时臣道：“哎呀，余茂盛性子急躁，多半会直接将鱼量抓起来拷打逼问。黄先生，你有意向余茂盛透露了鱼量可能是暗害崔国懋的内奸，好让他立即赶回都昌会馆对付她，是也不是？”

黄云霄道：“那周老弟你有什么好法子？我知道你不满我如此对待程秀才，那么你可有办法令他开口？不及时提出同党，弄清楚阴谋，还不知道要被他们害死多少人！”

周时臣久久听不到里面动静，很是担心，忙道：“让我进去，我可以跟程浩然谈上一谈。”

黄云霄举手拦住，道：“程秀才只会利用你的软弱来操控你。况且何寻人在里面，正在设法让他开口。”

周时臣道：“如果程秀才死活不说，该怎么办，难道真要拷打他至死吗？”

黄云霄很是恼怒，道：“你如此婆婆妈妈，瞻前顾后，怎么做成大事？”

周时臣道：“我从来就不想做什么大事。”

黄云霄道：“那么你想找出杀死矜稠的真凶吗？想的话，就不要碍手碍脚，老老实实等在这里。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何寻吗？”

周时臣料想即便强冲，也会被强行拦住，只得静静等候在外头。

黄云霄忽然叫道：“周老弟，我忽然想起个事，你怀疑许衡，其实理由相当充足。”

周时臣道：“黄先生不是已经确认许衡不是眼线了吗？”

黄云霄道：“许衡也许不是眼线，而是另有用处的棋子。”

周时臣道：“什么棋子？”

黄云霄道：“你想想，那些坏人……哦，这是余茂盛的叫法，我觉得很形象，姑且这么称呼吧。如果那些坏人是利用鱼量毒害了崔国懋，那么也可能……”

周时臣失声道：“难道黄先生怀疑是许衡下毒害了吴明官？”

黄云霄道：“不可能吗？老吴是去年变工节过世的，那一日，我还特意叫许衡送了竹笋干等菜肴去吴窑呢。”

窑门忽然打开，何寻走出来告道：“程秀才愿意招供了，不过得预备些纸笔。”

黄云霄忙叫人去寻纸笔，又问道：“这程秀才是块硬骨头，都帮的人拷打了他一整天，都不曾令他开口。何巡捕到底用了什么法子，这么快就撬开了他的嘴？”

何寻道：“没什么，只稍微威胁了他一下。”又道：“周兄，程秀才想见你。”

进来窑洞时，都帮弟子正将绑绳解开，周时臣见程浩然裸体有碍雅观，便脱下自己的夹衣外袍给他披上。程浩然低声道：“多谢。”

周时臣拖过长凳，扶他坐下，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程浩然握住周氏双手，诚恳地道：“周兄，我要你答应我，要照顾好我妹妹，不要让旁人欺负她。”

周时臣瞬间便会意过来，何寻一定是用程思忆要挟了程浩然。一旁何寻也坦然承认道：“不错，我是拿他妹妹威胁了他。罪及家人，这本来就是官府最常用的手段。”

原来何寻见程浩然备受酷刑，几度昏死，又被冷水泼醒，仍然宁死不屈，料想他不会轻易松口，便让余茂盛、黄云霄等人先退出去。

程浩然醒转过来，见面前只站着何寻，当即冷笑道：“余茂盛那粗人不懂事，肆意拷打我倒也罢了，难道何巡捕也忘记王法了吗？我可是有秀才功名在身，你不能对我用刑。”

何寻道：“真真好笑，一个做尽坏事的人，当面跟我大谈起王法来了。余帮主加在你身上的刑罚，远远不及你同党施之于余潭生的一半。”顿了顿，又道：“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刑讯你。我只是在想，如果将你的宝贝妹妹也捉来这里，你觉得她会落得什么下场？”

一旁都帮弟子会意，立即起哄道：“对，对，我们竟没有想到此点。还是何巡捕聪明，这就把程思忆捉来，跟她哥哥一样剥光衣衫绑在这里，那乐子可就大了。”

程浩然气得脸色煞白，怒道：“何寻，我竟想不到你是个这样的衣冠禽兽。”

何寻道：“我实话告诉程秀才，我喜欢的女子被你同党杀了。为了报仇，我可以不择手段。”

程浩然道：“你喜欢稔稠？哈，你竟然喜欢周时臣的侍女。你可知道，稔稠除了侍女身份，还是姓周的小妾？”

何寻丝毫不理会对方的嘲讽，冷冷道：“那又如何？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得到她。你自称你妹妹对周时臣痴心一片，不也是同样的道理？”程浩然这才无言以对。

何寻道：“还不快去请程小姐来这里。”都帮弟子轰然答应。

景德镇素以难治著称，也只在最近十来年才临时设置了巡检司，但驻镇通判以调解为主，不敢过多干预，地方事务基本由各行帮自行处置。三帮之中，都帮最为桀骜，惹怒了其帮众，可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程浩然不愿意亲眼看到妹妹受辱，忙道：“我妹妹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你们别牵连她进来。”咬咬牙，又道：“好，我愿意招出同党姓名。不过我们当初佛祖前立下重誓，不能出卖对方，绝不可说出对方名字。你给我纸笔，我写出来给你们看。”

何寻见对方服软，便一口应承，命都帮弟子解开程浩然，自出来寻找笔墨。

程浩然为了多一层保险，又指名要见周时臣，当面托付他照顾妹妹程思忆。周时臣却难以应承，道：“我答应过另外的女子，要照顾她一生一世。等到这里大事一了，我便会离开这里，实在无法照顾令妹。”

程浩然道：“我妹妹自第一眼见到周兄，便痴心恋你，不肯再嫁旁人。难道你连我这点要求都不能答应吗？”周时臣不免十分为难。

黄云霄道：“程秀才到徽州会馆教书，是为了利用学童当眼线。他兄妹二人刻意跟你周老弟交往，一开始就是别有所图，你可别被他骗了。”

周时臣问道：“当真是这样吗？”程浩然沉默不应。

黄云霄道：“周老弟还想不明白吗？若不是你另有所爱，程秀才一定会将妹妹嫁给你，就跟当年李新奇将妹妹李新喜嫁给吴明官一样。这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

周时臣见程浩然神色，料想黄云霄所言八九不离十，很是怅然，但仍然应承道：“我答应程兄，只要我人在景德镇，一定保护令妹不被人欺负。”

程浩然极是意外，亦颇为感动，低声道：“多谢。”

周时臣问道：“那程兄能告诉我，你和你的同党为什么要先后对付民窑吗？先是崔窑，再是吴窑，现下轮到我周窑。”

程浩然一怔，道：“原来周兄已经知道大概了。”又摇了摇头，道：“我发过重誓，不能说，但我可以写出来给周兄看。”

虽则众人已想到崔国懋、吴明官，直至余潭生、矜稠，是同一伙人所害，且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针对景德镇民窑，但仍然只是猜测，周时臣亦只是有意试探，但既然程浩然如此回答，便表示确是事实了。黄云霄极是满意，上前拍了拍周时臣肩头，低声道：“我早该让周老弟来套话的。”

正好有都帮弟子送来油灯、笔墨，黄云霄使命程浩然如实写出经过。程浩然提起笔来，长叹道：“想不到我程秀才今日竟要靠出卖朋友来保命。”

提笔写下了两行字，忽倒转笔锋，双手握管，朝自己喉头插去。那笔是竹制的粗笔，本不是什么尖锐之物，但程浩然用尽全力，竟将竹笔连毫带管刺入喉咙。

事出突然，直到一道鲜血迸出，众人才反应过来，却是阻止不及。程浩然勉力将头转向周时臣，喉咙“咕咕”作响，却已说不出话来。

周时臣知道对方心意，忙道：“我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

程浩然这才点点头，慢慢软倒在地，又痛苦地挣扎了一会儿，这才气绝死去。

黄云霄抢过来查看，却见纸上写了两个名字：“程浩然，李新奇。”不由得喟然长叹，道：“我们这么多人，居然上了程秀才的当，他一意求死，临死前还摆了我们一道。”

都帮弟子见程浩然已经气绝，便欲抬其尸体出去。周时臣问道：“你

们要抬他到哪里？”

一名都帮弟子道：“当然是丢入火窑中化了。难道还任凭他留在这里发臭？”周时臣道：“不行。”

都帮弟子道：“那该怎么处置？”

周时臣道：“程浩然如此刚烈，一定有强大的信念驱使他做那些事，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但他宁可自己死，也不出卖朋友，总是值得钦佩。还是给他留个全尸，让他入土为安吧。”

都帮弟子面面相觑。一人道：“周公子是要我们挖坑埋了他吗？总不成抬去程家交给他妹妹，那样我们都帮可是免不了要吃一场大大的官司了。”

周时臣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但又不忍见程浩然就此尸骨全无，便问道：“何兄可有好的法子？”

何寻道：“周兄想要保住程浩然的尸首，没有光明正大的办法。”

周时臣道：“程浩然人已经死了，只要能让他安息，用些手段也无妨。”

何寻道：“不如随意找个地方丢了尸首，再按之前的老法子，散布流言，说是湖盗郑千年和程浩然都在找军师李四保留下的财宝，结果程浩然被郑千年抓住，拷打一番后杀了。”

黄云霄拍手道：“此计太妙。而且是半真半假，假中有真。”

程浩然虽未亲自出马，但其同党正积极努力寻找密信，可谓真事。至于湖盗郑千年，之前已有两波与其有关的流言广为流传，除了知情者外，人们对其重返景德镇一事均深信不疑。两件事一真一假，联结在一起，便是一个完美的谎言。

周时臣亦无异议，都帮弟子受过余茂盛叮嘱，听命于黄云霄，见其同意，便遵照行事。

又有都帮弟子进来告道：“望江楼江楼主派人来请周公子去吃宵夜。”

黄云霄皱眉道：“吃什么宵夜？都什么时候了，老江也是瞎添乱。”

周时臣一直未将拜托江印月复原信件一事说出，但而今真相已渐渐浮出水面，无须再刻意保密，便大致说了究竟。又道：“江楼主深夜派人来找我，一定是有了信的线索。”

黄云霄道：“信都被鄱阳湖水泡过，完全没了样，老江都能复原得出来？当真看不出来他有这能耐。”又道：“那好，我派人护送周老弟与何巡捕去望江楼，我得赶回徽州会馆去。”

周时臣道：“黄先生……”黄云霄道：“做什么？”

周时臣道：“老许厨艺好，我很喜欢吃他做的菜。”

言外之意，果真是掌厨许衡下手毒害了吴明官，也请黄氏手下留情，至少不要像对待程浩然一般，于法外施以毒手了。

黄云霄想了想，道：“周老弟先去望江楼，再回来徽州会馆，我当着 you 与何巡捕的面处置许衡，如何？”

周时臣道：“多谢。”

出来小南窑，江氏伙计正等在外面，忙引着众人来到望江楼。进来楼中，江印月满面笑容，递上来一张皱巴巴的信笺，正是之前周时臣交付的泡水信。不过与前时不同的是，这次纸上多了许多歪歪扭扭的碳迹，像是笔划。

周时臣问道：“这是什么？”

江印月道：“这是复原后的信。我只是侥幸一试，也没有能复原出所有字，而是一些字。也不是完整的字，只是一些笔划。”

原来江氏想了许多法子，仍一筹莫展。后来他向到望江楼饮酒的都

帮帮众打听，才知崔国懋出身贫寒，自小做工，原先并不识字，后来学得大名后才请了先生读书认字。他虽有一双制瓷妙手，在习字上却是笨手笨脚，且用不惯毛笔，嫌免毫太软。其弟子便专门为他定制了一种硬鬃笔，比寻常毫笔要硬许多，往往将纸戳破，颇有“力透纸背”的意味。

江印月由此得到启示，信笺虽然被水泡过，无法再从墨迹上下手。但崔国懋下笔既重，他写过字的纸面，总会与空白处有所不同。若用尘渣撒在纸面上，轻轻摇晃，或许能现出微形来。但这法子极其费时费力，且需要有参照，以观察是否可行，所以江印月从周时臣口中问到一个“李”字。之后反复试验，果真恢复了一些字样。但硬鬃笔虽硬，仍是软笔系列，不比硬笔^[4]留印明显，且连带勾画常常无迹可寻，因而最终江印月只恢复了部分笔划，一般是起笔或是落笔。

何寻愕然道：“这也叫复原？这跟之前的空白信有什么区别？”

江印月闻言很是不满，道：“最早你二位来的时候，这信上除了残余墨团，可是什么都没有。经过我手，目下多了不少东西。”

何寻道：“是，多了不少横道竖道之类，跟天书一样。”

江印月道：“你得用心揣摩，才能看出玄机来。二位看，这道横、这道竖，肯定是李字的起笔。我就是以它为参照来做的复原。”

周时臣道：“这应该是‘李新奇’三个字。”

江印月仔细一看，道：“呀，还真是。我只认出了‘李’字，后面残余笔划太怪，怎么也没认出来。”

何寻也看出了些门道，道：“‘李新奇’紧下面，是一道‘丿’，应该是个‘程’字，一定是‘程浩然’三个字了。”

周时臣道：“是。原来崔国懋早知道了这些人的名字，所以写在信里。”

何寻道：“这也是李新奇这些人务必要杀死樊高的原因。也多亏崔国懋没有将全部情形告诉儿子崔无忌，不然他父子二人怕是要同时遭毒手

了。”又道：“下面又是一道‘丿’，会不会是程思忆？”

周时臣道：“这是十年前的信，那时程思忆还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能知道什么？”

何寻道：“是了，看笔划也跟‘程’字不同，一定是别的姓氏。”

周时臣笑道：“倒像何字。”

何寻道：“这可算不到我头上，十年前我还没到景德镇呢。”

江印月忙道：“你们二位说的我全听不懂，不过周公子拜托的这件事，我总算完成了。”

周时臣道：“江公果然大才，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相当了不起，多谢了。这信我先带回去，再慢慢研究。之前承诺的树瘿壶，我明日便派矜稠送来。”话一出口，才意识到失言。

江印月已知矜稠被杀一事，只轻轻拍了拍周氏肩头，道：“周公子哪日方便，来我望江楼饮酒，顺便带上树瘿壶便可，不必专门跑上一趟。”

离开望江楼，周时臣、何寻便径直赶来徽州会馆，正好在大门前遇到都帮余茂盛，正指挥弟子从板车上搬运两个口袋。

何寻看到口袋蠕动不已，料想内里必是活人，问道：“又捉了谁？”

余茂盛依然是平日那副傲慢暴躁的样子，懒得解释，只道：“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黄云霄听说周时臣和余茂盛同时到了，忙命引来库房密室。

周时臣问道：“许衡人呢？”

黄云霄道：“我只派人将他关了起来，预备等周老弟你到了再审问。”

余茂盛道：“不必了，他的同党在这里。”

打开口袋，里面滚出两名妇人来，却是鱼莲、鱼量。鱼莲是周时臣好友金英的奶娘，鱼量则是都昌会馆掌厨。二人头发凌乱，双手反剪，口中塞了布团，歪在地上哼哼唧唧说不出话来，脸上尽是惊恐之色。

余茂盛道：“我赶回都昌会馆时，正撞见这对姊妹在收拾包袱，预备逃走。”

黄云霄打量姊妹二人一番，命人先挖出鱼莲口中布团，问道：“你为什么要逃？”

鱼莲道：“我……我……”

黄云霄一拍桌子，厉声喝道：“说，你为什么要逃走？”

鱼莲吓了一跳，忙哭告道：“傍晚时有人敲门，说我和我妹妹的事穿帮了，有人要来杀我们两个，叫我赶紧去都昌会馆叫上我妹妹，一起逃走。”

黄云霄问道：“是谁告诉你的？”

鱼莲道：“不……不知道。那人只在窗外说话，等我出去时，他已经走了。”

黄云霄问道：“你和你妹妹做了什么好事？”

鱼莲道：“没有，我什么都没做过。”

黄云霄道：“那你慌里慌张跑什么？”

鱼莲道：“我以为……我以为我妹妹她……”

她是金家奶娘，一生未嫁，黄云霄料想她未真正参与阴谋，便又命人挖出鱼量口中布团，问道：“是谁派你在都帮做眼线的？”

余茂盛早已忍耐不住，上前抓住鱼量头发，问道：“是不是你下毒害了老崔？”

鱼量甚是倔强，朝地上“呸”了一声。余茂盛大怒，将她掼倒在地，上去便踢了几脚。

黄云霄忙阻止道：“余帮主，稍安毋躁。”

余茂盛道：“安个屁，明明是她害死了崔国懋，你还叫我稍安？”

黄云霄道：“不是，余帮主要问口供，不能蛮来。这位鱼娘一看就是个有胆色的厉害角色，你再怎么打她，她都不会说实话的。”朝手下使个眼色，便有徽帮弟子取过马鞭，直朝鱼莲抽下。

鱼莲哭喊道：“不要打啦，我什么都没做过。好疼，我求求你们，不要打啦。”

黄云霄道：“你想不挨打，叫你妹妹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不然的话，我当着她的面打死你。”

鱼莲便苦苦哀告道：“妹妹，你就招了吧，我实在受不了了。妹妹……”

鱼量开始还不理不睬，后来再也听不下去，叫道：“住手！好，我说实话，是我害了崔国懋，那又如何？”

旁人均已猜到究竟，唯有鱼莲十分骇异，问道：“妹妹，你……你害了崔会首？那该是十年前的事了，你怎么会……杀人？”

鱼量道：“我没有亲手杀他，只是往他饭菜中下了点药。”

余茂盛道：“果然是你！”狂怒不已，拔出短刀，便要上前杀人。黄云霄忙命人拦住，道：“余帮主且慢动手，先问出她背后的主谋再说。”

鱼量道：“没什么主谋，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黄云霄道：“那你倒是说说看，你为什么要杀崔国懋？”

鱼量道：“是他害了我的孩子。”

余茂盛骂道：“你这个疯女人，一定是疯了，你自己顾不上照管儿

子，害得他被水碓活活舂死，怎么怪上我们老崔了？”

鱼量道：“那你们可知道水碓是专门给崔窑舂瓷石的？”环顾四周，将目光定在周时臣身上，冷笑道：“都是你们这些做瓷的不好。我们鱼家世代代以打鱼为生，如果不是你们做瓷的来浮梁，我夫妇就不会以舂石为生，我的儿子就不会死，我的家乡仍然是青山绿水，而不是现在这副模样。”

周时臣依稀觉得这语气十分熟悉，蓦然想到什么，一时呆住。

黄云霄道：“原来你将你儿子的死怪在了我们所有外来人头上，难怪你肯死心塌地为他人卖命了。”

鱼量道：“我早说过了，这全是我自己的主意，没什么主谋。”

黄云霄道：“就凭你一个小小厨娘，能弄到杀人于无形的毒药？我不信。”又命再打鱼莲。

鱼莲又哭又闹，苦苦哀求妹妹吐实。鱼量却再也不肯松口，道：“姊姊，这些人明明知道你是无辜的，却用你来威逼我就范，一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人，我等着看他们遭到报应。”

黄云霄闻言便命人住手，道：“我听鱼娘语气对从前生活十分怀念，想来还没有忘记前夫吧。”转头命道：“去带许衡来。”

鱼量一惊，道：“这不关他许衡的事。”

黄云霄笑道：“老许休了你快三十年了，你居然还很惦记他？这很好。”

过了一会儿，许衡被推搡进来，见鱼氏姊妹坐在地上，极是狼狈，不由一呆，问道：“黄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黄云霄道：“老许，你前妻鱼量下毒杀害了都帮前任会首崔国懋。”

许衡大惊失色，道：“什么？怎么会……”

黄云霄道：“她自己已经承认了，你也就别再装模作样。我问你，是不是你下毒杀了吴明官？”

许衡道：“什么？我怎么会……”忽然想到什么，不由得转头去看鱼量，问道：“是不是你做的？”

原来去年变工节时，许衡奉命送菜式前往吴窑，途中遇到鱼量。他二人离异近三十年，从未再说过话。鱼量忽然主动上前招呼。许衡见前妻风霜憔悴，不复有当年明媚之色，颇为感慨，便随口敷衍了几句。鱼量闻见菜肴香气，还打开食盒翻看，说是要学习前夫手艺。

此刻许衡听到黄云霄当面指控自己毒杀吴明官，又惊又痛，本要矢口否认，却蓦然想起半途遭遇前妻一事来。她既毒杀了崔国懋，迄今无人发现崔氏是遭谋害而死，手段不可谓不高明，当然也有可能趁他不留神之时，往食盒中下了某种毒药。那些菜肴是专门送给吴明官的，鱼量应该早就知道，所以才有意等在途中。

许衡又问道：“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鱼量见前夫瞬间猜到究竟，也不否认。

许衡大怒道：“你这个恶女人，害死了我儿子，现在又要陷害我，你到底是什么居心？”

鱼量忙道：“不是我害了我们的孩子，是崔国懋，是吴明官，是周时臣这些人。如果不是这些人来浮梁制瓷，昌江上就不会有这么多水碓，我们也不会以舂石为生，我们的孩子会活得好好的。”

许衡显然不能理解前妻这套解释，只道：“你……你疯了……”

忽想到吴明官生前待己甚好，还送了好几样瓷器给自己，这样一个好人，竟被自己前妻杀了。一时怒上心头，冲上前揪住鱼量头发便打，骂道，“你这个疯婆子，竟然害了这么多人，害了我儿子，害了吴窑主，还害得我被怀疑。”

旁人见这对冤家多年后再度反目，不由得目瞪口呆。

鱼莲哭叫道：“妹夫，停手，快停手！你儿子……你儿子并没有死！”

许衡一怔，转头问道：“你说什么？”

鱼量也甩了甩散发，颤声问道：“姊姊是说我孩儿没死吗？”

鱼莲独自隐藏秘密多年，既脱口而出，便再也忍耐不住，哭道：“你孩儿没死，当年被舂死的其实是金家小公子。”

当年鱼量放下儿子许愿后，鱼莲也将金家小公子金英放下，自己去取水喝。不想再转头时，发现金英已被水碓舂死。一切发生得太快，孩子竟连哭都没哭一声，便化作了一团肉泥。

鱼莲开始吓得傻了，转念想到金家一定会要她偿命，又看到外甥，便计上心头，就将许愿抱了过来，当作是金家的孩子。再告诉妹妹鱼量，说他的孩子被舂死了。两个孩子服饰完全一样，鱼量悲痛之下，没有仔细察看，竟被瞒了过去[5]。

鱼莲抱着许愿回到金家后，也顺利蒙混过关。她虽觉得对不起妹妹、妹夫，然事情已然发生，只有这般做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况且金家是名门世家，许愿在那里成长，远比跟着贫穷的许氏夫妇要好得多。二十多年来，鱼莲死守秘密，从未透露给任何人，不想今日遭逢变故，心力交瘁下，竟脱口说出了真相。

许衡听了经过，失魂落魄，一时难以相信。倒是鱼量先冷静下来，问道：“姊姊是说金英金公子是我的亲生孩儿？”

鱼莲道：“是，真正的金英公子三十年前便已经死了。”

鱼量道：“那金英公子知道我是他亲娘吗？”

鱼莲道：“不知道，他不知道。”

鱼量呆了好大一会儿，忽然狂笑道：“这真是冥冥中的报应，真正的金公子借我孩儿复仇来了，哈哈哈。”

周时臣一直沉默，忽插口问道：“鱼娘背后的主谋就是金英，对吗？”

鱼量先是一愣，随即连连摇头道：“不是，决计不是。”

黄云霄道：“你的表演太拙劣，如此做作，显然就是金英了。”

鱼量嘶声叫道：“不是，不是金公子。”

黄云霄料想她绝不会吐实，忙叫过许民，问道：“你认得金家公子金英吧？可有觉得他的身形甚像你两次撞上的那人？”

许民道：“还真是像。”

黄云霄哈哈大笑，极为得意，道：“你嘴再硬，我们还不是全知道了？”

鱼量脸涨得通红，厉声道：“你们敢对付我孩儿，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余茂盛怒道：“你个死婆娘，我这就送你上西天。你看好了，是我杀了你，你变成厉鬼，直接来找我余某人好了。”

黄云霄忙上前拦住，劝道：“余帮主何必脏了自己的手？她先后毒害了两大民窑窑主，罪大恶极，一刀杀死太过便宜她，不如交给官府处置，让她多受些苦。”

何寻也道：“这妇人犯下重罪，过堂时少不了要动大刑，最后极可能凌迟处死，最轻也是斩首。余帮主现在杀了她，倒是让她痛快了。”

余茂盛想了想，道：“也好，就听你们二位的。”

黄云霄道：“何巡捕，目下真相大白，也到了官府该出动的时候了。”

何寻道：“是，我先押这几名犯人回巡检司，再调派兵卒，去金家捉拿元凶。”

余茂盛闻言，便亲自率弟子押着许衡、鱼量、鱼莲三人，与何寻一道赶去巡司署。

黄云霄还有些疑问，问道：“鱼量口风极紧，周老弟是如何猜到主谋就是金英的？”

周时臣道：“鱼量适才说的那番话，怀念旧日青山绿水，而不是现在这副模样之类，我曾听金英说过好几次。”又从怀中掏出江印月复原的信，道，“这个‘丿’，应该是‘金’字的开头。”

正说着，吴窑女主人李新喜又连夜赶来拜访。

黄云霄忙道：“娘子来得正好，我们终于找到杀害老吴的真凶了。”李新喜道：“我也找到他了。”

黄云霄很是惊奇，道：“娘子请先说。”李新喜道：“是操骥。”

周时臣大为意外，忙问道：“娘子是如何知道的？”

李新喜拍了拍手，吴窑弟子押进来一人，却是名二十来岁的女子。

周时臣曾在吴窑见过那女子几次，问道：“这不是娘子的贴身侍女吗？”

李新喜道：“她是我的陪嫁丫头荷风，吴窑的眼线就是她。”

原来李新喜回去吴窑后，便叫来娘家心腹一一盘问，起初人人抵赖，没有人承认，但事后只有荷风一人欲趁夜色偷偷离开吴窑，却被事先埋伏的吴窑弟子抓住。荷风见露了馅，便一五一十地招了出来。

当年荷风被选为陪嫁丫头后，李新奇许诺将来会收她为妾，令她跟在李新喜身边，暗中打听吴窑消息。某一天，李新奇亲自寻上门来，命荷风严密监视到访吴窑的客人，尤其要留意一个叫樊高的广东商人。没过多久，当真有一个名叫樊高的人来访吴明官。荷风忙赶回李家，报告了李新奇。后来再没有听到樊高的消息，只听到吴明官、李新喜议论过

几次。荷风不知究竟，也不敢多问，心中只想着取悦李新奇，早日嫁给他为妾。然后来李新奇病逝，她的梦幻成了泡影，极是沮丧。

一年前，恰在变工节前不久，操骥忽然来找荷风，自称知道李新奇派她在吴窑做眼线一事，要求她继续监视吴明官。荷风起初不同意，然受不过威逼，只得同意。她因是李新喜的陪嫁丫头，来吴窑九年，极得吴明官信任，因而能轻易接近他。她也按照操骥要求，如实将吴明官行踪、举动告知了对方。

没过几天，便发生了都帮围堵吴窑事件，吴明官当众身亡。荷风有些害怕，不过也没有多想，加上操骥之后再也没有来找她，她便渐渐忘了这些事。

然不久前，操骥又寻上门来，要求荷风监视李新喜的一举一动。荷风知道女主人暗中委托了杂帮会首周时臣调查吴明官暴亡一事，也隐隐开始怀疑吴氏之死与操骥多少有些干系，遂不敢真的将李新喜言行禀报操氏，只是一味敷衍了事。

到了今晚，李新喜公然盘问寻找内部眼线，荷风虽然矢口否认，心中却是害怕极了，便想逃去找操骥寻求帮助，却被吴窑弟子堵住，押到李新喜面前，不得不招出了全部真相。

黄云霄道：“原来那所谓大有来头的人，是本地金、操、李、程四大家族，全部是官宦之家、世家大族。四家联手，倒也名副其实，说得上大有来历。然若是景德镇十万陶工联合在一起，区区四大家族，又何足道矣！崔国懋尚且意识到要与吴窑联手抗敌，足见齐心协力之重要。只可惜当时都帮初立，内部尚不稳固，崔氏身边没有可靠帮手，又做不到用人不疑，反而遭了外人暗算。”

叹息一番，又拍了拍周时臣肩头，道：“周老弟，你现下该知道金英、操骥那些世家子弟为什么要与你交往了，从一开始，你就是他们的目标。”

周时臣心中忽然升腾起浓重的倦意来，道：“我实在累了，先告辞

了。”

黄云霄道：“稔稠的尸首已运回周窑，我买了一副上好的棺木，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周时臣道：“多谢黄先生。等这里事了，我会带她回苏州安葬。”

回来周窑，天已经快要亮了。想想稔稠人就在里面，一时竟不敢进去。

忽听到有人叫道：“是周兄回来了吗？为何不进来？”竟是金英的声音。

周时臣大吃一惊，忙进来一看，却见金英端坐在稔稠灵柩前，登时又惊又怒，道：“是不是你杀了稔稠？”

金英道：“周兄何必明知故问？稔稠之死是个意外，不过那也是她命不好。”

周时臣听金氏言语中充斥着对他人性命的冷漠与轻视，不由得大怒，上前揪住对方胸口衣襟，道：“你来得正好，我这就当着稔稠的面，杀了你给她报仇。你也别怨别人，只能怨你自己命不好。”

金英甚是镇定，道：“周兄不能杀我，你爱的女人在我手里。”

周时臣一愣，问道：“你说什么？”

金英道：“白日一整天不见程秀才，我便知道事情要糟，所以特意来周窑等你，却看到了魏希光。之前操骥说你喜欢魏希光，我还不信，今日方才知道是真的。”

周时臣怒道：“你把希娘怎样了？”

金英笑道：“你若肯好好听话，我便将她完好无缺地还给你。若是惹怒了我，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她。”

周时臣不得不松了手，道：“你们金、操、程、李四大家族的阴谋已经败露，你还想怎样？是要我助你逃走吗？”

金英道：“逃？能逃到哪里去？这里是我的故乡，我死也死在这里。”虽仍然面带笑容，却是形容惨淡。

周时臣道：“那好，你倒是说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金英道：“周兄不明白吗？我以为你明白的。你外祖父精通天文地理，是著名堪輿[6]大家，你该比谁都明白才对。”

景德镇全镇建筑密密麻麻，密如蛛网。然在不大的城区中，有珠山、苦珠山、饶家山、凤凰山、猪婆山、向阳岭、枋木岭、东司岭、九皇岭、蔡家岭、观音岭、生意岭等，又有家坞、秧田坞、金家坞、和尚坞、江家坞、罗家坞、杨家坞、通土坞等。虽然山岭大多已被削平，却不难从这些地名中想象出当年山峦起伏、林木葱郁的情形。

北宋王安石曾到过景德镇，留诗道：

水边舟动多惊散，何事林间近绝疑。
野意肯从威令至，旧巢犹有主人知。
不关饮啄春江暖，自在飞鸣夏日迟。
览德岂无丹穴凤，到时应让向南枝。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乘船路过浮梁时，为旖旎风光所吸引，写有《入浮梁界》一诗：

湿日云间淡，晴峰雨后鲜。
水吞堤柳膝，麦到野童肩。
沅漩嬉浮叶，炊烟倒入船。
顺流风更顺，只道不双全。

然几百年过去，诗人笔下的诗情画意再也看不到了，而是换作了“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的景象。随着瓷业的发展，早年景德镇的山水风貌亦发生了极大变化，称山不是山，称坞不是坞，称桥不见桥和水。

周时臣道：“外地人氏赶来浮梁烧造瓷器，破坏了本地的青山绿水，这是事实。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数百年之积痼。仅仅因为这个，你便要置我们民窑于死地吗？”

金英道：“你们这些外来人氏，破坏的不只是本地的山水，还有风水龙脉。而我们四大家族最初的计划，也不是要让你们死，只是想让民窑退出我们的家乡。可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多年辛苦经营，始终抵不过一个利字。”

景德镇自成为瓷都以来，天下窑器所聚，民众繁富，甲于一省。虽子弟多入学校，然为窑利所夺，不再安心读书，以致文风不盛，多年来绝无登第者。金、操、程、李四家俱是本地书香门第，见此状况十分痛心。

又有风水先生告道：“遐方异域多产奇宝，必乏人才，景德镇瓷器便是当世奇宝。兼之外地工匠疯狂涌入，开采瓷石瓷土，击撼穿凿地脉，大损风气，怕是自此人才凋零，再难复兴。”四大家族由此视瓷业为大敌。

某日，四大家族李瑞、程廉平、金明县、操公瑾聚集一处，饮酒高歌，谈到慷慨激昂处，拟定了一个大计划——竭尽所能，将瓷业逐出浮梁。四人立下重誓，今生为此而奋斗不息，若是不能实现目标，便要将重任传及子孙后代。

四人以金明县为首，最先是聚集资金，买断回青青料。青花既然是当世瓷器主流，青料便是重中之重。而且瓷土遍布中国各地，青料却只有极少数矿山出产，且极难开采，一旦断绝青料，青花业必然陷入绝境，景德镇瓷业也会因之垮掉。这一计划起初进行得相当顺利，由于青料匮乏，景德镇瓷业很快陷入萧条中。

彼时景德镇民窑以都帮崔国懋名气最大。崔氏其人原先是都昌乡下的放牛娃，通过亲友介绍到景德镇当学徒，从打杂干起，再做坯、烧窑，渐渐地练就十八般武艺，成为瓷业的行家里手，最终独立门户，成长为一方巨头。买不到青料，以仿制宣德青花为主的崔窑亦陷入了困境。然都昌人素来擅长于在绝境中生存，崔国懋开始试烧五彩，主色以红、黄为主，蓝色青花沦为配角，有时实在没有青料，便干脆摒弃蓝色不用。于是崔氏五彩应运而生，一时大放异彩，再度掀起了景德镇瓷业热潮。

崔氏称雄瓷业数年后，人们终于开采出浙青作为新的青料，替代市面上已见不到的回青。由于浙青颜色翠绿，太过单一，又敦促工匠们试验各种新技法，以弥补青料成色的不足。吴窑吴明官的斗彩便是在这一阶段横空出世，很快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成为瓷器行业新的霸主。

李、程、金、操四大家族虽然一度以控制青料的方法令景德镇民窑生产停滞，却还是挡不住瓷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步伐。而且之后四家再无此等雄厚实力来进行大规模的购买活动，不得不改换新的策略。

光阴如梭，重任转瞬便传到了第二代身上。程廉平之子程浩然、金明县之子金英、操公瑾之子操骥分别继承了来自父辈的职责，而李瑞之子李大钦于万历八年考中进士，李氏重担便改落在侄子李新奇身上。

李新奇擅长谋划，又果断敢为，遂成为新四人组合的首领人物。他吸取前车之鉴，认为景德镇瓷业已成气候，难以一举击溃，各个击破才是上策，并将风头最劲的崔窑、吴窑列为首要目标。李氏为此牺牲不少，李新奇先利用吴窑窑主吴明官丧妻之机，迫使妹妹李新喜嫁给了吴氏做填房，以此来作为日后控制吴窑的手段。

崔窑是第一个目标，因窑主崔国懋又新上任都帮会首，耳目不少，李新奇便借住在府阳寺中，以寺庙为根据地，日夜与程浩然等人商议对策。

不巧的是，某日寺中小沙弥慈相无意在竹林中听到李新奇与诸人的对话，仓皇逃走时又被发现踪迹。李新奇追及慈相，当机立断，一刀刺中他背心。这只是一起意外，杀人从来就不在计划当中，但既然拉开了

弓，便没有回头箭，意味着只能就此勉力继续走下去。四人简单商议后，决定先毁尸灭迹，将慈相尸体丢下山崖。

幸运的是，慈相并没有立即死去，且身子为树枝接住，抵消了下坠之力。他以惊人的意志力逃离了险境，设法下山，赶来镇上找崔国懋报信。将所闻如实告诉崔氏后，最终气绝死去。崔国懋却是一时难以置信，毕竟慈相所言太过匪夷所思。但他不是蠢人，决意暗中调查这件事。

然李新奇已从眼线都昌会馆厨娘鱼量处得知慈相见过崔国懋的消息，虽然不知崔氏到底了解了多少，但为保险起见，除掉崔氏迫在眉睫，鱼量由此成为关键人物。她虽早已同意做眼线，但杀人则是另外一回事，需要决心和勇气。鱼量姊姊鱼莲是金英的奶娘，于是由金英出面劝说鱼量。金英大谈瓷业对浮梁的危害，鱼量的儿子许愿便是最直接的牺牲品。鱼量果然闻之色变，终同意往崔国懋饮食中下毒。金英便将专门配制的毒药交给了鱼量，由此实现了不动声色铲除崔国懋的计划。

但崔国懋病危中寄给广东商人樊高的信却成为巨大隐患。众人只知道崔氏未将实情告诉其子崔无忌及都帮其他人，却不知道崔国懋在信中到底说了些什么，为此而坐立不安。

彼时金英才二十岁，年轻气盛，竟想出了借刀杀人的计划，即将樊高行踪透露给鄱阳湖湖盗，引湖盗劫杀他座船。李新奇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便同意照此执行，派心腹仆人往鄱阳湖知会湖盗。那仆人原是鄱阳县渔民，有乡邻做了湖盗，知道湖盗常在哪里出没，遂一路寻去。

不久，仆人归来，说湖盗根本就不当回事，还差点杀了他灭口。

金英又道：“湖盗虽然凶残，却讲信用。不如送些钱财过去，他们得了钱，便不得不出动。”

于是四家各出五十两银子，凑足二百两，由金英写了一张便条，附在银两中，再派李氏仆人送去给鄱阳湖盗。

这一次进行得相当顺利。湖盗得了银子，果然如约劫了樊高座船。虽然樊高本人逃得性命，却由于吴窑眼线侍女荷风的报信，而遭李新奇

及时灭口。

事情过去后，四人还是觉得胆战心惊。虽然铲除了崔国懋，但实与原计划相差得太远，且崔窑仍在，并未从根本上撼动其根基。李新奇亦觉得此次杀人太多，且多是无辜之人，决意先休整一段时间。然不久他和仆人便同时害上了怪病，常常梦见崔国懋、樊高等人前来索命。仆人日夜心悸，惊恐而死。李新奇拖了两三年，亦终于不治而去。

李新奇的病逝对金英等人打击很大，尤其“索命”一说给余下三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三人为此沉郁了很久，后来经过商议，决意采取更加缓和的方式，从长计议，譬如令鱼量继续留在都昌会馆做眼线，又让程浩然混入徽州会馆教习徽人子弟读书，金英、操骥则自与另一新崛起的窑主周时臣交往。三人虽并未放弃目标，但没有了运筹帷幄的李新奇，始终没有想到合适的谋略。

后来还是金英道：“而今徽帮、都帮、杂帮鼎立，帮众合起来达十万之多，凭我三家之力，哪怕再用各个击破之计，也难以成功。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不如煽动三帮互相争斗，我们再趁虚而入。”遂定此策。

三人亦曾多次成功煽动三帮争斗，但对景德镇瓷业并未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尽管三帮争斗不休，但在瓷业的巨大利润面前，总会作出妥协让步，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以逐锱铢之利，此即金英所言“多年辛苦经营，始终抵不过一个利字”之缘由。当真应了一句话：“陶业活多人，业不与时偶^[7]。”

日子一天天过去，吴窑窑主吴明官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开始打听当年崔国懋的病情。金英等人获悉后，立即感到不同寻常——崔国懋过世已有数年，吴明官旧事重提，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既危及自身安全，金英三人便迅速行动起来。操骥找上李新喜的陪房丫头荷风，威逼其监视吴明官的一举一动。金英则打听到徽帮会首时常派掌厨许衡送菜肴给吴明官，便指令鱼量设法与前夫套近乎，趁其不备，往菜肴中投下毒药。

另一方面，程浩然利用其在徽州会馆的便利身份，故意透露假消息，煽动都昌籍佣工围堵吴窑。本意是要都帮、徽帮相斗，吴明官在混乱中毒发而死，便可将其死因成功嫁祸给都帮。

不想事情发展总不如事先预料的那般精准，两帮尚未真正动起手来，吴明官便当众暴毙。都帮惊见变故，一哄而散。而徽帮因经人调解，亦未再过多追究。这件事后，金英等人未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免为人觉察。

转眼到了今年“变工节”，周窑开出一件“青花见五色”，青花图案层次分明，极有墨迹淫淫的湿润感，堪称青花史上的奇迹。金英和操骥人在现场，二人均是识货之人，立即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个重大契机——

如果能得到“青花见五色”秘技，将其传给外地民窑，以此秘技扶植一座或多座能与景德镇抗衡的民窑，再由民窑发展至城镇，便可一举取代景德镇瓷都地位。大众皆是趋利避害之辈，到了那时，工匠也好，商帮也好，自会涌去新城镇。

彼时周窑佣工放假归乡，留守的吴祥瑞只知那件“青花见五色”不是周时臣制品，却不能确认到底是哪家搭窑户。正好巡捕何寻到周窑告知周时臣有事不能及时回来，金英遂带着“青花见五色”到巡检司找周时臣。周氏认出那只花瓶是王五所制后，又托金英将其送去给王家，正中金氏下怀。

来到王五家后，金英先告知开出“青花见五色”的消息，又诚恳告称有人愿意出大价钱买下秘技，或是干脆聘请王五到外地做窑主。王五先是愕然，仔细看过瓷器后，虽然欣喜若狂，却亦是惊讶意外至极，也不答话，只连连摇头。

金英察言观色，感觉王五似乎并不知道如何绘出“青花见五色”。再看王氏家中设备粗陋，所摆瓷器货色一般，青花亦是最常见的福字、花卉等无须太多绘画技巧的图案，与那件“青花见五色”比照，完全是地下天上，隐隐猜到“五色”并非王五娘子所绘。

此时，周窑烧出“青花见五色”的消息已传了开去，人们蜂拥赶来王五家中，只求先睹为快。金英再要继续探问，也没了机会，只得先行告辞，预备打探清楚情况后再作处置。

当晚，程浩然来到金家，告知徽帮会首黄云霄欲以高价聘请王五到吴明官吴窑主持窑务。金英不知黄云霄急着扶持吴明官之子吴青峰上位，料想黄氏素有眼光，他既肯出手，必定是有把握，便决意等到夜深人静时，再走一趟王五家，以同为浮梁人的理由，对王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不想到达时，金英意外发现王五被杀。更令人惊讶意外的是，那件“青花见五色”就摆放在堂屋桌上。他一时不明究竟，便随手取了花瓶，携之离开。刚走出院子，便撞上徽帮许民，所幸黑灯瞎火，对方并没有认出他来。

金英随后连夜来找操骥。二人在灯下反复品玩研究“青花见五色”。操骥越看越觉得眼熟，便取出家中珍藏《黄甲图》比照，发现果然是同一绘画风格，不由得大感惊讶。

金英奇道：“难道这件‘青花见五色’竟是徐渭所绘？这怎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

操骥性格深沉，要老谋深算得多，道：“而今王五被杀，你我又不是瓷业中人，明里暗地都不好打听这事，不如明日带着《黄甲图》去找周时臣。他是杂帮会首，王五算他手下，他有责任查个水落石出。”

次日，金英、操骥二人携《黄甲图》来周窑，周时臣果然知情不少。金英听说田水月、也就是徐渭亦被凶手一并杀死，不免深以为憾，也只得就此罢了。

王五一案离奇翻转，凶手并不是徽帮、都帮之众，最后竟发现是鄱阳湖湖盗所为。湖盗首领郑万年妻子刘原姑矢志复仇，更引出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大事来。金英等人事先一无所知，事后不免怪自己竟没有想到引湖盗入镇这一招，这是打击景德镇瓷业相当有效的招数。可惜九江卫

官兵事先设下伏兵，一战全歼了湖盗，就算知道这招有用，却再也用不上了。

金英、操骥、程浩然三人在一起议论，不免又提及十年前收买湖盗拦截樊高座船一事来。操骥当时便起了忧虑之心，担心官兵清剿湖盗老巢时，也许会发现当年金英手写的便条，由此追查到三人头上。金英起初一惊，随即想到事隔多年，送信的李新奇仆人早已死去，湖盗即使怀疑到李新奇，也不可能牵连三人进来，就算字条还在，也算不了什么。

然人在做天在看，且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三人表面互相安慰，心底深处还是未能完全释怀，尤其是金英。所幸后来听说官兵一把火烧了湖盗老巢，又将所捕湖盗尽数斩首，并没有节外生枝，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不久，程浩然自徽州会馆打探到周时臣徒弟吴祥瑞实为东洋日本人一事，此为搞垮周窑之大好良机，三人便又因而计议一番。

操骥与周时臣交往较多，对周氏为人比较了解，知道其人并无太大野心，是窑主中的温和派，不主张举报。金英也认为周时臣尚有利用价值，举报其人勾结倭寇，不比将程思忆嫁给周氏以控制周窑更有效果。但程浩然已知周时臣对妹妹并无情意，婚约难成，遂一力主张借官府之手除掉周窑。又道：“而今崔窑、吴窑皆衰，周窑在民窑中首屈一指。若是除掉周时臣，景德镇便又少了一位巨匠名师，是为大局着想，而不是我与周时臣有什么私人恩怨。而且周时臣正在调查樊高的陈年旧案，以他的聪明才智，对你我无疑是重大威胁。”

既是为了大计，金英、操骥当然也只能舍弃私交，顾全大局。于是程浩然以左手执笔，写了一封告发信，再由金英派心腹健仆乔大隔墙投入御窑厂中。之所以选择御窑厂而不是巡检司，自然是大宦官潘相早因周时臣拒绝派烧而对其怀恨在心，其人才识平庸，又一意邀功媚上，正是制造冤假错案的绝佳人选。

三人原本期待会就此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最初虽然也如事先预料一般，周时臣被公然逮捕，押入巡检司审讯。但仅过了一晚，事情便起了

变化，徽帮会首黄云霄不知拿住了潘相什么把柄，竟要挟对方释放了周时臣。潘相爪牙驻厂巡检方何又莫名失踪，传闻已为湖盗二头领郑千年所杀。三人不明究竟，又料想周时臣经此一厄，必定生了警觉之心，其人得徽帮大助，势必要全力追查告发来源，程浩然徽州会馆眼线的身份已有暴露的风险，只得暂时隐忍不发，预备等风声过去后再说。

不想当日傍晚又生风云。镇上风传湖盗郑千年冒险返回景德镇，并不如之前传说的那般，是为了心爱的女子魏希光，而是为了取回军师李四保留在景德镇的财物。

金英听说湖盗军师李四保曾携着一箱珠宝入镇，脸登时变得煞白——他虽不知道箱子里到底有没有财宝，但必定有他手写的那张便条。金英没有忘记当年买盗劫船之事，李四保也没有忘记，他一定想以便条按图索骥，找到当年的参与者，作为进一步讹诈勒索之资本。

金英、操骥、程浩然三人紧急联络商议后，便立即行动起来。金英命心腹仆人乔大、乔二兄弟先到魏氏作坊附近监视打探。传说湖盗郑千年曾在那一带出现，自然最可能是箱子之所在。而之所以不直接入坊寻找箱子，是因为郑千年既是传说中杀死巡检方何的疑凶，巡检司不可能无动于衷，任凭对方作为，一定会有应对之策。

金英自己则与操骥摸黑来到周窑，周时臣与巡检司走得极近，或许能事先从他口中探知些什么。

可惜的是，金英、操骥到达周窑时，周时臣已与何寻一道赶去魏氏作坊。二人忙跟了出来，预备寻去，正好此时心腹仆人乔二赶来禀报，称巡检司预先在魏氏作坊设下了埋伏，捉住了闯入作坊的都帮帮众余潭生，但余氏并没有找到所谓的李四保宝箱。

巡检司听到宝箱传闻后，事先在魏氏作坊设伏，以捉拿湖盗郑千年，这倒是意料之中的事，却不知都帮余潭生到那里做什么？以都帮人的个性，应该不会贪图这传说中的一箱财物，更何况余潭生还是都帮首

脑人物余茂盛的侄子。

金英亦不知魏希光正秘密教授都帮弟子拳窑秘技，一时想不通究竟。又因樊高之死本与都帮崔国懋相关，疑心余茂盛知道了什么，或许李四保已然透露镇上有人买盗杀人一事，所以余茂盛才派侄子到魏氏作坊寻找宝箱，想找到那张便条。操骥也觉得是这个道理。金英便命乔二去叫上兄长乔大，提前做好准备，自己与操骥便等在周窑附近。见巡检司兵卒押着余潭生过来，便假意迎上来拦住，一边询问究竟，一边朝余氏连使眼色。

余潭生虽不明就里，然其人正有逃走之心，金英有意分散兵卒注意力，正中其下怀，遂趁乱撞开左右兵卒，往临近的黑巷子中逃去。而金家仆人乔大、乔二早等在另一边巷口，一见余潭生出来，便上前称受命来救他，将他带去金英家中。

余潭生稀里糊涂地来到金家，被乔氏兄弟带到了深入地下数丈的密室中时，才隐约觉得有些不妙，却是已经迟了。他身上尚戴着械具，无力反抗，很快被乔氏兄弟制伏。金英、操骥随即赶到，逼问究竟，余潭生却什么都答不出来。金英施以残酷手段拷打，仍是一无所获。

之前金英询问过押解余潭生的巡检司兵卒，知道巡捕何寻只命抓住闯入魏氏作坊东翻西找的人，并没有指名郑千年，而一抓住余潭生，周时臣与何寻便赶去了崔窑。操骥已大致猜到所谓李四保宝箱，也许是个幌子，目的是要引金英出来，而今又听到余潭生只称是去魏氏作坊借拳窑工具，愈发能够肯定。且巡检司中并无能人，这一定是出于周时臣的计谋。

金英听了，一时又是惊惧，又是庆幸，遂命乔氏兄弟等到后半夜时杀了余潭生，将其尸体丢入昌江。余潭生是在巡检司兵卒手中逃脱后遇害，都帮余茂盛脾气暴躁，多半会将这笔账算在巡检司头上。

金英与操骥则再度赶来周窑，想从周时臣口中探出一些口风，看对方对樊高一案到底知情多少。只是这一次，金英还带上了那件取自王五家中的“青花见五色”，预备悄悄放入周窑，嫁祸给周时臣。彼时人人知道湖盗杀了王五全家，却并没有取走瓷器，那件“青花见五色”已成了烫

手山芋。既然周时臣曾在命案过后的一大早出现在王五家中，不如顺势转嫁到他头上。如此，不但将“青花见五色”脱了手，还能阻止周氏协助巡检司调查樊高旧案，除去一个厉害对手。

来到周窑时，大门洞开，里外空荡无人，金英便趁机溜进去，将“青花见五色”放入货柜中，再溜将出来，与操骥一道装作外出寻觅周时臣未果、再度来探访的样子。周氏老仆周祥招待二人进去坐下。过了一会儿，矜稠自魏氏老屋回来，便打发了周祥睡下，自己留在客厅陪客。

然这一夜，周时臣竟始终没有回来。三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快天亮时，金、操二人从矜稠口中意外得知周时臣刚刚买下了樊高瓷庄，也就是魏氏老屋，忽如醍醐灌顶，蓦然惊醒，遂借口太困告辞离去。操骥先赶去程家，将一切经过告知程浩然。金英则独自赶去魏氏老屋寻找宝箱。他大致翻找了一遍，没有什么发现。此刻天已经大亮，隔壁景德医馆不时有人进进出出，他担心被人发现，遂先行离去，预备当晚再来。

此时程浩然亦开始觉得不妙，因为徽帮会首黄云霄已着手寻找徽州会馆中的眼线，他对此深怀警觉，决定暂时住在徽州会馆中，以及时了解对头动向。

当天日暮时，金英来到魏氏老屋，却见矜稠仍在里面收拾。他假意路过，进去聊了几句，得知矜稠只是简单地收拾屋子，并不是受周时臣指派在寻找什么，这才放下心来。那之后，他一直在那处宅子周围徘徊，预备等到矜稠离开后，再进屋搜查。不想这一等就是几个时辰，矜稠不知疲倦地收拾到深夜，后来实在困乏，坚持不住了，这才吹灭灯火，掩门离开。

金英等矜稠走远，便悄悄溜进魏氏老屋，打火点燃油灯，正四下寻找宝箱时，忽听到外面有人问道：“是谁在里面？”

却是矜稠又折返了回来。她举着火摺，惊讶地望着闻声而出的金英，问道：“金公子，你在这里做什么？”

金英料不到会有眼前的场面，一时愣住。忽听到矜稠“呀”了一声，又狐疑问道：“金公子，你是不是在找……”

那一刻，金英只觉得脑门一热，想也不想，丢了油灯，本能地拔出护身短刀，奔下台阶，径直刺入了矜稠的胸膛。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甚至来不及等矜稠完全倒下，便急忙逃了出去。一口气直奔出巷口，一直到昌江边上，才停下脚步。只觉得脊背发凉，竟已被冷汗湿透。

金英曾亲眼目睹李新奇杀死阳府寺小沙弥慈相，又设买盗杀人之计。毒害崔国懋、吴明官二人，也均是由他本人出面与鱼量联络。但之前杀人均是假手他人，这还是金英第一次亲自动手杀人，竟然有惊恐难安的感觉。甚至离开魏氏老屋老远后，还觉得一颗心蹦得老高。

回到家中，操骥又来告知周时臣已被巡检司释放，是徽帮会首黄云霄亲自作保。而且黄云霄连夜邀集了都帮、杂帮首脑相会徽州会馆，料想已觉察到有外敌倾陷景德镇民窑，预备联合三帮，共商大计。连当地官府都没有能力同时与徽帮、都帮、杂帮对抗，以金、操、程三家力量，与三帮对敌，无异螳臂当车。

金英听了立即失色道：“坏了，三帮联会一定是黄云霄之计，程秀才怕是完了。”

操骥又听说金英非但没有找到李四保留下的宝箱，还不得已杀了周时臣侍女矜稠，愈发感到危机来临。他与金英苦思到天亮，却始终想不出有效对策。

第二天，矜稠于魏氏老屋被杀一事轰传全镇。传闻有人暗中悬赏千金，寻找线索及目击证人。而操骥、金英始终等不到程浩然，派人去徽州会馆，只说其人不在。

二人料想程浩然眼线身份已经暴露，以黄云霄之为人，必定会千方百计地动用私刑，务必撬开其口。而无论程浩然吐不吐实，最终都会追查至操、金两家身上，于是二人均做了最坏打算。

金英与操骥一样，不愿意弃家逃走，但总不能让所有人如他一般等死，于是赶快奔到奶娘鱼莲房前，提醒她与妹妹鱼量赶快逃走。鱼莲虽不知究竟，但其人隐瞒偷梁换柱的秘密多年，早落下心神不宁的毛病，一听到“穿帮”二字，立即大为紧张，火速赶去都昌会馆找妹妹鱼量。鱼量是知情者，料想必是之前所犯两起投毒案即将案发，鱼量不愿意自己被官府抓捕，以免牵连到金家，遂立即收拾细软，预备逃走，却被及时赶回的船帮帮主余茂盛堵住。

金英不知鱼氏姊妹已落入余茂盛之手，安排好金家事务后，先摸黑去探访了操骥。操骥已服下毒药，静坐在书房中待死。金英心中有所不甘，便来到周窑，候在矜稠的灵柩前，直到周时臣回来。

周时臣问道：“你既看出魏氏作坊只是个圈套，为何还相信李四保宝箱一说？还要去魏氏老屋找寻？”

金英苦笑道：“因为我确实写过那样一张便条，当然是宁可信其有。换作周兄是我，难道不会因此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吗？”

周时臣摇头道：“我不是你，我做不出买盗杀人这种事。”

金英“嘿嘿”两声，道：“原以为事情过去十年，鄱阳湖盗又被官府尽数剿灭，世上再无人能知道真相，想不到竟败在了你周时臣手上。”

周时臣问道：“目下你已经一败涂地，何必再负隅顽抗？希娘人到底在哪里？”

金英不答，仰头朝天，喃喃道：“程浩然落入徽帮之手，想必是活不成了。操骥为免牵累家族，已然服毒自杀，而今轮到我了。”

他的表情格外丰富，又是惆怅，又是哀伤，无可奈何中，仍然充满了暴烈与躁动。而现实却又是如此嘲讽，外面不时有捣土声、陶车声传进来，一再刺激他的敏感神经，令他面上肌肉不断抽搐。

所有缘由中的正义，动力中的光芒，恐惧中的肃穆，焦虑中的不安，错失中的悔恨，不过都是幻象。唯一真实的，只有当下震耳耀目

的“四时雷电镇”。

周时臣见金氏嘴角渐有黑血沁出，知其事先服下了毒药，忙问道：“希娘人在哪里？是不是你派乔氏兄弟带走了她？”

金英狞笑道：“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我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周时臣道：“你已经杀了矜稠，可不要一错再错。”

金英摇头道：“人生不可能事事如意，即便是你周时臣周大公子。我要死在矜稠灵前，令你报了大仇，但你却注定再也见不到魏希光。”

他体内药物毒性发作，忽一大口鲜血喷出，再也支撑不住，慢慢坐下来。

周时臣一心要救未婚妻子，又见事情紧急，金氏已是命在旦夕，忙道：“那么你可知道，你并不是真正的金家公子？”金英道：“你说什么？”

周时臣便大致说了当年奶娘鱼莲以假代真的经过。

金英面色如土，连连摇头道：“你胡说八道！我不信，我才不信呢！”

周时臣道：“鱼氏姊妹已然被捕，人都押在巡检司，你若是不信，可以自己当面去问她们。”

金英呆了一呆，又问道：“你说鱼量其实才是我的亲生母亲吗？”

周时臣道：“不错，这段往事是你奶娘鱼莲亲口讲出。”

金英口中不愿意承认，心中却是“咯噔”一下，暗道：“我们事先料到事情将败，操骥本计划抢先杀死鱼量灭口，如此死无对证，两起投毒案便不会牵扯上金、操、程三家。我竟是心中不忍，劝阻了操骥。操骥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突然心软，我当时也不明白，现下才知道，原来是骨肉亲情在作怪。我母子二人三十年不曾相认，然究竟血浓于水，母子有亲

近的天性。”

又想到亲生母亲已落入官府之手，她背负两起投毒案，必定要受尽酷刑，最终落下身首异处、悬首示众的下场，一时急怒攻心，又喷出一大口鲜血，就此气绝死去。

周时臣本想利用母子亲情打动金英，让对方说出魏希光下落，不想金英激动之下，毒性反而发作得更快。周氏后悔莫及，忙四下寻找，却只发现了被打晕的老仆周祥。周时臣忙叫醒他，问起究竟。

周祥道：“金公子手下抓了魏家娘子，将她带走了。”却不知乔氏兄弟将魏希光带去了哪里。

周时臣心道：“如果金英想让我痛苦终身，直接将希娘杀死便是，他却命心腹仆人带走了她，必是不要她死，欲将她卖给外地民窑，以魏氏牵窑秘技作为继续制衡景德镇的法宝。然全国各地均有民窑，却不知他将希娘送去了哪里？”

知道魏希光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总算略略放了心。他知道凭借自己一人之力决计无法找回魏希光，料想对方必是走水路，忙赶去求见都帮余茂盛，预备请其派出手下船户追寻乔氏兄弟。

刚走出周窑，便遇到一队兵卒举火而来，领头的却是九江卫指挥佥事刘昆山。

周时臣愕然道：“刘将军何时来了景德镇？”

刘昆山道：“我也是刚到镇上。这里有一个，想见周公子。”侧身让到一边。

只见火光下站着一名青衣女子，容颜风尘憔悴，却不掩明艳之色，正是魏希光。

原来自鄱阳湖湖盗入侵景德镇事件后，明廷将景德镇防务划给了九

江卫。正好今日刘昆山来浮梁例行巡查，途中有事耽搁，日暮时才进入浮梁境内。连夜赶来景德镇的途中，忽遇到一名男子驾着一辆马车匆忙赶路，引起他的疑心，命兵卒拦下盘查。

那男子见官兵逼近，唢哨一声，车中又钻出另一名男子来，二人一道跳车逃走。兵卒不及对方熟悉地形，竟一时未能追上，但也不是一无所获，在大车中发现了被自周窑劫走的魏希光。刘昆山认出她后，忙解开绑绳，问明究竟。魏希光遭逢大劫，再无其他顾虑，只求与心爱的男子在一起，哪怕死也要死在一起。刘昆山遂一路护送她回来镇上。

周时臣得知经过，惊喜万状，再也顾不得许多，上前几步，当众抱住魏希光。二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1] 体积大的瓷器，如大瓶、大缸、大盆等，难以制作成功，它的成败最能体现制作者的技艺功夫，不仅仅工艺要求高，而且要多造坯件以择优送窑，同时还得单独烧制。《景德镇陶录》：“凡器之高大件最难烧造，如二尺四大盘，顶皮大碗，千圾（同件，即将瓷器大小的单位，件越大，体积越大，越难烧成）、五百圾大地瓶、五百圾大缸，三百圾花桶等器，面既大，圾数又高，造时必须其坯式，较劣取优者送窑，经烧难保不有（足乔）扁损挫之患。”

[2] 前两句指御窑瓷器款式设计出自内宫。后两句指厂器造成，搭烧民窑，躐损一体解运，即可官搭民烧派烧事，详见小说正文。

[3] 酪（yàn）茶：酪本为酪，酪茶即浓茶。《景德传灯录·佛日和尚》：“夹山迴顾，师曰：‘酪茶三五椀，意在罌头边。’”

[4] 直到十九世纪，西方钢笔传入中国，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毛笔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硬笔与软笔的区别在于变软笔的粗壮点画为纤细的点画，去其肉筋存其骨质。虽然中国书法史未曾记载硬笔书法，但根据出土的敦煌文书来看，敦煌民间大量流行硬笔书写。据甘肃出土实物，硬笔多为木笔或苇笔，笔尖端劈为两瓣，方便蘸墨，与今蘸水钢笔尖原理完全相同。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敦煌》。

[5] 金英被水碓舂死、鱼莲以许愿代为金英故事，根据景德镇广为流传的真人真事改编，许愿原型人物即为宋浮梁籍名士程瑀（见前注解）。

[6] 堪輿：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一。堪，地突之意，代表地形之词。輿，承輿即为研究地形地物之意，着重在地貌的描述。古代以“堪輿”指代天地。《史记》将堪輿家与五行家并行，为占候卜筮者之一种，本有仰观天象，并俯察山川水利之意。后世专称相地看风水者为“堪輿家”，故堪輿在民间亦呼之为风水。

[7] “陶业”二句：意思是景德镇有许多人以制瓷为谋生手段，但瓷器行业的兴盛却并不与人们命运相携。

尾声

伴随技术的发展及民窑的壮大，青花瓷开始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性的主流瓷器，盛销不衰。仅万历晚期，经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送至欧洲的景德镇青花瓷将近百万件，运送至荷兰的瓷器总数超过三百万件。青花瓷以浓厚神秘的内涵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崇尚中国文化，喜爱中国瓷器，几乎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



虽然尘封多年的樊高案、崔国懋案以及去年发生的吴明官暴毙案终告水落石出，然主谋均已死去，甚至金家仆人乔大、乔二兄弟也在被官兵追捕时跳涧自杀，当事者只剩下了鱼量一人，要取得完整口供，势必落在她身上。

然鱼量表现出了惊人的顽强意志，抵住了所有的惨烈酷刑，经历了无数次的死去活来后，仍没有招出旁人来，只称所有事情均是她一人所为，理由仍是还景德镇青山绿水那一套。由于没有别的实证证明金英等人卷入其中，多桩谋杀案，包括矜稠被杀案，遂落在鱼量一人头上。

而官府虽知多有本地世家大族牵连其中，亦不愿意土著与民窑矛盾进一步激化，遂刻意隐瞒了真相。就连鱼量被斩，也是专门押到饶州府行刑。

镇人听说鱼量因爱子惨死而仇恨景德镇民窑，一力要搞垮瓷器行业，不免又是惊诧，又是佩服，更好奇到底有多大的恨意与力量，才能促使一个弱女子有胆子与全镇十万瓷工对抗。

然很快发生了一件大事，吸引了全镇乃至天下人的目光——

万历皇帝因御窑厂迟迟烧制不出龙缸而很不高兴，监工潘相遂将怒火发泄到工匠身上，下令酷责工匠，三日之内，便拷打死了五人。龙缸匠童宾虽不在受刑之列，却难过万分，如同身受。

瓷器是泥土与水、火的艺术，烧制龙缸，虽然泥料、色料、绘画、造型等都极其重要，但最终要经过窑火的烧制后，才能成器，一切都要“出火而后定”，因此火被认为是重中之重。由于火具有不可控性，因而要烧制出稀罕之器，除了人力之外，相当一部分要靠天工，即所谓“窑变”，“不依造式，忽为变成，或现鱼形，或浮果影”。之前开窑时习惯用处女祭窑，便是认为火窑能吸取女子鲜血精气，之后烧制瓷器时便凝结为异象，促成窑变。童宾不忍见到同伴受苦役之累，却又没有好的法子，思及御窑厂口口相传的“莹童窑变”^[1]故事，终决定以己身殉窑，当

晚跳入了熊熊烈火中。

翌日开窑，龙缸竟成。众工匠无不泪下，收童宾遗骸葬于凤凰山下，又在御窑厂旁为其建祠一座。童宾被尊为窑神，又名火神，成为与高岭土神^[2]及制瓷师祖赵慨并列的三大行业神灵。后人诗称赞童宾义举道：“龙缸有衡自前朝，风火名仙为殉窑。博得一身烟共碧，至今青气总凌霄。”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潘相烧出的龙缸不满意^[3]，继续催逼工匠，终于令矛盾彻底激化。愤慨的工匠联合起来，奋起反抗，纵火烧毁了御窑厂。潘相见局势失控，吓得只身逃走。还是通判陈奇可出面调停，劝说工匠散去，才没有令事态进一步恶化。不想潘相反而向万历皇帝参了一本，诬告陈奇可煽动乱民暴动。陈奇可被逮捕入京，下锦衣卫诏狱，后死在狱中。

潘相越发横恣，招来更大的公愤。他以矿税使身份到上饶勘验矿洞时，命当地接待，知县李鸿不但避而不见，还告诫县人：“敢卖给潘相一行食物者，立即处死。”

结果潘相到了上饶，处处找不到吃喝，只得灰溜溜地回去。朝中正直大臣亦纷纷上书弹劾，终迫使万历皇帝将潘相召回北京。这桩工匠大斗太监的故事，至此总算告一段落。

童宾殉火死引发的工匠之变意义极为重大，自此官窑生产一蹶不振，“役亦渐寢”，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一度辉煌的御窑厂形同虚设，处于半死不活的停工状态，亦如同大明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命运。而民窑则彻底摆脱了官窑的束缚，以自由奔放的崭新风貌登场，由此开启了历史上最有艺术特色的青花瓷发展时期，显示出了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民窑青花瓷外销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再说民窑。稔稠事件后不久，周时臣即辞去杂帮会首一职，又公然表示要娶魏希光为妻，惊世骇俗。作为违反行规的代价，他与魏氏将终身不再涉足瓷器行业半步。周、魏二人就此退出了景德镇的精彩舞台，却赢得了二人的自由世界。许多年后，还有人在苏州见到周氏夫妇，仿

若一对神仙眷侣。而周时臣虽退出瓷业，却在绘画、园艺上又开创了一番事业，传奇声名不坠，更享以高寿，一直活到九十三岁。

幸运的是，景德镇瓷业并未因为周时臣、魏希光的离开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吴明官孀妻李新喜正式接管了吴窑，不顾诸多禁忌，更不顾因缠足而行动不便，大胆走进窑屋，爬上窑弄，大声宣告吴窑再度开张。镇人惊骇之余，亦对其胆量佩服有加。

在李新喜的主持下，吴窑重新恢复了生产，且又烧出吴窑声名在外的斗彩系列，成色不在昔日吴明官“青花见三色”之下。有谣传说，吴窑工匠得到过周时臣的暗中指点，所以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撑起吴窑一片天。

周时臣弟子吴祥瑞后被无罪开释，继续留在景德镇学习制瓷。学艺多年后，终将中国的青花制瓷技术带回日本，对日本瓷器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物，日本称其为“祥瑞手”^[4]。

徽、都、杂三帮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一直延续到入清之后。但这也不全是坏事，毕竟有市场即有竞争，有竞争才能有进步。

而自王五之后，景德镇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人再烧出“青花见五色”来。直到入清之后的康熙年间，工匠吸取中国绘画技法，提高了配料分水技法，即事先将青料加工成浓淡不同的料水，将料水分成“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五种深浅不同的料色。工匠画料时，又引入了西洋画明暗法，以“头浓”勾线或做小面积的彩饰，再用青色纯度最高、明亮度最强、颜色最为艳泽的“正浓”“二浓”“正淡”各色料水分染，以最清淡的“影淡”做青、白间的过渡色，渲染出浓淡有别的不同层次来，使之达到“墨分五色”的艺术效果。

有手段高明的周姓巧匠甚至能在一笔之中分出深浅不一的笔韵，“有一瓶一罐，而分至七色九色之多”，墨彩纷呈，浓淡有致，笔力柔细中见苍劲，气韵生动，潇洒飘逸，与中国水墨山水杰作有同工之妙，此即为传说中的至尊瓷器“青花见九色”。有诗称赞道：“千峰翠色添新霁，青花浓淡出毫端。”可谓占尽风流。

伴随技术的发展及民窑的壮大，青花瓷大量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性的主流瓷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盛销不衰。仅万历晚期，经荷兰东印度公司^[5]运送至欧洲的景德镇青花瓷将近百万件，运送至荷兰的瓷器总数超过三百万件。青花瓷以浓厚神秘的内涵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崇尚中国文化，购买收藏中国瓷器，几乎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

当时北欧瑞典有个地位显赫的贵族，酷爱中国瓷器，却又嫌荷兰东印度公司运来的瓷器图案太过普通，不能显示他尊贵的身份，遂事先绘制了图案，不惜重金，派遣专使万里迢迢到中国定做瓷器。

专使在海上漂泊了好几个月，虽最终平安抵达景德镇，随身携带制瓷图纸却被海水打湿，图案四周渗出一圈淡淡的水痕。工匠接活后，发现了海水残迹，但由于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不能确定是否是主顾的本意，只好完全忠实于图纸，不仅烧出了贵族指定的图样，还用高超的分水法将水痕也烧制到了瓷器上。

贵族收到瓷器后，发现图案外面有淡淡色晕，很不高兴，然当他将瓷器与图纸比照时，这才发现了原因，情不自禁地击节赞叹。这件由于误会制成的瓷器，成为了举世无双的绝妙珍品。

消息不胫而走，赶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在欧洲再度掀起了一股中国风物热。瑞典王后乌尔利卡对东方中国魂牵梦萦，特意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后岛上建造了“中国宫”，在宫中摆满了中国丝绸与瓷器。皇后甚至还学着种桑养蚕，虽然蚕种抵不住北欧寒冷纷纷夭折，但皇后对中国文化的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独一无二的风格与瓷器的难以复制性，中国青花瓷获得了世界范围至高无上的评价。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有一本名为《葡萄牙王国记述》的书出版，内中赞美中国瓷器说：“这种瓷瓶是人们所发明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及水晶都更加可爱。”

“寻常工作经千指，物力艰难那得知。”巨大赞誉的背后，凝结着无数中国工匠的心血与汗水。他们追求卓越品质，为此付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即所谓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是也。人们没有忘记他们的辛苦，世界亦永远记得他们的存在，却总是忽视浮梁百姓的奉献——

他们永久地牺牲了家乡的山川灵气，才换来“陶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的繁华画图。

许久许久以前，人们总是习惯依偎昌江怀抱，枕着一脉碧水，听它从容叙说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江面上有白绸子一般的白鹭翩跹飞舞，江边柳丛深处不时传来莺鸟的婉转娇啼。

江上新晴暮霭飞，碧芦红蓼夕阳微。富贵不牵渔父目，尘劳难染钓人衣。白鸟孤飞烟柳杪，采莲越女清歌妙。腕呈金钏掉鸣榔，惊起鸳鸯归调笑。

山峦叠翠，河水潺潺。田园淡泊，野趣横生。这个仿若世外桃源的地方，名叫浮梁。

（全文完）

[1] 宣德年间，御窑厂尚能烧造绝品鲜红瓷器。当时皇帝祭天，所有祭品都要用鲜红瓷器，对工匠催逼极严。然鲜红瓷器折青率极低，号称“一窑一宝”，意思是一满窑瓷器最多也只能烧出一件合格的鲜红瓷器，工匠们束手无策，完不成任务，亦不断受到监工大臣鞭打。老窑工之女莹童常听说窑变之类的事，不忍心父亲及其他工匠遭受监工荼毒，便借口探望父亲，纵身跳入了熊熊的窑火中。等到窑门打开时，全窑瓷器都烧成鲜红，如同燃烧的火焰。人们都说是因为窑火得了莹童精血之气，才会如此。

[2] 高岭土神：即陶瓷原料之神，是陶工对景德镇所产高岭土的神化。

[3] 万历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始终没有烧出合式样的青花龙缸。明神宗即万历皇帝下葬时，只好用他祖父嘉靖年间制造的青花龙缸，此即定陵（万历皇帝陵墓）出土的青花龙缸。缸的高度和口径均为0.7米，外部刻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题款，二条青龙腾云驾雾，神气活现，栩栩如生，是中国青花瓷器中的罕见之作。

[4] 今存世带有“五良太甫吴祥瑞造”款识的瓷器，基本都是青花品种，一般色泽都较明快，其装饰题材多为中国的传统图案。

[5] 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于17世纪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当时欧洲各国兴起海上冒险，发展外海商机。其中葡萄牙最先在东南亚地区建立殖民地及商业发展，并强行占有了澳门。荷兰意图步葡萄牙后尘，往东印度地区发展，遂成立了联合公司，即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荷兰国家议会授权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起非洲南端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具有贸易垄断权。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第一家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公司，也是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并被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的条约，并对该地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160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员韦麻郎经由马六甲海峡由巴达维亚抵达澳门，与葡萄牙战争失败。荷兰人被迫离开澳门，改在澎湖建立城堡作为贸易据点，但被明军驱逐。荷兰人遂转到当时未有实质政府统治的福尔摩沙岛（今中国台湾）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设立据点，建立了台湾史上第一个统治政权，直到1662年被明郑成功（其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打败为止，称之为台湾荷兰统治时期。当年建筑如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等遗迹至今犹存。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将近二百年间，总共向海外派出1772艘船，约有100万人次的欧洲人搭乘4789航次的船班前往亚洲地区。平均每个海外据点有25000名员工，12000名船员，为贸易史上的奇迹。

附录一 明朝年号表

年号	庙号	姓名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年数	死时年龄	世系
洪武	太祖	朱元璋	洪武元年正月 (1368.1)	41	31	71	朱世珍子
建文		朱允炆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 (1398.6)	22	4	待考	朱元璋孙
永乐	成祖	朱 棣	建文四年六月 (1402.7)	43	22	65	朱元璋第四子
洪熙	仁宗	朱高炽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 (1424.9)	47	1	48	朱棣长子
宣德	宣宗	朱瞻基	洪熙元年六月 (1425.6)	28	10	38	朱高炽长子
正统	英宗	朱祁镇	宣德十年正月 (1435.2)	9	14	38	朱瞻基长子
景泰	代宗	朱祁钰	正统十四年九月 (1450.9)	22	8	30	朱瞻基次子
天顺	英宗	朱祁镇	景泰八年正月复辟 (1457.2)	31	8	38	朱瞻基长子
成化	宪宗	朱见深	天顺八年正月 (1464.2)	18	23	41	朱祁镇长子
弘治	孝宗	朱祐樞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 (1487.2)	18	18	36	朱见深第三子
正德	武宗	朱厚照	弘治十八年五月 (1505.6)	15	16	31	朱祐樞长子
嘉靖	世宗	朱厚熜	正德十六年四月 (1521.5)	15	45	60	朱祐樞侄
隆庆	穆宗	朱载堉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 (1567.2)	30	6	36	朱厚熜第三子
万历	神宗	朱翊钧	隆庆六年六月 (1572.7)	10	48	58	朱载堉第三子
泰昌	光宗	朱常洛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 (1620.8)	39	1 月	39	朱翊钧长子
天启	嘉宗	朱由校	泰昌元年九月 (1620.10)	16	7	23	朱常洛长子
崇禎	思宗	朱由检	天启七年八月 (1627.10)	18	17	35	朱常洛第五子

附录二 明中后期江西行政区划

公元1362年正月，朱元璋设江西行省，治所洪都（不久即改名南昌，今江西南昌）。到洪武初年大明立国时，江西行省已有南昌、九江、南康、饶州、瑞州、临江、袁州、抚州、建昌、吉安、南安、赣州、广信共13府。

洪武九年（1376年），改江西行省为江西承宣布政使司，下有13府、1属州（宁州）、77县。

1. 南昌府

治所南昌。领州1、县7。州1为：宁州（今江西修水）。县7为：南昌、新建（今江西南昌）、丰城（今江西丰城）、进贤（今江西进贤）、奉新（今江西奉新）、靖安（今江西靖安）、武宁（今江西武宁）。

2. 九江府

即之前的江州，治所德化（今江西九江）。领5县：德化、德安（今江西德安）、瑞昌（今江西瑞昌）、湖口（今江西湖口）、彭泽（今江西彭泽）。

3. 南康府

治所星子（今江西星子）。领4县：星子、都昌（今江西都昌）、建昌（今江西永修西北艾城）、安义县（今江西安义）。

4. 饶州府

治所鄱阳（今江西鄱阳）。领7县：鄱阳、余干（今江西余干）、乐平（今江西乐平）、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德兴（今江西德兴）、安仁（今江西余江东北锦江镇）、万年（今江西万年西南城厢镇）。

5. 瑞州府

治所高安（今江西高安）。领3县：高安、上高（今江西上高）、新昌（今江西宜丰）。

6. 广信府

治所上饶（今江西上饶）。领7县：上饶、玉山（今江西玉山）、弋阳（今江西弋阳）、贵溪（今江西贵溪）、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永平镇）、永丰（今江西广丰）、兴安（今江西横峰）。

7. 建昌府

治所南城（今江西南城）。领5县：南城、南丰（今江西南丰）、新城（今江西黎川）、广昌（今江西广昌）、泸溪（今江西资溪）。

8. 抚州府

府治临川（今江西抚州）。领6县：临川、崇仁（今江西崇仁）、金溪（今江西金溪）、宜黄（今江西宜黄）、乐安（今江西乐安）、东乡（今江西东乡）。

9. 吉安府

治所庐陵（今江西吉安）。领9县：庐陵、泰和（今江西泰和）、吉水（今江西吉水）、永丰（今江西永丰）、安福（今江西安福）、龙泉（今江西遂川）、万安（今江西万安）、永新（今江西永新）、永宁（今江西井冈山宁冈东北新城）。

10. 临江府

治所清江（今江西樟树临江镇）。领4县：清江县、新淦（今江西新干）、新喻（今江西新余）、峡江（今江西峡江）。

11. 袁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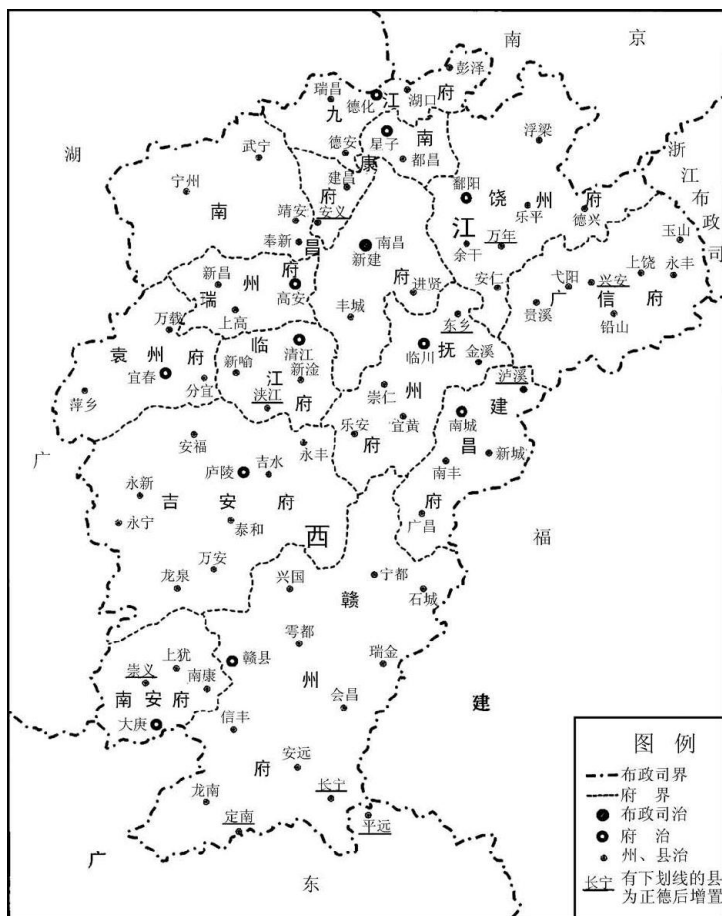
治所宜春（今江西宜春）。领4县：宜春、分宜（今江西分宜县南）、萍乡（今江西萍乡）、万载县（今江西万载）。

12. 赣州府

治所赣县（今江西赣州）。领13县：赣县、雩都（今江西于都）、信丰（今江西信丰）、兴国（今江西兴国）、会昌（今江西会昌）、安远（今江西安远）、宁都（今江西宁都）、瑞金（今江西瑞金）、龙南（今江西龙南）、石城（今江西石城）、定南（今江西定南县南老城）、长宁（今江西寻乌）、平远（今广东平远县北仁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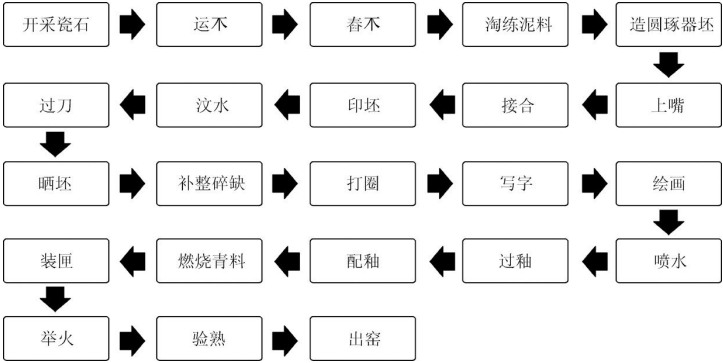
13. 南安府

治所大庾（今江西大余）。领4县：大庾、南康（今江西南康）、上犹（今江西上犹）、崇义（今江西崇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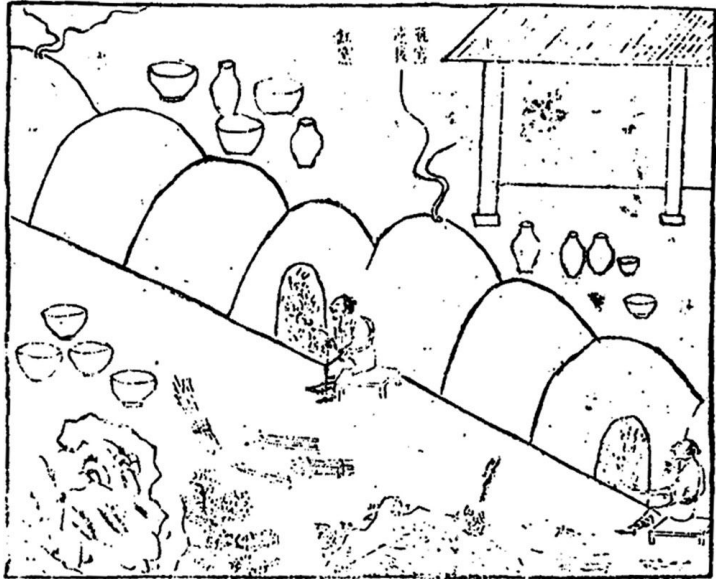


明后期江西行政区划图

附录三 《天工开物》制瓷工艺流程图



《天工开物·陶埏》中记载的制瓷工艺流程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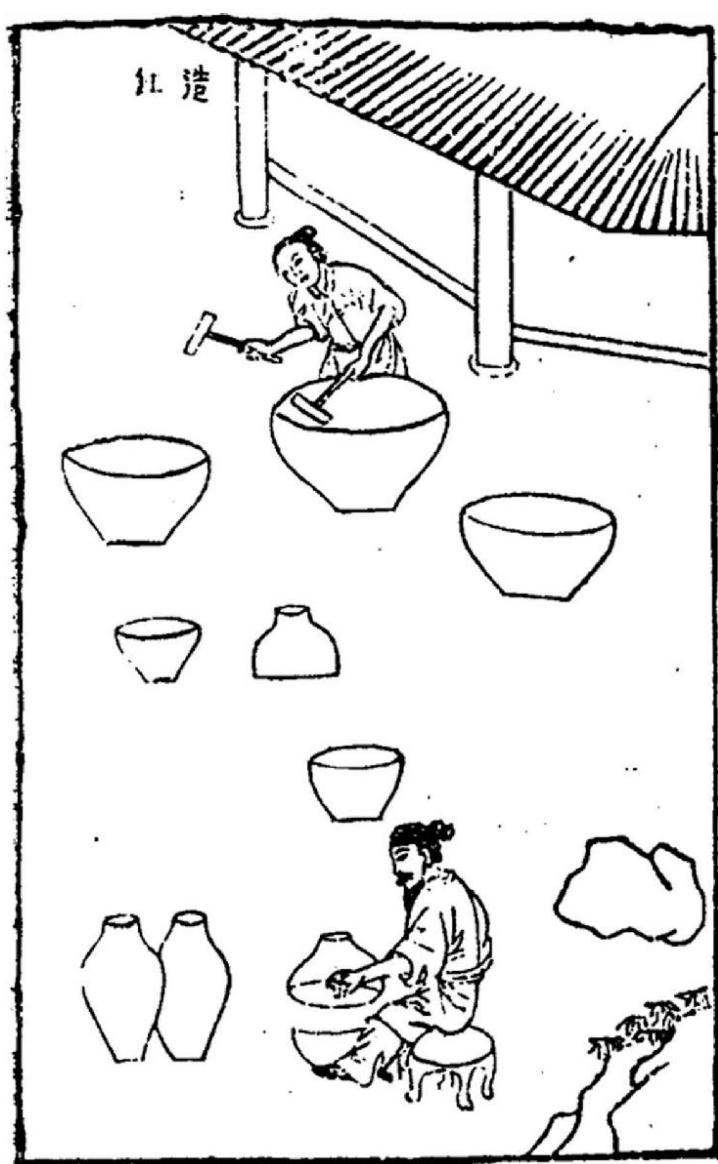


天工开物·瓶窑边接缸窑

造瓶



天工开物·造瓶



天工开物·造缸

窯器瓷



天工開物·瓷器窑



天工开物·过利



天工开物 瓷器汶水



天工开物打圈回青画



天工开物瓷器过釉

后记

夜阑惊起还乡梦，窑火通明两岸红

中国有近万年的制造陶器的历史，瓷器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与“四大发明”一样，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青花瓷则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瓷器。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种装饰类型的影响力，能达到青花瓷那样的深度与广度。

“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景德镇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先政治，后经济”的城市发展模式，在瓷器行业岿然居首，成为中国瓷业最杰出的代表，号称“瓷都”，被西方称为中国最早的手工业城市，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城市之一。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经济不断发展，新兴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像景德镇这样经济发达的城镇，经济意义远远大于政治意义，已经生发出旺盛的资本主义萌芽。

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了新的道德观念，新的人生理想，势必对皇权至上的封闭中国造成巨大冲击，景德镇也不例外。这里充斥着喧哗与骚动。民众亦普遍充满兴奋的情绪，一方面焦躁难安，另一方面锐意创新，渴求打破桎梏陈规，向往自由，向往更加广袤辽阔的天地。

正是在此氛围下，景德镇手工制瓷业水平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景瓷风靡海内外，且形成独特深厚、博大精深、体系完整的陶瓷文化，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青花瓷则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机，时至今日，依旧以其清丽素洁的风格为大众喜爱。

《青花瓷》讲述的即是明代景德镇青花瓷技术于竞争挫折中曲折发展、不断创新的故事。一部瓷器史，不光是中国瓷器的演变历史，还是中国美学史、中国艺术史、中国工艺史、中国文明史的缩影。

因书中人物众多，为避免混淆，本书摒弃了明人以字、号、籍贯互相称呼的习惯，直接改用名字。本书中出现的一些名词及现象可能要略晚于万历时期。举例而言，如“斗彩”一词始于清，明代只称“青花间装五色”，但本书统一采纳了“斗彩”的叫法。

书中尚有一些没有交代的情节，譬如何寻之身世，又譬如郑千年之下落，并非作者忘记，而是刻意如此安排。人们总有隐私，历史总有秘密，希望这些留白能给读者带来想象和探索的乐趣。

《青花瓷》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柳如是》《钓鱼城》《战襄阳》《敦煌》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出版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感谢读者，谢谢你们，又陪伴我走过了一年。

吴蔚

2014年12月30日于北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包青天

沧浪濯缨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包青天

吴蔚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青天 / 吴蔚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12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198-5

I. ①包... II. ①吴...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8478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图书策划 刘海涛

责任编辑 逯卫光 翟琰萍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厚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名 包青天

作 者 吴 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2.25

字 数 380千字

版 本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0198-5

定 价 36.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宋仁宗即位初年，内有刘太后把持朝政，外有西夏崛起后不断扩张，大宋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名臣晏殊因忤逆刘太后被贬为应天知府后，在南京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觥筹交错之际，离奇血案发生，更牵扯出一系列的怪案。南京留守之子包拯不畏艰险，一心要查明真相。世情错综交织，公道自在人心……

目录

CONTENTS

内容简介

引子

第一章 东风昨夜

第二章 梁台古意

第三章 物物遂生

第四章 不辨风尘

第五章 一缕深心

第六章 远钟惊梦

第七章 去似朝云

第八章 且共从容

第九章 无欲则刚

第十章 沧浪濯纓

尾声

北宋年号表

后记——关于《包青天》小说

返回总目录

龙图包公，生平若何。
肺肝冰雪，胸次山河。
报国尽忠，临政不阿。
杲杲清名，万古不磨。

——《孝肃包公遗像赞》

引子

澶渊之盟无疑具有宏观而开阔的历史意义——每年的三十万岁币换来了边境安宁，塞垣之下，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冑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一派和平景象。直到西北西夏崛起后不断地扩张领土，边境和平的局面便再一次被打破了。



公

元^[1]960年，后周禁军统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正式登基当上了皇帝，史称宋太祖。因其人由归德军节度使发家，归德军治所宋州^[2]，于是定国号为“宋”，史称北宋，同时改归德军为宋州^[3]。宋州由此成为大宋的发祥地，即“龙潜之地”，荣耀无比。

伴随着圣运，龙潜之地通常会同时有宝物祥瑞出现——如汉高祖刘邦在出生成长之地泗水边得到斩白蛇剑，该剑后来成为大汉镇国之宝；又如唐高祖李渊起兵于晋阳，在晋阳宫中得到玉龙子^[4]，视为大唐国瑞，帝帝相传。然大宋开国以来，始终不闻有瑞宝一说，是为罕事。

倒是宋州民间有种说法——传闻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先后出兵平定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国，所向披靡，凯歌高奏，如得神助，最终坐拥江山，是因为他得到了唐代名将张巡留下的兵法。

张巡，邓州南阳^[5]人氏，唐朝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进士，自小博览群书，有过目不忘之才。安史之乱时，叛将尹子奇率十三万大军围攻睢阳。当时叛军兵锋极盛，河北、河南均为叛军所据，唐军补给完全依赖于长江、淮河流域地区，守住睢阳，便能阻遏叛军向江淮方向深入，保证江南的完整。睢阳如若失守，运河交通便被就此截断，后果不堪设想，可谓“一城危，天下危也”。时任真源县令的张巡受命于危难之时，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镇守睢阳，以区区六千士兵相抗，与叛军进行了殊死拼杀。

张巡虽是文人出身，却通晓战阵兵法，且用兵不依古战之法，指挥作战都是临敌应变，应机立办，先后导演出了火烧叛军、草人取箭、出城取木、诈降借马、鸣鼓扰敌、削蒿为箭、火烧蹬道等一幕幕精彩好戏。其以弱抗强，以寡敌众，在对抗中所表现出的计谋智慧，已经达到《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的境界，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令人叹为观止。

虽然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睢阳保卫战最终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敌众我寡而失败，但它却仅以区区两县几千兵力，坚守要塞长达一年之久，有力地遏止了叛军南下，为大唐王朝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时的翰林学士李翰等人认为：“张巡蔽遮江淮，沮敌势，天下不亡，其功也。”

张巡在城破后被叛军残酷杀死，其“守一城捍天下”的壮举却很快传开，由此而名扬天下。为了纪念张巡，各地百姓自发建庙立祠祭祀。唐肃宗下诏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封其为邓国公，史称张中丞，将其画像置于凌烟阁上；又免除张巡守卫过的雍丘、睢阳两城徭役、兵役两年。

随着光阴的流逝，张巡被日益神化：道教尊其为“保仪尊王”，成为收灾降福、惩恶扬善、统领神兵的大神；许多产茶之地视张巡为茶叶保护神，称之“茶公”，并定五月二十五日张巡生日这一天为“茶公诞”，举行“迎茶公”祭祀仪式。

张巡在民间尤其是宋州的地位如此崇高，甚至到了被朝野敬若神明的地步，即使后来出自宋州的赵匡胤成为大宋开国皇帝，声名也未能超过他。张巡当年以区区几千兵力坚守睢阳，共经历大小四百多战，斩叛将三百余人，累计歼敌人十余万，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其用兵如神的故事早是家喻户晓。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宋州当地一直流传着《张公兵书》一说——据称张巡在城破前将自己平生所学和用兵心得记录下来，制成一部兵书，委托心腹藏在一个妥善之处。然而，叛军攻破睢阳后大肆屠城，负责藏书的心腹也与张公一起死难，兵书下落遂成历史之谜。

不少人相信传说是真，来宋州寻求《张公兵书》者不绝于路。晚唐传奇英雄人物张议潮^[6]归唐后，到宋州祭祀同出南阳张氏的张巡，特意召来当地人询问张巡遗书一事。连远在敦煌的张议潮都是自小仰慕《张公兵书》，可见兵书一说流传如何之广了。

宋朝建立后，宋州一跃成为龙潜之地，关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种种神奇故事应运而生，不少均与张巡有关，最传奇的当数赵匡胤得《张公兵书》一事。无论传说是否为真，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原先唐朝时已经在宋州城中修建了纪念张巡、许远的双庙，历代均有修葺。大宋开国后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又亲自下诏在南门外修建了忠烈祠，专门祭祀张巡一人，似是多少从侧面印证了传闻。

人们揣测赵匡胤之所以对兵书一事秘而不宣，一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武人出身，有“名将”之称，不愿意再额外沾张巡的光，以免损害雄才伟略的形象；二来大宋自立国之日起，便是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堂堂开国皇帝，总不能一边“杯酒释兵权”，一边公称镇国之宝是《张公兵书》。

然而，随着大宋对外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人们又开始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大宋虽轻而易举地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原又归一统，但这种统一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它非但没有取得汉唐的极盛武功，甚至都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土统一，中国始终存在着多个政权并立的状况——南有大理，西有党项，北有契丹，以及后来的女真和蒙古——此即所谓的“金瓯缺”^[7]。多政权并立的复杂局面一直贯串着整个大宋王朝，由此造成中原始终处在外族的威胁之中，外患最为强烈。

大宋立国之时，北方契丹人创建的辽国已然十分强大，国土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原。尤其是后晋皇帝石敬瑭为求得军事援助，主动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燕云十六州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一直是中原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石敬瑭的出卖之举，等于是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给了契丹，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以骑兵见长的辽国军队可以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一直到大宋京师开封，八百里平川，中间没有任何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无论谁执掌中原政权，都会感到强大的压力和深重的危机。因而赵匡胤一当上皇帝，便信誓旦旦地道：“今之勍敌，正在契丹。”可见，在大宋开国皇帝的心目中，早已经将辽国视为可怕的劲敌。

然而在几次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未果后，赵匡胤意识到辽国此时已坐大一方，早非昔日的游牧部落。即使宋军能够如愿以偿地夺回燕云，却并没有从根本上伤及辽国的军事实力，战争的策源地依然在契丹一方，辽国随时都可以发起反扑。而宋军一旦出兵，需同时从河南、山东之地征调大批兵饷，兴师动众，远远不及契丹直接从蒙古、辽东南下方便。因而，纵然有收复燕云之地的雄心，赵匡胤还是采取了隐忍防守的姿态，下令在开封附近广植树木，以此应对契丹铁骑疾驰而至的威胁。

甚至，赵匡胤还想到用一种更为消极的方法来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靠武力，而是靠金钱。为此，皇帝一改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抑商”的传统，宣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大肆鼓励商业和经济，以此博民富，并在内府库专门设了一个“封桩库”，相当于一个专款专用的小金库，赵匡胤还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打算等到小金库的钱积累够一定数量了，就用这些金钱去赎回燕云十六州的失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缗，则敌尽矣。”

燕云既失，中原无论攻守均处在劣势，辽国反而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任何胸怀天下的皇帝，都不可能对此危机视而不见。开宝九年八月，大宋立国已经十六年，国强民富，赵匡胤终于正式将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提上日程。这一次，几近倾举国兵力，派出大将党进、潘美、杨光美等分五路攻北汉太原^[8]，如此大规模出师，昭显了赵匡胤的势在必得之心。太原城在宋军的攻势下，已经岌岌可危，辽国立即派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塔尔率兵赶来救援。

就在宋辽两军对峙的关键时刻，赵匡胤在扑朔迷离的“斧声烛影”中离奇死去，最终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时年五十岁。他生前大力抑制武将、收回兵权，却想不到祸起萧墙，皇位随即落入弟弟赵光义之手。十月，赵光义即位为帝，是为宋太宗，随即下令北伐的宋军回师。

赵光义在重重迷雾中即位后，大有得位不正之名，因此也有着要超越兄长的万丈雄心，一心要实现兄长未能完成的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梦想。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赵光义决定挥师北伐，首要目标就是北汉，其次便是契丹手中的燕云十六州，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皇帝御驾亲征的督促下，宋军一举攻克了北汉，但随即与辽军对仗中遭受重大挫折，宋军一败涂地，赵光义本人也中箭受伤，乘坐一辆驴车狼狈逃命。还是北汉降将杨业及时赶到，杀退了追击的辽兵，才救了大宋皇帝一命。

此战开宋朝与外族作战屡战屡败的历史。宋军之惨败失去的还不仅仅是众多将士的生命，还有大宋君臣收复幽云诸州的信心，从此，宋朝

再也无力、也没有信心发起对辽国的进攻，改取守势。

既然燕云十六州收复无望，中原又无险可守，赵光义不得不采纳了户部郎中张洎的“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议，在西起保州的西北，东至泥沽^[9]海口，利用这一带水网交织的地理特点，挖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大种榆柳，构建了一条东西九百里、纵深六十里的水障地带，开塘泺以限马足，并在其间设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铺，派兵戍守，以此作为防线，来阻遏辽军铁骑的进攻。此举标志着北宋对辽国已经由攻势转为一种纯粹的被动防御。

公元1000年，纪元史上的第一个千禧年，中国在位的皇帝是宋真宗赵恒，大宋开国以来的第三位皇帝。

在这个不平凡的年头里，中国发生了一些不大也不小的事。与之前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平定天下，之后北宋灭于金、南宋灭于蒙古相比起来，这些事显得太微不足道，很难引起史家的特别注意。但这些事无不和前后的局势有紧密而微妙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一年，正是大宋帝国的一个缩影。

正月，辽国军队大举南侵，兵锋极锐，一路进抵瀛州。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车驾屯驻在大名府^[10]。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武艺精绝，是三十二势长拳的创造者，当上皇帝后犹自亲身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之后是其弟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亦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宋真宗赵恒起始，自他开端，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宋真宗之所以起意亲征，是因为他耳朵根子极软，极受人撺掇，旁人一提到太宗皇帝中箭之仇，便热血沸腾，决议报仇。加上宋真宗小时候喜爱玩打仗的游戏，常常让小内侍们扮作部将，自己当元帅，指挥摆阵或冲杀，也引来长辈们的赞叹。而今有机会真正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何尝不想大显身手呢？

然而，现实全然不同于游戏，真正的战争是以消耗双方将士的血肉为代价，残酷得令人发指。到达前线后，宋真宗一见到辽军来势汹汹，一下子慌了神，急派亲信侍卫马军都指挥使[\[11\]](#)范廷召前去迎敌。

范廷召以勇壮闻名，曾一箭射穿三只飞鸟，时有“名将”之称。他率领步骑兵万余人赶到前线后，立即结成方阵御敌。辽梁王耶律隆庆率精锐骑兵来回疾冲，宋军阵势被打乱，结果一败涂地。

范廷召见情况不妙，急忙向驻扎在附近高阳关的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康保裔闻警，即率精锐出发，黄昏时到达瀛州西南裴村一带，与范廷召相约于次日共同夹攻辽军。然而，就在当天半夜，胆怯怕死的范廷召悄悄率部逃走。第二天清晨，康保裔才发现其部孤立无援，已陷入辽军重重包围之中。部将见敌军势大，均劝康保裔易甲逃跑。康保裔坚定地道：“古人云：‘临难不求苟免。’今天正是我为国效死之日！”遂披甲上马，大呼出战，与辽军激战数十合，奋力拼杀，终因兵尽矢穷而战死沙场。

辽军得胜后士气大涨，自德、棣渡过黄河，大肆抢掠淄、齐一带，然后从容离去。一向好脾气、好性子的宋真宗也被辽军的肆意挑衅深深激怒了，罢了畏敌不肯出战的宋军主帅傅潜，命大将王荣率五千骑兵追击辽军。王荣胆怯怕死，一连好几天都托故不肯出发，一直等到辽军过了黄河后，才装模作样地出师。只有范廷召一军追击到撤退的辽军，在莫州[\[12\]](#)以东大败辽军，夺回了大批辽军在宋境掠夺的物资。

真宗皇帝生平的第一次亲征终以宋军大败而草草收场，未能实现儿时的英雄梦想。此灰头土脸的结局对四年后《澶渊之盟》的缔结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回到京师后，宋真宗为掩饰宋军节节败退的难堪，对英勇战死的康保裔大肆褒奖，两日不行朝会，以示哀荣。又下诏追赠康保裔为侍中，赐其家属金银五千两，封八十四岁的康母为陈国太夫人，追封康妻为河东郡夫人，恩加诸子官职，以其子康继英为六宅使、顺州刺史，康继彬为洛苑使，康继明为内园副使，幼子康继宗为西头供奉官，长孙康惟一为将作监主簿。对康保裔身后之事极尽恩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导致康氏孤军奋战、全军覆没惨剧的始作俑者范廷召非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升职为禁卫军殿前都指挥使，加官检校太傅，位极人臣，荣耀无比。而怕死惧战的宋军主帅傅潜则被逮捕审讯，判了死刑，最终特赦后免官流放。

就算范廷召莫州之战有功，也该与瀛州之过相抵，为何会与傅潜境遇如此不同？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在第一个千禧年里，除了强大的对手辽国外，令宋真宗烦恼不堪的人还有西北党项首领李继迁。

就在这年九月秋高气爽的季节，宋朝灵州知州李守恩和陕西转运使陈纬押运数量巨大的粮草过瀚海^[13]的时候，被李继迁率军拦劫，李守恩、陈纬二人均力战而死，所运粮草全部为党项军所夺。在这之前，李继迁与大宋时战时和，与辽国也是时战时和，长期在两个大国之间周旋要挟。显然，这是一个懂得在夹缝中生存、并趁机攫取最大利益的人。

这就是中国在第一个千禧年的状况与所处的境地。尽管在这一年的九月，神卫水军^[14]队长唐福研制出火器，向朝廷献上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药武器，但也掩饰不住大宋帝国在这一年多少呈现出的几分悲剧色彩。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一年。

从这一年的正月开始，便有十分不好的兆头，宋朝京师开封连续三次发生了地震，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与大宋周旋多年、令人头疼无比的党项首领李继迁正好死在了这一年。两年后，李继迁集合所有人马，联合蕃部，倾全力进攻宋土灵州。灵州知州裴济用指血染红奏书，表示十万火急，请求宋朝派兵增援。结果大宋出兵迟缓，六万援军还没赶到，灵州已然城破，裴济战死。李继迁占领灵州后，改名为西平府，作为党项的都城，还扬言道：“我将借此

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踔厉风发，壮志凌云。

大宋既然无力收复灵州，干脆与党项议和，正式承认了李继迁对银夏四州的统治。李继迁对宋作战胜利后，又将目光投向河西，结果惨败在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之手，左眼球被射破，败退回灵州后不久便因箭伤发作死去，时年四十一岁。但党项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李继迁长子李德明继位。大宋软弱，无力应付，只得采取绥靖政策，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后加封为夏王。而李德明表面臣服于宋朝，又同时接受辽国“夏国王”的封号，继续在大宋和辽国之间周旋。

李继迁死的这一年，他的孙子李元昊还不满周岁。伴随着党项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西夏^[15]逐渐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由一只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小狼成长为真正的天狼。

这一年，还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这一年的闰九月，辽国国主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太后萧燕燕亲自率二十万大军大举攻宋，一路势如破竹，直至澶州^[16]城下，与都城开封仅一河之隔。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甚至有大臣提出迁都之议。新任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在其极谏之下，宋真宗赵恒勉强同意御驾亲征。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已经无力持久。相反，由于真宗皇帝亲临澶州前线，宋军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宋军更是用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挾凛，^[17]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局势明显对宋方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大臣曹利用前往辽军大营与辽太后萧燕燕议和。萧燕燕正担心辽军处境不利，腹背受敌，同意议和。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18]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宋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

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于是，在辽军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大致的内容是：宋辽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辽太后萧燕燕为叔母；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宋每年给辽提供“助军旅之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当时大宋极其富有，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三十万“岁币”不过是一笔小数目。谈判前，宋真宗甚至告诉使臣曹利用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皇帝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宰相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辽国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宋真宗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

后来，宋真宗了解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对大宋而言，《澶渊之盟》显然是个屈辱性的条约，既承认辽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大宋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但从长远眼光来看，它无疑具有宏观而开阔的历史意义——自太祖皇帝开国、定都开封以来，肩背之虑实在河北，契丹占据燕云居高临下之势，如大宋脊背芒刺。澶渊和议既成，每年三十万的岁币换来了边境安宁，此后百余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两国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大宋虽然失了颜面，亦乐得安得现

状。于是，塞垣之下，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冑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一派和平景象。大宋承平岁久，不再厉兵秣马，无视军备和边防。《张巡兵书》的传说，也渐渐湮没在历史的红尘里。

凡事必有利弊，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朝野对此非议不已。事关个人荣辱，却又苦闷无计，宋真宗便不断上演“天书”“封禅”^[19]等自欺欺人的闹剧，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并尊崇道教，大造道观，耗资巨大，以至岁出日增，劳民伤财，百姓不服，不但没有能够“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反而沦落为历史笑柄。这位运气不佳的懦弱皇帝余生都在《澶渊之盟》的浓重阴影中度过，晚年又在内外事务上完全受制于精明能干的皇后刘娥，情形如同唐代唐高宗、武则天，可谓懔怛伤悴，欢少愁多。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宋真宗得了疯瘫病，无法上朝，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皇后亲信一党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参政知事^[20]丁谓权势熏天，胡作非为，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等正直大臣对此深以为忧。

宋真宗自知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却是有心无力。宦官周怀政将皇帝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宰相寇准。某日，寇准觐见皇帝后请求屏除外人，对宋真宗道：“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宋真宗当即点头同意。

寇准出宫后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任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由此架空皇后刘娥一党。

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杨亿深知事关机密，非同小可，连夜亲自撰写书稿。然而，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寇准十九岁即中进士，又娶宋太祖皇后宋氏之幼妹为妻，少年显贵，“性豪侈，喜剧饮”，结果喝醉酒后不小心泄露了机密。丁谓得知后，立即将此事报告给皇后刘娥。刘娥遂赶来当面向宋真宗兴师问罪。宋真宗畏惧妻子，谎称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

此情此景，与当年唐高宗召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最终不了了之一模

一样。略微不同的是，上官仪迅速被武则天处死，而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立有祖训：“非谋反死罪，不得诛杀士大夫。”有此家法在前，刘娥虽恨寇准入骨，也难以置其于死地，最终矫诏将其放逐到边远之地雷州[21]。

寇准一派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惶恐不安之下，联络亲信，决定铤而走险，发动武装政变杀死丁谓，迎回寇准为宰相，再奉宋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给太子赵祯。结果，这件事被周怀政手下人告发。丁谓知道事情紧急，立即换上便衣，乘坐妇人用的车辆，连夜找枢密使曹利用商量对策。周怀政最终被处死。皇后刘娥大获全胜，一跃成为大宋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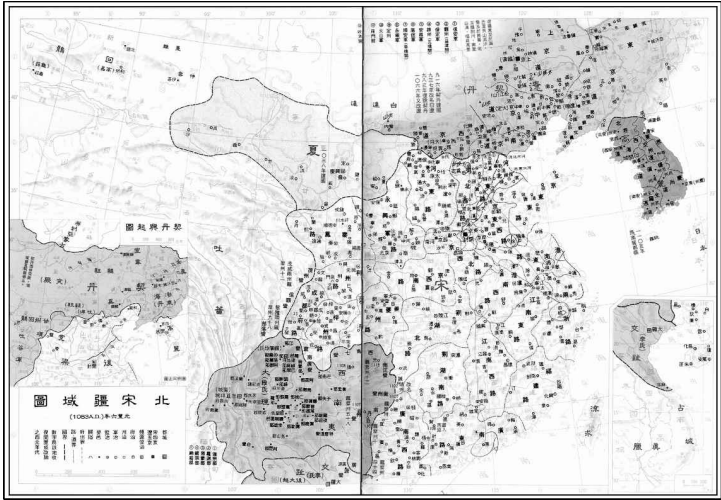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终于在郁郁寡欢中撒手西去。临终前，已经不能开口说话的皇帝向病榻前的众大臣打手势示意，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伸出三指。群臣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人大胆猜测，认为皇帝的意思是想让八弟泾王赵元俨摄政并辅佐太子。刘娥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 against 群臣解释道：“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

赵元俨闻讯后大为恐惧，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刘娥当权的障碍，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闻朝中之事，以此来避祸。

宋真宗身故后，民间传说中用狸猫换来的太子赵祯即位，时年十三岁，是为宋仁宗。因年纪尚幼，由太后刘娥临朝称制。这位打花鼓出身的妇人不仅美貌多智，而且有着堪比男子的勃勃野心，趁机把持朝政，排除异己，任用亲信，小皇帝完全成了摆设。最为关键的是，赵祯并非刘娥亲生之子，而是夺自宫女李红玉之手，朝野上下人尽皆知，唯独赵祯一人被蒙在鼓里。大宋时局似乎多少有了新的危机，不少有识之士担心刘娥会成为武则天第二，最终以刘氏取代赵氏。

内忧未平，鼙鼓复兴——在订立《澶渊之盟》后，大宋北部边境晏然无事，直到西北西夏崛起后不断地扩张领土，边境和平的局面便再一次被打破了。

西北望，天狼亮[22]。边声连角起，铁骑卷陇虻。



[1] 公元纪年是国际通用的纪年体系。532年，基督教僧侣狄奥尼西提出，应从耶稣基督诞生之年开始纪年。后来人们就以传说中的耶稣诞生之年为元年，公元元年以前称为公元前。中国古代纪年比较复杂，有干支、太岁、生肖、帝号、年号等，吴蔚系列小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习惯上用庙号（古代帝王死后追尊的名号）来称呼皇帝，以后不再赘述。

[2] 宋州：今河南商丘。宋州在宋代历史上地位极为特殊，既是北宋的发祥地，也是南宋的开国都城，宋高宗赵构即在此登基称帝。

[3] 归德军治所宋州，此处宋州是城池名。改归德军为宋州，此处州为行政区划，与军、府平行，通俗说，将名叫“归德”的军改为名叫“宋”的州。

[4] 泗水：《汉书》载秦设泗水郡，郡治相县（今安徽淮北）。泗水之名来自于当时境内淮河、沂水、濉水、泗水四条主要河流。晋阳：今山西太原。“斩白蛇剑”故事参见《大汉公主》，“玉龙子”故事参见《大唐游侠》。

[5] 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

[6] 张议潮：唐朝沙州敦煌（今属甘肃）人，郡望南阳。张议潮出生时沙州已被吐蕃统治多年。由于亲身经历了吐蕃人的残暴统治，他自少年时便胸怀大志，阴结豪杰，于大中二年（848年）率众起义，成功驱逐吐蕃，收复了敦煌，并派使者往长安献表归唐。唐朝遂在沙州建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后入朝，死于长安。

[7] 金瓯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皿，常用来比喻国土，语出南北朝时的梁武帝：“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南齐书·卷三十八·朱异传》）

[8] 宋初，北方除了辽国外，在辽与宋朝之间还有个北汉刘氏，是五代十国中唯一没有被宋朝统一的政权，一向依附于辽国，都城太原。

[9] 保州：今河北保定。泥沽：今天津东南塘沽附近。

[10] 瀛州：今河北河间。大名：今河北大名。

[11] 北宋军制，枢密院为总理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简称“枢府”，长官称枢密使。枢密院只有发兵之权，并不真正统率军队。朝廷中央主力军队为禁军，分别由殿前司和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统领，合称“三衙”，互不统属。

[12] 德：今山东德州。棣：今山东惠民。淄：今山东淄博南。齐：今山东济南。莫州：今河北任丘北。

[13] 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附近。陇州：今陕西陇县。瀚海：今宁夏灵武以南。

[14] 宋时神卫军为水军，故名。

[15] 西夏的称号自李德明称“夏国王”时已经出现，但作为正式国号则始于李元昊。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李元昊在大臣野利仁荣等人拥戴下，正式即皇帝位，建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为避免混乱，本书从此处开始一律称西夏。

[16] 澶州：今河南濮阳。澶州西有湖名澶渊，澶州也称澶渊郡。

[17] 床子弩即为弩炮，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远胜于单弓。宋太祖开宝年间，魏丕曾对床子弩作了改进，射程又大为提高，“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射程最高纪录之一。萧挞凛：辽太后萧燕燕族兄弟，擒获名将杨业之人。

[18] 杨延昭：名将杨业之子，《杨家将》中杨六郎的原型。

[19] 封禅（shàn）：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时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大型典礼，多在泰山举行。但自古封禅要先有“天端”，于是宋真宗伪称夜见神人降“天书”于承天门。有大臣名叫孙奭，当面问宋真宗道：“以愚臣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耶？”宋真宗默然不答。

[20] 参政知事：相当于副宰相。宋代宰辅（执政中枢）大臣指宰相、参政知事、枢密院长官枢密使、副使（称枢相）及三司（总管全国财政的最高机构，号“计省”）长官三司使（称计相）。钱惟演：吴越王钱镠之子，其妹嫁给了刘娥兄刘美（实为刘娥前夫），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

[21] 雷州：今广东海康境。

[22] 天狼：星座名。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天狼星主侵掠。屈原《东君》诗中有“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之句。

第一章 东风昨夜

席间正在玩击鼓传花行酒令——将一枝粉色海棠依次在宾客间传递，鼓声一停，持花者须得立即拆白道字，即将一个字拆成一句话，要求拆字恰当，对答敏捷工整，答不上来者则要罚酒一杯。这是一种在酒宴上极为流行的拆字游戏，精于此道者每每将其与蹴鞠、捶丸、围棋、双陆等娱乐并提，以自我夸耀。



东风昨夜回梁苑，日脚依稀添一线。
旋开杨柳绿娥眉，暗拆海棠红粉面。
无情一去云中雁，有意归来梁上燕。
有情无意且休论，莫向酒杯容易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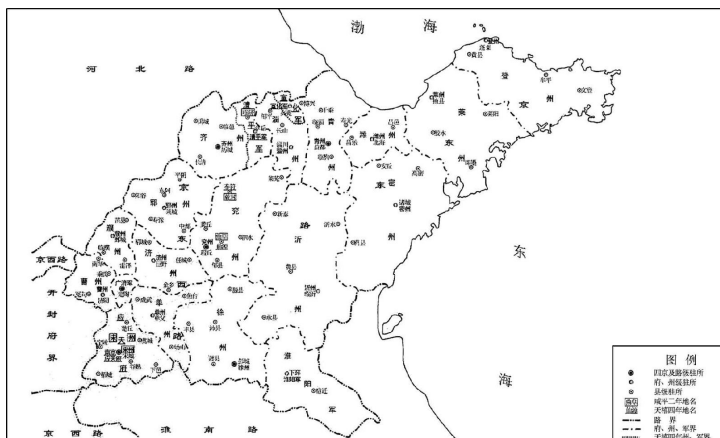
——晏殊《木兰花》

宋

州古名商丘，又称睢阳，战国时为宋国国土，汉朝时为梁王刘武之封地，自古以来就是江淮重镇。汉文帝时七国之乱爆发，梁王刘武坚守睢阳，牵制叛军西行，使得名将周亚夫得以有机会袭击叛军的后路，从而一举取胜。隋唐以来，由于汴水^[1]经过睢阳，睢阳的战略地位愈发突出，江淮之上游，为汴洛之后劲，是大运河的咽喉要地，直接关系南北大局，是兵家必争之地。

自从宋州之“宋”字成为大宋的国号后，宋州声名愈发显赫。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宋真宗赵恒发布诏书道：“睢阳与区平台旧壤，两汉之盛并建于戚藩，五代以还荐升于节制地，望惟于征镇疆理按于神州，实都畿近辅之邦，乃帝业肇基之地。用彰神武之功，旦表兴王之盛，宜升为应天府。”

如此，升宋州为应天府，府治宋城，下辖宁陵、楚丘、柘城、下邑、谷熟、虞城六县^[2]。同时，京东路^[3]路治也设在这里。



咸平二年（999年）及天禧四年（1020年）京东路图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封泰山、祠后土、祭老子祠之后，决定将应天府再次升格，建为南京，并下旨修建一座归德殿，作为新南京的主殿。宋州自此成为北宋陪都，与首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合称“四京”，风光无限。其时，南京到东京开封只有三百五十里，是距离京师最近的陪都。

与宋州同度崛起的还有睢阳学舍。五代时期，宋州名儒杨悫在睢阳当地教授生徒，宋州楚丘人戚同文从学，娶杨悫胞妹，又承师志，在睢阳城东兴建学校，称“睢阳学舍”。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戚同文以七十三岁高龄随同长子戚叔维赴任随州^[4]书记，终病逝在随州，学舍事业就此中断。

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州富商曹诚出三百万巨资在睢阳学舍旧址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精明的曹诚又通过应天府上书朝廷，请求以学舍入官。宋真宗大为赞赏，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由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持，曹诚担任助教。这所由民间人士一手创建的书院自此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取得了官学的地位，声名大震，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四方学者，辐辏而至。

现任书院主教范仲淹便是昔日睢阳学舍的学生，他在二十出头时慕名来应天求学，昼夜苦读，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因为家贫，每天只煮一锅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取食二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如此苦读四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获大成，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登进士第。顺利步入仕途的范仲淹不忘应天教导之恩，娶宋州人氏李昌言之女为妻，在应天安家落户。范母病逝后，范仲淹辞官在家居丧，新任应天知府晏殊重视教育，特延请范仲淹到应天书院掌学主教。南京人文愈加昌盛，学子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应天书院一跃成为天下书院之首，其良好的治学学风吸引了天下莘莘学子，甚至不少官宦也慕名将子弟送来书院习读。

今日是法定的乾元节^[5]，也是应天书院的特殊日子，应天知府晏殊在义字街应天府官署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座上宾客正是从书院精挑细选出的一批优秀学生。

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即将祭祀仪礼与用兵作战视为国家头等大事。然大宋自立国以来，汲取前朝武夫专横跋扈的教训，优文臣而忌武臣，宋太祖赵匡胤即以“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之语，夺取了众武将的兵权。太宗皇帝赵光义即位后，进一步深化推行崇文抑武，更是下诏将皇宫中的“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杯酒释兵权”的国策直接导致了宴饮享乐之风的大肆盛行，宴饮声妓之乐成为社会的流行时尚。官僚士大夫乐于其中，相聚宴饮，合乐终日。诸多名臣热衷于夜宴，多有风流佳话。如北宋三大名臣之一的寇准^[6]最好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酌酒高歌，喧哗达旦。且夜宴时不点油灯，只点价格昂贵的蜡烛。几年前，寇准骤然失势被贬，跟其好宴饮不无干系，倘若不是醉酒误事，朝政大权绝不至于落入妇人手中，大宋该是另一番局面。寇准罢职后，后人至其官舍，只见厕所间烛泪在地，堆积如山。

应天知府晏殊也是生平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自到南京上任以来，聚宴不断，但像今晚这样专门为应天书院学生在知府官署举办大型宴会，还是头一次，堪称别开生面。

华丽的晚宴正在举行——灯红酒绿，玳筵罗列。细酒肥羊，觥筹交错。讴歌谐谑，琴瑟铿锵。

按照惯例，此类聚宴属于官方性质，购置酒菜果肴、聘请歌妓乐舞等费用均由朝廷所赐公使钱^[7]支出，如果不够，还可动用其他经费。这场宴会规模不小，堂中放置了二十来张长方形桌案，宾客均环桌而坐，一桌至少十人，本来还算宽敞的大厅立即显得狭小起来。

出席宴会者除了书院学生及府学提学曹诚等教官外，还有路、府、县各级重要官员，如京东路转运司转运使韩允升、副使范雍，提刑司提点刑狱公事康惟一等；府级官员有知府晏殊、南京通判文洎、南京留守包令仪等；县级官员有宋城知县吕居简等。吕居简虽然只是个县令，但宋城是陪都南京所在地，称赤县，级别很高，他的官秩甚至比南京通判还要高。

一些本地的乡绅名流及寓公^[8]也应邀出席，如大茶商崔良中及其侄子崔槐，寓居在南京的前武昌令董浩、前太子洗马许仲容、正在许家做

客的翰林学士石中立，以及赴任正好路过南京的庐州知州刘筠等。可谓济济满堂。当然也有点儿小小的遗憾，书院主教范仲淹因母丧在身，不能出席这场豪华夜宴。

除了文臣之外，在座的还有两名武官，兵马监押^[9]曹汭和横塞军指挥使^[10]杨文广。

大宋素来重文轻武，武官地位不高，但这曹汭来历非同一般，是当今大宋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曹利用的亲侄子。曹利用因同辽国谈判缔结《澶渊之盟》有功而得宋真宗信用，步入中枢大臣行列。而今宋仁宗年幼，太后刘娥用事，只尊称曹利用“侍中”，而不敢直呼名字，由此可见刘太后对其功勋旧臣身份亦有敬畏之心。因为这一层关系，曹汭是在座许多人想要巴结的对象，应天书院助教曹诚不顾年纪和身份，多次上前敬酒攀认曹汭为同宗，便是明证。

指挥使杨文广则是名将杨业之孙、杨延昭之子，广颐方额，绰有丰神，以武艺精绝闻名于当世，其所率横塞军隶属于马军司，驻扎在西五十里与开封府交界的宁陵。他今日凑巧来南京公干，被曹汭临时拉了来府衙赴宴。

酒已过三巡，正是娱乐时分。因今日的主客是学生，府署没有像往日宴会那样请当红的歌妓来歌舞助兴，只佐以文字游戏来活跃气氛。席间正在玩击鼓传花行酒令——将一枝粉色海棠依次在宾客间传递，鼓声一停，持花者须得立即拆白道字，即将一个字拆成一句话，要求拆字恰当，对答敏捷工整，答不上来者则要罚酒一杯。这是一种在酒宴上极为流行的拆字游戏，不仅要對汉字非常熟悉，而且对汉字结构也必须精通，精于此道者每每将其与蹴鞠、捶丸、围棋、双陆等娱乐并提，以自我夸耀^[11]。

首轮鼓点停下时，海棠落在一名叫沈周的书院学生手上。他亦是官宦子弟，父亲沈英在京师开封任职。其人面如冠玉，长相清秀，颇有文弱书生之气。他看起来胸有成竹，不假思索，张口即道：“春日三人行。”

“春”字拆开即是“三”“人”“日”。这字拆得不错，时过清明，算得上

暮春，亦十分应景，众人一齐鼓掌叫好。沈周之前并不如何慌乱，此时得到赞赏反倒有些腼腆起来，红了脸，垂下头去。

第二轮鼓点停下时，海棠恰好落在知府晏殊手上。众人一齐会意地笑了起来，等着看这位五岁能诗、十四岁时就因才华横溢而被朝廷赐为进士的大名士如何出口成章。

晏殊微一沉吟，即道：“山石岩下古木枯，此木是柴；白水泉边女子好，少女真妙。”

话音刚落，大家便不约而同地大声喝彩。倒不是众人有意拍晏知府马屁，这的确是一副对仗工整的对联，意境完美，而拆白道字的运用尤为妥帖，极符合晏殊的身份。更令人拍案称绝的是，举办宴会的大厅名“岩泉”，据说初建时地下有一岩一泉，由此得名，对联中正好嵌入了“岩泉”二字。

晏殊自少年起即享有盛名，除了这次因忤逆太后刘娥旨意被贬出中枢外，仕途一直一帆风顺，为人却是难得的平和，没有丝毫傲气，只微微一笑，便将手中的海棠递向一旁的南京通判文洎。

鼓声咚咚，不疾不缓，再度停下时，海棠传入一名二十来岁的学生手中。与在座的白脸书生相比，他的容貌甚是奇特，面色红得有些发黑，且宽阔的额头上有一个青色的月牙形状的凸起肉记。最怪的是，他总是表情严肃，正襟危坐，与晚宴的欢快气氛甚不相称。海棠传到他手中时，他还是那副不苟言笑的表情。

晏殊一直刻意留意着座上学生的情形，认出那黑脸学生是南京留守包令仪的公子包拯，见他面色凛然，担心他答不出来而令包留守当众丢了面子，正要亲自出面解围，包拯身旁的同学文彦博却已主动有所援助，附耳过去，欲出言提点时，坐在包拯另一侧的学生张源已然有些不耐烦起来，伸出手来，低声催促道：“包拯，你要是答不上来，不如将海棠让给我。”

包拯摇了摇头，朗声吟诵道：“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

已。”

这是一首典型的拆字诗，拆“明”字为“日”“月”；拆“嵐”字为“山”“风”；拆“破”字为“石”“皮”；拆“枯”字为“古”“木”；拆“何”字为“可”“人”；拆“重”字为“千”“里”；拆“詠”字为“永”“言”；拆“志”字为“士”“心”。字拆得虽不及晏殊“岩泉”之对联工整巧妙，却是以诗抒怀，表达出不凡的志向和胸襟，单是这份眼界，就要远远高出晏殊之作。席间不少有识之士心中称奇，登时对这黑脸包拯刮目相看。

南京通判文洎正坐在包拯之父包令仪身旁，侧头笑道：“令郎出口成章，志向高远，将来必成大器。”包令仪忙道：“不敢当。犬子无状，哪里比得上令郎沉穆有度，进退有礼。”

文洎之长子即坐在包拯身侧的文彦博，自小有“神童”之称。他还是孩童时，与伙伴儿一起踢球，意外将球踢进了柳树下的深洞里。有人出主意用棍子掏，有人要用铁锹挖开树洞，文彦博却想了妙法子，即往树洞中灌水。结果在水的浮力下，球自动漂出了深洞。当时文彦博才是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却有如此智慧，一度传为佳话，为人津津乐道。

文洎正要自谦几句，却见长子与包拯双双站了起来，一起往外走去。一愣间，鼓声又响了起来。

今晚宴会的主角虽是应天书院学生，但毕竟在座的名宦不少，学子们个个使出浑身本事拆字，力求在“新”“奇”上下工夫，好引得席间达官贵人的瞩目。

学生张源更是道：“晏相公原先的出题太过简单随意，不如我们来玩些难度大的，方才显出真本事。”

另一学子宋祁是本地有名的才子，很不喜欢张源挑衅倨傲的态度，应道：“有题目尽管出。”

张源洋洋道：“再行酒令，规定要一字拆三字，两字合一字，末接唐诗一句，要求有韵，而且要前后成句。我先来作令。”微一思索，即道：“轟字三个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远上寒山石径斜。如何？”宋祁道：“这有何难？我来接令——酒，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

口，劝君更进一杯酒。”

出令妙，接令也妙，席间众人登时大声鼓掌叫好。一时间，众学子争相接令，展露本领，仿若万花齐放，斗艳争奇，好不热闹。

按照知府晏殊事先的授意，务必要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展示才华的机会，所以这场拆白道字的游戏有意拖得很长。不少无干之士如翰林学士石中立、指挥使杨文广等先后离席，或出去方便，或稍作休憩，或散热醒酒。最先离席的包拯和文彦博却始终不曾再进来，文洎料想二人刻意如此，转头去看包令仪，对方似是一样的想法，正微微摇头叹息。

文洎问道：“包公事先将今晚宴会之实情告知令郎了么？”包令仪点了点头，又道：“临出发前，内子将缘由告诉了他，本是期待他在宴会上有个好的表现。唉，实在不该先透露给他的，这孩子的个性太过刚硬。”

原来今晚晏知府主持召开的宴会不光是奖励有为学子那么简单，同时还是一个选婿大会——晏殊要从在座学生中为长女选一位夫君。而一些出席宴会的官宦乡绅，如应天府学提学曹诚、大茶商崔良中、前武昌令董浩、前太子洗马许仲容等，家中均有待嫁之女，均是有目的而来。

晏殊虽年仅三十多岁，却已是两朝重臣——他少年早孤，却是聪明好学，有“神童”之称，小小年纪被举荐进京。景德二年（1005年），年仅十四岁的晏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考生同时入殿参加考试，从容应试，援笔立成，受到真宗皇帝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授其秘书省正事，留秘阁读书深造。成人后，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词，闲雅有情思，更是因谨厚勤学得以参预机密，君臣私交极好，真宗皇帝常常亲自写方寸小纸条向他咨询疑难事宜，更委以辅佐太子赵祯的重任，担任东宫升王府参军。赵祯即位为皇帝后，晏殊因东宫旧臣的身份被迅速擢升为枢密副使，以三十二岁的年纪登上执政大臣高位。自大宋开国以来，只有名臣寇准曾在宋太宗一朝以二十九岁年纪出任枢密副使、以三十二岁年纪出任参政知事，如此年轻即位列宰辅者，晏殊是第二个。然而晏殊却很不满意，因为其顶头上司正是不学无术的张耆。

宋真宗赵恒还是襄王身份时，得到了以打花鼓谋生的蜀中女子刘娥，宠爱异常。宋太宗赵光义得知儿子小小年纪便沉溺于女色后，勒令

赵恒将刘娥逐出襄王府。父命难违，皇命更不可违，但赵恒实在舍不得娇媚可人的刘娥，于是表面将刘娥送回蜀中老家，但暗中却派人将其送到亲信幕僚张耒的家里。张耒悄悄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娥，而自己每天都睡在襄王府中，以避嫌疑。后来赵恒即位为皇帝，立即将刘娥接入后宫，封为嫔妃。张耒也官运亨通，一路青云直上，但其人粗鄙吝啬，竟然在家中设置店铺，自己家里所需的百货都要从自己的店铺购买。他还为家人看病，并出售药材，十分荒唐可笑，被传为笑柄。然而刘娥却念念不忘当年照顾之恩，以太后身份执掌大权后，任命张耒为枢密使，正好是晏殊的上司。晏殊认为张耒为人平庸，既无战功，又无谋略，不该坐享如此中枢重职。刘娥由此对晏殊极为不满，寻机罢其枢密副使，贬斥出朝，出知应天府，但时人均相信这位年纪轻轻的大名士重回中枢是早晚之事。

大宋时尚以当官为荣，皇帝被称为“官家”，官吏被称为“官人”，权贵之子称“衙内”，年轻男子称“小官”或“小官人”，富豪称为“员外”，医师称为“郎中”“大夫”，巫师相士唤作“助教”“巡官”，茶坊酒肆跑堂的伙计叫做“博士”，甚至连娼妓也雅称为“录事”，京师开封城中妓院集中之处也称为“录事巷”。男子无论当官与否，回到家中，妻子都要尊称其为“相公”或“官人”^[12]。在这样的风气下，能与晏殊这等宰辅级别的人物攀亲，是无上荣耀之事，对尚无功名在身的书院学生而言更是如此，难怪人人争先了。

包令仪之子包拯今年二十五岁，文洎之子文彦博十八岁，即使没有这场选婿宴会，也都到了该婚娶的年纪。尤其包拯是包家唯一的独子^[13]，自三年前第一任妻子张婉病逝后，一直不肯再行续娶。包令仪这次带着包拯来南京赴任，又送他入应天书院读书，本意是要让爱子多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些年轻人该有的热情，广阔交友也好，放浪形骸也好，总之不要再那么老成古板。今晚晏知府召开选婿大会，虽然乍听起来有些荒唐，但却不失为一个好机会。按照包令仪夫妇的想法，也不一定要跟晏殊或是哪位权贵结亲，只要能给儿子寻一位门当户对、温婉贤良的好妻子，让他安定下来，参加科举考试，顺利步入仕途就好。哪知道包拯口中不说，心里还是反感这场晚宴，竟在刚以拆字诗崭露头角的时候便起身离席，再也不肯进来了。

文洎也觉得长子今晚的行为颇为怪异，眼见文彦博即将成为坐席上唯一未曾拆字的学子，保不齐日后会遭人闲话，说他是倚仗父亲荫庇才得到出席知府宴会的资格，并无真才实学，忙招手叫过身后侍奉的门客张尧封，低声嘱咐道：“去寻公子和包公子回来。”张尧封应了一声，转身离去。

文洎素与包令仪交好，既是左右无事，便随口问道：“包公看好在座的哪位学生？”包令仪道：“嗯，文公以为呢？”

文洎道：“宋郊、宋祁兄弟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若是精心雕琢，他日入翰林、登龙图，不在话下。张方平俊朗飘逸，如鹤舞长空，姚嗣宗豪迈奔放，有英雄气概，二人若肯专心习读书，必能成为栋梁之才。”一边说着，一边打量包令仪的反应。包令仪只是微笑，并不表态。

文洎续道：“不过这些人还不能称为国之名器，那洛阳学子富弼张口能文，胸有大度，有宰相之器，将来必能成就一番事业。”包令仪这才动容，连声应道：“不错，不错，我也看好富弼呢。”

这场晚宴本是选婿之会，既然待选者是应天书院的学生，才学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他二人所议论却是与婚姻之事无关，全在品度在座学子的未来了。

文洎又笑道：“还有一人，也不容小觑，那就是令郎包拯……”

一语未毕，府学提学曹诚已扶着儿子曹丰走了过来，拱手招呼道：“文公，包公。”

曹诚是本地最大的富商，十余年前又出重金重建学舍，应天书院有今日天下书院之首的局面，其人功不可没。文洎和包令仪都是儒士，虽有些见不惯曹诚今日在宴席上对枢密使曹利用的侄子曹汭极尽吹捧巴结之能事，但对其散财兴学之举仍极是佩服，当即起身招呼。略微寒暄几句，包令仪见曹诚欲言又止，便自去找庐州知州刘筠说话。

曹诚这才问道：“适才一直站在文公身后的那位年轻人是谁？”文洎愣了一愣，朝后打量了一眼，这才回过神来，道：“那是老夫的门客张尧封。”

曹诚道：“噢，原来是文公的门客。”失望之色一闪即逝，又笑脸问道：“张公子可曾娶亲？”

文洎知道曹诚有一幼女名曹云霄，擅长音乐歌舞，艳丽无双，是南京有名的美人，被曹氏视为掌上明珠。今晚知府大宴，曹诚出了不少力，显然目的与晏殊一样，预备为爱女选一佳婿。可此刻听他语气，竟是相中了张尧封。文洎很是惊异，但又不便明言询问，只得道：“尧封尚未娶亲。”

曹诚道：“张公子家世如何？”文洎道：“张氏原是吴人，也算是吴地名门望族，吴越王归宋后，张家迁居河南，家道开始中落。而今尧封父母双亡，只有一兄尧佐在世，还是布衣寒士。”

曹诚“噢”了一声，沉思片刻，随即笑道：“无妨，无妨。曹某看这位张尧封张公子气度非凡，虽然暂时栖居文公门下，然而只要假以时日，将来必成大器。曹某膝下有一女名云霄，尚未出嫁，姿色也还过得去，堪可配张公子。不知可否劳烦文公屈尊做一回冰人，居中说项撮合？”

曹云霄芳名倾动四方，多少豪门权贵子弟上门求亲未果，曹诚却肯主动将爱女嫁给一名地位卑贱的门客，尽管文洎早已隐约猜到对方用意，但听到曹诚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还是惊讶得合不拢嘴，半晌才讪讪道：“曹教授美意，文某替尧封感激不尽。不过尧封并非文某子侄，婚姻大事怕还是要他自己做主。”

曹诚笑道：“张公子父母双亡，文公是其主上，等同于其父母，儿女婚姻还不是父母一句话？”

文洎一向颇看重张尧封，知其才学不低，不过是贫苦无依，才勉强投于自己门下栖身，心道：“看情形，曹教授非但不似玩笑，而且嫁女的意志甚是坚决。我虽不理解他为何瞧不上满堂才子，独独选中了尧封，但对尧封本人而言，总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且不说曹家女儿才貌双全，他有了岳父一家作依靠后，从此也可以安心读书，来日好博取功名。”心中略一权衡，当即应道：“那好，我一会儿问问尧封的意思，若是他本人同意，那这桩婚事就算定下了。”

曹诚喜滋滋地道：“好，那曹某等着文公的好消息。”又命儿子曹丰敬了文洎一杯水酒，这才颤巍巍地离去。

文洎虽然应承替曹氏和张尧封做媒，但心中疑惑不减，不待坐稳，茶商崔良中却又端着酒杯过来敬酒，还笑问道：“怎么不见令郎文衙内？”文洎道：“崔员外问的是犬子彦博么？噢，他出去方便了。”

崔良中笑嘻嘻地道：“文公该知道今晚宴会的目的，其实就是晏知府想为他家女儿寻一门好亲事。我和曹诚曹教授也打算沾沾晏知府的光，打算趁此机会为自家爱女选一佳婿。不过文公可曾听过那曹云霄的一些风言风语？虽然貌美如花，却是为人轻佻，品行有亏。”

文洎愕然问道：“崔员外忽然提到这些做什么？”崔良中笑道：“崔某是个生意人，不懂官场上的虚礼，有话就直说了——曹云霄性格轻浮放荡，非文衙内良配。倒是崔某的女儿都兰，英气豪爽，有男子之风，堪可配令郎。”

文洎起初大感困惑，愣了一下，随即醒悟过来——崔良中多半以为曹诚刚才来找自己是想将曹云霄嫁给文彦博。他知道崔、曹两家争斗已有多年，想不到居然连嫁女一事也是不能避免，忙解释道：“崔员外误会了！曹教授适才只是过来闲话，根本没有跟文某结亲之意。”

崔良中“啊”了一声，登时闹了个大大的红脸，他脸皮倒也真厚，立即讪笑道：“崔某也只是开个玩笑，文公千万别放在心上。”侧头看了席间一眼，迅疾转身，往厅外走去。

文洎心头疑云不免更重，正巧张尧封进来，低声禀道：“寻不到公子和包公子。”

文洎料想儿子是刻意回避，挥手道：“算了，不必再去管他。”转头见曹诚正目不转睛地瞧着自己，显然是有所期待，只得道：“尧封，你过来，我有话问你。”当即说了府学提学曹诚欲以爱女相嫁之事。

张尧封又惊又喜，问道：“文丈^[14]所言的曹教授爱女，是曹云霄小娘子^[15]么？”文洎道：“正是。”

张尧封“啊”了一声，再也说不出来一个字，只傻傻地瞧着文洎，又转过头去，远远地瞧着曹诚。曹诚见他如此神色，料想是高兴得傻了，当即点了点头。

文洎问道：“尧封，曹教授等着听回话，你可愿意娶曹教授的女儿为妻？”张尧封结结巴巴地道：“愿意……太愿意了……可为什么是我呢？文公子比我年轻，也比我……这可是曹云霄小娘子……这个……实在太令人意外了。”

文洎道：“总之我也不十分清楚曹教授为何选中了你，你实在想知道的话，可以直接去问你未来岳父。”

张尧封却是没那个胆子，正迟疑间，曹诚已然蹒跚走了过来，笑道：“张公子可否同意娶小女为妻？你放心，我也绝不会让你上门做倒插门女婿，我会单独为你们置办一所大宅子，应天也好，洛阳也好，开封也好，地点随你挑。”

张尧封忽然觉得死去的父母显灵了，好运瞬间天降，砸得他晕乎乎的，除了诚惶诚恐地连连点头、憧憬想象着曹云霄的花容月貌外，他记不起来任何事情。遽然间，眼前人影晃动，人人争相往外涌去，又有人扯了扯他的衣袖，他这才从晕眩的美梦中回过神来——厅外大概发生了什么大事，正有激烈的呼喝打斗之声——忙跟着曹诚、文洎一起往外赶去。

拥出来看时，竟是指挥使杨文广与一名身穿黑色劲衣的年轻男子正在徒手打斗。二人各自武艺不弱，火光中，但见一灰一黑两条人影倏忽贴在一起，倏忽分开，稍微站得近些，便能感到“嚯嚯”拳风刮面。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好戏！杨文广是名将后人，用于教习宋军的梨花枪正是出自其家传绝学杨家枪，但自订立《澶渊之盟》以来，大宋久无战事，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有机会见识传闻中天下无双的杨门功夫。那黑衣男子虽然较杨文广年轻，才十八九岁年纪，却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儿。二人势均力敌，各使出看家本事。围观的人们看到这精彩绝伦的一幕，竟不忍心出言喝止。甚至有人以为这不过是晏知府特意

安排的另外一场助兴节目。

直到正在府署附近巡视的宋城县尉楚宏听到动静，率领武装弓手闯进来，举箭对准那黑衣男子，众人这才知道他是盗贼，逃脱了弓手追捕后又翻墙夜闯知府衙门，结果被正在庭院中散步的指挥使杨文广发现，这才动起手来。

楚宏喝令弓手举箭，又怕误伤杨文广，忙叫道：“小杨将军，你且退开。”

较量武艺，最难得的在于棋逢对手，对于高手尤其如此，所以即使是生死对头，也极易产生惺惺相惜之情。杨文广正斗得兴起，怎肯轻易罢手，非要在拳脚上跟对方分出个高下不可。楚宏见他不肯退下，只好顿箭不发。

包令仪赶出来时，一眼认出那黑衣男子来，忙叫道：“楚县尉，且慢！建侯，还不快些住手！”

原来那黑衣男子名叫张建侯，邓州南阳人氏，是包令仪夫人张氏的侄孙。他今日新到南京，天黑前入城，本是有急事赶来府署，却被府吏卒阻挡于门外，不得不翻墙进来。与杨文广动上手时，他大可以表明身份，但他见到对方身手极是了得，正是梦寐以求的对手，竟忍言不发，一心要在招式上分个高低。此刻听到祖姑父出言喝止，才不得不停了手，退开两步。他一退让，杨文广便也收手，往后退开。

闻声赶来的包拯挤过人群，扶住张建侯，问道：“之前不是来信说还要过七八日才能到南京么？怎么只有你一人？家母和小游呢？”

张建侯道：“乘船比乘车快许多，所以早到了。祖姑姑和小游都还在城外船上呢，我是天黑前一个人赶进城的。”

他在辈分上比包拯要低一辈，是包拯已故妻子张婉兄长张贤之子，该叫包拯姑父，但二人一起由包母张灵抚育长大，情若兄弟，说话也是极其随便，毫无长辈、晚辈之分。

包令仪斥责道：“既然如此，你该在城外陪同祖姑姑，明日一道进

城。为何连夜闯进府署来捣乱？”

张建侯自幼父母双亡，由包令仪夫妇抚养长大，得到的宠爱尚在包拯之上，听祖姑父语气颇重，不由得有些气恼起来，气呼呼地道：“小子不是有意闯进官衙来捣乱，我是实在气不过！况且我也不知道祖姑父和姑父在这里！”

包拯知道自己这内侄自幼不好读书，只好舞枪弄棒，却素来以侠义自居，绝不至于无理到夜闯应天府官署，忙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张建侯愤然道：“寇相公灵柩就停在城外，寇夫人因付不起排岸司的过关钱而不得不滞留在河卡外，而这些个大官人却花着公款聚在这里胡吃胡喝，听说仅仅是为了替晏知府的女儿找个好男人。”

这话极是无礼，但晏殊却连难堪都暂时顾不上，抢过来捉住张建侯的手臂，急切地问道：“小公子说的寇相公，可是前宰相寇准？”

包拯忙介绍道：“这位就是晏知府。”张建侯道：“不错，正是晏知府你亲拟制书、驱逐出朝的寇准寇相公。”

当年宋真宗为皇后刘娥所制，寇准设法夺取刘娥大权不成，反被罢免宰相职务，罢相制书即由晏殊起草，此事天下尽知。晏殊虽只是奉刘娥之命行事，但也因此招来不少非议。他听了张建侯极尽讥诮的话，默然无语，竟转身往内堂去了。

在场人士无不面面相觑，不知这隆重开场的盛大晚宴要如何收局。

留守顾名思义为留守京城，自隋唐以来，就是陪京和行都的最高长官，总理军民、钱谷、守卫事务。然而大宋却不一样，自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以来，留守跟节度使一样成为虚衔，名义虽尊，却无任何实权。而且此职务通常由地方行政长官兼任，若是只单任，那就是典型的闲职了。堂堂晏知府甩手而去，起因者正是亲眷张建侯，当此情况下，南京留守包令仪更不好开口了。

通判是大宋立国后新设的官职，用意在于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督和牵制。南京通判，实际上是朝廷安插在府州应天府中的耳目，是典型的实职，但毕竟只是八品官秩，文泊也不便出面说话。

众人便一齐望着京东路转运使韩允升。韩允升出身名门，父亲韩崇业是开国名将韩重赟次子，母亲是秦王赵廷美^[16]之女玄阳公主，伯父韩崇训更是一代名将，在世时多次击败党项首领李继迁，因战功升任枢密院次长官。然而韩允升个人经历却颇为坎坷，他幼年时受外祖父赵廷美牵累，与父母一同被关押在房州，赵廷美死后遇赦放还，直到宋真宗即位后才入朝为官。年幼时的忧患生涯养成他沉静少言的性格，此刻无数目光饱含期待，尽落在他身上，他依旧是一言不发，只不断捋着胡须，似是若有所思。

翰林学士石中立是个爽直性子，大声道：“主人都负气走了，咱们还留在这里做什么？你供人女边著子，争知我们里挑心？大伙儿散了吧。”

他后面一句“你供人女边著子，争知我们里挑心”意思是你同别人相好了，怎知我心中多愁啊。其实也是两句拆白道字，拆的是“好”“闷”二字。“好闷”，倒也是极符合此情此景。

石中立生父石熙载早在大宋立国前就是宋太宗赵光义心腹，真正显达也是在赵光义登上皇位后，当年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北汉，石熙载以枢密副使从征，因攻克太原有功，回师后即升任枢密使。石中立以父荫入官，有文才却不尚名利，为时人所敬重。他任职郎官的时候，常常和同僚们一起参观皇家园林中蓄养的狮子。主管蓄养的人说：“一头狮子每天要喂五斤肉。”郎官们收入不高，一年难得闻几次肉香，听了连连咋舌，纷纷叹息道：“原来我们这些人连一头狮子都不如。”石中立接茬道：“这是当然，我们都是员外郎，‘园外狼’的待遇怎能和‘园中狮’相比呢？”众人闻言无不捧腹大笑。

如此开朗诙谐的性格，又与世无争，自然令石中立处处受欢迎。他其实并不是真正受邀出席的宾客，只不过凑巧来了南京，被朋友临时拉来赴宴。但此刻众人需要的并不是应天知府或是南京留守的命令，仅仅只要一句首倡之议，哪用得着管开口的人是主是客？当即各自呼啦啦地散开。

石中立又叫道：“喂，老韩，水路是你转运使的管辖范围，你也该管你的手下，排岸司那帮人向来往客商打秋风惯了，眼下都勒索到寇相公遗孀身上了。寇相公好歹也是你韩家的姻亲，别人管不了，或是不想

管，你难道还要袖手旁观么？”

韩允升伯父韩崇训的妻子是定国节度使宋偃^[17]之女，因此韩崇训和太祖皇帝赵匡胤、寇准均是连襟，论起亲戚来，寇夫人宋小妹也算是韩允升的叔母，确实说得上是韩家的亲眷。韩允升却还是那副木讷的表情，只微微颌首，也不答话，转身去了。

石中立走过来问道：“小哥儿，你和寇相公是什么关系？”张建侯道：“什么关系也不是啊。我和妹妹护送祖姑姑去南阳省亲，又回了趟庐州，这才动身来南京，在盱眙弃车换船，刚走没多远就遇上水盗打劫。那些贼人当真可恶，打不过我，就设法弄沉了我们的船，多亏寇夫人的大船经过，及时出手相救，又好心搭乘我们到南京。听说她是因为陆路不便且不太平，特意绕远走水路——先走的海路，然后到杭州钱塘换船走河道，自扬州入大运河——为的就是要顺利将寇相公灵柩运回华州下邳家乡安葬。^[18]哪知道沿途河卡明知道船上装的是寇相公的棺木，还一个劲儿地伸手要钱。”

寇准少年成名，虽荣华富贵四十年，却是为官清廉，没有置办任何田园邸第，出入常寄居于僧舍，有人称他是“有官居鼎鼎，无地起楼台”。昔日辽国使者来到中原，特意问寇准道：“您是‘无地起楼台’的相公吗？”可见寇准廉名之远播。他死在贬所雷州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小妹上奏书请求朝廷拨予公款，以从雷州搬运寇准灵柩回故土安葬。宋小妹原名宋娥，小名小妹，后来因避当今太后刘娥名讳，改以小字为名。她是宋太祖皇后宋氏亲妹，算得上皇亲国戚，朝廷倒是准奏给予了一笔拨款，但一路北上都不太平，不断有地方官员刁难或是恶霸地痞滋事。寇准虽然在权力的争斗中败下阵来，但其人刚直正义，在朝野间素有清誉，死后还遭到如此对待，只有一种可能——这是太后刘娥故意派人所为。当年她还只是普通嫔妃时，寇准便坚决反对立她为皇后，又曾大公无私地惩治贪赃枉法的刘氏宗族。宋真宗病危时，身为宰相的寇准更是预谋夺取刘娥大权。一切的作为，无不令刘娥怀恨在心，即使在寇准身故后，也不能释怀。

张建侯又道：“我们的行囊在盱眙时丢失了，也没法帮助寇夫人，祖姑姑便让我先进城找祖祖父取钱。路过应天书院的时候，我听那些书生

们议论，说今晚应天府动用公款大开宴席，为的是要替晏知府选女婿。当时我就气不过，进城就打听知府所在，却被一群弓手拦住，说我是平民，不能佩带兵刃^[19]，强行收去佩刀。又说我天黑了在大街上鬼鬼祟祟，形迹可疑，要将我逮捕到县衙拷问。我好不容易才摆脱他们，一路寻来知府衙门，却又被那些小吏挡在门外，逼不得已，我才翻墙进来的。”

石中立道：“小哥儿一点都没错，你做得对极了。不过眼下城门已经关闭，你出不去了。这样，明天一早你去给寇夫人送钱，我和你一道去，如何？”

张建侯却丝毫没有将这位翰林学士放在眼中，道：“官人这么老迈，一定走得慢，我可不耐烦等你，官人想要祭拜寇相公，自己去就行。”

包令仪忙斥道：“建侯不可无礼，这位是石学士。”

石中立却是极爱张建侯的爽直，连声道：“无妨，无妨。小哥儿不知道，我有个天大的难处，要是老头子我一个人去，必定会被寇夫人挡在门外。”

原来宋小妹出身名门，宋氏跟唐代名相宋璟同族，祖父宋廷浩娶后唐庄宗之女义宁公主，父亲宋偓娶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女永宁公主为妻，长姊宋氏是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皇后。而北汉开国皇帝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亲弟弟，因而论起辈分来宋偓是北汉皇帝刘继元的姑父，宋小妹则是刘继元的表妹。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皇帝赵光义亲率大军出征北汉，北汉皇帝刘继元内外交困，不得已出城投降，北汉遂告灭亡。枢密副使石熙载奉命焚毁北汉都城太原，不等城中官民转移，便派兵四处纵火，不但千年古城化为一炬，还烧死了许多无辜的百姓，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亲人葬身在大火中。太原人氏深恨石熙载，至今提起其名字来都恨得牙痒痒的。宋氏亦有不少亲族死于大火之中，宋小妹本人曾当面指着鼻子质问过石熙载，愤恨之情溢于言表，石熙载虽然已经过世，但以宋小妹恩怨分明的性格，未必就能对其子石中立轻易释怀。

张建侯听了经过，道：“啊，那我更不能带石学士去了。寇夫人的脾气，石学士该是知道的。”

包令仪见侄孙口无遮拦，忙道：“拯儿，你带建侯先回去。”包拯应了一声，道：“我们走吧。”

走出几步，张建侯问道：“姑父，祖姑父生气了么？”包拯道：“没有。父亲绝不会生你的气。”

一旁文彦博接道：“你祖姑父可能有些气恼，但没有生气。说实话，我们大伙儿都很高兴终于有人来搅了这场无所谓的宴会，而且义正词严，晏知府半个字也说不出。建侯，你是叫建侯吧，我倒想不到包拯会有一个武艺这么好的侄子。”正好走到灯光亮处，蓦然留意到张建侯手上有血迹，忙叫道：“呀，你受伤了！”

张建侯一愣道：“受伤？没有啊。”文彦博道：“那你手上和衣襟上怎么有血迹？”

张建侯道：“哟，难道是我不小心伤了那位武官？这可太不好意思了。”忙转头去寻人，正好杨文广走过来，闻声应道：“我没受伤。”

张建侯听说对方就是名将杨业的孙子杨文广，愈发认定他是因为颜面不好意思承认受伤，忙上前道：“抱歉，实在抱歉，是我失手。小杨将军伤在了哪里？”

杨文广正色道：“我是的确没受伤。大丈夫伤则伤矣，无须遮遮掩掩。”特意转了个身子，展示衣衫上并无血迹，又道：“小哥儿武艺很好，若是从军，定可大有作为。”

话一出口，随即想到张氏既然跟南京留守包令仪是亲眷，必是出自南阳张氏，与唐代名将张巡同族，如此名门子弟，怎么可能自贬身份加入军队受刺字之辱^[20]呢？微微叹息一声，拱手辞去了。

张建侯道：“这位小杨将军为人倒是好得很，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姑父，你说是也不是？”

包拯面色凝重，追问道：“你手上的血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张建侯道：“我也不知道啊，我没受伤，小杨将军也没受伤，这血……”蓦地想起一事来，“哎哟”了一声，道：“我翻墙进来时绊到了什么东西，软软

的，害得我摔了一跤，黑灯瞎火地看不清楚，我也没多留意，会不会……”

包拯忙问道：“在哪里？”张建侯道：“就在东边花园的拐角处。”忙领头朝花园赶去。

应天书院学生沈周素来与包拯和文彦博交好，见这几人神色紧张、行踪神秘，亦跟了过来。

到了花墙下，却见花丛中漆黑一团，什么也瞧不见。还是沈周心思缜密，事先向吏卒索要了一个灯笼，举灯一照——只见墙根下横躺着一名中年男子，仰面朝天，正是大茶商崔良中。

众人大吃一惊。包拯抢上前一探鼻息，叫道：“崔员外还活着。”

沈周的父亲沈英官任大理寺丞^[21]，他曾多次见过父亲审案，熟悉办案流程，见包拯俯身欲抱起崔良中，忙阻止道：“事涉凶案，先不要动他。快，快去叫人来。”文彦博道：“我去。你们先守在这里。”飞一般地去了。

张建侯极是意外，“呀”了一声，道：“这么说，适才是这位崔员外绊倒了我，我身上的血就是他的吧？”

包拯问道：“你在墙外时，可听到墙内有什么动静？”张建侯道：“没有啊。我是偷偷进来，怎么可能听到里面有动静、还偏要从这里翻墙呢？”

沈周博学多艺，懂些医术，略一检视伤口，即道：“看崔员外胸腹伤处，血液才刚刚开始凝结，他遇刺应该还没有过多久，很可能恰好在建侯翻墙之前。”

等了片刻，大批吏卒和一些尚未离开府衙的官吏们纷纷赶来。崔良中的侄子崔槐正到处寻找叔叔，忽惊见叔叔横躺在血泊当中，忙上前扶住，叫了数声，始终不见回应，不知道是死是活，一时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应天府推官上官必惊见府衙中出了血案，吓得不敢，急忙命人协助崔槐将崔良中抬走救治。又见提刑司提点刑狱公事康惟一还在这里，忙道：“府衙出了这么大的事，下官不敢擅断，有请提刑官人来断处这件案子。”

康惟一是路级官员，按照制度，凡是京东路的狱案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他明知道崔良中遇刺一案肯定不简单，上官必是有意推脱，还是慨然应道：“好，提刑司接了这桩案子。”招手叫过宋城县尉楚宏，道：“你带几名弓手赶去保护崔良中。一旦崔员外醒来，立即问出凶手的名字，再速来禀报于我。”楚宏道：“遵命。”

康惟一道：“包留守，这位张公子是尊夫人的亲眷，对么？”包令仪道：“正是。不过康提刑大可秉公执法，无须有任何顾忌。”为示意自己无私，当即拱手告辞离去。

张建侯愕然道：“听提刑官人的语气，莫非怀疑是我行凶杀人？”康惟一道：“你虽有来寻晏知府晦气的理由，却不走大门，偏要翻墙进府。身上又有崔良中的血迹，如果你不是最大的嫌犯，还能有谁？”

张建侯道：“笑话！我根本就不认得这个什么崔员外，才刚刚看到他的尸首……哦，他还没死，在刚才看到他躺在那里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我为什么要杀他？”康惟一道：“也许是你翻墙进来时，正好被崔良中看见，你怕他叫喊泄露你的行踪，一时心急，想要动手杀了他。”

张建侯道：“我站在大门外叫了半天都没人理，这才不得已翻墙进来，我巴不得大伙儿都知道呢，还怕什么泄露行踪！”

康惟一面色一沉，道：“总之目下你是最大的嫌犯，来人……”

沈周忽道：“学生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康惟一道：“讲。”

沈周道：“学生适才看过崔员外伤口，他胸腹之处被刺了两刀，看情形应该是匕首一类的短兵器所伤，虽然刺中要害，但入刃不深，并没有伤及肺腑，所以崔员外只是重伤，失血而昏迷，并没有当场死去。”

康惟一道：“那又如何？”沈周道：“适才众人亲眼所见，张建侯武艺

高强，如果是他行凶，对付崔员外这种普通身手的中年男子，绝不至于一刀杀不死人，还要补上第二刀。”

沈周的推断合情合理，一旁不少围观者都点头赞同，但康惟一却别有看法。他本人是名门子弟，其祖父康保裔在与辽军作战中力尽而死，朝廷多次赠赏追封，民间百姓亦尊其为“康公”“康王”，是大宋举国敬仰的民族英雄。他素来以祖父为楷模，做官力求公正严明，绝不行贪赃枉法之事，以无愧祖上英名。而目下凶案中受害者一方是天下最大的茶商崔良中，嫌疑犯则是南京留守包令仪的亲眷，正是向世人展示他康惟一不徇私情、不畏权贵的大好机会，因而也不愿意多听沈周的辩论，依然板着脸道：“这不过是你主观的臆想推测，怎么能成为为杀人疑犯开脱的证据？来人，速将张建侯拿下了，带回提刑司监狱监押，明日一早开堂审案。”

张建侯是个火暴性子，怎肯受如此冤枉，立即倒退几步，拉开架势，预备以武力拒捕。

包拯道：“等一下，我有话说。”他早看出康惟一预备拿下张建侯好来个下马威，也不待对方同意，迅疾道：“行凶首先要有凶器。建侯的佩刀，之前已经为楚县尉缴去，各位看他身上可还有匕首之类的短兵刃。”走上前去，亲自搜索张建侯全身，连靴子都脱下来看了，果然并无兵器。

包拯道：“有人可能会说建侯在行凶后将凶器扔了，这也是有可能的，这就请提刑官派人搜索全府，寻找凶器。但我还有一条佐证，能够证明建侯与此案无关。大家看，这里是适才崔良中崔员外躺着的地方，这一片草倾向墙根，说明崔员外是被人拖着扔在这里，这里并不是他一开始遇刺的地方。”

众人一看，草地上果然有一条重重拖曳的痕迹，似是从西面凉亭假山方向而来。

包拯又道：“这里偏僻黑暗，所以建侯选择了从这里翻墙而入。他本来是要来找晏知府兴师问罪，按照常理，进来后，会立即朝灯火通明的宴会厅方向而去。如果撞见崔员外，也该是在西面方向，怎么会反而往

东面园子深处走去呢？”

文彦博接道：“所以一定是有人在东面假山下对崔员外下了手，凶手当时以为崔员外已经死了。那假山也算得上是府衙的一处名胜，常有人来，凶手怕人发现后无法脱身，就将崔员外一路拖到墙根，藏在了花丛后。这样即使有人发现，也是第二天一早的事了，而那时凶手早已离开应天府署，甚至已经离开南京。却不料天不遂人愿，偏偏张建侯翻墙时踩到了崔员外的身子，导致此案提早暴露。”

他是南京通判之子，不看僧面看佛面，康惟一不得不认真听了一回，沉吟问道：“照文公子这般推断，凶手就在今晚的宾客当中了？”

文彦博道：“嗯。凶手大概料不到崔员外中了两刀还没有死，他一定会设法逃之夭夭，或是再次杀人灭口。好在提刑官深谋远虑，已然派楚县尉去保护崔员外。若是提刑官在南京各城门加派人手，将出城人员与今晚宾客名单对照，一定可以顺利缉捕凶手。”

他的话中既有适度的吹捧，又有合理的提示，听起来令人愉悦，康惟一铁板一块的脸色总算缓和了下来，道：“本司正要这么做。”转身走出几步，又回身道：“张建侯，你依然有杀人行凶的嫌疑，没有本司的许可，你不可离开南京城。”

张建侯道：“你这是什么提刑官……”文彦博忙道：“我和包拯愿意联名作为张建侯作保，提刑官大可放心。”康惟一听说，这才放心去了。

包拯让张建侯将外衣脱下，交给吏卒作为证物，这才谢道：“多谢彦博和小沈。”沈周和文彦博均笑道：“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不过实话实说而已。”

商丘历史悠久，春秋时就是宋国的国都，虽不及京师开封富丽宏伟，却也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城池：城四面环水，外有外城，内有宫城；外城周十五里四十步，东有两座城门，南称“廷和”，北称“昭仁”；西面也有两座城门，南称“顺城”，北称“回銮”；南有一门，称“崇礼”，另有两座水门；北有一门，称“静安”；内城宫城周围二里三百六十步，大门

称“重熙”“颁庆”。虽称宫城，却只是象征性的称号，并没有修建真正的宫殿，里面的大屋中供奉有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的圣像。

虽然成为了陪都南京，但商丘城中的许多街道还是按照惯例以某字街命名，譬如城池南北中心大街称礼字街，应天府、府学、文庙等官署机构位于城中心的义字街，宋城县衙位于城西南的例字街，兵马府位于城东南的君字街等。应天书院则位于城外风光秀丽的南湖湖畔。大宋制度，京都天黑时即关闭城门，不得开启。众人回不了书院，便一齐往包府而来。包府位于城西北的习字街，是权贵富人的集中居处，崔良中及范仲淹等都居住在这一带。

习字街和礼字街交界的街角处有一棵老皂角树，高达数十丈，须得三人方能合抱。太祖皇帝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时，曾在此树拴马，马将树干啃伤，伤处居然长成了一个可以容纳一人的大洞，但树木不损，依旧冠盖如云，枝叶繁茂。因而皂角树方圆一带都被视为福地。

路过崔府时，官府正好派人送崔良中回来，大门处人声嘈杂。除了崔良中之侄崔槐和宋城县尉楚宏外，宋城知县吕居简也夹杂在护送的人群当中。吕居简是已故宰相吕蒙正之子，其妹吕茗茗新嫁给了崔槐，因而吕、崔两家算是极亲近的姻亲。

崔良中的女儿崔都兰和侄媳吕茗茗闻声迎了出来。崔都兰生得一张马脸，面色发黄，姿色平常。她对父亲遇刺昏迷一事明显流露出惊愕大于悲伤的神情，只愣在那里，似在神思。倒是纤弱秀气的吕茗茗相当殷勤，抢上前去扶崔良中的担架。

张建侯甚是心急，赶过去问道：“崔员外醒了么？可曾说出凶手的名字？”吕居简应道：“还没有。小哥儿不必烦心，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必将他人言语放在心上？况且小哥儿身旁有几个聪明绝顶又有侠肝义胆的朋友，称得上是大福之人。”

张建侯登时转忧为喜，道：“这位大官人说得太对了，那么我也放心了。但若是崔员外说出了凶手的名字，还是要及时告诉我一声。我替崔员外去教训那坏小子，谁叫他害我也成了杀人疑凶。”吕居简道：“这是自然。”

张建侯这才宽心去追包拯几人。

一行人进来包府时，厅堂中灯火正明，不独包令仪尚未歇息，文洎竟然也在此处。

文彦博道：“父亲大人如何也来了这里？”文洎道：“实在是因为崔良中这件案子实在奇怪得很，我怀疑跟之前的两件事有关。”当即说了今晚曹诚和崔良中先后来找自己的事。

众人闻言，不由得面面相觑，一齐去看文彦博。文彦博连连摇头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曹教授相中的是尧封，崔员外只是看到曹教授跟家父交谈，便误以为曹教授相中了我做女婿，崔、曹两家事事相争，所以崔员外才匆忙赶来跟家父提亲，却不想只是误会一场，所以又立即改口称那只是玩笑。”

包拯问道：“文丈可曾留意到崔良中发现弄错了之后去了哪里？”文洎道：“我亲眼看见他转头看了一眼曹诚坐席，随后疾步出了宴会厅。”

沈周道：“如此推断，崔良中遭人暗算，一定是在出厅后，在建侯翻墙进来前。”

张建侯道：“既然曹、崔两家水火不相容，会不会是曹诚借宴会鱼目混杂之机对崔良中下了手？”文洎道：“这不可能。我因为心中奇怪曹诚这样势利的人为何独独选中了尧封做女婿，所以一直刻意留意着他，我可以肯定，他一直待在宴会厅里，并没有出去过。”

沈周道：“曹诚年纪已大，对付身材比他高大的崔良中并不容易，不会是他的儿子曹丰？”文洎道：“这我有印象，曹丰当时并不在宴会厅中。尧封回来后，曹诚再来找我，也是独自一人扶着拐杖来的。”

沈周道：“发现崔良中中刀昏迷在墙角后，许多人都赶来观看，却是不见曹氏父子，他们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府署。”文洎道：“嗯，曹氏父子当时带着从人和尧封一道走了，说要单独小饮一杯，还邀请了兵马监押曹洎。”

张建侯道：“这么分析起来，那曹丰的嫌疑着实比我大多了，应该立即让那个什么康提刑官把他抓起来拷问。姑父，你说是也不是？”

包拯摇了摇头，道：“动机不对。”张建侯道：“什么动机不对？”包拯却不肯再说。

还是文彦博道：“今晚知府宴会跟选婿有关，曹诚和崔良中两人膝下各有待嫁之女，这两人的注意力一定集中在这件事上。大家都奇怪为什么曹诚相中了家父的门客张尧封，但也许这正是引崔良中入瓮的幌子。不管怎样，崔良中今日在家父面前彻底失了颜面，他脸皮再厚，也不可能心无芥蒂。这嫌隙，自然要算在曹诚身上。”

张建侯还是不懂，道：“然后呢？”文彦博道：“若是今晚的被害者是曹诚，自然以崔良中嫌疑最大。但偏偏被害者是崔良中。曹氏已然占尽上风，又何须再多杀人一举呢？须知杀人是重罪，若是事发，即使有枢密使曹利用曹相公做靠山，曹氏也一样要杀人偿命，这就是包拯所说的动机不对了。”

包令仪道：“好了，夜也深了，我已命人收拾好了房间，大家各自去睡吧。是不是曹氏所为，过了今晚即可见分晓。”

沈周独自在南京求学，平日住在书院中，时常也会与包拯一道回来包家小住，包家有他的房间。文彦博见人多热闹，也极想留宿在包府，明早好同包拯等人一起去拜祭寇准灵柩。

文洎道：“也好。你替我向寇夫人致歉，说我身子不适，不便相见，但有奠仪奉上，愿夫人一路顺风，及早将寇相公归葬乡里。”

文彦博猜想父亲是顾及前程，不愿意因为拜祭寇准一事而得罪刘太后，心中颇觉失望，转念又想道：“人死不能再复生，祭拜不过是个形式，父亲大人保了前程，自然可以做更多有为之事。”当即恭恭敬敬地将父亲送出大门。

张建侯心中犹自惦记着祖姑父那句“是不是曹氏所为，过了今晚即可

见分晓”，跟出来扯住文彦博道：“你别走，我今晚要跟你睡。”文彦博笑道：“好啊，我本来就没打算走。”

张建侯道：“那你要先告诉我为何祖姑父说过了今晚就可见分晓。”文彦博笑道：“你怎么不直接去问你的祖姑父或是姑父？”张建侯道：“他们父子两个的性格，一定要有十足把握才肯明说，我是问不出什么来的。”

文彦博道：“你倒是了解包拯性格。好吧，我讲给你听——曹诚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乡绅，堪称地头蛇，却被崔良中这个外来者后来居上，两家各有靠山，争斗多年，这是众所周知之事。如果今晚委实是曹氏一方下手暗算崔良中，且不说崔良中中还没死，就是官府也早晚要怀疑到曹氏头上。所以正如我对康提刑官所言，真凶今晚必定会有所行动，或是逃走，或是再次杀人。如今崔良中身边有弓手守护，杀人灭口自然是不可能了，那么凶手只剩下逃走一条路可走。”

张建侯恍然大悟，道：“也就是说，如果明日一早发现曹丰不见了，那么他一定就是凶手，对不对？”文彦博笑道：“对。”

张建侯歪着脑袋发了半天呆，忽然问道：“我想知道一件事，你怎么这么聪明？”文彦博笑道：“我还想知道你怎么武功那么好呢！”

张建侯道：“那这样，你教我破案，我教你武功。”文彦博笑道：“学武就免了，这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怕吃苦。你想学破案，跟在包拯身边，还怕学不会么？他也许不及我聪明伶俐，但却心思缜密，胜我百倍。”

张建侯歪着脑袋想了想，道：“也是。不过我还是喜欢你，比喜欢我姑父多些，他太严肃。”文彦博笑道：“咱们两个年纪一般大，当然更容易亲近些。”

两人一起哈哈大笑，携手进房，往一张床上睡了。

次日，包令仪携带众人一早出门，预备赶去城外汴河关卡处拜祭寇

准棺木，慰问寇夫人宋小妹，顺便接回妻子张灵。

到南门时，却见城门被横木拦住，拥堵了许多人，有争吵不休的，有高声怒骂的。城墙上则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兵士，剑拔弩张，气氛甚是紧张。

文彦博远远一见便道：“坏了，这些人多半是应天书院的学生。他们昨晚歇宿在府学官署里，一大早自然要回去城外的应天书院。我告诉康提刑官，要重点盘查昨晚参加过知府宴会又着急出城的人，眼下他们包括我们自己都有逃跑嫌疑，都是行凶嫌疑犯了。”

此情此景，当真有点作茧自缚的意思。但既然话说在了前头，也无反悔的嫌疑。众人只得一边等在城门处，一边请守卫城门的都头派人去提刑司请示。

都头派出的兵士尚未回来，便见宋城县尉楚宏快马驰来，出示盖有提刑司大印的公文，叫道：“康提刑官有命，真凶已经找到，正是曹丰。他们这些人没有嫌疑了，放他们出城去吧。”

都头这才挥手命人打开横木，放一千人出去。

虽然早有所预料，但众人见到楚宏示意手下下马往城门处张贴绘有曹丰容貌的通缉告知时还是吃了一惊。

张建侯上前询问究竟。楚宏道：“有几名吏卒作证称昨晚亲眼见到崔良中崔员外和曹丰在宴会厅外争吵，如果不是旁人劝阻，两人还差点儿动了手。今日一早，提刑司派人到曹府提曹丰到公堂问话，曹府却交不出人来，搜遍整座宅子也没有找到，所以能够肯定曹丰是畏罪潜逃。提刑司遂签发了公文告示，悬赏缉拿曹丰。”

崔良中遇刺一案迅速侦破，张建侯也再无嫌疑，只是众人都觉得此案似乎进行得太过顺利，太在人意料之中，太过顺理成章，反而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但曹丰莫名消失是事实，若是他问心无愧，又何必藏头缩尾地躲避官府呢？也许正是昨晚崔良中向文泊提亲失了面子后，以为这是曹氏故

意设下的圈套，出厅后怒找曹丰对质，曹丰自然是大肆冷嘲热讽。结果争执之下，曹丰错手杀了崔良中。当晚知府衙门中宾客云集，他本有可能浑水摸鱼逃过一劫，哪知道更大的祸患还在后头——崔良中重伤未死。曹丰得知消息后，担心崔良中清醒过来说出自己的名字，不得不连夜逃窜。他当然不可能半夜出城，一定还躲在南京城中的某个地方。只要找到了他，抑或等崔良中清醒过来，一切便真相大白。

文彦博心中很是为张尧封感叹：大概他刚以为天上掉下大元宝，寻了一门好亲事，可以娶到绝色美人曹云霄，哪知转瞬间曹氏便摊上了祸事。如此际遇，不可谓不离奇。话说回来了，既然曹氏出于某种缘由认定张尧封为佳婿，昨晚宴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为何还要冒事发后家破人亡的危险杀死大有来历的崔良中呢？这完全说不通啊。嗯，要知道事情的经过和究竟，只能回去后找到张尧封好好谈上一谈了。

[1] 汴水：也称汴河，为通济渠的一部分，主要部分位于今河南开封一带。通济渠是隋朝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人工开凿的一条水渠，总长度约为两千里，完工后成为沟通黄河、淮河和长江的干道，连接贯通了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到扬州的水路，对南粮北运有重大意义。

[2] 宋城：今河南商丘。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柘城：今河南柘城。下邑：今河南夏邑。谷熟：今河南虞城县谷熟镇。虞城：今河南虞城。

[3] 宋代地方实行州（或称府、军、监）、县二级行政制度。全国州县又划归为若干个路，由中央派出转运使（全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其官衔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掌财赋，兼理治安民政、监察官吏）、提点刑狱使（其官衔称提点刑狱司，掌司法、监察）、提举常平使（其官衔称仓司，赈灾、盐铁茶酒之榷，兼察吏治）分掌权力，互不统辖而又职责交错，彼此监督，直接对皇帝负责。有些路还设立经略安抚使，称帅司，掌军政，兼理民政。但路级官署职权虽大，却没有地方行政权，并不直接统属州县，州县仍由中央直接统辖。有宋一代，不仅地方官的任免由皇帝控制，而且路、州、县的军、政、刑、财诸权尽收于中央，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4] 随州：今湖北随县。

[5] 宋制，皇帝生辰为法定节日，四月十四日是宋仁宗赵祯生辰，称乾元节。

[6] 宋兴以来，公认功绩最大的三位名臣是赵普、寇准、张咏。寇准、张咏、潘阆等人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

[7] 公使钱：又称公用钱，宋各路、州、军及刺史以上的特别费用，专用于宴请及馈送，类似今招待费。庆历四年（1044年），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滕宗谅因任意使用公使钱被弹劾，谪守巴陵郡，在岳州重修岳阳楼，其友范仲淹因此写下《岳阳楼记》。

[8] 官员守选或待缺期间，如不回故里，而寄居外乡，在当地被称为“寓公”。

[9] 兵马监押：州（府）级军事统兵官，统率驻守本地的禁军和厢军。北宋军队分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四种：禁军为中央军队，由从各州挑选来的精壮士兵组成，待遇优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一半屯驻京师开封，另一半分驻边防和要地；厢兵为地方守军，是各州（府）将精锐选进禁军后留下的士卒，供地方官府役使；乡兵则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临时招募来的地方兵；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招募来守卫边防，数量很少。

[10] 横塞：禁军番号。“指挥”是北宋军队最重要、最普遍的军事编制单位，每指挥五百人，统兵官称指挥使。指挥下一级编制是都，一都一百人。都级武官马兵长官是军使和副兵马使，步兵是都头和副都头。

[11] 拆白道字在宋朝极为流行，不光用在酒宴上，人们甚至在日常对话中也习言拆字。如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曾问大臣叶涛道：“自山路来，木公木母如何？”涛曰：“木公正傲岁，木母正含春。”木公，松也；木母，梅也。

[12] 员外、郎中、大夫、助教、巡官、博士、录事均为官名。相公是对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

[13] 包拯本有两兄分别名为包播、包振，均早歿。

[14] 丈：宋代文人雅士之间的通用称谓，有尊敬和亲昵之意。多用于称呼年长和位尊者，通常与排行连称，如范仲淹被称为“范六丈”。

[15] 宋代称呼在室女（未嫁女）为“小娘子”，称呼已婚妇女为“娘子”。“小姐”一般是对散乐路歧人和妓妾等地位低微的女性的称呼。只在区别人家的长女和次女时，才称长女为“大姐”，称次女为“小姐”。

[16] 赵廷美：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之弟。宋太宗在可疑的“斧声烛影”中即位后，为安定人心，令宋太祖和赵廷美的子女均与自己的子女并称为皇子皇女。然而等到宋太宗坐稳皇位后，即下手铲除弟侄，赵廷美被诬陷谋反，囚禁于房州（今湖北房县）。房州古称房陵，以“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得名，和均州（今湖北丹江口）一样，因靠近武当山、地处偏僻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流放之地。赵廷美后死在房州，年仅三十八岁。宋真宗即位后，追复皇叔赵廷美为秦王。

[17] 宋偁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外孙，妻子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女儿，入宋后官至定国节度使。他有女十五人，长女即宋太祖赵匡胤皇后（开宝皇后），其他女婿出名者有韩崇训、寇准、王德用。

[18] 自开封往东，汴河依次流经陈留、杞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宿县、灵璧，由盱眙达于淮河。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县。

[19] 宋代律法，不准士庶之家私自拥有武器。即使是军人，日常也不准携带武器，只有在当值、训练、出征时才临时发放武器，称为“授甲”，完事后即刀枪入库。唯有官员例外。

[20] 宋代当兵要在脸上刺字，通常是将军队番号刺在额头上，一是当做标识，二来是兵士逃走便于追捕。

[21] 宋代大理寺为中央审判机关，负责办理天下所奏的疑案。通常设丞六人，从六品上，“掌分判寺事，凡有犯皆据其本状以正刑名”，即主管审理刑狱。每当一丞判决案件，其余五丞共同署名，如有不同意见，则写明异议和保留理由，交由大理寺详断。

第二章 梁台古意

中国茶文化自唐代开始兴起，不仅中原人把茶列为『开门七宗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以肉食为主、需要靠茶消化油腻的边疆少数民族部落也发展到了『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地步。中原产茶，却缺少良马，于是自唐玄宗时代起，中原开始了以茶易马的历史，著名的『茶马古道』即来源于此。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鸛鷀。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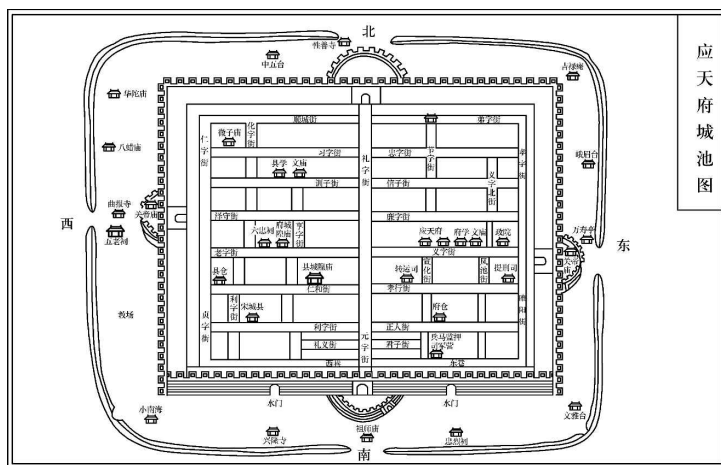
——范仲淹《睢阳学舍抒怀》

商

丘有着数千年的历史，非但商朝在这里建都，“商人”“商品”“商业”等词汇都是发源于此，所以商丘又被誉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悠远绵长的岁月并没有令这座城市老态龙钟，反而呈现出一种古朴安详的风貌来。城内的石板大街，两旁的房屋，道路边的大树，都浸润着幽静和从容，而真正有活力、有灵气的地方则在南城外。

风景名胜大多都位于城南。城外西南十里处有青陵台^[1]，台上建有离宫，为春秋时宋国国君康王偃所筑，著名的“相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唐代诗仙李白在其名诗《白头吟》中写道：“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见青陵台。”

西南五里处则有著名的火神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观星台。传说上古五帝之一帝喾的两个儿子阏伯和实沈不睦，经常相互厮杀。帝喾无奈之下，就派阏伯到商丘主管东方的商星，派实沈去大夏管理西方的参星。此后，兄弟二人尽职尽责，死后成为商、参二神。在星空中，商星和参星遥遥相对，一个升起，另一个就落到地平线以下，唐代大诗人杜甫名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即出自此典故。阏伯最初来到封地后，在商丘选择了一块高岗台地作为住处，一是管理火种，方便人们可以随时取到火；二是祭祀火星并观察火星的运行，以便及时地告知人们防灾避祸并适时地播种收割。此即后世所称阏伯台，又名火神台。



商丘城东南一里处有纪念孔子的文雅台。高台四周有池环绕，台上建有祠庙殿宇。大门东侧院内有春秋时宋国的司马桓魋伐檀的“檀树坑”，纪念亭中的孔子传教像石碑为唐代大师吴道子亲刻。

城南二十里处则是著名的梁园遗址。昔日汉文帝封爱子刘武于商丘，刘武在封地修建了宏伟壮观的高台园林，即世称“梁园”。园中建有离宫，雕龙剔柱，金碧辉煌，房舍林立，几乎可以和京师长安的未央宫媲美。各种花木应有尽有，姹紫嫣红，飞禽走兽，无奇不全，风景优美，名冠诸侯，成为闻名天下的景观。天下名士如邹阳、公孙诡、枚乘、司马相如等均是刘武的座上客，为梁园写下大量诗赋。到了后世，慕名前来游园的文人雅士不计其数，如唐代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王昌龄、岑参、李贺等，以致留下“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的千古名诗。

岁月无情，梁园久历风霜，大多残破，入宋时只有清凉寺因历代均尚有修缮，保持得比较完好。清凉寺又名清冷台，也是梁园盛景之一。原台高达数丈，上面建有殿台楼阁。台西有池，名“淶池”，水质清澈，池中鱼游浅底。池畔松柏遍地，绿树成荫。登上高台，环顾四野，青黛翠秀，飘然欲仙。因大殿建筑多用香椿木，台上蚊虫极少。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时，也极爱这里的风景，常常在台上乘凉避暑。

相比于这些历史悠久的古迹胜地，汴河堪称正当盛年。隋朝大业年

间，隋炀帝杨广为了巡游方便，发动河南淮北诸郡民众开掘了一条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经黄河入汴水，再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因大运河主干在汴水一段，因而习惯上也称之为汴河。隋炀帝征召了数百万民夫，民夫们不分昼夜地在水中劳动，疫役交加，死亡者高达三分之二。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汴河凿通后不久，隋朝便灭亡了。唐代诗人皮日休有《汴河怀古》一诗吟诵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李益则有《汴河曲》一诗怀古：“汴水东流无限春，行人莫上长堤望。隋家宫阙已成尘，风起杨花愁杀人。”唐代诗人罗邺亦有《汴河》诗云：“炀帝开河鬼亦悲，生民不独力空疲。至今呜咽东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时。”均是凭古伤今的名作。

隋朝开挖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东至淮海，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得以沟通，对南北物资的交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条烟波浩瀚的河流上，舟船如织，日夜往来，穿梭不息。两岸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城镇林立。

商丘自古为战略要地，隋唐之后更是因汴河自此经过而得以成为中原枢纽，地理形势至关重要——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京连于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此即古所称“四战之地”，当取天下之日，商丘有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商丘，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昔日安史之乱，名将张巡坚守商丘，以保证唐军运河供给通道畅通。因城池被围日久，守军无粮，曾被迫吃人充饥，城中妇人、男子老弱均被吃食殆尽，所食人口多达二二三万。等到最终因无援兵相助而陷落时，商丘几成一座空城。诗人高适曾作祭文道：“寂寂梁苑，悠悠睢水^[2]，黄蒿连接，白骨填委。思壮志于冥寞，问遗形于荆杞。列祭空城，一悲永矣！”从中亦可以看出经过安史之乱后，商丘遭受到了多么惨重的破坏。

大宋定都开封后，汴河成为京师经济的生命线，每年通过这条河运送往东京的大米多达数百万石，各种物产物资更是不可胜数。商丘不仅因是太祖旧藩而身价倍增，更由于近可屏蔽淮徐、远可南通吴越而成为

京师的东南门户，四方舟车之所会，无不以商丘为腰膂之地。

汴河码头一带，集中了不少店铺和露台瓦市，有零售的，有批发的，也有专做中转的。货物有广东珠玉，蜀中清茶，洛下黄醢，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藁谷，丝帛布缕，鲙鳖鲫鮑，酿盐醢豉，米麦杂粮等，无所不有，不可殚纪。

码头的出口处，则坐着许多人，有杂作挑夫，有经纪行贩，挑着盐担，歪着车子，等在那里出卖劳力，拉几个散活儿。也有唱曲儿的，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做小买卖的。商旅辐辏，冠盖络绎，竟是比商丘城中还要繁华热闹。

包拯等人就地在南门外雇了大车。来到汴河码头时，寇准夫人宋小妹乘坐的大船刚刚通过了排岸司关卡，大约是张建侯昨夜到应天府署大闹了一场后，终于有人出面干预了。船缓缓靠岸，尚未停稳，船舱中钻出一名红衣少女，朝众人挥手大叫道：“这里！包拯，在这里！包拯！”天真活泼，娇憨可爱。

文彦博很是惊讶，问道：“这位小娘子是谁？”张建侯笑道：“是我同胞妹妹张小游。”

既然是张建侯的亲妹，辈分就比包拯低了一辈，她却直呼长辈的名字，也算十分罕见了。文彦博转头去看包拯的反应，却见一向正统的他似并不以此为意，居然还举起手来，向船上回招了一下。

等船夫搭好船板，包令仪带头登船，道：“南京留守包令仪求见寇夫人，请代为通传。”

张小游笑道：“祖姑父可以暂且放下官场上这一套，寇夫人不喜欢这些，她和祖姑姑在船舱中等着见你呢。”包令仪道：“是。”转头命众人先等在船头，自己独自进去船舱。

张建侯一个箭步抢上船来，道：“妹妹，昨晚城中发生了大事，你可错过精彩好戏了。”迫不及待地要将昨晚的事情讲给妹妹听。

包拯刚刚一脚踏上船板，便仿佛遭受雷击一般缩了回来，迟疑着站在那里。

跟在他后面的文彦博很是奇怪，问道：“你怎么了？”包拯道：“唔，我……”

张小游将兄长一把推开，抢过来拉住包拯的手，笑道：“我姑父怕水。”

原来包拯十来岁时曾不小心掉进了家乡庐州的河里，差点溺死，救他的居然是比他小许多的侄女张小游。事后包拯大病一场，原本白皙的脸色也变成了现在这副深红得发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多少有些畏水。文彦博听说一向刚拗的包拯居然怕水，惊异之余，不由得转过头去，与沈周相视会心一笑。

上得船来，站在船头等了一会儿，便有仆人出来，引着几人来到寇准灵柩前拜祭。包令仪又将众人一一引见给寇夫人宋小妹。

宋小妹四十余岁的样子，一身衰服，愈发显得面容清癯。她一个娇弱妇人，膝下无子无女，却要在丈夫故后将灵柩万里迢迢运回故里，可谓十分不容易。但她的哀戚并不浓重，言谈举止间显出一股从容的大家风度。她礼数周全，甚是客气，对每个人都一一道谢行礼，到包拯面前时，特意多问了一句：“你就是小游从河里救上来的包拯？”

包拯道：“是，让夫人见笑了。”料想宋小妹既然连这件事都知道，想必张小游与她一路相伴，甚是亲密，讲了不少自己的事情，不由得颇为窘迫。幸好宋小妹只问了这一句话，便转了话题。

祭拜完毕，包令仪招手叫过包拯，道：“寇夫人雇佣的大船有些毛病，要停在码头进行修补，怕是要花费一些时日。船上空间狭小，生活多有不便，我已经邀请了寇夫人到我们家暂住。你这就和建侯、小游先赶回家去准备，我和寇夫人还有你母亲随后就到。今晚在家里设个简单的晚宴，为寇夫人接风洗尘。嗯，你要是愿意，把沈周和彦博也一并叫上。”

包拯应了一声，行礼退了出来，将安排告知同伴。文彦博听说宋小

妹要停在南京几日，还预备住进包令仪家中，不禁皱了皱眉头。

张小游眼尖，瞧在眼中，很是不满，问道：“寇夫人是住我们家，又不是住你家，你有什么不高兴？”文彦博道：“我哪有不高兴啊？”张小游道：“那你皱什么眉头？”

文彦博见她与其兄张建侯性情相近，莽撞好胜，与她争执只是徒费口舌，便干脆住了口。

张小游却还是不肯放过，道：“瞧你这人，敢做不敢当。”包拯道：“小游，不可对文公子无礼。咱们赶紧走吧。”

沈周有意落在后头，叫住张小游，低声告知道：“文彦博其实是好意。寇相公虽然身故，仍是贬官身份，又与当今太后有隙，别的官员回避寇夫人尚且来不及，包丈却要接她到家中，彦博是担心会因此影响包丈的仕途前程。”

张小游想了一想，道：“还真是如此呢。咦，你这人心肠倒是挺好的，还特意告诉我缘由。”沈周道：“嗯，谢谢小娘子夸奖。”张小游道：“什么小娘子大娘子的，叫我小游好了。”

沈周道：“小游难道一点儿也不为包丈担心么？”张小游很不屑地道：“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做官、前程什么的，我祖姑父从来也没有真正放在心上过。我们包家从祖辈开始，从来就是淡泊名利。”

她口中所称的祖辈，即指包氏先祖申包胥。申包胥姓芈氏申，是春秋时期楚国大夫，与另一楚国大臣伍子胥友善。伍子胥因父兄冤案逃离楚国时，曾愤然道：“我必灭楚。”申包胥回答说：“我必存楚。”公元前506年，伍子胥率领吴国主力攻打楚国，一直攻入楚都郢，楚昭王出逃。伍子胥遂掘楚平王墓鞭尸。申包胥对伍子胥的举动十分憎恶，派人责备伍子胥说：“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回答道：“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遂决意完成昔日“存楚”的誓言，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秦国，请求秦哀公出兵援救楚国。秦哀公并不答应。申包胥便站在秦

庭中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进，哀声不绝。他的忠诚与坚毅深深打动了秦哀公君臣。秦哀公惊叹道：“楚有贤臣如是，吴犹欲灭之。寡人无臣若斯者，其亡无日矣。”答应发兵车五百乘前往楚国救援，并亲自赋《无衣》之诗：“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与子同仇。”在秦国军队的帮助下，楚人赶走了吴军，顺利收复了郢都。楚昭王因申包胥有复国大功，欲予重赏。申包胥却辞谢道：“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拒受赏赐，带一家老小逃进山中隐居，安静地度完余生。从此，申包胥被列为中国的忠贤典范。其后人取其字“包”为姓，迁徙至庐州居住，包拯即申包胥三十五世孙。

沈周见张小游搬出申包胥的典故，再无话说。不料张小游话锋一转，又很不屑地指着文彦博的背影道：“那姓文的小子，自以为聪明绝顶，为了前程，事事要考虑周全，却不知道他的先祖正是死在‘名利’二字上。”

文氏原本姓敬，是唐代名臣敬暉^[3]后人。武则天执政晚年，大臣张柬之与敬暉等五人发动兵变，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唐中宗复位，为匡复唐朝基业立下不世之功。事后五大臣均被封王，敬暉被封为平阳王。然后不久后武三思重新执掌朝政大权，五大臣包括敬暉均被残酷杀死。到五代时，文彦博曾祖父因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其姓为“文”，取的即是“敬”字一半。后晋亡后，复姓敬，至北宋立国，因避翼祖赵敬庙讳又重新改姓为文。

家族、个人的命运往往与时势紧密相连，沈周听张小游拿包拯、文彦博二人的祖先事迹做对比，虽有牵强之感，却自有感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张小游又道：“再说了，我们一船人遭强盗抢劫，若非寇夫人及时搭救，我们现在人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请救命恩人回家住几天，当今太后还能有什么意见？顶多也就是不让我祖姑父做官了，正好我们可以回庐州老家种地去。”

她快人快语，寻常人在意的荣华富贵全然不放在眼里，对世俗名利轻视之心犹胜包氏父子，说得又极有趣，沈周不禁笑了，亦很为对方爽直豁达的气度折服。

路过崔良中府邸时，正好撞见应天府医博士^[4]许希珍出来。

沈周生平孜孜好学，曾向许希珍学习针灸之术，忙上前问道：“崔员外醒了么？”许希珍摇了摇头，道：“没有对症的解药，崔员外怕是永远也醒不了了。”

原来许希珍昨晚奉命为崔良中诊治，当即发现伤者昏迷不醒并不是因为伤势太重、失血过多，而是中了毒。也就是说，刺中崔良中的匕首上涂抹有毒药。那毒药毒性极重，崔良中本该当场死去。但他既是茶叶巨商，日日与茶打交道，本人亦嗜茶如命，无茶不欢，而茶偏偏能化解百毒。昔日神农氏尝遍百草方，才发现茶叶清热解毒，极适合作饮品，视其为南方嘉木。当然，茶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药，但崔良中长年累月地饮茶，体内自形成一股抗体，抵消了毒药的部分毒性，又被张建设阴差阳错地发现，救治及时，这才得以活命。

众人闻言自然大吃了一惊。沈周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崔良中身上的刀伤那么浅，凶手大约有把握见血即死，所以刀入体内并不深。”

包拯一直一言不发，忽然插口反问道：“既然匕首上涂了毒药，凶手只要轻轻刺中对方，对方即会中毒而死，那么凶手为什么还要多刺一刀呢？”

许希珍道：“包衙内问的问题，的确是个很大的疑点，其实以那毒药的毒性，只要划破一点儿皮即可致人死命，偏偏崔员外身上中了两刀。”当即说了那毒药非同小可，霸道异常，不仅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查遍医书也未能了解到底是何方神物。

通常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若非来自域外的奇毒，就是宫廷秘药。域外奇毒是指外国或是番夷少数民族部落炼制的毒药，如西南大理国的有孔雀胆，还有蛊毒、尸毒等各种匪夷所思的毒药。宫廷秘药则是指藏于皇宫大内中的毒药，如传闻唐宫中藏有秘药美人醉和化骨粉，美人醉能令人中毒死后颜色栩栩如生，化骨粉则可以当场化掉死者的皮肉，尸骨无存，达到毁尸灭迹的效果。大宋朝最著名的迷药当属牵机药，人中毒后，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佝偻相接而死，状似牵

机，由此得名。昔日南唐后主李煜即是被太宗皇帝赵光义以牵机药赐死，死状极其悲惨。此后，仅“牵机药”三个字，便足以令人心悸。

曹丰虽然是本地大乡绅兼府学提学曹诚的独子，但究竟只是个普通人，即使是他竭力巴结讨好的兵马监押曹汭，也难以得到如此奇药，倒是枢密使曹利用还有可能利用位处中枢的便利得到。可曹利用到底有没有卷入其中呢？

许希珍出身于医学世家，生平对自己的医术极为自负，他未能弄清楚崔良中所中毒药的毒性，亦无对症解药，不免深以为憾，对众人殷殷关切的案情反而毫不在意，不愿意再多谈，拱手告辞。而包拯等人心头疑虑更重，一种不知名的奇毒的出现，竟然登时令案情再度扑朔迷离起来。

曹、崔两家各显神通，相争多年，积怨甚深。南京城中人人都知道曹诚的后台就是当今枢密使曹利用，兵马监押曹汭在南京城中的私宅及几房侍妾即是曹诚慷慨相赠。曹诚原本是商丘本地最大的富商，兴建睢阳书舍后，以学入官，名利双收，好不春风得意。十余年前，淮阳茶商崔良中来到商丘定居，大肆经营汴河码头一带的商肆，抢走了曹氏不少风头 and 利益。两家针锋相对，多有冲突。曹诚为了压过崔氏，千方百计地攀上了枢密使曹利用。哪知道崔良中背后也有不小的靠山，与他同时出道贩茶的拜把兄弟马季良娶了太后刘娥兄长刘美之女。随着刘娥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顶峰，马季良愈发飞黄腾达，而今已然是龙图阁直学士。崔良中仗着马季良的庇护，每每以极小的代价从东京榷货务拿到大批提货单^[5]，凭提货单到南方榷货务换取茶叶后再高价卖出，获利巨大。既然财源滚滚，他便动用大批金钱在南京买地买屋，大兴土木，嚣张不可一世，俨然有强龙过江、要彻底压过“地头蛇”曹氏的意思。

直到去年，崔良中独子崔阳与人斗茶^[6]败阵后忿恨自杀，崔良中中年丧子，受了不小的打击，行为这才有所收敛。最近他所做的最大的事，就是设法寻回了失散多年的女儿崔都兰，宠若掌上明珠。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崔良中失去了儿子，不愿意万贯家财将来落入懦弱的侄子崔槐之手，所以预备找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婿上门，倚为新臂膀。如此，就难怪他极力撺掇应天知府晏殊搞什么选婿大会了。而为女儿曹云霄选一

如意郎君对曹诚也同样重要，因为选到一个好女婿，非但等同于得到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帮手，而且我之所得，即敌之所失也。

可事情怪就怪在这里——张尧封是南京通判文洎的门客，容貌、才学均非上乘，昨晚出席知府宴会的应天学子大多数都强过于他，为什么曹诚偏偏选中了他？为什么崔良中一定要跟曹诚争呢？这件事会不会才是曹丰杀死崔良中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因为崔良中明确表现出要跟曹家争夺张尧封当女婿，而以崔氏目下的财势，曹家很难占到上风，所以曹丰起了杀机，干脆杀死对手，一了百了。

那么，张尧封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居然值得南京两大富商为他相争，值得曹丰为他冒险杀人？

不但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就连文彦博与张尧封相处时日不短，对其人了解甚深，亦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才。转念想到自己堂堂名门俊公子，相貌、才学均是上上之选，居然被父亲门下的食客盖过了风头。虽然他从没有想过要娶那花貌惊人的美人曹云霄为妻，但相比于张尧封之抢手，风头出尽，未免生了相形见绌之感。

张小游见众人困惑不已，忙问了经过，不禁轻嗤一声，笑道：“你们都是群书呆子，没有听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老话么？那个叫什么张尧封的，不一定要有绝世的容貌，惊世的才华，他只要拥有一块像和氏璧那样令人垂涎的绝代之宝，天下想要他当女婿的人肯定多得是。”

众人闻言尽皆愣住。过了好大一会儿，文彦博才道：“哎呀，还是小游聪明，当真一语惊醒梦中人！张尧封住在我们家里，我还算了解，他财物不多，如果一定要说宝物，那就是他有一本《茶经》，据说是世上唯一的陆羽真迹，是他祖父流传下来的传家之宝。”

包拯点点头，道：“陆羽《茶经》确实也算得上是一件宝物，尤其崔良中是天下有名的茶商，原版《茶经》对他价值很大。”

中国茶文化自唐代开始兴起，不仅中原人把茶列为“开门七宗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以肉食为主、需要靠茶消化油腻的边疆少数民族部落也发展到了“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地步。中原产茶，

却缺少良马，于是自唐玄宗时代起，中原开始了以茶易马的历史，著名的“茶马古道”即来源于此。

《茶经》即诞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唐代复州竟陵^[7]人氏陆羽所著，共分三卷，论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和烹饮方法及用具等，是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完备的茶学专著。陆羽也因为此书而被誉为“茶圣”“茶宗”“茶祖”“茶仙”“茶神”等。

唐代末年，唐朝急需大批战马应付平叛，便与回鹘商议以茶易马之事。不料回鹘答复说，不以马匹直接换取茶叶，而愿用一千匹良马交换一部陆羽撰写的《茶经》。当时陆羽早已亡故，而《茶经》一书流传还不广泛。朝廷焦急万分，只得下诏在民间征集。最终，陆羽同乡皮日休献上了一本《茶经》的手抄本，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唐朝廷用这本《茶经》顺利换到了马匹。唐朝灭亡后，皮日休南下投靠了吴越王钱镠，张尧封祖先本是吴地望族，因机缘巧合从皮日休手中得到陆羽真迹《茶经》也是极有可能之事。

到了天水一朝^[8]，以茶易马依旧是朝廷头等大事，而少数民族地区如辽国、党项等对茶与大宋对良马的渴求同样强烈。由于茶叶可以解乏，弥补蔬菜之不足功效，很多人饮茶成了习惯，并且对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赖，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

有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党项人李德明继承首领之位后，一改其父李继迁的对外作战策略，重新对大宋俯首称臣。其子李元昊相当不以为然，多次劝父亲不要再臣服大宋，为此还发了一番宏论：“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李德明回答儿子说：“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李元昊当即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面对咄咄逼人的儿子，李德明最终答了实话，道：“无锦绮，可。无茶叶，不可。”

即使彪悍桀骜如党项人，也不得不在茶叶面前低头。西夏向大宋称臣，其实是为了获得贸易和交换物资的机会，而最重要的物资也不是铜铁，而是茶叶。正因为茶叶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所以像崔良中这样

能以低价拿到大批提货单的茶商才能获得暴利。如果他再有《茶经》在手，更是能批量印制后以书代茶，牟取更大利益。

文彦博道：“可这还是说不通。陆羽《茶经》对崔良中固然是一件宝物利器，可对曹氏却并没有那么重要。最先看上张尧封的，明明是曹诚曹教授。”沈周道：“也许曹氏只是要抢先将《茶经》握在手中，以它来要挟崔良中。对茶商而言，那可是圣物。”

包拯插口道：“不对。”他一直默不作声，似在沉思，忽然开口，倒吓了众人一跳。

文彦博问道：“有什么不对？”包拯道：“我们几个都是应天书院的学生，受教于曹教授门下，该了解曹教授一向极爱他的女儿云霄小娘子。他是做了一些攀附权贵的事，也有些执迷于与崔氏争斗，但断然不会仅为了得到《茶经》要挟崔员外，就用女儿的终身幸福来做交换。”

文彦博道：“嗯，分析得有道理。可如果不是为了《茶经》，曹教授又看中张尧封哪点呢？”

张小游道：“瞎猜有什么用？那个抢手的紧俏宝贝不是你们文家的门客吗？直接找到他问清楚不就完了。”文彦博道：“也对。”转身即见到张尧封正匆匆行来，不由得大喜过望，道：“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张尧封神情甚是焦急，道：“文公子，我有事找你。曹府……”沈周忙道：“等一下，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

众人一直停留在崔府门前，却见一名紫衣女子正站在门槛后，冷冷打量着众人。她长得浓眉大眼，端庄中流露出一股英气，目光中充满狐疑的味道。若不是她一身婢女打扮，旁人根本瞧不出她会是一名侍女。

张小游见那女子敌意甚重，问道：“那女子是谁？干嘛用那样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们？”包拯道：“是崔都兰的贴身婢女慕容英，听说是从小跟她一起长大的。”

慕容英见众人目光一起投射过来，撇了一下嘴，转身便跨过门槛去了。

张小游“咦”了一声，道：“难怪人说崔家骄横跋扈，连婢女都是如此张狂。”

包拯却不欲再生事端，道：“走吧，崔员外昏迷未醒，咱们在他家大门前交头接耳，难怪别人起疑心。”带头进来家中，吩咐仆人为寇夫人及从人准备房间、张罗晚宴，自己领着众人来到书房。

张尧封忍耐了许久，一进来就迫不及待地抓住文彦博的双手，道：“文公子，你一定要救救曹府。”

文彦博愕然道：“我如何能救得了曹府？”张尧封道：“目下官府认定是曹丰员外伤了崔良中员外。曹丰虽然失踪，下落不明，但这件案子疑点极多，文公子聪明绝顶，为我生平仅见，还望你能查明真相，还曹府一个清白。”

文彦博道：“那好，你既要真相，我来问你话，你要如实回答。若是言语有得罪之处，彦博也是情非得已。”张尧封道：“公子有话尽管问，尧封不敢隐瞒。”

文彦博道：“昨晚宴会被建侯闹了一场后，你去了哪里？”张尧封道：“曹教授父子邀请我去曹家小酌，我跟文丈招呼了一声，就跟他们一道走了。”

文彦博道：“只有你们三个人离开知府衙门么？”张尧封道：“不，还有兵马监押曹汭曹将军。当然，还有曹教授的从人、车夫等。”

曹诚在宴会上一眼相中了张尧封，当晚就邀请他回府，足见诚意。到曹府后，曹诚命人备宴治酒，还命儿媳戚彤和女儿曹云霄出来敬酒。张尧封早听闻曹云霄国色天资，美貌无双，堪称“南京第一美人”，一见之下，当场呆若木鸡，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艳福，能够娶到如此天仙般的佳人。待到曹云霄端酒盈盈走到面前，闻见她身上的馨气，愈发心旌摇荡、不胜陶醉。当即对曹家死心塌地，赌咒发誓要对曹云霄好一辈子。席间大伙儿兴致都很高，一直在谈要如何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事。饮得半醉不醉时，曹诚使命仆从扶张尧封到客房睡了。直到今天早上官府的差役找上门来，曹府上下才知道昨晚崔良中在知府衙门

遇刺之事。

沈周道：“张兄如何能肯定曹教授是今日早上才知道崔员外遇刺？”张尧封道：“我当时人就在曹府，亲眼看见曹教授脸上惊愕异常的表情，那是断然做不得伪的。他听说官府怀疑是曹丰下的手，声音都在发抖，连声道：‘不可能，这不可能。’当听说曹丰不见了踪影时，当场就晕了过去。”

文彦博道：“果真如此的话，曹教授应该是毫不知情。那么曹丰半夜失踪，曹丰妻子难道没有发现么？”

曹丰妻子名叫戚彤，即是应天书院始创者戚同文之孙女。

张尧封答道：“听戚彤娘子说，昨晚她的孩子有些发烧，她放心不下，过去睡在了孩子房中，并没有跟曹丰睡在一起。”顿了顿，又道：“虽然曹丰失踪了，但我也并不认为是他杀人。昨晚我们几个都喝得醉醺醺的，若是他刚刚杀了人，他怎么还会有心情喝得下酒？”

张建侯道：“这还不简单，他知道自己匕首上涂有剧毒，以为崔良中死定了，当然可以放心喝酒。结果散席后，他从什么地方听到了风声，得知崔良中还活着，吓得魂不附体，所以连夜逃走了。”

张尧封道：“这个……也不能因为曹丰人不见了就断定是他杀人啊，也许他去了别的什么地方。”他本人也觉得自己的辩解太过无力，声音逐渐小了下去，到后面几个字时，已是几不可闻。

包拯却道：“张兄说得极是，官府认为曹丰是凶手，仅仅是因为有人看见他跟崔员外争吵，紧接着他又失了踪，但并没有真凭实据来定他的罪。”

张尧封大喜道：“包公子也相信曹丰不是杀人凶手？”包拯道：“不，我只是说目前没有实证证明曹丰杀人，并没有说他不是凶手。”

沈周道：“既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找到凶器和毒药等物证，控告难以进行，所以提刑司才急需捕获曹丰，以口供来定案。”

包拯道：“张兄，有一件事极为关键，我必须得冒昧问你一句，你可知道曹教授为什么选上了你做女婿？”

众人其实心中都想知道曹诚为何看上了张尧封这么个门客，但又觉得直接问出来太过伤人，有所犹豫，想不到最后还是由包拯问了出来。

张尧封面色一红，囁嚅道：“我自己也很意外，忍不住问了曹教授，他说他无意间在宴会上见到我，觉得我眼睛细长而有深光，是大贵人之相，所以决定将爱女相许。”

张小游道：“这种骗小孩子的话你也相信？曹诚答应将宝贝女儿嫁给你，是不是让你用那本陆羽《茶经》作为聘礼？”

张尧封极为愕然，愣了一愣，才红着脸道：“没有啊。曹教授根本不知道我手中有陆羽真迹呢，从始至终，他提都没有提过《茶经》两个字。你们怎么会这么想？”

文彦博忙道：“张兄千万不要介意，并不是我们刻意要这么想，只是觉得事情太过巧合。”当即说了昨晚曹诚和崔良中先后来找父亲文洎提亲之事。

张尧封回过味来，讪讪道：“曹教授选中了我是没错，可崔员外向文丈提亲的却是文公子你呀。”

当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沈周道：“哎呀，我们完全忽视了这点啊。这说明崔良中根本不知道张兄手里有陆羽《茶经》，甚至他根本就不知道曹教授选中的是张兄。他跑出大厅与曹丰争执，不过是因为在文丈面前丢了面子。”

包拯沉吟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曹教授嫁女到底是不是为了张兄手里的《茶经》？如果是，他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茶经》在张兄手上的？”

文彦博道：“以曹教授昨晚积极的态度来看，他应该是昨晚在宴会上无意中知道的，不然他早在宴会之前就主动笼络尧封了。”话一出口，便意识到有些不妥当，忙对张尧封解释道：“噢，我的意思是，如果曹教授

真的是意在《茶经》的话。”

包拯道：“这就更不合常理了。”

昨晚知府大宴华宾云集，人情汹汹，可以说热闹得很，也混乱得很。曹诚既是打定主意为爱女寻觅佳婿，必定会聚精会神地观察在座学子，品度外貌才学。张尧封因为寄人篱下，为人低调，从来没有透露过手中有陆羽原版《茶经》，知道此事者寥寥无几，曹诚不可能恰好在昨晚宴会上打听到这件事，再临时起意要将女儿嫁给《茶经》的主人张尧封。

即便真的有人在晚宴上告诉曹诚，说南京通判文洎门客张尧封有原版《茶经》，曹诚觉得可以利用《茶经》来对付崔良中，动了心思，不惜牺牲女儿的终身幸福，赶过来向文洎提亲，那么他开口询问的必然是门客张尧封如何如何。但事实是，寒暄过后，曹诚开门见山地问的是侍奉在文洎背后的年轻人是谁，文洎回答说是门客张尧封后，曹诚似是颇为失望，说了一句：“原来是文公的门客。”由此可见，在昨晚宴会之前，曹诚既不认识张尧封，也没有听过其名字，只是纯粹从外表上相中了张尧封，所以才赶来提亲。而曹诚眼中的外表，显然不是以五官端庄英俊来衡量，而是有没有贵人之相。

包拯简略分析了经过，众人都深为其推断折服，连连称是。文彦博心中却颇不是滋味：原以为曹、崔两家争抢张尧封，不过是为了他手中的《茶经》，现在看来完全是为了他这个人，自己自小就有的才子风头完全被一名食客盖过去了。

沈周涉猎广泛，所学甚杂，道：“我曾经读过《麻衣相法》^[9]，里面有专门的‘相眼法’，确实提过眼细长而有光润者是贵人之相。”

张小游歉然道：“看来曹家还真是看上了张公子的人，而不是为了什么《茶经》。张公子，不好意思啊，适才我言语太过鲁莽。”

张尧封自己反倒半信半疑起来。张氏原是江南大族，自入宋后家道日益中落，他少年时又父母双亡，愈发穷困，兄长张尧佐离家出走，张家只剩下他一人，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几经辗转，勉强投到文氏门下当

门客，生活才算安定下来，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但他目下已经二十五岁了，还只是个依附于文家的落魄门客，无法自立，这就是所谓的大贵人之相么？曹家到底看上了他什么，肯将天人般的女儿曹云霄下嫁？

他心头的疑云越来越重，旁人愈分析曹诚嫁女仅仅是因为他的面相，他不以为中肯，反倒愈发觉得曹家可能是别有用心。而他身上最值钱的物事就是陆羽所著的《茶经》了，当初兄长张尧佐与他反目出走，也正是因为这本茶书。自己的亲兄长尚且觊觎家传之宝，意图高价卖掉，更何况曹姓外人呢？一时间，脸涨得通红，又是激愤又是失望，道：“我要当面去问曹教授。如果他确实想要《茶经》，我就直接送给他好了，用不着拿云霄小娘子来换。”当真赌气起身，往外走去。

众人不由得面面相觑，不知道为何旁人尽皆释然，独独张尧封又起了疑心，认为曹氏嫁女是为了他手中的《茶经》。

包拯忙道：“我们不妨一起去，正好当面向曹教授问个清楚。”张建侯道：“可是家里有贵客来，寇夫人很快就该到了。”包拯道：“曹教授是我等师长，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现下他家里出了大事，我们不能坐视不理。父亲、母亲大人还有寇夫人都会谅解。”

张小游道：“哥，你和我留下准备待客不就完了吗？让他们几个忙去。”

张建侯心中其实极想跟随包拯前去查案，但转念想到寇夫人是难得的贵客，不能有丝毫怠慢，只得同意妹妹的建议，勉强留在家中。

包拯、沈周、文彦博三人便跟着张尧封往曹府赶来。到街口时，正好遇到应天书院主教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出生于苏州，出生次年生父即病逝，其母谢氏生活无依，不得不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富户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少年时的范仲淹读书就十分刻苦，常去附近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吟诗作文，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二十岁时，与朱氏兄弟发生口角，意外得知自己原来是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是靠继父的关

照度日。范仲淹因此受到极大刺激，经过思考后，决心脱离朱家，自树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毅然辞别母亲，来到当时的睢阳学舍求学，昼夜读书不息，实在疲惫得不能支持，就以冷水洗面，继续苦读。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朝拜老子故里，车驾路过商丘，全城轰动，人们争先恐后地观睹天颜，只有范仲淹一人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范仲淹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

次年，范仲淹进士及第，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见到了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步入仕途后，范仲淹恢复范姓，自朱家迎回母亲赡养。因其妻李氏是应天人氏，范家一直安顿在南京，范母谢氏也是病逝安葬在这里。

多年的苦读生涯令范仲淹有极高的文学素养，他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现任应天知府晏殊年纪比范仲淹小，还是孩童时就享有大名，成人后更是被天下人视为大宋文坛领袖，但他生平最看重范仲淹，对其人品学问极为佩服，到应天上任后，凑巧范仲淹因丧母回到南京，居家服孝，便极力邀请范氏主持应天书院教务。原先的书院主教戚舜宾已然病逝，助教曹诚也升任府学提学，忙于官场应酬，加上年纪已大，无暇理会书院事务，范仲淹遂慨然应命，制定教务，捧书讲读，孜孜不倦。他主持应天书院后，择生只有品德和学业上的基本要求，没有年龄、身份和地域的限制，生徒来源广泛，院生可以随意流动，不受地域、学派限制。与别的书院不同的是，应天书院要求教师作表率，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范仲淹会先作一篇，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由于范仲淹在道德学问上堪为表率，应天书院学风蔚然。

为了理事方便，范仲淹甚至抛下城中妻儿，搬到书院学舍居住。因还在为母亲服丧，他没有参加昨晚的宴会，刚刚才听说曹诚家中出了事，匆忙从书院赶进城，预备前去曹府探望。

包拯等人均是范氏学生，历来视其为楷模，对其人极是尊敬，一齐

躬身行礼，叫道：“范先生。”范仲淹道：“嗯。你们也是去曹府的么？很好。”

一句“很好”，表达了对包拯几人的赞赏。曹诚是应天书院长官，范仲淹本来还想约上几位教官一齐来探望，都被众人以各种理由推脱，显然是因为曹丰惹上了人命官司，旁人避之不及、唯恐沾身，他只得独自一人前来。而包拯、沈周、文彦博这几名学生明明是官宦子弟，深知内中的干系和风险，却能不避嫌疑前去曹府，着实难得。师生几人遂联袂往曹府而来。

曹府位于城东北的忠字街，宅邸面积极大，占据了整整半条街。曹府大门处聚集了许多人，不少是提刑司的差役，正吵吵闹闹，喧嚣不已。

原来提刑官康惟一派了人来逮捕府学提学曹诚。这是官府的一贯做法，对于逃亡的重犯，往往将其家属逮捕拘禁，以逼迫犯人自行投案。宋初名臣张咏知益州，有乡农杀耕牛^[10]避罪亡逸，张咏派人拘捕了其母亲，乡农还是不肯自首。十日后，张咏命人放了其母，改拘其妻。仅仅过了一夜，乡农便来到官府投案。此即张咏判词所云“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

曹丰妻子戚彤却挺身而出，将众公差挡在门外，声称公公有病在身，难以起床，她愿意以身相代。差役奉有严令，不肯通融，一定要带走曹诚。

兵马监押曹汭私宅是曹诚赠送，与曹诚宅第毗邻。他闻声赶来，厉声斥责差役，称曹诚有提学官职在身，有刑赎^[11]的特权，自身犯法尚有回旋的余地，更何况行凶的只是其子？差役们虽不敢回嘴顶撞于他，却也不肯就此退去。

范仲淹上前道：“曹丰既然已连夜弃家逃走，可见是下定了决心，断不会因为父亲或是妻子被拘便重新回头。”

领头差役道：“可要是曹教授也跟着逃跑了怎么办？小的可担不起这

个责任。”

范仲淹道：“曹诚建造书院，造福一方百姓，有目共睹，范某愿意以身家性命为曹教授作保。各位，你们不像那些大官人，他们都是在這裡做几年地方官后就会离开，或是升迁，或是转迁，曹家是兴是衰、是死是活跟他们没有关系。但你们不同，你们都是本地人氏，都有后代，如果你们还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在天底下最好的书院得到最好的教育，请听范某一言，暂且退去吧。”

这番话说得真挚恳切，连范仲淹自己都深为动容。全场登时鸦雀无声，连一声咳嗽也不闻。

过了好大一会儿，领头的差役才道：“范先生说得极为在理，下吏回去后，一定会将先生原话转告给康提刑官。”

他明明知道长官康惟一对姓范的一向都没有好感，因为当年导致他祖父康保裔孤军无援战死的罪魁祸首就是范廷召，还是向范仲淹鞠了个躬，带领手下转身便走。

戚彤上前衿衽行礼，谢道：“多谢范先生及时解围。曹将军、范先生、几位公子，请进去说话。”

包拯正要跟随众人进府，忽见一旁横塞军指挥使杨文广正朝自己招手，心念一动，走过去问道：“小杨将军是叫我么？”杨文广点点头，道：“有一件事，不知道跟曹丰失踪有没有关系？”

原来他与曹汭关系友善，每每来南京公干，并不住在公家驿馆，而是借住在曹汭私宅中。昨晚知府宴会散后，曹汭去了隔壁曹诚家继续饮酒，他独自回来曹汭家就寝。到半夜时，喝醉了酒的曹汭被隔壁曹诚府上仆人送了回来，他起身安顿好曹汭，自己却再也睡不着，便起来在庭院中散步。曹汭家的小花园与曹诚家中的大花园两两相通，中间仅隔有一条水沟。当他正在水沟边徘徊时，意外见到对面曹诚花园中有一条黑影闪过，速度快得惊人。他是军人，反应比寻常人敏捷得多，忙喝叫了一声。那黑影当即奔他而来，大约是想杀他灭口。一交手，便各知对方武艺不弱。那黑衣人见一时间难以取胜，又怕惊动众人，扬手打出了暗

器。杨文广见到火星闪耀，揣度应该是火器，忙滚地避让开去。那暗器果然是一枚火蒺藜，“啪”的一声炸开，威力颇大。等他再起身时，那黑衣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包拯道：“火蒺藜？那不是军用装备么？”杨文广道：“正是。正因为如此，我当时认为那有一身好武功的黑衣人一定是军人，潜入这里是想要对付曹汭，所以我也没有警示曹教授府上，而是立即回去，安排侍从加紧巡查，在曹汭房间布置了守卫。不过那黑衣人始终没有再来，大约知道自己行踪已经暴露。今日一早，我叫醒曹汭，告知他此事，他治军严厉，对待下属颇为苛刻，也认为一定是哪名受过处罚而心怀不满的军士前来报复，并没有太当回事。但我听说曹教授府上出了大事，曹丰牵扯命案、连夜潜逃，感觉事有蹊跷，这也许不是巧合。”

包拯道：“将军认为那黑衣人可能跟曹丰失踪有关？”杨文广道：“这我可不敢肯定。我只是觉得昨晚曹丰在知府宴会上杀人已然十分奇怪，完全不合情理。久闻他与戚家娘子恩爱万分，就算真是他行凶，身为男子，怎么可能抛下老父妻儿独自逃生呢？况且他有名有姓，算得上是这南京城中的头面人物，人人认得他相貌，又能逃到哪里去？”

包拯道：“小杨将军的意思，似乎并不相信曹丰会行凶杀人？”杨文广道：“其实我是什么看法并不重要，我又不是司法官员。事实是，曹丰只是人不见了，既没有证据证明他杀了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杀人。”

包拯蓦然得到某种提示，全身登时一震。

杨文广却没有留意到对方的异常神情，道：“另外还有一件怪事，我适才因为想到昨晚黑衣人出现可能跟曹丰失踪有关联，特意赶去提刑司将昨晚与蒙面人交手的事告诉了康提刑官。结果康提刑官十分冷漠，不但不命书吏做笔录，还让我不得再对他人透露此事。我猜想也许因为火蒺藜是军备武器的缘故，提刑官不便过问兵马监押之事，也不愿意将事情复杂化。”

包拯道：“既然小杨将军已经得到提刑官嘱咐，为何还要违令将这件事告诉我？”杨文广道：“杨某担心内中另有隐情，令清白的人无辜蒙

冤。昨晚包公子吟诵拆字诗：‘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杨某印象十分深刻。包公子为人，我信得过。况且这件案子牵涉到府学提学曹教授，他名义上是你恩师，你绝不会袖手旁观。还有你那位内侄张公子，虽然有些莽撞，却跟你一样，一身浩然正气。”

包拯点点头，道：“多谢小杨将军信任。我可以向你保证，包某一定竭尽全力找出真相，不会让无辜者蒙难。但如果真是曹丰行凶杀人，我也不会顾念师门恩情，势必要将他绳之以法。”

杨文广欣慰一笑，道：“好，那我就告辞了。包公子有事需要帮忙的话，可以派人来宁陵军营找我。”包拯道：“是。将军多保重。”

目送杨文广上马，直到人骑消失在视线中，包拯这才进来曹府。却见众人正等候在厅堂里，范仲淹和戚彤并不在当场，只有曹府管家陪同在一旁。

文彦博道：“小杨将军跟你说了些什么？”包拯道：“这个……我们回去再说。范先生人呢？”文彦博道：“曹教授只愿见范先生和曹汭两人，所以曹夫人陪他们进去了。”

包拯道：“也好。管家，我想去看看曹公子的房间，可以么？”管家迟疑道：“这个……”

正好戚彤出来，闻言道：“包公子是好意，不碍事，我带你们去。”亲自引着包拯往内庭走去。

文彦博等人料想包拯要去找关于曹丰失踪的线索，忙跟了过去。

曹丰夫妇的居室很大，布置得也相当华丽，帷幔重重。只是房间里一片狼藉，似是被人翻寻过。

戚彤道：“这是提刑司派来的官差所为，说是要寻找我夫君用以杀人的凶器和毒药。”沈周深为叹息，道：“即使有线索，也完全给毁了。”

戚彤道：“各位公子想知道什么，可以直接问我。我今早醒来后，先

安顿好孩子，再回来房间，却是不见夫君在床上。问了婢女，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以为他去了前院，寻过去还是不见人影。门仆也说，没有见过少主出去。正觉得奇怪时，官差就找上门来了。”

沈周曾听父亲讲过如何勘验案发现场，忙问道：“那么娘子最早进来房间时，可有发现什么异样？”

戚彤道：“嗯，我进来的时候，房门大开着，里面一切如常。只有床上的被子掀开了，看起来就是夫君平时起床后的样子。官府的人声称我夫君是畏罪潜逃，但柜子里的金银珠宝什么也没有少。各位应该知道，我夫君一向生活富贵，吃不得苦，他若要逃走，怎么可能身上不带金钱呢？”

文彦博道：“不错，是这个道理。那么娘子是不相信曹丰员外杀人了？”戚彤斩钉截铁地道：“当然不相信。我夫君身上从来不带刀，什么匕首、毒药之类，我更是闻所未闻。再说了，他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杀崔良中崔员外呢？崔、曹两家争斗多年，但只是在生意上、利益上有所冲突，也不至于到要杀人的地步。”

包拯道：“可是曹丰员外的确连夜离家出走了，连门仆都没有惊动，娘子认为是什么原因呢？”戚彤道：“这个……我实在猜不到。”

她遭逢巨变，丈夫曹丰失踪，公公病倒，小姑子曹云霄空有貌美之名，遇事毫无主见，她不得不以曹家媳妇的身份挺身而出，成为家中的主心骨，奔波忙碌。然而到了此刻，再也支撑不住，颓然坐在圆凳上。众人见她脸色苍白，胸口剧烈起伏不止，显是身心俱疲，只得让婢女扶她去歇息。

沈周道：“这实在有些奇怪，曹丰连夜出逃，连门仆都不知道，难道是翻墙出去的？张兄，依你看……”转身却不见了张尧封，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

文彦博道：“尧封应该是暗中去会他的未婚妻了。先不管他，小沈提醒得有理，就算曹丰半夜逃走，也断然不会翻自家的墙出去。如果不是那门仆说了假话，就是……”

沈周已然会意过来，接道：“就是曹丰借道另一边的曹汭府上溜走了，抑或是他现下人就藏在曹汭那里。不如我们一会儿直接问曹汭。”

包拯道：“不，曹汭没有牵扯进这件事。”当即说了指挥使杨文广的一番话。

按照杨文广的描述，曹汭被送回家时他就醒了过来，当时酒宴新散，曹丰也应该还在曹府家中，这一点不难向曹府众仆人验证。而杨文广安顿了醉酒的曹汭后，就来到两曹相通的花园，不久后发现了黑衣蒙面人，在水沟边与其交手。黑衣人逃走后，他立即布派人手加强了曹汭府上的巡视，他本人也一夜未睡，直到天亮。在这样的情况下，曹丰想要悄无声息地自曹汭府上溜出，实比从自家溜出要难上千百倍。

沈周瞪大了眼睛，道：“居然还有这样的事！那黑衣人会不会就是曹丰？”文彦博道：“当然不会。小杨将军武功何等了得，曹丰若是有跟他对仗的本领，何须用毒药杀人？”

包拯道：“听小杨将军说，那黑衣人身手矫捷，武功不比他差多少，有那样一身功夫，一定是自小习武，勤学苦练。曹丰生于富豪之家，自小生活在仆人婢女的包围中，若是他会武，早就在南京传扬开了。那黑衣人一定不是曹丰！”

沈周道：“事情越来越奇怪了，曹丰人不见了，又凭空多出了一个黑衣人。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包拯道：“先不管那黑衣人，也许正如小杨将军所言，他闯入曹府，只是想要对付曹丰。但曹丰不可能平地消失，如果没有人看到他出去，那么就只剩了一种情况，他人还在曹府中。”

文彦博道：“对，如此推测最合情合理！而且我猜想曹丰也不是半夜得到消息溜走，而是今早官府寻上门来时才仓促躲了起来。曹府这么大，他藏在暗处，外人绝难发现。”

沈周道：“这么说，戚彤刚才是在对我们说谎？我看不像啊。”包拯沉吟道：“猜测无益，不如找机会当面直接问她。”

文彦博道：“你没有见到戚彤愿意替公公曹教授坐牢么？她的性格软中带硬，即使知道曹丰下落，也绝不会吐露半分的。”沈周道：“有理。彦博，不如由你出面，让张尧封去问曹家大姐曹云霄试试。”

三人正在低声商议，有仆人奔过来叫道：“范先生出来了，有请几位公子出去。”

几人忙赶来前院，却见曹汭正拱手告辞出去，范仲淹尚留在堂中。

文彦博上前问道：“范先生见到曹教授了么？他老人家可还好？”范仲淹道：“恩师受的打击不小，需要好好静养。我代他谢谢你们几位的好意。”他发迹前受教于应天书院，尊奉曹诚为师长，终生不渝。

范仲淹道：“关于曹丰这件案子，我问了恩师，他说曹丰绝不会杀人，他们父子昨晚参加宴会的目的，就是要为云霄小娘子选一门好亲事。”

沈周道：“先生可有问曹教授为何选中了张尧封？”范仲淹道：“嗯，恩师说他花重金聘请了一名江湖相士，名叫王青，将其装扮成仆从带进了宴会，预备用相术来挑选女婿。”

相术在中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先秦时便已风行于社会。通常是由相士通过观察人的面貌、五官、骨骼、体态、气色、语言、举止等，看出其人的善恶、忠奸、贤愚，并由此推知其过去未来的吉凶、祸福、贵贱等。到汉代时，相术甚至步入了政治，女相士许负曾受命给汉初帝王、大臣看相，预言无不应验。五代末年，天下出了两个非常有名的相士：麻衣道人与陈抟。麻衣道人是陈抟的师傅，生平事迹不显，只留下《麻衣相法》一书流传于世。陈抟的名气则要大得多。他周游天下时，在关中华山遇到了当时还是平民的赵匡胤，陈抟一见到他，断定他将来必定拥有天下，于是指点他去从军。之后赵匡胤因战功赫赫，步步高升，最终发动兵变，黄袍加身。陈抟得知消息后，抚掌长笑道：“天下自此定矣。”

自陈抟以来，相术愈发风行于世，不少人以此为职业，靠看相谋生。曹诚不知道如何起了利用相术选婿的主意，他自己最先看上的是沈

周，认为其人文雅可亲，但那相士王青极力反对，告知这人虽有官运，却是克父克子之命。曹诚对这王青极是信任，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遂就此作罢。王青又称在座学生中，唯富弼有宰辅之相，可惜曹诚知道应天知府晏殊事先已相中富弼为婿，不敢与其相争，只能退而求其次。王青便又推荐了宋郊、宋祁兄弟。恰在此时，南京通判文洎命门客张尧封去寻儿子回来，王青一眼留意到张尧封，登时大为惊叹，称此人为大厅众人中面相最贵者，将来必为王侯。曹诚深信不疑，为避免节外生枝，立即起身去与文洎寒暄，询问张尧封姓名家世，及时定下了婚事。

众人这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虽然觉得曹诚以府学提学之尊，仅凭相士之言便定下宝贝女儿的终身大事，如此行事未免轻率可笑，却也为他操心女儿婚姻的良苦用心感动。

范仲淹也很是感慨，叹道：“我真不知道恩师居然还好相术这一套。方塘之鉴形可识，方诸之鉴心始得。相形何如更论心，以貌取人当有失。君不见，虞皇、项籍两重瞳，成汤、曹父皆九尺。”

包拯道：“曹教授可曾提到曹丰与崔良中崔员外的争吵？”范仲淹道：“曹丰告诉过曹教授，说他昨晚方便回来时，崔良中在宴会厅门前将他堵住，称曹氏父子合谋算计他，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曹丰莫名其妙，崔良中却辱骂不休，二人差点儿动了手。”

沈周道：“崔良中生气是因为他冒昧向文丈提亲丢了面子，他认为是被曹教授刻意算计了，其实是他自己误会，怪不得曹教授，也怪不得曹丰。”

文彦博道：“如此推算起来，崔良中并不在意谁来当他的女婿，他只是要跟曹家争。曹家相中了谁，他就要立即抢过来。如此行事，当真霸道得可以。只苦了他自己的女儿，那位崔都兰小娘子亦是十分可怜了。”忍不住叹息一番。

范仲淹道：“话说到这里，我正好有一事相求。你们几个都是书院最聪明、最出色的学生，希望你们能找出事情背后的真相。无论曹丰杀人也好，没杀人也好，都要设法找到他，给恩师一个交代。本来恩师家中

有事，该我自己出面，可我家中……”

他遭逢母丧，妻子李氏又新生下次子，加上长子亦尚在襁褓之中，应付应天书院的日常事务已然吃力，确实没有多余的精力来调查曹丰的案子。

文彦博人最机灵，立即接话道：“范先生放心，曹教授既是先生的恩师，又是我等的恩师，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找到曹丰。”范仲淹道：“好。你们还要等张尧封么？那我先走了。”

几人刚将范仲淹送出门，张尧封就匆匆从内庭出来。他当真是与曹云霄偷会去了，不过却不是他主动求见佳人，而是曹云霄派婢女暗中将他叫了进去。本来像她这样的未婚大家闺秀，不便私召男子相见，然而曹家忽遭大变，家中没有男子可以当家做主，她已与张尧封有婚姻之约，向未婚夫私下求计也算不上太过越礼。

张尧封脸色怪异，低声道：“我可能知道曹丰藏在哪里了。”文彦博道：“是曹府么？我们早就猜到了。”

张尧封道：“曹府？不，不是曹府，是……”见左右尚有曹府仆人，忙将到口的话缩了回去，道：“走，先离开这里再说。”

四人出来曹府时，外面日已过午，居然已经是未时^[12]了。各人均没有吃午饭，饥肠辘辘，遂就近寻了家饭馆坐了，预备要些酒菜，边吃边谈。

宋代商业发达，朝廷鼓励官民享乐，城市风情浓郁，茶楼酒肆都是面朝大街，且多为重重叠叠的高楼^[13]。这家饭馆名“望月楼”，位于忠字街和礼字街的十字路口，是南京最豪华、最气派的酒楼。酒楼的主人姓樊，但不常在南京，据说他在朝廷中很有点根底儿，连大茶商崔良中扩张商业最疯狂之时，也没敢打望月楼的主意。

楼门对面就是太祖皇帝赵匡胤系过马的福树老皂角树。门前列着黑漆木条互穿而成的杈子，用以阻挡车马。门首则扎缚成彩楼欢门形状，两边各设一根朱红华表柱，未进酒楼，便能感受到华贵气魄。

与大多数酒楼不同的是，望月楼的正楼上下两层都被用作了客房，真正吃饭饮酒的地方则在楼后的园子里，称作“望月园子”。这是一座典型的庭院园林式酒楼——院中廊庑掩映，东、西各排列着小阁子，各有单独的名字，如“丛玉”“夹竹”“报风”等。五步一室，十步一阁，吊窗花竹，各垂帘幕。修竹夹牖，芳邻匝阶，良卉喷香，佳木秀阴。一入其中，便令人感到心旷神怡。

文彦博一进楼便向迎客的跑堂后生道：“博士，要双泉。”

之所以偏爱这间名叫“双泉”的阁子，倒不是因为它正好位于庭院中间，是一间独立的雅室，两面环水，窗外有小桥流水的景致，而是他成人后写过一首《双泉》的诗：“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畅述生平之志，一直视为得意之作。凑巧望月园子中有一处名为“双泉”，每每他来这里饮酒，都会习惯点名要那间阁子。

那跑堂后生姓林，唱了个喏，道：“不巧得很，双泉已然有客官占了。对不住了，文衙内。”

文彦博道：“这不奇怪，现下已然过了正午，许多客商习惯午睡后再吃午饭，兴许是我们不巧赶上了。”跑堂后生道：“也不是，是住在二楼一位名叫黄河的客官长包了这间阁子。”

文彦博大是奇怪，道：“只听说有富商在望月楼长包房间的，长包阁子倒还是第一回听说。”

跑堂后生做的是迎来送往的营生，口齿极是伶俐，笑道：“那位黄公子跟文衙内一样，也极爱‘双泉’的清静，可有时候他下楼来吃饭，‘双泉’往往被别的客官占了，他便干脆出重金包下了‘双泉’。只要他人还在南京，‘双泉’就归他一人使用。文衙内，虽然你是常客，但我家主人说了，望月楼能屹立百年不倒，靠的就是一个‘信’字，怕是你这一阵子都不能进‘双泉’了。不过咱们望月楼不独有‘双泉’，其他阁子的风景也不错。而且说实话，咱望月楼最厉害的本事是菜肴鲜美，风景倒还在其次。各位公子说是也不是？”

众人一起笑了起来。沈周道：“我们又没有说不去别的阁子，你倒是说出来这么一大串由头。”

跑堂后生道：“那敢情是，小的就知道几位公子是最明白事理的人。”引着几人随意进了一间阁子。又问道：“公子们想吃点儿什么？糖醋溜鱼、鹅鸭排蒸、烧臆子、還元腰子、炖肉、干脯、鸡皮麻饮、麻腐菜……”

他推介的全是望月楼最出名的招牌菜，如排在第一的糖醋溜鱼全称是糖醋软烟鲤鱼焙面，此菜选用本地鲤鱼，融合面粉烹制而成，鱼体依稀透明，集鲜、香、甜、酸、咸五味，甜酸对比适度，咸味隐而不现，入口鲜，回味香，鲜美无比，奇香袭人，闻者垂涎。

文彦博知道沈周为人随和，包拯则对食物一向不在乎，便道：“我们都饿了，还是尽快上些容易做的菜，胡芹干、豆干、扒猴头、干脯各来一大盘，再要四份焦饼，四份面汤。”

他点的并不是望月楼的招牌菜，而是极具地方风味的特色菜：胡芹是一种空心芹菜，因产于柘城县胡襄乡而得名，茎壁内厚，脆嫩可口。当年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时极爱吃此菜，后来当上了皇帝，特意将商丘胡芹列为贡品。民间曾也有“喜有车马临门第，胡芹贡酒宴佳宾”的美句，称赞胡芹的美味。豆干是以优质黄豆作干料，辅以有草果、凉姜、桂皮、丁香等十余种磨制加工，再将成块的豆腐挤压出水，放入鸡汤锅里蒸煮。出锅后的豆干为正方形薄块，色泽黑红，五香味浓，香而不腻，是佐餐下酒之佳品。猴头名猴头菇，是一种天然真菌，产于河南伏牛山，历来被称为“素中荤”“植物肉”。唐代安史之乱时，唐军乏粮，便有士卒往山林中采食猴头。焦饼则是用大豆磨碎后在锅上烘烤而成，是商丘地方上的传统名吃。

跑堂后生笑道：“好咧。文衙内明明是随父宦居于商丘，点菜却比咱本地人还要地道。”又问道：“还要多烫一壶林酒^[14]么？”文彦博道：“不必。你先去吧。”

等跑堂后生打帘出去后，张尧封才道：“适才在曹府人多眼杂，不方便说话。事情是这样，我听云霄说，她兄长很可能逃去了他的情妇那

里。”

几人闻言极是吃惊。文彦博道：“曹丰居然还在外面养有情妇？她叫什么名字？”张尧封道：“云霄小娘子也不知道。”

原来自从曹诚散财兴学以来，就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应天书院上，曹家生意的账务交给儿媳戚彤处理。近一年来，戚彤发现账上有几笔不明去向的巨额支出，都是由丈夫曹丰亲自从账房领取。她觉得蹊跷，询问过丈夫，曹丰却支支吾吾，不肯明言。曹云霄与嫂子感情很好，知道这件事后，暗中告诉戚彤道：“上次我去庙里还愿，轿子经过礼字街时，我从轿帘里看到哥哥站在街角跟一名戴着帷帽的妇人说话。开始还以为是媒人^[15]，后来见两人神态甚是亲昵，忙命轿夫停下轿子，叫了一声，那妇人立即转身走了，简直跑得比兔子还快。我问哥哥那人是谁，哥哥却说谁也不是。嫂子，我敢向你打包票，哥哥一定是在外面有了女人，那些金钱都是给那女人购置房产、仆从用的。”戚彤听无语，从此再也不提这件事。由于她的隐忍和宽容，夫妇之间始终得以相安无事。眼下曹丰失踪，出走时又没有带走任何财物，照曹云霄看来，兄长一定是逃去了情妇家。

张尧封道：“如果曹丰还躲在家中，不可能连云霄也瞒过，她自己也有着急找到兄长，想问个明白呢。”

文彦博道：“那么关于那个情妇，有没有可以追查的线索？”张尧封道：“没有。曹夫人自己都不愿意管丈夫外室之事，府里还有谁愿意多管闲事呢？”

一时也想不到别的办法，遂等饭菜送上来，匆匆吃了。

出来庭院时，正遇上跑堂后生引着两人过来。那林后生是个热心人，招呼道：“文衙内，这位就是包下‘双泉’的黄公子。这位是他的从人。”忙为双方引见。

那位名叫黄河的男子身長五尺余，圆面高额，戴着黑冠，穿着一身长袖绯衣，虽然才二十岁出头，却彪悍强健，顾盼有威，极有豪侠的气

概。众人一见之下，便暗中各自喝了声彩。

黄河略略抱了抱拳，道：“小弟姓黄，单名一个河字，这位是小弟的从人，姓杨名守素。”

文彦博便报了己方姓名，试探着问道：“黄公子到南京是游玩还是公干？”黄河道：“算是游玩吧。小弟听说南京每年在五月二十五日魁公诞时有斗茶大会，荟萃天下茶道名家，神往了很久，今年是特意赶来看斗茶大会的。”

文彦博道：“原来如此。距斗茶大会还有一些时日，商丘名胜不少，愿黄兄游览尽兴。”黄河道：“有心。多谢。”遂拱手作别。

离开望月楼后，文彦博几人仍然对适才那富家公子黄河印象深刻。

张尧封道：“这位黄公子气度非凡，一定不是普通人。”文彦博开玩笑道：“如果能请来相士王青，说不定一眼能看出这位黄河公子是什么人。”

张尧封明明是寄人篱下的处境，却因为相士一语而改变命运，虽然庆幸自己能够因此与南京第一美人曹云霄定亲，但毕竟自己与相士所言的王侯之相还差十万八千里，听文彦博玩笑，不由讪红了脸，急忙告辞，自行回去文府。沈周、文彦博则跟随包拯回来包府。

拐上习字街时，远远见到一名四五十岁的男子正在崔府大门前探头探脑地张望。沈周一眼认出那人来，道：“那不是府学的刻书匠人高继安么？”

应天府学负责应天全境的教育，需要大批图书作为课本，因而建有专门的书坊，聘请刻书匠人主持，自行刻书印书。这高继安是南京本地人氏，雕版手艺一流，但出活儿奇慢，府学提学曹诚实在不能忍受，新近又花重金从天下刻书中心杭州聘请了一名叫毕升的匠人。这毕升不知道用了什么新法子，制书又快又好，竟然后来居上，替代高继安成为新

任官书坊主持。高继安自曹诚重建应天书院便开始主持书坊，本有元老资格，结果反而沦落为毕升下属。

正疑惑高继安为何会出现在崔良中门前，而且神态如此神秘，忽见崔府大门洞开，奔出来几名健壮的男仆，反扭住高继安手臂，强行往门内拖去。

高继安一边挣扎，一边大叫，忽转头见到包拯一行人，如遇救星，忙道：“包公子、文公子、沈公子，救救我，快救救我！”

众人奔过去喝止仆从，问道：“做什么？”一名仆人道：“这老汉鬼鬼祟祟地在门前窥望，小的们疑心他跟主人遇刺有关，正要将他带进去交给我家小娘子审问个清楚明白。”

沈周忙道：“你是新来的么？居然不认得高司务，他是应天府学的刻书匠人。”高继安忙道：“正是正是。我跟崔员外认得，还帮你们崔府刻印过族谱呢。刚刚是凑巧路过贵府，有心进去探望，但又见大门紧闭，心中略微迟疑，所以才有所误会。”

那仆从闻言，又见有旁人作证，便命人放开高继安。高继安虚惊一场，再也不提“探望”二字，忙不迭地谢过沈周几人，一溜烟小跑去了。

沈周却是突发奇想，提议道：“我们去看看崔员外如何？”

他生平对医药兴趣极浓，听医博士许希珍说崔良中刀伤之余，身上还中了罕见的奇毒，不免极想亲眼一见。

文彦博忙道：“这不好。我们跟崔良中非亲非故，忽然前去探访，徒令让旁人起疑。而且应天书院上下向来对崔氏非议极多，我们跟他亲近，恐怕要犯众怒。”包拯却道：“好。”拔脚走进崔府大门，请门仆通报。

文彦博见状，只得和沈周一道跟了过来。

等了一会儿，崔良中侄子崔槐亲自迎了出来，谢道：“几位公子有心，不妨先进来小坐。”

崔良中是天下第一大茶商，为人最好排场。其结拜兄弟马季良在京师汴京有处私家园林，号“马季良园”，是开封有名的探春赏花盛处，声名不亚于秦王赵廷美之玉春园。他也立志要修筑一座不亚于马季良园的园子，花费巨资在庭院中挖了一个巨大水池，引水灌池，植满荷花，取名“莲花湖”。湖上修建了玲珑别致的曲桥，岸边种满垂柳，画桥如虹，流水似带。每到夏季，还有“荷花红粉绽，杨柳绿荫横”的美景，算得上是南京风光最旖旎的私家园林。

崔府待客的花厅临池而建，此刻荷叶新展，无穷碧绿，十分养眼。崔槐引着三人进来花厅坐下，命人奉茶。

花厅正堂墙上还挂着一幅楷书，却是唐代才子元稹的《一七令》：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君，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麝尘花。

夜后连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乱岂堪夸！

此赋茶词是元稹和好友白居易聚会时所作，形象描绘了茶的来源、采制、品性、烹饮和功过等诸方面知识，挂在崔良中这样的大茶商家中，倒也十分贴合身份。

其实茶诗真正写得好的是本朝前任宰相丁谓，文追韩愈，诗似杜甫，被人誉为“今日之巨儒”。有《煎茶》一诗写煎茶过程，内中道：“轻微缘入麝，猛沸却如蝉。罗细烹还好，铛新味更全。”又有《北苑焙新茶》一诗写品茶的色、香、味：“头进英华尽，初烹气味醇。细香胜却麝，浅色过於筠。”俱是绘声绘色，形象之极。崔良中还特意花重金托人求了一幅丁谓的手迹，一度四处炫耀，悬挂在厅堂最显眼处。可惜丁相公太过聪明，名利之心太重，竟然要与刘太后争权，最终机关算尽，失势被贬。此后，崔良中也绝口不再提“丁谓”二字，丁公手迹自然也被取下了。

文彦博见那幅《一七令》楷字古朴典雅，诗中有笔，笔中有诗，自有一股才子的风流蕴藉，料想必是元稹原作。花厅靠近荷塘，时时侵染水气，其实对字画多有损伤，猜测崔良中不过是出于炫耀，才有意将元稹真迹挂在这里，心中颇感到惋惜。

崔府素来欢喜以茶道待客，花样百出。等了一会儿，几名婢女鱼贯进来，先在各人案边摆上一副砚格。又有人取来新摘下的荷叶，放在砚格上，一名男仆提着一把大铜壶进来，将铜壶中的茶水倒入其中。一名婢女手持一枚玉簪，用簪子刺莲叶中心，让它们与莲叶长柄相通，再将叶柄弯过来，如象鼻一般，一一交到包拯几人手中，说道：“请公子拿着这个饮吸凉茶。”

沈周最喜新奇事物，看得目不转睛，听婢女说要用荷叶叶柄饮茶，愈发觉得有趣，笑道：“这是甚么喝法？好生奇怪。来，让我先来尝尝这有趣的凉茶。”

崔槐道：“这叫碧筒茶。据说这样饮茶，茶味杂莲香，香冷胜于冰。”

沈周忙吮吸了一口，但觉荷香入脾，茶中有凉，凉中蕴茶，清新爽气，忍不住赞道：“好巧妙的心思！”崔槐道：“这是我堂兄崔阳想出来的。他生平最好茶道，最好出奇。”

崔阳即是崔良中独子，自负是天下第一茶道高手，去年在“魁公诞斗茶会”上与人斗茶败阵，激愤之下自杀，也是一件憾事。

包拯却对茶道一类毫无兴趣，略略吸了一口，即起身道：“多谢崔公子招待。不知可否方便带我们到崔员外床前一见？”

崔槐为难地道：“家叔尚在昏迷中，怕各位见也是白见。而且府中现下由我堂妹崔都兰当家，她性情冷淡，不喜外人，更不喜外人去打扰家叔。之前应天知府晏相公曾派人来探望，都被她拒之门外了。”

文彦博起初反对探视崔良中，但既然已经进来了，少不得要想法子达到目的，忙指着沈周道：“这位沈周沈公子是当世名医，精通医术。如果能让他看看伤势，说不定能有办法让崔员外及早醒过来。”

崔槐原是淮阳人，是崔良中长兄之子。其母裴德淑出身于著名的绛州闻喜裴氏^[16]，是故灵州知州裴济之女。灵州被党项人攻陷后，裴济死难。消息传入中原，身怀六甲的裴德淑当堂小产，生下崔槐后即死去，因而崔槐实为遗腹子。他五岁时，父亲又病故，改由其叔崔良中抚养长大。虽然是叔侄之亲，但毕竟还是有寄人篱下之嫌，加上崔良中常年在外，崔妻对待崔槐也不如何亲昵，由此养成他懦弱隐忍的性格。目下崔良中昏迷不醒，其妻和其子均已亡故，按道理应该由他这个自小在崔府长大的侄子来主持大小事务，而不应该轮到来到崔家才几个月时间的崔都兰。然而崔槐终究还是软弱，即使母亲、妻子双方均出自显赫名门，也不敢与庶出的堂妹崔都兰相争，而今他反倒像是崔府的外人了，凡事不敢随意拿主意，加上他也不相信年纪轻轻的沈周会是什么当世名医，只迟疑不答。

沈周道：“文兄有些过誉了。我不一定能找到令崔员外醒转的办法，但我略通针灸之术。令叔卧病在床，陷入昏迷，全身血脉不通，长此以往，就算最终能找到解药解毒，也会成为废人。须得不时施以针灸之术，助他打通经脉。”

这番话跟之前医博士许希珍的嘱咐倒是一致，崔槐又多信了沈周几分，但心中似乎还是不大情愿，踌躇很久，终于道：“那好吧，我领几位公子进去。但若是都兰出面阻止你们见家叔，我也没有办法。”当即领着众人来后院探望崔良中。

崔良中虽然读书不多，却爱附庸风雅，其内院居所是他特意请应天知府晏殊所题，名“兼隐”。庭院中花木争荣，翠竹扶疏，极见清幽。只是房门外守着四名男仆，面色不善，手中各执棍棒，挺身将房门挡得严严实实。众人一见之下便感到不解，不知道崔府为何会如临大敌，安排这么多人守卫在崔良中门口。

崔槐猜到众人心思，苦笑着解释道：“这是都兰的意思，她怕那害了叔叔的恶贼会再来杀人灭口。”沈周道：“官府已经确定凶手是曹丰，而曹丰也已经畏罪潜逃，还有必要这样么？”

背后有人接话道：“有没有必要我说了算，轮不到外人来发话。”

众人回过头去，崔良中的女儿崔都兰面罩寒霜，正带着婢女急急走过来。

崔都兰姿色平常，但打扮得却甚是华丽，头上装饰着珠翠，穿着一身销金衫子加长裙，大约是心急之下走得太匆忙，差点儿被裙角的珠带[17]绊倒。身后的婢女慕容英忙伸手去扶，却被崔都兰将其手甩开，恨恨地提起裙幅来，一手便将玉珠等饰物扯掉。

文彦博心道：“早闻崔都兰是崔良中与开封樊楼酒妓野合所生，果然没有半分大家闺秀的气质。要是真比女儿的话，崔良中可是要大大输给曹诚了。”

崔都兰顺手将饰物抛到一边，上前几步，冷冷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来我家做什么？”不待回答，又厉声斥责崔槐道：“堂兄，你是不是闲得发慌了，码头上有那么多生意你不去管，总赖在家里做什么？”崔槐道：“我……”

沈周忙道：“小娘子勿怪，是我……”崔都兰道：“你什么……”目光中寒意森森，逼视之下，竟然令沈周打了个寒战。

文彦博道：“小娘子，我们其实是出于好意……”崔都兰毫不客气地打断道：“这里不需要你们的好意。阿英，送客！”

婢女慕容英上前向众人做了个“请”的手势，道：“各位这就请回吧。”

沈周道：“我们是来为崔员外治病的，总没有将大夫拒之门外的道理。难道小娘子不希望尊父早日好起来么？”崔都兰道：“南京城中大夫多得是，不稀罕你们几位。”

崔槐道：“都兰，这位是包公子，是南京留守包公之子，就住在隔壁，是我们的邻居。这位文公子是……”

崔都兰极不耐烦地道：“我对各位的来历身份没任何兴趣，权贵也

好，权贵之子也好，都请回吧。”

慕容英道：“我家主人已经下令，各位若还是要赖在这里，莫怪我无礼。”

崔槐忙道：“几位公子，不好意思，我先送你们出去。”

众人料不到这崔都兰如此不通人情世故，简直像座又冷又硬的冰山，拒人于千里之外，只得转身出来内庭。正好遇见一名中年虬髯男子率着众多侍从直闯进来。崔槐登时如获救星，忙上前叫道：“马叔叔，你来了！你……你得到家叔不幸遇刺的消息了么？”

那虬髯男子正是龙图阁直学士^[18]马季良。他是茶商出身，年轻时与崔良中一起跑江湖贩茶，是拜把兄弟，感情极好。后来他娶了太后刘娥兄长刘美之女，从此平步青云。

此人为人颇为有趣，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自小就羡慕那些学富五车、笔下汗青的史官，靠岳父刘美的荫庇入仕后，不求荣华富贵，不求高官厚禄，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入史馆担任史官。但大宋制度，进入史馆为官需要考试，马季良的斤两自然远远不够。刘娥为了帮助侄女婿达成心愿，指派主考官晏殊等人当场替马季良答卷。这就是考官代笔学生答卷的旷古奇闻。在晏殊等人的“帮助”下，马季良终于如愿以偿，顺利进了史馆，还当上了龙图阁直学士。他飞黄腾达以后，对其结拜哥们儿崔良中没少照顾，助其在榷茶制度中获得了诸多便利。

中国是茶的故乡，早在商代就开始栽种茶树。到汉代时，茶叶已发展成为商品，盛行于巴蜀地区。传说诸葛亮南征时，手下将士因瘴气中毒，纷纷晕倒，情况万分危急。当地蛮濮人闻讯前来相助，送姜茶汤解毒，并让众将士将茶叶含在口中，以避免染瘴气。诸葛亮看到茶叶有如此神效，即命王平、吕凯率军士以当地蛮濮人为向导，到山中采育茶子。茶因具有药理功能，得以引入中原。

在很长时间内，茶都是作为一种奇药，而并非饮料。隋朝隋文帝杨坚小时候患头痛病，有僧人告知，山中有茗草名茶，煮而饮之当可治愈。隋文帝饮茶后果有奇效，重重封赏了僧人。于是时人竞相进献茶

叶，用以邀功。当时进士权纾撰文刺讽“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即指此事。

唐朝以后，茶的饮料功能逐渐居上，饮茶之风遍及全国，成为风尚，上自宫省，下至邑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周边少数民族也酷好饮茶，回纥和吐蕃商人经常“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大量运入中原的名茶。由于茶叶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还是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商品，种茶、贩茶也随之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即是当时贩茶是热门买卖的生动写照。唐朝廷也看到了茶叶贸易的巨大利润，不愿意放弃这块油水，遂自从唐德宗开始征收茶税，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刚开始只是在产茶州县的商运要道设官抽税，后来开始对茶实行专卖，即所谓的“榷茶”。由于茶叶步入寻常百姓家，榷茶收入成为朝廷的重要财源。唐文宗时，朝廷每年矿冶税的总收入还抵不上一个中等县的茶税，由此可见茶税之丰厚。

后周开国皇帝柴荣年轻时曾与邺中巨商颌跌氏一道在江陵贩茶，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做过茶商的皇帝。他贩茶完全是为了敛财用作军费，茶利之巨大，可见一斑。

宋代继承发展了唐代的榷茶制度，比唐代茶税更为苛刻：茶叶一律由官府统一收购，不允许茶农与商人私下交易。私卖茶叶在宋代称为“伪茶”，若敢伪茶，无论官民，处罚极其严重。太祖皇帝赵匡胤亲自诏令天下：“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并持杖贩易、为官私擒捕者，皆死。”当时茶叶官府收购价为腊茶每斤二十钱到一百九十钱不等，片茶每斤自六十五钱到二百零五钱不等，散茶^[19]每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一贯五百只能买七斤最好的片茶，一旦私下交易被发现，就是弃市死罪，可见刑罚之重。

太宗皇帝赵光义即位后，为笼络人心而重定法条，略有减轻：“凡贩卖私茶一斤者杖一百；贩卖私茶二十斤以上者弃市；盗官茶贩鬻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士卒私贩茶叶，依本条罪加一等；聚众持杖贩私茶并拒捕者，处死。”但伪茶依旧是重罪。

官府将所有茶叶垄断后，一部分用来对外贸易，另一部分用于通商

民用，即批发卖给茶商，再由茶商作为中间渠道加价卖给普通百姓。茶商要取得茶叶实货，需得到京城向榷货务交纳数目不小的钱帛，换得提货单，再凭提货单去南方六大榷货务提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代主要通行货币为铜钱和布帛，铜钱单个价值小，一万钱相当于十两白银的价值，重量却高达一百斤，而布帛虽轻，却是体积庞大，运输起来非常麻烦，且容易引起盗贼的注意，朝廷就用提货单的办法将运输的工作转嫁给了茶商，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州县地方中饱私囊。

崔良中在马季良的帮助下，以低价获得提货单后，将大量茶叶收入自家囊中。其他茶商到东京榷货务用高价买到提货单后，却在南方榷货务换不到足够数量的茶叶，最终不得不出高价向崔良中购买茶叶。如此几年下来，崔良中积累了巨额财富，靠着雄厚的实力一跃成为天下最大的茶商。

昨晚崔良中在应天府署遇刺，崔槐本能地怀疑是曹氏派人下的手，既然曹氏倚仗兵马监押曹汭和枢密使曹利用做靠山，崔槐自然也要将消息报告给崔氏的靠山马季良。今日一早便派人快马驰往京师开封。商丘距离开封三百五十里，快马加鞭，也得二三日才能到达，即使马季良得到消息后立即动身赶来南京，也是五日后的事情了。哪知道早上信使才出发，下午马季良就到了崔府，实在令崔槐既意外又惊喜。

马季良道：“我正好有事来南京，进城时才知道义弟出了事。他人在哪里？”崔槐哽咽道：“在内室里。”

马季良闻言，径直往兼隐内院而去。月门处的仆人还想要阻拦，被马季良怒目一瞪，便退开了。

文彦博道：“我们要不要也跟进去看看？”他一提议，包拯和沈周便各自点头，转身重新进了内院。

几人心中疑惑很多，尤其是对那崔家大姐崔都兰甚感不解。她本是昔日崔良中在开封樊楼一夜风流留下的结果，但直到近年，崔良中才偶然得知樊楼叶姓酒妓当年曾为自己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叶都兰，也没有太当回事。等到亲生之子崔阳自杀死后，忽然异常怀念那素未谋面的女儿，派人想方设法打听到叶都兰的下落，接她来南京与自己同住，令

其认祖归宗，改叶为崔。那崔都兰生母叶姓酒妓早已在华州家乡穷困潦倒而死，崔都兰无依无靠，在街里坊间乞讨过活，若是像她这般冰川般的性格，岂不早就该活活冻饿而死？她跟父亲崔良中感情淡漠尚情有可原，然父亲尚在病中，她进来崔府不过几个月时间，便刻意贬低堂兄崔槐地位，俨然有要接手控制崔家上下的意思，如此行事作风，实在不像是常人所为。

马季良闯进内院时，崔都兰尚在庭院中与慕容英说话，见众人闯了进来，面色登时一沉，刚要开口，崔槐抢上来道：“这位是叔叔的义兄马龙图。”

崔都兰亦是久闻马季良大名，料想没有本事与其相争，便不再说话，默默让到一边。

马季良还是第一次见到崔都兰，见状大是不满，别说他官位显赫，就凭他跟崔良中是结义兄弟，比亲兄弟还要亲，她也该上来行跪拜大礼，不料却半句话也没有，倒像是哑巴了一样。只是他心中挂念义弟，一时还顾不上教训这素昧平生的侄女，抢上台阶，几步跨入房中。

内室金碧辉煌，宛如宫殿，墙壁上挂着细纱帷幔，上面装饰着珍珠、玛瑙、琥珀、犀角、象牙等各种贵重物品。房门边上还挂着一张大弓和一壶金色羽箭，颇引人注目。崔良中仰面躺在象牙床榻上，双目紧闭，眼窝深陷，面色发青，乍然一望仿若僵尸一般，情状凄凉，与室内的珠光宝气浑然不相衬。

马季良见到当年一起走江湖、闯天下的结拜兄弟不死不活，跟死人无异，一时悲从心来，坐在床边，握住崔良中的手，含泪叫道：“兄弟，你醒醒，大哥来看你了！”连叫数声，始终不见义弟回应，终于潸然泪下。他虽然是靠裙带关系登上高位，名声不佳，但此刻流露出手足情深，情深意切，旁人亲见，无不动容。

马季良将崔良中的手放好，回过头来，咬牙切齿地道：“是曹家人下的毒手，对么？”崔槐道：“是。不过曹丰已经畏罪潜逃了。”

马季良冷笑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曹丰人是跑了，他父亲、他

妻子、他儿子不都还在么？哼哼，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语调阴冷之极。旁人听在耳中，不禁打了个寒战。

包拯见马季良极伤心崔良中之惨状，料想他必定会利用权势地位对曹家大肆报复，当即上前道：“马学士，崔员外遇刺一案缺乏物证，目下断定是曹丰所为怕是有些武断了。”

马季良不耐烦地道：“你是谁？这里轮得到你说话么？”崔槐忙介绍了包拯几人，又道：“昨晚全亏几位公子机灵，及时发现了遇害的叔叔。医博士说，若是任由叔叔躺在墙根下，怕是捱不到次日一早的。”

马季良面色登时和缓下来，道：“原来如此。”起身向包拯几人作揖道：“马某替义弟谢过几位救命之恩。”

众人见他行事豪爽，无不暗暗称奇：他虽有不学无术之名，要靠晏殊助考才能入史馆为官，但人着实义气，恩怨分明，倒跟传说中的“马草包”形象大相径庭。

文彦博忙道：“马龙图不必多礼，我们几个不过是误打误撞碰上了。”马季良道：“有恩就是有恩，这恩情马某改日必定相报。不过我义弟遇刺这件事，姓曹的决计脱不了干系，既然我人来了这里，这件事就由我马某一力承担，不必劳烦几位衙内再多费心思了。”

包拯料想马季良坚持认为曹家牵连其中不过是因为崔、曹以往宿怨极深，正待要讲出几条关键的疑点，以阻止他立即兴师报复曹氏，恰在此时，沈周惊叫道：“崔员外……崔员外他的手在动。”

众人一齐向床榻望去，果见崔良中的手指弹了两下，缓缓张开了眼睛。

马季良大喜过望，抢过去握住义弟的手，道：“兄弟，你可算醒了！实在太好了，老天爷有眼！”

崔良中道：“义兄，凶手不是曹……不是……”

马季良极是愕然，忙追问道：“那凶手到底是谁？”崔良中

道：“是……是……”蓦然瞪大了眼睛，重新昏死过去。

[1] 青陵台：青陵台及相思树故事（见第五章）在东亚和东南亚流传极广，深入人心。今河南商丘青陵台为日本友人石中胜思先生捐资兴建。

[2] 梁苑：即汉梁孝王刘武所筑梁园。睢水：流经睢阳城南，为古代鸿沟支流之一。

[3] 敬晖故事参见同系列图书《璇玑图》。

[4] 宋承唐制，州郡设医博士。宋仁宗嘉祐年以前，医博士负责医政，而无教育医生之责。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设州医学后，医博士改称医学博士，大州增设助教，始负责教育医生。医官也分官阶，除俸禄外，还依官阶享受免役、刑赎、任子等待遇。公服与文武官的类似，有绿、绯、紫（宋初另有青色）等色，但作为伎官，医官除经特许者一般不能佩鱼，宋徽宗政和年以后取消了此项限制。因医官性质特殊，其医术直接与性命相关，皇室成员及达官贵人都有求于他们，因此医官往往受到特殊的优待。有的医官一年之内连升数阶，有的医官本着绿公服，未着绯公服而直接着了紫公服。

[5] 宋代实行榷茶制，即对茶叶进行专卖：朝廷在南方产茶地区设置山场，又在茶叶集散地设立管理专卖的榷货务（分别是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蕲口，共六处）。先由官府预支“本钱”给茶农，茶农收获茶叶后，一部分作茶园租税缴纳官府，剩下的全部卖给官办山场，不能自由销售。山场再输送到榷货务。官府收购的茶叶，一部分是“官鬻”，主要是用于对辽、西夏的贸易，普通老百姓不能染指；另一部分“通商”，即卖给茶商。茶商先运送钱帛到东京榷货务（总管六大榷货务），换取提货单，再凭提货单到南方六大榷货务提取茶叶现货。

[6] 唐代称茗战，宋代称斗茶，是每年春季新茶制成后，茶农、茶客们比试新茶优良次劣、排名顺序的一种比赛活动，具有很强的胜负色彩。参加斗茶的人，要各自献出所藏名茶，轮流品尝，以决胜负。比赛内容包括茶叶的色相与芳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经过集体品评后，以具备上乘者为胜。

[7] 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

[8] 天水一朝：宋朝之代称。天水（今甘肃天水）是赵姓之郡望。郡望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个姓氏同宗同族人的显耀地或发祥地，如小说中提及的张巡、张议潮均郡望南阳。赵姓望族曾聚居天水郡，故天水成为赵姓代称。

[9] 相法是以人的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手纹等推测吉凶祸福、贵贱夭寿的相面之术。《麻衣相法》全称《麻衣相法全编》，传说是宋初大相术家陈抟的师傅麻衣道者所作。该书在民间影响极广，有“看过麻衣相，才能来把人打量”的说法。

[10] 宋代杀耕牛是重罪。

[11] 指犯罪后向国家缴纳一定数目的钱物，便可减刑。

[12] 未时：午后1点—3点。

[13] 在古代中国，城市是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出现，自宋以来，用于市的功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渐渐转向商业中心。而宋代之前，高楼都是建于皇宫内府中，专门供普通民众娱乐的高大楼房到宋代才普遍出现。

[14] 林酒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名酒，早在商朝“宋城沽酒”即闻名天下。西汉时期，丞相萧何衣锦还乡，喝过林酒后赞不绝口，连称：“美哉，林酒也。”后有文人雅士作诗记其事道：“郑侯还乡马蹄疾，路经林河清香溢。琼液洗却征人惫，香列名酒数第一。”东汉末年，枭雄人物曹操爱酒如命，以这一地区酿酒经验为基础，总结整理出酿酒专著《九酿法》。

[15] 帷帽：源自西域的一种帽子，流行于唐宋代妇女中，亦称“席帽”，是一种高顶宽裙的笠帽，在笠帽的周围垂下一层纱帛制成的围帛，下垂及颈，遮住头部，以障风尘。宋代婚俗，一桩婚姻先要由媒人往来通言。有身份的媒人都是戴帷帽，拖裙到颈，着紫色套服。

[16] 闻喜：今山西闻喜。闻喜裴氏自三国以后人才辈出，晋代的裴徽、裴楷父子，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隋光禄大夫裴仁基、唐名臣裴度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17] 宋代妇女行不得露足，为避免举步时裙幅散开，左右各有金玉饰物压住裙角。

[18] 龙图阁是北宋皇宫阁名，约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地点位于会庆殿西侧。内中收藏有宋太宗御书、各种典籍、图画、宝瑞，以及宗正寺所进宗室名册、谱牒等。景德四年（1007年）置龙图阁直学士，三品官，为虚衔加官，用以加文学之士，备顾问，与论议，以示尊宠。包拯后来即加领此官，所以世称“包龙图”。宋朝大肆加强中央集权，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不同，有“官”“职”“差遣”之分。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禄官”，简称为“官”。一些文官还有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有实际权力。但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官职仅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如“知县”就是临时做县长官。如果官员没有“职”，就是吃国家闲饭的人。

[19] 宋人制茶不同于唐人——唐人制茶，即摘即炒；宋人却是摘下芽茶后蒸熟焙干，称为散茶；茶叶蒸熟后榨去茶汁，再研磨成粉末，放入茶模内压制成饼状，称为片茶，不仅被宋人视为茶之上品，也是北方契丹、党项等最喜爱的茶种。腊茶是以茶制成茶饼，在饼面上涂上一层薄薄的珍膏油，称为“腊面茶”或“腊茶”。

第三章 物物遂生

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天地间尽被无尽空濛的静谧所占据，意念愈发显得刻意。虚幻缥缈的黑暗中，渐有一种深邃妖娆的神秘力量，缓缓牵动着思绪。忽然间，他心底深处涌出一股很悲凉的感觉。其实仔细回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什么让他感到值得欣喜的事情了。



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浣溪沙》

包拯几人出来崔府时，外面最后一抹夕阳正从西方依依不舍地沉沦下去。晚霞映照天空，为棉花朵一般的白云披上了一层艳丽绚美的薄纱，虽则遥远，却又仿佛触手可及。此情此景，令人心醉，顿生留恋时光之意。当绯红彻底消失于天际时，暮色悄然降临了。

到包府大门前时，却见大门左右停了几辆车马，似是有宾客到访。

文彦博道：“这些人一定是来拜访寇夫人的。”

包拯不及回答，张建侯已然健步奔了出来，问道：“你们怎么去了那么半天？崔良中的案子可有新的进展？”文彦博笑道：“当然有，最新的进展就是崔良中亲口说不是曹家人害的他。”

张建侯大奇，急忙问道：“那真凶是谁？”文彦博摇了摇头，道：“仍然是个谜。崔员外来不及说出真凶的名字，便重新昏晕了过去。”

包拯问道：“寇夫人到了么？”张建侯道：“早到了。你们前脚走，祖姑父后脚就陪着寇夫人到了。”

文彦博指着外面的车马道：“这些该是那些来拜见寇夫人的官员的吧？”张建侯嘻嘻一笑，道：“错。这些人全是来提亲的。”

文彦博一时愕然，转头去看包拯。包拯摇了摇头，道：“提亲不过是个幌子。”张建侯笑道：“姑父素来不怎么通人情世故，这件事倒是一猜即中。”

几人遂进来见客。宾客倒真来了数位，有翰林学士石中立、前武昌令董浩、前太子洗马许仲容、庐州知州刘筠。还有一名姓竹名渊夫的文士，四十来岁年纪，既是许仲容的亲戚，也是刘筠的至交挚友，风度翩翩，颇有林下之风。

文彦博心道：“父亲大人果然没来，唉。”虽能体谅父亲的难处，但内心深处还是不免有少许失望。

众人先一起来后堂拜见宋小妹。宋小妹自称是女流之辈，又有夫孝在身，不便见外客，只隔着帘子向众人拜谢，便由张小游陪着转回内室去了。包令仪自陪着客人回到厅堂饮茶谈天。

先闲话一阵。朝政通常是男人最好的话题，尤其而今刘太后当政、仁宗皇帝等同于傀儡，大宋未来的命运如何，西北边疆是和是战，无一不是天下人关心的热点。董浩、许仲容致仕在野已久，刘筠原是翰林学士，本有可能登上宰辅大臣高位，但与人争权失败，新近才被排挤出朝，几人各有对朝廷不满之处，但考虑到包拯等人在座，这几位年轻学子将来终究是要走科举之路入仕，因而不便当着他们的面议论朝政混乱、时日是非，只得转而闲聊日下南京最热门的话题——崔良中遇刺案。

张建侯心直口快，先说了出来：“原来之前提刑司弄错了，曹丰并不是凶手，这可是崔良中亲口说的。”

竹渊夫很是惊奇，道：“听说崔员外中了奇毒，医博士许希珍束手无策，无药诊治，怎么他突然间醒了过来？”文彦博道：“只醒了一下子，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完，便又重新晕厥了过去，有可能是回光返照。”

沈周道：“依我看，崔员外中的这种奇毒最初是致命的，但跟他体内的茶素混合后，大约毒性起了变化，由致命变成了麻痹，令他身不能动，口不能言。”

刘筠很是好奇，问道：“沈公子是说，崔良中并不是当真昏迷，他只是被麻痹了？”沈周道：“看情形应该是这样。他跟马季良马龙图兄弟情深，马龙图的到来刺激了他，他一时克服了身体的麻痹，说出了几个

字。”

回想当时情形，马季良正与包拯等人交谈，声称要向曹氏报复。崔良中遽然醒来，第一句话即是：“义兄，凶手不是曹……”，而事先并没有人问过他关于凶手的问题。那么只可能是他表面处于昏迷状态，其实神志是清醒的，他听到了众人的对话，知道马季良弄错了凶手，情急之下，居然说出话来。可惜他中的毒毒性太重，终究还是没有来得及说出真凶的名字。但无论如何，曹丰不是凶手已然可以肯定。

刘筠道：“如果不是曹丰行凶，他为什么要躲起来？”文彦博道：“也许曹丰躲起来跟崔员外的案子并无关系，我们正在设法找他。现在的问题是，曹丰不是凶手，那么凶手又会是谁？昨晚宴会那么多人，要一一排查，实在太难。”

石中立狐疑道：“我说你们几个不好好读书、准备科考，管崔良中这档子闲事干嘛？”文彦博忙解释道：“学生们之前关注此案，是因为事涉曹家，曹教授是我等座师，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石中立道：“那么现在崔良中已经亲口说了跟曹丰无关，你们可以不必多操心了。要老夫说，实在因为这崔良中坏事做得太多，是老天爷让他中了这个什么奇毒。”

包拯道：“不对。”他一直默不吭声，忽而来这么一句，大家均觉得奇怪。

石中立道：“什么不对？”包拯道：“老天爷可能会打雷劈人，但绝对不会令人中毒。”

众人闻言一齐笑了起来。包令仪知道石中立性情古怪，生怕他难堪，忙道：“拯儿，你先进去见你娘，她有话要对你说。”

包拯应了一声，行礼告退，来到内堂拜见母亲，问道：“寇夫人呢？”包母张灵道：“寇夫人在海上、水上漂泊了两个多月，又是弱质女流，一路劳顿，我让小游送她早去歇息了。拯儿，来，坐下，为娘有话对你说。”包拯道：“是。”紧挨着母亲往卧榻上坐了，心中有所预感，莫名紧张起来。

包母道：“你是个好孩子，为娘知道你对婉儿用情很深，但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终究还是要往前看的。”她叹了口气，颇为早逝的亲侄女兼媳妇张婉惋惜，又道：“你父亲同我商议过了，决定为你再定一门亲事。董浩董公的女儿董平知书识礼，温婉贤达，刚好比你小两岁，堪称良配。董公也早早相中了你，有意将爱女嫁给你，你可愿意？”

包拯胸口“突突”直跳。他心中其实很明白，这一次，他不可能再逃避婚事。他也听过董平的芳名，知道对方是个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总有那么一点儿不情愿的感觉。但他无法当面拒绝母亲，只低头不语。

包母其实知道儿子的真实心意，却佯作不察，笑道：“你既不吭声，那么为娘就当你默认了。再过几日，就让你父亲派人请媒人来，选个日子替你们双方互换草帖，再定下帖子。你若实在不放心，可以亲自去过眼。实在不满意的话，就送些礼物与董平小娘子压惊，也就算了。”

草帖就是写下议亲双方男女的生辰八字，看是否吉利、是否相克，彼此满意后，再写一个更细的帖，叫“定帖”，上面写着各自曾祖、祖父、父亲三代名讳、职业，议亲的是第几位子女、父母在不在堂、家有多少财资、主婚的是哪位尊长等。定帖后是相媳妇，通常是选一个环境幽雅之地如酒楼、园林等，请女方过来，由男方亲人或媒人来相看女方，也有男子亲自来看的，唤作“过眼”。如果新人中意，男方即以金钗插于冠鬓中，叫“插钗”；倘若不如意，即送二匹彩缎，美其名曰“压惊”。

包拯只是默不作声。包母便道：“你既没有意见，就先去吧，将预备定亲的好消息告诉你的同伴去。”

包拯行了个礼，退了出来，却不愿意再去前堂。他心中有些茫然，不知不觉间，便徘徊到张小游的房前。

忽听见背后张小游的声音道：“你是在找我么？”包拯吓了一跳，道：“嗯，这个……”

张小游笑道：“是不是祖姑姑突然给你定了亲事，吓坏了你？”包

拯“啊”了一声，道：“你……你都知道了？”

张小游道：“我早知道了啊。昨晚姑姑托梦给我，说祖姑父已经为你定了下一桩好婚事，她很替你高兴。当然了，你如果娶位新夫人，我也很开心。当年姑姑托梦给我，要我发誓一生一世好好照顾你，我答应了她。你如果娶位新夫人，我的担子就卸下了，总算有人来替我照顾你。怎么，你不高兴么？”

包拯愈发意兴阑珊起来，沉默了一会儿后，用一种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懒洋洋的腔调答道：“嗯，还好啦。你先去安顿祖姑姑吧。”转身往前院而来。

却见石中立正扯着沈周站在甬道上喋喋私语，亦是在谈婚论嫁。

石中立道：“你这小子我最赏识，别人都是拆字述平生之志，唯独你一张口称‘春日三人行’，淡泊名利，很合老夫的心思。所以老夫劝说许仲容许公将爱女许愿许配给你，如何？”沈周红着脸道：“石翰林和许公青眼有加，晚生实在三生有幸。只是婚姻大事非同小可，自当由父母做主。”

石中立道：“哎，我又不是不认得你父亲沈英。只要你点个头，过几天我回去东京，就将定亲的事告诉沈公，他早盼着抱孙子了，决计不会反对的。”沈周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得囁嚅道：“全凭石学士做主。”

石中立道：“那好，这事就这么定了。”乐滋滋地进来厅堂，朝许仲容点点头，示意沈周已然同意了。

包令仪见包拯后脚进来，便道：“拯儿，你和建侯带文、沈二位公子到便厅用餐，我们几位老朋友还有些事情要谈。”

包拯意甚快快，勉强应了一声，引着沈周几人到便厅坐下。

张建侯笑道：“虽然小游已经陪寇夫人用过晚饭了，但这样的场合不能少了她，不然她明天非埋怨我不可。”招手叫过仆人，命他去请张小游

一道来用餐。

哪知道一会儿仆人回来禀告道：“小游娘子说太累，已经睡下了，请几位公子自己尽兴。”张建侯挠了挠头，道：“奇怪，小游这么早就睡，真是破天荒头一遭。”

他的心思都在崔良中遇刺奇案上，也顾不得去多想妹妹为何不愿意来凑热闹，问道：“既然不是曹丰行凶，那么真凶是谁呢？昨晚宴会上那么多人，要一个个排查的话，未免太费劲了。”

沈周道：“可以先粗略筛选一遍人选。那凶手之所以用毒，是因为他没有武力杀人的把握，如此，这人一定是身材、力气均不及崔良中的瘦弱男子，或是老年男子，或是女子。这一点，从崔良中的伤口深浅程度也可以得到验证。”

文彦博道：“而且毒药并非唾手可得之物，凶手既然将涂了毒药的匕首带在身上预备行凶，一定是处心积虑，早有准备。所以，要重点调查那些跟崔良中有仇有怨的人，这样，范围就小多了。包拯，你以为呢？”

包拯恍若未闻，文彦博又叫了他一声，他才回过神来，想了一想，道：“崔良中原是淮阳商人，来南京安家落户，为了发展商业大肆买地占街，强取豪夺，不独与曹家冲突，还得罪了许多本地的小商贩，他的仇家不少。要一个个排查仍然困难。我倒是有一个想法，之前杨文广将军曾说过一句话：‘曹丰只是人不见了，既没有证据证明他杀了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杀人。’眼下已经由崔良中亲口证实曹丰无辜，他根本无须潜逃，我在想，会不会是凶手跟曹丰有什么关系？”

文彦博道：“啊，你是说，曹丰知道崔良中遇刺后官府会立即怀疑到曹家头上，而事实上，他知道真凶是谁，为了保住凶手，他有意失踪，给官府造成畏罪潜逃的假象？”包拯点点头，道：“如果不是崔良中意外醒来，的确没有证据证明曹丰没有杀人。”

文彦博道：“不错不错，只有这样推测，才能解释得通曹丰明明没有杀人，却突然莫名失踪，甚至连家人也不知会一声。”

沈周道：“可到底是什么人对曹丰那么重要，令他甘心抛妻弃子呢？”

难道是他妹妹曹云霄提到的那名情妇？”张建侯道：“沈大哥适才不是说凶手力气弱、可能是女子么，那么很可能就是这情妇啊。”

文彦博道：“不管怎样，一定要设法找到曹丰。各处城门都贴有通缉他的告示，他不可能就此逃走，人一定还在南京城中。”

几人正商议要如何设个陷阱引曹丰出来，有仆人进来禀告道：“有客到访。”

那客不是别人，却是崔良中的结义兄弟马季良。

众人均大感意外，马季良将随从留在厅外，独自进来坐下，道：“马某特意赶过来，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我和义弟初跑江湖时，花重金打造了一对匕首，我二人各带一把，从不离身，即使是睡觉，也要放在枕边，多年来已成习惯。但我适才反复找过义弟房间，并没有发现匕首。听崔槐说，昨晚赴宴时，义弟还特意将匕首别在腰间，但自从他受伤被抬回来时就不见了。凶案发生在应天府官署中，非同小可，昨晚出事后，差役肯定仔细搜索过官署内外，既然称没有发现凶器，所以我推测应该是凶手将匕首带走了。”

沈周道：“那匕首是不是宽不及一寸？”马季良道：“是。”从腰间解下一柄精巧的匕首，给众人观看。那匕首白刃如霜，手柄则是黄金打造，雕刻着细密的鱼鳞纹，一望便是贵重之物。

马季良道：“这应该算得上一条追寻凶手的重要线索吧？”文彦博道：“这的确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不过马龙图为何不去官府，而是要赶来告诉我们几个学生呢？”

马季良道：“因为你们走后，范仲淹即登门拜访，告知我义弟的案子未必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也未必是官府宣布的结果，他已经让书院最好的学生暗中调查此案。范先生是马某尊敬的人，他的建议我当然要听。”

原来马季良进城时，正好被范仲淹看见。范仲淹远远见到马季良怒容满面，猜测其匆忙赶来必是为崔良中遇刺一事。他原来在睢阳书舍就读的时候，就对马季良、崔良中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情义多有耳闻，料想马季良冲动之下，会立即对曹氏大肆报复，所以等到天黑之时，身

着便衣赶来崔府求见。当时范仲淹尚不知道崔良中已清醒过来一次，说出凶手并不是曹氏。马季良见范仲淹连夜赶来，猜到其来意，他既已得知凶案与曹丰无关，自然不会再如何如何，但却由此生出一计——那就是官府正通缉曹丰，外人都跟范仲淹一样，尚不知道事情与曹氏无干，这倒是可以令真凶放松警惕，不会仓促逃离南京，所以他赶来包府，一是要嘱咐包拯等人不要说出去，二来也是要请几人暗中调查这件案子。

文彦博道：“我们几个只是应天书院的学生，马龙图当真信得过我们？”马季良道：“当然，范先生信任的人，马某没有理由信不过。”

这人倒是有几分江湖豪气，只是入史馆当史官实在有点名不副实，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明知道会被天下人嘲笑，还非要当这个龙图阁直学士不可。

包拯依旧是那副宠辱不惊的神色，道：“既然信得过我们，那么也不多说闲话了。马龙图，我们需要好好检查一下崔员外的身子，最好要有经验丰富的老仵作在场，请你行个方便。”

马季良闻言怫然作色，怒道：“我信得过你们，那是看在范先生的面子上，可你说话也要有个分寸。我义弟人还没有死，用得着仵作验尸么？”

沈周忙道：“马龙图息怒，包拯说话向来简练，他是没有解释清楚。想来马龙图已然了解，崔员外重伤昏迷是因为身中奇毒，并不是因为那两处刀伤。”

马季良道：“那又如何？”沈周道：“马龙图的匕首刃口大小符合崔员外的伤口，而崔员外的匕首又在案发后消失不见，所以很可能那两处刀伤是凶手用崔员外的匕首所刺，行凶后又将匕首带走了。”

马季良道：“那又如何？”沈周道：“匕首不光是崔员外的防身之物，还代表着他与马龙图的结拜之情，是不可能事先淬上毒药的。”

马季良道：“那是当然。我义弟爱惜匕首，如同自己的左右手一般。”沈周道：“如果这样的话，凶手应该用别的带毒凶器先刺中了崔员外，再用崔员外本人的匕首补刺两刀，本意是要掩饰原来的伤口。”

马季良更是大惑不解，道：“既然原先的凶器淬了剧毒，凶手为什么还要费力多此一举呢？”包拯道：“因为最早的那处伤口形状一定很特别，很容易追查到凶手身上。马龙图，这就是我为什么希望你能同意让件作好好检验一下崔员外的身子。”

张建侯一直听得云山雾罩，这才恍然大悟道：“啊，这就是所谓的伤上伤，对吧？”

马季良的脑子远没有这几人灵光，隔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他生平最敬慕那些聪明的读书人，眼见这几人足不出户，仅凭一柄匕首就能推断出众多追凶的线索，登时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声道：“好，好。”一拍大腿，道：“我这就派人去寻最好的件作来。”

沈周道：“不必打听了，宋城县令吕居简的手下冯大乱是南京城里最有名的老件作。”

马季良道：“咦，你怎么知道这些？你是大理寺丞沈英的二公子，对不对？”沈周道：“是。”马季良道：“你这断案的水平，可不亚于尊父，我看你也可以当大理寺丞了。”沈周道：“马龙图见笑了。”

马季良道：“男子汉大丈夫，有水平就是有水平，怎么还像女孩子家红脸？”摇了摇头，道：“事不宜迟，我这就派人去请冯大乱。等他的工夫，几位公子不如先跟我一起过去崔府，也许还能发现其他有用的线索。”

文彦博问道：“马龙图这次来南京，会住在崔员外家么？”马季良道：“当然，我和良中是结拜兄弟，情同手足，来南京不住在他家，不是让外人看笑话么？”

文彦博道：“可是那位崔都兰小娘子，性子似乎有些冷淡。”马季良道：“她自小没父母管教，不怎么懂事，你们不用理会她。等我义弟醒了，我就让他赶紧给她寻个婆家，给她一份丰厚的嫁妆，打发她早些离开崔家。”言外之意，对崔都兰很是不喜。

包拯便派仆人去跟父亲禀报了一声，自己与同伴跟随马季良出来。

外面夜凉如水，繁星满天。晚风掠过耳际，带着不知名的甜香，颇有心旷神怡之感。

星星是世间最神奇的精灵，有着最美丽的清辉。星空的诱惑千古不变，自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仰望的旅程，产生种种浪漫的遐想。古人将星星划为三垣二十八宿。三垣指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二十八宿按东、北、西、南四个方位分作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与四种颜色、五种四组动物形象相匹配，叫做“四象”，如东方苍龙为青色，北方玄武为黑色，西方白虎为白色，南方朱雀为红色等。

自古以来，星空浩瀚伟大，神秘而不可知，令人景仰敬畏。出于对公道和正义的渴望，人们往往会主动地拟人化星辰，以表达良好的心愿。如木星司命，被视为福星，《五星二十八宿图》中所描绘的金、木、水、火、土五星和二十八位星神形象，排在众星之首的就是福星。

饶有意味的是，唐代以后，福星的形象由原始的太岁凶煞变成了刚直的清官。唐代德宗皇帝在位期间，湖南道州一直有进贡侏儒的义务，供皇帝和王公贵族们猎奇玩耍。地方官为了讨好皇帝，将幼童放在瓮中喂养，以摧残身心的方式培养侏儒。这种残忍的做法延续了很长时间，成为道州百姓头上挥之不去的噩梦。直到公元790年前后，谏议大夫史阳城因直言进谏而被贬为道州刺史。他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罢了道州进贡侏儒的恶俗。皇帝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废止进贡矮民之事，此即白居易所言“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道州人民为了感激父母官史阳城，在道州建庙供奉。在逐渐的流传中，阳城庙变成了福神庙，福神像变成了真实的史阳城像。星官消除天灾，好官免去人祸，天上的福星与人间的好官渐渐合而为一，清官身份的福星从此诞生。

滚滚红尘中，人生如戏，沧海桑田，谁又能挡得住岁月的侵蚀？人事代谢，代代无穷，日月推移，寒来暑往，时光不停地流逝，形成了从古到今的历史。然而星光却是永远的清朗明亮，秉承了天地精华，化身为浩然正气，磅礴凛冽，万古永存。即使是动荡不安的灵魂，也能在这沉寂安详的星空中找到抚慰，得到安息。大道之行，天下公心，这岂不正是代表着人间正道永存？每每包拯彷徨之际，只要仰望星空，便有所

感悟。

众人进来崔府兼隐院，却见崔良中房门前都换上了马季良自己的侍从，腰间都佩带着兵器，全副武装。包拯等人均是心细之人，一眼便留意到，不由得十分疑惑。

马季良也是个直爽性子，招呼几人入堂坐下，道：“我这是情非得已。今日我到了义弟府上，发现全府上下大多只听崔都兰的，居然没什么人理会崔槐。我那侄子性格虽然懦弱了些，可毕竟是自家养大的，知根知底，不像那崔都兰，分明是个野丫头。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她对义弟毫不关心，不端茶倒水地侍奉在床边，脸上丝毫不见忧色。唉！”

还有一层意思，他没有明说出来——崔氏家财万贯，富可敌国。他怀疑崔都兰并不如何关心崔良中的生死，甚至还暗中盼着父亲早死，这样她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未嫁女儿的身份继承全部家业。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原先崔良中之子崔阳在世，自然是崔家巨额财产唯一的继承人。崔阳自杀身亡后，按理该轮到侄子崔槐，他在崔家长大，跟崔良中亲子无异。但不知道怎的，崔良中始终认为崔槐性格不类己，难以守住家业，尤其自他娶了新夫人后，更是觉得如此。崔槐妻子吕茗茗是已故宰相吕蒙正之女，其众多兄长均在朝中为官，宋城县令吕居简便是其亲兄之一。吕茗茗本人重财贪利，嫁入崔家后伸手不断要这要那，穿着金的还要银的，有了银的还要玉的。虽然崔家完全负担得起一个败家媳妇，但崔良中千方百计娶她过门，本是因为她是名门之后，现任参政知事吕夷简又是其堂兄，却料想不到其性情为人如此，由此愈发不愿意将家业传给崔槐，所以才千方百计地寻到崔都兰，迎回南京，本意是为女儿招一个倒填门女婿，将来将家产全部传给女儿、女婿。但他这辛苦寻回的女儿非但姿容平常，也没有任何才干，居然连字都不大认识，性情又如冰山一样，可以说百无是处。崔良中为此烦恼不堪，还写信向马季良抱怨过。马季良的意思是，女儿终究是别家的，况且崔都兰在外面野了二十年，跟崔家毫不贴心，远不如崔槐靠得住。崔槐妻子人虽然贪婪了点，但她毕竟是前宰相之女，身份显赫，崔家也不缺那几个钱。崔良中虽觉得义兄说得有理，但还是不喜欢崔槐夫妇的性格，便

决定先为崔都兰寻到一位夫婿，观察一段时间，再决断家产之事，哪知道女婿还没有寻到，自身就出了大事。

马季良的言语虽然是点到即止，但文彦博等人瞬间便明白过来，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众人也不便发表意见，只能佯作不懂。

马季良领着众人进来内室，命侍从打了一盆热水，亲自坐在床榻边，一边用毛巾热敷崔良中胸腹伤处，一边拆下裹住伤口的绷布。等到伤处完全露了出来，沈周先凑了上去，伤口因涂抹了药膏，已然开始愈合，但仍然能看出原来的形状——中刃处虽皮肉外卷，却是齐整如缝，可见那柄匕首是柄利器，锋锐之极。

沈周虽然看过父亲沈英办案，但只是熟悉制度流程，并没有多少实地经验，更不要说验伤、验尸了。他仔细看了半天，又举灯照过，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只得就此放弃。

众人遂出来内室，一边饮茶，一边等待。等了半个多时辰，终于见到侍从领着冯大乱进来。那冯大乱大约六十多岁年纪，衣裳邋遢，头发凌乱，双目无神，脸带红晕，显然是刚饮过酒，一进来便懵懵懂懂地问道：“官人叫小老儿来做什么？”

马季良便带着他进来内室，指着床榻道：“麻烦冯翁验一下我义弟的伤处。”冯大乱道：“咦，是崔员外。他死了么？”

一旁侍从斥道：“崔员外还好好活着呢，不准胡说八道。”冯大乱愕然道：“没死叫小老儿验什么？小老儿可是仵作。”

沈周忙道：“久闻冯翁大名，听说你眼光犀利无比，凡是你验过的伤痕从不出错。今晚冒昧请来冯翁，就是想请你看一下崔员外的伤处有何奇特之处。”

冯大乱道：“这位小衙内倒是客气得很。可惜，我老了，双目混浊，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眼光犀利无比。现在我只要一看到伤啊血啊什么的就头晕。”

马季良本是商人出身，见这老头东扯西拉的，料想他不过是要借机

敲诈一笔，当即道：“只要冯翁肯出力，马某愿意以重金酬谢。”

冯大乱道：“唉，这位大官人不知道，小老儿家本来是在君子街西巷，就在南门边上，可崔员外要在那里盖什么茶楼、商铺、妓院，强行将小老儿和邻居们迁到了老字街。迁也就迁了，可那房子一下雨就漏水，小老儿……”

马季良总算听明白了，慨然道：“好，只要这件事一了结，马某自掏腰包，为冯翁重新建造一座大房子。”冯大乱却仍然是那副晕迷迷的样子，叹息道：“小老儿有新房住了，可邻居们呢？小老儿于心不忍啊。”

马季良露出愠色来，但转头见到崔良中毫无生气地躺在床榻上，如同死人一般，还是强忍不快，道：“好，我答应你，会为你们老字街的住户各修一座新房子。”

冯大乱这才微露笑容，顺手拍了拍文彦博肩膀，道：“文衙内，你听见了吧？”

文彦博这才知道这看起来醉醺醺的老件作是真人不露相，然其胆敢当面讹诈刘太后身边的大红人马季良，即使马季良不会追究，日后崔良中醒来也未必肯善罢甘休。他不愿意就此得罪马季良，也不回答，只默不作声。

还是包拯应道：“我们都听见了，马龙图身居高位，言必果，诺必行。冯翁，这就请验伤口吧。”

冯大乱这才往铜盘中洗了手，走到床榻前，一掀开薄被，立时神色肃然，仿若完全变了一个人。

沈周忙举灯到一旁照明，问道：“我刚才反复瞧过这里，觉得这里的皮肉要比旁处糙一些，可又不是很明显，会不会是凶手先用发簪之类的尖细凶器刺中了这里？”冯大乱斥道：“笨啊，你。你们不是说凶器上淬了剧毒了吗？发簪得用手拿，凶手不怕自己中毒么？笨死了。”

众人本对这似醉非醉、似傻不傻的冯大乱心存疑惑，此刻他一语相驳，便立即令人刮目相看。

沈周呆了一呆，道：“冯翁说得极是。那么这淬毒凶器一定是有刀鞘的。可崔员外的匕首已然十分小巧，要想掩盖伤口又不着痕迹，凶器必须是一柄刃口比它小得多的匕首，天下有这样的匕首么？”

文彦博道：“会不会是小孩子玩耍的那种小折刀？”冯大乱闭上眼睛，神思了一会儿，转头斥道：“你就更笨了。小孩子的折刀是单刃的，能刺人么？你看这伤处皮肉平滑，可见那淬毒凶器必然也是十分锐利的。”他道：“要我说，这一定是一种极小的刀，刃宽不过食指盖，而且反复淬过火，锋利之极。”

包拯道：“我有个疑问，想要请教冯翁。”冯大乱道：“你这位小衙内有担待，请教不敢当，你说。”

包拯道：“如果这凶器当真十分罕见的话，连冯翁也辨认不出来，那么凶手又何必用崔员外的匕首多补两刀，刻意掩盖住伤处呢？”

张建侯道：“哎，我要说，我要说，凶器可能并不常见，但它一定是某人的独门兵器。譬如昨晚跟杨文广打斗的黑衣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亮出了火蒺藜。火蒺藜罕见吧？但它是军队的配备，所以由此可以推断那黑衣人是军人身份。”

冯大乱道：“呀，你这个小哥儿最聪明，你提醒我了，我大概能猜到凶器是什么了。不是你们平常所想的匕首那类兵器，而是工具。手工艺人都需要刀具，木匠需要刨刀，玉工需要刻刀……”

文彦博和沈周异口同声地道：“是高继安！”

冯大乱挠了挠头，奇道：“我还没有说到刻书匠呢，你们怎么就想到高继安了？”

沈周道：“因为之前我们在崔府大门前见过高继安，而且案发地点应天府署与他工作的地点府学衙门相邻。崔员外遇刺地点在假山一带，假山翻过去正好是府学书坊。”

马季良问明高继安的身份，便一边命人送冯大乱回去，一边派侍从赶去高家捕人。

包拯道：“马龙图且慢！我们有言在先，除非有确凿证据，否则不可以胡乱抓人，不然只会打草惊蛇。”

马季良道：“你们已经推测出凶器是刻刀，这难道还不是证据么？”包拯道：“这只是推测，虽然合情合理，但还没有取得实证。如果能从高继安手中找到淬毒的刻刀和崔员外的匕首，这才是实证。”

马季良问道：“那你想要我怎么做？”包拯道：“我们先暗中调查高继安，一边寻找他谋害崔员外的动机，一边设法寻找实证。”

马季良很是不解，道：“只要派人把他抓起来，搜查审问，一切不立即清楚了吗？”文彦博道：“那么马龙图有没有想到，高继安不过是个刻书匠人，怎么会有谋害崔员外的胆量？况且他使用的毒药极为罕见，又是从哪里得来的？”

马季良这才恍然明白过来，道：“你们是说，高继安背后还有主谋？”文彦博道：“是。所以要请马龙图少安勿躁，不要着急抓人。”

马季良道：“也好，就听你们的。”他虽然能放心将案子交给包拯等人调查，但还是忍不住要表达自己的看法，道：“高继安是府学提学曹诚的手下，这件事难保曹氏没有卷入其中，要不然那曹丰为何莫名失踪？”

沈周道：“曹教授新请了蕲州^[1]匠人毕升来主持府学书坊，高继安正为此衔恨曹教授，怎么可能与曹氏勾结杀人？”

马季良怀疑曹诚不过是出于本能的厌恶，听沈周这么一说，也就相信了，道：“既是毒药难得，必有朝廷高官卷入其中。”沈周道：“马龙图是皇亲国戚，旁人没有法子，你却有了法子。与其胡乱猜测，何不设法查明奇毒来历，设法谋到解药？”

马季良道：“不错，我今晚就写封家信，明日一早送去东京，让内子设法请一名太医来南京。”

众人便一道出来内室，预备就此散去。

张建侯习武之人，耳目要比寻常人灵敏许多，忽然听到房顶上有极

细微摩擦声，当即叫道：“房上有人！”正要抢出堂去捉贼，却被包拯一把拉住，道：“你先留在这里守护崔员外，免得是有人刻意调虎离山。”

一群人一窝蜂地拥到内庭中，仰头望去，果见厢房屋脊上人影憧憧。

马良中勃然大怒，叫道：“反了，简直反了！来人，点火！快点火！快上去捉住那贼人！”

但那房顶有好几丈高，人力难以攀越，哪能说上就上？侍从忙赶去取梯子。马良中气得跳着脚骂道：“废物！一帮废物！”

却见张建侯抢出堂来，手中握着一副弓箭，飞快地张弓搭箭，一箭便将屋顶的人影射下来。那人腿上中箭，重重坠地，闷哼一声，却是女子声音。众侍从举火围了上去，果然是名年轻的青衣女子，居然就是崔都兰的贴身婢女慕容英。

马良中极是惊讶，命人扶她站起来，问道：“怎么是你？是崔都兰派你来偷听我们说话的么？”慕容英倒甚是镇定，将箭羽折断，又掸了掸身上的土，道：“不是。真实情况，我说了官人也不信，所以还是不说为好。”

马良中道：“不见得，你不妨先说来听听。”慕容英道：“那好，我就如实讲给官人听。适才我到隔壁水院水井提水，意外看到崔员外房上有人影闪动，我当即想，这一定是真凶来杀人灭口了。不瞒各位，我略略会些武艺，想当场捉住那凶手，于是便沿着水院中的桐树爬上了角房房顶，打算自厢房绕到兼隐正堂屋顶，抓住那凶手。但我人才刚到厢房顶上，你们就都出来了。我知道事情不妙，担心马官人误会，所以想要原路退回角房，却被人莫名射了一箭，掉了下来。”

马良中显然不能相信她的话，问道：“你既然知道那贼人很可能就是真凶，为什么不叫人帮忙捉凶？”慕容英道：“我若一叫，那人立即就逃了。他在屋顶，我在隔壁院中，怎能追得到他？况且我也略略有些私心，我知道马官人不喜欢都兰小娘子，想借这件事来立功。”

马良中道：“那么你看到的那名凶手呢？”慕容英道：“你们这么多人

拥出来高喊捉贼，我心中着慌，再看那边时，凶手已然不见了人影，大概是跳下房顶逃走了。”

正好侍从过来禀报道：“院子内外都仔细搜过，没有可疑发现。”

马良中愈发不能相信慕容英的解释，但他这次并没有武断地下结论，转头去看包拯几人，意在征询意见。

包拯道：“英娘所言……”文彦博重重咳嗽了声，道：“夜色已深，我们几个也该告辞了。马龙图，请早些安歇。”不容包拯说完，扯了他衣袖径直出去。

马良中道：“哎，你们这是……”沈周拱手道：“告辞。”

张建侯虽不明所以，亦赶紧将手中的弓箭塞到马良中手上，道：“这是我刚才从崔员外卧房墙上取下的，情非得已，请恕冒昧之处。还要劳烦龙图官人代还回去。”转头见慕容英额头尽是冷汗，他那一箭虽然未射中要害，但毕竟是穿腿而过，剧痛是免不了的，但慕容英却毫不出声，不由得对这刚强坚毅的女子多了几分佩服，歉然道：“抱歉了，小娘子，我实在不知道屋顶上的人是自己人。”慕容英道：“这不能怪公子。”

张建侯道：“小娘子可有金创药？”慕容英道：“自然是有的，不敢有劳公子费心。”张建侯闻言，这才转身去追同伴。

崔槐夫妇、崔都兰等都已听到动静赶来兼隐院，却被侍从拦在院门外。

崔槐见包拯等人深更半夜从叔叔内院出来，极是惊异，问道：“你们几位在这里做什么？”文彦博道：“这个……嗯，一会儿马龙图自会告诉你们。”拉扯着包拯急走出来。

直到出来崔府，文彦博才松开手。包拯似乎不大高兴，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张建侯很是奇怪，道：“姑父话还没有说完，这么着急离开做什么？

难道是因为那慕容英在说假话，彦博你认为不便当面拆穿她？其实我看马官人自己根本就不相信慕容英的解释。”

文彦博道：“不管慕容英动机如何，但适才潜伏在房顶的人一定不是她。你是习武之人，你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如果让你从正室房顶到厢房房顶，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办得到么？”

张建侯觉察到房顶上有人，自然是因为听到正室上方有动静。他性情急躁，随即喊了出来。众人瞬间拥出房中，四下张望，这才发现东厢房顶上有条人影，也就是婢女慕容英了。兼隐院正屋坐北朝南，虽是标准的三楹^[2]，但每楹比寻常屋子要大许多，几近五楹。东西两边厢房也各有三楹。慕容英被众人发现时，正好站在东厢房的房顶正中，距离正屋尚有一段距离。屋脊不比平地，寻常人站都难以站稳，即使是身怀武艺之人，行走也是极不容易，还要小心不被人发现，更是难上加难。

张建侯一经提醒，便立即会意过来，道：“对，即使是我，也不能办到。而且厢房与正屋并不相连，中间有一大空当，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可能不被人听见而凭空腾越而过。这么说，慕容英所说的是实话了？”

文彦博道：“嗯，很难讲。这里面还是有许多不能解释的地方，即使慕容英没有说谎，她也肯定隐瞒了什么。唯一能肯定的是，在崔良中房顶的人并不是她。包拯耿直，不愿意说谎，我不让他说出证实慕容英解释有理的话，是有意要让她觉得我们已经开始怀疑她，来一招打草惊蛇，再来一招引蛇出洞。”

沈周道：“嗯，慕容英这女子跟她主人崔都兰一样可疑：一个身怀武艺，在自己家中飞檐走壁；一个冷若冰霜，对自己父亲的病情无动于衷。”

张建侯却蓦然想到一事，道：“如果慕容英所说是实话，就算只是部分实话，她看到了有人伏在崔良中房顶，认为那是昨晚在知府衙门行刺崔良中的凶手，那么真凶很可能是崔府内部的人。”

沈周道：“为什么这么说？”张建侯道：“因为按照慕容英所言，那凶手当时伏在崔良中内室房顶上，这句应该是真话，我当初就是听到头上

有响动才惊叫出声。但大伙儿出去后，只发现了东厢房上的慕容英，却不见凶手人影，理所当然他是溜下房顶了。我出声示警后，马龙图的侍从立即围了内院，但搜索后却没有发现凶手踪迹，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凶手就是崔府内部的人！他从房顶下来后，坦然混入下人当中，所以才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包拯蓦然惊醒，忙道：“建侯提醒得极对，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出这个人。走，赶紧回崔府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张建侯道：“崔府上下少说也有百十来号人，刚才拥在院子中的侍从、仆人、婢女加起来总也有几十号人，怎么查？一个个抓起来拷问么？”

包拯道：“那倒不必。你可记得当时慕容英从屋顶上掉下来后，衣服上尽是大块大块的黑灰色？那是瓦灰。南京已有一段时间没有下雨，房顶瓦砾上积有不少尘土。人在房顶，不可能直立行走，须得将身子匍匐下来，所以她身上沾了大量的瓦灰。”

张建侯这才明白过来，道：“那么在崔员外房顶窥测的凶手身上也应该有瓦灰。”

几人正欲转身进来崔府时，却见马季良带着几名侍从出来，离得老远便朝众人挥手，匆匆奔过来道：“慕容英所说是实话。我刚刚派人搭梯子上正堂房顶看过，确实有人到过的痕迹。既然那真凶能不露痕迹地从我们眼皮底下消失，应该是崔府里面的人了，对也不对？”

他以堂堂龙图阁学士之尊，深更半夜地在大街上向几名后生小子征询意见，情形着实有些可笑。但这人全然不是传说中的草包学士，当真有两下子，居然也立即想到真凶很可能是崔府内部的人，想来当年他与崔良中一道闯荡江湖时也经历了不少磨难风波。

张建侯道：“对，对。我们也刚想到这一点，正要去找龙图官人呢。”忙说了包拯想到的瓦灰一事。

马季良道：“我已经派人将今晚到过兼隐院的下人全部拘禁起来了，不过没有想到瓦灰这件事。好在人都关在房里，我这就回去，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衣服。”

文彦博不解地问道：“既然马龙图已想到真凶可能就是崔府中人，为何还要赶出来找我们？”马季良叹道：“本来按照我的性子，就要立即对这些人严刑拷打，逼问出真凶来。但这里到底是崔府，我究竟是个外人，不好在义弟昏迷不醒的时候擅自对他的下人动刑。若是交给官府，又怕闹出更大的风波来。”

他知道崔良中虽然有财有势，但在南京声名并不佳，这次遇刺后，市井坊间多有奔走相庆、幸灾乐祸之人。起初官府怀疑曹丰行凶，提刑司派差役到曹府拘禁曹诚，以逼迫曹丰投案自首，却被应天书院主教范仲淹几句话轻易化解，范仲淹的一番话更是在南京城中广为传诵，愈发显得崔氏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愈低调行事愈好，出一点点漏子，只会招致更多外人起哄，徒然令崔氏难堪。像真凶实出自崔府这样的事一旦传出，南京士民定会愈发为曹氏的无辜被疑而愤愤不平，那么崔氏的名声就愈发江河日下了。所以马季良将今晚到过兼隐院的下人都关押起来，却并未有任何后续动作，而是赶来追包拯等人，实是期待能有个不事张扬的法子直接找出凶手。

文彦博等人都是聪明人，立即明白了马季良的心思。

包拯道：“既是有了明确线索，足以令马龙图寻找真凶，我们不如分头行事。”马季良道：“好，我这就回去查所有下人的衣服。高继安那条线索则交给你们几位负责。”包拯道：“好。寻找真凶的话，先从当晚跟随崔员外到过应天府署的从人入手。”

马季良愣了一愣才反应过来，道：“多谢指教。”一想到真凶近在眼前，义弟遇刺一案即将水落石出，又是欣喜，又是愤懑，忙不迭地转身去了。

张建侯道：“我们现在去哪里？是要去找高继安么？”包拯道：“当然。”

几人当中，沈周身子最为单薄，不禁抱怨道：“现在已经快半夜了，明日一早再去不行么？我可是困也困死了。况且现下不是已经肯定真凶是崔府内部人么？说不定跟高继安无关呢。”

包拯道：“高继安来过崔府，凶器又是刻刀，他肯定有所关联。今晚崔府出了这么大的事，虽然马龙图刻意压制，不让消息传出，但人多嘴杂，万一张扬开去，高继安闻风逃走，那岂不糟糕？”顿了顿，又道：“不过我们不用耗费这么多人力。小沈，你和彦博先回我家歇息。我和建侯两个人去寻高继安，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沈周道：“这不好吧，我们几个一向是共同进退，要去就一起去。”

文彦博却道：“包拯说得有理，没有必要都跑去找高继安。沈周，我们两个先去包拯家中睡觉，等他回来，让他睡觉，我们接着找线索，岂不更好？”沈周闻言，只得同意。

包拯遂与张建侯赶去节字街寻高继安。刚到礼字街口，便遇到了带着弓手巡逻的宋城县尉楚宏。

楚宏上前拦下二人，问道：“两位公子大半夜的还在大街上，行色匆匆，可是有什么要紧事要赶去办？”

张建侯因为初入城时即被楚宏收缴腰刀，至今不曾归还，对其印象不佳，不服气地道：“我们就爱半夜在大街上闲逛，如何？这也犯法了么？”

大宋不似汉唐有夜禁制度，入夜后，市井坊间往往热闹异常。楚宏被张建侯一问，也无话可答，只得退开。

包拯却道：“我们得到一条关于崔员外遇刺一案的线索，正赶着去查个明白，楚县尉不忙的话，不妨跟我们一道。”楚宏先是一愣，想了想，才点头道：“好，我随包公子去。”态度极为沉静，毫无破案立功的急躁，甚至连线索是什么也没有追问。

张建侯很是不解，低声问道：“姑父为什么要叫上他？万一查到实

证，功劳岂不成他的了？”包拯道：“我们又不是官，有什么功不功的？楚县尉是个勤勉的好官，你见到几个像他这样日日夜夜亲自巡视全城的县尉？”

张建侯这才不吭声了。

节字街是南京手工艺人的集中居住区，也有一些商铺。虽然夜色已深，依旧有不少人在街道边的摊子上饮酒作乐，不时有欢笑浪语。到了高继安家，正好门前月桂树下有两名男子点着灯笼下双陆，听闻众人来找高继安，一红脸男子笑道：“老高今晚不在！瞧，屋里的灯一晚上没亮过。”

包拯道：“大哥可知道他去了哪里？”红脸男子道：“我看见有个妇人把他叫走了，还问了一句，他也没答，不知道去了哪里。”另一白脸男子笑道：“还用问么？当然去了那妇人家里。”

包拯顾不上理会后一人的调笑，忙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那妇人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样子？”红脸男子道：“嗯，应该是天黑后不久吧，我正在摊子上吃晚饭呢。那妇人戴着帷帽，看不清面孔。年纪嘛，我猜大约三四十岁？不过她不是第一次来找老高，应该是老相好了。”

张建侯道：“那妇人既来过多次，难道每次都是戴着帷帽么？你一次也没看到她的面目？”红脸男子道：“是啊，这不奇怪啊。她如果不是专项说媒的媒人，就一定是不愿意旁人看到她的真面目了。”

白脸男子：“其实也是有点奇怪，老高浑家死了好几年了，他手头也很有几个钱，完全可以再娶一房老婆，这妇人既不是媒人，又老来找他，肯定是对他有意，男欢女爱，何必偷偷摸摸，见不得光？要我说，她多半是有夫之妇。”转头见到一身公服的楚宏，不禁“哎哟”一声，问道：“是老高犯事了么？”

包拯见再也问不出来什么，便将楚宏叫到一边，道：“之前发现的线索跟高继安有很大关系，他有可能只是被人叫走，但更可能是逃走了。事情紧急，我想进去高家，搜索更多证据，还请楚县尉行个方便。”

楚宏这才问道：“包公子所称的线索是什么？”听包拯说了大致情形，沉吟道：“虽然不算什么实证，但足以传讯高继安。好，我带包公子进去。”当即打亮火折。

高家大门没锁，一推即开。院子甚小，除了窗下散种着几株牡丹外，甬道两旁的空处都摆满了大木盘，盛放着清水，里面浸泡着枣、梨、黄杨等各种木材，显是刻版的材料。

楚宏先跨入堂屋，举火点燃灯烛，这才招呼包拯进去。

张建侯眼尖，一眼见到窗下牡丹丛边有新土刨出，赶过去用手挖了几下，将浮土拨开，赫然露出一柄精巧的黄金匕首，跟马季良的那柄匕首一模一样。忍不住欢笑一声，道：“哈哈，找到了，这不是实证是什么？崔员外的匕首在这里！呀，下面还压有刻刀。”

那是一柄精细刻刀——乳白色的圆形骨质杆身，粗不及小指；两头有刃，一头扁平如切刀，一头尖细如剑尖。刻刀用作雕版，属于特殊工具，制作工艺复杂，刀体通常用钢，比普通刀剑要坚韧耐用许多，刻刀的价值全在刃上，因而两头刃上均配有皮质护套。

众人忙赶过来围观。包拯一见便道：“不错，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楚宏忙道：“公子再四下看看，也许还会有什么别的发现，我派两名弓手留在这里帮你。我先赶回县衙，调派书吏和吏卒来记录现场，再请吕县令发出通缉告示，以防高继安明日一早逃出城去。”包拯见他办事敏捷周到，令人放心，便点头道：“好。”

楚宏道：“只是有劳两位公子要在这里多耗一会儿了。”包拯道：“不要紧，这就请楚县尉快去办事吧。”转头见张建侯正玩弄那刻刀凶器，忙叫道：“建侯，快放下刻刀，上面有毒。”

张建侯便将凶器原样丢进土坑中，等候官府派人来取证。又问道：“姑父，崔员外好歹也是南京城中的头面人物，这高继安不过是个刻书匠，他为什么敢在老虎头上捉虱子呢？”包拯道：“嗯，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再好好找找，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命弓手守在院中，自己和

张建侯进屋搜索。

高继安是刻书匠人，大约有手工艺人细心爱整洁的天性，屋里屋外一应物事收拾得整整齐齐，吃穿用度井井有条，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也称得上是小康之家。

家中正屋一间，卧室一间，还有一间类似于读书人书房的书坊。坊中摆有一张长长的台案，上面摆满雕版使用的工具，如各种形状、大小的刻刀、铲刀、刮刀、凿子、木槌等。还有印版固定夹具、固定纸张的架子，以及各种规格的刷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完全就是一个小巧的手工作坊。

夹具上有一块已经上样^[3]的木板，虽是反文，却依稀可以辨认出是唐代名将张巡的《守睢阳作》一诗：

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
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

写这首诗时，张巡已经知道睢阳无力再守，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沮丧，豪气中带着柔情，悲壮得几近凄凉，惨烈堪与后世岳飞的《满江红》媲美。

张建侯道：“呀，看起来高继安正要刻印一本《张公文集》呢。”

张巡虽然死去已有二百多年，但其人声名不衰，在商丘一带更是被民间神化，地位崇高，刻印他的文集也不是奇事。

包拯、张建侯二人将堂屋、卧室、书坊都细细翻过一遍，不见有异常之处。又来到厨下，厨具甚少，只有一个橱柜和一口水缸，看起来有些空空荡荡。灶上大锅盖着盖子，灶台上干干净净，没有寻常人家烟熏

火燎之味道，也没有任何油腻之物，显然主人不常开火做饭。

张建侯道：“除了干净，没有出奇之处啊。”包拯道：“干净难道不是出奇？”

想了一想，走到灶台边，揭开瓮缸^[4]的盖子，却见里面并无一滴水。人可以不做饭，在外面买现成的食物，但居家生活不能没有热水。这高继安明显是个洁净之人，难道不用热水洗浴么？即使习惯用冷水，他房中摆放着不少茶叶罐，难道泡茶也不用热水么？

包拯甚感疑惑，又到外面院子中，发现檐下摆着一个简易铜炉，旁边堆满柴禾，应该是专门烧水用的，这才释然。但心中仍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重新回到厨下，俯身往灶口看了一眼，里面积了许多柴灰。当即心念一动：厨房中一根柴禾都没有，灶口前也没有添火时坐的小板凳，灶里却有这么多灰，而且那灰的形状并非自然燃尽，明显有人拨弄过的痕迹，岂不是不同寻常？

一念及此，当即挽起袖子，伸手往灰里掏去，手一入灰，便触碰到硬物，心头一喜，知道自己猜测没错。忙将那物事取出来，掸去灰烬，却是一个油布包着的小包，长方形，约是一本书的大小。

张建侯问道：“收藏得这么隐秘，到底是什么？”

包拯便将油布一层层解开。油布包得极紧，足见里面物事之贵重。他拆得小心翼翼，张建侯已然等不及了，胡乱猜测道：“像是一本书，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张公兵书》吧？”一提到《张公兵书》，立即满脸通红起来。

难怪他激动，他非但出自南阳张氏，而且祖先与张巡同属一支，算得上是张巡的旁系子孙。一想到祖先留下的传奇兵书很可能就在眼前，按捺不住焦急，连声催促道：“快！快点！”

包拯奇怪地看了张建侯一眼，对内侄如此异想天开的想法感到极为诡异，问道：“你怎么会认为里面包的是《张公兵书》？难道是因为见到高继安在刻印《张公文集》么？”

张建侯道：“不是，不是。噢，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姑父，这次我和妹妹陪祖姑姑回南阳省亲、拜祭祖先，在张氏宗墓遇到了一对中年夫妇，相公名叫张望归，夫人名叫裴青羽，你猜那张望归是谁的后人？你一定想不到！”包拯道：“张议潮。”

张建侯不禁咋舌，连声道：“啊，姑父是怎么猜到的？真是神了，你连他的人都没有见过呀！”包拯道：“他的名字叫望归，可想而知，是盼望回到家乡的意思。张氏一系，最著名的望归人氏就是张议潮的子孙后代了。”

唐代安史之乱后，国力日衰，逐渐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权，河西一带也被吐蕃占领。然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而人物风化，一同内地。唐代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在沙州发动起义，汉人纷纷响应，争相与吐蕃军拼命，沙州由此收复。三年后，张议潮收复河西，主动归唐。唐朝于是在沙州建立归义军，统领河西十一州，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死后，其侄张淮深统领淮西，但由于不肯派儿子到长安为人质，唐朝廷对其不能放心，不授予节度使旌节，其实是不支持张淮深当节度使，从而引发了归义军内部的权力争夺，归义军的辖境缩至瓜、沙二州。唐朝灭亡后，张氏子孙张承奉建立金山国，却抵挡不住回鹘的进攻，最终被迫取消国号，臣服于回鹘，从此张氏彻底丧失了河西地区的威望。沙州另一大族曹氏曹仁贵趁机发动兵变，取代了张承奉，又恢复归义军称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而今当权者名叫曹贤顺，同时与大宋和辽国保持着友好通使关系。张望归夫妇便是新近跟随出使大宋的使者团入境的。

包拯随口问道：“那位张望归先生是预备到中原定居么？”张建侯道：“他倒是有这个想法，可他夫人不同意，好像很不喜欢我们大宋的样子。对了，他们夫妇说了，想来南京拜祭忠烈祠，也不知道到底来没来。如果遇上，我一定将姑父介绍给他们认识。”

油布包终于打开了，并不是《张公兵书》，甚至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叠相同大小的厚纸。

张建侯心情登时由艳阳高照转为坠落冰窟，脸色一下黯淡下来，沮丧地叹了口气。包拯却是颜色大变，失声道：“这些……这些都是伪造的

交引！”

张建侯道：“交引是什么？”包拯道：“就是类似提货单的文书，可以凭它到榷货务换取茶叶。”

张建侯道：“可是提货单都是由东京榷货务开具，听说一式三份，分称甲、乙、丙，骑缝间均有盖印，东京榷货务自留甲份，乙份给茶商，丙份由朝廷发往南方六大榷货务。茶商去提茶叶，须得将手里的提货单交予官吏，两份凭证合印无误，方能提出茶叶。高继安私刻文书，就算能伪造官印，可榷货务没有底单，他怎么可能骗过官吏呢？”

包拯道：“这些文书自然不能直接到六大榷货务提取茶叶，但却可以到东京榷货务换取提货单，跟朝廷新实行的‘入边’制度有关。”

自西夏李继迁夺取灵州、不再臣服大宋以来，西北局势紧张，大宋在边关屯驻了大量军队，边军需要大量粮食，往前线运粮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耗费浩繁。为了减轻负担，朝廷想了一个办法，即鼓励老百姓自己出钱出力将粮食运到边境，称“入边趋粟”，简称“入边”。驻军收到粮食后，给输粮者开具文书，称为“交引”。老百姓可以凭借交引到东京榷货务换取茶叶的提货单。对普通百姓而言，茶叶可以跟布帛、粮食一样折税，实际上有货币的作用。“入边”政策实行以后，很多老百姓都踊跃往边关送粮，朝廷由此省却了一大笔采购、运输物资的额外支出。但由于边区粮食价格高，中原粮价不过十几文，西北地区高达一千文，老百姓换来的交引价值很高，而他们往往没有实力做茶叶生意，便干脆将其卖掉，譬如卖给崔良中这样的大茶商，这样经过转手后，就容易造成弊端和漏洞。

张建侯道：“姑父怎么知道这些交引是伪造的？”包拯道：“交引是特殊用纸，既厚且韧，一般都是由朝廷印制好样式后发往边关，再由边军根据所运粮食多少折算成茶叶斤数，在空白处添上籍贯和姓名，发到入边者手中。入边者得到交引后自边关返回，因是辛苦所得，必然会贴身妥善收藏，不可能一点折痕都没有。可是这些交引很新，看起来就跟刚印制出来的一样。而且这每一张交引都可以换取一千驮[5]茶叶的提货单，价值不菲，如果不是伪造的，早该拿去换茶卖钱了，藏在灶灰中做什么呢？”

张建侯道：“可交引上的人名、籍贯看起来很真啊，你看这张眉州青神^[6]人氏陈希亮，我知道青神那个地方，当地真有很多姓陈的。这是造假的没错，可还确实有鼻子有眼睛，煞有其事。”

包拯蓦然得到了提示，忙将一叠交引交给张建侯，自己跑回灶口。那灶口小，脑袋无法伸进去，他便挽起袖子，伸手入灶膛，将灶灰全部扒出来。

张建侯好奇道：“姑父还要找什么？”

包拯不答，只是一点一点地摸索。终于在靠近灶口的内壁上摸到了一块活动的火砖，他慢慢将火砖取下来，从小洞中掏出一个竹筒来。竹筒中插着一卷纸，取出来一看，却是一叠皱巴巴的交引，最上面一张写着眉州青神陈希亮的名字，然而价值却只有五十驮。

原来是有人自入边者手中买下了交引，又将这些原版交引交给高继安，令其照葫芦画瓢，重新刻造一份新的文单，入边者的姓名等均不改变，唯一的变化是将原先交引的价值夸大十倍、数十倍。可这些原版交引合起来算的话，原先价值已然很高，绝非普通商人的财力所能承受，高继安绝没有这个能力，他有的只是刻书的手艺，一定是另外有人聘请了他。而策划这件事的人，不但有雄厚的财力资本，而且还是胆大包天了。

张建侯立即明白了过来，道：“原来是这样。难道高继安是在替崔良中刻印假交引？呀，崔良中‘天下第一茶商’的名号原来是这么来的。”

包拯心中最先想到的也是崔良中，但目下并没有指向这位大茶商的直接证据，高继安和崔良中的唯一联系，只是在高继安家中发现了行刺崔良中的凶器。但这批交引牵扯到的茶叶数目如此巨大，除了“天下第一茶商”崔良中，谁还有能力染指呢？不是他指使高继安造假，又是谁呢？

张建侯道：“可我就不明白了，高继安既然跟崔良中是一伙儿，为什么他还要刺杀自己的主顾呢？即使是他起了贪念，自己想霸占这批交引，他也没有能力脱手啊。”包拯道：“嗯，这个……”

恰在此时，只听见外面有人叫道：“高继安回来了！喂，有官府的人

在这里，你还不快跑！”

包拯忙将两叠交引重新用油布包好，收入怀中，这才赶出来查看。两名弓手已闻声追出大门，二人也紧跟出来，查看究竟。

三更已过，外面是黑漆漆的夜，大街上行人稀少，没有灯光，全然只能凭两边住户一两扇窗子透出的烛火照明，微弱而呆滞，好似惺忪眼睛的目光。昏昏暗暗中，一切都影影绰绰，看不清楚本来的样子。近处有草虫的哼哼唧唧声，远处则有人呼喊，夹杂着一两声狗吠，显得空旷而遥远。

张建侯还想去追高继安，可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只好陪着包拯站在大门前张望，道：“看来高继安傍晚时离开只是有事被人叫出去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包拯道：“嗯，如此才合情合理。不然高继安如何能知道我们已然请了件作，从崔良中伤口验出了端倪？”

等了一会儿，弓手们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告道：“没有追到人。”

包拯道：“算了，反正夜间城门关闭，他出不了城。天亮前，缉拿他的告示就会贴遍大街小巷，他寸步难行，逃不掉的。”

弓手这才留意到包拯一脸灶灰，土头土脑的，完全变了一副模样，不禁一愣，想笑却又不敢笑出来。

在院子中等了小半个时辰，楚宏率领书吏、差役重新赶来，告知道：“我回去县衙将案情禀报了吕县令，吕县令立即签发了告示，已派人知会各城门守军，并禀报了应天府、提刑司。明日一早，城中就会展开大搜捕，高继安决计逃不掉的。”

包拯道：“只怕这件案子不是这么简单。”将自灶灰中搜到的一真一假两叠交引交给楚宏。

楚宏愣了半晌，才道：“这件案子看起来背景复杂，楚某须得回去禀报上司，再作决断。”转头催促书吏道：“快些为包、张两位公子录下证词，好让他们早些回去休息。”

书吏应了一声，正要询问经过，忽听得弓手在里面叫道：“土坑里少了刻刀！”

包拯大吃一惊，忙奔到窗下花丛边，只见土坑中只剩了那柄黄金匕首，那柄至关重要的凶器刻刀却是不见了。众人见状，无不惊讶之极。

张建侯挠头道：“不对呀，我明明放在这里的，就在匕首边上。这里又没有别人进来过，怎么会不见了呢？”

楚宏便质问手下道：“会不会是你们不小心动了，又掉在哪里了？”弓手慌忙辩解道：“刻刀只有张公子动过，听说刀上有剧毒，他扔回土坑后，小的们看都没敢多看。”

楚宏还要命人仔细搜寻刻刀，包拯摇头道：“不必了，我们适才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刻刀被贼人窃走了。”

他已然明白过来，那刚才在外面警示高继安逃走的人，并不是真的发现了高继安的踪迹，而是要有意引众人出去。弓手闻声，立即追了出去。包拯和张建侯听到喊声，也赶快跟出了大门，虽然没有就此离开高家，却一直站在院门口等消息。而那贼人一直躲在暗处窥测，趁院中无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窃走了刻刀。

如此看来，高继安已然逃走无疑，之前来找他的帷帽妇人多半就是来通风报信的。可这冒险窃走刻刀的贼人又是谁？跟高继安是什么关系？他又是如何悄无声息地进出高家，从包拯、张建侯的眼皮底下取走刻刀的？

包拯说了大致情形。楚宏极是不解，困惑地道：“凶器已经被发现，证实了是高继安向崔员外行凶，铁证如山，为什么还有人要偷走刻刀？如果是想销毁物证，为什么只单偷走刻刀，却留下匕首呢？”

张建侯抢着答道：“我能猜到原因——因为刻刀上有毒。既然件作可以由伤者伤处推测出真正的凶器是刻刀，再联系到刻书匠人高继安，那么刻刀上的毒药也一定可以联系到什么入，所以贼人将它盗走了。换句话说，高继安只是一个小卒子，是他动手向崔员外行凶没错，但他背后还有主谋，那毒药一定能联系到主谋身上。”

如此推测确实有道理，连包拯也转过头来，惊异地看着内侄。

张建侯不好意思地解释道：“不是我聪明，我只是照猫画虎地想到的。”

楚宏道：“听说医博士许希珍几次为崔良中崔员外诊治，也判断不出他中的毒是什么。就算官府得到刻刀，结果还不是一样么？”

只听见背后有人道：“这全然不一样。崔员外中毒药已深入体内，跟他体内的血液以及茶叶积淀混杂在一起，毒药起了反应，就会发生变化，若是事先不知道是什么毒药，很难搞清楚药性。但刻刀上的毒药等于是源头，查明药性的可能性要大许多。”

回头一看，却是沈周站在院门口。他虽然勉强同意回包府歇息，但真躺到床上时，却根本睡不着，一直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盼望包拯快些归来。见其久久不回，愈发担心起来，遂干脆披衣起床，见文彦博房中没有动静，便自己一个人摸黑出了包府，一路寻来高继安家中。

楚宏忙命把门的差役放沈周进来，道：“如沈公子所言，那么窃贼盗走刻刀就是这个道理了。”命书吏记录下现场情形、录下包拯几人口供，再派人留守高家，自己则带着两叠交引赶回宋城县衙向长官禀报。

包拯几人出来高家时，已然是凌晨时分，天虽然还没有亮，远处却间或有鸡鸣声。

半路上，沈周问明了事情经过，不由得极是懊恼，道：“当初我真该和你们一起来高家的，多一个人多一份力，也许不用着了那贼人的道。”包拯道：“不必自责，怪只怪贼人太处心积虑。”

张建侯向来自负武功了得，今晚却接连遭受挫折，先是在崔良中家中让房顶的真凶逃脱，接着又在高继安家中被贼人从眼皮底下盗走关键证物，自己居然丝毫没有察觉，既气愤又沮丧，恨恨道：“这两人千万别落在我手里，不然一定要让他们难看。”

沈周疑惑道：“今晚可真够邪门儿的。就算南京城中藏龙卧虎，一夜

之间，哪里能冒出来那么多飞檐走壁的高手？”

包拯道：“应该是同一个人。刚刚窃走刻刀的贼人，一定就是今晚慕容英见到的屋顶上的人影，也就是所谓的真凶，其实就是高继安背后的主谋，或是主谋的手下。”

张建侯道：“可真凶不是已经被马龙图困在崔府中了么？”包拯道：“也许我们都弄错了。”蓦然想到什么，脚下也加紧了步伐。

张建侯道：“什么弄错了？哎，沈大哥，他怎么老是不把话说完？”其实张建侯比包拯低一辈，按理该叫沈周“叔叔”，但大家年纪相差不多，他又是礼仪粗疏之人，便“大哥”“大哥”地叫，也没有人在意。

沈周也是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道：“你姑父的意思是，很可能我们之前推断有误，那真凶早已经逃离了崔府。”

包拯如此推测，自然不是凭空瞎猜，而是有重要理由：众人今晚才根据仵作冯大乱的检验判断出凶器是刻刀，由此联系到刻书匠人高继安，包拯据此追踪而来，高继安却已抢先逃走。但也不是全无所获，张建侯在高继安家窗下掘出凶器，得到了行凶铁证，崔良中遇刺案就此告破。即使高继安背后尚有主谋，只要捕到他本人，自然可以立即讯问明白，他不但是犯人，还是指认主谋的人证。然而，事情却突然出了意外，有贼人赶来盗走了刻刀，那应该是能追踪到主谋的关键证据。如果官府不能缉拿到高继安的话，那么也就不可能再追查到主谋。就在今晚短短几个时辰之内，干系到主谋的人证高继安和物证刻刀先后消失了，这是有意识地毁痕灭迹，这显然是主谋或是主谋派人所为。可直到今晚，包拯等人才查到高继安的线索，谁会知晓他已然暴露、及时知会他逃走？又有谁知道包拯等人连夜来了高家、并搜到了杀人凶器？这一系列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紧密相连，根本不可能是巧合。唯一的可能是，那主谋得到崔良中曾经清醒过来的消息，担心他再一次醒来后透露自己的名字，于是决意今晚杀死崔良中灭口。他能摸到兼隐院房顶而不被人觉察，自然不是普通人。然而当晚马季良与包拯等人齐聚在崔良中房中，他丝毫没有机会下手，却意外听到高继安已经暴露的消息，不由得慌了神，由此被张建侯觉察到踪迹，幸好东厢房顶上的慕容英转移了众人视线。主谋侥幸逃出崔府后，急忙赶来节字街，通知高继安逃走。以

马季良的个性，势必会立即派人来捉凶，高继安听说后，不及收拾，跟随主谋飞快逃走，途中略微镇定后，才想到家中还留有杀人证据。主谋得知高继安将匕首和刻刀埋在窗下牡丹丛中后，心知要糟，忙独自赶回来，预备取走凶器，却发现包拯等人在里面。于是使了招调虎离山之计，引开众人。他既能趋翔于戒备森严的崔府，出入高继安这种普通民居自然也不在话下。

张建侯失声道：“难道主谋就是那帷帽妇人？”沈周道：“按照经过来看，应该是她。”

张建侯道：“呀，这妇人能来去崔府如履平地，还能在我眼皮底下窃走刻刀，功夫应该相当不错，真想会会她。”

他是个武痴，碰到武功高强的人，总想着一较高下，却由此联想起一件事来，急忙扯住沈周的衣袖，道：“沈大哥，你刚才说南京不可能一夜之间冒出来那么多高手，我想到了一件事，这帷帽妇人会不会就是当晚在曹府与杨文广交过手的黑衣人？”

沈周仔细想了一想，才小心翼翼地道：“嗯，如果单从身手来判断，是有可能的。但小杨将军不是说与他交手的黑衣人是军人么？”包拯忽然回过头来，道：“不，小杨将军也不能肯定黑衣人是不是军人，只是对手打出了火蒺藜，他才有此猜测。”

张建侯道：“姑父也认为黑衣人就是主谋帷帽妇人？她的仇人还真多，当晚派高继安到知府衙门行刺崔良中，自己又赶来曹府杀曹汭，幸亏被杨文广阻止了。”

包拯道：“不，如果黑衣人真是帷帽妇人的话，那么她去曹府不是为了曹汭，而是为了曹丰。曹云霄不是说曾经亲眼见到兄长在大街上跟一名帷帽妇人说话么？帷帽虽然并不少见，但南京多雨少风，尘土不扬，出门戴这种帽子的妇人并不多，这两个帷帽妇人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沈周道：“可是黑衣人身上有火蒺藜啊。”包拯道：“有火蒺藜，并不代表他一定是军人。如果我没有猜错，高继安刻刀上的毒药也是得自帷帽妇人，也许她有法子能弄到奇毒、火蒺藜这些特别的東西。”

张建侯道：“这倒也有道理。可是姑父何以能肯定帷帽妇人到曹府是为了曹丰呢？”包拯道：“她是唯一一个能将所有事情联系起来的人。昨晚崔良中被刺，根据张尧封的描述，曹丰是根本不知情的，甚至已经喝醉，可到半夜，他莫名失了踪，直到现在也没有露面。他一定是被人叫醒，告知了什么消息，才会如此。而根据曹府诸多下人的说法，当晚自曹汭离开，再没有任何人进出……”

沈周道：“啊，我明白了，帷帽妇人会武艺，完全可以轻松越墙而过。是她找到曹丰，告知了什么事情，紧接着曹丰就失踪了。”

张建侯道：“我也赞同，那帷帽妇人一定就是曹丰的情妇！姑父不是推测过曹丰很可能是自己有意失踪，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吗？他要保护的人正是他情妇，这样最合情合理啊。”

如此前后衔接起来，倒一切都说得通了——昨晚知府宴会，并没有受邀的高继安从隔壁的府学官署翻墙过来，在花园假山一带用带毒的刻刀刺中崔良中，取出崔氏的黄金匕首补了两刀，以掩饰刻刀留下的独特刀伤，随即收了凶器，将尸首拖到墙根的花丛后藏好。哪知道崔良中命大，侥幸未死，一直徘徊在知府衙门附近的帷帽妇人闻讯后很是恐慌，知道崔良中一醒就会说出凶手的名字，遂潜入曹府找情夫曹丰商议。曹丰想到崔氏与曹氏有怨，人所共知，崔良中遇刺，曹氏嫌疑最大，当即决定自己失踪，好造成畏罪潜逃的假象，以掩护情妇。他不会武艺，大概是在情妇的帮助下越墙而过，却被留宿曹汭府中的杨文广发现踪迹。情妇与杨文广一番交手后，最终仗着犀利暗器逃走，将曹丰藏了起来。高继安得知崔良中中毒未死后自然也是忧惧不已，甚至亲自到崔府门前打探消息。帷帽妇人为消除隐患，决意今晚动手杀了崔良中，结果先后被慕容英和张建侯发现，未能成事。利用混乱逃离崔府后，她便立即赶到节字街通知高继安逃走，半途得知尚有杀人证据留在高家后，又回来偷取了刻刀。

至于命案最关键的动机——高继安既是暗中为崔良中伪造交引，想来二人起了龃龉，所以高继安明明已经刻好假交引，却不肯交给崔良中，反而有意拖延。只是通常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崔良中杀高继安灭口。情况反过来的话，也许是高继安知道崔良中要杀他灭口，所以抢先

下手，以求自保。而曹丰也许知情，也许不知情。其情妇则可能是为了情夫出口恶气，也有可能是为别的缘故，正好她知道高继安想对付崔良中，遂加以利用。

三人总算推测出事情的完整经过，但心头丝毫不见轻松，反而愈发沉重。

张建侯左右看了看，忍不住悄声道：“其实这崔良中真不是什么好人，依仗权势做了许多坏事，居然还伪造交引。帷帽妇人派高继安杀他，其实是在为民除害，可惜没有当场杀死他，才引出来后面这么多风波。我们当真要去捉帷帽妇人么？”

沈周道：“这个……我也说不好，看你姑父的意思吧。他说查就查，他说放弃就放弃。”

包拯正埋头前行，张建侯便追上去，将话重新说了一遍，虽说是向姑父索要答案，其实是赞赏那帷帽妇人的意思。包拯只是沉默以对。

他心头亦甚是困惑，觉得不该帮崔良中这样的恶人。崔良中不仅强取豪夺，鱼肉地方百姓，还大批刻印交引，扰乱朝廷经济，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恶霸奸商范围。这样的人，实在死不足惜。自古以来，人间正义就是扶贫济弱、除暴安良，正如张建侯所言，帷帽妇人是在为民除害、伸张正义，他为什么还要追查她呢？

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天地间尽被无尽空濛的静谧所占据，意念愈发显得刻意。虚幻缥缈的黑暗中，渐有一种深邃妖娆的神秘力量，缓缓牵动着思绪。忽然间，他心底深处涌出一股很悲凉的感觉。其实仔细回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什么让他感到值得欣喜的事情了。倒不是他个人生活有什么不快，妻子早逝的阴影早已从他心中消散，而是自小皇帝即位以后，刘太后垂帘听政，与中枢大臣争权不已，遂令朝中愈发多事。人立于天地之间，再洒脱随意，也难以置身于时局之外。

心事重重中，返家的路途也变得不那么远。似乎才一眨眼，就走到了崔府门外。

包拯见到崔府门槛前尚站有门仆，便走过去问道：“马龙图找到真凶

了么？”门仆道：“没有。全府上下都细细搜过一遍，除了英娘身上那件外，没有找到沾有瓦灰的衣服。龙图官人实在累了，已经先睡下了。”包拯道：“好。劳烦转告马龙图，不必再寻了，真凶就是高继安，放了那些仆人吧。”

张建侯和沈周相视一眼，会心而笑。包拯言语中没有提到帷帽妇人，又称高继安为“真凶”，显然是不打算再追查那帷帽妇人了。

进来家中，已露倦色的包拯却不回去房中，而是向仆人要了个灯笼，提着走向东边园子。

张建侯问道：“姑父要去哪里？”包拯道：“东墙。”

张建侯居然立即会意了过来——包府与崔府毗邻，那帷帽妇人能在崔家来去自如、逃脱搜捕，原来是自包家东墙出入。包府是处官邸，是官家的房子，这可是万万让人想不到了。

包令仪虽任南京留守闲职，却跟范仲淹一样，靠苦读考中进士，走的是最令人尊敬的正途。他入仕以来素有清名，累官至虞部员外郎^[7]，掌管冶炼、茶叶、食盐的生产，铁、茶、盐全是官营专卖之物，是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虞部员外郎则是个大大的肥缺。但包令仪为人正直，从未有任何受贿之事，极受朝野赞誉。后因不满刘太后的“白帖子”^[8]，被斥逐出朝，当了南京留守的闲官。他从此变得豁达，不再多问政事，乐得落个清闲。南京士民都知道他人品高尚，不肯同流合污，很是尊敬他，路上遇到会主动让在路旁。就连崔良中也曾派人送来礼物示好，只是被包令仪婉拒，因而崔、包两家虽是邻居，却从无私下来往，遇上仅仅是点点头，客客气气，很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谁能想到包府竟然会成为“贼人”进出崔府的垫脚石？

来到东墙根最靠近崔良中居所的地方，果见草丛歪歪倒倒，有被人踩过的痕迹，土墙上还有几处用力蹬过的脚印，显然就是“贼人”翻墙时留下的了。

张建侯嚷道：“啊，她居然拿我们家当进出崔家的梯子。”

虽然他赞赏帷帽妇人的正义之举，但毕竟其人是在利用包家的地利之便，还是心有不满。万一传扬开去，包家说不定还会受到牵连，被怀疑成帷帽妇人的同党。

包拯只叹了口气，道：“走吧，回去睡觉。明日一早还要回书院上学呢。”

其实此时天已发亮，已然是“明日”了。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昨日自有昨日之无奈，明日则有明日之沉重。

包拯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惆怅来，快快转身。细心的沈周却借着蒙蒙天光发现墙角的荆棘上挂着一小片黑色衣襟，很可能就是翻墙者留下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即告知同伴，而是等包拯和张建侯往回走出几步后，迅疾捡起衣襟，笼入自己袖中。

[1] 毕升为活字印刷术发明者，关于其籍贯，历代多有争议，因其在杭州刻书扬名，多有人认为其为杭州人。然而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1990年秋，毕升墓碑于湖北英山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麓出土），已经可以确认毕升为蕲州蕲水（今湖北英山）人氏。

[2] 楹（yíng），量词，古代计算房屋的单位，一间为一楹。

[3] 雕版印刷分为写版、上样、刻版、校对、补修几大步骤。写版是请善书之人书写，使用较薄的白纸，按照一定的格式书写。上样就是将写好并校正无误的版样，反贴于加工好的木板上，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将版样上的文字转印到木板上。刻版是关键工序，是刻去版面的空白部分，并刻到一定的深度，保留其文字及其他需要印刷的部分，最后形成文字凸出而成反体的印版，即今人所称“凸印版”。刻版完成后在经过校对、补修，校正无误，最后交付印刷。

[4] 一种盛水的容器，镶嵌在灶膛边，注口在灶台上，可以利用灶膛的余火加热缸内的水。

[5] 一驮茶为一百斤，按当时市价，大约值二十五至三十贯左右（一贯等于一千钱，约值白银一两），茶马交易中可易马一匹。

[6] 眉州青神：今属四川。

[7] 宋代虞部（隶属于工部）掌山泽、苑囿、畋猎，取伐木石、薪炭、药物及金、银、铜、铁、铅、锡坑冶废置收采等事。虞部员外郎为虞部副长官，从六品上。

[8] 刘娥执政前，宫廷支付财富，需要先开列品名数目，再由内侍省合同凭由司发给“合同凭由”，交有关物库发给。而刘娥当政后，内侍只要拿着“白帖子”（内侍自行书写的文书），就可以随意支取库房物品，国家财富由此被耗费殆尽。

第四章 不辨风尘

无论生前多么骄横，拥有多少财富，他现在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再也不会有任何知觉。闹里有钱，静处安身；来如风雨，去似微尘。世人所在意的功名、钱财、利禄，终究只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身外之物，生能够轻清于世、安宁淡泊，该是多么可贵。

悠悠风物四时新，苒苒山屏万古春。
多少江山人不看，却来江上看行人。

——丁谓《垂虹亭》

这一夜，是那样漫长，又是那样短促。

黎明如约到来。晶莹的露水闪烁着晨曦的微光，流连在石板街上，将青灰色的大石板滋润得温婉润泽。清风如水，空中到处弥漫着清新的气息。

城市的大街巷陌里传来了敲打铁牌子的声音——这是寄居城中的行者、头陀们开始报晓催起了。他们一边敲打着手中的片铁，一边用浑厚的嗓音大声报出当下的时辰及今天的天气，夹以“普度众生救苦难诸佛菩萨”等佛家用语。报晓的本意是教人省睡、勿失时机、起床念佛，行者、头陀们并不受官方俸禄，都是自愿起早报晓，以唤醒痴迷大众，偶尔也会接受路过的人家施舍斋饭、斋物。他们每日恪守时间，准点无误，穿行于长长短短、深深浅浅的巷陌中，成为城市的一道特色风景。

包拯和衣躺在床上，听到行者喊着阴报“天色阴晦”，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喊出晴报“天色晴明”，也不知道是不是倦意太浓听混了，不由得有些困惑起来。

迷迷糊糊中，仿若回到了庐州合肥县香花墩的家中。杨柳依依，曲水潺潺，晨曦初露时，他坐在林中水边读书，读到忘情之处，随意站起来，一步迈出去，结果掉入水中。只觉得身子陡然轻了许多，但还是止不住地往下坠。他想攀上岸边，却被水草缠住了双脚，愈是挣扎，愈是紧密。他开始恐慌，大叫道：“小游！小游救我！”

包拯蓦然从床上坐起，这才惊觉适才情形不过是南柯一梦。但却不知道梦境为什么跟曾经发生的故事如此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他和张小游都长大了，不再是孩童的面貌。

呆坐了一会儿，转头见外面已日上三竿，包拯这才抹了抹额头汗

水，披衣起床，洗漱了出来。张建侯还在房里呼呼大睡，客房的文彦博和沈周却已经离开了，一个回了文家，一个回了应天书院。

包拯忙到堂上来拜见父母，却只有父亲包令仪。他也不问儿子大半夜地在外忙活什么，只道：“寇夫人不想见外客，所以你母亲和小游陪她到城北性善寺斋戒去了，还要为寇相公做一场法事，几日后才能回来。本来你母亲还想叫上你和建侯，听说你们忙了一夜，快早上才回来，一时没忍心。你这是要回去书院么？”包拯道：“是。”

包令仪道：“虽然寇夫人出了城，但毕竟算是我们家的贵客，你最近就别在书院歇宿了，办完事早些回来。得空也去性善寺看看。”包拯道：“是。”正欲退出，忍不住又回身问道：“父亲大人何不问我昨晚都去了哪里？”

包令仪道：“你从小就挺然独立，从不像其他的小孩子那样戏狎嬉闹，仿佛成年人一般，令人放心。现在你有范先生那样的好老师，有文彦博这样机敏聪明的同学，有沈周这样多才多艺的朋友，为父对你还有什么不放心而担忧的呢？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吧。”

包拯道：“孩儿心头有一个难解的疑惑，如果有一个好人出于公义之心杀了一个坏人，那么这个好人该不该被惩罚呢？”包令仪思索了一会儿，道：“我也许会关心那个坏人有多坏，到底做了些什么坏事。”

包拯便说了刻书匠高继安为崔良中伪造交引之事，道：“如果不是因为崔良中被刺，谁又能想得到这位天下第一茶商不但倚仗权贵低价购买提货单，甚至还伪造交引，鱼目混珠，好骗取更多的茶叶？”

包令仪道：“嗯，为父明白了。你认为那凶案主谋其实是有功之人，对吧？我想问一句，你说崔良中倚仗权贵，那权贵一定是指龙图阁直学士马季良了。那么依你看，马季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包拯道：“马学士？倒是跟传说中的完全不一样。”

包令仪道：“所以事情有时候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人也不一定是传说中的那样，真相揭开之时，往往会令人大吃一惊。如果那主谋当真是为民除害，考虑放她一马未尝不是好事。但你能肯定她当真是出

于公义之心吗？她跟高继安通谋，而高继安利用手艺和职务之便，暗中刻印交引，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人。你应该先设法查清楚动机和真相，再考虑要不要放过主谋。”

包拯心头彷徨顿去，道：“多谢父亲大人指教，孩儿去了。”匆忙出门，迎面遇上马季良的心腹侍从。

侍从忙道：“龙图官人命小的把这张纸条交给包公子。昨天夜里，有人隔墙丢了块石头进来，外面包着的就是这张纸。龙图官人起得晚，刚刚才看到，登时脸色大变，本来打算立即过府来找公子，却又被提刑官派人叫去提刑司了。龙图官人遂命小的先将纸条送给公子，等他回来，再来找公子商议。”

包拯道：“好，我知道了。你去吧。”展开那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四行草字：“宫廷秘药，古人不扬。意欲活命，切勿声张。”一望之下，便“啊”了一声，急忙回来叫上张建侯，一起赶去宋城县衙。

张建侯尚未睡醒，一边揉眼睛一边问道：“姑父也没怎么睡，难道不困么？”包拯取出纸条递过去，道：“你看了这个就不会困了。”

张建侯不爱读书，仔细辨认，才念出那四行草书，登时睡意全无，道：“啊，这是谁写的？是那帷帽妇人么？”包拯道：“这字虽是匆匆写就，却是笔力遒劲，气势欹倾，应该是男子所书。”

张建侯道：“那一定是帷帽妇人的情夫曹丰了。”包拯道：“不，曹丰的字我见过，写得中规中矩，没有这般神气横溢。字如其人，这个人一定是个恣意洒脱的男子。”

张建侯道：“既不是曹丰，也不是帷帽妇人，那会是谁？还有谁会阻止马龙图追查奇毒药性一事？”包拯道：“我暂时还想不到是谁，但这张纸条却暴露了一条线索，表明我们昨晚的推测有可能全错了。”

张建侯道：“全错了，怎么会呢？”包拯道：“那好，我有几个问题问你，先不管写这字条的人是谁。这字条是夜半时分丢入崔府院中，当时我们还在高继安家中。那么，这个人是怎么知道崔良中所中奇毒是宫廷秘药的？他写这个字条，分明是警示马龙图不要张扬毒药一事，而昨晚

沈周刚好建议马龙图派人回汴京寻太医谋取解药，事情会如此凑巧么？”

张建侯越听越糊涂，道：“我还是不明白。”包拯道：“等会儿见到楚县尉你就明白了。”

宋城县衙位于利字街，是南京城中最古老、最沧桑的建筑，所在之处正是昔日宋国王宫所在地。县衙大门漆成红色，为面阔三间的硬山结构建筑。两侧配有登闻鼓及一对石头狮子。县衙大门上方的黑漆大匾上写着“宋城县署”四个大字，因岁月久远，已呈斑驳之色。

到县衙门前，包拯请差役通传。等了好大一会儿，楚宏才匆匆出来，脸上尽是疲惫之色，道：“我正奉命传讯高继安的左右街坊，劳二位公子久等，抱歉。”

包拯道：“我正是为这件事来的。那在月桂树下下双陆的邻居，可具体记得帷帽妇人叫走高继安是什么时辰？”楚宏道：“刚好是亥时。他们记得很清楚，当时正好有打更的经过。”

张建侯道：“呀，昨晚亥时时分，马龙图听到更声，还抱怨道：‘怎么忤作还没有到？’话音刚落，侍从就带着冯大乱进来了。如此，就证明昨晚伏在崔良中屋顶上的人一定不是帷帽妇人了。原来姑父来找楚县尉，是要证实这一点。”

包拯点点头，道：“楚县尉先去办公事，有线索我会及时告知。”

楚宏道：“也好。”左右看了一眼，低声道：“我昨晚已将包公子搜到的两叠交引上交，吕县令连夜亲自送去应天府，听说应天府又立即派人送去提刑司。之后上头有命令下来，交代宋城县只准调查高继安行凶杀人一案，而且要暗中进行，由提刑司派人监督。”

包拯微叹一声，道：“我知道了，多谢。”拱手作别。

一离开宋城县衙，张建侯便愤愤道：“自古以来都是官官相护。那康

提刑官原来也只是空有清官之名，眼下有马季良在这里，我敢打包票，他一定会包庇崔良中，假交引这件事多半会不了了之。要我说，这件事咱们不要管了，管他是谁要杀崔良中，他死了，世间倒是干净了。”

包拯道：“我不同意。凡事要有始有终，既然我们一开始就卷入进来，不管官府如何断案，不管崔良中人品如何，我们都要找出真相，给世人一个交代。”

张建侯道：“可这案子纷繁复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眼下头绪这么多，自己都乱了，还要怎么查？”包拯道：“头绪虽多，却并不乱，虽然我们昨晚的推测出了大大的偏差，但至少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可以肯定高继安卷入了凶案，有凶器为证；第二，可以肯定帷帽妇人是他的同党，有节字街街坊邻居为证。”

张建侯道：“那昨晚潜入崔府的黑衣人呢？他跟高继安是一伙儿吗？”包拯沉吟半晌，才道：“这个很难讲。屋顶上的黑衣人应该就是写字条的人，他既然知道奇毒是宫廷秘药，应该跟高继安和帷帽妇人是一伙儿的。但帷帽妇人去通知高继安逃走的时候，佯作还没有到崔府，事情没有败露，没人知道凶案跟高继安有关。那时候黑衣人还伏在屋顶上，他冒险进来崔府，必是有所图谋，如果是预备杀崔良中灭口，那么高继安就没有必要逃走。所以从这点看，他又跟高继安和帷帽妇人不是同伙。”

张建侯完全糊涂了，他知道自己一时难以弄明白这之间的逻辑关系，便干脆不再理会，问道：“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包拯道：“先去应天书院。我向范先生请几天假，再叫上沈周和彦博。”

自南门出城时，正好见到兵马监押曹洵亲自带着一队兵士在追捕什么人，弄得大街上人仰马翻，一片狼藉，许多摊贩的摊子都被撞翻了。张建侯好奇，特意过去向守城士卒打探究竟。

那士卒也刚从同僚那里打听到经过，立即毫无保留地告知道：“那追捕的逃犯名叫王伦，原先是个盗墓贼，后来当上了京东路虎翼士卒，负责追捕盗贼。不知怎的又跟曹将军不大和睦，前年被曹将军责罚后气不

过，纠集了军中数名要好的伙伴，强行冲进武器库，夺了一些武器逃走了，听说去了什么鸡公山落草当了山大王，专靠打劫盗墓为生。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来了南京，适才他进城，正好曹将军巡视经过这里，认了出来，便亲自带人去追了。”

宋朝招募禁军不计前科，重犯也可以免死参军，一些名将如范廷召、高琼等在入伍之前均是背负血案的杀人重犯。范廷召父亲被当地恶霸杀害，范廷召当年只有十八岁，手刃杀父仇人，剖取其心祭奠父墓。之后亡命天涯，落草为寇，以勇壮闻名，后来参军，成为大宋开国名将。高琼年轻时当过剧盗，被官府捕获后判处磔刑，已经押到刑场上，结果因天降大雨而侥幸逃脱，后投奔晋王赵光义，居然一路当到殿前都指挥使的高官。正因为宋军多招募亡命之徒，常常会出现长官难以驾驭手下的局面，像曹汭、王伦这种事例并不罕见，至于军队士卒因不服管束而发生武装哗变也时有发生。

张建侯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来，道：“呀，会不会前晚在曹府与杨文广交手的人就是这个叫王伦的家伙？他以前是军人，还敢抢武器库，弄几个火蒺藜也不是什么难事。”

包拯道：“这倒是有可能。等曹将军捕到王伦，一问就明白了。走吧，先回书院去。”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城南南湖湖畔，南湖水质清澈，湖面多雾，对岸就是中原的动脉汴河，河中船只如梭，河岸商旅辐辏。

大宋提倡文治，自太宗皇帝以来，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潜心向学，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开始蓬勃兴起。当时最著名的有应天、白鹿、岳麓、嵩阳四大书院。其中三大书院均设在幽雅僻静、风光秀美的山林之中，独有应天书院处于繁华闹市，而其办学时间最久，名气最大，且长盛不衰，实为大宋一奇。

回到书院，正好遇到主教范仲淹执手送应天知府晏殊出来，二人神态严肃，似在交谈什么重要之事。包拯便让张建侯去教舍寻沈周和文彦

博，自己静静等在一旁。

过了好大一会儿，范仲淹才松开了手，晏殊拱手辞去。他转身时一眼留意到包拯，微微扬起了头，嘴唇动了几下，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就疾步离去。

范仲淹招手叫过包拯，道：“我已听说了假交引之事，你做得很好。”包拯道：“那么先生也赞成我继续追查下去么？”范仲淹道：“当然。不管怎样，都要还世人一个公道。不管结果怎样，公道自在人心。你懂么？”包拯道：“是，多谢先生教诲。”

范仲淹道：“我还有几句话问你。你学业早有所成，完全可以去参加科考，孜孜求进，为什么还一定要留在书院呢？”包拯低下头去，沉默不应。

范仲淹叹了口气，道：“听说你妻子张婉与你有表兄妹之亲，又是青梅竹马的伙伴，两情相悦，却不幸早逝，想来对你的打击很大吧？”包拯道：“也不全然是因为亡妻。”

范仲淹道：“那么当是令尊宦海之沉浮令你有所犹豫了。令尊包公任福建惠安知县时，革除弊病，整顿吏治，造福一方百姓；任朝散大夫时，居官而善，直言上谏，多有忠言；任虞部员外郎时，清廉简朴，端正风气，不避权贵；即使眼下身处闲职，亦是随遇而安，从无抱怨之词。豁达随性之人，我生平所见，唯你父亲一人而已。其实好男儿当如尊父，在其位时，当谋其政。不在其位，亦无所怨，一切顺其自然。你明明有出色的吏治才干，却因为心有所畏而刻意回避仕途，岂不是有违天道？我言尽于此，是否要参加科考，全在于你个人了。”

包拯目送范仲淹离开，心头若有所思，悄立原地良久，直到张建侯、沈周过来叫他，才回过神来。

张建侯道：“我已经将事情告诉了沈大哥，他说他可能知道那伏在崔良中房顶的贼人是谁。”

包拯很是惊讶，道：“我们才刚刚推测出潜入崔府的贼人不是帷帽妇人，你怎么会知道贼人是谁？”沈周道：“因为我昨晚发现了两件怪

事。”当即从袖中取出一小片黑色衣襟，正是他昨晚在包府东墙下荆棘丛中发现的。

张建侯道：“这是贼人留下的么？只是很普通的布料啊。”

包拯道：“另一件怪事是什么？”沈周道：“昨晚石中立石学士来你家时，穿着一身黑色的便服，而离开你家时，身上穿着你的外袍。”

原来昨晚包拯和张建侯赶去找高继安，沈周则与文彦博回来包府歇息。到包府大门口时，正好见到石中立等人在与包令仪作别，忙过去招呼。沈周眼尖心细，一眼看到石中立换了一身衣服，身上穿的居然是包拯的外袍，很是奇怪，不由得多看了几眼。石中立当即意识到了，笑着解释道：“不好意思，我不小心在茅房里摔了一跤，将衣服弄脏了，只好临时借了件包拯的长袍穿。好在我二人身材差不多，倒也合身。”沈周听后也没太当回事。但他后来跟随包拯来到东墙下、意外在荆棘上发现一小片黑色衣襟时，登时将两件事联系了起来。

张建侯道：“哎呀，一定是石学士原来那身黑色便服上沾了许多瓦灰，他不得不将外袍脱下来扔了，然后谎称在茅房中跌倒，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借姑父的衣服穿上。”又埋怨道：“沈大哥，既然你早发现了，为什么昨晚不早说？”

沈周道：“你和包拯都累了，我不忍心再见你们费神。再说了，我觉得怀疑贼人就是石学士实在太过匪夷所思，说出来也没人相信，很可能只是巧合。”

其实他还存了一点小小的私心，石中立称欣赏他的为人，主动替他做媒，许下许仲容之女，他少不得要心存感激。

张建侯却道：“世上哪里有那么多巧合？石学士怎么不可疑？他昨日还叫我们不要多管闲事，说崔良中是死有余辜，你们都亲耳听见的。其实，他说得也对啊，他是个好人，崔良中则是个大坏人，我们干嘛要帮坏人对付好人呢？”

沈周道：“包拯，你怎么看？”包拯便将纸条递给他，道：“这是昨晚有人扔进崔府院中的，我怀疑跟潜入崔家的黑衣人是同一人。”

沈周反复看过，道：“我没有见识过石学士的书法，不过这笔迹汪洋恣意，倒是蛮符合他的性情。”包拯道：“石学士素来性情直爽，我们就直接去找他，当面问个清楚明白。”

事情再凑巧不过，石中立正与包令仪、许仲容、竹渊夫等人站在汴河码头为庐州知州刘筠送行。包拯等人一出书院便远远瞧见，忙赶过去见礼。

许仲容和竹渊夫二人不断上下打量着沈周，分明有审视未来许家女婿的意味，倒是让他有几分不好意思起来。

刘筠呵呵笑道：“我这回可是要去包公家乡了。”拱手与众人作别，这才离岸登船去了。

包令仪问道：“你们是凑巧经过这里么？”包拯道：“算得上是，不过孩儿是特意来寻石学士的。”包令仪听说，便道：“老夫官署还有事，这就告辞了。”

石中立狐疑问道：“你们几个小娃娃有事找老夫，居然连包公都赶紧避开了。到底什么事？老许、老竹二位都是老朋友，但说无妨。”

包拯道：“听说昨晚石学士穿了晚生的衣服回家。”石中立道：“是啊，你是来讨要衣服的么？回头老夫叫人洗干净后给你送回府上去。”又摇了摇头，道：“你可真不像包公的儿子，小家子气。”

包拯道：“晚生不是来讨要我自己的衣服，而是想讨要石学士原来的那身衣服。”石中立道：“哪身衣服？啊，你说那件啊，没有了。”

包拯道：“衣服怎么会没有了呢？”石中立道：“衣服扔了当然就没有了。”

包拯道：“石学士将那身衣服扔哪儿了？”石中立道：“它弄脏了，老夫当然扔在粪坑里了。你难道还想让老夫带着一身秽物回家么？咦，你这个小娃娃当真奇怪，你要那身脏衣服做什么？”

张建侯听这倚老卖老的翰林学士一口一个“小娃娃”，很是气愤，道：“因为我们发现了一片衣襟，是昨晚潜入崔府的人留下的。”从沈周手中取过那片衣襟，举到石中立面前，质问道：“石学士，您老看清楚了吗，这是不是你丢掉的那件衣服上的？”

石中立愣了一愣，答道：“我哪知道它是不是？你去粪坑把那件衣服捞出来，比一下不就知道了。”

张建侯干脆地道：“行了，我看您老人家也是个爽快人，是石学士您要杀崔良中，对吧？”

石中立愣了一愣，这才会意过来，哈哈笑了几声，道：“老夫要杀崔良中？前晚老夫在府署花园假山那里看见他时，他还朝我挤眉弄眼地笑呢。”

包拯吃了一惊，道：“石学士在假山那里见过崔良中？”石中立道：“是啊。前晚宴会好生无聊，老夫跟刘筠一道出来聊了一会儿，他重新进去宴会厅，老夫去上茅房，结果茅房都满员了。老夫不耐烦等，就摸黑跑到花园假山下，就地撒了一泡尿。”言行粗俗豪放，丝毫不像个翰林学士。

包拯道：“那石学士是什么时候看到的？”石中立居然腼腆地撇了一下嘴角，不好意思地道：“这个说起来实在有点无聊。就在老夫撒尿的时候，听到后面有动静，转头一看，一个人站在背后不远处，吓了老夫一跳。老夫忙问道：‘谁在那里？’那人迟疑了一下，答道：‘是我，崔良中。’老夫束好裤子，走过去一看，果然是那‘天下第一茶商’崔良中，叫了老夫一声，便朝老夫笑。”

张建侯道：“然后呢？你们又说了些什么？”石中立道：“还有什么然后？老夫知道崔良中不是好人，当然不会理他，径直走了，回了宴会厅。后来你就来了，在外面跟杨文广打上了架。咦，你们这些小娃娃有正经事不做，居然跑来怀疑是老夫杀了崔良中！”

沈周忙道：“石学士别着急，崔良中还没死，称不上‘杀了’。这案子里面有许多疑点与石学士相关，不由得人不起疑心。”

他说得甚是恳切，石中立这才点点头，道：“那好，你倒是说说看，老夫哪点可疑了？”沈周道：“根据石学士适才所言，您老人家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见到崔良中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嫌疑。这是其一；其二，前晚应天府署出事，昨晚崔府出事，石学士都在附近；其三，昨晚潜入崔府的黑衣人在房顶伏过，身上沾有大量瓦灰，而石学士凑巧丢了外衣，而且外衣跟黑衣人所穿的衣服是同一颜色。请恕晚生冒昧，但这些的确都是重大疑点。”

石中立这次倒没有着恼，转头去看老朋友，三人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

许仲容笑道：“你也知道叫石公老人家，你看他都这把年纪了，会翻墙上房顶么？”沈周道：“依情理来看，自然是不能的。”

包拯插话道：“可是断案最终要凭证据，只要验证这片衣襟就是从石学士的衣服上撕扯下来的，石学士难逃嫌疑。”

石中立登时像一个孩子般撅起了嘴，赌气道：“好啊，那你们就回去包府，将老夫扔掉的衣服从粪坑捞起来验证。”包拯道：“正要如此。几位先生，晚生告辞了。”

沈周见石中立当真生了气，本来还想从中圆缓几句，但见包拯决然掉头而起，微一迟疑，还是转身去追同伴。

走出一大截，张建侯犹自回望不已，担心地道：“这石学士嫌疑重大，他知道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证据，一会儿会不会逃跑了？”包拯道：“他是翰林学士，家眷都在汴京，能跑到哪里去？再说了，我觉得他很可能说的是实话。”

张建侯道：“呀，姑父相信他的话？”包拯道：“嗯。石学士讲述他在假山遇到崔良中的情景，细节绘声绘色，十分逼真，像那个撒尿方便什么的，不像是临时编出来的。”

沈周很是疑惑，道：“既然如此，你为何适才还一再暗示石学士跟案

情有关？要知道，他很可能是下科科考的知贡举^[1]呢。”

包拯道：“我认为石学士说的是真话，只是我个人的直觉。就像你认为石学士不可能翻墙上房一样，同样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在里面。然而人都有私心，判断有对有错，如果最终证实这片衣襟是从石学士衣服上扯下来的，那只能证明你我二人的直觉都错了。法令是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是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岂能让情大于法？只有证据才是无私公正的，最有说服力。”

沈周听了深为折服，叹道：“要是我父亲听到你这番话，一定也会击节赞赏的。”

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三位公子，等一等！”闻声回头，却是那文士竹渊夫追了上来。

沈周问道：“竹先生有事么？”竹渊夫道：“嗯，我有话对你们三位说。请随我来。”

包拯几人交换一下眼色，料想他独自追来，所言必是涉及石中立，当即跟了上去。

竹渊夫领头来到汴河岸边，叫住一名船夫，自怀中掏出一小块儿银子递过去，称要借他的小船一用。船夫掂量了一下银子，大约有二两重，彼时银价值钱，足足抵得上他两个月的收入，便爽快地答应了。

竹渊夫几步跳上船，叫道：“上来吧。”

张建侯道：“一定要在船上吗？这个……”竹渊夫道：“什么？”张建侯道：“这个……我怕水！”

竹渊夫笑道：“你怕水？听说张公子武功了得，在知府宴会上大出风头，原来是只旱鸭子。我告诉你，我要说的话事关重大，非得在船上说不可。”

包拯道：“不是他，是我怕水。”走到岸边，微一踌躇，鼓足勇气迈上了船。

昨日他也曾登过宋小妹的大船，但眼前却是只小舢板，摇晃得厉害，刚一脚踏上船板，便觉脚下一软，幸亏被竹渊夫及时抓住，扶他到舱中坐下。张建侯和沈周先后跳上船。竹渊夫便解开缆绳，抽走搭板，亲自打桨，将船划离岸边。

张建侯道：“竹先生，真看不出你文质彬彬的模样，居然有划船的气力。”竹渊夫笑道：“你想不到的事多了。”见船离岸边已有数丈，便放下双桨，钻进船舱来。

张建侯道：“竹先生选了这样一个地方，想必要说十分机密的话。”竹渊夫笑道：“嗯，是那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话。”

张建侯道：“先生就别卖关子了，快些说吧。”竹渊夫道：“好，那我就直说了——你们都冤枉石翰林了，他就是个老顽童，除了会写文章外，其他什么都不会，像翻墙、上房这类事，他是万万做不来的。”

沈周道：“嗯，这些我们也相信。可是一旦证据吻合……”

竹渊夫道：“是我！昨晚从包公子府上潜入崔府的黑衣人是我！后来在节字街用调虎离山之计骗开包、张二位公子，然后潜入高继安家中偷走刻刀的人也是我！”

包拯几人一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死死瞪着竹渊夫。如果说他自承是潜入崔府的黑衣人还有可能是为了袒护石中立，可刻刀凶器被发现后又失窃一事尚未传开，只有寥寥数人知晓，若不是他亲自所为，他又从何得知？

竹渊夫知道事已至此，不说出真实身份实难取信对方，当即叹了口气，道：“实话告诉你们，竹渊夫只是我的化名，我姓许名洞，许公仲容其实就是我的生父。”

沈周道：“啊，先生就是许洞？你……你不是早死了么？”许洞叹道：“唉，不知死，焉知生，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假包换的许洞就坐在你们面前。”

许洞字洞天，吴郡苏州人氏，二十年前是名动天下的大才子，不仅

文章俊逸，且擅长弓矢击刺之伎，精于兵学，文武双全，被人称为不世出的奇才。他艺高人胆大，曾亲赴辽国考察契丹地形、防备等。这样有战略眼光的人杰，本可以为朝廷重用，大有所为，然其与身份神秘的名士潘阆^[2]交好，卷入诸多宫廷纷争。传说潘阆在太宗皇帝赵光义还是晋王时曾栖身晋王府，洞悉赵光义诸多秘密，后来又辅佐秦王赵廷美图谋皇位，赵廷美被贬后，潘阆也被太宗皇帝亲自点名通缉。但直到宋真宗即位后，潘阆才意外被地方官府捕获，械送京师。宋真宗亲自召见交谈后，不仅无罪开释，还任命潘阆做了一个小官。后来潘阆以诗名显达，与寇准、张咏等名臣多有唱和，其生平所为亦扑朔迷离，引来诸多猜测。许洞是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与吕蒙正之侄吕夷简同年。他本已顺利步入仕途，亦一度受到潘阆牵连，不仅被除名，还受到诸多迫害，时时被官府监视，最终郁郁病歿于家乡。

许洞虽然失意于官场，但其人才华横溢，以文词称于天下，为诸多名流激赏。其人爱竹，家乡吴中居处大门前只种植了一株竹子，表示特立之操。吴人至今称之曰：“许洞门前一竿竹。”新任庐州知州刘筠诗名满天下，生平最著名之诗即为《许洞归吴中》：

欲折瑶华向绿畴，风光满目尽离愁。
茂林修竹多嘉客，万壑千岩忆旧游。
汉诏已闻求泛驾，祢狂无自屈岑牟。
荆山待价何忧晚，龟手犹期裂地酬。

许洞精通《左氏春秋》，其所著五卷《春秋释幽》亦是应天书院开列的学生必读书籍之一，包拯和沈周等人均拜读过其作品，读到慷慨激昂之处，也曾为这位大才子的英年早逝而惋惜，想不到其人居然还好好活在上，而且就坐在面前，实在令人震惊。震惊之后，倒也慢慢回过味来——许洞生平际遇非凡，他这样自负的人物，假死自然有必须假死的理由，却不知道他又为何突然抛头露面，卷入了崔良中一案？

隔了好半晌，沈周才讪讪问道：“许先生为什么要杀崔良中？是跟他有仇么？”

许洞很是惊奇，自指鼻子道：“我杀崔良中？怎么可能？倒是我瞧在过世的老吕和在世的小吕的分上，救了他们崔家满门呢。”

张建侯问道：“老吕和小吕分别是谁？”许洞道：“老吕就是过世的宰相吕蒙正，小吕就是现任宰相吕夷简啊。崔良中的侄媳妇吕茗茗，不正是吕蒙正的小女儿么？”

沈周问道：“昨晚往崔府抛扔字条、警示马龙图不得追查毒药毒性的人，应该也是许先生了？”

许洞轻蔑一笑，道：“马龙图？现在大字不识几个的茶商都能当龙图阁直学士了！一个妇道人家执掌天下，能做什么好事？”眼皮上挑，眉目间隐约又有几分当年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风采，显然是对当今太后刘娥执政极度不满。又续道：“不错，是我扔的字条。我知道你们好奇，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事情经过，但有一点要事先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极其重大，知道了未必是一件好事。我之所以隐姓埋名、佯死避祸，也与这些事有关。你们还要听么？”

张建侯毫不犹豫地道：“要听。”

包拯转头去看沈周，见他迟疑着点了头，这才自己也点了点头。

许洞道：“那好，我就将能说的尽量告诉你们。”

原来许洞自佯死后，一直浪迹名山大川，颇为自得，这次到南京，是特意赶来抚慰被逐出京的老友刘筠。前晚崔良中遇刺后，他听说崔良中昏迷并非刀伤，而是中了奇毒，连本地最厉害的医博士许希珍也查不出药性。许洞对医术一类并无研究，但其至交好友潘阆生前是天下名医。潘阆曾神秘卷入宫廷事件，一度被宋太宗赵光义亲自点名追捕。许洞曾听潘阆提过，当年太祖皇帝赵匡胤在斧声烛影的迷雾中神秘暴毙，众说纷纭，有说是醉酒而死的，有说是被斧子砍死的，其实太祖皇帝是死于一种秘药，能令人全身麻痹，慢慢失去意识，最终死状跟醉死无异。许洞听闻崔良中的症状后，感到与潘阆描述的药症十分接近。如果当真是同一种药，那么凶手一定非同小可，这可是当年某人用来毒杀大宋开国皇帝的毒药，传闻是太宗皇帝心腹谋士程德玄精心配制。当年潘阆就是因为洞悉宫廷机密而惹来杀身大祸，许洞也受牵连一度被逮捕拷问。

许洞一时起了好奇之心，决定亲自去看看崔良中的病状，但崔府这个时候被崔良中之女崔都兰控制，不允准任何人探访，连医博士许希珍也吃了闭门羹。许洞年轻时就胆大妄为，现下年纪大了，人虽然沉稳了许多，但本性不改，既然从崔府大门进不去，他便决定暗中潜入。正好昨晚石中立、刘筠等人听说故相寇准夫人宋小妹住进了南京留守包令仪府邸，决意不避嫌疑，前去拜访，他便主动跟随，目的就是为了让包府潜入崔府。

许洞生平最重要的军事思想就是用兵要用间，称“用间之道，圣人以用兵决胜，不可不用间”，间就是间谍，他本人又亲赴辽国，对暗中收集情报这一类秘密活动自然体会极深。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他谎称方便离开了厅堂，从包家花园潜入崔府兼隐院。对他这样身手了得、事先又准备了相关工具的人而言，攀援上房顶并非难事。他本意只要窥测崔良中的病状，不过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刚到屋顶掀开瓦片往下窥探时，马季良就带着包拯等人进来了，之后又等来了件作冯大乱，下面一应人的对话如由伤口推测出刻书匠人高继安很可能有染凶案等，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对包拯几人的才智也很是佩服。但后来听到马季良要派人回东京请太医来为崔良中诊治时，不由得暗骂对方是自寻死路。如果这药确实就是当年杀死太祖皇帝的秘药，必然是出自皇宫，而这等秘药流落民间，必然涉及更多的宫廷机密。一旦当权者恐慌真相泄露，所有相关人员都会被处死，只不过手段各有不同罢了。崔良中已经是半死不活，但其家人也要受牵累，不死也会刺配牢城，或是编管[\[3\]](#)某偏僻之地。他与吕蒙正交好，与吕夷简又是同年，遂决意看在吕荖荖分上，警示一下马季良。

哪知道正好崔都兰婢女慕容英出来打水，无意中看见屋脊上有条人影，也顺着角房大树爬上了厢房房顶，悄悄往正房这边摸来。许洞发现后，正预备溜走，却被下面的张建侯惊觉，事情遂乱了套。幸亏慕容英添了乱子，无端吸引了众人视线，许洞趁机垂绳而下，收取绳索，翻墙回到包府。

许洞年轻时做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从事见不得人的秘密活动极有经验。他入崔府时，不但备有飞索等工具，而且早料到屋顶会有大量积垢，他那身黑色衣服是专门请人缝制，正反两面都可以穿，而旁

人看起来全是一个样子。回到包府后，他便脱下外袍，抖落浮尘，反面穿上，再不动声色地回到厅堂中，继续与包令仪、刘筠等人谈天说地。

之后众人辞别离开包府，经过崔府时，许洞又顺手将早已写好的字条裹了石头抛入崔府院内。他料想以马季良关爱结义兄弟的性格，见到纸条警示后必然不敢再张扬毒药一事，更不敢派人回东京请太医。

但此时还有另外一个隐患——那就是包拯等人已经推测到凶案与高继安有关，一旦搜到涂毒的凶器交给医博士许希珍检验，再以文书上报，势必引发另一场轩然大波，不知道多少无辜的人可能因此而倒霉。许洞跟随父亲许仲容回家，等众人歇下后，便又携带工具翻墙而出，赶来高继安家中。

当时，包拯和张建侯在厨房发现了真假两叠交引，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宋城县衙的两名弓手守在院子中聊天，谈到了牡丹花丛旁的凶器。许洞便躲在暗处假意呼喊，给人造成高继安回来了又要逃走的假象，果然令人上当，不但弓手出门就追，就连包拯、张建侯二人也跟出来在大门口翘望。他遂自旁院潜入，取走了刻刀。包拯等人毫无察觉，直到宋城县尉带人来取证、记录现场，差役才发现刻刀失窃了。

这前后的一切本来做得天衣无缝，唯一不巧的是，许洞在从兼隐院跃回包府时被墙下荆棘挂住衣角，扯下一片小小的衣襟，由此露了行踪。本来许洞早已将相关证据处理掉，他自己不说，绝没有人怀疑到他身上，就算有怀疑，也没有任何证据，然而沈周几人却由那片衣襟疑心到昨晚凑巧换过衣服的翰林学士石中立身上，偏偏石中立是个老顽童的性子，一来一往误会更深。许洞不愿意看到旁人代己受过，遂决意追上包拯几人，说出真相。

张建侯道：“哎呀，许先生可真是好人啊。其实你不说，我们绝猜不到是你。而且我们回去后从粪坑捞出衣服，一旦与这片衣襟对不上，石学士的嫌疑自可洗清。但你真是个敢做敢当的人。谢谢你，替我们省了捂着鼻子从大粪坑捞衣服这一幕了。”

许洞肃色道：“不必谢我。不过我是个已死之人，今日对你们说过的话，希望不要再有第四人知道。”沈周道：“先生请放心，我们知道轻

重。多谢先生信任，肯以真相告知。”

许洞这才笑道：“那好，咱们这就上岸吧。包公子，你一直在冒虚汗。要你这么个怕船怕水的人在这里听我讲了这么半天，可真是难为你了。实在抱歉。”

包拯自上船以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只用手死死抓住舱板，显是内心依然惊惧于往昔落水的经历。直到小船靠上码头，张建侯扶他上岸，一直憋得难受的胸口才觉得舒服了些。

送走许洞，包拯几人干脆来到汴河边上的垂虹亭坐下。

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季节，到处都洋溢着生机勃勃的味道。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客、货、漕、渡等各式船只载满各种货物不时驶过，舵橹搅碎了倒映的光影，仿若一幅素笔勾勒的天然图画，又好似一曲跃动的华彩乐章。有限的意象，却能带来无尽的想象。

三人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思忖离奇案情。

崔良中前晚遇刺后，又陆续发生了许多扑朔迷离的事，而今由于许洞的坦诚相告，一些最难解的谜题得以解开，但还是有许多疑问——高继安刻刀上的毒药从何而来？那帷帽妇人跟他是什么关系？又跟曹丰是什么关系？之前推测曹丰是自己有意失踪，好庇护凶手，可而今真相已发，他为什么还不出现呢？还有那些在高继安家中发现的交引到底是谁的？如果真是崔良中所有，那么高继安敢对崔氏对手，背后之人一定大有来头，一定是有能力处理那些交引的人，又是谁要跟“天下第一茶商”作对呢？

忽听到背后有人叫道：“原来你们几个在这里，倒教我们好找。”回头一看，却是文彦博和张尧封。

包拯起身问道：“有事么？”文彦博道：“不是我有事，是曹府戚彤娘子想见我们几个。”

沈周忙问道：“戚彤娘子有说是什么事么？”张尧封道：“今早我到曹

府去，发现大嫂精神很差，问她原因，她不肯说。后来云霄劝了她一阵子，她便说想见见包公子几位。”包拯道：“那好，咱们这就去吧。”

张尧封悄悄拉住沈周衣袖，有意落在后头，问道：“早闻沈兄多才多艺，总有许多奇妙的点子让物尽其用，不知道沈兄有没有法子将一只摔断的玉镯修补好？”沈周笑道：“这可难倒我了。这南京城中就有许多手艺高明的首饰匠人，何不去找他们？”

张尧封道：“不瞒沈兄，小弟已经跑过一遍了，都说修复是不可能办到的事，顶多也就是用金丝打成套子，从外面将断处胶结在一起。”一边说着，一边自怀中掏出两截断开的玉镯来。

那玉镯碧绿葱翠，光泽细腻，质地半透，沉稳古朴，是一只上好的于阗玉镯。自西域产玉大国于阗国灭亡以来^[4]，中原玉价不断上涨，这只镯子宛若凝脂，晶莹可爱，在市场上当是价值不菲，却不巧断成了两截，当真十分可惜。

张尧封道：“这是云霄最心爱的一只玉镯，昨晚不小心摔断了，她很心疼，哭了很久。我看得出这玉镯对她意义非同一般，所以想设法将它修复。当然不是要它跟以前一模一样，只要它仍然能戴就可以了。”

沈周道：“嗯，既然如此，你将镯子给我，我看能不能设法调一些树脂，从两边粘上。不过我只是尽力试一试，可不能保证什么。”张尧封大喜，忙道：“多谢沈兄。”取自己手帕包了玉镯，双手郑重奉了过来。

来到曹府时，曹丰妻子戚彤正与小姑曹云霄坐在堂中闲谈，听说有客到来，曹云霄便起身避进内堂。

包拯等人进来坐下，寒暄问候一番后，方才问道：“娘子召我等前来，可是有了曹丰曹员外的下落？”戚彤形容消瘦得厉害，神色甚是哀戚，道：“的确是关于我夫君的下落。昨晚，我不断地做着同一个噩梦，梦见夫君披头散发，浑身是血。我怀疑他已然遭了毒手，不在人世了。”

众人闻言吓了一跳。张尧封忙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大嫂思念

担心大哥过度，才会有此噩梦。”

戚彤摇了摇头，道：“我与曹丰自小相识，青梅竹马，长大后有幸结为夫妇，夫妻连心，我对他的感应，历来是极准的。”

张建侯道：“那么娘子可知道曹丰在外面有个情妇？”文彦博忙使个眼色，赔罪道：“建侯是无心之语，娘子不要见怪。”

戚彤却全然不在意，道：“张公子心直口快，本是好意。你提的情妇这件事，我确实是料不到的。不过还有一件事要告诉诸位，不独我，我公公也认为夫君已经凶多吉少。”叹了口气，续道：“昨夜噩梦以后，我心中一直极为不安，本来不想将这些告诉公公和小姑，可是早上去给公公问安时，公公自己主动告诉我说，夫君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相士王青很早就曾经预言过，崔良中崔员外和他本人都有丧子之相。但崔良中更加凄惨，他还有丧女之相，而公公满门则将因为女儿荣耀无比。”

众人面面相觑，不由得一齐转头去看张尧封。张尧封颇为尴尬，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文彦博问道：“这王青，就是曹教授前晚带去知府宴会的那名相士么？”戚彤道：“应该就是同一人。”

沈周问道：“那么王青预言丧子是在什么时候？”戚彤道：“听说在与公公初见时。不久后，崔员外独子就自杀身亡，所以公公对他的话极是信服。”

张建侯道：“世上真有这样的奇人，能预先言明祸福？”文彦博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昔日陈抟老祖曾预言太祖皇帝必当拥有天下，后来果然开创一代基业。想来再出一个类似陈抟老祖、麻衣道者之类的奇人，也是有可能的。”想到那相士王青预言张家门客张尧封有王侯之相，他堂堂名门公子却一无所就，口中如此说，心里却并不如何服气。

张建侯却是不信邪，连声道：“我才不信，世间怎么可能有这等神人？姑父，你说呢？”

包拯摇了摇头，旁人都以为他也不相信有神人存在，他却说了句“不懂得”。

戚彤道：“听公公说，他原本也是不信的，尤其是王相士还说他有丧子之相。可后来崔员外独子崔阳死后，公公很是震惊，立即将王相士请回来奉为上宾，请他化解夫君之厄运。王相士开始也答应了，哪知道最终还是……”强忍许久，终于忍不住潸然泪下，当即举袖掩面。

沈周道：“娘子莫要悲伤。王相士所言未必是实。前晚尊夫失踪，尊府上下没有任何人见过有人出入，就算凶手身手高明，潜入府中杀害了尊夫，可凶手不可能带着尸首出门。”

文彦博道：“府中上下已被官府人搜过，既然没有发现尸首，那么一定是曹员外自己悄悄出了门。如果曹员外当真已经为人所害，那么总该有尸首。自前晚开始，南京城中警戒极严，处处有人巡逻搜索，迄今却无人报官发现尸首，可见曹员外尚在世。”

戚彤道：“可是公公说王相士既然说过，就一定会应验。”

张建侯重重一拍桌案，怒道：“一定是这个相士王青在捣鬼！他告诉曹教授所谓的丧子预言后，先设法害了崔良中的独子崔阳，终于取信于曹教授，接着将曹丰骗出曹府，杀了或是关起来，好让他那个所谓的预言应验。因为他早说过崔、曹两家会丧子，不但没有人怀疑他杀人，还会对他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

沈周道：“可这完全说不通，王青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呢？仅仅是‘预言奇准’的空名，是不会让他冒险杀人的。”张建侯道：“嗯，嗯，这个……”一时语塞，情急之下，飞快地搜肠刮肚，居然当真想出了一个理由，“因为崔、曹两家都只有一个儿子，唯一的独子死了，财产当然就要落入外人之手。”

文彦博连连摇头，道：“这理由实在荒唐。照你这个想法来推测，张尧封肯定就是相士王青的同党。”

张建侯道：“对啊，你倒是提醒我了。就是因为王青的预言，曹教授才选中张尧封做女婿，现在曹教授的唯一独子曹丰也不在了，获利最大

的不就是他么？”

张尧封急道：“我是刚刚才听说王青的名字，根本就不认识他，怎么会跟他合谋谋取曹家财产呢？”

包拯道：“建侯，没有证据不要瞎猜测。你说王青是为了崔、曹两家的财产才弄所谓的丧子预言，这根本站不住脚。第一，崔阳不是被人谋害。他自负茶道高手，却意外败于福建一无名文士之手，激愤之下才自杀身亡的，当时有成百上千双眼睛看见，作不得假。第二，就算曹丰已经遇害，曹家财产将来也会归曹丰员外的孩子、也就是曹教授的孙子所有。第三，尧封兄跟随文丈已有几年时间，文丈去年才到南京上任，已经是崔阳死后，也就是相士王青与曹教授谋面后了。”

张建侯前后仔细一想，果然如此，慌忙向张尧封道歉。

张尧封虽然洗脱嫌疑，仍感处境难堪，转头问道：“大嫂，你可知道那相士王青住在哪里？”戚彤道：“我虽然听公公和夫君提过此人的名字，却并没有见过，更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顿了顿，又道：“早上公公对我说了王相士的预言后，我也想亲自找王相士当面问个明白，为何他会称我夫君短寿。然而公公却不肯告知住处，说是他曾经对天起誓，绝不能泄露王相士的秘密，否则五雷轰顶，不得好死。我听公公这般说，只好算了。”

相士以看相算卦为生，通常要想方设法地招徕主顾，大街上不时可见的花哨招牌就是明证。可这王相士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此神秘，诸多事件又与他的预言有关，只能愈发惹人起疑。

张建侯道：“难道府上没有人见过么？”戚彤道：“没有听说王相士来过家中，应该是没人见过。”

包拯道：“未必。麻烦娘子将前晚跟随曹教授赴宴的侍从叫来。”

戚彤陡然醒悟，忙命婢女将前晚载过公公和夫君赴知府宴会的车夫叫来，打听那相士王青的下落。

车夫道：“唔，小的记得有这么一个人，不过跟我们一样，都是下人

打扮。赴宴的时候，曹公命小的先绕到礼字街，在街口接了这人，再才改道到知府衙门。后来曹公和员外只带了他一人进去，小的还好奇这是什么人呢。不过事先曹公叮嘱小的不准多嘴，所以小的也没敢多问。”

文彦博道：“既是只带了那人一人进去，肯定就是那相士王青了。”车夫道：“是了，小的亲耳听见曹员外叫他王巡官来着。”

包拯道：“宴会结束后，那王巡官去了哪里？”车夫道：“小的倒是看见她先出来，自己一个人往东边走了。当时已经是半夜，小的还想她一妇道人家，摸黑走在大街上可能有危险，正要上前叫住她，曹公他们几位就出来了，曹公一句话没提，小的也就算了。”

众人大吃一惊。沈周追问道：“你说那王巡官是个女的？”车夫道：“的确是个妇人。到礼字街接王巡官时，天还没黑，小的看得很清楚，虽然她刻意打扮男子模样，而且将脸面涂得焦黄，但仍然可以看出来，她年轻时是个漂亮女人。就算不看外貌，听声音也是能听得出来的。”

张建侯道：“哎呀，原来相士王青是个妇人。她会不会就是传闻中曹丰的情妇？”

文彦博最是乖巧，立即道：“娘子，想不到相士王青会是个妇人。看来之前我们全想错了，曹丰员外并没有在外面包养什么情妇，他暗中提取的那些巨款，全部是用来支付给王相士的相金，所以曹教授才会充耳不闻。是我们误会曹丰员外了，也害得娘子担心。”戚彤道：“多谢。”虽然依旧保持着从容的大家风范，但还是露出了释然的神情来。

包拯道：“如今看来，相士王青是个关键人物，很可能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得设法找到她。娘子，我想借曹府的车夫一用。”

戚彤道：“可是公公反复叮嘱过，让我不要说出王相士一事，尤其不能告诉官府。我私下告诉你们，已经违背了对他老人家的承诺。”包拯忙道：“娘子但请放心，我们只是想找王相士问些事情。查清楚真相后，征得娘子同意前，我们绝不会对外张扬。”戚彤犹豫许久，才道：“任凭公子吩咐便是。”

包拯便叉手告辞，走出几步，微微踌躇，最终还是回头道：“娘子，虽然我们都希望曹丰员外吉人自有天相，但你心里还是要有个准备。”

其实这是众人心中的真实想法：曹丰失踪几日，家中老父病倒，只靠妻子和妹妹支撑一个家，稍微一个有担当的男人都不会如此。而曹丰为人一贯孝顺和善，既然他迟迟不现身，多半已遭不幸，正如戚彤所预感的那样。然而之前当她说出预感曹丰很可能已不在人世时，文彦博和沈周还一再以没有发现尸首来否认，不过是想给这个柔弱可怜的妇人一点安慰。对于身处绝望中的人，心中抱有一线希望，总是好的。想不到包拯实在诚恳，最终还是忍不住说出了实话。

戚彤脸色煞白，但毕竟这也是她曾经想到过的事，勉强定了定神，颤声道：“无论我丈夫是生是死，都请包公子帮我找到他。”包拯道：“娘子放心，包某一定竭尽全力。”

离开曹府后，包拯带着车夫径直来到应天府署，找到父亲包令仪，请他根据车夫的描述画一张相士王青的肖像。

沈周万分惊奇，道：“原来包丈还有这等本事。”包令仪笑道：“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又道：“你们几个这两天忙坏了，瞧建侯一双眼睛尽是血丝，先回去好好休息。等画像画好，我自会带回家给你们。”包拯道：“是，那就有劳父亲大人。”

出来府署时，发现衙门门楼两旁张贴着缉拿高继安和帷帽妇人肖像告示。赏格是一百万钱，就是一千贯铜钱，相当于一千两白银，写明官府出一半，崔氏出一半。大宋每年输辽岁币才三十万两白银，这一百万钱对普通百姓而言，算是一笔天价大数目了。那高继安被画成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跟他本人甚像。那帷帽妇人却只画有一顶帷帽，没有眼睛，没有面貌。告示中只提及二人合谋杀人，既没有指出涉及崔良中遇刺案，更没有提及“交引”二字。

张建侯道：“我早说官官相护，有马季良出面保护崔良中，没有人会认真追查这案子。”文彦博道：“假交引案非同小可，而今当事人高继安失踪，最大的嫌疑人崔良中又陷入昏迷，案情难以进行调查，不张扬也是对的。”张建侯道：“听起来，崔良中倒是昏迷得及时了。”

沈周道：“其实也不难查，只要按照交引上的籍贯人名，一一找到原主，询问他们到底将手中的交引卖给了谁，如此顺藤摸瓜，便可以反向追踪到买家，也就是伪造交引者。只是那些交引原主大多是外地人氏，要寻找起来，须得费一番时日。”

包拯道：“其实还有个更简单的法子，既然涉及许多交引，买家不可能一一去寻访，定会派人守在边关或是东京榷货务这样的地方。边关是入中者领取交引的地方，东京榷货务是交引原主要去兑换茶叶提货单的地方，只要派官差微服到这两个地方打探，一定可以得到许多有用信息。”

张建侯道：“话是不错，可官府愿意追查到底吗？咱们大伙儿都亲眼看到马季良对结拜兄弟的爱护，一定会拼死庇护崔良中的。”蓦地灵机一动，道：“我有个主意，我们去告诉马季良，说其实不是崔良中伪造交引，是旁人有意陷害这位大茶商，这样他就不会再插手。”

包拯果断地摇了摇头，道：“我不同意。”张建侯道：“为什么不同意？”包拯却是不答。

文彦博道：“你这是耍诈。你姑父为人你最清楚，他能同意吗？”张建侯道：“可也有可能确实跟崔良中无关啊。”

文彦博笑道：“这话你自己信吗？”张建侯想了想，道：“不信。”文彦博道：“这就对了，你都不信，马季良又怎么可能信？”

沈周道：“更有甚者，马季良很可能自己就卷入其中。你还跑去告诉他事情跟崔良中无关，不是让他看笑话么？”

文彦博轻喟一声，道：“交引这件案子已经移到提刑司，我们都管不了，只能看康提刑官怎么做了。他是忠良之后，人虽然武断固执了些，但却素有清名，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应该不会袖手旁观。”

叹息一番，就此分手，文彦博和张尧封回去文府，包拯、沈周、张建侯三人则回来包府。几人这两天东奔西走，也确实累了，回房往床上一躺，便各自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外面天色已黑。包拯急忙起来，包令仪已用过晚饭，正坐在堂上读书，见儿子出来，道：“给你们留了饭菜，等小沈和建侯起来一起吃吧，我这就派人去叫醒他们。”

包拯应了一声，见桌上摆着三张相同的画像，问道：“这就是相士王青的画像么？”包令仪道：“嗯。”

展开一看，画中妇人三十余岁模样，瓜子脸，两道弯弯娥眉，丹凤眼，鼻梁挺而直，面貌甚是清俊。

包拯问道：“父亲大人可相信相士能从面相准确预言祸福一说？”

包令仪沉思了一会儿，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道：“你可知道当今刘太后原是花鼓女出身，她还是幼童时，跟随母亲在东京樊楼以卖艺说唱为生，有奇人看见了她，断言她将来必当母仪天下，而今果然如此。”

包拯道：“那么父亲是赞同相术一说了。”包令仪道：“相由心生，若是心怀刚直，外表自然正气凛然，若是野心勃勃，自然霸气外露，面相之术是有很道理的。”

正说着，沈周和张建侯进来，包令仪便命仆人摆菜上酒，为三人准备晚饭，自己回内室歇息。

张建侯道：“确实是饿了。今晚我要好好大吃一顿。”

沈周仔细看过相士王青的画像，道：“这妇人的确不像寻常巷陌女子，很有些贵气。”转头问道：“你认为王青就是那暗助高继安逃走的帷帽妇人么？”包拯道：“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沈周道：“可有证据？”包拯道：“车夫所描述的王青的身材高矮，跟节字街百姓描述的帷帽妇人吻合。这是其一。其二，相士以相面为职业，通常要到大街上摆摊算卦，但这王青一反常态，从不露面不说，跟曹氏的交往也甚是神秘。而帷帽妇人多次到节字街找高继安，均以帷帽遮面，旁人无法窥见其庐山真面目。低调的相士，诡异的妇人，两者行事作风实是异曲同工，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极大。”

沈周道：“崔良中让高继安伪造交引，论起来是大雇主的身份，高继安反过来要杀他，必定是受人怂恿。这人现在可以断定就是王青。她既然利用高继安来对付崔良中，想必是跟他有仇。所以她来到南京后，才会先结援于同样与崔氏有仇的曹氏。她既是有所图谋而来，当然不像一般相士那样抛头露面，而是低调行事，不以真面目示人。”

张建侯道：“那你相信她的那些所谓预言么？”沈周道：“这个……最好是等见过王青本人后再说。现下有了她的画像，要找到她就容易多了。”

包拯道：“家父特意多绘了两张，正好我们每人一张，明日到礼字街一带打听，看有没有人见过王青。”

张建侯道：“如果不是姑父答应了戚彤娘子不泄露王相士一事，不然可以将画像交给官府，由他们出面找人，我们就省事多了。”包拯道：“就算我没有答应戚彤娘子，交给官府也不妥。现下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王青就是帷帽妇人，也不能确定她到底在行刺案和交引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正商议明日如何寻访相士王青，还没有来得及举箸，仆人进来禀告道：“有客！”引进来一看，却是翰林学士石中立和应天书院主教范仲淹。

包拯忙下堂迎接，道：“家父已入内歇息了。”正要命仆人去请父亲出来，石中立一摆手道：“不用费事叫包公了，老夫就是来找你们的。你们几个声称昨夜是我潜入崔府，可有从粪坑中捞出证据、对上衣襟？”

包拯这才会意他是来兴师问罪的，既不便说出许洞已坦诚告知真相，又不愿意撒谎说还没有从粪坑中捞出衣服，只得道：“衣襟还没有验过。”

石中立登时跳了起来，叫道：“小范，你瞧见了！幸亏你今晚进了城，被我拉到你，不然你如何能相信你手下这几个学生其实是指鹿为马、诬良为娼之辈？”

沈周忙道：“石学士言重了！其实是我们另外寻到了证据，足以证明

石学士无辜，不必再验那件衣服了。”石中立气呼呼地道：“言重？你们当着老夫老朋友的面，没有证据，甚至没有验过证据就胡乱攀诬老夫，就为了你们自己出风头，居然还说老夫言重？”

包拯上前深深一揖，道：“我们确实太过鲁莽，晚生这里给石学士赔礼了。”

石中立却是不肯甘休，道：“不行。我们这就去你们包家茅房，当着你们范先生的面将衣服捞出来，与你们捡到的那片衣襟验对，要让范先生亲眼看见你们是在为了出风头而胡闹。”

范仲淹忙道：“石学士何必动气？这事不能怪包拯他们，其实是我想帮曹恩师，所以命他们几个暗中调查案子。他们也是一时心急，想早些向我交差，所以冒犯了石学士，跟出风头毫无干系。”

石中立道：“当真是小范你的主意？”范仲淹道：“当然。今日包拯到码头找石学士之前，先回来应天书院，我还催促过他。”

石中立也是性情中人，登时释然，道：“那好，看在你小范的分上，也就算了。”转头问道：“那害得老夫被你们诬陷的上房大盗到底是谁？”

包拯沉吟道：“这个，石学士还是不要知道的好。”沈周生怕石中立再发怒，忙道：“包拯的意思是……”

石中立却是一挥手，道：“算啦，老夫也没兴趣知道，反正我知道他是好人就行了。”

张建侯道：“石学士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好人？”石中立道：“他要对付崔良中这种坏人，难道不是好人么？”顺手拿起桌上的王青画像，一望之下，便“咦”了一声。

沈周忙问道：“石学士认得这妇人？”石中立道：“当然认识。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女相士刘德妙，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她么？”

刘德妙是北汉皇族后人，自小出家为女道士，精通相术，由大宦官周怀政引荐入皇宫，言事奇准，成为后宫嫔妃及皇亲国戚中极受欢迎的

人物，被尊称为“刘尊师”^[5]。宰相寇准失势前，刘德妙忽然有所预感，及时投靠了参政知事丁谓。

丁谓字谓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进士，其人机敏有谋，于文章、图画、博弈、音律无不洞晓，著名文学家王禹偁曾赞赏丁谓的文章“自唐韩愈、柳宗元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寇准十分欣赏丁谓的才气，宋真宗即位之初，就向皇帝大力举荐，丁谓由此得到重用。这人也当真是有真本事，三司案牘复杂繁多，一般官吏长久难以解断，而丁谓一看案情，一言判决，众人都释然而悟。听凭满座宾客各自陈述，他从容应接，随口解答，条分缕析，统摄满座，没人能超出其意。还有一次，东京开封皇宫失火，宫阙建筑大多焚毁。宋真宗命丁谓主持修复工程。由于皇宫处于京城中心位置，取土、运料、弃废都非常不便。丁谓提出了一个独具匠心的施工方案，可以“一举而三役济”：即挖街取土，成渠引水运料，再弃废填渠还街。如此，节省费用“以亿万计”。

然丁谓有才无德，工于算计，大搞上天书活动迎合宋真宗。当上参政知事后，有一次中书省宴会，寇准在豪饮后，被菜汤沾到了胡须上。丁谓看到后，马上起身为寇准擦拭胡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讥讽丁谓说：“你身为参政，国之重臣，怎么能为长官擦拭胡须呢？”此即为典故“溜须”的来历。丁谓一时难以下台，不由得恼羞成怒，结下深怨，发誓要报复寇准。

此事也可以窥见寇准的性格——自视甚高，性情刚硬，言语尖刻，经常弄得人难以下台，这些没有必要的口舌之快导致他一生树敌甚多。比如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曹利用原先只是个殿前侍卫，因为能言善辩及机缘巧合才得到宋真宗信用，后来担任枢密使，执掌大宋军机。寇准看不起他，认为其既无品行，又无才气。两人每每有意见分歧时，寇准总是大声训斥曹利用说：“你是一介武夫，怎么能识大体？”曹利用由此恨寇准入骨，与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分庭抗礼，导致党争不已。

而随着宋真宗身体状况的恶化，皇后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宋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对寇准与丁谓两派之间的党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主要是以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副宰相丁谓为首，因其

兄长刘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而之前，刘娥宗族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被人告发。宋真宗念及刘娥，想就此不问，但寇准铁面无私，坚持要求依法惩治，由此得罪了刘娥。

不久后，寇准欲辅助太子赵祯登基，被丁谓得知后报告了皇后刘娥。刘娥立即在宋真宗面前诬陷寇准要挟太子，预备夺取朝廷大权。寇准因此被贬，与寇准交好的大宦官周怀政也因谋变被杀，而本来由周怀政引荐显名的女道士刘德妙则因避祸及时成为新宰相丁谓的座上宾，备受信任。

丁谓曾赋诗云：“千金家累非良宝，一品高官是强名。”表面视千金为累赘，视高官为虚名，其本人实则名利熏心，一心擅权，宋真宗死后，宋仁宗即位，由太后刘娥辅政。按照大宋制度，皇帝每天都要临御垂拱殿，还要在文德殿正衙接见文武百官，称为“常参”；五天一次在崇德殿或者垂拱殿接见群臣，称作“起居”。大宋自立朝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太后临朝的情况，无章可循，这就给大臣们出了个难题：形式上到底怎么安排。有人建议仿照东汉故例，刘太后与仁宗皇帝五日一朝，刘太后坐左，小皇帝坐右，至承明殿垂帘听政。丁谓却想一人独揽朝政，为了不让其他重臣与闻机要政令，暗中通过宦官雷允恭请刘娥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书：“皇帝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上朝见群臣；大事由皇太后召集宰相们共同商议处置；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皇太后，由皇太后签署处理意见。”这样一来，皇帝和皇太后不相联系，权柄都被丁谓和心腹雷允恭把握。

刘娥本就是野心勃勃的人，虽然一时不能觉察丁谓的动机，但终究还是慢慢回过味来了——丁谓是与雷允恭勾结，意图欺上瞒下，甚至有挟持自己的意思。很快，雷允恭被寻小过诛杀，丁谓则被罢相贬谪。女道士刘德妙受到牵累，被人告发与丁谓第三子丁圮通奸，最终被判编管均州。

刘德妙虽然曾经显赫风光，但名字只在京城达官显贵中流传，普通老百姓绝少耳闻。包拯几人虽是官宦之子，却毕竟不在中枢之位，竟然也从没有听过刘德妙这个人，却不知她如何逃出了羁管地均州，化名王青，又来了南京。

包拯等人听说相士王青原来名叫刘德妙，一度是出入皇宫的热门人物，很是惊异，但由此愈发可以肯定刘德妙就是帷帽妇人。她既然出入过皇宫多次，与内宫来往密切，又跟大宦官周怀政等诸多要人交好，得到那传说中的麻痹奇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包拯忙问道：“石学士可有听说刘德妙跟崔良中有过恩怨？”石中立道：“这个……应该没有吧。刘德妙在京师何等炙手可热，哪会将崔良中这样的商人放在眼里？她后来被有司逮捕，也是受了丁谓牵连，编管均州只是去年之事，应该没有跟崔良中结怨的机会。”

包拯心道：“宫廷奇毒何等难得，刘德妙不惜用来对付崔良中，必是有天大的仇恨，所以务必要置其于死地。既是石学士都没有听过，想来是不为人知的私人恩怨，只能慢慢寻访了。”

但就算知道刘德妙真与崔良中有不共戴天之仇，这其中仍然有许多难解的疑点——刘德妙以相士身份取信于曹诚，很可能是她需要用钱，需要曹家的财力支持，但她自己完全有机会接近崔良中，为何反倒要利用一个刻书匠人呢？如果是因为崔良中深知她的来历和真实身份，她不便出面，又无意中知道了高继安在替崔良中伪造交引，认定有利用价值，反过来要挟高氏为她办事，但揭露假交引这件事，抑或是要挟崔良中本人，岂不是对她有利得多？相比于刘德妙，崔良中财大势大，就算两人各有把柄，崔氏仍然处于绝对优势，高继安为什么肯听刘德妙摆布、反过来对付崔良中呢？高继安长在南京，刘德妙长在东京，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职业是刻书匠，一个是北汉皇族后人，职业是相士，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石中立性子疏淡，明日又要离开南京，动身回去汴京，对崔良中、刘德妙这类事实在不怎么关心，当即道：“你们自己慢慢猜吧，老夫得先回去睡了，明早还要赶船呢。”范仲淹道：“石学士先行一步，我还有话要对包拯他们说。”

石中立走出几步，又回头嘻嘻笑道：“小沈，老夫回京后就会向你父亲提亲，你有空的话，也该去拜访一下你未来的岳父大人许公。老夫等着喝你和许家小娘子的喜酒呢。”

众人惊异无比，沈周登时闹了个大红脸，又不好多说什么，只得应道：“是。”

范仲淹等石中立走远，这才掩了门，郑重其事地问道：“事情牵涉到曹家，对么？”包拯道：“是的。曹教授聘请的相士王青，原来就是石学士口中的刘德妙。且不论刘德妙现下卷入的案子，单是其逃犯的身份，曹家就已犯了包庇重罪。”

范仲淹长叹一声，一时沉吟不语，显是心中矛盾：既想为恩师求情，请包拯几人不要张扬，却又有违他一贯的原则，更难以开口要求自己的学生徇私枉法。

沈周忙道：“私下收留犯人虽然有罪，却分知与不知两种情况，如果曹教授并不知道刘德妙其实是逃犯，算不上重罪。”张建侯道：“如果曹教授不知道刘德妙真实身份，就不会如此神秘了，还说什么泄露秘密，就要五雷轰顶之类。”

包拯也看出范仲淹为难，想了想，道：“经过我们调查，发现曹府上下只有曹教授和曹丰员外两个人知道相士王青、也就是刘德妙一事，如果曹教授肯主动向官府告发，事情尚有转机。”

范仲淹道：“你们不是说曹恩师已经答应了那相士绝不泄露关于她的秘密么？如果换作你，你会说出来么？”包拯道：“不会。但如果曹教授不肯主动告发的话，明日一旦我们将王青就是刘德妙一事上报官府，曹教授的处境就堪忧了。范先生，实在是抱歉，我们也想帮曹教授，可我们必须将真实情况上报。”

范仲淹叹道：“你没有错，何必道歉？这样，你们给我一天时间，我设法再找恩师谈谈。如果后日正午前你们没有得到我的消息，你们再将这件事上报官府，如何？”包拯微一犹豫，还是点了点头，应道：“自当听从范先生吩咐。”

范仲淹前脚刚走，宋城县尉楚宏又登门拜访，将张建侯的兵器还了回来。

张建侯大喜过望，道：“我还以为再也回不来了。”楚宏道：“这次是我悄悄卖个人情给张公子。不过张公子日后外出，还是不要公然带兵器的好，毕竟有违律法。万一落在提刑司手里，不但要没收兵器，还要依律杖坐二十大板。”

沈周父亲沈英是大理寺丞，他自小耳濡目染，熟知律法，笑道：“楚县尉还说轻了，不是杖坐二十，而是伏脊^[6]二十。”

张建侯笑道：“看来日后我得去做官或是从军了，这样上街才能佩带兵器。”

沈周咋舌道：“你做官就是为了能有佩带兵器的资格？”张建侯道：“有人做官是为了名，有人是为了钱，有人是为了百姓，我则是为了正大光明地舞刀弄剑，有什么不对么？”

他说得有趣，却也在理，众人一起笑了起来。

张建侯道：“要是小游也在就好了。姑父，反正你已经答应了范先生要等他一日，不如明日我们去性善寺看望小游他们，好不好？”沈周先应道：“这主意好，我跟你们一起去。凑巧我答应了张尧封，要替他修补手镯，我顺道去性善寺采些老槐树的树汁回来。”

包拯心道：“虽然计划明日一早要去寻刘德妙，但若是曹教授当真听从范先生建议，肯主动告发刘德妙，那么事情就容易得多。也罢，寻人也不急在这一日。”当即应道：“好。”

楚宏又道：“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几位，今日提刑司派人来提走了高继安一案的全部卷宗，书吏检查过目证人供状时，发现了一个疑点，那就是节字街的摊贩声称曾在前晚见过高继安，说是从戌时一刻起，高继安就在他的摊子上喝酒吃菜，过了亥时，才醉醺醺地起身，站都站不直了，还是街坊扶着他回家的。”

张建侯道：“我大概是亥时两刻翻墙进的知府衙门，崔良中遇刺在这之前，短短一刻工夫，高继安即使清醒，也绝对不可能从节字街赶到知府衙门杀崔良中的。”沈周道：“那么凶手一定是……是那帷帽妇人。”一时不敢当着楚宏的面说出刘德妙的名字。

楚宏道：“我也是这么想。虽然知府衙门戒备森严，但那妇人既能潜入崔员外府上，又能从张公子眼皮底下盗走刻刀，想必有一身高超本领，越墙出入府署也不在话下。可惜，从来没人见过她的真面目。现下只盼望早些抓到高继安，从他身上追查到帷帽妇人了。”

其实潜入崔良中房顶和盗走刻刀两件案子都是许洞所为，包拯等人见楚宏将所有事一并算在帷帽妇人头上，也不点破。

张建侯问道：“对了，曹汭曹将军亲自追捕的那名逃卒王伦，可有抓到？”楚宏道：“听说那王伦武艺很好，让他给逃了。曹将军不仅丢了面子，还弄得灰头土脸，一些摊子被打翻的商贩还联合起来，去应天府告了曹将军，说他纵兵扰民。”见包拯三人还未吃饭，便拱手告辞。

包拯三人这才安心坐下来，饱餐一顿。张建侯善饮，一瓶林酒大多落入了他的肚腹中，包拯和沈周只各饮了一杯。即使吃喝，话题仍然不离崔良中遇刺案。

虽然终于可以确认是刘德妙动手行凶，但还是有疑点，她要杀崔良中，有很多机会，为什么一定要选知府宴会下手呢？那里人多眼杂，她既不能在宴会厅中下手，也不能确定崔良中何时会出宴会厅，这实在不是一个万全的杀人时机。若选在平时，她完全可以利用高继安用假交引一事引崔良中到人少僻静之处下手，鉴于她一向行踪隐秘，绝无旁人怀疑到她，为什么反而要舍易求难呢？

高继安被列入头号疑犯后，刘德妙冒着身份败露的危险去通知他逃走，必然有一个天大的理由值得她这么做，这理由不会是交引，不然不会在离开时忘记取走交引。那叠交引虽然值一大笔财富，却需要先到东京榷货务兑换票据。她是朝廷逃亡囚犯的身份，断然是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交引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呢？刘德妙又是如何抢在前面得知高继安已经被怀疑呢？她是相士，会相面不足为奇，难道当真能预言未来么？既然如此，她怎么不能预料她投靠丁谓后的命运？

吃过晚饭，又各自回房睡觉，预备养精蓄锐，明日好去性善寺。但实在吃得太饱，肚腹鼓胀，是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了。

夜深人静之际，外面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悠扬的清音，似笛非笛，似笙非笙，只是低沉简单的曲调，婉转呜咽，若有若无，却如同江上暮霭一般，迷茫中带着淡淡的哀愁。又仿佛把人的心肝生生提起，悬在半空，似揪非揪，似落非落。

包拯一时心有所感，不禁想起了唐代名将张巡的《闻笛》一诗：

嵒峤试一临，虏骑附城阴。
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
营开边月近，战苦阵云深。
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音。

那一夜，张巡苦候援兵不至，登上城楼，极目远眺，夜色苍茫，心情无比复杂。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突然隐约传来一阵笛音，这个真性情的血性汉子心中的琴弦也被感伤拨动，忍不住热泪盈眶，挥笔写下了这首千古名诗《闻笛》。

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在芸芸众生的乱世中，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到底是守城将士不必辨认愁惨风云，也不必询问天心向背，只管拼死杀敌？还是只有像守城将士一样认识到风云的惨淡，领会到苍天考验世人的良苦用心，才能奋勇向前？张巡死守睢阳，不肯撤离，宁可在城中杀人而食，也不肯弃城投降而保全百姓性命，种种之惨烈，种种之悲壮，种种之无奈，种种之惊心，到底是对是非？

迷迷糊糊中，眼皮终于开始沉重起来。忽听得有人大力拍门，叫道：“公子，醒醒！出大事了！”

包拯一惊而起，披衣下床，鞋都来不及穿，飞奔过去开门。却是自家仆人，急道：“隔壁崔家有人来报，崔员外殁了，请包公子快些过去！他们人正等在那里呢！”

包拯忙穿好衣服鞋袜，张建侯和沈周亦闻声而起，三人一道出来内堂。

那站在堂下等待的却不是什么崔家仆人，而是崔家大姐崔都兰和她的贴身婢女慕容英。

包拯极是意外，忙上前问道：“敢问小娘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崔都兰道：“我阿爹他……他……”脸上并不见哀戚，只有难以名状的局促不安。

慕容英忙道：“崔员外刚刚死了，我主人是想来向各位公子求助。”

张建侯道：“崔小娘子，你别怪我口直，死的人是你爹，可是我怎么看你一点儿悲伤之情也没有。”

崔都兰双眉一挑，狠狠瞪着张建侯，似要发怒，但随即她眼睛中的凶光又黯淡了下去，恨恨道：“不错，我一点儿也不难过，我恨他！恨他抛弃了我娘亲，害得她终生不快乐！恨他抛弃了我，如果不是他的宝贝儿子死了，他也绝想不到来华州寻我。可是……可是自从我来到崔家，他一直待我很好，他现在走了，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她之前在众人印象中，一直是个冰山一样冷漠的女子，对所有事都无动于衷。但此刻包拯亲眼目睹了她情感丰富的一面，短短一瞬间，她的脸上呈现出多种表情——忿恨、坚忍、悲凄、悔疚、绝望、恍然、无措——令人刻骨铭心。

那一刻，所有人都理解了她——一个卑微酒妓生下的私生女，没有父亲，又自小失去了母亲，没有关爱，无依无靠，在民间辛苦长大，忽然被认作“天下第一茶商”的女儿，富贵荣华唾手可得，是喜，是悲？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生活，完全陌生的父亲，要让她如何适应？而刚刚相认不久的父亲蓦然死去，她失去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点儿庇护，又该如何面对眼前的局面？

沈周为人感性，最容易被感动，忙上前道：“小娘子别太难过，我们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

包拯道：“小娘子不会无缘无故找上门来。英娘，你适才说的求助是什么？”慕容英迟疑了一下，道：“我们……其实是我，怀疑崔员外死得不明不白。”

包拯登时全身一震，愣在那里。沈周连叫他几声都没有反应，只好道：“二位小娘子且先回去，我们稍后就到。”

慕容英慌忙拜谢，这才扶着崔都兰去了。

张建侯使劲捏了一下包拯的上臂，问道：“姑父，你到底想到什么了？”他力大无比，包拯吃痛之下，失声道：“是我的错，我早该想到的！”

张建侯道：“想到什么？”包拯道：“有人要杀崔良中灭口。”

张建侯道：“可是崔良中早已经中了毒，说不定是毒发身亡呢。”包拯道：“这当然是可能的，但也有可能他是被人杀了灭口。”

张建侯道：“高继安和刘德妙都已经暴露了，许洞许先生也没有敌意，谁还想杀崔良中灭口？”沈周道：“我想到一个人，马季良。包拯，你也怀疑是他？”

包拯不置可否，拔脚便朝崔府赶去。

崔氏家人等都集中在厅堂中，除了崔都兰外，崔槐、吕茗茗夫妇也坐在那里。崔槐不停地举袖抹拭眼泪，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吕茗茗却不怎么悲伤，一边假意劝慰丈夫，一边暗中打量着崔都兰的反应。包拯几人进来时，众人一起站了起来。

包拯道：“崔员外人呢？”慕容英道：“还在兼隐院内室。马龙图的手下一直把守着院子，不让我们进去。”

沈周问道：“那你们是怎么知道崔员外已经去世的？”

慕容英正要回答，吕茗茗斥道：“你主人都没有发话，你一个丫头抢着插什么嘴？还是我来告诉你。”

原来崔良中虽然陷入昏迷，但每日都需要人喂食、喂水，由于他大小便均无法自理，即使是身子底下铺了厚厚的尿布，也必须得有婢女定时为他更换衣物和床单被褥等物。今晚轮班的四名婢女去换床单时，意外发现崔良中身体已经冷了，摸起来只感到生硬的冰凉。几人面面相觑，心中各有不祥之感。一婢女大着胆子将手伸到崔良中鼻子下，呼吸

全无，人竟是死了。四女当即吓得大叫一声，飞跑出来。崔都兰、崔槐等人得讯后立即赶来兼隐院，却被马季良侍从挡住。自从马季良到来后，众人很难见到崔良中，更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此刻听说人死了尚不能相见，不由得愤慨异常，又怀疑崔良中死得不明不白。吕茗茗立即派人去请自己的兄长宋城县令吕居简，崔都兰无所依靠，想到真凶高继安得以暴露，包拯等人功不可没，遂干脆亲自赶来向包拯求助。

包拯听说经过，道：“吕县令住在宋城县衙，离得不近，等他来还得要好一阵子，不如我们先去兼隐院，问问马龙图为什么不许亲人相见。”崔都兰和吕茗茗异口同声地道：“好。”

既然她二人都赞同，旁人再无异议。众人便一齐朝兼隐院而来，果然在院门口即被侍从挡住。

吕茗茗颇为气势汹汹，道：“这里是我们崔家的院子，怎么反倒我们崔家人进不了门？”她是现任参政知事吕夷简的堂妹，侍从不敢回嘴，只死死挡住大门。

包拯问道：“马龙图人在哪里？”侍从道：“在里面。”包拯道：“麻烦通禀一声，就说包拯求见。”

那侍从知道马季良对包拯甚是看重，不敢怠慢，忙进去禀报。

过了一会儿，侍从出来道：“龙图官人请包公子进去。”只让包拯、沈周、张建侯三人进去。

崔都兰倒也不吵闹，只道：“好，我们信得过包公子，就在这里候着便是。”包拯点了点头，昂然越过侍从迈步进来。

屋内灯火通明，马季良坐在内室的一张交椅上，眉头微蹙，眼皮稍显耷拉，表情茫然，望着床榻发呆。

崔良中静静地躺在那里，无论他生前多么骄横，无论他拥有多少财富，他现在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再也不会有任何知觉。闹里有钱，静处安身；来如风雨，去似微尘。世人所在意的功名、钱财、利禄，终究

只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身外之物，生前能够轻清于世、安宁淡泊，该是多么可贵。

包拯叫道：“马龙图，你可有什么要解释的么？”马季良摇了摇头。

张建侯道：“崔员外人已经死了，你还不让他的亲人进来置办后事，未免很有些不近人情。”

马季良道：“暂时不能让他们进来。”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仿若沙场上厌战的士兵，内心深处再没有一丝斗志。顿了顿，又道：“这是我能作为义弟做的最后一件事。”

包拯问道：“龙图为什么这么说？”马季良道：“自从我来这里，每日都要坐在床边，拉着义弟的手跟他说话。他虽然昏迷，脉象却很平稳，并无毒性加深之象。今夜突然暴毙，我怀疑是有人下的毒手。”

张建侯道：“啊，马龙图居然还怀疑别人……”

包拯生怕他说出怀疑马季良的话来，万一引发对方警觉，销毁了证据，事情就不好追查下去了，忙插口道：“可兼隐院内外都有马龙图的心腹把守，听说崔员外日常服用的汤药饮食也都事先由婢女当面尝过，旁人哪有机会下毒？”

马季良道：“我也想不明白其中究竟。我已经派人去请医博士和仵作，等他们到了，验过义弟身子，自然一切真相大白。我不放那些人进来，就是怕他们借哭丧之机扰乱现场，破坏了证据。”

包拯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虽没有再多说什么，却各自颇感费解——如果崔良中的确是再遭人毒手才不幸身亡的话，按照他这几日的状况，只有马季良才有下手的机会。这也难怪崔都兰甚至沈周、包拯都立即怀疑到他身上。他虽然与崔良中是结拜兄弟，却在假交引案发后有了杀死崔氏的动机，倘若他有染假交引，杀了崔良中，便能将一切罪责推到死者身上，再也牵扯不出他来。尤其在发现崔良中死后不让旁人进来，愈发加重了这种嫌疑。但若是从现场采证的角度来看，他如果真是杀死崔良中的凶手，崔都兰等人一拥而进，哭的哭，闹的闹，势必会破坏现场，反而对他本人有利。反过来说，既然马季良肯趋害避利，那么

就只能证明他不是凶手。如果不是马季良，又会是谁呢？

室内彻底安静了下来，外面庭院中幽虫索索，“啾啾”的虫鸣声忽然显得刺耳聒噪了起来。

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如果保持心境高远，超凡洒脱，就算身处繁华街道，也如同偏远的荒郊野巷一样。若是内心焦灼，一点儿动静也成了车水马龙。

等了大半个时辰，宋城县令吕居简、仵作冯大乱、医博士许希珍前后脚赶来。马季良便命侍从放所有人进来，当众请许希珍验毒、冯大乱验尸。

冯大乱叹息道：“想不到这次当真要来验崔员外的尸首了，到底是天意难违呀。”

马季良嘴唇微微动了动，似乎预备斥责这信口开河的仵作几句，但最终话还是没有出口，大概这几日来层出不穷的变故也将他弄得措手不及、精疲力竭了。

折腾了将近一个时辰，冯大乱终于将尸首翻腾得够了，往铜盘中洗了手，道：“崔员外胸腹中的两处刀伤已经快要愈合，除此之外，别无外伤。可以说，他身上白白净净，只有后背出了些红疹子，人天天这样躺着，肯定会这样。”

马季良道：“这不可能。义弟的饮食都事先经人尝过，不可能有毒，他一定是外伤中毒。仵作，你再好好验验。”冯大乱摊开双手道：“还要怎么验？连头皮、指缝、私处都看过了，没有外伤！”

马季良见他说得肯定，便又转向站在窗下凝思的许希珍，问道：“许大夫，你可有发现义弟有新中毒的迹象？”许希珍道：“崔员外原本就中了不知名的奇毒，许某无能，没能弄清楚毒性，而今结果还是一样，还是不能判断出毒性，所以不确定崔员外是新中了毒才致毒发身亡。”

马季良快快跌倒在交椅上，转头去看崔良中，眼睛中透出一股悲凉

的深意来。亲眼看到那种眼神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崔都兰和吕茗茗在内，都不再怀疑马季良是再次下毒的凶手。

吕茗茗紧紧挽住兄长手臂，问道：“要怎么办？”吕居简明知妹妹是另有所指，却假意不明，及时将话头转到案情上来，大声道：“崔良中崔员外遭帷帽妇人行刺，中毒甚深，不幸于今晚毒发身亡，当然是要以此结案。”

[1] 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往往是考试前皇帝临时指派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及六部尚书等官出任。另选派六部侍郎、给事中、台谏官一至三人为同知贡举。另设点检试卷官、参详官各若干人。

[2] 潘阆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

[3] 刺配：宋代出现的一种新刑种，是对犯人施加墨刑，将罪犯面部、臀部或其他部位刺刻标记，发配至指定地点服役。“刺”指在罪犯脸部等处刺青，“配”指押送指定场所服役，有军役、劳役两种，服军役者又称“配军”。“配”是主刑，“刺”是附加刑。牢城：宋时集中囚禁流配罪犯之所。编管：宋代官吏得罪，谪放远方州郡，编入该地户籍，并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谓之“编管”。此等刑罚亦有助于一般罪犯者。

[4] 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灭掉了信奉佛教的于阗王国，部分民众东逃沙州，甚至远到今青海。在伊斯兰教东进的威胁下，敦煌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藏在隐蔽的洞窟中，并将洞口封闭。之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先后去世，藏经洞的秘密逐渐不为人所知，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此即后世发现的敦煌“藏经洞”的来历。

[5] 宋代尚方外之交，称高僧为“大士”，称道士为“尊师”。

[6] 杖刑（打板子）也分几种，所用刑具重量和击打部位均有不同。杖坐就是打屁股，属于杖刑中较轻的刑罚。伏脊则是打脊背，是杖刑中的重刑。

第五章 一缕深心

轻纱般的月华笼罩在性善寺这座百年古寺上，斑驳的墙壁、雕花的窗棂都沾染着乳白的宁静，显出亘古的静谧来，幽绝冷绝。清冷的夜风中浮漾着山花的馨香，淡如游丝，凉爽怡人。月白风清，如诗如画。



金釭焰短风幕斜，栖乌啼月声鸦鸦。
玉人宝瑟掩不弄，背窗红泪飘兰花。
锦机挑字相思意，欲托南风到辽水。
黄龙梦断春意劳，渺邈音容隔千里。

——许洞《诗一首》

世间人们的好奇心思恰如苔痕一般，即使不在显眼之地，却也无处不在地生长着。

崔良中遇刺中毒的案子一度轰动全城，引发了诸多猜议，但昨夜崔良中毒发身亡竟再没有激起任何涟漪。一是他中毒在先，又无药可治，死亡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二来他名声不佳，对他遭遇之前遇刺昏迷，幸灾乐祸者多之，甚至不少人暗暗盼着他快些死去，现下他当真死了，只能说是老天有眼；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个原因，南京城中出了远比崔良中之死更引人瞩目的消息——据说有人在忠烈祠祭拜张巡时，意外发现了一张《张公兵书》残页。

自唐代以来，张巡就是天下兵家的神话，其遗著《张公兵书》更是成为传说中的神物，无数人苦苦追寻。大宋立国后，寻找《张公兵书》的热潮才逐渐淡了下来，这自然跟传闻开国皇帝赵匡胤得到了《张公兵书》有关。但即使《张公兵书》的确作为发祥地瑞宝落入了赵匡胤之手，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听皇帝亲口提过，更无人见过。现下忽然有人在忠烈祠发现了《张公兵书》残页，一时引发了狂潮，全城百姓争相赶往城南的忠烈祠，膜拜张公者有之，觊觎兵书者有之，更多的是要赶去看热闹。自十年前宋真宗车驾经过南京后，商丘已经许久没有出现如此壮观的景象——士民倾城而出，人头攒动，比肩接踵，沸腾如火。

兵马监押曹汭听说百姓蜂拥赶去忠烈祠，一个时辰内就踩平了大门的门槛，生怕惹出乱子，派出大量兵士前去弹压，又将发现《张公兵书》残页的百姓全大道拘押起来，但仍然不能浇灭人们聚堵围观的热情。一时间，《张公兵书》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南京城中到处都是闹哄哄的，沸扬热闹之意自是无法言说。

包拯三人早上一出门，并没有直接去北城外的性善寺，而是先来到寓公许仲容家，求见竹渊夫，也就是许洞。

张建侯开玩笑道：“石学士许诺将许公之女说与你为妻，论辈分，你该叫竹渊夫一声长兄了。”沈周红了脸，道：“这件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得由父母做主，别瞎说，让人听了笑话。”

正说着，许洞匆匆出来，道：“你们也听到《张公兵书》的消息了？”包拯愕然道：“《张公兵书》？”

许洞道：“呀，看样子你还不知道，有人在忠烈祠发现了《张公兵书》残页，全城都传遍了。我得赶去忠烈祠看看。”他生平酷好兵法，《张公兵书》是他心中渴慕已久的神作，当然希望能够有缘一见。

张建侯性子急，立即应道：“呀，张公可是我张家先祖，我跟先生一起去。”

许洞道：“好。”又问道：“你们不是为了《张公兵书》，又是为了什么来找我？”沈周道：“先生还不知道吧，崔良中昨夜死了。”

许洞道：“啊，崔良中死了？也不奇怪，那毒药那么厉害，他能撑这么久，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此刻的心思全在《张公兵书》上，死一百个崔良中也不会让他多眨一下眼睛，一挥手道：“我得赶紧走了，有话回头再说！张小官，你还磨蹭什么？快走！”

张建侯道：“姑父，你和沈大哥先去性善寺，我去忠烈祠看一下，很快就来追你们。许先生……不，竹先生，等等我。”急不迭地去追许洞。

沈周也很是好奇，建议道：“我们要不要也跟去看看？”包拯摇了摇头，道：“连竹先生听到消息后都坐不住，此刻忠烈祠必定人山人海，也看不出什么来，回头向建侯打听就够了。”沈周笑道：“也是。昨晚崔良中死了，小文应该早得到了消息，今早却不来找我们，一定也是赶去忠烈祠看热闹了。”

来到大街上，不断见到有人朝南门方向赶去。平日街道岔口总是蹲有等待主顾的车马，今日却连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只得打消雇车的念

头。好在性善寺不算太远，也就十来里路，走得快的话，大半个时辰就能到。

二人正要动身出发，忽见提刑官康惟一亲自率领一大批官吏、吏卒、差役穿过了街口，行色匆匆。

沈周笑道：“提刑官也是要去忠烈祠瞧热闹么？”包拯道：“他们是要往东去，一定是去曹府。”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跟了过去。

抵达时，康惟一正下令包围曹府，喝令道：“围起来，一个也不准放过！”

包拯料想多半是曹氏父子暗通相士刘德妙一事败露，还是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康惟一瞥了他一眼，冷冷道：“包衙内不是一直在调查案子么？该对本司为什么来这里心知肚明。等本司处置完了曹府，再来追究你的知情不报之罪！来人，去叫门！”

忽有一名差役急奔而来，道：“有人往提刑司投了这封匿名信，信皮上面写着提刑官人的名字，还涂了红色。”

涂红即代表十万火急，一般用在传递军事公函上。康惟一“哼”了一声，接过信来拆开，一看之下，登时脸色大变。

此时差役已经叫开曹府大门，正预备冲进去拿人，康惟一忽道：“慢！”死死瞪着那封信，眼睛都快要喷出火来，终于还是咬牙切齿地道：“走，回去！”

属下都相当惊奇——康惟一昨晚讯问盘查案情，一夜未睡，今日一早还亲自带人来查抄曹府，原是因为曹氏是本地望族，怕有人出面说情阻挠，就跟上次应天书院主教范仲淹一样，由此可见提刑官要将曹氏绳之以法的决心。可现下已经到了曹府大门口，为什么突然打了退堂鼓？

然而康惟一为人严峻，御下严厉，属下尽管疑惑，亦不敢多问，当即回头转身，簇拥着长官离去。

沈周极是纳闷，挠头问道：“康提刑官刚才还气势汹汹，怎么一眨眼

就蔫得像泄了气的皮球？会不会是那封信干系着新的证据，他突然发现事情与曹府无关？”

包拯心里也是大惑不解，暗道：“官府已然知道之前的头号嫌疑犯高继安没有作案时间，行凶者其实是他的同伴帷帽妇人，但应该还没有猜到帷帽妇人就是曹府暗中供养的相士王青，更不会知道王青就是逃犯刘德妙。但既然康惟一亲自带人来查封曹府，肯定是发现了直接牵连曹氏的证据。”转念想道：“我们知道王青，也是从曹丰妻子戚彤处得知，也许是曹府人自己泄了密，提刑司由此推得真相。只是康惟一如此兴师动众，明明有势在必得的决心，怎么会因为一封匿名信而临时改变心意？如果说因为匿名信中揭露了新的证据，可事实明明就是曹府私藏相士王青，而王青正是行刺崔良中的凶手，难道康惟一发现的牵连曹府的证据并不是王青？”

正好戚彤迎出门来，见提刑司的人马倏忽如潮水般退去，也很是惊异，还以为是包拯和沈周的功劳，忙上前道谢。

包拯道：“我二人无尺寸之功。”戚彤便将二人请进来坐下，告道：“昨日傍晚时分，提刑司突然派人捕走了车夫老杨，我就意识到不妙。有好心的差役暗中告诉我，说提刑官人已经查明真凶并不是刻书匠人高继安，而是一名戴帷帽的妇人，而曾有人见到我夫君跟一名帷帽妇人在一起，怀疑她就是凶手。二位公子都知道这帷帽妇人就是相士王青了。如果老杨供出了王青之事，王青她当晚又到过知府宴会，提刑司多半就会疑心到她身上，那么我们曹府就难脱干系了。以曹府以往同崔氏的过节儿，必定会被官府认为是凶案幕后主使，而我夫君莫名失踪也愈发佐证了这一点。我将这些告知小姑后，我们都很惊慌，也想过要向范先生、包公子求助，可又想到王青之事毕竟是事实，隐瞒不住，该来的总要来的。”

包拯见她一介弱质女流，面对剧变，虽无应对良策，却能泰然处之，当真有大家风范，心中很是佩服。

戚彤又道：“范先生昨晚还来过，但公公病得相当厉害，神志已然不怎么清楚，所以先生就走了。我知道范先生公事、家事繁忙，不忍令其操心，所以也没提提刑司捕走车夫老杨之事。”

沈周问道：“这么说，夫人早预料到提刑司会来捕人？”戚彤苦笑道：“康提刑官素来刚正严厉，不畏权贵，知道真相后一定会有所行动，我料定到他今早必来，所以昨夜已经将儿子送回娘亲那里安顿，只是没想到他会突然退去。”

忽有一名年轻美艳的女子自内堂冲了出来，问道：“嫂嫂，提刑司的人退了么？当真退走了么？”戚彤忙提醒道：“小姑，有客在此。”

这还是包拯第一次见到曹云霄，这位名扬南京的美人果然是国色天香，花貌惊人，难怪曹诚视其为掌上明珠。

曹云霄忙举袖掩面，道：“抱歉，是云霄鲁莽了。”斯斯文文地行了一礼，又重新退了回去。

戚彤道：“二位公子，我有几句话私下相告，请随我来。”引着包拯、沈周来到自己卧室，命婢女、仆人退下，掩好门窗，道：“下面的事会有点儿……有点儿恐怖，二位公子可要有所心理准备。”

包拯和沈周相视一眼，均感莫名其妙，全然不明所以。

戚彤走到床前，亲自移开床榻，指着床下道：“二位公子请看。”

包拯见她说得郑重其事，忙走过去。略微伏下时，便闻见一股奇怪的味道，俯下身来一看，却见床下有几大块深色的东西在蠕动着，虽然光线昏暗，但依然能辨认出那是一团一团的蚂蚁或是虫子。不由得骇然一惊，问道：“娘子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戚彤道：“今日一早。”

曹丰初失踪时，她独立支撑曹家，时时惊悸，神思恍惚，并未留意到卧室有异样或是异味，而今预感丈夫已然遇害，又料想曹府难逃劫难，心绪反而平静下来。早上起床时，忽发现室内有苍蝇，忙挥手驱赶，由此发现了床下的诡异，大惊失色，可又不敢声张，直到此刻方鼓足勇气告知包拯、沈周二入。

沈周点了一盏灯，端到床下一照，果然蠕动的东西是幼蝇虫，而那几大块深色的东西显然就是血迹了。

戚彤凄然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丈夫曹丰。”沈周忙道：“娘子不要乱想。这只是几摊血迹而已，并没有尸首。”

他口中安慰戚彤，心头疑云大起：这床床架宽厚，床下空间狭小，成年人只能勉强匍匐而进。房间其他地方都干干净净，只有床下有大片血迹，表明曾有尸体塞在那里。血迹尚新，也就是最近几天的事，与曹丰失踪的时间吻合。无论遇害的是不是曹丰，尸首呢？尸首去了哪里？即使被砍碎后扔在了床下，也不可能这么快烂得只剩下血迹，最起码还应该有骨架。

戚彤哽咽道：“你们不必再好心安慰我，我知道这就是夫君。可我不敢说出来，不敢让小姑知道，不敢让公公知道，不敢让下人知道，我……我实在……”苦捱多日，终于再也抑制不住情绪，放声哭了出来。

包拯见戚彤陡然失态，浑然不知所措。他生平交往的女子，除了母亲之外，就只有故妻张婉和内侄女张小游。张婉聪明善良，所有的事都能预先为他想到，预先为他做好，所以当她的病故后，他很长时间都不能适应。张小游天真活泼，做事毛手毛脚、大大咧咧，是个男孩子的性情。两名女子都是性格坚强之人，他从未见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人流泪，此时见戚彤梨花带雨，伤心欲绝，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沈周也是如此。二人只好干站在一边。

戚彤哭了一通，情感宣泄了出来，自己也就慢慢止住哭声，举袖擦了擦眼泪，哽咽道：“夫君已经死了，可是因为公公的病，我不能张扬。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二位公子，请二位瞧在公公的分上，设法查明是谁杀了我夫君。”

包拯道：“别说曹教授是我二人恩师，就是娘子出面有所嘱托，我等亦不敢不从。只是这案子里面有诸多难解之处……”他本欲说出曹丰尸首不知所在的巨大疑点，可见到戚彤脸上哀色，一时不忍心，便改口道：“我等虽然愚钝，一定会尽力而为，不负娘子所托。”

戚彤道：“我也会自己在府里寻找，看是否能找到埋尸之处。”

包拯心道：“这位娘子表面娇娇弱弱，当真是个聪明人，不但想到了

床下无尸首的疑点，还能猜到尸首应该埋在了曹府某处。是了，凶手翻墙入曹府杀了人，总不能再扛着尸体翻墙而出。他藏起尸首，只是要造成曹丰失踪的假象，误导官府猜疑曹丰就是行刺崔良中的凶手。按照常理推断，只有真正的凶手才有此动机，也就是说，杀死曹丰并嫁祸给他的人就是相士王青，也就是女道士刘德妙。”

那么，当晚在曹府与杨文广交手的人到底是想要报复曹汭的逃卒王伦，还是杀人后被意外撞见的刘德妙呢？

出来曹府，不由得感慨万千，那相士王青当真是个心机深沉之人，前后一系列事件算计得相当周全，如若不是曹府车夫见过她的样貌，又凑巧被石中立认出她就是女道士刘德妙，她当真就逃脱了，根本不会有任何人怀疑到她头上。

沈周道：“既然曹丰几可断定已经死去，查明凶手是一件事，还有另外一件事——崔阳之死和曹丰之死都应验了那女相士刘德妙的话：‘崔良中和曹诚均有丧子之相。’她还预言过崔良中有丧女之相，那么崔都兰是不是也有危险？”

包拯蓦然醒悟过来，道：“你思虑得极是周全，我们得先赶去提醒崔都兰一声。”

如果刘德妙当真精通神奇相面之术，是从面相推断出崔良中有丧子和丧女之厄，可眼下崔良中已经死了，崔都兰却还没死，那这不叫“丧女之厄”了，因而这一切所谓的预言只是刘德妙的杜撰。而从崔阳和曹丰先后死亡应验预言来看，这很可能是她巧妙杀人计划的一部分，预言要死的人都是她的目标，那么崔都兰就该是下一个了。无论如何，都得警示崔都兰，让她加倍小心。

说来凑巧，经过望月楼时，正好见到崔都兰的婢女慕容英，外衣上套着为主人服孝的斩衰，手里拿着一包豆干，神色匆匆。

沈周忙招手叫道：“英娘！”慕容英道：“两位公子是来望月楼吃饭么？”沈周道：“不是吃饭，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请英娘转告崔家小娘

子。”

他知道贸然说出有人要杀崔都兰，实在难以取信，又因曹氏卷入其中，不能完全将真相告诉对方，遂道：“我曾听人预言，崔良中员外有丧子和丧女之相，当然，崔员外已死，崔家小娘子还安然无恙，可见预言是当不得真的。但我怀疑有人要对崔家小娘子不利，请英娘提醒她务必小心。”

慕容英极是惊奇，问道：“沈公子在哪里听到的预言？”沈周道：“这个……只是道听途说罢了。”见对方露出难以置信的狐疑表情，便加重语气道：“这可不是开玩笑。崔家小娘子现下是崔员外万贯家产的继承人，有人虎视眈眈也不足为奇。总之，千万要小心。”

慕容英大概觉得后一条理由能够接受，当即释然而笑，道：“是，多谢公子。”

包拯和沈周这才出城往性善寺而来。南京地靠汴河，官商多走河道。而北城外多是丘陵地带，人烟寥寥，与南城外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幕、挥汗成雨的繁茂情形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连官道上也几无行人。

沈周道：“官道有些绕远，我知道那边山上一条羊肠小道，不能行车走马，稍微有点儿偏，但是可以省下不少时间。”包拯道：“那就走小道。”当即离开大道，爬上山坡。

性善寺一带的山势不高，却是林木葱翠，风景甚佳。墨绿色的山峦远近高低，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上山路后不久，便能远远见到一座寺庙掩映于绿荫当中，在一线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幽深隽秀，那就是有上百年历史的性善寺了。

忽听到前面有人语声。拐过土坎，并不见人。正感诧异之时，两名年轻男子狼狈地从坡下的树丛中钻了出来，居然就是曾在望月楼有过一面之缘的富家公子黄河和他的侍从杨守素。黄河不意在此遇到包拯和沈周，一时愣住。

沈周忙上前招呼，笑道：“看黄兄这副模样，当是迷路了。”黄河道：“嗯。”

杨守素笑道：“我家公子今日一早出城游览，人生地不熟的，胡乱走着，居然不知道怎么钻进丛林中了。”

沈周笑道：“黄兄要游览名胜，该去南面才对，这北城外就只有一处性善寺，我们正要去那里。”黄河道：“我生平好佛，不知可否与二位仁兄一起去寺庙拜访高僧？”

包拯道：“我们是去找人。黄兄既是不认得路，不妨跟我们同行。”黄河道：“甚好，多谢。”

四人便一道往性善寺而来。

几近寺庙山门时，沈周道：“看见前面那片树林了么？那两棵华盖最大的树就是相思树。”

这两棵相思树是一处著名古迹，历史之源远流长，远胜寺庙本身。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康王偃残暴贪婪，听说大夫韩凭妻子何氏有倾国之色，便将韩凭下狱，将何氏抢入宫中。不久韩凭含恨自杀，何氏闻讯痛不欲生，跟随康王游青陵台时，趁人不备跳台殉夫，在衣带上留字道：“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要求死后与丈夫合葬。康王见字大怒，道：“寡人偏偏要让你生不能同床，死不能同穴。”于是将韩凭和何氏分葬在性善寺一带。当时这里是寸草不生的乱坟岗。不久后，奇迹发生了，两座坟墓的坟头各长出一棵郁郁葱葱的梓树，弯曲相随，根枝交错。乱坟岗也突然生出无数花草，变得生机盎然起来。宋人认为两棵梓树是韩凭和何氏的精魂，称其为“相思树”，便是性善寺外现存的两棵梓树。此典故亦即“相思”一词的来历。

也有人称春秋时的相思树早已枯死，现存梓树是唐人所植。然而世人所关注的其实不是相思树的真伪，而是那凄美的打动人心爱情故事。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之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即据此而来。许多红男绿女赶

来性善寺，并非真心拜佛，而是为了到寺外相思树下一许永结同心的心愿。迄今商丘犹有歌谣唱道：

长相思，终难忘。声声呼唤在睢阳。
青陵台上埋恩爱，相思树上话凄凉。
棒打鸳鸯滔天罪，千秋万代骂昏王。

黄河和杨守素二人听闻这段爱情故事，极感新奇，均道：“等拜完神佛，一定要来拜拜这相思树。”

四人正要斜插走下山路时，忽听到前面相思树下传出“嚤嚤”的女子哭泣声。刚刚听完相思树的故事，便听到有女子哭泣，未免有些悚然的感觉。

黄河道：“奇怪，谁在这里哭泣？守素，你过去看看。”杨守素应了一声，走入了林中。

过了一会儿，哭泣声停止了，传来“啪”的一声脆响，随即听到杨守素道：“你这个小娘子好不讲理，为何一上来就打我？”一个凶巴巴的女子声音道：“谁叫你在暗中偷窥我的？我打你一巴掌还是轻的。你再不走，我还要再打！”

包拯听出那女子声音正是内侄女张小游，大吃一惊，忙赶过来叫道：“小游，你在这里做什么？”

张小游乍然见到包拯，意外之极，随即醒悟自己脸上还挂着泪珠，慌忙背转身去，手扶在其中的一棵相思树上。

沈周忙道：“黄兄，杨兄，我先领你们进寺上香。这边请。”当即朝包拯使个眼色，引着黄河、杨守素先去了。

包拯知道张小游是个假小子的性格，没有半分女孩儿的骄矜，却不知她受了什么委屈，竟然要躲来这里哭泣。等众人离去树林，才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是祖姑姑责骂你了么？”张小游道：“没有。”

包拯道：“那你为什么躲在这里哭？”张小游道：“没有为什么。”转

身抓起包拯的袖袍，往自己脸上抹了两下，恨恨甩开，赌气去了。包拯忙追了过去。

到山门口时，沈周正等在那里，叫道：“小游，你还好么？”张小游却理也不理，径直进去了。

包拯道：“你站在这里做什么？”沈周道：“我是特意等在这里告诉你，董浩董公的女儿董平，你的未婚妻，人也在里面。”

包拯“啊”了一声，恍然有些明白过来。虽然他一直弄不大明白少女的心思，但看起来小游应该是在为这件事哭泣。可那天晚上，她听到他订婚的消息，明明是欢天喜地的呀，反倒是他自己，看到她高兴的样子后，心中很不是滋味。

沈周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说出了那句最令包拯心痛的话，道：“你该明白，小游是你的侄女，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的事实。礼制摆在那里，又有什么法子呢？走吧。”

性善寺依山势而建，有三进院子，算不上什么大寺，最盛时也只有数十名僧人。寺内有口重约五千斤的大铁钟，钟声洪亮，悠扬飘荡，远闻数里，听之使人心旷神怡。曾有游僧来到寺中，抚钟感慨道：“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既扣时也只是寂天寞地。”颇见禅机。

最奇特的是，这口钟与商丘城中东大街钟楼上的大钟音律一致，可以产生共鸣，人们往往在听到性善寺钟声响起之后，又紧接着听到了钟楼上的钟声。因为钟楼方位在性善寺之西，所以民间有俗语称：“东边撞钟西边响，西边撞钟东边鸣。”

包拯和沈周进来禅心院厅堂时，不独见到了包母张氏和寇准夫人宋小妹，果然董浩夫人和女儿董平也在这里。董平生得一团和气，娴雅知礼，见过礼后，只安静地站在母亲身后。

包母很是高兴，道：“想不到拯儿今日会来，正好董夫人也带着千金来性善寺上香，这可是天作之合。”

董夫人也随口附和，又各自聊起一些包拯和董平小时候的事情。

包拯尴尬之极，正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张小游进来告道：“外面来了几名大官人，说是来见寇夫人的。这是拜帖。”转头递给沈周，蛮横地命令道：“你念给寇夫人听。”

沈周只得接过来，念道：“京东路转运司转运使韩允升、京东路转运司转运副使范雍、提刑司提点刑狱公事康惟一、应天知府晏殊、南京通判文洎等联名拜会寇夫人麾下，谨祝……”

宋小妹道：“不必念了。小游，你去替我打发了他们。”张小游道：“是。”自沈周手中夺回拜帖，扬扬去了。

沈周忙道：“怕是小游一人不行，我和包拯去帮她。”顺手扯着包拯出来，一直走出禅心院才放手，长吁了一口气，道：“我只帮你这一次，后面的事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得去后院割些树汁，你好好想想要怎么应付现下的局面。”

包拯不解地道：“应付什么局面？”沈周道：“刚才在屋里，你连你的未婚妻董平都没有看上一眼，你自己说，这叫不叫局面？”摇了摇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竹管，寻来后院，预备割取一些老槐树的树汁。

性善寺后院的槐树是棵古树，历史比寺庙本身还要长。沈周来到树下，抚摸粗大的树干，心中略略有怀古伤今之感，只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割取树汁。

他倚靠着树干坐下，从怀中掏出那两截断镯来，琢磨着要如何修补粘接，好不负张尧封所托。

忽听得有人道：“沈公子好雅致。”却是宋小妹来到了后院。沈周忙起身行礼。

宋小妹道：“佛门清静之地，不必多这些俗礼。包夫人和董夫人正在商谈亲事，我便出来闲逛，不意在这里遇见公子。”一眼瞥见沈周手中的玉镯，很是好奇，问道：“那是碧玉手镯么？”

沈周道：“是。”见宋小妹目光异样，忙解释道：“这不是我的，是府学提学曹教授的千金曹云霄的。曹云霄不小心摔断了镯子，很是心痛，她的未婚夫张尧封便拿来找我，让我想办法粘好它。”

宋小妹道：“曹云霄？”沈周道：“嗯，就是传闻中的南京第一美人。夫人认识她？”宋小妹道：“不，不认识，不过我认得这只镯子。这是我相公当日送给我的定情信物。近二十年不见啦，想不到今日会在这里见到。”

沈周震惊得难以置信，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结结巴巴地问道：“夫人说这是寇相公送的定情信物？”宋小妹微笑道：“你不信么？镯子有一半是深色的绿，只在中间有一小块浅白的云状絮物。另一半是浅色的绿，中间偏右的地方有两道游丝一般的墨绿絮物。”

沈周忙将断镯拼好，仔细检视，果然一切细节均如宋小妹所言。她只是随意瞥见玉镯，并未索要近观，描述的特征却丝毫不差，当真是玉镯原主了。

沈周道：“这玉镯既是信物，对夫人意义重大，如何会任其流落在外？”宋小妹叹道：“不是流落，而是我主动将玉镯送给了一个人，当日相公也是在场的。”

往事历历，一起涌上心头——十余年前，寇准官任宰相，她则是宰相夫人，虽然她出身显赫，并不如何以富贵为意，但终究优雅闲适的生活还是令人舒畅惬意。那一日，寇准带着她回到家乡华州下邽省亲，华州百姓倾城而出，不绝于道，只为一睹本朝名相风采。人人争相上前，一个小女孩被挤得摔倒在路边，“哇哇”大哭起来。她从车窗望见，不知怎的，从来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她忽然涌动起一股莫名的母性柔情，急忙亲自下车，扶了那女孩子起来。小女孩穿得破破烂烂，用两只脏乎乎的手抹干了眼泪后，便径直盯着她手腕上的镯子，瞧得目不转睛。她温言问道：“喜欢吗？”小女孩点了点头。她又转头去看丈夫寇准，寇准也点了点头，她便毫不迟疑地褪下了那只名贵的玉镯，递给了小女孩。正当她要问对方的名字的时候，小女孩举起玉镯狡黠一笑，倏忽转身，钻进了人群中，飞快地消失了。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小女孩。尽管如此，她还是不能放心，又派人去寻找。后来有人来告诉她那小女孩姓叶，名叫

都兰，是个没父没母的野孩子，专靠行骗为生，她才恍然有所明白。镯子失去了也就失去了，她和寇准都没有想过要寻回来，只是那件事给她印象极深。她固然失去了一只贵重的玉镯，那小女孩子又失去了什么呢？她当时几乎是想要当场收养下她的。

沈周失声道：“呀，夫人说那个骗走玉镯的小女孩就是叶都兰？”

这下轮到宋小妹惊讶了，奇道：“听沈公子的语气，莫非认识叶都兰？”沈周道：“算是认识吧。她目下不姓叶了，她叫崔都兰，是大茶商崔良中失散多年的女儿，新近才到南京认父从亲。崔府就在包拯家隔壁。”

宋小妹不能相信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摇头道：“天下总有同名同姓的人，你说的崔都兰未必就是我当年见过的叶都兰。”

沈周笑道：“这个崔都兰也是华州人，肯定就是夫人遇到的那一个。”他见宋小妹目光闪动，与往日淡泊娴静的风度大不相同，猜想她对当年之事尚不能完全释怀，忙道：“夫人放心，我会想办法证实这件事，无论崔都兰是不是那个人，都会给夫人一个准信。”

宋小妹道：“这个……”沈周忙道：“夫人放心，我会暗中调查，不会令崔都兰知道的。”

宋小妹道：“即使真的就是她，事情已然过去多年，何必再重提旧事？”沈周道：“夫人当年完全是出于真心关爱，自然不会在意什么。然而若是能确认崔都兰就是当年的小女孩，知道她而今认祖归宗，终于有了新家，彻底安定下来，岂不也是一种安慰？”

宋小妹这才点点头，道：“那也好，就有劳沈公子了。”

忽听得前面传来喧闹嘈杂声，宋小妹不禁皱起了眉头。

沈周道：“小游性子火爆，说不定是她跟官人们起了冲突。”宋小妹摇了摇头，道：“实在不像话。走，我们出去看看。”

刚走到月门，便听见“乒乒乓乓”声愈来愈响。沈周道：“呀，似乎出

了大事！”

只见一名小沙弥跌跌撞撞奔过来，叫道：“寇夫人……快走！”

沈周见他浑身是血，大吃一惊，忙上前扶住，问道：“出了什么事？”小沙弥道：“来了……来了……强盗……”

一语未毕，背后抢过来一名大汉，重重一推，将他和沈周一起推倒在地，举刀逼住。

宋小妹叫道：“住手！你是什么人？”

那大汉这才留意到她，问道：“你就是寇老西的夫人宋小妹么？”宋小妹道：“是我。你是谁？”

那大汉登时露出狂喜之色，转头大叫了一声，扬刀便朝宋小妹奔来。沈周情急之下，扑上一步，抱住了大汉右脚。大汉甩了一下没能甩脱，回身举刀便往沈周背上插去。刀锋尚未贴进脊背，沈周已然感到了森森杀气，冷汗直冒，情急之下，张嘴低头，朝大汉右腿小肚子上用力咬去。大汉陡然吃痛，“啊”的一声惨叫，手上劲道略松。

包拯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及时抢上前抱住大汉手腕，意图夺下钢刀。然而那大汉身怀武艺，力气大得惊人，一甩臂膀，便将他推得一个屁墩坐倒在地，又欲举刀朝沈周背上砍去。

宋小妹道：“等一下！你想杀的人是我，何必多杀一个无名小卒？”

那大汉闻言，便收住刀势，猛力往沈周腰间踹了两脚，令他一时之间再也站不起来，这才提着刀朝宋小妹逼来。

宋小妹无处可退，极是冷静，冷冷道：“你要杀我，我无力抵挡，但我要知道你的名字。你不会没种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说出来吧？”那大汉道：“告诉夫人名字也无妨，俺叫王伦。夫人，你别怨俺，俺虽跟你无冤无仇，但是为了弟兄们的饭碗……”

忽听得背后包拯大叫道：“曹汭将军，你来得正好，快发火蒺藜！”

王伦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一听前上司曹汭赶到，手里还有利器火蒺藜，立即举刀护脸，往旁侧滚去。然而等他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既没有曹汭，也没有火蒺藜，不过是包拯虚晃一枪，不禁大怒，举刀便朝包拯砍去。包拯手无寸铁，难以抵挡，急退数步，后背便抵到了墙根。

王伦狞笑道：“这次看有没有曹汭来救你！”举刀欲劈时，一条红影闪了过来，用单刀挑开了刀刃。

及时赶到救了包拯的人，正是张小游。她已然经历了一场恶战，头发散乱，身上多处受伤，肩头的刀口还在汨汨冒血。

包拯道：“小游你……”张小游道：“我来挡住他，快带寇夫人走！”

包拯不及多说，忙上前扯住宋小妹往外走。

王伦急忙去追，却被张小游持刀挡住。他认出对方手中的兵器正是同伴所有，心中怒极，脸上黑气大盛，举刀一挥，登时将单刀磕得飞了出去。张小游本已受伤，虎口剧震之下，连退数步，倚靠在一棵石榴树上，只是大口喘气，实无力再战。

王伦顾不上了结她，抬脚急追包拯、宋小妹二人，哈哈笑道：“想逃走可没有那么容易！”

走出几步，却又被醒过来的沈周抱住了小腿。他生怕宋小妹就此逃走，横生变故，急忙从腰间袋囊中取出一枚黑色圆球，叫道：“俺让你尝尝真正的火蒺藜！”扯燃点火索，扬手打出。那火蒺藜若流星般飞出，火星“滋滋”作响。只是飞出没多远，便有一条人影闪了过来，及时挡在了中间。

火蒺藜正射中张小游胸口，“嘭”的一声炸开，她的胸前立即现出一个焦黑大洞，哼也没哼一声，便倒地死去。

包拯惊见变故，忙舍了宋小妹回来，抱起张小游叫道：“小游！小游！”

她的眼睛还睁得大大的，然而却没有了任何生气，他只在她的瞳孔

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仿佛被瞬间隔离起来，身体内一切流动的东西都被晕眩抽离，再也没有办法呼吸，只觉得阵阵沉闷齐刷刷地压来，憋屈得令人窒息。那一刻，他当真以为自己会就此昏厥过去。但他却没有真正瘫倒，他只是腿软站不起来，怀中的小游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冷，生命中的活力正在一点一点地离他而去，一时悲上心来，泪水模糊了双眼。

忽听得有人怒道：“呀，你杀了我妹妹！我跟你拼了！”

却是张建侯到了，身后还跟着一对中年夫妇。

张建侯进寺后已经跟前院的强盗交过手，夺取了一柄钢刀，当即手臂一挥，划出一道刀光，恶狠狠地向王伦冲来。沈周急忙松开手，滚到一旁。

王伦带着同伙来洗劫性善寺，本以为寺庙里只有寥寥几名僧人，可以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干好这一票，哪知道今日寺庙中来了几名大官人，各带有仆从。那些人虽然不会什么武艺，可个个忠心护主，拼死向前，缠住了他的人手，不得不分头行事，他和另一名同伴潘方净来后院寻找目标人物，却想不到女眷中张小游居然会武，还出其不意地杀死了潘方净，好不容易打伤摆脱了她，找到了目标人物，却又麻烦不断，总是不能如意得手。此刻对方忽然来了大援，他一见张建侯出刀，便知对方身手了得，绝非张小游女流之辈所能比拟。又听见外面同伴高叫“风紧”，怯意顿生，便且战且退，往前院而去。

与张建侯同来的中年夫妇本一左一右护住宋小妹，见王伦欲逃，那妇人右手往腰间一抹，拔出一柄剑来，竟是一柄软剑，寒光闪闪，矫若游龙。

软剑虽然也称剑，却因为剑身柔软如绢，是与硬剑完全不同的剑器，此即晋代诗人刘琨在《重赠卢湛诗》一诗中所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又因力道不易掌握运用，习练时又须精、气、神高度集中，所以软剑剑术属于兵器种类中的高难型武术。即使武艺精绝者如张建侯，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有人使用软剑做兵器。

那妇人一亮出兵器来，登时成为全场的焦点。王伦虽曾是军人，但日常训练只以刀枪棍棒为主，哪里见过这等轻快敏捷如毒蛇般灵活的兵器，只接了一招，便被软剑穿隙而过点中了右眼，“啊”了一声，抛下钢刀，双手护住眼睛，鲜血从指缝中汨汨流出。

那妇人一击得手，便迅速收剑，轻轻一擦，一柄寒剑瞬间消失在腰际，身手干脆潇洒之极，当真如古人所云“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

张建侯见到妹妹一动不动地躺在包拯怀中，忿怒异常，吼道：“我杀了你！”挺刀就朝王伦砍去。

沈周挣扎着站起来，急叫道：“建侯，留活口！”

可还是迟了一步。这一刀张建侯出尽全力，刀插入王伦胸口，又穿胸而过。剧痛之下，他松开了捂住眼睛的手，低下头来，用剩下的一只眼睛惊奇地看着胸口的刀柄，喉咙中“咕咕”两声，终究还是没有说出话，这才仰天倒下。魁梧的身子直挺挺地砸在甬道上，扬起一阵尘土。

张建侯余怒未消，又朝王伦踢了两脚，这才奔过去，蹲在张小游的尸首旁痛哭起来。

宋小妹心头惻然，走过去道：“小游是为救我而死，这都怪我，我……实在是抱歉了。”

她虽然看得出王伦这伙强人是为杀她而来，却不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一时也露出茫然的神情来。

包拯抱着张小游坐在地上，始终沉默着。他似已神游天外，目光散乱，露出一副干巴巴的样子来，对外界毫无反应。

张建侯一边抹泪一边道：“这怎么能怪夫人呢？不能怪夫人，要怪就怪我，非要跑去看什么《张公兵书》，要是我跟姑父一起来性善寺，就不会让这些强盗有机可乘，小游就不会死。”

沈周劝道：“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节哀顺变吧。”

宋小妹叹了口气，道：“小游为我而死，我一定会以子侄之礼待她。”又转头道：“多谢两位适才援手。我姓宋，阁下是……”那中年男子忙拱手行礼，道：“在下张望归，这是内子裴氏，名青羽。”

沈周道：“青羽？娘子的名字是叫青羽么？”裴青羽道：“是啊。我是沙州人，这次是第一次来到中原，公子应该不认得我吧。”

沈周道：“不认得，娘子的名字也是晚生第一次听到。不过晚生听说西域有一对奇剑，是于阗高手匠人用昆仑山精铁铸造，雄剑名‘青冥’，雌剑名‘青羽’，都是世间罕见的利器。娘子刚才亮出的那柄软剑可就是传闻中的青羽剑？”裴青羽道：“不错，我身上的那柄软剑正是青羽剑。公子年纪轻轻，知道的事可真不少。”

其实沈周知道的还有更多——“青羽”虽是雌剑，却是以天界物“羽”命名，而“青冥”之“冥”则是冥界物。传闻人世间若有一对男女得到这对神奇软剑，便是命中注定的情侣，可以永远在一起。但由于天界物和冥界物本身不能相容，二人的人生也会经历各种艰难险阻。那么，到底是要各执一剑，彼此相望于江湖？还是携手浪迹红尘，共面波澜人生？既然青羽剑在裴青羽手中，青冥剑是否就在张望归身上？这其实才是沈周特别想知道的，可几次三番留意张望归腰间，并没有见到与裴青羽一样的带钩，愈发令人好奇青冥剑所在。只是当此场合之下，实在不便发问，只得闷在心中。

后来，沈周将这对软剑的故事讲给儿子沈括听，沈括印象极深，特意记载在其著作《梦溪笔谈》中，称父亲亲眼见过的青羽软剑“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然有声，复直如弦”“可以屈置盒中，纵之复直”。这是后话，略过不提。

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只听见脚步声纷沓而至，性善寺住持和应天知府晏殊等人一齐赶了过来，见宋小妹安然无恙，这才长舒一口气。寇准虽死，盛名犹在，若是其孀妇宋小妹被强盗杀死在南京，无论有什么理由，他们这些人都免不了厄运，不被降职罢官，也会被天下人指指点点。

晏殊道：“下官实在惭愧，居然让夫人遭此惊吓。性善寺暂时不能住了，请夫人移步驿馆。”

宋小妹不及回答，南京通判文洎抢着道：“这些强盗人多势众，有备而来，且来势汹汹，下官等从人非死即伤，请夫人先回房歇息，等接应的人马到来，再护送夫人回城。”宋小妹道：“有劳各位了。”

康惟一见包拯抱着一名红衣女子，问道：“那小娘子是谁？”宋小妹道：“那是包令仪包公的侄孙女张小游，她是为了救我而死。”

康惟一道：“夫人放心，下官这就回城，调集人手，全力缉捕凶手。”他当真说到做到，昂然离去，只在转身时狠狠瞪了沈周一眼。

宋小妹道：“各位都还有公务在身，也都请回吧。”

晏殊见宋小妹神情冷漠，料来留下来也没有什么好话说，便道：“那好，下官就告辞了。下官会尽快调派人手来接夫人回城，保护夫人。”

沈周正要起身上前劝包拯放开张小游，忽见转运使韩允升有意留在后头，在朝自己招手，一时大惑不解，想不出这位位高权重又素来沉默寡言的转运使找自己做什么，忙走过去问道：“韩相公是在叫我么？”韩允升点点头，道：“听说你们几个在调查崔良中的案子。”

沈周心道：“这件事大伙儿都知道了，难怪适才康提刑官瞪我一眼，看样子是对我们几个暗中查案不满呢。”忙解释道：“我们其实只是受人之托，想找到曹丰曹员外的下落，并不是真心要查什么案子，抢提刑司的风头。”韩允升道：“无妨。”

沈周道：“什么无妨？”韩允升道：“嗯，本使叫你过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听说康提刑官已经查到崔良中一案很可能跟曹府聘请的相士王青有关。因为相士王青当晚到过宴会，所以康提刑官怀疑曹府仍然是崔良中遇刺案的背后主谋，预备逮捕曹府上下人等，不分老幼，不分主仆，一一严刑拷问。”

沈周一时不能确认韩允升所言是不是自己早上遇到过的事，忙道：“是今早发生的事么？康提刑官已经这样做了么？”韩允升道：“本来

是预备今日一早包围曹府，一个一个点名拿人。康提刑官为人雷厉风行，如此行事并不奇怪。但怪事在后头，他亲自带着差役到了曹府大门时，忽然接到一封信，看了信的内容后，脸色大变，当即取消了逮捕曹氏计划。然后还有更怪的事，他赶来转运司官署，又派人到应天府署，邀请我和晏相公几人一起来性善寺拜会寇夫人。”

沈周道：“原来几位大官人来性善寺是康提刑官起的头，这倒是叫人想不到。”韩允升道：“还有更想不到的事情。寇夫人派人出来还回拜帖、回绝我们后，我们本来是要离开的，康提刑官却说不妨多等等，再递一次拜帖，这样才显得有诚意。结果很快就有强盗持刀闯了进来，逼住我们几个，将我们锁在一间禅房里。”

沈周呆了一呆，又仔细回味了一遍韩允升的讲述，这才低声问道：“韩相公是在怀疑什么吗？”韩允升还是那副一贯的冷然表情，摇头道：“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么回事。万一你查到了真相，也不必来告诉我。”轻喟一声，转身去了。

张建侯不忍心看到包拯一直坐在地上，面无表情，如同石化一般，上前劝道：“姑父，你先起来。”包拯恍若未闻，动也不动。

沈周忙道：“建侯，劳烦你陪寇夫人和张先生二位去禅心院歇息，顺便看看包夫人、董夫人他们几位怎样了，这里交给我。”

张建侯只得应了，先引宋小妹、张望归夫妇走开。

裴青羽走出几步，又回转身来，走到包拯身边，道：“昔日我亦曾痛失最亲近的人，当年我才十六岁，所以包公子的椎骨之痛，我有过切身体会。小游之死固然令人难过，然而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务必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捆一掌血，方能得力。若是过度沉迷于伤痛，从此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道痛痒，那么真的还不如回家找条绳子上吊死了算了。”

言语甚是尖刻，却又蕴含深意。不独沈周惊讶，就连包拯也抬起头来，默默看了她一眼。但简单的一眼后，他便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裴青羽叹息一声，不再多说，转身离去。

沈周知道包拯疾痛攻心，很可能会就此一蹶不振，如同裴青羽所言，成为一块“死肉”，而今只有用探寻案情、查找凶手来激励他，令他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张小游之死上，便挨在身边坐了下来，道：“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很难过，可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查清害死小游的幕后主使。”见包拯木然不应，便继续自说自话地道：“王伦昨日曾经在南门露面，但我们还以为他是来找兵马监押曹汭报昔日鞭打之仇，现在看起来，完全是我们想错了。”

包拯一字一句地道：“他来这里，是为了杀寇夫人。”

沈周见他终于肯开口说话，心头暗喜，忙道：“不错，我们都亲耳听见他对寇夫人说：‘夫人，你别怨俺，俺虽跟你无冤无仇，但是为了弟兄们的饭碗……’由此可以推测，是有人出钱聘请了他来性善寺杀寇夫人，但是这里面就有矛盾之处了。”

包拯脑子还处在遭受巨大痛苦后的混沌麻木之中，一时反应不过来，随口问道：“矛盾在哪里？”

沈周道：“你想啊，王伦在鸡公山落草，而鸡公山离这里有千里之遥，即使骑乘快马，也需要五或六日时间。寇夫人大前日才到南京，前日住进了你家，昨日来到了性善寺，今日王伦就带人来寺里杀她。从时间上来说，是对不上的，除非王伦一伙人早早就到了这里。”

他有意说得极慢，好引导包拯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案情上来，又道：“也就是说，要杀寇夫人的主谋不是临时起意，他早早就出重金雇请了王伦，令其带人提早到南京守候，等待机会下手。那王伦等在南京，百无聊赖之时，还一度想去报复昔日上司曹汭，当晚与杨文广交手的黑衣人，一定就是他了。”

包拯如大梦初醒，皱紧了眉头。他有个习惯，越到紧要关头越能冷静地思考，张小游的死令他脑中一片空白，几欲虚幻，但沈周的循循善诱又迅即将他拉回了尘世中。他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沈周的话，道：“你的推测固然有理，但仍然有许多解释不通的地方。”

沈周道：“有解释不通的地方？是什么？”包拯道：“寇夫人着急运寇

相公棺木回家乡安葬，一路上除了必要的歇息外，极少停留，这次在南京上岸，是因为船需要修补，王伦和他的主谋不可能事先预见寇夫人会逗留在南京。”

沈周道：“也许王伦他们只是守在汴河码头，即使寇夫人不进城，码头也是必经之处，大船到了这里，必然要停靠好补充食物之类的日用品。”

包拯道：“如果真如你说的那样，是有人事先雇请了王伦守在寇夫人的必经之路上下手，那么南京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应天府、京东路等诸多官署均在这里，非但人烟稠密，还驻有重兵，一旦暴露行踪，逃脱的可能性极小。况且王伦为禁军时，曾驻守在南京，见过他面貌的人应该不少。他千里奔波，不惜出面杀害毫无过节儿的寇夫人，自是为了求财，但必须先保住性命，才能有用上财物的机会。选择南京作为动手之地，是下下策，他不会冒险。嗯，自商丘往东，汴河依次流经夏邑、永城、宿县、灵璧，最适合动手的地方其实是宿县，一则地方小、人口少，二则宿县一带河流纵横，很容易就能逃回鸡公山。”

沈周反而听得糊涂了，问道：“依照你的推测，王伦应该会在宿县下手，可他毕竟在南京出现了啊，他的尸体就躺在那里。依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包拯道：“这一点，我也想不通。”转头见到张建侯正扶着母亲过来，董夫人和董平也跟在后面，忙合上小游的眼睛，将其放下，急欲起身，才发现双脚已经麻木，竟然站不起来，还是沈周从旁拉了他一下。

强盗闯进禅房时，将包母推得跌了一跤。她摔得不轻，额头在桌案角上撞起了一个大包，腿脚也有些不方便，听说张小游死了，还是忍着剧痛一瘸一拐地赶来。

包拯抢上前扶住母亲，凄然道：“母亲，小游……她去了……”包母道：“小游……我可怜的小游……”颤颤巍巍地走到张小游身侧，泪如雨下。

包拯见母亲如此哀伤，少不得要劝慰几句，哪知转头看到小游的面

容，又回想起她昔日天真稚气的样子，泪水再次涔涔而下。

过了小半个时辰，路、府、县各级官府的大批人马终于赶到。差役记录了现场情形、填写了验尸文书后，包拯等人首先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张小游的后事。死去的人最终获得了彻底的宁静，而活着的人在亲眼目睹了她的死亡之后，还要继续着思念和痛苦。

闻讯赶来的包令仪只是埋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张小游虽是他的内侄孙女，他却历来视其为女儿，昨日一早还听到她的欢声笑语，目送她登上车子，今日便天人永隔。命运捉弄人之残酷，实在令人叹息。

包拯的两位兄长都是少年夭折，包令仪曾两次经历丧子之痛，本以为有了那样椎骨心痛的感受后，已看淡人间万事，生生死死，不过只是站立和躺着的区别。但此刻看到小游安静地躺在那里，旧日的各种情形不断浮现在脑海里，愈发恍然若失，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当中。

禅房中安静得可怕，最终还是张建侯抹着眼泪开了口，道：“妹妹虽然姓张，却是在包家长大，她最喜欢的人是她的婉儿姑姑，当然是要把她运回庐州，葬入包家祖坟。”

事情遂由此而定，决议暂时将小游寄放在性善寺，等买来棺木装殓、请高僧做过法事后，再择日运回庐州老家。

张建侯上前握住张小游的手，信誓旦旦地道：“妹妹，杀你的王伦已经被我亲手杀死。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背后的主谋，为你报仇。”

兵马监押曹汭亲自带兵赶来性善寺，要护送宋小妹回城。宋小妹却不愿意住进驿馆，坚持住在包府，遂由包令仪夫妇陪同回城。张建侯亦在天黑前赶回城去，张罗棺木等丧事，只留下包拯在寺中守灵。尽管沈周亦主动留了下来，张建侯还是不能放心，专门请张望归夫妇多留在寺中一夜，暗中看护包拯。

一行人离开时，董平特意落在最后，停在包拯面前，温言道：“包公

子，请你……请你节哀顺变，保重身子。我……我会为小游娘子祈福的。”

那是她对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声音极轻极柔，如清风一般。同时，他也看到了她眼睛中晶莹的泪水，他一下子被她的善良打动了。许多年之后，他依旧无法忘记当时的感觉。

时光就这样悄悄溜走了，在伤心的时候，在怀念的时候。禅房中终于只剩下了包拯和张小游两个人。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山风穿堂而过，吹掠起她的头发，他不由自主地走近几步，叫了一声“小游”，她却没有任何反应，仿佛睡着了一般。

他心中空空荡荡，恍恍惚惚，便也如她一般闭上了双眼，聆听到她的声音，那声音不是来自别的地方，而是他的灵魂深处。

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妻子张婉病逝的那个晚上。临终前，她紧紧握住他的手，只叮嘱了两句话，一句是要好好保重自己，另一句是要照顾好小游。他泪流满面，慨然应诺。然而仔细回想起来，这几年来一直是小游在照顾他，并不是他在照顾小游。虽然她不会下厨，虽然她的女红做得乱七八糟，虽然她不肯读书，武艺也只是半吊子，但确实是在照顾他。她还两次救了他的性命——一次是从河里；一次是从盗贼王伦手下。她固然是要救寇夫人，但她更是要救他，以火蒺藜的威力，无论打中了宋小妹还是他，火药炸裂，铁片溅射，他们两个人都会同时没命。

蓦然回想起白日她在山寺外相思树下的哭泣来——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相思树底说相思，空倚相思树——那一刻，他明白了她的苦，她也应该知道他的苦，所以才会长久不顾地挡下火蒺藜，她的一缕深心，百种牵系。登时鼻子一酸，又有了强烈的泪意。

沈周陪着宋城县尉楚宏走了进来。楚宏轻轻叫道：“包公子。”

包拯急忙转过头去，用袖子往脸上抹了两下，这才勉强“嗯”了一声。

楚宏道：“公子心里悲伤，不愿意旁人瞧见，楚某自然懂得。我冒昧来打扰，是有两件事情相告。”

楚宏是宋城县尉，捕盗正是其职责所在，在他的管辖区内发生如此重大事件，受到众多长官叱责还是轻的，如果不能限期侦破案子，还将面临流配充军的严厉处罚，压力相当大。他赶来性善寺后，收集物证，录取口供。根据众人的供词，大概可以推断出闯入寺中的一共有九或十名强盗，都持有凶器。现场共有十四具尸首，除去张小游、僧人、仆从共九人外，剩下的五具是强盗——其中有一人是被众仆从合力杀死；有三人被突如其来的张建侯杀死，包括首领王伦在内；还有一人则被张望归和他妻子裴青羽所杀。另外，还有一个活口，就是在禅心院被张小游刺中的贼人，名叫潘方净，跟王伦一样，原是曹汭手下的兵卒。张小游那刀劈得略略偏了一些，潘方净只是重伤昏迷，并没有死去，已经紧急送回城中救治。这样算下来，逃走的大概有三四名强盗，他们不会进城，应该是往北边逃去，兵马监押曹汭已经派出精锐轻骑追捕。

包拯道：“有活口总算是好事，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是什么？”沈周道：“你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楚县尉认为跟我们一道进寺的富家公子黄河很可疑。”

包拯道：“黄河不是一直跟住持相谈甚欢么？我在前院遇到过他们，住持特别夸赞他佛学修为极深。”沈周道：“黄河也许是精通佛理，住持由此很喜欢他，但楚县尉怀疑他是因为另外一件事。”

原来自从曹府曹丰失踪后，楚宏夜间加派了弓手在曹府四周巡视。昨夜正巧他当班，巡逻到曹府后墙外时，看见一名高大伟岸的男子正骑在墙上，仰头张望，眼力所及，正是曹云霄的绣楼。他忙带人上前，用弓箭指住那男子，将其扯下来擒住。那男子自称姓黄名河，是个行商，住在望月楼。楚宏问他到曹府做什么，他倒也直率，承认是久闻曹云霄艳名，想见一见这位南京第一美人。楚宏正要命人将其押回县衙严刑讯问，绣楼上的曹云霄听见动静，派婢女下楼，隔墙喊话，告诉楚宏说曾在寺庙进香时见过这位黄河公子，不是什么坏人，况且是曹府正值多事之秋，最好不要多生事端。楚宏亦敬佩曹诚散财兴学之举，认为曹云霄之顾虑有道理，遂当场放了黄河，只警告了他几句。哪知道今日楚宏再

来性善寺，居然又见到黄河在此，立即本能地怀疑起这个气度不凡的男子来。然而盗贼杀进寺庙时，黄河与住持等人一起被关在房间里，多人可以为他作证，他的供词也没有任何漏洞，楚宏只得放他走了。

包拯道：“如果曹丰一案跟性善寺一案有所关联，黄河自然可疑。但目前看起来，这两件案子并没有什么本质的联系，黄河两次出现，也许只是巧合。”

他分析得一针见血，楚宏登时释然，当即拱手道：“还是包公子分析得在理。那好，我先回城了，今晚应该会连夜讯问那盗贼潘方净，一旦有消息，我再来告知二位。”

楚宏离去不久，夜色便悄然降临了。黑黑沉沉的天幕与黑黑沉沉的山野刹那间抱成漆黑的一团，人眼再也无法分辨出哪里是它们的分界线。丘陵气候多变，山洼里一到夜晚，气温降得极快，即使是没有山风，也依然有一股阴森森的凉意。

千里素光，明月相照。轻纱般的月华笼罩在性善寺这座百年古寺上，斑驳的墙壁、雕花的窗棂都沾染着乳白的宁静，显出亘古的静谧来，幽绝冷绝。清冷的夜风中浮漾着山花的馨香，淡如游丝，凉爽怡人。月白风清，如诗如画。然而，浓重的哀伤气氛还是如轻烟般弥漫散开，笼罩了全寺上下，不仅张小游被杀，还有四名僧人、五名侍从亦在今日遇害。生之短暂，死则永恒，那份人世无常的宿命感萦绕在各人心头，挥之不去。

虽然有好友陪伴在身边，但莫名其妙的孤独还是纷至沓来，无论如何也拂拭不去。那无言的悲哀更像这无边无际的黑夜，紧紧地笼罩在包拯的心头。他尽量不去多想，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小游的样子，想起她深情而莞尔的甜笑，带着少女的纯情及眼光闪动的灵性，他有些眩晕了。他总觉得她并不是当真死去，她还在暗处默默地注视他，偷偷地朝着他笑，不定什么时候，她就会跳着冲出来跟他斗嘴抬杠。

披衣来到院中，留宿在禅院中的张望归夫妇正在桂花树下私语着什么。见包拯出来，裴青羽微微点头，打了声招呼，便转身进房去了。

张望归道：“小游娘子风华正茂，遭此不幸，实令人惋惜。然而往者已逝，来者难追，还望包公子看开些。”包拯道：“多谢。”

张望归随手摘下一片树叶，卷了几下，放在唇边吹了起来。悠悠乐声陡起，在这宁静的月夜仿若天籁之音，柔和，哀怨，婉转，缠绵，飘忽，凄迷，寄托了哀思与怨愤，凝聚着离愁与别绪，倾诉出怀念与期盼，如水如泉，声声沁入人心。

一曲吹毕，聚在院外听闻乐声的僧人无不叹息而潸然泪下。

沈周亦闻声出房，问道：“这是什么？”张望归道：“是《牧羊吟》，又称《苏武牧羊曲》，在河西一带的汉人中很是流行。”

沈周道：“不，我不是问曲子是什么，是问先生手里拿的是什么？”张望归道：“树叶呀，我随手从树上摘下来的。”

沈周道：“适才那《牧羊吟》就是用这个吹出来的么？”张望归道：“是啊，这在河西叫孟孟，专门用来寄情托意。吹得最好的是党项妇人，她们通常选用苇叶，吹出来的音调更要低沉浑厚些，情感也更饱满。”

沈周道：“包拯，你记不记得，我昨晚在你家听到过类似的乐音。噢，我不是说曲子相同，只是说乐音类似，当时还好奇这是什么乐器吹出来的呢，原来叫孟孟。应该是隔壁崔府传来的吧？”

张望归蓦然想到一事，道：“对了，白日在来性善寺的路上，建侯说了一件奇怪的事，说是包公子的邻居茶商崔良中昨夜中毒死了，你们怀疑他是再次被人下毒，却找不到任何外伤，也不可能是饮食中毒，对吧？”包拯道：“嗯，有过这种怀疑，但找不到任何证据。”

张望归道：“我给二位公子讲一个我们沙州人尽皆知的故事，也许对你们有所启示。”

包拯听出对方话中深有玄机，忙请张望归在树下石凳坐了，道：“先生请讲。”

张望归道：“二位公子都知道，我们沙州原本跟中原是一家。中原自安史之乱后，国力由盛转衰，外敌亦乘虚而入。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开始，吐蕃军开始进攻沙州。当时沙州以东的唐军要塞已经全部失陷，所以沙州城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沙州刺史周鼎一面率军民固守，一面向唐朝在西域的盟友回鹘求援。然而，援军经年不至。沙州一直被围困，城中粮草将尽。周鼎主张焚毁城郭，率军民东归唐朝。但他手下部将以都知兵马使阎朝为首，都不同意，认为一旦军民东奔，沙州以后将永不复为大唐之地。”

沈周道：“这一段历史我曾读过。主要是当时沙州已经被吐蕃军重重围困，东奔回唐是不可能的事情。河西节度兵马使宋衡枉为名相宋璟之子，贪生怕死，偷偷带着二百多家眷逃出沙州，想逃回中原，结果全部做了吐蕃人的俘虏。如果不是吐蕃人仰慕宋璟大名，主动释放了宋衡等人，这群人就成了刀下亡魂了。”顿了顿，压低声音道：“张先生可知道，寇夫人其实就是宋衡的后人？”

张望归道：“啊，这件事我倒是真不知道。”顿了顿，又续道：“周鼎一心想焚城东逃，最终引发了部下不满，都知兵马使阎朝缢杀了周鼎，自己率民众抵抗吐蕃。为了解决粮草问题，阎朝贴出告示：‘出绌一端，募麦一斗。’用这样的方法来征集粮草。这样，沙州这个只有四五万人的弹丸小邑一直坚持了十一年，到建中二年（781年），沙州城终于弹尽粮绝，山穷水尽。阎朝实在无路可走，为了保全城中百姓，只得与围城的吐蕃主将绮心儿相约，以不迁徙沙州居民为条件，向吐蕃军投降。阎朝被吐蕃任命为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但吐蕃人对他并不信任，害怕他谋变，于是派人偷偷将毒药放在他的靴子中，由此毒死了他。唉，阎开府^[1]死后，吐蕃人背信弃义，残酷地压迫沙州百姓，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汉人尤其受到歧视，吐蕃人规定河西各城的汉人走在大街上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吐蕃人。若非吐蕃残暴不仁，先祖张议潮张公也不会振臂一呼，即应者云集。”

沈周道：“吐蕃、党项多是背信弃义之辈，他们的话信不得。倒是契丹人要好上许多。”张望归道：“嗯，所以阎开府死得十分不值了。”

沈周这才会意过来，叫道：“呀，吐蕃人既没有用有毒的刀刺杀阎开府，也没有往他饮食中下毒，只是将毒药洒在他的靴子中。毒药穿过袜子，从脚板的毛孔中慢慢渗入身体，一样毒死了阎开府。同样的道理，凶手可以将毒药涂在崔良中的衣服或是床单被褥上，马季良的侍从会逼婢女事先品尝饮食，但总不能让她们先试穿崔良中的衣服或是先试睡床单吧。包拯，你还记得那件作冯大乱验出崔良中后背出了许多红疹子吗？那一定就是中毒所在处。”

包拯却在思索别的事情，心道：“阎朝守卫沙州，与当年张巡坚守睢阳，情形何等相像，均是困守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结局却全然不同。张巡宁可吃食城中百姓，也绝不投敌，誓死战斗到最后一人。阎朝为保护百姓开城投降，结果不但自己被杀，就连百姓也受到残酷虐待，几于屠城无异。到底谁做得更对呢？”发过一回呆，直到张望归起身回房，神思才回到崔良中中毒一事上来。

沈周道：“看来你一开始的直觉是对的，就是有人要杀崔良中灭口。刘德妙和高继安已败露行踪，断然不是他们所为，而且崔府戒备森严，他们也进不了崔府，一定是崔府内部的人。”

目下崔府中的住客，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人：崔良中的结义兄弟马季良是一派，女儿崔都兰是一派，侄子崔槐则是一派。以动机而言，自然以马季良嫌疑最大，他是崔良中在朝廷中的靠山，伪造交引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不知情，现下案发，他当然是要自保，杀了崔良中，朝廷既无人证也无口供，他便可以从容置身事外。崔槐也有嫌疑，崔阳死后，他原本可以继承崔家的巨大家业，崔良中却突然开始嫌弃他，宁可找回一个冷若冰霜的陌生女儿，也不愿意相信他这个在崔家长大的侄子。现下崔良中死了，崔都兰在崔家立足未稳，他仍然有很大机会得到遗产。相比较而论，反而是看起来跟崔良中感情最疏远的崔都兰嫌疑最小。

包拯道：“崔府人人知道崔良中是中毒而死，生怕会沾染到自身，昨夜应该就将他生前穿过用过的衣物器具都烧掉了。”沈周道：“啊，难怪昨晚睡觉总觉得外面火光映天。”包拯道：“没有了物证，医博士又从尸体上查不到毒药的毒性，案子怕是再难调查下去了。”

沈周道：“其实崔良中案基本上也算是完结了，眼下最重要的是查清

楚杀害小游……不，我是说王伦这伙强盗背后的主谋。”包拯道：“现下最重要的事是要找到曹丰，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因为我们答应了戚彤娘子。其次才是调查刺杀寇夫人的主谋。”

沈周道：“曹丰已经死了，这是确认无疑的，凶手肯定就是刘德妙。我们已经有她的画像，找起来应该不难。就怕她知道身份败露，已然逃离了南京。”

包拯道：“这妇人专程来到南京，经营有年，一定有重大图谋，应该不仅是行刺崔良中这么简单，我猜她不会轻易离开南京的。眼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提刑司既然拘捕了曹府车夫，康提刑官又兴师动众地赶去曹府抓人，想必是推测出了崔良中遇刺一案与相士王青有关，必然也有了王青的画像。康提刑官倒也罢了，像晏知府这样久在中枢的官员，一定见过刘德妙，官府知道王青就是刘德妙是早晚之事。”

沈周道：“你是担心曹府由此难脱干系？”包拯摇了摇头，道：“我在想，那封匿名信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居然能令康提刑官当场回头，无功而返。”

沈周道：“这件事不但你我奇怪，就连韩转运使也感到奇怪。”当即说了今日转运使韩允升的一番话。

包拯呼吸立时急促了起来，道：“你觉得韩转运使是在暗示康提刑官跟今日王伦事件有关？”沈周道：“不光韩转运使，我也是这么想，时间上太过巧合，不由得人不怀疑。”

包拯站起身来，在庭院中走来走去，一边搓手一边道：“康提刑官的异常举止，一定跟那封信的内容有直接关系，我们得设法知道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沈周道：“这样，我们明日一早回城，直接去问康提刑官。”包拯摇摇头，道：“康提刑官一定不会轻易说出来的。”

康惟一亲自带人去曹府拿人，动静不可谓不大，却又突然在众目睽睽下退去，之后没有任何解释，就连转运使韩允升都十分奇怪。既然康惟一面对上司时都没有一句解释的话，又怎么可能将那封干系重大的信

的内容告诉包拯等人呢？

沈周仔细一想，也确实是这个道理，歪着脑袋苦思了一会儿，忽然灵机一动，道：“我有个主意，不如我们去找许洞许先生，请他出马，设法盗取那封信。”

包拯吓了一跳，道：“康提刑官住在提刑司官署，那里是整个京东路的治狱所在，内里有监狱，防卫森严，岂是说进就进？况且许先生是已死之人，身份绝不能败露，我们怎能让他做如此冒险之事？”

沈周不过随口一提，见他反对，也就算了，闷闷道：“那就再想办法吧。也许我可以明日回城，找小文商量一下，他也许能想出‘注水取球’之类的主意。”包拯道：“也好。”

这一夜，对许多人而言，自然是一个难眠之夜。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1] 阎朝守卫沙州城时已位至开府仪同三司，故时称“阎开府”。

第六章 远钟惊梦

大宋城市之内虽然废除了汉唐以来的夜禁制度，但仍然保留有城禁。南京的开门时间定在五更一刻，这是因为性善寺的僧人每日五更一刻敲钟起床，上殿诵经，性善寺钟声响起时，南京东大街钟楼上的大钟也会应声而响，各城门士卒以此钟声为开门信号。



索索幽虫急晓风，玉绳西下露华浓。
远钟惊觉窗灯暗，依旧江山一万重。

——张方平《梦后》

次

日清晨，性善寺早课的钟声早已响过，包拯和沈周尚歪在禅堂打盹，便有僧人匆忙进来道：“有人从应天书院带来口信，说主教范仲淹范先生有急事叫二位公子回书院商议，人还等在寺门口呢。”

沈周道：“可能是为曹教授府上的事。”又道：“你还是留在这里张罗小游后事，我跑一趟吧。回头我再来找你。”

包拯本欲送沈周出去，正好住持进来商议法事一事，便止了步。正相谈时，有僧人领着全副武装的横塞军指挥使杨文广进来。

包拯很是意外，询问之下才知道前日王伦在南门露面又成功逃脱追捕后，曹汭料想此人来意不善，便行文派人送到宁陵，请杨文广前来南京协助捉拿王伦。杨文广昨日日落前到了南京，进城后听说王伦率众劫杀故相寇准夫人宋小妹一事，得知王伦已然死在了张建侯刀下，尸首还在性善寺中，遂今日一早出城，赶来辨认尸首。

包拯道：“曹将军昨日已经来过，认出三具尸首是他昔日下属，包括王伦在内。另两人脸上没有刺字，应该不是逃卒，或许是王伦落草为寇后招募的亡命之徒。”杨文广道：“这我已经听曹汭说过。我其实不认识王伦，来这里不是为了确认他的身份，而是来看他的体形特征，看他是不是当晚在曹府跟我交手的黑衣蒙面人。”

包拯登时醒悟，道：“小杨将军心细如发，我竟全忘了这件事了。”忙引着杨文广来到停放强盗尸首的厢房，指着最边上的一人道：“这就是王伦。”

杨文广一看便道：“不是他。他膀大腰圆，高矮跟我差不多，那晚上的黑衣人，比我要矮上半头，身材也瘦得多。”

包拯忙问道：“对方有没有可能是女子？”杨文广愣了一愣，才

道：“对方武艺很高，又打出了火蒺藜，我从来没有想过对方会是女子。不过包公子一提醒，我觉得也是可能的，至少从身材看起来很像。”

包拯长舒一口气，叹道：“那一定就是刘德妙了。”杨文广奇道：“刘德妙？怎么会是她？”

包拯更是惊异，道：“小杨将军认得她？”蓦然想到刘德妙是北汉国主刘崇孙女，而杨文广之杨氏，之前其实也是姓刘的。

杨文广祖父杨业本名杨重贵，祖籍麟州新秦^[1]，后移居太原，父亲杨信曾为后汉麟州刺史，以武力雄踞一方。杨重贵从小就擅长骑射，爱好打猎，曾对同伴说：“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鹰犬逐雉兔尔。”因年少英武，很受当时北汉国主刘崇的看重，被收为养孙，改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素以骁勇闻名，后以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北汉国人称其为“杨无敌”。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挥师北伐，举兵包围了太原，宋军数十万将士用弓箭轮番向城内射击，声势惊人。北汉外绝援军，内乏粮草，国主刘继元不得不出城投降，其十州四十一县的土地为宋朝所得。刘继元献城投降后，北汉名将刘继业依旧在据城抵抗。宋太宗爱其忠勇，很想招为己用，于是派刘继元去招降刘继业。刘继业为保全城中百姓，北面再拜，这才释甲开城，迎接宋军。赵光义大喜，立即授刘继业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并加厚赐，复姓杨，名业。之后杨业成为宋朝著名将领，史称杨令公，其与后代的事迹被演绎成各种各样的戏曲和故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杨家将》。

包拯略一凝思，便想明白了杨文广认识刘德妙的缘由，忙问道：“那么小杨将军可知道刘德妙的事？”杨文广道：“她是家祖故主孙女，听长辈们提过，所以略微知道一点儿——听说她自小出家做了女道士，学会了相术，后来时常出入皇宫和权贵之门。我曾在汴京见过她几次，她为人有些势利，但可能因为祖上的关系，她对我还算和善，不是传说中那么倨傲无礼。”

包拯道：“小杨将军最后一次见到刘德妙是什么时候？”杨文广道：“就是她去年临难时。我当时正好在京师办公事，她因为通奸罪被判编管均州，我还特意去送了一送。包公子怎么能断定那黑衣人就是刘德

妙呢？据我所知，她并不会武功。”

包拯道：“刘德妙来南京做了许多你想象不到的事，也许她一直深藏不露，只是小杨将军不知道罢了。”杨文广道：“就算她的确深藏不露，当晚她不需要对我打出火蒺藜脱身，只要亮出真面貌，别说我会立即放她走，就是今日，我也绝不会对旁人泄露她的行踪。”

包拯闻言颇为不悦，道：“小杨将军是名门之后，怎可说出这样的话？刘德妙犯下国法，知情不报，可就是庇护之罪。”

杨文广见话不投机，便拱手道：“杨某今日来性善寺的目的已经达到，言尽于此，至于那黑衣人是不是刘德妙，全由包公子自己判断。杨某还要赶去北面接应追捕逃犯的士卒，这就告辞了。”

正好文彦博进来，见杨文广脸有不豫之色，预备离去，忙招呼道：“小杨将军，你正好在这里，我有许多事要向你请教。”又向包拯道：“我们都知道性善寺的事了，范先生让我带话给你，说他一忙完书院的事，就会赶来看你。”

包拯道：“范先生不是一早就派人叫走沈周了么，又让你带话做什么？你半路没有遇见小沈么？”文彦博道：“没有啊。不过我着急来看你，雇了车子，走的是官道。小沈也许走的是山道，步行的话，那条路要近许多。”

杨文广道：“那带信的人一早就到了么？”包拯道：“比小杨将军要早上一刻工夫。”

杨文广道：“这就不对了！我一早就到了北门，尚未到开门时辰，等听到钟声响了，士卒才开启了城门，我随即策马出门赶来性善寺，因而我是第一个自北门出城的人。如果那带口信的人从应天书院来，我自北门出城时，他应该正从南门进城才对，就算他也骑马，可他还得穿过全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我先到的。”

大宋城市之内虽然废除了汉唐以来的夜禁制度，但仍然保留有城禁，即天黑关闭城门、天亮开启城门，城门开启时间通常定在五更以后。南京的开门时间定在五更一刻，这是因为性善寺的僧人每日五更一

刻敲钟起床，上殿诵经，性善寺钟声响起时，南京东大街钟楼上的大钟也会应声而响，各城门士卒以此钟声为开门信号。而性善寺在北门外，应天书院则在南门外，正如杨文广所言，南门外的人是绝不可能比他先到的。

文彦博道：“呀，算算时间，确实对不上，除非带信的人昨晚城门关闭前就出了城，可范先生昨晚明明住在城中自己家里，我还看见他了呀，他是昨晚才知道性善寺的事情。”杨文广道：“这么看起来，那带信人是有意诓走沈周，他昨夜一定就在性善寺外。”

包拯道：“坏了，带信人很可能就是逃走的王伦的同伙！呀，我真笨呀，居然一点都没有觉察！”忙赶出来找到寺门僧，问那自称带范仲淹口信者的模样。寺门僧道：“三四十岁的样子，看样子就是个没事做的闲汉，没什么特别的。”

包拯拔脚就要赶出去寻找沈周，杨文广忙阻止道：“现下四处都在搜捕盗贼，如果真是王伦同伙冒险所为，诱走沈周一定是有所图谋，不会立即杀了他。要道上都设了关卡，他们走不远的。你们二位先留在这里，我带人去搜索这附近一带，如有发现定会立即通知你们。”

包拯只得勉强留下，但却心焦如焚，一想到王伦这伙人胆大妄为，敢大白天的公然冲进寺庙杀人，料想其党羽捕走沈周，必然不会有什么好事，沈周肯定会吃足苦头。

正忧心之时，有兵士进来告道：“杨指挥使命小的来告诉二位公子，适才有往北面追捕的士卒回报，说已经在曹县追到了四名逃走的盗贼，三人在格斗中被杀，一人跳水自杀，没有捕到活口。”

文彦博忙问道：“小杨将军呢？”兵士道：“杨指挥使正布置人手，搜索城北一带的山区，有消息小的再来禀报。”施礼退了出去。

包拯愈发着急起来，道：“呀，如果不是王伦那伙贼人抓走了沈周，还能有谁？”

文彦博仔细问了经过，道：“这可奇怪了。官府刻意压制了消息，严令不准外扬性善寺之事，因而普通老百姓压根儿就不知道昨天这里曾经

是刀光剑影，南京城中人人正忙着议论寻找《张公兵书》呢。知道性善寺凶案的，只有当事人和官府中人，而知道你和沈周昨夜留宿在寺内的人，应该更是少之又少。”

包拯登时明白了过来，道：“这骗走沈周的人，如果不是寺中僧人，就一定是昨日来过性善寺。”

一一默念出昨日来过性善寺的人的名字，思索谁最有嫌疑。应天知府晏殊？当然不可能。转运使韩允升？也不可能。提刑司康惟一？应该也不可能。官府的人应该都不可能，僧人也应该不可能，那么就只剩下香客了，不会是自己的亲人，不会是宋小妹，也不会是董氏母女，更不会是在紧急关头仗义出手的张望归夫妇，难道是那富贵公子黄河么？

文彦博道：“黄河为了见曹云霄一面，居然敢半夜去爬曹家的后墙？看样子也是个性情中人。可他跟你和沈周都无过节儿，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诱捕你们呢？”

包拯道：“我实在想不出来，我怀疑黄河，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有嫌疑，而是实在想不出其他人有什么疑点。”文彦博道：“这个不难查明，只需要派人去向北城门士卒和望月楼店家查验黄河昨晚行踪，他若是昨夜回去了望月楼睡觉，自然没有任何嫌疑，如果他没有回城，嫌疑可就大了。”

当即说到做到，招手叫了一名留守寺中的吏卒，给了他一吊钱，叮嘱几句，请他往城中跑一趟。吏卒听说不用在这里守着恶臭的尸体，又有外快可捞，立即欢天喜地地去了。

文彦博又问道：“适才见小杨将军一度语气不善，是你二人起了争执么？”包拯便说了刘德妙之事。

文彦博道：“这次我可要站在杨文广一边了，正如他所言，当晚与他交手的黑衣人肯定不是刘德妙。你想想看，杨文广何等身手，刘德妙若能跟他对峙打斗，武艺必然相当了得，如果她当真那么厉害，还用得着用毒药来杀崔良中么？”

包拯道：“或许这正是刘德妙深谋远虑之处，或是出于某种考虑，她

必须要用毒药来杀崔良中。”

文彦博道：“这个有可能。但那刘德妙与众多权贵交往，靠相术横行京师，必是极善察言观色之辈。她这样的厉害人物，怎么会看不出杨文广是什么样的人？杨家一门忠烈，虽然早已是大宋良将，但对故主之后绝不至于无情。正如杨文广所言，刘德妙当晚既被撞见，无须思忖脱身之计，直接露出真面目便可以大摇大摆地离开。”

包拯其实也认为杨文广的看法有道理，只是这样一来就与诸多证据矛盾，而且引发出新的疑问——刘德妙是当晚知府宴会上向崔良中行凶的凶手，这是确认无疑的事实。曹丰很可能已经遇害，杀他的人应该就是凶手，也就是刘德妙，目的无非是要移花接木，转移官府侦查视线。如果说刘德妙不是当晚与杨文广交手的黑衣人，是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到曹府是为了什么呢？他有没有见过曹丰？跟曹丰又是什么关系？

一时难以想通其中关节。正好包令仪夫妇和张建侯带着凶肆行人赶到，同时运来了棺木及各种殡葬用品，遂先将小游盛装殓起来。包母不胜哀伤，一见到小游的脸便哭泣不止，令人心酸。包拯强忍悲痛，少不得要劝慰几句。

裴青羽听说沈周失踪，很是惊异，问道：“听说沈公子父亲是大理寺官员，审理天下疑难狱案，会不会是有人劫了沈公子，以此来要挟沈父行枉法之事？”

文彦博道：“呀，这倒是极有可能。我得赶紧写封信送去东京，将此事告知沈丈，让他有所准备。”送信最快的方式是乘驿传，即通过官方驿路一站站传递，须得借助他父亲南京通判的官职，低声与包拯商议了几句，便先赶回城安排信件之事。

张建侯见张望归夫妇明明有要事在身，却一直陪伴在此，很是过意不去，再三道谢。张望归道：“你我本是同族，何须言谢？不过我夫妇二人也确实不能久留，这就告辞了。”在张小游灵前祭拜一通，这才携妻离去。

到了傍晚天黑时分，忽然有兵士报称找到了沈周。包拯急忙迎了出

来。杨文广抱着沈周进寺，火光中，依稀可以见到沈周浑身上下都是伤痕，血迹斑斑，已浑然不省人事了。

张建侯大吃一惊，问道：“沈大哥死了么？谁杀了他？”杨文广道：“放心，沈公子还活着，只是受过严刑拷打，吃了不少苦。”抱着沈周进来厢房，将他放到床上，命兵士打热水来为他擦洗身子，再将僧人送来的草药捣碎了涂在伤口上。

沈周身上有刀伤、棍棒伤，伤势极重，不论旁人如何叫喊，始终昏迷不醒。

包拯问道：“小杨将军在哪里发现了沈周？”杨文广道：“后山上一间猎人歇息的茅屋里。”

他猜测诓走沈周的人必是有自己的目的，然而现下南京戒备森严，四处都是搜捕盗贼的官兵，诓骗者必定不会冒险带沈周进城，离开南京的水道、旱路也都被截断，都有重兵把守。那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沈周藏在附近，达到目的后悄然离开。城北一带都是丘陵山冈，地广人稀，虽然藏身容易，但人口少也是个突出的优点。杨文广先不急著搜山，而是召集了本地的猎户，询问有哪些可以藏人的地方，再分成数队，各由猎户带队分区搜索。如此一天下来，虽然一无所获，却将大多数能藏身的山洞、草屋都清过了一遍。

日落时分，杨文广见天色已晚，便下令先收队。走到性善寺背面的山峦时，忽然见到前面山坡有人下山，急忙追上前去，却是一名黑衣人。杨文广见对方黑衣蒙面，立即上前拦截。二人略一交手，他便认出对方即是前几日晚上在曹府与他交手之人，正要喝令弓手将其围住，那人忽道：“你想救沈周么？他在山上茅屋里。快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杨文广冷笑道：“沈周我自然要救，这次你可别想逃走。”

他既与那人交过手，又被对方逃脱，深以为耻，这几日已反复研究回忆过敌人的招数套路，寻找破绽，早已胸有成竹，见那人举掌砍来，当即拿住其手腕，反拧了过来，预备扯脱对方肩臼，手蓦然触摸到那人胸前，只觉得软软一片，一呆之下，心中有所迟疑，没下重手。却被那

人趁机挣脱，又朝包围上来的弓手打出一枚火蒺藜，趁众人忙不迭滚地闪避之时，竟就此冲下山逃走，消失在树林中。

杨文广一时追赶不及，只得带人赶来坡顶茅屋查看，当真见到了一个人——一名男子双手高举，吊在房梁下，双眼被黑布蒙住，身上伤痕累累，地上有大摊血迹。取下蒙眼黑布一看，果然就是沈周，只是人早已昏迷了过去。杨文广忙割断绳索，放他下来，因来不及回城，只得先运来性善寺救治。

包拯道：“小杨将军今日在山坡上遇到绑架者，当真就是与你在曹府交过手的黑衣人？你看真切了么，身形可是一模一样？”

倒不是他有意怀疑杨文广，而是当时天光昏暗，有树木遮阴，那人又蒙了面，未必看得清楚。

张建侯道：“姑父，这你就不懂了，习武之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路数。小杨将军之前跟那个人交过手，不需要再看他的脸蛋身材，只要一动上手，就立即能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包拯道：“原来如此，是我冒昧了，抱歉。”

杨文广叹了口气，道：“虽然让那人侥幸逃走，但我却发现了一件事——正如包公子之前所推测的那般，对方是个女子。交手时，我无意间碰到了她的……她的胸脯……后来她跟我说话，虽然有意压低嗓音，但仍然可以听出是个女子。不过我可以肯定，她绝不是刘德妙。刘德妙的声音沙哑深沉，这女子却是相当清脆，应该年轻得多。”

包拯若有所思，半晌才道：“多谢小杨将军告知。”

送走杨文广，张建侯忙问道：“今早那个假借范先生名义的带信人，本来也是要连姑父一起骗去的，对吧？”包拯道：“嗯，如果不是因为不忍心留下小游一个人在这里，我断然就跟沈周一同去了。”

张建侯道：“那么这个人一定不知道姑父不会丢下小游不管，也就是说，他不是姑父亲近的人，不了解姑父的心思。”包拯一呆，心道：“那

会是谁呢？”

文彦博派去查验行踪的吏卒已然确认黄河和侍从杨守素昨日下午就回城了，还在望月楼双泉阁子里一直待到晚上，北门士卒和望月楼店家老樊均可作证。今日黄河根本就没有离开望月楼半步，如此，他的嫌疑完全洗清。还会有谁呢？寺门僧称见到带信人是个三四十岁的闲汉，跟杨文广交手的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也就是说，对方至少有两个人，他们骗走沈周，如此凶残地拷打他，必然是要逼问什么事情。会不会跟曹丰失踪有关呢？那年轻女子当晚到曹府到底是做什么呢？

张建侯想得头疼，干脆懒得想了，起身道：“还好沈大哥人还在，他们没有杀了他灭口。姑父，今晚你先守着沈大哥，我去灵堂替小游守灵。你放心，小游不会怪你的，她还巴不得你早些破案，好替她报仇呢。”

包拯也担心沈周伤势过重，怕有个万一，便应允道：“也好。”

本以为这一夜又会是个不眠之夜，但连日的疲惫还是如同潮水袭击包围了包拯，他歪在床边，本只想打个盹儿，却就此沉沉睡去。天快亮时，早课的钟声响起，他这才惊醒过来，想要起身，竟然四肢都麻木了，一点儿一点儿挪了好久，才勉强能够动弹。

忽听到沈周呻吟一声，睁开眼睛，哼哼唧唧地道：“我……我是死了么？”

包拯大喜过望，急忙倒了一碗苦茶，喂沈周饮下，道：“你还没死。”沈周茫然道：“可我明明听到他们说杀了我的。”

包拯道：“亏得小杨将军及时找到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周道：“我也不知道啊。我跟着那信使回城，没走多远便觉得后脑勺一痛，人就晕了过去。”

等沈周再醒来时，只觉得手腕奇痛，扯裂欲断，睁开眼睛，却是漆黑一片，一时不知道身处何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略一挣扎，只

觉得双手被什么东西紧紧扯住，竟是丝毫动弹不得。他后脑勺疼痛无比，难以集中精力思索，过了好大一会儿才会意过来，他是高举双手被人吊了起来，眼睛上则被蒙了黑布。一时间，惊愕无比，整个世界好像是虚幻的一样。正以为是一刹那的错觉时，忽听到有人开门进来，忙问道：“你是什么人？捉我做什么？”

话音刚落，肚腹便重重挨了一拳，剧痛之下，呼吸为之阻塞，他登时剧烈地咳嗽起来。眼泪也随之流出，幸亏眼睛上蒙有黑布，审讯者看不见，尚不至于太丢脸。

那人冷冷道：“知道厉害了吧？我问一句，你答一句，答错一个字，我就用刀子往你身上割一刀，直到你断气为止。”却是个男子的声音。他一边说，一边拔出短刀来，往沈周两条大腿上各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示意他的言语不虚。

沈周看不见周围情形，喘息刚定，只觉得大腿上伤口如火炙一般，血滚滚流出，忍不住大声呼痛。他少年曾暗中窥测父亲沈英审案，案情到关键之处时，也会对一些犯人用刑，以严刑来取得口供。一些犯人看起来桀骜不驯，傲骨铮铮，然而一上刑具，立即如杀猪般地尖叫，什么都招认了出来。他当时瞧在眼中，还暗暗鄙视那些男子都是贪生怕死之辈，身体受一点儿痛楚就忍受不住，气概全无。此刻他自身尝到皮肉之苦，才知道刑罚的滋味实在不好受，肉体上的折磨会让人暂时将其他的一切都暂时抛开，所感受的只是疼和痛，而正是这疼痛让他觉得存在的真实。

他悬在半空中，像待宰的肥羊一样挣扎了好一会儿，力气耗尽，呻吟声也小了许多。

审问他的男子这才道：“现在该老实了吧？”

沈周究竟只是个文弱书生，受此折磨，再也难以硬气起来，喘气问道：“你……你想知道什么？”

那男子道：“崔良中，你知道吧？”沈周道：“知道，他是天下第一大茶商，刚刚死了。你是想知道是谁杀了他么？”话音刚落，便痛得叫了起

来。那男子又持刀在他腹部划了一刀，喝道：“你不过是阶下之囚，我问一句，你才答一句，轮得到你来发问么？”沈周道：“是，是。”

那男子这才问道：“你知道是谁杀了崔良中？”沈周不知对方身份，自然不能供出相士王青或刘德妙，以免牵扯进曹家，便道：“听说是刻书匠人高继安。”

那男子似也不关心这件事，又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是谁告诉你崔良中有丧子和丧女之相的？”

劫质是要判死刑的重罪，沈周虽不知道那男子身份，但想对方千方百计绑架自己来，总是想得到什么重大之物，不是想用自己性命来要挟父亲沈英为他们办事，便是跟现下他们在查的案子有关，却没有想到对方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一时愣住。

那男子见他不答，立即毫不迟疑地往他胸划了两道，喝道：“快说！快说！”

沈周听那男子语气焦灼，急于得到答案，可见这个问题对他十分重要。而且对方以如此残酷的刑罚对待自己，显然是得到答案后就会杀自己灭口，即使不杀他，任凭他吊在这里一天一夜，以他目下伤势，也会鲜血流尽而死。当即紧闭嘴唇，无论如何不肯回答。

那男子又往沈周腿上割了两刀，见他依旧强硬，倒也担心就此将他割死，收了刀子，急奔了出去，片刻后执着一根树枝进来，疯狂地朝他身上抽打，要他说出人名来。沈周几次昏死过去，又几次被凉水泼醒，痛苦不堪，恨不得快快死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又有人走进来屋子。那拷打沈周的人忙上前禀报道：“主人，他不肯说出名字。”那主人倒也干脆，道：“杀了他！再杀了包拯！”

沈周以为包拯也被这些人掳来，忙叫道：“等一等！我愿意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但你们不能杀包拯。”那主人道：“好，我答应你。说，那人是谁？”

沈周心道：“刘德妙这件事虽然牵扯到曹府，然而曹府与相士王青相通已然败露，官府知道王青就是刘德妙不过早晚之事，我不必为此而害了包拯性命。”当即道：“是一个叫刘德妙的相士说的。”

那主人道：“你说是那个正被官府通缉的女道士刘德妙？”沈周心道：“看来官府已经发现王青就是刘德妙了。”叹了口气，应道：“是她。”

那主人便不再说话，转身走了出去，从人也尽跟了出去。门外旋即传来低语声，似是这些人在商议什么事情。

沈周勉强提口气，叫道：“喂，你们可以杀我，但一定要遵守诺言，不能杀包拯。”

隔了好大一会儿，那主人重新进来，沉声道：“我既答应了你，当然不会再去杀包拯。”

沈周揣摩话意，失声道：“原来你们并没有捉到包拯！”那主人道：“当然没有，包拯人还好好地在性善寺中呢。”转头向手下下令道：“杀了他，再化掉尸首，这样旁人找不到他，只以为他失踪了。”

拷打过沈周的男子应了一声，上前往沈周身上摸了一通，搜出了那两截断镯来，不禁“咦”了一声，叫道：“主人，你看，这是……”

那主人本已转身走到门口，转头看见断镯，登时回来沈周面前，问道：“你这只玉镯是从哪里得来的？”嗓音大变，竟似女子的声音。

沈周心道：“这些人本已决意杀我，忽然又因这只玉镯而起了变化，一定有什么不寻常之处，说不定他们知道寇夫人才是这只玉镯的原主。”既认定玉镯是一线生机，当然要努力把握，坚决地摇了摇头，道：“我不能告诉你。”

那主人取过树枝，狠狠抽打沈周，口中还怒骂着一些听不懂的话，直将他抽得昏死过去。

再醒来时，四周静悄悄的，屋子里似乎已经没有了人。沈周虽然昏

昏沉沉，但还是很清楚自己活不长了。回想一生，虽然短暂，可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许是经历得太少、性情又疏淡吧。只是苦了那位许家娘子，大概她也知道翰林学士石中立要居中说媒，极力撮合他二人，却料不到还没有见到一面，他便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

正胡思乱想之时，又有人进来，这人倒没有打他，只是推了他一下，问道：“那玉镯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沈周道：“你问这个做什么？”那人道：“因为我主人要知道。快说，是从哪个女子手中得来的？”

沈周心下大奇，暗道：“玉镯明明是张尧封交给我并请我设法修补，对方为何能一口咬定原主是女子？难道因为这是女子佩戴之物么？这玉镯明明是寇夫人所有，她送给了幼年时的崔都兰，不知后来又如何辗转落入曹云霄之手，偏偏崔、曹两家是宿敌，难道这其中有所关联不成？到底是什么，竟然能暂时救得我性命？”百思不得其解。他见对面这人 not 似原先拷打过他的男子和其主人那么蛮横残暴，便试探问道：“这镯子对你主人很重要么？请问你家主人贵姓？”

那人呵斥道：“你好大胆，敢套我的话。”沈周道：“反正我也快要死了，你告诉又何妨？”

那人微微迟疑了一下，上前一步，低声道：“你听好了，一会儿……”

一言未毕，有人疾步进来，却是之前拷打过沈周的男子，急道：“来不及问出玉镯的消息了，那边有官兵过来，快些动手杀了他。”同伴应了一声，道：“你先走，这里交给我。”拷打过沈周的男子叮嘱道：“你小心点儿。”自出去了。

沈周看不见周围情形，只能听见声音，隐约感觉留下善后的人走了自己背后，等了半晌，仍然不见对方动手，不禁问道：“你在做什么？”那人冷冷道：“当然是要杀你。”举起什么东西砸在他后颈上，他登时晕了过去。再醒来时，便已经是在性善寺中了。

沈周大致说完经过，他有过目不忘之能，虽然不及文彦博那般口才

出众，却是一个字不漏，将记得的都说了出来，连自己软弱怕痛的心思也没有隐瞒。包拯听完，只皱眉不语。沈周也不忍心催他，忽然肚腹“咕噜”如山响，这才不好意思地道：“我……我一天未吃东西，实在好饿。”

包拯忙到寺中厨房寻找吃的，僧人们已起床早课，火头僧正忙碌为寺众做饭，盛了一大碗菜粥给他，又顺手拿刀在一大团黑红色的石头一样的东西上切下几小块来，不知道是什么食物，用木碗装了。包拯拿回房间，沈周一口气喝光半碗菜粥，这才拿起那团食物，问道：“这是什么？”包拯道：“应该是馒头之类的主食。”

沈周饿得极了，便张嘴咬了一口，蓦地张大了眼睛。包拯见他神色诡异，忙问道：“不好吃么？”

沈周却一口吞下，又连咬几口，将手中的那块吃尽，这才嚷道：“好吃，实在太好吃了，这是性善寺最有名的盘游饭啊。”

这盘游饭说是饭，其实跟大米没半分关系，就是将藕、莲、菱、土豆，荸荠、慈姑、百合等多种蔬菜混在一起上锅蒸，蒸烂后取出，稍微晾干一会儿，再倒入石臼中，捣得非常细，再拌上蜀中产的糖和蜜，重新上锅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烂，使得糖、蜜和各种原料搅拌均匀，再取出来，团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干净的刀随切随吃。虽然做起来略微麻烦，但食用方便，酥脆可口，而且放多长时间都不会变质，所以寺庙僧人拿它当主食。

沈周久闻性善寺盘游饭是南京最出名的斋饭，想不到今日随意一尝，果然是名不虚传，忙道：“包拯，这个确实好吃，你也尝一尝。”

包拯哪有心思品尝什么盘游饭，倒是张建侯进来，毫不客气地抓起一块塞入口中，道：“这点心味道不错。沈大哥，我就知道你吉人天相，能挺过来的。到底是谁绑架了你？”沈周道：“我不知道，我的眼睛一直被蒙住，看不见对方。”

包拯道：“这些人既然早决意杀你，就不会怕你见到他们的容貌。之所以还要蒙住你眼睛，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们中间有你认识或是见过的人。”沈周道：“我从声音听不出什么啊。不过仔细回想确实也有许

多可疑之处，他们好像都是压着嗓子说话，尤其是那所谓的主人，气急败坏时露了真相，应该是个女子。”

包拯道：“留下来善后的那人，也是个女子。小杨将军跟她交过手，可以确认这一点。”

沈周听说那最后要杀他灭口的人就是当晚在曹府跟杨文广交手的黑衣人，目瞪口呆，半晌才问道：“难道是刘德妙？”包拯道：“小杨将军认得刘德妙本人，认为不会是她，我信得过小杨将军的话。我怀疑这件事跟大茶商崔良中的女儿崔都兰有关。”

这些歹人用心良苦地诱捕了沈周，不惜动用私刑，先后逼问的只有两件事情：一是沈周是怎么知道崔良中有丧子和丧女之相的；二是从哪里得到的玉镯。两件事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间接涉及崔都兰。

先说前一件事。崔良中有丧子、丧女之相的预言出自相士刘德妙之口，包拯和沈周则是从曹丰妻子戚彤口中听说。“子”崔阳和“父”崔良中均已死去，“女”崔都兰尚在，因为这一点，包拯和沈周怀疑这是刘德妙的连环杀人计划，下一目标就是崔都兰，所以特意在昨日委婉警示了崔都兰的心腹婢女慕容英。也就是说，由包拯和沈周二转述的预言，只有慕容英和崔都兰知晓，而崔都兰也有想知道预言出自何人之口的强烈动机。

再说后一件事，那玉镯原是名相寇准送给妻子宋小妹的定情之物，多年前，宋小妹路遇还是孩童的崔都兰，怜悯之下，将玉镯送给了她。至于后来玉镯如何辗转流传到曹府曹云霄手上，经过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见到两截断镯而声音大变的人，一定是有重大干系的人，多半就是它的原主。这原主，既不可能是宋小妹，那就只能是崔都兰了。

早在刑讯者逼问预言来处时，沈周心中就隐约怀疑过崔都兰，但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自己很快就否认了——想那崔都兰原先只是一个流浪民间的孤女，好不容易被崔良中寻回，摇身变为大富商的女儿，穿金戴银，从此不愁荣华富贵。但她毕竟来到南京才短短几个月，哪有那么大的胆量和能耐绑架人质，尤其被绑者还是朝廷官员之子，而她想得到

的仅仅是为了想要知道是谁说了崔良中丧子丧女的预言？她完全不必费任何周章，直接来向沈周和包拯询问的。况且她父亲崔良中刚刚去世，她正服热孝，丧事都忙不过来，怎么还会有精力来关注所谓的预言？基于这一点，沈周完全不能相信会是崔都兰主持策划了这一切。

包拯道：“你的分析有道理，我也觉得于情、于理、于力都不可能是崔都兰。然而情感是一回事，事实则是另一回事，绑架者询问的问题，都直接牵扯到她。”

张建侯道：“这不对呀。崔都兰知道是姑父和沈大哥两个人将预言告诉了慕容英，如果是她策划了这一切，他们只捕走了沈大哥，将来案发，姑父一定会怀疑到她头上的啊。”包拯道：“我现下对崔都兰的怀疑，完全是基于绑架者讯问沈周的两个问题。其实绑架者从一开始就是决意要杀了沈周的，最先用刀划伤他的腿，就是为了防止他逃跑。”

沈周道：“对，是这样，他们应该也会猜到我能从讯问上联系上崔都兰，仍然毫不隐讳地问了出来，自然是因为认定我必死无疑。可我还是不相信崔都兰会卷入这件事，她如果想知道是谁说了预言，直接来问我我就行了，何必要冒杀头的危险？而且讯问我的人语气冷漠，从始至终没有透露出对崔良中有半分关怀的意思，似乎对崔良中之死还有幸灾乐祸之意。而崔都兰虽然表面冷漠，但崔良中毕竟是她父亲，血浓于水，我们都曾亲眼见过她真情流露，表明她对崔良中还是有感情的。”

包拯道：“嗯。话虽如此，但这事实在太诡异了，崔都兰无论如何难脱干系，我得亲自去找她问个清楚。”听见外面晨鸡四啼，窗前已然露白，便道：“建侯，你留在这里，方便照应沈周，我回城去趟崔府。”

沈周知道包拯耿直，生怕他在灵堂上直言说出对崔都兰的怀疑，从此结下难解之怨，忙道：“何不叫上小杨将军一起去？”包拯道：“嗯，你提醒得太及时了。如果这起绑架案的主谋真是崔都兰，那与小杨将军两次交手的女子一定就是慕容英，正好可以让小杨一试真伪。”

沈周只得直言叮嘱道：“崔家正在办丧事，你可别太直率了。你看那马季良和崔家侄媳吕茗茗都对崔都兰不大客气，你再当众指斥她涉嫌绑架，岂不是挑起了新的危机？万一崔都兰无辜，可就不好收场了。”包

拯歪着头想了想，道：“你顾虑得有道理，我会见机行事。”

先到禅房拜见了父母，又往张小游灵前上过三炷香，这才赶去厢房叫起了杨文广。

杨文广听说究竟，道：“包公子怀疑那与我交手的女子名叫慕容英？”包拯道：“小杨将军认得她？”杨文广道：“不，不认得。只是慕容是鲜卑贵族姓氏，现今族人大多居住在河西党项之地，也有一小部分住在辽国契丹之地，中原并不常见到这个姓，略微有些奇怪，其实我亲属中也有娶慕容氏者。”

杨氏因世代边将，多与边关少数民族通婚，杨文广祖母折氏就不是汉人女子，而是出自党项大族。

包拯却陡然想起曾听到崔府夜半有人吹奏孟孟，失声道：“呀，慕容英很可能就是党项人。”杨文广道：“难怪她的武功路数有些奇怪，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

如果慕容英是党项人^[2]，她会不会是西夏派来的奸细？西夏野心勃勃，多次背叛大宋，夺取领土，但因为要靠通商得到宋朝的布帛和茶叶，又不得不多次求和。尤其是茶叶，直接干系到以肉食为主的党项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可以说是大宋遏制西夏要害的根本。崔良中是天下第一茶商，在世时能掌握大宋三成以上的茶叶，数量惊人，西夏也许盯上了他，想通过他来绕过边关贸易，直接获取关系命脉的茶叶，从此不必再受制于大宋榷场^[3]。如果慕容英当真是别有用心潜伏在崔府，那么她必然有不少手下，完全有能力策划昨日绑架沈周的行动。她之前的诸多怪异行为，如发现有人潜伏在崔良中房顶后，并不声张，而是悄然上房，显然不是要捉拿潜伏者，而是想要知道对方是谁，好加以利用。现在的问题是，那数目巨大的假交引与慕容英有没有关系？崔都兰对婢女的真实身份到底是知情还是不知情？

杨文广好奇问道：“听说崔都兰是个孤女，流落民间，情状极惨，怎么会收一个武艺高强的大宋女子做婢女？”

包拯本来还只是怀疑慕容英的身份不简单，却由此得到了提示，忙

道：“快，我们得快点赶到崔府。”

入城时正好遇到宋城县尉楚宏和文彦博，欲赶去性善寺调查沈周的案子。

包拯忙道：“沈周救回来了，正在寺里养伤。”又问道：“那被捕的盗贼潘方净招了么？”楚宏道：“潘方净强硬得很，他受伤很重，稍微一用刑就晕了过去，刑吏也不敢再下重手。包公子可有良策？”包拯道：“暂时顾不上这件事。楚县尉，请你召集手下，跟我一起去崔府。”

到了崔府大门，包拯请楚宏率领弓手守住大门，不令放出一人。楚宏虽然不明所以，但对包拯却极是信任，当即应承。包拯遂与文彦博、杨文广一道进来府中。马季良、崔槐等人正在灵堂，闻讯迎了出来。

包拯不见崔都兰在其中，问道：“崔家小娘子呢？”崔槐道：“适才寇夫人派人过来，想请都兰过府一叙。她匆忙换了衣裳出去了，人应该正在包公子家呢。”

包拯道：“慕容英人呢？”

马季良一时想不起来，问道：“谁？”包拯道：“慕容英，崔都兰的婢女。”

马季良回头问道：“有谁见过慕容英？”吕茗茗道：“这两日一直没有看见她。她本来寸步不离都兰身边的，我还觉得奇怪呢。”

有仆人道：“早上曾看见英娘从外面进来，跟都兰小娘子说过一阵子话，后来又出去了。”

马季良道：“派人去找！”这才问道：“出了什么事？”包拯道：“马龙图，你赶紧先将崔都兰自己带来的人全部拘禁起来，不要放走一个。回头我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匆忙出来，带了楚宏和杨文广赶回自家。

到了堂前，却被宋小妹的侍从上前拦住，告道：“夫人正在会见贵客，特意交代不能被人打扰。”包拯道：“我也正要见这位贵客。”推开侍

从，直闯入堂。

宋小妹正与一名白衣妇人在堂上叙话，见包拯不等通报便闯了进来，急忙站起身来，问道：“包公子有事么？”

包拯见那妇人低下头去，有意不令自己看清容貌，心中愈发有数，冷笑道：“崔家小娘子，我已经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了，何须再遮遮掩掩？”

那妇人闻声抬起头来，却不是崔都兰，而是一名三十余岁的陌生妇人。包拯愕然愣住。

宋小妹道：“娘子请先进内堂。”招手叫过一名侍从，命他先引那妇人进去，这才不悦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包拯道：“这个人是谁？”宋小妹道：“是我的一位故人。”

包拯道：“崔都兰人呢？”宋小妹道：“她没有过来呀。我是派人请了她，但她没有来。”

包拯“哎呀”一声，急忙奔到大门口，道：“楚县尉，崔都兰和慕容英都是西夏奸细，你速速派人守住各大城门，发出告示，追捕这两名妇人。”

楚宏官任县尉，负责缉捕盗贼，也经历过许多大案，此刻听到“西夏奸细”四个字，那可是生平闻所未闻、想都不敢想象之事，一时愕然，完全会意不过来，只愣在那里发呆。

杨文广到底还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忙道：“怕是崔都兰知道身份即将败露，已然抢先逃出城了。楚县尉，你速将案情上报，封锁城门，搜索城内。我去找曹汭，调派轻骑出城追捕。”不待对方答应，急奔而去。

楚宏居然还愣头愣脑地道：“包公子说的可是西夏奸细？”包拯一时也解释不清楚，跺脚道：“疑犯是崔都兰和慕容英，她二人都跟假交引案有关。”

楚宏登时明白了过来，立即分派人手，赶去各官署和各城门报信。

包拯这才重新进来，向宋小妹赔罪。宋小妹道：“出了什么事？是跟崔都兰有关么？唉，这可怜的孩子。”包拯道：“隔壁那崔都兰是假的，夫人认识的真的崔都兰多半已经死了。”

真的崔都兰流浪民间多年，孤苦无依，生活必然相当窘迫。她入崔府时，身边就带有婢女慕容英，这本不合常理，但她声称慕容英是一同长大的伙伴，姊妹情深，不忍相弃，旁人遂不再多问。而据包拯观察，崔都兰对待慕容英并不如何姊妹情深，完全是主人对待奴仆的态度。既然慕容英大有来历，又有如此身手，甘居人下，只能说明那崔都兰是假的，真实身份就是她的主人。必然是西夏人盯上了崔良中，知道他在寻找亲生女儿，便抢先一步抓了或是杀了真的崔都兰，然后弄一个假的来冒名顶替，慕容英则是她的助手。

宋小妹闻言很是吃惊，凝思了好半晌，才问道：“这么说，那些闯进性善寺意图杀我的盗贼，多半也是这个假崔都兰指使的了？”包拯道：“我也是这么想。”

宋小妹道：“可我只记得小时候的崔都兰，并不知道她长大后的样子，就算这个崔都兰是假的，我也无法当面认出来呀。”文彦博道：“但这个假崔都兰未必知道。听说原先的崔都兰以行骗为生，骗子通常都好吹牛，将一件事吹得天花乱坠，好诱骗人上当。她小时候受过夫人恩惠，算是认得夫人，她将这一段故事添油加醋后讲给旁人听，或者干脆夸口称认识寇相公夫人，这也是人之常情。假崔都兰之前一定听过类似的话，以为夫人认得真的崔都兰，所以听到夫人来到南京后十分恐惧。这些西夏人如此穷心竭力安排下这个大计划，怎肯因为夫人而冒险？他们必然事先早雇请了王伦一伙盗贼，预备有所图谋，但夫人的到来打乱了他们原先的计划，假崔都兰不得已，遂让王伦到性善寺杀夫人灭口。”

如此，便也能解释假崔都兰为何要派人诱捕沈周，为何要问那个奇怪的问题了——她不知道刘德妙是相士，或许根本不相信所谓的“丧子丧女”的预言，以为是有人了解她杀了真崔都兰的真相，有意以预言散播，她图谋重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要保持“天下第一茶商”之女的身份，所以她必须要找出这个表面散播预言、实则知道实情的人，好杀其灭口。这李代桃僵的计划本来天衣无缝，若不是沈周意外被杨文广救

回，她讯问的奇怪问题成为重大疑点，打破脑袋也没有人会想到她崔家大姐的身份是假的。

宋小妹沉默良久，才起身道：“抱歉，想不到我的意外停留会引发这么多的事。如果不是因为我，小游也不会死，包公子，实在是抱歉。我今日就会离开南京，不及向令尊告辞，乞望恕罪。”

包拯很是意外，道：“夫人这就要走了么？其实这些事怪不到夫人头上的。”

宋小妹叹道：“宿命纠缠，因缘轮回，岁月漫漫，弹指一挥，缘起缘落，缘灭缘生，我也是其中一缘而已。包公子、文公子，来日再相会吧。”神态颇为凄凉，言毕微微颌首，飘然走了出去。

包拯一时也不及多想，忙与文彦博重新赶来崔府见马季良。

马季良尚不明白究竟，奇道：“包公子刚才来过后，我便立即命人去捉拿侍奉崔都兰的下人，奇怪的是，她的几个心腹从人全都不见了。”文彦博道：“这倒是不奇怪。”当即说了崔都兰是西夏奸细假扮之事。

马季良将眼睛瞪得滚圆，张大了嘴巴，情状与大街上的闲汉痞子无异，路人瞧见的话，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这是堂堂大宋龙图阁直学士。

包拯道：“之前我一度怀疑是马龙图杀了崔员外，现在想来，如果崔员外真的是二次中毒的话，应该是崔都兰……假崔都兰所为。”马季良道：“你怀疑我？”

包拯不顾文彦博暗扯衣袖，依旧直言不讳，道：“是的。崔员外恰好死在假交引案发后，不由得人不怀疑。”马季良道：“呀，好你个包拯，你敢怀疑我涉嫌伪造交引，我马季良是缺不少东西，可就是不缺钱，我……”脸涨得通红，显是对被怀疑一事十分愤怒。

文彦博忙道：“好在一切都水落石出。现在看起来，都是假崔都兰在暗中捣鬼，那假交引也多半是她暗中所为，跟崔员外并无干系。这妇人当真心肠歹毒，不但害得外人怀疑崔员外为人，还连累得马龙图声誉一并受损。”

他机智圆滑，深谙人心，知道马季良对待崔良中情深意重，眼下最大的心病就是人人怀疑假交引与崔良中有关，如此一说，果然马季良紧绷的脸立即舒展开来，连声说了好几个“对”字，这才问道：“包公子，你说的二次中毒是怎么回事？”包拯道：“我怀疑崔员外之所以中毒身亡，是又有人往他身上下了毒。”当即说了很可能是通过床单或是衣服染毒之事。

马季良思索了许久，才讷讷道：“可崔都兰既然是西夏奸细，必然是想要利用我义弟‘天下第一茶商’的身份，义弟死了对她全无好处。”包拯道：“是没有好处，但她更害怕真相暴露。”

崔良中第一次身中奇毒后，人虽昏迷，其实只是肢体麻木，但神志却是清醒的，之前已经有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马季良来南京之前，众人并不知道，崔都兰更是不知道，她大概以为崔良中是的确晕了过去，一定跟慕容英等心腹手下在房间里商议过重要事情，后来得知崔良中尚有神志时，知道自己的许多秘密谈话都被他听见——他早已经明白自己非但不是他的女儿，反而是杀女仇人，而他一旦能再次开口说话，最先要揭穿的就是她的身份——所以她格外恐惧，不得不千方百计杀了崔良中灭口。

尤其可惊可怖的是，假崔都兰在毒杀了崔良中后，居然跑来找包拯等人，称崔良中死得不明不白，既博得了同情，又成功地将怀疑视线引到马季良身上。

马季良这才明白经过，愤然道：“崔都兰这贱人居然在我眼皮底下害死了义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这就要亲自赶去提刑司，将一切告知提刑官知道，督促他务必缉拿到人犯。”恨恨骂了几句，这才去了。

出来崔府，包拯正色道：“虽则崔都兰是西夏奸细，但不代表崔良中就是好人，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仅凭崔都兰一人，是不可能完全操控假交引的。”

文彦博道：“这我自然知道，但目下最大的敌人难道不是崔都兰么？她才是害死小游的真凶。但你有没有想过，她是党项人，就算她被官府

拿获，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朝廷在西夏问题上素来软弱，能和则和，崔都兰只要略略有些来历，朝廷必然不会杀她，只是用她做筹码跟西夏人讨价还价，说不定还会放她回去。我适才那么说，有意将所有罪名推到崔都兰头上，其实就是想要置她于死地，好替小游报仇啊。”

他称是崔都兰伪造假交引，由此牵累了崔良中和马季良二人，若是马季良涉入其中，必然会设法杀了崔都兰灭口，将所有罪行推到她头上。若是马季良根本不知情，也会衔恨入骨，绝不会轻易放过她。而今刘太后掌权，他是太后的亲眷兼眼前的红人，只要他一句话，便能从很大程度上左右太后的决定，起码不会让崔都兰逃脱惩罚，泰然回去西夏。

包拯却是对文彦博的手段颇不以为然，道：“就算崔都兰大有来头，是党项贵族，她在我大宋国土杀人行凶，绑架人质，犯下累累罪行，朝廷岂能容她逃过国法制裁？况且马季良只是直学士，又不是有司官员，按律不能干涉司法。”

文彦博摇了摇头，暗叹包拯为人太过迂直，也不再多提，只道：“我们还是去看看沈周吧。”

他之前已经写了封书信给沈周之父沈英，告知沈周被绑架一事，现下沈周得救，就不必再多此一举，徒令家人担心，忙先赶去驿馆将信追了回来，这才雇了车子，掉头往性善寺而来。

沈周、张建侯听说包拯这一趟回城，便揭穿崔都兰、慕容英西夏奸细的真实身份，不由得又是惊骇，又是羡慕。

包拯道：“我这全是侥幸，幸亏小杨将军及时救回了小沈，不然我无论如何都怀疑不到崔都兰头上的。”张建侯咬牙切齿地道：“原来害死小游的是崔都兰这个贱女人，我恨不得亲手杀了她。”

包拯道：“崔都兰身份已经败露，即使逃出了南京，也很难逃出大宋，这件事总算可以告一段落。现下咱们要做的，除了安排好小游的后事，还有查清楚曹丰失踪的案子。”

文彦博道：“既然已经能肯定当晚在曹府与小杨将军交手的是慕容英，那么一定是崔都兰派她去的，曹丰多半已经被慕容英杀了。只是不知道这件事跟崔良中遇刺有没有关系？”

沈周道：“从时间上推算，慕容英潜入曹府是在崔良中遇刺被抬回崔府后。她那时当然还不知道行凶的人是刘德妙，曹氏与崔氏争斗多年，也许她只是本能地认为凶手是曹丰，所以立即派慕容英连夜赶去曹府报复。”张建侯却持不同意见，道：“那崔都兰明明是假的，崔良中又不是她亲爹，她犯得着派手下去为他报仇吗？”

文彦博道：“崔氏与曹氏不和已久，或许崔都兰认为这是挑起两家相斗的绝好机会，派慕容英杀掉曹丰，造成其失踪的假象，就可以让众人注意力集中到曹府身上，便于她掩护身份。”张建侯道：“这倒是有几分道理。”

唯有包拯摇头道：“这还是说不通。寇夫人是寇相公夫人，绝非普通妇人，她若是在南京被盗贼杀死，必然震动天下。崔都兰冒巨大风险派盗贼王伦闯入性善寺行凶，可见她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她身份的秘密，怎么可能为了挑起崔曹两家相斗就派人去杀曹丰呢？世上没有任何一桩行凶不会留下痕迹，她多杀一个人，就多一分暴露危险。必定还有其他缘由，促使她不得不连夜派出慕容英到曹府。”

张建侯道：“问题是，如果慕容英真杀了曹丰，又将他尸首藏到了哪里？为何到现在还找不到？”

沈周“啊”了一声，道：“我想起来了！我昨日被绑架后，那些人要杀我灭口，有人曾说道：‘杀了他，再化掉尸首，这样旁人就找不到他，只以为他失踪了。’这会不会是……会不会是……”一时惊悸，不敢说出下面的话来。

张建侯道：“到底是什么？”沈周道：“化骨粉，传说中的化骨粉。”

文彦博道：“唐代传奇中倒是有化骨粉的记载和描述，我还以为那只是文人的杜撰，人世间当真有这种奇物么？”

张建侯道：“化骨粉是什么？”沈周道：“据书上说，化骨粉是一种奇

药，只需洒一点在见血的创口上，就能一点一点地将肉体化成血水。”

众人面面相觑，虽觉得难以置信，但曹丰失踪的情形确实只有化骨粉一说才能解释——慕容英杀了曹丰，将其尸首塞到床下，然后往伤口上洒了化骨粉，曹丰最终化成一泡血水。为了消散气味，她甚至大开着门窗。但化骨粉虽然神奇，终究还是不能做到了无踪迹，残留的血水还是引来了蝇虫。

包拯叹道：“这只是我等的推测，只有等捉到崔都兰和慕容英，才能验证这一点。”

沈周道：“那我们要将这件事告诉曹丰妻子戚彤么？”包拯一时踌躇不语。

文彦博道：“还是暂时不要吧，曹府现在这种局面，你再告诉戚彤说她丈夫被化骨粉化掉了，让她情何以堪？”包拯道：“不，她有权知道真相。至少告诉了她之后，她不会再盲目四处去寻找丈夫的尸首。”

几人遂扶了沈周出来，让他坐上大车，运回城中，先到应天府署请医博士许希珍来看过。

许希珍道：“小官人身上伤虽然多，却都是皮肉外伤，不碍事，回去躺几天，等伤口愈合就没事了。”开了药方，让他按时敷药。

文彦博道：“你这样子，暂时不能回应天书院了。包家要张罗小游的丧事，也没人顾得上你，还是先住到我家吧。”沈周道：“那好，就冒昧打扰了。”又问道：“张尧封还住在府上么？”

文彦博道：“他人倒是还住在我家，不过听他说曹教授很希望见到他快些同曹云霄完婚，已经让人收拾城外的一所宅子预备给他们做新房用了。”

正好有差役到来，要带沈周和包拯到提刑司，录取沈周被人绑架一案的口供，遂一道来到提刑司官署。

包拯先行录完口供，便出来公房，与张建侯一道来大堂找提刑官康惟一。之前因为转运使韩允升的暗示，他一度怀疑过康惟一跟性善寺盗贼案有关，现下虽然已经弄明白盗贼王伦背后的主谋就是假崔都兰，王伦逃离军营时曾抢劫过武器库，夺走了许多军用武器，其下属慕容英使用过的火蒺藜肯定是得自其手，但毕竟康惟一接到的那封怪信还是个很大的疑点，若是关系到曹府，说不定会有与曹丰被害有关的线索，既然来了提刑司，当然要顺便问上一句。

康惟一正在为假交引一案厉声责问属下官吏。那属吏辩解道：“马龙图亲自来官署解释，说一切都是那党项人崔都兰和手下人所为，跟马龙图和崔员外无关。”康惟一冷笑道：“崔都兰来南京才两三个月，你相信她能在短时间内弄到那么多交引，再找上刻书匠人高继安么？本司瞧你自己都不信。快去查，找到那些交引原主，事情一定跟崔良中有关。”

属吏还是不动，犹豫道：“可是马龙图他……”康惟一登时勃然大怒，重重一拍桌子，怒道：“马龙图怎么了？他只是一个史官，干涉提刑司事务，已然有贪赃枉法之嫌。本司正要上奏朝廷弹劾他呢。”

属吏见长官发了大火，吓了一跳，忙道：“下官这就去办。”正要退出，却被康惟一叫住，喝道：“如此慌慌张张，缩手缩脚，能办成什么事？黄余，你不用再办这件案子，这就改去大狱当牢子吧。”又招手叫过另一名姓蔡的属吏，道：“你去办假交引这件案子。”

蔡姓属吏面有难色，但又不敢当面违抗命令，只得躬身答应。那名叫黄余的官吏明明被降了职，反而如蒙大赦，长舒一口气，退了出去。

包拯和张建侯在堂下将一切经过看得一清二楚，都很佩服康惟一为人。

张建侯道：“哎呀，这位康提刑官，倒真是个好官，不畏权贵，铁面无私。我们居然还怀疑过他，实在不应该。”包拯道：“我们之前怀疑他，只是基于诸多事实，没有什么可内疚的。”上堂叉手行礼。

康惟一立即收敛怒色，笑道：“包公子，稀客！你以个人之力破了好几起要案，于朝廷有功，本司正要好好谢谢你呢。”

包拯道：“不过是学生侥幸罢了，况且也不全是我一个人出力。”他性情直率，也不愿意拐弯抹角，直接问道：“康提刑官可否方便将那封信的内容告诉我？”

康惟一闻言一愣，问道：“什么信？”包拯道：“就是提刑官人在曹府门前接到的那封匿名信。”

康惟一道：“你虽然协助官府破获了假交引和假崔都兰等大案，立下大功，但究竟只是个府学生，不该过问这个。”包拯道：“学生受托寻找曹丰曹员外下落，只是想看看那封信中有没有相关线索。”

康惟一道：“原来如此。不过你既知道那是匿名信，就该知道匿名告发，无论内容是真是假，都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本司已经按例焚毁了那封信。不过，看在包公子多有功劳的分上，本官可以破例告诉你，那信中没有提及关于曹家的任何事情。”

张建侯忍不住插口道：“既然跟曹家没有任何关系，提刑官当时正要冲进曹府拿人，为何突然后退了呢？”

康惟一脸色陡然阴沉了下来，声音也变得低沉，冷冷道：“本司执行公务，临时有所变化，不需要特别向你、或是向任何人解释。包公子，本司感谢你为朝廷尽心尽力，会特别写一封表彰的公文送去应天书院。”

包拯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行了一礼，携张建侯退了出来。

张建侯道：“奇怪，康提刑官明明是个好官，为什么不肯说出那封信的内容呢？”包拯道：“也许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张建侯道：“也许是有难言之隐，也许是信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按照通常的想法，越不想让别人知道，自然越是要掩饰什么。他生性好奇，愈发动起了心思。

包拯道：“算了，反正假崔都兰身份已经败露，基本上可以确认是她派慕容英杀了曹丰，知不知道那封匿名信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要紧。”

出来时正好遇到文彦博扶着沈周出来，包拯道：“我和建侯要去趟曹

府，然后就回去性善寺了。小沈身上有伤，也别跟着我们到处跑了，让彦博带你回去，好好养伤，回头我再来看你。”遂就此作别。

包拯和张建侯来到曹府求见戚彤，曹府上下正忙着张灯结彩，筹办张尧封和曹云霄的婚礼。久病在床的曹诚居然也起来了，扶着爱女曹云霄的手站在庭院中，笑呵呵地看着众人穿进穿出，见到包拯进来，还特意告诉曹云霄说：“其实为父早先也相中过包公子，不过最后还是觉得他这人太正气，实非你良配。”

曹云霄脸色一红，道：“爹爹就爱说笑话。女儿扶爹爹进去歇息。”

曹诚站了半日，也确实累了，便交代儿媳戚彤道：“好好待客。”

戚彤引着包拯、张建侯二人入厅坐下，道：“看两位公子神色，大约是有我夫君的消息了。”张建侯一时不忍心告知曹丰多半已被白骨粉化掉，强笑道：“娘子倒真是能掐会算。”

戚彤却不理会他的玩笑，直接问道：“曹丰他……已经死了，对么？”包拯道：“据我们几个的推测，曹丰员外应该是已经遇害，而且他的遗体……多半也不在了。”

戚彤早有心理准备，也不如何意外，只道：“生能见人，死能见尸。包公子也曾说过，凶手不可能带着尸首翻墙而出，遗体怎么会不在了呢？”包拯道：“这个……解释起来很怪，怕是娘子一时难以相信。”当即说了曹丰尸首很可能被奇药白骨粉化掉一事，又道：“但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只能等捕到慕容英后以口供来验证了。”

戚彤沉默许久，才道：“原来如此。”起身深施了一礼，道：“大恩不敢言谢，请受我一拜。”

包拯忙扶住她，连声道：“不敢当，不敢当。”又道：“还有一件事想请教娘子，娘子可知道云霄小娘子有一只贵重的碧玉玉镯？”戚彤道：“玉镯？云霄喜欢珠宝首饰，有好几只玉镯，但却不知道包公子问的是哪一只？”

张建侯道：“就是云霄小娘子最近不小心摔成两截的那只。听说她很爱那只玉镯，摔坏后很是伤心难过。张尧封为讨佳人欢心，将它拿给了沈周沈大哥，请他想个法子弥补，结果后来引出好多事情。”当即说了不但寇准夫人宋小妹认出了玉镯是其旧物，就连西夏奸细假崔都兰见到玉镯后也是神态失常。

戚彤一时难以会意过来，道：“想来那玉镯非同凡物，可是我还是想不出来这跟云霄有什么关系，她的好几件首饰，都是价值连城之物。”

包拯道：“这跟贵重与否无关，那只玉镯是个很大的疑点。”

玉镯的最先主人是寇准，他转送给了妻子宋小妹作为定情之物，后来宋小妹到陕州省亲时，又将它送给了真崔都兰。若是真崔都兰将其变卖还钱，玉镯有可能几经辗转，最后落入曹云霄之手。只不过这种情况的话，假崔都兰根本就不会知道玉镯之事，又怎么会在沈周身上搜出玉镯后而大惊失色呢？由此可以推出，假崔都兰是知道玉镯之事的，也就是说，她杀死真崔都兰后，从其身上得到了玉镯，很是珍爱，一直带在身边。

但新的疑问随之出现，假崔都兰来到南京才短短几个月，那玉镯又如何会落入曹云霄手中呢？难道是曹氏无意中得到玉镯，又知道了什么秘密，这才是假崔都兰派手下慕容英杀死曹丰并毁尸灭迹的原因？

戚彤道：“我对这些全然不知情。既然那玉镯干系如此重大，包公子还是亲自问云霄吧。”叫进来一名婢女，命她去请曹云霄过来见客。

戚彤又道：“还有一件事，可能跟云霄有些关系，但我也不能肯定。唉，事关曹府声名，我本来不想说的，可是……无论是真是假，都请二位公子不要说出去。”包拯道：“娘子放心，曹教授是我等恩师，我们知道轻重。”

戚彤道：“当日康提刑官带领大批人马来曹府抓人，临到紧要关头，却又突然退去，包公子可还记得此事？”包拯道：“当然记得，当日我和沈周都在场，可我们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

戚彤道：“我也不明白。包公子和沈公子离开后，云霄从内室出来，

再次向我确认提刑司是不是真的退走了。我见她喜形于色，似乎早就预料这件事会发生一样，觉得十分奇怪，便问她怎么回事。她开始尚且支支吾吾，后来经不住我反复盘问，这才说出是有人答应了她，一定会想办法救曹府。她原本也不相信，想不到那人当真办到了。”

包拯惊讶之极，想不到这件事背后还有如此曲折关节。这样看来，一定是那个应允了曹云霄的神秘人送了匿名信给康惟一，可信里到底说了什么，居然能令铁面无私的康提刑官当场掉头就走？

张建侯忙问道：“那个人是谁？”戚彤道：“我没有问，也不想问。”

包拯更是惊讶，道：“为什么？”

在他看来，神秘人以一封匿名信及时营救了曹府上下，虽然日后也能弄清曹府无辜的事实，但却可以少受许多活罪，神秘人可以说是曹府的大恩人，戚彤居然连对方的名字都不问，世间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吗？

戚彤道：“嗯，这个……实在是不方便问……”包拯道：“怎么会不方便呢？娘子是担心云霄小娘子不肯实言相告吗？”

张建侯见戚彤一张惨白的脸刹那间变得绯红，已然会意过来，忙扯了扯包拯衣袖，低声道：“姑父，这就是她刚才说的事关曹府声名。”

包拯仍是不解，道：“什么？”

张建侯心中暗叹姑父聪明绝顶，却浑然不解人事，只得实话告道：“那个神秘人，肯定是曹云霄的姘头或是情夫。”

包拯想不到会是这样的回答，“啊”了一声，再回看戚彤脸色，才有所醒悟。

正好婢女引着曹云霄进来，戚彤忙道：“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云霄，你来得正好，两位公子有点儿事情想问你，是关于你那只玉镯的。”曹云霄道：“哪只玉镯？”

张建侯见包拯闷头坐在一边，不出声相应，只得代答道：“就是小娘

子交给张尧封修补的那只断镯。请问小娘子是从哪里得来的？”曹云霄道：“爹爹买给我的呀。”

戚彤道：“云霄，那只镯子已然惹出了许多风波，你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是不是别的男子送的？”曹云霄羞得红了脸，恼恨道：“嫂嫂既然心里都清楚，还当着外人面问我做什么？”赌气进屋去了。

戚彤万般尴尬，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还是张建侯道：“娘子无须在意，这怪不得云霄小娘子，是我等失礼了。”

包拯心中也大概明白了究竟：这曹云霄自负绝世容貌，与外面的男子有染。她既能利用情人为自己办事，很可能早已不是处子之身。这大概也是曹诚急于将她出嫁的原因。只可惜张尧封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捡了个宝。

曹诚、戚彤竭力不让家丑外扬的原因也能理解——在这个时代，丑闻比庸碌远远更令士人厌恶。

出来曹府后，张建侯突然问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问题：“那向曹云霄许诺出手相助的神秘情郎，会不会就是康提刑官的宝贝儿子康复？”

[1] 麟州：今陕西神木。

[2] 河西一带，虽然吐蕃、回鹘势力相继入侵，基本上百姓还是以汉人服饰为主，包括沙州、西夏等。直到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西夏国主李元昊正式颁布秃发令，要求西夏地区百姓发式区别于汉族。

[3] 榷场：指宋朝设在边关的市集，专门用来对外贸易。爆发战争时，大宋通常会关闭榷场，严禁对外通商，颇类似今经济制裁。

第七章 去似朝云

煽动士卒围着长官高呼『万岁』是惯用的铲除政敌的手段，已有先例。寇准在宋太宗时以二十九岁年纪出任枢密使，惹来天下人嫉妒。有一日骑马上街，忽然涌来一群暴民，对其下跪，大呼『万岁』。由于事件来得突然，如飘风迅雷，寇准愕然，不知该如何应对，由此被对手弹劾去职。



坠素翻红各自伤，青楼烟雨忍相忘。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
沧海客归珠有泪，章台人去骨遗香。
可能无意传双蝶，尽付芳心与蜜房。

——宋祁《落花》

朝

廷对王伦等逃卒公然闯入性善寺杀人一案极为震怒，太后刘娥以仁宗皇帝的名义连下三道诏书，切责南京各级官署，上至京东路、应天府，下到宋城县及驻地禁军，无不被称为“无能之辈”，各级官员一律被罚俸三个月。这种惊动天子、太后的重大案子，理所当然会有“替罪羊”，然而却不是负责缉盗的宋城县尉楚宏，而是兵马监押曹汭。自京城赶来的使者当众宣读诏书，称是曹汭统领失道，才促使王伦等人抢劫武器库后逃走，以致生出性善寺之变，因而曹汭是祸源，免去他一切职务，令其自行返回京师候审。

王伦一案，受害者人数最多，但论性质，远远不及假交引案以及假崔都兰案那么严重。尤其是王伦一伙盗贼明目张胆地杀人，其实是受党项奸细假崔都兰指使，朝廷却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只强调王伦逃卒身份，为此而重罚曹汭，着实令人大惑不解。

更意味深长的事情还在后头。曹汭交出官印、离开官署的当日，走过操场时，忽然有一伙兵卒蜂拥至马前，一齐下拜，高声叫道：“万岁！万岁！”似有哗变的意思。曹汭一时愣住，半晌回不过神来。正好横塞军指挥使杨文广来接曹汭，见状上前厉声呵斥，兵卒才就此散去。但当日在官署门口围观的民众不少，消息很快传来，曹汭人到汴河码头，还没有来得及登船，便被闻讯赶来的应天府吏卒逮捕。

最匪夷所思的是，吏卒们搜查行李时，发现了一件黄色龙袍，遂成为谋反铁证。曹汭自然不肯承认龙袍是他的，然而众人亲眼所见，实难抵赖。他被带到应天府后，由推官上官必审问。曹汭坚决不肯承认有谋反之事。因事关重大，上官必也不再顾念犯人是当今枢密使曹利用的亲侄子，下令动了大刑，连夜熬审。当晚，曹汭经受不住酷刑死去。朝廷

得报后，认为曹汭罪行重大，下令将桌下其首级，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尸首也抛入汴河中喂鱼。

这件所谓的谋反案看起来证据确凿，曹汭是罪有应得，但明眼人一看就有问题，煽动士卒围着长官高呼“万岁”是惯用的铲除政敌的手段，已有先例。寇准在宋太宗时以二十九岁年纪出任枢密使，惹来天下人嫉妒。有一日他骑马上街，忽然涌来一群暴民，对其下跪，大呼“万岁”。由于事件来得突然，如飘风迅雷，寇准愕然，不知该如何应对，由此被对手弹劾去职。而另一名臣张咏亦遭遇过类似事件，然而张咏是天下奇才，被人围在中心山呼“万岁”后，立即从容下马，面朝开封方向跪下，也大呼“万岁”，举手即将对手的构陷消灭于斯须之间。

曹汭遭遇“万岁”事件，看起来分明是寇准、张咏遭遇的重演，而那谋反的铁证黄色龙袍更是来得可疑——就算曹汭有意谋反，但他已经被免职，正要回京师受审，为何还将如此重要的证据放在行囊之中？

曹汭虽然是仗着曹利用的关系才能当上兵马监押，但自上任以来，还算尽职，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许多人都猜测谋反事件是有人有意在算计他，甚至有谣言说，龙图阁直学士马季良来南京就是为了策划这件事。当然，谋反事件的最终目的不是仅仅陷害一个兵马监押那么简单。曹汭被拷打致死后不久，枢密使曹利用即受牵连被罢去官职，送往著名的重囚之地房州编管。曹利用才能平庸，昔日曾与丁谓一同构陷寇准，在民间名声不好，也没有多少人为他惋惜。但许多人因此而见识了刘太后的手段，颇有微词。丁谓、曹利用先后遭贬后，朝中再无元勋重臣能与刘太后相抗，刘氏遂一手遮天，俨然有取代赵氏之势。

曹汭被逮捕的当晚，南京留守包令仪连夜草拟奏稿，预备向朝廷申诉这起所谓谋反案的种种可疑之处。次日一早，拟好的奏章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便传来了曹汭被拷打而死的消息。包令仪脸色阴沉了许久，最终举手将奏章丢入火中，又重新拟了一份请求辞官致仕的奏书。

然而，曹汭的案子并没有在南京本地引起太大风波。一是因为事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日曹汭被捕、连夜便被刑毙，也没有什么小道消息传出。市井百姓最乐于听闻的无非是各种花边内幕，譬如关注曹府的曹丰抛妻弃子跟情妇私奔出逃这类事，远比对军国大事要有兴趣得多；

二是因为官府刻意压制了消息，民间并不知道假崔都兰之事，只听说大茶商崔良中死后，其女崔都兰也因伤心过度撒手西去，父女二人同日下葬，算是一桩奇事；三是因为南京人的注意力都还集中在《张公兵书》上。自从《张公兵书》残页横空出现在忠烈祠后，热衷于寻找兵书的人络绎不绝，不仅城南忠烈祠的门槛被踩得只剩下门框，就连城中老字街纪念张巡、许远的双庙也时时人满为患。

最先发现《张公兵书》残页的百姓全大道当日便被官府拘押，经由宋城县、应天府、京东路提刑司三级机构审讯后，终于弄明白他原先是个外地云游来的头陀，居住本地已经二十年，起初也只是跟其他行者、头陀一样，早早起床后敲着铁板在城中报晓，向左邻右舍化缘度日。后来不知如何眷恋起红尘，干脆还俗，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市井小混混，居然如鱼得水。据说这是因为他在报晓生涯中发现了许多人家隐藏有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靠讹诈得了不少钱财，又用这些钱财来买通地头蛇的缘故。他没念过什么书，当日偶尔到忠烈祠上香，从张巡塑像下捡到了几页纸，依稀辨认出有“张公兵法”字样，便以为是传说中的《张公兵书》，兴奋地告诉了路人，以讹传讹，遂一发不可收拾，演变成轰动全城的重大事件。

尽管应天府出面辟谣，称全大道发现的不是什么《张公兵书》，但大多数人都不怎么相信官方的说法。正好时近五月二十五日张巡生日“赧公诞”，赶往南京城寻找兵书，恰如往大漠寻找宝藏一样，成为了一时的热潮。

全大道被释放出狱时，已然是一个多月后的事了。他走出提刑司官署大门，刚想要伸展一下手脚，便被一名年轻男子抢过来扯住，叫道：“跟我走。”

那人虽然年轻，却是力大无比，全大道一挣竟然没能挣脱，狐疑问道：“你是谁呀？凭什么跟你走？”那男子笑道：“我叫张建侯，你跟我来便是，不会是什么坏事。你看我，人生得正派，不是什么坏人。”

全大道笑道：“我管你好人坏人！你找我，无非是想问《张公兵书》

的事。你说你姓张，该不会也是张巡张公后人吧？”张建侯道：“噢，你怎么知道我是张公后人？”

全大道大笑道：“因为有许多人来大狱探我，一多半都自称姓张，是张公后人，你算是来得晚的了。”张建侯道：“呀，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南阳张氏，没有骗你。”

全大道道：“我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张公后人，要问我话，得先有见面礼。一贯钱回答一个问题。”张建侯愕然半晌，才道：“你还真是会赚钱。”

全大道不无得意地道：“谁叫我最先发现了《张公兵书》呢？这叫生财有道，奇货可居。喂，到底你有没有钱？没钱我可走了。你看那些人，肯定也是来找我的。”

张建侯转头一看，果见一些人正指指点点地走过来，迫不得已，只得道：“有钱，你先跟我来。”引着全大道来到包府。

全大道道：“这是南京留守包令仪包公的宅子。听说包公死了侄孙女，他很是伤心，已然上奏辞官，只等朝廷批文下来，就要回乡去了。这是官宅，很快就会改姓了。”

张建侯奇道：“你人明明关在大狱里面，消息怎么这般灵通？”全大道笑道：“谁叫我有本领呢，牢子、禁卒谁不认得我？”一边说着，一边撸起衣衫，道：“你看，过堂时提刑官还命人对我用过大刑，我也惨叫得惊天动地，其实一点儿事儿没有。”

张建侯心道：“也曾听说衙门的小吏可恶，常常作假欺上瞒下，若是犯人使钱，板子高举，落下时却是蜻蜓点水，点到即止；若是犯人没钱，那板子就能当场断筋裂骨。康提刑官倒是个好官，可惜手下一帮胥吏太过可恶。”

全大道笑道：“小官人将来若是犯了事，只管来找我，只要你出得起银子，包管在大牢里面吃香喝辣，过得舒舒服服。”

张建侯“嘿嘿”两声，也不回答，引他进来堂屋。堂内早等有一人，

却不是包拯，而是许洞。

全大道笑道：“你也姓张么？”许洞道：“我姓竹。你看到的兵书残页是什么样子的？上面写了些什么？”

全大道也不答话，只笑嘻嘻地伸出手来。

许洞愕然道：“做什么？”张建侯叹道：“他要钱，一句话一贯钱。”奔进内屋，取了一块银子，拿出来交给全大道，道：“这银子有十多重，可以顶二十贯钱了。还不快些回答竹先生的话！”

全大道道：“残页就是一张破破烂烂的纸，像一本书那么大小。至于上面的内容嘛，我识字不多，只认得少数几个字，‘张公兵法’四个字肯定是有的。”

许洞轻嗤了一声，显然并不相信。

全大道笑道：“瞧先生模样，似乎也不大相信我的话，反正我知道的全说了，信不信在你。”掂了一下银子的分量，转身便要离开。

许洞道：“等一下。”踌躇半晌，问道：“你不识字，总该记得字的样子吧？通常不识字的人，对形状之类更形象的东西总是要更敏锐一些的。”全大道道：“字的样子，嗯，应该记得吧。”

许洞道：“那好，我写几个字，你看看是不是相同的笔迹。”

全大道道：“先生可真会开玩笑，你老人家的字写得再好，也不可能跟张公的书法一样呀。”大笑声中，蓦地意识到什么，停止了发笑，吃惊地瞪着许洞，仿佛看见什么鬼魅一般，失声道：“你……难道是你？”

许洞瞪视着他，反问道：“我怎么了？”全大道道：“不是你……”随即打住话头，道：“先生请写吧。”

许洞便让张建侯取来笔墨，往纸上随意写下一行字。全大道一见之下，眼睛瞪得更大，看看笔迹，又再看看许洞，惊讶得无以复加。

许洞见对方如此神色，登时激动了起来，抓住全大道的肩膀，

道：“真的就是这笔迹，对不对？对不对？”全大道困惑地望着他，但最终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道：“不是。”

许洞的手松开了，陡然换了一副愤怒的神色，将纸张团成一团，扔到地上，气愤地道：“我就知道是个骗局！哼，骗局！”

全大道早骇异得呆了，再也不敢多说什么，忙道：“我得赶紧回家去。”

张建侯浑然不明所以，问道：“什么骗局？”许洞道：“《张公兵书》就是个骗局！”挥了两下手，道：“我早知道就是这么回事，不该跟着瞎起哄的。我得走了。”转头问道：“咦，包拯人呢？怎么一直没有看见他？”

张建侯道：“先生不知道么？今日是他和沈大哥过眼的日子，所有人都去望月楼相媳妇去了。”许洞道：“噢，对，我给忘了，那沈周就快成我妹婿了。”走出几步，又回身叮嘱道：“今天的事可别对别人说，先生我丢不起这个人。”

张建侯道：“可先生怎么知道《张公兵书》是骗局？是因为全大道太油滑、太市侩了么？”许洞“嗯”了一声，也不置可否。

张建侯道：“我刚才看他神色，似乎认得先生。会不会他认得你，知道你其实不姓竹？”许洞“哎呀”一声，道：“我倒是忘了这件事。”匆忙出去，临到门槛，又回头道：“今日的事，千万别告诉别人。”张建侯应道：“是。”

送走许洞，张建侯便来望月楼寻找包拯等人。大街上人来人往，多了无数陌生面孔，既有闻风来寻找《张公兵书》者，也有不少是赶来参加斗茶大赛或是来看热闹的。

商丘每年有五月二十五日“魁公诞”举行斗茶大赛的传统，来自全国各地的茶道高手聚集城中，一较高下。大茶商崔良中的独子崔阳就是此道高手，已连续二年夺魁，本预备在去年来个三连冠，却意外败给了一

个名叫柳三变的落魄文士，这柳三变来自崇安^[1]，词写得不错，但在茶道一行却是名不见经传。正因为如此，崔阳不能接受自己居然败给了一个无名小卒，激愤自杀。柳三变见出了人命，死的还是天下第一茶商之子，知道祸事临头，连赢得彩头也不敢要了，立即出城避难。崔良中得到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一面派人捉拿柳三变，一面派人告官。后来还是许多人到官府作证，称崔阳是当众自杀，与旁人无干。崔良中不肯善罢甘休，誓报杀子之仇，又请结拜兄弟马季良出面施压。朝廷调查得知柳三变是南唐降臣柳宜之子，柳氏家族多文学之士，柳宜曾是南唐名臣，声望很高。大宋灭南唐已久，然世人对太宗皇帝用牵机药毒死南唐后主李煜一事一直颇有微词，南唐故地一度人心不服，迄今仍然有怨。刘太后因新掌政权，不欲多生事端，又见柳三变确实无罪，便命不予立案。崔良中还想私下报仇，可惜一时找不到柳三变，此事才最终不了了之。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望月楼最热闹的时候，客房人满为患。绝大部分茶道高手本身就是富翁或是茶商，家境富裕，当然不会跟普通行商一样选择汴河边上的便宜客栈，这望月楼豪华气派，是他们的首选。

张建侯到门楼时，过眼刚刚结束，董浩夫妇和许仲容夫妇正带着各自的女儿离开。此次过眼名义上是相媳妇，其实是男女双方和双方家长的一次正式会面，亲事之前便已经定下来了。虽然彼时女子不像后世那般受礼教束缚，但毕竟是名门千金，都戴着帷帽，半遮面容。包令仪夫妇陪在一边，却是不见两名男主角包拯和沈周二。

包拯因为小游尸骨未寒的缘故，心中颇为抗拒这次类似定亲的见面，然而也不愿意拂父母的意。一旦朝廷批准包令仪辞官，包氏全家就要扶张小游灵柩回去家乡。如果能在之前解决婚姻大事，就能让包拯带着董氏一起返回庐州，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事情，省却了日后许多千里来回奔波的麻烦。

张建侯不见包拯，心想这人会不会赌气逃婚了，忙上前问道：“姑父人呢？”包令仪道：“小文刚刚来了，叫了他和小沈在阁子里面说话呢。”

张建侯这才松了口气，忙进来望月楼后院，寻到三人。

文彦博道：“建侯来得正好。我得到假崔都兰的消息，正告诉他们两

个呢，快过来坐下。”张建侯道：“啊，捉到假崔都兰了么？”

文彦博道：“那倒没有，只是官府派画工画了假崔都兰的相貌，拿去陕州请人辨认，果然有见过真崔都兰的人说这是假的。真的崔都兰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怕是早被那群党项人用化骨粉化掉了。”张建侯道：“这不是马后炮么？不算什么好消息。”

沈周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叹道：“想想一个月前的那些事，当真是惊心动魄。如果不是慕容英手下留情放过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人怀疑到假崔都兰头上。李代桃僵，这计划太厉害了。那假崔都兰看起来冷漠木讷，却想不到如此厉害，心机深不见底。”

张建侯道：“崔都兰不算什么，真正厉害的人是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刘德妙。你们想想看，她竟然厉害到如此地步，凡是她预言要死的人，一个个都死了，而且每一个都不是她杀的——崔阳是因为跟人斗茶失败自杀身亡，真的崔都兰因为是崔良中之女被党项人杀死，曹丰则是被假崔都兰派慕容英杀死。可惜官府没有捕到这个神秘妇人，不然我真想见见她到底是什么样子。”

沈周道：“你祖姑父不是画过她的画像么？你算是见过画中的刘德妙了。”张建侯道：“真人总会跟画像有所差别吧。”

包拯和文彦博同时“啊”了一声，交换了一下眼色，愣在了那里。

张建侯道：“你们两个这是什么表情，怎么好像吃了只苍蝇似的？”文彦博叹道：“你是没有见过刘德妙，我和包拯都亲眼见过她，当时她人就在我们面前。”

张建侯大吃一惊，道：“什么时候？在哪里？”文彦博道：“一个月前，在包府厅堂里。”

张建侯却是不相信，嚷道：“这怎么可能呢？”转头去看包拯，他也点了点头，表示文彦博所言确有其事。

包拯这才想起来，当日他和文彦博、杨文广等人闯进自家厅堂寻找假崔都兰，正见到寇准遗孀宋小妹在与一名妇人说话，还以为那妇人就

是崔都兰，哪知她抬起头来，才发现是另外一名女子，依稀有些面熟。宋小妹称那是她的故人，命人送她进了内堂。而包拯几人的心思全在假崔都兰身上，竟丝毫没有多留意到那妇人。现在回想起来，那妇人正是刘德妙。看来宋小妹之后匆忙离去，只是要替刘德妙打掩护，将其带出城去。她那么做，旁人倒也不是特别难以理解，毕竟她母亲刘氏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女儿，跟出自北汉皇族的刘德妙是亲眷。可包拯心中还是忍不住有一点儿小小的失望——昔日寇准寇相公何等刚直，眼睛容不得一点儿沙子，而今他的夫人却公然庇护逃犯兼凶手，实在是有些不相衬。

张建侯道：“这么说，刘德妙早就跟随寇夫人逃出南京了？可姑父不是说她有重大图谋，不会轻易离开南京么？”文彦博道：“当时风声那么紧，为了搜捕刘德妙，商丘城都快被翻了个遍，之前庇护过她的曹氏自身也是岌岌可危，大概她实在无处容身，迫不得已才借助寇夫人之力逃离了南京。”

张建侯道：“那刘德妙这件事到底要怎么办？”

沈周和文彦博都有心庇护宋小妹，也不答话，只一齐望着包拯。包拯决然道：“刘德妙在知府宴会上向崔良中行凶，后来又救走假交引案的帮凶高继安，罪行重大，寇夫人实在不该徇私。我们应该立即去官府告发她。”

张建侯曾与宋小妹同船多日，颇有感情，忙道：“不管怎么说，寇夫人曾经救过祖姑姑的性命。她又不是刘德妙的帮凶，只不过念在亲戚一场，顺便带她出城而已，不至于去告官吧。”

沈周也道：“这件事还是谨慎些好。寇夫人会见刘德妙时，她的罪行已经败露，正被官府通缉，也就是说，寇夫人已经知道了她的所作所为，但还是背着我们救她，说不定另有苦衷。”

包拯想了想，道：“那好，我先写封信给寇夫人，向她问明确认这件事，然后再作决断。”他既然已经决定，旁人也无异议。

刘德妙早已逃离南京，也不知道高继安是否一同出逃？那高继安其

实并没有直接涉及崔良中遇刺一案，只是在他的院子里发现了凶器，多半是刘德妙自己私下埋在那里，也许是为了嫁祸，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但高继安伪造交引是千真万确的事，是为假崔都兰也好，是为崔良中也好，是为马季良也好，虽则他只是雇主的工具，也是弃市的重罪。刘德妙跟假交引有关么？她是逃犯身份，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数目如此巨大的交引，应该不会对茶叶有兴趣。可如果不是假交引，她和高继安之间的纽带又是什么呢？她明明自己有能力杀人，事实也是她亲自向崔良中动了手，为什么还要冒暴露身份的危险接近高继安、又及时通知他逃走呢？如果二人不是有特殊的关系，就是刘德妙图谋的大事多半要用上高继安。也就是说，高继安是假崔都兰等人伪造交引的工具，又是刘德妙计划某重大事宜的工具。可惜，这两人抢先逃走，未能被官府捕获，留下了诸多难解谜题。

出来望月楼时，外面下起了蒙蒙细雨。众人没有带伞，便站在屋檐下等待雨停。

雨中的古城，倒是另外一番风景——青石板的街道被雨水打湿后，光亮润泽，褪去了岁月积淀的沧桑陈旧的外衣，陡然现出明明净净的清新，仿若劫后重生的新世界。大街上的行人有未带雨具而行色匆匆的，有撑着油伞悠闲踱步的，也有许多人戴着莎草编制的斗状笠帽继续忙碌。

潜伏在回忆深处的身影，忽然被目光所触及的记忆勾引了出来。包拯又回忆在庐州的日子，小游是最喜欢看下雨的，常常打着伞蹲到河边，看那一层层碧波荡漾。往昔的点点滴滴，亦在心间泛起了涟漪，一圈一圈地划开，余波久久未能平息。

张建侯忽然留意到倚靠在门楼边的一名头戴斗笠的人，叫道：“呀，那个人……你们快看那个人像不像是慕容英？”沈周道：“哪里像？那人明明是男子。”

张建侯道：“确实很像。”一边抢下台阶，一边叫道：“慕容英！”

那斗笠人一听，立即转身就走。张建侯心中愈发能确认对方身份有

鬼，大叫道：“你这个西夏奸细，居然还有胆回来，我看你今天往哪里跑？”疾步追了上去。

雨势遽然大了起来，滂沱如注。狂风席卷而来，一阵一阵雾状的雨幕随风飘动。大街上的风景和行人瞬间成为了各种蒙蒙剪影，咫尺之内难以辨清。白浪滔天，一片汪洋，好一场大雨！

包拯还想赶上去帮忙，追出几步，雨水如碎石子般抽打在脸上，再也难以张开双眼。正好宋城县尉楚宏带一队弓手冒雨从眼前经过，包拯忙奔到楚宏面前，大声告知慕容英出现的消息及逃走的方向。

楚宏简短地道：“包公子先等在这里，慕容英交给我。”

包拯今日因为要过眼相媳妇，特意穿了一身新衣裳，结果全身淋得通湿，狼狈不堪地回到屋檐下。

沈周道：“不妨再回阁子坐上一坐，把湿衣服脱下来。”又命跑堂的拿一条干毛巾、上一壶热酒，包拯勉强整理了一番。

这场疾风骤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停时，张建侯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告道：“没追到。不过楚县尉已经派人知会城门守卫，并开始在城中搜捕。”

沈周道：“这可奇怪了。慕容英和她的主人假崔都兰身份已经暴露，她二人的相貌贴满全城大街小巷，她居然还胆敢留在这里。”文彦博道：“按照包拯的说法，党项人一定有重大图谋，所以非要冒险留在这里不可。”

沈周道：“党项人之前能够图谋交引茶叶之类，不过是倚仗崔良中是第一大茶商，可现在人人都知道崔都兰是假的了，她还能有什么作为？”文彦博道：“或许还有别的目的。”

沈周道：“但这里是南京，既不是京师汴京，又不是什么边防要塞，能有什么值得党项人冒性命危险呢？包拯，你怎么看？”

包拯却不回答，而是问了另外一个问题，道：“其实你心中多少有些

感激慕容英，并不希望她被当场捉到，对吧？”

沈周当日侥幸逃得性命，后来慢慢回想，已经明白当日慕容英是有意放过他。她下山时才撞见杨文广，完全有时间先杀了他甚至化掉他再从容离开，与杨文广交手后，更是出声提醒他人在山顶茅屋。虽然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但的确是因为她，他才捡回了一条命。也正是由于他捡回了性命，包拯才顺藤摸瓜地怀疑到崔都兰头上，由此揭破了她实为党项奸细的身份。

沈周心中确实希望慕容英能够逃脱追捕，但看到张建侯浑身泥浆，实在不好意思当面承认，只得道：“她其实也不算什么坏人，如果不是她放了我，假崔都兰很可能现在还坐在崔府当她的小娘子呢。”

包拯道：“你我当日在望月楼门前巧遇慕容英，请她转告崔都兰多加小心。虽然是好意，却被慕容英以为你我或是那个预言人发现了崔都兰的真实身份，所以才有后来绑架之事。论起来，慕容英是罪魁祸首，后来放过了你，也多半是想到你起初的提醒完全是好意，却招来了杀身之祸，一时觉得内心有愧。她抓了你，又放了你，已经算是功过相抵，日后再遇见她，你可不能再心软。”

沈周只歪着头坐在一边，脸色严肃，也不答话。

张建侯道：“沈大哥，你生气了？其实姑父不是那个意思，慕容英多少算得上对你有恩，你投桃报李也情有可原……”

沈周回过神来，道：“啊，不，不是，我没有生气，是突然想到一件事。刚才包拯说，我们曾在望月楼门前遇到过慕容英，今日又在门楼见到她。前一次遇到还可能是巧合，而今她被通缉，居然还冒险来人多眼杂的望月楼，肯定就不是巧合了。”

文彦博道：“不错。慕容英冒险来到这里，表明这里住的一定有她的党羽。”包拯立即站了起来，道：“走，我们去向店家要一份名单。”

出来阁子时，正遇到黄河、杨守素引着张望归夫妇过来。张建侯很是惊异，上前问道：“张先生、黄公子，你们原来认识？”张望归道：“嗯，算是认识吧。”裴青羽笑道：“黄公子住望月楼，我们也住在望

月楼，就是这么认识的。”

张建侯因与张望归同族，又因他是张议潮的后人，又因裴青羽武艺高强，身上的那柄青羽软剑更是兵器中的奇物，与他夫妇格外亲近，笑道：“我早请过先生住到我们包家，先生偏偏不去。”

张望归道：“我夫妇二人懒散惯了，实在不方便打扰，还是住客栈方便。”张建侯道：“那好，回头我来找你们。”

包拯几人来到柜台，提出想要一份住客名单。那店家跟望月楼主人同姓，也姓樊，为人和气，人称老樊，一摊手，为难地道：“这不好吧。”

沈周指着包拯问道：“樊翁可认得他？”老樊道：“当然认得，包衙内嘛，南京城中的大名人，人称‘小青天’。”

众人还是第一次听说包拯被人称为“小青天”，忙问道：“小青天是怎么个来历和说法？”

老樊笑道：“听说大茶商崔良中的案子大多都是包衙内的功劳，沉冤得申，重见光明，不就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么？”又指着包拯额头的青色肉记道：“还有那个月牙肉记，也是跟天有关的标志。包衙内还年轻，当然是小青天了。大伙儿都说朝廷应该封你当一个大大的官，最好比提刑官还要大，这样你就可以替老百姓破案申冤了。”

包拯摇头道：“崔良中的案子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们几位都出了许多力。樊翁，我是的确得要一份住客名单。”

老樊道：“是不是跟什么案子有关？”包拯道：“可以这么说。”

老樊想了想，勉强道：“那好，我一会儿就抄录一份客人名单，派人送去公子府上。不过这件事有损小店名声，公子可千万不要张扬出去。”包拯道：“放心。也请樊翁不要张扬这件事。”老樊笑道：“这是当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回来包府，包拯和张建侯刚刚换下湿衣服，望月楼的跑堂便送来一封书信。信皮上写着：“小青天包拯包公子亲启。”众人一看便笑了。

张建侯道：“倒是真快！”跑堂道：“小的脚快，比不得各位公子金贵。客官们常打趣，说小的快赶得上急脚递^[2]了。”奉上书信，笑着去了。

张建侯拆开书信，果然是老樊抄录的一份名单，略略一翻就有些泄气了，道：“名单上的人不少，百十来个呢，大多数不认识，要怎么查？”包拯道：“先找那些一个月前就已经住进来、而且现在还住在这里的。”

一齐动手，将符合条件的名字用红笔标记出来。过了一遍后，标记出来的也有十来个人。

张建侯道：“黄河，杨守素，张望归，裴青羽，这四个是咱们认识的。咦，这些名字怎么这么奇怪，赵阿大、赵阿二、赵阿三、赵阿四，一直到八呢。”沈周道：“有些古怪。赵是国姓，最容易想到，阿大、阿二多半顺口说，肯定是化名。”

文彦博道：“这八个人多半是一伙子，但这化名也太明显了。如果真是西夏奸细或是江洋大盗什么的，哪会用这么顺口的名字，不是有意引人瞩目么？”

包拯道：“回头把这件事告诉楚县尉，让他去查一下这八个人。”又沉吟道：“黄河是来看斗茶大赛的，他和杨守素一直留在这里并不奇怪。张望归夫妇来南京是为了祭拜张巡，祭拜过了，就该尽快回去沙州，为何还滞留在这里？”沈周道：“也许他们想留下来看完迎赍公再走。”

张建侯道：“现在的迎赍公都被斗茶大赛抢占了风头，早没什么可看的了。”

包拯道：“张望归夫妇是跟随沙州使者团来大宋的，顾念先人，先后绕道南阳、南京拜祭张公，已然很不简单，再滞留在南京不走，实在于情理不通。建侯，他们是不是为了《张公兵书》而来？”

张建侯道：“这我可不知道，不过在南阳的时候，他们确实向我打听《张公兵书》。小游死的当天，就是那个什么全大道发现兵书残页的那天，我确实是在忠烈祠外撞见他们夫妇的。”

沈周道：“张望归气度非凡，裴青羽身手了得，这二人都不是凡人，一直留在南京不走，肯定就是为了《张公兵书》了。”

张建侯道：“张望归也姓张，也是张公后人，想要兵书，没什么稀奇。我还想要兵书呢。”

包拯道：“但沙州不附中原已久，西依回鹘，东结辽国、西夏，若真让《张公兵书》落入张望归手中，后果不堪设想。”文彦博道：“包拯这话倒是提醒了我一件事，沙州生存于夹缝之中，与西夏相邻，素来关系不错，张望归会不会跟慕容英有所勾结？”

张建侯吓了一跳，道：“你说慕容英到望月楼是去找张先生？不，这不可能。”文彦博道：“但你也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呀。张望归一个月前就住进了望月楼，而且现在还住在那里，完全符合嫌犯条件。”

张建侯道：“当日姑父和沈大哥在望月楼门前遇到慕容英的时候，张先生夫妇正在忠烈祠看热闹呢。”文彦博道：“那也有可能是慕容英找来望月楼时并不知道张望归夫妇去了忠烈祠。”

张建侯辩不过对方，只好连连摇头，道：“我不信，我不信。你弄错了。”

沈周道：“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争了。等明日楚县尉到望月楼查那阿大到阿八时，请他顺便问一下慕容英找的人是谁不就清楚了吗？”众人这才无话。

文彦博道：“查案的事，我再也帮不上忙了。明日一早，我就要随家父赶赴河东。”

他父亲南京通判文洎忽然被升迁为河东转运使，令下即刻赴任，一时来不及搬运家眷，文母又放心不下，遂令长子文彦博随行。

沈周道：“令尊是河东人，熟悉风土人情，倒也是一桩美差。”文彦博道：“话是这么说，终究来得太突然了，颇令人不安。等家父上任后安顿好一切，我会返回南京奉迎母亲，到时再与各位相会。”

与文洎同时调任的还有同样是河东人氏的范雍，由京东路转运副使出任泾源安抚经略使，颇令人猜疑北方是否将有大事发生。

一千好友就此依依惜别。张建侯一向与文彦博亲近，却仿佛没事人一样，他的神思完全在另外一件事上——他虽口中坚称张望归夫妇不会与西夏人勾结，心中却有所疑问，他也认为张望归是为了《张公兵书》而来。而今《张公兵书》沸沸扬扬，那发现兵书残页的全大道虽被官府拘捕一月，却已是炙手可热的红人。之前许洞让他设法将全大道带来盘问，为什么两个人的对话那么奇怪，他一句也听不懂？为什么许洞一口咬定全大道发现的兵书残页是假的？

他本不是能藏得住心事的人，越想越是迷惑，越是迷惑越想要弄清楚。晚饭桌上，包令仪夫妇忙着商议包拯的婚事，又极力向沈周称赞他的未婚妻是个博学的才女，他竟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吃过晚饭，终于忍不住将包拯和沈周拖入自己房中，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今日曾找来全大道之事。

沈周道：“呀，这可真是奇怪。不独许先生，就连全大道的反应也很奇怪。”张建侯道：“我怀疑全大道认得许先生，还特意提醒了他。”

沈周道：“不，那全大道就是一个嬉皮笑脸的无赖，他是看见许先生写下的字后才失色的，应该不认得许先生。你可知道许先生写的是什么？”张建侯忙将许洞扔掉的纸团取过来，道：“幸好我捡起来了，要不然肯定被仆人扫走了。”

展开一看，却是张巡《闻笛》一诗中的一句：“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

沈周道：“内容没什么奇特的呀，也许是笔迹！全大道认出了许先生的笔迹！”

包拯道：“不，不对。建侯，你再好好回忆一遍——全大道失色是在

许先生表示要写字、但还没有动笔写前，对吧？”张建侯歪着脑袋想了想，道：“是这样。但是许先生写完给全大道看过后，他的脸色愈发古怪，好像更吃惊了。我看到他的样子，还真以为许先生的笔迹跟他看到的兵书残页字迹一样呢，哪知道他却否认了。”

沈周道：“许先生……”张建侯道：“你别跟着许先生许先生了，你快要娶他妹妹，他就是你大哥。”

沈周也不理会，道：“许先生见闻广博，是天下奇才，他今日行为虽然古怪，但必有缘故。”张建侯道：“许先生既能肯定全大道见过的兵书残页是假的，我想他肯定有什么证据吧。”

沈周道：“是不是许先生见过真的兵书？所以才能模仿张公的笔迹写字，让全大道辨认，以此来判断残页真伪。包拯，你怎么看？”

包拯道：“嗯，你的推测有道理。也许许先生见过的不一定是真的兵书，而是张公留下的奏章、书信一类的真迹。这些虽然也是难得之物，但相比于传说中的《张公兵书》，总是更容易些。但这件事中，最古怪的还不是许先生，而是那全大道。”

沈周道：“不古怪啊，根据建侯的描述，全大道看到许先生写的这些字后，他是很惊异的表情，表明这字迹与他看到的残页相同，这是人之常情。你们想想看，他看到了传说中的圣物《张公兵书》，忽然有一个人冒出来，挥笔写出跟兵书一样的笔迹，他能不惊讶么？”

张建侯道：“姑父的意思是，全大道都认出笔迹相同了，为什么还要断然否认呢？”沈周道：“也许他本人想独占兵书，不愿意旁人知道他看到的是真迹。”

张建侯道：“这不合情理，兵书越真，人人都争相向他打听，他能捞到的好处越大。”沈周道：“可官府出面澄清那残页是假的呀，全大道否认，也许只是迫于官府的压力。”

这件事，无论如何推敲都有几点难解之处：许洞提出来要写字比较残页笔迹，全大道先是放声嘲笑，随即愣住直至失色，到底是为什么？他看到许洞笔迹后大吃一惊，显是许洞笔迹与兵书残页相符，他承认也

好，否认也好，都自有理由可以解释，但他居然不好奇许洞为何能写出一手酷似张巡亲笔的书法，问都不问一句就赶快离开，实在令人费解。

张建侯道：“太费事了，想不明白！反正今天晚上铁定睡不着了，我们何不去找全大道直接问个明白？姑父，我知道你不会去，我和沈大哥去就好了。”

包拯却跟着站起身来，道：“我也要去的。”

除了诸多疑问等待解释外，包拯心中尚担心另外一件事——而今兵书残页的消息早已风传四海，对其虎视眈眈者不计其数，除了许多好奇心重的朝野大众外，还有沙州张望归这等异族人士。南京城内还盘踞有西夏奸细，慕容英冒险留下，多半也是想得到《张公兵书》。这全大道侥幸得到残页，却如此张扬，公然向询问究竟者收钱，保不齐会因此惹来祸事，得适时提醒他才好。

大宋以“杯酒释兵权”为国策，宴饮享乐之风极为兴盛，上至皇帝，下到大臣，择胜燕饮，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流风所及，在沉迷于声色的土风中，即使是普通小民，亦时时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虽陋巷贫蹇之人，解衣市酒，浅斟低唱，不肯虚度。

夏夜凉风如水，尤其是白天新下过一场暴雨，四处弥漫着清新的气息。虽然已是晚上，大街上却比白天还要热闹，有人称扬州是“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放在南京城中也毫不夸张。街道两旁凭空多出许多摊子，挂起油灯，摆出几张桌椅，有卖酒浆的，有卖果子的，有卖肉食的，有卖豆腐脑儿的，花样繁多，各有拿手绝活儿。食者也是各取所需，趋之若鹜。

民不光以食为天，娱乐一类的摊子也纷纷走上街头，有替人算卦算命的相摊，有赢钱赌物的关扑摊，有卖字画摊、卖诗摊。还有打着牙板唱曲儿的歌妓，咿咿呀呀唱上几句，向人们讨取赏钱。

也有些个提着马头竹篮的小孩子，头上簪着各色花朵，来回穿梭于

摊子间，唱着《卖花声》^[3]，吟叫百端，卖力地兜售自己花篮中的鲜花。童音清脆，吟唱极有声韵，吟哦俱有不同，完全可以当做艺术景致来欣赏。时人称卖花吟唱是“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那些尚带着芬芳的鲜花在灯火中别有一番颜色，总能吸引得人望上几眼。

一名彩衣歌妓颇引人瞩目，正在清唱一支新曲，词道：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沈周听见，一时大为倾倒——“满目”一句出自唐人李峤之名作《汾阴行》：“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怜取”化自唐才子元稹所著《会真记》：“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虽是伤春伤别，却是以健笔写闲情，气象宏阔，意境莽苍，兼有刚柔之美。“满目山河”二语，重、拙、大三者兼而有之，极为罕见——上前询问，才知道这是应天知府晏殊之新作《浣溪沙》，一时感叹道：“天下人都以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晏相公生平最得意之名句，岂不知道这句‘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胜其十倍不止。”

张建侯笑道：“那些个文人，就爱什么销魂、伤春，有那工夫，做点有用的事不好吗？”

几人也不知道全大道住处，分头去向路边摊子打听，人人都说知道这个人，却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沈周道：“南京有十万人口，这样问下去，要问到什么时候？全大道被官府逮捕过，又是从提刑司大狱放出来的，那里一定留有他的住址。”

三人遂赶来提刑司官署探问全大道的地址。三名差役正忙着在门楼上张贴告示，一人提灯，一人刷糨糊，一人忙着糊纸，听到张建侯出声打听全大道住处。三人头也不回，两人开始发笑，糊纸的差役则不耐烦地道：“又一个来问全大道的！去，去，没空理你们。”

包拯上前几步，借着灯光看那告示的内容，居然是朝廷新颁布了“贴射法”^[4]。具体做法是：官府不再作为茶农和茶商的中间人，不再统一收购茶叶，允许商人和茶农自行交易。但茶农必须将茶叶送到官府指定的地方出卖，茶商则向官府贴纳官买官卖应得的净利后，凭官府发给的贴纳凭证到指点地反购茶。茶叶价格一律按中等茶计算。譬如茶叶本来五十六文钱一斤，但原来朝廷要预先支付茶农二十五文本钱，贴射法实行后，官府不再预支茶户本钱，只向茶商收取其中的三十一文差额，至于茶商是花二十五文还是三十文向茶农购买茶叶，则是他们自己的事。

新法执行之日，同时废除之前的提货单和交引制度。如此，省却了官府花费人力、物力收购茶叶的成本，也给了茶农、茶商更大的交易空间，像之前所发生过伪造交引断然不可能再发生，就算大茶商崔良中在世，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仗着有官府撑腰用提货单来博取暴利了，倒也是一桩好事。只是不知道这新法的飞快出笼，跟之前包拯破获的假交引案有无干系。

那提灯笼的差役转过身来，喝道：“你们还赖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走！”正要驱赶，刷糨糊的差役却一眼瞥见了包拯额头上的月牙肉记，忙道：“先等一下！咦，你是小青天包拯？”包拯道：“正是。”

提灯笼的差役立即换了一副笑脸，道：“原来是包衙内。小的不认识……是没有认出您头上的小青天，多有怠慢。您找全大道，是吧？他住老字街，跟宋城县的件作冯大乱是邻居。”包拯道：“多谢几位差役大哥。”

张建侯道：“姑父，你眼下是南京的大名人了！”沈周也笑道：“你现在走到哪里都好使，就算别人不认得你的脸，也认识额头的青月牙。”

正打趣时，意外见到宋城县尉楚宏从提刑司官署出来。这还是包拯几人第一次看见楚宏身穿便服的样子，颇为惊讶。

张建侯道：“楚县尉，这么晚了你还在提刑司做什么？”楚宏道：“有点私事来找康提刑官。”又歉然道：“今日实在是抱歉，都怪我属下不小心绊倒了张公子，竟然让那慕容英给逃了。”

张建侯很喜欢平易近人的楚宏，忙道：“有什么好抱歉的，下那么大的雨，我也没看到楚县尉属下的弓手啊。”

楚宏道：“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张建侯道：“去找全大道。”楚宏道：“噢，他住在老字街，找分路碑就对了。”又道：“文公子跟我说了阿大、阿二那伙人和慕容英的事，明日一早，我就会带人去望月楼一一盘查，有消息再来告诉各位。我还有事，告辞了。”

老字街街口立有一座五楼三洞的节妇牌坊，俗称“分路碑”，是官府为表彰本地妇人汪氏贞烈守节、奉养公婆而建，旌柱上刻有“烈妇即忠臣，地道无亏；表节亦旌孝，天恩不朽”的对联，传为朝中某翰林所题，算是城中一景，也是老字街的标志，常有过往官员到此拜谒朝廷所赐旌表。上一任宋城县令曾题诗道：

三十余年别藁砧，庭兰青色又添深。
蓝溪水滞滩声恨，石桥乌鸣阜岛暗。
髭彼两髦为我特，至坚一操挽人心。
不堪风雨潇潇夜，吩咐窗前草自吟。

包拯几人赶来老字街。张建侯望见正有一名白发老翁坐在牌坊边上杂货铺的门槛上纳凉，便过去向他打听全大道住处。

那老翁姓蒋，将手中蒲扇遥遥一指，道：“就在那边，一直走到头，那处新盖好的房子，看见没？那是冯大乱家。旁边的青色小房子就是全大道家。”一边挥着蒲扇驱逐蚊子，一边嘟囔道：“怎么今晚这么多人来找全大道？”

张建侯道：“今晚还有别人来找全大道么？”蒋翁道：“是啊，刚才就有一男一女来打听过。”

全大道是第一个发现《张公兵书》残页的人，足以惊动全城，而今红得发紫，人人争相巴结，一点也不奇怪。几人毫不以为意，赶来全家大门前。

张建侯扬声叫道：“全大道，我是张建侯，我又来找你了。”

无人应答。见院门虚掩，便干脆推门而入，堂门亦是大开，油灯闪动，燃得正欢。房间中有人影映窗。张建侯笑道：“你不记得我了么？你还叫我犯了事就来找你……”

忽听得“砰”的一声，窗上的人影消失了。张建侯“哎哟”一声，急忙往腰间一抹，拔出一柄软剑来，直闯进堂。

堂中的方桌上摆着碗筷，有几样荷叶包着的酒菜，还有一壶林酒，菜肴才刚刚动过。进来内室一看，凌乱不堪，全大道歪倒在屋子中间。张建侯也不及查看其死活，撑开后窗，伸出头去，却是一条极窄的小巷，昏黑一片，左右一望，什么也看不见。他匆忙跃出窗去，往最近的巷口奔去。

那巷子是条后巷，堆有不少杂物，甚至还有路人进来方便的秽物，味道难闻。张建侯强行忍住，冲出巷口，却是贞字街，因靠近西门，也是个繁华所在，正有夜市开张，人来人往，颇为热闹。

张建侯走出几步，抓起路边一正蹲着吃凉粉的男子问道：“有没有见到可疑的人跑过？”

那男子见他手里提着剑，吓得丢了陶碗，叫道：“妈呀，有强盗！”用力挣脱，转身就跑。

一旁更是有人大叫道：“这人有兵器！快，快去叫人来！”

张建侯见众人一齐望向自己，急忙收了软剑，离开市集，绕道重新回来全大道家。正好在大门口遇到沈周请隔壁件作冯大乱过来，心中登时一沉，问道：“全大道死了？”

沈周点点头，道：“已经让邻居去报官了。正好冯翁住隔壁，请他先来看一眼。可有追到凶手？”张建侯沮丧地摇了摇头。

冯大乱道：“张小官去过后巷了？”张建侯道：“是啊，冯翁怎么知道？”冯大乱道：“你的鞋子上有便便，身上又一股酸臭之气，哈哈。”颇

有幸灾乐祸的意味。

沈周见院子中有口井，便道：“你过去打桶水，擦洗一下。我领冯翁先进去。”

包拯正独自守在内室，蹲在全大道尸首边上，见冯大乱进来，忙让到一边。

室内一片狼藉，柜子、箱子都被掀翻，就连窗下的砖砌桌子也被人敲碎，东倒西歪得不成样子。勉强算得上完好、还没有倒塌的家具，大概就是一张木床和窗前的一只方凳了。全大道侧歪在地上，双手侧举，眼睛和嘴巴都张得老大，脑袋下有一摊血，才刚刚开始凝固。

冯大乱也不动手，先绕着尸首转了一圈，问道：“你们进来时他就是这样子吗？”包拯道：“是。”

冯大乱道：“实话说，老汉我早知道这个人会不得好死，果然如此。这屋子里这么乱，会不会是有人想找什么兵书残页？”

沈周忙道：“屋子里面虽然乱，柜子、箱子都被掀翻了，但上面都落了灰尘，可见已经有一些日子。应该是全大道被官府抓进大狱后，就有人来搜过他的家。今晚杀他的凶手，反倒没有动过这些东西，大概是认为已经找不出什么线索了。”

冯大乱道：“难怪有几夜我家的狗总是半夜叫唤。”蹲了下来，翻转全大道身子，前后看了一眼，道：“他是被人一刀割喉而死。身上没有其他伤口，手上也没有任何防御性伤口，应该是一下子就被人制住。”

沈周道：“但全大道脖子上还有一些别的伤痕，似乎被什么带状物勒过。”

冯大乱也不回答，只凝视尸体脖颈的那道致命伤口，喃喃道：“奇怪了。”沈周道：“奇怪在哪里？”冯大乱道：“这道伤口好长啊，几乎是全大道的前半边脖子。老汉我验了一辈子尸体，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通常凶手断人喉咙，都是从后面制住受害者，用利器往其颈中横抹。人颈是圆柱状物，无论长刃、短刃，一刀之势，所割顶多只到喉结左右一寸处。即使最极限的情况，是凶手力气极大，兵刃极利，一刀能伤到双耳之下，那么受害者前半个脖子也都要被切下来了。可全大道的颈伤长归长，深度却仅有三分，相当正常。

冯大乱思索了一会儿，道：“照我看来，全大道当时是跪在地上，凶手右手持刀，用刀子从他左耳下的地方下刀，慢慢地，一直割到右耳下。他大概是有意要多增加全大道的痛苦。”

沈周道：“可割喉是何等痛苦之事，全大道又没有被绑住，吃痛之下，必然全力挣扎，怎么可能容许凶手慢慢地下刀从左耳割到右耳呢？”

冯大乱遽然转过头来，瞪着沈周。旁人满以为他要发怒，结果他却只撩撩胡须，点头道：“你说得对。割喉这种事，都是快速一刀，迅若流星。”他跟沈周性情有几分相像，遇到疑难之事，总要孜孜求解。凝思了好半晌，才道：“听说极北之地有个叫蒙古的部落，习惯用一种弯刀，也许能造成这种伤势。”

沈周道：“不对，我见过蒙古弯刀图样，是单刃的，圆边外刃才能杀人。凶手得站在全大道面前才能动手，而且弯刀曲度太大，锋刃反而比单刀更短，造不出这种伤口。”

忽听得张建侯道：“你们在谈论什么？”沈周道：“兵器，凶手杀死全大道的兵器。”

一直默不作声的包拯忽然道：“凶器会不会是软剑？”冯大乱愣了一下，“哎哟”一声，道：“软剑！就是软剑！”

包拯问道：“建侯，你刚才亮出来的那柄软剑是从哪里得来的？”张建侯道：“是我自己偷偷找铁匠打造的。当然比不上裴青羽娘子的青羽剑，我使得也不算很得心应手，但最大的好处是旁人看不出我身上带着兵器，上街不会再有官府的人找麻烦了。”不无得意之色。又特意叮嘱道：“姑父可千万别让祖姑姑知道，不然又该数落我了。”

冯大乱道：“你身上就带着软剑？交出来，快些交出来！”

张建侯尚未会意过来，不明所以，但还是解下腰间软剑，递了过去，道：“冯翁小心些。这软剑要十万钱，可比寻常刀剑要贵好多呢。我贴上了这么多年积攒的所有零用钱，连小游的都挪用了，还向许先生借了四十贯才凑足数。”

无意间提到小游的名字，不由得又想到妹妹灵枢尚停在性善寺，要等包令仪辞官奏章批准后再一同返乡，方得入土为安，脸色登时黯淡了下来。其实他对小游之死，远比包令仪夫妇和包拯更能释怀。他虽然莽撞，可还是多少知道些妹妹的心事——小游喜欢包拯，可又跟包拯是姑侄关系，两个人是万万不可能的。之前董氏前来为女儿向包拯提亲，包令仪夫妇也满口答应，小游表面强颜欢笑，背后却是郁郁满怀，悄悄掉过好几次眼泪。他也曾试探劝妹妹早些嫁人，离开包家，以免痛苦，但她却不愿意。也许对她而言，死反而是一种解脱。然而人生在世，并非只有“情爱”二字，如此花样年华而逝，若不是死得还算有价值、有意义，该是多么的可惜。

张建侯虽一时感伤，但毕竟性情豁达，生怕就此触动包拯，忙笑着岔开话题，道：“听说世间尚有一柄青冥剑，原本跟裴娘子的青羽剑是一对。我这软剑名金风，跟许先生的玉露剑也是一对。”

原来张建侯对裴青羽的软剑一见倾心，决意自己请人打造一柄，为此特意向许洞借钱。许洞年轻时也是仗剑江湖、快意恩仇之辈，童心未泯，听说究竟，便多出了一份钱，请工匠打了一对软剑，他和张建侯一人一柄。冯大乱还是第一次见到软剑，很很好奇，拔出来反复摆弄不已。

沈周奇道：“这对软剑剑名叫金风、玉露？”张建侯道：“是啊。我本来说不如我这柄剑叫游龙，许先生那柄叫倚天，多有气势。可许先生说那些剑名太俗，还是叫金风玉露好，剑首上还刻了剑的名字呢。”

沈周道：“这名字取得极好，意味绵长。而今有《金风玉露相逢曲》的词牌名，又名《鹊桥仙》，金风和玉露各在你和许先生之手，暗合相逢之意。”张建侯笑道：“可惜我不是女子，不然的话，倒还可以常常鹊桥相会。”

沈周心中却颇为感慨：“那对青冥、青羽取自昆仑之精，却因天界、冥界而有了分隔，即使能够在一起，也是险途不断。而这对金风、玉露分明是期待相会之意，莫非是许先生心中忘不了什么人？”

他已经与许洞亲妹许愿定亲，很快就要成为许家女婿，对许洞生平多少有了一些了解，知道他年轻时与名士潘阆交往，周游天下，却是终身未娶，耐人寻味。

忽听得冯大乱叫道：“看好了！”

只见包拯手中竖执着一个圆枕头，张建侯则将软剑环在枕头上，冯大乱一声令下，张建侯顺手一抽，枕布被划开，内里装的荞麦壳滚滚落下。

冯大乱道：“看见没有？枕头的划口跟全大道的颈伤长度差不多，凶器定然是软剑无疑了。”

众人便一齐望着张建侯。张建侯尚莫名其妙，瞬间会意过来，嚷道：“你们怀疑是我？我可是跟包拯和沈大哥一起进来的。不，我是最先进来的，可是……”一时手忙脚乱，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冯大乱慢条斯理地道：“没人说是你。你这柄剑还没有见过血，没有血腥味儿。”

张建侯登时转忧为喜，笑道：“还是冯翁老道，一眼就看出了端倪，鼻子也灵得很。”冯大乱摇头道：“老汉我鼻子可不灵。这老字街是出名的蚊虫蚂蚁街，你的软剑拔出来半天了，却没有过来一只苍蝇，那可是世间第一灵鼻之物，比狗鼻子还灵。既然没有被苍蝇盯上，就表明你的剑还没有沾过血，全大道不是你杀的。”

张建侯道：“姑父、沈大哥，你们也都明白，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这样看我呢？”

沈周叹了口气，却是默不作声。包拯也只是摇了摇头，露出为难之色来。

冯大乱道：“怎么都不说话？还是我来告诉小官人吧。你刚才不是说了软剑是一对么？这叫金风，还有一柄玉露在什么许先生手中，那许先生是谁？”

张建侯一时愣住，他这才明白为什么沈周和包拯都不说话——他刚才夸口软剑的时候，不但如实叫出了许洞的真姓，而且明明白白地提到对方手里也有一柄软剑。难道当真是许洞杀了全大道？他有武功，有软剑，最重要的是，他还有动机。白日张建侯还特意提醒过许洞，说全大道很可能认出了他，他会不会因此而杀人灭口？

沈周即将是许洞妹婿，见张建侯窘迫，少不得要出面掩饰几句，道：“许先生是建侯的一个朋友，其实并不姓许，而是号‘许先生’，是个与世无争的人。许先生也不一定就是疑犯，软剑虽然少见，可眼下南京城中就有三柄。”他本是随口辩解，却蓦然得到了提示，道：“刚才邻居不是说过有一男一女来找全大道么？会不会就是张望归夫妇？”

张望归妻子裴青羽身上有青羽软剑，而且她夫妇二人志在《张公兵书》，想从见过残页的全大道身上得到线索是理所当然之事。张望归为人宽厚，裴青羽却是坚定刚强，当日她在性善寺出手击杀盗贼，均是一招制敌，虽没有立即置敌于死地，却是伤在要害之处，令对手瞬间失去反抗能力，招数之狠辣，性情之果敢，犹胜过须眉男子。若是全大道还是像白日对待张建侯那样，摆出一副无赖嘴脸，先伸手要钱，裴青羽一怒之下杀了他，也是极有可能之事。

冯大乱问道：“张望归又是谁？”张建侯道：“是……是我的一个同族。”

冯大乱道：“我倒是觉得凶手更像那个许先生，而不是什么张望归。你们看，这里的地面上刻有一点一横，适才压在全大道腿弯处，我搬动尸体后才发现的。应该是他被迫跪在地上时，以指甲所划下的。”

众人一看，尸首边的地上果然刻有“一”字样，全大道右手食指指甲缝中也有泥土。

冯大乱道：“看全大道颈处淤痕，他死前应该是跪在地上，被人用软

剑裹住了脖子逼问。他大概也料到对方不会放过他，将死之时，自然要刻下凶手名字，留给后来人做线索。根据你们刚才的说法，那对姓张的夫妇晚上才一路打听寻来老字街，可见之前并不认识全大道。就算他们找上门后主动报上了姓名，这‘一’字仍然跟弓长张相差甚远。沈小官刚才也说了，南京城中只有三柄软剑，既然不是张小官，又不是那对姓张的夫妇，自然就是那许先生了。”

沈周道：“我只是说据我所知，南京城中有三柄软剑，并不是一定只有三柄软剑，也许还有我不知道的呢。而且这‘一’字，可能是许，更可能是文，那一横，都过了‘丶’了。”

虽然勉强辩解，其实心中也越来越怀疑是许洞杀人，根本动机就是全大道认出了他，他身份泄露，惹来诸多祸事，遂用软剑杀人灭口。却不料全大道暗中在地上划下暗记，留下了线索。

冯大乱虽然只是个差役，却是阅人无数，一眼看出了沈周的心虚，笑道：“这话怕是沈小官自己都不信吧。你想庇护那许先生，是也不是？”沈周难堪之极，道：“这个……”

包拯忽道：“许先生的嫌疑小，张望归夫妇的嫌疑要大得多。冯翁到底老公门，发现了全大道留下的字迹，可以作为佐证。但这里面有两点疑问：第一，我们来这里之前，有一男一女也在路口打听了全大道的住处，时间相差不大。我们进来院子时，房间里还有人影晃动，听到建侯出声喊叫后，才紧急跳后窗逃走。换句话说，我们进来时撞见的人，从时间上推算只能是那一男一女，如果他们不是凶手，又何须跳窗逃走？再由伤口联系到软剑，由兵书联想到动机，这一男一女是张望归夫妇的可能性极大。”

他说得甚慢，冯大乱听得饶有兴趣，问道：“那么第二点疑问是什么？”

包拯道：“第二点，冯翁已经准确推算了全大道死前的情形，他是被人用软剑卷住脖子，背朝窗口，跪在地上，对不对？”冯大乱道：“对。只有可能是这个姿势，他才有机会在地上留下印记。”

包拯道：“那么问题就来了，按照全大道脖子的淤痕来看，他死前被凶手用刑催逼过什么事，就算是《张公兵书》残页的事吧。冯翁是公门中人，该知道审讯官讯问犯人时，通常是要面对犯人的。”冯大乱道：“对，这样可以看到犯人脸上的表情，便于判断口供是真是假。”

包拯道：“反过来推断，自背后制住全大道并负责刑讯的人不可能是审问者。也就是说，全大道被强迫面朝木床跪下时，床前的方凳上还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审问者。你们看，这四脚方凳落满灰尘，本放在墙角，那边还有四个腿印，却被临时搬来放在这里，上面还多出一个半圆形的干净印记，明显是有人在上面坐过。”

张建侯道：“啊，我明白了，凶手杀死全大道时，至少还有一个同伙在场。许生素来独来独往，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包拯点点头，道：“当然，这凳子上的印记也有可能是全大道自己坐的，但按照常理推断，他回家后见到一片狼藉，应该立即动手收拾，如果不愿意麻烦，也多半要坐在堂屋歇息，或是到内室睡觉，绝不会搬过来凳子坐在上面发呆。他一出狱，便敢向打听兵书消息的人索要钱财，多半也早预料到家中会有这副场面。”

冯大乱张大嘴巴，愕然半晌，才叹道：“包公子心思缜密，机智过人，难怪人人称你‘小青天’。你不去做官，实在可惜了，可惜了。”连连摇头。

老字街距离宋城县衙所在的利字街不远，报官的邻居已然引着差役到来。

领头差役道：“今儿衙门里没人，县令、县尉、主簿等都不在。既然冯仵作已经验过尸了，这就先把人抬回去，等明日再说吧。”一边说着，一边向冯大乱使个眼色。

这差役是个明白人，猜测全大道白天才放出大狱，晚上就死在家里，必然跟《张公兵书》有关。现在南京城里来了许多寻找兵书的人，官员生怕有人趁乱滋事，下令严加戒备，他们当差的一个月来都忙得头

昏脑胀，一天都不得休息，全是拜这个全大道所赐。他现在死了，对公家来说，倒也是一桩好事，希望那些个寻找兵书的闹剧也能就此消停下去。

冯大乱立即会意过来。他在件作行当名气极大，只是因为精通本业，但世人都知道吃公门饭的人要以和为贵，这“和”指的就是同僚之间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忙假意打了个呵欠，道：“困死我老汉了。唉，人老了，不顶事了，我得回去睡觉了。”当真转身走了出去。

张建侯道：“可是这全大道……”

领头差役呵斥道：“你是什么人？公家人都还没说话，你插什么嘴？”转头看见包拯，“哎哟”一声，忙赔笑道：“原来是包衙内，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怎么来了这里？当真哪里有大案，哪里就少不了您。”

这话语气怪怪的，也不知道是称赞还是讥讽。包拯叉了一下手，道：“告辞了。”

张建侯忙跟出来，问道：“姑父是要赶去望月楼找张先生么？现下这么晚了，不如明日一早再去吧。”

包拯却是不听，赶来望月楼，店家老樊却说张望归夫妇天一黑就出门了，人还没有回来。

沈周道：“他们夫妇在屋里时听见了建侯的声音，应该能猜到我们会很快会找到这里，多半已经抢先逃走了。”包拯摇头道：“他们不远万里，从沙州来到中原，费了这么大周折，绝不会轻易离开的。”一时踌躇要不要立即赶去应天府告发这对夫妇，让官府发出图形告示，全城缉捕。

张建侯不愿意张望归夫妇就此落入官府之手，可又找不出什么理由阻止包拯，便向沈周使个眼色。沈周颇感为难，想了想，还是道：“官府对全大道被杀漠不关心，只有我们三个和冯大乱仔细勘验过现场，兴许张望归夫妇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怀疑到他们身上，不如今晚先回去，明日再来望月楼，如果仍然没有回来，再去应天府告发也不迟。”

张建侯道：“是啊是啊，况且姑父也亲眼看到官府那些人怎么办事

了，之前刘德妙、高继安也是贴出告示，全城追捕，不也一个人都没抓到么？”包拯一想也对，便道：“那样也好，先回去吧。”

走出几步，又想起慕容英的事来，转身到柜台，向店家打听道：“之前有个叫慕容英的女子来过望月楼，她曾是崔都兰的婢女，樊翁可还记得？”老樊笑道：“这望月楼每日人来人往的，我连住客都不一定都能记住，更不要说食客了。”

包拯道：“嗯，那时崔良中刚刚过世，慕容容身上穿着斩衰，还在这里买了一包豆腐干。”老樊道：“啊，似乎有印象，好像长得还不错，挺标致的一个小娘子。”

张建侯忙问道：“樊翁可还记得她来望月楼做什么？”老樊道：“就是来买豆腐干吧。小店的豆腐干是南京一绝，每日都有人专门来等的。嗯，我想想看，她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又起身往后院转了转，回来时正好豆腐干出锅，她拿上就走了。”

张建侯道：“她没有上楼找人？”老樊道：“没有。”

张建侯长舒一口气，这下总算可以证明张望归夫妇没有跟党项人勾结了。在他看来，杀全大道那种人不算什么大罪，与西夏勾结、对大宋图谋不轨那才是不可饶恕的重罪。

包拯一时也想不通关窍，便打听另外一件事，问道：“这里住了赵阿大到赵阿八八人，樊翁不觉得他们的名字很奇怪、从来没有起过疑心吗？”

老樊道：“奇怪吗？老汉我还见过叫阿猫、阿狗、阿猪、阿牛的呢。还有姓唐的五兄弟，分别叫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妹妹则叫唐武则天。再有姓张的三兄弟，分别叫张巡甲、张巡乙、张巡丙。包衙内没开过客栈，自然不知道民间的怪名字多得很。”一口气说完，觉得意犹未尽，又四下张望了一眼，压低声音道：“没看见宫里都能用狸猫换太子吗？皇帝长到十几岁，还不知道太后不是自己亲娘吗？奇怪，哼哼，这大宋天下是无奇不有，再奇怪的事都不算奇怪。”

包拯一时愣住，居然无言以对。虽有意亲自上楼去查探那赵阿大到

赵阿八，但转念想到自己终究不是公门中人，不能这样直闯上去盘问搜查，还是等明日由宋城县尉楚宏出面更为妥当。

回家的路上，沈周还是不放心的，三人又特意绕道许家，假意要观赏许洞那柄玉露剑。张建侯拔剑出来，在庭院中舞了半天，也不见一只蝇虫来叮剑刃，很是高兴，嚷道：“没血，这剑还没有见过血。”

许洞站在台阶上听见，狐疑问道：“你们几个小子深更半夜来找我，就是要看我的玉露剑有没有血迹？到底出了什么事？”沈周道：“不敢有瞒许先生，全大道死了，被人用一柄软剑杀死了。”

许洞大惊失色，道：“全大道死了？哎哟，这可糟了，我还正打算明日去找他呢。”

张建侯道：“先生找他做什么？不是已经认定《张公兵书》残页是假的了么？”许洞道：“不，我当时太激动了，被全大道的谎话骗过去了。他那么吃惊，表明我的字跟他见到的残页笔迹是完全相同的，那残页一定就是张公真迹！”

[1] 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中国茶叶原以今湖北一带所产绿茶为上品（宋代六大榷货务一半都在湖北），但武夷山后来居上，自唐代以来就享有大名。柳三变即大词人柳永原名。

[2] 宋制，每十里或二十里设邮铺，用善走铺卒递送公文，大路设马递铺。邮递速度用檄牌区分，分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金字牌（非黄金所制，以木牌朱漆黄金字）急脚递等级最高，可日行四百里。南宋名将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即指皇帝连发十二道诏令，以金字牌急脚递发出。

[3] 《卖花声》：唐五代曲调，为双调，平声韵，前后片各五句，共五十四字。出售商品时叫卖有声是宋代商业的一大特色，宋词人多有诗词记载。元代有人（已佚名）写有《逞风流王焕百花亭》杂剧，内中用大段篇幅记述了宋代城市市集上商贩的吟唱，足见当时商贩为推销商品而吟唱不绝再普通不过。又，《逞风流王焕百花亭》开场四句唱词即为：“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4] 宋仁宗颁行贴射法后，仅仅执行了一年多便因为弊端百出而被废除，又恢复了从前的茶法。茶税跟盐铁税的本质，都是官与民争利。

第八章 且共从容

正逢莲花湖中的荷花盛开，莲叶接天，宝莲映日。荷塘种了不少品种的荷花，满塘白的、红的、粉的，开得正艳。最名贵的要数夜舒荷，也是荷花的一种，一茎四莲，均是大如海碗，其叶夜舒昼卷，此刻正在如水月光下竞相舒展，比起普通一蒂一莲的荷花，别有一番风情。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
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欧阳修《浪淘沙》

次日一早，包拯匆忙起床，叫醒张建侯和沈周。三人一道出门时，正好撞见了冯大乱，均感诧异。

冯大乱道：“喂，上头有命令下来了，全大道是遭歹人抢劫而死，死了就死了，没什么好理的。”

沈周奇道：“冯翁一大早赶来，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么？”冯大乱道：“是啊。老汉怕你们几个又自己跑出去查案，结果到最后没人理。”

张建侯道：“奇怪，全大道虽然不是什么好人，可半夜死在家中，好歹也是条人命，难道是有人要庇护凶手？”冯大乱摇头道：“不对，你小官人不懂官场，这全大道就是个惹是生非的东西，平时坑蒙拐骗也就罢了，可《张公兵书》这事搅得大伙儿不得安宁。这兵书的事不论是真是假，他都兜圆不了，所以他死了人人高兴，感激凶手还来不及，谁还去耐烦查？再说了，杀人肯定跟《张公兵书》有关，追查下去，不是往兵书这件事上火上浇油吗？喂，我昨晚没见过你们几个啊，你们说的话我都没听见，我说过的话也全都忘记了。”

张建侯道：“喂，站住！冯翁是吃朝廷俸禄的人，怎么可以……”沈周叹道：“别追了，冯翁是好心，才来提醒我们。现在最恨兵书这件事的人就是官府，生怕闹出乱子来，压住全大道的案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张建侯这才明白过来，道：“原来官场上事这么复杂，难怪祖姑父心灰意冷，都不想当官了。那我们还要查下去么？”其实心中倒有点想顺势放弃的意思，起码可以保住张望归夫妇。

包拯却道：“当然要查下去！全大道不是好人，但罪不至死。就算我们无力将凶手绳之以法，也要查明真相，给死者一个交代。”他说得斩钉截铁，大义凛然，沈周和张建侯都没有任何反驳的意念，只得跟在他身后，往望月楼而来。

到望月楼时，正遇上宋城县尉楚宏带人盘查赵阿大等人、搜查房间。然而颇令人意外的消息是，昨日包拯离开望月楼不久，张望归夫妇就回来了。酒保上楼时，夫妇二人还未起床，听说有客来访，匆忙洗漱了下来，来到后院的阁子。

张建侯歉然道：“不好意思，要不是有急事要向二位问个明白，也不会这么早来打扰。”张望归道：“无妨。”

包拯道：“不知道二位昨夜可否到过老字街全大道家里？”张望归沉吟道：“这个……”转头去望妻子。

裴青羽道：“我推测包公子一定是为这件事而来。不错，我夫妇二人昨晚到过全大道家中。不过我们进去时，他人已经死了。我一摸，尸体还是温的，很纳闷是谁抢在前头杀了他。正好这个时候，我听见了张小官在院子中呼叫全大道的名字，我夫妇自觉无颜面对各位，遂跳窗逃走。”

她的神色极是镇定，描述整个经过时丝毫不起波澜，仿佛就是在讲一件无关的事，见众人露出疑虑之色来，问道：“怎么，各位不相信我的话？”

张建侯为难地道：“我自然是相信娘子的话。只是有一点，那全大道是被软剑所杀。软剑这个事情……”

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裴青羽的失色——她微张了一下嘴，蹙紧了眉头，面容因肌肉紧绷而变了形，显是极为震惊。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她转头看了一眼丈夫，便起身道：“抱歉，我得出去方便一下，各位稍候。”

包拯和沈周几人面面相觑，张建侯甚至怀疑裴青羽是要弃夫出逃，但也没有人出面阻拦她。反倒是张望归主动解释道：“几位放心，内子只是去方便，很快就会回来。”言下之意是，有我留在这里做人质，你们还怕什么？

包拯几人也不再多说什么，点了一碟豆干，慢吞吞地嚼着。豆干尚未吃尽，裴青羽便回来了，彬彬有礼地道：“实在是抱歉，让各位久等。”她解下腰间软剑，放在桌案上，道：“既然各位已经找来这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张望归瞪大眼睛，失声道：“青羽你怎么……”裴青羽用力握住丈夫的手，叹了口气，道：“不过这件事跟我丈夫无关，青羽剑在这里，我这就跟你们去见官，一力承担罪名。”

张建侯忙道：“娘子言重了，我们来这里，不是一定要带娘子去见官，官府根本就不想理会这件案子，我们只是想弄清楚真相。对不对，沈大哥？”他有心放过这对夫妇，明知包拯一定不会答应，便有意问沈周，抢先拉取同盟。

沈周迟疑了一下，应道：“是。即使娘子想投案自首，现在也不是合适的时机。”裴青羽道：“无论怎样都好，事情与我丈夫无关，还望几位公子手下留情。”

包拯道：“不，凶案现场有证据表明，娘子是动手行凶的人，张先生则是主谋。”

裴青羽道：“什么证据？”包拯道：“当时的情形，娘子用青羽剑制住全大道，充当刑吏的角色，张先生则是面朝全大道问话，充当审讯官的角色。如此，张先生不是主谋是什么？”

裴青羽一时无言以对，一旁默默地站着，眼珠却飞快地转动，显然在思索对策。

张望归素来温和，此时却一改常态，拍案而起，愤然道：“既然是我妻子杀人，我理所当然就是主谋。你们想怎样处置，悉听尊便。”

裴青羽道：“望归，你何必……”张望归上前握紧妻子的手，道：“青羽，你不必多说，你决定做的事，我都会支持到底。”

包拯一直密切观察二人的言行举止，忙道：“建侯，你先带青羽娘子到外面逛一逛，等我叫你时，你们再进来。”

张建侯浑然糊涂了，问道：“为什么？”低声问沈周道：“姑父是暗示我偷偷放青羽娘子逃走么？”沈周道：“当然不是。应该是包拯有事要单独问张先生。”

裴青羽道：“不，我绝不离开我丈夫一步。”

包拯道：“等到见官之时，张先生和娘子会立即被分开关押，除非过堂，不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再见的，更不要说在一起了。娘子若是真心想救丈夫，就请先跟建侯出去。”

裴青羽还是不肯松手。张望归温言道：“他们三位都没有恶意的，不然你我早不能站在这里了，先出去吧。”

他夫妇二人自成亲以来，表面上是丈夫一切听妻子的，但其实无论张望归说什么，裴青羽都不会反对，她见丈夫这般说，只得应了。

包拯等裴青羽和张建侯出去，掩好阁门和窗户，道：“这就请张先生将杀人经过说一遍吧。”张望归道：“这个……嗯，当时我夫妇二人进去，青羽用软剑制住了全大道，强迫他面对我，我则问他《张公兵书》的下落。因他不肯说实话，我就让青羽杀了他。经过就是这样。”

沈周道：“这些都是刚才包拯说过的话，先生得描述得更详细些，譬如是如何制住全大道的。”张望归道：“嗯，我妻子武艺很高，用软剑缠住了全大道的脖颈，然后反拧住他手臂，我走到他面前问他兵书在哪里。他不肯说，我一怒之下就让青羽杀了他。”

沈周见他眉头紧皱，边说边想，显是费尽心思才编了这些谎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张望归愕然道：“沈公子为何发笑？”沈周道：“我笑先生实在不是个

善于撒谎的人。”张望归道：“我只是杀人后有些慌乱，才会这样失态。”

包拯道：“张先生，你明明知道不是你妻子杀人，刚才为何出头要支持她，甚至不惜自承是主谋？”张望归道：“杀人是死罪，哪里有冒认杀人的道理？就是我夫妇二人杀了全大道。”

沈周又笑了起来，随即正色道：“先生是名门之后，我们几个都很是敬慕，何不将事实说出来，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张望归却甚是执拗，道：“我说的就是实情。”

包拯缓缓道：“凶手不是你们夫妇，但一定是你们认识的某个人。那个人，手中有一柄青冥剑。”

张望归陡然失色，惊道：“你……你怎么会知道？”沈周亦是大吃一惊，问出了一句相同的话：“你怎么会知道？”

包拯道：“我本来认定是你们夫妇杀了全大道，可当二位听到他是死于软剑之下后，先生还好，青羽娘子却立即失色，显然她相当震惊。如果是她用青羽剑杀人，断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意外震惊。然后她走了出去。我想她一定是去确认什么事情。她再进来，便爽快地承认，可见她已经确定全大道是死于软剑之下，而凶手明明不是她，她却甘认杀人罪名，那么一定是袒护真凶了。至于青冥软剑，更不难猜到，听说青羽、青冥原是一对奇剑，一旦两剑相遇，即会有事情发生。软剑本不常见，能让青羽娘子舍己救人的，一定是青冥剑的主人。”

张望归呆了好半晌，才叹道：“我妻子说包公子生有异相，眉宇之间一股浩然正气，果真是大宋第一奇人。”他知道事情再也难以隐瞒下去，便老老实实说了真话，道：“其实一开始我妻子对几位公子所言，就是事实。”

他夫妻二人确实是为了寻觅《张公兵书》而来。沙州虽然还算是一个独立王国，可四周强敌环伺，已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尤其西夏崛起后，称雄河西，更是向国力强大的大宋进攻，夺取了不少土地。而大宋自太宗皇帝赵光义失利于燕云以来，对外多采取绥靖政策，宁可牺牲部分领土和经济利益来换取和平和安全，对西夏的咄咄逼人一

直姑息养奸。大宋如此软弱，沙州愈发感到危机，预料西夏早晚要攻取敦煌一带，虽然也与辽国结盟，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沙州不得不想法自救。有人献计，说昔日唐代名将张巡能困守一城而扼天下，如果得到张巡遗留下来的兵法，以沙州的实力，必能拒西夏军于城下。因张望归本就出自南阳张氏，与张巡同族，遂被赋予寻找《张公兵书》的使命，携妻子裴青羽跟随使者团来到中原。他们去过张巡故里南阳，也到过张巡读书成长的蒲州河东^[1]，最后来到张巡殉身之地商丘，但始终没有关于兵书的眉目。当然，他们也不相信兵书作为祥瑞被太祖皇帝赵匡胤得到的说法，因为大宋没有雄健之气——对契丹惨败，最后以《澶渊之盟》求和；对西夏惨败，拱手将富饶的灵州让出。这样一个王朝，不可能以《张公兵书》作为镇国之宝。其实大宋根本就是一个白板王朝，连秦代传下来的传国玉玺都没有寻到。又重文轻武，总用文人来担任军事长官，制衡武将，连晏殊这样不通政务、军事的人都能担任枢密副使。

虽然大宋在军事上一塌糊涂，其国力却不容小觑，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繁荣。张望归夫妇此行辗转走了许多地方，收获颇多，唯独对真正的目标《张公兵书》一无所获，没有寻到任何线索。就在二人心灰意冷、预备动身返回沙州之际，忽然冒出了市井无赖全大道，自称在忠烈祠发现了《张公兵书》残页，瞬间传遍全城。他夫妻二人得到消息后，也即刻赶往忠烈祠，也就是在那里，遇上了同样赶来看热闹的张建侯和许洞。因为现场太乱，全大道又被官府捉走，没有什么线索。他二人便应张建侯邀请来到性善寺，原意也是想见见寇准夫人宋小妹。当日性善寺发生惨案，三人赶到后虽然合力杀退贼人，但张小游却中火蒺藜而死。

次日，夫妇二人返回城中，想从全大道身上查探线索。但官府逮捕全大道后，防范甚严，他们两个陌生人在南京又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门路。好不容易今日打听到全大道释放回家，遂天黑赶来寻访。到全家时，他们见院门虚掩，便直接推门进来，堂门也没有关，叫了一声，见无人应，便直接进到内室，却见全大道横躺在地上，一探鼻息，人已经死了。料想必然是因《张公兵书》遭祸，遂动手搜查全大道身上，除了几个铜钱外，别无他物。这时候，包拯几人到来，张建侯更是在院外叫

喊。他夫妇二人思忖《张公兵书》毕竟是中原之物，他们私下来寻觅，很有些不光彩，而且全大道死在内室，着实难以解释，遂干脆跳窗逃走。至于包拯几人能由颈伤联系上软剑，次日即追寻来望月楼，实是大出意外。

沈周道：“那么那柄青冥剑的主人是谁？”张望归道：“不是我不愿意相告，而是我着实不知。若不是适才听包公子的分析，我都不知道内子为何要主动揽下杀人罪名，全大道之死，实与我二人无干的。”

沈周极是惊奇，道：“张先生不知道青羽娘子为什么要承认杀人？那为何还要主动承认你自己是凶案主谋呢？”张望归道：“我只是猜想内子既然愿意承揽罪名，一定有她的理由。身为丈夫，理所当然地要支持她。我知道二位公子也许不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

他对事情经过浑然不知情，却是全心全意地相信妻子，愿意与她同生共死，这是怎样一份感情，堪称惊天地、泣鬼神了。

包拯一时无语，沉思了好半晌，才道：“我信得过张先生，这就请先生去叫一声尊夫人吧，我还有几句话想问青羽娘子。”

张望归应了一声，人刚走出阁子，崔槐径直闯了进来，一进来就将阁子门关得严严实实。包拯和沈周均大感意外，不知道这位新继承了崔良中全部家业的富贵公子神色为何如此仓皇慌张。

沈周问道：“崔员外有事么？”崔槐道：“那个跟张公子在一起的妇人，委实叫裴青羽么？”沈周道：“是啊。崔员外认得她？”

崔槐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道：“不算认得，但我听过她的名字，她应该是我的小姨。”

原来崔槐因继承了叔叔崔良中的家业，开始主持崔家茶叶生意，他今日到望月楼拜访几个赶来参加斗茶大会的茶商，因尚在为叔叔服孝，不能饮酒坐乐，所以出来阁子，站在庭院中透气，正好遇见了张建侯和裴青羽。寒暄过后，张建侯为二人简略作了引见，便引着裴青羽走开了。崔槐却隐约觉得裴青羽这个名字耳熟，仔细回忆了半天，蓦然想起一个人来——他母亲名裴德淑，是前灵州知州裴济之女。裴济原配妻子

姓景，生德淑一女，德谷、德基、德丰三子。另有一妾名温喜，原是个卖艺的江湖女子，因出身卑贱难以见容于裴家，裴济却对她宠爱有加，一刻也离不开她，到灵州赴任时，只带了温喜和其所生之女青羽。后来灵州被党项人攻陷，裴济死难，温喜和裴青羽亦不知所终，料来早已死于战乱之中。崔槐想不到今日还能听到青羽这个名字，对方又姓裴，来自沙州，十之八九是他从未谋面的小姨。

包拯和沈周并不知道裴青羽来历，忽听得其人很可能是名门之后，出自著名的山西闻喜裴氏，各是大出意外。从崔槐所言看来，裴青羽是裴济之女的可能性极大。当日在性善寺，包拯因张小游之死哀伤得不能自拔，裴青羽从旁劝慰时，自称十六岁时痛失最亲近的人，以她而今三十余岁的年纪看来，恰好是十多年前的事，符合裴济死难的年份。

党项攻陷灵州、知州裴济死难之时，包拯年仅三岁，见到父亲包令仪扼腕叹息、泪水长流，好奇地询问原因。包令仪将爱子抱在怀中，告之道：“大宋放弃灵州，等于失去了河西，从此西北多事矣。”

灵州曾是古丝绸路上的重镇，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大河抢流，群山环拱”“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地形极为险要。而“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这里土地肥沃，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水草肥美，农牧两宜，且有秦汉延、唐徕等渠引黄河水，灌溉大面积农田。灵州的西侧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当时这一地区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灵州的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对李继迁来说，只要取得灵州，便能“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对宋朝而言，灵州为西北咽喉要冲，“西陲巨屏”，不但是宋朝购买西北边区马匹必经之地，也是控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枢纽，如果失去灵州，“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对宋朝的影响不可估量。是以当年灵州知州裴济咬破手指涂信，向朝廷求助，示意军情十万火急。

大宋兵制，最高军事机构为枢密院，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及其他官员不得过问。枢密使有调动军队的权力，而实际领兵作战的将领往往是临时委派，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即“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这一套对内严防的军事体系，虽然有效地防止了军队政变，却直接

导致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严重削弱了宋军的作战能力。

由于军事效率的低下，朝廷虽然派出了援兵，然而大军未至之时，党项人已经攻陷城池，可想而知裴济临死前是何等无助、何等绝望的心情。

最令灵州汉人甚至中原有志之士不能理解的是，大宋重内忧而轻外患，对内以文制武，对外妥协求和，一切苟且，竟然不图收复城池，就此承认了党项对灵州的统治。裴济及那些战死的宋军军民地下有知，实难瞑目！

灵州之失对宋朝的意义绝不是仅仅丢失了一块土地。自唐朝失去河西之地后，灵州一带便成为宋军主要的马源之地。李继迁占据灵州，宋朝从此丧失了马源，再也没有大力发展骑兵的可能，直接决定了之后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处于难以扭转的弱势。虽然当初包拯叙述分析这些的时候，包拯尚不能听懂，但日后长大，已然逐渐明白过来，父亲流下的泪水，不只是为裴济掬一捧同情泪，更是为大宋的前景忧虑啊。

沈周见包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不知道他正回忆往事，便先问道：“温喜只有裴青羽一个孩子么？她还有什么其他亲人？”崔槐道：“这我可不知道。不仅我从未见过，就连我母亲也只见过温喜母女几面。听说是外祖父知道她们母女难以见容于裴家，特意置了外宅。”

正说着，张建侯和张望归夫妇打门进来。张建侯道：“崔员外原来在这里，外面有人到处找你呢。”

崔槐很是局促，既想问裴青羽的身份来历，又觉得太过冒昧唐突，不好意思开口，便将求助的目光投向包拯。

张建侯道：“你们在做什么，怎么神色都怪怪的？”

包拯轻轻咳嗽了声，道：“青羽娘子，这位崔员外母亲也姓裴，出自闻喜裴氏，他想知道是否与娘子同族。”裴青羽脸上不见任何异色，只淡淡道：“青羽虽然也姓裴，却是出生草泽，怎么可能与闻喜裴氏同族？”

崔槐大失所望，拱手道：“是我冒昧。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沈周心道：“这裴青羽明明就是崔槐的小姨，她越是平静，反而是欲盖弥彰，说明她早就知道了崔槐是自己外甥，不过是因身负特殊使命，不便相认，怕牵累崔槐而已。”见崔槐悻悻退出，于心不忍，颇想追出去告知真相，终究还是强行忍住。

裴青羽道：“适才我丈夫已将包公子的推测原原本本告诉了我。包公子心思缜密，才智过人，我十分佩服。”

沈周道：“那么娘子是承认在袒护凶手了？”裴青羽道：“我不能否认，也不能承认。总而言之，这件事，我夫妇二人会给几位一个交代。”

正好宋城县尉楚宏在外面叫道：“包公子在里面么？”包拯料想是为那赵阿大到阿八之事，便道：“好，我信得过娘子的话，我们会等着二位的交代。”

送走张望归夫妇，楚宏匆匆进来道：“康提刑官有急事召我去提刑司。不过这里的事办得差不多了，那赵阿大到阿八的房间都仔细搜过，并没有发现可疑。八个人都是河北商民，是同族兄弟，来南京是等着看斗茶大赛。”

包拯歉然道：“抱歉，又让楚县尉白辛苦一趟。”楚宏道：“无妨，这本是我职责所在。倒是包公子你们几位，一直为朝廷奔走尽力，不求名，不求利，好生令人佩服。”拱手去了。

沈周道：“这康提刑官是路级官员，统领整个京东路的刑狱，手下官差无数，偏偏爱使唤一个小小的县尉，怪异得很，也不合朝廷体例。”包拯道：“依我看，康提刑官和楚县尉二位应该是有些私人交情。”

张建侯道：“对对，昨晚咱们不是还撞见楚县尉穿着便服从提刑司出来吗？”又笑道：“其实康提刑官老使唤他也好，他多破些案子，升职自然快些。”

沈周道：“那么现在要怎么办？”包拯道：“先静观其变吧。张望归夫妇都是有担当的人，他们既然说要有所交代，就一定会做到。”

张建侯道：“对了姑父，适才我跟青羽娘子在外面，她对你很是赞赏，说你生有异相。我还以为她跟那刘德妙一样也学过相术，开玩笑说：‘娘子的相面结果跟那刘德妙全然不一样呢，当日知府宴会，刘德妙只看好张尧封，说他有王侯之相，旁人如我姑父等人都不在她眼里。’你们猜青羽娘子怎么回答？她说：‘我没有学过相术，但包拯气度、才智均大异常人，将来必然大有所为，成为大宋的栋梁之材。相术一道，多是用面相来预测富贵，你说的张尧封什么的，相士只是预测他将来会大富大贵，但荣华富贵跟功名作为完全是两码事。譬如张巡，终其死时，官秩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却能气逾霄汉，一人独挡千军万马，由此名垂青史，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所为。所谓的富贵，不过是一时的风光，很快就如过眼烟云。李峤说过，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

包拯听了，若有所思，沉默不语。

沈周叹道：“这裴青羽当真不愧是名门之后，能有此等见识，堪称女中豪杰。”

三人离开望月楼，又来到曹府探望，正好见到范仲淹扶着曹诚在庭院中散步，戚彤带着孩子，与张尧封夫妇站在一旁笑望着，看起来其乐融融，自有一番天伦之乐。

自从曹云霄与张尧封成亲后，曹诚的病情好转了许多，对那不争气的跟情妇私奔的儿子曹丰也不再以为意。刘德妙一事，出人意料地没有牵连到曹氏身上，正如当日提刑官康惟一带差役气势汹汹地来曹府捕人又骤然退走一样，其中奥妙无人能说得清楚。但曹诚却对新女婿张尧封很是满意，视其为半子，据说他正预备督促张尧封参加科考，以求金榜题名。

包拯等人行礼后便站到一边。几人心下均对戚彤很是佩服——这妇人看起来娇娇滴滴，却比男子还要坚强，为了公公的病情，她不惜隐瞒曹丰死讯，制造丈夫随同情妇私奔的谣言，而独自承受着各种流言飞语，以及丈夫早已尸骨无存的巨大痛苦。然而当此局面，任何劝慰都是

多余。

曹诚对儿子曹丰下落置之不问的态度也颇耐人寻味——他曾在最伤心、最低落的时候告诉儿媳妇戚彤关于相面预言一事，说刘德妙预测过他有丧子之相。以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来看，他应该能猜到曹丰不在人世的可能性很大，可他却选择了相信儿子跟情妇私奔的流言，是真心如此希望，还是假意相信，好让家人放心？

沈周将张尧封拉在一旁，悄悄向他道歉，称被歹人绑架时不小心弄丢了玉镯。张尧封道：“没事的，沈兄人好就好，反正也是只坏了的断镯。”

沈周踌躇半晌，低声问道：“云霄娘子可有再提过玉镯的事？”张尧封道：“没有。云霄首饰多得很，也不会特别在意一只断镯。”

沈周不好再问，只得就此作罢。

过了二刻工夫，曹诚也累了，扶了女儿和儿媳妇的手进屋歇息，范仲淹则与包拯三人辞别出来。

到路口分手时，范仲淹忽然问道：“如果朝廷准许令尊包公辞官，你也要随同包公返回家乡么？”包拯道：“是的。内侄小游还没有下葬，学生要亲手送她回去庐州，让她入土为安。”

范仲淹道：“那好，我会写一封信给现任庐州知州刘筠，你回去家乡后，若是学业上有问题，可以去向他请教。”包拯道：“范先生思虑得真是周全，多谢。”

范仲淹道：“你记住我的话，你有极强的吏才，如果你始终只是潦倒于书卷文章，那么既是你个人命运的悲哀，也是我大宋的巨大损失。”叹了口气，拍了拍包拯的肩膀，转身去了。

张建侯挠挠脑袋，道：“范先生的话好深奥啊！姑父，他不是明明叫你好好读书，有问题去请教刘知州，怎么又说潦倒于书卷文章是你个人的悲哀和大宋的损失呢？”包拯不答。

沈周道：“因为大宋的官员大多是以文章、而不是以才能显达，打个比方，你觉得应天知府晏相公这个人怎么样？”

晏殊少年成名，是天下名士，仕途也一帆风顺，但却是典型的伴食官员^[2]，除了诗词文章成就外，政治上无任何建树。虽然不是典型的趋炎附势之徒，为人也不算有骨气和节操，他与真宗皇帝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交，真宗晚年受制于皇后刘娥，苦闷无比，也没见他有任何表现。他虽对教育事业上心，也提携了不少后进，但赏识的都是诗词写的合他口味的人，譬如擅写青楼笙歌艳舞及种种红尘琐事的柳三变就因为不符合他的审美情趣，极被他厌恶。而他此次被贬出京师，名为反对刘太后任用私人张耆，可若不是那粗鄙可憎的张耆正好是他顶头上司，他也是不会公然反对刘太后的。这位大名士到应天府上任后，除了对应天书院上心，剩下的日子就全在歌舞升平的酒宴中度过，可谓碌碌无为之至。想想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居然一度是大宋最高军事长官，大宋军事频频失利，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张建侯自然看不到这么远、这么深，但他仔细考量一番晏殊生平——说他是好官，他没做过任何令平民得益的事；说他是坏官，他也没做过什么损害百姓利益的事，总之就是不好也不坏，庸官一名——想了半天，才道：“说不上来，只听说晏相公诗词写得好。”

沈周道：“这就对了，大宋朝廷最多的就是晏相公这种会写诗吟赋、却不如何会治理国家的官员。范先生的意思，是叫包拯将来要做个有实干才能的官吏，而不是就会写写花样文章、摆摆花架子的官员^[3]。”

张建侯道：“我好像是明白了。不过要步入仕途当官，不还是得参加科考，得靠文章好才能金榜题名吗？”沈周笑道：“所以范先生才让包拯有问题就去求学刘知州啊。”

张建侯道：“为什么你们这些人个个都那么聪明？”沈周笑道：“你也不错啊，年纪轻轻，就已经武艺了得，要是大宋跟唐代一样举行武举，你说说不定能考个武状元。”

张建侯虽不爱读书，却也知道大宋自立国以来大力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朝廷内外重文轻武，武将地位急剧下降，文官地位迅速攀

升，朝廷举办比武多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只叹了一口气，道：“我倒真希望能看到朝廷有重视武功的那一天^[4]。”

正说着，忽听见背后有人叫喊，回过头去，却是宋城县尉楚宏，疾步赶上三人。

张建侯笑道：“楚县尉刚从提刑司出来么？康提刑官又给你派了什么私活儿？”楚宏道：“昨夜提刑司有飞贼闯入，提刑官发了大火了，说是南京城不是盗贼就是飞贼，现下飞贼都踩到他头上了。”

张建侯吐了下舌头，道：“提刑司出了飞贼，又不能怪楚县尉，康提刑官对你发火，实在没理由。”楚宏道：“康提刑官倒不是朝我发火，是城外汴河河道上发现了一具浮尸，排岸司不愿意接手，转到了提刑司，提刑司人手不够，康提刑官便将案子指派给了我。算了，不提这个，我来找几位，是因为我新想起来一件事，是关于那赵阿大到赵阿八的。”

张建侯道：“楚县尉不是说那八个人没什么可疑么？”楚宏道：“身份和行囊都没有查出可疑之处，但我刚才出来提刑司时，忽然从官署的房间排列上得到了提示。那赵阿几的房间位置很有些值得玩味，八个人分成四组，二人住一房，分别占据了南一、北一、南三、北三的位置。”

包拯一听便知道了奥妙所在，问道：“南二、北二分别住的是谁？”楚宏道：“南二是那个长相彪悍的年轻富家子黄河，北二是他的侍从杨守素。”

包拯“哎哟”一声，忙回头朝望月楼奔去。楚宏道：“包公子别急，我已经先派弓手去望月楼了。”

张建侯尚莫名其妙，问道：“怎么了？”沈周道：“赵阿大到赵阿八的房间正好护卫着那个叫黄河的富家子，很明显，这八个人是黄河的侍从。这个人出门带九个侍从，你觉得他是普通的富家子么？”追上包拯，问道：“当日性善寺发生血案，黄河曾在山道上出现，又跟随我们一起进入过寺院，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他也牵涉其中？”

楚宏道：“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我仔细调查过当日在性善寺的每个人，那个叫黄河的人的确是精通佛学、一心向佛，与住持十分谈得来，

还当场捐了不少香油钱。”

不及赶到望月楼，便有弓手赶来禀报道：“那黄河、杨守素，还有八个赵阿几都已经离开了。”

楚宏惊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弓手道：“店家说就在我们撤出望月楼后不久。”张建侯道：“这是做贼心虚、不打自招了。”

弓手道：“要不要小的立即赶回去县衙，请长官发出通缉告示？”楚宏摇了摇头。

张建侯大是焦急，道：“为什么不发告示？再迟多半就来不及了！”楚宏道：“以什么罪名通缉这些人呢？不告而别？”张建侯这才无言以对。

楚宏不免很有些懊悔，道：“要是我当场发现房间位置的端倪就好了，当面盘问这些人，总会得到线索。”包拯道：“楚县尉何必自责？到望月楼去查这些人是我的主意，就算打草惊蛇也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楚县尉心细，我们还不知道黄河和这群姓赵的有干系。”

如今看来，那黄河很可能只是个化名，他应该是个很有来头的人物，隐名埋姓住在望月楼里，当然不是为了享受舒适和美食那么简单。他来南京真的是为了看斗茶大赛么？如果不是，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西夏奸细慕容英两次来过望月楼，会不会跟黄河这伙人有关系？性善寺凶案当日，黄河也出现在现场，他到底有没有牵连其中呢？

张建侯猜测道：“这黄河会不会跟张望归夫妇一样，也是为了《张公兵书》而来？”沈周道：“这个可能性不大，黄河这伙人早在全大道发现兵书残页前就已经来到南京住进望月楼了。”

张建侯道：“张望归夫妇也一样啊，但他们还不是为了《张公兵书》而来。”沈周道：“张望归本身就是张公后人，迷恋于寻找祖先遗作情有可原。但即使世间真有《张公兵书》，失传已达二百多年，平常人早已经想不起来有这么一回事，又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跑来南京寻找兵书呢？”

张建侯道：“我辩不过你，反正这个黄河肯定不会是来看斗茶大赛

的。”

沈周想到包拯曾推测提刑官康惟一和楚宏可能有私人交情，便假意道：“要是我们知道康提刑官为什么会赶去性善寺就好了。”

楚宏听了，果然应声回答道：“这个我倒是知道，康提刑官凑巧对我提过，我可以私下告诉几位，不过几位可不要张扬。”得到承诺后，才道：“听说提刑官当日得到一封匿名信，称性善寺将有大事发生，请他立即带人去阻止。”

包拯闻言大感意外，问道：“这封匿名信跟提刑官在曹府门前收到的匿名信是同一封么？”楚宏道：“应该不是同一封信。据差役说，第二封匿名信是提刑官回到提刑司后才收到的。因为是匿名投书，按律不能采纳，但提刑官还是放心不下，便假称要拜访寇夫人，约了韩转运使他们一道前去性善寺。几位官人怕引起寇夫人反感，都是轻骑简从，谁想到那匿名信竟是真的，当日真的发生了大事。”

张建侯大怒，道：“竟有这等事！原来康提刑官早收到了警告信，如果他早做防范，王伦那些人就无机可乘，我妹妹也就不会枉死了。”

沈周忙劝道：“这实在不能怪康提刑官。他只是按照律法办事，匿名投书实是不能采信的，采信的官员会被降级罚俸。况且，他本人也亲自去了性善寺，可见他有所重视，却没有料想事态会如此恶劣。”

张建侯虽然还是愤愤难平，但闻言也无话可说。

沈周问道：“楚县尉跟康提刑官很熟么？”楚宏道：“嗯。家父曾是康提刑官祖父康保裔康将军手下，康将军救过家父性命。虽然康将军英勇殉国，但家父一直教导我不能忘记救命之恩，要侍奉康家人如父如兄，因而我们两家一直走得很近。”沈周道：“原来如此。康将军逝去多年，令尊也算是有情有义了。”

包拯问道：“那么康提刑官后来可有派人追查那封匿名信的来历？”楚宏道：“有，可是一无所获。好在包公子很快揭穿了假崔都兰那伙人的身份，想来应该是崔府什么下人偶然知道了假崔都兰的阴谋，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揭发，所以采取匿名投书的方式。康提刑官也是这么认

为，因为那书信字迹潦倒，东倒西歪，像是不怎么识字的粗人所写。”

张建侯道：“后来假崔都兰真面目被揭穿，这个人为什么还不站出来呢？”沈周道：“他匿名投书只是好意，可性善寺终究死了那么多人，他更不能站出来了。不然会被安个知情不报的罪名。”

张建侯道：“可他明明报告官府了呀。”沈周道：“你又忘记了，按照律法，匿名投书和告发都是不能被采信的。”

正说着，忽见包府仆人匆匆赶来，道：“府里来了贵客，请几位公子速速回去。”楚宏遂道：“虽然不能发出告示缉拿黄河等人，但我会命人暗中查访，有消息再来告诉几位。我还得赶去城外瞧那具浮尸。几位，再会了。”遂拱手作别。

包拯几人回来包府时，包令仪正陪着翰林学士石中立在堂上闲话。

张建侯道：“原来贵客是石学士。”石中立道：“莫非你以为是瓦学士不成？老夫告诉你，石学士比瓦学士好，石头摔不烂，瓦片一摔就碎了。”众人一起笑了起来。

包令仪便起身道：“石学士是来找你们几个的，你们慢慢聊。”

张建侯极是惊异，道：“居然祖姑父都不愿意听了。是什么国家大事么？”石中立道：“看你小子怎么理解了，嗯，算得上是国家大事吧。朝廷派了马季良和老夫来南京调查《张公兵书》的事，马季良呢，去了提刑司翻阅卷宗。石某我呢，不想做那些官样文章，就直接来找你们几个了。”

沈周奇道：“朝廷不是已经公然宣称全大道发现的《张公兵书》残页是假的了吗？就算真的想深入调查，为何不派有司官员，却要派翰林学士？”石中立道：“派马季良呢，你们都知道啦，他是太后的人，太后对没把握的事，通常都要派自己的亲信。之所以顺带捎上老夫，是因为只有我见过大内珍藏的张巡张公奏本真迹。”

包拯道：“提刑司应该已经将全大道发现的《张公兵书》残页上交朝廷，既然石学士见过真的张公奏本，可有比照过残页？”石中立道：“当

然，残页是真的。即使不是真的，也伪造得很像，跟老夫见过的张公奏本一模一样。”

包拯道：“石学士的话有些模棱两可，残页到底是真是假？”石中立道：“老实说，老夫也不能确定，因为老夫赏阅张公奏本还是在太宗皇帝初建秘阁之时，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残页跟我印象中的奏本真迹很像，但这个印象嘛，时间太久远了后，往往会模糊一些的。”

张建侯道：“石学士不能重新到大内秘阁看过张公奏章，再做比照吗？”石中立被质问得有些恼怒起来，道：“老夫又不是傻子，如果能做到，我不会重新比照么？”

沈周道：“张公奏章是不是已经毁于荣王宫那场大火了？”石中立道：“还是你小子聪明。唉，八大王作孽啊，那一场大火，毁了多少珍本，毁了多少宝贝！”

荣王即是当今泾王赵元俨。他是太宗皇帝赵光义第八子，人称“八大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时封荣王的赵元俨宫中起火，大火历时一天，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崇文院即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合称，是宋代贮藏图书的官署。秘阁建于崇文院中，宏伟壮观，在内诸司官署中首屈一指，阁下穹隆高敞，被称为“木天”。所藏不仅包括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还有大内珍藏的各种古画、墨迹。那一场大火过后，藏库中两朝所积财赋，崇文院、秘阁藏书、各种字画古迹所剩无几。真宗皇帝为此下罪己诏，命参知政事丁谓为大内修葺使，主持修复。丁谓即是在此次工程中，通过“一举而三役济”出尽风头。当时谣言纷起，称是赵元俨故意放纵侍婢为之。然而赵元俨因为是真宗之弟，未受追究，只被降为端王，迁出皇宫居住。这位八大王相貌特别，额头和下巴都特别宽，看上去极有威仪，因而民间尊称其为“八贤王”。传闻真宗皇帝临终前，以八根手指示意大臣，隐有令八大王辅政之意，赵元俨由此被刘娥猜忌，而今深居简出，装疯卖傻，不再过问朝中之事。

张建侯道：“石学士看过的张公奏本真迹珍藏在皇宫中，应该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看到吧？”石中立道：“那是啊，要不然怎么能派老夫来调查案子？老夫是活着的唯一见过张公奏本真迹的人了。”

张建侯道：“未必。许先生就见过真迹，而且他还能模拟张公书法。”

他知道石中立与许洞交好，知其真实身份，所以也不隐瞒，说了昨日许洞见了全大道之事，又道：“石学士要是将残页拿给他看，他一定可以分辨出真伪来。”

石中立道：“许洞绝对没有入过大内，不可能见过秘阁收藏的张公奏本真迹。也许张巡有书信之类流传民间，他无意中得到了，这样才能时时习摹张公书法。嗯，倒是从来没有听他提过这件事。走，我们一起去找他去。”又问道：“小沈，老夫给你做的这个媒如何？”沈周红着脸道：“多谢石学士。他日一定请您喝喜酒。”

几人赶来许府，许洞却是不在府中，上下都称自从昨晚包拯三人来过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检查他房中，所有东西都在，唯有那柄玉露剑不见了。

众人不由得面面相觑，均知道许洞胆大妄为，做事不拘一格，曾因为好奇便潜入崔府，又曾在包拯和张建侯眼皮底下盗走凶器刻刀，也不知道他半夜携兵器出门，到底去了哪里。

张建侯道：“昨晚我们几个来找许先生，他听说全大道死了，很是惊讶，说本来打算今天来找全大道的。会不会他到京师找那残页去了？既然全大道死了，那张残页就成了最后的线索，他又不知道石学士来了南京。”

包拯蓦然得到了提示，“哎呀”一声，道：“不好，许先生昨夜去了提刑司。”

张建侯莫名其妙，道：“我好好地说去了东京，你怎么变成提刑司了？”沈周道：“全大道最初是被前兵马监押曹汭逮捕，先移交给宋城县署，后转移到应天府，最后押到京东路提刑司审讯，最后上报朝廷的卷宗也是由提刑司呈报。按照惯例，卷宗都是要抄录留底的。许先生也许猜想提刑司的卷宗中或许留存有抄摹的残页，等不及赶去东京，直接赶

去提刑司。”

石中立道：“对不对，就算是有书吏抄录卷宗留底，但书吏的笔迹跟残页一定不同，冒险拿到也不能作鉴定，老许怎么会干那种傻事？”包拯道：“但至少可以知道残页上的内容是什么。”

石中立呆了一呆，道：“啊，你小子真是聪明，难怪来南京的路上，马季良总说得找包拯做帮手。老夫我一向看不起这个脓包马龙图，想不到这次他还蛮有眼光的。”

众人忙赶来提刑司，石中立的侍从上前报了名字。立即有门吏迎了出来，满面笑容地道：“马龙图人在里面，还正要派小的去寻石学士呢。”顿了顿，又道：“还指名要找这位小青天包衙内。”

石中立道：“你认得包拯？”门吏道：“小的不认得包衙内相貌，只认得他额头的月牙印记。大伙儿都说，那是青天标记。”石中立“啧啧”两声，道：“你快成福星史阳城了。走吧，咱们进去吧。”

包拯向张建侯使了个眼色，张建侯会意，有意落在后头，向门前差役打听道：“听说昨晚提刑司有飞贼闯入？”差役道：“是啊，大伙儿忙前忙后闹了半天，也没抓到。康提刑官因此而雷霆震怒，在大堂上吼人，小的们站在大门这里都能听见，多可怕！现在满提刑司的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呢。”

张建侯问道：“没人看到那飞贼的样子么？”差役道：“小哥哥，那可是飞贼，飞贼是会飞檐走壁的！我们只是普通人，上个房梁还得搭梯子呢！”

张建侯半信半疑，道：“有那么神奇吗？”差役道：“小哥儿想想看，敢闯入提刑司的飞贼，那能是一般人吗？这满衙门的当差抓他一个人，不是连影子都没看见吗？”

张建侯道：“那提刑司可有丢什么东西？”差役道：“这小的可就知道了。飞贼最初是在后署发现的，那是康提刑官的私人地方，他自己不

说出来，天晓得他家里丢了什么东西。”

张建侯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进来大堂。马季良正翻阅卷宗，问道：“这全大道明明供称他不认识字，又怎么能认出那是《张公兵书》残页呢？我不记得那残页上有‘张公兵书’四个字啊。”一边说着，一边命侍从取出残页来。

侍从将裱糊好的残页卷轴小心翼翼地展开。诸人听到传闻中神奇无比的《张公兵书》残页近在眼前，“哗啦”一下子全围了上去，连包拯也没有例外。

那所谓的兵书残页当真是名副其实的残页，是一张颜色发黄的破破烂烂的纸，不但残缺不全，而且染有各种水渍、油渍等，边缘的大多数字已然模糊不清，只有中间的几行楷书比较清楚，能够辨认，写着：“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摄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最左边的一行字是“巡以为用兵之道，先谋为本”，这“巡”自然就是张巡了。

沈周道：“看残留字迹的字义，似乎是兵书最前面的总序。”石中立摇头道：“老夫不这么认为，这应该是最后的结篇才对。”

沈周道：“可是书不都是先序后篇吗？这几行字的语气，分明是序言中的话。”

石中立道：“那是你沈小官太过拘泥于书的形式了！你想啊，当日张公困守睢阳城中，预感无望生还后，决意将生平所学所得用兵之法写成一部书，造福后世，于是提笔疾书，既是匆忙之间写就，哪里还得闲像平日著述那般先序后篇的？”不待沈周反驳，举手敲了一下他的脑袋，道：“最要紧的是，这篇书法沉稳有度，明显是完成兵书后，心绪沉静下来，最后做的结篇。”洋洋洒洒地说完，颇为得意地望着包拯，大概是想听听他的品评。

包拯道：“石学士所言甚是。字如其人，这篇残页上的字确实写得冷静，不像是匆忙之间赶成的。但是有一点很奇怪，这篇纸虽然残缺，右侧却还算完整，上面没有任何装订的痕迹。张公坚守睢阳一年，创造了世间罕见的军事奇迹，生平心得绝不会是几张纸，即使只有数篇散页，

为方便起见，也要装订成册。但这纸的右侧却没有穿孔的印记。”

沈周道：“不错，纸片可以残破不堪，字迹可以模糊淡化，装订的麻线也可以断掉散开，但孔是不会消失的。这边上应该有一排装订孔，可是一个都没有。”

石中立道：“呀，你们两个的意思是，这残页是假的？”

包拯和沈周尚不及回答，马季良抢先嚷了起来，道：“石学士这是什么话？你见过真的张巡奏本，不是称这残页笔迹跟张巡真迹一模一样吗？这不是真迹是什么？”

一名官吏好奇之极，忍不住插口问道：“这是全大道在忠义祠发现的残页吧？朝廷不是公布说是假的吗，马龙图为何还说这是真迹？”

马季良登时勃然大怒，喝道：“我们说话，轮得到你来插嘴么？”

正好提刑官康惟一走过来，听见后很是不满，冷冷道：“这里是提刑司大堂，不是史馆，马龙图不必在此咆哮。来人，给马龙图、石学士他们另找一间屋子办公。”

马季良道：“本官奉旨查案，征用不得你提刑司大堂么？别说你一个京东路提刑司，就是刑部、大理寺，我也照用不误。哼！”转头换了副语气，问道：“包公子，依你看，这残页到底是真是伪？”

包拯道：“我其实不是鉴定这方面的行家，不过这篇纸上没有装订孔确实显得很奇怪。”

马季良道：“会不会是发现兵书的人裁掉了边线？”石中立道：“马龙图这可是外行话。《张公兵书》是宝物，谁敢随意动一分一毫？”

应天府学刻书匠人毕升正好来送新刻印的茶法《贴射法》，亦闻声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忍不住插口道：“装订书册也分许多种，线装书最结实、最方便，但还有一种卷装，即每版断开的印页先粘结起来，再卷成卷而已。像眼前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采用的是经折装，也是把每版的页面粘结起来，再叠成折子。”

登时一语惊醒梦中人。包拯急忙将毕升请到身边，详细问了经折装的特点，又郑重其事地问道：“毕司务觉得像张巡张公那种困守孤城的情况，采用哪种装订的可能性要大些？”

毕升是个小个子男子，模样淳朴，看起来只是一个乡村农夫，从外表上丝毫看不出他居然是杭州甚至天下最有名的刻书匠人。应天书院为刻书需要，花费重金才将其从杭州请来。中国古代分平民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工匠地位甚低，但宋代重视商业，连最末流的商人都可以与皇族结亲，像毕升这样行业翘楚的手艺人更是受人尊重。但他为人憨厚老实，见包拯当众虚心求教，还是颇感受宠若惊，腼腆地答道：“这小的可不知道。小的只是个刻书匠人，贸然插口，只是想告诉各位官人，就书而言，不穿孔装订成册也是可能实现的。”

沈周道：“那么哪种方式更方便？或者说，哪种方式更利于保存呢？”

毕升认真想了想，道：“应该是线装书。多亏沈公子提醒，小的现下可以肯定真的《张公兵书》一定是线装的。”又详细解释道：“张公临时写成的书，一定是手抄本。用于书写的墨和用于印刷的墨完全不同，印刷墨更不易溶于水，而且在印刷过程中经过了一道刷印工序，不会再行沁渗，所以印刷书籍可以线装，也可以经折装。但若是手抄本采用经折装，上一页和下一页折在一起，很容易互相沾染渗透，也就是说，上页的字反印到下页，下页的字反印到上页，就很难看清楚了。这纸残页虽然看起来经历了许多风霜，但纸面上没有任何反字的印记，可见一定是线装。”

沈周笑道：“毕司务这话可就前后矛盾了。既然是线装，为何又没有穿孔呢？”毕升一时愣住，喃喃应道：“是啊，真奇怪呢。”

石中立道：“不用说了，这残页是假的！”马季良道：“不可能！你自己明明说这笔迹跟张公奏本笔迹是一样的。”

正为残页争论不休，毕升忽然又来了一记晴天霹雳，道：“各位官人，这残页上的字是明显印上去的，不是手写本。”

乱哄哄的大堂上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连一声咳嗽声也不闻。提刑官康惟一正欲走出大堂，闻声又立即退了回来，一向铁青的脸上也多了几分好奇和困惑。

包拯道：“这个……毕司务是从墨迹看出来的么？”毕升道：“是啊，这很明显。包公子请看这里的‘道’字，虽然看起来是受水渍而模糊，但如果真是沾了水，这个字早变成一团墨了。小的还可以肯定地告诉各位，这篇残页是假的，很可能就是最近才刻造的。”

马季良很是不悦，质问道：“你只是个刻书匠人，又没有见过张巡真迹，不过刚刚才看了一眼残页，怎么能肯定这是假的？”

毕升道：“官人请看，这上面能够辨认的有‘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摄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后面还有一句‘巡以为用兵之道’，出现了三个‘之’字，两个‘其’字，相同的字没有任何差异。试问各位，哪位自认为能写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字来？没有，世上绝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字。”

沈周道：“不错，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字，总是会有笔画长短的差别。然而印书也是一样啊，也需要人工手写、手刻，即使是最高明的刻书匠人，也不可能刻出两个完全一样的字。”

当时流行的印书技术是雕版印刷。先要写版，请善书之人将要刻印的内容按一定版式规格写在薄纸上，称版样。再取纹理细密、质地均匀、容易加工的木板，在其表面上涂一层糨糊，然后将版样纸反贴在木板上，用刷子轻拭纸背，使字迹转粘在木板板面上，待干燥后，用刷子轻轻拭去纸屑，再以茭苳草^[5]打磨，使木板上的字迹或图画线条显出清晰的反文。下一步就是刻字工匠按照墨迹刻版，刻去版面的空白部分，并刻到一定的深度，保留其文字及其他需要印刷的部分，最后形成文字凸出而成反体的印版。这是印刷过程中最关键的工序，决定着印版的质量。不同的刻书匠人有不同的工具，用刀的手法和坡度都有所不同，像毕升习惯先在每字的周围附近刻划一刀，放松木面，再引刀在贴近笔画的边缘实刻，形成笔画一旁的内外两线。雕刻时，总是先刻竖笔画，再将木板横转，刻完横笔画，然后再依顺序雕刻撇、捺、勾、点。

正因为刻书匠人各有自身的习惯，所以也令其带上了独特的个人印记。

沈周所言即是指刻版同写字其实是一个道理，既然世上没有人能挥笔写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字，也不会有刻书匠刻出完全相同的字来。

毕升却道：“雕版印刷自然是不行的，但小人新发明了一种活字印刷，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也就是说，字版是单独的。”

他知道在场大多数人全然不懂印刷之术，当即详细作了解释：传统的雕版印刷固然比人用手笔抄写图书要节省大量人力和时间，但仍然有许多缺憾：一是雕版技艺难度很大，寻常人不易掌握，不便推广普及；二是雕版过程中一旦出现错误，整个版就全废了，又得从头再来，费时费力；三是每种书都要雕刻一套版，一种大部头的书的版片往往成千上万，不但要花费大量人力、时间及木材，储存书版亦需占用许多空间。而毕升本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预先在泥、木或金属上雕刻或铸造单字，像许多单个的印章一样。譬如雕版印刷的一块整版上刻着“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活字印刷则是预先刻有“不”“辨”等十个单字，再按顺序将单字组版，效果跟整版一样，但却有许多雕版印刷不具备的优点：如便于修改，一套单字造成后可以反复多次利用，大大提高了效率。

众人听完经过，心中这才疑团消释，豁然开朗——确实只有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才能造就残页上三个“之”字、两个“其”字毫无分别的情况。

毕升解释了工艺，又道：“小的之所以能肯定这是最近才刻造的，是因为小的今年才发明了活字印刷工艺，随即被邀请来南京。这个肯定用的是活字印刷，老实说，能在这篇看起来又古又旧的兵书残页上看到小的发明的手艺，小的自己也相当惊讶。”

包拯问道：“那么除了毕司务之外，还有谁会这套技术？”毕升道：“嗯，不多。各位也都知道，同行相轻嘛。小的在杭州时，只有一个同行来看过。到南京后，倒是刻书匠人高继安来工作坊学过好几次。”

沈周一听到“高继安”三个字，立即“啊”了一声，转头去看包拯。二人心中均是一般的心思：全大道死前在地上划下的“一”字，会不会就是

指高继安？难道是高继安伪造了所谓的《张公兵书》残页，又杀了全大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全大道一定是知情者，所谓的兵书残页就是个骗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仅仅是为了钱么？既然高继安牵涉其中，之前冒险救他的刘德妙多半就是其背后主使了。包拯之前一直推测刘德妙潜伏在南京必有重大图谋，绝不是毒杀大茶商崔良中那么简单，此刻方才能想到她所谋划的事情原来也跟《张公兵书》有关。

那么，刘德妙为何要利用高继安伪造一本假的兵书呢？她是北汉皇族，家国被太宗皇帝所灭，仇恨大宋是情理之中之事，可毕竟只是个女流之辈，一本《张公兵书》又能给她带来多大利益？这兵书残页虽因微不足道的漏洞而被火眼金睛的人看出破绽，但笔迹却足以以假乱真，连翰林学士石中立也不能分辨，那么是不是刘德妙已经得到了真的《张公兵书》，想刻意引发骚乱？还是她也想得到《张公兵书》，却苦于没有线索，干脆先伪造一本假兵书来引蛇出洞？如果是后者，那么她手中一定有其他张巡真迹了。她的真迹从何而来，来自大内珍藏，还是来自民间遗珠？数年前，她人在京师，正是最最当红的风云人物，亦是八大王赵元俨座上常客，赵元俨王宫引发的那场烧毁了秘阁所有珍本的大火，会不会跟她有关？甚至根本就是她有意纵火，目的是要掩饰盗取张巡奏本真迹的痕迹？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妇人当日随寇准夫人宋小妹逃出南京，是就此远走高飞了，还是又带着高继安重新回来这里兴风作浪？

种种困惑，种种谜题，云里雾里，令人一时难以辨清方向。

离开提刑司时，天色已然不早，包拯几人奔波了一整天，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匆匆在路边寻了个摊子，各吃了一碗面和几张焦饼。填完肚子，又赶去许家，还是没有许洞的消息。众人都大惑不解，猜测不出他人究竟去了哪里。

离开许府后，张建侯道：“许先生昨夜夜闯提刑司衙门，既是没被官府的人擒住，应该尽快返回自己家里才对。”百思不得其解，歪着头想了半天，忽然道：“我想到了，会不会是那个西夏奸细慕容英在捣鬼？”

沈周吓了一跳，道：“什么慕容英？许先生失踪又干她什么事了？”张建侯道：“上次许先生潜入崔府时，被慕容英无意中发现，还想捉住他，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次说不定是慕容英潜入提刑司，结果被许先生发现，他失踪是因为去跟踪她了。”

他的推测完全是凭空想象，沈周不禁哑然失笑。

包拯却道：“这倒是有可能。慕容英一伙人身份已经败露，再无法打大宋茶叶的主意。她已被官府画像通缉，却还冒险留在南京，多半是打《张公兵书》的主意。就像小沈说的那样，提刑司会抄录卷宗副本，多半留有残页摹本，至少有内容描述。那慕容英也许是想到这一点，所以想潜入提刑司偷窃卷宗。”

沈周笑道：“这回我可不同意你包小青天的推测。老实说，我觉得慕容英根本就不会想到提刑司有卷宗留底。你我都是大宋子民，父辈又在朝为官，于各种礼仪制度多少知道一些。可那慕容英不过是个西北贫瘠之地来的党项女子，如何能知道官府办案的程序？除非她身边有什么精通中原文化的谋士还差不多。可我们跟她和她的主子假崔都兰也算打过不少交道，从来没有发现过她们身边有什么了不得的能人。如果真有高明的谋士，怕是我早就死在性善寺后山，等不及看见她们被揭穿的那一天了。”

包拯道：“你说得极对！”沈周笑道：“咦，我反对你，你反而赞同我了？这算不算是我说服你了？你可是我遇到的最难被说服的人。”

包拯不理会同伴的打趣，道：“你说得极对！一定有人在暗中帮那假崔都兰和慕容英她们。这二人冒充中原女子来到崔家，假崔都兰更是瞒天过海当起了大茶商崔良中的女儿。崔府里的人多是精明之辈，如崔良中等，崔槐还好，他妻子吕茗茗却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但假崔都兰却瞒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可见她背后一定还有能人筹划这一切。她们留在南京，是因为她们背后主谋的身份还没有暴露，还想有所作为。”

沈周道：“对哟！我们都见过假崔都兰，开始就觉得这个女子为人处世很奇怪，后来知道了她是西夏奸细，仔细回想，她的怪异其实是因为她并不擅长逢场作戏，叫她扮演崔家大姐很有些勉为其难的意思。”

张建侯道：“那慕容英两次跟杨文广交手，两次从他手里逃脱，可见身手了得。她这样的女子，都要听命于假崔都兰，想来假崔都兰在西夏的身份也非同一般，难道她背后还有人么？”包拯道：“肯定有。”

正好经过崔府，包拯便上前招呼，求见现任主人崔槐。门仆举灯一照，认出包拯，忙道：“禀报包衙内，崔员外去见客还没有回来，只有娘子在家。”包拯想了想，道：“见你家娘子更好。”仆人遂引三人进来花厅坐下。

今晚月色皎洁，大如银盘，正逢莲花湖中的荷花盛开，莲叶接天，宝莲映月。崔家的荷塘种了不少品种的荷花，满塘白的、红的、粉的，开得正艳。最名贵的要数夜舒荷，也是荷花的一种，一茎四莲，均是大如海碗，其叶夜舒昼卷，此刻正在如水月光下竞相舒展，比起普通一蒂一莲的荷花，别有一番风情。

忽而风摆荷叶，一道道波痕凝翠蕴碧，一层层荡漾开去。碧波之中，莲花从水中浮起，洁净出尘，娇不可当。这还是三人头一次见到如此妍丽的荷花盛景，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花堂中飘逸着浓郁的荷花的清香，满鼻清幽，真是心旷神怡，惬意极了。

只听见环佩“叮咚”作响，脚步声细细碎碎，一群婢女簇拥着吕茗茗出来。而今她是这万贯家业的女主人，气派自然比以前大了许多。她虽然有些贪财，但毕竟还是宰相的女儿，礼仪丝毫不差，上前行礼寒暄后，请包拯三人坐下，问道：“几位公子大驾光临，小妇人可有什么能效劳的地方？”

包拯道：“之前假崔都兰滞留在府上时，娘子可有发现她有什么异样之处？噢，我指的是除了她身边的那些心腹外，她可常跟什么人来往？”

吕茗茗咬咬嘴唇，似笑非笑地道：“我跟那假崔都兰一向不大和睦，包公子为何独独来问我呢？”

包拯也是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道：“因为据我看来，娘子是个不甘心居于人下之人。崔都兰身份未被揭露前，她的到来切切实实地威胁到

了娘子丈夫的地位，我猜娘子既是痛恨这妇人，必然对其多方留意，寻其过错。”

这话理由不差，事实也不差，但却太过直白，吕茗茗^[6]登时沉下脸，站起身来，预备拂袖离去。

沈周忙道：“我们昨日在望月楼前见到了慕容英，可惜被她逃走了。她人既在南京，那假崔都兰必然也在附近。娘子难道不想捉住她们主仆二人以绝后患么？包拯的话是直率了些，但他完全是好意，想寻些追捕假崔都兰主仆的线索。”

吕茗茗精明之极，立即转怒为喜，道：“原来如此。”想了想，道：“我有一阵派心腹仆人监视过假崔都兰，她倒是很少外出，大概是人生地不熟吧。但她手下的慕容英和一个心腹小厮常常去望月楼，虽则名义是为崔都兰买豆干，但总有些可疑，因为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崔都兰将那些豆干丢进莲花湖里。”

包拯道：“崔都兰背后的主使一定就住在望月楼里。”沈周道：“可惜那里人来人往，店家和跑堂很难留意一个去买豆干的人还做了些别的什么事。”

吕茗茗道：“那个慕容英还做过一件奇怪的事，有一天，她一大早就出去了。跟踪她的仆人跟着她去了提刑司官署外，亲眼看见她从地上捡了一块石头，跟什么东西一起用布包了，扔进了高墙里面。”

包拯大吃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吕茗茗道：“嗯，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性善寺发生血案的那一天，也是那个什么全大道发现兵书残页的那一天。”

沈周问道：“后来呢？”吕茗茗道：“据仆人说，后来她去了望月楼买豆干，出来时还遇见了包公子和沈公子，跟你们二位说了一会子话，对吧？”沈周道：“对，是这样。惭愧，娘子手下在暗中监视，我们居然一无所知。”

吕茗茗微微一笑，颇有几分阴阴的味道，又道：“再后来慕容英就回来了。跟假崔都兰躲在房中说了半天话后就出去了，这次仆人腿慢没跟

上，一出门就跟丢了。”

她关于慕容英行踪的消息虽然断断续续，但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性善寺血案当日，慕容英去过提刑司。她一大早赶去丢入提刑司官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既然需要捡石头压重，必定是很轻的物件，会不会就是提刑官康惟一收到的第一封匿名信？时间上倒是完全吻合，她丢信时康惟一正带人马出门，赶去曹府，很快提刑司的吏卒捡到了那封信，飞奔赶去交给康惟一，康惟一见信后才骤然退去。姑且不论匿名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能令铁面无私的康提刑官悚然而退，之前戚彤明明暗示过，这件事跟小姑子曹云霄的情人有关。难道曹云霄的情人就是慕容英背后的主谋？如此，倒是可以完美解释玉镯事件——

那玉镯原本是宰相寇准送给夫人宋小妹的定情之物，价值不菲，宋小妹又转送给了孤苦无依的幼年崔都兰。那真的崔都兰一定十分珍爱这只玉镯，不舍得变卖，一直带在身边。她被西夏人取代了姓名、身份后，玉镯自然归假崔都兰所有。但党项女子生性豪爽，均如男子般骑马射箭，那假崔都兰很可能嫌戴着玉镯碍事，想要丢弃，但其背后主谋却是个识货之人，自己收下玉镯。他到南京后，不知如何勾搭上了本地第一美女曹云霄，为讨佳人欢心，转手将玉镯送给了她。后来曹云霄不小心摔断了玉镯，张尧封为讨未婚妻欢心，又找到沈周修补玉镯。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更是匪夷所思，沈周被慕容英一伙人绑架后严刑逼供，正要被处死时，有人从他身上搜到了断镯，由此而峰回路转，假崔都兰一眼认出玉镯，悲愤莫名。如此推测，她跟那主谋必定是一对情侣，所以才会失态至此。大约她也知道情郎处处风流，所以一见到玉镯，就质问沈周是从哪个女子手中得来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那假崔都兰的情郎、曹云霄的情人到底是谁呢？会不会就是刚刚销声匿迹的黄河？他不但住在望月楼，符合疑犯的种种特征，具备重大嫌疑，而且宋城县尉楚宏亲手抓到他在曹府后园翻墙，曹云霄居然还派婢女为他说情。

这些都能顺理成章地解释下来，唯一解释不通的就是那封匿名信。如果黄河真的就是党项人的首领、假崔都兰的情郎、真曹云霄的情夫，

他再有来头，也不过是个身在中原腹地的党项人，有什么能令提刑官骤然退去的本事？除非他手中握有康惟一的把柄。然而堂堂康提刑官，会有什么把柄能被党项人握住？会不会是黄河派手下人绑架了康惟一家眷，以性命来相要挟？可康惟一及家眷居住在提刑司官署中，除了兵马监押司的军营外，那里就是南京城最安全的地方了，谁有本事能从那里绑人呢？而且提刑司差役众多，康氏若是有所事哪怕是一丁点儿小事，无论如何都会有风声传出。可隔了这么长时间，并没有任何关于康提刑官的小道消息。

还有曹丰之死也解释不通。若曹云霄果真和黄河有私情的话，假崔都兰派慕容英杀的应该是曹云霄而不是曹丰。会不会是慕容英前去杀曹云霄之时，摸错了房间，不得已只好将错就错，杀了曹丰灭口？可是从假崔都兰的反应来推断，她应该是看到沈周身上的断镯后才反应过来情郎在外面有女人。那么先前她到底为什么要派慕容英连夜赶去曹府杀人呢？

能将这些事情解释清楚的只有慕容英那伙人，但康惟一和曹云霄若肯吐露实情，也会对整个案情的解析有巨大帮助。包拯三人一离开崔府，便掉头赶来曹府，无论曹云霄的面子搁不搁得住，这次都要找她当面问个清楚明白。

戚彤见包拯几人神色严肃，似乎来意不善，忙告道：“云霄和尧封黄昏时出城了，要乘坐今晚的夜船去永安^[7]祭祖。”

沈周跺脚道：“天色已晚，早已经过了城禁时分，无论如何都来不及阻止了。”

戚彤道：“几位找云霄有急事么？”包拯道：“很急，我们一定要知道云霄娘子的情夫是谁，要知道他有什么本事能令康提刑官退去。”

戚彤道：“那好，我明日一早就派人出城，搭乘快船去追他们二人回来。”包拯道：“多谢。”

既然一时找不到曹云霄，包拯便想直接到提刑司找康惟一。沈周忙

道：“这绝对不行。我们向曹云霄晓以利害，她很可能会说出真相。但康提刑官不同于曹云霄，他果真是被党项人要挟的话，那是他仕途上的污点，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说出实情的。搞不好还会让那伙党项人杀我们几个灭口。”

张建侯闻言倒是很高兴，道：“那好啊，求之不得呢，我正好想会一会他们，尤其是那个慕容英。”

沈周道：“不如我们再等一等。眼下许先生失了踪，也许真如建侯所言，他去追踪慕容英那伙人了。等他一回来，就会有新的线索。”

包拯沉吟不语，脚下却是不停，借着月光一路来到提刑司官署门前，但却也没有立即进去。心中盘桓许久，还是道：“不行，我一定要向康提刑官问个明白。”

沈周道：“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如此冒昧去找康提刑官，他不但可以矢口否认，还可以告我们诬陷，按律是要反坐的。”

张建侯道：“什么叫反坐？”沈周奇道：“这你都不知道么？”

张建侯道：“我从来没跟人打过官司，怎么会知道？”沈周道：“好吧。反坐就是将被诬告某罪应受的刑罚反加诸诬告者。打个比方，诬告他人杀人，诬告者就被反坐以杀人罪。”

张建侯道：“可我们没有诬告啊。”沈周道：“可你也没有证据证明你不是诬告啊。”

包拯道：“我只是想找康提刑官问几句话。”他之所以如此坚持，不为别的，只为康惟一是他心目中的好官，他要弄清楚，这个好官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走到门前，朝差役叉了一下手，郑重道：“请差大哥通报一声，包拯求见康提刑官。”

差役笑道：“康提刑官正忙着审讯杀人凶犯呢，怕是没空儿见包衙内。”

包拯问道：“哪件案子的杀人凶犯？”差役道：“全大道的案子啊。包

衙内还不知道么？杀死全大道的凶犯来衙门投案自首了，一男一女，男的叫张望归，女的叫裴青羽。”

[1] 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

[2] 伴食：陪伴人家吃饭。典出《旧唐书·卢怀慎传》：“开元三年，迁黄门监。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唐代朝会结束时，宰相率百僚集尚书省都堂会餐。指身居高位而庸懦不能任事者。

[3] 范仲淹是历史上少见的文学才华与政治才干兼备的才子，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节操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的光辉榜样。包拯步入仕途后，只孜孜专注于吏治，除了大量奏稿外，没有写过任何吟风赏月、应酬唱和的作品，与其好友兼同年文彦博等人的做派迥异，此即后来同时代名臣欧阳修攻击包拯学问不高、文章不好之处。欧阳修诚然有锦绣文章流传，然包拯留给后人的则是独特的清官文化和精神财富。二人之影响力，不独后世，当时已可见高下——有少数民族部落归附大宋，主动请求朝廷赐姓包，只因为仰慕包拯已久。

[4] 后来因为形势需要，宋朝廷逐步恢复了唐朝的武举制度。天圣七年（1029年）闰二月二十三日，宋仁宗赵祯下诏置武举。天圣八年（1030年），皇帝于崇政殿举行了武举殿试，张建侯技压群雄，夺得第一名，成为宋王朝建朝后的第一位武状元。这是后话。

[5] 芡苳草：多年生草本植物，生于碱性草滩上。茎和叶是造纸和制人造丝的原料，亦可编织筐、篓、席等。

[6] 此处情节预告：吕茗茗后来生女崔氏，成为了包拯的儿媳妇。

[7] 永安：今河南巩县，为北宋帝陵所在地。张氏祖先原是吴越人，吴越王归宋后，被安置在永安。

第九章 无欲则刚

汴河是人工河流，并非这一带的唯一的交通河道，沿途亦有不少河流与其交汇并行。包河发源于商丘之西，位于汴河之北。发源处有一大片浅水泥滩，长满苇草，方圆数十里，一直弥漫到汴河北岸，人称『苇草滩』，鸟儿的世外桃源，时时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美景。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
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
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范仲淹《剔银灯》

张 建侯听说张望归夫妇自认是杀死全大道的凶手，大吃了一惊，道：“什么？明明不是他们两个……不行，我得去找康提刑官说清楚。”包拯急忙扯住他，道：“先回去，再想办法。”

张望归夫妇主动投案自首，称是他们杀了全大道，如此作为对包拯等人的交代，表明他们二人宁可自己死，也不会说出真凶是谁。只有设法查出真相，才能救他们二人。

可而今案情比之前局面更为复杂，刻书匠人毕升的证词不但确认了兵书残页是伪造的，而且牵连出高继安和刘德妙。高继安涉入假交引案，刘德妙曾行刺大茶商崔良中，均被官府通缉，潜逃中的二人极可能是假兵书案的肇事者和主谋，但他们明显与裴青羽无关——高继安是土生土长的商丘人，世代以刻书为业；刘德妙则是北汉皇族，自小在京师开封长大，根本不可能跟远在沙州的裴青羽扯上关系。而且杀死全大道的凶手使的是软剑，高继安压根儿不会武功，刘德妙应该也不会使用软剑，不然她就不会用刻刀行刺崔良中了。裴青羽拼死庇护真凶，不惜搭上丈夫性命，可见凶手必定是与她关系极为密切之人，然而她久在外域生活，就连亲外甥崔槐也从未见过她，旁人对她的关系网一无所知，无从查起。唯一可行的，就是从全大道本身下手了。

张建侯道：“可是全大道人已经死了呀，尸首都被官府的人抬走了。”包拯道：“他人是死了，可线索还在。”

张建侯道：“他家里都被人翻了个底儿朝天，还有什么线索？”包拯

道：“你们记不记得张望归说过，他夫妇二人进屋时发现全大道死在地上后，便动手搜他身上，只搜到几个铜钱。”沈周顿时醒悟了过来，道：“对呀，这是一处极大的疑点。”

张建侯道：“什么疑点，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喂，快些说明白，不是人人都像你们那么聪明的。”沈周道：“你昨日不是还给了十两银子给全大道吗？钱呢？钱去了哪里？”张建侯愣了半晌，才讷讷道：“应该是全花光了吧。我还是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妥。”

沈周道：“十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抵得上小民之家半年的生活费用了。先不说这十两银子去了哪里，按全大道的行事作风来看，他应该聚敛了不少钱财，可他家中看起来只是下等人家，家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这不是很怪异么？”

包拯道：“现在看来，多半是刘德妙主持了假兵书事件，由她本人提供版样，由高继安负责刻造假兵书，再由全大道负责散布消息，这三个人是一伙的。当初全大道听许先生提出比照笔迹，多半误以为他跟刘德妙是一伙，所以才极是吃惊，但很快醒悟许先生并不知情。”

沈周道：“的确是这样。全大道肯干这件事，应该收了不少钱，可这些钱明显不在他家里，这是一大疑点。”

张建侯道：“有可能是被那些闯入他家来找兵书线索的人顺手牵羊偷走了呢。”包拯道：“不会。若是全大道家中有笔不小的财富，他一出狱会直奔家中而去，不会跟你嬉皮笑脸地要钱了。”

张建侯道：“你们这么说，我大概有些明白了。全大道一定还有一个秘密的家，我们只要找到它，就能找到线索，对吧？可我们要怎么去找呢？”

包拯道：“我们就从你昨日给全大道的十两银子开始查起，花了也好，送人也好，他一定是到过什么地方，也许会留下什么线索。”

三人遂再度来到老字街，正好在牌坊下遇到老件作冯大乱，手里提

着个酒葫芦，似乎正打算出门买酒，便向他打听全大道。

冯大乱道：“咦，官府都不想调查这件案子，你们还穷追不舍地做什么？”张建侯忙道：“现在情形不同了，有无辜的人到提刑司投案自首，主动承认了杀人罪名。”大致说了张望归夫妇之事，又道：“张先生跟我同族，既是张巡张公后人，又是张议潮张将军后人，请冯翁帮帮忙。”

冯大乱这才道：“我可以将知道的告诉你们，但你们可不能说是听老汉我说的。全大道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还真不是个爱吃喝嫖赌的人，大概跟他以前出过家当过和尚有关。听说……老汉我只是听说，没有亲眼见过啊，听说他曾好几次进过汪寡妇的门。”

沈周道：“汪寡妇，就是那被朝廷立坊表彰的节妇么？”冯大乱道：“嘿嘿，这条街上还有第二个汪寡妇么？还想知道别的，可以去问蒋翁，就是那边开杂货铺的，他家铺子租的就是汪寡妇的房子，后门跟她家是相通的。不过蒋翁口风很紧，别抱太高期望哟。老汉我得去打酒了，回见啊。”

包拯三人遂来到那汪寡妇门前，却见黑色大门紧闭，从门缝中望不见一丝灯光，颇有阴森鬼魅之意。

沈周道：“自古以来都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莫非这汪寡妇耐不住空闺寂寞，跟全大道暗中私通，所以全大道将所有的钱财都交给了她保管？”

忽闻见一股异味，本能地回过头去，却见一名青衣妇人站在身后，三四十岁年纪，身材瘦削，衣袖高挽，手里提着一只漆黑马桶，怪味正是从桶里发出，显是刚刚倒完夜香。包拯三人一齐愣住，浑然不知道这妇人是谁，又何时来到了身后。

那妇人森然道：“我就是汪寡妇，你们是什么人，来我这是非之地做什么？”

三人尴尬万分，不知该如何自处。还是张建侯先道：“我们想打听一些全大道的事情。”汪寡妇冷冷道：“你们要寻兵书，直接去他家找不就是了？我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径直步上台阶，推开大门，一脚跨入门槛，将马桶往地上一顿，转身便要掩门。

包拯忙叫道：“我们不是来寻兵书的，是来寻凶手的。”

汪寡妇愣了一下，重新走下台阶，上下打量了包拯一番，问道：“你就是那个小青天？”包拯道：“小青天不敢当，我叫包拯。这是我两位同伴。娘子，请你相信，我们是真心想找出杀害全大道的凶手。”

汪寡妇不无嘲讽地道：“官府都懒得追查，你们不过是一群闲得没事的富家公子哥儿，跟全大道非亲非故，有什么真心追查凶手？”张建侯道：“娘子这话可错了。我姑父包拯之前破的那些案子，没有一个当事人跟他沾亲带故，勉强算得上故的，也就曹教授是他老师，他天生就有公义之心。娘子可以不信，但南京人总不会平白无故地给他送个‘小青天’的绰号吧，大伙儿的眼睛可都是雪亮雪亮的呢。”

汪寡妇的目光稍微柔和了些，不再带有明显的挑衅意味，道：“我是寡妇，不便请几位进门。三位公子先去隔壁蒋翁铺子中少坐，我换身衣服就来。”

包拯等人遂来杂货铺中。这里卖些盐米、糖果、针线之类的日用品，兼卖铺主自己做的小吃。角落中有一张桌子，几条长凳。三人坐下来，各要了一碗浆水，几个烧饼，胡乱吃着。等了一刻工夫，汪寡妇从侧门出来，过来坐下，开门见山地问道：“几位公子预备如何找到凶手？”

包拯一直留意观察她的神色语气，推测她与全大道关系非同一般。全大道被杀，街坊邻居人人漠不关心，她大概是唯一关心的人，也很可能是唯一的线索。当即小心翼翼地道：“娘子觉得谁有可能是凶手？”汪寡妇道：“这不是几位公子想要做的事么，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

包拯道：“嗯，我们有一些线索。但娘子比我们更熟悉全大道，直觉往往也更准。”汪寡妇道：“那可能性就多了，那些想得到兵书的人，哪个不想先得到消息，再杀了他灭口？”冷笑几声，又道：“不过听说凶手使的凶器是软剑，那样的人，应该不多了。”一边说着，一边便向张建侯腰间望去。

目光寒冷尖锐如冰，张建侯被她一瞪，竟然打了个冷颤，忙道：“我

虽有软剑，却不是我做的，我进去的时候全大道已经死了。”

汪寡妇反而吃了一惊，道：“你也使软剑？”张建侯更是莫名其妙，道：“娘子既然不知道我身怀软剑，如何会望向我腰间？”汪寡妇道：“三位公子中，只有你一人脚步轻巧敏捷，显是身怀武艺之人，我只是随意一看罢了。”

旁人闻言颇感骇然，这妇人虽孤门守寡多年，还是朝廷立牌表彰的节妇，却着实是个精明厉害的女人，与传统中的“节妇”形象相差甚远。

忽有一个小孩奔进铺子，连声嚷道：“蒋爷爷、蒋爷爷，我叔叔从衙门当差回来了，听他说，杀人凶手刚刚投案自首了！”

汪寡妇立即站了起来，她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虽然勉强重新坐下来，还是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

蒋翁忙打开糖罐子，抓出几块糖果，问道：“你叔叔说的杀人凶手，是指全大道的案子吗？”小孩子笑道：“除了全和尚，还能有谁？”

蒋翁道：“凶手是谁？”小孩子道：“叔叔没说，说上面人发了话，不让说。”

蒋翁见汪寡妇没有任何表示，便将糖果递给小孩子。他道了谢，开开心心地去了。

汪寡妇道：“三位公子一点儿也不意外，看来是早知道了这件事。”包拯道：“不错，我们不是有意要对娘子隐瞒，而是那投案的凶手根本就不是真凶。”汪寡妇点点头，道：“这我也料到了。”

包拯几人大吃一惊。张建侯忙问道：“娘子又不认识投案的人，怎么知道他们不是真凶？”汪寡妇道：“杀死全大道的人，一定是为了《张公兵书》，哪有兵书全本未现，就先投案自首的道理呢？”

包拯心念一动，问道：“娘子说的兵书全本是什么意思？”汪寡妇道：“全大道发现的既只是兵书残页，当然还有全本了。”

包拯道：“全大道可有跟娘子提过兵书这件事？”

沈周见汪寡妇目光闪动，颇有疑忌之色，忙道：“我们只想查出凶手，对全大道的个人生活全然没有兴趣。”

他也猜到这汪寡妇和全大道多半有私，寡妇偷情本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可偏偏她是一个朝廷立了牌坊表彰的节妇，这可就干系大了。沈周刻意只提全大道的名字，显是顾及她的面子了。

汪寡妇想了想，道：“好，我们来做笔交易，我将我知道的告诉你们，你们也要将知道的都告诉我。”包拯道：“好。娘子快人快语，我们自当坦诚相见。”

汪寡妇道：“为表诚意，我先说。全大道的确跟我提过兵书的事，他说有人给了他几页《张公兵书》，让他设法散布出去。”

包拯道：“这么说，全大道一开始就知道兵书是假的了？”汪寡妇道：“当然知道。但对方自称这兵书虽是假的，却造得极真，连神仙也看不出来是伪造的。我曾劝过全大道不要做这件事，《张公兵书》传了几百年，都快成了神物了，去弄什么假兵书，少不得会惹来大祸。但全大道说对方出价很高，做完这件事就可以下辈子衣食无忧了。”

她脸上渐现红晕，不禁回想起往事来——全大道将她搂在怀中，柔声道：“有了这笔黄金，我就可以带你远走高飞，你再不用被贞节牌坊锁在这里一辈子了。”他也知道做这事冒险之极，但他却愿意冒险，只因为他全心全意地爱她，一心想让她过上好日子呀。

包拯问道：“全大道可有提过对方是谁？”汪寡妇回过神来，摇了摇头，道：“他没有说，说那些人都非善茬儿，我还是不知道这些事的好。”

沈周道：“那么对方到底要让全大道如何散布《张公兵书》呢？”汪寡妇道：“就跟你们看到的那样，让全大道到与张公有关的地方假意发现兵书。只是想不到他刚按约定抛出一张残页，就被官府捉去，关了一个多月。他昨日来过我家，看上去不怎么高兴，说是找不到雇主，多半是已经逃了。我问他雇主是谁，是不是假兵书一事已然败露？他说不是，那两人还卷入了别的案子，正被官府通缉，大概风声太紧，不得不逃离

南京。麻烦的是，他这次莫名吃了一个多月的牢饭，许给那些当差的许多好处，怕是从前的积蓄都要扫荡干净了。”

包拯几人虽早推算到雇请全大道的是刘德妙和高继安，但此刻听到汪寡妇的转述，方能正式确认，也由此能够断定全大道被杀只是兵书残页之事的余波，跟刘德妙和高继安并无干系。

包拯道：“虽然雇主逃走了，但想必全大道手中还有伪造的兵书，那些残页现下可在娘子手中？”汪寡妇道：“不在。”

沈周道：“全大道可有提过要如何解决后面的事？”汪寡妇道：“他说他来想法子，我不用多管，然后给了我二十两银子就走了。”一想到昨日一会竟是最后一面，声音竟有些哽咽了起来。忙喝了一口浆水，略微安定下来，举袖拂拭了两边眼角，这才正色道：“我知道的我都说了，现在轮到我来问几位公子了。”

包拯道：“娘子请问。”

汪寡妇道：“你们怎么会知道投案自首的人不是真凶？”包拯道：“我们几个昨晚到过全大道家中，亲眼看到冯仵作勘验了现场，得到许多有用的证据。”

他既事先答应了汪寡妇，也不再有任何隐瞒，当即详细描述了调查过程。

汪寡妇道：“这么说来，今日到衙门投案自首的张望归夫妇，本来是你们心目中的头号疑凶？”包拯道：“是的。但后来我们发现他二人根本就不知道全大道其实是死在软剑之下，由此断定他们不是凶手。”

汪寡妇听了经过，很是恼怒，道：“那姓裴的妇人明明知道真凶是谁，却宁死不肯说出来么？”沈周叹道：“若是她肯说，我们就不会来找娘子寻找线索了。”

汪寡妇沉默了下来，将浆水一口一口地啜完，忽然道：“我有一个问题，你们说那裴青羽听到全大道是死在软剑下后，便立即起身出了阁子，对吧？她再回来时，便坦然承认了罪名。这期间，她一定是去找过

什么人，好确认软剑这件事，那个人，难道不是嫌疑重大么？就算他不是凶手，也一定知道那柄什么青冥软剑在谁手中。”

沈周道：“对啊，我们竟然全然没有想到！那个人，一定也住在望月楼中。会不会就是黄河？”

汪寡妇道：“黄河是谁？”沈周道：“一个神秘的富家公子，我们怀疑他是党项人，是那群西夏奸细的头目。可惜他们已经逃了，也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张建侯道：“这不可能吧？我不是说黄河不可能是党项人，他十之八九就是西夏奸细。我是说张望归和裴青羽都是汉人，怎么可能跟党项人是亲戚？张望归来中原寻《张公兵书》，目的就是要未雨绸缪，防范西夏，裴青羽怎么可能牺牲自己、庇护对手呢？”

几人一时想不通究竟。包拯见夜色已深，便起身告辞。临别之际，汪寡妇居然一个字都没有再说，一拧腰肢，转身进了内堂。

次日一早，包拯居然是饿醒了，于是仓促起床，洗漱后赶来厨下，盛了一碗粥喝下。

包母正好进来看见，心疼地抚摸着儿子的肩头，无比痛心地道：“瘦了，又瘦了！我的孩儿啊，你到底在怎样忙啊？”

在母亲关爱的眼中，孩子始终是脆弱的，似乎只要稍不留神，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包拯忙道：“是孩儿不好，令母亲担心了。”包母道：“唉，娘亲倒是不担心，你从小就是个让人放心的孩子。只是，你太辛苦了。你父亲当初给你取名‘拯’，说是希望你将来成人后拯弊、拯世、拯物，而今你还没有功名在身，已如此操劳，日后可要累成什么样子！”又叹道：“要是小游还在，她可不会让你这样子吃冷粥。唉，小游，我可怜的孩子。”

小游，张小游，包拯忘不了这个名字。虽然它乍然听起来有些遥远，但此刻从母亲口中说出来，好似一道闪电击中了头顶，令他一下子

从昏昏沉沉中警惕起来。

记忆犹如潮水一般涌入了他的脑海，肆无忌惮地翻腾着。他想到小游走得那么突然，不声不响，那一刻即成为永别。直到她不在了，他才发现自己竟如此依赖那个平日里朝夕相处的人，才发现各种各样的习惯已经悄然累积成深厚的感情，以致在她离开后的很长时间内都无法释怀。

是的，小游不在了，他表面上已经从伤痛中缓和过来，但内心深处其实仍然放不下。他的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留给小游的。他知道她希望他记住她，却并不愿意他悲伤。她的死始终沉沉地压着他，促使他四处奔波，不知疲倦地查案，他要还她一个公道，捉住那些西夏奸细，他要还天下所有受害者一份正义，让他们知道人间尚有真心关心其遭遇之人。这到底是他追寻正道的禀性使然，还是小游的死催化了他立志帮助弱者之心？

包母叹道：“若是你能早日将董家娘子迎娶进门，为娘倒也可以安心了。”

包拯一时愣住。正好沈周也来厨下寻吃的，包母便不再多说，亲自下厨，给他和包拯煮了一大锅面。二人匆匆吃了，先回了趟应天书院，一是想要再告几天假查案；二来也要向范仲淹禀报曹云霄的秘密情人很可能就是黄河，而黄河很可能就是西夏奸细首领。

范仲淹听完后久久无言。沈周试探问道：“这件事若是属实，云霄娘子自然会被官府逮捕判刑，虽不至于处死，但多半要被流配牢房，终生为奴。曹府上下也难以置身事外，从此身败名裂。先生是不希望我们张扬么？”

范仲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包拯道：“如果真有其事，你要如何处置？”包拯道：“学生……学生也很是彷徨，拿不定主意。”

范仲淹道：“当年孔子正向弟子讲课，忽然停下来，忍不住感叹道：‘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真正刚强不屈的人。’弟子们都很奇怪，他们认为像子路、申枨等都是性情刚强的人。尤其是申枨，虽然年纪很轻，

可是每次在和别人辩论时，总是不肯轻易让步。即使在面对长辈或师兄时，也毫不隐藏，总是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大家都对他退让三分。于是有弟子说：‘如果要论刚强，申枨应该可以当之无愧。’孔子却说：‘申枨这个人欲望多，怎么可以称得上是刚强呢？’弟子们更加不明白了，申枨并不是个贪爱钱财的人，孔子怎么会说他欲望多呢？孔子解释道：‘其实所谓的欲望，并不见得就是指贪爱钱财、美色等。简单地说，凡是没有明辨是非，就一味和别人争、想胜过别人的私心就算是欲。申枨虽然为人正直，但却好逞强争胜，往往流于感情用事，这就是一种欲。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以称得上刚强不屈的。’弟子便请教什么是真正的‘刚’？孔子回答道：‘所谓的刚，并不是指逞强好胜，而是指公道原则，是顺其天道自然的一种正义，也是顺其自然的一种坚持，更是一种克制自己的功夫。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不违背天理，而且始终如一，不轻易改变，这才算是真正的刚。’”

他讲完这则故事，包拯和沈周只是默然思索。

正好有学生来找范仲淹，他便道：“你们先去吧。记住我的话，无欲则刚，只要没有世俗的欲望，就能达到大义凛然的境界。你们能做得到的。”

出来应天书院，一路无语。还是沈周先打破了沉默，叫道：“那……那不是小杨将军么？”

包拯转头一看，果见一身便服的杨文广正从书院边上的一处民居中出来。最令人惊讶的是杨文广看到二人后的反应，居然立即举袖掩面，转身重新进了民居。

沈周道：“搞什么鬼？”

他和包拯连月为各种案子奔波，早熏陶得颇有警惕之心，一见杨文广神色异样，便扯着包拯赶了过去。

刚到栅栏边，便有老妇抢过来拦住，问道：“两位公子找谁？这里只有老身一人。”

沈周愈发起疑，也不理会，闪身绕过老妇，径直闯入房中——却见杨文广正坐在床边，神情尴尬。床上躺着什么人，用被单遮了面孔，瞧不大清楚是男是女。

沈周道：“小杨将军，你不在城中官署坐班当差，在这里做什么？”

曹汭因“万岁事件”受刑而死后，杨文广接任了他的兵马监押职务，常驻南京城中。

杨文广道：“这个……我来探望一位病人。”沈周问道：“是谁？”杨文广忙挺身挡住，道：“病人得的是麻风病，不方便见外人。”

沈周正色道：“小杨将军，你自己难道不知道么？你其实是个很不擅长说谎的人。你越这样，我反倒越要看了。除非你动武，不然无论如何是挡不住我的。”

上前几步，揭开病人脸上的床单，却是慕容英。不过她人正在昏迷中，双目紧闭，脸色惨白，额头不断有虚汗冒出，显是受了重伤。

沈周嚷道：“啊，你……你……”却始终说不出下面的话来。

包拯摆脱了老妇的纠缠，进来看到眼前情形，也愕然愣住。

杨文广长叹一声，道：“她受了伤，需要静养，有话请到外面说。”在院中树荫下摆了木桌木凳，请二人出来坐下。

沈周道：“小杨将军身为朝廷命官，知法犯法，窝藏重犯，没有什么要解释的话么？”杨文广道：“我自知罪名不轻，不敢指望日后还能有虚食朝廷俸禄的机会，这件事后，我会去自首领罪。但在这之前，我有一件事，想恳请二位公子答应。”

沈周道：“你想让我们不举报慕容英？这可不行。”杨文广道：“不不，我只是想请二位暂时隐瞒消息，等她伤好一些再说。”

沈周大惑不解，道：“且不说慕容英罪孽深重，之前她两次与将军交手，两次打出火蒺藜，分明想置将军于死地，将军为何还对她如此宽厚？”杨文广喟叹道：“我只是觉得她很可怜。”

包拯正色道：“杨将军，你是名门之后，世代忠良。那慕容英是西夏奸细，你不将她逮捕送交官府，反而贪其美色，将她藏匿在这里养伤，你可知大大触犯了国法？这是通敌叛国之罪！你这就自行去领罪吧。想为慕容英求情，万万不能！”

杨文广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阴晴变化，终于长叹一声，道：“包公子教训得是！”起身解下腰间长剑，放在木桌上，正要离去，沈周忙道：“先等一下！小杨将军，你是怎么发现慕容英的？如果你能就此追捕到假崔都兰，还有将功赎罪的希望。”

杨文广道：“事实俱在眼前，二位公子还肯听我辩解么？”沈周道：“当然。包拯生气发怒，也是因为怒将军不爱惜杨家忠义声名，他的本意是好的。”

杨文广重新坐下，道：“这完全是意外。我昨日听说汴河上发现了无头浮尸，生怕是曹汴尸首，我想果真是他的话，至少可以做到让他入土为安，所以我换了便服独自出城，雇了船只往下游寻去。船行了老远老远，看到宋城县尉楚宏正带着差役在打捞浮尸，我便假意是到郊外访友经过这里，靠过去查看。捞起来一看，那无头尸首比曹汴矮得很，而且双手有很厚的茧子，明显是摇橹的船夫。人也还没有腐烂，只是被水泡得发肿，也就是这两天才遇害的。我怕楚宏起疑，又回到小船，往下游而去。”

汴河是人工河流，主引黄河之水，但并非这一带的唯一的交通河道，沿途亦有不少河流与其交汇并行，在商丘以西有睢水、包河等。包河发源于商丘之西，位于汴河之北。发源处有一大片浅水泥滩，长满苇草，方圆数十里，一直弥漫到汴河北岸，人称“苇草滩”，是鸟儿的世外桃源，时时有“落霞与孤鹭齐飞”的美景。

杨文广乘船到达苇草滩后，便命船夫掉头。船夫却意外发现北岸边的水草中有一什么东西在上下浮动，还好奇地猜测道：“会不会是那无头尸首的脑袋？”船划过去一看，却是一个大麻袋，缠在水草中。杨文广和船夫合力将麻袋捞上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慕容英。

杨文广道：“我发现她时，也是大吃了一惊，她不仅被装在麻袋里，

而且肚腹中了一刀，手脚均被绳索捆住，嘴里塞满马粪，模样极惨，人也早是九死一生。”

包拯和沈周极为意外。沈周道：“原来将军发现慕容英时，她竟被人抛在河中。”

杨文广道：“据船夫说，她多半是在上游不远的地方被人装入麻袋丢入河中，顺流漂下来，如果不是那些水草凑巧缠住了麻袋，她早就沉入水底了。我一时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被弄得这么惨，当时已经日暮，来不及返回城中，遂带她来到温媪这里。温媪刚为她换好干净衣裳，她竟然醒了过来，说道：‘野利裙，你好狠。’”

沈周道：“野利氏是西夏大族，莫非那假崔都兰名叫野利裙？”杨文广道：“这我可不知道。我听到温媪叫喊后，急忙赶进来。慕容英一眼就认出了我，道：‘杨文广，是你！快些杀了我，我宁死也不要落入你们宋人手里。’还挣扎着想去拔我的佩剑，终因伤势太重，晕厥了过去。我见她一心求死，心想交给官府也没有多大用处，她多半是被西夏同伙所害，我若暗中设法照料她，抑或能套出一些真相。是以一早进城，买了些药送来这里，哪知道刚要返回城中时，就被二位公子撞见了。”

沈周忙道：“如此说来，小杨将军做得也不算太错。包拯，你适才的指责如叛国通敌之类，实在太重了。”

包拯道：“好，是我一时性急。小杨将军，我同意给你几天时间，等到你真能从慕容英口中套问出西夏人的下落，我再正式向你赔罪。小沈，你懂些医术，何不暂时留下来照顾伤者？”沈周微一迟疑，应道：“好。”

杨文广知道包拯留下沈周隐有监视慕容英之意，然而事已至此，再无回旋余地，只得叮嘱了温媪几句，将沈周介绍给她认识，再跟包拯一起回来城中。

还未进城门，便见到路人奔走相告、议论纷纷，杨文广上前一问，才知道南京城中又出了大事。不过满城疯传的并不是杀死全大道的凶手

向官府自首，而是另外两件事——

第一件是宋城县衙门首的老牌匾昨天半夜忽被歹人砸了，牌匾中掉了东西，砸匾的歹人捡了东西就跑。等到差役闻声开门出来，早不见了踪影，门前只剩下满地的碎匾。

第二件事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昨夜有路人经过全大道家，发现院门虚掩，堂中有灯光透出，大着胆子推门进去，却见堂上方桌上放着几张旧纸。那路人识得些字，拿起来略略一读，惊得目瞪口呆，竟是另外几篇《张公兵书》残页。那路人最信鬼神之说，登时吓得魂飞魄散，丢了残页就跑了出去，一路大叫：“全大道鬼魂回来了！”遂引发老字街整条街轰动，随即全城轰动。

杨文广既是武官，亦对传说中的《张公兵书》很是向往，忙问道：“那些新发现的兵书残页呢？”路人嚷道：“不知道呢！当时乱得很，好多人蜂拥上前抢。官府今早才派人去，早就片纸不存了。”

正好有士卒寻来，叫道：“杨将军原来在这里，叫人好一番找！宋城县楚县尉昨夜在城外发现了西夏奸细踪迹，已连夜带人一路追下去了，他手下人一早进城，请求将军调兵前去增援。可是没有将军大印，旁人不敢擅自发兵，只好四处找寻。”

杨文广闻讯，一时不知道是惊是喜，呆呆地看了包拯一眼，才道：“我这就回营点兵。”

包拯遂独自赶来老字街，正好在牌坊处遇见张建侯，问道：“你是听到兵书残页的消息赶来的么？”

张建侯道：“是啊，我猜应该能在这里遇到姑父。沈大哥人呢？”包拯道：“他在城外。”大致说了早上遇到杨文广的经历。

张建侯道：“啊，慕容英！我一直想会会这个女人！我们不正好有好多事可以问她吗？”包拯道：“她伤得很重，一时半刻醒不了。我们先简单处理一下城中的事，再去接替小沈。”径直进来街口的杂货铺，叫

道：“蒋翁，我们想见一下汪娘子，烦请叫她一声。”

蒋翁只默默看了二人一眼，便转身进了侧门。过了一会儿，果然引着汪寡妇出来。

汪寡妇问道：“你们已经找到凶手了么？”包拯道：“应该很快就有消息。官府发现了党项人的踪迹，已然去追捕了，娘子放心。我今日来，是想问问昨晚全大道家中的那些把戏，是不是娘子所为？”

汪寡妇道：“我不明白包公子的意思。”包拯道：“娘子何须再隐瞒？我猜你那么做，也不是什么恶意，只是痛恨官府对全大道被杀一案轻描淡写，所以将剩余的假兵书残页散了出去，好引发更大的轰动，对吧？”

汪寡妇一直紧绷的脸忽而舒展开来，笑道：“当真是什么也瞒不过包公子。不错，是我做的，你们昨晚看见我提着马桶，其实正是我往全大道家丢完兵书回来。你说得对，全大道死了没人关心，官府置之不问，我只不过想引起官府的足够重视，派人调查是谁杀了他。不过我当时还没有遇见你们，要不然也许不会那么做。”

张建侯道：“我姑父问你手中是否还有伪造的兵书残页，你还撒谎说没有。”汪寡妇道：“包公子的问题是：‘那些残页现下可在娘子手中？’当时确实不在我手中了呀，我回答‘不在’有什么不对？”

张建侯道：“好，那我现在问你，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汪寡妇道：“再也没有了。”

张建侯道：“你明知道兵书残页是假，却有意散布开去，引发全城骚动，官府查明真相后，一定饶不了你。”汪寡妇的嘴角泛起一丝轻蔑的笑容，道：“这就不劳公子操心了。公子没看见外面的贞节牌坊么？那可是前任皇帝亲下诏书修建的，困了我一辈子，只要我不犯什么谋逆大罪，自然也能保护我一辈子。”

她的脸忽然变得空洞起来，皮肤散发着一一种少有的光泽，像是鱼鳞上的看不清的暗光。那一刻，她仿佛多老了十岁。甚至，有一股绝望而腐朽的气息自她身上悄悄弥漫开来。她再也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孤苦伶仃地将生命苍白地延续下去。

包拯摇了摇头，与张建侯一起退了出来。刚走到牌坊门楼下，便有一群差役围了上来。

为首一人问道：“你就是张建侯么？”张建侯道：“是啊，你们是哪个衙门的？是提刑司的么？”

为首差役道：“不错。听说张小官人有一柄软剑，可否让我们开开眼。”

张建侯见对方剑拔弩张的架势，明知道他们不是专门来观剑的，但在包拯目光示意下，还是解下腰间软剑递了过去。

那差役握住剑柄略微一拔，念道：“金风，就是它了！”随即收了软剑，道：“这就请张小官人跟我们走一趟吧。”一挥手，几名差役绕到张建侯身后，形成包抄之势，显是防他逃跑。

张建侯莫名其妙，问道：“我犯了什么事？”为首差役道：“到了大堂自然就知道了。瞧在包衙内面子上，就不给小官人戴刑具了，但小官人自己也要老实些。”

包拯也不明所以，不知道提刑司为何兴师动众派人来捉拿张建侯，但既然差役先看软剑，或许跟全大道一案有关，便道：“我跟你们一起去。”

来到提刑司，正撞到翰林学士石中立，上前一把扯住包拯，道：“包拯，我正要去找你，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快跟我来！”

包拯道：“建侯卷入了官司，我得跟去看看。”石中立道：“他一时半会儿又不会死，先不用替他操心。我这事更急！”不由分说，拉着包拯来到办公之所。

厅堂中摆有一张巨大的长方形案桌，正有一批书吏各站在自己的位置，伏在桌上拼接着碎纸片。龙图阁直学士马季良在一旁踱来踱去，神色甚是焦急，见到石中立扯着包拯进来，忙迎上来道：“包公子，你快来看看这些兵书残页是真是假。”

包拯问道：“这些都是百姓昨晚在全大道家中发现的残页？”马季良道：“对，不过都撕碎了，我正要叫人设法拼起来。”包拯道：“不必白费人力了，这些都是假的，是老字街的汪寡妇有意散布的，都是之前全大道存放在她那里的。”

石中立道：“汪寡妇？是那个节妇么？”包拯道：“是。”

马季良问明究竟，登时勃然大怒，道：“什么狗屁节妇，原来是个私通汉子的淫荡妇人！”连声叫道：“来人，来人，快去将那个汪寡妇捉来，重重拷打！”

石中立道：“小马，别说我不提醒你，那汪寡妇可是真宗皇帝亲自下诏立牌表彰的节妇，你是要指责先帝看走了眼么？”

马季良当即愣住。侍从上前小声问道：“还要派人去拿汪寡妇么？”

马季良悻悻地挥了挥手，显然只能就此算了。

包拯一时颇为感慨，那汪寡妇虽是女流之辈，品行也未必端庄，看人看物却是惊人的准确。可她说那贞节牌坊困了她一生，该不会她为夫守节并非出于本心？

马季良叫道：“包公子，那汪寡妇虽然可恶，但东西既然是全大道留下的，她也不知道来历。你再过来好好看看这些残片，看有没有可能是真迹。”

包拯道：“毕升毕司务才是这方面的行家，马龙图没有请他过来么？”马季良道：“毕升刚刚来看过了，他说这里面有些是刻印的，但有些是手写的，而且墨迹陈旧，应该是真迹。”

石中立道：“小包，你过来！你看这残页碎片上的字，‘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哎，我告诉你，我记得我看过的张巡奏本原稿上有这句话，这应该是真的吧？如果是假的，这造假者也太高明了，仿得太逼真了。就是之前从全大道手中搜到的那张更完整的残页，如果不是刻书匠人毕升发现了复字的漏洞，以及你发现的装订孔的漏洞，老夫也多半会认为真迹。”

包拯道：“石学士看过的张公奏本真迹上有这句‘用兵之道，以计为首’？”石中立道：“对，当时安史之乱爆发，张巡上此奏本，除了请求朝廷派重兵镇守睢阳外，还有一小段谈到用兵——‘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断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嗯，我记得原话是这么说的。”

包拯道：“毕司务看过这张碎片后怎么说？”石中立道：“他说这张是真迹。难道这一堆碎片里面，真的混迹有《张公兵书》？”

包拯道：“不，这些全是假的。石学士手中的碎片虽然是张公真迹，但却不是真的《张公兵书》。”

他已然明白了整件事情的前后经过——刘德妙早在当红京师时，就已经开始筹划伪造《张公兵书》这件事。不管她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她设法从秘阁偷取到了张巡奏本真迹，又放了一把火烧毁了崇文馆和秘阁，旁人以为张巡奏本早已化为灰烬，却不知早落入了她手中。她既有真迹在手，完全可以请擅长临摹的高手模仿张巡笔迹编造一本兵书，却不知道为何选择了刻印的方式，大约是想用张巡真迹做版，如此从笔迹上看不出任何差异，万无一失。她得高继安这样的刻字技艺高超的匠人相助，更又兼有毕升新发明的那奇妙的活字印刷术，兵书伪造得像模像样，为常人所不及。唯一的难度是她要事先编造几句煞有其事的兵法，还要从真迹中寻到相关的字，至于纸页看起来发黄、破旧、染有水渍等，只是古玩行家惯用的做旧手法，不算什么难事。

马季良惊道：“包公子是说刘德妙很可能跟当年八贤王王宫的大火有关？那八贤王他……”他没有继续说下去，旁人也没有再接口。

包拯道：“不管怎样，这兵书一定是假的，至于刘德妙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大火是否真是她所为，只能逮到她后靠口供验证了。”

他已写信寄给宋小妹，质问当日是否是她带刘德妙出城，料来很快就会有回信，心中犹自挂念张建侯，忙辞了出来。

来到大堂时，提刑官康惟一正在审讯张建侯。原来昨晚宋城县衙的

老牌匾被砸毁，歹人虽然逃走，却在现场落下了兵器，是一柄断成了两截的软剑，剑首上刻有“玉露”二字。官府根据剑上印记寻到打造软剑的铁匠铺，得知剑主名叫张建侯，总共打造了一对软剑，分别取名“金风”“玉露”，由此得到线索，追寻到张建侯身上。幸亏因为包拯的缘故，康惟一尚没有立即派差役搜捕包府。

张建侯当然不能泄露许洞身份，也不能说出他才是玉露剑的真正主人，可又无法为自己澄清，只能干着急，见到包拯进来，忙叫道：“姑父，快来救我。”

包拯忙问道：“宋城县署除了牌匾毁坏外，还丢了什么东西？”康惟一道：“路人见到牌匾后面掉出了东西，被歹人捡走了，但宋城县署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包拯道：“路人见到有几名歹人？”康惟一道：“两三名吧。”

包拯道：“那么康提刑官相信是张建侯所为么？”康惟一道：“当然不信，不然他哪里还能好好地站在这里说话？只要他说出他将玉露剑送给了谁，本司就可以立即释放他，可他就是不说。包公子，你可知道玉露剑的真正主人是谁？”

包拯道：“嗯，这个……怕是有些难度。提刑官，烦请你将证物玉露剑借我看一下。”

康惟一叫了一声，便有差役奉上了两截短剑。那剑断处甚是齐整，或许是被什么利刃所断，剑刃上有多处缺口，显是经历了一场激战。

包拯道：“提刑官，这剑既是昨夜歹人落在现场，应该是他随身所带兵器，对吧？”康惟一道：“不错，所以本司才要你们说出剑主，也就是歹人的名字。”

包拯道：“这剑既然已断成两截，不能再用，歹人为何还要带在身上呢？”康惟一道：“这剑是歹人用来砍宋城县署牌匾时才断成两截的呀。”

张建侯哈哈大笑了起来，笑了好一阵子，才道：“康提刑官，你为人其实是很不错的，也要谢谢你的信任，相信我不会是歹人。可这个软剑

不同于一般兵刃，是不可能有人拿它来砍牌匾的。这种兵器，完全不能用砍招，刺招也需要极强的内力，世上没几人能办得到，最常见的招数也就是拉势、点势。我知道提刑官不会武功，解释起来有点困难，这么说吧，你看裴青羽对付盗贼王伦，用的就是点势，用剑尖点中了他的眼睛。那杀死全大道的凶手，用的就是拉势，轻轻一带，就割断了他的脖子。”

康惟一面色一沉，道：“我不管什么招数，你快些交出玉露剑剑主的名字！且不说是不是这人昨晚砍了宋城县衙牌匾，指证张望归夫妇的最大证据是全大道死在软剑之下，既然这人身怀软剑，也一样有嫌疑！”

张建侯登时又惊又喜，道：“康提刑官也疑心张望归夫妇不是杀死全大道的真凶？”康惟一道：“他们承认得太过痛快，本司还没有见过这么合作的杀人犯，完全不合情理。”张建侯：“是啊，他们本来就不是凶手。”

康惟一狐疑道：“你知道凶手是谁？”张建侯道：“不知道。”

包拯忽然插口道：“如果康提刑官让我们见一见张望归夫妇，也许我们能说服他二人交出真相。”

康惟一犹豫良久，终于还是点头同意。

包拯又道：“麻烦借玉露剑一用。”康惟一道：“这可不行，准你们入狱探访重犯已是破例，要携带兵器，万万不能。”

包拯只好放开玉露剑，跟张建侯一道随差役进来提刑司大狱。

提刑司主管京东路刑狱，关押的犯人极多，每一间牢房都密密麻麻塞满了囚犯，各按罪行轻重戴着不同重量的刑具。大多数人席坐在地上，也有扶着栏杆望着外面的，目光呆滞。

张望归夫妇因是沙州人氏，两人没有按宋律分开关押，而是囚禁在一处小牢房里。也没有吃太多苦，不像别的杀人重犯那样背负着十斤重的束颈盘枷，只手足上了镣铐。

夫妇二人本依偎着坐在墙角，见到包拯、张建侯进来，便一起站了起来。那牢房极小，四人面对面站立，便再无回身余地。

张望归道：“包公子，想不到还能在这里见到你。”包拯道：“事情紧急，我就直说了，建侯新打造了一对软剑，他手上的是金风，另一柄玉露送给了一位朋友。但眼下这位朋友失了踪，他的玉露剑断成了两截，昨夜被人刻意丢在了宋城县署门口。”

裴青羽道：“包公子是什么意思？是觉得这件事跟我夫妇二人有关么？”包拯道：“不，跟尊夫妇没有关系。但那两截残剑上伤痕累累，断处则是齐整如切，如果我猜得不错，一定是为青冥剑所断。”

张建侯惊讶之极，“啊”了一声，张口欲问，又随即用手捂住嘴巴。他事先得包拯嘱咐，到狱中后不能轻易开口说话，只好强行忍住。

张望归与妻子对视一眼，道：“青羽、青冥虽是利器，但也只是称雄于软剑之中。中原有许多硬质宝剑，如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太阿等。包公子仅从断口齐整便判断是青冥剑所为，实在是有些武断了。”

包拯道：“那么为何有人刻意要将两截断剑留在官衙门口呢？青羽娘子，你还不愿意说实话么？娘子想救青冥剑的主人，不惜自承杀人罪名。青冥剑的主人也一样想救娘子，所以杀了或是擒了我的朋友，然后将他的兵器抛在官衙门口，好让官府起疑，认为杀全大道的另有其人。”

张建侯惊道：“啊，许先生死了？姑父，你怎么不早……”被包拯瞪了一眼，这才闭了口。

裴青羽道：“包公子，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

包拯道：“娘子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我很是佩服。可而今事态变得复杂，对方也想营救娘子，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的人，娘子难道也任凭这一切发生么？”裴青羽道：“恕我夫妇实难如包公子所愿。包公子，你来回奔走，劳心费力，不为私利，我夫妇二人极是敬佩。我也要告诉你，我一力庇护凶手，不是因为他是我什么人，而是为了整个沙州。公子这

就请回吧，不必再来了。”

包拯却仿佛醍醐灌顶一般，蓦然醒悟了过来，道：“你们……你们跟党项人达成了协议！”

他得到提示，瞬间想通了一切究竟——沙州的大敌就是西夏，张望归夫妇来中原寻找《张公兵书》就是为了抵御西夏将来可能的入侵。既然裴青羽称她承认罪名是为了沙州，那么一定是与西夏有了协议了。如此可以推算出，杀死全大道的就是党项人，也就是一直住在望月楼的黄河那伙子人，他们中的一个人身怀青冥剑，跟裴青羽关系非同一般。张望归夫妇当晚虽然去过全大道家，却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直到从包拯口中得知他死于软剑后，裴青羽立即猜到是那个跟她关系亲密的人所为。她即刻出去寻到那个人，确认无疑后，便提出愿意自己承担杀人罪名，但条件是西夏此后不能进犯沙州。既然她肯牺牲自己的性命，那么那个人身份非同小可，一定有能力承诺协议。对沙州而言，一个协议远远比一本《张公兵书》更有价值，能够不战而息人之兵。

那么，那个人是不是就是那富贵公子黄河？还是黄河的侍从杨守素？如果是黄河，他既是首领，有能力承诺不再进犯沙州，又跟裴青羽有亲密关系，张望归夫妇又何须万里迢迢来寻兵书？倒是那杨守素名字听起来像是汉人，有名门子弟风范，很可能跟裴青羽是亲眷。

包拯失声说了那句话，张望归夫妇震撼得难以形容。张望归道：“包公子，这件事……”却被裴青羽及时打断了话头，道：“无论包公子再说什么，我夫妇二人都不会再吐露一个字。”

包拯道：“是杨守素，对不对？他就是青冥剑的主人。”

裴青羽全身一震，但也不再多看包拯一眼，只扯着丈夫重新坐回墙角。

事情果真如包拯猜测的那样——裴青羽是故灵州知州裴济之女，与党项人杨守素是同母异父的姊弟。当年灵州被党项首领李继迁率众攻陷，裴济死难，其妾温喜带着女儿裴青羽藏在百姓家中，躲过一劫。裴

青羽时年十六岁，她恨大宋懦弱无能，不但不及时发兵援救，反而承认了党项对灵州的统治，让她父亲之死变得毫无意义，也不肯跟随母亲温喜逃回大宋投奔裴氏族人，只独自留在灵州，立志为父报仇。没想到没等她动手，李继迁便在征战中中箭身亡。而温喜则早在逃回大宋的半途被党项人捕获，押回灵州后赏赐给汉人大臣杨襄为奴。可叹的是，温喜不但做了杨襄的侍妾，还为他生下一子，取名杨守素。裴青羽无意中发现母亲以身侍奉仇人后，悲愤交加，既在灵州无处容身，又不愿意回去大宋，遂辗转来到了沙州，嫁给了沙州大族张氏之子张望归。然而西夏日益势大，又有狼子野心，张望归夫妇为了保全沙州，遂来中原寻找兵书。他二人本是秘密行事，对西夏派了奸细潜伏在南京一事一无所知，直到当日在性善寺撞见黄河，才恍然明白了过来。然而黄河当场威胁道：“张望归，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你敢坏我的大事，我回去西夏就立即发兵灭了你们沙州。”张望归夫妇遂对西夏人的作为不闻不问，只继续寻找兵书。全大道一案后，裴青羽猜到是黄河和杨守素杀人灭口，遂赶去找黄河，表示愿以自己承认罪名的代价来换取沙州平安。而黄河因为兵书一事尚无着落，担心官府全力追查全大道一案而坏了己方大事，也表示同意。至于包拯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了疑点、又从裴青羽的只言片语中领悟到真相，那就是大大出人意料之事了。

出来大狱，张建侯十分沮丧，道：“就算知道了真凶，没有任何证据。许先生多半已经遭了那伙人的毒手，唉，全怪我，非要打造什么软剑。”包拯道：“这事跟你无关。我们得赶紧设法找到黄河那伙人。”

张建侯道：“对对，如果许先生还没死，还有救回他的希望。”又问道：“姑父觉得许先生活着的希望还有多大？”包拯本想宽慰内侄，可还是不愿意说谎话，道：“几乎没有。”

差役还想要带张建侯回去大堂，一名书吏奔过来道：“马龙图和石学士联名为张公子作保，提刑官准他离开了。”

张建侯道：“咦，想不到我能得到两位学士的联名担保。姑父，这应该是沾了你的光了。正好，我跟你一起去找那些党项人。”

到提刑司大门处，正遇见一名弓手埋头进来。包拯认出他是宋城县尉楚宏手下，又见他风尘仆仆，一脸倦色，公服上尽染血迹，忙问道：“你是新从城外回来么？”那弓手道：“呀，是包公子。有好消息告诉公子，我们捕到那假崔都兰了！”

包拯、张建侯均是又惊又喜。张建侯道：“太好了！假崔都兰人呢？人在哪里？”弓手道：“楚县尉正带人押解她回城，人还在路上。楚县尉命小的先快马回城，禀报各位官人。”

包拯忙问道：“你们可有见到杨文广？”弓手道：“当然有。要不是杨将军及时赶到，我们还无法将那假崔都兰捉住呢。”

原来假崔都兰身边尚有四名护卫，被楚宏带领弓手包围后，奋力死战。其中一人身中数箭居然还挥刀杀敌，另一人肠子都从肚腹中流了出来，还能舞刀如飞，像疯子一样，有好几名弓手都死在他们刀下，现场情状极为惨烈。党项人素以勇悍闻名，这还是众人第一次亲眼得见。那四名护卫拼死搏斗，挡住楚宏等人，呼喊假崔都兰快些逃走。假崔都兰本已冲出包围圈，正好杨文广率兵赶到，才将其一举擒获。四名护卫则有三人被杀，一人伤重，走到半途就死了。

包拯道：“那杨文广人呢？”弓手道：“杨将军应该还在城外，跟楚县尉一起押送假崔都兰回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乐滋滋地去了。

包拯道：“不好，我们快走！”

张建侯不解地道：“这么着急去哪里？等在这里不好么？一会儿假崔都兰就被五花大绑地押回来了。”包拯道：“我们得先去找小沈。”

赶来应天书院外的民居时，正见到一身戎服的杨文广背着慕容英从屋里出来。

张建侯惊讶地道：“呀，你们在做什么？”包拯道：“建侯，拦住他们两个，一个都不准放走！”

张建侯尚不明所以，还是应道：“好。”居然还本能地往腰间去拔

剑，这才想起金风剑已经被官府收了。

包拯进来内室，却见沈周歪在床榻边，人已经晕了过去，忙上前拍他的脸，叫道：“沈周！沈周！”

原来杨文广见宋城县尉楚宏捕捉到了慕容英的主人假崔都兰，心中不知道什么滋味儿。犹豫了许久后，终于赶来民居，打晕了沈周，叫醒慕容英，道：“你的主人已经被官府擒获，而今你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我得先送你走。”慕容英既意外又感动，道：“可是包拯他们已经知道你收留过我，若是我人不见了，你也会受牵累。”杨文广道：“管不了这么多，先救了你再说。”遂背负了慕容英出来，哪知正好被包拯堵在院子里。

沈周被杨文广打晕了过去，但对方下手并不重，被包拯一叫，便悠悠醒转了过来，问道：“他们……逃跑了么？”包拯道：“放心，还没有。”扶着沈周出来。

杨文广已将慕容英放到树下凳子上。张建侯见沈周一脸苦相，不断用手抚摸后脑勺，这才明白过来，不由得很是痛心疾首，道：“小杨将军，你是将门虎子，怎可为了一个党项女子舍弃前程？”

杨文广却拔出剑来，道：“我本无话可说，也愿任凭各位处置，但今日我一定要先救她离开这里。”

张建侯愕然道：“小杨将军这是打算要与我动手么？”杨文广道：“我……”一时答不出来。他暗中庇护慕容英是一回事，但若是跟张建侯动手，那就是公然反叛朝廷了，这是灭门重罪，不由得他不踌躇。

慕容英扶着木桌慢慢站起来，握住杨文广握剑的手，道：“不要为了我动刀动剑，我……我愿意投降大宋。”

杨文广垂下长剑，低声道：“事已至此，你何必为了我为难自己？”慕容英勉强一笑，道：“你不也为了我为难自己么？”提高声音，道：“只要各位不再提起杨文广救我之事，我愿意坦白交代一切。”

张建侯恼恨党项人害死了妹妹，忍不住嘲讽道：“你还不知道吧，假

崔都兰已经被捕，就算你不坦白，我们也能从她口中得知一切。”慕容英道：“我知道，杨文广已经告诉了我。她真名叫野利裙，是党项贵族。但我是西夏王宫女官，掌管文书，所知道的机密远远比不识字的野利裙要多得多，愿意以这些来换取各位对杨文广的谅解。”

张建侯道：“你想说你们背后还有主谋？我姑父也猜到了，是住在望月楼的黄河，对不对？”慕容英道：“他不叫黄河，他叫李元昊，是西夏太子。野利裙则是他的正妃，西夏的太子妃，所以就算你们捕到了她，她不会说一个字，你们的官府也绝不敢动她分毫，顶多就是将她扣在汴京作人质。”

众人大吃一惊。杨文广结结巴巴地问道：“你是说，西夏太子来了南京城？”慕容英道：“是的。”

杨文广道：“久闻西夏太子李元昊酷好微服出游，甚至常常化装到大宋边关市集，亲自购买物品，想不到这次他居然敢深入中原腹地。”

李元昊即现任西夏王李德明之子。他自小胸怀大志，生平好游历天下，甚至常常亲自化装成商人到宋边关打探军情。宋军将领打听到他有这一喜好后，一度派人到边关市集埋伏，想寻机捕获他，但因对方机警异常，始终未能如愿。李元昊不但到过宋，还乔装打扮到过辽国、回鹘、沙州等地。他极度崇佛，在西夏修建了许多庙宇，以致党项民间有谚语称：“饰庙富兆，佛像常修。山上建庙，树下铺席。”而沙州敦煌地区佛教发达，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地，李元昊曾多次到敦煌拜访高僧、观赏壁画。有一次意外被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回鹘商人认出，报告了沙州守将张望归。张望归亲自证实后，又报告了首领曹贤顺。但因西夏势大，曹贤顺不敢扣留李元昊，只佯作不知。但张望归由此与李元昊相识，当日在性善寺遇见，立即各自认出了对方。

慕容英道：“包公子，怎么样，你答不答应我的条件？”包拯微一沉吟，即道：“好，只要英娘肯原原本本地交代一切，再向官府自首，今日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旁人问起，杨将军大可说是亲手捕获了英娘，或者说是英娘自行向杨将军投案。”

慕容英道：“一言为定。那我就从头说起，其实这次来南京，主事的

并不是野利裙，而是西夏太子李元昊。我们起初也不是为了大茶商崔良中而来，是元昊太子听说中原最神奇的兵法当数《张公兵书》，连沙州的那伙汉人都派了最得力人手前去寻找，他一时心动，又想亲眼看看中原的花花世界，遂决意来南京寻找兵书。野利裙是太子正妃，她知道元昊太子风流好色，中原又多美女，放心不下，坚持跟来。我本是王宫女官，西夏王怕太子妃出行不便，临时指定我做她的贴身女官，跟随在她身边。”

还有一点她没提到的是，野利裙姿色平庸，又骄横嫉妒，李元昊并不如何喜欢，只不过野利氏是党项大族，即使是西夏王李德明也要尽心笼络，李元昊娶野利裙为妃是典型的政治婚姻。这次来中原途中，李元昊反倒看上了英姿飒爽的慕容英，几次想要勾搭上手，有一次色迷迷地牵她的手时还被野利裙看见，野利裙自此开始猜忌慕容英，没有给过好脸色。

包拯道：“你们是怎么遇到真崔都兰的？”慕容英道：“就在来南京的途中，我们路过一处山林，正好见到山贼劫了一名年轻女子，压在身下，欲行不轨。太子妃最见不得霸王硬上弓这种事，立即命我上前杀了山贼，救下那女子。那女子得保清白之身，自然感激涕零，当即将一切经过都说了出来。原来她真名叫叶都兰，是大茶商崔良中的私生女儿，流落在外许多年，听说生父正派人四处寻她，要她到南京继承家产，所以要赶去南京与父亲相认。”

西夏一直有狼子野心，多年来没少往大宋派遣间谍，在京师和边关要地都建有秘密据点，然而像南京这样的地方，地处中原腹地，对西夏没有任何军事价值，是以完全是一片空白。李元昊一行人需要一处落地之地，所以谋士杨守素提议杀了崔都兰，由己方派人假扮她的身份，反正崔良中也从来没有见过亲生女儿的相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野利裙扮演了崔都兰，顺利与崔良中相认。虽然她本人很不情愿扮演这个角色，但发展到后来，李元昊愈发觉得可以利用崔良中第一茶商的身份来为西夏谋取最重要的生活物资——茶叶，遂令野利裙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崔家大姐的身份。

野利裙虽然相貌普通，没有读过书，大字[1]不认识一个，没有文

化，也不懂礼仪，但由于是党项大族野利氏的独生爱女，骄横无比，连西夏王李德明都对她敬让三分，平时颐指气使惯了，要她扮作别人，一百个不愿意，所以勉强上阵后，也是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后来眼见包拯等人对她起了疑心，才不得不掩饰。

最可笑的是崔槐和吕茗茗不知道野利裙身份，还有要跟她明争暗斗的意思。按她的本意，早就该杀了这对夫妇，免得碍手碍脚。杨守素因为崔槐的母亲裴德淑是母亲的前夫裴济的女儿，多少算是有点干系，遂从中阻挠，反复劝说。他是李元昊最信任的心腹，野利裙也有所忌惮，才没有动手，不然那崔槐夫妇早死好几回了。

包拯问道：“是你杀了曹丰，再用化骨粉化去了尸首，对么？”慕容英很是惊奇，道：“包公子居然能猜到化骨粉，着实不简单。”当即讲述了原因。

原来崔良中自以为寻回了亲生女儿，乐不可支，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爱女招一个好夫婿。野利裙很是心烦意乱，几次三番向李元昊抱怨过，李元昊承诺他会设法解决，所以当晚崔良中遇刺未死被抬回家后，野利裙的第一反应，以为是李元昊下的手，生怕崔良中醒来后说出真相。然而官府对崔良中遇刺一案极为重视，还派了宋城县尉楚宏带弓手寸步不离地守在崔良中房前，她无法再对崔良中下手。又听医博士许希珍说崔良中中了毒，可能醒不过来了，才略略放心，但还是担心会祸及李元昊。又想到崔氏跟曹氏一向不和，遂连夜派慕容英前去曹府杀死曹丰，化掉其尸体，造成失踪的假象，好嫁祸给曹氏。然而次日即得知事情跟李元昊无关，野利裙实际上是多此一举，反而慕容英在当晚离开曹府时被杨文广发现，二人交上了手。虽然她最终逃脱，但毕竟暴露了行迹，留下后患。幸亏杨文广到提刑司报案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他本人次日又必须返回宁陵军营，才算没有酿成祸事。

本来崔良中中毒在床后，野利裙摆出强硬的姿态，以亲生女儿的身份掌管了崔府一切，还下令守住崔良中房间，不令外人相见。正打算逐步夺取崔家大权时，马季良的突然到来完全打乱了她的计划。最可怕的是，崔良中居然一度清醒过来，还说出了一句话。野利裙感到万分恐惧，因为她和慕容英等心腹曾在崔良中病榻前议论各种秘事，于是杀崔

良中灭口遂成为当务之急。马季良虽然防范极严，野利裙还是想到将毒药涂在床单上的法子，最终毒死了崔良中。

沈周问道：“王伦那伙盗贼是你们招来的么？”慕容英道：“对，这也是杨守素想到的主意。我们这次来中原，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只有十几个人，人手不够。杨守素说中原人贪利，可以用金钱买通盗贼来做杀人放火的事，即使事发，也是大宋人所为，不会有人怀疑到西夏头上。”

包拯道：“性善寺血案当日，你往提刑司官署丢的是什么？是信件么？”慕容英睁大了眼睛，似是惊讶包拯居然会知道这件事，迟疑了一下，才道：“不错，是一封信。”

沈周道：“信里到底说了什么，能令康提刑官到了曹府门前又自动退去？”慕容英道：“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曾听元昊太子和杨守素两人议论过康惟一，但具体是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又解释了党项人要杀宋小妹的原因，果然就是真崔都兰曾对野利裙提过：她认识宰相夫人宋小妹。其实那只是崔都兰的夸口之词，她与寇准同乡，寇准曾携带家眷回乡省亲，宋小妹见她可怜，便褪下了手腕上的镯子，随手送给了她。崔都兰将这一段故事添油加醋后讲给了野利裙等人听，借以抬高自己身份。野利裙却以为她真的认识宋小妹，宋小妹也认识她，当听说宋小妹来了南京，就住在隔壁包府时，不由得十分恐惧，决意杀了宋小妹。

论起来，宋小妹的亡夫寇准和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还有一段旧怨。宋太宗时，李继迁起兵叛宋，母亲罔氏在交战中被宋军俘虏，并被作为人质来胁迫李继迁投降，李继迁始终不为所动。后来李继迁与宋战火炙热之时，担任参政知事的寇准为人强硬，请求将罔氏押送到保安军，于北门外当众斩首，“以儆凶逆”，想以此来狠狠打击李继迁的傲气。宋太宗赵光义也同意了。宰相吕端得知后，立即让寇准将斩首的时间延后，赶到宫中劝阻宋太宗说：“当年项羽捉到了刘太公，想将他烹杀以警告刘邦，但刘邦却说：‘希望分我一杯羹。’想做大事的人常顾不得自己的亲眷，何况李继迁是悖逆、凶暴之辈？陛下今日杀了李母，难道明日李继迁就会束手就擒？如果不能，杀了李母，只会结怨，并加深对方叛逆的意图。”宋太宗听了觉得有理，问道：“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处理李母

呢？”吕端道：“以臣愚见，应将李母安置在延州，派人善加照顾，藉以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愿投降，也可以牵制他，李母生死大权终究是在我方手里。”宋太宗采纳了吕端的计策，将李母安置在延州。虽然李母最终病死在延州，但李继迁仍然深恨寇准。想不到机缘巧合，几十年后，李继迁的孙媳妇野利裙居然与寇准夫人宋小妹相遇，再结仇怨。

李元昊起初不同意野利裙的计划，认为宋小妹丈夫是大名鼎鼎的寇老西儿，娘家在朝中也很有势力，她死在南京，势必引来大宋瞩目，那样会破坏他的寻找兵书大计。野利裙只让人带给李元昊一句话：“兵书重要，还是茶叶重要？”对李元昊而言，自然是兵书重要，得到神奇的《张公兵书》，他便可以一统河西，进而与辽国、大宋争锋，雄霸天下。然而西北蔬菜不足，士兵不喝茶叶就会生病，他再用兵如神，手下无兵可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咬咬牙，道：“好，选茶叶。”

选茶叶就意味着得保住野利裙在崔家的地位，就得除去宋小妹。为了这次计划，党项人动用了重金聘请王伦一伙人。当日李元昊到南城外山上，实际上是想远观性善寺的情况，却不料遇到包拯等人，遂干脆一同进来寺中。而当日应天知府晏殊、提刑官康惟一等官员也赶来拜会宋小妹，加上武功高强的张建侯和裴青羽的意外出现，王伦一伙终究未能成事。

慕容英又解释了那只玉镯，原是真崔都兰随身佩戴之物，野利裙不喜欢这硬邦邦的首饰，被李元昊收去。等到在沈周身上发现后，野利裙推测丈夫一定又将镯子送给了什么女人，格外生气。

沈周道：“放过我的人是谁吧？”慕容英道：“是。我本是留下来善后之人，该杀了沈公子，再用化骨粉化掉尸首。我们族人有谚语称：‘朋友诚智，日月亲近。’我想到沈公子原是好意，才会告知预言及崔都兰有危险之事，却不料因此招来杀身之祸，颇于心不忍。犹豫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放过你。”顿了顿，又补充道：“我其实不是什么心狠手辣的女子，我做过的那些坏事，都只是奉命行事。”

然而当晚慕容英逃脱后错过了入城时间，直到第二日一早才赶回崔府向野利裙禀报经过。野利裙质问她是不是有意放走沈周，她也承认不讳。野利裙遂大怒道：“包拯那伙人聪明伶俐，沈周一旦得救，我还在南

京有立足之地么？”然而事已至此，保命为上，只得决定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崔家大姐身份。正好宋小妹派人来请她过去包府相见，她便以此理由率慕容英及心腹从人离开了崔府。

野利裙一行虽然离开了南京，但还是滞留在城外。他们摸上停靠在下游的一条大船，杀了船上所有人，将尸首扔在舱底，用化骨粉化掉，暂时躲在船上。只是这些党项人全是旱鸭子，船上生活多有不便，化骨粉已然用完，还有两具尸体没有化掉，尸臭熏天，又因为汴河人船如织，不敢随意抛尸。野利裙脾气变得暴躁，几次派人催促李元昊。李元昊只叫人带话，让她先离开，却不肯出城来看她一眼。野利裙愈发怒火冲天，但还是舍不得抛弃丈夫就此离开。

昨日刚好有个橹夫寻上船来找活儿，撞上了出舱透气的野利裙，被她一刀杀死，砍下首级，一齐抛入河中。慕容英上前劝了两句，说汴河来往船只极多，河岸上总有排岸司的巡逻士卒定时经过，如此抛尸，必然会被发现，后患无穷。她知道野利裙性情急躁，还特意用党项民谚劝慰道：“米里的石头煮一百年也煮不熟，心情激愤做事万件一事无成。”哪知道野利裙余怒未歇，竟拔刀砍了慕容英一刀，又令手下人绑了她手脚，用干马粪塞口，再把她塞入麻袋，丢入河中。至于慕容英机缘巧合下为杨文广所救，则完全是运气了。

包拯等人闻听慕容英遭难仅是一言之劝，无不骇然。连张建侯都道：“这野利裙不过是个妇人，心肠却如此歹毒，真该将她也塞入麻袋丢进河中，让她尝尝溺水的滋味。”

慕容英叹道：“太子妃不为太子所喜，久有怨恨，不过是凑巧发泄在我身上。也许是我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包拯道：“野利裙已然就擒，她多半会自亮西夏太子妃的身份，以避免受刑罚之苦。先不去管她，英娘可知道杨守素身上有一柄软剑？”慕容英道：“对，叫青冥剑，听说是他母亲传给他的。杨守素很珍惜那柄剑，极少亮出来示人。”

张建侯道：“那你们或者是西夏太子那伙人有没有捕到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慕容英道：“据我所知，没有。”

张建侯道：“那你知不知道西夏太子那伙人藏在什么地方？”慕容英道：“不是在望月楼么？”

包拯道：“昨日一早官府去查过望月楼，之后不久李元昊一伙就离开了。他们既然还没有出城跟野利裙会合，必然还留在城中。”

慕容英道：“我只有前日到过城中，还没有见到元昊太子就被你们撞见，幸亏下大雨才得以逃出城去。昨日我被太子妃莫名砍了一刀，然后就被杨文广救来了这里，完全不知道城中发生了什么事。”

张建侯道：“难道除了望月楼外，西夏太子再没有其他藏身之处么？”慕容英道：“原本是要通过太子妃的假身份弄一处合适的宅子或是店铺，但崔员外的侄媳妇太讨厌，每每太子妃要做点儿什么，她便跟过来问东问西。加上元昊太子贪恋望月楼的美食，又说最利于藏身之处就是酒楼，所以还没有来得及置办其他藏身之处。如果有，也是元昊太子背着太子妃做的，我们都不知道。”

包拯道：“那些假交引跟你们有关么？”慕容英一愣，问道：“交引？那是什么？”

众人见她对交引一物毫不知情，料想党项人不熟悉大宋的经济和制度，多半想不出这种更改交引面额的主意。可惜崔良中已死，高继安在逃，也不知道这主谋到底是崔良中，还是另有其人。

慕容英受伤极重，说了这一番话，已经是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包拯便让张建侯去雇了辆大车，扶她上车。几人一道回城，先将慕容英安置在城南的兵马监押司中，杨文广自己赶去提刑司禀报。

城内城外正疯传官府捉住了西夏奸细，还是个女人。还有人说那相貌难看的女人是大家商崔良中的女儿崔都兰，不久前传出的崔都兰因父丧伤痛而死的消息是假的。一时间，谣言满天飞。城中再现热潮，人们争相赶去提刑司看热闹。

张建侯道：“我们不跟小杨将军一起去提刑司么？也许可以从野利裙

口中问到西夏太子下落。”

包拯摇摇头，道：“慕容英说得对，野利裙不会吐露一个字的，她只要亮出西夏太子妃身份，无人敢动她分毫，只能上报朝廷后等待指示。而朝廷……”

自李继迁起兵反宋以来，宋朝对党项人一直是采取笼络为主的态度，甚至还幻想其能主动归附，这种没有前瞻性的战略直接导致了宋军屡屡失去斩草除根的良机。真宗皇帝在位时，西夏已多次公然进攻大宋，夺去宋土及子民，但宋真宗采取“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政策，对西夏占领的土地予以默认，以妥协姑息的态度求得边境和平。除了皇帝本人性情软弱外，还因为昔日太宗皇帝赵光义曾谆谆告诫子孙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宋真宗深以为然，奉若真谛，外事力求“化干戈为玉帛”。

仁宗皇帝即位后，刘太后亦继续奉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策，对外极力讨好，派遣使者带着圣旨到西夏，封西夏王李德明为尚书令，赏赐白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两万斤等大批财物。李德明接受了物质上的好处，对大宋赐封的尚书令官职却不置可否，当时辽国已封李德明为夏国王，显然他内心深处看不上这个所谓的尚书令。

使者回报朝廷后，刘太后决意倾心笼络，先是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后又加封为夏王。李德明愈发觉得大宋不过是孤儿寡母执政，软弱可欺，起了建国称帝的欲望，违制在**鹵子山**^[2]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亭榭台池，金碧相间，辉耀日月，极其壮丽。出行时大兴仪仗，俨然与宋朝皇帝相仿，还公然追封其父李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除了在政治上造势外，军事上也是厉兵秣马，积极扩张，如在省嵬山^[3]西南山麓抢修了一座城池。这个地方土地肥沃，牧草丰盛，历来就是吐蕃部落樵采、放牧之地，西夏抢修城池，明显是为了控制吐蕃诸部，以缓解后顾之忧。一旦西面的威胁解决，西夏很可能就会转而对付东面的大宋了。

而今大宋和西夏的关系实是面松内紧，正处于一个极度敏感时期。以大宋一贯的立场，这次也绝不会主动挑起争端，像西夏奸细这样的

事，多半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事，只可惜了那些被野利裙等人无辜杀死的大宋子民。包拯并未说完下面的话，只深深叹息一声，道：“天色不早，我们先回家去。”

张建侯道：“为什么不设法去找西夏太子和许先生？”包拯道：“小杨将军已经下令封城，稍后就会在全城展开大搜索，我们再也做不了什么。至于许先生，唉。”不由得长叹一声。在他看来，许洞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而且尸骨无存——

因为许洞失踪是在前夜，如果他就是那闯入提刑司官署的飞贼，落入党项人手中多半发生在飞贼事件之后。可当时李元昊等人尚住在望月楼，如果擒住了他，又将他藏在了哪里？万无一失的法子，就是当场杀死他，再将他的尸骨化去。

沈周道：“你认为砸毁宋城县署牌匾的那伙人的头目就是杨守素，他在现场留下了玉露断剑是为了嫁祸许先生？”

包拯道：“对，而且这件事一定跟全大道有关。全大道是被杨守素杀死，他死前曾被逼供，肯定是关于兵书残页之事。全大道知道那残页是假的，却不能说实话，不然必死无疑。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最终对李元昊说了些什么，但对方肯定是问出了话才会下手杀他灭口，而次日即发生了宋城县署牌匾被砸一事。如果我猜得不错，杨守素取得牌匾后的物件是主要目的，丢下玉露断剑嫁祸许先生，不过是顺手而为。”

沈周道：“可是这不对啊。我是说前面的都对，嫁祸这件事不对。”包拯道：“怎么不对？愿闻其详。”

沈周道：“第一，许先生是前夜失踪，是在我们告诉他全大道被杀后，就算他夜闯提刑司后又落入了党项人之手，尸体被化掉，党项人为什么要留下他的断剑？第二，死者死于软剑的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当时我们只是怀疑张望归夫妇，还去过望月楼一趟。杨守素不可能提前知道我们会怀疑到他头上，当时他还住在望月楼，更不大可能预先留下许先生的玉露剑，作为日后嫁祸的证据。”

张建侯道：“我也有个大大的疑问，看许先生的断剑，应该是经过一

场激战后才落入党项人之手的。他闯入提刑司时已然露了行踪，闹得鸡飞狗跳，又会和党项人在哪里交手，以致打得天翻地覆也没有人发现呢？”

包拯“啊”了一声，道：“你们两个提醒得极对，一定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忽略了，或是不知道的。”

[1] 西夏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书面记录用汉文。直到1036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宋史·夏国传》）。八分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又称楷隶，指东汉中期出现的新体隶书。字体似隶而体势多波磔。关于八分的命名，历来说法不一，或以为二分似隶，八分似篆，故称八分；或以为汉隶的波磔，向左右分开，“渐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

[2] 辘子山：今陕西延安西北。

[3] 省嵬山：今宁夏石嘴山东。

第十章 沧浪濯缨

她干瘦的脸上明显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阴霾的双眼中闪耀着冷酷的光芒，然而当她转过身去，留给众人的却是一个落寞的背影。她只是个小人物，既有小人物的脆弱，又有小人物的坚强；既有小人物的粗鄙，又有小人物的不凡。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
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
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
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更尽一杯酒，歌一阕。
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
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
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寇准《阳关引》

喧嚣浮华的背后，该遗忘的都被人刻意地抹去了。

本该是南京一大盛事的斗茶大赛因种种缘故最后只在平平无奇中谢幕，全大道的案子也终于了结。按照官方公布的案情，凶手是沙州人氏张望归夫妇。他二人本为寻《张公兵书》来到中原，当晚赶去全大道家中，用刑逼问兵书残页情形。全大道被迫招供出兵书是假的，是他为了生财而伪造的，张望归夫妇一怒之下便杀了他。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那张望归的身份，不独与张巡同宗同族，还是唐代名将张议潮的直系子孙。他夫妇二人因非大宋子民，兼有沙州使者的身份，提刑司不敢擅断，只将案情上报朝廷。

寻找《张公兵书》的热潮终于淡了下来，代替它的是西夏奸细的话题。大茶商崔良中也再度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人物，因为他千辛万苦寻回的女儿崔都兰竟是西夏太子妃野利裙。龙图阁直学士马季良虽然不愿意弟家丑外扬，可为了平息兵书风波，不得不作出少许牺牲。于是，假崔都兰的事被一再夸大，洋洋洒洒，添枝加叶，演绎出许多生动的故事来，揭破西夏奸细的功劳也全算在马龙图身上。但城中也有传闻说，这件事其实全是小青天包拯的功劳。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野利裙被绑到提刑司大堂上后的第一句话：“哼，你敢对我动刑，你可知道我是谁？我是西夏太子妃野利裙。你

敢对我无礼，明日大宋皇帝就灭你满门！”于是，一向铁面无私的提刑官康惟一为之束手，恭恭敬敬地下堂，亲手为野利裙解开了绑绳。

野利裙虽然没有成为提刑司的座上宾，却也没有沦为阶下囚，只被软禁在官署的一间空房中。她未来的命运，已经不能由康惟一等官员决定，而要由大宋皇帝、皇太后来主宰。

慕容英因主动投降大宋，亦没有享受镣铐加身的待遇，先暂时安置在兵马监押司军营中，一边养伤，一边等待朝廷发落。

而对包拯等人而言，真相远非这些。但官府加派人手，以搜捕野利裙余党的名义四下搜寻李元昊、杨守素等人，竟始终没有任何发现。

经历许洞失踪一事，包拯虽然仍然怀疑提刑官康惟一，但却不再有当面向他质问的想法。还是沈周说得对，证据，最要紧的是证据。

然而另一个不幸的消息是，曹府戚彤派出的仆人并没有追到张尧封夫妇，他们乘坐的夜船离开南京后不久就遇到水盗，连同人带财都不知道被劫到哪里去了。若是能寻回曹云霄，她肯承认情人即是李元昊的话，那么就可以证明李元昊要挟康惟一一事属实，然而证人凭空消失，一切成为了梦幻泡影。应天府学曹诚得知爱女和女婿被水盗劫走，人财两失，急怒攻心，吐血晕倒，当晚就撒手归西。

文彦博居然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南京，带来了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西北发生了羌人之乱，朝廷正设法平乱，他父亲文洎调任河东转运使也与这次事件有关。

原来西北边界地区住着许多少数民族部落，称为“熟户”^[1]。这些羌人虽然归顺大宋，却常常被自高自大的大宋官员欺凌侮辱。环州知州崔继恩因需要大批粮草，强行摊派给辖区熟户，不断派人催督。负责催督的宋朝官吏欺骗羌人不知具体数量，加倍征收，羌人稍不如意，他们便大打出手，引发羌人部落不满，人心思乱。之前泾州蕃部首领厮铎论因犯罪而逃亡，正好在这个时候回来了故乡，泾原路钤辖周文质与部署王谦、史崇信三人共同商议要诛杀厮铎论，预备逮住他后当众凌迟处死。

羌人疑忌顿生，决意铤而走险，互相传箭联合起来，举兵包围了平远、定边、合道、石昌等宋军驻扎的城寨。^[2]周文质等人又擅自做主，调动兵马，准备动用武力镇压羌人的反抗斗争，局面遂一发不可收拾，羌族各部落群起响应，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宋朝军队，形成了严重的边境骚乱。

包拯闻听事变经过，不由得皱眉道：“为何朝廷任用的边将总是些粗鄙无能之辈？本来无事，偏要好端端地催生出一场事变，而今西夏又要借机生事了。”文彦博道：“这也是朝廷最担心之事，听说羌人已经派人向西夏求援，预备两方联兵，共犯大宋。”

送走文彦博，沈周道：“看来朝廷多半要将野利裙当谈判的筹码了。可惜没有捕到李元昊，不然筹码更重。”张建侯道：“这么说，野利裙根本就不会受到惩罚了？那些被她害死的人岂不是都枉死了？”

沈周道：“就算没有西羌之乱，野利裙也不会受到大宋国法惩处，现下她更可以全身而退了。”张建侯一时默然。

正好有仆人进来告道：“几位公子还在家里做什么？外面的人都赶着说，朝廷下了旨，要押那西夏太子妃进京了。她就快要出提刑司了，公子们不去看热闹么？”

包拯几人闻言，愈发意兴阑珊，干脆各自回房，读书的读书，午睡的午睡。

刚翻了数页书，便有仆人来叫包拯出房见客。包拯来到堂中，却见父母双亲和未来的岳父董浩都在，料想是要商议自己的婚事。哪知道包令仪却先告知朝廷已经批准了他辞官回乡，近日移交官署事务后，便要预备返乡之事了。

包拯闻言，心中无喜无悲。他当然希望留在南京，毕竟这里有最好的书院、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但他也希望早日送小游回家，希望父母远离是非之地，安心颐养天年。无论如何，总算是有归期可待了。

包母道：“离开南京前，我们和亲家公都希望能将你和董平的婚事办了。”董浩道：“是啊，你们尽快成亲，平儿就可以跟你一道返乡，沿途照料公公、公婆，免得日后来回奔波了。”他毕竟爱惜女儿，想到从此与爱女远隔千里，再难见上一面，眼角竟是湿润了。

包拯见到董浩老泪纵横的样子，心中很是感动，忙躬身道：“一切但凭父母大人和岳父大人做主。”遂坐下来一道商议具体日子和安排。

婚礼虽是大喜之事，但操办起来却尽是琐琐碎碎的细节，这一谈竟是大半个时辰。忽然瞥见张建侯自外面进来，包母忙叫道：“建侯，董公在此，还不快来见客。”

张建侯道：“嗯，这个……董丈好。姑父，你先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包拯见他神色局促不安，料想发生了大事，忙几步跨出门槛，来到庭院桂树下，才问道：“出了什么事？”

张建侯不及回答，便有仆人闯进来，连声叫嚷道：“西夏太子妃被杀了！哈哈，大伙儿都拍手称快呢！”

包拯大吃一惊，问道：“你要说的就是这件事？”张建侯点点头，又摇摇头，道：“不是我。”

包拯惊道：“你背着我自己去了汴河码头？你……你想杀她？”这个“她”自然就是西夏太子妃野利裙了。

张建侯道：“不错，我是气不过！我曾发誓要为妹妹报仇，这个西夏太子妃是害死妹妹的凶手，我是想要杀她为小游报仇，但还没等我动手，就有人抢先杀了她。”

包拯见他激动之下声音颇大，生怕堂中人听见，忙拉着他来到沈周房中。

沈周刚刚午睡起床，睡眼惺忪，问道：“是野利裙被杀了么？”

张建侯惊讶异常，道：“你不是一直在房中睡觉么？怎么会知道这件

事？”沈周道：“那野利裙到中原后害死了不少人，且不说崔良中父女和曹丰了，就是性善寺中死的十条人命，都该算到她头上，还有她在城外杀死了大船上的一家十余口，可谓双手染满鲜血。可她却能若无其事，不受大宋法律的制裁，这如何能让人心服？商丘本是民风勇悍之地，出那么一个大侠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出手杀死这害人精，根本不足为奇啊。”他一番话洋洋洒洒地说完，才蓦然回过神来，问道：“建侯，不会是你做的吧？”

张建侯道：“我本来是想要去杀她的，但有人抢在前面动了手。”

沈周道：“你没看清是谁么？”张建侯道：“没有。你们人不在场，完全想象不到，当时的局面有多混乱！”

原来赶去看野利裙出城的人多如牛毛，从南门通往汴河码头的道路两旁，人如潮涌，熙熙攘攘。押解队伍中最前面的是两辆囚车，里面分别装载着张望归和裴青羽。夫妇二人是杀人重犯，虽有沙州使者身份，还是按律上了重枷重铐，各自一身赭色囚衣，颇为狼狈地坐在囚车中，低头不语。但围观者对这二人丝毫不感兴趣，人人争相仰头，盼望看到后面的西夏太子妃——居然并没有看到！野利裙果然享受了太子妃待遇，坐在一辆马车中，四周围了厚厚的青灰色幔布，根本看不到内中情形。人群陡然有些愤怒起来，不满的情绪处处滋生。

马车缓缓穿过人流，到了码头边。此刻，张望归夫妇已经被押上官船，马车只能停在囚车之后，无法靠近船板。有禁婆上前打起帘子，扶着只戴了一副手铐的野利裙下车。她虽是囚徒身份，却有恃无恐地微笑着，愈发引来众人愤怒。

忽听得“扑通”一声，随即有声音高嚷道：“落水了！有人落水了！”正在众人一愣神间，又有人喊道：“打死这西夏女人！”

局面就在一刹那间失控了，一大群人争相围上来，有朝野利裙扔石头的，有吐口水的，有推攘不休的，还有拳打脚踢的。大批兵士蜂拥过来阻止，情形愈发混乱，许多人都被挤得掉进了河中，“救命”之声不绝于耳。等到负责押送囚犯的杨文广赶上前来，好不容易弹压住场面，那野利裙已经倒在地上，胸口插着一柄解腕尖刀。人群愣了片刻后，登时

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争相为这个恶贯满盈的党项女人被杀而叫好。

张建侯道：“从南门开始，我就一直跟在马车边上，心中揣摩着要杀野利裙，等她下车登船，那时是最好的时机。当我看到禁婆扶她下车，便要上前，但人群忽然骚动起来，我被夹在人流中，进退不得。好不容易挤到野利裙边上，正看到她胸口插着一把刀，她双手扶住刀柄，瞪大眼睛望着我，口中喃喃有声，似是想向我求救。我还来不及理会，就又被一股人流带走。后来我看到小杨将军到了，就转身离开了。”

沈周道：“这个凶手很厉害，时机把握得极好，一定不是普通人。”张建侯道：“这个人为民除害，我要知道他是谁，可要当面感谢他。”

包拯道：“杨文广看见了你么？”张建侯道：“看见了啊，我还朝他点了下头呢。姑父，你就别因为那件事再怪小杨将军了。你看慕容英投靠了朝廷，而今留在军营中，帮助改进火蒺藜等火器的造法，不也是造福于大宋么？”

包拯道：“不是那件事。眼下麻烦大了，民众认为野利裙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但她是西夏太子妃，死在南京，大宋无法向西夏交代，必然全力追查此案，找到凶手后，即使不即刻处死，也会捆送给西夏。”

张建侯大怒，举拳重重砸在窗框上，连声道：“无耻！无耻！”

沈周叹道：“对外邦交本就是十分复杂之事，有时候甚至顾不上是非曲直。野利裙在这个时候遇害，使得局面更为复杂。”

张建侯冷笑道：“朝廷愿意瞎忙，就去忙活吧。刚才情形那么乱，在场的至少有成千上万人，如何能查到凶手？”包拯摇了摇头，道：“官府最先想到的就是那些被野利裙直接或间接害死者的亲属，他们动机最强，嫌疑最大。建侯，你有麻烦上身了。”

话音刚落，便有仆人匆匆拍门，告道：“外面来了许多官兵，不是官府的人，是穿军服的赤老^[3]，手里都拿着长枪呢！指名要张公子出去。”

张建侯“啊”了一声，道：“姑父，这下我可更佩服你了。”

赶出来一看，堂前果然站满武装兵士，为首的却是兵马监押杨文广。

张建侯道：“小杨将军是奉命来拿我的么？”杨文广道：“这个案子而今没有官署肯接手，我是负责押送野利裙进京的官员，只好暂时由我代管。张公子，我也知道令妹死得无辜，然而杨某职责所在，请你谅解。”令兵士上前执住张建侯手臂，亲自搜他身上，却搜出一柄解腕尖刀来，是他出门前临时从厨房取得，上面还粘有菜叶。

杨文广道：“张公子，这就跟我走一趟吧。”又道：“包公子和沈公子若是愿意在公堂上为张公子申辩，也请随我一起来。”

包拯便进去跟父母打了声招呼，跟杨文广一行出来。经过崔府时，正见到崔槐也正被兵士带出来。

张建侯道：“崔员外也是嫌犯么？”杨文广点点头，道：“守城士卒在南门见过他。”

沈周道：“如果小杨将军判断嫌犯的根据是动机的话，那么其实还有一些人是有嫌疑的。譬如应天府晏知府、转运司韩转运使等，他们都有家仆在性善寺被杀。而今应天府和提刑司都不肯接野利裙的案子，这不是很可疑么？还有围捕野利裙时被格杀的弓手，他们都是本地人，都有亲眷在此，也可能有人出头报仇。”

杨文广道：“好，我会让书吏记下沈公子的话，然后一一调查清楚。”

来到兵马监押官署，野利裙的尸首已被用门板抬到堂下。她双目圆睁，怒气凜然如生，双手仍然保持着临死前的姿势，紧紧扶在胸口刀柄上，那刀已直没入胸，只剩下木柄在外。

正好有兵士将件作冯大乱带进来。冯大乱很是不满，一进来就嚷道：“老汉我是宋城县署的差人，又不是军人，小杨将军不经我上司允准就派人强行将老汉我带来这里，可是不合规矩。”

杨文广道：“抱歉，实是因为军营中没有件作，不得不冒昧请冯翁前来相助。吕县令那边，我自会派人去打招呼。”

冯大乱见他谦和有礼，这才勉强上前，将野利裙已然僵硬的双手扒开，露出崭新的木质刀柄来。又招手叫道：“张小官，你过来帮手。”

张建侯应了一声，包拯忙道：“建侯现下也是疑犯，不如我来帮冯翁拔刀。”上前弯腰，右手握住刀柄，一下竟未能拔出。双手握了上去，使尽吃奶的气力才将那柄尖刀拔了出来，刀尖上犹在滴血。

冯大乱是有名的件作，生平验过的尸首有数十具之多，有男有女，也不以死者是妇人为忌讳，掀起野利裙衣襟，验过伤口，才道：“你们都亲眼看到了，包公子这样一名年轻男子，都要用尽全身之力才能拔出刀来。再看这柄凶器，这就是市集上最普通的尖刀，虽然新开了刃，但不算锋利，刀质也一般。”

杨文广道：“冯翁的意思是，凶手要么力气惊人，要么身怀武艺？”冯大乱道：“嗯。”

杨文广便命人放了崔槐。崔槐居然感到受到了侮辱，愤然道：“你们都觉得我力气小么？”

张建侯笑道：“力气小也有好处啊，不用当嫌犯。”崔槐“哼”了一声，悻悻离去。

杨文广道：“张公子，眼下以你的嫌疑最大，你身手了得，大伙儿都知道。我也亲眼看到你从野利裙身边离开，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张建侯道：“不错，我是到过……”

沈周生怕张建侯说出本来是要去杀野利裙的话来，起意杀人，即使未能成行，也是有罪，忙咳嗽了声，打断道：“这柄凶器明显是凶手临时从市集上买的，杨将军不妨派人拿着刀到市集上，比照刀样找到卖刀的

铺子，向铺主查问买主是谁。”

包拯却摇头道：“这条路行不通。野利裙被杀，人人拍手称快，可见人心所向。铺主即使不心向凶手，也会迫于舆论压力，绝不会吐露买刀人的姓名，他只需推诿不记得就行。杨将军，我不妨实言告诉你，建侯确实是要去杀野利裙，只不过有人抢了先，你从他身上搜到的厨刀就是证据。”

杨文广道：“我早猜到会是这样。唉，当时现场乱极了，这可要如何查起？”

张建侯道：“应天府和提刑司都不肯接这件案子，可见是个烫手山芋。小杨将军也是个正派人，为什么一定要抓住凶手呢？他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呀。”

杨文广摇摇头，道：“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不尽快查出真凶，只会牵累更多的无辜百姓。”转头问道：“包公子，你聪明绝顶，之前屡破奇案，可有什么好法子？我真的不是贪图自己立功，而是……”

包拯道：“我明白，而今的局面，必须找到凶手。”想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好法子。

冯大乱道：“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得赶紧走了。”杨文广不便强留，忙命人送他回去。

忽有兵士进来禀报道：“慕容娘子求见。”

杨文广料想她是听到野利裙被刺的消息，想来看看故主，便命人让她进来。慕容英伤势虽然好转了不少，但行动仍是迟缓不便，扶着拐杖慢慢踱了进来，与众人见礼，这才走到野利裙的尸体旁，叹了口气，目光中颇见复杂意味。

杨文广道：“英娘伤还没有完全好，先过来坐下。”亲自扶着慕容英，神情间颇为殷切。

慕容英道：“是谁杀了她？”

张建侯一直忌恨党项人害死了妹妹，闻言忍不住讥讽道：“怎么，英娘还想为故主复仇？”

慕容英道：“我是西夏王宫女官，并不是太子妃属下，这次是临时受命才跟随于她，她无故滥用私刑杀我，于天道不合。我们党项人恩怨分明，既是结下怨仇，必须要设法报复。有谚语称：‘若不复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若不是我重伤未复，不等旁人动手，我一定会亲自索她性命。我问杀她的人是谁，是想好好感谢他。”

西夏人喜爱谚语^[4]，常常举办谚语竞赛，有话云：“谚语不熟不善谈话，牛马太少就吃不饱。”又有话云：“贤妇穿粗毛布衣也很受看，君子用谚语辩胜人思要点。”言谈中引用谚语是司空见惯之事。但包拯等人听在耳中，未免有些怪异。尤其慕容英背叛怨恨旧主，众人心中均觉得不是滋味，然而转念想到野利裙心狠手辣，对待己方的女官如此残忍，慕容英心灰意冷之下，转而效力大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张建侯尤其觉得喜出望外，道：“对，我也想好好谢谢这个杀死野利裙的人，可惜……”

包拯忙道：“建侯，这种话不可再说。”又正色道：“我也劝英娘别再随意说这种话。你既已投靠大宋，朝廷利益当高于个人利益，切莫以私仇为念。眼下野利裙在南京城外遇刺身亡是一桩天大的麻烦事，必须得尽快找到凶手。”

慕容英沉默许久，才道：“包公子说得极是。既然你们难以从物证追踪凶手，我有个法子，也许可以让凶手自投罗网。”

众人正苦无良策，忽听慕容英说她有办法，不由得半信半疑，急忙催她快说。

慕容英道：“那凶手在众目睽睽下刺杀西夏太子妃，其实冒险之至，可见这人心中有极大的勇气和担当。百姓们鼓掌为他喝彩，自然是因为他有惩奸除恶的意味。这样一个人，应该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如果杨将军就此将张公子扣下，称他就是凶手——他身怀武艺，又有动机，完全符合凶手的特征，旁人都会相信，但只有凶手知道他不是真凶。然后再

放出消息，说张公子宁死不肯承认罪名，遭到严刑拷打，几近垂死。那真凶必定良心难安，说不定会就此主动投案，以洗清无辜者的嫌疑。”

杨文广道：“这倒是个值得一试的法子，然而能否起作用全在于那凶手是否有一念之仁。”沈周道：“既然也没有别的法子，不如试上一试。”

杨文广道：“好，那我们就尽量逼真些。张公子，只是要委屈你了，我得下令将你绑起来。”

张建侯其实很不愿意那凶手就擒，然而刚才听到包拯晓以利害，便不得不应承下来，道：“只要能捉住凶手，你当真命人打我几下也没问题，反正我皮糙肉厚，受得起。”

慕容英道：“若要凶手信以为真，光绑起张公子还不行，将军还应该带人去搜查张公子的住处，也就是包府，如此才能煞有其事。”

张建侯忙道：“这可不行。我祖姑父、祖姑姑年纪大了，哪受得起这个惊吓？况且包府上下正筹备姑父和董家娘子的婚事，这样派人大大闹上一场，成何体统？”

沈周道：“建侯被捕的消息迟早要传入包丈和伯母耳中，他们肯定会因此而担心。不如先告诉他们真相，一起配合杨将军来演一场戏。”

包拯虽觉得无端将父母卷入其中不甚妥当，但当此境遇，没有别的选择，遂无异议。

哪知道包拯回家到内堂跟父母一说，包母并不同意，道：“你成亲在即，还要为这些不干己事的案子操心倒也罢了，若是传扬开去，亲家那边知道建侯惹了官司了会怎么想？还会不会将独生爱女嫁给你？”

包拯道：“如果董丈因为建侯卷入官司就不肯嫁女的话，那么这桩亲事不成也罢。”

包母闻言更是生气，斥道：“那个西夏太子妃是害死小游的主谋之一，有人杀了她，是伸张正义，你不好好感谢人家为小游报了仇，反而要设圈套诱捕恩公，可能会连自己的亲事都要赔上，这是什么道理？”

包拯从未见过母亲发这么大火，便跪了下来，道：“孩儿多有不是，然而这件事已然至此，建侯被扣在军营的消息已经放出，杨将军的人马很快就要来到，请娘亲权且通融一下。”

包令仪忙劝妻子道：“算啦，拯儿也是为了大局着想。那西夏太子妃死在南京，西夏能善罢甘休么？朝廷正担心西羌与西夏联合，能不为此担心么？必然会大张旗鼓地追查凶手，甚至会不惜牺牲无辜百姓来取悦西夏。拯儿能放下私怨，为天下苍生考虑，未雨绸缪，实在是可喜可贺之事啊。日后亲家公知道，只会赞赏他识大体，绝不会怪他的。”一边劝着，一边扶着妻子进去内室。片刻后出来，亲手扶起儿子，道：“你母亲只是一时心急你的婚事，其实她心中始终认为你是个好孩子。快些去办你的事吧。”

包拯道：“是。办完这件事，孩儿自会向母亲请罪。”

出来外堂，正跟沈周谈及细节之事，便有仆人惊慌地奔进来嚷道：“公子，不好了，杨将军带着许多人马包围了这里。”

张建侯被捕刑讯及包拯、沈周也被兵马监押杨文广带走讯问的消息不到天黑前就传遍了全城，许多市民自发赶来包府慰问，有敬佩张建侯出手锄恶的，有仰慕包拯为人的。包府却始终紧闭大门，连闻讯赶来的亲家董浩都吃了闭门羹。于是人们纷纷安慰董浩道：“董公寻了个好女婿。包公子人称‘小青天’，一定不会有事的。”

也有人大骂杨文广，说他枉为名将之后，居然为了一个西夏太子妃反倒对付起忠良来了。总之，人声鼎沸，喧嚷堪比市集。直到夜深，人群才逐渐散去。

张建侯被反吊在兵马监押署的一处空房中，挨了不少鞭子，衣衫都被抽烂。到半夜时，两名负责看守的兵士也是昏昏欲睡，各自伏在案桌上打盹儿。

忽有一名武官走进来，喝道：“你们好大胆子，居然偷懒，让犯人逃

走了。”两名兵士一惊，不及起身，忙转头去看张建侯，却先后颈着了重重一记敲打，重新伏在桌上，这次却是晕了过去。

那武官走到张建侯面前，轻轻叫道：“张公子！张公子！”

张建侯在兵士被打晕时便即惊醒，强忍着不作声，听到那武官声音十分熟悉，再借着火光一看，不由吃了一惊，道：“楚县尉？怎么是你？”

那武官正是宋城县尉楚宏，他上前扶住张建侯双肩，诚恳地道：“张公子，我很抱歉，是我连累你受苦了。可惜我还不能就此投案自首，好洗脱你的罪名。不是我贪生怕死，而是我得为了我的恩人着想，请你原谅我另有苦衷。”

张建侯道：“你……原来是你！唉，你快走！”楚宏道：“我冒险来这里见你，就是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会设法救你。”

张建侯急道：“我不要你救！你快走！”楚宏愈发内疚，道：“唉，我真没想到事情会成这样，我恨不得以身代你。”

张建侯道：“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快走！快走！”

房中蓦然灯光大亮，许多兵士举着火把抢了进来。有人在背后道：“楚县尉人既然已经来了，何不就此投案自首呢？”

楚宏本能地去拔兵器，但见到包拯、沈周、文彦博和杨文广并排站在一起，便垂下手来，怅然道：“原来这是你们设下的圈套。”任凭兵士缴去兵刃，给自己手足上了枷锁，丝毫不加反抗。

杨文广命人解下张建侯，扶他到一旁坐下，走到楚宏面前，道：“多亏文公子机警，料到凶手也许会冒险来救人。不过楚县尉，我真想不到来的人会是你。”

原来文彦博听到张建侯被捕及包拯被带走的消息，便立即赶来兵马监押司。得知真相后，这位自小就有“神童”之称的名门公子当即道：“凶手不一定会投案自首，也许会设法营救建侯。”沈周不以为然地道：“这

里可是兵马监押司官署，是南京军营所在，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军士，谁敢冒险来这里救人？”文彦博道：“如果凶手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有来头，可以名正言顺地进来官署呢？那把杀死野利裙的尖刀，虽则普通，却是崭新，并不如何锋锐，一定是凶手临时去买的。大凡立志复仇之人，都会事先准备一把利刃，或是用趁手的随身兵刃，这个人反其道而行，除了对自己的武功相当自信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要掩饰本来的身份。”一番分析，旁人深以为然，杨文广遂作了周密安排，想不到果然一举奏效。

楚宏见事情已经败露，便干脆地承认道：“不错，是我杀了西夏太子妃野利裙。”不待讯问，主动叙述了经过——

他头天在市集上买了一把剔肉的解腕尖刀，次日一早便身着便服来到汴河码头，混入等着看热闹的人群中。野利裙下车后，现场忽然发生骚乱，他便趁机上前，一刀刺进野利裙胸口，随后挤出人群，离开了现场。

包拯道：“楚县尉自然有杀人的能力，可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杀野利裙？”楚宏道：“我只是觉得她作恶多端，不能放任她逃脱制裁。况且她的手下杀了我好几名下属，我有责任为他们报仇，好向死去弓手的家属交代。”

张建侯活动着被绑得发麻的手腕，叹道：“其实楚县尉不动手，我也要动手的。唉，如果早知道凶手是你，我就不会同意跟杨将军他们一起演这场戏。”

包拯却不相信楚宏的说法，道：“听说早在围捕野利裙之时，她手下就喊出了她的太子妃身份，当时楚县尉就该知道以她的身份，大宋是不会对她怎样的，为何不当场动手杀她？”沈周道：“是啊，如此还可以瞒天过海，说你不知道对方身份，对方是在拒捕格斗中被杀。”

楚宏道：“我可没有几位这么聪明，能想这么远，我以为大宋国法会制裁她。况且当时杨将军已然赶到，我怎能再随意杀人？”

包拯道：“既然如此，你就该投案自首，为何还要对建侯说为了你的

恩人着想之类的话？你的恩人是谁？”

楚宏官任宋城县尉，负责治安捕盗，也常常审问犯人，知道言多必失，干脆闭了口，以沉默应对。

杨文广道：“是不是你顶头上司宋城县令吕居简？他的妹妹吕茗茗和妹夫崔槐心中也是极盼望野利裙死的。”楚宏只是三缄其口。

包拯道：“我倒是觉得提刑官康惟一的可能性更大些。”

楚宏身子明显一震，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辩解道：“包公子请不要随意猜测。我确实和康提刑官有私交，但这件事跟他无关。”

包拯道：“我怀疑康提刑官跟这件事有关，并不仅仅是因为你跟他有私交，而是有种种迹象表明，康提刑官受过党项人的挟制，他很可能是要杀野利裙灭口。”当即说了之前康惟一从曹府门前退走，是因为接到了慕容英送去的威胁信。

楚宏连声道：“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包公子这些全是臆测，慕容英自己都不知道信里面写了什么，没有确实的人证、物证，如何让人心服口服？”

沈周道：“物证只有那封信，多半已经被康提刑官销毁。人证只有曹云霄和李元昊，二人都失了踪。楚县尉，就算没有人证、物证，这前后的事情联系起来，你还不清楚究竟么？”

楚宏道：“反正不论你们再说什么，我都不会再说一个字。”

文彦博道：“那好啊，我们就专心来找你口中的恩人到底是谁？其实要验证这件事一点也不难。杨将军，你先秘密将楚县尉扣押起来，不要张扬，对外仍然称张建侯是凶手，正在严刑拷问口供。再派一批人悄悄埋伏在楚县尉家里。他莫名失踪，有心人自然会来找他，来一个，抓一个。保管三天之内，便可见分晓。”

楚宏脸上登时大现焦色，大声道：“我既然已经认罪，各位为何还要苦苦相逼？”

杨文广见此计大妙，几有立竿见影之效果，便命人将楚宏收押，严加看管，再安排得力下属，换上便服潜进楚宏家中埋伏。

忽有兵士进来禀报道：“抓住了两名可疑的女子。一直在官署大门附近张望徘徊，都快一个时辰了。”带进来一看，却是包拯的未婚妻董平和她的婢女小透。

包拯大吃一惊，忙上前问道：“平娘怎么深夜来了这里？”

董平脸色通红，只垂首不语。还是小透心直口快，用脆生生的嗓音道：“我家小娘子听说公子被官兵带走，担心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非要我来打听消息。可这大半夜的，我也不敢一个人出来，她就干脆跟我一起来了。”

包拯闻言很是感动，道：“我没事，让你担心了。不过我现在还不方便离开这里，我请彦博送你们回去。”文彦博嘻嘻一笑，道：“乐意效劳。”

董平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似有话要说，但四周都是男子，终究还是害羞，默默跟文彦博去了。

文彦博的计策果真奇妙，埋伏在楚宏家中的便装兵士当真捉住了不少人。

大清早第一个来的是个铁匠，推门进来，在院子中叫喊。有兵士在屋内假意应了一声，道：“我正睡觉呢，你有什么事？”

那铁匠憨直可爱，居然隔着窗子道：“我猜是官人前日在我那里买尖刀是为了……那个吧？官人放心，就算官府由尖刀追查我那里，我也绝不会说出官人的名字。”话音刚落，便被涌出的兵士反剪起来捆上双手，用毛巾堵了嘴巴，拖进屋子。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名十来岁的少年进来找楚宏，一样被捕获，却是提刑官康惟一的僮仆。

上午时，有宋城县的差役来找楚宏，但却只在门外喊了两声，见无人应就自行离开了。

那差役离开后不久，埋伏的兵士又捕获了一名四五十岁的老者，盘问身份，是提刑官康惟一的心腹家仆，跟前面那少年僮仆一样，都是奉主人之命来寻楚宏的。事情遂显而易见。杨文广命人将这三人带到楚宏面前，与他对质。楚宏只道：“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再无话说。

杨文广见他态度强硬，始终不肯牵连康惟一，一时也无计可施。沈周道：“不如放了铁匠，将余下三人转押到提刑司，看康提刑官如何处置。”

正议论是否可行之时，忽有兵士进来禀报道：“门前有人来投案，自称是杀死西夏太子妃的凶手。”

众人大吃一惊。张建侯叹道：“世上真有许多舍生取义的仁士啊！我真不该帮你们演这场戏来诱捕这些人。”

杨文广忙命人将楚宏一行人押下，又请张建侯先行回避，这才喝令带那自首者进来，却是转运使韩允升的车夫韩均。

韩均一进大厅，二话不说，从怀中掏出一柄匕首扔在面前青砖上，道：“这就是杀人的凶器了。”

兵士忙捡起匕首，奉给杨文广。杨文广拔出来一看，刃如霜雪，寒光闪耀，当真是一柄难得的利器，不由得赞叹一声。又想起文彦博关于复仇兵器的那番理论，一时感慨，问道：“你是如何杀了野利裙？”

韩均道：“还能怎么杀？当然是趁人多大乱之时，挤到她后面，一刀刺进她后腰间。”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杨文广忙命人先将韩均关押起来，再与包拯等人重新赶来停放尸首的房间，一时也顾不得男女之忌，将野利裙身子翻转过来，掀起衣衫，果见她后腰正中有一处刀伤，正符合匕首的尺寸。由于那匕首锋利无比，出手者又快又狠又准，刀伤细如痕缝，竟只沁出一丝血迹，是以旁人均没有发现她身后还有伤处。

令人骇然的不仅是这处后腰处的刀伤，细心的沈周还在腰侧发现一个极小的伤口，伤处呈现紫黑色，显是凶器上淬了剧毒，伤状则似曾相识，与之前大茶商崔良中身上的刻刀伤处极为类似。

再次验尸的结果，这是一起三重谋杀案，也就是说，昨日有三个人先后对西夏太子妃野利裙动手——宋城县尉楚宏用新买的解腕尖刀刺中了她胸口；车夫韩均用匕首刺入她后腰；另有一名不知名者用带毒的刻刀刺中了她腰侧。

杨文广道：“这使用刻刀的凶手，入刃不深，劲力不强，多半是女子。”包拯道：“嗯。”

杨文广道：“包公子的口气，似是知道她是谁。”包拯道：“我也不能肯定，只是猜测。”

沈周道：“这个人，我和包拯都能猜到她是谁，但她的情况反而是最简单的。”杨文广道：“这话怎么说？”沈周道：“我们推测那个人是老字街的汪寡妇，如果真是她，她只是简单地要为全大道复仇，因为她知道是党项人杀了全大道，而不是张望归夫妇。”

杨文广道：“原来如此。楚宏杀人可能是受命于人，韩均应该只是为了替死在性善寺的同伴报仇吧？”

包拯反问道：“杨将军是识货之人，一眼就能看出那柄匕首绝非凡器，情不自禁地赞叹出声，韩均只是一名车夫，手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利器？”

杨文广道：“包公子的意思是，韩均也是受令杀人？可是以转运使韩相公的性格，断然不会卷入这样的事的。”

沈周道：“现在最麻烦的倒不是这件事，而是明明知道康提刑官有问题，却没有证据来指认他。”杨文广道：“楚宏肯定是不肯招供出康提刑官的，还有那韩均也一样。我看得出来，他们两个都抱了必死之心。就算当真押他们到提刑司，怕是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包拯道：“这样，杨将军还是先将这些人扣在这里，我和沈周还有建

侯去见一次康提刑官，看他有什么话说。”

离开兵马监押司后，包拯三人先顺道来了一趟老字街，找到汪寡妇。

汪寡妇一见到张建侯便讶然道：“咦，外面不是传你杀了西夏太子妃，被官兵抓起来了么？”张建侯笑道：“我没杀她，是你杀了她。娘子，你可真叫人刮目相看呢。”

汪寡妇先是一怔，随即冷笑道：“你说我杀人，有什么证据？凶器呢？证人呢？一样都没有，还是请快些走开吧。”

张建侯道：“是不是就算我被官府拷打致死，娘子也不肯站出来为冤者说话？”汪寡妇道：“嗯，应该是吧。”又自我解嘲道：“谁让我只是个又自私又可伶的寡妇呢。”

她干瘦的脸上明显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阴霾的双眼中闪耀着冷酷的光芒，然而当她转过身去，留给众人的却是一个落寞的背影。她只是个小人物，既有小人物的脆弱，又有小人物的坚强；既有小人物的粗鄙，又有小人物的不凡。失意于红尘，却又离不开红尘。

来到提刑司大门，包拯请差役先行通报。差役道：“提刑官生了病，今日请假不办公。”张建侯道：“我们正好是来送药的。”

差役道：“啊，张公子不是被捉进兵马监押司了吗，你被放出来了？”张建侯道：“嗯，这就烦请差役大哥进去通禀一声。我担保康提刑官一听到我的名字，会立即请我进去。”

等了一会儿，果见差役引着一名家仆模样的人快步出来。那家仆道：“提刑官身体不适，正在后衙修养，三位公子请随小的往这边走。”

提刑司官署不及应天府大，但后衙却远远胜过其规模，也就是说，

提刑官的住宿条件比应天知府强多了。

康惟一——身便服，正在花厅中来回逡巡，有焦虑之色，却无病容。果然，见到众人后的第一句话便是问张建侯道：“你不是杀死了西夏太子妃，被杨文广抓起来了么？”张建侯道：“我没有杀野利裙，杀她的是楚宏，他已经被杨将军逮捕，正押在兵马监押司刑讯。”

康惟一仿若挨了一记重锤，“啊”了一声，随即掩饰失态道：“想不到是楚宏！”

包拯正色道：“康提刑官，我以前一直很敬慕你的为人，但现下有许多事实表明你实际上并不清白。楚县尉为什么要杀野利裙，你自己心中应该最清楚不过，又何须再惺惺作态！”

康惟一先是愕然，随即忿然，死死瞪视着包拯，眼珠子如死鱼一般翻白鼓出，恨不得都快要掉出来。正当旁人以为他要发怒之时，他的脸色旋即又转成了黯然，拊掌叹道：“自从你得了小青天的外号，我就知道这件事早晚会被你揭穿。”

包拯道：“这么说，康提刑官承认是受过党项人挟持了？”康惟一却不置可否，道：“我知道你们帮杨文广追查这件事，是担心朝廷为了奉迎西夏而大肆牵连无辜，我愿意出一计策来平息这件事，以弥补我之前的过错。然后用一个人的性命，来换取你们的一个诺言。”

沈周问道：“提刑官说的计策是要牺牲楚宏么？”康惟一道：“我的计策保证不会有任何人因此受牵连，包括楚宏在内。”

张建侯本就闷闷不乐，总觉得是自己害得楚宏落入官兵之手，闻言不禁大喜，催道：“快说，快说，到底是什么？”

包拯道：“康提刑官若肯以诚相见，不妨从头说起。”康惟一叹了口气道：“不错，我之前的确是受了党项人的挟持。当日我亲自带人去查封曹府，忽然接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声称知道我们康家祖先的一个大秘密，如果我敢对付曹氏，他就会把那个秘密公布于世。为了祖先的名誉，我只好就此退去。不过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又如何会知道我康家的秘密，也派心腹暗中查过，一点儿线索也没有。但后来，

那个人居然自己出现了。”

包拯道：“是因为全大道声称发现了兵书残页，结果被官府逮捕，人和残页都在提刑司这里，那人想要一份残页的副本，所以主动找上了康提刑官，对吧？”康惟一道：“包公子当真是聪明绝顶之人，这些事情经过并未亲眼见到，却能推算得分毫不差。”

包拯摇头道：“其实我算不上聪明，小文和小沈都比我聪明。我只是脑子里一直有这些事，关心着、琢磨着，自然就想明白了。”

康惟一道：“不错。当日有个叫杨守素的人主动找上我，说想要残页副本。这个人我曾经在性善寺里见过，当时还不知道他和他的主人黄河，也就是西夏太子李元昊跟那假崔都兰是一伙儿的，只是觉得此人敢拿我祖先名誉来要挟我，肯定不是普通人。但我不愿意没完没了地受他们挟制，于是我们击掌为誓，我只为他们做三件事，抄录兵书残页是第一件事。”

沈周道：“第二件事是什么？”康惟一道：“全大道被释放当日的晚上，李元昊和杨守素忽然来到提刑司找我，我才知道他二人刚刚赶去老字街杀了全大道。他们说离开时见到你们几个正在街口打听全大道住址，担心你们太过聪明追查到真相，要我出面为他们掩饰这件案子，这是第二件事。”

张建侯道：“呀，提刑官，亏我之前还拿你当清官，原来你早知道真凶是谁，居然还装腔作势了半天。”康惟一道：“也不全然是装腔作势。我当日派人拘禁张公子到提刑司审讯，其实也是真心想知道那玉露剑的主人是谁。”

包拯道：“当晚黄河和杨守素到提刑司来找提刑官，具体是什么时辰？”康惟一道：“他们到的时候，我正在堂上办公，差役不肯为他们禀报，所以他们在外面等了许久。总之，夜很深了。”

包拯道：“那么提刑司有飞贼闯入时，他二人还在后衙么？”康惟一道：“在。”

包拯道：“我总算知道党项人为什么一定要追杀飞贼了，因为怕他听

到了他们跟提刑官你的谈话。”张建侯忍不住道：“飞贼不就是许先生吗？”康惟一道：“原来他姓许！”

包拯道：“这件事回头再说。是康提刑官帮助李元昊一伙儿逃出南京的，对吧？”康惟一道：“不，这件事我没有帮忙。我看到慕容英的供状，才知道李元昊的真实身份是西夏太子，大惊失色。偏偏这时候他再次找上门来，提出要我做第三件事。当时野利裙已然被捕，我以为他是要我营救他妻子，或者助他和手下人逃出南京城去，结果都不是。”

张建侯道：“到底是什么？提刑官做都做了，还这么吞吞吐吐的！”康惟一道：“要我设法杀了野利裙。”

张建侯一呆，道：“野利裙不是李元昊的正妃吗？他要旁人去杀了他自己的妻子？”康惟一道：“当初我听到时也觉得是不是听错了？结果他很坚决地说他要他妻子死。”

包拯道：“所以提刑官就安排了楚宏去做这件事？”康惟一道：“我没有强逼楚宏，我只是告诉他我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他自己选择了接受。”

沈周道：“现在野利裙已经死了，楚宏也已然被捕，全城闹得沸沸扬扬，康提刑官预备以何良策收场？”康惟一道：“之前不好收场，是因为大家都以为是宋人杀了西夏太子妃，朝廷怕因此激怒西夏，但既然真正想杀野利裙的是李元昊，何不利用这一点呢？”

沈周道：“那么提刑官说想要用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个承诺，那个人是谁？承诺又是什么？是想让我们承诺不揭发你么？”康惟一摇头道：“这件事后，我自会辞官归隐，揭不揭发我根本就无所谓。我所要求的，就是你们能够保守住我康家祖先的秘密。”

包拯道：“这正是我们想要知道的，西夏人拿来要挟你的大秘密是什么？”康惟一道：“只要几位公子肯承诺保守这个秘密，我这就带你们去见那个人，他自会告诉你们一切。”

张建侯道：“如果我们不同意呢？”康惟一道：“那么你们一样不知道这个大秘密是什么，你们顶多也只能做到举报我、告发我。而那个人，也会在暗无天日中默默死去。”

张建侯和沈周便一起去望包拯，等他拿主意。

包拯心中疑惑甚多，愈想愈惊，但他自幼养成了安详镇定的气质，讲究的是临事从容不迫，虽然心中嘀咕，表面却依旧镇定自若，坦然道：“对提刑官来说，康家的秘密最重要，但人命关乎于天，岂能罔顾？好，我答应你。这就请提刑官带我们去见那个人吧。”

康惟一便引着几人往提刑司大狱而来。狱官见提刑官亲自到来，忙赶过来巴结。一行人走到关押重犯牢房的最里间，狱官从衣袖中取出钥匙开了门，便知趣地退开。康惟一推开沉重的铁门，道：“请进，人就在里面。”

那牢房不大，正中放着一张长方形木匣似的床，四面棧栏，状如鸟笼。一名犯人躺在床中，情形恐怖之极——头发被拴在揪头环中，口中塞有木丸，颈项有夹项销，胸前绕有拦胸铁索，腹上有压腹梁。两手手腕套在铁钮中，脚踝腿部有短索铁钉，脚踝则被铁镣锁于匣栏上。不仅镣铐缠身，手足不得屈伸，肩背不得辗转，被禁锢得动弹不得，人体上部还盖有一块床盖，称“天板”，板上钉满三寸铁钉，密如猬刺，利如狼牙。由于床盖钉尖朝下，逼近犯人躯体，所以睡在里面非但不能翻动身子，就是稍许想抬一下也是不可能的，当真是四体如僵。

更令人诧异的是，那被当做江洋大盗一般锁得严严实实的犯人不是旁人，正是失踪多日的许洞。

原来那晚闯入提刑司的飞贼当真就是许洞本人，如包拯所预料的那样，他很想看看残页上写的是是什么，料想提刑司的卷宗必会提及，是以冒险潜入。哪知道还没有找到卷宗房，先意外看到有神秘客人来拜访提刑官康惟一，这神秘客人就是李元昊和杨守素。许洞并不认识李元昊，但一见到他，就感到他身上有股强烈的虎狼之气，一时好奇，跟去了后衙。结果大大出人意料，偷听到的内容令人可惊可怖，那李元昊不仅刚刚杀死了全大道，还利用康家的大秘密要挟康惟一为他办事。不幸的是，许洞行踪意外被杨守素发现，两人一番交手，他的软剑剑法本不娴熟，玉露剑又不及杨守素的青冥剑锋利，很快被绞断，失去兵刃，中剑被擒，随即被打晕后藏入内室。康惟一为掩饰动静，向闻声赶来的差役称有飞贼闯入后逃走。李元昊并不认识许洞，也不关心他什么来历，只

让康惟一快些杀了他。倒是那杨守素很好奇南京居然还有人会使软剑，带走了那柄玉露断剑，大概是想由此追查许洞的来历。李元昊离开后，康惟一并未按照他嘱咐的那般杀了许洞灭口，只是让心腹将他绑起来，秘密拷问其来历。许洞宁死不吐一字，康惟一遂派人将他关入提刑司大狱的死牢，锁在匣床中，以留作后用。

包拯、张建侯、沈周几人以为许洞早已死去，连尸体也被党项人化掉，此时乍然在提刑司大狱见到他，虽然被锁得动弹不得，但还是又惊又喜，忙上前为他一一松开匣床束缚。

许洞口中木丸刚被取出，便破口大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康惟一，你爷爷康保裔投降了契丹，你则甘心做歹人的走狗，你们康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张建侯道：“许先生说康保裔投降了契丹？”许洞道：“不错，这就是那些歹人拿来要挟他办事的大秘密！”

康保裔是宋初名将，战功卓著，宋真宗咸平年间在瀛州一战中英勇战死，自此成为举国称颂的民族英雄，先后被封为“康公”“康王”，许多地方都修有专庙祭祀。但实际上真实的故事是——这位在大宋朝野间赢得了巨大声誉的康公其实是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在瀛州大战中被辽军俘虏，随即倒戈投降了辽国^[5]。他后来得知大宋对自己身后事极尽隆重之能事，亦心中惭愧，遂请求辽国不要声张。不久后，辽国与大宋结成《澶渊之盟》，两国从此不再兵戎相见。康保裔失去了利用价值，隐姓埋名，在辽国默默度过残生。西夏太子李元昊曾到辽国游历，无意中得知了这段故事，一直记在心中，心想康保裔的子孙均是大宋官员，更不乏担任高官要职者，日后也许可以加以利用，这次来南京果然就派上了用场。

而康惟一一直视祖父康保裔为康家至高无上的荣耀，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声称祖父早投降了辽国，虽然根本不信，却隐约觉得对方不会平白无故地来威胁自己，反复权衡利弊之下，终于还是从曹府门前退走。到后来写匿名信的杨守素找上门来，言之凿凿，举出种种铁证，证实康保裔确实降敌。他人生中的擎天柱陡然崩溃，天塌地陷不说，还要面临歹人的讹诈。痛定思痛之后，他当然只能选择屈从于挟制，以维护

先人声誉。

至于楚宏，则是因为康家对他父亲有恩，康保裔曾是楚家的救命恩人，在这件事上，他理所当然地支持康惟一，为保护康保裔的声誉不惜一切代价。更何况他也不希望看到野利裙就此逃脱惩罚，是以毫不迟疑地杀了她。然而他毕竟是心怀正义之士，听说张建侯被当做凶手逮捕，遭到了严刑拷问，于心不忍，但又怕投案后牵连出康惟一，是以装扮成武官，冒险潜入兵马监押司探访张建侯，却不料因此而中了诱捕的圈套。

包拯等人这才彻底明白究竟，一时心中百感交集。

康惟一亦脸有愧色，道：“几位已知道详细经过，想必也多少能体谅到我的难处。望包公子遵守诺言，能保守秘密。”

包拯尚不及回答，许洞已然怒骂道：“你以为你不说出去，你祖父降敌就不是事实么？自欺欺人，却欺骗不了天地人心！”康惟一面色一沉，道：“你以为宣扬出去又能怎样？哼，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想隐瞒真相的人，朝廷比我更想隐瞒事实！你敢宣扬，最后倒霉的还是你自己！”

他说得不错。大宋对外作战屡战屡败，没有一员拿得出手的良将，所以朝廷格外需要树立一个英雄人物来鼓舞军民士气。好不容易出了个英勇战死的康保裔，享誉朝野二十年，哪知道真实面目却是叛国投敌的懦夫，所谓的“忠义康王”原来是一场闹剧。最丢脸的还不是康氏家族，而是大宋朝廷，所以执政者得知后肯定会千方百计地隐瞒，如若包拯等人上书告发，最终只能是祸及自身，朝廷会将所有知道真相者监管起来，不是流配充军，就是编管异地。

包拯道：“提刑官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自然信守诺言。再会吧。”当即上前扶住许洞，道：“我们先带先生离开这里。”

许洞被锁日久，气血不畅，手足僵硬，暂时无法行走。张建侯便将他背在身上，一行人离开了大狱。

许洞问道：“你们是为了救我，才答应康惟一隐瞒这件事么？你们实在不该为了我这样做。”沈周道：“其实康提刑官说得对，就算我们告发

了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知道许洞心中纠结，忙将话题转开，道：“新近又发生了许多事，怕是先生知道后，要大大吃上一惊了。”

本以为许洞会极度震撼李元昊和野利裙的真实身份，不料他只急切地问道：“全大道发现的《张公兵书》残页是假的？”

沈周道：“嗯，虽然不知道杨守素从宋城县衙牌匾后取走的是什么，但可以肯定，全大道手中的兵书残页都是有人刻意伪造的，刻版用的写本就是张巡张公的奏稿。”许洞道：“难怪！难怪！”又叹道：“其实我早知道世上根本就没有《张公兵书》，只是心底里总还存有那么一线希望。”

沈周道：“先生能模仿张公笔迹，一定见过张公真迹了，到底是什么？”许洞叹了口气，悠悠道：“这件事，我本来是打算永远不说出去的。”

他越这般神秘，众人愈发好奇，干脆就近找了家饭馆坐下，听对方娓娓道来。

许洞道：“不瞒你们说，我年轻时酷好兵法，一度执著于寻找传说中的《张公兵书》，想看看它有多么神奇。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天爷当真让我寻到了《张公兵书》。你们别问我是怎么找到的，总之不怎么光彩，但经过名家验证后，确认那是张巡手迹。”

众人大吃一惊。张建侯道：“原来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寻到了真正的《张公兵书》！”

许洞摇头道：“都怪我的吴中口音。我寻到的是《张公殡书》，出殡的殡，并不是兵器的兵。那本书，里面记载的全是人名。后来经过我多方查询，才知道那些是在睢阳之战中被唐军将士吃掉的百姓的名字，排在首位的吉人，就是张巡的侍妾^[6]。”

众人心中的震撼难以形容！张巡生前竭忠尽义，死时大义凛然，死后极尽尊崇，堪称人间忠臣的完美楷模。原来这位“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的大丈夫心中最后放不下的不是兵法兵书，而是那些为了守城被唐军将士吃掉的老幼妇孺！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惛惛心目，寤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噫嘻，时耶？命耶？

[1] 熟户：指归顺的或发展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宋苏舜钦《庆州败》诗：“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宋史·兵志五》：“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

[2] 环州：今甘肃环县。泾州：今甘肃泾川。石昌：今陕西通远。

[3] 赤老：民间百姓对禁军的鄙称，因北宋时士兵都穿红色的军装。

[4] 西夏谚语是西夏文学中的宝贵遗产，涉及西夏政治军事、社会生活、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寓意深刻，富有哲理，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本小说中引用的西夏谚语均选自传世谚语集，即西夏仁宗乾祐七年至十八年（1176年—1187年）先后由梁德养、王仁持收集整理刊印的西夏文《新集锦合道理》。

[5] 康保裔是否降敌是著名宋史疑案。《宋史·忠义传》记录他于咸平年间在与辽军决战中以身殉国，《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诸史中均采纳此说法。然而《宋史·路振传》却说 he 于咸平年间被契丹军俘获，《辽史·圣宗纪》中也有辽军擒俘康保裔的记载。总之，有关记载互相矛盾，漏洞百出。

[6] 清人王渔洋《池北偶谈》一书记载：张巡在安史之乱中被围困，城中无粮食，遂杀一妾，以肉分食诸军士。后张巡一直转世为名臣，其妾冤魂终于在等待一千年后，杀了张巡转世的后身徐蒿。原文为：徐蒿，字吉人，会稽诸生。年二十五，得痼疾，痛不可忍，年余，痼能作人言。濒死时，见一白衣少妇问曰：“君识张睢阳杀妾事乎？君前生为睢阳，吾即睢阳之妾也。君为忠臣，吾有何罪？杀之以殍士卒。吾寻君已十三世矣，君世为名臣，不能报复，今甫得雪吾恨。”言讫，妇不见，蒿亦随逝。

尾声

河道上是川流不息的船只，河岸上是络绎不绝的行人，尘世总是因为灵动而充满活力。浑黄的江水汹涌着、奔腾着，卷起无数的浪花，夹带着永生不灭的激情驶向远方。



仁

宗小皇帝即位后，改年号为天圣。天圣者，上天所赐之圣贤、圣品也。然而，上天并没有赐下什么圣贤，刘太后垂帘听政后，经常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独揽大权，为所欲为，一些宦官和外戚趁机揽权，干预朝政。大宋时局陷入了从所未有的混乱时期。

然而，对南京人而言，天圣着实是个很不寻常的年号，这一年，发生了许多轰动全城的大案，如大茶商崔良中遇刺身亡、佛门净地性善寺惨案、伪《张公兵书》等，嗟叹者有之，感怀者有之，哀伤者有之，唯有最后谢幕的西夏太子妃一案令人啼笑皆非。

西夏太子妃野利裙被擒又被杀，成为震动朝野的惊天大案。然而，就在众人为先后遭逮捕的楚宏、韩均、汪寡妇三人痛惜时，忽然有消息传出，那西夏太子妃竟是假冒的，西夏太子李元昊和太子妃野利裙都在西夏境内游猎呢。南京城中登时热议再起——有人说那假西夏太子妃是辽国奸细，是特意来挑拨大宋和西夏关系的；也有人说西夏太子妃是真的，不过是大宋难以下台，所以对外谎称其身份是假冒的，而西夏怕承担间谍的罪名，居然也认可了这种说法。

无论真相如何，好消息是楚宏、韩均、汪寡妇均被无罪释放，因为他们杀的是一个意图挑拨大宋和西夏关系的大反贼，非但无过，反而有功。韩均、汪寡妇受到了官府奖励，楚宏却被削职为民。

西北前方也传来了好消息——西夏不但拒绝了西羌的求援，还向宋朝请和。宋朝喜出望外，遂派遣大军镇压羌人反抗，最终平定叛乱。事态平息后，引发叛乱的周文质等大宋官员仅被处以罚金。

自称杀死全大道的沙州人氏张望归夫妇也被驱逐出宋境。二人回到沙州之时，正值西夏太子李元昊率兵围攻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分别派人向大宋和沙州曹氏求救，大宋置之不理，沙州首领曹贤顺因为张望归夫妇私下与李元昊达成协议，亦拒绝出兵援救。甘州很快被李元昊攻占，夜落隔被迫出逃。紧接着，回鹘控制的西凉府亦落入西夏之手，^[1]沙州遂成一座孤岛，李元昊本可乘胜追击，一举攻下沙州，但他终究还

是遵从了诺言，于城下退兵。

沙州的巍然独立还是改变不了河西尽为西夏势力的局面。古人曾说：“欲保关中，必固陇右；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极言河西对中原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河西不稳，秦陇必危，关中有虞。如果说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北部的重要战略区，那么河西诸州便是中原西北安危所系的形胜之地，二者地位大致等同，均与中原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西夏占领河西之地后，举国兵不解甲，大宋终有西顾之忧。

对于平头小民而言，国家大事始终不如世俗场景更引人关心瞩目，大宋南京城中新近流传的是两桩喜事：一是有“小青天”之称的包拯新娶了董家小娘子董平，且即将举家迁回庐州故里；第二件则更令人惊叹，兵马监押杨文广奉刘太后亲笔懿旨，娶了党项女子慕容英^[2]为夫人。

据说这慕容英原来是西夏王宫女官，文武双全，洞悉许多党项机密，遂为大宋朝廷重视。但她终究是女儿之身，参议军事多有不便之处。有人开玩笑提议不如将她嫁给杨文广为妻，登时有重臣极力反对，认为慕容英出身番族，身份低贱，怎可配杨氏名门公子。但太后刘娥本人是花鼓女出身，最反感“低贱”二字，闻言立即道：“慕容英巾帼不让须眉，与杨文广郎才女貌，正是天作之合。”遂亲自下诏赐婚。

这一晚，杨文广送走宾客，进来临时布置的婚房，却见新婚妻子正坐在床沿上发呆，神色凝重，甚是古怪。

杨文广走过去坐下，握起慕容英的手，道：“在想什么？是在思念故乡么？”慕容英摇了摇头，道：“你不嫌我是个蠢笨的外番女子么？”

杨文广笑道：“外番女子有什么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祖母就是党项人。”慕容英道：“可是我始终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杨文广将她轻轻搂入怀中，道：“你我已是夫妻，何须再说如此见外的话？你既已别无亲人在世，从此以后，我就是你最亲的亲人，你我自

成一体。”

慕容英问道：“当初你我先后两次交手，我都有意置你于死地，向你发射火蒺藜，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杨文广道：“我本来也一心想要杀你或是捉住你。但是那一天，我将你从河里救上来，看到你昏迷不醒的样子，不知道怎的，我的心就软了下来。”

慕容英道：“当日我从昏迷中醒来，看到你彻夜守护着我，倚靠在床榻边打盹，我也很感动，一时忍不住……”杨文广笑道：“我知道，你伸手摸了我的脸。”慕容英羞道：“呀，原来你在装睡。”她虽然性情豪爽大方，但回忆当时情形，还是忍不住满脸红晕。

二人甜蜜地依偎了许久，慕容英忽然道：“夫君待我这般好，我实在不忍心再骗你。实话告诉你，我虽然在西夏出生长大，但其实不是党项人，而是契丹人。”

西夏自李继迁开始，便采取联辽反宋的策略，主动向辽国称臣纳贡，并请求通婚。起初因为之前党项一直帮助宋朝抗辽，辽圣宗耶律隆绪尚犹豫不决，辽国大臣韩德威道：“河西向来是中国右臂，之前正因为府州折氏与银、夏^[3]共抗北汉刘氏，助中国一臂之力，才导致我契丹大军援应无功。现在李氏来归，正是大利于我国。”辽圣宗这才改变主意，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又封宗室耶律襄之女耶律汀为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为妻，并赠马三千匹作为嫁妆。

辽国笼络西夏，始终只是以其为右臂，达到有效牵制大宋的目的。两国联姻，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盟友，仍然往对方国境派有大量奸细间谍。慕容英之父原是陪嫁义成公主的侍卫，后娶党项女子为妻，接受西夏官职，但其真实身份是辽国派在西夏的奸细首领。

后来辽国与大宋议和，达成《澶渊之盟》，但依旧扶持西夏。然而西夏日益势大，俨然有西北雄主之势，辽国也感到了巨大威胁。两年，辽圣宗曾亲自带兵攻打西夏，却被李德明打得大败而归。虽然最终在义成公主的斡旋下，两国又重新和好，但关系明显恶化。

杨文广悚然而惊，将怀中的慕容英推开。他这才恍然明白了过来

——难怪慕容英当时不惜冒暴露西夏太子妃身份的危险放过了沈周，原来目的就是要引得包拯等人怀疑野利裙。难怪她当着包拯等人的面站在望月楼门前，原来目的就是要引他们去查李元昊。那么当日通知提刑官康惟一说性善寺即将有大事发生的匿名投书人也是她了，可惜康惟一既未完全会意，又有把柄握在他人手中，不敢轻举妄动，仅仅是怂恿晏殊一帮人赶去性善寺。而后来野利裙之所以对慕容英痛下毒手后沉河，多半也是因为发现了她辽国奸细的真实身份。

慕容英叹道：“我知道，如果我是党项人，你是不会嫌弃我的。可我偏偏是契丹人，是你的杀祖仇人。”

杨文广祖父杨业降宋后为宋大将，在雍熙三年（986年）宋军攻辽战役中被辽军俘虏，在押赴辽国途中，绝食三天而死。辽国大将耶律色珍砍下了杨业的首级，献给辽主报功。

杨文广听到慕容英自承是契丹人时，脑子便是“嗡”的一声，却不愿意多想，想就此混沌下去。然而此刻“杀祖仇人”四个字却清晰无比地传入耳中，再次给了他重重一震。他茫然而失神地凝视着新婚妻子，仿佛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路人。

世事错综复杂，纵然它有千百般变化，最终也只是一声叹息。这一对俊男美女经历了种种艰辛，传奇般地走到一起，最终所面对的，不过是彼此眼光中的失望和怀疑。

终于到了包氏一家离开南京的日子。包拯跟亲朋好友一一惜别，正要登船之时，忽有一名大汉护着一名白衣妇人赶来码头。那妇人正是宋小妹，道：“我说过，会以子侄之礼对待小游，星夜赶来，只为与你一道送她回乡。”

包拯正有许多疑问要向宋小妹查证，当即请她登船同行。

河道上是川流不息的船只，河岸上是络绎不绝的行人，尘世总是因为灵动而充满活力。浑黄的江水汹涌着、奔腾着，卷起无数的浪花，夹带着永生不灭的激情驶向远方。往事不管是欢愉还是苦痛，都已渐行渐

远。依稀还有一些人站在码头边远远地挥手，他们的身影是这样的熟悉。大船则随波逐流，在河水的节奏中摇曳向前，向前，再向前。

宋小妹走到包拯身边，道：“包公子的信我早已收到，之所以没有及时回复，就是期待着今日能当面告诉你。”包拯点点头，道：“我等着听夫人的解释。”

宋小妹道：“我先告诉你一件别的事。”指着身后的大汉侍从，道：“他叫宋操，是我兄长的心腹，西夏太子妃背心那一刀，是他下的手。”

包拯先是讶然，随即醒悟过来——小游是为救宋小妹而死，宋小妹决意为她复仇，派宋操赶来南京杀死野利裙。之后张建侯被官兵逮捕拷问，宋操自然不愿意看到小游的兄长承担杀人罪名，但他本人亦不能出面自首，否则会直接牵连出宋小妹，遂去向转运使韩允升求助。不论怎样，韩允升伯父韩崇训的妻子是宋小妹的亲姊，两家算是亲眷。韩允升最终答应出手相助，遂派自己的车夫韩均冒充杀人凶手，来兵马监押司投案，好换取张建侯获释。虽则野利裙一案极为复杂，同时出现了三名凶手，好在结局还算圆满，死者被指为骗子，凶手则成了英雄，戏剧般地收场。

宋小妹道：“这一节你已经明白了，下面我要解释刘德妙之事。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包拯道：“夫人同意带刘德妙出城时，可知道她就是行刺大茶商崔良中的凶手？”宋小妹道：“当然知道，她亲口向我讲述了一切前因后果。”

原来刘德妙的确就是当晚在应天府宴会上行刺大茶商崔良中的人。她听说崔良中中毒后未死，自然惊慌异常，本来预备立即离开南京。但她在南京苦心经营的时间不短，不忍让一切努力付诸流水，得知崔良中昏迷不醒后，便决意冒险留下来。她当晚用带毒的刻刀刺中崔良中时，与其照过正面，崔良中一旦醒来，她的死期也就到了。要想继续安全地待在南京，最好的法子杀死崔良中灭口。而此刻她已经没有曹家势力可倚靠，完全只能靠自己。她浪迹江湖时亦学过一些简单的武艺防身，入道后还练过轻身提气之术，遂决意铤而走险。

当晚，刘德妙赶去崔府时，意外见到崔府仆人引着老件作冯大乱进去。她亦听过冯大乱的一些事，猜想他在这个时候被请进崔府，如果不是崔良中已死，就是有人发现了伤口的端倪，既然崔府毫无丧事痕迹，那么一定是后者了。她早知道高继安一直暗中帮崔良中伪造交引，担心官府很快会由刻刀伤处追查到高继安身上，所以也不及再去杀崔良中灭口，而是赶去节字街通知高继安，抢先将他藏了起来。至于包拯等人在高家院子中发现的金匕首和刻刀，则是她刻意埋在那里，目的是要让官府认定高继安就是行刺崔良中的凶手。这样高继安沦落为杀人疑凶，再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任凭她摆布。

然而后来包拯等人还是从蛛丝马迹中追查到刘德妙本人身上，她知道南京已然待不住了，便设法见到宋小妹，表明了真实身份，请求救助。宋小妹亦听过刘德妙名字，知道她与自己沾亲带故。听了经过后，倒不是真心想帮她，只是觉得她可怜，觉得自己也可怜，凡是跟皇族沾边的女人都可怜，一时生了怜悯之心，便同意带她出城。以宋小妹的身份，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寇准遗孀，谁敢查她，刘德妙和高继安二人由此顺利逃脱。

宋小妹道：“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救刘德妙吗？因为她对我讲述了杀人的理由，她要杀的对象其实并不是茶商崔良中，而是翰林学士石中立。”

当年大宋攻灭北汉时，为求胜利而不择手段，先后采取水淹火攻的方式，令北汉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无数。甚至在北汉投降后，太宗皇帝赵光义因忌憚太原城有“龙城”之称，下令放火焚城，使得地跨汾河两岸极为繁荣的太原城彻底毁灭，无数人死于大火中，而出主意和具体执行放火任务的人，就是时任枢密副使的石熙载，也就是石中立的父亲。刘德妙本人有许多亲族都死在那场大火中，当晚她在应天府宴会上意外见到石中立时，不知怎的对他厌恶之极，一心想杀了他。她是逃犯身份，随时带着淬毒刻刀做防身之用，便暗中寻找机会。

当石中立在府署假山一带撒尿时，一直留意他行踪的刘德妙尾随了过来，从袖中取出涂了毒药的刻刀，拔出刀刃，正欲上前动手时，忽觉察到背后有人，回头一看，却是大茶商崔良中。

原来崔良中买通了曹诚身边的心腹仆人，知道曹氏花重金聘请了一

名极有能耐的高人相士，专门为他的女儿曹云霄选婿。崔良中素来对面相之说甚信，当晚便刻意留意曹诚的言行举止，推测他身后仆人打扮的人就是相士，瞩目其一举一动，所以才会出现宴会上的尴尬局面——他见到相士朝一方向指了指，曹诚便赶去找南京通判文洎，以为相士相中的是文洎之子文彦博，等曹诚走开，也慌忙赶过来与文洎套近乎，想为自己的女儿崔都兰求亲。文洎对其中缘由毫不知情，自然莫名其妙。崔良中精明过人，见文洎神态，料想自己也许搞错了，转头见到相士正起身出去，遂干脆直接跟出来，预备直接当面询问相士。

崔良中一路跟着相士刘德妙到花园假山一带，正好见到她走到石中立背后、拔出刻刀的一幕，尚在懵懂之中，根本未会意过来，只愣在那里。正好此时石中立解完手，刘德妙急忙朝崔良中打了个手势，自行躲到一边大树后。崔良中不明所以，但石中立已提着裤子走过来，见到他也很惊讶。崔良中便打了声招呼，石中立也不怎么理睬，自行去了。

此刻，崔良中方才有些明白了，笑道：“助教，请出来吧。崔某正有事请教。”

刘德妙从暗处出来，见左右无人，便径直用笼在袖中的刻刀刺入崔良中胸腹，等他倒下，又将他拖到墙根花丛后藏好。正要离开时，见崔良中腰间有一柄黄金匕首，灵机一动，拔出匕首往他伤处又补了两刀，这才带着匕首神态自若地离开。

包拯至此方知道刘德妙行刺崔良中的真正缘由，一时感慨不已。

张建侯在一旁听见，问道：“夫人可知道刘德妙还参与了伪造《张公兵书》一事？”

宋小妹道：“《张公兵书》原来跟她有关？”张建侯道：“嗯。据我姑父推测，她早有预谋，当年八贤王王宫的那场大火也多半与她有关。”

宋小妹听了经过，道：“这些事我全然不知，不过我想我大概能猜到刘德妙为什么要这么做。当年太原被毁，是因为当地有龙气。而南京是大宋的发祥地，《张公兵书》又是传说中的祥瑞之物，她也许想要以牙还牙地报复，以假兵书来引发事端。”又叹道：“可世人又怎会知道张巡

张公留下的其实不是一部真正的兵书，而是一本记满人名的殓书呢？”

尽管洞悉了诸多事情的前因后果，包拯心底深处还是有几处谜题没有解开，心里的石头也始终无法落地，问道：“夫人可知道刘德妙人在哪里？”宋小妹道：“我不知道。我们到东京后便就此分手，各自东西，约定从此再不见面。”顿了顿，又道：“不过据我暗中观察推测，她应该去了八贤王府上。”

[1] 甘州：今甘肃张掖。西凉府：今甘肃武威。

[2] 慕容英即演义中穆桂英之原型。杨氏祖上多与党项大族通婚，譬如杨业妻子（即演义中佘太君原型）折氏即出自党项大族折氏。根据文献及出土墓志记载，不独杨文广本人，其堂兄亦娶慕容氏为妻。

[3] 府州折氏：党项大族。银、夏：党项族故地，指代西夏。

北宋年号表

年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建隆、乾德、 开宝	太祖	赵匡胤	960 年	34	17	50	父赵弘殷	仕后周，以军功累至殿前都点检，掌禁军。恭帝显德七年（960 年）一月，领兵到陈桥驿，与部将策动兵变，被拥立为皇帝，国号宋
太平兴国、 雍熙、端拱、 淳化、至道	太宗	赵光义	976 年	38	22	59	太祖弟	即位前任开封府尹、中书令，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太祖卒，嗣位
咸平、景德、 大中祥符、 天禧、乾兴	真宗	赵恒	998 年	30	26	55	太宗第三子	以皇太子嗣位
天圣、明道、 景祐、宝元、 康定、庆历、 皇祐、至和、 嘉祐	仁宗	赵祯	1023 年	13	42	54	真宗第六子	以皇太子嗣位
治平	英宗	赵曙	1064 年	32	5	36	赵允让第十三子	年四岁，由仁宗养于宫中，后立为皇太子，以皇太子嗣位
熙宁、元丰	神宗	赵顼	1068 年	20	19	38	英宗长子	以皇太子嗣位
元祐、绍圣、 元符	哲宗	赵煦	1086 年	9	16	24	神宗第六子	以皇太子嗣位
建中靖国、 崇宁、大观、 政和、重和、 宣和	徽宗	赵佶	1101 年	19	26	54	神宗第十一子	即位前封端王。哲宗死，嗣位。靖康二年（1127 年）被金兵虏归，后死于五国城
靖康	钦宗	赵桓	1126 年	27	2	62	徽宗长子	政和五年（1115 年），立为皇太子。宣和七年（1125 年）十二月，受父禅即帝位。靖康元年（1126 年）十一月，金兵攻破汴京；明年二月，金废钦宗及太上皇徽宗为庶人，虏诣金国，北宋亡。帝在位一年又四个月

后记——关于《包青天》小说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在世时已经是妇孺皆知，有口皆碑，去世后更是号称“杲杲清名，万古不磨”，形成了奇特的包公文化。后人诗云：“千古包家有陂泽，更无人说宋山河。”纵观中国历史，还没有哪一位官吏能像包公这样深入人心，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

包拯少年老成，早在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公幼则挺然若成人，不为戏狎，长弥勤厉操守”，立志学习前贤，尽忠报国。他曾自述道：“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以素守，期以勉循。”他待人处事严肃认真，在日后的仕宦生涯中一直秉承了这种端正持重的天性。

本书讲述的是包拯“早从宦学”时期的一段故事。我个人的写作习惯，动笔之前不写故事大纲，只是脑海中大概有个计划，当故事展开后，情节都是顺势而为。在原先的计划中，是要在一本书中写尽包拯一生，平分为四个部分：从父宦游、汴京科考、庐州尽孝及重入仕途。“宦游”在计划中就是重头戏，因为当时的包拯风华正茂，随父亲包令仪来到南京（河南商丘），而南京交通发达，学风浓厚，晏殊、范仲淹等名士执教于天下第一学府应天书院中，日后崛起于历史舞台的名臣如文彦博、张方平、宋祁兄弟都于这一段时期在书院读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势必有许多精彩故事发生。然而故事的复杂程度最终超过了作者本人的预期，仅是“宦游”一部分，便占据了一本大书的篇幅。为了不影响到后面的写作计划，只得忍痛终结于包父辞官回乡之处。但从根本上来说，本书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故事，有可能会有续集，会在我完成手头的写作计划后再作决定。

最初在写作的时候，作者极想将包拯写成一个仪表潇洒、性情随意的公子，因遭逢变故才改变性格，如此更曲折，更富有戏剧冲突。然而经过反复考虑后，最终还是决定完整还原一个历史上最真实的包拯，以表示对这位青天的尊重。

小说中许多言语、观点，都是出自包拯本人的文稿、奏章。与包拯相关的亲朋好友，都是根据墓志及文献考据而来。情节中所涉及的茶税、交引、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术等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事物，在真实历史上的确发生于这一时期。个别案子为包拯真实经历，个别案子灵感得自《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明人安遇时编纂）。因故事背景宏大复杂，小说情节所涉及的历史常识会有重复交代。但要说明的是，本书是一本历史小说，必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请读者不要将其当成一本北宋历史论文集，勿以学究的眼光来看待。

书中的称呼呈现多样化，如称呼年轻时未入仕途的包拯，有人称“包衙内”，有人称“包公子”，也有人称“包小官”，有书面语，也有口语，根据说话者不同身份而有所差异。

特意有此段说明，是因为曾有读者指出小说《孔雀胆》中称呼混乱，如大理诸人称呼段功“信苴”，而梁王则称“段平章”。事实上，大理称呼首领均是“信苴”，有诸多史籍和出土墓碑为证。而“平章”是段功所接受的元朝封官，梁王与这位女婿并不和睦，却又畏惧他的实力，因而直接称呼官名最合情合理，这一点，一样有诸多史籍为证。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并不期待小说中所有的妙处都能被理解，但是请相信，作者在写作每一本书时都是全力以赴，说是呕心沥血也不为过。远离混乱，珍惜自我，珍惜每一部作品。

关于本书，再多谈一点小小的花絮——早在《包青天》动笔前，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就已经先行预定买下电影版权。由于这一层关系，在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在刻画人物的时候，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象角色最终会由谁来演。之前曾有电影公司追问我个人最中意谁来演韩熙载和秦莦兰，认真想了许久，脑子中也没有明确的概念，《包青天》也是如此，不过算是写作生活中的一点儿调剂吧。

在此，要特别感谢台北书展基金会和台湾好读出版社的牵线搭桥，他们在促进文学作品影像化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努力，目光之远大，胸襟之开阔，着实令人钦佩。感谢福克斯（FOX）的信任，在《包青天》尚未正式开始写作前就决定买下改编版权，我很荣幸，也期待凭借福克斯（FOX）全球影响力的东风，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中国历史和文化。

感谢嘉莉、米琦、文晶及各位律师，为最终达成合作协议做了大量精细的工作。

《包青天》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杨瑞雪女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肖启明社长、刘海涛先生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读者长久以来的支持，你们是作者努力前行的最大动力，我爱你们。

吴 蔚

2012年8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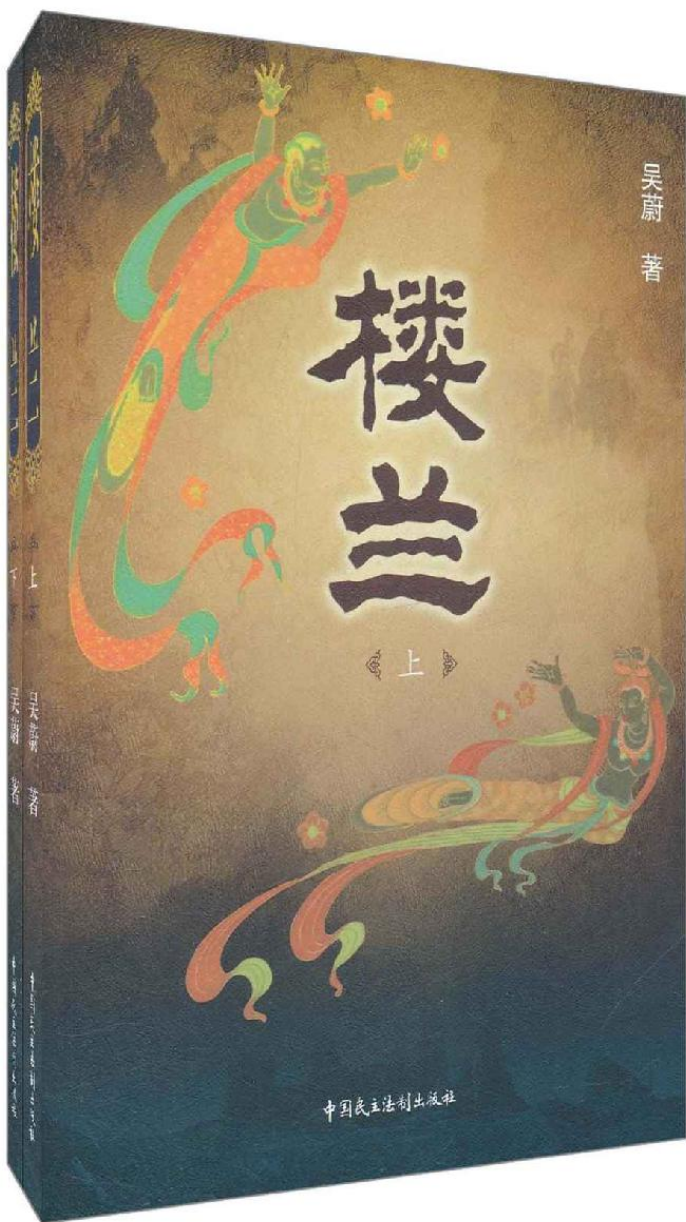
于北京

吴蔚 著

楼兰

上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楼兰：全2册 / 吴蔚著 .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80219-942-2

I . ①楼... II . ①吴...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1977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文案统筹 刘海涛

责任编辑 逯卫光 翟琰萍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厚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名 楼兰 (上、下)

作 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710毫米×1020毫米

印 张 16

字 数 177千字

版 本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9-942-2

定 价 60.00元 (上下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在中国重大历史之谜中，以黄帝大战蚩尤和楼兰古国神秘消亡最引人瞩目。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背后的故事，甚至在这两大历史之谜之间，还曾存在过某种被悠远岁月斩断的联系。《楼兰》讲述了繁华一时的楼兰王国被漫漫黄沙离奇湮没的起因和经过。为寻找神物解救楼兰危机，楼兰王子傲文踏上了大漠黄沙之路，巧遇敌国女子并产生纠结的爱情，后得身份神秘的汉人公子萧扬及神女相助，众人携手开始了与楼兰诅咒的抗争。使命、阴谋、真相、爱情、友情，面对命运主人公究竟何去何从，做何选择？

边风飘飘，绝域苍茫。山河黯淡，壮士冲冠。关山万里，纵横剑气。黄沙百战，楼兰胆豪。中原黄帝后人与楼兰英雄同生死共进退，合奏一曲旷世奇歌……



总目录

内容简介

上

引 子

第一章 屋景血光

第二章 谈兵心壮

第三章 冤家聚首

第四章 大漠奇遇

第五章 瀚海百波

下

第六章 惊鸿一瞥

第七章 真假王储

第八章 梦碎西城

第九章 风萧夜漫

第十章 楼兰新娘

尾 声

附录 楼兰百年探险史

后 记——关于《楼兰》小说

[返回总目录](#)

徂彼西土，爰居其野。

——题记



吴蔚 著

楼兰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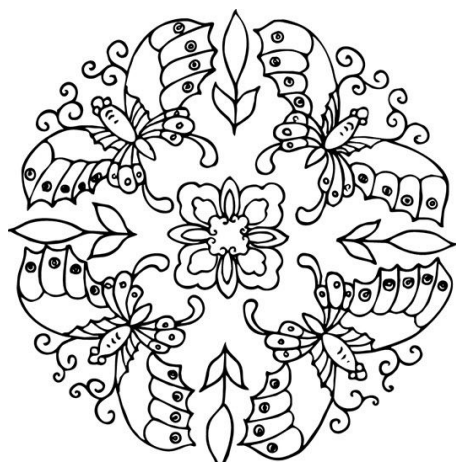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楼兰（上）

作者：吴蔚

引子

楼兰成为了西域大国，作为东西方的交汇点，楼兰文明盛极一时。而仓氏兄弟的后人早已经散布在西域各地，并衍生建立了几十个新的部落和国家。只是伴随着血缘的淡化，为了权力、利益，后人们早已经忘记了曾经义结金兰开创新天地的先人们昔日的情意。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代，混沌始开，宇宙初成，天地之间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二人，结伴住在昆仑山下。传说昆仑山是世界的中心，也是百神之所在，气魄傲人。其山尾陵之地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有云色，从下仰望如城阙之象，四面有风，群仙常驾龙乘鹤游戏其间。

因为天下尚未有其他人类，伏羲兄妹二人商议结为夫妻，以求繁衍后代，但又自觉羞耻。为了摆脱两难的境地，伏羲和女娲历经千辛万苦登上了神山昆仑，在山上对苍天祈祷道：“上天如果同意我兄妹二人结为夫妻，请将天上的云都合成一团；不然，就让云散开。”结果，天上的云立刻合成了一团。伏羲和女娲认为这是天意，于是结为夫妻。

此后，在中原大地上，开始有了人类，生生不息，形成大大小小的氏族和部落。伏羲教人类结网，从事渔猎畜牧，致嫁娶，以丽皮为礼，创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中华文明由此起源，伏羲也因此成为天下最早的共主。

伏羲之后，女娲成为天下共主，她发明了笙、簧等乐器，是音乐的开始，从此，人类学会了在音乐中翩翩起舞。

当时，尘世还处在洪荒时代，天下的河流远比土地要多，河流经常泛滥，给人类的生存造成了不小的威胁。刚好这个时候，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因故吵架，继而大打出手。祝融最终打败了共工，共工羞愤之下，向西方的不周山撞去。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被共工撞倒后，天塌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大地也出现了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一些龙蛇猛兽也趁机溜出来吞食人类，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大灾难。

女娲目睹如此奇祸，决心终止这场灾难。她找来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用火将它们熔化，然后用这种五色石浆补上了天的窟窿。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鳌的四脚，当做四根柱子，将倒塌的半边天重新支撑起来。又收集了大量芦苇，把它们烧成灰，止住了滔滔洪水。女娲还擒杀了残食人类的黑龙，刹住了猛兽的嚣张气焰。

经过女娲一番辛苦的整治后，人类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不过这场大灾难还是留下了不少痕迹：天向西北倾斜，因而日月星辰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而地则向东南倾斜，因而一切江河都汇流东南；而当雨过天晴后，补天的五色石便会重新焕发光彩，于是在天空中便出现了彩虹。

伏羲帝和女娲帝直系的第七十七帝为少典，娶有娇氏为妻，生下炎帝。炎帝号神农氏，长于姜水，他发明了农耕和医药，造福苍生，成为天下共主。他又创造了五弦琴，开始蜡祭和市场。自炎帝开始，中原进入了农耕社会。

因为伏羲、女娲、炎帝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代表，因而被后人尊称为“三皇”。

随着人类欲望的滋长，各部落开始互相攻击，战乱不已，生灵涂炭，炎帝虽然为天下共主，对此也无可奈何。

当时，南方有个九黎族，善于冶炼之术，是当时大地上唯一会冶炼铜和铁的部落，制造了刀、戟、弓、弩等各种各样的兵器，这些锐利的兵器在当时非常罕见，威力无比。九黎族首领名叫蚩尤，野心勃勃，十分强悍。他还有八十一个兄弟，他们全是猛兽的身体，铜头铁额，吃的是沙石，凶猛无比。蚩尤一心想兼并诸侯，统一天下，因此开始大肆侵扰别的部落。

有一次，蚩尤向北进军，侵占了炎帝的地方。炎帝起兵抵抗，但蚩尤武器精良，炎帝根本不是对手，被蚩尤杀得一败涂地。炎帝走投无路，只好逃去涿鹿，向同父异母的亲兄弟黄帝请求帮助。

黄帝姓公孙，因长于姬水，后改姓姬。由于居住在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又因为建国于有熊⁽¹⁾，所以也称有熊氏；又因为有土德之瑞，又号称黄帝。他天生异象，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思维敏捷，青年时敦厚能干，成年后聪明坚毅。黄帝的部落最早住在西北的姬水附近，后来搬到中原涿鹿一带定居，开始发展畜牧业和农业。

黄帝妻妾众多，有四妃十嫔⁽²⁾。四个妃子分别以元、二、三、四称

呼。其中元妃为西陵氏，名叫嫫祖，她是炎帝和黄帝的表妹。二妃方雷氏，名女节。三妃彤鱼氏。四妃嫫母，长相丑陋，但因德行高尚，深受黄帝的敬重。

黄帝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只有其中十四个儿子得姓，根据封地所在，各取“姬、酉、祁、己、滕、葳、任、荀、僖、姁、僊、依”十二个姓。当时以德授姓，只有两个儿子因从其德，得以跟随黄帝姓姬。

元妃嫫祖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玄嚣，又名青阳，降居江水；次子昌意，降居若水。嫫祖本人聪明异常，当时蚕只有野生的，世人都不知道蚕的用处，嫫祖偶然发现煮熟的蚕茧能够抽丝，于是开始栽桑养蚕，教民纺织。中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丝和帛。后世人们为了纪念嫫祖这一功绩，就将她尊称为“先蚕娘娘”。

黄帝手下有一个最博学的官员——史官仓颉，他创制了古代文字。中原的文字当时都是记载在龟壳上，就是因为大荒时期洪水泛滥，遍地都是乌龟，龟壳唾手可得，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甲骨文。仓颉还有个兄弟叫仓生，是黄帝手下最勇猛的将领。

黄帝正日益兴盛，听了炎帝的诉说后，决定对抗蚩尤，肩负起安定天下的责任。他联合各部落人马，准备在涿鹿的原野上与蚩尤展开一场大战。

关于这次大战，流传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蚩尤知道这次大战是能否统一天下的关键，因此专门制造了多种兵器，用来攻击黄帝。黄帝也派了手下最得力的勇士应龙和仓生到原野去攻打蚩尤。这场涿鹿大战是一场原始的平原大战，因为是谁能统一天下的关键之战，双方的战士都英勇无畏，战斗十分激烈，几乎全部是肉身相搏，完全要凭勇猛和力气取胜。蚩尤勇猛无敌，又有铁铜制造的兵器，而当时黄帝的军队所用的兵器除了黄帝本人的轩辕剑外，其他武器都是由木头和石头所制，实力悬殊之下，黄帝的军队开始节节败退。

幸好嫫祖平时帮助黄帝驯养了熊、黑、貔、貅、貙、虎六种野兽，正当黄帝一方的军队开始后退的时候，嫫祖便把这些猛兽放出来助

战。蚩尤的兵士虽然凶猛，武器锐利，但是遇到这一群猛兽，也抵挡不住，纷纷败逃。

蚩尤被赶出了涿鹿后，黄帝带领兵士乘胜追杀。忽然天昏地黑，浓雾弥漫，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使黄帝的兵士无法追赶。原来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助战。黄帝也不甘示弱，请天女帮助。天女施展法力驱散风雨，一刹那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蚩尤终于完全被打败了。蚩尤逃到冀中后，最终被黄帝擒住。

黄帝下令杀死了蚩尤，并砍下了他的头。蚩尤头颅被砍下的地方被后人称为“解”，他的头和身子则被分别埋在不同的地方。最神奇的是，锁过蚩尤的枷被丢弃在山上后，竟然化做了一棵枫树。九黎族人中懂得冶炼兵器之术者被强行并入黄帝的部落，其他人都被赶往西北的蛮荒之地，任其自生自灭。

各部落看到黄帝打败了蚩尤，都开始拥戴黄帝。但是，炎帝却心有不甘，因此与黄帝发生了冲突。两个亲兄弟各率人马，大打了一架，结果炎帝失败。从此，黄帝取代炎帝，成为了天下的共主，并与之后的颡顓、帝喾、唐尧、虞舜⁽⁴⁾合称为“五帝”，与之前的“三皇”相提并论。

不久，天下又出现骚乱。黄帝知道蚩尤的声威还在，于是画了蚩尤的像到处悬挂。天下的人都以为蚩尤未死，只是被黄帝降服，于是有更多的部落前来归附黄帝。后来，蚩尤被尊为战神。

炎帝虽然被黄帝打败，但实力尚存。他不满黄帝成为天下共主，企图夺回失去的地位，终于起兵反抗。炎、黄二帝发生火并，决战在阪泉之野进行。经过三场恶战后，黄帝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炎帝见大势已去，服断肠草自杀。炎帝的部落被并入黄帝的部落，从此融合成华夏民族，这就是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的来历。黄帝天下共主的地位最终确立，并号令天下，凡是不顺从的部落，都以天子的身份加以讨伐。

当会盟完的黄帝兴高采烈地回到涿鹿时，发现自己最重要的左右手仓颉和仓生都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嫫祖。仓氏兄弟一直暗恋聪慧美丽的嫫祖，但黄帝却毫不知情。一些人趁机中伤三人的关系，黄帝大

怒，派应龙四处搜捕，却是一无所获。

恼羞成怒的黄帝命人将夔雷鼓^⑤抬到轩辕台上，亲自举槌擂响，用自己的鲜血向上天祷告，诅咒嫫祖和仓颉兄弟的命运。黄帝不久后病死，嫫祖的儿子昌意即位。昌意娶蜀山氏昌仆为妻，生下的儿子韩流却长着长长的脑袋、小小的耳、人的面孔、猪的长嘴、麒麟的身子、罗圈着双腿、小猪的蹄子。于是，在靠近轩辕台的地方，射手们都不敢举箭西射，因为敬畏轩辕台上黄帝愤怒的威灵……

而这个时候，仓氏兄弟正在帮助嫫祖安葬表兄炎帝。三人听说黄帝已经派人追捕他们，要对他们格杀勿论，不得不往西而逃。三人历尽千辛万苦，穿过了广瀚的戈壁和沙漠，终于彻底逃离了黄帝的势力范围。他们来到一个名字叫牢兰海的大湖，这里是孔雀河、塔里木河以及车尔臣河的终点，一望无垠——湖面雾气茫茫，岸边蒹葭苍苍，半空水鸟翱翔。三人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于是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三人因此建立了王国，并根据牢兰海的湖名，给这个王国取了一个少女般美丽的名字——楼兰。

聪明的嫫祖为了维护仓氏兄弟的情意，没有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结婚，三人因此结拜为异姓兄妹。在仓氏兄弟的帮助下，嫫祖成为楼兰的女王。他们还建立了巨大的神殿，感谢上苍能让他们三人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定居。这时候，天女出现了。天女告诉他们，他们的不幸因为他们三人没有结合而意外避免，但由于他们的命运被黄帝最尊贵的鲜血诅咒，在将来的某一天，孔雀河和牢兰海将会干涸，胡杨不见新芽，楼兰将会彻底被风沙湮没，而能够破解这个诅咒的只有楼兰新娘……

没有人明白天女的意思。但为了避免给后代带来灾难，嫫祖和仓氏兄弟几乎摒弃了一切中原的特征——语言、文字、服饰、生活习惯……尽管楼兰历代国王虔诚地供奉神殿，但天女再也没有出现过。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几千年过去了，牢兰海已经改名成蒲昌海，意思是“多水汇集之湖”。楼兰成为了西域大国，作为东西方的交汇点，楼兰文明盛极一时。而仓氏兄弟的后人早已经散布在西域各地，并衍生建立了几十个新的部落和国家。只是伴随着血缘的淡化，为了权力、利益，后人们早已经忘记了曾经义结金兰开创新天地的先人们昔日的情

意。

天女神秘的预言和楼兰与中原的渊源只在楼兰的国王中代代相传，但这个天大的秘密几乎已经快要被忘记……

《楼兰》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是一个史诗般悲壮的故事——它讲述的是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冲突中，处于弱势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信念与勇气、团结与力量。他们在面对世界沉沦的命运时，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责任，而责任就意味着牺牲；面对爱情与亲情时，他们必须要作出抉择，而抉择就意味着割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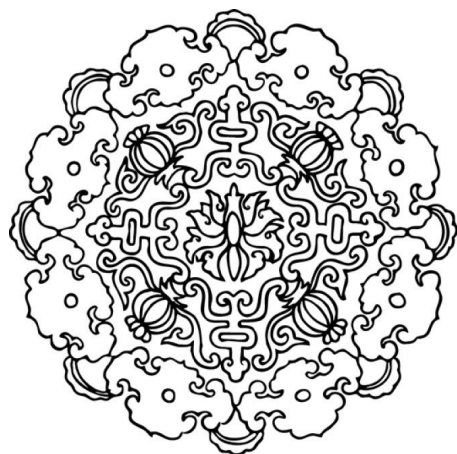
(1) 有熊：今河南新郑一带。

(2) 上古时，君王之妻只称为元妃，到后来才称王后。商代之前，天子的配偶都称妃。

(3) 黑（pí）：体大，肩部隆起，能爬树、游水，亦称“棕熊”、“马熊”、“人熊”；貔（pì）：似熊的一种野兽；貅（xiū）：似虎的一种野兽；𧈧（chū）：一种似狸的猛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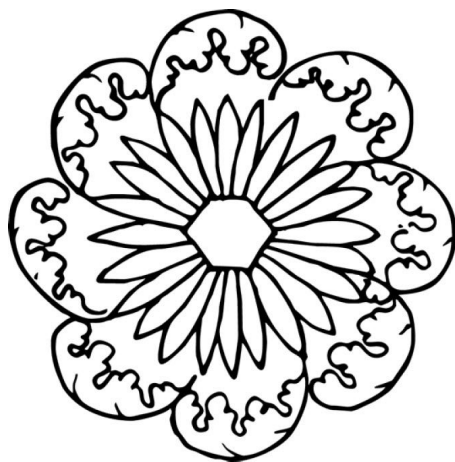
(4) 颧顼（zhuān xù）：号高阳，昌意之子；帝喾（kù）：名高辛，黄帝与嫫祖长子玄嚣之孙；唐尧：名放勋，帝喾次子，最初封在唐国为诸侯；虞舜：虞族贵族，姓姚，传说目有双瞳而取名“重华”，号有虞，因贤德被推为天下共主，娶唐尧二女娥皇、女英。

(5) 当时东海东七千里的地方有座流波山，山上有一只名叫夔（kuí）的异兽，模样跟普通的牛相似，全身青苍色，不过没有犄角，而且只有一只脚。夔的眼睛十分明亮，能射出月亮一般的光芒，吼叫声如同雷响。它还善于嬉水，出入海水时总有大风大雨相伴随。后来黄帝杀了它，用它的皮蒙在架子上，做成了一面鼓，这是尘世间第一面鼓。只要用雷兽的骨头敲鼓，响声可以传到五百里以外，因此号称夔雷鼓，用来威震天下。



第一章 蜃景血光

他的声音并不大，然而却带着莫名的畏惧，如同有神奇魔力一般穿透了全场。最先听见这两个字的马贼主动停止了围攻，随即连环感应潮水般地覆盖了每一个马贼，喊杀声、金刃交接声骤然歇止，众人停止厮杀，掉转头去，默默望着勒马巍然屹立的游龙。



古老的大漠有一句谚语：“花什么时候开是有季节的，马贼什么时候到却没人知道。”

阳春三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大地一片生机，正是花开的季节。

敦煌的春天虽然姗姗来迟，可它终于还是来了——胡杨树一片葱绿，红柳、毛条、花棒等灌木都发出了新芽。牛毛草、甘草、苦参、小苦豆子等杂草滋滋冒出地面，绽放出各色缤纷的小花。斑斑春色，空濛清新。

蛰伏了一个冬天的人们蠢蠢欲动，争相走出家门饱览春光。滞留在玉门关^①的西域商人也开始收拾行囊，预备动身启程。对他们而言，这里才是漫漫长路的起点，他们将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光穿越浩瀚的戈壁和沙漠，回去各自的国家。一多半的商人将中原贩来的货物转手卖掉后，还要赶在入秋之前再次组织商队运送各种西域特产返回中原，以攫取最大最多的利益。这些人一年中的绝大部分光阴都消耗在了贯穿中原、西域和中亚的丝绸之路上，对他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总是格外宝贵，因而当看到冰雪消融、春光乍现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玉门关是中原西边的门户，传说置关修建城墙时曾挖出一块巨大的美玉，人们将它镶嵌在城楼上，用玉石的光芒来指引过往商队，由此而得名。这里是通往西域、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必经关隘，中原的丝绸、漆器、纸张等物产源源不断由此输向西方，而西域诸国的良马、骆驼、葡萄、瓜果等也经此关传入中原，所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即形容玉门关的繁忙景象。

所有进出关口者都需要先交换过所，才能取得通行资格。从一大清早起，商队仿佛从地底涌出的泉水，一窝蜂地涌上大街，玉门关排起了长龙。驮着货物赶往西城门的牲口络绎不绝，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将关内的大小道路拥堵得水泄不通。

甘奇所率领的楼兰商队出发得早，排在了第三位。尤其幸运的是，排在最前面的那些行商打扮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商人，而是前去大漠寻访

宝藏的寻宝人。因为春天冻土化开，风沙最大，沙漠风暴往往能将流沙湮没的古城吹出来。这些人没有货物，事先又申请好了过所，很快就通过了检查。

而第二位的墨山国商人穆塔这次所携带的货物也不多，只有几箱珠宝首饰和二十余匹马的丝绸、漆器。全副武装的中原兵士正将货包中的丝绸粗暴地扯出来，一匹一匹地来回翻动检查。甘奇甚至能清楚地看到穆塔脸上的横肉不停地抽动——他是在心疼啊，那些可都是中原最上等的丝绸，一旦运到西方，价值堪比黄金。中原兵士行径如此野蛮，糟蹋货物不说，万一对丝绸有所损伤，可就大大降低了价值。

可穆塔只能眼睁睁地望着，不敢提出一句抗议，不敢有丝毫异动。这又有什么法子呢？商人们都知道，进玉门关易，出玉门关难呐。况且中原兵士的粗鲁验货并非针对穆塔一个人，所有出关的人，行商也好，僧侣也好，都会受到如此待遇。仅仅因为中原是丝绸生产大国，素来视养蚕植桑为生财之道，千方百计地阻止丝绸秘技外传，严防蚕种被带离中原，凡出关人员、货物均要接受严格搜查，历代朝廷均是如此，早已成为惯例。

等了大半个时辰，中原兵士终于检查完了货包。穆塔如蒙大赦，慌忙指挥十余名奴仆将丝绸重新装好。甘奇见穆塔已经被放行，忙回头叮嘱自己的商队小心跟上，忽听见有人操着大声抗辩，再扭转头时，平地忽起风云——穆塔被几名中原兵士抓住手臂，不由分说地强按在地上跪下。一名虎背熊腰的兵士拔出腰刀，站在他身后稍微举手一挥，便将头颅轻而易举地斩了下来。

熙攘的关隘顿时安静了下来，就连适才骚动不止的黑马也停止了打喷嚏儿。

穆塔的断颈处喷出一道强劲的血水，往前斜射出去。抓住他的兵士松开手，没了头的身躯往前仆倒在地，在血泊中扭动了几下，这才断气死去。圆滚滚的脑袋则飞了出去，落到地上滚出一截，正好停在楼兰的驼队前。

商队前面有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护卫，苍白而瘦弱，文静得有些女人

气，名叫昌迈，见到穆塔面孔虽扭曲变形，然须髯尽张，惊恐愤怒之色栩栩如生，尤其那双睁得滚圆的翻白的眼睛正瞪视着他，情状极是瘆人，一时骇异得呆了，陡然惊叫一声，转身就跑，却被护卫首领未翔一把抓住手臂。

未翔二十七八岁年纪，被太阳晒黑的额头发暗色的光，浓眉间有两道如同刀子刻上去的竖纹，留着胡须，眼窝深陷，总是像根木头般面无表情。昌迈对他甚是畏惧，结结巴巴地解释道：“杀……杀人了……”未翔低声道：“我们都看到了，边关常有这样的事发生，你转头别看就是了。不过最好不要乱动，以免惹人起疑，又给商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昌迈呆了一呆，道：“你……你这是在指责我么？你怎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心头忿愤，想挣脱掌握，只是未翔身材健壮威猛，手劲奇大，一只手仿若铁箍般锁紧臂膀，动弹不了分毫。

昌迈的军师无价慌忙从后面挤过来，怒道：“未翔大胆，还不赶快放手！你敢这样对待昌迈王子，是何居心？”未翔便松了手，肃色道：“未翔鲁莽，还请王子恕罪。不过我们当初可是早说好了的，王子这次微服来中原，一切要听我号令，是也不是？”

西域既不似中原那般等级制度森严，武士和军人地位也高。昌迈不敢多说，只低声应道：“是。”未翔重重望了一眼无价，这才道：“之前王子擅自离队……”

商队首领甘奇蓦然回过头来，压低声音嚷道：“你们快别说了，正主儿出现了！”

只见玉门关守将韩牧全身铠甲，阴沉着脸，一步步走下城墙，环视全场一周，沉声喝道：“谁再敢私带蚕种出关，这就是下场。”刻意停顿了一会儿，这才挥手命兵士将无头尸首拖走，首级高挂在城墙上示众。当然，穆塔的牲口、货物，甚至包括多名奴仆，均被当场没收，充作边关军饷。

一名兵士走过来，重重打量了甘奇一眼。他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态，心中本能一惊，以为有什么不好的事将要发生，不料那兵士并未多理会他，只将手中枪稍用力扎入穆塔头颅，如同猎获的野兔一般挑在肩上，悠悠爬上城墙，将长枪从城门上方的垛口伸出去。这里是进出关隘最醒目的位置，首级悬挂在这里示众，可以起到最大的威慑效应。不想那下面凑巧站着一名年轻男子，正凝神往城门洞中探望，穆塔首级断颈处血迹未凝，几点污血滴下，径直往他头顶落去。

那男子甚是机敏，似是觉察到异样，抬头一看，“哎呀”惊叫一声，闪身避开，只在毫厘之间，恰好让开了血滴。

他名叫阿飞，身穿灰白的长袖短襟，外罩一件无领的翻毛裕衫，刚及膝盖，腰间束着腰带，肩上斜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麻布长裤扎在靴子中，衣束简单而干练。虽然是一副普通中原行商的打扮，其实并非中原人氏，而是来自西域楼兰国，是商队聘请的专职向导兼通译，才刚刚二十岁出头，身材瘦削强健，皮肤被日光晒得黝黑发亮，倒显得他比实际年岁大了许多。

西域诸国均是绿洲城郭国家，普通百姓是没有姓氏的，只有一个区别于他人的名字，唯有王族才拥有姓氏，譬如楼兰王族姓羌，于阗王族姓尉迟，龟兹王族姓白，焉耆王族姓龙。如果平民实在想要一个姓氏，往往都是跟着本国国王姓，因而阿飞也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羌飞。

楼兰的向导均是世袭，阿飞从孩提记事时起，便已经如成年男子一样，在丝绸之路上奔波跋涉，不但像了解自己的手指般熟悉道路，还会讲沿途各国的方言。到他十五岁时，父亲因受伤瘫痪在床，他便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祖业，因而他年纪虽轻，却是相当资深，在西域一带负有盛名。

阿飞及时避让开了血滴，仰头注视着那颗面目狰狞的首级——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玉门关见到这种场面，不用多问，对方一定是意图携带蚕种出关被中原兵士发现后才当场处死，虽然并不如何同情那唯利是图的商人，但还是暗自觉得仅仅因私带蚕种便被立即斩首的刑罚太过残酷。他认得穆塔，其为人精明小气，是有名的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常年来往于西域和中原，积累了不少财富，还与墨山王室结了亲，将女儿嫁给了约藏王子为侍妾，甚得宠爱。想不到一个在墨山国也能呼风唤雨的

有钱有势的人物，居然为了几粒小小的蚕种，被杀死在中原的边关上。

阿飞默默想了一会儿，转身挪到城门北边，目光不由自主地停留在城门旁的一张画有人像的告示上。他虽不识汉字，却也曾在客栈听人议论过，大概知道告示内容是悬重赏缉拿追捕画像中的年轻男子。那男子头上挽髻，相貌平常，看起来还有几分落拓愁苦之色，很像是中原酒肆中常见的郁郁不得志的白面书生，却不知道他究竟有何出奇之处，项上人头居然能值千金。

纳罕之际，不免愈发想知道那男子犯下了什么了不得的滔天大罪，转头见到那时常在客栈外摆摊算卦的道士笑笑生正慵懒地倚坐在城墙根下，心念一动，忙过去招呼道：“笑先生好。我是楼兰向导阿飞，我们在玉门客栈见过的，先生可还记得小子？”

笑笑生约摸四十来岁年纪，须发灰白，脸又瘦又长，下唇有些外凸下垂，显得下巴格外长，穿着一身土灰色的粗布道袍，满是污渍，脏兮兮的已看不出本来颜色，邋遢中透出一股穷酸落魄之气。他正忙着提取袍子上的虱子，头也不抬地问道：“你是想问那告示上被通缉的男子姓名谁、到底犯了什么罪，对么？”阿飞笑道：“是啊，笑先生还真能未卜先知呢。”

笑笑生性情诙谐，走南闯北多了，见闻极为广博，许多人爱找他打趣，听他说些奇闻轶事，不过他却是出名的算卦不灵验。阿飞虽然只是随口一答，却着实带着几分揶揄的语气，任谁都能听出来。笑笑生脾气倒好，居然嘻嘻笑道：“那还用说，先生我精通术数，洞悉天机，未卜先知不过是小菜一碟。”

阿飞是个爽直性子，见对方顺势爬杆夸起口来，实在是很有些大言不惭，忍不住笑出声来。立时又觉得不妥，未免太不尊重老人家，忙强敛笑容，问道：“笑先生，那告示中的男子到底犯了什么罪？”

笑笑生伸出一只手，将捉到的虱子举到眼前，仔细打量过后，郑重将其捏死，这才慢吞吞地道：“告诉你也无妨，那人名叫萧扬，是个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什么坏事都做过。”

阿飞闻言倒也不吃惊，只是心中莫名其妙地有些失望，心道：“这倒真是人不可貌相了。”

笑笑生依旧一副懒洋洋的神态，漫不经心地道：“你知道了他的名字也没用，就算你当面遇到他，也未必有本事能抓住他去领这千金之赏。”阿飞奇道：“这么说，这位萧扬本领十分高强了？”阿飞自诩武艺不弱，胆子又大，就连楼兰第一勇士也夸过他天生良质，忽听见笑笑生声称他没本事抓住萧扬，心中着实有几分不服气。

笑笑生道：“那是当然，若不是非凡出众的英雄人物，脑袋怎么可能值那么多钱？你以为是跟适才被杀的商人一样么？”言语中竟对那江洋大盗萧扬很有几分佩服之意。

阿飞摇头道：“笑先生这话可不对。萧扬既是个大坏蛋，就不能再被称为英雄。我们西域也有千金之赏，商人们约定联合出钱购买马贼首领赤木詹的人头，难道赤木詹就是英雄么？他不过是个丧心病狂的马贼，杀人越货，专门打劫大漠中的商旅。”一提到“赤木詹”的名字，他右手握拳，左手不由自主地去抚摸腰间的弯刀，声调也陡然变得高亢急促起来。

笑笑生道：“噢，看你面相，额带杀气，马贼一定害死过你的家人……是你的父亲，对不对？”阿飞道：“家父确实被马贼所伤，不过只是瘫痪在床，还没有过世。”

笑笑生颇为尴尬，轻轻哼了一声，便又埋头专心去捉虱子。

阿飞却没有就此打住话题，肃色道：“说到英雄人物，只有游龙才能真正当得起‘英雄’二字。”

笑笑生道：“游龙？”阿飞道：“不错，游龙。”他露出了又骄傲又自豪的表情，那神气仿若游龙是他心目中的偶像，容不得丝毫亵渎，这是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崇拜。

笑笑生道：“游龙是谁？”

阿飞见对方居然没有听说过游龙的鼎鼎大名，不免十分惊奇，转念

想到笑笑生也许从没有踏出过中原，而游龙则是扬名于西域大漠，便耐心解释道：“游龙是丝路商队的保护神，专门在大漠中追杀马贼。”

笑笑生道：“马贼是商队大敌不错，可听说他们数目不少，仅出没在白龙堆沙漠一带的就有数百人之多，游龙不过孤身一人，如何能以一敌百？”阿飞傲然道：“游龙是昆仑山山神的儿子，身怀神力，非但武艺高强，而且刀枪不入。他用的兵刃割玉刀更是绝世神兵，削铁如泥。马贼见到他的脸就已失魂丧胆，人数再多，又怎能是他的对手？”

笑笑生先是愕然，随即收敛了一贯的满不在乎的笑容，沉下脸来，重重叹息了一声。

阿飞道：“莫非先生不相信我的话？笑先生可随便找个商队问问，在我们西域，没有人不佩服崇拜游龙的。不瞒先生说，我阿飞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遇见游龙，拜他为师，终生追随他，在大漠中追杀马贼，保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队。”

笑笑生不置可否地摇摇头，低声嘟囔着道：“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²⁾。”

阿飞只觉得这老道士的表情颇为伤感神秘，十分罕见，正待追问言中之意，却听见城门外一片嘈杂，转头望去——原来是他的雇主楼兰商队通行出关了。他知道甘奇这次带有数千斛的粮食，一时想不通如何会这般快就被放行，慌忙舍了笑笑生，迎上前去，变故蓦然发生了。

楼兰商人甘奇也对自己的商队如此轻易便通过了关卡相当惊异，尤其在刚刚亲眼目睹了墨山商人穆塔被杀后，心理上已经做好各种坏的打算，几乎不敢相信中原兵士只大略点了一下货包数量便算检查完了。不过他很快想到这也许是因为他是楼兰人的缘故——这次他奉问天国王之命到中原向敦煌太守李柏高价购粮，并非为了贩卖牟利，而是要缓解楼兰国连年干旱的危机，事先问天国王也派使者跟中原打过招呼，想来玉门关边将已经得到了朝廷知会，要为楼兰商队打开方便之门。

甘奇为此特意走过去拜谢了玉门关守将韩牧。韩牧始终板着脸，只

略略点了点头。甘奇见后面等待出关的队伍排得老长，不敢多做停留，忙指挥奴仆、护卫将运粮的牲口赶出城去。

刚走出玉门城关，就听见背后马蹄声、呼喝声大作。片刻之间，已有一队中原骑兵疾速驰出城门，喝令商队停下，将其包围住。楼兰人倒也沉稳，听令拢住牲口，排列整齐，静待事态发展。

只有昌迈看到这些中原兵士个个挺出兵器，剑拔弩张，如临大敌，很有些慌乱，连声问道：“要做什么？他们要做什么？”

甘奇也不知道原因，但猜到不会有什么好事，忙从怀中取出一小袋金砂，向那领头的骑兵校尉递过去。校尉姓金，当即马鞭一指，喝道：“你这是做什么？是要当众贿赂本校尉么？”

甘奇见对方非但不接金砂，而且声色俱厉，大异往日在中原关卡遇到的情形，又是惊愕又是尴尬，讪讪缩回了手，囁嚅道：“不敢。这不过是……不过是……”他的汉话本来就说得不甚流畅，情急之下更是想不出合适的理由，忙转过头去，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一旁的护卫首领未翔。

未翔沉吟未答，无价已经伶俐地抢上前来，赔笑道：“甘奇是第一次到中原，不大识得规矩礼数，有冒犯之处，望将军海涵。将军带军追出关来，可是有什么要效力之处么？”

无价原本是个通晓医术的江湖郎中，治过不少军民商旅，在敦煌一带颇有名气，新近才因为机缘巧合被昌迈聘做军师。金校尉也曾找无价治过病，见他出面，这才道：“奉上司命令，要重新搜查楼兰商队的货物。”甘奇不明究竟，忙应道：“是。将军请随意检查，除了个人物品，就只有粮食。”

金校尉扫了一眼楼兰商队，见运粮的牲口着实不少，一一搜查起来难免要费许多事，皱紧眉头，道：“甘奇，我劝你最好还是自己交出来，省去我们动手，或许还能从轻发落。”甘奇问道：“将军让我交什么？是蚕种么？将军请放心，我们楼兰人从来不做偷鸡摸狗的事。”

金校尉见他说得很是理直气壮，不由得大怒，喝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无价忙道：“将军息怒，甘奇汉话说得不好，他其实是想说他们

楼兰人其实是最希望丝绸秘技只为中原所独有。”

无价言下之意，无非是如果世界上始终只有中原能生产出丝绸，那么西方各国商人都必须赶来中原购买，而楼兰当东西交通要冲，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收取过往商人的关税已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可谓坐享其成。金校尉久在边关戍守，当然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冷冷道：“不错，楼兰人是不会偷盗蚕种的。”

甘奇更是大惑不解，道：“那么请将军明示，到底要我们交什么？”金校尉道：“交出你们从驿站盗取的于阗使者的财物！使者已经向韩将军告发，你还想装傻充愣么？”甘奇一愣，道：“什么？”

他并不是普通的商人，很有些见识，一听到事情跟于阗使者有关，心中开始隐约觉得大事不妙——于阗跟楼兰一样，是西域举足轻重的大国，两国素来不甚和睦。于阗国王希盾野心勃勃，一直想雄霸西域，近年来疯狂扩张，先后出兵灭了邻近的莎车、皮山、精绝、小宛、且末等国，于阗土地、人口大增，由此成为西域南疆的霸主，其东北边境已经与楼兰国接壤。希盾虽然暂时未征发大军径直进攻楼兰，却积极与楼兰北面邻国墨山国结成联盟，更是在去年将昆仑山下挖到的巨大宝鼎献给中原，为长子永丹王子求娶到中原公主，等于完全得到了中原朝廷的支持。稍微有点见识的西域人都知道，于阗的下个目标肯定就是楼兰，只不过楼兰国富民强，国王问天和王后阿曼达极受军民爱戴，在西域威望很高，希盾一时不敢贸然开战，需要找到合适的借口和时机。这次楼兰不得已出高价向中原购买粮食，原是要缓解国内和盟国车师同时乏粮的危机，莫非于阗有心从中捣乱阻挠，不然何以凑巧于阗左大相范木一直以使者身份滞留在玉门关驿站？

金校尉却不容人多想其中的背景和关联，冷笑道：“来人，搜！搜出赃物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兵士们应声下马，各自举起手中长枪，往骆驼驮运的货包扎去，白哗哗的大米如水般流泻了出来。甘奇见状大是心疼，忙上前道：“还请将军明示，于阗使者到底丢了什么财物？何以能证明一定是楼兰商队偷的？”

忽听得脚步声纷沓而至，于阗使者范木率领手下拥了过来，玉门关守将韩牧亲自陪同在一边。范木三十七八岁年纪，身材矮小精悍，却是出身于阗世家大族，官任左大相，权高位重，姊姊范秋更是当今于阗王后。甘奇曾因种种因缘见过他几次，算得上是旧识，只得上前见礼。

范木不动声色地道：“你家主人可还好？”甘奇小心翼翼地答道：“多谢大相关心，主上一切安好。”

他二人交谈所称的主人即是指车师国人阿胡，因贩马经商成为巨富，不仅富可敌国，两个女儿更是了不得，年轻时均是名动西域的绝色美人，裙下之臣无数，长女阿曼达即是现任楼兰王后，次女桑紫也嫁给了楼兰大将军泉苏。于阗国王希盾寒微时也疯狂爱慕追求过这对姊妹，却为阿胡所阻。这件往事极为隐秘，外人不得而知，甘奇却是阿胡心腹，看着阿曼达姊妹长大，自是一清二楚。他听范木不提别的话头，先问主人阿胡，分明是别有用意，不由得更加忐忑起来。

范木道：“甘奇，这就将盗取的夜明珠交出来吧，那是中原皇帝御赐给怀玉公主的圣物，不是一般人所能消受。只要你老实交出来，我还可以看在旧相识的分上，替你向韩将军求情。”甘奇惊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夜明珠，又如何谈得上盗取？大相口口声声说是我们楼兰商队盗取夜明珠，可有凭据？”

范木道：“我知道你主人富甲一方，家中珍宝堆积如山，你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夜明珠本身未必能入你的眼，你其实是想借机挑拨离间我们于阗跟中原的关系，是问天国王指使你这么做的么？”

甘奇更加大惊失色，慌忙分辩道：“哪有这回事！韩将军人就在此处，大相切不可妄言。”范木冷笑道：“有没有这回事，搜出夜明珠就知道了。”

甘奇知道范木是于阗国王希盾最倚重的心腹，深沉老辣，足智多谋，永丹王子能够求娶到中原怀玉公主，其人功不可没。他如此明目张胆地向边将告发是楼兰商队盗取了圣物，又请来韩牧压阵，预备当众对质，除非他有十足的把握。

莫非是于阗有意栽赃陷害，想借机兴风作浪？还是真的有楼兰商队的人盗取了夜明珠？可这次商队中除了两人是甘奇最为信任的心腹奴仆外，其余人都是从王宫卫队中千挑万选的武士，根本没有盗取他人财物的可能，更不要说是于阗使者的东西。昌迈就更不可能了，他虽然爱任性妄为，那只不过是少年气盛，究竟还是一国王子，身份尊贵，怎会去做鸡鸣狗盗的事？那么就只剩了唯一可能的人选——昌迈新聘请的军师无价。

想到此节，甘奇心中“咯噔”一下，不由自主地扭转头去，当看到无价失去了一贯的冷静、正神色紧张地凝视那些正搜查驼队的中原兵士时，他意识到大祸临头了——一旦无价盗取的圣物被搜到，不但祸及其本人，还会被于阗人拿来大做文章。至于会给楼兰商队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他想都不敢想。他越来越心惊胆战，在这春寒逼人的天气里，额头竟冒出一滴一滴的冷汗来。

韩牧一直冷眼旁观，见状居然问道：“甘奇，你很热么？”甘奇道：“我……这个……这个……”

向导阿飞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排开众人，走到前面，朗声道：“我是向导阿飞，是我拿了夜明珠，跟楼兰商队无关。”

他是西域有名的向导，多次带着商队进出玉门关，在关口混得脸熟不说，就连中原朝廷派往西域的使者有时候也要倚仗于他带路，因而当场大多数人都认得他。他用汉语说出了这句话，声音并不大，却恍如晴天霹雳一般，令众人都大吃一惊。全部的目光瞬间转移到他身上。

甘奇惊奇之极，结结巴巴地道：“阿飞……你……你……”

阿飞也不理睬，又复述了一遍，道：“是我拿了夜明珠，跟楼兰商队无关。”昂然走到甘奇的黑马旁，一边取下挂在马鞍边的皮质水袋，一边解释道：“我事先将夜明珠藏在了甘奇的水袋里，一大早又只身抢先出关，原本就是担心万一被人发现水袋中的秘密，你们也只会怪到甘奇头上。不过现下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才是英雄好汉。我交出夜明珠，你们放商队走吧。”

他拔开水袋塞子，用手掌捂住袋嘴，慢慢将水滤干，再张开手掌时，果然有一颗硕大滚圆的白色珠子，发出柔和的光晕。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甘奇更是惊得张大了嘴巴。数百人拥在关外，静得连一声咳嗽都听不见。

还是韩牧先打破沉寂，问道：“尊使，那向导手中的珠子，就是本国皇帝陛下御赐给怀玉公主的圣物么？”范木道：“是圣物夜明珠没错，可是……”他本来一直在等待兵士搜出赃物，此刻夜明珠乍现，却露出了意外的表情，似乎完全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

韩牧点头道：“顺利找到圣物就好。来人，将这向导拿下了，圣物交还给于阗使者。”不待范木回答，大手一挥，命道：“放楼兰商队走。”

他早看出楼兰商队的大多数人是训练有素的军士，应该都是刻意选拔出来的，可见楼兰国对这次中原购粮之行相当重视，既是如此，又怎么会在出关的重要时刻弄个盗窃圣物的事出来？他们着急运回国的可都是救命的粮食，粮食与夜明珠孰轻孰重，明眼人一望便知道。分明是于阗使者有意借题发挥，之前曾私下给了他不少好处，也是想要买通他，让他此刻站在于阗一方。只是，他有他的立场——若果真如于阗使者所愿，下令以盗取圣物的罪名扣留楼兰商队，他顶多只能得到那些粮食，但事情既然牵涉到两国邦交，朝廷必然会派出专员来盘问追查，粮食最后不一定能落到他自己的口袋中，而且必然会因此与楼兰国结怨。他本人也私下组有驼队往西域贩卖货物牟利，若是楼兰从此对他的商队征收重税，他岂不是损失更多？他的驼队可以不经过于阗，但必须要经过楼兰啊。难得有阿飞这么一个人及时站出来，说不定并非于阗人自己捣鬼，当真是这向导偷的，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夜明珠藏在甘奇的水袋中？抑或当真如范木所言，是楼兰人存心盗取圣物，好挑拨朝廷和于阗的关系？夜明珠被藏在水袋中，这可是十分隐蔽且不容易被搜到的地方，阿飞不过怕万一东窗事发，不得已站出来为楼兰顶包而已。管它什么真相呢，总算有人主动承认盗取了圣物，且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向导，或打或杀，都不会有任何利害关系。

这其中的得失利弊，韩牧在一瞬间就权衡得清清楚楚，是以也根本不再继续追问楼兰商队是否知情、是否卷入其中，立即下令捉拿阿飞，

既不得罪楼兰国，也足以向于阗一方交代。

兵士们轰然答应，取出绳索，一拥上前，摘了阿飞腰间的兵刃，反缚住手臂，推到韩牧面前跪下。

韩牧道：“按照本朝律法，盗取皇家圣物者理该处死。尊使，本将这就下令将这向导在玉门关前斩首示众，好为你出一口气。”

范木至此方才回过神来，忙叫道：“等一等！”韩牧大奇，问道：“尊使是要为他求情么？”范木道：“求情不敢。我想请将军将这胆大妄为的小贼交给我带回于阗，由怀玉公主亲自处置。”

韩牧料想范木带阿飞回于阗后，无非是要严刑拷打，逼迫他承认盗取圣物是受楼兰国王问天主使，心道：“这于阗国的人还真是爱抓住一件事不放，想吞并楼兰就直接出兵好了，还非要找什么盗取圣物的借口！不过这些又关我什么鸟事，正好我两不得罪。”当即哈哈大笑，道：“还是尊使考虑得周全。好，就将这小贼交给你带回于阗，请怀玉公主断处。”又问道：“尊使回国，须得经过楼兰，要如何向关卡解释抓了他们商队的向导？”

范木道：“自然是实话实说。阿飞当众认罪，这么多人都亲耳听到他承认盗窃了圣物，就算按照他们楼兰本国的律法，也要斩去双手双脚，丢在城门处示众。”

阿飞自从挺身而出，一直相当镇定坦然，听到此处却莫名打了个寒战，露出恐惧的表情来，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人群，然而偏偏在此刻不见了他最想见到的人的身影。

一旁楼兰商队生怕再起变故，已匆匆收拾好货囊赶着驼马上路了。阿飞默默凝视着甘奇头也不回地带领商队离去，心头蓦地腾起一种强烈的被抛弃的孤独感，整个身心仿若浮在半空中，空荡荡的，没有任何着落。

离开玉门关老远，甘奇才敢回过头去——只见关口墩堞巍峨挺拔，犹如瀚海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中原兵士已尽数入城，于阗使者一行依旧滞留在关前未动，大约正商议如何处置阿飞，这才长吁了一口气。不知

为何，他突然间心里有些恐慌，一阵寒颤竟穿透了整个身体。

未翔打马过来与甘奇并行，低声问道：“甘奇君如何看待阿飞盗取圣物这件事？他真会见财起意么？”甘奇愣得一愣，才道：“本来我也不大相信阿飞会做出这等下作事，可如果不是他行窃，他怎么会知道圣物藏在我的水袋中？我……我自己可是一点都不知情的。”未翔道：“嗯。”

甘奇叹道：“阿飞的祖父、父亲我都相当熟识，都是老实本分的向导，阿飞第一次跟着父亲上路当向导，才是个四五岁的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实在想不出他会……唉，不过他总算还是条汉子，眼见事情败露会牵连到商队，自己主动站了出来。”想起阿飞风趣伶俐、为人一向很好，虽然怒其不争，还是忍不住为他的命运担忧起来，黯然道：“真不知道那些于阗人要怎样对付他。”

未翔道：“事已至此，我们也无可奈何，万幸他没有给商队惹来更大的乱子。”

甘奇迟疑了下，道：“我本来没有怀疑到阿飞身上，当时如果不是他自己站出来，我还以为是……是……”下巴朝前面正与昌迈王子交谈甚欢的无价扬了扬。

未翔当即会意，思忖片刻，低声嘱咐道：“这无价来历不明，形迹可疑，我特别留意过他，总觉得他是有意接近讨好昌迈王子，可目下他是王子信任的人，没有确凿证据，绝不能胡乱指认。圣物失窃到底是怎么回事，怕是还得问阿飞本人才能知道。然而他既已认罪，落入于阗人手中，我们不便再强行出头。当下该以尽快运回粮食为首要任务，暂且顾不上其他了。”甘奇道：“是，一切听将军安排。”

昌迈忽然扭过头来，急急招手叫道：“未翔将军！”未翔便夹马追上前去，问道：“王子殿下有事么？”昌迈情绪很是激动，义愤填膺地道：“我有重要事情要告诉将军，阿飞是被人陷害的，他是为了救商队才不得已站出认罪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于阗左大相范木。”

未翔生性刚毅肃穆，听见如此惊人的言论居然还是不动声色，只平静地问道：“王子殿下怎么知道的？”无价插嘴道：“是我告诉昌迈王子

的。”

未翔道：“那么无价先生又是怎么知道的？可有实证？”无价道：“没有实证，只是简单的推测。”有意向前后左右望了一遍，见护卫都离得甚远，这才压低声音道：“将军想想看，于阗一行打有使节旗帜，一路有地方官吏迎送，食宿均在官府的驿站中，寻常人难以接近。再想那夜明珠是皇帝赐给怀玉公主的宝物，何等珍贵，于阗必然视为至宝，小心呵护，谁又能有本事在这么多甲士眼皮底下盗走圣物？这只是疑点一。疑点二是，于阗左大相范木请韩牧将军发兵包围了商队，意欲将商队翻个底朝天，他当时信心满满，可见他确认夜明珠就藏在商队中。然而当阿飞站出来承认盗窃了夜明珠时，范木不是欣喜，而是相当意外的反应。第三个疑点，也是最关键的地方，阿飞当众认罪后，才刚刚转身，还未抬脚，范木的目光已先转向了甘奇的马匹，似乎早就知道夜明珠藏在马鞍边的水袋里。如此推断，真正将夜明珠放入甘奇水袋中的不是阿飞，而是范木手下的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陷害楼兰商队，令你们全部被扣在玉门关，无法将粮食运回楼兰国。”

未翔仔细回想当时的情形，确实符合无价的描述，斟酌片刻，才道：“无价先生观察入微，推断亦十分合理，未翔很是钦佩。可是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假若夜明珠事件是于阗有意栽赃嫁祸，阿飞是我们商队的人，又如何能事先知道夜明珠的藏处？”

无价笑道：“不，阿飞事先并不知道。他是个好人，如果早一些时候知情，应该会将夜明珠取出来扔掉或是另藏他处。我猜是到商队被包围后，于阗方面才有人暗中指点了阿飞，令他站出来承认罪名，以免祸及整个楼兰商队。”

未翔心道：“无价指出的三大疑点确实值得重视，圣物之事当真极有可能是于阗有意嫁祸楼兰。但绝不可能是于阗人将夜明珠藏处告知阿飞，这等行径如同叛国，范木带的那些下属都是黑甲武士，怎么可能公然背叛？无价到底是中原人，对于阗太不了解。退一万步说，就算当真有黑甲武士见不惯范木使用这等卑劣伎俩，想暗中相助，阿飞又不是三岁小孩子，明知于阗、楼兰两国不和，怎么会紧要关头轻信一个于阗武士的话？他该当众指认是于阗捣鬼才更合乎情理。除非是于阗买通了我

们商队内部的人，那人临到紧要关头又有所悔恨，所以将夜明珠藏处暗中告诉了阿飞，阿飞见形势危急，遂挺身而出。那么这个内奸又会是谁呢？我手下的卫士绝无可能，甘奇所带的仆从也都是心腹可信之人，那么就只剩下阿飞、昌迈王子和这故作神秘的无价了——昌迈王子单纯意气，首先可以排除。无价亲口揭破是于阗栽赃陷害楼兰，等于澄清了他自己。比较起来，还是阿飞嫌疑最大，或许他就是那个被于阗收买的内奸，暗中将夜明珠放到了甘奇水袋中，但到兵士来搜查时，他见商队即将大祸临头，蓦然良心发现，遂站出来承认是自己盗窃了夜明珠。对受于阗指使只字不提，是怕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牵累楼兰的家人。”

未翔又在脑海里将前后事件重新理了一遍，愈发肯定阿飞就是内奸，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释所有的疑点。心中有了结论，表面却不露声色，只应道：“我知道了，多谢无价先生指点。”

昌迈却早已等不及，跃跃欲试道：“未翔将军，于阗欺人太甚，不如我们这就去跟他们当面对质，再将阿飞救回来，他可是为了我们大伙儿才挺身而出的。”未翔道：“殿下，请稍安勿躁，我们绝对不能这么做。”

昌迈愕然道：“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就算动起手来，我们人比他们多，难道还打不过他们么？”未翔坚决地道：“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举手叫过一名护卫，命道：“传我号令，商队中不准再议论圣物和阿飞之事，不然以军法论处。”护卫道：“遵令。”

昌迈很是不满，冷笑道：“未翔将军号称‘楼兰第一勇士’，却原来是个不敢为自己人出面的缩头乌龟，徒有虚名而已，居然还不如一个普通向导有担当有勇气。”

未翔也不理会他的冷嘲热讽，正色道：“殿下，你虽是王子身份，可你自愿装扮成护卫，跟随商队来中原。既如此，现在你也是我下属，你和你的部属敢犯军令，一样要军法从事。”

他说得义正词严，丝毫不留情面，昌迈气得涨红了脸，却又无言可驳，干脆撅嘴不语。

无价忙道：“将军……”未翔不客气地打断了话头，道：“等回到楼

兰，王子殿下尽可以向国王陛下告状诉说未翔的无礼，未翔也甘愿接受惩处。不过在那之前，一切要听我号令。”

忽有护卫赶上来禀告道：“于阗左大相一行人快要跟上来了。”未翔点点头，叮嘱道：“传令下去，无论于阗人要对阿飞做什么，我们都须得视而不见，不准出声，更不准出手干预，违令者斩。”

于阗一行俱是轻骑，比带有沉重粮食的楼兰驼队要快许多，不多久便追了上来。却见阿飞双手反缚、胸前套了条长绳，打成死结，被人牵在马后，一路拉扯着行走。

经过楼兰商队时，范木刻意赶到阿飞旁边，俯身问道：“若想要活命，就快些说出实话，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阿飞摇头道：“没有人指使我。”

牵着长绳的是范木的心腹侍从艾弟，闻言立即回身，扬手一鞭抽在阿飞脸上，大声骂道：“你这个楼兰小贼！当真活得不耐烦了，敢盗窃圣物！小贼！楼兰小贼！”

辱骂不绝于口，又不停用马鞭抽打驱赶，待阿飞如同牲口一般，显是故意像楼兰商队示威。楼兰人人人心中气愤，却因为早得未翔严令，始终只是保持沉默。

行出数里，于阗人已经将楼兰商队远远甩在后面。范木圈转马头，来到阿飞面前，劝道：“你为甘奇和商队顶包，他们可是一点也不顾你的死活。说，刚才谁指使你站出来的？只要你肯说实话，我保证你不会再受皮肉之苦。”阿飞笑道：“真的没有人指使我，阿飞不敢欺瞒大相。”

话音刚落，艾弟便催动坐骑疾驰。阿飞被拴在马后，紧随着奔跑了几步，终究抵不过马力，只觉得腰间一紧，便被带倒在地，匍匐着被拖曳前行。这一带全是戈壁，地面上尽是指头到拳头大小的砾石，人马走在上面，总是沙沙作响。阿飞一经摔倒，身体自胸口以下部位不断在硬石上磕碰，拖出不到一里地，全身上下已被擦得鲜血淋漓，口鼻又吸入不少细砂和尘土，几乎喘不上气来，当真比死还难受。

艾弟见阿飞已经是半死不活，便勒马停下来，问道：“大相问你话，你可愿意从实招认？”

阿飞满面沙尘，双眼难以睁开，身上又无处不痛，强提一口气，呻吟几声，只是不肯答话。艾弟脾气甚是火爆，见他硬气，正要继续策马拖行折磨他，一名于阗武士打马追了上来，叫道：“等一等！”

这武士一身黑衣劲甲装扮，头盔和浓密的络腮胡子遮住了大半边脸，难以看出本来面目和年纪。艾弟对他甚是恭谨，也不敢如称呼其他武士般直呼其名，欠身问道：“公子有事么？”

那被尊称为“公子”的武士道：“艾弟君明知这楼兰向导无辜，却下如此狠手对付他，未免不大光彩。”

艾弟脸色登时为之一变，警觉地问道：“公子是如何知道的？”

正好范木带领数十人的大队人马追了上来，艾弟忙上前低声禀告道：“原来汉人(3)公子早就知道了夜明珠一事，适才一定是他将真相暗中告诉了这楼兰向导。”

范木命武士先将阿飞远远拖开，这才上前问道：“果真是公子暗中指点了楼兰向导么？”汉人公子摇头道：“不是我。”

范木道：“敢问公子是何时发现真相的？”艾弟嚷道：“这还用说，他一定是在驿站暗中偷听到我们的谈话。”汉人公子道：“不是，我没有偷听。大相不断召人密议，肯定是有所图谋，不过我一直以为跟带我出关之事有关……”他轻啜一声，似不愿意再多谈这个话题，干脆直接解释道：“我猜到夜明珠真相，是在适才楼兰向导阿飞站出来承认盗取圣物时。”

范木道：“噢？”汉人公子道：“大相赶来关卡向韩牧将军告发，称朝廷赐给怀玉公主的圣物失窃，又称有驿卒见到楼兰商队的人进来过驿站。大相要求韩将军派人彻底搜查楼兰商队，应该对找到窃贼、搜出夜明珠早有心理准备，可是当阿飞主动站出来时，大相似乎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范木重重叹息一声，道：“公子不必再多说，我知道公子目光如炬，这件事原也难以瞒过。嗯，只是……”一时沉吟不语，转过头去，将目光投向远方。

艾弟见主人发窘，忍不住插口道：“这是我们于阗和楼兰的恩怨，不干公子的事。”汉人公子淡淡道：“我知道不干我的事，可你们用夜明珠陷害楼兰商队在先，用私刑拷问这位向导在后，实在非英雄所为。”

艾弟冷笑道：“英雄？莫非公子想要到我们西域出头当英雄？中原那么大，难道容不下你这位英雄……”

范木忽然扭转头来，喝道：“住口！不得对公子无礼！”厉声斥退艾弟，这才温言道：“坦白说，我起初谋划夜明珠这件事，其实也是为了营救公子你。公子该知道，边关各处都贴有通缉你的图形告示，就算你装扮成我的侍从，出关之时也一样要经过严格的查验，要想万无一失，只能事先弄点动静来转移那些中原兵士的注意力。若不是夜明珠这件事，我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带公子出关？”

装扮成于阗武士的汉人公子沉默了好半晌，才道：“多谢。”

范木已经与这身份神秘的汉人公子相处过一段时日，知道他虽然性情平和，却是极重道义，满以为他会说出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意靠陷害旁人来脱险的话，哪知道他却仅仅简单说了一句“多谢”，不免很有些惊奇，仔细想了想，才回答道：“不必谢我，是我国国王陛下答应了怀玉公主，一定要营救公子出中原，所幸不辱使命。夜明珠之计实出无奈，还望公子不要外泄给他人知晓。”

汉人公子应道：“是。在下十分感激大相费心，大相嘱托不敢不遵。不过照目前的情形来看，阿飞其实只是个局外人，对夜明珠之事毫不知情。”范木道：“这我知道。”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夜明珠既然是范木派手下暗中放入甘奇水袋中，目的在于陷害楼兰商队，制造混乱；而阿飞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担心祸及楼兰商队，若是他早先知道夜明珠藏在水袋中，肯定抢先将珠子取出来。他直到兵士搜查时才站出来自认罪名，一定是那时候才有

人将夜明珠的藏处悄悄告知了他，但他并不知情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于阗左大相本人，不然他一定会当众揭穿范木贼喊捉贼的把戏。可惜当时众人视线都瞩目在楼兰商队首领甘奇身上，竟无人注意到向导阿飞在做什么，又与什么人交谈过。

汉人公子道：“既然如此，大相目的已经达到，何不就此放阿飞一条生路？”范木道：“若是公子当场出言指点了阿飞，我还可以放他走。可公子原本也不知情，很可能是我们于阗内部人泄露了秘密，暗中指点阿飞挺身认罪，好为楼兰商队脱困。要想找出内奸，非得着落在他身上不可。我知道公子认定我目下的所作所为并不光彩，然而西域情势复杂，非你们中原人所能了解。公子是尊贵之身，万望你自重，不要卷入其中纠纷。再往前二十里就是马迷兔，从那里开始，就算出了中原国境，这就请公子脱下我国武士的衣甲，带上你自己的兵刃，逃命去吧。”范木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命手下武士取出藏在行囊中的中原弓箭。

汉人公子心中颇赞赏阿飞舍生取义，有意营救，哪知道范木不肯退让，言语处处占据上风，知道多说也是无益，只得收了兵刃，脱下黑色军服，交还给武士首领尼巴。

范木道：“此地西去楼兰国一千六百里，一半是戈壁，一半是沙漠，沿途尽是不毛之地，荒无人烟。公子不认得路，不知道沿途水源、客栈所在，为安全计，还是跟后面的楼兰商队一道路上路为好。我还有急事赶着回国，这就告辞了。”也不待汉人公子回答，一举马鞭，率领于阗武士疾驰而去。

阿飞倒没有再受到拖行的折磨，被艾弟抱起来横放到马鞍上。马蹄纷扬，落地如雨，扬起一阵风暴尘土。

汉人公子默默凝视着一行人远去，叹了口气，伸手揭下了脸上的假胡须。他很年轻，不过二十来岁，可眉宇间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风霜沧桑之色，紧抿的嘴角窝，微微上挑的眉梢，充满着忧虑与憔悴。

过了正午，于阗众人到达圆月泉，范木命手下下马，在此处补充水源，略作歇息。

这一带戈壁的低洼地带时常能捡到乌黑的铁砖瓦块，坚硬如石，据说是远古的砖块，因质地细腻，便有人将其制作成砚台，称为“关砚”。据说用关砚研磨出来的墨汁，冬不结冰，夏不缩水，一时间竟然成为中原十分抢手的物品。范木脚边凑巧就有一块，不过他似乎并没有太大兴趣，只瞪着那黑砖若有所思。

负责警戒的武士阿泾在高丘上翘望一阵，赶下来禀告道：“大相，那汉人公子还跟在我们后头。”范木点点头，道：“我早知道会如此，他一定是想救阿飞。”

阿泾大是不解，问道：“这可就奇怪了，汉人公子是中原朝廷通缉的要犯，明明是咱们于闐冒险救了他，他为何反而要帮跟他毫无干系的楼兰人？”范木道：“你不懂，这些中原男子就爱自命正义。这一路下来，你们还没发现么，他跟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

阿泾道：“是不是一条道上的不知道，属下倒是看出那汉人公子虽然沉默寡言，却是个极厉害的人物。他那柄宝剑倒也稀松平常，那张弓可是件神兵利器，至少是十石强弓。”

昔日只有万人敌后羿才能拉开十石强弓。传说天地初开时，天上总共有十个太阳，将大地烤成一片焦土。神射手后羿见民间哀鸿遍野，顿生恻隐之心，于是负了十支神箭，挽起十石强弓，立足天涯海角，连连射落九个太阳，只留下最后一个在天空照耀，于是万物复苏。自那以后，还没有听说有人能拉开十石强弓。

侍从艾弟道：“大相，汉人公子既有如此强弓，料来射术也是非同小可，万一他从后面突然发难，怕是不好对付。咱们不如先下手为强，我这就去将他诱过来，然后大相命黑甲武士出其不意地将其擒住，带回于闐再说。”

范木摇头道：“国王陛下特别交代过，切不可与汉人公子翻脸，他虽然在中原暂时失意，将来却未必不会得志。”艾弟道：“可是……”

范木道：“不用多管他，他没有经验，不识得大漠的厉害，过了今晚，管教他迷路。”转头见到一名武士正举起水袋去喂阿飞，当即厉声喝

道：“不准给他水喝。”武士吓了一跳，呆得一呆，这才喏喏退下。

阿飞喉咙像着火般炙热，实在渴得难受，叫道：“喂，你们渴死了我，就只能带我的尸首回于阗了。”艾弟有意举着水袋走到他面前，道：“大相只会让你口渴，但不会让你渴死。”说罢聚抵嘴唇嘬了几口泉水，咂咂有声。

阿飞挣扎着站起来，一边舔着干枯发裂的嘴唇，一边贪婪地盯着水袋。

艾弟问道：“你还是不肯说出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么？”阿飞道：“真的没有人指使我，是我自己贪心。”

艾弟道：“是谁告诉你夜明珠藏在甘奇水袋中的？”阿飞笑道：“这话问得奇怪，夜明珠是我亲手塞进水袋，如何能不知道？”

艾弟笑道：“你不知道其实你很不擅长撒谎么？不过你想当好汉，大相也乐得成全你。”命武士将阿飞牵去缚在桤柳树上，抽了二十马鞭，直打得他奄奄一息，几近晕死，这才灌了几口水，照旧绑在马鞍上，继续启程。

行了数十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于阗一行选了一块避风之地，就地在戈壁滩上宿营。

范木写好密信，放出飞鹰，这才将武士首领尼巴叫过来，屏退旁人，只留心腹侍从艾弟在一旁，低声问道：“尼巴统领可发现手下武士有什么奇怪的表现么？”

尼巴十分纳罕，想了半天，才挠头答道：“没有。大相问这个做什么？”范木道：“夜明珠一事极为隐秘，外人实难知晓。我本来断定是我们内部人指点了那楼兰向导，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阿飞只知晓夜明珠藏处，却并不了解是我们所为。我向韩将军讨下阿飞性命，要带他回于阗，那泄密的人未必能预料到，神态当十分紧张，必然会想方设法地接触阿飞，或是警告他，或是干脆杀了他灭口。但我一路仔细观察，竟没有发现丝毫异样。”

尼巴这才明白究竟，当即拍着胸脯道：“尼巴以自身性命向大相担保，我手下的武士都是忠心耿耿的勇士，敢为国王陛下和大相赴汤蹈火，绝不会起二心。大相没来由地心生怀疑，可是玷污了我们黑甲武士的名声。”语气十分愤慨，仿若是他自己受到了侮辱。

范木忙道：“尼巴统领不必如此激动，我也觉得是我多虑了，所以才找你过来商议。而今夜明珠之计已然失败，楼兰粮队顺利上路，事情十万火急，我虽已经放出飞鹰，但还是需要派人赶回于阗向国王陛下面禀。只是阿飞这件事也不能就此置之不理，这件事……”似是一时难以想到合适的措辞，干脆沉吟不语。

尼巴遂自告奋勇地道：“不如由我先行回国报信。”范木正等着他自动请命，忙道：“如此甚好，便有劳尼巴统领即刻动身。只是还请统领脱下盔甲，化装成普通西域百姓的样子，以免惹人瞩目。”

黑甲武士隶属于于阗王宫卫队，直接受国王统领，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勇士，荣誉感极强。尼巴虽不大情愿改装，可也不敢违抗左大相的命令，只得应道：“遵命。”当即叫过来两名武士，一起换上便服，打好行装，牵了马匹连夜上路。

艾弟送走尼巴，赶回来禀告道：“果然如大相所料，汉人公子就在我们附近。尼巴几人出发时，他也跟着动了。”范木道：“嗯。你骑快马请他过来一趟，说我有要紧话跟他商量。”

艾弟一愣，问道：“不要先设下陷阱埋伏么？”范木道：“不必，我有主张。”又命人押来阿飞审问。阿飞始终只说是自己贪心盗取了夜明珠。范木便命武士将他带到一旁刑讯，打断了两根马鞭，直至他皮开肉绽晕死过去。

艾弟带着汉人公子进来于阗营地时，武士正将昏死过去的阿飞拖走。范木请汉人公子坐在厚厚的毛毡上，和颜悦色地问道：“公子一路跟着我们，是不是想救阿飞？”汉人公子不愿说谎，道：“是。”

范木道：“公子预备如何救人？”汉人公子道：“大相手下都是训练有素的勇士，行进、扎营极有章法，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万全之策。”

范木道：“我很钦佩公子肯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出头的勇气，不过我们才刚刚一起走出玉门关，公子大概也不愿意就此跟我们动武。”汉人公子道：“是，大相于我有恩，我不敢忘记。”

范木道：“既然如此，我倒有个提议，如果公子能劝得阿飞说出是谁告知他夜明珠的藏处，我就将他交给你处置，如何？”

汉人公子转头望去，阿飞正被武士绑在一棵大怪柳树上，浑身上下红彤彤一片，不知是染满鲜血还是火光的缘故，头无力地垂在胸前，整个人死气沉沉，当即应道：“好，我试试。”走近怪柳树，轻声叫道：“阿飞！阿飞！”

一旁武士见阿飞不应，便取来水袋吮吸了一口水，喷在阿飞脸上。阿飞打了个冷战，苏醒过来，结结巴巴地道：“没有……没有人……指使我……”

汉人公子道：“楼兰商队出关前，你在做什么？”阿飞呆滞地重复道：“我在……做什么？”

他连日备受折磨，浑身鞭伤，痛如火炙，难以集中精力思索，勉强抬起头来，打量面前新的审问者，困惑地问道：“你……你是中原人？”汉人公子道：“是，我是汉人。我只想告诉你，我并没有恶意……”

阿飞蓦然记起来什么，惊叫道：“啊，我认得你……你……你是……”情绪陡然激动起来，本能地用力挣扎，触发了伤口，登时又晕死过去。

武士正待再喷水弄醒阿飞，汉人公子阻止道：“暂且不必了。他目下伤重，逃也逃不掉，何不先放开他？”武士不敢擅自做主，只迟疑不动。范木走过来道：“就如公子所请，先解开他。”武士应道：“遵命。”

范木重新请汉人公子到营帐前坐下，笑道：“想必阿飞见过玉门关的图形告示，认出了公子的形貌。”

那汉人公子正是告示中被通缉的男子萧扬，也不置可否，道：“大相明知难以从阿飞口中问出实情，却还是一路不停地折磨他，是不是刻

意做给人看的？”范木道：“是，开始是给楼兰人看的，后来是给我们自己人看的。”

萧扬道：“想来大相并没有靠这个法子找出内奸。”范木道：“不错。公子有何高见？”萧扬道：“大相既能肯定于阗人内部并无奸细，就不必再折磨阿飞以观察众人反应。我猜楼兰商队要么以为阿飞是真的窃贼，要么认定他早被于阗收买，所以他们才会对阿飞被拖行无动于衷。既然于阗一方无人泄密，楼兰一方无人知情，那么将夜明珠藏处告诉阿飞的一定是个外人。只要大相准我向阿飞套话，我应该可以找出这个人。”

范木略一思索即满口应承道：“好，公子就跟着我们，只要你找出那个人是谁，你可以立即带阿飞离开。”萧扬道：“一言为定。”

次日一早，于阗一行带着阿飞、萧扬继续上路，范木有意下令加快行程，以彻底甩开楼兰商队。只是萧扬的计划很不顺利，自从阿飞认出他就是那个被中原朝廷通缉的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非但只字不说，连看都不愿意看他一眼。

如此过了十二三日，八百里戈壁终于走到尽头，踏入了令人闻名色变的白龙堆沙漠，一个宁静而荒凉的世界——莽莽沙河，一望无垠。极目之处，尽是纯净的金黄色，在阳光下反射出静谧温和的光芒。无数沙纹层层叠叠，一圈一圈荡开，仿若风的涟漪。人马踩踏在松软的沙丘上，留下深深的足印。而不久后阵风又将沙漠表面的浮沙卷起，抹平所有的痕迹，光洁如新，仿若从未有人到过的处女地带。

大漠中也并非完全没有生命的痕迹，一小簇一小簇的红柳分散扎根在沙丘上。这种灌木树干发红，碎叶舒张似羽毛，虽然露出地面的只有一小丛，但地下根系盘根错节，极为粗壮。一株红柳的根须往往多达数千条，能够固住一座沙丘，可见其根深入地下之广之深，因而被人称为“树灵”。虽然新发出来的嫩枝和绿叶往往会成为路过马匹、骆驼口中的美食，它依旧在顽强不屈地生长。在大漠深处，一抹翠绿就是希望，是生命深处的涌动。

此刻正是红柳的花期，开满了点点繁密的紫红色小花，虽然渺小，

却并不柔弱，应风披靡，吐芳扬烈，自信地在空旷辽阔的荒漠中展现着一份别样的风情。

当晚在公婆泉歇脚时，正逢月圆之夜，月亮皎洁如银盘，沙漠在光晕下泛出奇异的银色，仿若鳞甲一般。眺望远处，一道道巨大的沙梁好似一条条白龙，游弋于月光沙海下，首尾相衔，无边无际，威武雄壮。

到半夜时，骚动忽起，有人闯进于阗宿营地，中了武士事先埋下的绊索，当即被绑起来带到茆木面前。

茆木满以为中伏的人是萧扬所推测的“外人”，哪知道那人竟穿着楼兰商队护卫的衣服，不免十分惊奇，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甘奇怎么会派你这么个毛手毛脚的少年来救人？”那少年怒道：“我可不是毛手毛脚，是你们于阗人卑鄙无耻，事先设下了埋伏。”

茆木微一思索，便命人架来阿飞，指着那少年护卫道：“这是甘奇派来救你的人。你还敢说你不是为楼兰商队顶罪么？”略一举手，武士即将长刀横在少年护卫颈上，竟似阿飞若再不招供，便要立刻将护卫杀死。

阿飞刑伤未愈，人也昏昏沉沉，但一抬眼见到那少年护卫，登时认了出来，叫道：“你们不能杀他。”茆木笑道：“他的性命就在你一言之间。只要你说出是谁指使你的，我就饶了他。”

阿飞急道：“大相，你千万不能伤他，他不是普通护卫，是王子殿下。”茆木道：“楼兰国只有傲文和刀夫两位王子，而且都已经二十多岁年纪，如何冒出来个这么年轻莽撞的少年王子？这回答我可是不满意。来人……”阿飞忙道：“是真的，他真的是王子，是车师国的二王子。”

茆木吃了一惊，上前问道：“你是力比国王的二儿子昌迈？”昌迈傲然道：“不错，我正是昌迈王子。左大相，我们车师跟你们于阗虽非盟国，可也不是敌国，你怎敢如此对待他国王子？”

原来昌迈是车师国国王力比的次子，其母莎曼王后即是楼兰国王问天的亲姊妹。车师近来连年干旱，国内严重乏粮，姻亲盟国楼兰也是如此，于是两国决意联合向中原购粮暂渡危机。昌迈王子主动请愿到楼兰

国处理此事，之后抛开众多侍从，化装成护卫混入甘奇的购粮商队中，直到进入大漠中才被人发现，甘奇因为离楼兰国境已远，只得同意他跟随商队。昌迈其实对所谓购粮之行并不感兴趣，不过是少年心性，想借机到中原一游。他到敦煌后惹了不少事，又结识了江湖郎中无价，相谈投机，决意拜其为自己的军师，一同回去西域。他是车师王子身份，甘奇等人即便不愿意也无可奈何。夜明珠事件发生后，昌迈听了无价的推断，深信是于闐有意滋事，更决意要救出舍己为人的阿飞，但他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看到护卫首领未翔态度坚决地下令不准援救阿飞，便带着无价悄悄离队先行，预备救出阿飞，弄清事实真相，再向世人揭露于闐的阴谋。恰好今晚是月圆之夜，无价称有办法能接近于闐营地救人，只让昌迈远远等候。可他等了很久都不见无价回来，疑心对方已经失手被擒，便悄悄摸来于闐营地，打算探探究竟，哪知道他的脚步声早被于闐武士用胡禄听见。胡禄即是革制的箭筒，除盛装箭支外，还用来夜间探测远处的音响，在大漠中枕空胡禄而卧，能听见三十里外的人马行走之声，所以又称为“地听”。武士发现异样，事先布下机关，昌迈刚入营地便被绊倒，吃了个嘴啃泥，连兵刃都不及拔出便被结结实实捆了起来。

昌迈表明车师王子身份，原以为对方定会肃然起敬，二话不说下令解开绑缚，哪知道范木只是摇了摇头，道：“话不说清楚，这绑可不能松。昌迈王子，我倒真想去车师国问问你父王，你不留在你们王都交河享福，半夜闯进我们于闐营地做什么？你没看见使节旗帜么？居然还一身楼兰护卫的打扮。”

昌迈道：“明人不说暗话，我这次跟随楼兰商队到中原购粮，因不便表露身份，才打扮成护卫。你是于闐左大相，又有国舅身份，怎可用卑鄙的手段陷害楼兰商队？我和军师赞赏阿飞的义气，特意来救他。”

范木大奇，特意回头看了萧扬一眼，这才问道：“军师是谁？我竟不知道王子身边还有位军师。”

昌迈这才能确定无价并未落入于闐之手，不免有些后悔自己贸然行事。

范木沉吟片刻，叫道：“来人，给昌迈王子松绑。”随即肃色道，“殿

下，这次我先放你走。阿飞亲口认罪，我须得带他回于阗交给怀玉公主亲自处置，还请王子体谅，别再枉费心机来救他。”

昌迈大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只得瞪了范木一眼，恨恨摸黑去了。范木命人带走阿飞，这才走到萧扬面前，道：“公子不是推测楼兰人已经认定阿飞是窃贼，或是被我们于阗收买了么？现下要怎么说？”

萧扬正要回答，忽听得营地北侧有武士大喝道：“谁在那里？快出来，不然休怪弓箭无情。”立即有人应道：“是我，我出来，别射，别射，我投降。”

片刻后，武士阿泾押着一名五花大绑的道士过来。范木问道：“你就是昌迈王子的军师么？”阿泾忙道：“大相，我见过这个人，他一直在玉门客栈附近摆摊算卦呢。”

范木笑道：“昌迈如何找了一个如此猥琐的中原道士做军师？”那道士正是笑笑生，闻言赔笑道：“大相怕是误会了，我叫笑笑生，不是什么军师。”

范木道：“那就好办多了。来人，将这道士拉到一边杀了。”笑笑生立即跳了起来，叫道：“你们怎么能胡乱杀人？”

范木毫不理睬，只挥了挥手。笑笑生大声抗辩，却敌不过武士大力，被强行拖开。

萧扬道：“等一等！”快步走到笑笑生面前，问道：“你……你就是指点阿飞站出来认罪的人，是也不是？”

笑笑生惊道：“啊，你不是那个朝廷通缉的重犯萧扬么？你怎么在这里？又怎会知道暗中指点阿飞的人是我？”他一连串的发问，等于亲口承认，不仅萧扬十分惊异，范木更是意外之极。

萧扬道：“嗯，我不过是随口一问。如果先生跟这件事没有干系，如何会一路跟着于阗队伍？”

范木还是不大相信，命人带来阿飞。阿飞一见到笑笑生，立即睁大

了眼睛。范木问道：“当日在玉门关前，是这个老道士指点你么？”阿飞低下头去，只是不应。

笑笑生不悦地道：“什么老道士，先生我很老么？喂，你也别逼问他了，是我告诉阿飞夜明珠藏处的，也是我告诉他如果不站出来认罪的话，楼兰商队就有大祸。”

武士阿泾抢过来揪住笑笑生衣襟，喝问道：“说，你是怎么知道夜明珠藏在水袋里的？”笑笑生道：“你弄疼我了，放手，快放手。好啦，我说啦，我会法术。”

阿泾一呆，道：“什么？”笑笑生笑道：“先生我会法术，能隔物视物，我透过法眼看到夜明珠在水袋中，就随口告诉了阿飞。”

旁边一千人见他嬉皮笑脸，毫不正经，哪里肯相信。范木使了个眼色，阿泾取来马鞭，预备动刑拷问。

笑笑生忙道：“是真的，我真的会法术，骗你们是小狗。”转头对萧扬一扬下巴，道：“喂，你，你快些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

范木道：“公子认得这老道士？”萧扬摇头道：“不认得。”

范木道：“你称自己没有说谎，那么你倒是说说看，我怀里有什么？”笑笑生道：“夜明珠。”

范木道：“这不算。任谁都能猜到我会将夜明珠带在身上，以防意外。你再用你的法眼看看，我怀中还有些什么？”笑笑生讪讪道：“实话告诉各位，我的法眼也不是什么都能看到的。这夜明珠是件宝物，能放出异光，稍微会点法术的人都能看到。”

范木冷笑道：“这话可没人会信。来人……”笑笑生忙道：“等一下！我说的是实话，我有证人，当时不仅我能看到夜明珠，楼兰商队中也有人看到了。”范木道：“谁？”笑笑生道：“江湖郎中无价，他一直跟在昌迈王子身边，应该就是所谓的军师。”

范木只觉得对方言谈举止匪夷所思，然而此时已是深夜，也不便再

严刑逼供，当即命人先带笑笑生下去监禁，问道：“公子认为这老道士说的法术之事是实话么？”萧扬道：“我不能断定。然而大千世界本就无奇不有，笑笑生虽然说话有些疯疯癫癫，可若是他不会法术，料来也没有其他本事能事先知道夜明珠的藏处。”

范木思忖片刻，道：“既然找到了指使阿飞的人，我也该履行诺言，公子明日一早尽可自行带阿飞离开。”萧扬道：“那么笑笑生……”范木道：“公子也要为他求情么？”萧扬道：“是。”范木干脆地应道：“看在公子的分上，明早我自会放了他。”

次日一早，太阳升起，眼前的沙漠骤然变成一片闪光的大海。

范木命人请来萧扬，道：“这一路西来，我们相处了不少时日，我不敢说对公子有多少了解，但公子绝不是那种临阵脱逃的人。想来公子此次来西域，并不是因为被中原朝廷通缉无处容身，而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萧扬道：“是，我来西域是为了寻找一件本属于中原的重要物事。”

范木道：“噢，这件重要物事可是跟我们于闐有关么？”萧扬道：“跟于闐无关。大相请放心，怀玉公主虽跟我是旧识，可她而今已贵为于闐王妃，我绝不会再去做高攀打扰她。”

范木一向深沉的脸上挤出一丝难得的笑容来，道：“原来公子心中有数，那么我就放心了。”顿了顿，又问道，“公子所寻之物，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周穆王宝藏？”

萧扬不答是否，问道：“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请教左大相，于闐肯冒险带我出关，是不是因为怀玉公主答应了你们什么条件？”范木反问道：“公子聪明过人，难道现在还想不到么？那么多商人死在玉门关前，是因为什么？”

萧扬恍然大悟，失声道：“难道怀玉公主私带了蚕种给于闐？”范木道：“不错。她可是为了公子才这么做的。”萧扬一时无语，只默默低下头去。

范木也不再多谈，命人带来阿飞和笑笑生，当面交给萧扬，道：“这两个人任由公子处置。”只留下萧扬的马匹，带着众人扬长而去。

笑笑生喜道：“这下可好了。喂，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些给先生我松绑。”

萧扬拔出佩剑，割断笑笑生手腕上的绑绳。再要去解开阿飞时，他却甚是固执，侧着身子躲开，怒道：“我不要你救。”笑笑生嘻嘻笑道：“先生我救你总可以了吧？”夺过萧扬手中长剑，上前解开阿飞束缚。阿飞一屁股坐在沙地上，一边抚摸手腕痛处，一边恨恨地瞪着萧扬。

笑笑生道：“喂，于阗人只留了一匹马、一袋水，不够我们三个人用的，要怎么办？”

萧扬曾与范木一路西行，知道其为人精明阴鸷，总觉得他这次放人太过爽快，心中隐隐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一心想跟上于阗一行看个究竟，闻言便道：“我把干粮留下，这里有水源，不如先生和阿飞先留在这里，等待后面的楼兰商队。我还有点事，要先行赶路。”

笑笑生却甚是固执，连连摇头道：“不行，你可不能丢下我们两个不管。你没听人说么？大漠危险得很，往往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我既不放心的独自上路，又很不放心我和阿飞二人干等在这里。我们可是一老一伤，手无寸铁，你就忍得下心么？”一边说着，一边将马鞍边的水袋抢在手中，防止萧扬上马先逃。没有水，在沙漠中就是寸步难行。

萧扬道：“笑先生，我是真的有事，请你……”忽见笑笑生张大了眼睛，直愣愣瞪着他身后，当即本能地回过头去——

只见黄色大漠上蓦然涌出一大片云雾来，蒸腾翻滚，景致壮观，光怪陆离。先是出现了一大片波涛澎湃的海水，随即海面上浮现出高大的山川。山上有各种建筑，若隐若现，错落有致，烟波浩渺中，自有一派繁华景象。

笑笑生看得目瞪口呆，半晌才道：“好厉害的幻术！”阿飞不以为然地道：“什么幻术，这是海市蜃楼，在大漠里最平常不过。”

笑笑生道：“海市蜃楼？”阿飞道：“嗯，如假包换的海市蜃楼。不过蜃景一般在夏季炎热之际出现，此时正是春天，早了不少时日。”

萧扬目光甚是锐利，隐隐约约看见一名穿着黄色斗篷的骑士从蜃景中的山川海水中飞驰而过，即将奔出云雾幻象时，右手一挥，似乎有一道白光伴随血带闪过。正待看得分明些，人影又倏忽不见了。他不及思虑更多，简短地道：“我去去就回来。”翻身上马，不顾背后笑笑生大声叫喊，往蜃景方向疾驰而去。

行出一刻工夫，蜃景逐渐变浅变淡，直至完全消退。萧扬登上沙丘，远远见到于闾菴木一行人正逗留在前面数里之处，微一思索，即打马追了上去。

于闾武士远远见到萧扬单骑驰来，即露出警觉之色，数人拔出兵刃，更有二人取出弓箭，拈箭上弦，阻止他靠近。萧扬见对方敌意极重，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即举起右手，示意并无恶意，大声道：“我看到蜃景中有血光出现，担心有事，所以才赶来看看。”菴木挥手叫道：“让他过来。”

武士道：“请公子下马。”

萧扬遂下马步行到菴木身旁，却见沙地上仰天躺着三具尸首，看装束一人是菴木心腹侍从艾弟，另两人是黑甲武士。三人死状十分恐怖，均是双目圆睁，龇牙咧嘴，面黑如墨，胸口有个碗口大的窟窿，血肉模糊，似是被猛兽利爪所伤。

萧扬吃了一惊，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是谁杀了他们？”菴木摇了摇头，问道，“笑笑生人呢？”

萧扬迟疑了下，答道：“他回中原了。”菴木道：“公子相信笑先生所称的法术么？”

萧扬听到他骤然换了一种敬畏神秘的口吻，大感困惑，道：“大相这个问题我昨日就回答过。”蓦然醒悟过来，失声问道：“莫非是昌迈王子

的军师杀了艾弟三人？”

范木也不回答是否，只转头命道：“将他三人就地埋了，我们继续上路。”

萧扬却已经明白了事情经过：范木昨晚虽然放了昌迈，却不过是做给他这个外人看的，因为昌迈王子失踪，楼兰商队定会派人前来追寻。昌迈前脚离开于阗营地，范木后脚就派出心腹侍从艾弟前去追捕，原是要暗中扣押昌迈作为人质，将来作为一枚重要的棋子使用。艾弟带人重新捕获昌迈后，先行上路，以避开萧扬耳目，不料却在此处遇袭，昌迈则被人救走。死者三人武功俱是不弱，又因为押送重要人犯，一路保持高度警惕，却连兵刃都是没有拔出就同时遇袭，当真是难以想象之事。范木一再问起笑笑生的法术，不过是因为笑笑生曾经提过昌迈王子的军师无价也会法术，他怀疑艾弟三人是先中了邪术，才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死状。

范木见萧扬已经猜出究竟，也不愿意再多费唇舌，只道：“告辞，公子多保重。”率众上马离去。

那三具尸首被深埋于黄沙之下。片刻后，即有阵风刮地而来，细沙不紧不慢地翻滚着，黄色的沙雾悠悠腾起，笼罩所经过的一切，冷凝的斑斑血迹瞬息被掩盖得干干净净。大漠就是这样平静得近乎冷酷的地方，滴在黄沙上的血绝对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干得快。

萧扬目送于阗一行远去，急忙勒转马头，欲回去公婆泉，找到笑笑生问明究竟。走出二三里地，忽听得背后疾风暴雨般的马蹄声由远渐近，惊然回头——

只见一大队彪悍骑士正风驰电掣般向他驰来，人数有二三十人之多，服饰打扮各异。马上人个个不用马鞍，骑术精绝，绝非普通行商所能比拟。马蹄所到之处，尘头大起，只有骑士们手中的弯刀在黄尘中熠熠闪亮。

萧扬呆得一呆，才勉强反应过来，暗道：“不好，这一定就是传说的

马贼。”正欲摘取马鞍边的黑色大弓，又想起了什么，慢慢将手缩了回来。

那群人来得好快，瞬间已到近前，将萧扬团团围住。一人抄着生硬的汉语问道：“喂，汉人，你是谁？”萧扬道：“一个路人。你们又是谁？”

那人笑了起来，道：“你不认得我们么？那我来告诉你……”刻意拖长声音，一字一句地道：“我们是马贼。”又怪声唱道：“花什么时候开是有季节的，马贼什么时候到却没人知道。”一大群人登时哄笑起来。

萧扬双手一摊，道：“我身上没钱，连水都没有一滴。”那人笑道：“我们不要钱，也不要水，而是要你的人。快些下马，抛下兵刃，跪在地上！”

萧扬依言摘下佩剑、弓箭扔在身边沙地上，下马双膝跪倒。

那人见萧扬毫无反抗之意，顺从之极，嗤笑一声，回头大声叫道：“头领，这人哪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太容易对付了，简直是个脓包。”一苍老声音问道：“还有两个人呢？”

却见马贼提马两旁，如劈浪般让出一条道路来，一红光满面的老者骑着一匹白色骏马闪身出现，来到萧扬面前，问道：“道士和向导呢？”萧扬道：“你是谁？”

一旁马贼纷纷喝骂道：“你活得不耐烦了，快些回答头领问话！”那老者喝道：“对待贵客不可如此。”随即傲然道：“我就是马贼头领赤木詹，你听过我的名字么？”

萧扬道：“听过。久闻马贼杀人只为劫财劫货，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如何能劳动头领大驾？”赤木詹道：“萧扬公子，你不必过谦了，有人出大价钱买你，你的命可比一支商队值钱。来人，将萧扬公子绑起来，先带回马鬃山，好生款待。我带人去追道士和向导。”

几名马贼应声下马，取出绳索，走上前来。萧扬早等待此刻，身子一倾，从坐骑下滚了过去，及时避开身后伸来的几只大手，猿臂轻舒，

已将大弓抓在手中，右手轻轻一弹，一支紫色的羽箭便如喷火的毒蛇般斜射向赤木詹。赤木詹虽然年迈，身手却相当敏捷，急忙仰天就倒，只是那箭来得太快，虽然避开了腹心要害，却还是穿透了他的右胸，巨大的力道将他从马背上带了下来，重重摔在沙地上，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马贼们高声叫骂，亮出兵刃，上前围住萧扬。萧扬抛下黑弓，俯身往地上抓起两大把沙子，扬手抛出，黄沙漫天飞舞，恍若金色的沙海。马贼们难以睁眼，怒骂得更凶。萧扬不断抛扔沙子，沙雾弥漫中，近前的马贼不自觉地伸手去遮挡眼睛，他趁机捡回佩剑，扬剑出鞘，往人多处穿梭，长臂一挥，刃光似雪，一名正捂住眼睛的年轻马贼立即被削去了半个脑袋。

马贼们见有同伴被杀，心头俱是大怒，纷纷嚷道：“杀了他！杀了他！”

赤木詹勉强扶着心腹爱将沙其库站起来，叫道：“别杀他，要活的。”

赤木詹受伤颇重，声音嘶哑，旁人难以听清。沙其库又大声重复了一遍，道：“头领有话，这汉人男子务必活捉。”

然而黄沙中人影闪动，刀剑横飞，最里圈的马贼正与敌人斗得汹涌澎湃，凶险之极，哪里还顾得上头领喊话。

赤木詹见场面一片混乱，敌我难辨，很是忧心忡忡，勉强上马，叫道：“听我号令，所有人退下，取弓箭来。”

“来”字话音刚落，他便听到羽箭破空之声。电光火石之间，他有些莫名焦虑起来，感觉到一股凶险的杀机正在向他逼近，随即他身子一震，感到一件锋锐的兵刃打在他的背心上，如毒蛇般钻入进来。他低下头，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支箭锋出现自己的心口上，不及思虑更多，便从马上滚落了下来，只是这次他再也起不来了。

沙其库忙抢过来扶起头领，赤木詹却已然断气。这个称霸大漠数十年、杀人无数的凶顽人物，今日居然毫无征兆地死在这里。沙其库喉咙

动了两下，想要哭出声来，却又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

正有一股黄色的龙卷风暴滚滚破沙而来，沙尘连绵，形成一条黄龙。直到近些，才能发现那是一匹驭风而行的神骏黄马，马蹄扬沙，奔腾尽情恣意之时，身上滴下斑斑血汗，一路撒在黄沙上，仿若盛开的朵朵梅花。

马上的骑士也是一身土黄衣裳，飞扬的沙尘肆虐地拍打着他巨大的斗篷，仿佛惊涛骇浪颠簸着一叶小舟，时时刻刻都要将他吞噬在黄沙中。然而，他却总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躲开无情的风沙，显示出矫健的身手和不凡的力量。一人一骑，与沙漠本色浑然一体，若不是正疾行如风，腾起层层扬沙，好似船行水上劈开浪花一样，实在难以分辨出来。

沙其库颤声嘟囔道：“游龙！他来了！”

他的声音并不大，然而却带着莫名的惊栗与畏惧，如同有神奇魔力一般穿透了全场。最先听见这两个字的马贼主动停止了围攻，随即连环感应潮水般地覆盖了每一个马贼，喊杀声、金刃交接声骤然歇止，众人停止厮杀，掉转头去，默默望着勒马巍然屹立的游龙。

正浴血奋战的萧扬本来已经危机四起，忽然意外得到了喘息之机。他也垂下长剑，好奇而困惑地打量那个仅一露面就能凭气势震慑住群贼的黑衣怪面骑士——强敌环伺下，他就那么平静地站在那里，仿佛一株亘古之树，静立于苍茫的天地之间。离奇的是，他的脸色僵如木石，如同死人一般，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双闪亮灵活的眼睛表明这尚是个有生命力的人的血肉之躯。

游龙手抚腰间那柄泛着红光的长刀，却并不着急动手，只冷冷道：“赤木詹已死，你们还想跟我动手么？”

一千马贼听说头领已死，尚不能相信，待扭头看到头领赤木詹的尸首，这才各自露出了恐惧绝望的表情。

游龙道：“走！今日我暂且放过你们，下次再让我遇到，绝不轻饶！”一边说着，一边转过头去，紧紧盯着一名年轻马贼不放。

那年轻马贼不知道声名如日中天的游龙为何单单盯上了自己，心中直发毛。正不知所措之时，忽见他的脸颊在阳光下闪烁出寒峻冰冷的光泽，诡异难言，一双眼睛更是仿佛两道利箭，精光暴射，登时感到背上一股凉气冒出，“哎呀”大叫一声，将头转开，倒退几步，转身跳上马上便走。

其他马贼受了这年轻马贼的感染，再无丝毫斗志，纷纷作鸟兽散，各自夺马狂逃。只有沙其库依旧木讷地守在赤木詹尸首旁边。

游龙道：“你叫什么名字？”

沙其库料想今日难逃大劫，慢慢站起身来，他望着游龙那张令人望而生畏的脸，心中的仇恨暂时战胜了恐惧，伸手去拔腰间的兵刃。

游龙却并没有要与他动手的意思，沉声问道：“你们马贼不是有几百号人马么？今日赤木詹亲自出动，为何只带出来这么点人马？”

沙其库只死死瞪着射死了头领的敌人，一言不发。游龙见他倔强，摇了摇头，道：“你这就带着赤木詹走吧，我不拦你。”

沙其库愣得一愣，才一字一句地道：“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为头领报仇。”说罢牵过赤木詹的坐骑，将尸首横放上去，自己骑了另一匹马，慢腾腾地离去。

大漠重新静谧了下来，若不是沙地上还留有几具被萧扬杀死的马贼的尸首，正散发出新鲜海草一般温暖而浓烈的咸腥味，几乎不能相信这里刚才还是黄沙滚滚的战场。

萧扬走上前去，抱拳谢道：“多谢援手。阁下就是游龙么？久闻大名，今日得见，当真是……”

却见游龙身子一歪，从黑马上滚了下来。萧扬大惊失色，忙上前扶起他。

游龙道：“我……我中了弩箭。”检视伤势，果见一支黑箭自后背射入，穿透了贴身皮甲，直没入背心，全靠斗篷遮住，马贼慌乱中竟无一

人发现。

萧扬道：“这是于闐黑甲武士的弩箭，游龙君适才遇到了范木他们？”游龙道：“是。”

萧扬见那弩箭正射中游龙要害，寻常人早该一命呜呼，却不知道他如何能有气力从众多于闐黑甲武士手中逃脱，又赶来一举射杀了马贼首领赤木詹，吓退群贼，不由自主地想起“游龙是不死之身”的传说来，定了定神，方才问道：“游龙兄身上带有金创药么？”游龙道：“有，不过来不及了，你先扶我起来。”

萧扬问道：“于闐人为什么要对付你？你……你不是游龙么？”

话一出口，萧扬自己便会意了过来，买通马贼来围捕他的一定就是于闐人。本来他也想不到这一点，可马贼指名还要道士笑笑生和向导阿飞，除了于闐人，还有谁知道他们三人在一起？游龙是追踪马贼而来，于闐人用弩箭伤他，是怕他出手打乱了计划。可于闐人甲士众多，兵器精良，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和笑笑生、阿飞三个，为何还要不惜代价地引来马贼？莫非真正的目标是后面的楼兰商队？

不及思虑清楚，便听见游龙道：“有人来了。”萧扬慨然道：“游龙兄放心，我定要与于闐人死战到底，保兄周全。”游龙摇头道：“不是于闐人。”

萧扬回头一望，东边尘头大起，一队骑士正飞驰而来，依稀可以辨认出领头的是阿飞和笑笑生，身后尚跟着数名骑士，大约是前来追寻昌迈王子的楼兰护卫。

游龙道：“我不能留在这里，你……你快带我走，往西北方向走。”

那黄马甚有灵性，大约预料到主人要动身出发，先主动伏了下来。萧扬赞道：“好马！”扶着游龙上马，随即牵过自己的坐骑，与游龙并行上路。身后尚能听到阿飞的欢跃叫声：“游龙！游龙！”

一路往西北方向而去。萧扬见游龙伤势严重，身子摇摇欲坠，问道：“要不要先停下来歇息一下？”游龙道：“不，不能停。我们要赶去一

个隐秘的地方，我有极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行了大半日路，突然开始起风。越往前走，风力越大。狂风呜咽，嘈杂聒耳，来势汹汹，卷动流沙满天飞舞，白日看起来已经像是黄昏。四周全是漫漫黄沙，如同浓雾一般，将天地罩上黄色。沙粒和小砾石犹如冰雹扑打在脸上，萧扬完全不能分辨方向，只能紧紧跟在游龙后面。

又走了大半个时辰，大风陡止。呈现在眼前的是萧扬见过的最奇妙的景观：蓝天白云下，突兀耸立着一座座浅红色的沙丘，气象万千，高的近百尺，矮的也有数十尺，长宽不等，排列有序，错落有致。形状更是千奇百怪：有的蜿蜒伸展，似匍匐的巨龙，又似静卧的猛虎；有的拔地而起，似是高高伫立的宝塔，又似张开华盖的巨伞；有的造型生动，似是开屏炫耀的孔雀，又似展翅欲飞的雄鹰；有的轮廓分明，似是妖娆的女子，又似农夫的沧桑面孔，神态不一，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引人遐想。

微风拂过，撩起浮沙，沙丘流泻，轮廓也随之变化，景象似乎缓缓漂移起来，似是一艘艘鼓满风帆的大船即将远航，又似无数岛屿正耸立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海走山飞，奇幻无比，优美如歌，新奇似画，引人遐想。既有大海般的壮阔，又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感觉。

游龙勉强抬起头来，指着前面道：“快要到了！过了这片沙丘就是龙城了。”

萧扬沿着他手指望去，前面出现了一大群土黄色的山包，仿若固若金汤的城堡一般，耸立在大漠之中，高峻似城郭宫阙，绵延如龙盘虎踞，比适才见过的沙丘更加宏伟。

走得近些，才发现这座风蚀形成的天然“龙城”当真宛如一座颓废古城池的缩影：一条条风蚀沟谷纵横交错，仿佛是城市的繁华街道。街道两旁的石柱、石墩好比沿街而建的建筑，楼群密集，鳞次栉比，高低错落，巧夺天工，如同最高明的匠师精心布局一般。置身于这座大自然鬼斧神工妙造天成的龙城之中，确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天是那么的高，地是那么的阔，人又是那么的渺小，那种神奇迷惘的感受难以言表。

此刻正是夕阳西下时，渺渺瀚海渐渐退去，如血的残阳给龙城披上一抹橘红的轻纱。光影婆娑，忽明忽暗，仿佛缭绕不散的烟雾，光怪陆离中现出几分幽邃、诡秘，又像是一个古老的梦幻。

萧扬扶着游龙靠着城垣坐下，见他胸口剧烈起伏不止，已是气息奄奄，心中难过，转身取过黄马上挂着的水袋，喂游龙喝下。游龙却是不饮，道：“这水留给你。”

萧扬道：“游龙兄……”游龙道：“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先听我说……于阗国王希盾想要称霸西域，他已经得到了你们中原的丝绸生产秘技，正与墨山国一道酝酿一个大阴谋，意图先灭掉车师，再攻打楼兰。他们已经收买了马贼……你……你必须立即赶去车师国，阻止于阗的阴谋，再设法化解它和楼兰的宿怨……”

萧扬明知道这些都是天大的难事，他不过是个初到西域的中原汉人，凭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办到，但眼见游龙命在旦夕，热切地望着自己，还是毫不迟疑地答应道：“好，我答应你，一定尽力而为。”

他料到游龙费尽力气带他来到这处神秘的龙城，不单只是为了告知于阗的阴谋，又问道，“游龙兄还有什么要交代么？”

游龙吸了几口气，道：“还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请你在我死后变成我，变成游龙。”萧扬一呆，道：“什么？”

游龙道：“我知道这件事很是令你为难，萧扬兄千里迢迢从中原来到西域，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可是我真的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游龙死了，游龙是不死之身，为了沙漠中来往的商队，为了……唉……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游龙。真正的游龙已经在六年前在白龙堆与马贼阿沙里一伙人同归于尽了。我……我只是继承了他的身份和面具……你知道……游龙这个名字对来往的商队是多么重要，对大漠横行的马贼有多大的威慑力……”

萧扬恍然间明白了过来，原来游龙脸上戴着一个近似人体皮肤色的面具，难怪总是那样僵尸般诡异的表情，游龙不死的也并非血肉之躯，而是代代相传的精神和声名，游龙实际上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希望的象

征，代表正义的力量。萧扬本来不是一个轻易能被感动的人，但现在却被深深打动了，瞬间便下定了决心，决然道：“我答应你，不论游龙兄说什么，我都答应你！我会戴上面具，以游龙的身份出现在大漠中，直到我寻到要找的东西为止。然后我会物色一个合适的传人，继承游龙在大漠中的事业。”

游龙长舒了口气，道：“如此，多谢。我们今日才第一次见面，我就将这么繁重的担子交给萧扬兄，实在抱歉。”语气十分诚恳，充满歉意，显是发自内心。

一个单枪匹马从马贼群中救人的勇士，将如此重大的秘密和责任托付给第一次见面的人，这是何等的机缘和信任。萧扬鼻子一酸，双眼发潮，紧紧握住游龙的手，道：“谢谢你，谢谢你的信任。”

游龙欣慰地笑了笑，道：“今日所发生的一切，请萧扬兄务必不可告知第三人，包括我是中于阗弩箭而死一事，不能让他人知道。”他的声音很低，愈发显得疲惫嘶哑。萧扬虽大惑不解，但料想对方必有深意，当即应道：“是。”

游龙叹道：“兄要找的轩辕剑已然失落了几千年，要重寻故剑，怕是极难。”

萧扬这才真真正正地大吃了一惊，问道：“游龙兄如何知道我来西域是要寻找轩辕剑？”游龙道：“我有一位好朋友，有一些神力，能够看到一些常人所看不到的事情。她早预见到你会来西域。但她也说过，她的法力有限，无法感应宝剑的位置。轩辕剑可以用来号令天下，统一中原，绝不能落在坏人的手中。萧扬兄，我祝你早日达成所愿，回去中原阻止战乱，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

萧扬心中疑惑极多，还想要细细询问，又听见游龙喃喃道：“不必为我难过，这是我的命运。惊鸿……惊鸿……请你替我照顾她……不要让她难过……通往昆仑山的大门已经永远关闭，她不能回到天上，在这个尘世上孤独寂寞了几千年，本来我答应她要照顾她一辈子的，现在我做不到了……请你帮我……帮我……照顾她……”他的声音逐渐微弱了下去。

萧扬不大明白，但他猜到这个叫“惊鸿”的女子应该就是游龙所说的那位有神力的朋友。他摇了摇头，态度坚决地道：“别的事我可以答应你，照顾女人的事得你自己去做。你的朋友不是有千年神力吗？她一定能够救你。惊鸿在哪里？你告诉我，我这就带你去找她！”

游龙没有回答，只是艰难地举起了手，想要摘掉脸上那张伴随他多年的软皮面具。那面具不知道什么材质做成，与他的肌肤十分贴合，若不是他自己说出来，还真难以发现他脸上戴了面具。他大概早已经厌倦了它，只不过是责任重大，才一直不得不戴在脸上。萧扬忍不住伸出手去帮他，终于揭开面具，露出了真实容貌。

游龙本来的样子很年轻，至多不过二十三四岁年纪，样貌颇异中原人，棱角分明，风姿隽爽，只是脸色略有些苍白。要将这样一张俊逸非凡的脸隐藏在一张假面具下，甘心做“游龙”盛名下的影子，不停地徘徊在血腥和死亡的边缘，持续整整六年，其间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又需要付出多少牺牲。

游龙金纸一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沧桑的微笑，他鼓足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道：“六年来，你是第一个看到我真面目的人。我还可以告诉你，我……我本来的名字叫做文……如果你日后有机会遇见另一个傲文，请你在合适的时机转告他，我已经完成了他应当承担的使命，他也要去接受本来应该是我去承担的命运……”

他的声音醇厚、低沉、有力，还有一种内蕴的温柔，以及无可奈何的哀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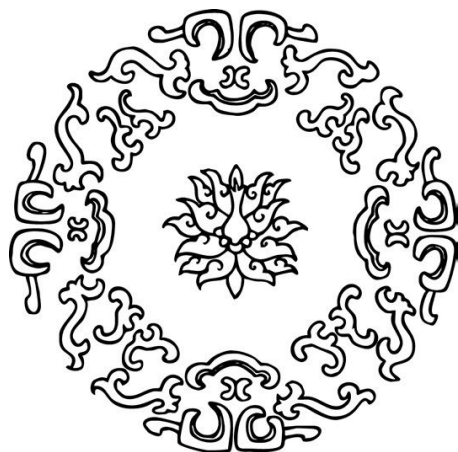
(1) 玉门关：今甘肃敦煌。

(2) 据《穆天子传》（西晋由盗墓贼不准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发掘出来的先秦古书，作者不详）记载，此诗名《白云谣》，是昆仑山大神西王母赠别来访的周穆王姬满（西周第五代君主）之作。

(3) 本书中的“汉人”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汉族人，“汉”是指汉代，西域人一度以“汉人”来指代中原人。

第二章 谈兵心壮

一旁须沙看见父王再一次显露出本性，一张古铜色的脸阴沉得如同昆仑山深处的诡秘树林，幽森可怕，不禁打了个冷战。面前的人是他血肉至亲的父王，即便如此，他也难以弄明白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些什么。



西域地形广袤，东接中原玉门关，西限葱岭，共六千余里；北有巍峨雄伟的天山，南止“万山之祖”昆仑山，约千余里。然而这一片土地的中心腹地却是一望无垠的沙漠，西域人称其为“塔克拉玛干”^①，意思是不毛之地，楼兰东部的白龙堆沙漠其实也是这块大沙漠的延伸。

由于受到水源等生存环境的限制，西域国家均是沿塔克拉玛干边缘绿洲分布，沙漠之北称为北疆，南部则是南疆。于阗位于南疆，其国南倚昆仑山，北接塔克拉玛干。车师位于北疆，南接沙漠，北靠天山，与于阗隔大漠相望。

唯有楼兰国和墨山国地理位置特殊些，因为两个邻国均位于塔克拉玛干东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既不属于南疆，也不属于北疆。但这两个国家在西域诸国中的地位却不容小觑：楼兰本就是西域大国，又因距离中原最近，成为东西方必经要道，举足轻重；墨山虽然国力薄弱，境内却盛产铜铁矿，仗着老天爷的恩赐，国富民足。

自从于阗国王希盾从叔父怀仁手中夺位用武力登基以来，西域就开始变得不太平，南疆诸国如莎车、精绝、且末等国均被希盾派兵灭掉，于阗称霸南疆，成为一枝独秀，其东北部国境一直延伸到与楼兰国接壤。许多人都认为希盾志在整个西域，于阗兵锋正锐，下一个目标必然指向楼兰。甚至连楼兰人也是这般认为，新近问天国王已调遣大批精锐军队赶往南部边境驻扎就是明证。虽然战火暂时还未点燃，明眼人却都知道，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引子，甚至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楼兰和于阗两国就会立即进入敌对状态。

令人大跌眼球的是，希盾国王突然广发公告，称车师国二王子昌迈先是闯入于阗使者营地，意图夺去圣物夜明珠，后又勾结妖魅，杀死黑甲武士，于阗誓报此仇。

于阗国公然示威，以希盾国王狮子般犀利强硬的性格，必会履行诺言，但车师国人却并不如何惊慌，这是因为车师有着天然的地利条件——于阗军队要攻打车师，必定要先过楼兰国境，而车师国王后莎曼正是楼兰国王问天的亲姊妹，虽然莎曼已经过世，然以问天国王友爱敦厚之个性，断然不会允许于阗一兵一卒穿越自己的国土去攻打联盟盟国。

当然于阗还有另一条备选的进攻路线，那就是绕开楼兰防线，直接派骑兵穿越一千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这是根本不可能靠人力办到的。

车师老国王力比已经年近六旬，当大臣们匆忙赶进宫禀告各种紧急政务军情时，他总是面无表情听着，表现出少见的预临忧患的宁静，这大概是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的特质。

而大臣们的焦灼不是没有道理——一向相安无事的邻国墨山忽然宣布与车师绝交，理由是车师王子昌迈有意陷害曾有过争执的墨山商人穆塔，往其行囊中放入蚕种，导致他在玉门关被中原边将所杀。两起事件均与昌迈王子有关，但自从昌迈带着军师无价私自离开楼兰商队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楼兰、车师两国先后派出大批人马寻找，均是一无所获。楼兰王宫卫队侍卫长未翔更是因保护王子不力被罚俸停职。

墨山此番翻脸的直接后果就是所有前往车师的商队不能再借道墨山国境，包括运送粮食回国的车师文书大臣堂哲一行也不得不改绕东面的白龙堆沙漠，道路艰险不说，还有马贼频繁出没。被迫绕道白龙堆的商队一再被马贼劫掠，货物、牲口被抢走，商人则被当场杀死，横尸大漠。马贼们肆无忌惮，甚至一度闯入车师境内，杀人放火，劫掠地方百姓。车师国掌管军队的大王子昌意终于被激怒，亲自带领两千精兵赶往东南边境，一是要接应文书大臣堂哲，保障粮队安全；二来也预备剿灭那伙儿穷凶恶极的马贼。

昌意王子率军离开王城交河后，一支风尘仆仆的骑兵意外出现在车师重镇鄯金城外。虽然只有几百人，可当车师军民意识到这支队伍就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而来的于阗黑甲骑士时，再无斗志，只一窝蜂地拥进城中，闭门紧守。于阗人倒也没有立即发动进攻，只就地扎营休息。

鄯金被围的消息火速传入交河王宫中，一向波澜不惊的力比国王听到于阗骑兵穿越千里大漠抵达鄯金且人数源源不断时，也不禁悚然动容，长叹道：“希盾果然还是希盾！”

车师^②国境狭长，鄯金距离王都交河不过四百里，失去鄯金，交河便失去南部屏障，岌岌可危。力比国王不得已下令全国动员，调集全部精锐军队赶往鄯金，意图拒敌于边境之上。

大军紧急出发后不几日，墨山与车师在东南部边境发生激烈冲突，墨山称车师派人过境放火烧毁了军营粮仓，以此为由向车师开战。早已集结好的墨山军队飞快突破边境防线，一路势如破竹，只需要一日一夜，其先锋轻骑就可以快速推进到邺城。

邺城依山隘而建，地势颇为险峻，距车师王城交河仅三十里。而交河四周没有任何屏障，只在游河水分流的开阔地带建城，远远望去，像是旷野中的一座孤岛，因而邺城是王城的最后一道关口。只是此时此刻，邺城兵力薄弱，几成一座空城。

萧扬手挽黄马，正站在鸡头岭的山坡高处上俯视着邺城——太阳新升起不久，阳光温和地照耀着游河东岸的胡杨林，山如眉黛，树如翠玉。天高云淡下，一群牛羊在山坡上悠闲地啃草，一只老鹰在空中盘旋，整座小城笼罩着一派静谧安详的景象。

一支驼队正穿过山坡下的小道，领队的是一头罕见的白骆驼，高昂着头，十分漂亮，脖子上挂着一个大铜铃，铃声阵阵，清脆悦耳。驮队的最后是一辆马拉的槛车，里面坐着几名衣衫褴褛的男子，应该是驼队主人预备贩卖的奴隶。奴隶交易一直盛行于东西方，中原权贵富商以家中养有金发碧眼的西域奴隶作为阔谈炫耀的资本，而西方人也常常以买下中原汉人奴隶为荣耀。

萧扬才刚刚到达邺城，尚不知道墨山国已经与车师开战，但他已经得知于阗兵临鄯金的消息，心中有种不祥之感，预料到邺城的平静难以长久，这座小城即将有一场灾祸降临。他又仔细观察了邺城和交河的地形，这才下山进城。

从南城门进来，正遇上一名西域少女，骑一匹棕红大马，一手挽着缰绳，一手牵着一根长长的绳索。绳索上拴着两名男子，均是中原人打扮。萧扬不经意地一望，便立即呆住，他居然认得那两名像狗一样被红衣少女牵在马后的男子，一人是道士笑笑生，一人却是楼兰向导阿飞。两人均是衣衫破碎，脚下虚浮，显是受过不少折磨。

萧扬忙上前问道：“姑娘为何要绑着这两人？”红衣少女道：“这是我新买的奴隶，怎么啦？”

萧扬道：“原来如此。姑娘花了多少钱？”一面说着，一面往怀中去掏钱。他明知道身上的钱远远不够，可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笑笑生和阿飞就此沦为奴隶。

红衣少女却蓦然露出了惊喜异常的样子，叫道：“咦，你……你不是大漠里那个……那个游龙么？”

萧扬一愣，尚不及回答，本来迷迷糊糊的阿飞陡然睁大眼睛，紧追几步，嚷道：“啊，你的马……你的刀……你真的是游龙，你真的是游龙。”

萧扬这才意识到自己一身黄衣，戴着软皮面具，腰配割玉刀，骑着黄色汗血宝马，已经是游龙的身份，忙压低嗓子道：“小点声。”阿飞应道：“是。”当即老老实实站在一边，却是抑制不住地兴奋，死死盯着萧扬，好像生怕一眨眼他就会消失。

红衣少女跃下马来，欢声笑道：“真的是你呀，游龙哥哥。你不认得我了么？我是古丽，几年前我阿爹的商队在大漠中遇到马贼，是你救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呢。”

萧扬一时还难以适应游龙的角色，不知该如何应对，只好指着笑笑生和阿飞道：“可否请姑娘先放了这两个人？”古丽道：“当然可以。我刚刚花了二十个金币从人贩子手中买了他们，本来要带回去好好炫耀，我们家终于也有汉人奴隶了。不过既然游龙哥哥开口，我现在就把他们送给你，他们是你的了。”

萧扬接过绳索，道：“多谢。”拔刀割断了阿飞和笑笑生手上的绳索，问道：“你们如何落在了人贩子之手，又被卖来这里？”阿飞道：“说来话长。游龙君前些日子不是在大漠杀过几名马贼么？我和笑先生到得晚了，只见到你的背影。我远远见到你和那中原逃犯萧扬一起离去，担心你遭他暗算，所以跟笑先生一路追赶寻找，结果半路遇上一群怪人，有波斯人也有西域人，被他们出其不意地擒住。他们见我们身上没有财物，便将我们打晕了，后来不知道怎的就落入了人贩子手中。那人贩子给我们灌下了幻药，我们也不知道怎的来了车师，又被这位姑娘买下。”

萧扬见笑笑生仍然是目光呆滞，一副不清醒的样子，便道：“这样，你先扶笑先生去前面客栈休息。”阿飞却忽然上前，双膝跪下，恳求道：“阿飞一直立志追随游龙君，拜你为师。师傅，请你收我为徒，从此天涯万里，阿飞都要追随在你身边。”

萧扬不免哭笑不得，他此刻有大事赶着去办，当然不能跟这个认得自己真实容貌的人多纠缠，道：“你先起来，拜师之事回头再说。”阿飞却不肯听，道：“阿飞好不容易才寻到师傅，师傅不答应，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起来。”

一旁古丽笑道：“游龙哥哥，这个阿飞看起来很精神啊，我就是看他不错才买他的。大漠里马贼那么多，你又总是一个人，身边多个帮手难道不好么？”

笑笑生也含含糊糊地插口道：“游龙，我劝你还是先答应阿飞吧，眼下可是非常时机。”萧扬听他话中饶有深意，心道：“笑笑生说得不错，可是他和阿飞都认得我，知道我是中原朝廷通缉的重犯，我这假游龙被拆穿事小，真游龙已死之事难免会泄露出去，我如何对得起游龙兄临终托付？”当即坚决地摇摇头，道：“现在不行。阿飞，你先起来，到客栈住下，我回头再来找你们。”

阿飞却无论如何不肯起来。萧扬眼见人来人往，被阿飞长久拖在这里要惹出大乱子，只得应道：“好，我答应你，你先起来。”阿飞大喜，连磕了三个头，这才起身让到一旁。萧扬道：“我有事要去交河，你和笑先生先留在邺城等我。”阿飞得偿所愿，喜不自胜，当即应道：“是。”

看着这个笑容灿烂的年轻人，萧扬突然心生一念：“他也许是继承游龙衣钵不错的人选。嗯，回头我要好好想上一想，设法考验考验他。”

古丽微笑道：“游龙哥哥，你能来车师太好了！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在这里好闷的。自从上次大漠一别，我一直很挂念你。”转身吩咐仆从道：“你们先回去告诉阿爹，今晚家里要招待贵客。”仆从应道：“是。”

萧扬忙道：“古丽姑娘，我还有要紧事要赶去交河，怕是不能到府上做客。”古丽道：“那我陪你去。”见萧扬踌躇不应，笑道：“我是本地

人，说不定能帮上你。”萧扬道：“也好，就有劳姑娘了。”古丽很是开心，笑道：“咱们走吧。请游龙哥哥别再姑娘姑娘地叫我，直接叫我古丽就好。”萧扬道：“是。”

二人一前一后，快马驰来交河。进城时萧扬被军士蛮横地拦住，称要例行检查。古丽忙上前叫道：“喂，不可无礼，他是我的客人。”军士慌忙退开，赔礼道：“不知道是古丽姑娘的贵客，多有得罪。”

二人径直找到王宫官署，却只有负责驿政的驿长在里面。那驿长正为家事和前程烦恼，他家两个儿子，一个支持大王子昌意，另一个支持二王子昌迈，天天在家中争吵不休。连儿子们都看出老国王身体不行了，他到底要站在哪边好保住饭碗呢？萧扬和古丽进来半天，驿长只是仰面朝天，置之不理。

古丽道：“喂，他可是游龙。”驿长蓦然站起身来，瞪大眼睛问道：“你就是游龙？”萧扬道：“是。”

驿长想到堂兄的商队新近刚在白龙堆遭马贼抢劫，堂兄也被开膛破腹，不免很有些迁怒起游龙来，冷冷道：“久仰。不过游龙君不是在大漠对付马贼么？来我们车师国做什么？”

古丽闻言很是气恼，道：“驿长这是什么话？游龙哥哥就不能来我们车师国么？”驿长认得她是富商之女，也不与她计较，只不断打量游龙，充满敌意。

萧扬一时不明原因，只得直接说明原委，道：“我从大漠赶来，是有重要消息要求见国王陛下，或者拜见其他负责军事防守的将军也可以。”驿长不耐烦地道：“现在关于马贼和于阗的重要消息已经够多了，游龙君还是不要再来添乱了，赶快回你的大漠去吧。”招手叫过军士，不由分说地将二人赶了出来。

古丽直嚷道：“他居然敢这样对待游龙哥哥，真是丢死我们车师国的脸了。游龙哥哥，你怎么不生气？呀，你的脸……你的脸……”萧扬忙道：“我没事，我这人就是这样，脸上总是没有任何表情的。”

古丽道：“哦，刚才看到你的脸这样子，真的有些害怕。我们……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萧扬深感棘手，无意间转头看见街角闪过一个熟悉的人影，心念一动，忙道：“我有办法，不过你得先回家去。我答应你，办完事就来看你。”古丽道：“好吧，那你一定要来哟，我家就是邺城最大的那处宅子。”萧扬道：“嗯，好。”送走古丽，将黄马暂时寄存在官署处，疾奔去追寻那人影。

那人披着一件深色斗篷，随风飞舞，犹如一只灰色大鸟，充满了诡异之气。来到城西一处偏僻民居前，那人停下来左右张望，竟是车师二王子昌迈在中原收的军师无价。他见左右无人，上前敲了敲门，轻声道：“二王子，臣下回来了。”只听见昌迈在里面应道：“进来。”

无价应声而入。昌迈迎上前急切地问道：“外面形势如何？”无价道：“不是很好，不过这恰好是二王子的机会。车师大战在即，若是老国王突然那个了，国家危急关头，不可一日无君，大王子人不在王都，理该二王子继位，率领国民力拒强敌。”

昌迈脸色愈发阴沉起来，问道：“父王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么？”无价道：“没有。”又意味深长地道：“二王子放心，王宫新请的大夫姓张，是个汉人，凑巧是臣下的旧识。我刚刚去找过他，给了他一味奇药，可以令国王陛下尽快好转，他已经答应要加进药汤中，今晚就送进宫去。”

昌迈道：“嗯。这件事，军师有把握么？”无价道：“有十足的把握。明日此时，老国王就会那个了。”昌迈会意地“嘿嘿”了两声，嘴角浮出一丝阴笑来。

潜伏在屋外的萧扬眉头紧皱，越听越是心惊。他曾见过昌迈王子为营救楼兰向导阿飞勇闯于阗使者营地，虽是少年意气，但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少年，孰料短短一个月不见，他竟完全变了一个人。于阗与车师开战，与他干系甚大，至少于阗公开宣称的理由是因他而起，他既然顺利回到车师，为何不站出来澄清事实、揭穿于阗的阴谋，却暗中躲在这里？听他的口气，竟是要弑父自立，与大王子昌意争权夺利，谋取王

位。

一念及此，萧扬突然感到一阵心寒，自己受游龙嘱托，劳心费力，不远千里来到车师，本想报信让他们早做防范，可是王室内部早已经是风起云涌，一旦祸起萧墙，又怎能外抗强敌？战火起时，真正受苦受难的还不是无辜的老百姓？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悄悄离开那处民居，疾步朝车师王宫赶去，打算设法求见力比国王。转过路口时，忽见到前面一名年轻女子正朝他微笑。那女子容颜清丽，风姿绰约，雪衣胜玉，不染纤尘。

萧扬一见之下，先是觉得胸中如中箭矢般痛了一下，随即口干舌燥，一种奇异的感觉如波涛汹涌而来，刹那间密密实地包住了他，令呼吸也急促起来。

震住他的并非仅仅因为那是张绝色的脸，而是她正是他近来梦中反复梦见的女子。自从戴上面具化身为游龙后，他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时常见到一名雪衣女子坐在一个翡翠般的大湖边静思。他离开龙城后，几次在大漠中迷失方向，因缺水而昏迷，也梦见雪衣女子为他指路。他醒来后按照记忆中的指引，当真走出了沙漠。那梦中的女子，容貌、服饰均跟眼前这女子一模一样。

正惊愕间，忽见那雪衣女子招了招手，萧扬不自觉地被她吸引，走了过去。

雪衣女子笑道：“见到我有这般惊讶么？”萧扬闻言一愣，这才回过神来，心道：“她一定跟古丽一样，在大漠中被游龙救过，她又将我当成了游龙，这可要如何是好？”略一迟疑，即问道：“姑娘叫我有事么？”

雪衣女子满面的欢喜登时转为愕然。萧扬一见到她脸色大变，立刻醒悟了过来，这女子一定就是游龙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惊鸿了。他万万料不到会在这里遇到她，他的第一句话就已经暴露了他伪装的游龙身份。眼前的局面该如何应付？他要如何面对她？

那雪衣女子却只是淡淡凝视着他，狐疑不解的目光逐渐变得温柔似水。

萧扬在她柔情目光的注视下，胸口怦怦直跳，暗道：“啊，我糊涂了，她不一定是惊鸿。游龙不是说惊鸿有神力么？如果是她的话，如何能不知道真的游龙已经死去？可是……可是如果不是她，我又为何总会梦见她？”

那女子走上前一步，幽幽问道：“你从大漠赶来车师，走了很远的路，一定累坏了吧？”

她伸出手，轻轻握住了萧扬。那双手滑软细腻，柔若无骨，四手相交，他的心中登时涌起一种奇妙的温暖感觉，呆得一呆，才踌躇道：“我……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问对方的来历姓名。

雪衣女子道：“我最近总是心神不宁……我很担心……所以忍不住跑出来找你。看到你安然无恙，我……我……”

她有些激动起来，顺势扑到萧扬肩上，秀发上带着晨露清新的芬芳，正如梦境中一样。萧扬却是尴尬万分，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一种飘忽的位置，结结巴巴地道：“姑娘，你……我……”

他有些心驰神荡起来，几乎分不清眼前的一切是幻是真，意乱情迷之下，忍不住想伸手去揽住她的腰。

然而就在那一刹那间，雪衣女子抬起了头，疑惑地审视他：“你……你不是……”她脸上的表情急遽变化翻滚着，慌乱地松开了手，退开几步，颤声道：“你……不是真正的游龙。”

萧扬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他知道，这次无论如何是瞒不过去了，只得苦笑道：“姑娘，你听我说……”

雪衣女子问道：“游龙人呢？”萧扬迟疑答道：“他……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顿了顿，最终还是说了实话：“真的游龙已经过世了。”

雪衣女子一改温和有礼的风度，暴喝道：“胡说！”

她在刹那间爆发了，愤怒地瞪着萧扬。那双眼睛具有穿透一切的力量，并不是指目光本身，而是它的效果。在那一瞬间，萧扬觉得自己被

对方视为了面目可憎的敌人。她的面容开始模糊起来，眼前开始出现了幻象一般的景致——似乎凌空飞在了半空中，脚下就是朵朵白云，被阳光穿上了绚丽的光衣。然后是山峦起伏，重峦叠嶂，极目苍翠，都在他的脚下。片刻后，幻象消失了。

萧扬使劲眨了眨眼睛，这才知道刚才的一切不是幻象，因为他此刻正站在一座苍翠山峰的山崖下，雪衣女子衣袂飘飘，依旧站在他的对面。他这才回过神来，结结巴巴地问道：“你……就是那位有千年神力的惊鸿？”

惊鸿却不答话，用手一指，一道粗若手臂的青藤凌空而下，如一条灵活的毒蛇，将萧扬的手臂团团环住，令他动弹不得，随即蜿蜒攀上山崖，将他凌空吊了起来。

萧扬惊道：“姑娘这是要做什么？”惊鸿喝道：“游龙是不是早已经死了？是不是你杀了游龙？快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尖锐而有所畏惧，显然她已经知道了接下来的答案，但她却不愿意去听，或者是不敢去听。

萧扬实在是有些惊讶，这个刚才还无比娴静的女子，竟然会在瞬间突然变得如此暴躁，忙叫道：“惊鸿姑娘，你先放我下来，听我解释！”他试图挣扎，但根本就毫无用处。

惊鸿道：“快说实话！不然我就杀了你！”手指一抬，一道闪电从萧扬眼前劈过，发出凌厉的“噼噼啪啪”声。

萧扬苦笑道：“姑娘还要我说什么？你不是已经都说出来了吗？”

惊鸿的面色苍白得可怕，呈现出半透明的惨白来，连连摇头道：“不，不可能。我刚才还见过他……”

萧扬大声道：“惊鸿，我知道你是神仙，你有我们凡人所没有的神力。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游龙早已经死了吗？还是你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而将我当做是游龙的替身？你刚才看见的人明明是我，不是真的游龙。”

惊鸿似乎一下子被震慑住了，随即举袖一挥，那张贴合在萧扬脸上

的软皮面具不知道如何到了她手中。她先看看萧扬，随即低下头去，泫然凝视着那张代表游龙身份的面具，脸上充满了悲凄与绝望。片刻后，大颗大颗的眼泪从她脸上簌簌滚落，泪水滴到她脚下的草叶上，那一大片苍翠的草地登时化做了斑斑褐色。

这幅场面，萧扬日后很久都没有忘记。他见她如此悲恸，只觉得心中生生作痛。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也如此难过，但他真的不愿看到她有一丝哀伤，宁可自己立即变成她，代替她去承受这不及告别就已经永久分离的巨大痛苦。

惊鸿道：“他……他说了什么？”萧扬道：“他说不必为他难过，这是他的命运，请你也不要难过。”

惊鸿就此沉默了，她的眼神茫然而空洞，神情却是庄重肃穆，看起来像是在沉思，正要努力回忆起心底最深处的种种往事。这让萧扬很是为她担心，但又不敢随意惊扰了她。

时光在寂静中过去了很久很久，萧扬见她依旧沉溺于思虑中，仿若成了一尊塑像，忍不住地叫她道：“惊鸿姑娘，你这个样子，游龙死了也不会心安。我……我也很难过……”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鼓足勇气说了出来：“我会替他照顾你。”

惊鸿“啊”了一声，回过神来，长长的睫毛闪动，似是恢复了些神采，挥一挥手，那软皮面具又重新飞回到萧扬脸上。她这才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他是葬在龙城了么？”萧扬道：“是。”

惊鸿道：“那么请问他……是怎么死的？”

萧扬不禁一愣，只觉得这神仙女子的问话好生奇怪，先问人葬在哪里，再问人是怎么死的。但他转念间便明白过来，惊鸿刚才一定是运用了法力，看到了当日发生的情形，她这么问，只是要听听他怎么说。事已至此，他也无可回避，何况根本瞒不过她，只能实话实说，从如何与游龙相遇开始，一直讲述到来到车师的情形。

惊鸿一直静静站在那里，从头至尾都没有打断过萧扬。她看起来仍然充满了伤感，但显然已经平静了许多。

萧扬道：“姑娘既然有神力，该知道我没有骗你。人死不能复生，请姑娘节哀顺变。”惊鸿只是微微点了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轻轻道：“我仍然不敢相信，他答应过我，永远不会丢下我不管。我……我要去看看他。”竟是转身预备离开。

萧扬忙道：“请惊鸿姑娘先放我下来，等我办完事再陪你一起去。”惊鸿头也不回地道：“你必须暂时留在这里。除非验证了你说是真话，我才能放你走。还有，不准你再叫我惊鸿，只有游龙才可以这么叫，我是天女。”

萧扬大急叫道：“喂，姑娘不是神仙么，怎会不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惊鸿……不，天女，你就是不愿意承认事实，自欺欺人……喂，你不能将我绑在这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赶着去办……”

但惊鸿的身影瞬间便不见了，空山寂寂，只有萧扬他自己的回音。

萧扬又气又怒，努力挣扎，只是那青藤结实异常，他腰间虽然带有割玉刀和匕首，然双手被青藤圈住，无法够着刀柄，人在半空，无处着力，任凭力气再大，也是无济于事。一番尝试，却只能在半空中荡来荡去，反而更加难受，只好作罢。

时值正午，日头正烈，阳光毒辣地照在萧扬身上，仿若人的怒火。他只觉得眼前白茫茫一片，越来越亮，越来越刺眼，等到他再也无法睁开眼睛时，光明陡然变成黑暗，他失去了意识。

再醒过来时，却是躺在一张简陋的木床上。房里还有两人，笑笑生正在把玩割玉刀，阿飞则守在床边，见萧扬睁开了眼睛，立即欣喜地叫了起来：“游龙师傅，你醒了。”

萧扬坐了起来，除了腹中感到有些饥饿，并无任何不适，又顺手摸了一下脸上，面具还在，心中大奇，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到了这里？”笑笑生道：“这里是邳城客栈啊，你不知道怎么进来的么？我还想问你怎么睡到我床上了呢。”

萧扬料到必是惊鸿施展法力将自己送了回来，便道：“嗯，我自己也是糊里糊涂的。”阿飞道：“师傅，你的黄马也在外面，我去帮你卸下马

鞍行李，再喂马吃些草料。”

萧扬道：“不必多此一举，我还有事……”笑笑生笑道：“怎么是多此一举呢？黄马虽然神骏，也该好好饲养，万一累坏了它，如何对得起它的前任主人？”

萧扬听他话中有话，心念一动。却见笑笑生连连催促阿飞道：“快去，快去。”打发走阿飞，掩好房门，这才回身道：“游龙跪下，笑先生我要审你。”

萧扬见惯了他嬉笑的神情，此刻见他如此肃色，倒是颇为意外，问道：“审我做什么？”笑笑生道：“审你为什么要冒充游龙。”见萧扬不答，将手中的割玉刀一挥，厉声道：“快说！”那架势倒好像对方如果不立即吐实，他就要动武威逼一样。

萧扬道：“我不明白先生在说什么。”笑笑生道：“你还要跟我装傻充愣么？适才我进来时你人还没有清醒，我悄悄揭开过你的面具，你明明是萧扬，为何要冒充游龙？不过你戴上这面具，还真看不出来是假的。游龙人呢？”

萧扬叹了口气，道：“今日既然被先生撞破，我愿意以实情相告。只是事关重大，请笑先生一定保密。”笑笑生不耐烦地道：“怎么，你看先生我长得像是个多嘴多舌的人？快说，游龙到底怎么了？”说到最末一句，语气已是十分焦急。

萧扬道：“客栈人多眼杂，我正好要去交河办事，不如请先生跟我同行一段，到僻静之处，我才方便在路上告知。”笑笑生着急知道事情究竟，满口应道：“好。”

二人出来房间，正遇见阿飞抱着行囊走过来，问道：“我见过这长剑和强弓，是那汉人强盗萧扬的，如何会在师傅这里？”萧扬道：“这个……”

笑笑生忙插口道：“当然是你师傅游龙杀了萧扬，收了他兵刃啦！”阿飞笑道：“我想也该是如此，不过是怕那坏人用过的兵器脏了师傅的手。”

萧扬哼了一声，道：“我和笑先生要去出去一趟，你先留在这里。”阿飞有心跟着一道前去，却不敢忤逆师傅命令，只得应道：“是。”

萧扬和笑笑生牵马出来邳城客栈，一路往北而行。

萧扬问道：“笑先生自称会法术，当日能隔物视物，透过水袋看到夜明珠，当真有这回事么？”笑笑生道：“千真万确。怎么，你不相信先生我？”

萧扬只觉得这道士疯疯癫癫，说精不精，说傻不傻，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的话，只好含含糊糊地道：“信吧。先生既会法术，可相信这世上还有神仙一说？”

笑笑生笑道：“神仙自然是有的，不过他们都回去了天上，这里已不是属于他们的世界，通往昆仑山顶的大门早就被永久封闭。你小子问这个做什么？莫非你遇见了什么神仙鬼怪？”萧扬道：“这个……我也说不好。”

笑笑生笑道：“神仙可不是轻易就能遇到的，你小子做白日梦吧。对了，游龙的事你还没有交代清楚……”转眼见日落西山，道上行人稀少，不由心生警惕，忙勒马伫立，狐疑问道：“你小子不会是想要把我骗出来，好杀我灭口吧？”

萧扬先是愕然，随即忍不住笑出声来，道：“笑先生不说，我倒还没有想起这回事。割玉刀一直被先生拿在手中，我手无寸铁，如何能杀人灭口？”

笑笑生道：“你是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本领高强，徒手也照样能杀人灭口。”萧扬道：“嗯，既然如此，笑先生大可拔刀制住我，我绝不反抗。”

笑笑生见他神色坦荡，不似做作，这才略微放心，道：“那倒也不必了，你总算从于阗人和古丽小姑娘手中救过我性命，先生我勉勉强强可以相信你。现下四周无人，你可以说出你为什么要假冒游龙了。”

萧扬不得已，只得说明当日在大漠相遇真的游龙便已经受伤，惊退马贼后不久便伤重死去，临死前将游龙的身份和责任托付给他。又道：“我并非想要冒充游龙，只是游龙说得对，游龙不能死。在我找到游龙传人之前，我只能继续冒充下去。笑先生，这件事事关重大，我请求你……”

笑笑生打断了他，肃然道：“你不必再多说，先生我懂。”将割玉刀递还过来，叮嘱道：“萧扬老弟，你可要好自为之，千万不能辜负游龙的重托。”萧扬道：“是。”微一犹豫，还是忍不住问道：“先生既知道我是被中原朝廷通缉的重犯，为何还相信我的话？”

笑笑生道：“不相信能行么？万一你歹心一起，要杀先生我灭口怎么办？我只好假装先相信了。”萧扬闻言简直哭笑不得。

笑笑生道：“对于你本人，先生虽然还有那么一点疑虑，不过既然游龙临死前选中了你，我相信他的眼光，你应该不是坏人。”萧扬道：“多谢先生。”

笑笑生忽然话锋一转，嘻嘻笑道：“我觉得你本人相貌长得很有些窝囊，还是戴着面具装扮成游龙比较威风。”萧扬心道：“你当这是小孩子扮过家家好玩么？自从化身游龙以来，我可一天都没有睡好过。”不便多提，只好笑笑不答。

笑笑生问道：“你是要赶去交河么？去做什么？”萧扬道：“我要去王宫见车师国王。笑先生，天色不早，你先回去邺城客栈，我办完事再来寻你。”

笑笑生道：“我也正想去见识见识车师王宫呢，不如一道去吧。”萧扬道：“车师国王重病缠身，已不见外人，我这一趟怕是要担些风险。万一事情不顺，就会牵累先生。”

笑笑生一听有危险，登时迟疑了起来，但片刻后还是下定决心，道：“反正也到车师了，总该去看看王宫是什么样子。咱们两个一起来，偏偏只有我一人回去客栈，你不担心阿飞起疑么？”萧扬微一凝思，道：“也好，那么先生就跟我同去吧。”

忽听得背后大起呼喝之声：“急报，让开！快些让开！”

二人刚提马避让道旁，便有两名红衣军士骑着骆驼呼啸而过。

萧扬心道：“这是善走的明驼，驼上之人是负责传信的明驼使，如此神色慌张，一定是有紧急军情了。”忙道：“笑先生，咱们得快点。”

二人进来交河，萧扬向城门军士打听张姓大夫的住处。此刻暮色苍茫，城门军士正待关闭城门，见他策马直闯进城，面容诡秘，身后还跟着个中原道士，疑心大起，喝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是不是墨山人派来的探子？”

萧扬听他不在于问人的探子，一张口就是墨山，忙问道：“是不是墨山已经向车师开战？”那军士疑虑更重，回头招手道：“快来人……”

笑笑生大叫道：“喂，你不认得他么？他是游龙！”

游龙的名字果然震烁西域，围过来的军士立即愣在当场，不约而同地望着萧扬腰间，那柄长刀正隐隐发出暗红的光泽。

领头的军士讪讪问道：“这就是传说中削金断玉、无坚不摧的割玉刀么？”萧扬沉声道：“不错，这就是割玉刀。张大夫人在哪里？”军士道：“就在前面，第一个路口左拐便是。”萧扬道：“多谢。”提马缓行，昂然从军士中穿了过去。在场约有二十余名军士，尽呆呆地望着他，再无一人上前盘问拦阻。

刚到第一个路口，便闻见一股强烈的草药味道。循味来到一座火光闪烁的屋子，萧扬先悄悄溜到窗下，将窗户推开一条缝——只见屋子中央摆着个火盆，满满一盆石炭烧得正旺，火盆上架着个陶制的药罐，正不断有热气冒出来。一名中年汉子在屋角的簸箕中忙着扒拉干草药，大约就是那张大夫。

萧扬上前敲门叫道：“张大夫在么？”片刻后，那中年男子开了门，不耐烦地道：“没看见门上挂的牌子么？今日不看病。你先回去，明日再来。”萧扬道：“我这是急病。”

张大夫道：“急病也不行，我正要进宫给国王陛下下药。”萧扬道：“那实在太好了，我正有事要进宫面见国王陛下，这就请张大夫带我一起去吧。”挺出长刀，抵在张大夫胸前，逼他退到屋里。

张大夫吓得牙齿咯咯直撞，颤声问道；“你……你是什么人？想……做什么？”萧扬道：“我只想求见车师国王。”

张大夫听出他的口音，奇道：“你是中原人？我也是中原来的……”萧扬道：“那我们算得上是同国了。你想要谋害车师国王的阴谋已尽被我知晓，想要活命，就带我去见国王。现下你是大夫，这位笑先生是你师兄，医术比你还要高明，我呢，就扮做你的药童吧。”

笑笑生道：“先生我只精通术数，医术可不怎么高明。”萧扬道：“事情紧急，少不得要先将就一下。张大夫，你说呢？”扬刀一挥，登时将桌案上的一只捣药用的铜炉劈成两半。

张大夫从未见过如此神兵利器，只吓得面色如土，浑身抖得筛糠一般，结结巴巴地道：“是……是……笑先生医术高明。那么以后……进宫以后呢？”萧扬道：“你只要带我们进宫，之后的事情自由我来处置。”收了割玉刀，走过去端起药罐，道：“咱们走吧。”

张大夫道：“这药……药没用了……”萧扬道：“你怎么知道没用了？噢，对了，你往里面下了毒，是不是？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带我们进宫，保证从此离开车师，再也不害人，我就不戳穿你的阴谋，如何？”

张大夫想不通往药汤下毒如此机密之事如何会被对方知晓，然而见对方武功神奇，又不敢多问，无可奈何之下，只得顺从，提了个灯笼，领着二人往王宫而来。

车师王宫远不及中原皇宫规模宏大，甚至还不如洛阳和长安的一些达官贵人的豪华私邸有气势，看起来不过是个三进落的大院子而已。王宫制度粗疏，戒备也不怎么严密，这倒让人大为惊讶。

进宫极为顺利。张大夫是王宫新请的大夫，近来频频出入王宫，侍

卫待他极是客气，甚至都没有搜查笑笑生和萧扬二人。

两名侍卫领着三人穿过甬道，来到国王寝殿外。殿内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却是寂静无声，间有低沉的气喘声传出。侍卫进去禀报，片刻后便赶出来请三人进去。

殿内上首摆放着一张卧榻，一名年近六十的老者正斜靠在榻上，正是车师国王力比。他看起来老态龙钟，面色蜡黄，双眼凹陷，左眼已经失明，只剩余一只混沌的右眼，眯缝着打量一根柱子。

张大夫向国王鞠了一躬，道：“国王陛下！”力比转过头来，道：“张大夫来得正好，本王气闷得紧，很不舒服，快些把药呈上来。”张大夫转头看了萧扬，不知该如何是好。

萧扬上前道：“陛下……”力比不经意地看到他的脸，不禁一愣，问道：“你……你是谁？”话音未落，便是一阵剧烈的咳嗽。萧扬忙将药罐交给一旁的侍女，道：“我是张大夫的药童，或许有办法能止咳，请陛下准我冒昧试上一试。”

力比握手成拳，咳嗽不止，无法说出话来。萧扬便一步踏上前去，掀开国王衣襟，蹲下身去，将手指搭在他胸部锁骨下的俞府穴和或中穴上。

王宫侍卫和侍女见这陌生男子胆大妄为，敢上前随意对国王动手，无不骇然。但他自称能够治病，国王既无反对表示，他们也不便阻止，只得站在一旁，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萧扬手指逐渐加劲。他是习武之人，对人体穴道有一些了解，知道俞府、或中两穴是脏腑精气输注之处，更是治疗气喘之要穴。看这老国王不过是患了严重的气喘，只要在这两处穴位上按摩，便能够疏通肺门，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治愈病症，但却可立时缓解咳嗽和痰气。果见力比咳嗽渐止，气息平复下来，慢慢坐直了身子。

老国王身患顽疾已经多年，以往一旦发病，总是要咳嗽很长时间，最后精疲力竭甚至昏死过去，车师名医均对此束手无策。西域人对经络穴位之学全然不懂，见萧扬不用药汤，仅在国王身上摸了摸便轻易止

住了咳嗽，还以为他在施展什么邪术，不由得面面相觑。侍卫长坎亚里使了个眼色，示意侍卫暗中戒备。

萧扬又将手搭上国王颈部的天突穴，力比气息蓦然为之一阻，只觉得胸口一股热流直涌向上面，却在喉间为异物所阻，难受憋闷之下，双手徒然揪扯喉咙，恨不得立即将喉管扯开。

侍卫长坎亚里忙上前喝道：“你做什么？快些退下！”转身见到那道士笑笑生道袍下显露出杆形硬物，分明是件兵器，更是大惊失色，叫道：“来人，快将这三人拿下了！”

众侍卫便一齐围了上来，反剪了张大夫和笑笑生手臂，拖到一旁。

笑笑生怒道：“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来为你们国王治病的大夫么？”侍卫从他道袍下搜出割玉刀，道：“这是什么？你私带兵器进宫，分明是想刺杀国王陛下。”笑笑生忙朝萧扬一努嘴，辩解道：“这不是我的兵器，是他非要藏在我身上的。”

变故陡起，萧扬却依旧手按力比的穴位，上前的侍卫生怕他伤了国王，一时不敢动粗，只不断呼喝他放手，他却恍若未闻一般。侍卫长坎亚里便亲自来拿萧扬手臂。萧扬沉声喝道：“退下！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杀了老国王。”

坎亚里呆得一呆，见老国王呼吸困难，脸颊憋得通红，口中“呼哧呼哧”不止，情形十分危急，便命侍卫将张大夫、笑笑生二人拖到殿中跪下，拿刀架在二人颈上，喝道：“你再也不放开国王，我就杀了你同伴。”

张大夫早吓得瘫软在地，一句求饶的话也说不出，胯下还湿了一大块。笑笑生则大叫道：“喂，先生我就要人头不保了，你小子还不放开国王？”

坎亚里见萧扬不应，点了点头。侍卫举起刀来，刀风闪过，笑笑生惊叫一声，滚落的却是张大夫的人头。

坎亚里道：“再也不放开国王，这道士就是下一个！”笑笑生道：“喂，你快放手啊，他们不是开玩笑，真的死人了！”萧扬却依旧不听。

坎亚里一咬牙，命道：“斩下这道士的头！”侍卫应声举刀。笑笑生大叫道：“游龙！他是游龙！”侍卫一呆，愕然停手。

坎亚里问道：“你说什么？”笑笑生道：“他就是游龙，不信你可以看那把刀，那是游龙的独门兵刃割玉刀。他是来救你们国王的，张大夫往药中下了毒，若不是他事先揭破，你们国王早中毒死了。”

恰在此时，力比国王低吼一声，一口浓痰喷出。萧扬便松手起身，退到一旁，侍卫上前擒拿时，也不反抗。

坎亚里忙上前问道：“陛下，你……”力比满面笑容，呵呵笑道：“舒服！好久没有这么舒服了！侍卫长，还不放开贵客。”

坎亚里这才明白适才萧扬是在用法子强逼出积压在国王喉间的老痰，忙命人松开绑缚，亲自上前赔罪道：“都怪坎亚里鲁莽，适才多有误会，还误杀了张大夫。”

笑笑生笑道：“没有误杀。侍卫长，你眼力很好，先杀了坏人，要是先砍先生我的脑袋，那可就真是误杀了。”一念及此，不免心中有怨，恨恨道：“先生我危在旦夕，你居然无动于衷？”萧扬道：“抱歉。”一时不及多解释，上前躬身道：“陛下，请恕我适才无礼，我与笑先生冒昧进宫，原是有要紧事禀报。”

力比道：“你就是名驰大漠的游龙么？”萧扬道：“是。”力比喜道：“游龙君，本王久闻你大名……”

忽闻脚步纷沓之声，掌玺大臣多秭赫不顾侍卫阻拦，率几名官吏直闯了进来，气急败坏地禀告道：“陛下，有紧急军情。墨山倾举国之兵宣称与车师开战，昨日凌晨突破我国边防线，目下已深入国境，估计他们的前锋轻骑明晚就能抵达邺城。”

殿中顿起一片哗然之声，就连力比国王也露出了忧虑之色。他确实该忧虑了，王都的两千精锐守军已经被大王子带去大漠接应粮队、围剿马贼，其余各地精兵已经被征召赶赴鄯金，抵挡仿若天降的于阗奇兵。交河无兵可守，无将可调，已成为一座空城，王都门户邺城也只有五百守军，如何能抵挡墨山数千军队？现在看来，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是于阗

有计划的阴谋，他们有意声东击西，令车师内部空虚，好一举突破王都。既然起因跟二王子昌迈有关，怕是他也落入了于阗人的掌握，凶多吉少了。

他素来疼爱二王子，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明知没有答案，还是出于天性问道：“找到昌迈了么？”多秭赫道：“二王子还没有寻到。不过派去大漠的人放回了信鸽，称已经找到了大王子，他应该正在返回途中。”力比叹道：“唉，昌迈……”

萧扬见老国王流下两行清泪，显是爱子情深，一时犹豫该不该把昌迈手下军师无价指使张大夫下毒一事告知，忽见力比转过头来，严肃地道：“游龙君，本王想请你出任统帅，率领我车师军民抵挡墨山大军。”萧扬愕然而惊，问道：“我？”

力比仿若忽然焕发了活力的老树，双目炯炯，晶亮有神，缓缓道：“不错，游龙的威名，足以抵得过千万大军。本王老了，车师的命运就交给你了。”命侍卫长取出金牌令箭，亲手交到萧扬手中。

当晚萧扬派出王宫卫队，挨家挨户强行征召所有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入伍，抗拒不遵即以叛国罪逮捕。交河既是车师王都，住在城中的多是达官贵人以及富有的商人及工匠，家中多蓄有精壮奴仆。在西域，奴仆的数目多少跟马匹、骆驼一样，都是衡量主人财产的重要标志。如此扰动全城一番，虽然弄得怨声载道，但还是临时召到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

萧扬又请力比国王打开国库，给这些人每人发了两个金币，又许诺退敌后再补十个金币。如此软硬兼施，紧急动员，将一千余人武装起来，连夜在交河城墙外、护城河内里抢挖了一道壕沟，征用了所有富人家私藏的石脂。那石脂是一种深褐色的黏稠液体，生于水际砂石，与泉水相杂，既能冬季取暖，也可以平日照明用，将其倒入壕沟中，在关键时刻点燃，不但能阻隔敌人进攻，还能截断敌人后路，令其退无可退，有死无生，取得相当的威慑效果。

笑笑生则被派往邺城，以力比国王身份发布命令，让所有军民立即

撤出邺城，尽数退往交河。

掌玺大臣多秭赫对萧扬弃险不守感到不可理解。萧扬解释道：“墨山的最终目标是交河，他们知道邺城是王都门户，必然早有准备，会倾尽全力来攻。敌众我寡，邺城最终还是会失守。守不住邺城，对车师士气是很大的打击，交河也难以守住。但若主动放弃邺城，不但能令墨山起疑，摸不清我们的路数，还能集中兵力守卫交河，一鼓作气抗敌。”

多秭赫听了不免半信半疑，然而对方既持有至高无上的金牌令箭，等同于车师国王亲临，也无可奈何，只能遵命行事。

忙碌了一整夜，萧扬安排妥当，又派出侦伺游骑，这才感到有些累了，不免露出疲倦之色来，干脆倚靠城墙上，想让墙头的风让自己清醒一些。恍恍惚惚中，他竟然又看见了惊鸿。她就在城墙上，凌风而立，眼波来回流转，注视着萧扬。忽然间，几颗大大的泪珠从她莹白如玉的脸颊上滚落下来。萧扬大吃一惊，正要去叫她，她的身影却渐渐淡去，随即有个声音在他耳边轻轻道：“虽然你不是游龙，我还是会帮助你。你将会在清晨看到大雾，这场大雾会拖延墨山骑兵进程，但只能为你赢得一天的时间。最后能否保住车师消弭这场人类的战争，还是要靠你自己。”

萧扬蓦然惊醒，使劲眨了眨眼睛，既没有惊鸿，也没有其他的人，他几乎怀疑是自己的错觉，或者又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就在这个时候，平地里开始起雾，空中弥漫着潮湿的味道。一切开始朦胧起来，似有似无，似明似暗。开始还能看到城外胡杨木林淡灰色的边缘，渐渐地消隐在一片白茫茫之中。雾气凝成了一张巨大乳白色的帷幔，铺天盖地而来，四周几步之外便不见人影。人站在这个浑浊的天地中，感到有些惘惘不知所措的闷意。

墨山国方圆一万多里，因境内有黑色的库鲁克塔格山，所以称墨山。其王都为营盘⁽³⁾城，北依山脉，南临孔雀河，方圆二十多里，是西域大城之一。这里因群山绵延，气候炎热，风暴极多，不利于农业，然而却出产金、银、黄铜、紫铜和铁，尤其擅长制作中原人喜爱的黄铜饰品⁽⁴⁾，因而国民家家户户十分富有。

最为奇特的是，这个国家出产美女，大多数墨山女子都有着靓丽的容貌，她们喜欢穿耀眼的白色衣裳，称其为“朝霞衣”。

不过当今的“朝霞王后”并非地道的墨山人氏，而是位年轻漂亮的中原女子。这位新王后名叫卫师师，二十岁左右，跟墨山国王手印的女儿差不多年纪。她非但容貌姣好，能歌善舞，且很有几分政治才干，协助国王处理政事井井有条，以致逐渐倦怠国事的手印国王很乐于将政务都交给王后处理。

墨山趁车师国内空虚举兵入境确实是早与于阗谋划好的计划中的一步。手印国王跟于阗国王希盾是远亲，但他却并没有太大的野心，之所以找借口出兵车师，全然是因为希盾以及新娶王后卫师师的敦促。

正当手印在深宫中拥着卫师师一边风流快活一边憧憬车师国土人口尽数并入墨山的时候，约藏王子突然闯了进来，一见之下，忙背转身去，道：“父王，儿臣有急事禀告。”

卫师师扯好衣衫，扶着颇为狼狈的国王在卧榻上坐好，不满地道：“约藏，你虽然是王子身份，可不得召唤即擅自闯入国王寝殿，未免太大胆无礼了些。你眼中可还有你父王和我这个王后？”

约藏对这个女人怀恨已久，见她公然摆出王后的样子，大怒道：“全是你这个贱女人坏事，出什么攻打车师的鬼主意。”上前将卫师师拉起来，粗暴地推到一边。

手印骇然道：“约藏，你怎敢对继母如此无礼？来人……”约藏急道：“父王，楼兰人已经攻进来了，我带你走！”

手印一呆，道：“什么？”卫师师抢过来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楼兰人远在天边，怎么可能说到就到？况且希盾国王早料到楼兰会派兵援救车师，已经亲自率兵屯住在我国南部边境，哪来的楼兰人？”

约藏一脚飞出，正中卫师师小腹，登时将她踢翻在地，骂道：“你这个死女人，你就留在这里，等楼兰人来收拾你。”上前扶了手印便走。

手印犹自回头叫道：“师师……师师……”卫师师哭叫道：“陛下救

我……救我……”却怎么也爬不起身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约藏挟持着手印离去。

约藏所言并非骇人听闻，确实有一支五百人的楼兰轻骑奇迹般地攻进了营盘王宫，领头的就是楼兰王子傲文。

傲文生父是已故楼兰大将军泉苏，母亲桑紫则是当今楼兰王后阿曼达之妹，他自小被接进王宫，在国王、王后身边长大，成人后高大英俊，聪明勇敢，狂野不羁。问天国王没有子嗣，国人均认为他比问地亲王的独生爱子刀夫王子更有能力，更有资格成为未来的王储。

这一次傲文奉问天国王之命率军护送粮队经白龙堆沙漠到车师，半途遇到车师大王子昌意带军队来迎，遂将运粮之事交接给昌意，自己则率部回国。走不多远，便遇到一小伙马贼，这才从俘获的马贼口中得知他们是受人指使，有意袭击车师边境，好激怒执掌车师兵权的大王子昌意。不久后车师即有使者追来，告知于阗派奇军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兵临车师重镇鄯金，昌意王子要率军赶回国援救，想请傲文继续领兵护送粮队。

傲文当即道：“马贼、鄯金都是调虎离山之计，致命一击一定在墨山一方。要救车师，唯有抢先攻下墨山腹心之地。”

傲文的外公阿胡是地地道道的车师人，论起来他也有一半车师血统，当即决意出尽全力帮助车师应付危机，既不答应昌意之请，也不派人回楼兰国向问天国王请示对策，而是果断地率五百骑兵赶赴墨山王都营盘城。

当时，于阗不断有后部骑兵绕开楼兰防线后经沙漠进入墨山境内，布防在南部边境，原本是要阻止楼兰出师营救车师。傲文一行虽然全副武装，却均是便服装扮，当他们从东部白龙堆沙漠进入墨山边境时，竟被墨山边将误当成是于阗的骑兵。傲文干脆将错就错，长驱直入，奔袭王都营盘城。居然一路畅行无阻，直到强闯墨山王宫时才暴露了身份。谁也料不到会有一支楼兰骑兵出现在墨山王宫前，傲文轻而易举地抢占了宫门要害之处，随即命人闭门清宫，王宫侍卫大多在莫名其妙中当了

俘虏，少数仓促抵抗者则被当场杀死。

过了大半个时辰，王宫被彻底搜过一遍，侍卫、仆役、侍女等被俘虏者被集中关押在一处。在后花园被捕获的国王手印则被押来大殿中。

手印只穿了贴身内衣短裤，脸上犹残留有女子的红色唇印。傲文一见就冷笑道：“原来手印国王是春梦刚醒。”

手印被推到桌案前，犹自带着不能相信眼前一切的表情紧盯着眼前这位年轻傲慢的王子——他年纪很轻，黝黑英俊的脸上带着几分傲气，又带着几分野气，眼睛黑得发蓝，薄薄的嘴唇显得坚强而冷酷，看似一只精力充沛的豹子，又似一块令人寒栗的冰。

傲文道：“陛下，这就请你写道手令，召回你派去车师国的军队吧。”手印问道：“你就是楼兰王子傲文？”傲文道：“不错。”手印道：“你……你……”

却见两名兵士扭着一名年轻靓丽的女子进来，禀告道：“傲文王子，这就是新任墨山王后卫师师。”

傲文上下打量着衣衫不整的卫师师，道：“新王后姿色不错呀，手印国王当真艳福不浅，难怪会大白天地躲在深宫中发春梦。”楼兰兵士一齐哄笑起来。

傲文道：“王后，听说手印国王的爱女也是国色天香的大美人，不知道你跟你的继女相比，谁要更美些？”

兵士见卫师师不应，喝道：“还当自己是王后么，你可是俘虏身份。傲文王子问你话，还不快答？”卫师师满脸通红，嗫嚅道：“公主……更美些……”

手印大叫一声，陡然发难，抢过了身旁楼兰兵士小伦的佩刀。小伦惊叫一声，一旁兵士立即各自拔出兵刃，围了上来。不料手印并不是要反抗，而是回刀往颈中一抹，登时鲜血迸射。他扔了刀，双手扶住脖子，“嗒嗒”两声，便倒了下去。

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兵士们不由得面面相觑。

兵士首领大伦道：“他……他到底是墨山国王，这该如何是好？”傲文不屑地道：“先把尸首拉到一边去。”走到面色惨白的卫师师面前，问道：“王后，你可想要横刀自杀，追随你脓包夫君而去？我大可以成全你，刀就在这里。”

他的眼神冰冷异常，就像一把留在郊外过夜的刀刃，上面盖满了冬霜。卫师师不敢多看，低下头去，一声不吭。

傲文哼了一声，道：“怪不得能当上王后，果然是个聪明人。这就请王后写道手令，召回军队吧。”

卫师师不敢有丝毫违抗，顺从地写好手令，双手奉过去，等傲文过目后满意地点点头，这才盖上大印封好。

傲文命人押过一名被俘的王宫侍卫，道：“你带信赶去车师，召你们军队回国。记住了，你们国王、王后尽在我掌握中，若敢妄动，玉石俱焚。”那侍卫不知国王已死，投鼠忌器，只得应道：“是。”

傲文命人带他出宫，又招手叫过心腹大伦，低声问道：“可有搜到墨山王子和公主？”大伦摇头道：“没有，宫中都搜遍了，也没有见到，可能兄妹二人本来就不在王宫中。殿下，外面墨山军队已经包围了王宫，他们一时不敢进攻，是因为怕伤害到他们国王，可眼下手印国王自杀，咱们没有了人质，该如何脱险？”

傲文微一沉吟，低声交代几句，再命人带卫师师过来，道：“王后，少不得要请你护送我们离开墨山了。”卫师师颤声道：“我……我对你们没用的，我只是个女流之辈，虽然有王后的名分，可墨山子民并不真心服我。你们没有搜到约藏王子么？他一定还在宫中，我适才还见过他。”

傲文道：“原来王后尚且有自知之明。说实话，约藏王子确实比你价值更大，可是这墨山王宫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重新搜索一遍不容易，说不定还有密室什么的，咱们可赶不及要回去楼兰了。这就有劳王后跟我们走一趟吧。况且你的国王丈夫新死，按照墨山国习俗，寡妇必须划伤自己的脸来表示哀思。你肯自毁你这副花容月貌么？”

卫师师紧咬嘴唇，沉默不语，傲文便命兵士拥着她出来。来到殿外，却见宫门处正站着一个披着金色斗篷的男子。卫师师一见之下，登时若见到鬼怪一般，惊叫道：“陛下，你……你不是已经死了么？”

那男子回过头来，却是楼兰兵士大伦，穿戴了手印国王的衣冠。他身形高矮跟手印差不多，再披上斗篷，遮住大半边脸，望上去确实有几分手印的模样。

傲文道：“王后明白我的意思了么？咱们眼下可是坐同一条船，要么同生，要么同死。”卫师师道：“是，明白。”傲文道：“那就好。走吧。”

众人一起登上宫墙。宫外是一片空阔的广场，围有一大群墨山军士，手执兵器，神色紧张，然而静声肃气，似在等待时机或是命令。忽见国王和王后被押上城头，颈后各架着两柄明晃晃的刀，顿时大起哗然。

傲文毫不客气地推了卫师师一下，她不得已，只得大声叫道：“国王陛下有令，立即开城放楼兰人离去，任何人不得阻拦。只要到了边境，他们自然会放了我与国王陛下。”墨山军士一齐呆望墙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应声。

傲文道：“王后，你果然不顶用。”卫师师见识过这位楼兰王子的冷酷无情，生怕他就此杀了自己，忙道：“殿下可以让这位假国王下令，国王已经久不上殿，这些人离得又远，应该分辨不出来的。”

傲文便朝大伦点点头，大伦压低嗓音，学着手印音调道：“你们敢不听本王号令么？”因为紧张，声音有些发抖，不过听起来倒更像是被抓做人质的国王害怕而起的反应。

城下一名铠甲将军听到国王发话，微微迟疑，即应道：“遵令。”一举手，墨山军士登时让出一条路来。

小伦喜道：“成了！”正要走下城墙，却听见马蹄如鼓点般逼近。举目望去，大道上驰过来一大群黑甲骑士，一面黑色牛耄大旗在如血的残

阳中格外醒目。待得队伍近些，便看清大旗上面绣着一头张牙舞爪的白牛，在风中飒飒作响，那是于阗王室的特有标志，“于阗”本来的意思就是“牛国”。

小伦不由失声惊叫道：“是于阗的黑甲武士。王子殿下，该不会是……是……”傲文道：“是于阗国王希盾到了。”语气中既有几分失望，也有几分惊喜。

果见那铠甲将军迎上前去，躬身叫道：“希盾国王陛下。”

领头的老者正是于阗国王希盾，他看上去确实是一名王者，一股天然的霸气笼罩在他的四周，因少年历经磨难，成人后又不断驰骋沙场，他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但一双眼睛凌厉有神，显示出他依然精力充沛。身后紧跟着一名衣冠楚楚的王子，高高的额头，双目深陷，鼻梁挺拔，容貌跟希盾十分相似，一望便知道于阗国王的儿子。只是这位王子看上去和善沉静，在父亲盛气凌人的气度的笼罩下，甚至显得有些怯懦软弱。

希盾翻身下马，问道：“出了什么事？”铠甲将军上前低声禀告一番，指了指墙头。

希盾道：“不能放他们离开。”他的话语简短而有力，话音刚落，黑甲武士便纵马四下散开，高声发令，重新将王宫包围起来。

铠甲将军提马走到城墙下，叫道：“希盾国王请你们楼兰首领站出来说话。”傲文便命人将假国王和真王后带下，走到城墙垛口处，道：“我就是首领。”

希盾道：“你就是傲文？”傲文道：“你就是希盾？”

希盾哈哈大笑道：“好个楼兰王子，被困在这里，还敢如此狂妄。”傲文道：“谁说我困在这里了？我正要请墨山国王和王后护送我回楼兰呢。”

希盾道：“刚才那国王是假的。傲文，你这一招骗不了我。手印是我亲属，他的为人我最了解，宁可死，也不会让你有机会当众羞辱他。告

诉我，手印是不是已经死了？”

傲文见对方精明厉害无比，既诧异又佩服，见已难以瞒过，干脆承认道：“不错，手印国王刚刚在大殿上自杀了。”

手印在国中颇得人心，宫外墨山军士听闻国王已死，登时一片沸腾，有愤怒激动者立即叫嚷要攻打王宫，将楼兰人碎尸万段，好为国王报仇。希盾挥手止住众人，叫道：“傲文，手印国王被你逼死，这笔账要算在你头上。你也看见了，你今日走不出这里。”傲文道：“那又如何？”

希盾道：“你自认为你凭区区几百兵马，就能挡得住本王两千精兵吗？况且这里还有这么多要杀你报仇的墨山军民。”傲文道：“挡不挡得住要看本事，你试试就知道了。”希盾道：“年轻人，本王很钦佩你突袭墨山王宫的胆气，也极想见识见识你还有什么本事能与本王大军抗衡。不过，这是你我之间的较量，你先将宫中的俘虏放了。”

傲文沉吟片刻，干脆地应道：“好，反正这些俘虏于我也没有用处。”下令武士释放了被囚禁在宫中的侍卫、侍女等，包括王后卫师师也放了出去。

希盾不见约藏兄妹，很是奇怪，问道：“墨山王子和公主呢？”卫师师道：“禀陛下，楼兰人围宫时，他们兄妹二人抢先逃了。”

希盾点点头，仰头叫道：“傲文，你既然如此爽快，本王也该还你个人情，我允准你派信使回国，报信也好，送遗书也好，随你选。”傲文昂然道：“多谢陛下好意，不过我不需要送信回楼兰，若是我傲文没本事走出这里，最多不过是玉石俱焚。”

卫师师听他要纵火，忙道：“陛下，手印国王的遗体还在宫里，你可千万不能让楼兰人放火烧毁宫殿。”希盾哼了一声，道：“你是心疼你那些绫罗绸缎、金银首饰吧？”卫师师垂下头去，低声道：“是，一切逃不过陛下法眼。”

希盾想了想，叫道：“傲文，你是楼兰王子，自然是不怕死的，可你想要你手下这么多人跟你陪葬在异国他乡么？只要你放下兵器，乖乖出来投降，本王非但不为难你手下，还派人送他们回楼兰国，怎样？”傲文

傲然道：“我们楼兰全是誓死不降的勇士，你休想诱捕我。”

希盾道：“好！很好！”转头命道：“生擒傲文者，封大将军，本王以公主下嫁；杀死傲文者，赏金千斤。”

宫外众人登时欢声雷动，齐声应道：“生擒傲文！杀死傲文！”一时声震天地，响彻云霄。墙头楼兰军士无不骇然。

本以为于阗和墨山军队要立即发起进攻，不想那些人只是喊了一阵，便退到弓弩射程外设置栅栏路障，将道路彻底封死，防止楼兰人突围而出。

王宫等同于一座堡垒，四周围有石砌的宫墙，规模虽然远远不及王城城墙，但也有三丈高，徒手难以攀援。傲文料来希盾暂时退走是要准备木梯、钩索等攻城器械，默默走下城墙，扶在树上。他也预想不到会陷入如此困境，按照他原先的计划——直闯墨山王宫，俘虏国王、王子、公主等关键人物，逼迫他们写下召军队回墨山的手令，再挟持这些人质从容出城回国。孰料墨山国王手印自杀，王子和公主失踪，于阗国王希盾又在关键时刻赶到，一眼识破了大伦冒充的假国王。而今他手中没有任何筹码，唯一的路就只有死守到底。可他们只有五百人，箭矢有限，这王宫中又没有什么可利用的物事，如何能挡得住于阗和墨山联军的进攻？

他将头转向正指挥兵士加固宫门的大伦、小伦兄弟，心头颇起波澜。他很清楚，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战死在这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只是小伦才十六岁，有必要让他一起陪葬么？是不是该考虑希盾之前的提议，用他自己换取手下五百人的性命？但一想到要屈膝跪在那不可一世的希盾面前，他又觉得实在无法忍受。当即重重将拳头砸在树上，心道：“宁死不降！”

转身叫过小伦，取下贴身玉佩交给他，命道：“你带着我的玉佩回楼兰报信。希盾有言在先，他不会派人拦你。”小伦迟疑了下，道：“可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王子。”傲文厉声喝道：“你敢违抗我的命令么？”

小伦无奈，只得问道：“王子口信是什么？”傲文道：“没有口信。你将玉佩交给国王，他自会明白。去吧。”小伦躬身道：“遵命。”收好玉佩，命兵士开了大门，挺身走出宫去。

傲文命大伦将其余兵士召集在一起，慨然道：“而今大敌当前，我已派了小伦回楼兰送信。不过有件事要事先告诉大家，我们深入墨山腹地，被敌人重重包围住，没有人会来救我们，也没有人能来救我们，小伦回国，只是要告诉国王我们这些人已经战死在这里。你们可愿意跟我一起奋战到底，至死方休？”兵士齐声应道：“愿意！”傲文道：“很好。”随即安排人手，拆毁王宫的门窗等物，用做防御工具。

王宫中有丰富的食物储备，酒肉如山，还有两口甜水井，饮食暂时不会成问题。当晚楼兰兵士个个放开肚皮，饭足肉饱。

到半夜时，忽听见宫外金鼓声大作。傲文衣不解带，就睡在宫墙下，闻声急忙召集兵士登上墙头。却见远处路障人影惶惶，墙下却是一片漆黑，当即拔出佩刀，凝神戒备。等了许久，依旧不见动静，这才明白这是敌人的惊扰之计，遂命兵士收起兵器，散开休息。

隔了半个时辰，金鼓之声再起，依旧只是敌人的虚张声势。如此反复多次，楼兰诸人已是疲累不堪。然而当鼓声再响，却又不得不全部登城防守，以防于阗人真的发动袭击。

傲文心道：“这是希盾的疲敌攻心之计，明日一早，他必会发起真正的进攻。明日，将会是我见到的最后一次太阳升起。”

这一夜，难以入眠的不只有傲文，也有希盾父子。希盾听见军营外鼓声阵阵，很是满意，向身旁的二王子道：“须沙，明日就由你带队攻打墨山王宫。”

须沙是庶子身份，并非王后所生，但却比嫡出的大王子永丹更得父王宠爱，希盾每每出行，都要将他带在身边。他听父王让他担任攻城主帅，微一犹豫，即应道：“是。”

希盾道：“这是王宫地图，傲文必会将兵力重点布置在宫门之处。明日一早，我先派茆鹰从正门进攻，吸引楼兰人注意力。你趁机带黑甲武

士从左翼登城，这里是花园入口，是王宫防卫最薄弱之处，楼兰人没有足够的兵力防御这里，从这里穿插过去，自后包抄，必能一举奏效。”须沙道：“是。”犹豫了下，又问道：“父王预备如何处置傲文王子？”

希盾道：“傲文看起来十分骄傲自大，想来他是不会让人活捉他受辱的。不过就算抓到他，我也不会动他一根寒毛，只会将他捆起来交给墨山人处置。他占领墨山王宫，逼死手印国王，有什么下场可想而知。”顿了顿，又道：“其实我倒是很喜欢这个傲文，有胆略，有豪气，不过这是他自己上门送死，将来问天可不能怪我。”

须沙道：“可听说傲文王子是未来的楼兰王储，他被杀死在这里，楼兰人岂能善罢甘休？”希盾哈哈大笑道：“须沙，你不懂的，楼兰人这次可真要吃哑巴亏了！墨山和楼兰虽不和睦，可并非敌国，两国从未宣战。傲文无缘无故率军闯入墨山王宫，逼死手印国王，等同于行刺，无论到哪里都说不过理去。他明日是非死不可，最妙的是楼兰人对此根本无话可说。”

须沙嘴唇讪讪嗫嚅了两下，却没有说出话来。希盾立即注意到了，道：“怎么，你想替傲文求情么？”

须沙知道父王秉性坚毅，绝不会因旁人而改变主意，只得违心地答道：“他是楼兰王子，儿臣今日才第一次见他，怎敢为他求情？”希盾道：“嗯，你为他求情，倒也情有可原。”

须沙闻言不免大是惊异，他虽为父王宠爱，父王却总嫌他性情太过温和宽厚，每逢他心软之时，希盾总会厉声呵斥，哪知今日却仅仅是一句“情有可原”，实在是出人意料。

希盾又道：“借墨山之手杀死傲文，对楼兰也算是个不小的打击。不过，本王也不是非要他死不可，除非……除非那个人亲自跪下来求我。”

须沙一听事有转机，正要设法打听“那个人”是谁，忽见左大相茆木匆匆进来禀道：“陛下，车师方面有军情传来。”

希盾见他神色不善，问道：“莫非墨山军队没有攻下交河？”茆木道：“是，非但如此，统帅康宁将军还被射杀在交河城下。”

希盾哼了一声，道：“车师精锐兵力要么去了白龙堆围剿马贼，要么被牵制在鄯金，交河早已是一座空城，康宁带有六千精骑，踏平交河轻而易举，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他的声音陡然高亢严厉了起来，“是谁，是谁在指挥守城？”范木不敢再看国王的脸，低下头去，道：“是游龙。”

原来萧扬以游龙身份进入车师后遭遇一番离奇经历，更是意外被车师国王力比赋予守城重任。萧扬下令主动放弃王都交河门户邺城，将所有兵力集中守卫交河。墨山大将康宁突破车师边境后，一路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如入无人之境。然而就在将要抵达邺城时，忽然遭遇一场罕见的大雾，咫尺不辨人影，军中人马相撞，多有误伤，康宁不得不下令暂时停止行军。

大雾持续了整整一天，一直到晚上才突如其来地消失。康宁连夜拔营赶路，终于在次日到达邺城，原以为在这处王都门户会有一场恶战，哪知道城门大开，城中空无一人，令人惊疑。康宁甚至一度认为这是车师的诡计，想将墨山骑兵诱入城中巷战，连番派出游哨打探，捉到一名楼兰向导阿飞，审问过后才知道车师人已经弃守邺城，而今指挥车师的统帅就是有不死之身的大漠游侠游龙。

康宁闻言半信半疑，遂挥军进抵交河城下。当时天光黯淡，他自以为兵强马壮，交河又无险可守，想劝诱车师国王投降，上前喊话时，却被城墙上飞出的一支紫色羽箭当场射穿了胸膛。墨山军队见车师一方有如此强弓，能射到寻常弩箭箭力远远不及之处，无不大骇，当即阵势松动，由副将阿赛指挥，退入邺城过夜。

当晚邺城内外不断有各种奇怪的声音——呼啸声，敲锣声，打鼓声，砍物声。城墙外则人影晃动，有许多骑士举着火把来回奔驰叫喊，称车师大军已经回师，明日就会抵达王都。墨山军人数虽多，却是孤军深入，加上大军未动，主帅先亡，更觉惶惶不安，既不敢出城追击，又不敢饮用城中的水，生怕已经被车师人事先下了毒。

次日一早，阿赛挥军强攻交河，藤牌手冒着箭雨通过了护城河，却在城墙根下为一道燃烧的壕沟所阻，大火连带烧毁了墨山军抢搭在护城河上的桥板等攻城器械，导致第一批通过护城河的攻城兵士不能撤退，

要么被活活烧死，要么被车师羽箭射死。

阿赛大怒，欲等壕沟石脂耗尽再行强攻，却听见左右两翼喊杀阵阵、尘土大扬，以为车师援军已经赶回，心下大惧，因为他很清楚车师国力远在墨山之上，军队人数也比墨山要多，此次偷袭得手不过是乘虚而入，担心退路被截断，成为瓮中之鳖，遂就此弃攻退师。

希盾闻听经过，一拳砸在桌案上，怒道：“车师事不能成，竟是被游龙坏事！阿赛脓包一个！莫说所谓的车师援军是疑兵之计，就算是真的，他也应该学学傲文的胆识和勇气，一举攻下交河，只要能俘获力比国王，就算车师所有军队赶来交河援救，也照样能全身而退。脓包！不中用的脓包！”

范木小心翼翼地道：“其实也不能全怪阿赛将军，实在是游龙威名太盛，又诡计多端，听说他每每登上交河城头，城中的欢呼声都惊天动地。”

希盾道：“而今墨山败局已定，车师危机已解，我们千里奔袭，却只是如此结果。哼，要扳回局势，只有一个法子，生擒傲文。来人，传本王军令，立即准备攻打墨山王宫，务必活捉傲文。”

须沙道：“父王……”希盾道：“须沙，你留在这里，本王要亲自领军。黑甲武士，叫领兵的将领们进来。”

忽见黑甲武士首领尼巴匆匆进来禀道：“外面有个楼兰信使求见国王陛下。”希盾冷笑道：“傲文派回去送信的小子昨日才走，今日凌晨就有楼兰信使到来，看来问天对墨山早有图谋。也好，看看他要说什么。”命人带那信使进来。

那楼兰信使却是楼兰商人甘奇，向希盾深深鞠了一躬，道：“希盾国王陛下。”希盾大奇问道：“甘奇，怎么是你？”随即脸色一沉，喝问道：“你不过是个商人，来这里做什么？”甘奇道：“甘奇奉命来劝陛下退兵。”

希盾道：“谁派你来的？是阿曼达王后么？”甘奇道：“不是，是桑紫夫人。陛下，我有机密要事要禀告。”希盾冷笑道：“机密要事？不就是

桑紫想利用旧情来劝本王退兵么？她可是大错特错了。噢，我倒是忘了，傲文是她的宝贝儿子，等本王捉住傲文，一定砍下她爱子的一只手，托你转交给她。来人，传令，立即攻打王宫。”

甘奇道：“等一等！”希盾勃然大怒，道：“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在本王面前发号施令？来人，将甘奇拉出去，砍去右手，以儆效尤。”

黑甲武士抢过来抓住甘奇，径自往营帐外拖去。甘奇深知傲文的生死存亡即在此一刻，挣扎大叫道：“陛下，你务必要听我说，不然将后悔莫及。”

希盾想了想，挥手命人带回甘奇，一字一句地道：“好，就给你个机会，你若说不清楚这件令本王后悔莫及的事，我就让你跟傲文一起死，死得其惨无比。”

甘奇忍不住哆嗦了一下身子，颤声道：“是。不过这件事事关重大，甘奇只能讲给陛下一人听。”范木忙道：“这甘奇花样甚多，说不准是有什么阴谋诡计要害国王陛下，陛下可不要轻信他的话。”

甘奇忙道：“不，不，我一向敬畏希盾国王，怎敢有丝毫歹意？实在是因为这件事是陛下私事，只能对陛下一人说。”希盾挥手命道：“你们都退下。”

旁人知道国王意志坚决，话一出口，恰如覆水，万难收回，虽不情愿，也只得退了出去。

帐外繁星点点，夜凉如水。须沙深深吸了一口气，扭头问道：“左大相，游龙……他当真有传说中的那般神勇么？”范木料不到二王子会忽然问出这样的话，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半晌才道：“嗯。”须沙道：“我真的很想见见他。”

范木低声道：“二王子，这样的话，你切记不能在国王面前提起。游龙屡次坏国王大事，国王早恨其入骨，你切不可因他忤逆你父王。”须沙深深叹了口气，黯然道：“我知道。”

忽听见希盾在帐中大声叫道：“都进来。”

须沙不由一愣，心道：“那甘奇神神秘秘，称有机密要事，怎么这么快就说完了？”一时不及多想，忙进来营帐。却见希盾虎着脸坐在上首，甘奇垂首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

希盾道：“传令，暂停攻打王宫。在王宫外再多挖一道壕沟，不准楼兰一人一骑逃脱。”

左大相茆木、将领茆鹰等人大感意外，不能理解这道命令的意义——王宫并非墙高池深的艰险之地，楼兰兵力不足，不能全线防守，又无箭矢储备及防城器具，只要倾尽全力，一鼓作气，攻克王宫只在瞬息之间。为何不立即发动进攻，反倒要白费兵士力气去挖壕沟？

但国王令出如山，茆鹰立即躬身应道：“领命。”赶出去传令撤掉攻城器械。

希盾道：“甘奇，这是本王次子须沙，你可看清楚了。”甘奇道：“是。”口中应着，却是头也不敢抬一下。须沙更是大奇，心道：“父王在这个时候提我做什么？”

希盾道：“你这就回去楼兰，告诉你们国王问天，本王可以就此罢兵回国，也可以从墨山人手中救出傲文，条件是于阗、楼兰两国必须联姻结盟，请问天将他的宝贝女儿芙蕖公主嫁给须沙。”

众人闻言均是面面相觑。须沙更是目瞪口呆，艰难地不知所措。只有甘奇毫不惊奇，应道：“是。”向希盾鞠了个躬，恭谨地退了出去。

须沙结结巴巴地问道：“父王，这……这是为什么？”希盾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须沙，你也不小了，该为你选一门好亲事。你哥哥娶了中原公主，你也不能太差。放眼西域，能与我们于阗匹敌的只有楼兰，芙蕖公主是问天和阿曼达王后唯一的爱女，堪可配你。”须沙道：“可是……”

希盾道：“你心怀仁厚，一直希望父王能止戈息兵，这样难道不好么？”须沙道：“好是好，可是……”一时难以想通那楼兰商人甘奇到底说

了什么机密要事，竟使得一心要征服西域的父王突然之间完全变了一个人。

希盾却没有心思再纠缠这件事，挥手道：“这件事等楼兰一方有了回应再议不迟。左大相，你过来。”范木道：“是，陛下有何吩咐？”

希盾道：“本王问你，那游龙当真是不死之身么？”范木道：“当日臣出使中原归国，曾在大漠与游龙巧遇。臣见他是尾随马贼而来，担心他坏了大事，有意与他搭话，趁他转身离开完全没有防备时，命黑甲武士发出弩箭。他的坐骑神骏无比，脚力极快，瞬间便到了十几丈外，但臣敢肯定有一支弩箭射中了他背心要害，他却恍若无事，头也没有回一下。听说他后来追上马贼，一举射杀了头领赤木詹，惊散群贼……”

希盾不耐烦地打断了话头，道：“这些故事本王都已经听你说过了。我只问你一句，游龙当真是不死之身么？”范木见国王眉眼阴森，心中一凛，迟疑了下，不得不答道：“当然不是。”

希盾道：“游龙武艺再强，也不过是一介平民，却能在西域国中有如此声望，不仅令商民敬畏，就连一国国王也奉其为上宾，放心将兵权交到他手中。此人不除，日后必成心腹大患。左大相当时在大漠既能肯定他已经中箭，为何不立即派黑甲武士追击？”

范木心道：“用弩箭暗算游龙是一回事，公然派武士追杀则是另外一回事，别说那些敬佩游龙为人的黑甲武士不肯，我又怎能有胆量下这样的命令？万一事露，我不但是全西域的敌人不说，一定还会被国王推出来当替罪羊。”心中虽如此想，嘴上却不敢明说，只好道：“臣当时以为游龙已身负重伤，自会被马贼轻易料理掉，谁想……是臣办事不力，恳请陛下准臣将功赎罪。”

希盾道：“嗯，左大相，你就挑选精干人手，专心去办这件事。无论是死是活，都要将游龙带回来见我。”范木道：“遵命。”不敢再多留帐中，躬身退了出去。

一旁须沙看见父王再一次显露出本性，一张古铜色的脸阴沉得如同昆仑山深处的诡秘树林，幽森可怕，不禁打了个冷战。面前的人是他血

肉至亲的父王，即便如此，他也难以弄明白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些什么。

墨山王宫中的楼兰兵士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众人均以为今天是生平最后一次看见日出。然而一直等到日中，也不见敌人来攻城。困乏的兵士终于松懈下来，各自倒头睡去。

傲文扶刀屹立在墙头，静静凝视那些正在抢挖壕沟的墨山军士。

大伦挠挠头，不解地道：“这希盾国王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傲文道：“他知道我们逃不掉，大概是想彻底困住我们，以此来跟国王谈条件。”

大伦道：“那咱们还等什么？干脆就此冲杀出去，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傲文摇摇头，道：“希盾是何等人物，他定然早有防备，贸然冲出去等于送死。我们就守在这里，静观其变。反正这里有吃有喝，一时也饿不死。”

他倒也真沉得住气，果真取来酒肉，坐在城头大嚼大吃，丝毫不以外面强敌环伺为意。楼兰兵士早各自存了死念，见王子如此坦然，也学着他的样子，放怀畅饮。

如此过了五日，兵士忽来禀报有三人正走来宫门。傲文登上墙头，那三人居然都是自己人，一人是与他私交极好的前任王宫卫队侍卫长未翔，一人是商人甘奇，也是傲文外公阿胡的心腹家奴，另一人则是心腹小伦。

傲文惊奇不已，忙命兵士开门，见三人风尘仆仆，各有疲色，显是远道赶来，问道：“希盾怎么会放你们过来？”未翔道：“楼兰和于阗议和已成。王子殿下，我们是来接你回国的。”

傲文诧异不已，一时难明究竟，问道：“甘奇，你怎么也会来这里？”甘奇笑道：“我凑巧陪同主人在墨山办事，一直滞留在营盘。主人听说你闯入墨山王宫，逼得手印国王自杀，又被于阗、墨山大军包围，

很是担心，所以派我来看看。”

傲文又惊又喜，问道：“我外公他人也在营盘城中？”甘奇道：“是。不过眼下的局势，主人不方便露面，还是不见的好。王子，这就走吧。”

傲文尚是半信半疑，问道：“希盾这次真的肯放过我？国王答应了他什么条件？”末翔道：“大相苏录正在于阗军中，王子若想知道，可亲自去问他。”

傲文遂召集人手，一道出宫。楼兰兵士本以为这次必死无疑，忽听说两国和谈已成，再也不必兵戎相见，均是欣喜无限。

来到于阗军帐，兵马环布，希盾正陪着楼兰大相苏录站在帐外，见到傲文一行，当即招手叫道：“傲文，你过来。”

傲文微一犹豫，即昂然走过去，问道：“怎么，希盾国王还是有所不甘么？”语气甚是无礼。

希盾居然也不生气，指着身边的王子道：“这是本王的次子须沙。”须沙当即点点头，招呼道：“傲文王子。”

傲文却是理也不理，问道：“苏录，国王陛下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苏录道：“这个……”

希盾笑道：“这可不是什么条件，而是一件大大的好事，须沙将要迎娶你的表妹芙蕖公主。”傲文大惊色变，道：“什么？”转过头去，问道：“这是真的么？”苏录点点头，道：“是真的。”

希盾笑咪咪地道：“傲文，咱们今后就是一家人了。你记住本王的话。”走上前来，抬手欲拍傲文的肩膀。

傲文当即退后两步，本能地去握刀柄。一旁黑甲武士见他有异动，生怕他对国王不利，立即围了上来。傲文属下也不甘示弱，个个亮出了兵刃。

希盾却是脸不变色，挥手命黑甲武士退下，道：“今日是和谈的大好日子，不宜动刀动剑。”苏录忙喝道：“还不快收起兵器！傲文王子，问天国王有令，命你即刻赶回楼兰王都，不得有误。”

傲文却只紧盯着希盾不动，问道：“让芙蕖做于闐的儿媳，这是谁出的主意？”

苏录知道希盾智计百出，行事果断狠辣，见傲文敌意极重，生怕再惹出变故，忙向未翔使个眼色。未翔上前低声道：“王子，苏录大相会留在这里处理一切事宜，咱们还是先走吧。”

傲文大声道：“我问这是谁出的馊主意？”

未翔也是个果敢之人，见傲文一时难以劝转，当即命道：“带王子走！”与大伦一左一右握住傲文手臂，将他强行拉出于闐军营才放开。

傲文大怒道：“你们想以下犯上么？”未翔道：“这是我下的命令，王子若是有气要撒，就罚我一人好了。”

傲文素来与未翔交好，比武时侍卫们因为他的王子身份总是不敢出尽全力，只有未翔从不肯相让，由此也赢得了王子的尊敬和友谊。二人一道在宫中习武多年，情同手足。傲文听未翔这么说，也只得罢了，只是心中犹自愤愤难平。

甘奇劝道：“营盘已是是非之地，王子还是尽快离开为好。至于事情经过，未翔将军自会在路上向王子解释。”

傲文遂率众出城，沿途遇见不少墨山军民百姓，均对楼兰一行怒目相向，他也不以为意。

一路南驰，穿过墨山边境进入楼兰境内时，北方有消息传来——入侵车师的墨山军队已经溃败回国，车师大王子和二王子均赶回了王都交河，一场灭国危机消弭于无形之间。因墨山王子约藏失踪，墨山国政暂时由王后卫师主持。墨山国人都认为是楼兰王子傲文暗害了约藏，加上其逼死手印国王在先，无不恨得咬牙切齿。只是碍于于闐的压力，不

得已暂压怒火。于阗与楼兰签署和平协议，约定永不起干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自然是天大的好消息了。

最令人瞩目的人当然是傲文，这位勇闯墨山腹心之地的楼兰王子一时间成为了西域风头最劲的人物，跟那位力挽狂澜的孤胆英雄游龙一样，成为人们争相谈论的传奇。但是楼兰国王问天是出名的保守谨慎，傲文王子此番实在是太过胆大妄为，尤其墨山国王手印之死，虽是意外，但毕竟因他而起，且这件事后患无穷，人们都相当好奇他回楼兰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际遇，是受到国王褒奖，还是要遭受无情的处罚？

(1) 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塔里木盆地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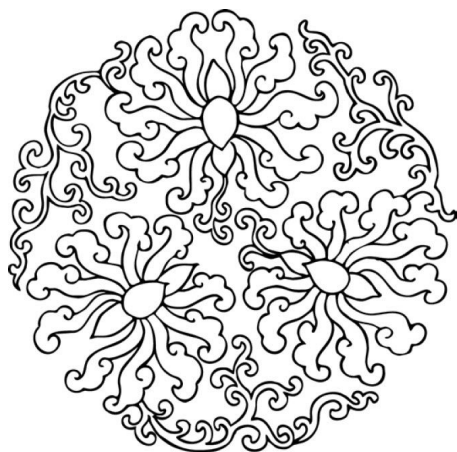
(2) 车师：今新疆吐鲁番一带。

(3) 墨山：今新疆罗布泊一带。营盘：探险家斯文·赫定所称“燕平”。斯文·赫定曾于1900年和1904年两次考察过营盘，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一书中对营盘遗址有详细描述。

(4) 中国以擅长冶炼青铜器名闻世界。黄铜冶炼工艺始于古罗马帝国，后经波斯传入西域，成为丝绸之路贸易中的重要商品。直到公元十一世纪以后，中原才掌握了人工冶炼黄铜技术。

第三章 冤家聚首

外面的夜空中响起了一声霹雳，那声音不但巨大，而且带着阴惨的气息。西边天空的边际不断有红光闪烁，映出黑黝黝的天空，仿若来自地狱的魔鬼的眼睛。



深蓝色的山脉连绵起伏，逶迤曲折。高耸入云的山峰终年为冰雪覆盖，银装素裹。天穹的边缘总是浮动着一抹淡红色的云彩，美丽而神秘。这就是西域西部的边界葱岭，也是孔雀河的发源地。

孔雀河从葱岭山巅奔泻而下，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由西到东，自南疆到北疆，流经西域的许多国家后，最终冲流入一片深绿色的草原，在临近白龙堆沙漠的低洼处与源自昆仑山的另一条大河车尔臣河交汇，形成一处广阔的湖泊。草原上长满牧草，点缀着姹紫嫣红的各色野花。湖泊碧波荡漾，清澈透明，四周长满葭苇、柽柳、胡桐和白草。巨大的草原绿毡与清澈的湖泊水镜交相辉映，成为湛蓝苍穹下最壮观、最美丽的画卷。这处草原，正是楼兰国所在地。这处湖泊，就是蒲昌海，也是楼兰人生息繁衍的乐园。

楼兰王都扞泥^①位于蒲昌海西南方，古朴厚重的城墙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虽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霜，却依旧坚挺如初。城内房屋建筑多为尖形塔顶，这也是西域特有的建筑风格，由于建筑材料多为黄土和戈壁石，使得这座城市整体呈现出一种明亮的金黄色来，气度非凡，令人过目难忘。

整座城池方圆四十里，是个规规矩矩的正方形，开有东、南、北三座城门，据说东门正对的就是玉门关西关门。自东门进来扞泥，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到最西面的王宫广场，宽大气派，道路两边商铺林立，有专门出售皮货的皮行，有专门出售铜器的铜行，其他如棉行、糖行、麻行、桃行等，均是各有分工，满目风光，世态万象。

这座巍峨壮观的城市也是西域最璀璨的明珠，汇集着东西方的财富，有着车水马龙的街道，人声鼎沸的市集，满街飘香的美食，醉人心田的乐舞，来往于丝绸之路的行商无不惊叹它独特的风情，酷爱徘徊流连于此。

令人痛惜的是，楼兰这颗明珠正在慢慢失去它的光泽——孔雀河上游的龟兹、墨山等国不断开渠引水，导致这条河流量大减。于阗灭掉楼兰南部的小宛、且末等国后，也采取同样手段引走了车尔臣河的水。没有了水源，蒲昌海水量急剧减少，日益枯竭。楼兰地处内陆，气候本就

干燥，又逢连年大旱，久不降雨，这对以畜牧业、农业和园艺业为主的楼兰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牧草、小麦、葡萄等楼兰百姓依赖谋生的经济作物大片枯死。若是干旱再持续下去，局面进一步恶化，连人畜的饮水都会变得困难。

除了天灾，亦有人祸。楼兰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均时兴厚葬，要为死者修建巨大的太阳墓——在墓穴外层层环绕多圈圆木，圈外还有呈放射状四面散开的列木，整个外形酷似一个太阳。通常一座墓穴要用到上千根成材圆木，如此一来，成片成片的树木被人们砍伐，用来修建墓地，导致水土流失得更加严重，环境急遽恶化。墨山、楼兰是邻国，两个国家的南北边界之间原本是一块十几里长的戈壁，然而近年在东部白龙堆和西部塔克拉玛干的不断侵蚀下，伴随着各种天灾人祸，戈壁已然演变成一大块近百里的沙漠。许多良田被风沙湮没，房屋被沙丘埋压，以致当地有“沙骑墙，羊上房，骆驼结在树梢上”的说法。

为了遏制厚葬风气，有效地保护林木，问天国王不得不召集群臣紧急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树活着时将树砍断致死罚马一匹，砍断树枝则罚母牛一头。然而大自然的失衡已然造成，严刑峻法也不能挽回损失。靠近楼兰东部的绿洲则被来自白龙堆的风沙肆意侵蚀，就连那些有“大漠英雄树”之称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的胡杨树也开始衰败。

回到王都扞泥当日，傲文即代替抱恙在身的问天国王前往王宫北面的孔雀岛神殿祭天求雨。上天当真是眷顾这位幸运得不能再幸运的王子，他以大无畏的勇气勇闯敌营，面对传说中狮子一般凶狠的于闐国王希盾毫无惧色，传奇般地脱离险境后，又为久旱的楼兰国求来了一场瓢泼大雨。人们笑逐颜开，奔走相告——傲文即将被立为王储，这位声誉日隆的王子将会是未来的楼兰国王。当年有中原相士为车师巨富阿胡之女相面，说两个女儿均贵不可言，长女阿曼达将母仪天下，次女桑紫之子则将成为国王，阿曼达成人后成为楼兰王后，而今桑紫的儿子傲文又将成为王储，传说中的预言果然即将成为现实。

傲文也料不到自己能求下大雨，事先毫无准备，被淋得落汤鸡一般，颇为狼狈地回来王宫时，正遇到表妹芙蕖。

这位楼兰公主不过二十出头年纪，五官轮廓清晰而标致，具有典型西域女子的特点：深陷的眼窝、挺直的鼻梁，小麦般的黑亮肌肤，苗条挺拔的身材，纤细而有弹性的腰肢和低宽浑圆的臀部。她的黑发如瀑布般披散开来，光可鉴人，右侧编有一根细细的辫子拢住头发，辫子上斜插着一支彩色的羽毛；脖子间挂着一串贝壳做成的项链，项链的底部有一块细绳拴住的凝脂般的玉佩；淡黄色的上襟外，套着一件柔软的羊毛坎肩，配上五彩长裙、高筒靴子，正是西域贵族女子最常见的打扮。

芙蕖一直在宫门口来回徘徊，一见到傲文就气势汹汹地上前问道：“表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傲文回国后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娇憨任性的表妹，愕然问道：“我做什么了？竟惹得表妹如此生气。”芙蕖道：“你为了自己从墨山王宫脱险，要将我嫁给于阗二王子须沙！”傲文摇头道：“这可不是我的主意。表妹，你该知道我的为人，我怎么可能用你的终身幸福来换取我的性命？我若是事先知道，宁可我自己死，也绝不会让他们这么做。”

芙蕖登时转怒为喜，道：“我就知道表哥不会这么做。”两朵红云飞上了脸颊，露出小女孩的羞涩来，顿了顿，才道：“你放心，我死也不嫁给须沙。”

傲文知道这位刁蛮任性的表妹一直热恋自己，正感到难以回答之时，芙蕖赧然而笑，已转身跑开。

忽见问地亲王领着他的宝贝儿子刀夫施然走过来。问地五十岁不到，肥头大耳，满面油光笑容。刀夫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撅着阔厚的嘴唇，粗黑的眉毛挑得老高，一张方脸拉得老长。傲文素来不喜欢这对笑脸冷脸反差极大的父子，一时避之不及，只得勉强招呼了一声：“殿下。”

问地笑咪咪地道：“傲文，你愈发长进了啊。刀夫，你该好好向你表弟学习。”刀夫“哼”了一声，扬起下巴，非但一言不发，看也不看傲文一眼。

傲文正要走开，问地忙叫道：“傲文王子别急着走，我的国王大哥对

你这位外甥相当器重呢，又有什么重要事情要交代你去做。他正在内殿书房等你，快去吧。”

傲文很不喜欢亲王这种怪腔怪调，表面和和气气，语气中却总透露出一种冷嘲热讽的伪善，只淡淡应了一声，疾步回房换了衣服，带着大伦、小伦两个心腹从望内殿而来。

国王书房位于王宫西面。门前的庭院中绕着围墙根种有数株极大的紫藤，花架均用粗木搭成，枝繁叶茂，仿若一片花林。其中一株最大的紫藤的蔓枝侧引到书房上，竟然覆盖了整个房顶，房顶房檐皆是紫色的花朵，屋檐上垂下无数紫藤花蔓，火光中仿佛蒙上层朦胧的轻纱，紫云垂地，霏霏浮动，香气袭衣。书房北面则是烟波浩渺的千羽湖，风景极佳。

到了书房外，门前侍卫道：“国王有令，只让傲文王子一人进去。”傲文便示意大伦兄弟留在门外，独自跨进房来。却见国王问天和王后阿曼达正携手站在北窗前，凝视着窗外灰幕般的大雨。

傲文料不到王后也在这里，一时有些慌乱起来。与外人想象不同的是，他对阿曼达王后的畏惧要远远胜过问天国王，问天就像是慈爱的父亲，表面对他不闻不问，其实暗地里很有些纵容他。而阿曼达则是位精明的母亲，明亮的眼睛总能看透人心最深处，傲文在她面前常常有所遁形的感觉，每每他做错什么事，她虽然不骂不说，只淡淡望着他，但那种眼神比责骂鞭打还要令他难受。

阿曼达最先回过头来，叫道：“傲文来了。”傲文只得上前行礼，道：“姨父，姨母。”

问天道：“过来坐吧。我叫你来，是要商议芙蕖婚事。”

傲文早猜到事情会跟表妹有关，一向敏捷的他居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要想到芙蕖嫁去于阗是为了救他，他就有说不出的难受。忽见到王后正用奇怪的眼神望着他，更是无地自容，当即起身跪下道：“全是傲文的错，若不是因为我被困在墨山，就不会给于阗可乘之机。芙蕖表妹

既然不愿意嫁给须沙王子，不如由我去当面向希盾国王说明，他肯罢手最好，若是不肯罢休，我愿意以命相抵。”

问天愕然道：“你在胡说些什么？起来！”傲文只得悻悻站了起来。

阿曼达道：“傲文，你不必内疚，希盾国王肯放过你，并不是因为他想要芙蕖当儿媳妇，而是另有原因。”傲文道：“什么原因？”

问天道：“这件事，我们答应过你母亲，不能对你提起。”傲文涨红了脸，大声道：“她算什么母亲？自小将我丢进王宫，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过我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知道。”

门外侍卫听见书房里有异，一齐推门闯了进来。问天道：“这里没事。”挥手命侍卫退出去。

阿曼达上前拉起傲文的手，道：“这件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傲文道：“不，我要知道，我要知道希盾放我走的真正原因。”

阿曼达回头望向丈夫，问天叹了口气，无奈地点点头。阿曼达便道：“你母亲在嫁给泉苏大将军之前，曾经与希盾有过一段恩怨。当时希盾还不是于阗国王，只是个被放逐在外的落魄王子，而且因为他早已经娶妻生子，所以，所有人都反对桑紫跟他在一起，但他们还是生了个孩子。后来两个人也因为种种原因分手，孩子归桑紫抚养。再后来，希盾归国，夺取了于阗王位，派人用武力从桑紫手中抢走了孩子……”

傲文失声道：“难道那孩子就是须沙王子？”阿曼达道：“于阗只有两位王子，大王子永丹是茆秋王后所生，须沙身份是庶出，应该就是桑紫的孩子。”

傲文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他的亲生母亲不愿意养他，总是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原来她还有过另一个孩子。想来她隐居在蒲昌海深处，日日想念的就是那个被希盾抢走的孩子。转念道：“可这还是不对，西域人尽知我母亲是桑紫夫人，希盾不可能不知道，他一开始明明是要置我于死地，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

阿曼达道：“这全亏了甘奇。当时他正陪你外公在墨山王都营盘办

事，听说变故后设法去求见了须沙王子。须沙听说你是他同母异父的兄弟，不愿意发生手足相残的惨剧，所以出面说情。”

问天道：“而且当时局势对希盾国王并不利。因为游龙的出现，墨山军队未能按计划及时攻克车师王都，失去了良机，又在归途中遭遇大王子昌意的截击，一溃千里。车师发现所谓鄯金城下的于阗骑兵只是少量诱兵后，即调集重兵压向墨山边境。我国也在北部边境紧急集结了军队，实际上希盾率领的军队已经被合围在墨山国中。若是没有议和，车师必然出尽全力攻打墨山，墨山国弱，全仗于阗支持，但希盾千里穿越沙漠而来，所带兵力有限，就算我国不出兵，他也只能勉强和车师抗衡，胜败难卜。墨山国王手印因你而死，若是你再被杀死在墨山，两国结下死仇，必然开战，希盾处境更加不利。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非常善于审时度势，正好甘奇赶去为你说情，他遂以联姻为条件议和。我召集群臣商议此事，均认为政治联姻是件大大的好事。希盾自登基以来，弄得西域乌烟瘴气，这次肯主动停火，表示永保和平，当然是最好不过。”

傲文道：“那么芙蕖表妹是要嫁给须沙了？”阿曼达道：“王国利益本来就是凌驾是在个人幸福之上的，身为公主更是如此，这是芙蕖的命运。就算没有这次事件，我和国王也是打算将芙蕖嫁给车师王子或是墨山王子。这次她能够嫁给须沙王子，既亲上加亲，又能给西域带来和平，不是天大的好事么？须沙终究是你的亲哥哥呀。”

傲文道：“可是……”他知道芙蕖狂热地爱着他，虽然她爱发脾气，又刁蛮又任性，可她对他是真的很好，所有人都看在眼里，所有人都以为将来芙蕖公主必然嫁给傲文王子，亲上加亲。可到现在他才明白，国王和王后对公主的婚事早有打算，一时心头百般复杂滋味。

阿曼达道：“自古以来，王子和公主的婚姻都不能任由自己的意志。傲文，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点，芙蕖这一幕将来很可能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傲文道：“什么？”阿曼达道：“你是楼兰王子，将来也可能要娶你不爱的于阗公主为妻。”傲文呆在那里，无言以对。

问天素来爱惜傲文如亲子，见他发窘，忙安慰道：“这都是将来的事，而且未必真会如此。傲文，我今天叫你来，是因为楼兰、于阗和谈已成，我将下令准许希盾国王从楼兰过境回去于阗。另外，既然已是亲家，我会在王宫举办一场宴会，盛情款待希盾国王和须沙王子一行，就由你负责准备。”傲文极不情愿，却不得不躬身应道：“遵命。”

阿曼达道：“芙蕖也要出席宴会，跟她的未婚夫须沙王子正式见面，傲文，这是你确保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傲文道：“芙蕖表妹如果实在不愿意出嫁，我该怎么办？”阿曼达道：“这是你自己要解决的事，而且你绝不能告诉她须沙是你的亲兄弟。桑紫是须沙生母一事，绝不能向任何人提起。”傲文摇头道：“不行，我实在做不来这件事，请陛下和王后另选高明。”

阿曼达见他一口拒绝，便朝丈夫点点头。问天道：“你不愿意做，我也不勉强你。来人，去叫未翔来。”

等了一刻工夫，未翔被侍卫领了进来，见傲文板着脸站在一边，一时不明究竟。

问天道：“未翔，你之前保护昌迈王子不力，惹出一连串的大事，我暂停你侍卫长之职，你可心服？”未翔道：“臣心服。”

问天道：“你一向能干，我想给你个机会戴罪立功，眼下有一件大事要交给你去办。”又将宴会的事重新交代了一遍，道：“芙蕖公主能否盛装出席是这场宴会的关键，你可明白？”未翔道：“臣明白。”问天道：“你去吧。傲文，你也退下。”

一出来书房，未翔便问道：“宴会本来该是王子的任务，对不对？”傲文“哼”了一声，抬脚便走。

未翔道：“喂，王子可不能就此撒手不管，芙蕖公主那边我要怎么办？”傲文头也不回地道：“你还能没法子么？大不了把公主绑起来，送到宴会上。”

傲文表面说不再理会宴会之事，一想到事关表妹的终身，终究放不下心，又想到阿曼达那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心中着实烦闷无比。

小伦见王子回到房前却不进门，只在回廊中走来走去，很是不解，问道：“殿下现在是西域的大英雄，又为楼兰求来了大雨，高兴还来不及，如何还这般苦恼？”傲文摇了摇头，道：“你不会懂的。你们这就去准备，我要回老宅去住，不想再待在宫里了。”

大伦与小伦闻言面面相觑，不知道王子为何要突然搬离生活了二十年的王宫。

傲文道：“还愣着做什么？快去办事。”大伦兄弟只得应道：“是。”

傲文也不告知任何人，只率领数名心腹侍从冒雨驰出王宫，悄悄回到父亲泉苏的旧宅。

这是一处美丽静谧的庄园，修建在城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庄园内外植满石榴，正逢花季，红白花色相间，繁茂似锦。

旧宅虽然尚有老仆留守打扫，终究已经多年无人居住，显出几分破落的苍凉来。傲文也不多理会，径直进来房中，命人搬进来酒肉食物，自斟自酌，直至饮得烂醉。

如此过了数日。一日正午，傲文宿醉刚醒，又喊着要喝酒。大伦道：“殿下，酒已经喝光了。”傲文道：“再派人到城中买。”大伦道：“属下不敢，现在满城都在搜捕王子，属下若是回去扞泥，准会被国王派人抓起来，严刑拷问王子下落。”

傲文吃了一惊，坐起来问道：“竟有这回事？”大伦忙笑道：“酒没有是真的，其余是属下瞎编开玩笑的。殿下酒可是吓醒了？”

傲文又气恼又好笑，披衣出门，站在门前葡萄藤下，远远望见蒲昌海风光旖旎，湖水映照着天空的变幻，银光闪烁，宛若仙境，忍不住心中一动，叫道：“来人，备马！”

大伦抢过来问道：“殿下要去哪里？是回城么？听说于阗一行明日就

该到王都了。”傲文道：“不，去蒲昌海。”大伦这才明白王子是要去探望久违的母亲桑紫夫人，忙应道：“是。”

蒲昌海水质洁净，清澈见底。在以前水源充足的时候，湖面烟水缥缈，浩瀚无际，还常常能看到云气，如宫室、台楼、城堞、人物、车马、冠盖等，历历可见，楼兰人称之为海市。

除了海市外，湖边蒹葭丛中大量生有一种蒲昌海特有的小鸟，名为白顶溪鸬，飞行敏捷，专门以捕食湖中浮游生物为生。最奇特的是，这种鸟见人不惧，平常无事时就会飞临水面，衔取湖中草叶，所以被人戏称“净湖鸟”、“净水童子”。

到海边时，傲文即勒马放慢脚步。他想见到母亲，可又不想那么快见到她，这是一种极矛盾的心理。他去见她是为了什么？是想问她与希盾的往事么？还是想问她为何那么思念须沙，甚至宁可放弃抚养自己的另一个儿子？

正神思之时，树上一只白顶溪鸬飞起，鸣声啾啾，掠着傲文发髻飞过。傲文吓了一跳，几乎跌下马来。小伦见溪鸬惊吓了王子，举箭要射。傲文道：“不必了。”转眼望着水位日益下降的蒲昌海，不由得深深叹息一声。

王子既有心事，侍从也只能跟在他后面慢慢前进，一行人走得极为迟缓。忽有两匹快马自后面赶了上来，一掠而过。

小伦喝彩道：“好一匹骏马！”

傲文这才留意到前面一名男子胯下一匹黄色大马极是神骏，微一愣间，前面两骑已去得远了。

大伦上前道：“殿下，往北边只有一条路，这两个人不是本地人，会不会也是去找桑紫夫人？”傲文蓦然醒悟，忙一打马，匆忙往母亲隐居之处赶去。

到了精舍前，果见那一老一少两名男子正将马匹拴在树上。傲文翻

身下马，狐疑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完全是一副审讯罪犯的口吻，极不客气。

那年轻男子道：“我叫萧扬，这位是笑笑生。”傲文道：“你们是中原人，来我母亲的精舍做什么？”

笑笑生奇道：“你就是傲文王子么？”傲文道：“是我。你们来这里做什么？”笑笑生嘻嘻笑道：“我其实也不知道来这里做什么，我是跟着萧扬来的，王子得问他。”

原来萧扬以游龙身份在交河以寡击众、力退强敌后，就成为车师举国称颂的大英雄，他不堪忍受走到哪里都是欢呼阵阵，见墨山大军退走，交河危机已解，便悄悄溜走。他取下游龙软皮面具，塞入割玉刀刀柄的空隙处，用麻布套上刀鞘，再也无人能认出他就是游龙，因而混出交河相当容易。可偏偏笑笑生知道他就是新游龙，又设法追了上来，非要一路跟着他，说是要从旁监视，不准他以游龙的身份做坏事。他无可奈何，只得一道同行。即将离开车师国境时，忽然听到楼兰王子傲文直捣墨山王宫的传奇故事，萧扬想起来游龙临死前曾经提到他的本名就叫傲文，一时间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关联。正好他预备赶去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轩辕剑，便顺路来到楼兰，一番打听之后，决意先来找傲文生母桑紫。哪知道未见到桑紫，就先见到了傲文本人。他仔细观察傲文，这位楼兰王子傲气十足，举手投足颐指气使，气派极大，跟游龙不仅面貌完全没有半分相同，而且性格迥异。如果不是名字的巧合，游龙本来叫傲文，那么这位傲文又该是谁？

傲文喝问道：“你来做什么？”萧扬迟疑了下，道：“我有一件事要来找桑紫夫人请教。”

傲文道：“什么事？”萧扬道：“恕我暂时不能奉告。”

侍从当即上前喝道：“大胆，还不快回答王子问话？”傲文挥手止住侍从，道：“你们先等在这里，等我见过我母亲再说。”萧扬道：“是。”

傲文便带头跨进篱笆，微一犹豫，最终还是没有叫出声来。大伦便上前叫道：“桑紫夫人，傲文王子到了。”

却见一名披着黑色幕幕的侍女匆匆开门出来应道：“桑紫夫人不在家，已经出了远门了。”

傲文闻言大奇，母亲不问世事，深居简出二十年，连王都扞泥也很少回去，为何凑巧在自己来探望的时候出了远门？忽想到大伦曾告知希盾、须沙一行明日就要抵达扞泥，心中恍然有所醒悟，脸色立即阴沉了下来，转身就走。

大伦忙问道：“这两个中原人要一起带走么？”傲文哪里还有心理会别的事，道：“不必了，回王宫去。”

一路驰回王都，正巧在北门遇到一名王宫侍卫。那侍卫慌忙禀告道：“王子到哪里去了，好教人着急！王后正急召王子回宫。”

傲文满腔怒火正无处发泄，扬手一鞭，恨恨甩在那侍卫脸上。那侍卫尚不知道如何惹怒了王子，摸着火辣辣的脸，又是委屈又是莫名其妙。

王宫位于王都的最西面，坐西朝东，别名叫做“三间房”，传说是开创楼兰国的三位先人的最初居住之地。而今的三间房仿若一座豪华的城堡，左右衬托着圆锥形的尖塔，中间则是拱形城门。正殿后有一座三层尖塔，称“明光塔”，高近百尺，是扞泥城中最高的建筑。

王宫正东门门前则是座巨大的广场，正中间有座年代久远的喷泉。喷泉中央是用白玉石砌成的四边形的多层塔柱，底部有一组铜铸的孔雀图像，每只孔雀口中都能喷涌出水柱。整座喷泉斑斓晶莹，光耀夺目，是扞泥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傲文刚到宫门处，便有两名侍卫迎上前来道：“王后有令，请傲文王子回宫后立即去见她。”随即上前一左一右夹住傲文，仿佛生怕他逃逸一般。

傲文喝道：“做什么？”侍卫忙赔笑道：“殿下别生气，实在是王后有严令，说是一见到王子回来，就得立即带去见她。”傲文“哼”了一声，径

直赶来王后宫室。

王宫内植有大量葡萄，葡萄酒是楼兰最重要的手工业。王宫中的葡萄都是老树，老藤的浓荫形成一道道的绿色走廊，给这炎热的夏季带来不少清凉。

而今因即将有楼兰、于阗两国国王盛会，甬道上的葡萄藤均被张灯结彩，虽然平添了不少喜气洋洋的气氛，却令傲文感到相当做作。他进来王后宫室，只鞠了一躬，便一言不发地站在门口。

阿曼达令侍从、侍女尽数退出，这才招手道：“傲文，你过来。”傲文走出两步，即又停住。

阿曼达问道：“你不打招呼，擅自离开王宫回去大将军老宅，是在怪姨母么？”傲文道：“不是。”阿曼达道：“那么你是在生谁的气？脸色这么难看。”傲文道：“没有生气，我就是不高兴。”

阿曼达叹道：“你本来可以自在地生活，如果不是我坚持要留你在宫中，你就不会有王子的身份，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而今国王要立王储，刀夫为人平庸，我们都知道你的才干远在他之上，可姨母是真心希望国王能立刀夫王子，而不是傲文你。”傲文睁大了眼睛，道：“什么？”

阿曼达道：“你现在才是王子身份，已经如此为难。当了王储，就再也不能做回你自己了。成为一国君主，得到的不仅仅有至高的权力，还有漫无边际的负重和责任。傲文，姨母真的不想看到你将来痛苦，就跟不想看到芙蕖现在哭闹一样。可没有办法呀，公主有公主的命，王储有王储的运。傲文，你老实告诉我，你想当王储么？”

王后说得慢条斯理，语气也很平静，傲文却是听得惊心动魄，心中波澜大起，一时张口结舌，难以回答。他自然是想当王储的，他既有成为一国之王的雄心和志向，又因为他知道刀夫想当王储，他瞧不起那样一个人，所以他要处处压着他，占到上风。他也一直以为凭他的本领才能，王储之位是手到擒来之事，可当阿曼达突然说出了这样一番令人百感丛生的话时，他倒真的有所犹豫了。

阿曼达一字一句地问道：“姨母再问你一次，你想当王储么？”傲文终于点了点头。虽然只是轻微一个动作，但却是很坚定的决心。

阿曼达道：“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到死不能后悔。”傲文道：“是。”阿曼达道：“好，你退下吧，好好去准备一下。国王有令，明日由你和苏录大相出城迎接希盾国王一行。”傲文沉默半晌，应道：“遵命。”鞠了个躬，退了出来。

一名侍女正在门外等他，忙迎上前小声道：“公主请王子立即去后苑树林。”

傲文便独自赶来后苑。芙蕖正站在一棵大树下搓手，神色焦急，见到傲文，便立即扑了上来，轻骂道：“你怎么才来？急死我了。”傲文轻轻推开这位青梅竹马的表妹，问道：“表妹找我有事么？”

芙蕖仰起头，热切地凝视着他，道：“表哥，你带我走吧，我们一起远走高飞。”傲文一呆：“什么？”

芙蕖娇笑道：“我不做公主了，你也不做王子，我们一起私奔，离开楼兰到中原去，好不好？”她的嘴角泛着动人的笑意，俏丽的脸庞上红晕点点，满脸是幸福的光芒。

傲文却没有她那么兴奋欣喜，心头只是一片茫然，又想起适才姨母的话——“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到死不能后悔”。

芙蕖见他不答，催问道：“表哥说话呀，再不走可就晚了。”傲文喉结动了两下，答道：“不，我不能答应你。”

芙蕖大是震惊，问道：“为什么？”傲文道：“因为我要当王储。”

他的声音很轻声，但是在芙蕖听来却如针穿一样刺耳。失望的表情瞬间凝结在公主脸上，随即转为浓重的哀戚和难过。这短短一刻，对傲文而言，像一生那么漫长。

芙蕖终于转过身子，踉跄着离去，一步一步，一脚一脚，趑趄趑趄，蹒跚而行，呆滞得仿佛是在丛林中彻底迷失了方向的孩子。

傲文心中有些怅然，有些失落，有些遗憾。他有心要追上去，脚步却如被钉到了地上，半分也挪动不得，因而只是默默地看着她。直到她消失在视线中后，他还继续呆伫在这块少年时常与芙蕖一道来玩耍的地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这里呆了多久。

夕阳的余晖彻底消逝后，寒气侵人，天空中开始飘起星星点点的小雪。几点雪花被风吹落到傲文脸上，瞬间融化，带来森森的冰凉。夜幕如影随形地悄然降临，如同一张漫天渔网抛开，天终于完全黑了下来。

萧扬和笑笑生到达楼兰王都的时候正好是清晨。旭日渐升，金色的光芒洒在扞泥城上，晨雾渐渐褪去，这座古城露出了本来的黄色，在朝阳中呈现出深刻的冷静和沧桑。但城市还没有彻底苏醒，整座王都显得有些寂静冷清。巨大的城门刚刚打开，空无一人，只有城墙上无数守卫兵士来回游弋，枪尖熠熠生辉。

忽听见城内马蹄啾啾，清晨的宁静被打碎了，数名棕甲骑士驰到北城门，大声叫道：“傲文王子和苏录大相就要到了，快准备。”一边喊叫发令，一边驰出城去。

兵士们一窝蜂拥下城墙，在城门四周戒备，禁人出入。萧扬和笑笑生一时不得进城，只得让到一边。

笑笑生道：“傲文王子的母亲可真是奇怪，如此绝色美人隐居在蒹葭深处，与世隔绝不说，连亲生儿子来了也托辞不肯相见。喂，萧扬，咱们要不要一会儿将这消息告诉那位傲慢无礼的王子？”萧扬摇摇头道：“他们母子不和，想来必有原因。”

原来昨日傲文来蒲昌海探访母亲不遇愤而离开后，萧扬上前向那披着黑色幂幂的侍女打听道：“桑紫夫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侍女道：“夫人没有交代过，这可不好说。”萧扬道：“那好，他日再来拜访。”

正当离开时，笑笑生忽然道：“屋子后面拴有两匹马，马鞍都没有卸下呢。”萧扬心念一动，暗道：“这一定是家中有客，既有客人在堂，主人如何会不在家？”忙重新到门前叫道：“我自中原来，有要紧事想请教

桑紫夫人，还望夫人不吝赐见。”

那侍女重新开门出来，恼道：“早告诉你说夫人出远门了，王子都已经走了，你还在这里纠缠做什么？”笑笑生笑道：“小姑娘撒谎眼睛都不眨一下。我问你，屋后那两匹马是谁的？”侍女一时惊住。

笑笑生道：“答不上来了吧？快请你家夫人出来相见。”侍女道：“夫人说了，不想见客。”萧扬道：“那好，我们就先等在外面，等到夫人肯赐见为止。”侍女微一迟疑，即转身进去。

萧扬温文有礼，笑笑生可不理这一套，见那侍女正要跨进门槛，一步抢上去，意欲紧随进去，却被门槛绊了一跤，“哎哟”一声，跌入堂中。刚狼狈地爬起来，不及转身，只觉得颈中一凉，那侍女不知从哪里拔出一柄短刀，正架在他脖子上。

笑笑生这一惊非同小可，忙道：“有话好说，我这就出去，这就出去。”那侍女也是紧张之极，握刀的手颤抖不止。

萧扬抢进来道：“笑先生多有鲁莽之处，我替他赔罪。不过我们并无恶意，请姑娘先放下刀。”那侍女不答，只频繁地往内室望去。

萧扬见堂中并无旁人，心头疑云大起，朗声道：“桑紫夫人，你在里面么？请出来一见。”见无人应声，便道：“如此，我可要冒昧得罪了。咦，夫人你……”趁那侍女惊然回头之际，上前拿住她手腕，微一用力，短刀即应声落地。

侍女痛呼道：“放开我！”萧扬道：“抱歉，暂时放不得。”将她手臂反拧到背后，正要揭开她头上的髻髻，好看清她的面目，忽听见有人喝道：“放手！”

却见一名纤瘦的紫衣妇人走出堂来，虽然年纪已不轻，可依旧有着清丽的容颜、绝代的芳华。萧扬立即肯定她就是昔日的西域第一美人桑紫，忙放开侍女，躬身道：“桑紫夫人。”

桑紫挥手斥退侍女，径直到堂中坐下，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何来我这里捣乱？”萧扬便报了姓名，问道：“夫人可听说过游龙这个人？”桑

紫态度极是冷淡，道：“没有。萧公子，笑先生，我隐居在蒲昌海已经有二十年，非但不知道你们想问的人和事，也极不愿意见到外人，你们这就走吧。”

萧扬道：“夫人，这件事跟傲文王子……”桑紫一张脸如罩寒霜，冰冷得没有任何生气，道：“傲文虽然是我的孩子，可并不在我身边长大，他的事我一概不知。来人，送客。”黑衣侍女便又重新出来，从地上拾了短刀，道：“二位请吧。”

萧扬无奈，只得与笑笑生告辞出来。一路笑笑生对桑紫的容貌赞不绝口，又问道：“咱们什么时候再来？”

萧扬心道：“桑紫夫人听到游龙名字时没有任何反应，她未必就知道游龙跟傲文的联系。可身为母亲，如此冷淡自己的亲生儿子，实在是大违常理，这背后一定有什么故事。也罢，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找到轩辕剑，然后再以游龙的身份回去大漠。”便对笑笑生道：“我要去塔克拉玛干寻一件东西，暂时不会再来了。”笑笑生忙道：“你干脆把游龙的面具和割玉刀给我，我代你变成游龙，也四处去耍耍威风，尝尝被人当做英雄欢呼的滋味。”

萧扬道：“欢呼的背后，可都是刀枪剑戟，先生可愿意过这种危险的生活？”笑笑生忙摆手道：“我只是说着玩儿，还是跟你一起去大漠寻找周穆王宝藏更妥当。”

萧扬道：“什么？”笑笑生道：“难道你不是去寻宝的么？告诉你，这种藏宝之处处处都布有机关，先生我精通八卦五行，一准儿能帮上你的忙。”萧扬笑道：“这倒是不错，那咱们就继续同行，寻到宝藏一起平分。”

笑笑生“嘿嘿”了两声，道：“其实我早算出你小子找的不是宝藏，你不肯说实话，也由得你，日后自有你哭着喊着求先生的时候。”萧扬道：“先生既然算到我不是找宝藏，如何还要跟着我？”笑笑生道：“你找你的东西，我找我的宝藏，咱们同路，是不是？”

萧扬只觉得这笑先生十分难懂，有时候稀里糊涂，有时候又目光如

炬，但他确实风趣可爱，笑料不断，有他相伴，旅途总是会热闹些。两人遂结伴南行，因贪恋蒲昌海的暮色风光而错过了扞泥城门关闭时间，只好将就在城外的小客栈过了一晚，预备一早进城，买些必要的物品后便一道路上路，不料刚好遇到傲文王子出行，被兵士阻在城门外。

等了小半个时辰，聚集在城门预备进城的人越来越多。萧扬听到旁人议论，这才知道今日楼兰要在三间房王宫宴请于阗国王希盾一行，心道：“希盾野心不小，这次和议出人意料，怕是另有文章。之前他手下左大相茆木担心夜明珠真相泄露，买通马贼捕捉我和笑先生几人，又在大漠中用弩箭暗算游龙，导致一代英雄豪杰就此抱憾而终，游龙可以说是为救我而死，我若不能为他报仇，未免太对不起他。可茆木心机深远，表面一直不肯与我翻脸，所以才召来马贼出面捕捉我，他当已经知道是游龙从马贼手中救了我，我若去行刺，不是明着告诉于阗人游龙已死么？万一失手，个人生死事小，游龙的事业又该怎么办？”

一时矛盾不已，这才更能体会游龙存世的艰难——在游龙的面具下，没有自我，一切要为游龙的事业考虑。是靠多少勇士前赴后继的奉献和牺牲，才换来了大漠中游龙的不死声名？那本来该叫做文的游龙，是不是本来也该是楼兰王子的身份，该享受王子的权势富贵？又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他无畏地走上了游龙的艰险之路，最终默默葬身在茫茫沙海之中，成为一堆无名的白骨？

忽听得马蹄嘚嘚，大批骑士呼啸而来。有人叫道：“傲文王子到了！”

却见傲文一身铠甲，当先驰出北门。几名侍卫打着楼兰王室的旗帜，紧随在他身后。后面跟着数百名棕甲武士，个个手执银枪，腰跨佩刀，极是威武。

等到傲文一行远去，兵士这才放百姓出入。萧扬道：“笑先生，劳烦你去置办物品，我还有点私事。”笑笑生警惕地道：“你才第一次到楼兰，人生地不熟，能有什么私事？”

萧扬道：“嗯，我要去打听一点事情。笑先生，游龙的汗血宝马和割玉刀暂时交给你保管，最好先找个妥当的地方藏起来。于阗人就要进

城，他们知道你我是谁，万一被发现游龙的私人物品在我这里，事情就糟糕了。”笑笑生抱怨道：“这些东西既然这么重要，我也是第一次来楼兰，能有什么妥当的地方？”

萧扬沉吟片刻，道：“不如暂存在小客栈，先生再看看能不能找阿飞帮忙找个稳妥的地方。”笑笑生顿时笑逐颜开，道：“是了，倒忘记阿飞了，希望他已经回来楼兰了。我早说他不错，仅从夜明珠一件事，便可以看出他为人忠义，有舍己为人之心，是继承游龙衣钵的不二人选。”萧扬道：“阿飞是个很好的人，只是成为游龙这件事非同小可，还要再仔细考虑。”笑笑生道：“那好，我先去找阿飞，你办完事就来他家里找我。”

萧扬遂独自打听往楼兰王宫而来。王宫门前站有不少棕甲武士，不准外人靠近。萧扬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见戒备颇为森严，正待转身，忽见一戎装武士昂然走了出来，很是脸熟，登时记起曾在玉门关前见过这男子，当时他是楼兰商队中的护卫首领，原来真实的身份是王宫侍卫。忙举手叫道：“将军！”

那戎装武士正是未翔，远远见到一名年轻男子朝自己招手，微微一愣，即走过来问道：“你是谁？有什么事吗？”萧扬正待回答，从旁忽然闪出一人，一把抓住他手臂，嚷道：“未翔将军，这人是中原的通缉犯，是个杀人放火的大强盗。”

未翔恍然大悟，道：“难怪我看你脸熟，原来是在玉门关见过通缉你的告示。”招一招手，立即奔过来几名武士，将萧扬围了起来。

萧扬当此境遇，简直哭笑不得——那认出他的人，正是曾在车师拜他为师的楼兰向导阿飞。阿飞昨日才回到扞泥，他是世袭向导，算是官职人员，所以一早到王宫南侧的官署述职报道，官署上上下下都忙着准备迎接于阗国王的欢宴，哪里有空理他。他便想顺路来王宫前看看热闹，哪知道正好撞见萧扬，他根本不知道眼前这个“江洋大盗”就是他的师傅游龙，只是揪住不放，恨不得要立即暴打这坏人一顿。

未翔问道：“你从中原逃来我们楼兰，想做什么？”阿飞插口道：“他是跟着于阗人混出关的。于阗左大相茆木对他可客气了，夜明珠的事，

他还替于阗人向我逼供，他们是一伙儿的。”萧扬一时难以辩解清楚，只缄口不言。

未翔也不明究竟，不过眼下没有工夫理会这件事，便命武士先逮捕萧扬下狱，日后再审问清楚。

萧扬道：“等一等！我虽被中原通缉，可并没有做违反楼兰法律的事，将军凭什么拿我？况且这位向导已经指出我跟于阗是一伙，而今楼兰、于阗是一家，之前的恩怨早一笔勾销，将军下令拿我，非但于情于理不合，而且会被视为有意破坏和谈之举。”

未翔沉吟片刻，道：“你说得不错。来人，送萧扬公子到驿馆歇息，等希盾国王到了禀告后再行处置。”

萧扬料不到一番强辩，居然会收到奇效，被软禁在驿馆总比被关进监狱要容易逃走得多，当即不再反抗，顺从地跟着武士往官署走去。

阿飞恨恨道：“如此岂不是太便宜了他？”未翔道：“阿飞，眼下事情很多，一切要等到宴会之后再说。你先回去，回头我再找你。”阿飞道：“是。”

送走阿飞，未翔又巡查了一遍，见一切已安排妥当，便径直进来内宫。他跟傲文王子交好，最清楚芙蕖公主的心思，她自幼对表哥傲文钟情，却突然成为和谈的条件，要嫁去于阗，万一她不肯出席今日的宴会，抑或是在宴会上冷眉冷眼、恶声恶气地闹一顿，事情就不好收场了。虽然阿曼达王后称已有安排，公主从昨晚开始也一直很平静，不再大吵大闹，但他仍然不怎么放心。

来到公主寝殿外，侍女们正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未翔道：“你们在做什么？”一名侍女忙禀告道：“侍卫长，公主今日可奇怪了，对待下人特别客气，倒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未翔道：“我已经不是侍卫长。公主在里面么？”

芙蕖在里面听见，叫道：“是未翔来了么？快请他进来。”

未翔一听公主用了个“请”字，这可是破天荒的事，顿时诧异万分。

侍女打开帘子，请他进来内室。却见公主丰妆靓饰，正坐在铜镜前化妆。

未翔躬身道：“公主。”芙蕖转过身来，嫣然笑道：“你看我美不美？”未翔道：“美。”芙蕖嗔道：“你都没抬头看我一眼呢。”未翔便匆匆瞟了一眼，道：“公主很美。”

芙蕖道：“你看须沙王子会喜欢我这身打扮么？”未翔一时呆住，他几乎怀疑公主本来要说的是“你看傲文王子会喜欢我这身打扮么”。

芙蕖又道：“表哥已经出城去接须沙了么？我真是迫不及待地要见到他呢。”未翔道：“是，等贵客到了，属下自会派人来请公主。”

匆匆告退，赶来大殿。问天国王与问地亲王正忙着召集群臣。阿曼达独自站在一旁，若有所思，在忙碌的大殿中，只有她显得沉静，如同蒲昌海一般。王后穿着一身白色的麻布袍子，领口和袖口绣着天蓝色的精致花边，益发使她显得瘦削英气。她已经年逾四旬，却仍然拥有挺立的身段和丰润的脸庞。一见到未翔进来，便敏捷地转过头来。

未翔上前低声道：“王后，请到一边说话。”进来内殿，说了芙蕖公主的异样，道：“公主一向刚烈任性，突然变得如此听话，会不会有什么厉害的后招？”阿曼达道：“不会。”未翔不知道王后为何如此肯定，但知女莫若母，便不再多问，退出殿来。

过了一个多时辰，有棕甲骑士驰回禀道：“傲文王子和苏录大相已经迎到于阗国王，再过大半个时辰就该到王都，文书大臣阿里已经赶到北门迎候。”

随即不断有骑士来回驰报傲文和于阗人的行踪，又等了一个时辰，傲文终于引着于阗一行到达三间房的广场。问天夫妇率领群臣迎出宫门，希盾翻身下马，脱下金色大氅甩给身后的武士，大踏步走过来，道：“问天国王陛下。”问天道：“希盾国王陛下。”

希盾眼睛一转，落到阿曼达身上，笑道：“阿曼达王后，很久不

见。”阿曼达道：“希盾国王陛下。”

希盾转身招手叫过须沙，道：“来见过你未来的岳父岳母。”须沙上前道：“国王陛下，王后。”

阿曼达问道：“你就是须沙王子么？”须沙道：“是，须沙见过王后。”阿曼达见他彬彬有礼，极有书卷气，与希盾迥然不同，很是欢喜，上前携了他的手，道：“你居然长这么大了！”

问天轻轻咳嗽了声，道：“先请国王陛下进宫吧。”当即引着希盾进来三间房大殿，分宾主坐了，相互介绍重要臣属，寒暄一番。问天见已过正午，便下令开宴。希盾道：“芙蕖公主呢？”问天道：“这就请须沙王子和我一道去接芙蕖出来。”

今日宴会实际上是楼兰公主和于阗王子的订婚宴，按照西域礼仪，要由父亲和男方一起迎接女方出闺房，代表第一眼见到新娘的男人是她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人。希盾便命须沙跟随问天去迎公主出来。

问地亲王笑容满面，引着刀夫王子过来招呼道：“希盾国王陛下。”希盾道：“问地亲王。”随即招了招手。一旁左大相茆木立即会意，低声道：“问地亲王，刀夫王子，有一件大事想先跟二位殿下商议，事关刀夫王子，请过来说话。”问地先是一怔，随即笑道：“好，好。”

希盾等问地几人走远，这才有意踱近阿曼达，低声问道：“桑紫人呢？怎么不见她？”阿曼达道：“原来陛下还记得我妹妹。”希盾道：“当然。我如何能不记得她？对阿曼达你也是一样的。”

阿曼达道：“既是如此，当日在墨山营盘，陛下已经知道傲文是我妹妹的爱子，如何还要下狠手？”希盾呵呵一笑，道：“傲文太骄傲自大，本王只是要吓吓唬他，让他得点教训。你看，他逼死了手印国王，本王最终不还是从愤怒的墨山人手中救了他么？阿曼达，我实话告诉你，我喜欢傲文，我宁可他是我的儿子。”

阿曼达道：“陛下，傲文是泉苏大将军和我妹妹桑紫的儿子。”希盾道：“本王知道，我说的是宁可……”

忽听得有人叫道：“桑紫夫人到了！”

众人均吃了一惊，最意外的当然是傲文王子。他紧紧盯着门口，却见那位天下最美丽的母亲一身淡紫纱衣，华容婀娜，气若幽兰，飘然走了进来，身后紧跟着一名黑衣侍从。她就那么昂首挺胸，旁若无人，似乎满殿人都不在她的眼中。

问地亲王站得靠近殿门，最先回过神来，迎上前笑道：“桑紫夫人。”

桑紫夺人魂魄的容颜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淡淡“嗯”了一声，甚至未转头看亲王一眼，径直朝站在殿首的希盾走去。

阿曼达急上前挡在妹妹面前，低声问道：“桑紫，你怎么来了？”桑紫道：“怎么，我不能来么？姊姊请让开，我有几句话要对希盾说，说完就走。”

阿曼达道：“桑紫，今日是芙蕖……”桑紫道：“我知道。姊姊如果不想太难看，就请让开。”转头招手叫过傲文，道：“傲文，请你姨母让开。”傲文一呆，道：“什么？”

阿曼达劝道：“桑紫……”桑紫道：“姊姊早已贵为楼兰王后，要有什么，连我的孩子都只认你这个姨母，我却什么也没有，没有了夫君，没有了儿子……”傲文怒气上冲，道：“母亲怎么能这么说？明明是你自己不愿意养我……”

阿曼达忙斥退傲文，将桑紫拉到殿首边上，道：“今日是楼兰和于阗的大日子，我可不能让你……”桑紫道：“姊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听说希盾来了，想当面问问他，我的孩子还好不好。”她所说的孩子，自然是指她和希盾生的儿子须沙。

阿曼达一时间回忆起无数往事来，想到妹妹原本是西域第一美人，是无数王子公孙追求的目标，她却将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耗在那个人身上，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正如她自己所言——什么也没有。望着她脸上凄凉的悲意，心头不禁一阵惻然，再也无力拒绝她的要求，只得应道：“那好吧。”转身退到一边。

桑紫便招手叫道：“希盾！”希盾坦然走过来道：“桑紫，多年不见，你还好么？”桑紫道：“我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希盾笑道：“什么人？莫非是我另一个儿子？”

桑紫也不理睬他的调笑，转过头去，却不见了一直紧随在自己身后的黑衣侍从，不由得愣住，问道：“人呢？”希盾道：“桑紫，我知道你心中一直怨我……”

桑紫心思却根本不在他身上，不断扫视四周，搜寻自己的侍从，神色焦虑紧张之极，蓦然一时愣住。希盾感觉到她神色有异，顺着她的目光望去，一名黑衣侍从正右手抚胸，疾步走向傲文。傲文正与阿曼达低声交谈，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正在逼近。

希盾“啊”了一声，随手扯下佩刀，大力朝那侍从甩去。那侍从已贴到傲文背后，从怀中掏出一把短柄匕首，正用力刺出，蓦然凭空飞来一把力道极大的重物，砸在臂膀上，一阵剧痛，脚下踉跄，身子一倾，匕首斜向前一挺，划着傲文右臂而过。

希盾大叫道：“有刺客！”

傲文已然惊觉，不顾手臂擦伤，右手捉住刺客握刀的手臂，左肘后撞，使力将他侧翻摔倒在地。那刺客正要翻身爬起，傲文心腹侍从大伦已带领侍卫赶过来，拔刀制住他，反剪过手臂，绑了起来。

众人万料不到大殿盛宴上忽然会发生如此变故，尽皆瞠目结舌。傲文更料不到居然是希盾救了自己，只捂住手臂伤处，望着他发呆。

桑紫急扑过来，握住儿子鲜血淋漓的手臂，叫道：“傲文，你有没有事？有没有受伤？”慈母的天性流露无疑。傲文还是第一次发现母亲原来如此关切自己，愣了好半晌，才道：“我没事。”

桑紫泣声道：“我不知道他要行刺的人是你，对不起，对不起……”傲文道：“什么？”

阿曼达皱眉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刺客是如何混进来的？”大伦低声道：“王后，这刺客就是桑紫夫人带进大殿的侍从。”

阿曼达满脸愕然，一时不及思虑更多，道：“有贵客在此，先带刺客下去，回头再审问不迟。”大伦道：“遵令。”

希盾道：“等一等！王后，刺客来路不明，意图不轨，最好是当场在这里审问清楚，以免外人说楼兰有包庇刺客之嫌。”

他早已经明白过来，桑紫将刺客装扮成侍从带进王宫，目的就是要刺杀他，可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刺客又临时选择了傲文作为行刺对象。他心中疑虑甚多，岂肯让楼兰一方就此将人带走？当即抢过来，狠狠瞪了桑紫一眼，伸手扯下那刺客脸上的假胡须，露出一张浓眉大眼的方脸来，可却不由得愣住——那刺客不是旁人，正是失踪已久的墨山王子约藏。

约藏见伪装已被撕去，冷笑一声，道：“希盾国王陛下，你好啊。”阿曼达问道：“他是谁？”希盾道：“墨山国王子约藏。约藏，本王派人四处找你，你如何来了楼兰？”约藏怒道：“陛下不是明知故问么？傲文逼死我父王，我跟他仇深似海，非杀了他报仇不可。还有你，希盾国王，你将那狐媚贱人卫师师送给我父王，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

外人原本不知道墨山新王后卫师师的来历，忽听约藏宣称是希盾所送，大是惊奇。问天国王尚未出来，事情又牵涉到自己的亲妹妹，阿曼达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便问道：“问地亲王，你执掌本国刑律，你看该如何处置？”

问地微一沉吟，即答道：“天下人均知楼兰刑法的根本是‘凡在当地犯罪者，务必死于当地’。约藏是墨山国王子，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条。他既然踏上楼兰国境，就等于认同这条法令。如今他混进王宫行刺傲文，意欲破坏楼兰、于阗和谈，罪大恶极，即使他是王子身份也不容宽恕，应该立即押出殿外处死。”阿曼达道：“嗯，这个……”

问天和须沙正引着盛装的芙蕖出来大殿，忽见侍卫押着一名五花大绑的男子站在一旁，不觉惊诧万分。扈从在国王身后的未翔忙抢过来问道：“出了什么事？”

旁人不及回答，约藏已大声道：“我是墨山国王子约藏，今日到此，

特意来杀傲文。”

之前变故突生，约藏虽然被捕，但殿下众官员离得甚远，并不知道究竟，忽听到刺客自报身份，登时一片哗然。

问天皱眉道：“既是墨山约藏王子，还不赶快松开。”命人解开绑绳，道，“王子，手印国王意外去世，确实跟我楼兰有很大干系，对此本王也不想多辩解什么……”

刀夫忽插口道：“手印国王之死分明是傲文一个人的错，伯父为何要替他揽过？”问天朗声道：“傲文是我楼兰国王储，他言行举止所引发的一切后果，自然要由楼兰国来承担。”

刀夫“啊”了一声，结结巴巴地问道：“伯父，你……你要立傲文为王储？”他既意外又震惊，脸本能地阴沉了下来，沉得好像即将有一场大雨倾盆浇下。

问天道：“不错，从今日开始，傲文王子就是楼兰国的王储。”走到约藏面前，道：“王子，尊父新逝，墨山无主，你还是尽快赶回营盘继承王位吧。”

约藏恨恨道：“你们今日不杀我，来日我必定要兴兵报复。”问天道：“那么，楼兰将会严阵以待。末翔，送约藏王子出城。”末翔道：“遵命。”示意侍卫挟了约藏的手臂，将他带出大殿。

希盾哈哈大笑道：“傲文，你小子真是好运，今日大难不死，又被立为王储，当真要好好贺喜。”转头见到楼兰公主芙蕖容颜美丽，千娇百媚，正牵着须沙的手，显是十分亲昵，更是喜上眉梢。

桑紫呆呆盯了须沙好大一会儿，忽见须沙转过头，正好面对她，望着那熟悉的眉眼轮廓，不由得心如波涛，起起伏伏，思绪随着回忆飘向远方。

傲文早得阿曼达暗中嘱咐，见母亲脚下一动，便立即挽住她手臂。桑紫一挣未能挣脱，道：“你做什么？快些放手。”

傲文见母亲正与须沙对视，各自流泻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奇妙情感，心中不知道什么怪异滋味，当即道：“不，我不放。就算母亲要放开我，我也绝不会放开母亲。”桑紫闻言一震，转过头来，怔怔地凝视着他，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亲生儿子。

问天见约藏已被带走，正要宣布宴会开始，傲文忽道：“陛下，我手臂受伤，怕多有失仪，请求告退。”问天见他左手捂住的伤处不断有鲜血渗出，才知外甥受伤不轻，忙道：“好，你先下去，快传御医。”

傲文转过身，朗声道：“感谢诸位来我楼兰做客，傲文身上有伤，不得不先告退，请各位远客务必尽兴。”欠了欠身，这才扶了母亲，昂然出殿。

在场的楼兰大臣不少，均了解王子为人，不明白一向狂妄傲慢、桀骜不驯的傲文为何忽然变得如此礼数周全，显示出罕见的楼兰王子的大家之气，莫非是因为当了王储的缘故？

傲文扶着桑紫回到自己的宫殿，肃色问道：“母亲如何会认得约藏王子？”桑紫道：“是他自己来蒲昌海找我。傲文，昨日你来精舍，我本来想出来见你，可被约藏王子制住。他要我带他到王宫参加宴会，我以为他要杀的是希盾。对不起，是阿母害你受伤。”

原来当日傲文率奇兵占领墨山王宫，手印国王见宫门被封，逃走已来不及，便让约藏王子和约素公主化装成仆役、侍女，他自己则被楼兰兵士搜获后押去大殿，不堪忍受楼兰王子傲文污辱而自杀。约藏兄妹也当了俘虏，不过混杂在一群侍女中，身份尚未暴露。后来傲文被于阗国王希盾反困在王宫中，依照约定释放了人质，约藏也得以逃生。他本待立即上前表明身份，却看见王后卫师师与希盾眉眼暧昧，这才恍然明白希盾是有意将卫师师送给父王，又一再促使父王立其为王后，根本就是为了控制墨山。他遂没有站出来，而是寻找机会带着妹妹约素逃到可靠的心腹家中，后来果然听说卫师师派出军队在营盘城中寻找他们兄妹，更是不敢轻易露面，怕被王后加害。

不久后的局势更是匪夷所思，于阗与楼兰议和，希盾居然下令放走

了傲文，又不准墨山军民向楼兰人报复，朝政也由王后卫师师全面把持。约藏对此自然是怒火冲天，决意复仇，既然墨山暂时难以立足，便与妹妹约素一路跟随傲文来了楼兰，预备行刺。可傲文本人武艺不弱，身边又是武士环伺，他根本无法近身。

然而对于有心人来说，事情总会有所转折，到楼兰王都扞泥后，约藏无意中听说傲文生母桑紫多年来一直隐居在蒲昌海，遂赶来蒲昌海精舍，挟持了桑紫，预备利用她混进王宫宴会，当着于阗国王希盾的面刺死傲文。这样他不但能报父仇，给希盾一个下马威，希盾也不会好意思让楼兰人当场杀他，说不定能全身而退。

刚好那时萧扬、傲文两批人前后脚赶到，若不是傲文身边带了不少侍从，约藏又顾念妹妹约素的安危，说不定就会立即冲出去血战一场。那披着黑色幕幕的侍女正是墨山公主约素，她出面应付，谎称桑紫夫人出了远门，顺利诓走了傲文王子。不料笑笑生发现了屋后没有卸下马鞍的马匹，萧扬起了疑心，遂又折返回来。笑笑生闯进屋时，约素本就十分紧张，还以为行迹已经败露，立即出刀制住了他。

桑紫被约藏用刀制在内室，对外面一切动静听得一清二楚，她得知约藏是想混进楼兰为迎接于阗王举行的盛宴，一厢情愿地以为他是要行刺希盾，立即主动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约藏自然不信。桑紫告知与希盾有不解深仇，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他死在她面前。约藏这才明白这女人会错了意，当即将错就错，也不点破。突然发生了约素举刀对付笑笑生事件后，约藏正犹豫该不该冲出去，约素又反被萧扬制住。桑紫再次表示愿意帮忙，他遂放开了她。桑紫出来堂中，几句话就打发走了萧扬。

次日，约藏化装成侍从，跟随桑紫进宫。按照桑紫的步骤，她直接带着约藏走到希盾面前，一刀杀死他。计划倒是顺利得很，只是她万万料不到约藏真正要刺杀的目标是她的亲生儿子傲文。幸好希盾及时觉察，不然后果万难预料。

傲文明白了事情究竟，叹了口气，道：“我这就送母亲回去。”桑紫道：“可是我还想再见见须沙。傲文，你会帮助阿母，对不对？他其实是你的……”傲文打断了她，坚决地道：“母亲，你绝不能再留在这里，暂

时也不能回蒲昌海精舍，我先送你去外公的宅邸。”

桑紫道：“我还是想……”傲文厉声道：“我说了不行。”桑紫便低下头，不再言语。

傲文料来以希盾睚眦必报的性格，绝不会就此干休，万一要求问天处罚母亲，事情可就不好办了。当即匆匆裹了伤口，换了便服，让桑紫也换了一身大而肥的侍卫衣服，掩盖住倾城国色，这才召集心腹侍从，出来王宫。

三间房前的广场上，人海如潮，熙熙攘攘，有扈从希盾的黑甲武士，更多的是赶来看热闹的楼兰百姓。忽见傲文王子出来，立即高声欢呼道：“王子！王子！”傲文点点头，向人群示意。

侍从在前面开出一条道来，扶王子上马。傲文忽然留意到人群中一张熟悉的面孔，正是昨日在母亲精舍前见过的中原男子萧扬，微微一愣间，他却一闪即没入人群不见了。

走出广场，转入人流稍少的东大街，傲文即叫过大伦道：“你送夫人到东寺我外公住处，别让人看见。再告诉那里的管家，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夫人出门，明白么？”大伦道：“明白。”和弟弟小伦带了两人，护着桑紫往东寺而去。

傲文便往北转了一圈，拨转马头欲抄近道回宫。刚步入小巷，便听见里面“叮叮当当”有兵刃交接声，正有几名黑衣男子各举兵刃，在围攻一名中原男子。一名道士站在一旁，脸色煞白，瑟瑟发抖。侍从大惊失色，急忙拔出兵刃，护住王子。

傲文认出那中原男子和道士正是昨日在母亲精舍前见过的萧扬和笑生，很是奇怪，却不上前，只站在一旁静观其变。

却见那中原男子使一柄钝剑，兵器虽钝，却是剑法精绝，迅若雷霆，疾如风雨。剑光霍霍，恍若一道光圈，护住全身。那几名黑衣男子招式不及对方精妙，一时间难以攻进剑圈，却是配合默契，进退有据，

牢牢困住敌人。

一名侍从道：“王子，看这些黑衣人围攻的身手步伐，应该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傲文点点头，道：“是脱了戎装的于阗黑甲武士。”当即扬声叫道：“住手！”

正在恶斗的众人均吃了一惊。笑笑生扭转头一看，即大叫道：“杀人啦！杀人啦！”双手乱舞，奔近傲文，指着背后道：“傲文王子，他们要杀人！要杀人！”生怕背后的敌人追来，抬脚便走，竟穿过侍从队伍，就此奔出巷去。

黑衣人听说来者就是楼兰王子傲文，互相使个眼色，舍了萧扬，往巷口另一端逃去。

侍从正要追赶，傲文道：“不必了，带那中原人过来。”侍从便过来缴了萧扬的长剑，将他推到傲文面前。

傲文道：“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看不出你的剑法居然这么好。”萧扬道：“多谢王子褒奖。”

傲文问道：“你明明可以伤人脱身，为何只取守势？”萧扬道：“伤他们确实不难，可我听说楼兰国刑律森严，凡在本地犯罪者，务必死于当地。当街斗殴伤人罪名不轻，我不敢轻易冒犯。”

傲文道：“你倒是很识得轻重。那么我问你，你昨日去蒲昌海精舍找我母亲做什么？可是与今日大殿行刺之事有关？”萧扬惊道：“今日宴会上有人行刺么？不，我完全不知情，我去拜访桑紫夫人，只是要打听一个人。王子走后，我的同伴发现屋后有两匹马，马鞍还未及卸下，猜想桑紫夫人应该在家，遂又回来求见。一番周折后，倒是如愿见到了夫人，却被她很快打发走了，原来她根本不认得我要打听的人。”

傲文见他所言与母亲的描述完全能对上，便完全相信了，又问道：“适才那些于阗武士为什么要追杀你？”萧扬微一犹豫，道：“有些私人恩怨。”

其实他知道这不仅仅是私人恩怨，于阗人也不是要杀他，而是要活

捉他，好拷问出游龙下落。之前阿飞指出他中原通缉重犯的身份，随即被未翔下令带去驿馆软禁。不久，于阗国王到达三间房，驿馆上下都蜂拥出去看热闹，他即找机会逃了出来。正好遇到楼兰文书大臣阿里引着部分于阗黑甲武士来驿馆歇息，武士首领尼巴认出了萧扬，立即派人追踪他。萧扬在广场上转悠了半天，就是为了甩掉背后的于阗武士。出来广场时，正好遇到赶来寻他的笑笑生，遂一道离开三间房。哪知道还是被于阗武士在小巷中追到，一场厮杀，又意外遇到了楼兰王子傲文。

傲文见萧扬神情，料来他没有说实话，不过内心很赞赏对方出神入化的剑法，能使出这样一手剑法的人，应该也不是平常人，不愿意多加为难，命侍从将剑递还，道：“现在城里有不少于阗人，你可要多加小心了。”提马欲行。

萧扬忙道：“等一等！王子，你可有听过游龙的名字？”傲文道：“当然，大漠中令马贼闻风丧胆的英雄，也是拯救车师的英雄，西域人谁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萧扬道：“那么王子可认得游龙？”傲文道：“不认得。听说他已经悄悄离开了车师，不然我倒真想请他来我们楼兰做客。你问这些做什么？”萧扬道：“我也只是仰慕游龙，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事迹。”当即让到一边，道，“王子先请。”目送傲文一行走远，才转身往巷口走去。

笑笑生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抹抹额头的汗，道：“刚才好险！喂，到底要不要告诉阿飞你就是游龙？我才刚刚把你的坐骑、割玉刀寄存在客栈就遇见了他，他一直痛骂你呢。”萧扬道：“不必了，我们还是尽快离开楼兰为好。”

楼兰、于阗两国盛宴百年难遇，虽然出了点小风波，导致新王储傲文王子受伤退席，但之后却进行得相当顺利，双方君臣不断相互敬酒，芙蕖公主更是大方得体，无论是问天夫妇，还是希盾父子，都很满意。欢宴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希盾国王已露醺态，只得扶了须沙回来驿馆歇息。

一进房间，希盾即推开须沙的手，命道：“你先回房歇息，范木留

下。”须沙这才明白父王是在装醉，也不敢多问，只得应道：“是。”

希盾等须沙退出，这才坐下来问道：“派出人手去追踪约藏了吗？”范木道：“已经派了六名精干武士出城。臣交代他们化装成马贼，在楼兰、墨山边境处杀掉约藏王子。”

原来墨山王后卫师正是希盾处心积虑安插在墨山国的棋子。通过今日在大殿的言行，希盾感到约藏王子难以控制，决意除掉他，永绝后患。最妙的是约藏今日在楼兰王宫大殿公然行刺楼兰王储傲文，大大闹了一场，他死在回国继承王位的路上，楼兰的杀人嫌疑自然最大。

希盾道：“嗯，这样安排很好。”

范木犹豫了下，还是问道：“臣还是不明白，陛下为何要在大殿上救傲文一命？当初在墨山营盘放过他，是因为局面对我方不利，情有可原，今日若是让约藏当众杀了他，墨山、楼兰从此是死敌，局势岂不是对我们更有利？”希盾道：“你不明白，傲文是本王安排的一颗关键棋子，日后将有大用，可不能就让他这么白白被约藏捅死。”

范木道：“还有一件事，问地亲王也希望与我们于阗结亲。”希盾冷笑道：“就凭他那窝囊儿子刀夫就想娶我的女儿么？不过别着急拒绝他。刀夫也想当王储，咱们必要的时候得帮帮他。”

范木听国王既要坚决地支持傲文，又要支持刀夫，百般不解之时，武士首领尼巴不待通报便闯了进来，禀告发现萧扬踪影但追捕未获一事。

范木立即起身道：“臣这就亲自带人去围捕萧扬，好追踪游龙下落。”希盾道：“既然已被傲文撞见，暂且不必了。如今咱们在楼兰国境，动静闹得太大反而不好。”范木道：“是。”

希盾又想起白日大殿之事来，道：“桑紫这贱人竟敢公然将刺客带到本王面前，我这次绝不会轻易放过她！”举起拳头，狠狠砸在桌案上。范木道：“臣这就派人去办。”刚躬身退出，又匆忙进来禀告道：“陛下，有客。”引着一人进来。

那人披着一件宽大的藏青色大氅，全身笼罩在漆黑当中，看不清面孔。希盾笑道：“王后，我早知道你会暗中背着你夫君来与我相会。”那人揭下帽子，当真是楼兰王后阿曼达。

希盾挥手命茈木和所有侍卫退出，亲自掩好房门，笑道：“你是来看我醉酒醒了么？”阿曼达肃色道：“不，我是为我妹妹桑紫之事而来，而且也已经告知夫君我来了这里。”

希盾道：“那么，问天就不怕你我之间旧情复燃么？”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往她肩头扶去。阿曼达退后一步，道：“陛下，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而今你我膝下儿女已经长大成人，我们又结成了亲家，这就请你将往事忘了吧。”

希盾不悦地道：“就算我肯忘，桑紫肯么？你亲眼所见，她带约藏入宫，原本是想要杀我。这贱人当真是不安分，处处想置我于死地，不肯让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阿曼达道：“陛下，桑紫确实有不对的地方，我替她向你道歉。”希盾冷笑道：“阿曼达，我和桑紫之间的恩怨可不是你一句道歉就能化解。你也知道我的为人，今日之仇我非报不可。”

阿曼达道：“桑紫当年那么爱你，你却伤透了她的心，难道陛下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么？”希盾怒气顿生，道：“哼，她当年爱我是没错，错就错在她不该为了得到我的爱不断从中挑拨离间，如果不是她，你本来该是我的王后！”

阿曼达摇头道：“不，就算没有桑紫，我也不会嫁给你。陛下，时过境迁，多提无益，若是你还念一点往日情分，请你这次放过桑紫，她是我唯一的亲妹妹，而且……而且也是须沙的生母。你难道不能为须沙多想想么？”

希盾长叹一声，语气缓和了下来，问道：“你喜欢须沙么？”阿曼达叹道：“很喜欢。我今日看到他，就好像看见了年轻时候的你。”希盾低声道：“阿曼达！”上前一步，握住了她的手。

两人四目交汇，几十年的风云在脸上急剧翻滚着，心底深处最柔软的草地忽然沐浴到一阵和风细雨，细细的嫩芽冒了出来，一片翠绿中幻

化出奔腾的骏马、快乐的年轻男女。原来岁月并没有抹平记忆，那些往事一直还留在原地。

希盾喃喃道：“阿曼达，这二十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俯下头，朝阿曼达嘴唇吻去。阿曼达身上大氅滑落，她陡然惊醒过来，急忙推开希盾，道：“陛下，正如我所言，桑紫是须沙王子的母亲，请你多为他考虑。”捡起大氅重新披好，匆匆开门走了出去。

希盾望着她的身影瞬息没入黑暗中，忽然感到一丝倦意，坐到椅子中，闭目眯了一会儿，忽感到有阴风穿堂入室，蓦然张大了眼睛。

几乎就在同时，外面的夜空中响起了一声霹雳。那声音不但巨大，而且带着阴惨的气息，就连从来处变不惊的希盾也感到一阵莫名的惊悸。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奔过去推开窗户，却见西边的天空边际不断有红光闪烁，映出黑黝黝的天空，仿佛来自地狱的魔鬼的眼睛。

霹雳不但惊动了于阗国王希盾，也震撼了楼兰君臣百姓。此刻正是酷暑夏季，正是楼兰一年中最喧闹的季节。王都扞泥的夜市本来正如往常一样，火树银花，亮如白昼，挤满了本地人和外地人，蜂屯蚁聚，纷纷攘攘，热闹非凡。蓦然空中一声惊雷巨响，登时压过了满街的欢声笑语，人们各自呆立住，不自觉地感到一阵战栗，心跳加快。

漆黑的夜空更黑了，甚至呈现出一种死人的恐怖灰色来。片刻后，更多的炸雷滚滚而来，如波涛汹涌，从遥远的天际投到扞泥的上空，掷到人们的头顶。天幕压得更低了，仿若伸手就能触摸到。一股狂风平地掠过，像张牙舞爪的怪兽，肆意席卷着全城，鸡蛋大小的冰雹如豆子般倾天而降，无情地砸向地面的一切。人们在片刻的惊愕后，这才四下惊散，发疯一般寻找遮蔽之处。他们互相冲撞着，拥挤着，踩踏着，尖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

问天国王和阿曼达王后闻声登上三间房的最高建筑明光塔，居高临下地俯瞰扞泥全城，既惊奇又畏惧地望着上天凭空而降的灾难。国王夫妇长久地不发一言，眉头紧锁，显得心事重重。

天空又是一声惊雷巨响。阿曼达终于失去了王后的冷静和风度，攀住丈夫的手臂，颤抖问道：“难道……难道厄运真的要降临到楼兰头上了么？”她似乎已经预见到命运的可怕变化，心里惴惴不安，总觉得有比狂风冰雹更凶恶的命运冲着楼兰而来，她和所有的子民将无法逃避。

问天没有回答，他强作镇定的表情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和焦虑，不由自主地抓紧了妻子的手腕……

全楼兰最镇定的人当属傲文，他只在第一声霹雳响时从床上惊起，随即便又重新躺回床上。他有着自己浓厚彷徨的心事，并没有因为当上王储而高兴起来。他想知道母亲和希盾的往事，想知道她是不是因为太爱须沙才如此恨希盾，想知道芙蕖表妹为何忽然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想得太多，甚至根本想不起要去关心外面的雷声和冰雹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陡然安静了下来，他便歪头沉沉睡去，直到侍卫进来床前禀告，说国王召他立即赶去书房。

傲文穿好衣服，往内宫而来，看到院中地上积满了冰雹，足有一尺来厚，不觉露出惊奇之色。侍卫领他径直进来书房，转过屏风，递过来一盏灯笼，指着墙上一道小门道：“这里是禁地，属下不敢擅入，请王子自己进去。”傲文点点头，推开铁门，拾级而下。

这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地下石洞，两旁的岩石上轻微地渗着水，潮湿使通道的台阶变得格外湿滑。傲文小心翼翼地举灯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达一间密室前。密室的门正虚掩着，他没有贸然进去，只朗声叫道：“姨父，傲文求见。”只听见问天在里面应道：“进来吧。”

国王的声​​音空旷有回响，听起来异常疲惫，这​​不免让傲文有了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微一踌躇，还是举手推门而入。

跟外面通道的潮湿阴冷不同的是，这间石室温暖而干燥。在摇曳不定的烛影中，十几丈高的密室尤显得空阔悠远。楼兰国王问天背朝大门，静静伫立在案桌前，痴痴发呆的样子仿佛是在回忆一个遥远的梦。略显单薄的身板被光影拉得老长，给这间石室平添了几分神秘。

傲文走上前去，却见那张玉石案桌上方挂着一幅图，看上去年代已久，画的是中原传说的女娲补天。图中女娲螺髻高额，正抬头仰视炉鼎，鼎中热气冉冉升入空中。画面生气勃勃，栩栩如生。

傲文四下打量，从适才禁地的入口和走过石级的距离来判断，这密室应该就位于王宫的护城河下。他实在是有些惊讶，自小在王宫中长大的他竟然从来不知道王宫地下还有这样一间密室。建造这石室决非一日之功，看来应该是祖辈所建。可为什么要在护城河下建这样一间空荡荡的密室呢？

尽管心中有很多疑问，但傲文还是很好地保持了一贯的沉静和冷漠，悄然站立在一旁，一言不发。

问天细眉细眼，外貌寻常而普通。只有当他抿起嘴时，才会流露出一丝国王的威严。平和的双眼中，偶然也有精光一闪。他面色凝重，似乎正要决定什么重大事情，身子因为紧张而有些发抖。

傲文从未见过国王如此焦虑，正待发问，问天蓦然转过身来，沉声道：“自从楼兰建国以来，就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在历代国王中代代相传。傲文，你过来，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你要知道，我们楼兰未来的命运就全在这里。”

傲文有些莫名惊诧，不懂国王到底在说什么。但他依旧不动声色，走上前去，顺着国王手指的方向望去——桌案上有一面瑞兽铭带玉镜，直径大约一尺，内区有四只麒麟绕镜作奔驰状，麒麟间用缠枝葡萄做装饰，外区有一圈铭文带，似是什么古怪的文字，又似花鸟蚊虫图案。

问天道：“这是我们楼兰的镇国之宝，是先人留下来的古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他面色凝重，眉宇间的忧虑更重了。

傲文不禁一呆，疑惑地说：“但这分明是中原的东西、中原的文字……”他又一指那幅图：“这是中原人奉为开天辟地始祖的女娲么？为什么这里也会有供奉？而且，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问天先是点点头，接着深深叹了口气：“我们楼兰，跟中原本来就是一脉相承……”

傲文一向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人，但他听了这话还是大吃了一惊：“怎么可能？”问天叹道：“这要从很早之前说起，我们楼兰和中原的渊源说起来都是几千年前的事了……”

国王缓缓讲完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神色开始悲戚起来，叹惜道：“我们的先人为了避免给后代带来灾难，几乎摈弃了一切中原的特征，语言、文字、服饰、生活习惯……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诅咒，很可能连我都不会知道这段古老的传说……”

傲文开始觉得不可思议，随即感觉有些可笑，道：“难道姨父也相信这些么？就算我们楼兰的先祖真的被黄帝用鲜血诅咒，但他已经死去了几千年，难道他盛怒下的气话还真能成为不死的幽灵，永久地笼罩在我们楼兰头上？姨父，你一直为楼兰干旱忧心不已，最近西域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看你是太累了，不如好好休息一下，不用再去担心这个所谓的诅咒……”

问天无奈地道：“你这孩子，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一边说着，一边飞速地从腰间拔出匕首，割破左手食指，将血滴在那面瑞兽铭带玉镜上。

傲文大惊失色，抢上前来道：“姨父，你这是做什么？”

问天却毫不客气地将他推开，道：“这面玉镜，就是当年中原黄帝的兄弟——炎帝的遗物，据说它跟黄帝所拥有的轩辕剑一样，都蕴藏有上天赐予的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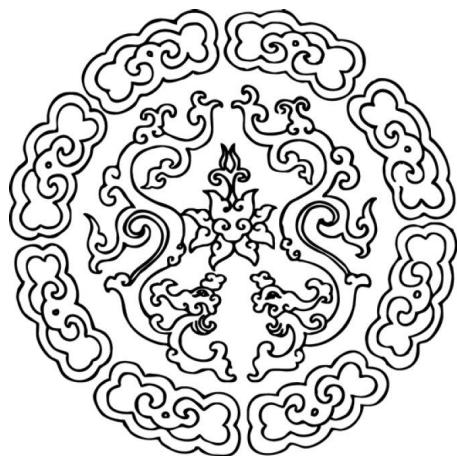
傲文很是不以为然，他正待再劝说国王不要再为这种捕风捉影的传闻而苦恼，就在这个时候，那面玉镜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立时注意到了，死死盯着玉镜，突然觉得口舌有些发干，不觉舔了舔嘴唇，艰难地道：“……这怎么可能……难道这……这会是真的？”

(1) 扞泥：今新疆罗布泊一带。



第四章 大漠奇遇

果见天宇寥廓，莽莽尘寰，沙海极目之处，一道笔直劲拔的青烟升入天空，直指苍穹。斜阳似火，孤烟如柱，气象萧索，一幅雄奇画面。



沙漠浩瀚无边，有沙漠就会有辽阔壮丽的奇景——平沙漠漠，绵延无尽，弧状的天际空旷静谧，气势磅礴，雄浑壮阔。阳光轻轻抚慰着柔软的沙子，沙子却抗拒般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而一旦风暴来临，风沙狂野暴戾，咆哮着，怒吼着，如同一只巨大的无形的手，残酷地撕扯着一切。莽莽沙雾下，只有无边的肆虐与压抑。这是一个粗犷野性的世界，不肯沾染丝毫的红尘温软气息。

希盾率领大军离开楼兰数日后，楼兰王储傲文也带着问天国王亲自交付的秘密使命上路了，只不过这次他扮作了一位普通行商，身边也只带了大伦、小伦以及阿库、刀郎四名侍卫——大伦兄弟是他自幼的心腹；阿库和刀郎则是从王宫卫队中精挑出来的老侍卫，均已年过四旬，阿库在大漠绿洲中长大，有着丰富的沙漠生活经验，刀郎年轻时当过向导，曾有穿越塔克拉玛干的经历。

这并不是傲文第一次踏上大漠，可当他不像从前那样左呼右拥而是有了时间来留意身边的一草一木时，他才真正发现大漠的无情和美丽。

小伦笑道：“王子可有听人说过，‘沙漠美丽，因为沙漠的某处隐藏着一个美丽神秘的女人’。”傲文不以为然地嗤笑一声，道：“这样的地方，再美的女人也变得不美了。”

大伦道：“塔克拉玛干这么大，我们要到哪里去找王子殿下要找的东西？阿库和刀郎不是都从来没有听说过轩辕之丘这个地方么？”傲文道：“嗯，我们暂时只能往大漠深处走，等待海市蜃楼出现，然后沿着蜃景的线索寻找。”

五人便继续西行，风餐露宿。对傲文这样养尊处优惯了的王子来说，此番大漠之旅自然要吃不少苦头。临行前刀郎本建议乘骑骆驼，但傲文不同意，坚持骑马出行。在西域，骆驼是商队最常使用的乘坐和运载工具，贵族和达官偏好骑马，尤其是大宛国产的骏马。然而骆驼有“沙漠之舟”之称，马匹在耐力和抗风沙能力上远远不及，因而愈深入大漠，脚程愈发减慢。

尤其糟糕的是，这一带所找到的水源都带有咸味，根本无法解渴。

幸好刀郎极有经验，带了一袋生面粉，放在水中煮开，可以吸掉大部分的盐分。

四周荒无人烟，晚上只能寻找背风处宿营。有一日，小伦不知从何处寻来了两个死人骷髅，分给兄长一个，夜晚睡觉时当做枕头枕在头下。到了夜半时分，忽有绿色鬼火闪耀，那两个骷髅竟然如同活人一般，蠕蠕掀动。大伦兄弟吓得跳了起来，瞪视那两个活动的骷髅半晌，大叫一声“有鬼”，各自拔出佩刀便朝骷髅斩去。

余人早被惊醒。刀郎忙叫道：“千万不要动手！不然它们的冤气就缠上你们了。这不是有鬼，是这两人死得冤枉，是被人斩断首级而死。因一刀来得太快，死时生气未能散尽，郁伏于首级中。适才你们兄弟枕着它们睡觉，人气温蒸，激发了它们内中生气散发出来，所以它们会自己跳来跳去。但其中生气有限，很快就会耗尽了。”果见那骷髅又滚动了几下，便彻底顿住不动了。

小伦吓得不轻，再也不敢拿骷髅当枕头用，当即在营地边上挖了个坑，将骷髅仔细埋好，合十鞠了一躬，这才作罢。

路途虽然越来越艰险，然而总有许多从未经历过的新鲜体验，众人倒也不觉为苦。

这一日，终于抵达阿库生长的垓下。这是一个不小的村落，建在一块宽一里、长十余里的狭长绿洲上。一条地下河神奇地从村首冒出地面，穿越了整个村子。轻灵缥缈的景色里，林木葱翠，绿草如茵，透露出浓郁的生命气息。一些不知名的花儿吐出淡淡芬芳，令人心旷神怡。

绿洲之民最为好客，更不要说阿库还是生长在这里，一行人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村民虽不知道傲文是楼兰王储，然而见他气派十足，阿库等人对他极是尊敬，料来他大有来头，也将其奉为尊客。

阿库去向村里最年长的老人打听轩辕之丘所在，一无所获。但却意外得知前几日有两个中原汉人来过垓下，也打听过这个地方。傲文闻报，大吃一惊，仔细问明中原人外貌身形，居然很像是曾有过两面之缘的萧扬和笑笑生。一时间惊疑不定，心道：“姨父说轩辕之丘埋藏着破解

黄帝诅咒的神物，是我楼兰最最机密要紧之事，只在历代国王中相传，那萧扬和笑笑生如何会知道轩辕之丘？莫非他们也想得到神物，好以此来掌控我们楼兰国的命运？于阗黑甲武士当日追杀这二人，莫非也是跟神物有关？”一想到轩辕之丘涉及整个楼兰国的命运，不免十分后悔不该两次将萧、笑二人从自己眼皮底下放走。忙叫来大伦低声嘱咐一通，命他和阿库立即折返回楼兰，将情况禀报国王。

大伦道：“我们走了，王子身边只剩下两个人，大漠茫茫，如何能让人放心。”当即请阿库从村民中挑了两名可靠的精壮男子阿勇和阿峰，护送傲文王子继续西行。

这次傲文听从村长的建议，换骑了骆驼。这是因为前面的道路越来越艰难，充满不可预知的危险，骆驼比马匹更能适应环境。而且人乘坐起来平稳舒服，远较骑马节省体力。

骆驼长着小脑袋、大眼睛、长睫毛，身上棕黄色的绒毛不但很厚，而且与沙漠浑然一体。驼掌扁平，既宽又厚，走路时脚趾分开，不会陷入松软的沙里，因而特别适合在沙漠中行走，然而在戈壁这样的硬地上却很容易损伤蹄子。它的脚上还有一大片厚实的胼胝，等于脚下有块又厚又软的肉垫子，能很好地隔热，行走在滚热的沙石上也不会觉得烫。驼峰则是个贮存养料的仓库，只要让骆驼一次吃饱喝足，在沙漠中可以不吃不喝坚持行走十几天。它还是茫茫沙海中的“向导”，它对风沙敏感，鼻孔会开闭，一遇风沙，就会紧紧闭合。在风暴未来临之前，它会有所预感，自行趴下，提示主人预先做好防备。

唯有一点不足，骆驼脚底柔软，到冬天不能像马匹那样刮去草地上的冰雪吃草，完全得靠饲料喂食。不过现在既不到冬季，沙漠上也没有草地可吃，这缺点完全可以忽视。

走了几天，傲文渐渐喜欢上了骆驼，虽然它长得憨态可笑，然而有着伟岸的躯干、稳重的步伐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最适合任重道远的艰险路途。

一路深入大漠。瀚海无垠，萧条万里，别说人影，就连活的动物也

没有遇上半只。沙丘的前面是沙丘，后面还是沙丘，处处是沉重的单调，挑战着途人忍耐的极限。在这样浩荡的天地中，人像一叶孤舟踉踉飘浮，不免感到格外渺小，格外孤寂。而沙漠的神秘和可怕之处在于——即使它是寂静无声的，也绝不是空无一物，寂静的背后充满难以想象的企图以及难以抵挡的阴谋。威胁时时刻刻如影随形。

某日夕阳时分，忽见到几只苍鹰在一架陡峭的沙梁上飞上飞下，空旋徘徊，甚至远远能望见它们眼睛中锐光发亮。刀郎忙道：“那边一定有尸首。”

驰得近些，便看到前面沙丘下半坐着一名灰头土脸的汉子，下半身都埋在沙中，似乎人还活着，所以那几只苍鹰尽管馋涎欲滴，还是不敢冒险扑下去啄食。

刀郎忙翻身跳下骆驼，抢过去将那汉子挖出来，却见他腹部被捅了两刀，尽是凝固的黑血，已然活不成了。

傲文见他一身中原汉人打扮，很是惊奇，问道：“你是中原人么？”那汉子勉强点了点头。傲文道：“是谁伤了你？”汉子道：“宝藏……周穆王宝藏……”身子一挺，就此死去。

阿勇道：“这一定是结伴来大漠寻宝的中原人，起了内讧，他是被他同伴杀死。”傲文道：“你怎么知道？”阿勇笑道：“从我爷爷那代人开始就听说这种事，见怪不怪了。王子，你真相信有周穆王宝藏这回事么？”傲文道：“我可不关心这个。”

刀郎道：“属下以前当向导的时候听过宝藏的故事，据说最开始是一个商人发现的，他因为财物被马贼抢走，欠下了一身的债，后来被债主逼得没有办法，只好逃入大漠，预备埋骨黄沙，安安静静地死去。哪知道无意中走进了一座废弃的古城，发现了成堆的金银财宝，他不但还清了债，还一跃成为大富翁。之后无数人去寻找那座古城，却都是有去无回。”他讲得兴起，旁人也听得入迷，只有傲文对所谓的宝藏之事不以为然。

几人任由汉人的尸体留在了原地，无须人力来刻意安葬他，大漠风沙很快会吞噬他的肉体，直至剩下一堆白骨，供后来的寻宝者生火取暖。

夕阳下的大漠有种特别浓沉的璀璨，金灿灿的辉煌铺天盖地。小伦忽远远见到前面有异动，忙道：“王子，快看，那边有户人家。”

果见天宇寥廓，莽莽尘寰，沙海极目之处，一道笔直劲拔的青烟升入天空，直指苍穹。斜阳似火，孤烟如柱，气象萧索，一幅雄奇画面。五人精神大振，忙循烟而去。

行了大约十几里，眼前蓦然出现一小块绿洲——一潭泉水呈现出蓝宝石一般的光泽，水面上浮着几只黑头鸟，水边则生有一片胡杨和红柳，几匹马和一群羊正在林间悠闲地吃草，静谧恬淡，生机盎然，一派诗情画意。

更不可思议的是，树林边上建有一座黄色土房，围着低矮的土墙。墙体以红柳、芨芨、芦苇、罗布麻等天然植物混合砂土、碎石叠压夯筑而成，比石墙还要坚固，能够抵御大漠最厉害的狂风，正是大漠中独有的“苇墙”建筑。

院子中只有一棵怪柳树，余处晒满供烧火用的马粪，以致房子四周弥漫着浓厚的马粪味道。一名年轻的蓝衣女子挽着衣袖，正在树下的水井处打水，听到马蹄声靠近，只抬头看了一眼，便又冷漠地低下头去，提了水往屋里去，腰肢一扭一扭如水蛇般灵活。

眼前所见，尽为美景，如同梦寐，又仿佛是生命中的奇迹。

小伦笑道：“原来传说是真的，沙漠的某处真的隐藏着一个美丽神秘的女人。”刀郎见傲文点头示意，便翻身下驼，走进院中道：“我们是路过此处的行商，想进来喝口水，暂作歇息，可以么？”

那女子又提着空桶出来，冷冷道：“水可以随便喝，歇脚、吃饭、住宿都要加倍算钱。”刀郎道：“原来这里还做客栈的生意。”

蓝衣女子道：“来这里寻宝的人这么多，白吃白住你受得了么？”刀

郎便掏出两枚金币递过去，问道：“这个够了么？天色不早，我们想在这里住一晚，明天一早再走。”

他出手如此阔绰，原以为多少能赢得蓝衣女子的青睐，不料她只是接了金币，道：“够了，你们先自己进去坐。”依旧形容冷淡。

刀郎问道，“姑娘怎么称呼？”那女子道：“梦娘。”傲文心道：“当真是人如其名，这里的一切还真是像做梦一样。”

阿勇、阿峰自牵了骆驼去马棚拴好，卸下鞍座、行李，往水袋中灌满水。小伦、刀郎先护着傲文进屋。厅堂并不大，可居然也摆了三张桌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傲文道：“想不到大漠中还有这种地方。”

过了一会儿，梦娘提水进来，面带绯红，一缕卷发被汗水粘在额上，让她显得更加娇媚动人。自到厨下烧水，为五人端来热水洗脸，态度虽然冷淡，照顾客人倒也算周到。

到晚上天黑时，梦娘做好饭菜端上来，热气腾腾，味道也不错，居然还有一罐羊奶和一瓶香气扑鼻的葡萄酒，酒虽不多，可在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美酒，足以解解馋了。

这石屋除了厅堂外，只有两间小房，一间梦娘自住，一间给傲文几人。五人酒足饭饱，傲文带着侍卫进来客房，阿勇、阿峰则去马棚打地铺。客房里面只有一个石块砌成的大通炕，上面铺了一层羊皮褥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好在傲文几人自己带了上好的毛毡。

这些毛毡产自楼兰最高明的工匠之手，制作工艺极为复杂，要先将一条称做“母毡”的旧毛毡浸水后在地上铺平，然后在上面铺上三层羊毛及一层蒲草，每一层都要用水浸透，然后用兽皮包起来，紧紧捆住，压实后再摊开，取走蒲草，这样得到所谓的“女儿毡”。再在女儿毡铺三层羊毛及一层蒲草，重复上面的过程。一条上好的毛毡往往要重复多次。傲文等人使用的毛毡的毛更是未曾剪过毛的羊的绒毛，不仅金贵，而且异常暖和，搭在身上，总算可以勉强将就入睡。

到了半夜，傲文忽然觉察到头顶有异动，蓦然惊醒，本能地去抓身

边的佩刀，手不及举起，寒光一闪，两柄刀已经指住了他的胸口。

屋内火烛大盛，小伦和刀郎都不见了，两名面目狰狞的大汉举刀站在炕前。梦娘站在门口，手中正抚摸玩弄着傲文的佩刀。

傲文恨恨道：“原来你这里是家黑店。”梦娘笑道：“不错，就是黑店，专门捕捉你们这些贪心的寻宝人的黑店。”忽然间变得爽朗起来，笑得十分放荡，完全没有之前那种冷若冰霜的姿态。

原来梦娘引诱过不少寻宝人入住，她在饭菜中下了迷药，到半夜时再将这些人制服绑住。昨晚她放倒了三个中原来的汉人，人绑在地道中还没有送走，本来傍晚放青烟是要召唤同伙半夜来运人，哪知道竟被傲文一行看见，寻烟上门，又成了送入虎口的肥羊。

傲文怒道：“你可知道我是谁？”梦娘笑道：“本来不知道，可我手下阿色刚刚认出了你，你是楼兰王子傲文，值钱得很。”

那叫阿色的大汉道：“傲文王子，你不认得我了么？上次你带人护送车师粮队经过白龙堆，我们见过的，你和你手下杀光了我兄弟，只有我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

傲文虽不认得他面貌，却也反应过来他就是上次在白龙堆遭遇战中逃脱的马贼，不由得很是吃惊地望着梦娘，道：“你……你居然是马贼？”梦娘道：“很意外么？王子，我得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我就是马贼首领赤木詹的女儿，哈哈哈。来人，带王子出去。”

两名马贼不由分说，上前将傲文从褥子上拉起来。傲文还要反抗，梦娘笑道：“王子，你中了我的迷药，暂时动不了啦。”

傲文这才发现浑身乏力，一阵酸疼，手指虽然能动，却连举起手臂的力气也没有。马贼取出绳索，将他反手绑上，搜走身上所有物品，这才扯出屋子来。

却见院中站有数名彪形大汉，各举火把。另有数名男子跪在干马粪中，均是双手反剪，嘴中塞了什么东西，“呜呜”叫不出声来。除了小伦、刀郎、阿勇、阿峰外，其余三人都是中原人打扮。

阿色将傲文重重掼在地上，道：“今日要为我阿弟和那些兄弟复仇。”举刀就朝他背心斩去。小伦、刀郎“呜呜”怪叫连声，却各自被身后的马贼按住，无力援救。

刀光一闪，阿色手中的弯刀被磕得飞了出去，竟然是梦娘出手救了傲文。

阿色道：“梦娘你……”梦娘道：“杀了他，你弟弟就能复活么？于阗跟楼兰是死敌，咱们把他交给于阗，肯定能换到大批金银珠宝。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阿色不敢再辩，只得应道：“是。”

梦娘道：“阿色，你去把地道封上，咱们这就回去。有了傲文王子，咱们也不用继续留在这里开黑店啦。”走到一名中原人面前，托起他的下巴，无限惋惜地叹道：“你们这些傻瓜，哪里有什么周穆王宝藏，都是历代马贼编出来好诱骗你们这些贪心的寻宝人来送死。我得告诉你实话，在你之前到这里的那些寻宝人，不是变成肉羹，就是被卖去北方给那些野蛮人当奴隶了。总之，你已经是我的肉奴，这辈子是别想回去中原了。”一边说着，一边咯咯大笑起来。那中原男子恐惧得浑身发抖，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

此时天光微亮，傲文被蒙住双眼，倒坐着扶上一匹黑马，为了防止他逃逸，马贼又将他双脚捆绑在马腹上。其他俘虏也各自被绑好，各自由一名马贼牵了坐骑。

傲文本难以辨明方向，等到太阳升起，才能从光影判断是在往西南方向行驶。忽听到一名马贼叫了一声，随即一片惊叹之声，他猜应该是出现了海市蜃楼，想到自己这次寻找轩辕之丘的任务须得靠蜃景提供线索，可惜双眼被蒙住，根本无法瞧见四周景色，心中焦急万状，可又不愿意开口恳求那蛇蝎般的美人梦娘。

到晌午时分，众人到达一片胡杨林，梦娘下令停下歇脚。傲文等人被放下马来，取下蒙眼的黑布，分绑在胡杨树上，大约已经接近目的地，梦娘已经不惧怕俘虏们知道方位位置。马贼们在一旁大吃大喝，却不肯给傲文等人一口水喝。

傲文又饿又渴，想到自己堂堂王储，居然沦落到如此境地，又气又怒，大声问道：“你们要带我们去哪里？”梦娘笑道：“当然要请王子去马鬃山了。难道王子没有听过么？”

西域人都知道马鬃山是马贼巢穴，但却从来没有人能说出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马贼习惯在白龙堆出入，常人均推断马鬃山必然在东部沙漠的一处隐秘之地，谁知道竟会是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心之地，这实在是令人意外了。

又走了五十多里，遇到一大片枯死的胡杨林，一片浓郁的惨白色昭示着大漠风沙的无情和残酷。

胡杨林过后，是一道长七八里、宽五六百丈、高二三丈的土梁，梁上梁下到处堆集着多为指甲盖大小的或白色或灰色的贝壳，因此这里有“贝壳梁”之称。贝壳梁过后二十里地，陡然出现一大片戈壁，戈壁的尽头就是大漠中人闻名无不色变的马鬃山。

马鬃山远看像一个镂空的悬在半空中的岩洞，约有五六十丈高，宛若一轮满月刚刚爬上山巅，所以又有人称它为“月亮山”。天气晴好的时候，若有浮云飘来，如薄纱般笼罩在马鬃山上，半遮半掩，更为它陡添了诗意。只要领略过月亮山的风情，无不为大家的鬼斧神工和神奇造化所感动。马鬃山不但自产石脂，山下还有地热，四季如春，可谓是大漠中的天堂。但就是这样一个传奇而美丽的地方，却从来没有外人能轻易靠近，因为这里聚集着大漠中最凶悍最残忍的马贼。

马鬃山的入口是一道峡谷，宽处不过数丈，窄处仅容一人一骑通过。才刚刚走进峡谷，已经可以听到里面的呼喝欢笑声。真实的马鬃山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恐怖，山谷中总是热闹得很，终日飘荡着酒香肉香，洋溢着单纯而野性的快乐。在寂静孤绝的塔克拉玛干中，唯独这里有喧闹的狂欢，有放肆的叫骂，有浪荡的笑声，有女人的安慰。

十数名马贼喽啰已闻声迎接出来，笑道：“梦娘这次捉的肉奴真不少。”梦娘笑道：“货色也相当不错呢。这一位，就是楼兰王子傲文。”

马贼们先是一愣，随即大声欢呼。一人上前解开傲文脚上的绳索，

将他拖下马来，扬手给了他两巴掌，扔在地上。旁边有人哄笑道：“想不到不可一世的傲文王子也有今天。”

傲文努力坐了起来，往地上“呸”一口，冷冷道：“除非你们杀了我，否则他日我必定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梦娘笑道：“我们可舍不得杀你，谁叫你是楼兰王子呢。”

马贼们登时哄笑不止，纷纷嚷道：“王子发怒了，好害怕呀。还不快些拿出好酒好肉招待傲文王子。”

阿色的弟弟被傲文部属杀死，早有心报仇，闻声忙道：“让我来。”取出绳索，打了活结，套到傲文颈间，随即翻身上马，催马立行。傲文被拉着走了几步，即仆倒在地。阿色非但不停，反而打马继续加速。这一路被拖进去，傲文的身上擦伤无数，口鼻中尽是尘土，呼吸喘气都异常困难。

马贼听说抓到了楼兰王子傲文，均蜂拥而出去看热闹。马鬃山山中是一大块平地，北面石壁下有一座高约两丈的土台，傲文一直被拖到土台下。阿色跳下马，命人扶傲文站定，取下颈中绳索，伸手就去解他的衣服。

傲文惊道：“做什么？”一名马贼指着土台旁边笑道：“王子，你眼下已经不是王子身份了，而是肉奴。你看，我们这里的肉奴，都是要剥光衣服供人观看消遣的。”

傲文这才发现土台左侧挖了一个大坑，上面架着一个漆黑铁笼，不及一人高，长约十丈，宽仅一丈，里面蜷缩着几名赤身裸体的男子。稍微靠近铁笼，便是恶臭阵阵，想来被囚禁的男子是就地便溺，秽物拉在了大坑里。

小伦等人也被押到铁笼边上，马贼先拖过一人，解开绑绳，扒光衣服，只留下脚上靴袜，再将其塞入铁笼中。

阿色正要对傲文如法炮制，梦娘走过来笑道：“这些肉奴都是要给人贩子挑选论价的，傲文王子本身就值大价钱，可以区别对待。阿色，去叫铁匠过来。”转头问道：“西术人呢？我有事找他。”一名喽啰道：“西

术说是闷得发慌，带人出去打牙祭了。沙其库倒是在后山上，梦娘要去看看么？”

梦娘“嗯”了一声，走出几步，又回头叮嘱道：“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拷打傲文王子。”

马贼大声答应，数人一拥而上，将傲文推到土台石壁下，强迫他跪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来了个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汉，一手提着一副粗重的镣铐，一手提着个大铁锤，大约就是梦娘口中的铁匠。铁匠命看守的马贼割断傲文绑缚，用镣铐锁了双手，从怀中取出一根带有圆环的铁锥，将锥尖自镣铐中间的链孔穿过去，再用力锤击铁锥，钉入石壁。傲文一天滴水未沾，体力耗尽，又被数只大手强按在地上跪下，空有一身武艺，丝毫反抗不得，忍不住破口大骂。铁匠也不理他，将镣铐钉好后就带着马贼离去，任其孤零零地留在那里。

傲文双手镣铐被固定锁死在石壁上，只能高举着双手，勉强倚壁而坐。他是楼兰王子，自小在王宫中长，富贵荣华，享之不尽，哪里吃过这般苦，大骂了一阵，始终无人理解。还是土台旁侧铁笼中的小伦呜呜哭叫道：“王子殿下！王子殿下！”

傲文心中怒极，可当此境地，又怎能有办法脱困？梦娘说要把他高价卖给于阗人，显然尚不知道于阗与楼兰已经联姻结盟，可他若当真指出了这一点，对他的处境又会有好处么？马贼利字当头，若不能将他卖给于阗牟利，多半要卖给墨山，那他可就真是死路一条了。

天光渐渐暗了下来，山谷、山腰马贼的房屋中都亮起了灯火。囚禁肉奴的铁笼前也燃起两堆马粪用以照明，马粪上所淋之物即是马鬃山一道山沟中自产的石脂。

傲文又饥又渴，更挡不住疲累的侵蚀，刚沉沉睡去，忽又听见呼哨声大起，有人高声叫道：“西术回来了。”

只见十数骑飞马驰进山谷，领头的三十多岁的汉子正是西术。他飞快地驰到土台下，翻身下马，几步登上土台，将怀中的物事丢在地上，喜滋滋地道：“这是老子今日在大漠中白捡到的，大伙儿来看看货色怎么样。”又转身叫道：“举火，好让大伙儿瞧个清楚。”

那被西术扔在地上的是个身材窈窕的姑娘，年纪不过二十，只穿着一件雪白的紧身衣，在火把的映照下，腰肢楚楚，丰满的胸脯正一起一伏，显得格外肉感。围观的马贼不免露出了垂涎之色，可知道西术武艺厉害，不敢跟他当面争抢，只得说些赞扬的奉承话，道：“真是个美人！瞧那脸蛋粉嫩得能拧出水来！”

西术愈发得意，他命人取来酒袋，吸了一口酒，喷到那女子脸上。那女子轻哼一声，缓缓睁开眼睛，随即坐起身来，茫然不解地望着四周。马贼们哄笑道：“果然是个美人儿！”

那女子道：“我这是在哪里？我……我不是在沙漠中迷路了么？”西术凑到她面前，一本正经地道：“是我救了姑娘，你该怎么感谢我？”那女子道：“谢谢……”蓦然发觉周围全是双眼放光冒火的男子，眼前跟自己说话的那人也飞快地脱去了上衣，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来，这才意识到不妙，“啊”了一声，西术却已经扑了上来，将她压在身下，直接伸手去解她的裙子。

忽听得“啪”的一声，西术背上不知如何吃了一鞭，火辣辣作疼，登时大怒，回头一看，却是梦娘，火气顿时消了下来，爬起来笑道：“梦娘回来了。”梦娘道：“你不是已经有两名女奴了么？”西术笑道：“那两名女奴我早玩厌了，这妞儿可是新来的。”

梦娘道：“西术，我来是告诉你，从今日起，我要在马鬃山长住。”西术道：“好呀，那再好不过。”梦娘道：“不过我也需要一名侍女。”指着地上那女子道：“嗯，就是她了。”

西术脸色一变，但还是强行压制了怒色，道：“不如我将我自己的两名女奴送给梦娘如何？她们来马鬃山也有二三年了，熟手熟路，保管伺候得你舒舒服服。”梦娘道：“不，那两名女奴你还是自己留着，我想要这个。既然已经是我的人，你可不能再动她，你们谁都不能再动她。”

西术见事情难以挽回，只得赌气道：“好，就听梦娘的。”悻悻跳下土台去了。四周马贼见一场好戏风消云散，也顿觉无趣，各自散去。

梦娘上前扶起那女子，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女子道：“小菊。”梦娘道：“小菊，你从此以后就是我的女奴，只要你听我的话，好好服侍我，我保证这里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毫毛。”小菊低声应道：“是。”梦娘见她温婉柔顺，很是欢喜，道：“你先去那边厨下吃些东西，然后取一碗羊汤，去喂那边石壁下的男子。”

小菊这才发现石壁边上插有两支火把，亮光下坐着一个人，影影绰绰地看不清面孔。

梦娘道：“你不用害怕，他被铁链锁住了，动不了。你要好好服侍他，他可是楼兰王子，性命值钱得很。”小菊道：“是。”当真从厨下端了一碗羊汤，摸着黑，小心翼翼地走到石壁下，叫道：“傲文王子，汤来了。”

傲文被锁在土台边，早看到小菊险些被马贼当众强暴的一幕，此刻见她脸色煞白，全身发抖，显然惊魂未定，不觉生出几分同情来。

小菊见他不应，问道：“你不是傲文王子么？”傲文道：“是我。”勉强坐直身子。小菊便将汤碗凑到他嘴边，喂他喝了下去，问道：“王子如何会落入马贼之手？”傲文道：“说来话长。你是楼兰人么？”小菊道：“嗯，所以我认得王子。”站起身来，正要离开。傲文道：“等一等！”慢慢扶着石壁站起身来。

小菊道：“王子还想要什么？”傲文神色犹豫，似乎矛盾得厉害，交织徘徊，一时还不能下定决心，见小菊转身要走，还是不得已说了出来，道：“我要解手，我双手被锁住，够不到腰带，劳烦姑娘帮我解开裤子。”

小菊顿时羞得满脸通红，幸好天黑无人看见，她咬咬牙，转身飞一般地跑下土台。傲文不觉懊恼异常，颓然坐下。可这人内急起来当真是件要命的事，越是强行忍耐越是有那方面的意念。

正当傲文几近绝望之时，小菊居然又回来了，双手捧着一只瓦罐，

奔近石壁，一声不吭地将瓦罐放在他脚边，扶他站起来，转过头去，解开他裤带，将裤子褪下来。等他蹲下来往瓦罐中解完手，她又重新上前帮他穿好裤子。

傲文不敢去看小菊脸上的表情，但他自己早已经噪得脸面发烫。虽然他在王宫是被无数侍女服侍着长大，也不是第一次在女子面前袒身露体，但像今晚这样得靠不相识的女子帮助才能解手的窘迫局面，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心中一直惴惴不安，直到小菊端着瓦罐转身离开，他才想起来没有道谢，低声道：“谢谢你。”

小菊只是沉默地迅速离开，大概她也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望着她瘦削的身形没入黑暗中，傲文的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强烈的眷念。

次日一早，晨曦映红了马鬃山。小菊又提着篮子和瓦罐来到土台。阳光洒在她美丽的脸上，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一双精灵闪亮的眼睛像泉水一样清澈，仿佛也沾染了她的温柔。

这还是傲文第一次看清她的面容，不觉一愣，道：“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小菊道：“怎么会呢？小女子卑贱低微，怎会有机会让王子看到？不过王子出行时，我倒是在路边望过。”当即上前服侍傲文吃喝拉撒。

傲文很是过意不去，低声道：“如果我能活着离开这里，一定设法救你出去，再好好补偿你。”

小菊蓦然睁大眼睛，问道：“王子预备如何补偿我？”傲文道：“你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到，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小菊面色蓦然一沉。傲文道：“怎么，你不相信我么？”小菊甚是冷淡，却不肯回答傲文的话。

傲文心中大是不解，不知道如何惹得她生气，有心问个明白，却又放不下王子的面子。小菊默默喂他吃完东西，收拾了东西便自行离开。

大漠温差极大，白天骄阳似火的时候，都能把人烤化。傲文被锁的位置从早到晚都能被太阳照射到，直将他晒得昏昏沉沉。土台的边缘生

有几棵小小的仙人掌，日光挑在每一根细小的刺尖上，仿若毒辣无比的利箭。他根本不知道一天都是怎么过来的，只觉得时间过得极慢，是前所未有的度日如年的感觉，唯一的安慰就是一日三餐见到小菊的身影了，即便自从傲文问过她想要什么补偿后，她再也不肯跟他说话。

时光慢慢流逝，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日子，傲文脸上的胡须都已经长出二三寸长。天气也在明显转凉，尽管马鬃山有天然地热御寒，但遇到有大风的晚上，气温还是会剧降，冰冷刺骨，以致马贼不得不给俘虏们各发了一件羊皮外套御寒。

这一日傍晚，小菊照旧带着食物来照顾傲文，西术忽领着几名马贼踱上土台，不无嫉妒地道：“啧啧，到底是王子出身，成了肉奴也照样有如此美丽的女奴伺候。傲文王子，你艳福可真不浅。”傲文冷冷道：“你也可以来尝尝被绑在这里让人伺候的滋味。”

西术大怒，伸手便去拔刀。一名马贼忙劝道：“梦娘有话，这个人万万动不得，他全身可都是金银财宝啊。”

西术恨恨地还刀入鞘，朝地上“呸”了一声，仍是怒气难消，命道：“去带两个肉奴出来。”

马贼便随意到铁笼中拉了两名肉奴，带上土台，一人是名中原汉人，另一人却是垓下村的村民阿峰，受托护送傲文一行。西术命人将二人衣服重新剥光，各丢了一把钢刀在面前，道：“你们两个人中只要谁能杀死对方，我就放他走。这就动手吧。”带着马贼退到一旁，凝神观看。

那中原汉人哆哆嗦嗦地先捡起钢刀，却不敢上前动手，只四下张望。他浑身上下被剥得一丝不挂，那情形煞是可笑。一旁马贼见他有心无胆的样子，已先自大笑了起来。阿峰忽然大叫一声，用脚尖挑起钢刀，抄入右手中，扬手一挥，便朝那汉人扑了过去。汉人料不到他说打就打，一时骇住，竟连本能的闪避也忘记了。钢刀即将砍到汉人身上时，阿峰陡然转身，直奔北面石壁方向而去。

小菊忽见到一名全身精光的男子举刀朝自己奔来，骇异地大叫一声，本能地往傲文身上靠去。傲文早已经站起来，他料到阿峰冲过来是

要营救自己，可锁住自己的镣铐粗若小孩臂膀，非神兵利器难以斩断，如此局面之下，岂不等于白白送死？还不如先杀了那汉人，设法离开马鬃山，然后再设法回来相救。忙叫道：“阿峰，不要来救我，杀了那汉人，你自己逃命去吧。”

阿峰从小到大未远离过垓下村，心思单纯，一时哪能想到这么远，他一心要救出王子，只凭一股蛮力冲到石壁前，道：“王子殿下，阿峰救你来了。”举刀用力朝镣铐斩去，“铛”的一声火星四溅，镣铐毫发无损，刀却被磕掉一个大口子。正待砍第二刀，忽听得傲文惊道：“小心背后！”阿峰只觉得背心被火猛烈地炙了一下，剧痛瞬即波及全身，他的手臂慢慢软了下来，就此仆倒在石壁下。小菊登时吓得双手捂住脸，尖叫起来。

那中原汉人一呆，随即欢声笑道：“我杀了他……我杀了他……”西术道：“很好，你这就离开马鬃山吧，我保证绝不会有人拦你。”汉人道：“那么，请归还我的衣服马匹。”西术厉声道：“你想跟我讨价还价么？要么就这样走出去，要么就回去铁笼。”汉人忙道：“我走，我走。”抛下刀，飞快地奔下土台，往山谷口赶去。

西术摇头道：“为什么傻子这么多，没有马，没有水，连件衣服都没有，能走出多远？”虽然没有看到预想中的肉奴拼死搏杀，心情总算好了很多，命人将阿峰尸首拖下土台，丢在铁笼前，狠狠瞪了傲文和小菊一眼，这才回屋去饮酒作乐。

小菊一直紧紧抓着傲文的手，将头扭转过头去，连多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问道：“他们……他们走了么？”傲文道：“嗯。”小菊道：“我好怕。”其时两人相距甚近，彼此呼吸的气息都能感觉到。傲文见到一个绝色少女如此依恋自己，不由怦然心动，涌起无限柔情来。

铁笼中的阿勇等人见到同伴惨死、横尸眼前，无不悲愤异常。小伦转过头去，狠狠瞪着剩下的两名中原汉人。其中一人神色冷淡，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另一人则慌忙解释道：“不关我的事……你们可别冲我动手……”

不久后梦娘赶来，听说肉奴死了一个、走了一个，不觉叹道：“又少

赚了十个金币。”

傲文本来也是个冷酷的人，但见到这些马贼视人为动物，百般虐待蹂躏，不由得也义愤填膺起来，心中暗暗发誓道：“阿峰是为我而死，今生不荡平马鬃山，我傲文誓不为人。”

夜幕降临时间，马贼提了一桶石脂淋在阿峰尸首上，举火点燃，竟是将人体当成了燃料照明。小伦忍不住放声大哭，阿勇将头往铁栏上撞得出血，只有刀郎一直沉默着。

这一日，梦娘领了数名打扮怪异的人来到铁笼前，捂着鼻子叽叽咕咕讲了一通。一名头上缠着灰色头巾的中年男子举手指了指，梦娘便示意马贼开了铁笼，将那人指到的肉奴叫出来，剥下羊皮外套，执住手臂，拖到前面站定。

头巾男子一共指中四人，小伦、刀郎、阿勇均在其中，还有一人是跟傲文一样被梦娘下药擒获的中原汉人。头巾男子前后反复看过，这才满意地点点头。随从立即从包袱中取出一堆戒具，却是个黑色铁环，开口两端连着两条一尺余长的铁链手铐。他用力将铁环开口处掰开，朝前套到肉奴颈中，再用手铐铐环锁住双手。肉奴双手被吊在胸前，无法伸缩，再也难以反抗。

轮到小伦时，他不愿意像牲口般被拴住，挣脱掌握，将面前的随从推倒在地，却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被几名马贼围殴一阵，反拧双臂强按倒在地上。

头巾男子见这最年轻最能卖出高价的肉奴反而最不驯服，打个呼哨，随从便将刑具开口朝后套入小伦颈中，两只手反铐在背后。他手臂重量拉扯着铁环，紧紧勒住前颈喉咙，呼吸顿时为之阻塞，长途跋涉下，少不得要比别人多吃许多苦头。

等手下用戒具将肉奴一一锁好后，头巾男子这才从怀中取出一袋金币，点清数目，付给梦娘。

梦娘道：“你辛苦跑这么远一趟，就只相中这么几名肉奴？”头巾男子笑道：“不瞒梦娘说，我来这里的路上撞见四个落单的寻宝人，向我讨水喝，被我顺手下药放倒，白得了四名肉奴，这趟可是一点都不亏。”示意随从用绳子串了四名买下的肉奴颈中的铁环，牵出去拴在马后。

小伦不舍得傲文王子，频繁回头大哭大叫不止。傲文心头也是一片惘然，小伦是楼兰贵族子弟，自幼跟在他身边，跟他的亲弟弟一样，不知道会被该死的人贩子卖去何处。此去一别，是否还有相见之日？只是他实在不愿意在马贼面前示弱，有意摆出一副冷漠的表情来。

头巾男子奇道：“这被单独锁在一旁的肉奴居然就是傲文王子？”不由好奇地走上土台，仔细凝视着眼前这个神情木然的年轻人。

梦娘笑道：“如何？虽然在这里被锁了多日，样子有些狼狈，但却是货真价实的楼兰王子。”

头巾男子见傲文虽然衣衫不整，风尘满面，料来吃过不少苦头，受了不少折磨，但还是不失贵公子的傲气和做派，不禁啧啧称赞道：“呀，奇货可居，奇货可居。梦娘，傲文不仅是楼兰王子，而且已经被立为王储。”梦娘又惊又喜，道：“当真？那么可以让楼兰国用重金来赎回他们的王储了。”

头巾男子摇头道：“不妥，就算能得到金钱，却是后患无穷。梦娘想想，楼兰国王肯干休么？傲文王子肯干休么？而今于阗跟楼兰正要打仗，梦娘若是将傲文交给于阗国王，既能得财，又能借于阗人之手除去后患。”

梦娘道：“我本来早有这个打算，可派出去的人半途折返回来，说于阗和楼兰已经联姻结盟，难道是假的么？”头巾男子道：“联姻结盟倒是不假，只不过双方都是利益之徒，楼兰急着从墨山王宫救出他们的王子，于阗生怕腹背受敌，想借楼兰国境回国，所以弄个盟约假意休战，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又该撕毁盟约重新开战了。梦娘，现在正是你将楼兰王储卖给于阗的最好机会，大可以坐地起价。”梦娘登时笑靥如花，道：“多谢老财指点，就这么办。”

老财笑道：“而今梦娘不仅发了横财，还是马鬃山新的头领，日后可不要忘记关照老朋友。”梦娘爽快地应道：“行。老财，这笼子里还剩下好几个肉奴，我也不想要了，全白送给你。”

老财又惊又喜，道：“当真？”梦娘道：“你不知道，马鬃山的规矩，卖不掉的肉奴都不能白养着，得给大伙儿消遣。”

老财不免十分好奇，道：“这些都是男肉奴，如何消遣法？”梦娘道：“很简单，将这些肉奴都放出来，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后的幸存者可以活下来当苦力。”老财咋舌道：“如此岂不可惜？这些肉奴虽不及刚才那几个，可若带去西方，也还是能卖得出去的。那我可就全部带走了，也好给梦娘你省点心。”

他二人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一番，傲文听见不禁暗暗心惊，见那老财转身要走，忍不住叫道：“喂！”老财道：“王子是在叫我么？”

傲文道：“你刚才说于阗和楼兰正要打仗，是从哪里打听来的消息？”老财笑道：“不用打听，西域人都知道，而今楼兰和于阗各自往边境聚集重兵，楼兰国王问天甚至亲自率军赶往南部边境，马上就要爆发一场旷世大战呢。”

傲文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老财声称的于阗和楼兰大战在即的消息，因为他离开楼兰时，于阗希盾国王参加完扞泥王宫的盛宴，才刚刚离开楼兰不久，于阗与楼兰和谈已成，楼兰公主与于阗王子联姻，又从哪里冒出来一场旷世大战呢？当即冷笑道：“你这话，骗骗三岁的小孩子还差不多。”老财见他不信，也只是一笑置之，赶下土台去张罗免费肉奴的事了。

梦娘见铁笼已经清空，便命人叫来铁匠，用巨斧砍断铁锥。那铁锥是生铁铸成，遇重力立即崩断。傲文双手虽然仍然戴有镣铐，但再也不用被锁在石壁上不得动弹。只是被锁日久，手臂已然僵直，完全失去灵活性，竟没能推开过来扶他的马贼。两名马贼一左一右抓住他，将他拽入铁笼中囚禁。

原以为铁笼多少有些活动空间，哪知道也不好受——傲文身材修长

高大，比铁笼高出许多，根本无法站直，只能或坐或躺。而那铁笼下的大坑中尽是以以前肉奴们拉出的黄白之物，铁笼底部也不可避免地沾有污迹，傲文看都不愿意看一眼，更不要提坐在上面了。还真不如被锁在石壁上，有小菊伺候。

一想到小菊，他心头便有些茫然起来，这女子在他人生最困境的时候帮助了他，挽救了他，是他的大恩人，他一定要报答她。可她为什么不肯说出想要什么补偿？莫非他不相信他还有逃出魔窟的机会？

到天黑掌灯时分，傲文正坐在铁门边上闭目休息，铁笼中只有那块落在地上，没有尿尿的痕迹。小菊忽然跌跌撞撞地跑近来，迭声叫道：“王子，救救我，快救救我。”

傲文道：“出了什么事？”小菊道：“梦娘还没有回来。西术他……他闯进来，说梦娘今晚不会回来，他想对我……我……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也不认识别的什么人，只有王子你……”傲文明知道眼下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她，还是紧紧握住她的手，道：“我绝不会让别人伤害你。”

却见西术浑身酒气，跌跌撞撞地追了过来，嘻嘻笑道：“小菊，小美人，快过来。”扯住小菊就往外拖。小菊放声大哭，死死抓住铁栏杆不肯放手。西术威胁道：“你再不听话，我就剥光你的衣衫，将你关入铁笼中，跟那些肉奴一样。”

傲文喝道：“马贼不是该横行大漠、杀人越货吗？你就会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有能耐冲我来。”

西术一呆，问道：“其他肉奴呢？怎么就剩了你一个人？”傲文道：“就我一个人就能打赢你。你放我出来，若是我赢了你，你不准再动小菊一下。”

一旁赶来看热闹的马贼登时大声起哄，纷纷嚷道：“哈，王子向西术挑战了！西术是我们马鬃山第一勇士，你居然敢向他挑战？西术，让王子见识见识厉害。”

西术酒劲正浓，受激不过，气往上冲，一把将小菊推开，道：“好，放他出来，今日就看是傲文王子厉害，还是我马鬃山西术厉害。”

土台上登时燃起无数火炬，亮如白昼。傲文被带了上来，有人往他手中塞了一把单刀，他手上镣铐长不逾尺，体力也没有完全恢复，明知道会吃很大亏，还是摆开架势，道：“来吧。”

西术生怕被占先机，拔出腰刀，抢身上前，拔刀便向傲文斩来。傲文听见刀风飒飒，不敢硬接，侧身疾避，转一个圈子，手中的刀一激，瞅准空隙，反斩西术腰部。他武艺曾得名师指点，本来这招巧妙无比，后发先至，立时可重创敌人，却因为他双手被镣铐拉扯住，比往日慢了许多。西术慌忙躲开，刀锋擦着腰侧而过，惊险之极，吓得酒全醒了，这才知道眼前这位王子并非绣花枕头，当即脱掉上衣，凝神对敌。

傲文挥刀径向西术手腕斩来，西术挺出兵刃迎上，劲力十足。两人兵刃相交，火光四射。傲文被囚禁日久，身心备受折磨，气力远远弱于西术，连退数步方才站定。西术哈哈大笑，挥刀上前追击。他武功虽不甚高明，却过惯了刀头饮血的日子，极为凶悍狠辣，加上臂力沉猛，所用腰刀也是从中原行商护卫手中抢来的环首刀。这种是中原武士惯用的兵刃，刀直背直刃，刀背较厚，刀柄呈扁圆环状，长不到一丈，便于抽杀劈砍，比寻常钢刀要重数倍。傲文被西术逼住，勉强硬接了数招，虎口震得发麻，半边手臂酸软无力，额头、鼻上微有汗珠渗出，细细密密。忽听得小菊惊叫一声，不禁转过头去，刀光一闪，西术的腰刀在空中划过一道圆弧，击得他钢刀脱手飞出。

西术笑道：“王子，你输了。”

傲文手中已无兵刃，情急之下，便用脚勾起地上的一块砖头，向西术砸去。西术挥刀一磕，即将砖头磕飞，却被砖头屑弄了一脸，不禁怒火冲天，大骂一声，扬刀便向傲文砍来。傲文退无可退，只得将双手一挥，拿双腕间的铁链去格那柄重刀。西术这一招出尽全力，傲文只觉得手臂剧烈一震，千斤大力就势压来，铁链虽没有被斩断，但也未能挡住重刀，先是铁链磕上他的额头，刀锋也随即跟到，他能清晰听到重刀砍进额骨的声音。鲜血汩汩流下，蒙住了眼睛，眼前一片红色。重刀余势不尽，他甚至来不及挪动脚步缓解对手攻势，便已经被压得一屁股坐倒在地。

西术杀得兴起，赶上前来，飞起一脚将傲文踢翻，举刀便朝他胸口

插去。小菊忽然扑了过来，遮住傲文身子，哭道：“求你放过他，我……我愿意伺候你。”

西术大感意外，随即喜道：“美人开口，有何不可？”抛了重刀，拉起小菊笑道，“小美人，我想得到你已经很久了！今晚咱们就大战三百回合，保管叫你欲仙欲死！”

一名马贼笑道：“西术，干脆就在这里替美人宽衣解带，也好让我们都开开眼界。”立即引来群声附和。西术当即应道：“好，就在这里！”

傲文满面是血，几近昏迷，喃喃叫道：“不要……不要……”然而马贼笑闹吵嚷声正浓，又有谁能听到他微弱的呼喊。

喧闹声蓦然停了下来，梦娘虎着脸走上土台，问道：“你们这是在做什么？西术，还不快放开我的女奴。”

西术垂涎小菊美色已久，每次快要得手时都为梦娘所阻，心中一直愤愤难平，忽听到梦娘当众呵斥他，再也忍耐不住，大声道：“梦娘可不要欺人太甚！这小美人明明是我从大漠中捡回来的，按照规矩就是我的女奴，你强行夺走不说，还不让我们大伙儿占有她，马鬃山可没有这个规矩！”

马贼阿色是梦娘心腹，闻言很是不平，上前道：“上次梦娘捉到两个女肉奴，本可以卖出比男肉奴高出数倍的价钱，却被你糟蹋作践而死，又怎么说？”西术道：“女人不就是被糟蹋的么？不然你以为这里的有些人是怎么生出来的。”

他虽没有明说，然而马贼都知道他指的是梦娘——梦娘生母也是马贼从大漠中掳掠来的良家女子，被前马贼头领赤木詹看中后强行占有，后来才生下了梦娘。

梦娘面色阴沉得厉害，正要接话，忽转头见到傲文倒在地上，惊道：“你们杀了傲文王子？西术，又是你做的？你坏了我大事！”西术道：“你一个女流之辈，有什么大事？不错，你老爹赤木詹是马鬃山的头领，咱们大伙儿都服他。可你凭什么发号施令？杀父深仇，不共戴天，可自从你老爹被游龙射死，你不但不思报仇，还成天摆出一张笑脸，跟

波斯人张罗着什么肉奴买卖，丢死我们马鬃山的人了。”

梦娘一张红扑扑的圆润脸庞仿若熟透的红石榴，也不知道是因为生气，还是火光的缘故。她环视了一圈，才缓缓道：“咱们当马贼抢劫商队，那是因为没有钱花。虽然是无本的买卖，可每次抢财抢物，咱们也会损失人手。肉奴买卖可不一样，自古以来就是极为赚钱的买卖，一本万利。尤其这位傲文王子，只要将他卖给于阗，就足够咱们所有人下半辈子吃喝。我可全是为大伙儿着想，难道你们还愿意过那种刀头舔血的日子么？”

土台上下静得出奇，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梦娘身上，但却没有人答话。忽有一名汉子挤过人群跳上台来，怒道：“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想要造反么？梦娘是咱们马鬃山的新头领，这是大伙儿早就商量定了的事，谁敢不服，我沙其库第一个砍下他脑袋！”转身走近西术，冷笑道：“亏你还敢自称马鬃山第一勇士！当日你我均跟随头领前去白龙堆截击楼兰粮队，头领被游龙意外射死后，你连还手都不敢，跳上马逃得飞快！”西术脸涨得发紫，怒哼一声，拂袖而去。

沙其库道：“还围在这里做什么？各自回屋睡觉去！”等马贼四散，这才丢了一瓶金创药给小菊，护着梦娘去了。

小菊用衣襟擦去傲文额头污血，见伤口甚深，血流如注，泪水忍不住就滚落下来。傲文一直强提一口气，好不失神志，忽见小菊落泪，心中激荡不已，终于昏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却是躺在一间低矮阴暗的土屋里，额头疼痛如裂，伸手一摸，才发觉裹了厚厚的药布。过了一会儿，小菊端着碗浓汤进来，扶他坐起来，细心喂他喝下。

傲文见她泪眼婆娑，不停用衣袖拂拭眼泪，忙问道：“他们又欺负你了？”小菊摇了摇头。傲文道：“那是因为什么事？”小菊道：“我偷听到梦娘跟马贼的谈话，说要将你卖去于阗，今日就要送你走。”

原来梦娘之前意外捕捉到傲文后欣喜若狂，一心将王子高价卖给于阗，可派去于阗的人在半路听人说到于阗跟楼兰正联姻结盟，因而又返

回来禀报。梦娘心中有所迟疑，直到从老财口中得知于阗跟楼兰正要开战，这才重新下定决心。她厌恶西术总是无事生非，决意将傲文先带离马鬃山藏在稳妥之处，再派人去跟于阗国王谈判。

傲文早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闻言也不惊讶，他心中更关注的是那波斯人贩老财提到的于阗和楼兰大战在即到底是真是假。正想开口问问小菊有没有从梦娘那里听到这类消息，忽见梦娘大笑着走进屋来，道：“咱们马鬃山虽好，却并非久留之地。王子，你该上路了。”

两名马贼抢上前来，将傲文拖下土炕。傲文挣扎着扭转头去，却见小菊正呆呆望着自己，不禁对这个女子产生一种奇妙的不舍感觉……

梦娘瞧在眼中，笑道：“王子是不是有些舍不得小菊？我这女奴真是人见人爱呢。”傲文只觉得胸口一股气直往上冲，忍不住大声叫道：“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救你出去。”

梦娘惊讶地道：“我们高傲的傲文王子是在跟你说话么？小菊，你可真是了不得，傲文王子自身难保，竟然还说要来救你，可见是对你动了真心呢。”表面虽然嘲笑不止，但内心深处却竟隐隐起了一丝嫉妒，挥手命道：“快带王子走。”

两名马贼一左一右挟了傲文手臂，往山谷谷口走去。傲文还是忍不住回过头来，小菊也追了出去。却见她正凝视着他，深邃的眸子中满溢忧伤，露出沉重的悲哀来。他喉结动了动，内心深处突然升腾起深深的眷恋，想要再说点什么，却被马贼不由分说地拖走。那立在山谷中的单薄的身形越来越渺小，当转进谷口的时候，她便彻底从视线中消失不见了。

傲文依旧倒骑在马上，双脚被缚住，前后左右共有十名马贼押送，领头的就是曾在土台上竭力维护梦娘的沙其库。

这群马贼脚力甚快，不多久马鬃山便隐没在地平线上。近晌午时，众人发现了一具精赤着身子的尸首，脚上只剩一只靴子，手中则紧紧握着另半只靴子，半埋在黄沙中，已然腐烂发臭。

沙其库皱眉道：“这一定又是缺粮缺水死去的肉奴。”

傲文见那尸首后颈有颗大大的红痣，知道就是当日杀死阿峰的汉人男子，虽不如何同情死者，但想到侍卫小伦、刀郎也被卖做了肉奴，不知道他们眼下命运如何，也许跟这肉奴一样，饥饿到不得不啃食自己的靴子，也许早已经毫无尊严地死在大漠中，不禁忧虑愤恨不止。

一名马贼忽道：“快看那边。”却见到西面沙丘上远远有一人在拼命招手，离奇的是那人竟然也是赤身裸体。

沙其库立时便留意到了，道：“说不定是从波斯人手中逃脱的肉奴。伐那，乌巴，你们去带他过来。”

那两名被点到的马贼应了一声，策马朝那男子驰去。那男子见到人过来，转身奔下沙丘，瞬即消失不见。伐那、乌巴驰上沙丘，又径直冲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两匹空马奔上沙丘，主人却是消失不见了。那裸身男子竟又奔上沙丘，在那里挥手示意，情状极是诡异。

沙其库命道：“请傲文王子下马。你们两个留下来，若是王子敢有异动，立即斩下他双脚。”拔出兵刃，大声发令，率领剩余马贼朝沙丘攻杀冲去。那裸身男子“妈呀”惊叫一声，照旧奔下沙丘躲藏。

只听见利箭破空之声，队伍中落在最后的两名马贼背心各中一箭，跌下马来。沙其库忽闻背后有异，这才知道是敌人调虎离山之计，忙勒转马头。东面沙丘中忽站起一名黄衣人，持弓连射，箭无虚发，沙其库和剩下三名马贼相继中箭落马。

那神射手埋伏之地离傲文的位置极近，两名留守的马贼本可以立即上前夹攻，缓解危机，然而惊见如此神箭，竟是骇异得呆了，半晌才颤声道：“游……游龙来了……”

他二人的注意力全在那个令所有马贼魂飞魄散的神奇人物身上，不防身后的傲文早悄悄爬起，伸脚一勾，绊倒其中一人，又用镣铐勒住另一人脖颈。迁延片刻，游龙已然赶到，一刀结果了那爬起来正要暗算傲文的马贼。傲文松开手，马贼颓然歪倒在地，双眼鼓出，竟已经被勒死。

傲文道：“你就是游龙？”惊喜之外更有几分钦佩。游龙道：“是。王

子请站开些。”举刀用力斩下，红光一闪，镣铐应声而断。又将铐环斩断，均如摧枯拉朽。

傲文双手得脱束缚，喜不自胜，一边抚摸手腕伤破处，一边问道：“游龙君如何会认得我？”

那游龙正是萧扬假扮，闻言不禁一愣，知道不经意间已露出破绽。他本可以推托是听到马贼称呼“傲文王子”，但想到曾两次与傲文照面交谈，怕是难以继续伪装下去，万一被拆穿，结果反而更糟糕，当即答道：“我们见过面的，我其实并不是真的游龙，只是游龙的替身。”还刀入鞘，伸手揭下面具来。

傲文果然惊然失色，道：“啊，你不是萧扬么？如何又变成了游龙？”萧扬道：“当日我来西域，在大漠里幸运地遇到游龙，受他嘱托，以他的身份去解救车师危机。事情办成后，还没有来得及归还面具和兵器。”这是笑笑生为他编的一番谎话，好在露出破绽时使用，想不到今日当真用上了。

傲文道：“你身负如此神奇箭术，难怪当日能将墨山主帅康宁一举射毙在交河城下。那么当日在扞泥城中，于阗黑甲武士追杀你，也是因为你假扮游龙而起？”萧扬道：“不错。不过于阗人并不知道车师的游龙是我假扮，他们只知道我曾与游龙在一起，游龙曾多次破坏于阗国王希盾称霸西域的计划，他派人围捕我，其实也是想要追踪游龙的下落。”

傲文心中再无怀疑，点头道：“原来如此。萧扬公子，劳烦你将游龙的割玉刀借给我看看。”

习武之人，任谁看到割玉刀这样的神兵利器都会赞赏心仪不已，萧扬便拔出长刀，递了过来。傲文伸指在刀身上一弹，“嗡嗡”之声绵延不绝于耳，不禁赞道：“好刀！当真是好刀！”蓦然挺出刀尖，对准萧扬胸膛，喝问道：“你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

萧扬先是满脸愕然，随即醒悟过来，道：“莫非王子以为我是贪图什么赏赐？我认得这领头的马贼，见他带人押着一名俘虏，料来有所图谋，所以才起心营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俘虏就是王子你。”

傲文道：“不是关于这个。”他见识过萧扬箭法出神入化、武功高明不凡，丝毫不敢大意，喝道：“抛下弓箭，慢慢转过身去，跪下，手交叉放在肩上。”萧扬不明究竟，见对方声色俱厉，如临大敌，不似作伪，只得照做。

傲文厉声道：“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救我，我一点也不感激你。现在我问你话，你得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然我就将你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懂了么？”

萧扬道：“王子想知道什么？”傲文道：“你来大漠做什么？”萧扬道：“找一件东西。”

傲文道：“什么东西？”萧扬道：“这个……跟王子无关，恕我不能奉告。”只觉得背心一紧，刀尖已经刺破肌肤，生生作疼。

傲文道：“我再问你一次，找什么东西？”萧扬道：“不知道王子为何故意如此浓重？我找的东西本是中原之物，跟你们楼兰毫无干系。”傲文冷笑道：“谁说毫无干系？你想找的地方，不是轩辕之丘么？”

萧扬大惊失色，问道：“王子如何会知道轩辕之丘？”傲文道：“这是我应该问你的话。说，你是怎么知道轩辕之丘的？你那个傻乎乎的道士同伴呢？适才那脱光衣服的男子是……”忽觉得背后微风飒然，不及回头，只觉得后脑勺剧烈一痛，登时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正仰面躺在沙地上，萧扬和笑笑生坐在一旁争论些什么。傲文坐了起来，发现自己手脚并没有被捆绑住，不觉很是奇怪。

笑笑生侧头叫道：“哎，醒了！王子，你可是大错特错了！先生我虽然出卖色相吸引马贼注意力，立下大功，不过说到底还是靠萧扬老弟的箭术救了你，你不感激不说，还恩将仇报，对他拔刀相向。尤其不可饶恕的是，你居然在背后骂先生我傻！你……你到底是不是个正常人？”

傲文站起身来，见割玉刀已经被萧扬取回，料来以自己目前的体力非其对手，当即冷笑一声，俯身拣了死去马贼的兵器挂在腰间，转身去牵马匹。

萧扬问道：“王子要去哪里？”傲文道：“回马贼的老巢马鬃山救人。”笑笑生奇道：“什么？”随即嚷道：“瞧，我就说他不是个正常人了，刚刚脱险，额头还有伤，又要回去送死。”

萧扬却道：“等一等，我跟王子一起去。”站起身来，将手指抵在嘴唇上一吹，打了个呼哨，一匹黄色骏马蓦然出现在不远的沙丘上，欢快地向主人奔来。

傲文大感意外，问道：“你去那里做什么？”萧扬淡淡道：“我自然不想去，也很想劝王子不要回去送死。可你是王子，言出如山，是断然不会听旁人劝的。那么只好我陪王子一起去送死了。”

傲文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萧扬道：“因为游龙一定会这么做。”

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傲文，也令他对眼前的中原汉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信任，他始终警觉的面色终于松弛了下来，道：“就算是游龙，也没有必要如此冒险，马鬃山中可有上百名马贼。”萧扬道：“如此，我更不能让王子孤身涉险。”

傲文也是果决之人，微一沉吟，即道：“好，那我们走吧。”翻身上马，走出几步才想了起来，转头道，“多谢。”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子，自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专横霸道，傲气十足，从他口中对并不熟识的人说出一个“谢”字，可谓相当不易了。

笑笑生大叫道：“喂，要去你们两个去，我可不想去马贼的老巢。”傲文冷冷道：“先生大可不必跟随傲文冒险，请自便。”策马便行。

萧扬道：“笑先生是嘴硬心软，一会儿自然会追上来的。王子，你不是好好在扞泥城中当王储么，如何会落入马贼手中？”傲文道：“这事说来话长。”他心中疑虑还是不能解开，便坦白地道，“适才我对萧扬公子多有冒犯，不过也是情非得已。不瞒公子，此次我来大漠也是为了寻找轩辕之丘。”

萧扬极是意外，问道：“你们楼兰也想要得到轩辕剑么？”傲文更是惊奇，道：“公子是在寻找轩辕剑？”萧扬道：“不错。”

傲文想起来姨父曾提及楼兰与中原本是一脉相承，难道他要找的神物和轩辕剑本就藏在同一处地方？一时难以弄清这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关联。越想越是心惊，忙问道：“你找轩辕剑做什么？”忽听得背后有人道：“他本是黄帝后人，轩辕剑是黄帝遗物，本来就该归他所有。”

原来笑笑生不知如何又骑马来了身后，仿佛鬼魅幽灵从地下冒出一股，倒让傲文吓了一跳。他听说萧扬是黄帝后人，又想起黄帝的诅咒来，一时间，心头分外沉重。

萧扬早习惯了笑笑生的神出鬼没，可突然听到他张口称自己是黄帝后人，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显是困惑之极。

笑笑生忙道：“老弟别那么瞪着我，怪瘆人的，我是开玩笑的啦。炎帝和黄帝是华夏始祖，咱们中原人都是炎黄子孙，都可以说得上是黄帝后人。”嘻嘻一笑，又换了一副神情，转头问道：“傲文王子，莫非你也是在找轩辕剑，想用它来控制我们中原？”傲文摇头道：“不是。”

萧扬见他不愿意多提，便道：“此去马鬃山凶险异常，还请王子将所见到的地形、布防都详细指出来。”笑笑生插口道：“你是楼兰王子，身边应该有不少侍卫，他们人呢？”

傲文便详细讲述了到大漠和马鬃山后的种种奇遇，本来他被马贼捕获，更是被当做肉奴一样贩卖，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他也不愿外人知道，但对方既肯跟他同生共死，又是鼎鼎大名的游龙所信任的人，情形格外不同，是以毫不隐瞒，唯一只不提他一度双手被锁连方便都要靠女奴帮助之事。

萧扬道：“如此说来，此处距离马鬃山已然不远，咱们不能这么过去，不然很容易被进出的马贼发现。”当即改变方向，预备兜大圈子先绕到马鬃山山后再说。

笑笑生嘻嘻笑道：“听王子的讲述，那些马贼并不如何服梦娘当头领，若是能挑拨他们自己内讧，咱们救人可就容易多了。”他历来爱瞎出主意，这次也不例外。傲文眼前一亮，道：“笑先生提醒得好，我倒有个主意。”当即说了自己的计划。

笑笑生头摇得如拨浪鼓一般，连声道：“不行！绝对不行！先生我不会武艺，王子想让我打头阵，不是让我去送死么？让萧扬去，他最擅长冒充了，冒充游龙不是把车师上下那么多人都骗过去了么？”

萧扬道：“不是我不想去，而是赤木詹被游龙杀死的那一战我也在场，许多马贼见过我的本来面目，更不可能用游龙的面具混进去，只有先生你一人是生面孔。”

笑笑生道：“那你为什么不用游龙的身份？马贼一听到游龙的名字就不吓得屁滚尿流么？”萧扬道：“游龙威名虽盛，可马鬃山是马贼根本之地，若是听到游龙到来，即使害怕，也会拼死反抗。还是傲文王子这个法子胜算最高，只是需要先生冒些险。”

笑笑生道：“你们这是把先生我生生往火坑里推。傲文王子，你已经是楼兰王储，身边的女人数都数不过来，干吗非要冒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女奴？”傲文正色道：“她不是普通的女奴，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宁可自己不要性命，也要救她出来。先生若是怕死，大可自行离去。”

笑笑生嘟囔道：“谁怕死了？怕死又怎样？让我打头阵，还不让人发牢骚么？最重要的女人，哼哼哼，回头你就知道当你的女人是什么样的下场。”傲文大怒，道：“你胡说些什么？”

萧扬忙道：“王子息怒。笑先生有口无心，不必与他计较。”傲文也知道笑笑生疯疯癫癫，怒气稍解，也就算了。

夜色降临时，三人终于到达马鬃山。黑黢黢的夜中，那里看起来只是影影绰绰的轮廓，只有谷口隐隐有火光透出。

萧扬从行囊中取出一块白布，一圈圈地往笑笑生头上缠好，笑道：“先生还真有几分波斯人的样子。”笑笑生“哼”了一声，跨马朝峡谷走去。

傲文知道成败在此一举，不免很有些忧心忡忡，问道：“他能行么？”萧扬道：“嗯。笑先生是有些怪诞，但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从来没有坏过事。而且屡次在重要关头，他都能帮上大忙。王子可能还不清

楚，当初在玉门关外解救楼兰商队危机的人就是笑先生，内中具体经过，王子可以等回国再召向导阿飞询问。”傲文还是第一次听说此事，惊奇不已。

笑笑生单骑来到峡谷，未及靠近，便听见弓弦之声，忙叫道：“别射，千万别射，老财派我来的！波斯人老财！”黑暗中有人笑道：“老财还真是个小心人。白日才刚刚把肉奴运回马鬃山，千叮咛万嘱咐的，晚上又派人来查看点数了。”言下之意，竟是那人贩子老财将昨日买走的肉奴又送回来了。

笑笑生不免吃了一惊，可又不敢询问究竟，生怕露馅，只得下马讪笑道：“是啊，是啊。”蓦如火光一亮，有人举着火把到他面前，随意照了照，便道：“跟我来吧。”笑笑生慌忙道谢，紧随那马贼进来山谷。

那马贼喽啰径直来到谷中土台下，道：“肉奴都在铁笼里。”笑笑生举火一照，见铁笼里关着十名全身上下精光的男子，正冻得瑟瑟发抖，争相往铁笼前的火堆凑，只是人头太多，朦朦胧胧看不清面孔，忙道：“暂时不必了。嗯，我有要紧事，想求见西术。”

马贼很是意外，道：“马鬃山下是梦娘当家，老财不是一向跟西术合不来么？”笑笑生神秘地道：“你小毛孩子懂什么？我家主人派我来，是有要紧事要告诉西术。”

西术虽不是头领，在马鬃山地位却是相当高，马贼喽啰不敢再问，领着笑笑生来到一间屋子外，道：“就是这里了。”笑笑生见房门大开，便直接进来。

房中燃了一堆淋了石脂的枯骨，既能照明又能取暖，热气腾腾，烟雾弥漫。西术正坐靠在榻上在喝闷酒，脚边跪着两名女奴，正一人抱着西术的一条大腿轻轻揉捏按摩。其中一名年纪大些的脸上尽是青紫淤痕，显是新近遭过殴打。

这两名女奴都是马贼先后从大漠丝路上劫来的良家女子，被西术奸淫后又充做女奴服侍他起居，只穿着一条皮裙，裸着上体，露出双乳。

她们自被掳到马鬃山后便一直被迫如此装扮，早已习惯，也不再以为耻。笑笑生乍见之下却仿若挨了一记闷拳，“哎哟”一声，匆匆转过头去，道：“这里的人都是不穿衣服的么？”话一出口，便知道露出了破绽，心道：“老财的那些肉奴都被剥光了衣衫，我明明是扮他的随从，不该为这两个不雅的女子大惊小怪。”

幸好西术根本没有留意，他见一名波斯男子不打招呼便径直闯进来，微微一愣，即不耐烦地问道：“你来做什么？”笑笑生忙笑道：“老财派我来告诉头领一件机密大事。”

一句话正踩中西术痛处，当即将手中酒杯重重一顿，斥道：“什么头领？你不知道马鬃山新头领是梦娘么？”笑笑生笑道：“可在小的和我家主人眼中，西术你才是真正压得住阵的头领。”

西术心下大悦，抬脚将女奴踢翻，喝道：“都给我滚远点！”两名女奴慌忙爬起来，双手遮住上身，躬身退了出去。西术这才扯了扯衣领，咳嗽了声，问道：“老财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笑笑生道：“头领可知道梦娘为什么要一心维护傲文王子？”西术道：“她不是要把王子卖去于阗赚大钱么？”笑笑生嘿嘿一笑，故作高深地道：“决计不是，头领不信可以立即派人到于阗去问，绝没有买卖王子这回事。”

西术狐疑道：“那梦娘要做什么？难不成她看上了傲文王子，想嫁给他做楼兰王后？”笑笑生道：“傲文王子知道一个巨大秘密，得到了它，就可以称霸西域，可比什么大钱厉害多了。”

西术道：“你怎么会知道？”随即蓦然醒悟，道：“啊，老财买走的肉奴中有王子的侍卫。我就说呢，他堂堂楼兰王子，不在王宫里享福，来大漠受罪做什么？梦娘一定早就知道，所以才派沙其库押送。”忽然又警惕起来，问道：“你主人老财折返回来，该不会也是为了这件事？”笑笑生道：“是。主人担心凭一己之力办不成这件事，所以派我来告知头领，将来头领得到这个秘密，雄霸西域，也希望能分一杯羹。”

西术毕生愿望就是能当上马贼头领，哪知道突然冒出个人称他将来

也有雄霸天下的一天，一时不觉飘飘然起来，那情形好像真的已经将西域踩在脚下一样，当即拍案而起，道：“好，若是我将来成了西域霸主，就封你家主人当楼兰王。”急速冲出门，大声叫道，“来人！快来人！”意欲召集心腹人手，连夜去追赶押送傲文的沙其库一行，转头问道：“老财现在人在哪里？”却不见了笑笑生踪影。

西术一时不明究竟，忙一边派人找寻波斯人，一边带人赶来土台铁笼，命人开了笼子，将所有肉奴拉出来跪成一排，问道：“你们谁是傲文王子的侍从？”却是无人回答。

西术便命马贼往每人颈后架一把弯刀，喝道：“再不说就一起死。”一名中原男子忙指着小伦和阿勇道：“他们……他们两个是……”

西术道：“王子怎么会只带两人出来？”中原男子道：“本来有四个。其中一人被杀了，就是上次想砍断铁链营救王子的那个。还有一个叫刀郎的，被波斯人带走了。”

西术道：“你还知道些什么？”中原男子道：“好像是刀郎要带波斯人去找什么宝，波斯人嫌我们累赘，就将我们又送回来放在这里，等找到那个宝……”

小伦正跪那中原男子边上，蓦然大叫一声，伸手掐住那男子。他背后马贼举刀欲斩，西术道：“留他性命！这两名肉奴留下，其余的关起来。”

笑笑生突然不见后，他本来已开始起疑，然而此刻见到眼前情形，便再无任何怀疑，命马贼拖开小伦和阿勇，胡乱套上衣服，捆住双手，正要带二人一起去追赶傲文王子，忽见梦娘领着数名马贼赶来，喝问道：“西术，这肉奴已经被老财买下，你可不要再捣乱。”

西术见梦娘身后的马贼个个全副武装，手扶刀柄，神色警觉，心中有数，道：“我可没空跟你捣什么乱。梦娘，你不知道老财已经出卖你了么？你花那么多心思在傲文王子身上，敢把你的目的说出来给大伙儿听听么？”

梦娘冷笑道：“我明白了，你是想要造反。”西术道：“我不是要造

反，而是要当马鬃山的头领。我们这么多弟兄都是男人，难道要听你一个女流之辈的号令么？你不用往后看，沙其库人不在这里。他不是被你派去押送傲文王子了么？梦娘，你不配做头领，但你可以做头领夫人。只要我当上头领，你从此就跟着我，包你吃香喝辣，再也不用去做什么肉奴买卖。”梦娘大怒，道：“你好大胆……”

马贼群中忽然有人射出一箭，正中西术左臂。西术当即道：“臭娘们，老子今日非杀了你不可。”拔刀朝梦娘砍去，却被她身后闪出的两人横刀挡住。忽听得有人大叫道：“火拼啦！火拼啦！谁杀死西术，梦娘就嫁给他当老婆！”

西术愈发怒气冲天，回头叫道：“死人，你们还在等什么？”他的心腹如大梦初醒，这才拔出兵刃加入战团。

土台附近聚集了不少马贼，争斗一团，登时一片混战。夜色正浓，虽有灯火，毕竟还是瞧不大清楚，误杀误伤导致越来越多的马贼加入战团。

小伦和阿勇本来被缚在一旁，见马贼陡起内讧，忙缩到人群后，混乱黑暗中也无人留意到二人。正待设法磨断绳索，抢两匹马逃走，忽闻背后有人轻叫道：“喂！”惊然回头，不由得又惊又喜，竟然是傲文王子。身后还跟着两人，小伦竟也认得，是在蒲昌海桑紫夫人精舍外见过的萧扬和笑笑生。

傲文拔刀割断二人绑索，轻声问道：“刀郎人呢？”小伦愤然道：“刀郎已经投降了波斯人。不仅如此，他还要领着波斯人去寻宝呢。”傲文一时不明究竟，便道：“先离开这里再说。”

萧扬见马鬃山局面乱七八糟，完全失控，不禁叹道：“可惜咱们人太少了，若是有一支一二百人的奇兵，趁此机会全力出击，尽必然能全歼马贼，彻底荡平马鬃山。”

傲文道：“也许有别的法子。我听小菊说过，马鬃山有一条流出油脂的山沟，这里的照明取暖全靠它。小伦，阿勇，你们二人跟着笑先生去寻找那条山沟，将它点燃，说不定能连根烧掉马鬃山。我和萧扬赶去救

小菊，一会儿咱们在山外会合。”

小伦连日被剥光衣服像牲口一般囚禁在铁笼中，受尽马贼污辱和折磨，早憋了一肚子恶气，闻言大喜道：“遵命。”

傲文便与萧扬往梦娘住处赶来，只听见山谷中不断有人乱喊道：“杀！杀死西术！杀！杀死梦娘！”显是笑笑生的声音，片刻后又加进来小伦的声音，到后来竟有不少马贼呼喊应和，此起彼伏。二人觉得有趣，相视而笑。

上山道走不多远，便有一条纤细的人影从树丛中钻出来，哭道：“王子，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救我。”径直扑入傲文怀中。原来小菊听到外面厮杀声惊天动地，预料有大事发生，赶出来想看看究竟，听见人声便躲进树丛，直到认出来人是傲文，才出来相见。

二人相别还不到一日，却感觉已经经历了漫长岁月。傲文心中无限爱怜，抚摸她的秀发，轻声叫道：“小菊！”萧扬见这对男女紧紧拥抱在一起，始终不肯放开对方，忍不住催促道：“王子，咱们该走了。”

三人便一道往谷口赶去。土台上下正展开一场热血酣战，有人义愤填膺地要杀西术，有人受到鼓动想杀梦娘，也有人什么目的都没有就加入了战团，反正马贼横行大漠就是杀字当头。激烈的内讧导致谷口都无人放哨，三人轻而易举地闯出关口。

回头却不见山中火起，傲文以为笑笑生、小伦、阿勇三人还未得手，正忧心忡忡之时，忽见小伦从黑暗中钻出来，叫道：“王子！”傲文见阿勇和笑笑生也跟在他身后，问道：“点燃石脂沟了么？”小伦道：“我们本来找到了那条沟，笑先生却坚决不肯让我放火。”

傲文愕然问道：“这是为何？”笑笑生忙道：“山后住着不少女人孩子，火一烧起来，最先遭殃的就是他们。”

傲文勃然大怒，道：“那些女人孩子都是马贼眷属，根本不值得同情。笑笑生，你坏了大事！”笑笑生见他发怒，也伸长脖子抗辩道：“孩子都喊马贼‘阿爹’没错，可那些女人都是被掳来的，并不是真心要嫁马贼。王子，你别跟我发这么大火，马鬃山尚有生机，命不该绝，日后你

自会知道。到那时，你还要千恩万谢地感激我呢。”

傲文气极，斥道：“小伦，阿勇，你二人亲眼看见马贼如何对待阿峰，不仅惨死，而且被烧得尸骨无存，你们难道也愿意就此罢手？”小伦道：“当然不是，属下恨马贼入骨，恨不得将他们都烧死才好。我本来是要去点火的，不知怎的火灭了，我和阿勇迷迷糊糊地就跟着笑先生出来了，他肯定会妖法。”

傲文瞪视着笑笑生，手抚刀柄，恨不得立即要将他斩在刀下，一想到这次脱险笑笑生多有功劳，足以功过相抵，勉强松开了手，恨恨道：“若你是我下属，我这就以违抗军令的罪名将你当场斩首。”笑笑生嘻嘻笑道：“亏得我不是。”

萧扬见傲文又要发怒，忙道：“事情已是如此，难以弥补，咱们还是先离开这里。王子想要报仇，日后总有机会。”

六人遂翻身上马，连夜赶路，一口气奔到次日大亮，马匹疲累不堪，直吐白沫，遂寻了处水源歇脚，敲冰烧水供应人马。傲文这才有空细细问及刀郎背叛经过。

原来波斯人老财带着肉奴们离开马鬃山离开后一路往北，来到一处山峦，山洞里有两名波斯男子持刀看守着另外四名被剥光衣衫绑在一起的中原男子。两路人马会合后继续上路。老财见这次肉奴人数不少，均是结实的男子，便命手下人给他们灌下混了幻药的汤水，好让他们迷糊过去，分不清东南西北，也没有力气挣扎反抗。哪知道刀郎坚持不肯喝，还连声喊叫要投降，极其肉麻地称呼那波斯人老财为主人，还说有重大机密相告。老财心生好奇，便命人将他带出来，问道：“你有什么机密？”刀郎道：“小的愿意带主人到大漠寻宝。”老财一听就哈哈大笑道：“是周穆王宝藏么？那是假的。你们这些寻宝人都上了梦娘的当了，若不是贪心，也不会沦落到当肉奴了。”刀郎道：“先不要笑。主人想想看，傲文王子已经被立为楼兰王储，也就是将来的楼兰国王，身份何等尊贵，财富应有尽有，他怎么可能为了所谓的周穆王宝藏亲自来大漠涉险？王子这次是为了别的宝贝，他虽然没有告诉小的是什么，但一定非

同小可。”老财盘算了很久，命人解开刀郎绑绳，取来衣服为他穿上，道：“好，你带我们去寻宝。”可他还随身带着一群肉奴，多有不便，而且这些肉奴都是精壮男子，随时都可能挣脱绳索反抗，当即决意折返回马鬃山，除了带走刀郎外，将余下的肉奴暂且寄存在铁笼里，对梦娘只说有要紧事得去楼兰王都一趟。

小伦讲完经过，恨恨道：“刀郎背叛王子，等于背叛国家，势同谋逆，该诛三族。王子，等你回国后，就立即派兵逮捕他家人。”

萧扬摇头道：“不，是刀郎救了你们两个。”小伦道：“什么？”萧扬道：“如果不是刀郎假意投降，你们所有人早被带离大漠，说不定去了西方，怎么可能凑巧在今晚得救呢？”

傲文道：“你如何能肯定刀郎是假意投降？”萧扬道：“几位侍从均已经知道王子在找轩辕之丘，这是关键信息，但刀郎却没有告诉老财，只模棱两可地说什么非同小可的宝贝，不过是要引诱老财上当，好寻到机会逃脱。老财也不是傻子，他当然已经想到能劳动傲文王子亲自出马寻找的宝，一定价值巨大。”

笑笑生嘻嘻道：“不错，这招先生我也对那马贼西术用过，我告诉他说谁能得到王子寻找的宝贝，就能称霸西域。”

傲文本就对他一肚子怨言，闻言怒气又生，道：“我不是特意告知先生要强调我是来寻周穆王宝藏的么？你又如何编造了称霸西域的宝贝出来？万一那些马贼信以为真，消息传扬出去，无数人赶来大漠，拼了命去寻找，岂不麻烦得紧？”笑笑生吐舌笑道：“我就是爱灵机一动，信口胡编，王子又不是不知道。”

萧扬忙道：“寻宝一事并不新鲜，那梦娘专捉寻宝人当肉奴，周穆王宝藏如何能取信马贼？笑先生不过是随机应变。况且他只告诉西术一人，马贼混战，西术未必就有命活下来，还是我们自己尽快找到轩辕之丘才好。”

一行人遂继续上路，一直到傍晚日落后才找到一处背风处落脚，拣了些粪便、枯骨，阿勇又拿出自己的马鞍，勉强升了堆火取暖。众人身

心疲惫，劳累异常，各自倒头睡下，不久便听见小伦鼾声大起。

萧扬当值第一班，坐在营地边上。夜凉如水，仰望着迢迢银河，想到明日不可预测的路途，不禁神魂飞越。恍恍惚惚间，他似乎看到了一个极大的湖泊，湖水清似明镜，不论深浅去处，尽能一眼望到底。岸边长满绿草和优昙钵花，鲜华可爱。一名雪衣女子坐在湖边，正痴痴迷迷地盯着湖面——一泊静水，清风涟漪，仿若那里面盛满了前世今生的回忆。蓦然大风拂过水面，掀起的巨浪仿若一柄长剑，又仿若一件裙裾。萧扬惊然转头，去寻找雪衣女子踪迹，她原来还坐在那里，依旧只是深沉地凝视着湖水……

蓦地里，一颗彗星曳着长长的光尾，自东而西划过黑幕天空，转眼消失不见，萧扬顿时从幻梦中惊醒，一时不知道适才所见是梦是幻。忽听得背后笑笑生道：“彗星不是吉兆，一定有什么不祥的事发生。”走过来一屁股坐在萧扬边上。

萧扬问道：“先生睡不着么？”笑笑生叹道：“实在是冷，冷得睡不着啊。”

萧扬这才意识到已经是秋季，沉默半晌，轻轻吟道：“袅袅桂花香，婷婷五彩乡。素娥享静谧，玉兔守苍茫。尘俗欢娱少，高天酣咏长。清风明月夜，独坐慰情伤。”笑笑生拍手道：“好诗！好诗！想不到萧扬老弟能文能武。”萧扬道：“随口胡诌几句，让先生见笑了。”

笑笑生道：“好就是好。这诗可有名字？”萧扬道：“名字嘛，就叫《天上人间》吧。”笑笑生道：“好个《天上人间》，恐怕是有感而发吧。我也来一首。”顿了顿，拉长声音吟道：“夤夜倚高楼，情天独唱酬。玉盘浮碧汉，卿我结诗俦。蕙质芳心淡，琴声胜境幽。淹留挥落寞，煮酒宿芳洲。名字就叫《望月遥寄》。”

萧扬默一吟诵，只觉得意味深长，便道：“先生果然才情高远。”笑笑生笑道：“我年轻的时候也爱玩玩这个。”他回头望了一眼熟睡中的傲文几人，摇摇头道：“可惜，咱们中原的风雅玩意儿，他们西域人不懂。喂，你小子先去睡吧，我来守夜。”

萧扬便回来火堆边找了块空处躺下，却是难以成眠，不仅仅是透骨的秋凉驱之不去，还有适才那幅幻象不断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忽听得身后有轻微动静，转过头来，见傲文正脱下外衣，轻轻搭在小菊身上。傲文见萧扬仍未睡着，便打了个手势。二人一道到营地边上替下笑笑生。

萧扬问道：“王子一直没有睡着么？可是有心事？”傲文道：“嗯。萧扬，你觉得明日咱们该往哪个方向去？”萧扬思忖道：“如今已是深秋，马上就进入冬季，我们衣衫单薄，难以抵御寒冬，不如先去绿洲补给，再行上路。”

傲文一心要尽快找到神物，完成使命，不愿意花费时日返回绿洲，正要一口否决，忽然又想到小菊是女子，身子单薄，经不起风霜雨雪，微一迟疑，便改变了主意，表示赞同萧扬的意见，道：“好，咱们这就返回垓下去。”

萧扬道：“还有一事，虽然并无把握，不过我还是想告诉王子，我想我可能知道轩辕之丘是处什么所在了。”傲文又惊又喜，连声问道：“轩辕之丘在哪里？快告诉我它在哪里！”萧扬道：“嘘，请王子小点声。”傲文不以为然地道：“这里总共就六个人，又不是外人，听见也无妨。”

萧扬道：“其实我还不知道轩辕之丘在哪里，但我猜想它应该就是天女的住处。”

他虽然口中这么说，心里却不能肯定——当日游龙濒死前曾亲口告诉过他，故剑难寻，那位有神力的朋友也感应不到轩辕剑所在。脑海中登时又浮现出那个忧伤的雪衣女子惊鸿来，他时常梦见她，总觉得她离自己并不远，虽然她想陪伴的人是死去的游龙，可有了她的身影，他独自走在茫茫大漠中的时候，总会生出一些勇气来。

傲文闻言大奇，道：“我们楼兰也有神殿，供奉着天女。你如何能知道轩辕之丘跟天女有关？”萧扬道：“我见过天女，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她跟我要找的轩辕剑有关。”

傲文不免又惊又疑，道：“天女是神仙，你是说你见过神仙？”萧扬不能泄露真游龙已死，自然也无法详细讲述这段际遇，只略微点点头，

道：“是，我见过她本人一次。王子信得过我的话么？”傲文道：“当然信得过。”

萧扬道：“我适才产生幻象，看到了天女，也看到了轩辕剑，我想这应该是一种有意的暗示。”傲文道：“你还看见了什么？”萧扬道：“我不能十分肯定。如果王子信得过我，就请将所寻找的神物的来历告诉我，我才能帮上忙。”

傲文一时踌躇起来，他曾一度以为这名武艺高强的中原男子是敌人，不惜拔刀相向，虽然在马鬃山一战结下了惺惺相惜的友谊，但终究二人的相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两天。他当然信得过萧扬的为人，可对方毕竟是中原人，是炎帝黄帝的子孙，而那笼罩在楼兰头上的千年诅咒的始作俑者，正是黄帝。他久久凝视着萧扬的眼睛，却没有发现有一丝不轨的痕迹，回想起大漠共驰骋、同闯马贼巢穴的激扬意气，他想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怀疑这个人，甚至他认为他与这位游龙替身的相遇相识相知，本身也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

傲文终于下定了决心，道：“这件事，说起来很有些匪夷所思，老实说，若不是我亲眼看见神镜中的预象，我自己都不能相信这些是真的。”当即详细讲述了昔日黄帝在轩辕台上用鲜血诅咒楼兰的三位先人，先人虽幸运避祸，诅咒却被辗转带到楼兰国头上。

萧扬自到西域来后不断遇到各种奇闻怪事，但听了傲文一番话后，还是愣住，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当然是不相信的，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华夏的先祖会因为嫉妒和误解而诅咒了一个无辜的国家，但他也很清楚如果不是与楼兰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傲文王子又怎么可能涉身大漠？

傲文见萧扬神色变幻不定，知道他一时难以接受这一切，深深叹道：“你现在该知道为什么我听到你也在找轩辕之丘后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了，那里关系到楼兰未来的命运，我不能让其他人得到，不然楼兰将会就此消沉，永不复存。”

萧扬沉默许久，才期期艾艾地问道：“那么王子要寻找的东西也是跟黄帝诅咒有关？”傲文点点头，道：“先人曾得到天女神示，称黄帝去世

前有所悔悟，请天神以神力在西域腹心之地修建了轩辕之丘，内中藏有一件法力无边的神物，可以破解对楼兰的诅咒。”

萧扬迟疑道：“那件神物……是不是一件女子裙裾？”傲文惊道：“这是我楼兰国的机密，天下人只有国王和我二人知道，你……你怎么会……”萧扬道：“我在幻象中看见了它，适才我看见轩辕剑的时候，也看见了它。”

月亮终于露出来了，一边孤独地徜徉于天幕中，一边泻下无边的清辉。大漠也热切地回应着，放出清冷的寒光来，几分诡秘，几分清奇，几分阴冷。

天地依旧一片沉寂。这是一种最浩渺最深沉的沉寂，静得令人决计不敢起心去惊扰它。

次日一早，傲文当众宣布要暂时返回绿洲垓下。阿勇闻言很是激动，又是欢喜又是难过，欢喜马上就可以回到家乡，难过的是他与阿峰两人一道护送王子出来，却只有他一人回去。

本来傲文还想回去梦娘诱捕他的那间石屋，放一把火烧掉，免得再贻害别人，但竟再也没有寻到那块绿洲，只得悻悻作罢。

一路往东走了几日，阿勇认出地形，禀告离绿洲已经不远。果然到了傍晚，垓下村又神奇出现在众人眼前。村长听说长子阿峰为救王子而死，虽然难过，但还是道：“这是阿峰该做的，能为王子而死，是他的荣幸。”又告知十余日前阿库和大伦也回来过垓下，还领着一名叫未翔的男子，据说是王宫卫队侍卫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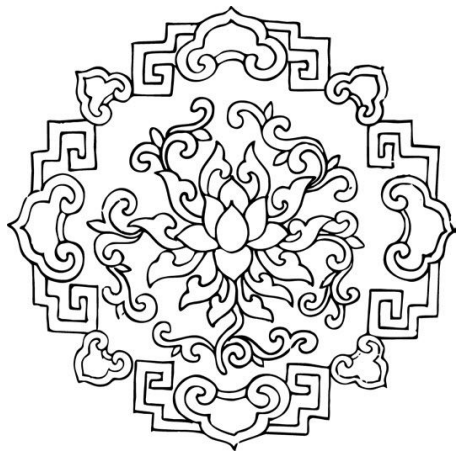
傲文意识到事情不妙，问道：“未翔来大漠做什么？”村长道：“说是来找芙蕖公主。”

傲文登时明白过来，定然是他离开王都扞泥后，芙蕖不知如何知道他来了大漠，所以偷偷溜了出来。她即将出嫁于阗，就此失踪当然非同小可，所以国王派了最为精干的未翔前来寻找。

村长不知道芙蕖订婚又逃婚之事，还以为是小女孩淘气出来玩耍，见傲文脸上深有忧色，忙安慰道：“王子不必担心，未翔侍卫长和阿库他们三人已经出发去寻找公主，我们村里也派了精干人手四处搜寻，应该很快就有消息。”又从怀中取出一封信，道：“这是未翔侍卫长留下来的，说是如果再见到傲文王子就交给你。”

那信封粗糙厚实，一望便是树皮所制。当时造纸术为中原所独有，在西域，即使是麻纸也尚不普及，来自中原的蔡侯纸更是被视为等同丝绸的奢侈品，因而书和信主要书写在贝叶上，其实就是蒸煮加工的桦树皮。信封的封口处盖有一个胶泥的印戳，胶泥边缘插有一根小小的白色羽毛，那是楼兰王族的标志。

傲文神情立即严肃了起来，双手接信，飞快地拆开，凑近灯火，仔细读过一遍，面色愈发凝重，转头告诉众人道：“原来楼兰和于阗真的要开战了，国王将要亲自率领大军攻打于阗。”



第五章 瀚海百波

此时正是晌午时分，正是日光最强的时候，适才还晴朗无比的天空，像被蒙上一层面纱，骤然黯淡了下来，呈现出骇人的暗黑色，黑暗得近乎惨淡，令人压抑。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西域绿洲国家的秋天更是谷物飘香、果实累累的黄金季节。然而对楼兰来说，却是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一年，各种原因导致的水源减少以及持续干旱给这个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的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往年这个时候，国王会选派税吏到各地征收赋税，这些税吏不仅负责收税，而且掌管地方的土地纠纷、谷物播种诸多事宜，通常由掌握实权的王公贵族担任。然而今年却再也没有官员肯主动站出来担任税吏，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收不齐税会受到严惩。

就连王室名下的农庄、果园、牧场也没有什么好的收成，进贡给王宫的麦粉、葡萄酒、奶酪、酥油、食肉等都比往年差了许多。问天国王不得已，只能下令免去全国百姓一年的赋税。

然而对扞泥官民而言，生活似乎暂时还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里毕竟是王都，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华的城市，有着充足的储备和必需的供应。市集照样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华丽的酒楼中也继续上演着浓酒柔情、曼舞轻歌的一幕。

刀夫王子正在楼兰最大最豪华的宝月酒楼饮酒，准确地说，他已经在这里昏天胡地地混了一天一夜，连他也分不清楚外面天亮了又黑，还是黑了又亮。

雅室旁侧的案桌上置放着一只香炉，轻烟袅袅，香气溺溺。上首正中铺着一大张精美柔软的绣榻，榻前的几案上，白玉酒斛泛出柔和的光泽，一大盆羊肉早已经凉透。四周墙壁围以薄纱轻幔，微风拂动，有着如梦似幻的景致。

刀夫王子有一张方脸盘，嘴唇宽阔厚实，眉毛粗黑高耸，生得膀大腰圆、壮硕结实。虽然面前摆着美酒佳肴，堂下还有动人的乐舞，他始终阴沉着脸，看起来满腹心事，显得很抑郁。王子的随从都远远地躲在门外，生怕一不小心就成为他发怒的对象。刀夫王子经常无缘无故地鞭打身边的侍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几乎所有人都对他畏而远之。

此刻，刀夫王子半躺着身子，一只脚正好蹬在地毯的图案上——那是一对栩栩如生的麒麟，状似麋鹿，马蹄牛尾，头上有独角，闪亮的丝

线将它们的全身打造得光鲜亮丽，格外栩栩如生，只是其中一只雌麒麟的脸部被刀夫的大靴子蹂躏得有些变形扭曲。刀夫根本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他那只踩着麒麟的脚正合着悦耳动听的音乐颤动，不时将酒斛晃上几晃，送到嘴边饮上一口，唇边的两撮胡子明显沾染了葡萄酒水的痕迹。

舞娘阿莎是个身材窈窕的姑娘，皮肤光洁如玉，乌黑的长发盘成许多条小辫子，一直垂到腰间。她舞得正酣，伴随着欢快密集的节奏，柔软的腰肢正如细蛇一般尽情地扭动，裙裾上缀着的玉片流苏“哗啦啦”有节奏地作响，赤裸的双足如绽放的两朵莲花，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仿佛是行走在涓涓流淌的溪流边，妖娆妩媚，风情十足。

不知怎的，刀夫忽然被这跳得欢愉忘情的舞娘吸引住了，他放下酒斛，目不转睛地看着阿莎，彪悍的容貌里有着几分邪气，脸色也开始由阴转晴。陡然，心底里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欲望，咧开了嘴笑了笑，举手重重一拍桌子。一名伴奏的乐师受到了惊吓，手一抖，划出了一道走调的乐音，十分刺耳。刹那间，雅室中的歌舞戛然而止。

刀夫招手叫道：“你，舞娘，过来！”

阿莎停止转动，依言向刀夫走去。在扞泥，行商、酒客看上歌妓、舞娘是常有的事，况且酒楼本身也是风月之地。阿莎早已经见怪不怪，她自己也好几次向有钱的富翁主动献身，可不知为什么，当她看清刀夫王子脸上的笑容时，心中有些莫名的恐惧。在距离王子两丈远的地方，她缩手缩脚地停了下来，行了个礼，问道：“王子殿下有何吩咐？”

刀夫端起酒斛，饮了一口，放在旁边的地毯上，命道：“你把剩下的酒喝掉。”

阿莎茫然望着眼前这位极有权势的王子，虽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但还是不敢怠慢，走上几步，俯身去拿那杯酒。刀夫笑道：“不准用手。今日来玩点新鲜的花样。你，转过身去！舞娘的腰肢不是最柔软吗？现在，你要往后弯下腰去，把这杯酒捡起来喝掉，不能用手，只能用你的嘴唇。明白了么？如果你能做到，王子有赏。如果做不到，就该受罚。”

刀夫的要求对阿莎这样一个以跳舞为生的舞娘来说，难度并不算太大，但她闻见背后王子身上浓厚的酒气，听到他不怀好意的笑声，已经预料到将有更大的不幸发生。泪水开始在她的眼眶里打转，她不敢回头，只能遵从命令，将双腿分得开些，摆好姿势站好，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将身体往后弯曲。

刀夫先是从阿莎张开的大腿中看到了她的面庞，虽然是倒着的，但仍然是那么美丽，梨花带雨，更令人亢奋不已。紧接着阿莎那雪白修长的脖颈也呈现在了王子面前，而且距离得那么近。她的腰真是柔软，身体全部弯了下来，看上去丝毫不费什么力气。很快，她的嘴唇触到了酒斛边缘，她张开了樱桃般鲜红的嘴唇，用洁白的牙齿一口咬住了酒斛。但在将要抬起身子的时候，刀夫突然重重拍了一下桌子。阿莎受惊，身体登时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上，酒斛脱口飞出，撞上墙壁，立即破成了好几块。

刀夫故作惊讶地道：“呀，舞娘不但没有做到，还摔坏了王子的酒斛，该如何罚你呢？”阿莎哭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刀夫阴恻恻一笑，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在阿莎双脚上来回比划，笑道：“嗯，就踩下这两只脚，如何？”阿莎恐惧异常，当即放声大哭起来。几名乐师早吓得屁滚尿流，争相夺门而逃。酒楼老板闻声赶来劝解，却被王子侍从挡在门外。

正当刀夫尽情享受折磨羞辱舞娘所带来的种种快意时，忽一个人影抢进室内，伸手一挥，已然轻松将匕首从刀夫手中夺过，沉声道：“刀夫王子，你的宝贵时间不该花在这些下等人身上。”刀夫勃然大怒，道：“你是谁？竟敢私闯王子酒室，来人……”

那人全身裹在一件墨绿色的大斗篷中，帽子遮住了脸面，只能看见两只精光四射的眼睛。他飞快地道：“王子难道没有听过摩诃这个名字么？”他的声音极轻极微，但却一字一句，清晰异常。

刀夫一呆，问道：“你……难道你就是巫师摩诃？”那人傲然道：“不错。王子，在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一边说着，一边将匕首奉回给刀夫。

刀夫一时又惊又疑。他记得父亲曾经提过，西域幽密森林中住着一个神秘的巫师摩诃，所预言之事无不奇中，被视为神人，但却极少出山，且行踪诡秘，常人求见他一面也是十分难得，更不要说占卜了。然而就在刀夫出生后不久，摩诃巫师却主动来了问地亲王府邸，告诉亲王说他的独生爱子将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这个预言从此伴随着刀夫长大，每当关键的时候，它就像一道影子，一个幽灵，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冥冥之中飘荡在他们父子的心灵深处。果然，问天国王一直没有子嗣，那么，侄子刀夫是楼兰王室的唯一后人，将来继承楼兰王位就是顺理成章之事。可前不久国王偏偏立了外姓人傲文为王储，多年的念想一日成空，如何能让人不气愤？

摩诃道：“莫非王子是在怀疑本座？”刀夫挥手命侍从和阿莎退出，这才恨恨道：“不错，不过我不是怀疑你是不是摩诃巫师本人，而是怀疑你的预言。”摩诃哈哈笑道：“自古以来，成大事者没有一帆风顺的。王子，你是将来的楼兰国王，可千万不能就此消沉下去。”

刀夫道：“巫师还不知道么？我表弟傲文已经是楼兰的王储。”摩诃道：“傲文不过才是王储，还不是国王，你才是真正的国王，这是预言，也是真理。本座此次出山，就是特意赶来助王子一臂之力，咱们这就走吧。”

刀夫道：“去哪里？”摩诃道：“回去问地亲王府邸。王子忘了么？今日是你父亲诞辰，国王夫妇要来你家中参加晚宴，这回可是有好戏看了。”

刀夫这才想起今日是父亲生日，忙整整衣衫，与摩诃一道回到家中。

问地为人一向俭朴，亲王府的陈设也是普普通通，甚至比许多官员的宅邸还不如。因为国王夫妇要亲临家宴，亲王正亲自指挥奴仆布置，闻听爱子终于归家，立即笑容满面地迎出来。

刀夫面有愧色，道：“刀夫多有不孝，摩诃巫师已经训斥过我。父亲大人放心，从此我绝不会再沉溺于酒色，无所作为。”问地道：“好，这

样最好。摩诃巫师，全亏了你。”

摩诃肃色道：“本座不过是顺天行事而已。亲王，你先忙你的家宴，本座还有一些事要与刀夫王子商议。本座带来的那些人……”问地忙道：“巫师放心，已经全部安顿好了。刀夫，快些请巫师进去。”见爱子顺从恭谨地引着摩诃往密室而去，一改之前的颓态，不由得笑得愈发开心。

忽有侍卫进来禀告道：“王宫侍卫长未翔到了。”问地知道他是为国王、王后的到来打前站，忙迎出大门，笑道：“未翔侍卫长，恭喜你官复原职。”

未翔祖父、父亲均是王宫卫队的侍卫，可谓侍卫世家，他本人三年前开始担任侍卫长，是楼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侍卫长，深为问天国王倚重，连一向眼高于顶很少把别人放在眼中的傲文王子也与他交好，情若兄弟。但数月前未翔因昌迈王子一事被罚俸停职，只以普通侍卫身份继续留在卫队效力，旁人均为他不平。然而问天国王也是无奈，不如此无法向车师交代，直至于阗和楼兰联姻结盟后，才又重新恢复了未翔侍卫长一职。

未翔只是略微点点头，便道：“亲王寿宴安排得如何了？可有需要帮手的地方？”问地笑道：“有劳侍卫长费神。其实只是个小小的家庭宴会，哥哥嫂子来为弟弟祝寿，一家人一起吃个饭，有什么好刻意安排的？”未翔道：“亲王说得极是。只是未翔职责所在，要先带人在王府巡视一番，若有冒犯之处，还请亲王恕罪。”问地道：“侍卫长请便。”

未翔欠身行了个礼，便分派侍卫进王府巡查警戒，他已经前后三次扈从国王来到王府参加寿宴，是以轻车熟路。转了一圈，见府邸中一切早安排得井井有条，并无任何疏漏之处，便又重新来到前院厅堂，问道：“今日国王特意问起了砌州凶案，不知道亲王派人查得如何了？”

他所指的是几月前有四名黑衣男子死在了楼兰北部砌州城外。那四人身份不明，却是全副武装，且死状奇惨，面色漆黑，胸口各有个大血窟窿，一时震动砌州，成为一大悬案。州中传闻是黑衣老怪所伤，问天国王听说后，担心民间流言蛊惑人心，特命问地亲王负责调查。

问地道：“凑巧得紧，我今日寻访到一个证人，刚好可以解开此案谜题。侍卫长，你可知道那四名死者其实是于阗的杀手？”未翔吃了一惊，道：“他们要杀的目标是谁？”问地道：“说出来更加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要杀的目标是约藏王子。”

未翔先是骇然，随即明白了过来——于阗和楼兰联姻结盟虽然来得有些突然，但确实是震动西域的大事。他被国王授令全权负责这次历史性的盛宴，之前曾预想了很多种坏的状况会出现，然而一件都没有发生。但终究还是发生了两件意料之外的事，一是刁蛮任性的芙蕖公主变得大方得体，二是王后的妹妹桑紫夫人竟然带了墨山国王子约藏进宫行刺。约藏刺杀傲文时，未翔虽不在场，但后来向侍卫了解经过，便知道了详细情形。他知道于阗国王希盾利用墨山王后卫师师来控制墨山，约藏王子当众表示过不满。以希盾之为人，派出杀手追杀约藏完全说得过去，若是约藏在楼兰国境内被杀，还可以趁机嫁祸到楼兰人甚至是傲文王子身上。可救下约藏的人又是谁？如何能以相同的手法一举杀死四名于阗杀手？

问地似乎看出他心底疑问，道：“谁在关键时刻救了约藏没有人知道，也许是他自救，也许是旁人相助，也许是天意。我说的这位证人就是摩诃巫师，他师弟无计凑巧在当日经过砌州，意外遇到了四名死者和昏迷的约藏王子，无计匆匆留了一条消息给巫师，就带着约藏失踪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这番言论前言不搭后语，后半部分更是离奇，未翔不免觉得有些好笑，但他生性沉静，喜怒不形于色，只点了点头，道：“这件事，亲王日后亲自禀告国王。”

夜幕降临后，轻骑简行的国王夫妇如时来到问地府中。问地亲迎进来，见芙蕖跟在父母身后，一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便笑着告知道：“刀夫知道芙蕖最喜欢热闹，特意请了宝月酒楼的乐师舞娘来助兴呢。”芙蕖依然是神情淡淡，只应了声：“是吗？”

问地忙招手叫过刀夫，道：“领你妹妹去看看那些中原的玩意儿，让

她多选几件回去玩儿。”芙蕖本来很不喜欢刀夫，但听说王府里有不少从中原运来的好东西，还是忍不住好奇之心，跟着刀夫去了。

等芙蕖走远，问地才问道：“公主的婚事定下日期了么？”问天道：“于闐说下个月就要派人来迎娶芙蕖。”轻叹一声，似对这门婚事有所顾虑。阿曼达道：“今日是亲王寿宴，婚事日后再提不迟。”

正要进堂入席，忽见侍卫领着文书大臣阿里进来。问天一眼见到阿里手中拿着一封贝叶信，信口交叉盖着一个斧头模样的泥戳，登时心中一沉，问道：“是墨山的国书么？”阿里道：“正是。这是墨山国新国王约藏派人加急送来的国书。”

问天皱眉道：“约藏回国这么久，如何到现在才正式登基？”

他料来必定是约藏履行前约，要向楼兰下正式战书，匆匆拆开一看，便即愣住。在信中，约藏国王竟表示要尽释前嫌，与楼兰修好。新国王也将理由交代得很清楚——之前墨山乘虚攻打车师，完全是于闐人的主意，前国王手印确是自杀，真正的罪魁祸首也应该是于闐人；于闐国王希盾不但利用卫师师来控制墨山，还派人追杀他，若不是得到天助，他早已经死在楼兰砌州城外；之后他又被卫师师派兵追捕，历经艰险，好不容易才复国登上王位；墨山若与南面楼兰为敌，势必也要引来北面车师开战，考虑到墨山内忧外患的局面，与左邻右舍和平相处才是最好的选择。

阿曼达见丈夫神色有异，凑过来一看即道：“约藏当上国王后突然明白了事理，如此可就太好了。”又道：“约藏称于闐人追杀他，那砌州城外的无名氏命案会不会……”问地忙道：“那四名死者正是于闐国王派出的杀手。”

问天便招手叫过未翔，道：“你这就去驿馆见见墨山信使，问明白墨山国内情形，再来回报。”未翔躬身道：“遵命。”带了两名侍卫，快马朝驿馆而来。

墨山信使名叫穆费，是墨山大富商穆塔之子，不到三十岁年纪，妹妹是约藏最为得宠的侍妾。未翔进来时，他正坐在房中大快朵颐。未翔

说了几句客气话，便命驿长多上好酒好菜，自己也坐下来陪酒，慢慢从穆费口中套问墨山情形。

原来自从墨山国王手印去世，墨山国政便完全落入卫师手中。她以王后的名义稟政，在朝中大力排除异己，任用了不少于阗人担任官职，还暗中派人搜捕约藏王子和约素公主，如此倒行逆施，惹来墨山国民普遍不满。不久后传来约藏王子到楼兰王宫行刺失手被捕、获释后又失踪的消息，国民均以为约藏已经被楼兰人秘密处死。哪知道不久后约藏即偷偷潜回墨山王都营盘，在黑袍巫师无计的谋划下，联络老臣旧部，预备复国。但不知怎的消息走漏了出去，王后卫师调动心腹军队前去围杀约藏，离奇的是，这支军队在半途遇到一场黑色浓密大雾，全然迷失了方向，有流言说这是巫师无计的法术。黑雾散后，军士们也倒戈相向，约藏得到大多数军民支持，终于成功复国，无计因功被封为国师。

未翔道：“那么卫王后人呢？”穆费酒意正浓，大笑道：“当然被新国王杀了，尸首砍成了数块，分别悬在城门要害处示众。不仅卫王后，就是那些担任高官的于阗人也个个没有好下场。”

未翔心道：“约藏杀了于阗官员，会与于阗结下死仇，看来他要与楼兰修好一事是真的了。”见穆费已露醉态，便起身告辞。

刚出驿馆，便有侍卫飞驰来报道：“国王、王后遇刺，请侍卫长速回亲王府。”

未翔大惊变色，问明国王、王后无恙，只有刀夫王子受了伤，这才略略放了心。

匆忙回来王府，却见庭院中摆着数具尸首，其中几人未翔均在之前巡视亲王府时见过，是宝月酒楼的舞娘阿莎和乐师，均是脸色发黑，很是诡异。两名仆从打扮的男子却是陌生面孔，另有一名年轻的仆从被五花大绑地押在一旁。

侍卫见首领回来，忙上前禀告道：“侍卫长离开后不久就出了事，当

时正有宝月酒楼的舞娘阿莎在献舞，她忽然捂住肚子倒在堂上，侍卫正去扶她时，她不知道如何又跳了起来，还有那些在一旁伴奏的乐师，都是脸色发黑，如同发狂一般，张牙舞爪，朝国王和王后扑去。当时可乱了套了，多亏他们进屋前被侍卫仔细搜过身，没有兵刃，侍卫刚刚上前将他们制住，三名刺客扮成仆从闯了进来。不过当时因为舞娘闹事，王宫和王府的侍卫大多赶来堂中待命，刺客一进来就被包围，混战中只伤了刀夫王子，有一名刺客在搏斗中被杀，另一人受伤被擒后服了藏在袖中的毒药而死，只活捉了这一人，还未来得及审问。乐师和舞娘被带出来后不久就已经这副模样死去，应该是事先中了什么毒。”

未翔大略知道了事情经过，点了点头，径直赶进后庭。国王夫妇正与问地一道出来。问天脸色一沉，问道：“未翔，你已经事先赶来王府戒备，为何又弄出了这等事？”

未翔无言以对，只得道：“是，属下失职，甘愿接受处罚。刀夫王子可还好？”阿曼达道：“刀夫受伤不轻，一直在昏迷中，大夫正在为他诊治。”

未翔道：“属下先护送陛下、王后回宫。”问天道：“不，你留在这里，好好查清楚这件事。若是刀夫醒不过来，你也别回宫来见我，任由亲王处置。”问地忙道：“王兄，这其实不关未翔侍卫长的事……”问天厉声道：“不准为他求情。”狠狠瞪了未翔一眼，携了妻子的手，拂袖而去。

未翔只得押着被捕的刺客来到王府的地牢，问道：“是谁派你来的？”见他神情倨傲，不肯回答，便命人将他吊起来鞭打。那刺客极是倔强，昏死过去好几次，非但不发一言，连哼也不哼一声。

未翔实在是不擅长严刑讯问之道，折腾了大半夜，也没能从刺客口中问出一个字，只好命人放他下来，亲手解开绳索，让出坐椅给他坐下，正色劝道：“你是条汉子，我未翔很是佩服，也实在不愿意再对你下重手。不过我职责所在，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你重伤了刀夫王子，肯定是活不成了，只要你肯交代出背后主使，我保证你不会再受任何苦楚，一定亲手给你一个痛快。”

那刺客仍然不肯吭声，只挑衅般地看了未翔一眼，便转过头去。

正苦无对策之时，问地走了进来，问道：“他招出主使了么？”未翔摇摇头，道：“这人很是顽固，怕是酷刑对他全无用处。”

问地恼恨刺客伤了爱子，命侍卫将他手指一根一根地折断。十指连心，那刺客终于忍不住大声惨叫。未翔一时有些不忍心，走出地牢外，问地跟出来问道：“会不会是墨山国做的？我和王兄都是这个看法。”

未翔很是惊奇，问道：“为什么陛下和亲王会这样认为？”问地道：“刺客闯进来时，直奔王兄和刀夫而去，其他人们都不放在眼中。王兄是一国之君，刺客首先要行刺于他是情理之中的事。可第二个为什么是刀夫呢？王嫂和我本人都在场，身份岂不比刀夫重要得多？”未翔道：“不错。”

问地道：“所以我猜想他们也许是将刀夫当成了傲文。傲文逼死手印国王，与约藏有杀父之仇，他怎么可能轻易释怀？他如今当上国王，一边假意派信使来修好，一边真心派刺客行刺，只是他不知道傲文去了中原办事，早已经不在王都。”未翔道：“嗯，亲王推断得有理。”

问地道：“那么侍卫长还在等什么？应该立即派兵到驿馆将墨山信使一行抓起来严刑拷问。”未翔沉吟道：“我适才奉国王命令到驿馆见过墨山信使穆费，他因为一路风尘正在大吃大喝，若是他知道有行刺之事，不可能有如此轻松的神态。况且他也算得上是约藏的心腹，若是墨山有心行刺，信使立即会受到牵连，他为何要派心腹来送死？”

问地道：“可除了墨山新国王约藏，我想不出还有第二个主使。”未翔道：“亲王说得不错，我这就派人围住驿馆，先将穆费一行软禁起来，等得到这刺客的口供……”不由得踌躇起来，他听到地牢里不断有惨叫传出，却无一声求饶，料想要得到这刺客的口供比登天还难。

问地忽然叫道：“摩诃巫师！”却见一名披着墨绿斗篷的中年男子缓缓走了过来，道：“刀夫王子已然脱险，亲王可以放心了。本座给他服了药，他已经昏睡过去了，要明早才能醒来。”问地大喜过望，忙道：“多谢巫师。”

摩诃问道：“刺客还没有招供么？”问地道：“这刺客十分强硬，轻易难以折服。巫师神通广大，可有办法对付他？”摩诃道：“本座倒可以试上一试。”

问地忙引着摩诃进来。那刺客十根手指均已经被折断，正痛得满地乱滚。摩诃命侍卫将他扶回椅子中坐下，用绳索牢牢缚住，取来一大杯极浓的葡萄酒灌入口中。

问地很是不解，道：“这是上好的葡萄酒，岂不是便宜了他？”摩诃微微一笑，也不答话。

楼兰的葡萄酒最是浓郁醇厚，劲力十足，不多大一会儿，那刺客便满面通红，像泥一样瘫软在椅子上。他自己也甚是不解，问道：“你们……想要对我做什么？”

摩诃从怀中掏出一枚药丸，扔入杯中，药丸“嗤”的一声，瞬间化入残酒中，又命人将那药酒强迫刺客饮下。片刻后，刺客开始摇头晃脑起来，一双阴鸷的大眼睛也神散气弱，完全失去了光彩。

摩诃道：“本座给他服了特制的幻药，这会儿他脑海中正出现人间所能想象出的各种幻象，再拖延一刻，他就会彻底迷乱，再也无法自主控制意识，你们便可以趁机问话。之前给他饮下那么多葡萄酒，也是因为这人意志格外顽强，一开始用药会令他身体产生抗力，若是先拿浓酒麻醉他，他浑身酥软之下，只能完全被药力控制摆布了。”

巫师说得头头是道，在场众人则听得目瞪口呆。唯有问地一向真心信服摩诃的本事，连声赞道：“好，好。”

过了一会儿，那刺客开始哼哼哈哈地乱叫，一张脸燥热得通红。他本已经被拷打折磨得奄奄一息，不知又从哪里生出了几分力气，不断扭动身子，努力挣扎，想挣脱绑索。

问地见摩诃点点头，忙抢上前问道：“快说，是谁主使你来行刺的？”刺客迷迷糊糊地道：“国王，是国王陛下。”未翔等人见摩诃这招居然有效，无不暗暗称奇。

问地道：“是墨山约藏国王么？”刺客道：“不，是希盾，希盾国王。”问地一时骇异得呆住。

未翔忙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刺客道：“范段。”

未翔道：“你们怎么混进王府的？”范段道：“我们一个月前就扮成仆役混进王府，等的就是今日。”未翔道：“阿莎中毒是你们故意弄出来引开侍卫视线的么？”范段道：“什么阿莎？是那舞娘么？”

问地抢上来问道：“说，于阗国王为何要派你们来行刺？”范段道：“这还用问么？希盾国王要称霸西域，楼兰一日不除，国王陛下一日睡不安稳。”

问地道：“既然如此，于阗为什么还要跟楼兰联姻结盟？”范段道：“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何况希盾国王也喜欢阿曼达王后，想要得到她的女儿。”

问地“啊”了一声，显然被刺客的供词惊住了，转头望着未翔，不知该下面如何开口。

未翔本来还怀疑这刺客范段是有意假装被幻药控制，然后嫁祸给于阗，听到此处便完全相信了，再无疑虑。他虽然不十分清楚希盾和阿曼达、桑紫姊妹之间的恩恩怨怨，但他长期扈从国王和王后，知道的隐秘事件极多，多少能猜到一些。譬如他曾跟随阿曼达王后秘密到驿馆探访希盾国王，这是连傲文王子、问地亲王都不可能知道的私事。这范段能说出最后一句“希盾国王也喜欢阿曼达王后，想要得到她的女儿”，足见他是希盾国王身边的亲信武士。

好半晌，问地才讪讪问道：“侍卫长，你看这……”未翔道：“亲王，我得带刺客进宫，向国王陛下禀告这件事。”问地道：“好，人你带走吧。”

摩诃道：“侍卫长，这幻药不能持久，药力一过，刺客怕是不会再开口了。”未翔道：“无妨，我已经得到他的口供。巫师，这次当真要多谢你。”摩诃道：“嗯。”

未翔押着刺客范段回来三间房王宫。此刻正是凌晨，天光未亮，国王夫妇居然尚未就寝，听说未翔回来，忙紧急在内室召见。未翔遂将审问结果一一禀告，就连那一句“希盾国王也喜欢阿曼达王后，想要得到她的女儿”也没有敢隐瞒。

阿曼达王后倒不如何惊奇，似乎一切早在她意料之中。问天先是瞪大了眼睛，随即起身在室内走来走去，不断搓手跺脚，仿若一头受伤的野兽，显是内心愤怒之极。未翔从来见过国王如此神色，也不知道该如何相劝，只垂手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

忽听得问天叫道：“带刺客进来，我要亲自问他。”未翔犹豫道：“那刺客是为巫师药力控制才招出了幕后主使，眼下药力已过，即使陛下亲自审问，怕也没有什么结果。”忽见国王面色如铁，眼睛快要冒出火来，心中不由得一凛，不敢再多说一句，忙出去命侍卫押了范段进来。

范段人已经清醒过来，又恢复那副傲慢神态，虽然因伤处疼痛难忍不断皱紧眉头，却是紧闭双唇，坚持不肯下跪。

问天道：“你叫范段？你适才已经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招出了所有真相。哼哼，我还真想不到希盾会来这一招，我原以为……”转头看了阿曼达一眼，这才道：“我也不杀你，你这就回去告诉希盾，我会亲自带兵来拜访他，请他做好准备。”范段只是不住冷笑。

问天道：“我瞧得出你有恃无恐，等到我楼兰大军兵临于阗王都西城城下时，再来看你是什么表情。未翔，立即派人送他走，当面交给希盾国王。”未翔道：“遵命。”

阿曼达叫道：“陛下……”问天决然道：“王后不必再说。未翔，去，紧急召集亲王和将军们上殿！我将下令全国备战！”

未翔不敢有丝毫迟疑，立即出去分派侍卫传令，忙了一身大汗，稍微停下来喘息时，天色早已经大亮。侍卫忽又赶来道：“侍卫长，王后急召你去。”

未翔不得已，只得赶来内宫。他满以为王后是要让他出面劝国王不要如此着急向于阗兴师问罪，不料阿曼达只是简短而仓促地道：“芙蕖不

见了。”

未翔心中一直担心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却料不到会在这个节骨眼儿，忙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阿曼达道：“昨晚。昨晚刀夫领着芙蕖去挑礼物，半路她忽然说有些内急，刀夫就让侍女领着她去茅厕，结果半天都没有出来，茅厕里人影都没有，附近也没有找到。刀夫赶来厅堂，还来不及禀告，刺客突然杀了出来，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我原以为芙蕖是不喜欢叔叔，自己赌气回了王宫，但我问过王宫侍卫才知道她根本没有回来后，派人四下找寻，始终没有发现踪迹。适才有侍卫来禀告，说南城门兵士记得有名黄衫女子一大早就骑马出城，模样身段很像是芙蕖。”

未翔道：“公主应该是想去中原找傲文王子，如何会从南城门离开？”阿曼达道：“不，她去了塔克拉玛干大漠。芙蕖从未出过远门，又是孤身一人。未翔，你带上阿库和大伦，去将芙蕖找回来。如果能及时找回她，还有可能阻止这场战场，不然的话……”

未翔道：“可是公主尊贵娇气，就算属下找到她，她未必肯听我劝。”阿曼达道：“那么你就用强带她回来，不必有任何顾忌。”未翔道：“遵命。国王陛下那边……”阿曼达道：“事情紧急，你须得立即动身出发，我自会跟国王交代。这里有封信，是写给傲文的，你见到他就转交给他。记住，去大漠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也会对外宣称你是去了中原协助傲文王子。”未翔道：“遵命。”当即出来，命人叫来阿库和大伦，打好行囊，疾速上路。

原以为芙蕖不过是个娇滴滴的不经世事的公主，从没有出过扞泥，走不多远应该就能赶上。可一路急追，居然没有发现半分踪迹。向沿途商饭店家打听，均道：“黄衫女子没有见过，倒是有个年轻貌美的红衣女子，身边还跟着两个年轻男子，都是陌生面孔，买了不少干粮食物，朝大漠去了。”

未翔心道：“莫非红衣女子就是公主？”忙仔细询问，却得知红衣女子是瓜子脸，跟芙蕖的圆脸迥然不同，身材高矮也有差别，这才明白是

另外一个人。

未翔怀疑已经错过，又折返回去，还是没有公主的踪迹，徒然耽误了许多时间。

阿库毕竟年长，经验要丰富得多，道：“眼下已是秋季，大漠奇寒无比，谁还会冒险往那里去？这三人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公主虽然娇气，却也不傻，她肯定早猜到国王、王后会派人来追她回去。”未翔眼前一亮，道：“公主很可能换了装扮，就混在那三人当中。”

果然打听到其中一名年轻男子有一张娃娃圆脸，甚是秀气，应当就是芙蕖公主。只是不知道另外的一男一女是谁。公主自小在深宫中长大，心中只有表哥傲文王子一人，从来没有过什么朋友，又临时到哪里寻来的大漠同伴？未翔虽不知道傲文王子亲赴大漠是要去做什么，但既然国王夫妇竭力掩饰他的行踪，料来定然身负重大使命。会不会是什么人知道了这一点，有意利用公主去寻找王子？一念及此，更是着急，快马加鞭，但芙蕖三人脚力极快，一直到大漠边缘，还是未能追上。

阿库道：“以我们的速度都没有追上，那一男一女肯定不是普通人。看他们买的物品，应该也有着丰富的沙漠生活经验。侍卫长多少可以放心了，眼下的状况，起码比公主一个人贸然闯入大漠要好很多。”大伦道：“可是大漠这么大，茫茫数千里，找三个人岂不是比大海捞针还难？况且目下咱们也不知道傲文王子去了哪里。”未翔道：“暂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先走一步算一步吧。”

大漠寻人当真是毫无踪迹可循，人马在黄沙上留下的脚印，瞬息又被风沙抚平。昏黄的天压着起伏的沙浪，迷迷茫茫没有界线。目力所及之处，除了沙浪，还是沙浪，别说三个人，就是寻找一支军队，也是难有头绪。时光和希望就像沙丘上的细沙，慢慢从指缝间滑走。

未翔三人一路寻找着来到阿库的生长地垓下绿洲，请村长派出人手协助寻找公主。考虑到即将入冬，离开已久的傲文王子一行很可能会重新回来绿洲补给，未翔特意将王后的信留给了村长，请他见到傲文王子后代为转交。

三人在绿洲歇了一宿，次日便又继续上路。几日后的一个中午，阿库忽然留意到前面黄沙中半埋着一个人，忙赶过去将那人挖了出来，翻过来一看，居然是刀郎，衣衫单薄褴褛，黑瘦得不成样子，呼吸极其微弱，已是命悬一线。

大伦忙取过水袋往他枯裂的嘴唇中灌了两口水，问道：“你不是跟傲文王子一道么？王子人呢？我阿弟呢？”刀郎抬起手来，指着西面道：“王子……马贼……马……”手蓦然垂了下来，头无力歪倒在一边。他连日经受饥饿干渴的折磨，早已经油尽灯枯，全仗心中一点意念苦苦支撑，此刻乍然见到同伴到来，一口气松下，生命之火也就此熄灭。

未翔三人又是惻然又是沉重，刀郎是脱水累死，那么傲文王子境况应该也不会很好，他临死前说“马贼”，又是什么意思？莫非傲文王子一行遭遇到了马贼？

阿库在刀郎身上摸索一阵，想找到一件私人物品带回给他的家人，却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只得割下一束头发，就此将他草草埋葬在黄沙下。

三人疾速上马往西，希望能发现傲文王子的踪迹。然而一连走了三四日，半个人影也没有看见。

这一日，三人所带饮水已经用尽，不得不停下来四处寻找水源。阿库好不容易找了一块背风之地，拿小铁镐挖了数下，见沙子略有湿气，喜道：“这附近一定有地下河，说不定有绿洲。”

塔克拉玛干的地下河全是昆仑山上的雪水冲刷形成，当即朝西南昆仑山方向驰去。走了大半日，果然见到一片绿洲，有水有林，边上还有一户人家。

三人绝处逢生，大喜过望，然而进来院中，却是空无一人。阿库进屋转了一圈，出来禀道：“看桌上灰尘，应该是很久没有人住过了。不过厨下有油有面有干肉，应该是有主人的。”未翔道：“如此，咱们先在这里住一夜，明早离开时给主人留些钱便是。”阿库道：“遵命。”

大伦牵马到马棚中拴好，又去井中打水，阿库则到院中搬了一些干

马粪到厨下生火烧饭。未翔独自出来，四下翘望——血色残阳，如金沙海，只是不见一个人影。想到芙蕖公主下落不明，傲文王子生死难料，更加忧心忡忡。

忽听得西北方向有马蹄声，登时精神一振，忙闻声赶去。刚爬上沙丘，便见到前后三骑正朝这边驰来——最前面的是个蓝衣女子，似是受了伤，俯身低伏在马背上。后面两名彪悍男子浑身是血，一人举着一柄重刀，另一人则手持弯刀，大声叫骂，分明是在追杀那女子。

未翔忙伏下身子，拔出匕首和佩刀，等三人驰得近些，蓦然起身将匕首用力掷出，正中中间那男子脖颈，登时将他射下马来。马匹骤然失去负重，长嘶一声。后面那人忙生顿住坐骑，待看清并无伏兵，发一声喊，便勒转马头，朝未翔冲来。未翔凝神不动，待到对方靠近时，长刀挥出，疾若流星，正斩下那人右手手臂。

那人重重跌下马来，左手捂住断臂之处，杀猪般地嚎叫不止。未翔上前用长刀指住他，问道：“你是马贼么？”那人大叫道：“杀了我……快杀了我……”未翔道：“告诉我实话，我就立即给你一刀，帮你了结痛苦。”那人道：“我是马贼……啊，痛死我了……快些杀了我。”

未翔道：“你可有见过傲文王子？”马贼道：“当然见过。本来头领捉住了王子，派沙其库押他去于阗，不过今日出来马鬃山时遇见押送的人带着箭伤回来，才听说王子已经被……被游龙给救走了……”未翔大奇，问道：“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游龙么？他如何会来了这里？”

马贼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快杀了我……”见未翔沉吟不答，似在凝思，蓦然大叫一声，用尽全身的力气，侧身抓起断臂上的弯刀，刚及坐起，只觉得背心一痛，身子晃了两晃，便倒了下去，背后犹插着一支羽箭。

却见那受伤的蓝衣女子不知何时下了马，手中正握着一副弓箭，站在不远处。

未翔道：“哎哟，你怎么射死了他？我还有许多话没有问清楚。”那女子道：“我……我见他要杀你……”话音未落，手中弓箭掉落，人也摔

倒在地。

未翔急忙抢过来，却见那女子已然昏迷过去，胸腹、大腿、手臂均有刀伤，忙抱了她往石屋而来。大伦和阿库已闻声赶出，未翔道：“那边有两个被我杀死的马贼，还有三匹马，去牵回来。”自己抱了蓝衣女子进屋，将她放在床上，到灶下瓮缸中打来热水，脱下那女子上衣，为她擦净身子，再往创口处敷上金创药，用布条裹好。

他本是豁达之人，不拘小节，当此局面下，要救这蓝衣女子性命，不得不如此做，他自认心无邪念，是以毫不迟疑。但是当他看到她如丝缎般光滑的皮肤上累累创伤时，还是忍不住心中大起异样感觉——如此一个柔弱女子，是如何经历了种种磨难，历经千辛万苦，才能从凶恶的马贼手中逃出？

世间的人和事，未必就尽如表面所显示的那样。未翔完全不知情的是，他从马贼手中救下的这名楚楚可怜、惹人爱惜的受伤女子，就是马贼的新头领梦娘。那被他用匕首射中脖颈而死的马贼，就是为争权而大动干戈的西术。

当日笑笑生冒充波斯人贩老财随从成功混进马鬃山，挑动起马贼内讧，几乎所有的马贼都加入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大厮杀大混战，一直到凌晨众人精疲力竭时才自动结束。重伤的梦娘从血泊中爬起来，看见横七竖八的死伤者躺在晨雾中，耳边除了伤者的呻吟，还有从后山赶来的女人和孩子在血泊中寻找亲人的哭叫声。她忽然感到深深的厌倦，决意离开这个地方，回到绿洲的石屋去。然而她的对手西术也还没有死，看到梦娘上马离去，也紧追出来，意欲亲手杀死这位女头领，永绝后患，却料不到在最后关头时被未翔杀死，实在是冥冥中的离奇巧遇。

梦娘受伤极重，一直到次日天亮才醒过来。未翔正在床前徘徊不止，听见她嚶嚶出声，忙过来道：“你终于醒了。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梦娘轻轻道：“梦娘。”她无力坐起，侧头见到这男子装束停当，腰间挂着佩刀，问道：“公子要走了么？”未翔道：“是，我还有急事赶着去办。梦娘，你伤势沉重，我又分不出人手照顾你，只能将你暂时留在这

片绿洲养伤。你……你自己能行么？”

梦娘道：“公子一直在等梦娘醒过来，就是为了要跟我讲这些话？”未翔道：“是。那两名马贼虽然已被我杀死，可要将梦娘孤身一人留在这里，我实在放心不下。”梦娘道：“公子不必管我，请自去忙你的事要紧。”

未翔着急寻找傲文王子和芙蕖公主，确实没有更多的心思耗在这里，微一沉吟，即道：“那好，等我办完事，再返回这里来接梦娘。外面屋里有水有食物。你的短刀和弓箭我放在床边，伸手就能够着，留给你以防万一。金创药在这边桌上，我……我昨晚已经替梦娘上过药了，恕我多有冒昧。”

梦娘这才领会过来，羞得满脸绯红。未翔见她忸怩，也不好意思再多谈，拱手道：“那么，我先告辞了。只是我此去吉凶难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返回这里，梦娘请多保重。我留了马在马棚，若是一个月后还不见有人来，请梦娘骑了马往西去，只要方向不错，就能到达楼兰国。”

梦娘道：“公子是楼兰国人？”未翔道：“不错，我是楼兰王宫卫队侍卫长未翔。”蓦然心念一动，想起一件事来，忙问道：“姑娘既是从马贼手中逃出，可有见过傲文王子？”

梦娘低声道：“我……我不很清楚傲文王子的事情。”垂下眼帘，不敢再多看未翔的脸，仿佛那上面尽是沟壑纵横，是岁月的风霜，是尘世的种种艰难。

未翔只以为她伤后无力，一时难以问清她如何来到大漠的详情经过，心中又着急上路，只得就此告辞。

比未翔更急于知道傲文下落的自然是芙蕖公主。确实如老侍卫阿库所料，她一出扞泥城就换了套男子衣衫，正当她莽莽撞撞地打听大漠方向时，忽有名男子认出了她，称她公主。那男子是楼兰专职向导阿飞，身边的红衣少女则是车师女子古丽。芙蕖并不认得这二人，也毫不关心，可当她得知阿飞是要陪伴古丽到大漠中寻找传说中的游龙时，登时

喜上心来，是以决定与二人结伴同行。

阿飞得知芙蕖公主是偷偷溜出来去寻找傲文王子，本有心送公主回去，可是公主坚决不肯，古丽还与公主一拍即合——二人都是为了寻访心中的爱人不惜涉险大漠，很是惺惺相惜，不到半日便情若姊妹，无话不谈。阿飞自己也想早日找到师傅游龙，只得倚仗自己多年向导经验，冒险带着二女上路。

一进入大漠，三人便明显感到了无所适从——芙蕖只偷听到表哥来了大漠，却不知道到了何处；而游龙则更是行踪难觅，虽然有不少人声称看见过身材模样像游龙的人，但到底是不是真人，却无人能够肯定。

按照阿飞的本意，该往北方去寻找，因为塔克拉玛干北面有一块大漠与白龙堆沙漠相连，游龙果真出现的话，一定是为追踪马贼而来，那一带才该是马贼出没的地方。芙蕖却是不肯，非要往南方去寻找。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简单地认为既然游龙去了北方，表哥一定是去了南方。阿飞当然不能让公主一人上路，只得劝动古丽一路往南而来。

这一日，沙海忽然变成了戈壁，褐色的砂石延伸到天边，前进得愈发艰难。三人累得精疲力竭心中越来越失望时，忽然远远见到前面有朦胧的山影，走得近些，才发觉那不是山峦，而是一大片浓翠得发黑的森林，周遭笼罩着苍莽深沉的雾霭，给人一种既神秘又狐魅的感觉。那一刻，几乎怀疑是看到了海市蜃楼，使劲眨了眨眼，才能肯定不是幻景，一时激动不已，拼命朝前赶去。到得森林边缘，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夜幕轻轻闭合，正有数名波斯人在林边生火。

阿飞微一迟疑，即上前打了声招呼。领头的波斯人本很是冷淡，可当他看到后面的古丽时，便立即换上了笑容，热情邀请三人过去，问道：“三位来大漠做什么？”

阿飞不知对方身份，见对方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往古丽身上瞟，不敢直接提到名字，只道：“来找两位朋友，一位是这位姑娘的表哥，另一位是我的师傅。”波斯人居然也不多问，笑道：“原来如此。”

阿飞道：“那么几位来大漠做什么？”几名波斯人交换一下眼色，一齐笑道：“寻宝。”

芙蕖忍不住问道：“寻什么宝？宝贝是在这片森林中么？”

她一身男子装扮，暮色中波斯人没有发现她是女扮男装，此刻听到她娇声发问，才知道她是女子。一名波斯人笑道：“要寻到才能知道是什么宝。不过这片森林可是万万进不得的。”

芙蕖道：“为什么进不得？”波斯人道：“姑娘是初来大漠么？传说这里是有魔力的幽密森林，只有法术高强的巫师才能进去，寻常人擅自闯入的话，必死无疑。”

芙蕖听了不免半信半疑，还待再问，忽见阿飞朝自己连使眼色，这才作罢。

当晚双方吃了各自带的干粮，在火堆附近铺了毛毡睡下。负责放哨的波斯人忽听到有细碎脚步声，忙拔出刀来，喝问道：“是谁？”

四名男子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各自手扶刀柄。其中一人道：“我们不是故意来惊扰阁下的好梦，只要将那女子交出来，我们立即便走。”波斯人迟疑道：“什么女子？”那男子冷笑道：“何必装傻充愣？与我们为敌，任你是谁，也讨不了好去。”

这伙波斯人的头领正是贩卖肉奴为生的老财，他相信了刀郎的话，折返回来寻找傲文王子大漠之行的目标，哪知道不日刀郎即在半夜悄悄溜走。幸亏老财也没有完全相信他，有所防备，他未能盗走马匹、食物和水，料想他此去也走不了多远便会饿死渴死，是以也不去理会。但他坚信刀郎的话不全然是假，傲文以王储之尊到大漠涉险，所寻的东西必然是非同寻常的宝贝，所以仍然心存侥幸，留在大漠中继续寻找。一行人今日意外在幽密森林边上遇到阿飞三人，虽然不知道芙蕖就是楼兰国的公主，但老财却看上了古丽的美貌，得知芙蕖也是女子时更是惊喜交加，心中早已经将这一男二女当做了天上白白掉下来的肉奴，男肉奴自然是要卖掉，女肉奴则要等自己玩够以后再行处置，就算这次找不到宝贝，有了这两个女肉奴，也足以弥补风尘劳累了。

老财盘算得极美，做梦都是古丽细腰丰胸的身影晃来晃去，忽被人声惊醒，忙起身问道：“什么事？”放哨的波斯人过来道：“有四名男子守在外面，要带走那姑娘，该怎么办？”

老财一呆，随即骂道：“奶奶的，这你还来问我？别人要抢咱们肉奴，你还干等着让他抢？都起来，抄家伙！”话音刚落，那四名男子已拔出了兵刃，急朝众人冲来。

老财本来只是赌气之语，兼有吓唬的意思，万料不到对方立即便动了手，见人就砍，“妈呀”一声滚到一边。

阿飞对波斯人有所警觉，一直没有入睡，凝神静听，起初听到有人闯来营地，大模大样地向波斯人索要“女子”，以为是来寻找芙蕖公主的王宫侍卫，忙推醒了芙蕖，悄声道：“公主，捉你回去的人到了。”芙蕖吓了一跳，忙问道：“是父王派来的侍卫么？咱们要往哪里逃？”古丽也醒了过来，指着后面的幽密森林道：“那边如何？”

阿飞不及回答，变故陡起，四名全副武装的男子已冲进营地，刀光霍霍，转眼间就有一名波斯人倒地。芙蕖惊叫一声，起身就往幽密森林中跑去。古丽和阿飞微一迟疑，也跟了上去。

刚进密林，背后马嘶声、叫喊声、惨呼声、金刃交接声此起彼伏。旋即有人大声叫道：“公主进森林了！快去追！”

芙蕖更是高一脚低一脚没命地往前奔跑。深邃的森林中到处是盲人般的黑暗，无半点微光。她不顾前面，不顾脚下，几次撞上树干，又几次被脚下藤草绊倒，弄出不少伤痛来，这才不得已慢了下来。忽听得古丽在不远处轻轻叫道：“公主！公主！”芙蕖正要应声，阿飞道：“嘘，他们来了！谁也别出声，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也看不见我们，只要蹲下来藏好不说话，他们就找不到我们。”

一切都混沌了下来，似乎只能清晰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树林中弥漫着一股奇特的气味，阴森中夹杂着腐烂枝叶和动物尸首，仿若深入死亡的异境。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却总感觉到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死尸的幽灵正在四周游荡。人待在这里，如芒刺在背，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恐

惧来。

过了一会儿，有几名男子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传来。一人道：“你看到她逃去了哪里？”另一人道：“就是这边。不过漆黑一片，要怎么找？不如咱们先……”先前那人厉声道：“不行，不除掉公主，谁也别想活着回去。”有人道：“她应该是穿过森林了，咱们还是继续追吧。”

那几人所站立之处离阿飞不远，一字一句清晰尽入耳中，他几乎忍不住要惊叫出声：原来这些人并不是国王派来寻找公主的侍卫，而是杀手。他与古丽离开王都扞泥在芙蕖公主之前，尚不知道楼兰与于阗已经开战的消息，一时想不通有谁会想要杀芙蕖公主——这位楼兰公主已经是于阗国名义上的王妃，谁又有那么大的胆量，不惜冒着得罪西域两大强国的危险，派出杀手赶来大漠追杀？况且她虽然是位金枝玉叶的公主，终究只是个弱女子呀。

正百思不得其解时，忽觉得耳边吹气如云，转过头去，才发现古丽正靠在自己肩头，浑身颤抖不止，显然也是极度震惊害怕。

这一夜，极度漫长，极度难熬。阿飞甚至不知道杀手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总感觉周围笼罩着死尸般的冰冷，他的手心开始发冷，浑身冒出冷汗，几次想出声叫古丽，却又怕被她耻笑，好不容易才忍住。

直到一缕细碎的阳光透过层层枝叶飘洒在眼前的地方，阿飞才恍若大梦初醒，恢复了因恐惧而游离的神志——这幽密森林当真诡异无比，土地也呈现出异样的绛色来，像是鲜血染过一般。古丽已靠在他肩头睡着，长长的睫毛上还带着晶莹的水珠，阿飞忙推醒她，两个人相扶着站起来，才发觉腿早已经麻木得没有任何知觉。

古丽问道：“公主呢？”阿飞道：“咱们四处找找，轻点。”古丽应道：“好。”转身欲走，却被阿飞一把拉住，道：“拉住我的手，不要分开，我可不想连你也弄丢了。”不知怎的，古丽心中登时涌起一股暖流，轻轻应道：“是。”

二人借着亮光找寻一阵，却无公主踪迹，后来索性叫喊起来，也无人应声。古丽惊道：“呀，公主会不会已经被……被……”始终不敢说出

下面那个字来。

阿飞道：“昨夜那么黑，杀手不可能就这么发现公主，更不可能无声无息地杀了她，咱们再找找看，实在找不到就到外面等，公主如果人还在森林里，终究是要顺着亮光出来的。”

又摸索着找了小半个时辰，还是没有发现公主，阿飞见越往森林深处越是幽深诡秘，便牵着古丽的手出来。却见昨夜宿营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具尸首，那些波斯人已尽数被杀手杀死。阿飞忙捂住古丽的眼睛，道：“别看！”拉着她远远离开营地才放开手。

马匹、行囊都还在原处，遂收拾了过来。想了想，又取了部分波斯人的补给，将多余的马匹放了。那些马一脱缰绳，立即往东北方飞奔驰去，似也急切地要离开这片幽密森林。

等到中午，古丽忍不住站起身来，道：“这样干等也不是办法……”话音未落，便听到阿飞欢声叫道：“公主！公主！”

果见芙蕖从森林中钻了出来，披头散发，圆脸蛋上划破好几道血口子，模样很是狼狈，恍恍惚惚径直朝阿飞奔过来，竟连营地的波斯人死尸都未停下来瞧上一眼。

古丽忙迎上前去，问道：“公主昨夜去了哪里？”芙蕖喘息未定，遍体战栗，含含糊糊地道：“我很害怕，又不敢叫出声，后来就晕了过去。再后来我看见了一名黑袍巫师，跟着他去了迷宫……密林里面有座好大好大的迷宫……”

古丽见公主表情古怪之极，神志似乎不是很清醒，有些痴痴呆呆，想到森林之中伸手不见五指，根本见不到周遭情形，知道她所言不过是昨晚昏睡过去后所做的噩梦，正要安慰几句，忽见四名杀手跌跌撞撞地从林中追了出来，忙道：“快，快上马。”见阿飞伸手去拔腰刀，知道他恼恨这些杀手凶残成性，想要放手一搏，忙道：“保护公主脱离险境要紧。”

阿飞一想也对，便扶公主上马，三人策马急行，瞬间将杀手甩在后面。杀手气得叽哇大叫，却再无多余马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人离

去。

阿飞三人离奇摆脱杀手后，一直驰向北方，直到驰出戈壁，再次进入沙漠地带，看不到幽密森林的一点痕迹，这才停下来喝水歇息。回想起昨晚惊心动魄的经历，不由得心有余悸，再看看头顶光灿灿的太阳，大有劫后重生之感。

古丽问道：“阿飞哥哥，你说那片森林里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巫术魔法？”阿飞道：“我也不知道……”蓦然站起身来，惊喜地叫道：“是游龙师傅！快看！那不是游龙师傅和笑先生吗？”

却见远处沙丘上立着两人两骑，其中一人一骑也是全身土黄，与大漠近乎一体，若不是身边有另外一匹枣红大马相衬，实在难以分辨出来。

古丽欢声笑道：“真的是游龙哥哥！啊，我终于找到他了！”一时捂住脸庞，喜极而泣。阿飞也是兴奋地大呼大叫，使劲招手示意。只有芙蕖闷闷不乐，不知道何时才能像古丽一样撞见心爱的表哥。

那游龙正是萧扬。他与傲文王子一行人从马鬃山脱险顺利到达绿洲垓下村后，傲文接到了王后阿曼达委托侍卫长末翔带来的信件，得知于阗派人在问地亲王寿宴上刺杀问天国王和刀夫王子，国王被深深激怒，意欲以此为理由攻打于阗，借机夺回车尔臣河源头的控制权，来缓和蒲昌海日益枯竭、楼兰干旱的危机。傲文身负更重要的使命，自然不可能因此而返回楼兰或是分心去寻找表妹芙蕖公主，他只是留了一封信在村长处，预备等末翔返回时带回楼兰交给王后，自己则准备继续上路。

萧扬完全是另外一番想法，他曾经答应过真的游龙要设法化解于阗和楼兰的宿怨，之前他本来一直不明白内中的原因，但后来意外在楼兰王都扞泥撞见于阗国王希盾领军出城回国时，他蓦然明白了过来，心中愈发坚定要替游龙完成最后的意愿——要阻止两国相争，要阻止西域内战。他本来希望傲文王子暂且放下寻找神物之事，返回楼兰阻止这场将牵动整个西域的战争，但傲文却态度坚决地道：“于阗欺人太甚，我楼兰与希盾势不两立，若是我人在国内，一定亲自带领先锋前军攻打于阗王

都西城。”傲文又开始怀疑萧扬的立场和用意，道：“你是中原人，却在关键时候偏袒于阗一方，莫非是因为中原怀玉公主嫁给了于阗永丹王子？”萧扬道：“当然不是。”

傲文见他神色有异，更加起疑，道：“你是不是认得怀玉公主？”萧扬道：“我的确与怀玉公主是旧识，不过却与我想要阻止两国开战无干。王子，你有没有想过，战火一起，多少家园良田将要无辜被毁，多少将士再也不能返回故乡？”

傲文道：“你不懂，只有打赢这场战争，我们楼兰才能夺回水源，才能长治久安，少数的牺牲能换来更多人的幸福。”顿了顿，又冷笑道：“话说回来，若不是你们中原始祖黄帝的诅咒，我们楼兰根本就不会干旱缺水，也许当真用不着打这场仗了。”

萧扬再无言以对，只得决定与傲文分手，独自去阻止战争。他离开垓下村不久，笑笑生追上来主动表示要与他一起去，并建议他再次化身游龙，方便行事。

这一日，二人遇到几名从楼兰返回绿洲的垓下村民，得知问天国王不但在楼兰全国范围内征召大军，而且预备联兵墨山、车师两国，更是派了人去联络被于阗强力征服的莎车、精绝、且末等国贵族，意欲内外联合各方势力，彻底击败于阗。

笑笑生一听就道：“呀，看来这次问天国王是彻底恼了，预备大动干戈。照这种情况，就算你是游龙，也难以扭转局面。”萧扬也深以为忧，苦无计策。笑笑生道：“人力不行，只有靠神力。”建议萧扬折返回去与傲文王子会合，再次一起去寻找轩辕之丘，若是找到天女，或许她有办法阻止。萧扬虽觉这主意离奇，但居然鬼使神差地同意了。

只是等二人再返回垓下村时，傲文早已经带了小伦等人上路，就连小菊也跟着王子去了。萧扬只得一路追寻，昨晚笑笑生忽然说南方有妖魅之气出现，吵着要往这边赶来，居然凑巧遇上了阿飞三人。

萧扬策马驰将过来，刚翻身下马，古丽便扑了上来，叫道：“游龙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萧扬一听便知道她少女情怀，心中暗暗迷恋游

龙，颇觉尴尬，轻轻将她推开，问道：“这位姑娘是谁？”阿飞忙道：“师傅，她是我们楼兰国的芙蕖公主，是来大漠寻找傲文王子的。”萧扬闻言不免吃了一惊。

芙蕖道：“你就是游龙？我总听说你的名字。喂，你见过我表哥傲文王子么？”萧扬道：“当然见过，我们不久前才在垓下村分手。”笑笑生笑道：“我们也正要去追赶傲文王子，公主，你就跟着我们一道上路吧。”芙蕖大喜过望，道：“好。”

萧扬将笑笑生拉到一边，道：“我们不能带着公主上路。”笑笑生愕然道：“这是为什么？她要找王子，咱们也要找王子，不过是顺路的事。”萧扬道：“此去凶险难料，我不能让公主冒险。她本已经是于阗儿媳，出嫁在即，却突然逃婚跑来大漠，不是给于阗国开战的借口么？”

笑笑生道：“哈哈，还需要什么开战的借口，于阗派人行刺问天国王，楼兰不正要全力进攻于阗么？”萧扬道：“楼兰说于阗派人行刺，理亏在于阗，那么于阗可以说楼兰背约、公主逃婚，理亏在楼兰，双方各自以为自己心存正义，军民拼死力战，死伤岂不是更多？”笑笑生连连摇头道：“这是什么道理，先生我也是个聪明人，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萧扬道：“不管怎样，我们得先送公主回绿洲，阿飞和古丽也不能跟着我们。”笑笑生道：“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不信你试试看。”

萧扬便过来告诉阿飞三人说要先送他们去垓下村，承诺一找到傲文王子就会尽快返回绿洲。芙蕖居然应道：“这样也好。”古丽只是默不作声，望着自己的脚尖发呆。萧扬道：“既然都不反对，咱们这就上路吧。”

当晚宿营，萧扬当值第一轮。阿飞走过来道：“师傅，我有话要跟你讲。”萧扬道：“好，你坐。”阿飞道：“师傅当年从马贼手中救了古丽，她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师傅你知道么？”萧扬道：“嗯。”

阿飞道：“师傅既然知道，为何还对古丽这么冷淡？她为了寻你，从

车师来到楼兰，又从楼兰来到大漠。她只是一个弱女子，她容易么？她只想寻到师傅后跟在你身边，陪你说说话，为你做做饭，可你……你……”他越说越激动，声音陡然高亢了起来。

萧扬不动声色地道：“你喜欢古丽，是也不是？”阿飞一怔，好半晌才道：“我……我只是钦佩她的勇气和决心，才愿意护送她一路来寻找师傅。师傅，你虽然是我师傅，可是你不能这样对待古丽。”

萧扬道：“那你想要我怎么做？”阿飞道：“请师傅让我和古丽都跟在你身边，我们陪你一起去寻找傲文王子。”萧扬道：“不行。”阿飞“噌”地站了起来，道：“你……”萧扬道：“你既然叫我师傅，就该听我的话，护送公主和古丽回去。”阿飞梗着脖子道：“不行，师傅做得不对我不能听。”

笑笑生忙赶过来道：“哎呀，你们吵那么大声，还让人睡不睡觉？你们师徒也别大眼瞪小眼了，我有个法子来解决，阿飞，你跟你师傅比武，如果你输了，无论如何都要听他的话。如果你赢了，那么他就要听你的话。”阿飞道：“好。”气急之下，居然立即拔出了弯刀。

萧扬道：“我不想跟你动手。”阿飞道：“我知道师傅武艺高强，可为了古丽，阿飞要冒犯了。”举刀便朝萧扬斩来。萧扬料不到他当真动手，只得就地滚开，爬起身来，举刀接招。

阿飞连连进逼，问道：“师傅为何不拔刀？”萧扬道：“割玉刀是用来对付敌人的。阿飞，你看清楚了。”

身形一晃，举刀横扫，出手迅捷之极。阿飞退避不及，被刀鞘尖扫过膝盖，脚下踉跄一下，心神稍分。萧扬已经乘隙抢上，右手刀鞘一摆，封住弯刀，左手探出，往刀身上一弹，阿飞虎口一震，手劲顿松，一惊之下，跃身退开。割玉刀仿若活的一般，如影随形，紧追而至，已从他的额头掠过。若不是萧扬收力，只怕要击中他太阳穴。

阿飞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萧扬显示武功，见他一招之内即击退了自己，立时惊得呆了。

萧扬叫道：“别发愣，看清楚了。”扬刀出鞘，展开身形。

只见月光下人影闪动，招式奇绝，割玉刀闪映着红光，仿佛傍晚天际夕阳最后一抹红光，尽情喷吐着绚烂的辉艳。

一套刀法舞毕，萧扬自己也出了身大汗，收刀入鞘，走过去拍拍阿飞的肩膀，道：“你总叫我师傅，我却没有教过你一招半式。适才那套刀法你可看清楚了？有空时须得勤加练习。”

阿飞得师傅指点武艺，可谓得偿平生所愿，可心中并无喜悦之情，只点点头，显然仍是为古丽之事耿耿于怀。

萧扬道：“师傅既然赢了，你也该履行诺言。现在我要你听我的话，保护爱惜古丽一辈子。”阿飞一呆，道：“什么？”萧扬道：“我看得出你喜欢她……”

忽见古丽从荆棘丛后奔了出来，泪流满面，泣声道：“游龙哥哥，你好狠……我这般爱你，你却拿我当衣服一样送人！我恨不得你当初没有在大漠中救过我，我恨不得……”再也说不下去，跺脚转身就走。

萧扬万料不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局面，见她伤心欲绝，只得追去拉住她，道：“古丽姑娘，我……我不是你认得的那个游龙哥哥。”古丽道：“你说什么？”萧扬只能取下面具，道：“我不是真正的游龙。”古丽道：“你……那你是谁？”

阿飞赶过来将古丽拉开，举刀对准萧扬胸膛，怒道：“我认得你，你就是那个中原的逃犯萧扬。快说，你把游龙怎么了？”

笑笑生忙道：“阿飞，先把刀放下来！”阿飞道：“我不放，这人是个歹毒恶人。”笑笑生道：“他是歹毒恶人的话，你还有命在么？他会任由你拿刀制住他？”阿飞却无论如何都不肯放下刀，问道：“真的游龙师傅呢？是不是已经被你……被你……”

萧扬道：“真的游龙确实已经去世。不过并不是我下的手。当日你在大漠见到我和游龙离去时，他已经身中致命弩箭。”阿飞暴喝道：“胡说！游龙是山神的儿子，是不死之身，怎么可能身中弩箭而死？”挺出弯刀，刀锋登时割破了萧扬的肌肤。

笑笑生道：“别动手，别动手！萧扬说的是真的。我们在大漠见到游龙时，是他留在人世间最后的背影。在车师的游龙，其实是你眼前的萧扬，你亲眼见他做了那么事，拯救了一个国家，该相信他不是什么坏人了。吧。”

阿飞额头青筋暴出，激动之极，连声道：“我不信，我不信，游龙明明是不死之身。”萧扬道：“游龙不死，是因为不断有人继承他的事业。游龙一个人的名声，实际上是好多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现在，我就是游龙。而你，阿飞，也许就是下一任游龙。”

阿飞的手臂无力地坠落下来，一屁股坐到黄沙上。古丽愣在一旁，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忽听得笑笑生惊叫道：“呀，公主呢？”萧扬心知不妙，忙抢进营地，不仅芙蕖公主不见了人影，还少了一匹马。

笑笑生道：“坏了，公主表面答应要跟你回绿洲，其实早就打算自己去找傲文王子。”萧扬摸黑上马，四下追了一阵，却是不见人影，只得作罢。

次日清晨，古丽来向萧扬辞别，道：“游龙哥哥，我和阿飞要走了，他要回去楼兰，我要回去车师。”

萧扬见她眼睛红肿，知道她哭了一夜，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只得道：“现下你已经知道我不是那个救过你的游龙……”古丽道：“但你现在就是游龙，是不是？游龙不能死，古丽知道的。游龙哥哥放心，昨晚的话我和阿飞绝不会对任何人说，死也不会说的。只是……只是，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忍不住又流下眼泪来。

阿飞心中芥蒂未解，不肯过来与萧扬打招呼，只远远鞠了一躬，对他传授武功表示谢意，便默默上马，头也不回地护着古丽离去。走出老远，古丽蓦然回过头来，大声叫道：“游龙哥哥，你多保重啊！为了西域，为了丝路，你要好好保重！”

不知怎的，萧扬又回想起了那个寂寥的夜晚——威震大漠的游龙躺在他怀中渐渐冷去，漫天星光带着透明的哀伤，废墟般的龙城中弥漫着刻骨的迷惘。他默默凝视着游龙脸上凝固的悲情，那是一种源于生命深处非自己能力所能控制的彻骨的悲意。虽然所有的苦难已经、正在、即将发生，虽然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死亡，但他们才刚刚相识，便已经永久分离，他才刚刚知道他的名字，便要继续传承游龙的不死之躯……

蓦然间，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那一瞬间，他透过泪眼仿佛看到了天空中有一双眸子，像一泓潭水，又深，又清澈。

偏偏笑笑生不识趣地凑过来道：“我刚刚卜了一卦，已经能准确知道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去寻找轩辕之丘，傲文王子和芙蕖公主肯定也会往那里去。”萧扬举袖拂干眼泪，道：“那好，咱们也上路吧。”

走了三天，依旧是一眼往望不到边际的黄沙。就连太阳也总被薄云遮住，周围环绕着黄色的晕圈。

萧扬很是疑惑，道：“先生一会儿要往东，一会儿要往西，一会儿要往北，咱们到底该往哪个方向去？”笑笑生掐指算了半天，道：“西南边，往西南，这次绝对不会错的。”

往西南走了几个时辰，二人意外遇到一处泉水，四周的沙子居然也是青灰色，颇为稀奇。笑笑生笑道：“瞧，我就说是往西南了，这次肯定是对的。”

萧扬便将马牵到泉水边，将水袋灌满水。蓦然之间，黄马忽然抬起了头，露出警觉不安的神情来。萧扬与此马相处日久，知道它极有灵性，立即伸手抓起兵刃，俯耳到地上聆听，却没有听见任何声音。另一匹枣红马也骚动起来，与黄马各自寻找地方蹲下，将鼻子深深埋入沙中。

萧扬意识到什么，抬头向天际望着，一幕骇人的景象正出现在西方：远方的地平线上浮起了一层深褐色的沙雾，旋转着，升腾着，仿佛

冲出了魔瓶正在显形的巨人，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近，颜色也越来越深。片刻后，便形成了一道高大的黑色霾墙，翻腾着滚滚向前，速度极快，如风扫落叶，一路卷扬起更多沙尘，沙雾愈发强悍厚重。此时正是晌午时分，正是日光最强的时候，适才还晴朗无比的天空，像被蒙上一层面纱，骤然黯淡了下来，呈现出骇人的暗黑色，黑暗得近乎惨淡，令人压抑。

笑笑生身子一抖，脱口叫道：“黑风暴！黑风暴来了！快，快躲到低洼处！”

即使是见多识广的西域人，也只是听上辈提过黑风暴，据说这黑风暴百年难遇，所过之处，尘霾蔽天，不见天日。萧扬毕竟到西域日久，略有耳闻，立即蹲下身，开始用随身的匕首就地挖坑，预备躲入沙坑中。

又过了片刻，脚下的黄沙筛糠般颤抖不止，好像是决了堤的河水，开始潺潺流动起来。空中到处是尘土和腥风的味道，人的呼吸都要为之窒息，完全透不过气来。沙子抽打在脸上，如菜刀一般疼痛。黄马突然发出一声嘶鸣，头顶上狂啸声大作，沙墙铺天盖地，遽然扑来，霎时天昏地暗。

萧扬道：“它来了！低下头！”在狂风呼啸中，这声音正如孤舟之淹没于海洋，霎时消失。幸好他已经触到笑笑生手臂，不由分说，将他拉入坑中紧紧抱住。

世界立即陷入了黑暗之中，整个大地都在颤动着。大风卷起了整片整片的沙尘，风沙互相挟裹着，拖着长长的尾巴从沙丘上扫荡而过。适才还高大的沙丘一段段被狂飚削去，片刻便被夷为平地……

再张开双眼时，又是晴空一片。笑笑生吐出几口沙子，又往鼻孔中挖了几下，只觉得喉咙里渴得像在冒火，呻吟一声，问道：“我还活着么？”旁边有人接话道：“活得好好的呢。”

笑笑生爬起身来，却见几名西域人正在一旁往口袋中铲沙子，不禁大奇，问道：“黑风暴呢？你们怎么都没事？”一人笑道：“哪有什么黑风

暴？我活了几十岁都没见过呢。”

萧扬也醒了过来，嘴里、鼻子里、领口灌满了沙子，脸上蒙着厚厚的尘土，只有两只眼睛在转动，见周遭景物如旧，不觉大奇，问道：“几位装这些灰色的沙子做什么用？这……这不是沙子么？”一人笑道：“沙子对你们是没用，但我们几个是于阗的玉工，这些沙子比普通黄沙要重许多，可以用来打磨玉石，不但能琢磨玉器，还不会伤了玉的表面，因此磨玉的人都会来这里取沙。”

萧扬道：“原来如此，受教了。”见这些玉工悠闲从容，绝口不提楼兰与于阗的战事，料来他们并不知情，心中犹豫了很久，还是忍不住问道，“几位既然是于阗人，可知道怀玉公主的消息？”

一名玉工道：“公子是中原人？”萧扬道：“是。”玉工道：“怀玉公主来自中原大国，本来很受于阗国民爱戴，可她在宫里偷偷饲养了许多小蛇，被苾秋王后发现，认为她居心不轨，所以将她驱逐到冷宫中囚禁，不准她跟永丹王子再见面。后来希盾国王回来西城，调查清楚才知道那些小蛇就是能吐出丝绸的蚕种，可惜都被苾秋王后烧死了。”

萧扬道：“那么怀玉公主呢？”玉工道：“当然是被希盾国王放出冷宫，与永丹王子重新团聚。听说公主已经怀孕，国王很快就会有长孙了。”

萧扬听说，一时心头涌上各种复杂滋味，也不知道该喜该忧。忽听得笑笑生催道：“发什么呆呢？咱们该上路了。”萧扬道：“去哪里？”笑笑生道：“继续往西南方向走啊。玉工说了，前面六十里处有道山谷，谷中有座奇怪的黑色石林。”

萧扬这才回过神来，道：“这里不是无边沙海，就是茫茫戈壁，哪来的石林？”笑笑生道：“所以才说奇怪。听说里面有说话的石头、飞翔的猛兽、唱歌的沙丘、发笑的花荳，离奇得很，从来没有人敢进去，说不定正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不过听说那石林有时在那里，有时又不在那里，好像自己会走路一般，所以被人称为‘迷城’。咱们这次能不能找到，就要靠运气了。”

萧扬心道：“哪里有石林会走路，一定是跟海市蜃楼一样的道理，因为光线的缘故时隐时现罢了。既是如此神秘，说不定轩辕之丘就在迷城里。”

二人便辞别那些辛苦赶来大漠运沙的玉工，继续前行。走了几十里，居然真的见到前面平地中冒出两座巨大的黄色土堆，恍若山峰，情状类似之前萧扬见过的龙城。山峰中间夹着一道沟壑，远远望去，黝黑一片，倒像是个幽深不见底的山洞。

驰进山谷，却见谷中横七竖八地布满黑石，二人只得下马步行进去。却见那些黑色石头带着一道一道的纹路，仿若黑玉一般，隐隐透出光泽来，神秘诡异之极。

笑笑生瞪视半晌，蓦然醒悟，道：“呀，这些不是石头，而是千万年前的树干。”

萧扬仔细观察，果见那些纹路很像是树木的年轮。原来这些石头当真是千万年前的树木，在大风暴中倒塌后，被沙子磨得如镜面般光滑，岁月荏苒中，又变成了化石。

笑笑生只听人说过树干在合适的条件下会变成化石，但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一想到形成这些化石需要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时间，连声嚷道：“了不得！了不得！”激动不已，忍不住伸手去摸身边最大的一块黑石。手指刚触及石面，便立即缩了回来，仿佛遭了火烫一般，人也呆在那里。

萧扬道：“怎么了？”笑笑生结结巴巴地道：“它……它在跟我说话。”萧扬道：“它？先生是指这块石头么？”感到有些好笑，也伸手去摸那块石头。

笑笑生大叫道：“别摸！它叫你别摸！不然后果自负！”萧扬笑道：“我可没有听到它说不要摸它。”当即重重抚摸了那块石头一下，又道：“瞧，它还是没说不让我摸。”

笑笑生道：“这些化石都是有灵性的神物，你不过是个普通的凡夫俗子，如何能听得到它们说话？先生我可不同……”

这时候，山谷上方一直呼啸盘旋的风忽然停了，仿佛有种阴冷的气息从山谷深处窜了出来，令人一阵哆嗦，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起来。萧扬有所感觉，警惕地环顾四周，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四周是死一般的沉寂，更有一种无声无息的惊悸。

蓦然，山谷深处有一阵“嗡嗡”的怪音传来，那声音先是沉闷，随后变得尖细，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从耳边划过，越来越近。

笑笑生神色紧张之极，忍不住埋怨道：“都叫你不要乱摸了。这次是你惹的祸，不管来的是什么，你得好好挡住。”

萧扬目光敏锐，已看到一片黑云正朝这边快速飘来。过得片刻，“嗡嗡”越来越大，即辨认出那不是云，而是一大群飞得极快的鸟。

笑笑生道：“哎哟，先是说话的石头，接下来该是飞翔的猛兽。”萧扬道：“不是猛兽，是巨蜂！先生快跑！”

原来那是一群巨大的黄蜂，黑、黄、棕三色相间，大若鹦鹉。它们飞翔是如此之迅速，风驰电掣，萧扬话音刚落不久，他便能清晰地看到领头黄蜂触角下一双鼓起的眼睛以及腹部尾端挺出的毒蜂针。他已来不及转身奔逃，只得就地蹲下来，用披风捂住头。那群巨蜂却停也不停，迅疾去追正往谷外逃去的笑笑生。

笑笑生大叫道：“哎哟，别追我，不是我惹的祸！是萧扬，快，快去追他。啊，救命！救命！”口中乱叫，脚下却丝毫不停，一口气奔出谷去。

那些巨蜂似被下了禁令一般，到谷口便又主动折返。萧扬已经站了起来，巨蜂却当他是隐形人，看也未多看他一眼，一团黑云滚滚涌过，瞬间没入谷中。

过了好半晌，萧扬见再无动静，这才到谷外叫笑笑生进来。

笑笑生抱头缩在坚如钢铁的土壁上，犹自惊魂未定，道：“咱们还要再进去吗？”萧扬微一沉吟，即道：“要不先生先留在谷口，等我先进去打探清楚再说。”

笑笑生连连摇头道：“我可不敢一个人留在这里，谷口也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你看咱们的马都自己挣脱缰绳跑了。”萧扬四下一看，果然不见了坐骑，一时也顾不上寻马，道：“那好，咱们还是一道进去，相互也好有个照应。”笑笑生道：“可以是可以，但不准你再乱摸乱动，知道么？”萧扬道：“是，萧扬遵命。”

笑笑生道：“那些巨蜂为什么不追你？”萧扬道：“我也不知道。兴许是我穿着游龙的衣服，这衣服有些奇异之处，又接近大漠的本色，它们不容易发现。”笑笑生一听就不愿意了，道：“这可不公平……”

正巧一阵寒风穿出山谷，风声中隐隐夹杂着金刃交接之声。萧扬道：“山谷中有人在交手！”忙循声往谷中寻来。

好不容易穿越了布满黑石的谷口，又经过一道一里长的窄得仅容人侧身通过的脊沟，呼喝声、打斗声越来越大。转过一道高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块空阔之地。傲文王子正与一名黑衣男子交手，小菊缩在一旁目不转睛地观战。另外一边还躺着四具尸首，其中三人跟那黑衣男子一般的装束，另一人则是垓下村民阿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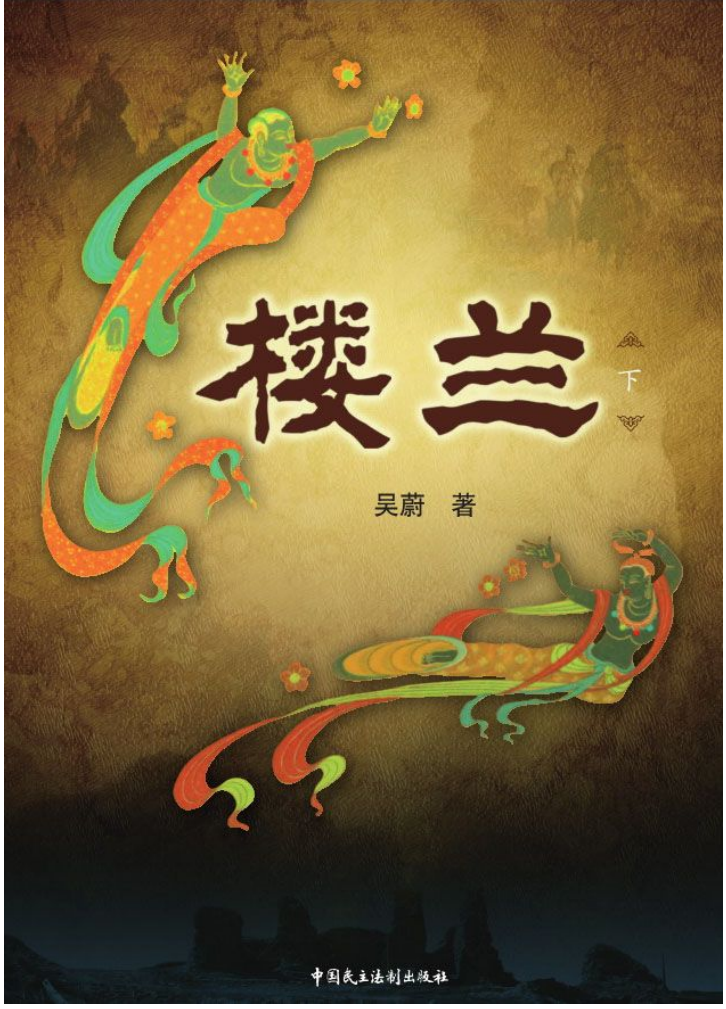
原来萧扬和笑笑生先后离开垓下村后，傲文带足补给，决意再次踏上寻找神物之路。他本想将小菊留在绿洲，但她却坚决要跟在王子身边。凑巧侍卫小伦患了急病，无法随行，傲文又不欲更多人知道神物之事，因而便带了阿勇和小菊二人上路。出发不久后即看到海市蜃楼，三人遂沿着蜃景方向赶来，找到了这处石林。才刚进山谷，便有四名杀手追来，不问青红皂白地进攻。一场血战，阿勇已不幸身死。

萧扬见傲文已有力拙之势，难以支撑，忙叫道：“王子，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那黑衣男子武艺十分了得，傲文为保护小菊手臂已受了刀伤，正力穷智竭之际，忽得大援到来，大喜过望，叫道：“萧扬，你来得正好。”

萧扬拔出割玉刀，但见红光一闪，尚不及上前相助，脚底忽然猛烈晃动颠簸起来，难以站稳。转眼间，整个山谷地动山摇。傲文情知不妙，急忙舍了对手，奔过去护住小菊。地面蓦地塌陷了下去，谷中的所

有人不论敌友都随着地陷跌入了地底深处。仅有的光明消失了，世界重新陷入一片混沌黑暗中.....



楼兰

下

吴蔚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楼兰（下）

作者：吴蔚

第六章 惊鸿一瞥

惊人的事情就在一刹那发生了，光线陡然暗了下来。人们不由自主地仰望天空，适才还光芒四射的太阳突然产生了缺口，光色也暗淡下来。缺口越来越大，终于完全变成了黑色，只有外面一圈日冕发出惨白色的光芒。天空群星闪耀，大地一片黑暗，寒气越来越重，而比寒意更侵蚀人心的则是莫名的恐惧。



巨大的黑暗犹如波涛一般，无声无息地涌动着，覆盖了所有一切。世人往往本能地讨厌它，其实有时候拯救他们的恰恰是这寂寂无边的黑暗。看不见旁人，看不见自己，反而有了温馨与安全的感觉。传闻那些隐士高人也都是在无尽的黑暗中思考，梦想着涅槃。

黑暗的沉寂陡然被打破了。只听得笑笑生大声叫道：“萧扬！萧扬！”

萧扬呻吟一声，应道：“我在这里。”笑笑生骂道：“又是你小子惹祸！早叫你不要乱摸乱动了。”

萧扬心道：“我不过是拔刀想相助王子，什么都来不及做，怎么地陷也跟我有关了？”因为眼前一片黑暗，不见四物，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身边还有什么人，只得闷不作声，任凭笑笑生数落。

笑笑生又叫道：“傲文王子！王子！”不远处傲文低声应道：“我和小菊在这里。”笑笑生道：“好，都还活着就好。”小菊颤声问道：“这……这里是什么地方？怎么什么都看不见？我好怕……”

笑笑生道：“这是间密室，是伏羲密室！我有感应，有感应！”往地上窸窸窣窣地摸索了一阵，叫道：“萧扬，你到我这边来。”

萧扬不明所以，只得爬起来循声摸过去，问道：“先生要我做什么？”笑笑生道：“这里有处禁制，你拿你的割玉刀来打开它。”

萧扬往地上一摸，全是硬邦邦的石面，哪有什么机关禁制？一时迟疑起来，心道：“割玉刀虽是神兵利器，可也不能胡乱拿来砍石头，万一有所损伤，我如何对得起游龙？”便道：“这里没有什么机关，先生是不是弄错了。”

笑笑生道：“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这是禁制，不是机关。这密室是按伏羲八卦来布置，你站的这处地就是离卦所在地，离为火卦像，主光明绚丽，你只要打开禁制，咱们就不用黑灯瞎火地瞎子摸象了。”

萧扬还是不懂，道：“可这里明明都是石面。”笑笑生骂道：“笨，笨

到姥姥家了！我有要你去削石面么？割玉刀是世间罕见的神器，有打开禁制的灵力，适才就是它无意中解开了密室入口的禁制，你现在只需要用你的气和意念去引导它。”

萧扬还是半懂不懂，但事已至此，少不得要试上一试，当即将割玉刀杵在脚下，凝神静气。蓦然间，割玉刀通体发出红光，众人不及惊讶出声，周遭已然亮堂了起来。果然是身处在一间巨大的石室中，石室四周封闭，无门无窗，中央有座巨大的石缸，里面盛满石脂，正燃起熊熊大火，红色的光晕溢满全室，亮如白昼。

石室的一端还耸立一条石雕的青龙，高大约三丈，长八丈，大半身匍匐在一块一丈高的大基石上，只有龙头高高昂起，虬须尽张，栩栩如生，仿佛就要凌空飞起。

笑笑生喜不自胜，手舞足蹈地道：“哈哈，伏羲密室苏醒了！我唤醒了它，是我唤醒了它！”

萧扬与傲文、小菊面面相觑，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

萧扬四下打量了半天，才道：“外面的土丘、山谷、黑石等看起来都是风力的鬼斧神工所为，但这条青龙……”他说到这里，没有再说下去。

傲文接口道：“这青龙确实像是人力所为。但有谁能雕刻如此巨大的青龙，又将它运来了这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呢？”他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嘴角撇了一撇。

萧扬道：“王子可是想起了什么？”傲文道：“我曾听侍卫刀郎提过，沙漠中一直有个奇怪的流言，据说当青龙的眼睛变红的时候，就会有大批金银珠宝从地底涌现。不过……这只是个传说。我想只不过是那些来大漠寻宝的人抑或是马贼编出来的故事。”

忽见不久前还要杀他的男子尚躺在一旁呻吟，抢过去拔刀便要捅下。萧扬忙赶过来挡住，道：“王子，请先留着他性命。我遇到过芙蕖公主，听说有四名杀手也在追杀她，就算不是同一批人，至少他们也应该是一伙的。”解下那男子腰带，将他双手拉到背后，牢牢反缚住，抄起他的兵刃丢了石缸大火中。

傲文忙问道：“居然有杀手追杀芙蕖，她可有受伤？她现下人在哪里？”萧扬歉然道：“我也不知道公主下落。”当即说了遇到公主后的经历。

傲文听说芙蕖宁可独自上路也要来寻找自己，半晌无语，蓦然转身揪住那杀手衣领，喝问道：“是谁派你来的？追杀我无非因为我是楼兰王储，可你们为何还要追杀我表妹？”那杀手低头不语。

傲文冷笑道：“我有许多法子能令你生不如死。”抓住那杀手头发，强迫他仰起头来，拔刀往他脸颊上割了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登时鲜血淋漓，血流满面。正要举刀再往另半边脸上割下，杀手连声叫道：“我说，我说实话，请王子放手。”喘了几口大气，这才道：“是希盾国王派我们来的，我们四人一直藏身在扞泥城中，本来是要接应范段他们，后来范段到亲王府行刺失败，我们知道楼兰不能久待，打算就此回国。但出城时正好遇到芙蕖公主，心想杀不了楼兰国王和王子，杀了公主也是好的，就一路跟随。但公主约了帮手，脚力极快，竟甩开了我们。后来终于在幽密森林边上追上公主，几个波斯人却强行阻拦，我们就跟他们动了手，结果公主趁机跑进了森林中，我们杀了波斯人后，往森林中搜寻一夜，正发现公主踪迹时，又被她和她的帮手给跑了。我们好不容易寻回马匹，却不知道公主去向。后来看到海市蜃楼，心想公主可能来了这边，便赶过来，意外在山谷遇到傲文王子。杀了王子，自然比杀死公主价值更大，后来的事王子都已经知道了。”

他说得虽然简略，但相当清晰。萧扬已经听阿飞、古丽讲过部分情形，完全能对得上。傲文却道：“你在撒谎！你是墨山新国王约藏派来的，是也不是？”杀手道：“不，我没有撒谎，我是于阗人，是希盾国王派我来的。”

傲文道：“你骗不过我。”正要上前再割破杀手的另半边脸颊。萧扬忙道：“等一等！王子，你不是说阿曼达王后写信告诉你墨山已经与楼兰修好吗？而且我听说这次楼兰出兵于阗，墨山也是极力支持的。在目前局面下，确实只有于阗才最可能派出杀手来追杀你。”傲文摇头道：“你不懂。”

原来阿曼达王后给傲文的信里提到了那句深深触怒问天国王的话

——希盾国王也喜欢阿曼达王后，想要得到她的女儿。傲文看完后即烧毁了密信，未对任何人提过这句话，但心中很清楚，于阗国王希盾派人杀问天国王、杀楼兰王子并不奇怪，但决计不会派人去追杀芙蕖。只是这其中因由他不便说出来，只好再次强调道：“他决计不是于阗杀手，我有十足把握。当日约藏在大殿行刺，他用那双充满仇恨的眼睛死死瞪着我，那代表着不解深仇，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也能肯定他也不会忘记。”

萧扬道：“我信得过王子的判断。”转过头来，问那杀手道：“当真是墨山约藏国王派你来的么？这可实在太阴险了，表面联盟，暗中刺杀。”傲文道：“我原也佩服约藏的勇气，千里迢迢追来楼兰，闯入王宫大殿向我行刺，想不到他当了国王后，反倒成了个阴谋小人。”

小菊本一直静静站在一旁，忽然插口道：“不会，决计不会。”傲文道：“不会什么？”随即安慰道：“你别害怕，我也是不得已才用刑拷问他。你先过去陪着笑先生，免得一会儿他的脏血溅到你身上。”

忽听得笑笑生指着青龙基石叫道：“你们快过来，这里有一道咒语！”

傲文便舍了那杀手，抢过去一看，便失声道：“我见过类似的文字，楼兰镇国之宝玉镜上也有这样古怪的文字。笑先生，这咒语说的是什么？可是跟我要寻找的神物有关？”他本来一向瞧不起笑笑生，认为他不过是个插科打诨的小丑，然而适才亲眼见到他唤醒了伏羲密室，这才信服这疯疯癫癫的道士其实是个深藏不露的高人。

笑笑生道：“这上面写的是‘赤赤阳阳，日出东方。天道将毕，日月俱霜’，我也不知道作何解。要解开咒语，得靠有缘人。王子，劳烦你站过来，将双手放在咒语上，跟刚才我教萧扬一样，用你的意念去解读它，开启它，如果它真的跟楼兰的命运有关，自然会起感应。”傲文道：“是，多谢指教。”

当即上前将双手按在基石咒语上，闭上眼睛。一时间，又想起当初在玉镜中所看到的各种景象——蚩尤和黄帝在涿鹿原野上大战，双方出尽全力，各有神仙助战，鲜血染红了大地；黄帝在轩辕台上擂起大鼓，用自己的鲜血发出了愤怒的诅咒；楼兰水干，树木枯萎，百姓感染瘟

疫，尸横遍野.....

忽听得一旁有人大声欢笑，傲文陡然从幻觉中惊醒，睁眼望去，基石的前侧不知道如何滑开了一块，露出一个方孔来。他慌忙伸手进去，捧出一方石匣来。石匣的中央，整整齐齐叠放着一件五彩色的裙裾，非布非丝，非羽非毛，却是光彩夺目。

萧扬道：“不错，这正是我在幻象中见过的那件裙裾。”笑笑生在一旁看了半天，最终还是忍不住问道，“这件彩裙当真能解除楼兰的诅咒？”傲文道：“应该是这样。”

萧扬道：“那么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轩辕之丘了，轩辕剑也应该在这里。”傲文道：“不错。”将石匣交给小菊，道：“我们一起来帮你找剑。”

笑笑生嘻嘻笑道：“这可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二人今日都得偿所愿，可要好好谢谢先生我了。”傲文道：“这是当然。”忽听到“叮当”一声巨响，转过头去，小菊正扔掉了石匣，举起彩裙往石缸大火中投去。

傲文大叫一声：“你做什么？！”飞奔过去抢夺，却还是迟了一步，那件彩裙沾到火苗，瞬间便化成了灰烬。

傲文又急又气，伸手将小菊重重一推，登时将她推坐到地上，喝道：“你疯了么？”小菊却甚是冷静，慢慢爬起来，道：“我没疯。我就是要烧掉这件彩裙，好让你们楼兰被诅咒，这是我一直跟在你身边的目的。”

傲文大怒，扬手狠狠打了小菊一个耳光。他出手极重，她的脸登时肿了半边，嘴角沁出一丝血迹来。她见傲文满脸黑气，目光中尽是寒意，自认识他以来，还没见过他这么可怕的表情，心中登时惊惧异常，泪珠在眼睛里打转。

傲文气急败坏之下，还想要伸手拔刀伤人，只觉得胸口一热，口中发甜，一口鲜血喷出，接着猛烈地咳嗽了起来。

萧扬忙过来扶傲文到一边坐下，检视一番伤口，道：“王子身上有两

处刀伤，失血不少，之前与杀手力搏耗尽了气力，须得好好养息才行。”傲文道：“不，你扶我起来，我要亲手杀了她！”萧扬道：“杀她不急一时，让笑先生去问清楚，我先给王子上药。”

笑笑生忙过来问道：“小菊，你一向温柔体贴，大家都很喜欢你。你一直跟在傲文王子身边，明知道彩裙是神物，对楼兰意义非凡，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小菊擦了擦眼泪，昂然道：“我本名叫约素，是墨山公主。傲文带兵攻入王宫，逼死我父王，这个理由够充分么？”

原来小菊就是墨山国王手印的女儿，她跟哥哥约藏一起到楼兰行刺傲文未果，约藏被楼兰国王问天派侍卫未翔强行送出王都扞泥。约藏决意回国继承王位后再谋复仇，找到妹妹约素后，预备一起回去墨山。哪知道半途约藏发现有人跟踪追杀，逃跑时兄妹失散。约素身后有两名杀手紧追不舍，她惊慌之下不辨方向，误打误撞闯入了大漠。杀手追击了一阵，见她单身一人一骑深入大漠，料来她难以活命，遂折返了回去。约素贵为公主，从未单独出过远门，更没有大漠生存经验，很快就水尽粮绝，马也跑了，她自己则昏倒在大漠中。至于后来她被马贼西术发现后带回马鬃山，又被梦娘救下成为女奴，更与杀父仇人傲文同为阶下囚，甚至不得不奉命服侍傲文，而为他所做的许多亲昵之事，则完全是机缘巧合了。

傲文听说小菊就是约素公主，这才恍然大悟，恨恨道：“原来你坚持留在我身边，就是要报仇。”约素道：“不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岂能不报？本来离开马鬃山后我就要用从梦娘那里偷来的迷药迷倒你后再杀了你，但又意外听到你和萧扬谈话，提到什么楼兰诅咒。我想这是天赐良机，只要我一路跟随你，等你找到神物时再把它毁掉，不但可以毁了你，还可以毁了你们楼兰，岂不是比一刀杀死你更妙？”

傲文怒气冲天，扶着石壁站起来，拔出佩刀，嚷道：“我杀了你。”萧扬忙道：“王子，彩裙已毁，杀死约素公主于事无补，你先冷静些。”

傲文本就发号施令惯了，当此情形如何还能冷静得下来，怒道：“滚开！”

萧扬本可以出手强行拦阻，可这对男女恩恩怨怨、爱爱恨恨难解难分，非旁人所能圆缓，见傲文伸手来推，便顺势避让到一边。

傲文举刀直冲过来，约素却是不躲不闪，只闭上眼睛，静静站在那里。正要挥刀斩下的那一刹那，他看到她紧闭的眼皮下沁出了眼泪，不知如何，他的心开始生生作痛，手臂劲道松了下来，再也斩不下去那一刀。

萧扬见状忙扶傲文重新到墙壁边坐下，收了约素身上的匕首，命她远远坐到石缸另一边，避开王子的视线，这才过去问笑笑生道：“眼下神物已毁，又找不到轩辕剑，咱们没有水没有食物，得赶紧设法离开这里才行。”

笑笑生一直望着石缸中的火苗发呆，忽然得到了提示，道：“这件彩裙应该不是真的神物。”

傲文本已经绝望，听到此话却仿佛溺水之人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起身赶过来问道：“此话当真？”笑笑生道：“神物在轩辕之丘，这没错吧？轩辕剑也在轩辕之丘，这也没错吧？既然这里只有彩裙，没有轩辕剑，那么就不是真正的轩辕之丘。不信的话，我可以立即证明给你们看。”奔到青龙基石，将双手搁放在那道咒语上，片刻后，基石的前侧缓缓滑开一道小门，又露出方孔来。

笑笑生道：“看，我是中原人，跟楼兰毫无干系，也照样能解开禁制，说明这孔里的彩裙不过是个幌子。”

傲文大喜过望，连声问道：“那么真的神物在哪里？还请笑先生指点。”笑笑生道：“咱们现下所在是个封闭的密室，它只是看起来封闭，一定还有出口，找到出口，就能找到真的神物。”

傲文不顾伤痛，忙四下找寻，却始终一无所获。他甚至一度怀疑出口就在装盛石脂的石缸下，然而用兵刃在缸上敲击，却并无空旷回音。笑笑生道：“这里面有伏羲氏的光明之力，是密室气脉根源所在，决计不可能是出口。”

折腾了一通，众人疲累异常，遂决意先休息几个时辰再说，各自寻

了块地方去睡觉。

傲文却根本睡不着，他走到那条青龙面前，前后左右反复查看。适才他跟笑笑生一道检视过青龙，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禁制机关。只是当他的手偶然抚摸到青龙身体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了一声叹息，那声音深沉之极，仿若从地底深处传出，无悲无欢，却凝结了上千年的风霜雨露，听过的人再也不会忘记。然而当他问笑笑生和萧扬时，二人却什么也没有听见。

傲文总觉得这应该不是他的幻听，不过当他再次抚摸青龙躯干时，再也没有听到过那种浩渺的叹息声。又查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端倪，他只得悻悻罢手。转过身来，却见约素抱膝坐在一边，正炯炯注视着他。他先是一怔，随即“哼”了一声，别转脸去，自行走到另一边睡下。

身心如此疲惫不堪，却还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是因为她么？傲文早已记起当日去蒲昌海探望母亲时，那披着黑色幂幂的侍女就是约素，她当时就已经见过杀父仇人的样子了，那么后来在马鬃山，她为他所做的那些事又是为什么？她明明有许多机会，可以不动声色地羞辱他，令他失去最后一点王子的尊严，而不必忍受臭气服侍他拉屎撒尿，仅仅是因为梦娘的命令么？还是她当时已经想到要尽力赢得他的信任，好利用他回来营救她，再在脱险之后杀掉他报仇？

他恨死了这个女人，他曾经在心中发誓要保护爱惜她一辈子，然而他现在却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她欺骗了他的理智，玩弄了他的情感，利用了他的信任，还毁掉了他千辛万苦找到的神物，若不是彩裙凑巧是假的，他早已是楼兰的千古罪人。可是为何他举刀的那一刻，又狠不下手来杀她？他可是冷酷的傲文王子呀。那一汤一勺的喂食，那因替他解系裤带而涨得通红的俏脸，一点一滴，当真那么难以忘记么？

他心中情感如波涛汹涌澎湃，正爱恨交织时，突然觉得地面在抖动，他一个激灵跳了起来。萧扬和笑笑生也瞬间惊醒，起身怔怔地望着那具石雕的青龙。约素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到了青龙上，正在用牙齿咬破手指，往青龙的眼睛上涂抹自己的指血。

傲文喝道：“你又要做什么？”正待抢上前去拖约素下来，萧扬忙拉住他道：“等一等！王子说过，传闻青龙眼睛变红的时候，就会有大批金银珠宝从地底涌现。说不定这正是打开禁制的法子。”

话音未落，地面又剧烈震了一下，青龙的眼睛陡然变成一种诡异的红色，浓浓的红色液体沿着青龙的眼睛往下流，仿佛血泪一样。片刻后，青龙的全身开始一片一片地渗出殷红色的液体，越渗越多，越积越浓，像一道道细细的殷红色的泉水。

众人一时无不目瞪口呆，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青龙的双眼闪耀了一下光芒，接着又黯淡了下去，全身的躯干“啪啪”作响，开始一点一点地慢慢裂来。傲文一个箭步抢上前去，翻越上基石，将约素抱了下来。她的脸色苍苍白白，额头上满是密密的汗珠，手脚不停地发抖，一刻之间，仿佛已经苍老了许多。

青龙终于一块块裂开，完全塌陷了下来，基石上缓缓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门廊，慢慢从中央分开，往外打开，直到两扇门都完全张开为止。

笑笑生看得瞠目结舌，半天合不拢嘴，这时才反应过来，嚷道：“原来传说是真的！想不到要让青龙眼睛变红是这么个变法！枉费了那么多聪明人的智慧，竟然还不如一个女子！这一定就是二级密室了！”狂喜之下，忙不迭地朝地道口奔去。

步下十余级台阶，果然又是另外一间巨大的石室，却只有跟上一间石室一模一样的石缸，再无他物。

萧扬和傲文紧跟了下来，见并没有神物和轩辕剑，问道：“是不是又有什么别的禁制？”笑笑生摇头道：“我感应不到。”忽然想到什么，道：“王子，你快去请约素公主下来，她是女子，兴许能发现我们看不到的细处。”

傲文只是沉默，既不应也不动。萧扬道：“还是我去吧。”上去叫了约素下来。

笑笑生道：“公主，你和傲文王子的恩怨得暂且放一放，一切等咱们到了外面再说，到时你要杀他也好，他要砍你也好，那是你们自己的

事，我和萧扬老弟绝不会干涉。现在呢，我要请你帮个小忙，你是个细心人，来看看这间石室跟上一间有什么不同。”

约素迟疑道：“笑先生是个高人，你都看不出来，我不过一个普通女子，如何能看出不同来？”笑笑生笑道：“这不一样，世事奇妙得很，有时候普通人的智慧就是要比智者的智慧更灵光。你看，青龙的秘密不就是你这么个普通女子发现的么？”

约素默默点点头，四下沿石壁转了一圈，重新回到石缸前，朝上指了指。众人仰头一看，却见头顶石壁正中绘着一幅巨大的伏羲先天八卦图，图的周围还有一些奇怪的符号。

傲文问道：“这是什么意思？”笑笑生道：“似乎是指向另一个地方的暗语。你们都先去一边等着，让我好好看看。”

几人闻言便退到一旁。傲文有意绕到萧扬另一边，好离得约素远些。约素瞧眼中，使劲咬紧嘴唇，大滴泪珠还是抑制不住地滚落下来。她不愿意让人看见，尤其不愿意让傲文看见，举袖遮住面孔，又重新往上一层石室而去。

萧扬见傲文欲叫又止的样子，忍不住低声叹道：“王子，你难道现在还不明白么？约素公主并不想要你死。不然的话，她大可以隐瞒打开青龙禁制的秘密，咱们都会被渴死饿死在上一层房间里。”

傲文冷笑道：“哼，她有这么好心么？她不过是想自己脱险罢了。当初在马鬃山，我被马贼锁住，动弹不得，她有无数机会可以杀我报仇，为何不立即动手？不过是因为她知道马贼不会杀我，想要利用我逃出马鬃山罢了。”

萧扬道：“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这期间你们共同经历了不少事。我看得出来，王子对约素很好，她也对你很好。”傲文道：“她分明是有意讨好我，好跟在我身边毁掉神物。难道她烧毁彩裙之事有假么？她亲口说跟在我身边就是要报仇，是我冤枉她了么？总之，我恨死了她。你若再替她说话，我可要跟你翻脸。”

萧扬道：“那么我再多问一句，王子恨约素入骨，适才为何又要上去

抱她脱险？”

傲文明显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一下子判若两人，全然没有了刚才的桀骜和冷漠，只能尴尬地“哼”了一声，别转脸去，不再理会。

忽见约素又从地道下来，只是手臂被反拧在后面，身后多了一人——竟是那杀手不知道如何挣脱了绑索，手中拿着一块尖锐的青龙碎石，对准约素的脖颈，喝道：“都放下兵刃，不然我就杀了她！”

笑笑生道：“这可有意思了，你不是墨山国王约藏派来的杀手么？约素是墨山国公主，是你们新国王的亲妹妹，你拿她来要挟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杀手冷笑道：“我可不会再说第二遍。”手上加劲，约素嚤嚤叫了一声，一道血线沿着白玉般的脖子流了下来。

萧扬叹道：“我们都看走眼了，他不是墨山人。”解下割玉刀，正要放在地上，傲文阻止道：“做什么？就算他不是墨山杀手，约素可是我仇家，让他杀了她好了。”

萧扬向那杀手道：“你也听到王子的话了，约素公主跟我们是敌非友，你不可能拿她来威胁我们。”杀手冷笑道：“我才不信呢。我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这女人一双眼睛柔情蜜意，半刻没有离开过傲文王子，王子口中喊打喊杀的，却连看都不敢正眼看她一眼。天底下有这样的仇家么？分明是一对冤家。”

笑笑生嘿嘿两声，道：“瞧不出你还是个明眼人，比他们二位当事者都明白，当杀手实在可惜。何不弃暗投明，就此投靠傲文王子？他是楼兰王储，你要当官还是要发财，随你挑选。”杀手道：“少废话，放下兵刃，都给我站墙边去。”

萧扬道：“你想要什么？你该知道，眼下我们都被困在伏羲密室中，凭你一人之力，是走不出这里的。”杀手道：“你们中原人不是总说‘士为知己者死’么？我本来也没打算活着出去。傲文王子，我要你，只要你肯走过来束手就擒，我立即放了约素公主。”

傲文冷笑道：“笑话，你当我是……”忽听得约素惨叫一声，那尖石已陷入她颈中半分，心中一震，竟不由自主地改口叫道：“好，我答应

你，你放了她。”约素哭道：“不要，王子，求求你不要过来。”

傲文漠然不应，还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萧扬知道那杀手受雇于人，想要的是傲文的命。他是未来的楼兰国王，若是死在这里，就算能找到神物，也难以挽回楼兰的厄运，有心阻拦，但也知道拦不住王子的心意，一时脑海中转过无数个解救的法子，却没有一个可行，握住割玉刀的手满是冷汗。

杀手等傲文走近，笑道：“很好，请王子就站在那里，转过身去，跪下来，将你的兵刃拔出来搁在右肩上，刃锋朝内，刀柄对着我。”

傲文毫不迟疑，一一照做。杀手用力将约素推倒在一旁，扔了石头，抢过来执住刀柄，狞笑道：“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傲文王子也不能例外。抱歉了，王子。不过你有我陪葬，黄泉路上，也不会寂寞。”正要用力一拉长刀，就此割断王子的脖子，一了百了，忽听得笑笑生软语叫道：“喂，年轻人，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你不也是英雄么？”

杀手一愣，问道：“你说什么？”笑笑生道：“士可不一定要为知己者死，更应该帮助知己者成就大业。难道你不想帮助你的主人做楼兰国王称霸西域么？只要得到神物和轩辕剑，别说西域，整个中原都会被你们踩在脚下。到时你可是大大的英雄了。”

那杀手的脸忽然起了奇异的变化，一股淡淡的黑气在他脸上氤氲。正当萧扬伺机而动预备从背后接近他时，石缸的火焰陡然升腾得老高，一道白光射出，正穿过了杀手的脑门，他松了手，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萧扬抢过来拉起傲文，举刀对准杀手胸膛，却见他早已经气绝死去，只是脸上笼罩着浓重的黑色，恍如当初在大漠见过的于阗左大相茆木侍从艾弟死后的样子。

萧扬惊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笑笑生道：“这杀手身上有浓重的魔气，我只是用话语诱发出他魔气中最邪恶的一面。这里有伏羲氏的光明之力，会对邪恶之气有所反应。邪气越是霸道，反应愈是强烈。”

几人闻言均觉匪夷所思，然而亲眼所见，不得不信。

约素扑过来哭道：“王子，你已经是楼兰王储，怎可为了约素而以身涉险？”傲文却冷冷将她推开。约素知道他还是不肯原谅自己，啮人心骨的疼痛开始细细密密渗透进她的心房，一点一点咬噬。她忍受不了这种感觉，背转身子，饮泣不止。

笑笑生道：“王子，有件事，我一直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公主身上……噢，不是这位约素公主，是你表妹芙蕖公主身上也有魔气。”

傲文一惊，道：“此话当真？”笑笑生露出罕见的严肃之色来，沉声道：“千真万确！听阿飞说，他们三人，包括那些杀手都去过一片所谓的幽密森林，也许就是在那里沾染了魔气，不过他们三人中只有芙蕖公主染上。”

傲文道：“芙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笑笑生道：“倒不会有生命危险，只是公主的性情有可能会变化，也许会变得邪恶。当然也不尽然，这全在个人内心。譬如刚才这杀手若是根本没有野心，我的话就对他不会有任何作用。”

傲文道：“芙蕖虽然有些蛮横，可是天真单纯，别说害人，就连防人之心都没有，我不信她会变成什么邪恶之人。”

笑笑生心道：“我担心的可不是芙蕖公主的性情，她满怀情思都在王子你身上，不惜孤身步入大漠寻找，可王子却偏偏爱上了另一位公主，还有什么比心爱的男人更容易改变一个女人呢？”只是因为约素在场，他不便公然说出这些话来，便转移话题道：“好了，先不提这些，咱们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

萧扬问道：“上面的八卦图没有指明密室的出口在哪里么？”笑笑生颓然道：“没有。这里面应该有一处出口的禁制，可是我感应不到它。”拍拍肚皮，颓然叹道：“再出不去的话，先生我可就要饿死在这里了。”

萧扬道：“先生不是说这里有伏羲氏的光明之力么？”笑笑生道：“是啊，光明之力是这处轩辕之丘的根本。”萧扬道：“那么光明之力一定能打开所有禁制了。我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这杀手面色如墨，可见魔气

未散，若是将他的尸首投入火中，也许会激发出光明之力来，能引导我们出去也说不准。”

笑笑生眼前一亮，道：“值得一试！”当即上前，与萧扬各抬了那杀手的手脚，往石缸里丢去。蓦然一道光柱射出，整个石室笼罩在一片耀眼的亮光之中，这光实在太亮，令人晕眩，众人不得不紧紧闭上眼睛……

再张眼时，石室消失不见了，却是站在一片沙丘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无数尘埃在头顶闪烁，发出阴惨惨的灰色光芒。时光彻底在这里停顿，好像又回到了开辟鸿蒙之初。

脚下的沙丘也格外不同，虽然表面看跟其他沙漠并没有什么异样，沙面上却有一股荒凉安静的气韵在来回飞速流动，带着浓厚的原始气息，摄人心魄。一切都凝固在这里，人站在其中，仿若到了天地玄黄、万古洪荒的隔绝之地，弱小得像只蝼蚁。

笑笑生满腹狐疑，道：“这是什么鬼地方？”走出几步，却听见脚下发出“呱呱”的声音，仿若是夏日蛙鸣一般，不禁吓了一跳。俯下身往沙中刨了几下，除了“呱呱”鸣声，什么也没有。

萧扬道：“不是说山谷中有唱歌的沙丘么？会不会就是这里？”抬脚跺了几跺，果然听见地下有声音传出，仿若松涛阵阵，煞是好听。

笑笑声不解地道：“为何我跺脚就是青蛙叫？”萧扬道：“大概跟人有关。”果然傲文走动时会有骏马奔腾嘶鸣声，约素跺脚则是蜂鸣般的“嗡嗡”声。

傲文道：“这里没有日光，没有月影，要如何分辨方向，才好走出这里？”笑笑生道：“这里一样下有禁制，只是不知道在哪里，又要如何解开。”

傲文道：“最初是萧扬的割玉刀引我们进去伏羲密室，也许它也是我们离开的法宝。萧扬，请你试一下。”

萧扬依言拔出长刀，刚将刀尖杵在沙地上，便有一道闪电从空而

降，正劈在他身上。等旁人定睛看时，萧扬已经不见了人影，原地除了两只脚印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笑笑生嚷道：“糟了，割玉刀打开了禁制，却只出去了萧扬一个人。”

萧扬却是被那道闪电击得昏了过去，醒过来时，发现正身处在一个明净的大湖旁，湖水像翡翠一般幽绿，湖边长满青草鲜花，正是他在梦中反复梦到过的那个地方。他蓦然意识到什么，回过头去——果然见那雪衣女子惊鸿站在他身后，倩影如梦，纤手弄舞。她是那么的美，美得不可方物，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正凝视着他。

萧扬忙爬起身来，叫道：“惊鸿……不，天女！”惊鸿道：“你忘记你对游龙的承诺了么？”萧扬愕然道：“什么？”转念便会意过来，道：“抱歉。”转开割玉刀刀柄，取出游龙面具，重新戴上。

惊鸿道：“你既然戴上了它，就已经是真正的游龙，绝不能再轻易取下来。”萧扬道：“是。”

惊鸿道：“那么，你现在可以说实话了，你到底是什么人？”萧扬道：“我是游龙。”惊鸿道：“我不是指这个。这个地方是我的住处，设有禁制，凡人是进不来的。”萧扬道：“噢，应该是割玉刀的灵力。”当即说了如何在遇到傲文王子后被割玉刀带入伏羲密室等事。

惊鸿道：“还是不对，割玉刀确实有灵力，可还是要看它的主人。当初游龙……是那个游龙，他有割玉刀在手，一样进不来这里。这地方只有神的后人才能进来。你到底是什么人？嗯，你来西域是要找轩辕剑，也许你就是轩辕剑故主的后人。”萧扬道：“是。”惊鸿道：“这就对了。”

萧扬担心傲文几人安危，忙道：“我的几位朋友还困在外面，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饮水进食，我想冒昧请天女出手相助。”

惊鸿道：“你愿意全心全意帮助傲文王子取得神物来解除楼兰的千年诅咒么？”萧扬道：“当然，即使要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在所不辞。”惊鸿道：“好，我跟你一起去。”走过来握住萧扬的手，道：“咱们走吧。”萧扬只觉得白光一闪，便又回到了原来的沙丘。

约素见到凭空忽然冒出两个陌生人，大是惊奇，问道：“你们……你们是谁？”

傲文和笑笑生早明白萧扬又重新化身成了游龙，然而见到他身边的惊鸿时，还是目瞪口呆。

萧扬道：“这位是天女。”又将几人一一介绍给惊鸿。

傲文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是神仙？”惊鸿道：“我是远古天女的后人，可以说是神仙。”笑笑生道：“那么你身上是否还有神力？”惊鸿道：“神力还有，不过已经所剩无几，所以现在的我更像一个凡人。”她转过头来，饶有意味地看了萧扬一眼，这才道：“几位都饿了吧，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

她举起衣袖挥了挥，周围的沙丘瞬息消失了，山谷的景象重新呈现在众人面前——老木寒云，充斥着暮气沉沉的衰飒。

惊鸿不知道从哪里变出几个桃子般大小的奇果，分给每人一个。萧扬等人早饿得发昏，接过来便啃。那果子鲜甜多汁，美味无比，入腹后饥渴感顿时消解。

惊鸿道：“王子殿下，我们这就去轩辕之丘取回神物吧。”傲文欣喜万分，应道：“是，谨听天女吩咐。”紧跟了上去。

约素见傲文一直不理睬自己，又是懊悔又是神伤，脚下只是不动。萧扬转过身叫道：“约素公主，咱们该走了。”约素摇头道：“我不想去。”萧扬也不知道该如何劝解，只得道：“这里很危险，况且公主也不知道怎么出去。”约素道：“你……你不是萧……”萧扬道：“我就是游龙。”过来牵了约素的手，强拉着她去追赶惊鸿几人。

在狭长的山谷走了大约半个时辰，眼前蓦然出现了一个山洞，洞口有石门挡住不说，前面还长有一大片通体紫色的花朵。一株上只开一朵花，不但硕大如人首，就连形状也跟人脸极为相似，中心花蕊状似人鼻，上下则有眼睛、嘴巴形状的黑色花纹。放眼一看，真的好像是有无

数紫色的人脸，紫气腾腾，妖艳诡气，在风中摇摆晃动，捍卫着身后秘密的王国。

惊鸿道：“这里就是轩辕之丘了。不过大家最好站得远些，这些紫面郎君四周有剧毒瘴气，进前三步立死。”萧扬道：“我来试试。”

从靴中拔出匕首，扬手掷出，匕首一连削断数根花枝，撞上石门才重重落下。然而奇怪的是，那数根花茎的断处却又立即生出新花来，比之前的还要大，颜色也更深，毒性显然也更深。

惊鸿道：“看来不能用武力强行解决。”笑笑生道：“笨人才会用武力解决！发笑的花荳，你不记得了么？”干笑了几声，见那些花全无反应，又叫道：“你们大伙儿全都一起笑，快笑，这是解决掉这些紫面郎君的唯一法子。”

众人见他说得煞有其事，只得一齐放声大笑了起来。本没有什么可笑之事，忽有几人强作欢笑，情形倒真是可笑。笑了一阵，紫面郎君还是没有反应。几人停下来，面面相看，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约素忽道：“既然是发笑的花荳，会不会是要它们自己笑才行？”笑笑生一经提醒，顿时醒悟，道：“不错，正是这个意思，还是约素公主聪明。嗯，我先来。”

萧扬见他盘膝面朝洞口坐下，问道：“先生要做什么？”笑笑生道：“当然是要给这些紫面郎君讲个笑话啦。”咳嗽了声，道：“开讲了啊。在敦煌，有个男人很怕自己的老婆。有一天，他趁老婆不在家的时候偷吃了一盒年糕。晚上被老婆发现了，把他狠狠骂了一通，罚他跪在堂前，三更才准他上床睡觉。这男人当然越想越不是滋味，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家妻和子孝，自己的命却这样不好，于是就来到街上找先生我给他算算命。我问他：‘请问今年贵庚多少？’他赶忙回答：‘没有跪多久，只跪到三更。’我见他会错了意，忙道：‘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你年高几何？’他说：‘我还敢偷吃几盒？我只吃了一盒。’哈哈……”他自己一边说着，一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傲文本来觉得极是荒诞无趣，却突然发现那些紫面郎君停止摆动，

个个争相将花面朝向这边，真似在凝神静听一般，不由得大是称奇，忙道：“有用，有用，它们在听呢。不过这个笑话不好笑，笑先生再换一个。”笑笑生道：“不好笑么？我怎么觉得很好笑啊。那我再想一个。”

萧扬便道：“我先来试试。我在中原有个马大哈朋友，一次出门时穿错了靴子，一只底儿厚，一只底儿薄，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很不像样。他很是诧异，自言自语道：‘为什么我的脚今儿个一只长一只短？想来是道路不平的缘故。’路上有人好心告诉地道：‘你是穿错靴子了吧。’朋友这才恍然大悟，赶忙叫仆人回家去拿。仆人去了好久，空手而回，对主人说道：‘不必换了，家里那两只靴子，也是一只底儿厚，一只底儿薄。’”

他一讲完，惊鸿先抿嘴而笑，那些紫面郎君还是静静伫立。

傲文道：“你们讲的这两个都没引我发笑，我来讲一个吧，是从一名侍卫那里听来的。有个执政官员坐在堂上翻阅公文，堂下两侧站满仆从吏卒。忽然有人放了一个响屁，左右相看，都不肯承认是自己放的。官员大怒，喝道：‘公堂之上，竟敢乱我威严，快将该屁拿来！’吏卒十分为难，回道：‘屁如一阵风，来去无影踪，如何拿得？’官员道：‘岂敢徇情买放，当知何罪？快快拿来便是！’吏卒无奈，只得取来干屎一块，面呈官员道：‘启禀亲王，屁已逸去，不知所向，不过倒把它的家属拿来了。’”

笑笑生捧腹大笑道：“哈哈，这个好笑！我敢说，这位下令拿屁的官员一定就是问地亲王，是也不是？”傲文微微一笑，虽不明确回答，却已是默认。

忽听得笑声大起，那些紫面郎君一齐舒张花瓣，左摇右晃，仿若真的在大笑一般。欢声大笑中，一大片紫色越来越淡，淡到不可见时，便神奇地消失不见了。

惊鸿惊喜地道：“原来这样才能解开剧毒瘴气。”笑笑生得意洋洋地笑道：“瞧，神仙也有许多不知道的事。下面该轮到先生我大显身手了，谁叫我是伏羲氏的后人呢！这里可完全是按伏羲八卦布置的，布置有不少机关，大家跟在我身后，千万不要乱走。”

众人见他嬉皮笑脸，也不知道其言是真是假。但傲文几人既已见识他的本领，也不敢再小觑他，慌忙跟了上去。

惊鸿有意落在最后。约素虽然纠结于自己的心事，但毕竟遇见神仙之事从所未有，对她很是好奇，悄声问道：“天女姊姊，你是神仙，神仙会不会死？”惊鸿道：“我有不朽的生命和永久的容颜，不会像你们人类那样生老病死。”

约素道：“那姊姊岂不是很幸福？世上多少人费尽心机要追求长生不老呢。”惊鸿摇摇头，道：“可从一开始就没有觉得幸福。这里已是人类的世界，我的同类都离开了，我因为使命而独自留下来。见惯了白云苍狗后，我常常觉得很孤独，直到……直到……”她深深叹了口气，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约素道：“姊姊是不是喜欢那位萧扬……不，游龙哥哥？我见你总去看他，他也总在留意你。”惊鸿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得道：“事情不是那样的。你还小，你不懂。咱们快些走吧。”

到得石门前，笑笑生转过身来，道：“正好咱们五个人。萧……游龙，你站在西面离位。天女，请你站在东面坎位。傲文王子，你站到东北巽位。约素公主，你过来，站在西北兑位。”

等众人一一站好，他蓦然单脚跳上门前的一块方砖，又反复跳了几下。只听得“嘎嘎”几声巨响后，那石门当真“轧轧”朝里面滑开了。

笑笑生极是得意，洋洋笑道：“如何？”萧扬笑道：“先生做得很不错。不过若要想听更多阿谀奉承的话，这里可没有人会那一套。”笑笑生不满地道：“又不是要你们溜须拍马，夸夸先生我才高八斗、本领超群有那么难么？天女，你有什么可以发光照明的家伙么？”

惊鸿便拔下头上的发簪，道：“这发簪是由女娲补天的五彩石所制，里面封存有天地初开时的星光，足以为大家引路。”笑笑生一把抢过来举在手中，喜滋滋地道：“这可是件宝贝。咱们走吧。”

一进入黑黢黢的山洞中，那五彩发簪立即放出柔和的光芒，照亮四周。穿越了一个复杂的八卦迷宫后，终于来到一个大岩洞中。

笑笑生道：“这里面应该有伏羲氏的光明之力。应该是在这里……”话音未落，便听见惊鸿叫道：“小心！”

却见笑笑生所指的位置陡然冒出两团绿幽幽的磷火，似是动物的眼睛，蓦然一大团火焰从眼睛下面喷了出来，直扑笑笑生而来。火焰距离尚远，已是热浪扑面。笑笑生“妈呀”大叫一声，侧头就跑。幸亏他避开及时，那火焰喷到几丈远的地方力道便尽，自行熄灭。

只听见雷霆般一声巨吼，岩洞灯火大盛，四周按八卦方位排列的八口石缸中燃起熊熊大火。上首的神龛前站着一只大怪兽，高八尺五寸，龙头狮眼，虎背马身，生有双翼，通体发红，披满龙鳞，有一根牛一样的长尾巴，额部有根独角，正张大眼睛，弓着身子，虎视眈眈地瞪视着众人。

惊鸿道：“这是守护神物的神兽麒麟，自上古便存活在这里。”傲文冷笑道：“黄帝有意安排这么多机关陷阱，是真的不希望我们楼兰得到神物来解除诅咒，我偏偏不让他如愿。”拔出刀来，道：“你们退开，让我来对付它。”惊鸿道：“王子，不要……”

傲文却举刀已向麒麟冲去，不及近身，麒麟一声怒吼，微一张口，又一团炽热火焰喷出。傲文见热浪滚滚袭来，人力无法抵挡，只得侧身闪避。那一瞬间，麒麟已腾空而起，半飞半跃，朝傲文直扑下来。萧扬早抢过来相助，挥刀朝麒麟的前蹄斩去。笑笑声惊叫道：“它是神兽，千万不要伤它！”

萧扬微一迟疑，凝手不发。电光火石的一刹那，麒麟挥翼一扇，已扫中了傲文的右肩，这一扇力道十足，立即将他撞出去老远。麒麟发出一声胜利的低吼，转头张口，一团火球登时喷向萧扬。萧扬见火势凌厉，粘上非死即是重伤，忙就地滚开。火焰擦着他小腿而过，直射到地上，噼啪乱响，将地面都烧焦了。

傲文肩头受伤，剧痛深入骨髓，一时难以缓解，再也无力举刀反击。那麒麟瞬间喷火击退萧扬，又再次扑向傲文，昂起头上独角直刺过来。忽有一条人影从旁扑了过来，却是约素用自己的身子遮住了傲文。麒麟极有灵性，只主动攻击那些对它具有威胁性的人，独角一触到约素

背心，居然张翼退开，未伤她分毫。

惊鸿和笑笑生奔过来将萧扬拖到一边，助他扑灭裤脚上燃起的火苗，所幸只是轻微烧伤。然而傲文和约素却处在麒麟双翼笼罩下，无论如何是来不及营救了。

惊鸿道：“麒麟太过厉害，虽然它是神兽，可为了救出王子，取到神物，我只能用仅存的神力来封印它了。”笑笑生道：“决计不行。天女，你神力剩余不多，须得到最要紧关头才能使用。”

惊鸿道：“麒麟是黄帝指命的神物的守护者，不封印它，无论如何都取不到神物。没有神物，就无法解除楼兰的诅咒。笑先生，我意已决，请你让开。”

走上前数步，双目微闭，食指朝天，正待使出最后的神力，那聪明的麒麟已感应到致命的威胁，张翅直扑过来，迅疾如电，惊鸿张开双眼时，已全然来不及闪避。正当那只独角要刺到她胸膛时，萧扬从斜侧飞身过来，及时将她扑倒，他自己却闷哼一声，背心被麒麟的独角划破长长一道口子。

惊鸿正好被萧扬压在身下，双脸相距不及寸余，那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近在咫尺，美好的往事瞬间一一再现，如在眼前，一时心旌荡漾，忍不住伸手去抚摸爱人的脸，喃喃道：“游龙，我好想念你。”萧扬道：“抱歉，是我……我不是有意要冒犯天女……我……我受了伤，动不了……”

笑笑生赶了过来，将萧扬扶起，问道：“你是不是姓姬？”萧扬一呆，道：“先生如何能猜到？”笑笑生道：“你看看那麒麟。”

萧扬转过头去，麒麟正趴在一旁，摇头摆尾，温顺之极，再无丝毫攻击之意。

笑笑生道：“麒麟的旧主是黄帝，它用独角刺中了你，从你的血中认出你是黄帝直系后人，才会如此驯服。”

傲文正扶着约素走过来，闻言惊道：“你……你真的是黄帝后

人？”萧扬道：“是。我本姓姬，是轩辕氏黄帝的后人。”

傲文道：“你……你瞒得我好苦。”萧扬道：“抱歉，王子，我并非有意想要隐瞒。尤其知道楼兰诅咒一事跟先祖有关后，我更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抱歉。”前一句“抱歉”是为他隐瞒了真姓，后一句“抱歉”则是为他先祖黄帝了。

笑笑生道：“行啦，是黄帝后人不正好么，不然谁能制服这会飞会喷火的麒麟？傲文王子，你也别耿耿于怀，黄帝后人来助你解除楼兰诅咒，这是天意，这就去取神物吧。”

几人遂来到神龛前，那上面摆着一具石匣，纹理分明，小巧精致，上面刻着三行奇怪的偈语：“彩裙新娘，合二为一，收摄不祥。神镜轩辕，天女神力，共镇魔王。三物俱尽，日食之夜，蚩尤转阳。”打开匣盖，正是一件五彩的裙裾。

傲文并不识得那些字，问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笑笑生道：“前一句跟你们楼兰有关，我猜应该是找到一位合适的女子穿上彩裙作为新娘，彩裙和新娘合二为一，就能激发出神物的法力，收摄不祥之气，破除诅咒。是也不是，天女？”惊鸿道：“嗯，先生解释得不错。”

傲文道：“那后面两句呢？”笑笑生便将偈语念了一遍给众人听，道：“后面两句似乎跟楼兰无关。天女，你的神力都用在了镇压蚩尤的幽灵上，所以才会所剩无几，对不对？”惊鸿道：“的确是这样。可是眼下幽灵的魔气越来越重，我的神力已经快要镇不住了。”

萧扬道：“这上面不是说除了天女神力外，还有轩辕剑和神镜两样神物么？”惊鸿道：“是的，轩辕剑的故主就是黄帝，这你已经知道了。神镜就是楼兰的镇国之宝瑞兽铭带玉镜，是炎帝的遗物。这两样东西是天地间最有法力的神器，可轩辕剑遗失已有上千年，一直以来，只是靠神镜和我的神力来镇压住魔王。”

傲文道：“这偈语是说三物俱尽，魔王才会重新转世。神镜既是我楼兰国的镇国之宝，被收藏在王宫的最隐秘之处，那里戒备森严，外人绝难靠近，大家尽可放心。”惊鸿道：“如此甚好。”望了萧扬一眼，

道：“只是还是要想个法子找到轩辕剑才好。”

傲文道：“请教天女，我要如何找到那位新娘呢？”惊鸿道：“这件彩裙是具有法力的神物，不是天下间所有的女子都能穿上，王子须得找到一位合适的女子，娶她为妻，她以楼兰王后的身份穿上彩裙，新娘和彩裙才能真正合二为一。”

傲文闻言大吃了一惊，道：“什么？怎么会是我的新娘？”竟不自觉地转头看了一下约素。惊鸿点头道：“傲文王子是王储身份，也是未来的楼兰国王，当然须得是你的新娘。”

傲文结结巴巴地道：“可是……可是我要怎样才能找到她？”笑笑生重重拍了拍王子的肩膀，叹道：“这就要靠缘分了。诅咒因情而生，也该因情而亡。”又道：“你要不要把彩裙给约素公主试试？说不定她就能穿上。”

傲文瞪视着那件神物，漠然不应，然而胸口剧烈起伏不定，旁人均看得出他心中矛盾，情绪激荡。沉默许久，他还是将裙裾放回石匣盖好，仔细收入怀中，道：“我们走吧。”

众人刚及转身，麒麟遽然站了起来，发出呜呜叫声。惊鸿道：“游龙，它在叫你。”

萧扬便走过去，伸手轻轻抚摸麒麟的圆头。麒麟欢喜无限，长尾巴不停地摇来摆去。

萧扬道：“你已经完成了先祖交给你的使命，你自由了。不过你是神兽，我希望能留下来，帮助天女镇压魔王，好么？”麒麟“呜呜”一声，重新伏了下来，似是答应了他。

萧扬道：“那好，我们要先走了，等我解决完外面的事情，再回来看你。”麒麟便恋恋不舍地跟在他身后，一直送到洞口处才止步。

惊鸿低声道：“谢谢你。”萧扬不解地问道：“明明是我该谢谢天女，怎么反倒谢起我来了？”惊鸿道：“谢谢你委托麒麟助我一臂之力，还有……”苍白的脸上浮起一抹红晕，仿若天边一抹朝霞，续道：“还有在

山洞里面的时候，你舍身救了我。”

萧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忽听得前面傲文与笑笑生争吵起来，忙赶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笑笑生道：“我让傲文王子赶紧回去楼兰阻止战争，他却蛮不讲理，要重新赶去大漠寻找芙蕖公主。”

傲文道：“芙蕖不过是个娇弱女子，孤身一个人在大漠中漂泊，我如何能放心得下？”笑笑生道：“我告诉过王子，芙蕖公主在幽密森林中沾染了魔气，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她肯定有法子生存下去。”

傲文甚是倔强，道：“越是如此，我越要尽快找到她。”笑笑生讶然道：“哎呀，王子该不会认为芙蕖公主就是楼兰新娘吧？”

傲文怒道：“你胡说什么？”惊鸿忙赶过来道：“王子殿下，你须得立即回国，阻止楼兰和于阗的战争，对于你们楼兰来说，还有更大更强的敌人。”

傲文道：“更大更强的敌人？是谁？”惊鸿道：“眼下我还不能说，但王子自己很快就会知道。王子，我希望你郑重考虑我的建议，我不敢多说那些为两国百姓着想的话，就当是帮我个人一个忙。”

她是天女的身份，又助楼兰取得神物、解开偈语，可以说是楼兰的大恩人，傲文微一思虑，不得不道：“天女有命，傲文不敢不遵。”惊鸿大喜道：“多谢王子。我愿意出尽神力来助王子一臂之力。”转头见萧扬正用一种奇怪的眼光凝视着她，不觉脸一红，走过去低声问道：“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对么？”

萧扬道：“嗯，我在楼兰王都扞泥看到过须沙王子出城，那时候我就已经明白了。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来完成游龙最后的心愿，他希望楼兰和于阗化解宿怨，我也会尽全力去做。”惊鸿微微叹了口气，道：“为什么尘世间会有这么多的恩怨情仇？”

径直出来山谷，惊鸿不知道用什么法子召回了众人惊散的坐骑，五人遂上马直往西面而来。

几日后到达绿洲垓下村，小伦病情已经好转，正想要招募村民出去寻访王子，见到傲文一行归来，大喜过望。

傲文更是意外得知侍卫长未翔已经找到了芙蕖公主，几日前将她带回了绿洲。只是公主变得疯疯癫癫，经常狂性大发，见人就又打又咬。不知怎的她力大无穷，寻常男子都不是她对手，未翔不得已，只得强行捉住她绑住双手，命大伦和阿库带了几个健壮村民护送公主回去王都打泥。

傲文道：“未翔人呢？他为何不亲自护送芙蕖回去？”小伦道：“侍卫长独自返回大漠去了，说是要去找个人。”忽然压低声音，道：“王子，我有要紧话要私下禀告。”傲文便请村长先带萧扬几人去歇息。

萧扬道：“阿峰和阿勇先后为保护王子不幸身死，我想去看看他们的家人。”村长已知道他就是鼎鼎有名的游龙，闻言很是感动，连声道：“我带你去，他们见到游龙君亲临慰问，一定很高兴。”

小伦等几人走出屋外，掩好房门，才纳闷地问道：“游龙君的声音听起来怎么跟萧扬公子那么像？而且，那把割玉刀……”傲文打断话头道：“嗯，不要去管他。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这么神秘？”小伦道：“我怀疑未翔侍卫长回去大漠是要去找马贼。”

傲文惊道：“什么？上次马贼内讧虽然大伤元气，可毕竟还是人多势众，未翔怎可孤身一人前去？他也太没有头脑了，怎么当的侍卫长。”小伦道：“王子误会了。我是说，未翔侍卫长要去找那个马贼头领梦娘。侍卫长带着公主回来这里后，我听我哥哥说他们到过一片有座石屋的绿洲，侍卫长在那里击杀了两名马贼，问到一些王子的消息，还救了一名受伤的女子。”

傲文问道：“那女子就是梦娘么？”小伦道：“不错，那女子亲口告诉未翔侍卫长她叫梦娘，不过侍卫长当时不知道她是马贼头领，只以为她是从马贼手中逃走的良家女子，给她留了金创药、食物、马匹等，还说等寻到公主就回去接她。”

傲文道：“难道你没有告诉未翔，梦娘就是马贼的新头领么？”小伦

道：“我从我哥哥那里一听到绿洲石屋几个字，就立即跑去告诉侍卫长了。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下令我哥哥和阿库送公主走，他自己要去大漠找人。我问他要找什么人，他也不肯说。”

傲文道：“胡闹，你们就任由他去么？”小伦道：“他是侍卫长，我们名义上都是他下属，敢拦他么？就算想拦，他武功那么强，也未必拦得住。”

未翔此番回去，也许能成功杀死梦娘，但更大的可能则是陷入马贼重重包围中，不被杀死也要沦为俘虏。之前傲文和小伦等人落入马贼手中后，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屈辱滋味难以言表。傲文与未翔情若兄弟，一想到他可能面临的可怕命运，不免忧心如焚。

忽听得有人敲了敲门，萧扬在门外叫道：“王子！”傲文便命小伦去开门，萧扬进来道：“情况相当紧急，王子，你得立即出发了。”

原来适才萧扬几人遇到从楼兰回来的村民，得知问天国王亲率大军击破于阗边军，挺进原且末的国境，于阗也正往东面集结大军，与楼兰在且末境内的燕山峡谷一带对峙。双方总共动员了超过十五万以上人数的兵力，西域有史以来的最大一场战事即将爆发。

傲文道：“想不到战事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局面，怕是我回去也难以阻止。”萧扬道：“不错，此刻楼兰、于阗双方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凭人力已经难以挽回。笑先生想了个法子，我认为可行，不过还需要王子努力来促成这件事。”上前附到傲文耳边低语了一阵。

傲文再也顾不上未翔之事，毫不迟疑道：“好，我这就赶赴前线，你们留在绿洲见机行事。”命小伦立即去准备马匹和行囊上路。

走出门外，又想起了什么，却是欲言又止。惊鸿道：“王子是想问约素公主么？王子请放心，凑巧有村民要去墨山购买铁器，公主预备跟他们一道，她离开家乡已久，很想回去看望哥哥。”

傲文微微叹了口气，道：“这样再好不过。”嘴里虽如此说，心中却是蠢蠢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想了一想，又从怀中取出石匣交给惊鸿保管，道：“神物事关重大，请天女先代为保管。若是傲文一月内不回

来绿洲，就请天女带着神物前往楼兰王都扞泥。”惊鸿道：“是，请王子放心，我一定保得神物周全。”

且末^①在绿洲之南面，傲文着急赶路，也不先回楼兰，而是径直往南，预备抄近道直接穿越大漠。

这一日已经远远可以望见昆仑山的轮廓，再过半日，便可以走出沙漠，到达楼兰和且末的交界了。二人正坐下歇息时，忽听得马蹄声隆隆，走到沙丘高处一看，一队黑甲骑兵正朝北边驰来，有几百人之多。

小伦道：“呀，是于阗人！”傲文道：“好个狡诈的希盾，这一定是他派去袭击扰乱我楼兰后方的精兵。”

虽然恼恨希盾奸诈，却还是对这一出其不意的智计很是佩服。正苦思对策时，王子的坐骑不知如何受了惊吓，扬起前蹄长嘶一声。那队骑兵登时惊觉沙丘后伏有他人，呼啸一声，一大群人策马朝这边赶来。

小伦道：“他们发现我们了！王子，要怎么办？”傲文站起身来，拔出兵刃，道：“当然是要力战到底。小伦，你快去卸下马鞍、行囊，放一堆点燃，好给我们的人报烽火信。”小伦道：“遵命。”飞奔至坐骑，取下马鞍行囊，举起火石刚要打火，一支弩箭飞来，射穿了他的手腕。

傲文脚下刚动，几支弩箭破空而至，钉入他靴子前面的黄沙中。微一迟疑间，于阗骑兵已然驰到，将他和小伦团团围住。

领头的于阗将军正是曾将傲文围困在墨山王宫的范鹰，提马上前，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傲文王子，想不到能在这里遇到你。听闻王子去了中原办事，如何又来了大漠荒野之地？”傲文只冷然凝视着他，也不答话。

范鹰道：“这就请王子放下兵器，跟我走吧。希盾国王见到你，一定很开心。”见傲文不动声色，挥一挥手，一名武士一张弓弩，一箭洞穿了小伦脚踝。小伦痛得高声怒骂。

范鹰道：“傲文王子，我虽不忍心用弩箭伤你，可就算你拼死奋战，

最终还是要耗尽气力被我们擒住，何必让你手下人替你多受苦楚？”

傲文见几名武士手持弓弩对准小伦要害之处，迫不得已，只得抛下兵刃。数名于阗武士翻身下马，取出绳索，将他和小伦缚住。范鹰命人扶他们上马，立即押送回于阗军营。

一名武士道：“将军，我们还要继续深入楼兰国境么？”范鹰道：“不必，捉到楼兰王储，可比放火烧掉楼兰军队的补给有用多了。这次大伙儿都立下大功，这就回去吧。”

往北走了二三个时辰，逐渐出了大漠，慢慢看见衰草树木以及成片成片枯萎的芦苇，显然已进入且末故境。

且末原本是西域有名的泽国，其南面即是莽莽昆仑，夏季山上的雪水消融后顺山沟冲刷而下，形成了纵横的河流，除了车尔臣河是西域东南部径流量最大的河流外，还有塔什萨依河、喀拉米兰河、莫勒切河、米特河、博斯坦托格拉克河、安迪尔河等，尽情滋润灌溉着这片土地。这里风调雨顺，稼穡殷盛，水草肥美，四季瓜果飘香。然而自被于阗占领，百姓大多被迁往于阗供役属，土地则被强征为军队牧场，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昔日富饶的土地上，修起了一座座的军营堡垒。

夕阳时分，纵马翻过一个山坡，便看见一大片平原以及玉带一般的喀拉米兰河，坐落在河东的一座座圆顶营帐错落有致，往北延伸出去，也不知道伸到了多远，无数的高头大马和无数的于阗兵士在其间奔驰，人马精悍，很是威武。

西域自古产良马，最好的马当数产自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大宛位于葱岭之西，国中有高山，山上有天马，人力不可得，于是大宛人将五色母马放在山下，五色母马与天马相交，生下的马驹就是汗血马，因此汗血宝马又被称为天马子。这种马能够日行千里，是世间最好的马。大宛则是于阗最大的盟国，两国王公贵族大批联姻，于阗希盾国王自己的两个女儿、三个侄女均嫁给了大宛权贵，据称他如此刻意笼络大宛，就为了得到最精良的宝马。于阗军营中骏马马蹄轻快，奔驰如风，大约正是从大宛国得来的宝马。

一行人穿越了几排高高的木栅栏，进来军营，天色已然黑了下来。无数火炬点燃，给这森森寒夜增添微不足道的暖意。范鹰大声下令，命部属散去，自己带了数人押着傲文来到国王的金帐。

金帐中燃有数盆油脂，亮似白昼，温暖如春。希盾正伏在案桌的灯火下，瞪视地图凝思。四周武士环布，须沙王子、官员、将领们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忽见范鹰进来禀告说捕到了楼兰王储傲文，无不惊讶。

希盾问明经过，道：“范鹰，这是老天爷赏你的恩赐，你小子运气实在是在好，堪称我于阗的一员福将。不过你不遵军令，未完成任务即擅自返回军营，本该责打军棍，姑念你捉到傲文，功过相抵，你可心服？”范鹰道：“心服。”希盾道：“嗯，那你先下去歇息。来人，带傲文进来。”

傲文被推了进来，武士还要强按他跪下，希盾挥手道：“不必勉强王储。”走下案台，道：“傲文，我们又见面了。你母亲桑紫还好么？”

傲文此次赶来边境本来是应惊鸿之请阻止战争，撞上于阗骑兵完全是个意外。被押送来于阗军营的路上，他已暗暗打定主意，要对希盾好言相劝，即使不能脱身，也要设法按照与萧扬的约定行事，便道：“家母很好，多谢陛下挂念。”

希盾“咦”了一声，道：“这可不像你傲文的回答，你如此低声下气，是想求本王看在你母亲的份上放了你么？也可以，王储只需当着我于阗全军将士的面，向本王规规矩矩地下跪投降，声明你从此以后永远臣服于我们于阗，本王立即放你回去。”

傲文本可一口答应，就此脱身回去楼兰军营，好按萧扬的计划行事。可他生性骄傲，要他向这个害得母亲一辈子郁郁寡欢的野蛮国王下跪求饶，还要永远臣服于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转头见到希盾脸上尽是得色，心头更是有气，当即大声道：“休想。”

希盾也不意外，道：“那么你该知道本王要如何对付你了。”傲文道：“少废话，你想怎样？”

希盾道：“嗯，明日一早本王就派人押你到前线，当着问天的面，用

尽酷刑拷打你，再将你的肉一条条割下来烤着吃，直到他肯退兵为止。你觉得这个法子怎样？问天国王会为了你退兵么？还是宁可你血尽而死，他也要跟我这个老对手决一死战？那么你们楼兰可就没有王储了。接下来问天只能立刀夫王子当王储，都怪范段办事不力，若是上次刺死了刀夫，少不得问天还会为保全你的性命多考虑一些。”

傲文恨恨道：“果然是你派人到亲王府行刺。”希盾笑道：“本王这可完全是为了你好，问天死了，你就是新的楼兰国王，刀夫死了，就再也没人跟你争夺王位了。”傲文傲然道：“我才不要听你胡说八道。既然落入你手，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希盾终于被他的桀骜深深激怒了，拍案怒道：“好，明日就绑你到阵前，当着问天的面活剐了你。”命武士押走傲文，仍是余怒未消，挥手道：“你们都下去，本王要一个人静一静。”

将领们不敢多说，躬身退出。须沙退出帐外，想了一想，招手问了一名武士，摸黑赶来关押傲文的营帐。

傲文被缚了手脚，丢进一座空营帐的木笼中。他孤零零地困坐在笼中，心中多少有些懊悔，不该鲁莽拒绝向希盾下跪，暗道：“而今我已寻到神物，可偏偏需要我的新娘才能破除楼兰诅咒。个人生死事小，楼兰存亡事大，若是我就此被希盾处死，楼兰的千年诅咒岂不是就要降临？可是我若就此向希盾臣服，就算解除了诅咒，楼兰日后总也抬不起头来。我……我到底该如何做才好？”

正反复思量矛盾不已时，忽见须沙王子走了进来，来到木笼边，蹲下叫道：“傲文王子，你还记得我么？我是须沙。”

傲文冷冷道：“你来做什么？”须沙道：“我……我已经知道你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傲文不愿意承认，可又无法否认，只能沉默不应。

须沙道：“永丹一向不理睬我，我……我想来找你说说话，可以么？”傲文道：“你想说什么？”须沙道：“你……还好么？芙蕖公主她……还好么？”

傲文心道：“我这个哥哥傻里傻气的，我明日就要被希盾用酷刑处死，他居然还问我好不好。嗯，其实他想问的是芙蕖，看来他真的很喜欢她。只是他不知道他父王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须沙见傲文不睬自己，便自顾自地道：“我真是不明白，我们于阗、楼兰两国明明已经议和结盟，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打仗？”傲文道：“这就要去问你的父王了。”

须沙道：“我问过他的，他说英雄人物就该是这样。可我总觉得一个人并非要在战场厮杀，以勇猛取胜才能成为英雄。那些诗人能够写出动人的诗句，那些僧人能够领悟修行的奥妙，还有那些龟兹乐师能够从弦乐中获取纯净的愉悦，他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呀。”

傲文心中一动，心道：“他说得不错，真正的英雄不一定是战场的英雄。须沙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当真与希盾全然不同，芙蕖若是能嫁给他，也是一种福分。”忽觉被缚在背后的双手一松，转过头去，竟是须沙拔出匕首，伸进木笼隔断了绑索。

傲文道：“你……”须沙道：“你先拿着这柄匕首，我去安排一下，看看能不能设法放你出去，再帮你混出军营。”不待傲文答应，起身揭开帘子出帐去了。

傲文使用匕首割断脚上的绳索，他手足早被捆得发麻，失去知觉，活动了好多下才恢复了灵活性。又去撬那木笼的铁锁，却怎么也打不开，反而弄出声响，引进来看守的武士。傲文忙背过手去，假意歪倒在栏杆上睡觉。武士进来略扫了一眼，见傲文仍然坐在木笼中，便又放下帘子出去了。

傲文不敢再动，只能干等着。过了半个时辰，只听得外面武士叫道：“须沙王子。”须沙“嗯”了一声，问道：“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武士答道：“天气实在太冷，我和波巴说好轮着烤火暖暖身子，他刚去那边营帐了。”话音刚落，便是一声闷哼。

须沙将那名被打晕的武士拖了进来，从他身上摸出钥匙，打开木笼铁锁，放傲文出来，道：“快，跟他对换衣服。”

傲文立即会意，飞快地脱下衣衫，换上那武士的戎装盔甲，再将自己的衣服套在他身上，反绑住双手，撕下一片衣襟塞入口中，与须沙一道将他抬入木笼，重新锁好笼门。

须沙领傲文出来营帐，低声道：“我已经备好了马匹，你伪装成我的侍卫，我带你出营。”傲文迟疑道：“你放走了我，会不会惹祸上身？”须沙道：“你放心，我是父王最宠爱的孩子，虎毒不食子，他决计不会拿我怎样，顶多挨一顿骂。”

傲文道：“我还有个侍卫，名叫小伦……”须沙道：“来不及打听营救了，你自己逃命要紧。你是楼兰王储，而你的侍卫不过是名普通的俘虏，父王不会拿他怎样。”傲文一想也对，忙拉低甲帽，低着头跟在须沙身后。

来到营门前，值守的将领见须沙王子深夜出行，身后只跟着一名侍卫，很是诧异，忙上前问道：“王子要去哪里？要属下多派人护送么？”须沙道：“不必，快开门！”将领发现王子不似往日那般和颜悦色，不敢再多问，挥手命兵士开门放行。

疾驰出数里，须沙勒马停了下来，道：“我就送你到这里了。前面尚有不少游哨和关卡，不过你穿着黑甲武士的衣服，又有腰牌，料来无人敢拦你。”傲文道：“多谢。”须沙点点头，道：“阿弟，你多保重。我盼你回去后能说服问天国王，请他息兵止戈，我也会如此劝说父王的。”傲文道：“傲文一定尽力而为。”不再迟疑，夹马离去。

须沙见傲文瞬间便没入黑暗中，头也没有再回一下，颇觉心情落寞。意兴阑珊地回来军营，却见父王正扶刀站在营门前，目光炯炯，注视着他。

须沙早有心理准备，倒也不如何惊慌，无论要面临什么样的惩罚，他都能坦然面对。只是他并没有从父王的目光看到惊讶和愤怒，而是殷殷切切的担心和关爱，这倒让他奇怪了。然而，只在那一瞬间，他便明白了过来，父王是有意纵他放走了傲文，不然以傲文楼兰王储的身份，看守何以会如此松弛？

一刹那间，他的眼睛竟有些发潮了。所有人都了解于阗国王希盾是个强硬的铁腕人物，他的妻子、孩子更是深知此点，均如臣民一般敬畏他，须沙也不例外。这还是第一次，须沙发现自己的父王原来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只是，希盾既有意放过傲文，为什么又要当众用性命来威胁他呢？傲文两次从希盾手中逃掉性命，是侥幸还是天意？

傲文一路摸黑北行，遇到关卡便亮出腰牌，称奉希盾国王命令到楼兰军营送信，居然一路畅行无阻，无人多问半句。

天蒙蒙亮之时，终于过了燕山峡谷。傲文正回头仔细观察这块形胜之地，忽听见前面有弓弦之声，有人厉声喝道：“立即下马！不然休怪弓弩无情。”傲文依言下马，高声应道：“我是来给问天国王送信的于阗黑甲武士。”

数名骑士驰过来围住傲文，领头将领厉声喝道：“黑甲武士，抛下你的兵刃！”傲文笑道：“我就不抛兵刃，你敢射死我吗？”

领头将领名叫泉川，是傲文的堂兄，闻声立即认了出来，慌忙下马拜倒，道：“泉川不知道是王储到来，多有冒犯，请殿下恕罪。”傲文脱于阗戎衣甩到一旁，道：“起来，这不能怪你。国王在哪里？快带我去见他。”

泉川道：“国王在北面三十里的播仙，泉川职责在身，不能亲自护送王储前去，抱歉。”招手叫过一名小校，命他带十名骑兵送傲文前去播仙。

到达播仙时天早已经大亮。这座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池，没有城门、城墙，它原来只是且末国北边的一个大市集，因为出产毛毡且与富庶的楼兰交界，人来人往，也很是繁华。于阗灭了且末后，将贵族、富人、工匠等都强行迁到于阗国境内居住，播仙也就慢慢衰微了，几成荒芜，再也不见人语喧闹、炊烟袅袅。然而主街道两旁一间一间的土屋鳞次栉比，依稀留有昔日商旅繁密如烟的影子。

国王的金帐设在城中心的旗亭中，原是管理市场的市令办公之处，蛛网四面盘结，角落里还有一副锈迹斑斑的犁铧。问天正为车师和墨山的援兵迟迟不至而烦恼，忽听得傲文到来，又惊又喜，忙命人迎他进来。

傲文一进来便拜倒在地，问天亲手扶起外甥，叹道：“半年未见，你可黑瘦憔悴了不少。”

傲文不及寒暄，匆忙道：“姨父，傲文有要事禀告。”问天料来是关于神物之事，忙命将领和侍卫退了出去。

傲文便简略禀告已取得了神物和偈语，正委托可靠的心腹送往王都扞泥，他自己赶来前线助战，昨日在大漠意外撞上于阗骑兵被俘，幸亏须沙王子出力营救，私自放走了他。

问天长吁了一口气，道：“多亏天女保佑，你和神物都安然无恙。若不是大战在即，我被绊在这里，真想立即赶回扞泥，亲眼见到神物。”

傲文道：“希盾诡计多端，令人防不胜防。我们楼兰干旱已久，军中粮草补给并不充裕，不宜长久与他对峙。”问天道：“我也期待能速战速决，可于阗军力极强，非一日即能瓦解。原先车师和墨山均同意派精骑从两侧夹击于阗。你昨日被俘的大漠之地，按照计划该是车师人的防线。可不知道为什么，车师援兵迟迟未到。”

傲文道：“墨山按兵不动倒能理解，约藏并未真正对我释怀，所谓结盟不过是表面说说，他只想坐山观虎斗。可车师素来与我楼兰同气连枝，如何也会袖手旁观？”问天道：“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就算力比国王病情加重，一时无暇顾及，可大王子昌意掌管车师军队，他为人豪迈，既已答应要发兵相助，又怎会轻易失信？”

傲文道：“也许车师国中发生了什么事也说不准。如此，不能再指望车师援兵。姨父，不如我们直接向于阗下战书，约希盾正大光明地较量一场。”问天道：“噢？希盾历来花样百出，爱出奇计，你认为他会同意公开较量么？”

傲文道：“我昨日在于阗军营，发现士兵的士气并不高，一是不久前

于闐才刚刚动用精锐骑兵千里奔袭车师，军士还没有得到好的休养便要再上战场；二是天寒地冻，士兵的体力耐力消耗殆尽，这点对我们楼兰也是一样。昨晚希盾已被我当众激怒，他的爱子又偷偷放我逃走，必然更加怒火冲天，想借来一战来提高军中士气也说不准。我们先下战书，约定十五日这天在燕山峡谷与于闐决一死战，希盾必然同意。”

问天心念神物，也想早日解决掉眼前的拉锯局面，微一思索，即点头道：“好。”召唤官员进来，授意文书大臣阿里写了一封信给希盾，盖上封印，派人送去于闐军营。

一日后，信使返回末城，带来了于闐国王希盾的亲笔信，同意以一场痛快的决战来算清以往所有恩怨。十五日遂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大日子。

到了十五日这一天，于闐和楼兰两军在燕山峡谷相遇。阳光下旗鼓蔽天，短刀如雪，长枪如戟。两股巨大的怒潮均凝势待发，时时刻刻准备以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向对方。大军未动，峡谷内外已经弥漫着浓厚的血腥之气，令人窒息。军士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阵仗，个个握紧兵器，紧张得全身发抖。

希盾一身铠甲，提马来到阵前，高声道：“叫问天和傲文出来！”傲文护着问天上前，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希盾道：“问天，本王与你签订城下之盟，约为儿女亲家，你为何要背叛盟约，不但不肯将芙蕖出嫁，还要出兵攻打我于闐？”问天道：“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原因么？既然已是盟国，你为何还要派刺客行刺？”希盾道：“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傲文好。”

问天道：“什么？”希盾哈哈笑道：“本王已经将原因告知傲文，你回去可以好好问他。问天，咱们今日先好好算算旧账吧。”

举手一挥，登时鼓声擂起，于闐盾牌兵和数排弓箭手抢在阵前，摆开架势。后面骑兵则左右穿梭，开始布阵。

傲文料不到对方说打就打，忙叫道：“等一下！希盾国王，我还有话

说！”希盾转过身来，问道：“王储还想要说什么？”傲文道：“嗯，这个……”

希盾笑道：“婆婆妈妈可不是你傲文的做派，莫非你心中并不愿意打这场仗？还是你有什么难言之隐？问天，你何不现在就问问傲文，本王为何要派人刺杀你和刀夫？”

问天见他说得煞有其事，不由得转过头去，狐疑地望着傲文，问道：“到底是为什么？”傲文道：“姨父……”

惊人的事情就在一刹那发生了，光线陡然暗了下来。人们不由自主地仰望天空，适才还光芒四射的太阳突然产生了缺口，光色也暗淡下来。空中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女子头像，竟是楼兰、于阗两国分别供奉的天女和嫫祖的像，“妄动干戈 天地不容”八个大字飘浮在头像下，闪烁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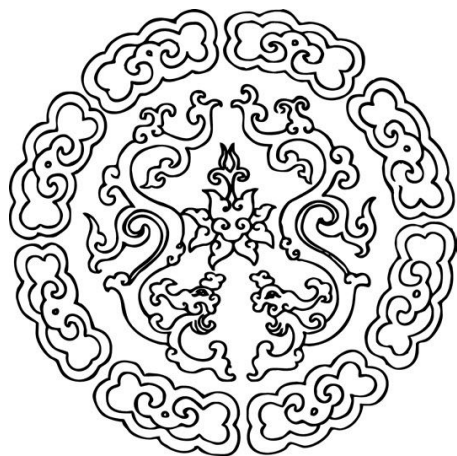
太阳的缺口越来越大，终于完全变成了黑色，只有外面一圈日冕发出惨白色的光芒。天空群星闪耀，大地一片黑暗，寒气越来越重，而比寒意更侵蚀人心的则是莫名的恐惧。当一股漩涡般的风开始滚来滚去时，双方阵势开始莫名松动，人群也骚乱起来。军士们的手臣服于冥冥中的某种神秘力量，慢慢离开了兵器。

傲文大声道：“妄动干戈，天地不容。这是天意。退兵！”

举手一挥，登时发出“哗”的一声巨响，楼兰、于阗两军竟均奉号令，不约而同地转身，争相往自己的军营跑去。希盾与问天对视了一眼，也各自勒转马头，默默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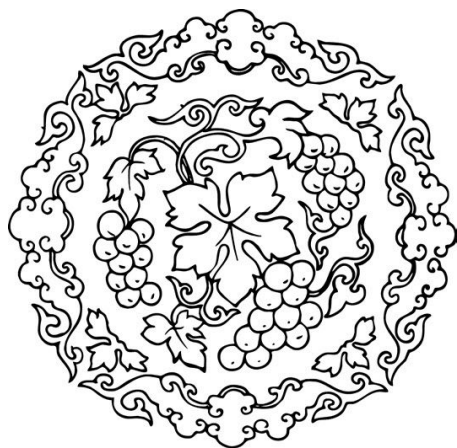
在双方惊退中，日食逐渐消失，太阳又恢复了光明。再抬头望去，头像和字样早已经消失不见。适才所发生的一切，仿若一个轻灵奇幻的梦。

(1) 且末：今新疆且末一带。



第七章 真假王储

她一脸晴朗的微笑，灿烂而明丽，美如天边的云彩。那种惊喜全然是发自内心的流露，情真意切，半分做作不出来。他从马上跳下来，愣在原地，紧握刀柄的手也松开了。



在燕山峡谷上空出现的神奇异像很久以后都是西域人街谈巷议的话题，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关键时刻消弭了一场大战，还有神示的厌恶干戈令人们开始思索战争的意义。

当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日食和异象其实并非上苍的神示，而是笑笑生为阻止两国大战想出来的一点小把戏。他从惊鸿那里知道十五日这天将会出现最大的海市蜃楼，北疆的绿洲国家如于阗东部地区及已经亡国的精绝、且末故地均能看到，便在贝叶上绘出天女、嫫祖的画像，写下字样，请惊鸿事先放置在轩辕之丘的湖畔，蜃景出现时，也将画像和八个大字折射到空中，看起来跟神示一样。

日食则是惊鸿的神力所为，她也极愿意将所余不多的神力用来阻止战事。只是当神力用尽时，她便晕了过去，陷入昏迷中，再也没有醒过来，绿洲会治病的村民看过后也束手无策。

萧扬在惊鸿身边守护许久，只觉得她的身子不冷不温，极是怪异，便预备带她去楼兰王都扞泥寻找更高明的大夫。

笑笑生道：“天女虽然神力用尽，可终究还是神仙，寻常大夫如何治得好她？你真想救她么？”萧扬道：“当然。”笑笑生道：“你自己就能救她。”萧扬大喜，连声问道：“先生快说，我要如何做才能救她？”

笑笑生道：“你这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萧扬道：“到底要怎么做？即便要我用命来换，我也愿意。”笑笑生道：“昔日黄帝用鲜血诅咒，导致几千年来一个国家被厄运笼罩，可见他的血不仅尊贵无比，而且蕴含巨大的魔力。你是黄帝后人，你有他的血统……”

萧扬已然明白过来，当即从靴中拔出匕首，割开左手手腕，撑开惊鸿的嘴唇，将自己的血滴入她口中。等到伤口凝固，便又割了另一道口子。如此反复几次，手腕上早已是刀痕累累，他正要再换右手，忽听得惊鸿轻哼一声，缓缓睁开了眼睛，登时欣喜若狂，叫道：“她醒了！”

笑笑生得意地道：“先生我果然法眼无花。喂，快把你手腕包好，以后说不定大伙儿都得靠你的血救命。”

萧扬也不理会，将惊鸿扶起来，让她倚靠着土墙坐下，问道：“天女好些了么？”惊鸿点点头，低声道：“谢谢你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来换我。”萧扬这才知道她虽然昏迷，意识却是清醒，不由得有些尴尬。

惊鸿从怀中掏出一方手帕，轻轻包扎在萧扬手腕伤处上，低声道：“你以后还是……还是叫我惊鸿吧，就跟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萧扬心中漾起一股奇妙的暖流，怡悦溢满全身，应道：“是。”

笑笑生嘻嘻笑道：“天女，既然你没事了，咱们就赶紧上路吧。”走过去打开案头上的石匣，不由得一愣，问道：“神物呢？”惊鸿忙道：“先生别慌，我之前怕出意外，有负傲文王子重托，所以将神物穿在了身上。”说罢自裙裾下取出彩裙，重新放入石匣中。

笑笑生道：“啊，你可以穿上它，那你岂不就是该嫁给傲文王子的楼兰新娘？”惊鸿脸色一红，道：“我不是楼兰新娘，我是神仙，自然能穿得上神物。”将石匣收入怀中，道：“咱们走吧。”

三人辞别垓下村民，径直往西，不日进入楼兰境内，听到人们议论燕山峡谷之事，知道笑笑生计策已成，均感欣喜。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因为惊鸿妄用神力干预人间战事，大大削弱了她自身的力量。就在发生日食的那一天，轩辕之丘下的某个地方开始震动，幽密森林的黑暗魔气也越来越重。

还未进扞泥，三人先遇到从绿洲一路追赶而来的傲文。惊鸿便将石匣原物奉还，道：“多谢王子。”傲文道：“实在是我该多谢天女才对。”他本来只是迫于惊鸿请求不得已答应去阻止战争，然后在回师途中，见属下将士均为能毫发无伤地返回家乡而欣喜，这才恍然明白一些事情。

笑笑生道：“傲文王子，你寻到神物，又阻止了两国战争，而今你声望之隆，西域再无人能比，该好好大开宴席庆祝才是。”傲文道：“确实该设宴款待几位，多谢盛情相助。这就请随我回去王都吧。”

楼兰、于阗战事平息，两国国王各自遣散军队，返回王都。春暖花

开的时候，车师国方面随即有音讯传来，老国王力比终于病重去世，继承王位的却不是大王子昌意，而是二王子昌迈。楼兰对此自然很是疑惑，问天国王派问地亲王和刀夫王子前去车师国吊唁，借机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

问地和刀夫出发后不久，墨山国也有消息传来，墨山国王约藏为表示冰释前嫌，将亲自赶去北部边境与车师新国王昌迈结盟。为了促使这次结盟成功，约藏提出要将亲妹妹约素公主嫁给昌迈国王为王后。墨山国多出美女，约素公主又是美女中的美女，昌迈仰慕已久，当即一口应允，等到与墨山国签订盟约后，就要择吉日迎娶约素公主。

傲文最先听到这消息时的反应是如坠冰窖，手足发麻，好半天才从晕眩中回过神来。他想知道约素的境况，又不愿意派人去打探，不愿意让旁人知道他心中还有这个女人，可真有关于她的讯息传来时，他还是猝不及防了，心里一下子有种被掏空的感觉。

大伦轻轻敲了敲门，进来禀告道：“王子，未翔侍卫长回来了。”傲文“嗯”了一声，随口应道：“让他进来。”话一出口，才会意过来，追问道，“是未翔回来了么？”大伦道：“是啊。”傲文道：“快叫他进来。”

话音未落，未翔已大踏步迈进屋来，躬身道：“未翔参见王子殿下。”傲文道：“你能平安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正要派人去大漠找你。”未翔道：“是，多谢王子挂念。”

傲文问道：“你可有杀了梦娘？”未翔一愣，随即摇了摇头。

原来未翔在垓下绿洲意外得知他从马贼手中营救的蓝衣女子就是马贼新头领梦娘后，心潮起伏，不能自己，终于决定要独自去绿洲石屋。他是要去杀她为傲文王子和死去的侍卫、村民报仇，还是想要履行之前的诺言去接她离开那里，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一路心情极为复杂，有意放慢马速，恨不得永远到不了那里，不知道真相才好。

刚刚驰近绿洲，便远远望见梦娘从院子里飞奔出来迎接，一面奔跑招手，一面欢声笑道：“你终于回来了！”

她一脸晴朗的微笑，灿烂而明丽，美如天边的云彩。那种惊喜全然

是发自内心的流露，情真意切，半分做作不出来。他从马上跳下来，愣在原地，紧握刀柄的手也松开了。

梦娘奔到近前，从他的踌躇中看出了端倪，虽然笑容顿敛，但还是十分平静，问道：“你已经知道了？”未翔道：“嗯。”梦娘道：“那你还回来这里做什么？是来杀我么？”

未翔不能回答，他甚至不敢去看她那张冷静从容的脸，他宁可她依旧是他记忆中受伤后楚楚可怜的模样，或者是刚才奔出来时笑容明媚、颜如舜华的样子。

他们就这样伫立了许久。梦娘忽然走近他，柔声道：“我不做马贼了，你也不做侍卫长，我们一起留在这里，或是去更远的地方，别人永远找不到我们，好不好？”

未翔一时呆住，他料不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半晌才问道：“你……你为什么要骗我？”梦娘道：“我没有骗你，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叫梦娘，并没有说我不是马贼。”

未翔心想不错，她确实没有对自己说过一句谎话，又问道：“那你为什么要做马贼？”梦娘道：“不是我想做马贼，我阿爹是马贼，我生下来就是马贼，没得选择，也没有能力改变。可是现在不同了，我终于有勇气选择自己的路。”她牵起未翔的手，低声道，“是你给了我勇气。你回答我，愿意让我陪你么？”

未翔不及回答，马蹄嘚嘚声中涌过来一大群马贼，翻身下马，将二人团团围住。他本能地挡在梦娘面前，拔出佩刀来。马贼见他反抗，纷纷拔出兵刃，嚷道：“放开我们头领，饶你不死。”

未翔这才会意过来，牵着梦娘的手松开了。他本可以立即挟持她作为人质冲离马贼的包围，但他根本没有动过这个心思——内心一会儿被酸甜苦辣各种人生滋味涨得实实的，一会儿又被无情的事实勾勒得空空的，来回往复，折腾得他疲惫不堪。

领头的一名彪形大汉抢过来将梦娘拉开，大声道：“铁匠特意来迎梦娘回马鬃山，替我们大伙儿做主。”

梦娘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凝视着未翔。铁匠侧头一看，即下令道：“捉住这男人，带回马鬃山给梦娘当男奴。”

马贼发一声喊，一齐围了上来。梦娘喝道：“住手！”重新走回到未翔面前，道：“你还没有回答我。”

未翔心意已定，只冷冷反问道：“是不是我不肯答应跟你走，你就要命手下捉住我，强迫我做你的男奴？”

梦娘睁大了眼睛，眼波流转中，期盼变成了失望，忽地扬起手来，狠狠扇在了未翔脸上，随即转身喝道：“我们走！”决然率马贼离去，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这片绿洲位于大漠腹心，马贼带走了所有的马匹，未翔无法靠脚力离开，不得不滞留下来。他怀疑梦娘是有意要将他困在这里，一时心中愤恨，宁可徒步上路，哪怕累死在大漠中，也决不令她如愿。

离开石屋后三日，铁匠率领数名马贼追上了精疲力竭的未翔，将马匹和行囊还给了他，他这才得以返回楼兰。

傲文自然不知道未翔有此番奇遇，见他身上并无伤痕，料来他未曾遭遇过马贼，梦娘也应该早已离开了那间石屋，便安慰道：“人回来就好，日后总有机会杀光那群马贼。等我解决好眼前的问题，就会立即着手安排这件事，到时派你领兵，去铲平马鬃山。”未翔道：“是。”

傲文道：“走，我带你去见几位朋友。”领着未翔来到萧扬几人居住的别苑，郑重其事地作了介绍。

笑笑生笑道：“不用介绍啦，我在玉门关就见过侍卫长了。”未翔道：“笑先生我确实早已见过。游龙君，久仰大名，实在是幸会。”

萧扬曾被未翔下令捉拿软禁在驿馆中，畏他精明，生怕被识破真实身份，只淡淡点了点头，不敢开口接话。

傲文不见惊鸿，问道：“天女呢？”笑笑生道：“被阿曼达王后派人接去后宫了。”

傲文猜想是表妹的疯病又犯了，王后请惊鸿前去协助治疗。自从芙蕖从大漠回来，就变得癫狂，经常无故发疯，抓人打人甚至咬人，令王宫中的所有人提心吊胆。阿曼达王后给她戴上辟邪宝玉后才有所好转，只是人有些痴痴呆呆。惊鸿断定芙蕖公主是中了暗黑魔气，然而她自己神力已尽，无法施展法力为公主祛除魔障，只能配合辟邪宝玉勉强压制。笑笑生更是叹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断言芙蕖公主痴恋表哥傲文，入魔已深，还会惹出更大的乱子来。

傲文想到表妹只有在见到自己时才会神志清醒，重新展露笑颜，正想要去看望芙蕖公主，忽见侍卫扶着小伦进来，不免大喜，道：“小伦，于闐人放你回来了。”小伦道：“是。王子，我有重要的话要问你。”

傲文见他浑身是伤，很是愤然，道：“他们拷打你了么？”小伦道：“于闐人想知道王子到塔克拉玛干去做什么，我不肯说，他们就动重刑拷问。后来黑甲武士也打得累了，就坐在一旁歇息。他们以为我昏死了过去，其实我能听得见他们谈话。我听到他们议论，说傲文王子跟须沙王子其实是亲兄弟，是么？”

傲文和须沙是同母异父兄弟之事，只有问天国王夫妇等极少数人知情，就是萧扬、未翔都从未听过，闻言均大吃一惊，一齐望向傲文。傲文万料不到这件事会在这样的场合下被揭破出来，他不愿意当面欺骗自己最好的朋友，微一迟疑，即点了点头。

小伦道：“难怪，难怪希盾两次放过了王子。”傲文肃色道：“墨山营盘那次，我们被围困在墨山王宫中，希盾起初并没有打算放过我，小伦你当时在场，应该很清楚这一点。亏得游龙阻挡了攻入车师的墨山军队，破坏了希盾的全盘计划，局面对于闐十分不利，他才选择与楼兰议和，不过是出于利益考虑。至于上一次在于闐军营，希盾已经宣布次日要当众处死我，是须沙不忍心，偷偷放了我逃走，跟他没有任何干系。小伦，你这类的话，我再也不想听到。”

未翔见傲文面色不善，忙命侍卫先带小伦下去歇息。

傲文犹自余怒未消，道：“希盾从始至终都知道我和须沙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却有意在最近散布开去，根本是别有用心。”

萧扬道：“王子，请借一步说话。”傲文便跟他走到一边，问道：“什么事？”萧扬道：“尊母可有对王子说过你的身世？”

傲文此刻正最不愿意别人提及这件事，闻言相当不快，反问道：“你问这个做什么？你我已是莫逆之交，连你也要怀疑我跟希盾有所勾结么？”

萧扬道：“当然不是。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王子……”正待说出游龙临死的那番话，忽有侍卫赶来禀告道：“国王和王后召傲文王子速去书房，有要紧事商议。游龙君，笑先生，国王也请你们与王子同去。”

几人遂赶来书房，国王夫妇和惊鸿都在场。问天命所有侍卫退出，请众人坐下，才道：“今日请几位来，是想正式商议楼兰新娘一事。傲文，你无须尴尬，你的婚事关系到未来楼兰的命运，早已经不是你自己的私事。况且这几位都与你是生死之交，还有什么话说不开？”傲文只得应道：“是。”

阿曼达道：“我们详细请教过天女，你的新娘应该是跟你有过机缘的。你自小在宫中长大，认识的女子除了侍女之外，就只有少数权贵的女儿。在你心目中，可有觉得跟谁最有缘分？”傲文干脆地道：“没有。”

阿曼达道：“那么芙蕖呢？你们是表兄妹，自小一起长大，不是一向很合得来么？”傲文终于听到了这句他最怕听到的话，尽管之前心中早想过千百个应对的法子，还是愣了一下，才讪讪道：“我对表妹一向只有兄妹之情，况且她与须沙已有婚约。”

问天拍了一下桌子，沉声道：“不准再提芙蕖与须沙王子的婚约。”若不是有贵客在场，只怕已经要厉声呵斥。

傲文“霍”地站了起来，大声道：“不是说新娘必须得是跟我本人有机缘么？我心中早有了喜欢的女子。”阿曼达大奇，问道：“是谁？”

萧扬早上也曾听到墨山公主约素要嫁给车师新国王昌迈的消息，料到傲文此刻失态必然与听到约素即将出嫁有关，忙叫道：“王子……”傲文却已经不顾一切地说了出来，道：“约素。”

问天脸上肌肉牵动了一下，皱眉道：“约素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惊鸿道：“约素是墨山约藏国王的亲妹妹。”

阿曼达讶然道：“傲文如何会认得约素公主？”傲文便原原本本说了与约素的相识经过，甚至连约素曾烧毁假彩裙也没有隐瞒。

问天大是动容，道：“你已经知道约素居心叵测，之前对你好，只是刻意逢迎你，目的就是要杀你。”傲文道：“不错，就算她想杀我，就算她想毁去神物，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她，这不是你们所说的缘分是什么？”

问天从未对傲文发过脾气，此刻却忍不住怒发冲冠，喝道：“胡闹！我绝不会允准你娶约素公主。”傲文道：“那么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欠身行了一礼，昂然走了出去。

问天气得全身发抖，连声叫道：“来人，快来人，派侍卫看住王储，不准他出宫。”

傲文赌气出来书房，却见芙蕖正站在门前的廊庑下发呆，脸上挂着两行清泪。她明显消瘦了许多，黑色的眼圈下还有青肿的眼泡，衣衫松垂地挂在她身形上，愈发显得瘦骨嶙峋。

傲文怔得一怔，不得已上前叫道：“表妹！”芙蕖问道：“原来你喜欢的是墨山公主。”傲文道：“你都听见了？”芙蕖点点头，道：“表哥，你跟我来，我有话对你说。”

傲文心事重重，本不欲再跟表妹纠缠，但见芙蕖脸上黑气极重，料来一口拒绝她的话，定然惹得她疯病复发，只得跟着她来到后苑中。

芙蕖道：“表哥还记得么？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这里玩耍打闹。”傲文不忍见到她如此感伤，正色道：“表妹，是我对不起你，可我心中有了别的女子。往事都已经成为了记忆，就让它们过去吧。”

芙蕖喃喃道：“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为什么我常会有一种心酸的像要被消融的感觉？为什么我会对你如此割舍不下？”傲文只能道：“一切

都会过去的。”

芙蕖蓦然转身，抓住傲文肩头，俯身往他颈间咬去。跟在傲文身后的大伦吃了一惊，忙抢过来，想拉开公主，却被芙蕖推了个趔趄，险些摔倒。

傲文心道：“表妹是因为到大漠寻我才沾染了幽密森林的魔气，我有负于她，被她咬上几口出气又有什么打紧？”挥手止住侍卫，强忍疼痛，一声不吭。

芙蕖松开嘴，却见傲文左颈间留下一个清晰的齿痕，血印宛然，不由得大是心疼，哭道：“表哥，你为什么不抵挡？为什么不推开我？”

傲文摇了摇头，道：“表妹，我心乱得很，你先回房好好养病，我再来看你。”命侍卫送芙蕖回去，自己往宫门赶来，却在东门前被侍卫拦住，告道：“国王陛下有令，傲文王子不得离开王宫。”

傲文大怒道：“你敢拦我？”那侍卫被他一喝，即迟疑着退到一旁。傲文命道：“大伦，快去牵我的马来，我要出城。”

未翔疾步赶来阻止道：“王子，国王有令……”傲文哪里肯听人说，伸手一推，喝道：“让开！”

未翔右手突然伸出，已抓住傲文手腕，手上加劲，往后拧去。傲文侧身相避，反手拿住未翔手腕，两人同时拉扯，片刻间相持不下。

傲文道：“未翔，你敢对我动手？”未翔不动声色地道：“等王子将来当了国王，大可以以不敬之罪处死未翔，可我现在必须执行问天国王的命令，不得放王子离开宫门半步。”

傲文怒不可遏，抬腿猛击打未翔小腹，迫得他松手退开一步。然而未翔旋即又扑了上来，二人徒手相搏，各使擒拿方法捉住对方手臂，勾结绊住小腿，欲使背力摔倒对手。

一旁侍卫见王子与侍卫长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各不相让，无不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正僵持之时，二人忽觉得腋窝下有异物来回挠动。腋窝是人体最敏感的地带，一被触碰就容易发笑。傲文、未翔当此局面自然笑不出来，却是半身酸软，不由自主地松了力，各自退开。

定睛看时，原来是笑笑生不知如何靠近了缠斗中的二人，各往腋窝下胳肢几下，化开了这场搏斗。未翔哭笑不得，傲文却是余怒未消。萧扬赶过来劝道：“王子，我请你饮酒。走，去我住处。”上前挽了傲文手臂，半拉半拽地将他拖走。

未翔见游龙出面，料来傲文不至于再冲动。他自大漠归来后还未回过家，挂念祖父，当即交代了侍卫几句，自己出宫回去东里的家。

天光已暗，暮色苍茫。路过一处大宅邸时，正见两人在门前下马。前面是一名披着紫色幂幂的妇人，身形极像傲文王子的母亲桑紫夫人。后面一人则裹着一件墨绿色的大斗篷，似是在亲王府见过的摩诃巫师。

未翔不由得一愣，心道：“桑紫夫人不是只隐居在蒲昌海么？如何又进城来了？她又如何跟摩诃巫师搅在了一起？”

忽见商人甘奇从宅邸中迎了出来，这才想到这里是桑紫父亲阿胡在楼兰的住处。心中释然，见对方已转身进屋，也没有上前招呼，径直策马往家中赶去。仆人正在门前挑灯，见少主人归来，忙上前挽马，喜滋滋地告道：“老主人正要派人去王宫寻侍卫长，有贵客来。”

未翔父母均已去世，只有他和祖父相依为命，闻言不免一愣，问道：“贵客是谁？”仆人道：“是个漂亮姑娘，正跟老主人在花厅谈天呢。”

未翔急忙抢进厅来，却见一名蓝衣女子席坐在堂侧，与祖父白庆交谈甚欢，那女子不是旁人，正是马贼头领梦娘。未翔上前抓住她手腕，一把将她从锦褥上拉了起来，喝问道：“你来这里做什么？”梦娘手腕被握得生疼，仍然面带微笑，道：“我是特意来看你的。”

白庆不悦地斥道：“未翔，哪有你这样子待客的？还不快放手。”未

翔道：“祖父，你不知道，她是马贼……”白庆道：“我知道，她是你从马贼手中救下的梦娘。人家为感激你救命之恩，千里迢迢来此登门拜谢。你一进来不打招呼，就握住人家的手做什么？”

未翔却是不肯松手，道：“我有话跟她说。”扯着梦娘来到自己房间，掩上房门，问道，“你带了多少马贼混来扞泥？想要做什么？我警告你，你敢动我祖父一根头发，我一定亲手杀了你。”梦娘正色道：“就我一个人，不信你自己到外面看。未翔，我是真心来看你，想看看你平安回来没有。”

未翔道：“你是马贼头领，我是王宫卫队侍卫长，你我是敌非友，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这就走吧，免得我管不住自己，要亲手捉你去官署。”梦娘笑道：“你不想再见到我，如何还穿着我亲手为你缝制的衣服？”

未翔脸色一红，半晌才道：“这是我行囊中的衣服。”梦娘道：“可你明明知道是我放进你行囊中的，这可是我梦娘第一次为别人做衣服。”

未翔道：“好，衣服还你。”正要伸手去解衣带，梦娘却扑了过来，伏在他肩上，低声道：“我要留下来服侍你。”

未翔一呆，道：“什么？”梦娘道：“上次你不愿意跟我走，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你，我不想再当马贼了，只想跟你在一起。我想留在这里，天天陪着你，为你做饭洗衣。”

她附在耳边低语，吹气如兰，呢喃似莺，未翔只觉得绪如盘丝，意乱情迷，勉强刚硬起来的心肠终于软了下去，举手抚摸她的秀发，道：“你不能留在这里，我家时常有王宫侍卫出入，万一被傲文王子知道，他绝不会放过你，非杀了你不可。”

梦娘道：“就算傲文王子要杀我，那也是我应得的，不是么？我做过那么多坏事，害过那么多人，还那样侮辱过王子，如果老天爷要让我死在他手里，我也绝无怨言。”

未翔见她真心悔悟，又是惊喜又是焦虑。忽听得仆人在门外叫道：“侍卫长，傲文王子的侍卫来了，请你立即出去。”未翔吃了一惊，

道：“我今日得罪了傲文王子，还跟他动了手，怕是免不了要挨一顿处罚。你暂时留在这里，不要乱走。”梦娘应道：“是，我等你回来。”

未翔听她软语柔声，心中一漾，忍不住俯身往她额头亲了一下，这才转身出来。却见傲文的心腹侍卫良子站在院中，一见面便道：“侍卫长，傲文王子召你立即进宫，这就走吧。”

未翔只得匆匆辞别祖父，跟着良子摸黑回来三间房王宫。

傲文正在别苑萧扬房中饮酒，半醉不醉，一见未翔进来便道：“未翔，来，坐下来一起喝酒。”未翔躬身道：“王子不怪罪今日未翔失礼，我十分感激。可我是王宫侍卫长，不能在王宫中饮酒，职责所在，还请王子谅解。”傲文闻言不免有些扫兴，挥手道：“那你去吧。”

等未翔退出，萧扬才道：“未翔倒真是个恪尽职守的人，为守职责既敢冒犯王子，又敢拒绝王子美意。”傲文道：“嗯，他就是这么个人，我最赞赏他的也是这一点。这王宫中，除了他，再没有第二个人敢跟我动手打架。”他酒意已浓，举手敲敲桌案，道：“游龙，我有句话要告诉你。”

萧扬道：“什么？”傲文道：“你……只要你戴上游龙的面具，我就觉得跟你格外亲切。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带真的游龙到楼兰来，我很想认识他。”

萧扬又想起游龙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来——“我本来的名字叫做文。如果你日后有机会遇见另一个傲文，请你在合适的时机转告他，我已经完成了他应当承担的使命，他也要去接受本来应该是我去承担的命运。”

他已经在机缘巧合下跟这个傲文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是不是到了将真相告知的时候？可这个傲文身份非同一般，他是楼兰王储，是未来的楼兰国王，肩负着破除千年诅咒的使命，真相一旦揭露，楼兰又会是怎样的局面？

傲文见萧扬不应，问道：“你醉了么？”萧扬心中激荡，还是默不作声。傲文嘟囔道：“嗯，其实我也醉了，酒不醉人心自醉……”慢慢伏倒在桌案上。

萧扬叹了口气，起身叫了侍卫进来，一道搀扶着傲文到床上躺下。他自己却没有丝毫睡意，来到院中。惊鸿正倚靠在一株老葡萄藤上，仰望天空发呆。

萧扬见她脸上深有忧色，问道：“有什么不好的事么？”惊鸿点点头，道：“我感到很快就要发生许多很不好的事，我没有能力阻止，我很怕……”萧扬牵起她的手，道：“不要怕，该来的总会来的，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保护你。”

他虽然武艺超群，终究不过是个凡人，蓦然说出要保护神仙的话，分明有些可笑。惊鸿却很是感动，道：“好。”

夜色温柔，二人正要相拥在一起，傲文却忽然不合时宜地冲出屋来，也不知道酒到底醒了没有，上前莽撞地扯开萧扬，抓住惊鸿的手，嚷道：“天女，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惊鸿道：“王子不是醉了么？”傲文道：“我没醉，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清醒。天女，你说过楼兰新娘是将来的楼兰王后，使命落在我身上仅仅因为我是王储，如果我不做王储了呢？我不做王储，不是就不用娶楼兰新娘了么？”

萧扬道：“难道王子要为了约素公主而放弃楼兰王储的位子？”傲文道：“不是为了她……不全是为她，我是不想为了破除诅咒去娶一个我不爱的新娘。而且，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们，我这些话绝不是醉话。”

惊鸿温言道：“王子，楼兰国的百姓需要一个伟大的国王来引领他们走出困境。你认为刀夫王子比你更有能力来担当这份责任么？你不能抛弃楼兰的子民，这是上天交给你的使命。”

傲文满脸热切的期盼登时黯了下去，仿若一盏油灯在风雨中飘摇，竭尽全力躲过了狂风无情的魔掌，然而终于还是自己燃尽了灯芯，“扑哧”一声熄灭了。

惊鸿道：“王子已然经历了许多，该知道任何使命是有代价的，甚至有时候就是无端的奉献和牺牲。就算你不是傲文王子，是另外一个人，

你的处境一样会很艰难，未必会比现在要好。”

她绞着双手，声音开始发颤，眼角沁出了晶莹的眼泪，明显沉浸在往事的追忆中，仿佛刚才这番话勾起了她蒙尘已久的思绪。

傲文不明白天女为何突然会变得如此哀伤，直至不能自持，当面落泪，然而他已然彻底明白自己再无退路，也再无一句话可说，只默默欠了欠身，蹒跚地走了出去。

门外侍卫问道：“王子要回寝宫么？良子，傲文王子要走了，快叫几个人过来扶住王子。”

萧扬知道惊鸿又想起了那个被埋在龙城下的游龙——那个本该是楼兰王子的男子，而今却已经默默无闻地消失在黄沙里——一时也不晓得该如何安慰，只走过去扶住她肩头，她顺势倒在他怀中，轻轻饮泣起来。

一切陡然变得深沉了起来。沉沉的天幕，沉沉的王宫，沉沉的大树，沉沉的人的面目，无一不暗，无一不空。

次日一早，傲文尚在梦中，未翔直闯入室，将他从床上拉起来，道：“王子，我有件事要问你——如果一个人以前做了很多坏事，但他后来醒悟了，想改过向善，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傲文不耐烦地道：“这种事你该去问问地亲王，问我做什么？”推开未翔的手，倒头继续睡下。未翔却是不依，又将他强拉起来，道：“我就是想问问王子你。”

傲文怒道：“未翔，你越来越放肆了，昨日跟我动手，今日又随意闯进来吵我睡觉。”未翔赔笑道：“王子，算我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傲文道：“好了，放手！”转过身来坐在床沿上，问道：“是不是有什么人犯下重罪，你拐着弯儿想救他？”未翔道：“是。”

傲文道：“是谁？”未翔道：“我不能说，除非王子先答应帮忙。”傲文道：“你好大胆，居然公然要我助你庇护重犯，这可不像你未翔的做派。算了，我心烦得很，也不想多管你的闲事。等问地亲王回来，你自

己求他去，你是王宫侍卫长，他不是一向都很巴结你吗？”

未翔吞吞吐吐地道：“可是这件事只有王子你才能帮上忙……”忽有侍卫赶来禀告道：“问地亲王和刀夫王子回来了，国王有令，请傲文王子速去议事厅。”

傲文便磨磨蹭蹭穿好衣服，见未翔仍守在一边不肯走，便道：“你跟我一起去议事厅，得闲再说你的事。”未翔道：“遵命。”

傲文又有意拖延了一会儿，这才往议事厅而来。

除了国王夫妇，还有几名重臣也被召来议事厅。问天见傲文姗姗来迟，狠狠瞪了他一眼。傲文便站在门边，一声不吭。

问地正在禀告车师国情形，称力比国王已经下葬在王室陵园，与已故王后莎曼合葬。车师大王子昌意不知道如何患了疯病，瘫卧在床，如此当然不适宜继位为王，所以车师臣民一致推举二王子昌迈为新国王。

问天问道：“王弟可有见过大王子昌意？”问地道：“见过。大王子人倒是还好，只是既不能下地行走，也不能开口说话，生活难以自理。不过昌迈对阿兄照顾得很好，召集了最好的大夫来为他诊治。”

问天本来一直怀疑是二王子昌迈用武力夺取了王位，听说车师国内风平浪静，昌迈也对兄长不错，这才略略放下心来。当即招手叫过傲文，道：“今日还有一件重大事情要宣布，傲文寻回了能够解脱我楼兰干旱危机的神物。只是这件神物需要一位新娘穿上，才能激发出神力，接下来的事，是要为傲文娶一位王妃。”

傲文道：“姨父……”问天厉声道：“王子公主的婚姻大事，历来都是国王做主，轮不到你自己发话。”

问地道：“娶亲本来就是件大喜事，况且还能解除楼兰干旱，可谓喜上加喜。王兄心目中可有合适的王妃人选？”问天道：“根据神示，新娘应该是跟王储有缘分的女子，我打算将傲文所认识的女子都召集起来，让她们一个一个试穿神物，能穿上的人自然就是傲文的新娘。”

刀夫忽插口道：“父王，咱们这次回来的路上曾救过一名奄奄一息的女子，她昏迷中不是不停地喊叫傲文的名字么？”

傲文心中有所感应，神色登时紧张起来，问道：“你们在哪里遇见她？”刀夫道：“就在墨山和楼兰的边境处。”傲文道：“她叫什么名字？”刀夫道：“小菊。”

傲文“啊”地惊呼一声，问道：“她现在人在哪里？”问地道：“就在亲王府中养伤。傲文当真认得她么？”傲文道：“认得，她就是墨山国公主约素。”抬脚就走，阿曼达叫道：“傲文站住！末翔，你带人去亲王府接约素公主来这里，千万别怠慢了墨山公主。”末翔道：“遵命。”

问天见忽起风云，便命大臣先退出，只留下问地父子和傲文，这才详细问及如何遇到约素。问地道：“我们过了边境不久就看见一名女子倒在路边，衣衫破烂，赤着双足，尽是血痕，似是吃了不少苦头。本来我们以为她是出逃的奴婢，预备将她交给当地州县，再设法送还给原主。但她昏迷中不断叫傲文的名字，我以为她认识傲文，但等她醒过来盘问时，她只说她叫小菊，不认得什么傲文王子。我觉得她言行可疑，就一路带回王都了。王兄，王嫂，这件事怕是要糟。”

阿曼达道：“是不是因为墨山约藏国王已经将约素公主许嫁给车师昌迈国王了？”问地道：“正是。约素公主是未来的车师王后，我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她带回了楼兰，万一被墨山和车师知道，很可能要跟我们翻脸。不如这就派人立即将约素公主送回墨山，说明经过……”

傲文道：“不行！”刀夫道：“为什么不行？难道要因为这女子得罪车师、墨山两国么？”傲文道：“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刀夫冷笑道：“你倒真有几分王储的口气了。”傲文针锋相对地道：“你心中有当我是王储么？我来问你，我在大漠时，那些杀手是谁派去的？”

问地闻言吓了一跳，忙道：“请王储慎言！刀夫可跟刺客什么的没有干系。说实话，我们一直以为你去了中原，就像王兄说的那样，哪里会知道你去了大漠。”傲文道：“你们本来是不知道，可你们派人跟踪芙

藻……”

问天怒喝道：“傲文！”阿曼达也道：“傲文，你越来越放肆了，你没有证据，竟敢凭空指控亲王和刀夫王子。”

傲文被迫住了口，气鼓鼓地站在一边，若不是要等约素到来，只怕早已经拂袖而去。

等了大半个时辰，傲文憋屈得几近窒息，当他觉得自己真的无法再忍受这种难言的沉闷的折磨时，未翔居然真的带着约素出现在议事厅门前。

她一身碧衣，愈发清瘦憔悴，温柔的眼睛中满是忧郁悲戚之色。尽管她早料到被带来三间房王宫后会遇见傲文，但当她一眼见到他时，还是忍不住惊呼出声，飞快越过挡在她面前的未翔，跑过来扑入情郎怀中，泣声道：“王子，自我们在绿洲分手，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说着眼泪扑簌簌而下。

傲文见她不顾矜持当众扑过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不禁大为感动，自己也是心神激荡，柔声道：“我也很想你，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阿曼达咳嗽了声，走过来牵起约素的手，道：“约素公主，稀客。”约素料到她就是楼兰王后，面色一红，行礼道：“王后。”阿曼达道：“公主，请跟我来。”牵着约素往后殿去了。

傲文有心跟进去，却见国王一双虎目瞪视着自己，只得垂首不动。议事厅中就此沉默了下来。不知道过了多久，问地轻轻咳嗽了声，先道：“看来约素公主是特意到楼兰来寻傲文。王兄，这大约是天意，既然他们两情相悦，何不让约素公主先试神物？若是她能穿上彩裙，不正好可以嫁给傲文做王妃么？”

傲文料不到问地会在自己众叛亲离的时候站出来支持自己，既诧异，又深感困惑，随即心道：“是了，他是怕我揭穿他父子二人派杀手到

大漠追杀我和芙蕖之事，所以刻意讨好我。”

问天道：“约素父王因傲文而死，岂能不报父仇？她之前曾有毁坏神物的举动，这次寻来楼兰，说不定正是一个阴谋。”傲文道：“不，约素不会的。姨父若是不信，可以去问天女，天女说约素一直是真心待我。她本来早就有机会杀我，但她不忍心下手，所以她告诉自己说要等寻到神物再动手，她烧掉彩裙，不过是将它当成了我，预备就此了结恩怨。”

问天对这番言论甚是不解，也对傲文如此痴情于约素很是恼怒，不过他心底深处究竟还是爱惜傲文，便招手叫道：“末翔，派人去请天女、游龙君、笑先生三位来这里。”末翔躬身道：“遵命。”刚出去便又进来禀告道：“陛下，桑紫夫人在门外求见。”

问天皱了皱眉，勉强道：“请夫人进来。”

却见桑紫领着甘奇进来，见到傲文也在场，很是惊奇，先拜见了国王，即赶过来爱子身边，叹道：“傲文，你可瘦多了。”

傲文不免烦上加烦，问道：“母亲来王宫做什么？”他知道母亲绝迹于扞泥城，上次出现在王宫是要刺杀于阗国王希盾，此刻突然又在这个节骨眼儿出现，必有蹊跷。

桑紫道：“阿母有件事来恳求国王陛下，既然你和刀夫王子都在这里，我也就挑明说了。姊夫，请你废去傲文的王储位子，改立刀夫王子为王储。”

在场人除了桑紫和甘奇外，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就连问地和刀夫也不例外。

过了好半晌，问天才道：“立傲文为王储是君臣多次商议的结果。桑紫，傲文虽然是你的爱子，可他也是泉苏大将军的骨血，你素来不问政事，这件事还是不要多管了吧。”

桑紫正要说话，阿曼达领着约素重新走了出来。傲文见约素泪流满面，忍不住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

阿曼达却不回答，只将约素的手交回到傲文手中，回到座上，低声对丈夫说了几句。问天点点头，道：“好，既然傲文坚持认为约素公主是跟他最有缘分的人，就请出神物，让公主试上一试，如果你能穿上，那么你就是傲文的新娘。”

傲文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旋即深深鞠了一躬，道：“多谢姨父，多谢姨母。”

阿曼达命侍女取出神物，亲自捧到约素面前，道：“公主，你一直跟在傲文身边，该知道这件彩裙的意义，一旦你穿上了它，你就是未来的楼兰王后，生生死死都是楼兰人，你可有想清楚？”约素含泪微笑道：“从我逃离墨山王宫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决定无论是生是死，都要跟傲文在一起。”

阿曼达便举起彩裙往约素腰间围去，那裙裾立即生出一股奇妙的反应，手往前时裙片便往后，往仿若有只无形的手在抵挡一般。约素和傲文相视一眼，脸色同时变得煞白。

问地道：“呀，果然是有魔力的神物，看来约素公主并不是真正的楼兰新娘。”傲文大声道：“这不可能！不可能！”

阿曼达又试了几次，终于失望地放弃，命侍女将神物收好，叹了口气，道：“傲文，看来约素公主确实不是你的新娘。这是神示，任谁也无法改变。”

问天道：“来人，先带约素公主下去歇息，去叫芙蕖来。”

傲文却死活不肯放开约素的手。问天重重一拍桌子，喝道：“傲文，你是想要造反么？来人，抓住王储，带约素公主走。”

未翔便带侍卫上前强行分开二人，将约素带了出去，她已是泣不成声，却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傲文被侍卫强行拉住手臂，追赶不成，眼睁睁地看着约素从眼前消失，心中登时又空空荡荡地失落了起来。

桑紫走过来，斥退侍卫，柔声安慰道：“傲文，你不要难过，你跟约素公主也许真是有缘分。”傲文道：“可是她的确穿不上神物。”桑紫叹

道：“这不是约素公主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因为你并不是真正的楼兰王储。”

阿曼达道：“桑紫你说什么？”桑紫回过身来，昂然道：“姊姊，姊夫，既然王储和神物都关系到楼兰生死存亡的命运，我也不能再隐瞒了，傲文其实不是泉苏的孩子，他和须沙是一胞同生的孪生兄弟，都是希盾的儿子，整个事情经过甘奇最为清楚。”

她的语气极为平静，犹如一阵清风吹过积尘百年岁月之久的街道，露出来的真面貌却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吓了众人一跳。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望向缩在门边默不作声的甘奇。甘奇不得已，只得道：“傲文王子确实是希盾国王的儿子。”

原来昔日桑紫年轻时曾热恋希盾，不顾他是被放逐的落魄王子又已有妻室的事实，二人在一起待过一阵，然而最终希盾还是返回了结发妻子范秋的身边，只不过他不知道桑紫当时已经怀孕。桑紫后来在父亲阿胡家中生下来一对双胞胎兄弟，她思念情人，不顾父亲阻挠，抱着其中一个孩子偷偷去找希盾。希盾接纳了她母子，但并不知道桑紫生了两个儿子。不久后阿胡派手下人追来，将桑紫母子重新夺了回去。再后来，希盾如得神助，成功复国，登上了于阗王的宝座。当时桑紫已经嫁给楼兰大将军泉苏为妻，希盾却没有忘记她手中还有自己的骨血，派出精干人手从泉苏府中夺走了孩子，那被武力抢回于阗的孩子就是须沙，而另一个孩子则被当做泉苏将军的亲生子抚养长大，即是傲文。桑紫爱傲文却又不愿意抚养他，只因为他其实是希盾的孩子。这一事实只有死去的泉苏大将军以及阿胡、桑紫及甘奇知道，本打算永远隐瞒下去。可当傲文被围困在墨山王宫时，阿胡爱惜外孙心切，派甘奇到于阗军营将实情告诉了希盾，这才及时阻止了父子相残的人间惨剧发生。

桑紫道：“我原本打算永远隐瞒下去，甘奇在墨山将傲文身世告诉希盾后也没有敢告诉我，我一直以为希盾并不知道真相，直到几日前他派人送信给我，说他已经知道傲文是他的孩子，他很开心他的一个儿子将成为于阗国王，另一个儿子则将成为楼兰国王。我不能让他得逞，我宁可傲文不当王储，也不能让他得意。”

问天听完经过，喃喃道：“难怪，难怪。”国王不停地绞着双手，呼

吸明显变得凝滞粗重起来。他现下终于明白了，难怪傲文能两次从希盾手中脱险，原来他们是父子关系。

问地也恍然大悟地道：“难怪希盾国王要趁傲文不在王都时派人来亲王府行刺，除掉王兄和刀夫，他的亲生儿子就是新一任的楼兰国王了，这一招够毒！够狠！”

问天转过头来，狠狠瞪着傲文。傲文也如五雷轰顶一般，失去了以往所有的自信与骄傲，高贵王子的翩翩风采荡然无存，露出惶然不知所措的神态来。他有心要为自己辩解几句，然而嘴唇动了几下，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似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

议事厅静穆可怕，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人人仿若被镇住了心神。光阴陡然停了下来，这短短一刻仿若成了长年累月的煎熬。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问天才一字一句地道：“来人，缴了傲文的兵刃，先押去冷宫软禁起来，等候发落。”

未翔早惊得瞠目结舌，国王又说了一遍，他这才反应过来，上前亲手摘下傲文的佩刀。傲文呆板木讷得仿若石头一般，也没有丝毫要反抗的意图，任凭侍卫将自己带了出去。

桑紫终究还是母子情深，不依不饶地道：“姊夫，我是忧惧楼兰的未来才主动告诉你真相，你怎能下令关押傲文？若不是傲文历尽千辛万苦，你能寻得回神物么？”

问天对这位每次一出现就要弄出一番惊天动地之大事来的小姨子极是头疼，刚要回答，忽听得外面喧哗声大起，不断有人高叫奔跑。未翔正要出去查看究竟，一名侍卫已急奔进来叫道：“陛下，游龙君遇刺了。”

问天大吃一惊，忙亲自赶出厅来。穿过甬道，侧庭的月门旁围了一群侍卫，却见萧扬仰天躺在花丛边，腹部插着一柄短刀，深没至柄，鲜血染红大半个身子，气息奄奄。惊鸿正抱着他的头垂泪不止。

萧扬道：“陛下……”问天忙蹲下来道：“游龙君！”萧扬道：“傲文王

子……他……他不是……”问天道：“不是什么？”随即醒悟，道：“你放心，我已经知道了傲文的身份。”

萧扬却再也没有力气说完下面的真相，眨了两下眼皮，就此晕了过去。

问天道：“快召大夫！”又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侍卫阿库道：“我奉命去别苑请游龙君三位来议事厅，走到这里的时候，忽然看到芙蕖公主闪身而过，直朝宫门冲去。笑先生说她脸上黑气极重，肯定是魔障发作，得追上去看看。我们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又过来一名侍卫，说是国王只召游龙君一个人，我便陪着天女去追笑先生，看能不能帮上忙。走不多远，忽然听到背后游龙君大叫了一声，等我们回来就发现他这副样子了。”

问天道：“那行刺的侍卫是谁？”阿库道：“我以前没有见过，很年轻的样子，应当是新来的。”

问天转头见未翔愣在当地，叫道：“未翔，还不快去追捕刺客！”未翔浑然没有反应。阿库推了他一下，道：“侍卫长，快下令封锁宫门！”

忽见一名只穿着贴身内衣的侍卫跑了过来，尚不知道宫中发生了大事，不知所措地叫道：“侍卫长，你交给我看管的那名女子刚才打晕了我，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她……她好像还拿走了我的戎衣和兵刃。”

未翔再无疑虑，上前单膝跪地，禀告道：“陛下，刺客名叫梦娘，原是马贼头领，是我带进宫来的。”问天道：“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未翔道：“我不知道梦娘要行刺游龙。而今大错既已铸成，我不愿意再多作辩解，请陛下从重治我的罪便是。”

原来未翔昨夜跟梦娘一夜缠绵，极尽风流旖旎。他反复思量，不能让梦娘从此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恨马贼的人成千上万，但只要傲文王子能高抬贵手，不再追究前怨，那么梦娘在扞泥城中就是安全的。他知道傲文为人外冷内热，是以定了一个计划，带着梦娘进宫，先安置在自己的值班房中，预备先用话套住傲文，再让她当面赔罪，说不定能就此有所转机，哪怕要他辞去侍卫长之职，卸甲归田，他也愿意。哪知道今

日一早事情接连不断，他竟再也没有顾得上回房看梦娘一眼。然而此刻他已经明白过来，梦娘一切悔悟的话都是谎言，她事先早布下陷阱，主动投怀送抱，不惜以身体引诱他上钩，表示要当年向傲文王子谢罪，最终目的只是要利用他带她进宫，好让她有机会杀掉马贼最大的敌人游龙，好为她的阿爹复仇。一想到那些绵绵情话原来都是谎言，他既懊悔又神伤，只是一切都于事无补了。本来还有心自请领兵去追捕梦娘，然而微一迟疑，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问天见未翔自认罪名，一时不及盘问更多，叫道：“来人，拿下未翔。”

未翔不等侍卫动手，主动摘下腰间佩刀，双手奉过头顶。王宫侍卫俱是他下属，然而他亲口承认勾结马贼刺杀游龙，扰乱宫室已是不争的事实，又有国王亲自下令，只得上前收了其兵器，押往王宫地牢囚禁。

等了一刻工夫，王宫酋大夫终于赶到。他是个须发皆白的老医师，在西域享有盛名，见萧扬伤在要害之处，入刀又深，人只剩了最后一口气，若是稍微挪动就会立即送了他性命。也不命侍卫抬走，就地在他身子下挖了一个灶，在灶里升起文火，慢慢焙烤。

折腾了大半个时辰，萧扬身子烘热，元气略复，血脉恢复流动，渐渐有黑色淤血从腹部伤口渗出。酋大夫命侍卫按住他肩膀和四肢，蓦然拔出短刀。萧扬大叫一声，身子因剧痛而弓了起来，随即跌落在地，重新昏死过去。

酋大夫早熬好一帖热膏药，趁热糊到伤处，流血顿止。他擦擦额头的大汗，道：“抬他走吧，能不能活过来就全看他自己的毅力和造化了。”

侍卫弄来一块门板，将萧扬搬放上去抬走。惊鸿心中挂念，不及与国王等人招呼，匆匆跟着去了。

刀夫的目光一直落在惊鸿身上，直到她离开才回过神来，问道：“伯母，那女子是谁？”阿曼达道：“她就是天女。”阿曼达心中有太多疑问，

转身道：“桑紫，甘奇，你们跟我来。”

忽见笑笑生急奔了过来，嚷道：“我没有追上芙蕖公主，她跑得实在太快了。”阿曼达忙问道：“芙蕖人往哪里去了？”笑笑生道：“抱歉，我追出宫就不见了她人影。王后，请你过来一下，我有几句话得私下对你说。”

阿曼达便随笑笑生走到一边，急问道：“到底什么事？”笑笑生肃色道：“王后，芙蕖公主是在大漠幽密森林中沾染的魔气，她此刻旧病复发，心中再次受到黑暗力量的诱惑，多半有可能重新往幽密森林去了。请王后速速派人往大漠方向去追。”

阿曼达回头叫道：“未翔！”话一出口才记起未翔已被捕下狱，一时想不到合适得力的人选，便走过去与丈夫商议道：“夫君，芙蕖再次失踪，不如先放未翔出来，命他戴罪立功，去找芙蕖回来。”

问天决然道：“不行！王后，芙蕖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我跟你一样爱惜她。可未翔身为王宫侍卫长，公然带领刺客进宫行刺游龙，我已经有愧于丝路上那些仰仗游龙保护的商旅，如何还能因私废公？”蓦然得到了某种提示，想到未翔担任侍卫长几年，甚得人心，难保王宫中不会有与他交好的侍卫暗中纵他逃走，忙叫道：“来人，立即将未翔锁去军营，交给泉川将军看管。”

笑笑生这才得知萧扬在宫中遇刺，大是意外，顾不上更多，匆忙赶去别苑查看究竟。

问地道：“王兄，王宫中接连出了这么多大事，人手难免不济，不如由我和刀夫带兵去追捕马贼，顺便还可以寻找芙蕖。”问天道：“好，有劳王弟，王都的精兵尽归你差遣。”又叮嘱道：“今日之事，包括约素公主和傲文身世均不可泄露出去。”问地一愣，随即应道：“王兄有命，不敢不遵。”当即领着刀夫去了。

问天和阿曼达回来厅中坐下，反复询问桑紫和甘奇，确认傲文是希盾之子无疑。桑紫道：“姊夫，该说的我都说了，这就请你将傲文还给我，我要带他回去蒲昌海。”

问天默不作声，只转头看了王后一眼。阿曼达忙道：“出了这么多事，你不能再回蒲昌海了，你还是先留在王都才好。”上前牵了桑紫的手，领着她和甘奇一道走了出去。

问天闷闷坐了好大一会儿，这才起身往冷宫而来。看守的侍卫忙开了门，领国王进去。却见傲文坐在墙角，将头深深埋入双膝中，一副极度沮丧的样子。

侍卫叫道：“王子，国王陛下到了。”傲文却恍若未闻，既不起身行礼，头也不抬一下。

问天挥手命侍卫退出，自己也靠墙坐下，一时间，又想起傲文小时候便常常领着他这般坐在王宫的台阶上看星星，百感交集，又如往常那样去抚摸他的背，道：“好男儿要永远昂着头，挺着胸，难道你忘记了么？”

傲文抬起头来，却是满面泪痕，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问天温言道：“姨父今日不该那样对你，不该当众下令缴了你的兵刃，伤了你的自尊。就算你是希盾的儿子，可你也是桑紫的孩子，依旧是我们楼兰的王子。你寻回了神物，为楼兰立下大功，姨父本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可是……可是……”

傲文道：“可是我终究还是希盾的儿子，对么？”问天叹了口气，道：“傲文，姨父要废除你的王储名号，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你依旧是楼兰王子，但不能再留在王都了。你在北边本来就有一大片封地，这就回去你的封地吧。你也可以选择离开楼兰，去于阗找你的生父，我绝不会阻拦。”

傲文翻身爬起来，单膝跪下，道：“傲文生是楼兰人，死也是楼兰鬼。请国王陛下下令，派我去南部边境领兵，我将竭尽全力抵御于阗的入侵。”

问天大奇，道：“你当真愿意这么做？”傲文道：“不错，傲文敢在神

殿天神像前以鲜血起誓，绝不背叛楼兰。”

问天扶起了他，道：“如果这么做能令你心里好受些，你就去吧。但你不能带走约素公主。你该知道，眼下的局面，须得派人联络了墨山国王后，才能决定如何处置她。”顿了顿，又道：“不过姨父会尽力帮你，我会派人去车师找昌迈谈上一谈。你想见约素公主，这就去吧，她被软禁在后宫里。”

傲文沉默片刻，摇头道：“我现在不想见约素，不想见任何人。”问天道：“那好，你这就去取兵符，带着你的侍卫们动身赶去边境。”傲文欠身道：“傲文遵命。”昂然出去，没有丝毫迟疑。

问天望着傲文的背影，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强烈的孤立感。一日之内，被寄予厚望的王储被揭发出原来是对头希盾之子，稳重精干的侍卫长则引领刺客进宫，刺伤了深孚众望的游龙，当真是匪夷所思，恍若做梦一般，却又是真的不能再真的事实。他悄立许久，直到侍卫催促，才回过神来，又赶来别苑探望游龙。

萧扬人犹在昏迷中，仿佛石化人般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惊鸿和笑笑生守在一旁，均是束手无策。

笑笑生见国王进来，愤愤不平地质问道：“游龙武艺高强，若不是事先毫无防范，怎么可能遭人暗算？未翔这小子平日看着不错，他为什么突然跟马贼勾结起来了？”问天歉然道：“实在抱歉，本王也不清楚。眼下未翔人关押在军营塔狱中，任由几位审问处置。”笑笑生道：“审什么审，还是等游龙醒过来再说。”问天道：“好。几位有任何需要，随时告知本王。”

笑笑生见国王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眼睛只盯着惊鸿不放，蓦然醒悟，叫道：“天女，国王有话问你。”

惊鸿满心悲伤，不欲再管其他事，笑笑生又叫了一声，她才不得不放开萧扬的手，随二人走到外面。问天道：“实在抱歉，本来不该在这种时候来打扰天女，可是事关我楼兰的命运，本王不得不冒昧询问。”

惊鸿道：“陛下是想问王储人选之事么？”问天道：“是。想必二位已经知道，傲文不是泉苏大将军的骨肉，而是于阗王希盾之子，本王已经下令废除他的王储位子，派去边境领兵。”

笑笑生道：“那么陛下是打算立刀夫王子为王储了？”问天道：“本王实在不能下这个决心。天女，你是神仙，请你告诉我，神示的王储到底是谁？”

惊鸿道：“我虽是神仙，然而上次为了阻止你们楼兰、于阗两国交战，我用尽神力引发了日食，而今已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游龙受苦而无力相助。即便我知道未来的国王是谁，我也不能泄露天机，不然只会给楼兰带来更大的灾难。陛下，王储就在你心中，你需要做的只是扪心自问，到底谁有资格做楼兰的王储？”

她的话饶有深意，令人回味。问天有心再问，却见惊鸿已经转身步入内室去了，他不由得又将征询的目光转向笑笑生。

笑笑生忙摆手道：“我可不知道什么天机。陛下，你的烦恼在于你下不了决心，你的彷徨困惑只能靠自己解决，神仙也帮不了你。”问天再无话说，只得默默去了。

过了数日，问地亲王来报，未能追捕到梦娘和马贼，但刀夫却在城中找到了芙蕖公主。

问天很是诧异道：“是在王都找到芙蕖的么？”问地道：“是，不久前有人发现公主兴高采烈地在大街上蹦来跳去，刀夫上前叫她时，还被她狠狠打了一下。”

问天牵挂爱女，忙亲自出殿来看，却见芙蕖立在阶下，正呵呵傻笑着，忙上前问道：“芙蕖，你去哪里了？有没有事？”芙蕖笑道：“我很好，好得不得了。”推开父王的手，径自往后宫去了。

正诧异间，有侍卫来报道：“游龙君终于醒了。”问天忙亲自赶去探视。

刀夫一心惦记美丽惊人的天女，道：“我们也去看看。”话音刚落，便觉得有异物蓦然钻入了体内，忙伸手去挠，却什么都没有摸到。

问地见儿子脸色有异，问道：“怎么了？”刀夫又摸索一遍，还是没有异样，这才道：“没事。”急追上国王，跟着来到别苑。

萧扬人虽清醒了过来，身子却相当虚弱，无力说话。问天略略一看，便让众人退了出来，命侍卫去召酋大夫来为游龙开药安养。

侍卫道：“酋大夫今日一早已经在家中去世了。”问天道：“什么？”侍卫迟疑了下，道：“他们全家都莫名死在家中，不仅死状吓人，身体还冒出脓水，似乎是中了什么剧毒。”

问地忙道：“酋大夫是王宫大夫，若是有人对他全家下毒，怕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整个楼兰王室。王兄，臣弟请命去调查这件怪案。”问天道：“好，有劳王弟。”

问地遂领着刀夫出来王宫，正遇到桑紫和甘奇。问地笑道：“桑紫夫人，你可是咱们楼兰的巾帼英雄，不惜大义灭亲，揭露了傲文的身世。”桑紫“哼”了一声，也不理睬他，昂然离去。

刀夫低声问道：“父王是真的喜欢桑紫么？”问地一惊，斥道：“胡说什么？”刀夫笑道：“父王喜欢她直说便是，我有法子能令她主动来对父王献媚。”

问地道：“你知道桑紫是什么人吗？那可是昔日的西域第一美女。她这些年虽然过得并不如意，可要她对什么人主动投怀送抱，那可是天下最难的事。”刀夫道：“父王去官署办公事吧，我也去办我的事。”高深莫测地一笑，招手叫了几名侍卫，上马跟踪桑紫而去。

问地不知道一向鲁莽的爱子为何突然变得深沉起来，料来是因为傲文被废王储受到了鼓舞，也不知道该是高兴还是担心，摇了摇头，径直来到官署。却见官署前人涌如潮，许多百姓争相报告亲人邻里得了可怕的怪病——眼睛充血，面部肿胀发黑，咽喉不适。

问地见这些症状与侍卫描述的酋大夫死状甚是相符，不由得吃了一

惊，心道：“如此看来，酋大夫全家暴毙就不是下毒那么简单了，似乎染上了一种疫病，也许是瘟疫，也许就是西方传说中的黑死病。”一念及此，当然不敢再去酋大夫家中察看，命吏卒将报官的百姓驱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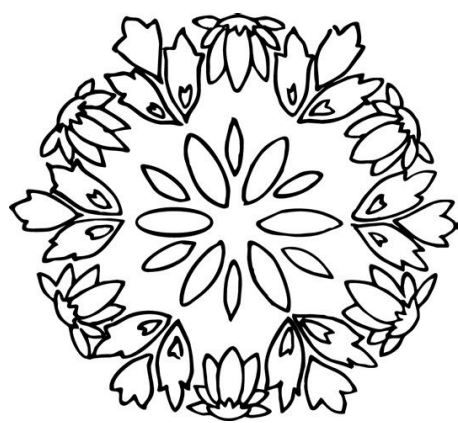
进来官署，正好遇到几名吏卒推搡着一名戴着手铐的年轻男子过来。那男子一见到问地便大声叫道：“亲王，快救救我！”问地奇道：“咦，你不是那个向导么？”

那男子正是向导阿飞，楼兰向导是世袭职位，他私下离开王都已有数月，今日突然归来官署，当即被当值官吏以擅离职守罪下狱。阿飞急道：“亲王，我有急事要进王宫，请你通融一下，暂时放了我，我办完事自会回来自首。”问地哪有心情去理会一个小小的向导，挥手命人押入大牢，等候处置。

阿飞大叫道：“我知道瘟疫是谁带来的！”

第八章 梦碎西城

无形的瘟疫毫不留情地蹂躏着楼兰百姓，整座城市恍若死神降临一般，虽然还有不少活人，可整座城市已经如消亡一般停滞，没有半分生气，尸臭与恐惧飘荡在上空，经久不散。



灾难再次降临到楼兰身上。一日之内，王都扞泥成为了人间地狱——街上到处游荡着红眼病人，像夏天的蚊虫一样乱冲乱撞。他们因为身体上正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情绪失控，高喊着，呻吟着，四处乱跑。有的人跑着跑着就骤然倒在地上死去，张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腹部肿胀，内脏都流了出来。无形的瘟疫毫不留情地蹂躏着楼兰百姓，整座城市恍若死神降临一般，虽然还有不少活人，可整座城市已经如消亡一般停滞，没有半分生气，尸臭与恐惧飘荡在上空，经久不散。

问地在回亲王府的路上也亲眼见到几名倒毙的百姓，不禁心惊胆寒，一进来王府坐下，便命人去请住在后园的巫师摩诃。

摩诃匆匆赶来，道：“本座正在等亲王回来，扞泥城中有浓重的戾气。”问地道：“嗯。”

摩诃道：“亲王有事瞒着本座，你我早已同荣共辱，有话不妨直说。”问地道：“好，我听一名叫阿飞的向导说，他认为城中的瘟疫是芙蕖公主带来的。芙蕖不过是个娇弱的女子，自然没有法力，但他看见一个披着墨绿袍子的人跟芙蕖讲过话，芙蕖还曾经向他下跪。”

摩诃道：“亲王认为那人就是本座？”问地道：“似乎不大可能。因为阿飞是几日前在大漠边缘撞见芙蕖，而这些日子巫师在我亲王府中。我想那人会不会是摩诃巫师的师弟？巫师，你一直在暗中助我父子，我很感激，可我不想刀夫继承的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

摩诃道：“亲王，你误会了。芙蕖公主遇到的神秘人是谁我不知道，但我师弟无计正在墨山国中担任国师，怎会有空去大漠？芙蕖一向疯疯癫癫，一名向导的话又怎能相信？实话告诉亲王，楼兰的瘟疫跟神物有关。”

问地道：“难道神物是假的么？”摩诃道：“不，神物是真的，可是国王不该随意让一名女子来试穿。那女子对楼兰心怀不轨，神物受到亵渎，神灵愤怒，所以降下戾气来惩罚楼兰。”

问地道：“巫师是指祸端就是约素公主么？”摩诃道：“不错，只要烧

死约素，瘟疫自然能平息。”问地道：“可约素不是普通女子，她是墨山公主，烧死了她，墨山岂肯善罢甘休？”

摩诃笑道：“我从师弟无计的书信中得到一个好消息，正要告诉亲王。之前约素公主归国后，已经告知约藏国王她爱上了傲文王子，约藏愤怒下幽禁了约素，还要将她嫁去车师，斩断她想嫁傲文的念头。然而当约藏去边境与车师结盟时，约素设法逃了出来，而且留下书信给兄长，表示今生非傲文不嫁，彻底激怒了约藏。约藏已公然宣称与约素断绝兄妹之情，取消她公主名号，不准她再回墨山王宫。如此一来，约素已经不是公主，烧死她并不会因此得罪墨山国。”问地曾亲眼见到傲文对约素用情至深，不免有所犹豫。

摩诃道：“国王虽然废了傲文的王储名号，可没有立即立刀夫为王储，可见他内心深处仍然有所犹豫，傲文在他身边长大，他恋恋不舍也情有可原。要彻底转变国王的心意，除非立下一场大功劳，眼下就是大好机会，如果能平息瘟疫，亲王殿下和刀夫王子就是楼兰的英雄，刀夫众望所归，自然要被立为王储。”

问地闻听此言，心中再无迟疑，道：“好，我这就立即进宫，请王兄烧死约素。”当即摸黑赶来王宫。

问天夫妇正因为王都内发生子民大规模患病死亡的惨事而忧心如焚，难有睡意，正连夜与笑笑生商议对策。

笑笑生道：“瘟疫其实是戾气作怪，戾气无影无形，最利于蔓延，能在呼吸之间乘虚而入。人感染戾气后，是否发病则决定于戾气毒性的轻重和人本身的抗力。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则不会立即发作。但那些正气浩然的人因为本气充满，邪不易入，能轻易避过毒气。”

问天道：“那么先生可有什么好的解决法子？”笑笑生道：“石膏能解热毒壅盛，中原大夫也常用冷水调剂石膏来解砒霜剧毒，目下只能暂且试试用它来缓解毒性，要找到能完全治愈的解药，还得费些时日。”

正好问地进来，禀明巫师摩诃所言，道：“王兄，眼下城中死的人越来越多，事不宜迟，请这就立即烧死约素，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

问天夫妇见问地语出惊人，说得煞有其事，不禁一呆，径直朝笑笑生望去，问道：“笑先生怎么看这件事？”笑笑生“啊”地大叫了一声，伸出三个手指晃了几下，匆匆起身出门去了。

问天夫妇目瞪口呆，问地也是不解，问道：“笑先生是什么意思？”问天摇摇头，忙命侍卫追出去问清楚究竟。过了一刻，侍卫飞奔回来禀告道：“笑先生出宫去了，什么都没说。”问天更是不解。

问地催促道：“王兄，约素正是带来瘟疫的罪魁祸首，而今她也不是墨山公主，不必再有顾虑。”问天沉吟半晌，道：“烧死一名女子非同小可，这件事还要从长计议。”转头问道：“傲文已经到边关了么？”

当值的侍卫正是阿库，忙躬身应道：“是，边关军营有飞信传来，傲文王子前日便已经到达军营了。”他跟随国王日久，深知国王心意，又追问道：“要立即召傲文王子回王都么？”问天没有回答，许久才挥了挥手，道：“回头再说。”

问地道：“王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烧死约素一个人，就能拯救我们楼兰数万条性命。王兄历来爱民如子，难道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楼兰的百姓受苦受难么？”问天颇为心动，便转眼去看王后，征询她的意见。

阿曼达道：“亲王，摩诃巫师可有证据？”问地道：“约素之前曾经烧毁过一件彩裙，虽然是假的，终究还是亵渎了神物，这是傲文自己亲口说的，难道不是证据么？”

阿曼达道：“这样，约素一直被软禁在后宫，我再多派人看守，她跑也跑不了。如果过了三天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再烧死她不迟。”问地素来忌惮这位王嫂精明，不敢再多说，只得道：“是。”欠身退了出来。

他表面无事，内心却是愤愤难平。回来王府，刀夫正在庭前等候。问地进来屏退侍从，关好房门，叹道：“刀夫，你这个王储怕是难当上了。国王前几日才将傲文外放去边关，今日便又有要召他回来的意思。”

刀夫道：“父王既然对此早心知肚明，难道还要坐以待毙么？”问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刀夫道：“而今傲文被贬去边关，侍卫长未翔被关在塔狱中，进那里的人都是九死一生，怕是他再也没命活着出来，

游龙重伤未愈，动都动不了，国王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得力的帮手，王都的兵权又尽在父王之手，我们何不充分利用这些？”

问地听爱子竟有武力谋反的意思，吓了一跳，急忙压低声音，斥道：“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想都不能想。”刀夫道：“那好，我请父王见一个人。”拍了拍手，叫道：“出来吧。”

一名紫纱妇人款款而出，欠身行礼。问地瞪大眼睛，问道：“桑紫夫人，你如何会在这里？”桑紫道：“我特意来服侍亲王。”

刀夫喝道：“桑紫，还不快扶亲王进去，好好侍寝。”桑紫柔声应道：“是。”

桑紫上前搀住问地，曲曲折折扶来内室，为他解带宽衣，又脱光自己的衣服，主动躺在床上。

问地暗地爱慕桑紫几十年，虽然心中也幻想过有一天能得到这名绝色美人，与她肆意交欢，但当她完美成熟的胴体真的出现在眼前时，他还是迷茫了，浑然不知是幻是真。

忽见桑紫招手叫道：“亲王，快来呀。”他望着那雕塑一般雪白如玉的躯体，再也按捺不住，当即扑了上去……

一场疯狂的云雨后，问地累得瘫倒在一边，大口喘气。桑紫意犹未尽，侧头过来，轻轻咬啮他肩头，哪有半分平日的高贵优雅，竟是比街边的流莺还要浪荡风流。

问地结结巴巴地问道：“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桑紫道：“因为我要当王后。”问地道：“什么？”桑紫道：“搞垮我姊姊、姊夫，你就是楼兰国王，我不就是楼兰王后么？”

问地“啊”了一声。他自生下来起就是二王子，当兄长大王子问天成了国王，他便成了亲王。他知道兄长比自己能干，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当国王，若是问天有亲生儿子的话，他大概也不会动想让刀夫当上王储的念头。此刻突然听到桑紫点破他原来也可以成为国王，不禁恍恍惚惚起来。

桑紫道：“怎么，你不愿意封我做王后么？”语气中已浑然将问地当成了国王。问地道：“当然愿意，只要我是国王，你就是王后。”桑紫便附到他耳边，道：“那好，咱们合力来做国王、王后。”一边说着，一边将嘴唇凑了上来，含住他的耳朵，用力吮吸起来。

这一夜当然是问地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夜。次日醒来，桑紫服侍他穿衣洗漱，柔顺得就像王府中的普通侍女。问地虽然答应了她要做楼兰国王，终究不过是枕边之言，况且他心中疑虑极重，即使是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女人晕眩在美色下，却还是有着本能的清醒，当即让桑紫留在内室，自己赶来厅堂。

刀夫正与摩诃在堂中交谈，一见问地出来，便笑了起来，问道：“父王昨晚可还满意？”问地道：“我正要问你，你是不是请巫师对桑紫施了什么邪术？”刀夫道：“当然没有。”摩诃也道：“本座天性不能近妇人，如何会对桑紫夫人施法？”

问地道：“那么你到底对桑紫做了什么？”刀夫笑道：“总之不是什么邪术。我曾听摩诃巫师说过，那些执著钟情于某人或某物的女子最容易被旁人操纵，比如芙蕖，再比如桑紫。芙蕖热恋傲文，桑紫对希盾又爱又恨，都是那种盲目到心智失常的女子。我只用一些希盾的事情稍加引导，就顺顺当当控制了桑紫的意志和心神，她不过是在做我让她做的事。父王放心，她现在彻底是我们一方的人了。”

问地闻言又惊又喜，但心中多少也有几分恐惧，总感到这个突然变得精明能干起来的儿子身上多了几分可怕。

刀夫道：“昨晚跟父王提到之事……”

问地咳嗽了一声，有意打断了话头。摩诃立即会意亲王不欲自己听见，称故退了出去。问地这才坚决地道：“不行。刀夫，我知道你想当国王，父王也希望你能当上国王，可是当今国王在位已久，在臣民中威信很高，若是用武力谋取王位，就算勉强得到，也赢不了人心。咱们可以想个别的法子，譬如用釜底抽薪之计除掉傲文，这样你就是唯一的王储候选人，正大光明地得到王位，难道不是更好么？”

刀夫笑道：“我早知道父王心软，不会忍心对你的王兄、王嫂下手，所以我也赞成除掉傲文，已经想到一个极好的法子。眼下瘟疫横行，我们派人到边关告诉傲文，说国王认定约素就是瘟疫的祸根，预备当众烧死她，他爱这个女人爱得发狂，一定会不计后果地赶回来相救。于阗觊觎我楼兰已久，势必乘虚而入，我们甚至可以提前通知希盾国王，告诉他傲文将领军离开边境，他尽可以趁机发兵。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他们父子二人联兵谋反，那么傲文就是楼兰的叛徒，就算有命活着，却再也不能回来王都与我争夺王储之位。”

问地道：“这计策是不错。可王兄对于是否要烧死约素还有所犹豫。万一傲文单身一人赶回王都，谋反的罪名还是难以坐实。王兄视他如子，没有铁证，绝不会轻易动他。”

刀夫笑道：“我早有奇计。”叫了一声，便有两名心腹侍卫从侧室押出来一名五花大绑的男子，却是商人甘奇，他显是已经受过不少苦刑，浑身上下血迹斑斑。

刀夫道：“现在连傲文的亲生母亲都在我们掌握之中，对付傲文，还有什么办不到呢？摩诃巫师也会助我们一臂之力。”附到父亲耳边，低语了一阵。

问地思索一阵，觉得此计果然大妙，当即拍手道：“好，你这就去办吧。只是有一点，万事小心。”嘱咐完刀夫，又交代侍卫看好桑紫，这才往官署而来。

一路上人烟萧条，只见到将军泉川指挥武装军士在用板车沿途收敛死尸，数辆大车上堆满尸首，垒成一叠一叠的，触目惊心。

问地不敢多看，匆忙进来官署，到堂上坐下，招手叫过当值官吏，问道：“那向导阿飞呢？”官吏忙应道：“还在大牢里。按照亲王的嘱咐，特意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问地道：“带他出来。”

阿飞一被带上堂就急急问道：“亲王可有将我的话禀告国王陛下？”

问地面色一沉，重重一拍桌子，喝道：“阿飞，你可知罪？你身为世袭向导，未经官署批准便擅离职守数月，而且返回王都后还四处散布瘟疫流言，本该当众斩首示众，姑念你自小就是向导，多年来还算勤恳，免去死罪，判罚十石地、两匹马，再鞭打六十。”石是楼兰耕地计算单位，一石耕地就是一石种子撒下去的面积。

阿飞闻判，抗辩道：“我只是擅离职守，不该受如此重罚。我并没有散布瘟疫流言，我昨日告诉亲王的话都是真的，我要见国王陛下。”问地冷笑道：“国王日理万机，是你想见就见的么？”将手指往案桌敲了两下，道：“立即行刑。”

吏卒登时明白，亲王的手势是表示最好将犯人当场打死，当即将阿飞扯来行刑室高吊起来。刚要举鞭时，一名王宫侍卫赶进来制止道：“游龙君要见阿飞。”

吏卒道：“阿飞犯了法，还没有行刑，不能轻易释放。”侍卫道：“游龙君有急事召阿飞进宫，等问完话后我再押送他回来官署受刑不迟。”

吏卒终究不敢得罪王宫侍卫，只得将阿飞解了下来。

阿飞尚不清楚自己这次是死里逃生，抚摸着被绳索勒得生疼的手腕，问道：“游龙找我做什么？”

侍卫见他言语中对威名卓著的游龙并不如何尊敬，大是惊奇，道：“游龙君召你是何等荣幸，你小子是怎么认识他的？”

阿飞也不吭声，跟着侍卫进来王宫别苑。

萧扬已经好转了很多，倚靠在床上，惊鸿正在喂他服药。房内还有一名红衣女子，却是古丽。

阿飞登时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来了这里？”古丽低声道：“你昨日去了官署后就被逮捕下狱，他们又不让我进去见你，我只好赶来王宫，想找游龙哥哥帮忙。可是王宫侍卫不让我进去，也不理睬我，我只好一直在那里徘徊。到了晚上的时候，忽然看见笑先生从王宫里面出

来，我忙拦住他，告诉他瘟疫的事情。他听后就让侍卫领我进来见游龙哥哥。不过当时已经是深夜，侍卫大哥说游龙哥哥伤重，不能受到惊扰，就让我等到今天早上才带我来这里。”

萧扬招手叫道：“阿飞，你过来。”阿飞走到床边，欠身行礼，气呼呼地叫道：“师傅。”

一旁惊鸿闻言很是吃惊，道：“这是你徒弟么？为什么他好像对你很生气的样子？”萧扬道：“嗯，这件事得空我再告诉你。阿飞，这位是天女。”阿飞便叫道：“师母。”惊鸿大是窘迫，绯红了脸，忙起身道：“我再去添点药。”

萧扬也颇为难堪，只好装做未听见，问道：“古丽已经将大致经过告诉我，你们当真遇见过芙蕖公主和梦娘么？”阿飞点头道：“是。”

原来阿飞、古丽自从得知真的游龙已死后，满心伤痛，与萧扬分手后也没有回家，而是一直在大漠中漫游，遇到绿洲便住上一阵子，养足精神又继续上路。虽然从未遇到过马贼，也未与人交过手，但二人却已经深深体会到昔日游龙在大漠中独自狙杀马贼的艰难和孤独。

数日前，二人终于决定返回楼兰。然而当二人在沙漠边缘的一片树林中歇息时，意外听到有人说话，循声过去，却看到芙蕖公主正在向一名披着墨绿斗篷的人下跪，情状颇为诡异。后来那人不见了，芙蕖满面笑容，独自出来，古丽上前询问公主为何会在这里，芙蕖却睬也不睬，发足往前狂奔而去，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阿飞见公主癫疯若狂，担心有事，忙追了上去。不久后见到道路上一群商贩打扮的人纷纷跃下马来，拦在芙蕖面前。阿飞早听说大漠边缘有人贩子活动，专门捕捉那些落单的行人，灌药后运去西方当奴隶卖掉，以为这些人要对公主不利，正待上前制止，但芙蕖只挥了挥手，那些人就纷纷手舞足蹈，歪歪扭扭地倒了下去。

眼前的一幕实在是出乎意料，阿飞还没有反应过来，芙蕖已经夺过一匹马扬长而去。他大着胆子走近一看，却见那些人死状奇惨，身体里流出胆汁和脓水来。古丽正好追上来，一见之下吓得捂住双眼，不敢再看第二眼。阿飞从未见过这种景象，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古丽蓦然惊叫道：“那人……那穿蓝衣服的女子还活着……”

阿飞当时不知道那蓝衣女子就是马贼头领梦娘，见她还有微弱气息，便强忍腥臭将她从尸首中拖了出来。他见那些死者的惨状，猜想这些人应该是中了剧毒，便从怀中取出在大漠中挖到的蜜草，嚼碎后喂她吞了下去，一时不见醒来，只得背着她返回有水源的那片树林中，往她口中灌下大量的水，希图能消释缓解毒性。梦娘在昏迷中不断叫“游龙”和“未翔”的名字，如此一来，阿飞和古丽更是将她当成了自己人，尽心照顾。

次日清晨，梦娘突然惊醒，额头满是冷汗，抓住古丽的臂膀问道：“游龙他死了么？我……我梦见他死了。”

一句话正触动古丽的伤处，她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哽咽道：“姊姊，你也是跟我一样的伤心人么？游龙哥哥早在去年就已经死在了跟马贼的交战中，就是马贼首领赤木詹被杀死的那一战。”

梦娘神志回复过来，闻言大吃一惊，道：“怎么可能？我几日前还在楼兰王都见过游龙。”古丽道：“那是另一个游龙哥哥……”

阿飞忙过来打断古丽话头，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如何会认得游龙和未翔侍卫长？”

梦娘已经恍然明白了究竟。她不知道赤木詹死时萧扬也在场，一想到她自己费尽心机刺杀的游龙原来只是一个跟阿爹之死毫无干系的陌生人，登时万念俱灰。她倒不是后悔误伤了无辜，而是懊恼她不惜让尽心尽力赢得的未翔的信任付诸流水，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她清楚今生今世她已经永远失去了阿爹，然后因为一个早已经死去多时的仇人，她又将永远地失去未翔。一切太不值得。她要怎么做，是回去王都投案自首，用她自己换取未翔？他会带着什么样的表情来看她？大概宁可死，也不会再多看她一眼吧。

阿飞不知道梦娘内心激荡难平，还以为她真心为游龙之死难过，便道：“游龙之死是个秘密，还请姑娘不要说出去。”梦娘悲伤地道：“我不会说的，我也没有人可说。”勉强站起身来，道：“我要走了，多谢二位

搭救，我叫梦娘。游龙……你们说的另一个游龙正在王都，他受了重伤。”阿飞一听便十分焦急，问道：“伤得重不重？游龙武功那么高，怎么受的伤？”梦娘摇摇头，道：“你们自己去看他吧。”

阿飞不及询问更多，便跟古丽一道上马赶来扞泥，却在沿途看见不少倒毙在道旁的死尸，死状跟昨日见过的那些商贩一模一样，心中狐疑。古丽却讪讪说出了他想问而不敢问的话，道：“会不会跟芙蕖公主有关？”阿飞不愿意相信，可他亲眼看见那些商贩倒毙在芙蕖面前，又不得不这么想。

回到扞泥城中，在北城门处看到通缉告示，这才知道梦娘不但是马贼头领，而且正是将游龙刺成重伤的元凶。二人又惊又悔，忙进城赶来官署。城中发生大规模瘟疫，官署挤满了人。阿飞不及说话，便被当值官吏下令关押，容后再审他擅离职守之罪。出来时正好遇到问地亲王，阿飞慌忙求救，将路遇芙蕖之事禀告了亲王。他救下罪大恶极的梦娘，即使是事先不知情，也等同于庇护凶手，犯下死罪，丝毫不敢提及半句。问地听闻城中瘟疫跟芙蕖公主有关，半信半疑，只是下令将他单独关押。从今早的判决看来，亲王是明显不相信他的话了。

萧扬道：“指控芙蕖公主带来瘟疫是十分严重的事，问地亲王不相信也情有可原。而今公主已经回宫，安安静静，似乎没有什么异样。”

阿飞道：“莫非师傅也不相信我的话？”萧扬道：“我当然信得过你，只是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不能随便对人说这件事，不然只会给你自己惹祸。一会儿我请天女去看看公主，她身上若有疫气，天女是能看出来的。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你不用再管了。”阿飞道：“是。”

萧扬又问道，“我教你的刀法，你可有练过？”阿飞道：“有。”

古丽插口道：“阿飞哥哥每天都要练上好几个时辰呢，他总说将来有一天非打败师傅不可。”萧扬道：“好啊，扶我起来。”

阿飞正待上前搀扶，古丽已然抢过来，小心扶萧扬坐在床沿，蹲身为他穿好靴子。阿飞瞧在眼中，心中颇不是滋味。

萧扬扶着古丽来到院中，将割玉刀抛给阿飞，道：“让我看看你本事

长进了多少。”

阿飞抚摸这把名刀，又惊又喜，当即扬刀出鞘，在院中舞了起来。萧扬不断从旁提示身法要领，接连练了三遍才让他停下来。阿飞满身热汗，却是欣喜无比，将刀还给萧扬时，心中颇为恋恋不舍。

萧扬道：“你的刀法进步很大，可还是要勤加练习。说不定将来有一天，这把割玉刀就是你的。”阿飞一愣，问道：“什么？”萧扬道：“你该明白我的意思。我是中原人，将来终究要回去中原，游龙的事业还是要由你们西域人自己来继承。阿飞，我眼下受了伤，行动不便，有件私事想托你去办，不知你是否愿意？”

阿飞点点头，道：“师傅有事尽管交代。”萧扬道：“我想请你送一封信去于阗，借怀玉公主的圣物一用。”

阿飞一呆，问道：“圣物是中原朝廷赐给怀玉公主的那颗夜明珠么？”萧扬道：“正是。你之前也因为圣物失窃吃过许多苦头，我不妨告诉你，这颗夜明珠是件神器，但只有在神仙手中才能有用。而今天女神力已尽，难以阻止楼兰的连连灾祸，我想借夜明珠来弥补天女失去的神力。”

阿飞道：“我们楼兰跟于阗是对头，夜明珠又如此珍贵，怀玉公主怎么可能借给我？”萧扬道：“我跟怀玉公主是旧识，只要你设法见到她，她看信后自会全力相助。”阿飞再无疑虑，点头道：“好。这就请师傅写信吧。”

古丽道：“我要跟阿飞哥哥一起去。”阿飞道：“这一趟吉凶难料，你还是留在这里照顾游龙师傅。”古丽微一迟疑，即道：“也好。”

当时中原早已经发明了造纸，但是纸张在西域仍属不易见到的贵重物品。西域人写字的工具也不同于中原的毛笔，而是用粗管鹅毛，因而中原人喜爱的薄如绢丝的蔡侯纸在西域人眼中毫无用处，鹅毛笔一戳便破，反倒是厚实粗糙的草纸在西域大行其便。

萧扬实在用不惯草纸，最后还是按照楼兰习俗写在了贝叶上。他将封好的贝叶信，交给阿飞，叮嘱道：“这封信一定不能落入于阗国王手

中，不然他一定会设法用夜明珠来对付楼兰。”阿飞道：“师傅放心，阿飞知道轻重。”

萧扬道：“还有几句话，你替我到边关转达给傲文王子知道。”他知道阿飞有罪名在身，不欲另生风波，请王宫侍卫准备了行囊马匹，悄悄送出城去。

阿飞一身向导打扮，一路往南。这日到达楼兰边境关卡时，正遇到傲文王子带兵过来巡查，忙挥手叫道：“王子，傲文王子！”

傲文依稀觉得阿飞面熟，命人带他过来，问道：“你是从扞泥来的么？王都可有什么消息？”阿飞道：“回禀王子，王都现在情况不怎么好，瘟疫横行，死了很多人。”傲文闻言，一时陷入沉思中。

阿飞道：“游龙有几句话要我带给王子。”傲文道：“你认识游龙？他伤好了么？”阿飞道：“还没有痊愈。”

傲文便下马走过来，低声问道：“游龙有什么话？”阿飞道：“游龙说，王子尊母桑紫夫人恨于阗国王希盾入骨，上次不惜带刺客到王宫行刺，凡是希盾国王要做到的，夫人必定要竭力破坏。希盾国王明知道这一点，却有意将知道王子身世的事写信告诉了桑紫夫人，这件事很是蹊跷，请王子一定要留意。”

傲文道：“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希盾是故意如此，好想让我母亲揭穿我的身世么？”

他自是清楚若是希盾根本不知道自己跟他是父子这回事，母亲绝不会主动站出来拆穿，她也爱儿子，但她活着的最重要的意义却是要跟希盾作对到底。当初甘奇在墨山将真相告诉希盾时，便有过约定，绝不能让外人知道。希盾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当上楼兰国王，所以满口答应。可他为何又要在傲文寻回神物后，写信告诉桑紫他已经知道了傲文身世？他难道猜不到一旦如此，桑紫必然会想方设法废除傲文王储位子，好让他沮丧么？还是他认为桑紫爱子心切，不会出来说明真相？那么以他之为人，写信给桑紫这件事又有什么意义？傲文百思不得其解。

阿飞道：“这是游龙的原话，我也不大明白。王子，外面都在传你是希盾国王的儿子，这是真的么？”傲文“哼”了一声，并不回答。

阿飞道：“游龙还有一句话，人没有选择自己父母的权利，但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希望王子好好保重。”

傲文沉默良久，才问道：“你去于阗做什么？”阿飞道：“我是世袭的向导，替人送封信去西城。”傲文点点头，道：“去吧，你回来的时候再来军营见我。”阿飞道：“遵命。”傲文便命人放行。

忽有快马驰来，马上红衣女子高声叫道：“阿飞哥哥！”阿飞又惊又喜，问道：“古丽，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让你留在王宫中照顾游龙师傅么？”古丽道：“嗯，可是我放心不下你，还是想跟你一道。”阿飞心中一暖，道：“好。”

古丽笑道：“还有个好消息，笑先生已经回来王宫了，还带了药，缓解了瘟疫。”阿飞道：“哎哟，这可真是好消息。”忙招手叫过一名军士，请他将消息转告傲文王子。

古丽问道：“听说傲文王子是于阗希盾国王的儿子，是真的么？”阿飞道：“嗯。傲文王子为人一向不怎么好，骄傲得让人难以亲近，所以许多人不喜欢他，趁这个机会诋毁他，不过我不信他会背叛楼兰。”

古丽叹道：“要是咱们西域是一家就好了，不分什么车师人、楼兰人、于阗人，大伙儿都和和美美，不好么？”阿飞叹道：“据说很久很久以前西域原本是一家的，可惜！”

从楼兰王都扞泥到于阗王都西城三千余里，而且沿途的且末、小宛、精绝等国均为于阗所占，可谓一出楼兰就踏上了于阗的领土。

阿飞和古丽跨过边境，遇到于阗关卡也照实说明是受托往西城送信。在西域，向导替主顾送信是常有之事，也受人欢迎和尊敬，于阗、楼兰虽是敌国，民间还是有不少百姓互相婚嫁，终究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阿飞担任向导多年，曾十余次带领商队经过于阗，在关卡也是个熟

脸，不少守卫都记得他，知道他确实是个向导，并无威胁，也就挥手放行。甚至还有军士托他往西城给家人带信。

于阗是一块蕴金藏玉的宝地，南倚昆仑，北临塔克拉玛干，腹心之地东西南北各长六百里，拥有西域最大面积的绿洲。境内有十余条大小河流，均是昆仑山上的雪水融化形成。其中以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最大，这两条河流据说自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以雷霆万钧之势奔泻下雪山，一路往北，穿过于阗全境，流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沙漠腹心之地汇合后，继续北上，一直穿过茫茫沙海，在西域北疆汇入了塔里木河。

雪水不但滋养了于阗的土地，还从昆仑绝顶上带下了珍贵的玉石。据说在夜里，只要看见河里月光最亮的地方，一定能在那里找到美玉。当年周穆王姬满命御者造父驾着八匹骏马拉着的车万里迢迢来到西域与西王母相会，欢宴后又在昆仑山下采得万只美玉，满载而归。世间最贵重的白玉黠玉均是来自于阗。玉石业是这个绿洲国家最重要的手工业，也是最重要的赋税来源。

于阗国全称为尉迟于阗国。尉迟并非中原常见的姓氏，而是于阗国名前的头衔，意思是“征服者”、“胜利者”。“于阗”的意思则是“牛国”，据说没有人类生活之前，只有成群成群的白牛生活在这里，因而白牛是于阗国的图腾，并作为王室标志使用。

于阗最重要的两座城市东城和西城^①均位于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之间。王都西城东临玉龙喀什河，南面则是绵延的昆仑山脉，山峦叠嶂，呈现出深邃的深蓝色，峰巅上点缀着朵朵白斑，那是终年不化的皑皑积雪。

即将进西城时，忽见道路上有一群一群的老鼠，大如刺猬，毛色如金，居然不怕人，来向城门边的胡饼商讨要食物。胡饼商不理睬，那些老鼠便跳上案桌自己抢夺。胡饼商也不敢动手驱赶，只在一边无可奈何地望着。古丽还是第一次来到于阗，忽然看到这种奇事，惊奇得咋舌不已。

阿飞笑道：“这些都是于阗的神鼠，跟白牛一样动不得，不然会被砍

掉双手。”

原来当年有数十万匈奴兵寇掠于阗，于阗国王亲率数万人马抵挡。当夜国王梦见金鼠，称愿助一臂之力，但日后须得修祀祭拜，国王答应。次日于阗国王挥军直冲敌营，匈奴人仓促迎战，发觉衣带、鞋子、马缰、弓弦等物均被金鼠咬断，遂大败而逃，以为于阗有神灵庇护，从此不敢再来相犯。于阗从此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均祭拜金鼠如天神，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

古丽听说经过，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金鼠是于阗的功臣，这可是个奇闻。”阿飞道：“还有更奇的呢！你看见城门上悬挂的那面大鼓了么？据说那是来自龙宫的龙鼓。”

原来从不枯竭的玉龙喀什河有一天突然断流，当时的于阗国王不知所措，亲自到拉瓦克寺去向罗汉僧请教。罗汉僧说这是因为河神龙女的丈夫死了，她很不开心。于是于阗国王在贵族子弟中选了一名最年轻英俊的男子，带到河边祭祀，承诺要将他许配给龙女为夫君。河面陡然有水流蠢蠢欲动，被选中的男子遂跳入河中，登时波浪汹涌，水流如旧。片刻后，有一匹白马背负一面大鼓和一封书信浮出河面。国王拆信一看，原来是龙女写的，大概意思是说：“多谢国王为我选夫。请将此大鼓悬挂在城东，如果有敌寇来犯，鼓会事先震动。”

古丽道：“当真有这回事么？如果有敌人来到城外，龙鼓真的会响么？”阿飞道：“我也不知道。你看看现任于阗国王，只有他打别人的份儿，哪里有人能打到西城来？”

话音刚落，便听见几声鼓响。古丽大叫道：“啊，它真的响了，敌人在哪里？”阿飞笑道：“不是龙鼓自己响，是河边官吏在敲鼓计数，你看那边。”

只见十余名男子正手拉着手，排成一排横队，在玉龙喀什河中慢慢逆流行走，这是专门寻找玉石的采玉工。他们一边走，一边用脚在河床上摸索，用赤脚来分辨出所踩踏的是玉还是石，所以采玉又叫“踏玉”。岸上站着两名穿着官服的男子，其中一人举着棒槌站在大鼓前，另有一人拿着贝叶纸和墨笔。采玉工每弯腰一次，一名官吏就击鼓一次，另一

人则记录下击鼓次数，等采玉人上岸后，便按击鼓次数缴纳玉石，以此来防止采玉工私藏玉石。

当地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名农夫用毛驴驮着两筐葡萄到西城售卖，过玉龙喀什河时，毛驴一时没有踩稳，歪倒在河中，一筐葡萄被水冲走，农夫又急又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摸了两块石头扔进空筐中，好让毛驴平衡。结果到了市集，两块石头被王宫的玉工断定为美玉，出高价买下，农夫由此一夜暴富。

古丽见那河水湍急，直没至腰，稍有不慎，即可能被河水冲走，而且河水尽是昆仑山万年冰川雪水融化，冰冷刺骨，不禁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寻找美玉的采玉工颇为同情。摩挲自己腰间的宝玉，心头更是有所感触。

西城是一座雄伟的城市，繁华热闹程度不亚于楼兰王都扞泥。家家户户的房子上都绘有彩图，颇为艳丽耀眼。本地居民时兴穿丝绸和棉布的衣服，而不是像车师国那样穿毛褐毡裘。

古丽正看得目不转睛，忽听得阿飞叫道：“快看！快看那个人！”古丽顺着他手指望着，却看见一名披着墨绿斗篷的人正走在前面。

古丽道：“呀，那不是跟芙蕖在树林中说话的那个神秘巫师么？”阿飞道：“不是，这巫师比树林里那个人要高出一个头，但这两个人肯定是一伙的。走，我们跟去看看他搞什么鬼。”

那人丝毫没有留意到背后有人跟踪，径直朝位于王都东南边的王宫走去。王宫上下焕然一新，正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庆贺二王子须沙新娶乌孙公主。那人到得宫门前，对黑甲武士说了一句什么，武士便立即恭恭敬敬地领着他进去了。

古丽道：“啊，该不会是于阗国王请了巫师施法，在楼兰释放瘟疫吧？这里守卫这么森严，我们要怎样才能见到怀玉公主啊？”阿飞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见天色不早，只得道：“我们找家客栈住下，明日送了几封于阗军士的家信，顺便打听一下再说。”

进了好几家客栈，均是人满为患。原来于阗二王子须沙新娶乌孙公主为王妃，来了不少道贺的使者，加上大批的从人和艺人，官方的驿馆难以住下，便征用了民间客栈。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偏僻些的客栈，看起来住客也不多，进去一问，却也被官署征用。好在阿飞以前领商队来过这里，店家还记得他，勉强答应道：“本来官署交代不准接待外人，你既是熟客，住进来也无妨，不过千万不要惹事。”

阿飞满口答应，牵马到马棚，卸下马鞍，取了行囊，正要叫古丽进房时，却见她在堂中与几名住客谈得正欢。这些人居然都是龟兹国⁽²⁾的乐人，这次是跟随龟兹使者来西城，为须沙王子贺喜新婚。

西域诸国以于阗国人最好音乐歌舞，然而天下最好的乐声却是在北疆的龟兹国，管弦伎乐样样齐全，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篪、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鼙鼓、铜钹、贝、弹箏、候提鼓、齐鼓、檐鼓等二十种。就连经济文化远较西域发达的中原也格外慕尚龟兹音乐，“有龟兹之声”是对善乐者的最高称赞。

古丽的母亲白月是龟兹有名的琵琶手，乐人中居然有一个名叫白贝的是她的弟子。古丽本不认得白贝，但他正在堂中抚弄琵琶，她一见那琵琶正是母亲提过的旧物便立即叫出声来。虽非故人，却在他乡相逢相认，当然格外激动。白贝听说古丽也会弹奏，当即将琵琶递了过来，古丽弹了一首《善善摩花》，居然像模像样。

正巧领队进来听见，见古丽容颜美丽，身姿窈窕，忙问道：“你可会跳舞？我们这里有名舞伎生了病，还缺一名伴舞。一会儿就要去王宫表演，临时找不到人替代。”古丽一听可以进去王宫，忙道：“我会，我会。”

阿飞在一旁听见，也觉得是个不错的机会，便低声交代了几句。古丽一一应了，跟着领队进去，与其余三名舞伎大致练习了一下舞步，领队见她还算不错，便决定由她填补空缺。四人换上舞服，均是一样的打扮——红摸额，绯色小袄，白色布裤，帑乌皮鞋。古丽颇觉有趣，对着

铜镜照来照去，却被领队连声催促，忙跟着众人出来，登上马车，往王宫赶去。

于阗王宫倚山而建，坐南朝北，东面即是玉带一般美丽的玉龙喀什河。夜幕中的王宫灯火通明，愈发显得金碧辉煌。

龟兹乐人在王宫门前被拦下，一一查验身份后被带进门房中，有武士和侍女进来，往各人身上搜过一遍，确认并无兵器，这才给每人发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各人的名字，让众人挂在腰间，好当做标识。等了一会儿，有武士赶来，喊了一声，领着诸人进来王宫正殿。

大殿异常空阔，高达二十余丈，地面均是以大块大块的白玉铺成，映着熊熊灯火，发出晶莹的光芒，奇幻无比。尽管大殿中戒备森严，但依旧冠盖云集，好不壮观。西域各国的使者宾客在大殿两侧寒暄，推杯换盏。酒是波斯的葡萄佳酿，菜是各色的山珍野味，真是数不尽的奢华。

殿首正中坐着于阗国王希盾和王后范秋，左下首则是大王子永丹，右下首则是二王子须沙和新娶的乌孙公主，公主金发碧眼，颇为妩媚。

古丽见永丹王子身边的位子空着，忙挤到领队身边，问道：“怎么不见怀玉公主？”领队道：“听说怀玉公主怀孕了，大概是身子不便。”古丽闻言，不免忧心忡忡，担心难有机会见到公主。

忽听得一声磬响，有人高声叫道：“龟兹为陛下、殿下献舞。”

弦乐声登时响起，古丽不及思虑更多，只得跟随其他舞伎走到殿中。先是一曲《万岁》，献给希盾国王夫妇，再是一曲《长乐花》，献给永丹王子，最后一曲则是《同心髻》，献给须沙王子和乌孙公主。按照惯例，被献礼者要起身饮酒道谢。当须沙王子站起来的时候，不知怎的，古丽忽然对他产生了一种极为怪异的感觉，仿佛眼前这个人她早就认识了，有一种像亲人般的熟悉。这种感觉是如此令人心醉，以致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怔怔朝他走去。

一旁宿卫的黑甲武士见古丽神色有异，正要上前阻拦，幸得在一旁伴奏的白贝机灵，抢先上来将她拉住，低声道：“我们该下场了。”古丽挣扎叫道：“不，我认得须沙王子。王子！须沙王子！”

几名黑甲武士抢过来，强行将白贝和古丽带到殿侧。须沙却走下台阶，走过来问道：“姑娘是叫我么？”古丽道：“嗯，王子，我认得你。”

须沙道：“你是楼兰人？”古丽道：“不，我是车师人，我母亲是龟兹人。我以前肯定见过你。”须沙温和一笑，道：“我只去过墨山和楼兰，从来没有去过车师和龟兹。”他是今日的主人，不能久留，便命武士送二人出去。

白贝抹一把额头冷汗，道：“多亏二王子大度，没有追究。古丽，你不能再这么冒失了。”古丽道：“可是我真的见过须沙王子。”悻悻出来王宫，回来客栈对阿飞说了经过。

阿飞道：“须沙王子在墨山和楼兰的时候，你人还在车师，应该没有见过他。也许是你认识的某个人跟他长得很像。”古丽歪着头想了半天，道：“没有这么个人，兴许是我弄错了。”阿飞发愁道：“我人在王宫外，进去王宫难如登天，你有机会进去，却没有机会见到怀玉公主，这可要如何是好？”

事情当真凑巧得很，阿飞帮着带信的一名军士的父亲在佛寺当杂工，据他说怀玉公主信佛，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去拉瓦克寺烧香拜佛，风雨无阻。阿飞眼前一亮，道：“明日不就是十五么？”忙送完家信，见天色还早，便带着古丽去市集购买干果。

于阗饮食以甜食为主，进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果品诸如当地盛产的葡萄、桃、杏、梨、桑葚、石榴、枣、榲桲等在食谱中占了很大比重，民间晾晒干果的技术十分高超。古丽买了一大口袋，预备带回去分给亲朋好友。

虽然中原早已经用铜钱、银两作为货币，但西域一直采用粮食和布匹作为货币，粮食包括谷物和高粱、玉米等，布匹包括棉布和丝绸。不过，丝绸之路兴盛后，东西方的各种货币也开始在西域流通，尤其以中

原的五铢钱最受欢迎，金银反而还在其次。而西域人得到金银后，往往不是将其作为货币流通，而是打造成各种器皿，如酒壶之类，这点尤其令中原人惊讶。

二人买完于阗特产物品，便回去客栈好好休息了一晚。次日一早，双双赶来拉瓦克寺，装成香客混进寺内。

拉瓦克寺在西城西十里处，原是为于阗开国国王为罗汉僧所建，主殿是一座巨大的方形建筑，正中央筑有圆塔，塔周围环绕有圆形步廊，供香客礼拜。廊道周壁塑有八十尊佛像，像间又穿插有佛、菩萨、天王像及乘鹅车的月天像。

圆塔的正北方新立了一方石碑，上面刻着几行中原汉字。阿飞问过僧侣才知道，这是怀玉公主亲书题写的誓约，约定于阗国人不得杀蚕，要待蛾飞尽才可以抽丝。

古丽道：“看来那些称于阗已经生产出丝绸的说法是真的。阿飞，以后那些波斯商人都不用再去中原购买丝绸，再也不会经过楼兰，你怕是当不成向导了。”阿飞道：“是啊，我改去放羊放牛好了。”

口中虽然说笑，也不免为母国忧心——因为楼兰经济富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西域东边的门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对过往商人抽实物税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若是于阗当真生产出了堪与中原媲美的丝绸，那么西方商人自会来于阗大量购买丝绸，再也不用冒穿越沙漠戈壁的风险，而东边中原本身就是丝绸大国，如此，楼兰将会损失一笔数目巨大的税收。

古丽却没有他想得这般深远，笑道：“不用去放羊放牛啦，我家有的是钱，阿爹又只有我一个女儿，你可以到我家当女婿。”

阿飞一愣，却见古丽已经红了脸，低下头去，无限娇羞的样子。正望着她发怔，忽听得有人叫道：“怀玉公主到了！闲人快些让开！”回过神来，忙拉着古丽让到甬道边。

只听见环佩声响，一名云鬓女子扶着侍女往石碑方向而来，数名黑甲武士跟在身后。那女子挽着高髻，珠围翠绕，华冠丽服，美艳无比，腹部已高高隆起，显是有了身孕，只是神情落落寡欢，脸上不见一丝笑容。阿飞料到她就是怀玉公主，忙叫道：“怀玉公主！”

于阗是个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妇女地位很高，跟男子一样抛头露面。怀玉公主早已经习惯街边百姓的欢呼，只微微点点头，便继续往前走。

阿飞道：“公主！公主！小妹！”怀玉公主身子一震，立即停了下来，转头问道：“谁在叫我？”

阿飞忙从人群中挤过来，却被黑甲武士拦住。阿飞叫道：“是我，公主，是我叫你，我有要事要禀告公主。”怀玉公主道：“让他过来。”黑甲武士取走阿飞身上的弯刀，这才带着他到公主面前。

怀玉公主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阿飞道：“这里人多眼杂，请公主换处安静的地方说话。”

怀玉公主微一沉思，招手叫过住持，道：“劳烦住持安排一间静室。”住持道：“这边就有现成的静室，请随贫僧来。”领着众人来到自己打坐的静室。

怀玉公主命侍从退出，问道：“你到底是谁？”阿飞忙从帽子中取出贝叶信奉上，道：“我是送信的信使，公主读过后便会知晓。”

怀玉公主拆开信皮，一见字迹便“啊”了一声，双手颤抖了起来，显是内心激动之极。

阿飞在一旁站了半天，见公主拿着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永远没有休止，忍不住催问道：“公主，你可愿意帮忙？”

怀玉公主正要回答，忽然“哇”的一声，往地上吐起酸水来。阿飞忙上前扶住，叫道：“公主！”怀玉公主吐了一阵，慢慢平复下来，道：“我没事。他……他还好吗？”阿飞猜公主口中的“他”就是萧扬，不敢提他遇刺受伤的事，只道：“还好。他现在正在楼兰王宫中等我回去。”

怀玉公主道：“好，圣物就在我房间里，你等在这里，我这就回王宫拿给你。”阿飞料不到事情办得如此顺利，大喜过望，深深鞠了一躬，道：“多谢公主！”

怀玉公主点点头，开门叫道：“我忘了东西，要先回去王宫一趟。”又特意交代住持让阿飞留在静室中休息，这才领着侍从离去。

古丽一脚跨进来，问道：“事情这么快就办妥啦？”阿飞笑道：“我也想不到……”

忽有几名黑甲武士闯了进来，一人捉住古丽，反拧住她双臂，另两人上来一左一右包围住阿飞。

阿飞喝道：“做什么？”领头的黑甲武士阿泾道：“我认得你，你是楼兰向导阿飞。在大漠的时候，我奉左大相之命亲手鞭打过你，你不记得了么？”阿飞道：“你们黑甲武士全是一个模样，我哪里会记得你？我告诉你，我们是怀玉公主的贵客，快些放开我同伴。”

阿泾道：“你跟怀玉公主在里面鬼鬼祟祟说了半天话，说的是什么？你留在这里不走，是不是在等公主回来？”见阿飞不答，便示意武士将刀搁在古丽脸上。古丽泪水“唰”地就流了下来，却犹自叫道：“阿飞哥哥，你自己快些冲出去逃走，不用管我。”

阿泾道：“哼，能逃到哪儿去，你当这里是楼兰么？阿飞，快些跪下束手就擒，不然我就下令剥光这女人的衣服。”阿飞道：“这里是佛寺，你们不能胡来。”

阿泾使个眼色，武士一脚踢上房门，捂住古丽的嘴，一手扯开她的外衣。阿飞道：“停手！”当真跪了下来，道：“我只是受人之托来送信给怀玉公主，其他事我一概不知，你再逼问我也没有用。”

阿泾道：“谁派你来给公主送信的？”阿飞微一迟疑，即道：“萧扬。”阿泾道：“原来是汉人公子。难怪，他跟怀玉公主是旧识，派你来送封信来也不足为奇。”

阿飞惊道：“你怎么知道萧扬跟怀玉公主是旧识？”阿泾笑道：“你不

是早就知道是我们左大相带萧扬出玉门关的么？我们于闐为何要冒险救他，还不是因为怀玉公主？这是公主答应带给于闐蚕种和桑树的条件。”上前扶起阿飞，道：“原来你只是信使，我还以为是楼兰派来的奸细。”又命武士放开古丽，道：“一场误会，多有得罪。”哈哈一笑，领着武士出去了。

阿飞忙上前扶住古丽，帮她理好衣服，问道：“有没有伤到你？”古丽惊魂未定，脸上犹自挂着晶莹的泪珠，摇了摇头，颤声问道：“他们走了么？”阿飞往外看了看，道：“走了。不过这件事怕是没完，他们已经猜到我们是在等怀玉公主回来，应该会在暗中监视，我们又不能就此离开，这可要如何是好？”这里是于闐王都，处处受制于人，也没有想出良策，只能继续苦等怀玉公主回来。

拉瓦克寺虽在西城外，却并不算远，怀玉公主一直到正午时分才匆匆返回，独自进来静室，从怀中掏出一个黑色丝质锦袋交给阿飞，道：“圣物就在里面，你们最好赶快离开西城。我回王宫时正好遇到国王陛下，也向我借取夜明珠，被我搪塞了过去。希盾国王从来不在意金银珍宝，这次他主动开口，很不寻常。”阿飞苦笑道：“我人离开容易，若要带着圣物平安离开，怕是难上加难。”当即说了自己已经被扈从的黑甲武士认出的事。

怀玉公主闻言也甚是焦急，道：“于闐虽对我礼敬，可我行动一样不得自由，走到哪里都有黑甲武士跟着，难以帮助你们。”又想到自己将蚕种藏在发髻中带回玉门关的往事，道：“你们是来送信的信使，按理他们不会为难你们，只是多半要搜过才放你们走。我有个法子，应该可以蒙混过关。”当即亲手将古丽一头乌黑长发盘起来，将锦袋仔细缠在发丝中，用发簪固住，外表竟是瞧不出丝毫破绽。

阿飞问道：“公主没有信带回去么？”怀玉公主踌躇片刻，低头看了看自己挺起的大肚子，才道：“没有。你告诉他，我过得很好，请他不必挂念。”

古丽道：“可是我们千里迢迢来给公主送信，公主却没有任何回信，

岂不是让人起疑？”怀玉公主道：“嗯，你说得不错。”从手上褪下一串佛珠，道：“这个就当做是回信好了。”

阿飞担心夜长梦多，便收了佛珠，辞别公主出来。出寺不远，便被等候在道旁的黑甲武士拦下。阿飞命武士仔细搜过二人，并没有发现异物。阿飞道：“怀玉公主还有回礼命我尽快带回去，耽误了行程可要怪到你们头上。”

怀玉公主是于阗与中原的纽带，希盾国王有许多事还需要仰仗公主，阿飞自是很清楚这一点，当即笑道：“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挥手命人让开。

阿飞和古丽重新上马，驰出老远，见黑甲武士已往拉瓦克寺方向而去，这才松了口气。古丽不自觉地去摸发髻，想确认圣物还在那里。她从没有盘过这样的高发，觉得新鲜好玩，反复摸个不停，不小心拔掉了发簪，头发顿时散了开来。她“哎哟”一声，慌忙扶住锦袋，努力想恢复原状。

阿飞见又有一队黑甲武士驰过来，忙道：“先收好圣物。”古丽只得从头发中取出锦袋，收入怀中。所幸那队武士只是往拉瓦克寺赶去，看都没有多看二人一眼。

二人驰回客栈，古丽总也弄不出怀玉公主挽出的那种发髻，自然也不能再将锦袋藏在头发里，不免十分着急。

阿飞安慰道：“不要紧，你藏在身上就好。反正我们已经过了最危险的一关，后面都是普通关卡，应该没有人再会仔细盘问搜查。”遂取了行囊，径直往东门赶去，预备就此离开西城。

却见东门除了寻常守城卫士外，还多了不少黑甲武士，正挨个搜查出城的行人。城楼上更是站满武士，手持弓弩，虎视眈眈，气氛煞是紧张。

阿飞没有料到会有这种局面，心中不能肯定这些黑甲武士到底是不是在搜夜明珠，然而东门是出西城的唯一通道，不从这里出去，就不可能回去楼兰。他见那些武士不但翻检行囊十分仔细，还强迫行人脱下靴

子外衣，连身上也要一寸寸摸过，料来这次绝难蒙混过关，不觉手心尽是冷汗。可此刻他后面已经排了许多要出城的人，那些不耐烦等候掉头的人也一样被武士拉到一旁强行检查。

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古丽忽然靠了上来，低声道：“你放心，我已经藏妥了圣物。只要咱们自己别露出破绽，他们就不会发现。”阿飞随口应道：“嗯。”

古丽道：“阿飞哥哥，以前我只爱游龙哥哥，我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后来知道了真相，我伤心得不得了，总觉得我的心从此死了，再也不会爱上别人了。可是这些日子，我跟阿飞哥哥在一起，你陪着我，陪我在大漠里瞎逛，陪我难过，陪我开心，陪我哭，陪我笑，我……我是真的离不开你了。”阳光投射到她玲珑剔透的双眸里，在瞳孔里泛着光亮。

阿飞心中感动，道：“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等回到楼兰，我就要立即娶你做妻子。”

古丽道：“嗯，我也不想离开你，我是真心想对阿飞哥哥好一辈子。将来我死了，你一定要挖出我的心来看。”阿飞道：“你胡说些什么！”转过头去，见古丽正温柔地望着自己，似是很开心很欣慰的样子，不觉一愣，可四周武士环伺，他连询问的机会都没有。

终于轮到了二人，阿飞强作镇定，紧紧握住古丽的手。武士细细搜过一遍，连一大口袋干果都全数倒出来，散了一地，见并无可疑，便放二人通过。

出来城门，阿飞如释重负，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忽见古丽脸色煞白，手捂肚腹，表情很是痛苦，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了？”古丽道：“我没事，快走，我们快走。”阿飞便去扶她上马，那一刹那，头顶蓦然一声巨响，喧闹吵嚷的城门顿时安静了下来。

阿飞不自觉地仰起头来，那面传说中来自龙宫的悬鼓竟在微微颤动，适才的巨响正是从它发出。尚在惊愕间，一队黑甲武士涌出城门，不由分说地执住阿飞和古丽，重新带回西城，押上城楼。

阿飞昨日见过的那名墨绿巫师正站在城头，身边一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气宇轩昂，威严犀利，一望就能猜到他就是于阗国王希盾。

武士将阿飞和古丽押到国王面前。希盾“咦”了一声，问道：“你不是前晚在王宫中献舞的舞伎么？”

古丽脸色苍白，额头尽是冷汗，身子颤抖不止，也答不出来话。希盾以为她害怕，也不在意。

左大相范木正跟在国王旁边，一眼认出阿飞，忙道：“这男子就是臣提过的楼兰向导。”希盾点点头，问道：“你是来给怀玉公主送信的向导？”阿飞道：“是。”希盾道：“公主是不是把圣物给了你？”阿飞道：“我不知道陛下所说的圣物是什么。”

范木笑道：“你这谎话也说得太大了。当初在玉门关，不正是你自己承认盗取了圣物么？”阿飞一时理屈词穷，只得道：“我真的不知道。”

范木道：“圣物到底是圣物，它被带来西城时，龙鼓曾经震动自鸣，若它被带出城时，龙鼓也一样也会感应。只有你们二人经过城门时龙鼓作响，圣物一定在你们身上。”挥挥手，几名武士便上前往二人身上乱摸，连靴子底都挖开了查验，还是没有发现圣物痕迹。

希盾转头问道：“摩诃巫师，依你看，他们将圣物藏在了哪里？”

那一身墨绿斗篷的人正是巫师摩诃，他昨日来到西城王宫，求见希盾国王。王宫武士听过他大名，不敢怠慢，立即引领进宫。希盾正忙着宴请乌孙使者，到今日才得闲召见，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道：“本王早听闻摩诃巫师的大名。不过无事不登三宝殿，巫师来西城有何贵干？”摩诃道：“陛下当真是个爽快人。本座特来贺喜二王子新婚。乌孙是西北强国，恭贺国王陛下娶得乌孙公主为媳，又得一强援。”从斗篷下取出一柄剑，道：“这是本座送给国王陛下的贺礼。”

希盾见那剑长不过两尺，只算得上是一柄短剑，心中不免有所轻视，然而拔出来一看，雪光四射，寒气森森，这才动容道：“这是当年穆王佩戴的锟铻剑么？”摩诃道：“国王陛下眼力过人，这正是锟铻剑，是能工巧匠用锟铻山所产的纯钢经过七七四十九天锻造而成，锋利无

比，削铁如泥，是世间罕见的神兵利器。”

希盾试了一试，很是趁手，当即喜道：“好，这份厚礼本王收下了。摩诃巫师远道而来，应该不只是为送一份贺礼吧？有话不妨直说。”摩诃道：“不只一份贺礼，本座这次来，还要为国王陛下献上楼兰。”从怀中掏出一份地图展开，道：“只要陛下及时出兵，楼兰的土地子民尽归陛下所有。”

希盾摇头道：“巫师该知道不久前燕山峡谷的神示，妄动干戈，天地不容。”摩诃笑道：“那不过是游龙、笑笑生那几个人的小把戏，哪有什么神示？陛下，你上当了。”举手一挥，眼前顿时呈现蜃景一般的云雾，里面出现了笑笑生画下天女、嫫祖图像的情形。

摩诃又道：“陛下，你素来志向远大，难道要因为笑笑生几人的可笑伎俩放弃宏图大业么？”希盾道：“不错，本王一生纵横天下，也算是所向无敌，但还有两件事我没有办到，一是称霸西域，另一件是……”摩诃道：“是阿曼达王后。本座愿助一臂之力，帮陛下一达成这两个心愿，机会就在眼前。”

希盾沉吟许久，问道：“巫师有什么条件？”摩诃道：“听说中原朝廷曾赐给陛下大儿媳怀玉公主一件圣物。”

希盾道：“你想要夜明珠？”摩诃道：“不错。对陛下来说，夜明珠不过是颗会发光的珠子，虽然稀奇，与天下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对我主人来说，需要靠它来点亮心火。只要陛下肯奉送圣物，本座愿意施展法力，用浓雾掩护于阗大军进入楼兰境内，一路到达扞泥城下。楼兰重兵均布置在南部边境，王都空虚，只要陛下一鼓作气攻下扞泥，擒住问天国王夫妇，楼兰就算有大军在外，也就此亡国了。灭掉楼兰，谁还能与陛下争锋？西域尽会臣服在于阗脚下。”

希盾道：“好，一言为定。本王这就亲自去向怀玉公主索要圣物。”

他赶来后宫，正遇到怀玉公主出来，便说了想借圣物一用，哪知道公主说要多考虑一下，便行色匆匆地去了。此刻他才从黑甲武士口中得知萧扬派了一名向导来给公主送信，觉得事有蹊跷，多派了武士去跟着

公主。回来偏殿，正想告诉巫师还要多等一阵时，摩诃忽然道：“圣物今日就会离开西城，龙鼓会响起。”

希盾闻言半信半疑，也想就此看看摩诃的法力，便与他一道来到东门等候。当真等到了龙鼓震响，捕到了阿飞，这才清楚怀玉公主已经将圣物交给了信使，要让他带回楼兰，心中又气又恨。可是却没有从信使身上搜出圣物，不免又疑惑起来。

摩诃道：“陛下稍安勿躁。”走到阿飞、古丽面前，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一会儿，随即指着满头冷汗的古丽道：“圣物就在她的肚子里。”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阿飞这才明白过来，古丽为了不被发现，事先将夜明珠吞入了肚子，之前她那些话就是在暗示一旦她死了，需要对她开膛破肚，才能取出圣物。

希盾打个眼色，两名武士执住古丽手臂，将她扯到一边跪下，一名武士走到她背后，横刀往她颈中一拉，顿时血溅珠玉。执住古丽手臂的武士松开手，她便像泄气的皮囊一样，软软瘫了下去。

阿飞大叫一声，挣脱了武士的掌握，奔近古丽，扶起她的头，大声叫道：“古丽！古丽！”

古丽脸色灰白，几成半透明色，仿若宝玉一般，渗出些晶莹温润的光来。她瞪大了眼睛，努力想回应阿飞，却始终说不出话来，抽搐了两下，便垂首死去。

阿飞浑身发热，身体中的所有血液都仿佛化成了点燃的火焰，握紧双拳，怒吼道：“我要杀了你们！”正待起身，却被什么东西重重砸在头上，登时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他双手已经被反缚住，侧躺在地上。古丽就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仰面朝天，袒露着上半身，肚子已被剖开，一名武士正伸手往她腹中掏着。阿飞想要上前阻止，身子刚动就被一名武士踩住，再也无力动弹。他就那么看着她被人当场开膛破腹，心口疼得如被撕裂一般，满口酸苦，眼泪怔怔流了下来。

过了好大一会儿，武士站起身来，叫道：“找到了。”血淋淋的手中握着一颗珠子。左大相茆木从怀中掏出手帕，上前接过珠子，擦净血迹，这才奉到希盾面前。

希盾接过夜明珠看了看，转身交给摩诃道：“巫师，圣物现在是你的了。”摩诃躬身道：“多谢陛下大恩。”

希盾点点头，命茆木带摩诃去歇息，自己走到阿飞面前，道：“你两次盗取公主圣物，本该千刀万剐处死。不过看在傲文分上，本王这次暂且放过你，你得替我带件东西给傲文。”

阿飞嘴唇歛合了两下，想提出带走古丽的尸首，因为于阗时兴是火葬，死者都会被焚烧成灰，而楼兰和车师的习俗则是土葬，他想让古丽返回家乡，入土为安，可是一想到要向大仇人求恩，他又实在难以张口。

希盾见阿飞不应，便俯身往他怀里塞了一件什么物事，命道：“派人押他去边关，当面交给傲文。”

武士大声应命，上前提起阿飞，往城下拖去。他努力挣扎着回头去看古丽，她就那么血肉模糊地躺在血泊中，失去了所有鲜活的生气，她依旧俏丽，却是黯淡无光，永远不再活泼伶俐。当她彻底从他眼中消失的时候，他心头的微光熄灭了，再次昏死过去。

之后的日子阿飞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他只记得被人横绑在马上，身子不停颠簸，眼前的景物不断旁侧移动着。有一日，他忽然被人从马上解了下来，重重掣在地上，挨了一顿暴打。不知道在阳光下暴晒了多久，直至有人赶过来拔刀割断了绑索，扶起他叫道：“阿飞！阿飞！”

阿飞觉得眼前的面孔很是熟悉，问道：“你是傲文王子？”傲文道：“是我。阿飞，你不是信使么？于阗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你？”

阿飞大喊一声，道：“我要杀了你！”蓦然起身，紧紧扼住了傲文的脖子。

一旁的亲信侍卫大惊失色，抢上来相救，却怎么也拉不开阿飞的双手。侍卫大伦见王子已是双眼翻白，当即倒转刀背，狠狠砸在阿飞背上，将他打晕了过去。

傲文起身咳嗽了数声，这才喘过气来。侍卫小伦道：“这小子发了疯，是不是被于阗人控制了心智？”傲文摇摇头，道：“先带他回营再说。”

刚到军营门口，一名兵士过来禀道：“王子，有客到访，是从王都来的。”

傲文忙赶来营厅，客人却是甘奇，不免很是奇怪，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甘奇四下看了一眼，欲言又止。

傲文冷冷道：“事无不可对人言，况且他们都是我心腹侍卫，你有话就直说。”甘奇道：“桑紫夫人让我来告诉王子，国王陛下就快要立刀夫王子为王储。”

傲文沉默片刻，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回去王都见到刀夫，替我恭喜他。”

甘奇道：“如果刀夫当上国王，王子你还活得了么？”傲文厉声道：“这是我跟刀夫的恩怨，轮不到你来插手。”甘奇道：“是，是我多嘴。不过还有一件事，国王已经决定在立王储的那一天，用约素公主的性命来祭神物。”

傲文吃了一惊，道：“笑先生已经找到‘清瘟败毒饮’的解药，瘟疫一事不是已经平息了么？”甘奇道：“可是臣民公议，王子冒充王储，约素冒充新娘，亵渎了神物。约素之前有烧毁神物的举动，必须得烧死她，才能唤回神物的神力，彻底平息上天对楼兰的怒气。”

傲文道：“约素不过是个弱女子，无端被我卷了进来。如果她不是坚持来楼兰找我，至今还好好地在墨山做她的公主，烧死她有什么意义？”甘奇道：“这是国王的决定，任何人不能改变。”

傲文微一思索，即叫道：“来人，备马，我要回去王都。”

大伦忙上前拦住，劝道：“王子，你是被放逐出来，不得国王亲召，绝不能返回王都，不然要以谋反论处。”小伦也道：“是啊，王子还是先上书国王，得到国王允准后再回去。”傲文恨恨道：“我可以等，约素她能等我么？都给我让开！”

忽见一名兵士领着阿飞进来，躬身禀道：“这向导非要立即见到王子不可。”

傲文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阿飞咬牙切齿地道：“王子的亲生父亲当着我的面杀死了我的未婚妻子古丽，我非报此仇不可。”

傲文一听就很生气，道：“希盾是希盾，我是我，你要将希盾的仇算到我头上，这可办不到。来人，赶他出去。”

阿飞道：“等一下，不劳动手，我自己会走。王子，这是你父亲叫我带给你的东西。”从怀中掏出一个锦袋，丢在地上，朝傲文“呸”了一口，这才恨恨出去。

大伦见阿飞如此无礼，正待追赶出去，抓住他好好教训一顿。傲文道：“让他去吧。那是什么东西？”

小伦拣起锦袋，打开一看，却是一方金印，不禁惊道：“这是楼兰的王印。”

傲文抢过来一看即冷笑道：“希盾如何能得到我楼兰的王印，这一定是他命工匠仿做的，故意拿来给我，好让我被国人猜忌。”大伦道：“是啊，如果被人知道王子有这样一方王印，王子可就人头难保了。”

小伦讪讪道：“可是希盾国王不是王子的亲生父亲么？他为什么还要一再陷害王子？”转过头去，终于问出了心中一直想确认的话，道：“傲文王子真的是希盾的亲生儿子？”

甘奇点点头，道：“千真万确。是我亲手接生了两个孩子，又是我奉主人之命亲自从希盾那里夺回了桑紫夫人和孩子，后来希盾派人来抢孩子时，我也在场，桑紫夫人抱着须沙，泉苏将军抱着傲文，我亲眼看见那些于阗人夺走了须沙。傲文王子，你真的是希盾国王的孩子。我猜他

有意激怒桑紫夫人说出真相，又派人送你这枚楼兰王印，只是要让你在楼兰无法立足，逼你回去于阗。”

大伦道：“可希盾不是一向深谋远虑么？傲文王子本已经被立为王储，如果不是被揭破身世，他就是未来的楼兰国王。到那时再说出真相，岂不是对于阗更有利？”甘奇道：“希盾国王的心机比蒲昌海还要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目的。他这么做，必然是认为没有把握完全控制住傲文王子，刀夫当上楼兰国王比傲文当上国王对于阗更有利，具体理由我不说你们也知道。”

傲文一字一句地道：“那么我一定不能让希盾如愿。”小伦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道：“王子是打算回王都重新夺回王储之位么？”

(1) 今新疆和田一带。

(2) 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

第九章 风萧夜漫

莫名降临在楼兰人头上的瘟疫虽然平息，但还是给这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在这场瘟疫中死去，哀伤悲恸充斥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惊惧久久挥之不去。



夯泥城中到处飘荡着香味，有艾叶、菖蒲、乳香、肉豆蔻、沉香、檀香、月桂、紫苏鼠尾草、玫瑰花等。之前莫名降临在楼兰人头上的瘟疫袭击了每一个角落，唯有香料坊一带没有一人染病，笑笑生也是由此得到提示，设法研制出了解药。消息传开，人们疯狂地点燃各种芳香物，用来驱逐秽气。

瘟疫虽然平息，但还是给这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在这场瘟疫中死去，哀伤悲恸充斥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惊惧久久挥之不去。荆棘密布的不是荒野，而是人们的心灵。

问天国王相信这是继干旱之后上苍对楼兰的另一个诅咒，终于决定要立刀夫为王储，为他娶一位合适的新娘。但他对于要不要烧死约素来祭祀神物还是有所犹豫，倒不是他如何喜欢约素，而是他知道约素对傲文的重要性，一旦烧死了她，他将永远地失去傲文。如果她不是傲文深爱的女子，就算有一百个约素，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烧死她们，以拯救楼兰的黎民百姓。可是为何傲文偏偏爱上她？

阿曼达轻轻走了过来，将一件斗篷披在丈夫身上。问天道：“芙蕖还好么？”阿曼达叹了口气，道：“还是那样。傲文……他有信来么？”问天摇了摇头。

阿曼达道：“傲文的身世已经慢慢传开，他一到军营就斩了不听号令的苏皮将军，那些将士还会服他么？”问天道：“傲文做得很好，每天都亲自领兵巡视，还设法挖开了一条源自阿尔金山脉的暗河，引入了被于阗截断上游的车尔臣河。大家慢慢会明白他的。”

侍卫进来禀告道：“问地亲王带着向导阿飞在书房外求见，说是有傲文王子的消息。”问天忙命放他们进来。

问地告道：“阿飞是官署的向导……”问天道：“你就是阿飞？我听未翔讲过你在玉门关的事情，你为人忠义，为救商队自己主动承担盗窃罪名，受了于阗人不少折磨。”阿飞道：“阿飞是楼兰人，这不过是我应该做的。”

问地忙道：“阿飞刚从边关回来，带来一些关于傲文的消息，臣弟不

敢擅处，所以带他来见王兄。”

问天问道：“你有什么消息？”阿飞道：“我受人之托，前去于闐送信，在西城时被于闐国王希盾下令逮捕，派人一路押送到边境。希盾国王往我怀里塞了一个锦袋，说是要我带给傲文王子。在军营时，我偷偷打开锦袋看了一眼，里面是一方金印，就跟陛下案头的这方一模一样。”

问天神色顿时凝重起来，问道：“傲文王子接到锦袋后说过什么？”阿飞道：“不知道，我将锦袋丢到地上就走了。”

阿曼达道：“傲文终究是王子，你怎敢如此无礼？”阿飞道：“希盾当面杀了我心爱的女子，王后还要我对仇人的儿子客气么？”一想到古丽的无辜惨死，眼泪忍不住又流了下来。

问天道：“阿飞，你说的事本王已经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好好养伤。”

阿飞出来书房，抹一把眼泪，径直来到别苑中。萧扬正在练剑，依旧用他那柄自中原带来的钝剑，身手虽然迟滞，远不及往日灵活，但究竟身子已经复原了大半，见阿飞进来，很是欣喜，道：“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阿飞上前跪下道：“师傅，阿飞没用，没能带回夜明珠。这是怀玉公主让我交给你的佛珠。”萧扬道：“起来，你怎么全身是伤？古丽人呢？”

阿飞再也按捺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连日辛苦赶路，又被于闐人狠狠揍了一顿，伤痛之下，又晕了过去。

萧扬忙抱他进屋，请笑笑生诊治。笑笑生一看就道：“他没事，只受了点皮肉伤。不过看他这样子，于闐人多半已经知道夜明珠之事了。”

萧扬站起身来，道：“我得去趟西城。”笑笑生吓了一跳，道：“你去西城做什么？那可是于闐王都，就凭你一个人就想夺取夜明珠？”萧扬道：“不是。”

笑笑生见他忐忑不安、欲言又止的样子，顿时明白过来，道：“啊，

你是担心于阗国王对怀玉公主不利。你傻啊，她本来没事，你去她才有事呢。”

萧扬道：“这话怎么说？”笑笑生道：“怀玉是中原公主，于阗国王不会拿她怎样，况且夜明珠是公主之物，她爱给谁就给谁。你现在突然跑去，不是授人口实，说公主跟外人勾搭么？”

萧扬一想也对，只得按笑笑生的吩咐去煎汤药，喂阿飞服下。等了大半天，他终于苏醒过来，问明经过，这才知道西城发生的事情，不禁为古丽难过。

笑笑生拉着萧扬到外室，道：“夜明珠落入巫师手中，怕是跟魔王复活有关，你得赶紧再去找轩辕剑。”萧扬道：“好，等惊鸿回来，我跟她商量一下。”

正说着，惊鸿急匆匆奔了进来，道：“我适才陪芙蕖公主在花园散步，听到侍卫议论，说国王决定立刀夫为王储，还要在今晚月圆时分烧死约素，正派人在明光塔前搭建刑场呢。”

萧扬吃了一惊，忙与惊鸿一道朝大殿赶来求见问天。问天正与群臣议事，勉强让侍卫放二人进来。

萧扬问道：“瘟疫一事已经平息，国王陛下为何突然决定要烧死约素？”问天心意已决，道：“这是我楼兰内部事务，还请游龙君和天女不要过问。”萧扬道：“可是约素是无辜的。”问天却不愿意再听，命侍卫强行将二人赶出大殿。

萧扬无奈，只得跟惊鸿赶来求见王后。阿曼达叹道：“上书要求烧死约素以消天灾的人极多，国王一直压着不办，全是为了傲文，而今傲文谋反，国王就再没有什么顾虑了。”萧扬道：“傲文王子怎么会谋反？”阿曼达道：“我本来也不信，可是人证物证俱在。”

原来阿飞刚刚离开国王书房，桑紫就领着甘奇赶来求见，手中拿着一封书信。那信是傲文亲笔写给将军泉川的，约定与泉川里应外合，同时举兵，等傲文当上国王，就封泉川为大将军兼任亲王。

桑紫的出现仿若晴天霹雳一般，再次震撼了所有人。问天思索了好半晌，才问道：“这信如何会在你手里？”

桑紫道：“我派甘奇到军营探望傲文，傲文便托甘奇带信给泉川。他一直不肯写信给母亲，却写信给堂兄，这让我很好奇，所以从甘奇手中要过来，偷偷拆开看了。幸亏如此，不然如何能发现傲文如此大逆不道的阴谋？”

问天和阿曼达都对桑紫为人不怎么信得过，不敢也不愿意相信傲文会有谋反的念头，但那信是傲文笔迹，却是毫无疑问的事。

问地道：“傲文在边关统领着楼兰国一半以上的军队，泉川则掌管着王都中除了王宫卫队以外的所有军队，二人若当真有所勾结，局面就十分可怕了。”问天道：“亲王说得不错，这件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来人，立即召泉川到王宫，先软禁在宫中，等找到更有力的证据再下狱法办，王都军队暂由亲王代掌。”

前去逮捕泉川的侍卫在其书房搜出了一方金印，正是阿飞提过的那方于阗国王希盾带给傲文的王印。想来是傲文悄悄派人送给泉川，方便他以国王的名义伪造文书，调遣官署和军队。铁证如山，问天这才相信傲文谋反的事实，命人将泉川关入地牢，再派亲信侍卫驰赴边关军营逮捕傲文，若有丝毫反抗，立即就地处死。既然傲文决意背叛，问天便再无顾忌，决意立即烧死约素，以祭神物。

萧扬道：“这件事疑点极多。所谓谋反的证据，只有傲文王子写给泉川将军的亲笔信以及那方金印。桑紫夫人为了报复希盾，不惜揭破傲文身世，让亲生儿子当不成王储，她的为人不必多说，她派甘奇去军营看望王子不算太奇怪，可傲文王子将如此重要的信件交给甘奇带给泉川将军就很奇怪了，正是桑紫和甘奇揭破了他的身世，他会选择甘奇而不是自己的心腹侍卫当信使么？既然信使可疑，信件自然也就可疑了。”

阿曼达道：“桑紫是有些怪异，但她不会平白无故陷害自己的亲生儿子，我是她姊姊，我知道她内心深处其实是很爱傲文的。揭破傲文身世也不全是为了报复希盾，她也为了楼兰着想，不想看到楼兰因为一个假王储继续遭受诅咒的命运。”

萧扬见她不信，只好道：“那么金印之事呢？于闐王希盾当着阿飞的面杀死了古丽，阿飞恨不得生食其肉，他怎么会将金印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阿飞带给傲文王子呢？”阿曼达道：“我猜希盾是认为傲文已经掌管了边关大权，他得到金印后就会杀了阿飞灭口。不管怎么说，傲文终究是希盾的孩子，血脉相连，他被流放边关，心中愤愤不平，与亲生父亲勾结，谋反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萧扬与惊鸿对望一眼，惊鸿轻叹一声，点了点头，萧扬便道：“这件事，再也瞒不住了。王后，傲文王子不是希盾国王的儿子。”阿曼达道：“游龙君，我知道你跟傲文交好，不过他的身世已是确认无疑的事。即便国王知道了他是希盾的儿子，还是照旧信任他，甚至派他到边关率领重兵。如此胸襟，我不信世间还有第二人能做到。是傲文自己辜负了国王，竟要起兵谋反。游龙君若想救他，就立即赶去军营劝他逃走，回去于闐，不要再回来楼兰了。”

萧扬道：“不，我说的是真的，王后请看。”举手摘下了脸上的面具。阿曼达讶然道：“游龙君你……原来你的脸上一直戴着面具，难怪从来不见你笑。”

萧扬道：“我是现任的游龙，我的上一任，就是那个传面具给我的游龙，他才是希盾国王的亲生儿子。他临死前摘下面具，我看见了容貌，他还告诉我他本来的名字叫做文。我当时不明白他的意思，后来我在扞泥看见了于闐王子须沙，他跟死去的游龙长得一模一样。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事，我能肯定游龙和须沙才是真正的孪生兄弟。”

阿曼达失去了一贯的风度，瞪大眼睛，惊道：“这怎么可能？”惊鸿道：“这是真的。游龙……以前的游龙亲口告诉过我，他有一个名叫须沙的孪生兄弟。”

萧扬道：“我猜事情经过应该就是这样——当年桑紫生下两个孩子须沙和游龙后，抱着游龙去找希盾，希盾当时贫困落魄，早想到孩子会被桑紫父亲派人夺回去，所以暗中找来了一个农夫的婴孩换掉了游龙，这个婴孩就是傲文，后来果然傲文跟桑紫都被阿胡派人带走。但不知道怎的，游龙后来也失了踪，希盾怀疑是被桑紫一方夺走，后来在登上王位后又派人来楼兰抢夺，凑巧夺走了亲生骨肉须沙，留下那个被掉过包的

傲文。因为须沙与希盾外貌极像，所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后来甘奇在墨山告诉他傲文是他的另一个孩子时，他立即想到傲文就是那个农夫的孩子，但他却将错就错，承认傲文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阿曼达道：“你是说希盾早清楚傲文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但他却故意承认？”萧扬点头道：“这正是希盾的阴险可怕之处，因为掉包之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不说，所有知情者都会认为傲文是他和桑紫的孩子。若不是我在机缘巧合下见过游龙容貌，他又跟须沙、希盾容貌极像，世间再无人能揭破此事。希盾当时不说破，就是为了日后利用这一点兴风作浪，大做文章，好让楼兰自乱阵脚。你看看他做的这些事情，目的都是要陷害傲文，令他身败名裂，哪有亲生父亲会对自己的儿子下这样的狠手？”

阿曼达道：“你既然早知道，如何当时不说出来？”萧扬道：“傲文王子身世被桑紫夫人揭穿之时，正是我遇刺之日。等我醒来时，王子早已经被废去王储位置，离开王都。我若是说出来，傲文一样当不了王储，他连桑紫夫人的血缘都失去了，很可能还会进一步被剥夺王子的身份。而且游龙的秘密就此曝光，我担心会牵扯更多的人。”

惊鸿见外面天色已黑，忙道：“傲文王子之事可以容后再说，请王后先赶去救下约素公主。”阿曼达道：“这件事怕是极难，约素冒犯神物，导致上天降下瘟疫惩罚楼兰，上下臣民都要求烧死她，这不是国王一人的决定，众意难违。”

惊鸿道：“瘟疫跟约素无关，其实……其实是芙蕖公主带来的。”

天女的声音很柔很轻，仿佛游丝一般，从万山深谷穿溪越涧，却又沉重得如同万千斤重的岩石，传到阿曼达的耳中，压上她的心头。她先是一惊，随即露出了明显的愤怒之色，不悦地道：“天女，我一向敬你为贵客，你明知道芙蕖已经神志不清，如何还能说出这种话来？”惊鸿道：“王后……”

忽有侍卫来叫道：“国王陛下请王后速去大殿。”

阿曼达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便带着惊鸿和萧扬往大殿赶来。国王

已经屏退群臣，只有桑紫静静站在一边，表情略显木讷呆滞。

芙蕖正匍匐在问天脚下苦苦哀求道：“父王，求你不要派侍卫去军营杀表哥。”原来也不知道她如何知道国王派出大队侍卫赶去边关，特意赶来为表哥求情。

问天道：“父王只是派侍卫去军营逮傲文回王都论罪，没有非要杀他。”芙蕖道：“父王只要派一名侍卫前去边关传令，表哥就会立即应召回来。可你为什么非要派两百名侍卫？还说若是表哥反抗，就要立即处死。表哥的性子受不得丝毫委屈，还有他身边那些侍卫，会任凭表哥被捉么？父王，你下这道命令，就是想要表哥死。我求你，求你放过他，快些召那些侍卫回来。”

问天怒道：“是你表哥自己忤逆犯上，亏我那么信任他，他现在就要带兵打进王都了，你还想让我放过他？”芙蕖道：“不，不会的，表哥绝对不会谋反。”问天道：“难道你阿姨会诬陷自己的亲生儿子么？”

芙蕖失落无着，只得又转向桑紫，哭道：“阿姨，你快告诉父王，表哥没有谋反，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桑紫神色冷冷地道：“我也很爱傲文，可是他现在要背叛楼兰，我帮不了他。”

芙蕖还要再说，问天不耐烦地道：“好了，你跟母后和阿姨回后宫去，父王还有事要去明光塔。”

惊鸿忙上前道：“陛下，约素是无辜的，你不能就这样烧死她。”问天道：“来人，送游龙君和天女回去歇息。”他的话铿锵有力，显示出不再犹豫的决心。

惊鸿叹了口气，道：“芙蕖，事到如今，你还不肯承认你才是制造瘟疫的罪魁祸首么？”

问天勃然大怒，叫道：“来人……”阿曼达上前挽住了夫君臂膀，摇了摇头，示意侍卫退下。问天道：“她说是芙蕖……”阿曼达道：“先听芙蕖自己怎么说。”

惊鸿道：“公主，你要救傲文王子，就得先说出真相，救下约素公

主。”芙蕖惊疑不定，半晌才道：“你有法子能救我表哥？”惊鸿点点头，道：“只要你讲出真相，我就能证明傲文王子是无辜的。我是天女，你可以完全相信我的话。”

芙蕖狂热地痴恋表哥傲文，已成心魔，以致幽密森林的魔气乘虚而入，后来更是在忿恨时将灵魂出卖给巫师，内心的黑暗势力愈发强大。矛盾复杂的感情在她脸上急遽翻滚着，然而爱的力量最终还是战胜了邪恶，她的眼泪流了下来，饮泣道：“是我，是我带来了瘟疫，可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想要用巫术杀死我恨的人，我不知道它会传染，会害死这么多人。”

原来之前约素因穿不上彩裙被侍卫带离议事厅时，正巧遇上芙蕖。芙蕖听说她就是表哥深爱的约素，登时恼恨万分，疯病大发，扑上来就要厮打，所幸被侍卫拉开。她又恼又恨，心中忽然得到某种力量的召唤，便一意冲出宫去，预备回去大漠中的幽密森林，结果在大漠边缘的一片树林中遇到一个披着墨绿斗篷的人。她记起了他的身形，便翻身下马，上前搭话道：“你不是巫师么？我在幽密森林中见过你，你那时穿着一身黑袍……”

那人正是墨山国国师无计，他在于阗杀手追杀时救下约藏，与他一道返回墨山，又因为发动吞噬黑雾对付王后卫师派来的军队而大损功力，一度不得不回到幽密森林休养，见芙蕖认出了自己，便笑道：“是呀，公主，当时我施展法术耗费了许多功力，必须回幽密森林疗伤。眼下我法术更高，已经穿上墨绿袍服了。”

芙蕖闻言大喜过望，忙恳求道：“巫师，你法术高明，能帮助我惩罚那些抛弃我的坏人么？”无计道：“可以呀，可是公主打算拿什么跟我交换呀？”

芙蕖咬牙切齿地道：“只要能让我如愿以偿，让我恨的人都死，巫师想要什么都可以。”无计道：“好呀，那就用公主的灵魂来做交换吧。”芙蕖满口答应道：“好。这就请巫师赐予我法术吧。”

无计命芙蕖跪在面前，双手合抱，放在她头顶上。那一瞬间，她只觉得身体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抽了出去，当真像是灵魂出了窍，可又没

有疼痛的感觉。无计笑道：“好了，公主这就起来吧，我在你身上种下了疫病，你只要朝你所恨的人挥挥手，他们就会立即倒下。”

芙蕖喜道：“就这么简单？”无计道：“就这么简单。不过这疫病不是无限使用的，开始戾气会很浓，沾上者立即倒地而死，后面使用次数越多，就会越来越淡，慢慢就没有效了。公主只要回去楼兰，朝你恨的人挥挥衣袖，大仇就可以得报了。”他没有说明所有染上瘟疫的人包括死尸也会相互感染，芙蕖也不明白疫病到底是什么，只欣喜地道：“好，我就回去试上一试。”

无计道：“公主别急。”从怀中掏出一个黑色的石瓶，道：“这是我主人的部分元神，我要暂时寄存在公主体内，它会大大增强公主的法术，并在合适的时候出来助公主一臂之力。”芙蕖不问主人是谁，也不管元神是什么，满口应道：“好。”

无计便打开石瓶，伸手去抚摸她的头顶。刹那间，芙蕖胸前的辟邪宝玉发出一道白光。无计仿若被什么东西咬到一般，立即将手缩了回来。

芙蕖道：“怎么啦？”无计道：“没事，公主可以走啦。”他见芙蕖身怀宝物，难以强行侵入，只得放出元神，让它自行尾随公主，伺机寻找合适的身体进入。

芙蕖兴高采烈地出来胡杨林，正遇到一直在沙漠中漫游的阿飞和古丽。古丽道：“公主，我们看到你跟一个全身墨绿的怪人在那边说话，那人是谁？你怎么又来了这里？”

芙蕖着急试验自己的法术，早有心向最先遇到的人挥挥手，可想到阿飞和古丽帮过自己，便打消了念头。她无暇理睬二人，一阵风般地往前冲，停也不停，丝毫不觉疲惫。

走不多远，便遇见一群行商打扮的骑士，领头的是一名蓝衣女子，芙蕖不认得她是报仇后逃出王都扞泥的马贼头领梦娘。梦娘却是在王宫中见过公主，大喜过望，立即命手下上前捕捉芙蕖，预备用她来交换身陷囹圄的未翔。不料芙蕖只是挥了几下手，围上去的马贼登时像中了邪

一般，眼睛充满血丝，红得好像即将喷射出的火焰，喉咙蠕动不止，发出咕咕怪响，随即便仰天倒了下去。众人尚目瞪口呆之时，芙蕖已大笑着冲了上来，继续挥舞双手，梦娘似被剧烈的热浪打了一下，便从马上掉了下来。

芙蕖见巫术有效，分外开心，一路驰回扞泥，碰到什么不顺眼的人就挥一下手臂。看到那些人纷纷倒下，她感受到从所未有的快感。她最想杀的人当然是约素，不过约素被软禁在王宫中，跑也跑不了，遂决意先去杀掉那些住在宫外的得罪过自己的人，酋大夫便是她最先想到的仇人，她赶去用疫病杀了他全家。此刻她已经彻底迷失了自我，不光是仇人，她还要杀更多的人，她疯狂地在城中奔跑挥手，甚至连戾气已逐渐消耗殆尽都没有留意到，直到后来被刀夫寻到带回王宫。她的巫术用尽，人也累了，便安静了下来。

后来萧扬从阿飞和古丽口中得知瘟疫跟芙蕖有关，让惊鸿前去观察，却未发现戾气残余。笑笑生随即带着解药赶了回来，瘟疫逐渐平息。几人担心国王夫妇遭受更大的打击，也就没有揭破真相。若不是问天国王决定今晚烧死约素，惊鸿也不会说出实情。

问天听爱女亲口承认自己是瘟疫的制造者，脚下一软，幸亏阿曼达一直扶着他手臂，才没有跌坐在地。

萧扬听见外面叫声大起，知道执行火刑的时刻就要到来，忙叫道：“陛下……”

问天满额是汗，瘫坐在王座上一动不动。阿曼达便取过夫君手中的权杖，道：“游龙君，你持权杖去救下约素公主。”

明光塔前围满了官吏、侍卫，若不是这里是王宫禁地，平民进不来，只怕早已经是人山人海。

约素被逼着换上了一身鲜红的长袍，站在临时搭建起来的木台上，手脚被用铁链紧紧捆绑在背后木柱上。脚下堆满了柴薪，为了让她尽快被烧成灰烬，上面淋了不少石脂。按照楼兰惯例，死者均要蒙面。一大

块红布自下顎到头顶包裹住她的脸，四角在脑后交叉打结，这使得她的脑袋看上去就像个巨大的红色鸭蛋。她泪流满面，却没有人看见，嘴中塞满了核桃，无法喊叫，连耳朵也被蜡封住，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她知道死亡就要来临，就要在她看不见、说不出、听不到的时候降临，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梦魇。她在无边的恐惧中惊栗着，无助而无奈，思绪迅疾减退，彻底迷失在蒙蒙的混沌中。她突然想抓住某种正要逝去的东西，开始使劲挣扎，想挣脱束缚，但这只是徒劳无功。

蓦然觉得眼前一团红光，她知道那是有人举火走来，要点燃她脚下的柴薪。她惊惧异常，不知怎的突然很想活下去，更加努力挣扎，弄得铁链哗哗作响，背后的木柱也跟着晃动了起来。眼见那团红光愈来愈近，她害怕得大声叫了起来：“傲文，快来救我！”然而她发出来的只是含糊不清的呜咽声。

就在那团火光往她脚下飘来的时候，似有什么东西伸过来，将那火把挑得飞了出去。约素道：“傲文，你终于还是来了。”头一垂，便晕了过去。

那及时挑飞火把救下约素的人正是萧扬。他一扬权杖，道：“权杖在此，奉国王命令，立即释放约素公主。”

场中诸人登时一片哗然，倒不是这些人毫无同情之心，非得烧死一个弱女子，而是众人真心认为约素是给楼兰带来灾害的祸端，不烧死她，后患无穷。

萧扬了解众人心思，高声道：“瘟疫一事跟约素无关，日后国王陛下自会亲自向大家解释。这就请大家先散去。”

众人却是不动，还是问地道：“既是国王有命，就先散了吧，有事明日上朝再说。”官吏这才悻悻散去，各有不满之意。

萧扬命侍卫解下约素，先送去别苑交给笑笑生看护，自己和惊鸿重新赶来大殿，将权杖交回。芙蕖已不知去向，只有问天夫妇和桑紫在场。

惊鸿道：“桑紫夫人，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桑紫一见她走过来便

露出警惕之色，道：“天女又要说傲文是冤枉的么？我可没有兴趣再听。”

惊鸿道：“我答应了芙蕖公主，要证明傲文王子无辜，说到就要做到。夫人，我知道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坏人要你做的事，是要对付你的亲生儿子。你难道不爱傲文么？他是你的孩子，是你的未来。”

她看出桑紫被魔力控制了心神，试图用母子感情来唤回神志。桑紫果然挺了一下，有所触动，但随即又眨了眨眼，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惊鸿与萧扬交换一下眼色，二人均是一般的心思——傲文究竟不是桑紫亲生的，又不在她身边长大，没有多少可以真正打动她的记忆。

惊鸿叹了口气，道：“那么我就不得不说实话了。夫人，你的孩子傲文……真正的傲文早已经死在大漠中，他是你的亲生骨肉，与你血脉相连，你难道感应不到么？”桑紫浑身一颤，道：“你说什么？”

惊鸿便将萧扬对阿曼达讲过的真假傲文之事又复述了一遍。桑紫花容失色，连声叫道：“你骗人！我不信！我才不信！”惊鸿道：“我虽然没有法力为夫人再现当日情形，但我是天女，你该知道我是绝对不会说谎的。”忽然换了一副沉稳的口气，叫道：“桑紫，回来，快些回来！你的亲生孩子傲文被希盾手下用弩箭杀死，你不能阻止父子相残的惨剧发生，难道还要再去陷害一个无辜的孩子么？”

桑紫颤声道：“他……希盾杀了我的傲文？”萧扬道：“正是，我亲眼所见。夫人，你的孩子就死在我怀中。”桑紫“啊”了一声，登时晕了过去。萧扬眼疾手快，忙扶住她，搀到一旁椅子上坐下。

问天在一旁静静听着，虽然并未全明白，但多少有些会意过来，转头问道：“傲文……活着的傲文真的是无辜的么？”萧扬道：“我敢以性命向国王担保，傲文王子绝不会背叛楼兰。”

问天怔了一怔，招手叫过一名叫图济的侍卫，道：“立即派快马去召侍卫回来，不准动傲文一根毫毛。”图济躬身道：“遵命。”飞一般地出殿

去了。

桑紫已悠悠醒转，哭道：“我苦命的孩子，苦命的傲文。”惊鸿劝慰道：“夫人虽然失去了真正的骨肉，可你还有一个傲文，只要你说出真相，就能救下他的性命。”桑紫终于在得知儿子早被希盾手下杀死的剧痛下感化，呜咽道：“傲文没有谋反，那信……信是我伪造的……”

原来桑紫派甘奇到军营，名义上是去探访傲文，其实是故意将国王要立刀夫为王储和烧死约素的事透露给傲文，而当时问天国王还没有做决定。傲文果然受激上当，欲立即返回王都营救约素。凑巧阿飞带来了楼兰王印，傲文反而因此冷静了下来，思虑后决定先派心腹侍卫良子、阿道带着金印和书信回扞泥面见问天国王，请求暂缓烧死约素，允准自己返回王都。甘奇与良子、阿道一道上路，半途在密林中将二人出其不意地杀死，夺了金印和书信，回来交给桑紫。桑紫遂模仿傲文的笔迹写了一封信给掌管王都兵权的将军泉川，再派人将金印偷偷放入泉川家中，自己则带着书信进宫，揭发傲文勾结泉川，意图谋反。

问天闻言霍然起身，怒斥道：“你真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女人！为希盾疯了一辈子也就罢了，傲文他总算是你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害他？”桑紫急道：“不是我想这么做，是……是问地和刀夫让我这么做。”

问天惊道：“什么？”桑紫道：“我被刀夫控制了心神，完全是按他的意志行事，我连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问天颓然倒退两步，又重新跌回座中。

萧扬原以为桑紫只是被巫师操纵，听闻问地父子卷入其中，相当诧异，然而仔细回想也是顺理成章之事，难怪问地会先带着阿飞赶来王宫书房，想来这也是计划之一，他知道阿飞有忠义之名，只要提到希盾带金印给傲文，必然取信于国王。

问天显然也大受打击，单手扶着额头，良久不发一言。萧扬料想国王今日遭受的打击实在太多，虽然不忍心，还是忍不住上前催道：“陛下，你将泉川将军下狱，而今王都兵权都在问地亲王手中……”问天登时回过神来，忙命道：“快，去地牢带泉川出来。”

过了一刻工夫，铁链铛铛的泉川被侍卫押来。问天眼泪纵横，要过钥匙，亲手为泉川打开镣铐，道：“是本王忠奸不分，累将军受了许多苦。”泉川慌忙下拜道：“臣不过受点委屈，陛下切不可如此。”

问天道：“你持本王权杖到军营取回兵权，再派兵包围亲王府，将问地和刀夫先关入塔狱，听候处置。”泉川道：“遵命。”正要接过权杖，却见侍卫图济飞奔进来，道：“陛下，王宫被我们自己的军队包围了。刚赶去军营的侍卫也被捉住，刀夫王子亲自在东门前砍下了他的首级。”

问天剧烈咳嗽起来，阿曼达急忙扶丈夫坐下，往他背上轻轻抚摩，帮助他顺气。过了半晌，问天终于平复下来，悠悠长叹道：“这都怪我自己，怪不得旁人。”

国王一下子落寞衰老了许多，像跋涉了万里的旅人，露出深深的疲倦来。他本就患了病，身子不大舒服，精力又被接踵而至的真相耗干，连领导众人还击反叛的心思也没有了，当即交代道：“泉川将军，守卫王宫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泉川躬身道：“遵令。”命侍卫立即征召王宫中所有人，清点人数，发给武器，自己则赶去宫门查看敌方情形。

萧扬道：“想来问地亲王等这一天已经很久，必然是有备而来，仅靠王宫侍卫难以坚守。陛下，你得设法派人召傲文王子领大军回王都勤王。”

问天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派出去逮捕傲文的侍卫早已经出发，就算此刻派快马去追也未必来得及，何况王宫被围，一只老鼠也难逃出去，哪里还能派侍卫出城去召大军？之前派去边关的侍卫奉有严令，傲文自己都命在旦夕，如何还能领军回来相救？是他自己被一连串的阴谋蒙蔽了眼睛，害了傲文，害了自己，也害了楼兰。

萧扬见国王因束手无策而沮丧沉沦，便道：“陛下放心，我会设法出城通知傲文王子。”

他有许多话尚要对惊鸿说，然而时间再也耽误不得，只上前握了一下她的手，便匆匆出殿。

赶来宫门城墙一看，外面黑压压一片。泉川道：“包围王宫的大约有五千人马，都是我的旧部，可他们听信问地亲王的话，认定国王庇护妖孽，才导致楼兰灾祸连连，已经不肯听我号令。”

萧扬道：“有别的办法能出宫么？”泉川道：“王宫里有一条地道是通向军营的，然而军营既已经被问地掌握，这条路不通。也许能从北面的千羽湖浮水出去，但问地不是傻子，一定早派人持弓弩守在岸边。况且就算你能出去王宫，也一样出不去王都。”

萧扬道：“嗯，我自己来想办法。将军估计能守住王宫多长时间？”泉川道：“王宫虽然墙高城深，可王宫中只有五百余名侍卫，加上仆役、侍女也不过七百人，我估计顶多能守两日。”

楼兰人均以能加入王宫卫队为荣，因而侍卫均是百里挑一的勇士，标准建制是两千人，分工各有不同，有的负责宿卫，有的负责巡警，有的负责扈从，有的则专门负责在大殿、议事厅、书房等要害之地当值，通常都是分做几班轮值。因为侍卫绝大多数是贵族或良家子弟，在王都中有家有口，不当值时多回家居住，日常在宫中的侍卫一般只有五六百人。本来因为问天国王决定今晚月圆之夜烧死约素，许多换班侍卫留下来看热闹，宫中的侍卫比平常多了许多，然而国王之前临时派出了两百名侍卫驰赴边关逮捕傲文，因而算下来侍卫的人数还是跟平时差不多。

萧扬自是知道以六百人抵挡五千人的难度，但还是不得不严肃地告诫道：“将军至少得守四日。”泉川道：“这大不可能办到。”萧扬道：“世间没有不可能办到的事，将军去别苑找笑笑生想想办法。”

他不及多说，匆忙到后苑砍了几根大竹，请侍女帮忙，一起扎了一个巨型风筝，从内库取出上好的绸缎，当做纸糊在风筝上。随即举着风筝登上明光塔，抓住风筝的底架，站到塔边，深吸一口气，便从塔顶跃了下去。

蓦然平地刮起了一阵北风，风筝借着风势，摇摇晃晃朝南飘去……

笑笑生跟随泉川赶来城门时，正好见到一只大鸟掠过夜空，顺风往南去了。笑笑生惊道：“深更半夜，哪来这么大的鸟？”

正诧异间，有侍卫匆忙赶来禀告道：“游龙君乘着风筝从明光塔跳下，逃出王宫去了。”笑笑生很是不满，嘟囔道：“这小子自己先跑了，倒让我来守城。”登上城头一看，见月光下尽是闪亮的枪尖，不知道有多少人马，登时吓了一跳。

泉川道：“他们现在一定在准备攻城器械，天一亮就要开始攻打王宫。笑先生，游龙君让我向你请教，说你一定有办法。”笑笑生连连摇头道：“要论占卜算命，先生我是行家，守城我可不行。”

泉川道：“外面盛传先生是个高人，上次瘟疫一事，不就是先生制出的解药么？”笑笑生道：“我那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蓦然眼前一亮，道：“你小子倒提醒了我，瘟疫，我们可以再次制造瘟疫。”

泉川道：“什么？”笑笑生道：“不是真的瘟疫啦，只是假装有瘟疫的样子。你，快派人去寻点什么腥臭的东西来，越臭越好，越多越好，堆在城头。我去把约素公主请来。”遂回来别苑。约素已经醒了过来，惊鸿正将事情经过告诉她。

笑笑生道：“约素公主，这次得靠你帮忙了。”遂说了自己的计划。

约素道：“楼兰人说我是祸根，给他们带了瘟疫，险些要烧死我。好不容易天女和游龙证明了我无辜，先生居然要让我站到城头，告诉城下的士兵我要再次释放瘟疫，这我可做不到。”

笑笑生道：“只有如此，才能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到来。不然王宫被攻陷，我们都难逃一死。”约素坚决地道：“我宁可被乱兵杀死，也不愿意自称是我给楼兰带来了瘟疫。”

笑笑生知道她虽然表面柔弱，却是极有主见，不然也不会抛兄弃国，千里迢迢赶来楼兰寻找傲文。一时无计可施，便去望着惊鸿，希望她能出面劝劝约素。

惊鸿道：“先生计划虽妙，可却是再次陷约素公主于不义。笑先生，咱们还是再想想别的法子。”笑笑生赌气道：“哪里还有别的法子？除非你还有神力，除非阿飞带回了夜明珠……”转头见到阿飞正站在门前，忙歉然道：“抱歉，阿飞，我不是有意这么说。”阿飞道：“先生的话我都听

见了。”

约素已然知晓多亏阿飞和古丽亲眼看见芙蕖用瘟疫杀人，自己才能洗脱冤屈，忙上前拜谢，又问道：“古丽姑娘在哪里？我也要好好谢谢她。”

阿飞泪水涌出，哽咽道：“古丽被于阗人杀死了，我连她的尸首都没能带回来。”忽然上前朝约素跪下，道：“公主，我知道我们楼兰对不起你，可我求求你，救救我们楼兰，就当你救救我，我要活下去，才好为古丽报仇。”一提到古丽的名字，眼中的泪水再次泛滥。

约素道：“你起来，起来。”她自己也是泪水长流，勉强平复了思绪，道：“好，我答应你。笑先生，你要我怎么做？”笑笑生忙道：“公主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站在城头就好。咱们走吧。”

当即赶来宫门，远远便闻到恶臭熏天。笑笑生捏住鼻子，道：“不好意思啊，这就是约素公主将要释放的瘟疫。虽然难闻些，其实是无害的，大伙儿忍着点。”领着约素等上城头。城头墙角堆满了从马厩运来的马粪以及一桶桶的便溺之物，还有王宫膳食房没有来得及运出去的各种内脏等垃圾。

约素一见就恶心得要呕吐出来。笑笑生却是喜道：“泉川将军能干得很，先生稍加提示，他就能办得妥妥当当。”

月圆之夜，王都发生兵变，自然惊醒了全城大多数的人。这还是楼兰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内讧事件，人们惊惶地缩在家中，惘然不知所措，只能在暗黑的夜里，等待一切的平息。

天光大亮时，只听见王宫外鼓声敲响，广场上的兵士开始涌动，云梯等攻城器械被搬到了前面，进攻很快就要开始了。

笑笑生忙道：“快燃火把，丢到这些秽物上。”等到城头烟雾腾腾时，即指着一旁的约素大叫道：“你们别想妄动，约素公主已经重新释放了瘟疫，染上瘟疫者是什么下场，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我们这里的人都

服了我的解药，但你们一个也跑不掉。哈哈！”

瘟疫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还没有消散，笑笑生这一番话说得煞有其事，宫外兵士又亲眼见到约素冷冷地站在墙头，背后浓烟滚滚，各种奇怪呛鼻的味道扑面而来，一时呆住。忽又听见笑笑生叫道：“一旦被毒烟沾上，你们就全完了，哈哈！”

笑声未落，兵士便争相转身，潮水般地往后退去，生怕被烟雾沾上一丁点。

泉川见此计大妙，立奏奇效，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禁大喜过望，忙赶来道谢，道：“这下怕是再也没有人敢靠近宫门半步了。如此一来，守住王宫四日绰绰有余。”笑笑生摇头道：“将军不要高兴得太早，这法子确实能令敌人不敢靠近，但却阻止不了宫里的人走出去。”

泉川立即醒悟，命人召集所有人到宫门前，大声道：“敌人暂时已经退去，但他们很快会再回来，所用的手段将会超过常人能忍受的极限。他们会用住在王宫外的亲人来对付你们，包括我自己。他们会在广场上残酷处死我们的家眷，目的就是要逼迫我们放下武器走出去。走出去，你也许会死，也许可以活下去，可你将失去楼兰勇士的荣誉。你们都不是我下属，我的下属都在宫门外，已经成为国王的敌人。你们不一定要听我的命令，可是你们所有侍卫在加入王宫卫队时，都曾经在神殿天女像面前发誓，要永远效忠国王。我现在要问一句，你们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誓言？”侍卫轰然应道：“记得。”

泉川道：“那么你们是愿意留下来捍卫国王，捍卫自己的荣誉，还是要走出去向敌人投降，苟且地活下去？”短暂的沉默后，高呼声四起：“留下来！留下来！”泉川道：“好！我们一起保护国王，力战到底，至死方休！”随即分派人手，搬取重物来加固宫门。

笑笑生叹道：“将军的激励固然鼓舞人心，然而事到临头，怕是没有那么容易跨过那一关。”泉川道：“笑先生可有什么法子？”

笑笑生道：“敌人要用攻心之术，我们可以抢先用这一招，虽然未必管用，但总要试一试。将军，你立即派人去请桑紫夫人来这里。”

过了一刻工夫，几名侍女簇拥着阿曼达和桑紫来到城头。阿曼达朗声道：“国王身体抱恙，不能亲自前来，我将代替国王与你们一道守卫王宫，守住这扇大门。”守城侍卫见王后亲至，大受鼓舞。

笑笑生遂请桑紫当众揭破问地、刀夫反叛的阴谋，以此来动摇对方军心。桑紫每说一句，泉川便高声重复一遍，好让广场边缘的兵士听得清楚。等到桑紫说完，泉川大声道：“你们都听见了，这一切都是问地和刀夫的诡计。你们原本都是我的下属，不过是暂时受到蒙蔽，现在弥补还来得及，只要你们擒住问地父子，我保证既往不咎，你们围攻王宫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外面的兵士面面相看，颇为心动。忽见刀夫提马上前，道：“你们不要听信桑紫这贱人胡言乱语，她陪侍我父王时可是念念不忘说想当楼兰王后呢。”走到广场中央，仰头问道：“桑紫，前晚你跪在我父王脚下，用你那张小嘴吮吸他的脚趾头，不是还咬牙切齿地说要让国王和王后死吗？怎么这么快你就忘了！”

众人一片哗然，一齐向城头望去。桑紫涨红了脸，道：“那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你控制了心智。”

刀夫冷笑道：“那么你当日领着约藏进宫行刺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傲文，也是被我控制了心智么？你根本就是个疯婆子。”转头高声道：“大家听我说，真正被控制心智的不是桑紫，而是问天国王，他完全被王后阿曼达掌握，所以才会行为怪异，庇护妖孽，导致上天不断降下灾祸给楼兰。你们都还不知道吧，当年阿曼达跟于阗国王希盾本来就是一对恋人，希盾当时还是个被放逐的落魄王子，便让阿曼达嫁给楼兰王当上王后，以此来助他复国。我们楼兰的王后，其实是于阗国王的情人，是希盾安插在楼兰的奸细。”

泉川大怒道：“竟敢当众诽谤王后！”取过弩箭往下射去，却因为相距太远，射不到刀夫所站之处。

刀夫笑道：“泉川将军，你说我诽谤，你可有问过王后自己，她当年是不是跟希盾好过？”

阿曼达不知道这些极为隐秘的陈年往事如何会被刀夫得知，当即扬声道：“不错，我是跟希盾有过旧情，但很早就结束了。自从我嫁给问天国王，就再也没有跟他联络过。”

桑紫忽然听到尘封已久的往事重新被提起，心头茫然起来，讪讪自责道：“姊姊，都怪我，是我自己想要得到希盾，所以有意破坏你们……”

笑笑生惊叫着打断了她，道：“哎哟，你们几人的情史怎么那么乱？本来请桑紫夫人上来，是要揭破问地父子谋反真相，干扰对方军心，这下可全完了，反倒成了刀夫的机会。”

果然听见刀夫又叫道：“还有桑紫跟希盾的关系更是天下尽知，于闐二王子须沙和我们的傲文王子都是她和希盾的私生子，这是大伙儿早就知道的。大伙儿不知道的是，这位西域第一美人平日看着高贵得很，其实是个最不知廉耻的女子，她搞过的美男子不计其数，最后都被她沉尸在蒲昌海里面。”桑紫大叫一声，仰天便倒。阿曼达忙命侍女扶她下去。

刀夫道：“王宫里面的侍卫听着，你们不过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事先全不知情，不知道你们所保卫的国君被蒙蔽双眼，不知道阿曼达王后其实是于闐的奸细，只要你们立即放下武器出来投降，我保证不伤你们毫发。不然的话，不仅你们性命不保，就连你们的家人也要跟着遭殃。”

笑笑生哀声道：“完了完了，看这副情形，王宫很快就要守不住了。”泉川斥道：“笑先生，你怎可在阵前说出这种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

笑笑生也不理他，转身道：“王后，不如学习游龙逃出王宫的办法，立即派人去做几个大风筝，你和国王先逃出再说。”阿曼达道：“不，我是楼兰王后，怎能在大敌当前时离开王宫？”

笑笑生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宫马上就要守不住了。”阿曼达道：“就算要死，也要死在这里。”

泉川怒道：“笑先生，你再胡说这种扰乱军心的话，我可就要下令拿

你了。”惊鸿忙道：“将军息怒，笑先生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刀夫身上戾气极重，怕是不简单。如此，假瘟疫的法子就不灵验了。”

话音刚落，便听见刀夫高声道：“还有瘟疫，根本就是芙蕖公主带来的。她痴恋傲文发狂，用灵魂换来了瘟疫，目的就是要杀光所有人。王后，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老实回答我的话，瘟疫是不是你的宝贝女儿带来的？”

不仅广场上的兵士，连王宫中的侍卫也一齐好奇地望着城头。阿曼达为难之极，她深知这一点头，她将失去民心，失去爱戴，失去拥护，也等于失去了所有。

忽听见有人沉声道：“不错，瘟疫是芙蕖带来的，我已经下令绞死了她。”

却不知道问天国王何时走上城头。国王的身子颤颤巍巍，脸上挂着风霜和沉痛，然而他毕竟执掌楼兰超过三十年，当他一出现的时候，一股凛人的王者气势还是镇住了全场。

问天道：“刀夫，我不知道你竟这样能干，会有向伯父举起刀剑的一天。”刀夫见国王一露面，广场便安静了下来，知道多说无益，挥手命道：“带上来。”

却见许多人被推到阵前跪下，大多是王宫侍卫的家属，也有一些大臣官吏。泉川的妻儿先被押到广场中。泉川还不及开口说话，刀夫长刀一挥，便将他妻子的首级砍了下来。又将血淋淋的刀刃放在孩子的后颈上，不断来回摩挲。那小男孩才七八岁年纪，当即吓得大哭起来，不停地叫道：“妈妈！妈妈！”

刀夫道：“泉川，我知道你绝不会投降，我现在给你一条出路，你自己从城上跳下来自尽，我就放了你儿子。”泉川含泪道：“我做不到。”刀夫道：“很好。”用力一拉，孩子的哭声陡止，扑倒在血泊中。

广场安静了片刻，又重新哭声一片，那些被抓来当做人质的家属多是妇孺老幼，料到自己也将是这般命运，恐惧得大哭起来。

刀夫却没有继续屠杀，命人将人质用绳子反绑在一起，分成几排，缚在广场的喷泉旁边。杀了这些家属，只会让王宫的侍卫存必死之心，留着他们在这里哭泣，却能让里面的人心神不安。

笑笑生肃然道：“刀夫果然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如此富有智计，真是不简单。”

好几名侍卫认出自己的亲眷在那些人质当中，一齐上前请求出宫营救亲人。泉川强忍悲恸，道：“这正是刀夫的圈套，那里在对方弩箭射程之内，你们冲出去，就会立即跟他们一起被射死。守住王宫，只要援兵及时到来，都还有活的机会。”

刀夫等了一会儿，不见城头动静，便挥手道：“攻城！”

忽听得背后一声巨响，倒让他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回头望去，却见南门的烽燧塔上升起一道粗黑的狼烟，显是有大敌来袭，心中一惊，暗道：“难道是傲文到了？他这时候应该还在边关军营，很快就要死在去逮捕他的王宫侍卫刀下，如何能这么快得知消息领兵赶回王都相救？”

正惊疑间，却见北门、东门方向分别有烟升起，竟是来犯敌人数量不少。他知道王宫非一时半刻就能攻下，王都的精锐被他带来围攻王宫，各城门守卫力量严重不足，当务之急是要将傲文阻在城外。忙留了两千人继续围困王宫，自己带领余人往南门赶去。

走不多远，便迎面遇上问地，问地气急败坏地道：“于闐人到了！希盾亲自领大军来犯，正在攻打城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楼兰国境的。刀夫，这可要如何是好？”刀夫却甚是冷静，道：“事到如今，还能有退路么？当然是要破釜沉舟，拼个鱼死网破。”当即分派人手，赶赴各城门增援。

刀夫意外退走，问天等人也以为是傲文率军回来，不喜反怒。阿曼达道：“夫君还是怀疑傲文有反意么？”问天道：“难道不是么？他一定是听甘奇说要烧死约素后，最终决定率大军回来救她，那些去逮捕他的侍卫半途遇到他，也敌不过他的几万大军，多半已经被他杀了。”

泉川道：“陛下，这攻城的鼓声又急又密，不是我楼兰军队使用的号令，是于阗一方的。”问天更是勃然色变，道：“傲文不知道自己身世，还当自己是希盾的儿子，当真跟希盾勾结起来了。不然如何边关没有示警，便有于阗军队进入国境？”阿曼达见他身子摇摇欲坠，命侍女扶他下去歇息。问天却是不肯，执意要站在城头，道：“我今日要亲眼看看楼兰的王子是如何忤逆犯上的。”

又过了一会儿，外面攻城声愈急，泉川见包围王宫的兵士有松动之势，便召集侍卫，密密嘱咐一番，命人开了宫门，自己先走出来，一直走到妻儿的尸首边，抚摸爱子头发，恻然泪下。兵士本可以当场射死他，不知如何却没有发出弩箭。

半晌，泉川站起身来，昂然道：“我们都是军人，奉军令行事，你们尽可以射死我，可我的妻儿是无辜的，如果死在这里的是你们的眷属，你们会怎样？还有被绑在喷泉那里的那些人，他们也是无辜的。你们的箭是用来射敌的，不是用来杀死无辜平民百姓的。我现在要去救他们，你们若是想扣动弩机，就先看看躺在这里的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转身走到人质身边，拔刀割断绳索，指引他们朝宫门奔去，数十名侍卫抢出来接应。

那些兵士端着弓弩，却始终沉默着，没人发出一箭。泉川救完人质，又与一名侍卫返回去抱了妻儿尸首，坦然回去宫中，这才关闭宫门。

人质被毫发无伤地救回，王宫顿时一片沸腾，热闹了起来。泉川将妻儿尸首放好，重新赶上城头问道：“陛下，刀夫为了攻打王宫，调来了王都最精锐的弓弩手，估计臣原先的布防也完全被他搞乱，我听于阗军三面攻城，动静不小，北门防守最弱，估计今晚就要城破。不如由臣趁乱护送你和王后出城，召集军队勤王。”

问天摇了摇头，道：“楼兰自立国以来，从来没有弃城逃走的国君，更不要说王宫了，我绝不能成为第一个。”泉川见国王意不可改，只得应道：“那臣就率众誓死保护王宫。”

到了天黑时分，果如泉川所料，北面传来一声巨响，北门城破，马

蹄声、厮杀声随即潮水般地涌入城中，直奔王宫方向而来。在王宫外的兵士一直未得刀夫命令，不敢擅离。过了一刻工夫，于阗军骑兵先锋驰进广场，却被楼兰弓箭手一排羽箭扫落马下。片刻后于阗后援赶到，双方在夜色中接战，混杀在一起，难解难分，广场顿时成为一片火热的热血战场。

泉川伫立墙头，忧心如焚，既想率众出去援助那些兵士，又担心被他们趁机袭破王宫，心中矛盾不已。

王宫是楼兰的核心之地，占领了它就象征着征服了楼兰，于阗人马源源不断地涌来。问地和刀夫听说东门已被攻破，急忙率人赶来阻挡。双方各有增援，出尽全力拼杀。正胶着之时，忽有一队劲衣骑士闯过战圈，直朝宫门奔来。泉川正要下令放箭，一直站在王后身边的约素尖声叫道：“不要，是傲文！傲文回来了！”

果见领头骑士奔到宫门下，仰头叫道：“是我，傲文，快些开门！”问天怒道：“不准开门！”

笑笑生劝道：“陛下，你怀疑傲文王子有理有据，不过万一他没有跟于阗勾结呢？他只有几十骑人马，你先放他进来，捆起来好好审问清楚。他如果想要动手，这城上布满弓箭手，他也是自寻死路。”问天木然不应，阿曼达便朝泉川点点头，道：“放他们进来。”

泉川下令将宫门拉开，放傲文一行进来。傲文浑身上下湿透，仓促跳下马便问道：“国王和王后呢？”泉川低声道：“在城上。王子，请你立即下令你的侍卫放下兵器。”

傲文愕然不解，道：“为什么？”泉川道：“我这是为王子好。边关到王都有近千里之遥，你回来得太快，不合常理，国王怀疑你跟于阗人勾结谋反。”

傲文恍然大悟，默然半晌，转身命道：“你们都交出兵器，奉泉川将军命令。”自己主动摘下佩刀丢到一旁，将双手背在后面，道：“动手吧。”

泉川道：“得罪了。”命侍卫上前将王子反手缚住，带上城墙，躬身

禀告道：“傲文王子自己愿意束手就擒，没有丝毫反抗，还命令侍卫放下兵器，奉臣号令。”

傲文道：“姨父……”问天怒喝道：“我不是你姨父。”

笑笑生忙抢过来问道：“游龙人呢？你没有见过他么？”傲文道：“见过，游龙今早乘风筝到达军营，说问地和刀夫谋反，包围了王宫，让我带兵回王都营救，他自己则赶去了大漠，说要去找件重要东西。”

笑笑生道：“这小子运气真是好，坐风筝有顺风相送，居然一路到达了军营。嗯，也许他在空中发现了轩辕剑的线索，所以赶去大漠追寻了。”

泉川道：“王子如何会来得如此之快？”傲文道：“我派白其将军带大队人马走陆路，我自己带了一队人走水路。”

原来陆路路途遥远，他担心一时来不及，所以带一队精锐人马乘木筏从车尔臣河顺流漂下，一直到蒲昌海，取了牧场的马，赶来王都，正逢于阗军攻破北门，城头两方兵士仍在混战，夜色中敌我难辨，居然顺利闯入城中，一路驰来到王宫。

笑笑生笑道：“瞧，我就说了，一审问就清楚了，傲文王子是无辜的。”忽听到宫外又有人叫门，大约一百来人，却是乘坐木筏陆续赶到的官兵，个个都浑身湿透。

问天心中还是有所怀疑，问道：“那么于阗大军是如何无声无息地进来国境的？”傲文道：“这我不清楚。边境一直很太平，也没有听过于阗征发大军一说。”

问天怒气又生，道：“你还要强辩，难道不是你偷偷放于阗人过境么？”傲文道：“我不是强辩，而是确实不知道。就算我想要背叛楼兰，偷放于阗人过境，边关军营中有那么多将士，会看不见么？会听之任之么？总不可能所有人都被我收买，要跟我一道谋反。”这话极是有力，问天当即心头一凛。

惊鸿道：“陛下，有些事人力无法做到，神力却可以做到，也许有高

人在暗中帮助于阗。”笑笑生道：“不错，阿飞不是说于阗王将神物夜明珠给了摩诃巫师么？也许就是他在暗中捣鬼，譬如他可以利用浓雾，或是利用隐形罩来掩护于阗军队进入楼兰国境。”

问天这才无话可说，却还是不肯当面抚慰傲文，只背过身去。阿曼达忙亲手为傲文解开绑索，道：“这几天王都发生了太多事情，你姨父他心里不好受，你别怨他。”

傲文道：“傲文不敢有怨。”上前禀告道：“陛下，大军最快要明晚才能到达王都，我带了五百人，不过在牧场没有寻到足够的马匹，大多数可能已被阻在城外。我们人手不够，只能在王宫坚守，等到白其将军大队人马到时，再里应外合反击不迟。”问天道：“嗯。”

阿曼达见丈夫倦意极重，劝道：“既然傲文已经回来了，这里就放心交给他好了。”问天确实感到胸口极不舒服，当即扶了王后的手，步下城墙。

傲文这才得空上前握住约素的手，道：“游龙大致跟我说了经过，你为了我，受了许多误会和委屈。”约素欣然笑道：“能再见到你，那些都不算什么。”

傲文轻轻将她揽入怀中，莫名的幸福荡漾全身，外面那些惊天动地的厮杀也仿佛成了虚无。

到清晨时，大规模的激烈战斗终于在疲累中停止。初升的朝阳给王都披上了一件光衣，处处一片通红。不少地方战火余烟未烬，正悲凉而无助地升向苍穹，如同轻风薄雾，缭绕飘散。

王宫广场上血流成河，横尸遍野，仿佛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问地父子与数十名兵士被于阗人重重包围在广场的中心，无数弓弩对准他们，只待最后一声令下。

于阗国王希盾满脸尘土，提马来到城下，叫道：“问天，听说你弟弟和侄子谋反，我替你捉住了他们，你要如何处置？”

问天率众人站在城头，心头滋味复杂，虽然痛恨问地和刀夫行径，

导致敌人乘虚而入，平白死了这么多人，可要眼睁睁地看着亲弟弟和侄子被敌人杀死，还是哽塞难言，一时沉默。

傲文上前道：“这是我们楼兰的内政，不敢劳烦希盾国王动手。”希盾笑道：“傲文，天下人都已经知道你是我的儿子，你居然还敢在父王面前自称‘我们楼兰’，岂不是个天大的笑话？”傲文已经从惊鸿口中得知真相，冷笑道：“哼，我才不是你的儿子。”

希盾道：“就算你不肯承认，这也是你无可否认的事实。你母亲桑紫难道没有告诉你，她当年生下的是一对孪生兄弟么？”桑紫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城头，怒斥道：“你这个魔鬼，你老早就将傲文掉了包，明知道他不是你的孩子，居然还想利用父子关系来折磨他。”

希盾闻言大吃一惊，不知道当年将孩子暗中掉包如此隐秘的事如何会被外人得知。他料想傲文已得知真相，再无法拿父子这层关系大做文章，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有窘迫之感，干笑了两声，道：“桑紫，这可全怪你，若是你早告诉我你为我生的是一对孪生兄弟，兴许那个孩子我也能找回来！”

桑紫更加怒不可遏，道：“我那个被你掉包的孩子早被你杀死了！游龙……你手下人在大漠射死的游龙，就是那个孩子！”一边说着，一边泣不成声。

希盾先是愕然，随即笑道：“你这个疯女人又在胡说八道了。游龙不是一直在你们楼兰王宫么？”他口中虽然如此说，却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觉得桑紫没有撒谎，定了定神，转身挥手命道：“来人，替问天国王杀掉这群楼兰的叛徒。”

登时弩箭齐发，惨叫声大作，被围住的楼兰兵士如稻草一般被弩箭射倒。问地胸口被弩箭射穿，哼也不哼倒地身亡。刀夫脑门中了一箭，居然从血泊中站了起来，情状极是诡异。两名于阗武士抢上前去，将手中银枪往他胸口扎去。蓦然一道白光射出，当即将两名武士打得倒飞出去，挣动了两下，便气绝身亡。

却见刀夫缓缓扭动着身子，似乎长大了不少。城头笑笑生惊叫

道：“不好，刀夫已经彻底妖魔化，他正在变身。”话音刚落，便见一道白光飞向王宫，“啪”的一声，将那扇厚重的宫门击得粉碎。

刀夫一步一步走近王宫，城上弩箭齐发，射得他身子如同刺猬一般，他却恍然不觉得疼痛，仿佛已经不是血肉之躯。来到城墙下，仰头望了一眼，叫道：“伯父，傲文。”

不待对方回应，举手一扬，两道白光直朝问天和傲文射去。两名女子齐声惨呼，原来阿曼达扑在问天身上，桑紫扑在了傲文身上。

刀夫手一收，白光仿若绳线一般，将阿曼达姊妹二人的尸首带下城墙，重重摔落在宫门前。

问天大叫道：“王后！”刚一转身，两眼一黑，便晕了过去。

王宫侍卫从破门中涌出，围住刀夫，却仿若以卵击石，被刀夫随手抓住，轻易地抛向空中，惨叫声不绝于耳。

于闐人在广场外看得目瞪口呆。范鹰上前提醒道：“陛下，这是我们攻占楼兰王宫的最佳时机。”

希盾一生都在奋斗追求这一天的道来，然而当胜利就在眼前时，他居然茫然了。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阿曼达，她就那么静静躺在那里，不管她生前地位多么显赫，而今她只是一具冰冷的死尸。

范鹰催道：“陛下。”希盾蓦然拔出长刀，高声下令道：“杀死刀夫，为阿曼达报仇。”

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对这道听起来十分奇怪的命令作出反应，天空中陡然一声怒吼，这声音极为巨大，令人双耳发震，忍不住要去掩住耳朵。一只长相怪异的火红怪兽出现在空中，陡然俯冲下来，一阵大风蓦然呼啸过，卷起地上无数的沙尘，人们纷纷掩面。

笑笑生高声欢呼道：“游龙，麒麟，你们赶来得正及时！”

那怪兽正是轩辕之地的麒麟，萧扬骑在它背上，直冲刀夫而来。刀夫挥手发出道道白光，均被麒麟轻易避开。几近地面时，萧扬飞身跃

下，挺刀直刺刀夫胸口，刀夫双手握住刀身，轻轻一推，便将萧扬连人带刀甩了开去。这一甩力道甚大，萧扬倒退数步，被人扶助才没有摔倒。回头一看，接住自己的人居然是于阗国王希盾，一时大奇。

希盾道：“普通兵器是杀不死他的，你用割玉刀，我用锃铍剑，咱们一起上。”萧扬道：“好。”

二人一齐挺刀上前，刀夫正与麒麟缠斗，不及回身，便被一刀一剑同时刺入背心，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身子晃了几下，终于倒了下去。

希盾还剑入鞘，缓缓走近城墙——那里躺着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深爱的阿曼达，一个是对他又爱又恨、为他生下了须沙的桑紫。这对名闻西域的姊妹花，竟然同时香消玉殒于楼兰王宫城下，就当场死在他面前，这是不是命运对他的捉弄？

傲文抢出来，挥手命正要上前围攻的侍卫退开，跟在希盾身后的于阗武士见状便也收起兵刃。

希盾道：“傲文，桑紫不是你的生母，想来你已经知道了。”傲文道：“她是没有生育我，但她刚才又给了我一次生命，在我心中，她永远是我的母亲。”

希盾道：“你不想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么？”傲文道：“我自然想知道。可你若想以此来利用我、要挟我，那么我宁可不知道。”

希盾点点头，道：“你长大了，我倒真愿意你是我的儿子。”顿了顿，又道：“我想留下来参加阿曼达的葬礼。”傲文道：“可以。不过这里毕竟是楼兰王都，还请陛下下令大军退出城外。”希盾便朝范鹰点点头，示意他去传令。

范鹰大是不解，问道：“我们明明已经控制了扞泥城，突然主动退出岂不是前功尽弃？”希盾道：“阿曼达死了，楼兰对我也就没有意义了。去。”范鹰只得躬身应道：“遵命。”傲文也派出侍卫传令，命楼兰兵士停止与于阗军交战。

忽听得麒麟一声怒吼，众人回过头来，却见刀夫身上冒出一团黑

气，渐渐变成一个人样形状。萧扬道：“这是什么？”笑笑生道：“似乎是元神一类，也许是刀夫的元神出窍。”

萧扬正要拔刀，希盾大喝道：“你们都退后，本王来对付它！”拔出锏钺剑，朝黑气刺出一剑。

那元神扭曲退后了几下，似是感受到痛苦，又对那柄锏钺剑十分畏惧，随即便朝宫门飘去。希盾急忙去追，那元神一路穿堂入室，居然飘进了问天的书房。

傲文忙阻止道：“陛下，这里是国王书房，你不可擅进。”希盾道：“本王只是要杀死刀夫为阿曼达报仇，难道会稀罕你们国王的书房么？我若是想要楼兰，适才就不会下令退兵了。”推开傲文，一脚踢开房门，闯了进去。

元神正在书房中游弋，似在寻找什么，见希盾进来，便急急飘向屏风后，那里露出一条黑乎乎的地道，当即闪入其中。希盾一生经历了无数风浪，从来不知道畏惧为何物，今日又铁了心要为爱人复仇，更是顾不了许多，不顾傲文大声叫喊，抬脚便跟着元神钻进了地道。

锏钺剑发有微光，勉强能照亮脚下。他摸黑进来一间巨大的石室，忽听得前面有“嗤嗤”怪声，当即凝神静气，悄悄走近，用尽全身力气朝那怪声之处刺去。蓦然一声脆响，剑尖似抵到了什么硬物，随即有碎裂之声。

有人在黑暗中笑道：“多谢希盾国王赠我夜明珠，又毁去炎帝遗物神镜。等到我复活之后，一定会报答国王大恩。”希盾道：“是谁？是谁在那里？”

傲文等人正好赶到，石室中灯火大亮，除了希盾外，不见其他人影。傲文一眼瞥见桌案上那面瑞兽铭带玉镜成为了碎片，不由得大惊失色。

希盾道：“我刚才刺中的就是这面玉镜么？”傲文道：“这不是普通玉镜，是楼兰的镇国之宝，你闯下大祸了。”

希盾从未被人当面呵斥，心头有气，“哼”了一声，还剑入鞘，转身走了出去。

笑笑生叹道：“神镜轩辕，天女神力，共镇魔王。三物俱尽，日食之夜，蚩尤转阳。而今神镜已毁，天女神力已尽，轩辕剑又不知道下落，怕是阻止不了蚩尤在下个日食之夜复活了。”

希盾愤愤走出书房，一旁蓦然抢出一人，大声喝道：“今日为古丽报仇！”

希盾心中有事，一时不及反应，只觉得白光闪动，寒气已逼近脑门，心中一凉，暗道：“这是老天爷的安排，要让我和阿曼达死在同一日。”

短刀的刀锋划破了他的额头，却在千钧一发之际被人拉开。黑甲武士大声呼喝，抢上来护住国王。希盾定睛一看，刺客是在西城见过的楼兰向导阿飞，而在紧要关头救了他的人正是那乘坐麒麟从空而降的游龙。

阿飞被萧扬拿住手臂，夺去短刀，一挣未能挣脱，大是不解，反问道：“难道师傅不想为古丽报仇么？”萧扬道：“希盾国王若死在这里，于阗、楼兰两国将永无宁日。”

希盾命武士退下，招手叫道：“游龙，请你过来。”萧扬命侍卫带阿飞回去别苑，软禁起来，这才过来道：“陛下有何指教？”

希盾丝毫不提适才的救命之恩，道：“你……真的是游龙？”萧扬已经明白他话外之意，当即道：“陛下，我先送你去驿馆安顿，再详细告诉你这件事。”

出来王宫，却见广场上来了不少平民百姓，正协助泉川将军善后，将于阗、楼兰兵士的尸首分做两堆。就算希盾这样身经百战的人，乍然见到堆积如山的尸首，还是心中一震。

萧扬知道他心中有所感，婉转劝道：“自古以来，沙场征战后都是白

骨累累。这里面的许多人都是陛下的武士，他们本可以在于阗耕织渔牧，快乐地生活，现在却命丧他乡，灵魂亦不得返回故乡。陛下，是时候停手了，不要再起干戈，这也是你的儿子游龙的心愿。”

希盾道：“什么？你不就是游龙么？难道你是我的儿子？”萧扬道：“稍后我会详细告知陛下。”引希盾径直来到驿馆房中，摘下脸上面具，道：“我就是怀玉公主委托陛下营救出中原的萧扬，只是游龙的替身，你的儿子游龙……他……他已经故世了。”

希盾颤声道：“难道桑紫说的是真的，游龙……他是我的儿子？”萧扬道：“是的，我是最后一个见到游龙真面目的人，他跟陛下容貌极像，跟须沙王子更是一模一样。”

希盾道：“天哪！”颓然跌坐在椅子中。他一向以为自己是上天的宠儿，是人世的强者，却最终还是被命运残酷地嘲笑与捉弄——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杀游龙，居然射杀的是他自己的孩子。

他麻木地坐在那里，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深沉的痛苦中。那种宿命般的痛苦，就像是个彻彻底底的悲剧。

第十章 楼兰新娘

这是他头一次感到他们的心灵这般亲近，而身体却再也无法靠近。他们之间，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悲怆，却最终还是要面对日日相对的分离。



经历了接踵而至的瘟疫、内讧和入侵之后，楼兰王都扞泥终于平静了下来。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在经历了万千苦难后，还要在喘息中继续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阿曼达和桑紫在同一天葬入了王陵。跟中原皇帝选取山川秀丽的风水宝地作为身后之地不同的是，楼兰王陵选在西部的沙漠中。墓穴直接开挖在沙丘上，长方形的沙坑四角立有木桩。胡杨木制成的箱式棺木已放入墓穴中，棺木为彩色，用红、白、黄、绿、黑五色绘有花卉纹和朱雀、玄武图案。阿曼达和桑紫并排躺在内中，二人仰身直肢，头枕鸡鸣枕，尸首均用毛毡和羊皮仔细包裹住，脸上各遮盖有一块羊皮，羊皮上覆盖有枝条编成的小筐。胸前及左手腕处各放着一件尺寸很小的冥衣，这是楼兰习俗中专为死者制作的象征性的衣服。身子上则覆盖满了芦苇秆和红柳枝。楼兰王室从来不兴以贵重物品陪葬，陪葬品甚至不及民间普通平民丰厚，以此来彻底杜绝盗墓之患。

等到众人一一躬身告别后，侍卫上前合上棺盖，在外面覆盖上一条长方形的彩色狮纹栽绒毛毯，再将棺木周围以苇草、麦秸等充填结实，最后用沙土掩埋。

于阗国王希盾一直等到墓穴完全被填平，才默默转身，走过来拍了拍楼兰国王问天的肩膀。问天为王后之死悲不自胜，竟然有些哽咽了，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抬起了手，轻轻握了一下希盾的手臂。二位国王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立下所谓的盟约，但在场所有人都清楚，楼兰、于阗两国之间终于开始了真正的和平之旅。

送走希盾，问天招手叫过傲文，命道：“你跪下。”傲文不明所以，还是依言跪了下来。问天道：“今日我当着阿曼达和桑紫的面，传授楼兰权杖给傲文。傲文，从今日起，你就是楼兰王储，全权代掌国王之责。等你找到楼兰新娘，你就是正式的楼兰国王。”

傲文本来以为身世揭开，毫无疑问会被剥夺王子名号，不料却重新得到了王储位子，大是意外，期期艾艾地道：“可我不是母亲的亲生儿子，甚至可能连楼兰人都不是。”问天道：“我知道，不管你是谁的孩子，不管你的身世如何，你就是真正的楼兰王储。我错得太多了，不能

再错下去。傲文接杖！”

傲文仍然不知所措，回头去望萧扬等人。笑笑生催道：“王子还等什么？在我们中原，抗旨不遵可是要掉脑袋的。”萧扬也道：“王子，这是你的使命。”

傲文还是迟疑不决。问天叹道：“傲文，你难道要姨父跪下来当面求你么？”傲文道：“不敢。傲文遵命便是。”双手接过权杖，高举过头顶，侍卫们齐声欢呼。

问天走到惊鸿身边，低声道：“天女，我一直想问你真正的楼兰王储到底是谁，你却让我问自己的内心。而今我总算明白了，真的王储就是真正能拯救楼兰的人。”惊鸿欣慰地笑道：“不错，陛下明白得还不算太迟。”

傲文却并不如何兴奋，转头朝约素望去，她也正怔怔朝他望着，二人均是一般的心思，心头顿时沉重了起来。

回来王宫，傲文跟随萧扬几人一起回来别苑，道：“如果我是真正的楼兰王储，那么楼兰新娘为何不是约素？她是我爱的女人，按照偈语所言，应该是跟我最有缘分的人才对。”

萧扬道：“王子之前迟迟不肯接过权杖，就是因为怕娶不到约素么？”傲文反问道：“换做你是我，天女是约素，你要如何做？”萧扬看了惊鸿一眼，叹了口气，道：“就当我没问过王子这话。”

笑笑生道：“迄今为止，只有天女和约素试穿过神物。天女是神仙，自然可以穿上，可约素确实穿不上彩裙，也许其中还有什么其他的禁制。王子，你派人将神物取来，我再好好看看。”

傲文一听有所希盼，大喜过望，忙道：“我这就取出神物，派侍卫送过来。”

出来别苑，正要赶去密室，心腹侍卫大伦领着一名侍卫阿定赶过来道：“殿下，阿定有要事禀告。”傲文皱眉道：“新的侍卫长还没有任命么？”阿定忙道：“有副侍卫长代行侍卫长之职，不过这件事只能向王子

殿下禀告。”

傲文道：“到底什么事？”阿定上前一步，低声道：“事关芙蕖公主。”

问天国王早已经发布告示，说明瘟疫是由芙蕖公主带来，公主已经伏法，在宫中被处死，尸首也被烧成了灰烬。傲文听闻后虽然多少有些伤感，然而瘟疫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芙蕖死有余辜，国王若是执法不公，势必给王室带来更深重的危机。此刻他一见那侍卫神色，多少有些会意过来，问道：“芙蕖人在哪里？”

阿定道：“奉王后命令，公主被秘密关押在冷宫里。国王不知道这件事，可眼下王后故世，公主又不停地大吵大闹要出来，怕是瞒不过去了。万一被国王知道，不但公主性命不保，还有我们这些执行王后命令的侍卫，怕都难逃一死。”

原来问天国王得知瘟疫真相后，拔刀要亲手杀死芙蕖以谢天下，却被阿曼达王后拦住，表面说父亲杀女儿不祥，让侍卫带出芙蕖缢死，其实暗中救了她，命人秘密囚禁起来。

傲文闻言，只得先赶来冷宫中。却见芙蕖被关在一个大铁笼中，披头散发，双手反缚，嘴巴也被麻布堵住，再无半分昔日公主丽色。

阿定见傲文面露不豫之色，忙道：“关在铁笼中是王后的意思。”

芙蕖听见有人进来，立即起身扑来笼边，认出是傲文后，更是“呜呜”怪叫，不停用头去撞栏杆。傲文慌忙走过去，掏出她口中麻布。芙蕖喜道：“表哥，你终于回来了。我就知道父王喜欢你，最终还是不会杀你。”傲文道：“公主，想来你已经知道，我不是你的表哥。”

芙蕖道：“表哥不愿意要我了吗？”随即哭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表哥，求你跟父王和母后说说，不要把我关在这里，不要让他们绑我。”

傲文听她提及王后，不禁心头一酸，命道：“放公主出来。”阿定迟疑道：“王后有令，就算死，也绝不能放公主离开笼子，不然……”傲文

厉声道：“不然怎样？你敢违抗我的命令么？”

阿定打了寒战，躬身道：“不敢。”取钥匙开了铁笼，放出芙蕖，解开绑绳。

芙蕖立即扑入傲文怀中，叫道：“表哥，你真好，就你和母后对我最好。”傲文轻轻推开她，道：“表妹，你不能再露面，不然国王会杀了你。我派人送你去家父……泉苏大将军旧宅，你好好待在那里，千万不要出来。”芙蕖道：“不，我哪里都不要去，我要留在这里陪你。”

傲文道：“你乖乖听话。我答应你，有时间就来看你，好么？”芙蕖道：“那你得天天来。”

傲文也不回答是否，道：“你先留在这里。”转头命道：“阿定，等天黑时，你带一队侍卫悄悄护送公主出城，不要让人看见。”阿定道：“遵命。”又迟疑问道：“王子人在这里，公主才会清醒些。万一王子一走，公主又发疯怎么办？”傲文“哼”了一声，道：“这还要我教你么？之前连关带绑的事你不是都已经做了么？总之，你给我把公主看好了。若让别人知道她还活着，我就砍了你的脑袋。”拂袖而去。

芙蕖大叫道：“表哥，你别丢下我！”待要追上来，却被阿定抢上来抱住，半拖半拽地重新关入铁笼中。

傲文出来冷宫，经历芙蕖一事，心情愈发不好，转头问道：“未翔人呢？”一名侍卫忙答道：“侍卫长还被关在塔狱中。他已经承认罪名，国王说他身为王宫侍卫长，却公然引刺客进宫，该从重处罚，未经公开审讯便亲自判他绞死。但游龙君说怕另有内情，要等捉到刺客梦娘审问清楚再行刑不迟。国王本来就要将未翔交给游龙君全权处置，所以同意暂缓处死，但颁下严令，不捉到刺客，不准放他离开塔狱。可刺客早逃回大漠，一时又怎能抓到，侍卫长等于被判了终生监禁，而且被囚禁在塔狱那种地方，日子应该很不好过。”

傲文取了神物，亲自送来别苑交给笑笑生，又将萧扬叫到一旁，道：“我最好的朋友除了你之外，就是未翔，他导致你当日在王宫遇刺，

罪不可恕。不过你也知道他为人，不会没有来由地带刺客进宫。”

萧扬道：“这我当然知道，未翔为人精明谨慎，他早已经知道梦娘是马贼头领，怎么会平白无故带如此危险的人物进宫？只是国王派侍卫反复盘问，甚至我自己也去过塔狱，他就是不肯开口说话，只一心求死。”

傲文听说，便决意自己当面问明究竟，遂出宫赶来塔狱。

塔狱是军事监狱，就在军营塔楼之下。地牢里不见天日，侍卫先进去将火把一一点燃，这才请傲文进去。

未翔闻声站了起来，他虽未受到刑讯，但样子着实狼狈，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按照塔狱惯例，他手足均戴了重铐，双脚镣铐的铁链上还拴着一个径长尺余的石球，限制他随意移动，右脚迈出半步便被扯住，只得就地站定，叫道：“王子殿下。”

侍卫道：“傲文王子已经重新被立为王储，得国王亲授权杖，代掌国王事务。”未翔道：“恭喜殿下。”

傲文喝道：“未翔，你可知罪？”未翔单膝跪下，低头道：“是，臣知罪。”

傲文素来与他交好，见他如此模样，既痛心疾首，又怒其不争，喝道：“起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未翔既不起身，也不肯回答。傲文大怒，上前一脚将他踢翻在地，道：“瞧你这副自暴自弃的样子！”

他虽然怒气冲天，终究还是爱惜与未翔的情分，出来军营，折道来到未翔家中。

未翔祖父白庆卧病在床，听说傲文王子到来，忙爬起来相迎。白庆原也是王宫侍卫，傲文小时候被他抱过，对他很是尊敬，忙扶他躺回床上。

白庆叹道：“王子是为未翔之事而来么？唉，那个叫梦娘的女子待人实在很好，我万万料不到她会是马贼头领。未翔不过是受她蒙蔽，一时

不察。不过大错既然铸下，他也活该受到国法制裁，我不敢妄求王子救他。”几句话说完，已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傲文见他病得着实不轻，想来未翔被捕下狱之事对他打击甚大，只得安慰了几句，命他安心养病，即告辞出来。院子中植有两棵高大参天的胡杨树，傲文陡然想到少年时曾与未翔在这里比赛攀援过，心中一动。

侍卫小伦曾与傲文一道落入马贼手中，备受折辱，恨马贼入骨，当即道：“原来梦娘入宫行刺前就住在未翔家里，这可是他勾结马贼的明证了。王子，我知道你跟未翔是好朋友，可这次他犯下大错，绝不能放过他。”

傲文道：“果真是未翔有心勾结马贼作乱的话，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但还是想不通堂堂王宫侍卫长为何会突然与马贼串通。

出门时正见到一名黑脸壮汉在向仆人打探未翔情形，小伦大叫一声，上前扭住那汉子。黑脸汉子吃了一惊，正要挣脱去拔兵刃，却被数名侍卫团团围住。小伦取出绳索将他牢牢缚住，押到傲文面前，道：“王子还记得他么？他是马鬃山的马贼。”

傲文道：“不错，我记得见过你好几次。你好像叫阿色，是也不是？”阿色道：“是又如何。当初在石屋，王子中了梦娘迷药，正是我亲手绑了你押去马鬃山的。”

傲文道：“那咱们今日要好好算算旧账了。你来这里做什么？”阿色甚是桀骜，扭头不答。傲文便命押他去官署拷问。

小伦道：“何须拷问，他一定是梦娘派来打听未翔下落的，这可是未翔与马贼勾结的明证。”

傲文闻言忙命人带回阿色，问道：“可是梦娘派你来打听未翔的消息？”小伦见他不答，喝道：“你冒犯过傲文王子，也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下场。只要老老实实回答王子的话，还可以赏你一个痛快。”阿色道：“反正要死，怎么死都无所谓。”

傲文见他倔强，便命人押他来塔狱，带来未翔的囚室，问道：“未翔，你可认得他？”未翔看了阿色一眼，便即低下头去。

阿色叫道：“侍卫长不记得我了么？”见未翔头也不抬一下，急道：“你被困在大漠中九死一生时，是我和铁匠奉梦娘之命送还了马匹，你怎么不记得了？梦娘很挂念你，让我见到你一定要跟你说声对不起。”未翔始终只是默然不应。

傲文问道：“你是想害未翔，还是想救他？”阿色道：“我怎么会想害他？梦娘猜想他已经被捕下狱，派我来打探消息，正是要设法营救的。”未翔忽然道：“不必。”

傲文见阿色神色焦急，不似作伪，而未翔那声“不必”显然是指梦娘不必救他，这才恍然大悟——未翔爱上了梦娘，他带她进宫，原本是要为她求情，而梦娘却不过是在利用他，而且恰到好处地把握机会刺杀了游龙。

想通了其中关节，心中愈发愤怒，命人押阿色出去，怒斥未翔道：“你也太不自爱了。你是楼兰第一勇士，多少女子对你衷心仰慕，你居然爱上一个马贼。”

未翔沉默许久，才道：“未翔第一次见到梦娘时，还不知道她是马贼头领，正如王子初识约素时，不知道她是墨山公主一样。”

傲文大怒道：“你竟敢拿约素跟梦娘比。”未翔道：“是，臣有罪，这就请王子下令处死我，以正国法。”傲文再无话说，只得恨恨出来。

小伦道：“王子不是恨死马贼了么？我有个主意，将未翔罪名张榜公布，然后在闹市公开处死他和阿色。那梦娘派手下打探消息，可见对未翔也很是关心，若真的爱他，必然会赶来营救，咱们事先设下埋伏，便可以一举擒获。就算她不来，咱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傲文沉吟不语，若在往常，他会毫不迟疑地同意这么做，可自从有了约素，他对“情”字多了许多感悟。未翔犯下大错，不过是为情所困，而今又要利用情来对付梦娘，似乎有些过分。

大伦见王子不答，以为他心中矛盾是因为与未翔交好的缘故，忙道：“未翔自甘堕落，死不足惜，若是梦娘赶来营救，他倒也死而无憾。若是梦娘不来，他明白那女人终究是个马贼，水性杨花，之前对他虚情假意不过是要利用他，不是还可以就此挽回未翔的心么？”

傲文想到之前落入梦娘之手后所受的种种难言羞辱，因双手被锁住，不得不恳求约素为他解开裤子好让他大小便，约素甚至不得不撕开他的裤裆露出下体，好让他在内急时自己能解决。虽然比起铁笼中那些终日赤身裸体的肉奴，他的待遇已经算好了许多，可以他王子身份，这还是他终身难以忘记的奇耻大辱。当即点头道：“好，你们兄弟专心去办这件事。再派人秘密将未翔和阿色转押来王宫地牢囚禁。”

回到王宫，傲文又以王储身份召见大臣，安排各种重建事宜，忙碌了大半天，直到深夜，才得以离开大殿，来到约素的临时住处。

约素正在灯下缝制衣裳，闻听傲文到来，欣喜迎上前来，道：“我生怕你会来，所以一直不敢睡。”傲文道：“你困了？那我看一眼就走。”约素忙挽住他手臂，道：“不，你陪我多坐一会儿。”

二人依偎着坐在床榻上。傲文说了要用未翔来诱捕梦娘一事，本以为约素会很高兴，她听了却只是悠悠叹了一声。

傲文很是不解，问道：“难道你不恨梦娘么？”约素道：“本来是恨的，可是仔细想想她也没有对我做什么坏事。我被于闐武士追杀，逃入大漠，最终落入马贼手中，是她几次救了我，保住了我的清白。虽然她对你做了不可原谅的事，可是未翔……未翔在不知道她马贼身份的时候爱上她，这实在不是他的错呀。”

傲文道：“你想为未翔求情？”约素摇头道：“不，傲文，我只想让你快乐。未翔是你的好朋友，杀他容易，要他活过来就再也不能了，有朝一日回忆起你们一起练武的情形，你能保证你不会后悔么？”

傲文一时心头有所感，半晌说不出话来，愣了半天神，才道：“你先睡吧，我走了，明日再来看你。”

出来院子，问明未翔已经转押到王宫，便又朝地牢赶来。未翔手足间的禁锢均已去掉，剃了胡子，换了一身干净衣裳，完全变了一个人。一见傲文进来，便上前跪下。

傲文挥手命侍卫退出，道：“我最后来问你一次，你真的宁死也不肯悔改么？”未翔道：“若是王子说的悔改是要命臣去诱捕梦娘，恕未翔不能从命。”

傲文道：“你为了那样一个作恶多端的女人，就要抛弃你的国家、你的王子、你的兄弟？”未翔道：“不，我没有抛弃楼兰，也不敢抛弃王子，只是我也不想抛弃梦娘。王子，你还是杀了我吧，若是你放过我，我怕我还是忍不住会做错事。”

傲文知道他爱慕梦娘太深，森然道：“我已经给了你出路，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未翔道：“是，未翔死而无怨。”

隔了几日，笑笑生、萧扬、惊鸿几人携带着神物，约请傲文一道来到神殿，说是也许还有新的偈语未能发现。

楼兰的神殿位于扞泥城西北处，修建在千羽湖的灵光岛上。千羽湖因形状略呈多片羽毛形而得名。湖区内林木青翠，湖水清澈似镜，湖光树影，交相映衬，环境优雅，风光极为秀丽，是扞泥城风光最胜之处。湖心则是天然的灵光岛，方圆数里，岛上有拱桥与湖岸相连。

诸人在神殿前被值守官吏拦住，官吏取过一柄拂尘，往各人衣服上拂拭，表示“除秽”之意，除秽完毕，这才放众人进去。

神殿是座高大的庙堂建筑，拱形的房顶高达十数丈，不过装饰极为简单，除了古朴淡雅的青色，没有其他色调，但反而因此显出一种雄壮的美。正中供奉着天女的玉像，天女宽袖大袍，裙裾飘飘，颇似中原的服饰，双目俯视着众人，大概由于玉质的原因，目光中似乎有一丝哀怨。

傲文自官吏手中取过大香——这是特意制作的香，粗如小儿手臂，

可以燃烧一天一夜而不熄。取火也不是用普通的火石，而是利用神殿顶部的透明石取日光燃香，象征“天火”。此时正值晌午，太阳穿透庙堂的透明石，在地上投下一个光斑。傲文将大香顶部伸到光斑上，片刻后，大香开始发热冒烟，又等了片刻，“噗嗤”一声，终于燃了起来。傲文轻轻吹灭明火，将大香插在神像前面的祭坛中。青烟袅袅，渐渐弥散开来，散发出一股好闻的草木的清香。

傲文问道：“要如何从神物中发现新的偈语？”笑笑生道：“我本来是不知道的，但见过王子上香，似乎有些明白了。”

取出装着彩裙的石匣，放在透明石的光斑下。等了一会儿，石匣飘起一阵轻烟般的尘粉，石面上出现了两个图案，一枚太阳，一枚如钩弯月，却并没有什么偈语。

傲文道：“日月不可能同时出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惊鸿道：“太阳是生命之源，光明则是神力的根本，也许这个图案代表神仙。”

傲文道：“那么月亮呢？”惊鸿道：“这我也说不好。”笑笑生道：“也许这并不是弯月，而是代表一个人形。”惊鸿陡然明白了过来，脸色顿时苍白。

傲文道：“到底是什么意思？”笑笑生叹道：“我们这里只有天女是神仙，她就是那个太阳，王子就是那个人形，只有你们二人结为夫妇，彩裙穿在天女身上，才能激发出神物的神力。”表面波澜不惊的话语下，其实汹涌着澎湃的暗流。

一阵清风不知如何穿进了神殿，吹得香烟左扭右晃，像个摇摆的舞娘。傲文和惊鸿站在神殿祭坛前面，如陌生人那般面面相视，一如初见。

在美丽与哀愁的生命中，有诸多无法摆脱的无奈，任凭如何挣扎，如何抗争，都是徒然。这些尘世中的红男绿女，经历了淡泊与浓烈，卑微与壮阔，以及许许多多的肝肠寸断之后，依旧只是个悲情的传奇。

萧扬默默回来王宫别苑，开始打点行装。笑笑生跟进来说道：“你当真要离开楼兰？”萧扬道：“嗯。”

笑笑生道：“就算天女在神殿发誓不再见你，就算她为了大义要嫁给傲文王子，你还是可以留下来的，至少你可以选择留在西域，继续寻找轩辕剑。”萧扬摇了摇头，道：“我不该再羁留在这里。我打算先陪阿飞送古丽的遗物去车师国，然后离开西域，返回中原。”笑笑生见他心意已决，只得道：“那你一路小心。”萧扬道：“笑先生和麒麟暂时先留在这里，看看能不能助天女一臂之力。”笑笑生道：“这是当然。”

萧扬遂来向问天国王辞别。问天尚不知道惊鸿已经被确认是傲文的新娘，以为萧扬只是要陪阿飞前去车师料理古丽后事，忙道：“车师国王昌迈是我外甥，游龙君有需要尽可以找他。如果发现车师和墨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也请游龙君及时告知。”

近来楼兰变故连连，墨山毫无动静也就罢了，与楼兰同气连枝的车师也不见任何使者到来，这沉默的背后必然是发生了什么变故，难怪国王会觉得奇怪了。

萧扬道：“遵命。”出来国王寝宫，便来向傲文告别。

傲文自己也是心烦意乱，无奈地问道：“你一定要这样么？”萧扬道：“只有我离开西域，天女才能安心嫁给王子。王子，我衷心祝你们幸福。”

祝一对互不相爱的男女幸福，这话听起来倒像是一种讽刺。傲文却连发作的力气都没有，颓然答道：“幸福……会幸福的……”他就那么呆呆坐着，也不知道萧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侍卫进来轻声禀道：“阿定求见殿下。”傲文猜想又是为芙蕖之事，更加烦闷，却不得不道：“让他进来。”

阿定一进来就告道：“王子答应了公主要去看她，却连着几日没有露面，公主吵着要上吊自杀。”傲文不耐烦地道：“我有空自然会去看她。这些事你自己就应付得来，何必大老远跑来禀告？”阿定道：“属下是将公主绑了起来，不让她有机会伤害自己。可公主不吃不喝，以绝食抗议，已经两天了。”

傲文无可奈何，只得起身命道：“备马，我这就去看她。”

一路驰来城外泉苏大将军故宅。几名侍卫正焦急地等在门前，见王子到来，这才长舒一口气，告道：“公主说见不到王子，宁死不喝一口水。”

傲文径直奔进内室，果见芙蕖躺在床上，双手被布条绑在床柱上，人已经气息奄奄，有明显的脱水迹象，忙命人解开绑缚，扶她起来。

芙蕖眉尖紧蹙，露出了怯生生的表情，柔声道：“表哥，你终于来了！”傲文道：“你怎么又不听话了。”命侍卫端来一碗热粥，亲手喂她吃下。

芙蕖苍白瘦削的脸上露出一丝血色，道：“表哥，我听说母后和阿姨都死了，父王也生病了，是也不是？”傲文本想一直瞒着她，想来还是侍卫不经意间露了口风，只得道：“是。”

芙蕖道：“我不想再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表哥，你带我回宫，我要见见父王，就算他要杀我，我也要看看他病好了没有。”一边说着，一边怔怔流下了眼泪。

傲文道：“可是国王已经公告天下你被处死，你一旦回宫，非死在国王刀下不可。”芙蕖道：“母后和阿姨都不在了，我就只有父王和表哥了。我宁可死在父王刀下，也不要这般活着。表哥，你若是不答应我，我就绝食而死。”

傲文无奈，只得道：“那好。我带你回去见国王，你一见到他，就将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知道么？”芙蕖凄然道：“死就死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傲文料想王后之死对她打击极大，也不好再劝，当即往她身上罩了一件斗篷，遮住面孔和身形，扶她出来上马，往王宫驰来。

刚进宫门，便有侍卫过来禀告道：“王子终于回来了！未翔侍卫长有急事想求见殿下。”

芙蕖道：“我自己去见父王吧。”傲文道：“那怎么行？”命侍卫先带

芙蕖到自己住处，等忙完再带她去见国王。

刚一踏进地牢，未翔便抢过来跪下，道：“殿下，还请你高抬贵手，手下留情。”傲文冷冷道：“你不是宁死也不肯悔改么？又找我来做什么？”未翔道：“不是为我自己。听说王子要将我公开处死，以此来诱捕梦娘。王子当真要这么做么？若是还念往日手足情分，求你……求你放过梦娘。”

傲文本来还对当众处死前王宫侍卫长有所犹豫，忽听得未翔开口用手足情分为梦娘求情，登时勃然色变，转身将他一脚踢翻在地，道：“我一定要捉住梦娘，亲手将她碎尸万段，好祭奠死去的阿峰和刀郎。”又连声叫道：“来人，快来人，是谁告诉你们可以不用给重囚上枷锁的？因为他以前是你们上司就可以徇私么？”

未翔担任王宫侍卫长几年，甚得侍卫爱戴，他被王储下令从塔狱转来王宫地牢，人人均以为事情大有转机，因而未给他上戒具。地牢看守见傲文突然发了大火，忙飞奔赶去取来镣铐，锁了未翔手脚。

傲文余怒未消，道：“若是敢徇私放走未翔，你们全部都要处死。”看守战战兢兢，躬身应道：“属下绝不敢徇私枉法。”

傲文愤然出来地牢，走不多远，便远远见到惊鸿牵着约素的手，坐在花树下密密交谈。他一时愣住，既想上前，又不敢上前，既想知道二女到底说了些什么，又害怕见到约素脸上的失望表情。正踌躇矛盾时，约素忽然抬起头来，见到了傲文，便起身站起来，匆匆往后宫走去。

傲文急忙追了上去，叫道：“约素！约素！”约素回转身，勉强微笑道：“有事么？”傲文道：“你躲着我做什么？”约素道：“我没有躲着你呀，我只是赶着去……茅厕……”登时又想起昔日与傲文被囚禁在马鬃山时的种种情形，羞红了脸。

傲文上前握住她的手，道：“想必天女已经告诉你了事情经过，本来我是想亲口告诉你的……”约素道：“王子，我是真的内急。”轻轻挣脱了傲文，飞一般地去了。

傲文凝视她的背影消失，悄立良久，才叫过一名侍卫，道：“你暗中去盯着约素公主，如果她想要离开王宫，就立即赶来告诉我。”

蓦然听到王宫北面锣声响起，那是火警信号。北面是问天国王寝宫和书房所在处，正冒出滚滚浓烟。傲文大惊失色，忙朝北面赶来。失火的正是国王寝宫，所幸千羽湖就在王宫北面，汲水方便，火势没有烧旺就被侍卫扑灭。

问天披衣站在宫前，显是被侍卫从床上救出。傲文赶过来一看即道：“这里暂时不能住了。陛下，不如你先暂时搬去我的住处。”话一出口，才想到芙蕖正藏在那里。幸得问天摇头道：“不过是烧了几扇窗子，我住惯这里，还是住这里好。你去忙吧，不用留在这里陪我。”

傲文本有心试探芙蕖之事，见国王病容甚重，只得暂且作罢。回来住处，命看守的侍卫让开，推门叫道：“表妹，你最好还是……”

房中空空一人，根本不见芙蕖人影。傲文忙叫进侍卫，问道：“公主人呢？”侍卫道：“一直在里面的呀。”傲文见西窗大开，跺脚道：“糟了！你们几个，快去将公主找回来，千万别让国王知道她在宫里。”一面又分派人手去封锁宫门，闭门搜捕。

过了好大一会儿，惊鸿匆匆赶来告道：“王子，神物不见了。”傲文大震，忙跟惊鸿赶来别苑。

却见桌案上石匣大开，里面空空如也，彩裙已经被人取走。笑笑生抚摸着后脑勺坐在一旁哼哼哈哈。傲文怒道：“笑先生，神物归你看管，你现下弄丢了它，要如何交代？”笑笑生道：“我是被你的侍卫突如其来地打晕了，才弄丢了彩裙，怎么能全怪我一个人？”

傲文道：“我的侍卫？是谁？”笑笑生嘟囔道：“说出来怕你不信。”傲文道：“快说，到底是谁？”笑笑生道：“那人穿着侍卫的衣服，却是死去的芙蕖的面孔，脸色青得跟鬼魂一样，我可是吓了一跳。我昏迷中还听见她的怪笑声，说她既然穿不上彩裙，就要彻底毁掉它。”

傲文这才知道芙蕖是有意哀求自己带她入宫，目的就是要盗走彩裙毁掉，登时又惊又悔，这才理解未翔大错铸下无可挽回的心情，料想火

灾也跟芙蕖有关，目的就是要趁乱出宫，急忙派侍卫四出追捕。

笑笑生道：“原来芙蕖公主是假死，那么我见的也就不是鬼了。”惊鸿道：“彩裙是神物，不可能轻易毁掉。芙蕖公主内心魔气未散，多半往幽密森林去了。”傲文道：“多谢提醒。”忙派大批侍卫往大漠方向追寻。

手忙脚乱地搜了十余日，也没有任何关于芙蕖的消息传来。傲文愈发绝望，若不是国王无法上殿理政，他就要自己亲自带兵去追寻。

这一日，侍卫小伦急奔进来，道：“梦娘手下马贼铁匠来了宫外，指名要见王子。大概已经知道我们十日后要处死未翔和阿色。”傲文没有心思理会这件事，道：“将他逮捕下狱，十日后与未翔一道处死。”

小伦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铁匠不过是个信使，而且我看他很是有恃无恐的样子。”傲文心念一动，道：“带他进来。”

一会儿铁匠被五花大绑押了进来，一进门便嚷道：“梦娘有口信带给傲文王子。”傲文道：“什么口信？”铁匠道：“神物在梦娘手里。”

傲文怦然变色，道：“梦娘怎么知道神物的事？”铁匠道：“当然有人主动告诉她的，不过不是芙蕖公主，因为公主已经被问天国王下令处死了。”

傲文自然听得懂他话外之音，这才确信芙蕖已经落入梦娘手中，大约是她往大漠去寻幽密森林时正好遇到赶来王都营救未翔的梦娘，当即沉声道：“梦娘想怎样？”铁匠道：“很简单，她想用神物换回未翔和阿色。”

傲文毫不犹豫地道：“好。只要梦娘交出神物，我立即将未翔和阿色完整无缺地交给她带走。若是你有一句谎言，你们所有人都会死。”铁匠道：“好，明日午时，梦娘会亲自带着神物来王宫跟王子交易。”傲文点点头，命人带他出去。

小伦道：“要派人跟着他么？”傲文道：“不必。梦娘做事滴水不漏，她必然是握有神物，才敢亲自来王宫。”微一沉吟，即赶来地牢。

未翔手足颈均戴了枷锁，被禁锢得动弹不得，见傲文进来，便低头道：“恕未翔不便向王子行礼。”

傲文冷笑道：“未翔，你的梦娘可对你好得很，而今她意外得到了神物，要拿它换你出去。只要她手中的神物是真的，明日你就自由了。”未翔道：“多谢王子告知。”

傲文本想出言大大讥讽挖苦一顿，忽见未翔面容沉重，并无喜色，登时想到自己也曾误带芙蕖进宫的事，心头一软，问道：“你可有想过梦娘只是在利用你？”未翔道：“想过。她确实只是要利用我混进宫行刺，但她并非对我全无真心。”

未翔又想起他返回大漠去杀梦娘时她闻声从石屋中奔出来迎接的情形，也许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再也放不下她，以致头脑发热，想到要带她入宫向傲文求情免罪，甚至在被她利用后，仍然不惜屈膝下跪恳求王子放过她。

傲文也是感慨万千，芙蕖落到今日的地步，也完全是因为痴恋他却得不到他的心所致，当即叹了口气，老实地承认道：“未翔，我很高兴不用再下令处死你，希望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转身叫过地牢看守，命道：“除去侍卫长身上的枷锁。”

看守不知道王子为何会喜怒无常、朝令夕改，又不敢多问，只得应道：“遵命。”

次日正午，梦娘果然按时出现王宫门前。侍卫见她单身一人，又无兵刃，便带她来见傲文。

傲文道：“梦娘，很久不见，你可是清减了不少。”梦娘笑道：“彼此彼此，王子重新当上了王储，气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傲文哼了一声，问道：“神物呢？”梦娘爽快地从怀中掏出彩裙，问道：“未翔和阿色人呢？”傲文挥了挥手，几名侍卫将五花大绑的未翔和阿色推了出来。

梦娘道：“咱们就按照约定，一手交人，一手交货。”傲文道：“好。”转头命道，“解开他们两个。”

笑笑生也在一旁，忽然插口道：“小心有诈。”傲文也觉得对方交出神物太过爽快，道：“等一等！”

梦娘冷笑一声，道：“怎么，王子怀疑这神物是假的？”傲文道：“防人之心不可无。请梦娘先试穿一下神物。”他亲眼见过彩裙的魔力，只有真正的新娘才能穿上它，就连约素也不能。

梦娘道：“试就试。”抖开彩裙，围在自己腰身上，笑道：“如何？”

傲文脸色一变，道：“我早说过，你若敢说一句假话，立即让你们所有人死无葬身之地。来人，将她也拿下了！”梦娘大怒，道：“傲文王子，你如此不守信义，将来如何当一国之君？”

傲文冷笑道：“不是我不守信义，而是你失约在先，用假的神物来骗我。”命侍卫执住梦娘手臂，从她腰上解下彩裙，用力一扯，那彩裙薄如棉纸，却并没有被撕裂，不由得一愣。

惊鸿闻声赶来，叫道：“王子，那是真的神物。”傲文满面惊愕，愣得一愣，才问道：“怎么会是真的？”招手叫过来一名侍女，将神物往她身上套去，那彩裙立即摆动起来，无论如何贴不上侍女的腰身。傲文一时呆住。

笑笑生嚷道：“她……梦娘她穿上了神物！哎呀，王子，我明白了，马鬃山不是又称月亮山么？那月亮不是代表你，而是代表梦娘，太阳则是代表神力，有了梦娘这枚月亮，才能激发出太阳的神力。”

傲文脸色一沉，道：“胡说八道！既然天女说是真的神物，那便是真的。梦娘，现在我履行诺言。来人，放未翔和阿色走。”

笑笑生忙叫道：“不，不准放走未翔。快，快来人，将梦娘一并拿下。”

傲文不愿意见到最不想见到的事情发生，恨不得立即让梦娘从眼前

消失，呼吸急促了起来，迭声嚷道：“放他们走，快放他们走。”笑笑生道：“不行，不能放。”

傲文大怒，道：“敢不听我号令者，立斩。”笑笑生道：“斩个屁！梦娘就是未来的楼兰新娘，如何放得？”

众侍卫听二人针锋相对，笑笑生的话语更是匪夷所思、骇人听闻，无不目瞪口呆，茫然之下束手无策。

傲文霸道惯了，见笑笑生当众跟自己叫板，愈发愤怒，命道：“来人，送笑先生回去别苑！解开未翔，立即放他们三个走。”笑笑生气得直跳脚，道：“王子不听人劝，迟早有后悔的一天。”推开来拉扯自己手臂的侍卫，道：“不劳你们动手，我自己会走。”赌气离去。

梦娘也不明白究竟，叫道：“未翔，咱们走吧。”未翔依言走到她身边。

梦娘柔声道：“是我害得你到这个地步，你怪不怪我？”未翔摇摇头，低声道：“你为我冒险来到王宫，如此待我，我死而无憾。”梦娘微笑道：“你是我爱恋的男子，我自然要好好待你。”

未翔道：“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梦娘愕然道：“怎么，你不愿意跟我走？”

未翔不答，退开几步，猿臂舒展，已抢过近旁侍卫的兵刃，划过半个圈子，横刀便朝颈中抹去。刀锋逼近肌肤时，背后抢出一人，握住他手臂，喝道：“你这是要做什么？”

未翔本可以轻易挣脱，但他听出是问天的声音，生怕伤了病重的国王，慌忙抛下兵器，转身下拜道：“未翔犯了王法，铸下大错，求陛下准我以死谢罪。”

问天摇摇头，道：“你是楼兰第一勇士，死也该死在战场上。我以国王的身份下令，不准你自杀。梦娘，请你跟我来。你放心，你是我们楼兰的贵客，我绝不会加害，只是想跟你聊聊。”

傲文忙道：“陛下，梦娘是马贼头领，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问天道：“我知道。傲文，你先留在这里，哪里也不准去。”招手叫过惊鸿，取了神物，三人一道进了内殿。

傲文转头狠狠瞪着未翔，若是目光能杀人的话，早已经将他当场杀死上百次。当日约素试穿彩裙时未翔也在议事厅中，知道事情究竟，多少有些明白过来，他也不愿意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然而也无可奈何，只得干等在那里。

过了一个多时辰，问天终于领着梦娘和惊鸿出来，当众宣布道：“梦娘要暂时留在王宫中，她跟天女一样，都是本王的贵客，谁也不准怠慢。傲文，你进来，我有话对你说。”

傲文心乱如麻，闷闷地跟着国王进来内殿。

问天开门见山地道：“梦娘交出的神物是真的，她能穿上彩裙也是真的，她和天女都是跟你有缘分的女子，你必须得在她们二人中选一个做你的新娘。”

傲文道：“我死也不会娶梦娘。”问天厉声道：“你现在是王储，别动不动像小孩子一样说这种赌气的话。你自己心中很清楚，天女是神仙，梦娘是凡人，显然梦娘更合适些。”

傲文心中更是不服气，质问道：“为什么非得是我？我可以不做王储么？”问天严峻的脸上满是坚毅，沉声道：“这是你的命！或者说这是死去的游龙的命！他完成了你的使命，你也必须承担他的使命！从希盾国王用你换走游龙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有今日的到来。”他叹了口气，语气尽量变得婉转温和了些，道：“你可有想过与你交换了身份的游龙对你的殷殷期望？他离开人世前的最后一刻，提到的是你的名字。”

一个本该是王子的人，因为机缘巧合成为了游侠，孤独地行走在大漠中，与马贼进行着生死搏斗。而一个本该是平民身份的普通人家的孩子，则意外成为了楼兰王子，拥有无限的富贵与权势，也拥有无法自主选择新娘的痛苦。这到底是上天的青睐，还是命运的捉弄？

有时候，人以为重要的，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以为已经拥有了很

多，其实失去的更多。

问天见傲文失魂落魄，再无话说，温言抚慰道：“我知道你为难，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可以将约素公主留在宫中，我不会阻拦，天女和梦娘也不会阻拦。你这就去吧，跟约素好好谈一谈，再跟天女和梦娘谈一谈，一日之内，我要知道你选择的新娘是谁。”

傲文无奈而无望，沉默了一会儿，才躬身道：“遵命。”声音听起来疲惫而嘶哑，似是走了很长很远的路的旅客。

一名侍卫正等在殿前，一见傲文出来，忙禀告道：“王子命我监视约素公主，她刚才收拾了行装，似乎是想离开王宫。”

傲文大惊，急忙往宫门赶来，果见约素背着一个包裹，行色匆匆，正要出门。傲文抢过去拖住她手臂，问道：“你要去哪里？”约素埋着头，不敢看他，道：“我……我出宫去逛一逛。”

傲文道：“不行，我不准你离开王宫。约素，你抬起头，看着我，我不准你离开我。”

约素仰起头来，又是凄然又是决然，眼中却渐有泪光盈转，道：“可是你很快就要娶天女或是梦娘做妻子呀。”傲文道：“是，我是要娶她们中的一个做王妃。但无论我的新娘是谁，我只爱你一个人。我向上天发誓，我只爱你约素一个人。如果你离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约素扑入他怀中，泪眼婆娑，饮泣道：“我也不想离开你。”傲文道：“我不想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里，也不想你孤零零一个人上路，你留下来，留在我身边，让我天天能看到你，好么？”

约素泣不成声，无法回答。傲文便搂着她回来住处，温言安慰，终于劝得她回心转意，这才恋恋不舍地起身，赶来别苑。梦娘也暂时被安顿在这里，他一时踌躇，最终还是决定先来见惊鸿。

笑笑生与惊鸿正瞪着那具装过彩裙的石匣发呆。傲文见二人神色凝重，心中登时又燃起一线希望，问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偈语没有解

开？”笑笑摇摇头，道：“就算还有偈语，也一定被禁制锁住，不知道该如何开启。”

傲文道：“先生一定有办法的，一定能想出办法的。”笑笑生叹道：“我什么法子都试了，还是不行。王子，你就认命吧。天女是神仙，不是你的良配，你只能娶梦娘做妻子。”

傲文只觉得无形中有一张绵绵密密的大网向自己笼罩而来，虽然轻轻软软，却始终挣不脱、甩不开，他最终被囚禁在宿命的网底，无所遁形。

既然无力抗争，那便只能接受命运。他想到游龙、萧扬那些人的付出和牺牲，终于还是下定了决心，道：“好，我这就去见梦娘。”惊鸿道：“王子先不要进去，未翔在梦娘屋里，给他们一点告别的时间。”

傲文这才想到受到情感折磨的不仅有自己和约素，还有未翔和梦娘。他那么不愿意娶梦娘，梦娘又会愿意嫁他么？

傲文赶到别苑的时候，梦娘正将自己要嫁给傲文的消息告诉未翔。尽管未翔早有预感，但听到话从梦娘口中说出来，还是忍不住一呆，问道：“什么？你……你要嫁给傲文王子？”

梦娘道：“我也不想的。”她的眼睛忽然发亮，上前挽住他的手臂，急切地道，“未翔，我们一起走，好不好？我们离开这里，我再也不要做马贼头领，你也不要当侍卫长，我们离开楼兰，离开西域。”未翔道：“我……我……”

梦娘道：“难道你不喜欢我么？”未翔道：“我当然喜欢你，可是……可是……”

梦娘道：“那你怎么能忍心看我嫁给别的男子？”未翔道：“难道真的没有别的法子了么？”梦娘道：“没有。是对于你们楼兰而言，没有。只有穿上彩裙的女人才能成为楼兰新娘，破除你们国家的诅咒。”未翔无力回答，只呆呆望着她。

梦娘举起手，温柔地抚摸着爱人的脸庞，道：“你这么为难，是既不舍我，又舍不得你的楼兰国呀。我就是爱你这样有担当的男子，我又怎么能让我心爱的男子为难呢？我要留下来，嫁给傲文王子，做你们楼兰的王后，只有消除这千年诅咒，我爱的男人才能好好活着，是也不是？”

她的神情是难以自抑的孤寂和哀伤。她的眼角里闪耀着晶莹的光泽，宛如平湖里的一轮明月。

未翔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他看到大颗大颗的泪珠从梦娘双眼中滚落下来，她的面目逐渐朦胧起来。这是他头一次感到他们的心灵这般亲近，而身体却再也无法靠近。他们之间，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悲怆，却最终还是要面对日日相对的分离。

未翔出来梦娘房间时，正见到傲文站在院中。四目相对，都感受到对方难言的痛苦。二人都将要失落至珍至爱的心上人，惆怅，叹惋，心有不甘，而又无可奈何。

未翔欠了欠身，正要出去。傲文叫道：“你留下来，继续做你的侍卫长。”未翔摇摇头，道：“多谢王子美意。只是我犯过大错，不配再当侍卫长，我这就会离开王宫，回去家中陪伴祖父。未翔不能再侍奉王子，请王子多保重。”深深鞠了一躬，昂然出去，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傲文百般不愿，还是不得不跨入梦娘房中，命侍卫留在门外。梦娘本坐下窗下发呆，一见王子独自进来，立即换了一副面容，笑道：“王子是来找我谈婚事的么？”

傲文冷冷道：“我来不是要跟你谈婚事。我问你，芙蕖人在哪里？”梦娘道：“芙蕖公主释放瘟疫，祸害楼兰，不是早被问天国王下令处死了么？”

傲文道：“你我心知肚明，何必多说这些废话？直接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才肯告诉我芙蕖的下落？”梦娘笑道：“当日我捉住王子，王子宁死也不肯向我屈服。若是你对我下跪，我说不定会回心转意。”

傲文沉默片刻，当真单膝跪下，道：“这下你满意了么？”梦娘道：“哪有下跪求人还这般凶巴巴的？我可是一点也不满意。”

傲文勉强忍气吞声，低声道：“请你告诉我，芙蕖到底怎么样了？”梦娘道：“芙蕖公主用瘟疫杀了我那么多手下，还险些杀死我，可她偏偏生得如此花容月貌，我手下人舍不得杀她，只能带她去个好去处了，那地方王子原也去过的。”

傲文惊道：“你派人带她去了马鬃山？”梦娘笑道：“不错，我特别交代手下，要在马鬃山给公主找个长相英俊的马贼嫁了，最好是样貌跟王子差不多的。”傲文愤而起身，上前抓住她胸口衣襟，怒道：“你以为你能穿上神物我就不敢对付你么？我这就派兵……”

忽听得有人敲了敲门，有侍卫叫道：“王子殿下，甘奇人在外面，有要事求见。”傲文恨恨地放开梦娘，道：“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这笔账。”

出来院中，果见侍卫领着甘奇及两名仆从站在树下。侍卫禀告道：“他们几个说有急事，事关殿下的外公，一定要立即见到殿下，我只好领他们来这里。”

傲文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森然道：“甘奇，你杀死我两名心腹侍卫，还伪造书信，诬陷我和泉川将军谋反，你明知道官署正在追捕你，居然还有胆到王宫里来。”甘奇道：“王子，甘奇所作所为都是奉桑紫夫人之命行事，殿下要打要杀，甘奇绝不敢反抗。不过要先说阿胡主人的事，这里有一封主人的信，是主人亲笔写给王子的。这两位都是主人的心腹仆从。”

阿胡病重，之前甚至未能赶来楼兰参加两个女儿的葬礼。傲文一向仰慕外公天马行空的生活，虽然身世揭开，并无血缘关系，但他毕竟一直被阿胡当做亲外孙对待，感情极深，当即拆开书信。那信在阳光下一照，竟立即着火燃烧了起来，傲文的双手更是一点点变成了紫黑色。

正错愕间，甘奇已然抢过身边侍卫的佩刀，直朝傲文刺来，刀风鼓荡，凶猛之极。

一名侍卫高叫道：“有刺客！保护王子！快保护王子！”挺身挡在傲

文面前，被一刀刺穿胸口。

傲文双手发麻，连去拔兵刃的力气都没有，完全不能抵挡，倒退数步，跌坐在台阶上，大口喘气。

梦娘抢出门来，一看便道：“王子是中了剧毒。”解下腰带扎住傲文两条肘部臂弯处，令血流不畅，阻止毒性蔓延。又从怀中掏出一粒黑色药丸，强迫他服下。

傲文道：“你……你给我吃的什么？”梦娘笑道：“当然是解毒药。放心，你暂时死不了，我还要当王子的新娘呢。”

却见甘奇跟发狂的猛兽一般，凶悍无比，一人力斗数名侍卫，居然大占上风，片刻间就被他杀死两人。他带进来的两名黑衣仆从各从怀中掏出一个竹筒似的东西，一拉管线，便有烈焰喷出。二人并力冲开侍卫的包围圈，直朝惊鸿房中而去。

笑笑生已闻声赶出，见刺客直冲过来，登时惊觉，叫道：“他们是要来抢神物！”忙将惊鸿推出房外，自己回去抱了石匣，却已经来不及出门，被两名黑衣刺客堵在房中。

笑笑生忙将石匣藏在身后，警告道：“告诉你们，我也是会喷火的。”

两名刺客狞笑一声，举起竹筒对准笑笑生，正要拉动管线，抢进来两名侍卫。刺客便转身将竹筒对准侍卫，火焰喷出，登时点燃了侍卫的上半身衣裳。侍卫高声惨叫，忙不迭地扔下兵刃，奔出房去，扑倒在地上乱滚，试图就此扑灭身上的火苗。

笑笑生见那竹筒表面不起眼，却是威力巨大，不由得暗暗心惊。眼见两名刺客一步一步进逼过来，笑笑生威胁道：“我真的要喷火了！”话音未落，一道火焰自门外射入，正打在那两名刺客的背心，瞬间引燃了竹筒，“嘭”的一声绽开，二人登时成了火人。片刻后，火焰和火人都凭空消失了，仿若从来没有出现这两名刺客一般。

笑笑生道：“好险！”赶出来一看，却见麒麟盘旋在空中，正喷出一

道火焰射中甘奇的背心。甘奇全身着火，凄厉地尖叫一声，摇摇晃晃中变成了一团黑烟，火焰也跟着熄灭了。

笑笑生道：“这三名刺客都不是常人，已经变成半妖半魔。惊鸿，多亏你及时召唤来麒麟，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惊鸿道：“可是梦娘她……她……”

笑笑生这才看到梦娘背心中了一刀，伏在台阶上，忙赶过来查看伤势。傲文刚被侍卫扶起，叫道：“笑先生，你……你救救她……”

笑笑生见那刀既伤在要害，又穿透至前胸，就算神仙也难以挽救，当即摇了摇头，将梦娘翻过来，头枕在自己膝盖上，问道：“梦娘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么？”梦娘笑道：“那可多了，我……我还没有当上楼兰王后呢。”

傲文挣开侍卫，走过来蹲下身子，问道：“你为什么要舍命救我，替我挡下甘奇那一刀？”梦娘道：“我不是要救你……我……我是要救我的未翔……王子，你赶快娶天女做妻子，破除楼兰的诅咒，我的未翔才能……才能好好地……”她来不及说完最后的话，头无力地垂了下去。

笑笑生长叹一生，将她放平到地上。她安详地躺在那里，就像是睡着了一样。这个原本被傲文刻骨仇恨的马贼头领，却在最要紧的关头救了他的性命。他原来以为她不过是在利用未翔，而现在看来，她也是个至情至性之人，这让他除了怜惜和歉意外，还凭空多了几分尊敬。她虽然已经死去，然而她的嘴角却漾着莫名的微笑，仿佛死亡反倒是她的解脱，更为她平添了一丝耐人寻味的神秘。苍白的脸上浮起一抹红晕，那大概是生命中最后一抹恋恋不舍的晚霞。

那一刻，傲文彻底下定了决心，道：“好，我答应你，我明日就正式娶天女为妻。”

笑笑生道：“王子，梦娘已经去了，她听不到你的话了。”傲文道：“她听得到，一定听得到。”郑重走到惊鸿面前，道：“天女，请你嫁给我，做我傲文的妻子。你我成亲之日，我会正式登基成为楼兰国王，你就是楼兰的王后。我今生今世都会敬你重你，绝不违背你的意愿。”

惊鸿早已经泪流满面，只有点头的力气，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泪眼朦胧中，她的眸子中闪耀出新的光芒，仿佛整个心都在飘飘远去。

月光流泻大地，天籁悠然而至，久违的清静悠悠澄澈着心灵。

彩裙重新装入了石匣，送来傲文住处。明日是王子的婚期，他将在婚礼上亲手为天女穿上神物，解除千百年来笼罩在楼兰头上的诅咒。约素站在傲文旁边，二人双手紧扣，默默凝视着眼前这件决定了他们命运的彩裙，迷茫的脸上写满忧伤，宛如阒然的黑夜里一道最为悲怆的风景。美人如诗，情怀如梦。纵然望断天涯，他们二人之间依旧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约素终于开口道：“我该走了。明日是王子的婚礼，你该好好歇息。”傲文却无论如何不肯放手，将她娇小的身子揽入怀中，只觉得心跌在地上，碎了一地，眼泪缓缓流了下来。约素心也是生生作疼，哭道：“不要哭，我不要看见你哭。”

蓦然一道红光闪过，二人吓了一跳，转头一看，那件彩裙忽然变得绚烂夺目起来，裙丝中不断放出奇异的光彩，五光徘徊，十色陆离。傲文“啊”了一声，忙叫道：“来人，快去请笑先生和天女来这里。”

笑笑生和惊鸿闻讯赶来时，彩裙光彩流动不息，仿若星辰闪耀，银光耀眼，宝色映人。石匣上的太阳和弯月标记已经消失不见，替代为彩裙和宝剑。

笑笑生又惊又喜，问道：“禁制已经被打开了！你们做过什么？”傲文道：“什么也没有做过，甚至连话也没有说过。”惊鸿道：“你们哭过，对不对？我明白了，原先的太阳是代表最热，月亮是代表最冷，只有世间最热最冷之物才能打开禁制，激发出彩裙的潜力。”

傲文道：“这话是什么意思？”笑笑生笑道：“你们二人共过患难，没有什么比你们的爱恋更炽热，可你们无法在一起，没有什么比你们心里的悲苦更冷，所以当你们同时落泪的时候，就是世间最热最冷之物。王

子，恭喜你，约素才是真正的楼兰新娘。”

原来人的眼睛有神灵精气，是富有魔力的。眼泪中亦含有自身的元神，所以通常在哭丧时切忌不可将眼泪掉进棺材里去。

傲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握住笑笑生手臂，连声追问道：“先生说什么？说什么？”笑笑生道：“你不用娶天女了，改娶约素做妻子吧。”又埋怨道：“你不是中毒了么？怎么还这么大力气，抓得我臂膀疼。”

傲文大喜过望，转头问道：“天女，这是真的么？”惊鸿笑着点点头，取过彩裙抖开，果真顺利地围上了约素的腰身。

傲文欢呼一声，狂喜之下，上前抱起约素，像个小孩子那般又蹦又跳。他的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彩，就如同孩童得到了渴望的糖果一般。

约素羞道：“笑先生和天女在这里，你别胡闹了。”傲文放下她，道：“走，我带你去见国王，这就向他禀报清楚。”扯着约素去了。

惊鸿指着石匣上新出现的图案道：“先生看这柄剑会不会就是代表轩辕剑？”笑笑生呵呵笑道：“一定是的。天女放心，我这就去车师找他回来。”这个“他”，自然是指萧扬了。

萧扬离开楼兰后，与阿飞一路赶来车师。之前他曾以游龙身份领导车师军民力抗强敌，他的强弓至今还被隆重供奉在车师王宫的大殿中，许多人认得他的容貌，为避免节外生枝，他特意取下了游龙的面具。

阿飞问道：“师傅既然打算回去中原，那么游龙的事业该怎么办？”萧扬道：“我本一直有心将游龙衣钵传给你，近来你武艺大进，也有能力来担当。可我还是有一点担心，怕你心中放不下古丽的私仇，会利用游龙的声名来对付于阗国王希盾。”

阿飞沉默许久，才道：“如果我向师傅保证我不会这么做呢？于阗王已经知道上任游龙是他的亲生儿子，他派手下射杀了自己的儿子，这已经是老天爷给他的报应。”萧扬还是有所犹豫，道：“等我们办完古丽的

事，再好好商议这件事。”

来到车师邺城古丽家中，报上死讯，其家人自然免不了一番悲恸。二人留下来参加完古丽的衣冠葬礼，这才离开邺城。当晚夜宿客栈，萧扬想到马上就要离开西域，心中百感交集，辗转难以入眠，折腾到后半夜才沉沉睡去。

次日醒来，店家来告知阿飞已在凌晨提前离开，萧扬这才发现游龙的面具、割玉刀以及汗血马都不见了，阿飞居然从他枕边盗走行囊而没有惊醒他，也可谓十分本事了。他料想阿飞是以游龙身份去了大漠行侠仗义，既无处寻找，也无从阻止，只得就此作罢。

到车师与墨山边境时，萧扬见到车师国师无价正站在关卡处与一墨绿长袍巫师交谈。他曾在玉门关前见过无价，当时他还是车师二王子昌迈的私人军师，后来昌迈当上车师国王，他也跟着一飞冲天，成为国师。萧扬一直疑心当日于阗武士在白龙堆沙漠中被杀之事与无价有关，怀疑是他救走了落入于阗人之手的昌迈王子。只是那几名武士死状凄惨，似是非人力所为，萧扬还不能肯定是无价所为，此刻见他与巫师交谈甚密，心中才有定论。

萧扬通过关卡时，那墨绿长袍巫师不知如何留意到了他，转过头来紧盯他不放。无价本要命军士拦下萧扬盘问，却被巫师阻住。萧扬见自己被那巫师盯上，对方又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心知不妙，一路急驰，还是在墨山境内被追上。

巫师挡在他的马前，问道：“你是谁？”萧扬道：“你又是谁？”巫师道：“我是摩诃巫师。年轻人，为何你的身上会有轩辕之气？”萧扬道：“我是中原人，当然有轩辕之气了。”一边说着，一边拔出他的随身钝剑，凝神戒备。

摩诃“嘿嘿”一笑，道：“除非你手中有轩辕剑，不然你是杀不死我的。”拉开马步，叫道：“变！”斗篷飞扬开来，竟化身成了一只魔兽，怒吼一声，直朝萧扬冲来。

萧扬急忙跃下马来，挺剑迎上前去。然而那魔兽力量极大，只轻轻

一挥前掌，便将他连人带剑抡到一边。萧扬身子撞上树干，重重跌落下来，只觉得百骨尽散，再也爬不起来。魔兽一步一步逼到他面前，将锋利的尖爪按在他胸口，沉声问道：“说，轩辕剑在哪里？”

萧扬道：“你杀了我，就永远不会知道轩辕剑的下落。”魔兽道：“你说得不错，但杀了你这个体内有轩辕之气的人，世间再无人能用轩辕剑，有跟没有一样。你就受死吧！”正要用力按下利爪，忽听得背后有人道：“别着急动手，我知道轩辕剑的下落。”

魔兽抬起脚来，转过身去，却见一名脏兮兮的道士正站在背后不远处。萧扬勉强扶着树干站起身来，叫道：“笑先生，你快走，不用管我。”

魔兽道：“你就是笑笑生？你几次三番坏我大事，今日先了结了你。”吼叫一声，便奋蹄朝笑笑生冲去。萧扬无力阻止，惊叫道：“先生快跑！”

笑笑生“哎哟”一声，转身就逃。魔兽高高跃起，从半空直朝他俯冲而下。就在那一瞬间，笑笑生陡然转身，全身放射出金色光芒，仿若一个八卦形状，魔兽一沾到金光，便发出一声惨叫，力道尽消，从半空落了下来，变成一团黑雾散去。

萧扬目睹这一切，瞠目结舌，道：“先生你……你……”笑笑生得意地道：“你当只有你一人来历非凡么？我早说过先生我是伏羲氏后人，你们却都不信。”走过来扶住萧扬，道：“咱们快些走吧，车师国王和墨山国王都已经被巫师完全控制了心智，军队也是一样，很快就有一场大战。”

萧扬道：“我……我不想再回去楼兰。”笑笑生道：“你还对天女要嫁给傲文王子耿耿于怀么？我告诉你，情况完全变了。”当即说了萧扬离开楼兰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萧扬大出意外，半晌才问道：“傲文王子已经正式娶了约素公主么？”笑笑生道：“还没有。问天国王说了，是你、我和天女助楼兰寻到神物，王子的婚礼，希望我们几个都在场。天女还在楼兰王宫等你，你

还等什么？”萧扬遂不再犹豫，折道往南而来。

墨山国正往南部边境集结大军，二人小心避开兵锋，绕道避过关卡，进入楼兰境内。却见处处挂着白幡，就连边关军营亦是如此，打听之下才知道问天国王已经去世了。二人不免大吃一惊，急忙驰回王都扞泥。

傲文已正式即位为新一任的楼兰国王，身上骤然多了许多沉郁和沧桑，人也变得精干稳重起来。他正在服国丧中，一段时间内不能迎娶约素，听说车师和墨山两国联军正赶往楼兰北部边境，不由得很是忧心——楼兰新近才经历了内讧和于阗入侵的事件，王都一度被攻陷，元气大伤，阿曼达王后和问天国王又相继去世，根本无力应付危机。然而既然敌人大举来袭，傲文只得下令全国备战，更是不顾新登王位，打算亲自领军抗敌，以鼓舞民心士气。

这一日，傲文正要出发前往边境，王宫中突然来了不速之客，却是于阗国王希盾，一是来吊唁旧王，贺喜新王，二是表示已经在边境集结了两万大军，只要傲文同意，随时可以过境援助楼兰。

傲文大感意外，道：“陛下想来已经知道车师、墨山军队已被魔气感染，对方的统帅巫师可以变身魔兽，厉害无比，常人难以抵挡，此战凶险异常。”希盾道：“我已经将于阗王位传给须沙，就算战死沙场，也没有什么遗憾。傲文，我不想说什么你我并肩作战的大话，魔军一旦攻陷楼兰，下一个目标必然就是于阗，我们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

傲文低声与萧扬、泉川几人商议了几句，即道：“好，我派萧扬跟陛下一道。”希盾道：“不必，我跟你一起赶赴前线，你派侍卫和范鹰一起去我于阗军中传令。”他坚持跟傲文一起，自是要表示自己心怀诚意，绝无趁机落井下石之心了。

傲文道：“也好。”命心腹大伦、小伦带一队侍卫前去边关传令，南部边军只留下少数人，余众由白其将军率领，引领于阗大军穿越国境，赶赴北部边境。

傲文到达北部边境后，立即命军队在楼兰与墨山之间的沙漠地带布阵，力图将战火阻挡在国境之外。这一片在十几年前还是林木葱翠，而今却是寸草不生，光秃秃一片，当真是沧海桑田，变幻莫测，令人感慨万千。

一日后，车师国师无价和墨山国师无计统帅大军到来，也在沙漠摆开长蛇阵仗。尘土飞扬中，旌旗荡野，金鼓连天，战马嘶鸣声不绝于耳，人数竟有近十万之多，显然是倾两国之力而来。而楼兰不过仓促集结了四万人马，实力对比实在悬殊。

无计单骑来到两军中间地带，扬声叫道：“请傲文国王出来说话。”傲文闻报便要策马上前。萧扬道：“无计是巫师，怕是跟摩诃一样也会变身，陛下还是小心些好。”与笑笑生一左一右护送他来到阵前。

无计道：“傲文国王，我们并非要跟你为敌，我主人是中原人，不过是想从贵国国境借条道路杀回中原，我们即使不是朋友，也绝非敌人，大可不必兵戈相见。”

傲文问道：“你主人是谁？”无计道：“蚩尤，在中原有‘战神’之称，想来国王也该听过他的名字。其实我们两方有着共同的敌人——黄帝。当年黄帝用诡计杀死我主人的躯体，将他的元神镇压在西域大漠之中。又用鲜血诅咒楼兰的先人，楼兰各种天灾人祸，其实都是因为这个诅咒。而今我主人元神得脱，躯体也即将复活，要回去中原向黄帝的子孙后代复仇，其实也等于是为楼兰复仇。”

傲文一时沉吟不语，楼兰非但军队数量远远不及对手，且国内历经磨难，局势动荡，他新即帝位，根基尚不稳固，对方的话不能不令他动心。

无计又道：“而今车师和墨山两国尽在我们掌握之中，我主人请我转告国王，若是国王肯行方便，等我们重新占据中原，这两国的领土、人口尽可以送给楼兰。不过，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请国王将这两个人——萧扬和笑笑生交出来。”

傲文道：“于阗希盾国王也来了此处，等我与他商议一下，再答复巫

师。在这之前，我会先下令扣押萧扬和笑笑生。”笑笑生大叫道：“傲文国王，你可不能过河拆桥！”

傲文理也不理，道：“巫师以为如何？”无计道：“好，我给国王一天的时间。明日正午时分，我们再来这里相会。”傲文道：“一言为定。”策马回来军中，果然下令拿下萧扬和笑笑生，带进营帐。

笑笑生道：“你这是有意做给无计看的，对不对？”傲文也不回答是否，只是挥手命侍卫退开，转头问希盾道：“陛下怎么看巫师提出的条件？”希盾道：“蚩尤从前可能是威风凛凛的战神，而今只是个奸诈小人，他派巫师在西域兴风作浪，先后控制了墨山、车师，楼兰的瘟疫和政变都跟他有关，又骗得我击毁神镜，跟这样的人谈判，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笑笑生插口道：“希盾国王，论奸诈，论阴谋，论诡计，你可绝不在蚩尤之下。”希盾道：“不错，我曾经是跟蚩尤一类的人，所以我非常了解他的野心和为人，虽然巫师强调他只志在中原，然而攻陷中原需要大量的军力、人力、物力，西域就是他最理想的基地。你认为他控制了车师、墨山后，还会放过楼兰吗？这里可是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他可绝对不是那种受制于人的。”

傲文点点头，道：“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敌众我寡，对方魔气极重，我担心敌人的兵士都已经半妖魔化，会跟当初的甘奇一样，不要命地疯打。我们眼下兵力不足，只能勉强装做考虑对方的条件，拖延时间，等到于阗援兵到来，一鼓作气出击。”

萧扬道：“我有个主意，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来擒贼擒王。国王可以绑了我和笑先生，当面交给巫师，我们趁机动手。只要击杀了无计和无价，敌军魔气自会散去，那些兵士变回普通人，就会容易对付得多。敌军骤然失去主帅，茫然无措，我们趁机挥军冲杀，必能杀他个措手不及，出奇制胜。”

希盾很是赞成，道：“这是个好主意。”傲文微一沉吟，即道：“好，就这么办。”

众人密密计议一番，做了周密部署和安排。傲文见天色不早，便让大家各自回营歇息，养足精神，明日好放手搏杀。希盾却徘徊着不肯离开，目光炯炯，凝视着傲文。

傲文见他神色有异，问道：“陛下还有事么？”希盾叹道：“如果当初不是我用农夫的孩子换走游龙，今日站在我面前的楼兰国王就是我的亲生儿子。”言语中大有悔恨之意。

傲文沉默良久，问道：“我的父母……亲生父母他们可还好？”

他不知道当年他的亲生父母因为弄丢了希盾的孩子，早被希盾狂怒下亲手杀死。希盾却因为大战在即，不欲他知道此事，答道：“你的父母是我于阗王宫中的园丁，一直都过得很好，不过几年前已经故世了，安葬在昆仑山下。等这里的事了结后，我就带你去拜祭他们的坟墓。”傲文道：“多谢。”

次日正午，傲文带着两名侍卫，押着萧扬和笑笑生来到阵前。无计和无价早等在那里，无计见萧、笑二人双手反剪，当即笑道：“傲文国王果然是个聪明人。”傲文道：“我这就将他二人交给你们。”命侍卫牵了萧扬和笑笑生上前，将绑索递过去。

无价正要接过绳索的一刹那，萧扬陡然脱开双手，从背心拔出锒锬短剑，一剑刺中他胸口。无价怪叫一声，便软了下去，却只是个空空的斗篷，并无尸首。萧扬微感愕然，不及思虑更多，又迅疾挺剑去攻无计，却仿若被什么透明的盾牌挡住，始终刺不到无计身上。

无计哈哈大笑道：“傲文国王，你上当了。我主人早料到你们会如此，已预先施展法术，将这里变成绝地。萧扬，你刺中无价幻影，就等于触发了禁制机关，你们几个连人带马都被无形金刚罩罩住，再也出不去了，就留在这里看好戏吧。”举手一挥，身后鼓声大作，先锋骑兵登时策马向前，潮水般向楼兰阵地涌来。

傲文急忙策马回冲，坐骑却仿若撞上了墙壁一般，生生顿住，嘶鸣声中，前蹄扬起，将他甩了下来。

笑笑生道：“不要乱闯！我们确实被罩住了，这里方圆二十丈之内都变成了绝地，出不去的。”

楼兰一方见计划不顺，傲文几人尚滞留在阵前，敌军已发起了进攻，当即也擂起大鼓，派出精锐骑兵上前迎战，营救国王脱险。两军片刻间接战，厮杀声大起。傲文等人被圈禁在绝地中，只能在二十丈方圆的地带走动，自己既出不去，外人也进不来。

眼见外面瞬间已是血流成河，傲文焦急万状，汗下如雨，连声催道：“笑先生，快想想办法。”笑笑生道：“只能勉力试上一试了，你们都让开些。”

当即朝东盘膝坐下，双手食指合十，举在胸前，口中念念有词，蓦然间全身发出金光，直射东方，却在前面二三丈处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阻挡住。过了好大一会儿，金光被挡住之处渐有轻烟冒出，似是罩壁正被金光灼烧。烟雾渐浓，有一处更是冒出火星来。

傲文喜道：“快了，快了，先生再加点力。”

却见笑笑生身子一歪，脱力昏了过去。浑身湿透，如在水中浸泡过一般。萧扬忙扶起他，叫道：“笑先生！”笑笑生睁开眼睛，歉然道：“我功力已经耗尽，再也没有办法啦。”

忽听得空中一声怒吼，麒麟从天而降，张口喷出一道赤焰，正打在笑笑生适才发力处，登时响起“哗啦啦”一片分崩离析之声，仿若瓷器碎裂一般。

萧扬猜想无形金刚罩已经被笑笑生和麒麟合力攻破，忙扶笑笑生上马，叫道：“走，快走！”

金刚罩一碎，敌方士兵立即如蝗虫般包围了上来。幸亏麒麟大发神威，用火焰冲破包围圈，终于护着傲文几人回到阵营。

将军泉川忙上前禀告道：“希盾国王适才亲自带人去救国王，正陷在敌人重围中。”傲文见战场上人影晃动，黄沙滚滚，一时间难以分辨希盾人在哪里，当即挥手道：“召集人马，跟我去救希盾国王。”忽见几名侍

卫护着约素到来，不由得一愣，问道：“你怎么来了这里？”

约素道：“我们早上就到了军中，正好遇到笑先生。他说你们正午要发动攻击，让我先安顿下来，暂时不要露面，怕影响了你的计划。”傲文埋怨道：“这里太危险，你不该来这里。”

惊鸿忙过来道：“是我让约素来的。陛下，此战生死难卜，你应该尽快娶约素做王后，才能破除楼兰的诅咒，我特意带来了神物。”傲文微一踌躇，即道：“不错，这样即使我战死在沙场，也再没有任何遗憾。”

萧扬道：“国王就在阵前与约素公主成亲，我和麒麟领军去救希盾国王。”傲文道：“好，有劳。”

萧扬便上前握了一下惊鸿的手，即转身上马，招呼麒麟，一人一兽，朝战场上沙尘最浓重之处冲去。

按照楼兰习俗，国王、王子大婚要在神殿天女玉像前起誓，但此刻既然身在前线，也只能一切从简，让惊鸿暂时充当天女玉像。二人正要下跪，忽有兵士来禀告道：“陛下的心腹侍卫小伦到了。”

傲文道：“那么援兵也快要到了。”忙命人带小伦过来。小伦受了伤，满脸血污，一见傲文就哭道：“巫师无价带着一大队人马从沙漠绕到楼兰境内，重新施放瘟疫，阻挡了于阗援军，还截断了国王的后路。我方死伤无数，是范鹰将军拼死力战，才保护我冲过了封锁线，赶来向陛下报信。可是阿兄和范鹰将军他们都死了。”

傲文不及反应，陡然听到麒麟一声怒吼，天空蓦地暗了下来。笑笑生惊叫道：“坏了，日食出现，蚩尤马上就要重生。我们这些人都难逃大劫，王子，不要再犹豫了，立即娶约素公主做王后吧。”

傲文再无迟疑，拉起约素在惊鸿面前跪下，发誓终生相护相守，随即起身，深深吻过自己的新娘后，自惊鸿手中取出彩裙，亲手围上约素的腰身。就在那一刻，彩裙发出灿烂绮丽的亮泽，流光溢彩，照耀四周。日全食同时出现，天空一片漆黑，如同黑夜骤然莅临，战场上的拼死厮杀也在混沌苍茫中骤然歇止。

正当众人惊奇不已、贪享人间的瞬息繁华时，约素忽道：“我的脸……我的脸……”她的全身笼罩在彩光下，傲文一时看不清她的面孔，问道：“你的脸怎么了？”

忽听得战场上一声凄厉的惨叫，火球一般的麒麟蓦地从半空中坠了下来，隔得这么远，还是能听见它重重坠地的声音。一条亮烟升上半空，渐渐幻化做一条人形。

惊鸿道：“麒麟的神力挡不住蚩尤元神，日食一旦结束，他就要复活。”笑笑生急得满头是汗，连声叫道：“怎么办？该怎么办？”

惊鸿道：“现在唯一能对抗蚩尤元神的就只有轩辕剑……”蓦然得到提示，忙命军士举火，却见石匣上的裙裾图案轮廓愈发鲜明，轩辕剑则在慢慢变淡，不由得大吃一惊，道：“笑先生，你快来看，轩辕剑的图案就快要消失了。”

恰好萧扬带着受伤的希盾驰回军中，跳下马急问道：“麒麟突然从半空跌落，受了重伤，动不了，现在还困在敌阵中。笑先生，要怎样才能救它？”

笑笑生道：“麒麟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么？”萧扬道：“嗯，也许是敌人用什么无形的利器伤了它也说不准。”

笑笑生道：“啊，我已经明白了，你看这石匣上的图案，它就是最后的禁制，只要打开它，轩辕剑就会出现。”

萧扬追寻轩辕剑已久，从无头绪，忽听得石匣禁制打开就会找回宝剑，忙问道：“要如何才能打开禁制？”笑笑生叹了口气，道：“你们看约素王后的脸。”

众人转过身去，这才发现约素的容貌起了巨大变化，明媚靓丽的脸变得奇丑无比。傲文见刚才还完好无缺的新婚妻子忽然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惊愕无比。

笑笑生道：“这件彩裙是无上神物，法力巨大，能阻止一切神圣的力量，所以它能破解黄帝的千年诅咒。麒麟不是受伤，而是神力被彩裙的

法力削弱。只有除下彩裙，轩辕剑才会出现，才能阻止蚩尤复活。难怪之前巫师派甘奇来王宫夺取彩裙，目的原来是为了阻止轩辕剑的出现。”

傲文忙道：“那么还等什么，赶快解下彩裙就是了。”正伸手圈住约素腰身，笑笑生道：“等一等！国王，你可要想清楚了，彩裙的神力正被楼兰新娘完全激发出来，若是你此刻解它下来，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破除黄帝诅咒了。若是不解彩裙，诅咒被破除，就算蚩尤重生，他一心对付中原，不会将兵力消耗在西域征战上，楼兰还是有很大的存活机会，顶多只会沦为他的傀儡和奴隶。但如果就此放弃彩裙，黄帝的诅咒就会应验，就算没有战争和瘟疫，干旱和风沙也会彻底吞噬楼兰全境。傲文国王，你是要放弃楼兰，还是要拯救中原？”

天空露出了一丝光亮，日全食变成了日偏食。麒麟又发出一声狂吼，充满了悲愤与绝望。所有人静静望着傲文，等着他作出最后的决定。傲文一动不动地呆站在那里，仿佛化成了石像。

在巨大的危机面前，人类终于团结在一起，包括曾是宿敌的楼兰、于阗，包括西域民众的公敌马贼。在许多人的牺牲和付出后，楼兰的诅咒终于要被解除了。但而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蚩尤复活后将无比强大，要越过戈壁沙漠，回去中原向黄帝的子孙后代复仇。要打败蚩尤，楼兰必须承担被诅咒的命运，是灭国，还是旁观，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石匣上的宝剑图案越来越浅。萧扬默默拔出钝剑，翻身上马，预备重返战场，与麒麟一道战死。

傲文喉结动了动，艰难地出声道：“我……我以楼兰国王的身份下令，放弃彩裙。”

他的声音低沉而悠远，仿若来自遥远的九重天，苍灰色的脸上表情凝重，那种大义凛然的慷慨以及惊心动魄的悲悯强烈地震撼了所有人。没有一个人出声，全场陷入了死一般的肃寂，静得只能听到人的粗重的喘息声。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就连家乡的亲人也

因为诅咒将彻底失去未来。但楼兰将士们的脸上还是没有露出任何惊奇之色，也没有愤愤不平，他们似乎早料到国王会作出如此决定，而他们也早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萧扬却是惊在了当场。他嘴唇嚅动了两下，想说“楼兰不一定非要作出这么大的牺牲”，可当他看到傲文脸上的悲情时，内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悸动，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那一刻，他决意要与这位国王与这个国家同生共死。

傲文不再迟疑，伸手去解神物。那彩裙却如生了根一般，贴在约素身上，无论如何都解不下来。原来“彩裙新娘，合二为一，收摄不祥”的偈语是表明当神力被激发后，彩裙将与新娘合为一体，一人一物休戚与共，共存共亡。

约素双手遮住脸庞，哭道：“杀了我，傲文，快杀了我，这是唯一的办法。”见傲文木然不应，便拔出他腰间佩刀，横在自己颈中。傲文抢上来抱紧她手臂，却说不出话来。

约素道：“放手啊，傲文快放手，日食就快结束了。”傲文泪流满面，喃喃道：“约素，我们才刚刚成亲……”约素道：“你放心，我会在那里好好等着你。傲文，你不要再看我的脸，你看着我的眼睛。”

一向柔弱的她再没有哭泣，没有掉下一滴眼泪，而是努力微笑着。她的眼睛在燃烧，目光中爱意绵长，深意无限。她和傲文爱得炽热，恋得纯真，然而其间所经历的磨难令她痛不欲生，又令她时时迷惘——为什么他二人的命运那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总是不断有世俗之箭射来？直到此刻，她方才明白过来，傲文有他的使命，她也有她的命运，他们之间的爱注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俗之爱，须得超越人间的凡夫俗子，因而不属于眼前的世界，因而是不可朽之爱。

傲文注视着新婚妻子的双眼，明白了她的心意，心旌荡漾中，纵然千般不愿，万般不舍，还是慢慢松开了手。泪水泉流般涌出，她的丑陋的面目模糊起来，仿若又重新恢复了原来清明澄澈的样子。

约素粲然一笑，用力一拉刀柄，锋利的刀锋割破了她的玉颈，登时

血溅珠喉，香消残垒，一道血箭射出，正喷在傲文脸上。彩裙的灼灼光华熄灭了，裙裾碎成了一片一片，无奈而不情愿地飘落下来，石匣上的裙裾图案也跟着消失，宝剑图案又重新清晰可见。

只听见麒麟一声大吼，又重新腾空飞了以来，不断喷出火焰，与那道越来越亮的人形烟雾缠斗在一起。

萧扬道：“我去助麒麟一臂之力。”蓦地发现手中的钝剑起了变化，伸展得又阔又长，剑身古朴，仿若是来自遥远的年代。笑笑生惊道：“这不是轩辕剑么？原来只有楼兰新娘的鲜血才能打开轩辕剑的禁制。”

惊鸿也陡然觉得身体内起了奇妙的变化，叫道：“我好像也恢复了神力。萧扬，我跟你一起去，不要让楼兰白白承担诅咒。”萧扬道：“好，我们一起去击溃蚩尤的元神。”拉她上马，一道驰向战场。

傲文似乎没有太多悲伤，举手拂干眼泪，命人取过斗篷盖住约素的尸首，自己捡起那柄沾满妻子鲜血的佩刀，大声道：“后路已经被截断，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努力前冲，跟敌人决一死战！”他的声音铿锵有力，高亢激越。

众将士一起大声应道：“决一死战！”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射出奇异的光芒，脸上流淌着庄严、欣慰的光泽，他们的心正被一股强盛的火焰燃烧着，鼓荡着。

傲文举刀一挥，带头上马，紧随萧扬朝北冲去。

敌人的军队正像一股急骤的洪水，排浪般涌来。复仇的烈焰席卷了一切，刀剑交鸣，流矢飞逐。大地开始战栗咆哮，怒吼声、厮杀声如雷轰响。鏖战似巨澜般汹涌翻腾，震碎了风帆，震碎了桅杆，拖着航船向无底的地狱沉去。飞沙走石，哀号漫天，天地间一片肃杀，生命就像空气中黯淡的灰烬一样。

横流的鲜血染红了沉郁的沙漠，染红了亘古的史册……



尾 声

世异时移，光阴流逝中，历史成为了传说，传说成为了碎语，渐渐消散在无边红尘里。



许多年后，西域的人们仍在谈论在墨山和楼兰边境发生的一场大战。在那场惨烈残酷的战役中，楼兰国王傲文和于阗国王希盾并肩作战，两位国王均最终战死沙场；魔王蚩尤的元神被凡人和神仙及神兽麒麟联手打得灰飞烟灭，他的大军就此溃败。然而楼兰自身损失极为惨重，不仅国王阵亡，且只有极少数兵士生还。

楼兰国人终于知道了事情真相——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被中原黄帝诅咒，而且诅咒已经来临。虽然傲文国王最终放弃了破除诅咒的机会，但却没有人怨恨他，相反更加肃然起敬。在庄严地埋葬了国王傲文和王后约素后，活着的楼兰人选择了放弃家园，从此离开故土，向南迁移，融入了茫茫的人世。

当灾难结束，当泪水流尽，尚留在人间的便是一个个关于信念与勇气、牺牲与奉献的动人故事，荡气回肠，耐人寻味。

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些不知所终的风云人物。西域人宁可相信那些拯救了世界的英雄并没有在战场上死去，而是隐居在世间的某个角落，不仅仅是活在人们心里。据说曾有人在中原轩辕黄帝陵前见过一对年轻男女，容貌身形很像是传闻中的萧扬和天女，身边还跟着一只头上有角的火红怪兽。还有人称在敦煌见过一个算命总也算不准的邋遢道士，自称是伏羲氏后人，却从来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世异时移，光阴流逝中，历史成为了传说，传说成为了碎语，渐渐消散在无边红尘里。但游龙的名字却重新在大漠上响起，他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着过往商队不受马贼侵犯，续写着丝路上的不朽传奇。

狂沙终于铺天盖地而来，彻底吞噬了楼兰王国——从前浓荫匝地、春色永驻的土地变成了沙漠，城郭荒芜，人烟断绝，黄沙满途，行旅裹足；烟水朦胧的蒲昌海则干涸成一个巨大的盐泽碱地。据说最初盐碱地的裂缝里到处是长着双脚的怪鱼，悲鸣声震耳欲聋，惊天动地，然而到最后所有的声音消失了，彻底沦为生命绝迹的死亡地带，这就是后人所称的罗布泊。盐碱长期曝晒在阳光下，远远看去亮晶晶一片，像锋利的钢刀一样翘立着，人兽在上面行走如履薄冰，稍不小心就会穿透双腿——一个汇集东西方灿烂文明的国度，最终灰飞烟灭，被完全湮没在黄

沙之下，寂然无声，这是何等的遗憾，何等的苍凉，又是何等的悲壮！

大漠流沙，瀚海戈壁。浩莽苍穹，沧海陈迹。梦语已逝，唯余叹息。

骁勇善战的武士，容颜绝代的美人，繁茂如烟的城池，豪情壮志的功业，都化做了尘埃。唯有在风刀霜剑中残存下来的城墙和烽火台凝固住了远去的时光，凛凛伫立于天地之间，无声地诉说着那一段峥嵘岁月，在现实和虚幻之间，超越历史，超越时空，展示着千古失落的梦想与辉煌。狂风时不时飞旋着从残垣断壁中掠过，犹自呜咽，犹自感喟。

很久很久以前，在西域曾经存在过一个古老悠远的绿洲国家，这个国家出了一位伟大英勇的国王，他与命运苦苦抗争搏斗，千方百计地要破除威胁国家生存的诅咒。然而到解除危机的最后关头，国王毅然选择承担被诅咒的命运，以广阔的胸襟和亡国的代价拯救了曾经血脉相连的中原王朝。

这位国王的名字叫傲文。这个国家的名字叫楼兰。

附录 楼兰百年探险史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沙漠中找到了消失近两千年的楼兰古城，一时间，举世震惊。赫定发掘了扞泥城内13个点，获取大批汉魏和罗马古钱币、具有中亚希腊化风格的建筑木雕、两枚木简，大量魏晋木简，精美的中原丝织品等150余件。

1906年和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次到楼兰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将楼兰遗址逐个编号，初次揭开楼兰古文明全貌。并发掘出两具楼兰男性头骨。

1908年和1910年，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橘瑞超两次到楼兰考察，考察队中没有一名考古专业人士，经过破坏性发掘后，发现“李柏文书”。

1927年，斯文·赫定组织中瑞西北考察团再次光顾楼兰，发掘出一具女性木乃伊，因其衣着华贵，被称为“楼兰女王”。考察团中方考古学家黄文弼因孔雀河水挡道，未能到达楼兰。

1934年，中国学者陈宗器随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楼兰古城。

1934年夏天，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考察楼兰，找到一具被认为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木乃伊”，并发现了最靠西的汉代烽火台。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楼兰成为军事禁区。

1979年，借中日合拍《丝绸之路》的机缘，中国考古学家乘直升机第一次到达楼兰，中国学者在楼兰被发现半个多世纪后，才实现到楼兰考古的梦想。

1979年12月22日，新疆考古学家王炳华带领的考古队发现古墓沟墓地。这次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楼兰文明推至3800年前的青铜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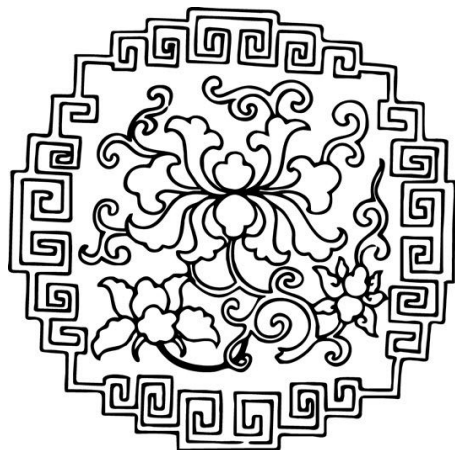
1980年，新疆女考古学家穆舜英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干尸，被称为“楼兰美女”。

1980年至198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楼兰地区古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普查，发现许多新石器遗存。

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位于楼兰西北的营盘古墓进行发掘，出土采集文物400件，并出土完好男尸一具。

199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楼兰的一处墓葬中，发现了两具时代不同、人种不同的干尸，一具是六个月大小的婴孩，一具是男性老者。

2003年，新疆探险家赵子允先生率队进楼兰，发现了楼兰彩棺和精美的墓中壁画，震惊了全国。经随后赶到的考古专家鉴定，此处是一个重要遗址，墓主人身份很高，但是否是楼兰王陵还很难判定。



后 记

——关于《楼兰》小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楼兰》与作者之前构筑于真实历史之上的历史探案小说如《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等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带有魔幻色彩的传奇故事。尽管读者可以在《楼兰》中读到不少熟悉的历史痕迹，甚至我也习惯性地参考了古代典籍以及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来还原古代西域真实风貌，多数细节有据可依，但从根本上来说，小说主体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

楼兰的远古历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这是由于它突然消失所带来的缺憾。按照民族历史的划分，有文字记载的被称为“历史时代”，没有文字记载的则被称为“神话时代”。但楼兰的“神话时代”又不同于中国“神话时代”的意义，楼兰文明的神秘消失，使它的“历史时代”也演变成了没有记录的“神话时代”。照这样看来，我所创作的《楼兰》虽然是跨了两个时代，但更多的还是在神话时代。

神话其实并不是异想天开，记得有人说过：“正史之外有野史，野史过后有传说，传说之前是神话，而神话的尽头，是历史的开始，重回神话的怀抱，往往隐藏着颠覆历史的野心。”真正意义的神话时代显然更接近民族文化的根源，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寻根的愿望。为了安排楼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源头，我引入了黄帝与蚩尤争霸的故事，作为楼兰故事的基本起源和背景，并基于这种源远流长的联系，为楼兰最后的消亡安排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样，《楼兰》就不仅仅是一个魔幻故事，不但能传承中国古老的神话，而且包含了悠长深厚的华夏文明历史内涵，打上了中华文明特有的质素。

有朋友对我在写历史小说日趋成熟时突然改写一本神话小说感到不

可理解，其实《楼兰》仅仅是十多年前偶然的灵感，当时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IT从业人员，朋友们都很喜欢这个创意，希望日后能把它变成一部传奇。而今，我实现了这个梦想，这就是《楼兰》的来历。只要有梦想，只要有信念，只要有毅力，就有梦想成真的一天。

但必须得承认，我对魔幻题材的写作并不能得心应手，常常困惑于神力跟人力的界定，就像我小时候就坚定地认为《西游记》有逻辑错误一样，因而《楼兰》将是我本人唯一一本这类题材的小说。但是我真的热爱《楼兰》，我爱这个故事，我爱里面的人物，当主角不得不死去的时候，我一度心寒了很久。

之前，曾经有许多读者指出《大唐游侠》等小说中感情描写太淡，而《楼兰》中正好有我历史小说中所没有的缠绵悱恻的令人心碎的爱情。我的观点是——在魔幻小说中，历史是点缀，作者可以将爱情升级为重点。但在历史小说中，历史是主体，一切故事的发生必须符合历史环境，那些牵强的不可能发生的爱情不会在我的历史小说中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小说中有极个别的句子摘自作者年轻时以别名信手胡写的网络小说，只是本着一点缅怀青春岁月的心愿。类似情况在之前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中已经出现过，在后续图书中还可能再会出现，不再重复说明。

要特别感谢杨瑞雪女士，是她一手发掘了我写作小说的潜力。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肖启明社长、刘海涛先生以及所有工作人员，从我第一本不算成熟的小说《鱼玄机》出版开始，他们一直在不计得失地支持我，多年来始终如一。我在写作道路上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们的鼓励。

感谢冯晓辉、李永宏、秦燕萍、武敏诸位，在我十年前开始构思创作《楼兰》的时候，他们都曾给出了有益的建议和帮助。感谢邓亮先生，自始至终为书的插图提供了帮助。感谢喻宏文同学，不厌其烦地打印了彩色西域地图作为参考资料，还给予许多温暖的关怀。另外，《楼兰》小说中引用了冰河所作的两首五言诗，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当属读者，你们是作者努力前行的最大动力。

谨以《楼兰》一书献给那些为解开楼兰之谜奉献了宝贵生命的科学家、探险家，他们是真正的人生勇士。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彭加木，余纯顺。

吴蔚

2011年5月于北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敦煌

碧海青天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敦煌 碧海青天

作者：吴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 / 吴蔚著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15.6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872-4

I . ①敦...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25625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董 理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杨荣刚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聂 强

书 名 敦煌——碧海青天

作 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 mz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8.625

字 数 219千字

版 本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0872-4

定 价 48.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浮云来去

第二章 倚楼人独

第三章 苒苒魂惊

第四章 梅花几落

第五章 碧海青天

尾声

附录 西晋索靖流传至今唯一墨迹《出师颂》

后记——万里归心对月明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浮云来去

长安作为帝国中枢，亦备受劫难，先后多次为叛军、吐蕃所据，甚至一再遭盟友回鹘抢掠，唐玄宗、唐代宗、唐德宗三位皇帝均有被迫出逃京师的经历。历经劫难后的长安勉强恢复了生气，但盛唐气象已然消逝不见，虽然也有活力，但却少了那种令人心潮澎湃、怦然心动的气质。

辛勤几出黄花戍，迢递初随细柳营。
塞晚每愁残月苦，边愁更逐断蓬惊。

年少辞家从冠军，金装宝剑去邀勋。
不知马骨伤寒水，唯见龙城起暮云。

——唐 王涯 《塞下曲》二首

公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击败了劲敌项羽之后称帝，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汉高祖。立国之初，刘邦以汉朝比拟周室，欲建都于洛阳。戍卒娄敬^①听到消息，紧急求见刘邦，称洛阳虽处天下之中，然“大战七十，小战四十”，经济残破，民怨沸腾。且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定都于此，利小弊大；而关中是形胜之地，“据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地势险要，地腴民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且被山带河，易守难攻。

刘邦听了觉得十分有理。然群臣大多是山东人，希望京师离家乡更近，均赞成定都洛阳。于是在汉朝内部，开始了一场关于定都的大论战。娄敬认为：“汉得天下与周室不同，应该迁都关中，因为秦地背山带河，四周地形险要，固若金汤，天下一旦变乱，可以立刻组织起百万之众；而且土地膏腴，有天府之称。汉朝如定都关中，即使山东动乱，也可以固守秦地。”但群臣争言洛阳险固，认为：周室定都洛阳，统治长达数百年，而秦朝定都关中，却是二世而亡，可见关中的地利并无法真正守住政权。而且洛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淆山、泥池之峻岭，北有黄河，东向伊水及洛水，地利上也算足够了。

刘邦犹豫不决，只好偷偷去请教张良。张良两度入关中，熟悉关中情况，赞成娄敬的意见，认为：“洛阳非用武之地，虽也有地利，但其中心腹地不过百里，容易四面受敌；而关中沃野千里，阴三面而固守，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绝对是都城的上上之选。”

张良为西汉建国立有大功，刘邦曾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张良的意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刘邦最终决定迁都关中，并取当地长安乡之意，为新都成命名为“长安”，意即“长治久安”。

汉朝第一任丞相萧何负责主持新都长安的营建工程。汉长安城的建设充分利用了地形，因山势水势，南北城墙曲折折，完成后的城市呈不规则的方形，南像南斗星，北像北斗星，所以又称为“斗城”。面积达三十六平方公里，相当于同时期欧洲大都城罗马的四倍。城内宫廷官署与民居杂处，有九条主街干线互为经纬，一百六十个巷里，九个市区。

虽然历史上有“西有罗马，东有长安”的说法，但真正令长安扬名天下的却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穿越古代世界的最长通道，对中国甚至世界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作为世界性的东西大商道，它不仅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是古代东西方文明联系的重要纽带。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由此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富庶繁华甲天下。

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一度号称世界第一大都市的长安在汉以后屡遭破坏，又不断修葺，曾作为新莽、东汉献帝、前赵、前秦、西晋愍帝、后秦、西魏、北周的都城。到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时，久经战乱的长安城残破不堪，正所谓“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当年繁华梦断，不堪回首。在这样的状况下，隋文帝以宏大的眼光，决定放弃龙首塬以北的汉长安故城，在龙首塬以南重新修建皇城和宫城。高颎负责营建，著名建筑师宇文恺^②被任命为营新都副监。

塬是一种特殊的地形，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相当普遍，凡高起而上面平坦的地方都可以称为塬。宇文恺在考察地形时，发现龙首塬以南有六条断续起伏、宽窄不等的高坡，大致为由西向东，微向北趋。本来，如此高岗横峙、不尽平坦的形势，是令建筑师头疼的大问题，但宇文恺却别开生面，考虑到六条高坡神似《周易》中乾卦象的排列，决定采纳“乾之六爻”的释意来总体规划长安城。

在《周易》乾卦理论中，六爻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初九是潜龙，勿用。九二是“见龙在田”，因此只能在第二道坡上设置宫城，“置宫室，以当帝王之居”。九三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在此高坡上设置皇城和百官衙署，正好可以体现文武百官健强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

这样，宇文恺在建城时充分利用了地形的优势，以六条高坡作为新城的骨架，以坐落在城北的宫城为中心主体，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

分渐次展开。皇城、宫城、寺庙位于高坡的地势高处；高坡之间的低地，则是一般居民区，与皇城形成鲜明的对照。城内建筑高低参差，错落有致，别具一格，与古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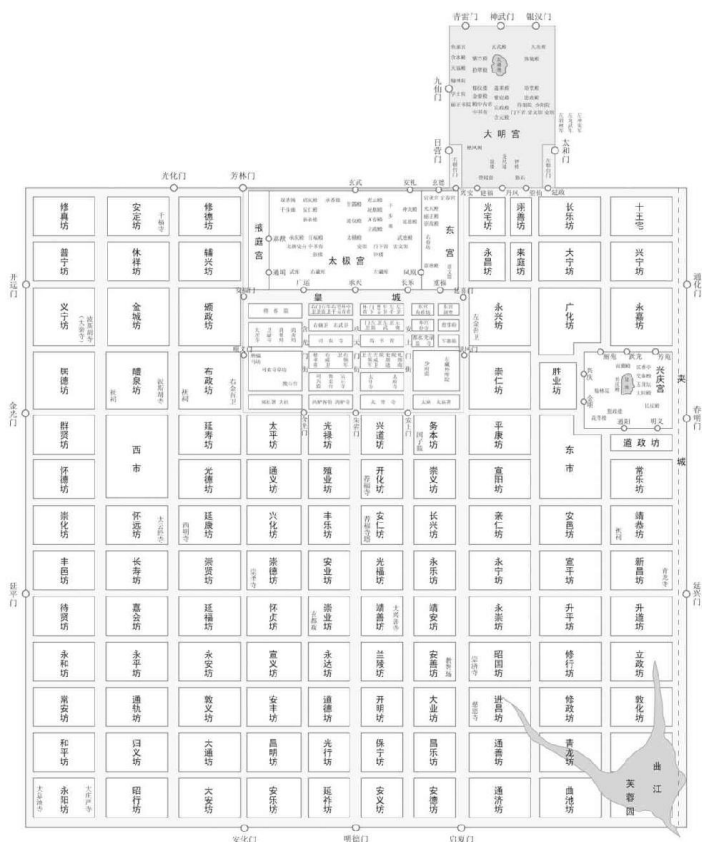
最值得一提的是，低洼地带除了居民区外，还利用围绕长安的泾渭等八水，大量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了城市的水域，扩大了立体空间。唐朝时，长安城中人工开挖的渠水中竟然可以行船，这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创举。

新建成的都城，设计周详，制度严谨，布局井然，规模宏伟，是当时世界上规划最完整、城建最齐备、建筑最壮观的城市⁽³⁾。全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道路街坊区划均衡对称，街衢宽广，绿树成行，渠水周流。全城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规模宏大，建筑规整，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全城划分一百零九个坊和东、西两市，街道纵横，坊肆林立，街市如棋盘一般整齐地排列，坊里全部排列入棋局。正如白居易在诗句中所描述的那样：“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这座几近完美的城市，开创了世界都城建设新纪元的城市，被隋文帝命名为“大兴城”，因为隋文帝曾被北周明帝封为“大兴都公”。只是，如此气势轩昂、气象恢宏的城市，隋朝却未能守护得太久，终究未能实现其“大兴”的愿望。一度被认为无比强大的隋朝仅仅存在了三十七年，便如同当年的秦朝一样，历二世而亡。史家对此评论说：“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唐朝取代隋朝后，仍以隋朝都城为国都，但大兴城却有了一个更加有蕴意的名字——长安，意为长治久安。随着大唐国力达到鼎盛，长安，这座有着大气端丽、温婉敦厚名字的城市，亦成为了天下最矜贵骄奢之地。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繁华如梦。

“长相思，在长安。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开元盛世之时，年轻的李白徘徊于巴蜀山水之间，遥望长安，对这个传说中梦幻般的城市无比憧憬——那里有君临天下的帝国皇帝，无数才华横溢的才子，以及欣欣向荣的大唐气象。慷慨自负的李白携带巨

金，腰悬长剑，离开蜀中，开始了外出漫游的生涯。三十岁的时候，一路漫游而来的李白终于到达了向往的长安，即使是拥有上天入地的想象力，长安的繁盛依然让诗人始料不及。“八水绕长安，千年古帝京”。长安，这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以它独特的气魄、风韵，彻底折服了李白。然而，第一次来到长安的李白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最终快快离去。



唐朝长安图

离开京城后的李白四处漂泊，仍经常思念长安，“西望长安不见家”，“长安不见使人愁”。长安深深地烙在了诗人内心深处，成为他难以割舍的牵挂。不过，另一诗人孟郊对长安的记忆就鲜明而快乐多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像长安这样被浓烈的文化氛围包围着、渗透着，直入人的魂魄。长安注定要为唐诗所装点，成为盛唐诗歌和文学的聚集地。

这时候，谁也不会料到，大唐的昌盛景象已然蒙上重重阴霾。天宝年间，拥有倾国之兵的胡人节度使安禄山，备受唐玄宗李隆基宠信。安禄山多次到长安朝拜，每次经过大明宫龙尾道时，总要反复侧目窥察，盘桓很久，对眼前的繁华宫殿以及脚下的锦绣河山，心中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不久，安史之乱爆发，成为大唐盛衰易势、治乱更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李唐王朝从如日中天的巅峰一下跌至谷底，从此犹如残阳晚照，江河日下。

长安作为帝国中枢，亦备受劫难，先后多次为叛军、吐蕃所据，甚至一再遭盟友回鹘抢掠，唐玄宗、唐代宗、唐德宗三位皇帝均有被迫出逃京师的经历。而藩镇肆意割据、联兵对抗朝廷时，长安更是成为恐怖活动中心，发生了宰相武元衡当街被割走首级的惨剧，直到唐宪宗以铁血手段削平藩镇，动荡已久的唐廷局势才算稳定下来。

历经劫难后的长安勉强恢复了生气，但盛唐气象已然消逝不见，虽然也有活力，但却少了那种令人心潮澎湃、怦然心动的气质。对豆蔻年华的杜茵茵而言，心情还是好的，她出身名门，父亲杜惊是故宰相杜佑之孙，母亲则是唐宪宗嫡女岐阳公主⁽⁴⁾，生活得无忧无虑，但最近心情变得有些烦躁，不为别的，只因家中住了一位特别的客人杜湛。

杜湛是杜环之孙，不久前奉养父杜贤骨灰自沙州归来。杜环是故宰相杜佑亲侄，既无兄弟，除杜贤外也再无子嗣，他既已过世，杜湛便只能投靠血缘关系最近的杜佑一系。杜佑亦早在二十余年前去世，子辈均在朝中为官，未有杰出者。孙辈中则以排行十三的杜牧最有才名，以排行第六的杜惊地位最尊，入仕时便是殿中少监⁽⁵⁾，从四品上阶赐紫⁽⁶⁾，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而今已是正三品的工部尚书、判度支，大权在握。杜惊仕途一帆风顺，当然是因为他娶了宪宗皇帝嫡公主的缘故，有了天子贵婿的身份，只要不犯大错，终归能坐上高位。世人尽有趋炎附势之心，杜湛亦是如此，投奔亲族时主动选择了驸马爷杜惊。杜惊倒也无所谓，不过是家里多个人吃饭而已。他是皇亲国戚，还能养不起一个同姓家族子弟？岐阳公主贤惠开明，更是欢迎杜湛，怜其孤苦无依，格外照顾，视为己出，还令爱女杜茵茵与其兄妹相称。

杜茵茵却不大大喜欢杜湛。她是家中老幺，上面已有三位同父异母的庶出兄长，杜湛才比她大几天而已，就当了她的哥哥。她一直想过当姊姊的瘾，心中自然很不服气。而且那平地冒出来的兄长没半分世家子弟气质，总是鬼鬼祟祟地进进出出，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每每岐阳公主送他财物，他也毫不客气地收下。杜茵茵有时忍不住出言讥讽几句，他也不像其他三位兄长那般让着她，要么冷冷地不理她，要么毫不客气地以尖酸之词回击，令她好不心烦。

长安的冬天可是不怎么好过，冷风掠过面上的时候，那可真像刀子在刮脸。可杜茵茵还是不愿意窝在温暖的家中，早上给母亲请过安后，便预备溜出门。出来时，正好遇到杜牧站在前院甬道上，很是意外，忙上前道：“十三叔是来找我爹的吗？他一早便上朝去了，还没回来呢。”

杜牧在杜氏家族中排行十三，所以人称“杜十三”。他原先一直在扬州为官，新近才应召入朝为监察御史，笑道：“我刚在朝中遇到过驸马兄。”

杜茵茵一向看不起人，但对文章才华出众的杜牧却很是喜欢，忙道：“那么十三叔是来访家母的吗？她人在后堂，我陪十三叔进去。”杜牧忙道：“不必了，我奉调东京，即将启程前往洛阳上任，今日是专程来找一趟湛儿。”

杜茵茵奇道：“十三叔找杜湛做什么？”杜牧道：“就是随便聊几句。”杜茵茵不以为然地道：“跟他能有什么好聊的，他那个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忽听得背后有人道：“那么茵娘人嘴里就能吐出象牙吗？”却是杜湛施然走了出来。杜茵茵大怒道：“你说什么？”杜牧忙道：“好了好了，我要带杜湛儿出去走走。茵娘，你自己去玩儿吧。”

崇仁坊位于皇城正东，是长安位置最好的坊区，居住者多为王公贵族，藩镇进奏院⁽⁷⁾也多设在此坊中。安史之乱时，叛军占领长安，安禄山大杀李姓宗室，将皇孙、亲王、王妃、公主、驸马、郡主、县主等剖腹挖心，再以铁椎挖开头盖骨。崇仁坊流血当街，随处可见头盖骨，足

见坊中李姓贵族之多。

由于权贵如云，崇仁坊商业亦颇发达，靠近西门和南门的街道各有一处小市集。然“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崇仁坊更是寸土寸金，因而该坊商铺又分早市、黄昏市和夜市⁽⁸⁾，即一家店铺先有某甲经营早市，到中午时，再由某乙接手为黄昏市，到天黑时，再由某丙接替经营夜市，到次日凌晨再转给某甲。如此周而复始，三家共同承担店铺租金，车马喧阗，通夜灯火通明。杜氏大宅对面有一条小胡同，穿过胡同便是南门小市集，正逢早市，多是卖早点、吃食的铺子。

杜牧引杜湛寻了一家胡饼店坐下，道：“这家胡饼烤得极好吃，以前在长安时，我常常来光顾。”

杜湛料想杜牧新回长安不久，自己总共也只与他见过几面，他单独约自己出来，必是有话要说，道：“十三叔今日找小侄，可是有什么话要说？”杜牧道：“我生得晚，未能见过令祖父杜环杜公，但家祖却对他极是推崇，也曾提过杜公有一子留在西域，只是河汉路绝，不能引其认祖归宗，是为憾事。想不到祖父去世多年，我竟有幸见到了杜环公的孙子。”

杜湛道：“家父杜贤公在世时，念念不忘要归葬故里。承蒙杜氏家族恩惠，允准小侄将他骨灰葬入杜曲祖坟，终于了了他生平夙愿。还要多谢十三叔，在家父葬事上也出力不少。”

杜牧道：“都是自家人，何须客气。不过我今日找贤侄出来，主要还是想聊你。”杜湛道：“小侄怎么了？”杜牧道：“贤侄年纪也不小了，可有好好想过将来？”无非暗示杜湛有荒废人生、虚度年华之意。

杜湛踌躇道：“这个……”杜牧道：“那好，先不谈你，先谈谈我自己。”

杜牧是故宰相杜佑孙辈中文学才华最杰出者，弱冠时便写下了著名的讽刺时事的作品《阿房宫赋》，诗名更盛，作品广为流传。大和二年（828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由于他出身名门，又是宰相子弟，故而朝廷中不下二十人推举他。其中翰林院学士吴武陵尤其出力，向主考

官礼部侍郎崔郾出示《阿房宫赋》。结果杜牧以第五名的成绩登第，旋即应考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再中制举⁽⁹⁾。

彼时杜牧年仅二十五岁，连中两科，春风得意，一时名声大振。他自己也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某日，杜牧与同年到南郊丈六寺游览，遇到一名穿着粗布袈裟打坐的禅僧。杜牧上前搭话。老僧问道：“你姓名谁？”杜牧自觉是名震京师的才子，傲然答道：“我姓杜名牧，家住城南杜曲。”老僧又淡淡问道：“你修的什么业？”同伴早已忍耐不住，道：“杜郎读的是圣贤书，修的是皇家业！”另一名同伴则道：“这位就是当今大才子杜牧，诗文盖世，连科高中，京城老幼，无不知晓。长老怎么不知？”老僧笑道：“老僧空门修行，不慕荣利，除了念经拜佛，其他一概不问，什么贵人才子，爵禄高登，一概不知。”

杜牧若有所悟，遂取笔墨，在寺壁上题诗一首：“家住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老僧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气味长。”

经丈六寺老僧一事，杜牧彻底收敛狂态，人亦变得谦逊起来。唐代士大夫多喜做京官，不愿意外放。杜牧时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卫兵曹参军，本前途大好，然他仅在京师半年，便应江西观察使沈传师⁽¹⁰⁾之请，主动外放江西做幕僚。后又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所辟，到扬州任掌书记，负责节度使府的公文往来，可谓身居要职。

扬州风光秀丽，商业异常繁荣，时称“扬一益二”，扬即扬州，益为成都，两城比之长安、洛阳，有过之而无不及。杜牧有诗描写扬州道：“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公事之余，他时常流连于声色歌舞场所。长官牛僧孺对杜牧极为关爱，为防意外，派遣三十名兵卒换上普通百姓衣服，尾随在杜牧身后，暗中保护。而杜牧本人只知酒色醉人，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杜牧追忆这段风流生活，写诗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直到今年，杜牧被朝廷起用为监察御史，须返回长安任职。临分别时，淮南节度使牛僧孺赠一礼物，为一箱子纸帖，上面详细记录了杜牧召妓、宴游的各种生活，如“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等。杜牧看后大为惭愧，这才知道自己人生的诸多光阴都浪

费在了风月琐事上。他为人豁达，亦不避讳，将这一段艳情往事对杜湛和盘托出，又叹道：“牛相公特意以此警诫我生活要检点，可谓用心良苦，我将感念终身。”

杜湛已隐约猜到杜牧要说什么，只默然不语。杜牧见他不吭气，只好挑明道：“贤侄可想过将来是读书应试，还是等父孝期满后谋份官职？你也有十五岁了，该好好谋划一下将来。公主和驸马待你虽好，可男子汉大丈夫终该成家立业。况且驸马为人古板，他若知道你成天出入平康坊，花天酒地，怕是也容不下你。湛儿，其实我不是要多管闲事……”

杜湛道：“我知道，十三叔是为我好。”忽尔扬起头来，问道：“十三叔，恕小侄无礼多问一句，你在扬州时，那般频繁地出入青楼，到底是因为什么？”

杜牧一时愣住，不知该如何回答。说自己天性荒淫，好纵声色？当然不是！说自己不得长官器重，心中苦闷，只能寄情风月？当然也不是！说自己对人生、对未来、对朝廷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忧惧，只是力不能及，唯以酒色解忧？是倒是，只怕杜湛年纪太小，说出来他未必能明白。那段颓废浪荡的“扬州梦”生涯并非没有来由，实与著名的“牛李党争”大有干系——

“牛”指牛僧孺，“李”则指李德裕。牛僧孺是隋代宰相牛弘之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进士，元和三年（808年）应贤良方正科，对策第一。就在这一年的科举中，牛僧孺与李宗闵、皇甫湜直言不讳，策文指斥时政弊端，实际上，批评的对象就是当政的宰相李吉甫⁽¹¹⁾。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和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三人的骨髓正直和勇气，于是署为上第，推荐给宪宗。宰相李吉甫是士族出身，一向不大瞧得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竟然还有人借科举考试揭他的短，勃然大怒，跑到宪宗面前哭诉，诬蔑说牛僧孺、李宗闵和主考官有私人关系。结果，主考官和复审官都被贬谪，李宗闵、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各从辟于藩府”。这起轰动京城的科场案引致朝野哗然，朝中大臣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迫于压力，皇帝只好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命宰相。此即为“牛李党争”的起因。

李吉甫死后，其子李德裕开始崛起。李德裕从小就胸怀大志，专心

攻读经史，尤其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他聪敏过人，很得宪宗皇帝喜爱。有一次，宰相武元衡问他喜欢读什么书，他却缄默不言。李吉甫知道后，责问儿子为何不回答。李德裕却振振有词地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家调阴阳，而问所嗜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众人无不称奇。

李德裕文章写得好，却不屑参加科举考试。父亲李吉甫劝他应试，他却说：“好骡马不入行。”一副不屑与士子同流的态度，后来还是靠门荫入仕。穆宗即位后，李德裕任翰林学士，牛僧孺和李宗闵也在朝中做官，牛僧孺任户部侍郎，李宗闵任中书舍人。李德裕不忘牛僧孺、李宗闵曾在对策中批评父亲李吉甫一事，记恨在心，图谋报复。

刚好这时候，朝廷又要举行进士考试。西川节度使段文昌⁽¹²⁾有熟人应考，私下里请托主考官钱徽。李宗闵也因为女婿苏巢应考，请托考官钱徽。结果，苏巢被选中，而段文昌托的人没有选上。段文昌怒而告发选举不公。钱徽则保持了高尚的人格，从始至终未曾拿出段文昌请托的亲笔书信。穆宗不明真相，向翰林学士李德裕询问。李德裕回答说：“真有这样的事。”于是穆宗下令前一次考试无效，重新再考，前一任主考官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也受到牵累被贬为剑州刺史。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结怨愈深。此后，李宗闵、牛僧孺与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开始了明争暗斗。

李德裕是故宰相之子，又以翰林学士身份亲近穆宗皇帝，本已占据优势地位，然突然冒出的韩公武账本令局面陡然一变。韩公武是宣武节度使韩弘⁽¹³⁾之子，为巩固其父地位，大肆行贿朝廷执政官员。韩公武、韩弘先后去世后，韩公武子韩绍宗继承家业。韩家家奴因对小主人不满，联络宣武旧吏，偷出韩府秘密账本，到御史台告发昔日韩氏行贿一事。唐穆宗怜悯韩绍宗幼龄无依，调来韩氏账本，亲自审阅，发现朝中大员几乎都接受过韩弘父子的贿赂。只有一处用红笔小字记道：“某年某月某日，送户部牛侍郎钱一千万，拒而不收。”这牛侍郎，就是牛僧孺了。唐穆宗看罢大喜，不久即拜牛僧孺为宰相。

李德裕以才干闻名，牛僧孺则以品德著称，均非无识之人，然在党

争一事上，两方却是势同水火，互不相让。牛僧孺一执掌大权，便将李德裕排挤出朝，李系大臣均被流放边疆。后来，唐敬宗即位，李德裕当权，牛僧孺一系又遭打压。唐文宗即位后，牛李依旧各结私党，以相磨轧，以至文宗皇帝发出了“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

当今宰相李训执政后，亦想用党争大肆揽权，索性利用文宗皇帝厌恶党争的心理，将牛、李两派官员尽数驱逐出朝，牛僧孺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贬为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则被贬往东都洛阳为官。

杜氏与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本为世交，杜牧却做了牛党首领牛僧孺的幕僚，等于间接站在了牛党一方，大大得罪了李党。他本人虽无意卷入党争，却是身不由己，两头不落好，苦闷之下，只得寄情于美酒女色当中了。

杜湛见杜牧陷入沉思，默然不语，以为对方生了气，忙赔礼道：“小侄是晚辈，不该如此无礼。不过小侄知道十三叔是胸怀大志的人，你那么做，一定是缘由的。”

杜牧心念一动，问道：“莫非贤侄是在暗示你出入平康坊，也是有缘由的？”杜湛点点头，道：“小侄自有我非去不可的理由，还请十三叔体谅。”

杜牧见对方神色坚决，料想必是如昔日李益倾念霍小玉一般，爱恋上了某位名妓。他是过来人，知道这种事强行阻拦不得，便委婉相劝道：“贤侄是名家子弟，岐阳公主又视你为己出，将来终究还是要选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风月场上的事，不要太当真。”杜湛道：“是，湛儿记下了。”

杜牧听他答得敷衍，料想并没有真的听进去，正好胡饼出炉，便不再多说，只道：“我该走了。等我在洛阳安顿下来后，会设法接贤侄过去住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再详谈。”买了几块胡饼包上，提了辞去。

其实杜湛并非有意不将杜牧言语当回事。他早知十三叔卷入牛李党争，举步维艰，值此困难之时，还特意来提点他，可谓关切殷殷。只是

他自己亦有难言之隐，不便明说而已。闷闷回来杜氏府邸，却见杜茵茵正在门前张望。他不愿意多搭理这位骄横惯了的妹妹，抬脚进门，招呼也懒得打。

杜茵茵忙跟过来问道：“十三叔找你做什么？”杜湛道：“不做什么。十三叔就是请我吃了张胡饼。”

杜茵茵当然不信，但见杜湛对自己爱理不理，也甚无趣，赌气道：“不说算了，我自己出去玩去。”

杜湛忽然想起什么，忙叫道：“等一下，茵娘可是要去永宁坊王宰相家中？”杜茵茵道：“你怎么知道？”杜湛道：“我随便猜的。”杜茵茵白了他一眼，道：“就你最聪明。”

杜湛今日很有些反常，一改往日冷淡面孔，主动凑上来道：“我想跟茵娘一起去。”杜茵茵道：“我去找王宰相的孙女绵芊玩耍，你跟去做什么？”杜湛道：“听说王宰相宅子是京城一绝，我也想去看看，好开开眼界。”

杜茵茵道：“哦，湛哥哥终于也有求我的时候了。”杜湛道：“算是吧。茵娘以后要是做了什么令公主生气的事，我可以替你打掩护。”杜茵茵道：“听起来倒是不错。不过我还得考虑考虑。”

杜湛道：“我得先回房换件衣衫，麻烦茵娘等我一会儿。”杜茵茵道：“换什么衣衫啊，又不是去做客。”杜湛道：“等着我啊。”自顾自往后堂去了。

杜茵茵道：“谁等你！”口中这么说，走出数步后，还是停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杜湛重新出来，果然换了一件干净长衫，只是未系腰带，显得有些臃肿邋遢。杜茵茵道：“也没好看多少啊！湛哥哥还专门回去换衣裳，以为去见谁呢，真真好笑。”

杜湛也不生气，只道：“走吧。”杜茵茵道：“我又没答应带你去！”

二人一道出来大门，杜湛不见车马，问道：“茵娘不用乘车吗？”杜茵茵道：“过三条街就到，乘什么车子！”又趁机讥讽道：“我说你们沙州是不是太穷，湛哥哥都没坐过车子，所以想坐我的马车玩玩？”

杜湛一张脸蓦然涨得通红，紧咬嘴唇，狠狠瞪着杜茵茵。杜茵茵吓了一跳，料想对方动了真气，可又不愿意服软道歉，只道：“我们走吧。”算是变相答应带杜湛去宰相王涯家中了。

她走出好大一截，杜湛才勉强追上来，问道：“王宰相家在永宁坊，不是该往南吗？”杜茵茵笑道：“湛哥哥这么快就熟悉长安了？我还记得你刚来长安的时候……”忽想到适才已经惹得杜湛大大生气，最好还是不要再继续嘲笑他，忙改口道：“我要先去对面赵氏乐铺取乐器，绵芊有一支笛子放在那里校音呢。”

杜湛随口问道：“王宰相的孙女还会吹笛子吗？”杜茵茵道：“当然了，绵芊笛子可是吹得相当不错呢。听十三叔叔说，他有一位叫赵嘏的朋友写过一首《闻笛》诗：‘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响遏行云横碧落，清和冷月到帘栊。兴来三弄有桓子，赋就一篇怀马融。曲罢不知人在否，余音嘹亮尚飘空。’那赵嘏借住在永宁坊明觉寺中，听到的笛音传自王宰相家，其实吹奏者就是绵芊。赵嘏还写过一首《长安秋望》⁽¹⁴⁾，有一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十三叔爱得不得了。‘长笛一声人倚楼’也是指绵芊呢。”

杜湛漫应道：“长笛一声人倚楼，蛮有诗情画意的。有机会我也要听听王家小娘子吹笛子，看看是不是有传说那么好。”杜茵茵笑道：“你又不是绵芊什么人，她凭什么要吹给你听？”

杜湛道：“我是茵娘堂兄，茵娘又跟王家小娘子是好朋友，这层关系难道还不够吗？”杜茵茵道：“当然不够，绵芊可是京师最纯情、最清高的女子，要让她为谁吹奏笛子，可是比登天还难。我猜，只有绵芊的未婚夫，才有资格让她吹奏一曲。”

杜湛道：“王家小娘子已经许婚了吗？”杜茵茵道：“还没有。不过听说王宰相为她相中了故宰相郑綮郑公的孙子郑颢。也是，绵芊出自太原王氏，又是宰相之孙女，能与她相配的，除了李氏皇族，只有崔、卢、

郑三家⁽¹⁵⁾。”

忽想到母亲岐阳公主原先属意的夫婿人选本是范阳卢储⁽¹⁶⁾，不想为人捷足先登，这才改选了杜惊为驸马。又想到自己亦是待嫁闺中，父母也正为她挑选门当户对的夫婿，人选大致不出李、崔、卢、郑、王五家。可不知怎么回事，她一点也不想嫁人。

杜湛见堂妹忽尔陷入沉思，问道：“怎么了？”杜茵茵道：“没事。”

到了赵氏乐铺门前，杜茵茵停了下来，斜睨着杜湛。杜湛莫名其妙问道：“又怎么了？”杜茵茵道：“你不先替我打帘子吗？”

杜湛咬了咬嘴唇，还是举手掀起了厚厚的门帘。杜茵茵笑道：“这还差不多！”

进来店铺时，店主赵思楚正对仙韶院⁽¹⁷⁾东官尉迟璋解释道：“那曹继荣非要买走箎，小老儿实在拦不住。正好有金吾卫路过，小老儿报了官，也提了尉迟东官的名字。可金吾卫也不敢惹那姓曹的，说他是回鹘德禄公主的心腹。”

箎又称悲箎、笳管，是簧管乐器，传自西域龟兹。原是牧人乐器，声音低沉悲咽，故有悲笳和悲箎之称。汉魏时传入内地，至唐代已盛行中原，成为唐代宫廷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当年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出逃蜀中，到斜口栈道时，霖雨连日。玄宗耳闻马铃声不断，勾起了无限往事，惆怅下采其声为乐曲，命名《雨霖铃》。梨园乐工张野狐以箎演奏，悲怆低回，令人凄楚欲绝。听到动情处，玄宗挥泪如雨，《雨霖铃》⁽¹⁸⁾遂成箎名曲。

箎风行大唐，深受欢迎，自达官贵人以至庶民百姓，擅长演奏箎的人不在少数，就连当今文宗皇帝亦善吹小管箎。尉迟璋则是此道中的顶尖高手，号称“第一手”，天下知名。有诗称赞其箎技艺云：“山头江底何悄悄，猿声不喘鱼龙听。翕然声作疑管裂，诘然声尺疑刀截。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急声圆转促不断，辘轳磷磷似珠贯。缓声展引长有条，有条直直如笔描。下声乍坠石沉重，高声忽举云

飘萧。”可谓跌宕起伏，韵味浓郁。而赵氏乐铺则是京师最有名的乐器店，专买卖、修理乐器。尉迟璋之前曾将一件心爱的箏篋送来乐器店中清洗，不想被一名叫曹继荣的男子看上，强行以低价买走了。

尉迟璋道：“算了，箏篋丢了就丢了，钱我也不要了。赵老公额头上的伤，是那姓曹的胡人打的吗？”赵思楚不愿意惹事，忙道：“不是，是小老儿自己不小心撞到的。”

因回鹘助唐平乱有功，唐代制度，凡回鹘留于长安者均以客待之，由府县官衙供给饔飧之费，触及刑律有优待豁免之权。故回鹘人留居在长安有利可图，即使有不法之事，官吏也不敢过问。九姓胡人亦多冒称回鹘人，好享受特权。

尉迟璋气愤道：“回鹘人越来越嚣张了，强买东西不算，居然还动手打人！”赵思楚叹道：“以前是胡人仰慕大唐文化、千方百计地来到长安，大唐报以热情宽广的胸怀。现在随处可见的是嚣张跋扈的回鹘人，完全不将大唐人放在眼里。连回鹘人跟神策军打官司，皇帝也不得不偏袒他们呢。”

尉迟璋听到有人进来，回头一看，认出杜茵茵，忙过来招呼。杜茵茵常随母亲入宫参加宫廷宴会，亦认识尉迟璋，点头招呼。

尉迟璋却不认识杜湛，问道：“这位是……”杜茵茵道：“噢，这是我堂兄杜湛，是从沙州回来的。”尉迟璋道：“啊，我听过郎君的名字。当今皇上关注河湟局势已久，还说等有机会要召杜郎进宫，好好询问那边的情形呢。”

杜湛听到这类的话多了，起初还很兴奋，渐渐也不大当回事，只点了点头。

尉迟璋又道：“我姓尉迟，虽在长安长大，祖先却是来自于阗。多年来一直想回母国看看，却因河西陷蕃，不得归途。”杜湛道：“噢。”

尉迟璋是于阗王族，其先人是于阗国王尉迟胜之侄尉迟青。尉迟胜娶唐宗室女为王后，安史之乱时，将国政委托给弟弟尉迟曜，自己亲率五千军马赴难，尉迟青亦在其列。彼时唐肃宗在位，对此极为感动。乱

平后，尉迟胜将王位让给弟弟尉迟曜，自请留长安宿卫，尉迟青也因此而留在长安。他非但是大唐功臣，而且擅吹笙箫，音调高亢，清亮辽远，号称国手。尉迟璋承袭先人音乐才华，非但笙、箫、琴、瑟、鼓样样精通，还会作曲，曾整理改编过《霓裳羽衣曲》。他的歌唱得也很好，“能啖歌喉为新声”，音辞曲转，音域宽阔，意韵深长，听者忘倦，有“一声飞出九重深”之美誉，引得京城乐人纷纷效法，并尊称尉迟璋为“拍弹”。唐文宗李昂喜爱音乐，善吹管乐，任命尉迟璋为乐官之首，曾命三品以上官员穿上朝服听尉迟璋吹奏歌唱，以示隆重。因而他虽是乐官，却因为音乐才华出众，是京师达官贵人争相巴结的对象。不想此刻遇到杜湛，对方却是神色冷冷，一时颇觉无趣。

正好杜茵茵要取笛子，赵思楚打开了柜子，尉迟璋一眼便看见柜子下层竖放着一只紫檀琵琶，不由一愣，问道：“这是谁寄放在这里的？”赵思楚道：“啊，紫檀琵琶吗？小老儿忘记拿出来了，这是平康坊的王织莲送来寄卖的。”

尉迟璋道：“王织莲是什么人？她手里怎么会有如此成色的琵琶？”赵思楚道：“王织莲是乐伎景悦的女儿。不过她说这琵琶不是她家的，她也是受人所托。”

景悦原是邯郸乐伎，擅长琵琶歌舞，到长安后成为平康坊名妓，名动一时，后来生了女儿，便处于半退隐状态。尉迟璋倒也听过景悦的名字，又问道：“琵琶卖多少钱？”赵思楚道：“两千贯钱，不过对方不收铜钱、丝帛，只要金砂，折合大概是二百金。”尉迟璋想了想，道：“二百金不是小数，不过这只琵琶也值这个价，麻烦赵公为我先留两日，我筹了钱便来。”又道：“杜小娘子，杜郎君，再会。”杜湛道：“尉迟君好走。”

杜茵茵早不耐烦起来，道：“喂，我要取的笛子呢？”赵思楚忙取了笛子，插入笛袋装好，道：“烦请小娘子转告王家小娘子，笛子已完全校正了。再有问题，可以随时回来找小老儿。”

杜茵茵接了笛子，随手递给杜湛，又问道：“那琵琶看起来又旧又破，居然能值二百金？”赵思楚笑道：“在行家眼里，它当然是值得的。”他既已答应为尉迟璋留下货品，便将琵琶重新收入柜中，小心翼翼

的样子，倒真像手捧着绝世宝物一样。

出来乐铺，杜茵茵问道：“尉迟璋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平常人巴结他还巴结不上，他刚才主动跟湛哥哥搭讪，你为何对他爱理不理？”杜湛反问道：“他又不是我什么人，为什么人人巴结他，我就要去巴结他？”

唐人最看重交游。杜茵茵大惑不解地道：“那么湛哥哥每天都跑出去干嘛了，不是去结交朋友吗？”杜湛不答。

杜茵茵跟他相处日久，知道每每这种时候，无论她再说什么，对方都不会有回应，摇头道：“湛哥哥可真是个怪人。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阿爹提了好几次了，娘亲每次都替你说好话，下次阿爹必定当面问你。”忽一眼留意到杜湛腰间有什么东西，问道：“那是什么？怎么鼓鼓囊囊的，是绳索？”杜湛忙道：“我随身的袋子，里面装着一些小零碎。”

杜茵茵道：“随身袋子干嘛放在袍子底下？干嘛不戴我大哥送你的革带和蹀躞(19)？”杜湛道：“怕茵娘等不及走了，匆忙之间没顾得上。”又打听王宰相家的事，将话题转开，杜茵茵这才不再追问。

永宁坊为朱雀门街之东第二街、街自北向南之第八坊，在新昌坊之西，仅隔宣平坊。坊内有京兆府籍坊(20)、永宁园、明觉寺等名胜。这一带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风光又以永宁园为最。永宁园原是唐玄宗爱女永穆公主(21)旧宅，永穆公主后出家为女道士，唐玄宗就将永宁园赏赐给了权臣安禄山，并敕监作匠扩建池沼亭台，“可极尽华丽，钱额不限”，永宁园由此成为京师首屈一指的园林，景色奇丽，不在皇宫禁苑之下。安史之乱后，永宁园废弃，朝廷便将太史局改为司天台(22)，将官署迁到永宁园旧址。宪宗朝诗人羊士谔有《永宁小园即事》云：“萧条梧竹下，秋物映园庐。宿雨方然桂，朝饥更摘蔬。阴苔生白石，时菊覆清渠。陈力当何事，忘言愧道书。”又有《永宁里园亭休沐怅然成咏》云：“云景含初夏，休归曲陌深。幽帘宜永日，珍树始清阴。迟客唯长簟，忘言有匣琴。画披灵物态，书见古人心。芳草多留步，鲜飙自满襟。劳形非立事，潇洒愧头簪。”这已是司天台迁至永宁园后之景色，依然清幽如画。

永宁坊所居达官贵人颇多，先后有礼部尚书裴行俭、赠太尉祁国公王仁皎、中书令裴炎、代宗朝大宦官李辅国等。现任宰相王涯、侍御史白敏中亦住在这里。王涯宅邸为前京兆尹杨凭⁽²³⁾故第，内中水光潋滟，山岛耸峙，风景不在永宁园之下。不过在京师长安，杨凭最著名的不是他的豪华宅子，而是他查偷的故事。杨凭诗文写得不错，表弟偷抄其诗，竟因此而获取功名。杨凭得知后十分愤怒，责问表弟道：“我的‘一一鹤声飞上天’，你有没有偷抄在试卷上？”表弟惶惶答道：“知道阿兄最珍爱这句诗，故不敢偷。”杨凭神情略缓，道：“如此还可以宽恕。”王涯买下杨宅后，大肆整修，取名“山亭”，花木萧疏，泉石清幽，风光更胜从前，入之者疑非尘境。园子中还养了白鹤，以应“一一鹤声飞上天”之典故。

然山亭之最著名者，并非其园林风光、翩翩白鹤，而是园中一井，以金玉为栏，王涯还将搜罗到的宝玉珍珠悉数投于井中，每日汲其水饮用，称为“如璧井”，取自《诗经》“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之句。

王涯既是当朝宰相，想要投其门路者当然不少。山亭大门前站有不少人，都是希望能有机会寻条门路。然门仆态度却十分恶劣，有人稍微站得近些，便上前大声呵斥驱赶。

杜湛皱眉道：“这门仆当众羞辱咒骂，好不叫人难堪。这些人如何还要在这里巴巴等候？”杜茵茵道：“求人办事，不受点委屈哪行！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除非你自己当了宰相。”颇意味地看了杜湛一眼。她是王府常客，门仆一见到她，忙赶过来巴结，告道：“小娘子在后园。”

杜茵茵便引着杜湛昂然进去，徘徊在门外的一干人无不投去羡慕的眼光。

刚入庭院，便见到两只白鹤俏立在槐树下，亭亭玉立，优雅高贵。杜湛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红顶黑翅的白鹤，一时看得呆了。杜茵茵不免又嫌他像乡野之人进城，没见过世面，连声催道：“快走啊，白鹤没见过

吗？”杜湛道：“没见过。”杜茵茵道：“真没见识。”

杜湛道：“那茵娘见过瀚海沙漠吗？见过高山雪原吗？”杜茵茵道：“谁稀罕见到那些！沙州要真有那么好，你也不会巴巴地跑来我们长安不走了。”杜湛道：“我不想跟茵娘吵架，你自己去找王小娘子玩吧。”

杜茵茵却是不肯走，道：“湛哥哥又不识路，那些仆人又不认识你，万一把你当贼抓起来怎么办？”又道：“我刚听仆人说王宰相人在家里，不如我先引你去见他。你看外面那些人，千方百计地想进来，只苦于没有门路。你既来到此处，何不就此去见一见王宰相，也好为将来铺条后路？”

平常人听到有机会拜谒宰相，无不欣喜若狂，杜湛却极见冷漠，只问道：“茵娘几时这般为我着想了？”杜茵茵恼道：“我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我们家一辈子。不听就算了，随便你。”

她刚一转身，杜湛却忽然改变了主意，道：“好，我听茵娘的。”

杜茵茵转怒为喜，嗔道：“湛哥哥终于知道我是为你好了。”杜湛道：“嗯。王宰相人在哪里？”杜茵茵道：“当然是在后院书房啦。他人只要在家，必定在那里。”

杜湛道：“听说王宰相搜罗了许许多多的奇珍异宝。”杜茵茵道：“是啊，原来湛哥哥也知道这些。我带你去书房，你便可以看到那些古玩字画了，不少都是稀世珍品呢。”

山亭后院庭宇轩敞，栏槛玲珑，别一世界。书房中，有三名男子正在观赏一幅卷轴书法。年纪最大者已逾七旬，意态安详，神致悠远，正是此处山亭豪宅的主人——当朝宰相王涯。他出身于太原王氏望族，世代官宦，祖父皆以进士取仕。他本人亦荣登“龙虎榜”⁽²⁴⁾而步入仕途，春风得意。他善写绝句，即景小诗清秀明快，意蕴深厚，耐人回味。如《游春曲》云：“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意境飘逸，犹如人间仙境。

年近六旬的老者名叫皇甫湜，是王涯外甥。除此身份外，他还是韩愈门生，是天下知名的古文大家，更是引发“牛李党争”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仕途不顺，跟老师韩愈一样，常靠给人写墓志铭来补贴家用，价码是“每字三匹绢，更减八分钱不得”，可谓价值不菲。其人性情高傲，且偏狭暴躁，往往盛气攻辨，不容异议。他之前任东都留守裴度幕僚。不久前，裴度重修洛阳福先寺，欲请白居易作碑文。皇甫湜闻讯大怒，道：“我皇甫湜就在裴公身旁，裴公却要写信请白居易写碑文。我的文章是阳春白雪，白居易的文章是下里巴人。裴公怎么容不下高雅之人？”裴度为人宽厚，也不生气，忙歉然道：“考虑您老是大手笔，怕遭到您的拒绝。现在既然您说话了，这也正是我的愿望啊！”皇甫湜怒火稍息，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一气呵成。文章文思奇僻古奥不说，连字体也怪邪。裴度看得半懂不懂，为了顾全皇甫湜面子，还连连赞叹道：“真高人也！”这件事后，皇甫湜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便向裴度辞了官。此次来长安，是专门向舅父王涯辞行，之后便预备回老家颐养天年。

另一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则是名士卢仝，出自著名的范阳卢氏，是“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之后。他自小便有才名，诗风奇诡险怪，人称“卢仝体”，但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一直隐居在嵩山少室山，拒绝为官。后为韩愈赏识，迁居洛阳，这次是与皇甫湜一道来长安，在王涯家做客。

那纸本卷书写的是西汉史岑的《出师颂》⁽²⁵⁾，正文十三行，共九十七字，为章草书，书法古穆流畅。王涯问道：“二位以为如何？”皇甫湜道：“笔法淳古，结体道密，墨采如新，堪称神妙之迹。”卢仝也道：“索靖⁽²⁶⁾自称‘银钩趯尾’，时人评论其书法：‘如风乎举，鸷鸟乍飞，以状其遒劲；或谓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以状其峻险。’今日一见，果然不虚。”

皇甫湜亦曾在中央任职，熟知各种典故，奇道：“索靖传世之作极少。听说这《出师颂》原为太平公主收藏，太平公主被诛后，由唐明皇收入大内珍藏。之后再无人得见。却不知舅父大人从哪里得到了这件珍品，是当今皇帝的赏赐吗？”王涯捋须笑道：“非也，非也。这是老夫新近收到的礼物，来自民间。”

原来，不久前有再从弟⁽²⁷⁾王沐跨驴自江南来投王涯，想借其权势谋个一官半职。王涯年轻时亦立志报国，建功边戍，有《塞上曲》云：“塞虏常为敌，边风已报秋。平生多志气，箭底觅封侯。”高吭嘹亮，催人奋进，豪情壮志不逊盛唐杜甫之“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然其入仕后，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朝，跨越大唐短暂中兴后又再度衰微的时代，在宦海沉浮中逐渐失去了热情和勇气，留给世人庸碌无实的印象，以“循默不语”⁽²⁸⁾闻名。他能在文宗朝当上宰相，也是靠贿赂大宦官王守澄，因而在朝野间愈发声名不佳。王涯自己倒也无所谓，他生平只好收聚古书、书画、珍玩等，仕途于他而言，不过是味佐料。他既对政治如此态度，因而对提携后进、安排私人也无多大兴趣。但人总有弱点，王涯也不例外。他生平至爱，无非是搜罗奇珍异宝、古玩字画——或以重金购买，或以权谋私、用官职交换，或干脆构陷原主、强取豪夺——为此不惜一切代价。王沐投其所好地送上了一幅《出师颂》，这才令王涯首肯，答应为其谋划一官。

皇甫湜母亲为王涯大姊，亦是出自太原王氏望族。他倒不如何关心那远亲王沐的故事，只道：“这么说，大明宫所藏的那幅……”王涯悠然道：“一定是假的。”他虽勉力压抑激动之情，还是不免流露出得意之色来。

卢仝道：“我曾听到过流言，说索靖作品多已失传，现今传世的其实是隋代高僧智永⁽²⁹⁾所书，看来传说是真的。只是想不到民间还存有索氏真迹。”王涯笑道：“眼前这卷《出师颂》，大概是唯一传世真迹了。”皇甫湜道：“恭喜舅父。”

兴致正浓时，忽有侍女进来禀报道：“杜家小娘子求见王相公，人就在书房外。”王涯奇道：“是茵娘吗？她不去绣楼找绵芊，来老夫这里做什么？”见一旁卢仝疑惑，忙道：“杜茵茵是杜尚书和岐阳公主的爱女，绵芊是我家老二仲翔的女儿，她二人素来友好，情如姊妹。”

王涯有三子一女。长子王孟坚为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次子王仲翔为太常博士，三子王季琰为校书郎，女儿则嫁窦紃为妻。窦紃为宰相窦易直之子，出自扶风窦氏，官渭南尉。

卢仝奇道：“杜小娘子为什么来找王相公？该不会她跟王小娘子拌嘴

吵架，来找王相公告状的吧？”王涯哈哈大笑道：“卢公不了解，要说后辈子孙中，老夫最疼的也就是绵芊这个孙女了，不但人是万里挑一，而且脾性好，才气高，聪慧俊秀无比。这样的女孩儿，人见人爱，就算是霸道惯了的杜小娘子，也不会跟她拌嘴，根本吵不起来。”忙命侍女请杜茵茵进来。

杜茵茵引着杜湛进来，拜了一拜。王涯笑道：“茵娘，你独自来找老夫，这还是第一次。这位卢夫子刚才还说多半是你跟芊娘吵架了。”杜茵茵道：“哪有的事，我人刚进来，还没见到绵芊人呢。王相公，这是我堂兄杜湛。他久仰相公大名，想来一睹您老人家的风采。”

王涯早听惯各种阿谀奉承之词，但这话毕竟是从公主爱女口中说出，还是要给几分面子，当即笑道：“你就是杜湛吗？老夫听过你的事，你能不远千里，奉父归葬，不容易。”杜湛道：“多谢王相公。”见了一礼，头抬起时，眼睛已往书房墙上、架上扫去。

杜茵茵见堂兄失礼，扯了一下他衣袖。杜湛忙道：“噢，我是见王宰相家收藏极多，一时看花了眼……”忽一眼落在案上，失声道：“这不是索靖索公的《出师颂》吗？王相公从哪里得来的？”

皇甫湜见他神色异样，问道：“怎么，杜小郎君知道这幅墨宝的来历？”杜湛道：“略知一二。敢问王相公从哪里得来的？”

他如此刨根问底，王涯已颇觉不快，然看在杜茵茵面上，还是不得不敷衍几句，又不便是说托请者贿赂，便道：“这幅墨宝原是一位亲戚旧物，暂时存放在老夫这里。”

杜湛还不肯罢休，问道：“王相公那位亲戚是谁？”杜茵茵道：“湛哥哥！”又道：“王相公，我们该走了，不打扰您老人家观赏字画。”硬扯着杜湛出来，走出老远，才松开手，埋怨道：“我带湛哥哥去见王宰相，本意是让他对你留个好印象，结果你倒好，一张口就得罪他了。”

杜湛尚且莫名其妙，道：“我没说什么呀，只是想知道那幅《出师颂》来自哪里，怎么就得罪王宰相了？”杜茵茵道：“你当真不知道

吗？”杜湛道：“知道什么？”杜茵茵道：“你以为王宰相从哪来弄来那么多古玩字画，仅凭他的俸禄吗？当然，大唐宰相的俸禄也不低，可那满屋子字画的价值，怕是超过他俸禄百倍千倍不止。更不要说那口如璧井中的珠宝了。”

杜湛狐疑道：“那么王宰相哪来的那么多钱？”杜茵茵道：“笨蛋一个，想想门外候着的那些人，求人办事，不总得给些好处吗？”

杜湛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那墨宝是请托者的贿赂。这么说，我适才大大得罪王宰相了？”杜茵茵道：“是啊，你刚才的表现，就像个监察御史呢。湛哥哥，你一向不爱理会旁人，今日为什么要管这桩闲事？”杜湛道：“我有我的理由，日后再告诉茵娘不迟。你去寻王小娘子吧，我自己随意逛一逛，逛完了就到大门口等你。”杜茵茵道：“那好吧，我去找绵芊了。”

后花园旁有一座绣楼，是宰相孙女王绵芊所居，曲房邃室，雾阁云窗，备极幽雅。杜茵茵进来绣楼坐下，这才想到笛子还在杜湛身上。王绵芊笑道：“又不着急用。你堂兄既然人在这里，一会儿再去找他取回笛子不迟，权且让他先尽兴逛一逛。”

杜茵茵道：“湛哥哥还真是穷乡僻壤来的，完全不谙世事，今日可是大大得罪了尊祖父王宰相。”她与王绵芊无话不谈，当即说了杜湛追问《出师颂》来历一事。

王绵芊不便评价祖父行事为人，只道：“不碍事。我祖父阅人无数，一听便知道杜公子全无恶意的。”又笑道：“以往茵娘总是杜湛杜湛的叫，今日倒是改口叫湛哥哥了，这是什么缘故？”

杜茵茵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道：“娘亲让我这么叫他。”忽想起赵氏乐铺的琵琶，便顺便提了，问道：“绵芊你也算是懂音乐的人，那琵琶真的值那么多钱吗？”王绵芊道：“我得看见实物才能知道。不过尉迟璋何等人物，既然他都说了值得，必然是值得的。”想了想，又道：“这么高价值的琵琶，多半是大内皇宫流出之物，用过它的人，一定非同凡响。”

二女又闲聊一回，忽听到外面吵吵嚷嚷。杜茵茵道：“你们王家不是一向家规森严吗，如何后院也这般嘈杂了？”侍女鹤颜往窗外望了望，道：“好像是园子那边出事了。”

王绵芊登时想起杜湛来，道：“会不会是仆人不认得令堂兄，双方起了口角？”杜茵茵道：“呀，就湛哥哥那臭脾气，还真有可能。”

两人忙朝外面赶来。有仆人过来告道：“如璧井边抓到一个窃贼，正预备捆了送官，可那小贼十分凶悍，不肯就缚。”

到如璧井边一看，果见几名仆人各举兵器，围住杜湛。杜湛倚井栏而站，手中抓着一只打水的吊桶，大概是为了抵抗，随手从脚边抓的。那吊桶通体为黄金所铸，亦是一件宝物，仆人生怕打烂主人心爱的金桶，一时不敢上前。

王绵芊忙命仆人退下，道：“这位杜公子是茵娘的堂兄，也是家里来的贵客。”一名仆人道：“小娘子，适才就是他偷偷溜到如璧井边，用绳索钩子什么的物事，往井中捞取宝物。小的和阿发亲眼所见，叫了一声。他丢了绳索，还想逃走，小的这才亮了兵器，上前堵住他。他反而回身奔到井边，操起金桶，预备抗拒，这不分明是做贼心虚吗？”

王绵芊斥道：“胡说，杜郎是名门公子，岂能贪图我们王家那点东西，快些退下！我爷爷可知道此事？”仆人道：“已经派人禀报了，王相公说直接捆了送去万年县治罪。”王绵芊道：“再派人去告诉我爷爷，说全是误会。”

她言辞轻倩，声音柔美，宛转动人，神态却不容置疑。仆人素来对这位小主母甚是服气，应道：“是。”勉强收了兵器，悻悻去了。

杜茵茵一时难明所以，问道：“湛哥哥，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杜湛放下金桶，从台岩上跳下来，道：“没做什么。”

杜茵茵道：“绵芊的笛子呢？”杜湛道：“掉到井里去了。”杜茵茵道：“这么说，你是真的……真的……”

王绵芊忙道：“杜公子一定是听过如璧井的名字，心中好奇，探身往井中查探时，笛子不小心掉进去了。所以杜公子才寻了工具，原本想打捞笛子，结果被仆人看到误会了。杜公子，是也不是？”杜湛目光炯炯，凝视着王绵芊，却是一言不发。

杜茵茵道：“绵芊你可真是个好人，你才第一次见到他，就使劲为他遮掩。湛哥哥，我可不是傻子。适才来的时候我就留意到你袍子下挂有什么东西，现下不见了，是不是就是仆人所说的绳索钩子之类？怎么，你这会儿不吭声了，敢做不敢当吗？”

杜湛火气冲头，大声道：“是。我是事先带了绳索，我是想捞取如璧井中的宝物，笛子是不小心掉进去的。”

杜茵茵原本只是随口一说，却不想被杜湛亲口承认，登时失望之极，泪水哗然而出，哭道：“你不但丢了你自己的人，还丢死我们杜家的人。”捂着脸转身跑了出去。

王绵芊追之不及，只得走过来道：“杜公子，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你还是赶快去追茵娘，当面跟她解释清楚为好。”

杜湛道：“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小娘子为什么要替我说话？是因为这些钱财珠宝来路不明，多是贪赃受贿之物，你们宰相府也不愿意张扬吗？”

王绵芊一片好意，反被杜湛讥讽，登时羞得满脸通红，赧然薄晕，有如朝霞将散。但她待人和善，不愿意恶语伤人，只道：“鹤颜，好生送杜公子出去。杜公子，我还有事，恕不远送。”自转身去了。

侍女鹤颜实在看不过眼，道：“杜公子也太不识好歹了，我家小娘子处处为你说话，你还反过来冷嘲热讽！请吧，我们宰相府容不下杜公子这样的高人。”

杜湛默默出来永宁坊。他料想杜茵茵必然已先奔回家告状，若是就此回去杜家，必然有一场大风暴等着自己，可若不回去，又无地可宿。

偌大京城，竟似无自己安身之处，着实可悲可叹。想了一回，仍慢慢回来崇仁坊。路过赵氏乐铺时，忽见到一名白发老者出来，那老者腰间挂着一柄极黯淡极陈旧的长剑，剑身比寻常宝剑要宽一寸，似是柄古剑。他第一眼望见，目光便再也无法离开那柄剑，竟不由自主地跟在那老者身后。

到一处岔路时，那老者忽然转向南面。杜湛急追几步，刚到路口，那老者从墙角抢过来，一把握住他右手手腕，问道：“你是什么人？跟着我做什么？”他手劲极大，杜湛使尽全力，竟未能挣脱。

老者喝道：“快说，你跟着我做什么？”杜湛手腕奇痛，已知对方年纪虽大，却是武艺高强，忙道：“我并无恶意，只想看看老先生腰间那柄剑。”

老者闻言，便松了手，摘下宝剑递了过来。杜湛见对方如此坦然豪气，大为称奇，道了一声谢，拔剑一看，当即道：“这是南诏出产的浪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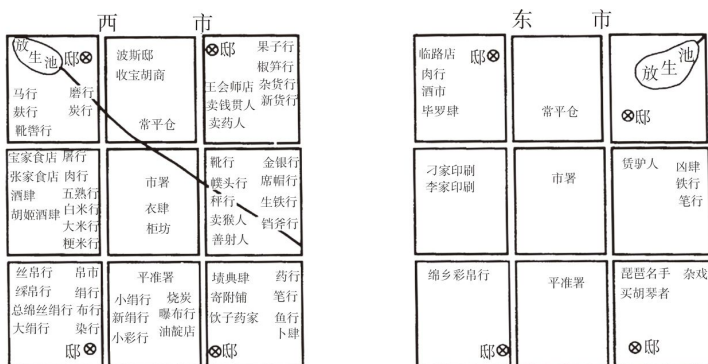
老者奇道：“小郎君年纪轻轻，见识却是不凡。你如何认得这是浪剑？”杜湛道：“我见吐蕃东道节度使尚绮心儿佩带过这样的一柄剑。”

老者更是惊异，道：“你见过吐蕃东道节度使？”杜湛道：“是啊，我是新近才从敦煌归唐的。”

老者思忖片刻，道：“我想跟小郎君好好聊聊。不过我有件事要先赶去办。小郎君住在哪里？回头我来找你。”杜湛道：“我……我其实没什么地方可去。”老者道：“那你先跟着我。等我办完事，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

杜湛应道：“是。对了，我叫杜湛，还未请教老先生高姓大名。”那老者道：“我本姓姚，不过世人都叫我空空儿⁽³⁰⁾。”

杜湛生在敦煌、长在敦煌，说的是吐蕃语，写的是吐蕃字，对中原所知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汉文书籍记录及旁人转述。他不知道空空儿曾是大唐赫赫有名的游侠，只道：“是，那么我便叫你空先生好了。先生要去哪里？”空空儿道：“去一趟东市。”



唐长安城东、西市行市分布示意图

长安实行坊制管理，制度严密。以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东西两区，东区属万年县，西区属长安县。又专门设有东、西两市作为商贸区。每市又分为九片区域，按行业划分，整整齐齐。空空儿似乎已许久未来过这里，转了好几圈，还是向人打听了才寻到一家波斯人经营的质库⁽³¹⁾。

空空儿从行囊中取出一枚深褐色瓢状物，递上柜台，问道：“店家，我当这个，一百金。”

店主名叫阿思瓦，拿起那物事看了看，皱眉问道：“这是什么果子的壳？竟然敢当一百金。”空空儿道：“这是乌孙青天核，是世间奇物，空之盛水，须臾成酒。”

阿思瓦“啊”了一声，道：“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青天核。”忙请空空儿到内堂坐下，取水一试，果然清水进去，片刻后便成了酒，只是口感不大好，略微酸涩。

阿思瓦精明过人，料想空空儿必不是普通人，便实话告道：“老先生拿这青天核来，想必是死当。这东西固然是件稀奇物，但只是虚名而已，没有多少人会真的喝这种酒。一百金，怕是不好出手。”

空空儿道：“那么店家想出多少钱？”阿思瓦道：“二十金。”空空儿摇头道：“二十金实在太低了。”取了青天核出来，一时沉吟不语。

杜湛道：“空先生缺钱用吗？”空空儿道：“是我有位朋友缺钱，将她最心爱的琵琶交给乐铺代卖，已然卖出去了。我想筹一笔钱，为她赎回

来。”杜湛道：“啊，是赵氏乐铺卖二百金的那只琵琶吧。”又问道：“这个当真就是传说中的乌孙青天核吗？”空空儿道：“是。此物原是西川节度使韦皋所有。我师弟精精儿知道我嗜酒如命，想将它送给我作礼物，甚至几度以身犯险。若不是没法子，我也不会拿它出来质押。”

杜湛道：“也许我有法子能为先生筹到二百金。”空空儿道：“小郎君不是刚从河西归来，自己还没有安身之处吗？”杜湛道：“话虽如此，可我是杜家子弟，我自己攒了一些钱财，再向公主借一些，应该可以凑够。”

空空儿道：“你我萍水相逢，按理我不该麻烦小郎君。然当下事情紧急，我确有急用，那么先多谢小郎君了。借的钱，我必定设法还上。”杜湛道：“还不还都无所谓。我这就回去拿钱。空先生住在哪里？我回头再来寻你。”空空儿道：“我才刚到，还没有定下住处。嗯，就暂定在平康坊乐伎景悦家吧。”又解释道：“那是我朋友借住的地方。”杜湛道：“好。”

与空空儿分手后，杜湛便径直回来崇仁坊。还在赵氏乐铺前遇到了宰相王涯家的侍女鹤颜，大概是因为小主母王绵芊的笛子被杜湛弄丢了，得再买一支新笛。杜湛颇为懊悔，还想上前道歉，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讪讪问道：“王小娘子可还好？”鹤颜冷笑道：“还好，总算没被杜公子气死。”

杜湛问道：“你是来给王小娘子买笛子的吗？”他不提还好，一提及笛子，鹤颜登时火冒三丈，道：“那支笛子是小娘子的祖传之物，也是夫人留给小娘子的遗物，珍贵无比。你要偷如璧井的金银珠宝，倒也罢了，这世上多是明抢暗偷之辈，也不在乎多你杜公子一个！可你为什么要弄丢我家小娘子最心爱的笛子，害得她伤心哭泣？”

杜湛被小侍女当街指骂，心中十分恼火，可确实是他自己理亏，只好一言不发。鹤颜还不肯干休，还是乐铺店主赵思楚出来，劝开了她，告道：“鹤娘还是早些去西市看看，兴许能买到中意的笛子。”鹤颜这才去了。

杜湛甚是没趣，闷闷回来公主府。刚进大门，便有仆人奔过来道：“杜尚书正到处找小郎君，说让你一回来就到后堂见他。”又悄悄问道：“小郎君做什么错事了？杜尚书可是气极了，还命人取了家法呢。”

杜湛料想必然是杜茵茵告发了自己在王家盗窃宰相宝物，一时踌躇，心道：“若在平时，我找公主借这么大数目的钱，公主一时心软，还有可能会借。可目下这种局面，别说借钱，我不被打一顿关起来就是好事，怕是一个铜板都见不到。”也不理会仆人，掉头就往外跑去。一口气奔出崇仁坊，径直往西，来到醴泉坊。

醴泉坊原名承明坊，位于皇城以西。隋文帝杨坚创建都城时，于此坊中掘出七眼甘泉井，不仅甘甜如饴，且能治百病，因此取坊里名为醴泉坊。并设醴泉监，专取甘泉水供大内御厨。十年后，隋文帝推行节俭治国，废除醴泉监。

坊南临金光门大街与西市，北临顺义门外大街与金城坊，南北长五百五十步，东西宽六百五十步，四面各开一门，中有十字大街。西南隅有三洞女冠观、妙胜尼寺。西门之南有祆祠。十字街北之西，有醴泉寺。十字街南之东，有大云光明寺。东南隅有回鹘德禄公主宅、太平公主宅。

杜湛进来醴泉坊，直奔大云光明寺，欲找回鹘德禄公主借钱。他离开沙州时，得回鹘贵族仆固俊赠送金珠，让他有事时可找德禄公主帮忙。杜湛到长安后，曾拜见德禄公主一次，公主也极盛情款待了他，然他总觉公主目光怪异、热情得有点过度了。后来他才听说德禄公主喜欢美男子，先后养有许多面首。其夫安小白是前回鹘宰相安允合之侄，亦是长安九姓胡首领，绝大多数时间待在祆祠处理事务，也不过问妻子风流浪荡之事。知道这件事后，德禄公主再派人来请杜湛赴宴、郊游，他总是借故推辞。如果不是没有法子，他实在不愿意再见到这位公主。

大云光明寺中尽是摩尼教徒，一色白冠白衣，看起来颇为诡异。德禄公主不在寺中，好在她家大宅子也就在隔壁。时已过午，德禄公主才刚刚起身，听说杜湛求见，也不避讳，命人直接引他进来内室。

杜湛进来时，三十余岁的德禄公主斜卧火盆边，长发委地，酥胸半裸，极有风情。一名年轻英俊的男子半跪在公主背后，手持一柄翠绿光亮的玉梳，精心为她梳头，这便是公主养的面首曹继荣了。

面首其实就是男妾，是财富和权力催生下的产物。最早最有名的面首当属吕不韦和嫪毐。秦相吕不韦与秦王政生母太后赵姬早先有旧情，吕不韦还是商人时，将赵姬送给秦公子异人，终以美人计的手段赢得天下，当上了秦国相国。赵姬做了太后后，深宫寂寞，又对吕不韦旧情复燃。吕不韦不得已，做了赵太后的入幕之宾。然他年事日高，加上秦王精明过人，已经亲政，吕不韦怕通奸之事败露，便暗中为赵太后物色男宠人选。当时有一名名叫嫪毐的男子，阴茎巨大，常常在市集上表演用阳具转动桐木车轮。吕不韦暗中派人将嫪毐捉来，稍事训练后，即伪造其阉割去势的证明文书，将其送进后宫，专供太后淫乐。由于嫪毐床上功夫高明，赵太后很是爱他，竟由此怀了身孕。赵太后怕儿子秦王政知道，便迁移到雍县行宫居住，生下二子，嫪毐也自称秦王“假父”。由于有赵太后作靠山，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僮仆多达数千人之多，投奔嫪毐求官求仕的宾客舍人也有千余。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告发嫪毐是假太监，与太后私通，生有二子，并与太后密谋“王即薨，以子为后”。秦王政闻报大怒，派人调查，得知告发属实，且与相国吕不韦有关，立即削夺吕不韦爵位，后加赐鸩酒。又派兵讨伐嫪毐，嫪毐父子及心腹均被杀死，赵太后也被软禁，秦王政发誓与其断绝母子关系，永不再见。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孝武帝刘骏有女山阴公主，名刘楚玉，号称皇族第一美人，嫁驸马都尉何戡。山阴公主性情淫荡，喜好美男子，其夫何戡长相俊美、仪态端庄，但她仍不满足。其弟刘子业当上皇帝后，山阴公主愤愤不平地道：“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刘子业认为有理，便精心为姊姊挑选了三十多个美少年，置于左右，称为“面首”，此即为“面首”一词来历⁽³²⁾。

唐代立国以来，胡风东渐，社会风气相当开放。一些有权势、有地位的女子也学习男子豢养“侍妾”，开始大肆包养面首。最为著名的当属太平公主，她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唯一爱女，深得宠爱，不但自己大养男

妾，还为母亲寻访面首。当时洛阳有卖药男子名冯小宝，形神伟壮，臂力过人。太平公主发现后如获至宝，特意送进后宫进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对冯小宝十分满意，因他家世寒微，替他改名为薛怀义，与太平公主丈夫薛绍合族，以此来抬高薛怀义的身份。为了掩人耳目，方便出入禁中，武则天又命薛怀义剃发为僧，担任白马寺住持。从此，薛怀义一飞冲天，势倾一时。在薛怀义最得宠期间，人人对其侍奉唯谨。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认薛怀义为叔父，以父礼事奉。武则天的至亲，权倾朝野的武承嗣、武三思也对他毕恭毕敬。而薛怀义恃恩骄横，殴打士民，聚众犯法，人不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勳多次上书弹劾薛怀义，武则天置之不问。薛怀义知道后，怀恨在心，暗中指使人殴打冯思勳，冯思勳几乎因此丧命。

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明堂就是由薛怀义建成的。明堂是中国先秦时帝王会见诸侯、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原来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风水主称穴前的地气聚合之处。唐朝立国后，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都有建明堂的想法，因儒生意见不一，后来又有各种天灾人祸，一直搁置在那里。唐高宗李治死后，武则天称制，不问朝臣，只与北门学士定议建明堂一事。垂拱四年（688年）正月十一，毁洛阳乾元殿，于其地建明堂。薛怀义负责督造，役民夫数万人，用财如粪土，数年间花费万亿，府藏为之耗竭。明堂建成后，成为历代所建明堂最壮观的建筑。高二百九十尺，东西广三百尺，共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以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上有一丈高铁凤，饰以黄金。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明堂下有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为“万象神宫”，是中国古代最宏伟的木结构建筑之一。明堂之北又修天堂以贮佛大像，天堂高五级，至三级可俯视明堂。当时有侍御史上书，认为明堂装饰太过，但武则天不听，还借机封薛怀义为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大凡皇帝都容易喜新厌旧，武则天也是如此，渐渐开始厌倦薛怀义，另宠御医沈南璆。薛怀义失宠后，心怀怨愤，竟然放火烧了明堂，借此来发泄怨气。大火熊熊，光照城中如昼。花费巨大的明堂就这样毁于一旦。武则天竟然照旧不闻不问。薛怀义更加骄恣，开始四处散布武则天的流言，都是些不堪入耳的脏话。武则天听说后大怒，决意除掉薛

怀义，于是密诏太平公主，选一些体格健壮的女子，在殿中侍立，等薛怀义一到，便一拥而上，把他绑了。接着，命壮士将薛怀义于瑶光殿前树下击杀，然后用辵车将尸体载还白马寺，焚烧后造塔而葬。

薛怀义死后，武则天继续广求美男子，恣意淫乐。太平公主养有美少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不仅姿容美丽，而且通晓音律，遂令张氏兄弟面敷朱粉，衣着锦绣，引荐给武则天。年逾七旬的武则天一见到张氏兄弟，十分喜爱，从此形影不离。

二张一夜之间势焰可炽，得宠程度比之昔日薛怀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家人都跟着鸡犬升天，升赏无数。其弟张昌仪为洛阳令，大肆收受贿赂，为人请托谋官。一日早朝时，一个姓薛的求官者等在半路，送给张昌仪五十两和投名状。张昌仪来者不拒。到了朝堂后，将状交给吏部侍郎张锡，命他立即录用薛氏。不料张锡不小心弄丢了薛氏的投名状，想不起薛氏的名字，不得不去问张昌仪。张昌仪大骂道：“不懂事的家伙！我也记不得。只要是姓薛的，你就批准给官做就是了。”张锡畏惧张家兄弟的权势，回到部里，立即找出登记表，发现求官的姓薛的有六十多人，便一齐注册授官。

张氏兄弟受宠用事，当时朝臣争相逢迎。张易之小名五郎，张昌宗小名六郎。有人赞誉张昌宗面相俊美说：“六郎面似莲花。”宰相杨再思马屁拍得更加无耻，竟然道：“不然，是莲花似六郎！”就连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等权倾朝野的显贵也恭候二张门庭，为其牵马开道。

太平公主比母亲武则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面首高戡、崔湜等，不但出身名门，而且在朝中均高居险要。尽管自太平公主后，再极少有像她这般公然引高官名流进出床第私闱者，然社会上有权势的妇人包养面首的风气并未衰减。德禄既是回鹘公主，本就不受汉家礼法束缚，行事愈发任意妄为。不过她通常一次只养一名面首，厌恶后再另结新欢，有专宠之意。

杜湛见德禄公主与那曹继荣极为暧昧亲昵，一时不敢多看，忙低下头去，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说有急用要借二百金。德禄公主笑道：“不过是小事一桩。”忙命人取了纸笔，匆匆写了几行字，盖上私印，亲自递给杜湛，道：“杜公子拿着这个，直接到柜坊⁽³³⁾去取钱，东、西两市，或

是藩镇进奏院的柜坊，随便哪家都行。”

杜湛想不到如此轻易便借到了钱，怔了一怔，问道：“二百金实在不是小数目，公主不需要我立个字据吗？”

德禄公主有意无意地将手搭在杜湛身上，笑道：“杜公子是名门公子，你的话就是最好的借据。况且杜公子有难，不找你们自家的公主，来这里找我德禄，这是我的荣幸。去吧，杜公子既有急事，今日就不留你了。”杜湛道：“多谢。钱我一定会设法还给公主。”也不待德禄公主回答，逃跑一般地奔出大门。

刚出醴泉坊南门，路边有两名男子走过来，一人客气地打招呼，问道：“这位小郎君，敢问去波斯胡寺往哪边走？”

长安义宁坊有景教大秦寺，醴泉坊有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和袄教袄祠，布政坊还有一座袄祠，三教统称为三夷教，寺祠则通称为波斯胡寺。杜湛问道：“醴泉坊有两座胡寺，阁下要去哪家？”那男子道：“咦，那是谁？”

杜湛刚一回头，两名男子抢上前来，一左一右抓住他手臂，将他推到坊墙上，一边按住他，一边往身上摸索财物。杜湛奋力反击，却被对方大手牢牢按住，遂大声叫道：“抢劫！有人抢劫！”

这里靠近布政坊右金吾卫屯营，不时有金吾卫士路过，有两名卫士听到叫喊，急奔了过来。那两名男子忙舍了杜湛，往南逃入西市。金吾卫士奔过来时，贼人早已消失不见，只盘问了杜湛几句，便让他离去。

杜湛钱袋已被贼人抢走，一摸衣袖，所幸德禄公主写的纸条还在，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不敢再去西市取钱，而是赶来平康坊。

平康坊位于长安东区自北向南第三街第五坊，东邻东市，北与崇仁坊隔春明大道相邻，南邻宣阳坊。由于临近皇城中枢，与崇仁坊并列“要闹坊曲”，号称“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

诸坊，莫之与比”。各地藩镇在京师设进奏院，崇仁坊内有二十五个进奏院，而平康坊内有十五个，足见两坊之繁华鼎盛。除此之外，平康坊还是诸妓聚居之处，是京师最有名的烟花妓所，亦是士人最爱光顾的地方，“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唐人孟郊有《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中“长安花”并非美丽的花朵，而是指平康坊北里之娼妓。

进来平康坊，杜湛随意找到昭义⁽³⁴⁾进奏院，打听到里面亦设有柜坊，遂进来取钱。柜坊主管名刘丙，打开纸条一看，“咦”了一声，问道：“小郎君是回鹘德禄公主什么人？”杜湛道：“是公主下属的朋友。”

刘丙遂不再多问，道：“小郎君稍候。”自行进去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提着一包东西出来，道：“这是二百金，请小郎君当面清点收好。条子我收下了。”杜湛道：“多谢。”又打听乐伎景悦家所在。刘丙道：“就是对面不远，沿那条小道进去，右拐最里面便是了。”

景悦曾是平康坊头牌名妓，名动京华，杜湛前一阵子也在平康坊厮混，略略听过她的一些事，只是她已脱籍从良、深居简出，从未谋面罢了。一路寻来景悦家，应门的是名清俊的红衣少女，虽然年龄尚幼，却是芬芳若兰，光彩可鉴。

杜湛道：“我找空空儿空先生。”少女道：“空先生刚有事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杜湛道：“那我先进去吗？我是来送东西给空先生的。”少女咬咬嘴唇，道：“也好。”

平康坊多妓馆青楼，灯红酒绿，喧闹无比。这处宅子却是闹中取静，极见清幽。内有少妇扬声问道：“莲儿，来客人了吗？”少女应道：“嗯，是来寻空先生的。”那少妇道：“请他稍坐。”

少女便引着杜湛进来堂中，又告道：“我叫王织莲。”杜湛报了自己

姓名。王织莲奇道：“小郎君居然也姓杜？”杜湛道：“姓杜怎么了？”

忽有少妇扶着一名老姬自内堂出来。王织莲忙介绍道：“这是我娘，这位是秋娘。”

杜湛忙上前见礼，料想那美妇便是昔日名妓景悦，只是年纪已大，布衣荆钗，洗尽铅华，仅眉目之间还有几许绝代佳人风采。那老姬鹤发鸡皮，脸色蜡黄，看起来病得厉害，只一双手光洁如玉，娇嫩若少女。

老姬道：“郎君姓杜吗？我也姓杜，单名一个秋字，人称秋娘。”杜湛道：“秋娘好。”他也不知道到底谁是空空儿的朋友，又不便询问，便指着脚下的黄金，道：“这是给空先生的。”杜秋娘道：“多谢。”

也无甚话说，杜湛便告辞出来。王织莲跟出来悄悄问道：“小郎君没有听过杜秋娘的名字吗？”杜湛道：“没有啊，我才来长安不久。秋娘在京师很有名吗？”王织莲道：“那倒不是。”见杜湛对宫廷之事一无所知，也不再多言，只咬咬嘴唇，笑道：“小郎君好走。”

出来景家时，忽闻到一阵酒肉香气，杜湛这才感觉到腹中饥饿，可他钱袋被贼人抢走，无钱购买食物，只得悻悻北行，预备回崇仁坊去。忽听到有人叫道：“小杜！”却是他前一阵一直交往的花花公子哥舒陶。杜湛避之不及，勉强应了一声。

哥舒陶笑道：“好些日子不见杜老弟来喝花酒，你去了哪里？前几日令狐兄和温钟馗还问过你呢。”

“令狐兄”真名令狐滈，是前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之孙、右司郎中令狐绹之子。令狐楚曾教授李商隐古文，与李氏有师生之谊，而李商隐又是杜惊表弟、杜湛表舅⁽³⁵⁾，因这一层的关系，令狐滈也与杜湛兄弟相称，常有来往。“温钟馗”名叫温庭筠，是令狐滈好友，形貌奇丑，故号“钟馗”。然其才华过人，才思艳丽，诗、词、赋俱佳，又精通音律，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故是最受歌楼妓馆欢迎的嫖客。哥舒陶则是名将哥舒翰之后，浪荡风流，最好美酒女色。杜湛与这几人结识后，亦常常随之出入青楼。

哥舒陶又问道：“杜老弟到底在忙什么，可是有什么好事？”杜湛只得道：“家里管得紧了，不便出来。”哥舒陶笑道：“管得紧了你还来平康坊？是不是背着哥哥泡上了哪家美妓？”杜湛道：“没有的事。”又问道：“令狐兄和温兄人呢？”哥舒陶道：“他二人临时结伴去了扬州。新任扬子留后⁽³⁶⁾姚勛⁽³⁷⁾是温钟馗亲眷，要接温钟馗去那边玩一阵。”瘪了瘪嘴，大概对温庭筠没有带上自己去扬州不大满意，又道：“不多说了。小杜，你身上有没有钱？先借给哥哥我点。”一边说着，一边动手往杜湛身上摸去。

忽有人叫道：“就是那小子欠了我钱不还！快将他拿下送官！”惊然回头，数名壮汉正摩拳擦掌，杀气腾腾地围了上来。

哥舒陶道：“你们是哪家酒楼的？我告诉你们，这里是天子脚下，可别乱来！还有，我先人可是哥舒翰哥舒公，是他老人家一手创建了神策军⁽³⁸⁾，我跟神策军各位将军都有交情。”见对方仍然不买账，依旧逼了上来，便往杜湛身后躲去。

杜湛皱眉道：“哥舒兄，你又欠下了多少债？”哥舒陶道：“不多……不多……小杜，你……你先替我挡挡……”拔脚便逃。

杜湛摇了摇头，刚要走开，却被一群壮汉堵住，纷纷嚷道：“往哪里走！”杜湛道：“又不是我欠你们钱！”忽认出面前之人正是在醴泉坊南门抢过自己钱袋的贼人，恍然意识到什么，却已被人抓住手臂。又有人自背后横臂勒紧他脖颈，他呼吸困难，挣扎了两下，便因窒息而昏迷了过去。

再醒来时，双手已被绑住，口中塞了木丸⁽³⁹⁾，头上也被包了衣服，杜湛既无法呼救，也看不到周围情形，只能依稀感觉到自己在马车上。心道：“这些是什么人？为什么一再跟踪我？莫非是王宰相手下，怀疑或是恼怒我偷窃了他的财物？可他为何不报官，而是动用私人抓捕我？”一时不明所以。好在这已经不是他生平第一次历险，也不惊慌，只静观其变。

车子走了不远，便减慢速度，似是在通行坊门。平康坊距离宰相王

涯居住的永宁坊仅两个坊区，杜湛愈发肯定自己是被王涯派人捕了，却不知对方要如何处置自己。忽又想到那娉婷秀逸、善解人意的宰相孙女王绵芊，不知如何，心中竟升腾起一股奇异的感觉来。

车子终于停了下来，几只大手粗暴地将杜湛扯下车子，拖着他进了一处宅子。弯弯曲曲走了一段，眼前陡然一黑，亮光变成了蒙蒙火光。又往下走了数十步台阶，似是进入地洞、地牢之类的地方。杜湛心道：“想不到王宰相家表面冠冕堂皇，地下竟然还有见不得人的地方。”

到了一间石室中，杜湛被强迫跪下，头朝前伸，锁入一具立枷中。他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头颈又被木枷固定住，只能保持跪地弯腰低头的姿势，难受之极。口中木丸又大又硬，绳索系得极紧，勒得嘴角生疼，还有股腥咸的怪味。头上包的衣服亦尚未取下，呼吸不畅。好多次他都觉得自己快要窒息晕厥了，但腹中的饥饿又令他保持了清醒。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许多人涌了进来。有人取走衣服、木丸。杜湛贪婪地吸了几口气，这才勉力抬头。只是身体被紧紧拘束住，他最多只能看到来人的靴子，然这一见亦是非同小可——这些人大多穿着靴头尖而翘起的乌皮靴，正是神策军的标准装束。

有人阴森森地问道：“这滋味不好受吧？”声音十分尖锐诡异，倒像是寒风中的夜枭。杜湛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捉我？”那人道：“老夫姓仇。玉龙子在哪里？说出来你就可以离开这里。”

杜湛道：“什么玉龙子？”仇某道：“大唐镇国之宝，玉龙子。”杜湛道：“啊，原来是那个玉龙子，我倒是听过。喂，你们一定抓错人了，我新从河西归来，又如何能知道大唐的镇国之宝在哪里？”

仇某极是意外，问道：“你就是新从河西归来的杜湛？”杜湛登时大怒，道：“原来你都不知道你抓的人是谁。”仇某道：“我抓的是跟空空儿在一起的人，哪管你是谁！说，你跟空空儿是什么关系？”

杜湛这才知道一切是因空空儿而起，忙道：“我今日才认识空先生，完全不知道他之前是什么人。”仇某冷笑道：“杜公子今日才认识空空儿，他便与你如此亲近，带着你到处走，这不是一代游侠空空儿的作

风。老夫实话告诉杜公子，我这里有許多法子能令你开口，而你就算受刑死在这里，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介意。杜公子还是把你所知道的事情老老实实地说出来，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杜湛极是恼怒，道：“狗屁，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忽想到对方自称姓仇，手下人又穿着神策军的军靴，登时想起一个人来，问道：“难道你就是神策军仇士良仇中尉？”

那仇某正是权倾天下的大宦官仇士良，悠然道：“正是老夫。现下杜公子该明白了，老夫没有吓唬你，就算杜驸马和岐阳公主知道你人在我手中，也绝不敢吭半个字。”

这话倒是无半分夸张之意。安史之乱后，唐朝宦官势力开始坐大，唐德宗委任宦官掌管禁军并成为定制。由于宦官掌握了兵权，势力变得不可抑制，甚至能操纵皇帝废立。唐德宗之子唐顺宗即位后，对宦官把持禁军兵权非常忧虑，曾秘密支持大臣王叔文等人以革新⁽⁴⁰⁾名义上夺回了兵权，但未能成功，唐顺宗本人也在宦官逼迫下被迫禅位，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仇士良出身宦官世家，后家道中落，在顺宗朝时入宫为宦官，做了东宫太子侍奉。太子李纯登上皇位后，他也跟着水涨船高，升为内给事，不久又出任平卢、凤翔监军，因与监察御史元稹争夺驿房⁽⁴¹⁾而扬名天下。元稹一事，仇士良倚仗皇帝宠爱，愈发骄横，暴甚寇盗。然唐穆宗即位后，另一大宦官王守澄得势，任用元稹为宰相，仇士良这才老老实实夹起了尾巴，不敢再兴风作浪。文宗皇帝即位后，不满大宦官王守澄胡作非为，有意削夺其势力，仇士良趁机崛起，掌握了神策军部分兵权。原本王守澄尚能与仇士良分庭抗礼、互相制衡，然王氏一月前中毒身亡、其弟王守涓亦为人暗杀后⁽⁴²⁾，仇士良便完全控制了神策军，一举成了大唐最有权势的人物。豺狼始去，虎豹又来，文宗皇帝不免追悔莫及。仇士良既成为禁军最高首领，连皇帝都畏惧三分，区区一个公主、驸马，当然不怎么放在眼里，这是他不无得意地威胁杜湛的原因。

杜湛道：“放我起来！”

仇士良以为他有屈服之意，便示意手下人打开立枷。杜湛腿已跪得发麻，全靠人两边搀扶，才能勉强站立。

仇士良五十岁出头，面白无须，人看起来温文尔雅，没有半分传说中太监会的凶煞之气，又命人搬了一张板凳让杜湛坐下，这才问道：“空空儿对你说了些什么？”杜湛道：“我在崇仁坊遇到空先生，见他腰间宝剑隐隐光华，一时好奇，跟了上去，却被他发现，由此结识。空先生说他有急事要办，我便跟他去了东市。原来他手头缺钱，要去当掉青天核，结果被质库商人压价讹诈，我气不过，便想为他筹钱。”

仇士良道：“这老夫知道，空空儿筹钱是为了杜秋娘。可杜公子为何平白为空空儿出头？”杜湛道：“我也不知道，兴许我们投缘吧。”

仇士良道：“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婶婶岐阳公主，而是去了醴泉坊？”杜湛道：“长安不是有‘穷波斯’一说吗？回鹘德禄公主号称长安最富的女人，我想找她借，终归容易些。”仇士良道：“老夫明白了，你只是寄居在杜家，毕竟不是杜家子弟，伸手向岐阳公主要这么大一笔钱，总有些不好意思。”

杜湛道：“仇中尉心中明白得很。我知道的已经全说了，可以放我走了吗？”仇士良摇头道：“没那么容易。”

杜湛道：“仇中尉不相信我吗？”仇士良道：“不，老夫相信杜公子的话，不过你还得继续留在这里。嗯，杜公子既与空空儿投缘，肯为他出头借这么大一笔款子，老夫倒要看看空空儿愿意为杜公子做多少事。来人，去给空空儿送信，告诉他杜湛在我这里，请他务必来安兴坊(43)一会。”

杜湛见仇士良转身欲走，忙道：“喂，那我怎么办？”仇士良道：“你目下是重要人质，当然要留在这里。”杜湛道：“我……我好饿。”这话既不合时宜又甚是幼稚，一旁神策军士一齐笑了出来。

杜湛不服气地道：“笑什么？难道你们都不会肚子饿吗？”一名军士道：“你小子成了阶下囚，还敢这么嚣张。”作势欲打。仇士良摆手道：“算了。”想了想，道：“带他上去。”

杜湛被重新用衣服包了头，押到一间花厅外，才有人揭下衣服。堂

外一名十余岁的少女正在修剪花枝。仇士良忙过去问道：“凌儿，你怎么在这里？”凌儿道：“我见这里花枝乱了，随意剪几下？”转头看到杜湛，问道：“他是谁？”仇士良道：“一个囚犯。”

凌儿不满地道：“爷爷干嘛要将囚犯带来家里？”仇士良忙道：“是，爷爷不该这么做，这次我错了，下次不会再犯。凌儿乖，到后院玩儿去，爷爷这里还有事。”

凌儿应了一声，又重重瞪了杜湛一眼，提了剪刀自去了。

杜湛奇道：“她是仇中尉的孙女吗？仇中尉不是……”旋即想到仇士良既是太监，这女孩肯定是义孙女。大太监不但娶有妻妾，还好以收养多名义子来培植自己势力，甚至连当今太皇太后郭念云当年为对抗自己的丈夫宪宗皇帝，还收了太监刘承偕做义子。

仇士良也不理睬杜湛，带他进来花厅，又命人取来笨重粗大的镣铐，锁住他手脚，这才解开绑绳。仇士良道：“抱歉了，杜公子，这不是针对你，只是空空儿武艺太强，不得不防。”又命人去准备酒食。

杜湛道：“空先生到底是什么人？”仇士良道：“空空儿原先是魏博武官，他纵横江湖的时候，我等还是无名之辈。”

杜湛道：“空先生都那么老了，还能令仇中尉设防如此，想必一定是个厉害之极的人物了。”仇士良哈哈大笑起来，道：“说得不错。其实空空儿盛名在外，老夫也无意对付他，只想要回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如果他肯来这里寻杜公子，麻烦杜公子先将老夫的意思如实转告他。”

杜湛道：“我听过仇中尉的一些事，旁人都说你如何可怕，现下见了真人，方知传闻是虚。”仇士良道：“嗯。”见手下送了酒食进来，便道：“杜公子先好好饱食一顿，吃完就留在这里休息。老夫还有事要办。空空儿到后，老夫便派人引他来见你。”

仇士良手握禁军兵权，权势显赫，连当今文宗皇帝、宰相李训、王涯等人都对其俯首帖耳，他如此善待杜湛，手下人无不奇怪。刚一出厅

堂，义子仇公武便上前问道：“义父为何如此好生好气地对待这小子？”仇士良道：“杜湛来自河湟，河湟不复，长安难安。将来皇上必要召这小子进宫，详细询问河湟情况。”

仇公武不解地道：“那又能怎样？”仇士良道：“你懂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派人去给空空儿报信了吗？”仇公武道：“去了。”仇士良道：“再派人去杜驸马府上打探，有什么动静，随时来报。”

安顿好杜湛后，仇士良自己到正厅静候。小半个时辰后，仇公武进来禀报道：“空空儿到了。孩儿已经收了他的佩剑。”仇士良忙道：“请他进来。”

过了一会儿，空空儿空手进来。仇士良忙迎上去道：“空先生，几十年不见，你可是老多了。”

空空儿在宪宗朝时曾挂名神策军武将，不过那时仇士良以宪宗心腹身份外出为监军，二人并不熟稔，只略见过几面。

空空儿道：“仇中尉也老了不少，若是走在大街上，我都认不出你了。”又问道：“杜湛人在哪里？”仇士良道：“杜公子正在花厅吃饭。空先生的朋友，老夫可不敢轻易怠慢。不过空先生想要带他走，总得留下点东西。”

空空儿道：“我知道仇中尉想要什么，可惜我生平从未见过玉龙子。”仇士良摇头道：“这不可能。老夫听说玉龙子最终落入了顺宗皇帝小舅子罗令则之手，而空先生是罗令则临死前见过的最后一人，人人都推测玉龙子在空先生手中，只不过后来你隐匿江湖，无从追寻。坦白讲，许多人都在找空先生，包括老夫。老夫等空先生来京师，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空空儿道：“我知道……其实我原本不知道，我得知秋娘被京师恶霸骗去钱财，又欠下巨债，被强行滞留在长安，还觉得奇怪，什么恶霸敢这么胆大，敢诈骗皇宫女官。经过一番查询，才知道所谓的‘恶霸’其实就是神策军。是仇中尉你想法子将秋娘强行留在京师，再派人暗中监

视，为的是要等我出现。”

仇士良道：“空先生说得不错，杜秋娘是你师弟精精儿的旧情人，大概也是这世上你唯一牵挂的人。只要将她留在长安，老夫相信空先生终有一天会出现。”

杜秋娘原是空空儿师弟精精儿的恋人，后成为镇海军节度使李绮爱妾。元和二年（807年），李绮因谋反被腰斩于长安，杜秋娘因是罪犯家属，籍没入宫为奴。精精儿为救爱人，曾大闹皇宫，由此反而令宪宗皇帝瞩目杜秋娘，赐名杜仲阳，任为宫中女官，主管宜春院，宠爱有加。唐穆宗即位后，任命杜秋娘为漳王李凑⁽⁴⁴⁾傅姆⁽⁴⁵⁾。李凑为穆宗诸子中最有名望者，人人称贤。唐文宗即位后，南衙北司⁽⁴⁶⁾之争愈益深刻。三年前，宰相宋申锡密谋铲除宦官，不料事情泄露，大宦官王守澄抢先下手，逮捕宋申锡心腹，系于神策军狱中，日夜拷打，终于屈打成招，宋申锡被定与漳王李凑勾结谋反，宋申锡被贬外地，终身禁止返回长安，漳王李凑被贬为巢县公，圈禁起来。杜秋娘自然也被逐出漳王居住的十六王宅⁽⁴⁷⁾。她本有些积蓄，想返回金陵故乡安度晚年，不想一出十六王宅便落入了圈套，被迫滞留京师，后来不但连住店的钱都没了，还生了重病，欠下许多莫名其妙的巨债，不得不借住在乐伎景悦的宅子中，设法筹款还债。

仇士良见空空儿默不作声，便道：“既然空先生人已经在这里，老夫也该表示一点诚意，我会派人专程护送杜秋娘回金陵。她心爱的琵琶，听说是被乐官尉迟璋买了，老夫也会派人讨回，再转送给她。如何？”空空儿略一思忖，即点头道：“甚好。这就请仇中尉派人送秋娘动身出城吧。”

仇士良道：“这么急？空先生不用跟杜秋娘道别吗？”空空儿道：“不用。夜长梦多，万一仇中尉反悔，我岂不是又连累了秋娘？她已经在京师空耗了三年，这就请仇中尉放她去吧。”

仇士良招手叫过一名卫士，大声命道：“立即派人去平康坊接了杜秋娘，送她启程回金陵。传老夫命令，之后不准任何人再骚扰她。”卫士应命去了。

仇士良笑道：“老夫已经放杜秋娘走了。空先生，你也该拿出点诚意来了。”

正好有卫士进来禀报道：“好像杜湛惹了什么事，杜驸马派了人到处去找他。”空空儿便道：“我想先看看杜湛。”

仇士良遂命带空空儿出去。仇公武带着神策军军士挽着一具形如葫芦的铜枷等在门边，道：“空先生，得罪了。”空空儿点点头，伸出双手。仇公武命军士用枷锁了他双手和脖子，这才引他来到花厅。

杜湛正在花厅中大快朵颐，一见空空儿进来，便起身道：“空先生，你……你是为我而来吗？唉，你实在不该来的。”空空儿笑笑道：“我怎么能不来？小郎君是受了我牵累。”

仇公武道：“空先生已经见到人了。你二位有什么话，日后再说不迟。来人，带杜湛走。”

杜湛抗声辩道：“做什么？我还没吃完呢！”卫士哪里肯听，将他强行拖了出来，又用布包了头，关入原先那间地牢中。

杜湛拍门叫喊了一阵，也无人理睬，只得悻悻靠墙坐下，心道：“那玉龙子既是镇国之宝，必定重要无比，却不知如何落入了空先生手中。仇士良一心想得到它，他表面上和和气气，实际上做的那些事真可谓不择手段。空先生若是不交出来，怕是我和他都难逃毒手，若是交出来，镇国之宝必定被这权阉利用，这可如何是好？”

他胡思乱想一通，料想一时也出不去，便欲倒头睡下。不想牢门打开，空空儿被推了进来，登时又惊又喜，问道：“空先生也被他们关进来了？”空空儿点点头，道：“我已经将玉龙子的下落告诉仇士良，他要派人去验证，若是没错，自然会放我们走。”

杜湛道：“空先生当真将玉龙子交给仇士良了吗？”空空儿道：“我从来没有见过玉龙子，也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在朋友告诉我的地方，我只是将朋友当初的原话告知了仇士良。”一时想起无数往事来。岁月婆娑，他

甚至已经不记得那些人的样子，但还是能感觉到他们的气息。这便是记忆的魔力吗？

杜湛道：“这玉龙子既是大唐镇国之宝，想来意义非凡。仇士良已位极人臣，还垂涎此宝物，必有用心。”空空儿道：“宦官必须依附于皇权，仇士良自幼入宫，侍奉过几代皇帝，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不会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当然，他一定有他的用意，应该还是不好的目的。不过我多年不问世事，也难以猜透究竟了。”

杜湛忽尔笑了起来。空空儿奇道：“小郎君笑什么？”杜湛道：“之前空先生说过，等办完事后，要找个地方坐坐，想不到我们会一道坐在这里。”

空空儿环顾四周，笑道：“这地方不赖啊，深入地下，也无旁人打扰，我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上一聊。对了，河西沦落已久，小郎君是如何逃归的？”杜湛道：“是吐蕃人放我回来的。吐蕃赞普答应过家父，要让他骨灰归葬故里。我是杜氏唯一的嗣子，理该由我奉父归唐。”他虽已认祖归宗，成为名副其实的京兆杜氏人，但不知为何又强烈怀念起敦煌的一草一木来。

空空儿道：“小郎君一定很怀念那些故交旧友吧？”杜湛道：“嗯。可我不能回去，我答应了一个人，永远不再回敦煌。”

空空儿道：“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不满吐蕃人统治吗？”杜湛道：“我在沙州时，也极度厌恶吐蕃人，常盼着大唐能早日发兵收复河湟。后来等到我懂事，旁人才告诉我，大唐早已放弃了河西，与吐蕃会盟，我极度灰心之下，又渴望能早日离开那个地方，回到大唐的领土。家父知道我的心思，他临死前再三恳请赞普准他归葬杜曲，也有一半是为了我。可当我真的离开后，才知道我的一切都在敦煌，那里才是我真正的故乡。我在这里，一点也不快乐。但是我娘亲不希望我再回去，我也答应了她，我不能违背誓言……”他终于将压抑了许久的情感释放出来，抹了抹眼泪，又续道：“可我忘不了我的亲人朋友还在那片土地上继续受着吐蕃人的凌辱，我必须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空空儿道：“什么？”杜湛道：“空先生可有听过青龙剑？”空空儿

道：“当然，那是一把名剑，由于持有者战功赫赫、战无不胜而名传天下。”蓦然会意过来，问道：“小郎君是想寻到那柄令吐蕃人闻名色变的宝剑？”杜湛点头道：“是，我要为敦煌民众、为河西百姓寻到那柄剑。”至于寻到宝剑之后，无须多说，自然是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以青龙剑为号召，聚集河西民众，反抗吐蕃。

其实杜湛寻到青龙剑的心愿并不是始于归唐后，而是在他得知亲生父母真相后，只不过这愿望在他到达长安后变得更加强烈。他有意投靠官位显赫的族叔杜惊，忍受寄人篱下的委屈，无非是想利用驸马、公主的地位打听青龙剑的下落。青龙剑原先为唐将宋清所有，后为瓜州刺史季广琛所得，将剑带回中原后，再无音讯。杜湛安置下来后，多方打听，终于得知季广琛回朝任中书省右散骑常侍后，某夜青龙剑为飞贼所盗，季家非但报了官，还悬出重赏寻剑，但始终一无所获，季广琛为此郁郁而亡。时人均怀疑是哥舒翰之子哥舒曜所为，因为其父哥舒翰对青龙剑梦寐以求，哥舒翰虽为安禄山所杀，但哥舒曜或许为完成父亲心愿，雇请江湖巨盗从季广琛手中盗走了青龙剑。只是哥舒曜受朝廷器重，位高权重，又没有证据指向他，人们也只是猜测而已。

杜湛寻到哥舒曜之孙哥舒陶，才知道哥舒家已经破败。为打听青龙剑下落，杜湛刻意透过令狐滢与哥舒陶结交，又投其所好，与他一道频繁出入青楼，为他买酒召妓，无非是想套出实话。厮混熟了后，终于在半月前打探到哥舒家从来没盗窃过什么青龙剑，倒是听说两年前人献了一柄青龙剑给宰相王涯。然青龙剑是宝剑常用的名字，此青龙剑是否为杜湛所寻之剑，他也不得而知。

杜湛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丝线索，当然不会放过。而且王涯确实以好搜罗奇珍异宝闻名，他听说王涯有将珍玩投入如璧井的怪癖后，料想那剑必被投入了井中。然青龙剑号称青龙化身，出自水中，必是精钢所铸，入井不能损其锋锐，只是要将其弄到手有些困难。他琢磨了很久，甚至去西市请教了铁匠，最终花大价钱向胡商买了一块罕见的磁石，用绳子穿了，预备寻机混入王涯府中山亭，用磁石将青龙剑吸出来，遂有今日之事。

杜湛利用堂妹杜茵茵混入王涯宅邸，甚至还进了宰相书房，见到王

涯本人。当然他本意并不是要拜谒宰相，而是想看书房中会不会有青龙剑，结果他意外看到了索靖的《出师颂》，惊讶无比，因为他曾在前沙州都督索允家中见过一幅同样的墨宝。索允是索靖后人，家中不会悬挂贗品。而王涯既是大唐宰相，又是有名的收藏家，鉴赏能力过人，伪作亦难以混过其法眼。因而杜湛当时第一个念头便是沙州来人了，而且来人将《出师颂》作为礼物送给了王涯。但他旋即又自我否认了这一不可思议的想法，所以才一再追问《出师颂》来历。

离开宰相书房后，杜湛虽支开了杜茵茵，后面的事却进行得不大顺利。他溜到园子中，找到了如璧井，刚好井边也没有人看守，他便跳上井台，从袍子下取出绳索和磁石，慢慢垂入井中。刚放下一半绳索时，便似有什么大力拉扯，磁石“哗”地直往下坠，带动绳索迅速滑落。他吓了一跳，绳子险些脱手，幸好一脚踩住了绳端。再想拉动绳索时，却相当费力。他猜测井底或许有不少铁质物品，产生了巨大的吸力，将磁石直接牵引入底。这些铁质物品中，很可能就有青龙剑。正好此时看井仆人回来，见有陌生人站在井边，大叫一声，他一惊之下，非但未能扯回磁石，还将绳子落入井中，王绵芊的笛子也在那时候掉了下去。

杜湛被人当场撞破，难以争辩，只能一言不发。王绵芊主动为他圆转，杜茵茵反而不留情面，当众指斥他早有预谋，虽是事实，但却说明堂妹心底深处从未将他当过一家人，竟无半分维护之心，反而不及王绵芊一个外人，这令他格外气恼。之后对王绵芊恶言恶语，也是源自于此，盖因为王绵芊与杜茵茵交好，他将她当作堂妹来发泄了。然走出宰相府后，心中颇多后悔，只是话一出口，悔之莫及了。

杜湛大致说了经过，又问道：“空先生是不是觉得我太可笑了？”空空儿道：“不，一点也不可笑。小郎君寻的不是普通宝剑，寻的是信念和信心。青龙剑饱饮吐蕃人鲜血，已成为一种信仰及象征，就跟玉龙子一样，代表着聚集民众、振奋人心的力量。小郎君……”

杜湛忙道：“空先生若不嫌弃我是后生晚辈，无德无识，就叫我湛儿好了。”空空儿便改口道：“湛儿，你真是个好孩子。你小小年纪，已如此识得大局，知道要改变局面，不能指望他人，而是要靠自己。”

杜湛道：“人们一听我是河西回来的，眼光立即变得异样，好像我也

是蕃族人一样。我这番心意，从未被人理解过，想不到与空先生初次相识，竟然……”一时泪流满面，再也不能自制。

空空儿双手被铜枷锁住，无法伸臂抱他，只能靠过去一些，喃喃道：“我懂的，因为我……我一个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忆及当日黄鹤楼重逢，他猜出了许多真相，亦猜到她是为玉龙子而来，于是他说：“只要你问，我便告诉你玉龙子下落。只是自此之后，相会无期，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不然我可能管不住我自己，会杀了你为镜儿报仇。”然而她沉默许久后，只转身走了，从此芳踪杳然，再不闻音讯。她缓慢离去的忧伤背影，永远地留在他的脑海中。后来想想，他不能怪她，也无法怪她，她为国家、为朝廷、为君主、为信念，从来都不是为她自己。但最后她还是放弃了玉龙子，是为了他，还是为了她自己？

杜湛抹了抹眼泪，问道：“空先生说你的朋友也有类似经历，他……他在找什么？”空空儿回过神来，摇头道：“这个说来话长，不提也罢。”又道：“你也不要怪朝廷，大唐已是千疮百孔，自顾不暇，对河西确实无能为力。”杜湛道：“可我看到的却是王公子孙作威作福，达官贵人花天酒地。”

空空儿道：“这些都只是表象。朝廷外有藩镇抗命，内有宦官窃权，你我二人目下处境，便足以证明其中一条。”

杜湛道：“那么空先生这次是专门为了秋娘出山吗？”空空儿道：“我隐居在峨眉山中，已久不问世事，原不知道秋娘消息。这次下山，是为拜祭一位故人，不想在凤翔遇到郑注⁽⁴⁸⁾……噢，他也是我一位旧相识，而今官任凤翔节度使⁽⁴⁹⁾。我听了他一番长谈后，感到长安将有大事发生，又听说秋娘仍然滞留京师，遂转道赶来，想帮助秋娘摆脱困境。不想秋娘一事为人事先布局，我一见她，便落入渔网中，被人严密监视，还连累了湛儿你。”大致讲述了杜秋娘生平。

杜湛这才知道杜秋娘原是宪宗皇帝宠爱的女官，十分惊奇，道：“这就难怪秋娘手中会有那面紫檀琵琶了。”

二人又聊了一会儿，空空儿本不是健谈之人，杜湛亦然，遂各自倚墙睡去。

地牢中不见天日，只有烛火照明，亦听不到外面动静。不知道过了多久，忽有人闯了进来，却是仇士良亲自带人到了。

仇士良道：“空先生，你失信了！我亲自寻到你说的地方，除了满窖美酒之外，并没有发现玉龙子。”

两名神策军士上前拖起杜湛，将他架到室中，迫令跪下，又拔刀架在其颈中。

仇士良面色不豫，眉目森然，道：“空先生以为老夫是在开玩笑吗？来人，先斩下杜湛一条手臂！”

(1) 娄敬因定都一议一鸣惊人，被赐姓刘，拜为郎中，成为汉初影响刘邦决策的关键性人物。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不听娄敬劝阻，贸然出击匈奴，结果兵败平城，随即遭逢“白登之围”，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达七天之久。最后还是靠谋臣陈平使计，重金贿赂冒顿单于的妻子阼氏，方得脱困。刘邦这才意识到娄敬见识超人，立即封其二千户，为关内侯，号建信侯，并向他问计。娄敬认为天下初定，师劳兵疲，不可以用武力征服，只有实行“和亲”方是上策：即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冒顿在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决不致与外祖父相扰。刘邦认为此计可行，派娄敬亲自护送公主（此并非真公主，而是一名封号为“家人子”的宫人）前往匈奴和亲。“和亲”之策成为汉王朝对匈奴长期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尤其是西汉初年和亲政策的执行，为西汉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赢得了时间。娄敬自匈奴和亲归来后，谈到匈奴实力强大，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所部距离长安仅七百里，轻骑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实在是巨大的隐患；而东部中原六国贵族后裔实力犹强，一旦天下有变，汉朝将左右受敌。为此，娄敬建议将六国贵族后裔及豪强大族迁到关中，一方面可以削弱东部豪强分裂的隐患，另一方面又可以充实关中，“如天下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可率以东伐，这正是强本弱末之术”。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东部十万余豪强大族被强行迁到关中。娄敬所提出的定都、和亲、迁豪三项计策，对稳定汉初的政治局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西汉故事参见《大汉公主》。

(2) 宇文恺出身北周宇文皇族，父亲宇文贵、兄长宇文忻都是著名武将。生长在这样一个好弓马的家庭，宇文恺却独独好文，“多技而巧思”，擅长工艺，尤善建筑。杨坚当上皇帝后，大杀北周皇族宇文氏，宇文恺也在被杀的名单上，仅仅因为他长于技艺，才名远扬，意外得到了赦免。杨坚派使臣飞马传旨，从刀口下将他救了出来。几乎所有在隋朝修建的著名工程，宇文恺都有参与，如著名离宫仁寿宫（今陕西麟游县西五里之九成宫遗址，杨坚即于此宫被杀）。

(3) 长安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汉都城长安的3倍、明清都城北京的4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主街道宽度都在100米以上，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度更是达155米，不但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的各种纪录，就算放眼今天，比起任何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也毫不逊色。其时，长安城不仅城市规模惊人，就连人口来说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居民人口一般为5000至10000。即使到14世纪，最大的城市也不过5万人到10万人之间。而在唐朝建国之初，长安城内居民已经达到了百万人口。就连滞留在长安的胡人，也有10万之多。自建成开始，长安城便因为极致的磅礴壮丽成为古代东方最伟大的城市，不但建筑规模为后人所倾倒，建筑风格也为后代王朝及邻近国家如日本所仿效。

(4) 岐阳公主为唐宪宗贵妃郭念云所生，是唐穆宗同产妹。因为是嫡公主，出嫁杜棕时，宪宗皇帝亲临麟德殿，送女儿从西朝堂出发。又亲临延喜门，送公主登舆，婚礼豪华，贵震当世。郭念云是郭暖（郭子仪子）与升平公主（唐代宗女）唯一爱女，因家世显赫，故被唐德宗皇太子李诵（唐顺宗）选为长子广陵郡王李纯（唐宪宗）的王妃，其实郭氏比李纯还长一辈。举行婚礼时，李纯“亲临主家，纳迎如礼”。李纯即位后，郭念云以太子妃身份却只被册为贵妃，而非皇后。由于唐宪宗并未立后，她仍然为实际上的后宫之首。直到唐宪宗暴毙后，其子李宥（唐穆宗）即位，她才升为皇太后。唐穆宗长子（唐敬宗）即位后，尊生母王氏为皇太后、祖母郭念云为太皇太后。唐敬宗被宦官所杀后，内外震惊，宦官又拥立缙王李悟为监国，不久，又加害李悟，于是郭太皇太后下诏迎敬宗之弟即位，是为唐文宗。唐文宗尊生母萧氏为皇太后，加上郭太皇太后与敬宗母王太后，宫中共有三位太后，称“三宫太后”。由于郭氏为宪宗贵妃、穆宗母，又是敬宗、文宗的祖母，一直受到诸帝至诚的尊养，在三宫太后中也以其地位最尊。

(5) 魏晋以后，在门下省设殿中监一官。隋代始设立殿内省，唐代改称殿中省。所属有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六局。一般有：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五品上。监掌天子服御之事。多以皇帝之亲戚、贵臣担任，掌管皇帝生活起居之事。

(6) 唐朝极少有一品大员，宰相也多为三品，金吾卫大将军正三品，京兆尹官秩三品，御史中丞官秩四品。唐制，三品官员以上穿紫色公服。皇帝也可以对官秩不到三品的官员赐紫，即允许其穿紫色公服，以示恩宠。

(7) 进奏院：又称留后院、留候院，是唐朝诸节度使府和诸州常驻京师的联络机构，为各州镇官员入京时的寓所，同时置有进奏官，掌管各种文牒、章奏、诏令等的投递、承转，类似今驻京办事处。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府进奏院实际上成为藩镇窥伺朝廷的耳目和眼线。

(8) 中国古代实行夜禁制度，晚唐长安崇仁坊夜市为京师夜市之始。直到宋代，废除坊里制，夜市才盛极一时。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有州桥夜市：“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闾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

(9) 科举制度在唐朝时渐趋完善，基本特征是分科考试，择优录取。考试分常科和制举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一般试帖经和墨义；进士则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进士科的要求比明经科更高，当时有俗语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说明进士科的难度，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终唐一朝，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进士的官职远较后代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授最小的官从九品下。盛唐著名诗人王维高中状元后，授官太乐丞，即为从八品下的小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朝的科举有点类似现代的公务员招考。

(10) 沈传师（769—827年）：字子言，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沈既济（史学家，与杜佑交好）之子。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进士，登制科乙第，历官太子校书郎、转左拾遗、

左补阙。元和十二年（817年）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湖南观察使等职。宝历元年（825年）拜官至尚书右丞、吏部侍郎，“更二镇十年，无书贿入权家”。外放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大和四年（830年）九月，至宣州，大和七年四月回京任职，终官吏部侍郎，大和九年（827年）去世。沈传师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正、行书皆至妙品。存于翠琰、爽快寡举，如许迈学仙，骨轻神健、飘飘然欲腾霄云”，极得后世推崇。北宋书画家米芾称其书法“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精神自若，骨法清虚”。沈传师有《游道林岳麓寺诗》作品存于湘西道林岳麓寺，米芾不惜当梁上君子，将沈氏作品偷走。寺僧发现后急忙报官，官府派出追兵一路追赶，终追回沈氏作品。

(11) 李吉甫：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出自赵郡李氏西祖房。父李栖筠，代宗时代曾任御史大夫。唐德宗时出任太常博士，历任屯田员外郎、明州员外长史、忠州刺史、柳州刺史等职。宪宗时期被召入京城，任考功郎中、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宪宗元和二年（807年）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策划讨平镇海节度使李锜叛乱；六年再任宰相，帮助宪宗削弱藩镇势力。李吉甫于唐德宗时期被宰相陆贽贬至岭南，随后当陆贽也遭遇同样命运时，他不计前嫌，待之以礼，传为佳话。主持编纂了《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方志地理著作，详细记述了宪宗八年（813年）以前的唐全国十道所属的府、州、县的沿革历史和地理资料。

(12) 段文昌：唐初名将段志玄（陪葬昭陵，图形凌烟阁）之后，名相武元衡女婿，段文昌本人在唐穆宗出任宰相，终官剑南西川节度使。生前与女诗人薛涛有往来，薛涛死后，段文昌为她作墓志铭。段文昌、薛涛、武元衡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段文昌有子段成式，善诗歌骈文，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称为“三十六体”（李、段、温三人诗歌风格相近，且都排行十六，故称），著有《酉阳杂俎》。段成式子段安节娶温庭筠女为妻。

(13) 韩弘：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外甥。少孤，依母族，成为刘玄佐幕僚。贞元十五年（799年），刘玄佐死，其子刘士宁被逐。汴军共推韩弘为留后，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元和十年（815年），宪宗讨伐淮西吴元济，命韩弘出击。韩弘想倚贼以自重，不愿淮西速平。但后来还是出军作战唐宪宗，吸引了淮西主力，名将李愬这才得以有机会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韩愈作《平淮西碑》表扬战功，文中大力称赞韩弘的贡献，韩弘赠绢五百匹给韩愈，以作润笔之资。此碑后来被李愬部下砸毁，唐宪宗敕令段文昌重撰。唐廷讨平淮西藩镇后，又继续进击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李师道被杀，韩弘大为恐慌，生怕自己成为朝廷的下一个目标，主动入朝。宪宗皇帝待之甚厚，任其为河中节度使，封许国公。韩弘死后，墓志铭由韩愈撰写。

(14) 《长安秋望》全诗为：“云物凄清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鲈鱼正美不归去，空戴南冠学楚囚。”为赵嘏名篇，赵嘏因此得了有“赵倚楼”的雅号。

(15) 魏晋以来，世人重视门第，高门大姓不仅在社会上有威望，而且有一种特殊的荣誉感。不被列入高门大姓的人即使很富贵，也会感到自卑，不敢与高门大姓比肩。两晋以后，定高贵大姓已形成定制。北魏时期，魏孝文帝拓跋宏于汉姓中“定四姓为最尊”，四大高姓为：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通志·氏族序》：“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唐代虽已逐渐打破门阀制度，但人们普遍视与望族联姻为荣幸之事。唐文宗欲将真源（宪宗女）、临真（宪宗女）二公主嫁给士族，还很不服气地对宰相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真源原封安陵（后嫁杜立中），临真原封襄城（后嫁卫洙），均为唐宪宗女，为唐文宗姑姑。之后将会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郑颢，本与卢氏定亲，被选中为驸马后，嫌弃李姓不及卢姓高贵，竟千方百计地抗拒。

(16) 卢储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入京，向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李翱投卷，求其荐举。李翱是韩愈侄婿，妻为韩愈堂兄韩弇（死于贞元三年吐蕃劫盟中。妻京兆韦氏）之女，曾从韩愈学古文，是当时的文章名家。李翱以礼相待卢储，因有急事外出，便将其诗文暂时置于案上。李

翱长女李氏先读诗文，称赏不已，叹道：“此人必为状头。”李翱回来后，深异爱女之言，于是派下属去找卢储，表明招婿之意。卢储先是婉言谢绝，一个月后又应允。次年（820年），卢储果考中状元，遂与李氏完婚，作《催妆诗》抒情：“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17) 仙韶院：晚唐时宫廷伶官住所。极可能就是唐玄宗时的梨园，据《唐会要》：“太常梨园别教院，教法曲乐章等。”又据《新唐书》：“改法曲所处境曰仙韶院。”梨园位于皇宫禁苑中，唐玄宗爱好音乐，曾选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子弟”。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位于东宫内，宝应元年毁于兵火）。

(18) 《雨霖铃》曲调缠绵悱恻，到了宋元时，又受到失意文人喜爱，争相填词传唱，于是成为词牌“雨霖铃”的起源。北宋慢词家柳永所填《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因情感真挚，抒发了与恋人难以割舍的离情，更使该乐曲流传开来，成为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箜篌古曲。

(19) 蹀躞（dié xiè）：唐时男子流行佩戴在革带上的一种小带子，上面用来挂小刀、火石等常用的物件，传自北方的契丹。

(20) 籍坊：保管及管理户籍的机构。

(21) 永穆公主：唐玄宗李隆基女，母柳婕妤，有同母兄弟延王李玢，出嫁王繇（父王同皎，母定安公主）。永穆公主因是唐玄宗长女，最得宠爱。出嫁时，唐玄宗欲为爱女办一场超越太平公主的婚礼，然为大臣所阻。公主夫妇出身尊贵，却都是老实人，曾备受京兆尹王鉷之子王准侮辱，王繇充当箭靶，永穆公主充当厨娘——“（王）准尝帅其徒过驸马都尉王繇，繇望尘拜伏；准挟弹命于繇冠，折其玉簪，以为戏笑。既而繇延准置酒，繇所尚永穆公主，上之爱女也，为准亲执刀匕。准去，或谓繇曰：‘鼠虽挟其父势，君乃使公主为之具食，有如上闻，无乃非宜？’繇曰：‘上虽怒无害，至于七郎（王准排行第七），死生所系，不敢不尔。’彼时王鉷与宰相李林甫勾结，权势熏天，王繇同母异父兄弟韦妃会因对王鉷略有微词，即被捕入京兆狱，当夜缢杀，又将尸体丢回韦氏家门口。后杨国忠与李林甫争权，设计将王鉷灭族。

(22) 司天台：官署名称，掌管观测记录天象、制定颁布历法等职能。不同的朝代，均有类似的官署机构，但是名称不太一样：比如周朝有太史，秦汉以后有太史令。隋代为太史监，唐初为太史局，肃宗乾元元年改为司天台，隶属秘书省。宋、元两朝称司天监。明改称钦天监。

(23) 杨凭：字虚受，一字嗣仁，祖籍弘农（今河南灵宝）。与弟杨凝、杨凌皆善文辞，时号“三杨”。重交游，与穆质，许孟容、李鄲友善，时称“杨、穆、许、李”。大历九年（774年）登进士第。累佐使府，后历任起居舍人、礼部郎中、太常少卿等职。贞元十八年（802年），出为湖南观察使，迁江西观察使。元和四年（803年），召为京兆尹。杨凭性豪奢，筑豪宅，又蓄妓妾，素与御史中丞李夷简不和。李夷简按其贪赃、僭奢等事，上表弹劾。唐宪宗因杨凭有政绩，只贬为临贺（今广西贺县南）尉，籍没家产。宰相权德舆原来与杨凭交情最深，亦躲之不送，唯独受过杨凭提拔的栢阳（今陕西临潼）尉徐晦一人送杨凭到蓝田。元和七年（812年）大赦天下，杨凭得以返京，为太傅。终官太子詹事，元和十二年（817年）卒于任上。柳宗元是杨凭女婿，为之作祭文。徐晦，晋江潘湖人，贞元十八年（802年）壬午科状元，亦是福建及泉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得京兆尹杨凭举荐，登贤良方正科。杨凭获罪后，众人均避之不及，独徐晦独至蓝田与杨凭道别。权德舆知道后道：“君送杨临贺，诚为厚矣，无乃为累乎！”认为徐晦必受连累。徐晦对道：“晦自布衣蒙杨公知奖，今日远谪，岂得不与之别！借如明公它日为谗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权德舆感慨万分。御史中丞李夷简听闻后，上奏举荐徐晦为监察御史。徐晦不明缘由，李夷简说：“君不负杨凭，肯负国乎？”徐晦由此扬名天下，历官历官殿中侍御史、尚书郎、晋州刺史。宝历元年（825年）出任福建观察使。大和四年（830年）拜兵部侍郎，改太子宾客。晚年因嗜酒过度而失明，于礼部尚书职辞官回乡。开成三年（838年）三月卒。追赠兵部尚书。有子徐潘、徐湖、徐江，名字源自徐晦家乡名。

(24) 王涯为贞元八年(792年)进士。该年陆贽以兵部侍郎知贡举，将取士之事委托给翰林学士梁肃等人，试《明水赋》《御沟新柳诗》。中榜者二十三人：贾稜、陈羽、欧阳詹、李博、李观、冯宿、王涯、张季友、齐孝若、刘遵古、徐季同、侯继、穆贻、韩愈、李绹、温商、庾承宣、员结、胡谅、崔群、邢册、裴光辅、万当，多为天下孤隼伟杰之士，因而号“龙虎榜”，轰动一时。其中，欧阳詹、韩愈、李观以文名扬天下，李绹、崔群、王涯日后都位至宰辅，冯宿、庾承宣、刘遵古也官至节度使，大多居高位享重名。唯本科状元贾稜不甚出名，仅官至大理评事(从八品)。

(25) 王莽时，沛国(治所在今河南濉溪北)人史岑(字孝山)任谒者，曾搜集汉武帝以后事迹，续补司马迁《史记》，另著《出师颂》等。

(26) 本小说中《出师颂》指西晋书法名家索靖唯一留世墨迹，一说为隋人摹作。索靖，字幼安，敦煌(今甘肃)人。少有“逸群之量”，与同乡汜衷、张昶、索綝、索永入太学读书，才艺绝人，并称为“敦煌五龙”。晋初，拜骑马都尉，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后赐爵关内侯，迁后将军，参与平叛时战死。索靖有先见之明，预见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的铜驼叹道：“今见汝在荆棘丛中耳！”后西晋果然陷入混乱，直至灭亡，此即“铜驼荆棘”之典故。索靖善草书，笔力峻迈，自称“银钩趯尾”。也有人将索靖与张芝比较(索靖为张芝姊之孙)，以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又称索靖书法“其书名与羲(王羲之)、献(王献之)相先后也”。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平生最重法度，不肯轻易推许古人。某日他路见索靖书写的碑石后，竟卧于碑下，朝夕摩挲，不忍离去。张芝即世称之“草圣”，“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其人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挑，成为“今草”。晋人王羲之对汉、魏书迹，唯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

(27) 古代称同祖父不同父亲而年幼于己者的同辈男性为从弟，称同曾祖而不同祖父且年少于己者为再从弟。

(28) “循默”指循常随俗而不表示意见，指为保权保位于事无所辩驳，对朝政大事置若罔闻。除王涯外，权德舆(即不敢送杨凭者)也是以循默知名。

(29) 智永：本姓王，名法极，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晋代书法大家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早年出家为僧，后长居在吴兴永欣寺，每日深居简出，刻苦习字。他将练字写秃的笔头丢进大竹筐里，日积月累，竟积了十大筐。他便在窗前挖了一个深坑，把所有破笔头都埋在土里，砌成坟冢，称“退笔冢”，此即“退笔成冢”之典故。由于智永书法出众，求他写字和题匾的人门庭若市，连寺门的门槛也被踏穿。僧人不得不用铁皮将其裹起来，此即“铁门限”之典故。

(30) 书中空空儿、杜秋娘、玉龙子、郭念云及唐宪宗一朝游侠故事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不再复述。

(31) 质库：即后世当铺，是收取动产作为抵押，向对方放债的机构。

(32) 后山阴公主得知尚书吏部郎褚渊相貌英俊，便以皇帝命令将褚渊召到公主府，命褚渊服侍她十天。结果褚渊抵死不从，直到第十天仍不肯听命，山阴公主不得不放走了他。这十天中，褚渊和山阴公主的丈夫何戡住在一起，由此反而成为好友。何戡见山阴公主喜欢褚渊，便一举一动都模仿他，时人由此称何戡为“小褚公”。

(33) 柜坊：唐宋在城市中替别人保管银钱的商户。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金银财物，收取一定的租金，商人需用时，凭帖(相当于支票)或信物提取，为最早的银行雏形。柜坊所藏物品，主要是丝帛、粟麦、现钱，均是当时硬货币。柜坊资本一部分是柜坊自备的资金，一部分是别人的存款。唐德宗时，因缺钱借长安富商钱，即得八十余万缗，足见柜坊经营规模之大。因柜坊资金大，有钱人愿意寄存钱财，柜坊又兼似后世的钱庄。

(34) 昭义军：领泽、潞、磁、邢、铭等州，治所潞州(今山西长治)。时昭义军节度使为刘从谏。

(35) 杜棕母亲是李则女，是李商隐姑母。

(36) 扬子留后：扬子巡院（盐铁转运在扬州的分设机构）最高长官。唐广德二年（764年），盐铁使兼转运使刘晏在各地设十三巡院，管理漕运和盐务。在扬州设扬子巡院，并在此建扬子仓，江南各州上交来的税米先在此储存，再根据朝廷指令经运河转运河阴仓。扬子院既管漕运，也管盐税，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扬子留后还兼任江淮以南两税使，所以这里还直管江淮两税钱粮。扬子巡院是当时天下第一巡院，储藏了大量的税米、丝绸布匹以及盐税和两税税银和钱币，时人形容说：“货财在扬州者，填委如山。”仅盐税而言，扬子巡院的盐税占当时全国盐税半数以上。建中四年（783年），盐铁使包拯一次由扬子巡院发运钱帛八百万，足见其存储钱财之多。

(37) 姚勔：武则天、唐玄宗朝宰相姚崇（本名元崇，后为避唐玄宗“开元”年号之讳改名姚崇）曾孙。温庭筠到扬州投靠姚勔后，时时出入青楼。姚勔知道后怒其不争，派人将温庭筠痛打了一顿。后来温庭筠屡次参加科举不第，其姊认为是被姚勔打傻了的缘故。刚好有一次姚勔来拜访赵顼（温庭筠姐夫），被温姊一把扯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咎之，迄今遂无成，安得不由汝致之。”姚勔又气又恼，回家后竟然因此而病死。

(38) 天宝十三年（754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请于临洮西的磨环川（今甘肃临潭西南）设立神策军，以防御吐蕃，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在这个时候，神策军还只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驻守临洮城的军队，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神策军奉命入援，参加了平叛战斗，战乱平定后，神策军因原驻地已经被吐蕃占领，不得不留在朝廷，逐渐发展成唐朝禁军，驻地大体上不超出京畿和关内。之后，神策军屡次参与平定藩镇叛乱，抵御外族侵略，成长为唐军劲旅。唐德宗以后，由宦官统率，驻扎禁中，势力远大于其他禁军。

(39) 木丸：一种行刑用具，为木制的球形物，塞入犯人之口，使不能出声。武则天时，大臣郝象贤被族诛。临刑时，郝象贤破口大骂武则天，揭发后宫秽事。武则天大怒，命令把郝象贤的尸体肢解，又挖了郝家的祖坟，毁棺焚尸，并规定从此以后，处决犯人时都要先用木丸塞住犯人的口，免得犯人乱说。

(40) 即“永贞革新”，详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

(41) 据《宪宗实录》，仇士良曾路过敷水驿（今陕西华阴西），要在驿站过夜。正好当日监察御史元稹也投宿于此，先住进了上厅（正房）。仇士良率同党刘士元等人到达驿站后，要求元稹搬出上厅。元稹自认官秩与监军相当，不肯相让。仇士良竟大打出手，挥鞭将元稹打伤，并将其强行赶出上厅。此事轰动朝野，朝臣纷纷弹劾仇士良无视法规，抢占驿房，打伤朝臣，要求按章处理。但唐宪宗不但没给仇士良处分，反以元稹“年年轻树威，失宠臣体”为由，贬其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后来元稹在穆宗朝登上宰相高位，亦是因为暗结宦官，因此而为时人不齿。

(42) 大宦官王守澄之死及内中所牵涉政局，将在另一本书《甘露之变》中讲述。

(43) 据《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安兴坊又名广化坊（里）、昌化坊（里）。

(44) 唐穆宗至少有八子，只有五子有姓名记录，分别是：长子李湛（恭僖皇后王氏所生），先封景王，后为唐敬宗；次子李昂（贞献皇后萧氏所生），先封江王，后为唐文宗；三子不详；四子李溶（母不详），封安王；五子李瀍（宣懿皇后韦氏所生），时封颖王（后来的唐武宗）；六子李湊（母不详），封漳王；七子、八子不详。

(45) 傅姆：古代专职辅导看顾皇族、贵族子女的女性，一般多为中年、老年女性担任此职。见杜牧《杜秋娘》诗：“画堂授傅姆，天人亲捧持。”

(46) 唐中后期，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掌握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朝官和宦官的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南、北本是由于这些机构在宫城和皇城中的位置而得名。宰相议政的政事堂及中书、门下二省在宫城内南部，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则在宫城之南的

皇城內。宦官的机构內侍省本在宮城的西南角，但宦官出入宮掖，常在宮城北部。

(47)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在朱雀大街东面第五街安国寺东附苑城修建十王宅，后又增置为十六王宅，让诸皇子聚居其中。诸皇子生育了皇孙，又置百孙院。每座王宅中各有宫人400，供奉皇子王妃的生活起居等。百孙院中也有数十人料理日常养护事务。如此，可令皇子皇孙与皇宮中樞保持距离，又可有效控制监视他们的行动。

(48) 郑注曾在《大唐游侠》中出现，当时还是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后来因为治好了襄阳节度使李愬的怪病而受到李愬重用。襄阳监军王守澄见一个江湖郎中居然能随意出入节度使府衙，很是不满，打算赶走郑注。郑注前来拜见，一开口便是“机辩纵横”，令王守澄刮目相看，马上将他请入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元和十五年（820年），王守澄调回京师任内职，郑注也一路跟随。唐穆宗即位后，王守澄任枢密使，并将郑注引入禁中。唐文宗即位后，王守澄升为骠骑大将军，充神策右军中尉，权倾朝野。郑注也跟着水涨船高，“权势熏灼”。神策左军中尉韦元素与王守澄不和，恨乌及屋，连带恨上了郑注，便谎称有病，召郑注前来医治，预备擒而杀之。然郑注到后，侃侃而谈，口若悬河，韦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手下军将三番五次示意下令擒拿郑注，韦元素均毫不理睬，最后还送给郑注大批金帛，隆重地把他送了回去。郑注的善辩才华由此可见一斑。

(49) 凤翔节度使：唐朝在今陕西西部设立的节度使，治凤翔府（即岐州，今陕西凤翔南），下辖凤翔府、陇州（因陇山得名，今陕西陇县东南）。

第二章 倚楼人独

缈缈笛音，悠悠情韵。李益有《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人心深处总有最深沉、最柔弱、最缠绵的情感，思亲、思友、思乡、思国，种种情丝离愁，全寄托在这一缕笛音中。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唐 许浑 《咸阳城西楼晚眺》

仇士良下令斩下杜湛手臂示威。神策军士得令，一人拉起杜湛右臂，一人举刀欲斩。空空儿忙道：“等一下。”杜湛道：“空先生勿以我为念，不要受他们胁迫。”

仇士良笑道：“杜公子年纪虽小，还挺有骨气，不过骨头终究没有刀硬。”空空儿道：“且慢动手！我已将所知全盘告知仇中尉。若是那地方没有玉龙子，只能说明罗令则并没有将宝物放在那里，又或者是有人先行取走了。”

仇士良道：“罗令则临死前将玉龙子下落告诉空先生，会刻意留下一个假地址吗？”空空儿道：“当然不会。可是……”

一名神策军士一脚踩上杜湛脚踝，杜湛蓦然吃痛，惊叫出声。空空儿忙道：“别再为难他，他还只是个小孩子。有什么事，冲我来。仇中尉，我愿意说出前后一切经过，不过还请你先放了杜湛。”仇士良摇头道：“决计不行。老夫为表诚意，昨日已送杜秋娘出城。空先生放心，老夫说过的话，决计不会反悔，之后再不会有人为难杜秋娘。但杜湛嘛，既然他跟空先生这么有缘，可就没那么容易脱身了。”

空空儿见又要举刀，只得道：“好，我说实话。当年罗令则只说留了玉龙子给我，但并没有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后来普宁公主告诉我一句话，我也没明白。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外想明白那句话的意思，那就是玉龙子的藏处。”

仇士良道：“普宁公主是宪宗皇帝长女，她怎么会卷入这件事？”空空儿道：“普宁公主并不知情，她亦是受人所托。”仇士良道：“是

谁？”空空儿道：“郑琼罗。”

仇士良道：“郑琼罗又是谁？”空空儿道：“是罗令则的未婚妻子。我曾在掖廷狱中见过她一面，当时她因事没入宫中为奴，后来被宪宗皇帝封作昭容……”仇士良道：“啊，原来空先生说的是郑太妃，光王李怡之母。”

空空儿道：“太妃？可普宁公主带话给我时，明明说郑昭容已经死了呀。”仇士良道：“空先生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后宫中的事，生生死死哪里说得清！郑昭容就是当今郑太妃，在大明宫里活得好好的呢。”又换上笑容，道：“来人，给空先生和杜公子松了枷锁。二位，此番多有得罪，然玉龙子是大唐镇国之宝，决不能流落民间，非得寻回不可。之前得罪之处，还望包涵。”言外之意，他是为了朝廷，才对玉龙子势在必得。

空空儿道：“好说。”仇士良道：“老夫还要赶着去上早朝，一会儿我手下人会带二位上去。”自引入去了。

有人开了空空儿、杜湛身上枷锁，但依旧用黑布蒙眼，带二人上来，一直到了前院，才取下黑布。天光尚暗，然“开门鼓”⁽¹⁾正咚咚作响，竟是已经过了一夜。

仇士良义子仇公武分将浪剑和钱袋归还原主，又道：“杜公子，你可以自便了。愿杜公子好自为之，到安兴坊仇中尉府上一游之事，权当没发生过。若是不听劝，下次再见面，便不会这般客气了。”杜湛冷然道：“那是当然，不劳仇将军多嘱咐，我还想保住我的右臂呢。”

仇公武微微一笑，道：“难怪我义父说杜公子小小年纪，却是个识大体的人。”又道：“空先生，我受命护送你出城，咱们这就走吧。”

空空儿猜测仇士良是怕自己去给郑琼罗或是光王李怡报信、再插手玉龙子一事，所以命人强行将自己驱逐出京。好在他本闲散，不关心诸事，亦正想去追赶杜秋娘，以便一路照顾，便点头道：“好，不过请容我跟杜小郎君说几句话。”引杜湛走到一旁，道：“湛儿，今日一别，怕是

后会无期。这柄浪剑原是御赐之物，随我多年，不曾离身，今日便留给你作个纪念，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青龙剑。”

杜湛接过浪剑，连声道谢。又从靴筒中拔出一柄短刀——正是当日他在敦煌龙兴寺中用来胁持赞普赤祖德赞的那柄匕首，归唐时桑札公主出面说情，赞普便将匕首还给了他——告道：“这是我祖传匕首，也送给空先生作个纪念。将来若是大事能成，我必定到峨眉山寻访先生。”空空儿道：“好，一言为定。”

一老一少，虽依依不舍，仍握手道别。

杜湛自行折返回来崇仁坊。进东门时，忽听得坊卒叫道：“杜小郎君，有官府的人正到处找你！”一名官差走过来问道：“你就是杜湛吗？”杜湛道：“是我，差大哥有事吗？”差役道：“你昨晚去了哪里？”杜湛道：“差大哥问这个做什么？”差役道：“王宰相家侍女鹤颜失踪了，有人见过杜公子和她争吵。而杜公子昨晚又没有回家，所以官府怀疑你跟鹤颜失踪有关。这就请杜公子跟我到万年县走一趟吧。”

杜湛道：“鹤颜失踪跟我有什么关系？她在赵氏乐铺门口骂了我一顿，然后就往西市方向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忽有杜家老仆梁左奔过来道：“小郎君，总算找到你了！快，快跟小的回去，你整夜不见人，公主都快急死了。”差役忙道：“喂，杜公子是嫌犯，我还要带他回县署问话呢。”梁左不屑地道：“不过是宰相家的一个小侍女，小郎君能跟她扯上什么干系。”自扯着杜湛去了。

差役虽不情愿，终究还是畏惧杜家权势，不敢强行阻拦。

杜湛被老仆梁左带回家中，直引入后堂。杜惊告了病假，未曾上朝，正在堂中来回徘徊，见杜湛进来，立即虎起脸喝道：“你还敢回来！”梁左忙低声劝道：“小郎君快跪下给尚书相公认个错，拖延一些时刻，小的去请公主来。”

杜湛只得上前跪下，问道：“叔叔如何没有上朝？”杜惊怒道：“还不

是因为你！你在王宰相家做的好事，害得我都没脸出去见人。”又问道：“你昨晚人去了哪里？”杜湛道：“在……”

杜惊道：“在平康坊对不对？我派人打听了才知道，原来你这些日子一直跟哥舒家的陶公子混在一起。你什么人结交不好，偏偏去交那种败家的浪荡公子？”杜湛无可辩驳，只能垂首不答。

杜惊训了一顿，气呼呼地坐下，道：“说，你为什么要偷王宰相家的珠宝？是不是我们杜家亏待你了？”杜湛忙道：“当然不是。叔叔和婶婶待湛儿很好。况且我也不是想要什么宝物，只是听说如璧井大名很久了，听说喝了那井水能长生不老，我一直很好奇，想知道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宝贝。”

杜惊道：“茵茵说你事先在身上藏了绳索钩子之类，分明是早有预谋。”杜湛道：“是，我就是想看看井里面都有些什么，所以才早早准备好了工具。伏在井边看，哪能看出什么门道来？”

杜惊这才神色稍缓，道：“你来我们家有小半年了，时间也不算短，我看得出你本性是个正直的好孩子，料想你也做不出那种偷鸡摸狗的龌龊事。但你如此鲁莽，终归是理屈，好在王宰相也没有深究这件事。”

正说着，岐阳公主闻讯赶到。她习惯晚睡晚起，才刚刚起床，发髻都来不及梳理，一进门便扶起杜湛，道：“湛儿快起来。相公生气，也不该罚湛儿跪啊。”

杜惊道：“公主就爱护着湛儿。就他做的那些事，打他一顿都不为过。”岐阳公主道：“湛儿年纪还小，这个年纪的孩子，谁不做几件无法无天的事呢。我小时候，还偷采过父皇最爱的牡丹花呢。”

杜惊笑了起来，随即又正色道：“公主，我正好要同你商量，湛儿年纪也不小了，不如先给他定门亲事，等他孝满便成亲，好好安顿下来。他既懂得吐蕃、回鹘、粟特、波斯好几种外国语言，我替他在朝中谋份差使，一点也不难。不过为了避讳⁽²⁾，怕是他得改个名字才行。寻常人也就罢了，出仕非得如此。”

杜湛大吃一惊，忙道：“叔叔……”杜惊斥道：“住口，我和公主说

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

杜湛便求恳地望着婶婶，不料岐阳公主也点头道：“相公说得极是。我这就打听打听，寻访一处好人家。”杜惊道：“那好，这件事就拜托公主费心了。来人，送小郎君回房。没有我的准许，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

杜湛听说叔叔要软禁自己，忙道：“湛儿知道错了，以后不敢再犯。”杜惊道：“知道错了就好。这个月，你就别再出门了。”

仆人梁左忙引杜湛出来，道：“公主心软，小郎君先稍事委屈，过几天再求求公主，也就没事了。”又道：“小郎君的剑，小的送去房中了。”杜湛道：“多谢梁公，幸亏叔叔没看见，不然又要发脾气了。”

回来房中，杜湛摩挲玩弄了一会儿浪剑，回想与空空儿的相识相知，忍不住感慨人生际遇之神奇。

忽听到门口有人道：“我娘叫我来给湛哥哥送点心。”却是杜茵茵的声音。

杜湛也不理睬，杜茵茵进来放下点心，见堂兄态度冷淡，心中不快，转眼看见浪剑，登起好奇之心，问道：“这剑以前没见过，是从哪里得来的？”杜湛道：“朋友新送的。”杜茵茵道：“给我看看。”略一翻看，便惊道：“呀，这是南诏浪剑，是游侠空空儿的佩剑。”

杜湛愕然之极，问道：“茵娘怎么会知道？”杜茵茵道：“兴庆宫^③外祖母那里有一柄浪剑，我原先见过。”外祖母就是当今太皇太后郭念云了。

杜湛道：“那你怎么知道剑主原是空空儿？”杜茵茵笑道：“上面写着的啊，你看这里。”杜湛仔细一看，果见剑首刻着个小小的“空”。

杜茵茵道：“空空儿是个奇人，我听过他许多故事，就连外祖母都提过他的名字呢。湛哥哥想不想听？”杜湛忙道：“当然想听。”

兄妹二人便携手往榻上坐了，边吃点心边闲聊，芥蒂渐去。杜茵茵毕竟出身名门，又时常出入宫廷，知晓许多书上没有记录的掌故，杜湛听了一回，竟觉大开眼界，不时询问请教。

杜茵茵忽笑道：“今日实在难得，我和湛哥哥说了半天话，竟是没有吵过半句嘴。”杜湛心道：“我本是有所图谋才有意投奔六叔，平日行为鬼祟，又有昨日王宰相家之事，六叔和公主依旧包容我，我不该再生嫌隙，给他们增添烦恼。”一时颇觉愧疚，便道：“茵娘，以前是湛哥哥不好，以后我一定好好待你。”

杜茵茵喜道：“真的吗？”杜湛道：“真的。你是我妹妹，本来就该我让着你。”杜茵茵道：“那可就太好了。我们走吧。”杜湛问道：“去哪里？”杜茵茵道：“出去玩儿啊。”

杜湛为难地道：“叔叔罚我一月不准出门呢。”杜茵茵道：“不要紧。我跟娘亲说了，要和你一道去寻一支上好的笛子，好送给绵芊，作为赔罪之礼。”杜湛道：“公主同意了吗？”杜茵茵道：“当然了。娘亲说这是应该做的，还给了我钱呢。走吧。”

杜湛半信半疑，佩剑出来，仆人果然没有阻拦。兄妹二人遂出门往东市而来。到市门前时，杜湛忽道：“你我又不通音律，买的笛子未必合王小娘子心意，何不叫上她，一道去买笛子？”杜茵茵拍手笑道：“好主意，我们这就去永宁坊吧。”

忽有仆人急追过来，报道：“太皇太后得了急病，急召公主和小娘子去兴庆宫。公主已经准备好车子，只等小娘子回去。”杜茵茵道：“哎呀，真是不巧。”她虽不情愿掉头回去，却不能抗命，加上也确实挂念外祖母病情，歪着头想了想，道：“这样吧，湛哥哥自己去找绵芊，如何？”

杜湛为难地道：“这个……我昨日大大得罪了王小娘子，怎好意思一个人去？”杜茵茵道：“正因为得罪了绵芊，才要当面道歉啊。你再陪她去选笛子，不是更有诚意吗？”杜湛道：“好吧。”杜茵茵道：“我若回来得早，便来寻你们。”自跟随仆人去了。

杜湛独自来到宰相王涯府外。不等他开口，门仆便道：“王相公下了命令，杜公子不能再进山亭。”杜湛道：“那么可否请王小娘子出来说几句话？”门仆勉强应了。

不一会儿，王绵芊穿着披风匆匆出来，问道：“杜公子可是有鹤颜的消息了？”杜湛道：“没有。其实我是专程来向王小娘子道歉的。”王绵芊道：“不必了。”

杜湛见她面上深有忧色，便安慰道：“时辰还早，太阳才升起不久，或许鹤颜只是因夜禁滞留在什么地方，不久就会回来了。”王绵芊道：“多谢杜公子美言，希望如此吧。”想了想，又问道：“杜公子今日有事吗？”杜湛忙道：“没有。其实我今日来，是想赔一支笛子给小娘子，可又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只好请小娘子自己去挑。”

王绵芊道：“笛子就不必赔了。不过杜公子可否陪我去个地方？”杜湛道：“乐意效劳。小娘子要去哪里？”王绵芊道：“不远，到了就知道了。”又道：“我和茵茵情同姊妹，杜公子叫我名字便好，不必客气。”拉上兜帽，自在前面引路。

一路北行，过了两个路口，转入平康坊。杜湛听到王绵芊向坊卒打听名妓景悦住处，恍然有所悟，忙道：“我知道景悦住在哪里，昨日我刚刚去过她家。”

王绵芊甚是诧异，问道：“杜公子怎么会去那里？”忽想到景悦曾是名妓，虽已归隐，但既还住在平康坊，想必也时不时地会接客，杜湛去那里，当然是听乐或是嫖妓了，一时脸色通红。

杜湛忙道：“芊娘误会了，我是去那里给朋友送东西。那个……”王绵芊道：“什么？杜公子有话不妨直说。”杜湛道：“景悦有个女儿，名叫王织莲。”

王绵芊颇心不在焉，随口问道：“是吗？”杜湛道：“她的名字，跟芊娘你的名字……”

王绵芊这才恍然大悟，道：“啊，杜公子都猜到了？”杜湛道：“不，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你们两个的名字……”王绵芊道：“是同一人取的，就是家父。”

原来宰相王涯本人“吝啬，不蓄妓妾”，也不准诸子纳妾。王绵芊亲生父亲王仲翔曾与长安名妓景悦有过一段情缘，还生育了一个女儿，但因为家规森严，未敢将事情张扬开去。王绵芊也是最近听到下人议论，才知道有这件事，当然既意外又难过。然名士风流，士大夫嫖美妓、养外室也不是什么大事，就连王涯知道后也未多说什么，还暗许王仲翔接景悦母女二人进王府居住。只有侍女鹤颜愤愤不平，道：“主母过世得早，家里再也没有人为小娘子做主。哼，哪天我非得上门教训教训那两母女不可。”

杜湛听了原委，忙问道：“原来芊娘认为鹤颜可能在景悦家中。”王绵芊道：“有这个可能。除了这里，我实在想不出鹤颜还能去哪里。”

杜湛道：“可我们不能就这么寻上门去，得另想个法子。”王绵芊道：“是，我也知道贸然登门，所以我才拜托杜公子陪我一道，只是想不到杜公子居然认得景氏母女。”

忽听到有人叫道：“小杜！”却是前一阵子厮混过的哥舒陶。身边还跟着两名年轻男子，一人二十岁出头，高大威武，气宇轩昂；一人二十五六岁，身材瘦削，神色恹然。

杜湛只得停下来打招呼。哥舒陶笑道：“昨日那些人没有为难你吧？”也不待对方回道，又道：“来，我为你介绍，这两位是我新结识的朋友，这位年轻高大的是韦公子，这位是郑公子。我们正打算去水月楼饮酒，你要不要一起去？”杜湛道：“不了，我还有事。”

那韦公子眼光先落在杜湛腰间浪剑上，打量了一会儿，才笑道：“听说杜公子新从河西归来，我对异域风物很有兴趣，何不一道坐下聊一聊？”哥舒陶道：“是啊，韦公子一心想跟你结识，今日可是专门出来寻你的。”

杜湛见那位韦公子衣饰华贵，气度不凡，料想不是普通人，也颇想结识，然转头看了一眼王绵芊，迟疑道：“我还要陪朋友去办事……”哥舒陶道：“这位是……”杜湛道：“是我堂妹的朋友。”

王绵芊既是大家闺秀，不愿意与陌生男子搭话，反而将兜帽拉严，遮住了大半边脸。

那韦公子倒是十分爽朗，道：“杜公子既是有事，那么下次再约吧。”杜湛道：“是，抱歉了。”又问道：“韦公子住在哪里？我下次来找你。”韦公子转头看了一眼郑公子，道：“我住在……这个……还是我们来找杜公子吧。”杜湛道：“也好。我住崇仁坊杜驸马府上。”

哥舒陶道：“改日再约，一定，一定啊。”兴高采烈地引着韦、郑二人往水月楼去了。

王绵芊歉然道：“实在抱歉，若不是着急找到鹤颜，我也不愿意耽误了杜公子跟朋友相聚。”杜湛道：“没什么。他们都只是好奇，想听听我在河西的生活经历，以后有的是机会。我们这就去找鹤颜吧。”

二人来到景家院外。杜湛叩了叩门环，开门的依旧是王织莲，一见杜湛，又惊又喜，道：“小郎君，是你！昨日发生了好多怪事，小郎君走后不久，空先生就回来了，但又有人来叫走了空先生。后来又有好些神策军军士来，说是空先生已替秋娘还清了债款，还托他们送秋娘回乡，只是不准我们去送。我们都觉得好奇怪，生怕小郎君和空先生有什么事。”

杜湛道：“空先生已经离开长安了。”王织莲道：“是，空先生离开前，托人带了口信来，说他会亲自送秋娘回去金陵，让我们放心。不过能再见到小郎君，实在太好了。”这才看到杜湛身后的王绵芊，问道：“这位是小郎君的朋友吗？”杜湛道：“嗯，这是芊娘。你们家昨日还有别人来过吗？”王织莲道：“没有啊。怎么了？”

忽听得景悦在房中喊道：“莲儿，我今日心慌得很，你去给我抓些药回来。”王织莲回头应了一声，道：“抱歉了，小郎君，我要进去看看我

娘，再去替她拿药。”杜湛道：“没什么。改日有空再来看你。”

离开景家后，王绵芊神色愈发黯然，道：“鹤颜一定是出了意外。”杜湛道：“长安城防如此严密，若是出了意外，官府早就知道了。”王绵芊摇头道：“官府只会敷衍了事，做做样子。鹤颜还是宰相家的侍女，都是如此草草办案，平常人家若是有事，更不敢想象了。”

杜湛道：“这样，我帮你一起去找鹤颜。”王绵芊喜道：“当真？就怕耽误了杜公子的正事。”杜湛道：“这就是我的正事，权当我赔礼好了。”王绵芊道：“那么就多谢杜公子了。只是长安这么大，要到哪里去寻？”杜湛道：“之前我在赵氏乐铺门前遇到鹤颜，听到赵店主指引她去西市，她也是往那个方向去了。我们就去西市乐铺，一家一家地打听，总有人见过她。只要找到最后见到她的人，就能找到线索。”

王绵芊道：“鹤颜出来是为我买笛子，想给我一个惊喜。但她不通音律，多半会先去赵氏乐铺请教，不如先去找赵店主，或许他会知道鹤颜去了哪家店铺。”杜湛道：“好。我们这就去吧。”

出来平康坊北行时，忽听得北面嘈杂声大起，路上行人均是一愣，寻声望去。王绵芊道：“似乎是大明宫方向传来的。”杜湛道：“不管它，多半又是什么典礼之类。”话一出口，便觉不对，若有大型典礼，杜惊身为六部尚书，怎敢随意告假在家？

到崇仁坊东门时，声音愈来愈大，隐隐夹杂着金刃声、呼喝声，大街上也有人胡乱奔跑。王绵芊是宰相孙女，在京城长大，立即知道极不寻常，忙道：“一定是出大事了。杜公子，不如今日先这样，改日我再约你。”杜湛道：“也好。”王绵芊道：“今日之事，还请杜公子不要告诉茵茵。”杜湛道：“这是当然。”

二人正道别时，有马车疾驰过来，骤然停下，一名少女跃了下来，却是杜茵茵，急急告道：“出大事了！湛哥哥，我们快些回家去！”杜湛道：“出了什么事？”

杜茵茵道：“听说南衙宰相谋反，宫里打起来了，全乱了套了。”杜湛道：“什么？宰相谋反？”杜茵茵道：“这是大明宫里的太监跑出来告诉太皇太后的，绝对没错。神策军已经出动，京城马上就会戒严。娘亲本来让我留在兴庆宫，可我担心湛哥哥，才自作主张跑出来寻你，快上车。”

杜湛忙道：“芊娘，你跟我们走！快，上车！”不由分说地将王绵芊先推上马车，再扶杜茵茵，自己最后上去。

马车片刻便到了公主府，三人跳了下来。王绵芊还有所犹豫，道：“我要不要先回家看看？”杜湛道：“先进去再说。”上前牵起她的手便走。

杜茵茵十分不快，抢上前挺身拦住二人，道：“湛哥哥，绵芊不能进去！”杜湛道：“为什么？”杜茵茵道：“你没听到是宰相谋反吗？绵芊的祖父正是本朝宰相。”杜湛道：“就算是宰相谋反，芊娘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杜茵茵道：“正因为这个，绵芊才不能躲在我们家里。神策军要捉她，最先就会来搜我们家。”

王绵芊忙道：“杜公子，我不要紧的。家祖对政事一向漠然，他一定不会牵扯进去。”杜湛道：“不行，你不能回去，至少也要等事情清楚了再说。”又对堂妹道：“王宰相那性子，怎么会谋反？就让芊娘先进去，等事态平息，再送她回家不迟。”

以往二人吵架闹别扭，都是杜茵茵先屈服，这次她却相当坚决，道：“不行！”

正好杜惊出来，简略听了经过，随即道：“芊娘，你不能留在我这里，不过我也建议你别回家去。”言外之意，分外明显。

忽听得坊外大街上有骑兵呼啸而过，杜茵茵跺脚道：“湛哥哥，你还站在外面做什么？等死吗？”杜湛道：“芊娘不进去，我也不想进去。”

杜惊喝道：“不要胡闹了！快些给我进去！”杜湛道：“从今日起，我跟你们杜家再无干系。”

杜惊一怔，道：“你说什么？”杜湛却不再理睬，走过去牵起王绵芊的小手，道：“芊娘，我们走。”王绵芊忙道：“杜公子，你切不可为了我……”杜湛道：“我其实不姓杜，我本姓张，是过继给杜公的嗣子。”

杜惊大怒，道：“反了天了你！还敢说你不姓杜。来人，抓住小郎君，带他进去。”

杜湛霍然拔出浪剑，道：“谁敢上来？”挥剑逼退仆人，又扯了王绵芊，道：“我们走。”不顾杜惊、杜茵茵一再叫喊，决然离去。

王绵芊几次意欲挣脱，却无济于事，只得道：“杜公子，我很感激你，可你何苦为了我跟杜家人翻脸？”杜湛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

王绵芊一想也是，问道：“那我们要去哪里？”她家在永宁坊的宅子只是别墅，王涯在光宅坊另有赐第，另有王氏私庙⁽⁴⁾在崇业坊。然这几处宅子都广为人知，难以藏身。

杜湛道：“芊娘跟我走便是。”引着王绵芊来到醴泉坊回鹘德禄公主府。

德禄公主正好要出门，见到杜湛到来，很是欣喜，道：“杜公子，你是知道我丈夫新逝，特意来安慰我的吗？”

一旁面首曹继荣轻轻咳嗽了一声，提醒公主注意言辞。德禄公主丝毫不以为然，笑道：“杜公子又不是外人，还装什么？”

杜湛惊问道：“安祜主过世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德禄公主道：“今天早上。他人在祜祠中，我正要过去。”忽见到王绵芊，问道：“这位小娘子是谁？”杜湛道：“这是我一个朋友，一时无处可去，想借公主宝地暂时安身。”德禄公主笑道：“有何不可？杜公子先带她进去。我去祜祠看过我那死去的丈夫后，再回来设一桌宴，好好款待你和你的朋友。”

王绵芊见这回鹘公主说话随意，新死了丈夫，竟毫不当回事，不禁骇然，问道：“杜公子如何会认得这回鹘公主？”杜湛道：“说来话长，我

们先进去再说。”

他知道王绵芊担心家人安危，又叫过一名胡仆，请其出去打探情况。然胡仆也不明究竟，刚一出去便又折返回来，只说外面乱了套，许多人跑来跑去，有杀人的，有抢掠的，也分不清是军士还是百姓。

王绵芊惊惧不已，难以自安，道：“若是我家人有事，我亦难以独活。我得回家去看看，杜公子，请你不要阻拦我。”却不防杜湛早有防备，事先向胡人讨了迷药，混入酒中给她饮下，她未走出大门，人便晕了过去。

杜湛刚将王绵芊抱入客房安顿好，德禄公主便回来了，神色极为肃穆。

杜湛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德禄公主道：“听说皇宫出了大事，神策军正逢人便杀，已经杀光了南衙官吏，连金吾卫都没有放过。”金吾卫是皇帝亲信近卫军，负责京师禁卫及皇宫安全，他们也遭神策军屠杀，足见京师秩序完全颠覆了。

德禄公主久居京师，深知每每出现大乱时，最先倒霉的就是富得流油的穷波斯，往往有无赖地痞甚至禁军军士垂涎胡人财富，趁火打劫，遂连声下命道：“关上大门！召集所有人手，佩上兵器，派弓箭手守住大门！有敢闯大门者立杀无赦！”

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便有一群地痞恶少持着刀枪来砸门，还高喊“神策军到了”，被胡人弓箭手居高临下射死几人，这才一哄而散。

然仅过了片刻，便有真正的神策军驰到，封锁了坊门和道口。更有一队全副武装的人马来到公主府邸前，气势汹汹，声称奉命搜查要犯。神策军飞扬跋扈，回鹘人亦是横行不法，两方多有冲突，闹到皇帝面前的官司就有好几起，双方积怨已久。德禄公主知道一旦开门，便难以控制局面，登高对外喊话道：“我是回鹘公主，除非有大唐皇帝圣旨，否则敢闯宅邸者，杀无赦。”微一点头，弓箭手弯弓搭箭，矢如流星，登时将一名神策军骑士射下马来。

回鹘人又纷纷将强弩架上墙头，扣箭上弦，一齐对准大门。神策军本是欺软怕硬之辈，见回鹘一方如此强悍，哪还敢招惹，慌忙退出射程外，只远远在街边设下警戒。

先后击退了两拨人马，德禄公主才有空进厅堂坐下，问道：“杜公子引来的那位小娘子是谁？”杜湛道：“宰相王涯的孙女。”德禄公主道：“我就知道。杜公子在这个时候带她来我这里，肯定没那么简单。她不能留在这里。”

杜湛忙道：“公主，目下事态未明，王宰相未必卷入其中，先让芊娘留下来。等事情平息，王宰相也会感谢你。”

德禄公主笑道：“我可不是傻子。杜公子带着那位王小娘子来我这里，就已经猜到王宰相不会没事，对吗？若只是找处栖身之地，你自己那个婶婶岐阳公主家地方还小吗？分明是杜家也怕受牵连，不肯接纳她，杜公子不得已，才带她来我这里。”

杜湛一时无可辩驳，只得道：“公主，我求你，你不是一向急人之忧、济人于难吗？”德禄公主摇头道：“我可不是大善人，济人于难，也得看对方是什么人。杜公子，你老实说，王小娘子是你什么人？杜公子喜欢她，对吗？”似笑非笑，言语中已有酸溜溜的醋意。

杜湛忙道：“我来长安的第二天，就来这里拜见公主，认识了公主你。而芊娘，我昨日才认识她。”

德禄公主道：“那杜公子为什么肯这般帮她？”杜湛道：“因为芊娘也帮了我。”当即说了昨日在王涯山亭之事，但却未提青龙剑，只说自己想看看如璧井底到底有什么稀罕东西。

德禄公主这才展颜笑道：“杜公子知恩图报，果然是个好男子，我没有看错你。那好，先让芊娘留下来。”杜湛忙道了谢。

德禄公主道：“外面那么乱，杜公子也别回去了，先暂时留在我这里。我这会子还要召集手下人议事，杜公子先去陪陪那位芊娘，等我忙

完再派人来叫你。”杜湛不敢得罪她，连声答应，遂告退出来。

进来客房时，王绵芊刚好醒转，嚅嚅道：“杜公子，我……我这是在哪里？”杜湛道：“这是回鹘德禄公主府上。”

王绵芊想要起身，却是动不了，问道：“我怎么了？怎么一点力气也没有？”杜湛道：“芊娘太虚弱了，先休息一下。”

王绵芊道：“外面……外面怎么样了？”杜湛道：“外面乱得很，刚才还有人来砸大门。神策军已经封锁了街道，芊娘暂时出不去了。”

王绵芊泪水滚滚而出，道：“也不知道我家人怎样了。”杜湛道：“等外面稍微平息一些，我便出去替你打听消息，如何？”王绵芊道：“谢谢。”

杜湛见她魂不守舍，知其忧心，便扶她坐起来，半倚在床上，道：“芊娘可有兴趣听听我的故事？”王绵芊道：“当然，我一直想知道杜公子的经历。茵茵虽然多次提过杜公子，却只知道你是杜氏嗣子，至于你在敦煌的生活，她也说不上来。”

杜湛道：“我亲生父母因为某种原因，未能结合，父亲另娶他人为妻，母亲则出家作了尼姑。所以我一生下来，母亲就将我送给杜贤公做养子。我自小在佛寺中长大，养父和各位高僧教导我成人。养父去世时，我倒没有太过悲伤。他老人家一生受了太多的苦，死倒是一种安息。我当时尚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只觉得养父一死，我今生便再无牵挂，不如为敦煌百姓做点有意义的事。于是我持刀胁持了吐蕃赞普，威逼他答应河西汉人自治。不想我冲动之下做出的这件事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事件，甚至害死了我的亲生母亲。”忆及往事，眼泪夺眶而出。

王绵芊柔声安慰道：“杜公子胸怀众生，不顾个人安危，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至于后果，实是杜公子所不能预料，尊母之死，又怎能怪你？”

杜湛大致叙述了当日之事，又道：“本来我一直不知道灵修寺杨法律就是我的亲生母亲，甚至不知道她是为救我而死，直到离开沙州前……”

当时张议潮与石雄、仆固俊等人到祆祠看望杜湛。石雄告知他正受吐蕃追捕，因而不能与杜湛一道返回大唐，只能先设法逃往回鹘，再辗转设法归国，又与杜湛约定在长安相见。

张议潮因受过旧情人清莲嘱托，一再告诫杜湛归唐后即认祖归宗，好好做杜氏子弟，不要再回沙州。杜湛心高气傲，不愿意听张议潮说教。安景旻一气之下，说出了杜湛的身世。他这才知道真相，听说母亲清莲为了救他脱险，不得忍受吐蕃大论韦甲多热摆布，以致刺喉自杀后，更是惊绝。

安景旻一口气说完原委，怒道：“臭小子，还敢说张使君没有资格教训你，他是你亲生父亲！”

杜湛呆了许久，才问道：“张使君早知道我是你的儿子吗？”张议潮点点头道：“不过我只是给了你血脉，并没有养育过你，所以你仍然姓杜，是杜贤杜公的儿子。”

杜湛道：“可是我明明该姓张……”张议潮道：“不，我要你继续姓杜。赞普准许杜公归葬故里，你便奉杜公骨灰返回大唐，然后再也不要回来，永远地留在那里。”杜湛道：“不，我的亲人们都在这里受苦。我怎么能……”

张议潮决然道：“我意已决，这也是你娘亲的意思。不准再回来。就算你回来，张家不会接纳你，敦煌也决不会接纳你。”又带杜湛到清莲浮图前，强迫他以亡母名义起誓。

王绵芊听了经过，叹息一番，道：“原来杜公子经历了这么多事。可是你看起来……”杜湛道：“还是跟平常人一样，活得好好的，对不对？因为我想要复仇。”

王绵芊道：“可杜公子的仇家是吐蕃大论，不但位高权重，而且远在逻些，又如何能复得了仇？”杜湛道：“我要复仇，不是简单地杀死吐蕃大论，而是要将吐蕃人逐出河西。”顿了顿，又道：“我回来大唐时，应邀与桑札公主同行，与赞普等人同过很长一段路。期间还有僧相心腹欲

行刺大论韦甲多热，还是我发现后及时提醒了卫士。大论不知我已知道了生母自杀真相，我本可以接近他，寻机报仇，但我没有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其人奸诈险恶，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吐蕃的未来。他为争权夺势不惜残害无辜，陷害王妃和僧相。而赞普昏庸懦弱，竟为其奸计蒙蔽，对其愈发重用。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吐蕃乱相已生，大论只会加剧乱相，所以我绝不会为了一己之私去行刺他，而是要让他继续胡作非为，削弱吐蕃的国力。”

王绵芊闻言万分惊奇，道：“杜公子你……想不到你竟有如此胸襟和志向！可你不是答应过你的亲生父亲，再也不回去沙州了吗？”杜湛点点头道：“我是不能再回去敦煌，但并不代表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要找到传说中的青龙剑。昨日在贵府时……”

王绵芊道：“啊，原来杜公子是想看如璧井中有没有青龙剑。”杜湛道：“芊娘冰雪聪明，一猜即中。还要多谢你昨日为我说话。其实我自己还真是当了贼人，辜负了芊娘美言。”

王绵芊道：“杜公子又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你为了河西百姓，甘愿忍受旁人误会及异样眼光，更是令人钦佩。”

复仇依托着记忆，计划着未来，往往与偏执、孤独相连，令复仇者大异于常人，然此刻仿若遇到了平生知己，杜湛心中陡然涌起一丝暖意来。

王绵芊想了想，又道：“确实有个叫吕岩⁽⁵⁾的士子献过一柄青龙剑给我祖父，说是得自洞庭湖中。那士子也不求什么，所以祖父没太当真，将剑径直投入了如璧井。然青龙剑是宝剑常用的名字，我家井中那柄剑，未必就是为吐蕃人畏惧的青龙剑。”杜湛道：“我知道，但这总是一条线索，我不能放过。”

王绵芊道：“这样，如果这次王家能逃过一劫……我是说如果，我就请祖父派人将那柄青龙剑捞上来，再转送给公子，如何？”杜湛道：“好，多谢。”

他竭力想装出轻松的样子来，但还是难以做到，因为他全身游走着

强烈的不祥预感，令他燥热难安，而王绵芊也跟他一样。

忽有人推门进来，却是德禄公主面首曹继荣，手中托着漆盘，盛放着几样菜肴点心，道：“我给王小娘子送些饮食来。”又道：“杜公子，公主请你过去。”

王绵芊忙道了谢，又道：“杜公子，你先去忙吧。”杜湛道：“那芊娘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就派人叫我。我会一直在这里。”王绵芊应道：“是。”又道：“杜公子，你适才说的那番话，虽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其实你用心良苦，你是想……总之，我明白的，谢谢你。”杜湛点点头，辞了出去。

进来花厅时，德禄公主正独坐在卧榻上，若有所思。杜湛听到外面依然喧闹不息，忙问道：“外面情形如何了？”德禄公主摇头道：“不怎么样。许多胡商都躲进了我这里，说外面许多人都在大杀大抢。”

杜湛道：“那么王宰相他……”德禄公主道：“还没有消息。杜公子，你就安心吧，王宰相家大业大，如果没事，自然不会有事。如果有事，他想跑也跑不了。今日也够累了，我命人准备好了酒菜。来，杜公子，你坐下陪我喝一杯。”挽起衣袖，提了注子⁽⁶⁾，亲自斟了两杯酒。

杜湛迟疑道：“尊夫新丧，公主不需要忌口酒肉吗？”德禄公主笑道：“那是你们汉人的规矩，我们回鹘人可不兴这一套。况且我和我丈夫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从来都是各过各的日子，他没事不会来我这里，我没事也不会去他那里。目下他死了，我也不会伤悲。”见杜湛依然站着不动，登时面色一沉，道：“怎么，我为杜公子冒险收留王小娘子，叫你陪我喝一杯都不成？”

杜湛无奈，只得上前坐下，举杯敬道：“多谢公主，这一杯我敬公主，我先干为敬。”仰头喝下，只觉得这酒绵软清醇，余香留口，问道：“这是什么酒？”德禄公主道：“是京城名酒桂花酿，以桂花米和曲酿成，杜公子应该没有喝过吧？”

杜湛道：“我在敦煌时，多饮葡萄酒。来长安后，多饮清酒……”忽

觉得一阵头晕，眼前一切都模糊起来，惊问道：“公主，你给我喝了什么？”德禄公主笑道：“逍遥散，就是催情药加一点迷药而已。杜公子，你不但长相英俊，还是名门公子，可比我之前的历任男宠都要出色。”招手命侍女扶杜湛进去内室。又亲自进来为他解开衣衫，脱掉鞋袜。

杜湛尚有意识，却是失去气力，无法抗拒。等到德禄公主亦脱光衣衫，伏到他身上，肆意抚摸一阵后。他身上迷药药力已过，春药发作，面对德禄公主丰满肉体的诱惑，再也按捺不住，挺身一跃，扑了上去……

玉漏沉沉，风月销魂。这还是他生平的第一次，不免笨手笨脚，好在有女方主动引导。云雨正欢之时，忽有一缕箫声采入耳际，幽幽咽咽，轻绪柔丝，珠喉细语。杜湛蓦然清醒，大叫一声，忙起身爬下床来。

德禄公主情欲正浓，问道：“做什么？”杜湛道：“我……我昏了头，一时不能自制，冒犯了公主。”德禄公主笑道：“傻孩子，是我有意往你酒中下了药，快上来。”杜湛连声道：“不，不敢。”

德禄公主是勾引男子的老手，见杜湛忙不迭地寻了衣服穿上，虽心中不悦，却也不再强逼。

缈缈笛音，悠悠情韵。唐诗人李白有《春夜洛城闻笛》诗云：“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益有《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窦牟则有《奉诚园闻笛》：“曾绝朱缨吐锦茵，欲披荒草访遗尘。秋风忽洒西园泪，满目山阳笛里人。”

人心深处总有最深沉、最柔弱、最缠绵的情感，思亲、思友、思乡、思国，种种情丝离愁，全寄托在这一缕笛音中。

长安的混乱持续了一整天，真相亦慢慢传开，原来一切均是源于宦官之祸。宦官与外戚并称两大毒瘤，作为特殊的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

的政局都产生重大影响，尤以汉唐两朝最为严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皇权至高无上，皇帝个人独断专权，包括行政、军事、立法、司法、文教；皇位继承要传给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终无穷之祚”。秦虽历二世而亡，但秦始皇开创的皇权制度却保留了下来，尤其是皇位继承制，须遵从“父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原则，继承人要在皇帝子嗣中选择，这使得一旦皇帝早逝，便容易出现幼帝即位的情况。而幼帝难以执掌朝政，大权便会落入外戚手中。汉代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死后，其妻吕雉即临朝称制，开汉代外戚专权的先河，刘氏江山险些落入旁人之手。汉武帝刘彻晚年立幼子刘弗陵为嗣君，为防前朝吕后专权重演，杀死刘弗陵生母钩弋夫人，展现出一代雄主谋虑深远、手段狠辣，远非常人所能及。然到了西汉末年，依旧有外戚王莽擅权，直至改朝篡位。

光武帝刘秀虽光复了汉室，已然难改外戚专政痼疾。东汉皇帝中，除汉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汉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及三十六岁而亡，因而多幼帝即位，且“主少母壮”，东汉“临朝者六后”，其权力与皇帝相等。这些太后为满足个人权欲，“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好方便自身把持朝政。

小皇帝终会长大，成人后自然想亲政收权。然皇帝生于宫中，长于妇人之手，与外界隔绝，所能依靠的势力只有朝夕相处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夺回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于是，相应地又出现了宦官干政。东汉灵帝时，宦官得志，无所畏惧。汉灵帝公然颍川称：“张常侍乃我公，赵常侍乃我母。”张常侍指大宦官张让，以搜刮暴敛、骄纵贪婪见称。其弟张朔倚仗兄长势力，贪残无道，以杀孕妇取乐。赵常侍指另一大宦官赵忠。汉灵帝将朝政悉数委托给亲信宦官，朝臣上书指责宦官图谋不轨，灵帝竟不知何为“不轨”。如此，朝政日益腐败，最终酿成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

后世公认外戚和宦官擅权是导致东汉灭亡的两大主因。除此之外，一度对大汉政权造成威胁的还有藩王分封制。“藩”字始于周武王姬发的分封制。周朝灭商之后，实施封建制度，将土地连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贵族，所封之地称为“诸侯国”“封国”或“藩国”等，统治封地

的君主被称为“诸侯”“藩王”，等等。封国面积大小不一，诸侯爵位也有高低，但都必须服从周王室，按期纳贡，并随同作战，保卫王室。然后来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诸侯国日益强大，互相攻击，甚至于对周王室造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汉初又兼采之。大汉立国之初，汉高祖刘邦铲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同时大封同姓诸侯王，企图用家族血缘关系来维护其统治。后来刘姓诸王所封之地占去全国疆土大半，势力日渐强盛，实际上成了独立王国。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年），汉文帝用贾谊的策略，将一些诸侯国分小。汉景帝即位后，又采纳御史大夫晁错削弱藩邦的建议，将诸侯王的部分封地收归朝廷管辖，由此招致了诸侯王的不满，直接触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王之乱。七王之乱平定之后，诸侯王治国之权被削除，封国的官吏全部由中央任免，诸侯只征收租税，封国名存实亡。

历史表明，即使在中央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只要时机合适，外戚、宦官、藩王或藩镇便能专权害政，挑战甚至威胁皇权，导致政局剧烈动荡。尽管有不少惨痛教训，历朝历代君王却极少能有效制止。以外戚而言，由于古代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帝国政治结构决定其婚姻生活有特殊性。中国有句俗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古代宗法制度在家族方面历来有“推恩”的惯例，一旦某个嫔妃得宠，其家族成员极易借裙带关系享有皇帝赋予的各种特权，轻而易举地进入核心权力圈，从而形成庞大的外戚势力，轻则干涉朝政，重则危害整个国家。如汉武帝刘彻赐死钩弋夫人，却将幼子托付给了大将军霍光，霍光后将女儿嫁给汉宣帝为皇后，霍氏一门飞黄腾达，势力之大，连汉宣帝都感到“芒刺在背”。

唐代立国后不久，亦毫无例外地出现了外戚预政，即武则天先后以皇后、太后临朝主政，后来更以武周替代李唐，自己当上了女皇帝。武氏之后，又有唐中宗皇后韦氏、女儿安平公主、武则天女太平公主等先后叱咤于政治舞台，视皇帝若傀儡，视江山若私物。即使是以英武著称、一手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也未能摆脱外戚乱政的阴影。玄宗皇帝宠爱贵妃杨玉环，杨氏兄弟姊妹借助皇帝恩荫，在政治上、经济上日渐强盛起来。杨贵妃远房兄弟杨国忠甚至借助裙带关系当了宰相。杨国忠是武则天面首张易之之子⁽⁷⁾，本为无赖赌棍，借助杨贵妃执掌国政后，大搞贪污腐败，短短数年，便使唐朝朝政陷入巨大的紊

乱中，朝廷威信一落千丈，朝中大臣离心离德。尤其是在对付藩镇安禄山的问题上，杨国忠不但不能有效地控制，反而推波助澜，终使中央朝廷与藩镇矛盾日益加剧，促成“安史之乱”爆发。

再说藩镇。唐朝建国后，军事上实行府兵制。府兵制为北魏宇文泰所创建，然唐代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为史所罕见。拿与唐代同样有声色的汉代来作比较：汉代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代只能说全兵皆农，就是说，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具体做法是：朝廷先调查统计全国人口，根据各家经济情况，分作九等。下三等不能当兵，上等和中等才有当兵资格。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如此，从军便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均愿意加入军队，此即府兵。府兵自己有田有地，平日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保卫京师，防守边境，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这样，不但减轻了民众服兵役的劳苦，对生产的影响也不大。

按照唐制，各地府兵要轮流到京师宿卫一年。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亲自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府兵们都觉得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后来天下太平无事，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无事可做，逐渐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因此，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便千方百计地逃避。

而戍边的府兵原来是三年一换，但因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往往被延长。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到边关时，往往携带不少绢匹作为私房零用钱。边将见财起意，便想方设法地侵吞士兵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如此，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发生了大量府兵逃亡事件。到唐玄宗李隆基一朝时，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此时正是唐朝国力最鼎盛时期，财力雄厚，有钱有势，唐廷便停止征发府兵，转而实行募兵制，即出大价钱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都由朝廷发给，长期服兵役。唐初便有募兵一说，随着府兵逐步瓦解，募兵日益盛行。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以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为募兵充任。镇守京师者为长从宿卫，后改名彍骑。戍边者称健儿，又称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则有团结兵。

实行府兵制的时候，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

下，中央骠骑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结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遂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天宝元年，全国军队五十七万人，四十九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是边军的六分之一。而被招募的边军，绝大多数都是番人，精于骑射，能征善战。

起初，唐玄宗也意识到“边将日重”的问题，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等节度使⁽⁸⁾，令各节度使之间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又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令边将不至于因兵力过重而作乱。然由于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而当兵只是一种职业，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到后来，更演变出了一人身兼任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宰相李林甫对边将的策略更使这一危机雪上加霜。他为了独掌相权，不仅控制朝廷百官，对于边帅的防范也不遗余力。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规定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这些名臣往往从节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为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便是指这种情况。开元时期，像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名臣，都因为在边地立下功劳，由大将直接提拔入相。从边将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选相的一条重要原则。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权，便想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天宝六年（747年），李林甫向唐玄宗进奏：“凭陛下雄才大略，国家富裕强盛，而蕃人还没有消灭，是因为用文臣为将帅，怯懦不胜任作战。陛下如果真要消灭四夷，扬威海内，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将。胡将生下来时就气力雄大，少年时养在马上，善于骑射，长大了练习战阵，这是他们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抚笼络他们，任命他们为将，使他们为朝廷尽力死战，那么夷狄就不难解决了。”

任用蕃将不是李林甫的发明创造，唐太宗贞观年间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时的别有用心完全不同。贞观时期，太宗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将，这些人均为大唐奋勇杀敌，且战功赫赫。然而，唐朝

廷使用蕃将时也是大费心机，常以汉臣予以牵制，避免蕃将不利于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议则是以蕃将为边关主帅，委任他们一方军政大权。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绝大多数蕃将不识汉字，是以功勋再大，也没有可能、没有资格担任宰相，这样，李林甫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经英武决断的唐玄宗没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诈用心，竟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后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为边帅。在这些蕃将中，李隆基又首用安禄山，对安禄山的器重和恩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这无疑成了其后产生地方割据势力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重外轻，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安禄山之流，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遗患无穷。在众多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为了平叛，开始在叛军南下必经之地临时增设节度使。结果就是，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不同程度地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之后一些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节度使，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演变成割据势力。唐玄宗对大将完全失去信任，反而认为身边的宦官最为可靠，专门派宦官边令诚作为监军，宦官监军的历史自此而开。其时，宦官的权力甚至常常超出统军的节度使。“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更加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唐肃宗时，设观军容使，由心腹宦官鱼朝恩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鱼朝恩曾派人掘了功臣郭子仪父亲的坟墓。皇帝亲自过问，郭子仪明知是鱼朝恩所为，只是哭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患所造成的。”郭子仪是大唐名将，号称“功盖一代”，手握重兵，却只

说是“天谴”，不敢惹鱼朝恩半分，足见宦官势力之盛。

唐德宗时，京师发生“泾原兵变”，再次引发了朝廷对大将的猜忌。由于皇帝出逃时只有宦官和神策军相随，唐德宗深为感激，决定大规模扩编神策军，并交由宦官执掌，此后成为定制。彼时神策军人数扩大至十五至十八万人，成为长安甚至整个关中地区最主要的武力。到后来由于战事减少，神策军经常“角抵、杂戏”，与皇帝游乐，或“淘池造楼，营建宫阙”，逐渐军纪败坏而战斗力下降，最终沦为宦官的工具，在北司控制南衙的党争中充当打手角色。北司宦官横行朝堂，不将南衙宰相放在眼里，主要原因便是因其手中握有禁军兵权。

宦官势力凸显历史舞台，往往源于夹缝之间，汉代宦官崛起于皇权与外戚夺权，而唐代宦官则起于皇权与藩镇争斗。即使刚毅英武如唐宪宗者，在平定藩镇的过程中，也任用宦官为军队统帅，足见朝廷对大将已完全失去了信任。当中央朝廷与藩镇的矛盾退居其次时，宦官干政的弊端便逐渐显露出来。由于宦官手握重兵，竟至能左右宫廷局面。

唐宪宗晚年追求长生不老，服用方士金丹后性情暴躁，经常因小过失杖责左右宦官，屡有杖死者，宦官人人自危。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是唐宪宗心腹，见皇帝病重，请立澧王李恽为太子。唐宪宗本最爱年长的澧王，然因其生母身份卑微，被迫立了贵妃郭念云之子李恒为太子。李恒闻讯忧惧，秘密派人与母舅司农卿郭钊商议，郭钊嘱咐太子但对皇上尽孝，勿管其他。不几日，宪宗暴崩，宫中流言为内常侍陈弘志所弑，然对外只说是药性发作。右神策中尉梁守谦与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拥立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并杀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及澧王，赐左右神策军每人钱五十缗，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军每人钱三十缗，左右金吾军每人钱十五缗。由于唐宪宗死得突然，参与拥立穆宗的大宦官刘承偕又是贵妃郭念云义子，因而时人均怀疑郭念云母子笼络了右神策中尉梁守谦等人，借助右神策军势力弑杀了宪宗。

唐穆宗本人好杂戏游乐，信方士，欲长生不老，在位不到五年便因服用方士金丹病发而卒，十六岁的太子李湛即位，是为唐敬宗。唐敬宗年少，好击毬、手搏，好深夜出宫捉狐狸，昼夜游乐，怠于政事。皇帝

性情躁急，宦官、力士稍有过失，常被责打或籍没流放。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八日，唐敬宗夜猎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将苏佐明等二十八人饮酒，酒酣时入室更衣，殿内灯火忽然熄灭，唐敬宗于黑暗中被宦官杀害。

刘克明等人随即矫称敬宗旨意，命翰林学士路隋起草遗制，欲以宪宗之子绛王李悟继承帝位。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神策中尉魏从简、梁守谦等人担心无拥立之功，遂征发左右神策兵，杀害绛王及刘克明等人，改迎穆宗子、敬宗弟江王李涵入宫继位。李涵更名李昂，是为当今文宗皇帝。

唐文宗虽为宦官拥立，登基后却不满宦官专权。尤其自唐穆宗以来，大唐与吐蕃息兵，国家无重大战事，但在宦官和藩镇的侵夺下，国库开始入不敷出。至于宦官左右储君废立的危害，更是远胜前朝。大臣李训、郑注知道唐文宗有反抗之心，便与皇帝密谋诛灭宦官。因二人之前曾为大宦官王守澄心腹，所以谋事事先未引起宦官们任何警觉。

本年九月，李训升任宰相，郑注则外派为凤翔节度使，预备里应外合，一举清除宦官。二人原先的计划是，趁宦官们外出参加王守澄葬礼时，将其一网打尽。然李训不欲郑注争功，临时改变计划，大肆提拔亲信，暗中招募士卒，提前开始行动。

十一月二十一日，就是杜湛陪着王绵芊寻找失踪侍女鹤颜当日，文宗皇帝与百官在紫宸殿早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夜生甘露，为祥瑞之兆。宰相李训等人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文宗遂到含元殿，命李训率众官前去左仗院视察。李训回来说不像是真甘露，唐文宗刻意派神策军左、右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官再去察看。李训等人事先已在左金吾卫暗藏甲兵，预备伏杀宦官。仇士良抵达后，看到金吾卫大将军韩约神色惊慌，心中起疑，又发现周围有伏兵，便立即奔逃回含元殿，劫持唐文宗进入内殿，命人关闭宫内诸门。

宰相李训见阴谋失败，穿从吏绿衫乘马出京逃命。另三位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还归中书省，等待文宗开延英殿召集议政。中书、门下两省官皆不知发生何事，问王涯等三人，王涯等称不知，请诸公自便。神策军首领仇士良猜到文宗皇帝参预事变，怨愤不止，出言不逊。

唐文宗惭愧不能言。

仇士良随即派出神策军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六百多人，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神策军军士以搜捕为名，大肆抢夺财物，宰相李训、王涯、前岭南节度使胡证、左常侍罗让、詹事浑瑊、翰林学士黎埴等京城有名富家均遭抢掠。宰相王涯生平好聚古书、典籍、书画，“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如有不可得，必百计倾陷而以取之”，如此不惜厚资、不择手段，终“获书数万卷”⁽⁹⁾，侔于秘府之藏，且所藏卷书皆装璜华丽精美。王家破后，人得其卷轴，皆剔取奁盒、金玉、牙锦，其余弃于道旁，遭践踏者无数。集贤殿学士段成式为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之子，博学强记，生平最好读书，彼时正好因父丧赴蜀中奔丧未归，听闻王氏藏书悉数被毁后，深为惋惜，称其为安史之乱后的又一“书籍之厄”⁽¹⁰⁾。

神策军形同盗贼，四出抢掠。京城无赖们亦趁乱杀人报仇，剽掠百货，互相攻劫。长安尘埃蔽天，鸡犬不宁，被搅得天翻地覆，陷入巨大的混乱中。此即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时为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京城坊市剽掠持续了一天一夜。次日一早，神策军出动大批人马，分屯大街要道，击鼓示警，当街斩杀十余名恶少年，这才勉强弹压住了局面。宰相王涯、舒元舆等重臣均已被捕，然官兵急捕其家眷，四处搜罗甚急。王绵芊生父太常博士王仲翔躲入好友侍御史裴鐸⁽¹¹⁾家，却被裴鐸下令抓住，捆送神策军中。王仲翔叹道：“业不见容，当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闻者哀之。

非但如此，裴鐸还告发王仲翔与京师名妓景悦有情，二人养育有一私生女，神策军又急往平康坊捕捉景悦母女。

当日百官入朝，至日出时，始开建福门。两边禁兵露刃夹道，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至宣政门，宫门尚未打开。重臣不在，百官无宰相、御史领班，班列混乱。

许久之后，唐文宗御临紫宸殿，惊见四位宰相不在殿上，忙询问究竟。左神策中尉仇士良答称王涯、舒元舆因谋反押于神策狱中，另两位宰相李训、贾餗因阴谋败露，已然变装逃走，正在追捕。并奉上王涯等人亲笔供状，内称与李训谋反、欲立郑注为帝云云。

唐文宗惊骇不能言，然宦官已掌握大局，只得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入殿，命二人留宿中书门下，参决机务。仇士良命令狐楚奉命拟书声讨王涯等人谋反罪状，令狐楚含糊其辞，仇士良不悦，由是令狐楚不得为相。唐文宗不得已，任命郑覃、户部侍郎李石为宰相，以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代理京兆尹。朝中杀生除授，皆决于神策仇士良、鱼弘志两中尉。

杜湛一直没有离开过德禄公主府。他知道德禄公主全是因为他才收留了王绵芊，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德禄公主便会将王绵芊交出去。况且他已当面声称跟杜惊分道扬镳，一时也无处可去。只是德禄公主再找他时，他总找借口推辞，避免有机会单独与她在一起。

这一日，德禄公主派人将杜湛叫到会客厅，正色道：“王宰相谋反罪名已定，明日便要在对面西市公开腰斩。”

腰斩是最重的刑罚，亦代表着灭族，也就是说，王氏一门不分老幼，均将被处死。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杜湛倒也不意外。但他见到德禄公主神色，已隐约猜到公主后面要说的话，心中暗叫不妙，却又不知该如何应对。

德禄公主又道：“而今神策军在每坊派有一百兵马，日夜巡查，搜索可疑之人，一切进出坊里之人均要受到盘查，甚至包括我。我不能再冒险收留王小娘子。”杜湛道：“公主……”

德禄公主道：“杜郎若是提别的要求，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可杜郎该知道，收留叛逆之女，可能会给我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杜湛道：“你是回鹘公主，有回鹘作靠山，京城中谁敢惹公主？公主下令射死了神策军士，神策军不是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吗？”

德禄公主听了颇为飘然，不由自主地露出得色，笑道：“这倒也是，

但我自己也不想惹祸上身。我这个公主做得也不容易，每年还得给神策军左、右中尉送上厚礼呢。”顿了顿，又道：“不过王小娘子这件事，也不是不能商量，要看杜郎怎么做了。我只有一个条件，只要杜郎答应自此陪在我身边，杜郎的朋友就是我德禄的朋友，我必定倾尽全力营救。”

杜湛低下头去，默默望着自己的脚尖。他早已料到或许会有这么一刻，但当它真的来临时，还是觉得心中隐隐作痛。

德禄公主催道：“大丈夫该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杜湛也没有心思指出她典故用得不对，垂首想了想，道：“好，我答应公主。”

德禄公主既欣喜又意外，笑道：“想不到杜郎居然这般爽快。”又无醋意地道：“如此看来，那位王小娘子在杜郎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了。”

杜湛知道这位公主心机深沉，心思变化莫测，生怕她因为嫉妒而去对付王绵芊，有意摇了摇头，缓缓道：“不是为了芊娘，而是我已经跟杜家断绝了关系，目下也无处可去了。不过公主若是肯尽心援救我的朋友，我自然更加感激不尽。”

德禄公主已然知晓杜湛因好奇王涯如璧井珍宝被当场抓获一事，料想杜驸马在王宰相面前丢了面子，对他没少发火训斥，杜湛大概受不了委屈，遂一怒绝交，便立即信了，笑道：“那是当然。从今以后，杜郎的事，就是我的事。王宰相的如璧井有什么稀奇，回头我专门为杜郎修一个大池子，里面填满珍宝，叫如璧池，可比他家如璧井大多了。”杜湛道：“是，多谢公主。”

德禄公主道：“王小娘子是叛逆之女，终身会受到追捕。她既是在长安长大，想必长安城中认识她的人不少，她不能再留在我这里。”杜湛也不愿意王绵芊知道自己做了回鹘公主的面首，立即应道：“那么就请公主设法送她出城。”

德禄公主道：“我只能做到送王小娘子出长安，之后的事，全靠她自己了。杜郎总不会要我送她去我们回鹘吧。除非正好有使团来，不然就

算是我，也无法送她出境。”

杜湛倒是想送王绵芊去敦煌，转念想到那块土地依旧为吐蕃统治，将来就算能够恢复汉人统治，还不知道要流多少鲜血，未必是藏身良处。可除此之外，她还能躲去哪里？一时踌躇。

德禄公主道：“杜郎已经尽了力，以后的路，还是要靠她自己走。”杜湛道：“就依公主的意思办。不过神策军在街道口设了警戒，公主预备如何送芊娘出城？”

德禄公主道：“你忘记我丈夫将要在五日后出殡吗？我家里有一条地道，通往隔壁大云光明寺，只需将王小娘子转到那里，化装成摩尼教徒，再转去祆祠。若是嫌打扮成摩尼教徒费事，祆祠与隔壁邸店⁽¹²⁾也有地道相连，王小娘子可以由邸店进去。然后她便可混在出丧的队伍中出城。”

杜湛想了想，也觉得可行，道：“甚好。我去跟芊娘交代一声。”

德禄公主叫道：“杜郎，你可别忘了，你目下已经是我的的人了，我不许你喜欢别的妇人。”杜湛道：“是，公主。”

正好曹继荣进来听到，不无讥讽地道：“恭喜杜公子，竟如此轻易便得到了公主的宠爱。”杜湛点点头，拱手自去了。

德禄公主极喜欢杜湛的风度，笑道：“曹郎如此冷嘲热讽，杜郎都不计较，果然有名门公子风范。”

曹继荣道：“公主是打算送王小娘子出城吗？我愿意来操办这件事。”德禄公主笑道：“好啊，难得曹郎如此热心。”又问道：“你是不是喜欢那位温柔美貌的王小娘子？我听说这些日子曹郎总跟她在一起。”

曹继荣道：“哪有的事？”顿了顿，又不好意思地笑道：“不过也确实在一起聊过几次，王小娘子精通音律、擅长吹笛，我们交流一下而已，谈的都是音乐上的事。”

德禄公主道：“没有就好。而今我虽有了新欢，可曹郎跟随我时间也

不短，知道我们回鹘人不少事。曹郎该知道的，我可不喜欢别人带着我的秘密到处跑。曹郎前任的下场，你可是亲眼看到了。”曹继荣忙道：“我绝不会离开公主。就算公主不再宠爱我，我也心甘情愿留在这里，随时供公主驱策。”

德禄公主听得心花怒放，笑道：“好。我绝不会亏待曹郎。目下祆主尚未选出，祆祠那边的事，就由曹郎先代管吧。长安九姓胡都知道曹郎是我的心腹，不敢对你无礼。”曹继荣大喜过望，道：“多谢公主。”又上前低声道：“公主放心，安祆主那边的财物、账本、契约之类，我保证如数替公主收过来。”

德禄公主笑道：“你小子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从我这边调一些人手过去，万一祆祠那边有人不服，也好有个帮手。不过你管不了祆祠事务，还得替他们选个祆主，当然得是听咱们话的。”曹继荣道：“是得听公主话的。我这就去办。”

杜湛来看王绵芊时，她正坐在窗下摩挲着一支玉笛。杜湛问道：“这是曹员外送给芊娘的吗？”王绵芊道：“嗯。”神态和悦娇羞，如“姣服极丽，姁姁致态”。杜湛一时怦然心动，勉强定了定神，才道：“我听到你们两个合奏笛曲。”

王绵芊忙道：“曹员外深通音律，他先吹起了笛子，我心中难过，难以排遣，便跟着合奏。”杜湛道：“芊娘不必跟我解释，我知道的。这几日，可是难为你了。”

王绵芊道：“杜公子，我想问你件事。前两日，是不是你在酒水中下了迷药，好让我没有力气出门？”杜湛道：“是，我也是为芊娘好。”

王绵芊道：“我明白杜公子的好意。”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杜公子可有我家人的消息？”杜湛不敢告诉她明日将要在西市腰斩王涯一事，只道：“王宰相及尊父、亲眷等人仍系在神策军狱中。”又告道：“目下神策军仍然四处搜捕，怕是一时也不能平息。我跟德禄公主商议过了，想借出殡之机，将芊娘送出城去。”

王绵芊道：“可我家人都被关押在监狱中，我怎能独自逃生？”杜湛

婉转劝道：“目下事态未明，听说主谋宰相李训尚未捕到，所以王宰相不一定会有事。芊娘还是先逃出城去等消息。万一……”

王绵芊哭道：“我知道，我家人凶多吉少。杜公子是想让我逃走，学你一般隐忍复仇，可我只是个孤弱女子，我做不到。如果我家人获罪，我宁可跟他们一起死。”竟起身欲出去投官自首。

杜湛抓住她手腕，厉声道：“芊娘，你是个聪慧女子，该知道你已经在这里躲了三日，而今你再出去，岂不是要牵连旁人？德禄公主冒险收留了你，你怎能忍心再牵连她？”王绵芊凛然一惊，道：“杜公子教训的是，我……我不该如此自私。”又捂脸坐下，道：“可是我心里好乱，一想到我家人在狱中受苦……”

杜湛忽然热血冲头，道：“芊娘先等在这里，我出去看看。”佩了浪剑出来。走出不远，便被神策军士拦住，喝问道：“你是做什么的？”

杜湛道：“我叫杜湛，想见你们仇中尉。”那军士道：“仇中尉人在神策军中，岂是你想见就见的？快些走开，不然将你当作叛贼抓起来。”

有校尉模样走过来问道：“吵什么？”军士忙道：“这少年是从回鹘公主府出来的，说是要见仇中尉。”

那校尉上下打量杜湛一番，道：“你是回鹘公主的人吗？哼，回鹘公主府上射死了我们的人，这笔账还没算呢。来人，先把 he 抓起来。”

杜湛道：“为什么抓我？”校尉道：“嗯，就给你安个勾结叛贼的罪名，如何？来人，带他回去，严刑拷问，不怕他不招，这次非得好好整整回鹘公主不可。”

杜湛冲动病发作，本想去找神策军首领仇士良为王涯求情，却不想才出大门，便遇到阻碍。他见这些神策军士胡乱安罪名抓人，心知要糟，却又存了侥幸心理，希图被带去神策厅后能遇到仇士良。忽听到背后有人叫道：“杜公子！”

回头一看，却是王绵芊，正站在大门口朝他招手。杜湛大吃一惊，忙推开神策军士，回身奔了过去。神策军士虽成心为难他，却也不敢太

过，见他跑回回鹘公主府，也就算了。

杜湛拉着王绵芊进来院中，问道：“芊娘出去做什么？万一被人认出来……”王绵芊道：“我突然想到杜公子也许会去神策军理论，一时心急，追了出来，也顾不上许多。”

杜湛奇道：“芊娘怎么知道我要去神策军？”王绵芊道：“杜公子连胁迫吐蕃赞普的事都做过，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垂下头去，低声道：“杜公子，你身子金贵，千万不要为我做傻事。”杜湛道：“我是傻子，你也傻吗？外面那么多人都在找你。”

王绵芊柔声道：“杜公子……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杜湛道：“我……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你是茵娘最好的朋友，而她却不肯帮你，我心中愧疚。只可恨我力量实在太小，帮不了芊娘什么……”

一语未毕，王绵芊已扑入怀中，喃喃道：“杜公子……所幸遇到了你……”

他闻见她身上淡雅体香，不禁心荡神驰。人与人相交，总是奇妙得很，有些人相识数年，依然对彼此一无所知。有些人见面仅一日，便已如过了半生。

回鹘公主府是长安胡人中心，人来人往，杜湛不敢与王绵芊太过亲近，轻轻将她推开，道：“好了，德禄公主已有安排，会先带芊娘去袄祠，再设法安排你出城，我也会暗中相随。只是出城之后要如何，芊娘可有打算？”

王绵芊想了想，道：“不如在终南山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有了祖父他们的消息再说。”杜湛道：“不，不能去终南山。听说宰相李训也逃去了那里，那边现下是神策军重点搜索的地带。芊娘既出自太原，何不设法回去故里，投靠族人？我会为芊娘筹集一些路资。”

王绵芊道：“我有姑姑嫁入窦氏⁽¹³⁾，人在渭南，倒是可以去投。可祖父他们生死未卜，我不想离开长安太远。我……我也不想离开杜郎。”说到最后一句时，已由“杜公子”改口叫“杜郎”，声音几不可闻，然情致绵绵，溢于言表。

杜湛心中大动，道：“那好，我来设法为芊娘安排。”王绵芊喜出望外，道：“谢谢杜郎。”

杜湛又从颈中扯下一只玉扣，道：“这是我离开敦煌时，一位高僧送我的平安扣，先给芊娘戴上，保佑你逢凶化吉，平平安安。”走到王绵芊身后，为她系在颈中。王绵芊道：“多谢杜郎。”满面红晕，娇羞难言。

他二人躲在庭院芭蕉树后，本颇为隐蔽，忽听得有人大笑，德禄公主走了过来。杜湛急忙退开两步，道：“公主。”

王绵芊亦面色绯红，上前见礼，又道：“多谢公主肯收容芊娘，大恩不敢言谢，所欠盛情，容图后报。”

德禄公主笑道：“我收留王小娘子，只因为你是杜郎的好朋友，没什么功劳，也不图什么后报。不过我这公主府已经被神策军盯上，王小娘子，为你安全计，也是为了不牵累你的杜郎，你这就先随我手下经地道去大云光明寺吧。”

王绵芊刚刚亲眼见到神策军士欲捉拿杜湛，也担心自己行踪已露，忙道：“是，全凭公主安排。”走出两步，又回头道：“杜郎，你多保重。”杜湛道：“芊娘也多保重。你先暂去袄祠栖身，等我消息。”

王绵芊点头应了，依依不舍地跟随侍从离去。杜湛还想去送，却被德禄公主喝住，不得已，只得随公主进来厅堂。

德禄公主道：“我在外人面前给杜郎面子，但杜郎也该检点些。”杜湛道：“我没什么不检点的，我既然答应了侍奉公主，一定会做到。至于芊娘，我是因为送她避难才来公主这里，一定要善始善终。”

德禄公主大为气恼，道：“你敢跟我顶嘴吗？”杜湛冷然道：“不敢。我只是说出事实而已。”

德禄公主道：“你是不是嫌我年纪大了些，不及王小娘子年轻貌美，做我的男人太过委屈？”杜湛道：“当然不是，公主有权有势，又生得雍容华贵，能看上我，是我的荣幸。芊娘年轻貌美又能怎样，还不是如丧家之犬，要仰仗公主庇护才能逃得性命，我分得清轻重。”

德禄公主这才展颜而笑，道：“杜朗果然有见识，人又率直，愈发让我喜欢了。”又道：“杜郎，我爱的是你的人，只要你从我，我便给你要的一切。我知道你最顾念的是你名家子弟的名声。这样，我先为你在朝廷谋份官职，专门管理胡人事务，然后我们就常能在一起，旁人也不能说什么。你依旧有你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

德禄公主确实说中了杜湛最隐痛之处，他一时颇感动对方如此为己着想，道：“公主好意，我心领了。我尚有父孝在身，不能出仕。不过公主若果真为我着想，就请准许我改名换姓，不再使用真名。”德禄公主道：“当然，一切随杜郎所愿。”又道：“不过杜郎可不能再见那位王小娘子。只要杜郎答应从此不再见她，我便设法送她去西蜀安身。我在益州有许多商业、店铺，我手下人必能妥善照顾她。”

杜湛想了一想，自觉没有能力安置王绵芊，便道：“好，我答应公主。不过公主总该让我跟芊娘再见一面，道个别吧。”德禄公主道：“我也不能不近人情，那么等到下葬前吧。到时我带你去见她最后一面。”

十一月二十四日，是朝廷公开处斩“甘露之变”叛贼的日子。在这之前，宰相贾餗换衣潜藏民间，自知难逃，乘驴至兴安门，被捕押送右神策军。御史中丞李孝本⁽¹⁴⁾乘骑逃往凤翔，欲投奔凤翔节度使郑注，至咸阳西，被追兵擒获。宰相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周至镇遏使宋楚擒获，械送京师。李训怕受酷刑拷讯，施展出色口才，成功地说服押送者，斩下他的首级送往神策军。就在长安血流成河的时候，凤翔节度使郑注正带着亲兵依照约定出发，途中听说李训已经失败，便立即返回凤翔。凤翔监军张仲清已得左神策中尉仇士良密诏，遂伏兵杀死郑注及全家，并杀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千余人。因为王涯等人在酷刑下胡乱招供说要立郑注为帝，时人深恶郑注，连酒器“注子”也被改名为“便提”。

大街上遍布禁兵，左、右神策将杨镇、靳遂良各率千人押送囚徒。王涯一行人先在庙社前服罪，再被押往东市，游街示众后，才押送西市

处刑。

杜湛出来醴泉坊南门时，正见到神策军押送囚犯过来，欲从北门进入西市。队伍浩浩荡荡，几乎占满了整条东西大街。最前面的是一名神策军军将，以长枪高挑宰相李训首级。其后是一长溜囚车，宰相贾餗、舒元舆、王涯、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左金吾大将军韩约等重臣均在其中，个个身穿褐色囚服，口中塞了木丸，双手反绑在背后，跪在囚车当中。众囚均受过酷刑拷打，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眼神茫然空洞，完全没有了名臣的体面。

囚车之后，还有好几千人的囚犯队伍，被绳索连成数串，低头跟在囚车之后，气态恹恹，身不能直。这些人多是王涯、舒元舆等的亲眷好友，杜湛甚至看到了好几名眼熟的人，如名妓景悦，还有当日在王涯书房见过的名士皇甫湜、卢仝等。

如此大规模地处决罪臣及家眷，为首者均是鼎足重臣，四名当朝宰相均在其列，这在大唐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长安民众倾城而出，围观者如海，有不少人拾起石砾，朝王涯囚车投掷。众多囚犯中，独王涯一人受此“待遇”，盖因他执政后与民争利，有榷茶⁽¹⁵⁾之举。王涯年已七十，不堪荼毒，羞愤欲死。

杜湛倒是一直保持了冷静，只是不忍再看下去，便只立在醴泉坊南门处，未随人流涌进西市。忽听到鼓声响起，行刑开始了。时隔不久，便有胡人自西市奔出，对坊卒大谈某宰相是如何被剥光衣衫，拖到砧板上，刽子手再用巨斧将其自腰间砍为两段。又称宰相王涯年纪最大，骨肉最奇，居然金光闪闪⁽¹⁶⁾，斧子砍下时，还咋嚓有金铁之声。那情形，倒不似在谈论杀人，而是在砍柴劈禾一般。杜湛忽觉得胸腹憋屈得难受，被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压得喘不过气来，喉咙发酸发痒，几欲作呕。

一名祆教教徒自坊中奔出，叫道：“杜公子，出事了！”杜湛摇头道：“还能有什么大事？”教徒道：“那位王小娘子得知凶讯，忽然吐血晕倒了。人虽不醒，口中却一直在喊杜公子你的名字。”

杜湛道：“是芊娘吗？她怎么会知道凶讯，是谁告诉她的？”蓦然想

到王绵芊是听到了杀人的鼓声，她那么冰雪聪明的女子，一定猜到了端倪。心下大急，忙朝祆祠赶来。进来祠门，却被德禄公主拦住，问道：“祆祠正在推选祆主，杜郎来这里做什么？”

杜湛道：“我听说芊娘吐血晕倒，想来探望。”德禄公主道：“王小娘子已经知道家人遇难，心中难过才晕了过去，过一会儿自会醒来。”

杜湛心道：“芊娘已失去所有，正是最绝望的时刻，就算以后我再也见不到她，此刻也一定要在她身边。”忙道：“公主，之前你答应过我，还要再让我见芊娘一次。”德禄公主道：“我是答应过你，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次了。”杜湛微一思忖，即点头应道：“好。”

进来静室时，王绵芊躺在床上，尚未醒来。杜湛在床边坐下，看到她满面泪痕未干，仿佛看到了她的孤独无助，在漫漫黑夜里已经走了很远，却是永无尽头的绝路……

忽听到外面曹继荣和回鹘公主说话，不断提及“王小娘子”，便出来问道：“出了什么事？”曹继荣道：“嗯，这个……王小娘子是在拜神时听到鼓声，人晕过去时，还吐了血，溅到神像上，大大亵渎了天神。新任安祆主和长老们商议后，判定她有罪，按教规本该处死，我求了一番情，新祆主和长老们同意给公主面子，赦免她死罪，不过要在神殿服几天刑，负责清扫大殿之类。”

杜湛道：“芊娘又不是祆教教徒，凭什么要受祆教教规处罚？”曹继荣为难地道：“这个……”德禄公主道：“王小娘子人在祆祠，就该服从这里的规矩。安祆主新官上任，杜郎就别让他为难了。”

曹继荣道：“公主说得极是。况且比起处死，在神殿服几天刑又算什么？杜公子，你说呢？”为方便德禄公主，他本一直用回鹘语交谈，到这句时，却突然改用汉语。

杜湛来自沙州，知道祆教教规森严，连用别人的杯子喝水都是重罪，不得已，只得道：“那就让芊娘在神殿服刑吧。”还想再进去看王绵芊醒了没有，却被德禄公主握住手腕，嫣然笑道：“最后一面已经见了，

我们这就走吧。”

杜湛回过头去，隐隐见到倩影映窗，似是王绵芊立在窗后，陡然想起了杜甫名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他虽然看不到她的面容，却也知道她正落寞失意，心中一时感怀，又是关切，又是痛心。他亦曾遭逢巨变，生死系于一线，劫后重生之时，又惊闻生母惨死讯息。然人生最低谷之时，他还有诸多亲朋好友的关爱和鼓励。而她只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从此将恍如飘萍，尝尽颠沛流离之苦。

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泪空相向，风尘何处期？少小孤弱，正需朋友抚慰，却被迫踏上逃亡之路。更兼寒风凛冽，举目衰草暮雪。相识恨晚，尤其相交于患难之际，当抵掌促膝，朝夕同处，然又临别，欲去无路，欲留不能，欲舍不忍。期待离别后重聚，却不知将相会于何时，又会相遇于何地？

一时进退维谷，心如刀绞，却又无可奈何，只得默默念道：“再见了芊娘，愿你一切安好。”

玉盞金波满，人生相会难。人去后，吹箫人断，倚楼人独。从此，两情难语，回首旧游，山无重数。

甘露之变后，宦官仇士良杀死倡事者宰相李训及其心腹、党羽，兼杀朝官，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余、贾餗、舒元舆⁽¹⁷⁾等重臣皆被腰斩，家眷不管亲疏皆死，孩童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奴婢。前后牵连被杀者数以千计，西市流血成渠。名士卢仝仅因在王涯家中作客，便遭了宦官的毒手，且死得极为凄惨，因“老无发，阉人于脑后加钉而死”。其好友贾岛后有《哭卢仝》诗云：“平生四十年，惟着白布衣。”而千里来投王涯求官的再从弟王沐，也仅因为到王家打探消息而遭神策军逮捕，与王涯、皇甫湜等一道押赴西市腰斩。歙州巡官李玫作诗祭吊王涯道：“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唤主声。六合茫茫皆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

宦官气焰日盛，更加不可一世，视文宗皇帝如傀儡，朝廷大权全归北司。神策军将吏迁官，根本不奏请皇帝，而是由神策中尉直接下达中书省，令其奏请施行，以至神策军将吏迁官频仍，几无虚日。史称：“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也不是所有人就此屈服于宦官的淫威。远在外地的年轻诗人李商隐有感于甘露之变，写下了《重有感》一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当时宦官权势熏天，人情惶恐不安，众人多敢怒不敢言，李商隐却大声呼吁诛讨宦官，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勇气。乐官尉迟璋亦曾率乐工、乐伎在宫中为文宗皇帝演奏表演《有所思》：

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
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珠箔天之涯。
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
翠眉蝉鬓生别离，一望不见心断绝。
心断绝，几千里？
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
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
含愁更见绿绮琴，调高弦绝无知音。
美人兮美人，不知为暮雨兮为朝云！
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

正是无辜遇害的名士卢仝的作品。

开成元年（836年）二月，甘露之变两月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正式向朝廷上表，请问宰相王涯等因何罪而被杀。昭义军最早为安置史思明降将薛嵩⁽¹⁸⁾而设，下辖泽、潞、邢、铭、磁五州，治所潞州。昭义东邻魏博，北方接成德，西北接河东，西靠河中，南边是河南府与河阳三

城，是朝廷防御河朔藩镇的前哨，即宪宗朝宰相李绛所言：“昭义五州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铭、磁入其腹内，诚国之宝地，安危所系也。”除此之外，昭义治所潞州还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唐玄宗即位之前，曾任潞州别驾，因而潞州又是玄宗皇帝的发迹地，被加为大都督府，与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并列为五大都督府。

然昭义刘氏与宦官势力素有仇怨，刘从谏父刘悟⁽¹⁹⁾为昭义节度使时，便与宦官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大宦官刘承偕有拥立唐穆宗之功，又是太后郭念云义子，恃恩骄横不法，任昭义监军时，屡屡凌辱节度使刘悟。因刘悟不买其账，便与磁州⁽²⁰⁾刺史张汶密谋，预备以罪名擒刘悟送京城，再以张汶代为昭义节度使。不料风声走漏，刘悟事先得知了消息，遂发兵杀死张汶，囚禁刘承偕。唐穆宗急忙下诏，命刘悟送刘承偕回京，刘悟称军情不附，不肯奉诏。宰相裴度认为刘承偕专恣不法，有骄纵之罪，奏请允准刘悟将刘承偕斩首示众，以收藩镇将士之心。唐穆宗怎能杀死扶助自己当上皇帝的恩人及母亲郭太后养子，理所当然不同意。裴度又奏请将刘承偕流放远荒之地，唐穆宗为了救回刘承偕，这才勉强准奏。刘悟遂释放刘承偕，刘承偕还朝后终遭流放。刘悟也由此得罪了宦官势力，遂开始不恭朝命，招纳勇士，扩充实力，欲效河朔三镇割据。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八月，刘悟突患急病去世。临死前，遗表以其子刘从谏为昭义留后⁽²¹⁾。刘从谏知道父亲生前因为监军刘承偕一事得罪了朝廷，担心朝廷拒绝任命自己为节度使，遂隐瞒父亲去世消息，拒不向朝廷报丧。司马贾直言⁽²²⁾怒责道：“尊父当年杀李师道，率淄青十二州归顺朝廷，功劳不小，只是由于擅杀磁州刺史张汶的缘故，自认为沾染上不干净的恶名，以至羞耻而死。郎君目下不过是个后生，怎敢如此大胆，欺骗朝廷？生父病歿，不赶快吊丧哭泣，今后还怎样做人！”刘从谏无言以答，公开为父吊丧，并上奏朝廷。

当时唐敬宗新即帝位，日夜游玩，朝政由宰相李逢吉、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主持。刘从谏派人以重金贿赂李逢吉和王守澄，请求朝廷任命自己为昭义节度使。左仆射李绛等人认为昭义离京师长安较近，属于内镇，地位极重，与河朔割据藩镇大不相同，不能允准世袭之事，建议朝

廷调刘从谏为外地刺史，另行选派节度使，以安抚军心。但李逢吉、王守澄皆已受刘从谏之贿，屡次为之求情，刘从谏遂得以接任父职，被朝廷正式拜为节度使。刘悟军政烦苛，刘从谏接任后，宽厚待人，众颇附之。

甘露之变首谋宰相李训为故宰相李逢吉从子，李逢吉在刘从谏继任节度使一事上出过大力。另一核心人物凤翔节度使郑注曾在昭义军中任过职，与刘从谏关系友善。而太和六年（832年）刘从谏入朝时，宰相王涯等人也曾为他说话，称其忠义可嘉，朝廷因此加刘从谏同平章事，遣其归镇。李训、王涯等人遇害后，刘从谏感念旧恩，挺身上书，道：“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至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典刑，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饬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

在这篇上表中，刘从谏除了为王涯等人鸣冤叫屈外，还揭露了宦官滥杀无辜的残暴行径，并向宦官发出警告，要修饬封疆，训练士卒，如果指宦官难制，将誓死清君侧。其后，刘从谏又几次上表重申其态度。在昭义一再威胁出兵的军事压力下，仇士良等宦官有所惮忌，才略微收敛。

二月二十六日，仇士良以唐文宗名义发出诏书，加刘从谏检校司徒，意图笼络。不想刘从谏铁了心要跟宦官作对到底，再度派遣牙将焦楚长入朝上表，以让官为名，暴扬仇士良等人之罪。唐文宗不得不亲自召见焦楚长，予以抚慰。

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及领兵将领权势迅疾增长，一度威胁到皇权。经过肃、代、德、宪四代皇帝努力，才勉强恢复了中央朝廷权威。宦官势力即崛起于朝廷与藩镇剧斗之时，因皇帝猜疑大将而掌握了禁军兵权。之后，中央朝廷和统兵大将、宦官三方互相牵制，维持着平衡状态。甘露之变打破了唐朝的政治平衡局面，宦官权力达到极盛，视皇帝

和朝臣如傀儡，恣意妄为。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挺身而出，实是以大将身份压制宦官势力。仇士良见刘从谏强硬，生怕激怒对方兴兵声讨，气焰稍息，宰相郑覃、李石始能秉政。如此，由于刘从谏个人的强势及昭义的实力，终令宦官有所收敛，又暂时恢复了表面的政治平衡。甘露之变中被难者李训、王涯、贾餗、王璠等家族遗属，闻讯均投奔刘从谏，得以潞州为避难之所。

宰相李石为人忠正，经常当面指责仇士良，仇士良因与之论政理屈词穷，怀恨在心。当时京师风传皇帝有意让宰相统率神策军，人情汹汹，长安形势极度紧张，官民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李石找到仇士良，当面澄清谣言，说明宰相决无执掌神策军之意。但宦官们的疑虑并未完全解除。于是，一场针对首相李石的阴谋诞生了。

唐代制度，宰相上朝，都要由金吾卫护送，直至大明宫建福门。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借口前宰相李训等人谋反，撤销了金吾卫护送宰相上朝制度，还强行收缴各衙门仪仗卫队的军器，一律换成仪刀。某日，李石自亲仁里宅第骑马入朝，仇士良在途中埋伏刺客，欲暗中行刺。当李石坐骑行至半路时，刺客突然杀出，射伤了李石，几名随从一惊而散。李石的马受惊，幸好这马有灵性，回头往李府发足狂奔。李石受伤，只能伏在马上。到坊门时，李石再次遭刺客袭击。刺客用刀去砍李石，不料马快，只砍断了马尾，李石幸免于难。

文宗皇帝闻讯大惊，命神策六军遣兵三十人卫从宰相，敕京城内外捕盗，竟无所获。京城大恐，数日不安。次日，百官入朝者仅九人而已。事后，李石考虑到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被迫上书称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明明知道宰相是畏惧宦官，却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出任荆南节度使。

刘从谏派部将陈季卿入朝，预备再次揭露宦官罪恶。正逢李石遇刺，陈季卿见宦官骄横难制，连宰相都敢行刺，担心自身安危，不及入朝便动身返回昭义。刘从谏怒其畏惧宦官，将陈季卿斩首示众。

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中书省、门下省官员入朝前，都先与家人辞别，因为说不定何时就会被杀。唐文宗更是受到宦官欺凌，被严密监视，难于料理朝政，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无事可做，皇帝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

有一天，唐文宗问当值学士周墀道：“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恬不知耻地恭维道：“陛下可以比尧舜。”

文宗还算有自知之明，叹道：“朕岂敢比尧舜，何如周赧、汉献耳！”周墀忙道：“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文宗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周墀亦伏地流泪。此后，唐文宗因伤感而抑郁成疾，不复上朝。

(1) 唐代长安实行封闭坊里管理及夜禁制度，居民居住的坊里四周以围墙封闭，每面仅开一扇门，坊角设有武侯铺，由卫士守卫；城门和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以击鼓为准。《唐律疏义》：“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既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

(2) 帝制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可以用其他字代替，或是刻意将该字缺笔，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讳中字，甚或同音的字，否则可能触犯大不敬之罪。唐敬宗名李湛，杜湛与其同名，但因他出生时已是吐蕃子民身份，所以不算犯讳。

(3) 唐玄宗李隆基未当皇帝前，与兄弟五人住在隆庆池北面，号称五王宅。后来李隆基当上了皇帝，其兄弟认识到自己继续住在皇上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是不合适的，就将他们的住所献出建兴庆宫。兴庆宫建成后，李隆基正式迁到兴庆宫起居办公。自从大明宫建成，大明宫一直是唐朝的政治中枢，直到李隆基登基后，才改中枢到兴庆宫。安史之乱后，兴庆宫和它的主人唐玄宗一样，失去了最高的地位，沦为闲宫，成为太上皇、皇太后们养老送终的地方。兴庆宫不少建筑如勤政务本楼、长庆楼均临靠大街。唐玄宗在位时，常常在勤政务本楼上举办宴会，同时还允许民众在楼前的大型广场上歌舞娱乐，以示与民同乐。

(4) 私庙：家族为祖先立的庙，庙中供奉神位等，依时祭祀。古时有官爵者才能建庙，上古叫宗庙，唐朝始创私庙，宋改为家庙。《礼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5) 吕岩：即大名鼎鼎的吕洞宾。岩或作岳、巖。

(6) 注子：酒壶的雏形，腹部一侧按流，另一侧附柄，多鼓腹、盘口短颈、短流，流作六角形、八角形或圆形，形状像长颈的盛水瓶。唐代宴饮，唐宪宗元和年间“酌酒犹用樽杓”，由主人或令官用杓在酒盆内勺酒，依次分给宾客。注子在宪宗后才开始流行。

(7) 杨国忠身世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

(8) 节度意为节制调度。节度使成为正式职衔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之时。节度使为差遣职，其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为这一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所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9) 现存晋代书法家索靖唯一留世墨迹《出师颂》（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作品，一说为隋代高僧智永所作）上有藏书画印章“永存珍秘”，即为王涯本人钤印。

(10)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书籍之厄：南朝梁元帝萧绎在江陵收集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江陵城被魏军攻陷前夕，萧氏藏书被一把火焚为灰烬；隋朝嘉则殿（宫廷藏书所）有藏书三十七万卷，唐军在东都洛阳获得隋旧藏书后，用船只溯黄河运往长安，途中遭遇风浪，图书全部倾覆于今三门峡一带。贞观、开元年间，唐廷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士民献书，对于不愿捐献的，则由官府出面向主人借阅，待抄写完毕后再完璧归赵，由此得到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全部按经、史、子、集四部分藏于长安和洛阳两都。然经“安史之乱”后，这些书籍灰飞烟灭，片纸不留。在唐代宗、唐文宗时期，唐廷又大规模地搜求典籍，分藏于十二库之中。

(11) 裴锜出自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裴氏，官宦满门，世代荣华。其四世祖为裴行俭，三世祖为裴光庭，娶武三思之女，玄宗朝时任宰相。祖父裴徽曾任左金吾将军。父裴琨任户部郎中。中国裴姓均出自闻喜，有“天下无二裴”之说，故闻喜裴氏自古是望世家族，“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犹存。在上下二千年间，豪杰俊迈，名卿贤相，摩肩接踵，辉耀前史，茂郁如林，代有伟人，彪炳史册。”据《裴氏世谱》统计，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0人，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封爵者公89人，侯33人，伯11人，子18人，男13人；与皇室联姻者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驸马21人，公主20人等。

(12) 《唐律疏议》：“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实际上邸店往往兼营堆货、交易和住商旅的事。由于邸店获利丰厚，贵族官僚纷纷开设邸店，唐玄宗时就曾下令“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但无法禁止，只好规定贵族官僚开设的邸店同百姓一样交税，如宣宗敕令：“应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科。”

(13) 王涯女嫁窦绾（宰相窦易直子）为妻。王女出嫁时，请买价值70万钱的玉钗。王涯道：“七十万钱，吾一月俸金尔，岂于女惜，但一钗70万钱，此妖物也，必与祸相随。”未允其请。越数月，此钗归外郎冯球妻。王涯叹道：“冯为郎吏，妻子首饰有70万，其可久乎？”

(14) 李孝本有二女，受父牵累刺配右神策军为奴。唐文宗听说二女有殊色，下令征入宫中。右拾遗魏晁（贞观名臣魏征五世孙）上《谏纳李孝本女疏》，称文宗“不避宗姓，大兴物议，臣窃为陛下痛惜”云云。文宗不得已，乃遣出二女。

(15) 榷茶：即中央朝廷对茶叶实行专卖。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对于茶叶“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茶叶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或离：“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中国榷茶始于唐德宗年间，当时的做法是根据茶叶的等级征收10%左右的商业税，仅一年茶税，就高达40多万缗。王涯任宰相时，同时兼管财政，为进一步垄断茶叶经营，置榷茶使（管理茶叶买卖），移植民茶树于官场，焚弃百姓私制茶叶，天下大怨。

(16) 据唐人李亢（唐宣宗至唐懿宗间在世）所著《独异志》：“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为栏，严其锁钥，天下宝玉真珠，悉投于中。汲其水，供涯所饮。未几犯法泉戮。涯骨肉色并如金。”即指王涯长期饮小说中所提如璧井并水，死后骨肉为金色。

(17) 舒元舆（791 - 835年）：字升远，婺州东阳（今浙江金华）人。唐元和八年（813年）进士，初授郢州县尉，以干练知名。其弟舒元褒、舒元肱、舒元迥，皆第进士。宰相裴度

荐为兴元书记，作文以檄豪健闻名。当时宦官专权，故作《养狸述》一文讥讽。拜监察御史，迁刑部员外郎，改著作郎。文宗时，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舒元舆有一侄名舒守谦，老实又聪敏，跟随舒元舆十年，舒元舆十分喜爱他。某天，舒元舆忽开始怪罪谴责舒守谦，舒家奴婢也都鄙薄他。舒守谦内心十分不安，求归江南。舒元舆亦不挽留，舒守谦悲叹离去。后舒氏全族被诛，独舒守谦一人幸免。舒元舆曾作《牡丹赋》，传诵一时。后来唐文宗观赏牡丹时，吟诵其中词句：“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曷草木之命，亦有时而塞，亦有时而开？”清然泪下。

(18) 薛嵩：名将薛仁贵之孙，演义《薛刚反唐》中薛刚原型。薛仁贵为高宗朝名将，勇武过人，数次作战，呼而弛，所向披靡，敌遂奔溃。天山击突厥一战，敌九姓众十余万，先令骁骑挑战，薛仁贵发三矢，杀三人，敌慑服而溃，于是有“将军三箭定天山”之说。薛嵩父薛楚玉曾任范阳节度使，以臂力骑射闻名。安史之乱时，薛嵩投安史叛军，为史朝义守相州（今河南安阳）。宝应元年（762年）归降朝廷，封昭义节度使。

(19) 刘悟：原平卢军节度使刘正臣孙。刘正臣原名客奴，少从平卢军，以骁勇闻名。平卢节度使吕知诲附安禄山叛，他袭杀吕知诲，被唐玄宗授为柳城郡太守、平卢军节度使，赐名正臣。后与史思明作战，战死。刘悟少有勇力，随其叔父刘全谅为宣武牙将。因盗窃钱物逃奔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令将后军，迁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元和十四年（819年），朝廷讨伐李师道。李师道令刘悟率兵万余屯阳谷拒唐军。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其人及李师道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屡败刘悟军。刘悟移营而守，李师道疑其有意逗留，密令行营兵马副使张暹斩刘悟。张暹素与刘悟素友善，以实情相告。刘悟遂率众倒戈，斩李师道父子及其同谋，至田弘正营前请降。唐宪宗授刘悟为义成军节度使，淄青十二州得以平定。唐穆宗即位后，刘悟迁昭义节度使。

(20) 磁州：今河北邯郸。

(21) 留后：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称。唐玄宗时，宰相或大臣遥领节度使，节度使出征或入朝，常置留后知节度事，以后成为惯例。“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河北三镇和淄青、淮西诸镇的节度使多在临死前遗表请以子弟为留后；也有节度使死后，军中拥立他的子弟或大将为留后的。朝廷有时予以承认，随后即正授节度使；有时不予承认，另授节度使，往往导致战争。

(22) 贾直言父贾道冲，以伎术（技艺方术）得罪，唐代宗贬之，途中又以毒酒赐死。贾直言趁父亲礼拜四方时，从押送者手中夺过毒酒喝掉，当场昏迷而死。然次日毒药自足底泄出，他又醒了过来，只是因此而跛足。唐代宗得知后极为感动，免除贾道冲死罪。贾直言后为李师道幕僚，曾多次劝说李师道归顺朝廷，反遭关押。刘悟杀李师道后，得贾直言于禁锢之间，又嘉其所为，因奏置幕中。贾直言跟随刘悟后，多有劝谏，美誉日闻于朝。唐穆宗以谏议大夫征之，刘悟却不肯放人，拜章乞留，贾直言遂一直留在昭义。太和九年（835年）三月卒，唐廷为其废朝一日，赠工部尚书。

第三章 苒苒魂惊

这家酒肆是长安城中距离大明宫最近的一家，以出产黄桂稠酒扬名，酒色乳白，似酸不酸，甜润醇厚，桂香浓郁，即酿即售，是京城著名美酒。大诗人李白亦多次光临此处，号称『斗酒诗百篇』。神策军将士及宫中贵人时常在这里集会，因而这里的消息比别处要多得多，大半涉及朝堂宫闱，非但灵通，而且可靠。

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
暮去朝来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

随波逐浪到天涯，迁客西还有几家。
却到帝都重富贵，请君莫忘浪淘沙。

——唐 居易 《浪淘沙》二首

正月初一是中国人的传统新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元旦这一天尤易引发游子的思乡之情。大诗人高适有诗云：“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而幸运赶回故乡过节的游子，往往别有一番滋味。唐人周弘亮有《故乡除夜》云：“三百六十日云终，故乡还与异乡同。非唯律变情堪恨，抑亦才疏命未通。何处夜歌销腊酒，谁家高烛候春风。诗成始欲吟将看，早是去年牵课中。”身在故乡，仍为异客，惆怅尽在不言中。

对于已化名剑公子的杜湛而言，情感似比周氏还要复杂得多——在时人眼中，京兆杜曲才是他的故乡，但他却始终觉得自己的根基在敦煌，那里才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不过是长安的匆匆过客。然天涯渺茫，无论故乡也好，异乡也好，他再也不能回去敦煌。

不过这只是杜湛个人的愁绪，作为大唐的中心，长安依然为浓烈的节日气氛所覆盖。新年的第一天，西市照旧熙熙攘攘，客商如云，许多酒楼、酒肆甚至早早就被人包下了。相比而言，剑肆的生意则要清淡得多，这倒也不出意料。负责看店的区亮坐在柜台后发了半天呆，正要往后院去打水时，忽见门帘一挑，一名少女扶着老妪进来。

区亮忙迎了上去，赔笑道：“这里是剑肆，太夫人和小娘子怕是走错地方了。”少女笑道：“没错，我们来的就是这家剑肆。听说你们这里不卖剑，专以重金搜罗天下名剑，是也不是？”区亮道：“是。小娘子可是有什么家传宝剑？”自报了姓名，请二人到里间坐了。

那少女扶老姬坐下，这才从衣襟下取出一柄梅花短剑，问道：“区郎觉得这柄短剑如何？”区亮略一把玩，便道：“此剑相当不凡，当是古剑。小娘子想索价多少？”少女道：“不要一文钱，只求见你家主人剑公子一面。”

区亮沉吟道：“这个……剑公子不轻易见客。小娘子若只是手头不便，也不必卖剑，小店愿意略微资助一些。若是真心想卖，尽可以开价。”少女笑道：“喂，你听不懂人话吗？我说了不要一文钱，怎么又扯上手头不便了？”

区亮本也是个精明厉害的人物，碰上那少女却被噎得半句也回答不上来，只得道：“那好，二位稍候，我到后院看看剑公子人在不在。”

话音刚落，杜湛便挑帘出来，道：“我人在这里。”略一抱拳，问道：“二位指名要见剑某，有何指教？”

少女上下打量了杜湛一番，笑道：“剑公子名气大得很，我还以为怎么说也是个中年男子，却想不到如此年轻。”杜湛道：“小娘子客气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少女道：“我姓平，剑公子就叫我平娘好了。”又道：“不是我想见你，是我师傅要见你。”

杜湛道：“太夫人找剑某可是有事？”老姬缓缓起身，道：“我听说剑公子手上有一柄南诏浪剑，想借来瞧上一瞧。”

杜湛正色道：“剑某开这家剑肆，名为收购天下名剑，实为以剑会友，但还从来没有收过南诏浪剑，抑或遇到身佩浪剑的朋友。太夫人怕是弄错了。区亮，快些将短剑还给太夫人。”

区亮闻言，便将短剑双手奉了过去。老姬接过短剑，摇头道：“我诚心登门拜访，只求一见浪剑，别无其他。这短剑便是我送给剑公子的见面礼。”忽将短剑掷了出去，竟连剑带鞘钉在门板上，且正中门神魏徵⁽¹⁾的右眼。

杜湛见这老姬五六十岁年纪，不但手劲惊人，而且准头极好，必是身怀武艺。他虽在西市开了这家剑肆作为门面，几年来一直隐姓埋名，深居简出，更极少以浪剑示人，无非是不想旁人知道自己真实身份，却

不知这老姬如何得知自己手中有南诏浪剑。

那少女平娘又道：“我师傅已然将话挑明，她老人家只是想看一看剑公子手中的浪剑，又不偷又不抢，剑公子何必如此小气？”

杜湛沉吟道：“太夫人这柄短剑价值不在浪剑之下，如何肯舍弃如此贵重的宝剑，而只求一观浪剑呢？”老姬道：“这是我的私事，不必向剑公子见告。”杜湛遂点头道：“也对。剑某这里确实有一柄浪剑……”

平娘道：“哈哈，堂堂剑公子也撒谎，你适才还说没有南诏浪剑呢。”区亮忙道：“剑公子是说剑肆开张后，还从来没有收过南诏浪剑，抑或遇到身佩浪剑的朋友。我家公子的浪剑是这之前一位朋友临别赠送的。”

杜湛也不多说。他因浪剑太过醒目，行家一望便知此剑不凡，素不佩带，自去后院取了浪剑出来。平娘忙接了过去，递给老姬。老姬抚摸锃首的“空”字，双手微微颤抖，呼吸亦明显急促了起来。

平娘问道：“师傅，是那柄剑吗？”老姬点点头，又问道：“这柄剑的主人现在哪里？”

杜湛迟疑问道：“敢问太夫人可认识空空儿空先生？”平娘笑道：“我师傅认识空空儿时，剑公子还没出世呢。”老姬喝道：“平娘不得无礼。”又将浪剑递还了回来，道：“叨扰了。平娘，咱们走吧。”

杜湛大为惊讶，微一沉吟，即拔下梅花短剑，追出来欲交还原主。老姬摇头道：“这剑我也用不上了，就送给剑公子留个纪念吧。”

杜湛道：“太夫人，请听晚辈一言，我不知道太夫人和空先生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不过太夫人既然还惦记空先生，放心不下他，何不自己去峨眉山找他？岁月流淌，他终会释怀。”

老姬喃喃道：“岁月流淌，他终会释怀……剑公子真的这样认为吗？”杜湛点点头，道：“我来自沙州，那里四面都是流沙大沙漠，在广阔的天地交界间，人渺小如蝼蚁，轻微若沙砾。风卷过沙丘，一切痕迹均被抚平，只剩下层层涟漪。其实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又有什么

分别！”

老姬道：“说得好！剑公子年纪虽轻，却有大智慧，难怪空郎肯将随身佩剑赠送于你。”又幽幽叹道：“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扶了平娘自去了。

杜湛凝视老姬师徒在冬日阳光中踽踽远去，心中颇为感怀。他虽不了解老姬跟空空儿是什么关系，却也能猜到个大概：空空儿全身上下透着大山的质朴和粗犷，这老姬却有着湖水的安逸与宁静，二人气质极为契合，即使不曾是恋人，也必有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往事。一笛碧云风，往事已成空。梦魂飞不到，无处觅征鸿。

正忧思满怀时，忽见到数名神策军士在市集上闲逛，为首的正是昔日酒肉朋友哥舒陶，杜湛不欲生事，忙转身进来剑肆。

有胡人上前禀报道：“回鹘国来了信使，公主请剑公子立即回府议事。”杜湛点点头，遂引了侍从，自后门出来，出西市北门，预备回去醴泉坊德禄公主府上。到坊门时，却被一群神策军士拦住，为首的正是权宦仇士良义子仇公武。

杜湛道：“仇将军拦住剑某去路，有何贵干？”仇公武笑道：“杜公子，几年不见，你可是老成多了。”杜湛道：“在下是剑公子。”仇公武便改口道：“剑公子当真是今非昔比，气派得很，出门都带着这么多随从。”杜湛道：“哪里比得上仇将军你威风，出门都是大队神策军人马护送。”

仇公武哈哈一笑，道：“我今日来找剑公子，全无恶意，我义父孙女出嫁，杜公子也算半个媒人，想请剑公子到府上喝杯水酒。”

杜湛曾亲眼目睹宦官杀人如草芥，耻于与宦官为伍，当即道：“恭喜。只是仇中尉孙女出嫁，我能有什么功劳？抱歉了，我还有事。”

仇公武道：“怎么，我们这么多神策军将士，还请不动剑公子一个人吗？”微微一使眼色，军士便一齐亮出兵刃，分散包抄了上来。

侍从不敢招惹神策军，忙上前劝道：“仇中尉位高权重，仇将军也挺客气的，公子还是走一趟吧。得罪了仇中尉和神策军，可是后患无穷。”

杜湛见神策军拉开了架势，料想自己坚持不去，对方多半也会用强，只得道：“你们先回去。”自己随仇公武往安兴坊而来。又问道：“仇中尉孙女许给哪家高门公子？”仇公武笑道：“这个暂时不能说，剑公子见到新郎本人时，自然就会知道。”

杜湛心道：“难不成新郎官是杜惊杜叔叔的公子、我的堂兄？仇士良知道我已与杜氏决裂，并改名换姓，便有意把我叫去参加婚礼，好令我难堪？”然事已至此，也无可回避，只得硬着头皮前往。又问道：“仇将军如何找到我的？”仇公武道：“噢，我义父说杜公子既与杜氏断绝来往，又是来自河西，除了投靠回鹘或九姓胡人外，别无去处。我派了人略一打听，果然如此。

杜湛便不再多问。路过崇仁坊东门时，不见坊们挂有喜庆灯笼，心道：“我那几位堂兄虽非岐阳公主亲出，却也是杜氏子弟，婚礼不至于如此简陋，那么新郎官应该不是堂兄中的一位了。”转念又想到杜氏名门，怎么可能娶宦官孙女作妻子，这才略略放下心来。

进来安兴坊时，亦不见婚礼迹象，盖因士大夫均以与宦官相交为羞。况且宦官本是无性之人，阉人婚嫁太过招摇，只能徒然惹人耻笑。进来仇氏大门，这才看见彩帛高挂，丝带飘展，颇有喜庆气息。

仇士良正在堂中抚慰即将出嫁的孙女仇凌儿。仇凌儿穿着一身黑色刺绣婚服，精致华贵，却是满脸的不情愿，泪眼涟涟，嘴撅得老高。仇士良见义子引着杜湛进来，便命侍女先扶孙女进去。仇公武先上前低声禀报了几句，仇士良点头道：“剑公子，这绰号不错。”

杜湛遂上前道：“剑某事先不知仇公今日出嫁孙女，来得匆忙，不曾携带贺仪，实在抱歉。”仇士良道：“剑公子算是媒人，我谢媒，哪还敢要什么贺仪。”

杜湛不明所以，问道：“我与仇中尉已有四五年未见，如何能成为令

孙女的媒人？”仇士良正待回答，忽有军士进来禀报道：“新郎到了！”

仇士良亲自出迎，引了新郎官进来，却是当年在平康坊哥舒陶引见过的郑公子。杜湛道：“这位不是郑公子吗？”仇士良道：“郑公子？不，这位是光王殿下。不过他的母亲倒确实姓郑，是宫中的郑太妃。”

杜湛这才知道新郎官原来是光王李怡，宪宗皇帝之子，亦是当今文宗皇帝的叔叔。当日他以郑公子自称，显然是不欲旁人知道自己的宗王身份，改以母亲郑琼罗姓氏冒称了。至于那位韦公子，多半就是唐穆宗妃子韦氏所生的颖王李漣，当今文宗皇帝的弟弟。难怪仇凌儿不愿意出嫁，李怡不但年纪大她一倍，长相愁苦木讷，还妻妾成群，儿子、女儿都有好几个了。虽有宗王名号，却因生母郑琼罗是以罪囚身份没入宫中为奴，且侍奉过太皇太后郭念云，身份卑下，导致儿子也没什么地位。

至于仇士良所言“媒人”，杜湛也大致猜到了原委，必是因为大唐镇国之宝玉龙子的缘故。当年他与空空儿相遇后结交，随即被仇士良手下抓捕，以他性命要挟空空儿就范，说出玉龙子下落。不想玉龙子并不在原处，空空儿不得不说出前后经过：当年罗令则只称留下玉龙子，后来侍奉过宪宗皇帝的昭容郑琼罗又托人转告了他两句诗，他才意外推断出玉龙子所在。然即便空空儿猜出下落，却再也没有返回过京师，自然也没有去取玉龙子。玉龙子既然消失不见，那么极可能是被郑琼罗拿了，因为她是除了空空儿之外的唯一知情者，还曾有过罗令则未婚妻子的身份。仇士良大概也猜到此节，虽不知道他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但他将宠爱的孙女嫁给光王李怡为侍妾，似是有与郑琼罗母子结盟之意。或者郑琼罗畏惧仇士良权势，已将玉龙子交出。又或者仇士良并未得到玉龙子，将孙女嫁给光王李怡为侍妾，只是为了监视郑琼罗母子，以进一步确认玉龙子下落。

虽然杜湛转瞬便猜出缘由，然几年过去，他已不再是当年容易意气用事的少年，当即只若无其事般上前招呼寒暄。仇士良又为他引见光王李怡，却不提他原来的名字杜湛，只说是剑公子。李怡看起来有些痴傻，也不知是否认出曾与杜湛谋过一面，只连连点头。

杜湛见宾客不多，料想仇士良是刻意如此——不然以对方权力地位，百官定会争相送礼巴结——一时不明白仇氏为何要特意将自己叫

来。他已由甘露之变中见识过此人手段，知其为保权位不惜一切代价，他自己尚有重任在身，不能轻易得罪对方。至于大唐镇国之宝玉龙子，虽不愿意看到它落入宦官之手，然仇氏如此气焰和地位，他亦无力干涉，遂借口天色不早、夜禁将至辞去。仇士良也不多留，只道：“改日再找剑公子。”

仇公武送杜湛出来，到门口时，忽然问道：“剑公子可认得石雄？”

杜湛离开沙州时，曾与石雄约定将来在长安相会，然后他自己投身回鹘公主为面首，无颜再见故人，遂未打听石雄下落。忽听到仇公武提及石雄的名字，极是意外，他本不欲承认，但又担心石雄有事，便道：“在沙州时见过。石将军人可还好？可有平安还朝？”仇公武道：“四年前，石雄由回鹘过境，被人认出逃犯身份，当即遭到逮捕。他自己供称从流放地逃脱，是要去河西沙州办一件私事，私事办完便会自首。”

杜湛道：“那么石将军呢？”仇公武道：“就地押在振武军⁽²⁾军营服刑。日前振武节度使刘沔回朝述职，特别提及石雄才干过人，请求朝廷赦免其罪。另外，他还受石雄所托，打听杜湛的下落。”

杜湛沉默了一会儿，叹道：“世上已经没有杜湛这个人了。”又问道：“跟石将军一道归国的，应该还有一个叫谭可则的人，他人可还好？”仇公武道：“这个人可没有听过。剑公子若是想知道详情，何不亲自去找刘沔刘相公。他目下人就在宣阳坊振武进奏院中。”

杜湛摇了摇头，拱手自去了。

仇士良宅第斜对面不远便是乐官院⁽³⁾，杜湛经过时，正见到乐官尉迟璋在与一名乐工交谈。他自投靠回鹘德禄公主以来，便不愿意再见旧识，虽与尉迟璋只在崇仁坊赵氏乐铺见过一面，却是与堂妹杜茵茵一起，生怕被对方认了出来，举袖掩面，疾步离去。

过了含光门，“闭门鼓”开始敲响，街上行人均加快脚步，好赶在鼓声停止前入坊归家。杜湛却突然停下来，朝身后一名男子招手，等他过

来，方才问道：“你跟着我做什么？”那人笑道：“不做什么。我也要往那边去，凑巧跟郎君同路而已。”

杜湛早发现对方自安兴坊一路跟随自己到这里，又见他有恃无恐，料想是神策军的人，一时也猜不透仇士良在捣什么鬼，然此人既已找到自己，要对付自己实在不是难事，当即也不再理会，任凭对方跟随。

一路回来醴泉坊，侍从正在南坊门等候，告道：“公主生怕剑公子有事，命小的在此迎候。”

杜湛点点头，又朝后面的跟踪者努了努嘴，道：“拦住那个人，不准他跟进坊里。”

回来公主府邸，德禄公主正在堂上来回徘徊，心腹亲信俱在大厅之内，甚至包括现任祆主安汗青。安汗青是前祆主安小白族侄，一直协助叔叔打理祆教事务，然在教中资历甚低，本无资格接任祆主，但由于德禄公主大力扶持，终于成功上位。

杜湛见气氛肃穆，非同一般的紧张，问道：“出了什么事？”德禄公主道：“回鹘国中出了大事。”

原来回鹘国中发生动乱，彰信可汗已然被杀，目下由宰相掘罗勿独揽大权。尤其令杜湛惊奇的是，这一切竟然跟五年前沙州行刺事件有关。五年前，回鹘特勤柴革与安允合宰相合谋，预备行刺吐蕃东道节度使尚绮心儿，嫁祸大唐，挑动唐蕃开战，再趁彰信可汗派兵援助大唐时发动叛乱，由柴革任可汗。为确保万事周全，柴革甚至亲自率人前往河西敦煌筹划行刺一事。

更为讽刺的是，柴革等人离开回鹘后不久，北方强国黠戛斯大兵压境，彰信可汗不得不派宰相掘罗勿率兵出征，正是柴革、安允合等人梦寐以求的局面。可惜因柴革亲自前往河西策划行事，尚未归国，安允合不敢妄动。而柴革这面，行刺虽然顺利，却被吐蕃军追捕甚急，东躲西藏，辗转回国时，吐蕃使者早已携带被捕的阿骨到达回鹘牙帐，将所有阴谋告知彰信可汗。柴革一入牙帐，便被拿下，与安允合一道被解押到

王宮前，当着吐蕃使者的面斩首。彰信可汗还将二人首级函送吐蕃，以示自己与行刺一事无干。

吐蕃虽然罢手，回鹘内部危机并没有结束。柴革被杀时，另一宰相掘罗勿尚率兵征战未归。有人向彰信可汗告发掘罗勿与特勤柴革早有勾结，彰信可汗半信半疑，但因掘罗勿领兵在外，并未发作。后掘罗勿得胜归来，得知柴革和安允合被杀，亦怒斥二人罪行，称死有余辜，彰信可汗因此而释怀，未追究掘罗勿与柴革是否勾连一事。

不久前，黠戛斯再度攻打回鹘，彰信可汗又派宰相掘罗勿出战。掘罗勿离开牙帐当日，便有人控告他有意谋反。彰信可汗急派人驰到前线军中，召掘罗勿归国。掘罗勿得知已被可汗猜忌后，料想回去后必然被杀，遂以三百匹良马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牙帐。彰信可汗亲自迎战，战败自杀。掘罗勿立特勤屈闾为可汗，立唐太和公主为新可敦，自己独掌大权。

杜湛听了深为震撼，倒不是为回鹘国内动乱，而是隐隐预感到天下将有大变——

大唐、吐蕃、回鹘并立东方三雄，居然先后发生政变，引发局势剧烈动荡。先是四年前大唐有“甘露之变”，包括四位宰相在内的重臣一夜之间死于非命，前后牵连被杀者数以千计。再是一年前吐蕃大论韦甲多热联合反佛教大臣，弑杀了赞普赤祖德赞，改立其兄达玛即位。达玛性情残暴，好声色犬马，将朝政交给了大论韦甲多热。韦甲多热为削弱僧相执政的影响力，大肆禁止佛教，重新恢复了苯教国教地位。由于灾害相继，国人不附，吐蕃益衰。而今又有回鹘之乱，不但可汗被杀，而且北方草原大雪连月，羊马多染疾疫而死，国内一片混乱。东方三大强国均已衰落，怕是会有新势力趁机崛起。

德祿公主问道：“剑公子，你怎么看？”杜湛道：“回鹘国内局势已然如此，忧叹亦于事无补，公主想怎么做？”德祿公主道：“王公贵族预备联兵攻打掘罗勿，我侄子派使者送信给我，要我回国主事。”她是前可汗昭礼可汗之女，又是被杀的彰信可汗堂妹，身份显贵。

杜湛道：“公主不能回去。且不说公主是女流之辈，回鹘从无女主

事一说，之前被杀的安大相与公主前任丈夫安祿主还是亲眷。若公主此刻回去，旁人多半以为你跟掘罗勿是一伙。”

德禄公主道：“那么回鹘国内乱成这样，该怎么办？”杜湛道：“这个……我就不好多说了。我只关心公主安危，作为外人，不宜干涉回鹘内政。”

此话极是得体，德禄公主登时心花怒放，旁人亦觉得杜湛虽是公主最宠爱的面首，却不恃宠而骄，懂得进退。

德禄公主又道：“使者还带来一个名叫谭可则的汉人，剑公子可认得他？”杜湛“啊”了一声，道：“当年我离开敦煌前，在祿祠见过谭将军一面。”

问起究竟，才知道当年仆固俊带石雄、谭可则辗转逃归回鹘后，独谭氏生了重病，无法上路，石雄遂先行归国。后彰信可汗听说谭可则在吐蕃国都逻些滞留数年，还曾任赞普知汉书舍人，便将他留在牙帐中，好随时盘问吐蕃情形。而今回鹘国乱，没有人再顾得上谭可则，使者便干脆带他回来大唐了。

德禄公主道：“谭可则人就在偏院，剑公子这就可以去见他。”杜湛摇头道：“我认得谭将军，可是我不想见他，也不想他知道我人在这里。公主何不派人送他去宣阳坊，交给振武节度使刘沔处置？”

德禄公主年纪渐长，对事务日渐厌恶，这几年决策多依赖杜湛，遂点头道：“就按剑公子说的办，明日一早送谭可则去宣阳坊振武进奏院。”

忽有侍从进来禀报道：“外面有人指名找剑公子，还不肯进来。”杜湛皱眉道：“多半又是神策军的人。我出去看看。”

出来大厅，杜湛招手叫过侍从，问道：“适才那跟踪我的男子如何了？”侍从道：“他见我们几个上前去拦他，便转身跑了。”

杜湛又回头看了一眼大厅，问道：“怎么不见曹继荣？”侍从道：“自

从剑公子来了公主府，公主便将九姓胡事务交给曹员外打理。他一贯在袄祠那边，不来不是很正常吗？”杜湛皱眉道：“可今日公主召齐了所有人，安袄主人都在此，他怎么不来？”

也不及理会，出来大门一看，却见墙角站着一人，头上戴着兜帽，看不清面孔。杜湛走过去问道：“阁下是谁？找剑某何事？”那人道：“剑公子，请单独借一步说话。”声音极老，居然是剑肆见过的老姬的声音。

杜湛大吃一惊，忙令侍从退开，自己跟随老姬来到街角槐树下，问道：“太夫人如何知道我人在这里？”老姬道：“我是跟踪一伙人来到醴泉坊，意外看到剑公子进了回鹘公主府。”

原来老姬和弟子平娘离开剑肆后，便随意在西市选了家小吃店，吃了些东西。平娘是第一次来京师，觉得什么都新鲜好奇，想要四下逛一逛。老姬也自随她，二人逛了一圈后，正好有珠宝首饰店伙计大声招徕，便进店看看。伙计十分热情，引二人进到里间，奉了茶水，又取出新进的西域首饰来，一件件摆在案桌上，供二人选看。平娘看得眼花缭乱，老姬端茶饮了一口，茶入口时，微觉不妥，便将茶水吐回杯中，转头见平娘已伏在案上，晕了过去，心知茶水中下了迷药。她是习武之人，本可立即反击，但又想知道后事，便学着平娘的样子，假意昏迷了过去。

内堂随即涌出几名大汉，手持绳索，将老姬和平娘手脚缚了，又以木丸塞口，大约是怕二人醒来后呼救。自武则天以来，木丸便是官府行刑用具。老姬当即便怀疑这伙人不是普通贼人，是以一动不动，任凭对方作为。

那些人关了店铺，将二人抬到后院后，便将老姬丢进了一间空房，将平娘抬到了车上，开了后门，似要将人运去什么地方。老姬忙从鞋底抽出小刀，割断绳索，等马车离开后，出去制服了看店的伙计，逼问他要带人带去哪里，对方却宁死不肯开口。她便脱下自己外衣给伙计穿上，再将其手脚绑住，同样以木丸塞口，拖入空房中，只要不走近身边，随意在门边一看，还以为是老姬。老姬摆布好伙计后，又在店里寻了一件带帽外衣穿上，自后门出来。所幸闭市时辰将至，西市客商涌动，道路阻塞，那马车尚未行远。老姬拉上兜帽，一路跟随马车进来醴

泉坊，到了祆祠附近一家寄存货物的邸店后，车子自后门驰了进去，再未出来。

老姬本打算等到天黑后再设法进去查探，忽又见邸店中有一年轻胡人出来，身后侍从极多，想必是个首领人物，便一路跟随，直到回鹘公主府上。她等了一会儿，见暮色已浓，便欲先去山沟救人，忽又见到杜湛进了回鹘公主府，可谓意外之极。

杜湛听了经过，更是大惊失色，忙问道：“太夫人可有找到令徒平娘？”老姬道：“我适才进去邸店看了，那里只有两名看店的胡人，没有平娘。或许是我刚才跟踪首领时，有人又将平娘运走了。不过夜禁后坊门已闭，她人必定还在醴泉坊中。我想那首领和剑公子都进了回鹘公主府，或许剑公子多少会知情，所以赶来找你。”

杜湛道：“太夫人明知道我跟回鹘公主有干系，为何还如此信任我？不怕我跟那些胡人是一伙的吗？”老姬道：“因为我信任空空儿。他将随身兵器浪剑赠送给了剑公子，足以证明剑公子为人。他信任的人，我自然是完全相信的。”

杜湛深为感动，便告道：“目下祆祠祆主安汗青人就在里面，太夫人适才看到首领人物从邸店出来，应该就是他。”

老姬道：“那年轻人是祆主吗？这么说，邸店跟祆祠其实是一回事了。”杜湛道：“是，邸店是祆祠的产业，二者有地道相连。之前我有朋友逃亡，便是经邸店地道进入祆祠。不过我不知道安祆主他们居然背地里在做绑架妇人的勾当。”

老姬道：“胡人喜好汉家女子，每每回鹘出兵助唐，都会有大批大唐妇人被劫掠北去。噢，剑公子来自沙州，大概是不知道这些事的。”又问道：“之前西市可有发生少女失踪事件？”杜湛道：“至少我知道的便有一起。不过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又想到因为寻找侍女鹤颜而得与王绵芊相知之事，一时怅惘不已，寒风萧萧，佳人却在何方？定了定神，又问道：“太夫人为何不报官？”老姬摇头道：“我自己身份隐秘，不想外人知道。况且这些胡人有回鹘撑腰，一向横行惯了，官府未必肯管。”

杜湛道：“那么太夫人适才可有惊动邸店的胡人？”老姬道：“没有。他们不知道我曾进去查看过。”

她既与游侠空空儿是旧识，想必亦有一身惊人本领，杜湛也不问她如何做到，只问道：“太夫人想怎么做？我定当尽力。”老姬道：“我想先听听剑公子的意思。”杜湛道：“这件事，断然不能当面去找安祆主对质，就算德禄公主知道，也必定袒护胡人一方，最终不了了之。我倒是可以逼迫安祆主放人，但是难保他们不会再绑架别的女子。所以最好还是由官府出面，当然不能牵涉太夫人。”

老姬道：“剑公子觉得官府知道后会怎么做？”杜湛道：“救人是肯定会做的。而且一旦官府知道之前失踪妇人跟祆祠有关，必定会发出警告，祆祠多少会收敛……”

老姬决然道：“不，无须官府出面，这件事得我们自己来做。”杜湛道：“我们？”老姬道：“应该说是我。剑公子，你熟悉祆祠情形，给我指路即可。”忽抽出匕首，抵在杜湛腰间，道：“即使事发，剑公子大可以说你是受我胁迫，为了活命，不得不这么做。”

杜湛见对方语气冰冷，心知不妙，道：“太夫人……”忽觉腰间刺痛，却是匕首已穿透绵衣，刺破皮肉。他见老姬意志如此坚决，只得点头道：“好，我引太夫人过去。”又忍不住问道：“太夫人为什么不问我跟回鹘公主是什么关系？”老姬道：“不必问。不过我知道剑公子这么做，一定有你的理由。所谓舍得，不舍怎能得？至于不明真相者爱闲言碎语，剑公子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二人来到邸店，店门已关，里面尚有灯火。杜湛道：“这里的地道我没有走过，也不知道在哪里。这处邸店这么大，找寻起来不大容易。不如直接从祆祠进去。”老姬道：“那好，烦请带路。”匕首始终不离杜湛腰间，倒似真胁持了他一般。

杜湛叩了大门数下，见无人回应，又扬声喊道：“我是剑公子，快些开门。”却还是没有人应声。

杜湛道：“里面灯光亮堂，或许是教众在大殿举行仪式，听不到喊

门。”老姬道：“不对，多半是出事了。剑公子，劳烦你先等在这里。”收了匕首，自怀中取过一条钩索，甩过墙头，轻轻一扯，便步上高墙，敏捷地翻了过去。

杜湛正目瞪口呆之时，大门忽开，却是老姬取了门闩，又告道：“剑公子多加小心，里面有血腥气。”

进来一看，大殿中横七竖八躺了不少祆教教徒，均被人一刀割喉而死。杜湛忽觉头晕，腿脚发软，身子开始摇晃起来，幸亏被老姬一把拖出殿来，吸了两口凉气，才感觉好些。

老姬道：“有人在大殿中用了迷香，先用迷香迷倒那些胡人，再杀了他们。也好，省得我亲自动手了。”

杜湛道：“太夫人命我带你来这里，就是要杀光祆教教徒吗？”老姬道：“这些人绑架残害我大唐女子，难道还能轻易放过他们不成？”一边说着，一边撕下两片衣襟，往井边木桶中浸湿，递了一片给杜湛。

二人捂了口鼻进来，一番检视后，在前殿、中殿、后堂、后院均发现了祆教教徒尸体，人聚集处便是遭割喉而死，人少处则是被砍刺毙命，应验了老姬迷香的推测。在后院还发现了一间阴飕飕的囚室，周遭为巨石所砌，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小门通向外面。密室正中置有一张大床，还有各种奇怪的刑具及镣铐、桎梏等。床头铁铐已被利器斩断，床下还丢有两件衣衫，正是平娘先前所穿，大约是逃得匆忙，来不及一一穿上。

老姬脸色如土，愤懑异常，道：“原来这些胡人是要将平娘绑来这里凌辱。”

出来密室，四下寻找，却不见平娘，所见者只有死去的祆教教徒，男女老少皆有。老姬年轻时是朝廷刺客，身经百战，见多识广，亦没有见过这种处处横尸的场面，惊道：“谁手段这么厉害，竟然悄无声息地将这么多祆教教徒一举杀死？”

杜湛道：“会不会是平娘？太夫人如此本领，想必平娘本事也不低。”老姬摇头道：“平娘身上没有迷药，而且她不可能一举杀死这么多

祆教教徒，也不会对妇人、孩子下手。这些人颈中伤口有深有浅，绝非一人所为。嗯，我猜至少有二十来个人，而且个个都是好手，平娘应该是被这些人带走了。”

杜湛忽想到什么，忙道：“这些祆教教徒身子还未凉下去，应该是不久前才遇害，既是祆祠大门紧闭，他们多半是经地道由邸店出去。”老姬道：“啊，我们赶快去邸店。”

再赶来邸店时，却见店门虚掩，不似适才那般紧闭如铁。推门进去，看店的胡人已被杀死在院中。老姬道：“我们刚才来邸店时，那些人已经在里面，平娘多半也在其中，我居然丝毫没有觉察到异样。”忽听得东面有脚步声，似是有不少人过来。

杜湛忙道：“太夫人快走，多半是安祆主回来了。不管那些人为什么要杀尽祆教教徒，但至少他们救走了平娘。目下夜禁未解，人肯定还藏在醴泉坊中。”

老姬关切爱徒安危，微一沉吟，即道：“好，我先去打探。剑公子自己多保重。”戴了兜帽，往北疾走，迅疾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一会儿，侍从护着祆祠祆主安汗青过来。安汗青见杜湛站在邸店门口，极是惊讶，问道：“剑公子，你怎么在这里？公主正到处找你呢。”杜湛道：“我被人挟持来这里。”安小白道：“挟持？什么人敢挟持剑公子？”

先进去的侍从急步奔了出来，道：“不好了，阿杓和小七全被人杀了。”安汗青大吃一惊，忙进去查看，片刻后退了出来，问道：“剑公子，你……”

杜湛冷冷道：“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安祆主，你还是快回祆祠看看。我在公主府上等你。”

杜湛回来公主府时，大部分人已经散去，还有少数几名心腹正与德禄公主在灯下议事。

德禄公主忙招手叫道：“剑公子，我正派人到处寻你，你去了哪里？”杜湛道：“祆祠出事了。”先说了白日在酒肆遇到老姬师徒一事，又说平娘失踪、自己适才为老姬所劫，不得已去祆祠、邸店走了一趟，才发现里面的人全死光了。

德禄公主霍然起身，道：“什么？祆祠遭人血洗？什么人敢这么大胆？”杜湛道：“是什么人还不知道。公主，怕是祆祠也没那么简单。”当即说了祆祠后院有一间密不透风的囚室，里面有各种刑具，还有铁床，似是专门折磨虐待妇人用的。

回鹘心腹米湘失声道：“这么说，传闻是真的！”德禄公主道：“什么传闻？”米湘支支吾吾地道：“这个……”德禄公主厉声喝道：“你是我的人，再敢不说实话，立即将你拉出堂外斩首。”

米湘吓了一跳，忙道：“我听说安祆主……不是安汗青，是前任安祆主，公主你的丈夫……”德禄公主狐疑问道：“我那死去的丈夫怎么了？”米湘道：“听说安祆主他不是病死，而是死在妇人身上。”

德禄公主道：“什么？”米湘道：“听说安祆主在密室作法降服一名妇人时，被对方阴道灵力所伤，最终死在了那妇人的怀中。”

德禄公主“啊”了一声，问道：“那妇人呢？”米湘道：“那妇人是罪恶之源，害死了安祆主，当然不能让她留在世上。听说在安祆主下葬前一天，用圣火给活活烧死了。我只是听说的，未必就是真事。”

德禄公主道：“这些事，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另一名心腹康敏接口道：“公主从来不过问祆祠事务，当然知道了。这些事也没人敢告诉公主。听说祆祠那边有一座地下神殿，专门以处女祭神……”

德禄公主重重一拍案桌，道：“去，把安汗青给我叫来。来人，取大唐皇帝赐我的宝剑来，我要亲手杀死那些胆敢背叛我的人。”又问道：“曹继荣人呢？”康敏忙道：“公主忘记了吗？曹员外派人告了假，他

今晚要参加一个什么宴会，人不在醴泉坊中。”

德禄公主道：“我叫曹继荣代管九姓胡事务，祆祠这些龌龊事，他会不知道吗？”康敏与曹继荣关系甚好，忙道：“听说地下神殿极是隐秘，只有高级教徒才能进入。曹员外又不是祆教教徒，只是代公主打理生意金钱上的事，未必知道这些事。”

德禄公主道：“剑公子，你说该怎么办？”杜湛踌躇道：“这个……我不敢瞎出主意。还是等安祆主来了，公主先问明白究竟。明日再找来曹员外，再设法商议解决。只是祆祠死了这么多人，怕是也瞒不住，最终不得不报官。”

米湘道：“这种事怎么能报官，不是自扬丑事吗？”康敏道：“可剑公子说得也对，死了这么多人，瞒也瞒不住。”

德禄公主烦闷无比，怒道：“之前我叔叔就说过，九姓胡都不是什么好货色，早晚会连累我们回鹘人，果然如此！”

忽听到外面有人叫道：“失火了！”侍从忙出去查探，片刻后回来禀报道：“是祆祠失火了。”

米湘道：“哎呀，祆祠那边没有人手救火，要不要立即派人赶出去救火？”德禄公主道：“不准去！失火了倒好了，一把火将尸体烧成灰烬，官府也查不出来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两刻工夫，安汗青大汗淋漓地赶来，一进堂就跪伏在地上，不敢抬头，只道：“有贼人杀了祆祠所有的人，还放了火。不过只烧塌了中殿，目下火已然灭了。”

杜湛道：“我适才到祆祠时还没有火起，如何突然就起火了呢？”安汗青道：“这个……”

杜湛道：“地下神殿在中殿下面，火是从地下神殿放的，对不对？”安汗青“啊”了一声，不敢回答。

德禄公主道：“说，这是怎么回事？”安汗青道：“我也不知道，祆祠的人全部被杀了。”德禄公主道：“我不是问这件事，是问你们那个地下神殿、处女祭神什么的。”安汗青“啊”了一声，抬起头来，惊愕无比。

德禄公主道：“拿剑来！”杜湛拔出宝剑，递了过去。德禄公主将剑尖顿在地上，道：“你今晚还想活着走出这里的话，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地招出来。”

安汗青全身冷汗直冒，道：“我说，我说实话。神殿原先只是一座地下仓库，有了祆祠后不久修建的，正如剑公子所猜，就建在中殿下面。后来因为存取货物不便，一直废弃不用。我叔叔、前任安祆主接任祆主后，派人秘密扩建了仓库作为神殿，可容纳百人，处女祭神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祆教崇尚善良和光明，然安小白接任祆主后，却将一种古老的巫术引入祆教中，认为女子阴道是“贪婪女阴”，是毒害男人的污染之源。而祆教最崇尚洁净，祭神时需要穿透魔鬼之地，即以阳具穿透处女的处女膜，以破其血泉。

德禄公主道：“那我丈夫、也就是你叔叔，是怎么死的？”安汗青道：“处女破身后，都要送去密室，供祆主处置。四年前的冬天，我们从西市捉了一名处女，用她的身子祭完神后，一无例外地将她锁入了密室。当晚祆主进去，再也没有出来。因为密室墙面以巨石砌成，里面有什么动静，外面一点也听不到。次日清晨，侍从不见祆主出来，便进去查看，才发现祆主已经死了。”

杜湛本来一直默不作声，忽插口问道：“那女子叫什么名字？”安汗青道：“什么？”杜湛道：“就是你们四年前冬天捕捉的女子，她叫什么名字？”安汗青道：“不知道。我们只是在西市顾客中随意挑选，并非事先打探好了才动手。”

杜湛料想那女子多半就是王绵芊的侍女鹤颜，其失踪时间和前祆主安小白死亡时间刚好能对上，心中忐忑，暗道：“会不会是芊娘偶然发现了祆祠的肮脏事，甚至发现了鹤颜是为祆教教徒所捕，担心她自己亦遭受同样的命运，这才冒险逃走了？”

四年前，他为救王绵芊，答应做了德禄公主面首。德禄公主看出他和王绵芊之间大有情愫，遂将王绵芊转送到祆祠，预备趁安小白出殡时送其出城。不料王绵芊在大殿上为家人祈祷时听到西市杀人鼓声，喷出鲜血，亵渎了天神，被罚打扫大殿。结果过了两日，便传来王绵芊私下逃走的消息，未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当时他以为王绵芊是自恃宰相孙女身份，受不了被迫服劳役的羞辱，又或许是因为得知家人俱已遇害，受不了刺激而精神失常，不惜冒着被神策军捕获的危险逃出祆祠。现下想来，王绵芊私自离开，连他都未再见一面，或许跟祆祠的龌龊之事不无干系。

杜湛思及往事，一时心潮澎湃，又听德禄公主详细问及安小白私事，再也听不下去，自行出来。他先是在庭院中来回徘徊，接着又出府在大街上游荡，也不带侍从，只信步走着，漫无目的，居然一直晃到了“开门鼓”响。

忽见大云光明寺中涌出许多白衣摩尼教徒，往东坊门赶去，也不知有什么急事要赶早出坊。杜湛没有心情多管他人闲事，便来到西市，大多商铺尚未开张。拍开剑肆，区亮亦是睡眼惺忪，问道：“剑公子怎么来这么早？”杜湛道：“我没什么事做。”打发区亮去睡回头觉，自己默默坐在店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有人揭开帘子进来，道：“湛哥哥，你……你果然在这里。”却是杜茵茵。

杜湛大吃一惊，立即站起身来，问道：“茵娘如何知道我在这里？”杜茵茵道：“昨日我在崇仁坊时，有人隔墙往我家投书，称湛哥哥人在醴泉坊，做了……做了回鹘公主……还在西市开了一家剑肆。我本来还不相信，因为爹爹说你早回河西去了。可哥哥们说是真的，而且他们早知道了，老早就有人往杜曲杜氏宗庙投书，说湛哥哥给回鹘公主做……那个，玷污了门庭，杜氏已将你从族谱上除名。爹爹怕我伤心难过，才用谎话骗我说湛哥哥回敦煌了。可我还是不相信，还是心存侥幸，一早寻来书信中说的剑肆，想不到你人真的在这里。”

杜湛一时无言以对。他虽隐姓埋名几年，长安也足够阔大，但毕竟在一座城市中，遇到旧识只是早晚之事，今日场面也早在预料之中，并不如何以为意。有人先后往杜曲及杜家投书，告知自己下落，这当然是要贬损自己做了回鹘公主面首，也可以令杜家面上无光，倒也不出意外，只是心中好奇何人会这么做。

杜茵茵又道：“湛哥哥，我知道你是为了绵芊才这么做的。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如果当初我肯收留绵芊，你便不会一怒来投靠回鹘公主，也就不会做她的……她的……”说到后面，已然哭出声来。

杜湛叹道：“这件事，跟茵娘和芊娘都没有关系，是我自己自甘堕落。”杜茵茵哭道：“我不准湛哥哥这么说。绵芊她……她人可还好？”杜湛道：“我也不知道她人在哪里。”

王绵芊逃离祆祠之初，他大为着急，生怕她被官府抓获，恳求德禄公主派人出去寻找。然过了很久也没有听到她的下落和消息，在当时的局面下，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后来又听说王涯等被杀大臣遗属均投靠了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料想王绵芊多半也会逃去那里，遂派人打听，但只听说昭义有王涯侄孙王羽，并无孙女王绵芊。

杜茵茵亦问道：“绵芊会不会投奔了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他是天下唯一敢公然跟宦官作对的节度使了。”杜湛道：“我派人去昭义打听过，没有芊娘下落。”转眼见到堂妹玉容落寞，成熟了不少，亦瘦削了不少，便婉言劝道：“公主一生荣华富贵，只有茵娘这么一个女儿，你还是不要太伤心了，不然公主地下有灵，还会继续为你操心。”

杜茵茵道：“湛哥哥知道我娘亲过世了？”杜湛道：“岐阳公主是嫡公主，她的过世一度轰传京城，我当然知道。”

杜茵茵道：“我本来还盼着湛哥哥会回来拜祭呢，可爹爹和哥哥们都说你回去沙州了，人不在长安。”杜湛道：“我的确去拜祭过公主，不过只在门外拜了三拜，不敢进去。”

杜茵茵举袖擦了擦眼泪，道：“我来找湛哥哥，不是为别的，是因为有人送了一封信给你，放在我们家已经三年了。”

杜湛大为意外，问道：“什么人写信给我？”杜茵茵道：“是杜秋娘，宪宗皇帝的女官。她写信给湛哥哥你，我们都觉得奇怪。当时我娘亲还在世，去兴庆宫朝拜的时候，还将这件事说给太皇太后听，太皇太后也好奇杜秋娘为什么会写信给湛哥哥。而且这封信转了好几遍，杜秋娘先是托人将信带给了乐官尉迟璋，尉迟璋又送来公主府，但因为找不到湛哥哥人，便一直放在家里。后来十三叔还从江南写信来，说他遇到过皇宫女官杜秋娘⁽⁴⁾，杜秋娘称写有一封信给湛哥哥你，问你收到没有。”

杜湛只与杜秋娘在平康坊见过一面，料想或许是因为景悦和王织莲一事。打开信一看，却只字未提及景悦母女，只是说昔日她掌管宜春院时，曾听旧乐人说过，记曲娘子张红红入宫似与青龙剑有关。

细细读完信笺，杜湛才恍然大悟，一定是空空儿护送杜秋娘归返江南途中，提了他正努力寻找青龙剑一事。杜秋娘后偶然想起宫中旧事，觉得这可能是一条有用线索，遂写信告知他。想了想，忙问道：“茵娘可知道记曲娘子张红红？”杜茵茵道：“似乎是代宗皇帝宠爱的女官。我听绵芊提过，说她有罕见的音乐才华，记忆力极为惊人，任何曲子，只要听过一遍便能记下来，重新演奏，一个音节都不会错，所以人称‘记曲娘子’。”

杜湛料想杜秋娘既专门写信告知记曲娘子一事，内中必有更多典故，忙起身道：“我得去找尉迟璋。”又特意道谢道：“多谢茵娘。我这就派人送你回去。”杜茵茵道：“不用了，我很久不来西市，还想在这里逛一逛。”又道：“湛哥哥，我不住崇仁坊的宅子了，搬去安兴坊了。娘亲过世，爹爹又在外地为官，哥哥们也不常过来，一般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你要是有空，便来坐坐。”

杜氏在崇仁坊、安兴坊、大通坊均有宅邸，其中安兴坊宅邸是宪宗皇帝赐第。岐阳公主婚后为侍奉公婆，一直住在崇仁坊中，安兴坊大宅子空居多年，却不知杜茵茵为何独自搬去那里居住。杜湛不忍拒绝，随口应道：“好。”

出来西市，正好遇到曹继荣。曹继荣问道：“公主派人急召我回府，

可是出了大事？”杜湛大致说了昨晚祆祠情形，问道：“曹员外可知道祆祠暗地在做绑架少女的勾当？”

曹继荣骇然张大了嘴，半晌才道：“我是公主一方的人，祆祠那边如何能让我知道这些事？”又问道：“安祆主……噢，我是说现任安祆主人呢？”杜湛道：“不知道，人应该还在公主府上，要等曹员外回去商议后再做处置。”

曹继荣道：“剑公子要去哪里？”杜湛道：“我有点私事要去办。”

与曹继荣分手后，杜湛先来到太平坊乐官院。乐工告道：“尉迟君已经一月没来过这边了，郎君不妨去安兴坊看看。若是那边也没有人，便是在大内仙韶院中了。”

杜湛便又赶去安兴坊。乐工道：“尉迟君一早倒是来过，可宫里忽然来了使者，说皇上紧急召见他，他便立即走了。”杜湛料想皇帝召见，无非是宴饮宫乐之类，一时难以脱身回来，便道：“劳烦给尉迟君带个话，就说杜湛来找过他。若是方便，请他明日在这里等我。”乐工应道：“是。”

出来乐官院，忽听到有鹤鸣之声，杜湛心中一动，闻声寻去，鹤鸣正是从岐阳公主宅邸中传出来。门仆梁左亦是旧人，认出杜湛来，又惊又喜，迎上来道：“小郎君，好久不见。你……你可还好？”杜湛道：“还好，多谢。”又问道：“里面可是养了白鹤？”梁左道：“是。”又压低声音道：“这便是昔日王宰相家的两只旧鹤。杜小娘子千方百计地寻到了，因为安兴坊这边园子大，所以养在这边，杜小娘子自己也搬了过来，日日与鹤相伴呢。”便欲引杜湛进去。

杜湛摇头道：“我没脸再进杜家的门了。”梁左道：“小郎君当日也没做错什么，你只是想救王小娘子而已。不过杜相公也没做错，他只是想保全全家人的性命。”杜湛忽有所感应，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蓦然回头，却见街上人来人往，大多行色匆匆，根本无人留意自己。一时感

慨，不顾梁左苦苦相邀，转身离去。

出来安兴坊，有人凑上来问道：“你是剑公子吗？”却是名陌生男子。

杜湛点点头，问道：“我就是。兄台是谁，有何指教？”那男子道：“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有人叫我带话给你，说她已经寻到人了，因有事要离开京城，不能当面辞行，来日有缘再见。”

杜湛心念一动，问道：“叫兄台带话的是什么人？”那人道：“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剑公子明白了吗？”正是杜湛昨日在西市剑肆对老姬说过的话。

那人又问道：“剑公子明白了吗？”杜湛料想老姬已找回平娘，道：“明白了，多谢。”那人便拱手告辞。

杜湛料想此人多半跟昨夜血洗祆祠的杀手是同伙，忙追上去，问道：“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人不悦地道：“那些胡人在天子脚下肆意残害我大唐女子，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剑公子明明是知情者，怎么还问为什么？莫非剑公子做了回鹘公主的面首，心也成了胡人的了？”

杜湛也不理会对方的冷嘲热讽，问道：“祆祠暗中绑架少女之事，我和公主都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知道的？又如何知道了地道的秘密？”那人道：“剑公子想知道真相吗？”杜湛道：“烦请告之。”那人道：“那好，明日我来西市剑肆寻剑公子。”

杜湛道：“兄台怎么知道我会在西市剑肆？你到底是什么人？”那人道：“过了明日，剑公子自能知晓一切真相。”扬手自去了。

杜湛遂回来西市剑肆，杜茵茵人已经不在。区亮小心翼翼地禀报道：“那位小娘子独自坐在这里哭了好久才离去。”又道：“适才德禄公主派人来找过剑公子。”

杜湛心中烦闷，不愿意理会回鹘或是祆祠的烂事，只闷闷待在店里。德禄公主接连派了三拨人来催，实在不得已，只得回来公主府邸。

进来大厅，却不见德禄公主，只有曹继荣、安汗青、米湘、康敏等人。

杜湛问道：“公主派人召我，为何不见公主本人？”康敏道：“公主不愿意见剑公子。”杜湛不解地问道：“这是为什么？”康敏道：“因为公主怕一见到你便心软。”杜湛道：“这话怎么说？”康敏不答，只大声叫道：“来人，将剑公子拿下了。”

厅后早有伏兵，闻声一拥而出，取出绳索，将杜湛牢牢捆缚住。外面杜湛侍从不及拔出兵器，便被制住。

杜湛挣脱不得，质问道：“我犯了什么错，为何拿我？”康敏道：“你派人杀了祆祠所有人，算不算错？”杜湛道：“我跟这件事毫无干系。”

安汗青道：“剑公子，我不是针对你，可你确实可疑。你先是莫名出现在祆祠，还称什么受人胁迫，可我到邸店时，只有剑公子一人，根本就没有旁人。”

康敏道：“另外，事发后夜禁未解，那些贼人应该还困在醴泉坊中。公主派人监视了四处坊门，防止贼人逃出，只有东门一早涌出过一大群摩尼教徒，而剑公子那时候你正好在那里。后来公主亲自去大云光明寺查询，才知道半个月前，剑公子你介绍了十来个人入教，一直住在寺中。而今日赶早出坊又离奇消失不见的，正是剑公子介绍的那些人。”

杜湛愕然道：“完全没有的事，请摩尼教尊首来与我当面对质。”康敏道：“公主亲自去大云光明寺问过，难道还会有错吗？尊首是一教之主，教务缠身，哪有时间理会你这毛头小子！”

杜湛道：“那些杀手都是身怀绝技的武士，我一时到哪里去找这么多高手？”曹继荣忽道：“剑公子，我听说你以剑会友，结交了不少江湖上的豪侠剑客。不知道传闻是不是真的。”

杜湛一时难以辩驳，只得道：“那么老姬和平娘被丝绸店伙计以迷药迷倒总是真的。”康敏道：“丝绸店铺的伙计也被割喉了。我们怀疑剑公子跟那老姬是一伙，有意让那个叫平娘的小娘子被诱捕，然后里应外合，杀了祆祠所有人。”安汗青也道：“若是没有剑公子引路，那些人如何能知道由邸店地道进出祆祠？”

杜湛苦笑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虽不是祆教教徒，但在公主身边四年，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回鹘或九姓胡人的事。”康敏道：“为什么杀人，剑公子自己心中最清楚。”剑公子道：“我不清楚，烦请康员外实话告知。”

康敏只摇了摇头，道：“目下情势对剑公子不利，剑公子当然要矢口否认了。狡辩无益，我劝剑公子还是认罪伏法，交出你的同党来。”杜湛道：“血洗祆祠这件事跟我毫无干系，我哪有什么同党！我要见德禄公主，当面申辩。”

德禄公主从屏风后出来，冷冷道：“我人就在这里。刚才的话，我全听见了。剑公子，我实在想不到你竟是个如此冷血之人，连老幼妇孺都没有放过。”

杜湛十分吃惊，问道：“公主也怀疑是我派人血洗祆祠吗？”德禄公主道：“不是你，为什么这些事都跟你有关？老姬、平娘，还有凶手行凶时你人就在祆祠附近，凶手逃离时你人在大云光明寺门前。”

杜湛道：“这些只是巧合。”德禄公主道：“巧合？哼，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巧合。”

杜湛道：“既然公主和各位成见已深，我再辩解也是无用。请公主多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设法查出真相。”康敏道：“剑公子自己就是主谋，还查什么凶手。”

杜湛道：“我在公主身边四年，公主该知道我为人。我也不奢求更多，只求公主宽限几日。”康敏忙道：“公主，千万不能答应，剑公子分明是要寻机逃跑。”

德禄公主想了想，问道：“你说你是被老姬胁持到祆祠，那么她算是个关键证人，她人呢？”杜湛道：“老姬已经离开京师了，我也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德禄公主道：“老姬叫什么名字？”杜湛道：“这我也不知道。”德禄公主怒道：“你既无证人，又无证据，叫我如何相信你？”

康敏忙上前道：“剑公子禀性凶残，不宜再侍奉公主，请公主将他交给祆教处置，以收九姓胡之心。”

德禄公主尚在犹豫。曹继荣忽道：“公主爱惜剑公子，他却只是在利用公主，对公主全无半分情谊，当日是为了救王绵芊，他才勉强答应留在公主身边，而今又为了她杀了这么多胡人。他真实心意如何，公主还不明白吗？”

德禄公主果然色变，当即点头道：“好，就将剑公子交给祆教，以教规处死。”

康敏等人正喜形于色，不料公主又摆手道：“而今出了这么多事，行刑先缓一缓。来人，将剑公子押下了。”

公主府有一处简易监牢，其实就是个地窖，内置两排铁笼。杜湛及数名心腹侍从被分别丢入铁笼中。当此情形，杜湛自然气恼万分，指向他的证据都十分牵强，尤其是最关键一条，说他引荐外人入摩尼教，更是子虚乌有之事，分明是有人嫉妒他最得德禄公主信任和宠爱，借祆祠遭屠一事居中挑拨，有意将他除去。不过好在他还有线索，他与老姬信使约了明日在剑肆见面，必须得设法逃脱，及时赶去西市才行。可他和侍从均被反绑，人又关在铁笼之中，如何能脱身？

半夜时，忽有人进来，却是区亮。杜湛大喜过望，忙道：“区亮，快放我们出来。”

区亮忙自腰间拔出一柄短剑，正是老姬所赠，斩在铁索之上，如摧枯拉朽，铁索应声而断。

区亮又道：“剑公子今日一离开剑肆，便有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说剑公子犯下大错，德禄公主下令查封剑肆。那些人还预备绑我，我忙将公子收藏的名剑主动献出，那些人这才相信了我。不过公子的剑都被他们拿走了，包括那柄浪剑。”杜湛道：“不要紧。剑我早晚会拿回来。”

地窖看守已被区亮打晕，一行人顺利出来。杜湛道：“那边花墙墙矮，翻出来就是北街。你们几个先走，找个地方躲起来，回头我再去找你们。”区亮道：“那剑公子你呢？”杜湛道：“我先去见德禄公主。你们放心，我不会有事，这短剑还是你拿着防身。”

众人对他极是信服，闻言便自往花墙而去。杜湛自己趁黑摸来德禄公主院子，到门前时，被侍卫发现。杜湛道：“我是来见公主的。”侍卫搜索他身上，不见兵器，又进去禀报，这才带他进去。

德禄公主道：“剑公子既能脱身，还冒险来找我，足见人不是你杀的了。”杜湛道：“是，公主果然精明。”

德禄公主道：“有一件事，我要问剑公子，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位置？你说实话，我不会怪你。”杜湛道：“公主大我许多，却是我生平第一个女人，自然意义非凡。”德禄公主道：“可还是及不上你的芊娘，对吗？”杜湛听她提及王绵芊，一时茫然起来。

忽有人急闯进来，却是康敏和曹继荣，身后还跟着数名胡人。德禄公主大怒，喝道：“是谁叫你们进来的？”曹继荣忙上前跪下，道：“公主，我有要事禀报，剑公子又杀了人。”话音刚落，胡人侍卫已一拥而上，将杜湛制住。

德禄公主愈发生气，道：“我还没有下令，谁叫你们拿人了？”曹继荣道：“剑公子胡乱杀人，我是怕他对公主不利。”

德禄公主道：“剑公子又杀了谁？”曹继荣忽抖开披风，露出浪剑，随即拔剑刺入公主胸口，这才道：“是公主你。”

杜湛惊见变故，急欲挣脱，却被胡人以刀柄击脑，晕了过去。再醒来时，已被拖到德禄公主尸首边上，正有人拿着他的手往伤口涂抹血迹。杜湛道：“你们……你们杀了公主……”曹继荣笑道：“是剑公子你杀了公主。”

康敏道：“来人，将剑公子绑了，先押去大云光明寺，请尊首定罪后，再在公主灵前挖心处死。”

众人拥了杜湛出来，刚到前院，忽有大批神策军士冲了进来。自甘露之变后，回鹘一方着意与宦官及神策军交结，曹继荣还私下拜了大宦官鱼弘志为义父。他认得为首的是左神策军将杨镇，忙上前道：“杨将军

深夜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杨镇道：“剑公子人呢？叫他出来！”

彼时正是深夜，尚在夜禁当中，这些神策军深夜出宫，闯入醴泉坊，必是出了重大变故。曹继荣本以为是针对德禄公主——他收到风声，回鹘新可汗厖駞正向大唐上书，请求封号，以增强合法地位。而德禄公主是前可汗昭礼可汗之女，又是被杀彰信可汗的堂妹，必将是新可汗请封的最大阻碍。回鹘大相掘罗勿为此没少下功夫，给掌权的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都送了厚礼。朝廷亦不欲理睬回鹘内乱，顺势同意厖駞的请封——万万料不到禁军是为杜湛而来，一时居然答不上话来。

还是杜湛自己应声道：“我人在这里。”杨镇见对方已被绳捆索绑，颇为惊异，也未多问，只挥手命道：“带走。”

曹继荣眼睁睁地看着禁军将杜湛夺走，不免很是不甘心，问道：“敢问杨将军，为什么要带走剑公子？”杨镇不答，只问道：“剑公子是住在这里吧？”曹继荣道：“是。”

杨镇问道：“德禄公主人呢？”曹继荣道：“剑公子刚刚杀了公主，我们正要押他去摩尼寺审讯。”

杨镇本来还有所忌惮，一听德禄公主已死，忙道：“来人，封了这宅子，细细搜查，一处也不能放过。”

曹继荣大惊失色，问道：“杨将军，这到底是为什么？”杨镇低声道：“曹员外，看在你是鱼中尉义子分上，我私下给你透点风，宫里出了大事，马上就要变天了。你最好小心些，暂时不要出门。”

曹继荣愣了愣，才颤声问道：“那么剑公子他……”杨镇道：“剑公子跟反贼勾结，图谋作乱，要立即押回神策军讯问。”留了一半人马封查公主府，自引入押了杜湛往大内左神策军而来。

杜湛亲眼目睹曹继荣刺死了德禄公主，自知决计活不过今晚，必被杀人灭口，不想神策军平地杀出，以谋逆罪名将自己逮捕，逃过一劫，又入虎口，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

左神策军在大明宫以东，杨镇一行人进来时，开门鼓正好敲响，却压不住神策厅中不断传出的哭喊惨叫声。杜湛先被带进签事房，杨镇亲自往他身上搜索一番，将钱袋、随身物品及杜秋娘那封信尽数搜走，又问道：“你跟仙韶院东官是什么关系？你昨日到安兴坊乐官院做什么？”

杜湛问道：“杨将军深夜到醴泉坊抓捕我，是跟乐官尉迟璋有关吗？”杨镇道：“本将就把话挑明了，乐官尉迟璋勾结奸贼，图谋不轨，已遭逮捕，正在堂上刑讯。”

杜湛心道：“尉迟璋不过是个乐官，能图谋什么，必是宦官看他不顺眼，给他胡乱安个罪名。正好我昨日去找过他，还叫乐工给他带话，这才被牵连了进来。不过神策军如此勾连，连找过尉迟璋的人都不放过，怕是他卷入了什么大事。”忙问道：“尉迟璋到底牵涉了什么大事？”

杨镇斥道：“你是阶下囚，还敢发问吗？你先老实待在这里，等候堂上传唤。不早些招供，一会儿过堂时刑罚加身，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扬长去了。

过了小半个时辰，天光大亮，杜湛终被带上大堂。一进来便见到一名男子伏在地上，浑身是血，一动不动，大概是受刑不过，昏晕了过去。杜湛还不及看清堂官面目，便被军士压迫跪在地上。

却听见那堂官喝问道：“堂下跪的可是化名剑公子的杜湛？”声音尖细，大约是个宦官。杜湛答道：“是我。”

堂官问道：“你跟尉迟璋勾结，有什么阴谋？”杜湛道：“我只是四年前跟尉迟璋在赵氏乐铺遇见，说过几句话，能有什么勾结？”

堂官道：“没勾结，如何你能巴巴地到乐官院找尉迟璋，太平坊和安兴坊两处都去过。”杜湛道：“我只是有点梨园方面的事想请教尉迟璋。”勉强扬起头来，见堂官手里正拿着杜秋娘写给自己的信，料想隐瞒不住，便大致说了信的事。

堂官道：“哼，杜秋娘写给你的信，都是托尉迟璋转交，还敢说没有

勾结。”杜湛道：“杜秋娘只是不知该将信寄到哪里，所以才寄给名气更大的尉迟璋，托他转交给我。若是这都叫勾结，那么当初尉迟璋买了杜秋娘寄售的琵琶，神策军仇中尉派人向他讨回，还给了杜秋娘，又如何说呢？”

堂官听他提及仇士良，大为惊异，问道：“竟有这回事？”杜湛道：“堂官若是不信，大可去问仇中尉本人。”

堂君思忖片刻，一拍惊堂木道：“来人，先带剑公子下去。将尉迟璋也带下去，将他二人关在一处。”

杜湛这才知道那伏在地上的血人就是尉迟璋，神策军士上前架起他时，依旧双眼紧闭，面色如纸。

军士带着杜湛和尉迟璋来到神策军狱。神策军狱是大唐戒备最森严的监狱，防范周密，甚至还在中央监狱大理寺狱之上。本为军事监狱，然宦官典兵秉政以来，职权还在三法司之上，多有重臣在此被荼毒定罪，如甘露之变中的王涯等人，遇害前均被羁押在这里。杜湛和尉迟璋既是涉及谋反罪名的重犯，待遇也相应加重，二人均被钉了重枷，以重铐锁了双脚。杜湛尚未受刑，已觉得不堪重负，上半身被大枷压得弯了下去。昏迷中的尉迟璋则只能任凭摆布，被军士拖来拖去了。

一进来狱中，便有人扑到牢房栅栏边，哭叫道：“璋郎！”“爹爹！”大约是尉迟璋的家眷。杜湛还想侧头安慰几句，却被军士大力一推，险些摔倒。军士随即上前，将他推搡到最里面的牢房中，尉迟璋也被粗鲁地丢了进来，侧歪在地上，木枷砸上砖面，发出“嘭”的响声。

杜湛戴了械具，自己行动都极困难，双手更被禁锢在木枷中，无法扶起尉迟璋，只好跪在他身边，叫道：“尉迟君！尉迟君！”

喊了十数声，尉迟璋才悠悠醒转，抬眼打量着杜湛，问道：“你……你是……”杜湛道：“我原名杜湛。几年前，在赵氏乐铺见过尉迟君的。”尉迟璋道：“噢，我记起来了！秋娘写给郎君的信……”杜湛道：“信我已经收到了，多谢了。”又问道：“尉迟君，你如何会遭此罪

过？”

尉迟璋想侧转身子坐起来，却是没有丝毫力气，只好放弃，道：“我卷入了宫廷中的一些事情。郎君又如何会来这里？”杜湛苦笑道：“他们说我与尉迟君你勾结。”大概说了昨日去安兴坊一事。

尉迟璋道：“啊，昨日入大明宫后，我就没有再回过乐官院，不知道郎君留了话给我。”又道：“我本不能说出所牵涉之事，但郎君既是受我牵连，少不得要告诉你真相。”

原来正月初一时，当今文宗皇帝忽然病倒，自知不起，便于次日派人召尉迟璋入宫，名为听乐，实则密诏托付。文宗只有一子李永，生母王德妃⁽⁵⁾，于太和六年（832年）被立为皇太子。李永厌恶宫廷生活，经常出游，荒怠政务。文宗宠妃杨贤妃没有子嗣，亦不愿意情敌王德妃之子当上皇帝，遂经常在皇帝面前诋毁李永。甘露之变后，文宗完全受制于宦官，心情愈发不好，经不起杨贤妃挑拨，遂将李永幽闭在少阳院⁽⁶⁾，禁止他外出。开成三年（838年）九月，心情烦躁的李永忽然大发脾气，杀死东宫数十名宫人。一个月后，李永暴卒于少阳院，传闻是为杨贤妃所害。文宗前去查看，亲眼见到爱子五官流血、四肢青紫。他失去了唯一的爱子，追悔莫及，但也没有勇气追查真相，事情遂不了了之。

太子李永薨逝后，大臣数请建东宫，杨贤妃请以皇弟李溶为皇储，然宰相李珣不同意，推荐了唐敬宗幼子陈王李成美。因唐敬宗、唐文宗、李溶均为唐穆宗之子，唐文宗亦觉得若再以皇弟李溶为皇储，不合礼法，于是同意了宰相李珣的请求，预备立李成美为皇太子。然典册未具，唐文宗在会宁殿宴请百官时，看到一童子表演杂技、爬杆而上，杆下一男子来回走动，神情极为惊惶。文宗不知究竟，便向左右大臣询问。大臣告诉文宗，说那男子是童子的父亲，因担心孩子安危，所以神色紧张。文宗登时想起自己的儿子李永来，哭道：“朕贵为天子，竟不能保全自己的儿子。”宴会散后，文宗将曾经告发太子不是的宫人召来，当面斥责后，命人一一杖死。只是皇帝自己也很快得了怪病，卧床不起。他虽已决心立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料想权宦仇士良、鱼弘志必定要干涉立储之事，遂召尉迟璋进宫，以亲笔诏书付之，命他出宫联络宰相李

珏、杨嗣复，扶助李成美登基。之所以选中尉迟璋，是因为自甘露之变以来，文宗皇帝一直被宦官软禁，处于严密监视中，与外臣根本无法联通，身边宫人也尽是宦官心腹。只有乐官及乐工，他既能方便召见，又能赋予重任，而不被宦官怀疑。

尉迟璋临危受命后，即带着诏书前去中书省寻到李珏、杨嗣复，将文宗皇帝托付告之。二位宰相奉诏后，便即刻入宫，预备面见文宗，商议立李成美为太子的册礼。尉迟璋走出皇城大门不远，便被神策军逮捕，送来神策军中拷问，其家属也尽遭捕获。

杜湛这才明白究竟，问道：“那么宫中情形如何了？可有两位宰相的消息？”尉迟璋道：“我也不知道，我自昨日就被带来左神策军，一直在大堂上受刑。不过我想既然他们这么对付我，太子大概是即不了位了。”重重叹了一口气，道：“我这次必死无疑，不过我当面答应皇上为太子一事奔走时，已料到可能有此结局，虽死无憾，只是想不到还会牵累郎君你。”

杜湛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又见尉迟璋勉力说完这一番话，已是大汗淋漓，力气用尽，也不好再多问杜秋娘提及的记曲娘子张红红一事。

忽有军士开门冲了进来，将尉迟璋拖了出去。杜湛道：“你们要带尉迟君去哪里？他已经这样了，经受不起刑罚了。”军士也不理睬。走道隐有哭叫声传来，大约又是尉迟璋家人。

到了晚间，杜湛不但饥肠辘辘，而且被大枷压得腰酸背疼，苦不堪言，虽能起身勉强在牢房中走动，却连解手这类最简单的事都无能为力，一时极为忿恨，忍不住大声叫人。过了一会儿，有军士开门进来，称要再提他上堂。

杜湛道：“先让我解个手。”军士道：“老子可不耐烦伺候你，快走。”杜湛道：“那好，我一会儿就撒在你们神策军大堂上。”

军士骂了两句，还是不得不引杜湛到桶边，替他解开衣裤，等到完

事，再为他系好。杜湛道：“多谢。”军士道：“你有命活过今日再谢我吧。”

进来大堂，堂官依旧是早上审问过杜湛的人，开门见山地问道：“尉迟璋跟剑公子说了些什么？”杜湛道：“没说什么。他人被你们打成那样，哪还有力气说话！”

堂官冷笑道：“看来不动大刑，剑公子是不会老实招供的。来人……”忽有小黄门自内堂出来，附耳低语了几句。堂官遂命道：“剑公子，你抬起头来。”

杜湛被迫跪下后，便将大枷顿在面前地砖上，好稍微减轻脖颈负重，闻言冷冷道：“我戴了这么重的枷锁，哪还能抬头？”话音未落，便有两军士上来，一人抓住他发髻，一人顶住他下巴，迫他扬起头来。

那小黄门奔进内堂，片刻又出来，低声对堂官说了一番话。堂官便道：“来人，去了大枷，押犯人下去。”

杜湛被重新押回牢房，尽管仍戴着镣铐，但去掉大枷束缚后，身子已轻松百倍了。他虽不明情由，却也大概猜到自己适才受审时有人在内堂观看，那人出于某种目的，制止了堂官对他用刑。这人既然有所意图，必然还会来找他。

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便有军士带着一人进来牢房中。那人披一件黑色长斗篷，从头到脚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清面孔。等到军士关门退了出去，那人才揭下兜帽，却是一名相貌清秀的女子。

杜湛依稀觉得对方面熟，问道：“娘子是……”那女子道：“剑公子不记得我了吗？也是，四年过去，多少人事都该忘得干干净净了。”杜湛道：“啊，你……你是王织莲……”那女子道：“我叫王连儿。跟剑公子你一样，我也改了名字啦。”

那女子正是杜湛在平康坊见过的景悦之女王织莲。当初王绵芊听说

父亲王仲翔养有外室，还特意约了杜湛一道登门寻访。甘露之变后，王氏全家被害，连外室景悦亦受牵连。杜湛亲眼看到她身列囚犯队伍中。至于王织莲，虽然当时未曾看见，料想多半已被乱兵所杀，不想此刻竟然在神策军大狱重逢，当真是吓了一跳。

杜湛忙问道：“娘子当日是如何脱险的？”王连儿道：“当日我出门到东市为我娘亲抓药，回去时满街乱哄哄的，我娘亲也被官兵绑走了。我吓坏了，直追上去，娘亲却朝我摇头，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要我自己去逃命。可我一个小女孩子，又能逃去哪里？整个人都瘫在大街上，就那么坐着，连有马驰过来都不知道避让。幸好有一位公子路过，及时救了我。公子带我回去他家，我只知道哭，什么都不敢说。后来过了几日，我听说了王宰相他们全被杀了，情知要活下去的话，就不能再用原来的名字，于是自称叫王连儿，装作受了惊吓，不再记得以前的事。公子同情我无家可归，无亲可投，遂收我做了小妾。”

杜湛道：“那么娘子今日又如何会在这里？”王连儿道：“我是受命来打听消息的。剑公子，你得告诉我尉迟璋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杜湛道：“是谁派娘子来的？”王连儿道：“这与剑公子无干。剑公子，我实话告诉你，你卷入谋逆大案，已是死路一条。那尉迟璋已受刑死在大堂上，他的家眷及亲朋好友亦被尽数杖死。你本来是最后一个要被处置的，适才若不是我出面，你此刻怕是已经受重刑而死了。”

杜湛道：“那么娘子为何要出面救我？你我仅见过两面，彼此之间毫无交情。”王连儿道：“我陪我夫君出席宴会时，遇到过杜小娘子，就是剑公子你的堂妹。我知道她原先跟王绵芊交好，便特意打听芊娘下落。她本来不肯说，后来我说我同情王宰相全家，她才说剑公子你带走了芊娘，为此不惜跟杜家决裂。我听了很受感动，想不到世上竟然还有剑公子你这样的奇男子。今日我出面救你，也是因为你当年肯挺身而出，救了我那同父异母的姊姊。”又问道：“我姊姊王绵芊人呢？”杜湛道：“王宰相全家遇害后不久，她就自己离开了，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王连儿叹道：“可怜我们姊妹还不及相认，便已各自飘零。”又催问道：“剑公子，你的问题我已经尽可能答了。该你回答我了，你到底和尉迟璋是什么关系，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杜湛子道：“之前我已经在大堂

上回答了，我只在四年前跟尉迟璋说过几句话。昨日去找他，也只是因为杜秋娘托他转了一封信给我，信已在神策军手中，跟你们关心的‘谋逆’没半点干系。况且他只是奉皇命行事，又哪做过半分谋逆的事了？倒是娘子你，我很奇怪，你亲生父母不是宦官和神策军所害吗？为何你反而会站在他们一方，助纣为虐？”王连儿道：“因为我夫君已经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即将登上皇位，我不容许有任何人威胁到他。”

杜湛“啊”了一声，道：“娘子夫君是安王李溶吗？”王连儿道：“公子如何能猜到？”杜湛道：“尉迟璋说当今皇帝没有子嗣，听说有个杨贤妃想以长弟安王李溶为太子，但宰相李珣不同意，推荐了陈王李成美。当今皇帝召见尉迟璋，也是派他与宰相联络，准备册立陈王为太子的大典。既然尉迟璋被神策军捕来杀了，那么宦官一定不想立陈王，剩下的就只有安王了。”

其实他最早猜及的并不是穆宗皇帝之子安王李溶，而是宪宗皇帝之子光王李怡。仇士良等权宦扶立新君，必然要选最有利他们自己的。而之前仇士良曾将孙女仇凌儿嫁给光王李怡为侍妾，若立光王，他便有国丈身份了。但转念即想到这不可能，皇位继承制度以“嫡长子”为根本，无嫡立长，昔日穆宗皇帝并非长子，但却因为生母郭念云身份显贵，得以以嫡子身份即位。敬宗皇帝以长子身份即位，可惜在位两年便被宦官杀死。按制度该立其子，然因诸子尚幼，大宦官王守澄改立了文宗皇帝。而今文宗皇帝子嗣早殁，按制该立长弟安王李溶。至于文宗自己想立敬宗幼子陈王李成美，虽不合礼法，也勉强能说得过去。但立光王李怡就决计不可能了，他是宪宗皇帝庶子，生母郑琼罗以罪囚身份没入宫中，地位卑微。仇士良虽然阴狠，其实外强中干，只有在危及其安危时才会暴起，不惜杀人如麻，但平常还是不敢太过分，尤其不敢破坏祖制，不大可能因为光王李怡是其亲眷而改立光王。如此，继位可能性最大的便是安王李溶。

王连儿又问道：“剑公子既然站在尉迟璋一方，是希望陈王当太子吗？”杜湛道：“不，我根本不关心谁当太子、谁当皇帝，反正都是姓李，那只是他们姓李的家事。我也不是站在尉迟璋一方，只是同情他，他并没有什么大错，却落了个全家遇害的下场。

王连儿道：“原来如此。当初我家人又有什么错，还不是一样以谋逆罪名惨遭屠戮？”微微叹息，又换了一副面孔，嫣然笑道：“好教剑公子知晓，我夫君不是安王李溶，而是颖王李漕，当然他现下已经是皇太弟了。夫君还提过剑公子你呢，当然还是公子叫杜湛的时候。他说跟杜公子在平康坊见过一面，觉得你是个人物，本约了日后有空一道饮酒，但后来杜公子不知去向，还令他颇为惆怅呢。”

杜湛这才恍然大悟，起先还不明白王连儿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提及颖王李漕，转念即猜到她无非想借着话意套取自己的话，一时倒颇为对方心计折服。心道：“当日在平康坊见到她时，她是个多么娇憨纯真的女子，而今却变得如此心机深沉，人生当真难以预测。却不知她姊姊又成了什么样子。”

王连儿又问道：“尉迟璋还对剑公子说了些什么？”见对方沉默不应，便婉言劝道：“剑公子若不和盘托出，便无法活着离开这里。剑公子当年为我姊姊而离开杜家，这等豪气当世罕见。剑公子当是做大事的人，何必因为一个尉迟璋而自毁前程。难道剑公子向他承诺过什么都不说吗？”杜湛道：“没有。我只是心中失望，什么都不想再说。况且尉迟璋告诉过我的话，娘子早已经如数套出来了。”王连儿想了想，道：“那好，我便将剑公子告诉我的安王一段如实会禀。”

杜湛道：“颖王……不，应该说是太子，他知道娘子的真实身份吗？”王连儿道：“当然不知道。若是夫君知道我是罪人之后，我还能入宫吗？”又正色道：“剑公子，你知道的秘密太多，又只是单身一人，宦官没有制衡你的法子，多半会将你秘密处死，如此才最保险。念在一场旧识的分上，我愿意出力营救剑公子。不过不是白救，将来剑公子也得尽力报答我才行。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对你有救命之恩，向你索取一些回报，不算过分吧。”

杜湛道：“娘子想要什么回报？”王连儿道：“凡我有所需要，剑公子必须得听我吩咐去做。”杜湛道：“那我岂不是成了娘子的奴仆？”王连儿笑道：“总比丧命在这里好。人死如灯灭，人一旦死了，再大的志向，再美的愿望，也就全没了。剑公子是聪明人，应该想得明白的。”

杜湛心道：“尉迟璋仅因受皇帝密诏联络宰相，便全家被杀，我已知

晓此节，必定难逃宦官毒手。新太子是受宦官扶持上位，必定与宦官联盟，太子既派王连儿来神策军监审这桩所谓的谋逆案，想必她极得宠爱和信任，若她出面营救，我或许还有活命的希望。”微一思忖，即点头应道：“好，娘子若能保我活命，就如娘子所言。但前提是不能做杀人放火、违背天理道德的坏事。”

王连儿笑道：“放心，这些坏事有的是人去做，我不会叫剑公子去做。那么我们一言为定。”杜湛道：“一言为定。”二人遂击掌为誓。

王连儿重新拉上兜帽，道：“剑公子再委屈几天，稍安勿躁。等我夫君正式登基为帝，自然会有人放剑公子出去。”一扭纤腰，开门去了。

军士随即赶来锁了牢门，牢房再度安静下来。

过了十余日，终于有军士来带杜湛上堂，等在堂上的正是左神策中尉仇士良本人。仇士良笑道：“剑公子，又是你，每当你到哪里，麻烦便跟到哪里。看剑公子似乎清减了不少，看来神策军的牢饭不好吃。”

杜湛道：“莫非天下还有好吃的牢饭吗？”仇士良道：“也是。来人，去了剑公子身上锁链。”命人将之前搜走的钱袋、物品、信件还了回来。

杜湛道：“多谢。仇中尉是要放我走吗？”仇士良道：“按理，不该让剑公子活着走出这里。不过嘛，剑公子是个明事理的人，从来不多管别人闲事，加上还有重要人物为你求情，老夫还是决定网开一面。”杜湛点点头，道：“多谢了。”

仇士良叫道：“听说剑公子杀了回鹘德禄公主，若是你出去，长安胡人都要杀你报仇，你还能去哪里？”

杜湛道：“仇中尉可是有什么建议？”仇士良笑道：“瞧，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爽快，剑公子不如留在老夫身边效力，老夫给你在神策军挂一军职，如何？”

唐代禁军俸禄本就优厚，神策军更是其他禁军的三倍，关中子弟无不千方百计设法在神策军中挂名。仇士良是神策军最高统帅，主动招揽

杜湛进神策军，可谓天大的面子，不料杜湛却婉言谢绝道：“承蒙将军看得起。只是我无才无德，文不成，武不就，怕是没有为将军效力的资本。”

仇士良摇头道：“剑公子肯为了王家小娘子与杜氏决裂，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但即便是夫妻，大难临头也是各自飞。剑公子这等侠肝义胆，非常人所有，老夫很是欣赏，仅这一点就足够了。”

杜湛闻言一愣，不知对方如何知道了这件事，也不否认，只道：“不敢有瞒仇中尉，当日我离开杜氏，无处可去，不得已做了回鹘德禄公主的面首。我若加入神策军，岂不成了神策军的笑话？不过有件事我倒是想要禀报仇中尉。我没有杀德禄公主，是曹继荣做的，他当着我的面，用浪剑杀了公主，然后再嫁祸给我。”

仇士良皱眉道：“曹继荣？他之前不也是回鹘德禄公主的面首吗？”又问道：“曹继荣为什么要杀德禄公主？”杜湛道：“我被带来神策军的前一晚，有人血洗了醴泉坊祆祠，杀了所有人，那时我和德禄公主才知道原来祆祠一直在暗中绑架少女祭神。曹继荣代公主掌管九姓胡事务，我猜他多半知道祆祠的罪恶勾当，甚至还可能参与其中，怕公主深究，所以先下手为强。”

仇士良道：“剑公子应该知道回鹘国内发生了变故，德禄公主的堂兄可汗已经被杀了吧？新可汗和大相也想要回鹘公主死。不过我想不到竟是曹继荣动了手，他竟有这么大的胆子。”

杜湛道：“我听说曹继荣拜了另一位神策中尉鱼将军为义父。”仇士良道：“不错，有这回事。老夫孙女出嫁，曹继荣还跟随鱼中尉到贺，当堂演奏了一曲筚篥。”杜湛道：“那么仇中尉该知道曹继荣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了。他本来就掌管着长安九姓胡一半的资产，德禄公主一死，怕是回鹘的财产也尽数落入他手中了。”

仇士良沉吟片刻，点头道：“老夫知道这件事了。剑公子先设法躲几日，老夫看能不能从中斡旋，摆平回鹘公主被杀这件事。”杜湛道：“多谢。”仇士良便命人送他出去，又道：“剑公子不妨再多考虑一下老夫的建议。”

出来神策厅，正好遇到哥舒陶。他一眼认出了杜湛，忙赶过来道：“小杜，你怎么在这里？”杜湛道：“说来话长。”

哥舒陶道：“你是要走吗？我送你出去。”引杜湛出来皇宫大内，又拉着他就近到长乐坊找了家酒肆坐下，嘘寒问暖，极是热情。

杜湛只是一言不发，哥舒陶也甚是没趣，便道：“小杜你心情不好，咱们改日再聊。今日这顿酒我请，酒菜我都点好了，你随便喝。”杜湛点点头，道：“多谢。”

等哥舒陶离去，杜湛当真自己一人独斟独饮起来。这家酒肆是长安城中距离大明宫最近的一家，以出产黄桂稠酒扬名，酒色乳白，似酸不酸，甜润醇厚，桂香浓郁，即酿即售，是京城著名美酒，天宝年间还吸引了唐玄宗贵妃杨玉环光临。大诗人李白亦多次光临此处，号称“斗酒诗百篇”。神策军将士及宫中贵人时常在这里集会，因而这里的消息比别处要多得多，大半涉及朝堂宫闱，非但灵通，而且可靠，甚至有无良少年专门来打听内幕消息。

杜湛听到酒肆酒客闲聊，才意识到还在正月当中，上元节新过不久，而大街上竟无半分元宵盛景的影子。原来正值国丧，文宗皇帝已在正月初四驾崩，正是王连儿到神策军狱的次日，皇太弟李漣于灵前即位。正月十四日，李漣正式登基，是为武宗皇帝，当日即赐毒酒，迫令安王李溶、陈王李成美及文宗皇帝宠妃杨贤妃自杀。而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因援立之功，分别被封为楚国公、韩国公。宰相人选倒未更换，杨嗣复、李珣依旧任执政大臣。

有人议论，称当今武宗皇帝得以登基，本是一场大大的错误。当日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派神策军到十六王宅迎接储君，十六王宅居住的全是皇子皇孙，结果神策军将杨镇忙中出错，忘记到底该迎立哪位皇子。宦官连声道：“立大的，仇中尉说立大的⁽⁷⁾。”按照长幼顺序，大的便是文宗皇帝长弟安王李溶。当时十六王宅皇子皇孙们见神策军大队人马到来，不明所以，生怕惹祸上身，各自关上大门，躲了起来。只有颖王李漣宠妾王连儿出来看热闹，闻声忙道：“大的是指身材高大，正是我

夫君。”强行将丈夫推了出去。神策军也分不清楚，遂顺势迎了颖王李漕入宫。仇士良等人早已准备好仪式，见手下人迎错了皇子，也只好将错就错，诏封李漕为皇太弟，赴东宫思贤殿接受百官朝拜。不日，文宗皇帝驾崩，李漕遂以皇太弟身份即位，是为武宗皇帝。但武宗的即位其实是阴差阳错，“大的”明明是指年纪大的，其侍妾王连儿倒是机灵，望文生义，生生将丈夫推上了宝座，也因此大功被封为才人。

杜湛闻言，暗道：“难怪新皇帝如此信任王连儿，会派她到神策军问案。若不是机缘巧合下她救了我，怕是我这时早已死在重杖下了。”忽又心念一动：“这大的，该不会是指光王李怡吧？他辈分最高、年纪又长，又是仇士良的孙婿。”忙招手叫过跑堂，打听光王消息。跑堂道：“光王人在十六王宅呢。以前还时不时来酒肆饮酒，不过也有好一阵子没看到了。”

杜湛心道：“新皇帝只比我年长几岁，却是个狠辣角色，但凡对他宝座有一点威胁，便即刻处死。无论‘立大’是不是指光王，但他与手握重兵的仇士良结亲，怕是已遭皇帝忌恨。”

他入狱仅仅不及一月，朝中便发生了重大变故，相比之下，他先被指称血洗祆祠，接着被诬陷杀害德禄公主，倒算不得什么大事了。一时间，孤独和痛苦如潮水般袭来，内心莫名其妙地开始哀伤，且不是为他自己。

正借酒消愁之际，忽有人径直过来坐下，却是当日代老姬带口信的信使。杜湛问道：“兄台是专门来寻我的吗？”

那人笑道：“剑公子失约了。当日我按照约定寻去西市，却不想你剑肆关了门。再寻去醴泉坊，德禄公主府居然也被神策军查封了。”杜湛道：“抱歉，出了一点岔子，我不是不赴约，而是不能赴约。”那人道：“好说。”又自报姓名道：“我姓黄，单名一个丹字。”

杜湛道：“我心中烦闷，黄兄不如先陪我喝几杯，我们再聊祆祠一事，如何？”黄丹道：“甚好。”自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杜湛连饮数杯，只觉得意识模糊了起来，眼前一切开始胡乱晃动，

头也越来越沉，便就势往桌案上伏去。昏晕之前，尚听到黄丹叫道：“剑公子，你醉了吗？我送你回去。”

(1) 唐太宗李世民杀兄夺位、逼父退位，方能登上皇帝宝座，然其内心一度有极浓重的阴影。传闻某日唐太宗生了重病，听见皇宫中有鬼哭狼嚎之声，令人毛骨悚然。第二天，一夜未眠的唐太宗将这件事告诉了大臣。大将秦琼站出来说：“我和尉迟恭愿意为陛下在门口守卫。”说也奇怪，当秦琼与尉迟恭开始在皇宫守卫后，诡异的声音都消失了，一切都太平无事。从此，鬼怪也怕英雄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开了。中国历来有新年贴门神辟邪驱鬼的习俗，秦琼与尉迟恭替代了传统的门神神荼和郁垒，成为新一代门神，被贴在千家万户的门上。但秦琼与尉迟恭只是前门门神，单扉的后门还缺少一位，于是名臣魏徵被演绎成“独坐”的后门门神。《西游记》中详细记载了秦琼、尉迟恭、魏徵当上守门神的故事。

(2) 振武军以唐时黄河支流之一的振武河命名，隶属于唐关内道单于大都护府，其两处治所东受降城和单于都护府城皆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南麓，中晚唐时期（755—907年）与后套地区的天德军联成防御回鹘汗国的北方第一道防线和军镇。“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朝集中力量在西套银川平原防御吐蕃，无暇顾及北疆，因此振武军并没有形成防御力量。自778年起，郭子仪将朔方军（今宁夏灵武）一分为三，又奏以邠州刺史浑瑊出镇振武军，才有了一定的力量。振武军以节度使统领军镇，和天德军是唐朝在河套地区东西并排防御回鹘的第一道防线，长期以来振武军的实力也一直较河套西部平原的天德军强。

(3) 置于唐宪宗元和时期。当时由于梨园已废，于是在长安朱雀街西太平坊与朱雀街东安兴坊（后改名广化里）即各置乐官院一所。以承梨园之业，专主音乐。

(4) 杜牧过金陵时曾遇到杜秋娘，感其流落事，为之赋《杜秋娘诗》。

(5) 唐初，皇后之下设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并称四夫人，爵位正一品。唐玄宗开元年间后宫封号改制，设惠妃、丽妃、华妃三妃取代四妃。开元十二年（724年），王皇后被废，玄宗特赐武氏为惠妃，另有丽妃赵氏、华妃刘氏。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宠妃皇甫德仪逝世，被追赠为淑妃，杜甫为她作《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碑文。天宝年间，唐玄宗又册杨玉环为贵妃。后世的唐朝皇帝，册封妃子的封号仍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

(6) 少阳院：大明宫内宫殿筑。唐代前期，太子居于太极宫东宫。唐玄宗以后，太子多随皇帝居住在大明宫寝殿旁的少阳院。因太子亦称少阳，其居处故称少阳院。

(7) 据墓志，安王李溶为唐穆宗第四子，颖王李漣为第五子。而史籍中记录李溶为唐穆宗幼子，分明是因为“立大”风波，武宗皇帝有意篡改了记录。

第四章 梅花几落

昏昏沉沉中，他看到了倩影双双的白鹤，听见了悠扬缥缈的笛曲，甚至再次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爱人。她成熟了许多，不再是之前的稚嫩少女，然依旧飘逸超脱，清俊难言。只是一切都如此朦胧，看不大真切。过眼年华，动人幽意，相逢几番春换。荏苒一枝春，恨东风，人似天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 李商隐 《锦瑟》^①

昏

昏沉沉中，他看到了倩影双双的白鹤，听见了悠扬缥缈的笛曲，甚至再次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爱人。她成熟了许多，不再是之前的稚嫩少女，然依旧飘逸超脱，清俊难言。只是一切都如此朦胧，看不大真切。过眼年华，动人幽意，相逢几番春换。荏苒一枝春，恨东风，人似天远。他意识到这是梦境，只希望永远沉睡其中，再也不要醒来……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杜湛大叫一声，清醒了过来，竟发现自己双手高举，被吊了起来。双脚也被分开，用镣铐固定住。那些铐环内圈有许多毛刺，略一挣动，手腕、脚腕便被扎得鲜血淋漓。四周阴森昏暗，只在边墙上点有一盏油灯。黄丹坐在面前的条凳上，正冷冷凝视他。

杜湛道：“黄兄，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黄丹道：“我奉命审问剑公子，剑公子最好合作些，免得受皮肉之苦。”

杜湛道：“你究竟是什么人？要审问我什么？”黄丹道：“想必剑公子已经猜到是我们血洗了祆祠，我要审问的当然是祆祠绑架妇人的案子。说，这几年来，你勾结祆祠，暗中绑架奸淫了多少名少女？”

杜湛道：“哪有的事……”忽听得脑后风声袭来，有鞭子狠狠抽在他后背上。他猝不及防，惊叫出声，这才知道背后还站着一人。那人连抽他五鞭，方才停手。

黄丹道：“知道厉害了吗？你勾结胡人，残害我大唐女子，罪不容赦，这里还有许多刑罚等着你享受。”

杜湛道：“难道这里是三法司，你凭什么这么做？”黄丹道：“这里不是三法司，可我们替天行道，有理由这么做。”

杜湛只觉得后背如火炙一般，铐环毛刺反复摩擦刺破手腕，更是痛苦不堪。他强忍疼痛，道：“回鹘那边认定是我派人血洗祆祠，要将我以祆教教规处死，你这边则称我与胡人勾结，做了那些绑架少女的勾当。请教黄兄，你不觉得这两边自相矛盾吗？”话音刚落，背后那人又举鞭抽了下来，一连抽了五下。

杜湛大怒，道：“你们目无王法也就罢了，还敢自命替天行道。却不知道是在凭空诬陷好人，以私刑迫人招供，还有没有天理？”

黄丹冷笑道：“你也会觉得没天理？那些少女被你侮辱奸淫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过‘天理’二字？”杜湛道：“好，你说我参与了绑架，还奸淫过那些女子，可有什么证据？你们不是从祆祠中救走平娘了吗？她可有控告我绑架奸淫过她？”黄丹道：“你还来不及对平娘下手，她便被我们救了出来。当然，我们还从地下神殿救出了别的女子，可你奸淫那些女子前，都给她们服了迷药，又蒙住了眼睛，她们认不出你的面目，但我有关键证人。”杜湛道：“狗屁关键证人，叫他出来跟我对质。”

黄丹道：“好啊，他人就在这里。”起身扯下旁侧的布幔。原来布幔后还吊着一名男子，只不过那男子被剥得精光，衰弱不堪，全身上下再无一块好肉，显然已被折磨多日了。

黄丹上前取出那男子口中木丸，道：“你说，是不是他做的？”那男子连声附和道：“是，是剑公子做的。那些女子祭过天神后，都会被送去密室，锁在床上，供剑公子任意奸淫。”竟然是祆祠祆主安汗青。

杜湛大为惊异，问道：“安祆主，你如何会在这里？你为何要诬陷我？”安汗青道：“我没有诬陷剑公子，也不敢诬陷你。你几乎每晚都要来祆祠密室，你自己忘记了？”

杜湛道：“我每晚都跟德禄公主在一起，如何还能去祆祠？难道会分身术不成？”安汗青道：“德禄公主已经被剑公子杀死，无从替你作证了。”顿了顿，又道：“不过我们祆教法术中确实有分身术一说。”

杜湛道：“胡说八道。”话音刚落，背后鞭子又抽了下来，这次对方下手更重更狠，抽了十鞭才住手。

安汗青劝道：“剑公子，你既做了那些事，何不爽快承认，还可以少受些苦。”

杜湛几欲昏死，勉强提了一口气，道：“我有话请问安祆主，当日在德禄公主府上，你们都怀疑是我派人血洗了祆祠，还将我拿下，预备以教规处死，可有此事？”安汗青道：“是。不过那时候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剑公子，我也真以为是剑公子你做的，目的只是要杀人灭口。”

杜湛道：“那么现在呢？”安汗青道：“现在当然知道不是剑公子做的了，是他们这些人。”

杜湛道：“之前摩尼教尊首称我介绍了十余人入教，不是你们编造的吗？”安汗青道：“当然不是。尊首是什么人，地位不在德禄公主之下，岂会信口雌黄？”

杜湛微一思忖，即明白过来，转头对黄丹道：“是你们，是你们以我的名义去大云光明寺见摩尼教尊首，称是我介绍的教徒。”黄丹道：“不错，剑公子很聪明，一点即透。”

杜湛心道：“黄丹等人血洗祆祠当晚，安汗青正好有事被召去德禄公主府，若非如此，他应该也会与教徒一并被杀。而事后追查，必然会因摩尼教尊首的证词追到我头上，我万难逃脱杀人嫌疑。因而黄丹这些人的原定计划，本来就是要将我也牵连进去。这些人恨祆教入骨，是因为知道祆祠暗中绑架少女一事，安汗青当晚虽然漏网，后来还是被他们捕获，关在这里以酷刑痛加折磨。可这些人对付我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嫉妒我深得德禄公主信任宠爱？安汗青污蔑我奸淫少女，是因为他自己想攀诬我下水，还是因为受不过酷刑、为那些人逼迫才这般说？”百思不得其解，遂直接问道：“如此说来，在你们动手血洗之前，你们就已认定我牵涉了祆祠绑架少女的勾当，而不是靠安祆主的证词，为什么？”

黄丹道：“因为……”一时沉吟不语，只向他身后看去，显然是在看那是执鞭行刑的人了。

杜湛手足被锁，无力回头，问道：“你是谁？只敢站在人背后动手吗？请出来一见！”

那人丢了鞭子，从暗影出来，走到杜湛面前。杜湛如遭雷击，浑身一颤，失声道：“芊娘，竟然是你！”那人正是失踪已久的王绵芊。她老成了许多，一身青衣，再衬着满面冷漠，当真有冷若冰霜的感觉。

杜湛道：“芊娘，当真是你吗？我实在想不到还能再见到你。”王绵芊冷冷道：“是啊，杜郎想不到还会见到我吧。”挥手命道：“黄丹，你先退下。”黄丹应了一声，躬身退了出去。

杜湛道：“你怎么……”又改口问道：“刚才鞭答我的是芊娘吗？”王绵芊道：“刚才那几下还是轻的，杜郎的磨难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许多苦刑要受呢。”

杜湛道：“安汗青满口谎话，难道芊娘也相信他所言，认为我绑架奸淫了那些少女吗？”王绵芊道：“他没有说谎，我亲耳听到杜郎同意将我送去神殿服刑，是杜郎你将我送去地下神殿，用我的身子祭神。”这些本来都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但她说得不疾不缓，只是平静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怨毒，令人不寒而栗。

杜湛登时脸如死灰，道：“什么，芊娘你……你被……”

一旁安汗青忙道：“王娘子，我从来未对你无礼过。至于以你处子之身祭神，那是我接任祔主后不得不做之事，是前任祔主立下的规矩。后来在密室一再奸污你身子的，是剑公子，跟我没有半点干系。他是德禄公主心腹，我不敢得罪他，将娘子绑在密室中，给你灌药，都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就算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娘子将我拷打折磨成这样，还阉割了我，也算报了仇。求娘子放了我，我家中还有妻儿老小……”一语未毕，便被王绵芊挺刀刺中胸腹。

杜湛大惊失色，道：“芊娘你……你为什么杀他？”王绵芊冷笑道：“安汗青杀了鹤颜，又对我做了那么邪恶的事，我还能让他活吗？当晚血洗祔祠，他就该死的，侥幸多活了半月，已是老天爷对他的恩赐了。”

安汗青被刺中要害，并未立即断气，又挣扎了好大一会儿，这才因垂首死去。

杜湛道：“芊娘杀了安汗青，就再也没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芊娘真的相信是我对你做了那些恶事？”王绵芊道：“我亲耳听到的，还能有错吗？”

杜湛道：“当日芊娘在大殿吐血，犯了祆教大忌，他们说要处死芊娘，后来又改判到神殿服刑，我以为只是从事清扫之类的杂役，所以才同意了。实不知安汗青竟将芊娘送去了地下神殿。”

王绵芊道：“这会子杜郎处在了下风，当然要竭力狡辩了。后来我被绑在密室中，都是安汗青先进来给我灌药，还给我蒙上眼睛，我在祭神时看见过他的脸，如果是他要占有我的身子，何必事先做这一套功夫？我在半昏迷时，还听到有人叫‘杜公子’，那不就是杜郎你吗？”越说越气，终于抑制不住怒气，上前狠狠扇了杜湛几个耳光。

黄丹听到动静，忙带人进来，劝道：“娘子何必自己动手，小心手疼，属下替娘子收拾他。”拾起鞭子，狠狠抽了杜湛十余鞭。

王绵芊见杜湛只咬牙强忍，一声不吭，问道：“杜郎怎么这会儿又不辩解了？”杜湛道：“这是我该受的。我真没想到，我送芊娘去祆祠藏身，竟害得你受了这么多苦。”王绵芊道：“够了，我不想再听。来人，带他出去，将他跟这姓安的一起埋在园子里。”忽哽咽出声，遂举袖掩面，自出去了。

杜湛被解了下来，他的手腕已完全被镣铐毛刺磨烂，又受了鞭刑，无法站立住，只能歪倒在地上。黄丹命人反剪了他双手，口中塞入木丸，拖来园子中。

这是一处梅园，月色下的梅花疏影横斜，冰姿玉骨，清雅淡泊。杜湛被推倒在一棵梅树下，几瓣梅花随风飘洒到他身上，香气丝丝入鼻，浪漫中自有一丝落寞风情。月影玲珑，凄清幽独，玉沁唇脂，暗香浮动。他心中却是悲苦难言，不敢相信命运如此残酷——他忍辱偷生，终未达成心愿，与他有肉体之欢的女人被杀死在他面前，而他自己，最后还要死在最爱的女子手里。

黄丹指挥人挖了一个大坑，先将安汗青尸体丢进去，再提起杜湛，正欲丢进去将他活埋时，有人急奔过来，告道：“娘子有令，留下剑公子性命。他做的坏事太多，就这么让他死了，太过便宜他了。娘子要慢慢折磨他，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方才能泄心头之恨。”

杜湛当即被带回来，重新吊了起来。黄丹命人一顿暴打，直到他晕死过去才算罢手。

再醒来时，竟是躺在一张又香又软的大床上。床上一盆炭火烧得正旺，整个房间温暖如春。杜湛一时茫然，困惑不已，心道：“这是什么地方，我适才不是还在囚室受刑吗，如何又到了这里？难道是在做梦吗？”勉力举手，手腕上已裹了药布，想要坐起来，却牵动了伤口，使不出半分力气。

一名侍女捧茶进来，见杜湛醒了，忙转头叫道：“小娘子，郎君醒了。”

有人应声进来，却是杜茵茵。她直奔到床边坐下，喜道：“湛哥哥，你昏迷了好久，可算醒了。”

杜湛道：“我这是在哪里？”杜茵茵道：“在我家里。不是湛哥哥原先住过的崇仁坊，是安兴坊的宅子。这里除了下人外，就只有我一个人，湛哥哥可以安心在这里养伤。”

杜湛道：“我怎么会来这里？”杜茵茵道：“是绵芊派人送你来的。”杜湛道：“茵娘见过芊娘了？她不是一心要取我性命吗，为何又放了我？”杜茵茵道：“绵芊知道她误会你啦。湛哥哥，你真傻，你为她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不明白告诉她？”

原来杜湛受刑晕厥过去后，王绵芊又忍不住回来看他。却听到他在昏迷中不断念叨什么，遂问道：“他在说什么？”黄丹道：“似乎是鹤。他一直在说这个字。”王绵芊道：“什么鹤？”黄丹道：“属下也不知道。娘子既然想问话，属下这就将他弄醒。”

王绵芊登时想起侍女鹤颜来，当日她被绑到地下神殿祭神时，亲眼看到鹤颜被祆教教徒丢入火缸活活烧死，怒气又生，道：“不必了，就让他吊在这里。每隔两个时辰拷打他一次。”黄丹应道：“遵命。”

离开囚室后，王绵芊心中郁闷，便出来散心，竟信步走向永宁坊山亭旧居，这才想到杜湛说的“鹤”，应该是原先她家中所养的两只白鹤。她为了报仇，一直派人监视安兴坊仇士良的私宅，亦知道同坊岐阳公主宅第中养有两只白鹤，即是她原先家中旧鹤。一时感念，遂赶来安兴坊。

到岐阳公主宅邸前时，两鹤正好落在门檐上，居然认出旧主，飞下来与王绵芊亲热。忽听到有人赶出来叫道：“鹤儿，别胡乱飞……”却是杜茵茵。王绵芊还想转身离去，杜茵茵立时认出了她，追过来道：“绵芊，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日日为你和湛哥哥祈祷，希望还能有再见之日，想不到还真的灵验了。”一时喜极而泣。

因这里距离权宦仇士良大宅极近，王绵芊不便多做滞留，只得先随杜茵茵进去。杜茵茵道：“前些日子，我还见过湛哥哥。他说没有你的消息，你既然来了京城，为何不去找他？是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吗？我原先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是有人投书到我家我才知道的。”

王绵芊道：“茵娘可知道你的湛哥哥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事？”杜茵茵道：“当然知道。”又道：“我本来十分嫉妒湛哥哥对你好，那日不肯收留你，也有这层原因。想不到他为了救你，不回来求我和我娘，竟然跑去做了回鹘公主的面首。那时候，我才知道你在他心中的地位。你该知道我们杜氏跟你们王氏一样，都是名门望族，声名比性命还重要。他为了你，被杜氏从族谱上除名，再也不能回去杜曲了。”

王绵芊大吃一惊，道：“杜郎是为了我，才做了回鹘公主的面首吗？”杜茵茵道：“是啊，你不知道吗？也是，这些年你受到追捕，东躲西藏，当然不会知道这些了，我自己也是前不久才知道的。”顿了顿，又道：“我在湛哥哥的剑肆坐了好久，那里的人好心告诉我，说湛哥哥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人，当日回鹘公主以绵芊你性命要挟他就范，他被迫同意。后来回鹘公主对他宠爱无比，言听计从，他也没有半分娇气，只在西市开了一家剑肆，隐姓埋名默默守在那里。”忽见王绵芊泪流满面，忙

道：“我不该说这些的，不该惹得你难过。”

王绵芊泣道：“不，幸亏茵娘告诉了我，不然杜郎就被我亲手害死了。”

她已然明白过来，杜湛为了她，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舍弃了名门公子最宝贵的声名，又如何会将她送去祭神呢？这是傻子都明白的道理。一时泪若跳珠。她也不及向杜茵茵多解释，忙回来平康坊宅邸，命人解下杜湛。又自觉无颜再见他，便派人送他去杜茵茵府上养伤。

杜湛大致听了经过，才明白究竟，心道：“芊娘虽误会了我，表面不留情，其实心中还是舍不得我，不然我昨晚早死了。”他一心要弄明白全部实情，忙道：“麻烦茵娘请芊娘过来一趟，我有急事要找她。”杜茵茵为难地道：“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绵芊啊，我觉得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呢。”

杜湛道：“那么茵娘去跟门仆交代一声，如果有人来打听我的伤势，就说我快不行了，急等见故人最后一面。”杜茵茵道：“对啊，绵芊放心不下湛哥哥，一定会派人来询问的。”忙出去找门仆。

杜湛又想到区亮等心腹来，暗道：“他们如果不是被曹继荣捉了，便是躲了起来。前者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些，不然当晚不会我刚进德禄公主院中不久，曹继荣他们就跟了进来。不过我人没死，曹继荣应该还想利用他们来牵制我，暂时不会动手。得设法救他们出来才是，我既决意为芊娘报仇，身边必须得有人手。”思虑片刻，叫侍女取来笔墨，勉强坐起身子，写了一封信，命她送去隔壁仇府。侍女听说要去给大宦官仇士良送信，吓得脸都白了。

杜湛道：“仇中尉也是人，又不是三头六臂，没什么好怕的。实在不行，你便拿去交给坊卒吧，坊卒巴不得有巴结仇中尉的机会呢。”侍女这才应声出去。

过了一会儿，杜茵茵进来，得意地笑道：“湛哥哥当真料事如神，我刚到大门，便有一名男子来打听你的伤势，然后我夸张地说了一通，他

吓得扭头就走了。湛哥哥放心，保管不出一个时辰，绵芊便自己送上门来了。”又道：“你先好好歇息，我去厨下，命下人做几个酒菜。等绵芊来了，你们好好聚聚。”

侍女拿着信重新进来，告道：“坊卒大哥们都不肯替郎君送信，还说了许多污言秽语。”

杜湛大感意外，随即叹道：“坊卒都知道踏入宦官门槛可耻，我怎能因为有事相求，便转去与仇将军结交，当真见识还不如坊卒了。”将信丢入火盆中烧了。

侍女道：“是很要紧的事吗？”杜湛道：“嗯，但我自己会设法解决。这件事，不要让茵娘知道。”侍女应了一声。

果如杜茵茵所料，半个时辰后，便有侍女引着王绵芊进来。杜茵茵忙起身去迎。王绵芊也不及寒暄，急切问道：“杜郎人怎么样了？”杜茵茵道：“湛哥哥人还好，只是暂时动不了，他正等着你呢。”

王绵芊道：“不是说杜郎他快不行了吗？”转头见到杜湛半躺在床上，正炯炯凝视着她，这才明白对方是用计诓骗自己见面，登时羞红了脸。杜茵茵忙与侍女退了出去。

杜湛道：“芊娘，请过来坐，我动不了，只好请你多走几步了。”

王绵芊慢慢挪过来，忸忸怩怩地往床沿坐了，却不敢抬眼看杜湛，只低着头道：“我把杜郎害成这样，你心中一定恨死我了吧。”杜湛道：“不，其实我还挺高兴的。我们四年未见，本来我不知道芊娘心意，以为只是我自己在单相思，但现在我知道了，芊娘心中一直有我。”

王绵芊握起杜湛右手，轻轻抚摸手腕上的药布，轻叹道：“我对杜郎下了那么重的手，还差点活埋了你，你还认为我心中有你？”杜湛笑道：“芊娘心中没我的话，我不早死了吗？”

王绵芊道：“杜郎不怪我就好。”杜湛道：“当然不怪芊娘，真的。我只恨我自己当时没有能力将你留在我身边，害得你受了这么多苦。抱

歉，我是真的不知道芊娘居然受了那么多苦。”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的甘露之变，王家不会破败，他也不会反出杜家，或许她嫁了人，或许他娶了妻，或许她嫁的人正是他，两个人门当户对，正和和美在一起。可叹一场政变，竟改变了那么多相干或者不相干的人的命运。时移世易，物是人非，空自嗟吁。

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杜湛才道：“芊娘大概不想提及往事，可是我想查明真相，为你报仇。现下祆祠的人全死了，没有别人能告诉我经过，我希望芊娘能将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不过，如果芊娘实在不想说，也不必勉强。”

王绵芊沉默了许久，面色阴晴不定。正当杜湛以为她会拒绝的时候，她居然点了点头，道：“我其实也希望能将经历说出来。不然我只会每夜都在噩梦中惊醒，只有说出来，我才能彻底放下来。”

原来当日杜湛与德禄公主、曹继荣在外面交谈时，王绵芊人就在窗后。他三人一直用回鹘语交谈，她听不懂在说什么，直到后来，才听杜湛说了一句让她在神殿服刑。杜湛和德禄公主离开后，曹继荣进来，告知她触犯了祆教教规，她必须得先服刑免罪，杜湛和公主都已经同意了。她无从选择，也只能答应。随后便有女教徒进来，让她换上红色衣裙。那上衣十分短小，露出大半截腰身，王绵芊感到很不舒服，不愿意易装，却被强迫换上。杜湛送她的平安扣也被收走，说是先代为保管。女教徒再将她带到大殿中，脱了她鞋袜，给她戴了金色颈钳和脚镣，说是服刑的人都得这样，然后命她伏在地上擦洗地面。她虽觉屈辱，但想到既然确实触犯了祆教教规、杜湛又已同意她服刑抵罪，不能让他为难，便默默忍受。大殿地面本就干净，她的活儿倒是不算繁重，只是戴了禁具，脚镣和颈钳以长链连在一起，行动极其不便，加上衣衫单薄，教徒只给她极少的米粥喝，完全没有力气。她又冷又饿，几次恳求添件衣裳，反遭厉声斥责。若是干活稍不麻利，亦会遭到责骂。白天她须得打扫大殿，晚间教徒聚集举行仪式时，她才能回房歇息，但却不准取下镣铐。门外还有人看守，大概是怕她不愿意服刑而逃走。

其实当日王绵芊听到西市杀人鼓声时，已从祆教教徒那里打听到究竟。被问教徒不知她是宰相孙女，告知四位宰相均被收族处死，她这才一口鲜血喷出，晕了过去。随之而来的所谓“服刑”，令她身体没少受苦，却也转移了她的意念，稍微减缓了她失去亲人的痛苦。

如此过了几日。某日王绵芊正在房中睡觉，有人送进来粥食，她喝过后便晕了过去。再醒来时，人已卧在一个金光、火光交相辉映的大殿里。殿首正中有座神像，与她在祆祠大殿中见过的一样，只是尺寸略小一些。神像前有个石座，上置巨型铜盆，里面有熊熊焰火燃烧，大概就是祆教所谓的圣火。许多教徒跪在圣火左右，不停叩拜，口中念念有词。最惊人的是，圣火前有一座半人高的金色架子，架首是只四眼狗头，架身大致呈马鞍状，架首则是根竖杆。架子上正端坐着一名裸女，双手反绑，脑袋被竖杆上垂下的圆形金帽固定住，看不清面孔。她一惊之下，想要起身，才发现自己也是一丝不挂，手脚被牢牢绑住，根本动弹不得，口中亦塞了木丸，无法出声呼救叫喊。她大约猜到将要发生什么事，一时恐惧得发抖。

不一会儿，祆祠新祆主安汗青率领教徒进来。安汗青在神像前拜了几拜，起身宣布道：“时辰到了。”众教徒遂齐声欢呼。有人上前扳动机关，打开金帽，将架子上的女子解下来。王绵芊赫然发现那女子竟是鹤颜，一时又惊又怒，却又无能为力，眼泪滚滚而落，只恨不得自己快快死去。

那些人随即将鹤颜架到圣火前跪下，安汗青掏出一柄匕首，上前抓住她的头发，迫其仰起头来，随即将匕首往其颈中一抹，鲜血登时汨汨流出。鹤颜“咕咕”了数声，这才凄惨死去。几人上前将她尸首抬起，扔进了圣火中。祆教教众群声欢呼。

有两人奔过来架起王绵芊，将她拖到那金色架子旁，割断她脚上绳索，抱她坐了上去，用皮带将她双脚捆紧固定在架子上。安汗青亲自上前，取下王绵芊口中木丸。她颤声道：“你……你们……”未及开言，便有铁钳入口，夹住了她的舌头。安汗青再将铁钳卡在金帽上，合上帽叶，她便什么都看不见了。金帽随即上升，迫使她挺直了身子。外面一会儿是安汗青高声说着什么，一会儿是众人附和，因为都是说的回鹘

语，她一句也听不懂。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咔嚓”一声，似是有人搬动了机关，有硬物慢慢伸入她下体，她骇然惨叫一声，便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噩梦仍然没有结束，她依然坐在那具令人恐惧的狗头刑具上。煎熬中，每一刻都那么长。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被解了下来，忽觉得后腰刺痛，原来是被人用烙铁烙了印迹。她已是半昏迷状态，全然不知反抗，又被重新戴上颈钳、脚镣，送到了什么地方。有人为她擦干净身子，又带她到了一处房间，将她抬上一张大床，用床头的铁铐锁了双手。她意识已全然模糊，只任凭摆布。她所记得的就是祆主安汗青走了过来，从怀中拿出一小瓶药，往她嘴中灌下，再取出一块黑布，蒙住她眼睛，随即安汗青便迫不及待地扑上她的身子。

此后一个多月，王绵芊一直被锁在那间密室中。晚上她被绑在大床上，供安汗青肆意凌辱。安氏往往要折腾她好几次，直到精疲力竭后，才会心满意足地离去。安汗青走后，她被人解下来，用皮带束在一张空心交椅上，椅子没有椅座，下面置有便桶。到吃饭时间时，会有祆教教徒进来往她嘴中灌下米粥。在那些人眼里，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物品、一盆花草，定时维护，定点浇水。一月后，安汗青似乎对她逐渐失去了兴趣，她终于得以穿上服刑时的衣裙，被押回那间地下神殿，跟其他女奴一起做清扫之类的杂务。她慢慢熟识环境后，才知道这些女奴都是被绑架而来，以处子之身祭神后，便被秘密关在这里做苦役。除非祆主对谁有兴趣，才会被带上去，否则只能永远待在地下不见天日。

然自从王绵芊加入女奴队伍后，她便成了祆主唯一有兴趣的女子，虽不是每天，却也时不时地被带去密室。她倒是希望安汗青对自己完全没有兴趣，然事实并非如此。也幸亏安汗青宠幸她，她不必经受每月月经时期的挨饿。三个月后，她的腹部开始明显隆了起来，自己也常常莫名恶心呕吐，同伴们猜测她怀了孕，均为她高兴，因为她既怀了祆主的孩子，便可以摆脱这种女奴生活，至少可以成为祆主的侍妾。王绵芊却只感到羞耻，恨不得立即死去，几次意图自杀，还是同伴极力阻止相劝，才勉强活了下来。

这一日，忽有祆教教徒下来地道，走近王绵芊道：“芊娘别声张，是

我。”居然是曹继荣。却听见他悄声道：“我听说芊娘在这里受难，特来营救。”这是几月来王绵芊最渴望听到的话，虽然不是出自她期待的男子口中，泪水依然夺眶而出。

曹继荣又道：“我装扮成祆教教徒，受祆主之命带芊娘去密室。娘子切记不可露馅。”扶着王绵芊上来。出地道口时，看守还笑道：“怎么又是她？祆主就这么喜欢她？”曹继荣也不吭声，携着王绵芊往后院而来。王绵芊道：“这里是祆祠，到处都是祆教教徒，我戴了刑具，走路叮当作响，走不了多远便会被发现。”曹继荣道：“不要紧，我都安排好了，芊娘先披上这件长袍。只要设法走到后门就行，我安排了马车等在那里。”

也许是老天爷保佑，又或许鹤颜在冥冥中相助，二人居然顺利无阻地来到后门。上了马车，一路南驰，经安化门逃出长安。很久之后王绵芊才知道，因甘露之变被杀的重臣首级，当时正悬挂在安化门城楼上示众，内中便有她祖父、父亲、伯伯、叔叔等。而她从亲人们的脑袋下经过，非但毫无知觉，居然还因为她自己脱离险境而长松了一口气，迫不及待地道：“多谢曹员外。我们要去哪里？”曹继荣道：“我有位朋友在终南山有处小宅子，他去了南方做生意，一年后才能回来，芊娘先去那里躲一躲。祆教倒没什么，就是甘露之变刚过，令祖及王家被判了谋逆重罪，芊娘依旧在被通缉追捕的名单中。你先去山里躲一躲，等过了风头再说。”

祆祠岁月，虽只有四个多月，却是王绵芊人生最难忘的惨痛经历，她甚至由此忘记了祖父及全家遇害的痛苦，此刻经曹继荣营救出火坑，这才想到自己仍然身负血海深仇，愈发对曹氏感激涕零，泣道：“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曹员外。”

曹继荣道：“哪敢要什么报答！只可惜我发现得太迟了，不然绝不会让杜湛将芊娘交给祆祠祭神，也绝不会让芊娘受这么多苦。”王绵芊默不作声。

曹继荣料想她不愿意提及杜湛，便道：“芊娘，你看上去有了身孕，可有什么打算？”王绵芊脸色通红，半晌才道：“我……我也不知道……我想打掉孩子……”

曹继荣劝道：“芊娘身子太弱，又受了这么多折磨，若是强行以药物打掉孩子，怕是芊娘自己也有危险。况且孩子又有什么错，上天既然将他赐给了芊娘，终归是一条性命。”王绵芊听了很受感动，道：“我会好好考虑的。”

曹继荣又歉然道：“娘子身上禁具的钥匙，只有祆祠祆主和长老才有。你又正被朝廷通缉，不能去找铁匠开锁。芊娘先暂时委屈一下，我看能不能设法从安汗青那里盗到钥匙。”王绵芊也知道祆祠对女奴看管防范极严，从不轻易取下镣铐，料想钥匙不容易寻到，便应道：“是，多谢了。”

曹继荣道：“一会儿要到的地方，已有几名下人，就由他们服侍芊娘。不过他们都是我那朋友的人，芊娘千万不要跟他们提及身世及往事，以免惹祸。”

王绵芊道：“可我身上戴了镣铐，下人们见到会不起疑吗？”曹继荣道：“我就说芊娘我一个朋友的外室，被正妻抓到，瞒着丈夫锁了，派人秘密送来这里，预备等生下孩子后再做处置。”

这种丈夫瞒着正妻在外偷娶外室，正妻知道后大吵不休之事在长安大户人家极是常见——王绵芊生父王仲翔也曾偷娶长安名妓景悦为外室，结果甘露之变中王氏被族诛，景悦也连带被杀——王绵芊曾听说过好几起，遂点头应道：“好，这理由倒也说得过去。”

到终南山脚下，车子停了下来。早有两名大汉带着一副软轿等在那里，曹继荣扶王绵芊坐了上去，遂改步行一路上山。走了小半个时辰，终到山中一处宅院。两名侍女闻声迎了出来，曹继荣扶着王绵芊下车，又介绍道：“这是侍女阿姜和阿湘，日后就由她们姊妹照顾芊娘。”曹继荣又特意叮嘱她对下人该如何解释。

王绵芊由此在长安城外安顿下来，在那处隐秘的小宅子中度过了四个月，肚子愈发大了起来。宅子中除了侍女及一名专职厨子外，还有两名护院，即最初用软轿抬她上山的男子。曹继荣时常来探望，为她带来衣食等礼物，却始终未能找到打开锁具的钥匙。直到有一日，王绵芊跨过门槛时不慎摔倒，差点导致孩子流产。次日，曹继荣便带来了钥匙，

打开了颈钳和脚镣。王绵芊开始起了疑心，怀疑曹继荣是受袄祠袄主安汗青指使，假意照料，好让自己安心生下孩子。但看到他嘘寒问暖，真情发自内心，便又打消了疑虑。

过了半个多月，王绵芊听到两名护院暗中议论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说他如何对抗宦官，又如何收留甘露之变被杀大臣遗孤。她忽然潸然泪下，身为人女，非但不能报仇，还躲在深山为奸淫自己的恶人生儿育女，世间大概没有比她更不知羞耻的女人了，遂决意离这里开。她先打发侍女阿姜去山下找山民买些新鲜果子，又打发阿湘到外面山坡采摘野花，再避开护院，从后门悄悄离开。

王绵芊虽然顺利离开宅子，然下山时却不慎摔下了山道，滚过整条山坡，昏晕了过去。后为一路过樵夫所救，人虽然没事，孩子却没了。她倒也不如何伤心，认为这是天意，也不待伤好，便启程北行，投奔了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至于旁人始终打听不到她的下落，那是因为她对外只称“三娘子”，极少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

也正是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的协助，王绵芊才在四年后重回京师，开始了复仇计划。她最恨的人，当然是一再奸污她的袄主安汗青，其次则是将她交给袄教祭神的杜湛。因而她一开始布局，便是要杀光袄祠所有人，再将杜湛牵涉其中。她特意选在了正月初一晚上动手，一是因为当日是中国人传统节日，大多会在家中欢聚，绝少出门；二来袄教礼仪多在晚间举行，虽然袄教多行袄历，然入乡随俗，长安胡人早已习惯用大唐历法，正月初一是新年的第一天，当晚必将举行隆重的祭神仪式。她安排手下分几批进入醴泉坊，人数最多的一批，早已借剑公子也就是杜湛的名义混入了大云光明寺，装扮成摩尼教徒。

正月初一当晚，正当王绵芊带人预备从邸店地道进入袄祠时，忽见到袄主安汗青从邸店出来。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她当时差点想直接冲上去动手，但后来还是忍住了，决意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先派人进去邸店解决了看店的胡人，大批人马由地道进入袄祠。袄教教众正聚集在大殿中，先中了迷香，后被一一杀死。王绵芊还从密室救出了新被绑架的平娘，又从地下神殿救出了数名被困的女奴，其中两名是四年前的旧识，居然还认出了她。

众人杀光祆祠所有人后，随即经地道撤出祆祠。出邸店时，杜湛和老姬刚好离开，两方算是擦身而过。王绵芊带着平娘等人躲进了预先租好的宅子，另一拨人马则藏好兵器，披上白袍，回去大云光明寺继续做摩尼教徒。摩尼教是回鹘国教，大云光明寺更是唐代宗钦命修建，没有人敢轻易去招惹摩尼教徒。到次日清晨夜禁解除时，王绵芊等人亦换上白袍，与大云光明寺的人马合作一路，一道闯出东门。

其间，又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一行人出醴泉坊后，便扯下白袍，分作几路散开，以免被巡街的金吾卫怀疑。王绵芊这一路走不多远，便有老姬追上来，问道：“你们可是从醴泉坊出来的？”手下人见她脚下轻捷，像是个会家子，便暗中提防，预备动手。幸好平娘挺身而出，告知老姬是她师傅。王绵芊料想老姬不是普通人，便邀请她到家中略坐。然老姬听说要去昭义进奏院，便婉言推辞，告知多有不便之处，又称会即刻离开京师，绝不会泄露关于王绵芊任何事，随即带着平娘离开，显是怀疑藩镇在密谋对抗朝廷，不欲卷入风波。

离开前，老姬请王绵芊设法转告醴泉坊杜湛，说她找到了要找的人，不必再牵挂。王绵芊曾听曹继荣提过，说杜湛来自沙州，跟沙州祆祠祆主翟千仞还是亲眷，早知祆祠以处女祭神一事，还时常参与其中。曹继荣怀疑杜湛当时是有意引王绵芊到祆祠，目的就是要将她交给祆主祭神。此刻王绵芊听说平娘也是先与杜湛相识，不久即被绑架，由此更加起疑，猜测杜湛先充作好人，再将平娘绑入祆祠，正如他当年对待自己一般。

杜湛听到这里，忙插口道：“这个我得先解释一下，不然坏了祆教的名声。我跟沙州翟祆主是亲眷没错，但祆教素来鼓励教徒行善积德，从来没有什么以处女祭神之说。这全是安小白接任长安祆主后，为满足自己私欲胡搞出来的。”

王绵芊本来面色沉重，闻言欣然笑道：“杜郎当真人品高洁，不先为你自己辩解，最先顾念的始终是旁人。”又叹道：“而我自己从一开始便怀疑杜郎，后来更是疑心越来越重，导致一再误信人言。”杜湛道：“这不怪芊娘，确实是我送你去的祆祠，害得你受了那么多苦。况且人有了

疑心，又得不到对方合理解释，便会越来越疑神疑鬼，这是人之常情。”

王绵芊道：“还是因为我没有杜郎那样的胸怀。平娘师徒离开后，我便决意立即对杜郎下手。我先派黄丹去给你带口信，料想你必定好奇，想知道真相，后黄丹与你相约，本来是预备诱捕你。不想后来平地又生出风波来，说是你牵涉入谋逆大案，被神策军捕去。杜郎卷入的到底是什么谋逆大案？”杜湛道：“这件事，芊娘还是不知道的好。不是我有意不告诉芊娘，而是宦官心狠手辣，为你安全着想。”

王绵芊也不再问，续道：“当时我推测杜郎既进了神策军大狱，怕是难以再活着出来，所以暂时不去管你，转去对付祆主安汗青。我手下人知道我最恨他，所以一抓到他，就狠狠折磨了他一顿，还阉割了他。可当我看到他的身子，心中起了疑心，怀疑他不是当日在密室奸淫我之人。”

唐风虽然开放宽容，但她毕竟是名门之女，居然随口谈及男子身体，亦丝毫不以为意。大概那段悲惨的经历将她彻底磨炼了出来，而仇恨亦早令她忘却了世家女子的矜持风范。

杜湛问道：“芊娘每次被带去密室，大概是什么时辰？”王绵芊道：“我一直被关在地下神殿中，不见天日，只见火光，具体时辰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去后能看到天色，应该是入夜后不久。”

杜湛道：“祆祠崇尚光明和圣火，仪式多在夜间。安汗青要对你下手，也只能在仪式结束后，那多是后半夜了，时间对不上。”王绵芊道：“这一点我倒是没想过，我只是凭感觉。而且安汗青认出我后，没有半句问及孩子。他既知我当时已经怀孕，若是他的骨肉，哪有不关心之理？”

安汗青被捕获后，受尽了酷刑。王绵芊见到他裸体时，发现他皮肤粗糙，手大脚大，身子滚圆粗壮，与奸淫她的男子体形全然不符，这才取出他口中木丸细细盘问。安汗青哀告道：“我是祆祠祆主，寻找处女祭神是我的职责，不得已而为之。是剑公子……就是杜湛同意将娘子交给我祭神。后来在密室奸污娘子的人，也是杜湛。”

王绵芊大为意外，道：“怎么会是杜湛？”安汗青道：“是杜湛！他怕娘子看到他的真面目，所以每次进去密室前，都要先派人蒙住娘子眼睛，再给娘子灌药，其实那是混了一点迷药的春药，是前任祆主的发明，只会让人意识不清，但不会完全昏迷。我跟杜湛体貌完全不一样，娘子就算看不到人，也该记得对方的身材。娘子怀的孩子，其实是杜湛的骨肉。若不是娘子被人救走，本来他是要将胎儿打掉，好继续占有娘子身子的。娘子不信的话，可以让我和杜湛当面对质。”

王绵芊见他信誓旦旦，不免半信半疑，后来越想越觉得那占有自己身子的男子像是杜湛，不免又悲又愤，发誓若杜湛能活着走出神策军大门，必定要亲手杀了他。

杜湛听了原委，沉吟道：“安汗青为人懦弱，是受德禄公主扶持才勉强当上祆主，但没什么实际才干，除了教务外，祆祠事务多是曹继荣掌管。我跟安汗青素无仇怨，交往也不多，他为什么要诬陷我？”王绵芊道：“我也觉得安汗青没有陷害杜郎的理由，所以才相信了他的话，险些误杀了杜郎。”

杜湛道：“安汗青已经死了，他诬陷我的原因也无从知晓，这一节先放过不说，我猜……事情多半跟曹继荣有关。”

王绵芊心中隐约有所感觉，却不愿意相信，问道：“为什么是他？”杜湛道：“芊娘那件事……就是祭神的时间，应该是安汗青刚刚当上祆主时。芊娘是德禄公主出面安置在祆祠的，安汗青绝不敢轻易动你。除非有人许可了他。而曹继荣代德禄公主掌管九姓胡，是安汗青的顶头上司，完全可以下令将你交出去祭神，再告诉旁人说你逃走了。这是其一。其二，之前安汗青向德禄公主交代过，说那间密室只有祆主才能进去。祆祠那边，以安汗青地位最尊，几位资深长老也不能拿他怎样。能令他俯首听令的，只有曹继荣和德禄公主。德禄公主当然不会去密室，她甚至不知道密室一事，而曹继荣身材跟我差不多，或许……”王绵芊登时涨红了脸，道：“别再说了！”

其实早有许多蛛丝马迹指向曹继荣——譬如他毫无阻碍地从祆祠救

出了她；又譬如那处宅子有侍女、有护院、有厨子，像是早有准备，问其原先宅子的主人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再譬如他那般殷勤地照顾她，尤其关心她腹中的孩子——她只是不愿意去想，因为曹继荣是在她人生最绝望最灰暗时出现的救星，意义大过了一切，甚至超过了当初杜湛为了她而与杜氏决裂的感动。她也知道曹继荣喜欢她，她还住在德禄公主府时，他便对她示好，百般呵护，赠她玉笛，与她合奏曲子，能将她心底深处的悲戚倾泻到乐曲中。那时候，她真心觉得他是她音律上的知己。他也说出了“知音”二字，有意无意地握住她的手，她却因为心中已有了杜湛而刻意回避了。到祆祠后，曹继荣趁左右无人之时，明白地表达了他的倾慕之情，她则婉言谢绝了他。或许他表面说没什么，心底里却恼羞成怒，于是跟安汗青串通，用她的身子祭神，再将她锁在密室中奸淫。安汗青诬陷杜湛，多半也是受曹继荣指使。后来她有了身孕，曹继荣知道是他自己的孩子，便假意救她出来，带她到深山中隐居，好养育胎儿。那颈钳、脚镣更是能从旁佐证这一点，虽有男仆、侍女看着，曹继荣仍然担心她寻机逃走，所以有意不取下她身上的械具。然后来她身子日渐笨重，带着镣铐走路，极容易摔倒，他怕影响孩子出世，不得已带来钥匙，开了刑具。而她自己浑然不觉，直到现在，也不愿意相信原来她一直被曹氏玩弄于股掌之间。

杜湛道：“抱歉，我不是有意触痛芊娘，但这件事不解决，终究是个大大的祸患。我猜曹继荣就是那个一直对芊娘无礼的男子，可目下祆祠所有人都死了，难以证明这一点。”王绵芊怒道：“还需要证明什么，我派人捉了他来，重刑拷打之下，不怕他不说实话。”

杜湛道：“曹继荣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之前都小瞧他了。他目下拜了大宦官鱼弘志为义父，又掌握了长安九姓胡和回鹘势力，今非昔比。”王绵芊道：“他跟宦官勾结在一起，更非死不可了。”

杜湛道：“芊娘，你因为曹继荣已经伤痕累累。报仇的事，不如交给我来做。”王绵芊斩钉截铁地道：“不行。”

杜湛愕然道：“为什么？”王绵芊道：“报仇是我自己的事。”杜湛道：“芊娘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况且这一切本来就是因我而起。”王绵芊道：“杜郎，我还没有告诉你，我嫁给了刘相公做小妾，而今我已是人

妇。”

杜湛道：“刘相公，是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吗？”王绵芊道：“是。所以我和我们王家的仇，会由我自己和我相公来报，无须杜郎再多费心。”

杜湛沉默一会儿，道：“有句话，芊娘可能不爱听，不过为芊娘着想，我还是得说出来。”王绵芊道：“杜郎是想说我不该为了报仇，嫁给人做小妾吗？”

杜湛道：“不是，嫁人是芊娘自己的选择，我怎敢妄加非议？我要说的是，当日令祖等人未经三法司审讯，便被宦官滥加罪名，公然处以极刑。昭义节度使刘相公声讨宦官，用的也是这一理由，认为宰相处刑需要先经过御史台审问，再依据律法定罪。而今芊娘为了报仇，视法纪如无物，私设公堂，以武力、暴力凌驾于律法之上，如此作为，跟仇士良那些人又有什么分别？”

王绵芊大怒，霍然起身道：“这是杜郎口中说出的话吗？你居然敢将我和仇士良相提并论。”又道：“杜郎既提到分别，那么我便告诉你，仇士良杀的绝大多数都是好人，而我对付的，无一不是坏人。”

杜湛道：“其实真正作恶的也只是祆教少数人，并非所有教徒都是恶人，芊娘却杀了祆祠所有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无辜的。”

王绵芊忽然转过身去，自掀衣衫，露出后腰的祆教标志来，恨恨道：“这是当日祭神后我被强行烙上的印迹。我被当着祆祠所有教众的面剥光了衣衫，受那种非人的刑罚，他们可有一个人挺身站出来？”又冷笑道：“杜郎不体谅我在那么多双眼睛注视下所受的痛楚，还敢提什么无辜！”

杜湛见她恨意极深，一时无语，忽又想到王连儿来，便道：“芊娘，你妹妹还活着。”王绵芊道：“我是家中独女，哪来的妹妹？”杜湛道：“平康坊的王织莲，她目下改名叫王连儿，隐瞒身份，嫁给了颖王，也就是当今武宗皇帝。”王绵芊“啊”了一声，睁大眼睛，惊异不能言。

杜湛道：“我本不该指责芊娘行事，只是芊娘尚有亲人在世，凡事该为她们多想一想。”

正好杜茵茵进来，笑道：“酒菜准备好了，一会儿让下人送来房里。”王绵芊余怒未消，道：“我走了。”转身拂袖而去。杜茵茵见她怒气冲冲，不明所以，忙追了出去。杜湛无力动弹，无法起身追赶，只能空叹一声。

过了好大一会儿，窗外忽有笛声响起，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杜湛的心也随之揪了起来。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青鸟啼魂，魂飞肠断，隔江空自长叹。曲子只奏到一半，便戛然而止，令听者怅然若失。他知道，他不但失去了她的人，而且失去了她的心。回首两情萧索，离魂何处飘泊？

侍女进来问道：“酒菜还要送进来吗？”杜湛摇摇头，问道：“茵娘呢？”侍女道：“小娘子去追刚才那位凶巴巴的娘子了。”杜湛道：“都走了，只剩我一个。”叹了一声，道：“去取酒菜来，我要大吃一顿。”

侍女便扶杜湛靠着床头坐直，在他双腿上空架了一张方案，将酒菜一一摆放在案上。杜湛当真自斟自饮起来。忽有仆人进来禀报道：“门外有客要见公子，他自称姓曹。”

杜湛心道：“姓曹？多半就是曹继荣。无事不登三宝殿，他这会子寻上门来，准没好事。”便命仆人引客进来。

客人果然是曹继荣，一进来便笑道：“剑公子好福气，居然坐在床上大吃大喝。”杜湛道：“劫后余生，总该庆祝一下。”

曹继荣道：“我适才在仇中尉府上，听到有人吹笛，应该是芊娘吧。”杜湛道：“我不知道。曹员外应该看得出来，我受了重伤，无法下床，所以也不知道是谁在外面吹奏笛子。”

曹继荣道：“剑公子明明是毫发无损地离开神策军，如何突然伤成这样了？是芊娘下的手吧？”颇多幸灾乐祸之意。杜湛道：“曹员外做了那么多恶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吗？”曹继荣道：“鬼我不怕，不过昔日娇媚柔弱的芊娘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倒教我有点害怕。”

杜湛道：“曹员外大驾光临，到底有何见教？难不成预备抓我回去，要以谋害公主的罪名处死吗？”曹继荣笑道：“我虽然想这么做，怕是做不成了，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没奈何！我今日登门，是特来告诉剑公子真相，包括之前芊娘在祆祠受难那一段。”

杜湛道：“为什么要告诉我？曹员外又想诬陷谁？”曹继荣道：“不会再诬陷谁，全是我做的。”夺过杜湛手中酒杯，喝了一大口酒，便从头讲了起来。

原来曹继荣原是凶肆挽歌郎⁽²⁾，出身卑微，却天生一副好容貌，风流俊爽，又擅长歌唱吹奏，被回鹘德禄公主一眼看上，收入府中，成为其面首。他虽然得宠，自此荣华富贵，应有尽有，然毕竟是少年男子，侍奉年长许多的德禄公主只是逼不得已，终究还是觉得屈辱。当日在公主府上见到王绵芊，登时惊为天人，又听到对方笛曲精妙神奇，更是倾心仰慕。他略做表白挑逗，王绵芊却佯装不懂。他反而更加迷恋，朝思暮想想得到她。凑巧德禄公主亦移情别恋，爱上了出身名门的杜湛，又命他去接管九姓胡事务，虽是变相打发他出公主府，却也给了极大的权势。

当日曹继荣带人全副武装地闯入祆祠。临时管理事务的安汗青忙迎上前问道：“曹员外有事吗？”曹继荣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安员外，咱们借一步说话。”

进来后院，曹继荣先打开地道门，接应王绵芊和两名护送者出来。安汗青极为惊异，道：“这位小娘子是谁？”曹继荣道：“一位朋友。来人，快去寻一间干净空房，好让芊娘歇息。”

安顿好王绵芊，曹继荣这才引安汗青进来堂中，直截了当地告道：“我奉德禄公主之命，接管祆祠事务，当然只是在你们选出下任祆主前暂时代管。”

安汗青抗声道：“德禄公主信奉的是摩尼教，凭什么插手我们祆教事务？”曹继荣笑道：“就凭她是回鹘公主，是前任祆主的丈夫，还有这个。”拍了拍腰间长剑，又道：“若是安员外肯合作，我力保你当上祆主。”

安汗青闻言颇为心动。他虽是前祆主安小白亲眷，却在教中资历甚低。况且安小白之前能当上祆主，亦是因为其叔安允合在回鹘为相，而今安允合已因谋反罪名被杀，安小白又意外身亡，他靠山全失，非但没有当上祆主的希望，还极可能被新任祆主排挤出教。

曹继荣又道：“其实我根本不懂祆教，也无心插手祆祠事务，所以期待和安员外合作。”安汗青道：“曹员外想要怎么个合作法？”曹继荣道：“交出九姓胡所有的账本、契约，德禄公主便全力支持你当祆主。”安汗青想了想，道：“好。但我有个条件。”

曹继荣道：“什么条件？”安汗青道：“我要刚才从地道出来的那个女人。”曹继荣道：“什么？”面色登时沉了下来。

安汗青忙道：“曹员外别误会，就算有德禄公主撑腰，教中长老还是不会服我，但我若能解决祆教眼前困境，势必能赢得绝大数教众的尊重。”

曹继荣道：“什么困境？”安汗青道：“祆主新丧，又马上要下葬，我们急需一名处女祭神。”见曹继荣极度困惑，便详细讲明原委，称前祆主安小白信奉巫术，每季度要以处女祭神。

曹继荣又新奇又惊讶，问道：“你们从哪里弄来那么多处女？”忽想到曾听人说过某家婢女失踪，失声道：“该不会从大街上拐来的吧？”安汗青居然点了点头，道：“我们以前都是从西市下手，多选那些光顾我们绸缎铺、首饰铺的少女。可而今皇宫发生变故，神策军杀人，恶少也在杀人，长安全城乱了套，西市全部关门，门可罗雀。若是没有处女祭神，祆主死后也不得安宁。”

自回纥助大唐平定叛乱，便以功臣自居，金银布帛女子索取无度，留居长安的回鹘人更是称霸一方，甚至连九姓胡人亦多冒名回鹘人作威作福。当年武义可汗叔父董突出使大唐，离开长安时，公然抢掠了大批美貌女子，直接装入布袋丢上马车，预备运回回纥。大唐明明知道，却不敢干涉，足见朝廷之懦弱。董突一行到达边关时，袋中被掠女子大声呼救，唐振武留后张光晟忍无可忍，诱杀董突一行。回纥闻知大怒，要求将张光晟斩首。唐德宗曾受回纥侮辱，深恨回纥，当然要千方百计地

维护张光晟，但最后还是畏惧回纥兴兵报复，不得不将张光晟贬职。安小白既是回鹘驸马，又是九姓胡首领，私下绑架几个汉人少女祭神，对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况且手下人下手时，多选侍女、婢女之类，而唐代奴婢逃亡事件严重，女子失踪后，官府多以为是自行逃亡，也不会认真追究。

曹继荣自己亦是常常仗着回鹘人势力欺凌唐人，也不以为然，只问道：“为什么不将下葬日子延期？”安汗青道：“若是延期，于礼仪不合，德禄公主必然会起疑。处女献祭一事，只限于我们祆教高等教徒知道，公主并不知情。”

曹继荣道：“就算公主知道了，也应该没什么啊。”安汗青吞吞吐吐地道：“不是，这个……献祭后的女人通常是归祆主享用的。”

曹继荣这才恍然大悟，“嘿嘿”两声，无非暗示前祆主安小白是公私兼顾，甚至是假公济私。

安汗青大约听出了意思，忙道：“这是传统，因为刚破了身的女人阴道仍然邪恶，有很强的灵力，只有一祆之主的身分才能压得住。”曹继荣笑道：“等于说所有处女都归你们祆主先享用，你们其他人不嫉妒吗？”安汗青道：“当然不嫉妒了，非但不嫉妒，也没有敢碰刚破了身的女人。她们身体不洁净，祆教法律，接触不洁净的东西等同犯罪，而且是重罪，必须处死。只有祆主才能压服她。”

曹继荣道：“这都是什么规矩？”蓦然想到这些既已为祆教教众接受，便不该随意评论，以免犯了众怒，忙解释道：“我是第一次听说，所以觉得奇怪。”安汗青道：“正是因为怕外人不理解，所以才一直私下进行。”又道：“教众长老正发愁到哪里找处女呢。若是我能为之解决，他们应该也不会反对我当祆主。”

曹继荣问道：“你想用芊娘献祭？”安汗青道：“我亲眼看到那女人爬出地道，看她的身形，应该还是处子之身。若曹员外助我一臂之力，我当上祆主后，必定感恩戴德。”

曹继荣闻言很是心动，又问道：“怎么个献祭法？除了破掉处子之身

外，还要取她的性命吗？”安汗青道：“不需要。通常是将处女剥洗干净后捆好，再架上太阳神阳具，戴上金帽，令太阳神破其血泉，散去她阴道污秽之气。两个时辰后，她的鲜血变得神圣，仪式便算完成。”

曹继荣问道：“你们一年献祭几次？”安汗青道：“四次，一季度一次，分别叫春祭、夏祭、秋祭、冬祭。本来今年已经抓了四名处女，完成了献祭。但由于祆主意外过世……”

曹继荣摆手道：“我明白了。那么以往那些献祭过的女人都是怎么处置的？”安汗青道：“献祭后的头一个月，女人会被锁在单独的密室中，归祆主处置。等到祆主作法，彻底压住她的邪气后，也会交给众教徒享用，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因为大唐的女人多身子娇弱，经受不起多人同时摆布，往往半途就被折腾死了，祆主不大高兴。”

曹继荣道：“那么一个月后呢？”安汗青道：“一个月过后，女人会被送去地下神殿做女奴，负责清扫等杂务，但通常都会陆续死去。”

曹继荣道：“这是为什么？”安汗青道：“因为这些女人每个月都要经过经期。经期女人是魔鬼的杰作，按照教规，女人在经期时，要关入暗室七日，不见阳光，不能跟人说话，也不准提供食物和清水。许多女人都捱不过这一关，多会渴死或是饿死。虽然这些年我们捉了不少女人，剩下的也没几个了。除非祆主特别宠幸某位女奴，再召她去密室，那么她三个月内不必挨饿。”

曹继荣心道：“安小白跟德禄公主是政治婚姻，夫妻二人感情不和，素来各过各的。德禄公主妖冶风流，公然包养美男子为面首，只顾自己享受，从不管丈夫的事。而安小白表面木讷严肃，只知忙于教务，实则另有祸心，竟以祭神为名，指令手下绑架女子供他凌辱，手段比德禄公主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对夫妻，也可谓人间奇葩了。”想到安小白数年来已占有了数十名少女，心中竟是颇为羡慕，又道：“剩下的女奴关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安汗青迟疑道：“这个……女奴们被关在地下神殿。那里只有本教高级教徒才能进去。”曹继荣道：“那么安员外还想当祆主吗？我现在就可以走出去，随便找上哪位长老，我相信他一定很愿意带我去地下神殿看

看。”安汗青沉默半晌，道：“好，我引曹员外下去。”

来到中殿天神后，那里有两名祆教教徒看守。安汗青上前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一人躬身行礼，不知在什么地方按了一下，神像座下登时现出一个地道口来，内中有红光映出。

曹继荣道：“我来过祆祠这么多次，想不到神像后竟有如此玄机。”又问道：“京师有两座祆祠，布政坊那边……”安汗青忙道：“那边只是中低等教徒集会、修行的地方，没有处女祭神一说，只有高等教徒才能进到神殿观看祭神仪式。”曹继荣道：“原来如此。”

地下神殿深入地下数丈，火光闪耀，金碧辉煌。一下楼道，便看到数名瘦弱少女正在拂拭墙面，均只穿了单薄的红色短衣长裙，光着双脚，露出一截腰身，后腰上还烙了祆教章印。脖颈上锁了颈钳，双足戴有长不逾尺的镣铐，二者由细链相连。最奇特的是，这些用来限制行动的拘禁刑具上全部镀了金子，衬着少女们洁白裸露的脖子，愈发光灿明亮。

进来神殿时，一名少女跪在墙边，正有祆教教徒举鞭鞭打其背。那少女口中含了东西，喊不出来，却是全身颤抖不止。

曹继荣好奇不已，问起缘由，才知道那少女仅因为给灯上油时手抖了一下，漏了一滴油出来，便被教中长老判定有罪，每日要鞭打三下，须连续鞭打七年。

曹继荣道：“就她这副娇气身板，怕是挨不过七年。”忽又见到神像前有一名全身赤裸的少女，双手反绑，端坐在一具半人高的马鞍状的金色刑具上，头脸上戴一个金帽子似的东西，上有铁钳插入其口，鲜血正沿着铁钳流出来。

安汗青忙介绍道：“这就是太阳神阳具。”曹继荣道：“这么说，她的下体……”安汗青道：“是，插了金制的阳具。”

那受刑的少女戴了金帽，看不请面孔，也看不到表情。曹继荣问道：“她是谁？”安汗青道：“不知道，是新从西市抓来的。我们以春夏秋冬来为献祭者取名，按大唐历法，今年是乙卯年，因而她是卯冬儿。”

曹继荣道：“祭祀没有完成吗？她为什么还在这里？”安汗青道：“冬季祭祀已经完成了，但是……”

原来当日卯冬儿到西市乐器铺买笛子，被路过的安汗青盯上。他一眼看出卯冬儿还是处子之身，遂将她诱入己方附近的商铺，用药迷倒后运回祆祠。当晚即举行了献祭。献祭完后，卯冬儿被扶下刑具，抬到专门的密室，锁在大床上，供祆主安小白处置。安小白随即进去，一直没有出来。直到次日清晨，教徒进入欲服侍洗漱，才发现安小白死在了卯冬儿身上，那活儿还在她下体中，人则早僵硬了。而卯冬儿因四肢被铁链锁住，口中塞了木丸，无法挣扎叫喊，只能惊恐地睁大眼睛，跟死人过了一夜。

曹继荣这才知道安小白是因为纵欲而暴死，当真哭笑不得，问道：“所以这女子又被重新押回这里受刑？”安汗青点点头道：“祆主都压制不住她的妖魔邪气，死在了她身上，足见她的阴道危险之极，必须以利器插入，直到她死为止。”

曹继荣道：“安祆主死了有几天了，她也受了这些天的折磨，还有气啊。”安汗青道：“我们也给她喂服浆水米粥，好让她尽量活得长些，等到祆主下葬前一天，再给她全身放血。”曹继荣道：“然后呢，要和安祆主一道下葬吗？”安汗青道：“当然不是。等她血尽身亡后，投她入圣火中，让她化为灰烬。以前那些死去的女人都是这么处置的。”

话音刚落，那刑具上的卯冬儿忽然剧烈挣扎起来，虽无力睁开拘束，却带动得金帽子“哗哗”作响。曹继荣吓了一跳，只觉得眼前一切匪夷所思，但他以面首身份侍奉德禄公主，一直处于极度卑微屈辱的地位，眼前这些凌虐女性的仪式及场面又令他十分兴奋。他甚至开始幻想王绵芊在太阳神阳具上裸体呻吟的样子。

安汗青道：“卯冬儿只是在这里接受处罚，不算献祭。我们还需要一名处女。”他也看出曹继荣对王绵芊颇为在意，道：“其实我只要那女人处子之身，若是曹员外在意，等到献祭完成，我可以不要她的人，将她还给你。”曹继荣当即点头道：“好，成交。我会将芊娘交给你，但要按我的法子来，一切听我安排。”

其实当时曹继荣自己还有所犹豫，毕竟王绵芊是他爱慕的女子，他不忍心她受这种非人的折磨。他决定再作一次尝试，遂去见王绵芊表白。对方当面拒绝了他，倒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可当他看到她不断抚摸杜湛送给她的平安扣后，才意识到原来她之所以对自己无半分情感，是因为心思全在杜湛身上，登时生了恶念，决定将她交出去祭神，扶助安汗青当上祆主后，再利用其密室拘禁王绵芊，供自己玩弄淫乐。他也预先留了一手，进密室前，总令人蒙住王绵芊双眼，又给她灌下混合了迷药、春药的逍遥散，既能更加风流快活，又能令对方神智迷乱，完全猜不到是自己所为。

后来王绵芊怀了身孕，曹继荣当然欣喜若狂。他虽不再是德禄公主面首，可没有德禄公主允许，他不能娶妻娶妾，而王绵芊出自五大高族之一太原王氏，又是宰相孙女，竟然怀了他的孩子，这叫他如何不喜出望外。为了让王绵芊顺利产下孩子，曹继荣出面充好人带她离开祆祠，软禁在终南山的宅子中。期间曹继荣说了不少诋毁杜湛的话，如是杜湛将王绵芊交给祆祠祭神之类，她虽然不作声，但他看得出来，她已经恨上了杜湛。

王绵芊的逃走，完全是个意外。当时她的肚子已挺得老大，旁人都料不到她竟然会冒险下山。后来男仆在山道边拾到王绵芊的衣襟，料想她已跌到山下摔死，曹继荣不免悔之莫及，还为此掉了眼泪。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在密室疯狂奸淫其他少女，有时候甚至一夜御数女，希图再有人怀上自己的孩子——安汗青娶有美妻娇妻，家又不在祆祠中，对这些绑架来的陌生女人没有太多兴趣，更不知前任祆主如何施法镇压住女子邪气，便任凭曹继荣作为——可他终究未能如愿，倒是有几名女子不堪凌辱而死，这其中便包括他安插在王绵芊身边的两名侍女阿姜、阿湘。

正月初一，祆祠教徒在西市绑到一名少女，预备在当晚祭神。曹继荣因为随大宦官鱼弘志庆贺仇士良嫁孙女，人凑巧不在祆祠中。祭神仪式尚未开始，德禄公主便派人叫走了祆主安汗青。也就在当晚，有人血洗祆祠，不但救走了被困女子，还杀光了祆祠所有的人。当时曹继荣第一反应，就猜到是王绵芊所为，她还活着，而且回来报仇了！必定是王绵芊无疑，因为做这件事的人，既要是对祆祠有刻骨仇恨，还要熟知地

道、地下神殿等机关，只有她才同时满足这二者条件。

更令人惊奇的是，摩尼教尊首的证词直接指向剑公子，也就是杜湛。曹继荣立即意识到他之前诋毁诬陷杜湛的话奏效了，王绵芊的本意，就是要血洗祆祠，再陷杜湛入牢狱。然一旦杜湛有机会辩解，王绵芊便会怀疑到他头上。他遂决意尽快除去杜湛，与祆主安汗青、回鹘康敏等人勾结，引德禄公主怀疑是杜湛派人血洗祆祠，理由则是杜湛知道了王绵芊曾被以处子之身祭神。德禄公主早知杜湛与王绵芊情意不浅，加上新近祆祠在地下神殿祭神一事败露，立即深信不疑，下令拿下杜湛，略经审问后便定了罪名。可德禄公主还是舍不得就此将杜湛处死，只将他关押了起来。

曹继荣不得不另想他法，他早先曾命人有意纵走杜湛心腹区亮，料想区亮得知杜湛身陷囹圄后，必定会去营救，只要事先设下伏兵，半途截杀，事后德禄公主知道也不能说什么。

事情果如所料，区亮到地窖救出了杜湛，然杜湛却没有立即逃走，反而赶去找德禄公主。曹继荣率手下捕获了区亮等人后，便急忙朝德禄公主住处赶来。他知道德禄公主表面放荡风流，其实精明无比，只是一时被感情冲昏了头脑，才下令逮捕杜湛，若是杜湛当面细细辩白，她必能明白缘由。为了自保，曹继荣下决心杀死德禄公主，再嫁祸给杜湛。进院时，他便派人制住了公主心腹侍卫，又命康敏安排人手控制要害。一切均相当顺利，只需将杜湛押到大云光明寺，得到摩尼教尊首首肯后，便可立即处死。曹继荣既有心接管回鹘事务，就必须取得尊首的支持，将凶手押到尊首面前，请他定罪，这是对摩尼教最大的尊重。

然神策军平地杀出，竟然以谋逆罪名逮捕杜湛。曹继荣料想杜湛既卷入宫廷争斗，也活不过几日，遂不再为之忧虑。他也猜到王绵芊必定会再对安汗青下手，便告诫其要多加提防，万一被捕获，就死死咬定是杜湛所为，杜湛人被关在神策军中，早晚会受不住刑罚而死，如此死无对证，才有活命的机会，而他也会出尽全力营救。安汗青满口应承，虽处处小心，几日前还是失了踪。曹继荣料想他已落入王绵芊之手，料想其人懦弱，为求活命必定按照自己事先嘱咐，咬定是杜湛所为。王绵芊一怒之下，必定将其杀死。再等到杜湛死在神策军中，曹继荣便可以完

全置身事外，甚至还可以再度以救命恩人的身份出现在王绵芊面前。

杜湛听了经过，冷冷道：“可惜曹员外未能如愿，我并没有死在神策军中。”曹继荣道：“我知道。听我义父说，本来定了要将你杖死的，后来有贵人出面救了你。只是我知道时为时已晚，剑公子人已经失踪了。我猜你多半落入了芊娘手中，还以为她对你尚有旧情，却不想她将你伤成这样。”

杜湛道：“我不明白，曹员外为什么特意来告诉我这些？”曹继荣道：“我以为我跟剑公子会同病相怜。我出身是没剑公子你高贵，你是名门公子，我原先只是个挽歌郎，说得好听些才叫乐师，可我以为我们处境相同，都是被迫靠侍奉德禄公主才生存了下来。那女人，其实姿色还算不错，床上功夫也了得，就是身上膻味重了些，不得不靠涂抹香粉掩盖。算了，不说这个。剑公子既然还活着，就算我不说出真相，芊娘势必也已猜到，是也不是？”顿了顿，又道：“她如此凶悍，无非是仗着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作靠山。一旦刘从谏死了，她又是孤家寡人一个。我念及旧情，并未对人说实情，包括芊娘血洗了祆祠及她的真实身份。但若芊娘再苦苦相逼，也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在昭义，她还能做一回女皇，在京师，难道真的没人能制得了她吗？”

杜湛道：“曹员外的意思是……”曹继荣道：“我适才说的那些话，剑公子你尽可以转告芊娘。”杜湛道：“原来是要我做中间传话的。”

曹继荣笑道：“芊娘现在必定恨我入骨，我一见她的面，她还不得对我喊打喊杀。剑公子你都被拷打成这样，我要是落到她手里，还不得被割成零碎。”杜湛道：“未必。”曹继荣道：“未必？”杜湛道：“芊娘虽是被逼，终究和曹员外有过肌肤之亲，况且你们还有过一个孩子。”

曹继荣呼吸登时急促起来，连声问道：“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可还活着？”杜湛摇了摇头，道：“芊娘摔下山崖，孩子没了。”

曹继荣失望之极，沉默半晌，问道：“这些是芊娘对你说的吗？”杜湛不答，只道：“我与芊娘已经闹翻，适才她一怒而去，怕是不会再回来。我无法再替曹员外传话。”

曹继荣道：“难怪那《梅花三弄》^③的曲子只奏了一半。”又道：“剑公子的侍从都还在我手里，本来是想得到剑公子死讯后，将他们一并处死为剑公子陪葬的。不过剑公子既然还活着，看来他们又可以多活一阵子了。”

杜湛道：“曹员外想要怎样，才肯放了他们？”曹继荣道：“其实我不愿纵虎归山的，不过现下还有仇中尉出面替剑公子说话，我们就做笔交易如何？我将剑公子的侍从、剑肆，还有那些剑全部都还给你，但你从此以后不能再跟我作对。当然，祆祠那些女子和我杀德禄公主的事，决计不能透露半个字。”

杜湛道：“曹员外诬陷我杀了德禄公主，还要我闭口不言，我岂不是要一辈子背负杀人恶名？”曹继荣道：“安汗青应该已经死了，对吧？我可以将罪名转到他身上，就说安汗青知道公主要追究绑架女子祭神这件事，他心中害怕，为了自保，抢先杀了公主。”

杜湛道：“可人人都知道安汗青没那个胆子，况且当晚他人根本就不在公主房中。”曹继荣笑道：“胆子可以练嘛，至于谁在公主房中，随便弄几个人证就行了。其实目下回鹘换了新可汗，执政的大相是德禄公主的对头，没有人真正关心到底谁杀了她，对外面勉强有个交代就可以了。”又道：“怎样，只要剑公子同意，今日便能见到你那些心腹。”

杜湛心道：“以目下的局面，我根本没有能力与曹继荣对抗，这已是最好的结局，还是因为仇士良的干涉。”当即点头道：“好。”又问道：“是曹员外往杜曲、杜府投书的吗？”

曹继荣笑道：“剑公子连这个都猜到了？是。我恼恨剑公子夺我所爱，所以……不过现在看来，剑公子在芊娘心目中，未必是我想的那样，不然你也不会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了。”又道：“剑公子安心养伤，稍后我即会派人释放区亮那些人。”拱了拱手，辞了出去。

杜茵茵悻悻进来，问道：“湛哥哥，你到底对芊娘说了些什么。她气极了，一边走一边哭，我怎么劝都劝不回来。”杜湛道：“没什么。我和芊娘的事，茵娘就不要操心了。”招手叫侍女收了酒菜、案桌，又问道：“朝中可有什么动静？”杜茵茵道：“我不知道啊。不过爹爹新近被召

回朝了，人刚刚回来，就在崇仁坊那边。”甘露之变后，宦官权力达至巅峰，视朝臣如草芥，任意侮辱。杜惊不愿意见到宦官横行京师，便主动外放为官。

杜湛当日曾放下狠话要与杜氏决裂，自觉无颜再见叔叔，忙欲起身，道：“那我不能再留在这里。”杜茵茵忙道：“别动。我是娘亲唯一的女儿，娘亲将宅子留给了我。爹爹不会来这边的，他从来就没来过。他要跟哥哥们在一起，好讨论国家大事。”

如此阔大豪华的宅院，却只住着她一人，孤独寂寞可想而知。杜湛问道：“今年茵娘孝期就该满了吧？叔叔……不，杜公他老人家可有为茵娘定一门亲事？”杜茵茵红了脸，道：“我还不想嫁人。”又扬起头来，道：“湛哥哥，不如你去跟我爹认个错，再由他出面，带你回杜曲向长辈们磕头求饶，说不定能准许你再回杜氏。”杜湛摇头道：“就算杜氏肯再收容我，我自己也没脸再回去了。”

杜茵茵道：“那湛哥哥日后有什么打算？”杜湛道：“嗯，还是继续开我的剑肆吧。”杜茵茵道：“我听说皇亲国戚都在两市开店。我也在剑肆对面开一家邸店，这样我和湛哥哥就可以天天见面了。”杜湛笑道：“皇亲国戚只是出钱投资店铺，你是公主之女，怎能做这种抛头露面的事？”

忽有侍女匆匆进来，告道：“杜相公到了。”话音刚落，杜惊便大踏步进来。

杜茵茵大为意外，问道：“爹爹怎么来了？也不叫人通知一声。”杜惊道：“我下朝出来，顺道过来看看。”走近床边。杜湛忙道：“杜公……”

杜惊森然道：“杜公是你叫的吗？”杜湛只得改口道：“叔叔，请恕小侄身上有伤，不能起身拜见。”

杜惊道：“茵娘，你先出去，我有话单独对你湛哥哥说。”杜茵茵道：“我不走，我一出去，爹爹就要责骂喝斥湛哥哥。”杜惊道：“我不会责骂他的。”杜茵茵只得拧身出去。

杜惊往床边坐了，却不看杜湛，只问道：“你跟了回鹘德禄公主这几年，可有得到你要的东西？”杜湛道：“没有。”杜惊道：“那么你还是回来杜家吧。”

杜湛大为意外，道：“我坏了杜氏声名，怎能再回杜氏？”杜惊转过头来，眼中渐有泪光道：“别人也许不知道，难道叔叔不知道你是为了救绵芊才被迫答应回鹘公主的吗？只怪我当初没有勇气收留绵芊。后来岐阳公主常常跟我说起这件事，说你一个小孩子，比我们大人都更有骨气和勇气。公主真心希望你能回来，临死前还提到你。”

杜湛道：“可是……”杜惊道：“不要再说了，就这么定了。你先住在这里。回头我会派人把你房间的旧物都送过来。”

杜湛道：“叔叔，我不能……”杜惊厉声道：“你想让岐阳公主死不瞑目吗？”杜湛道：“不敢。”杜惊道：“那好，你先安心养伤，暂时不要出门。新皇帝刚刚登基，局势尚不稳定，保不齐会出什么意外。”杜湛道：“是。”

杜惊便起身去了。杜茵茵躲在门外偷听，听到父亲允准杜湛回归杜氏，喜不自胜，忙命仆人去添置家具、物品。

光阴飞逝。果然如杜惊所预测，新皇帝武宗登基后不久，便发生了一场政变——

唐代中后期设枢密使，由宦官出任，出纳王命，控制禁军，凌驾在中书省和宰相之上，权势极为显赫。文宗自太子李永死后，一直瞩目于其侄陈王李成美，因而陈王最有希望被立为储君。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知悉文宗皇帝心意后，着意与陈王结交，这样，一旦陈王当上皇帝，二人便有拥立之功。不想神策中尉仇士良不想被旁人争功，抢先派军迎立了武宗，刘弘逸、薛季棱失去首功，心中极是不满。武宗皇帝登基后，派刘弘逸、薛季棱率领禁军护送文宗灵驾赴章陵。刘、薛二人决意利用执掌兵权的机会杀回京师，诛杀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掌握神策军兵权后，再设法改立皇帝。然事不机密，二人正要率军倒戈时，风声走漏。鹵簿使、兵部尚书王起和山陵使(4)崔棱率鹵簿诸军先发制

人，杀死刘弘逸、薛季棱，及时阻止了一场可能再次导致长安血流成河的兵变。

这件事后，武宗皇帝立即对宰相班底进行了大换血。之前赞成立陈王李成美为帝的两位宰相杨嗣复、李珣均被罢职，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及陈夷行、崔珙、崔郸四人应召为相。武宗性情刚毅，睚眦必报，贬斥杨嗣复、李珣出朝后，又派出中使追赶，预备强令二人自杀。还是户部尚书杜惊等人以“国朝先例，非恶逆显著，不杀大臣”为由，力谏不要轻杀宰相，武宗才勉强罢手，改自杀为流放。

然事情并未就此平复，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既是密谋改立皇帝，必定还有对武宗皇帝宝座有威胁的皇子，这多半是光王李怡了。武宗杀机顿起，意图如对付兄侄安王、陈王一般，以毒酒赐死光王。还是才人王连儿劝道：“刘弘逸、薛季棱二贼预备先杀仇中尉，夺取神策军兵权，分明与仇中尉是仇家，如何还会立光王？陛下已赐死皇兄、皇侄，不宜再杀皇叔。”

武宗皇帝认为有理，这才作罢。但之后亦时不时地召光王入宫伴宴，极尽侮辱戏弄之能事。光王为人木讷呆板，也不以为意。但其亲家仇士良对此大为不满，不想武宗英武异常，不似前任文宗皇帝志大才疏，不经宦官传递经办，直接令中书省起草诏书，削减禁军粮饷。仇士良恼恨地道：“果真如此，我将率领禁军兴乱示威。”还大放厥词，欲对首相李德裕不利。武宗得悉后怒道：“纯为奸人之词。”召仇士良进宫，当面斥责道：“削减粮饷之事，纯属朕意，且尚未实行，你何敢出此狂言？”一向骄横的仇士良见天子发怒，竟然诚惶诚恐，俯首请罪。

武宗又借口刘弘逸、薛季棱叛乱，之后宰相任命不再经过枢密使，架空了宦官。仇士良等人本是阉人，依附于皇权才能生存，天子软弱，他们便无法无天，肆意妄为。但遇到武宗这般强硬厉害的，竟一时束手，不敢轻举妄动。

这边大唐武宗皇帝忙于铲除异己，巩固权势，那边回鹘则发生了山陵剧变——宰相掘罗勿杀死彰信可汗后，立廝𠵿为可汗，完全把持了回

鹈国政。回鹘大将句录莫贺为替彰信可汗复仇，向回鹘大敌黠戛斯借兵。黠戛斯出动十万骑兵南下，大破回鹘牙帐，杀厖馱可汗，斩宰相掘罗勿，俘大唐太和公主，将牙帐烧荡殆尽。回鹘就此灭国，诸部四散逃亡——宰相馱职、特勤庞等十五部落西逃投葛逻禄部落；大将仆固俊率部逃奔西域安西，另有一支投奔河西吐蕃；彰信可汗弟咀没斯和宰相赤心、仆固、特勤那頡啜各率其众南下，抵达大唐边境天德军⁽⁵⁾，靠与杂胡⁽⁶⁾贸易为生；回鹘牙帐附近的十三个部落则拥立特勤乌介即位，是为乌介可汗。然彼时回鹘故地大多为黠戛斯所据，乌介可汗不得不将牙帐南迁到错子山⁽⁷⁾一带。

黠戛斯击破回鹘后，成为北方强国，称雄一时。其可汗自认为汉将李陵后人，释放了被俘虏的回鹘可敦太和公主，并派人护送她回大唐，途中为乌介可汗所劫。乌介可汗亦按照回鹘传统娶太和公主为可敦，并命公主上奏唐廷，请求册封，以增强合法地位。

南下的特勤咀没斯是彰信可汗亲弟，而乌介可汗只是昭礼可汗之弟、彰信可汗之叔。回鹘继位之法，前可汗过世后，一般由其子继承汗位。诸子中，长子优先继承大统，如果长子有变，则由次子或幼子接任。若前可汗无子，则从可汗弟中选择。因而按照惯例，特勤咀没斯处于正常继承顺序之内，比乌介可汗更有资格当上可汗，却不想被乌介抢了先。回鹘国传统，汗国只能有一个共主，乌介既已称汗，并抢到太和公主为可敦，咀没斯便再无机会，愤然之下，请求内附大唐。彼时回鹘军民南下，滞留塞下，连绵六十里，不见其尾，边民恐惧不安。唐武宗新即帝位，不明咀没斯真实意图，不敢贸然接受其内附请求，诏命振武节度使刘沔屯兵境上，并紧急起用刘沔一再荐用的前徐州牙将石雄，任为天德防御副使，兼朔州刺史，从旁协助刘沔抵御回鹘。

石雄虽与回鹘大将仆固俊结拜为兄弟，亦认为回鹘多反复无常之辈，特勤咀没斯多半是想利用大唐与乌介争当可汗，未必真心内附。而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见回鹘势力一衰，欲破其军以邀功赏，反复奏称咀没斯侵逼塞下，请求朝廷准予出兵驱逐。唐武宗因刚当上皇帝，帝位尚不稳固，不欲轻启战端，命群臣集议。自安史之乱以来，回鹘多番恃功凌辱大唐，视大唐为滚滚财源，索取无度，作威作福，众臣衔恨已久，皆以为当如田牟奏请，出兵驱逐回鹘为宜。唯宰相李德裕力排众

议，认为回鹘曾助唐平乱，屡立大功，今部落离散，请求内附，当以汉宣帝受降匈奴呼韩邪单于⁽⁸⁾之例，遣使镇抚，运粮以赐，不得允准田牟等邀功生事。武宗倚重李德裕，遂采纳其建议，又以两万斛谷粮赈济回鹘咀没斯部，以为安抚，然仍然诏令河东、振武节度使严兵以备。

咀没斯一部，内部亦是矛盾重重。咀没斯最有继位资格，却未能当上可汗，担心受乌介可汗迫害，确实是一心内附大唐。而另一位特勤那颉啜及宰相赤心不过是想从大唐捞些实在的好处，可唐武宗只给了两万斛粮食，又派大军陈于边境，不准他们南下劫掠，遂起了异心，预备以武力进犯边塞。咀没斯得知后，抢先诱杀了宰相赤心。特勤那颉啜逃脱，收赤心部落七千帐东奔。咀没斯遂率众正式降唐，亲率子弟到长安朝见，以示忠心。唐武宗很是高兴，封咀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又以其部为归义军，以咀没斯任军使。又赐咀没斯兄弟姓李氏，咀没斯改名李思忠，其弟阿历支名李思贞，习勿啜名李思义，乌罗思名李思礼。

而逃走的特勤那颉啜因无以存活，只得再度南下唐境，以求得粮食衣物，至幽州⁽⁹⁾境内时，唐武宗密诏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兵讨击，张仲武大破回鹘军，斩首不可胜计，收降其七千帐部属。那颉啜仅带少数心腹逃遁，后被乌介可汗擒获斩杀。

回鹘虽然国破，势力衰微，乌介可汗仍号称有兵十万，南下屯兵于天德军境内，命太和公主上表唐廷，请求暂借振武一城居住。唐武宗既已接纳咀没斯降附，对乌介则采取了稍微严厉的态度，只派人慰问，赈济两万斛米粮。又赐乌介可汗敕书，令其自行收复失地，不得借城久居塞下，并令放太和公主还唐。乌介可汗于是率兵南下，突然进入大同川，掠夺杂居在河东的戎狄各族牛马数万头。唐武宗大怒，诏令征发陈州、许州、徐州、汝州、襄阳等地屯兵进屯太原和振武军、天德军等边塞防地，命振武节度使刘沔兼任招抚回鹘使，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兼任东面招抚回鹘使。唐各道兵马集结于太原，刘沔命部将石雄率兵屯防雁门关。

自安史之乱以来，大唐例以宦官为监军，凌驾于主帅之上，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相州之战。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唐肃宗命令九大节

度使出兵，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俱在其列，围攻盘踞在相州的叛将安庆绪。然出兵不设主帅，只以宦官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视各军将领。唐廷对此解释是：“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当然，明眼人都知并不是郭子仪、李光弼等元勋谁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事实使得唐廷心有余悸。唐肃宗既想利用节度使来平定叛乱，又不能完全相信他们，更不放心将几十万唐军单独交给某一个威信与实力都相当昭著的名将，遂以宦官鱼朝恩为主帅。在这次相州之战中，由于唐方指挥紊乱，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矛盾重重，最终敌我双方均遭受重大损失，唐军九路人马大多溃逃，战马万匹只剩三千，刀枪十万几乎全部扔掉，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全军而归。然唐肃宗的处置是：解除郭子仪兵权，召还京师。而对战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主帅鱼朝恩则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唐宪宗时，又有宦官吐突承璀任主帅讨伐藩镇的例子，翰林学士白居易等上疏反对用宦官为帅，唐宪宗不听。结果吐突承璀率十万神策军精锐，又有卢龙节度使刘济率七万人从旁相助，却因威令不振，屡战屡败，最终无功还朝。

鉴于众多前车之鉴，宰相李德裕专门上书总结了之前中央与藩镇作战屡屡失败的根源，称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宦官军权太大，战时诏令从宫廷由枢密使直接发到前线，宰相为群臣之首，却不能参预决策；二是宦官监军并不懂军事，常常指挥随意，束缚了前方将帅的手脚，导致军队不能灵活作战；三是宦官每到军中，便会选取军中最强健的兵士作自己的私人卫队，而让老弱病残出阵作战。开战后，监军率卫队在远处观战，情势稍有不妙，便策马先逃，而阵中兵士望见己方旗帜移走，亦随之溃退。唐武宗阅书后，遂根据李德裕建议，诏令各地宦官监军不准干预军政，且大肆削减监军卫队人数。如此一来，每有战事发生，监军因身边护卫不足，不敢再到前线观战，便可以令真正指挥作战的将帅得以放手而为。

由于皇帝和宰相的大力支持，唐军反击回鹘之战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当时乌介可汗兵围振武，在城外设下牙帐。唐守将石雄派人秘密与太和公主联络，请她驻车勿动。半夜时，自城内凿洞穴十余，引兵夜

出，直攻可汗牙帐。乌介可汗猝不及防，丢弃辎重逃走。石雄率军紧追不舍，大破回鹘军，斩万余人。乌介可汗被长枪刺伤，仅率数百骑逃走，归附黑车子族。其部众溃散，多向唐军投降。从此回鹘再无南下侵唐能力，唐边境稍安。石雄遂迎太和公主返还。

在这次大战中，归义军——回鹘咀没斯一部功不可没，已改名李思忠的咀没斯为了表达对唐廷的忠诚，不惜对自己的同胞兵戈相向。然乌介可汗被破后，他便再无利用价值，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遂自请解除兵权，率子弟到长安居住。由于怨恨回鹘的唐臣、唐人实在太多，唐武宗下诏取消归义军，以回鹘士卒分隶诸道为骑兵，优给粮赐。但不知出了什么变故，一个月后，节度使刘沔上奏称奉诏将归义军分隶诸道，回鹘兵士不肯从命，已命石雄将归义军尽行诛除。

被杀的不光是普通回鹘兵士，还有一些回鹘贵族，包括太和公主与乌介可汗所生之子。小王子出生不久，尚在襁褓之中，然因其身份特殊，只会令大唐尴尬，亦被一并杀死。太和公主自长庆元年（821年）肩负和亲任务出塞后，先后嫁过崇德可汗、昭礼可汗、彰信可汗、廋馭可汗及乌介可汗五任可汗，只与乌介可汗育有一子，疼爱有加，却被唐将石雄杀死，心中悲愤可想而知。

然太和公主终于得以返回故乡，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长安。唐武宗新即帝位不久，便击破回鹘、迎回姑姑，认为这是不世功勋，为公主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宰相亲自出城，其余文武官员百余人列于城门迎谒再拜。公主七位姊妹嫉妒太和公主受到如此优待，拒不出迎，激怒了武宗皇帝，差点夺了她们的封号。太和公主想不到历经劫难，居然会受到如此礼遇，颇为受宠若惊。到达京师后，她先去太庙拜见先皇，再去兴庆宫拜见嫡母太皇太后郭念云，故人相见，悲喜交集，唏嘘流涕。等到拜见侄子武宗皇帝时，太和公主自言和亲无状，请求皇帝降罪。武宗皇帝忙命人扶起公主，进封她为定安长公主，为她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唐人李频有《太和公主还宫》一诗云：

天骄发使犯边尘，汉将推功遂夺亲。
离乱应无初去貌，死生难有却回身。
禁花半老曾攀树，宫女多非旧识人。

回鹘既破，唐廷对待其国教摩尼教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先下令清查摩尼教徒庄宅、田产、钱物、书像等物，由功德使⁽¹⁰⁾、御史台及京兆府差官吏点检没收。由于一些摩尼教徒奋起抗议，官兵杀长安摩尼男女教徒七十二人。时隔不久，又查封长安醴泉坊大云光明寺，下令禁江淮诸镇的摩尼寺。后来更是趋于极端，武宗皇帝下令禁止摩尼教，敕天下斩杀摩尼师。处死摩尼师之前，还要先行侮辱一番，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再杀之。摩尼徒众配流诸道，死者大半。

经此打击，摩尼教势力大衰，但并未就此销声匿迹，而是转在民间秘密流传，并渐与其他宗教结合，历五代两宋仍不衰。到了宋代，摩尼教已完全汉化，并演变为明教，与下层斗争结合起来，成为农民起事的号召旗帜之一。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元朝末年的红巾军起义，均是以摩尼教为旗号，这是后话。

紧随摩尼教之后遭难的是长安回鹘或是冒充回鹘的九姓胡及杂胡。之前祆祠秘密绑架少女祭神一事不知被谁暗中宣扬了出去，愤怒的民众自发聚集起来，捣毁了长安几处祆祠。官府对此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彼时吐蕃赞普达玛遇刺身亡，吐蕃陷入内乱，武宗皇帝有心收复河湟，为充实国库，筹措军费，干脆借口胡人为害京师大做文章，强行收缴回鹘、九姓胡资产，凡抗命者一律严惩，因此而破家流离者不计其数。当年回鹘助唐平乱，几度抢掠两京，被杀被劫者近十万人，街道巷陌为之一空，几乎每家每户都受过回鹘兵士的茶毒。定居在长安的回鹘人亦仗势欺人，殖货产，开第舍，市肆商贾之利多为其占，日纵贪横，多不法之事，除了不干预大唐政治外，祸害丝毫不亚于横行霸道的神策军。此番武宗皇帝下令抄没胡人庄宅、钱物、产业等，民众均拍手称快。

杜湛所开剑肆位于放生池边，是西市最好的地段之一，闹中取静，景致清幽，原是登记在回鹘德禄公主名下，此次亦在征没之列。他原先因有德禄公主雄厚财力支持，不惜以重金收购名剑，后德禄公主被杀，财产尽数落入曹继荣之手，他亦失去资本，因有区亮等诸多侍从要养活，只得接受堂妹杜茵茵建议，合资在崇仁坊和东市各开了一家邸店，

以收取租金来应付生活费用。之所以仍维持着剑肆，是因为想借此找到青龙剑的线索，只是他无力再大肆买剑，便也将之前收藏的兵器拿出来售卖，以剑养剑。好在唐风尚武，男子均好佩剑，买剑的人也不少。西市剑肆被官府强行充公后，他只得来东市铁行盘了一家小店铺，继续将剑肆开张，对外仍自称剑公子。

这一日，隔壁凶肆店主蒋大神忽拿着一柄剑进来，问价值几何。杜湛拔出剑来，却见剑刃薄而锋利，光泽耀目，细细把玩了一番，道：“剑是好剑，可惜我刚盘下这家店，手头尚不宽裕，怕是买不起蒋店主这柄宝剑。”

蒋大神笑道：“剑公子真是个实在人。这样，反正这剑我也没用，剑公子随便给点钱就行，也算咱们两家邻居，就此结个交情。”

杜湛便命区亮将店里现金全部取出来，支付给蒋大神。蒋大神道：“比我想象的多了许多，多谢剑公子。”笑着自去了。

区亮狐疑道：“这剑相当不错，蒋店主浑然不当回事，还说钱比他想象的多，看来他一点也不珍惜这柄剑。会不会来历不明？”杜湛道：“我们只管买剑、卖剑，若真遇到作奸犯科之事，到时再说。”

话音刚落，便有京兆府逻卒闯了进来，大声喝道：“谁是剑肆店主？”杜湛道：“我就是。”自报了姓名。

逻卒道：“剑公子，我似乎听过这个名字。”与同伴窃窃私语了几句，语气登时变得客气多了，取出一柄长剑，问道：“剑公子原先在西市开剑肆，这柄长剑是从你手里卖出的，是也不是？”杜湛道：“是。”逻卒道：“那么请剑公子跟我们走一趟吧，京兆尹有请。”

区亮料想是那柄长剑惹来的祸端，不禁咋舌道：“难道是我乌鸦嘴惹的祸？”又问道：“出了什么事？”逻卒道：“到了京兆府大堂，自然就知道了。”杜湛道：“你留下来看店，我随差大哥走一趟。”自取了账本带在身上。

区亮很不放心，问道：“要不要去告诉杜尚书、杜小娘子他们？”杜湛道：“这是我自己的事，暂时不必惊扰他人。”区亮只得应道：“是。”

唐代立国之后，于京畿之地设京兆府，下辖二十三县，其中万年、长安位于京城之内，为赤县。京兆尹官秩三品，是京师最高长官，由于位居险要，历来只有皇帝心腹才能担任。担任过京兆尹的名臣极多，如刘晏、李岷、黎干、李鄘、第五琦、柳公绰、郗士美、柳公绰、韩迥等。由于距离中枢太近，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盘根错节，处于上下之间的京兆尹并不易当，更换频繁。白居易曾有诗写道：“京师四方则，王化之本根。长吏久于政，然后风教敦。如何尹京者，迁次不逡巡。请君屈指数，十年十五人。”明确指出从唐宪宗元和元年和元年至元和十年，京兆尹更换了十五人次。长官更换频繁，直接导致“人之知吏之不久则不从其吏，吏知选之不遥有不尽其能，偷安苟且，脂韦而已”。

现任京兆尹名薛元赏，亦是受命于危难之间。甘露之变后，恶少一度横行京师。这些人成群结队，剃头文身，手持弓箭，当街抢劫。当时最时髦的文身是在左臂刺字，最流行的则是十二个字：“生不怕京兆尹，死不怕阎罗王。”除了这些地方恶霸外，还有神策军横暴不法。京兆尹张仲方为名相张九龄族孙，空有“国器”之名，性格懦弱，不敢过问。宰相李石以其不胜任，奏罢其官，以司农卿薛元赏接任京兆尹。薛元赏上任后，派出手下，私下查访恶少名字、住处，列了一张名单，某日突然出动大批逻卒，将名单上的人全部逮捕，当街杖死。尸体横在大街上示众。一夜之间，长安秩序井然。

薛元赏因感激宰相李石知遇之恩，常到宰相李石府上拜访。唐代宰相是百官之首，地位很高。按照规定，官民遇到宰相均得主动让道。武则天时，面首薛怀义仗势骄横，无人敢触及其锋头，人一见到他，无不争相让路。许多达官贵人都对他奴颜婢膝，百般奉承。某日，薛怀义与宰相苏良嗣在南门相遇。二人争道，各不相让。苏良嗣怒不可遏，当即命左右将薛怀义扯下马来，痛打一顿。薛怀义跑去向武则天哭诉，不料武则天却称规矩便是如此，告诫他以后出入宫廷改走北门，不要再走南门，以免触怒宰相。

除此之外，官民临近相府时，也不得高声喧哗，以免惊扰宰相。某日薛元赏来到李石府邸，在外面听到有人同李石大声争论，便派人去打

听究竟。手下人回报说是神策军将在同宰相争辩。薛元赏十分愤怒，也不等通报，闯进相府责备道：“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却不能制服面前这神策军将，还怎么谈得上镇服四夷呢？”说罢愤愤而退，命左右把那神策军将抓起来，带回光德坊京兆府。

神策军士见长官被铁面京官绑走，急忙回去禀报神策中尉仇士良。神策中尉仇士良立即派遣几批宦官前去传话，召薛元赏到神策军中相见。薛元赏回答道：“现在正有公事，处置完后即刻就到。”等到杖死那名神策军将后，这才脱下官服，换上平民衣服去见仇士良。

仇士良听说爱将已死，怒火中烧，叱责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杖杀禁军大将！”薛元赏便讲述了神策军将对宰相无礼的事情，又从容不迫地道：“宰相是朝廷重臣，中尉也是朝廷重臣，宰相部属若是无礼于中尉，该如何处置？想必中尉心中早有决断。反过来说，中尉部属无礼于宰相，也一样不能饶恕。中尉与国家同体，当为国惜法。我已经下令杖死军将，自知得罪了中尉，所以便服而来，生杀予夺，任由中尉处置。”

仇士良无言以对，冷静想了一想，认为薛元赏说得也在理，便召人备酒，与薛元赏欢饮而罢。此后，禁军行为有所收敛。然不久之后，即发生了宰相李石遇刺事件。刺客训练有素，准备周全，埋伏在宰相上朝的必经之路上，还有一拨人马专门负责截断退路。若非李石所乘之马极有灵性，他当日必死无疑。事后，李石猜测是仇士良所为，为自身及家人性命着想，被迫辞去宰相之位。李石离京后，薛元赏仍居京兆尹之位，却不再似上任之初那般雷厉风行，大概是觉得李石遇刺一事与他自己得罪宦官有莫大干系。

京兆府位于西区光德坊。大唐药王孙思邈生前便居住在此坊鄠阳公主故居中，曾在这里为诗人卢照邻治病，后因治疗中断，卢照邻不堪病痛折磨，入墓自杀而死。京兆府既为天下诸州郡之首，规制当然比普通衙门大得多。杜湛被带到大堂外，等了许久，才被引了进去。却见一名老者身穿紫袍官服，端坐堂首，料想必是京兆尹薛元赏，遂上前见礼。

外面盛传薛元赏是铁板一块，人既威严又可怕，然亲眼见到其人，才发现他还算面善和气。薛元赏也不多寒暄，开门见山地问道：“逻卒带去的长剑，剑公子可曾认得？”杜湛点点头，称此剑是某年某月某日某男

拿到西市剑肆售卖，其以五十金买下。后四年某月某日，又由某男以五十金买走。

薛元赏道：“那么这柄长剑被卖掉该是半年前的事了？”杜湛道：“是，账本记录在这里，请尹君查核。”

书吏接了账本，奉上案头。薛元赏大致翻了一翻，问道：“原先卖剑的人，是一名神策军士？”杜湛道：“是，卖剑者到我店里时，穿着神策军的军服。”

薛元赏道：“剑公子心思缜密，可还记得买剑男子的模样？”杜湛道：“若是我没记错的话，买剑的男子三十多岁，穿一身翻领胡服，戴一顶常见的双耳胡帽，胡髯浓厚。”薛元赏道：“长安的胡人有一大半是这副模样。”

杜湛道：“抱歉，我的心思只在宝剑上，很少留意到卖剑人或是买剑人的长相。”又问道：“可是有人用这柄长剑做了什么犯法的勾当？”薛元赏道：“一月前，有人利用此剑行刺潞帅⁽¹¹⁾，不过未能得手，只伤了刘相公。刺客被擒前自杀而死，除了这柄剑外，身上再无其他线索。潞帅怀疑行刺一事不简单，遂将此剑封送朝廷，皇上又转给了本府，命本府调查。”

杜湛道：“那么尹君又是如何知道这柄剑是从我剑肆流出的？”薛元赏道：“当然是有人眼尖认了出来。不过这剑价值五十金，只随便拿来行刺一回，不免太可惜了。”意味深长地看了杜湛一眼，问道：“剑公子怎么看这件事？”

杜湛道：“刺客行刺潞帅这件事，我毫不知情，也无从评论。世人虽喜佩带长剑，但行刺似乎以短剑更为方便，尤其是匕首。历史上绝大多数行刺案，均是以匕首行事。这买主进店时，直截了当地说明要买宝剑，丝毫没有提及短剑或匕首。”顿了顿，又道：“还有一点，恳请尹君明察，我剑肆里收藏的好剑不下百柄，不可能每柄都摆在外面售卖。通常是问过买家需求后，才会带他到里间剑室观看。剑室也分好几间，有专门悬挂短剑的，有专门摆放古剑的，由于售价昂贵，交易并不频繁。这半年来，经我手买卖宝剑的生意只有五起。虽说进过剑室的不只买家

一人，但人数亦相当有限，这‘眼尖者’是如何能认出长剑是从我剑肆卖出去的？”

薛元赏道：“剑公子的手下总该都进过剑室吧？”杜湛摇头道：“不会是他们。”薛元赏道：“那么可能有几种情况，是长剑原主说出他将宝剑卖给了你，也可能是买家说过是从你那里买了宝剑。”

杜湛道：“这件案子既涉及藩帅，想必朝廷十分重视，我不敢妄加揣测。只是这剑从我酒肆里被人买走，往昭义走了一趟，又流回长安，还被人指认了出处，未免太过巧合。”

薛元赏道：“剑公子是说有人有意栽赃给你？”杜湛道：“我不敢这么说。况且就目前的证据而言，只能证明宝剑是买自我的剑肆，无法指控我跟行刺一案有关，还谈不上栽赃。既然案情重大，料想尹君也不会告诉我那‘眼尖者’是谁，但我觉得他是一条有用的线索，尹君不妨从他身上下手追查。”

薛元赏道：“这太难了！”杜湛道：“为什么？”薛元赏道：“因为‘眼尖者’人在昭义，潞帅未曾奏明，本府也不知道他是谁。”顿了顿，又道：“但本府有个更简单的法子，既然有人刻意将证据往剑公子身上引，想必你是条重要线索。”

杜湛道：“可我对昭义及潞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又为什么会盯上我。”薛元赏道：“目下是还没有明显针对剑公子的征兆。可这人如果真的盯上了剑公子，必定还会出招，本府只需派人盯住剑公子就行了。”

杜湛料想无法摆脱，不由得苦笑。薛元赏遂将账本还给了他，命人送他出去，又道：“若是有什么线索，还望剑公子及时来报。”杜湛道：“那是当然。”

离开京兆府后，杜湛便径直来了崇仁坊赵氏乐铺。之前他收到杜秋娘的千里书信，提及青龙剑与记曲娘子张红红有关，只是还不及询问乐官尉迟璋，尉迟全家便已遇害。自那时起，他主动远离政治旋涡，也不

愿意再去结交乐工，遂向乐铺店主赵思楚请教。

赵思楚倒是知道张红红的来历，她原先只是个沿街乞讨卖唱的歌女，某日到昭国坊南门卖唱，被金吾卫大将军韦青听到。韦青本为士人，出自京兆韦曲，曾祖、祖父、父亲三代为中书舍人，执掌机要。其女韦氏嫁给了唐代宗太子李适，李适后来即位为德宗皇帝，封韦氏为贤妃，极为宠爱。韦青精通音律⁽¹²⁾，曾自作诗道：“三代掌纶诰，一身能唱歌。”他听到张红红的歌声后，认为她歌喉嘹亮，很有歌唱天赋，遂纳其为侍妾，又将张父接入府中妥善安置。经过韦青调教后，张红红大放异彩，声名远扬，她不但歌唱得好，而且对乐曲有超凡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任何一首新歌，她只要听上一遍，就能够完整无误地进行演唱，人称“记曲娘子”。唐代宗听说后，召张红红入宫，封为才人，宠泽隆异。不久韦青去世，张红红听说后，对唐代宗哭道：“妾本风尘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归，致身入内，皆自韦青，妾不忍忘其恩。”悲痛之下，“一恸而绝”。唐代宗极是惋惜，追封她为昭仪。

然赵思楚所知仅限于此，至于张红红又如何与青龙剑扯上干系，他着实不知。杜湛便一面请赵思楚设法打听，一面托人向韦青后人打听，甚至还亲自去过城外韦曲，然一直没有得到确切消息。

赵思楚一见到杜湛进来，果然还是连连摇头，称时间隔得太久了，宫中乐工不知换了多少批，早无人知晓六七十年前的事。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杜湛道了谢，正要离去，赵思楚忽然叫住他，问道：“剑公子可认得故宰相王涯公的孙女？就是跟公子堂妹杜娘子情同姊妹的那位王娘子。”杜湛道：“以前认得。”

赵思楚道：“前几天王娘子来过乐铺，还挑了一支笛子。小老儿因为害怕，假装不认识。”杜湛道：“王娘子可有自报身份？”赵思楚道：“没有。她是跟一位郎君一块儿来的，就是当年在我这里强买过箏箏的曹继荣。”

杜湛大为惊讶，问道：“赵公说王娘子跟曹继荣在一起，没认错人吗？”赵思楚道：“决计没有认错。”

杜湛默默出来，思如潮涌。自当日王绵芊拂袖而去，他便再也没有

见过她。他原以为她还要继续复仇，不将长安搅得天翻地覆绝不罢休，但却再也没有听到她的音讯，料想她或许回了昭义，回去了她丈夫身边，过起了安稳太平的日子。不想今日之内，她两度浮现——

除了赵思楚所告知的消息外，还有那柄被人买走、又当作行刺凶器的宝剑，正是青龙剑，却不是令吐蕃人闻名色变的青龙剑，而是昔日士子吕岩献给宰相王涯的宝剑。王涯得到宝剑后，即将剑投入了如璧井中。甘露之变后，王氏举族被杀，家中财物先后被神策军及地痞无赖反复抄掠，所藏珍贵字画、书卷大多损失。以盛满珍宝闻名的如璧井，当然也没有被遗漏。杜湛为获取青龙剑更多线索，在西市开张剑肆，悬赏重金收购宝剑。某日有神策军士拿剑来卖，称是从王宰相家如璧井中捞得，索以高价。杜湛当即意识到这就是王绵芊提过的那柄青龙剑，遂不惜巨资，将剑买了下来。

半年前，有人进来剑肆，称要买一柄好剑，却没有看上店铺中挂售的长剑。杜湛见他是个行家，便引他到剑室选剑。那人一眼便看中了青龙剑。杜湛因为王绵芊的缘故，不欲出售，那人却愿意出三倍价钱。杜湛见对方势在必得，似是真心爱惜那柄宝剑，便仍然以原价卖给了他。不料这柄青龙剑竟然被人用作了行刺凶器，遇刺者则是王绵芊的丈夫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人刻意为之？若是刻意，行刺者又如何知道青龙剑原是王家之物？刺客既已自杀身亡，又是谁向刘从谏告发宝剑买自长安西市剑肆？会是王绵芊本人吗？她当然是认得那柄青龙剑的，可她并不知道那柄剑已经为杜湛所买呀。况且就算她从某种途径知道，又为何要刘从谏向朝廷告发，有意将线索引向杜湛呢？

刺客买剑行凶，凶器凑巧是刘从谏侍妾家中旧物，这或许只是巧合，然将线索引回到杜湛身上，必是有人刻意为之了。京兆尹薛元赏大概也觉察这其中有蹊跷，所以将杜湛召到京兆府后，只客气地询问他的意见。而杜湛之所以没有对京兆尹提及凶器青龙剑的来历，是怕事情牵扯出王绵芊来。即便她目下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保护，但仍然是朝廷钦犯身份。甘露之变后，刘从谏挺身而出，跟朝廷叫板，无非是因为占据一方土地，有兵有马，号称“养精兵十万，粮支十年”，才敢于发声，一再威胁要出兵讨伐宦官。宦官虽手握神策军兵权，然多是外强中干之辈，不知军事，哪敢真的跟藩镇开仗，所以才不得不对刘从谏一再忍

让。文宗皇帝受宦官挟制，多方予以安抚，一再给刘从谏加官，给予宰相封号，却被刘从谏以朝有奸臣为由拒绝，令文宗皇帝灰头土脸，成了夹在宦官、藩镇中间的受气包。

不仅如此，刘从谏还上书揭发唐文宗舅舅萧本是奸人假冒，是仇士良刻意安排在文宗皇帝身边的奸细。文宗生母萧太后本是福建人氏，出身贫寒，幼离故乡，父母已亡，唯有一弟，不知所在。文宗皇帝即位后，为宽慰母亲，命福建观察使查访萧太后弟下落。户部所属茶贩雇役人萧洪自称其姊早年流落，商人赵缙遂设法将萧洪引荐给萧太后姊徐国夫人。因时隔多年，徐国夫人难于辨认，便引萧洪去见萧太后。萧太后见到萧洪，亦难辨真假，想到亲人多年离散，呜咽流泪。文宗遂以萧洪为亲舅，拜金吾将军，累迁河阳⁽¹³⁾、鄜坊⁽¹⁴⁾节度使。李训当上宰相后，忽然找上萧洪，告知已知其是假国舅，但若是站在他这一方，便不举报揭发这件事。萧洪遂以李训兄长李仲京为幕僚，自此对李训言听计从。当时神策军将多有出任节度使者，军中惯例，先募集私人资金为新节度使斧资，等到其上任后再三倍偿还。萧洪任鄜坊节度使前，前任是左神策军将，还没有来得及偿还神策军集资便一病而卒。神策军遂要求继任节度使萧洪偿还。萧洪自恃国舅身份，又有宰相李训撑腰，拒不偿付。神策军惹不起萧洪，便要求死者之子偿还。其子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只好向萧洪求助，萧洪令其向宰相诉讼，李训判定无须偿还。神策军由此深恨李训、萧洪。甘露之变后，李训以谋反罪名被族诛，兄长李仲京侥幸逃脱，投靠了刘从谏。萧洪虽失去李训作靠山，但依旧是国舅，神策军也莫之奈何。左神策中尉仇士良派人秘密前往福建，寻到一个名叫萧本的男子，手中握有萧太后家族族谱。仇士良遂以萧本为萧太后亲弟，上奏萧洪为假。唐文宗大怒，命御史台审问萧洪。萧洪供认其诈，遂被处死。文宗又以萧本为亲舅，擢任右赞善大夫，累迁左金吾将军。

然不久泉州晋江百姓萧弘上书自称是萧太后亲弟。唐文宗遂下诏将萧弘送御史台按问。御史台回奏称萧弘诈妄。唐文宗十分愤怒，但在萧太后劝说下，还是没有再开杀戒，改命人送萧弘还乡。萧弘半路逃脱，前往昭义，请求节度使刘从谏为其申奏。刘从谏一再上书，说御史台受神策军左右，胡乱判定萧弘为假，其实朝堂的萧本才是假国舅。由于派

人到处散播，此事越闹越大，文宗不得已，只得命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法司会审问萧本、萧弘。三个月后，三司联名上奏萧本、萧弘皆非真太后弟。唐文宗遂下诏流放萧本、萧弘二人。皇帝和太后一再受骗，面子极不光彩，此后不再寻找真国舅，萧太后终生都没有认到自己的亲弟弟。虽然萧本确实是左神策中尉仇士良找来对付原国舅萧洪的棋子，但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不辨真伪，为对付仇士良而横加干涉皇室内部事务，使得藩镇与宦官的明争暗斗无所不在，也着实招人厌烦。

文宗皇帝志大才疏，束手束脚。武宗皇帝却是雄心勃勃，敢作敢为，他一登上皇位，便多方采取措施削弱宦官权力，目下宦官束手，气焰已大为收敛，刘从谏若还是跟以往一般强硬，便是跟中央朝廷作对。当今皇帝果敢刚毅，又有宰相李德裕这样的能臣做帮手，怕是不会再像前几任皇帝那般姑息藩镇，听之任之。就拿刘从谏而言，新皇帝即位后，他派人运了一匹罕见的大马到京城，献给武宗皇帝，却被皇帝退回昭义。虽然刘从谏对外称是因为神策中尉仇士良从中作梗，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是一种信号，新皇帝不喜欢那些不听朝令、胆敢拒绝朝廷任命的藩镇。

另外还有一层，武宗皇帝强行收缴摩尼教和回鹘人财产，不惜杀人立威，充当强盗角色，如此大肆敛财，分明是要充实国库、积攒军费，为开仗作准备。北方回鹘已然灭国，黠戛斯又与李唐联宗，一力和好，这未来的一仗，应该是针对吐蕃了。这可是河西民众期盼了近百年的大事，杜湛可不希望忽然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抗命，朝廷又将有限的财力及资源改用在了平定藩镇上。他需要找到王绵芊，当面跟她谈一谈。

他正欲往平康坊昭义进奏院去寻王绵芊，忽见坊卒引着一名宦官过来。坊卒道：“杜郎，这位中使是宫里来的，奉命带郎君进宫。”

那宦官名叫刘行深，问道：“郎君可是叫杜湛？”杜湛虽回归杜家，但依然沿用“剑公子”的化名，已许久没有听到杜湛的名字，颇为感怀，便点了点头。刘行深道：“郎君请随我进宫，不要让皇上久等。”

杜湛大为意外，问道：“是皇帝要召见我吗？”刘行深道：“是，我们这就走吧。”

(1) 李商隐诗作深婉绵密，典丽精工。《锦瑟》虽题为“锦瑟”，但并非咏物诗，只是以开头二字为题，内容是回忆往事，语言清丽，情调迷惘，境界朦胧，给人华丽深沉、缥缈神秘的感觉，解读极为不易。古来解此诗者有几十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锦瑟为宰相令狐楚（李商隐恩师）侍儿小名。梁启超先生说：“义山（李商隐字义山，号玉生）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此种文字，便不容轻轻抹煞。”

(2) 凶肆：古代出售丧葬用品的店铺。古人称丧葬之事为“凶事”，其礼仪甚为隆重，需要许多各式各样的用具来作装饰、仪仗。唐代出现了专卖丧葬用品的凶肆，除了经销棺材外，还助人营葬，专门替丧家操办丧事。在凶肆中，不仅有丧车及丧事器具供租用，还有“音声伎艺人”为丧家鼓吹奏乐，有“挽歌郎”为丧家唱挽歌。为招揽殡葬生意，凶肆肆主搭起层台，令挽歌郎登台高唱挽歌，且与其他凶肆的挽歌郎进行比赛。据中唐白行简《李娃传》记载：长安有两凶肆互争胜负，不仅在车辇绮丽上一争高低，还要在挽歌郎歌唱水平上较量胜负，曾搭起重台，令挽歌郎登台献艺。

(3) 据明人朱权（朱元璋第十七子）《神奇秘谱》记载，《梅花三弄》最早是东晋时桓伊所奏的笛曲。桓伊文武全才，忠肝义胆，雅好音律，“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最擅长吹笛，有“笛圣”之称，据说他使用的竹笛是东汉蔡邕亲手制作的“柯亭笛”，曾在笛上“为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此曲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等特征，来颂具有高尚节操的人。此曲结构上采用循环再现的手法，重复整段主题三次，每次重复都采用泛音奏法，故称为《三弄》。体现了梅花洁白，傲雪凌霜的高尚品性。

(4) 卤簿使、山陵使均为负责皇帝丧事的官员，为前任皇帝死后临时任命。

(5) 天德军：初名大安军（一作天安军），隶属于唐关内道丰州，其两处治所皆位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阴山山脉南麓，与前套地区的振武军为中晚唐时期（755—907年）唐朝北方边疆的重要军事机构。“安史之乱”后，回鹘汗国一直未能对唐朝造成较大威胁，故而天德军与振武军的防御任务不重，驻军量也较少，主要是回鹘对唐朝威胁远不如吐蕃严重。天德军置有都防御使之职，因驻军量是唐朝河套军镇中最少的一个军镇，实力也比河套东部平原的振武军弱，一直也未能像振武军一样升格为节度。唐朝前期，河套内外驻防城群体尽归朔方节度使统管，后期驻防城群体分别划归于灵盐、夏州、天德军和振武军四个方镇统辖。

(6) 杂胡：胡人泛称。

(7) 错子山：今内蒙古杭锦旗后旗腾鹤泉之北。

(8) 呼韩邪单于：西汉匈奴单于，姓挛鞮氏，冒顿六世孙。彼时匈奴内乱，匈奴多位族人自立单于。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为兄郅支单于所败，南下附汉。由于他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匈奴可汗，汉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迎接。后汉宣帝派一万六千名骑兵护送他回去漠南，时匈奴缺粮，又赠三万四千斛粮食。前36年，郅支单于被杀。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来到长安，要求和亲。汉元帝在位，以宫人王嫱（王昭君）许之。王昭君出塞后，“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汉匈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王昭君死后葬于今呼和浩特市区南郊，墓依大青山、傍黄河水，后人称之为“青冢”。

(9) 幽州：治蓟县，今北京西南。

(10) 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皆隶属于鸿胪寺（主外宾之事）。武后延载元年（694年），僧尼改属祠部（礼部所属四司之一，掌祭祀及死丧赠赐等事）。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道士女冠辖属于宗正寺（主管皇族事务）。贞元四年（788年），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等，总管僧尼之籍与功役。元和二年（807年），以道士、女冠隶左右街

功德使。会昌二年（842年），以僧尼隶礼部主客司，六年复隶两街功德使。

(11) 潞帅：指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因昭义治所潞州（今山西长治），故称，为当时习惯称呼。

(12) 唐玄宗时，有著名歌女名许子和，入宫后改名永新，籍于宜春院。既美且惠，善歌，能变新声，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嚨一声，响传九陌。唐玄宗曾召李谟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某日唐玄宗在勤政楼宴会，楼下观者数十万人，众人喧哗聚语，乱哄哄一片。宦官高力士奏请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唐玄宗允准。永新撩鬓举袂，直奏慢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义者闻之血涌，愁者闻之肠绝。安史之乱后，宫人四散，永新流落江南。韦青避地扬州，因月夜凭栏于小河上，忽闻舟中唱水调者，当即道：“能唱此歌者，必定是永新。”循声而去，果然是当年名盖京师的永新，只是已然风尘憔悴，不复有昔日娇美容颜。两人对泣久之。因韦青善于听歌识人，在后世成为“知音”的代名词。

(13) 河阳节度使：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设置的节度使，治河阳（今河南孟州），下辖河阳三城（北中城、中潭城、南城，分别位于黄河北岸、河中沙洲与南岸之侧，其间由两座浮桥相连，是古代沟通黄河南北往来的冲要，向为兵争要地）、五县（河阳、河清、济源、温县、王屋）和怀州（今河南沁阳）、卫州（今河南汲县），相当于现在河南省黄河故道以北、太行山以南、浚县以西和黄河南岸的孟津、荥阳等地。

(14) 鄜坊节度使：又称渭北节度使，为唐在今陕北中部设立的节度使。治鄜州（今陕西富县），下辖鄜州、坊州、丹州、延州、绥州。

第五章 碧海青天

大明宫虎踞于龙首塬高阜上，丹凤朝阳，地势非凡，『北据高岗，南望爽垲，终南如指掌，城市俯而可窥』，视野极为开阔。它的出现，宛如明艳的朝霞映照着澄净的天空，令本已伟岸的长安城平添了一份瑰奇与华丽。此时的大明宫，已经不复以避暑夏宫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全新的强者姿态亮相于历史舞台。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唐 李商隐 《无题》

大唐立国之初，四方未定，百废待兴，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后，依旧沿用了隋朝的皇宫——大兴宫，也就是后来唐睿宗即位后所改称的太极宫。这座位于长安城中央最北部的富丽堂皇的宫殿群，又称京大内、西内，实际上是太极宫、东宫、掖庭宫的总称。太极宫建筑布局与长安城总体布局一致，以中轴部位突出主要建筑。全宫有殿、阁、亭、馆三四十所，包括许多著名的宫殿建筑，太极殿、两仪殿、承庆殿、武德殿、甘露殿、凌烟阁，等等。自从唐朝立国，太极宫就成为帝国的权力政治中心。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因太极宫低洼潮湿，一度有修建新宫殿的想法，但又怕劳民伤财，始终没有提上日程。

贞观八年（634年）夏，已经当了八年太上皇的唐高祖李渊感到身体不适，唐太宗便请父亲前去岐州九成宫避暑。九成宫即是隋代的仁寿宫，也就是隋文帝杨坚被儿子隋炀帝杨广所杀之地。唐高祖心有不快，没有同意。转眼到了秋天，唐高祖突然中风，从此一病不起，缠绵于病榻。此时的唐高祖已经是六十九岁高龄，风烛残年，剩下的时日显然已经不多多了。

监察御史马周^①看不惯唐太宗对太上皇露骨的简慢，婉转地劝皇帝“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以高显”，以供奉太上皇，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将“大孝昭乎天下”。无论太宗皇帝在政治上取得了如何巨大的成就，他靠杀兄逼父登上皇位的手段仍然为人非议。或许是出于歉疚，或许是出于政治考虑，唐太宗欣然接受了马周的建议，决定用迟到的大孝来掩盖昔日的逼宫忤逆，下令在太极宫东北为父亲建造一座夏宫，供太上皇来年避暑之用。一向节俭的唐太宗不愿意动用府库之资，拿出了自己的私人积蓄。公卿百官听到消息后，争相拿出个人的财产，捐助修建夏宫，成为当时的一大奇事。

新的宫殿被命名为“永安”，意思是盼望太上皇住进去后，能够龙体康复，永享安乐。为了加快进程，唐太宗甚至不惜以皇帝之尊，亲自督工。

据说在为新宫殿打地基的时候，从地下挖出了一面秦朝的古铜宝镜，群臣对此议论纷纷。李世民看着身旁以进谏出名的大臣魏徵，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于是，次年（635年）正月，在新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李世民将永安宫改名为大明宫⁽²⁾。

然而，到了五月，久病不愈的太上皇李渊病死在西内苑大安宫的垂拱殿，终于没有等到大明宫竣工的那一天。随着太上皇的去世，以虚饰为目的的唐太宗就此停止了大明宫的营建。直到二十七年后，龙朔二年（662年），唐高宗李治在位，皇帝突然下令扩建当年停修的大明宫，令所有人大吃了一惊。官方宣布修建新宫殿的原因是皇帝患上了风湿病，不适合居住在环境潮湿的太极宫，必须要搬迁到地势更高、更干燥通风的地方居住。

如此，距隋文帝杨坚建造长安城整整八十年后，大明宫开始大规模兴建。司农少卿梁孝仁被任命为这项浩大工程的主持者。这次不是为退位的太上皇修建避暑夏宫，而是要营建一座和帝国一样伟大不朽的宏伟殿堂，在这样的基调上，大明宫注定将以无比壮丽的姿态出现。在这群庞大建筑背后，是一个强大民族的自信与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力支持。

大明宫虎踞于龙首塬高阜上，丹凤朝阳，地势非凡，“北据高岗，南望爽垲，终南如指掌，城市俯而可窥”，视野极为开阔。同长安城的设计一样，宫殿巧妙地利用了天然地势，依山建筑，形成一座相对独立的城堡，与终南山气势两相高。宫殿所用的木材均是百年古木，近万名工匠携带着锯斧进入荆州一带的深山老林，为大明宫寻找合格的栋梁之材。所选之木均是千中选一的上上之选，树木被砍伐倒下时，“势动连崖，拉风碎雷”。这些木材经水路由长江、汉水而下，汇集到扬州，入漕运河转运到黄河，再由黄河逆流而上进入渭河，最终运抵长安城，集结在龙首塬上。

扩建后的大明宫比太极宫规模更大，也更加雄壮。它的出现，宛如明艳的朝霞映照着澄净的天空，令本已伟岸的长安城平添了一份瑰奇与华丽。此时的大明宫，已经不复以避暑夏宫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皇帝理政安寝的重要场所及大唐的权力中枢，以全新的强者姿态亮相于历史舞台。

著名文人贾至⁽³⁾有《早朝大明宫》一诗：“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满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写尽了金銮玉阁的旖旎辉煌和庄严气象，在当时极为引人瞩目，杜甫、岑参、王维都曾作诗相和。

大明宫正南门为丹凤门，巍峨壮丽，号称“盛唐第一门”，是大唐皇帝出入宫城的主要通道，其形制在大明宫诸门中最高，为最高等级的“五门道制”，即有五个门洞，属于规格最高的城门，甚至远远超越了长安城外郭城正南门明德门。门上筑有高大的楼观，雄伟气象，令人仰望，是皇帝举行登基、改元、宣布大赦等外朝大典的重要场所，也是宣示皇朝政令、礼仪的重要场所，地位如同太极宫中的承天门。唐玄宗之前，大赦、改元的敕令多在太极宫的承天门宣布，唐肃宗执政后，皇帝起居在大明宫，故而大赦、改元的诏令改在丹凤门宣布。唐肃宗改元、唐德宗登基之大典，以及后来的唐穆宗、唐文宗、唐武宗等大赦之典均是在丹凤门门楼上进行。

穿过丹凤门后，即进入大明宫。大明宫南半部为朝政建筑区，其中三大殿又构成前、中、后三个空间：前为“大朝”，以含元殿为主体；中为“中朝”，以宣政殿为主体；后为“内朝”，以紫宸殿为主体。

“大朝”含元殿为大明宫主殿，依塬而建，高大雄伟。站在含元殿前，视野极为开阔，终南山清晰可见，长安街坊尽收眼底。唐人李华在《含元殿赋》里作了十分逼真形象的描绘：“进而仰之，骞龙首而张凤翼。退而观之，岌树颠而岬云末。”国家盛大庆典、各国使臣拜见皇帝、递交国书等多在此处举行，即所谓“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

“中朝”宣政殿位于含元殿之北，与含元殿同处中轴线上，是大明宫第二大殿，规模也与含元殿相仿，是皇帝召见朝集使、贡使与策试举人的地方。唐朝重要决策机构，如中书省、殿中内省、御史台、门下省、弘文馆、史馆等，均设在宣政殿左右，因而这里也是皇帝常朝和百官办事的行政中心。

宣政殿还有更非凡的意义，它是南北衙的分界线。以宣政殿为界，一道东西向的宫墙将大明宫拦腰截断，其北为宫城，其南为皇城。宣政殿两旁为东、西上阁门，西有延英门、光顺门，东有崇德门，以分禁内外。而中书省和门下省分别位于宣政殿之南的东西两侧，位于皇城，已经在宫城之外，因而才有“南衙”之称。宰相议政居于禁外，实际权力大为削弱，这是唐朝政治史上的一大变局。

“内朝”紫宸殿是大明宫的第三大殿，殿北有横街，街北即后妃居住的寝殿区，由于紧连后宫，所以又称内衙正殿。皇帝日常议事一般都在紫宸殿，故此殿也称“天子便殿”。由于进入紫宸殿必须经过前宣政殿左右的东西上阁门，故入紫宸殿又称为“入阁”。能够“入阁”与皇帝商议军国大事，对大臣们来说，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武则天最初正式亮相于大唐的政治舞台，与丈夫唐高宗李治一道垂帘听政，正是在紫宸殿。

一直有种说法：修建大明宫其实不是唐高宗李治的意思，而是他有魄力的妻子——武则天的主张。这个胆魄过人的女人，给自己取了一个标新立异的名字——“曌”，意思是“日月当空”。这是一个她自己新创造的字，只有她一人用过。如此一个敢于突破传统的女人，想要建造一座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宫殿，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龙朔三年（663年），大唐发生了著名的移宫事件，帝国的权力中枢由太极宫向大明宫转移。该年四月二十二日，大明宫尚未修葺完毕，唐高宗便迫不及待地宝座、仪仗、礼器全部移至大明宫的大朝正殿含元殿。四月二十五日，李治正式在大明宫的内朝正殿——紫宸殿听政。

李治听政于紫宸殿被认为是一个有力的政治信号，改变了唐朝政治的格局。在李治营建大明宫之前，唐朝的政治中心为太极宫，太极殿是皇帝起居、上朝和百官办公之所，而决策机关中书、门下两省均位于禁

内太极殿两边。按照唐朝制度，各类奏表都要经过门下和中书两省来传递，而以皇帝名义签发的诏旨也需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查。这样一套程序，使得宰相对政事有至关重要的发言权。而两省官署位于宫城之内，离皇帝如此之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皇权的有效监督。而移宫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中书、门下两省位于宫城之外，两省办公、处理奏章等都到禁外进行，离皇帝远了很多。宰相要进入禁内与皇帝议事，程序更为复杂⁽⁴⁾。这被视为唐朝中枢结构的重大改变——宰相的权力地位被刻意降低，君权得以扩张——皇帝即使不能控制宰相，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宰相的控制。这种通过移宫来达到控制人事的目的，是政治家的大手笔。而背后的主使人，显然并非李治，而是武则天，因为只有她，才是最大的获益者。

紫宸殿西侧为延英殿，也属于“内朝”。唐肃宗时，宰相苗晋卿年老，行动不便，皇帝特地在延英殿召对，以示优礼。后沿为故事，延英殿也由此成为皇帝在内廷引对朝臣、议论政事的主要殿所。皇帝如有军国大事咨对，就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大臣，称为“延英召对”。如果宰相有事要与皇帝面商，则称为“奏开延英”。由于延英殿内旁无侍卫，礼仪从简，君臣之间比较随便，臣下也可以知无不言了。史书上用“君、臣一体，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来形容延英殿上君臣热烈讨论的场面。“都俞吁咈”出自《尚书》，本是尧、舜、禹等讨论政事时发言的语气叹词，后用以赞美君臣论政问答，融洽雍睦。唐宪宗曾经与宰相李绹、裴度在延英殿讨论治理天下之道，君臣言语投机，一直谈到日暮。当时正值酷暑，唐宪宗挥汗如雨，汗透御服。宰相李绹、裴度见此情形，主动要求退出。唐宪宗挽留说：“我回到宫中，面对和相处的不过是宫女及左右近侍。怎么能得对贤士，闻正言？我喜欢每天与你们谈论为治的要务，甚是有益，所以不知疲倦。”这则典故被人称为“延英忘倦”。

“中朝”宣政殿、“内朝”紫宸殿和延英殿实际上是唐朝权力运作的最核心的中枢、帝国的核心。宣政常朝、紫宸入阁、延英召对也相应成为唐朝皇帝与宰相讨论军国大政的三种形式。

杜湛自西南门建福门进宫，亦进了“内朝”，却没有被引入紫宸殿或

是延英殿，而是被带来了北半区的麟德殿。

麟德殿位于延英殿西北方，是大明宫中轴线外的最大宫殿，因修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故以“麟德”命名。整座殿堂分为前、中、后三进，因而又叫“三殿”。中殿最高，成为主殿。三殿连成一个整体，内庭十分宽阔宏大，独特新颖，别具一格，是举行宫廷宴会、乐舞表演的理想场所。

长安二年（702年），吐蕃在多次被唐军大将唐休璟打败后军力大衰，终于派遣使者论弥萨到长安求和。女皇武则天在麟德殿召见论弥萨，并设宴招待。论弥萨对唐乐十分倾慕，说：“我生于边荒，不识中国音乐，请陛下让我们一开眼界。”于是武则天下令在麟德殿载歌载舞，奏百戏于殿庭。琴声悠悠，舞姿翩翩，论弥萨看得眉开眼笑，歌舞结束后，向武则天拜谢道：“我等来到圣朝后，备受厚待，又得亲观如此神奇的音乐，真是不虚度一生。我自顾卑贱，不知道如何报答天恩，唯愿陛下万岁。”

当时任凉州都督的唐休璟⁽⁵⁾刚好在长安办事，也奉命参加了这次麟德殿宴会。席间，武则天发现论弥萨总是偷看唐休璟，十分好奇，便问论弥萨为什么盯着唐休璟看。论弥萨老实地回答说：“前年洪源之战，此将军猛厉无敌，所以想认识一下。”武则天听了大为惊叹，立即对唐休璟刮目相看，提拔他为右武威、右金吾二卫大将军。

麟德殿东侧，是一个宽阔的广场，能够容纳三四千人。再向东，便是碧波荡漾的太液池风景区，湖光水色，风景优美异常。这也是唐朝皇帝选中这个地方作为举办宴会、观看文艺演出场所的主要原因。唐朝官员均以能出席麟德殿宴会为荣，唐代宗曾在此一次欢宴神策军将士三千五百余人。这里还是皇宫御用马球场，唐代皇帝大多酷爱马球运动，经常组织禁军进行比赛。

唐中宗李显是唐朝皇帝中第一个马球迷。他在位时，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派遣使者到长安迎接金城公主入藏。使者逗留长安期间，唐中宗曾请他们到宫中看马球。使者赞咄说：“我随同的部下中，有会打马球的，可否让他们在御前表演，和这里的球队赛一场？”唐中宗当即应允，在禁军中挑选了十多名马球高手，命与吐蕃队比赛。结果，吐蕃队取胜。唐

中宗很不甘心，命擅长马球的临淄王李隆基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出战。李隆基邀请同样精于此道的王邕、武延秀、杨慎交一起上场，与吐蕃十余人对抗。四人纵马冲突，风回电激，结果不负众望，战胜了吐蕃队。李隆基后来当上了皇帝，也从未放弃马球的爱好。

杜湛到达麟德殿时，广场上正在举行一场激烈的马球比赛。场中数名神策军士对战一名青衣男子，那男子动作敏捷，怀挟星弹，挥击应手，将球挑在空中连击不落，且来回驰骤如风，七八名神策军好手竟拦不住他一人。围观的嫔妃、宫人、军士无不大声叫好。

唐武宗亦在观众之列，听到杜湛已到麟德殿中，便离席进来前殿。杜湛虽见过武宗，但那是在其当上皇帝之前，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大唐皇帝，当即下拜。武宗笑道：“杜卿请起。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也勉强算是故人了。朕其实一直想找杜卿聊上一聊，只是事务繁忙，未得其便。今日恰好有节度使入朝，特别提及杜卿，朕才想起来，该召你进宫了。”

杜湛听说入宫缘由是因为某节度使入朝，不由一怔，心道：“难道是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就算他从芊娘那里听说了我，又没来由地在皇帝面前提我做什么？”忽见武宗皇帝身后闪出一名中年男子，却是数年未见的石雄，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皇帝所称的节度使是石雄，他因大破回鹘、迎回太和公主有功，已擢升为河中节度使⁽⁶⁾。

石雄也不顾皇帝在场，抢上前来，按住杜湛肩头，道：“小郎君，我终于见到你啦。你都长成大人了。”

杜湛心中也极是欢喜，又见对方已贵为一方节度使，而自己则徒然空耗数年光阴，一事无成，颇觉无颜再见故人，只问道：“石叔叔你可还好？”石雄道：“很好。只不过一直没有机缘到京师来找小郎君，好不容易盼到这次进京面圣机会。本打算等到办完公事再去找你，刚好皇上问及河西事宜，我便提了小郎君，说你在敦煌长大，远比我熟悉当地情形。皇上听了，便立即派人去召你啦。”杜湛道：“原来是这样。”

武宗皇帝刚看完一场精彩绝伦的马球赛，兴致很高，坐下来问道：“杜卿，其实朕找你，就是要详细了解河西情形，你便将你所知详细

道来。”杜湛道：“陛下最想要了解的，应该是河西的布防。吐蕃将河西分作五节度使：瓜州、凉州、河州、青海、鄯州。我来自敦煌，又称沙州，属于瓜州管辖。瓜州因三面有大漠绝险，无须重兵布防，因而兵力最弱。吐蕃主要兵力都驻扎在凉州，除了因为它位置最重外，还因那里汉人极少，居民多是龙族等外族人，骄悍难制。其次则是鄯州。”

武宗问道：“吐蕃待河西子民如何？”杜湛道：“这要看怎么看了。吐蕃赋税倒是不算繁重，甚至还比不上大唐，可他们千方百计提防汉人，强制推行吐蕃风俗，引发民众普遍不满。更重要的是，丝路断绝后，河西经济衰微，又倒退回数百年前，完全靠耕种放牧过日子。老人们每每忆及昔日繁华，都深为不平。陛下可能不知道，河西没有复杂的手工业，在那里，一张纸都十分珍贵，就连地方长官因公用纸，也要一一登记。

武宗道：“这么说，吐蕃并不得人心了？”杜湛道：“是。不过吐蕃防范极严，除了将民众编户入部落外，还有告身制度。除了少量农耕工具外，几乎看不到铁器，因而民众虽然不满，可单靠自己的力量，也没有办法反抗。自沦陷后，河西先后爆发过十多次暴动起义，但都失败了。”顿了顿，又道：“河西陷蕃数十年，但当地民众仍然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唐子民，盼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大唐治下。”

武宗道：“朕亦听石卿提过此节，河西……尤其是敦煌百姓，可钦可佩可叹呐。也难怪民众如此向唐，敦煌毕竟是我李氏先祖凉昭武王⁽⁷⁾发家之地。”

皇帝叹息一番，又问道：“敦煌汉人人数不少，豪族亦多，以哪一氏地位最高、名望最尊？”杜湛踌躇道：“这个还真不好说，阎氏、索氏、张氏、李氏、汜氏等均是当地大族⁽⁸⁾，各有千秋。但在敦煌民众的心中，阎开府仍是共推的英雄人物。虽然他已过世多年，声名仍然不衰。”

武宗道：“天下未尝无魁奇智略之士，当乱离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阎开府存护敦煌有功，敦煌百姓当然不会忘记他。”又问道：“杜卿可认得张议潮？”杜湛颇感意外，应道：“认得。”武宗笑道：“石卿极推举这个人，说他堪为河西汉人领袖。”

杜湛料想石雄并未告知皇帝自己是张议潮的亲生子，便道：“张使君沉毅有谋，又热心助人，在敦煌，无论是汉人还是粟特人，甚至包括吐蕃人，都对他极是推服。”武宗道：“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可惜张议潮进奏朝廷的书信，朕竟无缘得见。”

原来石雄离开敦煌时，张议潮曾秘修书信一封，托石雄设法转交唐廷。然石雄彼时尚是逃犯身份，入唐境时即被逮捕，就近关押在振武军服刑，只能委托振武进奏院上交张氏密信。不想密信刚到中书省，尚未启封，长安即发生了甘露之变，神策军冲进中书省，一路杀人放火，焚毁图籍文书无数，那封密信也未能幸免于难，化作了灰烬。因而世间除张议潮本人外，再无人知道密信内容。

杜湛还是第一次听说此事，一时默然，心中不免好奇亲生父亲到底在信中说了些什么。

武宗又问道：“朕听石卿说过杜卿曾挟持吐蕃赞普，意图为民众请命，是也不是？杜卿很有胆识。”杜湛道：“我那时候年纪还小，脑子一热就那么做了，全然未考虑后果，哪敢说有什么胆识。”

武宗笑道：“谁年少时不做几件冲动的事呢！”又问道：“那位赤祖德赞赞普，为人如何？”杜湛道：“他人不坏，却是个糊涂赞普，将国政全部交给僧相，将金钱全部花在了礼佛上。在吐蕃国内，僧人比王公贵族还要富有、还要威风，平民百姓稍有礼仪不周之处，便要挖眼砍头。”

武宗道：“那位糊涂赞普算是死在了他自己手里，吐蕃国库也被他折腾得差不多了。”杜湛道：“是，所以达玛赞普即位后即大力禁佛，除了执政大臣反佛外，主要原因还是王室财政困难，所以要将寺庙、僧人占据的财产及民户收归国有。”

武宗道：“杜卿人在市井之中，倒是对天下大事一清二楚。”杜湛道：“我只是小民一个，岂敢妄谈天下大事？只因亲朋好友多在河西，所以格外关注吐蕃局势。”

武宗道：“目下吐蕃国内可是乱成一团了。石卿，你来说说。”石雄道：“是。”大概说了吐蕃目下形势。

前任赞普赤祖德赞遇害后，其兄达玛继位，朝政全部落入大论韦甲多热手中。韦甲多热信奉苯教，以达玛名义大力推行禁佛措施，引发佛教僧人刻骨仇恨。不久，僧人拉垅贝吉多吉刺杀了达玛。达玛生前没有子嗣，不过他被刺杀前，王妃已经怀孕。王后为争夺权位，也伪装成有孕的样子。王妃后来生下一子，为了防止王后抢走孩子，白天派人四下围住孩子，晚间用许多盏灯光守护，取名欧松，意思是“光护”。王后也不甘示弱，到外面买了一个流浪乞丐的孩子，胁迫朝臣认可是她亲生，并取名为永丹，意为“母坚”，即母亲坚持认定。这两个孩子被不同派系的贵族操纵，用来争夺权势。双方互不相让，进而兵戈相向，吐蕃王室由此分崩离析。各领兵将帅也拥兵自重，互相攻杀。吐蕃国大乱，内战不止。仅在河陇地区，便有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同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为争夺地盘而相互攻战不已。

杜湛曾听人议及达玛赞普遇刺，却不知吐蕃国内正因争夺赞普之位而战火纷纷，微一沉吟，问道：“陛下如此关注吐蕃局势，可是有收复河西的愿望？果真如此的话，那可是河西百姓的福音。”武宗道：“收复河西固然在朕考虑之列，不过尚不在计划之中。”

年轻皇帝志向很大，却不是没有忧虑。自安史之乱以来，大唐内忧外患，不但有吐蕃频繁扰境，仅在国境之内，朝命已难达四方，不时有藩镇抗命，虽有宪宗中兴，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前任文宗皇帝在位时，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木予轴空竭于里闾，情势愈发严峻，史称“阉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主，弗能诘也”。武宗皇帝接手的本就是个烂摊子，刚一登上宝座，便接连发生变故：朝内有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叛乱；朝外有义武、幽州两大藩镇军队作乱；外围还有回鹘乌介可汗挟持太和公主扰边。这些事件虽最终得以解决，却消耗了大唐仅有的积蓄。况且要进军河西，先必须打开西行通道，收复陷于吐蕃原州、乐州、秦州三州及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萧关七关，这本身就是恶仗。打仗需要军费，皇帝需要时间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杜湛最初的观点，便是觉得靠人不如靠己，要想驱逐吐蕃，最终还是要靠河西民众自己。况且他在长安生活数年，已知大唐虽号称东方大

国，却有诸多艰辛隐痛之处，听到武宗回答，倒也不觉意外。武宗见他气度恢弘沉静，愈发欢喜，又问了许多关于河西的风土人情。一番长谈，不知不觉竟然过了一个多时辰。还是内侍进来禀报，称适才击球获胜的冠军周宝尚在殿外，已等候多时。武宗这才笑道：“改日得空，再找杜卿闲聊。石卿，你也去吧。”命杜湛和石雄先行退下。

出来麟德殿时，正好遇到适才在球场上大显身手的青衣男子周宝。这周宝原先是地方官吏，因性格强毅，为同僚排挤，久不得升迁，一怒之下来到京师，伏阙上书，自称球艺“击拂之妙，天下无双”，恳请以球技晋官。武宗皇帝见书后大感新奇，遂召集神策军马球好手对赛。周宝以一当十，果然没有令人失望。石雄亲眼见识过他球技高超，十分佩服，特意过去招呼了一声。周宝亦道：“久仰石将军大名。”因要进殿面圣，便匆匆拱手作别。

石雄道：“我还要在京师滞留几日，等候诏令，周兄若是得空，可来平康坊河中进奏院寻我。”周宝道：“一定。”

出宫时，迎面遇到杜茵茵。她是皇亲国戚，名列宫籍，可以随时出入禁宫，一见到杜湛，便远远招手。杜湛忙奔过去问道：“出了事吗？”杜茵茵道：“湛哥哥没事吗？”杜湛道：“我没事啊。茵娘是专门来找我的？”杜茵茵道：“是啊，我听说你被带去京兆府了，半天都没有回来，吓得急忙去找你，后来才听说你被召入皇宫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生怕皇上对你不利，急忙进宫查探。没事就好。”

杜湛忙向石雄引见，道：“这是我堂妹茵娘。”杜茵茵道：“你就是石将军？我到兴庆宫拜见太皇太后时，听定安长公主说起过你。”

石雄狐疑问道：“定安长公主是谁？”杜茵茵道：“噢，就是太和公主。”

石雄虽从回鹘乌介可汗手中营救出太和公主，可太和公主彼时已为乌介可敦，二人不但做了夫妻，还育有一子。而石雄非但拆散了乌介夫

妇，还亲手杀死了小王子，虽是奉命而为，但内心仍感愧疚。他知道太和公主恨他入骨，也不多言。

杜茵茵毫无心机，又笑道：“湛哥哥，石将军既是你故人，何不请他到家里坐坐？我叫下人准备一桌好酒好菜，你们好好聊上一聊。”石雄忙道：“不敢叨扰茵娘，我还有公事要回进奏院。”

杜湛道：“我们家在安兴坊，石叔叔不妨顺道去坐坐，再回进奏院不迟。”石雄原是怕给杜家添麻烦，见杜湛也出言相邀，便点头道：“也好。”他已官任节度使，身边带有不少侍从，但入宫时尽留在了宫外。当即出来宫门，对待从交代一番，命他们先回进奏院候命。

三人回来安兴坊时，暮色已浓。刚入坊门，闭门鼓便“咚咚”开始作响，提醒人们夜禁即将开始，不得在大街上逗留。

杜茵茵笑道：“石将军，你今晚回不去了。不过将军不用担心，我们家房间多得很，有你睡的床。”杜湛道：“石叔叔今晚跟我睡一床便可。”石雄笑道：“正是，我和小郎君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呢。”

一队神策军骑士自后驰来，领头的正是中尉仇士良。他一见到杜湛，便高喊一声“剑公子留步”，翻身下马，命手下先牵马回去，自己只带几名心腹走了过来。

杜湛问道：“仇中尉有何见教？”仇士良道：“是剑公子告诉京兆尹那柄青龙剑来自神策军中吗？”杜湛道：“我只说那柄剑最先是由神策军士卖给剑肆的，有什么不妥吗？”

仇士良哼了一声，转头打量石雄，问道：“这位就是新任河中节度使石将军吗？”石雄忙上前见礼。仇士良知道对方破回鹘有功、目下正是朝廷的宠儿，也颇为客气，还罕见地说了几句恭维话。

杜茵茵早等得不耐烦，道：“仇中尉，你若没什么要紧事，我们可要进去了。”众人皆背朝或是侧面面对大街，唯她一人正面朝向路口，忽见路上马车减缓速度，底厢打开，露出一排箭头来，微微一怔，直听到箭

矢破空之声，才反应过来，急忙去拉杜湛，叫道：“湛哥哥……”同时有人高声叫道：“石将军，小心……”

变故就在一刹那发生了，五支弩箭并排发出，朝众人呼啸而来。夜鼓声仍然不疾不缓地响着，心无旁骛，只与不断流逝的时光同步，丝毫不在意红尘中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

五支弩箭中——两支射中了仇士良手下，一支射中仇士良本人；一支擦过杜湛腰间，射中杜茵茵胸腹；射向石雄的一支弩箭被斜向飞出的小银钗⁽⁹⁾打偏，却是不久前在麟德殿大展球技的周宝出手相救。

电光火石间，车内刺客又迅疾发出了第二排弩箭——因马车前移，恰好错过了最边上的杜湛和杜茵茵。仇士良及两名手下因先中一箭，无力闪避，各自再中一箭。余下两支弩箭射向石雄，他毕竟是武将出身，反应敏捷，侧身闪过一支箭，另一支则射穿了他的手臂。

杜湛大吃一惊，忙抢上前扶住堂妹，叫道：“茵娘！茵娘！”又叫道：“来人，快来人，去找大夫！”杜茵茵微笑道：“不要大夫……来不及了。湛哥哥，我常希望将来可以为你而死，想不到真的做到了。”

她站在人群之后，本不会被波及，若不是她拉了杜湛一把，及时将他拖开，那支箭必然正中他右腰，即使能活命，从此也是废人了。他得救了，她却被那支该死的弩箭射中要害，当场死在他的怀中。他伸手为堂妹合上那双美丽却已失去生气的眼睛，一时泪水如泉涌。

周宝一边高声呼喝，一边疾步去追马车。石雄未伤及要害，忙过来检视余人。仇士良两名手下均是背心中箭，已然毙命。仇士良官服内穿了轻便精巧的锁子甲，弩箭虽然射穿了甲衣，却仅仅入肉，伤得不重。坊卒正好巡视经过，惊见神策中尉遇刺，吓得魂不守舍，急忙奔去仇士良府邸叫人。

不一会儿，仇士良义子仇公武便率了一队神策军士赶到，扶起仇士良，问道：“出了什么事？”仇士良咬牙切齿地道：“刺客胆大包天，竟敢当街行刺老夫。”

仇公武问明方向及马车特征，急派人去追。仇士良骂道：“车子已经过去老半天，肯定早跑远了。”又道：“来人，立即到神策军调发五百兵，包围平康坊昭义进奏院。”

石雄忙问道：“仇中尉如何知道事情跟昭义进奏院有关？”仇士良道：“这一节，解说起来可要费不少功夫，不过剑公子算是知情者，便由他日后跟石将军解释好了。”

石雄道：“抱歉，仇中尉，有句话我不得不说，这些人……这些刺客……大概是冲我而来。”仇士良道：“是冲着石将军来的吗？”语气惊异之极，显不相信石雄仇家竟会比自己多。

石雄道：“我击破回鹘乌介可汗，杀其部下近万人，又杀了本已归顺大唐的回鹘归义军数千人，与回鹘结下不解深仇。听说回鹘人悬赏十万金，买我项上人头。”

仇士良“咦”一声，转头问道：“那回鹘可汗的弟弟叫……叫什么来着？”仇公武忙道：“名叫李思忠，官任左金吾大将军、封怀化郡王，他的赐第就在隔壁胜业坊内。石将军提到的回鹘归义军，便是李思忠的部下。”

石雄劝道：“仇中尉，目下真相未明，还是等有了确实证据再说。”

仇士良本怒气冲天，忽听到刺客要杀的其实不是自己，立即宽慰下来，他本就不敢轻易得罪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忙点头道：“也好，就如石将军所言。”见天光已暗，不愿意再在街上逗留，忙叫神策军护卫，往自己家中去了。

杜茵茵是太皇太后唯一外孙女、当今武宗皇帝的表妹，身份非同小可。仇公武留了几名军士，协助将其尸首抬回杜宅。下人惊见小主母丧命，胸腹还插着箭，浑然不知所措。石雄见杜湛木然不出一声，便命杜府下人先去崇仁坊找杜尚书报丧。

下人道：“可目下已经夜禁，小的出不去啊。”石雄道：“出了这么大

的事，坊正早就知道了，你跟坊卒说一声，他会放你出去的。”下人忙不迭地去了。

石雄还欲安慰杜湛几句，不想杜湛忽然开口问道：“石叔叔真的认为刺客是冲你来的而不是要行刺仇士良吗？”石雄道：“是，我真的是这么认为。仇士良只是路过，意外看到小郎君你，才停了下来。因为距离家门已近，便叫手下人先回去。而平日他都是前呼后拥，身边跟有大批神策军士。就算刺客事先在马车中设下排弩，也难以靠近其身。”

杜湛恍然大悟，道：“确实是这样。仇士良一定是想明白了这一点，也认为刺客要行刺的是石叔叔你，所以才肯罢手。不然的话，他必定不顾一切派兵大索刺客，搅得全长安鸡犬不宁。”

石雄问道：“仇士良第一反应是刺客跟昭义进奏院有关。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跟宦官势不两立，这人人知道。不过仇士良特别指出小郎君是知情者，到底是怎么回事？”杜湛道：“我也不大明白，或许跟他问到的青龙剑有关。”

他因哀伤过度难以集中精力思索，便忍痛离开杜茵茵房间，引石雄到厅堂坐下，低头想了一想，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仇士良中了一箭，一时气得糊涂了，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等于自证之前是他派人行刺昭义节度使刘从谏。”

石雄讶然道：“刘节度使遇刺了吗？”杜湛道：“嗯，不过未伤在要害。”

正如石雄所言，仇士良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仇深似海，路人皆知，他第一反应是昭义刘从谏派人行刺，丝毫不奇怪，但他称杜湛知情，便大有可疑之处了。再联系他特意停下来询问青龙剑一事，分明是暗怪杜湛将卖剑者身份告诉了京兆尹薛元赏，令神策军卷入了昭义刘从谏遇刺一案。但卖剑者只是个普通军士，又不是仇士良什么人，这桩案子上有皇帝钦命，下有昭义刘从谏追逼，中间还有以铁面无私著名的京兆尹薛元赏，仇士良大可不必为了维护一名普通兵士赶来摸这烫手山芋，除非他自身本来就涉入其中，担心薛元赏会据此查到自己身上。但为什么要选青龙剑呢？是巧合，还是刻意？一时想不明究竟。

过了大半个时辰，户部尚书杜惊带着诸子匆匆赶来，一进门便问道：“茵娘人在哪里？”杜湛道：“在她房间。”

杜惊先入内看了，旋即出来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中箭？”石雄忙道：“全是因为我，是我害了茵娘。”当即报了姓名，说明原委。

杜惊忙道：“原来是石将军，恕我眼拙！”又见石雄手臂上还插着箭，问道：“石将军伤势要紧吗？为何不去请大夫？”下人嗫嚅道：“坊里的大夫都被叫去仇中尉府上了。”杜惊长叹一声，道：“可惜！”大概是可惜了该死的人没死，不该死的人反而死了。

石雄道：“实在抱歉，其实我……”杜湛忽道：“那支箭本来该射中的人是我，茵娘拉了我一下，她自己却来不及躲闪，所以才……”回想当时情景，哽咽出声，再也说不下去。杜惊叹道：“这是茵娘的命啊，怪不得谁。”

杜湛道：“石叔叔，你说最想杀你的是左金吾大将军李思忠，对吧？”石雄道：“应该是这样，因为乌介可汗已逃往北方，部属大多溃散，再无实力南下。有能力杀我的，只有李思忠了。”忽又想起一人来，一时愣住。

杜湛道：“怎么了，难道还有别人吗？”石雄因杜湛不是外人，便实话告道：“还有太和公主。当日我奉命杀死回鹘小王子，从太和公主身边强行夺走了她的孩子。太和公主阻止不成，遂咬牙切齿地道，终有一日要报仇雪恨，要将我碎尸万段。”杜惊道：“噢，定安公主，也就是太和公主正巧也住在安兴坊。”

话音刚落，便有神策军士进来告道：“适才我等受命去追赶马车，发现它并未出坊，就停在定安公主宅邸后门外。车子里面的弓弩架都还在，只是人已经不见了。仇中尉命小的特来禀报石将军。”石雄道了谢，道：“若有新发现，劳烦及时知会。”

杜惊道：“难道真是定安公主派手下人所为？”石雄摇头道：“决计

不会。若真是长公主派人行刺，她哪会将马车停在自家后门口？”

杜湛道：“或许长公主知道石叔叔会立即怀疑到她头上，故意如此，旁人反而会认定是歹人意图陷害她。这其实是极高明而大胆的招数。”

石雄道：“我见过太和公主……不，是定安长公主，她性情温顺……”杜湛冷然道：“可石叔叔杀了回鹘小王子，剥夺了长公主做母亲的资格。母亲为了孩子，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石雄知道他多半又忆及了生母杨端，再回想起孩子被抱走时太和公主撕心裂肺的喊叫，一时默然。

杜棕摇头道：“石将军说得对，长公主再笨，也不会让手下人将马车停在自家后门。用这种法子来摆脱行凶嫌疑，简直不可思议。”杜湛道：“定安长公主嫁过五任可汗，见多识广，什么场面没见过，这不过是小意思。”

这倒是句大实话。太和公主出嫁离开长安时，便引发了一场大烽火。吐蕃听闻大唐以公主出嫁回鹘，大为恼火，派军进攻唐边境。唐灵武节度使李文悦亲自领兵奋战，才击退了吐蕃军队。回鹘一方也出动数万兵马迎接公主，几乎是倾举国之力量。太和公主嫁到回鹘不到三年，丈夫崇德可汗莫名死去，又按回鹘风俗改崇德之弟昭礼可汗。昭礼可汗在位八年，回鹘国内发生叛乱，昭礼被部下所杀。太和公主又改嫁昭礼侄子彰信可汗。彰信可汗在位不到七年，宰相掘罗勿造反，杀彰信可汗，扶立**𐰽𐰺𐰍**为可汗。太和公主又被迫做了**𐰽𐰺𐰍**的可敦。再之后则是黠戛斯击破回鹘，杀**𐰽𐰺𐰍**和掘罗勿，乌介继立为回鹘可汗。最终大唐名将击败乌介可汗，迎接公主还唐，才终止了她回鹘可敦的身份。太和公主的五任丈夫，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第一任死得不明不白；第二、三、四任都死于兵祸；最后一任也已战败北逃，成为惊弓之鸟，迟早会被大唐或是黠戛斯所杀。就其复杂奇特之婚姻经历看来，太和公主在大唐公主中绝无仅有，杜湛说她“见多识广”，一点也不为过。

杜棕道：“长公主经历不平凡，更不会将马车停在自家后门了。”杜湛道：“或许长公主根本就有恃无恐，知道自己正得皇帝尊崇，就算皇帝知道，为了皇室面子，也不会拿她怎样，说不定还要竭力掩盖此事。”起

身便往外走去。

杜惊忙问道：“这么晚了，你还要去哪里？”杜湛道：“我去公主府，当面找长公主问个明白。”杜惊道：“胡闹！快拦住他！”

石雄忙道：“杜相公，就让小郎君去吧，我陪他一道。”杜惊道：“石将军你……”石雄道：“是我害得令爱丧命，我一定会给杜相公一个交代。”奔出大厅，追上杜湛。二人遂一道往大公主府而去。

公主府大门前已有神策军士和坊卒守卫，大概是受中尉仇士良之命守在这里。一名神策军将上前问道：“石将军来这里做什么？”石雄道：“我们来拜访定安长公主。你们又在这里做什么？”军将道：“仇中尉命我们守在这里，防止有人逃走。”

石雄道：“仇中尉认为定安长公主卷入了行刺吗？”军士道：“仇中尉说了，若行刺他老人家，主谋定然不会是定安长公主，若是石将军你，可就难说了。就算长公主与行刺无干，那辆车子总不会没来由地停在她家后门吧。”

石雄道：“那你们可有进去过？”军士道：“这里面住的可是长公主，我们不敢随意擅闯，预备等明早仇中尉进宫禀报过皇上再作处置。不过若是石将军要进去，我们也不拦着。”

杜湛遂与石雄上前拍门，片刻即有仆人拉开一道门缝，问道：“有事吗？”杜湛道：“我是住在西面街上的剑公子，有急事求见长公主。”仆人举灯一照，道：“果然是剑公子。请公子稍候。”关了门，自进去禀报。

过了一会儿，仆人重新开门，请杜湛进去，忽见跟在后面的武官臂膀上插着一支箭，不由一愣，问道：“这位将军是谁？”杜湛道：“这是我石叔叔。”

仆人也知道石叔叔是谁，问道：“这位将军手臂的箭怎么不取下来？”杜湛道：“一时请不到大夫。”

仆人虽觉怪异，也不再多问，提灯引二人进来花厅。

安定长公主正坐在灯下。她虽嫁过五任回鹘可汗，其实还不到四十岁，但岁月和经历还是在她脸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大约是没有扑粉化妆的缘故，她看起来风霜憔悴，疲惫不堪，倒像是跋涉了千山万水的行旅。见仆人引杜湛进来，便勉强微笑道：“杜公子，我听茵娘提过你好几次，果然是一表人才。”忽一眼看到石雄，惨白的脸色蓦地涨得通红，霍然起身，道：“石将军，想不到还能再见到你。”

石雄道：“公主……”安定公主喝道：“你好大胆子，来我这里做什么？”杜湛道：“石叔叔是陪我来的。公主，可是你派人行刺石叔叔？你可知你手下人不顾场合，胡乱发射弩箭，误杀了无辜。”

安定公主愕然道：“杜公子在说些什么？”杜湛道：“我堂妹杜茵茵被公主手下一箭射死，我是特意来向公主讨个公道。”

安定公主道：“杜茵茵是岐阳公主的女儿吗？她……她死了吗？”杜湛冷冷道：“请公主不要再装了。装有弩箭的车子就停在你家后门口。”

安定公主道：“杜公子是说有人行刺石雄，茵茵因此而丧命？那石雄怎么还活着？他怎么没死？”

杜湛道：“石叔叔命大，弩箭只射中了手臂。公主怪石叔叔杀了你的孩子，可公主该知道他只是奉命行事，公主真要恨，就该去恨下达杀人命令的人。用行刺这种卑劣手段，只会丢了你大唐公主的脸。”忽然侧过身去，一手握住石雄手臂，一手握住箭尾，竟生生将箭折断。又将断箭重重往案上一拍，“这支箭上有石叔叔的血，就送给公主留个纪念。”

安定公主道：“等一等！杜公子误会了，我……我是想杀石雄，可一直没有勇气。公子说的什么行刺，我全然不知，我甚至根本不知石雄来了京师。”忽然想起了什么，不由转头往内堂望去。

石雄强按住伤口止血，低声道：“看长公主神情，她似乎并不知情。”杜湛道：“或许只是因为她太擅长掩饰。”

石雄料想杜湛已被堂妹之死冲昏了头脑，低声道：“小郎君先让到一

边，让我来试试。”上前几步，道：“公主，有一件事，我或许应该告诉你。”安定公主皱眉问道：“什么事？”石雄道：“这件事很重要，还请公主屏退侍从。”管家忙道：“公主千万不要上当，这人既是公主仇人，说不定会对公主无礼。”

安定公主被杜湛劈头盖脸一番指斥，心头一片茫然，连对石雄的恨意都消退了不少，挥手道：“你们都退下，我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语气极是凄凉。管家不得已，只能率仆从、侍女退了出去。

石雄道：“公主，你的孩子并没有死。”安定公主如受雷击，惊道：“什么？”石雄道：“嘘，公主小声些，千万别让人听见。当日我虽奉命杀死小王子，却实在不忍下手，所以私下将小王子藏了起来，对外则称已将人杀死埋葬，其实小王子还活着。”

内堂中忽有一名妇人冲了出来，问道：“小王子当真还活着吗？”石雄大吃一惊，道：“燕娘，你……你怎么在这里？”

燕娘不及回答，安定公主已上前抓住石雄手臂，颤声问道：“石将军说的可是真的？孩子……我的孩子……他现在哪里？”石雄道：“我派人将小王子秘密送去了敦煌，交给了我的结义兄弟张议潮抚养。”

不独安定公主惊喜万状，一旁杜湛也大吃一惊，问道：“竟有这回事？石叔叔，原来你已派人跟敦煌联络过。”石雄道：“是，因为回鹘已然灭国，取道回鹘故境前往敦煌变得比以往容易。”又道：“公主放心，我义弟张议潮是敦煌当地大族子弟，又身居要职，他还没有子嗣，一定会视小王子为己出，精心哺育。只是我自己违抗军令不说，还犯下了欺君大罪，所以一直不敢声张，也不敢告诉公主。”

安定公主喜极而泣，忙朝石雄盈盈下拜，谢道：“原来石将军是我的大恩人，我居然一直将石将军视作不共戴天的仇敌。”石雄忙扶住公主，道：“公主切不可如此。若公主感激石某，便还是如以前一般，听到我的名字便要咒骂生气，恨不得杀了我，只有如此，才能保住小王子的秘密。”

安定公主摇头道：“石将军明明是我的恩人，我可做不到再对你无

礼。”想了想，又道：“也罢，我明日便向皇帝上书，请求到终南山出家为女冠，从此不见外人，当可保住这一秘密。”她意外得知爱子尚在人间，虽知此生怕是无缘再相见，但依然欢欣异常，脑海中浮现出孩子在敦煌沙地上奔跑的画面来，不由得悠然神往。

石雄告知回鹘小王子尚在人世一事，除了聊解公主痛苦外，还想从她的反应来判断她到底是否卷入了行刺事件——她若是行刺主谋，短暂的喜出望外后，必然会陷入误杀杜茵茵的愧疚中。然事实是，她的关注一直在孩子身上，有的只是喜悦，丝毫没有其他杂念，这表明她跟行刺案毫无干系。杜湛见到公主真情流露，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怀疑她是主谋。

石雄这才转头问道：“燕娘，你何时来了长安？”燕娘颜色颇冷，道：“我就实话说了，石雄，我这次来大唐，是专门来杀你。”

原来燕娘名仆固燕，是回鹘贵族仆固俊之妹。回鹘灭国后，仆固俊率部西去，攻克了西州，建立高昌回鹘政权。另有庞特勤率一支回鹘部落到西域建立了安西回鹘。庞特勤与仆固俊争斗不止，还广为散播仆固俊曾与回鹘大敌石雄结拜为兄弟。仆固俊为向族人表明心迹，遂派妹妹仆固燕带精干人手潜入大唐刺杀石雄。

石雄自知与回鹘结下难解深仇，闻言也不惊异，只问道：“今日以马车伏弩行刺我的刺客，可是燕娘手下？”仆固燕道：“不是，我今日刚追踪你到长安，还没有来得及安排布置。”又道：“就算你没有杀小王子，可你杀了我们那么多回鹘族人，就连已经归降大唐的那些人也没有放过，我还是要杀你。”又转头道：“你就是杜湛吗？我哥哥时时提及你，他很赞赏你的胆识和勇气。”

杜湛道：“多谢。娘子是来杀石叔叔的，可石叔叔跟令兄结拜过，结拜兄弟都是不求同年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日死。娘子若真杀了石叔叔，要让令兄置身何地？”仆固燕沉下脸道：“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你后生小子不会懂。”

石雄道：“小郎君，你先出去。我有话单独跟公主和燕娘说。”杜湛见仆固燕口口声声说要杀石雄，却是表情复杂，料想二人关系不一般，

便应了一声，道：“石叔叔自己多小心。”

在庭院中等着好大一会儿，石雄才快快出来。杜湛猜测他已经解决和仆固燕之间的争执，忙迎上前问道：“石叔叔既是派人将回鹘小王子送去了敦煌，想必跟敦煌一直有书信来往，张使君可有书信给我？”石雄道：“没有。我跟敦煌联络，也是击破回鹘之后的事，其实也只联系过一次，我派人护送回鹘小王子前往沙州，手下人回来时，带了一封义弟的信。”

杜湛问道：“信中可有提及我吗？”石雄道：“没有。令尊的苦心，小郎君难道还不明白吗？他是希望你好好在大唐生活，彻底忘记敦煌，不要和那里再有任何瓜葛。”杜湛摇头道：“这我可做不到。”石雄道：“虽然血浓于水，可是你当面答应过令尊，从此不再返回敦煌。”

杜湛默然片刻，遂不再谈及敦煌，道：“若不是安定长公主，多半就是李思忠派人行刺了。他恨石叔叔杀光他部下，又与乌介可汗有仇，连带恨上了曾做过乌介可敦的长公主，行刺后又嫁祸给她。”

石雄道：“目下还没有证据，不能妄下结论。”杜湛道：“全长安城中，同时跟石叔叔和安定长公主有仇的人，只有李思忠一个，必定是他了。”

刚出来公主宅邸，神策军将便凑了上来，问道：“二位见过长公主了吗，可有什么发现？”石雄道：“长公主并不知情。”见杜湛掉头往南，料想是打算赶去胜业坊找李思忠当面质问，忙上前拉住他，劝道：“我知道小郎君伤痛茵娘之死，想尽快查出真相，不过这件事涉及朝臣，连神策中尉也受了伤，仇士良还死了两名手下，他也不会干休，还是等明日诏令下来后再说。况且目下夜禁，小郎君出得了安兴坊，也进不去胜业坊，说不定还会被巡街的金吾卫逮住。”

杜湛不得已，只得暂时放弃去找李思忠的念头。

神策军将跟上来道：“石将军，那些人意图行刺你，既没有得手，怕还会再来。目下夜禁，你也回不去进奏院，我派几名军士给你。”石雄道：“多谢了。”遂回来岐阳公主宅邸。

杜惊正焦急地候在堂中，见杜湛、石雄安然无恙回来，还有神策军士护送，这才放下心来，忙安排仆人引石雄去沐浴更衣。

那仆人见石雄手臂上仍带着断箭，便好心道：“先父是个采药为生的山农，略懂医术，小的也跟着学过。这箭穿过将军手臂，捱到明日，怕是会感染化脓，不如让小的先替将军取出来，稍事包扎。”石雄道：“甚好。”

那仆人先备好小刀、钳子、热水，当真将石雄手臂中的断箭挖了出来。伤处血如泉涌，一时没有金创药，仆人便用蜜糖混了竹子烧成的灰，涂抹在伤口上。竹子是收敛之物，止血立竿见影，大见奇效。

石雄洗漱干净，换了一身衣裳，进来杜湛房中，他正坐在灯下发呆。石雄也不多语，只拍了拍他肩头，自往床上躺下。

这一晚，夜幕深沉，没有半点星光。许多人辗转反侧，在艰难中度过了不眠之夜。

次日一早，晨鼓刚刚敲响，杜湛便要出门。石雄忙追出来，挺身拦住，婉言劝道：“这件案子背景复杂，小郎君还是不要再插手的好。至少要先静观其变，今日之内，必定有皇帝着诏命下来。”

杜湛道：“石叔叔放心，我不是去胜业坊，我是去东市，找凶肆的人来操办茵娘后事。”石雄道：“那好，我正要回平康坊进奏院，我与小郎君一道出去。”

杜惊正好从内堂出来，闻言便派了两名仆人跟着杜湛去东市办事，又遣人去皇城官署告假。

刚出大门，便遇到周宝，双手叉腰，一瘸一拐，似是受了伤。石雄忙上前询问，这才知道原委——

周宝昨日疾步去追刺客乘坐的马车，一路直追出坊，却不知那马车并未离开安兴坊，而是拐去了定安长公主府邸后门。他出东坊门后，发现南北方向并无马车踪影，便又想折返回安兴坊。不想夜禁时间已到，

坊门关闭。唐代制度，夜禁后不得在大街上游荡，一旦被抓，便要依法处置。可所有坊里均已封闭，周宝无处可去，不一会儿，便有被金吾卫士巡逻过来，喝问他身份。周宝忙说明情由，又自称是新任的神策军军将。这话本不假，他因马球技艺高超赢得武宗皇帝青睐，新拜了神策军打球军将，只是尚未配发官服、官印等物⁽¹⁰⁾。然正是他这句自报官职的话惹了麻烦。当年宰相李训发动甘露之变，所倚仗兵力即为金吾卫，李训等人失败后，金吾卫军将大多被诛。宦官还不肯干休，又千方百计打压金吾卫，削减兵仗、俸禄等。长期以来，金吾卫一直被神策军死死压制，心中憋着一肚子怨气，忽听到操着外地口音的周宝自称是神策军将，且拿不出证明文件，登时将气出在他头上，不分青红皂红地捆起来打了一顿，丢在大街上。直到今早夜禁解除，坊卒开了坊门出来，这才替周宝解开绑缚。他自知违反夜禁在先，只能吃个哑巴亏，悻悻作罢。

昨夜神策军将指派的军士依然扈从在石雄身后，听说周宝是新任打球军将，忙上前参拜，又道：“金吾卫好大胆子，竟然敢打我们神策军的将军！回头一定把那些人找出来痛打一顿，替将军出气。”周宝摆手道：“算了，不过是挨几下打，我皮糙肉厚，还受得起。”

杜湛见周宝伤得不轻，忙命仆人送他去医馆就医。周宝连连回头叫道：“石将军，我一会儿再来找你。”石雄道：“好，我在河中进奏院恭候大驾。”

杜湛几人自出西门往南，及近胜业坊西门时，忽有大批金吾卫士自后驰来，高声呼喝，斥令行人让道。

杜湛道：“该不会是皇帝已然知道真相，派了这些金吾卫士来逮捕李思忠？”不料金吾卫士并没有进去胜业坊，而是继续南行。石雄思忖道：“应该是哪里出了大事。”

一名神策军士道：“在京城，出动神策军才是大事。目下出动的只是金吾卫而已，肯定没什么大事，多半是哪处坊里出了盗贼或命案。”他自己也颇感好奇，自告奋勇地道：“我去打听看看。”

石雄遂自回平康坊，杜湛则引仆人进来东市，拍开蒋氏凶肆大门，

请蒋大神操办丧事。蒋大神睡眼惺忪，尚迷迷糊糊，听到杜湛堂妹过世，登时惊醒，忙去叫醒伙计，开工干活。杜湛默默坐在一旁，听蒋大神给仆人讲解丧事各种名目，也不发一言。仆人见他不拿主意，便干脆引蒋大神去岐阳公主宅邸，请杜惊定夺。

杜湛只坐在凶肆中发呆，伙计也由得他，只忙着准备丧葬用具。杜湛无意中瞥见到墙角横着一柄短剑，原先为一堆素盖白幢盖住，伙计挪走器物后，那剑便露了出来。虽然外面沾了许多泥巴尘土，但杜湛开剑肆数年，见过无数好剑，是个识货的人，一眼便从剑柄、剑鞘暗格纹路看出短剑不凡，忙过去拾起短剑，拔出来一看，刃薄如霜，寒气逼人，果是好剑，只是略见乌色，大概被丢弃在墙角太久了。正好伙计过来，忙打听短剑来历。伙计道：“那里居然有柄剑？小的全然不知。剑公子要知道剑的来历，怕是得等店主回来。”

杜湛道：“也不是什么急事，改日再问吧。”将短剑交还伙计。出来凶肆，明知该回去安兴坊，可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盘算要去找李思忠对质。忽见石雄带着侍从急奔过来，忙迎上去问道：“石叔叔是来我的吗？”

石雄已换了便服，径直告道：“小郎君，出事了！”杜湛道：“什么？”石雄道：“适才神策军士跟着金吾卫去打探，才知道亲仁坊出了灭门血案。有一家人从上到下尽数被杀，只留了一个活口。最奇的是，非但没有发现凶手半分痕迹，隔壁左右也未听到任何动静。”

杜湛一怔，忙问道：“被杀的人是谁？”石雄道：“神策军鱼弘志。”

杜湛这才明白石雄亲自赶来告知血案的原因——鱼弘志官任右神策中尉，与左神策中尉仇士良共掌禁军兵权，他昨夜在亲仁坊家中被杀，而仇士良昨日傍晚亦在安兴坊家门附近遇刺，若非身穿甲衣，早已命赴黄泉。这两件事多半相互关联，是受同一人主使。也就是说，昨日马车刺客要行刺的对象，不是石雄，而是仇士良本人。如此一来，李思忠嫌疑尽去，杜湛也根本不必去找他算账了。

杜湛忙问道：“石叔叔从平康坊来，昭义进奏院可有什么动静？”石雄道：“没有，还是跟平常一样。”杜湛道：“我得去一趟那里。”石雄

道：“是昭义进奏院吗？你去那里做什么？就算是昭义所为，自有仇士良和神策军去对付他们。”杜湛道：“不，我是去找人。”

他一听到鱼弘志举家被杀，便猜到多半是王绵芊所为，此情此景，与当年血洗祔祠完全一样。当然鱼弘志仇家不少，但能这么大胆在京师杀人如麻者，除了王绵芊，他实在想不出还有别人。她和手下人之所以能悄无声息地一举杀尽鱼家上下，大概是利用了鱼弘志义子曹继荣的缘故，故而乐铺店主赵思楚曾看到他二人在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之前曹继荣曾那样待王绵芊，她也发誓报复，在不明真相前，甚至对杜湛都下了狠手，折磨得他痛不欲生，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才能下地。她又如何反而原谅了真凶曹继荣，还同他一道到乐铺买笛子？难道仅仅是想利用曹氏对鱼弘志下手吗？曹继荣心机何等深沉，何等心狠手辣，怎么会看不出来她的本来目的？这其中必定另有缘故。而仇士良一旦知道鱼弘志被杀，定会明白过来，他自己也是被刺目标。以他个性，会立即派出神策军血洗昭义进奏院。须得赶在这之前，见王绵芊一面。

来到平康坊，果如石雄所言，昭义进奏院甚是平静。门前的两名兵士大概昨夜未曾睡好，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漫不经心地聊天。

杜湛忙上前问道：“你们节度使刘相公的夫人三娘子可在里面？”一名兵士随口应道：“不在。三娘子好久没来过进奏院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回了京师。”杜湛问道：“那么黄丹呢？”兵士道：“黄将军是三娘子的侍从，也好久没有见过了，大概人也在昭义吧。”

杜湛见兵士神情自然随意，不似作伪，这才相信王绵芊人不在里面。心道：“或许是芊娘私下所为，怕连累昭义，所以另外找了住处。当日她囚禁拷打我的宅子，后院有处梅园，而平康坊之内，是没有宅子有梅园的，包括昭义进奏院。那宅子会在哪里呢？会不会就在亲仁坊中，因为地利之便，芊娘才先对鱼弘志下手？”

石雄见他沉思不语，问道：“小郎君到底要找谁？”杜湛道：“说了石叔叔也不认识。”又道：“石叔叔，你已是一方节度使，军务繁忙，不必陪着我跑来跑去。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的。”石雄也确实还有事，微一

沉吟，便道：“那好，等我处理完手头公务，再去安兴坊看你。”二人就此作别，杜湛自往亲仁坊而来。

亲仁坊最著名的大户是号称“功盖一代”的名将郭子仪，郭家宅第占据了坊区的三分之一，当今太皇太后郭念云即是由这片大宅出嫁。前宰相李石也曾住在这里，当年仇士良派遣人行刺李石，便是发生在亲仁坊西门附近。

杜湛到达亲仁坊北坊门时，坊门已经封锁，进出均要受到金吾卫士盘查。刚好京兆尹薛元赏率大批逻卒、差役赶到，一眼见到人群中的杜湛，便翻身下马，招手叫他过来，问道：“剑公子在这里做什么？”杜湛道：“我听说亲仁坊出了灭门血案，一时好奇，来看看热闹。”

薛元赏哼了一声，道：“本府刚刚听说昨日傍晚安兴坊发生行刺事件，户部杜尚书爱女、也就是剑公子堂妹不幸遇刺身亡。杜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剑公子竟然还有心思来这里看热闹？剑公子，你若不想本府以嫌疑罪名逮捕你，就立即说实话。”

杜湛道：“尹君消息如此灵通，大概也知道昨日中箭者不独我堂妹，还有河中节度使石雄石将军和左神策仇中尉。神策军两大中尉同日遇袭，一个被杀，一个侥幸不死，我认为两起案子必有联系。安兴坊那边已无线索，我来这里，也只是想看看有什么发现，好找到害死我堂妹的凶手。我只是一介平民，绝不敢妨碍京兆尹办案。”

这一番解释极令薛元赏满意，他立即挥手命人放行。杜湛进来亲仁坊，鱼弘志宅邸早已为金吾卫士封锁，无法近前，便来到隔壁咸宜观。咸宜观是京城名观，因唐玄宗爱女咸宜公主⁽¹¹⁾曾在此出家，故以其封号命名。开门的小道姑听杜湛打听隔壁事宜，忙告道：“官府已有许多人来问过了，我们这边当真什么都不知道。”

杜湛道：“我听说凶手留下了一个活口，小炼师可知道是谁？”小道姑便引杜湛进来，指着庭院中的一个小女孩，道：“就是她。”

那女孩子头梳双髻，圆嘟嘟的小脸白里透红，正坐在墙角玩沙子，

看上去天真可爱。杜湛问道：“她是谁？”小道姑道：“我们也不知道。之前从未见过她。今早开门时，只见到她从鱼府大门出来，浑身是血。我忙去告诉妙严师傅，师傅出来看了一眼，说‘鱼家出事了’，忙派我去叫坊卒，师傅自己引了这女娃儿进来，给她擦洗干净，换了衣裳。问她话，她什么都说不出来，只知道傻笑，大概是被吓傻了。师傅给她取了个名字，叫鱼玄机。”

杜湛道：“鱼玄机？”小道姑道：“是啊，她从鱼中尉大宅中出来，鱼家人全部被杀，唯有她一人活了下来，师傅说内中必有玄机，所以叫她鱼玄机。”

杜湛便走过去逗那小女孩鱼玄机，果如小道姑所言，无论问她什么，她都只知道傻笑。一时也无法可想，便问道：“小炼师可知道亲仁坊哪里有梅园？”小道姑道：“我们咸宜观后面就有一处，郭家大宅也有梅园。其他宅子……应该也有不少有吧，只是这两处比较有名。”

咸宜观和郭家大宅自然不可能成为王绵芊关押拷问对手的场所，杜湛一时也无法可想，便道谢离开。出来时，又遇到了京兆尹薛元赏。薛元赏招手叫他过去，问道：“剑公子可有什么线索？”杜湛道：“没有。尹君这边呢？”薛元赏道：“鱼家的水井中被人下了药，里面的人多是先失去了反抗能力，然后被杀。不过能一举杀死这么多人，而且没有惊动四邻及坊卒，凶手可是不简单。”

这手段跟之前血洗祆祠如出一辙，只不过由于德禄公主刻意隐瞒，对外宣称祆教教徒死于大火，官府不知细节，一时想不到两件灭门血案大有联系。杜湛心中愈发肯定是王绵芊所为。她虽有复仇的动机和理由，但如此野蛮杀人，不分青红皂白将人屠戮殆尽，也确实令人心寒。

薛元赏问道：“剑公子可是想到了什么？”杜湛料想天下人怀疑目光尽会集中在昭义进奏院上，遮掩无用，便实话告道：“昨日安兴坊出了变故，仇中尉第一反应是要派兵封锁昭义进奏院，似乎有几分道理。”薛元赏道：“嗯，这么说来，剑公子认为是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为了报复之前的遇刺，又反过来派人行刺神策军两中尉？本府可以实话告诉剑公子，这不可能。”

杜湛道：“为什么尹君这么肯定？”薛元赏道：“那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十分聪明，不会做杀人全家这种愚蠢的事。你看他早猜到了刺客多半是对头所派，却将那柄剑封送朝廷，请皇帝断处，这一招相当高明。本府根据刘从谏提供的线索追查到剑公子你，又根据剑公子你提供的线索追查到神策军，虽说不上铁证如山，可也足以让圣颜震怒了。”

杜湛道：“尹君已就刘相公遇刺一案回报圣上了？”薛元赏道：“当然！这是圣上亲自交代的钦命要案，既已有结果，理该要立即上报。剑公子想想看，这正是刘从谏想要看到的，都到了这一步，他怎么还会再对神策军中尉下手？那不是有意令圣上难堪吗？”杜湛道：“有道理，或许我想错了！”忙欠身告退。

薛元赏所言的确有道理，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之所以将剑封送朝廷，就是想让皇帝处置仇士良。就算他还想有所动作，那一定是在皇帝有所反应之后——譬如皇帝姑息仇士良，又譬如仇士良反过来以兵权要挟朝廷——但无论如何，刘从谏不可能选择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动手杀人。王绵芊既是刘从谏侍妾，倚仗丈夫生存，不会不考虑刘从谏的意志。也就是说，杀死鱼弘志全家的不是王绵芊，一定还有另外一伙人想要神策军两中尉的命。

可这京城之中，皇帝是名义上最有权势的人，而实际掌权者却是十万禁军首领人物神策中尉。神策军两中尉一死，谁受益最大？当然是武宗皇帝。但杜湛见过武宗两次，觉得其人不会背后玩阴诈心机。譬如皇帝处置对自己皇位造成威胁的皇子等人，都是直接以毒酒赐死，而不是用宫廷最常见的“暴毙”手段。又譬如仇士良为义子请封，皇帝亦是当面拒绝，从来不来那一套。

那么还会有谁一心要神策两中尉死呢？或许是宦官自己内部纷争，另有大宦官不满仇士良、鱼弘志专权多年，欲夺取神策兵权，正如当年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欲发动兵变一样。

只是王绵芊突然在京城出现，又是怎么回事？她如果是奉刘从谏之命回到京城，为何昭义进奏院毫不知情？她若是无所图谋，又为何要跟曹继荣走到一起？曹继荣虽然爱慕过她，却是心机深远，明知她深怀报仇之心，又如何肯放心让她跟在身边？

杜湛一时也不明白究竟，快快回来安兴坊。宅子中已设下灵堂，杜茵茵亦已入殓。她一生富贵荣华，却过得并不顺心如意，尚未许嫁，便于青春年华时遽然早逝，堪为人生一大憾事⁽¹²⁾。杜湛亲眼见到灵柩，这才确信堂妹是真的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忆及前尘往事，恍然如梦中。杜惊已听到神策中尉鱼弘志被灭门一事，忧惧满怀，见到杜湛回来，便大致放了心，也不多问。

忽有数名宦官、宫人护着一名老妇进来，却是太皇太后郭念云到了。她是杜茵茵的外祖母，而今唯一的外孙女过世，她当然有赶来祭奠的理由。只是郭太后已二十年不出皇宫，就连几年前爱女岐阳公主病重，她也未曾出宫探望，想不到今日却为了杜茵茵去世而屈尊到来。杜惊忙引着儿子和亲眷上前拜见，郭念云摆手道：“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亲自走到灵前，上了一炷香，脸上露出罕见的戚容来。

她出身尊贵，祖父是名将郭子仪，母亲是代宗皇帝爱女升平公主，自己又是宪宗皇帝元妃，虽然未曾进封皇后，却是一代皇太后、三代太皇太后身份，地位显赫无比。只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即是唐穆宗，女儿是岐阳公主，子女都先于她过世，甚至连孙子一辈也只剩了武宗皇帝一人。岁月如流，一去不返。人世如尘，岂可尽欢？既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亦有自怜身世的伤感。这“自怜”，指的是她虽然嫁了皇帝，却从未真正得到过丈夫的关爱，世人比她为王政君⁽¹³⁾，确有几分道理。

伫立了许久，郭念云才问道：“茵娘后事安排得如何了？”杜惊忙道：“尚在张罗中，儿臣正要派湛儿回杜曲办理。”招手叫过杜湛，命他立即动身赶去杜曲，设法求得杜氏全族同意，允准杜茵茵归葬。归葬是件大事，杜湛只得带了侍从，骑马出城，往杜曲赶去。

杜氏是京兆望族，杜曲则是杜氏世居之地。杜茵茵死于非命，要葬入杜氏祖坟，得经过诸多族人同意。整个过程十分烦琐，杜湛先得一家一家地拜访名宿长老，以示尊重。到天黑时，也还只走了一小半人家。他昨夜未曾合眼，今日又奔波一整天，疲累不堪，便就地在一位族伯家歇息。次日天大亮才醒，又继续走访，总算一日内访完，当晚依旧安歇在杜曲。

到了第三日，杜氏长者在宗庙集会，讨论是否准许杜茵茵入杜氏坟

莹。到中午时，总算定了下来，长辈们全体同意杜茵茵归葬杜曲。杜湛这才舒了口气，又去选取葬地，预先安排好下葬事宜。当日不及回城，又过了一晚，第四日方得返回长安。

刚一进城，便听到路人议论，说神策军出了大事，左中尉仇士良主动上书请求致仕，右中尉鱼弘志全家被杀，而朝廷既不下诏擒凶，也不准神策军闹事，明显是要掩盖什么。传得尤其离奇的是，称仇士良离开皇宫时，众多宦官相送出门，依依不舍。仇士良一时感动，遂传授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使其闲而无事，应经常以奢靡乐舞游戏娱其耳目，使其无暇顾及政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不能使其读书亲近儒生，若如此，天子知前代朝政兴亡，心怀忧惧，必然疏远吾辈。”众宦官皆下拜道谢。

杜湛听到旁人讲述得绘声绘色，也不知真假，忙赶回安兴坊，先向杜惊禀报丧葬之事已办妥，又问道：“仇士良当真辞官了吗？”杜惊道：“是。”

杜湛道：“这是为什么？仇士良怎肯轻易放弃执掌了多年的禁军兵权？”杜惊道：“外面盛传是因为遇刺及鱼弘志之死对仇士良打击很大。但我听到消息，说是仇士良派人行刺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京兆尹从神策军中还找到了人证。圣上大为生气，当面怒斥仇士良，说若是被四方藩镇知道神策军首领派人行刺地方节度使，藩镇为求自保，说不定会群起而攻之。又称仇士良枉为禁军统帅，竟然不顾大局，存心挑拨朝廷和藩镇关系。仇士良挨了一顿臭骂，也不敢还嘴，实难以自处，遂表示愿以不究前事为条件，就此辞职。他也六十多岁了，年事已高，不愿再生事，也是人之常情。”

杜湛问道：“那么前几日仇士良遇弩箭行刺和鱼弘志全家被杀两件案子，圣上预备如何处置？”杜惊转头看了女儿灵柩一眼，长叹一声，道：“不究前事，也包括这两件案子。”顿了顿，又道：“仇中尉昨日还来灵堂拜祭过茵娘，也算有心。”

杜湛心道：“多半是宦官内部争权，皇帝不愿意再生事端，以免外人笑话。反正鱼弘志已死，皇帝只需以行刺刘从谏一事来威逼要挟仇士良辞职，就此不了了之。只是这样一来，茵娘可就白死了。”

杜惊似是猜到侄子的心思，温言道：“圣上都不愿意多管，足见这两件案子内幕复杂。既然茵娘人已经去了，我盼望你也能就此放手。她在天之灵，一定不希望你出事。湛儿，你能答应我吗？”杜湛思虑了许久，才道：“好，我答应叔叔。”果然自此不再提及半句案子。

杜茵茵正式下葬后，又过了大半月，杜湛才离开杜曲，回来长安剑肆。隔壁凶肆店主蒋大神特意过来安慰道：“剑公子不要太伤心难过，保重身体、继续过日子要紧。况且也不是相会无期，你自己早晚也是要死的，到时还能与令堂妹再见面。”

一旁区亮忍不住插口道：“蒋大哥这是什么话，我家公子正心情不好，你还说什么死不死的。”蒋大神道：“这是大实话啊。人都有生老病死，既然有生，就会有死，是人都会死，我也会死，难道你亮小子会不死吗？”区亮道：“话是不错，可没蒋大哥这么安慰人的。”

蒋大神道：“我做的是凶肆生意，见过许多这种事了。换旁人，我还懒得说呢，我是敬佩剑公子……算了，不好意思，剑公子，我是个粗人，说错了话，你别放在心上。”杜湛道：“哪里话，蒋店主说得很对。”蒋大神这才展颜道：“剑公子豁达宽厚，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无须旁人多嘴。”

其实杜湛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不是他在沙州卷入变故、生母为救他而死后，也不是甘露之变后他给回鹘公主德祿做面首的几年，那时虽然压抑苦闷，却并未绝望。他人生中最阴暗的日子，当属他再度与心上人王绵芊重逢时，意外发现她已经全然变了一个人。王绵芊甩手而去后，他心中极度阴晦，极度迷乱，极度孤独，只觉得世事无常，而自己根本就不属于这里。他甚至反思起过去的几年光阴来，虽没有恣意挥霍青春年华，却也是千篇一律的单调生活，仿佛傀儡戏中的木偶，被命运的无形大手所操纵。他沉浸在沉重的忧伤和无奈中，一度有厌世的想法，只想就此逃离长安，隐入深山。若不是当时受了刑伤，无法下床行走，怕是早已随心所欲地离去。最终杜茵茵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一点一滴，令他澎湃的心潮逐渐平息，他才走出低迷，克服了遁世的想法。而今杜茵茵意外代他而死，他心中固然愧疚伤痛，却也很清楚，愿有所

息，生无所息，就算失去所有至亲的人，生活还是要照旧活下去。

日子在风平浪静中一天天过去了。某一天，有一虬髯大汉进来叫道：“我想买一柄好剑。”区亮忙上前招呼道：“公子想买什么剑？”那人道：“青龙剑。”

区亮闻言，不由得转头去看杜湛。杜湛道：“小店目下没有青龙剑。”

那大汉上前几步，附耳上来，低声道：“杜公子，是我，黄丹。三娘子人在外面，有话想对你说，可否方便借宝地一用？”

杜湛大为意外，忙让黄丹请王绵芊进来，自引她进来内室，问道：“芊娘人可还好？”王绵芊取下遮住全身的幕幕，露出清瘦憔悴的面容来，泫然流涕，哽咽道：“杜郎，我铸成大错，本无颜再见你。可我若不说出真相，心中只会更苦。”

杜湛道：“什么真相？”蓦然醒悟过来，失声道：“难道真的是芊娘派人行刺？”王绵芊泣道：“是我派人行刺河中节度使石雄，结果误杀了茵茵。这些日子以来，我每夜都不能入睡，我……”

杜湛倒了一杯茶，递给王绵芊。王绵芊大为惊异，止住哭泣问道：“是我害死了茵茵，杜郎不怪我吗？”杜湛摇头道：“怪你又有何用，茵娘已经去了。”又问道：“芊娘与河中节度使石雄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为什么要杀他？”王绵芊道：“不是我要杀石雄，是回鹘人要他死。我通过曹继荣牵线，与回鹘人结盟，由我派人刺杀石雄，由回鹘一方派人杀死神策中尉。”

石雄是最近因击破回鹘才声名鹊起，王绵芊以及背后支持她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跟他没有任何过节，甚至都不认识，没有杀人动机，若由王绵芊出面替回鹘人除掉死敌，旁人无论如何不会怀疑到她头上。而回鹘一方，跟神策军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由他们出头杀死中尉鱼弘志全家，亦不会有人怀疑到回鹘头上。这实际上是同盟之间的交换复仇，利人利己，是极高明的招数。回鹘那边有鱼弘志义子曹继荣暗中相助，进

行得相当顺利，既杀死了目标人物，也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作为一场轰动全城的灭门血案，杀的还是神策军首领人物，能做到这一点，可谓相当不简单。王绵芊那边却出了岔子，刺客伏在马车中，跟踪石雄进了安兴坊，发现石雄和左神策中尉仇士良聚在一处，且身边侍从极少，欣喜若狂，当即把握时机，射出弩箭。车夫旋即赶着马车逃离现场。由于车子容易被人追踪，刺客异想天开地想到要嫁祸安定长公主。车夫将车子停在公主后门后，便与刺客迅即步行离去，抢在夜禁前离开了安兴坊。

次日，王绵芊同时接到回鹘方得手和手下刺客的回报，以为大事已成。然不久即有消息传来，安兴坊行刺事件中，河中节度使石雄和左神策中尉仇士良均只受了轻伤，反倒是户部尚书杜惊之女杜茵茵遭弩箭误射而死。王绵芊闻讯，如遭雷击，追悔莫及。

再凑巧不过的是，王绵芊居所隔壁正好借住着来京赴考的士人赵嘏⁽¹⁴⁾。王绵芊还是明媚少女时，时常倚楼吹笛。赵嘏当年亦借住在永宁坊明觉寺中，闻笛音而兴叹，作《长安秋望》一诗，有“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之句，被誉为绝唱，赵嘏由此得了“赵倚楼”的雅号。他再度听闻笛音时，怀疑吹奏者便是当年宰相王涯府中的“倚楼人”，循乐登门拜访。王绵芊虽未肯出见，但忆及往昔无忧无虑的青葱岁月，以及与杜茵茵友爱的点点滴滴，不由得恸哭出声。这些日子来，她日日生活在痛苦之中，未曾有过一夜入眠，身心俱疲，再也不能忍受，决意来找杜湛一吐心事。

杜湛虽明白了大致经过，心中疑惑仍多，问道：“曹继荣明明拜了右中尉鱼弘志为义父，如何还肯帮芊娘报仇？”王绵芊道：“原先是曹继荣主动找上我，称心中对我仍未忘情，也不会向官府告发我的身份。我本想杀了他，可临举刀的一刹那，我竟然下不去手，我……”

杜湛心中陡然升起一丝苦涩的滋味来——当日王绵芊差点将他活埋，后来虽将他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却仍关在囚室中拷打。而她本该恨曹继荣入骨，居然也下不去手，足见这个人在她心目中亦有一席之地。

王绵芊举袖抹了抹眼泪，续道：“杜郎不要误会，我不是对曹继荣有情，只是……只是我之前撒了谎……”杜湛道：“什么？”王绵芊道：“那

个孩子……我在祔祠时怀上的孩子，其实我将他生了下来，是曹继荣的儿子。我不能让自己的亲生孩子失去父亲，不然日后我再也无法面对他。”

杜湛这才恍然大悟，问道：“曹继荣知道了孩子还活着，所以同意帮芊娘报仇？”王绵芊道：“是，我告诉曹继荣说，他的孩子还活着，但要想见到儿子，就必须帮我除掉鱼弘志和仇士良。他居然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

杜湛道：“之前尊夫昭义节度使刘相公遇刺一事我已经听说了，刘相公既已猜到是仇士良所为，又将青龙剑封送朝廷，请皇帝调查处置，芊娘为什么还要在这种时候动手？是因为有把握决计不会怀疑到昭义头上吗？”王绵芊摇了摇头，道：“这里面原因极多，请杜郎听我从头说起。”

原来当日杜湛劝王绵芊不要再胡乱杀人，她一怒离去后，亦思虑了许多，既有不被理解的委屈，又有孤身奋战的寂寞，虽然心中复仇念头不减，但却是心情萧索之极，一时再也提不起兴趣继续进行报复计划。忽然又想到同父异母的妹妹王连儿，遂设法与其联系。王连儿已被武宗皇帝封为才人，派人送密信给她，称皇帝已对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不满，有意设法夺其兵权，劝姊姊稍安勿躁。王绵芊遂干脆回去了昭义，陪在丈夫刘从谏身边，想安安稳稳过段太平日子。期间，她反复回味杜湛的言语，开始觉得有些道理。不想没过多久，便有刺客上门行刺，再次在她本已平复的心情上激荡起了层层涟漪。

杜湛听到这里，忙问道：“便是那名以青龙剑行刺的刺客吗？”王绵芊点了点头，道：“正是因为那柄青龙剑，刺客才得以接近我夫君。”

具体经过是：有人携剑到昭义，称手中有青龙剑，欲献给节度使刘从谏。当时王绵芊正好在刘从谏身边，闻言大为惊异。她并没有想到此青龙剑源自自己家中，以为是杜湛寻找的那柄青龙剑，便立即请刘从谏召见献剑者。等到来人献上宝剑时，躲在屏风后的她一眼认出这剑是自家如璧井中的青龙剑，惊喜交加，忍不住走出来询问究竟。不想献剑者忽然抽出匕首，动手行刺。刘从谏身上穿了厚甲，又是武将出身，匕首虽锋锐异常，刺穿厚甲，却避开了要害。一旁卫士蜂拥而上，那刺客不待旁人动手擒拿，使劲一咬，便口吐白沫而死，显然已服下毒药。

王绵芊又道：“是我猜到青龙剑是从杜郎剑肆流出，告诉了夫君。他遂写奏疏上报了朝廷，只不过未提及我罢了。”

杜湛道：“如此说来，当日到我剑肆的男子，并不是对青龙剑一见钟情，而是早就盘算好了要买下那柄剑，难怪他愿意出三倍的高价。”王绵芊点点头，道：“这个人一定知道那柄青龙剑原是我王家旧物，也知道我人在昭义，有本事能查探到这些，又跟我夫君有深仇大恨的，只有神策军中尉仇士良了。”

杜湛道：“尊府被抄后，青龙剑落入了神策军军士手中，后来那军士听说我出高价收剑，便将剑拿来卖了。既是剑曾经落入神策军之手中，仇士良知道这一节不足为奇。不过他如何能知道芊娘人在昭义？”王绵芊道：“昭义与仇士良有难解仇怨，我夫君为提防仇士良，往神策军中派了人，想来对方也往昭义派了密探。仇士良知道我人在昭义，一点也不奇怪。我夫君认定刺客必是仇士良所派，想看看以公正严明自居的新皇帝有何作为。”

杜湛这才明白仇士良遇刺时说“剑公子算是知情者”的真正含义——自甘露之变以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处处针对仇士良，不仅一再上书朝廷声讨，还派人四处宣扬宦官罪恶滔天，仇士良恨之入骨，却因对方手握重兵，雄踞一方，莫之奈何。后来仇氏不知从什么渠道了解到杜湛曾为救王绵芊跟杜家反目，料想二人关系必定非同一般，当他知道王绵芊嫁给了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时，大概就开始动起了杜湛的心思，意图用杜湛来对付王绵芊，再用王绵芊来对付刘从谏。但这应该是武宗皇帝登基、杜湛侥幸走出神策军营、又差点遭到活埋之后的事，那一段时间，杜湛受伤卧在床上，王绵芊则离开了京师，回去了昭义刘从谏身边。仇士良原先计划不能成事，又辗转打听到神策军士曾从故宰相王涯家中得到过一柄青龙剑，后来卖给了杜湛，遂派人到剑肆买下青龙剑，再以献剑为名行刺刘从谏。因为杜湛既知青龙剑原是王家旧物，又知王绵芊人在昭义，仇士良才说他“算是知情者”。

杜湛忙问道：“那么尊夫刘相公可有将行刺经过详细上报朝廷？”王绵芊道：“当然。”

杜湛道：“皇上将此案发给京兆府调查后，京兆尹派人找过我问话，

只说刺客是利用青龙剑行刺，未提及具体细节，甚至没有提到匕首。我还觉得奇怪，刺客用短刀或是匕首行刺，难道不比长剑更方便吗？”王绵芊道：“京兆尹一定是故意那么说，好从杜郎的反应来判断你是否卷入其事。不过京兆尹既从杜郎账本知道是神策军士将剑卖给了剑肆，大概已猜出其中联系，追查仇士良倒一点也不难。”

杜湛道：“行刺藩镇节度使不是小事，皇帝知道真相后必定有所处置，不会轻易放过仇士良。既是已有证据，何不让国法来制裁他？芊娘为何还要在这个时候冒险返回京城，继续实施你的复仇计划呢？”

王绵芊道：“皇帝真的会处置仇士良吗？”杜湛道：“应该会，但或许方法更平缓些。仇士良敢派人行刺一方节度使，这已足以令皇帝自危。然其人独掌神策军兵权二十年，党羽众多，势力不浅，皇帝也不敢痛下杀手。”

王绵芊道：“可我实在等不及了。”杜湛愕然道：“芊娘才二十几岁，仇士良已经六十多了，是他等不及才对呀。”王绵芊哭道：“因为那次行刺，我夫君已经过世了！我回来京师，也是迫不得已。”

杜湛惊然色变，道：“什么，芊娘不是说刘相公没有伤到要害吗？”王绵芊道：“是没有伤到要害，可那匕首上淬了剧毒，大夫无药可救，我夫君只勉强挺了数日，便不幸去世了。”

杜湛道：“那么后来昭义给朝廷的上书……”王绵芊道：“是夫君侄子刘稹所为，他想继承节度使的位子，又怕朝廷不准，所以刻意隐瞒夫君死讯，想拖一阵子再说。”

之前昭义节度使刘悟病卒，想学河北藩镇世袭，遗表以子刘从谏为昭义留后。刘从谏怕朝廷不准他世袭，也是密不发丧，预备继续以父亲的名义掌管昭义。后来还是幕僚贾直言晓以大义，他才同意将父亲死讯上报朝廷。又秘密派人以重金贿赂执掌朝政的宰相李逢吉、神策中尉王守澄等人，终于得到节度使的任命。刘稹不将刘从谏死讯公开，显然也是跟当初刘从谏一样的心思，没把握得到朝廷任命，遂干脆先瞒天过海，继续以死去节度使的名义执掌军政。

王绵芊抹了抹眼泪，续道：“昭义军将、包括刘公子，都认为是我间害死了夫君，对我深怀敌意。刘公子为了得到节度使的位子，甚至打算暗中跟仇士良讲和，再以夫君名义上书，表示不再追究行刺一案。还有幕僚告诉他说当今皇帝也不满宦官专权，这样做怕会引起皇帝反感，他才勉强作罢。但我知道刘公子为了得到节度使的任命，会不惜一切手段，妥协、逢迎、贿赂等，在所不惜，也不会再考虑为他叔叔复仇。我既在昭义待不下去了，便干脆回来京师，预备自己处理后事。我从连儿那里得到消息，皇帝其实早猜到行刺是仇士良派人所为，虽然也诏令京兆府调查，但只是走个过场，并不打算真的处置。我听后当然很生气，只是我身边虽还有少数心腹，却失去了昭义的支持，无力与神策军对抗，不得已，我才去找了曹继荣。之前我未杀他，他只以为我对他有情，尚不知道孩子一事。我告知他孩子尚在人世后，他惊喜异常，表示若是我肯将孩子交还给他，愿意做任何事来补偿。于是我们约好，他助我除掉神策军两中尉后，我就将孩子交回给他抚养。”幽幽叹了口气，又道：“其实那孩子，我一直都不敢面对他，只将他交给了山民抚养。杜郎是不是觉得我太无情了？”

杜湛道：“不，我能理解芊娘的不得已。孩子虽然无辜，但毕竟是曹继荣的血脉，会令芊娘总回忆起那段不好的往事。”王绵芊道：“多谢，听杜郎这么说，我心里舒畅多了。”又续道：“曹继荣倒也全心全意地助我，又将我引见给回鹘人。那些人恨石雄入骨，商议后，遂决定由我派人行刺石雄，由回鹘一方刺杀神策军中尉。”

杜湛问道：“那些回鹘人跟金吾卫大将军李思忠有关吗？”王绵芊道：“我不知道，我不愿意多过问他们胡人的事。我之前还杀过祆祠的人，他们不知道，一旦知晓，大概也不愿意与我结盟了。仇士良既是我王家仇人，又是我夫君大敌，我本想将他留在最后解决，可出了茵茵这件事后，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心坚如铁了，我……”一想到自己才是害死杜茵茵的罪魁祸首，泪水又忍不住流了出来。

杜湛道：“事出有因，且已发生，芊娘再自责也是无用，还是宽心些。”王绵芊泣道：“我为一己之私仇而犯下大错，杜郎仍然肯谅解，我很欣慰，只是我再也无法面对我自己。”顿了顿，又道：“我已将孩子交还给曹继荣，遣散了侍从，即将离开京城，今日是特地来向杜郎诀别。

杜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望你好好保重。”一边说着，一边从颈中解下一件物事递过来，正是当日杜湛送给她的平安玉扣。当年她陷在袄祠时，平安扣被袄教教徒收走，落在了曹继荣手中。后来她再返京城复仇时，曹继荣设法找到她，以归还平安扣为条件，要求一了前事。

杜湛见王绵芊归还信物，决然转身欲去，料想她烈火焚心，注定要自我毁灭，她必是打算找个无人的地方自杀，以死赎罪，忙上前扯住她衣袖，道：“等一下，芊娘不该这样！就算你死，茵娘也活转不过来了。”

王绵芊见自己心意瞒不住对方，一时动情，扑入杜湛怀中，放声大哭起来，抽抽搭搭地道：“我杀了这么多人，本来就该死！我早就该死了！”

杜湛缓缓道：“若是芊娘该死，我也该死。当年我为寻青龙剑，将芊娘的笛子掉进了如璧井中。侍女鹤颜为了给芊娘买一支新笛子，辗转去了西市，结果被袄教教徒捕获，受尽虐待凌辱后才悲惨死去。论起来，我才是害死鹤颜的罪魁祸首。芊娘你也是一样，是我将你带到德禄公主府中，之后又送你去了袄祠那座魔窟。你的悲剧，可以说是我一手造成。”

王绵芊愕然道：“这怎么是杜郎的错呢？况且就算没有这些事，我和鹤颜也一样会受‘甘露之变’牵连，早死在西市屠刀之下了。”

杜湛道：“那是另外一回事。当我知道芊娘受了那么多苦后，深为自责，甚至也有过以死赎罪的念头，常常想若是当时被活埋在那处梅园就好了，至少我不必知道我犯了这么多的错。但后来我还是想通了，或许这就是定业，即使是佛祖，也不能改变生命在轮回中的定业⁽¹⁵⁾，何况我们普通凡夫俗子呢？我虽不是佛教徒，却自小在佛寺长大，听过高僧们说法。佛教认为众生灵魂不灭，生死循环，而业因果报，所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死亡也无法解脱前世业障。”

王绵芊一时有所感悟，问道：“杜郎的意思是，就算我自杀，也无法赎还我害死茵茵的罪过吗？”杜湛温言道：“是。但佛祖也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放下过去，就能脱离苦海，到达彼岸⁽¹⁶⁾。”

王绵芊掩面泣道：“可是我罪孽深重，日夜难安，我.....我实在是放不下.....”杜湛柔声道：“芊娘不是想离开京城吗，若是你愿意，我想与你一道离开。”

王绵芊一时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怔了好半晌，才颤声问道：“杜郎可是说要和我一道离开？”杜湛道：“是。”王绵芊道：“当真吗？”杜湛道：“当真。”

王绵芊又愣了好大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道：“可是我.....我是残花败柳之身，再也配不上杜郎。”

杜湛上前两步，扶住对方肩头，问道：“芊娘心中可还有我？”王绵芊脸色绯红，不敢直视杜湛的眼睛，但还是点了点头，道：“嗯。”杜湛道：“我心中一直有芊娘，只要我们彼此关爱，这就够了。”

年光往事如流水，岁月有着不动声色的力量。这数年之中，二人各自历尽沧桑，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日月如落花流水一般地过去，好在最终还是重逢了，也许不再是最初的样子，但依旧是纯真的心意。落红尽处是尘缘，情到深处情在心。

甘露之变后，他改名换姓，表面隐匿在闹市之中，过着风光又卑微、神秘又落寞的生活，内心却始终未曾真正平静过。为了天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放弃了许多，牺牲了许多，亦不止一次地面临生死困境。最重要的是，他身处在长安政治旋涡中，目睹着千门野草、万户豪华，一度迷茫而困惑。以前在沙州时，虽然亦因吐蕃统治而倍感压抑屈辱，但敦煌本地人心纯真质朴，人们团结友爱。来到长安后，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大多在忙于针锋相对、算计互斗，为权也好，为势也好，为名也好，为利也好，人心在风云变幻中涣散，节操在光怪陆离中失守。他看到才华横溢的叔叔杜牧和表舅李商隐⁽¹⁷⁾身陷牛李党争不能自拔，有志难抒，而从不轻言政事的叔叔杜惊反而得保无虞、仕途顺利。他也想要帮助那些无辜遭祸的人，譬如宰相王涯，又譬如乐官尉迟璋，只是力不能及，无能为力。来到长安十年，他始终游离在城市之外，处处感到陌生和不适。想念敦煌，却再也回不去那个地方。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

本该是发奋读书、长进学业的黄金年纪，他却在迷惘中度过，无人指引，甚至无人诉说。幸运的是，在这些从所未有的经历中，他并没有愤世嫉俗，也没有就此意志消沉，只是渐渐由热血冲动变得淡然冷漠。这冷漠，并非无动于衷，而是风轻云淡，习惯了以超脱的态度来看待世事。人生无常，总有一根看不见的命运暗线在游走、牵动、潜藏、布局，若是置身其中，便难以看到背后的真相，他宁愿做一个旁观者。但这清醒只是相对，他自己亦随波逐流地前行，只是不忘自己该去的方向，仍然关爱在意的人们。她的再度出现，令他陡然下定了跳出红尘的决心——他牵挂了她这么多年，从未有过一日释怀，她的苦难的终结，将是他情感归属的港湾。这，是他的宿命。

于她而言，或许因误会而深恨过他，但他是她的初恋，始终在心底深处占据着一席之地。由于心灵长期被仇恨侵蚀，蓦然回首时，已永远如暗夜一般，她完全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而他是她最后的眷恋。不想诀别之时，他又一次地救了她，给了她第二次生命。他高洁而有清气，有一颗干净纯粹的心灵，如同一轮明月，照亮内心迷惘的行人。过去的，无法改变，就让它融在月光里；期盼的，本来就近在眼前。她一时泣不成声，除了立即投入情郎温馨殷实的怀抱，又还能说什么呢？

在经历了这么多狂风暴雨之后，浮云散尽，他们所学会的，不过是紧紧拥抱而已。或许彼此依偎，彼此照顾，会有一个有希望的将来。

忽听到外面有人嚷道：“剑公子人呢？快些叫他出来！”杜湛听出是凶肆店主蒋大神的声音，本待不理，王绵芊忙道：“既是有人找杜郎，还是出去看看的好。”杜湛道：“我既已决意随芊娘离开，便不会再理剑肆的事。芊娘，干脆我们这就走吧。”

王绵芊讶然道：“现在吗？杜郎不是还要寻青龙剑吗？”杜湛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为了寻觅青龙剑，已耗费数年光阴，仍然一无所获，大概天意如此，强求不得。况且青龙剑只是一柄神兵利器，更重要的还是民心，是人们齐心反抗暴政的信念和勇气。我想这几点，河西已然全有了，他们早有了属于自己的青龙剑。”

王绵芊道：“那么杜郎也该回去向杜尚书道一声别才好。”杜湛道：“来来来处来，去从去处去，来如风雨，去似微尘。叔叔会明白的。”

话音未落，蒋大神便推门直闯进来，连声嚷道：“剑公子，你人明明在里面，怎么不吭一声？”不待杜湛回答，迫不及待地一扬手中长剑，道：“剑公子，你看这剑，是不是你要寻的青龙剑？”

杜湛大吃一惊，一边问道：“蒋店主如何知道青龙剑之事？”一边接了宝剑，拔出来一看，刃身如霜雪，湛然有光。他心底陡然升腾起一种久违的亲切感觉，不用说，这一定就是青龙剑了——青龙剑出自敦煌，号称青龙所化，他凝视着宝剑时，仿佛看到了故乡的山山水水，历历如在眼前。

蒋大神见杜湛神色阴晴不定，并无喜悦之色，忙问道：“竟然不是真的青龙剑吗？”杜湛道：“是，这就是传说中的青龙剑。蒋店主，你从哪里得到的这柄剑？”蒋大神大喜过望，连声道：“是真剑就好，是真剑就好！不枉我和兄弟们一番苦心，总算帮剑公子找到青龙剑了！”

杜湛道：“蒋店主怎么会知道我在寻青龙剑？”区亮跟进来讪讪道：“是我告诉蒋大哥的。”

原来杜湛将剑肆搬到东市后，蒋大神偶尔会拿宝剑来卖给剑肆，不时也进来闲逛，由此跟区亮混得极熟。有一日，趁杜湛不在，他好奇问道：“听说你们家剑公子买剑又卖剑，还不赚差价，完全不像做生意。这到底是为什么？”区亮笑而不答。

蒋大神便干脆自己猜上了，道：“剑公子一定是在寻一柄绝世好剑，对不对？告诉我，或许哥哥我有法子弄到那柄剑。”

区亮因与蒋大神投契，对方也确实以低价卖给剑肆好几柄好剑，看似极有门路，便说了杜湛想寻访开元名将宋青春用过的青龙剑。又说了杜湛来自沙州，想以青龙剑威名号召河西起事，驱逐吐蕃。

蒋大神听了当即肃然起敬，道：“原来剑公子是为了河西百姓。”又问道：“想来剑公子寻访青龙剑也有不少年了，可有什么发现？”区亮道：“仅仅知道记曲娘子张红红或许跟青龙剑有关。但剑公子依此查访了许久，也没有确切的下落。”

区亮不过随口一说，蒋大神却放在了心上，回去后立即派人四下打听。人的最终归宿便是死亡，他做的是凶肆买卖，有许多旁人难以想象的便利和渠道，终打听到青龙剑先为宋青春所有，后归季广琛，季氏入朝为官后，青龙剑神秘失窃，时人均传是哥舒翰之子哥舒曜所为。再说记曲娘子张红红，她原先是靠卖唱乞讨为生，后幸运地成为金吾卫大将军韦青姬妾，终因名气太大，被代宗召入宫中，做了皇帝专宠的女人。韦青郁郁病亡后，张红红亦同日哭绝，足见二人情意深厚，代宗扮演的只是棒打鸳鸯、强夺人妾的不光彩角色。

其实这些故事杜湛早已知晓，蒋大神不过又重述了一遍，不算什么新鲜消息。但他的联想比杜湛要大胆丰富得多——那张红红不过是个歌姬，能跟青龙剑有什么联系，有联系的只能是她的两任丈夫。后一任丈夫代宗是皇帝，坐拥大唐江山，哪能将什么青龙剑放在眼里，多半涉及其中的就是前任丈夫韦青了。韦青官任金吾卫大将军，想来也是个爱剑之人，名字又有个“青”字，对青龙剑情有独钟也是人之常情。或许那雇请飞贼盗窃青龙剑的并不是哥舒曜，而是韦青。后来季广琛发现了真相，闹到代宗皇帝面前。韦青之女嫁代宗长子李适，与皇帝是姻亲，代宗当然要庇护韦青。但他亦垂涎亲家侍妾张红红美色及才华，遂以韦青送张红红入宫为条件，将这件事压了下来。张红红入宫不久，季广琛便一病而亡，因而青龙剑多半还是留在了韦青手中。这一节，杜湛亦多少猜到，所以设法寻访过韦青后人，还亲自到过韦曲，只是没有寻到任何线索。

然在蒋大神眼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恰好是最好的线索——人只有死了，才会闭口保守秘密；财物只有深埋地下不见天日，才会彻底销声匿迹。他除了做凶肆生意，还背地里做盗墓的勾当，当即猜到青龙剑或许作为殉葬品，随韦青埋入了地下。虽然盗掘韦曲需要不凡胆色，但他还是决意放手一搏，发出江湖密令，召集天下所有盗墓高手，尽以实情告之。又道：“往日兄弟们做那见不得人的勾当，都是为了发财，今日

却是为了河西百姓。这件事，我是豁出去要干，要让世人知道，我等虽是鸡鸣狗盗之徒，却也能为国家、为朝廷尽一份力量。只是事先说好了，这次只取青龙剑，不取其他财物，兄弟我也没有报酬给各位。”

大唐律法森严，对盗墓处罚尤重：“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槨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其冢先穿及未殓而盗柩者徒二年半。盗衣服者减一等，器物砖板者以贼盗论。”盗掘韦青之墓之所以难度极大，是因为墓地所在之处韦曲为韦氏家族世居之地，算是长安城外的一处名胜。韦氏墓地亦因为家族出过众多宰相高官名流，不时有士人前来拜谒。盗墓最忌人来人往之处，稍有不慎，便会被人发现。但群盗为蒋大神言语所激，仍欣然响应。

盗墓技巧通常都是世传秘方，盗墓者除了身手敏捷、擅长挖土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掩人耳目，令外面看不出盗墓迹象。如在墓地旁盖一间屋子住下，从屋内掘洞通到墓穴中去。又如在墓地附近种上一片西瓜，再暗中从瓜地掘洞入穴。众盗经过观察筹划，决意以修葺墓地为掩饰，由蒋大神出面，劝说韦氏翻新祖坟。蒋大神本就是长安有名的凶肆店主，很容易就取得了韦氏的信任。蒋大神遂率人进驻墓地，白日翻修施工，夜晚则由一人自坎下掘洞。那人绰号泥鳅，身材短小，是天下第一盗墓高手。他口衔一盏小油灯，一边挖泥一边前行，终于挖出一条盗洞，大小仅容一人匍匐通过。如此顺利进入韦青坟墓，果然从其棺木中取出了青龙剑。泥鳅将剑插在背后，靠双足蹬壁，仍由盗洞爬出。群盗再以土填平盗洞，不露丝毫痕迹。

杜湛听了经过，百感交集，道：“这可是万万想不到，只是太对不起韦将军了。”蒋大神笑道：“盗墓虽是奸心，却是源于丰财厚葬。这些达官贵人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还要将大批财物带入坟墓中，可谓不公，我等不过是取出来一用而已。剑公子心胸宽广，寻剑全然不是为了自己私利，更不必拘此小节。”

杜湛遂再无顾虑，深深下拜道：“蒋店主大恩大德，杜湛无以为报，请受我一拜。”蒋大神忙扶起杜湛，道：“帮得上河西百姓就好。”他亦是豪爽之人，不欲居功自傲，又见室中还有旁人，便自拱手辞了出去。

杜湛转过头去，凝视着王绵芊。王绵芊见他神色古怪，问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杜郎终于寻到了青龙剑，难道不高兴吗？”杜湛正色道：“当然高兴。我当真是世上最幸运的男子，一日之内，最想要得到的人和剑，竟然都主动送上门来。”王绵芊嫣然一笑，道：“这全是杜郎自己福泽深厚。”杜湛笑道：“又或许人生合离，皆有定数，青龙剑注定还回归敦煌，你我则注定要在一起。”

忽听到区亮在外面叫道：“剑公子，有贵客一定要见你。”杜湛便让王绵芊留在内室，自己出来，到隔壁剑室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那贵客不是旁人，正是已经退休致仕的权宦仇士良。

杜湛道：“仇公大驾光临，有何指教？”仇士良道：“忽然想起来一些事，想找杜公子聊聊。”

杜湛道：“仇公为何找我？”仇士良道：“因为你跟王涯孙女关系最为亲近。”似已猜到之前针对两神策中尉的行刺均与王绵芊有关。他挥手命侍从退了出去，又道：“剑公子不问老夫如何知道你和王氏姊妹之间的事吗？”

杜湛因王绵芊人在剑肆，须得尽快打发走仇士良，便顺势问道：“仇公是如何知道的？”仇士良道：“当日你和尉迟璋被有意关在神策军狱中的特殊牢房中，你在那牢房中说的每一个字，老夫都知道。”

原来杜湛被关的牢房房顶边缘上有铜管通往背面的房间，房间中的人只需附耳在铜管上，便可以偷听牢房内的谈话。神策军将杜湛和尉迟璋关在一处，就是有意让二人有机会交谈，好知道更多内幕。此为神策军狱的一大绝招。有一些囚犯甚是硬气，无论如何受刑，坚决不肯招供，但一旦进了牢房，意志松懈下来，往往跟同牢的人什么都说。后来仇士良肯放杜湛走，表面是给了武宗宠妃王连儿一个人情，其实是因为他手下人偷听到牢房中杜湛和尉迟璋谈话，知道杜湛毫无干系。

杜湛大为意外，忙问道：“那么后来我在牢房和王连儿的对话……”仇士良点头道：“老夫都知道了。也是从那时起，老夫才知道剑公子你居然是为了王涯孙女才跟杜家反目。”

当日王连儿来到神策军狱牢房，与剑公子一番谈话，一字不漏地被监听宦官听到，转达给了仇士良。仇士良知道王连儿有定策大功，深为武宗宠幸，觉得这是利用她身份来要挟她，再利用她来控制武宗皇帝的大好机会。然而新皇帝精明睿智，一上台便多方抑制他的势力，他因不便监视后宫情形，遂将此事告知了亲家太妃郑琼罗，让郑琼罗来监控王连儿。

仇士良又道：“当日剑公子答应要为王连儿办事，她后来却一直没有找过你。现下剑公子该知道，为什么王才人一直没有跟你联络，因为她知道自己真实身份已然泄露，她已被人监视，或是不敢牵累你，或是怀疑你就是那个泄密者。”

杜湛道：“原来如此。只是仇公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仇士良道：“老夫也不知道。”顿了顿，又道：“或许是心中多有悔意，想让剑公子转告那位王绵芊王小娘子吧。”一边叹息，一边站起身来，扶着拐杖颤巍巍走了出去。一代权宦终于厌倦了无尽的杀戮，变得平和安分，成为了一个普普通通颐养天年的老人。

当日，杜湛携王绵芊离开了长安，未向任何人交代。最奇的是，他离开京师当晚，东市忽然失火，烧曹门以西十二行，共四千余家商铺遭祸，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物焚烧一空。

杜湛对长安东市大火一无所知，他也没有就此遁入深山，而是先与王绵芊联袂前往河中，欲将青龙剑交给河中节度使石雄，由石氏设法送往敦煌。

到达河东之时，正好传来大宦官仇士良暴毙的消息，距其致仕才一个多月。不仅如此，朝廷根据密报，派人从安兴坊仇家大宅地库中查抄出数千件兵仗，足见仇士良有不轨之心。武宗皇帝遂下诏追削仇士良生前所受官爵，籍没全部家产，其心腹党羽亦多遭贬职。

王绵芊大仇终于得报，心中并没有如释重负，而是滋味复杂，不知该喜该忧。杜湛猜到她心意，问道：“芊娘是在担心令妹吗？就算事情跟连儿有关，她已贵为皇帝宠妃，仇氏一党势力又遭削弱，再也不能对她

如何。”

王绵芊道：“之前我回到长安后，曾派人跟连儿妹妹联络。她却告诫我再不要与她来往，以免给双方带来祸事。我觉得她是身处险境，才会让信使这样说。”杜湛道：“连儿有拥立大功，武宗皇帝对她宠爱无比，她人在大明宫中，应该不会有事。”

王绵芊道：“可世上终究没有不透风的墙，若是有人知道连儿妹妹的身份呢？”杜湛道：“连儿机警无比，告诫芊娘不要与她来往是有缘由的。”大致说了当日仇士良到剑肆的一番话。

王绵芊大为意外，转念想到既已决意与杜湛远走高飞，理该完全释怀才是，不然对不起情郎甘愿舍弃一切的苦心，便道：“也罢，各人有各人的命，我担心也是无用，全看连儿妹妹自己的造化了。”

杜湛见她居然半字不提仇士良，知她已放下仇恨，心中大为宽慰。

二人将青龙剑托付给石雄后，大事便了，正欲离开河东时，又意外得知朝廷已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逝一事——武宗皇帝命供奉官薛士干前往昭义宣谕，召刘从谏之侄刘稹入朝，别加官爵，明显不欲刘稹再掌昭义军政大权。刘稹自恃兵强马壮，干脆抗拒朝命，自任为昭义留后，钦差大臣薛士干甚至未能进入昭义衙门。

杜湛闻讯，不由得转头去看王绵芊，问道：“芊娘可是想要走一趟昭义？”王绵芊摇了摇头，道：“之前刘相公大大得罪过宦官和神策军，刘稹为自保计，必定不会束手归朝。而朝廷亦因诸多前事，必定不会允准昭义世袭。此乃定数，何可逃也！”

杜湛尚在疑虑。王绵芊上前紧紧握住情郎双手，道：“杜郎放心，我早已经放下了。从此以后，我心中只有杜郎一人，杜郎便是我的全部。”

晚日低霞绮，晴山远画眉。春青河畔草，不是望乡时。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她找到了人生的归属，他亦寻到了真正的故乡。

(1)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命百官上书直言政事得失。中郎将常何是一介武夫，不通文墨，便让门客马周代写。李世民发现常何的奏章能切中时弊，大为惊叹，却不相信常何有如此见识。召来一问，常何如实相告。李世民感到马周是个人才，立即下令召马周进宫。马周迟迟不到，李世民又先后四次派使者前去催促。以堂堂帝国皇帝之尊，对一个落魄的布衣如此急不可待，可见他求才若渴的心情是何等迫切。见面后一谈，马周言辞“机辩明锐”，切中时弊。李世民非常满意，立即让马周到门下省为官。马周由此成为一代名臣，后累官至中书令。时人称“马周论事，会文切理，无一言可损益，听之俚俚，令人忘倦”。

(2) 一说“大明”取自《广雅》：“日名耀灵，一名朱明，一名东君，一名大明，亦名阳鸟。”“大明”即太阳之意。汉铜镜铭文中：“见日之光，天下大明。”

(3) 贾至，字幼邻，洛阳人，以文著称当时。其父贾曾任中书舍人，为唐睿宗李旦作传位册文。后贾至为唐玄宗李隆基作传位册文。对此，唐玄宗不胜感慨，对贾至说：“二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继美。”贾至文章写得典雅华瞻，在当时被誉为“历历如西汉时文”。

(4) 此举也更便于安插耳目监视入宫之人。唐高宗李治一度不堪忍受皇后武则天掣肘，召宰相上官仪进宫拟废后诏书，诏书墨迹未干，武则天已经闻讯赶到阻止，便是得益于此。

(5) 唐休璟是在边疆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对边疆事务非常熟悉。东起辽西的碣石，西至西域的四镇，绵亘万里的边疆地带，凡山川要害，唐休璟皆能记住，用兵之时了然于胸。他为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检校凉州都督时，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武则天命唐休璟与众宰相议边事，唐休璟迅速上奏对策，武则天即依其议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请兵应接，程期尽如唐休璟之前所预计。武则天十分佩服，对唐休璟说：“用卿恨晚。”又对众宰相说：“唐休璟练习边事，卿等十不当一。”长安三年（703年）唐休璟拜相，成为武周时期继娄师德之后的又一著名军人宰相。

(6) 河中：隋称河东郡，唐武德元年（618年）置为蒲州。开元八年（720年）升为河中府。天宝六年（747年）改为河东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蒲州。治所在河东（今山西永济），领河东、河西、临晋、解、猗氏、虞乡、永乐、宝鼎、龙门、闻喜、万泉等地，辖境相当今山西市部龙门山以南，稷山县、运城、芮城以西及陕西大荔东南等地。杜佑、韩弘、李光颜等名臣均担任过河中节度使。

(7) 凉昭武王：指十六国时期西凉的创建者李暠。李暠是大唐皇室先祖，敦煌则是李暠最先建元发家之地，因而意义非凡。

(8) 魏晋以来，中国形成了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又称世族或门阀士族。与士族相对的是庶族，也称寒门。到唐代时，士族制度已进入衰落阶段，士族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牛李党争”即有士族与寒门之争的因素。但在地方上，风气相对保守，豪族仍居重要地位。譬如敦煌，士族势力仍很强大，甚至吐蕃统治者也必须得对汉人士族加以笼络，好依靠他们维持统治。

(9) 银铤：亦称“银饼”，由白银制成。在唐代，银以两为单位，有时也以铸造的形式为单位，如一铤、一饼，铤是最通行的铸造形式。“铤”通“锭”，唐以后一般沿用“锭”字，即后世所称的“元宝”。将银铤称为元宝始于元朝，意为元朝之宝。唐代“元宝”指“开通元宝”，是开元通宝（铜钱）的旋读，取其硕大、贵重之意。唐代银价很低，铜价却很高，因此银铤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工艺品，如地方官员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又如皇帝作为赐品赏赐给大臣等。又，古代元宝形状不同于今人所见，古代元宝中间部分没有凸出，而是仰面似船，伏面似案。

(10) 周宝因善击球而向武宗皇帝上书自荐，并因球技而出任神策军打球军将为历史真事，后来还因为打球弄瞎了一只眼睛。他亦因此而发达，不久进检校工部尚书、泾原节度使。唐僖宗中和初任宰相，兼天下租庸副使，以功封汝南郡王。重用周宝的唐僖宗也酷爱马球，曾自夸

道：“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黄巢起义爆发后，唐僖宗欲奔逃西蜀，大宦官田令孜向皇帝推荐亲弟陈敬瑄（田令孜本姓陈，后拜田姓宦官为义父，冒姓陈）和私党杨师立、牛勣、罗元果出镇蜀中。唐僖宗让四人用击马球来决胜负，以三川为赌，用输赢来决定所授官衔。结果，陈敬瑄得第一筹，因四川最富庶，当即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杨师立其次，为东川节度使；牛勣第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罗元果是最后一名，则不得迁擢。此即为“击球赌三川”典故。

(11) 咸宜公主生母为武惠妃（杨贵妃出现前最受唐玄宗宠爱的妃子，武则天侄孙女），因而最得唐玄宗宠爱，实封户一千户，大大超过了公主本来的五百户。在群臣和其他公主的强烈反对下，唐玄宗不得不把所有公主的实封都定为一千户。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七月，咸宜公主下嫁卫尉卿杨洄（唐中宗女长宁公主与杨慎交子）。杨洄联合武惠妃，谋废太子李瑛，改立武惠妃之子李瑁为太子。上元二年（761年），嗣岐王李珍谋反失败，牵连杨洄，被赐自尽。咸宜公主又改嫁崔嵩，一直活到唐德宗兴元年间才去世。

(12) 杜茵茵为岐阳公主唯一爱女，本为杜惊长女，小说中略减几岁。其墓志铭《唐工部尚书杜公长女墓志铭》于1979年出土，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墓志记载其终身未嫁，二十岁出头时死于安兴坊（又名广化坊、昌化坊）。杜氏墓志由唐懿宗朝宰相毕诚撰。毕诚通经史，工辞章，善书法，出身寒微。他任宰相时，舅舅还是太湖县伍伯（行杖皂隶，又作五百）。毕诚深以为耻，几次派人去太湖为舅舅解役，另任官职。舅舅也不理睬。毕诚又派杨载为太湖令，前去游说舅舅。舅舅怒道：“某（唐人自称）贱人也，岂有外甥为宰相耶？”又道：“某每岁秋夏恒享六十千事例钱。苟无败缺，终身优足，不审相公欲除何官？”竟不夺其志。

(13) 汉宣帝时，太子刘爽宠爱的司马良娣（皇太子妾称号，地位仅次于太子妃）病，临死前道：“妾死非天命，乃诸娣妾良人更祝诅杀我。”刘爽深以为然，遂迁怒其他妃子，谁也不肯亲近。汉宣帝听说后，便让皇后从后宫中另挑选五名美女去伺候太子。皇后亲自将五女引见给刘爽，征询他意见。刘爽不敢违背母后旨意，便随意指着一人道：“其中一位还可以。”他所指的女子，即是站得离他最近的王政君。皇后便命人将王政君送到太子东宫，当晚太子“御幸”，王政君即有身孕，生下皇长孙刘骥。刘爽即位为汉元帝后，虽立王政君为皇后，却再也没有宠幸过她。然王政君活得比丈夫、儿子都长，历汉四世为天下母，殁国六十余年，影响改变了西汉格局——她将大权交给侄子王莽，直接导致王莽篡位，西汉灭亡。

(14) 赵嘏此次入京赶考时，本欲望带爱妾同行，因母亲阻止，不得已将爱妾留在浙西。赵妾有绝世姿容，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外出到鹤林寺进香时，被浙帅（即浙西观察使，史籍未曾记录姓名）看见，当场将其强夺而去。次年会昌四年（844年）赵嘏进士及第，得知爱妾为浙帅所夺，非常伤心，作诗道：“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蛾属使君。”“沙吒利”即指回鹘将军沙吒利劫夺韩翃爱妾柳青青一事。彼时赵嘏诗名满天下。浙帅听说后，难以自安，便派人将赵妾送往长安与赵嘏团聚。当时赵嘏正好出关，途中巧遇于横水驿（河东道驿馆）。赵妾抱赵嘏痛哭不止，共宿一夜，赵妾含泪而卒，就地葬于横水之阳。唐宣宗即位后，闻赵嘏诗名，到：“赵嘏诗人，曾为好官否？可取其诗进来。”因读其诗，首卷《题秦皇》云：“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唐宣宗心中不悦，遂不予提拔。

(15) 《传灯录》云：“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而不能即灭定业。”很久之前，由于天旱，池塘的水慢慢枯竭，村民趁机将池塘中的鱼全部捕捉煮食。只有一个小孩子没有吃鱼，只拿棍子敲打大鱼三下。后来转世轮回，大鱼投胎为琉璃王，其它鱼成为其军队，村庄成为迦毗罗卫城，村民则成为释迦族人，小孩子便是佛祖释迦牟尼。琉璃王率兵来犯时，佛祖明知这是释迦族在前世集体犯下了杀业的报应，但为了自己族人，仍然三次出面阻止战争。琉璃王终究还是挥军如城，大开杀戒。佛祖弟子目连尊者不忍佛祖族人遭难，遂运用神通，将释迦族五百人藏入钵中，结果这五百人全部化成了血水。此即因果报应，为佛教铁律。

(16) 佛教认为众生在“生死轮回”中，遭受着种种“苦报”，生死之苦茫茫无边，称为“苦海”。佛祖为了救度众生出于苦海，指出了一处超越生死的“彼岸”，作为修行的归宿。

(17) 牛党人物令狐楚任天平军节度使时，资助提拔过李商隐，还让他与儿子令狐绹一起学习，教授其骈体文写作技巧。李商隐对令狐楚非常感激，有《谢书》道：“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后李商隐考中进士，也是因为令狐绹的推荐。李党人物涇原节度使王茂元欣赏李商隐才华，聘用他为掌书记，李商隐还娶了王茂元之女王晏媯为妻。当时令狐楚刚刚去世，李商隐由此被牛党视为忘恩负义，终身受到排挤。令狐绹当上宰相后，李商隐登门拜访，恰好令狐绹不在家。李商隐便在客厅墙上题诗道：“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友情。令狐绹回来后，很是恼怒，但因诗中有父亲令狐楚的名字，无法毁掉，只好命人将这间厅锁起来，终生不开，也因此而更加嫉恨李商隐。李商隐娶王晏媯之前，先后恋过洛阳富商之女柳枝、女道士宋华阳等。他的爱情诗往往写得隐晦神秘，意韵深微，展现出微妙复杂及一言难尽的情感。

尾声

昔日荆轲刺秦，宾客于易水送别，荆轲慷慨悲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悲壮激越，闻者无不动容。离去时，荆轲亦不曾回头看一眼。千年之后，敦煌信使们『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烈，与荆轲并无分别，令人唏嘘感慨。

刘

稹公然与朝廷叫板后，朝野哗然，昭义立时成为天下瞩目的焦点。武宗皇帝极为重视，召集群臣廷议，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在京官员均参加了会议。绝大多数大臣认为对回鹘作战方酣，回鹘乌介可汗尚未就擒，朝廷力量有限，应当对藩镇姑息妥协，就势授予刘稹昭义节度使官职。

只有宰相李德裕一人反对，并举出了种种理由，称：“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旨用儒臣。顷者李抱真成立此军，身歿之后，德宗尚不许继袭。及刘悟作镇，长庆中颇亦自专，属敬宗因循，遂许从谏继袭。开成初，于长子屯军，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与郑注、李训交结至深，外托效忠，实怀窥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刘稹管兵马。若不加讨伐，何以号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则藩镇相效，自兹威令去矣！”认为昭义是临近京都的战略要地，绝不能任其步河朔藩镇世袭旧例，坚决主张对刘稹用兵平叛。

李德裕这一番话表面慷慨激昂，其实也暗藏私心。当年刘从谏得以世袭父职，是因为暗中以大量金钱贿赂宰相李逢吉及权宦王守澄，而李逢吉曾举荐牛僧孺，素与李德裕相互倾轧。彼时李逢吉虽死，但牛党首领人物牛僧孺、李宗闵依旧在世，时时对李党构成巨大威胁。而正好牛党与昭义关系密切，李德裕必须得借此事大做文章，彻底打压住牛党。

武宗虽然信任李德裕，但因即位不久，心中对昭义是否攻之必克尚有顾虑，是以犹豫不决。关键时刻，手握神策军兵权的宦官势力站在了李德裕一方。甘露之变后，刘从谏与大宦官仇士良交恶，双方势同水火，都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此时仇士良虽死，但其势力犹在。且武宗自即位以来，一再采取措施抑制宦官势力，宦官亦大有危机，想要趁机转移皇帝注意力，因而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等实力派宦官均积极主张出兵讨伐昭义。

武宗本人也倾向于出兵，除了想借此立威之外，还因当年国舅萧本一案而极端厌恶刘氏。皇帝既有了倾向，当即力排众议，独纳宰相李德裕意见，兴兵讨伐刘稹。李德裕不忘打击政敌，称太子宾客李宗闵与昭义关系密切，将其贬为湖州刺史。宦官一党亦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通

力协作，约束监军不得预军政。

会昌三年（843年）五月，武宗发兵征讨昭义，以石雄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率河中、成德、魏博、河东等各路藩镇人马进讨刘稹。石雄因击破回鹘而声名鹊起，深为武宗及宰相李德裕赏识，朝廷赏赐极为丰厚。石雄将所有财物置于军门，自依士卒之例先取一匹，其余皆分付将士，士卒感动不已，乐为效死。

刘稹也不是真心要对抗朝廷，见皇帝动了真格，心中害怕，遂派人求见前宰相李石，表示愿举族归降，请李石居中调停。李石将实情上报后，右拾遗崔碣上疏建议接受刘稹投降。但李德裕却断定此乃刘稹缓兵之计，不许受降，并敦促石雄进兵，右拾遗崔碣亦被贬斥出朝。

在朝廷重兵压境的压力下，昭义内部分裂，昭义大将郭谊杀刘稹及其宗族家小，将其首级函送京师。宰相李德裕厌恶郭谊卖主求荣，命河中节度使石雄率七千人入潞州，设计擒郭谊等人，押送京师斩首。之前依附刘氏的前宰相王涯、李训等人遗属也一并被杀，连死去的刘从谏亦被剖棺暴尸。据说这是宰相李德裕事先与宦官的约定——宦官支持出兵昭义，但李德裕必须得铲除甘露之变叛臣王涯等人的遗孽余烈。

只是唐廷亦为这场不必要的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战争费用庞大，耗尽国库所积⁽¹⁾，宰相李德裕更是以山东三州之地让给河北三镇中最桀傲不驯的魏博，以换取魏博出兵。而军队将士为邀功亦大肆滥杀无辜。日本僧人圆仁当时正游历长安，记录道：“彼兵众惊惧，捉界首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敕赐封刀，于街衢而斩三段，两军兵马围着趋之。如此送来相续，不绝兵马。寻常街褰被斩尸骸满路，血流泥土为泥看人满于道路。天子时时看来，旗枪交横缭乱。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枉被捉来。国家兵马元来不入他界，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两军健儿每斩人了，割其眼、肉吃。诸坊人皆云：‘今年长安人吃人！’”

然党争还在继续。昭义平定后，宰相李德裕上奏称牛僧孺、李宗闵为相时，多方姑息刘从谏，以成今日之患。又命石雄查寻牛僧孺、李宗闵与刘从谏交往书信，然一无所得。彼时牛僧孺为东都留守，想到甘露之变后全仗前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出面弹压，南衙才勉强得以在北司的重

压下重新站起来，而今李德裕执掌南衙大权，仅因个人私怨，便大兴干戈，将刘氏满门杀得干干净净，连几岁的小孩子也不放过，不由得出声叹息。河南府少尹吕述受命监视牛僧孺，如获至宝，立即将这一声叹息上奏，再经李德裕一番添油加醋后，武宗皇帝勃然大怒，下诏将牛僧孺、李宗闵流贬广东偏远之地。

武宗自登上皇位后，先是一举击破回鹘乌介可汗，又成功削弱宦官权势，逼迫大宦官仇士良致仕，至今昭义讨平后，意气风发，又见吐蕃赞普达玛遇刺、内乱不止，便欲收复河湟故地。只是昭义一仗耗尽了府库积蓄，国家财政无以为继，武宗遂学习达玛之法，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抑佛运动。

大唐立国后，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也曾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这其中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背景——

唐高祖曾经明确地道：“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足见利用儒学维系现实的宗法制度是皇帝优先要考虑的问题。儒学生于中国本土，其在治国上的核心内容为：强调夷夏之别，重华夏，轻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等级之别，要求上下尊卑，井然有序，各安其位，不得僭越；强调忠孝，要求臣忠于君，子孝于父，臣子绝对服从君父。这些要点有利于加强皇权统治，能从根本上维护统治秩序，而佛教和道教恰好都不同时具备这些要点。因此自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后，尽管历朝历代有一些帝王出于喜好或其他目的，袒护佛教或道教，但却没人敢彻底废除儒学。

隋代时，朝廷出于某种需要，对佛教进行了大力扶持，仅隋文帝在位期间，剃度僧人数目多达二十三万，导致佛教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社会力量。隋末时，僧人高昙晟趁官府下令设斋作法事、百姓前来拜佛、人员大集之机，纠集僧人五千多起事，一举杀死县令及镇守的军将。高昙晟自称大乘皇帝，立尼姑静宣为邪轮皇后，建元法轮。由此可见，佛教徒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势力。

就连唐朝平定天下时，也必须要借助沙门的力量——唐高祖李渊称帝前，为积蓄力量，曾暗中笼络才能出众的僧侣，如僧人法雅，“黠慧过人，懂拈阇战阵之术”，李渊将其笼络在自己麾下，命儿子们对其礼拜。李渊起兵太原时，又命法雅秘密参与机要之事，对他的建议言听计从。后来法雅功成身退，为化度寺住持；唐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率军围击割据洛阳的王世充，联合了少林寺武僧，由此演变出著名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认为马邑^②沙门“雄情果敢，烽耀屡举”，从中选拔出两千武艺高强的僧人，充兵两府。然一旦统一天下，便要建立朝廷新秩序，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何种态度对待佛教，便成为大唐皇帝不容回避的问题。

武德四年（621年），还俗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表唐高祖，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帑”，“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认为佛教蛊惑人心、盘剥民财、消耗国库，请求朝廷采取措施，减少僧尼数量，“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傅奕有扶道抑佛的出发点，但他也讲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佛教寺院广占土地、隐匿人口、聚敛财物，直接与国家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确实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然而，对皇帝而言，需要权衡的还有更多。佛教在中国已经流行传播了六百年左右，势力强大，更为可虑。唐高祖颇为犹豫，认为公然采取措施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在当时都不合适，便征询太子李建成的意见。李建成与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交往密切，竭力为佛教辩护。法琳以护法者自居，也多次来到殿堂，为佛教申辩。唐高祖一时不能决定，便将傅奕上表暂时搁置。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疏，这次言辞更加激烈，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他前后七次上疏，坚决请求罢除佛教。

而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借此机会展开对佛教的抨击，由此掀起了唐初引人瞩目的佛道之争。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转奏唐高祖。法琳则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对道教进行回击。佛道之争日益烈化，事情进入白热化状态。

这场发生在唐初时期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大辩论，主要是从两教的教义立论。两方均是为了争得唐高祖的支持，极力为自己巧言辩饰，对对方进行夸大其词的攻击。佛教代表法琳意识到道教的决胜因素在于唐朝皇室自称为道教始祖李耳⁽³⁾后人，只有否定李耳的“皇宗”的地位，才能取得与道教平等的竞争位置，有可能在与道教的较量中取胜。为此，法琳在《辩正论》中有不少涉及李氏皇室溯源之处，指出李唐皇室真正的宗源谱系，并非李耳后人。

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皇权高高在上，被着意突出，宗教力量根本无法与其抗衡。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有崇拜世俗权力的传统，由此演变为崇拜帝王，甚至神话帝王。许多帝王的出生都记载有异象，实际上就是刻意神话的结果。唐朝建立之初，面临许多问题，极需神权的扶持，以抬高皇室，打击旧贵族势力。而道教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已经有了地利上的优势，加上道教始祖李耳姓李，无异能给唐皇室增添无上的荣耀和神圣。法琳不懂得唐皇室尊崇道教李耳自有其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他这样掀皇帝家族的老底，无异于与李氏皇室作对，其实是相当危险之举。唐高祖开始尚顾忌唐朝新立，而佛教已成势力，不敢轻易首肯傅奕的提议，见事情越闹越大，不得不出面调停，搞了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教论坛”，即将儒、释、道三教的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请国士徐匡讲孝经、僧人慧诚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由陆明德评析三人阐述的优劣得失。但这不过是形势上的文章，最终没有任何结果，作为开国皇帝的唐高祖，所关心的重点并不是教义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如何利用三教来加强切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他对佛教或者道教的兴趣，仅仅限于与皇权利益一致的方面。

唐高祖将傅奕上疏交给群臣讨论，大多数大臣偏袒佛教，尚书右仆射萧瑀更是挺身而出，当面与傅奕争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支持傅奕。但唐高祖本人很认可傅奕的观点，尤其对沙门道士逃避赋役深恶痛绝。武德九年（626年）四月，唐高祖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定后，最终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同时被抑制的还有道教，下诏沙汰⁽⁴⁾全国的僧、尼、道士、女冠，修炼精深的僧道，可迁到大寺观，供给衣食，而其他的则强令还俗，返归故里；京城保留佛寺三所，僧人千余，道观二所，各州各留一所，其余均废除。

虽然表面看来，佛寺比道观多出了一所，但并非偏护佛教。隋朝时，佛寺和佛教徒的数量已远远超过道观和道教徒的数量，因此，唐高祖重新规定佛寺只比道观多出一所，实际上是有意偏护道教。之所以如此，则是为了抬高李姓的地位。特意下诏叙三教⁽⁵⁾先后：“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唐高祖还多次幸终南山老子庙，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对道教的支持。这样，虽然依旧是三教共存，佛教却被刻意排在了三教中的最末位。皇帝对佛道的不同态度也许并不是佛道兴衰的唯一原因，但因为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由此对佛道二教的发展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于是，这场发生在唐初的佛道之争，由于皇权的介入，最终以佛教落了下风而告终。

对佛教而言，幸运的是，就在唐高祖下令抑制佛教后不久，其子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了皇位，是为唐太宗。唐太宗即位后，立即废止了其父限制佛教发展的诏令，但这不过是他巩固权力的手段，皇帝其实对佛教没有任何兴趣。

唐太宗即位之初，便召见积极反佛的傅奕，问道：“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可独不悟其理？”傅奕回答说：“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认为佛教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傅奕生平恶佛，他生病的时候，有一名西域僧人来到长安，自称擅长咒术，能咒人立死。傅奕十分鄙视，请求唐太宗命此僧人咒自己，结果他没死，那名西域僧人反倒死了。又有一婆罗门僧人带着“佛齿”来到唐朝，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砸碎佛齿，傅奕立即命他的儿子用羚羊角将“佛齿”击碎。他是唐初最坚定的反佛代表，称佛教是“妖胡乱华，举世皆惑”。唐太宗本人对佛教持完全消极的态度，也很认可傅奕一再强调的佛教消耗国库的观点，尤其他意识到不少人用出家作为逃避赋税的手段，已经成为多年来的积弊，因此在即位后不久就采取手段惩治非法出家逃避赋税的人，下诏不许私度僧尼，犯者处以死刑。唐太宗还认为僧人不拜亲生父母违反世俗，下令僧尼、道士必须致拜父母，由此开中国皇帝之先河。

不过，在政权尚不稳固的情况下，唐太宗也对佛教表示了有限的友好，于贞观初两次下诏普度僧尼，邀请僧人玄奘为皇太子李承乾及其他

皇子授“菩萨戒”，并专门为玄琬造了一座普光寺。又修建战地诸寺，专门为战死疆场的将士做法事，以超度亡灵。又为太武皇帝祈求冥福，在终南山建龙田寺，命法琳为住持。

这种表面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傅奕再次上书贬低佛教，“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佛教徒再次予以回击，佛道二教之争再次燃起。纪国寺僧人慧净予以回击后，名僧法琳又写了一篇《齐物论》，驳斥了傅奕等人。佛道双方正你来我往，争论日益激烈，引起了朝野之间广泛的关注。在这样的状况下，唐太宗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他明确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实际上就是强调儒学，间接表明了“兴道抑佛”的政策。

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唐太宗正式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公然表示对道教的支持。他其实也不信道教，曾经对身边的侍臣说：“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只不过出于政治的需要，不得不大做表面文章。因为唐朝皇帝竭力尊崇道教始祖李耳是皇帝的祖宗，道士、女冠的位次自然就排在僧尼之前了。但佛教徒却没有意识到佛道二教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已经成为体现唐朝皇室尊卑等差的因素，还很不服气，推选法琳上表抗争，唐太宗当然没有理睬。僧人智实等人还不服气，接连上表攻击道教，指责道教“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实是左道之苗”，宣称若道士“位在僧尼之上，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唐太宗由此下令，凡不服者予以杖击。智实仍表示不服，结果受到朝堂杖责，不久即病卒。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所宠信的道士秦世英将法琳当年所写的《辩正论》翻了出来，指出这篇文章明目张胆地攻击道教始祖李耳，有意讪谤皇帝的祖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得知后大怒，立即下诏沙汰僧尼，并逮捕法琳加以推问。当年十月二十七日，由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芬、侍御史韦惊、司空毛明素等重臣一起推问法琳，法琳犹自坚持己见，不肯屈服。十一月十五日，唐太宗亲自审问，法琳更是当面顶撞，指出李唐皇室并非老子后人。唐太宗勃然大怒，判法琳死刑。十一月二十日，因法琳曾在文中提到“念观

音者，临刃不伤”，唐太宗再次下诏，令法琳在狱中念观音七天，到期后再行刑。其实颇有嘲讽的意味。七天后，唐太宗询问法琳念观音念得感想如何，法琳学了乖，回答得十分机智：“七日以来，未念观音，惟念陛下。”唐太宗听了很是喜悦，于是赦免法琳死刑，改为流放。法琳本人已近七十岁高龄，经历这场牢狱之灾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最终于流放途中患病去世，途中还作《悼屈原篇》，以叙己志。

至此，唐初第二次大规模的佛道之争依旧以佛教落败而告终。

随着时间的流逝，唐朝的经济、文化蒸蒸日上，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这应该是他总结之前统治经验、重新评估佛道政策的结果。贞观十五年（641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生母窦太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还特意为之前自己崇道抑佛的政策辩护，说：“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贵为皇帝，却要如此郑重地向弘福寺僧侣解释自己的宗教政策，可见唐太宗此时对佛教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年，刚好是文成公主入藏的一年，佛教开始在藏地流传。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失败，还受了箭伤。归国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家事、国事均不能如意的情况下，皇帝已经有信仰佛教的倾向。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下诏，称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当时全国有寺三千七百余所，每寺五人，加上弘福寺的五十人，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这是唐朝自立国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回想起唐太宗昔日禁止私自出家、违者处死的严令，回想起他一再指责佛教庸俗无益的话语，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唐朝的先道后佛的政策，到此时已经有了实质上的变化。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正值夏季，长安天气炎热，一向不信佛的唐太宗突然邀请高僧玄奘一齐到长安南五十里的翠微宫避暑同住，谈玄论道，问及佛教中有关因果报应等问题。即使是一代天骄，也有他无法克服的魔障，英雄一世的唐太宗突然问及轮回和因果报应，显然心中有太多不安。尤其是他当年杀兄除弟，有悖常理，内心难免忧

虑。玄奘做了详细讲解后，唐太宗深以为然，由此感叹说：“朕共师相逢恨晚，不得广兴佛事。”实际上，这话并不是说皇帝才刚刚认识玄奘，而是指他对佛教的兴趣才刚刚开始，这可以看作是临终时的一种皈依，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英雄到老皆归佛。”十分可惜的是，尽管唐太宗有心兴佛，但一切都来不及了，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为了给唐太宗心灵以抚慰，玄奘留在翠微宫，加快翻译《心经》。唐太宗去世前两天，《心经》翻译完成，他由此成为这部经的第一个读者。也许在太宗皇帝那如惊涛骇浪般不能平静的心中，玄奘及佛经带给了他最后的安慰，恰如玄奘弟子慧立所言：“帝少劳兵事，纂历之后，又心存兆庶。及辽东征罚，栉沐风霜。旋旆已来，气力颇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既遇法师，遂留心八正，墙堦五乘，遂将息平复。”

尽管如此，唐太宗生前仍然明确支持道教，而他的侍妾武则天后来夺取了李姓天下，便刻意地反其道而行之，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兴佛抑道”的政策，扶持佛教为国教，广建寺庙，排挤道教。她一生之中，曾两次迎奉佛骨⁽⁶⁾。后来的唐中宗、唐睿宗虽恢复了大唐江山，将道教排在佛教之上，但受母亲武则天的影响，亦崇佛敬佛，佛教势力日益壮大。中唐以后，大唐历经安史之乱，徭役日重，百姓多借出家来逃避。寺院又倚仗免税特权，乘均田制度破坏，大肆扩充庄园，与国家争利，在经济上盈利丰厚。武宗拿佛教开刀，即出于充实国库考虑，为收复河湟失地做准备。只是这场灭佛运动，比之前唐高祖、唐太宗的抑佛要猛烈过火得多——

全国只留少数寺庙和僧人，其余寺院均予拆毁，其财产田地皆由朝廷没收，并勒令天下僧尼还俗。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一时间社会沸腾，人人惊恐。经过一番折腾后，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没收寺院所属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收缴的铜像、钟磬送归盐铁使铸钱，铁佛像由各州收缴，铸造农器。天下被迫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余人，皆遣送回原籍，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连来中国学习的日本僧人圆仁等人也被迫还俗，不得不四处流离，以逃避官府迫害。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光王李怡因娶大宦官仇士良孙女仇凌儿，背后

自有一股势力，又传说其人手中握有大唐镇国之宝玉龙子，武宗一直视其为最大威胁，多方加以迫害。李怡在宦官维护下，勉强保住性命，出逃京师，传闻其人逃到某座寺庙出家为僧，武宗禁佛，实是要搜查捉拿叔叔李怡⁽⁷⁾。

会昌灭佛后，宰相李德裕置备边库，令户部每年入库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盐铁使每年入库钱帛十二万缗匹，以为收复吐蕃侵占河陇之地军资。然大唐饱经安史之乱、外敌扰边、藩镇割据、朋党相争、宦官专权等一系列忧患，已是暮气沉沉，种种兴复举措，多只是流于表皮。武宗每每有力不从心之感时，便愈发沉迷于神仙之术。

不管事实如何，武宗禁佛的同时，又竭力恢复道教权威，宠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静等人，在禁中建造望仙楼，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好服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凡劝谏大臣均被贬斥出朝。武宗未立皇后，后宫中以才人王连儿最得宠幸。王连儿小心翼翼地劝道：“陛下日服丹药，无非是想求得长生不老，现在却日益消瘦，形似枯槁，应当小心谨慎，少服才好。”武宗不以为然地道：“朕要的就是换骨。”

然长寿丹越服越多，武宗身子越来越不舒服，先是狂躁不安，喜怒失常，继而卧床不起。赵归真等人恐惧异常，便指斥是武宗宠妃王连儿暗中作祟。武宗这才知道才人王连儿原来是故宰相王涯孙女，且一直在往宫外暗通消息。武宗大怒，当即召王连儿到榻前，赐其自尽。王连儿唱《何满子词》，亦未能打动武宗心肠，最终含恨而死。知名当时的大诗人张祜有诗吟诵此事：“偶因歌态咏娇嗔，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又有诗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武宗赐死王连儿后，自己也未能捱多久，很快撒手西去，终年三十三岁。

武宗死后，宦官拥立光王为帝，李怡改名李忱，是为唐宣宗。宣宗一登上皇位，便杖杀赵归真、刘玄静等道士，又大力贬斥以宰相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不久，李德裕病死在贬所，为害数十年的牛李之争以李党完全失败而告终。

名将石雄因为是李德裕提拔，亦未能逃过一劫，被收走兵权，软禁在京师，不久即郁郁而终。一说为仇敌所害。石雄击破回鹘乌介可汗，

大肆屠杀归降的回鹘没斯部属。在平定昭义时，又大杀已经归降的昭义将士及前宰相王涯等人遗属，虽是奉朝命行事，但数千条人命的血债终究要算到他个人头上，惹下的仇家极多。他既已失势，为宣宗皇帝猜忌，也无人追查他的真正死因。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与李党同时失势的还有太皇太后郭念云。宣宗皇帝生母为郑琼罗，因受宪宗皇帝宠爱而被郭念云迫害打压，一度不得不装死来逃过迫害。而今宣宗即位，郑琼罗否极泰来，成为当朝太后，追忆往事，当然对郭念云多有曩怨。郭念云大怒，却又无可奈何，遂登上临近大街的兴庆宫勤政楼⁽⁸⁾，欲跳楼自杀，打算以死将宣宗皇帝母子恶待自己的事情张扬出去。但宫人惧祸，及时扯住了郭念云。宣宗闻讯后震怒，当晚郭念云即暴毙于兴庆宫中，显赫了数朝的郭氏家族就此败落。宣宗还不准郭念云与宪宗合葬景陵。太常官王晙上书道：“后乃宪宗东宫元妃，尚父汾阳王之孙，升平公主之女，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唐宣宗不听，将王晙贬官外放，只将郭念云葬于景陵外园。

另外还有一件极引人注目的事——唐宣宗除了追复大宦官仇士良官爵外，还追封武宗才人王连儿为贤妃，对外称王连儿是为武宗殉情而死，当予以表彰，并将其葬于端陵之柏城，为仅有的陪葬端陵之嫔妃⁽⁹⁾。至于王连儿为何能独得宣宗青睐，内中实大有可玩味之处。

回鹘乌介可汗也死在了这一年，因内乱被国相逸隐噶所杀，仅比武宗皇帝多活了三个月。然大唐依旧面临外患。吐蕃大将论恐热乘武宗卒后唐廷忙于治丧，率党项及回鹘余部扰边。河东节度使王宰⁽¹⁰⁾以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为前锋，击败论恐热。

论恐热又率残兵大掠大肆劫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剽刳其羸老及妇人，以槩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论恐热的暴虐行径，不但令河西民众愤慨，就连他的部下也怨望不平，“皆欲图之”。敦煌张议潮暗中结交豪杰已久，正密谋起事，见论恐热失去军心民心，便以青龙剑为号召，率众起义。汉人纷纷响应，争相与吐蕃军拼命。张议潮一举收复沙州，驱逐吐蕃节儿。

此时，“春风不度玉门关”已经将近七十年，唐廷对河西之事情一无所知。张议潮完全可以据地称王，雄霸一方，然他率众驱逐了吐蕃守将

后，立即派遣使者赴京师长安向唐廷报捷，以示虔虔归唐之心。

沙州和长安之间相隔千里，中间当道的凉州等地仍然被吐蕃控制。为了确保消息送到长安，张议潮一共派出了十队信使，每队信使都带着相同的文书，经由不同方向的沙漠，绕过吐蕃人控制的河西诸城后，再向长安进发。信使中不少人是僧侣，其中就有敦煌高僧悟真。这主要是考虑到佛教在河西势力庞大，由僧侣来送信，更利于掩护。

这是一个相当悲壮的故事，其曲折动人之处不亚于任何一部传奇。身负使命的信使们与沙州军民庄重道别后，英勇地踏上了艰难行程。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机会到达目的地，而绝大部分人将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没有一个人回头。昔日荆轲刺秦，宾客于易水送别，荆轲慷慨悲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悲壮激越，闻者无不动容。离去时，荆轲亦不曾回头看一眼。千年之后，敦煌信使们“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烈，与荆轲并无分别，令人唏嘘感慨。

十队信使无一例外地进入了莽莽大漠，奔向不同的方向，各自面临九死一生的考验。这是一群舍生忘死的英雄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在史书中留下名字。其中的九队，要么死在了吐蕃军的追击下，要么迷失了方向，被埋葬在了无情冷酷的大漠中。只有向东北方向进发的那支队伍，由敦煌高僧悟真率领，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到达了唐军要塞天德城。天德军防御使李丕惊讶感动于这群近乎从天而降的使者，立即以最大的热情护送他们前往长安。在李丕的协助下，悟真等人于大中四年（850年）正月抵达了长安。这时候，离张议潮在敦煌起事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

这支满身尘土的信使队伍感动了所有人。长安官民争相涌上大街，用最真诚的欢呼来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英雄。大诗人杜牧亦在人群中，激动万分地写下《辄献歌咏》一诗道：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
汉武惭夸朔方地，周宣休道太原师。
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
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

自河西为吐蕃占领后，河湟就成了大唐心中的隐痛，念念不忘，却又遥不可及。谁也想不到，在万里之外的敦煌，悄然出了一个叫张议潮的英雄人物，平息了烽火，圆了大唐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这是何等的惊喜！唐宣宗听到这一喜讯后，竟情不自禁地击案而起，欣然赞叹道：“关西出将，岂虚也哉！”

在派出信使后，张议潮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缮甲兵，耕且战”，积极备战，逐渐展开收复河西诸城的计划，到咸通二年（861年），终于收复了整个河西走廊。唐人薛逢听说张议潮率军攻克河西重镇凉州后，非常兴奋，写有七绝《凉州词》道：“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

至此，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区复归唐朝。唐宣宗遂于沙州建归义军，统领瓜沙等十一州，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这是唐廷第二次建归义军，此军号最初为回鹘咀没斯部而设，足见在唐廷心中，沙州军民与回鹘外族无异，投唐只是归义。再联想到前归义军回鹘将士尽被唐将石雄屠戮的下场，不免令人有所感怀。然有了张议潮和十队信使的故事，人类也可以存在更多的信心。历史上总会有英雄人物出现，而英雄非凡的勇气、意志及信念，犹如有源之水，永远不会枯竭。

（全文完）

(1) 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道：“打潞府兵众，每日用廿万贯钱。诸州搬载不及，又京城库物欲尽。有敕分欠百司判钱，随官尊卑，纳钱多少，用充打潞府兵粮。各州府官，皆同比例。”圆仁为日本佛教天台宗僧人，835年受日本政府派遣，以请益僧的身份渡海到中国留学，因风浪船翻，渡海失败。838年第三次航行成功，抵达中国扬州。初住扬州开元寺，半年后迁山东登州赤山法华院，以后再到山西五台山礼文殊菩萨，840年至京城长安。唐武宗发起会昌禁佛后，被迫留发还俗，辗转中国各地，于847年从登州乘船回国。在京都比叡山延历寺任第三世天台座主。864年圆寂于比叡山，清和天皇赐予“慈悲大师”谥号，为日本佛教史上僧人获赐大师称号之始。圆仁用汉文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10年在华经历。书中记录了当时中国的地理、人情、风俗、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为一个外国人所见的第一手资料，尤为宝贵，被称为东方四大游记之一。

(2) 马邑：今山西朔县。

(3) 李耳：即老子。魏文帝曹丕时期，中国形成了所谓的九品官人的士族制度，其崇尚门第郡望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唐朝李氏虽然出身陇西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唐高祖攀附道教始祖李耳作祖先，以抬高李姓地位，增强从隋朝手中夺取天下的合法性。

(4) 沙汰：淘汰、整顿意，指强令部分僧尼还俗。

(5) 三教：指儒学、佛教、道教，书中只是沿用习惯说法，称儒学为儒教并非认为其就是宗教。

(6) 佛骨：佛祖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的遗骨被称为佛骨，也叫舍利子，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的宝物。佛教传入中国后，佛骨随之也传到中国，但由于佛骨数量很少，中原只有长安法门寺（今陕西宝鸡法门寺）佛塔中藏有释迦牟尼的一个指骨。每三十年开一次塔，把舍利取出，让人瞻仰、参观。唐代皇帝为了表示对佛家的尊崇，不时将佛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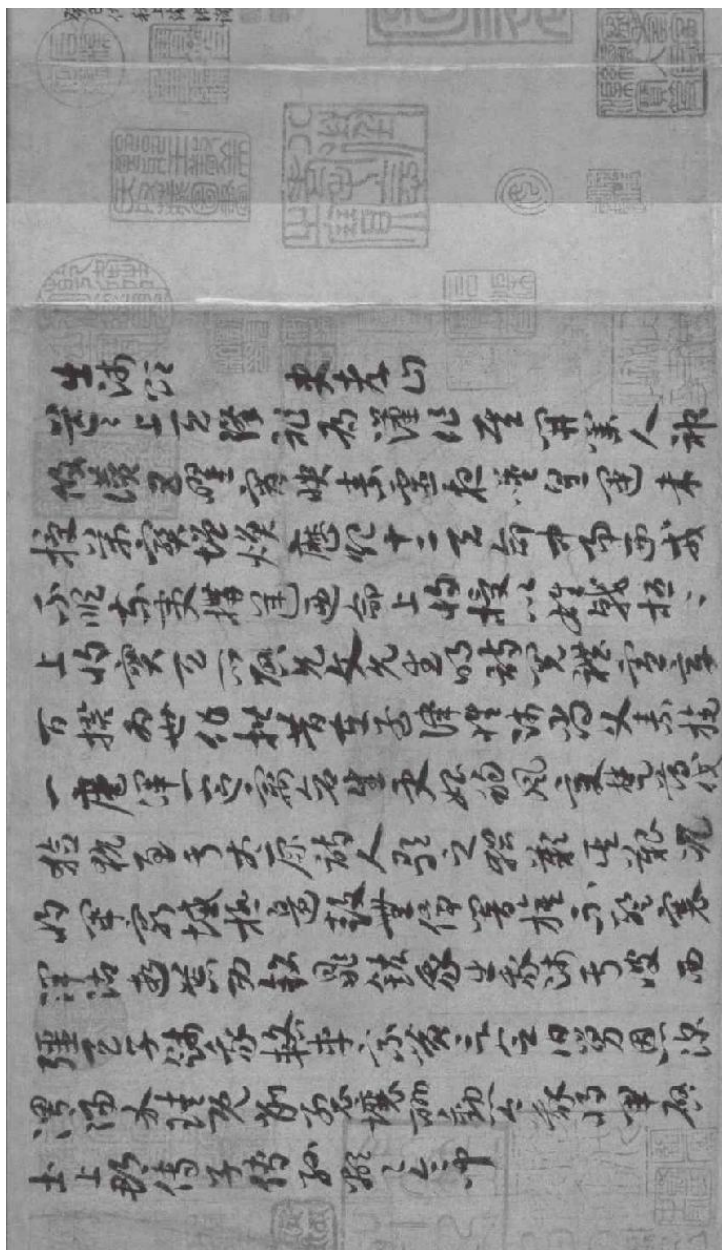
(7) 传说光王李怡在河南浙川香严寺避难，法名琼俊。不过不少史家，如北宋司马光，认为李怡曾被唐武宗迫害及出家为僧是没有根据，因正史中没有相关记载。宋诗人苏轼有诗云：“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无人。”

(8) 勤政楼：兴庆宫著名建筑，因楼额题有“勤政务本之楼”而得名。传说唐明皇与兄弟友爱，为与兄弟同乐而建成二楼：勤政楼与花萼楼。另一说二楼实为一体，两侧分别题有“勤政务本之楼”和“花萼相辉之楼”。勤政楼前是公开的广场及大街，人来人往，此即郭念云选此楼自杀的原因。

(9) 宣宗追封武宗才人王氏为真人真事。《旧唐书》记“德妃王氏”陪葬端陵，但《唐会要》中陪葬端陵的仅“贤妃王氏”一人，“德妃王氏”应为“贤妃王氏”的笔误。

(10) 王宰：王智兴之子，王智兴即石雄前上司。

附录 西晋索靖流传至今唯一墨迹 《出师颂》



西晋索靖流伟至今唯一墨迹《出师颂》

后记

万里归心对月明

敦煌又名沙州——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自远古以来，便是一块神秘而富饶的土地。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五日，敦煌莫高窟人员在清理鸣沙山一座不起眼的石窟（今编号为第16窟）时，意外发现一座复窟（今编号为第17窟，现通称为藏经洞）。门仅高出地面一米，洞长二点七米，宽二点五米，高三米，顶呈覆斗状，空间约为十九立方米。洞内有长方形禅床式低坛，上塑高僧洪辩（即《敦煌》小说中人物都僧统洪辩）坐像。洞北壁绘有比丘尼与侍女图，西壁嵌有一方石碑，为洪辩告身敕牒碑。除此之外，洞中还堆有五万余件经卷、文书、织锦、画像等物。

这批意外发现的珍贵文献即世人所称“敦煌文书”（又称“遗书”“写本”“刻本”“卷子”），除大量佛经、道经、儒家经典外，还有史籍、诗赋、小说、民间文学、地志、户籍、账册、历书、契据、状牒、信札等各种官私档案文书，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写本和刻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除汉文外，还有古藏文、西夏文以及梵文、粟特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焉耆文、龟兹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各种古西域语言。

莫高窟藏经洞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一次重大发现，震惊了中外学术界，引起世界性的关注。众多学者争相进行研究，由此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敦煌学。与此同时，敦煌也引来了各国文物强盗的疯狂掠夺。藏经洞面世后，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鄂登堡等人先后前往敦

煌，盗掠了大量珍贵文物。鉴于敦煌文献大批流失到海外，有人云：“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重温历史，胸中犹有万马奔腾。每每思及敦煌文书流失一节，作者心中沉痛万分，遂立志写一本敦煌英雄人物的史书——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英雄而不知敬仰的民族更是可悲——此英雄人物，即“万里烽火灭”的张议潮。

唐代敦煌历史以唐玄宗“安史之乱”和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起事为界点，大致可分为三段：前期敦煌处于大唐治下。大唐经贞观、开元之治后，文治武功均达到巅峰，因仰慕大唐文化而奔赴长安的胡人络绎不绝。处于东西要道的敦煌因之而极盛，成为天下大邑；中期由于大唐内乱，河西、西域相继沦陷，敦煌亦为吐蕃所占领，丝路就此断绝。敦煌虽然在经济上大大衰退，吐蕃亦对当地汉人实行残酷统治，但由于吐蕃盛行佛教，亦视敦煌为圣地，敦煌佛风不衰愈盛。在佛教的庇护下，敦煌的汉人士族力量得以保存，为后来起事奠定了基石；后期张议潮发动起义，驱逐吐蕃镇将，主动归唐。唐廷遂于沙州设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但由于国运衰微，大唐自顾不暇，对河西根本无力顾及，仅给予了名义上的支持，归义军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一直延续到西夏崛起后攻取敦煌为止。

本书故事始于第二段中期末，彼时大唐在位皇帝为唐文宗。文宗执政后期，大唐、吐蕃、回鹘国内政局先后发生剧烈动荡，显赫一时的吐蕃、回鹘甚至因此而分裂直至灭亡。本书即以此为背景，讲述时代风云中张议潮父子的故事。共包含两卷，《敦煌——关山孤月》和《敦煌——碧海青天》。两卷故事互相独立却又紧密关联，因均与敦煌有关，故以《敦煌》为总书名。书中故事尚未完结，还将会有两卷续集，分别续接《敦煌篇》和《长安篇》。

在最初的计划中，小说将分作两条主线：其中一条是顺序讲述敦煌发生的故事，另一条则是主人公张议潮到长安作人质后的逆时回忆，两条主线平行相向进行，到某个节点时再相汇重合。但由于时间、空间跨度太大，尝试后效果并不理想，故仍然采取目前的叙事方式。看起来《碧海青天》一卷似乎稍微偏离了“敦煌”主题，其实是叙事与原计划不符的原因。作者也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学习，希望能够尝试新的架构和技巧，但这次努力无疑是失败了。若读者有创作方面好的构想和建议，欢迎与作者联系。

敦煌学为国际显学，小说中亦引用了大量原始敦煌文献，以全面展示唐代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书中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均契合史实，对重大历史事件如“甘露之变”“平定泽潞”“会昌灭佛”等影响及评价均采纳学术界主流观点，并不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凡涉及古宗教的情节，如教义、信仰、仪式、习俗等，均引自相关书籍，作者对此不多做探讨。

《敦煌》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柳如是》《钓鱼城》《战襄阳》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出版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感谢读者，谢谢你们，又陪伴作者走过了一年。

吴蔚

2014年6月1日于北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战 襄 阳

吴蔚◎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战襄阳

作者：吴蔚

目录

内容简介

引子

第一章 踏雪寻梅

第二章 前尘似梦

第三章 汉水无情

第四章 日影浮棹

第五章 江山如故

第六章 一局枯棋

第七章 蒹葭苍茫

第八章 伴人无寐

第九章 芳草知愁

第十章 宴罢成空

尾声

外一章 丹心难灭

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

附录一 南宋路级区划一览表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附录五

后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襄阳/吴蔚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2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770-3

I. ①战... II. ①吴...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1184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石松 董理

责任印制 曲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聂强

书 名 战襄阳

作 者 吴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 mz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5.625

字 数 405千字

版 本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0770-3

定 价 45.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当政，对内欺君误国，对外屈辱求和。蒙古皇帝忽必烈有意吞并天下，一改以西路四川为主战场的传统战术，决意自中路襄阳突破。自景定三年（1262年）起，蒙古开始暗中经略襄阳，而南宋君臣对此浑然不觉，不知危在旦夕。咸淳四年（1268年），襄阳老龙堤发生一起命案，各色人物纷纷登场。波诡云谲的连环圈套，血腥残忍的布局谋杀，如梦似幻的迷离情感。真相揭开之时，亦是危机降临之日……

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

——题记

引子

襄阳居楚、蜀上游，其险足固，其土足食。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地利无敌，自古即为贯通中国南北的战略要地，又有『天下咽喉』之称。古人云：『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每当中国处于南北政权对峙局面时，襄阳之战略地位便愈突出。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佳节元宵节，亦是一年之中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国人有元宵燃灯的习俗，南宋京师临安^[1]火树银花，千光万焰，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其实临安之灯市繁华，远远不及昔日北宋故都汴京。汴京元宵为天下著名胜景，宋人极为之心醉。词人周邦彦曾记录道：“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又有“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之句。说的便是开封城每逢元宵之时，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游人如织的景象。然南渡以来，南宋君臣习惯了偏安一隅的日子，“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汴京元宵灯景之光彩夺目，便只能到遗老孟元老著作《东京梦华录》中追忆感怀了。

与临安城中华灯似海、处处欢声笑语的景象相比，位于城南的皇宫大内略显沉闷，但也因此而彰显威严。在靠近凤凰山的一处园苑中，彩灯高结，笙歌阵阵，一场小型歌舞宴会正在这里举行。宴会主人便是当天子理宗皇帝。

一名高髻艳妆女子用柔媚婉转的歌喉唱道：“星河明淡。春来深浅。红莲正、满城开遍。禁街行乐，暗尘香拂面。皓月随人近远。天半鳌山，光动凤楼两观。东风静、珠帘不卷。玉辇待归，云外闻弦管。认得宫花影转。”

这是北宋徽宗时期政和进士李持正所作《明月逐人来》，曾是汴京

最流行的乐府。一曲歌毕，还要将最后一句拖长音再唱两遍，最后以“明月逐人来”结句，极为应景。

不过，这名婉娈窈窕的娇媚女子并不是目下宠冠后宫的阎贵妃抑或其他得宠嫔妃，而是临安名妓唐安安。理宗皇帝生性爱好美色，即位后大肆选取民间少女充实后宫，仅有“夫人”名号者就多达一千人。他早年最爱倾国倾城的贾贵妃，贾贵妃死后又喜欢阎贵妃。后又学昔日宋徽宗引名妓李师师入宫之故事，派人暗中选取临安美妓，悄悄带入禁中纵乐。众多妓女中，以唐安安声名最著，且色艺双全，最得皇帝宠爱，得以经常出入宫禁，获得的赏赐也最多，因此而富冠京城。

一曲舞毕，理宗拍了拍手，微微点头表示赞许之意。侍立在一旁的大宦官董宋臣察言观色，立即指挥小黄门将早已经准备好的赏赐品端上来。唐安安得一柄玉如意，乐工每人得五贯钱。当下众人一起上前谢恩道：“多谢官家。”

官家取义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是宋人对皇帝的称呼。理宗皇帝笑着点了点头，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楚楚动人的歌妓。他甚至觉得唐安安在下拜时有种特别的风韵，这让他想起了他曾十分迷恋的女冠吴知古^[2]来。

赏赐完毕，理宗便招手令唐安安上前，坐拥美妓，饮酒作乐。皇宫宴会，席间照例有戏剧表演助兴。这出参军戏^[3]颇为怪异，扮作参军的俳优只打锣不停。扮作苍鹅的俳优等了半晌，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老叮叮咚咚敲个不停？”参军答道：“目下管事的都是丁董，教我怎么不叮咚咚？”

天子的心思全在唐安安身上，根本没有留意到优伶在表演什么。一旁的侍者却立即明白过来，忍住不敢发笑，各自偷眼去打量大宦官董宋臣的反应。董宋臣愣了一下，这才会意，却是不怒反喜。他心中自然清楚——优伶所称“叮咚”，为“丁董”谐音，“丁”是指右丞相兼枢密使丁大全，“董”则指他本人。虽则优伶在剧中暗指二人专擅朝政，却也是事实，而他董宋臣的名字能与当朝宰相相提并论，足见地位和权势之重，有什么可怒的呢？

次日，皇帝召妓入禁中一事不知为何被朝臣得知，正直大臣纷纷上书劝谏。权工部侍郎牟子才不敢公开指责皇帝，只得改骂董宋臣，称“此皆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三十年素履”。理宗皇帝自觉理亏，忙派人转告牟子才道：“纳忠不妨，但勿散放奏章之副本。”恳请牟子才不要将奏章副本散发，以免坏了“圣明天子”的脸面。牟子才为李白祠写祠记，称李白被贬逐是宦官高力士为报脱靴之怨而激怒杨贵妃所致，而唐代宦官之祸始于高力士，以此劝谏皇帝不要起用佞臣、信用内侍、近迷女色。董宋臣大怒，向宋理宗告状说牟子才“骂官家”。宋理宗笑道：“骂的是你，没有骂朕。”董宋臣挑拨道：“牟某以皇上为明皇，阎妃为太真，臣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宋理宗由此对牟子才不满。右丞相兼枢密使丁大全亦因此切责牟子才。牟子才失望之极，他料定外号为“董阎罗”的董宋臣必定衔恨在心，不会放过自己，索性辞官归乡。

不久，又有人半夜在朝天门上大书八字：“檐马[4]丁当，国势将亡。”次日事情张扬开去，临安城大哗。

“丁”当然是指宰相丁大全，他生来异相，面呈蓝色，令人不寒而栗。他奸回险狡，善于钻营，靠娶皇亲奴婢为妻取得宠位。以谄事内侍董宋臣等，屡次升官。曾弹劾宰相董槐，不等皇帝批示下达就以暴力劫持胁迫董槐[5]出朝。后升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直至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权期间，“引用凶恶，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浊乱朝纲”“竭民力、误边防”。太学生陈宗、刘黼、陈宜中等联名上书控告他，都被他的爪牙翁应弼、吴衍贬逐，学校也被钐制。“当”则指宦官首领董宋臣。“阎”则是指宋理宗妃子阎贵妃，其人生得体态轻盈、明艳绝伦，是继贾贵妃之后最得皇帝宠爱的后妃。其人佞佛好奢侈，理宗甚至动用国库收入为她修建功德寺[6]。“马”是指枢密院长官马天骥，是丁大全党羽，曾入对道：“周世宗当天下四分五裂之余，一念振刷，犹能转弱为强，陛下有能致之资，乘可为之势，一转移间耳。”颇得理宗皇帝欢心。四人内外勾结，表里为奸，豪尽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为，被时人公认为浊乱朝政的罪魁祸首。

宋理宗得报后勃然大怒，责令临安府调查抓捕题书者，却是一无所获。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丁大全因当时异常忙碌紧张，一时顾不上去追查诽谤者。只不过宰相着急的并不是什么军国大事，而是要为年已及笄的

升国公主物色一位驸马。升国公主为贾贵妃所生，不但是宋理宗的独生爱女，更是南渡以来第一位成年论及婚嫁的公主，是以理宗皇帝极为重视，特意下诏，令执政大臣为公主挑选驸马。

面对这样一个讨好皇帝的大好机会，丁大全费尽了心思。经过周密考虑和安排后，他上书奏请袭用唐太宗将公主下嫁士人的旧制，以本年进士第一名尚主。新科进士头名姓周名震炎，凑巧是太平当涂人氏，因而号称“太平状元”。宋理宗极爱“太平状元”的喜庆，认为是国之祥瑞[7]，欣然同意了丁大全的建议。只是皇帝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刻意安排——丁大全看中相貌英俊的周震炎，事先将考试试题告知，并对考官施压，这才令周氏得中头名状元。

周震炎入宫谢恩时，宋理宗见其人已年近三十，年龄稍微大了些，却是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还是相当满意。然躲在屏风后偷窥的升国公主却嫌周震炎年纪太大，不愿意下嫁。公主生母贾贵妃早在十二年前便已病逝，宋理宗对唯一的女儿格外宠渥，遂好言安慰，答应为她再挑选一位俊俏少年郎作如意郎君。周震炎尚主一事就此作罢，丁大全的如意算盘意外落空。为了谄媚理宗和公主，他又积极派人在士子中挑选年轻美貌的少年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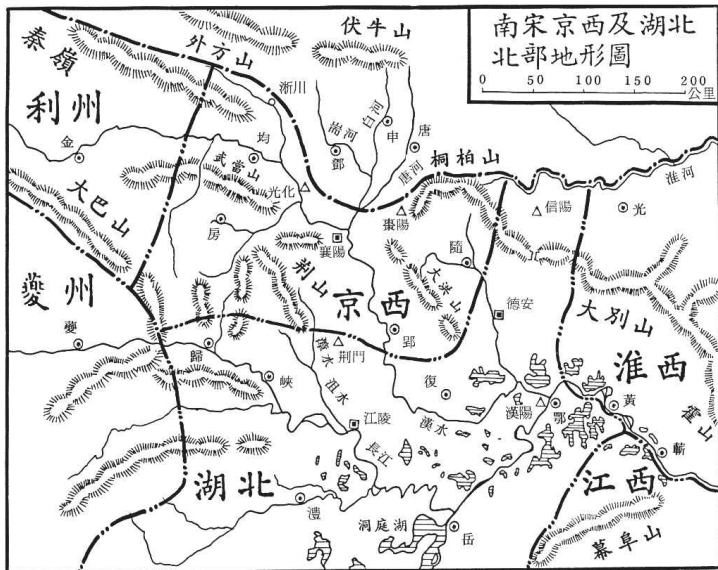
就在朝廷上下忙着为升国公主选婿的时候，蒙古正兵分四路大举攻宋：一路进攻荆襄[8]，先由诸王塔察儿率领，后因荆襄未下一城，改由大汗之弟忽必烈任主帅，转攻鄂州；一路由诸王塔察儿统领，攻打两淮，山东益都[9]行省李璡从旁配合；另一路主力则由大汗蒙哥亲自率领，征伐四川；除了“三边[10]”战场外，另有留驻大理[11]的兀良合台率军绕道广西、湖南，自长江以南配合主力进攻。如此，蒙古军形成了对南宋的三面包围。几路大军预备在鄂州会师，再顺流东下，直趋临安，灭亡南宋。

边关报急的文书雪片一般飞传朝廷，而同时身兼政务、军事最高长官的宰相丁大全不但不积极御敌，且隐瞒军情不报，以致战事日益转向不利。直到兀良合台一军攻入湖南、进入宋土腹心之地，南宋已是岌岌可危之时，丁大全迫不得已，这才上报宋理宗。理宗皇帝如大梦初醒，不知所措。

于是，众大臣纷纷上书弹劾丁大全。中书舍人洪芹上疏称：“丁大全人如含沙射影之鬼蜮，行如穿箭之道，引用凶恶，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扰乱朝纲。臣乞陛下将其罢官远放，以伸张大宋王法，谢天下黎民。”监察御史朱貔孙进言道：“丁大全奸诈阴险，狠毒贪残，假借陛下的声威钳天下百姓之口，依仗陛下所赐的爵禄笼天下财路于一己之身。”监察御史饶虎臣也指出了丁大全的四大罪状：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宋理宗见众怒难犯，遂罢丁大全出朝，以吴潜、贾似道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太平状元周震炎亦受丁大全牵连，状元头衔被褫夺，降为最末一名，贬出京师。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 京西南路



南宋京西及湖北北部地形圖

然罢免丁大全并不能解决燃眉之急，各路攻宋的蒙古军均进军顺利，节节进逼京湖战场，忽必烈绕过襄阳，强渡淮河，进兵重镇鄂州。又分兵攻打江西；在两淮战场，李璫攻破宋军东海防线，占领海州[12]。李璫为传奇夫妇李全、杨妙真之子，若不是其人另有私心，不愿意自身实力遭到削弱，很快退兵回了山东，只怕宋军损失更大；而在四川战场，蒙哥大汗亲率的主力大军更是势如破竹，如风卷残云，占领了四川绝大部分地区，最终进围山城防御枢纽钓鱼城；由大理北上的兀良合台则纵横湖南，抵至潭州。

由于蒙古军已深入湖南、江西腹地，大有威胁京师临安之虞，宋廷震恐，一时迁都之议骤起。大宦官董宋臣力劝宋理宗迁都四明[13]以避战火。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表示赞成，并自愿留守临安。军器监何子举、监察御史朱貔孙等人上疏反对，谏言迁都将引起“三边”将士瓦解、盗贼蜂起。皇后谢道清也奏请皇帝留驻临安以安人心。彼时宋理宗正因立太子一事而猜忌吴潜，担心对方仿效张邦昌故伎[14]，决定留在临安，迁都之议遂止。

就在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四川钓鱼城主帅王坚率军民坚守山城，副帅张珏更是以炮石击中蒙古大汗蒙哥，蒙哥伤重死去。蒙古军失去主帅，不得不全线退兵北返，钓鱼城之围由此而解。

蒙哥死后，蒙古军深怕动摇军心，刻意掩盖消息。蒙哥之弟忽必烈正加紧攻打鄂州。他先是从被俘虏的南宋前哨口中得知兄长战死钓鱼城的消息，十分惊愕，一时不能确定真伪，为了防止这一“谣言”惑乱军心，只秘密将南宋前哨处死。没过多久，其庶弟末哥派人从合州赶来，告知蒙哥意外身死的消息，并劝忽必烈立即动身北返，好继承汗位。

蒙哥生前没有指定继承者，他的意外殒命，令蒙古汗位骤然虚悬。国不能无主，推举新一任大汗顿时成为蒙古的当务之急。蒙哥在位时，曾用铁血手段进行了大清洗，别系宗王势力均被削弱，有实力继承汗位者只在拖雷这一系内，无非是蒙哥的儿子或弟弟。论年纪、名望、资历，又以蒙哥四弟忽必烈和六弟旭烈兀最为突出。旭烈兀实力雄厚，兵强马壮，可惜人正在西征途中，山高路远，最快也要几个月后才能得知消息，无论如何来不及赶回蒙古本土争夺汗位。因而综合而论，在目下的局面下，忽必烈最有优势。忽必烈早对大汗之位朝思暮想、觊觎已久，然其人深谋远虑，目光放得更加长远——

蒙古军南下之前，他因为大力延揽汉族儒士、推行汉化政策，被兄长蒙哥猜忌，剥夺了兵权，刚好诸王塔察儿攻东线无功受责，才改由他临时替代，担任进攻鄂州一线的主帅。而目下鄂州之战正进入关键性阶段，倘若就此放弃，就等于此次大规模南征无功而返。蒙古人素来崇尚英雄，倘若他能立一场大功，在兄汗已战死四川的情况下，势必能大大增加他的政治资本，令他重新树立威名。比起实力更加强劲的弟弟旭烈兀来，他已占尽天时地利，只需多一项人和，而机会恰在眼前。之前因为四川受到蒙古军主力大举进攻，危若累卵，宋廷将大部分守军调去增援四川，鄂州城防空虚，城中只有都统权州事张胜主事，只要集中精锐兵力攻城，鄂州指日可下。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忽必烈不愿意功亏一篑，决意要尽快攻下鄂州[15]，再顺长江东下，直逼临安。

鄂州为南宋军事重镇。时人有云：“天下之形势，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武昌”即鄂州古名，为三国东吴孙权所取，寓“以武而昌”之义。由于鄂州处长江中游要冲，扼汉水入口，溯长江而上可通四川，溯汉水而上可通

襄阳，其得失关系整个东南，宋廷极为重视，宋理宗甚至专门下“责己诏”，调派大批人马赶赴鄂州增援。名将高达率先突破了蒙古军的包围圈，闯进鄂州城，与守将张胜合兵，并力拒守。而忽必烈也是势在必得。一边猛烈进攻，攻城益急，一边竭力拒守，守城益坚，双方各自出尽全力，战事十分激烈，处于胶着状态。

两个月后，宋援兵陆续赶往鄂州，增援四川的名将吕文德调任京湖制置使，自四川挥师东下，乘夜色冲破蒙古军包围，进入鄂州城中。鄂州的防御力量由此得到加强。新上任的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也从汉阳[16]移军黄州，扼守长江冲要，以阻截蒙古军顺江东下。而蒙古军因水土不服，军中疾疫流行，无力再进行更大的突破。

就在局面对宋军有利之时，贾似道私下派宋京为使者，到蒙古军营求和。贾似道为故淮东制置使贾涉之子、贾贵妃之弟，年少时好游乐赌博，并无真才实学，全仗其姊有宠于理宗皇帝才得以进用，得任重职。蒙古军虽攻势大减，但攻城持续三个多月，宋方亦损失惨重，鄂州城外死伤多达一万三千余人，鄂州都统张胜亦战死。贾似道本无军事才干，见忽必烈一再扬言要攻占鄂州、再进逼临安，心中恐慌不已，便自作主张派使者前去求和，表示愿意称臣纳贡。

忽必烈早看透了宋人懦弱无能的真面目，断然拒绝。这时候，忽必烈妻子察必派人前来密报蒙哥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正在蒙古大本营谋立大汗，催促忽必烈立即北返。忽必烈因急于争夺汗位，便接受姚枢、郝经等幕僚的建议，决定立即撤军，临行前虚张声势，扬言要进攻临安。贾似道愈发紧张，正好此时传来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讯，他这才稍稍舒了口气。

在如此局面下，畏敌如虎的贾似道不乘机出击，反而再派宋京前往蒙古军营，请忽必烈派人前来议和。忽必烈正待出发北归，便干脆顺水推舟，派赵璧前往宋军军营议和。但忽必烈并没有谈和的诚意，只不过想借此稳住贾似道，免得退兵时被宋军尾追袭击，因而他事先与赵璧约定：“你登城后，必谨视我方旗帜，旗子一动，速归可也。”

赵璧入城后，谈判在城头进行。贾似道的谈判代表提出：请蒙古军北撤，南宋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全部割让江

北土地；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赵壁尚不及回答，远远见到蒙古军营摇旗相招，便立即动身离去，临别时说：“他日再议。”当天，忽必烈大军即拔营北返，鄂州之围遂解。这个所谓的和议即成为初步的口头协议。

忽必烈撤军后，正在围攻江西的蒙古军以及湖南潭州的兀良合台部也随即撤军。这样，四支蒙军主力，南下的忽必烈以及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均是一路克捷，完全按照预定计划进军，塔察儿和李璫在两淮战场也牵制住了宋军主力，只因西路主攻战场蒙哥的失败而功亏一篑，才导致了蒙古这场声势浩大的灭宋战争全面瓦解。因而蒙哥在钓鱼城的意外战死，不独令四川战场转危为安，更是戏剧般地扭转了整个战局。后人曾对此评论道：“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厓山而后亡哉！”

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不顾忽必烈主动撤兵的事实，隐瞒割地赔款求和的真相，同时派人截杀了一百七十名殿后的蒙古士卒，用他们的人头谎报抗蒙得胜。又命幕僚汪涯作露布^[17]向朝廷献捷。深知究竟的汪涯对贾似道的作为极为鄙视，道：“陷人以利而退其师，又儿弄主上！”贾似道大怒，命人将汪涯活活鞭死，尸首丢入长江。汪涯母亲听到消息后，坦然道：“儿子以直而死，我则不辱，可以下报先君矣！”亦跳江自沉。时人得知真相者无不唏嘘感叹。

然汪涯母子的性命挡不住贾似道谎报战功、邀功朝廷的脚步。他派人编辑《福华编》，用以“歌颂”他抵抗蒙军时的“英勇事迹”，又上表道：“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昏庸的宋理宗不辨忠奸，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说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其为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回到临安时，宋理宗更是下令文武百官到郊外恭迎“功臣”贾似道“凯旋”，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入朝后，贾似道即大力排挤左丞相吴潜，清除朝中丁大全、董宋臣余党，从此完全把持了军政大权。他为了巩固权位，大力排斥异己，作威作福，将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排挤出朝，当时武将中除了主动依附的吕文德和马光祖外，其余全部去职。南宋朝政更加腐败。

这边贾似道在大肆庆功，那边忽必烈却没有忘记求和协议。次年（1260年），忽必烈派心腹幕僚郝经出使大宋，向南宋通报他已即皇位，并希望与宋“弭兵息民”。

郝经出生于金末乱世，原是山西人氏，金亡后即迁居河北，家贫好学，曾从学赵复[18]，信习程朱理学，被蒙古万户张柔聘为家庭教师，专门教习其子张弘范等人读书习字。后因声名卓著，被忽必烈赏识，召为幕僚。忽必烈即位后，又授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郝经使宋一事，中间曲折极多。他未进入宋境前，蒙古主管汉地政务的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指使女婿山东益都行省李璫派兵侵扰宋境，此举直接导致郝经派往南宋先行通报的两名侍者为宋边将所杀。李璫又亲自出面劝阻郝经，然郝经不为所动，辗转改变路线，迁延近五个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当年七月进入宋境。

南宋贾似道听闻将有蒙古使者前来，万分恐慌，生怕郝经入朝后会泄露自己擅自求和的隐谜，便以李璫兴兵犯境为借口，命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将郝经一行拘禁于真州[19]忠勇军营。宋理宗只知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知前因后果。蒙古见郝经一去便无音讯，几次派人到淮东寻访郝经下落，又多次派人追问羁留郝经的缘故，均不得要领。忽必烈因忙于与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正烈，一时也顾不上向南宋兴师问罪。

阿里不哥为拖雷第七子，蒙哥出征时奉命留守蒙古大本营和林[20]。他虽然不似兄长忽必烈那样精明能干，也远不如旭烈兀那般战功赫赫，却一样的野心勃勃，有着要当大汗的雄心。在重要竞争对手都不在蒙古本部的情况下，他打算按照蒙古“幼子守灶[21]”的习俗，就此拣个大便宜，积极与亲信策划继承汗位，并在漠北、漠南布下了重兵。忽必烈妻子察必立即派人将阿里不哥的举动密告忽必烈。忽必烈一直只视弟弟旭烈兀为劲敌，却想不到平地里杀出了阿里不哥，闻讯追悔莫及，立即罢兵撤围，马不停蹄地北返。当他到达燕京近郊时，阿里不哥的使者到来，通知忽必烈去漠北参加忽里勒台大会，会葬蒙哥，推举新上任的大汗。忽必烈料想阿里不哥早已经布置好了兵力，因此没有理会，而是着手准备自立为汗。

蒙古没有固定的嫡长继承制，汗位继承权要么由前任大汗生前指

定，如窝阔台便是由成吉思汗生前指定的，要么通过明争暗斗强取，如蒙哥便是靠武力强行即位。但无论如何，形式上都要召开忽里勒台，即蒙古诸王大会，经过诸王、贵戚推举，继位者才能即汗位。宋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抢先在开平^[22]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参加会议的诸王一致推举忽必烈为“合罕”。忽必烈随即宣布即汗位，称皇帝，并下《建元中统诏书》，阐明了他的基本政治主张，即所谓“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并仿照中原王朝以年号纪岁之法，建元“中统”，意为中朝正统，即以承继中原王朝的正统自命，这也是蒙古国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纪年制之始。由于开平并非蒙古根本之地，忽必烈虽抢先即位，却是大大突破了传统。

四月，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召集另一个忽里勒台，并被推举为大汗。如此，蒙古就出现了两位大汗。兄弟二人开始兵戎相见，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的争夺汗位的大战。

阿里不哥虽然占据着蒙古大本营和林，但和林只是一座草原城市，所需要的粮食等日用品都必须从汉族聚居的农业区运来，而粮道又被忽必烈派军队截断，因此，和林一带不久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尽管拥护阿里不哥的蒙古贵族甚多，但忽必烈兵强马壮，最终还是靠刀箭取得了胜利，阿里不哥众叛亲离，被迫投降。忽必烈没有加害弟弟，只是很得意地问他道：“你说说看，到底应该是你做大汗，还是应该我来做？”阿里不哥的大汗位是和林忽里勒台大会推举出来的，比忽必烈自立为汗更具有合法性，但却因为武力上不及兄长，不得不低头道：“以前应该是我做，现在当然是该你做了。”

而另一位汗位的有力竞争者旭烈兀正在进攻叙利亚各地时，得知蒙哥死讯后，立即引兵东返，有意争夺汗位。不料，因路途遥远，始终不及忽必烈手快，当他到达波斯后，得知忽必烈已经即位，并且与幼弟阿里不哥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战争。旭烈兀感到自己即使回到蒙古，也没有登上汗位的可能，于是干脆留在了波斯，着意经营，打算就此占地为王。

按照蒙古汗国规定，波斯、西亚一带的土地、子民是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须由大汗直接派人管辖。忽必烈正与阿里不哥打得热火朝天之

时，也担心拥兵在外的弟弟旭烈兀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于是主动派使者与旭烈兀协商，表示愿意将阿姆河以西直到密昔儿[23]边境的土地全部划归旭烈兀。于是，旭烈兀公然表态支持忽必烈，强烈谴责阿里不哥。旭烈兀由此被忽必烈任命为从阿姆河直到叙利亚和密昔儿境内的国王。旭烈兀自称“伊利汗”，所建汗国称为伊利汗国，其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与里海，地域极为辽阔。汗国最初定都于蔑刺哈，后来定都于桃里寺。

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后不久即病死，但蒙古这场争夺汗位的内讧并没有就此休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阿里不哥称汗时，被封于海押立[24]的海都也起兵相助。海都为窝阔台第七子合失之子，其实他并非真心帮助阿里不哥，他自己也有私心，他自认为是窝阔台嫡孙，有资格继承汗位。最初汗位由窝阔台一系转入蒙哥手中，海都已经大为不满，因此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斗时，他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表示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投降后，海都抗拒忽必烈的召见，并且控制了察合台汗国，公然置忽必烈的命令于不顾。忽必烈最终被激怒，下令追收赐给海都的金银符，同时派北平王那木罕率军镇守阿力麻里，以抵御海都。

海都尚未讨平，更大的叛乱发生了——随同那木罕出镇西北的蒙古宗王昔里吉[25]、脱脱木儿、明理铁木儿等人将那木罕抓了起来，举兵叛乱，甚至进犯和林，劫走了成吉思汗的大帐。西北和东北的蒙古宗王的叛乱，对忽必烈的统治一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忽必烈亲自带兵出征，经过激战，才勉强遏制住叛乱的攻势。然在其之后的三十多年统治中，蒙古诸宗王夺位靖乱的军事对抗一直没有停息过。

就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最炽热之时，中原地区也发生了一场针对忽必烈的政变——李璿事变。李璿为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和杨妙真之子，父母均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李全身手不凡，能运四十五斤铁枪，外号“李铁枪”。当年开禧北伐失败后，南宋派人向金国求和。金国开出五项条件，前面三条都是索取地盘和财物，后面两条，一是交还纳合、道僧、李全等附宋的金人，一是函送首祸之臣韩侂胄首级。李全被金人点名索取，得与大权臣韩侂胄并列，足见其在金人心目中的地位。那时李全不过二十岁，他于押返金国途中逃脱后，返回山东老家，高举义旗，继续反抗金人统治。

当时山东还有一支号称红袄军的义军，以杨安儿、杨妙真为首，声势浩大。金廷开出巨赏，购买这对兄妹的人头。有船夫名曲成者贪图赏钱，引金军袭击杨安儿。杨安儿仓促迎战，不慎掉入水中淹死。余部由其妹杨妙真率领，投奔了李全。之前杨安儿、杨妙真处于绝境时，曾假意受金人招抚为官，受命围剿李全，杨妙真与李全有过交手。杨妙真使梨花枪，李全使铁枪，二人均是当世绝顶高手，早有惺惺相惜之意。李全见杨妙真率部来投，遂表示愿意娶她为妻。于是，二人在乱世中结为夫妇，从此成为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

嘉定十年（1217年），山东义军首领季先秘密到宋境求见宋知楚州[26]应纯之，言山东豪杰均有归宋之意。应纯之遂密报朝廷，认为正逢蒙古攻金，金国国势衰微，若得山东义军相助，中原可复。丞相史弥远鉴于开禧北伐之败，不愿意再举战端，但也想利用山东豪杰来牵制金人，遂不明言招纳，只密令应纯之暗中接济山东义军来归。在季先的斡旋下，马良等豪杰人物率万余人应命集于涟水[27]，受宋节制，号为“忠义军”。因并非南宋朝廷嫡系，又称北军，由宋廷给以忠义粮。李全时为山东义军实力最强者，虽曾有被宋廷背负的惨痛经历[28]，但为了避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产生了归宋之心。宋廷着意笼络，李全遂于次年率部投宋，宋廷任命其为京东路总管，成为忠义军首领。时忠义军称李全为“恩府”，其妻杨妙真为“恩堂”。当时金兵渡淮，一度威胁南宋长江防线，全靠忠义军出兵支持，才化解危机。

然李全降宋，并非出于真心实意——或者说，他由自己的亲身经历，早已看穿了宋廷的反复诡谲及虚伪本质，因而他的归顺从一开始就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他一面陷害、火并其他忠义军，大量搜括积聚财富，一面在南宋和金国之间游走，互相要挟，以攫取高官厚禄。虽则在此期间，李全不断率部骚扰金国边境，对牵制金对宋的进攻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其人骄横难制，为宋淮东制置使贾涉所不满。贾涉多方采取措施，仍无法抑制李全的膨胀，遂自请还朝，于归途中莫名死去。贾涉之女贾氏有殊色，后被选入宫，成为宋理宗宠妃。贾涉庶子即为贾似道，后来成为权倾朝野的大奸臣。贾涉死后，李全势力更盛，愈难控制。“李铁枪”成为天下无人不知的名字，时人均认为他有左右天下局势的实力。还有人将李全生平事迹编为《李铁枪传奇》，成为与《大宋宣

和遗事》[29]并列的最受欢迎的两大话本。

当时南宋在位皇帝为宋理宗。他来自民间，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却在权相史弥远的帮助下，强行从合法继承人太子赵竑手中夺取了皇帝宝座[30]。太子赵竑则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31]。湖州商人潘壬与其弟潘丙、堂兄潘甫等人对史弥远擅自废立很是愤慨，于是与山东忠义军首领李全联络，准备拥立赵竑为帝。赵竑也想与来历不明的宋理宗争锋，决定起兵。但李全表面同意出兵接应赵竑，实际上只想坐观成败。结果到了约定时期，李全不派一兵一卒。潘壬等人竟然组织了一帮渔民、盐贩，乔装成来自山东李全的军队，半夜进入湖州城，将赵竑拥入州衙，以黄袍加身，再一次上演了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的一幕。潘壬随即以李全的名义发布榜文，列举史弥远的罪状，声称将领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直捣临安。

赵竑开始很高兴，结果到第二天天亮时就发现了真相，所谓的兵马不过是当地渔民假扮，且人数不足百人。他知道没有武力支持，大事难成，便急忙倒戈，一面派人向朝廷告变，以求自己脱身，一面率领州兵追捕潘壬等人。潘壬改换姓名逃走，潘丙、潘甫等人遇害。史弥远得报后，立即调军前往弹压，大军至湖州时，事变已经平息。潘壬逃至楚州被捕，送往临安处斩。

宰相史弥远担心还会有人利用赵竑作乱，于是假称济王赵竑有病，命门客秦天锡带医生前往诊治。到了州衙，秦天锡宣称朝令，逼迫赵竑上吊自杀，对外则称病死。赵竑死后，史弥远还剥夺了他的王爵。因湖州别称霅川，这场事变即被称作“霅川之变”。霅川之变发生之后，很多大臣上书为赵竑鸣冤叫屈，均被史弥远贬斥出朝。不过，总是不停有人为赵竑鸣冤。尤其一到出现灾害、异象以及战事时，就会有大臣旧事重提，将天灾人祸归咎于赵竑的冤狱。

霅川之变加深了宋廷对李全的猜忌和不满，开始大幅度削减忠义军费用。李全干脆派兵攻破楚州，杀死淮东制置使许国及家小，劫走制置司所储军粮。又将过错推给部下，假意上表请罪。宋廷欲忍让而后图，置之不问。

当蒙古铁骑南下后，与李全鼎足而立的另一大地方武装势力张荣投

降蒙，李全忠义军遂成为山东地区唯一一支能够有效抵抗蒙古的军队。李全同蒙古军大小百余战，完全处于劣势，最终被围困于益都。他面临数十万蒙古军劲敌，不断派人向宋淮东制置司求援。宋廷不能审时度势，反而想乘机除掉李全，竟然不顾大局，拒发援兵，还暗中策划谋杀当时尚留在楚州的杨妙真。杨妙真以自身美色及财物诱惑宋将，这才得以脱身，但李全同产兄长李福却举家被杀。

李全被蒙古军围困在益都一年，粮草亦尽，牛马亦食尽，军民相食，益都军民由数十万减至数千。最后力尽计穷时，李全还南向焚香，打算自尽，最终还是在部将的劝说下，投降了蒙古。蒙古授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长官，开府益都，仍统率所部。从此，蒙古完全控制了山东，南宋两淮失去了最好的屏障。

此后，蒙古多次要求李全协助攻伐南宋。李全投降是迫不得已，其实并不打算真心为蒙古人效力，率军南下回到楚州后，继续与宋廷保持联络。然宋廷对其防范极深，不断夺其兵粮。李全遂陈兵江上，要挟宋廷将沿江制置使[32]赵善湘、淮东总兵岳珂等人罢官。李全行径最终激怒了宋廷，于是宋廷决意出兵讨伐李全。

绍定四年（1231年），宋将赵范、赵葵大破李全于扬州，用计诓其出营帐，将其陷入坑中，以乱枪刺死。李全以铁枪扬名天下，最终也死在了枪下。李全一死，其部溃散，宋军由此收复淮安。李全妻子杨妙真率领残部退回山东，承袭了丈夫的官职，并于当年到蒙古本部觐见大汗窝阔台。不久，杨妙真退出江湖，不知所踪，其子李璫袭为益都行省长官，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但名义上仍然接受蒙古的统治，不断以对抗南宋为名，扩充实力，积蓄力量，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汉地兵力最多、实力最强的世侯[33]。

山东多出豪杰人物，不好管制，益都又处于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蒙古为了笼络李璫，以李氏威名镇守山东，不惜以公主[34]下嫁。李璫愈发骄横，蒙哥登上汗位后，几次征调诸路兵，李璫都托词不至。而在其辖地之内，则积极延揽贤士，修缮荒废多年的试院、文庙，招聘儒生。还遣部下到辖境外以高价争购军马。并擅自修益都城防，以砖石筑墙，外掘深堑。蒙古普遍禁止华北修置城壁，李璫公然无视禁令，显然

意欲有所作为。

宝祐六年（1258年）春，蒙古大汗蒙哥分兵大举入宋，诏征李璫之兵从征四川。李璫以益都为南北冲要、兵不可撤为由，拒绝出兵。于是，蒙哥改遣李璫从山东南下，进攻宋东海^[35]一线，与其内兄塔察儿共同牵制两淮。李璫象征性地打了几仗，便退回山东。

蒙哥死于征宋途中后，忽必烈因与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而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忽必烈为了稳住李璫，对其“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隐忍不发，还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登上汗位后，设立了中书省，任命李璫岳父王文统为平章政事，担任中书最高长官。王文统字以道，益都人氏，原是李璫幕僚。李璫令子李彦简拜王文统为师，王文统则将女儿嫁给了李璫，“由是军旅之事，咸与咨决”。因王文统才干出众，饶有权谋，忽必烈素闻其名，故首加擢用，委以更张庶务之责。

然加官进爵还是不能满足李璫的野心，他趁忽必烈全力抗御阿里不哥之机，于景定三年（1262年）二月初三起兵反蒙。举兵前两天，李璫召回留在燕京为人质的儿子李彦简，并匆忙派人与南宋朝廷联系，以献涟水、海州、东海三城约降。于是宋廷诏授其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封齐郡王，并追复其父李全官爵。

李璫起兵后，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围济南。守卫济南的蒙古万户张荣亦是红袄军出身，昔日与李全、杨妙真夫妇交好，他不愿意在垂暮之年与故人之子鏖战，只派长孙张宏奔赴燕京告变，自己则弃城逃走。李璫遂顺利占领济南城，一时意气风发，还写下了《水龙吟》一词：

腰刀首帕从军，戍楼独倚间凝眺。

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

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

欢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

世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

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

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

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踌躇满志，溢于言表。显然，他认为他此次能够一举成功，实现“胸中事业”。

忽必烈听说李璫叛变后，担心腹背受敌，立即积极筹划对策。汉人幕僚姚枢说：“李璫兵变后有三种选择：上策是迅速北上，直捣燕京，控扼居庸关，使北征的蒙古军不能南下；中策是与南宋联合，固守扰边；下策是据守济南，等待其他汉族世侯响应。”姚枢料定以李璫之眼光，必选下策，实际上是坐以待毙。于是，忽必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路蒙军、汉军挥师南下，讨伐李璫。

果然如姚枢所料，李璫进据济南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还指望南宋能助他一臂之力，但自其父李全、甚至自其先祖李成^[36]起，李家便有着降宋后又叛宋、反复无常的历史，实在难以赢得信任，南宋朝廷只象征性地封李璫为齐郡王，并未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有力配合。李璫进攻济南时，曾传檄河北，希望取得河北、山东一带严忠范、史天泽、张柔等汉人世侯的支持，但应者寥寥。

景定三年（1262年）三月，忽必烈军与李璫军队战于高苑老僧口，李璫兵败，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命“缜密谦退”的右丞相史天泽增援。史天泽人称“三哥”，原为河北豪族，蒙古大将木华黎进攻金国时，率众投蒙，并将长女献给木华黎，由此得到蒙古人的信任，是唯一一名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人。

史天泽到山东后，对主帅哈必赤道：“李璫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拼，应当长期围困。”提出“以岁月毙之”，为哈必赤所采纳。于是，蒙古军开始树栅凿堑，将济南城团团围住。李璫困守孤城三月余，城内粮绝，以人为食，军心涣散，军士纷纷缒城出降。李璫自知破城在即，以镊摘去长髯，吩咐众人各自逃生。当日城溃，李璫亲手杀死爱妾，入大明湖投水自尽，因水浅未死，被蒙古军抓获。

在审讯李璫时，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场面。李璫先被带到宗王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哈必赤建议道：“宜即诛之，以安人心。”哈必赤没有同意，而是召集众将进行会审。

严忠范先责问李璿道：“你率兵反叛，这是何等行为？”李璿冷笑回答道：“你们明明与我相约，到了时间却又不来。”话音刚落，便被恼羞成怒的严忠范刺了一刀。

史天泽又问道：“忽必烈没有亏待过你，你为什么谋反？”李璿道：“你也有文书约我起兵，为何背盟？”

史天泽一改稳重作风，勃然色变，立即示意部下砍去李璿两臂，再除两足，开膛吃其心肝，然后割其肉，最后才斩首。李璿全家被诛，只有其妻蒙古公主和公主所生一子幸免于难，忽必烈还亲自收养了这个蒙汉混血的孩子。

李璿起兵，只局限于益都、济南一隅，且起兵五个月即败死，然这一事变的影响却远远大于阿里不哥之乱，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

为了平定李璿，忽必烈动用了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所有蒙汉军队，是其所掌握总兵力之七成。南宋朝廷趁淮北空虚，派骁将夏贵渡过淮河，在淮东制置司事李庭芝配合下，夺取七座城池，山东、河北、辽西数千里均为之震动^[37]。

而李璿当众揭发严忠范、史天泽之前曾经暗中通信有约一事，亦对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和当时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揭发事件后来声称查无实据，但从史天泽不顾丞相身份、急不可待地杀人灭口看来，极有可能是真事。如此，足以说明北方世侯之间时常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不时语涉反意。忽必烈虽表示不相信李璿的供词，其实却感受到了汉人豪族势力发展对蒙古统治的严重威胁，下定决心要消除汉族世侯势力，“罢世侯，置牧守”，采取迁转和在地方实行军民分治，果断地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职，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兵权进一步集中到朝廷手中。

之前擅杀李璿的史天泽为人机警，看出苗头不对，主动上书请求道：“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即日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多达十七人。

汉人世侯张荣因其次子张邦直附会李璫，举家包括其子张邦彦、其孙张宏等均被罢职，张邦直以私贩军马罪处死。另一世侯张柔因被查出其第八子张弘略与李璫通信，也被解除兵权。张弘略召宿京师，实等于软禁。张柔第九子张弘范文武双全，为年轻一辈中之佼佼者，时任行军总管，也被罢免军职。其他世侯如严忠嗣等，要么被解职，要么权力被削弱。

与李璫事变相关的还有王文统被诛事件。王文统原为李璫幕僚，因将女儿嫁给李璫，成为了李璫的老丈人，地位直线上升。不过，他倒并非是靠女儿吃饭的平庸之辈，而是确有不凡的才华。忽必烈攻打襄汉时，王文统的学识引起了廉希宪、张易、刘秉忠等人的注意，被郑重引荐给忽必烈，从此深得器重。忽必烈即位后，任命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行省事于燕京，总理国家规模法度及财政税赋、差发、盐铁诸事，是汉地政务主管，权力极大。忽必烈称帝后，各种规模法度，多是出于王文统的设计，对日后元朝各种制度的制定奠定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李璫事变后，有人揭发王文统曾派儿子王莛与李璫暗通消息。忽必烈派人查阅王文统与李璫的通信，其中有封信中有“期甲子”的话，十分可疑。王文统对此辩解道：“李璫久存反叛之意，臣本打算早予告发，只是因为北方未靖，陛下亲征，所以迟迟未行。到甲子（1264年），还有好几年。我说这话，是想为陛下推迟他的反叛之期。”此说自然难以取信，王文统与其子王莛均以同谋罪被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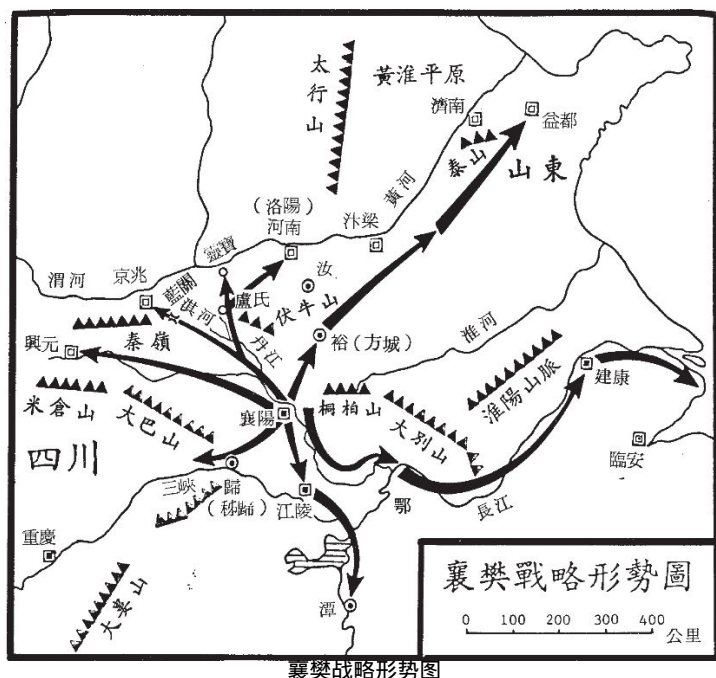
忽必烈身边一直聚集有一大批汉族儒士，这些人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对他们也常常言听计从。然而，王文统事件加重了忽必烈对汉人幕僚的疑惧心理。刚好此时色目人^[38]一起向他进言说：“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39]敢为反逆。”于是忽必烈逐渐疏远汉人儒士，并开始重用色目人以牵制汉人。

平定李璫和阿里不哥后，蒙古政局逐渐稳定。此时，新皇帝尚没有吞灭南宋的雄心。蒙古汗国自建立以来，横扫世界，威震天下，却唯独在中原遭到了激烈的抵抗。自端平二年（1235年）宋蒙开战以来，除四川战场占领了西川地区外，蒙古军在“三边”中的京湖、两淮战场无一建树。而四川地区也未能控制东川水路通道。前任大汗蒙哥战死于钓鱼城

下，更是对蒙古军打击重大，几乎令蒙古丧失了灭亡南宋的信心。经历了李璮和阿里不哥的内讧事件后，蒙古军实力也被削弱，忽必烈只想尽快收拢人心，并没有立即兴兵南下的打算。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宋降将刘整敦促忽必烈下定攻灭南宋的决心，并提出了灭亡南宋的重大战略构想：“攻蜀不若攻襄阳，无襄阳则无两淮，无两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建议将蒙古军主力搁置川蜀，“先事襄阳，浮汉入江”，即由四川战场转向荆襄战场，以襄阳、樊城^[40]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从中间突破，再由汉水渡长江，则南宋王朝可灭。

襄阳居楚、蜀上游，其险足固，其土足食。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地利无敌，自古即为进出中国南北的战略要地，又有“天下咽喉”之称。古人云：“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每当中国处于南北政权对峙局面时，襄阳之战略地位便愈发突出。



宋室南渡之后，抗战取“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两淮、中拒荆襄、西恃西蜀。位处中部的荆襄非但是四川、两淮的纽带，还有“据上游之势”。正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

必危”，淮泗丢失，国家有弱的趋势，而江汉丢了，则国家必危，足见荆襄防线之重要。而一方重镇襄阳则是江防的前哨，是整条荆襄防线上的蛇头，为重中之重。

刘整熟悉南宋国情虚实，其议亦是高瞻远瞩、绝妙之策，然襄阳为天下中枢，其得失关系南宋存亡大局，灭南宋当先取襄阳之计，并非他最先提出——

早在贵由为大汗时，谋士李桢^[41]便告之“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基本”。蒙哥大汗亲率大军南下征宋时，最初考虑的也是先攻襄阳。襄阳衔接了四川和两淮两大战区，若是从中斩断，宋廷便将面临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因而大军未发之前，蒙哥便派诸王塔察儿先行进攻京湖。然塔察儿聚积精锐，竟未下京湖一城。前锋受挫，蒙哥很不高兴，将塔察儿撤掉，并开始重新考虑主力进攻方向。蒙古人习惯用斡腹之计攻敌，正面放少量兵力诱敌，主力自侧翼袭击，再两面包抄，此计屡试不爽。当初窝阔台大汗在位，派爱子阔端进攻四川便是此意，欲从西南侧翼攻宋。蒙哥听闻京襄难攻，加上昔日窝阔台太子曲出便是在襄阳军中时狂笑力尽而死，离奇诡异，有不祥之兆。而蒙古又已据有西川地区，占尽蜀道天险，便决意亲自率主力攻取四川。又以冷落已久的弟弟忽必烈为主帅，令其率军攻打京湖，其实是想把最难啃的硬骨头留给他正猜疑的四弟。

忽必烈受命后，身边谋士郝经对蒙哥亲自远征四川的战略意图提出了质疑，认为宋之“三边”，以京湖居中，地位最重，当取中路突破战略，攻占京湖重镇襄阳城后，再顺流东下而灭宋。忽必烈正受兄长猜忌，无力改变蒙古主力军进击四川的决定。但他认为宋军重兵均布防在“三边”前线，后方必定空虚，于是绕过襄阳，强渡淮河，改攻鄂州。

孰料天不遂人愿，蒙哥死于钓鱼城下，令蒙古军南征化为泡影。但若非如此，忽必烈又怎能有机会登上汗位呢？正如若不是当年曲出太子离奇死在襄阳城下，汗位无论如何不会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一样。

忽必烈即位时，谋士郭侃^[42]上平宋之策，亦指出襄阳的重要性，称“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

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然当时忽必烈急于与幼弟争位，并未太当回事，此刻刘整再度重提出攻占襄阳为重中之重，登时令他想起了无数往事来。只是蒙古新经内斗，元气大伤，王公贵族多不愿意再开战事。更为重要的是，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对宋始终采取战略包围之策。金国灭亡后，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均以“斡腹”为明确的攻宋方略，即先攻取宋“三边”中的四川，完成对南宋的三面包围，刘整之策一改前几任大汗的包抄策略，登时被蒙古诸大臣指斥为“虚国病民”。

刘整字武仲，原为金国猛将，金末降宋，附荆湖制置使孟珙。随孟珙攻城，为先锋，率骁勇十二人，乘夜渡堑登城，擒金将。孟珙大加赞誉，在其军旗上亲书“赛存孝^[43]”三字。后随孟珙入川，留在四川战区，任知泸州军州事。因宋廷内斗，受到吕文德、俞兴等长官猜忌，担心被杀，被迫降蒙。他急于向迫害过他的权相贾似道等人报复，便反复劝说忽必烈攻宋，道：“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见忽必烈犹豫，又劝道：“自古帝土，非天下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之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

一统天下，四海一家，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蒙古虽已占据中国领土的十之七八，但不灭南宋，依然会被天下认为是“自弃正统”。而南宋“主弱臣悖”，确实是忽必烈一统天下千载难逢的机遇。刚好此时又传来南宋理宗病死、其痴傻养子赵昀即位为宋度宗的消息，忽必烈耸然动容，当即表态道：“我意决矣！”

于是，利剑出鞘，征尘再起，决定性的战役将在襄阳打响。铁甲珊珊渡汉江，南北军屯百万长。弓扣月，剑磨霜，征鞍遥指下襄阳。

^[1]临安：今浙江杭州。

^[2]吴知古是宋理宗极宠爱的女道士，恩遇长达二十年，吴知古因得宠而干预朝政，权势熏天。其事迹见吴蔚同系列小说《钓鱼城》。

^[3]五胡十六国后赵时，参军周延贪污，皇帝石勒命优人穿上官服，

扮作参军，让别的优伶从旁戏弄，以此来羞辱周延。参军戏由此得名，演变成戏曲的一种形式。一般是两个角色，被戏弄者戴着幞头、穿着绿衣服，名参军，比较愚笨迟钝；戏弄者叫苍鹘，比较伶俐机敏。两人一问一答，内容以调笑讽刺为主。问答之间，往往是苍鹘戏弄参军，而参军必须做各种滑稽可笑姿态，语言又必须幽默发噱。演出是否成功，主要看能否笑场。类似今对口相声时一个逗哏一个捧哏。中国戏曲有脚色行当之分，即从参军戏开始。至晚唐，参军戏发展为多人演出，戏剧情节也比较复杂。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骄儿》一诗中有“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之句，写的是晚唐时期，孩童做游戏时，也懂得如何按既定的行当来摹仿参军戏。唐人高彦休所著《唐阙史》中有一则利用同音字引起笑场的参军戏，题为《三教论衡》：咸通中，优人李可及（其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鱼玄机》）者……乃儒服险巾，褰衣博带，摄斋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问者益所。

[4]古代高建筑檐边悬有风铃，风吹时叮当作响，称“檐（古作簷）马”，也名“铁马”“风铎”。“阎马”为“檐马”谐音。

[5]董槐：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少时喜习兵事，爱读孙武、曹操书，常与人说：“我若得用，将汛扫中土，以还天子。”父董永课子严，厌其狂，训诫道：“你不努力读书，喜欢讲大话，狂妄自高，我不愿意你成为这样的人。”董槐惭愧，遂专心求学。嘉定六年（1213年）进士，一路累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入仕后曾回乡探亲，遇到一起民事纠纷。三月十五赶庙会时，何家少女请算命的方先生为她算命。方先生拈出一首诗：“风流之女水边站，杨柳身子桃花面。先生算定她没子，儿子死时娘不见。”何氏大怒，到县衙上告算命先生污辱无辜之罪。县官闻言，一时不知如何处置。坐在一旁喝茶的董槐解说道：“算命先生这是称赞小娘子为荷花呀！虽然语言不雅，却是一番好意。”何氏遂破颜一笑，纠纷由此而解。

[6]南宋京师临安旧有宋朝历代皇帝所建功德寺三座：灵隐寺、净慈寺和天竺寺（分上、中、下三寺）。淳祐十年（1250年），理宗在九里

松为阎贵妃建造功德寺，名显庆寺（显慈集庆寺）。土木之工，过于诸寺，为“湖山寺宇之冠”，因而时人称其为“赛灵隐寺”。寺成，建大鼓于法堂。忽有人大书二句于鼓上曰：“净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好面皮。”理宗深恨之，大索不得。清人凌祉媛有诗云：“集庆禅林落日秋，昔时游宴趁风流。画图不缺江山缺，空羡阎妃面目留。”

[7]后蜀广政年间，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隶书“太平”二字，时以为佳瑞。有识者云：“不应此时，须成都破后，方见太平尔。”后果然后蜀为大宋所平。宋太宗即位后，因这一段故事，以“太平兴国”作年号。

[8]南宋在今湖北、湖南一带设置有京西南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具体参见本书附录《南宋路级区划一览表》。京西南路路治设在襄阳（今湖北襄阳，原名襄樊，于2010年改名襄阳），因而又称“京襄”“荆襄”（襄阳是古荆州州治，始于东汉刘表）。“荆湖”指荆湖南北两路。“京湖”则是指京湖制置使司，概称京西南路、荆湖北路一带，大约包括今湖北襄阳到武汉一带的长江中上游地区。

[9]鄂州：今湖北武昌。益都：今山东。

[10]宋廷在沿边地区设置了四川制置使司（驻成都府，包括利州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京湖制置使司（驻襄阳府，包括京西南路、荆湖北路）和两淮制置使司（分驻庐州、扬州，包括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三大制司。每制司各统领一个大防区，以此作为北方第一道防线，即宋人通常所称的“三边”。

[11]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忽必烈假道吐蕃，率师远征大理。当年冬，攻破大理城（今云南大理）。次年（1254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返，留下大将兀良合台率军戍守，并继续征服尚未归附的部落。同年秋，兀良合台攻占善阐（今云南昆明），俘获大理国王段兴智。建国三百余年的大理至此灭亡。事情详细经过参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

[12]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杨妙真为山东红袄军首领，其人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钓鱼城：今四川合川。四川战区布防及山

城防御体系参见《钓鱼城》。潭州：今湖南长沙。

[13]四明：今浙江宁波。

[14]张邦昌为北宋末年宰相，与金议和时被扣留，因贪生怕死被金人看重，扶为大楚傀儡政权皇帝。金人退兵后，张邦昌即失去支持。宋高宗即位后，迫于舆论压力，将其赐死。

[15]忽必烈为蒙古诸王子中最有远见者，他一路南下时，四处访寻人才，咨询方略。专门派遣王一清为使者，到江西龙虎山拜访正一道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询问“天命之存亡”。张可大回答说：“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暗示二十年后，南宋将会灭亡。1279年，南宋大将张世杰率领的最后一支军队在厓山（今广东新会县南）被消灭，南宋政权宣告灭亡，果然应了张可大的预言。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感到宗教可以为己所用，再派使者到龙虎山，召嗣任正一道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到大都（今北京）相见。张宗演由此被忽必烈赐号为“演道灵应冲和真人”，主领江南诸路道教，尊崇有加。不过，这并不代表忽必烈及蒙古贵族信奉道教，笼络天师教只不过是统治的需要，从宗教方面获得所谓的“天命”的支持，以加强正统形象。张宗演弟子张留孙跟随师父到大都，后一直留在忽必烈身边，以法术深得宠信。忽必烈又封张留孙为玄教宗师，赐银印、尚方宝剑，导致张留孙另立门户。然而不久后，释、道举行大辩论，道教惨败，张留孙就此失宠不说，忽必烈还下令焚毁除《道德经》外的所有道教经典，并禁醮祠。张留孙无奈之下，通过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求情，这才使道经中“不当焚者”及“醮、祈、禁、祝”诸仪注得以保存不废。

[16]汉阳：今湖北汉阳。黄州：今湖北黄冈。

[17]露布：古代用称檄文、捷报或其他紧急文书。

[18]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安陆）人，世称“江汉先生”。南宋理宗年间乡贡进士。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攻陷德安，赵复被俘。其时，杨惟中、姚枢奉忽必烈网罗“南儒”之命，随军南征，知俘囚赵复为“南儒”，遂悉力救护，送往燕京（今北京），建太极书院，讲学其中。赵复选取北宋周敦颐、二程，南宋朱熹等著书八千余卷，广为传

播，由此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学。因其人首传理学于北方，是中国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赵复为人乐易而耿介，忽必烈曾让其引兵伐宋，赵复道：“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拒不事元。力陈君子不能以事功为累，当求三代“圣人之心”，以独善其身。

[19]真州：今江苏仪征。

[20]和林：全称哈刺和林，蒙古国都城，在今蒙古境内。窝阔台在位时命汉族工匠营建。由于蒙古国的强盛，和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城市之一，各国国王、使臣、教士、商人来访者甚多。

[21]蒙古传统，家中正妻所生幼子称为“斡赤斤”，意为“守炉灶者”，可以继承大部分家产。成吉思汗在位时，本想依俗将汗位传给幼子拖雷，后来考虑到政治因素，才改传给第三子窝阔台。

[22]开平：后改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北石别苏木。

[23]密昔儿：今埃及。蔑刺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

[24]海押立：现巴尔喀什湖东卡帕尔城附近。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附近。

[25]昔里吉：蒙哥之子。脱脱木儿：忽必烈弟岁哥都之子。明理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忽必烈在位期间，因附会汉法遭到守旧蒙古贵族的反对。蒙古至元六年（1269年），西北窝阔台系、察合台系和术赤系藩王在答剌速（今塔拉斯）河畔召开忽里勒台，结成反忽必烈联盟，立誓保持游牧生活和蒙古习俗，从此脱离蒙古大汗的直接控制。忽必烈在位期间，多次与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具体参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交战，双方互有胜负。窝阔台汗国甚至夺取了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大部分地区，元朝只控制新疆北部的别失八里（今乌鲁木齐东北）一带和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等地。

[26]楚州：今江苏淮安，位于淮河、运河交叉处，是山东南下的必经之地，为两淮屏障。

[27]涟水：今江苏。

[28]开禧北伐前，宋廷千方百计寻隙，想挑起争端。开禧元年（1205年），时为金国涟水县弓手李全忽然聚众起兵，杀死金官员，放火焚烧了县署。五日后，金兵收复该县，李全逃入宋境。有消息称，李全是受了宋镇江（今江苏镇江）都统戚拱的指使，金人愤怒异常。宋廷急忙派权礼部侍郎李壁出使金国。李壁为李焘第三子（《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文才出众，号“谪仙才”，名望很高，亦为金人敬重。经过李壁反复解释，金人这才相信并非宋廷所为。然到了第二年，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南宋率先打破了宋金和约，不宣而战地攻取了金泗州（今江苏盱眙）等地。五月，宋宁宗正式下诏伐金，此即为权臣韩侂胄密谋已久的“开禧北伐”。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杀，李全亦被金人点名索取，宋廷遂将其押还金国。途中，李全以巧计逃脱。

[29]《大宋宣和遗事》：中国讲史家话本，编者不详，据称源出宋本，经后人增订痕迹明显。内容均出于宋人记载，大致有王安石变法致祸、宋徽宗宠信蔡京、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义梁山（为水浒故事雏形）、宋徽宗宠幸娼妓李师师、金人攻陷汴京掳徽钦二帝北行、康王南渡即位等。不少部分接近口语，明显为说话人（唐宋以来对说书人的称谓）所作。李全在世时已是名满天下的人物，死后传奇声名不衰，《宋史》关于他的传记占了两卷，超过了岳飞、韩世忠等名将。

[30]正因为此节，宋理宗即位后遭到维护君臣父子伦理纲常的理学家们的猛烈反对，被要求“禅位近属，以洗不义之名”。宋理宗遂大肆重用理学名臣，钦定程朱理学为官学，以换取士大夫的支持。此招立竿见影，理学取得独尊地位后，很快不再有人质疑其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宋理宗从此醉心于理学，“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

[31]湖州：别称霅川，今属浙江。

[32]南宋设“三边”作为南宋北方第一道防线。同时在京湖、两淮的后方设置了沿江（分驻鄂州、建康府）制置使司作为第二道防线。

[33]金元之际，蒙古在其占领的中原地区，除了派达鲁花赤（蒙古语“镇守者”“管事官”的意思）进行政治监督、派探马赤军（“探马赤”意

为“探马官”，是从各千户、百户和部落中拣选精锐士兵组成的军队，在作战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则驻扎镇戍被占区）进行军事控制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汉人豪族武装首领来维持其统治。这些首领受到蒙古官方认可，被称为“世侯”，集军、民、财权于一身，称霸一方。在权力继承权上，父子相袭，兄终弟及。

[34]此公主身份尊贵，为铁木格斡赤斤（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即是幼子守灶之意）嫡孙女。其兄即为诸王塔察儿，是黄金家族中“东诸侯”之长。窝阔台在位时，将益都民户分封给了铁木格，此即为选铁木格孙女下嫁李璫之理由。

[35]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南。

[36]李成：字伯友，宋雄州（今河北雄县）人。宣和初为当地弓手，勇力绝伦，能挽三百斤强弓（此等挽力极为罕见，名将岳飞号称宋人第一，也只能挽三百斤弓）。北宋末年，金兵占河北，他与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桑仲、李横等在淄州（今山东淄博）聚众起兵，趁天下大乱时辗转南下，在江淮之间活动，与强盗无异。其人勇鸷凶悍，临阵身先诸将，号令甚严，众莫敢犯。曾两次接受南宋官职，不久又企图割据。后投伪齐刘豫。绍兴三年（1133年）打败昔日结义兄弟宋襄阳镇抚使李横，进占襄阳等郡。次年被宋名将岳飞击溃。伪齐废后，为金将，六十九岁死。

[37]但是当七月李璫平定后，蒙古军立即在淮北地区开展反击。南宋乘李璫事变收复的七州四县又尽为蒙古渐次夺回。蒙军在这些地区派兵戍守，将战线重新恢复到淮河沿线。

[38]色目人：西域和中亚一带的各族人被统称为“色目人”，以经商理财见长。蒙古贵族因蒙古人不善商贾，素来把银两委托给色目人代为经商放债，借以获取利息。

[39]秀才：指汉人官员。

[40]古时襄阳与樊城为两座城池，隔汉水相望，襄阳在江南，樊城在江北，通常统称为襄樊。

[41]李桢：字榦臣，原为西夏王宗室，入蒙古为质子。随皇子曲出伐金，下河南诸郡，至唐、邓二州，赈救饥寒，民归如市。曾亲自率军巡哨襄阳。蒙哥亲征四川时，被召同议事，战死于钓鱼城下。

[42]郭侃：郭宝玉之孙，唐名将郭子仪后裔。郭宝玉原为金将，通天文、兵法，善骑射，金末投降蒙古。成吉思汗“问取中原之策”，郭宝玉道：“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籍以图金，必得志焉。”蒙古先灭西夏，再灭金国，又攻打四川，降服吐蕃、大理，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与郭宝玉这一建议有关。郭侃幼为汉人世侯史天泽所器重，留于家而教养之。弱冠为百户，鸷勇有谋略。后成为宗王旭烈兀心腹，随其西征。旭烈兀横扫西亚，派郭侃东返向蒙哥大汗报捷，适逢蒙哥死于钓鱼城下，郭侃于是改投忽必烈。

[43]李存孝：代州飞狐（今山西灵丘）人，本名安敬思，突厥族沙陀部落人。李克用义子，唐末至五代著名猛将，武艺天下无双，勇力绝人。史书记载其人“骁勇冠绝，常将骑为先锋，未尝挫败；从李克用救陈、许，逐黄寇（指黄巢），及遇难上源（李克用曾被朱温围于太原上源驿，幸亏李存孝解救。后李存孝被李克用在太原以五牛分尸酷刑处死），每战无不克捷”。曾率十八骑攻取洛阳。古语云：“王不过霸，将不过李。”“霸”指西楚霸王项籍（项羽），“李”则指李存孝。

第一章 踏雪寻梅

院子中的梅花静静怒放着，香韵不绝于缕。南枝又觉芳心动，愁我相思情味重。陇头何处寄将书，香发有时疑似梦。谁家横笛成三弄，吹倒幽香和梦送。觉来知不是梅花，落寞岁寒谁与共？身处纷繁红尘中，他却是一无所依，心头空荡荡的，恰如传说中神女解佩、交甫不遇的怅然与落寞。

露驿星程，又还控、西风征辔。
原自有、孔璋书檄，元龙豪气。
蜀道尚惊鼙鼓后，神州正在干戈里。
佐元戎、一柱稳擎天，襄之水。

功名事，山林计。人易老，时难值。
看新丝一发，甚吾衰矣。
转首从游十五载，关心契阔三千里。
便秋空、边雁落江南，书来未。

——南宋·吴潜^[1]《满江红·送陈方伯上襄州幕府》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诗经》中的这首《汉广》不仅是一曲失恋之人的悲伤叹歌，更涉及一个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传说春秋时期，郑国大夫郑交甫出使楚国，游于万山，在汉水边遇到两名欣丽女子，“眉疑低而复伸，唇欲启而羞回。嗟巧笑以回瞬，目盈盈而流盼”，腰间佩珠大如荆鸡之卵。郑交甫为对方光辉容止所倾倒，上前挑逗道：“愿请子之佩。”游女含笑不语，欣然解佩珠相赠。然伸手之刹那，游女及佩珠均消失不见。郑交甫悄立汉水边上，怅惘良久。此即为流传千古的“神女解佩”，亦为《诗经》名句“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之注解。

“神女解佩”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且最具文化意义的传说，意境情怀优美，从古至今，无数文人雅士争相吟咏，绵延不绝。东汉张衡有《南都赋》：“耕父扬光于清冷之渊，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三国曹植有《洛神赋》：“愿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此后，“游女弄珠”“交甫解佩”便成了著名典故。建安十三年（208年），荆州刘表之子刘琮举州投降，曹操不战而得襄阳^[2]，其幕僚陈琳作赋道：“赞皇师以南假，济汉水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所游。”魏晋名士阮籍则有《咏怀诗》：“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唐代张子容有《春江花月夜》：“交甫怜瑶佩，仙妃难重期。沉沉绿江晚，惘惘碧云姿。”土生土长的襄阳大诗人孟浩然有《登安养城楼》云：“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王适有《江滨梅》：“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因其在末句巧妙植入了神女解佩传说，被誉为咏梅之绝唱。宋代欧阳修《汉水行》：“沧波荡漾浴明月，疑是弄珠游美人。”苏轼《汉水诗》：“文王化南国，游女俨如卿。洲中浣纱子，环佩锵锵鸣。”就连襄阳府接官厅的楹联也与汉水神女有关：“江汉被淳风，静一端庄，那有仙人还解佩；楼台开胜景，往来迎送，最宜此地暂停骖。”

既有游女飘飘、解佩欲与的神话故事，引墨客骚人遐思了千余年，位于万山东面山下曲隈处的解佩渚理所当然成为最令人神往的场所。传说这里便是郑交甫初遇神女的地方——山水俱备，景色宜人，山因水而有灵性，水因山而多姿——后人还特意在此修建了一座弄珠亭，是恋人们的圣地。每年正月二十一日穿天节^[3]之时，这里更是人山人海。襄、樊两城民众倾城而出，赶来解佩渚石滩上拾取汉水特有的带有孔窍的小白石，再用彩色丝线穿起来，戴在身上，或是佩在身上，象征神女赠送的佩珠，以此求子或是求福。未婚的青年男女也借此机会恋爱交往，对着汉江山盟海誓。宋人葛胜仲有《蓦山溪》词云：

望云门外，油壁如流水。

空巷逐朱旛，步春风、香河七里。

冶容炫服，摸石道宜男，穿翠藓，度飞桥，影在清漪里。

秦头楚尾，千古风流地。

试问汉江边，有解佩、行云旧事。

主人是客，一笑强颁春，烧灯后，赏花前，遥忆年年醉。

足见汉江边上的穿天节热闹非凡，整个节日充满风流浪漫的气息，颇有当年楚国云梦之会[4]的风情。

遗憾的是，自北宋灭亡、宋室南渡以来，襄阳由于地处边防前线，战事每起，这里便成为了敌我双方誓死必争的战场，不但绞杀了对战双方大批士兵的生命，更有无数无辜百姓遭受殃受难。兵荒马乱的年代，人口锐减，田园荒芜，襄阳明显地衰落了，穿天节胜景已远远不及平时时期，这亦是时代风云的体现。葛胜仲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他那阙风情浓郁的《蓦山溪》，显然是作于靖康之变前了。

开庆之役[5]后，赵宋政权转危为安，南宋又有承平之象。最典型的表现是理宗皇帝一改蒙哥大举入侵时的勤政体国，又开始嗜欲怠政，将朝政全盘托付给小舅子贾似道，自己则大兴土木，追求享乐。由于数年无战事，生产得到恢复，襄阳逐渐现出蓬勃生机，再度成为南北商贸集中地。蒙古皇帝忽必烈更是请大商人潘轶作中间人，到鄂州[6]游说京湖制置司最高长官吕文德，要求在襄阳增开一处榷场[7]。

之前宋蒙已经在颍州、涟水军、光化军[8]三地建立了榷场，允许南北商人于榷场互市，以通有无。后因为山东李璡叛乱，宋廷趁机出兵，夺取了不少原为蒙古占据的城池，忽必烈恼怒之下，下令“罢南边互市”。然停止榷场，就经济和生活而言，北方所受影响要远远大于南方。蒙古官员胡祇遹指出：“货既流通，转相贸易，舟车流行，店铺和煦，居者行者有智有力者，皆得养生之利。自罢榷场以来，坐贾无所往，舟车留停，道路萧条。以我所有易得致富之货，废弃而为无用；我之所无必用之物，涌贵而无所致。得计失计，于此灼然。”忽必烈认为有理，遂重开贸易，并特别要求在襄阳府樊城外增开一处榷场。京湖制置使吕文德认为这是蒙古一方有意示好，是欲友好相处的表现，遂主动上报朝廷，称“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请于襄阳增开榷场。宰相贾似道正忙着卖官受贿，收集古玩宝物，乐得与蒙古人讲和，况且对方所求不过增开一处榷场而已，欣然同意。吕文德遂在樊城外汉江边交通便利处设置了榷场，并在榷场附近的鹿门山划了一片地，专供北方商人囤积运转货物用。

由于襄阳交通南北、连贯东西的独特地理位置，榷场的设立极大地方便了宋蒙贸易，也带动了襄阳地区的经济繁荣。相应的，穿天节也再度繁盛起来。每每节日之时，不独本地人倾城出动，更有无数外地商旅游客冒着正月的严寒风雪，长途跋涉，慕名而至，只为一睹楚地遗风，领略神女解佩风情。

只是今年的穿天节，天公却有些不作美，空中飘飘扬扬地飘起了雪花。虽则是小雪，然昏昏雪意，惨淡云容，还是令许许多多怕冷怕路滑的人留在了家里。江上船少，滩上人稀，不再见往年船车络绎而至、往来如织的景象，堪称是近年来最萧条的一次穿天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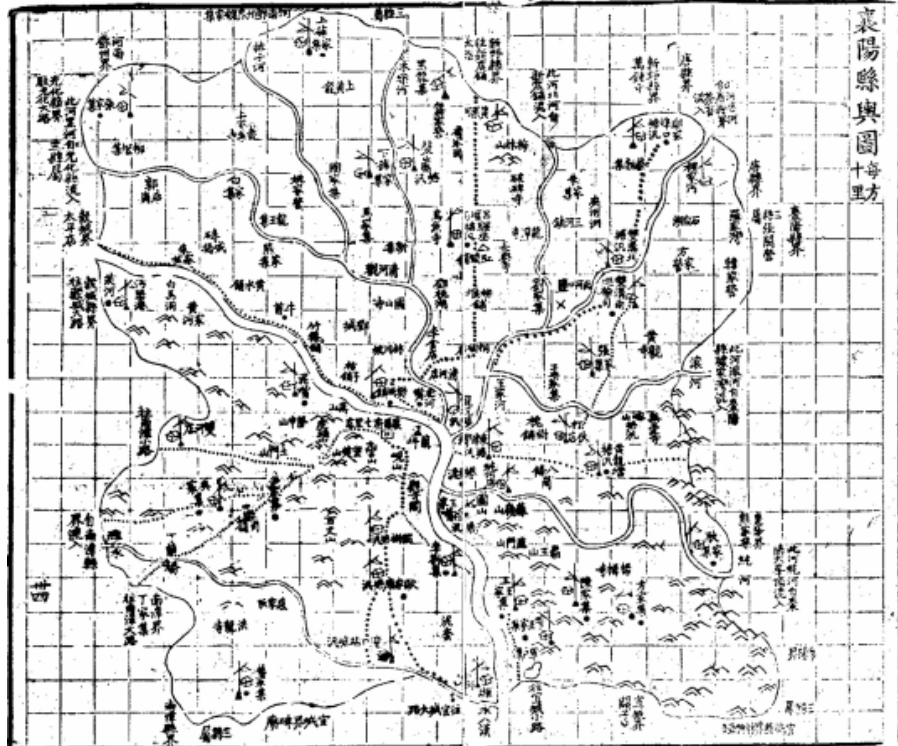
其实说到底，人们真正害怕的还是骤然而至的蒙古骑兵。蒙古人似乎并不如宋人所想的那般有和平相处的诚意——就在几月前，蒙军征南都元帅阿术率五万大军南下，虽未攻打襄阳城，却深入襄阳以南州县抄掠，掳走五万民口。京西一路，处处闻哭声。这是忽必烈即位以来，蒙古人第一次大举侵入京湖地区，不少人认为这是“狼烟将起”的有力信号。若不是大商人潘轳反复劝说，怕是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早已一怒之下关闭鹿门山榷场。

与解佩渚的清清冷冷相比，老龙堤上的酒楼倒是家家热火朝天，本地人居多，操外地口音的也不少。雪天正是围炉饮酒的最好日子，况且襄阳宜城[9]黄酒是天下名酒，再配上一大碗热腾腾的窝子面，堪称无数襄阳人心中的绝佳美味。

襄阳全府[10]最热闹的地方，并不是府城襄阳县，而是城外汉江南面的老龙堤。老龙堤古名横塘，历史悠久，始筑于汉代，是汉江最古老的堤防。初为土堤，唐代襄阳人张柬之[11]在荆州为官时，见夏季汉水暴涨，襄阳城面临被淹，便带领民众用巨石加固老龙堤，此为老龙堤石堤之始。历代均有加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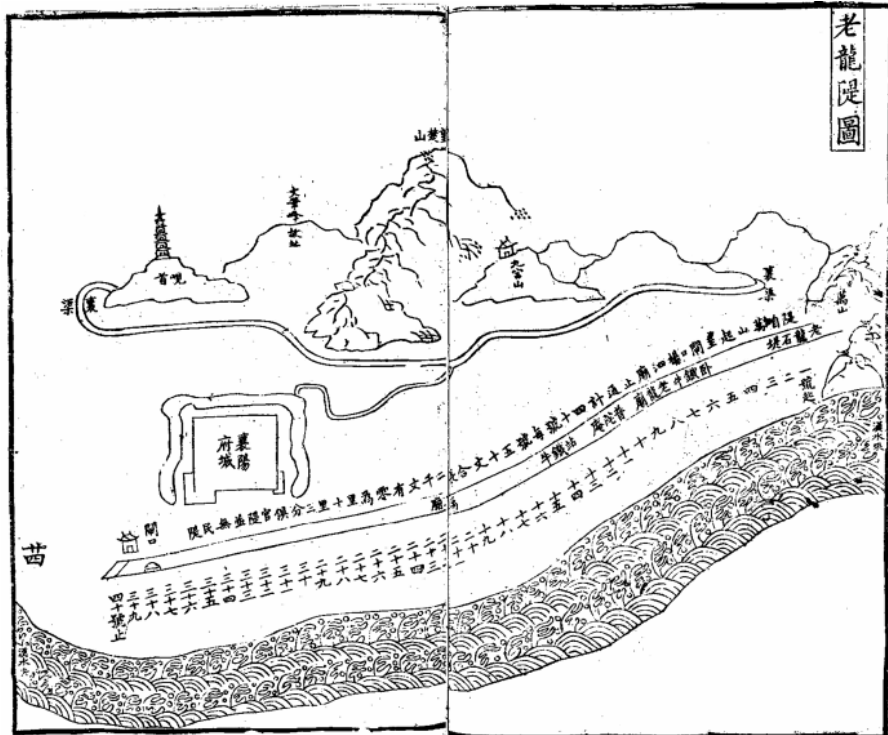
襄陽縣輿圖

十每里方



襄阳县全图

老龍隄圖



这条宽八丈^[12]、长十里的石堤起自襄阳城西北角，沿汉江往西延伸，直抵万山脚下，因蜿蜒曲折、宛似长龙伏地而得名。原先石堤只为捍水，因襄阳为天下咽喉，交通便利，老龙堤亦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既是码头，又是市集。南来北往的商旅多在这里换乘交通工具，或下马登舟南行，或弃船换马北上，襄阳“南船北马”的别称亦由此而来。唐代大诗人杜甫有“便下襄阳向洛阳”之句，可谓准确道出了襄阳“南北孔道”的位置。

大堤上有各色商铺、客栈、茶楼、酒肆等，楼阁林立，即所谓“长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因而又名“排楼巷”。商贾云集，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唐诗人刘禹锡有《堤上行》道：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

足见大堤上房屋鳞次栉比、人烟浩穰，堤下则是帆樯相连，船只往来如梭，一派繁华景象。而宋代经济更为发达，老龙堤之商业繁茂，已远过唐代。

更难得的是，老龙堤不仅是商业活动中心，亦是游览胜地。大堤上种着杨、柳、桃、李、梅等各种树木及奇花异草，四季花开不断，风景十分美丽——近有汉江，绿波浩荡，东流不息；西有万山，江碧峰青，清幽飘逸；大江对面则是与襄阳唇齿相依的樊城，雉堞环峙，峥嵘瑰丽，掩映若图画。澄波澹澹，绿岸参参，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为大堤内外风光所陶醉，写下优美的诗篇。南朝刘诞^[13]有《襄阳乐》云：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
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

传闻刘诞在襄阳任上时，夜闻女子唱歌，歌中有“襄阳来夜乐”之语，因而作《襄阳乐》，并将其谱为清商西曲歌^[14]，收入乐府。因情致优美，音节和谐，仿作者不计其数，在乐府拟作中仅次于《采莲曲》。

比《襄阳乐》影响更大的是《大堤曲》，专门吟诵与老龙堤有关的男女爱情。唐代大诗人李白有《大堤曲》云：

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
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
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
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

另一位唐诗人李贺的《大堤曲》则被誉为乐府诗之上乘之作。

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
青云教绾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珰。
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
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
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
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

众多诗人佳作无异于锦上添花，令老龙堤更加声名远扬。来襄阳者，乘船也好，骑马也好，通常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登上老龙堤，尽情收览汉江风景。更惬意者，便是寻一家酒楼，往窗边坐了，一边吃酒，一边观光。本来时逢正月，年还没有过完，一般人习惯待在家里不远游，但许多游客既特意奔“穿天节”的名头而来，大堤酒楼、酒肆人满为患，也就不足为奇了。

梅香楼是老龙堤上最有名的酒楼，倒不是因为其最豪华气派，也不是菜肴最有特色，而是它学北宋故都汴京樊楼之经营，用妇人酒保负责换汤斟酒，称为“煖糟”。煖糟们打扮亦仿旧制，个个腰系青花手巾，绾着高髻。名字均带有一个“梅”字，此即为梅香楼得名之来历，可谓一语双关[15]。

老龙堤宽八丈，商铺占地不能超过四丈，唯有大堤中部往南延伸，多出了一块半圆形的坝子，半径是另一个老龙堤宽度——八丈。梅香酒楼刚好位于这块坝子上。由于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酒楼亦设计得别具匠心，除了遍植梅花外，还将坐南朝北的酒楼用厚墙隔断成南、北两边，北院位于堤坝上，南院建在坝子上，互不干扰。喜欢清静的，尽可

以选坐北首阁子，对大江东流水，发思古之幽情，吟伤今之离恨。喜欢热闹的，则可以坐在南面围栏中，观看娱乐节目。酒楼在南面庭院中设了一处勾栏，聘请民间艺人表演，内容多种多样，有戏剧，有杂耍。许多襄阳本地人大雪天赶来梅香楼，其实不是为了饮酒，而是为了观赏勾栏的节目。

正在台上表演的是一名三十岁出头的妇人，模样端庄，月白衫子，短短罗桂^[16]，一手拿着牙板，一手拿着鼗鼓。她轻晃了几下小鼓，高下疾徐，极有节奏，随即唱道：“当年二女出江滨，容止光辉非世人。明珰戏解赠行客，意比骅骝天汉津。恍如梦觉空江暮，云雨无踪佩何处。君非玉斧望归来，流水桃花定相误。”

宋代说话^[17]十分发达，又分讲史、小说、说三分、五代史四大名目：讲史即为讲述历史故事；小说又称“银字儿”，以烟粉、灵怪、传奇为主；三分即三国故事；五代为五代时故事。虽则说三分和五代史都属于讲史，然因说这两类的艺人格外多，便干脆特立名目。《都城纪胜》^[18]曾评论说话诸家云：“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益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为避免单调，说书人往往手持木板或金属板，且说且敲，声调铿锵，相得益彰。

台上说话妇人名叫高秀英，是江湖上有名的馥说——馥说其实与说话人相近，大都以历史故事为题材，但不纯粹是说书，中间加了唱段，兼有说书及唱曲两种特色。高秀英向来只以说史为主，尤其擅长讲三国故事，今日唱这《解佩》曲子，纯粹是为了应本地“穿天节”的时景。她虽新来襄阳不久，却因为书说得生动有趣，曲子唱得沉郁苍凉，别有一番风情，已吸引了一帮固定看客，当即有人大声鼓掌叫好。十余岁的青衣小厮朱冬子便托了木盘出来，往席间来回穿梭，笑嘻嘻地讨取赏钱。

高秀英欠身答谢后，又“咚咚”地打了几声鼓板，又唱道：“相误，空凝伫。郑子江头逢二女，霞衣曳玉非尘土，笑解明珰轻付。月从云堕劳相慕，自有骅骝仙侣。”

一名酒客方便完毕，正穿过院子欲回去北面阁子，无意中听到“相

误，空凝伫”一句，心有所感，再也迈不动脚步，转过头去，只瞪着台上的高秀英发呆。忽有人轻轻撞了撞他，却是收取赏钱的小厮朱冬子。

那落拓酒客二十来岁，姓张名先行，勉强回过神来，往怀中摸索一番，却未能掏出钱物，只得尴尬一笑。

朱冬子自小随班子云游四方，见过不少这种场面，倒是挺机灵懂事，只笑道：“不碍事，不碍事。俺也就是讨个喜庆。”

张先行忙拉住他问道：“台上唱曲的是什么人？”朱冬子道：“是俺婶婶，姓高。”

张先行道：“我听你口音，应该是山东人氏。你们……是从北方来的吗？”彼时“北方”指蒙古人占领的淮河以北，其实就是敌占区的隐讳说法。

朱冬子笑道：“俺们走江湖的，风里来，雨里去，四海为家，不分什么北方南方。”回答得甚为巧妙，又是脱口而出，显然这个问题已然有许多人问过了。

张先行却还是疑惑未解，问道：“你们既然是江湖人，你婶婶如何会唱这支《解佩》的曲子？”朱冬子先愣了一愣，随即道：“是俺婶婶来襄阳后现学的。”

他虽对答如流，但因不明张先行用意，脸上却还是起了一丝惊疑之色，不愿意再继续与对方纠缠，勉强笑道：“小的该去那边讨赏钱了。外头冷，天还下着雪，官人不如到围栏里找个座位。”

张先行却只站在原地未动。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台上的高秀英，心思却在别处。一座青山，一潭绿水，一庭梅花，一窗剪影，是他心目中最美好的生活。曾经的憧憬，曾经的幻想，曾经的期待，早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人生如此无常，生命却仍自顾自地走着。奈何，奈何。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得陌生空洞，自己都不再认识自己。数年而已，已恍如隔世。

院子中的梅花静静怒放着，香韵不绝如缕。南枝又觉芳心动，愁我

相思情味重。陇头何处寄将书，香发有时疑似梦。谁家横笛成三弄，吹倒幽香和梦送。觉来知不是梅花，落寞岁寒谁与共？身处纷繁红尘中，他却是一无所依，心头空荡荡的，恰如传说中神女解佩、交甫不遇的怅然与落寞。

一直等到掌声、叫好声暴起，张先行才回过神来。原来看台上高秀英在讲最拿手的三国话本，正说到关羽趁汉水暴涨大破曹操大将于禁一段——刻画细腻，微入毫发，轻重缓急，摇曳低昂。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而为高秀英风采吸引、赶来听书者越来越多，不独围栏中已人满为患，就连勾栏两侧的庭院中也站了不少人。甚至有许多北边阁子的酒客也闻声而至，冒雪挤在檐下听书。

一名年轻男子赞道：“如丸走坂，如水建瓴，当真不错！兄台以为如何？”

张先行这才留意到身边不知何时多了一人，不禁一愣，问道：“什么？”那男子道：“我是说台上的说书娘子当真说得不错，不知道兄台以为如何？”张先行道：“嗯，这个……”他为一句“相误，空凝伫”触发回忆，神思惘惘，目光虽虚定在高秀英身上，对其说书内容却全然没有听进去半句。

那男子接口咏道：“话兴亡千古，试听取，是和非。爱海风江雨，娇莺雏燕，相和相催。泠泠一声徐起，坠梁尘，不放彩云飞。按止玉纤牙拍，细倾万斛珠玑。又如辩士遇秦仪，六国等儿嬉。看捭阖纵横，东强西弱，一转危机。千人洗心倾耳，向花梢，不觉日阴移。日日新声妙语，人间何事颦眉？”

这是赞叹高秀英说唱技巧高超，声音如莺语风鸣，绕梁不绝，且绘声绘色，令人听之不倦，与古人同悲喜。用的是《木兰花慢》的词牌。最末一句“日日新声妙语，人间何事颦眉”，则于张先行颇为应景——台上新声妙语，他却颦眉伤怀，心思完全不在这里。

张先行“咦”了一声，脱口赞道：“好词！”这才仔细打量身侧的男子，见其人三十岁出头，长身玉立，英气勃勃，外穿一身黑色丝质长袍，领口及袖口绣着金丝线，极是讲究，愈发衬得其人气度不凡。张先

行生平最爱交友，尤好结交江湖豪杰，然人事沧桑，他已不是数年前意气风发、号令群豪的少年英雄，虽见对方人物出众，微有心动，还是没有主动出声通报姓名，只点了点头，便转身去了。

张先行回来二楼阁子时，却发现里面多了一男一女，均是四十余岁模样，看样子是对夫妇，正在赏玩一只梅瓶^[19]。梅香楼用梅瓶装酒，且大小样式不一，直口瓶称“无香”，盘口瓶名“添水活”，还有“醉乡”“清沽”“白地黑花”等各种名目，风雅有趣，足见酒楼经营极用心思。

那中年男子一见有陌生人进来，便放下手中的“荐红”，露出警觉之色来，很不友好地问道：“阁下是谁？想要做什么？”张先行听对方语气不善，亦是相当不悦，道：“这明明是我的座位，我的酒还没有吃完，如何被二位强占了？”

中年男子立即抢白道：“什么你的座位，什么强占，这上面贴了你的名字吗？”张先行道：“桌上那只梅瓶名荐红，酒楼独此一只，是我特别请梅娘留下的。”梅香酒楼煊糟的名字均带有“梅”字，梅娘在这里便成了酒保的代称。

中年男子一愣，又强辩道：“明明是梅娘引我们夫妻进来的。”那中年妇人却甚为和善，脾性与丈夫迥异，忙起身道：“相公，许是梅娘弄错了，她刚刚收走的酒菜，应该就是这位公子的。论起来，确是我们占了这位公子的位置。我们还是走吧，再去找找别的位子。”

中年男子道：“今日是穿天节，酒楼爆满，阁子都早早被占了，哪里还有空座？”又强词夺理道：“就算是梅娘误收了酒菜，那也是梅娘的错。公子，你还是去找那位梅娘理论吧。”

正好煊糟梅秋端了干净碗筷酒具进来，张先行便上前质问究竟，又问道：“梅燕呢？”

梅燕是与他相熟的煊糟，家就住在不远处的老龙堤下。他曾为其解围，摆脱酒客的纠缠，梅燕深为感激，见张先行无处安身，曾几次提出愿意将家中柴房借给他暂时栖身。

梅秋笑道：“梅燕怕是攀上高枝了，酒楼主人刚到了襄阳，牛掌柜指

名让她去船上侍奉了。”她浑号“泥鳅”，人最机灵不过，又忙赔礼道：“收走酒菜确实是奴家的不是。不过张公子在阁子里已经坐了一两个时辰，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奴家不知道您老人家还会再回来。”又赔笑问道：“掐算起来，张公子也欠了我们酒楼不少酒钱。牛掌柜今日还问过奴家，问张公子何时能结清酒账呢。”

中年男子一旁听见，笑道：“原来是个没钱吃白……”中年妇人忙插口道：“相公！”

中年男子遂改口道：“君不见，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这是唐人张籍《行路难》中的诗句，谓身边钱财耗尽，陷于贫困境地。虽亦是指出张先行是个没钱的“壮士”，却比他适才想要说的“没钱吃白食”好听了。

中年妇人忙笑道：“今日能在这里与张公子相遇，也算有缘。是我们夫妇冒失在先，张公子若不嫌弃，不妨坐下来再喝几杯，就由我们夫妇做东，喝几杯水酒，也好暖暖身子。”

中年男子虽然尖酸刻薄，却对妻子极为敬重，见她发了话，便也留张先行坐下来一道饮酒。

张先行却赌气道：“不必了，多谢。”掀了帘子出去，片刻又退回阁子，道：“多谢娘子出言相邀，那么张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中年妇人笑道：“本就是我夫妇的不是，就当给张公子赔礼。”

梅秋“啧啧”赞道：“白娘子当真是个大善人，人好，医术也好。”一边说着，一边摆好酒具，往桌旁木桶中添了热水，再将黄酒烫上[20]，极是娴熟。

白娘子道：“麻烦梅娘再添一副碗筷。”梅秋道：“好咧，奴家这就去取碗筷，再为几位准备酒菜。”忙不迭地去了。

中年男子遂自我介绍道：“我姓白，人称白秀才，这是我妻子冰娘。”

宋代世俗，丈夫习称配偶为“老婆”“浑家”或“老伴”，官宦则多称“夫

人”“娘子”。这白秀才却偏偏与众不同，独称“妻子”。张先行也不多寒暄，只简单点了点头，道：“在下张先行。”

冰娘道：“我瞧张公子走路姿势，似是脚上有伤。我凑巧懂些医术，可否让我瞧瞧？”张先行急忙推辞道：“老毛病了，不敢有劳娘子。”

白秀才当即骂道：“后生小子不识好歹！你肯定是外地来的，不知道我妻子是襄阳名医，多少人请她都请不到呢！”张先行道：“嗯，还是要多谢二位。”

世人有伤有病，无不延请名医，尽快医治，讳疾忌医之人着实少见。白秀才见张先行寒酸落魄，身上却散发出一种奇异的气质，尤其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与他的年纪格外不相符，不禁好奇之心大起。

张先行倒未留意到白秀才审视揣度的目光。自去而复返以来，他一直心神不宁，不断侧耳倾听外面廊中动静。听到脚步声似已远去，正欲起身告辞，门外忽有女子声音问道：“白先生、白夫人，二位可在里面？”

白秀才应了一声，不及起身，便见张先行连连摇手，神色大是紧张。白秀才满脸狐疑之色，问道：“你做什么？”

门外女子听不到动静，又道：“我是钟清啊。适才遇到管事，说是贤伉俪来了梅香楼饮酒。钟清凑巧也在这里，特意赶来拜见。”

白氏夫妇还未反应，张先行愈发焦急起来。他料想避无可避，居然立即起身站到门后，预备等钟清进来时便举袖掩面而出。

白秀才原为朝廷暗探，自有一番阅人之能，登时会意过来，问道：“张公子认识钟提刑的女儿吗？”

张先行只是闷不作声。冰娘也猜到他多半认识钟清，且不愿意与对方相见，便做了个手势，主动开门招呼，却不让钟清进来，只自己出去，又回身掩了门。张先行这才略略松了口气，回来坐下。

白秀才追问道：“张公子如何会认得钟提刑的女儿？”张先行

道：“不，不认得。”

白秀才道：“那么张公子这般紧张做什么？汗都冒出来了。难不成你适才已赌气离开，转瞬又重新进来，也是因为走在走廊看到了钟清？”张先行干脆地否认道：“没有这回事。”闻见火炉上有酒香溢出，料想黄酒已烫好，便伸手往汤桶中取了酒壶，自行倒了一杯，一饮而尽。

白秀才目光犀利，一眼看到张先行手腕上的烙印，颇为惊讶，问道：“你是赎归的南奴吗？”张先行只顾饮酒，也不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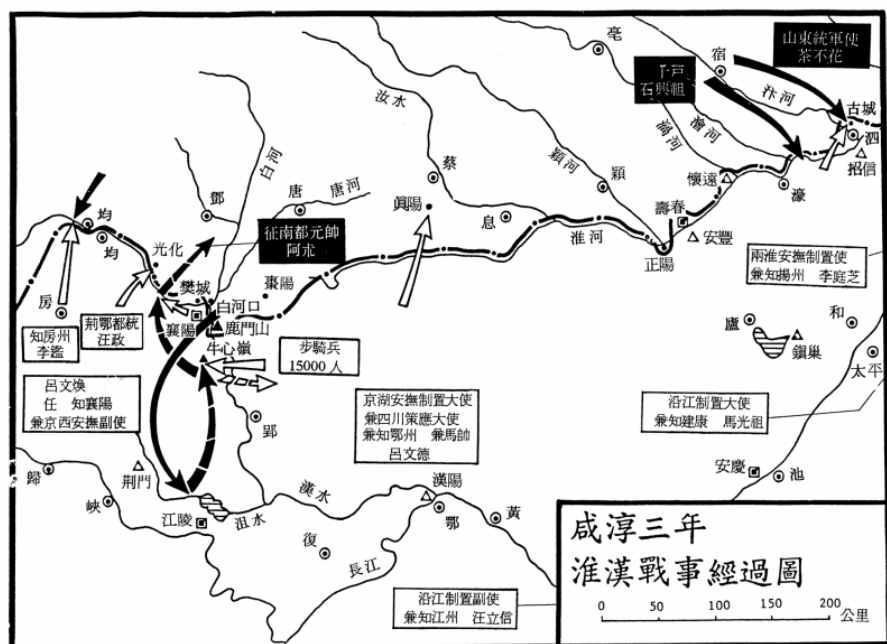
最初蒙古驰入中原，多采取屠光杀光汉民政策，往往只有僧人道士能幸免于难。后名臣耶律楚材^[21]主管汉地民事，推行赋役制，蒙古执政者得了甜头，才逐步意识到民是国之根本，遂在日后南侵中大肆掳掠户口北上，称为“驱口”，多被烙上印记，沦为官奴，从事各种苦工杂役，或是赏赐给有功将士做奴婢。因蒙古称宋朝为“南家思国”，这些驱口又被统称为“南奴”。蒙古法律规定，私宰马牛杖一百，殴死驱口比常人减死一等，杖一百七，显然视驱口与马牛无异。不过蒙古人也允准以金钱赎回驱口，数目不菲。然被掳者多已家破人亡，又哪里来财力为己赎身呢？

白秀才见张先行衣衫单薄，又还欠着梅香酒楼的酒账，料想他或许是因为赎身而耗尽家产，身无分文。但襄阳成为“三边”重镇已有一百四十年，宋蒙开战也已有三十年，生活在边区的人们早已对苦难麻木。比张先行更值得同情者有的是，他好歹算回到汉地了，还不知道有多少南奴被蒙古人驱使若牛马，至死方休呢。因而白秀才并不如何关心张先行现下的处境，只探问道：“你是早就识得钟家三娘子，还是因为在洛阳蒙古军营见过她？”

张先行虽然有些焦躁，但还算镇定，听了这句问话，这才惊然色变，细细审视着对方，反问道：“白先生是什么人？如何会知道清娘被北人掳走之事？”

五个月前，蒙军征南都元帅阿术引军南下，深入荆襄地区，却未攻打城池，只四处掳掠宋民，总共抓走了五万余人。传闻阿术此举意在亲自了解京湖山川地形，好为来日大举攻宋做准备。至于掳民，则是一举

两得之事——既可以削弱南宋民力，不令其为对手利用，又可以充实己方人口。



阿术南侵图

阿术祖父速不台原是成吉思汗的那可儿[22]，因勇猛善战，由百户长升千户长。蒙古建国后，跟随成吉思汗征战四方，因战功被封为“四狗”之一。阿术与父亲兀良哈台曾跟随忽必烈征伐大理。在此战中，不到二十岁的阿术初露头角，表现出超凡的才干，临阵勇决，所向摧陷，气盖万人，由此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召为宿卫将军。平定李璫叛乱后，忽必烈不再完全信任汉人大将，遂任命阿术为征南都元帅，总领汉地军队。彼时忽必烈沿用宋、金旧制，设枢密院专管军务，枢密院长官院使由皇太子兼领，为虚衔，实际长官为副使，由汉人世侯史天泽和蒙古大将忽刺出担任，但二人若统军出战，仍受阿术节制。因而阿术虽则年轻，却已是汉地蒙古最高统军主帅。

京西安抚副使兼知襄阳府吕文焕闻警，急忙派水军扼守襄阳之西的安阳滩，截断蒙古军归路口，以夺回被掠人口。蒙古军一向瞧不起宋军羸弱，大大方方地列阵邀战，阿术甚至亲自到阵前叫板。宋都统钟杨率骑兵挺长枪直冲敌阵。这队骑兵为宋军精锐，个个枪法精湛，奋勇出

击。蒙古军轻敌在先，蓦遇强敌，登时阵脚大乱。都元帅阿术本人亦中枪坠马，全靠手下将士拼死保护，才夺船由水路逃走。

安阳滩一战虽然宋军得胜，然襄阳全府乡野民众却遭受巨大损失，宋军救回了大部分被掠之民，但仍有一小部分被蒙古军带往洛阳。这其中，恰好就有宋都统钟杨的妹妹钟清。

钟清为现任京西路提刑司长官钟蜚英第三女，嫁给了兵部侍郎黎尚之孙黎毅。钟清长姊钟淑嫁吕师巡，次姊钟涟嫁吕师宪^[23]，二位姊姊均是现任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的侄媳。兄长钟杨则任襄阳都统，以枪法精湛、骁勇善战而闻名，奉命在安阳滩阻截蒙古军，将蒙古元帅阿术一枪挑下坐骑的正是其人。阿术率蒙古军南侵时，钟清刚好有事外出，不及回城，与奶娘一行不幸被掳。

彼时黎尚受朝廷派遣，以兵部侍郎身份在襄阳督军，已一年有余，得知孙媳妇被掳后，急忙派人去江陵找亲家钟蜚英商议。钟蜚英猜想蒙古军未必知道钟清的真实身份，便请大商人潘轲出面，欲用金钱赎回女儿。不想蒙古军不知如何知道了钟清来历，立即扣其为人质，监押在军营中。经潘轲反复劝说，蒙古一方才勉强同意放人，但还是开出了颇为苛刻的条款。钟蜚英官任提刑，虽也是封疆大吏身份，却只掌管京西路司法，蒙古人对他并不感兴趣。而黎尚官任兵部侍郎，是朝廷派在京湖地区的监军，主管军事，大权在握。蒙古人所开出的条件，自然是针对他了。黎尚却有忠义之心，认为赎归钟清为私人之事，金钱可谈，国事军事万万不可涉及，断然拒绝了蒙古一方的要求。钟蜚英虽爱惜幼女，然钟清已嫁入黎家，是黎家的人，对此也无可奈何。

当年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及皇室被掳北上，即使是皇后、王妃、公主，也一样沦为官妓，被金人肆意凌辱。不出意外的话，钟清从此将面临极为悲惨的人生。钟杨一度想招揽几名朋友，化装成商人，前去洛阳营救妹妹，却被父亲阻止。钟蜚英肃色道：“你是襄阳都统，有军职在身，断不可因私废公。黎公能以大局为重，我钟家如何舍不得一个女儿？况且你妹妹机智聪慧，必定会设法保全自己。”钟杨不敢违抗父命，只得作罢。

但奇怪的是，蒙古人竟主动释放了钟清，连奶娘及随从也一并放

回，且没有索取一文钱，令人大跌眼镜。一度有谣言说，黎尚与蒙古人暗中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也对这一谣言半信半疑，派人调查此事。只不过无论是之前钟蜚英设法赎女，还是蒙古人委托商人潘轲与黎尚交涉，及至吕文德派人调查，均是低调处置，不令对外张扬，是以京西提刑之女曾陷蒙古军营一事并无外人知晓。

白秀才猜得到张先行与钟清是旧识，这并不奇怪，但他能知道钟清曾为蒙古军掳往洛阳、张先行有可能在军营见过她，便着实令人惊讶了。

张先行又追问道：“白先生到底是什么人？”白秀才悠然道：“这话好像应该我先问你才对。张公子到底是什么人？跟钟清是什么关系？”张先行瞪了白秀才一眼，又重新低下头喝酒。

白秀才却是个执拗性子，非要得到答案不可，便起身道：“既然张公子不愿意说实话，完全不把我妻子的好意当回事，我还是去请钟家三娘子进来的好。”张先行忙扯住他衣襟，道：“千万不要。”料想不吐实情，绝难以摆脱对方，便道：“是，我早年就认识钟清。”

白秀才早已对张先行身份来历好奇，就势问道：“我瞧张公子谈吐气度，应该不是出身普通农家。不知张公子籍贯哪里？家承何处？”张先行道：“我其实是襄阳人氏，不过被蒙古人掳为官奴已有多年。”

白秀才道：“张公子在洛阳见过钟三娘子？”张先行道：“是，我早前确实在洛阳军营中见过清娘。”又问道：“先生如何会知道清娘被掳这件事？”白秀才道：“我不但知道这件事，而且还知道蒙古人为什么放了钟家三娘子。”

张先行大为愕然，道：“清娘被蒙古人放归，不是她家人出重金赎回吗？”白秀才道：“非也。蒙古人既已知道钟家三娘子是黎公黎侍郎的孙媳，如何会只要几个钱了事？”

张先行道：“那到底为什么？”白秀才道：“张公子想知道吗？我偏偏不告诉你。”

张先行先是一愣，颇惊诧于对方玩世不恭的态度，随即斟饮了一杯

酒，起身抱拳道：“多谢。张某告辞了。”

白秀才也不出声挽留，只点了点头。等张先行离开，自己也起身出门，来寻妻子。却见隔壁阁子里不独有黎毅、钟清夫妇，还有钟清兄长钟杨及三名陌生男子。黎毅年近三十，文质彬彬，一副白面书生模样。大舅子钟杨比他大上几岁，面皮黝黑，因此得了“黑杨”的绰号。另外三名男子均是三十余岁模样，便服打扮，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个个强健有力，身侧放着佩刀，一望便是武官，应当是钟杨的同僚。

黎毅等人见白秀才叩门进来，忙起身相迎。钟清道：“我来为各位引荐，这位是白先生。”又报了那三名男子姓名，高大魁梧的男子是郢州武官张世杰，两名矮个子的壮汉是江陵武官张顺、张贵。

白秀才心道：“钟清是官宦之女，素来知书达理，今日却与众武官在酒楼聚会，有失大体，必不是饮酒作乐那么简单。嗯，是了，她曾被拘押在蒙古军营中，多半是张顺这些人特意请钟杨约她出来，好向她详细打听蒙古军情。之所以选在酒楼，也是逼不得已。钟提刑人在江陵，钟杨妻儿也跟去了那里，好方便照顾公公。钟杨因两位姊姊、一位妹妹均嫁了人，家中再无他人，便搬往军营居住。想来钟府长年空置，落满灰尘，不方便招待朋友。张顺等人是男子，更不能公然到黎家拜访女眷，只好由钟杨出面，请钟清出来一叙。”

他本不喜交际，虽想弄明白究竟，却也只哈哈一笑道：“今日是姓张的集会吗，怎么新结识的人全都姓张？”黎毅笑道：“还真是，三位将军确实都姓张。”

白秀才道：“莫非因为襄阳、南阳均是张氏郡望^[24]？”黎毅笑道：“或许吧。适才白夫人还特意问过襄阳本地都有哪些张姓大族。”

白秀才揣度妻子问及襄阳张氏，必是因为那怪异的年轻人张先行，便随口问道：“那么襄阳到底有哪些张姓大族？”

钟清虽不是襄阳人氏，不过其父久在京湖为官，她本人在荆楚出身长大，对这一带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当即笑道：“论襄阳张氏最著名者，当以唐代宰相张柬之和诗人张继^[25]为首。另一唐代宰相张九龄^[26]亦有

半个襄阳人的身份，有后裔在这里。”

白秀才道：“莫非在座三位张将军都是出自襄阳大族？”张顺爽直憨厚，笑道：“襄阳本地的张姓名门不少，可跟我们三个都沾不上边。不，应该说我们高攀不上，我和我堂弟张贵都是地地道道砍柴的苦孩子出身。至于这位张将军，他是北方投归的，家世倒是有名，至少比我们两个山野村夫强上百倍。”

白秀才以前是朝廷暗探，负责监视一方统帅，现虽已不司其职，却有本能的警觉之心，目光立即转到张世杰身上，道：“原来这位张将军是北将。”语气颇为不善。

张世杰尚未应声，钟清先笑道：“白先生说笑呢，金人亡国已有三十余年，哪里还有北军北将之说？”她抢先应对，无非是怕张世杰尴尬。

白秀才摇头道：“钟三娘子博学多识，这次可说得不对，不正是金亡后才有北军北将一说吗？几月前引蒙古军南下荆襄抢掠的刘整，不也是北将出身吗？”

白秀才其实并非想要针对张世杰本人，而是其本性愤世嫉俗，好逞口舌之利。然旁人听在耳中，便觉是有疑忌指斥张世杰之意，不由面面相觑。

这“北军北将”之典故，实涉及一段极为惨烈的往事，宋军民因之而被屠杀、战死者多达数十万，被掳亦达十余万人，不但襄阳，整个荆襄地区均为之一空，所到之处，如过白地——

蒙古未入中原前，襄阳之北的唐、邓两州^[27]原属金人，端平元年（1234年），金国灭亡，二州归宋所有。镇守士卒多为金之降兵，称作“北军”，其将领称为“北将”。相应的，南宋军队称为“南军”。南军自恃为宋廷嫡系，瞧不起北军，二军之间存在尖锐矛盾。而南宋朝廷对这些北军北将从来就没有完全信任过，多方采取防范措施。如北将赵祥原本戍守襄阳，名将赵方之子赵范任京湖帅兼知襄阳府后，不但克扣军饷，还一度打算坑杀赵祥部，后因人劝阻才勉强作罢。赵范仍然不能放心，将赵祥调往最前线的邓州，还派了两名心腹骆铃、呼延实到军中监

视。呼延实与赵祥有私人恩怨，不断利用监军的身份挤压对方。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祥自然心中怨恨。

正因为南宋朝廷对北军的防范心理太过一目了然，才格外令北军将领心寒齿冷，很难说得上对南宋朝廷忠心耿耿。秦巩豪族汪世显原为金国大将，金国灭亡后，继续奉金为正朔，据地自守，一直不肯向蒙古投降。当时汪世显据有西北巩昌，是金国残余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而且秦巩一线刚好是四川的屏障。汪氏仰慕中原文化，早有意投降南宋，曾多次派人与宋四川制置使赵彥呐联络，表示愿意归附，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而后汪世显看到宋廷对金降将的猜忌，自己亦多有顾忌，多方考虑之下，最终还是投降了蒙古，不但将秦巩一线拱手送给了蒙古军，使四川完全暴露在蒙古铁蹄之下，还与蒙古联兵，转而对付南宋，成为蒙古军攻入蜀地的关键。

唐州北军主将郭胜的情形也与赵祥大致类似。郭胜与知唐州杨侁素来不和，杨侁便趁面见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的机会，告发郭胜有异志。赵范为名将赵方之子，善言辞而乏实才。因其父赵方担任过京湖制置使——赵方在襄阳十年，以战为守，合官民兵为一体、通制总司为一家，威望很高。三边之中，淮、蜀沿边屡遭金人之祸，而京西一境独全——彼时赵方已死，南宋朝廷却还想利用老将的名头，于是任命赵范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出镇襄阳。赵范与弟弟赵葵^[28]均有名将之名，只是赵范徒有其表而已。他到了襄阳后，不思进取，成天只顾花天酒地纵情享乐^[29]，引起荆襄宋军官兵的普遍不满。

接到杨侁密告后，赵范不但不调停，反而下令在襄阳簿厅设置勘院^[30]，准备召郭胜到襄阳审问。刚好赵范幕客蒋应符前往唐州，将这些事情告诉了郭胜。郭胜十分愤怒，立即点齐本部人马，趁杨侁不备，将其射死在凉轿中，并就此出城投降了蒙古。当时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正在唐州戍守，当蒙古军逼近唐州时，竟然趁夜色率先逃跑，导致宋军不战而溃，唐州陷落，囤积在城内的大批物资均落入蒙古军之手。

蒙古军乘机南下，邓州首当其冲。守卫邓州的北军主将赵祥早已对南宋心怀不满，于是擒拿了监视他的呼延实，投降了蒙古。唐州与邓州是襄阳的外围阵地，两州失守后，襄阳就完全暴露在了最前沿。这样，

由于南宋朝廷和宋军主帅处理不当，导致北军将领大批叛逃，轻而易举地为蒙军进攻襄阳打开了大门。蒙古太子曲出亲统大军进入京襄，乘胜攻下枣阳^[31]、光化军、德安府。而京湖帅赵范只在襄阳城中饮酒作乐，不派兵救援。诸城均遭到了蒙古军的残酷屠城，数城总计数十万军民，除儒、道之士数十人之外，悉遭屠杀。蒙古军随后移兵，大举进攻襄阳。

楚上横地出，汉水接天回。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口，以山势夹控汉水，号称“荆豫之枢”“江汉之塞”，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汇集点。城筑于汉初，以地处襄水^[32]之阳而得名。自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荆州牧刘表徙治襄阳始，历为府、道、州、路、县治所，素有“南襄隘道”“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为南北要害通道，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南宋初年，名将岳飞北伐，与伪齐政权大将李成会战襄阳。岳飞命大将王贵“以长枪步兵，击其骑兵”，再命大将牛皋“以骑兵，击其步兵”，创下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名的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战例。岳飞之子岳云勇冠三军，第一个登上城墙，宋军由此收复襄阳。之后，岳飞因“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根本”，开始对襄阳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意图将襄阳建成南宋北伐的基地。

在岳飞的苦心经营下，襄阳开始初具规模，城高池深，扼水陆要冲，成为可攻可守的军事要塞^[33]。不过岳飞在职时，鄂州依然是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后来刘光祖担任京湖制置使，将京湖制司衙门由江陵移往襄阳。赵方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在十大御前驻扎诸军之外，于襄阳添设新军，加强襄阳的守备力量，襄阳遂成为整个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

正因为关系全局，自岳飞以来，经过百年经营，襄阳已经城池坚固，屯有重兵。蒙古太子曲出虽集结重兵，却一时无法攻进襄阳，于是只留下少量兵力牵制襄阳宋军主力，自己则率军集中力量进攻随州^[34]、郢州。

随州被蒙古军围攻多日，渐渐不能支持。在最紧要的关头，宋将高世英带兵赶来支援，冲破了蒙古军的包围圈，进入随州城中。在入城

时，高世英身中数箭，不久便伤重而死。但拼死而至的援军却给了守城宋军莫大的鼓舞，尤其是高世英的死极大地激发了宋军的斗志，随州终于顶住了蒙古军的进攻，巍然屹立。

郢州是江汉之间的重镇，濒临汉水，城池坚固，驻有重兵。又因为是南宋的水军基地，战舰密布。蒙古军屡次进攻，却始终不能得手。蒙古军主帅塔思是蒙古开国大将木华黎之孙，思来想去，决意用水陆夹击的方法攻城。他先派出五百名死士，乘坐简易木筏攻城，目的在于吸引宋军水军的注意力。他本人则亲率主力骑兵，沿江边仰射射箭攻城。这一战中，具备绝对优势的南宋水军竟然大败，但攻城的蒙古主力却没有任何作为。两方均是优败劣胜。塔思见郢州城池坚固，料到城破绝非一日之功，加上襄阳未下，又担心襄阳宋军自后出击，抄断他的后路，因而就此退军。

不久，蒙古军又改攻宋军重镇江陵，宋军顽强抵抗，宋江陵统制李复明战死。由于江陵有三海^[35]之险，专以抑制骑兵，蒙古军不能似以往那般纵横驰骋，兵势很难展开，发挥不出善战优势，最终还是未能攻破江陵。

京湖战火飞扬，而作为京湖最高军政长官的赵范却坐镇襄阳城中，对蒙古军的进攻毫不在意，朝夕酣狎，饮酒作乐。听说蒙古派奸细混入了襄阳城中后，他下令关闭襄阳城门，禁人进出，四处搜捕奸细和投拜人^[36]，牵连不少无辜，弄得襄阳城中人心惶惶。蒙古太子曲出见赵范困坐襄阳，毫无作为，愈发轻视，遂集中力量进攻襄阳。等到蒙古军包围了襄阳城，由于赵范为捉拿奸细闭城已久，襄阳城中没有柴草粮食积备，一时物价飞涨，而赵范不以为意，仍旧与众将饮酒作乐。

赵范安坐如山，远在京师临安的皇帝和执政大臣却坐不住了。襄阳是鄂州屏障，一旦襄阳失守，鄂州必失。而鄂州位于长江中流，一旦不守，南宋的千里防线就从这里断开，首尾不能相顾：往西，南宋朝廷与四川的联系被截断；往南，使得南面的湖湘门户洞开；往东，则有顺江直逼鄂州之势。正因为如此，襄阳才凸显出天下之腰膂的地位。南宋朝廷听说襄阳被围，心急如焚，急调魏了翁督师江淮、京湖军马，并从下游调集大量兵力增援襄阳。蒙古军针锋相对，也大量增兵，加强攻势，

对襄阳志在必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南宋援军还没有到达襄阳，襄阳城内的宋军却因为内讧，自己为蒙古军打开了大门。

当时，原驻守镇江的都统李虎奉命率领南军“无敌军”赶到襄阳支援，原来驻守襄阳的王旻率领的北军“克敌军”开始有些不自安。这种不自安并非由于其他原因，而是源自南宋朝廷一直以来对北军的猜忌和不信任，而主帅赵范在大敌当前时不但不予以安抚调停，反而加剧了这种不自安。

端平三年（1236年）二月初五，李虎“无敌军”到达襄阳城外，赵范有意将王旻调开回避，亲自出城迎接李虎。李虎先传朝廷宣谕之命，又慷慨激昂地道：“不因你瞞番人在此，如何我瞞四千里路来。”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先剿灭克敌军。

二月十四日，王旻回到襄阳，尚不知道李虎杀意已现。赵范因与王旻私交不错，便调派他去守郢州。王旻十分愤慨，坚决不肯离开襄阳。

二月十六日，赵范又大肆犒赏李虎的“无敌军”，“克敌军”疑心更重，流言四起。就连襄阳百姓也感到有事要发生，人心惶惶，赵范却不以为然，消极待之。

二月二十一日半夜三鼓时分，“克敌军”忽起暴动，在襄阳城中四处放火，并持刀枪打算抢入制府辕门，被辕门守军射杀二人后，才不得已散去。“克敌军”点燃的大火整整燃烧了两天，才被彻底扑灭。

赵范对此自然十分恼怒，召王旻到南门城上问话。王旻刚刚到来，还不及辩解。等在一旁的李虎便道：“好斩。”话音未落，有人抢上前来，一刀将王旻的头斩落，显是早有预谋。

赵范随即下令：“凡背心有红月号者，皆斩。”红月背心是“克敌军”的军服标志，赵范这道命令实际上是下令斩杀“克敌军”。襄阳城中顿时一片混乱，“无敌军”开始剿杀“克敌军”，而“克敌军”是地头蛇，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双方火拼中，误杀错杀的占了多数。局面越来越混乱，最后连赵范也无法控制，干脆率李虎等四名随从从西门逃出襄阳，直奔荆门。慌乱中连制司大印也丢失了，幸好后来被一个军校捡到，追

到荆门献给赵范，赵范因此升他做了統領。

赵范逃走后，襄阳北军“忠卫军”主将李伯渊因全家被“克敌军”杀死，狂怒之下焚毁城郭仓库，开城投降了蒙古，襄阳城中官民、钱粮、器械等尽为蒙古所得。赵范因坐失襄阳，被削官三秩。

襄阳遭受巨大浩劫，尤其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轻松占领，此事在京湖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震动。名臣杜范道：“今日事势其阽危之形又非昔比……正当改纪而亟图边备，方集议而未行，襄城已仓皇告变，帅臣以为腹心者，忽反戈而为仇。”由于失去屏障，汉水流域的其他城市难以坚守。自襄阳陷入蒙古军之手后，随州、郢州、荆门的宋军守将均弃城逃跑，只有复州^[37]守将施子仁力守战死。这样，江陵北面的京西南路九郡——襄阳、均州、房州、随州、德安、郢州、荆门、信阳、光化，均陷于蒙古军之手。

为了进一步突破南宋的峡州——江陵——复州防线，蒙古军兵分两路，一路攻复州，进逼汉阳；一路攻枝江^[38]，进逼江陵。形势十分危急。正在紧要关头，蒙古太子曲出莫名狂笑，死在襄阳军中。蒙古军失去主帅，加上宋名将孟珙率军赶来支援，蒙古对京襄的攻势这才渐趋停滞。

襄阳沦陷的同年，秦巩大豪汪世显引蒙古皇子阔端攻破蜀口天险，名将曹友闻战死，四川军政中心成都被攻破，蜀地残破十之七八，然损失仍远远不及京湖。仅襄阳一地，宋军损失便无可估量。自岳飞收复襄阳以来，南宋苦心经营一百多年，城中官民有四万七千户，库中所贮财粟不下三十万，还包括二十四个兵器库的武器装备，以及京湖制置司衙门的金银盐钞等，全部落入蒙古军手里。此即史家所云：“自岳武穆收复，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城池高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

不仅如此，蒙古军在撤退前还拆毁了襄阳的城防，纵火焚毁了襄阳城，将襄阳城的居民全部强行迁移到蒙古统治下的洛阳地区，襄阳城被扫荡得精光。城中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虫蝇扑面，杳无人踪。自此，宋京湖制置司衙门不得不重新后移到江陵。

由于南、北军内讧引发的这场大难虽已过去了三十多年，然由于影响太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迄今襄阳人每每提起来，均有恨意在心头。然民众无知，多受官方愚弄，不怪朝廷猜忌北军，不怪主帅措置不当，而是怨恨那些北军北将反复无常，这也是时下最普遍的心态。犹如宋高宗时宰相史浩，不怪皇帝不思进取，不怪朝廷不积极出兵收复中原，而怪“中原决无豪杰”^[39]。白秀才当众指出张世杰是北将身份，并将其与已投降蒙古的刘整相提并论，按照常理来推断，便是明显的敌意了，难怪众人为之色变。

张顺忙道：“不，世杰老弟不是北将，他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便直接说了对方来历，道：“他是北方汉人世侯张柔的侄子。”白秀才“呀”了一声，道：“原来是张柔的侄子！”又问道：“张将军是李璫之变后投诚过来的吗？”

李璫事件后，蒙古忽必烈猜忌汉人世侯，夺取众人兵权。张柔及其子均被罢职，其最出众的第九子张弘范还两次被蒙古官员诬告，差点掉了脑袋。白秀才言外之意，认为张世杰是因为在蒙古不得志，这才不得已投奔南宋，能担任一方守将，多少还是沾了其叔父张柔名气的光。

张世杰虽为张柔之侄，逃奔南宋归于吕文德麾下后，并不为其重视，只当了个军中小校，后因屡立战功，这才逐渐成长为名震一方的优秀将领。可以说，他有今天的地位，跟张柔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靠自己努力。不过他性情平和，不愿意跟白秀才争论，只摇头道：“不是，我在李璫之变前便已投宋归正。”

冰娘见阁子中气氛颇为尴尬，知道丈夫尖酸刻薄，好刨根问底，言辞激烈，往往不顾他人感受，忙道：“相公，黑杨将军和张将军他们应该还有正事儿要谈，不如我们先走吧。”

白秀才应了一声，起身告辞。冰娘在襄阳一带行医多年，众人敬她救死扶伤、悬壶济世之德，一齐送到门口。

钟清道：“过几日，我再专程去鹿门山拜访白先生和白夫人。”白秀才摇头道：“钟三娘子还是别来的好。现下的鹿门山大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自从山脚下开了榷场，那些蒙古商人就在山里大兴土木，搞得乌烟

瘴气。”

钟杨一直沉默不语，闻言眉毛一挑，问道：“白先生是说，蒙古人在鹿门山兴建房屋？”白秀才道：“是啊，黑杨将军不信的话，大可以亲自到鹿门山看看。”钟杨道：“是，多谢白先生告知。”

忽有人慌慌张张地急奔进来，叫道：“黑杨将军！黑杨将军！”正是曾招呼过白氏夫妇的焮糟梅秋。

钟杨道：“梅娘有事吗？”梅秋惶然指着外面道：“后面别院……别院杀人了……牛掌柜叫奴家来请黑杨将军去看看。”

钟杨不再多问，只道：“妹夫、妹妹，你们先留在这里，我去去就来。”抬脚便往外走。张顺、张贵、张世杰三人俱是武将，听说酒楼有事，便一齐挂上兵器，跟了出去。

[1]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宁国（今属安徽）人，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丁丑科状元，同科进士还有宋慈等人。初授镇东军节度签判，不久改广德军。绍定二年（1229年）通判嘉兴府。淳祐十一年（1251年）入京为参知政事，授右丞相兼枢密使。开庆元年（1259年）进封许国公。景定元年（1260年）因阻贾似道建储之议，谪建昌军，不久改徙潮州，再窜谪循州，遥令武人刘宗申监守。景定三年（1262年）五月十二日暴卒于循州（今广东惠阳）。一说贾似道指派刘宗申暗中往井水中投毒致死，“循人闻之，咨嗟悲恻”。安葬在惠州嘉祐寺南坡。其兄吴渊，亦曾拜相。

[2]襄阳时为荆州治所所在。

[3]穿天节本是古代民间用来纪念女娲补天的节日，不少地方皆有纪念习俗，或多或少会添入一些地方色彩，使得节日更加丰富多彩。据明人杨慎《升庵词品》：“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为穿天节，相传云，女娲氏以是日补天。俗以煎饼置屋上，名曰补天穿，今其俗废久矣。”在襄阳地区，民间定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一为穿天节，附会郑交甫于当日与神女相遇。由于“神女解佩”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穿天节亦逐渐演变成为襄阳特有的节日和习俗。宋人庄绰（曾任襄阳县尉）在其作《鸡肋编》中

记载：“襄阳正月二十一日为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

[4]先秦时期，没有男女大防，也没有什么性禁忌，在仲春（或季春）之月，青年男女们常常乘着祭社的机会而聚会于桑林，或乘兰以游，或相赠芍药，欢歌曼舞，幽会交合。约会、玩乐的地方，宋为桑林，楚则云梦，郑是溱洧，等等。又，春秋战国时期，襄阳地区为楚国国境，著名的稀世奇珍和氏璧及随侯珠均是在这一带发现的。详情见同系列小说《和氏璧》。

[5]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征蜀蒙古大军退出四川，进攻荆鄂的忽必烈等军也于当年北还。之后蒙古爆发大规模争夺汗位的内战，数年内无力对南宋发动大的进攻。

[6]京湖最高军政机构为京湖制置司（下辖京西南路、荆湖北路两路），先是置司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刘光祖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简称京湖帅）时，将京湖制司衙门移往襄阳，京湖帅通常兼任知襄阳府。端平三年（1236年），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范坐失襄阳，连大印也在逃跑中丢失，京湖制置司不得不重新后移到江陵。开庆之后，由于京湖帅吕文德同时兼任四川策应大使及马帅，所以将官署设在鄂州，其人同时兼知鄂州。

[7]榷场：宋、辽、金、元（蒙古）时在边境所设的同邻国互市的市场。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除官营外，商人需纳税、交牙钱，领得证明文件方能交易。但因受战争影响，榷场时开时闭。一般来说，榷场关闭就意味着战争，榷场重开意味着和平。如绍兴十一年（1141年）绍兴和议成，宋金始措置榷场之法，开始双边贸易。又如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海陵王完颜亮为南下伐宋，借口沿边州军榷场多有夹带违禁物货、图利交易，及不良之人私自往来，突然下令废除多处榷场，仅置场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洪泽湖中）。不仅如此，金人还在泗州增榷场屋二百间，增兵防守。

[8]颍州：今安徽阜阳。光化：今湖北光化北。

[9]宜城（古称鄢）曾为楚国都城（楚正城遗址迄今尚存，位于宜城南郑集镇皇城村），屈原弟子、著名辞赋家宋玉即出生于此。三国时

被诸葛亮挥泪斩首的马谡也是宜城人。

[10]襄阳府下辖襄阳、樊城、谷城（今湖北谷城）、南漳（今湖北南漳）、宜城（今湖北谷城）等县，治襄阳县。

[11]张柬之：字孟将，襄阳人。以贤良征试，擢为监察御史。后出任合州、蜀州刺史、荆州（治所襄阳）长史等职。宰相狄仁杰向女皇武则天推举，武则天将其升为洛州司马。不数日，狄仁杰再荐之，称其“可为宰相，非司马也”。遂得以升为秋官侍郎，又升宰相。与桓彦范、敬晖等人发动神龙革命，迫武则天禅让于唐中宗，唐朝因而复辟，因功封汉阳郡王。后因得罪韦皇后、武三思被贬至死。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

[12]一宋尺等于31.4厘米（根据“太府布棉尺”“三司布棉尺”测定）。一丈等于十尺。八丈约为25米。

[13]刘诞：字休文，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第六子。初封广陵王，改封随郡王，复改封竟陵王。曾任雍州（治所襄阳）刺史。

[14]清商：古代民间音乐。东晋、南北朝时，以汉魏《相和》诸曲为基础，吸收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等民歌发展而成的俗乐，总称为清商乐。随时改称清乐，于太常置清商署掌管，后成为隋唐燕乐的一部。因其中保存秦汉以来历代民间音乐，隋文帝曾称之为“华夏正声”。清商乐的形式结构与《相和》诸曲大致相同，所用乐器较《相和》诸曲有增加，其古调至今多存于琴曲之中。西曲歌：原为民歌，后被采入乐府，为《清商曲》之一部。《乐府诗集》卷四十七：“《西曲歌》出于荆（即襄阳，襄阳为古荆州治所）、郢（郢州，今湖北钟祥）、樊（樊城）、邓（邓城，今河南邓县）之间，而其声节和谐，与《吴歌》亦异，故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

[15]梅香：古代为婢子的别称，即丫头。樊楼为北宋时开封最大最繁华的酒楼，宋人有诗云：“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承平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具体可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

[16]宋元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表现在女子服装上，大都长装

打扮，裙子拖地，讲究者还要在裙角系上珠子等装饰物，以防裙片扬起。而高秀英则为了说唱方便起见，采取短装打扮。高秀英是当时有名的民间说书女艺人，说唱技巧高超，名动江湖。王恽有《鹧鸪引·赠说书高秀英》：“短短罗桂淡淡妆。拂开红袖便当场。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谈霏玉有香。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百年总是逢场戏，拍板门锤未易当。”又有《浣溪纱》咏唱高秀英：“隋末唐初与汉亡，干戈此际最抢攘，一时人物尽鹰扬。褒鄂有灵毛发动，曹刘无敌简书光，争教含泣到分香。”

[17]说话：一种说唱艺术，即讲故事，唐代已出现，唐人元稹：“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18]《都城纪胜》：成书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记述当年南宋都城临安繁华景象。全书一卷，书前有作者自序，正文中有《市井》《瓦舍众伎》《社会》诸节，记述了当时的诸宫调、大曲、杂剧、唱赚、说书、杂技、皮影等各种艺术形式、演出情况、教坊组织等材料，对研究当时的戏剧、音乐、舞蹈有重要价值。作者不著姓氏，仅署名灌圃耐得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作是书者，既欲以富盛相夸，又自知苟安可愧，故讳而自匿，不著其名。”

[19]梅瓶：瓶式之一，因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而名。其形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敛，圈足，附盖。瓶体修长，为盛酒用具。梅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生活习性有关。《辽史》称“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为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创造出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专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带。此鸡腿瓶即为梅瓶的雏形之作，传入北宋后，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当时文人亦将梅瓶作为花瓶使用。南宋时人编类书《锦绣万花谷》中录诗云：“公余终日坐闲亭，看得梅开梅叶青。可是近来疏酒盏，酒瓶今已作花瓶。”

[20]烫酒：饮酒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历史上，尤以宋人喜饮热酒，

认为热酒活血，有益身体。方法为：将酒倾入壶中，以壶浸入“汤桶”（汤，指滚烫之水），待酒烫热后饮用。“汤桶”之水凉了，则再换热水。《水浒》第十回里有“阁子里叫‘将汤来！’李小二急去里面换汤”的描写。迄今人们饮绍兴酒（黄酒）时，仍有烫酒的习惯。又，以黄酒配窝子面，迄今仍是襄阳当地人最爱的美食。

[21]耶律楚材：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父耶律履仕金，官至尚书右丞。耶律楚材生三岁而孤，由母杨氏抚养长大，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尤善为文。金章宗时以宰相子补省掾，后为开州同知。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南迁汴京，以完颜福兴留守燕京，耶律楚材被辟为燕京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次年，燕京被蒙古军攻陷，耶律楚材成为阶下之囚。成吉思汗闻其名，召至漠北，语之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因耶律楚材原为辽人，辽国为金所灭，遂有此言。耶律楚材答道：“臣父祖尝委质事之（金），既为之臣，敢仇君耶！”表示其祖、父均在金任高官，他本人不以辽国亡于金为恨。无非是委婉拒绝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反而认为耶律楚材忠直，令其跟随左右，叫他“吾图撒合里”而不名。“吾图撒合里”是蒙古语中“长髯人”（当时男子成年有蓄须的风尚）的意思。耶律楚材先后追随成吉思汗、窝阔台西征南伐，日见信用，被任命为必阁赤（元官名，负责掌管文书，相当于掾史、令史），主管汉地民事，汉人习惯称之为中书令、中书相公。耶律楚材自幼习儒，汉化很深，投附蒙古后，在帮助蒙古贵族从游牧经营方式向中原汉地传统的农业统治制度过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2]那可儿：又作“那阔儿”，《元朝秘史》释为“伴当”。蒙古汗国时贵族阶级的亲兵和扈从，平日侍从主人，战时随主出征，帮同杀伐掳掠等，以一心奉事主人为风尚。其实就是门户奴隶身份，但因与主人关系亲密，常常在战时充当各级统将，分享优厚战利品，一些人还以突出战功跻身于贵族行列。速不台征战所及，东至高丽，西达波兰、匈牙利，北到西伯利亚，南抵开封，是古代世界征战范围最广的将领之一。

[23]吕师巡：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吕文德之弟）之子。吕师宪：吕文信（吕文德之弟，吕文焕之兄）之子。吕文信官任武功大夫、沿江副司谏议官。开庆元年（1259年），忽必烈率军攻鄂州，吕文信率水军

在鄂州白鹿矶与张柔率领的蒙古汉军遭遇，战死。

[24]“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族。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唐贞观年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沿袭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最能说明姓氏贵贱，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位居榜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古人常以郡望自标，如明末名妓柳如是（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本为嘉兴人，却自称“柳河东”，河东为柳氏宗望。张氏襄阳郡望始祖为张安之（西晋司空张华后人，张华为西汉大臣张良十六世孙），南阳郡望始祖为张彭（西汉张良六世孙）。北宋名臣包拯母亲张氏（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包青天》），即郡望南阳。

[25]张继，字懿孙，襄阳人。唐天宝十二年（753年）进士，曾做过盐铁判官、检校祠部郎中等小官。有名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中国有景诗共荣的文化现象，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使鹳雀楼出名，崔颢的《黄鹤楼》令黄鹤楼和四周景物出名，但影响最大的首推张继的《枫桥夜泊》。寒山寺本来只是苏州城外一座小寺，自从张继此诗流传之后，成为千古名胜，而且引发了“半夜是否敲钟”的广泛争论与考证。

[26]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唐开元时期名宰相，诗人。有《望月怀远》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27]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

[28]赵葵：字仲南，少年即跟随父亲赵方在军中效力。某日，宋廷犒赏军士，因赏赐太少，引起宋军不满。当时赵葵才十二三岁，察觉到

军士不满的情绪，立即站出来大声叫道：“这不过是朝廷的赏赐，我父亲还另外有奖赏。”一句话立刻稳定了人心，化解了将士的不满。赵葵每次遇敌，便与将士一同披甲上阵，亲自深入敌阵杀敌。部下见主将如此奋不顾身，无不奋勇攻战，尽死救之，因此其军总能获胜。赵葵工于诗文，善画墨梅，其戎马生涯余暇，专为梅写真：注重写实，苍枝老干，杈芽突兀；造景幽深恬静，繁葩疏荫，幽妍芳洁。其传世名作《杜甫诗意图》是以杜甫名句“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为题，描绘江南水乡修竹、风荷的清幽景色，笔墨精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29]也有一种说法是，赵范是为避朝廷猜忌才刻意如此。宋朝重文轻武，猜忌武将，不敢完全付以兵权。南宋虽因战事频繁而有所缓和，但西蜀吴曦叛宋一事，宋廷再度大肆削夺边帅兵权。赵范曾上奏宋理宗：“国家之兵，聚则不少，散则不多，若能散能聚，可守可战，使江淮表里皆有可恃之势，则戎马侵突，足以御之矣。”其实是批评朝廷消极防御、处处布防的方略。处处布防虽削弱了将帅兵权、令朝廷放心，却直接导致兵力分散，无法集中对敌。而更为可悲的是，主战派多不被皇帝信任，大凡朝中没有权臣作后台的边帅，均落得悲惨下场，如彭大雅、余玠等，详见《钓鱼城》。端平入洛（金亡后，赵范、赵葵等建议出兵收复开封，但未能成功，为宋蒙战争之开端）失败后，赵范兄弟与老师郑清之（时任宰相）等主战派备受朝野诘难，赵范即在此背景下上任京湖帅。

[30]簿厅：主簿（主管文书簿籍及印鉴，即起草一些文件、管理档案以及各种印章等，大致相当于今秘书一职）办公的官署。勘院：临时审判机构，案件终结以后即告撤销。始创于北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宋史·刑法志》：“神宗以来，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事出中书，则曰：‘推勘院。’”

[31]枣阳：今湖北枣阳。

[32]襄水：今湖北襄阳南渠。

[33]迄今襄阳古城墙上犹有“岳”字砖。

[34]随州：今湖北随州。与和氏璧齐名的随侯珠即与随州有关。春

秋时期，随国国主随侯路遇受伤大蛇，救治了大蛇。后大蛇衔夜明珠回报。珠子直径有一寸多，颜色纯白，晚上发出的光像月亮一样。张衡在《西京赋》中写道：“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又，1978年，随州擂鼓墩出土了一套青铜编钟（即曾侯乙编钟），规模宏大，铸造精美。音声优美，音域宽广，达五个八度。音阶准确，和现代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相同。在中心的三个八度范围内，有着完整的半音阶，不但可以旋宫转调，而且能演奏现代和声与复调手法的多声部乐曲。为世界音乐史和冶炼史上的奇迹，震惊中外。

[35]五代时，高保融据荆南，分江流，潴为大泽，有上、中、下三海，以遏北方戎马者。此即为“高氏三海”，是中国历史上极特殊的军事水利工程，专门引水守城，与众多引水攻城、引水淹敌事例正好相反。宋太祖统一天下后，“虑窃据者为后世患”，将三海泄流。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湖北安抚使兼知江陵府刘甲“以南北兵端既开，再筑上、中、下三海”。嘉泰四年（1204年），江陵守臣吴猎再次修治三海，“引沮漳之水注三海，绵亘数百余里，弥漫相连”，以为守城之险。后来元兵攻破江陵外城沙市，亦是利用天旱、三海干涸之机，使沙市失去大水屏障后而破城。

[36]投拜人：汉奸。

[37]荆门：今湖北荆门。复州：今湖北天门。信阳：今河南信阳。

[38]峡州：今湖北宜昌。枝江：今湖北枝江。

[39]当年右丞相史浩与名将张浚辩论道：“中原（指金人占领的中原地区）决无豪杰。若有，何不起而亡金？”并首称北方沦陷区南归者为“归正人”，不赞成对归正人委以重任，遂成为定制。

第二章 前尘似梦

汉武帝时，皇帝宠爱的夫人不幸病逝，汉武帝哀痛不已，日夜思念。方士李少翁自称有招魂之术，能招鬼神。于是设帐弄影，以招夫人亡灵。汉武帝坐在纱帐重帷中，忽然烛影摇晃，一片朦胧中，隐约有女子身影翩然而至，模样神态若夫人之貌。李少翁招魂是假，以灯照影是真，此即为皮影戏之起源。

倚危梯、酹春怀古，轻寒才转花信。
江城望极多愁思，前事恼人方寸。
湖海兴。算合付元龙，举白浇谈吻。
凭高试问。问旧日王郎，依刘有地，何事赋幽愤。

沙头路，休记家山远近。宾鸿一去无信。
沧波渺渺空归梦，门外北风凄紧。
乌帽整。便做得功名，难绿星星鬓。
敲吟未稳。又白鹭飞来，垂杨自舞，谁与寄离恨。

——南宋·陈策《摸鱼儿·仲宣楼赋》

梅秋引着钟杨几人下来阁子，天色已然昏黑。穿过南院时，勾栏上正在上演渔鼓皮影戏，台下观者如堵，盛况比适才高秀英说书有过之而无不及。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俗称“皮影子”，顾名思义，即用灯光将皮制影人照射在幕布上，艺人在幕后操纵人物剪影的活动，以此来进行表演。这种结合了民间工艺与戏曲的艺术起源于汉代关中地区。汉武帝时，皇帝宠爱的夫人不幸病逝，汉武帝哀痛不已，日夜思念。方士李少翁自称有招魂之术，能招鬼神。于是设帐弄影，以招夫人亡灵。汉武帝坐在纱帐重帷中，忽然烛影摇晃，一片朦胧中，隐约有女子身影翩然而至，模样神态若夫人之貌。李少翁招魂是假，以灯照影是真，此即为皮影戏之起源。正因为其初始与招魂有关，唐代俗讲僧[1]常常在佛寺利

用灯影说理和超度亡灵。

到宋代时，皮影戏与说唱艺术相结合，风行一时，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水平，表演内容有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等，情节起伏，悬念迭出。许多大户人家均以聘请名师刻制影人、设置影箱及私养影班为荣。就连禁军钩容直[2]中也有专门的皮影戏班。南宋以后，京师临安还出现了“绘革社”的影戏组织。蒙古入侵中原后，亦十分喜爱皮影戏，西征时还随军带着皮影班子。皮影由此传到中亚，后又由西亚传到欧洲各国。

襄阳是南北交通要道、商贸流通枢纽，又是南北文化交汇的温床，皮影戏流传到这里后，很快找到了滋生和繁荣的土壤，日积月累，便形成了独特的荆楚风格。犹如穿天节附会了神女解佩的故事一样，襄阳皮影也在传统皮影戏中融入了渔鼓筒板[3]及方言道白，由此演变成乡土气息浓郁的渔鼓皮影。渔鼓腔出自旧时艺人的乞讨唱曲，调式多样，语言诙谐幽默，富有古朴的楚文化风格，深受本地民众喜爱。襄阳民间有歌谣云：“看牛皮，熬眼皮，半夜回家撞鼓皮，老婆挨眉捏闷脾。”足见皮影戏诱惑力之大。

荆楚皮影十分普及，梅香酒楼却只请最好的班子。周氏皮影班在襄阳已扎根四五年，以玲珑剔透的影像、妙趣横生的台词、清脆动听的伴奏而独具一格。班主姓周名太平，擅长刻制皮影。班主夫人小名竹枝，人称竹枝娘子，负责在表演过程中解说伴唱。另外还有打鼓的、打筒板的、打灯光的[4]，甚至还有专门负责写唱词串词的。整台班子大约十来人，分工明确，十分专业。

台上正在表演丁大全被贬海岛、途中被押送官员自船上推入水中的一幕。人物剪影在灯光映照下呈现出惨淡的蓝色，造型生动，与丁大全本人形象十分贴切。这类讽喻时事、暗指朝政的戏往往最受民众欢迎，丁大全又是公认的奸臣，到他在海水中挣扎溺死一幕时，台下叫好声此起彼伏，一片沸腾火热景象。雪花飘落在脸上，都不觉得有丝毫凉意。

一声渔鼓响，躲在幕后的竹枝娘子幽幽叹了口气，朗声道：“当年丁大全得意洋洋，为龙潭撰写了一副对联：‘龙从百丈潭中起，雨向九重天上来。’最终既未能龙起，也没有雨来，一代奸臣，只落了个葬身鱼腹的

下场。这才是，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列位看官，则今看这套《龙潭梦》渔鼓皮影，可见果报不爽，好教那些个贪官奸臣做个榜样！”

话音刚落，掌声如雷。又有人大声叫道：“说得好！再来一场！”看客们便纷纷自怀中、袖中掏出财物，往勾栏下的铜盆中抛去，要求再加演一场。

张顺奇道：“不是说杀人了吗，怎么这里还这般热闹？”梅秋忙“嘘”了一声，道：“牛掌柜不让声张。今儿个穿天节，正是酒楼生意最好的时候。”

张贵道：“这里既出了命案，该立即报官才是，如何还能继续做生意？”梅秋道：“黑杨将军不就是官吗？他是襄阳都统，负责带兵，家翁又是提刑相公。”吐了吐舌头，道：“幸亏黑杨将军今日在这里，不然还不知道要怎样。”她一镇定下来，口齿便又恢复了往日的伶俐。

钟杨道：“死者是谁？”梅秋道：“奴家不晓得，只知道牛掌柜从别院跑出来，说里面死了人，叫奴家快些来找黑杨将军。”

钟杨道：“是堤坝下的那处别院吗？”梅秋道：“是，是专门给在酒楼表演的艺人住的，就是唱渔鼓皮影的周班主、玩木偶的陈班主、说书的高大娘这些人。”

戏班流动性强，在公共场所表演易受当地官府、恶霸干涉，交税交钱不说，还要被赶来赶去，因而戏班表演都愿意选专门的勾栏，既有固定的看客，又省了许多事。但勾栏只提供表演场地，另外还要收取场地费，有的是固定费用，有的是根据戏班收入抽成。这梅香酒楼在自家院子里专设一处勾栏，不但不收取任何场地费用，还为戏班提供免费食宿。由于掌柜牛千里为人厚道，戏班均愿意与酒楼长期签约。经过反复筛选后，能在梅香酒楼表演的都是一流节目。表面上看，酒楼亏了场地费、食宿钱，但其实戏班的表演吸引来大批酒客、食客。而戏班也乐得有一方避雨之地，只专心于表演，靠节目精彩来博取赏钱。如此，双方均赚得盆满钵满，可谓各得其所。

梅香别院便是专门给戏班住的，距离梅香酒楼不远，就在老龙堤南

面，下堤后走一刻工夫便到。这一带均是民居，呈长排带状，大致与老龙堤平行。梅香别院坐南朝北，面朝大堤，占地比普通民居要大上数倍，又隔离成东、西两个院子，方便不同戏班分开居住。

梅香酒楼掌柜姓牛名千里，正提灯站在大院门前徘徊，见钟杨等人到来，忙迎了上来。

梅秋不愿意见到死人，问道：“黑杨将军到了，奴家可以先走吗？”牛千里点头道：“你先去酒楼忙吧。记住，这事先不能张扬。”梅秋道：“奴家晓得。”忙转身往堤上去了。

钟杨问道：“死者在哪里？”牛千里道：“就在院子里面。”又告道：“死者是皮影班子的班主周太平。”

钟杨奇道：“我适才经过南院，明明见到皮影班子正在勾栏上表演。”牛千里道：“是，是。不过周班主做的是手艺活儿，只刻制皮影，从来不参加节目表演。表演都是由他浑家竹枝娘子一手操办，勾栏那边很少能见到他。他在东院有一间自己的作坊，通常只待在那里，偶尔出趟门，去寻买些好用趁手的兽皮，好做皮影用。”

原来这周太平极专心于雕刻皮影，以图案精细、圆润舒展、人物造型逼真生动、影大见长，有独特的个人风格，颇为知名。不少人专程慕名来买，甚至还有同行皮影戏班亦是用他的皮影。

张顺问道：“这里有股子难闻的怪味，是兽皮的味道吗？”牛千里道：“是，这是作坊里泡制兽皮的味道。这皮影看起来是娱乐助兴的小玩意儿，其实挺费劲的，尤其是做皮影人儿，光泡皮就得十天半个月的。别院院子大，房间多，原先酒楼的厨子、杂役也住在这里，但大伙儿都嫌兽皮味道不好闻，又改搬到别处去了。”

张顺道：“果真杀了人的话，这兽皮气味倒是能盖住血腥气。”

众人大踏步进来。别院分东院、西院，两院以两排背靠背厢房隔开。进来院门便是东院，有三楹正房，另有东、西两排厢房。院子很大，院中有水井。东北角有一间石头房子，怪味便是那里传出，大概就是皮影班主周太平的作坊了。东院西北角有角门通往西院，格局大致跟

东院相近，只在西北角多了一座茅厕。这一带民居一户挨一户，人家多用木桶方便，并无专用茅厕。梅香别院因为居住者甚众，专门花钱修了一处茅厕，还特意分了男、女两边。

院子内墙上挂了一排灯笼，照得整个院落极为亮堂。桂花树下站着小厮么哥儿和一名二十余岁的青年男子。么哥儿是梅香酒楼掌柜牛千里的跟班，专门跑腿办事。他手中紧紧握着一把锄头，锄刃对着那男子，神情紧张，似是生怕对方反抗或逃走，见众人进来，才略略松了一口气。

那面生的青年男子倚靠在桂花树上，甚是冷漠，仿佛事不关己一般，又似有恃无恐。钟杨一眼便留意到其人衣衫、手上均有血迹，便问道：“他是……”牛千里道：“他叫张先行，是小老儿当场捉住的凶手。”

钟顺道：“原来掌柜已经当场捉住了凶手，看来没黑杨老弟多少事。大家伙儿总算可以放心，一会儿便可以回去饮酒了。”回头却只见堂弟张贵，不见了张世杰，不由有些愕然。

钟杨父亲钟蜚英在京西提刑司任职已有三十年，原先只是普通官吏，后逐渐累官至提点刑狱。提刑司为路级官署，长官多由进士或名流大儒出任，如辛弃疾、宋慈等均任过提刑一职。像钟蜚英这般自底层一路升至最高长官，可谓十分罕见，亦足见其人处事断案敏捷干练。钟杨自幼耳闻目睹，对办案流程极为熟悉，便请张顺、张贵先去看看张先行，自己向掌柜要了灯笼，先来检视死者。

此处院落极大，庭院大多数地方都铺了砖石，虽然天在下雪，然时已立春，雪落地即化，因而也没有留下什么脚印线索。那皮影戏班班主周太平仰面躺在靠近西北墙根的菜地边。他约莫四十岁，一身灰色长袍，瘦削文弱，脸色惨白，眼睛瞪得滚圆。地上有一大滩血迹，身上却不见伤口，料想致命伤当在背心之处。尸首几步处的地方落有一把镰刀，木手柄和钩刃上血迹宛然。

钟杨问道：“牛翁进来时，周太平便是这副模样吗？”牛千里道：“是，小老儿和么哥儿进来时，周太平人就躺在这里，张先行提着镰刀蹲在他身边，刀上还在滴血。小老儿大叫了一声，他不防有人来，吓

了一跳，便丢了镰刀，起身逃跑。小老儿忙叫么哥儿操了门边的锄头，上前堵住他，小老儿自己赶去叫人请黑杨将军来。”

钟杨道：“锄头、镰刀都是常用农具，锄头既是院子里本来就有的，镰刀呢？”牛千里道：“镰刀也是。黑杨将军见到那边墙根下有一溜菜地吗？那是木偶戏班的何班主闲暇无事时种的，说是既可以利用闲地，又能吃上一口新鲜菜蔬。锄头、镰刀这类都是他的，因为随手要用，都是放在院门边的石墩后。”

钟杨便打听别院的住户情况。牛千里大致说了一番：东院住的都是周氏皮影班的人。西院住着何氏木偶戏班及杂耍艺人，新来的馭说高秀英班子也住在那边。

钟杨闻言颇感奇怪，道：“皮影戏班来襄阳有几年了，周班主早到，按理应该住在里院，如何会住在外面的东院呢？”牛千里道：“最早皮影戏班也是选择住在西院的。后来周班主嫌别院的房间不利索，说要单独建一间石头房子作作坊，偏偏只有东院东北角这里有一块地，皮影戏班干脆就全部搬到东院来了。”又悄声道：“其实照小老儿看，这只是个借口罢了，周班主他们是嫌西院隔壁风水不好，怕沾了晦气。”

钟杨道：“这话怎么说？”牛千里道：“西院西面邻居姓蒋，人称蒋大，某日上山砍柴，莫名掉入山涧摔死了。他浑家刘娘子随后也失了踪，听说是受不了打击，跳汉江自杀了。也有人说，刘娘子跟人私奔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反正那以后再没人见过刘娘子。还有，西院背靠背的人家姓邹，也是个老实人，靠帮人行船走货为生。几年前受雇运货去鹿门山榷场，途中遇到贼人，人被杀了，货也被劫了，雇主还找上门来索赔。可怜老邹家只有一个女儿，孤苦无依，哪里有钱赔给雇主？对方便强索邹家房子做抵押。正好被我家主人郑公撞上，他老人家看不惯雇主欺凌弱女，出面喝退了对方，此事才算作罢。老邹的女儿燕娘现下在我们梅香酒楼当焗糟，就是梅燕。紧挨着西院的两家都出了事，而且是人命大事，恰在皮影戏班来这里不久。换作是我，也会觉得害怕，想着要搬来东院的。”

钟杨点点头，道：“我听过几年前杀人越货这件事，有传闻是蒙古商人所为，襄阳府还特意命榷场官调查，但也没什么发现。”牛千里

道：“蒙古人自然是坏得出奇，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可某些宋人未必就是好人，天下不太平，这人心呐……”摇了摇头。

钟杨又问道：“今日是穿天节，酒楼生意好得出奇，牛翁本该在酒楼里面忙得团团转，如何会来别院这里？”牛千里道：“小老儿正是觉得那张先行可疑，特意跟来的。”

原来张先行下楼时正好遇到牛千里，牛千里顺势便提欠款之事，张先行只说再过几日便会将酒楼的账款全部结清，然后便离开了酒楼。不想过了一会儿，他又重新折返回来，往南院去了。起初牛千里也没当回事，以为对方只是去勾栏看节目。不想过了一会儿，焮糟梅秋又赶来告知，说张先行向她打听说高秀英，还问她住在哪里，然后出了后门，往堤下去了。牛千里一时起了疑心，因为高秀英是梅香酒楼吸引酒客的新法宝，容不得有失，便带了小厮么哥儿，赶来别院查看。不想一进院门，便见到血淋淋的一幕。

钟杨道：“那张先行既是来找高大娘，高大娘人呢？她不是也住在这里吗？怎么这里看起来冷冷清清，好像没有人似的。”牛千里忙道：“今日人多，戏班要轮番上场，因而人都在勾栏那边准备。高大娘说完她那场后，本来说是很累，要回别院休息。但正好今日我家主人到了襄阳，想听高大娘说书，派人盛情来请，大船就停在梅香酒楼门口。高大娘推辞不过，便带着班子到大船上表演去了。”

这是牛千里第二次提及“主人”。钟杨奇道：“牛翁还有主人吗？”牛千里笑道：“当然有。小老儿只是掌柜，代为掌管酒楼而已。我家主人是苏州郑公郑虎臣，黑杨将军应该听过他老人家的名字。”

郑虎臣是苏州巨富，他在苏州鹤舞桥的居第规模宏大，华丽无比，号郑半州，四时饮饌，各有品目。时人有诗云：“桥名鹤舞水西头，第宅从称郑半州。疑误相传留著录，赛他饮饌几时休。”

钟杨道：“这我确实听过。江南有两大富商，一是湖州潘轂，一是姑苏郑虎臣。前者主北方贸易，后者主通南方，都是富甲一方的人物。潘轂潘公倒是常来襄阳，我还见过几面。只是想不到郑公的生意也做到了这里。”

牛千里道：“襄阳有榷场啊。黑杨将军应该还记得吧，五六年前，鹿门山榷场成立后，梅香酒楼才跟着开张的。不瞒黑杨将军说，我家主人生意中最赚钱的是香料，而香料恰恰是北方奇缺的物资，北人时时需要，以掩盖常年食牛羊肉的膻气。我们不像潘韧潘公那样有门路，有直接进入北方的通道，只能借助榷场贸易了。所以哪里有榷场，哪里就有郑氏产业。”

钟杨道：“原来如此。”又指着张先行问道：“他是什么人？”牛千里道：“好像是赎归的南奴，新近才见到他。他手腕上有个烙印，不过小老儿没见过，是听梅燕说的。”顿了顿，又补充道：“依小老儿看，他应该是襄阳本地人。他头一次来酒楼，只要黄酒和窝子面，而且闻了好大一会儿才动筷子，吃得也是狼吞虎咽，显然是思念垂涎已久。不是襄阳本地人，断然不会有这种反应。但他好像也没有家人和去处，听梅燕说，目下暂时栖身在西头老龙庙里。”

钟杨道：“听起来，张先行应该不认识高大娘，如何会突然来别院找她？”牛千里道：“这个……应该是听高大娘说书说得好吧，具体小老儿也不知道，黑杨将军不妨当面问张先行本人。不过他并不知道高大娘人不在别院，大概他见这里没人，起了歹心，想盗些财物来渡过危机，却想不到周班主人在房中，闻声追了出来。他逃走不及，便顺手操起镰刀杀了人。”

钟杨点点头，道：“牛翁叙述得很清楚，多谢。回头还请牛翁和小厮么哥儿及那位梅娘到襄阳府署录一份供状，好作为证词。”牛千里道：“是，是。那小老儿……”

钟杨便将灯笼交还过去，道：“先让么哥儿去襄阳县衙报官，叫县尉带着仵作、书吏来现场验尸，填取文书后方才好处置尸首。牛翁先回酒楼，等皮影戏班表演完了，再单独告知他们班主被杀这件事，设法安抚。”牛千里连声应道：“是，是。”与么哥儿忙不迭地去了。

钟杨这才走到张先行面前，示意张顺、张贵执住他手臂，往他身上摸索一遍，却没有搜到任何财物。

钟杨很是奇怪，问道：“捉贼捉赃，你既没有偷到财物，为什么还要

杀死周班主？”张先行只冷冷看了他一眼，一声不吭。钟杨见他甚是硬气，便道：“麻烦张顺兄去找根绳索，先将他绑起来带去官署。”

张顺应了一声，往门后翻了根麻绳，正要动手，钟清急闯进来，道：“停手！他不是凶手！”

钟杨忙上前挺身挡住，道：“这里死了人，不干不净。妹妹，你还是快些出去。”钟清道：“我人已经来了。阿兄，你弄错了，他不是凶手。”

张顺奇道：“钟三娘子才刚刚进来，对事情经过一无所知，如何能知道这人不是凶手？”钟清道：“我认得他。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在意，如何会杀死一个跟他毫无瓜葛的人？”钟杨道：“妹妹说什么？你如何会认得他？”

钟清转过头去，张先行一改平静的姿态，呼吸急促了起来，嘴唇翕动了几下，似想要出言阻止，然终究还是别转了头，未吐一字。钟清心中也颇彷徨，犹豫着要不要在如此难堪的情形下说出对方真实身份，然为洗脱他的杀人嫌疑，别无他法，便咬了咬嘴唇，道：“阿兄虽不认得他，也应该听过他的名字，他就是张惟孝。”

在场诸人果然大吃了一惊。张贵本将张先行手臂反拧到背后，防他暴起反抗，闻言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问道：“你就是张惟孝？”

张惟孝字仲友，号先行，原为潭州宁乡[5]人，后寓居襄阳，是本地的大名人。当年蒙古大汗蒙哥大举攻宋前，曾派诸王塔察儿先行试探进攻襄阳，然因宋军坚守，塔察儿最终无功而返。一年后，蒙古倾国出动，兵分三路南下，誓死灭宋，连蒙哥大汗都御驾亲征。襄阳因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民众料想襄阳必首当其冲，遂大举避往后方，由此引发城中内乱。一些暴民歹徒趁机大肆劫掠财物。张惟孝拔剑杀数人，孤身一人救下一群老幼妇孺，护送出城。到白河[6]时，见河边停有一艘大船，便欲登船。船家不愿意接纳这群陌生人，急命船工上前阻止。张惟孝道：“今日之事，非你即我，能杀我者得此舟。”气度逼人，众船工为之披靡。张惟孝遂成为这艘大船的首领。

船到郢州后，因守将闭门拒绝难民进入，又改往江陵。京湖制置副

使别之杰派兵守住关隘，不准普通民船通过。张惟孝与一名船工化装成商人，乘坐小船前去查看关卡情形，回来告知众人道：“这事容易解决。”选出十名船工，命他们改穿黑袍，打扮成蒙古人的样子，到关隘下大呼道：“后队亟至。”于是守隘宋军四五百人闻风而逃。大船及后面的难民船只由此顺利通过，到达江陵外城沙市。

由于江陵是京西路军政中心，京西宣抚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姚希得生怕江陵再度上演襄阳不战自乱的一幕，派其弟姚希平率兵出城镇抚。姚希平到达码头后，即下令道：“今日敢有争岸者，投水中。”然由于逃难船只众多，百舸争流，水面横七竖八停满了船只，码头拥堵成一团乱麻，难民无法靠岸。张惟孝睥睨良久，忽提剑而出，举白旗以麾，调度各船只位置，终令众人一一安全登岸。

京西提刑司干官钟蜚英彼时亦随姚希平在场，亲眼见到这一幕，深为惊叹，可惜还不及与张惟孝结识，对方便消失在众难民中。后钟蜚英对其同僚唐舜申提起沙市码头异事，又描述了指挥者的模样。唐舜申笑道：“我认得这个人，他一定是张惟孝。只有他这样的名门公子，才会有如此风范。”原来这张惟孝乃名门之后，为南宋开国名将张浚四世孙

[7]。

张浚字德远，世称紫岩先生，四川人，唐朝名相张九龄胞弟张九皋[8]之后。四岁成孤儿，行直视端，不说谎言，熟人均认为其人必成大器。后入太学，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进士及第。宋高宗在应天府即位时，他参与了皇帝登基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之后，又受到新任宰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一度依附黄潜善，对另一主张抗金的宰相李纲大加攻击，直接导致李纲被罢相。但张浚本人力主抗金，有一次在奏对中提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意思是说，要像金人经常会来攻击那样努力备战治军，以求有备无患。这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张浚因此被黄潜善排挤出朝。建炎三年（1129年），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张浚首倡勤王之师，与另一大将韩世忠率兵平定了苗刘之变。宋高宗复位后，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开始经营，锐志北伐。

绍兴七年（1137年），宋将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原

已答应将刘光世部划归岳飞，以扩充其兵力，但遭到秦桧的强烈反对。张浚也不同意将刘光世部并入岳飞军，于是收归自己兼任的都督府直接管辖，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的管制，多次向张浚申述，张浚却没有重视。郦琼便干脆发动兵变，杀死吕祉等人，率四万军队叛变，投向金人所立的刘豫伪齐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淮西兵变”。张浚因为处置不当，引咎辞职。秦桧专政后，一味卖国投降，张浚则被长期排斥在外。但他一直力主抗金，在南宋朝野名望很高，是盛誉天下的抗战派首领，金人也对他十分惧怕[9]。

当时，著名词人张孝祥[10]作了一首《六州歌头》，词云：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

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

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殫腥。

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

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

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

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

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

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词中充满强烈的爱国激情，对苟且偷安之辈倍加谴责。张浚在宴席上偶然读到此词后，竟然感动得罢席而走，足见其人确实心怀收复之志。

宋孝宗即位后，立即以手书召张浚入见，诚恳地道：“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唯公。”张浚见宋孝宗性格与之前的宋高宗大不相同，有志恢复中原，便力陈和议的种种坏处，劝宋孝宗一意以图恢复。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府建康。其参佐皆一时之选：陈俊卿即因张浚举荐，任江淮宣抚判官；张浚之子张栻以少年内参密谋，外参庶务。宋孝宗曾召见陈俊卿、张栻，问

张浚动静、饮食、颜貌，并说：“我依靠张浚就像长城，不容众人浮言摇夺。”由此来表示对张浚的绝对信任。

张浚重新受到重用后，刚好金人狮子大张口，向南宋朝廷索取海、泗、唐、邓、商^[11]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断然拒绝。金人立即派大军进驻虹县、灵壁，摆出一副马上要大举进攻的架势，想以此来威慑南宋，局势顿时紧张了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收复失地。抗战派也纷纷建策北伐。宰相史浩反对出兵，他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主张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张浚与史浩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两人辩论了五天，史浩最终也没能说服张浚。彼时宋孝宗锐气十足，坚决地罢免了自己的老师史浩，表示对张浚北伐的支持。当时陆游在枢密院任编修，文采出众，张浚便指派陆游起草北伐诏书，号召中原人民奋起抗战，配合宋军收复失地。十分可惜的是，张浚名声虽大，却是个志大才疏的人物，作战能力一般，最终造成了“符离之败”，宋军主力溃不成军，资粮器械损失殆尽，无力再战，北伐遂告失败。宋孝宗的雄心壮志，尽付东流。

符离战败后，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宋孝宗虽然有心抗金，但内有太上皇宋高宗的牵制，外有不少主和的大臣，意志开始动摇。在犹豫不决之中，宋孝宗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宰相，负责同金国议和。金人索要海、泗、唐、邓四州地。汤思退竟然全部同意，派秦桧余党王之望出使金国割地。宋孝宗、汤思退的投降妥协遭到了抗战派大臣的纷纷反对。宋孝宗本来就意志不坚定，有所悔悟，又下令停止和议。但他同时升汤思退任左相兼枢密使，升张浚任右相兼枢密使，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遍行两淮，筑治城垒”。可见宋孝宗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立场始终摇摆不定。造成这原因的，固然有投降派的阻挠，更大的阻力却是来自太上皇宋高宗。宋孝宗本来绝无可能当上皇帝，却意外地被宋高宗收为养子，并且宋高宗主动退位为太上皇，他才得继大统，这其中的感激不言而喻。也正是这份感激，阻挠了宋孝宗抗金的意志。

但汤思退却不肯罢休，阴谋陷害抗战派首领张浚，趁张浚出朝视察前线军队之机，指使党羽右正言尹穡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用，抗拒朝廷命令，主和派又嚣张起来。在太上皇宋高宗的干预下，宋孝宗再次动摇屈服，从前线召张浚还朝，罢去相位，改授闲差。张浚途经江西

余干时得病死去，时年六十七岁。有遗书留给儿子云：“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人们遵其遗愿，葬其于南岳衡山之下。

张浚有两子张栻、张栻[12]。张栻字敬夫，与大儒吕祖谦、朱熹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他受聘主教岳麓书院时，与朱熹讲学论道，闻者风动，听讲者多达千人。朱熹很敬服张栻，赞道：“一则曰，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一则曰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张栻后任荆湖北路安抚使，卒于任上。

张惟孝为张栻三世孙，父亲张镗，另有三弟张惟源、张惟考、张惟遗，世居湖南。张惟孝自小聪明好学，才气纵横，少时便与人谈兵论武，讨论天下局势，慷慨激昂，自比诸葛亮、周瑜。当年朝中某太傅到其家乡游玩，正好遇到张惟孝盘膝坐在渡口埋头读书。太傅一行上岸至近前，张惟孝尚未察觉。太傅侍从喝道：“太傅至此，童子还不让路？”张惟孝讨厌侍从的嚣张蛮横，便故作惊讶道：“太傅？原来是皇帝家的老师来啦！我正有一事要请教呢！”太傅见他年纪虽小，却是大大方方，不像旁人远远避开，便笑着问道：“你遇到什么难题了？”张惟孝站起身来，拱了拱手，这才问道：“什么水没有鱼？什么火没有烟？什么树没有叶？什么花没有枝？”问得可谓古怪。江湖河海，有水就有鱼；柴草灯烛，有火便有烟；高楼百木，有树得有叶；四季百花，花花有枝。

太傅听了当即一怔，想了想，答道：“烧开水没有鱼。生气的人发火没有烟。光杆的树没有叶。江水泛花没有枝。”张惟孝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道：“相公不愧是皇宫中的老师，‘鱼’和‘枝’算您答对了，不过，‘烟’和‘叶’可没答对。”太傅只好请张惟孝对答。张惟孝一捋衣袖答道：“井水没有鱼，萤火没有烟，枯树没有叶，雪花没有枝。”围观者听后个个鼓掌叫好。太傅尴尬万分，只得故作大度，也略一拱手，赞道：“小小少年，才学不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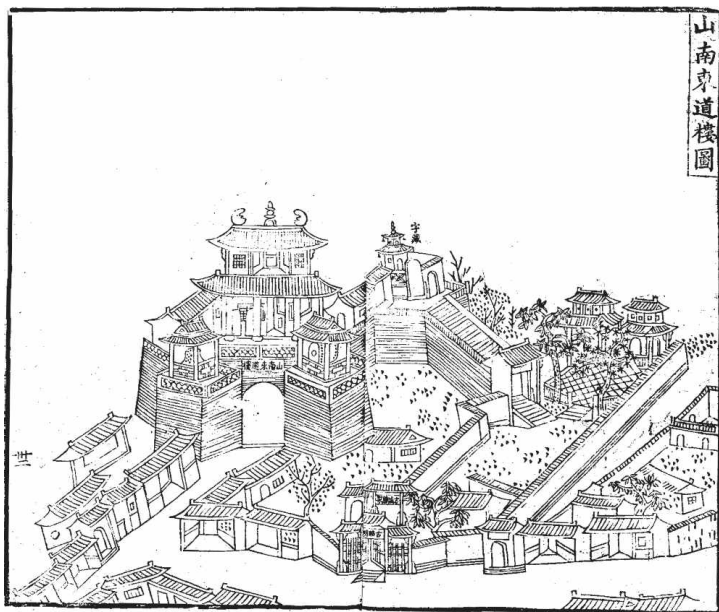
此件小事足见张惟孝的与众不同，既聪慧过人，却又傲岸不群。成年后，他愈发放浪形骸，洒脱不羁，好结交能人异士，不为崇尚理学的父亲张镗所喜，是以十余岁便离家出走，漫游江湖，后来到襄阳。张氏先人唐代名相张九龄罢相后曾出任荆州长史，终日与孟浩然等人以文史

自娱，最终病歿于任上。张惟孝选中襄阳定居，既是仰慕先贤[13]、先人[14]遗风，也是爱极汉江风情，还对那风味独特的黄酒加窝子面一见如故，再也割舍不下。

钟蜚英了解到张惟孝家世来历后，愈发起了爱才之心，广派人手，在江陵城中搜寻，好不容易在张氏先祖张栻任荆湖北路安抚使时修建的诸葛武侯庙[15]找到了张惟孝。又请唐舜申出面邀请，设盛宴招待，想劝其为朝廷效力，并道：“今日正我辈趋事赴功之秋。”张惟孝只冷然坐于席中，沉默不应。钟蜚英再三叩问，他只答了一句话：“朝廷负人。”便扬长而去。

京西宣抚使姚希得听说这件事后，认为张惟孝是当世奇才，命钟蜚英务必将他罗致麾下。钟蜚英打听到张惟孝已回襄阳后，便携爱女钟清一路追去，并用钟清之计，在山南东道楼设宴款待。

山南东道楼又名仲宣楼，位于襄阳城廓东南角，是纪念东汉末年大文学家王粲[16]的纪念性建筑，采用双层重檐歇山顶，雄伟壮丽，亦是襄阳城之标志，后世常以仲宣楼指代荆州或襄阳。唐代大诗人杜甫有《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诗云：



山南东道楼图

使君高义驱今古，寥落三年坐剑州。
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
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
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

离别感怀，英雄失路。岁月峥嵘，壮心未已。自古以来，仲宣楼便是怀古喻今、伤今悼己之佳地，在文人雅士心目中有着相当独特的地位。张惟孝本一口拒绝使者，但听到设宴之地是在仲宣楼后，又改变了主意，欣然赴约。

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有黄酒、窝子面及几样地方小菜。钟清女扮男装，扮成侍者模样，为张惟孝斟酒，也不以忠君爱国那一套说辞相劝，只告道：“听说张公子最爱会仙酒楼自酿的黄酒，而今大敌将至，酒楼被乱民哄抢，店主出逃，下落不明，这是好不容易寻来的两坛酒，怕也是最后两坛。日后公子再也难以喝到了。”

张惟孝打量她许久，但还是一言不发，只不停饮酒。到酒酣之时，钟蜚英忽拍案而起，大声道：“有国而后有家，天下如此，将安归乎？”张惟孝遂奋然起身道：“愿从钟公所命。”

钟蜚英便转达京西宣抚使姚希得的意思，要聘请他到司署为官，为朝廷效力。张惟孝断然拒绝道：“之前我曾告诉钟公，朝廷负人，我不愿意被负，因而发过毒誓，绝不出仕。但我愿意为钟公力退强敌，暂解眼下燃眉之急。”向钟蜚英索要了三十张空名帖^[17]离去，临行前约以一句为限。

钟蜚英叹道：“果然如清娘所料，此人认国不认君。”料想张惟孝必是以空名帖招揽豪杰，但半月期限实在太少，如何能召集到足够的人手。钟清道：“我看张公子心高气傲，不会说出没有把握的话来。他既说了一句，不妨我们先回江陵，等上十天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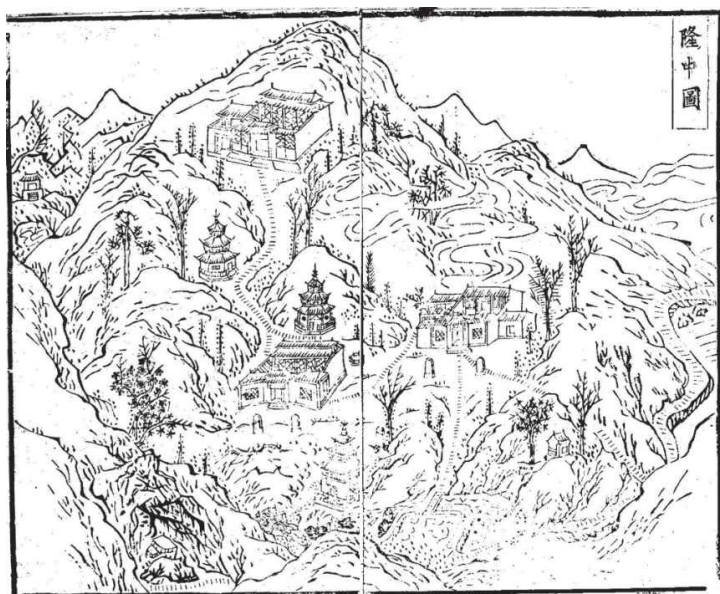
十日后，张惟孝与三十名将官模样的大汉带着五千名披甲之士人来江陵见钟蜚英。这支平地冒出的队伍有骑兵有步兵，旗帜鲜明，部伍严肃，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继，训练有素。京西宣抚使姚希得大喜过望，询问众将士姓名，想延为己用。张惟孝道：“朝廷负人，福难祸

易。我率军来这里，只是应钟公之命，聊为君侯纾一时之难罢了。那些人全是我的朋友，姓名绝不可告。”姚希得无奈而作罢。

当时蒙古军围攻荆南，五州危急，于是张惟孝击鼓耀兵，率军前去增援。一路陆续有豪杰加入，数日之内部众达到万人。众人奋勇拼杀，屡战屡胜，数战俱捷。长江之上，一时平静。做出如此惊天事迹的张惟孝，时年仅十七岁，一时威名远扬，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风云人物，还得了浑号“张三千郎”。

蒙古退军后，吕文德调任京湖主帅，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持自己的亲笔信去招张惟孝，张惟孝不就而遁。吕文德派人多方物色，始终没有其下落[18]。

虽然张惟孝不知所踪，然其传奇事迹却在荆楚大地上流传，经年不衰。鉴于他之前的作为，普遍认为他是有能力左右重大战局、甚至天下局势的不世奇才，如同当年隐居隆中[19]不出的诸葛亮一样，不为朝廷所用实在可惜。这数年来，不仅京湖主帅吕文德，就连两淮制置使李庭芝也派人四处寻访张惟孝，不惜代价，只欲与这位奇男子见上一面。许多人曾揣测过，一旦张惟孝决意出山，将会是一番惊天动地的宏图伟业。却不想在襄阳城外的一处普通民居中，这位传奇伟男子居然以杀人疑凶的身份出现了！



钟杨一时不能相信，问道：“他真的就是张惟孝？”钟清点点头，道：“阿兄，你让我单独和张公子谈上一谈。”

钟杨知道当年父亲能打动张惟孝召兵退敌，是因为听了妹妹钟清的建议，便点点头，问道：“妹妹是要问他周太平命案一事吗？”钟清道：“不，人一定不是张公子杀的。就算我问他，他也不会为自己辩解，什么都不会说。我要问的是别的事。”钟杨遂招了招手，叫过张顺、张贵二人。

钟清走过去，轻声道：“张公子，我们又见面了。”张惟孝点点头，道：“看到清娘平安回来襄阳，我也就放心了。”

钟清道：“张公子果然是个信人。但我实在料不到公子会再回来襄阳。其实我也该想到的，会仙酒楼没有了，可还有梅香酒楼，还有黄酒、窝子面。”

张惟孝嘴角隐约浮起一丝微笑来，这令他冰冷惨淡的面容登时生动了许多，俨然有了几许风采。

钟清道：“既然张公子回了襄阳，我想再在仲宣楼宴请公子一次，可以吗？”张惟孝干脆地拒绝道：“不可以！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张惟孝了。而今的我，只是一无用的废人，清娘不必再为我枉费心机，空耗时间。”又道：“既然清娘认为我不是凶手，这里应该没我什么事了，告辞。”抬脚便要离去。

钟清忙叫道：“张公子，我只想以朋友的身份请你喝杯酒、吃碗面。难道……难道在你心中，从来就没把我当朋友看待吗？”

张惟孝浅扫了她一眼，却不敢凝视她的眼睛，又低下头去，沉默许久，才道：“我很感激清娘，是你救了我。”钟清叹道：“以张公子的能力，何须清娘来救？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五个月前，钟清与奶娘等人不幸被蒙古阿术军掳往洛阳，有蒙古军瞧见她美貌，途中便欲将她奸污。奶娘为保钟清清白，道出了她是官宦

之女的身份，她虽未再遭侵犯，却被当作重要人质拘押在洛阳蒙古军营中，与浣衣女奴们住在一起。在那里，她意外遇到了同在军营为奴的张惟孝。然那马奴只是空有张惟孝皮相，并无他半分气质，浑浑噩噩，被蒙古人呼来喝去。她惊奇万分，上前问他姓名，他只是露出茫然的神情来。她见到他毫无生气的空洞的眼睛，开始相信这只是个碰巧跟张惟孝长得很像的人，并不是他本人。想那张惟孝是何等人物，能在十日之内召集一支雄壮军队，拥兵江上，一扭颓局，如何能沦落到如此境地？

某一日，有几名醉酒的蒙古士兵来到浣衣局，远远见到钟清，便嘻嘻哈哈追了过来。浣衣局女奴除了从事洗衣等杂役外，还兼有军妓身份，供蒙古兵发泄性欲。钟清情知不妙，急忙逃走，却因为双脚钉了镣铐，被人追上。那些人将她围住，推来攘去戏弄一番后，这才将她按倒在地上，意欲强暴。危急时刻，忽有人赶来解围，那人拖着沉重的脚镣，行动不便，手上功夫却是不弱，几下便将那几名士兵扯开，一一摔倒在地。解围的人，正是长相酷似张惟孝的男子。他奋然出手的那一刻，她知道了，他就是张惟孝，他还是张惟孝。他只是因为受了某种打击和折磨，才会变得麻木不仁，然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正义并未泯灭，到了关键时刻，仍会被激发出来。

更多蒙古士兵闻声赶来。有人扯住张惟孝的脚镣，将他拖倒在地，拳打脚踢一顿，终将其制服。蒙古人虽肆意嘲笑辱骂他，却也不敢过于虐待，只将他高吊在辕门下示众，半日后才放了下来。钟清奔过去，扶张惟孝坐起来，哭道：“张公子……”一时泪如雨下，再也说不出半个字。

张惟孝歉然道：“对不起，清娘，对不起。我只是忍不住。”钟清不解地问道：“明明是张公子救了我，还说什么对不起？”张惟孝道：“我被蒙古人捕获，关押在洛阳已有数年。他们一直想要降服我，只是苦无对策。而今既知我与清娘相识，必定会利用你来对付我。”钟清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那么多人找不到张公子，原来你被蒙古人捉了。”

张惟孝道：“我救清娘，其实是更大地害你。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住……”钟清微笑道：“我很欣慰，张公子表面冷傲，原来内心深处还是关心清娘，愿意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那么，我也愿意为公子做点

事。”起身便要走开。

张惟孝遭受人生巨创，被蒙古人长期关押，一直处于消沉颓废的状态，但意志并未磨灭，反应依旧敏捷，急忙扯住钟清裙角，问道：“清娘想做什么？你可别做傻事。”钟清道：“张公子聪明绝顶，清娘自知瞒不过你。只要我死了，蒙古人便再也不能用我来要挟张公子，抑或是我家人。”

张惟孝道：“哎呀，清娘怎么那么傻。”钟清道：“张公子请放手，这就让清娘去吧。”

张惟孝一时踌躇，心中矛盾不已。他知道一旦放手，钟清便会去寻法自杀，他不想看到如此聪慧的女子就此香消玉殒，尤其不想她因为他而死。可他若是不放手，她很快就会遭受人间最惨烈、最耻辱的酷刑，生不如死，而他则会被迫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刑、听她惨叫，除非他向蒙古人屈服，不然绝不会休止。生，或是死，均是难以抉择的难题。

钟清也是心潮澎湃。自她在仲宣楼第一眼见到张惟孝起，便不可自抑地爱上了他。然而她知道自己留不住他，不是他野心太大，而是他的天地太宽，他太与众不同，离经叛道，桀骜不驯，他若娶了她，便意味着从此要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地做官，为朝廷出力，这实与他的个性大相径庭。然钟父当时还不明白，也有意将女儿许配给张惟孝，甚至请唐舜申出面提亲。张惟孝果然一口拒绝。她听说后倒没有觉得大失颜面，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她才貌双全，聪慧贞静，有“女诸生”的雅号，也算是妇辈中的佼佼者。可他那样卓然绝世的男子，理该有更超凡脱俗的女子来配他。而今她早已为人妻子，他却沦为南奴，再度重逢，依然有初遇时的怦然心动。原来这么多年过去，她依旧没有忘记他，他还留在她的心底深处。

转过头去，数名蒙古兵士正急奔过来。钟清料想张惟孝预测之事即将发生，忙催道：“张公子，你快些放手。”

张惟孝本是个果敢勇决的男子，但此时他却没有放开手的勇气。蒙古士兵赶了过来，执住钟清，将她带去了诸王忽刺忽儿的官署。忽刺忽儿是按赤台[20]之子，负责河南蒙古军务。他妻子张桂是汉人世侯张宏

之女，随军居住在洛阳，曾与钟清面谈过。

果然，忽刺忽儿一开口就问道：“娘子与张惟孝是旧相识吗？”

当年张惟孝受京西提刑司官员钟蜚英相激，感而召兵相助朝廷，此事早已轰传天下，钟清料想对方已知自己是钟蜚英之女，与张惟孝相识瞒不过对方，便点头承认。

忽刺忽儿道：“张惟孝是个豪杰人物，本国皇帝忽必烈下了命令，务必要令他归顺。娘子既认得他，不妨从中相劝。只要娘子能劝得他为我大蒙古国效力，本王可以做主，放娘子南归。”

钟清道：“大王已将张公子关押了好几年，早该知道他的性情——他想做的事，无须人劝；他不想做的事，别说清娘相劝，就是他亲生父母在场，也难令他回头。”

忽刺忽儿道：“娘子可知道，自从张惟孝被带来这里，从来没有开口说过一个字。本王手段用尽，都没被他正眼看过。你，是第一个能令他开口说话的人。本王倒想看看娘子在他心目中到底有多重要。”命人将钟清带到拷打犯人的刑房，绑住双手吊了起来。又命人带来张惟孝，捆吊在钟清对面。

忽刺忽儿道：“张公子早就知道本王想要什么，那些话早已说过千百遍，本王也不想再废话。这位钟三娘子是你们南家思国大官人的女儿，又是什么兵部侍郎的孙媳妇，本王本不想对她无礼，然而比较起来，还是得到张公子这样的人才更重要些。张公子，不知你以为如何？”见张惟孝不答，便下令兵士剥光钟清衣衫，预备先轮奸，再动刑。

张惟孝实不忍见钟清受辱，道：“等一等！我有话说！”忽刺忽儿哈哈笑道：“本王就知道这一招管用。你们南人有句古话：‘英雄难过美人关。’当年张公子也是因为过不了美人这一关，才会为我等所擒。”

张惟孝道：“劳烦大王先带手下人出去，我想单独跟清娘谈谈。”忽刺忽儿倒也爽快，道：“好。”挥了挥手，带着众兵士出去。

钟清虽心有余悸，仍强作镇定，颤声道：“张公子，你千万勿以我为

念。”张惟孝摇摇头，道：“我怎能忍心见到你被那些蒙古人污辱。”

钟清心念一动，压低声音道：“他们一心想要张公子归降，张公子不妨先假意答应他们，我们一起设法逃走好不好？”张惟孝道：“我张惟孝说出的话，焉有不作数的？况且我生无所恋，就算逃出洛阳，也没什么去处。”神情极是落寞萧索。

钟清道：“张公子如何会这样想？大宋那边，不知道多少人急着找你呢。”张惟孝道：“他们找我，不过是想要我为朝廷效力，跟蒙古人想要我投降为他们效力一样，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顿了顿，又道：“清娘可能觉得我是宋人，不该说这样的话，不该将母国与敌国相提并论。可害我成这样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蒙古人，而是宋人！”

钟清奇道：“张公子，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惟孝摇了摇头，显然不愿意再提起往事，又道：“既然清娘愿意为我而死，我也不能让你受辱。来人，快来人！”

钟清大惊失色，道：“不，张公子，不要这样。”张惟孝却是不理。

忽刺忽儿闻声进来，问道：“张公子想好了吗？”张惟孝道：“我答应为你们做一件事，条件是放钟清回大宋。”

忽刺忽儿先是一愣，随即哈哈笑道：“只一件事吗？张公子未免太小气了些。”张惟孝道：“你们可以提一件大事。况且我人始终在你们手里，你们又有什么损失？”忽刺忽儿想了想，道：“不错，是这个道理，不过本王还是觉得张公子诚意不够。”

忽有传令兵进来道：“阿术元帅有令，立即放了这名女子。”

忽刺忽儿吃了一惊，道：“什么？”传令兵道：“阿术元帅亲自下令，放钟清回去。”

忽刺忽儿道：“阿术不知道她是谁吗？”传令兵道：“知道，她是南朝大官人的女儿。阿术元帅说务必要妥善安置，尽快派人送她回去。”

忽刺忽儿道：“在襄阳将阿术一枪挑下马的敌将黑杨，就是这女子的

哥哥。这个阿术也知道吗？”传令兵道：“这个也知道。阿术还说那黑杨将军枪法了得，为他生平仅见，请这女子回去后转达给她哥哥知晓。”

忽刺忽儿大惑不解，连声嚷道：“阿术一定是受伤太重，病得糊涂了。”他虽有诸王身份，是黄金家族^[21]成员，在蒙古地位很高，却还是得听命于那可儿出身的主帅，命人解了张惟孝、钟清下来，自己带着钟清亲自去见阿术。

张惟孝久在军营，已精通蒙古语，听到忽刺忽儿与传令兵对答，知道钟清当可无事、且即将南归，这才略略放心。

第二日，钟清来见张惟孝，虽依旧有忽刺忽儿妻子张桂从旁监视，她脚上的镣铐却已经摘除了，显是已获自由之身。钟清称即将动身回襄阳，今日是专程来辞别，然谈及蒙古人突然释她南归，亦是满头雾水。

张惟孝沉吟道：“你祖公公黎公在襄阳监军，手握重权，许是他答应了蒙古人什么条件。”钟清道：“不，家父尚有可能如此，祖公公决计不会。别说是我，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孙子落到敌人手里，他也绝不会妥协。”张惟孝道：“黎公倒是个刚直之人。蒙古人肯放人，终归是件好事，事不宜迟，清娘尽快上路吧。”

钟清道：“我今日来见张公子，除了告别之外，还有一事相告。蒙古人贪利，听说有不少被掳的乡绅官宦都靠重金赎归。虽则比起那些人，张公子更为重要，但既有希望，还是不能放弃。我回去襄阳后，会设法筹集款项，为公子赎身。”

张惟孝连连摇头道：“不，千万不要这样做。我这副样子，就算回去，也不能再见人了。清娘若是为我着想，就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曾遇见我之事。”钟清道：“张公子的苦衷我自是懂得，可我一想到张公子在这里受苦……”又想到今日一别，再见无期，泪水潸然而下。

张惟孝大受感动，举起衣袖，想为她拂拭泪水，临到面前，却又缩了回去。他迟疑片刻，终于下定决心，道：“清娘不必再为我做任何事。我答应你，我会自己设法逃出去。”钟清喜出望外，道：“当真？”张惟孝点头道：“当真。”

钟清这才放了心，又鼓足勇气道：“张公子，我虽不知道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从忽刺大王的语气看来，似乎与一名女子有关，想来她不光是绝世美人，还应该是张公子深爱的人。其实，人生最糟之事，不是失去所爱之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

她的声音很轻很柔，如静水深流的韵致，但却掷地有声。张惟孝听了大为震撼，一时说不出话来。

钟清道：“张公子，请你多多保重。日后无论你人在哪里，都不要忘记你还有清娘这个朋友。我自知能力有限，才干远不及你，但无论你将来的需要清娘做什么，清娘都会万死不辞。”张惟孝百感交集，却只简单应道：“清娘也多多保重。”

二人就此分手。钟清的身影消失在辕门外的那一刹那，忍耐许久的泪水终于从张惟孝面上滑落。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掉泪，不为别的，只因为她救了他——

他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早已心如死灰，打算就此糊涂地活下去。宋人也好，南奴也好，身份于他没什么区别。她却告诉他，他在世间至少还有她这个朋友，她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他知道，她一定做得到，正如她为免他受人要挟宁可自己先死一样。而他也答应了她，要逃出这军营，他必须要做到。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她的出现，仿佛红尘中漂浮的淡泊，安之若素，清雅芬芳，他感到了从所未有的温暖。

此刻二人在梅香别院再度相遇，又有旁人在场，张惟孝自是难以安处，遂只简短道：“多谢。”便朝远门走去。

钟清道：“三日后，我会在仲宣楼设宴，恭候张公子大驾光临。”张惟孝却是恍若未闻，头也不回。

钟杨一直从旁密切注视，见张惟孝欲走，忙上前拦住他，道：“张公子，你不能走。”张惟孝止步不前，只冷冷望着他，却不说话。

钟清忙赶过来道：“阿兄，人不是张公子杀的。”钟杨道：“就算张公子不是凶手，也是重要证人。何况他还是京湖大帅吕相公点名要找的人，我必须得先扣下他。”

钟清道：“如此，吕相公只能得到他的人，得不到他的心。阿兄，你必须得放他走。”

钟杨一时踌躇不语。他当然信得过妹妹的话，可张惟孝不是普通人，一旦放其离开，其人很可能逃之夭夭，他自己受上司责骂处罚还是小事，日后又上哪里再去寻这位奇人？

正僵持间，门外脚步声纷沓而至，却是掌柜牛千里引着皮影戏班回来了。班主浑家竹枝娘子走在最前面。这名有“银铃子”之称的女子在襄阳名气很大，然绝大多数人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她一脚跨进院门时，众人眼前登时一亮——原来竹枝娘子不光声音好听，还是位大美人。

她脸上带着明显的气急败坏之色，大约听到丈夫被杀后，愤然不能自己。然当她迅疾环视一圈后，没有直接奔去查看周太平尸首，却将目光落在了张惟孝身上。她的面容在那一瞬间起了极微妙的变化，虽则夹杂着复杂情感，却掩饰不住震惊之色。张惟孝却相当漠然，仿佛根本就不认识她，只看了钟清一眼，点点头，就此去了。钟杨微一犹豫，终究还是没有出手阻拦。

牛千里吃惊极了，忙道：“张公子……他不是凶手吗？黑杨将军为何放他走了？”钟杨道：“目下还不能确定案情究竟如何。牛翁放心，这件事我自有处置。”

竹枝娘子紧紧盯着院门，仿佛有人站在那里一般。牛千里叫了她一声，她才回过神来，问道：“那个人……刚才走的那个人是谁？”牛千里道：“他叫张先行，就是我跟娘子说过的杀人凶手。”竹枝娘子道：“他……他……”

钟杨问道：“娘子认得他吗？”竹枝娘子道：“你是……”

牛千里忙介绍道：“这位是钟都统，人称黑杨将军。”竹枝娘子道：“啊，原来是黑杨将军。”周氏皮影戏班常常受邀进城表演，甚至还几次到过府署、军中，但凑巧每次钟杨都不在，是以竟未见过。又道：“黑杨将军英勇神武，小妇人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钟杨道：“不敢当。”又问道：“适才离开的张先行，娘子认得他吗？”竹枝娘子道：“他……他……”迟疑了下，还是低声说了出来，道：“他很像是传说中的张惟孝。”

钟清问道：“娘子认得张惟孝？”竹枝娘子道：“不算认得，只是见过一面。我是汉阳人，当年兵乱，我们全家乘船到江陵避乱，曾在沙市码头见过张惟孝，印象极深。不过，刚才那个人只是样子有些像，又好像有些不同。真的是他吗？”

钟清不答，只朝兄长使了个眼色。钟杨遂道：“不管他是不是张惟孝，都请娘子暂时不要提及张惟孝这个名字。”

竹枝娘子奇道：“为什么？是因为他名气太大吗？”钟清忙道：“娘子，你丈夫他……”

竹枝娘子这才意识到失态，浑然忘记了正事，忙夺过牛千里手中灯笼，奔到尸首边，提灯一照，确实是丈夫的脸，身上却不见伤口，忙问道：“我相公是怎么死的？”钟杨道：“应该是为镰刀所伤，伤在背心。但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襄阳县的仵作未到，我不便移动尸首，还没有验证过。”

竹枝娘子却是不管那么多，将灯笼往菜地土中一插，亲手将丈夫尸首翻了过去，果见其背心有两道伤口，登时又愤又怒，道：“是谁如此狠心杀了我相公，竟然砍了他两刀？”

钟清注意力一直在张惟孝身上，未靠近尸首，又不知究竟，闻声很是惊奇，问道：“死者伤在背心，但尸首却是仰面向上？”钟杨道：“是。牛翁说他进来时，正见到张公子提着镰刀蹲在尸首边上，后来丢了镰刀想要逃走。那个时候尸首应该就是仰面朝天了。”

竹枝娘子道：“凶手是那姓张的，是不是？掌柜的，你都亲眼看见了，对吧？”牛千里迟疑道：“小老儿是看见了，可黑杨将军既然放走了他……”

竹枝娘子道：“黑杨将军，你私下放走凶手，是何居心？”钟杨道：“不，张公子不是杀人凶手……”

有人叫道：“人证、物证俱在，不是他是谁？”却是专门为皮影戏班写串词的中年书生严震。

竹枝娘子气呼呼地道：“黑杨将军，你公然包庇凶手，难道就是因为他是张惟孝吗？果真如此的话，我可要去襄阳府衙门找吕知府评理。”

钟清见兄长受窘，忙道：“娘子，张公子他不是凶手。”竹枝娘子道：“你又是谁？是姓张的告诉你他没有杀人吗？”

钟清便自报了姓名，又道：“张公子没有为他自己辩解过一个字。请娘子先冷静些，好好听我说。尊夫既伤在背心，当是逃走时被凶手自后面追上，用镰刀连砍两刀。此种情况下，尸首应该是向前仆倒。但掌柜进来时，却看见尸首是翻过来的。”

竹枝娘子道：“这是姓张的砍倒我相公后，又刻意将他翻了过来，好确定他死了没有。”

钟清压低声音道：“娘子既已知道他是张惟孝，该知道他是什么人。张公子武功高强，若他杀人，一刀足以致命，无须第二刀。况且以他的个性，绝不至于背后伤人，更不会杀人后还去检视对方到底死了没有。另外，我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张公子不是凶手。凶手连砍尊夫两刀，血迹必然会溅到凶手自己身上……”

竹枝娘子道：“娘子说的不错，掌柜亲眼看到姓张的衣衫上有血迹啊。”钟清道：“是，我适才就站在张公子面前，近身观察过，他衣衫上确实有血迹，但溅射血迹通常是点状圆形，而张公子身上的血却是一大块斑状，分明是后来浸染上去的。”

牛千里连声道：“不错不错，张公子衣衫的血是斑状的，小老儿可以证明。”

竹枝娘子大为惊奇，立时对钟清刮目相看，问道：“娘子如何会知道这些？”一旁张顺接口道：“她是黑杨将军的妹妹，也就是钟提刑的三女儿。”

竹枝娘子道：“啊，难怪。”又问道：“那么依钟三娘子看，是谁杀了

我相公？”钟清道：“这我可不知道。我只是从张公子身上及现场的物证大致推测，他不是凶手。应该是有人先杀了尊夫，正好张公子来到别院，见有人俯卧在地上，不明情由，上前查看，却被躲在暗处的凶手偷袭打晕。张公子倒在了尊夫背上，所以衣衫上染了血迹。凶手又想嫁祸给他，便将凶器镰刀塞在他手里，然后自己逃走了。张公子很快醒了过来，一时不明究竟，又不知道地上的人到底是谁，便将尊夫翻过来查看。刚好这时候掌柜带着小厮到来，见张公子手提镰刀，身上有血，便误以为他是凶手。”

这一番推测合情合理，且与现场物证和目击证人描述相符，众人无不叹服。

正好黎毅与张世杰进来。黎毅见院子中横着一具尸首，忙举袖掩面，不敢多看，只疾步走到妻子身边，告知道：“已经将白先生、白夫人送去客馆安顿好了。明日一早，再雇船送他们二位回鹿门山。”

张顺问道：“世杰兄，你去了哪里？怎么一转身就不见了，我还一直以为你跟在我身后呢。”张世杰道：“我突然肚子疼，去蹲了半天茅厕。”环视院子一圈，皱眉道：“这里当真出了命案吗？”张顺道：“死人就躺在那里，这还能有假吗？”

钟杨见时辰不早，眼前又有命案，料想还得在这里耽搁许久，便道：“三位张兄，你们都是远道而来，是贵客。世杰兄明日一早还要动身回郢州。不如你们先回驿馆歇息，这里有我守着。一会儿等襄阳县署来了人，再移交给他们便是了。”

张顺等人都是武官，对查案毫无兴趣，便应了一声。张顺笑道：“反正我和张贵两个也要等吕太夫人寿宴之后才会各自返回，还有好几天呢，改日再约钟三娘子吧。倒是世杰兄明日一早要回去，不过你可以等钟兄寄信。”张世杰颇心不在焉，漫声应道：“是。”

钟清早知张顺等人约她不过是要聊聊她在洛阳的见闻，看是否能探取一些蒙古军情。心道：“张公子被关在军营几年，知道的可比我多多了。我该想个法子，令他同意与张将军、至少与阿兄好好谈上一谈。”

钟杨又道：“妹妹，你也跟妹夫先回去，免得黎公他们牵挂。有事我再来找你。”又特意叮嘱道：“入夜后城禁，只有西门旁有小门可以进城，别贪近走了北门。”

钟清其实极想留下来，然她毕竟已是黎家媳妇，见丈夫双手捂鼻，一副恨不得马上离开的样子，只得应了一声。

竹枝娘子忽道：“钟三娘子，请等一等！你刚才说，凶手身上一定溅有血迹？”钟清点点头，道：“这一点，我可以完全肯定。”

竹枝娘子走到严震面前，道：“我记得我上台前，你穿的不是这件衣衫。你原先那件呢？是不是因为上面染了我相公的血，你将它扔了？”严震先是一愣，随即大为惊惶，道：“什么？娘子怀疑是我杀了周班主？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是我？我是戏班的人，为什么要杀周班主？”

竹枝娘子道：“不是你的话，你为什么要换衣衫？”严震忙道：“我没有换衣衫，只是因为勾栏那边热，我脱了一件外袍而已。”

竹枝娘子道：“你的外袍呢？”严震忙道：“还在勾栏那边放着呢。适才掌柜的说别院出了命案，周班主被杀，我慌里慌张赶来，忘记取了。”他见众人目光尽落在自己身上，似乎无人相信他的话，愈发惊惶，冷汗涔涔，居然浸湿了衣衫，额头亦有汗水滚下。

钟清忙道：“应该不是他。”竹枝娘子道：“哦，何以见得？”钟清道：“张公子身手不凡，就算是有人趁天色昏黑自后偷袭，寻常人也决不是他对手。这位先生瘦弱单薄，显然不会武艺，所以……”

严震忙接口道：“钟三娘子说的对极了！决计不是我！我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连刀枪都没有摸过！”

竹枝娘子对钟清已完全信服，遂不再审视严震，只望着丈夫尸首，沉吟道：“那到底是谁杀了我相公？”

她脸上没有普通妇人丧夫后常见的悲恸，而是一副坚毅果敢的神情，显示着她将要查出真凶、为夫复仇的坚定决心。

[1]俗讲：唐代流行的一种寺院讲经形式，多以佛经故事等敷衍为通俗浅显的变文（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多用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用说唱形式宣传一般经义。其主讲者称为“俗讲僧”。

[2]钧容直：宋禁军番号名，实为军乐。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选禁军中通晓音乐者成立“引龙直”，于皇帝外出时骑导。淳化四年（992年）改名钧容直，皆与教坊参用。它们以骑吹形式在“御驾”出行时演奏教坊乐。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燕乐教坊外，复有云韶班、钧容直二乐。”《宋史·乐志十七》：“钧容直，亦军乐也。”《宋史·乐志十七》：“诏罢钧容旧十六调，取教坊十七调肄习之。”

[3]渔鼓，又称道筒、竹琴。筒板，又称筒子。均为伴奏乐器，宋代已出现，见苏汉臣所绘《杂技孩戏》画面，流行于湖北、湖南等地区。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载：“渔鼓，裁竹为箛（tǒng同“筒”），长三四尺，以皮冒其首，皮用猪臀（liáo）上之最薄者（即用猪皮或猪膀胱膜蒙鼓），用两指击之。”演奏时，左手竖抱渔鼓，右手击拍鼓面。指法有“击”（四指同时拍击）、“滚”（四指连续交替单击）、“抹”（四指击鼓止音）、“弹”（四指屈指连续交替击弹）等。又《三才图会》：“又有筒子，以竹为之，长二尺许，阔四五分，厚半之，其末俱略外反。歌时用二片合击之以和者也。”筒板两根为一副，演奏时用左手夹击发音。

[4]皮影戏表演所用道具由三部分构成：皮影、影窗与灯光（古代用的是油灯）。影窗就是皮影的背景，一般为高三尺、宽五尺左右的长方形白幕，类似今宽银幕电影时的幕布，只不过比例要小得多。

[5]宁乡：今属湖南。

[6]白河：古称清水，发源于河南嵩县攻离山，流经嵩县、南召、南阳、新野，于瞿湾入襄阳，于两河口与唐河交汇后始名唐白河，向南至张家湾注入汉水。全长近三百公里。

[7]《宋史》中，张惟孝与孟珙、杜杲等名将并列，被喻为“奇才”，但未提及其家世。小说中张惟孝家世亲眷均据《宁乡张氏通谱》。

[8]张九皋曾官宋州（今河南商丘）刺史，提拔过著名诗人高适（盛

唐诗人中唯一做到高官并且封侯者，“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即为其名句）。后代子孙著名者除宋高宗时期张浚外，还有明朝宰相张居正。又，据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唐睿宗即位后，大权为太平公主所掌握。彼时张九皋游于京师，才华为太平公主所赏识，预备列其为进士第一名。当时另一才子王维也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认为不如自己，于是结交岐王李范。岐王教王维以伶人身份在太平公主面前弹奏琵琶曲《郁轮袍》，由此得到进身之阶。太平公主最后将王维列为第一，张九皋痛失解头（宋人王说《唐语林·补遗二》：“武翊黄府送为解头，及第为状头，宏词为敕头，时谓‘武三头’，冠于一时。”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七·状元》：“以今制准之古制，今之解元，古之解头也，今之会元，古之状头也。”）。实际上，太平公主死于开元元年（713年），彼时王维才十三岁，后于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薛用弱所记不合史实。

[9]绍兴六年（1136年），张浚渡江抚师淮上。此时金兀术拥兵十万余于扬州，约日渡江决战。张浚长驱临江，召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议事。将士见张浚，勇气十倍。韩世忠遣麾下王愈诣金兀术约战，且言枢密张浚已在镇江。金兀术曰：“张枢密贬岭南，何得乃在此？”王愈出张浚所下文书示之。金兀术色变，晚间不战而遁。

[10]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唐代诗人张籍的后代。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军大举进犯，十岁的张孝祥随父张祁南下渡江避难，居住芜湖升仙桥西。史称他“幼敏悟，书再阅成诵，捷于文思，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能诗善词，尤工乐府”。且精于书法，笔力遒劲，卓然颜鲁。十六岁时，张孝祥在明州进士预选中考了第一名。两年后，又在省里的进士预选中考了第一名。在此期间，张孝祥遇见了同样南下避难的李氏，二人一见倾心，同居在一起。李氏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张同之。张孝祥与李氏感情深厚，但始终没有结为夫妻。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二十三岁的张孝祥到临安应试。廷试结果，秦桧孙子秦埙排在第一，张孝祥排在第二。但在殿试时，宋高宗亲自将张孝祥定为第一，还说：“张孝祥词翰俱美，必将名世。”秦桧很不高兴，语带讥讽地对张孝祥道：“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断。”秦桧的姻亲曹泳为了笼络张孝

祥，想将女儿嫁给他。张孝祥装作没听见，迅疾掉头他顾。最让秦桧一党难以容忍的是，张孝祥中状元后，立即上书，要求给岳飞平反：“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宋高宗最忌“岳飞”二字，但对于自己亲手提拔的状元，没有追究，“特优容之”，当然为岳飞昭雪之事也充耳不闻。秦桧挖空心思，想要报复张孝祥，遂唆使党羽策划了个两个大阴谋：其一，诬告张孝祥父亲张祁犯嫂。张祁兄长张邵曾以直龙图阁身份出使金国，被金人扣押了十五年。在此期间，张邵妻子病逝。张邵归国后便因奏事得罪秦桧，为避祸只好装疯卖傻，故意说了不少疯话。其中一句就说他妻子死于非命，结果引起了一场大狱，秦桧一党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编造出张祁侵犯嫂子、导致嫂子怀孕、又杀嫂子灭口、并由此导致知道真相后的张邵发疯的离奇故事；其二，诬陷赵汾（宰相赵鼎之子）与张祁结交。赵鼎为保他人，绝食自杀。秦桧干脆下令逮捕赵汾下狱，严刑拷打，逼令他承认与已经罢官的张浚、胡铨、胡寅等人谋反，株连五十人。后因秦桧病死，这些被诬陷的人才得以重见天日。张孝祥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处于风口浪尖，一直没有公布与李氏的关系，并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另娶仲舅之女时氏为妻。李氏被迫与张孝祥分离，以学道为名，回去故乡。张孝祥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送李氏和九岁的儿子张同之溯江西去，写下了情韵幽馨绵邈的《木兰花慢》：“送归云去雁，淡寒采满溪楼。正佩解湘腰，钗孤楚鬓，鸾鉴分收。凝情望行处路，但疏烟远树织离忧。只有楼前流水，伴人清泪长流。霜华夜永逼衾裯，唤谁护衣篝？今粉馆重来，芳尘未扫，争见嬉游！情知闷来殢酒，奈回肠不醉只添愁。脉脉无言竟日，断魂双鹧南州。”明人杨慎称其“清丽之句，如佩解湘腰，钗孤楚鬓，不可胜载”。读者能感受到此词与爱情有关，却不知道究竟，由此更加觉得词意迷离惆怅。一直到1971年，张同之及夫人墓在江浦县（今属江苏南京）发现，才由墓志揭开人所未知的张孝祥和张同之生母李氏的爱情悲剧。秦桧死后，张孝祥才正式入仕。乾道五年（1169年），因病退居芜湖，徜徉山水。次年夏季，与好友泛舟芜湖时，突然中暑身亡，年仅三十八岁。宋孝宗听说后，深为惋惜，有用才不尽之叹。

[11]商：今陕西商县。

[12]张栻为南宋理学名家。张杓则是著名能吏，“天资高爽，吏材敏给，遇事不凝滞，多随宜变通，在任皆以治辨称”。做过襄阳知府，抑豪强，敛盗贼，以能见称。曾任临安知府时，号称“南渡后京尹之首”。其事迹可参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

[13]此处指张惟孝每自比于诸葛亮，而襄阳西面隆中为诸葛亮隐居之处。东汉末年，北方战乱经年，只有刘表镇守的荆州一带相对平静。刘表喜招纳名流，有“八顾”（八个以有德行引导别人的人）之一的美誉，中原人士前来避难者甚众，形成了一个名士群体。除了隐居在隆中的诸葛亮外，还有襄阳城西万山的王粲（字仲宣），城西檀溪水旁边的徐庶（字元直）、崔州平，城南岷山白沙曲的司马徽（字德操），城东鱼梁洲（汉江与白河泥沙共同淤积而形成的江心沙洲）的庞德公，城东白沙洲的庞统。

[14]张氏先人中，除张九龄驻足襄阳多年、留下诸多风流佳话外，张杓也曾任襄阳知府。

[15]张栻有《诸葛武侯像赞》：惟忠武侯，识其大者。仗义履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阳，若将终身。三顾而起，时哉屈伸。难平者事，不昧者几。大纲既得，万目乃随。我奉天讨，不震不竦。维其一心，而以时动。噫侯此心，万世不泯。遗像有严，瞻者起敬。

[16]王粲：字仲宣，东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出生于名门世族。十七岁以前生活在洛阳和长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称其“有异才”。十七岁至三十二岁为避董卓之乱，寄寓襄阳，依附荆州牧刘表。因其貌不扬，未被重用，郁郁不得志。某日，登楼有感，写下了著名的《登楼赋》，“王粲登楼”遂作为怀才不遇、思念故土的著名典故。三十二岁至四十一岁依附曹操，终得到曹操父子重用，由丞相掾迁军谋祭酒，再迁侍中。由于劝荆州牧刘琮降曹首功，后赠爵关内侯。名列“建安七子”，是建安文坛的代表。就文学成就来说，居七子之首。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仲宣益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不瑕累，摘其辞赋，则七子之冠冕乎！”千百年来，人们把“王粲登楼”作为怀才不遇、思念故土的典故。

[17]空名帖：未填姓名的官员委任状。

[18]张惟孝为钟蜚英所激，以布衣身份招兵、助姚希得退敌为真人真事。天下汹汹、风云板荡之际，总有传奇人物出现，此为历史最精彩之处。

[19]隆中：位于襄阳城西13公里处，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诸葛亮三岁丧母，八岁丧父，跟随叔父诸葛玄来荆州（襄阳）投奔荆州牧刘表，他实际上在襄阳长大成人。其大姐嫁给了襄阳望族蒯良之子蒯祺，二姐嫁给了襄阳名士庞德公之子庞山民，诸葛亮本人则娶沔南（今湖北洪湖）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黄承彦妻子为襄阳大族蔡讽之女，蔡讽另一女嫁刘表，一子即为蔡瑁，为刘表大将。襄阳在当时属南郡，以城西万山为西边界，万山西则是南阳郡，因而又有“襄阳无西”的说法。由于诸葛亮隐居之地隆中恰好在万山之西，属于南阳郡（即其《前出师表》中所云“躬耕于南阳”，由此引发了后世旷日持久的诸葛亮归属之争，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趣事。）清代时，襄阳人顾嘉衡任南阳知府，南阳、襄阳的文人正为诸葛亮的隐居地而争论，逼迫顾嘉衡表态。顾嘉衡撰一联云：“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才算勉强摆平了这场“官司”。

[20]按赤台：又译阿勒赤台、按只歹。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赤温之子。合赤温早卒，按赤台掌理家族。成吉思汗分封诸弟诸子，由按赤台领受合赤温系的份额。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皇子阔端和曲出分别率军两路攻宋。第二年冬，曲出死于襄阳军中，其职务由按赤台接任。

[21]黄金家族是指是纯洁出身的蒙古人。根据记载，蒙古族有一名女性始祖阿阑豁阿，她与她丈夫生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她丈夫死后，她又生出了三个儿子。她的两个大儿子和其他亲属对这件事很有疑问。阿阑豁阿解释说：后来的三个儿子是她与一个神人的后代，是上天的儿子。从此之后，这三个儿子的后人就被称为纯洁出身的蒙古人。蒙古各部的可汗都出自阿阑豁阿后来所生三个儿子的家族，所以便被称为“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按照蒙古传统观念，只有黄金家族出身的人，才有继承汗位的权利。非黄金家族出身的人，绝对不可染指汗权。

第三章 汉水无情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凭吊楚国宋玉的诗，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一自伤自吊之情。尤其『怅望』一句，是说诗人虽与宋玉不同时代，萧条不遇、惆怅矢志的人生遭际却是相同的。

淡妆人更婵娟，晚容净洗铅华腻。

泠泠月色，萧萧风度，娇红敛避。

太液池空，霓裳舞倦，不堪重记。

叹冰魂犹在，翠舆难驻，玉簪为谁轻坠。

别有凌空一叶，泛清寒、素波千里。

珠房泪湿，明珰恨远，旧游梦里。

羽扇生秋，琼楼不夜，尚遗仙意。

奈香云易散，绡衣半脱，露凉如水。

——南宋·唐珏《水龙吟》

张惟孝离开梅香别院后，先脱了染血的外袍，随手抛到路边，爬上大堤，重新回来梅香酒楼。别院有人被杀一事尚未传开，酒楼依旧热闹，勾栏上正在表演木偶戏，与皮影戏异曲同工，只是道具和表演手法上有些差别。不过木偶戏通常安排在白天，皮影戏则是在晚上，今晚皮影戏班出了事，不得已只好由木偶戏暂时先顶上。台下有不少人是专程趁夜来看皮影戏的，嘟嘟囔囔，很是不满。

张惟孝径直来到柜台，预备赊两瓶黄酒带走。尚未开口，管事的便笑道：“张公子是要酒吗？小的都给您预备好了。”从柜台下取出两瓶尚未开封的黄酒。张惟孝道：“多谢。酒钱先记我名下。”管事笑道：“张公子之前欠的酒账都已经结清了，而且还剩了许多，够张公子用上好一阵子了。”

张惟孝闻言一愣，问道：“是钟三娘子代付的吗？”管事道：“不是，是那位人称‘白秀才’的白先生。他一下子拿出二十两现银，说是送给张公子作酒钱用的。”

张惟孝极为意外。那白秀才嘴上不饶人，出口便伤人，看上去精明而小气，想不到却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大宋以铜钱为官方货币，兼以金、银。然宋室南渡后，半壁江山沦陷，南宋朝廷因铜钱紧缺，便仿照四川发行“交子”纸币，开始以票据“会子”应付开支，先在临安地区使用，“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在京师试行后，南宋正式成立“行在会子务”，发行会子，分一贯^[1]、二贯、三贯，在东南各路流通，称“东南会子”。

为维持会子信誉，防止贬值，起初实行的是“钱会中半制”，即朝廷开支以一半铜钱、一半会子支付。由于官方措施得当，发行谨慎，尚能维持其币值，两浙东西路、江南东西路、湖南等地亦开始发行会子，会子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商户开始用会子标价，铜钱慢慢减少直至消失。

宋孝宗年间，军费膨胀，朝廷便不断增发纸币。由于临安“行在会子务”现钱有限，不够兑换增发的纸币，朝廷下令设“都督府会子”和“湖北会子”，要求这两处发行的会子分别在建康和鄂州兑钱，以免加深临安钱荒，同时防止其他地方的会子流入京城。朝廷一度还限令江北不可使用东南会子，但此举妨碍商人贸易，后来江北亦可使用东南会子，但不可兑换铜钱。宋孝宗曾对大臣道：“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足见会子牵动着大宋经济命脉。

南宋朝廷起初尽力维持“钱会中半制”，不轻易改变比率，但铜钱腾贵，执政者不得不提高会子比率。由于铜钱收入减少，开支方面无法继续维持“钱会中半制”，唯有全用会子。加上钞票不断印制，会子贬值不可避免。不过会子价值虽跌，却由于已经取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可用作缴纳赋税，故民间百姓也使用会子，此即宋人洪适^[2]所云：“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鄙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纸币发展迅速，官方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子，会子遂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

纸币。

宋理宗后期，由于蒙古大举南下，军需大增，朝廷不得不增印纸币应急。会子发行额大增，而会子的发行准备金却分文未有增加，故会子的价值低落。加上民间伪钞盛行，会子已达恶性膨胀，十八界[3]会子二百贯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贾似道执掌朝政大权后，企图挽救经济危机，遂于景定五年（1264年）贸然发行见钱关子，取代贬值过甚的会子，每贯折合铜钱七百七十文。然钱楮亏折之弊并不能因此而革，相反，关子的发行增加了楮币的流通量，结果是“物价益踊，楮益贱”，宋度宗虽一再下诏“严申减落之禁”，也未能挽回信用。

尽管如此，由于纸币在南宋流行已有百余年，民间已极少能见到铜钱。难怪管事如此眉飞色舞，实是因为现时流通关子，很难遇到愿意用金、银、铜支付的主顾，更何况二十两白银足够普通人家两年日用，着实不是小数目。

管事又问道：“张公子可还需要什么酒菜？正好楼上空了一间阁子，里面有脚炉，公子想暖和暖和的话，不妨先上去坐，小的叫梅娘给您把酒烫上。”

张惟孝只穿着单衣，确实有些冷，便道：“那好。酒菜也不需要，再来一碗窝子面吧。”管事道：“好咧。”招手叫过一名焠糟，命她引客上楼。

那焠糟名叫梅雀，租住在另一名焠糟梅燕家里，笑道：“今晚梅燕去了船上伺候贵客，不然她一定会自己来招呼张公子。”又道：“梅燕一番好意，几次邀请张公子到家里暂住，虽是柴房，可也比漏风漏雨的老龙庙强，张公子为何不接受呢？”

张惟孝只是不应，进来阁子坐下。梅雀嗔道：“张公子真是个怪人！”上了酒和面，也不再睬他。

张惟孝喝了一瓶滚烫的黄酒，吃了一大碗面后，只觉得全身发热，腹肚鼓胀，再也容不下任何东西。便将剩下的一瓶酒揣入怀中，预备回老龙庙去。

出来酒楼时，却见外面小雪已然停了，一轮凸月正从东方冉冉升起。汉江上渔火与月光交相映照，清朗无限。虽则夜色已深，老龙堤上依旧欢声笑语，喧闹非凡。不远处的码头边停靠着一艘豪华气派的两层大船，彩灯高悬。有女子在船舱中说唱，俨然便是那驭说高秀英的声音。

张惟孝站了一会儿，忽有人走过来招呼道：“我们是在酒楼里见过吧？想不到又遇到了。”却是那曾以一阙《木兰花慢》赞叹过高秀英说书的男子。

那人笑道：“在下张畴，田畴的畴，不是发愁或是仇恨。敢问兄台高姓大名？”张惟孝道：“小姓张。”

张畴笑道：“那咱们同姓了。拿老话来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我与张兄两次相遇，也算有缘。我的船就在那边，不知张兄是否有船头赏月的雅兴？”张惟孝道：“张兄美意，在下心领，只是我目下多有不便之处。”张畴道：“既是如此，那我也不勉强了。”又脱下外袍，递过来道：“我与张兄一见如故，江边风大，这件衣裳就先送给张兄御寒。”

张惟孝迟疑道：“这件丝袍太过贵重，怕是……”张畴笑道：“不过是件衣裳而已。我船上还有外袍。”

张惟孝少年时便已独自漫游江湖，也是个豪爽豁达之人，知道张畴诚心与自己结交，却人美意于对方面子上不好看，遂接了过来，道：“如此，便多谢张兄了。”

堤下一艘大船上忽然钻出一名女子，娇滴滴地叫道：“张公子，奴家等你很久了，你快些来呀！”

张惟孝见那女子浓妆艳抹，美丽妖娆，却并不认识，不由一愣。张畴忙道：“她是在叫我。”转头应了一声，又笑道：“我最近会一直留在这里，张兄若有空，便来船上寻我。”张惟孝道：“好。”当面披了长袍，拱手辞别。

他信步走着，不知不觉便走过了栖身的老龙庙，干脆来到解佩渚。所谓“渚”，其实是一片临水的石坝，枯水时节才会露出来。这一带依山

傍水，夜色迷人，尤其当月出东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间时，玉盘皎洁如银，白露横江，水光接天，自古便是名胜美景。唐人雍陶有《送客归襄阳旧居》诗：“惟有白铜鞮上月，水楼闲处待君归。”其中“白铜鞮^[4]上月”，便是指解佩渚月色风景。

月光下的石坝亮如白昼。虽则夜色已深，居然零零星星还逗留有不少人，基本上都是幽会的年轻男女——有埋头寻石的，有嬉戏打闹的，也有甜蜜地依偎在一起的。

张惟孝下来堤坝，选坝梗下一块大石，倚石坐了，从怀中取出酒瓶来，喝了一口。酒早已凉了，口感差了许多，他便将酒瓶放在一旁，对着汉江发呆。解佩渚是他当年定居襄阳后常来的地方，常常约三五友人，到此席地而坐，浩歌痛饮，纵意狂欢，好不惬意。而今故垒依旧，他自己却飘荡四海，又被拘禁多年，已不再有当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的豪迈。信若山川旧，谁知岁月何。同心不同赏，留叹此岩阿。在这个曾经最熟悉的地方，他完全成为了陌生人。虽满目银光，然凄其风露，不免戚戚难抒。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月影西移，滩上的人渐渐散去。江边风大阴冷，张惟孝虽穿了张畴的外袍，仍然冷得直打哆嗦，但还是不愿意离去。

忽听得头上有人道：“弄珠滩上欲销魂，独把离怀寄酒尊。”

张惟孝也不理睬，抓起酒瓶，又开始埋头饮酒。那人便顺溜走下堤坝，凑到他身边坐下，却是皮影戏班新死丈夫的竹枝娘子。

竹枝娘子笑道：“今日是穿天节，我知道郎君一定会来这里。”叹了口气，道：“这么多年不见，郎君可是大变样了，我都快认不出你了。”见张惟孝始终不理睬她，便举手去摸他的脸，叹道：“我那纵横江湖、意气豪雄的张三千郎去哪里了？”声音温婉之极，又带着悲悯的叹息，令人怦然心动。

张惟孝忽抓住她手腕，冷冷道：“我变成这样，还不是拜你所赐？你也不必惺惺作态，我知道你跟来这里，其实是想杀我。”竹枝娘子娇声嗲

道：“我哪有想杀郎君？喂，你弄痛我了。”

张惟孝哼了一声，从竹枝娘子衣袖中抽出一柄匕首，远远甩了出去，这才放开她手腕。又冷笑道：“你应该知道，就凭你，杀不了我。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张惟孝，你若再苦苦相逼，休怪我翻脸无情。”

竹枝娘子笑道：“你既不是以前的张惟孝，为何适才在别院见到我，却不向黑杨将军告发我？难道你心中仍然对我恋恋不忘？”张惟孝斥道：“无耻贱人！”竹枝娘子道：“是我不好，就算郎君骂我打我，我也不会往心里去。”

张惟孝道：“我已经被你害成这样，你还待怎样？”竹枝娘子笑道：“我们再一道归隐山林，如何？”张惟孝一愣，随即斥道：“你这妇人满嘴谎言，到如今还花言巧语，不过想让我揭穿你的身份罢了。”

竹枝娘子道：“我没骗你，我是真心想和郎君一道归隐山林，不过要等我报仇之后。”张惟孝道：“你最好立即从我眼前消失，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竹枝娘子娇笑道：“郎君还不知道吧，我现在的名字叫竹枝。”张惟孝道：“你叫竹枝也好，竹叶也好，跟我有什么关系……”蓦然会意过来，她叫竹枝，取的是唐人刘禹锡《竹枝词》^[5]“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之意，暗喻她本来的名字晚晴。道是无情却有情，她是在暗示他曾对他有情吗？

竹枝娘子幽幽道：“郎君曾说过，宽恕更需要勇气。我自知做过对不起郎君的事，也不希冀你原谅。但我希望你知，我已经变了，改过自新，不再是以前的晚晴。不然我如何会以走江湖、抛头露面卖艺为生？”

张惟孝冷然凝视着她，原来在勾栏上为皮影解说配唱的妇人就是她。他居然没有听出她的声音，或许他根本不想记得与她有关的任何事。这是代表他心中放下了，还是放不下？当年他为了让她快乐，曾告诉她说，世间再大的怨恨，也会被时光所化解，宽恕则更需要勇气。然而真的轮到他自己时，才知道怨者，患也，心上始终压着两层土，如何能轻松得下来？数年的光阴，真的能化解心结吗？究竟意难平。

他以为她还会继续纠缠他，用美色诱惑他，以一番花言巧语来欺骗他，她却没有什么，只轻叹一声，起身往江滩上去了，在石缝中摸索着寻找那柄匕首，忽然尖叫一声，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他迅疾站起身来，却不是赶去扶她，而是径直往堤上去了。爬上老龙堤后，转头看去，却见她还坐在原地，似是扭伤了脚，动弹不得。一时心有所动，但终究还是没有回去。

回到老龙庙，张惟孝闷闷往角落中歪下。这一夜，自是耿耿难寐。好不容易捱到天亮，便赶来梅香酒楼。酒楼还没有开张，只见到一名四五十岁的老者在打扫院子。张惟孝见他面生，料想是酒楼的护院，问道：“这位护院翁，可知道昨晚别院命案到底如何了？”那护院忙肃色道：“公子小点声，上头不让传这事儿。”

张惟孝道：“上头是谁？”护院道：“当然是官府啦。听说吕家太夫人八十寿宴在即，官府不希望命案一事传出去，免得人心惶惶，冲了喜气。”

张惟孝冷笑道：“吕文德是京湖制置使，吕文焕是京西安抚副使兼知襄阳府，他们兄弟眼皮底下发生了命案，不好好查个水落石出，倒还怕冲了寿宴喜气，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护院听他直呼京湖最高长官的名字，不由得瞠目结舌，忙道：“公子是新来襄阳吗？你有所不知，吕知府倒是个好官，不会有草菅人命一说。听说是因为朝廷专程派了官员来为吕太夫人贺寿，官府不愿意命案这类的事传出去，以免坏了襄阳的名声。”

张惟孝道：“哼，名声！那么这件案子还是由黑杨将军管吗？”护院道：“好像黑杨将军一直在场，后来快到半夜时，襄阳县唐县尉带了人来接手，看了一圈，问了一遍，然后就抬着尸首走了。”

张惟孝道：“那么戏班那些人呢？”护院道：“掌柜说要为皮影戏班另外找地方居住，可他们不愿意搬，说还是先住在别院。也是，戏班家什多，搬来搬去费劲。西院何班主、高大娘他们也不愿意折腾。昨日大伙儿个个累得要死，都是回房倒头就睡了。”

张惟孝道：“嗯，那位皮影戏班竹枝娘子怎样了？”护院道：“呀，竹枝娘子可不大对头！昨晚官府的人走后，她人就不见了，后来戏班的人到处找，快天亮时才在解佩渚找到她。脚也伤了，冻得发青，抬回来时人都没了知觉。也不知道竹枝娘子深更半夜跑到解佩渚做什么，虽说穿天节，可她新死了丈夫……”顿了顿，又道：“或许她心中难过，这是她纪念丈夫的一种方式吧。”

张惟孝见对方谈吐，实不似护院，正惊讶时，掌柜牛千里自酒楼出来，忙不迭地赶上来接笤帚，叫道：“郑公，您老人家怎么这么早起来？还亲自打扫院子。哎呀，这些都是杂工做的粗活儿，可别脏了您的手。”

那老者正是江南富商郑虎臣，笑道：“没事儿，是我自己想要活动活动身子，打扫院子，一举两得。”牛千里道：“是，是。”转头见到张惟孝，登时又惊又疑，道：“张公子，你……你这么早来酒楼做什么？”

郑虎臣讶然道：“这位就是昨晚被牛掌柜当场捉住的疑凶吗？”牛千里道：“就是他。”又低声道：“郑公，虽说钟三娘子证明了张公子不是凶手，可他昨晚莫名在别院出现，还站在死人边上，镇定得出奇，诡异得很，您老人家还是离他远点好。”

郑虎臣哈哈大笑道：“老夫也可以证明，张公子决计不是凶手。”牛千里奇道：“为什么？郑公没去过别院，今日也才是第一次见到张公子啊。”郑虎臣笑道：“张公子当着老夫的面骂官府草菅人命，有这样的凶手吗？”当即自报了姓名。

张惟孝仍然用张先行通报，拱手道：“在下不知郑公身份，适才多有唐突，抱歉。”又问道：“贵楼煊糟梅燕是住在梅香别院附近吗？”牛千里道：“是，就在别院南面的那一排民居，恰好在西院背面。”

张惟孝点点头，便径直下堤来。寻来梅燕家中，开门的正是她本人，登时又意外又惊喜，道：“张公子，你……”张惟孝道：“燕娘不是说家里多一间柴房吗，可否借我暂住？”梅燕道：“当然可以。”忙引了张惟孝进来。

此处宅子是典型的荆楚民居布局，坐北朝南，一间堂屋，左前、右

前各有一间住房，左后是厨房，右后是堆放杂物的柴房。柴房甚小，倒也干净，放有一张竹床和竹桌，不过没有窗户，只靠堂屋透过来的光照明，甚为阴暗。

张惟孝道：“那边应该就是梅香别院了吧？”梅燕道：“是，奴家屋子的后墙紧挨梅香别院西院的后墙，这边西面也是人家，一点墙缝都没有，所以没有窗户。怕是委屈张公子了。”

张惟孝道：“不，这里很好。不过，我住在这里的事，还请燕娘不要宣扬出去。”梅燕应道：“是，一如张公子所命。这里还住着其他两位煊糟姐妹，梅秋和梅雀，奴家回头也会叮嘱她们的。”又要去抱被褥之类。张惟孝道：“不忙。我有话问你。”见梅燕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双手不断绞着衣襟，忍不住笑道：“你是主，我是客，燕娘怎么反倒如此客气？过来坐下。”梅燕道：“奴家不敢。”

张惟孝也只得由她，问道：“我曾听说尊父邹公是代人往鹿门山樵场运货，遇强盗劫杀遭难，对吗？”梅燕道：“是。”大致叙述了经过，已是泪眼婆娑。又抹泪道：“当日多亏郑公在此，仗义出面，不然奴家连祖上传下的宅子也守不住。”

张惟孝道：“人死不能复生，燕娘也别太难过，尊父在天之灵，一定也希望你能快快乐乐地活下去。”又问道：“郑公便是江南富商郑虎臣吗？”梅燕道：“是，他是梅香酒楼的真正主人。”

张惟孝道：“尊父被杀一事，是在皮影戏班住进梅香别院后，对吗？”梅燕想了想，道：“好像是这样子。张公子怎么知道？”

张惟孝道：“那这一带可还有什么大事发生，譬如像尊父这类死于非命之事？抱歉，我不是有意提起你的伤心事。”梅燕道：“奴家知道，张公子必然有自己的用意。是了，别院西面的蒋大叔上山砍柴，掉下山涧摔死了。他浑家刘大娘也失踪了。这，应该算是公子口中的大事吧？”

张惟孝点点头，问道：“那么蒋家的空宅现下归谁了？”梅燕道：“被城中的恶霸王五强占了。”

张惟孝已经不止一次听到王五这个名字。十余年前，他在襄阳城中

置了一处大宅子，后因战乱离开。这次回来后也曾去过故宅，发现早被人占了，宅子的新主人便是王五。他因自己离开襄阳已久，宅子易主也属正常，并未太当回事，是以宁可自己在城外庙中栖身，却想不到王五竟是个四处霸占民宅的主儿。

梅燕又道：“蒋大叔夫妇出事后，刘大娘的亲属寻来，想接管宅子，结果王五抢先带人强行住了进去。他掌管着码头，在老龙堤上有好几家店铺，那家最大的妓馆也是他的。他占那宅子是为了给手下人住。”

张惟孝道：“如此，没有人出面管这件事吗？”梅燕道：“王五的叔叔在襄阳府里做官，谁敢管他？”

张惟孝道：“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大事了？譬如你东面几家邻居，还有梅香别院东面的邻居，他们都没事发生吗？都还是原先的老住户吗？”梅燕道：“没有啊，都是老邻居。”

张惟孝道：“梅香别院东面的谈家，住的都是些什么人？”梅燕道：“就是谈翁和谈大娘老两口。”她虽然害羞，还是忍不住道：“张公子，你问得好奇怪，好像希望这些人出事似的。”

张惟孝忙道：“当然不是，没事就好。是我多心了。”又道：“其他爌糟还没起床，你也再去睡一会儿吧，我自己先出去逛逛。”梅燕道：“那好。如果张公子再回来时，奴家去了酒楼，公子自便便是，不要客气。”

张惟孝应了一声，径直出来，正好遇到拉着大车收完夜香^[6]的于老汉，便上前招呼了一声，将问过梅燕的事又打听了一遍。于老汉回答得跟梅燕大致相同，狐疑问道：“公子打听这个做什么？”张惟孝道：“不做什么，就是想看看这一带风水。”

于老汉道：“这一带本来风平浪静的，自从王五强占了蒋家宅子后，可多了不少事。听说他手下人大白天的就敢将好人家的女儿往宅子里面拖。他在老龙堤上开的那家妓院，叫什么神女楼的，里面还不知道有多少女子是逼良为娼呢。”摇了摇头，愤然高喊了一声“倒夜香”，便拉着粪车走了。

张惟孝想了想，遂来到梅香别院东面的谈家宅子，却见大门紧闭，

不及拍门，便听到有人叫道：“那位是张公子吗？”却是一名绿服官吏带着几名黑衣差役自大堤上下来。

张惟孝道：“官人是……”那官吏道：“我是襄阳县县尉[7]唐珏，负责皮影戏班周太平遇害一案。”又道：“我赶早来梅香酒楼打听张公子下落，听说你来找一名名叫梅燕的姦糟了。张公子，你在这里做什么？”

张惟孝道：“我一言一行，需要向县尉君禀报吗？”唐珏道：“当然不需要。不过张公子昨晚人在命案现场，虽有证据证明了你不是杀人凶手，但张公子终究是重要证人。本官职责所在，还望张公子体谅。”命左右上前执住张惟孝。

张惟孝道：“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唐珏道：“当然是去县衙。按大宋律令，重要证人应该先行拘押，以免有失。”张惟孝道：“等一下！”

唐珏正色道：“难道张公子想要拒捕吗？”张惟孝摇头道：“我不想跟你们动手。”

唐珏当即抚刀，冷笑道：“黑杨将军已告知我你的真实身份，本官知道你是张惟孝，可你如此放肆，未免太嚣张了些。你可以不把我这个县尉放在眼里，但你能把大宋律令也不放在眼里吗？”

旁人听到张惟孝的名字，无不敬佩有加，他昨晚能从命案现场全身而退，与他盛名不无干系。而这年轻县尉却刚正耿直，丝毫不以对方身份来历为意，张惟孝倒颇为佩服，便道：“县尉君无须动怒，我并不是要抗拒为这桩案子做证，而是我目下还有要事在身。”

唐珏道：“人命关天，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张惟孝道：“那好，我愿意配合。县尉君一大清早带人来捕我，不过是想要我的供词。这一节，我可以原原本本地先告诉县尉君。”

唐珏见他肯服软，便命差役放手，道：“本官亦久仰张公子大名，想不到会在此机缘下相识。本官公务在身，适才冒犯之处，还望恕罪。本官并非不近情理之人，只要张公子如实讲述昨晚经过，并允诺在此案结案前不会离开襄阳，本官自然也会网开一面。”张惟孝道：“好。”

唐珏见梅香别院有人探出头来张望，便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还是去酒楼找间阁子坐下再谈。”

一行人遂到梅香酒楼，寻了一间阁子坐了。

张惟孝道：“昨晚我到梅香别院……”唐珏道：“张公子为何去梅香别院？”张惟孝道：“去找说书人高秀英高大娘。不过我事先并不认得她，只是听到她唱曲，颇有所感，想找她聊上一聊。我到那里时，暮色正浓，院子里还没有点灯……”

唐珏道：“这个不对。皮影戏班班主周太平一直在东院，没有去酒楼那边，最起码，他房中或是作坊中应该是有灯的。”

张惟孝道：“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县尉君，当时两个院子里都没有灯光射出。我见院门虚掩，便在门外叫了一声：‘有人吗。’听不到里面有人应，又没有灯光，料想是没人，正想走开，忽闻到一股血腥味儿，我一时好奇，便推门进去。里面昏黑一片，只影影绰绰看到有个人俯卧在菜地边。我忙走过去，见他一动不动，便蹲下来检视——那人背心有两道口子，血尚未凝固，还在汨汨流出，足见是刚刚被人杀死。我本还想将他翻过来，看看是否还有救。这时候忽然有人从西院角门出来，喝问道：‘你是谁？为什么杀他？’他面上戴着个鲜艳的木偶面具，面目狰狞，仿佛恶鬼，我一时愣住，不防后面有劲风袭来。我还想起身反击，却已经来不及了。”

唐珏道：“张公子被人偷袭打晕，跌在死者身上。但你很快清醒过来，发现手中多了一把镰刀，一时不明所以，便爬起来将死者翻了过来。凑巧此时酒楼掌柜牛千里进来，见张公子手持凶器，便将你当作了凶手。是这样吗？”张惟孝道：“不错，诚如县尉君所描述。”

唐珏道：“这不是我描述，是钟三娘子从张公子身上的血迹推测出来的。你丢掉的那件外袍，后来也有人捡到交给了本官，证实了钟三娘子的话。”

张惟孝奇道：“清娘仅从一件衣裳便推测了这一切经过？”唐珏道：“不然张公子还能好好坐在这里说话吗？早就被镣铐加身关进大狱

了。”张惟孝“嘿嘿”两声，道：“不愧是钟提刑的女儿。”

唐珏道：“本官不明白的是，张公子虽被牛掌柜和小厮堵住，但就凭他们两个，应该拦不住你。你为何不逃走呢？”张惟孝道：“他们都是普通百姓，我怎能对他们动手？”唐珏道：“所以张公子束手就擒，而且不愿意对随后赶来的黑杨将军解释经过。幸亏有钟三娘子在，不然张公子预备如何收场？”张惟孝沉默半晌，才道：“凡事自然有它该有的结局。”

唐珏道：“现下有张公子的供状，可以知道昨晚命案现场还有另外两个人。这两人应该是同伙，那个戴面具的负责引开张公子的注意力，躲在门后的人则偷袭你，好将杀人罪名嫁祸于你。”

张惟孝道：“大致情形就是这样。偷袭我的人是个会家子，武功不弱。可惜我连他的衣襟都没瞧到，就被打晕了过去。”

唐珏道：“我到西院查看过，院子里的条案上摆着好些个面具，五颜六色的，据说是木偶戏班何班主闲暇时做的，预备拿去市集上卖。”张惟孝道：“但我醒来后，命案现场却没有面具。”

唐珏道：“兴许是那戴面具的人放回去了，兴许是他带走扔掉了，回头我再去梅香别院及四周查一下。”又问道：“张公子聪明绝顶，可有想过那两人为什么要杀死一名皮影戏班班主？”张惟孝道：“这两个人一定不是专门来杀周班主的。”

唐珏道：“何以见得？”张惟孝道：“按照牛掌柜他们的说法，周班主平时都是待在作坊或是自己房中，可院子里当时没灯……”唐珏道：“有可能他在睡觉。”张惟孝道：“这是有可能的。凶手如果来杀周班主，应该知道他的位置所在，会将他杀死在房中，这样尸首也不会那么快被人发现。”

唐珏道：“啊，周班主死在东院子中，庭院中也没有拖曳的痕迹，再加上两边院子没有点灯，那么他是……他是天黑前去了西院茅厕，蹲了很久，结果出来时无意中在东院中撞见了那两名凶手，凶手不得已，才杀他灭口。”张惟孝道：“有这个可能。”

唐珏见对方神色颇不以为然，忙又重新梳理一遍，这才道：“本官觉

得这是唯一的可能啊。难道张公子认为还有别的可能性？本官愿意洗耳恭听。”张惟孝道：“不好说。”

唐珏道：“那个戴面具的帮凶很有可能是戏班的人，就住在别院里面。张公子，你既见过他身形，不妨随我到梅香别院去辨认。”

张惟孝道：“不，我现下不能去。”他不愿意去指认面具人，一则当时天色昏黑没有看得清楚，二则再去梅香别院，势必会见到竹枝娘子。但他也知道这位年轻县尉是个较真的人，不得不多解释一番，道：“我有我的苦衷。唐县尉，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这件案子既牵涉到我，我一定给你个交代。”以他的心高气傲，能说出这样的话，已是十分难得。

唐珏想了想，才道：“好，张公子一言九鼎，本官信得过。”刚要起身，便听到有人在门外道：“张公子人在里面吗？”却是钟杨的声音。

唐珏道：“张公子果然是个大忙人。”开了门，与钟杨略一招呼，便带着差役往别院去了。

钟杨遂进来道：“张公子，我专程来找你，有事请教。”张惟孝道：“抱歉，我忙得很，实在不得闲。”起身要走，到门前时，张顺、张贵闪了出来，一左一右将他堵住。

张惟孝面色一沉，不悦地道：“这是做什么，莫非三位将军要用强吗？敢问我犯了大宋哪条王法？”

张顺上前抓起他手腕，撸开衣袖，露出烙印来，道：“这是蒙古人打上的南奴印记。按照惯例，凡是逃归的南奴，都要被请到军中，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后，才能走人。张公子，就算你是张惟孝，也不能例外，这就跟我们走一趟吧。”张惟孝用力一挣，竟然未能挣脱。

张顺笑道：“听说张公子不但才智过人，而且武艺相当了得，张某倒很想领教领教。不过如果你敢跟我动手，就是拒捕，那就可真的是犯了王法了。”

钟杨忙上前拉开张顺，道：“张兄是跟张公子开玩笑。其实我是因为私事来找张公子，他二位只是好奇跟来的。”

张惟孝道：“黑杨将军有何见教？”钟杨道：“是因为舍妹钟清……”

张惟孝本不欲与官府中人打交道，然事关钟清，终不能置之不理，只得重新回来坐下。

钟杨道：“这两位张兄都不是外人，我便开门见山直说了。张公子可知蒙古人为何放了我妹妹？”

张惟孝反问道：“黑杨将军自己都不知道吗？”钟杨道：“不知道。之前蒙古人也曾向黎侍郎黎公开出条件，除了金钱外，还涉及一些其他，被黎公断然拒绝。我们本以为从此与清娘再无相见之期，哪知道她突然南归。因而有谣传说，是黎公私下同意了蒙古人的条件。而据黎公自己说，他没有与蒙古人达成任何协议，甚至没有支付一文钱赎金。吕知府责令我暗中调查此事，然我查了很久，实查不到黎公交通蒙古人的实据。我妹妹夹在中间，亦相当为难。”

张顺道：“这件事，看似不大，可也不是小事。黎侍郎是朝廷派在襄阳的监军，吕知府是襄阳主帅，而今二人之间互相防范猜忌，实不利于大局。”

钟杨道：“本来我们怀疑是蒙古人离间之计，有意放我妹妹回来，好让旁人怀疑黎侍郎徇私。但我妹妹说，蒙古人虽然凶残，却也勇猛，爱以英雄自居，不大会想出这等诡计。”张惟孝道：“这可未必。”顿了顿，又道：“不过令妹说的有理，蒙古人自己不会想出这等诡计，往往是那些为蒙古人做事的汉人，阴险狡诈，包藏祸心。”

钟杨见他一改冷漠颜色，流溢愤愤不平之气，料想其言必与他亲身经历有关，也不好多问，便道：“我听舍妹说，张公子也曾被蒙古人拘禁在洛阳军营中。而且为了令你归降，他们在你身上下了很大功夫。所以我想问问，是不是张公子你……”

张惟孝道：“不是我，清娘南归一事与我无干。”他不便详细说出蒙古军营中所发生之事，便简略道：“当日蒙古大王忽刺忽儿知道我与清娘相识，拿她来要挟我，我本来被迫答应要为他做一件事。不想关键时刻，都元帅阿术忽然派人来，强令放了清娘。具体什么缘由，我一无所

知。”钟杨道：“那就奇怪了。”

张惟孝道：“或许我有法子能弄明白究竟。不过这一趟还得叫上令妹。”钟杨道：“张公子要去哪里？”张惟孝道：“鹿门山。”

钟杨一时不明白究竟，但张惟孝何等人物，他既说有法子，一定是有线索，便道：“那好，张公子先等在这里，我进城去找我妹妹来。”

等钟杨出去，张顺向张贵打个眼色，二人便围坐了过来。

张惟孝道：“二位张将军想做什么？”张顺道：“张公子久在蒙古军营，想来有不少故事，我兄弟二人想听听张公子的见闻。”顿了顿，又道：“我兄弟二人，再加上郢州来的张世杰，‘三张’昨日本来约了钟三娘子到这里，结果被一场杀人案给破坏了。这事儿，多少跟张公子有些干系。世杰兄已回去郢州，我们兄弟还在，张公子得补偿我们。”

张惟孝冷冷道：“两位张将军是想向我打听蒙古军情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二位，蒙古军好勇斗狠，骁勇善战，这是天性使然，论对仗，宋军绝不是对手。”

张贵闻言极是不悦，道：“张公子此言差矣。你明明是宋人，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五个月前，黑杨将军率军狙击蒙古骑兵，还不是一枪就将那元帅阿术挑下马来。”张惟孝道：“那只是黑杨将军个人匹夫之勇。宋军中又有几个能有他这样的身手？二位想听见闻，却听不得实话，难怪大宋会一败涂地。”

张顺忙道：“忠言逆耳。那么依张公子看，我方的优势在哪里？该如何扬长避短呢？”张惟孝道：“宋军唯有守城和水军略有优势。克敌弓、火器等均是守城利器。蒙古人擅长驰骋冲杀，于攻坚并不擅长，但进步得很快。他们在西征中掳获了大批工匠，学习制造攻城器械，而宋军却固步自封，在兵器上始终没有创新，所以守城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剩下的只有水军一项，不是因为宋军水师如何强大，而是因为蒙古人没有水军。没有水军，封锁不住江面，便不能截断宋军补给，这是你们仅有的优势。二位别嫌我说话难听，就是这一点优势，亦十分有限。宋之三边，四川兵力最少，却有山城防御，易守难攻，以少数兵力，能牵制大

量敌人。两淮因逼近南宋京畿，兵力布防最多，加上水网纵横，不利于骑兵奔袭作战，是最难突破的防线。京湖位处中间，防守最为薄弱，襄阳、樊城虽夹山带水，跨汉水而立，互相依托，但外无天险，四周制高点岷山、楚山、万山、百丈山以及鹿门山均未加设防，一旦为敌人所据，所谓汉江天险便会成为敌我共有。”

张贵冷笑道：“张公子说的倒是好听，你可知道增强守备需要多少兵力吗？像岷山、万山这样的地方，虽然是山，却无险可守，至少需要数千兵力才能勉强扼守。而驻守襄阳的兵士总数不到三万，根本无力分兵据守外围。”张惟孝道：“所以当年孟珙将军收复襄阳后才说：‘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在乎事力之不给尔。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

张顺叹道：“十万甲兵是决计不可能之事。自吴曦叛宋^[8]以来，朝廷采用增加布防点的策略来分散边将手中兵力。即便是襄阳这样的边关重地，吕相公以京西路最高长官身份领军，手下也不过只二三万军而已。”

张惟孝道：“这就是我一直所称的‘朝廷负人’。三边之中，京湖最弱。京湖之中，襄阳为软肋。蒙古人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不然他们也不会将征南都元帅司设在洛阳了。一旦战事重开，襄阳首当其冲。除非朝廷增兵数倍，加强周遭防御，不然襄阳一定守不住。不过张将军适才也说了，十万甲兵是决计不可能之事。那么襄阳陷落，不过是早晚之事。”

阁子里一时沉寂了下来。过了好大一会儿，张贵才怒哼一声，起身摔门去了。张顺忙道：“我堂弟这人脾气硬，张公子莫怪，今日承教。”亦拱拱手去了。

正好爇糟梅秋端了黄酒和窝子面进来，还有几样小菜。张惟孝道：“酒楼不是还没开张吗？我只是在这里等人。”梅秋笑道：“这是郑公特意交代厨房为张公子做的。”将酒菜等物取出来摆好，却站在一旁，并不离去。

张惟孝道：“梅娘有事吗？”梅秋道：“我想向张公子打听个人。”张惟孝道：“你不是襄阳本地人吗，向我打听人，弄错了吧？”梅秋道：“不，没错。”迟疑着问道：“奴家想问昨晚跟张公子在酒楼外面说话的那位公子是谁？”

张惟孝道：“哪位公子？”梅秋道：“就是脱了衣衫给张公子御寒的那位公子。”张惟孝道：“哦，你都看到了？他叫张畴。我也是昨晚才认识的。”梅秋道：“张畴张公子，我知道了。多谢张公子！”抿嘴一笑，扭腰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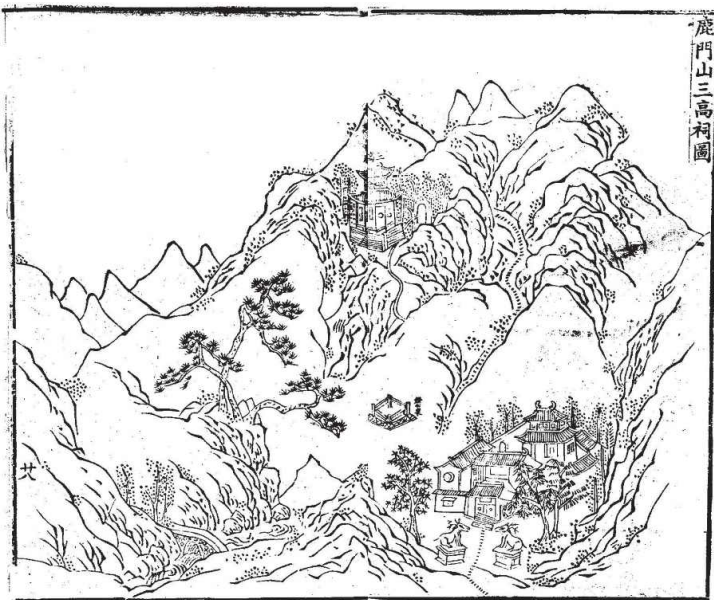
张惟孝喝完酒吃完面，又等了老大一会儿，才见钟杨引着钟清到来。钟清女扮男装，打扮成一个清俊书生模样，微笑道：“张公子，多谢你肯相助。”张惟孝道：“多谢清娘昨晚为我洗脱杀人罪名，就当投桃报李好了。”

钟杨递过来一柄长剑，道：“此剑原为家父所有，就此送给张公子防身。”张惟孝颇为意外，他本性豁达，也不推辞，道了声谢，接过来挂在腰间。

老龙堤码头便有船只，三人租了一艘小船，往鹿门山驶去。钟杨问道：“我们去鹿门山到底做什么？”张惟孝道：“去拜访白秀才夫妇。”

钟清极是意外，道：“我还以为是要去樵场，想不到是去拜访白先生、白夫人。”她虽好奇，却也知道张惟孝脾性，便不再多问。

鹿门山古名苏岭山，位于襄阳东南四十里处，东临汉水，峭壁苍翠，烟树迷蒙，恬静幽深，古人有“不踏苏岭石，虚作襄阳行”之叹。汉光武帝刘秀巡游此山时，梦见山神化身为两只梅花鹿，于是命大臣习郁立祠于山，上刻二石鹿夹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遂以庙名山。



鹿門山三高祠圖

东汉末年，名士庞德公隐居襄阳东门外的鱼梁洲，与诸葛亮、司马徽、徐庶等人友善。他称诸葛亮为“卧龙”，司马徽为“水镜”，侄子庞统为“凤雏”，被时人誉为“知人”。荆州刺史刘表多次请庞德公出山，劝道：“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道：“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鼯鼯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遂携妻入鹿门山采药不归。

唐诗人孟浩然青年时住在岷山附近的涧南园，在汉水南岸，与鹿门山隔江相望。他名落孙山后，决定效法前贤，学庞德公隐居鹿门山，有《夜归鹿门歌》诗道：“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独来去。”由于孟氏的巨大诗名，鹿门山遂成为隐居者圣地，号称“圣山”。唐末诗人皮日休亦慕名来此隐居，并与之前的庞德公、孟浩然并称为“襄阳三高”，从而有了“鹿门高士傲帝王”之说。

山上有鹿门寺，建筑规模宏大，工艺精巧，古朴雅致，轮奐壮观。北宋政和年间最为兴盛，时有佛殿、僧寮、斋堂、方丈室共五百余间，僧侣九十多名，闻风受教者数千云集，一时香火不绝，有“骑马关山门”之说。唐宋名僧处真、丹霞、法灯等皆主持过该寺。

鹿门寺后有八角井，井中之水常年不涸。井水往下暗流，先后形成两处泉水，一泉名天坑，一泉名暴雨池，因山泉涌出、形若暴雨而得名，又名灵益泉。传闻孟浩然便是常饮此泉，又接山中灵气，才有盖世之诗情。李白有《赠孟浩然》一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白居易则有《游襄阳怀孟浩然》：“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白秀才夫妇一直借住在鹿门寺中，方便白夫人冰娘取暴雨池泉水为药引。小沙弥引着钟杨三人进来斋院，两名童子正在廊下煎药，忙得不亦乐乎。院子里还有四名黑衣大汉，腰间俱挂着兵器。

钟杨一望便起了警惕之心，问道：“这些人是谁？”小沙弥道：“是某位来看病娘子的侍从。”

正好冰娘送患者出来。那女患者三十岁左右，脸色焦黄，由两名侍女搀扶着，脚不点地，似是病得不轻。冰娘道：“药需几日才能配好，娘子到时再派人来取。”女患者应了一声，转过头去。钟清一眼望见她的脸，愣在了那里。

那女患者也是意外之极，先看了钟清一眼，又去看张惟孝，露出浑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来。

钟杨疑心大起，见那四名大汉手抚兵器，围了上来，便暗作戒备，问道：“妹妹、张公子，你们认得她？”

张惟孝只冷笑一声，并不回答，转身去院边赏梅花去了。两名大汉当即掉头，跟了过去。

忽有人风风火火闯了进来，喝道：“你们想做什么？想在佛祖眼皮底下打架吗？”却是白秀才回来了。

钟杨道：“抱歉。”先松开刀柄。那几名大汉见女主人连使眼色，便也退开。

钟杨道：“这位娘子是……”女患者迟疑不答，只望着钟清，眼中大有求恳之色。

冰娘便道：“这位是张娘子。昨日便来了鹿门寺求医，一直等在这里。”

钟杨道：“妹妹！”钟清这才回过神来，勉强笑道：“是我认错人了。”

钟杨知道钟清没有说实话，也不便当众揭穿，便自行让了开去。那女患者道：“多谢。”由侍女扶着去了。

白秀才道：“咦，你们三个，终究还是走在一起了。”钟杨道：“钟某愚钝，不明白白先生这话的意思。”

白秀才指着张惟孝道：“昨日在梅香酒楼，他一听到钟三娘子的声音，可是吓得要命呢，都不敢走出阁子半步。”钟氏兄妹大奇，张惟孝只佯作不闻。

钟杨上前一步，低声道：“白先生知道他是谁吗？”白秀才狐疑道：“是谁？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这般神秘？”钟杨道：“张惟孝。”

白秀才“啊”了一声，道：“这可真是想不到。”他性情乖戾，也不以昨日曾嘲讽张惟孝为难堪，只简略招呼道：“都进去坐吧。”又道：“张公子，你请留步。”张惟孝道：“多谢白先生为张某付清酒账，还在酒楼预留了一大笔酒钱。”白秀才道：“钱是身外之物，不算什么。”

张惟孝道：“你我素不相识，昨日也才萍水相逢，不知白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白秀才道：“昨日在酒楼遇到张公子，觉得你甚为特别，想不到你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惟孝。”张惟孝道：“浪得虚名而已。”

白秀才道：“世上名不副实的人多了，张公子倒不算在这一类。况且虚名也是名。我早听闻张公子有一句名言，叫作‘朝廷负人’，其实这四个字，我是深有体会。”

他原先是朝廷暗探，受命入蜀监视四川制置使余玠，后因身份败

露，又卷入女道士吴知古一案，回朝述命后改派京湖，负责监视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及襄阳知府高达等人，对朝廷猜忌武将的弊端一清二楚。前方将帅浴血奋战，后方君臣千方百计予以牵制，如此不是朝廷负人是什么？到了吕文德、吕文焕兄弟接管京湖，情形又大有不同。因吕氏兄弟倾心巴结依附贾似道，贾似道视其为心腹。边帅既与权臣内外勾结，暗探便再无用处，白秀才也得以摆脱官方身份，退隐江湖。

张惟孝却是不知这一节，问道：“白先生如何会深有体会？”白秀才怅叹几声，道：“往事不提也罢。总之，我是懂张公子心思的。”又道：“张公子，你若是没有去处，不妨来鹿门山，与我夫妇一道隐居于此。”以他之为人，肯主动邀请旁人，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张惟孝道：“多谢白先生好意。只是我在襄阳尚有一些事务要处理，改日有机会再来鹿门山拜会贤伉俪。”

冰娘不知白秀才与张惟孝颇为投缘，还担心丈夫言语刻薄无礼，怠慢了贵客，忙赶出来叫道：“相公，你先去客厅待客。难得张公子到此，我引他到医室瞧瞧腿伤。”白秀才道：“甚好。”

张惟孝倒不再推辞，顺从地跟随冰娘去了。

钟杨兄妹已在客厅坐下，见白秀才进来，便直接道明来意。

白秀才道：“是张惟孝指引二位来寻我问究竟的吗？”钟杨点点头，恳切地道：“本来不该来打扰白先生清静，先生一直隐瞒不说，一定有自己的道理。可我妹妹南归不只是她个人的事，而今吕大帅对黎侍郎起了怀疑之心……”

白秀才道：“事已至此，那么我便实话实说了。我丑话说在前头，不管是你黑杨将军，还是你顶头上司吕大帅，有不满尽管冲我来，可不能对我妻子有半分不敬。”

钟清忙道：“白夫人医治好我公公，黎家、钟家上下俱感恩戴德，哪敢对白先生、白夫人有不敬之处。”白秀才道：“未必，三娘子听完我后面的话便明白了。”

原来五个月前蒙古都元帅阿术亲自引军南下，在安阳滩与宋军接战时，被钟杨枪挑下马。其手下兵士拼命抢了一艘船只，护送主帅由水路逃走。然阿术身负重伤，命在旦夕。船夫好意告知鹿门山有女神医名叫冰娘，医术高明，能够起死回生。蒙古兵士料想以阿术伤势，撑不回驻地，便决定死中求生、冒险求医，换上便装，抬了阿术赶来鹿门山寻找冰娘。

钟杨大为愕然，道：“原来阿术也来过鹿门寺求医。蒙古军上次南下，荆楚震动，即使隐居深山，也该有所闻。白先生难道看不出那些人是敌军吗？”白秀才道：“当然看出来了，我第一眼就看出他们是蒙古人。他们敢在宋军眼皮底下冒险上山，表明受伤者是极重要的人物。这些，我都想到了。”钟杨跌足道：“那么白夫人实在不该救阿术。”

白秀才道：“阿术死了，就能救千千万万的人吗？阿术死了，不过死了个有地位的蒙古人而已。蒙古人会立即易帅，继续侵宋如故。再说了，你们钟家跟阿术有私仇吗？国仇而已，家恨没有。而我妻子，不但有亡国之恨，还跟阿术有私仇。”

钟清道：“白夫人她……”白秀才道：“我妻子是大理人，阿术当年跟随忽必烈进攻大理，可杀了不少人，其中就有我妻子的亲人。当日他满身血迹，由侍从抬了进来，虽改了便服，我妻子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他也一眼认出了我妻子，愣在那里，脸上尽是绝望之色。”

这是极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一名灭人国、毁人家、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在辗转求生之际，意外遇到了被他深深伤害过的人。而受害者正操控着他的命运，他唯一的生机就此破灭，山穷水尽，只能难堪而绝望地站在那里。

钟氏兄妹这才知道原来冰娘早就认得阿术，一时呆住。过了好半晌，钟清才问道：“那么，最终白夫人还是医治了阿术？”白秀才点点头，道：“当时我妻子同意救治时，阿术就跟你们兄妹一般，震惊之极。一名蒙古兵士怕我妻子趁机加害阿术，还将佩刀拔出架在我脖子上，以我作人质，却被阿术斥退。”顿了顿，又道：“后来的事，二位该猜到了。阿术离开之时，指天发誓，表示只要有他在，不会有人侵犯鹿门山半步。日后但教我妻子有所命，只需一句话，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本来我妻子治病救人，从不图回报。但她后来听说钟三娘子被掳，蒙古人趁机要挟黎侍郎，便写了一封信，托榷场的蒙古商人带往洛阳。很快阿术就派人送信来，称已按我妻子吩咐，将钟三娘子送归，不日后就能到达襄阳。”

钟清这才明白究竟，当即盈盈下拜道：“多谢贤伉俪仗义相救，钟清深感大恩大德，终生不敢忘记。”钟杨见状，便跟着跪下拜谢。

白秀才忙将兄妹二人扶起来，道：“二位不必如此。我妻子喜欢钟三娘子，愿意为你南归尽点绵薄之力，这是你二人的缘分，何来大恩一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二位切莫在我妻子面前再提起。”

想来冰娘同意救治阿术，内心应该也是经过了一番剧烈挣扎。但毕竟她是医师，医者父母心，心胸比别人不同。而她出面请阿术放人，则需要更大的勇气，这非但有违医者原则，还降低了她的人格，为她这样性情的人所不齿，但她依然做了。从这一点上说，钟清实在亏欠冰娘太多太多了。她心下洗然，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说辞，只轻轻应了一声。

出来客厅时，正好见到冰娘送张惟孝出来，还频频叮嘱他按时敷药。钟杨兄妹心事已了，便就此告辞。本来时已过午，冰娘还欲留三人吃饭，钟清笑道：“我们自己带了干粮。外面还有病人候着，就不打扰了。”

下山途中，钟清取出烧饼分给兄长和张惟孝，又大致转述了白秀才的一番话，叹道：“真想不到白夫人有这样的胸襟，肯当面原谅仇人。”张惟孝心有所感，只默然无语。

钟杨心中还惦记着那名神秘女患者，问道：“妹妹，你说实话，适才在斋堂遇到的妇人是谁？”钟清犹豫了一下，答道：“是蒙古大王忽刺忽儿的王妃，我在洛阳军营见过她。”忽刺忽儿即是当初欲对她动用酷刑以要挟张惟孝就范之人。

钟杨道：“什么？你……你怎么不早说？嗨！”抬脚便想去追。钟清急忙扯住兄长，道：“难道阿兄也想跟蒙古人捉我一样，将她捉为人质吗？她只是个千里迢迢慕名来求医的妇人而已。”

钟杨一时迟疑，便问道：“张公子，你怎么说？你也早认出了她是蒙古大王的女人，对不对？”张惟孝反问道：“认出了又能怎样？捉到她又能怎样？诚如清娘所言，难道黑杨将军也打算将那妇人扣下，让忽刺忽儿出钱出物来赎她回去吗？”

钟清道：“她其实是汉人，名叫张桂，桂子的桂，是汉人世侯张宏的女儿。”钟杨道：“济南张宏吗？我听过他的名字。听说他有当代季布^[9]之称，一诺千金。”想了想，道：“算了，就依妹妹所言，我就当没见过这位蒙古王妃。张公子，麻烦你先带我妹妹回城。”

钟清道：“阿兄要去哪里？”钟杨道：“白先生提过蒙古商人在白鹿山大兴土木，我担心是蒙古人在暗中修筑军事堡垒，想先去查探清楚。”

钟清道：“就是几步路的事，何不一起去？”钟杨道：“如果蒙古人真是在山中修建堡垒，一旦被他们发现，可能会有性命危险。”

钟清笑道：“这里可是襄阳府，你是襄阳都统，如果在这里都有生命危险，襄阳还有宁日吗？我们走吧。”钟杨拗不过她，只得任凭她跟着。

刚拐过山凹，张惟孝忽道：“等一等！”转头叫道：“什么人鬼鬼祟祟在后面跟着？”

片刻后，数名黑衣大汉从林中跳了出来，服饰装束跟蒙古王妃张桂的侍从一模一样。

钟杨道：“你们是什么人？”

为首大汉二话不说，拔出刀来，喝道：“你等放下兵器，速速投降！”这分明是临敌对仗的语气，足见对方是蒙古军人，而并非普通劫路强盗了。

钟杨忙道：“张公子，你护着我妹妹先走！只要赶到榷场码头，便有船回襄阳。”张惟孝道：“不，你们先走，他们要的人是我。”拔出佩剑，冲上前去，虚晃一招，先砍翻一人。

钟杨见张惟孝已与敌人缠斗在一起，微一犹豫，道：“好，我先送舍

妹去安全地方，再回来相助张公子。”拉着钟清走出几步，却见前面也有数名大汉围了过来，进退失据，只得让妹妹避开，挺出佩刀上前迎战，欲杀出一条血路。

酣战之时，忽听到有人喝道：“住手！再不住手，我就杀了这女子！”却是钟清已被一名大汉制住。

钟杨见明晃晃的钢刀架在妹妹脖子上，已见血痕，只得朝张惟孝使个眼色，二人一齐抛下兵器。蒙古人取出绳索，一拥而上，将三人反手缚住。

林子中钻出来一名五十余岁的老者，似是头领模样，走过来问道：“你就是张惟孝吗？老夫久仰大名。你剑法不错，不过你那位同伴武艺更强。”张惟孝道：“你要抓的人是我，放他们两个走。”

老者道：“没那么容易。”捡起长剑，仔细看了一番，走到钟杨面前，问道：“这是你的佩剑吗？”钟杨不答。

一名大汉道：“剑是这姓张的小子的。那小子用的是刀，不过使出的却是枪法。”

钟杨昂然道：“我是襄阳都统钟杨，今日陪舍妹到鹿门寺访医。阁下是谁，居然敢在我襄阳境内公然持械绑人？”

他自报姓名，当即有人惊呼议论道：“原来他就是黑杨将军！”又有人道：“将阿术元帅枪挑下马的就是他？这下捉到他，可算立下大功，阿术元帅能出一口气了。”

那老者止住手下人议论，道：“黑杨将军，这一片是你们京湖大帅吕相公划给蒙古人的地盘。你擅自闯进这里，意图不轨，可是犯了间谍罪。”钟杨冷笑道：“我是大宋人，没听说过还有大宋人在自己国土上犯间谍罪的。”那老者见他硬气，便挥手命道：“将他们先带回去。”

三人被黑布蒙上眼睛，看不清道路，只能任由人挟持着前行。曲曲折折走了好长一段，又翻了两个山坡，才到了一处什么地方。

老者命道：“先把张惟孝带走！把他们兄妹也分开关押！”钟清惊叫道：“阿兄！张公子！”钟杨怒道：“你们做什么？为什么分开我们？敢对我妹妹无礼，我决饶不了你们！”却挣脱不了掌握。三人遂被强行分开。

张惟孝被单独带到一间木屋中。押送者从房梁下拉下一根粗索，穿过他身后绑绳，拉紧系住。他虽勉强能站直身子，却不能再随意移动，站得久了，又无所倚靠，不免十分难受。等了两刻工夫，终于有人进来，挥手斥退看守，上前扯开张惟孝眼睛上的黑布，却是竹枝娘子。

张惟孝“哼”了一声，道：“我就知道是你。不杀了我，你终究不会心安。”竹枝娘子道：“我如果真心要杀你，你昨晚便已经死在汉江边上了。”张惟孝道：“但你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不是吗？这只能怪昨晚你初见我时表情太过夸张。”竹枝娘子道：“不错，昨晚忽然见到你，我掩饰不住惊讶，不得不承认认识你。”

她当时料想自己神情已落入旁人眼中，坚持不认，反惹怀疑。况且张惟孝是牛千里当场捉住的凶手，却得以从容离开，一定是钟杨等官方人士知道了他的身份，怕他日后为朝廷重用，不敢得罪他。

张惟孝道：“所以你派人跟踪监视我，为的就是寻找杀我的最佳时机，且不能让人怀疑到你。”

竹枝娘子笑道：“郎君聪明一世，这些都能事先预料到，为你自己的性命考虑，为何还不去向官府告发我？”张惟孝“哼”了一声，冷冷道：“你为大宋办事也好，替蒙古人办事也好，跟我都没什么关系。在我眼中，汪晚晴早已经死了。”

竹枝娘子道：“那么郎君到处打听别院周围的住户做什么？”张惟孝道：“原来是因为这个，你可真是消息灵通。如此看来，别院东面的谈家宅子一定有鬼了。”

竹枝娘子道：“不是跟郎君没什么干系吗？”张惟孝道：“是跟我没什么干系。不过你昨晚在汉江边告诉我，说你已经改过自新，我只想知道这是不是真话。”顿了顿，又道：“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对我说过一句真话。亏我还担心你。”

竹枝娘子道：“郎君担心我？哼，这才是假话。别忘了，你可是任凭我在江滩上坐了半夜。”张惟孝冷冷道：“现下我知道了，这不过是你的苦肉计而已。如果不是因为你担心我查到谈家宅子的暗道，赶着来鹿门山布置罗网捉我，一定还会继续装下去。”

二人均死死瞪视着对方，互不相让。竹枝娘子忽然扬起手来，狠狠扇了张惟孝一个耳光，随即拦腰抱住他，嘤嘤哭泣道：“郎君为什么要这般对我？晚晴到底有什么不好，郎君要这般对我？”

张惟孝双手被反剪，挣了一下未能挣脱，便冷冷道：“竹枝娘子到底是走江湖久了，越来越会演戏了。你这般表演一番，倒好像全是我的不是。”

竹枝娘子哭道：“本来就全是郎君的不是。当日若是郎君答应为我报仇，杀了那奸臣贾似道，你我早就隐居世外桃源，夫唱妇随，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

当年张惟孝一举成名，成为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他却不愿意为朝廷效力，不顾边帅吕文德等人的苦苦相邀，远走他乡，避入江湖。后来他回湖南家乡为母亲王氏祝五十大寿，意外在寿宴上见到了献酒助兴的歌伎晚晴。晚晴姿容绝世，兼有万种风情，张惟孝第一眼望见，便惊为天人，倾心不已。

寿宴之后，父亲张镗为多年不归的张惟孝做主定下一门亲事，想让长子就此安定下来，负担起传宗接代的责任。不想下聘当日，张惟孝被人捉到与晚晴同床共枕。张父大怒，要将晚晴以“勾引良家子”的罪名送官。张惟孝挺身相护，表示要娶晚晴做妻子。宋人以“孝”为先，张惟孝身为长子，名字中还有一个“孝”字，却公然顶撞父亲，是大大的忤逆。张父气得当场晕厥，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张惟孝驱逐出门，不准他再回来。

对于造成张氏父子失和一事，晚晴十分内疚，称为张惟孝前程着想，要与他分手。她欲乘船回家乡汉阳，张惟孝难以割舍，亦紧紧相随。然一上大船，便被早已守在船上的一群黑衣大汉制住，带入舱底锁了起来。船舱中非但镣铐、枷锁、刑具一应俱全，甚至还专门备有铁笼

来关押他，显然对方为这一切已经准备多时了。

张惟孝起初不知晓对方身份，见晚晴也被捆吊了起来，忙道：“你们想要什么，尽管向我开口。对一个弱女子下手，算不得英雄好汉。”一名红脸大汉笑道：“我们冒险捉你，可不是为了钱财之类。你是张惟孝，我们要的是你的人。”

张惟孝道：“你要我做什么？”红脸大汉道：“当然是要你听命于我，为我效力。”张惟孝摇头道：“这我办不到，我从来不听命于任何人。”

红脸大汉道：“那么她呢？这位小娘子长得这么貌美，我和我手下人可是等不及了。”伸手便往晚晴胸前摸去。晚晴尖叫出声，道：“郎君，救我！快救我！”

张惟孝大怒，竭力挣扎。他四肢被镣铐锁住，出了一身大汗，累得气喘吁吁，手腕、脚腕均磨出了血，却始终挣脱不开禁锢，只能无奈地看着几名大汉围着晚晴，在她身上摸来摸去。红脸大汉一时兴起，又去扯晚晴衣衫。晚晴大声呼救，却被红脸大汉撕下一片衣襟堵了口，再也无法出声。

张惟孝道：“停手，快停手！你们敢对她无礼，我定会将你们一个个碎尸万段！”红脸大汉笑道：“你再厉害，而今也只是笼子里的老虎而已。我倒看看你如何将我们碎尸万段。”另一大汉接口笑道：“碎尸万段也不错，这叫作‘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忽有人自舷梯急奔下来，喝道：“停手！做什么？你们难道还想真的动手不成？”

那男子三十多岁似是首领人物，众汉闻声便讪讪退开。首领示意手下放下晚晴。晚晴绑绳一被解开，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往那些摸过她的大汉脸上一人赏了一巴掌。张惟孝恍然有所悟，却不愿意相信，只望着晚晴发呆。晚晴却不敢看他，只默默站在一旁，垂首流泪。

领头的男子名叫宋衡。他开门见山地告诉张惟孝，说蒙古皇帝忽必烈仰慕他才干，欲请他到北方为蒙古国效力。张惟孝这才知道，自他扬名天下后，连蒙古人也起了爱才仰慕之心。又听说他不愿意为宋廷所

用，总说“朝廷负人”，料想是极端痛恨南宋执政者腐败无能，便想将他请到北方，纳为己用。而歌伎晚晴本是事先安排好的诱饵——她穿戴着荆楚时兴的服饰，唱的是襄阳最流行的《解佩》《大堤曲》，加上天生丽质，一下子便吸引住了张惟孝的目光。

张惟孝少年离家，多年后借母亲大寿之际回到家乡，本想与家人修好，太太平平地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却不想因为晚晴而彻底与父亲闹翻。更想不到的是，晚晴是有意接近他，目的就是要诱捕他。一时之间，心理上大受打击。

宋衙道：“张公子，虽则我们手段有些不大光彩，但我皇帝确实是求贤若渴，很希望能邀你到大都一见。”张惟孝很干脆地回应道：“你们利用晚晴，如愿以偿地诱捕了我。但就算如此，你们蒙古人能得到的，最多也只是我的尸体。”

宋衙见他如此刚硬，一时踌躇不语。有侍从献计道：“这姓张的小子全然不知好歹，不知道我们为了他费了多大周折。不如先设法将他带回北方大营，慢慢折磨拷打，终能令他降服。”

宋衙摇头道：“若是刑罚能令他屈服，他也就不是天下闻名的张公子了。”便好言好语对张惟孝道：“我其实也是宋人，出身世家大族，因我家藏有不少珍品古玩，被那奸相贾似道^[10]盯上，陷害我宋家通敌。我家破人亡，走投无路，不得已才投了蒙古。”又怅然吟诵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凭吊楚国宋玉的诗，字里行间也流露出自伤自吊之情。尤其“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一句，是说诗人虽与宋玉不同时代，但生逢乱世而又不遇明主、空怀大志而又得不到施展，萧条不遇、惆怅矢志的人生遭际却是相同。

张惟孝心念一动，问道：“莫非宋先生是宜城宋玉后人？”宋衙叹道：“而今家人俱不在人世，唯我一人苟活，不提先人名字也罢。张公子，你一世豪杰，认国不认君，足见有大智慧大见识，我很是佩服。只是人各有志，张公子不愿意北上，我也不能多勉强。你是因为爱慕晚

晴，才坠入我们预先布下的罗网。就算我放你走，而今你已经知道晚晴曾为我蒙古一方所利用，要如何处置她？”又道：“晚晴也是宋人，是受我等所迫，才会引诱张公子到此，她并不是真心想要骗你。张公子，不如这样，看在你我先人同与襄阳大有渊源的分上，我给你一个选择，我可以放你走，但你不能再为宋廷效力，你就此跟晚晴远走高飞，去过你们自己的日子，如何？”

张惟孝万料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对宋衢的胸襟气度倒也颇佩服，转头见晚晴泪眼涟涟，俏立一旁，心有所动，却只是不语。

宋衢便索取了钥匙，亲自为张惟孝打开镣铐，又将佩剑递还给他，道：“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张公子，希望你多保重，好好对待晚晴。她是个身世可怜的女子，怕是除了张公子之外，再也没有可以依赖的人了。”命船靠岸，送张惟孝和晚晴下船，自己则扬帆而去。

张惟孝默然许久，目送大船远去，终于怅叹一声，转身离开。才走出几步，晚晴便追了上来，投入他怀中，哭道：“我不是成心要骗郎君，他们……蒙古人他们找到了我，我不答应，又能有什么法子？况且在那之前我也不认识郎君，后来与郎君相识，才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处子之身已经给了郎君，早就是郎君的人了，郎君可不能丢下我一个人。我……我是真心喜欢郎君……”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张惟孝再也无法抗拒，遂携她回到襄阳，隐居在岷山一带。

岷山位于襄阳城南十里处，东麓濒临汉水，西麓与襄阳通往江陵的大道相连。前望汉水，风帆隐现，远眺鹿门，山色苍然。唐末道士吕洞宾曾以剑代笔，题诗于岷山雪中云：

岷山一夜玉龙寒，凤林千树梨花老^[11]。

襄阳城里没人知，襄阳城外江山好。

由于群峰环抱，风景清幽，岷山自古便为风流名士所钟爱，是襄阳名胜之地，古迹众多。东汉初年，襄阳侯习郁在岷山脚下建习家池，引白马泉凿池养鱼，于池中筑起钓台，池侧兴建馆舍，列植松竹，作为游宴之所。西晋永嘉年间，山简镇守襄阳，常来习家池饮宴，每饮必尽欢醉而归，并取汉初酈食其自号“高阳酒徒”之意，改名为高阳池馆。时人

为之歌道：“山公何所指，往至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由此引出了唐代大诗人王维“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之佳句。

比起习家池来，堕泪碣和沉碑名气更大。西晋时，名臣羊祜为策划灭吴，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十年中，开屯田，储军粮，清名远扬，很受百姓的爱戴，最终死于襄阳任上。他终身清廉不营私，唯对岷山青峰白云流连不已。襄阳百姓遂在岷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祠，以资纪念。望其碑者，无不流涕，遂名“堕泪碑”，成为著名典故。祠庙楹联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千年来陵谷变迁，犹想见轻裘绶带；每一登临，辄一堕泪，三国中贤才辈出，讵多让羽扇纶巾。”羊祜病笃前荐杜预自代。杜预“好为后世名”。他为自己刻了两块“纪功碑”，“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这样，无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他都可以流芳百世，是谓沉碑。

张惟孝的宅子在唐代诗人孟浩然祖居涧南园遗迹附近，孟氏即在此题写名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里背倚岷山，园内流泉淙淙，池水清澈，垂柳拂岸，绿荷争妍，自是天然佳境。

张惟孝终日游山玩水，风前月下，水边幽影，倒也逍遥自在。晚晴虽追随左右，形影不离，却逐渐闷闷不乐起来。张惟孝再三追问她原因，她才说了烦闷的缘由——原来她是汉阳乡绅之女，因父亲得罪权臣贾似道，全家人被害，只剩她一人逃脱。她一个女孩子家，孤身一人，无力谋生，不得已才当了供人娱乐的歌伎。

晚晴又泣道：“而今我嫁给了郎君，终身有靠，当不再奢想什么。只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一想到父母大仇未报，我却私自躲在山中享乐，不免心中愧疚难过。”

张惟孝道：“本来你已是我的妻子，你的仇便是我的仇，我该为你报这深仇大恨才是。然我自幼立下重誓，不为朝廷效力。这件事，我实不能为你出头。”晚晴愕然道：“这是为我报仇，不是为朝廷效力啊。”

张惟孝道：“贾似道是个大大的奸臣，这是众所周知之事。但他目下官居宰相，是执政大臣之首。我若杀了他，朝政势必陷入混乱。将来替

代他的人，或许更贤明，或许更奸滑。无论哪一样，都算是我干预了朝政，是变相地为朝廷效力。”

晚晴道：“那么郎君当日招兵助朝廷退敌又如何解释呢？”张惟孝道：“那是我一时冲动，意气用事，毕竟那时我才十七岁，年少气盛，被一名少女相激……”

晚晴道：“少女？传闻不是说，是钟相公在仲宣楼请郎君饮酒，酒酣之时以言语相激吗？”张惟孝道：“这你也知道？算了，不提往事了。那般心浮气躁之事，我断然不会再做了。那件事做得轻率，给我惹来多大的麻烦，你也看到了，连蒙古都派了人南下寻我。浮躁一分，到处便招尤悔；因循二字，从来误尽英雄。”顿了顿，又道：“贾似道作恶多端，将来必不会有好下场，老天爷会替你收了他。就算他有善终之命，人生亦不过百年，终归逃不过一死，管他作甚？”

晚晴不悦地道：“这不过是郎君的借口罢了。其实我很明白，郎君出身名门，世代忠良，若是郎君替我出头，不但于先人声名有污，还会牵连张氏家族。”张惟孝道：“这也是原因之一。晚晴，你既能想到，还望你体谅。”顿了顿，又道：“我曾听两位高人说法，谈及世间恩怨情仇，称宽恕其实比复仇更需要勇气。你天性善良，宽恕与宽容才是最好的选择。”

晚晴道：“我听不大懂高人口中的道理。但要我宽恕贾似道那奸贼，我做不到。”张惟孝道：“你不过是暂时做不到。要化解大怨，时间往往是关键。贾似道已经毁了你的家人，何必还让他继续毁坏你的生活？报仇的怒火不仅会烧伤别人，还会烧毁你冰晶般的心灵，毁掉你平静的生活。这，应该不是你家人在天之灵希望看到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人尚且明白这个道理，你我只需快快活活地过日子便是。”晚晴辩不过他，只默然不语。

张惟孝忙将她搂入怀中，温言抚慰道：“亏得那件冲动的事，蒙古人才南下来寻我，还千方百计找了当诱饵来诱捕我，不然我未必有机会认识你。其实那也不是我做过的唯一一件笨事。我顶撞父亲，当众声明要娶你为妻，不是更冲动吗？你可知道，你是我这辈子唯一一个心动的女人，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可谓一见钟情，不能自拔。”

晚晴这才破涕为笑道：“郎君就会贫嘴。张大公子如此人物，又英俊年少，天下不知道多少女子想嫁你，难道没有女子主动对你示好吗？”张惟孝笑道：“当然有，而且还不少。但我只爱你一个。”

晚晴道：“为什么？”张惟孝道：“你是第一个对我抛媚眼，主动勾引我的女子。那些人都是良家女子，断然做不出这种事。”

晚晴道：“我也是良家女子，迫于生计才做了歌伎。抛媚眼勾引郎君，也是蒙古人逼我做的，作不得数。”张惟孝道：“我不信，你若不是真心勾引我，怎么第一眼就能让我神魂颠倒？作不得数也好，那咱们再重来一次。”二人一起大笑出声，滚在了一起。

然而神仙眷侣般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晚晴虽不再提报仇一事，张惟孝仍知她有心事。他既然视她为今生至爱，便千方百计地想要爱人开心。为了讨好她，他不惜冒着被人认出的危险回去襄阳买首饰。然而当他兴冲冲地回来岷山时，却看见晚晴正从一艘小船上跳下来，有男子站在码头伸手接应她。那男子，正是宋衙。

张惟孝大怒，赶过去一把扯住宋衙衣领，道：“你这蒙古奸细当真胆大包天，居然敢找来这里！你这是自寻死路，可不要怨我！”拔出剑来，预备要将宋衙杀死后推入汉江中。晚晴忙上前阻止，道：“郎君不要。”

张惟孝道：“你明知道他为蒙古人做事，还护着他。”蓦然间明白过来，道：“你……你们……”晚晴道：“是我叫他来的。郎君，你先放他走，我有话对你说。”

张惟孝放开宋衙，拉起晚晴的手，气呼呼地回到家中，问道：“你跟宋衙有私情，对不对？”晚晴倒是颇为平静，道：“郎君既已猜到，我也没什么可辩解的。”斟了一杯茶奉上，见张惟孝不接，便将茶杯放在他手边。又续道：“请郎君不要生气，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认识宋衙在先，我们又都是因为那贾似道而破家，可谓同病相怜。”

张惟孝冷笑道：“他既喜欢你，如何还叫你来勾引我？”晚晴哭泣道：“我是个苦命的女子，不是吗？”张惟孝登时心软，道：“好啦，我知道你也是被逼的。”端茶一饮而尽，起身来回走了好几圈，终于下定决

心，道：“既然你对宋衙还有余情，这就跟他去吧。”

晚晴立时止住哭泣，惊问道：“郎君说什么？”张惟孝道：“我只希望你开心幸福。如果你愿意，这就跟他去吧。”

晚晴道：“真的吗？”张惟孝见她神色瞬间转晴，不免失望，心灰意冷地答道：“真的。”

晚晴道：“郎君如果真心希望我开心幸福，便替我杀了贾似道。只要贾似道死了，我和郎君从此双宿双飞，再也不理人间闲事。”张惟孝“啊”了一声，道：“原来你一心想要的，只是报仇。你……你……”只觉得头晕眼花，眼前的一切逐渐模糊起来。

晚晴忙过来扶他坐下，问道：“郎君，你怎么了？”张惟孝道：“不好，蒙古人事先在茶中下了毒。晚晴，你快走……”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来时，他手足已被粗索牢牢缚住，身边还站着四名大汉。宋衙正与晚晴在堂前交谈，见张惟孝醒来，便一齐走了过来。

晚晴道：“郎君，事到如今，我也不再瞒你。这一切，其实是我的主意。”张惟孝道：“什么是你的主意？”晚晴道：“一切，包括之前先诱捕你，再由宋先生出面放了你。”

张惟孝脸如土色，道：“原来……原来你一直在骗我。”晚晴道：“也没有全骗你。至少我和宋先生的身世是真的。”当即原原本本诉说了自己的身世——

晚晴本姓汪，是汉阳人氏。其父汪涯是当地著名文士^[12]，因享有文名，被权臣贾似道聘为幕僚。当年蒙古军大举南侵，最终因大汗蒙哥战死于钓鱼城而仓促退军，然南宋权臣贾似道却私下派人与蒙古军中路主帅忽必烈议和，在忽必烈退兵后谎报大捷，其幕僚汪涯不愿意作报捷文书，语出讥讽，被当场活活打死，并抛尸长江中。贾似道还不解恨，又派人去逮捕汪涯家属。参议张榘因与汪涯交好，急派人去通知汪氏家眷逃亡。当时汪涯母亲带着儿媳梁氏和孙女汪晚晴避难江陵，得知究竟后，不愿受辱，跳江自杀。梁氏亦随之自沉。汪涯独女汪晚晴时年十五

岁，一日之内失去所有至亲，身怀血海深仇的她并没有就此逃亡，反而到临安找机会行刺贾似道，哪怕同归于尽也好。却被人事先觉察，由此被官府追捕。她逃出临安后，无处容身，于是潜回家乡汉阳，欲避过风头再说，不想为亲戚出卖，终被地方官员捕获。

那贾似道是个好色之徒，早在汪涯为其幕僚时，便听说汪女汪晚晴貌美出众，欲纳为侍妾。汪涯不愿意独生爱女给人做小，可又无可推脱。紧急之时，参议张渠谎称汪晚晴已与其子张绍文定亲，贾似道这才悻悻作罢。等到汪涯被杀、汪氏家破、汪晚晴沦为刺杀重臣要犯时，张家不能再履行婚姻之约，贾似道又动了邪念，命地方官将汪晚晴械送临安，想看看她究竟姿色如何，若果真是世间罕见的大美人，便囚入私宅，肆意凌辱后再行处死。不想囚车走到半途时，有豪侠意外杀出，救了汪晚晴。经此一劫后，汪晚晴自知根本无力与贾似道抗衡，便逃往北方，想借助蒙古人报仇。

蒙古将主动来投的南方汉人称为“投拜人”，但往往是有地位官职或是有特殊才能的人才会得到重用。汪晚晴一介平民，又是女子之身，自是遭到嘲笑。接待她的蒙古官员见她美丽非凡，还欲欺负她孤苦无依，强行将她纳为侍妾。

汪晚晴昂然道：“我虽是女子，却有男儿的胆量。不信你们说一件你们办不到的事，我一定能办到。”

刚好大将阿里海牙在场，闻言便半开玩笑地道：“我国皇帝想要得到张惟孝，你如果能带他来，将来灭掉南家思国，一定让你亲手杀死贾似道。”汪晚晴道：“张惟孝吗？好，我可以办到。”

阿里海牙不过是随口一说，见对方当了真，当即笑道：“你这个小子真是天真。你可知道张惟孝是什么人？天下不知道多少人想结识他。南朝大官人派了许多人手找他，却始终没有他任何消息。”汪晚晴道：“我能找到他。那年他在沙市码头指挥船只，我全家正好也去江陵避难，我见过他，记得他的样子。”

阿里海牙这才严肃起来，问道：“那么小娘子打算如何找他？”汪晚晴道：“我自有办法，但需要将军派给我一些人手。张惟孝肯定不会轻易

屈服，就算抓到他，也只是得到他的人。要让他那样骄傲的男子低头，唯有从心理上打败他，让他自觉得一无是处。我答应将军，如果我不能令张惟孝归顺蒙古，至少也要将他的人交给你。”

阿里海牙见汪晚晴意志坚决，又讲得头头是道，大为惊异，便同意了她的要求，命汉人幕僚宋衍带了一队人马与她一道返回南宋，全力寻找张惟孝。之后的以女色诱捕、宋衍假意放走二人，全是汪晚晴一手安排，所谓的双宿双飞不过是软化他的策略。

张惟孝听了大致经过，全身发麻。他自命不凡，也一度叱咤风云，不入仕途，不是不能，是不为也，想不到却被一个小女子玩弄于股掌之间。而这个小孩子，恰恰是他爱恋至深的人。

汪晚晴道：“现下郎君该明白了，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蒙古人想要得到你，你只是我的投名状罢了。”又点着张惟孝的额头大笑道：“你看看你，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被我们戏弄了这么久，都没有发现真相。外面风传你是盖世豪杰、聪明睿智，完全是屁话，你只知道龟缩在这破山沟里饮酒作乐。我甚至都怀疑当年那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根本不是你做的。”

张惟孝死死瞪视着她，却说不出一个字来。他难过的并不是她对他大肆嘲弄羞辱，而是他居然一直将她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汪晚晴亲自揭破一切，自然是觉得难以游说张惟孝归顺蒙古，而她也不愿意在他身上继续耗费时间。然像张惟孝这般盛名在外的人物，一旦为宋廷所得，便会对蒙古大大不利。是以宋衍命人将他装入麻袋，如同货物一般运回洛阳军营拘禁。

最初，蒙古人还打算用手段降服张惟孝，但见他形同废人，便渐渐失去了兴趣，只在他手腕上烙上奴隶印记，脚上钉了重铐，编入马奴的队伍。张惟孝在军营数年，如行尸走肉一般活着。因为遭遇了感情上的巨大挫败，他之前的人生都被自己所质疑，辉煌也好，洒脱也好，均与他无干。他没想过死，也没有想过逃走，只是麻木地活着，直到钟清的意外出现，才扭转了这一切。他设法逃了出来，本想就此遁入深山，了此残生，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南下，回到了襄阳。却不想在老龙堤再度与

汪晚晴重逢，他还成了谋杀她丈夫的头号嫌疑犯。世间机缘巧合，波折离奇，再无过他之经历。

今日一早，张惟孝去找焮糟梅燕，实是因为知道竹枝娘子曾替蒙古人诱捕自己，怀疑她还在继续为蒙古人做事。果真如此的话，皮影戏班便是绝好的掩护，可以随意出入任何场合而不被怀疑。举例而言，周氏皮影戏班因节目精湛，曾数次受邀到军营表演，至于出入官宦乡绅门庭，更是如家常便饭。戏班长驻梅香酒楼，除了以酒楼为掩护外，还因为那里三教九流俱备，人员最杂，消息也最灵通，实是打探各种情报的最佳场所。如此，梅香别院便是蒙古人设在襄阳城外的一个联络据点，但别院里还住有其他戏班，联络者进进出出，难免会引人注意。以竹枝娘子为人之周全，必会设法开通另外一条渠道。而最便利、最省事的法子，便是占了隔壁的房子，挖一条地道——

皮影戏班原先住在西院，应该是相中了隔壁蒋家的宅子。至于蒋家男主人蒋大上山砍柴时掉下山涧摔死、女主人刘氏莫名失踪，其实是竹枝娘子派手下人刻意制造的意外，蒋氏夫妇都是被人谋杀。不想千算万算，算不到地痞的出现。恶霸王五倚仗权势，强行霸占了宅子，导致竹枝娘子计划功亏一篑。不得已，她又打起了南面邹家、也就是梅燕家宅子的主意。于是，老邹受雇往鹿门山樵场送货时半途被劫杀，雇主则上门强行索赔，逼迫梅燕以宅子来赔偿货物损失。那雇主，无疑就是竹枝娘子一方的人。只是这件事也不顺利，苏州富商郑虎臣挺身为梅燕出头。那雇主既是来做奸细，当然不能将事情闹大，只得忍气吞声，就此罢了。

西、南两面通路均被堵死，皮影戏班便只能搬来东院，如此，便只有东面谈家宅子和南面刘家宅子可以选择。但之前竹枝娘子已连续派人对蒋家和邹家下手，若再继续杀人，即便伪装成意外，也必引人起疑，她只能想更加温和的法子。既然皮影戏班在东院加盖了一座石头房子作作坊，那么他们一定是选择了东面的谈家作为另外一处通道。

今早张惟孝站在谈家宅子门前时，便已经想通这些，他所要做的，就是敲开谈家的门，找到连接隔壁作坊的通道入口。如此，便能间接证明皮影戏班与蒋氏夫妇和船夫老邹的死有干系。不想他还来不及验证自

己的推测，便被襄阳县县尉唐珏找上。而竹枝娘子更是耳目众多，转瞬便知道了他已开始暗中调查。而他本人浑然不觉，居然引钟氏兄妹来鹿门山寻访白秀才，给了竹枝娘子可乘之机，一时颇为惊悔。

竹枝娘子紧紧抱着张惟孝不放，哭得颇为伤心。张惟孝心道：“这妇人以玩弄折磨我为乐事，应该不会杀我。我该想个法子，让她放了钟氏兄妹才是。”

竹枝娘子见张惟孝一直沉默，以为他忆及往事，便放开了他，举袖抹泪道：“郎君可是后悔了吗？”张惟孝道：“事已至此，后悔又有什么用？”

竹枝娘子道：“蒙古人可是一直都很想重用郎君，如果郎君肯同意……”张惟孝道：“这话不必再说，说了也是白费唇舌。”

竹枝娘子道：“郎君当了这么些年的马奴，居然还是这么傲气。”她擦干泪水，又换了一副颜面，道：“郎君自然是威武不能屈的。可而今你两个朋友也落在我手中，难道你不为他们着想吗？”

张惟孝道：“你想怎样？”竹枝娘子道：“我要郎君答应我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换你自己性命，一个条件换钟氏兄妹性命。只要你同意，我就放了你，连你的两个朋友也一并放了，如何？”

张惟孝道：“如果是要我为你办事，办不到！”竹枝娘子道：“我知道，郎君死也不会向我屈服，所以我不会为难你。我第一个条件是，如果将来某一天我陷入危险，郎君必须得再救我一次。”

张惟孝闻言大为愕然，竹枝娘子已占尽上风，杀他不过是举手之劳，手中又握有钟氏兄妹的筹码，可她居然提了这么一个条件。

张惟孝道：“为什么不先说换钟氏兄妹性命的条件？”竹枝娘子闻言颇为难过，道：“原来郎君连这样一个条件都不能一口答应，可见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了。”

张惟孝道：“你知道就好。你不是说一个条件换我自己性命，一个条件换钟氏兄妹性命吗？我要先听第二个条件。”竹枝娘子道：“郎君必须

得先答应这第一个条件，因为换钟氏兄妹的第二个条件，必须有你还活在人间作为前提。”

张惟孝道：“这么说，如果我不答应这第一个保全我自己性命的条件，钟氏兄妹也就没命了？”竹枝娘子道：“对。”

张惟孝道：“竹枝娘子果然想得周全。好，这第一个条件，我答应了。”竹枝娘子嫣然笑道：“得金千百，不如得张郎一诺。第二个条件是，我要郎君找出杀死周太平的凶手。”

张惟孝更是意外，道：“就这个？”竹枝娘子道：“就这个。”张惟孝道：“那好，这第二个条件，我也答应了。”

竹枝娘子道：“不过我还有个额外的问题要问，听说郎君昨晚到梅香别院是为了找高秀英，为什么找她？我要郎君如实回答我。”张惟孝简短地道：“我不想说。”

竹枝娘子道：“这是为什么？这又不是逼着郎君投降之类大是大非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说？”张惟孝冷笑道：“原来你也知道降蒙事关大是大非了。”

竹枝娘子脸色一沉，面罩寒霜，道：“反正在郎君眼中，我就是十恶不赦的坏女人，我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说，郎君到底为什么去找高秀英？不说实话，我这就去做一件大大的坏事。”

张惟孝道：“喂，你答应了要放人，难道你说过的话，就等于放屁吗？”竹枝娘子道：“我是答应了要放你们，可没说什么时候放啊。不愿意说就算了。”

张惟孝见她转身欲走，料想必是出去折磨钟氏兄妹，忙道：“等一等！好，我告诉你，但你听到你想听的答案后，要立即放我们走。”竹枝娘子道：“一言为定。”

张惟孝逼于无奈，只得道：“我听到高秀英唱那支《解佩》，想起我们当年初见之时，你也是唱这支曲子。我一时好奇，就寻去了梅香别院。”

竹枝娘子笑道：“我就猜到是这样，不过我想听郎君亲口说出来而已。郎君可知道，那支《解佩》，是我教高秀英唱的。”张惟孝道：“我在别院门口遇见你，便立时猜到了。”

竹枝娘子道：“乍然见到郎君，我可是吓了一跳。为何郎君反而跟不认识我一样？郎君为了一支曲子寻来别院，可见到我本人又形如陌路，心中到底有我，还是没我？”张惟孝厉声道：“快下令放人！婆婆妈妈说这些废话做什么！”

竹枝娘子笑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这可不是什么废话。郎君追查周太平的案子，要特别留意高秀英那群人。”

[1]一个铜钱称一文。一千个铜钱称一贯。一两银约等于一贯钱。十两银约等于一两金。有时金银价会上涨。

[2]洪适：字景伯，号盘洲，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洪皓长子，以父荫补官，后又中博学宏词科。历知荆门军、徽州，提举京东路常平茶盐，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长于金石之学，对于汉唐碑志，多能辨证异闻，并据以证史传失误，考核颇精，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为宋代金石三大家。善诗文，其内外制工于俚偶，藻思绮句，层见叠出。其表启疏状，亦多有史料价值。洪适与弟弟洪遵、洪迈（著有《容斋随笔》）皆以文学负盛名，有“鄱阳英气钟三秀”之称。其父洪皓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使金。金权臣完颜宗翰不许请归二帝之要求，逼迫洪皓出仕伪齐刘豫。洪皓道：“万里衔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殪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鼎镬无悔。”完颜宗翰大怒，下令推出斩首。洪皓面不改色，从容而行。一名女真贵族深受感动，亲自跪下求情。洪皓虽然免除一死，却仍被扣留。直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金熙宗喜得贵子，大赦天下，允许宋朝使者回归，洪皓与张邵（张孝祥叔）、朱弁（朱熹叔祖），（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等宋使臣才被放归。时人称洪皓为“宋之苏武”。

[3]随着会子发行量的逐渐增多，为防止伪钞的流通，会子的发行有

分界之说，分界即期限。乾道四年（1168年）始有分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三年为一界，旧会子收回焚弃，但未严格执行。从淳熙四年（1177年）第四界开始，会子发行额便不止于一千万贯，而是大幅度上升，至第九界以后已无法控制数额。淳佑七年（1247年）甚至规定第十七、十八界会子更不立限，取消了分界发行办法，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

[4]白铜鞮（dī）：原指乐府清商曲名，即《白铜鞮歌》，也称《襄阳蹋铜蹄》，为梁武帝萧衍所创。萧衍以参军起家，公元498年，任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他乘齐朝内乱，在襄阳潜造器械，训练军队。当时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白铜蹄指挥萧衍的军队，意思是萧衍一旦起兵，扬州一带的人都要被反绑起来投降。公元501年，萧衍自襄阳起兵，顺利夺取帝位，改国号梁。即位之后，为了表示他当皇帝是从天意、顺民心，萧衍自创了《白铜鞮曲》（鞮^鞮本为周代乐官名，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还亲自填了三首歌词：陌头征人去，闺中女下机。含情不能言，送别沾罗衣。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龙马紫金鞍，翠眊白玉羈。照耀双阙下，知是襄阳儿。

[5]《竹枝词》为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模仿巴渝、荆楚一带之民歌所作。元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调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刘禹锡自叙云：“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吴伧伧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奥》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渝，知变风之自焉。”

[6]倒夜香：古时候的茅房没有下水系统和自动冲水的系统，是用木桶装粪便（也称作马桶），装满后需要清空。于是，会有专人在半夜或清晨挨家挨户收各家的马桶中的粪便，倒夜香就是指的倒粪便。

[7]五代时，各县军事由节度使派一个镇将专管，宋代改为县尉，其权力与镇将相差甚远，只管地方治安之类和诉讼等事。县尉赤县（京城内）从八品，畿县（京城外）正九品，其他从九品。

[8]吴曦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和《钓鱼城》。关于吴曦叛宋一事对南宋时局的重大影响，在《钓鱼城》中有详细讲述。

[9]季布：本为楚地著名游侠，楚人谚语云：“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楚汉相争中，曾为项羽部将，多次围困刘邦。汉朝建立，刘邦悬千金追捕他。后由有人通过夏侯婴向刘邦进言，得赦免，并拜郎中。孝惠时，官中郎将。他敢于当面斥责不顾实际情况、口出大言而阿谀吕太后的上将军樊哙。复外任河东太守。文帝时，有人言其贤，以为可擢升御史大夫；又有人言其勇，说他爱酗酒难为天子近臣。故被召至京师，留邸一月而见罢。他则坦率向文帝进言说：“陛下以一人誉召臣，一人毁去臣，臣恐天下有识者闻之，有以窥陛下。”其弟季心亦任侠之士。当时，季心以勇，季布以诺，闻名于关中地区。

[10]贾似道好收集古玩宝物，凡听闻谁家有名品，必不择手段，占为己有。若不遂己意，动辄加以罪名，志在必得。经营四川有功的蜀帅余玠（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死后有玉带陪葬，贾似道听说后，竟然公然下令掘开余玠坟墓，取走玉带。其行为令人发指。余玠之子余如孙后来也被贾似道杀害。贾似道在京城临安葛岭府第内建有“多宝阁”，专门收藏书画珍品。今存无名氏所著《悦生所藏书画别录》共记录有法书42卷、名画58卷，是贾氏部分藏品。著名如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佚名《曹娥诔辞墨迹卷》，唐欧阳询《梦奠帖》《行书千字文》，颜真卿《告身帖》《湖州帖》，杜牧《张好好诗并序》，张旭《古诗四帖卷》，李白《上阳台帖》，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宋苏轼《前赤壁赋》，蔡襄《自书诗贴》等法书，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卷》，五代王齐翰《勘书图卷》，董源《夏山图卷》，黄筌《写生珍禽图卷》，北宋崔白《寒雀图卷》，王诜《烟江叠嶂图卷》等名画。这些均为中国书画史上的扛鼎之作。贾似道用印有“魏国公”“悦生”“秋壑图书”、曲脚“长”或“封”字等印，大凡经过贾氏收藏的书画作品，一般都钤此印。

[11]凤林：指凤林关。它是岷首山之南长约两公里的一个狭窄走廊，坡陡弯险，为古代襄阳南北通道上的一个大关隘，因其西靠凤凰山而得名。三国时，荆州牧刘表在此设伏毙杀孙坚，使凤林关声名远播。

[12]兹录汪涯《江帆》一首：“江帆去去可肠断，千古万古越王台。扫空黄叶晚风定，飞尽碧天晴鸟回。半生无成坐笔砚，万事不理问樽罍。年年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

第四章 日影浮棹

西边最后一丝夕阳金线消失后，山水陡然迷蒙了起来。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立于船头，两岸群山相应而来。蓝色江雾若有若无，变幻不定，显露出凄迷的色彩。脚下江水绵延不断，大船劈开层层水波，一圈一圈，回打着船底，也敲打着二人的心。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

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

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

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

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

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

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南宋·张炎《解连环·孤雁》

竹枝娘子怀疑丈夫周太平被杀与驳说高秀英有关。张惟孝大为惊奇，问道：“高秀英？为什么怀疑她？”

竹枝娘子道：“高秀英江湖习气很重，书也确实说得好。按道理，她这类在大江南北都能吃得开的人，是不会跟官府扯上干系的。可她相当反常，曾向梅香酒楼牛掌柜打听如何才能有机会进襄阳府衙门说书，这难道不可疑吗？像她这样有名的说书人，应该选临安、建康那样的繁华城池，突然来到边区，必是有所作为。”

张惟孝道：“哼，有所作为，这是说你自己吧。”竹枝娘子道：“我可不一样，我们戏班表演的是渔鼓皮影，当然只在流行渔鼓的荆楚地区才受欢迎。郎君处处针对我，心眼当真比针眼儿还小。”又道：“吕太夫人八十大寿，本来已经定下周氏皮影戏班进府表演，现下我们戏班出了

事，轮到高秀英入府说书的机会便大多了。”

张惟孝道：“你怀疑是高秀英那伙人杀了周太平，如此好获得进入襄阳府衙表演的机会？”竹枝娘子道：“这只是我的猜测。还有，我手下人留意到高秀英常常到汉江边上的一条船上去。那船是临安来的，雇主姓张名畴。”

张惟孝心道：“这张畴一表人才，一望就是个人物。昨晚他两次接近我，应该是有意与我结识。今早焮糟梅秋向我打听他的姓名，又是什么？”百思不得其解。

竹枝娘子笑道：“好了，我都说完了，剩下的，就交给郎君去查啦。”张惟孝道：“你既已说完，还不快些解开我。”

竹枝娘子娇笑道：“一解开绑绳，郎君就跑了。我这会儿可有些舍不得让你走。”贴过身来，伸手便往张惟孝脸上摸来。

张惟孝双手被绳索牢牢缚住，无法反抗。可他心气高傲，不愿意就此让对方得手，便将头努力朝后仰去。

竹枝娘子幽幽叹道：“郎君就这么厌恶我吗？”忽有人推门进来，禀报道：“张公请娘子过去。”

竹枝娘子便松了手，命人看住张惟孝，又嫣然一笑道：“我一会儿再回来找郎君，咱们好好亲热亲热。反正我那挂名相公周太平也不在了，算不上偷情。”

然竹枝娘子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一刻工夫后，倒是进来两名大汉，重新用黑布蒙了张惟孝眼睛，将他押了出来。他虽不能视物，却听到庭院中还有他人，忙问道：“是黑杨将军和清娘吗？”钟杨、钟清齐声道：“是。”

张惟孝道：“二位有没有受伤？”二人应道：“没有。”钟清问道：“张公子你呢？”张惟孝道：“我也没事。”

一名大汉大声命道：“主人有令，立即放他们下山。”

便有人应声上前，每两人挟持一人，带了张惟孝三人往山下而去。走了小半个时辰，押送者取走黑布，割断绳索，又将兵器抛还，转身去了。

钟杨忙上前扶住钟清双肩，问道：“妹妹可还好？他们有没有对你怎样？”钟清道：“我没事，他们只将我关在一间柴房里，后来就带了我出来。阿兄，你呢？他们可有逼你吐露军中机密？”钟杨道：“没有，根本没人问我半个字。”

兄妹二人便一齐望着张惟孝。张惟孝莫名其妙，道：“做什么？”钟杨道：“请恕我直言，这些蒙古人被你我杀死打伤了好几个人，好不容易才利用舍妹制伏我们，为何突然放了我们，尤其是张公子你？之前你不是说他们是为你而来吗？为何又轻易放了你？”

钟清也问道：“张公子，你是不是答应了蒙古人什么？”张惟孝一时难以解释，只道：“我没什么可说的。”

钟杨道：“张公子到底有没有跟蒙古人达成交易？这件事，你今日非说清楚不可。我们兄妹可不想成为你替蒙古人做事的借口。”钟清道：“阿兄，你说什么呢！张公子，我阿兄没有别的意思，他只是怕你因为我们被迫答应了蒙古人的条件，你别怪他。”张惟孝道：“不会的。”

他越是这样，旁人愈发认为他跟蒙古人达成了某种协议。钟杨道：“张公子该知道，我职责所在，必定要将今日发生之事上报，就算我不逼问你，也会有别人来讯问你。”

张惟孝道：“不管谁来审我，我都是这句话，没什么可说的。黑杨将军怕我为蒙古人做事，大可以将我关押起来。”钟杨道：“那好，张公子不通人情，我也只能公事公办……”

钟清忙道：“好了，你们两个都别说了，天色不早，我们快些赶路吧。”

三人各有心事，默默出山。到了榷场码头，正欲寻船，钟清忽道：“那不是竹枝娘子吗？”果见竹枝娘子站在一艘大船船头。她一身男子装扮，戴了一顶当地习见的竹笠，遮住半边面容，正与一名华服老者

交谈。

钟杨道：“呀，我认得那老者，他是大富商潘韧。之前打算赎归妹妹的时候，也是请他出面斡旋的。”

正好潘韧转过头来看了一眼，随即招手叫过一名叫刘大的侍从，指着钟杨吩咐了几句。那刘大便自船上急奔下来，问道：“三位是回襄阳吗？碰巧这大船正要回城，我家主人请三位上去搭个顺风船。”

钟杨因与潘韧认识，便应邀登上大船，到船首与主人潘韧招呼了一声，又介绍了妹妹和张惟孝。互通姓名时，张惟孝依然用张先行的名字，只说是钟杨的朋友。

钟清忙上前拜谢。潘韧道：“老夫也没做什么，是娘子自己吉人天相。”钟杨道：“究竟潘公来回几次，居中传话，于钟家有恩。”潘韧道：“好说。”

钟清见竹枝娘子独抚船舷，站在一旁，便走过去问道：“娘子怎么来了这里？”竹枝娘子道：“小妇人相公与榷场商人约好今日买卖交易兽皮，现下我相公去了，不得不我亲身来。”

钟清道：“娘子倒是个守信之人。戏班乍逢巨变，犹能坚持前来。”竹枝娘子道：“人立于天地，全凭一个信字。我虽是妇人，倒也明白这个道理。”一边说着，一边斜睨着张惟孝。

潘韧道：“老夫亦极爱渔鼓皮影，今日来榷场遇到竹枝娘子，才知道她丈夫不幸去世了。黑杨将军，官府可有找到凶手？”钟杨道：“周班主命案归襄阳县负责。不过吕大帅得知后很是震惊，亲自交代下来，务必要尽快抓住凶手，唐县尉必会全力以赴。”

潘韧点点头，又道：“黑杨将军，钟三娘子，正好老夫有事相告，事关令尊钟公，我们不妨进去再谈。”

张惟孝见钟氏兄妹随潘韧进了船舱，船首再无旁人，便上前低声道：“你胆子倒大，敢公开在众人面前撒谎，不怕我揭穿你吗？”竹枝娘子道：“郎君应承要救我一次，我不信你敢揭穿我。果真那样的话，我死

无葬身之地，你也救不了我，事情便无可挽回了。”

张惟孝道：“我警告你，少在我面前出现，少耍花样。钟杨还好，钟清可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子，你如果被她识穿，我一样救不了你。”

竹枝娘子道：“这位钟三娘子喜欢你，是不是？”张惟孝斥道：“胡说八道！”刚要走开，却被竹枝娘子扯住衣袖。她换了一副阴恻恻的口气，道：“我也警告郎君，郎君若敢揭穿与我有关的任何事，敢动我哪怕一根头发，我就杀了老龙堤上所有的人，将整条大堤付之一炬。就算你杀了我，也自会有人给我报仇。你可知道，我已经嫁给了蒙古元帅阿里海牙，是正儿八经的元帅夫人。周太平不过是个幌子罢了。”

张惟孝愕然而惊道：“你……你怎么……”又道：“你既然已是元帅夫人，为什么还要抛头露面，涉险来到襄阳，做皮影戏班的勾当？”竹枝娘子道：“这不关郎君的事。总之，郎君不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而且我答应你，就算将来蒙古攻打襄阳，我保证老龙堤所有人都不会有事。”

张惟孝冷笑道：“你的话能当真吗？”竹枝娘子道：“你可知道五月前阿术大掠荆襄，为何不近襄阳城？因为有我在这里。只要我人在，蒙古人就不会动老龙堤的一草一木。这难道不是郎君希望看到的吗？”

张惟孝不无讥讽地道：“如此，你倒成了老龙堤的守护女神了。”竹枝娘子道：“郎君居然也学会冷嘲热讽了。郎君若再不相信我的话，我敢以我亡父亡母的名义起誓。”

张惟孝道：“我不想听。我办完答应你的事后，便会离开这里。”竹枝娘子道：“这么说，我很快就要陷入险境了。”语气略显悲哀，恍然若悟。

西边最后一丝夕阳金线消失后，山水陡然迷蒙了起来。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立于船头，两岸群山相应而来。蓝色江雾若有若无，变幻不定，显露出凄迷的色彩。脚下江水绵延不断，大船劈开层层水波，一圈一圈，回打着船底，也敲打着二人的心。

到了码头，众人道谢下船。潘韧命侍从刘大帮竹枝娘子提了兽皮，先送她回梅香酒楼。临行前，竹枝娘子有意无意多看了张惟孝几眼，这

才扬长而去。

钟清见张惟孝神情有异，问道：“可是有什么事吗？”张惟孝料想钟清窥见了与自己与竹枝娘子神情不妥，便道：“我答应了竹枝娘子，要为她找出杀夫凶手。”钟清大为惊异。钟杨也道：“张公子如此大才，竟然去做这种小事。”料想对方是为竹枝娘子美色所迷，只好无奈摇了摇头。

钟清忙道：“助人不分大事小事。再说了，那真凶曾想嫁祸张公子，这可不是小事。张公子，我支持你。阿兄，不如你去跟唐县尉说一声，让他请张公子从旁协助。”钟杨道：“这件案子发生在地方，归襄阳县负责。我是军人，无权过问地方之事。”

张惟孝道：“清娘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我自己调查便是。二位，再会。”

钟杨忙扯住他，道：“张公子，你得跟我走。”张惟孝道：“去哪里？”钟杨道：“去军营。还记得我说过要公事公办吗？张公子不将今日在鹿门山发生的事交代清楚，休想脱身。”

钟清道：“阿兄……”钟杨道：“妹妹，这件事你别插手。今早我向吕大帅禀报后，吕大帅本来要立即派兵将张公子逮捕拘押，是我为他担保，吕大帅这才作罢。今日在鹿门山，你亲眼看到了，那群蒙古人首领首先就叫出了张公子的名字，足以证实张公子自己所言，他们是为他而来。可如此大费周章后，居然又这么快将他放了，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钟清道：“或许这正是那些人挑拨离间之计呢？张公子被蒙古人关了这么多年，折磨成这个样子，从来没有屈服过。难道阿兄相信他会做出危害大宋、危害襄阳的事吗？”

兄妹二人争执不休，张惟孝也不理会，只道：“谢过。我还有事，先告辞了。”钟杨道：“你……”却被钟清挺身挡住，张惟孝便趁机去了。

到梅香酒楼前时，正好遇到掌柜牛千里。他一见张惟孝，便赶过来告道：“唐县尉找了张公子好几次了，说是为了周班主的案子。小老儿说张公子晚上一定会来，他人正在阁子里等呢。张公子，您先上去，酒、面马上送到。”

张惟孝走出几步，又回头问道：“梅香别院那边，没再发生什么事吧？”牛千里道：“别院没事，倒是隔壁闹了点事儿。”

原来别院西面蒋家故宅为恶霸王五强占后，给他手下人居住。那些人不满意别院茅厕就在邻墙，更不满不时飘过来的兽皮味道，时常在西边隔墙大骂。今日王五不知从哪里听说了皮影戏班班主被杀的消息，特意在门口放了一长挂鞭炮。

牛千里叹道：“唉，周班主死于非命，凶手未能捉到不说，连尸首都还在衙门里面，不让领回来下葬。旁人居然还幸灾乐祸放鞭炮，这算是哪门子事！”

张惟孝闻言很是惊异，问道：“王五是在别院门口放鞭炮吗？”牛千里道：“那倒也不是，鞭炮是在隔壁他自家门口放的。他知道别院是梅香酒楼的地方，戏班都算是酒楼的人，他不敢太过分的。”

张惟孝道：“贵楼主人虽富甲江南，究竟是白手起家，且不像潘韧那样走官府的路子。王五是地头蛇，如何会买梅香酒楼的账？”牛千里讪讪笑道：“张公子果然明察秋毫！那王五原先常来我们酒楼生事，任意戏弄梅娘。后来我家主人知道了，亲自出面找王五谈，许给了他一大笔钱，他这才答应不再打搅酒楼做生意。不过自从皮影戏班来后，他看上了竹枝娘子的美色，虽不来酒楼勾栏滋事，却常常故意去别院找碴儿。每次都是周班主出钱打发他了事。”

张惟孝心道：“这王五是个地痞流氓，鱼肉乡里、欺凌弱小惯了。他不知道皮影戏班这伙人的来历，如此肆无忌惮，早晚死无全尸。”

牛千里又道：“就这样，王五还不罢休呢，还当着周班主和竹枝娘子的面，说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蓦然一个激灵，道：“呀，该不会是……”

张惟孝道：“不会是什么？难道牛翁怀疑是王五杀了周太平？”牛千里道：“呀，我没说，我没这么说，话是张公子说的。”脑袋摇得如拨浪鼓一般，慌忙转身去了。

张惟孝遂上楼寻到襄阳县尉唐珏，问道：“县尉君是在找我吗？可是

周太平一案有了什么线索？”唐珏道：“今日吕知府召我到府署询问案情，我如实禀报了经过。正好吕知府有一位贵客德公子在场，说他昨晚也在梅香酒楼看表演，有件怪事，他看到勾栏一名艺人很是面熟，像是当年的太平驸马周震炎。”

周震炎是开庆元年状元，英俊不凡，被当时的宰相丁大全作为驸马人选推荐给理宗皇帝。然升国公主嫌弃周震炎年纪大，此事就此作罢。后丁大全失势，被贬海岛，途中被押送的官差挤下船淹死。周震炎因被认为是丁大全一党而受到牵连，状元头衔被褫夺，降为最末一名，贬斥出朝，死于途中。升国公主后嫁杨太后[1]侄孙杨镇，进封周、汉国公主。杨镇宗族娣姒皆推官加封，宠异甚渥。然出嫁仅一年，公主便病死。虽年仅二十二岁，已是南宋立国以来最长寿的公主。

张惟孝皱眉道：“太平驸马，他不是早死了吗？”唐珏道：“据称周震炎是死在贬官途中，也有可能他收买了官差，半途逃走了。”

张惟孝道：“难道周太平就是太平驸马周震炎？年纪倒是大致对得上。”唐珏道：“我当即也想到了。可我领那位德公子去县署看了周太平尸首后，他又连称那人不是太平驸马，是他看花眼了。”

张惟孝道：“既然证人说不是，那么便不是了。周太平擅长制作皮影，会一手巧活儿，这可不像太平驸马能做的事。”唐珏道：“可这也太巧了，德公子认出有艺人像是太平驸马，然后便是戏班班主周太平被杀。”

张惟孝道：“那位德公子不是指认了吗，周太平和太平驸马周震炎不是同一人。”唐珏道：“也许周震炎长年奔波于江湖，又要避开官府追捕，容貌已有所改变。德公子远远能辨出大致样貌，但近看时便觉得样子不像。不然，世上哪有这么凑巧的事。还有那周太平，一直很小心地躲在人背后，每每皮影戏班在勾栏演出时，独他一人不肯出面，他一定是怕被人认出来。”

张惟孝道：“如此便有矛盾之处了，周太平昨晚应该没有离开过梅香别院，那位德公子又怎么可能在勾栏见到他呢？”唐珏道：“不错，是这样。可是……哎呀，我都有些弄糊涂了。”

张惟孝不大相信周太平会是当年差点当上驸马的状元周震炎，他本可以直接向竹枝娘子求证，但他不愿意再见她，便道：“德公子不能确认自己的证词，这一节不足以采信。我倒觉得那面具人戴过的面具是条有用的线索。”

唐珏道：“今早我跟张公子分手后，便去了梅香别院。那批面具刚好都被一名外地来的商人尽数买走了。不过据何班主说，他点过数，面具一个都没少。”

张惟孝道：“那么，面具人应该是在我晕倒后将面具还了回去，那面具与其他面具混杂在一起，被人买走了。面具人知道面具的位置，应该是熟知别院情况的人。”想到竹枝娘子提及高秀英可疑的话，便又补充了一句：“很可能就是戏班的人。”

唐珏道：“我也想过。尤其面具一早就被人买走，也太巧了，我还因此怀疑过何班主。但许多人都做证昨日自从午饭后他便一直留在勾栏，没有离开过。”

刚好焗糟梅秋端了酒菜进来，二人便不再议论案情。梅秋将酒菜放好，也不似往日那般与主顾说说笑笑，只挪到窗边，朝外张望。

唐珏忍不住问道：“梅娘在看什么？”梅秋道：“没什么，随便看看。二位官人慢用，奴家先出去了。”

唐珏忽然想起一事，忙道：“对了，还有一条重要线索。”从怀中掏出一块白布打开，上面画着一个手掌形模样的图案。

张惟孝奇道：“这是什么？”唐珏道：“这是仵作验尸时从周太平身上发现的。哦，不是这块白布，这是比着物证画下来的。”

原来仵作将周太平尸体抬回县署后，便详细检视其身体。在其胸前发现了一块七寸兽皮，已剪好大致形状，却还没有刮皮描样，正是皮影制作的前奏^[2]。最奇特的是，那兽皮上有一个手纹模样的凹状图纹。

唐珏又道：“发现周太平身上的兽皮后，我特意去皮影戏班问过——周太平制作皮影前，均要用特制药水泡制兽皮，晾得半干后，再放入怀

中，以体温将兽皮烘干，据称这样皮质会更加绵软有韧劲。再想到兽皮就在周太平胸前，那右手手纹图案很有可能……”

张惟孝道：“是凶手抓住周太平衣襟时留下的。”唐珏道：“正是。我推测应该是凶手抓住周太平后，先将他推到墙上，想要逼问什么，那些凌乱脚印和被踩倒的菜能从侧面证明这一点。但周太平却推开了凶手，想要逃走。于是凶手操起镰刀，追上来朝他背心砍了两刀。”

张惟孝心道：“周太平是皮影艺人是真，假的可没他这手手艺。他肯以体温烘干兽皮，足见其人对皮影用心极深。可他挂名竹枝娘子的丈夫，不会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因而他必定也是蒙古人的奸细。难道是有人发现了端倪，想从周太平口中逼问真相？如此，可不大像是高秀英那伙人所为。”

本来他因竹枝娘子的提醒而开始怀疑高秀英，如果她真是一意想找机会混入襄阳府署，而皮影戏班又是她最大的竞争对手，那么她便有强烈的动机。但从新发现的物证来看，似又不大符合高秀英的身份。不管她打算做什么，未达到目的前，最重要的是不能打草惊蛇，杀死同一个院子的同行已是犯了大忌。抓住周太平逼问，她又想知道什么呢？

想了一想，张惟孝又问道：“那么县尉君有没有将这右手图案与别院的人比照？”唐珏道：“当然有。住在别院的人，除了竹枝娘子人不在外，其余都比照过了，没有一人符合。刚好我听到隔壁王五在放鞭炮，又听到戏班的人诉说王五一直以来的无礼，所以我有些怀疑……”

张惟孝道：“王五既是地方一霸，身上应该随时带着兵器，对吧？”唐珏道：“对，他总是佩着一把短剑，我亲眼见过。”

张惟孝道：“如果王五闯了进来，抓住周太平，将他推到墙上，或是威胁他，或是想问些别的什么。周太平不肯就范，忽然推开他逃走。这时候，王五恶念陡起，起了杀意，应该立即拔出自己称手的兵器，而不是去捡门后的镰刀。”微一凝思，又道：“这也不对，凶手出手迅疾如风，一下子就将我击昏，他这样的身手，足可以徒手制住周太平，无须多余用什么兵器。”

唐珏完全糊涂了，问道：“张公子说什么呢？”张惟孝道：“王五的确可疑，既有杀人动机，又有杀人便利。”

唐珏道：“可王五的叔叔是襄阳府通判^[3]，正好是我顶头上司，我不能就此寻上门去，要他伸出手来，比照手纹图形。”张惟孝干脆地应道：“这件事容易，就交给我来办。”

唐珏道：“张公子你……”张惟孝道：“县尉君一日之内找我好几次，又亲身等在这里，不就是想让我来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吗？”

唐珏尴尬笑道：“什么都瞒不过张公子。”张惟孝道：“县尉君不必过意不去。不过我们初见时你可是一脸正气，我以为你是个少见的刚正耿直的人。”唐珏笑道：“那是我有意装的。听说张公子软硬不吃，我猜就算我当面问你口供，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我听过你当年曾被钟提刑以酒相激，认国不认君，便想以律法来压你，或许能奏效。”

张惟孝道：“确实奏效了。不过县尉君一意追查真相，不因王五是上司侄子而徇私，我还是很佩服。”又指着桌上的白布道：“这个……可否先借我一用？”

唐珏沉吟道：“这个……”张惟孝道：“哦，我倒忘记自己也是疑犯之一，那么我愿意当面对验证。”伸手抓起白布，将右手与手纹对上，手形大小倒是差不多，只是图案上的手指要粗一些、长一些。

唐珏这才道：“如此，张公子的嫌疑便完全排除了。这块白布就留给公子，衙门里还有备份。”见外面天色已黑，便起身告辞。

张惟孝吃了面，将黄酒收入怀中。出来时正好遇到梅燕，便道：“我实在累了，先回去睡了。”梅燕道：“嗯，门钥匙在门槛左边第二块青砖下面。奴家已经给张公子铺好床了。”

张惟孝道了谢，径直回来梅燕家，取钥匙开了铜锁，也不点灯，摸索着进来柴房，取下佩剑，脱了外袍，和衣便躺倒在床上。他原以为经历了这么多事，今晚必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不想疲惫至极，眼皮一合，很快就入睡了。

到半夜时，忽听到门外灯影恍惚，有人窃窃私语。张惟孝醒了过来，见四周昏黑一片，环境陌生，一时不明身在何处，想了一想，才会意过来。起身开门出来，却是梅燕和梅雀二人在堂屋中议论着什么。

张惟孝听到外面有鸡鸣声，天竟就要亮了，忙问道：“你们在做什么？这么晚了还不睡？”

梅燕迟疑着不肯说。梅雀推了她一下，她这才嗫嚅道：“梅秋一直没有回来。奴家适才和梅雀提着灯笼去找她，想看看她是不是还在酒楼，结果在巷子口发现了这只鞋，是梅秋的鞋子。这时候，有个浑身酒气的人走了过来，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们。我们两个吓坏了，一路小跑回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梅雀说要请张公子拿主意，可奴家怕吵了张公子休息……”

张惟孝问道：“你们在哪里发现了梅秋的鞋子？”梅燕道：“就在巷子口的歪脖子树下。”她虽然害怕得发抖，但还是鼓足勇气说了出来：“不远处就是蒋家。该不会是王五官人手下的那些人捉了梅秋？”

梅雀道：“以前王五就常常对梅秋动手动脚，还说要娶她作妾，但梅秋机灵，都搪塞过去了。王五一直纠缠不休，直到皮影戏班来了，他又看上了竹枝娘子，这才放过梅秋。”

张惟孝道：“你们最后是什么时候见到梅秋的？”梅燕道：“酒楼打烊时还见过的。本来说好一起回来，但梅秋突然说她还有事，让我们自己先回来。”梅雀道：“今儿个梅秋一整天都不对劲，神不守舍的。”

张惟孝道：“那好，你们两个待在屋里，别出门。我先出去看看。”进屋穿了外袍，以腰带束紧，将钟杨赠予的长剑插在身后。正待出门，梅燕叫道：“张公子，你小心些。”

张惟孝点点头，径直出来，往北穿过巷子，绕到蒋家故宅外。里面灯光映照，尚能听到有人说话。那土墙不高，他轻轻一纵，抓住墙头，徒手攀了上去。往北走出几步，便能看见院子中的大致情形。这处宅子在民房中算是大居——三楹坐南朝北的正屋。东边有三间厢房，西边是厨房，厨房边还搭有一个大棚子，堆放着柴禾、独轮车等杂物。

张惟孝身处厨房和棚子之间，正要跃下，忽有人自最北侧的厢房出来，便往墙头伏了下来。门打开的一刹那，他看到屋内房梁下高吊着一人。那人精赤着身子，双手高举，头无力地低垂着，虽看不清面貌，然其身形一览无遗，分明是女子。

张惟孝心道：“这女子绾着高髻，是梅香酒楼焗糟的发式，多半就是梅秋了。”虽然略感吃惊，却也不意外。

出来厢房的是名精瘦的小个子男子，又过去拨了院门门闩，往左右一望，嘟囔了一句什么。

厢房中有人叫道：“五爷到了吗？”那小个子男子道：“没呢。”关了院门，重新回去房中，还朝梅秋腿上狠狠踢了一脚。梅秋却是动也不动，大概早已被凌辱得昏死过去。

张惟孝暗中观察，虽然每间房里都有灯光，但只有关押梅秋的那间厢房人影绰绰，大概有七八人的样子。一时不敢妄动，只暗中等待时机。

过了一刻工夫，只听见脚步声纷纷沓沓，一大群人赶来蒋家宅子。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矮壮汉子，听旁人语气，正是那传说中的襄阳恶霸王五。里面的人听到动静，一拥而出，开门争相迎接。

王五皱眉问道：“大半夜把我叫来，到底怎么回事？”语气极是不快。一人抢上来道：“五爷，您老人家自己来看。”引着王五到厢房门前。

王五看见梁下吊着一名裸体女子，丝毫未感惊讶，看来是司空见惯之事，只问道：“她是谁？”手下人答道：“梅秋。就是五爷以前喜欢的那个焗糟。”

王五道：“是她呀。是你们把她抓来的吗？怎么不送去妓馆那边？”手下人颤声道：“五爷，她……她死了……”

住在这处院子的都是王五手下，因人多房少，都是几个人合住一个房间。偶尔有人会带女人回来，为了方便起见，特意空了一间厢房出

来，即是梅秋被吊的那间。但因为王五本身开有妓馆，手下人通常都是在那里解决，因而那间厢房并不常使用。半夜时，隔壁房间的赵憨子听到有细微动静，便点灯过来厢房查看——却见地上散落着女子衣衫，房梁下吊着一名裸体女子，头上套了麻布，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动静便是她挣扎时弄出来的。那赵憨子知道首领王五好这一口，每每盯上流亡襄阳的单身妇人，无论其姿色如何，都会想方设法弄去妓馆密室，用麻布袋子套头，剥光衣衫吊起来，灌下烈性春药，自己玩弄数日后，再交由手下人轮番奸淫。经过一番非人的凌辱后，被拐妇人往往在身体上、意志上都被彻底摧垮，不敢再有丝毫反抗之心。王五再精挑细选一番，姿色好些的，交给老鸨教导后，充入妓馆做娼妓；姿色普通的，则用船运去外地卖为奴婢。眼前便是王五密室的经典一幕，赵憨子倒不足为奇，不过这还是他第一次在蒋家故宅中见到，一时好奇，便上前取下女子头上的麻袋，认出对方是梅香酒楼煊糟梅秋。梅秋满面泪痕，口中塞了麻布，无法叫喊，只能“呜呜”出声。

赵憨子也没有多想，以为这不过是王五的另一杰作。因为王五今日来了蒋家故宅放鞭炮，还特意摆了一桌酒席喧哗作乐，直到半夜才离开，出门时正被梅秋撞了个满怀。王五当即抱住梅秋笑道：“小娘子总算想通了，今儿个竟主动投怀送抱了？”梅秋尖叫一声，挣也挣不脱，便往王五手背上用力一抓，趁对方吃痛松手，慌忙逃走。王五倒也没有去追，只恶狠狠地对着她的背影喊道：“你个小婆娘，逃不出我手掌心，早晚你都是我的人。”

赵憨子当时在场，亲耳听到王五威胁梅秋，转眼便见这个小美人被剥光挂在梁下，泪眼涟涟，还以为是王五暗中派人捕了她来，先吊在这里。他见到梅秋哼哼唧唧，脸憋得通红，紧盯着自己，眼光中尽是求恳之色，一时难忍色欲，便重新往她头上套了麻布口袋，伸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梅秋全身发抖，赵憨子以为她冷，还特意回自己房中将火盆端了过来，笑道：“小美人，火盆就放在你脚下，现在该不冷了吧。”梅秋剧烈挣动，呜咽得愈发低沉，喉咙“咕咕”作响，仿佛受伤的野兽悲鸣低吼，喘息得也更加急促。过了一会儿，她停止扭动，一动不动了。赵憨子还以为她羞愧得晕死了过去，也不以为意，继续在她光滑如斯的皮肤上摩挲发泄。不想对方身子渐渐凉了下來，赵憨子觉察到不妥，忙揭下

头套，伸手一探鼻息，梅秋却已经没气了。赵憨子大吃了一惊，以为梅秋患有隐疾，一时羞辱气不过，发病死了。他以为自己闯下大祸，弄死了首领要的女人，慌忙叫醒其他同伴商议对策。更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王五派人捕了梅秋，更不知道梅秋是何时被带进来吊在厢房中的。赵憨子一时不明究竟，忙让人去妓馆叫王五。

王五听了经过，立即道：“这里面有鬼，我根本没有派人去捉梅秋。”赵憨子等人愕然无比。有人问道：“不是五爷您，还能有谁？”赵憨子更是大着胆子道：“梅秋摆的这副姿势，两只手高举，腿分开绑在竹棍上，口中塞了麻布，头上套着麻布套子，活脱脱是五爷您的手笔啊。”

王五怒道：“你们还不明白吗，这是有人要害我！”想到陷害他之人能模仿他捆绑妇人的手法，定然到过他妓馆密室，而他却浑然不知道对方是谁，一时只觉得不寒而栗，背上冷汗直冒。勉强定了定神，又问道：“这么一个大活人被带进来挂在房里，你们这么多人，没一个人觉察到？”赵憨子等人讷讷道：“没有。五爷今晚离开后，小的们都有些醉了，就将大门门死，各自回房睡了，根本没开过门，没人进来过。”

王五斥道：“还没人进来过？难道梅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全部是饭桶！饭桶！”又问道：“派人去叫刘先生了吗？”赵憨子道：“派了。刘先生不在码头，不知道去了哪里。”

王五连声催道：“再派人去找！快去！”说完愈发毛躁，在院子中来回走了好几圈，指着房内尸体道：“先把她解下来，弄条袋子装起来。省得我看见烦心。”

一名手下道：“不如趁天还没亮，先将尸体运到船上，再丢入汉江。”王五一时沉吟不定。手下人催道：“五爷，鸡叫好几遍了，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王五怒道：“有人存心害我，他会任凭我毁尸灭迹吗？”一想到暗中有一双眼睛在监视他，等着抓他的小辫子，便焦躁无比。

手下问道：“那该怎么办？刘先生一时找不到人。咱们总不能将死人留在这里。万一真有人存心想害五爷，天一亮引人闯进来怎么办？”

王五想了想，将目光转向梅香东院，道：“紧挨着咱们的不是茅厕吗？你们过去两个人，悄悄把盖板揭开，将她丢进粪坑去。”

伏在墙头的张惟孝听到经过，这才知道王五并不是残害梅秋的真凶。那梅秋被人擒住后，多半被迫服了毒药。真凶再将她悄悄运来这里，吊在厢房中。梅秋不停地挣扎，全身颤抖不止，是因为体内毒性发作，只是口中塞了麻布，头上套了布袋，无法言明，最终悲惨死去。但王五手下乍然见到光着身子的梅秋，丝毫不觉惊讶，足见王五经常以此法荼毒妇人，亦不比那凶手好上多少。可这处宅子住的人不少，基本上都是血气方刚的精壮男子。那真凶带着一名女子悄然潜入，将一切安置妥当，且没有惊动任何人，这等身手，可惊可怖。宋宁宗年间，有飞贼绰号名我来也者^[4]大闹临安，搅得京师权贵不得安宁。那“我来也”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所仗也不过是身材瘦小伶俐，功夫类似江湖杂耍的绳技，出奇却并不离奇。而这真凶能负人来往自如，想来是个健壮之人，却还能有一身惊人的轻身功夫，悄无声息地潜入这里，当真是闻所未闻，世间罕见。

至于梅燕在巷口捡到的那只鞋子，或许是梅秋被擒时挣扎掉下的，更大的可能则是真凶有意丢在那里，好引人去怀疑王五。试想次日一早，先有人在蒋家故宅旁边发现了女鞋，再有梅燕、梅雀报告梅秋失踪，众人怀疑的目光自然会投向王五手下那伙人。最理想的情况是，官府派人进去蒋家故宅搜查，正好发现了厢房中赤身裸体的梅秋。如此，王五百口莫辩，再也无法抵赖。然人算不如天算，先是梅燕、梅雀姊妹情深，连夜出来寻找梅秋，拾到了鞋子。梅燕也怀疑梅秋失踪与王五有关，告知了张惟孝。张惟孝遂赶来蒋家故宅查看，由此窥见真相。而更巧的是，梅秋身中剧毒，极度痛苦之下，拼命挣扎，惊醒了王五手下赵憨子。赵憨子虽然没有感到意外，却在梅秋毒发身亡后意识到不妙，急派人去叫王五，由此王五才有了处理尸首的时间。

之所以推测梅秋事先已被迫服下毒药，是因为真凶不能让她活下来做证。就算她真以为自己是被王五派人绑架，但还是会透露出许多细节，有可能会成为指向真凶的线索。真凶要陷害王五，必须事先考虑到这一点。那毒药多半是先损害梅秋的喉咙，令其声音嘶哑，所以赵憨子才形容她叫得像受伤的野兽。实际上，就算赵憨子取出她口中的麻布，

她为毒药所伤，也不能再说话了。无论如何，真凶心思缜密，深明前因——熟知王五好虐待妇人，又一再对梅秋动手动脚，据此刻意制造后果。王五横行一方，死不足惜，只是可怜梅秋无辜遭害。却不知刘先生是谁，当是个谋士之类的重要人物，不然王五这些人不会一再提起他的名字。

张惟孝一时不及多想，不忍梅秋惨死后，身体还要沾满秽物，况且许多关键物证会因此而毁灭，譬如若梅秋果真是事先被人下了毒，尸体扔进粪坑后会被腐蚀，怕再也难以查出真相。他正想有意弄出点动静来，王五不知如何觉察到了什么，警觉地转头，向西面看来。忽指着墙头叫道：“那里有人，快，快抓住他！”

张惟孝急忙从墙头挖出一块石头，站起身来，用力掷出，正好砸在梅香别院西院厢房顶上，又捏着鼻子，怪声尖叫道：“杀人了！救命！”便跃下墙头，穿出小巷，沿大堤南路朝襄阳城中奔去。路过梅燕家时，也未停脚。不多远，便遇到拖着粪车收夜香的于老汉。

于老汉道：“咦，这不是昨天那位公子吗？你慌里慌张做什么？”张惟孝怕对方也受了牵累，忙道：“快走！快走！”于老汉道：“走什么？”

张惟孝回头一看，并不见王五手下人追来，微觉奇怪，转念想道：“是了，现下最要紧的，是处置梅秋的尸首，而不是捉我。天色未明，他们应该没有看到我的长相。”便道：“没什么。”又问道：“梅香别院的茅厕，也是于翁管吗？”

于老汉道：“是啊，每半个月掏一次。公子问这个做什么？”张惟孝道：“没什么，你去收夜香吧。”又在周围绕了两大圈，不见有人跟来，便回来梅燕家中。

梅燕、梅雀均是一夜未睡，一直等在堂屋中，见张惟孝回来，忙迎上来问道：“怎么样，可有梅秋下落？”

张惟孝心道：“目下害死梅秋真凶未明，王五那伙奸人为自己考虑，也必会想尽办法掩盖。若是告诉她们真相，她们情绪、言语势必会流露出来，容易为人识破。万一王五知道，可就麻烦了。”但他也不愿意撒

谎，只道：“梅秋有了麻烦。你二人暂且不要惊慌，到酒楼见到牛掌柜，要如实报告，说梅秋昨晚没有回来，而且在蒋家故宅附近发现了一只鞋子。但不要提及我，如此，我才能暗中查明真相。”又道：“为了不让人怀疑，我得暂时搬离这里。你们放心，梅秋一事，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他是果决之人，况且临时起意搬来梅燕家中，也只是为了打探梅香别院周围住户情况。梅燕、梅雀都是未嫁女子，他则是单身男子，即使他坐怀不乱、无愧于心，也须顾念她二人声名。也不顾梅燕不舍挽留，当即要离开。

梅燕忙道：“张公子，等一下，你的袍子破了。”张惟孝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衣袖口多了一道大口子，大概是攀墙时不小心挂破的。

梅燕道：“奴家为张公子做了一件外袍，你试试看。”张惟孝奇道：“你……你为我做衣裳？”梅雀抿嘴笑道：“衣裳她早就做好了，只是一直不敢当面交给张公子，现在总算有机会了。”

张惟孝恍然明白梅燕一片芳心，已系在了自己身上。她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也不以他的穷酸落魄为意，只是单纯地喜欢他。这份情意，可谓难能可贵。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直接拒绝又怕伤了对方的心，便干脆装傻不明。

梅燕一声不吭取了外袍出来，替张惟孝穿上，长短肥瘦刚好，十分合身。张惟孝忙道了谢。梅燕满脸红晕，垂首道：“这件丝袍，等奴家补好了再交还给公子。”张惟孝道：“好，有劳了。”

离开梅燕家时，天色已经大亮。张惟孝又朝蒋家故宅赶来，预备看看王五这伙人的动静如何。刚到巷口，便听到有人大叫一声，却是那收夜香的于老汉的声音，忙赶了过去。

却见于老汉手里提着个空木桶，站在歪脖子树下，呆若木鸡。顺着他目光望去，树干后有一名女子悬颈挂在树枝上，发髻已凌乱半散，腰间一条青花手巾，正是梅秋。

张惟孝倒也不觉意外，心道：“这又是王五和手下人所为了。我逃离

前掷出石头，应该惊动了东边别院的人，王五不敢再将梅秋尸首丢入隔壁茅厕粪坑中。可天色已明，大堤码头已然开工，他不能再冒险将尸首丢入汉水，又不能留在蒋家故宅里，便干脆给梅秋穿上衣服，抬出来挂在树下，伪装成上吊自杀模样。这王五说机智也够机智，说愚笨也够愚笨，人死了再挂到树上，跟活人上吊自杀大有分别，有经验的仵作一下子便能看出来。况且梅秋被吊了大半夜，手腕、脚腕上一定会留下捆绑的痕迹，官府验尸时看到这些，一定会大起疑心。”

于老汉指着尸体颤声道：“这……这是梅秋吧？”张惟孝道：“是，于翁快些去报官。我先守在这里。”他倒不是有多热心，而是考虑到真凶既以梅秋来陷害王五，一定会留意这边动静，说不定还会亲自赶来看热闹。

于老汉迟疑道：“她……难道不要先把她放下来？”张惟孝道：“她人已经死了，擅自移动尸体会破坏证据，最好还是等官府的人来。”

于老汉惊奇地看了他一眼，随即面露恐惧，丢了粪桶，忙不迭地转身去了。

张惟孝徘徊着等了一会儿，忽听到有人叫道：“张公子！”却是梅燕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梅秋的鞋子。

张惟孝道：“你做什么？”梅燕道：“奴家打算去酒楼找牛掌柜，告诉他梅秋失踪了。”忽转头看到树下挂着一名女子，惊道：“那……那是梅秋吗？”

张惟孝忙挺身挡住她，道：“不要看，不要看！”正好见到有几名行人过来，便招手叫道：“这里出了人命，已经有人去报官了，你们先守在这里，等官府的人来。”自己扶了梅燕回来。

梅雀迎上来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梅燕脚下发软，全靠张惟孝搀扶住，对方一松手，她便坐倒在地上，嚤嚤哭了起来。

梅雀道：“这是怎么了？”张惟孝将梅燕扶到交椅上坐下，这才道：“梅秋死了。”

梅雀大吃一惊，忙问道：“什么？怎么死的？”张惟孝道：“她人挂在歪脖子树上，好像是上吊自杀的样子。”

梅雀先是一愣，随即连连摇头道：“这不可能，梅秋那样性情开朗的女子，怎么会自杀？她一定是被人杀了，然后伪装成自杀的样子。”忽然惊惧地望着张惟孝，眼神与适才于老汉离开前一模一样。

张惟孝道：“怎么了？”梅雀道：“不，没事，没事，是奴家多想了。”

张惟孝道：“你之前说梅秋不对劲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梅雀道：“嗯，这个……本来梅秋不让奴家告诉旁人的，不过她现在死了，奴家还是告诉张公子的好，或许对张公子查找真凶有所帮助。奴家听梅秋说，有个什么将军让她私下监视一位客官。奴家想，梅秋忽然变得古古怪怪，应该与这个事有关。”

张惟孝道：“哦，居然有这等事？是黑杨将军吗？”梅雀道：“应该不是。如果是黑杨将军，梅秋会直接提名字的。”

张惟孝道：“梅秋变得古怪是这两天的事，对吧？前晚来梅香酒楼的，除了钟杨之外，还有张顺、张贵、张世杰，应该是他们三人中的一个。嗯，听说张世杰已经回了郢州，那么就只剩张顺、张贵了。”又问道：“梅秋要监视的人是谁？”梅雀道：“这我也不知道，梅秋没说。”顿了顿，又忍不住问道：“张公子自己知道吗？”张惟孝道：“我知道什么？”

一旁的梅燕却会意过来，抽泣着道：“雀娘的意思是，某位将军让监视的是张公子吧。”梅雀道：“正是这个意思。不过这只是奴家自己瞎猜的。”

张惟孝心道：“张顺、张贵是江陵武官，直隶京湖制置司，京湖帅吕文德自多年前上任起便派了人寻我，他二人得知我真实身份后，没有立即扣押我，只不过是碍于钟清的面子。这里又是襄阳地界，凡事得经过襄阳知府吕文焕，他们不能轻易出手，遂让梅秋暗中监视我，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会不会这才是梅秋遇害的根本原因？那么，真凶很可能就

是她了。”

梅雀心直口快，几次欲言又止，终究还是没忍住，道：“本来奴家想，会不会是梅秋暗中监视时被人发现，对方杀了她灭口，又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

张惟孝自己也想到了这一点，倒也不意外，问道：“你刚才那样看我，是因为想到这个？”梅雀道：“是。”又慌忙解释道：“不过显然是奴家多心了，张公子一直睡在屋里，怎么有机会出去杀人？”

张惟孝道：“梅秋知道我昨晚睡在这里吗？”梅雀道：“还不知道。梅秋一向牙尖嘴利，梅燕怕被她取笑，说要等梅秋回来，撞到张公子后再告诉她。”又抹泪道：“也许早些告诉梅秋就好了。她为了完成张将军交代的任务，必定会早些回来监视张公子。如此，就不会深更半夜遭人暗害了。”

张惟孝想到今日梅秋送酒菜进来阁子时，曾刻意在窗前张望，忖道：“梅秋不肯与你们两个一道回来，是不是在等张将军，好向他汇报我的行踪？”梅雀道：“奴家也是这么想。只是张将军那边……”张惟孝道：“张将军那边，我会去确认的。”

他见梅燕呆坐一旁，手中还紧紧握着那只鞋子，便上前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燕娘别太伤心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出凶手，为梅秋报仇。”想将鞋子从梅燕手中取下，不料对方握得极牢，竟未能夺下，便只能由她去了。又对梅雀交代道：“梅秋既是借住在这里，一会儿便会有官府的人找来，你们将实情告知即可，但千万不要提及我，知道吗？”

梅雀道：“知道。梅秋之死，多半与王五有关，自古以来官官相护，官府一定不会深查，张公子，请你一定要履行诺言，给我们一个交代，给梅秋一个交代。”

她只是民间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女子，与双亲在战乱中离散，不得不到酒楼当煊糟谋生，与同样孤苦的梅燕、梅秋等人相依为命。但她却有通透的目光、关爱的胸怀，明知害死同伴的疑凶有权有势，大有来历，依然无所畏惧，想要给死去的姊妹一个交代。张惟孝颇为感怀，只是不

便多说，便点了点头，道：“放心。不过你刚才说怀疑王五涉及其中的话，千万不要再对旁人提起。”

离开梅燕家后，张惟孝径直来到梅香别院，正好见到竹枝娘子在庭院中晾晒衣裳。她头上扎了一段白绳，有戴孝之意，衣袖高挽，双手拈起衣衫各一角，“哗哗”抖直，便朝绳子上甩过去，极是干脆利落。

张惟孝一时恍然如梦，不禁又回忆起二人隐居山中的岁月来。那时她比现在还要年轻，还要清纯，却是能干之极，为他洗衣，为他做饭，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他视她为生命中的至宝，却想不到她只是蒙古人软化他的工具。正因为如此，他得知真相后才受不了打击，颓废不起。可他为什么还是很怀念那段山居生活呢？他对她全心全意，她是不是多少也付出了几分真情？

竹枝娘子乍然转头，见到张惟孝，很是惊讶，因院子中还有旁人，便叫道：“张公子，你好早啊。”

张惟孝定了定神，指着一旁石屋作坊道：“这里面有人吗？我有话要单独问你。”竹枝娘子道：“作坊里都是兽皮味，太难闻。客厅就在那边，张公子请进去坐。”引着张惟孝进来，掩了房门，这才展露笑颜，道：“郎君一大早寻来，是因为昨晚想我了吗？”

张惟孝道：“你为什么要杀梅秋？”竹枝娘子道：“梅秋是谁？是梅香酒楼的煊糟吗？”

张惟孝道：“何必装傻！你杀她，是因为你知道了她在替官府暗中监视我，还是因为你想对付王五，又或者是一举两得？”竹枝娘子道：“郎君一大早找上门来，就是为了梅秋吗？这位煊糟是不是很美貌？比我还美吗？”

张惟孝道：“我知道你早晚要对付王五，却没想到你会用这种手段。那梅秋跟你有什么仇，你要如此害她？”竹枝娘子皱紧眉头道：“郎君一大清早来冲我发脾气，就是因为一个煊糟死了吗？”

张惟孝道：“你手下高手当真不少。是谁做的？告诉我，是谁做的？”竹枝娘子沉下脸来，道：“我做事，我手下人做事，需要向你交代的。”

吗？张惟孝，你倒说说看，凭什么要我向你交代？”

张惟孝道：“你本来是个多么美好的女子，而今变成了这样子，实在面目可憎。”难掩失望愤怒之情。

竹枝娘子道：“我不想再听郎君废话，我还有事，让开！再不让开，我就去将梅燕也杀了。我其实早该杀了她，让她快些去地下陪她爹娘。”张惟孝大怒，上前抓住她手腕，道：“你敢！你再敢动我身边任何人，我就杀了你！”

竹枝娘子摇头道：“你杀不了我。至少在杀我之前，你得履行诺言救我一次。喂，还不快些放手，郎君手里可是握着老龙堤上几万人的性命呢。”张惟孝悻悻松了手，道：“你这妇人蛇蝎心肠，当真无药可救。”

竹枝娘子道：“那么郎君答应我的事呢？可有找到杀我丈夫的凶手？郎君不妨办好正事后再来找我，兴许我一高兴，会告诉你实话。”

张惟孝一时无言以对，恨恨摔门而出。

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世间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河流则是大地的血脉，它相对静止，任由沧海桑田，光阴荏苒，它都坚守在土地上，默默见证着历史的兴衰。它又是活跃流动的，浩荡东去，点缀着点点渔帆，给人间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

汉水以碧绿如玉闻名，唐代大诗人李白称其“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酤”。另一大诗人杜牧亦有《汉江》一诗云：

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
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长送钓船归。

万道金光照耀在这条绿意盎然的碧带上，波光粼粼，闪烁着璀璨迷人的光泽。清新晴朗的一天又开始了。岸上岸下车水马龙，人来船往，一派繁忙景象。

张惟孝来到大堤上，吐了一口长气，就近找了块石头坐了，默默凝视着江水。种种迹象表明，蒙古人很快就要进攻襄阳，他们甚至已经开

始在鹿门山修建营寨工事。昨日他为蒙古人所擒，虽被蒙住了眼睛，但据他感觉，那该是一座兵寨，至少可容数千人，可谓肆无忌惮。以往蒙古军马蹄过处，城镇、田园尽成白地，老龙堤位于襄阳城外，无兵驻守，不出意外，会最先化为废墟。也许正如竹枝娘子所言，五月前蒙古军未近襄阳，是因为她人在这里。那么她离开后呢？眼前这生机勃勃的画面，还能维持多久？

正郁郁满怀时，忽见钟清急行过来，张惟孝忙迎上去道：“清娘是来找我吗？”钟清道：“是。”又问道：“张公子，你目下住在哪里？”不待他回答，便急切地道：“我家在襄阳城中的宅子一直空置。张公子若不嫌寒舍简陋，我待会儿就派人去收拾出来，再接公子过去安置。”

张惟孝道：“清娘一早出城找我，就是为这件事？”钟清道：“也不全是。我是希望张公子搬去我家中，然后我会说服阿兄也搬回家去住。请张公子就近监视他，设法弄清楚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张惟孝大奇，问道：“清娘要我监视令兄？这是为什么？”钟清道：“因为昨天从鹿门山回来后，我阿兄很有些不妥。”

昨日回家路上，钟杨忽然问起妹妹，问自己有无可能是钟家收养的弃儿。钟清很是奇怪，问道：“阿兄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钟杨道：“旁人一直说我跟父亲大人长得不像，我就是随便问问。”钟杨送妹妹回到黎家，自行赶去府署向上司禀报。钟清越想越不对劲儿，因为这是钟杨第一次问这样的话。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提过、或是怀疑过他不是钟家亲子。

张惟孝道：“为何清娘认为是在鹿门山发生了什么事呢？”钟清道：“我们三个人被分开关押，都不知道各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张公子，就拿你而言，你是蒙古势在必得之人，自洛阳逃脱南归已是意外，蒙古人好不容易在鹿门山再度将你捕获，按理不会轻而易举放过你。他们一定派人审讯过你，对不对？”张惟孝道：“对。”

钟清道：“我猜张公子一定是答应了蒙古人什么事，他们才放了你。但我也相信张公子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不会做过分的事。”张惟孝道：“多谢清娘信任。”

钟清又道：“对蒙古人而言，我阿兄自然没有张公子那么重要。但他身份跟张公子不同，他是军人，去鹿门山刺探蒙古人堡垒被捉，加上他之前伤了蒙古都元帅阿术，人所共知，按理，他会被立即押赴洛阳，而不是轻易被释放。就算蒙古人不愿意大费周章，我阿兄是襄阳都统，又是以间谍罪名被擒，蒙古人应该会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交代出有用的军情。可我问他蒙古人可有逼他吐露军中机密时，他说没有，还强调说根本没人问及半个字。这难道不奇怪吗？”

张惟孝心道：“我当时被带进一间屋子，捆吊在那里。过了好大一会儿，竹枝娘子才亲自进来审我。她进来时，必是早想好了条件，竟然丝毫没有以钟杨身份为意，可见她早就打算放了他。正如清娘所言，钟杨不是普通人，他可是枪挑阿术下马的黑杨将军，是蒙古军劲敌。按照蒙古人惯例，他应该被解往洛阳，交由阿术处置。若是不肯归降，将面临五马分尸的酷刑。就算不愿意对他费心思，也该拷问后就地秘密处死，以剪除强敌。若是因为顾念我、怕我回襄阳后告知钟杨是死于鹿门山蒙古人之手，竹枝娘子也足以拿钟杨做筹码，来要挟我为她办更重要的事，但她却没提过钟杨半句，这到底是为什么？”

钟清见他不答，踌躇问道：“张公子，是不是你答应了蒙古人的要求，所以他们宁可轻松放过我阿兄，也要你为他们办事？”张惟孝道：“我是答应了她……他们，要为他们办两件事，但这两件事跟国事、政事、军事无干，甚至可以说是私人之事，与令兄更没有任何干系。”

钟清道：“那么可就应验了我的猜测，我阿兄出了古怪。张公子，你怎么看？”张惟孝道：“我听审讯者的语气，她似乎并不在意令兄的身份，她一直用的是‘钟氏兄妹’。这确实不合常理，蒙古人不可能不讯问令兄就让他走。清娘既有疑问，何不当面找令兄问个清楚？”

钟清道：“我阿兄那个人，有事只会闷在心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大概因为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子吧。他不想说的事，宁死也不会吐露半句。这一点，倒是跟张公子相像。”

张惟孝想了想，道：“好，我答应清娘，先搬去钟府暂住。”钟清喜出望外，忙道：“那好，我这就回城安排，再派人来接张公子。张公子会在梅香酒楼，是吗？”张惟孝道：“我会在这一带。清娘也不必派人来接

我，办完这边的事后，我自会寻去。”钟清道：“也好。钟家在西门北边的卉木林。”

与钟清分别后，张惟孝便赶来江边市集，预备先找个早点摊子过早，填饱肚子。刚好遇到张畴，便主动招呼道：“张兄！”张畴道：“张兄！”

二人均姓张，这般招呼不免有些古怪，便一齐笑了起来。

张畴道：“张兄不妨直呼我的名字。”张惟孝道：“那好，我便叫你张畴兄。”

张畴又问道：“张兄昨夜睡得可好？”张惟孝应道：“还好。张畴兄呢，睡得可好？”张畴道：“也还好。不瞒张兄，我是北方人，在船上过夜，还真有些不习惯，正打算找一间宅子租下来。”

张惟孝道：“张畴兄是北方人？”张畴道：“嗯。我还曾在河北见过高秀英说书呢，所以这次在这里再遇到她，很是亲切。”

张惟孝道：“张畴兄为人爽快，不过还是不要向旁人提及你是北方汉人，你可知宋人对北方汉人一向憎恨防范得很呢。”张畴哈哈一笑道：“在下一介布衣，有什么可防范的。”

张惟孝第一次在梅香酒楼见到张畴时，便认定对方必是个人物，却不想他称自己只是个平民，料想对方或许跟自己一样，于功名利禄无所期许，遂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二人携手来到码头，找了个露天摊子坐下。张惟孝点了一碗窝子面加黄酒。张畴笑道：“我可吃不惯这个。”自行要了一屉包子。

那窝子面是将锅置于大火上，倒入清水烧沸后投入面条，用水勺顺锅边推两下，视面条浮起，水再沸后，注入少量清水，待水开沸后，将面条捞出放入清水中浸凉。沥水后将面条提起，抖顺叠成窝子形状放入碗中备用。有客光顾时，摊主便将叠好的窝子面一把抓放在箊篱内，入煮沸的豆芽汤中烫几下，连汤倒入碗内，再浇上豆芽、木耳、肉丁、黄花、面酱、油辣椒等配料，即成一碗香喷喷的窝子面，香辣无比。

摊主做面时，张惟孝坐在一旁看得目不转睛。张畴笑道：“张兄应该不是襄阳人吧？本地人可不稀罕看这个。”张惟孝道：“的确不是，不过我在襄阳待的时间亦不短，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特别好这一口，百吃不厌，百看不烦。”

张畴道：“为什么吃面要佐以黄酒呢？好像这里人人都这么吃，不独是爱喝酒者。”张惟孝笑道：“这面臊子卤大半是肉汤，颇为油腻。黄酒其实就是米酒，但比醪糟酒劲大，没有其甜味，属于微甜微酸微烈的那种醇香软酒，恰好配窝子面。”

张畴听得有趣，便叫道：“那么给我也来一碗面、一瓶酒。张兄，今日我请客。虽则简慢了些，但好在你刚好好这一口。”张惟孝笑道：“那就多谢了。”

面端上来，刚吃两口，便有几名大汉围了上来。张惟孝见这些人从码头仓房中出来，料想是王五手下，便问道：“你们想做什么？”领头大汉道：“不做什么，兄弟们最近手上紧，瞧这位老兄穿得不错，想来是个有钱的主儿，想借几个钱花花。”

张畴笑道：“钱我自然是有，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来拿了。”领头大汉将脚抬起来往条凳上一放，道：“你知不知道老子是谁？”张畴道：“知道，地头蛇嘛。”

摊主忙赶过来相劝，道：“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他不敢招惹那帮大汉，又怕双方打起来砸了摊子，忙对张惟孝、张畴道：“二位客官请到别处去，饭钱小的也不要了。”

张惟孝遂起身道：“张畴兄，我们走吧，别搅了人家生意。”张畴不及回答，领头大汉道：“想走可以，总得留下点什么。”

张畴道：“你想找事，我绝对奉陪到底。不过这摊主小本买卖，别弄坏了人家什，我们到那边去说。”

领头大汉使劲一揣，将条凳踩成两段，道：“老子就要在这里说！”张畴勃然色变，上前抓住大汉衣领，喝道：“你他妈的就会欺负弱小，算什么本事！”

那大汉手下见对方要动手，哄然围了上来，更有抄起条凳的。摊主急得直跺脚，却又无可奈何，只得避到一边。

忽有人高声叫道：“住手！住手！谁敢闹事，立即抓回去！”却是襄阳县尉唐珏领了一队差役赶来。

那领头找碴儿的汉子甩开张畴的手，立即恶人先告状道：“唐县尉，你来得正好。这小子来码头捣乱，砸了摊主的条凳不说，还想打我，快些抓他回去。”

唐珏道：“是这样吗？”那摊主畏惧大汉势力，嗫嚅道：“是。”唐珏遂点点头，道：“来人，将这两个人都带走。”

张畴怒道：“摊主软弱可欺，为了保全自己，连真话都不敢说，所以这些恶人才横行一方。”又对唐珏道：“你这当官的不辨黑白，不抓坏人，反倒抓起好人来了。”

唐珏也不动怒，只道：“诉讼只讲证据，原告、证人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想拒捕吗？那可是罪加一等。”张畴道：“那好，这件事与张兄无关。县尉要抓人，抓我一个好了。”唐珏道：“一起带走。”

差役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地执住张惟孝、张畴，要给二人戴上械具。张畴道：“这大宋实在太不讲理了！”将捉住他手臂的差役甩开。

唐珏见张畴有反抗之意，便挥了挥手，数名弓手抢了过来，呈半扇包围状，弯弓搭箭，对准二张。大宋律令，追捕重案凶犯必出动弓手。这副架势，明显不是因为码头闹事了。那些闹事的地痞见状，也慌忙退去。张畴一时不敢妄动，只得任凭差役拿手枷枷了双手。那木枷以厚木板制成，中开两孔，形似手铐，专门禁锢双手。

唐珏亲自上前缴了张惟孝佩剑，道：“抱歉了，张公子，本官职责所在，情非得已。来人，将这位张公子也锁了。”

离开码头老远，张惟孝才道：“唐县尉全副武装赶来码头，应该是我而来。县尉君捕捉张畴兄，也不过是做个样子。况且他本没有任何过错，挑事儿的全是码头那伙人。这就请县尉君放了他吧。”

唐珏不及回答，张畴先问道：“原来唐县尉是专程赶来抓捕张兄的。还是因为皮影戏班周班主被杀那件案子吗？不是已经澄清不是张兄所为了吗？”

唐珏道：“张公子，你既然猜到我是专门来抓你的，那么请你说说，我是为什么而来？”张惟孝道：“唐县尉是有司官员，执掌律法，我是你眼中的疑犯，你我二人一上一下，县尉君有话明说便是，何必让我猜。”

唐珏道：“二位张公子可知道，梅香酒楼煊糟梅秋昨晚死了？”张畴道：“梅秋？是哪个？说实话，梅香酒楼的煊糟都叫梅什么，打扮也是一模一样，我根本分不清楚。”

唐珏道：“张公子，你呢？”张惟孝早猜到唐珏是为这件案子而来，当即点头道：“知道，我今早亲眼在巷口看到梅秋吊在歪脖子树上。”

唐珏道：“她可不是上吊自杀。”张惟孝道：“何以见得？”

唐珏道：“上吊自杀，绳索之类系缚处压迫颈部，交之左右耳后，形成斜向至耳后的深紫色索沟。由于是窒息死亡，上吊者通常双眼紧闭，眼珠有瘀血，口微微张开，舌尖突出口半寸，舌根发紫。胸前有涎滴沫，臀后有粪出。两手握拳，手脚极度僵硬。但梅秋眼睛瞪得滚圆，口大张，舌不出，亦不抵齿，手张开。这些都与上吊自缢不符。更重要的是，她手上、脚上有绳索捆绑痕迹，呈青紫赤色。而她颈中的绳索勒痕则是白色，只有人死后才无血荫，因而系缚痕虽深入皮肉，也只能留下白痕。”

一旁张畴道：“唐县尉是说，那位梅娘是先被人杀死，然后才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唐珏点点头，道：“正是如此。据现场大致验尸来看，梅秋后脑有伤，身上还留有被奸淫的痕迹。很可能是她先被人捉住绑了手脚，加以奸淫后，再以重物击死，最后伪装成上吊自杀。”

张惟孝心道：“我听到王五那手下说，他只是摸了梅秋，并没有强奸她。如果他没有撒谎的话，那么梅秋身上的精斑多半是真凶留下的。如此，梅秋遇害不是偶然事件，她应该被真凶盯上很久了。真凶既能模仿王五手法，也必熟知其妓馆见不得人的勾当。很可能是妓馆的嫖客，同

时也是梅香酒楼的熟客，既被王五侮辱过，也被梅秋的伶牙俐齿伤害过。嗯，这算是条线索，我可以先从这两处查起。还有，真凶是竹枝娘子手下，很可能栖身在皮影戏班中，符合梅香酒楼熟客这条，只要确认有谁爱去妓馆，那人多半就是真凶了。”

张畴道：“明白了，先奸后杀，再伪装成上吊自杀。难道唐县尉怀疑张公子是凶手？哈。”他轻笑了一下，显然对这一结论嗤之以鼻，续道：“我觉得张公子若有心占有那名梅娘，完全没有必要用这样的暴力手段。”

唐珏居然点头表示同意，道：“从个人情感而言，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张公子，收夜香的于老汉说早上天还没全亮时看见你慌慌张张地从发现梅秋尸体的那条巷子里跑出来，衣袖上还有一道大口子。有这回事吗？”张惟孝道：“有。”

唐珏道：“于老汉还说，张公子后来又折返回巷口，这个时候，你已经换了一身衣裳。而当看到梅秋挂在树上后，一点也不惊讶，好像早就知道有这回事。他本来还想将梅秋先解下来，张公子居然说没必要。有这回事吗？”张惟孝道：“有。”

唐珏道：“本来你们事先说好，于老汉去报官，张公子留下来看护现场，但你却半途逃跑了，有这回事吗？”张惟孝道：“有。”

张畴道：“这不叫逃跑吧？张兄要逃跑，还会逃来码头吃早点吗？”唐珏正色道：“这位张畴张公子，这里虽不是公堂，本官却是在问案。除非本官问你，不然请你不要开口说话。你再胡乱插嘴，本官可要再加你一条妨碍公务的罪名，判你多关三个月。襄阳县狱位于半地下，阴暗潮湿，可不怎么舒服。”

张畴大是不服，道：“什么叫再加一条罪名？唐县尉究竟以什么罪名逮捕我？”唐珏道：“杀人，先奸后杀。这条罪名够不够逮捕你的？”

张畴先是愕然，随即大笑道：“疯了！疯了！你们大宋……”意识到失言，又改口道：“你们这些当官的都疯了，为了快些破案好向上头交差，不惜诬良为盗。先是诬陷张兄，接着又到了我。”

唐珏脸色一沉，道：“我只问了张公子一番话，并没有指控是他杀死梅秋，何来诬陷一说？倒是你这位张畴公子要慎言了。”

张惟孝忙道：“我听唐县尉语气，似是怀疑我跟梅秋遇害一案有关，却又如何以奸杀罪名逮捕张畴，难道还有一名焮糟被奸杀了？”唐珏道：“不，暂时只发现了梅秋遇害。但这起案子，二位都是首要疑凶。”

原由于老汉一大清早赶去官府报案，唐珏听说老龙堤再出命案，极为重视，率大批人马赶来现场。乍作前去解下梅秋尸首时，在树干老皮缝隙中发现了一条黑色丝质布片，料子很是华贵。后来验出梅秋是先被人杀死、再伪装成上吊自杀，那布片便成为关键物证，众人推测这是真凶在伪装上吊现场时不慎挂破衣衫留下的。

于老汉首先认了出来，连声道：“小老儿早上遇到的那位公子就穿着一件这样布料的衣裳，他衣袖上还有一道大口子！他，就是他看到死人后一点也不吃惊，好像早就知道有这回事。”

由于于老汉的证词，穿黑色丝质长袍的年轻男子遂成为首要疑犯。他所指的，自然是张惟孝，只不过他不知道对方姓名，除非当面指认，不然不能确认身份。但唐珏却亲眼见过张惟孝穿着这样一件黑色丝质长袍，再由于老汉描述的疑犯体形外貌，立即想到这人极可能就是张惟孝。

这时候，又有人出来指证，称这件衣裳是一名船客的。按证人所指，唐珏找到了张畴的雇船，果然由船夫口中得知张畴有这样一件衣裳。于是，张惟孝和张畴便同时成为了杀人疑犯。唐珏目下要做的，就是要将二人带回县衙，由关键证人于老汉当面指认。

张惟孝听了经过，一时愣住，心道：“我自命聪明绝世，想不到却被一个地方恶霸算计了！那条布片，应该是我攀上墙头时不慎挂落的。王五发现后，如获至宝，大加利用。我居然还暗笑他不知道自缢和伪装自缢大有分别，哪知他早有后招。他虽不知道昨夜伏在墙头的人是我，却能将杀人罪名巧妙地转移到我头上。这等反应与算计，也可谓罕见了。区区一个恶霸，居然有这等脑子和心计。”

他目下处境极为不利，证人、证物均直接指向他本人，除非他说出真相，不然万难脱身。可这真相本就匪夷所思，在找到真凶之前，他也不愿意说出来。又心道：“那真凶将梅秋下毒后移往蒋家故宅，本意是要陷害王五，不料却被王五四两拨千斤，转嫁到我身上。真凶如此厉害的人物，精心布置付诸流水，势必不会干休。还有，他应该是竹枝娘子手下，我倒要看看在这件事上，她会如何处置。”

唐珏道：“张公子，本来于老汉不知你姓名，是本官指认了你，因为本官昨日亲眼见到你穿着一件黑色丝质长袍。一切经过，我均已详细告知，二位对此可有什么解释？”

张惟孝当即道：“那件黑色丝质长袍确实是张畴兄的，但他前晚转送给了我。这件事与他无干。”唐珏道：“这么说，张公子是自认与梅秋命案有关了？那件袍子现在在哪里？”

张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唐县尉，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张兄怎么可能杀人？”唐珏道：“我倒希望是我弄错了，可刚才张公子亲口承认他曾遇见过于老汉，大家伙儿都听见了。张公子，你可有什么解释？”张惟孝摇头道：“我没什么可解释的。”唐珏道：“那好，先都带回去。”

忽有差役急奔过来，道：“襄阳府王通判要亲自接管梅秋的案子，命唐县尉立即将疑犯、证人押回县衙。”

唐珏奇道：“王通判要接管案子，不是该将犯人、证人转去府署吗？”差役道：“不是，是回襄阳县衙，王通判人已经到了县衙。”唐珏遂不再多问，引了众人进城。

张惟孝心道：“王通判插手，必是因为侄子王五的缘故。如此，表明他已经知道昨晚在蒋家故宅发生的事。他如果一心庇护侄子，必会逼问我到底知道多少，是否跟那意图嫁祸王五的真凶有干系，抑或他会认为我就是真凶。嗯，王五擅自移尸、伪造现场，罪名都不小，一旦王通判知道了他想知道的，必会设法将我灭口。这一次，我算是栽了个大跟头，极难脱身。”

张畴抢上几步，走到张惟孝身边，低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兄可不像是残害妇人的。”张惟孝摇了摇头，问道：“张畴兄昨晚一直在船上吗？”张畴道：“是啊，一直在。”张惟孝道：“如此便好。于老汉会指认我，再有船夫证明张畴兄昨晚行踪，官府确认无误后，便会放了张畴兄。”

张畴道：“嗨，张兄自己都这样了，还关心我做什么？你到底有什么苦衷，以至不肯明言？这可是杀人罪名，是要以命偿命的。”张惟孝道：“果真如此的话，那也是我的命。”

[1]杨太后：名杨桂枝，杨懿之女，少以貌美被选入皇宫。因通经史、知古今、工诗词、性机警、善权术，被宋宁宗立为皇后。曾与其兄杨次山及大臣史弥远合谋杀害重臣韩侂胄。宋理宗即位后，尊为皇太后。绍定五年（1232年）去世，谥为恭圣仁烈皇太后。其人与权臣韩侂胄争权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

[2]据宋朝《梦粱录》记载：“京师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影，用以彩色装饰，不致损坏。”皮影戏物品包括皮影人物、场面道具和景物，全都是利用手工，刀雕彩绘皮革制成。最早皮影戏影以兽皮镂空制作，花纹粗糙，也无色彩，后来经过艺人的努力，改用七层皮纸做的衬壳来制作，并雕刻出各种花纹，着上色彩。同时根据故事中的影人形象，配有人物脸谱。民间传统制作皮影原料多用牛皮或驴皮，牛皮质地坚硬，适合彩绘；驴皮质地稍软，雕工精细。皮料经浸泡、发酵以后，用刀具进行刮削处理（刮皮），然后在水中清洗（浆皮）。晾干后，用刀具刻出皮影人物（描样），再经过挑线（雕镂）、着色、烫火、上油、组装等程序，就能做出栩栩如生的“影人”。影人一般七寸左右。若更精细些，制作过程可由刮、磨、洗、刻、着色等共二十四道工序，手工雕刻约三千刀。再配以镂空的线雕花纹。镂空线雕花纹不单给予优美的造型外观，而且避免了表演时出现大片黑影。

[3]通判：官名，“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宋初，宋太祖用“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兵权，这些武将又以朝臣身份出守州郡，官名为“权知军、州事”。“权”，有临时之意，意谓随时可以罢去。同时，为了防止州郡官尾大不掉，又在州郡设通判，作为副职，与权知军、州事共同处理政事，其职责为：“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

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通判还有一个职责：“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到了南宋，通判更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州郡内的包括州郡官、县官在内的一切官员的情况，因而通判既是州郡官的副职，又起了汉代的监御史（监郡）和督邮（监县）的双重监察作用，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而通判级别则多数仅为从八品，与权知军、州事的二、三品相差悬殊，亦为大小相制之意。

[4]“我来也”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

第五章 江山如故

城池四面围有护城河，均宽六丈，最宽处达八丈，为中国之最，号称『华夏第一城池』。民间有民谚云：『襄阳是个排，只怕篙桨来。』意思是说，襄阳环城以水，仿佛浮在水面上的竹排，若有篙桨，便会被撑划走。形象地描绘了襄阳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水波潋滟、俨若平湖的情景。

举杯呼月，问神京何在，淮山隐隐。

抚剑频看勋业事，惟有孤忠挺挺。

宫阙腥膻，衣冠沦没，天地凭谁整。

一枰棋坏，救时著数宜紧。

虽是幕府文书，玉关烽火，暂送平安信。

满地干戈犹未戢，毕竟中原谁定。

便欲凌空，飘然直上，拂拭山河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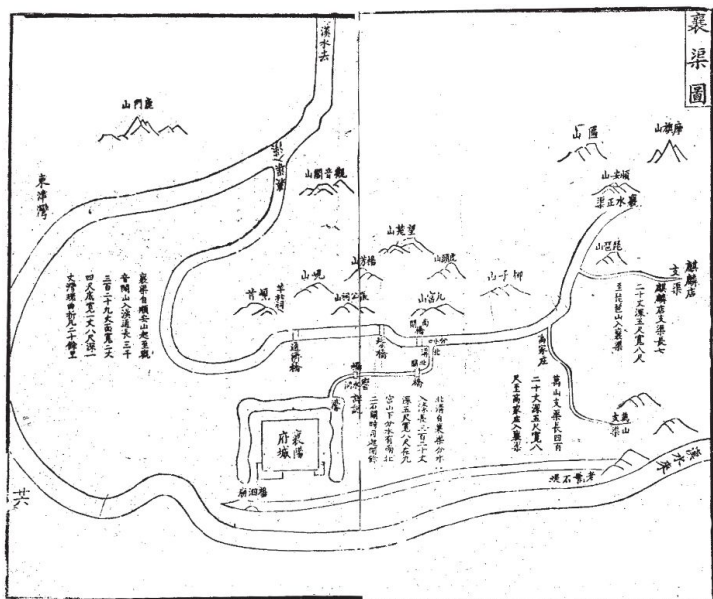
倚风长啸，夜深霜露凄冷。

——南宋·张绍文《酹江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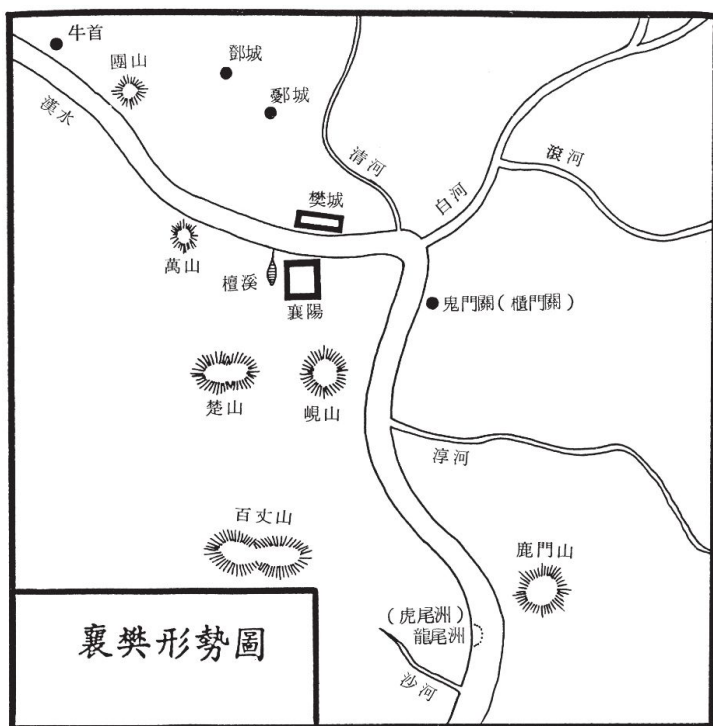
襄阳城雄踞汉水中游，据山临水，布局严谨，形势险要。这座千年古城始建于西汉，自汉代刘表迁荆州治所于襄阳开始，历为州、郡、府、县治。先为土城，唐宋时改为砖城，增设垛堞，并新建城楼。周围十五里，有八座城门。每座城门设有瓮城或子城，城四隅设有角台。当年有两名鼓书艺人在襄阳打擂台对对子，一人出上联云：“襄阳城，城八门，门门跑马。”另一人应声对道：“汉水河，河九汊，汊汊行舟。”相当精准地概括了襄阳城和汉水河的特征，由此被载入地方志。

城池四面围有护城河，均宽六丈，最宽处达八丈，为中国之最，号称“华夏第一城池”。民间有民谚云：“襄阳是个排，只怕篙桨来。”意思是说，襄阳环城以水，仿佛浮在水面上的竹排，若有篙桨，便会被撑划走，形象地描绘了襄阳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水波潋滟、俨若平湖的情

景。



襄渠图



襄樊形势图

由于襄阳地处南北交会处，是华中地区的交通枢纽，号称咽喉之

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名臣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时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当时荆州的治所便是襄阳。占有襄阳，顺汉水而下，可直抵东南；逆汉水而上，则可北进取中原，所谓“天下大势，首蜀尾淮，而腰膺荆襄，自昔所甚重也”。忠义之士，力争上游，必以襄阳为扼要之地。历朝历代，群雄均在此逐鹿，发生在襄阳境内的大小战役难以数计——

战国时，秦将白起引水灌楚国郢城。三国时，孙坚率兵围襄阳城，甚至亲自单骑上岘山观察敌情，却被黄祖军士引弓射死。名将关羽进攻襄樊，利用汉水暴涨，水淹于禁七军。但却被东吴趁虚而入，兵败身死。东晋时，朱序镇守襄阳，前秦将领苻丕引军来攻。朱序母亲韩夫人登城察看，“谓西北角当先受弊，遂领百余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筑城二十余丈。贼攻西北角，果溃，众便固新筑城，丕遂引退”。韩夫人率众妇女抢修的子城在城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后人将此城称为“夫人城”。狼烟烽火，直接促进了城防建设，随着历代城墙的增强加固，三面环水、一面临江的襄阳城逐渐有了“铁打的襄阳”之称。

到了南宋，襄阳之战略地位急剧凸显。南宋国土为一条由东向西的带状结构，经济支撑全靠东南的江淮地区和西边的川蜀地区。而襄阳所处的荆襄即为连接这两大经济区的纽带，“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作为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关键环节，荆襄的双刃剑效应更加凸显——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它是南宋京师的上游屏障；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它是下游建康、临安的压力和隐患。对敌我双方而言，襄阳的攻和守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宋室南渡之初，主战派大臣李纲多次对宋高宗提及襄阳的重要性，建议应配合地理形势，布下水陆重兵，以作为西北方的屏障。可惜宋高宗一意求和，并未采纳。

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正月，宋襄阳镇抚使^[1]李横首举义旗，兴兵北伐，剑锋直指金人所扶持的刘豫伪齐政权。此为宋室南渡以来第一次北伐。

李横绰号“九哥哥”，本为高密^[2]人氏，金人占领河北、山东后，他与桑仲、李成等人在淄州聚众，趁天下大乱时辗转南下，在荆襄一带活

动，与强盗无异。后成为宰相范宗尹“藩镇之议”受益者，受宋廷官职为镇抚使。由于李横此次进军为北宋灭亡以来宋廷首次北伐，群情振奋，人心大快。不少伪齐将领纷纷倒戈，如日后成为名将岳飞左右手的牛皋便是在此战中投降了李横。

伪齐主帅李成正是昔日与李横一道啸聚为盗的结义兄弟。其人弓手出身，勇力绝伦，能挽三百斤强弓。他亦曾受宋廷官职为舒蕲[3]镇抚使，然因其人好攻掠烧杀，被宋廷派兵围剿，兵败后投降伪齐，成为刘豫手下最得力的大将。

李横与牛皋等联兵进击，收复部分州县，一度逼近北宋故都开封，然很快为金元帅兀术所率领的王牌军队铁浮图[4]击溃。金人随即派大将李成南下反击。李横竟主动放弃襄阳，逃奔荆南，襄阳遂轻易为金人所据。此为大宋立国以来襄阳第一次失陷，一时宋廷震动。宰相赵鼎之前便曾预言道：“襄阳居江淮上游，乃川陕襟喉之地。李横乌合之众，将不能御，则决失襄阳，川陕路绝，江湖震动，其害可胜言哉！”

不仅如此，李成还积极派人联络割据洞庭湖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杨么[5]，约定来年六月间南北夹攻，水陆并进，消灭南宋王朝，双方“建国通和”。

宋廷得到消息后大为紧张，为避免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欲先派遣精兵良将剿平杨么。名将岳飞奏道：“臣窃惟善观敌者，当逆知其所始，善制敌者，当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虏之寇攘，内有杨么之窃发，俱为大患。然以臣观之，杨么虽近为腹心之忧，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今日之计正当进兵襄阳，先取六郡[6]，李成不就縶缚，则亦丧师远逃，于是加兵湖湘，以殄群盗，要为不难。”又道：“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奏议得到朝廷许可。宋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赐给岳飞，又特别交代他不得“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只以收复六郡为限，不得越界用兵。至此，高宗皇帝已明显流露出“以战求和”之意，并无反攻中原打算。

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岳飞出师，势如破竹，一举收复襄阳等地，又攻取了原先由伪齐控制的唐州和邓州。这是南宋立国以来第一次大片收复失地，军民无不为之振奋。此后，岳飞令部将张宪屯军襄阳，

在当地实施屯田计划，厉兵秣马，积极为北伐做准备，襄阳遂成为南宋最重要的前沿抗金基地。岳飞也因此战而被封为武昌郡开国侯，时年三十二岁。还师鄂州后，他登高黄鹤楼，北望中原，感怀万分，写下一阕《满江红》：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
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
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
到而今、铁骑满效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曾经的繁华都市，曾经的杨柳如烟，曾经的亭台楼阁，曾经的歌舞升平，由于金人的杀戮践踏，兵民死亡殆尽，田园荒芜，万户萧索，生机一扫而空，只剩下惊心动魄的风尘恶。他实不忍中原百姓受苦，希望能率师北伐，“北踰沙漠，喋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土上版图”。

然统治者偏安一隅，满足于“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生活，宋高宗、秦桧君臣一味求和，岳飞不仅于北伐关键时刻被朝廷以十二道金牌召回，还被诬以谋反下狱，最终遇害于风波亭。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才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同时令访求岳飞子孙，特别加以录用。岳飞因为抗金而蒙冤被害，时人多为其不平。此时，最大的投降派秦桧已死，支持主和派的宋高宗已经退位，宋孝宗诏书一下，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志气，朝野上下，均为之一振。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用抗战派首领张浚为帅，出师北伐。然因宋军前线将领不和，很快兵败于符离，资粮器械损失殆尽。此后，宋军无力再战，隆兴北伐遂告失败，宋孝宗被迫与金讲和。和议达成后，宋金双方保持了长久的和平。光阴荏苒，金国内政颓圯，又受到北方蒙古的侵扰与威胁，民生凋敝，变乱不止。而南宋朝廷亦在苟安中消磨尽了复仇雪耻、恢复中原的勇气。当时淮河以北即是金国领土——北

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天下民众殷切盼望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始终没有到来。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金国涟水县弓手李全忽然聚众起兵，杀死金官员，放火焚烧了县署。五日后，金兵收复该县，李全逃入宋境。有消息称，李全是受了宋镇江都统戚拱的指使。金人对这一事件极为愤怒，认为是南宋一方有意破坏和议。宋廷急忙派遣礼部侍郎李壁出使金国，经过李壁反复解释，金人这才相信并非宋廷所为。

然而到了第二年，宋廷接受李壁建议，剥夺早已死去的奸臣秦桧的爵位，改其谥号“忠献”为“谬丑”。制词道：“一日纵敌，遂貽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间，人人拍手称快。这已是明显的北伐前兆。

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南宋率先打破了宋金和约，不宣而战地攻取了金泗州[7]等地。五月，宋宁宗正式下诏伐金，此即为权臣韩侂胄密谋已久的“开禧北伐”。

此时的局势对南宋朝廷颇为有利。北宋灭亡已有七十余年，河北之地一直沦陷在金人之手，中原遗民热切盼望宋军北伐，而南方军民也有收复失地、重振纲纪的强烈愿望。诗人陆游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等诗句，真实地代表了当时民心所向。而金国金章宗在位，国势衰弱，财用匮乏，尤其是北方蒙古的崛起大大削弱了它的统治。恰在同一年，蒙古铁木真建立了大蒙古国，正式称“成吉思汗”。可以说，这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伐金诏下，群情振奋，上下沸腾。大诗人陆游作诗道：

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年过八旬的老诗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犹有亲自走上战场的雄心壮志。

名士辛弃疾也有《西江月》一词献给韩侂胄：

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
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

此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
都人齐和《大风歌》。管领群臣来贺。

在辛弃疾看来，北伐无论对国家、还是对韩侂胄个人，都将是一代千秋伟业。他本人自北方归正以来，胸怀壮志，时刻以北上抗金为念，“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而今他已是六十五岁高龄，时日无多，遂将收复中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韩侂胄这位权臣身上，积极谋虑恢复之计。正好韩侂胄也想利用辛弃疾主战派元老的名声作号召，便委以重任，任命其为浙东安抚使。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南宋偏安已久，朝政腐败，国库空虚，军队孱弱，民力疲弊。自宋孝宗隆兴年间张浚北伐失败后，近四十年未开兵仗，南宋缺少得力的军事将领，此即时人告之辛弃疾云：“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辛弃疾老成谋国，经过仔细观察后，感觉韩侂胄志大才疏，对北伐一事声势做得浩大，军事上准备却并不充足，且任人唯亲，在北伐中所用非人，便提出目下战机尚未成熟，还需要多做准备，千万不能草率行事。韩侂胄不但不予以重视，反而疏远了辛弃疾，派其出镇京口[8]。到任后，辛弃疾虽依旧积极备战，但却为未来时局忧心忡忡。他预料到在韩侂胄独揽朝政的情况下，不但他自身处境艰难，北伐也将难以有所作为。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心理下，他挥毫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是一首气势磅礴且慷慨激昂的词作。全词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作者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曾经建功立业的梦想，面对的却是飞逝而去的年华。由于词中流露出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壮烈情怀，“悲壮苍凉，极咏古能事”，被后人推为宋词压卷之作。

正如辛弃疾所担心的那样，南宋朝廷很快以“所荐非人”的罪名将他连降两级。不久后，又以“好色、贪财、淫刑、聚敛”的罪名免除官职。一连串的打击令辛弃疾心力交瘁，心境悲凉。对于南宋朝廷，他彻底失去了信心。

与辛弃疾持相同观点的大臣不在少数，认为贸然对金开战并非明智之举。名臣杨万里甚至绝食自杀，以示抗议。然韩侂胄独擅军政大权，想“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力倡对金用兵，战事遂不可避免。

之前韩侂胄为争权夺利、独霸朝堂，曾将朱熹理学指作“伪学”，加以禁绝，并对理学之士多方迫害，即所谓的“庆元党禁”^[9]，引来天下士子不满。决策出兵前，韩侂胄特意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起用部分在籍官员，想争取一致对外。然其人早被理学人士目为奸臣，遭到普遍抵制。如韩侂胄拟用薛叔似主持淮西战事，薛叔似不赴任；又命许及之守金陵，许及之也不出守；调任能臣丘壘为江淮宣抚使，丘壘辞不受命。由于将帅乏人，宋宁宗不得不下诏，要求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

南渡以来，宋廷缘北部边境置有“三边”，即四川、京湖、两淮三大战区。对敌作战，三边统帅至关重要。最终，韩侂胄任命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赵淳为京西招抚使、皇甫斌为副使，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伐金主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

战事起后，金军初取守势，成功击退了各路宋军的进攻——田俊迈、郭倬败于宿州^[10]，王大节兵败蔡州，皇甫斌兵败唐州，李爽军溃寿州，不一而足。只有勇将毕再遇一军屡战获胜，但于整体败局无补。

最令人心寒的是，宋马军司统制田俊迈与池州副都统郭倬联兵围攻宿州时，金将纳兰邦烈仅派二百骑兵自后突击，近十万宋军便阵脚大乱，溃退而去。金军出城急追，身为名将之后的郭倬^[11]竟然以把田俊

迈交给金人作条件，自身逃脱。

而本该自四川出兵牵制金人的宋军蜀帅吴曦驱逐了长官程松，密谋降金，按兵不动，金人遂无西顾之忧。不久，吴曦更是公然受金封为蜀王，献蜀地图及吴氏谱牒于金，僭位于兴州[12]。此举对中原战局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宋之“三边”，不战先失其一，而且是号称“天险”的川蜀地区，宋军侧翼受到致命威胁，形势急转直下，对南宋极为不利。

韩侂胄因出兵无功，颜面大失，急忙罢免负责指挥军事的苏师旦、邓友龙等人，改用丘密为两淮宣抚使。丘密为人慷慨豪迈，曾有“生无以报国，死愿为猛将以灭敌”的壮语，与辛弃疾是至交好友。他素来主张“恢复之志不可忘，恢复之事未易举，宜甄拔实才，责以内治，遵养十年，乃可议北向”，认为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是冒险轻进之举，必然要遭到失败。他到任后，立即改取守势，并秘密派人与金议和。

当年十月，金军开始全面反击，兵分九路南下，战线西起陇右，东到淮左，波及整个宋金边界。由于韩侂胄所任命的各路主将均不得力，宋军节节失利，“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四十余年生聚，遂成邱墟”。在两淮主战场上，新任两淮宣抚使丘密也未能扭转宋军颓势，颍口、安丰军、滁州、真州[13]等重镇相继陷落。只不过由于丘密一力主和，战事虽然还在进行，和议已悄然展开。

为进一步与西线吴曦呼应，金章宗特意诏令枢密副使完颜匡先攻取重镇襄阳，以为西蜀屏障。完颜匡遂率领十万大军自中路插入，直指荆襄，一路以宋百姓为人肉沙袋，填塞壕堑，攻城略地，连克光化军、枣阳军、信阳军、随州，又进围襄阳。

南宋初年，岳飞自伪齐大将李成手中收复襄阳，视其为北伐根本之地，苦心经营。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襄阳在此后百余年间成为御敌抗战的坚固堡垒。然开禧开战以来，宋军一败涂地，京襄地区大部已为金人占领，纵使城高池深，襄阳亦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沦为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城。

当时负责守卫襄阳的宋军主帅是荆鄂都统制兼京西招抚使赵淳。靖

康之变时，赵氏祖父率兵守备河阳，抗御金兵，河阳失陷后，赵氏举家被杀，只有赵淳之父孤身逃脱，因而赵淳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一向积极主张北伐，这也是他为权臣韩侂胄信用的重要原因。赵淳见金军来势汹汹，兵锋极锐，兼之敌众我寡，遂决定弃守江北，下令焚毁樊城，退守襄阳。此后，民间有“纸糊的樊城，铁打的襄阳”一说。

由于襄阳为南宋京湖地区重镇，是三边之腹心所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金人务必欲得之而后快。金三路大军云集于城外，“往来驰骋江上，吏民惊骇”。除此之外，吴曦更是声言将派十万大军东下，约金人夹攻襄阳。金军主帅完颜匡亲自对赵淳隔汉江喊话、诱降不成后，遂倾尽全力进攻。宋军以弓弩及霹雳炮防御，并不时派小股敢死队出城骚扰。完颜匡几番失利后，又不断调派增援。最终，围攻襄阳的金军总数达到二十万人，而守城宋军不过万余人，虽有威力巨大的新型火器霹雳炮为恃，然敌军持续攻城，弹药消耗殆尽，且外援断绝，形势万分危急。

不幸中之大幸，是宋军主帅赵淳颇知兵法，并不是类似苏师旦、邓友龙那样的脓包，他深知人心不固难以久守，先命人用土填塞城门，示之死守，使人无去志，再屡以奇计扰敌，最终抵挡住了敌人水陆攻城三十四次，并出城与金军大战二十多次。金元帅完颜匡惊道：“赵大喽啰摆布得好，每出敢勇军，不知从何处出来，这城如何打得？”

冬去春来，金人围攻襄阳三月不下，士卒疲惫，瘟疫流行，斗志渐消。金将纳合、道僧^[14]更是暗中携印投降了宋军，完颜匡为此震怒不已。刚好此时又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总领对宋军事的平章政事仆散揆患了重病，无法视事，金章宗已派左丞相宗浩代行其职权。完颜匡遂决意引军退去。

再凑巧不过的是，就在完颜匡决定退兵的当天——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二十二日——金军总帅仆散揆病卒于下蔡^[15]。二月二十三日，金兵开始撤围北返，襄阳城得以全，围得以解。赵淳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以万余孤军死守襄阳三个月，在败绩连连的宋军中堪称一大奇迹。其幕僚赵万年还将襄阳被围三月战事录成一书，附上详细的战守之法，取名《襄阳守城录》^[16]。

而西蜀吴曦叛宋亦遭到四川军民的抵制，称王四十一天后即被其部

属所杀，首级传送京城临安。彼时完颜匡已然退兵，吴曦也终究未能实现派兵东下与金人夹攻襄阳的宏愿。然吴曦之叛给宋军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宋军元气大伤。军事上失利后，韩侂胄被迫向金请和。金军也由于战线过长，损失惨重，先有主帅仆散揆病死，接替其职务的宗浩也在六个月后莫名病死于军中，接连失去两员宿将，前线两度易帅，金军锐气大减，实际上已无力再战。双方遂积极开始和议。

金人提出了五项条件，分别是：一、交割两淮；二、增加岁币；三、交纳犒军金帛；四、交还纳合、道僧、李全等被俘及附宋的金人；五、函送首祸之臣韩侂胄首级。

第四条中，纳合、道僧为在襄阳之战中投降赵淳的金将，李全则是外号“李铁枪”的金涟水弓手。三人被金人点名索要，一时名扬天下。

然韩侂胄仍执掌朝政大权，听到金人条件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诸帅加强边防，准备再度整兵出战。并重新起用辛弃疾，任命其为枢密都承旨^[17]。但此时辛弃疾已经卧病在床，未及受命，便与世长辞了。据说临死前还挥臂高呼“杀贼”数声。这个以武起事、以文耀史的伟岸男子，最终壮志未酬，空留下一腔浩叹。韩侂胄便改任命守卫襄阳有功的赵淳为两淮制置使，使之统领兵马。

与此同时，宋廷中对韩侂胄个人的质疑、非难与日俱增，有人主张杀其以加速和议。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密谋发动政变，于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趁韩侂胄上朝时将其杀死。宋宁宗被迫下诏宣布韩侂胄之罪，恢复奸臣秦桧的爵谥。继而宰相陈自强去职，主战派官员纷纷被贬斥出朝。嘉定元年（1208年）六月，韩侂胄等人的首级被送往金国，金人将其首级画像悬挂于通衢示众并诏中外。宋金“嘉定和议”遂成。

连堂堂重臣的脑袋都被送往敌国乞和，国体大失，纳合、道僧、李全的性命愈发无足轻重。三人被如约交还给金人，悲惨命运不可避免。然李全在押送途中巧妙逃脱，从此揭开了他传奇人生的序幕。在之后很长时间内，他和妻子杨妙真所率领的红袄军成为山东地区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跟南宋朝廷亦陷入了敌友难分的复杂关系。

而金国虽然从孱弱无能的南宋朝廷身上捞到了大量好处，却对北方蒙古的强大冲击毫无招架之功，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江河日下，国不成国，连京师也从燕京^[18]迁往汴京。

起初，金国国势强盛之时，为了防止蒙古崛起，对其统治造成威胁，对蒙古实行“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分而治之”就是金国挑拨蒙古各部落互相争斗，使他们不能团结，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减丁”就是金国定时派人到蒙古高原，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某一地区的所有成年男子，将妇女儿童掳掠为奴隶。在此环境下出生的成吉思汗，从小就将消灭金国作为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即使在临终之时，他还念念不忘灭掉金国，向左右传授攻金方略：“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窝阔台继任大汗后，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采取联宋灭金的策略，多次派使者出使，要求南宋出兵夹攻金国。

此时南宋在位皇帝为来自民间的宋理宗赵昀，多年来碌碌无为，只忙着提倡扶植程朱道学，看不到强邻的威胁和亡国的危机。而执掌朝政的权相史弥远以杀害韩侂胄起家，扶持来历不明的赵昀登基为帝，大权独揽，恣意攻击异己，朝政完全由其及党羽把持，纲纪荡然，风俗大坏，南宋朝政一片昏暗，国势更趋衰弱。由于名贤被史弥远排挤殆尽，在位执政者尽为庸鄙之辈，毫无远见，看到蒙古势大，金国灭亡在即，也想就此联蒙灭金，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但由于蒙古使者轻视宋人，简傲无礼，在礼仪及措辞上达不到南宋的要求，谈判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在蒙古军的围攻追击下，金哀宗一路逃窜，移驻蔡州。而一路穷追不舍的蒙古军也处于不利的境地。他们一向是“因粮于敌”，由于中原地区饱经战乱，已经无粮可因。为了尽快灭金，蒙古遂派王檣^[19]为使者，持国书到京湖制置司驻所襄阳求见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史嵩之，“约共攻蔡，巨求兵粮，请师期”，谋求南宋联盟。与以往蒙古使者妄自尊大不同的是，王檣言辞谦卑，并允诺事成后将河南地归南宋，河北地归蒙古。

史嵩之为权相史弥远之侄，将情况上报后，南宋朝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议。与此同时，金哀宗亦派使者与南宋结好，并以“唇亡齿寒”的说辞借兵贷粮。然在金哀宗内心深处，仍鄙视南宋，认为宋人“柔懦不武，若妇人然”，求和不过是离间宋蒙的权宜之计。南宋朝廷得知究竟后，断然拒绝了金使的要求，并同意与蒙古结盟。

金哀宗预料亡国在即，便开始实施图蜀西进计划，预备攻占南宋四川地区，作为兴邦复国的基地。金军集结了最后二十万精兵，猛攻襄阳所辖州县，企图打开入蜀通道。宋军亦全力狙击。就在宋、金两方鏖战之际，蒙古大军兵临蔡州城下，金军不得不退师回防，金哀宗谋取巴蜀、取偿于宋的阴谋最终失败。

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蒙古军筑起长垒，对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实行重重围困。金军多次企图突围，但没有成功。蒙古军主帅塔察儿为了速战速决，要求南宋派兵合围。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遂派大将孟珙运粮三十万石，赴蔡州供应蒙古军。金军在大将完颜仲德的指挥下坚守城池，多次击退宋、蒙联军进攻。宋军决开潭水入汝水，再以薪填潭中，攻破西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金哀宗禅位于完颜承麟，即位礼毕，宋军已占南城。金哀宗自缢，一百多名将士赴汝水而死，完颜承麟为乱军所杀。金国灭亡。而专政二十七年的南宋权相史弥远已于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病死，最终未能亲眼目睹金亡之结局。

宋蒙联合灭金后，蒙古不践前约，没有归还河南地区，南宋仅取得了河南陈、蔡东南地。负责淮东防线的宋将赵范、赵葵主张趁蒙古大军退归河北后、中原局势未定之机，“西守潼关、北依黄河”，收复三京[20]。从战略上来看，赵范兄弟“据关守河”的建议并没有错。蒙古野心勃勃，金国灭亡后，蒙古已经成为南宋从所未有的强敌，宋蒙一战只是早晚之事。而之前金国与蒙古长期对峙，“据潼关、守黄河”是其根本。若是南宋能够收回河南之地，确实能够取得更多与日益强大的蒙古周旋的资本。不过，当这一策略拿到朝堂上来讨论的时候，却因为党争而完全变了味道。

当时，南宋群臣以参知政事乔行简、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枢密院副都承吴渊和淮西总领吴潜为首，群起反对“据关守河”的提议，反对轻妄

动兵。只有新上任的宰相郑清之竭力赞成。于是，对蒙古的和战定策成为宋理宗亲政后朝中不同党派角逐的焦点。

郑清之，初名燮，字德源、文叔，号晚安，鄞县[21]人，嘉定十年（1210年）进士，与吴潜、宋慈同榜。曾参宰相史弥远废太子赵竑事件，有拥立宋理宗之功，并长期担任宋理宗的老师，君臣关系亲密。郑清之与赵范、赵葵兄弟也有师生之谊，他新拜相后，急欲有所作为，当然极力赞同赵范、赵葵兄弟的建议。但朝中群臣认为中原地区久经战乱，已经是残破不堪的局面，无力负担宋军北征的粮草；而且南宋军队缺少骑兵，机动灵活性不够，无法守御漫长的黄河防线；且宋军出战，势必惹怒蒙古，造成蒙古向南宋开战的借口。尤其是副宰相乔行简忙着与郑清之争权，更是强烈反对北伐，认为内政未治，法度败坏，号令不行，兵力疲弱，粮草难继，动兵则“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另一反对派首领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为史弥远之侄，其人对宋理宗决策亦有重大影响，他也极力强调国困民穷、军力衰弱、河南残破的现状。宋理宗赵昀起自民间，由史弥远一手扶持上位，之后渊默多年，直到史弥远病死才得以真正执掌大权。亲政之初，便面临是战是和的重大决策。起初，他也跟他的老师郑清之一样，希图有所作为，改变得位不正及平庸天子的形象，于是亲自决策，要倾尽南宋兵力，收复丧失一百多年的河南失地，尤其是要夺回位于河南巩县的北宋皇帝祖陵之地。

南宋联蒙灭金四个月后，宋理宗下诏支持赵范、赵葵兄弟“踞关守河”的建议。虽然此次北伐取得了皇帝宋理宗和宰相郑清之的支持，而实际执掌国防大权的乔行简、史嵩之等人都反对出征，在财政、后勤等方面并未给予前方将帅以全面配合。战争一触即发，而南宋朝臣们却依旧沉溺在党派之争中，宋军战败的命运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初二，庐州[22]知府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奉命从庐州出发，北渡淮河。全子才原为赵范、赵葵兄弟的老师，因杀死大名鼎鼎的“李铁枪”李全而一举扬名。时有算命者云：全子才姓“全”，为李全之名，名“子才”，合起来是“李”字少一笔，此子必是能灭李全之人，后果然如此。

七月初二，全子才大军抵达开封城东。开封城内的官员大都为原金

国大臣，投降蒙古后重新接受了蒙古的任命。这些人大多并非真心归降，不过为情势所迫，见到宋军兵临城下，立即决定倒戈相向。大将李伯渊^[23]等人伺机暗杀了蒙古所立的开封留守崔立等人，打开城门，迎接宋军入城。

战局开端都很顺利，然而，问题很快出现了，而且是祸起萧墙——三京地处河南，理应由京湖供给接应，然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主和反战，拒绝为前方军队征运粮饷。宋理宗多次催促史嵩之发粮，甚至以兵部尚书的官位相诱，可史嵩之就是置之不理。宋理宗无奈之下，只得下令从两淮转运粮食。可是千里迢迢，远水难解近渴，全子才部一路收复的城池早被蒙古人掳掠一空，都是空城，根本无法从当地百姓那里募集到宋军所需的粮饷，很快就陷入了粮草不济的局面，无法继续向洛阳、潼关进军，不得不就地停留在开封。

半个月后，淮东制置使赵葵率兵五万抵达开封，与全子才会合。一见面，赵葵就质问全子才为何迟疑不进。赵葵虽是主帅，全子才却曾是他的老师。他见对方厉声喝问，相当不快，勉强回答道：“粮饷未集，无法进兵。”赵葵这才知道形势危急。

而另一路大军赵范部原来部署于黄州、光州一带，按计划应该进兵陈、蔡，但他却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改初衷，临时反对出师，没有从东线出兵牵制蒙古军。四川制置使赵彥呐也听从史嵩之的建议，公然拒绝宰相郑清之出师策应入洛之师的命令，导致西线蒙古军毫无顾忌。在这样的状况下，赵葵、全子才既无粮草，又无后援，实际上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蒙古军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大举南下，并挖开黄河南部的寸金堤^[24]，水淹河南，以阻止西进的宋军及来自两淮的粮饷供应。

赵葵焦急之下，为求速战速决，不顾军粮匮乏，督促部队西进。他派宋将范用吉、樊辛、张迪为一路，以徐敏子为监军，领兵一万三千人，带上仅够吃五天的口粮，从西面快速向洛阳推进。洛阳民众打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宋军进城后才发现整个洛阳城只剩下人口三百余户，几乎是一座空城。

第二天，负责接应徐敏子军的宋将杨谊率军一万五千人到达洛阳，在东南龙门遭到了蒙古骁将刘亨安的伏击。这是宋军北伐以来首次与蒙

古军队正面交锋，也是第一次领略到蒙古铁骑的厉害。南宋大臣彭大雅、徐霆曾先后出使蒙古，曾在《黑鞑事略》一书中记载了蒙古骑兵的行军阵势和作战方法：“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借前锋。……故其驰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而大宋没有马源，宋军只有步兵，根本无法抵抗纵横驰骋的蒙古骑兵，杨谊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就连已经进入洛阳的徐敏子等军也闻之而丧胆。

数天后，蒙古大军前锋到达洛阳城下。而洛阳城中的宋军断粮已经有好几天了，宋监军徐敏子见势不妙，主动放弃洛阳，东渡洛水还师。半路上，宋军再次遭遇蒙古军，宋军的步兵与蒙古骑兵一交战，便立即一败涂地。樊辛、张迪等主将均力战而死，徐敏子也身中流矢，受了重伤，最后仅带三百余人靠步行从小路突围。驻守开封的赵葵、全子才见大势已去，担心孤掌难鸣，主动从开封撤退。

此次出师，南宋先是收复开封、应天、洛阳，即历史上所谓的“端平入洛”，但这些城池实际上都已经被蒙古军搜刮一空。尤其是当蒙古军反攻的时候，宋军因为缺粮已久立即溃败，前后共丧师十余万人，南宋朝廷轰轰烈烈收复“三京”的计划不到三个月即以失败告终。

可笑的是，宋军败退后不久，蒙古军也因为极度缺粮而退回河北，由此可见史嵩之拒绝为宋军运粮是多么严重的战略失误。北伐失败后，郑清之与赵范、赵葵将战败责任推向主和派将领史嵩之等人。宋理宗下诏追究责任时则各打了五十大板：“赵葵与全子才各削一秩，余将亦贬秩有差。郑清之力辞执政，优诏慰留。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嵩之不肯转饷，罪尤甚于清之，准令免职。”

宋理宗收复故都的美好愿望由此破灭，受到沉重打击，忙派遣了使者向蒙古谢罪，以求缓和。同年冬天，蒙古派使者王檝出使南宋，表面是责问南宋违约攻蒙一事，其实是借机要挟南宋如同之前臣服金国那样，称臣纳岁。尽管宋理宗接见了王檝，但双方并未达成协议。后王檝死在宋境，宋求和不成，便积极开始备战。蒙古亦正好抓住南宋“肇始祸端”的把柄，大举兴师问罪。从此，南宋与蒙古之间开始了正面冲突。作

为宋军事重镇的襄阳，也开始了其兵连祸结的命运。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皇子曲出集结重兵进攻襄阳。京湖安抚制置使知襄阳府赵范却只是坐镇城中，饮酒作乐，史称“疆事坏于赵范”。又不能抚慰北军克敌军与南军无敌军的冲突，反而诱杀北军统帅王旻，下令斩杀克敌军，引起城内南、北军互相厮杀。赵范无法控制局面，干脆弃襄阳逃走。北军忠卫军主将李伯渊因家眷被乱兵杀死，对宋廷彻底绝望，遂焚毁城郭仓库，开城降于蒙古。于是蒙古军不战而得襄阳，宋京湖制司失去治所，不得不移到江陵。

襄阳失守，下游诸城失去屏障，接连为蒙古军所据。眼见宋军屡遭挫败，荆襄地区局面日益不利，南宋朝廷在鄂州紧急设置沿江制置副司，并起用史嵩之为沿江制置副使，负责处理荆襄战务。史嵩之曾经在襄阳主持屯田积粮多年，但却因为是臭名昭著的权臣史弥远的侄子，又历来主张议和，因此名声很差。尤其之前全子才、赵葵“端平入洛”时，他曾不顾大局，拖延粮草运输，牵制前方将帅，对北伐短时间内迅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理宗坚持派这样一个人到前线督战，显然已经抱了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的想法。

而史嵩之本人一上台，就开始打击之前与他不合的主战派将领。譬如淮西制置使杜杲^[25]曾经上奏指出和谈是蒙古军的诡计，史嵩之便指使台谏弹劾杜杲，导致这位战功显赫的名将被罢去兵权。杜杲受此打击后，从此专注理学，无意仕途，终老田园。而淮东制置使赵葵素来与史嵩之不合，看到杜杲的下场后，也以母丧为由辞官归里。

当时，朝野之间批评史嵩之的声音不绝于耳。大臣李宗勉说：“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到祸患。”右司谏曹豳更是公然指责史嵩之是“以和误国”之辈。监察御史王遂也说：“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就当不少人等着看史嵩之笑话的时候，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是因为史嵩之用对了一员猛将——孟珙。

孟珙字璞玉，出生于将门世家，曾祖孟安、祖父孟林均为岳飞部将，随岳飞北伐时，在枣阳定居。父孟宗政曾任枣阳县令，因抗金有功，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并创建忠顺军。后累官荆鄂都统制

仍兼知枣阳军、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左武卫将军。孟珙自幼从父抗金，以功入官，逐渐成长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南宋联蒙灭金时，孟珙率所部宋军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自焚，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国就此灭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宋蒙开战后，孟珙为襄阳兼镇北军都统制，负责训练精锐之卒。他与史嵩之私交颇好，就在蒙古军进攻襄阳之前，他被召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好错过了襄阳南北军内讧。

史嵩之虽然有心议和，但蒙古军来势汹汹，眼见江陵危在旦夕，江陵一失，他官署所在的鄂州也必然难保，便派孟珙前去救援江陵。孟珙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此时，他的部下忠卫军也已经被李伯渊带领投降了蒙古，手下几乎没有什么兵力。但他侦察得知蒙古军正在枝江一带造船，准备渡江，于是带兵来到蒙古军对面的江岸，让士兵走来走去，不停地变易旗号，循环往来，迷惑蒙军。夜里就点明火炬，远远数十里，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使得蒙军不敢渡江。而后孟珙亲自领兵出击，前后破蒙古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刚好此时，蒙古皇子曲出死于襄阳军中，蒙古军失去主帅，不得不就此退兵。孟珙由此解了江陵之围，扭转了长江中游战局不利的局面。

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军集中兵力进攻两淮，对荆襄战区的攻势渐趋停滞，新任京湖制置使孟珙乘机调兵遣将，陆续收复了郢州、荆门、樊城。原本已经投降蒙古的襄阳守将刘廷美见宋军各路相继收复失地，便决定反戈一击，暗中为内应，打开城门投降了宋军，南宋终于重新收复了襄阳。

在收复襄阳后，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认为要守卫襄阳，非得有重兵拱卫，建议朝廷加派十万大军协助襄阳的防务工作。但十万军队数目不小，宋廷没有同意。孟珙亦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大兴屯田，训练军伍，以息、蔡降人创忠卫军；集襄、郢降人创先锋军；招淮民创宁武军；召回鹞壮士创飞鹞军；招襄汉溃卒创忠义、虎翼等军。在孟珙主持荆襄防区期间，长江中游的防务得到明显改善，饱受战火洗劫的荆襄地区得到数年更生复苏的机会，襄阳也重新成为抗蒙重镇。

十分可惜的是，与之前主持四川防务的余玠一样，成就斐然的孟珙也很快遭到了政敌的打击和排挤，这与他一贯与权相史嵩之关系密切有关。史嵩之自掌握军政大权后，大力排斥异己，朝中的正直大臣皆因与之不合被逐。淳祐四年（1244年），史嵩之因父丧回家守丧，宋理宗下诏免除守丧之期，重新召他回朝为官。不料朝中反史派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讦运动。临安太学生一百四十四人、武学生六十七人、宗学三十四人、京学生九十四人及部分官员相继上书，指责史嵩之不孝，并控告他“心术不正，行踪诡秘，力主和议，瓦解斗志，窃据宰位，处心积虑，居心叵测”，声明他与他叔叔史弥远一样专权误国。学生们还在太学张贴榜文宣称：“丞相朝入，诸生夕出。”以离开学校来抗争。就连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都站出来指责伯父席宠怙势，劝其辞去相位。史嵩之自知不为公论所容，只得上书请允许回籍守丧。宋理宗看到群情汹汹，也只好下令史嵩之除职予祠。

史嵩之罢相后，杜范入拜右丞相。但杜范拜相后不到八十天，便暴毙而死。一个月后，受杜范提拔的工部侍郎徐元杰在阁中吃过午饭后，离奇中毒，指爪爆裂而死。宋理宗刚刚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户部侍郎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忽然得病身死。杜范、徐元杰、刘汉弼时被称为“淳祐三贤”，杜范与史嵩之素来不合，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刘汉弼、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罢免史嵩之之人。时人都怀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是被人谋害而死，以致群臣到阁堂会食时，竟然没有人敢动筷子。尤其离奇的是，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不久后也暴病而亡，开始让人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是史嵩之策划的。有人说史嵩之知道杜范嗜书如命，就先将毒药涂在书上送给杜范，杜范得到书后日夜翻看，毒气进入体内，就此失明而死。

尽管有种种议论，却始终没有史嵩之下毒的证据。他守丧期满后，宋理宗还念念不忘昔日史弥远扶持自己当皇帝的恩德，打算再召史嵩之入朝执政，结果御史谏官前仆后继，坚决阻止。史嵩之从此致仕，直到死去，再也没有回到他所热爱的官场。

南宋结党之风盛行，孟珙因与史嵩之交好，一度拥有强大的后援，但史嵩之一倒，反史派上台，即使他功劳再大，也立即失势，处处受到制约。史嵩之下台后，与他关系密切的孟珙处境立即变得艰难，开始受

到排挤。孟珙有心无力，从淳祐六年（1246年）开始，五次申请辞职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当时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敬慕孟珙英名，暗中派人与他联络，打算以河南之地投降。孟珙向朝廷报告，准备受降，却不被批准。孟珙由此叹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一气之下病卒于江陵，时年五十二岁。孟珙死去十三年后，他一手带大的心腹爱将王坚率军民在钓鱼城下将蒙古大汗蒙哥击毙[26]。

孟珙死后，襄阳不为宋廷所重视，防务荒废，再度为蒙古军所据。而蒙古军对襄阳也不甚在意，唯利剽杀，往往劫掠过后，又迅疾退去，以至在很长时间之内，襄阳成为荒无人烟之地，史称“城无居民，野皆榛莽。狐狸所噪，明月几何”。只有夏季水涨时，才有宋蒙商人汇集在老龙堤一带，私下进行贸易。

淳祐十一年（1251年），新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李曾伯认为襄阳“天下之脊，古今重地”，派荆鄂副都统高达收复襄阳，并在城西真武山麓刻石纪功。高达任襄阳知府后，修复城池，奖励屯田，招募富商，给予免税减租，着力经营，经过数年努力后，襄阳终于恢复生机，再度成为“城高而池深，兵精而食足”“师出必克，敌人辄败”的坚固要塞。高达因筑城容易守城难，还提出在襄阳四周据险要之地筑控扼之城，以将襄阳与其他边防要地联结成一道防线，互相声援，但宋廷猜防武将，未予采纳。

高达为沙场宿将，骁勇善战，多有军功，然其人桀骜，看不惯贾似道是浪荡野妇之子[27]，不事操行、不学无术、好游荡赌博、只知享乐，全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28]。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大肆南侵，贾似道到京湖督战，高达当面戏之道：“魏巾[29]者何能为哉！”每每与蒙古军交战，高达便派人去请贾似道出战，若贾似道拒绝，便派兵士到其官署前起哄嘲笑。其他宋将曹世雄、向士璧等人均不媚贾似道，连军务都不向他汇报。唯有吕文德大肆奉迎，派出亲兵卫队到贾似道官署门前戒备，严厉训斥高达等人。

不久，蒙古忽必烈因急于争夺汗位而退军，贾似道谎报军功，窃取高位。他执掌大权后，便大肆打击曾简慢他的军中将领，曹世雄、向士璧被迫害致死，高达被罢职。贾似道多次欲杀高达，然因理宗皇帝久闻高达勇名，亲自出面予以庇护，他这才逃过一劫。而曾经谄媚贾似道的

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却平步青云，一跃成为宋军掌门人物，全面接管了京湖地区，权势显赫。然本地人均知道，襄阳能有如今欣欣向荣的局面，担任襄阳知府八年的高达功劳最大，那可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八年——虽然在朝廷功劳簿上，吕文德排第一，高达只排第二。

襄阳城中官署、民居等建筑，大多为高达在任时修复修建，不过数年时间，看起来已有一番陈旧沧桑味道。襄阳县署位于襄阳北街之东，靠近北门。到县署大堂外时，唐珏被挡在外面，称王通判交代下来，令他尽快侦破皮影戏班班主周太平一案。

张惟孝心道：“这王通判只管梅秋命案，不理周太平一案，足见王五与周太平之死无关，无须再验证他的手纹。”

唐珏身为襄阳县尉，反而进不了襄阳县大堂，虽未多说什么，神色却明显古怪起来。

张惟孝、张畴被带进大堂。堂上坐着一名五十多岁的老者，白须白发，正是襄阳府通判王谷。他以雷厉风行、断案神速出名，有“神断”之名，每每考课均为上等。宋朝制度，考课成绩优异的官员，不但能获得朝廷的物质奖励，还可以获得就近经济富裕、交通方便地区的差遣。然王谷却坚持留在襄阳，不肯升迁，除了因为他是襄阳本地人外，还有传闻说，他是为了庇护他侄子王五。

王谷早已看过卷宗，先命带上证人于老汉。于老汉指着张惟孝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王谷便令于老汉在文书上签字画押后退下，随即重重一拍惊堂木，自那斗大的签筒中拔出一根一尺长竹签，道：“大胆凶徒，竟然敢在襄阳行凶，奸杀妇女！来人，先坐杖二十大棍，杀杀这凶徒的锐气。”

坐杖便是打屁股。差役如狼似虎，一拥而上，将张惟孝拖翻在地。一人伸脚踩住他背心，两人扯住他双脚脚腕，大大分开。

张畴忙道：“喂，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张兄自己什么都还没说，你就要先打人？”王谷又一拍惊堂木，喝道：“此人咆哮公堂，目无法纪，照打二十大棍。”张畴遂如张惟孝一般，被差役摆布到地上伏下，死死按

住。

唐珏虽被拦在大堂外，并没有立即离去，见里面动静不小，忙闯了进来，叫道：“等一等！”

王谷不悦地道：“本官令人交代唐县尉去追查皮影戏班周太平的案子，你进来做什么？”

唐珏走到王谷身侧，压低声音道：“那个人……就是于老汉指认的凶手，是张惟孝。”王谷道：“张惟孝？这名字好生耳熟。”唐珏道：“当然耳熟。他就是京湖吕大帅多方访求的张惟孝。”

王谷大吃一惊，道：“这卷宗上面明明写的是张先行啊。”唐珏道：“先行是张惟孝的号，他不愿意旁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所以一直自称是张先行。另外，吕知府当面交代过下官，暂且不能让人知道张惟孝回了襄阳。”

王谷道：“呀，张惟孝，原来他就是张惟孝！唐县尉，幸好你及时进来。”又道：“难怪，难怪本官觉得这佩剑面熟。”

唐珏道：“通判君认得张惟孝的佩剑？”王谷道：“不，这原先是提刑司钟相公的剑。”一时踌躇，不知该如何处置眼下的局面。正好有差役急奔进来，附耳低语几句，他便立即起身道：“来人，先将这两个姓张的关起来。”

张惟孝道：“张畴既与案子无关，该当堂释放，为何还要继续收押？”王谷却理也不理，拂袖转入后堂去了。张惟孝叫道：“王通判不给人交代是何道理？”唐珏微一迟疑，道：“抱歉。”自匆匆出去了。

差役将二张带出大堂，欲转去督捕房登记姓名、钉上手铐脚镣后收监。张惟孝见阶下有一块大石，便朝张畴使个眼色，张畴点头会意。二人忽然一起挺身，撞开差役，奔到大石边，举手重重往石头上砸去，那木手杌应声而开。差役尚在惊愕间，二人并力一冲，便转过了影壁。大门处本有差役把守，见官署中忽然冲出两名男子，也不知究竟，一犹豫间，竟让二人冲了出去。

二张拐上北街，自北门疾出，一口气奔到汉江边，这才停下来，就近找了家茶寮坐下。

张畴喘了几口大气，笑道：“估计不多一会儿，全襄阳就该贴满捉拿我和张兄的图形告示了。”张惟孝摇头道：“决计不会。”

张畴奇道：“为什么？你我可是公然从县衙逃走的！”张惟孝道：“张畴兄来自北方，不知本朝以轻制重，通判身兼行政、监察于一身，连襄阳知府所签发的文书，也须得与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此即为‘通判’之名来历。然其权力虽大，品秩却是不高，凡其签发的文书，须得与知府通签才能施行。吕知府不会同意签署这道通缉告示的，张畴兄大可放心，只须多小心码头那些地痞即可。”

他被蒙古人拘禁已久，对南宋局势已然陌生。通判之所以能够制衡知府，是因为他是朝廷的耳目，兼有监察地方长官的职责。然襄阳又有所不同，襄阳最高军政长官吕文焕是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亲弟，兄弟二人均是权相贾似道的心腹，备受信任。贾似道独霸朝政，度宗皇帝对其言听计从，是大宋的实际执政者。如此情形之下，襄阳通判王谷哪还敢监察知府吕文焕，不过是打打下手、竭力讨好吕氏兄弟罢了。

张畴听了极为好奇，问道：“为何吕知府不会签署告示？是因为张兄你吗？张兄到底是什么人？”张惟孝道：“跟张畴兄一样，一介布衣而已。抱歉，害你受我牵累了。”

张畴道：“这话怎么说？”张惟孝道：“我是命案凶手，你最多只是证人，而今你跟我一道逃走，便成逃犯了。”张畴道：“不，我有预感，我若不逃，多半会被打得不轻。所以张兄没有牵累我，是帮了我。况且张兄也说了，官府不会出告示缉拿，那么你我也不算什么真的逃犯。”二人相视大笑。

张惟孝从怀中掏出一件物事，道：“我这里有个好玩的把戏，我跟张兄来赌一把。”张畴道：“赌什么？”张惟孝道：“就赌你我有没有命活着离开襄阳。”张畴道：“好啊，怎么个玩法？”张惟孝道：“这是个手纹图，但不能直接印放上去，须得先对齐五根手指，再将布往里窝，看掌纹是否能对上。”

张畴也不大当回事，笑着照做了，将那块白布举起来，道：“对上了。这算是赢了，还是输了？”

张惟孝道：“张畴兄当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张畴道：“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把戏？”张惟孝道：“这是张畴兄抓住周天平交领时在他胸口兽皮上留下的手印图形，等于是活生生的影人。”

张畴默然半晌，道：“想不到周太平以皮影为生，一手技艺，最后还留下了追凶线索。”顿了顿，道：“我愿意坦承相告。但高秀英和她班子的人跟这件命案毫无关系，还请张兄千万不要牵连无辜。”又问道：“张兄是何时开始怀疑我的？”张惟孝道：“就在不久前，在襄阳县衙里。”

适才在县衙公堂，通判王谷下令动刑，二张并排被差役按伏在地上。他二人手上均戴了木杻，双手被固住，只能双肘撑地，手连同械具伸在胸前。张惟孝微微侧头，便能清楚地看到张畴的双手。他感觉对方手掌大小与自己相仿，但手指却要粗些，立即想起那张手纹图来。再联想到竹枝娘子怀疑同住在梅香别院的驭说高秀英与周太平命案不无干系，还指出高秀英经常到张畴船上去，愈加加重了张畴的嫌疑。张惟孝突然起意从襄阳县衙逃走，还拉上了张畴，也是想当面验证对方到底是不是杀害周太平的凶手。

尽管如此，当张畴默认时，张惟孝还是有些惊讶，问道：“那晚当真是张畴兄自后袭击，将我打晕过去的？”张畴道：“是。”将白布还了回来。又道：“张兄，对你下手，栽赃于你，实不是我心中所愿。我也是受人挟制，迫于无奈。”

张惟孝道：“在梅香酒楼勾栏时，张畴兄是有意接近我吗？”张畴道：“是有意接近，但与梅香别院那件事无干。我打晕张兄后，才发现是你。本来他……他是想将张兄一并杀死灭口。是我一力阻止，不得已，想出了嫁祸给你的主意。”

张惟孝道：“这么说，我该感谢张畴兄的救命之恩了？”张畴正色道：“张兄何必冷嘲热讽。我初见你虽外表落魄，但气度不凡，料定你不是普通人，适才在襄阳县衙公堂上愈发证实了这一点。接近你，确实想弄清你来历，但也诚心结纳。我赠你袍子，出于真心实意。但你我各有

立场，这也是事实。”

张惟孝道：“单凭张畴兄这番话，便可知道你也不是普通人。你叫张畴，张当是实姓，畴多半是化名。嗯，你来自北方，但文才出众，谈吐不凡，应该是汉人。瞧你年岁，很可能是济南张宏之子。”

张畴大吃一惊，问道：“张兄如何会想到济南张万户？”张惟孝道：“我昨日在鹿门山见过张宏之女张桂。你既称张宏为张万户，那么当不是他的儿子了。你到底是谁？来襄阳有什么目的？”

张畴道：“我到襄阳完全是因为个人私事，绝不是旁人所想的奸细、间谍之类。这一点，我可以对天起誓。”张惟孝点点头，道：“这我相信。”

他早就想到张畴不会是北方奸细，因为竹枝娘子和她的皮影戏班是蒙古人安插在襄阳的联络人，而这位真奸细点名怀疑张畴与周天平之死有关，足见她并不认识张畴，也不知其身份，他当然也不可能是奸细。

张畴又道：“至于身份一事，张兄若愿意告诉我你的来历，我便如你所愿。”张惟孝道：“那就此作罢吧。这点上，我们算扯平了。不过你得告诉我你的帮凶是谁，就是那个戴着木偶面具引开我注意力的人，他应该就是想杀我灭口的人。他是谁？”又上前一步，道：“说，他是谁？”脸上杀气大盛，看起来颇为骇人。

张畴坦然道：“其实我与张兄有许多相似之处。张兄一度身处险境，我知道你不是奸杀梅秋的凶手，但你却不愿意说出真相，因为你有自己的苦衷。我也是一样。你大可以对我动手，我绝不会反击还手。但无论你如何逼我，我都不会说出他是谁。”

张惟孝道：“我也答应了竹枝娘子，要替她找出杀夫凶手，所以这件案子我无论如何不会放手。我感激你雪中赠袍之情，与你称兄道弟，今日你我割袍断义。这之后，你我不再是朋友。今天我就放你走，但为了找出真相，我必定追踪你到底，你可要小心了。”张畴道：“多谢。”拱了拱手，朝老龙堤方向去了。

张惟孝凝视着张畴背影，若有所思。他放对方走，是因为他知道张

畴不是杀死周太平的凶手，真正的凶手是那个面具人——根据梅香别院现场情形，凶手手持镰刀，自后追上周太平，连斩两刀，如此近距离杀人，其身上必溅有血迹。但当晚在梅香酒楼勾栏他初遇张畴时，对方方便穿着那身极为醒目的黑色丝袍。当晚命案过后，他再度与张畴在汉江边遇到，对方仍然穿着同一件袍子，且见他衣衫单薄，将丝袍脱下赠送给了他，袍子上并没有血迹。而张畴也不大可能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丝袍，他被人指证是杀害梅秋疑凶后，官府定然已派人搜过他居住的船只，若是搜出了黑色丝袍，唐珏早就会提及。

张畴称无论如何都不会说出同谋面具人的身份，那么那人该与他关系非同一般了，多半就是高秀英班子中的人，他一开始便强调说书班子与命案无干，不过是刻意掩饰。那晚高秀英说完一段书后，便引着班子回去梅香别院休息，后来才被人再度请走。这一进一出之间，有闲暇作案。或许是高秀英回到梅香别院后，张畴来找她商量什么事，不想被皮影戏班班主周太平撞见，二人不想秘密外泄，张畴遂将周太平制住，揪住他领口衣衫，大概是逼问他是否听到什么。不想周太平将他推开，一旁戏班的人情急之下，遂操起镰刀，追上去将周太平杀死灭口。正好有人到院门高呼高大娘，称有人请她去说书。高秀英不得已，只得应声引着班子出去。杀人凶手当然不能穿着一身血衣出去，遂留下来与张畴一起善后。他自己多半先回房换了衣衫，正出来要与张畴商议如何处理尸首时，张惟孝闯了进来。他便顺手操起一个木偶面具戴上，站在月门处，打手势令张畴躲在门口，寻机偷袭来者。

一念及此，张惟孝蓦然心中一动，暗道：“对了，那件血衣是铁证如山的杀人证物，凶手势必要处理掉，以绝后患。换作我，会如何处置呢？当然不会留在房中。也不能拿出去抛入汉江，那里来往行商太多，太容易被人撞见。也不能埋在院子里，毕竟别院里还住有其他戏班，尤其有个好鼓捣菜地的何班主。嗯，茅厕，一定是茅厕！昨晚王五亦打算将梅秋抛尸粪坑中，足见别院的茅厕不小，将血衣丢入其中，决计不会有人发现。”

[1]建炎四年（1130年），襄阳邓城人（今河南邓县）范宗尹上疏建议：“今日救弊之道，当稍复藩镇之法。……裂河南、江北数十州之地

为之，专付以权，择人久任，以屏王室。”宋高宗赵构从其议，一改北宋压制地方势力的政策，在宋金边境设置镇抚使，授予地方势力（实际为聚众横行地方的盗贼）官职，令其自筹军费、安顿百姓、抵抗金兵。范宗尹由此被拜为右相，时年仅三十，为大宋立国以来最年轻的宰相，“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

[2]高密：今山东高密。淄州：今山东淄博。李横虽受宋廷官职，却割据一方，“勇而无纪律，贪人畜金帛物产之利”桀骜难驯，不服管制。绍兴二年（1132年）六月，李横举兵围攻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德安知府陈规以新式兵器飞火枪（此即为管形武器鼻祖）将其击退。陈规事迹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

[3]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

[4]铁浮图：兀术（完颜宗弼，金太祖第四子）的亲兵，亦称“铁塔兵”或“挖叉千户”（又译“合扎猛安”，即亲军之意）。为重装骑兵，皆身披重铠甲，头戴铁兜牟（盔），以三人为伍，以皮索相互连接。每当战斗激烈时，金以铁浮图攻坚，采用列阵中间突破战术，宋军常常不能抵挡，因而又号称“常胜军”。绍兴十年（1140年）顺昌之战中，南宋刘锜率领王彦旧部八字军先以长枪挑去盔，继而以刀斧砍杀，大破铁浮图。南宋岳珂（岳飞孙）在其著述《鄂王行实编年》中称“铁浮图”为“拐子马”，并声明是岳飞首破“拐子马”，此说后人分析为误。

[5]杨么暗结伪齐李成一事，后世多有争议。据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宋廷递交给岳飞的《刘洪道奏李成结连杨么省札》：“今又据前顷权知岳州刘愿申报，外寇与湖贼结连，欲水陆侵犯，与其他风传探报不同。”又据绍兴四年岳飞《乞复襄阳札子》：“（杨么）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又据岳飞《措置杨么水寇事宜奏》之“贴黄”（内容要点）：“臣契勘湖贼先与伪贼结连，近探得陕府长安见今点集人马，东京亦已聚兵。”以岳飞之为人，不经过细致调查，断不会说出“契勘”二字。再据《建炎以来》所录宋金使臣谈话，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使魏良臣对金接待官员李聿兴说：“襄汉之地，王伦回日系属江南，后李成为刘齐所用，遂来侵扰。又结杨么，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祸心，难以立国，遂遣岳飞收复，即非生事。”李聿兴则默认了李成暗结杨

么的说法。根据以上史料记载，后世普遍认为杨么勾结伪齐为确凿事实。绍兴五年（1135年）春，宋高宗调派名将岳飞前往洞庭湖镇压杨么起义军，又派宰相张浚亲临督战，对杨么重视到了非同凡响的程度，也应与杨么曾暗通伪齐一事有关。而今认为杨么未与外寇勾结者，因没有相关史料举证，又无法推翻已有史料记载，便辩称李成确派人与杨么联络，欲结为军事联盟，但杨么觉悟高，深明大义，并没有接受李成的诱惑。两方论据略一对比，读者心中自有判断。

[6]六郡：指京西南路辖下的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县），荆湖北路辖下的信阳（今河南信阳），以及时为伪齐刘豫控制的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六郡地处长江中游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7]泗州：今江苏盱眙境内。

[8]京口：今江苏镇江。

[9]“庆元党禁”及朱熹、辛弃疾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另有一说，称韩侂胄是因为要为北伐做准备，而理学徒众多为苟且偷安之辈，故加以禁绝。

[10]宿州：今安徽宿县。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河南唐河。寿州：今安徽凤台。池州：今安徽贵池。

[11]郭倬出自著名的郭氏武将世家。其兄郭倪曾任殿前都虞侯、殿前副指挥使、镇江都统、淮东（今安徽淮河南岸一带）安抚使、山东京东路（今山东徒骇河东南）招讨使等职，是中央禁军最高长官。郭氏事详见《宋慈洗冤录》。开禧北伐失利后，郭倪被除名，梅州安置，郭倬则被宋廷斩首于镇江。

[12]兴州：今陕西略阳。

[13]颍口：今安徽寿县西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滁州：今安徽滁县。真州：今江苏仪征。

[14]赵淳幕僚赵万年有《十三日纳合道僧携印来降》一诗记载此事

云：“恍若金汤不可攻，犬羊孰肯自投降？势穷文献将军印，何似当初莫渡江。”

[15]下蔡：今安徽凤台。

[16]由于政治原因，《宋史》未为赵淳立传，其守卫襄阳之功绩不为人知，有关史料对是役大多言之不详，甚至还有史家对赵淳极尽挖苦讥讽之能事。赵淳幕僚赵万年所著《襄阳守城录》当时未能刊行。直到清代时，有学者发现了此书手抄本，校勘后刊行，这才使后人得以了解襄阳之战的真貌。此即清人章学诚所言：“胜败之事，或可蒙蔽朝廷，而不能欺四方之士；可以欺千古而后，而不可以欺当世之人。”

[17]枢密院是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都承旨地位仅次于枢密使和枢密副使。

[18]燕京：今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

[19]王楫：凤翔虢县（今陕西省宝鸡）人，原为金国落第举子，曾隐居终南山苦读。金卫绍王时，以副统军守涿鹿隘，蒙古军来攻，为成吉思汗俘虏。降蒙后授都统，升宣抚使，掌诸色工匠事。曾创燕京庙学（设于孔庙内的学校）。

[20]陈：今河南淮阳。三京：指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河南商丘）。

[21]鄞县：今浙江宁波。

[22]庐州：今安徽合肥。

[23]李伯渊刺杀崔立为当时重大事件，时人曹居一作《李伯渊奇节记》记录了这件事。李伯渊，宝坻（今属天津）人，深沉有计谋。投宋后为襄阳北军忠卫军主将，在襄阳南北军内乱时，因家眷被乱军所杀，愤而降蒙。

[24]寸金堤：今河南开封县以北。又，江陵亦有寸金堤，为乾道年间（1165 - 1173）大词人张孝祥任荆湖北路安抚使时所筑，从江陵城

西门外石斗门起，经荆南寺、龙山寺至双凤桥、赶马台、青石板、江滨观、红门路，接沙市堤，名寸金堤，谓其坚厚，寸寸如金。

[25]杜杲，字子昕，邵武（今属福建）人，是南宋著名文武双全的将才。杜杲父亲杜颖官至江西提点刑狱，他由荫补入仕。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金军围攻滁州，杜杲率军前往救援，激战中面部被射中两箭，但他临危不乱，依旧沉着指挥战斗，击退了金军的进攻，从此展露出杰出的军事才华。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围攻重镇安丰军，驻守安丰军的杜杲与蒙古斗勇斗智，还发明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式器械。当时蒙古军用火炮（指发石机）攻城，威力很大，杜杲与儿子杜庶则用将网用木头撑开，罩在城墙上，利用网的韧性和弹性来消除石头对城墙的冲击力。安丰城的城楼被火炮摧毁后，宋军失去了制高点，杜杲便创造了一种用木材搭建的简易木楼：木楼上方有岗亭，可以装兵卒，并开有箭窗，便于弓箭手射击；下面则装有轮子，方便快速移动；木楼被安置到护城壕沟后，再用横木将各个楼连接，立即变成了一道新的城墙防线；因为制作方便，杜杲一次就做了几百个，一旦有木楼被蒙古军火炮摧毁，立即换上新的木楼，非常灵活。安丰城外有宽阔的护城壕沟，蒙古军派人用木石去填平，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平底船，专门来往于壕沟上，击杀蒙古兵。蒙古军一计不成，又组织了一批敢死队，每个人身批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连面孔都罩住，向宋军发动攻击。由于箭射不透厚甲，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小箭，再挑选了一批神射手，专门射蒙古敢死队的眼睛，由此击退了蒙古军的又一次进攻。据史料记载，杜杲父子还发明了鹅梨炮、三弓弩炮、排杈木等武器帮助守城，使得安丰在蒙古军日夜围攻下巍然不动三个月，是宋军在两淮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杜杲因功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半年后，蒙古军再次大举进攻，号称有八十万蒙古大军包围了庐州，杜杲在之前的木楼上加设炮楼，与蒙古军对战，最终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安丰军和庐州两战是宋朝城市保卫战的成功战例，也使得杜杲从此步入名将行列，庐州战后，他因功升淮西制置使。杜杲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为文丽密清严，书法善行草急就章。

[26]南宋朝政腐败，奸臣当道，总是发生大将未死敌手、自毁长城之事，除最著名的岳飞冤死外，名将孟珙忧愤而卒；蜀帅余玠暴卒（传

闻被毒害)；力图振作的左丞相吴潜遭贬后被毒害；大将向士壁、曹世雄等遇害致死；取得钓鱼城保卫战重大胜利的主帅王坚遭忌调职，郁郁而终；边帅骁将杨大渊、李伯渊、刘整等叛宋降蒙；等等，不一而足。

[27]贾似道生父为淮东制置使贾涉（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生母胡氏是贾涉在路途中勾引的洗衣荡妇。贾涉爱其美貌，纳为小妾。胡氏怀孕后不容于嫡妻，贾涉遂出其为民妻。胡氏后生下一子，为贾涉接回家中，即为贾似道。贾涉死时，贾似道年仅十一岁。贾似道大富大贵后，才将生母胡氏接回家中团聚。胡氏一直活到咸淳十年（1274年）三月，以八十三岁高龄寿终。当时襄阳已为元兵所占，国难当头之时，胡氏葬礼却风光之极，“虽理宗、度宗山陵，无以过之”，“上方赐秘器及冰脑各五百两，赙银绢四千两匹，命中使护葬，帅漕供费，凡两辍朝，赐谥柔正，又赐功德寺及田六千亩，可谓盛极矣”。朝廷动用了皇帝仪仗送葬，文武百官俱戴孝，正逢天降大雨，山洪猛涨，水没及腰膝，百官站立终日，连动也不敢动一下。同年六月，元世祖以伯颜为帅、总攻南宋。七月，宋度宗死。次年（1275年），贾似道便因兵败被贬。

[28]嘉熙二年（1238年），贾似道同父异母姊贾氏已是宋理宗的贵妃，贾似道也于这一年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传闻在最后一轮殿试的过程中，贾似道不仅得到了“汤药饮食”的招待，还受到了某些特殊的“照顾”。而贾似道当政之后却要求考试从严（贾似道曾设置土籍，土籍开列乡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乡里邻居核对，与科举条例无妨碍，方许纳卷。又严格后省覆试办法，答卷字迹与中省考试原卷字迹稍有不同，即予罢黜。复试时，裸体搜身，搜查有无挟带书籍字条。有李钊孙者，少时在腿上刺上花纹戏玩，复试搜身时被发现，即遭贬退），以至于招来了“戊戌若还严覆试，如今安得有平章”的讽刺。考中进士的贾似道随即被提升为太常丞、军器监。少年得志的贾似道很快成为临安有名的花花公子。有一晚，宋理宗在皇宫大内登高望远，发现西湖中有几艘画舫灯火通明，便对左右说：“这一定是我的小舅子贾似道！”第二天派人询问，果不其然。宋理宗特意嘱咐临安知府史岩之对贾似道进行规劝。史岩之是史弥远之侄、史嵩之之弟，非但没有规劝国舅爷，反而说：“贾似道虽有少年习气，但是其材可大用。”于是贾似道升知澧州，

从此青云直上。

[29] 巍巾：一种高帽子。

第六章 一局枯棋

城西南有望楚山，又名楚山，是城外诸山中最高峰。传闻昔日秦国与齐国、韩国、魏国四国联兵攻楚时，登此山南望，由此得名。北宋时期，大书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寓居于襄阳，米友仁爱极楚山烟云蓬勃、树木蓊郁，据实景画了一幅《楚山清晓图》，以水墨点染烟云，表现『春雨初霁，江上诸山云气涨漫，冈岭出没，林树隐见』的情景。

天下奇观，江浮两山，地雄一州。
对晴烟抹翠，怒涛翻雪；离离塞草，拍拍风舟。
春去春来，潮生潮落，几度斜阳人倚楼。
堪怜处，怅英雄白发，空蔽貂裘。

淮头，虏尚虔刘，谁为把中原一战收？
问只今人物，岂无安石；且容老子，还访浮丘。
鸥鹭眠沙，渔樵唱晚，不管人间半点愁。
危栏外，渺沧波无极，去去归休。

——南宋·李曾伯^[1]《沁园春》

襄阳城城西南有望楚山，又名楚山，是城外诸山中最高峰。传闻昔日秦国与齐国、韩国、魏国四国联兵攻楚时，登此山南望，由此得名。北宋时期，大书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寓居于襄阳，米友仁爱极楚山烟云蓬勃、树木蓊郁，据实景画了一幅《楚山清晓图》，以水墨点染烟云，表现“春雨初霁，江上诸山云气涨漫，冈岭出没，林树隐见”的情景。

张惟孝想到凶手极可能将血衣抛入茅厕中后，正要赶去梅香别院，忽听到有人高叫道：“张公子！张公子！”转头一看，却是襄阳县尉唐珣单身追来了。

张惟孝便止住脚步，等对方近身，问道：“唐县尉是来捉我回去的

吗？”唐珏道：“不是。”先将钟杨赠予的佩剑还了回来，又喘了几口大气，才道：“张公子私下逃走，王通判没有下令缉捕，而是赶回襄阳府署去了。我赶来找张公子，是要告诉你，差役已经在梅燕家中找到了那件丝袍。她二人均已招认那是张公子你的衣裳。”

张惟孝忙问道：“梅燕、梅雀人可还好？”唐珏道：“她二人有从犯嫌疑，已被带回县衙关押。”又道：“在歪脖子树上发现的布片，跟那件丝袍完全对上了，这可是铁证。张公子，你当真没什么可说的吗？”

张惟孝道：“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若是唐县尉肯出面为梅燕、梅雀作保，先放她二人出来，免受牢狱之苦，唐县尉可以问我一些问题，我能答则答。”

唐珏想了想，道：“本来梅燕、梅雀既是证人、亦有从犯之嫌，是不能作保释放的。不过张公子既然出面说情，我也愿意担这个风险，卖个人情。”张惟孝道：“一言为定。”

唐珏当即问道：“到底是不是你杀了梅秋？”张惟孝道：“不是。”

唐珏道：“那张公子为什么不说出来？”张惟孝道：“因为我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

唐珏道：“查案是官府分内之事，张公子为何要强自出头？莫非你是担心官府徇私枉法？”张惟孝不答。

唐珏道：“好吧，这个问题当我没问过。其实这个案子我也是心中有疑问，才独自赶来找张公子。”张惟孝道：“不是铁证如山吗，县尉君还有什么疑问？”唐珏道：“疑问可不止一点，不过都与一个人有关——王五。王五手下站出来指认袍子是张畴所有……”

张惟孝问道：“指认张畴的是王五手下？”唐珏道：“那些人成天在大堤上晃荡，多半见过张畴穿着那件袍子。”

张惟孝问道：“那么另外的疑问是什么？”唐珏道：“案发现场在蒋家故宅附近，王通判又强行要接手此案，甚至不让我参与审讯。”

张惟孝道：“唐县尉果然警觉性极高，目光如炬。”唐珏道：“我不知张公子这是讽刺还是称赞，不过我这县尉可不是吃白饭的。”张惟孝道：“这我相信。县尉君，之前我涉入周太平命案，答应要给你一个交代，过了今日，我便会兑现承诺。但梅燕、梅雀那边，还请你多多周旋。”

唐珏大喜过望，道：“好，我这就回县衙，亲自为她二人作保。”走出几步，忽又回头道：“我还有一句话，张公子该知道，目下梅秋命案的所有证人、证物都指向你，你却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只因为你是张惟孝。”张惟孝道：“这我当然知道。”

唐珏道：“人们敬重仰慕你，是因为你当年弹指之间便召集了一支强壮人马，救大宋于危难之间。而今你不复再有当年之勇，只混迹于市井，卷入各种是是非非，你觉得你对得住这份盛名吗？”张惟孝怔然无语，半晌才拱手道：“受教了！”

唐珏道：“张公子只有这三个字吗？这可不算回答。”张惟孝道：“县尉君说得对，我目下确实只是个普通人，是张先行，不该再利用张惟孝的名气为自己谋取特殊待遇。请县尉君放心，等梅秋案子有了眉目，我会去县衙投案自首。”

唐珏道：“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张公子有绝世之才，就此埋没实在可惜。”张惟孝道：“我知道。然而世间之事，多是命中注定，纵能翻云覆雨、只手遮天，到最后，不过留下一声叹息罢了。”

唐珏脸上露出明显的困惑之色，却也没有再多问，只拱拱手去了。

张惟孝赶来梅香别院时，老远便闻见一股子臭气。他判断臭味是从梅香别院方向传来，心道：“这一定是有人打开了盖板，在掏粪坑了。是有人抢在我之前想到凶手有可能抛血衣于茅厕，还是凶手、张畴等人想要销毁证物？”

急忙闯进别院，东院庭院中停了一口棺木，应该是预备收敛周太平尸体用的。有人正捂着鼻子在擦洗棺木，但却没有见到竹枝娘子。张惟孝也不理会，径直进来西院。只闻见臭气熏天，收夜香的于老汉将粪车

拖放在茅厕边，正手持粪勺打捞清理粪池。一旁站着两名瞧热闹的人，却是酒楼掌柜牛千里及小厮么哥儿。二人一个以手帕捂鼻，一个以衣袖遮面，眉头皱紧，显是强忍秽物臭气。

于老汉道：“一定有鬼！小老儿敢打赌，这粪池里面一定有鬼！不然那姓张的杀人凶手不会特意问到梅香别院的茅厕。”

张惟孝进来时正好听见，这才知道是于老汉自己对茅厕起了疑心，所以赶来打捞。他早上遇到于老汉时，的确多问了一句梅香别院茅厕的事，不过当时是因为曾听到王五打算抛尸粪坑，随口问的，不像现在，基本上能肯定血衣定然在粪坑中。

牛千里又后退了两步，不满地道：“你这个于老汉，听风就是雨，你倒是说清楚了，是什么鬼？你非把我从酒楼叫出来，说是要当面做证人。要是什么都没发现，又耽误了酒楼生意，我可饶不了你。”忽转头见到张惟孝，不禁愣住，道：“张公子，你……”

于老汉忙转过头来，十分吃惊，道：“咦，公子不是被官府捉去了吗，我还当堂指认了你。你……你怎么又出来了？”

牛千里当日曾亲眼见钟杨放张惟孝离去，虽不知其真实身份，然料想必不是普通人，忙道：“既然官府放了人，就表明张公子没有嫌疑了呗。”于老汉一时不明究竟，道：“我早上明明见到他……”

牛千里道：“老汉亲眼见到张公子奸杀梅秋了吗？”于老汉道：“没有。”牛千里道：“那不就是了。”又问道：“张公子，你来这里做什么？”张惟孝道：“跟于翁一样，认为茅厕里面可能会有线索。”

于老汉道：“原来张公子早上问我梅香别院茅厕的事，是怀疑里面有线索？”张惟孝点点头，道：“劳烦于翁细细打捞。”

牛千里好奇问道：“张公子如何会知道茅厕里面有线索？”张惟孝道：“我只是瞎猜的。”

牛千里道：“莫非这线索能洗清张公子嫌疑、找到害死梅秋的真凶？”张惟孝道：“牛掌柜别误会，不是焮糟梅秋的案子，是皮影戏班周

太平的案子。”

他听到牛千里主动提及梅秋命案，忽又想起奸杀案真凶熟知王五强暴妇人的手法，很可能时常光顾妓馆，便将牛千里拉到一旁，低声问道：“牛掌柜可知道这院子里有谁常去逛青楼妓馆？”

牛千里先是一愣，随即连连摇头道：“这小老儿可不知道。”又道：“张公子想知道这种事情，怕是得去神女楼问王五王官人才能知道。”顿了顿，忽然想起什么，又道：“有一个人，倒是常常去妓馆。”

张惟孝忙问道：“是谁？”牛千里道：“就是一直住在河边船上的张畴张公子。这位张公子风流倜傥，第一天到梅香楼时，便向小老儿打听哪里有好的青楼妓馆，据说当晚就寻去了王五的神女楼。后来他还时常带着一名名叫巧姐儿的娼妇到我们酒楼饮酒作乐。自从张公子来了襄阳，巧姐儿几乎夜夜都宿在他船上。”

张惟孝道：“这巧姐儿也是王五妓馆中的娼妓吗？”牛千里道：“是啊，据说还是个头牌呢。”

张惟孝这才醒悟，心道：“难怪王五手下人能认出那条布片是张畴袍子上的，原来他时常光顾妓馆。”

牛千里左右望了一眼，压低声音道：“不瞒公子，这巧姐儿是乡下来的，据说丈夫病死，田产也被乡邻夺了，无力营生，只得流浪到城里。她来过我们酒楼，想找份工做。可她生得过于美艳，太容易招蜂引蝶，不适合做煊糟。小老儿见她着实可怜，给了她两个钱，让她进城去找份女使工做。不知后来如何被王五盯上，弄去妓馆做了妓女。张畴张公子带巧姐儿来酒楼时，小老儿悄悄问过她，她自称是心甘情愿做了妓女。嘴里虽这么说，却还是忍不住掉了眼泪。想来是因为畏惧王五，不敢说实话。那张畴张公子看上了她，又出手豪阔，若是肯花钱为她赎身，倒也是好事一桩。”

张惟孝心道：“我曾见过张畴船上有一名浓妆女子，大概就是牛掌柜口中的巧姐儿了。”

正待再问，忽听得于老汉叫道：“捞到一件衣裳！咦，好像还是件挺

新的夹袍呢！”顺手将粪勺摆过来一甩，一团看不出本来面目的物事重重落在地上，登时粪液四溅。众人慌忙退开了几步。

牛千里问道：“张公子，这是你要找的线索吗？”张惟孝道：“很可能就是它。”找了一根棍棒，将那团物事慢慢翻转拨平，果然是件外袍。

牛千里忙叫么哥儿去打水来。水井就在院子中，么哥儿来回三趟，提了三桶水兜浇在袍子上，才勉强露出一一点颜色来。

张惟孝道：“就是这件袍子了！胸腹之处有斑斑血点，应该是杀死周班主时溅射上去的。牛掌柜，你可知道这是谁的袍子？”牛千里看了看那件臭不可闻的袍子，挠头道：“这个……”

忽听得有人接口道：“是我们戏班严震的。”却是竹枝娘子回来了。

张惟孝大感意外，问道：“娘子可以肯定吗？”竹枝娘子道：“当然可以肯定。”

牛千里困惑之极，反复挠头道：“这么说，凶手是严震严先生？他为什么要杀周班主？”竹枝娘子道：“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过当晚钟三娘子说了凶手身上一定会有血迹后，我发现严震脱了外袍，立时起了疑心。他辩称外袍放在了勾栏，加上钟三娘子说张公子武艺了得，凶手能一下击倒他，应该也是身手不凡之人，不会是羸弱的严震，我当场便信了，也没再追究。”

张惟孝心道：“我原先以为是高秀英戏班的人和张畴联手杀了周太平，戏班中某人是真凶，张畴是帮凶，却想不到真凶竟是皮影戏班的人，而且还是那专写串词的文弱先生严震。这到底是为什么？”一时想不通究竟，忙问道：“严震人呢？”

竹枝娘子道：“自昨日一早起，他人便不见了。我到处找他，还以为……”也不及说完，从怀中取了一小块银子，塞给于老汉道：“劳烦于翁帮个忙，带着这件衣裳去报官，请官府务必捉住严震，为我丈夫报仇雪恨。”

于老汉见这样一名大美人走到他面前娇声娇气跟自己说话，已是骨

头都酥了，况且对方还有跑路费，且是现银，而不是那不值钱的劳什子关子，忙接了银子，道：“是，是。”又安慰道：“娘子也别太难过，好生保重身子。”用棍子将袍子挑了，搭到粪车上，拖着车子去了。

牛千里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安慰了几句，便引着么哥儿去了。

竹枝娘子道：“张公子，多谢你找出了杀我丈夫的凶手，请你移步东院堂中一坐，我好奉一杯茶水，略表谢意。”

张惟孝本不愿意与这女子再多走近，但他心中疑问甚多，只得随她进堂，问道：“你适才说严震人不见了，可是真的？”竹枝娘子道：“当然是真的。上午襄阳吕知府派人来通知，说太夫人大寿，要请我们皮影戏班在寿宴上表演……”

张惟孝登时瞪大了眼睛，问道：“你要带戏班进襄阳府署？”竹枝娘子道：“我进那里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怎么，郎君担心我趁机行刺某位大官人？”张惟孝道：“这种事你又不是没做过。”他是指当年竹枝娘子为报父仇，曾孤身到临安行刺宰相贾似道一事。

竹枝娘子道：“我是做过。当年我那么小，居然那么有胆量，现在想想，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摇了摇头，又道：“实话告诉郎君，行刺那种手段太低级，我也不屑再用。”

张惟孝道：“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收手？还嫌这世道不够乱吗？”竹枝娘子道：“郎君想要我收手？容易，只要将贾似道捆送到我面前，交由我任意处置，我大仇得报后，便会从此隐居山林，不在世间出现。”事隔多年，她心中的仇恨丝毫未减，一提及仇人的名字，脸上便泛起红潮来。又恶狠狠地续道：“我要贾似道跪在我面前，受尽人间酷刑。我再亲手将他鞭死，尸体抛入江中喂鱼，正如他当年对待我父亲一般。可此公位极人臣，长立不倒，我想尽办法也扳不倒他。郎君知道吗？我行刺不成，被官府逮捕，又幸运遇救后，并没有立即北上投蒙，而是设法混进了一个皮影戏班，跟着他们进了真州忠勇军营，想找机会救出蒙古使者郝经郝先生，让他出面揭发贾似道曾私下与蒙古议和之事。”

张惟孝道：“你还做过这样一件事？当真是天真得可以。”竹枝娘子

道：“不错，我见到郝经先生后，他也是这么说我的。他说南宋君臣沆瀣一气，皇帝绝不会因为他揭发贾似道而对他如何。那时我才知道，要扳倒贾似道，除非皇帝死。可皇帝死了还有新皇帝，还是可能会继续信用贾似道。无奈之下，我只有帮蒙古人灭了大宋。”

张惟孝冷笑道：“你为了报一己之仇，坏事做尽，残害自己母国同胞，反倒还振振有词，脸皮真是厚得可以。”

竹枝娘子道：“我离开真州时，忽然想到了郎君你。那时候郎君还不认识我，但我却早已在江陵码头见过你，听过你的传奇事迹，也知道你那句‘朝廷负人’的名言。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郎君当真是这世上最聪明的男子，四个字，便道出了这大宋王朝的本质。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是郎君的知己。”

张惟孝嗤笑一声，道：“知己？你这知己，便是助蒙古人诱捕我，又一再玩弄折磨我吗？”竹枝娘子笑道：“我早说过，当时郎君只是我的投名状而已。但就内心深处而言，我了解郎君为什么不肯为宋廷效力。我猜许多人都问过郎君为何总说‘朝廷负人’。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不算短，我可有问过你为什么？因为我不需要问，我知道郎君心中的失望。”

张惟孝道：“好了，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还是说严震吧。”竹枝娘子道：“严震？没什么可说的。就是皮影戏班打算为吕太夫人排一出喜庆些的新戏。周太平虽然去了，可他还留下了几箱子皮影，足够用了，但没有严震写串词可不行。昨日我因为有事，没发现他人不在别院，今早才听说他从昨日起就不见了。我本来还以为……”

张惟孝道：“还以为什么？”竹枝娘子道：“当然以为是西院高秀英那些人在捣鬼。现在看来，是严震干的。他前晚想将周太平之死嫁祸到郎君头上，结果未能成功，他便慌了神，抢先逃走了。”

张惟孝问道：“严震不是你们的人吗？”竹枝娘子道：“当然是我们戏班的人。噢，我明白郎君的意思了，不，严震不是我们这一方的人，他是我们到襄阳后才招纳进来的。”

原来周太平的皮影戏班原先就在北方为蒙古达官贵人表演，颇有名

气，后来竹枝娘子南下襄阳，便打算以此为掩护，因戏班有着极大的便利条件，可以任意流动而不被人怀疑。然周氏皮影只是单纯的皮影戏，不含说唱。而襄阳本地流行渔鼓皮影，中间加有散白、韵白两种道白，也就是俗称的串词，即地道的襄阳话中夹杂了民间俗语、谚语、歇后语、方言土语等，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说唱。这道白说起来容易，但实则颇为复杂，必须讲究押韵合辙。唱词一般为“五五七五”字句、七字句和十字句三种句式，也有三四字垛板句。大段唱词有一韵到底和每段一韵两种。所用韵目分为“光、消、板、修、歌、麻、洋、于、亲、乖、为、克、四、中、福”。由于渔鼓皮影唱词“十五韵”和诗词韵字“十三辙”相同，得是有文才、通晓音韵及襄阳土话的人才能编写。周氏戏班为了尽快在襄阳立足，便找了严震来写道白和串词。严震当时靠在码头替人写信为生，连安身之处都没有，加入戏班后，不必再风餐露宿，他倒也乐得其所。

张惟孝道：“这么说，严震只知道这是个皮影戏班，他杀了周班主，等于是毁了自己饭碗。这可奇怪了。”

竹枝娘子道：“不是现场还有一个人吗？严震绝对没有能力偷袭郎君，他还有一名帮凶，那个帮凶是谁？”张惟孝道：“是张畴。”

竹枝娘子道：“是张畴？呀，怎么会呢？他根本不认识严震，这两人怎么可能搞在一起？”张惟孝道：“张畴已经当面向我承认了，他就是当晚自背后袭击我的人。”

竹枝娘子道：“那么高秀英一定也是知情者了。我就知道她不干净！”

张畴承认袭击张惟孝之前，曾强调高秀英的说书班子与周太平命案无关。张惟孝本来不大相信，但既然对方刻意提了，须得验证后才能下结论。况且以竹枝娘子为人，报复心重，多半已起意要对高秀英的班子开杀戒了。忙道：“高秀英未必知情。不过我会设法查明她是否卷入其中，再给你一个回复。在真相未明之前，她和她的班子算是清白的。”

竹枝娘子道：“也好，我跟她同住别院，每日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宜走得太近，也不能公然结仇。”

言外之意，无非是她身负秘密使命潜伏在这里，当然不是来交朋友的，尤其要跟目的不明的高秀英保持距离。而周太平死后，梅香别院已被官府盯上，不能再出事。因而就算她知道高秀英涉入周太平命案，也不能私自报仇，顶多交给官府处理。

张惟孝立即会意，道：“你知道就好。你再胡乱杀人，不但我不会放过你，官府早晚也会怀疑到你。”

竹枝娘子道：“对了，我还有话要问郎君。听说你和张畴两个人都是杀死那煊糟梅什么的疑凶，已经被官府捉去了。郎君如何又被放回来了？是因为他们知道了你是张惟孝吗？”张惟孝道：“竹枝娘子果然消息灵通，这么快就知道了。”

竹枝娘子道：“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郎君会成为杀人凶犯？”张惟孝冷冷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事，你心中不是最清楚不过吗？”

竹枝娘子笑道：“人家是好意，关心郎君才会问你。”张惟孝道：“不必了，你不交出加害梅秋凶手，休想从我口中听到任何话。”竹枝娘子道：“人家一片好心，郎君不领情，好教人伤心。”

张惟孝道：“不管怎样，我答应你的两件事，已经完成了一件。严震是杀死你挂名丈夫周班主的凶手，张畴则是帮凶。”竹枝娘子道：“动机没弄清楚，这可不算完成。”

张惟孝道：“你如此紧张周太平之死，自然是担心旁人发现他蒙古奸细的真实身份，现下虽然还没找到严震行凶的动机，但决计与此无干，你大可以放心了。况且要知道动机，你可以等官府捉到他们两个后当面询问。”竹枝娘子道：“郎君说得好听，那严震和张畴都逃走了，官府上哪儿找他们去？”

张惟孝道：“你怎么知道张畴逃了？”竹枝娘子道：“我从外面回来时，看到高秀英从张畴的那艘大船上匆匆下来，然后船就开走了，说是要回临安去。”

张惟孝道：“那么高秀英呢？”竹枝娘子道：“她没走，人还在勾栏说书呢。”

张惟孝沉吟道：“高秀英没有躲起来，足见她确实与命案无关。”竹枝娘子道：“嗯，我也是这么想。但严震和张畴却跑了。郎君必须得助我找到这两个人，或是找到他们的杀人动机。”张惟孝道：“不，我只答应你找出杀死周太平的凶手，我已经办到了，你休想再用这借口缠住我。”

竹枝娘子赌气道：“郎君不答应就算了，就算张畴人跑了，我也有别的法子知道。”

张惟孝听她话语只提张畴，料想她一怒之下，必定要设法对付高秀英及其戏班的人，微一踌躇，只得应道：“好，我答应你，再帮你找到杀人动机，但你决计不能再胡乱杀人。”

竹枝娘子这才转嗔为笑道：“我向郎君保证，除了严震，其他人我都不会再碰他们一根手指头。而且严震人已经跑了，郎君也知道我没工夫去寻他，想杀他也杀不了。”张惟孝道：“但愿言而有信。”

竹枝娘子笑道：“好教郎君知道，我来襄阳后，一向是低调行事的。老龙堤出了这么多事，已经被官府牢牢盯上。我不要再惹是生非的。其实有郎君在我身边，我可是……”嘻嘻笑着贴身上来。张惟孝断然伸手将她挡住，道：“够了，你可别忘了你现下是蒙古元帅夫人的身份。”哼了一声，拂袖离去。

离开梅香别院，张惟孝先来到老龙堤，果见张畴那艘船已然不见了。心道：“之前竹枝娘子怀疑高秀英这些人，还说她曾向牛掌柜打听如何进襄阳府署，多半是有所为而来。张畴因我而卷入梅秋一案，是个意外，被我发现他是周太平命案的帮凶，更是意外中的意外。他料想已被我当面揭穿，我定会报官或是告知苦主竹枝娘子，必然不敢再轻易露面。但既然高秀英人还在襄阳，他应该还没逃走，只是藏了起来，早晚会现身。”一时也想不到要去哪里找张畴，见天色不早，便欲进城寻去钟宅。

忽听到一旁有人议论道：“你听说了吗，梅香楼的焗糟梅秋被人奸杀了，是先奸后杀！”襄阳民风淳朴，忽发生这等冷血残忍的情色命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另一人应道：“人人都在谈论这事，哪能不知道？我听说那梅秋跟前晚死的皮影戏班的周班主有奸情，结果两人一前一后被杀

死。”

一名男子正好路过，闻言忙停下来问道：“两位大哥说的死者是叫梅秋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便又问道：“官府可有捉到凶手？”一人应道：“听说是捉住了，叫张什么……”

那男子大吃一惊，问道：“是张畴吗？”那人答道：“具体我也不大清楚。那边便有官府的人过来，兄台何不去向他们打听？”

那男子转头看了一眼，虽则头上斗笠已然遮住了半边面孔，还是本能地举袖遮面，掉头便走。

张惟孝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一时警惕起来，心道：“这男子打听梅秋，显是认得她。又一口叫出了张畴的名字，必是知道些什么。他见了官府的人便立即避开，更是可疑了。”见那男子朝西而去，忙叫道，“这位兄台，请留步。”

那男子一听，反而拔腿就跑。张惟孝正待去追，听见后面钟杨叫道：“张公子，请留步。”

张惟孝只得停下来，问道：“黑杨将军有何见教？”钟杨道：“吕大帅有令，要我带张公子去见他。”张惟孝道：“我还有要紧事去办，改日再进城拜会吕大帅。”

钟杨道：“大帅有令，焉得违抗？张公子，望你老老实实交出兵器，莫要逼我动手。”挥一下手，兵士便包抄上前，围住了张惟孝。

上一趟鹿门山之行，张惟孝见过钟杨与蒙古人交手，深知他武艺远在自己之上，况且他还带着一队兵士，就算反抗，最终还是会力尽被擒，徒然受辱，只得交出长剑。钟杨倒也不命人绑他，只道：“走吧。”

张惟孝道：“正好我有事想问黑杨将军，左右路上无事，顺便问了吧。”钟杨道：“什么事？”张惟孝道：“昨日在鹿门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些蒙古人当真没有讯问过黑杨将军吗？”钟杨道：“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张公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至蒙古人如此轻易放了你？”

张惟孝道：“那好，我先说，我答应了蒙古人，要替他们办两件私事，但绝不会损害大宋的利益。”钟杨道：“当真？”张惟孝道：“千真万确。黑杨将军该知道我张惟孝说出的话……”忽又想到唐珏在北门外的那番话，便将后面的话吞了回去。

钟杨道：“张公子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对我的事感兴趣，是我妹妹叫你来向我打听的，对不对？”张惟孝也不否认，道：“你们钟家个个都有做大理寺官员的潜质。”

钟杨料想如果不说出缘由，钟清必定还会想其他办法打探，便道：“好，我便实话告诉张公子。我没有被蒙古人扣押或是拷打，是因为那带队捉住我们的老者，跟之前我们在鹿门寺遇到的蒙古王妃张桂大有渊源。他就是张桂的父亲张宏。”张惟孝颇为惊异，沉吟道：“原来那老者就是有‘当代季布’之称的济南张宏。”

钟杨道：“本来我被带进了一个房间，审问我的正是张宏，他还不及开口，张桂便冲了进来，哀求她父亲放过我们兄妹。张宏当场答应了。”

张惟孝这才释然，道：“那张宏号称一诺千金，必是重情重义之人。我们在鹿门寺遇见他女儿，并没有揭穿她的真实身份，她感激在心，又反过来恳请父亲放人，倒也能理解。”又道：“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黑杨将军为何不对令妹说清楚？”

钟杨只摇了摇头，又道：“张公子机敏过人，可有想到我们昨日被临时关押的是什么地方？”张惟孝道：“我认为那是一座兵寨。我们到达时，有人拉开大门，还有人来回巡逻，然后走了好大一会儿，张宏才下令将我们分开。根据路程来算，我估计那座兵寨至少能容纳两千人。”

钟杨道：“我也是这么判断的。不过我将这一军情报告给吕大帅后，他不大相信。”张惟孝冷笑道：“难道吕大帅以为蒙古人要求在襄阳鹿门山设榷场，真的是为了增强双方贸易吗？这本来就是蒙古人的幌子。”

钟杨道：“襄阳的吕大帅原先是不赞成建榷场的，可鄂州阍帅[2]吕相公坚持要建。”

“襄阳的吕大帅”即指京西安抚副使兼知襄阳府吕文焕，因排行第

六，人称“吕六”。“鄂州阍帅吕相公”即指京湖制置使兼四川策应大使吕文德，是京湖最高长官。

张惟孝道：“这我倒是听说了，民间有谣传，说是蒙古人请大商人潘轲出面到鄂州周旋，请求吕相公允准在鹿门山开设榷场。潘轲还赠送了一条世间罕见的玉带给吕相公。吕相公贪图贵重宝物，遂满口答应。”又想到曾见到潘轲与竹枝娘子在大船上亲密交谈，料想其人身份必不止商人那么简单，道：“这潘轲既愿意为蒙古人充当说客，多半还是个奸细。”

钟杨道：“张公子不是外人，我便实话说了。潘轲是说客，曾多次居中为蒙古人说项，这倒是不假，但他决计不会是奸细。自吕大帅上任，这些年我襄阳所囤战备物资，米粮马匹等军用物品，有一半以上是靠潘轲自北方走私过来的。”

其实不独张惟孝，许多人都怀疑潘轲。他往来于南宋和蒙古之间，从中谋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不说，定然还充当了间谍角色，将打探到的南宋军情透露给蒙古人，不然天下商人多矣，为何独独他能成为蒙古人的座上宾？然宋官方却从未怀疑他。这数年来，京湖宋军所得到的马匹[3]，基本上都是靠潘轲自北方走私过来，其功劳不可谓不大。但这些既是军中机密，当然不得为外人所知。旁人只看见潘轲频繁来往于宋蒙之间，和、战时期均游刃有余，身份不免大为可疑，却不被官府或是军方加罪，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宋官员受了他的重贿。尤其是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本号称是武将中最廉洁奉公者[4]，然因于鹿门山立榷场与蒙古通商之故，颇受时人非议。

张惟孝颇为惊讶，道：“这倒是看不出来。”钟杨道：“若是看得出来，潘公岂不早被蒙古人捉住处死了？”又道：“昨日我禀报蒙古人很可能在鹿门山修筑军营后，吕大帅虽然不信，但仍然请了潘公去代为查看验证。”

张惟孝道：“奇怪了，鹿门山地处襄阳府境内，吕大帅身为一方知府，为何不能派一队兵马，正大光明地前去查看？”钟杨道：“之前宋蒙双方达成协议，鹿门山榷场为纯交易场所，由公推出的榷场官和牙人主持，不受双方官府统辖。在证据确凿前，吕大帅不能公然派兵马前去。

潘公是商人身份，他出面自然方便些。”

张惟孝连声冷笑。钟杨虽然口中为吕文焕辩护，实际心中也清楚这是宋方有意忍气吞声。京湖由吕文德主事，吕文德则是贾似道的心腹，从来是奉行主子“和为贵”的策略——要求吕文焕对蒙古百般让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求息事宁人。生怕一旦宋方稍微摆出些强势姿态，蒙古便会借口宋方违约而引军南下。因为蒙古皇帝忽必烈已即位八年，逐步稳定了蒙古内部的动荡局势，已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南宋。

沉默许久后，张惟孝忽道：“蒙古人既在鹿门山有所行动，想来也不会忽略万山。黑杨将军不妨再派人到万山看看，蒙古人也许正偷偷在那里选址筑垒。”

襄阳东、西、南三面群山环抱。城东南三十里处是鹿门山。城西是万山，又名汉皋山，虽然海拔不高，却是绝壁临江，雄奇俊秀，自然天成。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五言律诗《汉江临眺》道：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生动描绘了万山与汉水山水相依的情景。这里景色秀丽幽静，宋代大散文家曾巩称其“缥缈出烟云，清明动毛发”，足见山中氤氲缥缈，林木仿若少女秀发，随风拂动，令人流连忘返。

万山山顶还是登高俯瞰襄樊二城、观赏汉江飘逸风姿的最佳位置。伫立崖边向北眺望，天宽地阔，大气磅礴，江碧峰青，绿水东流。唐代诗人孟浩然有《秋登万山》一诗：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
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
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
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

何当载洒来，共醉重阳节。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万山一带，名胜古迹也不少，如北面山下江水深曲处有“万山潭”，为昔日孟浩然垂钓处。山脚汉水边有传说中神女赠珠的“解佩渚”，还有晋镇南大将军杜预沉没纪功碑的“沉碑潭”等。昔日名列“建安七子”的王粲也曾在此隐居。

城西南有望楚山，又名楚山，是城外诸山中最高峰。传闻昔日秦国与齐国、韩国、魏国四国联兵攻楚时，登此山南望，由此得名。北宋时期，大书画家米芾[5]、米友仁父子[6]寓居于襄阳，米友仁爱极楚山烟云蓬勃、树木蓊郁，据实景画了一幅《楚山清晓图》。此画以水墨点染烟云，表现“春雨初霁，江上诸山云气涨漫，冈岭出没，林树隐见”的情景，着重突出了楚山恢弘气势，不求形似，重在写意。其湿润的点法被称为“米点”，成为山水画中的著名画法。后来，米芾将此画献给了宋徽宗。这位才情出众却不会治国的皇帝十分喜爱这幅画，立即召米芾为书画学博士，擢为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北宋灭亡，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上，宫中珠宝字画被洗劫一空，《楚山清晓图》也被金人带往北方。金人刘迎曾观赏过此画，根据画面景物作诗云：

山娟娟，江茫茫，缘山林木老已苍。
穿林细路萦羊肠，汀洲人家兰杜香。
两山秀出江中央，宛如双剑森锋铓。
层峦架空化宝坊，塔波突兀一气傍。
鸡声喔喔林鸟翔，顾瞻曙色开东方，
清风宿雾方苍凉。兜罗绵网淡平野，
紫磨金饼瞰浮桑。橹声才动欲离岸，
钟韵已残犹殷床。当年有米维楚狂，
生子亦复肖阿章。想从乃翁住朝阳，
收拾山绿餐湖光。膝前翰墨观琳琅，
此图戏出遂擅场。彼众史者何敢当？
不然安得牙签犀轴古锦囊，赏鉴一朝蒙古皇。

极详尽地描绘了画面的景色，亦足见楚山景色缥缈空虚，巧分天

趣。

城南七里处是岷山，与万山、望楚山并称“三岷”，为三岷之首。东麓濒临汉水，西麓有官道直通往京湖制置司治所江陵。

诸山之中，除鹿门山位于汉水东岸外，万山、望楚山、岷山环绕于襄阳城西南，是襄阳城外的三处制高点，亦是天然屏障。因万山和鹿门山濒临汉水，可以直接扼守汉江，位置尤其重要。名将高达任襄阳知府时，曾奏请于诸峰筑城，以拱卫襄阳，但宋廷没有同意。吕文德执掌京湖防务后，蒙古人请求在襄阳城外鹿门山增开樵场，只是称其地交通便利，吕文德请示贾似道后，亦表示同意。然一旦蒙古人将鹿门山变成军事堡垒，那么便直接威胁到了宋军水上运输。如果再在万山设防，那么襄阳汉水通道东、西两面进出口尽被遏制，堪称被卡住了脖子。

钟杨听到张惟孝暗示蒙古人不但已在鹿门山有所行动，而且可能在万山也开始动作，不禁一愣，迟疑道：“蒙古人应该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吧？城里城外总有樵夫上万山砍柴伐薪，如果有动静，早该有风声传出才对。”

张惟孝道：“有没有这回事，黑杨将军派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钟杨道：“那好，明日一早，我亲自带人去万山巡查。”

张惟孝道：“我跟黑杨将军一起去。”又补充道：“若是我今晚还能走出襄阳府署大门的话。”

他并不是格外对这件事热心，而是料想竹枝娘子多半脱不了干系。当他确认她依旧在为蒙古人做事后，已纳闷她为何要栖身在城外老龙堤上。若是要探知情报，当然是在府城内更为便利。而且她亦当面坦承，根本没有行刺大宋官员的意图。那么，她的计划一定更大。鹿门山既已成为蒙古人据点，万山便是下一处要着力经营的场所。然鹿门山远离府城，万山就在襄阳城下，动静不能太大，不然会惊动宋军，功亏一篑。竹枝娘子大概早已做好安排，所以她人才留在老龙堤上，以居中策应。

钟杨奇怪地看了张惟孝一眼，道：“张公子当真能若无其事吗？”张惟孝道：“那还能怎样？”钟杨摇了摇头，道：“快走吧。”

襄阳府署位于襄阳南街和西街交汇处。府署南面即是军营所在。

钟杨带着张惟孝进来衙门时，暮色已浓，正好迎面撞见通判王谷出来。王谷见到张惟孝为兵士所押，不由愣了一愣。但他随即恢复正常，跟钟杨打了声招呼，便引着侍从去了。

钟杨转过头来，狐疑地望着张惟孝。张惟孝道：“什么？”猜想自己涉嫌奸杀梅秋一事早已传遍全城，对方必要问及梅秋一案真相。不料钟杨只道：“没什么。”

进来后衙花厅时，厅中已有三人等候。年老者便是襄阳知府吕文焕，年轻者一人名德润，一人名张绍文，均是特意赶来襄阳为吕太夫人贺寿的贵客。

那德润极温婉俊秀，一看便是富贵人家的公子。他听到钟杨介绍，便抢上前握住张惟孝的手，诚恳地道：“张公子，我久仰你的大名。今日冒昧请吕大帅邀张公子到府署一见，实是为了平生夙愿。”

张惟孝这才知道吕文焕派钟杨带兵来强请自己，原来是为了讨好这少年公子。料想对方能指挥得堂堂襄阳知府，必是出身权贵世家，便道：“好说。”轻轻摆手，挣脱了德润的掌握。

德润见对方颇为冷淡，知其性情如此，也不以为意。他既真心仰慕张惟孝，不愿意以假名示人，便道：“在下其实姓贾，名德润。”张惟孝道：“贾公子，幸会。”

吕文焕忙道：“这位贾公子，是当朝宰相贾相公的二公子。”

原来贾德润便是权相贾似道之子。贾似道妻妾甚众，却只育有两子，长子贾德生，次子便是贾德润。贾德生娶吴兴郡主赵氏，在朝中任秘阁修撰^[7]，倚仗父亲权势，多行不法之事。贾德润还是孩童时便除直秘阁^[8]，皇帝亲下制书道：“古之王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况其宰相子乎？尔生而颖异，岁未胜衣冠而趋拜朕前，有成人之风。擢之延阁，示嘉奖奇童之意。此日之拱把，它日之耸壑昂霄者也。益勤于学，以封宠光。可。”不过世人均知道这位贾公子小小年纪便入中枢机构为官，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奇童”，而是因为其姑母是贾贵妃、其父是贾似道。他

成人后在朝中任承奉郎^[9]，倒不闻有什么恶名，大概是年纪尚小的缘故。

贾德润这次离开京师，实是因为在临安待得久了，想出门游览一番。他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便主动请求担任礼官。吕文德是朝廷一品大员，一方统帅，其母吕太夫人是有朝廷诰命的命妇，今年恰好是其八十高寿，朝廷例有赏赐，礼官便是奉命赐礼的官员。贾似道因为京湖是其荣耀发达之地，而吕文德、吕文焕更是其心腹中的心腹，若是让儿子作为礼官前去贺寿，吕氏满门倍觉荣耀，定会更加忠心于自己，便允准了贾德润的请求。偏偏吕太夫人钟爱第六子吕文焕，随其住在襄阳，是以才有贾德润这趟襄阳之行。

他也不愿意大张旗鼓，只叫上好友张绍文，带了几名随从，化装成游山玩水的富家公子，一路轻骑简行，未惊动任何地方官员。到了襄阳后，并没有立即进城，而是先慕名来到梅香酒楼，混了半晚，便在船上歇了，次日一早才到府署。

吕文焕见贾二公子亲自担任礼官，果然大喜过望，亦是诚惶诚恐，生怕简慢了这位相爷公子。今日凑巧通判王谷来报知焮糟梅秋命案，被贾德润无意听到了张惟孝名字，遂表示想结识这位传奇人物。吕文焕也顾不上再追究命案，遂命旁人不准再提，又派钟杨去找张惟孝来。

本来吕文焕还担心张惟孝是奸杀焮糟梅秋的首要疑凶，又公然砸毁械具、冲出县衙逃走，很可能已经畏罪潜逃。钟杨道：“这件凶杀案一定不是张惟孝做的，他是被人陷害。”吕文焕奇道：“证据、证人俱在，你如何能肯定凶手不是张惟孝？”钟杨道：“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我知道一定不是张惟孝做的。他既然遭人诬陷，必然想要查明真相，我有把握，他人就在梅香楼一带。”吕文焕道：“那好，你去梅香楼找他，再把他带来这里。他果真没有逃走的话，本府也相信他不是凶手。”

如此，才有后来钟杨赶来老龙堤寻张惟孝一幕。他强行将张惟孝带来府署，其实也是因为吕文焕有允诺在先。襄阳知府相信其不是杀人凶手，嫌疑就去了一半，至少不必再被关押入狱了。然张惟孝不知内情，又着急去追赶大堤上打听梅秋、张畴的斗笠男子，却被钟杨阻止。来到府署后，发现吕文焕也不是为了什么大事找他，而是因为某位权贵公子

的一句话，心中愈发不满。忽听到对方是贾似道的二公子，更加对阿谀奉承的吕文焕起了鄙夷之心，只是暂时没有发作。

吕文焕本指望报出贾德润真实身份后，张惟孝态度会有所改观，不料对方只“噢”了一声，既不因对方是贾似道之子而奉承巴结，也未因其父声名不佳而义愤填膺，仅淡淡问道：“贾公子让吕大帅找我来，有何见教？”贾德润忙道：“见教没有。只是仰慕张公子已久，想跟张公子结识。这位是我朋友张绍文，他也一直很仰慕张公子。”

张惟孝依稀觉得张绍文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便拱了拱手，算作招呼。

贾德润道：“我请吕大帅略置薄酒，难得张公子大驾光临，不如一道坐下来同饮几杯如何？”

吕文焕见张惟孝不应，生怕他臭脾气发作，令贾德润难堪，忙朝钟杨使个眼色，暗示他从旁相劝。钟杨心中很是不以为然，然不敢违抗上司命令，只得踌躇道：“张公子……”

张惟孝忽问道：“贾公子是不是昨日见过唐县尉，还告诉他说，你在梅香楼勾栏见到一名男子很像昔日的太平驸马周震炎？”贾德润道：“是啊，有这回事。”张绍文道：“那位唐县尉可是个认真的性子，为此还将我们两个拉去襄阳县衙认尸呢。”

张惟孝道：“这位张公子也认得太平驸马？”张绍文道：“不，我不认得周震炎。但贾公子自小常出入宫禁，跟升国公主很熟，曾受公主托付，专门打探接近过周震炎。”

原来当年宰相丁大全奉旨为升国公主挑选驸马，选中太平当涂人周震炎，并将其录为状元，推作驸马人选，号“太平驸马”。升国公主人在深宫，不能随意出宫，便拜托小表弟贾德润先去看看那周震炎到底如何。贾德润为此跟踪周震炎多日，以全面了解其人，好不负表姊所托。

张惟孝道：“既然如此，贾公子当是对太平驸马体貌十分熟悉了？”贾德润笑道：“说不上熟悉。不过当年那件事好玩儿，我记得十分清楚。”又连连摇头道：“不过昨日在襄阳县衙见到的死人，决计不是太

平驸马。或许是我在勾栏时看花眼了。或许是有人长得跟太平驸马相似。想世间之人千千万万，有那么一两个体貌相似者，亦不足为奇。”张惟孝道：“嗯，有这个可能。”

贾德润问道：“张公子为何对这件事格外关注？”张惟孝道：“这个……”

吕文焕忙道：“隔壁已备好酒席，几位何不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详谈？”张惟孝居然一口应下来，道：“甚好。”吕文焕便命人引几人过去，笑道：“几位年轻公子，我这老家伙就不参与了。”又命道：“黑杨将军，令尊是张公子故人，你也去作陪。”钟杨不得已应道：“下官遵命。”

张惟孝其实早饿了，也不客气，到宴厅坐下来，先饮了一杯。他少时便酷爱饮酒，以豪饮大醉为乐事。后来他被蒙古人诱捕后囚禁在洛阳军营中，沦为奴隶，饱受磨难，苦不堪言，只能勉强填饱肚子，酒就别妄想了。开始酒瘾发作时，他也难以忍受，蒙古人便趁机用美酒来引诱他投降。他靠顽强的意志力忍了下来，几年之内滴酒不沾，酒瘾居然慢慢也就淡了。这次回来襄阳，他也是只饮黄酒。不想这一杯竟是烈酒，一杯下肚，一股辛辣味直冲喉头，登时剧烈咳嗽起来。

贾德润忙命侍女端茶水上来漱口。张惟孝道：“没事，没事。抱歉了，我实不能再饮烈酒。”钟杨便命人换上黄酒。贾德润道：“干脆我们都换上黄酒好了，襄阳黄酒可是大大有名。”

四人略微客套几句，便开始动筷子，气氛颇为尴尬。张惟孝饿得急了，只顾饮酒吃菜。钟杨本不善言辞，难以担起主陪之任。张绍文以贾德润为主。贾德润当然很想与张惟孝套近乎，又生怕唐突，畏畏缩缩不敢开口。张惟孝瞧在眼里，心道：“这位贾二公子的性子还真与其父有天壤之别。”便道：“贾公子，你身份特殊，还是对外称德公子的好，别让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贾德润颇为难堪，嗫嚅着辩解道：“我知道家父为天下人所不齿，然我生下来便是姓贾，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张惟孝道：“我不是评价尊父所作所为，而是说贾公子这次来襄阳，还是称德公子好，为你自己好。”

张绍文咳嗽了声，道：“来，张公子，我敬你一杯。”张惟孝点了点头，道：“多谢。”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忽有兵士进来禀报道：“吕大帅有急事召黑杨将军去议事厅。”贾德润忙道：“既然是急事，定是军情。黑杨将军请自便。”

张惟孝也跟着起身道：“想来是关于鹿门山的，我也去听上一听。”钟杨望了他一眼，却也没有多说。张惟孝又道：“二位公子，幸会！贾公子，你记住我的话。”贾德润道：“是，多谢提醒。”

张惟孝见他面露悻悻失落之色，颇为可怜，全然不似宰相公子，心有所动，便道：“贾公子，今日是我的不是。只是我人懒散惯了，这里又是襄阳府官署，实在不自在。改日我再请二位到梅香楼饮酒。”

贾德润大喜过望，连声道：“好，好。”张绍文亦笑道：“张公子果然是性情中人，好。”

来到议事厅，果见吕文焕正与富商潘韧秘密交谈。钟杨奇道：“张公子如何能猜到是有关鹿门山的事？”张惟孝道：“我是随意猜的。这饭吃得尴尬，我只是找个由头溜出来。”

钟杨摇了摇头，进去见礼，又道：“张公子猜到事关鹿门山，也想进来一听究竟。”吕文焕道：“也好。张公子也不是外人，请坐。”

潘韧虽早见过张惟孝，却只知其化名张先行，见吕文焕对其甚是敬重，不禁疑惑问道：“他是……”吕文焕道：“潘公也不是外人，本府便实话说了，他就是张惟孝。”潘韧道：“啊，老夫久仰张公子大名，想不到今日能在这里相会，当真是荣幸之至。”

张惟孝因襄阳县尉唐珏一番话，警诫自己不可再用往日盛名，便客气了几句。

潘韧这才转到正事上，道：“老夫受吕大帅托付，今日亲自走了一趟鹿门山，已然打探清楚了，蒙古人确实在鹿门山修建了营寨，外有土墙，内有营房，规模还不小，应该能容纳几千人。听说这是那降人刘整出的主意。”

吕文焕握拳重重砸在案上，义愤填膺地道：“刘整，果然是刘整！”顿了顿，又道：“这么重大的行动，非得有强将主事不可。本府听钟杨说，讯问他的人是山东济南张宏……”有意无意地看了张惟孝一眼，无非是暗示他也该交代鹿门山遭遇的细节，续道：“但张宏表明他是为女求医治病而来，当非主事之人。潘公可有打听内幕，留在鹿门山暗中主持的可是刘整？”

潘轲道：“不是。听说鹿门山主事者是赵璧。”吕文焕失声道：“原来是他。”

赵璧字宝臣，云中怀仁^[10]人。忽必烈为藩王时，召为幕僚，呼秀才而不名，赐三僮，给薪水，命正妻察必亲自为他制衣，视其试服不称，辄为损益，宠遇无与为比。曾教蒙古生十人习儒书，奉命译《大学衍义》^[11]。蒙哥即汗位后，慕名召见赵璧，问道：“天下何如而治？”赵璧对道：“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哥闻言不悦，将其斥退。忽必烈忙跟了出来，连声道：“秀才，你浑身是胆！我亦为你握了两手汗。”

后赵璧随忽必烈围攻鄂州。贾似道私下派人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起初不许，后因着急北归争夺汗位，便派赵璧进城与宋军议和。彼时吕文焕人在鄂州，亦参加了城头和议，见过赵璧其人。赵璧是忽必烈最早招用的汉人幕僚之一，是心腹中的心腹，他被派来鹿门山修筑秘密军事据点，足见忽必烈对襄阳之重视了。

议事厅中一时沉寂了下来，气氛颇为沉闷。好大一会儿，潘轲才小心翼翼地：“看起来，蒙古这是要对襄阳用兵了。”吕文焕道：“既是刘整出的主意，必是如此了！”又问道：“张公子，你以为如何？”张惟孝道：“我说话不中听，吕大帅必不爱听。”

吕文焕道：“自古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本府虽然愚钝，却自问不是狭隘之人，张公子但言无妨。”张惟孝道：“今年之内，蒙古人必对襄阳用兵。嗯，他们习惯秋高马肥出兵，时间该在九月。”

吕文焕惊愕异常，道：“今年之内吗？这么快？”张惟孝道：“不然蒙古人在鹿门山抢修营寨做什么？我敢说，不但在鹿门山，就是眼皮低下的万山，他们也必定有所动作。”

吕文焕霍然起身，一边捋撩胡须，一边在堂中来回踱步，神情肃穆之极。

张惟孝冷冷道：“若不是那自毁长城的‘打算法’，也不会有今日切肤之痛，至少会来得迟些。”

“打算法”为当今权相贾似道所创^[12]。南宋生于忧患之间，军政不修，不仅朝中文臣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边关主帅、武将亦是克扣士兵粮饷，私役士兵，为自己谋取私利。淮东提举常平陈绩曾上奏道：“主将克剥至重，莫甚于今日，私役之弊，买工之弊，差使营运之弊，未尝少革。是犹日公家之事然也。至于屯驻之所，私买田宅，役官兵以为之管干，役军匠以为之营造，竹木砖瓦之属悉取之官。国家竭民力以养兵，而主将乃竭兵力以奉己。”每有战事，朝廷都要拿出大量银、绢、缗犒赏军队，如开庆元年蒙古军入侵，宋廷共拿出缗钱二千二百万、银十一万两、帛十一万匹给四川和京湖战区。次年，又拨给鄂州将士三千万缗钱作为奖励，给吕文德、高达等主要将领的酬赏还不包括在内。如此数目，等于南宋一年以上的财赋收入，但经过层层克扣后，真正发到士兵手中的，不及十分之一。

除此之外，边将虚报军额、吃空额的现象亦相当严重。如宋宁宗年间，四川军队为八万二千人，到宋理宗时，核实发现实际人数只有六万余人。虚报的军额达二万人左右。著作佐郎高斯得曾道：“今江淮荆蜀，符籍半虚。主帅务私资为囊橐，根株盘结，未有能穷其奸利而一清之者。”

开庆之役后，宋廷大肆奖励作战有功将士，分别加官升职。贾似道隐瞒求和真相，谎报军功，反而入朝执掌最高军政大权。他心胸狭窄，好妒贤嫉能，对于有功将领，想方设法予以迫害。如钓鱼城主帅王坚因击毙蒙古大汗蒙哥创下不世奇功，不但没有得到封赏，反而被调离钓鱼城，不久即抑郁而死。为进一步排斥异己，立威诸将，贾似道决意利用军中贪污腐败现象，打着核军旅之实、减少军费开支的幌子，推行“打算法”，即派遣官吏到军中清查计算边防费用，凡在战争中支取官府钱物用于军需者，一律加以侵盗掩匿的罪名治罪。战争时期，战事为先，将帅为保障军队供给，往往挪用官府物资钱财用于战需，这是最正常不过的

事。然而混杂了贾似道个人私心和恩怨的“打算法”推行后，这一条成了重大罪状。打算的结果，沿江制置使徐敏子和史岩之、两淮制置使兼知扬州杜庶等名将“皆受监钱之苦”，因此而罢官，且被勒令赔偿。

之前贾似道以节制诸路军马统帅身份督师京湖，由于措置乖戾，被大将高达、曹世雄、向士璧公然轻视。而名将赵葵、李曾伯则因出身名门、战功显赫而深受宋理宗器重，对贾似道相位颇具威胁。这五人遂成重点打算对象。贾似道还指使台谏官给向士璧、曹世雄、李曾伯三人安上了其他罪名，最后向士璧、曹世雄被夺官下狱，害死于狱中。其家族被陆续拘押，勒令偿付军需。李曾伯被罢官追赃。赵葵、高达二人因打算不出什么问题，加上得到宋理宗亲自出面庇护，总算放过不问。

“打算法”在宋军中造成了巨大骚动。江东漕试官谢枋得对此极为愤慨，便以贾似道政事出题，言“兵必至，国必亡”，指出贾似道“窃政柄，害忠良，误国毒民”。结果谢枋得被诬以种种罪名，贬谪他乡。贾似道虽打压舆论，但“打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严重恶果，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的叛变即为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刘整字武仲，河南邓州人，沉毅有智谋，善骑射，金国灭亡前，南下投奔南宋。起初隶属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方。赵方对刘整印象极深，临死前特意交代儿子赵葵道：“刘整才气纵横，你辈不能用，宜早杀之，勿留为他日之患。”赵葵没有听从。

后刘整归名将孟珙麾下。孟珙攻打信阳时，刘整任前锋，某晚仅率十二名勇士攀上城墙，一举俘虏了敌方的守将。昔日唐朝名将李存孝曾率领十八名骑兵攻打洛阳，孟珙认为刘整比李存孝还要英勇，因而特意命人在刘整的旗子上绣上“赛存孝”三个字。宝祐二年（1254年），刘整随当时的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入蜀，选拔为将，屡建战功。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升任潼川路安抚副使兼知泸州知府。

刘整虽是北将出身，却英勇善战，以武功获得快速升迁。加上他为人狂放自负，桀骜不驯，深为一些南军将领所忌，这其中就有吕文德。

吕文德，宿州安丰^[13]人，樵夫出身，魁梧勇悍，因面色黝黑外号“黑炭团”。他的发家颇具传奇色彩，名将赵葵某日路过安丰，见到路

边有一只丢失的鞋子，“长尺有呎”，十分惊讶。于是四处打听鞋子的主人，有人说这大鞋多半是卖柴少年吕文德的。赵葵遂派官吏到吕家，欲邀吕文德一见。正好吕文德出去打猎，到晚上才背负着一虎一鹿回来，遂留官吏住下。次日一早，二人一同去见赵葵。赵葵爱其勇猛，留其在帐前效力。宋蒙战争爆发后，吕文德崭露头角，屡建边功，很快步入名将行列。淳祐三年（1243年），吕文德任福州观察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统率两淮军马，捍御边陲。至此，始成为镇守一方的主将。“自奋于兵间，周旋三边，大小百战”，从此官运亨通，位至显宦。

在发迹过程中，吕文德大力拔擢亲族故旧，如弟弟吕文焕、吕文信，堂弟吕文福，儿子吕师夔、吕师孟，女婿范文虎，同乡夏贵等均得到提携，先后成为宋军重要将领。不但吕氏家族子弟随之驰骋疆场，吕文德还召集家乡樵夫、炭农等，编成军队作战。经过多年经营，吕氏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军事集团。贾似道督师京湖时，诸将均不满其绣花枕头，不服调遣，只有吕文德竭尽全力阿附。贾似道感激于心，视吕氏为心腹，过从甚密。贾似道执掌大权后，吕文德也随之一飞冲天，俨然成为宋军的中流砥柱。

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驾崩，贾似道为巩固权势、得到新皇帝宋度宗的信任，监筑宋理宗陵墓^[14]完工后，一面假意辞官，一面指使边关大将吕文德谎报军情。宋度宗惊骇之下，不辨真伪，立即下诏将贾似道请回，当成救命菩萨一样供了起来。贾似道还不满足，当年多次以辞官要挟宋度宗。宋度宗为了挽留这位权相，竟然涕泣拜留。贾似道欲擒故纵的无耻行径激怒了同知枢密院事江万里，他劝宋度宗说：“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言去。”宋度宗不听，江万里因此得罪了贾似道而被罢官。

目的达到后，贾似道亦投桃报李，大力扶持吕氏集团。吕文德“列之于三孤，崇之以两镇”，一人独掌京湖大权，还兼管四川战区，“沿边数千里皆归其控制，所在将佐列戍，皆俾其亲戚私人”。度宗皇帝登基后，他先后举荐九十六人入朝，绝大多数是其亲朋门生。

然吕文德其人没有读过书，大字不认识几个，胸无点墨，学识低下，虽号称名将，实则粗鄙短浅，无长远眼光，且跟贾似道一样，嫉妒

成性，生怕被旁人抢了头功。他在四川战场时，嫉妒刘整功劳最大，又不满于他的“恃才桀骜”，便指使新任四川制置使俞兴对其暗加抑制，“所画策辄摈沮，有功辄掩而不白”。

之前俞兴任成都路安抚副使时，率军守卫嘉定，遭蒙古军重兵围困。刘整率军前往救援。而俞兴轻视刘整北将身份，既不亲自送迎，也不去军营犒劳，只派属吏以羊酒馈送而已。刘整千里赶来，救对方于危难之中，反而遭到冷遇歧视，大怒之下，不受羊酒，还将属吏杖打了一百，几近垂死，这才拂袖而去。俞兴听说后亦是勃然大怒，从此俞、刘二人结下了怨仇。俞兴在吕文德的扶持下升任四川制置使后，便开始给刘整小鞋穿，有意在上报战功时将他降为下等。刘整获知后，心中怨恨更深。

贾似道在军中推行“打算法”后，俞兴如获至宝，立即派人到刘整处“打算军前钱粮”。刘整知道这是俞兴有意报复，惊恐不安，派人到临安向朝廷上诉，却投诉无门。当他看到比他名气更大的向士璧、曹世雄均被逼而死后，“益危不自保”，于是秘密派人与蒙古成都路军马经略使刘黑马^[15]联络，表示愿意以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由于刘整是宋之名将，他突然以蜀之冲要泸州要求投降，让蒙古方面感到难以理解。

当时蒙古不知南宋内部局势，多数将领认为刘整投降之举真假难辨，不可相信，只有刘黑马认为刘整此举毫不可疑。最终，他力排众议，派自己的爱子刘元振前去泸州受降。景定二年（1261年）六月，刘整召集手下官员，杀死反对投降蒙古者，开门迎接刘元振入城，被蒙古任命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赐金虎符。

宋理宗听到消息后勃然大怒，命四川制置使俞兴讨伐刘整。刘整将府中宝器全部拿出，赏给士卒，激励士气，将俞兴打败。吕文德奉命务必收复泸州。宋军首先克复了泸州外堡，然后采取步步为营、坚壁围攻的战术向泸州推进。刘黑马时已患病，仍亲自督战。左右人员劝其休息，刘黑马叹道：“国事方急，死而无憾！”遂死于泸州城中。刘整孤军难以支持，便主动撤出泸州，将军民徙往蒙古控制下的成都、潼川等地。吕文德遂收复泸州，但已是一座空城。宋朝廷改泸州为江安军，然

其所隶之州，除泸、叙、长宁、富顺外，均为蒙古军占有，损失可谓巨大。

刘整被迫降蒙，表面是受四川制置使俞兴迫害，然吕文德亦是“功不可没”。张惟孝倒还算客气，没有提及二人的名字，只说是“打算法”之害。吕文焕心知肚明，面子上仍然颇挂不住，见潘轳、钟杨等人均不吭声，只得咳嗽了一声，应道：“‘打算法’确有不当之处，不过终究还是利大于弊。”张惟孝道：“我可没发现一丝利，全是弊。”

钟杨见长官面色愈发不善，便上前请命道：“大帅，鹿门山扼襄阳汉水出口，是关键要塞，不能任由蒙古人修建营寨工事。不如趁对方工事未成，由下官带一队人马，前去那里将其彻底铲平。”吕文焕沉吟道：“这个……”

潘轳忙道：“有一点，那些蒙古人虽兵械俱全，却都是便服，打扮成商人模样。而且公然称南人无信，筑寨是要保护货物。虽然牵强，却也是个由头。黑杨将军贸然带兵前往，有破坏互市协议的嫌疑，蒙古一方定然会兴师问罪。”

钟杨大声道：“难道就听任蒙古人在我们眼皮底下为所欲为吗？他们一心想要开仗，那就打好了。”

潘轳见对方发了怒，忙道：“这就不是老夫力所能及的事了。吕大帅，夜色已深，你尚有军务要忙，老夫这就告辞了。我会一直留在这里，等太夫人寿诞结束后再离开襄阳。大帅有事尽管派人来沧波楼找我。”吕文焕道：“潘公有心，多谢。”命人送潘轳出去。

钟杨道：“大帅……”吕文焕道：“出兵鹿门山一事先缓一缓。”招手叫过文书陈文杰，命道：“速将鹿门山之事写成急报，连夜送往鄂州。请我大哥吕相公示下，是否要发兵拔除蒙古人安在鹿门山的楔子。”

陈文杰应了一声，道：“下官这就去办。”又迟疑问道：“黎公那边……”“黎公”便是兵部侍郎黎尚，是朝廷派在襄阳的监军，也是钟清的祖公公。

吕文焕道：“黎公那边，本府自会去交代。”又道：“黑杨将军，你暂

且先退下。明日一早便带队去万山，看是否如张公子所言，蒙古人也在哪里做了手脚。”钟杨道：“遵命。”

吕文焕道：“张公子你……”本想问一句那焮糟命案一事，然转念想到张惟孝这等人物，忽遭人诬陷为杀人凶手，必能自己设法解决，眼下军情紧急，事务繁多，他哪还能顾得上一个小小焮糟的死，遂摆手道：“没什么。”

出来襄阳府署，钟杨先将佩剑还给张惟孝，又道：“我听妹妹说了，张公子答应要搬去我们钟家老宅住，我也答应了她，要搬回家住。宅子就在那边，我陪张公子过去。”

张惟孝心中挂念梅燕、梅雀二人，便道：“钟兄先回去。我得先去一趟老龙堤。”钟杨道：“那好，我也先回军营一趟，安排好明日万山之行一事。”二人就此作别。

入夜已深，襄阳早已城禁，城门紧闭。然偏巧中心商贸区位于城外老龙堤上，为方便夜归者进出，不得已在西门边上设了一处小门。

张惟孝自小西门出来，径直寻来梅燕家中。却见漆黑一片，大门紧锁，里面根本没人。一时愣住，心道：“难道唐县尉并没有作保，她二人还关押在襄阳县狱中？”又觉得唐珏不似言而无信之人，便到隔壁拍门询问。邻居称二梅不久前回来过，收拾了包袱又走了，说是不在梅香楼做焮糟了，要去什么人家做女使[16]。

张惟孝心道：“多半是梅秋之死对她二人打击甚大。如此也好，女孩子在酒楼里做焮糟，抛头露面，终不是长久之事，辛苦不说，还容易招致祸端。”想了想，又来到梅香别院。

自周太平被杀，皮影戏班便暂时歇业。张惟孝进来时，正好遇见戏班的人在井边打水，听说他有事找竹枝娘子，便引他先进来客厅坐下。

等了一会儿，竹枝娘子姗姗进来。张惟孝见她神情落寞，不似往日那般笑颜如花、风情万状，眼角隐有泪痕，不由一愣，问道：“出了什么事？”

竹枝娘子摇了摇头，也不似往日那般刻意与他调笑，只问道：“张公子深夜前来，可是有什么要紧事？”张惟孝道：“我已经知道严震杀死你们戏班班主周太平的动机。”

竹枝娘子颇为吃惊，问道：“郎君如何知道的？莫非郎君找到了严震或是张……那个张什么？”张惟孝道：“没有，我没有找到严震或是张畴。我只是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严震杀死周太平是不得已，属于冲动杀人，而不是事先有预谋，这点可以由他临时抓取镰刀作凶器佐证。所以，应该是周太平撞破了严震什么事，他不得不杀了周太平灭口。”

竹枝娘子连连摇头道：“这不可能。那严震只是个落魄的中年书生，能有什么事被周太平撞破。况且他在戏班已有几年，时间不短，我们这些人又不是吃素的，要撞破早被撞破了。”张惟孝道：“那么他的来历呢？你可有想过严震穷困潦倒之前，本来是什么身份？”

今晚张惟孝在襄阳府署意外见到了贾似道之子贾德润，便刻意问了太平驸马周震炎一事。他听贾德润口气，应该差不多能肯定在梅香楼见过一个酷似太平驸马的人，只是后来发现死者周太平与周震炎其体型、外貌相差极大，根本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这才改了口，称有可能是自己看花眼了。之前张惟孝和襄阳县尉唐珏由贾德润证词均联想到了周太平，是因为其姓周名太平，与太平驸马周震炎似有所关联。然而后来才发现，这只是名字上的巧合。

贾德润初见张惟孝，不愿意旁人知道他是贾似道的儿子，便自称是德公子。这给了张惟孝某种提示，人不愿意暴露真实面目、随口说出化名时，化名往往与本来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他本人之前化名张先行，是因为先行是他的号。贾德润化名德润，更是直接用的名字。若太平驸马周震炎也是如此呢？他果真还活在世上的话，便是流亡逃犯，必然要改名换姓，以避官府耳目。周震炎名震炎，“震炎”倒过来不就是“严震”的谐音吗？如果严震便是太平驸马，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

当晚在梅香楼南院，皮影戏班上台表演。先是贾德润无意中看到了严震，觉得对方酷似当年名动京华的太平驸马，忍不住多看了两眼。严震或是有所觉察，或是认出了贾德润，情知不妙，便离开勾栏，先回来

梅香别院。而此时高秀英的戏班也已回到别院，并正与张畴在庭院中密谋什么。因为天色已暗，院中还没有掌灯，严震匆匆进来后才发现异样。张畴不欲密谋为外人所知，又不知严震到底听到多少，便上前将其制住。正好此时有人在门前请高秀英去说书，张畴便令高秀英等人先走，她不得已，只得引着班子去了。

而严震确实听到了关键，他情知事关重大，对方多半要杀自己灭口。为了保命，便不顾一切，说出自己也是钦命逃犯，决计不会泄露别人的秘密。如此，等于将自己的把柄送给对方，想由此换得自己一条性命。张畴骇异之余，也开始考虑严震的提议，毕竟杀人不是件简单的事，还容易留下后患。

再巧不过的是，这个时候，周太平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面露惊色，显然也听到了什么。张畴遂上前制住他，揪住他衣领，追问他听到了多少。不防周太平推开了张畴，往门口逃去。严震慌急之下，操起镰刀，追上前将周太平砍倒。张畴见到严震突然暴起杀人，一时愣住。然事已发生，只能设法处理后事。到这个时候，张畴自然也不会再杀严震灭口，二人便暂时结成同盟，这才有了后来一人引开张惟孝、一人自后袭击打晕他之事。

竹枝娘子听了经过，怔了好半晌，才问道：“这全是郎君自己推测出来的？严震那副穷酸样子，居然会是当年的太平驸马？”张惟孝道：“因境遇不同，人是会变的，外貌也好，气派也好。你不是也说过，再见我时，都快要认不出我来了。”

竹枝娘子叹道：“这次再见，我确实觉得郎君变得太多了，当然不是全指表面的那些。郎君不像过去那般咄咄逼人，虽然冷傲依旧，却是平和多了。我还以为郎君被关了几年，心中的仇恨比汉江水还要深，一见到我，必定要双手扼死我呢。”张惟孝道：“抱歉，令娘子失望了。”

他心中其实也颇为茫然。他少时志气宏放，任性不羁，虽一度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实未受过任何挫折，后陡然遭逢情感创伤，登时颓废不起，便是缘起于此。被关入蒙古军营后，浑浑噩噩，仿若废人，连蒙古人都不再以他意为，放松了警惕。她是害得他万劫不复的罪魁祸首，他却从来没有起过有朝一日要向她复仇的心思。或许是他自知军营戒备

森严，难以逃出，报仇只是痴心妄想。可受到钟清激励后，他不是轻易便逃了出来吗？或许生于这样的乱世，人命如同草芥，在蒙古军营见过许许多多命运远比他更为悲惨的人，阅尽沧桑后，他的心态起了微妙的变化，能够坦然接受任何一种结局。或许他在鹿门山听到女神医冰娘肯为大仇人阿术疗伤后，最终明白这冰冷残酷的世界最需要的是宽容、关爱和互助，而不是永无休止的争斗和复仇。如果心中只有仇恨，那么他就会变成竹枝娘子这样的人，丧心病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竹枝娘子却道：“不，郎君这样很好。这才是你的可贵之处，受了那么多苦，却没有变得更加刻薄。”

张惟孝听了，心中一动，暗道：“她也懂得什么更可贵，足见她本性尚未泯灭。”正想要劝慰几句，看是否能说服竹枝娘子就此罢手，她却及时转了话题，道：“郎君说，严震先自承身份，然后杀周太平自保，这只是一种可能。”

张惟孝道：“可能性确实有很多。高秀英、张畴都是自北方而来，又新到襄阳不久，应该不认识严震，对吧？我不是指你们同住一个院子，同在一处勾栏演出，而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相熟相知。”竹枝娘子道：“对，这点我可以肯定。高秀英他们住进来后，严震还跟我说，高氏馥说大名鼎鼎，居然来到襄阳，实在奇怪。”

张惟孝道：“关于严震身份也不难确认，襄阳城中有人认得太平驹马，现下虽然找不到他，只要画一张画像，给对方辨认即可。不过，我已有九成把握，严震就是当年的周震炎。”竹枝娘子道：“严震确实有江淮口音。既然有人见到他，认了出来，那么想必他身份是真的了。”

张惟孝道：“那么大致的过程就是：高秀英带着班子回了梅香别院，张畴紧随而来。再随后是严震被人认出，不得已离开勾栏，也回来别院。然后是高秀英带着班子离开，周太平被严震杀死。严震将血衣扔进茅厕，与张畴合计如何处理尸首。正好我进来，二人便算合谋算计了我，再栽赃于我。”

竹枝娘子道：“不错，这一过程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严震……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张畴……还是不对。”

张惟孝道：“我所告诉你的动机，是计算了所有可能性后最合理的一种解释。娘子还不相信的话，只能等找到当事人严震、张畴后再当面对质，或是找高秀英确认了。她虽然与命案无关，但可算得上是证人，多少能补充一些经过。”

竹枝娘子若有所思，道：“高秀英他们到底想搞什么鬼？能令严震自曝逃犯身份，肯定不简单。”张惟孝道：“我虽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但他们要做的事，肯定不如你做的事阴险。”

竹枝娘子道：“郎君太抬举我了！算了！现在老龙堤这边发生了很多事，我不能再弄出任何动静。高秀英也好，张畴也好，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严震最好逃得远远的，别让我再看到他。我就当周太平屈死了吧。”

张惟孝心道：“虽然周太平只是挂名丈夫，但他是戏班的主心骨，皮影戏班又是她身份的最佳掩护。高秀英还好，张畴明明是帮凶，她没理由不报复。她却表示就这么算了，这可不像她的性格。除非她正在策划一件大事，不能有丝毫差池，所以其他事都要暂且放在一边。嗯，多半跟蒙古人在襄阳筑堡有关。鹿门山那边已由潘韧确认，明日我跟钟杨再去万山查看，就能知道究竟。”

竹枝娘子又道：“今日收夜香的于老汉进城报官后，唐县尉已经过来了，但我没有告诉他张畴是帮凶一事。他录了口供，说会将案情上报襄阳府，请王通判签发通缉严震的图形告示。”

张惟孝道：“我已找出杀人动机，我答应你的两件事，便算完成了一件。另外，我也答应了要给唐县尉一个交代，明日一早，我会将全部真相告诉他。”

竹枝娘子道：“这全部真相，应该不包括我吧？”张惟孝哼了一声，道：“我会告诉唐县尉，严震是杀人凶手，张畴是帮凶，包括我推算的中间经过。这样一来，高秀英必然也会被官府讯问，若有所牵连，还会被判刑。她预谋计划中的事，也不大可能得逞了。”

竹枝娘子道：“甚好。多谢。”往桌上托盘取了一只杯子，斟了一杯茶水，双手奉到张惟孝面前，道：“周太平这件案子，郎君出力甚多。我

知道郎君不愿意再与我亲近，那么便让我以茶代酒，敬郎君一杯，聊表谢意。”

张惟孝见她说得诚恳，也不好推辞，便接了茶水，一饮而尽。竹枝娘子笑盈盈地道：“郎君，你累了，该好好歇息一下。”

张惟孝刚要站起来，只觉得两腿发软，使不出丝毫力气，这才知道又着了对方的道，惊道：“你……你又要……”晃了两下头，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1]李曾伯：字长孺，号可斋。祖籍怀州（今河南沁阳），侨居嘉兴（今属浙江）。绍定三年（1230年），知襄阳县。历濠州通判、军器监主簿、鄂州通判。嘉熙元年（1237年），为沿江制置司参议官。三年，迁江东转运判官、淮西总领兼督视行府参议官。淳祐二年（1242年），为两淮制置使兼知扬州，进权兵部尚书。九年，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转运使。十年，除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宝祐二年（1254年），为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进司夔路策应大使，赐同进士出身。四年，为福建安抚使。五年，除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兼广南制置使，移司静江府。咸淳元年（1265年），以长于边事为贾似道所忌，以论褫职。李曾伯天才卓越，儒而知兵，屡以疏陈军政获迁，所至得将士心。其曾祖即为李邦彦。李邦彦，太学上舍生出身，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投降派奸臣之首，直接造成北宋灭亡，高宗即位后被贬逐。善歌唱，尤爱蹴鞠，球技高超，曾以“踢尽天下毯”自诩，自号“李浪子”，人称“浪子宰相”。

[2]宋代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阍帅。

[3]南宋战马原先主要仰给于川边、大理、广西，后川西、大理均为蒙古军攻占，宋军彻底丧失马源。同时，蒙古在与南宋榷场贸易中，禁止私商贩卖马匹进入宋境，以防增强宋军作战能力。故在宋、蒙局势相对缓和期间，属于禁运物品的北方马匹就成为重要的走私物品，且数量甚大。蒙古对此极为重视，在自潼关至蕲县的八个渡口设置提举河渡司，以从五品的奉直大夫充其任，专门负责侦缉走私行为，以加强对南宋边境的封锁。走私马匹、军器等入宋而被查获者，一律处以残酷极

刑。但利之所在，人之所趋，故民间冒死走私者依然十分活跃。咸淳元年（1265年），为蒙古所捕获的“私走间道盗贩马匹曾过南界人”达三千八百余户，因人数众多，故有官员建议今以越境私贩坐罪者动以千数，宜开自新之路，俾得效战赎死。忽必烈便将这些走私商人悉数免罪充入南征军中。

[4]宋理宗淳祐初年（1241年），吕文德入京朝见，由赵希静代为掌管军队。结果赵希静发现吕文德的军队“军无宿储，万口藉藉，愤吕掎克”，便将实情秘密上奏，吕文德一度受到降职处分。黄震（学宗朱熹，兼综叶适“功利之学”，自称“非圣人之书不观，无益之诗文不作”，宋亡后耻食元粟，饿死于鄞县宝幢山）亦曾参奏吕文德贪污军饷、将朝廷养兵之赋“入为己有”。他对吕文德的评价也很低，称吕文德是“愚鄙小民，不识字，每佯痴，好无礼士大夫。……甚至初为郡，不肯礼祭先圣，骂其不曾教我识字。……性尤忌切而贪宝”。受到士大夫一再攻讦后，吕文德有所收敛。景定四年（1263年），吕文德派其子吕师夔将府库所积多余钱财上交国库。宋理宗大感意外，说：“朕但闻闾外仰费于朝廷，未闻朝廷取费于闾外。所请既切，难违其意，可于内截拨二百万，充今年制总余本。”吕文德亦由此得了清廉的名声，备受宋廷赞誉。吕文德妻子程妙静死后葬西塞山（今湖北黄石），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被村民徐鼐等人盗掘。程妙静尸被弃于江中，出土诰命金牌、金童一对，此外还有金炉、金烛台、金壶、金盆、金木鱼等，共挖得黄金万余两，这仅是程妙静一墓。足见吕氏贪鄙是真，清廉是假。西塞山又名道士袱矶，为古樊楚三名山之一，横江一面，高530余米，周18.5公里，危峰突兀，截流激湍，既险且峻，壮若关塞。古代孙策、周瑜、刘裕等均结寨于此，晋太康元年（280年），王濬率晋军船队，自西蜀东下灭吴，在此用烈火烧熔吴国所横于江面的千寻铁链，得以进取金陵，统一全国，而使山名益行远闻。唐刘禹锡有《西塞怀古》诗记其事：“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传说白居易、元稹、韦楚客曾与刘禹锡邀饮，拟各写一首《金陵怀古》，席间刘禹锡先成本诗，白居易三人叹为观止，遂搁笔不再另作。

[5]米芾：原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又号鹿门居

士。《宋史·文苑传》称其为吴人，米芾自书襄阳人，故世称米襄阳。因母亲阎氏为英宗皇后高氏乳娘，自幼生长在皇室邸宅中。性好洁成癖，行为奇特，常穿戴唐人衣冠外出，任人聚观。无为州有巨石，状貌奇丑，米芾拜石为兄，举止颠狂，故人称“米颠”。擅书画，精于鉴别，好收藏名迹。为文奇险，诗受王安石、苏轼等称誉。书法用笔俊迈，超妙入神，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评，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所作山水突破了勾廓加皴的传统技法，自成一家，其源出董源，枯木松石时出新意。树木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泼墨而成，自谓“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作画不专用笔，或以纸筋，或以蔗渣，或以莲房，皆可为画，纸不用胶矾，不肯画绢，然妙于薰染缣素，能以古为今。开创独特风格。曾言：“生平作画，不过三尺，裱出不为椅所蔽，人行过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图。

[6]米友仁：字元晖，小字虎儿，号懒拙老人。天赋超逸，不事绳墨，力学嗜古，善书画，与其父米芾齐名，世称“小米”，所作山水，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传世真迹有《云山得意图》《潇湘奇观图》等。擅诗词，多描写自然山水的奇趣与寄兴云水间之情怀，风格空灵清逸，用字着色淡雅而富于韵味。其现存诗如《题大姚山图二首》“武林秋高晓欲雨，正若此画云冥冥”，《题董源夏山图》“日落古道空，天青暮云碧”；词如《阮郎归》“碧溪风动满文漪，雨馀山更奇，淡烟横处柳行底，鸳鸯来去飞。”景色鲜明而富于绘画美感。

[7]秘阁修撰：宋官名，为清要之职。政和六年（1116年）置为贴职（凡以他官兼领诸阁学士等职名及三馆职名者称贴职），用以待馆阁之资深者，多由直龙图阁（为直阁、直天章阁等十二阁之称。凡馆、阁资历较深的必选直龙图阁，以为提升为待制的基础）迁任。名儒朱熹便曾任此职。

[8]除：任命官职。直秘阁：宋官名。简称直秘。淳化元年（990年）置，以京朝官充任。掌秘阁事务。元丰改制，并秘阁于秘书省，废直馆、直院等官，仅以直秘阁为贴职，并不经考试而任命，以示尊宠。

[9]承奉郎：文散官名。隋文帝置，在八郎（朝议、通议、朝请、朝散、给事、承奉、儒林、文林）中位第六。唐为文官第二十四阶，从八

品上。宋同唐，元丰改制用以代太祝、奉礼郎，并为执政任子初官，后定为第二十九阶。

[10]云中怀仁：今属山西。

[11]《大学衍义》：南宋真德秀的政治哲学著作。共43卷。此书为封建皇帝而作，对《大学》思想加以发挥，故名。全书以“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为纲目，“每条之中，首之以圣贤典训，次之以古今之迹，诸儒之释经论史有所发明者录之”。书中认为，大学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无论为治之序，还是为学之本，莫不自身心开始，故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体，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用。而以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为格物致知之要。

[12]贾似道专擅朝政长达十七年。主政之初，力图有所作为，挽狂澜于既倒，多方采取改革弊政的举措。但其人刚愎自用，排除异己，“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既夹带私货，所谓改革也不得要领，反而害得无数人家破人亡。除在军中推行“打算法”外，还在江浙六郡推行“公田法”，不少人家因此破产。又在全国推行“经界推排法”，贫弱者尺寸土地皆有税，民力益竭。时人作诗讽刺：“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又下令停发十七界会子，印发新的纸币，称为金银关子、银关，物价益贵，纸币益贱。

[13]安丰：今安徽寿春西南。

[14]宋理宗百年之后，并没有就此安宁。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在元廷的支持下，西藏僧人杨琏真迦大肆盗掘绍兴南宋帝陵，其中以宋理宗陵寝所藏宝物最多。墓茔一被打开，便有宝气凝聚而成的白气冲天而出，而宋理宗安卧如睡，珠光宝气，萦绕其身。棺底垫着织棉，包着金丝网罩。杨琏真迦将棺中宝物抢劫一空后，又将宋理宗的尸体倒挂在树上，取得宋理宗口中所含的夜明珠，防止尸体腐烂的水银慢慢地从宋理宗口中流出，一直滴了三天三夜。因为西藏僧人认为得到帝王的骷髅可以祛邪、致巨富，杨琏真迦又将宋理宗的头颅砍下，截为饮器。此后，宋理宗的头颅一直在西藏僧人手中辗转流传。一直到明朝立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听说此事，深为叹息，派人寻找到宋理宗的头颅，

这才归葬绍兴永穆陵旧址。当时杨琏真迦还洗劫了其他帝陵，掠夺珍宝后，南宋皇帝的尸骨都被抛弃在草莽间。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唐珏听说此事后悲痛大哭，然后变卖家产，出重金招乡里勇敢少年，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将宋帝遗骸收葬于兰亭山，并且在埋葬地点种了一棵冬青树作为标志。之后，杨琏真迦下令裹取宋帝骨骸。其部下只好杂以牛马枯骨上交，敷衍了事。杨琏真迦随即临安故宫中“筑一高三丈的白塔压之，名曰镇本”，表示镇压江南之意。《南宋杂事诗》有诗云：“故宫思见旧冬青，一塔如山塞涕零。领访鱼影香骨案，更从何处哭哭灵。”即指此事。

[15]刘黑马：名刘疑，字孟方。金元之际济南历城人。出生时，家有白马产黑驹，因以“黑马”为乳名，后以此名传遍天下。父刘伯林原为金国守将，后降蒙。刘黑马自幼随父征伐，大小数百战，出入战场，面无惧色。一次独自外出，遇金兵围堵本部十三人。刘黑马拔剑冲入包围圈，杀金兵数人，十三人得以脱险。后袭父职为万户，佩虎符，兼都元帅。窝阔台即位后，以刘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次之，授金虎符，总管汉军。忽必烈即位，任成都路军民经略使。

[16]女使：被雇的婢女，并非卖身的奴婢，合约到期后可自由离开。按照法律，“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钱，各应通计”。

第七章 蒹葭苍茫

月榭携手，夜船吹笛。红尘美眷，如诗如画。忽然江水涌流如泉，陆地瞬间被大水淹没。他和她同时落入水中，四周汪洋一片，没有船只，没有竹排，只有水，漫无边际的水。她失去了踪影，他也被波浪和旋涡包围，注定不能逃脱被吞噬的噩运。他听得见水流的声音，似呜咽，似悲鸣，细听下却又饱含脉脉温情，似是她在诉说着思念之情……

深阁帘垂绣。

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

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

影厮伴、东奔西走。

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着黄昏后。

一点点，归杨柳。

相看只有山如旧。

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

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

趁未发、且尝村酒。

醉探柝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

翁不应，但摇手。

——南宋·蒋捷《贺新郎》

杨柳如丝，拂水弄碧。天空清澈如镜，不见一丝流云轻烟。月榭携手，夜船吹笛。红尘美眷，如诗如画。忽然江水涌流如泉，陆地瞬间被大水淹没。他和她同时落入水中，四周汪洋一片，没有船只，没有竹排，只有水，漫无边际的水。她失去了踪影，他也被波浪和旋涡包围，拼命挥舞着双手，企图抓住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然而却注定不能逃脱被吞噬的噩运。一浪打来，又是一浪。他听得见水流的声音，似呜咽，似悲鸣，细听下却又饱含脉脉温情，似是她在诉说着思念之情……

张惟孝蓦然惊醒，这才发现是南柯一梦。举目环顾，似乎身处船上。然一动之下，才发现动弹不得——自己倚柱坐在舱底，双手被绳索圈缚在柱子上，双脚也并在一起，用绳索捆扎住，绳索另一端系在一张八仙桌上。桌旁条凳上坐着一名虎背熊腰的红脸大汉，腰间别着一把短刀，正将碗里的豆子一粒粒抛高，再用口接住，看上去颇为无聊。桌上横放着一柄长剑，正是钟杨赠予他的防身佩剑。

那大汉听到动静，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奇道：“咦，不是说这药力能持续一天一夜吗，怎么醒得这么快？”

张惟孝道：“我这是在哪里？”那大汉道：“船上。”

张惟孝道：“你们想做什么？”那大汉道：“小的只是奉命将公子送去鄂州，交给官府。”

鄂州是现任京湖制置使兼四川策应大使吕文德驻所所在，当年张惟孝一战成名，寻找他最积极的人正是吕文德。他既被绳捆索绑，又是要运去鄂州官府，自然是要送去见吕文德了。不由得大吃一惊，心道：“我明明是在竹枝娘子那里晕倒，肯定是在茶水中下了药。但这些人又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带我去鄂州？”

他用力挣扎了几下，见绳索绑得极紧，那大汉又守在身边，防范甚严，一时难以逃脱，便径直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大汉道：“公子难道自己心中不清楚吗？”张惟孝道：“不清楚。这一路过去鄂州，至少有两天的路程，咱们算是船伴，你总该跟我说说你的身份。”那大汉道：“没什么可说的。”

张惟孝道：“这是到哪里了？”大汉道：“过了郢州了。昨夜顺风顺水，船走得快着呢。公子放心，再有一日一夜，明日这个时候就到鄂州了。到时送你上岸，你我不用再见。”用竹杯倒了一杯水，端过来递到张惟孝嘴边，命道：“喝下去，这是主顾交代的，喝了你我都省心。”

张惟孝料想那杯水中定然下了迷药——迷晕他既能阻止他呼喊求救，又能预防逃跑。他不愿意饮下，竭力抗拒，但他手足被缚，最终还是被大汉捏住鼻子，强行灌了半杯水下去。他竭力想保持清醒，却未能

如愿，硬挺了一会儿，只觉得眼前一切都模糊了起来，又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依旧被绑在柱子上。只是除了原先那红脸大汉外，舱底还多了两人。三人正围坐在桌旁，就着菜粥啃饼。

红脸大汉转头看了张惟孝一眼，道：“这小子又醒了。看来这迷药效也没有主顾说的那么好。”

张惟孝道：“难道你们打算将我这样一直绑着吗？”红脸大汉道：“听说公子是官府悬赏通缉的杀人重犯，是个机灵人，我们可不敢轻易放开你，一解开你，你多半就跑了。”

张惟孝心道：“我既是在竹枝娘子那里晕倒，当然是她在捣鬼。她多半在襄阳有重大图谋，不欲被我揭穿，所以将我制住。但这些人明显是汉江上的船夫，绝不会是她手下。她完全可以派人将我扣押在鹿门山蒙古人营寨中，为什么反而要将我交给这样一群人运送去鄂州，还谎称我是什么杀人重犯？”心中疑惑甚多，也不及多想，便道：“麻烦大哥先解开我，我要方便。”

红脸大汉笑道：“你直接拉裤子里好了。放心，回头到了汉阳，我会替你买身干净衣裳。”

张惟孝大怒道：“你终究不可能永远绑我在这里。敢对我如此无礼，可知道将来有什么后果？”红脸大汉道：“咦，还发起脾气了。你是杀人重犯，落到官府手里，还能有活路吗？还说大话威胁人。”

一名年轻些的男子忙劝道：“主顾特别交代过，要好好照顾他，不能怠慢。大哥不如先解开他，让他方便。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还怕他跑了不成？况且这是在水里，他还能跑哪儿去。”

红脸大汉觉得有理，便过来解开了张惟孝，指着角落木桶道：“便桶在那里。”

张惟孝被绑得太久，绳索捆得又紧，血流不畅，手足发麻，爬起来扶着柱子站了好大一会儿，才能慢慢行走。他摸到木桶边解了手，系好裤子，又道：“我饿了。”红脸大汉道：“主顾可没说要管你饭。你就饿着

吧，免得吃饱了有了力气，又要去杀人。”

张惟孝道：“现在是什么时辰？”红脸大汉道：“过了午时了。你第一次醒来是早上，现在还是当天，不过是下午。”捡起绳索，命道：“还是老样子，你自己靠着柱子坐好。”

张惟孝不应，动也不动。红脸大汉冷笑道：“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听话。”走过来抓住张惟孝手臂，将他拖到柱子边，欲用强逼迫他坐下。不想对方忽然出脚一勾，他身子失去平衡，几个趔趄，才勉强站直。若不是他自小就在船上，习惯了风浪颠簸，这一下非摔倒不可。

红脸大汉大怒，转身便欲对付张惟孝，却见对方不知何时取了他腰间短刀，抢过去制住了那年轻男子。

张惟孝问那年轻男子道：“你叫什么名字？”年轻男子道：“阿……阿舟……”

张惟孝一手将阿舟头压在桌上，一手横刀于其后颈，喝道：“都退开，不然我一刀将阿舟脑袋切下来。”红脸大汉勉强压制怒气，劝道：“有话好说。”

张惟孝道：“你叫什么名字？”红脸大汉道：“铜锣。”又指着另一名同伴，道：“这是阿咩。我是船上首领，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便是。”张惟孝道：“好，那你听好了，第一，我要你立即让船掉头回襄阳。”

甲板上船夫们听到动静，纷纷操家伙赶了下来，尽是膀大腰圆的精壮汉子。铜锣摆手道：“你们先上去，照他说的办，掉头回襄阳。”又问道：“你还有什么条件？”张惟孝道：“你得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什么人？”铜锣道：“我们只是船夫，负责将公子运送去鄂州，其他事情一概不知。”

张惟孝道：“那么是谁托你运我到鄂州的？”铜锣道：“当然是出得起钱的主顾。”张惟孝道：“到底是什么人？”铜锣道：“那人半夜来交货，又戴着斗笠，没看清面孔。”

张惟孝心道：“难道是昨日在老龙堤上见过的斗笠男子？原来他是竹

枝娘子手下，却不知他如何会认识张畴。”又问道：“送我到鄂州交给谁？”铜锣道：“对方没说，只说到达鄂州后将公子连人带剑放到岸上，不必松开绑缚，自会有官府的人来接手。公子的话我都如实回答了，这就请放了阿舟吧。”

对方人多，且都是壮汉，张惟孝如何敢轻易放掉人质，然留在船上，亦是凶险万分，便道：“船到鄂州后，我会下船登岸，到时自然会放人。”铜锣道：“往北是逆水行舟，今日又刮北风，再快也得半夜才能到鄂州。”

张惟孝道：“那好，先掉头往北，到最近的码头停船靠岸，我自会放人。”铜锣道：“最近的码头吗？前面不远便是沙洋了。”

过了小半个时辰，有人在上面叫道：“到了！到了沙洋码头了！”

张惟孝便先取了自己的佩剑，挂在腰上，再用短刀抵住阿舟背心，押了他上来甲板。刚到船头，忽望见眼前蒹葭苍茫，一望无际，船竟不知何时离开汉江航道，到了一处芦苇荡子。一怔之时，船身蓦然剧烈一晃，他脚下一滑，手上劲道略松。阿舟趁机挣脱，奔到船舷边上。众船夫发一声喊，各持兵器，围了上来。

铜锣先止住众人，道：“这位公子，你身手再厉害，终究双拳难敌四手。我答应了主顾，要将你毫发无损送去鄂州，不想对你动手。你放下兵器，老老实实回去底舱待着，我就当刚才的事没发生过。”

张惟孝如何肯束手就擒，将短刀抛下，拔出长剑，道：“休想！有本事就上来拿我！”

铜锣一见他拉开架势，分明是会家子，不由得颇为踌躇，便道：“刀剑无眼，你不肯投降，我们要拿你，势必会伤你，如此对不起主顾嘱托。但还有一个法子，我们已经将船开进荡子，放了小舟，如果我们全部跳水上小舟，你一个人可无法驾驶这么大一艘船，只能任凭船留在原地打转。我们十几个人，个个都是水里来、浪里去的水猫子，对水势地形了如指掌，能数日浮在水中，不吃不喝。而你却只能白白困在这里，稍有疏忽，便会着我们的道。”

张惟孝心道：“这铜锣颇为精明，事先将双方优势、劣势一一亮出，无非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过他说的极是，他们人多，船又陷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荡子里，我无论如何挺不过去。”便道：“你们既是船夫，替人运物无非求财，若是送我回襄阳，那主顾付你们多少，我给你们双倍。”铜锣却是不信，道：“你可知道主顾为你这一趟付了多少钱？就你，能拿得出双倍？”张惟孝道：“四倍。”

铜锣怔了一怔，随即摇头道：“我们虽然穷，可也知道风险。你是杀人重犯……”张惟孝道：“我是张惟孝。”

众人尽皆愣住。好半晌，铜锣才问道：“你说你是张三千郎，可有什么凭据？”张惟孝道：“你想要什么凭据？难不成我要在脸上刺青，文上‘张惟孝’三个大字不成？”

铜锣道：“当年张三千郎耀兵江上，手下都有哪些将官？”张惟孝道：“王大古，冯凯，江上风，白里条……”

铜锣慌忙丢了鱼叉，上前拜道：“果然是张三千郎。张公子，小的不知道是您老人家，多有冒犯，该死，该死！”又呼叫手下一齐下拜，道：“这位就是我跟你们提过很多次的张三千郎张公子。”

张惟孝报出真名，无非想自证不是杀人重犯，不想居然有眼前一幕，大出意外。忙上前扶起铜锣，又道：“各位请起，张惟孝无德无能，受不起如此大礼。”

铜锣道：“张公子适才提及的江上风，便是家叔。我本姓江，名罗，外号铜锣。”又忙命手下准备酒菜。

张惟孝道：“酒菜就不必了。我有急事赶回襄阳，还请江大哥帮忙。”铜锣道：“是。不过逆水而上，再快也要明天傍晚才能到襄阳。张公子，水路迢迢，急不得。不如先下去坐，喝上一杯。”张惟孝道：“也好。”遂来船舱坐下。二人相视一眼，一齐哈哈大笑。铜锣道：“这可真是不打不相识。”一旁阿舟接口道：“应该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张惟孝道：“抱歉，适才我出手重了，弄痛你了吧。”阿舟忙道：“没事，一点儿事都没有。”铜锣道：“不用理他，年轻小伙子，就算打两

下，也经得起。”

张惟孝道：“我是如何来到江大哥船上的？”铜锣便大致说了当晚情形。

原来铜锣及手下人都是船夫，以替人运货为生，平日一般停在白河与汉水交界处的白河码头。昨晚有一斗笠男子乘乌篷船来到码头，将一个口袋交给铜锣，付了一百两现银，托他运到鄂州。铜锣打开口袋验货，却发现是个昏迷的年轻男子。主顾称这是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指名追索的杀人重犯，中了迷药才被擒住。铜锣一听便起了疑心，既是重犯，如何不就地交给襄阳府？斗笠男子称内涉重大机密，不能轻易泄露，见铜锣有所犹豫，又当场加了五十两银子。襄阳、樊城两城码头均为本地恶霸王五管辖，铜锣接生意也必须经其人点头同意，至少要抽成一半以上。他见主顾主动送货上门，不必再经王五之手，一百五十两银子着实是笔大数目，一时心动，便接了下来。至于后来铜锣用来迷晕张惟孝的迷药，也是主顾交给他的，说是犯人狡诈无比，一旦醒过来，便会千方百计逃跑，最好让他一直保持昏迷状态。

张惟孝听了经过，心道：“看来竹枝娘子是铁了心要将我送到鄂州。到那里后，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官府中人前来接应。然鄂州是华中重地，码头布有重兵，巡逻兵士发现有人被捆了手脚丢在码头上，焉有不上报的道理？我必然会被送去见吕文德。此人寻我多年未果，一旦知道我身份，必不会轻易放我离去。如此，无论竹枝娘子打算做什么，我都不能再干涉了。”

虽想通究竟，但还是不明白竹枝娘子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蒙古人既已在鹿门山修筑营寨，且驻扎了不少化装成商人的士兵，她大可以将他关在那里，为何舍易求难，托铜锣这群不相干的船夫，千里迢迢送他来鄂州？莫非这其中另有企图？

铜锣又问道：“张公子如何会被人整治至此？”张惟孝也不好多解释，道：“我新近不知得罪了什么人，老是莫名其妙地被人整治。”铜锣道：“张三千郎何等人物，居然有人敢对你下手？回去襄阳后，我帮张公子找到那斗笠男子，带他来见你。”

张惟孝摇头道：“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张惟孝。江大哥不必再管这事。”铜锣道：“这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我没有完成主顾托付，照例要退钱给他，总归是要再见面的。”

张惟孝又问道：“你们常年都在水上吗？”铜锣道：“世道不好，处处兵荒马乱，田早没有了，不在水上还能去哪里？去当兵吧，兵饷没几个钱，还得替长官干私活儿，跟奴仆无异。”又愤愤道：“皇帝老儿拿得出钱给窑姐儿花^[1]，却没钱发给打仗的兵士，这还是大宋的天下吗？张公子当年可是说了一句至理名言：‘朝廷负人。’我们又没有别的本事，只能靠走船运货赚几个辛苦钱了。”

张惟孝“嘿嘿”了两声，又问道：“你们可有跑过鹿门山榷场？”铜锣道：“没有。我们接生意得通过王五，到鹿门山榷场路程太近，我们这样的大船挣不了钱，他不屑接，通常榷场生意都让老龙堤那些本地小船船夫接了。说起这事，还真是挺丢人的，这些年，我们基本上都是跑王五的生意，运些见不得人的货物。”

张惟孝道：“都是些什么？”铜锣道：“大多是被拐卖的妇人，要转运到外地卖掉。我们一般是运到汉阳，那里有人来接手。我们也知道这事不地道，不过兄弟们要活命，实在没法子。况且我们不运，也自有别人来运。”

张惟孝想了想，道：“这样，我给你们一笔钱，你们拿去养家糊口，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铜锣忙道：“哪敢要张公子的钱？”

张惟孝道：“我原先在岷山有处宅子，但有些年头没去住了，料想已经荒废了。宅子后院有口大缸，缸底下埋着一箱金银珠宝，江大哥去挖出来分给手下，应该足够你们一船人过完下半辈子了。”铜锣连连摆手道：“不敢，不敢。”

张惟孝道：“拿去用吧，反正那些金银珠宝于我没有任何用处，埋在那里白白可惜了。”铜锣愣了一愣，立即翻身拜倒道：“那我便替大伙儿谢谢张公子。”

张惟孝忙扶他起来，又沉吟道：“王五鱼肉乡里，多年来做了不少坏

事，得想个法子扳倒他才是。”

铜锣道：“张公子，王五手下有几百号人，掌管着襄、樊两城大小几十座码头。而且他叔叔在襄阳府做官，有官府做靠山。不管明里暗里，要扳倒他都是极难的。而且自从他身边多了个狗头军师后，愈发厉害。原先白河一带码头由一个樊城恶霸掌管，后来狗头军师出谋划策，将那恶霸整治得服服帖帖，所有码头都被王五收了。最近他还将河口南岸的民居都强行搬迁拆掉，说是要搞成跟老龙堤一样的集市呢。”顿了顿，又道：“如果张公子想对付王五，我们兄弟当然全力支持。不过要对付王五，必须得先搞掉他的狗头军师才行。”

张惟孝心道：“我伏在蒋家墙头时，曾见过王五，明明是个心浮气躁之人，却能想出利用布片嫁祸给我的巧计，很是让我惊讶了一下。现在想来，这也许不是他的主意，而是那狗头军师刚好赶来，才想了这么一出移花接木的高明计策。”忙问道：“狗头军师叫什么？”铜锣道：“只知道姓刘，人们都叫他刘先生。”

张惟孝心道：“原来就是王五口中反复提起的刘先生。”

正好船夫先后端了炉子和锅下来，铜锣笑道：“张公子早饿了吧？先吃饭。来，尝尝汉江的鱼火锅。”

从襄阳到鄂州，是顺江而下，反过来便是溯流而上，若再赶上逆风，速度要比顺流慢一倍以上。好在回去襄阳时风平浪静，还算顺利，到次日下午时便已到达鹿门山。张惟孝立在船头，远远见到码头立着一男一女，女子是竹枝娘子，男子是皮影戏班打筒板的黄豆，大为惊异，忙让铜锣将船靠岸。

竹枝娘子见到张惟孝也极惊讶，问道：“郎君不是去鄂州了吗？如何这么快就回来了？”张惟孝道：“果然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竹枝娘子道：“我自然有我的理由，但郎君暂时不必知道。”又问道：“这船是要回襄阳吗？正好咱们可以搭个顺风船。”抢先上了船。张惟孝也只得跟了上来，吩咐铜锣开船。

铜锣迎上来道：“这两位是张公子的朋友吗？”忽然一呆，随即指着

黄豆道：“张公子，就是他，前晚就是他将你装在袋子里，再送来我船上的。他……”张惟孝道：“不要紧，我认得他。”

铜锣忙奔去舱底取了银子，交还给黄豆道：“官人托付的事未能做到，原银还回。”黄豆接了过来，转手即掷在一旁渔网中。

铜锣道：“你这是……”张惟孝忙道：“江大哥，你不必再管。你先去忙。”

铜锣一头雾水，还是遵命去了，料想张惟孝有事要谈，又命手下人远远避开。

张惟孝上前两步，将竹枝娘子逼到船舷边，厉声喝问道：“你说实话，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到底在策划什么阴谋诡计？今日不说清楚，休想走下这艘船。”竹枝娘子笑道：“我已经说了，郎君暂时不必知道，还不到时候。”

张惟孝道：“你再嘴硬，我先杀了你手下黄豆，将他尸体抛入江中喂鱼。”竹枝娘子道：“大宋天下，郎君岂敢随意杀人？”张惟孝冷笑道：“杀你们个把蒙古奸细，我还能成了大宋的罪人了？”

竹枝娘子见他右手抚剑，当真要对黄豆动手，忙道：“好，我告诉郎君便是。”屏开黄豆，这才道：“对郎君，我可没有什么阴谋诡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见一个人。”张惟孝斥道：“胡说八道，这是什么理由！”

竹枝娘子道：“郎君当真想不起来了？”张惟孝不解地问道：“想起什么？”竹枝娘子登时展颜而笑，露出两个好看的酒窝来。

张惟孝愈发疑惑，问道：“你笑什么？”竹枝娘子道：“我很开心，原来郎君根本就不记得钟三娘子约了你今日到仲宣楼一会。”

张惟孝“哎哟”一声，这才想起周太平命案发生当晚，他离开梅香别院时，钟清在背后叫道：“三日后，我会在仲宣楼设宴，恭候张公子大驾光临。”今日恰好就是三日后了。一时愣住，半晌才问道：“你用药迷倒我，又派黄豆送我去白鹤码头，花重金雇请铜锣运我去鄂州，费尽周折，只是为了不让我赴钟清之约？”

竹枝娘子道：“还能是什么别的原因！”一时情思满怀。

二人初逢之时，他是年方十八九岁的英俊少年，号令江湖，意气风发，是宋廷众多重臣渴望结交的传奇人物。连蒙古人也留意到他，务必要得之而后快，足见他当时声名之大。而她不过是刚刚及笄^[2]的豆蔻少女，身怀血海深仇。她利用姿色勾引他，再诱捕他，一切不过是奉命行事。然看到他半死不活地被蒙古人带走时，她心中多少有些怪异。之后年纪渐长，她有了倾心爱慕的男子，才真正明白情伤的真正含义。所以她打听他的消息，得知他在蒙古军营中为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哀莫大于心死，想想当年名动江湖的少年英雄，居然变成了活死人，受伤不可谓不深，也证明他当年爱她之深。她心中开始挂念他，时不时地也会想起他，不过她认为这并不是情爱，而是愧疚之心在作怪。无论如何，她亏欠了他，虽然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弥补偿还。然多年后的再度相遇，当她再见到这个几近被她摧毁了一生的男人时，她居然心动了——他不再是当年挥斥方遒的少年英雄，只是阅尽沧桑、历经磨难的落拓男子，但她真真正正地心动了。相逢不算太晚，明了总是太迟。她那些调笑他的话，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只有她自己才清楚。

过了好大一会儿，竹枝娘子才叹了口气，幽幽道：“我听说郎君是在见过钟三娘子后才逃出军营的，你还为她打了好几名蒙古兵。郎君被带到洛阳后，完全变成了一个木头人，话都没说过一句，却突然为了钟三娘子出头，想来她对你十分重要。那晚在梅香别院，她也竭力证明郎君不是杀人凶手。官宦人家的女儿，不惜为了郎君抛头露面。当时我就瞧出她喜欢郎君你。郎君，当年你说你愤而招兵，是受少女所激。那少女，应该就是钟清吧？我……我听到她约你到仲宣楼相会，心中嫉妒，本来打算昨日再对郎君下手，好阻止你赴今日之约，不想你前晚主动送上门来，倒省了我的事。”顿了顿，又笑道：“原来我的心思全白费了，郎君根本就不记得钟三娘子邀约这件事。看来，她在郎君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我想的那么重要。”

张惟孝正色道：“晚晴……不，竹枝娘子，不管你叫什么，你有你的立场和选择，我无权干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我也不想再提。但我希望你弄清楚，你目下是蒙古元帅夫人，是蒙古人派在襄阳的联络人。我受你挟制，不能吐露真相，但你一再玩弄心机，真以为不会有人

发现你的真实身份吗？”

竹枝娘子道：“果真被人发现的话，是我命不好。”又笑道：“郎君曾允诺再救我一次，我倒很想看看，真到大难临头的时刻，郎君会如何抉择。”

张惟孝哼了一声，正要转身走开，却被竹枝娘子扯住衣袖，问道：“郎君不会现下赶着去赴钟三娘子之约吧？”张惟孝道：“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干，你最好少干涉我的事。”

竹枝娘子甚是委屈，嚤嚤道：“就算我嫁了别人，心中就不能再爱慕郎君，就不能嫉妒对郎君好的女人吗？”张惟孝干脆地道：“不能。”见船已近襄阳码头，便撇下竹枝娘子，过去对铜锣交代了一番，不等船板搭上码头，跳岸而去。

竹枝娘子微一迟疑，匆忙也跟下船，一路小跑上台阶，急追数步，挡在张惟孝面前，道：“我不准你去。”张惟孝冷冷道：“目下你身边只有一个黄豆，你以为你们两个拦得住我吗？”

竹枝娘子道：“郎君若肯留下来，我便告知你想知道的事。”张惟孝道：“我想知道蒙古人派你在襄阳策划什么大阴谋，你愿意说吗？”竹枝娘子摇头道：“郎君不会真的关心这个。我可以告诉郎君关于梅秋一事的实情。”

张惟孝一时踌躇，道：“当真？”竹枝娘子道：“当真。”

张惟孝心道：“钟清虽然约了我，我当时并无赴约计划，所以没有应声，就算不去，也不算违约。比较起来，还是查明梅秋一案重要得多。况且目下天光已暗，钟清多半早已经走了。”便道：“那好，我姑且再相信你一次。”

竹枝娘子遂命黄豆先回去，与张惟孝在码头附近找了家小饭馆坐下。

张惟孝径直问道：“王五一再对你无礼，是其地痞无赖性情所致。以你的本事，要对付他并不难，为什么非要杀死梅秋呢？”竹枝娘子

道：“我可没杀梅秋。”

张惟孝道：“你当然不会自己动手了，一定是你派手下人做的。是谁动的手？是不是黄豆？”竹枝娘子道：“我没杀梅秋，我手下人也没杀她。”

张惟孝一愣，道：“当真？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实情？”竹枝娘子道：“当真，实情就是我这方的人绝没有动过梅秋一根头发，我敢以亡父的名义对天起誓。”张惟孝怔了怔，道：“这可奇怪了。”

王五横霸一方，又好色成性，多次当面调戏竹枝娘子，侮辱皮影戏班班主周太平，甚至还在周太平被杀后在隔壁放鞭炮庆贺，如此行径，令人齿冷。张惟孝原先以为必定是竹枝娘子或是其手下人不堪忍受，想要报复王五。但王五身边喽啰极多，不好下手，遂有奸杀焮糟梅秋后再嫁祸王五的阴毒计划。之所以选择梅秋，必是因为她无意中得罪过竹枝娘子这一方的人，甚至有可能发现了什么秘密，所以才将其杀死灭口。现在张惟孝听到竹枝娘子矢口否认，并以亡父名义起誓，才知道完全想错了。而他一直在误会竹枝娘子。更令他惊讶的是，习惯谎言骗人的她竟从始至终没有解释过半句，也许她知道无论她如何澄清，他也不会相信。

竹枝娘子幽幽道：“当日郎君气势汹汹来别院质问我，我完全不明究竟。后来特意去打听，才知道是焮糟梅秋被人杀了，再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官府调查后，有证人指证，说首要疑凶是郎君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是郎君杀人，不然你也不会以为是我的手下的手。可郎君这般聪明的人，怎么会被人陷害？”

张惟孝道：“我可不觉得我聪明，你都能一再玩弄我于股掌之间。”

竹枝娘子叹道：“郎君遭人诬陷，我是真心关切你。再说了，外面还有些风言风语，说那被杀的焮糟梅秋跟我的挂名丈夫周太平有私情，这分明是有人有意要将这两件案子联系起来，存心让我们皮影戏班不好过，我当然也想查明真相。”

张惟孝道：“你是怕有人刻意针对你吧？”竹枝娘子也不否认，问

道：“郎君一再提及王五，是因为怀疑他牵涉其中吗？”

张惟孝心道：“竹枝娘子在襄阳经营多年，眼线、耳目必定不少，又与王五有怨，想来也想对付他。王五作恶多端，我一定要将他铲除，或许多少可以借她之力。”当即说了那晚所见情形。

竹枝娘子惊声连连，道：“原来是另外有人杀了梅秋，想要嫁祸给王五。王五借力打力，又嫁祸给了郎君。这可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

“山外青山楼外楼”出自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原诗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因为辛辣地讽刺了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醉心享乐而被广为传诵。昔日张惟孝与汪晚晴同登岷山，北望中原，亦曾惆怅感慨，有“山外青山楼外楼”之叹。不料汪晚晴却接了“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句，登时令人捧腹不已。她此时再度以竹枝娘子的身份说了出来，似是随意，张惟孝却是心中一动。

竹枝娘子凝思片刻，忽道：“会不会这本来是真凶的一箭双雕之计？”张惟孝问道：“什么一箭双雕？”竹枝娘子道：“若不是那个什么喽啰半夜意外发现了梅秋，天亮后，真凶多半会故意引官府到蒋家故宅。如此，王五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人人都知道王五刚刚在隔壁放鞭炮庆祝我死了丈夫，我不就是首要嫌疑犯吗？”

张惟孝道：“不错，是这样。若说真凶阴谋得逞，你嫌疑最大。本来王五仇家甚多，追查起来不容易，但现在看来，这个人跟你们皮影戏班也应该结有仇怨。”

竹枝娘子嫣然笑道：“我们从来不跟人结怨。郎君没看到吗？王五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我都忍下来了。”张惟孝道：“不错，这太不像你。所以我敢肯定，你一定在鼓捣一个大阴谋，不容有失，腾不出手来对付王五。”

竹枝娘子道：“原来在郎君心中，我始终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坏女人。”张惟孝反问道：“难道你还以为自己是好人？”

竹枝娘子道：“那么钟三娘子呢？她当然是好人了。郎君心中是喜欢她这个好人多一些，还是喜欢我这个坏人多一些？”张惟孝哼了一声，起身道：“天色不早，我该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竹枝娘子道：“别急着走，我还有正经话说。我已经知道周太平被杀的前因后果了，但高秀英这伙人的来历和目的，难道郎君不想知道吗？”

张惟孝知道她一心要阻止自己去见钟清，然他也确实想知道真相，只得又重新坐下，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竹枝娘子道：“我当面问了高秀英。”

张惟孝道：“你问她，她便会一五一十说出来吗？一定是你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竹枝娘子道：“没有。其实在这之前，我早已抓住了张畴。”

当日张惟孝和张畴被捕去襄阳县衙，又联袂逃出，张惟孝随即道破张畴即是周太平一案的帮凶，张畴也予以承认。二人分手后，张畴迅即赶来老龙堤，想知会高秀英。正好在梅香酒楼前见到竹枝娘子。她独立江边，玉容落寞，忽忽神伤，脸上尽是泪痕。他生性风流，时常出入勾栏，颇迷恋竹枝娘子的婉转多姿及其独特的渔鼓唱腔，还暗地为她写过一阙婉丽清俊的《南乡子》：

浅淡汉宫妆，扇底春风玉有香。
特地向人歌一曲，非常，纵使无情也断肠。

宝髻绣霓裳，云雨巫山窈窕娘。
好着千金携得去，何妨，丝竹东山醉玉觞。

又想到她丈夫之死与己大有干系，一时起了怜悯之心，便上前搭话，想安慰几句。不想这只是竹枝娘子的诱捕之计。当时她尚不知道严震是杀死周太平的凶手，见他莫名失踪，而高秀英那伙人又鬼鬼祟祟极为可疑，便决意先抓住与高氏来往密切的张畴，从他身上下手。

张畴果然上当，被竹枝娘子诱上一艘大船，随即被埋伏在那里的人袭击打晕。再醒来时，已经被绳捆索绑，动弹不得了。张畴倒也镇定，居然笑道：“原来竹枝娘子不独表演皮影戏，还兼做勾人绑人的生意。”

竹枝娘子使个眼色，手下人抢上前去，狠狠扇了张畴十几个耳光，直扇得他的脸高高肿起，他却是哼也不哼一声。

竹枝娘子这才问道：“你是什么人？跟高秀英是什么关系？来襄阳有什么目的？”张畴笑道：“我是仰慕竹枝娘子你呀。”竹枝娘子笑道：“倒挺会花言巧语。再打！”

张畴饱受了一顿皮肉之苦，却始终不肯屈服。竹枝娘子一时无可奈何，便命人搜他身上，却搜出一串手串来。她大吃一惊，忙问道：“这是郝经先生的私物，如何在你手中？你到底是谁？”

郝经原为北方名士，后成为忽必烈心腹幕僚。忽必烈即位后，即遣其出使南宋。权相贾似道生怕之前私下向忽必烈求和一事败露，便命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将郝经逮捕，软禁在真州忠勇军营中。竹枝娘子为扳倒贾似道，曾试图营救郝经，亲眼见过他手上戴着这串珠串。

张畴不知竹枝娘子来历，不肯轻易露出口风，反问道：“你又是谁？如何认得这是郝学士私物？”竹枝娘子冷笑道：“你是阶下囚，轮得到你来发问吗？再不说实话，我便将你相好高秀英那伙人一一杀了。”

张畴道：“你敢动他们任何人一根头发，我必杀了你。”竹枝娘子冷笑道：“你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敢说大话。”

她既逼问不出什么，又因张畴身上有郝经手珠，料想二人关系匪浅，不便轻易加害，便派人将他押往鹿门山监禁，等弄清楚他身份后再说。处置完这一切，竹枝娘子再回到梅香别院时，正好撞见于老汉自茅厕中打捞上血衣。她一眼便认出那是严震的外袍，这才知道他是杀害周太平的凶手，震惊之极。至于后来张惟孝告诉她张畴是帮凶，她反而没那么意外了。

张惟孝听到这里，这才恍然大悟，道：“怪不得唐县尉到来时，你没有说出张畴是帮凶，原来你隐约猜到他可能是你们蒙古一方的人。”竹枝娘子道：“我当时不能肯定，原本是打算第二日亲自到鹿门山审问张畴的，不过当晚郎君又来了。”

当日晚上，张惟孝再次到来，告知严震便是当年的太平驸马，并推

测出详细杀人经过和动机，还称要将案情上报官府。如此，高秀英即使不是从犯，也是重要证人，必然牵涉其中，要被官府拘禁。竹枝娘子尚不能肯定张畴身份，不愿意官府洞悉真相，加上还念念不忘要阻止张惟孝赴钟清之约，便干脆下药将他迷倒，命人送出襄阳。

刚好高秀英说完书回来，竹枝娘子便请她进来自己房中，将张惟孝所言的动机、经过叙述了一遍。高秀英虽然默不作声，神情却是大为骇异，竹枝娘子这才知道张惟孝推测丝毫不差，便径直告知张畴已在自己手中，并拿出了手串作为凭证。高秀英为保张畴性命，只得如实说了全部实情。

原来张畴即是鼎鼎大名的蒙古汉人世侯张柔之子张弘范。但他此行来到宋境，完全是一介平民的身份。自李璫叛乱事件后，因汉地世侯或多或少均卷入其中，张柔父子均被忽必烈解去军职。张柔为易州定兴[3]人，年少慷慨，崇尚气节，善骑射，以豪侠闻名于州郡。金末河北、山东群盗纷起，张柔以地方豪强的身份，聚集乡邻亲族数千余家，结寨自保，强盗不敢侵犯。同郡人张信借张柔声威，强纳一流亡妇人为妻。张柔得知后，打了张信一百鞭子，夺回妇人，归还原家。张信因此怀恨在心，准备谋害张柔。不久，张信陷入险境，张柔主动救了他的命，由此名声大噪，许多豪杰之士慕名来投。金廷顺水推舟，任命张柔为定兴令，后升迁至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

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张柔与蒙古军激战于狼牙岭[4]，兵败被俘，遂投降蒙古。蒙古人仍令张柔担任旧职，他趁机扩张势力，占领了以保州[5]为中心的三十多座城市。后被窝阔台大汗提升为万户，赐金虎符，兼管军民，成为威震河朔[6]、称霸一方的汉军世侯。

蒙古燕地元帅孛赤台瞧不起汉人，多次凌辱张柔，张柔不为所屈。孛赤台虽向中都行台进谗言道：“张柔骁勇无敌，当初是被俘后被迫投降。今委以重兵，战胜攻取，威震河朔。现在不约束，日后就难制服。他总想杀我，故我不敢南下。”

中都行台遂召来张柔，将其擒拿，囚禁在土洞里，准备审讯后处死。孛赤台生怕张柔逃走，特意在土洞上安设帐篷就寝，并令铁甲骑兵围护，准备次日一早便杀了他。然就在这天夜里，孛赤台暴死。蒙古人

大多迷信，中都行台以为孱赤台是遭了天谴，也不敢再追问，当场释放张柔，张柔由此得脱大难。

当时河北、山东地区汉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实力，纷纷开设幕府，招纳文人士大夫，张柔尤为其中之翘楚。蒙古攻陷汴京，众将纷纷抢掠女子玉帛，唯有张柔直奔史馆，拿走了记载金国大事的《金实录》及秘府所藏图书。由于加意搜罗，张府藏书过万卷，天下闻名。许多文士来投张柔，不为别的，只为能进藏书楼博览群书。

宋蒙联军攻下蔡州后，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蔡州被屠城，不分老幼，均一律杀死。一名小校绑了十来人，预备一人一刀杀死。正好张柔过来，看到内中有一人气度不凡，便上前询问，才知对方是金国最后一名状元王鹗，忙解去绑缚，待以宾客之礼，将其送回保州，妥善安置。

除了王鹗之外，张柔幕僚还有乐夔、敬铉、郝经等人，均为当时俊杰之士。王鹗后被忽必烈召至藩邸，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忽必烈即皇位后，设翰林院，授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郝经是张柔诸子的家庭教师，后来成为忽必烈的心腹智囊之士，对忽必烈登上汗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柔战功与另一汉人世侯史天泽不相上下，两人均被称为“拔都[7]”，甚至有人认为张柔功劳还在史天泽之上，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但张柔始终不如史天泽那般为蒙古人信任。除了史天泽献女与蒙古人结亲外，还因为北方一度有传闻说，当年燕地元帅孱赤台并非遭了所谓的“天谴”，而是被张柔手下人暗杀。此事真假难辨，况且事隔多年，不会有人再回头去调查真相。但像张柔这样的统帅，不贪金银珠宝，只醉心于招揽名士、搜罗图书秘籍，无疑是与众不同的，也愈发令人猜忌。忽必烈即位后，史天泽被拜为中书右丞相，权势达到巅峰。张柔依旧只任原职，没有封赏。他意识到不妙，主动将《金实录》献给朝廷。然此割肉之举还是未能阻止他被解职的命运，不久即发生了对北方汉人世侯命运影响深远的李璫叛乱。

李璫起兵后不久，张弘范被任命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济南平乱。这是年轻的张弘范第一次参加重大战事，他还特意去见父亲，想要借取

野外用的毡帐。张柔断然拒绝道：“你是去打仗，还是去安住？”又特意叮嘱儿子道：“围城勿避险地。因为险，你自己才不会有怠心，不敢有丝毫松懈，兵必致死。而守城者虑其地险要，苟有来犯，必定赴救，你便可以趁机立功。”

兵至济南后，张弘范主动要求守御城西的险要之地。后李璿屡次出军反击围城诸军，参与围城的十二路大军均受攻击，唯独张弘范一军未受侵犯。张弘范事先得了父亲叮嘱，推测道：“我军营立于险地，李璿如何肯轻易放过？一定是先故意示弱于我，再以奇兵来袭。”于是严加戒备，兴筑长垒，内伏甲士，外设壕沟，开东门以待之。到晚上天黑后，又令士卒将壕沟拓宽挖深，再掩上树枝。次日夜晚，李璿果然率兵趁夜袭营，然多陷入壕沟中，少数突入营垒者也都被张弘范伏兵消灭。这次战役还擒降了两员敌将。张柔听说后连声赞道：“不愧是我张柔的儿子！”

张弘范承袭其父，极有张柔年轻时任侠仗义的风范，风流潇洒，骑射出众，善舞槊，由于曾师从名士郝经，颇能为歌诗，其所作《射柳》一诗就是他的自我写照：

年少将军耀武威，人如轻燕马如飞。
黄金箭落星三点，白玉弓开月一围。
箫鼓声中惊霹雳，绮罗宴上动光辉。
回头笑杀无功子，羞对薰风脱锦衣。

他生平最仰慕爱兵如子的五代名将王环^[8]，视为楷模，并效其所为。凡士卒有疾病伤口，一定亲往探视，照顾医药；不幸战死的，则会派专人将其骸骨送回故乡；凡有赏赐，必定尽数分给部将。正因为如此，张弘范深得军心，威望日隆。

然张弘范的崛起有些不逢时，李璿之叛成为忽必烈大肆削夺汉人世侯兵权的最好理由，就连备受宠信的史天泽也被迫交出兵符，只保留虚衔。张柔、张弘范父子均被解去军职。张柔被夺兵权后，完全处于闲置。好在他已年过七旬，年事已高，虽心有不甘，但也还勉强能够放下。张弘范改任顺天路管民总管，虽也佩戴金虎符，却不再统兵，没有了兵权。

不久，张弘范由顺天调任大名，上任当年适逢大水，“漂没庐舍”。他见百姓穷苦，便下令免除灾区全部租赋。蒙古定其“专擅之罪”，要予以处分。张弘范不服，请求赴大都当面向皇帝忽必烈申诉。忽必烈因其是名将之子，准其入见。张弘范遂道：“臣以为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黎民百姓遭了水灾，没有粮食可交纳。如果一定要从他们口里夺取留存的口粮，朝廷小仓当然会充实起来，但老百姓就会死绝。等到明年时，一粒粮食也收不到。所以首先要让百姓活下来，以后才会年年有收获、家家有余粮。百姓有了余粮，那不都是国家的粮食吗？这就是臣所说的大仓库。”忽必烈点头称赞，称张弘范“知体”，不再追究他的专擅之罪。

然李璫事件后，汉人世侯势力大不如往昔，太出风头，便立即会遭人非议嫉恨。很快，张弘范又被冠上了“盗用官钱”的罪名。这次忽必烈没有再准他自辩，断然将其免官罢职。

张弘范沦为一介布衣，左右无事，便想到南宋寻找老师郝经的下落。他带着家将及大批财物南下，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终于打听到郝经被拘禁在真州忠勇军营。于是他率人化装成盗贼，深夜潜入军营，却被宋军发现，家将全部被杀，他也受了伤，只因及时逃进郝经居处，仗着郝经庇护才逃过一劫。郝经见学生为营救自己奋不顾身，深为感动，将祖传手串褪下，赠送给了张弘范。又设法贿赂军营佐将，将张弘范送出了军营。

张弘范大事未成，又折损了全部家将，心有不甘，便独自来到临安，想从权相贾似道身上下手，逼迫其下令释放郝经。再巧不过的是，他在西湖边上遇到了高秀英一行。高秀英在北方时，曾被一蒙古武将软禁，欲纳为侍妾，全靠张弘范出面营救。高秀英听说张弘范为救郝经而来，为报昔日大恩，表示愿全力相助。又提及她在一艘豪华画舫上为人说书时，偶尔听到人说贾似道的二公子贾德润将代表朝廷赴襄阳为重臣吕文德之母吕太夫人贺寿。张弘范在临安日久，已知贾似道难以接近，便决意绑架贾德润，再以他交换郝经，遂抢先来到襄阳安排。

周太平命案当晚，张惟孝路过南院勾栏，意外听到《解佩》曲子，有所感怀，无意中便向戏班小厮冬子多打听了几句高秀英的来历。这一

行人心怀鬼胎，本是有目的而来，冬子立即起了惊疑之心，将此事告知了正在阁子中与娼妓巧姐儿寻欢作乐的张弘范。张弘范便打发巧姐儿先回船上，自己去向煖糟打听张惟孝来历，听说他是从北方逃归的南奴、手上还有印记后，愈发警觉，干脆亲自去勾栏接近试探张惟孝，但却没有什么结果。

恰好这个时候，张弘范又在勾栏看客中认出了他的目标人物——贾德润，竟不知对方来得如此之快，又见高秀英一行离开了勾栏，便急忙追来梅香别院，欲商议是否要提前动手。

正密谋之际，皮影戏班的严震闯了进来，张弘范担心计划外泄，上前制住了严震。严震连忙表白自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太平驸马，也是官府追捕的逃犯，绝对不会泄露他们的计划。张弘范踌躇未定之时，正好有人来请高秀英去说书，张弘范不得已，只得让高秀英等人先走。再转过头来时，却见到月门边站着周太平。他忙将周太平抓住，逼问对方可听到些什么。周太平道：“什么都没听到。”趁他不备，推开他便跑。一旁严震情急之下，抓起镰刀，追上周太平，将他杀死，又抹了抹额头的汗水，道：“现在张公子总该相信我了吧。”

张弘范虽厌恶此人，为应付眼前危机，也不得不暂时结成同盟，忙让他将血衣脱了扔掉，严震遂随手将外袍扔进茅厕。二人正计议要不要将尸体也扔进茅厕粪坑时，忽听到张惟孝在院门前叫唤。严震忙打手势让张弘范躲到门后，自己冲进西院，戴了木偶面具出来。他出声引开张惟孝，张弘范便从后面将其击倒，再将镰刀塞入其手中，以嫁祸给他。整个过程，不但关键之处，就连细节也与张惟孝的推算完全一致。

后来张弘范将事情告诉了高秀英，嘱其千万要镇定，咬定与己无关。不想次日严震即寻到西院高秀英房间，称张弘范嫁祸旁人之计未能成功，官府早晚會找到他自己身上，逼着高秀英等人想办法。高秀英不得已，只得派冬子去叫张弘范。张弘范怒不可遏，一进门便将严震打倒。本来还想杀了他，却为高秀英阻止，便将其绑了手脚，封了口眼，关在一口箱子中。

严震这件事算是暂时应付过去了，然不久张畴又因涉嫌杀害煖糟梅秋被官府捕去。高秀英听说后很是着急，来找船夫商议。那船夫只是张

畴自临安重金雇请的，见主顾卷入命案，生怕牵连自己，顾不上更多，掉头回临安去了。如此，反而给外人造成了张畴畏罪潜逃的假象。至于张畴逃出县衙、转瞬落入竹枝娘子之手，则更是高秀英所不能预料。她本是江湖艺人，无甚大主意，一被竹枝娘子要挟，六神无主，便将事情原委全部说了出来。

竹枝娘子听到严震人就在隔壁西院时，大喜过望，忙让高秀英领自己去看。到了冬子房间，一打开墙角木箱，臊臭味扑面而来，直呛眼鼻。严震嘴唇干枯发裂，饥渴得只剩一口气，半死不活地蜷缩在里面，异味是其便溺在箱中所致。

竹枝娘子便道：“周太平被杀原是意外，严震才是罪魁祸首。高大娘将仇人交给我，算是帮了我的大忙，我也愿意帮你一个忙，送你去与张弘范团聚，再送你们回北方。官府很快就会知道张弘范是周太平一案帮凶，你们说书班子难脱干系，所以绑架贾二公子作人质一事，想都不要再想了，还是赶快逃命去吧。”安排一番后，派人将高秀英一行送去鹿门山。

张惟孝听了经过，这才明白原来一切缘由仍然起于当年贾似道的私自求和，难怪竹枝娘子肯出面助高秀英逃走，大概也是联想到了自身遭遇。不由感叹道：“我与张弘范初见之时，他曾吟诵一首《木兰花慢》，我早该想到他的身份的。”

张弘范是北方汉人世侯的后起之秀，文武双全，张惟孝曾读过其一首《木兰花慢》[\[9\]](#)：

功名归堕甑，便拂袖，不须惊。
且书剑蹉跎，林泉笑傲，诗酒飘零。
人间事、良可笑，似长风、云影弄阴晴。
莫泣穷途老泪，休怜儿女新亭。

浩歌一曲饭牛声，天际暮烟冥。
正百二河山，一时冠带，老却升平。
英雄亦应无用，拟风尘、万里奋鹏程。
谁忆青春富贵，为怜四海苍生。

词作颇在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中杂以儿女离情，刚中有柔，豪而能婉，兼有豪放与婉约两者特点，颇具英雄情怀，令人击节。

竹枝娘子道：“郎君已经足够聪明了。谁能想得到堂堂张公子不在北方享福，却偏要来南朝做绑票的勾当。”又摇头道：“北方那些汉人世侯，说得好听是土豪起家，其实就是强盗出身。张弘范得其父精心培育，算是第二代中的佼佼者，想不到还是旧习难改，居然想出了绑架贾二公子的勾当。”

张惟孝道：“你……”竹枝娘子道：“什么？”随即醒悟过来，道：“郎君是怕我对贾二公子下手吗？”张惟孝道：“我想应该不会。你有更大的阴谋，哪里顾得上贾二公子。再说了，你要的是贾似道，贾二公子入不了你的法眼，不然你也不会急着将高秀英送走了。”

竹枝娘子道：“我送走高秀英，是怕周太平一案牵连到她啊。”张惟孝道：“不是。当时在现场的人，周太平已死，严震和张弘范都在你手，只要高秀英一口咬定命案与她无干，再强词夺理，旁人也不能证明她说了假话。你既知她是张弘范的人，她留在襄阳，本来可以帮你很大忙，你却送她走，因为怕她真的会去绑架贾二公子，搞乱你原先的计划。”

竹枝娘子道：“郎君当真太聪明了，不错，是这样，我是怕高秀英乱来，才将她的班子送走。当晚，高秀英对我和盘托出后，我便接到消息，张弘范从鹿门山逃走了。”

张弘范被捆送到鹿门山后，驻在那里的济南汉人世侯张宏一眼便认出了他，惊讶之余，便命人解了绑缚，又好生款待。张弘范不肯说明来襄阳的目的，只说是私事，敷衍了张宏一番，到天黑时竟逃出营寨。张宏忙派人知会竹枝娘子。竹枝娘子料想张弘范必会回来找高秀英，她没有闲暇应付他，便先来了一招釜底抽薪，将高秀英等人抢先送走，还美其名曰是送她与张弘范团聚。

张惟孝又问道：“严震人呢？你已经杀了他吗？”竹枝娘子笑道：“他不是太便宜了他？他好歹曾是大宋的状元，差点就雀屏中选为驸马。我已派人将他送回北方，充作南奴，专做清理茅厕的活计。”

张惟孝道：“如此，周太平一案便算水落石出了。唐县尉那边……”竹枝娘子道：“唐县尉已经都知道了，所有前因后果，包括他来襄阳是为了绑架贾二公子，包括张畴就是张弘范。”

张惟孝大为惊异，道：“你将前后究竟尽数托出，唐县尉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吗？”竹枝娘子道：“当然问了，我称高秀英逃走前心中愧疚，向我坦露了真相。”

张惟孝道：“你可真是会算计，如此，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你是蒙古间谍了。不过张弘范虽逃离鹿门山，人必还在襄阳。你告知官府他的真实身份，不怕他被全境通缉吗？万一他被捕，吃不住严刑拷打，说不定还会泄露你的真实身份。”

竹枝娘子道：“张弘范自己惹下的祸事，该由他自己承担。他敢说出我的身份吗？除非他想要河北张氏满门人头落地。”

张惟孝很不喜欢她这种阴森冷酷的口气，只哼了一声。

竹枝娘子又道：“况且就算官府抓住张弘范，未必便会对他如何。郎君不知道张弘范的堂兄张世杰在郢州任都统吗？既然已有张氏子弟为大宋效力，吕文焕那些人必定也会努力争取张弘范归顺的。”

张惟孝蓦然得到了提醒，道：“呀，我在老龙堤上见过的斗笠人原来是张世杰！”

竹枝娘子道：“张世杰不是该在郢州吗？难道他已经知道张弘范来了襄阳？”张惟孝道：“决计知道，而且张世杰派了人暗中监视张弘范。那个人，就是梅秋。”

事情果如张惟孝所料，周太平命案当晚，钟杨等人闻讯后赶去梅香别院时，张世杰意外在勾栏看到了堂弟张弘范。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定神后也没有声张，只悄悄寻了过去。张弘范乍然遇到故人，也极为吃惊。张世杰将张弘范拉到僻静处，二话不说，先举刀制住他，搜他身上。

张弘范怒道：“做什么？”张世杰道：“你说我做什么？当然是要搜查

你这蒙古奸细的罪证。”张弘范道：“什么蒙古奸细，我来襄阳全是因为私事。”

张世杰根本不信，道：“你会有什么私事来大宋？”张弘范道：“我无可奉告。”张世杰道：“走，跟我去襄阳府。你父亲身份显赫，你不足以送命，就暂且留在这里做人质吧。”

张弘范忙道：“自从李璫之叛后，我父子均被罢军职，这堂兄是知道的。”张世杰道：“我有听过。”张弘范道：“我敢向堂兄发誓，我来襄阳，真的是私事。堂兄还不相信，我带你去我船上。”

当即引张世杰出来，到船上一问，船家、船夫均是从临安雇请的，是地地道道的宋人。

张弘范道：“如果我来刺探军情，会只身一人吗？你既驻守京湖，该知道现下负责南边军务的是都元帅阿术，汉军统帅则是阿里海牙和刘整。我们这些北方汉人世侯早就靠边站了。”张世杰这才半信半疑，问道：“真的是私事？”张弘范道：“真的。我可以对天起誓。”当即朝汉江跪下，以父母名义立下毒誓。

张世杰这才相信，道：“不管怎样，你身份特殊，不能留在这里，须得尽快离去。”张弘范道：“堂兄无须再管我的事，你就当今晚没有见过我。不然万一我真的被宋方发现，你有知情不报之罪。”

张世杰便下船回来梅香酒楼，但还是很挂念张弘范口中的“私事”，正好遇到梅秋。他对这个伶俐的媵糟印象很深，遂拜托她暗中监视张弘范，说那个人有些可疑。梅秋满口应了，这才有后来向张惟孝打听张弘范姓名一事。

张惟孝又道：“当日我听说梅秋受张将军所派，暗中监视某人，我以为张将军是张顺或是张贵，被监视者是我本人，不想完全想错了。”

竹枝娘子也大是意外，沉吟道：“会不会是梅秋发现了张弘范的计划，赶着要去向官府告发，结果被他杀了灭口呢？他杀梅秋是逼不得已。”

张弘范此人果断敢为，既有动机，又有手段。且完全符合凶手的特征：既跟梅秋有怨，又是王五妓馆的熟客。之前牛千里曾说张弘范宠爱妓馆头牌巧姐儿，那巧姐儿多半是被王五逼良为娼，在密室受过荼毒，不敢有反抗之心，因而只说自己心甘情愿做妓女。但她既与张弘范亲密，几乎日夜相伴，多半已将自己的遭遇告知了情郎。张弘范得知王五恶行，亦有惩治其人之心。那晚，梅秋无意中发现了张弘范的身份或计划，要赶去报告官府，被张弘范擒住。事情到了这一步，梅秋必然要被杀人灭口。但张弘范却突然想到了一个嫁祸王五的计策，于是先将她奸污，再灌以毒药，将其整治得奄奄一息后，再弄到蒋家故宅，吊在梁下，嫁祸给王五。

不过尚有一点疑问，当日张惟孝和张弘范同时被襄阳县尉唐珣逮捕，张弘范一再为张惟孝辩护，不信他会奸杀残害一名娼女。若张弘范是真凶，他尚有要事未成，找个替罪羊是最好不过的局面，为何他还要极力为张惟孝辩护呢？

张惟孝一时也想不通究竟，只能等找到张弘范本人再说，反正他已被官府通缉，只要人还在襄阳，被捉是早晚的事。遂起身告辞。

竹枝娘子追出来道：“不管是不是张弘范杀了梅秋，现下王五肯定认为郎君就是真凶和嫁祸者。虽然他可能从他叔叔王通判那里知道了郎君的身份，不敢贸然报复你，但郎君还是要小心。”张惟孝道：“多谢。”

进城时，正好看到襄阳县尉唐珣坐在西门边的摊子上吃面，张惟孝忙过去招呼了一声。

唐珣道：“张公子，我正想着要去找你。周太平的案子差不多快破了，皮影戏班的严震是杀人凶手，他的真实身份是周震炎。这个张公子早知道了，是你让收夜香的于老汉自茅厕中打捞出了血衣，也是你推测出了严震就是当年的太平驸马。竹枝娘子全部告诉我了。”又道：“那自后袭击张公子的帮凶就是张畴，就是当日和张公子一道被我逮来县衙的外地游客。”见对方并不吃惊，笑道：“原来这个张公子也已经知道了。”又问道：“张公子又是如何知道张畴是帮凶的？”

张惟孝道：“当时王通判要打我二人屁股，我被按在地上，正好看到

张畴的右手，感觉大小跟那掌纹图差不多。逃出县衙后，拿他手一试，正好对上。他见难以抵赖，便亲口承认是他袭击了我。我当时还不知严震是真凶，又曾见张畴袍子上没有血迹，便有意放他走了。”又道：“本来我打算昨日去县衙将周太平一案原委告知唐县尉，但临时出了点事，我人出了襄阳，刚刚才回来。”

唐珏道：“原来是这样，这可真是再巧不过。既然张畴亲口承认，那么便可以结案了。只可惜严震和张畴，还有高秀英他们均已先后逃走，未能捕到人。”又刻意压低声音道：“张公子可知道张畴的真实身份？”张惟孝道：“愿闻其详。”

唐珏道：“他是北方汉人世侯张柔第九子，真名张弘范。鄂州都统张世杰就是他的堂兄。”又大致说了严震杀人动机和经过。

张惟孝不愿意假装吃惊，便问道：“上头可知道了这件事？”唐珏见张惟孝不觉意外，还以为其人经过的风浪太多，眼前之事不足为奇，便道：“竹枝娘子如实禀报后，我不敢怠慢，立即到襄阳府上报。王通判当时不在，只撞见了吕知府。吕知府听说后，立即亲自签发了通缉张弘范的告示，不过还是用的张畴的名字，罪名是他涉嫌杀害周太平。吕知府还命我不要去对旁人提及张弘范身份，包括王通判。”

张惟孝道：“这一是怕襄阳百姓知道有蒙古人参与杀害平民后，产生恐慌心理。二是怕鹿门山的蒙古人知道后，会设法营救张弘范。吕大帅考虑得很周到。多谢唐县尉没有拿我当‘旁人’，告知我张弘范的身份。”唐珏道：“好说。”又道：“据我所知，榷场码头那边也派了便装兵士。看情形，吕知府非要捉到张弘范不可。”

张惟孝见周太平命案基本上已水落石出，便不再以为意，又问道：“梅秋一案，官府这边可有进展？”唐珏道：“那件案子现下归襄阳府管，我是没听到任何动静。”左右看了一眼，压低声音道：“奸杀案是重大命案，已经上报提刑司，这案子非得尽快结案不可。不过照惯例来看，办案讲究证据，目下证据都对张公子你不利，王通判似乎认定张公子就是凶手。之所以不抓你、不办你，不过是因为你是张惟孝，吕知府下了令，暂时不要动你。这其中，很有些奇怪呢。”

张惟孝道：“奇怪什么？”唐珏道：“如果……我是假设……如果这案子本来跟王五有关，张公子你只是被人诬陷，是王五临时找来的替罪羊，那么他之前并不知道你的身份。而现今他知道了，知道也许铁证如山仍然动不了你，他下一步要做的是做什么？”张惟孝道：“找新的替罪羊。”

唐珏道：“太对了！然而王五那边并没有这么做，可知为什么？”张惟孝道：“案子与王五无关，不需要再找新的替罪羊。而且证据、证人直接指向我，王五也好，王通判也好，都是真心认为我是凶手。”

唐珏道：“太对了！张公子，你当真是聪明人。我任县尉数年，经手的案子不下百起，这是我想了一天一夜才想到的，你却转念间就猜到了关键。”张惟孝道：“不过是侥幸罢了。”

唐珏道：“但这其中一定还有隐情，不然王通判不会急不可待地要接手梅秋一案。这案子轰动一方，不尽快破案，会影响他自己的官声和考评，他何必要揽这么个烫手山芋？张公子，你可知道些什么？”张惟孝道：“目下还不好说。”

唐珏与他几番交道，已知其性情，也不催逼。二人又闲话几句，就此拱手作别。

张惟孝一路打听，寻来钟家老宅。叩响门环，来开门的却是梅雀，愣了一愣，问道：“怎么会是雀娘？”梅雀笑道：“不独奴家在这里，燕娘也在这里。”转头叫道：“燕子，张公子终于回来啦。”

果见梅燕应声而出，奔过来见到张惟孝，登时喜极而泣，道：“张公子，你可算平安回来了。”

张惟孝道：“你们……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梅雀道：“是钟三娘子说张公子和黑杨将军要搬来这里住，没有人照顾饮食起居，所以雇请了我和梅燕做女使。张公子不高兴吗？”张惟孝笑道：“怎么会不高兴？走，外面冷，进去再说。”

进来客厅坐下，梅燕便去厨下烧水，好打热水给张惟孝洗漱。

张惟孝问道：“黑杨将军回来了吗？”梅雀奉上茶水，笑道：“还没有，黑杨将军都是半夜才回来。对了，除了黑杨将军外，还有张顺、张贵两位张将军也临时搬了进来，黑杨将军说他们来襄阳公干，住在驿馆不方便，反正这里也有空房。不过他们三位都出去了，怕是得过一会儿才回来。”

张惟孝道：“别管他们，还是说说你和梅燕吧。如此，你们不做煊糟了吗？”梅雀笑道：“当然不做了。能服侍张公子，这可是我们燕子朝思暮想的事呢。”

张惟孝笑了一笑，问道：“你和梅燕是因为做了煊糟才改名叫梅娘，本名叫什么？”梅雀道：“奴家本姓孔，名孔雀。梅燕本名叫邹燕。”张惟孝道：“那好，以后我就用本名称呼。孔雀，邹燕，都是好名字。”

孔雀问道：“张公子前晚去了哪里？黑杨将军回来不见你，还特意出去寻了你一趟。你连着几天不出现，我们都以为你……”张惟孝道：“以为我怎么了？”孔雀道：“以为出了梅秋那件事，你畏罪逃走了。”

张惟孝道：“这么说，你和燕娘都以为是我害死梅秋了？”孔雀连连摆手，道：“不是，不是。就算所有人都认为是张公子杀人，奴家和燕子都不会有一丁点儿的怀疑。”又道：“当日官府的人找上门来，说是要搜查梅秋住处，看有没有什么线索，结果发现了张公子的那件黑丝袍。奴家不知道那件袍子是对张公子不利的证物，又怕官差们多想，便主动告知那是张公子送来缝补的。结果他们就把我和燕子也逮来襄阳县署，关在黑牢里。那里又脏又臭又黑又冷，真的很可怕。奴家和燕子都吓得发抖。幸好很快又将我们放了出来，听说是唐县尉作保说了情。”

张惟孝问道：“那你们有没有跟官府提过我当晚的行踪？”孔雀道：“当然没有。张公子叮嘱过我们不要说的啊。当时虽然还不知道梅秋已经遇害，但奴家很明白张公子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我和燕子好。后来听说张公子是杀人凶手，奴家愈发能够肯定了。”

张惟孝道：“这话怎么说？”虽然周围没有其他人，孔雀还是警惕地看了一眼门外，压低声音道：“当晚张公子本在房中睡觉，是我们两个吵醒了公子，求公子去找梅秋。那时我们已经捡到了梅秋的鞋子，足见她

已遭了不幸。公子哪有杀人的时间呢？这件事，摆明跟王五官人有关，张公子是怕我们两个受牵连，所以才不让我们说。后来张公子你成了凶手，燕子本来还想出来做证，证明你没有时间去杀人，是我阻止了她。自古以来官官相护，王通判一定会庇护他的侄子，连张公子这样的好人都会遭人诬陷，我们两个说了出来又能怎样，多半会被王通判一顿暴打，说我们做伪证。”

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子，却能将其利益关系看得极清楚。大概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会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张惟孝颇为佩服，赞道：“你很机灵，做得也很对。”

忽听到有人拍门，孔雀道：“一定是黑杨将军和两位张将军回来了。”慌忙赶去开门。

张惟孝“哎哟”一声，心道：“我未赴钟清之约，她会不会还在仲宣楼那里？”急忙出来，正好撞见钟杨和张顺、张贵兄弟。钟杨手中提着食盒，脸色颇为不善。

略为寒暄后，钟杨便让孔雀引二张先去歇息，等旁人离开，劈头便问道：“张公子，你去了哪里？”张惟孝问道：“清娘她……”钟杨道：“她在仲宣楼等了你一天，我刚刚才送她回去。”

张惟孝也无从解释，只得道：“抱歉。”钟杨摆手道：“算了，这话张公子自己当面对清娘说去。”

张惟孝见对方怒气颇重，忙跟了进来，问道：“昨日黑杨将军可有去过万山？”钟杨道：“去过，前前后后都看过了。怕是张公子要失望了，那里没有什么蒙古人，只有本地人王五在那里修了一处宅子。”

张惟孝好似听到晴天霹雳，呆了一呆，才问道：“黑杨将军说王五在万山大兴土木？”钟杨道：“这不奇怪啊。襄阳城里城外不少都是王五的产业。这次他看上了万山山清水秀，要在那里修一处别墅，还说知会过吕大帅。我确认过，吕大帅确实知道有这么回事。”

张惟孝道：“听说王五身边有个姓刘的军师，黑杨将军可知道这个人？”钟杨道：“这人我听过。那个姓刘的原是刘大娘——就是上山砍柴

不慎跌死的蒋大的浑家的亲眷，是听到凶耗后专门赶来处理后事的，不想蒋大尸骨无存，刘大娘又失了踪，宅子还被王五占了。那姓刘的不知如何跟王五成了朋友，从此留在襄阳为他效力。听说王五很器重他，尊称他为‘刘先生’。”

张惟孝忙道：“黑杨将军，你速速换上便衣，随我出去。”钟杨道：“这深更半夜的要去哪里？”张惟孝不答，只催道：“快，快点。”

钟杨见他大异常态，料想必有用意，便脱了戎衣，随意披了袍子，佩上兵器。

邹燕正好出来，忙问道：“二位官人要去哪里？”张惟孝道：“我和黑杨将军有事出去，今晚不必等我们回来。”

钟杨道：“怎么，张公子这一趟又预备折腾一晚上？”张惟孝道：“一晚上能折腾完就不错了。”

到西门时，却见襄阳县尉唐珏还坐在那处小吃摊子上发呆。张惟孝又临时改了主意，忙上前招呼，道：“唐县尉，关于梅秋一案，我有重大线索向你举报。”

唐珏立即起身，问道：“什么线索？”话一出口，便意识到不妥，又道：“这件案子目下归王通判管。这样，我先引张公子去襄阳府等候，再派人去王通判家寻他来。”

张惟孝道：“甚好，不过我不想见王通判，我想面见吕大帅。”钟杨狐疑问道：“张公子，你在搞什么鬼？”张惟孝道：“黑杨将军，你也一道去，今晚少了你决计不行。”

三人遂赶来襄阳府。因吕太夫人寿诞将近，后衙已张灯结彩，颇为喜庆。吕文焕尚未歇息，正在灯下与幕僚费心筹划母亲寿筵之事，忽听得张惟孝深夜求见，忙披衣出来。

张惟孝却不肯开口，连使眼色，吕文焕不得已，只得命幕僚、侍从尽数退出，只留唐珏和钟杨二人。张惟孝这才开门见山地道：“我有梅秋一案的关键线索，要当面向吕大帅举报。”

吕文焕大为惊讶，道：“张公子如此声势，就为这件事？”话一出口，便觉不妥，似有轻视梅秋一案的嫌疑，忙道：“既是人命官司，该找王通判才是。”

张惟孝道：“杀人疑凶是王通判至亲，按大宋律法，王通判须得避嫌，不能再接触梅秋的案子。”他一说出“杀人凶手是王通判至亲”，旁人便知道他要说王五，果然，他也没有出人意料，缓缓道：“极有可能是王五和他手下杀了梅秋。”

吕文焕愣了一愣，问道：“张公子可有证据？”张惟孝道：“这是我亲眼所见。”当即说了当晚情形。从梅燕、梅雀在巷口捡到梅秋鞋子开始，一直说到自己被王五发现、落荒而逃，还在逃跑途中撞见了收夜香的于老汉。他讲的全部是当晚所见事实，只是有选择性，未提梅秋是被人下毒再移到蒋家故宅一段。

吕文焕愣了好半天，才半信半疑地问道：“张公子是说，梅秋先被王五擒了，凌辱后吊在蒋家故宅的厢房中。王五离开后，其手下赵憨子忍不住起来玩弄梅秋，一会儿后发现她突然断了气，这才着了慌，派人去叫王五。王五到后，便欲将尸体扔进隔壁的茅厕，还发现了伏在墙头的张公子。”

张惟孝道：“吕大帅推测的前半部分，我没有亲眼看见。我人到那里时，只看见梅秋被剥光了衣衫，吊在厢房房梁下，王五手下人在焦急地等他到来。王五到来后，他手下人禀报，我才知道梅秋已经死了。随后就是王五与手下人商议处理尸首，我也是那个时候被发现的。另外，我还有证据和证人，我跳下墙前，为了阻止王五将梅秋尸首扔入隔壁梅香别院粪坑，我大叫了一声，还朝别院扔了一块石头。那石头正砸在西厢房房顶上，一定有人惊醒了。”

唐珏“啊”了一声，忙道：“梅香别院西厢住着木偶戏班。前日于老汉在茅厕打捞出血衣，下官赶去查看茅厕时，正好撞见何班主。他特意提了早上天快亮有人朝他房顶丢石头，还隐约听见有人叫喊。”

吕文焕闻言，不由得又多信了几分，问道：“既然如此，张公子为何到现在才说？”张惟孝道：“王五的叔叔是襄阳府通判，王通判抢着接手

梅秋一案，唐县尉最清楚不过。我被逮到襄阳县衙后，王通判什么都没问，便直接下令动杖打我，这唐县尉可以做证。”

唐珏见吕文焕望向自己，便点头道：“有这事。不过王通判当时不知道张公子的真实身份。”

张惟孝又道：“我见王通判如此苛刻猛于虎，哪还敢说出实话？只能先逃出县衙保命再说。承蒙吕大帅看得起我，邀我到府衙相会，半句不提梅秋命案，足见大帅相信我不是凶手，我很感激。然自古以来官官相护，我还是不敢轻易说出真相。这几日我四下打听，得知吕大帅忠勤体国，恪尽职守，我心中多少有了些把握，才敢来向大帅陈述真相。”

吕文焕听在耳中，颇为受用，一时露出微笑来，赞道：“张公子，你思虑周密，做得很对。”

唐珏不久前还与张惟孝谈及王五与梅秋案无关，钟杨更是莫名其妙被张惟孝拉了出来，全然不知他意欲何为。二人均觉其人言行大为反常，但见吕文焕已完全相信了张惟孝的解释，不由得面面相觑。

张惟孝道：“既然吕大帅已经知道真相，就该立即采取行动。”吕文焕踌躇道：“虽则王五有重大杀人嫌疑，然其人掌管襄樊大小码头，一旦抓了他，怕是会惹出不少乱子。”

张惟孝道：“吕大帅，我是这件案子的目击证人，真相无论如何是瞒不住的。吕大帅当机立断，还能赢得铁面无私的美名，若是迁延不决，只会养虎为患，最终被王五拖累。”

吕文焕犹豫片刻，问道：“张公子觉得应该怎么办？”张惟孝道：“兵分两路。请大帅立即调派两队兵士，一队由唐县尉率领，赶去查封王五妓馆。再细细搜查，一定能发现不少非法证据。另一队人马由黑杨将军率领，随我去老龙堤码头，那里有关键证据。若王五人在那里，亦可以将他当场逮捕。”

吕文焕又惊又疑，问道：“关键证据是什么？难道王五除了贩卖妇人，还走私军械？”忽觉察到无意中泄露了自己知晓王五拐卖妇人一事，忙改口道：“逮捕了王五，码头事务要怎么办？”张惟孝道：“大帅无须忧

惧，可令王五副手暂时接管襄樊码头，决计不会有人闹事。”

吕文焕道：“王五的副手是谁？”唐珏道：“是王五的堂弟王七。他人还算好，不像王五那般凶残好色，一般只待在码头处理事务。”

张惟孝又催道：“大帅，迟了可就来不及了。而且这襄阳府衙中有不少王通判耳目，你不能调动差役，只能让黑杨将军赶去军营调兵，不然就会走漏风声。”

他口中称“王通判耳目”，实则是怕襄阳府署有蒙古人的眼线，竹枝娘子在襄阳经营多年，不会不在官府买动关系。

吕文焕道：“逮捕一个王五，需要这样大张旗鼓吗？”张惟孝道：“这件事，远远比吕大帅想的严重。”

吕文焕道：“黑杨将军，你看呢？”钟杨实话实说道：“张公子为这件事如此热心，一定不简单。”

吕文焕遂下定决心，道：“好，就依张公子之计行事。不过如果事情不像张公子说的那样严重，你可得给本帅一个交代。”张惟孝道：“是。”

三人遂又出来，摸黑来到军营。调了两队兵士，由西门出城。

张惟孝道：“唐县尉，还有一件事，你查封妓馆后，还要带人去趟蒋家故宅。可还记得几年前刘大娘失踪一事？她很可能被人杀了，尸首就埋在那处宅子里。”

唐珏本就满腹疑云，闻言愈发吃惊，问道：“何以见得尸体会在宅子里？”张惟孝道：“当时蒋大已死，蒋家只有刘大娘一个人，杀了她，就地掩埋最为保险。”

唐珏道：“如此说来，蒋大之死也不是意外了？”张惟孝“嘿嘿”了两声，道：“如果县尉君能在宅子找到刘大娘的遗骸，说蒋大是意外而死，也不会再有人相信吧。”沉吟片刻，又道：“唐县尉可以先试试蒋家故宅东北院墙脚，那里隔壁就是梅香别院的茅厕，臭气能够掩盖尸臭。如果我是凶手，一定会选择将刘大娘埋在那里。”

唐珏半信半疑，道：“好，我先去办事，回头再向张公子请教。”张惟孝道：“有劳。”遂拱手作别。

将至码头时，张惟孝命众兵士先留在大堤上，叮嘱道：“我和黑杨将军先下去，听到动静你们再冲下来。一个都不准走脱。”

一名兵士问道：“什么动静？”张惟孝道：“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道。”

下来台阶时，钟杨终于忍不住了，问道：“我们是来抓坏人，为什么要如此偷偷摸摸？”张惟孝道：“不偷偷摸摸，就发现不了关键证据。黑杨将军，此事事关重大，一时也解释不清楚，但待会儿你自会明白。”

码头船坞上尚有人忙碌，旁侧的一间仓房亦亮有灯火，偶尔有人进出。张惟孝和钟杨特意绕到暗处，弓身摸近仓房。却见外屋有三名大汉伏在桌子上打盹，里屋有灯光射出。

钟杨低声道：“王五不在这里。”张惟孝道：“我知道，王五人一定在妓馆。我本来就不是来找他的。黑杨将军，我先进去，你跟在我后面。如果那三人醒了，你负责对付他们。”

钟杨道：“什么，我一个对付三个？那张公子你呢？”张惟孝道：“我去对付里屋的人。”

钟杨尚未回过神来，张惟孝已拔出长剑，挺身闯了进去。当即有大汉惊醒，起身喝道：“什么人？”但张惟孝动作实在太快，他还不及阻拦，对方便已冲进里屋。

灯下一人正伏案疾书，听到动静，便急忙将信纸团了两下，往灯上凑去。张惟孝抢上前一把夺下，用剑指住对方胸口，笑道：“宋衙宋先生，别来无恙乎？我可实在没有想到你就是刘先生。”

[1]指宋理宗宠幸临安名妓唐安安，为此拿出大量钱物用于赏赐，当内藏库财物用完时，便动用作为军费的封桩库、左藏库蓄积，唐安安由此而富冠京城。

[2]笄(jī)：簪子。古代特指女子十五岁可以盘发插笄的年龄，即成年时女子加笄，男子加冠。

[3]易州定兴：今河北定兴。

[4]狼牙岭：今河北易县紫荆关附近的狼牙山一带。

[5]保州：今河北保定。

[6]河朔：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7]拔都：蒙古语，意为英雄。

[8]王环：镇州镇定(今河北正定)人。初以勇力事后蜀主孟知祥。孟昶嗣位，王环为凤州(今陕西凤县)节度使。周世宗攻打凤州，多次被王环击退。大臣皆请罢兵休战。周世宗说：“我欲一统天下，而教化却不及秦、凤等州。现已出兵征讨，若无功而返，我心有惭愧。”遂决意攻打。蜀兵戍守的秦(今甘肃秦安)、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三州皆投降，只有王环坚守不降，直至力屈城破被擒。周世宗认为各为其主，王环忠其所事，不但没有杀他，还授右骁卫大将军。显德三年(956年)，王环率水师数千随周世宗征淮南。不但没有任何战功，而且随之被擒的蜀兵多逃降南唐，周世宗仍以诚待之，列第于京师，赏赐丰厚。后王环从周世宗南征，途中病卒。

[9]张弘范为人豪放，作品不留底稿，随手散落。后来有人为他网罗遗佚，刻印了一部诗集，即现在传世的《淮阳集》(张弘范后因灭宋有功由元廷加封淮阳王)。有诗一百二十篇，词三十余篇。编者不详，燕山王氏刻于敬义堂，邓光荐为之序。今传有明正德(1506年—1521年)中周钺重本，《四库全书》即据传抄钺刻本著录。另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鹿传霖刻本。作序者邓光荐，初名剡，字中甫，又字中斋。年少时与文天祥、刘辰翁同为白鹭洲书院山长欧阳守道门生。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历任宗正寺簿秘书丞、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宋亡后投海自杀，为张弘范所救，并命儿子张珪从其学。不久，与文天祥同舟押解北上，途中因病留建康天庆观。临别前，邓光荐写《酹江月》赠别：“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

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羸，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文天祥有和词云：“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虫四壁。横塑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江山回首，线青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俱是传世名作。后文天祥被杀，邓光荐则因张珪斡旋，得以放回原籍。

第八章 伴人无寐

他内心深处，却希望能向她解释清楚，只因她是懂他的人。从第一眼在仲宣楼见到她，他便喜欢她，但只是清淡的喜欢而已。他知道她也喜欢他，彼此的会意是人生中难得的一份慰藉。沉浸在这样的喜欢里，心事随着目光缓缓流淌，丝丝暖意足以抵御瑟瑟江风。他不希望失去这份默契。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
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
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
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
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辛弃疾《水龙吟》

那在仓房灯下写信的男子，正是当年与汪晚晴一道诱捕张惟孝的宋衙。他被张惟孝举剑制住，倒也颇镇定，低声道：“张公子可莫忘了，你和竹枝娘子是有协议的。”这分明是半威胁半恳求地让对方不要泄露他身份。

张惟孝道：“我并没有举报竹枝娘子，以及她的同党，我只是来报复王五陷害我杀了梅秋。不过既然在这里撞见宋先生，一定要好好招呼，以报当年之恩德。”

宋衙听到外面兵刃交接声大起，料想事情已无可挽回，便不再多语。

钟杨一人独斗三名大汉，动静一起，埋伏在外面的兵士蜂拥冲了进来。钟杨既得大援，忙引人冲进内室，问道：“他是谁？”张惟孝道：“一位故人。”插剑入鞘，又将夺来的信递了过来。

钟杨略略一看，惊讶之极，道，“这……这是写给蒙古都元帅阿术的信。这个人是蒙古奸细？”张惟孝道：“如假包换。”他虽然料不到会在码头遇到宋衙，却早已猜到“刘先生”必是蒙古一方的人——

襄阳四周群山环抱，以鹿门山和万山最为重要，不但是城外的制高点，还可以直接扼守汉江。水道要害则以位于白河入汉水处的白河码头最为关键。蒙古人既已在鹿门山筑寨，应该也会在万山和白河有所动作，只不过这两处均在襄阳眼皮底下，需要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当张惟孝听到铜锣提及王五在白河河口南岸大兴土木时，已起了疑心，待钟杨提及王五在万山修建别墅私宅、而其军师刘先生是蒋大夫妇亲眷时，便恍然大悟。蒋大及其妻子刘氏均是被竹枝娘子派人杀死，目的只为夺他家宅子，至于那位自称亲眷的刘先生，十成是竹枝娘子手下，冒亲只是为合法地占有蒋家故宅。不想强龙难压地头蛇，那宅子被恶霸王五占了。竹枝娘子虽竹篮打水一场空，却有了更大收获，想出了以控制王五来控制襄樊水道及码头的主意。于是指派刘先生接近王五，想来那刘先生知书识礼，又有智谋，很快成为了王五的左膀右臂，蒙古人的势力由此渗透进了襄樊大小码头。既然与梅香别院的秘道仍是由东面谈家而出，表明王五对刘先生的真正身份并不知情，只是被蒙古人利用而懵懂不知。更好笑的是，王五不知道竹枝娘子身份，垂涎她的美色，一再予以调戏挑逗。而竹枝娘子之所以忍耐下来，实是因为王五在她的大计划中至关重要，非但不能动他分毫，还要千方百计地予以保护。

张惟孝猜到蒙古人已利用王五在万山及白河有所动作后，便欲拉上钟杨，立即去码头“拜访”刘先生，以验证自己推算无误。然到西门见到襄阳县尉唐珏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决意将当晚在蒋家故宅所见有选择性地上报，诱导官府将王五设想为杀害梅秋凶手，如此，便可名正言顺地搜捕妓馆和码头。他也料想吕文焕未必想动王五，言语中多有相激之意，又提出以王五堂弟王七继续掌管码头，总算才说服这位襄阳知府同意出兵逮捕凶犯。

钟杨虽不明究竟，但也猜到张惟孝早预料到能在码头捕捉到蒙古奸细，忙命兵士取出绳索，将宋衙反手缚了。

张惟孝道：“黑杨将军，你命人好好搜查这里，一定还能找到不少证据。我先带宋先生出去，好好叙叙旧。”扯了宋衙出来，道：“用布条陷害我杀了梅秋，这主意极高明。我想王五的脑子没这么灵光，这应该是宋先生你的主意吧？”

宋衙道：“抱歉，我到达时，张公子已跳墙逃走。我只在墙头找到那条布片，实不知是张公子你的袍子，不然我绝不会出这主意，以致目下引火焚身。”

原来一切果如张惟孝所料，宋衙冒充刘大娘亲眷冒出来，实是为了夺取蒋家故宅。后来王五强行霸占了宅子，他当然不能力争，遂干脆接近讨好王五，为其出谋划策，由此成为其心腹。站稳脚跟后，他便利用王五的势力和名头大肆为蒙古人谋取利益，如在万山修建宅子、在白河南岸修建集市，都是他的主意，表面是为王五修置产业，实是为蒙古人建筑兵寨堡垒。

前几日，竹枝娘子派人告知宋衙张惟孝逃出洛阳军营，且回了襄阳，命宋衙轻易不要露面，以防被他认出。宋衙为大计着想，本想派人暗中杀掉张惟孝，但竹枝娘子却不同意，称张惟孝还有大用。他虽不以为然，但身为下属，也不得不听令行事。

梅秋遇害当晚，王五手下一发现不妥，便派了人分去妓馆和码头找王五、宋衙。正好宋衙去了白河码头，闻讯赶来时，天已经蒙蒙发亮。彼时王五发现了伏在墙头的张惟孝，正要带人追出。宋衙忙止住众人，听了大致经过，便来张惟孝伏过的地方查看，居然意外在墙头找到了一条布片。王五忙道：“这人一定是真凶，他伏在这里，就是为了看我们如何处理尸体，好引官府人来。”

宋衙亦深以为然，又听王五手下人说看见过一名姓张的嫖客穿过这样料子的袍子，灵机一动，便想出了重新将祸端引回真凶身上的法子，命人给梅秋穿好衣服，将她挂在歪脖子树下，再将布片塞入树缝。如此，官府发现梅秋是先遇害后被伪装成上吊之后，自然会认为布片的主

人是真凶。再由王五手下人出面指认，如此便可由官府出面逮捕张畴，等到王五叔叔王谷接手案子，张畴便是俎上鱼肉、任由宰割了。

王五本打算立即带人去抓捕张畴，痛加折磨后再暗地杀死，听到宋衙计谋后，连声称妙，遂命他依计行事，自己则亲自进城去找叔叔王谷商议。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袍子主人张畴早前将丝袍转赠给了张惟孝。张惟孝又在逃跑途中遇到收夜香的于老汉，由于对方的指证，成为梅秋命案的首要疑凶。而张畴亦由于被指证，作为另一名疑凶被逮捕。

张惟孝起初全然不知道王五已被暗中操控，是蒙古人的重点保护对象，还以为是竹枝娘子派手下人奸杀了梅秋，再刻意嫁祸给王五，清早赶去梅香别院质问。竹枝娘子尚不知此事，怀疑有人要害王五，急忙打发走张惟孝，亲自赶来找宋衙。宋衙便大致说了经过。竹枝娘子沉吟道：“我见过张惟孝身上穿着一件黑色丝袍。他一大清早来质问我为何要杀梅秋，还问是不是因为梅秋在替官府暗中监视他，是不是因为我想对付王五，足见他就是伏在墙头的黑衣人。”

宋衙如冷水浇头，怔了半晌才问道：“那张惟孝他……”竹枝娘子道：“张惟孝决计不是真凶，他以为是我手下人做的，不然不会一大早来质问我。”

宋衙连连跌足道：“那不是坏了事了吗？”竹枝娘子道：“宋先生放心，张惟孝的个性我很了解，他以为事情牵涉到我，便不会轻易说出来，但他既牵涉其中，也不会轻易罢手，一定会暗中调查，设法找到对梅秋下手的人，然后将其除掉。”

宋衙道：“如此，张惟孝不是在帮我们忙吗？我们也希望找出这个人。只是目下证据确凿，官府已经将张惟孝当作凶手，他自己不会有事吗？”竹枝娘子道：“官府已经知道他是张惟孝，不会怎样。多半会就此息事宁人。”

宋衙这才略松一口气，道：“如此再好不过，我们便可以设法查找到那意图陷害王五的真凶。”竹枝娘子道：“王五固然不能有事。可目下最

要紧的，还是白河码头和万山那边，宋先生可得集中精力去办。这个陷害王五的真凶，多半是私仇，先不必管他，让张惟孝去查吧。”

宋衙道：“可王五那边……”竹枝娘子道：“宋先生不是说证据确凿吗？王五和他叔叔多半已将张惟孝当作真凶，可又不能轻易动他，大概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或是为了结案另找替罪羊，就随他们叔侄自己去折腾吧。”

宋衙这才不再理会梅秋命案，全心全意将心思放在白河码头及万山建筑工地上。但他不满竹枝娘子一力庇护张惟孝，明明已在鹿门山将其擒获，却又私下放了。他今晚本想写一封信越级上报给都元帅阿术，不想张惟孝忽然闯了进来，劈手将信夺去。所幸密信才开了头，尚未提及竹枝娘子姓名，不然她和她的皮影戏班也就因此而暴露了。

张惟孝见宋衙坦承陷害一事，便道：“我原也不知宋先生做了恶霸王五的军师。而今我已将当晚所见上报，官府正以涉嫌杀害梅秋的罪名搜捕王五，既然与宋先生在此相会，也是天意如此。后事如何，便全看宋先生自己的造化了。”招手叫过两名兵士，命他们立即将宋衙押入军营看管。

再回来仓房时，钟杨已领人搜完内室，桌上堆满纸卷，有账簿、文书等，一时不及检阅，便命人先装箱运走。又命兵士去船坞叫来王七，告诉其堂兄王五杀了人，已被官府逮捕，码头事宜暂由他代管。王七只连连称“是”，丝毫不觉意外，大概早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钟杨仍不放心，派心腹带了一队兵士，留驻在码头。

张惟孝见钟杨办事仍不得要领，忙提醒道：“万山和白河码头那边，黑杨将军也该尽快派人去接手。”

钟杨不解地问道：“张公子是说那两处也有问题吗？”张惟孝道：“蒙古人的手都伸到王五身边了，黑杨将军还相信万山是王五在修建私宅吗？”

钟杨这才恍然大悟，招手叫一名兵士回军营传令，调一队人马去万山，又传令水师，赶去封锁白河码头。

张惟孝道：“这才后半夜，事情便已经全部办妥，可比我预计的快多了。黑杨将军，你自己留在这里善后吧，我得回去睡觉了。”

钟杨忙拉住他，问道：“张公子早就知道蒙古人在暗中控制襄樊水道，你故意跑去向吕大帅当面举报王五，其实只是要找个借口来搜查码头，对吗？”张惟孝道：“不，今天听黑杨将军说了王五在万山大兴土木我才想到有可能是这么回事。他一个地方恶霸，又是码头又是万山，占据的全是战略要地，黑杨将军不觉得可疑吗？”

钟杨道：“不，寻常人决计想不到这是蒙古人在暗中操控王五，张公子一定事先知道些什么。而且当晚你明明看到梅秋吊在蒋家故宅中，却有意拖延不说，宁可自己背负杀人罪名，内中必有缘由。到底是什么？”

张惟孝道：“只要黑杨将军肯如实说出当日鹿门山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便告诉你我是如何知道蒙古人操纵了王五。”钟杨道：“我已经说过了，是因为汉人世侯张宏的女儿张桂说了情。”

张惟孝摇头道：“黑杨将军曾枪挑阿术下马，有这样的英勇事迹，蒙古人不可能轻易放你。那张桂虽是王妃，终究只是女流之辈，况且鹿门山主事者并不是张宏，而是赵璧。就算张桂求情，能释放钟清就相当不错了。赵璧轻易放黑杨将军走，必定有别的缘由。而且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一提这件事，黑杨将军就脸红脖子粗，神情格外紧张？”

钟杨道：“那是我的事。现下我是以襄阳都统的身份在问你，你到底是怎样知道蒙古人在王五身边伏了眼线的？”张惟孝双手一摊，道：“既然黑杨将军要公事公办，那么干脆逮捕我严刑审讯好了。”

钟杨哼了一声，道：“莫非张公子以为我不敢？”招手叫过两名兵士，道：“送张公子回去歇息。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他离开房门半步。”

回来钟宅，孔雀已经睡下，邹燕却还在灯下等候，见张惟孝回来，忙打水为他洗漱，引他到房间，服侍他睡下。还不及吹灯，便听到门外兵士叫道：“张公子，唐县尉到了！”

张惟孝忙披衣出来，果见唐珏等在客厅中，告知道：“我人到神女楼时，王五正好回来，我已逮捕了他，派人押往襄阳县狱监禁。蒋家故宅

那边也派了人，果如张公子所言，在东北墙角掘到一具白骨。具体情形，要等明日天亮后仵作验过后才知道。不过我深夜赶来惊扰公子，是还有另外一件事。王五果然在妓馆地下设有一处密室，里面镣铐、枷锁、刑具一应俱全，竟比我们襄阳县衙还要齐备，似是他平日折磨拷问妇人用的。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名裸体女子，吊在木架下，与张公子所描述的梅秋的情形一模一样。不过那女子还活着，是新被拐进妓馆的。我解开她手脚绳索，寻来衣裳为她穿好，这才揭开她头上麻袋，挖出她口中麻布，询问究竟。她名叫庞玲珑，据她说，王五还抓了一名男子，关在密室拷打，逼对方承认是奸杀梅秋的凶手。”

张惟孝心道：“之前唐县尉还跟我提了王五，好奇他和他叔叔为什么没有继续寻找新的替罪羊，原来还是找了，不过不是王通判亲自逼供，而是由王五自己动用私刑。”

唐珏续道：“庞玲珑头上套了黑布套，目不能视，只能听到声音。那男子被连续刑求了很长时间，惨叫得声音都嘶哑了，但仍然不肯就范。后来王五又命人带来了另外一名女子，要对其施以酷刑。那女子大概是那男子什么亲眷，苦苦哀告不已，那男子便被迫服罪了。”当即详细转述了经过。

那新被掠的女子姓庞名玲珑，尚未婚嫁，专程来樊城探亲。不想半途婢女和僮仆卷了钱财双双逃走，到樊城码头时，她无力支付船费，船夫又不肯依，于是起了争执。王五手下人在码头巡视，看到庞玲珑美貌动人，遂主动上前为她付钱，将其诱拐到船坞中，然后将其制服，套头堵嘴，捆绑起来，再用麻袋装了，塞在货物包中。等到夜深人静时，用乌篷小船运到神女楼附近，抬入妓馆密室，剥光衣衫后高吊起来，只等王五亲自“验货”后再做处置。

庞玲珑虽吓得魂飞魄散，看也看不见，喊也喊不出，然神智不失。她自知已落入魔掌，反抗无用，只得强作镇定，等待时机。过了一会儿，又有一名女子被拖入密室。那女子不断哀求，说什么“再也不敢了”之类，却无人理睬。后来便听见对方惊叫一声，大概被高吊了起来，随即便是那女子的咳嗽声、嚤嚤抽泣声及挣扎求饶声。也不知那些坏人到底对她用了什么刑罚。

又过了好大一会儿，铁门“哗”地一声打开，又有人被拖了进来。有男子声音道：“先剥光了枷起来，五爷要亲自来对付他。”随后便有“叮叮咚咚”的响声，大概是那些坏人在用枷锁禁锢新被拖进来的人。

又有人笑道：“还从来没有男子在这间密室受过刑吧？这姓张的倒是头一个。我就不明白了，这人明明是奸杀梅秋的真凶，为何不直接交给官府拷打，还要五爷自己动手？”原先那人道：“五爷做事，要你多嘴！喂，手绑得牢些，把他双脚也枷起来，省得一不留神跑了。”

张惟孝听到这里，不禁失声道：“难道那人是张弘范？”唐珏道：“我也是这么想。不过王五那些人始终只叫‘姓张的’，庞玲珑从始至终都没有听到张畴或是张弘范的名字。”

张惟孝道：“这件事，唐县尉可有问过王五？”唐珏道：“发现密室及庞玲珑是在王五被带走后，因而还没有来得及问。不过我想即使我问，他什么也不会说。他手下人，包括神女楼那些娼妓，也都是垂首一言不发，不肯吐露一个字。”又叹道：“张公子若是亲眼见到密室的那些刑具，便会明白为什么没人敢吭声了。那里居然还有披麻拷。”

披麻拷是南宋初年流传下来的逼供酷刑，后也用于暗中处决囚犯。先是将囚犯衣服剥掉，固定好四肢，再将麻布条蘸上热鱼胶，裹在囚犯赤裸的皮肉上。鱼鳔之性最黏，粘住皮肉后难以分开，等到晾干后，行刑者拽扯麻布条，就能连带撕下犯人的皮肉，所以又称“披麻剥皮”“扒皮问”。此刑极其残酷，史称“直教铁汉把魂销，纵是狂夫也失色”。即便是铁石心肠的硬汉子，也万难熬得住这种锥心毒刑。名将岳飞被逮捕下大理寺狱，便受过此刑煎熬。

张惟孝又问道：“王五刑求张姓男子，是什么时候的事？”唐珏道：“那密室位于地下，四周都是条石筑成，密不透风，不分昼夜。庞玲珑虽保全了清白之身，没有被玷污，却吓得不轻，她又一直被吊着，昏头胀脑，放下来时人都瘫在了地上，扶都扶不起来，哪能说清楚是什么时候的事。

张惟孝沉吟半晌，道：“那男子必是张弘范无疑。”唐珏奇道：“那王五手下为什么很肯定地说他就是奸杀梅秋的凶手呢？”张惟孝道：“我猜

应该是神女楼的巧姐儿供出了真相，张弘范就是奸杀梅秋的凶手。”

唐珏大吃一惊，问道：“难道张公子是说……”张惟孝道：“张弘范真的就是奸杀梅秋的凶手。”当即说了王五实是遭人陷害。又说了郢州武将张世杰曾嘱托梅秋暗中监视张弘范一事。而且张弘范迷恋神女楼巧姐儿，多半已从她口中得知她是因为经受不住密室酷刑荼毒而被迫为妓，有心惩治王五。

唐珏惊讶得半晌合不拢嘴，连声道：“这可实在想不到。”张惟孝道：“我当日在老龙堤遇到的斗笠男子，必是张世杰无疑。他听说梅秋被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堂弟张畴，也就是张弘范，几乎是脱口而出，足见他也认定张弘范是凶手。”

唐珏道：“如此，应该是张世杰见到张弘范，料其来到襄阳必有缘由，所以嘱托梅秋暗中监视。梅秋不负所望，得知张弘范欲绑架贾二公子，想要报官或是设法告知张世杰，却被张弘范发现后捉住。他杀她再嫁祸王五，实是一箭双雕之计。”张惟孝道：“这一招也确实高明，可惜人算始终不如天算，后来所出种种变故，实非人力所能预料。”

唐珏道：“张弘范不是因周太平一案早已逃走了吗？又如何落入王五之手？”张惟孝道：“我猜是因为巧姐儿。”

原来张弘范逃离鹿门山蒙古营寨后，先是在山里迷了路，后寻到樵场码头时，又见到张宏等人，只得先躲了起来。到晚上时，才设法找了只小船，辗转回到襄阳城。当时吕文焕虽已签发通缉他的告示，然江边风大，贴在码头的告示早就被吹跑了，他以为暂时应该没事。只是当他来到老龙堤时，才发现不独船夫，就连高秀英一行亦已悄然离开。料想两方均以为自己已然逃走，遂也尽快离开了襄阳。没有了高秀英的协助，他绑架贾二公子交换郝经之计再难以成事，况且还有竹枝娘子的阻挠，除了打道回府，他别无选择。

但张弘范心中还有一个放不下的人，那就是王五妓馆神女楼的巧姐儿。之前他答应过要带她离开襄阳，只是他身上所有物品均被竹枝娘子搜走，金银财物则全部存放在高秀英处，已尽数被带走，别说凑够为巧姐儿赎身的钱，就是再逛窑子打赏的钱也没有了。好在他时常出入神女

楼，包了巧姐儿，王五手下认得他，也没有拦他。他找到巧姐儿后，让她带上随身衣服，跟自己走。巧姐儿听说是要私奔逃走，吓得脸都白了。

张弘范道：“难道你想一直在这里倚楼卖笑、被人作贱下去吗？我会带你去北方，王五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你。”

巧姐儿回想自己被王五强行掳进密室、经受不住折磨凌辱，被迫答应以一文钱卖身神女楼为妓的情形，泪落如雨，终于下定决心随张弘范逃走。

不想刚一开门，便见到王五铁青着脸站在门口，手下一大群人各执兵器，将出口死死堵住。张弘范还欲仗着勇力强行夺门逃走，巧姐儿见大势已去，为求自保，随手抓起边上插花的梅瓶，砸在张弘范脑后。她劲力甚小，那梅瓶又应声而碎，不足以击倒张弘范。然他愕然回头时，脑后又着了王五手下一记闷棍，当即便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已是身处一间阴暗燥热的密室中。他跪在冰冷的石砖上，低着头呈匍匐姿势，头颈和双手均被一面巨大的门形立枷紧紧枷住，双脚上也戴了桎梏，被牢牢禁束住。他努力将身子往前挪了挪，勉力抬头，观察四周。那密室甚大，除了卧榻、桌案等家具外，还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刑具。前面不远处有一名女子被四马攒蹄地倒吊在火盆上，被烟火熏得涕泪直流。旁侧还有一名女子高举双手吊在木架下，头上套了布袋，看不清楚面孔。二女均是一丝不挂。张弘范一见之下，大吃一惊，本能地低头去看，下巴却磕在了木板上。他虽不能看到自己身体，料想也被脱得赤条条的，不由得大为愤怒。然当此境遇，又有什么法子脱困。

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听到铁门打开，王五率领数名手下走了进来。那被挂在半空的女子忙喊叫道：“官人，五爷，饶了奴家吧。奴家再也不敢了。”王五挥挥手，道：“先把她弄出去。”王五手下便将火盆挪走，将那女子放了下来。那女子如蒙大赦一般，不等绳索解开，磕头如捣蒜，连声道：“谢谢五爷，谢谢五爷。”

王五也不理睬，又走到那蒙头女子前面，问道：“这就是新弄来的货

色吗？”一名手下忙道：“是，是从樊城码头那边弄来的，姓庞，叫玲珑。”

王五道：“玲珑这名字好听。”他暂时没有心思，只握了握庞玲珑的两只乳房，道：“成色还不错，先让她挂在这里。”这才来到张弘范身旁，令人提起对方头发，二话不说，先扇了他两耳光。还不解气，伸手索过皮鞭，奔到立枷后，朝张弘范臀背连抽了十余鞭。张弘范虽咬牙不吭一声，人却无力地瘫软了下去，伏在立枷中大口地喘着粗气。

王五这才扔了鞭子，搬张交椅坐到张弘范面前，道：“你小子胆子够大，竟敢陷害五爷我！快把你奸杀梅秋的经过详细交代出来。”

张弘范道：“何以见得是我杀了梅秋？”王五道：“你相好巧姐儿说的。怎么，你还不承认吗？要不要本大爷叫她来与你当面对质？”

张弘范初入神女楼，一眼看上巧姐儿美色，遂花高价包了她一个月。他出手阔绰，立即引起了王五注意。通常碰上这种冤大头嫖客，王五都要教唆娼妓尽量掏空对方财物，巧姐儿得到指令，不敢怠慢，将全部心思花在了张弘范身上。张弘范虽喜欢巧姐儿，称其“花艳惊郎目”，并允诺为她赎身，但为避免节外生枝，还是没有告知他的真实身份和来意，只说是北方来的游客，在襄阳逗留一阵便会离开。然巧姐儿时常与张弘范在一起，并常居其船上，多少觉得这位嫖客不同寻常，到襄阳不是游山玩水那么简单。有一日，梅香酒楼爇糟梅秋还找借口上船，打听张弘范来历，被巧姐儿敷衍过去。张弘范回来听说后，脸色凝重，在窗口发了半天呆，随后一言不发就出去了，次日快天亮时才回来。巧姐儿问他去了哪里，他也不答，还打发她回了神女楼。

不久，便传来梅秋被奸杀的消息，巧姐儿第一个便想到了张弘范。很快，官府寻上船来，张弘范正好出去，船夫怕惹祸上身，谎称张公子昨夜一直在船中。但由于那一件丝袍，张弘范仍然作为首要嫌疑人被官府逮捕，后与张惟孝携手逃出襄阳县衙，旋即不知所踪。

巧姐儿在妓馆听到王五手下人暗中议论有人奸杀梅秋后嫁祸王五一事，心中愈发怀疑是张弘范所为。因为她曾提及自己在王五密室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张弘范听后愤而拍案，道：“终有一日，我要杀了这王

五！”但她心底对这位翩翩公子仍抱有期望，不敢将这件事说出来。直到张弘范再度出现、带她逃出神女楼未成遭擒后，王五怒而下令将“这对狗男女”带入密室施刑。巧姐儿为了免受刑罚之苦，抱住王五大腿跪下，主动告称张公子即是奸杀梅秋的凶手。王五听了，命人先将张弘范锁入密室，自己细细盘问巧姐儿，这才得知真相。不由得大喜过望，对巧姐儿好言抚慰，表示既往不咎。又命人进城禀报叔叔，自己则赶来密室拷问张弘范。

张弘范听说是巧姐儿指证自己杀了梅秋，冷笑道：“枉你号称襄阳一霸，难道是三岁小孩子，旁人说你便信吗？外面不少人都认为是你杀了梅秋，再嫁祸旁人呢。”

王五大怒，令手下动刑罚。张弘范被鞭子抽得晕死过去，又被在伤口浇以盐水，痛得醒转过来。

王五道：“说，你来襄阳有什么阴谋？你是如何杀梅秋的？”张弘范神色冷冷，闭口不答。王五以折磨妇人为乐，喜听人哀号惨叫求饶，见对方始终一声不吭，愈发生气，命道：“去熬一盆鱼胶来。”

等了一会儿，有人提着一桶冒着热气的东西进来，又将麻布撕成带状，往桶里浸透，敷在张弘范背上。张弘范起初觉得烫，然很快便感觉伤口不再流血，疼痛大减。他料想王五没这么好心，不是要给自己疗伤，问道：“你们想做什么？”王五道：“这叫披麻拷。你想逞英雄好汉，自认为可比得过岳飞？岳飞爷爷当年就是熬不过这种酷刑，招认了谋反罪名。”张弘范怒道：“你们南人当真无耻，用这等刑罚对付自己国家的英雄，还好意思说出来。”

王五也不理睬，令人往张弘范背腰臀上敷满麻布。张弘范无力反抗，只得听任对方作为。密室升有四盆大火，干燥无比，那些麻布带不一会儿就干透了。王五遂令人先扯下腰部麻布，两名手下一人扯住一端，发一声喊，一齐用力，登时带下一块皮肉来。张弘范痛得大叫一声，便晕了过去。但旋即又被盐水泼醒，他再也抵受不住，大声惨叫。凄厉的号叫声在密室中嗡嗡回响，愈发令人毛骨悚然。

一旁庞玲珑虽看不见，却听在耳中，吓得浑身发抖。王五回头看了

她一眼，道：“你看你的叫声把我的小美人都吓坏了。这也好，给她提个醒。不听话就是这个下场。”又令人继续撕掉麻布，如此扯了十来次，张弘范气力用尽，叫出来的声音都嘶哑了。

有手下道：“看不出这风流小子还是个硬骨头。不过再这样弄下去，人可就弄死了。”王五想了想，遂道：“去带他相好来。”这“相好”，自然是巧姐儿了。

巧姐儿一被带进来就意识到不妙，扑过来跪在王五脚下，哀求道：“五爷，饶了奴家吧，奴家一辈子好好服侍您。”王五道：“只要你相好承认是他杀了梅秋，同意写份供状，签字画押，我就饶了你。”

巧姐儿转头见到张弘范，简直不能相信，英俊潇洒的公子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血人，体无完肤，惨不忍睹。她急忙举袖掩面，恳求道：“张公子，救救我。你救救我。你答应要为奴家赎身，说要救奴家出苦海，那些奴家都不要了，只求你听五爷的话，认了吧。”

张弘范只是默不作声。王五见他顽强，便命手下人剥光巧姐儿，倒吊起来。巧姐儿不待动刑，便放声痛哭，道：“不要啊，张公子，救救我！快救救我！”张弘范实在听不下去了，终于屈服，道：“停手！好，我认了。”

王五便命人打开立枷，将他拖到桌案边。张弘范刑伤极重，跪都跪不直，全靠人搀扶着。他勉力提起笔，问道：“要怎么写？”王五笑道：“这还用问我吗？当然是如实写出你如何杀了梅秋。”张弘范掷笔摇头道：“我不会写，干脆你来写，写好了我签名画押好了。”

王五道：“也好。”命人叫来妓馆账房，写了一份供状。大概意思是：我张畴是蒙古人奸细，到襄阳打探情报，因被梅秋撞破，便将其奸杀，然后挂在歪脖子树下伪装成自杀。供状写好，张弘范看也不看，便哆哆嗦嗦签了名字，又按了指模。

王五道：“这还不够，你得照着供状念一遍。”

张弘范勉强照着念了，王五这才放巧姐儿下来，命人给她和张弘范穿上衣服，缚了手脚，拖将出去。又过去往庞玲珑身上摸了两把，笑

道：“小美人，你先挂在这里，等我处置完这件事，再回来好好炮制你。”说完便引人去了。

铁门关上，密室重新陷入阴森寂静，庞玲珑恨不得放声大哭，却是哭也哭不出来，一口气吸不上来，便晕了过去。后又因饥渴而醒了过来，然比起心中悲苦，这实算不得什么。她的手臂因吊得过久早失去知觉，人也昏昏沉沉，不知天日。等到重新清醒时，则是被唐珏解开绳索、放到地上了。所幸她只是亲耳听到了受刑者的惨叫，并未亲身经历，尚有勇气将所听到的一切告知唐珏。只是她并没有听到张弘范、巧姐儿姓名，只知道受刑的男子姓张，后来被抓进来的女子是他相好，“梅秋”两个字因王五一再提起，倒是听得一清二楚。

唐珏讲完庞玲珑的供述，又道：“既然张弘范承认罪名后便被王五送走了，应该是送去了襄阳府。”张惟孝道：“嗯，应该是这样。巧姐儿是指认张弘范的证人，多半也一并送去官府了。”又问道：“庞玲珑人呢？”唐珏道：“她人极虚弱，惊魂未定，我先派人送她去樊城亲眷家了。”又踌躇道：“张公子，目下事情可就难办了。先不说王通判为什么没有通告已经捉到杀害梅秋的凶手，单说张公子你，你是以王五涉嫌杀害梅秋的罪名向吕大帅请兵，查封了妓馆，逮捕了王五。可突然冒出个真凶张弘范来……”

张惟孝道：“噢，这个不难办。唐县尉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在码头仓房中找到了王五通敌卖国的证据，这罪名可比他奸淫妇女、逼良为娼、杀害梅秋重多了，这下不但王五玩完了，王通判也在劫难逃。”

唐珏瞪大了眼睛，道：“王五通敌卖国？”张惟孝道：“嗯，想来黑杨将军已将证据送到吕大帅案头，他老人家今晚可是要睡不着觉了。”

唐珏一时不明所以，又问道：“那么张弘范……”张惟孝道：“他虽是杀人凶手，却身份特殊，唐县尉还是尽快去禀报吕大帅的好。不过神女楼密室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庞玲珑转述，没有实证。最关键的是，王通判已有真凶在手，为什么遮遮掩掩没有公布呢？”

唐珏道：“张公子放心，我见吕大帅之前，会先去襄阳府大狱查验。”起身欲离去，又问道：“张公子不跟我一道去吗？”张惟孝道：“不

了，唐县尉没看到门外有兵士吗？那是黑杨将军派来看管我的看守。”

唐珏大为惊讶，问道：“这是为何？”张惟孝道：“可能黑杨将军还是不放心的吧。”二人就此作别。

邹燕送唐珏出去，掩好大门，又举灯送张惟孝回房，途中忍不住怯生生地问道：“奴家奉茶时，听到公子与唐县尉提到梅秋，是官府捉到杀害梅秋的凶手了吗？”张惟孝道：“是。而且凶手也已经招认了。那个人名叫张弘范。”

邹燕道：“杀人偿命，官府应该会杀了他吧？”张惟孝道：“这很难说。”邹燕道：“为什么？”张惟孝道：“因为凶手的身份很不简单，也许对大宋有利用价值。”

邹燕道：“难道梅秋就白死了吗？”想到昔日好姐妹惨死，忍不住又掉下眼泪来。

张惟孝忙安慰道：“别哭，你放心，我会尽量说服吕大帅杀了张弘范。不独是为梅秋，此人不除，将来必是劲敌。”

他回房躺下，思虑了好久才昏昏入睡。不想刚睡不久，又被唐珏拍门吵了起来。张惟孝遂起身点灯开门，迎唐珏进来，问道：“又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唐珏道：“府狱中没有张弘范和巧姐儿。非但名册上没有，监牢里也真的没有，每一间我都仔细看了。”

张惟孝登时倦意全无，道：“这可奇怪了。难道王五将这两个人暗中解决了？”唐珏道：“王五怎么会那么傻，那样对他没有任何好处。我想请张公子跟我一道去县衙提审王五。反正再过一个多时辰，天就要亮了。”

张惟孝道：“王五为霸多年，非实证不能令他屈服。唐县尉不必拘泥于梅秋命案，这就派人将王五转押去军营，交给黑杨将军看管吧。”

唐珏道：“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张惟孝道：“唐县尉审问王五，无非是想知道张弘范、巧姐儿的下落，你认为王五会说吗？”唐珏道：“应该不会，所以我才请张公子一道，也许可以同想办法。”张惟孝

道：“我去了也没办法，但黑杨将军却有办法。”

唐珏道：“这是为什么？”张惟孝道：“因为黑杨将军抓住的蒙古奸细，正是王五的军师刘先生，而王五对蒙古人暗中操控他在白河码头、万山修建营寨工事一事，浑然不知。黑杨将军可以利用这一点，轻而易举击破他的心理防线。到了那个时候，他会将所有事情全部交代的。”

唐珏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道：“有道理。”拱了拱手，欣然去了。

几番折腾，张惟孝再也睡不着，便干脆穿衣出来。张顺、张贵也被唐珏拍门声吵醒，勉强披衣出来，张顺问道：“张公子在忙活什么？黑杨老弟人呢？”张惟孝道：“黑杨将军还在忙活。”

二人来到客厅。张顺指着门外兵士问道：“他们来做什么？”张惟孝道：“黑杨将军派来的看守。”

张顺忍不住笑出声来，也不问为什么，走过去对那两名兵士道：“你们先回去。放心，我会帮你们牢牢看住张公子的，绝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他是京湖制置司武官，官职甚高，两名兵士便躬身应命去了。

张顺这才回来坐下，笑道：“好教张公子知晓，现下我张顺是看守了。”

张惟孝道：“张将军做看守，不是大材小用了吗？”张顺笑道：“我其实就是闲的。长官派我们兄弟来襄阳公干，早就完事了，可我们还得等到为吕太夫人贺完寿才能回去，实在是无聊！我又不能插手襄阳军务，正想找点事情做呢。”

张惟孝道：“那我岂不是正好撞到张将军手里了？”张顺笑道：“正是这个意思。不过在其位得谋其职，张公子若是想要从我眼皮底下逃跑，我可不会像黑杨老弟那般客气对你，一定将你抓回来，绳捆索绑，棍棒伺候。”张惟孝道：“知道了。”

张顺道：“咦，张公子倒挺淡定的。”张惟孝叹道：“不淡定又有什么法子。”

忽听到叩门声，张顺道：“一定是钟杨回来了。”拉开门一看，却是郢州武官张世杰，一身便服，手中拿着斗笠，活脱脱一副渔民打扮。

张顺道：“世杰兄，你不是回郢州了吗？如何会这样一身打扮？”张世杰道：“我是专程来找张顺兄的。听驿馆的人说，你搬去了黑杨将军家的老宅。我好不容易才寻来这里。”

张顺忙问道：“世杰兄找我可是有要紧事？”张世杰道：“我想请张顺兄随我去见吕大帅。”张顺道：“现在？天还没亮，怕是吕大帅还在梦乡中呢。”

张惟孝忙叫道：“张将军，张世杰将军，快些请进，我有话问你。”

张世杰不认得张惟孝，问道：“那是谁？”张顺道：“是张惟孝。”

张世杰不由一愣，却又听到张惟孝叫道：“张将军，我知道你是特地为张弘范回来襄阳的。”吃惊之极，便进来客厅，问道：“张公子如何会知道我回了襄阳？”

张惟孝道：“我当日曾在老龙堤见过张将军，你就是这样一身打扮。我还叫过你。”张世杰道：“原来那人是张公子。却不知你如何会知道张弘范来了襄阳？”张惟孝道：“不独我知道，吕大帅也已经知道了。张弘范因卷入杀人命案，已被同伙供出了真实身份。”张世杰道：“他……他居然还有同伙？我又被他骗了！”

张顺狐疑问道：“你们说的张弘范，可是世杰兄的堂弟？”张世杰道：“咳，是。”

张顺道：“他不是北方蒙古人那边任职吗？如何来了襄阳？”张世杰道：“张顺兄，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楚，回头我再详细告诉你。”又道：“我有看到吕大帅签发的通缉告示，用的还是张畴的名字，说他是皮影戏班班主周太平命案的从犯。”

张惟孝道：“那只是幌子，吕知府怕公布了张弘范的名字和身份后会引发风波，所以仍然用了张畴的名字。”

张世杰道：“这么说，周太平命案也只是幌子，他真正牵涉的是梅香楼峻糟梅秋命案吗？”张惟孝反问道：“张将军也认为是令堂弟张弘范杀了梅秋？”

张世杰见张惟孝多少知情，一旁张顺又疑窦丛生，不得不说了实话，道：“是我害了梅秋。当晚我在梅香楼撞到张弘范，他称来襄阳是为了私事。我虽信了他，但还是不放心，遂托梅秋暗中监视张弘范，不想她因此而遭了毒手。张顺兄，我找你，正是要邀你和我一道去见吕大帅，当面举报。”

张世杰回了郢州后，仍然不放心，便交代了公务，私下离城，微服来到襄阳。他听到梅秋遇害的消息，立即想到是张弘范下的手，然见到船已离开，以为对方已乘船逃走，急忙雇了一艘快船去追。一直快到汉阳时，才追上大船，然却没有发现张弘范。他从船夫口中得知梅秋遇害当晚，张弘范人不在船上后，愈发肯定张弘范是凶手，料想其到襄阳必有所为，人多半还在那里，于是又急赶回襄阳，却在城门处看到通缉张畴的告示。一时百感交集，终于决意向吕文焕检举张弘范作为。他是郢州守将，郢州属于京西路，吕文焕同时兼任安抚副使，是张世杰的顶头上司。他私自离开营地，严重违犯军规，料想必惹得吕文焕大怒，所以想拉上张贵、张顺一道。二张直隶京湖制置司，不是吕文焕下属，吕文焕多少要给些面子。

张顺听了究竟，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世杰兄赶去求见吕大帅，除了举报张弘范之外，还隐有为他求情之意。”张世杰道：“我自知没有及时逮捕张弘范，导致梅秋被杀，已犯下大错。然我自幼父母双亡，张柔张公于我有养育之恩，我……我实不忍……”

张顺道：“明白了！换作我堂弟张贵有事，我也不会袖手旁观。不过请我出面，远不如请张公子出面合适。”张惟孝起身道：“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恕我不能掺合。”

张贵正好出来，问道：“你们在做什么？”张顺道：“今日四张聚集，我和世杰兄正要邀张公子随我们一道去见吕大帅。”朝堂弟使了个眼色。张贵会意。兄弟二人忽然抢到张惟孝身边，一左一右抓住他臂膀。这二人都是武艺高强之辈，张惟孝失去先机被制，竟丝毫不能反抗，便被强

行挟持了出门。张世杰微一迟疑，亦跟了上来。

四人来到襄阳府，却见府门内外兵士环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张顺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吕太夫人寿诞快到了，知府衙门也戒严了？”他是京湖制置司武官，取出官印一晃，便轻而易举进了大门。

有兵士奔过来告道：“吕大帅正与黎公还有黑杨将军他们在议事厅议事。”张顺道：“都起这么早？”料想必出了大事，只得等在厅外。

日上三竿时，厅里会议终于开完，兵部侍郎黎尚、荆鄂都统制唐永坚、总管王胖山、襄阳都统制钟杨、总管武荣以及田世英、曹彪等武将鱼贯而出。张顺上前一一招呼。钟杨止步问道：“几位带张公子来做什么？”张顺道：“不是他想来，是我们强逼他来的。”大概说了张世杰堂弟张弘范杀死梅秋一事。

钟杨离开老龙堤码头后便径直来到襄阳府署，之后吕文焕召集众武官到议事厅开紧急会议，府署内外戒严，他尚未见到襄阳县尉唐珏，不知其事，闻言惊愕异常。

张顺道：“世杰兄拉我们来，是想向吕大帅求个情。黑杨老弟，你是吕大帅最信任的将领，不如也留下来，帮忙说道说道。”钟杨忙道：“我劝你们还是先回去，吕大帅新收到鄂州吕相公书信，受了斥骂，心情不好。”

之前吕文焕以蜡书将蒙古人在鹿门山筑垒一事上报京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其兄即刻增兵襄阳，加强鹿门山、万山等外围防守。不想吕文德不但不同意增兵，也不相信蒙古人会在襄阳四周公开营建工事，还当面痛骂信使道：“你这是妄言邀功。即便真有其事，一定也只是假城。襄、樊城池坚深，军储至少可支十年，区区两三城堡奈何不了防守。你回去转告吕六，令他坚守即可。若刘整胆敢进犯，等春水来时，我将亲率军往取之。只怕彼时敌军早已闻风而遁了。”轻敌至此，就连一向尊重兄长的吕文焕亦觉得匪夷所思^[1]。正好昨夜张惟孝揭破了蒙古人通过王五染指襄樊码头的阴谋，钟杨连夜赶来府署，请求立即派兵驻守万山、白河、鹿门山。吕文焕愈发恼怒，将鄂州书信劈头摔到钟杨头上，

道：“你自己看！”后经钟杨劝说，才勉强召集众将开会。

张惟孝听了，忙问道：“那么吕大帅可同意派兵出防？”钟杨道：“吕大帅分调了两队兵马，分别前往万山、白河。”张惟孝这才长吁一口气，道：“还好，还不算太糊涂。”

正好有兵士出来叫道：“吕大帅请各位进去。黑杨将军，大帅命你也留下。”

进来大厅时，文书陈文杰已拟好书信，正请吕文焕用印。吕文焕亲自盖了大印，命陈文杰以紧急文书发出，这才问道：“又有什么事？”忽认出张世杰来，不由一愣，问道：“你怎么这身打扮？莫非郢州出了大事？”

张世杰忙上前单膝跪下，道：“不是郢州出了大事，是下官犯了大错。”当即叙述了经过。又道：“张弘范确实杀了人，但他身份特殊，还望大帅能够网开一面。”

吕文焕拍案大怒，道：“好你个张世杰！你是一城守将，擅离职守不说，居然还敢来面见本帅，为敌人求情。你好大的胆子！”

主帅勃然发怒本是预料中之事，张顺忙扯了扯张惟孝，示意他出面求情，张惟孝木然不应。张顺便想自己站出去，却也被张惟孝扯住。

吕文焕在堂中来回走了几圈，怒气消了一些，道：“若不是目下是多事之秋，本帅现在就砍了你的头！城不能一日无主，兵不能一日无将，本帅暂且先把你这颗脑袋寄下。钟杨！”钟杨忙应道：“下官在！”

吕文焕道：“立即派人将张世杰押回郢州。没有本帅的命令，他再敢离城半步，立斩无赦。”钟杨道：“遵命。”忙上前拉起张世杰，将他带了出去。

张世杰心有不甘，道：“钟兄，我是管不了张弘范的死活了。但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你若见到张弘范本人，替我当面问问他，可还记得张家家训吗？”

钟杨道：“张家家训？”张世杰道：“钟兄只管问他，他自会明白。”钟杨道：“好。我若能见到这个人，一定替你转问这句话。”招手叫过一名兵士，传达吕文焕命令，立即送张世杰回去鄂州。

再进来时，吕文焕似是余怒未消，狠狠凝视着堂首屏风上的一对白鹤。钟杨一时不敢吭声，只得默默站到张顺一边。吕文焕忽回过头来，问道：“你们还杵在这里做什么？张公子，莫非你也想为张弘范求情？”张惟孝道：“不，我是极盼望他死的。”

张顺忙道：“大帅，张弘范是……”吕文焕不耐烦地挥手道：“行了，关于张弘范，本帅自有处置。况且人还没抓到呢，一大堆求情的就到了。”

张惟孝吞吞吐吐道：“吕大帅，那个……”吕文焕道：“那个什么？”张惟孝道：“有证人说，张弘范被王五抓了。”

吕文焕大为惊讶，道：“王五抓张弘范做什么？”又觉得问得不得要领，改口问道：“证人是谁？”张惟孝道：“是个叫庞玲珑的女子。她来襄阳探亲，在码头被王五手下捉了，关在神女楼密室中，亲耳听到王五用私刑拷打张弘范，并得到了张氏承认杀害梅秋的供状。”

吕文焕道：“啊，庞玲珑？是叫庞玲珑吗？她人呢？”他不问张弘范，不问王五，却只追问庞玲珑，不免令人大跌眼镜。

张惟孝道：“庞娘子自称有亲眷在樊城，唐县尉派人送她去了。”吕文焕道：“啊，是樊城，这就对了！”见众人大惑不解，忙解释道：“庞玲珑是樊城林锋林知县的外甥女，林知县的兄长林锐在朝中任监察御史。这个王五可真是捅了大娄子了。”转念想到多亏张惟孝举报王五，并坚持要出兵逮捕其人，这才及时解救了庞玲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不由得大生感激，居然上前两步，恳切地道：“这王五当真罪恶滔天，死有余辜。张公子，多亏了你！”

张惟孝助官府抓到蒙古奸细宋衙，并一举挫败蒙古人通过王五大肆经营襄樊码头及万山的阴谋，此功劳不可谓不大。吕文焕紧急召集众武将开会，也是因为得知蒙古人正在苦心经营襄阳后，要商议如何加强襄

阳外围防守一事。因为事情来得突然，他脑子中塞满了各种急躁焦虑，以至见到张惟孝本人，都想不起要感谢一句。然此刻一涉及御史的亲眷，便蓦然惊醒，足见其人在意官位远远多于襄阳的防守了。

张惟孝心知肚明，暗道：“这吕大帅不算跋扈，倒也尽忠职守，在边帅中已是难得，却是资质平庸，加上读书不多，实难成大事。”他自成人便立誓不涉朝廷之事，此次只是无意卷入其事，见目的已达到，便道：“王五已由唐县尉押往军营，具体如何处置，全看吕大帅。大帅和各位将军还有要务在身，在下就不打扰了，先行告退。”拱手辞了出来。

刚出府署大门，张顺、张贵便跟了出来。张顺叫道：“张公子，你不能走！”张惟孝道：“怎么，二位又要用强胁持我吗？”张顺笑道：“黑杨老弟让我二人护送张公子前去军营审讯王五。若张公子肯自己走，那再好不过。若是不肯，我兄弟二人只好再次用强了。”

张惟孝道：“黑杨将军呢？”张顺道：“黑杨受命去逮捕王五亲眷及王通判那些人，分身乏术。张公子就好人做到底，只要你从王五口中问出张弘范下落，我们决计不再烦你。”也不等张惟孝答应，又强行携了他手臂，径直来到军营。

彼时因先后发现蒙古人在鹿门山、万山及白河一带修筑工事，吕文焕震恐无比，已临时决定派荆鄂都统制唐永坚统兵守万山，又派总管王胖山守白河码头。军营兵来将往，人仰马翻，乱哄哄一片。张惟孝久在蒙古军营，知其兵马整齐，倏忽之间，便能令行禁止，再与眼前情形对比，不免又生失望之心。

唐永坚因与张顺、张贵相熟，特意过来招呼。忽有传令兵到来，道：“吕大帅有令，唐将军不必再驻守万山，只需带人将那里的工事拆毁即可。”

军中最忌朝令夕改。唐永坚愕然问道：“这是为何？”传令兵道：“这是吕大帅的命令，小的也不知究竟。唐将军若有疑问，不妨直接去问吕大帅。”唐永坚失望之极，立在原地动也不动。

张顺道：“蒙古人花费了大力气在万山修筑工事，不是正好可以为我

所用吗？老唐，你何不再去府署劝劝吕大帅？”

唐永坚摇头道：“军令如山，还有什么可劝的？之前吕大帅就不肯，说是吕相公特意交代过，不能轻举妄动。是黎侍郎极力主张出兵驻守万山、白河，众将纷纷附议，吕大帅才勉强同意。而今忽然改了主意，必是吕相公又有书信自鄂州来。”也不再多说，长叹数声，自引军往万山去了。

张顺很是气愤，忙转头去看张惟孝。张惟孝却道：“张将军别看我，我救不了襄阳。”张贵大怒，一把抓住他衣领，喝道：“这是什么话？”张惟孝冷冷道：“这是实话。”

张贵大怒，握拳要打，张顺忙劝阻道：“别动手！全亏张公子，才揭破了蒙古人的阴谋。可吕大帅也太……也太……”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他是江陵武将，照例不能干涉襄阳防务，也不能去劝吕文焕再改命令，转了几圈，道：“实在受不了了！张贵，你也别留在这里等什么寿宴了，你先回去江陵，将蒙古人正在鼓捣襄阳的事上报京湖制置司，再报送鄂州。我就不信，吕相公耳朵被猪油糊了，我们这么多人说他都不信。”

张贵这才松开张惟孝，低声与张顺商议了几句，自行赶回江陵去了。

张顺道：“张公子，我知道你是怒那个什么不争。不过我想再多问一句，你觉得谁能救襄阳？”张惟孝道：“除非让吕相公立即从鄂州移师襄阳，亲自坐镇这里。”

张顺道：“这个怕是不大可能。不过朝廷的安排确实古怪，京湖之地明明前线襄阳最重，制置司却设在二线江陵，京湖帅人更是远在后方鄂州。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先去问出张弘范下落吧，这算是你我目下力所能及的事了。”张惟孝道：“张将军是个实在人，其实也是个难得的明白人。”

张顺道：“张公子也是实在人兼明白人，不过我有忠君爱国之心，而你在多年前就打定主意要做袖手旁观者。这是为什么？你总说朝廷负人，可朝廷从未负过你，相反还一直派人找你呢。”张惟孝道：“我说朝

廷负人，并不是指负我本人，是负了岳飞、韩世忠这些名将，负了中原百姓。”张顺听了，再无言以对。

唐珏居然还等在军营里，见到张惟孝到来，大喜过望。张惟孝道：“唐县尉还在这里，实在太好了，完全无须我出面，你便做主审官吧。吕大帅要尽快知道张弘范的下落。”

当即找了一间空房。唐珏令人先将王五押来。王五强立不跪，怒道：“唐县尉，你好大胆子，竟敢背着叔叔查封神女楼。”唐珏道：“行了，就收起你那一套吧。逮捕你的是兵士，这里是军营，你还不明白吗？”

王五道：“明白什么？”唐珏道：“你通敌卖国，还假装糊涂吗？”王五道：“什么通敌卖国？”

张惟孝便命人带宋衡进来，道：“这位是你的军师刘先生，你应该认得吧？他真名宋衡，是蒙古元帅阿里海牙的心腹幕僚。目下他以你的名义在白河和万山大肆修建军事工程。敢问王五官人，这算不算通敌卖国？”

王五先是“啊”了一声，呆了好半晌，这才颤声问道：“刘先生，他说的可是真的？”宋衡不答。

王五大怒道：“老子杀了你。”不顾双手被缚，还欲冲上去踢打宋衡，却被兵士扯住。唐珏忙命人带宋衡出去，问道：“王五，你可服罪？”王五“扑通”一声跪下，连声道：“这些我全然不知，全然不知啊。唐县尉，你一定要明查。”

唐珏道：“那你总该知道被你在密室拷打的男子吧？他真名叫张弘范。是蒙古汉人世侯张柔的儿子。”

王五一时会意不过来，又愣在那里。张惟孝却是等不及了，厉声道：“快些将他交出来！办完这事，我好回去睡觉。”

王五道：“你……你是……”张惟孝道：“你别管我是谁。张弘范人在哪里？快说！”他声色俱厉，王五一惊之下，居然立即招了出来，

道：“在岷山，他人在岷山，我叔叔也在那里。”

原来襄阳通判王谷断案神速，全是靠侄子王五的帮助。王五在岷山有一处大谷仓，内部设有公堂、监狱等。每每有大案出现，王五便会先替叔叔捉一名嫌疑人，蒙头带进谷仓审问。嫌疑人不知就里，还以为真的到了襄阳府大堂，先是喊冤，然后吃不住严刑拷打而被迫招供，再钉上械具投入谷仓中的假监狱。因为大案多要经过复审，为确保犯人不会翻供，王五还会派手下人假扮成官吏或是上头提刑司来的巡视官员，假意关怀犯人，称要平反冤案。犯人无一不上当，立即高喊冤枉，控诉自己是被屈打成招。官吏立即翻脸，令人将犯人拖上大堂，再施以酷刑。犯人再次被迫认罪。如此反复数次，犯人完全绝望，纵使有真的官员来巡视，也绝不敢再改口供。而且口供经过数次重复，犯人已能流利叙述，听起来像真有其事一样。王五这才命人给犯人灌下迷药，偷偷运进襄阳府狱。由于谷仓与襄阳府大堂、牢房设置得一模一样，犯人完全不知道已换了一处地方。此法王五称之为“勘磨”，屡试不爽，从无失手，也造就了王谷“神断”的美名。其实这也并非王谷叔侄首创，不过是学秦代赵高坐实秦相李斯谋反罪名的法子[2]，通刑狱者，无不知之。

当晚，王五捕捉到张弘范，折腾了一夜，第二日天大亮时，总算得到了他的口供，便命人给他和巧姐儿灌下迷药，亲自押着二人来到岷山谷仓，指令手下人装扮成狱卒、差役及堂官模样，来了一遍预演。第一次上堂时，张弘范果然不肯承认供状是真。巧姐儿却因为畏惧王五淫威，一力指证张弘范是奸杀梅秋的凶手。于是张弘范又受了一遍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气息奄奄。他大概不愿意就此被打死在公堂上，最终服软，照着供状念了两遍，承认一切是自己所为，于是先被钉了大枷重铐，投进假大牢。王五亲自坐镇，预备再演练几轮，将张弘范弄得精疲力竭、心灰意冷后，便移交到襄阳府狱。

最近，王五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妓馆中，极少进城，他抓捕并拷打张弘范时，尚不知道对方正被通缉。直到在谷仓折腾过张弘范一遍后，才有手下赶来，告知吕知府亲自签了告示捉拿张氏。王五一时不明究竟，只得在谷仓等待叔叔指示。

到傍晚时，王谷竟亲自赶来了。一见面就厉声斥责王五，称张氏既

是奸杀梅秋的真凶，又因周太平一案而被通缉，王五再用私刑拷打他是一招昏棋，更不必带来谷仓勘磨。王五辩称道：“若不是侄儿在神女楼捉到姓张的小子和巧姐儿私奔逃走，哪能知道他才是真凶！他妄想嫁祸侄儿，侄儿总要出口气。况且侄儿之前曾移尸歪脖树下，也打算嫁祸别人，姓张的小子是知道的，要想让他在公堂上说出这一节，不经勘磨怎么行？”

王谷听了亦觉有理，便道：“码头那么多事，你人总不在，旁人难免起疑。你先走吧，这里交给我来办。”

他对梅秋一案格外重视，不仅因其轰动全城，还牵涉进了大名人张惟孝，更是因为他得到通知，京西提刑钟蜚英很可能将于近期到襄阳巡视。一旦是真，那么钟蜚英头一个要复审的多半便是梅秋的案子，绝对不能露馅。好在这件案子虽然曲折离奇，最终捉到的并不是无辜者，而是真正的凶手，不算太难办。

王五见叔叔亲自出马，这才彻底放心，便得意洋洋地回城了，途中又被手下人请去家中饮酒，直到深夜才回到老龙堤。他尚惦记着挂在密室的庞玲珑，不想刚到神女楼，便被赶来的唐珏逮捕，不由分说地捆了起来，用衣服蒙了头，押入襄阳县狱，后又转押到军营。

众人听了王五讲述，不独张顺瞠目结舌，就连深知狱政黑暗的唐珏也是目瞪口呆。还是张惟孝催道：“唐县尉还在等什么？”

唐珏忙命王五带路，要前去谷仓一探究竟。张顺大生好奇之心，道：“我也去，看看这假襄阳府大堂是何等模样。”

唐珏道：“如此再好不过。”又转头去看张惟孝，他却连连摇头道：“我不去，没兴趣。我还得回去补觉。各位好走，不送。”

出来军营后，张惟孝有心去找钟清，想解释昨日未赴仲宣楼之约一事。转念想到对方是有夫之妇，自己一个单身男子，寻上黎家，指名找黎家孙媳，多有不妥，便干脆算了。

回来钟家宅子时，刚到大门，便听到庭院中有女子欢声笑语。张惟孝心头一暖，暗道：“这一定是邹燕和孔雀在说笑。”跨门而进，却愣在

那里，竹枝娘子正与邹燕在一道挖铲杂草。

邹燕转头见到张惟孝，忙丢下铲子，将双手往身上抹了抹，迎上来道：“公子回来了。”

张惟孝一努嘴，问道：“她来这里做什么？”邹燕不及回答，竹枝娘子已走了过来，道：“我丈夫周太平案子已结，我今日引戏班的人去衙门领他尸首，好入土下葬，正好听说燕娘到这里做了女使，便顺路来瞧瞧。”

邹燕道：“竹枝娘子人很好。奴家在梅香楼做爨糟时，她一直都很照顾奴家。”又道：“公子应该还没吃早饭吧？我去厨下给你弄些吃的。”忙不迭地去了。

张惟孝对竹枝娘子道：“你跟我来。”率先出来钟宅，来到边上一处僻静小巷。竹枝娘子跟了过来，嗟道：“干嘛要来这里？难道郎君有什么悄悄话，不能让旁人听见？”

张惟孝怒道：“你这妇人当真疯了，你杀了邹燕父亲，居然还敢接近她，跟她有说有笑？真不知道你的心肠是什么做的！”竹枝娘子登时沉下脸来，道：“你生什么气？哼，你坏我大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张惟孝冷冷道：“我要对付的只是王五。谁叫你那么不长心眼，将我认识的宋衙冒充刘先生，放在王五身边？最重要的是，我人到码头时，他正提笔写一封给蒙古都元帅阿术的信。这是他自取灭亡，怪不得我。”

竹枝娘子道：“哼，若不是郎君怂恿，官兵如何会想到去码头搜查？当日在鹿门山，我就该杀了郎君。不过现下后悔也晚了。郎君自恃我对你尚有情意，不会动你，也许是吧，但我可以伤害你在意的人，杀光你身边的人。你再敢挡我的道、坏我的事，我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邹燕，将她双眼挖出来，看她还怎么跟郎君眉来眼去。”

张惟孝大怒，扬手扇了竹枝娘子一个耳光。她先是愕然，随即转为愤怒，转身就走。张惟孝出手极重，不免有些懊悔，料想对方这一去，多半要杀人报复，或是干脆直接召蒙古军南下，不得已，只得跟了上去，想要设法弥补。却又不愿意开口道歉，便只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

竹枝娘子蓦然停下，恼道：“郎君跟着我做什么？怕我继续害人是不是？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郎君大概也不会跟来了。”

张惟孝只一言不发，也不敢看她，生怕进一步激怒她。她却突然扑上来，环抱住他，嘤嘤哭道：“本来在鹿门山时，赵璧就打算将郎君秘密处死，是我出面救了郎君，我还为你作了保。可郎君现在坏了我们经营多年的大事，我……我无法向上头交差，该怎么办才好？”

竹枝娘子抱得甚紧，张惟孝一挣竟未能挣开，便道：“你是想要我的性命，好向上头交差吗？”竹枝娘子道：“不，我不希望郎君死。宁可我死，我也不要郎君死。”

张惟孝被她欺骗多次，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听起来情真意切的软言细语，定了定神，劝道：“事已至此，无法改变。既然蒙古人经营襄阳外围的计划已然败露，你还是离开襄阳，回去你丈夫身边吧。”竹枝娘子道：“不，我不想走。”

张惟孝道：“宋衙已然被捕，张弘范也已落入官府之手，事情早晚要牵连到你，你继续留在这里很危险。”竹枝娘子道：“要我离开襄阳可以，除非你也跟我走。”张惟孝道：“那怎么可能？你是蒙古元帅夫人。我即使不为朝廷效力，终究还是宋人，岂能随你降敌？”竹枝娘子道：“那我也不会走。”

张惟孝一时彷徨无计，无意间转头，忽见到钟清正站在巷口，惊愕地望着二人。他大吃了一惊，急忙去推竹枝娘子。竹枝娘子却道：“不要，不要走。”微一迟疑间，钟清却已经转身走了。张惟孝急忙甩开竹枝娘子，拔脚紧追上去，叫道：“清娘！清娘！”

钟清急走几步，又觉得失态，勉强停下来，道：“张公子有事吗？”张惟孝道：“我……昨天我……”

钟清道：“当日我约了张公子到仲宣楼一会，但公子并没有应承，因而你昨日迟迟未至，不算违约。况且我本意是想将公子留在襄阳，公子人现下人就在这里，约不约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她说得颇为急促，与往日沉静大相径庭，以至张惟孝都听出一丝明

显的恼恨来，一时也无言可对，只得等了一会儿，才道：“实在抱歉。刚才我……我……”

他是单身男子，她则是有夫之妇，就算他跟竹枝娘子有染，也无须向她交代。但他内心深处，却希望能向她解释清楚，只因她是懂他的人。从第一眼在仲宣楼见到她，他便喜欢她——但只是清淡的喜欢而已，不像之后他对汪晚晴那般浓烈的迷恋及爱意——他知道她也喜欢他，彼此的会意是人生中难得的一份慰藉。沉浸在这样的喜欢里，心事随着目光缓缓流淌，丝丝暖意足以抵御瑟瑟江风。他不希望失去这份默契。

钟清冰雪聪明，自然知道对方想说什么，却也不知该如何回应。当年她爱慕他时，他拒绝娶她，如今她已是人妻，他却似乎还站在原地。她看到他手臂微抬，似想伸手过来，一时生了怯意，惊慌道：“我走了。”

张惟孝垂下手去，也不再挽留，默默凝视她远去。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不见，这才转过身。

回到钟宅时，邹燕已做好早餐，孔雀也刚刚买菜回来，告知道：“外面都在传蒙古人将要攻打襄阳，老龙堤乱成了一锅粥，有想逃去外地的，有迁进城里来的，全乱套了。张公子，这是真的吗？”张惟孝道：“或许吧，该来的总会来的。你二人可还有别的去处？”孔雀道：“奴家和燕子都是父母双亡的可怜人，还能去哪里？”

邹燕低声问道：“张公子，你有什么打算？”张惟孝道：“我也不知道，暂时还是留在这里吧。”孔雀忙道：“那好，我们也留下。就算要死，大家也可以死一块儿。哎呀，奴家不该提这个死什么的，该打。”

张惟孝甚觉无趣，随意喝了点粥，忽兴致大发，问道：“有酒吗？”邹燕道：“只备了黄酒。”张惟孝道：“去打两斤白酒来。”

孔雀道：“日还没过午就要喝酒，公子不怕伤身吗？”张惟孝道：“美酒如刀解断愁，我要的就是大醉一场。”孔雀道：“昨日奴家打扫屋子，发现后面院子有个酒窖，里面藏了不少酒。”

张惟孝一听，忙寻来后院，果然发现酒窖里藏了不少好酒，当即提了两坛到自己房中。

邹燕忙进来问道：“公子是要在房中饮酒吗？”张惟孝道：“房里好，我醉了便可以就地躺下，不必再麻烦你和孔雀。记住了，从今日起，我不见客。我也要学那阮籍连醉两三月^[3]，酩酊无所知。”

邹燕也不知他在说些什么，忙将粥菜等餐具端进房来。张惟孝随意取了一坛酒，开了酒封，深吸一口气，道：“好香的老酒！”

他多年未饮烈酒，三杯下肚，便身子发软，往床上倒去。他果然践诺，每日醒来，除了方便，便是不停地饮酒，直至再次醉去，浑然不知时日。

然某日醒来，却发现房中的四坛酒都已经空了，便想再去酒窖搬酒，不想刚一起身便跌倒在地。邹燕闻声进来，问道：“公子醒了？”张惟孝道：“酒……我要去取酒……”

邹燕扶他坐到床上，劝道：“公子不善饮酒，几杯下肚就醉过去了，都连醉四日了。”张惟孝摇头道：“四日不算什么，比古人差远了。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我表面是醉了，其实我比谁都清醒，这襄阳、这大宋江山就快要完了。”邹燕道：“公子又说醉话了，可千万别让旁人听见。”

张惟孝道：“你……你怎么哭了？为什么？谁欺负你了？”邹燕不答，眼泪却如断了线的珠子，“啪啦啪啦”落下来。

孔雀进来道：“还能有谁欺负燕子，当然是张惟孝张公子你了。”

张惟孝对外一直用张先行的名字，未告诉二人自己的真实身份，忽听到孔雀喊出了自己的真名，料想她已从别处得知，倒也不是为奇，只愕然道：“我一直在房中，半醉半醒，动都动不了，如何欺负燕娘了？”孔雀道：“张公子答应要给我们一个交代，而今官府却放那杀人凶手走了。”

张惟孝惊道：“杀人凶手？难道是竹枝娘子？”孔雀道：“张公子完全醉糊涂了，是害死梅秋的凶手张弘范。”

张惟孝这才醒悟，道：“官府居然放了张弘范？是吕大帅下令放了他吗？”孔雀道：“除了吕大帅，还能有谁？”

张惟孝想了想，道：“这不对啊。吕大帅没有大的主见，他未得吕相公命令，怎敢放张弘范走？我不是才醉了四日吗？四日只刚刚够信使到鄂州一个来回。”又问道：“官府什么时候放张弘范走的？”孔雀道：“昨日下午动的身。”

张惟孝道：“雀娘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孔雀道：“黑杨将军和张顺将军议论时，奴家偷听到的。两位将军还奉命带兵马护送张弘范过境呢。”

张惟孝心道：“这可是有意惺惺作态了。想释放张弘范，将他直接交给鹿门山的蒙古人便是，却偏偏要兴师动众派人护送他过境，装作不知道已有蒙古兵驻扎在鹿门山，实在恶心。这吕文焕才干平庸，做起姿态来倒丝毫不差。”

他连醉几日，固有情伤，亦伤时运，本不待再多管闲事，却见邹燕泪眼涟涟，还是不得不睬，道：“快找件衣裳来给我换上，我要去见吕大帅。”

孔雀道：“难道公子想劝吕大帅不要放张弘范走？可黑杨将军一行昨日便已经离开襄阳，早就走得远了，怕是来不及了。”张惟孝道：“当然来得及。那张弘范受过重刑，无法骑马，只能乘车。车子走得慢，只要派出轻骑追赶，一定能在过境前追上。”遂换了衣裳，赶来襄阳府署求见知府吕文焕。

吕文焕正陪着贾二公子贾德润在花厅闲谈。张惟孝进来见到，愈发生气，暗道：“这吕文焕身为边关大帅，多少正经事要做，却整天陪着个京师来的纨绔子弟闲话聊天，只为讨好贾似道。”然他被蒙古人囚禁多年，早已磨练得喜怒不形于色，心中纵怒，亦不流露出来，只道：“吕大帅，我有要事禀报。”

贾德润闻言，便起身告辞。吕文焕挽留道：“贾公子又不是外人，有何听不得？”张惟孝只是不应。贾德润见状，便辞了出去。

张惟孝道：“吕大帅，你为何放走张弘范？就算你不想杀他，也该将他扣押在襄阳作为人质，如何能轻易放他离去？”吕文焕往后堂看了一眼，踌躇道：“本帅也是不得已，那张弘范甚倔强，以死相逼。”

当日，王五引唐珏和张顺等人赶去谷仓，果然见到了正在假大堂上受刑的犯人——张弘范双腿还套在夹棍中，身上衣衫尽已汗湿；巧姐儿双手手指也拶指被夹断，僵卧在地，叫都叫不出来，只有额头上不断有黄豆大的冷汗珠渗出。威风凛凛坐在假大堂上的，正是襄阳通判王谷本人。王谷惊见侄子被官兵押了进来，情知事情败露，但仍振振有词，称张弘范是奸杀梅秋的真凶。唐珏也不理睬，只将在场人尽数逮捕，押回襄阳县狱囚禁，自己和张顺则带着张弘范来见吕文焕。

张弘范几番受刑，刑伤极重，人只剩了一口气，神志不清。吕文焕因其身份特殊，特意派人去鹿门山请来女神医冰娘为其延治。等张弘范苏醒后，便命人将他抬上堂，亲自讯问，他只是一言不发。吕文焕又以官印示之。张弘范这才道：“要么杀我，要么放我走。”吕文焕还欲叫其堂兄张世杰来襄阳劝其投降，张弘范道：“若张世杰在我面前出现，我便立即咬舌自尽。”自此不发一言，且拒绝所有汤水食物医药。吕文焕深为头痛，与人商议后，便决定释放张弘范。

张惟孝皱眉道：“吕大帅放走大敌，仅仅因为对方以死相逼？”吕文焕道：“杀他无益，留他也无益，不如放他走。张氏父子虽无官职，但其在河北、山东名望甚高，将来总有回报。”

张惟孝道：“张弘范不是普通人，吕大帅这是纵虎归山，将来灭大宋者，必是此人。”

吕文焕一惊，道：“张弘范已经失宠，无任何官职在身，更不要说统率兵马，如何还能有所作为？”张惟孝道：“那不过是暂时的。蒙古皇帝忽必烈若南下伐宋，必然再度起用张柔这批汉人世侯。”

吕文焕又往后堂看了一眼，问道：“张公子当真认为张弘范有过人之处？”

张惟孝不及回答，后堂便抢出来一人，却是名高大魁梧的黑面老

者。吕文焕忙上前见礼，那老者摆手令他退开，径直走到张惟孝面前，森然问道：“你说将来灭大宋者，必是张弘范？”张惟孝道：“不错。相公应该就是吕相公吧？”

那老者先是一愣，随即醒悟，道：“老夫这张黑脸总是露馅。不错，老夫正是吕文德。”

吕文德身兼京湖制置使和四川策应大使，驻扎鄂州，按理不得朝廷诏令，绝不能离开驻所。然此次吕太夫人过八十岁生日，坚持要大儿子回襄阳为她祝寿。吕文焕不敢违背母亲意愿，又深知兄长不可能回来襄阳，只得派了一大帮幕僚去劝母亲。众人均称吕文德是一方统帅，身负重任，不能轻易离开鄂州。吕母不悦地道：“他首先是人子，其次才是人臣。你们都是读书人，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幕僚回报后，吕文焕无奈，只得写信告知兄长。吕文德为人至孝，收信后也颇踌躇，既想完成母亲心愿，又不能公然离开驻所，便令心腹们想办法。机要文书陈文彬强烈反对因私废公，列举一大堆理由，吕文德颇为不快，但也不便发作。另一亲吏简大寒早不满陈文彬倚仗长官宠信，狐假虎威，把持军政，便有意迎合吕文德心意，暗中出了个主意，设法找一个体貌相当的老者，冒充吕文德坐在官署中处理军务，当然假大帅不必真的办公，只需坐在那里装装样子，实际事务自有一堆参议、文书来处理。吕文德起先尚未决定，只命简大寒暗中去找人。后果真在汉阳寻访到一名老乡绅，外形与吕文德有七分相似，只是身材略矮、皮肤略白。但这也不是问题，只需给老乡绅穿上垫高的官靴、在座位上垫上厚板、再拿黑脂将脸抹黑，便是九成相似。

吕文德虽然满意，但还是下不了决心，正好六弟吕文焕一连三封急报，称蒙古人在经营襄阳外围，今年内必会集结重兵攻打襄阳，江陵京湖制置司武官张贵亦有类似军情上奏。他拍案大骂后，还是觉得放心不下。亲吏简大寒知他心意，婉转劝道：“相公何不悄悄走一趟襄阳，公私兼顾，既能亲身查看吕大帅所报敌情是否属实，又能一遂太夫人心愿，尽人子之孝。”他这才下定决心，令老乡绅冒充自己坐镇官署，由简大寒从旁协助主事，自己带了一群侍从，微服离开鄂州，于昨日抵达襄阳。到府署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立即释放张弘范，并派人护送其过

境。

张惟孝一认出吕文德，便知吕文焕为何放走了张弘范，这一定是吕文德的主意。却不知他是想拉拢河北张氏，还是有别的打算。

吕文德道：“张公子，老夫久仰你的大名。这些年也派了不少人找你，却想不到能在襄阳见到你。”张惟孝道：“承蒙吕相公看得起，张某名不副实，愧不敢当。”他不愿意浪费时间精力在虚礼上，道：“吕相公，你为何要放张弘范走？”

吕文德道：“放他走，并无坏处。其一，当年鄂州之战，张柔杀死了我亲弟吕文信。而今他儿子张弘范也在大宋境内作奸犯科，意图绑架宰相公子，还奸杀我大宋良家妇女，本该处以极刑，老夫放过了他，张柔父子多少要感激在心。其二，我如此轻易放张弘范走，蒙古人肯定要怀疑他投降了我大宋，即使不逮捕他审问，也不会再重用张氏父子。张公子所言，实不足为虑。”

张惟孝道：“原来吕相公想用离间计。只是放得太快，离间计怕是起不了作用。至少也要请来张弘范堂兄张世杰来襄阳走一番场子才算合情合理。”

吕文德道：“可那张弘范不肯进食，不肯就医，再拖下去可就死在这里了。他一死，还有何利用价值？”张惟孝道：“他不会真死的。我跟张弘范打过交道，他为了营救老师郝经，来到大宋已有很长时间，多半早看清楚宋人欺软怕硬……”又觉得此言当着吕氏兄弟的面说出来不妥，便改口道：“以自尽相逼只是张弘范的诡计，愈发可见此人能屈能伸，是个雄才。吕相公何不立即派人将他请回来，对他多作一番了解后再决定要如何处置。”

此言有理有据，吕文德微一思忖，便点头称是。吕文焕忙道：“为弟立即调派一队轻骑，去将钟杨一行追回来。”吕文德却摆手道：“不，张公子说得固然有理，然你既然已当面允诺放了张弘范，如何还能反悔？”

张惟孝见吕文德远比吕文焕有主见，料想难以劝动，便拱手辞别，欲亲身去追张弘范。

吕文德道：“留下张公子！”门边兵士闻言，立即举刀挡在张惟孝面前。

张惟孝道：“吕相公还有何指教？”吕文德道：“张公子盛名在外，老夫寻你多年，这次好不容易遇到，岂能再轻易放你离去？张公子暂且委屈一下，先在府署将就住下，不日再随老夫一道回去鄂州。”

张惟孝道：“吕相公想软禁我吗？张某徒有虚名，实则跟废人无异。”吕文德笑道：“张公子何必自谦？你到襄阳后所作所为，我六弟已尽数禀报。没有你，怕是蒙古人利用王五占了襄樊码头，他都还不知道呢。”

吕文焕忙道：“张公子，我大哥求贤若渴，实是一番好意。你既有绝世之才，何不就此留在我大哥身边，为朝廷效力？”

张惟孝料想以吕文德为人，即便拒绝也会被强行留下，只得道：“那好，吕相公看得起我，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吕太夫人寿宴在即，府署内外忙碌异常，我不便打扰。目下我住在钟提刑的老宅，吕相公实在不放心，大可将我软禁在那里。”

吕文德尚在踌躇，忽听得门外幕僚陈文杰道：“大帅，急报！”

陈文杰是吕文焕心腹亲吏，其兄陈文彬亦是吕文德机要文书，即坚决反对长官离开鄂州为母贺寿者。吕文德私自来到襄阳一事，一直瞒着陈文彬，当然也不能让其弟陈文杰知晓，闻声便隐入后堂。

吕文焕招手叫过副卫童明，道：“你带一队兵士贴身保护张公子。”又附耳交了几句。童明躬身道：“领命。”引了张惟孝出来。

却见那贾二公子和其同伴张绍文正站在阶下，也不知是不是在等人。张绍文见张惟孝出来，忙迎了上来，笑着招呼道：“张公子，你可还欠我们一顿酒呢。”

张惟孝道：“我还记得。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日如何？”贾德润忙过来道：“甚好，甚好。我们要去哪里？”张惟孝道：“梅香楼如何？”贾德润道：“那里好！上次去过一次，对那里勾栏的表演印象极深。”

一旁贾氏侍从听到，忙欲去准备出行事宜。贾德润斥道：“几步路的事，还准备什么？你们谁都不准跟去。”

童明本奉吕文焕命护送张惟孝回去钟宅，将他禁锢在宅子中，忽见他要与贾二公子一道出城饮酒，料想不能阻拦，只得点了一队兵士，跟在三人身后。贾德润以为童明是来保护自己，虽不太情愿，但对方是奉命行事，不能让其太过为难，也不以为意。

来到老龙堤，却见一派萧条景象。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有诗句云：“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月。”而今春草萋萋，却是不见驰突车马。不独大堤上客少人稀，大多数商铺都关了门，就连素来帆橹如云的汉江上也冷冷清清，船只少了近七成。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难相信，繁华与荒凉只相隔一线，昨日还是华盖云集，花天酒地，今日便是门庭冷落，如过白地。

贾德润道：“这……这是怎么回事？”张惟孝道：“听说是有谣传说蒙古人将要攻打襄阳，大概客商们恐慌，都闻风先遁了。”

张绍文深为叹息，又道：“如此，也不知梅香楼是否还在开张？”张惟孝道：“先去看看再说。”

到了梅香楼，虽亦是门可罗雀，但总算还开着门。掌柜牛千里亲自迎了出来，道：“张公子，好多日不见了。”又道：“这两位公子看着也很眼熟。”

张惟孝也不介绍，只道：“劳烦掌柜给我们一间阁子。”牛千里道：“好咧。”又指着跟进来的童明等人道：“他们是……”张惟孝道：“不必理会他们。”

二楼阁子也是空空如也，虽说酒楼通常晚上生意最好，但清淡至此，着实罕见。挑了一间阁子坐下，张惟孝要了黄酒和窝子面。贾德润笑道：“我们随张公子。”便各自点了一碗面，又加了几样酒菜。

牛千里问道：“几位要什么黄酒？”张绍文好奇问道：“这里黄酒也分种类吗？”张惟孝道：“不是，牛掌柜指的是梅瓶。梅香楼装酒的梅瓶每瓶不同，亦是一景。既然今日我请二位喝酒，理该不醉不归，就来醉乡

吧。”牛千里道：“好咧，三瓶醉乡，小店再加送一瓶张公子最爱的荐红。”张惟孝道：“多谢。”

过了一会儿，焗糟梅花先端了酒具进来烫酒。张惟孝问道：“酒楼里还有多少焗糟？”梅花道：“走了一大半吧，没剩几个了。像奴家这样无处可去的，只能留下来了。”始终板着一张雀斑脸，颇合她“冷面梅花”的外号。

贾德润问道：“平日在勾栏表演的戏班也都散了吗？”梅花道：“皮影戏班倒还在，可周班主死了就再也没上过台。听说忙完丧事也预备要散伙。”等酒烫好，为三人斟上，便一扭腰肢出去了。

张绍文问道：“依张公子看，蒙古人是否真的要打襄阳？”张惟孝道：“该来的终归要来。”又见贾德润呆呆凝视窗外，道：“贾公子倒是一点也不紧张。”

贾德润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头一次出远门，外面的大千世界跟想象中大不一样。”忽听得张绍文咳嗽一声，意识到失语，忙道：“抱歉，让张公子见笑了。来，我敬张公子一杯。”

张惟孝举杯一饮而尽，随即低声道：“我有事要赶着去办，但又不能为外人知晓，尤其是外面的那些兵士，不知二位可否帮忙行个方便。”张绍文恍然大悟道：“我还以为那些兵士是……”贾德润忙道：“张公子有事尽管去忙。”

张惟孝道了谢，从旁侧楼梯下来，欲从南院后门出去，不想刚一拉开门，便见童明挺身站在门前。

童明道：“张公子要去哪里？”张惟孝颇为窘迫，道：“我想出去走走。”童明道：“吕大帅特别交代过，不准张公子离开襄阳。这就请张公子回城吧，免得我难做。”

张惟孝心道：“我总不能与他动手。就算我打晕了他逃走，途中也会被吕文焕派出的轻骑追上。不要说杀张弘范，我自己随即也会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嗯，看来去追张弘范断然是不可能了，不如就顺着吕文德的意思，加意离间，借蒙古人之手除掉张弘范。”

童明道：“张公子，你莫逼我动手。”张惟孝道：“好，我随童将军回去。不过那之前，我想去附近见一个人……”

不及说完，忽听到小厮么哥儿大叫道：“上面……上面阁子出事了……”

张惟孝心中登时一紧，料想必是贾德润出了事。贾似道爱子死在襄阳，以其睚眦必报之为人，不知多少襄阳人要遭殃。一时深为惊悔，忙转身往楼上奔去。

[1]北方名士刘因曾用诗句描述当时的形势：“试听阴山敕勒歌，朔风悲壮动山河。南楼烟月无多景，缓步微吟奈尔何。”《敕勒歌》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出色描绘了北方草原的雄浑景象，充满了豪情，被誉为千古绝唱。宋理宗善画，曾画《南楼风月》，并自题“并作南楼一夜凉”之句。此诗指蒙古人厉兵秣马，而宋理宗却只知流连西湖烟月，缓步微吟，讥讽南宋划江自守，偏安一隅，只保小朝廷，忘却了大片河山沦于异族。刘因，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因慕诸葛亮“静以修身”一语，遂题所居为“静修”，世称静修先生。他虽生于亡金之后，诗中却有怀思亡金之作。元灭南宋，他又有悼念故宋之作。其咏史诗曾被称为“诗为斧钺”。

[2]秦二世时，宦官赵高为独揽朝政，诬陷丞相李斯想割地称王。李斯上书给秦二世申冤，但被赵高扣下并关入狱中。又派人拷打李斯近千下，李斯不堪酷刑被迫招供，判处死刑。但李斯仍幻想通过上书打动秦二世。李斯的奏书呈上之后，赵高让狱吏丢在一边不上报，恨恨地说：“囚犯怎能给皇帝上书？”又派门客十多人假扮成秦二世委派的御史、谒者和侍中，轮流复审李斯。当李斯想翻供时，赵高就让人严刑拷打。后来，秦二世果然派人去验证李斯的口供，李斯还以为是赵高的阴谋，不敢再翻供，在供词上承认了自己的罪状。赵高将判决书呈给秦二世，秦二世很高兴地说：“没有赵君，我几乎被丞相出卖了。”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临刑前对次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相泣，被夷三族。此即著名的“黄犬之叹”典故，唐李白《襄阳歌》：“咸阳市上叹黄犬，何如月

下倾金罍。”

[3]阮籍：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父亲阮瑀，为曹操文吏，多出章表，位列“建安七子”之一。阮籍年幼丧父，家贫勤学，少年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时人多谓之痴。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本有辅佐天子、济世安民之大志，但苦于时运，动辄饮酒佯狂。常常独自驾车，漫无目的出游，直到前方无路可走时，就痛哭而折返。由于阮籍在当时名气很大，权臣司马昭为拉拢他，想和他结为亲家，欲为其子司马炎求娶阮女。阮籍不敢公然得罪司马氏，便每天拼命喝酒，每次都是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一连六十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使者根本就没有机会开口，只得回去禀报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道：“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第九章 芳草知愁

忽然怀念起当年岷山的生活来，那些山水，那些树木，那些花草，那些恬然静好的岁月。他和她一起读书弹琴，一起听风听雨。原来数年过去，记忆依旧清晰，只是她的样子变得朦朦胧胧，隔着一帘烟雨，像是早已褪尽颜色的图画。是因为她走了吗？是因为她变了吗？他若再回去，纵使宅子依旧，伊人已去，怕是只剩下清寒孤寂了。

雨过水明霞，潮回岸带沙。
叶声寒，飞透窗纱。
堪恨西风吹世换，更吹我，落天涯。

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
说兴亡，燕入谁家？
惟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

——南宋·邓剡《唐多令》

张惟孝急奔进来阁子，却见张绍文捧腹歪在椅子上，脸色惨白，贾德润正侧身站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

张惟孝道：“贾公子，你没事吗？”贾德润道：“我没事。张公子，你快来看看，绍文兄好像中了毒。”

张惟孝道：“劳烦贾公子让开。”随手取了面碗，将面倒了，往酒具中舀了一碗水，将那碗水往张绍文口中强灌了下去。

贾德润忙道：“等一下！张公子怎么知道水里有没有被人下毒？”张惟孝道：“这热水是用来烫酒的，不是用来喝的，不会有人往里面下毒。”见童明已率人进来，便命兵士将张绍文搀扶着站起，自己朝张绍文肚腹猛击两拳。

贾德润大惊失色道：“张公子你……”却听见张绍文“哇”地一声，将

适才吃喝进去的食水全部吐了出来。

张惟孝道：“催吐只能暂时缓解毒性，张公子体内应该还有余毒。童将军，你快些护送两位公子回府署，再请大夫救治张公子。放心，我会自己回城的。”

童明虽奉命看护张惟孝，但比较起来，当然是贾德润的性命更金贵些，便点点头，命一名兵士背了张绍文，自己引人护着贾德润去了。

酒楼主人郑虎臣和掌柜牛千里均已闻声上来，听说有客官中了毒，骇异异常。

张惟孝叫过么哥儿，问道：“你是怎么发现这里出了事的？”么哥儿道：“这间阁子归梅花照顾，小的看见她刚刚出了门，叫也叫不住，正奇怪呢，忽听到楼上有人在叫‘来人’，小的就上来看了一眼，才发现出了事，忙下来喊人。”

张惟孝道：“哪位身上有银子，借来用一用。”牛千里道：“张公子是想以银试毒吗？楼下有现成的银针。”忙命么哥儿取了来。

张惟孝道了谢，拿银针一一试过桌上酒水食物，只有张绍文面前那杯酒有毒。心道：“这里刚才只有我们三个和梅花进来过，看来是梅花事先往张绍文的酒杯中下了毒。权臣贾似道仇家遍天下，贾德润到襄阳已有数日，有人知道了他的身份，想杀他出气倒是能理解，梅花为什么要杀张绍文呢？莫非是她弄错了，错将涂了毒药的杯子放在了张绍文面前？”

牛千里颤声问道：“酒里……酒里怎么会有毒？”张惟孝道：“梅花应该脱不了干系。”

郑虎臣皱眉道：“梅花是不是那个冷面峻糟？她为什么突然要下毒害人？”牛千里忙道：“小的不知。快，么哥儿，快去追她回来。”么哥儿道：“她出去老半天了，这会儿肯定早跑远了。”口中说着，但为了给酒楼脱罪，还是疾步下楼追了出去。

郑虎臣道：“张公子，出了这种事，我们梅香楼也脱不了干系。敢问

你那两位朋友是什么人？”张惟孝道：“是京师来的两位公子，吕大帅的朋友。具体身份，郑公怕是要去问官府了。”郑虎臣道：“好，多谢。老夫与潘韧潘公交好，昨日还见过，回头托他打听一下。”又问道：“牛掌柜，梅花应该是本地人吧？”牛千里道：“是襄阳本地人，跟京师决计没什么关系。”

忽听到楼下有人叫道：“掌柜，借副挑子用一用。”正是竹枝娘子的声音。

张惟孝心中“咯噔”一下，暗道：“我可真是喝酒喝糊涂了，竟然忘记了她！怪不得一开始我就觉得张绍文这名字耳熟，当年在岷山，我被她用迷药制住，她向我全盘托出真相，告知她曾与贾似道参议张渠长子张绍文定亲。她口中的未婚夫，一定就是这个张绍文了。她一定早就看到张绍文来了襄阳，担心被其认出揭破，早有心杀他灭口。只是张绍文一直住在府署中，她不得其便。正好我三人今日来了梅香楼，她便指令梅花往张绍文酒杯中下了毒。又料想事情很快就会败露，令梅花抢先逃走，如此便死无对证。”

一念及此，忙道：“劳烦牛掌柜派人保护现场，一会儿自有官府人到来。”自己赶下楼来。果见竹枝娘子站在柜台边，正翘首往楼上张望。她一见到张惟孝，脸色登时沉了下来，转身就走。张惟孝因酒楼说话多有不便，便一路跟着她。

进来梅香别院，竹枝娘子忽停下来，恼道：“郎君又跟着我做什

么？”张惟孝道：“你明知故问。真不知你心肠为何如此歹毒，连自己的未婚夫都能下得了手。”

竹枝娘子道：“未婚夫？你是说张绍文吗？他死了吗？”张惟孝道：“我将他腹中毒药催吐了大半，怕是不能如你所愿了。”又道：“你害人太多，我不能再放任你如此闹下去了。之前我答应救你一次，我现在放你走，你快些走。不然官府人到来……”

竹枝娘子道：“郎君会告发是我想杀张绍文吗？郎君敢说一个字涉及我，在万山被俘虏的五百宋兵可就要人头落地了。”

张惟孝大吃一惊，道：“什么？你……你是说……”竹枝娘子道：“嗯，那五百兵士的首领叫什么来着，唐永坚是吧？郎君可否认识他？”

张惟孝惊讶万状，道：“你们……难道蒙古人不止利用王五修筑工事，且早已在万山伏下兵马？”竹枝娘子道：“郎君以为呢？唐永坚带领五百人进山拆毁工事，已尽数被我方俘虏，没有一人走脱，现在就捆押在万山中。”

张惟孝心道：“唐将军一行五百人尽数被俘，就发生在襄阳城外，襄阳城内外竟无人知晓？”

竹枝娘子似是看出了他的心思，笑道：“瞒住外人又有何难？我方本就是樵夫打扮，隐藏山中。被俘宋军中总有贪生怕死之辈，愿意投降，只需令降兵回城禀报，拆卸工事正在进行中，尚需几日才能完成，便可轻易骗过吕文焕那糊涂蛋。”

张惟孝道：“那么白河那边……”竹枝娘子笑道：“白河那边就没有法子了，工事未成，加上我们没有水师，控制不了码头。不过这只是暂时的。”

张惟孝心道：“能将五百宋兵擒获，不令逃脱一人，至少得有两千兵马。”忙问道：“你们这么多人，是怎样越过边境而不被发现的？”竹枝娘子道：“这个嘛，郎君就没必要知道了。”

张惟孝表面若无其事，内心实则大震：蒙古人兵马已至万山，还能一举擒获唐永坚一军不被觉察，当真可惊可怖，足见竹枝娘子在襄阳苦心经营多年，成果显赫。他不欲对方太得意，便道：“你当初还称要保护老龙堤，你看看，现在这一带成了什么样子！”

竹枝娘子道：“这些人只是听到风声，怕打仗而抢先逃走了，我并没有伤害他们。实在要怪的话，只能怪吕大帅无能，连这些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他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又道：“说到这里，我又要劝郎君一番了。郎君曾北上南下，应该亲眼见过河南一带百姓生活。不错，他们大多数人原先是大宋子民，被蒙古人强行掳掠北上，成为蒙古治下子民。但郎

君认为他们生活得如何呢？即使不比大宋好，也没有太坏吧。而且蒙古人有能力保护他们，老百姓不会有兵马忽至、朝不保夕的忧虑。而你们大宋……就拿襄阳来说，老百姓种了田，很可能明天就被兵马践踏。老龙堤这么多商户，稍微有风吹草动，便争相逃走，连产业也丢弃了。相比之下，郎君更愿意生活在蒙古，还是大宋？”

张惟孝道：“哼，蒙古人不四处侵略扩张，就什么事都不会有。你竟然还会关心老百姓？那你为何不劝蒙古人早早偃武休兵，退出中原？”

竹枝娘子道：“强者统一天下，不但不是坏事，于百姓是件大大的好事，从此安居乐业，不再受兵连祸结之苦，不再有流离失所之虑。你们大宋开国皇帝也是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来的江山，不怎么光彩。至于汉代秦、唐代隋，改朝换代之故事，不知在中原上演了多少回。为什么轮到蒙古从赵氏手里夺取江山时，郎君就不能接受了呢？”

张惟孝冷笑道：“你现在倒是会说大道理了。蒙古是异族，入侵中原可不算什么改朝换代。照你这么说，只要有外来强敌，汉人就该举手投降，俯首称臣，如此才能安居乐业？你明明是宋人，说这些话，难道不脸红吗？”

竹枝娘子摇头道：“我不脸红，脸红的该是无能的皇帝和跋扈的大臣。况且郎君自己怎么好意思说我？郎君总称朝廷负人，不愿意为君主效力，若是宋人个个似郎君一般，强敌骤至之时，国无可用人，不举手投降，还能做什么？”

张惟孝听了，内心大为震动，暗道：“我素来自命不凡，原来作为尚不如大宋一名普通兵士。我将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归咎于朝廷，不愿意为昏君奸臣效力，却忘了我自己也该为天下苍生尽一份责任。”

竹枝娘子见他凝思不语，又道：“算了，不说这些了，想来郎君被囚禁在洛阳时，劝你投降的人早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套说辞用滥，郎君再也听不进去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在这里，老龙堤不会损失一草一木，我甚至可以保全襄阳全城百姓性命。但郎君敢动我分毫，明日万山邢德立便会引军过来，将这里烧为白地。这难道是郎君希望看到的吗？”

张惟孝心中恼恨，道：“你又拿这一套来要挟我。”竹枝娘子嫣然笑道：“谁叫郎君是好人，而我是坏人呢？说实在的，郎君这等聪明之人，早知道大宋气数已尽，你之前就不肯为这个负人的朝廷出力，又何必现在要插手呢？是为了那钟清吗？好教郎君知道，我会为他们钟家献上一份大礼。”

张惟孝道：“什么？你敢动钟清一根头发……”竹枝娘子忽然不耐烦起来，打断他道：“郎君凭什么威胁我？我们已经在襄阳外围布置了五千兵马。另外正有十万大军朝襄阳集结。我在官府里还安插有人，无论是明是暗，杀十个钟清都不是难事。”

张惟孝气得脸色发青，却又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不敢得罪她。

竹枝娘子又换了一副颜色，柔声道：“我答应郎君，我会尽快离开这里。”张惟孝道：“你的话能信吗？”竹枝娘子道：“周太平死了，严震也不在了，他们都是顶梁柱，少了他们两个，皮影戏班不可能再继续维持下去了。”

张惟孝道：“这倒是实话。可你还惦记着到府署为吕太夫人贺寿演出呢。”竹枝娘子道：“我在皮影戏班多年，已是真正的行家，郎君总要给我个谢幕的机会。我答应你，演完那一场，我就会离开襄阳。”

张惟孝道：“张绍文可还没死，他人就在府署中，你不怕被他认出来吗？”竹枝娘子道：“他认出了我又如何？我只是个孤苦可怜的江湖艺人而已，难道他还会向官府举报，说我是他的未婚妻，曾行刺过贾似道？曾毒害他未死？我不担心张绍文，我只担心郎君你。只要郎君答应我，在那之前不揭穿我，我就放了唐永坚和他手下。不然的话，这些人全部要人头落地，他们的死，可都要算在你张三千郎的头上。”

张惟孝大为意外，道：“你真肯放人？”竹枝娘子道：“如果明日郎君在襄阳城中见不到那些宋兵，便可向官府揭破我的身份。”

张惟孝思忖道：“她坚持要进府署表演皮影戏，必然有阴谋。我若早揭穿她，她的计划自然流产，可唐永坚和五百名宋兵就再也回不来了。若是我答应她，可以先救五百个人。到时吕太夫人寿宴，我亲自在场盯

着她，也不怕她要出什么花样。”计议已定，便道：“那好，我们一言为定。”竹枝娘子笑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张惟孝道：“你可不是什么君子。”竹枝娘子道：“郎君名为报复王五，实则破坏我的大计，不惜做伪证，又算什么君子！”张惟孝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出来别院，张惟孝便径直回来梅香楼，点了一碗窝子面。

牛千里道：“上面阁子出了事，二楼全部封了，官府的人一会儿就该到了，张公子还敢在这里吃面吗？”张惟孝道：“敢。给我来一大碗。”

牛千里道：“哎哟，谢谢张公子，谢谢公子信得过小店。公子去南院围栏稍坐，面马上就到。”

张惟孝正吃面时，船夫铜锣不知如何寻了来，往边上一坐，笑道：“我猜应该能在这里找到张公子。”

张惟孝道：“江大哥事情办得如何了？”铜锣笑道：“办得很好。我在张公子说的地方挖出了箱子，将里面的东西平分给手下人，大家便散伙儿各自回家了。有说要回家娶媳妇的，有说要奉养老母的，也有愿意留在襄阳的，总之都感激张公子呢。本来还说要来当面磕头谢恩，我告诉他们说，张公子不爱那一套，心里惦记他就成。”又道：“这次幸亏张公子！王五和他的党羽都被官府捉了，目下水师接管了码头，我们也没了生意。若不是张公子，我这个做大哥的连散伙费都发不出来。”

张惟孝笑了笑，道：“大家都有着落就好。江大哥要不要来碗面？”铜锣道：“不了。”左右望了一眼，压低声音道：“张公子，外面都在传蒙古人要打襄阳。好多人都收拾了细软，往北面跑。”

张惟孝一愣，问道：“如何会往北面跑？”铜锣道：“就是跑去蒙古人那边，还不是觉得这边保护不了他们呗。”张惟孝想起适才竹枝娘子一番话，一时无语。

铜锣道：“之前在白河时，码头的许多杂工都是从北方逃归的被掳宋民，现下又反过来了，不等蒙古人到，大家争先恐后要逃去北面。唉，

世道啊。”

张惟孝心念一动，问道：“江大哥说白河那一带住着许多北方逃归的宋民。”铜锣道：“是啊，王五雇了去修建集市的，都是那些人，个个身强力壮，看来在那边生活得还不错。还有人打趣他们，说过得好还跑回来干嘛，在哪儿活不是活啊。”

张惟孝心道：“那些人决计不是逃归的宋民，而是伪装的蒙古人。”

他陡然明白襄阳城外的五千蒙古兵是如何进入宋境了——伪装成逃归宋民只是小插曲，几月前元帅阿术引军南征才是大前奏。阿术掳掠大批宋民北撤时，必定暗中留下了一支人马，换上大宋百姓衣衫，散居襄阳各处。至于军械补给也不是什么难事，除了可以在南征中抢修预置军库外，那大商人潘韧不是频繁来往于两国，为大宋走私军用物资吗？应该也有商人在为宋境内的蒙古军运送物资。

铜锣又道：“听说王五是因为强抢民女、逼良为娼而被捉，他不一向如此吗，官府如何现在又管起他来了？”张惟孝料想官府不会公布王五被蒙古人利用一事，只道：“也许他捉了不该捉的人，捅了马蜂窝。”

铜锣道：“管他呢。反正那厮是个大恶霸，我们都被他欺负惨了。王五被捉的消息传开，人人都拍手称快呢。不过我也曾帮他运过妇人，也许官府会找上来。我打算回洪湖老家避避风头。张公子，你有什么打算？”张惟孝道：“我先留在襄阳。”

铜锣道：“那好，张公子多保重。有事尽管来洪湖找我。”从怀中掏出一只布袋，推了过来，笑道：“这袋金砂是宝箱里取出来的，留给张公子零花用。”张惟孝道：“多谢。”

铜锣笑道：“谢我做什么？都是托张公子洪福。”走出几步，又回头道：“对了，公子在岷山的那处宅子并没有荒废，反而保管的很好，似是经常有人去打扫。不过我们没有见到人。”

张惟孝一怔，心道：“难道是竹枝娘子？那处宅子只有她知道。原来她还时时回去那里。”

心中一时百般复杂滋味。忽然怀念起当年岷山的生活来，那些山水，那些树木，那些花草，那些恬然静好的岁月。他和她一起读书弹琴，一起听风听雨。原来数年过去，记忆依旧清晰，只是她的样子变得朦朦胧胧，隔着一帘烟雨，像是早已褪尽颜色的图画。是因为她走了吗？是因为她变了吗？他若再回去，纵使宅子依旧，伊人已去，怕是只剩下清寒孤寂了。

出来梅香楼时，正好遇到襄阳县尉唐珏，身后跟着大批差役，是专门赶来处理张绍文中毒现场的。

唐珏正色道：“张公子，果真是你人在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听说是你约了贾、张二位公子到梅香楼饮酒，对吗？”张惟孝道：“是。不过张绍文中毒那会儿，我正好出去。”唐珏道：“我适才撞见童将军，已经听他提过了。抱歉，张公子，你得先跟我进去，录一份口供。”

张惟孝无奈，只得随唐珏进来酒楼，重新往围栏坐了，叙述了一遍经过。唐珏令书吏一一记录下来，让张惟孝看过确认无误后，签了字画了押，这才笑道：“公事办完了，不妨再聊几句闲话。”

张惟孝便问道：“王五那件案子如何了？”唐珏道：“王五这次必死无疑，倒不是因为他残害了无数良家妇女，也不是因为他助蒙古人修筑工事，也不是因为他为夺宅子杀了蒋大、刘大娘……对了，那具在蒋家故宅挖出来的骸骨上有一串珠链，邻居证实是刘大娘本人的。”

张惟孝明知道蒋大夫妇是被竹枝娘子手下的人杀了，也不点破，只问道：“那是因为什么？”唐珏道：“是因为被王五关在密室意图强暴的庞玲珑。原来她是樊城林知县的外甥女，林知县知道经过后大怒，也不通过襄阳府，便直接往上面递了奏疏，列举襄阳恶霸王五十条罪状。林知县兄长是朝中御史，必定也会从中出力。吕大帅派了人安抚林知县，承诺要将王五绳之以法，并保证不会在案子中提及庞玲珑姓名，林知县这才勉强同意让兄长扣下奏疏，先不递上去。”

樊城知县林锋参奏的虽是王五，吕文焕身为襄阳府最高长官，任凭恶霸在境内胡作非为，非但面上无光，还会影响其考评政绩，是以要全力讨好林锋，必会将王五处以极刑。

张惟孝点头道：“王五也算罪有应得了。”唐珏道：“不过这件案子目下由钟提刑负责审理，我只是从旁协助。”

张惟孝大为意外，道：“钟提刑来了襄阳？”唐珏道：“已有两三日了。钟提刑一到这里，便遣散了王五喽啰，将神女楼所有妓女一律放还从良，王五治下的码头则由襄阳水师接管，大家正拍手称快呢。对了，钟提刑目下住在襄阳县衙，曾回去过钟宅，不过你酒醉未醒，又向女使声明过不见客，他便转身走了。”

张惟孝道：“哎呀，我这是反客为主，太失礼了。等钟提刑办完案子，我再当面向他赔礼道歉。”转头见童明率兵士进来，便道：“看守到了，我该走了。”

唐珏不解地问道：“吕大帅为何要派人看守张公子？”张惟孝道：“一言难尽。”拱手作别。

回来钟宅，却只见孔雀一人。张惟孝问道：“燕娘人呢？”孔雀道：“燕子刚被钟三娘子借走了，说是吕太夫人寿宴在即，那边人手不够，要燕子先过去帮忙。”

这次吕太夫人八十寿诞，朝廷都派了贺仪官员，届时必定宾客如云，到场的除了官员外，还有许多女眷。吕太夫人因钟清两位姊姊钟淑、钟涟俱是吕家媳妇，与吕家关系非同一般，特命她进府操办招待女眷事宜。钟清因一位姊姊在临安、一位姊姊在鄂州，均无法尽孝，也乐得代为效力。

孔雀见童明引人跟着进来，大大咧咧布置防守，问道：“这些官兵又是来看管张公子的吗？”张惟孝道：“嗯，不必理会他们，就当它们不存在好了。”

孔雀道：“那咱们还要管他们这些人的饭吗？”张惟孝道：“嗯，这个嘛，随你吧。”

孔雀道：“张公子，你去劝吕大帅追赶张弘范没有成功，对吧？不然他也不会派了这些人来看管你。”张惟孝道：“抱歉，我……”

孔雀虽已预料到此节，闻言仍失望之极，道：“奴家就知道会是这样。”甩手出去了。

张惟孝见暮色已浓，道：“雀娘，你去哪里？”还想去追，却被童明挡住。童明肃色道：“张公子，从现在开始，不得吕大帅命令，你不能离开这宅子半步。吕大帅说了，你若想反抗，便立即将你双手双脚锁上。镣铐我都已经备好了，张公子要不要试试？”

张惟孝道：“外面蒙古人正大张旗鼓地筹备进攻襄阳，有多少正事等着童将军去做，何必在这里与我空耗时间！”童明冷冷道：“我只是奉命行事，望张公子体谅，不要让我为难。”

张惟孝一时无奈，只得又去地窖提了坛酒到房间，饮了个酩酊大醉。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有人叫道：“张公子！”张惟孝朦朦胧胧见到有女子坐在床边，便抓住她双手道：“晚晴，我答应你，我跟你走，只求你现在就离开襄阳，不要再害人了。”

那女子挣脱双手，叫道：“张公子，你醒醒！是我，钟清啊！”

张惟孝大吃一惊，一股脑儿坐起来，酒意全无，问道：“清娘，怎么是你？现在是什么时候，天又亮了吗？”钟清道：“天早亮了。听童将军说，你昨晚喝醉了。张公子，我贸然赶来找你，是因为我阿兄被抓了。”

张惟孝吃了一惊，问道：“是谁抓了黑杨将军？蒙古人吗？”钟清道：“不，是吕大帅。”

张惟孝道：“黑杨将军是吕大帅最信任的心腹，他怎么会……”蓦然想到昨日竹枝娘子说了一句“我会为他们钟家献上一份大礼”，心道：“难道又是她在捣鬼？”忙道：“清娘请先出去，等我穿好衣裳。”钟清这才红着脸出去。

张惟孝收拾妥当出来，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钟清道：“具体情形我也不知道，适才张顺将军来黎府通知我，说我阿兄已经被五花大绑押进了襄阳府。”

之前钟杨和张顺奉命率一队人马护送张弘范到宋蒙边境，因为张弘范受了重伤，只能乘车，一路行驶不快，昨日才近边境。途中忽听到骚动之声，有宋兵过来禀报，称有大批乡民意图闯过边界，被巡逻军堵住后还不肯返回，想要闹事，他是受命回营调兵弹压的。钟杨闻讯，便留了两人看守张弘范，自己和张顺率军前去查看。

到了地点，果见一大群人被兵士拦住，内中还有不少老幼妇孺。原来这些人全是乡民，不知从哪里听到了蒙古军即将大举南下襄阳的消息，日夜忧叹，担心家园被毁。正好有乡邻自河南归来，称之前被掳的宋民都安置在河洛一带，各自分了田地，虽不算大富大贵，可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乡民们听说后，便欲携家带口北上投蒙。不想还未出境，便被宋军巡逻兵士发现。

张顺听了究竟，便上前好言劝乡民回去。不料乡民们却一齐跪下，哀求张顺高抬贵手，放他们离境。张顺很是不悦，道：“你们都是宋民，如何能因为敌军将至，为避己祸，便去主动投靠敌方？”一名能言善辩的乡民大着胆子道：“将军保家卫国，只因为吃的是朝廷俸禄。小的们却要交纳重赋，养活朝廷不算，还要被官吏、官兵欺压。小的们只是朝廷眼中的蝼蚁，蝼蚁只求能活命，能过日子，不管是大宋还是蒙古。”

张顺闻言大怒，道：“你这是什么话？你们听好了，再往前一步，便是通敌卖国！全部给我回去。”有一人冷冷道：“亏你还说这位将军保家卫国，他保的是哪门子家，可不是咱们的家。不然咱们也不用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了。”

张顺也不理睬，道：“来人，将他们全部押回乡去。”

忽有人叫道：“咱们都已经出来了，还怎么回去？乡亲们，咱们人多，这就强冲过去，他们也拦不住。”乡民哄然相应，便欲一齐发力强冲。

张顺抬手便去拔刀，道：“煽动闹事者，立斩！”钟杨忙叫道：“且慢！不要伤人！”环顾了一圈，道：“放他们去吧。”

张顺道：“黑杨你……”一名兵士也低声道：“黑杨将军心肠好，就算

不处罚这些人，也该将他们押回原乡。如此放任他们越境，被上头知道，将军有通敌嫌疑。”

张顺道：“他说的不错，你是好意，可这件事非同小可，一旦上头追究下来，你是要受重罚的。”钟杨决然道：“让他们过去。有事我一力承担。”张顺遂不再多说，只长叹一声。

兵士也怕乱民，闻声让了开去。乡民先是一愣，随即哄然朝缺口涌去。

然钟杨等人处置完乡民事件，再回来官道时，却发现又出了岔子——车子还在，两名兵士却不见了。打开车帘一看，不见重伤的张弘范，只见两名留下看管的兵士，被人捆了手脚，口中塞了破布。钟杨忙命解开二人。两名兵士称刚有数名黑衣男子称奉黑杨将军之命来接管张弘范，不由分说将他二人制住绑了起来，并用担架抬走了张弘范。

钟杨道：“他们说是奉我之命吗？奇怪。”张顺道：“也许是蒙古人得到消息，乔装打扮将张弘范接走了。”

一名兵士道：“但这些人没有往北去，而是往南去了。小的听到他们对话，说是要返回襄阳。”

众人往四周搜索一圈，也未发现任何线索，愈发不解。便干脆折返军营，张顺出示官印，命边关守将加派人手搜索那群黑衣男子和张弘范。这时候，忽有轻骑赶到，持吕文焕手令，称大帅有令，要立即逮捕襄阳都统钟杨。张顺还以为是钟杨私放乡民过境事发，奇道：“难道吕大帅长了千里眼、顺风耳，这么快就知道了？”

钟杨道：“敢问吕大帅以何罪名逮捕我？”领头骑兵道：“小的不知。黑杨将军可等到回襄阳后当面问吕大帅。抱歉，吕大帅有令，要将黑杨将军捆缚了。”

钟杨满腹疑云，然他是军人，唯军令是从，便默默交了兵器，脱掉盔甲，反手就缚。一行人回到襄阳，钟杨被直接带往襄阳府。张顺先赶到黎府知会了钟清，然后自己也赶去府署了。

张惟孝听了经过，当即明白钟清想让自己去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虽聪明，然黎家家规甚严，她又是女流之辈，不便出面。忙安慰道：“你放心，这里面多半是有什么误会。我这就去看看。”正想要如何避开童明等人时，忽有兵士进来道：“吕大帅召张公子去府署议事。”

张惟孝料想必是为了钟杨一事，忙随了兵士出来。却见大街小巷贴满通缉梅香楼唆梅花的告示，称其下毒害人之类云云。张惟孝心道：“既然蒙古军已控制了万山，梅花一定是就近逃到那边去了。竹枝娘子昨日答应我要放了唐永坚等人，却不知人放了没有。”

一进襄阳府议事厅，便见钟杨反手背缚，直挺挺地跪在堂中。吕文焕正在他面前走来走去，面容极怒，见张惟孝进来，这才颜色稍缓，招手叫道：“张公子，你过来。”

张惟孝道：“黑杨将军犯了什么错？”吕文焕道：“本帅案头有一封信，张公子自己去看。”

张惟孝急忙过去取信。那是一封匿名举报信，称钟杨并不是钟蜚英钟提刑亲子，而是山东李铁枪李全之孙、李璫之子，其祖李全为宋所杀，其外祖王文统、其父李璫为蒙古所杀。当日钟杨在鹿门山遭擒后，已从蒙古人口中得知了身世。信中还特别强调说，当年济南为蒙古军攻破，是张弘范在大明湖擒住了李璫，因而钟杨与张弘范有杀父之仇，必定会设法暗中加害。

张惟孝自觉经历不凡，见多识广，但读了此信，仍是呆住，心道：“这就是竹枝娘子所说的大礼吗？听起来完全不似她的作风，除非这件事本来就是真的。如此，倒是能解释当日在鹿门山蒙古人轻易放了钟杨，原来留了这样一着厉害的伏棋。”

吕文焕问道：“张公子，你怎么看？”张惟孝道：“我怎么看不重要。黑杨将军，你应该已经看过这封信了，对此有什么解释？”

吕文焕道：“本帅已审问了他半天，他就是一言不发。还能有什么解释，一定默认是真有其事了。来人，先带钟杨出去。”等兵士带走钟杨，屏退侍从，这才道：“昨日本帅命童明护送张公子出去，便接到急报，却

不是什么军情，而是一封匿名告发信，便是张公子手上这封信了。”

吕文焕看信后完全不信，但其兄长吕文德却起了疑心，尤其是当日张惟孝、钟杨、钟清三人在鹿门山遭擒，却被轻易放回，实不合常理。又虑及张惟孝所言“将来灭宋者必是张弘范”，终于决定派轻骑去追回张弘范一行。若是张弘范已发生意外，那么便间接验证了匿名信中所告是真，钟杨假公济私。轻骑到达边境时，已先遇到外出搜索的宋兵，得知张弘范已经失踪，遂按照吕文德事先的交代，直接将钟杨逮捕捆送回襄阳。

张惟孝道：“张弘范失踪一事，明显是蒙古人陷害黑杨将军。若那些黑衣人果真是他所派，哪有向留守兵士自报家门的道理？”吕文焕道：“那么这封告发信又该如何解释？钟杨为何始终不为自己辩解？”

张惟孝道：“自古以来，为防诬告成风，匿名告发信通常不予采信。黑杨将军又没有亲口承认，大帅不能因此给他定罪。”吕文焕道：“这就是你们读书人的迂腐了。这里不但是襄阳府，还是大帅府，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可讲。张公子，本帅请你来，是想请你来调查这件案子。”

张惟孝道：“我只是一介平民，黑杨将军却有军职在身，怕是不大合适。”吕文焕道：“张公子是局外人，反而是最合适的人员，这也是我大哥的意思。目下钟提刑人也在襄阳，正全力以赴办王五的案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打扰他。本帅希望你出面，直接从钟杨口中问出真相。”

张惟孝道：“那好，既然吕相公、吕大帅信得过我，就将黑杨将军人交给我，我要带他回钟家老宅。我可以向大帅担保，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蒙古人的阴谋诡计。”

吕文焕道：“未必就是蒙古人的阴谋。当日在鹿门山钟杨未经讯问即被轻易释放，难道不是跟他的身份有关吗？对了，本帅一直想问张公子，以你的才名，蒙古人为何肯放你离开？”张惟孝道：“我有一位故人在蒙古为官，是她救了我。”

吕文焕倒也不再多问，只道：“张公子曾十日之内召集到一支兵马，想来朋友遍布天下，这个解释合情合理。但钟杨可就说不通了。”张惟孝

道：“鹿门山一事，必有隐情。整个事情只有黑杨将军自己才清楚。他久在大帅身边，大帅也该知道他为人，威逼利诱起不了作用，不如把他交给我，我自有办法让他说出真相。”

吕文焕道：“张公子的话，本帅自然信得过。然目下张弘范生死未明，钟杨不但有公报私仇之嫌，还私放宋民出关，有通敌之罪，罪名非同小可。你要带他出府署，可愿意为他作保？”张惟孝毫不迟疑地答道：“愿意。”

吕文焕道：“钟杨是我属下，官任都统要职。张公子虽然声名在外，究竟只是一介布衣，要为他作保，究竟得拿出点诚意来。”张惟孝道：“吕大帅想要我做什么？”吕文焕道：“只要张公子留在襄阳。这也是我大哥的意思。本帅知道张公子性情，我也不会强迫你做官或是做我的幕僚，我只要你人留在襄阳，以本帅离职为限，如何？”

这实在不算什么苛刻的条件。但张惟孝也知道事情必不是那么简单，诸多迹象表明，蒙古人即将大举进攻襄阳。襄阳一旦被围，他亦将困在这里，最终还是要被迫为他出谋划策。而他人在这里，亦必会继续为竹枝娘子所利用，至少她会尝试如此。他与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又要反复被记起。

忽有兵士进来禀道：“急报，唐将军带去万山的兵士回来了。”吕文焕道：“万山工事终于拆完了？唐永坚人呢？”那兵士吞吞吐吐地道：“唐将军……人没有回来。”

吕文焕皱眉道：“难道唐永坚想违抗军令，强行驻守万山？”兵士道：“不是，唐将军一行一到万山就被蒙古人俘虏，全军覆没，现下才被放还。唐将军人没有回来，他……”

吕文焕大吃一惊，道：“万山有蒙古军驻扎？”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愈发气急败坏，忙道：“速速召集众将到这里议事！”又问道：“唐永坚是被扣了，还是被杀了？”那兵士支支吾吾地道：“唐将军……他投降蒙古人了。”

吕文焕瞪大眼睛，一时愣住，直到张惟孝咳嗽一声，才回过神来，

忙道：“张公子，钟杨就交给你带走。本帅令童明从旁协助，听你号令。”张惟孝道：“是。”先退了出来。

在厅外等了一会儿，童明出来道：“张公子，大帅请你先回钟府，稍后我会带黑杨将军过来。”张惟孝道：“好，多谢。”

回来钟宅时，钟清人还在这里，正与孔雀闲聊。孔雀一见张惟孝回来，便转身去了，显然还在生气。

钟清忙迎上来问道：“我阿兄怎样？”张惟孝道：“吕大帅同意把令兄交给我审问，但我需要清娘的帮助。”大概说了匿名信一事。

钟清先是愕然，随即连连摇头道：“我阿兄怎么会是山东李全的孙子？荒唐，实在荒唐。仅仅一封来历不明的匿名信，吕大帅便相信了吗？”张惟孝道：“但令兄始终不肯开口。他不出声辩解，旁人看来，自然就是默认了。”又道：“当日清娘来找我，说令兄从鹿门山回来后就有些不妥，还问他有无可能是钟家收养的弃儿，对吧？”

钟清道：“阿兄是问过，可他解释说只是随便问问。当时我觉得不对劲，觉得在鹿门山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所以拜托张公子暗中查探。他告诉张公子说是张桂出面求情后，我便释怀了。”

张惟孝道：“清娘的直觉应该是对的，一定发生过什么事。一会儿童将军会带令兄来，清娘不妨直言问他。”

过了两刻工夫，童明果然引人押着钟杨进来。只是钟杨镣铐当啷，手脚均钉了重铐。原来童明未一道与张惟孝返回钟宅，是特意命人给钟杨上械具去了。

张惟孝道：“黑杨将军罪名未定，还算是自己人，有必要这样吗？”童明道：“这是吕大帅的命令。”他与钟杨交好，也颇觉尴尬，特意解释道：“本来无须如此，可连唐永坚唐将军都投降了蒙古，吕大帅不知道还能信任谁。”

钟杨一直木讷不语，闻言失声问道：“唐将军投降了蒙古？怎么可能？”童明道：“几百名兵士亲眼看到他向蒙古人下跪，还能有假吗？黑

杨，你还是先管你自己吧。”令兵士将钟杨带入堂中坐下。

钟清忙跟进来问道：“阿兄，到底是怎么回事？”钟杨道：“妹妹不是都知道了吗？”钟清道：“我问的是鹿门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见钟杨又故技重施，紧闭双唇，便冷笑道：“你以为不开口就能逃避吗？张公子可是为你作了保。”

钟杨道：“吕大帅不过是想利用张公子来从我口中套话。”钟清道：“那么你是要等阿爹亲自坐堂来审你吗？”

钟杨惊道：“阿爹来了襄阳？”钟清道：“人就在襄阳县衙中。他老人家一直不让告诉你，说是怕耽误军务。你再这样沉默下去，我敢担保，下一个来审你的就是阿爹。”

钟杨看起来颇为苦恼。他想举手抚额，但镣铐限制了他的双手。过了好半晌，才道：“好，我说，当日在鹿门山，蒙古人的确讯问过我，不过与军情无关，而是关于我的身世。”

当日在鹿门山遭擒后，钟杨被与张惟孝、钟清分开，强行拉扯进一间房中，按到交椅中坐下。他担心妹妹安危，痛骂看守者。那率人擒获他的老者亲自揭开他眼睛上的黑布，道：“黑杨将军无须担心，老夫绝不会对令妹无礼。”钟杨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老者不及回答，便有人冲进来道：“阿爹，您为何派人捉了钟三娘子他们？”却是不久前在鹿门寺见过的蒙古王妃张桂。

老者道：“桂儿，你先出去，我有话跟黑杨将军说。”张桂道：“阿爹，我都告诉您了，钟三娘子没有揭穿我的身份，她是个好人。您为何还派人去捉他们？”老者道：“阿爹只是奉命行事，不是因为怕他们泄露你的身份行踪。你放心，我会力保黑杨将军和他妹妹无事。”张桂这才略略放心，掩门出去了。

钟杨道：“原来你就是济南张宏。”张宏道：“不错，原来黑杨将军也知道老夫的名字。”钟杨道：“当代季布大名鼎鼎，天下无人不知。”

张宏道：“一点虚名罢了。黑杨将军，你适才与我手下人争斗，虽是

持刀，使出的却是枪法，且十分眼熟，敢问你武艺学自哪里？”钟杨道：“这是在审问我吗？”张宏道：“不，老夫只是好奇。”又道：“不瞒将军，家祖张荣张公与有‘李铁枪’之称的李全交好，李将军枪法精妙，夫人杨妙真亦是枪法神奇，天下无双，山东不少豪杰人物都曾跟随他夫妇二人学习枪法。依老夫看，黑杨将军的枪法，集李氏和杨氏枪法之所长，一些独门招式，老夫只在传闻中听过，从未见识过。老夫敢打包票，你一定与李全夫妇大有渊源。”

钟杨昂然道：“我是堂堂大宋人，父亲是京西路提刑司长官钟蜚英钟公，母亲王氏，跟姓李的或是姓杨的一点干系也没有。”

张宏道：“黑杨将军无须着急，听老夫慢慢道来。这件事，当真要从许多年前说起。当年李全挑起宋金开禧争端，随后畏惧逃入南宋，听说他主动要求在襄阳安置，因其先祖李成曾横行襄阳一时，后虽为岳飞击退，却是败在南宋第一名将手下，不算什么耻辱。南宋满足了李全的要求，还为他娶了一名襄阳女子做妻子。然而后来宋人开禧北伐失败，金人点名索取李全，李全遂被南宋出卖，捆送交还金人。当时李妻已经怀孕，襄阳帅赵淳尚有点人性，隐瞒了李全在南宋娶妻一事，将李妻保全了下来。李妻后来产下一子，为宋人收养。李全在押送途中逃脱，回到山东，成为红袄军首领，又娶了武艺高强的杨妙真为妻。”

钟杨道：“难道张公想说我是李全留在大宋之子的孩子？”

张宏摇头道：“不，事情远比黑杨将军想的要复杂。李全夫妇后来的事迹广为人知，听说他二人的故事是坊间说书者最好的题材，想来将军也知道，不必多提了。李全死后，杨妙真虽承袭了丈夫官职，并获得了赴蒙古本土觐见窝阔台大汗的殊荣，但依旧心情萧索，决意退出江湖。她将兵马、官职全部给了儿子李璫，自己带着新出生的孙子退居山林。这婴孩，是李璫结发妻子王氏所生，他的外公，便是曾贵为宰相的王文统了。后来杨妙真南下寻访故友，之后便没了消息。几年后，三太子曲出率军攻打荆湖，竟意外见到了杨妙真。我亲家按赤台当年是曲出太子的副帅，对这件事记得极清楚。当时襄阳帅赵范逃走，襄阳不攻自破，我军进驻城中，欲集结兵力攻打另一重镇江陵。江陵守将李复明已在之前战死，宋军群龙无首，正是进攻的最佳时机。大军即将出发之际，杨

妙真突然单骑到来。不，不是单骑，她还抱着个三四岁的孩子。曲出太子见过杨妙真，对其印象极深，曾慨叹‘天下女流能以武艺与男子争雄者，唯杨妙真一人’，当即热忱款待，并问她为何会在襄阳出现。杨妙真称是来寻找亡夫李全留下的孩子，不想来迟一步，那孩子已经死了。曲出太子便好言好语安慰，又怕战乱伤及她，特意派人护送她北上。不想杨妙真刚刚离营，曲出太子便狂笑力尽而死。那情景……老夫没有亲眼见过，但听到按赤台描述，当真十分恐怖。按赤台当时便怀疑是杨妙真暗中下了毒，急派人去追她回来，想弄清楚真相。追兵倒是及时赶上，不想杨妙真坚决否认与此事有关，并欲强行离开，双方当即动上了手。这妇人身手当真了得，当时已是五十岁年纪，还一手抱着孩子，仍然将一杆梨花枪使得如漫天撒花，当场杀死我军二十余人，冲出重围。但她背心亦中了两箭，料想也活不了多久。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杨妙真，那个孩子也下落不明。”

钟杨道：“你们既然怀疑是杨妙真下毒毒死了曲出，为何还要继续重用她的儿子李璫？蒙古大汗还将公主嫁给了他。”

张宏道：“并没有证据证明是杨妙真下的毒，此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曲出太子死后，我亲家按赤台接任主帅，匆匆收兵，护着太子灵柩北归，江陵由此保全，因而也有可能是宋人在暗中搞鬼。况且李全夫妇在山东名气极大，蒙古需要利用他们的威名来镇抚山东，用李璫也是不得已。直到后来，窝阔台大汗偶然听说西南大理国有一种野菌，猩红似火，名猴笑天，味极鲜美，却是有毒，误食者狂笑不止，最终力尽而死。唐代天宝年间，唐玄宗派大军征伐西南，唐军不识菌种，死于此菌者不计其数。窝阔台大汗遂令二皇子阔端南下攻打大理国，无论大理人是不是跟爱子曲出之死有关，都要将大理夷为平地。然窝阔台大汗在位时，阔端始终没有攻下大理。随着蒙哥大汗即位，窝阔台大汗一系子孙急剧失势，再没有人费心去调查曲出之死真相。后来我皇忽必烈攻下大理，亦是善待其国王，不但未予加害，还授其总管之职，佩金虎符，继续统管大理。”

钟杨道：“这些跟我的身世有什么关系？”张宏道：“黑杨将军别急，听老夫慢慢道来。大理投降我蒙古后，有老人告知当年杨妙真曾到过大理，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且受到皇帝段智祥[2]的盛情款待。如此，足见

此妇便是当年下毒害死曲出太子的人。至于缘由，老夫曾与按赤台私下推测，多半是李全留在大宋的孩子在那次征战中被曲出太子杀死了。说不定那战死的江陵统制李复明正是李全留在襄阳的孩子。复字，归返也。明字，有日有月，谓之全。然事情过去得太久，况且蒙哥大汗执政后大肆打压曲出后人，也没将这件事当回事，但对李璫却起了戒心。只是李璫野心勃勃，经营多年，势力已成，一时难以控制。我皇忽必烈即位后，李璫欲趁内乱谋反，结果兵败被杀，子孙除了公主所生之子外，其余均被极刑处死。但李璫留在世间的骨肉尚不止此子，还有与杨妙真一同失踪的那个孩子。算起来，那孩子到今年应该三十四五岁，正是黑杨将军你的年纪。而且将军名杨，正是杨妙真的姓氏。”

钟杨道：“胡说，天下年纪相仿的人多的是，我姓钟，可不姓李。”

张宏道：“姓什么叫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黑杨将军你会李全、杨妙真的独门枪法。那难道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吗？还有张惟孝身上的那柄剑，应该是黑杨将军你转送给他的吧？那剑环首上有一朵梨花，是杨妙真的随身佩剑。她当年以忠义军首领纵横江淮，许多人都见过那柄剑。黑杨将军，老夫再问你一遍，你的武艺是跟谁学的？”钟杨闭口不答。

正好门外有人呼叫，张宏应了一声，道：“黑杨将军先留在这里，好好想想老夫的话。”转身便出去了。但他再未回来，后来有人进来，将钟杨重新蒙住眼睛，带了出去，与钟清、张惟孝一道被释放了。

听到这里，张惟孝忙问道：“那么黑杨将军的枪法到底是跟谁学的？”钟清道：“是跟我们家老护院秦贯学的，他人几年前就去世了。”

张惟孝道：“黑杨将军，你自己认为呢？”钟杨道：“我认为什么？不，我不认为我是李铁枪的孙子。我……”

童明忍不住插口问道：“黑杨，既然你认为张宏是在胡说八道，那么那封匿名告发信当然也是假的，你为什么不当面向大帅辩解？”钟杨道：“我……”

童明斥道：“看来你内心深处还是相信了张宏的话。你有父有母，有

姊有妹，为何你不相信这些与你相濡以沫的亲人，反而相信一个蒙古外人的话？”

张惟孝忙道：“童将军，你我都是外人，不比黑杨将军身在其中。”又问道：“黑杨将军，我适才是问你如何看待你师傅秦贯的武艺？秦贯默默无闻，仅是任钟家护院，想来只是普通武师，而黑杨将军的身手，放在天下也是一等一的强手，我不大相信钟家老护院能教习出你这样的武艺。”

钟杨不答。他自小跟秦贯学武，自是最清楚经过。秦贯只是教过他最基本的武术套路，而枪法是临时从一本书上先学的，每每看不懂时，还要拿出来与他一起探讨。实际上，师徒二人是同时从书上学习枪法，而他天赋异禀，一看就会，一学就成，还是少年时，成就便远在师傅之上。

张惟孝道：“黑杨将军，我猜你怀疑自己身世，正是因为你自己的枪法。”钟杨道：“我不知道。师傅说那本枪法秘笈是他捡来的，他老人家过世时，将那本书烧了。”

钟清忽道：“张公子，借一步说话。”来到门外庭院，低声道：“张公子怎么看？”张惟孝道：“告发信明显是蒙古人的阴谋。他们得知黑杨将军将护送张弘范前往边境，便作了周密安排，半途将张弘范劫走，再举报嫁祸令兄。但令兄身世这件事，以张宏的为人和名气，他绝不会信口胡说，当是真事。”

钟清道：“我猜家兄也是这么想。张公子，设身处地，你该知道家兄现在极度混乱，极度矛盾，极度痛苦。”张惟孝道：“当然，大宋是他杀祖仇人，蒙古是他杀父仇人，俱是不共戴天的大仇，天下之大，已无容身之处。”

钟清道：“我想编一套说辞，既不反驳张宏的话，也能解释秦贯手中那本枪法秘笈的来历。”张惟孝道：“但令尊大人目下人就在襄阳。”钟清道：“家父人在这里，一定会这么做。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何必一定要揭开真相，让家兄无地自容，痛苦终身？”

张惟孝想了想，问道：“清娘想要我如何做？”钟清道：“无须张公子出面，我自信能圆转这个场面。但吕相公、吕大帅那边，还望张公子能设法令他们信服。”张惟孝道：“好。”

钟清道：“那么我先去襄阳县衙，跟家父对好说辞。这件事……”张惟孝道：“清娘放心，我决计不会泄露一个字。”钟清道：“多谢。”匆匆去了。

张惟孝进来客厅，道：“黑杨将军，令妹已赶去见令尊大人，相信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不过无论你是谁的儿子，都不是什么罪。”转头道：“童将军，吕大帅派轻骑逮捕黑杨将军，不过是因为怀疑他假公济私、暗中派人劫杀了张弘范，目下可以证明这件事是蒙古人在捣鬼，何不开了锁链，也好让大家伙儿安生些。”

童明踌躇半晌，还是摇头道：“这件事我不能做主。黑杨将军，抱歉了。”钟杨只是垂下眼皮，沉默不应。

过了晌午，只听见脚步声纷沓而至，却是钟蜚英引着侍从到了。钟杨忙上前拜倒，钟蜚英也不理睬，只过来握紧张惟孝双手，道：“张公子，一别数年，你可还好？”张惟孝道：“托钟公福，还好。”略略寒暄几句，又问道：“清娘人呢？”钟蜚英道：“吕太夫人寿宴在即，她被叫去府署帮忙了。”又与童明招呼一声，这才转身，朝钟杨猛踹一脚，将其踢翻在地，怒骂道：“你这个不孝孽子！”

钟杨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只得爬起来伏在地上，嗫嚅道：“孩儿……”钟蜚英斥道：“你这个不孝子！你母亲辛苦怀胎十月才生下了你，来个外人说一番大话，你就怀疑起自己身世来？当真是白养了你这么多年！”

钟杨忙道：“孩儿不是有意起了疑心……”钟蜚英大怒，上前又是一脚，喝道：“你居然还敢起疑心！你以为自己是捡来的，为什么不问你亲生父母？你还敢起疑心！为什么吕大帅问你，你不敢当面说自己是堂堂正正的钟家男儿？你还敢起疑心！我……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子！”

张惟孝忙上前挡住，道：“钟公息怒，这实在怨不得黑杨将军。讲出

这样一番经过的是济南张宏，他有当代季布之称，故事又有头有尾，不由得人不起疑心。”

钟蜚英道：“就算张宏说的是真，他只是说多年前杨妙真带着一个孩子在襄阳出现过，只是说钟杨的枪法像是学自李全夫妇，那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怎么我自己的亲生孩子，转眼就成了李全的孙子了？”他越说越怒，点着钟杨的头道：“童将军说得对，你有父有母，有姊有妹，你不相信这些与你相濡以沫的亲人，反而相信一个蒙古外人。你……你就给我滚出钟家大门，去抱那个什么李家、杨家大腿。”

钟杨大惊失色，忙道：“不，不是，孩儿知错了。求阿爹息怒，不要赶孩儿出门。”

钟蜚英道：“钟家容不下你这个不孝子！你母亲生你时差点难产而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你居然还怀疑你不是钟家亲生骨肉，要是她知道他辛辛苦苦生下的孩子认为自己是别人的孩子，她会怎样想？你这个不孝子，这……这是想气死你母亲啊……你……”两眼一翻，竟然气得晕厥了过去。

张惟孝忙将他抱入椅中坐下，又是掐人中，又是按穴位，折腾了好大一会儿，钟蜚英才悠悠醒转，一见到钟杨跪在面前，怒气又生，道：“把他带走！不要让我再见到他！”

钟杨哭道：“阿爹，是孩儿错了，是孩儿不好。求阿爹原谅孩儿这一次。”张惟孝见钟蜚英连连摆手，便示意童明先将钟杨带出去。

钟蜚英叹道：“钟家出了这等逆子，倒教张公子见笑了。”

张惟孝本来以为钟杨九成不是钟家亲子，适才见钟蜚英对爱子踢打怒骂，还以为他不过是在表演。但此刻亲眼见到他痛心疾首的表情，不由心中也犯起了嘀咕，忍不住问道：“钟杨他到底是不是……是不是那个？”

钟蜚英反问道：“张公子说呢？”张惟孝见他目光森然，心中一凛，忙道：“当然是钟家亲生子。钟公好生歇着，我这就去府署禀报，好向吕大帅交差。”钟蜚英点点头，道：“多谢。”

出来庭院，只见钟杨跪在老杨树下饮泣。童明站在一旁，想劝又无从劝起。

张惟孝招手叫过童明，道：“事情基本上已经水落石出了，我去府署向吕大帅禀报。”

童明道：“要不要带黑杨一起去？”张惟孝道：“目下钟氏父子失和，我如果是童将军，就打开黑杨将军手脚的禁锢，先让他有个机会去求得父亲原谅。然后童将军再带黑杨将军到府署，听候吕大帅发落不迟。”

童明想了想，道：“好，就依张公子所言。”命兵士拿过钥匙，开了镣铐，亲手扶起钟杨，道：“钟公人还在里面，你还有机会，快些去吧。你是钟家唯一的儿子，多说些好话，老人家心软，终会回心转意的。”钟杨举袖抹了抹眼泪，道：“多谢。”

他心中畏惧父亲，在堂前阶下站了好大一会儿，终究还是磨磨蹭蹭地进去了。

张惟孝来到府署，正好遇到张顺。张顺忙问道：“听说吕大帅将黑杨的案子转给张公子调查了？”张惟孝道：“是，已经查清楚了，黑杨将军是钟夫人亲生之子，一切都是蒙古人的诡计。”张顺长吁一口气，道：“那就好，那就好。”

张惟孝道：“听说黑杨将军私放宋民出关，这条罪名怕是也不小。”张顺道：“只要张公子证明黑杨身世清白，他便不是蒙古人策反的奸细，没有通敌嫌疑。私放宋民不过是违反军令，最多罚俸降职，打顿军棍，不算什么。”

张惟孝又问道：“万山那边可有什么动静？”张顺登时露出气愤之色来，道：“蒙古人在吕大帅眼皮底下占了万山不说，唐永坚还投降了蒙古，他是吕大帅最最信任的心腹，吕大帅这次丢人丢大发了。”

张惟孝道：“丢人事小，吕大帅可有什么应对之策？”张顺双手一摊，无奈地道：“暂时按兵不动，一切等到吕太夫人寿宴过后再说。”

张惟孝冷笑道：“老百姓都知道大战在即，躲的躲，逃的逃，一方统

帅居然只知窝在城里操办寿宴，这可教人大开眼界。”张顺道：“自吕大帅掌管襄阳以来，也做了一些事，襄阳历年所囤军资，至少可支十年，吕大帅也有些底气。”

张惟孝道：“难道就干等着敌人大军围城，然后困守十年吗？”张顺道：“吕大帅还真是这么打算的。唉，张公子，我大概能明白你那句名言的意思了。不过你我不同，我是军人，就算朝廷负人，我辈力不从心，也只能精忠报国，尽职而已。”一扬手中的钥匙，道：“我还有军务在身，先告辞了。”拱拱手自去了。

张惟孝便来求见吕文焕，告知已查明钟杨确为钟夫人亲生之子。又道：“蒙古张宏其实也不能肯定钟杨身世，不过是有意味的话引他往这方面想。等到合适的时机，再以匿名信陷害。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

吕文焕道：“那么那本枪法秘笈是怎么回事？”张惟孝道：“老护院已经去世，真相不得而知。依我看，那杨妙真身负重伤，多半逃不出多远就死了。那孩子随她摔下马来，还能有命在吗？应该是老护院捡了杨妙真的行囊和佩剑，然后将二人葬了，因为事情不怎么光彩，所以一直没有声张。”顿了顿，又道：“吕大帅，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话，目下有许多大事要办，蒙古人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放出各种风声，其实就是想分散吕大帅精力，有意引大帅猜忌怀疑自己部下，意图引发内讧。吕大帅可还记得当年赵范坐失襄阳一事？虽则北军、南军不和是事实，然蒙古事先派奸细混入城中，大肆挑拨离间才是引发悲剧的根源。”

吕文焕悚然而惊，道：“张公子提醒得极是。钟杨人呢？快带他进来。是本帅误会他了！”张惟孝道：“黑杨将军疑心自己身世，被钟相公怒而逐出家门，正在家中跪求钟公原谅。稍后董将军自会带他来府署。”

吕文焕道：“原来是这样，这次全亏了张公子。对了，明日便是家母太夫人八十岁生辰，晚上后衙会有一场宴会，张公子可否愿意赏光？”张惟孝道：“求之不得，多谢。”

吕文焕料不到对方答应得如此爽快，反而惊愕住了。张惟孝见文书陈文杰已进来等在一旁，料想有军务禀报，便拱手告退。

忽有侍从自内堂出来，对吕文焕附耳低语了几句。吕文焕便叫道：“张公子，请稍候。”命人掩好门窗，只留下心腹卫士，忽然脸色一沉，道：“将陈文杰拿下！”卫士便一拥而上，剥了陈文杰衣冠，将他捆绑起来，押到堂中跪下。

陈文杰不明所以，问道：“下官犯了什么罪？”吕文德从内堂走了出来，冷笑道：“陈文杰，你和你兄长陈文彬做的好事！”

陈文杰乍然见到吕文德出现，登时脸如死灰，但心中仍然抱了一线希望，想要挣扎一番，道：“下官参见吕相公。却不知道下官和下官兄长做了什么事？”

吕文德道：“吕六写给老夫的信，只要涉及军情，大多被陈文彬截留。他这么做，你会不知情？若不是老夫这次悄悄来到襄阳，还继续被你们兄弟蒙在鼓里。说，你们兄弟给蒙古人做奸细有多久了？你也别存什么希望，老夫前日便已派人急驰回鄂州，将你兄长全家逮捕下狱，严刑拷问。之所以不动你，就是要看你在搞什么名堂，暗中跟谁联络。你以匿名信诬陷钟杨，老夫也如你所愿，派人逮捕了他，就是要做给你看看。”

一旁张惟孝听到，大为惊讶，不由得对吕文德刮目相看，此人能由樵夫平步青云做到封疆大吏，果然还是有两下子。

却听见吕文德又冷笑道：“你不肯招供是不是？老夫已派人去逮捕你妻子、女儿。听说你还金屋藏娇，娶了一房小妾，生了一个儿子，安置在城外老龙堤一带。老夫也打算派人去请他们母子来。襄阳府有的是刑罚来对付你们一家子。”

陈文杰冷汗直冒，连连磕头道：“求吕相公开恩，不要动下官的妻儿，他们实不知情。”吕文德道：“那要看你是不是说实话了。”又问道：“你们全家都是宋人，如何会为蒙古人做事？”陈文杰哭道：“下官也是没法子，他们……他们拿下官孩儿性命做筹码。”

原来陈文杰成家多年，膝下一直无子，妻子林氏连生三个女儿，又颇强悍，不准丈夫娶妾。自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陈文杰一心想要儿

子，便自己偷偷娶了一房小妾梁氏，安置在老龙堤南面。后梁氏不负所望，果然生下了一个儿子。三年前，陈文杰某日出城外探视梁氏母子，进门后才发现不妥，屋里多了数名男子，梁氏母子及一名婢女均被人制住，捆跪在墙角。他大吃一惊，以为是遭了强盗，忙表示愿意将所有财物交出。不想对方一上来就表明身份，自称是蒙古人，想要陈文杰替他们做事。陈文杰微一迟疑，婢女便被拖到堂中，斩下头来。梁氏母子恐惧得无以复加，然嘴被布团堵住，喊也喊不出来。梁氏更是当场晕了过去。陈文杰见此情形，便知道对方是心狠手辣之辈，若不应承，一家三口立马也会人头落地，只得就此屈服。对方首领这才出来，逼迫他写了一张供述状，表示从此以后愿意为蒙古效力，绝无二心。对方还告诉陈文杰，已在其住处安排人手严密监视，他稍有异动，监视者便会杀死他全家。又命人在院中掘坑，将婢女就地埋了。陈文杰惊恐不已，再不敢有反抗之心。

之后，陈文杰在城外的家便成为了联络点，开始蒙古人只是定期向他打听各种军情邸报。半年后，又命陈文杰将兄长陈文彬牵涉进来。陈文杰既上了贼船，也只能硬着头皮听令，写密信给兄长，请他尽量克扣下紧急军情，斩断襄阳与鄂州的联系。蒙古人假扮信使，将信送达陈文彬手中。陈文彬先是大惊失色，权衡利害后，也最终点头同意。吕文德身兼多职，事务繁剧，却不识字，军政文书完全依赖于陈文彬这位机要秘书，他暗中扣下急报，或者加以改写，报喜不报忧，吕文德完全不能察觉。如此瞒天过海，竟然两年来人鬼不知，相安无事。

吕文德听了，拍案大怒，道：“老夫原本爱惜你们兄弟文采出众，所以才将你们一个留在老夫身边，一个给了吕六，却不想你们串通起来为蒙古人做事。”

陈文杰忙辩解道：“我兄弟二人并未做什么实际的坏事，不过是做些欺上瞒下的勾当而已。这……这种事……吕相公、吕大帅也是经常做的。”

吕文德愈发愤怒，一张黑脸黑得发亮，道：“来人，拖出去斩了！”

吕文焕道：“大哥息怒。陈文杰还有利用价值，不妨让他先交代出跟他联络的蒙古人都有哪些。”

吕文德强压怒气，问道：“你说的蒙古首领是谁？”陈文杰忙道：“是刘先生。”吕文焕忙道：“就是王五的军师，真名叫宋衡。”又问道：“蒙古人在鹿门山筑堡，又通过王五控制汉水码头，这些事你可知道？”陈文杰道：“这下官不知道。宋衡从来只问问题，不会告诉下官什么。但他甘愿跟在王五身边充当军师，必有所图，下官自己多少猜到了一些。”

吕文德道：“宋衡已然被捕，你为何不逃？不怕他供出你吗？”陈文杰道：“下官……下官不敢逃。蒙古人势力已渗透进襄阳，就算宋衡被捕，还是会有旁人主事。”又讪讪道：“其实就算宋衡被逮住，下官猜吕大帅也不会对他怎样，他……他是蒙古人。”言下之意，无非是大宋畏蒙古如虎，连对方间谍、奸细都不敢轻易加刑。

吕文德一拍桌子，道：“老夫动不了宋衡？哼，就算不动他，难道还动不了你呢？”陈文杰道：“是……是……这个下官知道。下官一定将所知道的全部交代出来，只求相公放过我儿子。”

吕文德道：“你可有写信将宋衡被捕一事告知你兄长陈文彬？”陈文杰道：“当然，不过尚未收到回信。”

张惟孝原以为陈文杰的供述多少会牵扯出竹枝娘子，不想他只接触到宋衡这一层。心中一时感慨，也不知道是喜是忧。忽听到吕文德问道：“张公子，你怎么看？”

张惟孝一愣，问道：“看什么？”吕文德道：“就是蒙古人大肆在襄阳收买安插奸细一事。”张惟孝道：“这些只是辅助手段，蒙古人真正的目的在于控制汉水航道。吕相公只需派兵将他们在外围经营的多处据点彻底拔掉，所谓奸细，再在城中蹦跶，也没什么大的用处。”

吕文焕道：“张公子，我大哥问你如何看待奸细一事，是因为之前也有人往府署投过匿名信，称张公子你是蒙古人的奸细。信中列举了两点理由：第一，你本被囚禁在洛阳，那里驻有数万军队，单凭一己之力，逃出来是不可能的事；第二，你和钟杨兄妹在鹿门山被蒙古人捕获，又被轻易释放。钟杨一事现已水落石出，不过是蒙古人欲擒故纵之计。但你呢？之前本帅问你，你只说是故人相救，确实太轻描淡写了。”

张惟孝道：“这么说，吕大帅是怀疑我？”吕文德笑道：“当然不是，是张公子一举揭破了宋衡的身份和阴谋。你的人品才干，老夫决计信得过。”

张惟孝心下已然明白，吕氏兄弟有意留自己在这里看审问陈文彬一幕，不过是要向自己示好，心中颇不以为然，但口中仍道了谢。又道：“吕相公和吕大帅还有正事要办，我先告退。”吕文德点点头，道：“去吧。明日家母寿宴，老夫在后衙恭候张公子大驾光临。”

出来议事厅，张惟孝并没有离开，而是来到后衙，对门仆说要见钟清。等了一会儿，钟清匆匆出来，问道：“家兄的事怎么样了？”张惟孝道：“令尊亲自出面，已经全部办妥了。”简略叙述了经过。

钟清沉吟道：“我到襄阳县衙向家父禀报后，家父劈头盖脸地怒斥了我一番，骂我不相信自己的亲兄长，然后便将我赶走，说他会亲自处置。张公子，其实我自己也糊涂了，你说我阿兄……”张惟孝道：“黑杨将军是钟公和钟夫人亲生之子，无须再质疑。”

钟清点点头，道：“应该是这样，这样最好。”又问道：“张公子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吗？”张惟孝道：“不光是这件事，我想了解一些明晚寿宴的情况。”

钟清大为惊讶，问道：“张公子问这个做什么？”张惟孝道：“蒙古人正在襄阳城外大举动作，大概也不会放弃城内。”钟清道：“张公子认为蒙古人会在寿宴上捣鬼吗？这怕是极难，之前张绍文张公子在梅香楼中毒，唐县尉说应该是针对贾公子，府中已提高防范，全力戒备。况且白夫人也在这里。”

之前张弘范虽被唐珏从谷仓救出，却因刑伤太重，一度昏迷不醒。吕文焕生怕他死在襄阳，专门派人去鹿门山请了女神医冰娘来救治，后来又请冰娘先留在府中照看吕太夫人，预备等寿宴完后再送她回鹿门山。

张惟孝道：“张绍文人可还好？”钟清道：“幸亏张公子及时催吐，白夫人又喂他吃了解毒丸，已无大碍。”

张惟孝道：“白夫人可有说张绍文中的什么毒？”钟清道：“就是普通的砒霜，是最常见的毒药，应该是梅香酒楼用来药耗子的。”

张惟孝还是不大放心，又问道：“明日寿宴到场的都有哪些人？”钟清道：“无非是官员及家眷。还有一些本地有名望的乡绅。”

张惟孝道：“那么娱乐助兴节目是怎么安排的？”钟清道：“吕太夫人喜欢热闹，白日有木偶戏、傀儡戏、参军戏，晚上则是重头戏皮影戏。本来还有杂耍，但顾虑到那些杂耍艺人个个身怀绝技，不太安全，临时决定取消了。”又问道：“张公子问得这么详细，可是担心有事？”张惟孝道：“嗯。毕竟昨日我和贾、张二位到梅香楼饮酒，刚刚坐下不久，张绍文就中了毒。”

钟清道：“那件案子，听说本来还有人怀疑是张公子你下毒呢？”张惟孝道：“我？为什么是我？”钟清道：“因为张公子在事发前离开了阁子，你一走，张绍文就中了毒。你嫌疑最大。”

张惟孝奇道：“那为什么没人来逮捕我？”钟清道：“因为贾公子出面替你说了话。他说你之前特意声明有急事赶着去办，还想避开随行兵士。童明童将军也做证说，你是意图逃离梅香楼时被他堵住了。”

张惟孝“嘿嘿”两声，道：“逃离梅香楼，这倒是一句有力的证词。”钟清道：“如果不是童将军的证词，怕是张公子就难脱嫌疑了。他说你当时正要开溜，忽听到有人喊阁子出了事，立即脸色大变，转身就疾跑回去了。若是你下毒，正常的反应应该是趁他惊愕之机，冲出阻拦逃走。”

张惟孝道：“原来如此。那么我回头还要好好感谢童明了。”听见内院有人在叫“钟三娘子”，便道：“这是邹燕的声音吧？清娘请去忙吧，不过要特别留意那些外面请来的戏班。”钟清道：“知道了。”

到前院时，正好遇到童明带钟杨进来。钟杨道：“张公子，你略等一等。有人托我转告一句话给你。”张惟孝道：“什么话？”钟杨道：“一时半刻说不清楚。我先去见大帅，一会儿出来再告诉你。”张惟孝道：“也好。”

等了老大一会儿，先见到张顺。张顺问道：“张公子如何站在这里？”张惟孝道：“我等黑杨将军。”

正好钟杨过来，招呼了一声。张顺听说他只因私放宋民被判罚俸半年，很是欣慰，道：“我先去向大帅缴还钥匙，你们等我。”

钟杨问道：“这不是武库的钥匙吗？莫非吕大帅已动用火器，开始在襄阳城头布防？”张顺道：“嗯。这本来是你和唐永坚的事，谁想你出了事，唐永坚他……唉，先不说这个，我先去交还钥匙，然后一起回去喝一杯。”

张惟孝便问道：“是谁托黑杨将军转话给我？”钟杨道：“张弘范。”

张惟孝大为意外，道：“我早已与他当面割袍断义，他还有什么话说？”钟杨道：“之前张世杰曾托付我问张弘范一句话，问他可还记得张家家训。后来我奉命押送张弘范去边境，途中悄悄问了他这句话。他回答道：‘张世杰是想问我杀没杀人，这个问题，黑杨将军还是回襄阳后去问张惟孝吧。’”

张惟孝心道：“张弘范是什么时候知道了我的身份？对了，一定是他被押到鹿门山后，张宏那些人告诉他的。”忙问道：“为什么要问我？”钟杨道：“我也不明白。我当时也问：‘为什么要问张惟孝？’他回答说：‘他不是聪明绝顶吗？他应该能回答这个问题。麻烦黑杨将军务必将这话转达给张惟孝。’”

张世杰的问题是：“你可还记得张家家训？”张弘范的回答是：“你其实是想问我杀没杀人。这个问题，要问张惟孝。”那么他所指张惟孝所能回答的问题是：“张弘范有没有杀人？”皮影戏班周太平一案，张弘范只是从犯，并没有真正动手杀人，那么他所指的杀人是指梅秋一案了。他提出这个问题，只有一层隐喻：他没有杀人，他期待张惟孝能找出真凶。

张惟孝一时愕然，心道：“张弘范虽是被迫承认了杀人罪名，然证人、证据都指向他，他也有杀害梅秋的动机。他既已获释脱身，完全没有必要再撒谎，反问这样一句，分明是他没有杀人的潜台词。难道这件

案子果真另有隐情？”忙问道：“张家家训是什么？”钟杨道：“这我可不知道。”

正好张顺过来，忙告道：“这个我听张世杰说过，是张柔那老头子定的，叫什么‘非战场不能杀人’。”

原来张柔先为金将，后降蒙古，一生征战沙场，杀人无数，现任京湖帅吕文德之弟吕文信便是在鄂州之战中为张柔所杀。但某日他忽然大生悔恨之意，道：“我用兵杀人多矣，宁无冤者？自今以往，非与敌战，誓不杀人。”称此后如果不是与敌兵交战，绝不杀人。并将其作为家训传给后辈子侄，严令他们遵守。张弘范杀死梅秋，实是犯了张家家规，故张世杰有此一问。

钟杨道：“莫非张弘范并不是真凶？”张惟孝道：“有可能。”

张顺咋舌道：“这个人当真厉害，都伤成那样，在供状上签字画押承认罪名了，还能一句话将疑问甩回来给张公子，吕大帅实在不该放他走的。”又问道：“张公子，瞧你这样子，又要开始调查梅秋的案子了？”

张惟孝道：“我答应了邹燕和孔雀，要给她们一个交代。既然案子有疑问，当然不能放弃。”张顺摇头道：“张弘范就吃准你这一点了。黑杨，我们回去喝酒，不用理他，让张公子自己去跑东跑西好了。”

钟杨道：“张顺兄先回去。吕大帅命我去军营将宋衙提来，他要亲自审问。”张顺道：“一个人喝酒有什么意思？我还是和你一起去吧。”

三人就此分手。张惟孝独自来了襄阳县衙，先找到唐珏，问道：“巧姐儿人在哪儿？”唐珏道：“关在县狱中。她不但是梅秋案子的证人，还是王五案子的证人。不过她在谷仓反复受过刑，人被折磨得有些傻了，只会来来回回说供状上的那些话，显然都是王五事先教她的。”

张惟孝道：“我想见见她。”唐珏便引他来到大牢。

县狱位于半地下，又阴又潮，巧姐儿因是证人，未上械具，与神女楼老鸨等女犯关在一起。狱婆刚将巧姐儿提到狱厅，巧姐儿“扑通”一声跪下。她的双手手指受过夹刑，只能举着手掌，以手腕着地，看起来异

常可怜。又连连磕头道：“奴家可以证明，是张畴张公子杀了梅秋，是他杀了梅秋。先奸后杀！先奸后杀！”之前王五捕获拷问张弘范时，尚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供状上仍是用的张畴的名字。

张惟孝忙命狱婆扶起巧姐儿，找了张椅子让她坐下。巧姐儿尖声叫道：“奴家不敢，奴家不敢。”又要跪下，显然是被打怕了。

张惟孝只得让她坐在地上，问道：“你可有亲眼见到张畴杀人？”巧姐儿道：“没有。但当日梅秋来船上打听张公子来历，奴家告诉了张公子后，他立即出去了，一晚上不见人。次日快天亮时才回来，回来时身上还有血。”回答得十分流利。

张惟孝心道：“这是胡扯八道了！梅秋被移到蒋家故宅时人还活着，她身上衣衫都没有血，张弘范身上又是哪来的血？”又问了几遍，巧姐儿反反复复就是那些话，他见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得命狱婆送她回牢房。

唐珏道：“张公子来大狱盘问重要证人，可是对梅秋命案有什么疑问？”张惟孝道：“巧姐儿的供词有问题。”

唐珏道：“血迹这块对不上，船上没有找到带血的衣裳。巧姐儿说是亲眼看到张弘范脱下扔江里了。但梅秋衣衫上没血，张弘范身上也不可能有血。我们都知道这些是王五教巧姐儿的，为的是要将梅秋案子做成铁案。不过梅秋遇害当晚，张弘范人确实不在船上。他刚来襄阳不久，又没有朋友，还能去哪里？而且他确实是听到巧姐儿说了梅秋探闻他一事后立即出去的。”

张惟孝道：“张弘范不会因为梅秋到船上打探过他便立即赶去杀人灭口。不过唐县尉说的也对，他在襄阳没有别处可去，因而当晚必是与高秀英在一起，商议绑架贾二公子的大计。”

唐珏道：“但高秀英住的别院人多眼杂，又刚刚出了周太平命案，他们一定会临时选了一处别的地方。”张惟孝道：“不错，但那地方一定就在老龙堤，而且离别院不远。”

唐珏沉吟道：“或许张弘范事先在那一带租了一处房子。”张惟孝道：“决计没有。他亲口告诉我，说住不惯船上，正预备在岸上寻一处房

子。”

如此肯定，当然不止于张弘范亲口所言，还因为严震在梅秋被杀之前便被张弘范擒住，就地关在高秀英外侄朱冬子房间的箱子里。别院人多，这一招其实相当冒险。但张弘范所居大船也是从临安雇来的，船夫不是他自己的人，他不能将严震带到船上，只得一直将其藏在别院中，足见他在别处没有房子。

唐珏对老龙堤一带极为熟悉，仔细想了想，道：“那么极可能是在城隍庙了，就在别院东南面二里处。”

宋人无论官民，均畏惧神灵。城隍庙在宋代极为普通，民间多以当地民众普遍认同的、已去世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襄阳城隍庙沿袭传统，祭祀的仍然是汉代大将纪信[3]。

唐珏又道：“那座庙有前后殿及东西配殿，白天香火颇旺，晚上没人，是个谈话的好去处。应该是张弘范约了高秀英在那里商议他们所谓的大事，尾随张弘范而来的梅秋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结果被张弘范发现，他追了出来，抓住了梅秋，将她挟持带回城隍庙。这时高秀英已经离开，张弘范可以从容处置梅秋。他倒不是刻意要虐待她，既然对方非死不可，那么用她来嫁祸王五也是一举两得之事。”转念又觉得有些不对，一时踌躇。

张惟孝道：“怎么，县尉君可是心中有疑问？”唐珏道：“那城隍庙大门两旁刻有一副石楹联：‘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张弘范在那里行凶，这个……”显是觉得张弘范在那里将梅秋奸淫，实是有些过分。

张惟孝道：“不，不是张弘范杀人。”当即说了张弘范托钟杨转达自己的话。

唐珏愕然道：“张公子仅仅因为张弘范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便相信不是他杀人？”张惟孝道：“因为那是一句不多余而且极巧妙的话，他希望我查明真相，替他洗清冤情。”

唐珏还是不大相信，道：“如果说一开始张弘范是因为吃不住严刑拷

打而招供，后来吕大帅知道了他的身份，将他从酷刑下解救出来不说，还请名医为他治伤，甚为客气，甚至同意放他北归。他既有冤情，为何不面对吕大帅说？”

张惟孝道：“因为于张弘范而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被迫招供不曾犯下的罪名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耻于多谈。至于吕大帅，我猜张弘范心里根本就看不起他，因为张弘范背负的冤案正是发生在襄阳府治下。虽是王谷叔侄作恶，但吕大帅身为长官，也难辞其咎。张弘范当然不屑于再当着吕大帅之面提起冤情之类。”

唐珏道：“如果不是张弘范杀了梅秋，还能是谁？难道是王五的仇家？”张惟孝道：“王五危害襄阳多年，仇家一定不少，尤其是那些跑码头的，都不是善茬儿，利用梅秋来陷害他这件事，相信很多人都做得出来。但为什么是梅秋呢？如果有人事先想要陷害王五，应该有周密的计划，选择流亡的单身妇人是更好的选择。梅秋既受张世杰托付监视张弘范，当晚必定在跟踪张弘范。那么她被杀应该是在听到张弘范、高秀英计谋后，在返回途中被人捉住。也就是说，她撞到凶手，其实只是个意外。”

唐珏道：“有道理。如此，凶手并没有什么陷害复仇计划，他遇到梅秋，也许只是临时起了色心，所以将她掳到自己住处奸淫。再移入蒋家故宅，也许不是嫁祸王五，而是想利用王五的势力来掩饰痕迹。一旦王五发现有人死在自己手下的院子里，必定会千方百计掩饰，他叔叔又是襄阳府通判，这件命案最终不了了之，凶手便可从容逍遥法外。”

张惟孝道：“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凶手奸淫梅秋后，还往她身上下了毒，以确保她不能活着说出真相。那毒药不会立即致人死命，唐县尉手下仵作也验不出中毒迹象，足见不是普通毒药，不是平常人所能拥有。”

唐珏道：“老龙堤表面是个大市集，实则鱼龙混杂。果真如张公子所言，毒药十分难得的话，凶手也应该不是普通人。可惜目下盛传蒙古人即将攻打襄阳，老龙堤风流云散，人们大多逃难去了，怕是再也难以追查。”

张惟孝道：“还是有迹可循的。这件案子关键不在凶手，而在于梅

秋。”

唐珏道：“张公子意思是……”张惟孝道：“先将其他人都抛开，张弘范、高秀英、凶手、王五和他的手下，这些人通通不考虑，只看梅秋的行踪。当晚梅香酒楼打烊，梅秋本说好要和邹燕、孔雀一起回去，但临时又说有事，独自离开，她必是去监视张弘范了。而王五和手下人吃完酒，半夜离开蒋家故宅时，还撞到了梅秋。从时间推算来看，应该是梅秋自城隍庙回来。不久之后，梅秋遇到凶手，被对方擒住奸淫，再移到蒋家故宅。真凶心计深远，还将她的一只鞋子丢在蒋家故宅旁的巷口，正好被出来寻找梅秋的邹燕、孔雀捡到。”

唐珏道：“那么关键就在梅秋摆脱王五后的那一段时间。很明显，梅秋应该是听到了张弘范意图绑架贾二公子的计划，所以才慌里慌张撞到了王五。”张惟孝道：“正是如此。梅秋既听到了如此骇人的计划，甚至还可能包括张弘范的真实身份，第一反应，会跑去哪里呢？”唐珏道：“当然是官府。”张惟孝道：“不，那得进城，相对来说比较远。梅秋她惊慌失措之下，本能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跑回家，告诉邹燕、孔雀。但她也知道事情严重，告知二女没多大用处，所以她应该选了第二个去处，梅香楼。”

唐珏道：“梅香楼？”张惟孝道：“对于梅秋而言，梅香楼是其安身立命之所，既能为其遮风挡雨，当然也值得其信任。”

唐珏道：“据我所知，梅香楼晚上打烊后只有掌柜牛千里及几名小厮住在那里。难道张公子认为牛千里有嫌疑？他……他可是老头子。”张惟孝道：“牛千里未必就是奸淫梅秋的恶贼，但他决计脱不了干系。依我推测，应该是梅秋先到了梅香楼，将高秀英和张弘范的阴谋和盘告知，他出于某种目的控制了梅秋，又令手下人将其奸污后移往蒋家故宅。正如唐县尉所言，他不是为嫁祸，而是要借王五之手隐瞒真相。至于毒药，牛千里在襄阳开酒楼前，常到南方购买香料，也许是从那边得了什么奇药。”

唐珏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道：“经过倒是合情合理，时间也完全对得上。可牛千里为什么要替张弘范遮掩，甚至不惜残害自己酒楼的爇糟？莫非他也是蒙古人的奸细？”张惟孝道：“决计不可能。”

唐珏道：“张公子如何能如此肯定？”张惟孝不能说出竹枝娘子的身份，便道：“王五是蒙古人的有力棋子，蒙古人正全心全意保护他。牛千里虽然只是想借王五之手销毁证据，其实也有转嫁祸端的意思。他如果是蒙古人奸细，决计不会这么做。”唐珏道：“不错，是这个道理。”

张惟孝道：“事不宜迟，我这就和唐县尉赶去梅香楼查看，兴许还能搜到毒药，那便是铁证了。”唐珏闻言，遂去点了几名当值差役跟随。

出来县衙时，天色早已黑定。经过府署时，远远便能见到后衙红光映天。唐珏问道：“明日吕太夫人寿宴，张公子可会到场？”张惟孝道：“会。唐县尉呢？”唐珏道：“我是在职官员，吕大帅下属，当然必须得参加了。却不知张公子……”张惟孝道：“我就是去凑个热闹。”唐珏见他答得随意，便不再多问。

到西门时，正有兵士用天秤将一只只铁缸悬吊上城楼。唐珏见状深为叹息，道：“看样子，真的是要开仗了。”

张惟孝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震天雷吗？”唐珏道：“嗯，不过这里习惯称霹雳炮。”又“嘿嘿”两声，道：“张公子可有留意到那边子城夫人城？那下面便是武库，存的全是火器。”

张惟孝道：“难怪吕大帅如此淡定，对蒙古人苦心经营襄阳外围也不大在意，看来还是准备了不少实货。”唐珏道：“实货是不少，可惜人却是……”也不愿说完，只长叹一声。

到了老龙堤上，也还有零星商户、摊贩尚在开张。然赶来梅香楼时，却是大门紧闭、楼里楼外一片漆黑。唐珏忙到隔壁典当铺找店主老洪问道：“隔壁梅香楼何时关了门？”老洪道：“就在今日。”又叹道：“本来大家都在传襄阳快要打仗了，主顾一下子少了七八成，煊糟、厨子也跑了大半，已经开不下去了。况且有谣言说，襄阳城里城外有许多蒙古人奸细，官府怀疑老龙堤上留下的商户都是奸细，要一一抓捕拷问，谁听了还不跑呢！小老儿是没办法，有主顾早说了明日会来赎回抵押的物件，不得不多等一天。”

唐珏道：“那么掌柜牛千里人去了哪里？”老洪道：“带着他的小厮乘

船走了，说是要回福建老家去。不过他家酒楼主人郑公好像还在，傍晚时我还看见他的大船了，应该还在码头那边。县尉君可自去问问。”

唐珏道了谢，便欲离去。张惟孝道：“唐县尉先去码头找郑虎臣，我得挑件礼物。”唐珏道：“那好。”率差役自去了。

张惟孝问道：“梅香楼关了，梅香别院那边可还有人？”老洪道：“酒楼都不要了，还管什么别院。不过好像还有人，除了皮影戏班外，那些暂时没处去的杂役、浣糟也都搬进了那里。”又问道：“公子想要什么礼物？做什么用的？”

张惟孝道：“给老人家祝寿用。”老洪想了想，转身从柜子中取了一包物品，一边打开一边道：“那么这件死当[4]的玉环合适，这是件上好的玉环。”

张惟孝一见成色，果然是件好玉环，便问道：“多少钱？”老洪道：“这是前两日才有人拿来店里的，声明卖断，小店收的价格低，现下又是这般光景，便平价出给公子好了，二十两。”

张惟孝闻言很是惊异，道：“这样品相的玉环，才要二十两？”老洪道：“公子是实在人。不瞒公子说，来当玉环的是个无赖，小老儿料想这财物得来不明，有意压了价。正好他主子失了势，他也不敢还价。”

张惟孝点点头，便取出金沙，让老洪自己称足二两分量，又随口问道：“那当玉环的无赖是谁？”老洪道：“叫赵憨子。”

赵憨子正是当晚发现梅秋挂在蒋家故宅厢房的王五手下。张惟孝先是一愣，心道：“这未免也太巧了。莫非这是老天爷在帮我，暗示这玉环与梅秋命案有关？”忙问道：“赵憨子可有说这玉环是哪里得来的？”老洪道：“他说是他是捡来的。小老儿权且信了。”

张惟孝忙问道：“赵憨子家住在哪里？”老洪道：“王五被官府捉了后，他便躲起来了，家里肯定没人。不过听说他在城里有个寡妇相好，姓俞。公子到西街一打听便知道。称好了，这是公子的金沙，收好了。”

张惟孝出来当铺，一路往码头而来，正好遇到唐珏。唐珏道：“郑虎

臣人就在他自己船上，潘韧也在那里，二人正饮酒议事呢。我将张公子的推测如数告知了郑虎臣，他很诧异，愣了很久后才讲出一番缘由。”

原来牛千里以前是江湖杂耍艺人，在临安勾栏卖艺，其妻李慧娘因貌美被贾似道手下看上，抢去献给了贾似道，因不肯依从被贾似道一剑杀死，还将尸首剥光衣衫斩成几段，令人抬送回勾栏。牛千里一见之下，吐血昏倒。彼时正好郑虎臣在场，一时同情，出钱安葬了李慧娘，又请大夫给牛千里治病。后牛千里病好，便一直跟随郑虎臣做生意。虽绝口不再提起往事，然郑虎臣几度欲给他娶妻，均被拒绝，足见其内心深处隐痛仍在。

张惟孝道：“果真如此的话，一切便说得通了。牛千里在襄阳开酒楼，远离仇家，日子倒也过得平平静静。不想当晚梅秋闯了进来，他意外得知仇家贾似道之子来了襄阳。于他的立场看来，即便不能自己复仇，也要让张弘范等人得手，于是他制伏梅秋，阻止她进一步向官府报案。”

唐珣道：“应该是如此。郑虎臣还说牛千里的心腹小厮么哥儿经常往王五妓馆送酒，大概他曾窥见过神女楼密室见不得人的勾当，想出了移祸给王五的法子。郑虎臣已经提供了牛千里和么哥儿的籍贯乡里，我这就回去准备文书，上报襄阳府后，再发出通缉告示。”

张惟孝道：“不急。目下只是推测和旁证，没有直接证据指向牛千里和么哥儿。我和唐县尉还得再去找两个证人。”唐珣闻言，便打发差役先回去。

张惟孝先回来钟宅，见只有孔雀一个人在，问道：“黑杨、张顺将军他们都没回来吗？”孔雀道：“没有。”

张惟孝见她转身要走，忙掏出玉环，拉住她问道：“雀娘可有见过这个？”孔雀道：“这是……”

张惟孝道：“是梅秋身上的，对不对？”孔雀道：“不对！这玉环看着挺好的，梅秋哪来这么贵重的东西！不过奴家见过这个，绝对见过，奴家好好想想。嗯，是在梅香楼见过，最好去问问牛掌柜。”

唐珏道：“梅香楼已经人去楼空了。”孔雀惊道：“那么牛掌柜他们呢？”唐珏道：“牛千里和他的小厮……”孔雀蓦地叫了一声，道：“呀，奴家想起来了，这玉环，是么哥儿身上的。”

张惟孝原以为玉环是梅秋身上的佩饰——凶手将其吊在蒋家故宅时，剥光她衣衫，玉环由此掉落在厢房中，结果被赵憨子捡到私藏了起来——却不想这是一件直接指向嫌疑人么哥儿的证物，忙问道：“雀娘能确认这是么哥儿之物吗？”孔雀道：“我只看过一眼，但印象很深。么哥儿将它挂在脖子上，无意中露了出来，奴家还想再看，他却小里小气地收起来了，不肯再让人看。”

张惟孝忙道：“多谢。天色不早，雀娘早些歇息，不必等大伙儿了。”又拉着唐珏出来，道：“唐县尉，我们得立即去找到赵憨子。”

唐珏道：“找赵憨子做什么？”张惟孝道：“这玉环是他拿到当铺当掉的。”唐珏道：“呀，原来是这样！只要能问出赵憨子是在厢房中捡到玉环，那么便可以确定么哥儿到过那里，是他将梅秋吊在梁下的。”张惟孝道：“正是如此。”

唐珏道：“王五被捕后，赵憨子闻风逃走了，官府一直未能找到他。”张惟孝道：“唐县尉可知道西街俞寡妇？”唐珏道：“当然知道。她死去的丈夫曾是我的手下。”张惟孝道：“听说赵憨子可能藏在她家里。”唐珏大为意外，忙朝西街赶去。

到俞寡妇家时，其房尚有灯光，唐珏拍了一下门，叫道：“俞娘子，是我，襄阳县尉唐珏。”

过了好半晌，才听到里面有妇人声音应道：“奴家已经歇下了，唐县尉有事，请明日再来。”

唐珏道：“我来找赵憨子，娘子最近可有见过他？”俞寡妇应道：“没……没有……”又不悦地道：“唐县尉找人请去别处，深更半夜在奴家门前喊，让邻居听见笑话。”唐珏道：“好，那么我便等在这里。”

等了一会儿，张惟孝拖着衣衫不整的赵憨子过来，笑道：“果然在后墙根下等到了。”

赵憨子吓得脸都白了，哀告道：“唐县尉，王五做的那些坏事，不干小的事，小的只是一个小喽啰、小跟班，您大人有大量，就放过小的吧。”

唐珏道：“谁说捉你一定是为了王五的案子！”押其回县衙，拿出玉环问道：“这玉环，你是在哪里得到的？”赵憨子道：“这个……”

唐珏道：“你还敢不老实，明日就将你当作王五从犯移交给钟提刑，从严惩处。”

赵憨子也知道这次王五叔侄摊上大事，决计脱不了身，忙连连磕头，道：“是，是，小的说实话。这玉环，是小的捡到的。”

唐珏道：“在哪里捡到的？”赵憨子道：“在蒋家宅子的厢房。”

张惟孝问道：“是发现梅秋的那间厢房吗？”赵憨子道：“是。不过不是当时，是事后才捡到的。”

原来王五和刘先生先后到来后，指挥众人给梅秋穿上衣衫，抬出去挂在了歪脖子树下，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王五又命赵憨子仔细打扫厢房，不能留下任何线索。赵憨子嫌厢房晦气，本不愿意再进去，但主子发了话，也不得不听，勉强拿了笤帚进去胡扫一通。弯腰时，忽发现墙边床下有什么东西，用笤帚拨弄出来一看，却是只上好的玉环。他也不知道玉环如何会掉在床下，一时贪心，便藏了起来，打算送给相好俞寡妇。后王五出了事，他要避风头，需要用钱，便将玉环悄悄拿去老洪当铺当了二十两银子。

唐珏道：“你说的可是实话？再说一遍。”接连喝问几遍，赵憨子都是这一套说辞，料想其言不假，便命他往供状上签字画押，令差役先收监关押。

唐珏又道：“这玉环是么哥儿落在厢房中，已是确认无疑的事。或许是在用绳索吊起梅秋时，无意扯落了玉环，玉环滚到了床底下。”张惟孝道：“嗯，有可能。但么哥儿是牛千里心腹，多半还是其杂技弟子，身怀绝技，所以才能出入蒋家故宅而不被人发现。他既会轻身功夫，必是机敏之人，当时又是夜深人静，身上若是掉落物品，应该会觉察。”

梅秋先是在梅香楼遭擒。幺哥儿身材瘦小，不可能一个人带着她翻越墙头，必然还需要人从旁协助，此人多半就是牛千里。而且从梅香楼到蒋家故宅有一段距离，师徒二人不可能携带裸体女子上路，一旦被人撞见，可就麻烦大了。牛千里是老江湖，决计不会冒这个险，所以梅香多半是被装在麻袋运进蒋家故宅。进了厢房后，牛千里很可能当即离去，留下幺哥儿一人处理后事。幺哥儿刚刚布置妥当，隔壁赵憨子便过来了。他躲闪不及，便躲入床下，后来才寻机出去，不想不慎将脖子上的玉环落在了床底。他大概后来也重新潜入厢房寻找过，却不想早已被赵憨子捡去。

唐珏听了推测，道：“不错，如此更合情合理。”既已有直接证据证明幺哥儿杀人，便忙去拟写文书。

张惟孝回来钟宅，孔雀还坐在灯下发呆。他便告知梅秋命案真相，称官府明日便会发出告示，通缉捉拿牛千里和幺哥儿。

孔雀听了经过，既喜且悲，垂泪道：“实在想不到凶手竟是身边的熟人。”又道歉道：“奴家这几日对张公子冷言冷语，原来张公子一直在为梅秋的案子忙前忙后，奴家错怪了你。”又问道：“听说张公子明日要赴吕太夫人寿宴，可有备好礼物？”

张惟孝在老洪当铺购买的玉环已作为重要证物移交给唐珏，一时也想不出来要再买什么寿礼，便摆手道：“算了，我本不是为了赴宴而去，就空手去好了。”孔雀忙从内堂取出一只木盒，道：“这是钟三娘子为张公子准备的寿礼。她说她为黑杨将军挑选礼物时，顺便给公子带了一份。”

张惟孝打开一开，却是一柄爪杖白玉如意^[5]，掌面饰卷云纹，手柄雕刻有牡丹缠枝花纹，是最适合老年人的寿礼。一时间，百感交集。

^[1]洪湖：今湖北，为古云梦残余水体。云梦是古代荆江地区一片江湖难分的巨大水域，南以长江为界。先秦时，这一水域范围周长约450公里，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名“云梦泽”。后因长期泥沙淤积，使原湖区大部变成陆地，只留下许多较小的湖泊。其中最大的一个为洞庭湖，

面积也仅2007平方公里，相比于云梦泽，只是一小坑罢了。

[2]段智祥为大理第二十任皇帝，其事迹及与杨妙真渊源见《宋慈洗冤录》。

[3]纪信：字成，秦末阆中县（今四川西充）人。汉初刘邦的部将。先从刘邦起兵，为部曲长，曾参与鸿门宴。由于身形及样貌恰似刘邦，在荥阳城危时假扮刘邦诈降，被西楚霸王项羽俘虏。项羽见纪信忠心，有意招降，但纪信拒绝，最终被项羽用火刑处决。刘邦立国后，想起了纪信的功劳，就对满朝文武大臣说：“纪信功高德重，没有他献计献策，怎能有我刘邦的今天？我封他为督城隍，把他的家乡改名为我先前的封号——汉王，把他的骨灰送家乡安葬，并建庙塑像，永远享受香火。”后来又下令全国各县城建城隍庙。故后人称纪信庙为“城隍庙”，纪信塑像为“城隍老爷”。宋人王禹偁《荥阳怀古》：“纪信生降为沛公，草荒孤垒想英风。汉家青史缘何事，却道萧何第一功。”

[4]死当：又称绝当，指当户届期既不赎当也不续当，当铺有权以其实际占有的死当物品变现受偿。

[5]即民间俗呼“不求人”。清《事物异名录》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如意”一词出于印度梵语“阿娜律”。最早的如意，柄端作手指之形，以示手所不能至，搔之可如意。迄今发现制作年代最早的如意，与今天的“痒痒挠”无异。

第十章 宴罢成空

红尘渺渺，红颜零落。所有的功名利禄、阴谋诡计都将淡然直至逝去，所不能忘记的只有往昔。朗月清风，浓烟暗雨。憔悴芳姿，无限依依。不记相逢曾解佩，相误，空凝伫。情，抑或是爱，随着一场以死作祭的别离，埋葬在了那曾无比鲜活却渐渐朽去的身体里。

绿芜城上，怀古恨依依。

淮山碎。江波逝。昔人非。今人悲。惆怅隋天子。

锦帆里。环朱履。丛香绮。展旌旗，荡涟漪。

击鼓挝金，拥琼璈玉吹。

恣意游嬉。斜日晖晖。乱莺啼。

销魂此际。

君臣醉。貔貅弊。事如飞。山河坠。烟尘起。

风凄凄。雨霏霏。草木皆垂泪。

家国弃。意忘归。笙歌地。欢娱地。尽荒畦。

惟有当时皓月，依然挂、杨柳青枝。

听堤边渔叟，一笛醉中吹。兴废谁知。

——南宋·汪元量《六州歌头》

吕太夫人寿宴当日，张惟孝早早便抱着玉如意来到府署，成为第一个道贺的宾客。吕文焕大为惊讶。张惟孝也不等对方发问，直截了当地道：“我不是来坐席的，吕大帅不必留我的位子。”

吕文焕道：“张公子是贵客，如何能不坐席？家兄特意命人将你安排在贾二公子边上呢。张绍文张公子还说要好好敬你三杯，以谢你救命之恩。”张惟孝道：“之前出了不少事，尤其张绍文中毒一事更是因我而起。我来得早，无非是想四下看看，以防出什么纰漏。宴会就不参加了。至于欠贾二公子、张绍文的那顿酒，日后有机会再补不迟。”

吕文焕大喜过望，忙道：“府署戒备由钟杨负责，再有张公子出马，当可万无一失。张公子可需要帮手？本帅可派一队人马，归你调遣。”张惟孝道：“人马就不必了。不过若是大帅允准，可请唐县尉过来帮我。”吕文焕道：“甚好。”命亲吏游华善持令牌去传襄阳县尉唐珏到府署听令。

张惟孝遂辞了出来，正好遇到钟杨。钟杨狐疑问道：“张公子对寿宴如此上心，莫非是觉得有事将要发生？”张惟孝道：“不是，我只是好奇权贵人家的寿宴是什么样子。”

钟杨当然不信，然对方既得吕文焕允准，也只得随他去了。

张惟孝进内衙找到钟清，见她忙得满头大汗，道：“怎么忙成这样？如何尽让你张罗忙碌，吕家人呢？”钟清道：“吕大帅的公子尽在朝中为官，赶不及回来。女儿也都嫁了人，随丈夫在京师为官。”

张惟孝道：“怪不得人家都说吕氏满门公侯，果然如此。”又问道：“寿宴宴席是如何安排的？”钟清道：“我只负责女眷，我相公黎毅负责安排男宾。女眷这边，东厢暖阁内庭有一桌，外庭安排了三桌，一共四桌。男宾那边，据我所知，西厢暖阁内庭有一桌，外庭和中庭有十一桌，共十二桌。总共是十六桌。”

张惟孝皱眉道：“这么多人？”又问道：“西厢内庭男宾都有哪些人？”钟清道：“当然是吕大帅、贾公子那些人，人数很少，不够一桌。本来还有我祖公公兵部侍郎黎公和家父，但黎公颇嫌弃官场应酬，加上身体不好，称病不到。家父一直在忙王五的案子，想尽快结案，也不会到。”

张惟孝心道：“一定是吕文德也在西厢内庭中，他不欲外人得知他到了襄阳，所以尽量控制了内庭宾客人数。”

钟清见他沉思，以为他担心寿宴，忙道：“张公子放心，从昨日府署内外便已戒严。进来这里的人，都需要有邀请帖，而且基本上都是熟识的官员、乡绅，我阿兄会亲自一一确认身份，外人是绝难以混入的。”

张惟孝点点头，道：“那好，清娘自去忙，我再四处看看。”走出几

步，又叫住钟清道：“多谢。”

钟清怔道：“谢什么？”张惟孝道：“玉如意。”钟清这才回过神来，嫣然一笑，道：“举手之劳而已。”

张惟孝四下转了一圈，果见府署戒备森严，走不出几步，便会遇到明岗暗哨，或是全副武装的巡逻队，全是军营的那一套严密布防。正好唐珏赶来，问道：“张公子叫我来帮手，可是有什么事？”张惟孝道：“暂时还没什么事，只是怕有事罢了。”

唐珏正色道：“张公子，你这次对吕太夫人寿宴有着不寻常的热心，表现得很奇怪。不怕告诉你知道，吕大帅觉得你知道什么事，却有意隐瞒未报，他命我紧盯着你，不能离开你半步。”

张惟孝道：“这样不是更好吗？我有事也会需要唐县尉帮忙，你便紧盯着我好了。”又逛了一圈，未发现异常，料想要过了正午宾客才会陆续抵达，便外出去寻窝子面。

唐珏道：“不必出城，附近就有，大富商潘韧在北面开了一处沧波楼，聘请的都是本地厨师，黄酒和窝子面都相当不错。”张惟孝道：“太好了。走，我请县尉君吃面。”

二人来到沧波楼。跑堂认得唐珏，急忙引他来到楼上阁子坐下，道：“县尉君来得好早，酒楼今日才刚刚开张呢。”

唐珏道：“我们也不需要别的，就来两碗面，两瓶黄酒。”转念想到自己尚有公务在身，不能饮酒，便又补充道：“一瓶黄酒。”张惟孝笑道：“黄酒而已，十瓶都醉不了。”唐珏道：“我只要面。”跑堂道：“好咧，稍后就来。”

然这一等就是一二刻工夫，料想酒楼才刚开门，需要点火热灶，也属正常。终于有人端来酒和面，却是名兵士，而不是原先的跑堂。那兵士道：“小的是黑杨将军手下，正好遇到跑堂，便给二位带了面上来。”

唐珏问道：“可是黑杨将军派你来找我们？”兵士道：“小的奉命叫二位尽快回府署。边关有急报传来，说是蒙古人已大举过境了。”

唐珏道：“来得这么快？这才刚刚过了正月。蒙古人通常不是秋九月南侵吗？”张惟孝沉吟道：“蒙古人经营襄阳外围阴谋已然败露，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水师，想利用目下水枯时节，占据更多优势。”见唐珏起身要走，忙扯住他道：“该来总会来，你我又不是武将，急也没用？面都端上来了，吃了再走。”又对那兵士道：“你先回去，告诉黑杨将军说，我和唐县尉吃完面就回去。”

唐珏勉强坐下，狼吞虎咽将面吃完，见张惟孝尚只吃了一半，忍不住催道：“张公子，你快些！”见对方不睬，又道：“那我先回去。”刚一起身，便觉头晕眼花，扶着额头甩了两下，“扑通”便倒在地上。

张惟孝大吃一惊，忙过来扶，不想也是一阵晕眩。他情知窝子面中被人下了药，还想到窗口呼救，才走出两步，便摔倒在地，不省人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觉得面上有凉水浇下，张惟孝蓦然一惊，挺了起来。却见潘韧手端一碗凉水，正含水在口中，喷在唐珏脸上。

张惟孝道：“我晕了多久了？”一旁跑堂接口道：“整整大半天。”张惟孝一看窗外，果然天已经黑了。

潘韧道：“张公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和唐县尉如何晕倒在我们酒楼了？”

原来他正要去赴宴，临过沧波楼时，顺道进来看了一眼。不料酒楼跑堂禀报说唐县尉和朋友一早便来了，然后就在阁子里面睡着了。黑杨将军手下兵士还特别交代，说二人因查案太过操劳，需要休息，千万不能惊扰。潘韧听了，深为奇怪，忙上来阁子察看，呼叫张惟孝、唐珏也不醒，感觉像是中了迷药，便命人取来凉水，喷在二人脸上，居然奏效。

张惟孝心道：“如果不是沧波楼在搞鬼，便是那兵士是假冒的。”见唐珏也已苏醒，忙扶他起来，与潘韧一道朝府署赶来。

钟杨正亲自站在大门前检查宾客邀请帖。张惟孝忙过去道：“黑杨将军有没有派人去沧波楼寻我和唐县尉？”钟杨道：“没有啊。你二人去哪里了，一整日都不见。”

唐珏道：“不是说边关有急报，蒙古人正大举入侵吗？”钟杨愈发莫名其妙，正色道：“唐县尉，你是朝廷命官，从哪听来的军情急报？”

唐、张二人不由面面相觑。唐珏忙将张惟孝拉到一边，道：“张公子，很明显，有人在暗中监视你。你人一进沧波楼，就有假兵士到来，将你用迷药放倒，我只是顺带沾了你的光而已。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以致总有人要对付你？是蒙古人吗？”张惟孝道：“我真不知道什么。先进去看看。”

二人进来后衙，大部分宾客都已经到了，在庭院中临时搭起的彩棚下寒暄。院中戏台在上演节目，表演的正是荆楚一带十分流行的渔鼓皮影戏。却听见竹枝娘子和着皮影人物动作，唱道：“妾家朱户在横塘，青云作髻月为珰。常伴大堤诸女士，谁令花艳独惊郎。踏堤共唱《襄阳乐》，轲峨大艗帆初落。宜城酒熟持劝郎，郎今欲渡风波恶。波恶，倚江阁，大艗轲峨帆夜落。横塘朱户多行乐，大堤花容绰约。宜城春酒郎同酌，醉倒银缸罗幕。”却是一支《大堤》。

张惟孝便站在一旁，等一场表演完毕，台上换了参军戏，这才过去招呼道：“多日未见，娘子人可还好？”竹枝娘子道：“还好，多谢张公子挂念。”又朝唐珏招呼了一声，便欲去后台。张惟孝上前一步，低声道：“你不要太过分。今晚有我在这里，无论你有什么阴谋，我都会全力阻止。”

竹枝娘子笑道：“今日是我们戏班的谢幕表演，之后便会离开襄阳。怎么，张公子连这也要阻止吗？”

张惟孝见唐珏已走过来，便放她离去。唐珏问道：“怎么了？”张惟孝道：“我感觉今晚进府署的戏班太多，须得特别留意。”唐珏道：“戏班只能在院子中，过不了警戒线，应该不碍事。”

张惟孝道：“话虽如此，可今日宾客如云，人一多，难免会出乱子。我留在戏台这边，唐县尉若是有事。尽管去忙。”

唐珏事先得过吕文焕吩咐，又经历沧波楼迷药事件，如何肯轻易离开，道：“我就在这里陪张公子。”

张惟孝心道：“如此也好，我们四只眼睛紧盯皮影戏班，不怕竹枝娘子搞鬼。”

过了小半个时辰，宾客已各自就座，有司仪高喊道：“吕太夫人到！”众人便一齐起身。只听见环佩叮咚，有侍女扶着吕太夫人到东厢暖阁内庭坐下。因为有帘子隔着，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里面，只能隐约看到人影晃动。

张惟孝心思全在皮影戏班上，根本无意留神旁事，直到后来鼓乐齐鸣，这才惊醒了回来，寿宴已然正式开始了。皮影戏班是今晚的重头戏，每一上台，便是连续几场表演。张惟孝盯了好大一会儿，蓦然醒悟，暗道：“竹枝娘子早料到我会特别提防她，所以刻意吸引我的注意力。她今晚若要施展什么阴谋，一定会通过旁人。这个人一定是混在宾客中，一时难以寻到。只能从她的计划下手，那么她到底有什么阴谋呢？”

唐珏见他脸色阴晴不定，忍不住问道：“张公子，你到底在怀疑谁？”张惟孝问道：“如果唐县尉是蒙古人，打算趁今晚寿宴捣乱，你会做什么？我是指，你做什么事，会造成最大危害？”唐珏想了想，道：“当然是行刺吕大帅。他是襄阳主帅，一旦遇刺，军队无首，不战自溃。”

张惟孝心道：“唐县尉不知道蒙古人连吕文焕的心腹幕僚陈文杰都搞定了，他们若要行刺吕文焕，也不必选在今晚。嗯，吕文德虽然价值比吕文焕大得多，但蒙古人应该不知道他来了襄阳。如果行刺，谁价值最大？”

唐珏见张惟孝不答，问道：“怎么，张公子认为我说的不对吗？”张惟孝便说了吕文焕心腹幕僚陈文杰早被蒙古人控制之事。

唐珏“啊”了一声，又惊惧地去看场中众官员，显然是怀疑还有人已经被蒙古人发展成为奸细。愣了好半晌，才道：“那么会不会是贾二公子？他是朝廷钦差，又是贾丞相爱子。他若死在襄阳，朝廷必然震怒，会罢了吕大帅不说，多半还会牵连吕相公本人。”

张惟孝摇了摇头。之前竹枝娘子派焮糟梅花下毒，只杀张绍文，并没有对贾德润下手，足见她根本不重视这位贾二公子。

唐珏道：“那么我便想不出来还有谁了。除吕大帅之外，以钟提刑官职最高，但他还在襄阳县衙办案，人没来这里。”

张惟孝忽问道：“如果吕太夫人死了，会是什么后果？”唐珏道：“吕相公、吕大帅还有那些吕氏兄弟、子侄等全部要解职回乡，守孝三年。呀，张公子，你说得对，吕太夫人才是今晚寿宴上价值最大的人。”

张惟孝忙朝内庭女眷席赶来，守在帘前的正好是邹燕，忙上前告道：“张公子，这里面都是女眷。”

张惟孝不便强闯进去，便道：“钟三娘子在里面吗？你去叫她出来下。”

钟清闻声而出，问道：“出了什么事？”张惟孝道：“我怀疑有人要对吕太夫人下手，清娘可要特别留意了。”钟清道：“之前由于出了张绍文张公子中毒事件，今晚所有饮食上桌前都会有专人银针检验，且有人试食的。”

张惟孝皱眉道：“还有人试食？”钟清道：“嗯，至少内庭的两桌是这样。而且女神医白夫人也在里面，有她在，当可无虞。”

张惟孝心道：“这里戒备如此森严，外人无论如何难以接近内庭。再排除掉下毒这一项，确实是无机可乘了。”这才略略放下心来。

回来庭院时，戏台上正唱道：“笙歌间错华筵启。喜新春新岁。菜传纤手，青丝轻细。和气入、东风里。幡儿胜儿都姑媳。戴得更忔戏。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彼时正月刚过，这曲《探春令》倒也应景喜庆。

官宦家寿宴，其实就是个交际场合，无非是觥筹交错，来来回回地敬酒、相互应酬之类。张惟孝看了一会儿，未发现异常，颇觉烦闷，便告知唐珏，自己要去方便，让他多盯着东厢那边。从茅厕出来，正好遇到竹枝娘子。她笑道：“张公子不是一口酒没喝吗？”

张惟孝见她神色坦然，浑然不似今晚要玩阴谋、耍诡计的样子，一时猜不透她心意，只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过了大半个时辰，吕太夫人因身子倦，先回房歇息，大家一起起身相送。西厢中亦有人影闪动，大概吕文德也欲随母亲离开。忽听得“啪啪”几声爆响，众人吓了一跳。回头望去，却是戏台那边在放爆竹。本以为是临时的贺寿节目，不想忽然火光一闪，戏台不知为何起了火，登时大火蹿起，一片沸然。

张惟孝心道：“不好。”忙朝戏台赶过来，却见竹枝娘子袖子里笼着什么东西，正朝中庭男宾席走去。

张惟孝急追过来时，竹枝娘子已走到大富商潘韧面前，蓦然袖出匕首，朝潘韧胸腹刺去。张惟孝见刀光一闪，便本能一扑，虽迟了些，匕首仍然刺中潘韧，却偏离要害，只划伤了其手臂。竹枝娘子被张惟孝一带，两人一道摔倒在地。张惟孝忙爬了起来，先夺下她手中匕首，低声喝问道：“为什么要行刺潘韧？你到底有什么阴谋？”竹枝娘子道：“他为宋人走私军械，早该死了。”

张惟孝当然不信，以竹枝娘子的手段，要杀潘韧机会实在太多，她根本犯不着在这里暴露她自己。他隐约猜到她出面行刺只是个幌子，她一定还有别的目的，可到底是什么呢？

钟杨已然带兵士赶到，将竹枝娘子绑了起来。戏台那边火亦已扑灭，全部戏班的人均被兵士围住，勒令背手跪在地上。众宾客惊魂不定，寿宴一时不知该如何进行下去。

吕文焕铁着脸走了过来，见潘韧虽未伤到要害，但匕首锋利，入肉甚深，便命人送他回去。又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行刺潘韧？”竹枝娘子便将刚才对张惟孝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吕文焕道：“这么说，你是蒙古奸细了？”竹枝娘子笑道：“是又如何？”颇为有恃无恐。

一名侍从匆匆出来，往吕文焕耳边低语了几句。

吕文焕道：“本帅知道你们蒙古人在襄阳派了许多奸细，甚至还收买了府署的官吏。今日本帅就做个样子，来给那些奸细瞧瞧。来人，将竹枝娘子和皮影戏班的人全部带上来，当场在这里斩首！先从竹枝娘子这恶妇开始！”

事出意外，张惟孝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忙道：“吕大帅……”吕文焕沉下脸道：“我意已决，谁也不准多说。”

张惟孝心道：“这一定是吕文德的意思，他为了杀鸡儆猴，竟不惜在母亲寿宴上当堂行刑杀人，此等心计和决心，实非常人所有。”转头见竹枝娘子被兵士按住了头，强逼跪在地上，颇为可怜。又暗道：“我答应过要救她一次，却想不到会是这样的情形——我若救她，便是害了我自己。”然见兵士已举刀站在竹枝娘子身后，不得不挺身上前，道：“吕大帅，她……她是……”

忽有人排开宾客走了过来，道：“你……你是晚晴吗？”却是张绍文。

竹枝娘子冷然道：“原来张公子还记得我。”张绍文惊讶万状，道：“你真的是晚晴？你如何会……会……”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辞。

张绍文既是贾德润的伴当，其父张榘又是贾似道手下得力官员，吕文焕少不得要客气几分，问道：“张公子认得她？”张绍文道：“她……她曾是我的未婚妻子。”场中登时一片哗然。

贾德润亦跟了过来，问道：“张兄，你不是早已成家生子了吗？何时有过这样一个未婚妻子？”

竹枝娘子道：“这位就是贾二公子吧？既然你也在场，我便讲一讲我们汪家跟你们贾、张两家的渊源。”当即叙述了自己身世，尤其强调了父亲汪涯不愿意谎报军功而为贾似道杀死一节。她为皮影戏说唱已有几年，口才既好，兼之声音清脆，绘声绘色，便如说书一般。全场鸦雀无声，满院宾客，连咳嗽都不闻一声。

吕文焕几度想要打断，然见贾德润凝神倾听，不得不有所顾忌。

竹枝娘子细细说完，又道：“贾二公子，不知你对令尊所作所为怎么看？还有你，张绍文，当日我汪家遭难，你张家便立即解除婚约，你还配提‘未婚妻’三个字吗？”

贾德润、张绍文均是尴尬万状，不知该如何收场。

忽有侍从奔过来，附耳低语几句。吕文焕便道：“来人，送贾、张二位公子进去歇息。”

张绍文走出几步，又指着竹枝娘子道：“那么她……”吕文焕道：“张公子放心，本帅自有处置。”等待从引走贾、张二人，这才走到竹枝娘子面前，沉声道：“你是宋人，却甘心为虎作伥，替蒙古人效力。本帅今晚就将你当众斩首，以儆效尤。来人，立即行刑！”

张惟孝本以为张绍文认出了竹枝娘子，至少可以暂时保住她的性命，却不想还是这样的结果。不得已，只得上前道：“吕大帅，请等一等，且慢行刑！”吕文焕道：“张公子，你两次出头，难道还想庇护这妇人不成？”

张惟孝转头去看竹枝娘子，她一双妙目正盈盈注视着他。他陡然明白了她的心思，她宁死也不主动开口，就是要等他来救她，也许是想看他最终会不会履行诺言，也许是想以此来陷害他，令他在大宋再无立足之处。然此刻她命在须臾，再也顾不得许多，只得说了实话，道：“这妇人不能杀！她……她是蒙古元帅阿里海牙的妻子。”

全场又是一片哗然。吕文焕惊奇之极，问道：“张公子怎么知道？你是老早就知道吗？”

张惟孝不愿意撒谎，可又不能直认其事，不然立即有大祸临头，只能沉默不言。

吕文焕一时也难明究竟，道：“来人，将戏班的人先行押下，严加看守。钟杨，扣下张惟孝。”又命黎毅代己送客，令众宾客先行散去，自己匆匆转身进了内堂，大概是去向兄长吕文德请示了。

兵士将竹枝娘子从地上拖起来。她挣扎着扭过头来，笑道：“多谢郎

君相救。张三千郎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果然还是如此。”张惟孝默不作声，只冷然凝视着她远去。

唐珏奔过来道：“张公子，原来你早知这妇人是蒙古奸细，所以你才预测有事情发生。你为何不早说？咳，你这下麻烦大了。”钟杨道：“张公子，我们走吧。”

张惟孝转过头，见钟清站在一旁，以极为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心念一动，道：“我先和清娘说几句话。”走过去招呼了一声，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

钟清低声问道：“她就是张公子曾经深爱过的女人吗？”张惟孝道：“你怎么会知道？”钟清道：“之前我看到她抱着张公子，刚才又看到张公子舍己救她。原先我还不大相信，张公子怎么会喜欢她，适才亲眼所见……想不到真的是她。”忽然“哈哈”笑了两声。

张惟孝以为她悲愤难忍，忙解释道：“我认识她时，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钟清道：“张公子无须向我交代，我又不是你什么人。哈哈……”忽然弯下腰，捧腹大笑起来。

张惟孝道：“清娘你……你怎么了？”

钟杨奔过来道：“张公子，你别再纠缠我妹妹。来人，带张公子走。”张惟孝道：“等一下，清娘好像有事。”

忽有兵士来叫钟杨，称前面官署似有人闯入，钟杨一时不及处理张惟孝，便道：“唐县尉，劳烦你看着他。”唐珏道：“黑杨将军放心。我不会让张公子离开府署半步。”钟杨这才带人匆匆去了。

张惟孝招手叫过邹燕，一道将钟清扶进东厢堂内坐下。钟清始终大笑不止，连唐珏也觉得异常，问道：“钟三娘子怎么了？”张惟孝道：“我也不知道。”忽想到钟杨曾转述蒙古汉人世侯张宏之语，提过大理有一种奇毒名“猴笑天”，毒发症状跟眼前一幕有几分相似，忙道：“快去请白夫人。”

冰娘正好就在附近，闻声进来，一见便道：“清娘中了猴笑天。”张

惟孝道：“娘子可识解毒？”

冰娘不及回来，有侍从急奔进来，道：“吕相公大笑不止，似是中了毒，吕大帅请神医立即过去。”

冰娘道：“此次下山，我只带了两粒解毒丸，之前用了一粒在张绍文张公子身上，只剩了一粒……”钟清强行忍笑，道：“去……去救吕相公……”

冰娘见惯生老病死，远比常人更能应付性命攸关的局面，当即点了点头，道：“多谢清娘。”起身欲去。张惟孝挺身挡住，道：“都是人命，为什么要先救别人？”钟清道：“张公子……”

冰娘道：“我若救了清娘，她这一辈子只会恨你，张公子绝世聪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侧身去了。

张惟孝还想去追，却被钟清拉住，道：“不要……不要走……哈哈……”

“不要走”三个字恰如闪电一般，击中了张惟孝心头，不由暗道：“当年我和她在仲宣楼相识相知，她若说这句话，我还会决然离去吗？”一时往事悠悠，呆了一呆，才勉强回过神来，命邹燕找来一壶茶水，欲喂钟清喝下，还想用催吐的法子解毒。

钟清摇头道：“没用的。张宏说过，这毒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发作，足见我中毒已深。况且一桌人中，只有我中了毒，毒不是在饮食中……哈哈……”

张惟孝见她满面通红，虽是面带笑容，却是极度痛苦，忙弃了茶壶，往自己衣衫上撕下一片衣襟，塞入钟清口中，道：“清娘忍着点。”

钟清握住张惟孝手臂不放，全身颤抖不已，面色愈发诡异，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咯咯”声，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她的目光却尽是求恳之意。他明白她的意思，狠了狠心，便伸手去拔唐珏佩刀。

唐珏失声道：“张公子，你……”

张惟孝站起身来，举刀对准钟清胸口。钟清努力挺直身子，双手握紧扶手，点了点头。

张惟孝终于下定决心，道：“清娘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不敢再看对方眼睛，转过头去，略一抬手，狠狠刺了下去。

钟杨和黎毅一道进来，正好亲眼看见这一幕，均大惊失色，一个呼喊“妹妹”，一个呼喊“清娘”，直奔过来。黎毅扶起妻子的头，叫道：“清娘！清娘！”那一刀正中要害，已然气绝。

钟杨抓住张惟孝领口，喝道：“你……你为什么要杀我妹妹？”唐珏忙告道：“钟三娘子身中奇毒，惨痛无比，是她自己要张公子动手杀了她的。”

忽有兵士进来道：“吕大帅急召黑杨将军。”钟杨一时不明真相，便命道：“来人，先将张惟孝扣下关起来，容后发落。”

张惟孝没有再看钟清一眼，然满脑子尽是她平静的脸庞、清澈的双眼、迷人的微笑。他的潜意识里陡然涌出一股强烈的感情，有爱，也有恨。这股从所未有的巨大情感如惊涛骇浪一般冲击着他的心田，他勉力抵挡，却再也抵受不住，一阵晕眩后，眼前一黑，便朝后倒去。

恰在此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大地颤抖，房屋晃动，灰尘扑簌簌落下……

等张惟孝再醒来时，人已躺在房中。他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回想了好久，才想明白昨晚发生的经过，而他自己竟不知何时又回来钟宅了。默默披衣起来，开门出来，庭院中早有一人徘徊，却是京西路提刑钟蜚英。

钟蜚英抚摸树干，长叹道：“清娘出生在九月，这棵桂花树是她十岁那年，特意回来老宅种下的。”张惟孝泪水潸然而下，上前跪下道：“是我亲手杀了清娘。不过我还不能死，等我查明真相、为清娘报仇后，再任由钟公发落。”

钟蜚英扶起张惟孝，老泪纵横，道：“这不怪你。清娘能死在你手

里，她心里一定很满足。”张惟孝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二人只紧握双手，默默站在树下。

钟杨忽过来禀道：“水师已准备妥当，这就请父亲大人动身上船吧。”

钟蜚英道：“老夫将要与吕相公一道离开襄阳。蒙古大军已入宋境，不日便会抵达襄阳。只是他们暂无水师，无法封锁航道，目下汉水还是畅行无阻。张公子，你有什么打算？”张惟孝道：“我留在这里。钟公放心，我一定会为清娘报仇。”钟蜚英摇了摇头，道：“这是清娘的命啊。”

出来客厅，却见唐珏、童明、张顺诸人俱在，然望向张惟孝的目光，却不再似从前，各自掺杂了复杂意味。

钟蜚英问道：“张顺将军是要与我同船回江陵吗？”张顺点点头，道：“正是。”钟蜚英道：“那好，我们走吧，别让吕相公久等。”

钟杨便引着父亲和张顺出去，从始至终未看张惟孝一眼。

张惟孝还想去送钟蜚英一程，却被童明举刀挡住。童明冷冷道：“吕大帅有令，除非有我和唐县尉陪同，张公子哪里都不准去。”

张惟孝道：“吕大帅想要我做什么？”唐珏道：“目下军情紧急，襄阳府要全力应付外敌，吕大帅已将昨晚的案子交由我调查，我想请张公子从旁协助。”童明插口道：“是唐县尉在吕相公、吕大帅面前为张公子作了保，不然张公子这时早该镣铐缠身、关入大狱了。”

张惟孝道：“那我们还等什么？先回府署寿宴现场。”唐珏道：“张公子，还有一件事，怕是你还不知道。昨晚你晕过去后，武库莫名其妙发生了大爆炸，所有火器毁于一旦不说，还炸塌了子城夫人城，连带北边城墙也塌了一大片。靠近那一带的军营、民居，包括沧波楼，全部化成了废墟。”

张惟孝“啊”了一声，道：“原来这才是竹枝娘子的大阴谋。她昨晚在府署放爆竹、有意行刺潘韧暴露自己，只是为了吸引众人注意力。”唐珏道：“应该是这样，因为武库钥匙恰好是昨晚失窃的。”

张惟孝道：“但武库既深入地下，地上又是兵营，该守卫森然才对，如何能让外人有机可乘？”唐珏道：“不错，军营、武库均戒备森严，但事先没有任何警报，亦没有人强行闯入，突然就发生了爆炸。这件事本来极令人费解，但张公子是否还记得你我昨日在沧波楼被药迷倒，极可能跟这件事有关。”

沧波楼是最靠近夫人城的民居，张惟孝登时会意，道：“唐县尉是说，有人从沧波楼地下打了一条地道，进入了武库？”唐珏道：“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童明插口道：“不是进入武库，而是进入武库口。武库四周全是数丈宽的条石垒成，人力根本不可能打通。”张惟孝道：“如此，他们才需要声东击西，盗取武库的钥匙。”

唐珏道：“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推测。西北面城墙目前还在抢修，具体情形无法知道。只是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既然地道始于沧波楼，摆明与潘韧有关。昨晚众多权贵高官在场，竹枝娘子不选旁人，只行刺潘韧，分明是一出演给外人看的好戏。为何他们明明用迷药将我二人困在了沧波楼，却又由潘韧出面解救呢？张公子人不在府署，竹枝娘子的计划不是更容易进行吗？”

张惟孝心道：“她就是想要我在那里，逼我出面救她。我曾经名满天下，声名迄今不衰，她就是要引众人怀疑我，彻底毁了这声名，让我在大宋再无立足之地，最后不得不任由她摆布。”心中明白，却不愿意说出，只问道：“可有找到潘韧和他手下那些人？”唐珏道：“全然不知去向。昨晚爆炸后，居民乱哄哄一片，有往城外跑的，也有往城里跑的，兵士也拦不住。也不知潘韧那些人是死在沧波楼里了，还是早已逃走了。”

张惟孝道：“竹枝娘子那边如何了？她可有交代是如何派人偷到武库钥匙的？”其实他更想问的是：“她是否与钟清、吕文德中毒一事有关？又是如何做到的？”但却不敢问出口，生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从此他将万劫不复，再也不能原谅自己。

唐珏道：“听说吕大帅已经亲自审问过竹枝娘子了，她承认自己是阿

里海牙的妻子。而且蒙古赵璧派人自鹿门山送来一封信，声称若敢动竹枝娘子一根头发，就将襄阳城外烧成白地。目下吕大帅已经开始坚壁清野，将城外屯田军士、百姓等尽数迁入城中。”又问道：“之前张公子在鹿门山遭擒，蒙古人将你释放，张公子对吕大帅说是故人营救，那故人是竹枝娘子吗？”

张惟孝沉默许久，才点了点头。唐珏见他不愿意多说，也不再多问。

三人径直来到襄阳府。府署兵将进出频繁，不但襄阳武将尽数在此，连樊城守将也均赶来议事听令。转过影壁，正好遇到须发全白的兵部侍郎黎尚。黎尚大踏步走过来，问道：“你就是张惟孝？”

张惟孝不及回答，黎尚便扬手重重扇了他一个耳光，怒哼一声，拂袖而去。

唐珏劝道：“黎公于众孙媳中最爱钟三娘子，他也是一时伤痛，张公子莫怪他。”

张惟孝微叹一声，道：“我怎敢怪旁人？我有什么资格去怪旁人？”童明冷冷接道：“张公子明白就好。”

后衙庭院中的宴席已撤除，但东、西两厢暖阁因出了命案，尚未打扫清理。张惟孝先进来西厢，问道：“吕大帅中的毒可曾解了？”

唐珏见童明人守在门外，便低声道：“本来不让对外说的，但张公子也不是外人。听说白夫人的解毒丸只能勉强镇住毒性，不能清毒。之后吕相公便得长期倚靠药丸为生了，这还得有白夫人能够配制出数目足够的解毒丸的前提。”又问道：“张公子可有想过下毒事件跟竹枝娘子有关？”

张惟孝呆了一呆，道：“尤其目下清娘死了，竹枝娘子又是……我的看法不具备公正性，不说也罢。不知唐县尉以为如何？”唐珏道：“我想了一夜，始终觉得这应该是两件独立的案子。若是竹枝娘子派人下了毒，只须迁延片刻，吕相公和钟三娘子便会毒发狂笑，岂不是一样可以转移视线？如此，竹枝娘子还不用暴露自己。”

张惟孝道：“但两件案子同晚发生，这未免也太巧了。而且中毒者一个是吕相公，一个是清娘。他们一个是江湖统帅，是蒙古人的劲敌，一个是……”他本想说钟清是与他亲近的人，竹枝娘子心中嫉妒，有杀她的动机，然若说出来，既于钟清声名有损，旁人也难以置信，便干脆住了口。

唐珏接口道：“正因为钟三娘子是两名中毒者之一，我才猜测下毒者未必是蒙古一方的人。他下毒害人，大概是出于私人恩怨。”

张惟孝大为意外，道：“唐县尉认为下毒是私人恩怨？”唐珏道：“如果是蒙古人下手，毒害吕相公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没几人知道他悄悄来到襄阳，我也是事发后接到案子才临时知晓。总不可能蒙古人势力已渗透到能够监视吕相公、吕大帅的一举一动，果真如此的话，蒙古人也无须费尽心机经营襄阳外围了。再说钟三娘子，蒙古人为什么要下毒害钟三娘子呢？这毒药毒性如此厉害，连白夫人都解不了，想来十分难得，应该是下在更重要的人身上才对，譬如吕大帅，或是贾二公子。”

张惟孝听了深觉有理，心中郁气稍解，问道：“那么唐县尉认为会是什么人所为？”唐珏道：“什么人不好说，但大致可以推测是哪一类，多半还是跟军队有关。吕相公依附贾丞相，在军中大搞打算法，排挤高达等名将，处决了不少中级校官，宿敌仇家不少。钟三娘子祖公公黎侍郎是朝廷监军，他当晚不在寿宴上，也许凶手迁怒于他最宠爱的孙媳。”

张惟孝道：“然昨晚寿宴防范严密，我反复查看过，根本无机可乘，凶手又是如何分别进入东厢、西厢下毒的呢？”

唐珏也想不通究竟，便叫童明进来，问道：“昨晚童将军就在西厢里面，这里可曾发生过什么意外？可有外人进来过这里？”童明道：“没有任何异常。包括侍者上菜上酒，都只到门口，转交给我后，由我本人亲手端上桌子。”

唐珏道：“这么说，除了原先西厢的人外，再无外人出入？”童明道：“只有吕大帅、吕相公、贾二公子和张绍文张公子，我及两名兵士。另有四名侍从，都是吕大帅从鄂州带来的心腹。”顿了顿，又道：“本来西厢还安排了提刑司钟相公、黎侍郎、潘韧潘公和张公子你的位子，但

张公子人一直在外面，钟、黎二位相公未到。至于潘公，他毕竟只是个商人，吕相公不愿意外人知道他来了襄阳，所以临时将潘公改在了中庭首席。”

张惟孝道：“既然寿宴开始后，再无外人出入，那么毒药一定是早就到了室内了。”唐珏道：“这怎么可能做到？如果是通过熏香、花草之类，为什么只有吕大帅一人中毒？”

张惟孝沉吟道：“当日我和贾二公子、张绍文两人在梅香楼饮酒，唯有张绍文一人中毒，是因为梅花将毒涂抹到酒杯上。这次下毒事件，应该也是类似情状。”

童明摇头道：“这不可能。且餐具、酒具之前都经过了严格查验，单说交到我手里后，我从最靠近门的座位开始摆放，绕了一圈，完全是随意放置的。这还包括留给张公子你的一副空碗筷。如果凶手事先往餐具上下了毒，他怎么能确保这套餐具正好到吕相公手中？如果正好落在空位上，他的心机不是全然白费了吗？”

张惟孝道：“不错，童将军提醒得极是。”童明道：“我提醒张公子了吗？我是在反驳你。”

张惟孝道：“不，童将军指出了一个关键，那就是凶手必须要确保带有毒药的东西到达吕大帅手中。”他环视暖阁一周，蓦然醒悟，道：“座次，只有座次是固定的，主客是吕相公，主陪是吕大帅，这是普通人都能想到的。凶手一定事先将毒药涂抹在了吕大帅的座位上。”转到首座，指着那张椅子道：“二位请看，这便是明证。”

唐珏和童明闻声过来，却见那椅子的丝垫上有浅浅的一块水渍斑纹。再细察其他椅子上的丝垫，均没有类似水渍。

张惟孝道：“凶手一定是事先将毒药制成液状，注入丝垫中。吕大帅坐下时，毒水自垫内沁出，透过衣服，慢慢渗透入皮肤。”

童明道：“昨晚吕相公进来坐下后，是嘟囔了一句什么，好像是嫌座位不舒服。我上去问时，他又说算了，挥手命我退下。”

他本来一直对张惟孝冷言冷语，见其进屋不到半个时辰，便推测出了凶手下毒经过，大为惊讶，这才叹服道：“难怪人人都说张公子聪明绝世，果然如此。”张惟孝早听惯旁人恭维，也不以为意。

唐珏道：“如此，倒愈发证明不是蒙古人下毒了。若是蒙古人下手，大可以往每张丝垫上都来那么一下，将这一屋子人全部毒死。”张惟孝点头道：“这我倒是认同。”心中虽然依旧伤痛钟清之死，但既然知道竹枝娘子不是凶手，压在胸口的大石总算去除，便不再那么憋闷难受。

童明又迟疑道：“不过还有个问题……”张惟孝道：“嗯，就是那凶手如何进来往丝垫中下毒，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

童明道：“不是。这个座位……这个座位原先是安排给贾二公子的。他是朝廷钦差，本来就是主客。可他自称后生晚辈，坚持让吕相公做主客，吕相公也没有太推让。”

唐珏“啊”了一声，道：“难道凶手针对的其实是贾二公子？”张惟孝道：“极有可能。凶手不知道吕文德吕相公来了襄阳，却知道贾德润贾二公子是朝廷钦差，奉命来为吕太夫人贺寿。按照常理，主客必是贾二公子无疑。”

唐珏道：“张公子，你可还记得郑虎臣郑公说过……”张惟孝道：“我记得，牛千里和贾似道有深仇大恨。”

牛千里本是江湖杂耍艺人，妻子李慧娘美貌出众，因不从贾似道而被其残忍杀死。之前梅秋暗中听到张弘范和高秀英密谋绑架贾德润，急忙赶到梅香楼告知牛千里。牛千里不但没有举报，反而毒杀了梅秋，实在是因为他恨贾似道入骨，也希望张弘范能够绑架其子成功。说不定还预备趁隙杀死贾德润，令贾似道一尝丧子之痛。张惟孝曾听到赵憨子描述梅秋临死惨状，跟钟清极为类似。她二人很可能都是中了“猴笑天”剧毒，但因口中塞了布团，笑不出来，只能发出“咯咯”的声音。

唐珏道：“这么说，梅香楼虽关了门，牛千里和他的徒弟么哥儿并没有立即逃离襄阳。”张惟孝道：“应该是这样。他二人都会些杂耍功夫，能够飞檐走壁，兴许早在寿宴前一天便潜入这里，自房顶往丝垫上滴下

猴笑天毒水。不想吕相公到了襄阳，坐了主客位置，贾二公子反而逃过一劫。”又问道：“贾二公子人呢？”童明道：“大战在即，他怎么还敢留在这里，已带着他的朋友、随从跟着吕相公乘船离开了。”

吕文德闭门中毒之谜总算解开，三人便又来到东厢暖阁。童明道：“据我所知，吕太夫人因为年纪大了，行动不便，钟三娘子得时时跟在她身边。所以昨晚吕太夫人是主客，钟三娘子是主陪。”仔细检查一番，果然只有主陪座位上的丝垫有一团水渍。

唐珏道：“牛千里和钟三娘子无论如何扯不到一起，甚至牛千里和钟提刑、黎侍郎也没有任何交汇，他到底为什么要下毒害钟三娘子？”

张惟孝也想不出原因，问道：“一开始这座位是安排给谁的？”童明道：“这个是钟三娘子安排的，我也不知道。”又找了管事来问，对方也是如此回答。

按常理，女眷主陪应该是吕文焕正妻叶氏，会不会凶手跟她有仇，却不知道吕太夫人倚重钟清，让她坐了那个位子？

三人商议一通，也猜不透究竟，便一道出了后衙，来到前院官署。张惟孝和童明等在门前，唐珏自进去向吕文焕禀报。

过了好大一会儿，唐珏才出来，告知二人道：“吕大帅对张公子这么快就查明真相很是满意，不过他也不清楚吕夫人跟江湖艺人有什么过节，要晚上回去问过夫人才知道。”又道：“这件案子算是了了。不过昨晚武库大爆炸，牛千里师徒应该趁乱逃出了襄阳城。好在之前告示已经发出，相信他们也逃不了多远。张公子，现下该到你了。吕大帅命我细细审你，要你交代出你和竹枝娘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张惟孝道：“吕大帅想知道究竟，何不直接去问竹枝娘子？”唐珏道：“竹枝娘子什么都不肯说，吕大帅又不能轻易对她动刑，只好作罢。张公子，竹枝娘子昨晚大闹府署，还派人入机密房偷取钥匙，炸毁了武库，你既早知她身份，决计脱不了干系。虽然我在吕大帅面前力保你事先并不知情，与昨晚之事无干，但还是希望你能主动将这一切交代清楚。”

张惟孝道：“我不是吕大帅下属，没什么可交代的。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他如此倔强，唐珏也颇感无奈，总不能立即翻脸，将其押入大狱拷问。

童明因张惟孝迅疾破案而起了钦佩之情，反而为他说话，道：“张公子只是伤心钟三娘子无辜遇害，一时想不开而已。唐县尉何不多给他一点时间想想。”唐珏乐得就势下台，道：“那好，我先去回报吕大帅，这就请童将军送张公子回去。”

再回来钟宅时，邹燕和孔雀已然从黎府回来，均是满面泪痕。张惟孝不敢问钟清丧礼之事，童明又派了兵士看守，不准他离开，只得闷闷回房，饮酒求醉。忽见邹燕在一旁不断抹泪，便问道：“还在为钟三娘子伤心吗？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节哀顺便吧。”邹燕道：“不，奴家是为张公子伤心。”

张惟孝大奇道：“为我？为什么？”邹燕道：“张公子成全了钟三娘子，却不被黑杨将军和黎家人原谅，他们不恨真凶，只恨张公子，奴家为张公子不平。还有，公子心中那么多苦，却不能说出来。”

张惟孝默然半晌，才道：“想不到燕娘竟是我的知己。过来坐下，陪我喝一杯。”邹燕连连摆手道：“奴家可喝不了酒。”张惟孝道：“哎，酒可是好东西，一醉解千愁。”

邹燕道：“若醉酒真能解愁就好了。张公子，你也不要太难过，有话别闷在心里，奴家也许听不懂，但总算可以当个听众。”张惟孝强笑道：“好，以后我有什么委屈，就都告诉你。”

邹燕大喜过望，问道：“真的吗？”张惟孝见她温婉可人，眼睛晶晶发亮，喜悦发于内心，颇为感动，伸手刮了一下她的鼻子，道：“当然是真的。过来坐下。”

邹燕这才依在他边上坐了，一边斟酒，一边道：“还有一件喜事，公子或许想知道。”张惟孝道：“喜事？”邹燕道：“钟公临走前，做主将孔雀许给了黑杨作妾。”

张惟孝先是一怔，随即明白过来：钟清虽然出嫁，然毕竟人在襄阳，一直在照顾兄长。目下她过世，钟家在襄阳只剩了钟杨一个人，孤零零的没人照应。钟蜚英为爱子娶妾，虽则时机不对，却是一番苦心。又问道：“孔雀可愿意？”邹燕道：“当然愿意了。不过她也知道黑杨将军正伤痛钟三娘子之死，只能等过一阵子再办事了。”

张惟孝道：“我亲手杀了清娘，黑杨将军都不肯多看我一眼，再住在这里也没意思了。邹燕，不如我们再找一个地方，怎么样？”

邹燕听他说“我们”，脸色一红，道：“城外的人都纷纷往城里搬呢。不肯搬的，也会被官兵强行驱赶走。听说到处闹得鸡飞狗跳的。”张惟孝道：“这是传统战术，每每战事紧急，一方便会下令坚壁清野，以免物资、百姓为敌方所得。”

邹燕道：“奴家家在城外，是回不去了。这城里也处处是人，一时哪里能找得到住的地方。况且外面还有那些兵士看守，能放公子走吗？”

张惟孝叹了口气，道：“说的也是，目下我其实已与囚犯无异了。所以还是一醉解千愁吧。”

自府署寿宴事件后，人们看向张惟孝的目光都变得异样的警觉，他不再是众人记忆中挥斥方遒的英雄，而是自暴自弃的酒鬼，还有传闻说他是蒙古人的奸细。喧嚣的谣言过后，他亦逐渐被人遗忘。

张惟孝既被软禁在宅子中，哪里也去不了，便日日在房中痛饮，只求一醉，以忘记亲手杀死钟清的痛楚。邹燕不断来房中清理打扫，服侍他洗漱换衣，还将外面听来的新闻一一告诉他——

襄阳西北炸塌的城墙经过军民日夜抢修，终于在蒙古大军抵达前修好。然武库火器全毁，再怎么也弥补不了损失，正如钟清不能复生一样。因军情紧急，黎家不得不匆匆将钟清下葬，埋在了南门外的岷山。王五叔侄因罪大恶极，在府署门前被斩首示众，总算给人心惶惶的襄阳民众带来了一阵欢呼。欢笑声刚落，蒙古大军便已突破第一道防线，攻破北面边境兵寨，大军直逼襄阳城下。这次蒙古军并没有直接攻城，而是在白河南岸抢修工事，预备筑起工事后，与鹿门山、万山堡垒相连，

连成长垒，以控制襄阳水道进出口。襄阳主帅吕文焕一度派兵出城，想要夺回万山，却被击溃，他便干脆下令紧闭城门，坚守不出，坐等援兵到来。由于蒙古人并未立即发动攻势，且襄阳城内物资充足，军民逐渐安定下来，除了出不了襄阳城外，倒是跟平日差不多。

邹燕说完这些，又问道：“张公子认为蒙古人能攻下襄阳吗？”张惟孝道：“能。他们不立即进攻襄阳，就表明准备长期围困。这对来去如风的蒙古人来说，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也表示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等待最佳进攻时机。”

邹燕道：“可是吕大帅一点也不惊慌啊，他告诉大伙儿说，襄阳的粮储可以支取十年呢。”张惟孝道：“就算粮食储备足够多，一时不会用尽，但别的物资终会消耗殆尽，比如布匹，又比如柴禾。没有布匹，人们就没有衣服穿。没有了柴禾烧火，军民便只能吃生米了。”

邹燕道：“没有别的法子了吗？”张惟孝道：“依我估计，这次蒙古人至少出动了十万兵力，已经远远超过襄阳守军，援军还会陆续抵达。我方即使有水师优势，突破重围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朝廷以大军增援，一举夺回鹿门山、万山、白河的控制权，再以重兵屯守，保住襄阳还有一线希望。”

邹燕道：“知道了。”转身要走。张惟孝叫住她问道：“是谁叫燕娘来问这些的？是黑杨将军吗？”邹燕道：“不……不是，是奴家自己想问。”

张惟孝道：“燕娘可不擅长撒谎。瞧你，脸都红到脖子根了。”邹燕道：“是孔雀叫奴家问的。公子别太在意，她也只是想帮黑杨将军。”张惟孝道：“我怎么会在意？”

又过了数日，吕文焕忽派人将张惟孝请到府署，告知道：“家兄和钟三娘子中毒案已完全查清楚了，凶手自己招供了真相。”

张惟孝道：“官府捉到牛千里或是么哥儿了吗？”吕文焕道：“没有，他二人大概早逃了。这二人只是受雇于人，是雇主招供了真相。”

张惟孝心中登时一紧，道：“雇主是谁？”吕文焕道：“竹枝娘子。”

张惟孝虽有心理准备，还是吃了一惊，道：“这是她亲口说的？”吕文焕点了点头，道：“张公子，蒙古元帅阿术派了人来劝降，本帅已经当面拒绝，但还是跟使者达成了一项协议，那就是释放竹枝娘子和宋衡等人，由此换得保全全城百姓的承诺。你也知道蒙古人惯例，凡遇抵抗，攻陷城池后必定屠城，鸡犬不留。本帅虽有把握守住襄阳，然还是得做好预防。况且留下竹枝娘子这些人，也没什么用处，除非杀了他们，不然只会消耗米粮。”张惟孝一时沉默不语。

吕文焕又道：“今日本帅便会派人送竹枝娘子出城，不过她自己提出想见张公子，说是要亲口将真相告诉你。”招手叫过童明，命道：“带张公子去见竹枝娘子，然后直接送她和她手下人出城。”

童明引着张惟孝来到簿厅堪院，竹枝娘子正坐在厅内喝茶，神态极为悠闲。她手足未戴任何械具，只在身后站有两名兵士看守。抬眼见到张惟孝，笑道：“多日不见郎君，郎君竟憔悴得如此厉害了。”

童明指着对面椅子道：“张公子，你坐那边。抱歉，我受命监视你和竹枝娘子的谈话，不能离开。”又道：“吕大帅有命，无论竹枝娘子之前犯了什么罪，协议即成，我方任何人都不得对她无礼。”

张惟孝道：“童将军是怕我一怒之下杀了她吗？那好，我就来听听她都犯下了哪些滔天大罪。”

竹枝娘子笑道：“滔天大罪实不敢当，这四个字该赠给贾似道才对。郎君心中再清楚不过，我也好，宋衡也好，张弘范也好，牛千里也好，我们每个人的恨，都是源自贾似道。”

张惟孝道：“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牛千里一节的？”竹枝娘子道：“就在我送郎君离开襄阳当晚。”

那晚竹枝娘子用迷药迷倒张惟孝，派人雇了船夫铜锣的大船将其送往鄂州，又请高秀英到自己房中，告知自己捉了张畴，逼她说出了全部实情，包括张畴实为张弘范，来襄阳是为绑架贾二公子。高秀英亦谈及计划可能已经泄露，因为有一晚她和张弘范在城隍庙议事，张弘范提及有个叫梅秋的唆槽在不断打听他的来历，结果第二天就有人发现梅秋死

了。

张惟孝道：“高秀英既提及此节，你没有怀疑是张弘范杀了梅秋吗？”竹枝娘子道：“我当然起了疑心，便直接问了高秀英，她说张弘范那晚跟她一直待在城隍庙筹划大计，天快亮时才离开，他根本不可能杀人。”

张惟孝道：“原来你早知道不是张弘范杀了梅秋！当日我从船上下来，你将我绊在码头饭馆中，还故意说可能是梅秋发现了张弘范的计划，赶着要去向官府告发，才被他杀了灭口。”

竹枝娘子道：“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是牛千里师徒杀了梅秋，我要保护他们，当然先要套出你对案情到底知道多少，再顺势引你去怀疑张弘范。”

竹枝娘子从高秀英口中得知张弘范当晚人一直在城隍庙后，便如张惟孝一般推算梅秋行迹，猜测她应该是偷听到张弘范、高秀英二人在城隍庙的计谋，慌里慌张离开了，想去报官，又嫌天黑路远、单身女子多有不便，遂就近到梅香楼，将经过情形告知了她所信任的掌柜牛千里。然后她便离奇死去，先后牵扯出张惟孝、张弘范、王五等人，但很显然，牛千里才是嫌疑最大的人。于是竹枝娘子径直找上门去，当面询问牛千里。起初牛千里还想杀竹枝娘子灭口，却不想她手下也有强手，反而被制伏。竹枝娘子遂主动告知自己是蒙古一方的人，与牛千里非但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反而可以互相帮助。

牛千里权衡考虑之后，便承认了梅秋奔来相告、被他亲手打晕的事实，不过是因为他跟张弘范有共同敌人、想阻止她报官罢了。而且一旦事败，不独高秀英被捕会牵连到梅香楼，贾德润必会提高防范，他再要向其下手就难了。他打晕梅秋只是一时情急冲动，然后才意识到要面临如何处置她的问题。至于将她剥光衣衫后移祸王五，则是其侄子么哥儿的主意。么哥儿时常往王五妓馆送酒，曾暗中窥见过密室情形。牛千里虽觉齜齜，但一时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法子，遂表示同意。为以防万一，还先给梅秋服下了猴笑天剧毒，道：“服了这药，她便再也不能说话，一个时辰后药力发作，她便会毒发身亡。”

么哥儿遂开始按照王五密室情形摆布梅秋。剥光她衣衫时，他便已经动了色心，哀告道：“叔叔，反正这小美人也快死了，不如先让我奸了她，也可以多占些便宜。”牛千里斥道：“胡说些什么呢，快些办正事。”

么哥儿不敢再多说，将梅秋剥光绑好后，又堵嘴蒙头，寻来一条大口袋，将人连同衣衫装入袋中。叔侄二人换上紧身夜行服，一起将梅秋弄入蒋家故宅厢房中。牛千里随后离去，临行还带了一只梅秋的鞋子，预备丢在巷口，好有意引众人怀疑王五。么哥儿先将绳索甩过房梁，吊起了梅秋，布置成王五虐待妇人的模样。又将她衣衫散丢在她脚下。然正要离开之时，梅秋忽然醒了，“唔”了一声，她四肢被绑，嘴里塞了东西，头上套了麻布口袋，目不能视物，自然恐惧异常，本能地挣扎。么哥儿看见她扭动的样子，色心萌动，一时不能抵挡诱惑，便站到梅秋身后，解开自己的裤子，将那玩意儿插入她体内。

正尽情淫乐时，隔壁赵憨子听到动静，点灯过来查看，么哥儿一时不及出去，便提了裤子，抓起口袋，钻入床下。赵憨子发现梅秋光着身子挂在梁下，果然并不惊异，反而借机亵渎玩弄了起来。么哥儿不免暗暗着急。幸好赵憨子见到梅秋颤抖，以为她冷，便过去取火盆，么哥儿便趁机溜了出去，不想颈中玉环却落在了床下。次日一早，他发现玉环不见后，大是着急，又寻机溜回，却没有寻到。还以为是掉在了别处，虽然懊恼，但总比丢在现场强，只得算了。

竹枝娘子听了经过后，便问牛千里是不是也想杀贾德润。牛千里道：“当然。不然我多害梅秋一条人命做什么？”竹枝娘子道：“那么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可以携手合作。”表示她会在吕太夫人寿宴当晚入府署表演皮影戏，可以全力为牛千里提供帮助。双方遂达成协议。

计议尚未商定，又出了官府逮捕王五事件，并抓捕了宋衙，打了竹枝娘子一个措手不及，一时再顾不上牛千里这边。牛千里遂自己谋划，预备在吕太夫人寿宴上动手。不想寿宴未到，张惟孝便引着贾德润、张绍文二人来梅香楼饮酒。牛千里并不认识贾德润，但见三人身后跟着襄阳知府吕文焕的心腹董明，还有一队兵士扈从，立即意识到三人中必有一人是贾二公子。他见张绍文气宇轩昂，而贾德润则文弱不堪，误以为张绍文是贾二公子，便事先往杯子里抹了砒霜剧毒，令侄女梅花将有毒

的杯子放在张绍文面前。他也知道事情马上就会败露，抢先令梅花逃走。旁人找不到她，不知究竟，案子自然成为一桩悬案。

张惟孝见中毒者是张绍文，又因其曾是竹枝娘子未婚夫，还以为是竹枝娘子杀人。竹枝娘子会意后，立即猜到是牛千里那伙子人往酒杯中下毒，多半是要毒杀贾德润，结果误毒张绍文。她非但不辩解，还有意引张惟孝怀疑自己，其实是要保护牛千里。因为她知道牛千里这次不能成事，必定会选在吕太夫人寿宴上再次动手，如此她便会有可乘之机。

张惟孝这才明白经过，问道：“既然是牛千里欲毒杀贾二公子，为何不用他的猴笑天，而改用砒霜呢？”竹枝娘子笑道：“这我可不知道。酒楼里一直拿砒霜药耗子，大概因为唾手可得吧。”

张惟孝道：“所以牛千里一计不成，又想出了往丝垫中注毒的法子。”竹枝娘子道：“郎君能自行发现这一点，当真十分了不起。不错，这是牛千里做的。当然，我功劳也不小，是我通过内线打听到寿宴座次，将其告知了牛千里。其实往丝垫中注毒，在寿宴前就已办好。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偏偏吕文德坐了贾德润的位子。不过能毒死吕文德也算不错，偏偏当晚还有个女神医在场。不过毒杀计划本来就不在我计划之中，失手也不算什么。”

张惟孝道：“当然了，你的目标是武库。我知道你为什么要一直护着牛千里，不过是要利用他和幺哥儿的身手，好为你盗出武库钥匙。”竹枝娘子道：“正是如此。其实我早打探到了武库钥匙所在，只是官署戒备森严，就算有内线接应，仍然难以接近。有了牛千里叔侄的轻身功夫，事情就容易多了。”

张惟孝道：“沧波楼又是怎么回事？”竹枝娘子道：“我们已经定好当晚一旦得到钥匙，便要炸毁武库。郎君人那么精明，突然跑来沧波楼吃面，我们还以为你发现了地道的端倪，不得不将你放倒。”

张惟孝道：“那么你为何不一直困住我？”竹枝娘子道：“你和唐珏在一起，失踪太久，便会引人起疑。我只需将你药倒一天即可。你醒来后，一定会以为我正在府署中捣鬼，这样你就看不到脚下的真相。”

张惟孝道：“潘韧也是你们的人了？”竹枝娘子笑道：“当然。我们任由他往宋境私运军械，就是要让大宋信任他。其实他和我一样，跟大宋有深仇大恨。”

宋理宗来自民间，由权相史弥远扶持登基。原太子赵竑则被废为济王，贬居湖州。湖州商人潘壬与其弟潘丙、堂兄潘甫等人不满史弥远擅自废立、把持朝政，于是与山东李全联络，准备起兵拥立赵竑。然事发后，李全并未发兵，于是赵竑倒戈，带人追捕潘壬等人，潘丙、潘甫等人遇害，只有潘壬一人逃往北方，后成为巨富，先后来往于宋、金、蒙之间，充当多面间谍的角色。

竹枝娘子又道：“当晚我假意行刺潘韧，制造动静，既是要引开众人注意力，让牛千里叔侄顺利盗取钥匙，也是让潘韧有机会早些离开官署，好回沧波楼先行准备。一切经过就是这样。”顿了顿，又笑道：“不过吕文焕命人当场杀死我，实是意外，我一度以为郎君不会出面救我呢。”

张惟孝道：“还有一件事，你为什么要指使牛千里毒杀钟清？她不过是个普通女子，跟你无怨无仇。”竹枝娘子笑道：“郎君自负聪明，连这点都想不明白吗？”她的面色陡然冷峻起来，恨恨道：“当日在襄阳城中那条小巷子，郎君选择去追钟清、而不是留下来陪我的那一刻，她就死定了！”

张惟孝弓起身子，双手抚额，思忖好半晌，才抬头问道：“你杀钟清，就是为了这个？”竹枝娘子道：“我为了阻止郎君见她，曾将郎君送往鄂州。这次命牛千里下毒杀她，更不是什么难事了！”张惟孝霍然起身，怒道：“我要杀了你！”

一旁童明一直密切留意张惟孝动静，他一起身，童明便抢上前来，将其自后拦腰抱住。张惟孝一挣未能挣脱，叫道：“放手！快些放手！”

竹枝娘子又劝道：“今日一别，日后相见怕是难了。郎君何不随我一起离开襄阳？”张惟孝道：“我杀了你！”竹枝娘子笑道：“郎君不会杀我。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别？”

童明叫道：“来人，快将张公子带走。”

几名兵士奔过来执住张惟孝手臂，强行将他拖出簿厅，直到出了府署才放开手。张惟孝料想竹枝娘子有童明护送，不能再近其身，便来到南门。因为要移交蒙古奸细出城，这一带已经戒严，都统钟杨引了大队人马，守在城门内外。宋衙及皮影戏班的黄豆等人，均被兵士押在门边，大概正在等待交接。

钟杨在城头看到张惟孝到来，大为意外，踌躇片刻，还是赶过来，挥手命兵士让开，问道：“张公子来这里做什么？”张惟孝道：“我想跟宋衙说几句话，还请黑杨将军允准。”钟杨也不多问，命兵士引他过去。

张惟孝走到宋衙面前，问道：“宋先生这就要走了吗？”宋衙道：“是。不过我一定还会再回来襄阳的，希望到时还能与张公子再会。”张惟孝道：“好，我等着你。”又转身问道：“黑杨将军可否准我一上城楼？我想看看蒙古大军的情况。”

钟杨点点头，亲自引张惟孝上来。却见东门护城河外，大批骑兵排列得整整齐齐，旗帜招摇，金戈耀眼。

张惟孝问道：“这些是来接应竹枝娘子、宋衙的兵马吗？”钟杨点点头，道：“那骑枣红大马的将军，便是阿里海牙，想来张公子早在蒙古军营见过他。”张惟孝点点头，不再多言，只默默凝视着远山近水。

钟杨犹豫许久，仍然开了口，道：“其实我也知道清娘的事不能怪张公子，可我实在忘不了你举刀刺向我妹妹的那一幕……”张惟孝道：“黑杨将军不必多解释。我亲手杀死清娘，这是事实，无法改变。你恨我也好，打我也好，骂我也好，甚至杀我也好，都是我应得的。”

钟杨叹了口气，道：“我妹妹可不会希望这样。她……”转头见童明已将竹枝娘子带到城下，便道：“张公子请自便，我得先去办移交手续。”

城门缓缓打开，吊桥也放了下来。城头兵士一齐扣箭上弦，暗中戒备，以防蒙古趁机袭城。钟杨先策马出城，与阿里海牙交涉一番后，这才重新回城，命人释放竹枝娘子等人出城。这群奸细曾将襄阳城闹得天

翻地覆——单是武库被炸，便死了近千名军民，却如此轻易离去，绝大多数兵士都有愤愤不平之色。

竹枝娘子走在最后，到吊桥一半时，有意停了下来，转头注视城头的张惟孝，似早已知道他人在那里。忽然，她朝他挥手示意，露出了一个灿烂的胜利者的微笑。

蓦然之间，扎根在张惟孝心中的那堵墙轰隆隆地倒塌了，一股无名怒火陡然升起，不仅是对她的仇恨，还有对他自己的愤怒。强烈的情感交织在一起，火山终于被引发了。他劈手夺过身边兵士的弓弩，抬手便朝她射去。

那支弩箭呼啸飞下墙头，准确地射中了她的胸口。她的笑容顷刻间凝固，转化为痛楚。她咳嗽了两声，双手抚胸，慢慢坐倒在桥上。

阿里海牙大叫一声，翻身下马，奔上吊桥，抱起竹枝娘子，直奔下吊桥，奔出射程之外，这才将妻子放下，检视伤口。那箭正中要害，入胸极深，无法拔出，已然无救。他与妻子一别经年，不想重逢之日即是永别之期，一时泪如泉涌。

竹枝娘子握紧丈夫的手，用蒙古语道：“我答应过张惟孝……要保全襄阳全城百姓。相公，你……你……”阿里海牙道：“你放心，我一定替你遵守承诺。”

竹枝娘子道：“相公，我……我……”阿里海牙道：“我知道，你放不下张惟孝，我一定会替你完成心愿。”竹枝娘子这才微微一笑，手一松，垂首死去。

阿里海牙放下妻子尸首，起身大吼一声。转头望去，襄阳城门已关，吊桥亦已高高拉起。

一旁部属问道：“宋人背信弃义，居然当面射死元帅夫人！元帅要不要立即下令攻城？”

阿里海牙脸色由红转紫，又由紫转白，十分骇人。正当部属以为恶战即将开始之时，他却咬牙吐出了两个字：“退兵！”

吕文焕惊闻城头剧变，张惟孝竟当着宋、蒙两军的面，一箭射死了竹枝娘子，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处置。他随兄长起于行伍，以岳飞之名句“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天下太平矣”为人生座右铭，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做不到如昔日亡国宰相李邦彦讨好金人那般^[1]，将张惟孝即刻处死，也做不到将其捆送出城、交由蒙古人处置，又怕蒙古人指斥自己违反协议、指名索要张惟孝，甚至屠杀城外宋民作为报复，只好一如从前，暂时将张惟孝押回钟府，软禁在房中，派兵士严加看管。

因这惊天一箭，张惟孝一时声名鹊起，再度成为襄阳军民心中的英雄人物。一些军民甚至自发委托襄阳府狱典狱长崔映照作代表，携带礼物到钟府探视张惟孝。这些人均有亲朋好友死伤于武库爆炸中，典狱长崔映照的儿子崔明亦是重伤者之一。张惟孝一箭射死罪魁祸首竹枝娘子，死伤者家属自是感激。只是崔映照来的不是时候，他连续三次到访，张惟孝不是喝醉了酒，便是沉陷于空洞呆滞的迷惘中，总是半梦半醒，旁人连说上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真相逐渐为人所知。人们开始理解襄阳主帅吕文焕的苦衷，他放走竹枝娘子，原来是为了换取蒙古元帅阿里海牙的一个承诺。而今竹枝娘子既死，协议不再有效，蒙古军一旦破城，必将屠光全城百姓。亦有许多人开始怨恨张惟孝，指责他不该不顾全城百姓性命，擅自射杀了竹枝娘子。集于钟宅外汹汹叫骂者不乏其人，毕竟大难当头时，市井小民考虑的多是自己的利益。若不是吕文焕派了兵士守在钟宅内外，怕是人们早已冲进来将张惟孝一顿暴打出气。

高尚与卑劣，正义与邪恶，原来只相隔于一念之间。这本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人们难以明辨是非，只求苟全于乱世。只是昨日还是众口交赞的英雄，今日便成了千夫所指的败类，倒也叫人感慨。

半月后，宋衡作为蒙古使者再次进来襄阳，虽也指斥吕文焕一方，却表示因为杀死竹枝娘子的是张惟孝，蒙古方不会追究，之前协议依旧有效。吕文焕大为惊讶，连忙追问究竟。宋衡便告知竹枝娘子原是张惟孝的前妻，二人之间的关系外人难以明悉。但不管怎样，对蒙古人来说，张惟孝不算外人，他射死竹枝娘子一事不会算到宋人头上。只是他当众射杀了元帅夫人，蒙古一方从此再也不会接纳他，任由宋方处置。

吕文焕闻言大怒，前脚送走宋衙，后脚便命人将张惟孝逮来，质问他宋衙所言可是真事。张惟孝既不能否认，又无法辩解，只能默不作声。

吕文焕愈发生气，道：“这么说，这一切都是真的了。那竹枝娘子原本是你妻子，后来见你不能成事，这才改嫁给了蒙古元帅阿里海牙。竹枝娘子经营襄阳一事，你早就知道，却隐瞒不报，分明跟蒙古人早有勾结。可惜，他们现在也不再要你了。来人，将张惟孝推出去，在军前斩首，首级悬挂城门示众。”

钟杨忙求情道：“大帅请息怒！就算竹枝娘子是张惟孝前妻，可张公子也没做过对大宋不利的事，而且是他揭穿了蒙古人利用王五控制襄樊码头的阴谋。”

吕文焕怒道：“那不过是蒙古人有意如此，好令张惟孝取信于本帅罢了，跟那潘轲一样！张惟孝揭破王五一事时，蒙古人早在万山、鹿门山筑垒置堡，屯兵戍守，完全控制了这两处要害，最终也只是逮捕处死了一个王五。”

童明道：“大帅，张公子到襄阳后，从来没有害过谁，相反还协助官府破了好几件案子。”吕文焕道：“他是没害过谁，可他不举报竹枝娘子，等于助她拿到了我武库的钥匙，这不是死罪吗？快快将张惟孝拉出去斩了！谁敢再为他求情，军法处置！”

襄阳武库被毁损失巨大，导致宋军失去城防利器。吕文德大难不死，回鄂州后虽将襄阳诸事隐瞒下来，未上报朝廷，但还是派人将吕文焕骂了个狗血淋头。钟杨和童明等人见主帅之前不敢杀主谋竹枝娘子，而是目下迁怒于张惟孝，不由得面面相觑，却又不敢再上前求情，以免愈发激怒吕文焕。

恰在此时，幕僚游华善壮着胆子上前，低声道：“大帅三思，张公子是名家子弟，况且这极可能是蒙古人借刀杀人之计。”

这句话最终救了张惟孝一命，吕文焕因大敌当前，下令将他囚禁在襄阳府狱中，等到蒙古人退兵再作处置。

张惟孝被单独关在最里间的重犯牢房中。除了定时送饭、换走便桶的狱卒，没有任何人来探望过他，也许是一些人不肯原谅他，也许是一些人已经忘记了他，总之，他有了一方完全隔绝的安静世界。他渐渐分不清昨日和今日的分别，岁月如此相似，他却在重复中老去。时间将一切都偷走了，将一切折磨得残破不堪。

某一日，几名狱卒闯进牢房。一人喝道：“张惟孝，起来！”

张惟孝见对方手中拿着重枷，不由一愣。他被关入府狱时，按例手足均钉了镣铐，通常只有死刑犯，或是犯人要转押别处时，才会动用重枷。一时不明白吕文焕是要处决自己、还是要押解出城，也不愿意多问，只默默站起身来。

狱卒将张惟孝拖到牢房中央，强令他跪下，用重枷将他双手和脖子束住，钉紧楔子，却并不立即带他出去，只将他拖到墙边靠墙坐好。又从外面抬进来一副粗大笨重的木脚枷，安置在他面前，抬起上半面木板，将他两足分开放入孔洞中，再合上枷具，固定住双脚。

张惟孝无力反抗，只默不作声，任凭对方摆布。狱卒锁好他手足，见他再也无法动弹分毫，这才满意离去。

过了一会儿，有狱卒搬进来一张交椅，摆放在牢房中央，又走到门外，对着什么人笑道：“一切都安置好了，您老可以进去了。”

一名狱卒模样的老者走进来，悠然坐到交椅中，道：“张公子，别来无恙。”却是江南富商郑虎臣。

张惟孝道：“原来是郑公。这可实在让人想不到。”郑虎臣道：“吕大帅下了死命令，不准任何人见你，老夫费了好大一番功夫、花了许多本钱，才能进来这里。”

张惟孝道：“郑公花费重金收买狱卒，令他们事先将我牢牢锁住，大概是怕我对你不利吧。嗯，我猜你才是杀害梅秋的真凶，牛千里、幺哥儿不过是奉你之命行事而已。”

郑虎臣哈哈大笑道：“张公子果然聪明。却不知老夫哪里露出了破

绽？”

张惟孝道：“猴笑天。当晚牛千里往梅秋身上用了猴笑天，只因此毒不会立即发作，有充裕时间可以安排好后事。中毒者出现毒发症状时往往中毒已深，难以解毒，通常必死无疑，实是世间数一数二的厉害毒药。但后来牛千里误将张绍文当作贾二公子下毒时，用的却是砒霜。砒霜虽毒性剧烈，中毒者却会立即有所反应，官府也会闻风而动。牛千里将奇药用在梅秋身上，而不是贾二公子身上，这不奇怪吗？所以我才推测猴笑天应该只有郑公你身上才有。当晚梅秋到梅香楼，你人也在那里，而且也跟贾似道有难解深仇。当你从梅秋口中意外得知仇人之子来了襄阳后，又惊又喜，当然不会让梅秋报官，以令贾德润有所防范，所以指使牛千里叔侄制住了她。而当日在梅香楼，牛千里之所以临时用普通砒霜对付被误认为是贾二公子的张绍文，是因为郑公你人正好不在，而猴笑天只有你才有。牛千里急于对付仇家，怕失去良机，因而等不及你回来，抢先用了砒霜。”

郑虎臣道：“可梅秋被杀当晚，老夫人不在梅香楼，这可是有人证的。”张惟孝道：“郑公的人证是潘韧。他本是蒙古奸细，跟竹枝娘子是一伙，他们正想利用你手下牛千里的功夫盗取武库钥匙，当然要一力庇护你。”

郑虎臣笑道：“张公子大致猜得不错。但我和晚晴……不，还是叫竹枝娘子吧，我们本是旧识。当年竹枝娘子为官府所擒，押送临安，是我和手下人在途中救了她。不过她当时蓬头垢面，而今明艳动人，焕然一新，若不是她自报家门，老夫都认不出她了。”

张惟孝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牛千里痛快地答应了与竹枝娘子合作，原来是因为你。”郑虎臣道：“不错，竹枝娘子带人找上牛千里，称知道是他杀了梅秋。牛千里反抗不成，反被她手下人所擒，不得已带了她到船上来见老夫。不想竹枝娘子一眼就认出了老夫，连称‘恩公’。老夫也是听她报了家门，才想起来那段往事。”又道：“老夫冒险来见张公子，并不是向你炫耀牛千里是奉我之命才杀了梅秋之类，而是要告诉你一件事的真相。”

张惟孝道：“什么真相？”郑虎臣道：“老夫要杀的是贾德润，吕相公

中毒只是阴差阳错，这一节，张公子已经知道了。关于钟清钟三娘子，她原本不在老夫的计划中。”

张惟孝道：“我知道，是竹枝娘子要你杀了她。”郑虎臣摇了摇头，道：“这就是老夫所说的真相。竹枝娘子的确要求老夫多杀一人，但这个人却不是钟清，而是吕太夫人。”

张惟孝一呆，问道：“难道是牛千里弄错了座次？”郑虎臣道：“牛千里决计没有弄错。依老夫推测，多半是钟清事先见到坐垫上略有污渍，怕吕太夫人坐下时觉得不舒服，便与对方交换了坐垫。老夫打听到吕太夫人得知钟清和吕相公是因坐垫而中毒后，当场晕了过去，醒来连说‘死的本该是老身，清娘是替老身而死’，足见老夫推断无错。”

张惟孝脑中一片轰然，全身发冷，失声道：“那她为什么要自承是她主使牛千里杀了钟清？”郑虎臣道：“张公子口中的‘她’是指竹枝娘子吗？她心意高深莫测，老夫也猜不透。似乎她是有意想激怒张公子你，结果当真死在了你手里。但之前她曾托付过我，一旦她死了，就让老夫将全部真相告诉你。不怕告诉张公子知道，老夫也答应了竹枝娘子，一定会亲手杀死贾似道，为她家人和我家人报仇雪恨。好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老夫也算完成了竹枝娘子的一桩心愿。张公子，你好好保重。”起身欲去。

张惟孝道：“你……你站住……”郑虎臣道：“张公子，吕大帅下了严令，不准任何人见你，不准任何人与你交谈。你就别枉费心机了，你留不下老夫的。”

张惟孝恨恨道：“你为报一己之仇，毒杀梅秋不说，还相助蒙古人盗取了武库钥匙，害死这么多无辜军民。又害得我杀了清娘……”郑虎臣道：“还得加上一人，张公子还误杀了竹枝娘子。但你又能怎样呢？这就是你的命！就像贾二公子，张弘范费尽心机要绑他，老夫千方百计要杀他，他不还是安然无恙吗？他命好，你命不好，他能逢凶化吉，你总是运乖时蹇，没法子的事！竹枝娘子是张公子前妻，是你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你了解她吗？你可有想过你为什么认定是她害死钟清？”

张惟孝道：“是……是她自己亲口说的。”郑虎臣摇头道：“不，是张

公子你的心魔在作怪。对了，竹枝娘子还让我转告张公子，当年若不是宋衙宋先生寻到岷山，她其实打算就此跟你隐居在那里，快快乐乐地一辈子。”

张惟孝全身一震，问道：“这是她说的？”郑虎臣点头道：“是竹枝娘子亲口说的。另外，她还请你务必好好活下去，据说她给你留了一场大惊喜。你若死了，可就看不到了，不免遗憾终身。”

张惟孝见郑虎臣转身出了牢门，忙道：“站住！”他手足均被禁锢住，哪里能阻止对方离开？只得扬声叫道：“来人！快来人！”

一名狱卒闻声奔进来，问道：“什么事？”张惟孝道：“郑虎臣是杀死梅秋的真凶，吕大帅与钟三娘子中毒也跟他有关。快，快将他留下。”

那狱卒也不去追郑虎臣，反而走近张惟孝，“嘿嘿”一声，从怀中掏出一个木丸来。那木丸为木制的球形物，中间有孔，可穿绳子，用以塞入犯人之口，使其不能出声，自唐代武则天以来^[2]频繁用于公开场合处决的死囚身上，以免犯人临刑前呼喊叫骂，损害官府声名。狱卒将木丸强塞入张惟孝口中，又将绳子绕到他脑后系紧，令其无法自行吐出，这才狠狠踢了他一脚，恨声道：“你这死囚犯害得大爷们断了财路，早就想好好整治你了！”

府狱狱卒均是前通判王谷手下，没少做为虎作伥的事，也得了王五不少好处。现下没有了外来的油水，少收入一大笔钱，当然深恨揭破王五的张惟孝了。

张惟孝既动不得，也喊不出，一时悲愤不已。他自小胸怀大志，然读史越多，渐渐知道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大势难以阻挡。许多看似风光的人物，其实甚至难以掌舵好自己的命运之船，无法左右自我的浮沉。兼之他出生成长在乱世，更是有深刻体会，所以他很早就选择做一个旁观者，一度啸傲江湖，好不快乐。然而他终究未能置身事外，时局还是将他卷了进来，一浪，一浪，又一浪，他亦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舟。这是他人生中的迷途，在未探明自身方向和未来的时候，他是迷茫的，总是迷失在虚幻却又真实的世界中。当他千方百计地摆脱了一波困境时，却发现又沦入了另一波困境。即使聪明如他，也无法事先估量和算

计到，只有等它骤然降临时才恍然大悟。虽则世事无常，然世间万事万物却被一条隐形的纽带缠绕牵连，无论怎样选择，某些人，某些事，总是躲不掉。

他就那么坐在那里，既不能动，也不想动。似乎有一股威慑力量笼罩住他，他要与之抗争的是个庞然大物，阴森恐怖。但这种感觉并不是来自这黑暗血腥的牢房、身上的沉重刑具，而是他的内心深处，大概这便是郑虎臣所说的“心魔”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无力地垂下头去。昏昏沉沉中，有女子声音在他耳边娇声叫道：“郎君，醒醒。”

张惟孝勉强睁开眼，讶然道：“晚晴，怎么是你？”汪晚晴微笑道：“是我，不是钟清，郎君一定很失望吧？”张惟孝道：“不……不是……我亲手射杀了你，我也很难过。我当时就是不甘心，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去。”汪晚晴道：“不，郎君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钟清，你想为钟清报仇。”

张惟孝心乱如麻。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控制了他，他不假思索地夺过身边兵士的弓弩，朝她射出了一箭。然而当弩箭射中她时，不知怎地，一种刚心的寂寞从他心底油然而生，那是一种蓦然之间降临的孤独与寂寥，从头到脚，向他全身快速弥漫开去。他看着她倒下去时，自己也像被魔鬼抽去了魂魄，无力而苍白，近乎崩溃，以致不得不撑住城墙才能勉强站立。

而目下他得知了真相，迷茫、痛苦、悔恨、愧疚、无奈、绝望、空虚，种种感情互相纠缠，弥漫在心房。又问道：“你为什么要说谎骗我，说是你指令牛千里杀了钟清？”

汪晚晴道：“钟清之死虽然是个误会，但终究还是因为我而死。我知道郎君一定会将这笔账算在我头上，会恨我一辈子。郎君，当年我一再欺骗你、背叛你，我以为你必定恨我入骨。这次在襄阳重逢，才发现你并不如我所预想的那般。你居然能够若无其事地面对我，你被磨去了锋锐，变得沉静，却没有丝毫怨气。我虽失望，但还是很欣慰。然这一次，你却为了钟清之死而怒气冲天，不惜射杀你曾经的爱妻。究竟在你

心目中，是我重要，还是钟清更重要？”

张惟孝道：“你们不具可比性。你只是我曾经的妻子，但钟清却是……是我永远的朋友。我起意射杀你，只在那一念之间，不独是为了替钟清报仇，还是为了……为了……”到底为了什么，他也说不上来。

汪晚晴道：“无论怎样，我知道钟清一死，郎君必定恨死了我。我实在不想背负着郎君的恨意活下去。况且仇恨腐蚀人心，能将一个好人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不想郎君重蹈覆辙。”张惟孝一呆，喃喃道：“原来你这么做，全是为了我。”

汪晚晴点点头，道：“只有我死了，而且是死在郎君手里，郎君才会解脱，才会清醒，才会重新记得我的好。”张惟孝道：“不，不是这样，你根本无须这样做。”

汪晚晴摇头道：“我二人曾是亲密无间的夫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在是造化弄人。我和郎君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了结。郎君，我先走一步，你多多珍重。”

她的模样慢慢变得朦胧，眉眼逐渐淡去。张惟孝忙道：“不要走……”伸手去抓，却是空空如也，她已彻底消失在风中。而他自己亦置身绝境，立于悬崖边上，脚下的石头正摇摇欲坠……

蓦然惊醒，却是南柯一梦，一时冷汗直冒。过了一会儿，又怔怔留下眼泪来。

红尘渺渺，红颜零落。所有的功名利禄、阴谋诡计都将淡然直至逝去，所不能忘记的只有往昔。朗月清风，浓烟暗雨。憔悴芳姿，无限依依。不记相逢曾解佩，相误，空凝伫。情，抑或是爱，随着一场以死作祭的别离，埋葬在了那曾无比鲜活的却日渐朽去的身体里。

隐隐约约中，似有人唱起了那支《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1]北宋末年，金兵围京师开封城，宰相李邦彦促使宋钦宗下令不得

得罪金兵。宋军一名霹雳炮手发炮后，竟被枭首处死。李邦彦即为书中所提及南宋名臣李曾伯曾祖。

[2]唐代武则天掌权时期，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唐高宗时宰相郝处俊之孙）反对武则天临朝执政。武则天指令酷吏周兴推鞠，定郝象贤族诛之罪。郝象贤临刑大骂太后，揭露宫中隐恶，并夺市人木柴击刑者。武则天大怒，令肢解其尸，毁其父祖棺坟。自是讫后世，法司施刑，必先以木丸塞罪人之口。

尾声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放开怀抱，看破世间，宛如一场戏剧，何有真实？这种迷惘的状态持续了许久，他甚至不能清醒地面对自己。直到有一日，他闻见了橘花的味道。那一刻，他恍然明白了，正如永宁大士所言：『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时栀子香。』

张惟孝自被囚入府狱以来，便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之渊，虽未受到刑讯拷问，然其所受的“特殊待遇”堪比一场漫长的酷刑。典狱长崔映照将爱子崔明之死迁怒于他，令狱卒多方加以折辱。狱卒动不动便报称张惟孝有自杀企图，按照狱规，意图自杀囚犯需枷号一月，如此便可名正言顺地将其手脚用大枷禁锢住。张惟孝几乎每夜都被锁得动弹不得，饱受虫鼠之苦。他被拘押在洛阳蒙古军营几年，也曾受过许多磨难，但身体上所受苦楚远远不及在襄阳府狱的经历。

因手脚均被木枷拘束住，张惟孝连吃饭、方便这样简单的事情也无法自理，狱卒不耐烦招呼他，便将隔离牢房的陈文杰移了过来，专门“伺候”张惟孝。陈文杰是吕文焕心腹文书，因受胁迫而替蒙古人做事，本该被处死，但吕太夫人喜欢他，出面说情，吕文焕便将他关押在府狱中。陈文杰虽勉强保了一条命，却也被狱卒欺负。他见张惟孝戴了手颈枷，双脚还套在脚枷中，既不能躺，也坐不直，人十分辛苦，便暗中将脚枷打开，好让张惟孝能够屈伸双腿，稍有活动余地。不想狱卒发现后，立即将陈文杰剥光衣衫，绑住四肢，吊在梁下。时值夏季，牢房阴暗潮湿，蚊虫成群结队，如黑烟一般飞来飞去，恨不得要将人抬走。陈文杰被咬得大声叫唤求饶，后来喊得嗓子哑了，依旧呻吟不止。次日狱卒才解开绳索，将衣服还给他，还警告道：“若再敢替张惟孝松开刑具，就让你跟他一样。”

陈文杰从此再也不敢同情他人，每每等张惟孝方便完，便飞快地催促他坐回原地，再用脚枷锁住其双脚。又见张惟孝始终不吭一声，神情

冷漠，似根本不以为意，忍不住问道：“张公子，你日夜受这种苦，你怎么忍受得了？”见张惟孝不答，又叹息道：“我曾听永宁大士说法，报缘虚幻，不可强为；浮世几何，随家丰俭；苦乐逆顺，道在其中；动静寒温，自愧自悔。张公子如此泰然，修为非一般人所能有，当真称得上苦乐逆顺、动静寒温了。”

永宁是檀溪寺高僧，张惟孝居岷山时，亦常有来往，一时记忆及昔日山中岁月，叹道：“苦乐逆顺倒是事实，动静寒温却不敢当。”所谓“动静寒温”，是指内心清静，无动无静，无寒无暑。他这般回答，显是心中仍有波澜，只不过不表达出来罢了。又道：“身苦不为苦，心苦才真苦。”

忽有狱卒来到栅栏前，叫道：“张惟孝，有人要见你。”却是襄阳县尉唐珏。这是自郑虎臣以来的第一位访客，张惟孝不由一愣，道：“唐县尉，是你。”

唐珏见张惟孝披枷戴锁，移动一下都十分困难，愕然问道：“为何要这般对待张公子？”狱卒赔笑道：“犯人想撞墙自杀，不得不锁了他手脚。唐县尉也是吃这碗饭的，该知道狱中规矩，要犯若是自残或是自杀死在了牢里，小的也要流放充军。小的可不想因一时大意，担下这个责任。”

唐珏毕竟是襄阳府治下的县尉，无权插手府狱之事，便请狱卒开了牢门，先带陈文杰出去，道：“张公子，你受苦了。”张惟孝道：“比起那些无辜惨死的人，我已算是十分幸运了。”

唐珏道：“张公子便是因为这个，有心想要自杀的吗？”张惟孝不愿意回答，道：“唐县尉来找我，应该不是为了寒暄叙旧吧。”唐珏道：“不错，我收到蒙古人一封信，说是老龙堤的蒋大、刘大娘并不是王五所杀，而邹燕的父亲老邹也不是被贼人杀害。信中还称张公子早已查明真相，我是特地来向张公子请教，好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张惟孝道：“蒙古人居然专门写信给唐县尉，只为提及这几桩旧案？”唐珏道：“是，本来我也觉得奇怪，但细想也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张公子射死了他们的元帅夫人，蒙古人当然要想尽办法让你身败名裂。”

张惟孝道：“既然唐县尉早知道竹枝娘子身份，当已猜到蒋、邹两家遭祸，都是她派人下的手，只为占一处靠近梅香别院的宅子，方便出入。”

唐珏道：“这个现下已不难猜到，我只是想找张公子当面确认。”他的面色逐渐冷峻起来，又问道：“张公子，你既早已知道真相，为何当日还有意引我怀疑王五？就算你目无朝纲法纪，难道在你心目中，从来没有把我当朋友，你从始至终只是在利用我吗？”

张惟孝自知难以解释，只能默不作声。

唐珏不免失望之极，道：“那我明白了。我被利用不要紧，张公子可有想过，若是你早日揭破竹枝娘子的身份，许多祸事便能就此避免，包括武库爆炸，包括你不能释怀的钟三娘子之死。”顿了顿，又道：“不过以张公子的绝世才智，这些大概已反复思虑过了，不然你也不会心中愧疚，起意自杀。还是张公子自己说得对，比起那些无辜惨死的人，你而今还能活着，已算是十分幸运了。”

张惟孝见唐珏转身欲走，忙道：“邹燕……她可是已经知道？”唐珏道：“燕娘人就在监狱门口，要不要我叫她进来，张公子亲口告诉她，是你前妻派人杀了她父亲？”

张惟孝大为意外，问：“邹燕人在门口？”唐珏道：“听狱卒说，她经常来这里，一心想进来探视张公子。可惜吕大帅下了严令，不准旁人跟张公子接近，狱卒不能放她进来。”

张惟孝道：“邹燕她……”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典狱长崔映照匆匆进来，虎着脸道：“吕大帅有命，不准任何人探望张惟孝，唐县尉利用职权进来这里，可着实令下官难做。”唐珏忙赔礼道：“因为有几桩案子涉及张惟孝，我是来问取他的口供。事先未跟崔典狱招呼，实在抱歉。我已经问完了，这就走了。”

张惟孝道：“唐县尉，请你留步，关于钟三娘子一案，我还有话说。”欲转述郑虎臣讲出的真相。唐珏却已对他起了鄙夷轻视之心，不愿意再多滞留，抖了抖衣衫，朝崔映照拱了拱手，自行离去。

张惟孝叫道：“崔典狱，请你……请你准我见邹燕一面。”崔映照哈哈一笑，道：“咦，堂堂张惟孝张公子居然也会开口求人？张公子自进来这里，没有说过一句话，现下终于开口了，还真不容易。”

崔映照之子崔明是守卫武库的校官，在那次爆炸中受了重伤。张惟孝射死罪魁祸首竹枝娘子后，崔映照还上门探访过，送礼物表示谢意。然而后来真相大白，竹枝娘子原本是张惟孝的前妻，他早知道她在为蒙古人做事，却一直秘而不宣，等于间接帮助她炸毁了武库。人们既恨死去的竹枝娘子，更怨没有上告的张惟孝，尤其崔映照自爱子死后，将所有愤怒都发泄到张惟孝身上，若不是对方是众所瞩目的要犯，他早就亲手将其折磨死了。

张惟孝深明究竟，知道崔映照绝不会原谅自己，但还是不肯放弃见邹燕的机会，低声下气地道：“请崔典狱大人大量，让我见邹燕一面，她人就在外面。”

崔映照哈哈一笑，道：“张公子这是在求我吗？”张惟孝道：“是。无论崔典狱怎样待我，我都不敢有怨，但求你让我见邹燕一面。”

崔映照在他面前来回徘徊了几圈，似有所心动，忽又坚决地道：“决计不行。别人可以通融，唯独对你张惟孝，一定要严守吕大帅之命！来人，锁门，把这要犯给我看好了！”

这里是重囚区，牢房里没有窗户，粗木连成的栅栏是唯一的通道。每日只有在夕阳西下时，才有几缕阳光通过西面铁窗射入走廊。门“哗啦”一声关上了，张惟孝勉力抬起头来，凑巧可以看到光影中跳动的浮尘，他的心也随之上下飘浮起来。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狱中的日子漫长而无聊。对于张惟孝而言，他的悲剧遭遇是双重的，既有来自蒙古一方的中伤，又有宋方的误解。肉体上的禁锢固然令他感受到了现实世界残酷的真实，但内心的煎熬又常常令他陷入虚幻当中。不堪回首的过往，变幻莫测的未来，恰如午夜的迷雾。放开怀抱，

看破世间，宛如一场戏剧，何有真实？无边无际的空虚中，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有的只是一片死寂。这种迷惘的状态持续了许久，他甚至不能清醒地面对自己。直到有一日，他闻见了橘花的味道，这是府署中的柑橘树开花了，淡淡幽香，沁人心脾。他甚至能想象细小洁白的花朵掩映在绿叶之下，似露还藏，满怀羞涩的样子。那一刻，他恍然明白了，正如永宁大士所言：“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时栀子香。”

身体上的磨难还在继续。张惟孝因为长期被大枷拘束，无法直立，背明显佝偻了起来。陈文杰时常劝他向典狱长磕头求饶，或是许狱卒以重金，便可从木枷的重压中解脱出来。但张惟孝甚是倔强，不但不肯说服软的话，连呻吟也不闻一声。狱卒见他如此强硬，不免愈加恼恨，无聊的时候，便时常变着法子来折辱他。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玄妙的是，张惟孝的待遇也随着战局而发生了明显变化。襄阳被困日久，虽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却是缺乏柴薪，就连襄阳府署也没有了升火烧饭的柴禾，不得不就地取材。先是伐树，所有的树木不分大小，一律砍掉，包括那些柑橘树，此后张惟孝再也没有闻到过橘花的香气。再到后来，树都烧光了，总不能拆衙门的房子，便打起了监狱的主意。狱卒奉命将所有木质刑具上交，包括枷具，张惟孝总算由此摆脱了重枷缠身、夜夜不能安睡的日子。虽然手脚依旧钉有重铐，但他至少可以起身，在一定范围内来回走动，对被禁锢已久的躯体而言，已是莫大的解脱，也不必再靠旁人帮助才能解决饮食、方便之类的日常生活琐事。

不久，狱卒又开始拆卸用作牢门和栏杆的木栅栏，只留下牢房入口的一道大门。为了防止囚犯在监牢中任意走动闹事，所有犯人都戴了颈钳，连以长铁链，铁链另一端钉死在墙上。监狱再与外界隔绝，人再木讷，也开始意识到宋方处在了下风和劣势，既然已经开始拆毁监狱牢门，只怕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惟孝既已不再纠结于往事，便利用便利倚墙练习深蹲，以矫正体形，恢复强健。就算死，他也不愿意做个佝偻的病夫。

这一日，前面牢房中忽有惊呼骚动。陈文杰闻声欲去查看，却被铁

链扯住，无法走近走廊，便暗自揣测道：“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忽见走廊中走过来一名手提竹篮的女子，正探头探脑，不由一愣，问道：“你找谁？”那女子却一眼看到缩在墙角的张惟孝，呆了一呆，问道：“张公子，是你吗？”

张惟孝抬头一看，来者却是邹燕，大为意外，忙起身走出几步，问道：“燕娘是怎么进来的？”邹燕见他披头散发，衣衫褴褛，模样与野人无异，泪水登时流了出来，泣声道：“张公子，你……你受苦了。”

张惟孝柔声道：“好了，不要哭了，我在这里其实挺好的。快些告诉我，你是怎么进来的？”邹燕抹了抹眼泪，先从竹篮中取出一件衣衫，为张惟孝披上，这才道：“今日终于有援军到达，大家都欢欣鼓舞，赶去城门迎接看热闹。奴家是趁狱卒不注意，偷偷溜进来的。”

张惟孝道：“有援军到来吗？莫非朝廷已经派重兵冲破了蒙古人的包围圈？”邹燕道：“那倒没有。蒙古人将汉水两端和白河口都封得死死的，江上战舰、木筏密布，还横了铁链，一张竹排都漂不过去。听说是张顺、张贵两位将军率人乘轻舟从清泥河过来，在万山口用巨斧斩断铁链，又用火器烧了蒙古人大船，这才从缝隙中冲了进来。”又问道：“吕大帅下令不准任何人见你，张公子是如何知道蒙古人已经包围襄阳好几年的了？”

张惟孝道：“你瞧瞧这里，连牢门都拆去烧火了，如果不是被包围日久，会到拆毁栅栏的地步吗？”

邹燕道：“还真是。怪不得奴家一进来就觉得不对劲呢，原来是牢门没有了。”忙从竹篮中取出一张饼，道：“这是奴家亲手做的，张公子尝尝看。”张惟孝道：“多谢。”

一旁陈文杰叫道：“好香的饼，劳烦娘子也给我一张。”邹燕认得他，便送过去一张。

张惟孝问道：“燕娘还住在黑杨将军家吗？可还有柴禾烧火？”邹燕道：“嗯，还住在那里。我们先是砍了树，后来又拆了家具及房间的门板、窗户，再到后来，拆了后院几间房子。黑杨将军总不回来，只有奴

家和孔雀二人，凑合也能过。我们还分了几根房梁给隔壁邻居呢。”见张惟孝吃得狼吞虎咽，甚是滑稽，不禁莞尔而笑，道：“公子慢点吃。若不是狱卒阻拦，奴家其实可以天天来为张公子送饭的。我求过孔雀许多次，央求她跟黑杨将军求个情，让我进来探访张公子。可孔雀说张公子跟那个坏女人是一路人，不肯帮忙。后来总算说服了她，黑杨将军却说他军人，不能违背军令，一语就将孔雀挡了回来。他还说张公子落到今日下场，全是咎由自取。”

张惟孝道：“黑杨将军说的不错，这是我应得的。燕娘，关于你父亲……”邹燕道：“那件事奴家早几年就已经知道了。唐县尉将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奴家，孔雀就是因为这个才恨张公子。不过奴家知道这不是张公子的错，全是那个女人。想想她也很可怜，那晚寿宴，奴家听到她讲述身世，眼泪都流出来了。她做那些坏事，其实也只是想为冤死的家人报仇，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大概也不是她的本意。”

张惟孝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得漫应道：“燕娘真是善良的女子。”他知道邹燕如此关怀自己，无非是芳心暗许，又道：“燕娘，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所以有话就直说了。我身陷囹圄已久，料想不能再活着出去……”

邹燕惊道：“张公子何出此言？吕大帅不过是一时恼怒，等他想明白，自然会放了张公子。”张惟孝苦笑道：“吕大帅想放人早就放了。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四个寒暑，他却依旧严令看管，不准外人接近我，足见他早下了杀我的决心。只是目下大敌当前，他没有合适的时机而已。燕娘还是找个好男人嫁了，别在我身上空耗青春。”邹燕道：“不，张公子……”

狱卒韩唐忽急奔过来，指着邹燕喝道：“你这妇人好不懂事，来了那么多次，早告诉你不能进来，你还敢私下闯进牢房，是想劫囚吗？你这么喜欢监狱，干脆把你也关起来好了。”拖着邹燕就往外走。

张惟孝忙道：“这不关燕娘的事，还请狱卒大哥高抬贵手。若肯行个方便，我自有些许好处奉上。”

韩唐也不是当真要将邹燕关起来，不过是吓唬她罢了，听张惟孝肯

出贿赂，嘟囔道：“城都围成了铁桶一般，有钱也没地儿花呢。”然因对方极少屈服，还是放开邹燕，道：“这可是张公子自己说的啊。”

张惟孝道：“燕娘，我有一袋金砂放在黑杨将军家中，就在我原来住过的房间里。麻烦你取出来，交给这位大哥。”

韩唐本没有抱多大期望，听说居然有一袋金砂，那可是他一辈子也挣不到的钱财，喜出望外，连声道：“好说，好说。日后燕娘再来探监，只要典狱长不在，我尽量给你行方便。”

邹燕道：“还请狱卒大哥先开了张公子身上的手铐脚镣，奴家好为他换身衣裳。”

韩唐不免踌躇，道：“这个……牢里有规定，像张公子这样的重犯，必须得时时戴着械具。况且牢房现下没有牢门，更是得时时防备。”邹燕道：“不过是暂时取下来。张公子脖子上锁着这么粗的铁链，他还能反抗逃走吗？”

韩唐这才勉强同意，出去取了钥匙，开了张惟孝手足镣铐。邹燕便欲如昔日一般，上前来服侍张惟孝穿衣。张惟孝慌忙退开几步，道：“我身上臭得很，别熏着燕娘，还是我自己来。”

邹燕因牢房还有旁人，也不勉强，便背转身去。等张惟孝换好衣服，又取出木梳，让他坐下，要为他梳理发髻。张惟孝道：“燕娘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已是重囚，不知还能活几日，燕娘还是别再为我费心了。”邹燕听了，当即掩面，泣出声来。

一旁陈文杰忍不住道：“张公子，不管你当年何等光彩，而今你身处险境，一文不名。燕娘真心实意待你，你却如此回应，未免太不近人情。”张惟孝道：“我自身难保，哪里还敢继续连累燕娘？”

陈文杰道：“女人如此全心全意地对待男人，固然想要和他长相厮守，更重要的是想要个名分。”

他有妻有妾，对此等人情世故自然了熟于心。张惟孝闻言一愣，转头去看邹燕，她早羞得满脸通红。

陈文杰道：“张公子聪明一世，到现下还不明白吗？”张惟孝问道：“燕娘当真愿意嫁给我这个废人？”他亦是果敢之人，见邹燕埋头不答，便道：“那好，我若能活着走出这座监狱，而那时燕娘还未嫁人的话，我张惟孝一定娶你做妻子。”

邹燕抬起头来，噙满泪珠的眼睛晶晶发亮，闪动着惊喜的光芒。她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怯生生地问道：“张公子说的可是真的？”张惟孝笑道：“当然是真的。我又不是铁石心肠，燕娘的心意……”

狱卒韩唐忽闯进来，拿镣铐重新锁了张惟孝手足，催促邹燕快走，道：“吕大帅就快要回府署了，估计典狱长也会回来这里。你快走，日后有的是机会。”也不容邹燕多说，将她连拖带拉驱赶了出去。

陈文杰叹道：“张公子，你落到这般田地，还有女人对你念念不忘，也堪称幸运了。”张惟孝道：“是，这是老天爷对我的眷顾，我要好好珍惜。”

陈文杰道：“那么张公子觉得自己还有机会活着走出这里吗？”

张惟孝不答。他当然也想活下去，履行诺言娶邹燕为妻，但他心中很清楚，若是蒙古军撤围而去，他定会被当作奸细受到审讯，处以最严厉的极刑；若是蒙古人攻下襄阳，他曾射死竹枝娘子，活下去的希望更加渺茫。然而他并不因此而沮丧，以前他不在意生死，而今是觉得老天爷已经待他足够好，让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收获了一份最诚挚的真情。就算他死，亦死无憾。

邹燕这一去，就再也没有来过。等了半个月，张惟孝再也忍不住，等到狱卒韩唐来送饮食时，特意问起邹燕。韩唐已得了金砂，便实话告知道：“当日燕娘探完张公子出去，正好撞到吕大帅迎接援军回来。府署本襄阳重地，却突然有个女子慌里慌张跑了出来，吕大帅很是生气，当即命人拿下燕娘，审问得知她是来探监后，更是恼怒，本来要当场处罚。还是张贵将军说了情，才放了她离开。吕大帅还说她再敢进府署一步，就砍了张公子你的头。吕大帅动了真气，燕娘当然不敢再来了。”

张惟孝问道：“为什么是张贵将军求情？张顺将军呢？”韩唐

道：“唉，人人都说张公子聪明绝顶，今日听到你这一问，才知所传不虚。吕大帅本来不让张扬，不过张公子也不是外人，我便实话说了，张顺将军入援时中箭死了。”

张惟孝本有所预感，听了这话，心还是重重沉了下去。武将战死沙场、裹尸而还，本是正常之事，张惟孝与张顺相交不深，然其人烈日秋霜、忠肝义胆，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转念又想到那些熟悉或是认识的人，一个个都远去了，下一个不知该轮到谁，生命如此无常，一时不免思如潮涌，唏嘘万千。

韩唐左右望了一眼，道：“反正我也不打算再干了，就私下告诉张公子。这是我偷偷听来的，但绝对可靠。”

张惟孝道：“什么？”韩唐道：“这次张贵张将军能够入援成功，全靠厉害火器。于是有人又提起往事，说若不是当日武库被炸，襄阳守军早就能借助火器炸毁蒙古人所立堡垒，突破重围。还有人建议将张公子你斩首示众，以谢城中军民。听说吕大帅也有这个打算。”张惟孝道：“众人迁怒于我，这很正常。”

韩唐愕然道：“这可是关系生死的大事，张公子还能如此坦然吗？”张惟孝道：“嗯。”

韩唐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张公子自己多保重。”提了食盒自去了。

陈文杰忽问道：“张公子觉得两军对峙了这么久，谁取胜的希望更大些？或者说，蒙古人能够攻下襄阳吗？”他虽被迫为蒙古人做事，到底是士人出身，受传统儒家教育长大，要他公然承认期盼敌人占领家园，终究还是难以启齿。若要摆脱困境，能活着走出这里，非得蒙古人获胜不可。

张惟孝沉默了许久，才答非所问地道：“陈先生活命的希望很大。”陈文杰闻言，百感交集，也不知是该喜还是悲。

然而事情并不完全如狱卒韩唐所言，张惟孝的生死危机并未即刻到来，或许是吕文焕忙于军务，顾不上杀他。

光阴荏苒，暑去寒来。某日外面忽传来阵阵巨响，持续了数日之久。在襄阳牢里的人已习惯了各种声音，金刃交接声、撞击城墙声、喊打喊杀声，不一而足，但这次的声响明显与以往不同，动静要大得多。后来更是隐隐传来哭叫声，虽然相距甚远，若有若无，但仍令人心中心一阵阵揪紧。陈文杰向狱卒打探，才知蒙古人动用新式巨炮攻破了樊城，并屠杀了全城军民。又过了半月，襄阳也传来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连监狱也有所感应，牢房房梁上的灰尘扑簌簌落下，似是炮石就落在东面不远的地方。很明显，蒙古人终于开始攻打襄阳了。但巨炮只持续了几发，很快又停了下来，必是蒙古人想以此为威慑，震撼人心，招降吕文焕。

没过几日，吕文焕心腹童明便被捆进牢房，戴了颈钳，锁在张惟孝对面的牢房里。询问之下，方知主帅吕文焕已决意投降，童明劝阻不成，意图联络在襄阳监军的兵部侍郎黎尚，以朝廷名义逮捕囚禁吕文焕，然后由黎尚领军继续抗战，结果事败。吕文焕被大大激怒，差点当场将童明斩首，但终念他跟随多年，下令拿下，先锁入大狱，容后发落。

张惟孝心道：“童明这个人冷峻得近乎木讷，他只是吕文焕的卫队长，想不到到了关键时刻，竟然如此有胆色，试图扭转大局。”又问道：“那么黎侍郎态度如何？”

童明道：“黎侍郎并不赞成投降，但也不反对。他说城内只剩下七千兵力，吕大帅身上背负着全城百姓的性命，决意投降是不得已为之，心中其实也苦得很。我说我知道不一定会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放弃抵抗。黎侍郎正心有所动，吕大帅便亲自带人赶来捉拿了我。不过吕大帅并没有为难黎侍郎，只说黎公若不愿意仕敌，等城禁解除后，他可以暗中帮助黎公全家离开襄阳。”叹了一口气，道：“而今大势已去，吕大帅派了黑杨将军出城与蒙古人谈判，怕是近日之内，蒙古军便会大举入城。”

陈文杰听说，自知将脱大难，不免喜形于色，对狱卒说话的语气也粗了起来。府狱已有好几名狱卒称病在家，数月不曾出现，包括典狱长崔映照和收过张惟孝好处的韩唐在内，剩下的人不过是胡乱混日子，挣

那一口禄米罢了。他们倒也识趣，主动打开了限制陈文杰走动的铁钳，只等上头一声令下，便放他出去。

这一日，狱卒又送来好酒好菜，借以讨好陈文杰，顺带也给了童明、张惟孝一份。张惟孝没有心思，未动一下筷子。

陈文杰见状劝道：“古人说得好：‘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张公子时日已然无多，何不大醉一场？’”话音刚落，便重重摔在地上。张惟孝吃了一惊，转头去看对面牢房，童明亦已倒在地上。

几名狱卒拥了进来，两人走近张惟孝。张惟孝道：“怎么，适才没能毒死我，现下是预备向我强灌毒酒吗？”狱卒也不答话，两人一左一右执住张惟孝臂膀，强迫他跪在地上。另两名狱卒将陈文杰拖到张惟孝身前，令其背对。执住张惟孝的狱卒忽将他手上镣铐往前套在陈文杰颈中，用力勒紧。

张惟孝这才明白——陈文杰并没有中毒，只是饮下了混有迷药的酒。狱卒担心他日后当上了蒙古的官吏，会报复虐待过他的人，所以要杀其灭口。重犯无端而死是大事，狱卒难以向上头交差，最好的法子，就是借助同牢犯人的手了。

张惟孝见陈文杰已然苏醒，竭力挣扎，便也想挣开掌握，不想后颈重重挨了一记，便晕了过去。再醒来时，他已倚墙而坐，陈文杰正倒在他膝盖上，自己双腕间的铁链犹勒在其颈中。忙去探其鼻息，却早已没气了。

忽听得童明惊然问道：“张公子，你……你杀了陈文杰？”

张惟孝不及回答，便有狱卒闯了进来，高声喝骂，对他好一顿拳打脚踢，直将他揍得晕了过去，这才骂骂咧咧将陈文杰尸体抬了出去。

不知哪里飘来一阵浓郁的黄酒香，张惟孝鼻子动了几下，睁开双眼。正有一名男子坐在边上，大口地饮酒。那男子一身戎衣，赫然便是张弘范。

张惟孝一惊之下，起身坐了起来，问道：“蒙古人已经入据襄阳了？”张弘范道：“当然。我入城第一件事，便是要找到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张兄你。”

张惟孝正色道：“当日我已与张将军在汉水边上割袍断义，‘张兄’二字，切莫再用。”张弘范道：“好。张公子已成阶下囚，却还是不肯轻易低头，足见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又叫道：“来人，把所有囚犯都放了，除了张惟孝。我敢打包票，这里一大半囚犯都是冤枉的。”

狱卒早齐刷刷地跪在狱厅听令，闻言忙取钥匙开了颈钳镣铐，将众囚犯一一放出。童明手足一获自由，便走过来叫道：“张公子……”

张惟孝摇了摇头，示意他快走，万一被张弘范知道他的身份，可就走不脱了。童明微一迟疑，便掉头疾步离去。

张弘范又命狱卒开了张惟孝身上枷锁，道：“张公子，我今日要好好款待你。你不知道，我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张惟孝道：“怎么会是张将军来‘招呼款待’我，难道不该是阿里海牙吗？”张弘范道：“阿里海牙元帅另有要事，人不在城里。我们走吧。”率先而出。

这是五年来张惟孝第一次走出牢房。他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年，都是在监禁中度过，在蒙古军营中过了五年，又在襄阳府狱度过了五年，十年青春年华悄然逝去，再度仰望天空时，只觉得阳光刺眼，当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一行人刚出府署大门，便有女子自道旁冲了过来，叫道：“张公子！”却是邹燕。

张弘范挥手命人将她拦住，皱眉问道：“她是谁？”张惟孝道：“她是我妻子。劳烦张将军让我跟她说几句话。”张弘范虽然不大情愿，还是点了点头。

张惟孝走过去，拉起邹燕的小手，柔声道：“燕娘，你清瘦多了。”邹燕道：“张公子，我总算又见到你了。他们……他们要带你去哪里？”张惟孝道：“去该去的地方。燕娘，你已经是我张惟孝的妻子，要坚强，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活下去，知道吗？”邹燕强忍眼泪道：“知

道。公子放心，我会好好活着的。”张惟孝道：“那我就放心了。”心中虽恋恋不舍，但还是松开了手。

邹燕哭道：“张公子……”张惟孝狠下心，再也没有回过头去。

张弘范见状叹息道：“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倒是颇合张惟孝目下心境。

街道上不断有一队一队的蒙古骑兵呼啸而过，间或也能见到宋兵或是百姓。众人脸上均有浓重的倦色，却又有说不出的轻松。六年围城，旷日持久，不光耗尽了襄阳军民的活力，蒙古军亦是疲累之极。而今战事结束，对于双方都是巨大的解脱。

城中甚是平静，并未发生劫掠和动乱，这大概是经吕文焕与阿术谈判，对方刻意约束部下的结果。然襄阳城本身已然面目全非，昔日绿荫成行，百年老树随处可见，而今树被砍了，连树墩、树根都被挖出烧了。且很少能见到完整的房子，不是少了门窗，便是干脆连房梁都拆了。

张弘范带人押着张惟孝来到一处民宅前，拍了拍门，一名妇人应声开门，却是昔日在神女楼为妓的巧姐儿。她的疯傻病似已好转，忙上来奉承。张弘范道：“你去弄点热水，替张公子梳洗一下，再找身干净衣裳给他换上。”

张惟孝不由大为愕然，不知对方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张弘范道：“张公子，你身上味道实在太重，我怕败了兴致。”

张惟孝不明究竟，料想不能拒绝，便顺从地跟巧姐儿到房间。忙活一通后，再重新出来时，已是焕然一新，又有了昔日林下风采。

张弘范笑道：“好了，该去办正事了。”叮嘱了巧姐儿几句，这才引着张惟孝出来。

张惟孝道：“张将军说入城要找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应该就是巧姐儿吧。”张弘范道：“不错。不过事情并非如旁人所想象，我找到巧

姐儿，不是要报复她曾经出卖我，而是要履行诺言，将她娶回北方。其实经历了那么多事后，我对她爱意已无，只是当日情浓时我曾许诺要照顾她一辈子，也不能因为世事变迁便抛弃她。”

张惟孝大为惊讶，道：“想不到张将军如此重信重义。换作旁人，怕是很难放得下被出卖背叛的恨意。”张弘范叹道：“巧姐儿不过是个弱女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命。当日我不也在酷刑之下招承罪名了吗？也是为了活命而已。生在这样的时代，人活着都挺不容易，能放手就放手，何必记挂他人的一点过错呢？”

张惟孝虽不作声，心中却颇受触动。

走不多远，便是双庙，祭祀的是先后壮烈殉国的张顺、张贵两位将领。张顺在入援襄阳时中箭身亡，张贵则是在离开襄阳、欲与宋将范文虎里应外合击破包围圈时被蒙古军包围俘虏，不屈遇害。张惟孝早已听童明提过这一节，便道：“我与张顺、张贵两位将军有过交往，可否容我进去稍作祭拜？”张弘范道：“虽然双方立场不同，张顺、张贵二位也是我衷心佩服的英雄。张公子请便，我在外面等你。”

张惟孝大踏步进来，却见庙里已有数人，除了吕文焕及心腹游华善等待从外，还有蒙古一方的张宏及早已降蒙的唐永坚。众人乍然见到张惟孝出现，极为惊异。吕文焕更是流露出一丝愧色来。这自然不是因为他囚禁了张惟孝，而是他举城降敌的缘故。张惟孝却没有丝毫鄙夷之意，还朝吕文焕点了点头，算作招呼。他并不知道吕文焕为个人私利谎报军功，以拒绝猛将高达入援之事。在他看来，吕文焕虽错失制敌先机，但过错并不完全在他本人，能以区区弹丸之地、两万守军抗拒二十万敌军近六年，内中之艰苦卓越，外人实难想象，换作其他任何人，亦不能做得更好。

吕文焕本想过来招呼，然看了身边的张宏一眼，最终还是欲言又止。张惟孝自顾自地上香，行礼完毕，便转身出去。

游华善追了出来，叫道：“张惟孝，站住！”抬手便去拔刀。张弘范忙赶过来斥道：“做什么？张惟孝现下归我监管，谁敢擅自杀他？”

张弘范是宋蒙襄阳之战的最大功臣，以长垒围困襄阳及断开襄阳、樊城之间浮桥，先破樊城均出自其计，正是忽必烈面前炙手可热的人物。游华善当然不敢招惹他，被他一喝，便退了开去。

张弘范道：“张公子别怪他，他是竹枝娘子的心腹。”张惟孝道：“当日吕大帅要将我斩首，不许众人求情，是游华善救了我，这是为什么？”张弘范道：“你杀了竹枝娘子，阿里海牙岂能容你死于旁人之手。”

张惟孝这才明白，游华善不过是奉命行事，要留着他的性命，好让阿里海牙能亲手报杀妻之仇。

出来城门，便见到触目惊心的一幕——连接襄阳、樊城的浮桥已被斩断，汉江上除了许多战舰来回游弋外，更多的是大片大片的废弃物，堆积在水面上一漾一漾，间或还会出现一两具浮尸。这哪里还是“沧波荡漾浴明月，疑是弄珠游美人”的汉江灵动之水，分明成了垃圾之河。

更可怕的是，对岸的樊城完全消失了，化作废墟。唐代诗人孟浩然曾登樊城安养楼，有《登安阳城楼》一诗云：

县城南面汉江流，江涨开成南雍州。
才子乘春来骋望，群公暇日坐消忧。
楼台晚映青山郭，罗绮晴娇绿水洲。
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

楼台历历，士女熙熙；夕波动月，神女弄珠。昔日胜景，尽成白地。唐诗人韩偓有《襄阳旅道军后有感》云：

水自潺湲日自斜，昼无鸡犬有鸣鸦。
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

而眼前之樊城，流离殍死，气象萧然，实比战乱频繁的唐朝末年更加荒废凄凉。冷酷血腥的战争非但导致了许多人死去，而且留下了累累创伤，不知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抚平！

张惟孝早已听说蒙古人攻占樊城后便屠杀了所有人，连鸡犬也没有放过。他虽人未至其地，然已能想象当日撕心裂肺的惨状。而攻占樊城

的蒙古军主帅便是史天泽和张弘范。一时义愤填膺，冷冷问道：“张将军带我来汉江边上，就是为了向我炫耀你屠尽樊城的战功吗？”

张弘范道：“当然不是。我与张公子虽交往不深，但以你之机敏颖悟，该知道我为人，我可没有那么浅薄。谁忆青春富贵，为怜四海苍生。”叹了口气，无奈地道：“屠城是蒙古惯例，凡遇抵抗，一律屠光烧光。樊城抵抗了近六年，城破之时，将士早已杀红了眼，连我也阻止不了。”又吟道：“磨剑剑石石鼎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1]。可这就是战争，总会有伤亡。我是军人，只在尽自己的本分。算了，不说这个了，免得张公子又是激愤满怀。张公子，你看码头那边。”

张惟孝闻声望去，却见码头已有不少摊贩，多是售卖饮食小吃的。虽远远不及昔日商贸如烟之盛况，但在战火新熄之时，便有如此局面，已足令人惊叹了。

张弘范引着张惟孝来到卖窝子面的摊子，笑道：“张公子还记得这处摊子吗？”张惟孝道：“当然记得。当日张将军请我吃面，没吃两口，便被王五手下搅黄了。”

张弘范笑道：“我好不容易才派人找到摊主，让他放心在码头摆摊。怎么样，还不错吧。今日就再由我做东，请张公子吃碗窝子面，以偿五年前的心愿。”

张惟孝大为惊奇，道：“张将军带我来这里，只为请我吃面？”张弘范笑道：“还能是什么，张公子以为我要杀你吗？报仇是阿里海牙的事，趁他找上张公子之前，我得赶紧先请你吃碗面。”又道：“本来我还派人寻到了梅香楼掌柜牛千里，让他重新回来执掌酒楼，不过不巧的是，牛千里带着他侄子么哥儿到军营的时候，凑巧遇到了来谈判的黑杨将军。黑杨将军不顾使者身份，二话不说，就拔刀杀了他二人。”

张惟孝心道：“当日是牛千里叔侄往丝垫注入猴笑天剧毒，钟清因此而死，黑杨将军是要报杀妹之仇。”挂念钟杨安危，又问道：“黑杨将军人呢？”张弘范道：“当然是被我方扣押了。不过张公子大可放心，就连阿术元帅也不敢对他怎样。黑杨将军是李璫之子、王文统之外孙，身份

非同小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噢，就是公主给李璿生的儿子，目下正在大都为官，还是本国驸马，他很想见见这位兄长。我国皇帝忽必烈指名要将黑杨将军立即解赴大都。”

张惟孝道：“张将军是说钟杨真是李璿的儿子？”张弘范道：“不是李氏后人，如何能使一手出神入化的李杨铁枪？这是事实，就算他自己不愿意承认。”顿了顿，又道：“张公子，我带你来这里，除了请你吃面之外，还要向你道谢。谢谢你查明梅秋被杀的真相，还我一个清白。”

张惟孝道：“张将军既已知道了真相，如何还找牛千里叔侄回来？他二人可是杀害梅秋的帮凶。”张弘范道：“牛千里叔侄又不是有意要陷害我，事实上，他们想栽赃的是王五，只不过种种机缘巧合，我才成了最大嫌犯。这件案子当真扑朔迷离，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做的，甚至包括竹枝娘子……啊，不说这个了，总之，谢谢张公子你找出了真凶。”

张惟孝道：“谢我做什么？若不是被别的事情绊住，我本来还想去追你的车子，半途杀了你，好为梅秋报仇。”张弘范摇头道：“你不会杀我的，你想杀我，不过是以为我是杀死梅秋的凶手。但动手前，你看到我的眼睛，便会知道我不是凶手。听说你还说将来灭大宋者必是我张弘范，我深感荣幸。”

张惟孝道：“我当时那么说，只是为了促使吕大帅派兵追还你。”张弘范笑道：“不管怎样，我都要感谢张公子。正是因为你这句话，我才得以被忽必烈皇帝重视，以一方主帅的身份派来襄阳前线。”

忽有人叫道：“让我过去，我有事找张惟孝。”转头一看，却是襄阳县尉唐珏。

张弘范认识唐珏，便命兵士放他过来，笑道：“当日将我和张公子从码头带走的正是唐县尉，想不到我今日请张公子吃面，唐县尉又寻来了。”唐珏冷冷道：“如此说来，张将军是相信因果报应了。”

张惟孝见其语气不善，忙起身问道：“唐县尉找我有什么事？”唐珏道：“我这个襄阳县尉是大宋封的，而今襄阳都被蒙古人占了，我也不是唐县尉了，张公子还是直接叫我名字的好。”

蓦地抽出一柄匕首，朝张弘范刺去。张弘范猝不及防，匕首正扎中要害，只是他身上穿着革甲，匕首虽然锐利，唐珣却只是文人出身的官员，并非武将，手上无力，利器只勉强穿透了甲衣，刚刚触及肌肤。唐珣见一刀未能奏效，便又举刀欲刺第二刀，却被蒙古兵士一拥而上制住。

张弘范也不问原因，喝令道：“就地斩了！”兵士将唐珣拖到一边，迫其跪下，便欲举刀行刑。

张惟孝道：“等一等！听说张氏有家训，非战场不得杀人。眼下战争已停，张将军不能再乱杀人。”张弘范不悦地道：“唐珣先动手行刺，我还能饶过他吗？”

张惟孝道：“那么张将军总该先问明究竟。”张弘范摇头道：“没什么可问的，多半是他有亲眷在樊城，城陷时被杀了。张公子，你自己尚是泥菩萨过河，还想为唐珣求情？我连全樊城的人都杀了，不差多杀他一个。”脸上杀气大盛。

张惟孝知张弘范性情果敢，不轻信人言，可如果不勉力一试，唐珣便会立即人头落地。他曾听童明讲过唐珣的故事，便道：“张将军，借一步说话。将军文武双全，该知道唐朝女道士鱼玄机^[2]吧。”张弘范道：“当然，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听起来是个真性情的风流女子。”

张惟孝道：“当年鱼玄机热恋大唐状元李亿李子安，不惜从长安追至荆楚。她人在汉江的这一边，情郎却在汉江的那一边，幽怨浓烈，于是写下了《隔汉江寄子安》：‘江南江北愁望，相思相忆空吟。鸳鸯暖卧沙浦，鸂鶒闲飞橘林。烟里歌声隐隐，渡头月色沉沉。含情咫尺千里，况听家家远砧。’”张弘范道：“这诗写得情致缠绵，情真意切。”

张惟孝道：“鱼玄机和李亿二人尚有相会之期，已是如此愁肠百结。唐珣娶妻庞玲珑，庞氏是樊城知县林锋外甥女。当日张将军被囚禁在王五密室时，曾见过一名新被掳掠的女子待在那里，她便是庞氏。”张弘范闻言大感意外，道：“居然是她！”

张惟孝道：“正是靠庞玲珑的证词，唐县尉才追踪到谷仓，将正在受刑的张将军你解脱出来。这一节略过不说。唐珏新婚不久，蒙古大军即至。彼时唐珏人在襄阳，妻子庞氏人在樊城。虽则两城之间仍有浮桥可通往来，然江上敌我战舰穿梭来往不止，不是武装兵士，谁不也会冒险穿越浮桥到对岸去。这五年来，唐珏夫妇二人近在咫尺，却只能相望，不能相守。不久前，张将军你下令斩断浮桥，先破樊城，并屠杀了所有人。因而，五年前唐珏送妻子回樊城省亲的那一天，便是永别。张将军也是性情中人，可有想过唐珏的感受？他对妻子的爱有多深，对你的恨便有多深。”

张弘范道：“原来是这样。”沉吟片刻，命兵士放开唐珏，道：“我今日暂且放你走。不过不要再让我见到你。”

唐珏见大事难成，只得恨恨离去。他明知得以保命是张惟孝居中说了情，却不肯道谢，甚至再未看其一眼。

忽有一队兵马奔了过来，领头的是位年轻将军。张弘范遂起身道：“这是阿里海牙元帅之子忽失海牙。”见张惟孝目露怪异之色，又忙解释道：“他是海牙元帅嫡妻所生，不是竹枝娘子的骨肉。”

忽失海牙走过来道：“他就是张惟孝吗？”张弘范点点头，道：“人归你了。”

忽失海牙挥了挥手，几名兵士奔过来，拿绳索反剪了张惟孝双手，将他带上大堤。一名兵士又用长索拴了张惟孝脖子，自己上马，将他拉行在马尾后。

一行人出南门往南，直朝岷山而来。张惟孝起初不明究竟，但入山后蓦然醒悟：“原来阿里海牙打算在我和晚晴同居过的地方将我杀死。”

山之巍巍，水之清清，林之森森，道之湾湾，千姿万态，千般风情。记忆如同岷山之坠泪碑，尽管风霜凛凛，依旧执拗地立于天地之间。犹记旧相逢，淡烟微月中。十年南北，空相忆，后会知何夕。这里是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岁月的地方，亦是他和她反目为仇、缘分走到尽头的地方。世缘相挽又还思，风云满目任时宜。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会死在这里，心中颇觉凄凉。只是事已至此，又有什么法子？

到了那处故宅，门前站着一名蒙古将军。张惟孝认得他，他就是当年从城下抱走竹枝娘子的男子，也就是她的丈夫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先走到张惟孝面前，蓦然扬手，重重扇了他一记耳光，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道：“这一下是为我妻子。”张惟孝挺了挺身子，道：“来吧，杀了我，为你妻子报仇。”

阿里海牙指着宅子问道：“你可还记得这里？”张惟孝点了点头。

阿里海牙道：“晚晴曾跟我说，这里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地方。”一面说着，一面拔出刀来。张惟孝道：“所以你特意选择在这里杀死我。”

阿里海牙不答，走到张惟孝身后。他已感觉得到对方举起了刀，便轻轻闭上了眼，想象那刀光划过后颈、人头落地的情形。不想弯刀落下，斩断的却是绑索。

张惟孝一时愕然，问道：“这是为什么？”阿里海牙道：“你跟我来。”领先朝宅内走去，张惟孝愣了一愣，也跟了上去。

二人一前一后，院子里正有数名侍女在陪着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玩捉迷藏的游戏。小女孩奔过来抱住了张惟孝，登时欢笑道：“抓到了。”伸手解开蒙眼巾，这才发现是个陌生男子，当即问道：“你是谁？”

阿里海牙叫道：“小佩，过来。”小佩问道：“阿爹，这个人是谁？”阿里海牙道：“他姓张，叫张惟孝，是你亲生的爹爹。”又对张惟孝正色道：“这是晚晴为你生下的女儿。”

张惟孝呆若木鸡，好半晌才道：“她……她怎么从来没提起过？”阿里海牙道：“当初你二人在岷山分手，你被解往洛阳后，晚晴才发现有了身孕，是你的孩子。我们本来打算利用这个孩子来对付你，但晚晴不同意，于是最终达成协议：我们不会利用这个孩子，但她也不能告诉你孩子的事。这些年来，我一直视小佩为己出，宠爱有加。本也想让她永远做我的女儿，可我知道晚晴放心不下你，她不想见到你孤零零地一个

人，所以我决定将小佩还给你。”

一时恍然如梦，惆怅无语。

紫箫明月底，翠袖暮天寒，玉人何处倚阑干。回首旧游浑不见，苍烟一片荒山。

[1]此诗为张弘范所作《述怀》。后元军主帅伯颜亦有《奉使收江南》诗道：“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与张弘范情怀截然不同。又，彼时蒙古已建元“大元”，但因张惟孝主人公一直在狱中，并不了解，所以文中依然用“蒙古”称呼。

[2]鱼玄机故事见同系列图书《鱼玄机》。

外一章 丹心难灭

临安作为南宋的都城，被新的征服者改回它原来的名字——杭州。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杭州，盛称它是『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他所不知道的是，曾经有一个叫作汴京的城市，风光旖旎，人物荟萃，城郭恢弘，经济发达，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而有一幅名叫《清明上河图》的画卷，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它的繁华。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
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
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
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
千古恨，凭谁说？
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
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辗关山月。
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南宋·王清惠^[1]《满江红》

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蒙古皇帝忽必烈经过长期准备，以南宋擅自扣押使者郝经为由，以阿术为征南都元帥，阿里海牙、刘整为元帥，兴兵十万攻宋。此次蒙古军不似往常那般分攻“三边”，而是集中兵力围困京湖重镇襄阳。

之前因阿里海牙妻子竹枝娘子辛苦经营，成功在鹿门山、万山筑堡，两处遂成为蒙古进围襄阳的据点。这两处均为汉水要害，溯流而上须经鹿门山，顺流而下则必过万山。蒙古大军包围襄阳后，又在另一河道白河入汉水处抢修工事，屯以重兵，以扼守全部水道。从一开始，蒙古便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扼守进出口，困住襄阳。

由于蒙古军不习水战，缺乏水师，便在樊城迎旭门外鱼梁洲填木筑台。鱼梁洲为汉江和白河共同淤积的沙洲，位于汉水江心，土地肥沃，风景绝佳，古人有“汉之广矣中有洲，洲如月兮水环流。流聒聒兮湍与濑，草青青兮春更秋”之句，却不想后世变成了军事堡垒。蒙古人在上安置弓弩炮石。又在周围建了五个石囤，以阻截宋南北援军进抵襄阳。

京湖最高长官吕文德虽远在鄂州，却一直密切关注襄阳局势。他因早先同意在鹿门山开设榷场，令蒙古人有机可乘，加上未及时增兵扼守襄阳外围，失去制敌先机，常有遗恨，总说：“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临死前对亲信道：“转告吕六，大哥已无能为力了，请他好自为之吧。”言讫狂笑数声，吐血而亡。有谣传说，吕文德是被蒙古人派奸细暗中下毒而死，这种说法可信度有多少，实在难以确定。

吕文德虽因依附权臣贾似道而为人轻视，然其成长于抗蒙战争，战功显赫，声名更著，连降将刘整也说“南人惟凭恃黑炭团一人而已”，襄阳局势因他的去世而愈发恶化。宋军主帅吕文焕不愿意困守危城，发动了一次反包围战，主动出击蒙古军，意图打通白河、鹿门山及汉水下游通道，但被早有准备的蒙古军打败，宋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回城中。

为进一步困死襄阳，蒙古皇帝忽必烈再度起用了之前被罢兵权的汉人世侯，由史天泽统领河北兵马，因另一著名汉人世侯张柔刚刚去世，便由其子张弘范统领山东兵马。二人征发大军，增援襄阳。

张弘范因曾留住襄阳一段时间，熟悉当地地形地貌，又曾参与平定李璫叛乱，一到襄阳，便用昔日围攻济南之法，发动军队在要害处筑城堡近十处，筑长围起自万山、包白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岷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互诸堡。至此，蒙古军不仅以十余万大军的优势兵力控制了汉水航道，还占据襄阳四周所有的制高点，并以长围连成一片，等于在襄阳城外再筑起了一道高墙——所筑城堡除鹿门山寨、白水城、万山城、一字城以及汉水中流实心台外，尚有牛首、安阳、古城、红岩、沙河等十余处城堡，“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罗无罅”——最终实现了“长围而缓攻”的战略意图，形成对襄阳的全面围困，已处于战略上的绝对优势。

大难不死的张弘范意气风发，作《鹧鸪天·围襄阳》一词道：

铁甲珊珊渡汉江，南蛮犹自不归降。
东西势列千层厚，南北军屯百万长。

弓扣月，剑磨霜，征鞍遥日下襄阳。
鬼门今日功劳了，好去临江醉一场。

又作《木兰花慢·征南》云：

混鱼龙入海，快一夕，起鲲鹏。
驾万里长风，高掀北海，直入南溟。
生平许身报国，等人闲、生死一毫轻。
落日旌旗万马，秋风鼓角连营。

炎方灰冷已如冰。余烬淡孤星。
爱铜柱新功，玉兰奇节，特请高纓。
胸中凜然冰雪，任蛮烟瘴雾不须惊。
整顿乾坤事了，归来虎拜龙庭。

气势澎湃，豪情满怀。写景抒情，均能融彻浑成，表达出南征必胜的信念，对凯旋的展望。

南宋朝廷意识到蒙古军誓下襄阳后，这才意识到危机。为了挽救危局，终于开始了大规模的援襄行动，于是襄阳、樊城一带成为宋蒙双方各自集中重兵争夺的焦点。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在蒙古军合围一年后，宋廷派江湖都统张世杰率军援救襄阳，水陆并进，结果被阿术打败。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汉水春潮上涨之机，利用水军优势，将部分物资运抵襄阳城下。但夏贵生怕被蒙古军袭击，连城都没敢进，只在城下与吕文焕交语而还。同年七月，夏贵再领舟师援襄，遭遇蒙古军伏击，损失两千余人，战舰五十艘。

咸淳六年（1270年）九月，贾似道再次派爱将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军援救襄阳，范文虎为吕文德女婿，也被拦截的蒙古水陆两军打败。最好笑的是范文虎，其子范天顺当时是襄阳对岸樊城守将，他身为主帅，战败后竟然自己率先乘轻舟逃跑，导致宋军群龙无首，军中大

乱，士兵溺死于汉水者甚众。

因为之前曾有夏贵成功输送物资的教训，蒙古刘整提出要训练水军，以进一步占据江面优势。于是都元帅阿术派出急使，执金牌，乘驿马，火速报告忽必烈，请求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忽必烈批准了这一要求，并派董文炳与汉军万户李庭、水军万户解汝辑率两万两步兵和原来已有的一支水军，前往襄、樊前线听从阿术调遣。刘整遂日夜加紧训练水军，非但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还提出了水陆协同三面夹击的战法。此后蒙古军依此作战，在对宋作战中占据了上风。

淮水、长江、汉水等大江大河本是南宋防御敌人南下的天堑，由于蒙古水师日益强大，天堑遂变成双方所共有。蒙古将领张弘范有《满江红·襄阳寄顺天友人》一词云：

奔驿南来，拥貔貅、且趁江右。
良自愧、劣才微渺，圣恩洪厚。
万里长江今我有，百年坚壁非他守。
看虎牙、飞上万山头，诛群丑。

风雨梦，乡关友。南北事，君知否。
寄一缄梅信，小春时后。
夜静戟门严鼓角，月明莲幕闲诗酒。
怕故人、相忆问归期，平蛮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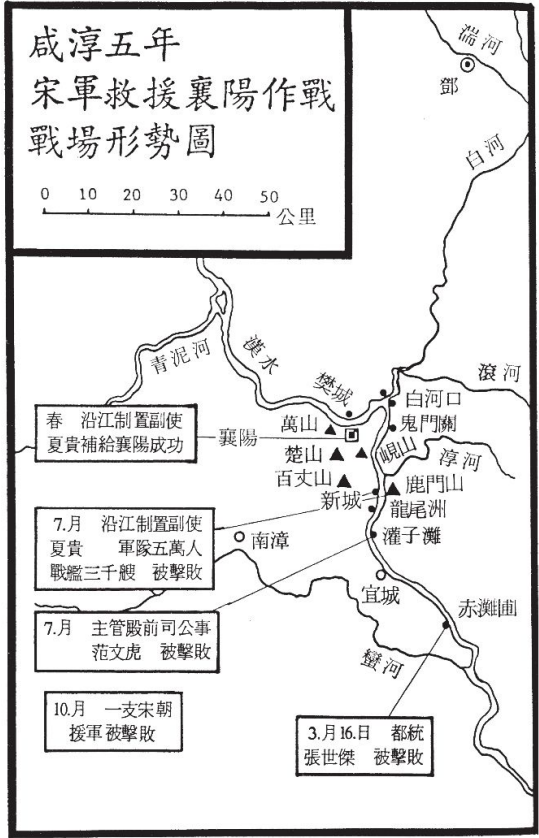
其中“万里长江今我有”一句，生动地道出宋军已失去水上优势。当蒙古水师耀兵江上时，困守孤城的吕文焕大为震惊，一度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然事实就在眼前，他心中的末日危机感亦愈发强烈。

因为宋军援兵屡屡战败，南宋群臣多主张派骁勇善战的名将高达前去支援襄阳，认为只有高达才有能力入援成功。高达曾在军中公然讥讽不知兵事的贾似道，还因此被贾似道迫害，险些招来杀身之祸。二人一向不和。贾似道又担心高达一旦入援襄阳成功，会削弱心腹吕文焕的权力，甚至露骨地说：“我若用高达，如吕氏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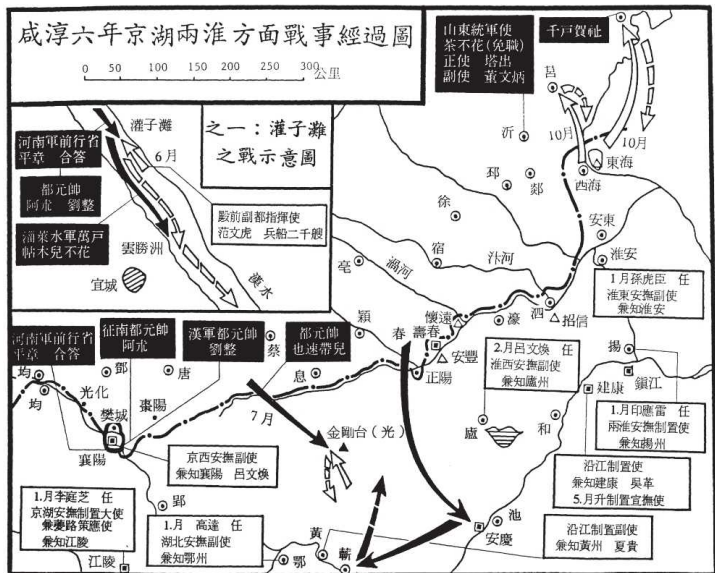
而襄阳主帅吕文焕竟然也跟贾似道一样的想法，生怕朝廷会派高达

到襄阳来，于是将捕获蒙古军哨骑数人谎报成襄阳初战大捷。朝野上下信以为真，一度也不把救援襄阳当回事。其实，由于权臣贾似道暗中阻挠，宋廷根本就没有就高达援襄一事达成一致。贾似道和吕文焕内外勾结，为个人权势，竟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坚决不肯起用高达，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战机。

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军围困襄樊已整整两年。为了摆脱困境，吕文焕派都统钟杨率一万精锐攻打万山，试图夺回这一眼皮底下的要塞，打通与江陵的陆路通道。万山由蒙古汉军将领张弘范驻守，张弘范早有准备，事先在老龙堤一带设下埋伏，诱宋军深入万山后，突然前后夹击，宋军大败。



咸淳五年宋军救援襄阳作战战场形势图



咸淳六年京湖兩淮方面戰事經過圖

本来张弘范已作出周密安排，以优势兵力包围了钟杨一军，完全可以将其一举全歼。张弘范所率兵马多为山东李璡原部，惊见钟杨枪法神勇，有昔日李全李铁枪之风，一时惊惧，纷纷惊退。钟杨这才得以杀出一条血路，率千余残军逃奔回城。由于此战折损甚众，襄阳守城宋军已不足一万，吕文煥再也无力主动出击，只能困守孤城，等待援兵。

吕文德死后，宋廷经过激烈争议，任命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坐镇江陵，负责引兵出援襄、樊。

李庭芝字祥甫，随州人。李家十二世同居一堂，代代善武，忠信节义，人称“义门李氏”。据说李庭芝出生时，李家的屋脊上忽然长出一朵灵芝，观者无不称奇，认为是祥兆，庭芝之名由此而来。嘉熙四年（1240年），蒙古军南下，荆襄战区首当其冲。此时李庭芝二十一岁，刚刚中了乡举，他想：“如今国家有难，大丈夫应当以死报国，怎么还能够安心待在书房里读书呢？”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到江陵投奔到名将孟珩帐下。孟珩见李庭芝相貌魁梧、谈吐不凡，当即将他留在身边，还对自己的儿子们说：“我认识的人很多，没有比得上李生的，以后他的名位肯定会超过我。”

淳佑初年（1241年），李庭芝进士及第，依旧在孟珩帐下主管机要

文件。孟珙死前留下遗嘱，推举贾似道代替自己，并将李庭芝推荐给贾似道。孟珙以善于发现人才著称，名将如王坚、高达等，均出自其门下，却偏偏推举不学无术的贾似道替代自己，令时人极为费解。贾似道镇守京湖后，起用李庭芝为制置司参议。不久，再次获得提拔，权知扬州，主管两淮制置司事。

扬州位于运河之南、长江之北，是宋都临安的北门，一直被南宋作为防守的重点。李庭芝初到扬州时，这里经过连续不断的战争，处处残垣断壁，一片凋零景象。李庭芝花了很大力气繁荣经济，扩充军备，甚至还拿出自己的积蓄赈济灾民，民得以安，百事俱兴。跟孟珙一样，李庭芝重视人才，四处网罗淮南人才。他听说楚州盐城^[2]籍进士陆秀夫很有才华，就将其招为幕僚。陆秀夫性情沉静，矜持庄重，沉默寡言，人们都认为他性格怪僻，很难接近，也很少人能与他合得来。但李庭芝发现他治事有方、稳重干练，所以一直很器重他。后来李庭芝官职升迁，也仍然把陆秀夫带在身边。在李庭芝的大力招揽下，淮南聚集了天下贤能之士，时人因此称赞说：“得士最多者，淮南第一，号称小朝廷。”

虽然李庭芝与贾似道的关系表面上看来一直还不错，但毕竟不同道，李庭芝始终没有成为贾似道这一路的人。贾似道派他援襄，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人选。坐镇郢州的范文虎却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致书权相贾似道道：“我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愿勿使听命于京湖帅，事成之后，功劳全属恩相。”表示不愿听李庭芝节制。

范文虎为吕文德女婿，亦是贾似道心腹。贾似道接到信后，竟然不顾大局，命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总是敷衍道：“我还没有接到朝廷的旨令，不能出兵。”借故停兵不进，还大肆购买歌童舞女，日恣淫乐。遭到弹劾后，才第二次率师援襄，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襄阳南面的灌子滩，范文虎乘轻舟逃脱。李庭芝几次上表自责，请求能够代替范文虎，但贾似道出于私利考虑，没有同意。

大敌当前、大军压境之际，南宋朝廷仍忙于争权夺势、内讧不息，而蒙古却不断完善制度，政治、经济渐渐地步入正轨，并将统治中心南移，吞宋野心昭然若揭。蒙古中枢一直位于和林地区，忽必烈即位后，

远在北方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先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位置更为理想的燕京，定名为中都。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蒙古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停用“蒙古国”号，根据《易经》“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即为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汗为元太宗，贵由汗为元定宗，蒙哥汗为元宪宗。次年二月，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以“山以南，国之根本也”为由，改中都燕京为大都，正式定其为大元首都。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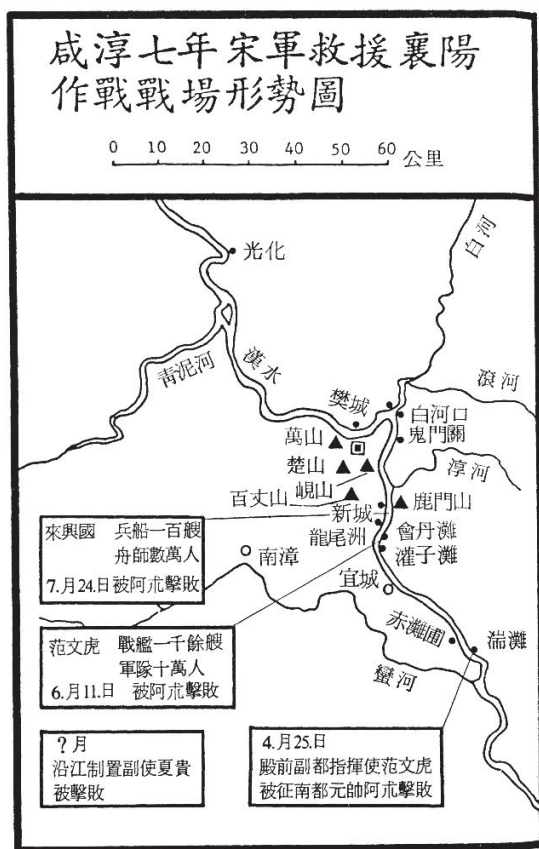
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是重大历史事件，既表明蒙古最高掌权者已正式接受中原文化，也代表蒙古实现了由邦国制度向中华帝制的转型。如此，蒙古由一个异族政权摇身变成中原政权，忽必烈亦由此将入侵中原的战争堂而皇之地改借口为统一中国。

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两城，同时陕西、四川各地元兵出动，以牵制宋军。宋将范文虎受命率舟师十万督运粮饷输往襄阳，但元军在入襄孔道鹿门山屯驻了重兵，元将张弘范率军出击，大败范军。范文虎趁夜色逃跑，一百余艘战舰、辎重都被元军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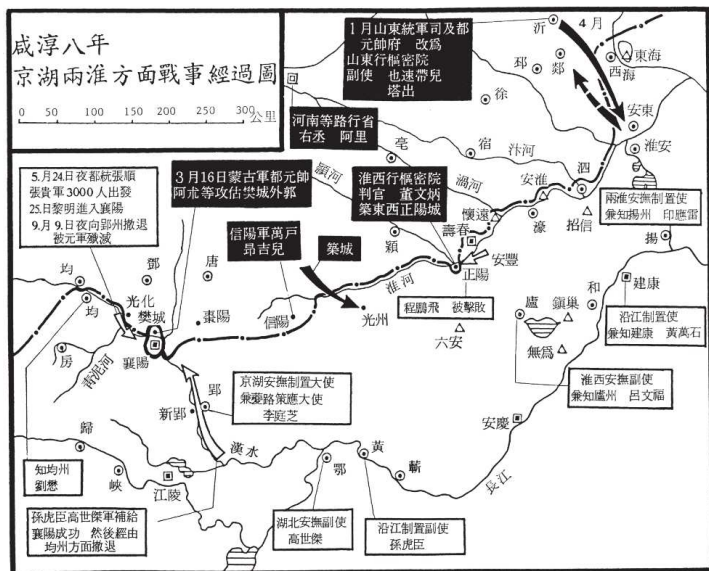
樊城守将张汉英为了求援，招募了一个善于泅水的人，将救援信藏在发髻上，人藏在积草下，打算从江面浮水而出。守卫江面的元军也缺乏粮草，无意中看到水中积草很多，就想用钩子钩起来烧火用，由此发现了送信人，救援信也被搜出。救援信中特别指出道：“鹿门已被敌人占据，现在只能通过江陵、郢州来救援。”于是，元军又刻意封锁郢州、江陵通道。南宋朝廷生怕元军就此顺流南下，诏令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率部进驻郢州，将帅都带兵驻扎在新郢和均州等河口，以守住关键。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屯驻在郢州的李庭芝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一般，无论水陆，宋援军均难以靠近，便想另寻他法。经过仔细探访，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发源于均州、房州，可以沿此河进入汉水，便想派人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李庭芝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出重赏招募到勇敢善战的三千壮士作为民兵，由总管张顺、路铃张贵率领，准备乘汉水上涨时入援襄阳。

出发前，张顺激励士卒道：“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三千民兵群情振奋，没有一个人临阵退缩。于是张顺、张贵乘船领先，沿江顺流而下。每三艘轻舟联为一组，中间一艘装载，左右舟则虚其底作为掩护。船上不但装备有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等，还运载有大批食盐、布帛等物资。



咸淳七年宋军救援襄阳作战战场形势图



咸淳八年京湖兩淮方面战事经过图

当时元军严密封锁万山江口，除了战舰密布外，江中还竖插着许多木桩，横拉了无数铁链，根本没有任何缝隙可以通过。张顺等人不得不强攻，张贵冲在前边，张顺断后，“乘风破浪，径犯重围”，先用火器和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桩等障碍物。元军纷纷赶来阻截，战斗十分激烈。二张转战数十里，最终倚仗火器优势冲破了重重封锁，杀出一条血路，于黎明时分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宋军被围困四年，第一次看到援军突破元军的包围圈到来，不禁踊跃欢呼，勇气百倍。

收军时，人们发现留作后队的张顺不见了，四处寻找不获。数天后，才看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上中四创六箭，怒目圆睁，手中仍然紧握弓箭。其人虽死，“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派人捞到张顺尸首，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顺、张贵率三千民兵突破元军的重重阻击，入援成功，导致襄阳战局形势为之一变，带来了解围的一线希望。对比之下，坐拥精锐大军的宋援军统帅范文虎却屡战屡败，不由得让人怀疑到底是宋军的战斗力有限，还是范文虎根本就无心援救襄阳。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不愿意坐守孤城，招募到两名擅长浮水的壮士阿舟、阿咩。二人曾是船夫铜锣手下，水性精妙，能潜伏在水

中数日不起。阿舟、阿咩也不要重赏，以吕文焕不杀张惟孝为条件，答应为宋军效力。二人冒死渡过重重关卡，一路泅水到达郢州，给宋军主帅范文虎投书送信。信中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到郢州的交通线。按照计划，由范文虎率五千精兵接应，张贵率军冲出重围，前去龙尾洲会师。

到了约定的日子，张贵辞别吕文焕，发舟出战，顺汉水而下。半路清点人数时，张贵发现军中少了一名犯过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当即意识到这名亲兵也许是叛变投敌了，不禁大惊失色，对部下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于是果断地改变了行动计划，乘夜放炮开船，横身荡决，血战中流，杀出了重围。元军元帅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赶来阻截。

张贵边战边行，快到龙尾洲时，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的接应部队，立即举火为号。对方船只看见灯火后，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张贵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原来由于张贵亲兵叛变，元军已经事先得知了消息，并抢先占领了龙尾洲，设下埋伏，以逸待劳。而本该来接应张贵的范文虎不但没有按约出兵，而且还引兵后撤三十里，将防地拱手让给了元军。张贵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又是孤军奋战，身上受伤多达数十处，最终力尽被生擒。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肯屈服。阿术为打击宋军士气，也不再多废话，断然将其杀害。龙尾洲一战，张贵全军覆没，宋军也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增援襄阳的机会。

张贵死后，元兵有意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以此招降襄阳守军。城上宋军望着张贵的尸体，均忍不住哭泣出声。吕文焕虽然心中沮丧，仍然再度拒绝了元军的招降，将张贵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张顺、张贵明知此次入援襄阳有死无生，但仍然慷慨赴国难，此行为虽在南宋苟且偷安的大画面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气壮山河，足令世人动容，然而援军被尽数全歼仍给襄阳守军士气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打击。整座城市被笼罩在一种沉重压抑的气氛中，黑压压的天空悲伤了整个大地，仿佛下一秒就会滴下泪珠。

权臣贾似道既不愿意出尽全力援助襄阳，襄阳宋军又多次突围不

得，无力自救。援襄主帅范文虎自己屡战屡败，无功而返，又处处掣肘京湖李庭芝，使其援襄终未能有所作为，这对城内宋军军心打击很大。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有心无力，无可奈何，便想先设法除去刘整。其人亲自督师围攻襄阳，又为元人造战舰、习水军，所呈之策，皆击中要害，如不除掉，后患无穷。于是李庭芝请以刘整为卢龙军节度使、封燕郡王，宋度宗允许。当时两军交战，边境封锁极严，李庭芝便请僧人永宁出面，携带告身、金印、牙符及自己的亲笔书信入元境，表面是要将这些物事送交刘整，其实是欲施离间计。

永宁一行一进元境便被俘获。元兵搜出他身上的书信后，极为紧张，连人带物急送大都。因为有李璿的前车之鉴，元世祖忽必烈对此也极为重视，派重臣调查此事，并召刘整回大都。刘整面见忽必烈道：“宋怒臣画策攻襄阳，故设此以杀臣，臣实不知。”声明这是宋人借刀杀人之计，自己并无异志。忽必烈经过反复考虑后，杀了永宁等人，重新将刘整调回襄阳前线。这一反间计虽未奏效，但忽必烈也多少采取了防范措施，日后重大战役均不再让刘整参与。

然襄阳之危机却日益严重。被围四年有余后，城中虽有粮食储备，却已是民力殆尽，“饥寒窘用，难责死斗”。军民不得不拆下房梁、门板，甚至人骨为薪，实际上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即使是普通百姓，也能够想象他心中的绝望与无奈，主帅如此，宋军官兵的士气便可想而知了。

襄、樊如此危急，临安城内的君臣却天天酒醉神迷、歌舞升平，“论功周、召，粉饰太平”。彼时在位皇帝为宋度宗赵禔，赵禔是宋理宗亲弟赵与芮之子，因宋理宗两个儿子均幼年夭折，日后再无子嗣，赵禔遂被幸运地过继为嗣子，得以继承大统。

宋度宗生母黄定喜原是陪嫁侍女，因身份卑微，极度自卑，怀孕时曾服药堕胎，结果没有成功，生下的孩子就是赵禔。但因为出娘胎前受到药物影响，赵禔智力低下，七岁才会说话，是众所周知的低能儿，因而当宋理宗决定立他为太子时，不少大臣都坚决反对，尤以宰相吴潜为甚。但赵禔是赵与芮唯一的儿子，也是与宋理宗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子，宋理宗坚持己见，还因此罢免了吴潜，逮捕吴潜心腹方甫，迫其自尽，

最终力排众议，立赵禔为太子。

只是赵禔的太子并不是一直当得安稳，这其中还有极为诡异的“魏紫姚黄”的说法。宋理宗有个外甥叫魏关孙，是宋理宗姐姐的孩子，很得宋理宗母亲全氏的喜爱。全氏为外孙魏关孙向宋理宗求官，宋理宗便决定召魏关孙入宫。按照惯例，只有姓赵的宗室子弟进入宋宫大内才不用佩戴腰牌。宋理宗为了省事，便让魏关孙假冒赵孟关之名入宫。但这件事却意外被太子赵禔得知，他由此大为恐慌，以为宋理宗赐魏关孙宗子名字，是为了取代自己。之后，朝野之间开始流传“魏太子”的谣言，指宋理宗有意立外甥魏关孙为太子。尽管宋理宗出面辟谣，表示并无此事，但民间开始有“魏紫姚黄”之传。

“魏紫姚黄^[3]”是宋朝洛阳出产的两种极品牡丹。“魏紫”原指千叶肉红牡丹，出自宋初宰相魏仁溥家，借指魏关孙，因其姓魏，母亲为宋理宗姐姐，贵为皇亲，暗喻出身尊贵；姚黄指千叶黄花牡丹，出于寻常百姓姚氏家，代表赵禔，因其母姓黄，不过是一名侍女，地位低下，暗喻出自寻常百姓家。不久后，魏关孙莫名其妙地淹死在赵禔生父赵与芮家的瑶圃池中，赵禔太子地位的威胁自然解除。

宋理宗来自民间，根基单薄，为了保住自己这一脉的皇位，在为赵禔选择妃子上也是煞费苦心。他明白赵禔资质太差，难成大器，便一直想给赵禔选一个聪明伶俐的妃子，千挑万选，终于选中宋理宗母亲全氏的侄孙女全玖。全玖父亲早丧，初入宫时，宋理宗还安慰她说：“令尊宝祐间尽忠而死，每每念及，深感哀痛。”换作常人，定会悲而哭泣，然后说一些感恩的话，不料全玖回答说：“妾父诚然值得追念，可淮、湖地区的百姓更值得挂念。”宋理宗由此对全玖刮目相看，于是册其为太子妃。

赵禔登基为宋度宗后，比宋理宗更加沉溺于酒色。凡是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按照惯例要于次日早晨去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宋度宗即位之初，一次前来谢恩的嫔妃竟然多达三十余人，由此可见这个皇帝荒淫到了何等地步。宋度宗自己一心玩乐，忙于醉生梦死，将朝政全部交给贾似道，称其为师臣，从来不呼名字。又加号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太师、魏国公。

可惜这位师臣穷途奢侈丝毫不亚于皇帝。贾似道在西湖葛岭有不少

豪华堂室，他自己整天忙着纵酒行乐，还不忘斗一斗蟋蟀^[4]，根本不顾朝政，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朝中官员只好将文书都抱到葛岭贾似道家中，交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理。时人因此讽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由于南宋王朝的腐朽，灭亡的日子也更加临近。

襄阳、樊城被围几年，形势危急，吕文焕数次派人向宋廷告急。贾似道不学无术，不知兵事，对襄樊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均不以为意，扣押告急公文，隐匿不报。还指使监察御史陈坚等人上书说：“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大为决定放弃襄阳之意。有人题诗嘲讽贾似道道：“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

当时有个姓杨的金判^[5]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贾似道荒于职事、淫乐无度，忍不住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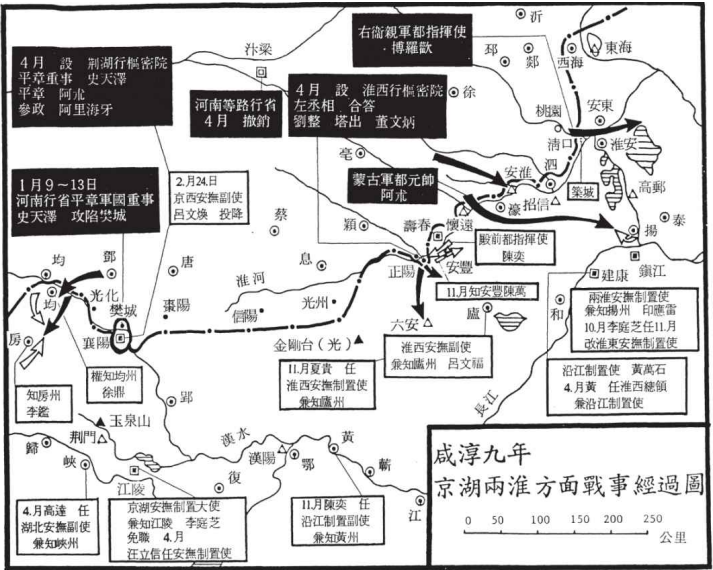
贾似道不但不发兵救援襄阳，还不准别人谈及前线的战争。有一天，宋度宗突然问贾似道说：“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贾似道大惊失色，说：“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说：“一个宫女这么讲的。”贾似道立即探出那宫女的名字，用别的罪名把她逮捕，秘密处死于监狱。此后，前线战事虽越来越危急，无人再敢告诉宋度宗。

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个叫金履祥^[6]的布衣，对天文、地理、礼乐、刑法、田乘、兵略、阴阳、律历等均有研究。因奸佞当权，绝意仕进，但仍忧心国事。元兵围攻襄樊时，金履祥目睹危局，激愤满怀，遂挺身而出，赶赴临安上书，进牵制捣虚之策：主张发重兵，由海道直趋河北，直击燕蓟之地，抄断元军后路，如此则襄樊之危将不战而解。他

还详细画出了海运所经的远近难易，极为详实，“海舶所经，凡州郡县邑，下至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这条捣虚牵制之计确实是一条上上之策，可惜为贾似道所阻。

咸淳九年（1273年），襄樊被围进入第六个年头。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宋军曾植大木于江中，连以铁索，架造浮梁，援兵可以从桥上通过，来往于两城之间。如此，襄、樊互为声援，相依互存，共同坚守，蒙古军围攻四五年之久，一直未能破城。

正月，元将张弘范攻打樊城时中箭受伤，襄伤向都元帅阿术建策道：“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持。”建议截断江道，断绝宋军外援，切开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这样，两城将会孤立无援。阿术、刘整听从张弘范的建议，利用汉水枯水期，派人潜入水中，“以机锯断木，以斧断锁”，焚毁了浮桥，从而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不仅如此，元兵还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从此无论水陆，襄阳再也不能支援樊城。



咸淳九年京湖兩淮方面战事经过图

忽必烈又用阿里海牙之计，令西域回回人亦思马制造巨石炮[7]，建了一支专门的炮兵部队。不久，炮兵总管唆都将巨炮运抵樊城，元军立即投入战斗。这种巨炮就是后世所称的“襄阳炮”，因首次在襄阳使用而得名。它并非火炮，而是巨型发石机，发出的石弹重一百五十余斤，威

力巨大，发射时声如百万霹雳俱发，所击无坚不摧，入地七尺。樊城的城楼一炮便被巨炮轰碎，摄人魂魄。元将张弘范趁机率陆军攻城，最终攻破樊城。宋将范天顺仰天叹道：“生为宋臣，死为宋鬼。”上吊自杀而死。宋主帅张汉英战死，另一大将牛富与元兵进行巷战，身负重伤，投火自尽。

樊城陷落后，襄阳如唇之亡齿。元军屠尽樊城，谓之洗城，还将宋军民陈尸于城外，其状甚惨，痛心骇目，以此恐吓襄阳军民。襄阳城中人心惶惶，已经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极端困境。

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元将阿里海牙开始以巨炮攻打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雷霆，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墙降者”。阿术见动摇城中人心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下令停止射击。刘整骑马来到襄阳城下，正好遇到吕文焕巡城，便朝其喊话道：“君昧于天命，害及生灵，岂仁者之事。而又齷齪不能战，取羞于勇者，请与君决胜负。”吕文焕一声不吭，暗中派人以强弩射击。刘整不及防备，右臂中箭，幸好身上穿了坚甲，这才保住了性命。他遂立下重誓：“必碎襄阳城，执吕文焕以快意。”主张立即以巨炮轰城。阿里海牙却不同意，道：“吕文焕射将军一箭，各为其主而已，将军不必太在意。”刘整自然不好再多说什么。

为了安抚吕文焕，阿里海牙亲自到襄阳城南门下，宣读元世祖忽必烈招降诏书：“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勿治，且加迁擢。”见吕文焕疑虑未决，又劝道：“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君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得，必不负君。”许以高官厚禄，并当场折箭盟誓，反复四次。

吕文焕深受感动，但依旧下不了决心，尚在矛盾之时，忽传来手下大将武荣、田世英等人已出降的消息，他见大势已去，便决意投降，道：“久闻济南张宏以重然诺闻名，得张济南一言，我无盟也。”

张宏与降将唐永坚随即持忽必烈诏书入城招谕。吕文焕便派心腹钟杨前去元军军营接洽投降事宜。然钟杨一去便被以“探视军情”的罪名扣押。次日，吕文焕举城投降，交出城市管钥，再献城邑，又献进攻郢州之计，表示自己愿意做先锋。至此，历时六年的襄阳保卫战彻底结束。

吕文焕随即跟随阿里海牙到大都觐见忽必烈，被任命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作为元军的先锋继续进攻南宋。当身份变换的他再次站在襄阳城头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能回想起他曾经最爱的岳飞的那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此时此刻，他心中又该是怎样的波澜，怎样的感慨！

他的一生，本来可以是英雄的一生，如后世史学家所言：“刻苦艰忍精神实值后人领兵者所景仰。”但却因为最后的结局，最终作为千古罪人留名青史，并首得“罪魁”称呼[8]。不过在时人心目中，吕文焕并非十恶不赦之徒，其地位甚至比贾似道还要高一些。宫廷诗人汪元量[9]有《醉歌》诗道：“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襄阳失陷后，宋廷非但没有按惯例抄没吕家，反而加封吕文焕侄子吕师孟为兵部尚书，派他出使元军，以求和议。宋臣文天祥上疏道：“叛逆遗孽，不当待以姑息，乞举春秋诛乱贼之法。”建议朝廷杀吕师孟立威，然不被采纳。吕师孟不久即降元。

宋德祐元年（1275年），太皇太后谢道清又亲下诏书给吕文焕：“因思尔文焕世受国恩，久当事任，守城备殫勤劳尔。奕尔文虎，皆受先朝之知，尝任岩帅之寄，一时舍此，度非本心。”表扬吕氏守襄阳有功，体谅其降元是不得已而为，又希望吕文焕能够出面，为宋元双方息兵通好。

吕文焕回信道：“报国尽忠，自揣初心之无愧，居危守难，岂知末路之多艰？兹祈转念昔日之微劳，庶可少伸今日之诚款。干戈满眼，轻性命于鸿毛，弓矢在腰，系死生于马足。不但驱驰于西北，誓将屏蔽于东南。幸以微劳，屡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计，最为淮甸之危，蠢尔无厌之戎，指为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冲激，飘扬若风雨之去来，坐一日以尤难，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筑，盖已扼吾咽喉，樊城剪屠，又已去吾羽翼。虽刘整首先于犯顺，而焦然中苦于党奸。孤城实如弹丸，谓靴尖之踢倒，长江虽日天堑，欲投鞭而断流。凶焰如斯，先声荐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尚冀庙堂之念我，急召邻郡以会兵。委病痛于九年之间，弃肌肉于群虎之口。因念张巡[10]之死，无救

于前，尚效李陵之生，冀图于后。国手败局留著，岂比寻常之机？俗眼据图视形，宁识骊黄之马？是使忠良误陷于夷狄，乌能绝意不念于乡闾？知死也何补于生，有食焉不任其事。因衔北令，乃拥南兵；视以犬马，报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

信中称他在极端困危的情况下，守城九年，为乡间百姓着想，最终才不得已投降。只是吕文焕虽在信中称“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然依然积极引导元军南下。尽管时人和后人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无奈和悲情，也可以解释他开城投降是为了避免襄阳城中百姓免遭屠杀，但他在投降后甘为急先锋的做法却极度为人不齿，在春秋大义的民族意识下，最终难逃口诛笔伐的命运。

吕文焕虽举城投降，其部下尚有忠勇之士，如童明、王仙、吴信、吴旺等武将相继脱身，逃回宋朝，继续为抗元效力。襄阳监军兵部侍郎黎尚已是七十六岁高龄，自觉有亏职守，携一家数十口逃离襄阳，隐居在湖南乡野之地。襄阳都统钟杨亦设法逃脱，后与其父钟蜚英一道助李芾守潭州^[11]，钟杨战死，钟蜚英自杀殉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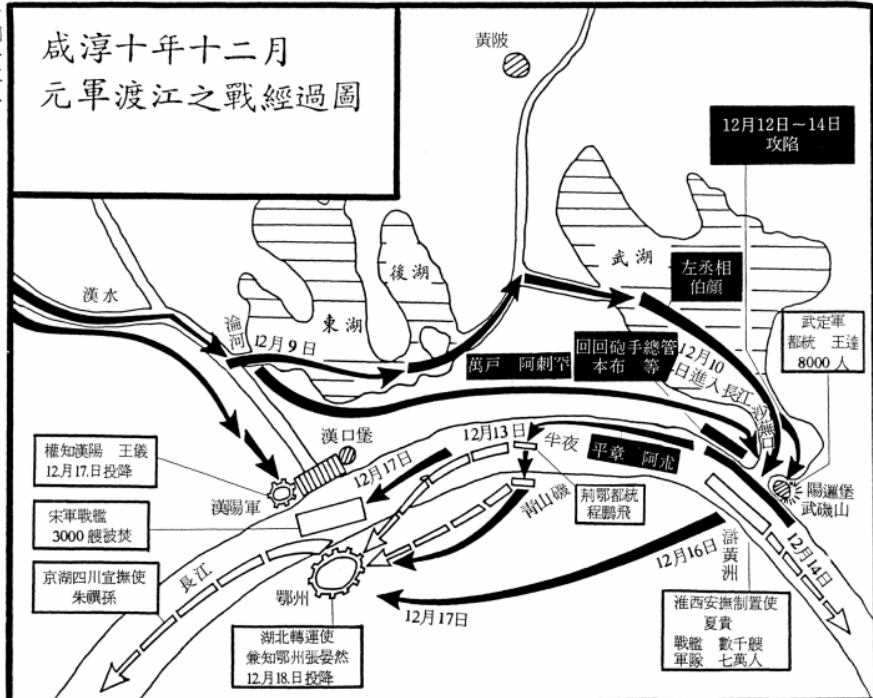
襄阳于南宋如人之脊梁，宋失襄阳，东西阻隔，地利全失，军心溃散。吕文焕降元后，宋沿江诸城守将多是其旧部或熟人，立即随风而降，为元军进攻宋之腹地敞开了大门。南宋朝廷虽然为之震动，宋度宗甚至闻之昏倒，但并未认真从中吸取教训。权臣贾似道谄过于人，振振有词道：“臣始屡请行边，陛下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将过错推在皇帝身上。宋度宗无言以对。给事中陈宜中请斩怯弱逃跑的援襄主帅范文虎，贾似道不同意，只降其一官^[12]。新任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上书，请求追究襄阳失守的责任。汪立信更是提出了对策，说：“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忽岁月，缓急倒施。为今之计，只有二策：将内郡的兵调出充实江上，可有兵七十余万人。沿江百里设屯，平时往来守御，有事东西并起，战守并用，互相应援，这是上策。和敌人讲和以缓兵，二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能行，就只有等待亡国。”贾似道大为恼怒，将汪立信的信摔在地上，大骂说：“瞎贼汪氏怎敢这么胡说！”将汪立信罢职^[13]。太府寺丞陈仲微上书称言襄樊之失责在君相，被黜出朝。而诸吕在贾似道庇护下，继续担任要职。败兵之将逍遥法外，正直之士反遭贬黜。到了

目下局面，南宋灭亡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元世祖忽必烈依旧没有把握能夺取中原的锦绣河山。之前，蒙古铁骑纵横天下，唯独在进取中原时遭到了极为激烈的抵抗——单是襄阳一地，便用了整整五年时间，先后动用近二十万兵力——这一直令忽必烈心有所惧，但中原的繁华又令他追慕不已。因此惆怅地问臣下说：“天下何以得？宋何以亡？”降将管如德道：“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恃？”管如德到底是熟悉南宋情况的人，一句话一针见血，精辟地概括了襄樊的战略地位。一语惊醒梦中人，忽必烈闻言后连连称善，立即封管如德为湖北招讨史，由此下定了灭宋的决心。

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布《下江南檄》^[14]，下令二十万大军水陆并进，攻灭南宋。以伯颜总领伐宋之事，史天泽为副之。伯颜生长于伊儿汗国，因入朝奏事，被忽必烈留用。伯颜、阿术领一军，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由襄阳入汉水过长江，直取临安。史天泽也是军中统帅，但在进军途中病死。右丞相博罗欢以及阿答海、刘整、塔出、董文炳领另一军，以刘整为先锋，自东道取扬州，牵制两淮。元将郭昂有诗描写元军之势道：

咸淳十年十二月 元軍渡江之戰經過圖



咸淳十年十二月元军渡江之战经过图

三楚人惊挠击频，两淮形势壮分屯。
秋风鼓角悲蛇阵，落日旌旗拥戟门。
谈尘夜摇山月白，剑光清照海涛浑。
与谁共挽银河水，一洗中原战血痕。

伯颜兵出襄阳，大军直指鄂州。宋军主帅张世杰事先已做周密布置，夹汉水依山筑就两城，再置树桩木于江中，以铁链横江，分布战舰数千艘于江上，完全封锁了江面，情景与昔日元军围困襄阳时大致相同。元军无法通过，劝降无效，进攻又屡被张世杰击败。伯颜不得已，决意放弃鄂州，动用人力将战船拖入鄂州下游的沟渠，迂行几百里，总算进入汉江，并一举攻克重镇鄂州。伯颜留阿里海牙以四万兵守鄂州，自领大军浮汉入江，沿江南下，直指临安。但由于鄂州张世杰拒绝招降，继续为宋坚守，成为鄂之隐患[15]。

另一路先锋刘整在攻打饶州时中箭受伤，但他灭宋心切，欲继续渡江征战，为伯颜阻止。刘整怒道：“首帅止我，顾使我成功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16]，果然！”愤懑不已，当晚即箭疮复发而死。此器量狭小之

人，最终死于急怒攻心之下[17]。

鄂州失守后，群臣纷纷上书，要求贾似道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迫于朝野压力，被迫同意亲征。他率领诸路精兵十三万，还有大批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养的船只，甚至带着妻妾，轴舫衔接，绵延百余里。时任淮西安抚制置使的夏贵见过贾似道后，不谈抗敌大计，却从袖中取出一张字条交给贾似道。上面竟然写着：“宋历三百二十年。”此时，宋朝历时已近三百二十年，夏贵的意思是暗示宋朝国势已尽。贾似道心照不宣，竟然点头默许。

贾似道出兵时，曾经被他骂为“瞎贼”的汪立信受命为江淮招讨使，遇见了贾似道。贾似道道：“不用公言，以至于此。”汪立信道：“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又道：“今江南无寸土干净，我去寻一片赵家土地上死，但要死得分明。”

元军一路势如破竹，黄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宋朝守将望风而降。宋将范文虎也在安庆不战而降，并随伯颜入寇临安。

贾似道率领的宋军最终与元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18]遭遇，与另外两路宋军孙虎臣军和夏贵军共同迎击元军。尽管宋军有绝对的优势兵力，贾似道一看到军情严重，又打算故技重演，向元军统帅伯颜送去荔枝、黄柑，请求输币称臣，被元军拒绝。贾似道立即命人暗中预备快船。做好了逃走的准备。战争一开始，孙虎臣军首先溃败，孙虎臣本人带着小妾逃跑。另一路宋军夏贵不战而退。贾似道闻讯后惊惶失措，立即鸣锣退兵。元军乘胜追击下，宋军大溃，被杀死、溺死者不可胜计，水面都被鲜血染红，军资器械及督府图籍符印尽为元军所获。这一战中，南宋水陆主力几乎丧失殆尽。

贾似道当时被宋度宗尊为“师臣”，群臣视其为“周公”，却如此不堪一击，时人因而嘲讽道：“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谗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

贾似道的败退影响极坏，镇江、宁国、隆兴、江阴等地宋将弃城逃跑。太平、和州、无为的守将相继投降。宋朝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溍逃跑，建康降元。江淮招讨使汪立信退至高邮，自杀殉国。元军攻

陷饶州，知州唐震、前宰相江万里不屈自杀。

贾似道兵败误国，朝野震动，群情激愤。此时宋度宗已死，度宗之子赵显即位，是为恭帝，年仅四岁，由宋理宗皇后谢道清临朝听政。贾似道竟然还上书给谢道清，请朝廷立即迁都，由此招来更大的民愤。他回师途中经过绍兴，守城者竟不给他开城门。好投机的宰相陈宜中趁机上书，请斩贾似道以谢天下。谢道清考虑到贾似道是贾贵妃的胞弟，又是台州同乡，只削夺其官职，后经大臣们多次要求，才加以贬谪，发往婺州[19]居住。但婺州人痛恨贾似道，到处张贴露布，将他驱逐。于是又徙建宁府。然建宁是理学之乡，为大儒朱熹讲学之处，群臣认为不能让贾似道这等奸臣侮辱圣地。谢道清无奈之下，只好又改贬循州安置，没收其家产。循州即前宰相吴潜被贬之地，吴潜最后也死在这里。

宗室福王赵与芮[20]早痛恨贾似道擅权误国，暗中招募公差，要在半路杀死贾似道。苏州富商郑虎臣父亲郑坝任越州同知时，曾作诗讽刺贾似道道：“收拾乾坤一担担，上肩容易下肩难。劝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由此得罪贾似道，被诬陷流放至死，郑虎臣自己也被充军边疆，后遇赦放归，成为江南巨富。他一直想要报仇，便欣然应命，以会稽县尉的官衔监押贾似道路上路。

一路上，郑虎臣对贾似道“辱之备至”。当时贾似道随行还带着侍妾有数十人，但都被郑虎臣设法赶走。还将贾似道所坐的桥子的桥盖除去，让其暴晒在太阳下。贾似道狼狈不堪，有心自杀，却下不了决心。

到了福建漳州，知州赵介如是贾似道门客，倒是知恩图报，立即设宴招待。贾似道畏惧郑虎臣，不敢上前入座，连称“天使唯谨”。天使即指郑虎臣。赵介如觉察到郑虎臣想杀贾似道，便暗中派人防范。郑虎臣本想将贾似道折磨够后再杀他，见赵介如起了疑心，怕节外生枝，便决意痛下杀手。到龙溪木棉庵[21]时，郑虎臣逼迫贾似道自杀以谢天下。贾似道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郑虎臣道：“我为天下杀你，虽死何憾！”随即将贾似道拖到厕所中用巨锤打死。又投贾妻及长子贾德生于江中淹死，只留下次子贾德润性命[22]。

郑虎臣随即被官府以“擅杀大臣”的罪名捕杀。有人说官府是奉宰相陈宜中之命[23]。还有人说拔刀杀死郑虎臣的并不是刽子手，而是名将

张世杰^[24]。前一传闻沸沸扬扬，被公认为真相。后一说法几乎无人相信，因为张世杰与贾似道、郑虎臣俱无私怨，亦从未谋面，若实在要找理由，大概只能从当年郑虎臣的襄阳之行去刨根问底了。

贾似道天台同乡黄庚有吊诗云：

不学苍龙卧浙东，惊飚吟佩堕青璫。
既无良策安江左，空有名园似洛中。
危栈连云晴亦雨，飞楼近海夜生风。
人间富贵皆尘土，回首吴山落照红。

贾似道兵败后，宋军精锐丧尽，元军乘势长驱东下，南宋各地官吏大都丢印弃城，望风而逃。谢道清与右相陈宜中主持朝政，毫无备御良策。德祐元年（1275年）十一月初，元参政阿剌罕率领十万步骑，自建康出兵南行，败漂阳宋军，攻克广德，兵锋直指独松关^[25]。

独松关地处安吉县与余杭市界上，东西有高山幽涧，南北有狭谷相通，为临安经广德通建康之咽喉要地。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军大举南下，兵至独松岭下，金军统帅兀术见独松关地形险要，无人把守，不由失声大笑说：“南朝无人！此地若遣数百甲兵守候，吾岂能插翅飞渡哉！”话音刚落，宋将岳飞伏兵四起，金军仓促应战，丢盔弃甲，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南宋建都临安，独松岭之重要地位凸显。宋高宗为拱卫京师，下令在独松岭垒石为关，关南五公里处，左有百丈关，右有幽岭关，合称为“独松三关”。关上建有兵营、立有弓箭房，关门就在驿道上。自此，独松关成为南宋京师的西北大门，号称“京畿门户”，为著名雄关险道。

而在独松关建关一百四十五年后，元军再次挥兵南侵，直逼独松关下。当时守卫独松关的是宋将张濡，以浙西安抚司参议官的身份，领有精兵数千，扼守于此。张濡字子含，一字泽民，号松窗，南宋初年著名大将张俊的四世孙。

就在八个月前，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礼部尚书廉希贤、工部侍郎严忠

范、秘书丞柴紫芝为国信使，持国书赴临安，劝南宋投降。出发前，廉希贤曾请求派重兵护送，元将巴延道：“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不同意派兵护送。但廉希贤坚决要求，巴延便给了他五百兵。这一拨人马要到临安，必须经过独松关。结果到达独松关时，守关宋军不知道对方是使者，贸然出兵袭击，严忠范当场被杀死，廉希贤也被砍伤。

在这场本来不该发生的纠纷中，张濡的态度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知对方使者身份的托词也相当勉强。但这也不能表明他就是意志坚决的主战派，事情发生后，他还将伤重的廉希贤捆送到临安去请功，显然是典型的沽名钓誉之徒。

廉希贤被送到临安后不久即因伤重死去，时年二十九岁。廉希贤的兄长便是元初杰出的名臣廉希宪，人称“廉孟子”，官至从一品中书平章政事，其位仅次于中书令和左、右丞相。因廉希宪时居高位，深受元世祖宠信，南宋朝廷担心元军会因为廉希贤之死而大肆报复，便决定由宰相陈宜中出面，写了封言辞恳切的道歉信，声称杀元信使是边将所为，谢太后和宋恭帝事先并不知情，南宋愿意严惩边将，并输币给元军，请求罢兵修好。

信被送到在建康的元军统帅伯颜手中。伯颜认为这是宋廷的诡计，是在故意试探元军的虚实，但还是派议事官秦中、张羽同南宋使者一起去临安查探事情究竟，同时催促宋廷尽快投降。然而，到达平江[26]驿站时，元使者张羽又被一名“爱国心强烈”的宋将派人拦路刺死。伯颜由此而怒火中烧，发誓不再与南宋朝廷议和，并下令立即进攻南宋。

本来张濡因为擅杀元国信使事件要受到南宋朝廷的严厉处罚，以向元军谢罪，如此一来，他反而逃脱了处罚，俨然成为了爱国英雄人物。然元将阿剌罕却因为痛恨张濡之前无端杀死元国信使，一到独松关关下，便挥军急攻。宋军人少，张濡频频向宋廷告急。宋廷便命文天祥从平江赴援独松关。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招，如此一来，就相当于放弃了平江。文天祥虽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

独松关被围近一月后，张濡突然率军出关，名义是要主动出击，北上阻止元军。然旁人均知他是想要阵前逃遁，因为元军誓要为廉希贤报仇，点名要将张濡碎尸万段才肯罢休。在如此高压之下，张濡临阵出逃

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他的运气实在不好，离开独松关不久后，便与元骑兵遭遇，在交战时受到夹击，宋军溃败。张濡当时逃脱，但后来还被元军俘虏，被残酷磔杀而死，他的丰厚家产也被抄没，转送给廉希贤的家人。

张濡的孙子便是著名的遗民词人张炎。张炎曾祖张镒、祖父张濡、父张枢都是有名的词客，张炎以世家公子身份，前半生居于临安，生活优裕，“仰扳姜尧章、史邦卿、卢蒲江、吴梦窗诸名胜，互相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飘飘征情，节节弄拍，嘲明月以谑乐，卖落花而陪笑”，多作雅词，雅丽深婉。祖父被杀后两年，他作《高阳台》词云：

古木迷鸦，虚堂起燕，欢游转眼惊心。

南圃东窗，酸风扫尽芳尘。

鬓貂飞入平原草，最可怜、浑是秋阴。

夜沉沉，不信归魂，不到花深。

吹箫踏叶幽寻去，任船依断石，袖裹寒云。

老桂悬香，珊瑚碎击无声。

故园已是愁如许，抚残碑、却又伤今。

更关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泠。

此词为凭吊韩侂胄的南园并兼吊贾似道之秋水观而作，情转凄清。显然，张炎在这二人身败名裂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家族兴衰的影子。

张濡离关后仅一日，元军大力进攻独松关，攻势猛烈。宋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独松关陷落。宋守将冯驥被俘，不屈而死^[27]。

此时，文天祥率领的援军还在路上，他还在途中写了一首《赴阙》的诗：“楚月穿春袖，吴霜透晓存，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役役惭金注，悠悠叹瓦全。丈夫意何事，一日定千年。”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就在他离开平江三天后，平江也失守。

独松关失守，意味着临安的大门已经洞开，独松关临近州县的官吏均望风而遁。临安守卫空虚，谢道清下诏，号召各地起兵勤王，各地官

员要么准备投降元军，要么还在观望，立时响应的只有张世杰、文天祥、李芾三人。湖南提刑李芾应诏遣将率壮士三千入援，但如同杯水车薪。

张世杰正驻守郢州，接到勤王诏书后，立即领兵入卫临安，途中还收复了饶州。但宰相陈宜中对张世杰不信任，因他曾为张柔部将，而元军主将张弘范正是张柔的儿子。正值用人之际，陈宜中却自作主张地调换了张世杰原来统率的军马，此举难免令人心冷。可佩的是张世杰并没有因为朝廷的猜忌而投降元军，反而坚持抗战到最后。

文天祥时任赣州知州，接到诏书后，捐献家资充当军费，召募军士两万人，其妹夫彭震龙、门客刘洙、张惟孝生父张镗等人也都随从起兵，打算一起入卫临安。张镗后兵败遇害。当时有人劝文天祥不要以卵击石，说：“现在元兵三道而进，你以乌合之众万人去迎敌，无异于驱羊去斗猛虎。”文天祥回答道：“我也知道情况如此。但国家危难，征天下兵，竟无一人一骑前往，我深以为恨，所以不自量力，以身赴难。或许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社稷还可保全。”当文天祥一行前往临安时，陈宜中认为他统率的是乌合之众，“儿戏无益”，竟然不准他入卫临安。

在元军压境之时，南宋朝廷人心浮动，恐惧不堪，京师官员弃官逃跑的现象日益严重。其实，自从贾似道军溃鲁港后，南宋朝廷便已经陷入了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左相王爚认为自己的建议不得施行，上书请求辞职罢政，不待命令下达，便自动离职。右相章鉴见元兵日益迫近，借故离职逃去。此后，廷臣出逃成风。太皇太后谢道清迫不得已，重新任命王爚为左相，并剥夺了章鉴的官职，想以儆效尤，但仍然不能制止廷臣继续出逃。

不久，临安戒严，同知枢密院曾渊子、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使王霖龙、侍从陈坚、何梦桂、曾希贤等数十人先后逃走，朝堂中一片冷落萧条。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为了顺利走脱，竟然暗示台谏弹劾自己，以求去职，台谏的弹劾奏章还未递上，便急不可待地逃出城去。

谢道清勃然大怒，命人在朝堂贴出告示：“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

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又提出凡坚守岗位者将由尚书省记上一功，叛国逃亡者由御史查明情况上报，仍然无济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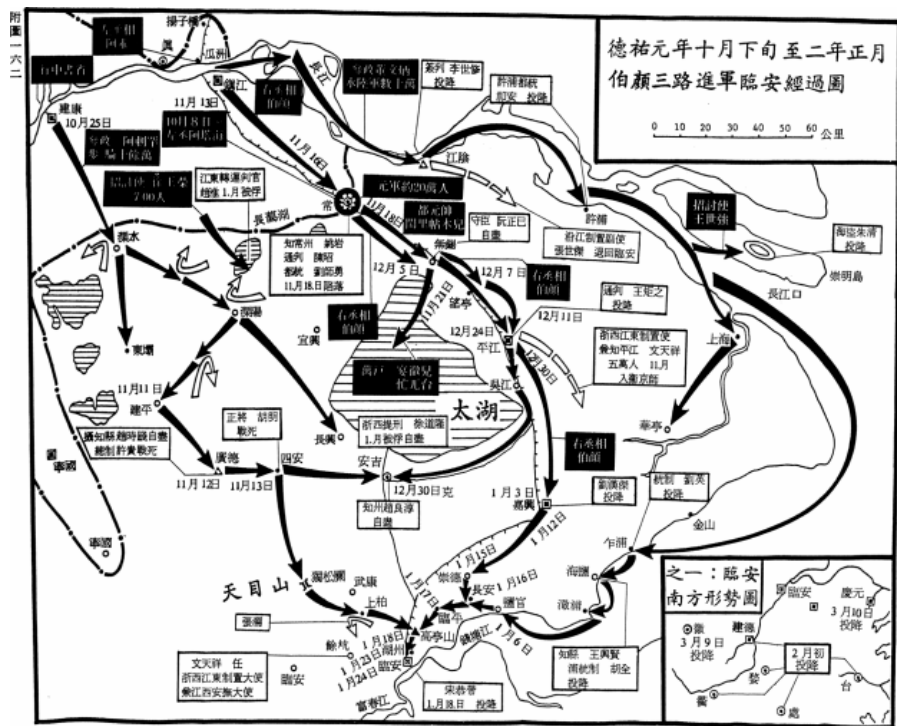
右相陈宜中行事专断，且无实际才能，遭京学生刘九皋等上书指责，陈宜中竟然不经允许就擅自离开京师。谢道清多次征诏，三个月后才回到任上。执政大臣已是如此，其他普通官员更是无时不刻在寻找机会脱身。到后来，谢道清有一次在慈元殿宣布任官诏书时，到场的文官仅有六人。南宋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无人能支撑大局。在这样的状况下，亡国只在旦夕之间，朝野上下对此均是心知肚明。

元军继续进军，所过之处，宋朝守将相继投降。只有在到达扬州时，守将李庭芝、姜才拒降死守。宋将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结集战船万余艘，在焦山与元军阿术、张弘范部大战，想以此来扭转局面，但宋军大败。后孙虎臣在泰州陷落时自杀。文天祥、张世杰商议再战，但宰相陈宜中一意求降，不予采纳。另一宰相留梦炎则弃官逃跑。文天祥、张世杰请皇室转移海上避难，由他们领兵背城一战，但陈宜中不许。谢道清、陈宜中先后派宗正少卿陆秀夫、监察御史刘岳到元军求降，随后又送上传国玺和宋恭帝的降表。张世杰、刘师勇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继续抗元。刘师勇到海上后，见败局难以挽回，忧愤纵酒而死。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领的蒙古大军云集临安市城下。宰相陈宜中请谢道清逃出临安。谢道清开始坚决不同意，陈宜中再三请求，谢道清才勉强答应。在决定降元同时，谢道清命秀王赵与择、杨淑妃等人护从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先行逃离京师。可笑的是，到了谢道清整装待走之时，陈宜中等人却早已经不知去向。原来元军统帅要求宰相陈宜中去军营商议投降事，陈宜中害怕被杀，已经趁黑夜逃往温州。谢道清忿怒之极，下了她一生中最后一道委任诏书：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负责与元军谈判。然而，文天祥在前往蒙古军大营谈判时，被元军主帅伯颜扣留。三月，谢道清开城投降，向伯颜奉上降表，号称“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的临安，就此落入元军之手。对此，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有诗写道：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
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在诗中直呼太后谢道清的名字，显然是讽刺她率先投降的可耻行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谢道清以太后身份签署了标志南宋亡国的降表，所以她由此成为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太后。如果套用亡国之君的说法，她就是亡国太后。



德祐元年十月下旬至二年正月伯颜三路进军临安经过图

元军占据临安后，将宋恭帝等南宋君臣尽数押往大都。谢道清因为患病在床，暂时留在临安，由元兵监视。但不久后，元军强行将她从宫中抬出，押送到大都。宫廷琴师汪元量随同谢道清北上，用诗歌记录了元兵南下后南宋河山遭受蹂躏的惨痛景象：“两淮极目草芊芊，野渡灰余屋数椽。兵马渡江人走尽，民船拘敛作官船。”景真情挚，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

元朝为了笼络人心，对被俘虏的南宋皇室成员没有加害。谢道清被除去太后名号，降封为寿春郡夫人。七年后，南宋亡国太后谢道清默默

地病死在异国他乡，时年七十三岁。

临安作为南宋的都城，重新被新的征服者改回它原来的名字——杭州。就在南宋朝廷投降的第二年（1277年），南宋皇宫因民居失火延及而焚烧殆尽。又过了一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北京，在元世祖忽必烈处做官。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马可·波罗来到杭州，为江南的风貌所倾倒，时时采风问俗，后来回国后，著《马可·波罗游记》，其中盛称杭州是“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这个意大利人所不知道的是，曾经有一座叫作汴京的城市，它是北宋的都城，风光旖旎，人物荟萃，城郭恢弘，经济发达，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有“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繁荣昌盛远胜杭州。而有一幅名叫《清明上河图》的长图画卷，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它的繁华。

即使是马可·波罗眼中的杭州，繁华也没有持续太久。至正元年（1341年）四月，杭州发生大火，自东南延至西北，近三十里官民间舍焚荡其半，总计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余间，受灾人数近四万人。灾难还没有结束，次年（1342年），杭州再次起火，火势汹汹，火灾之甚前所未有，共烧毁民舍四万余间。数百年浩繁之地，终于日渐凋敝。

谢道清、宋恭帝被俘，南宋实际上已经从形式上宣告灭亡，但这并不代表南宋的历史就此结束，南宋遗臣先后拥立了两位皇帝，奋力抗元，坚持斗争三年。大批铁骨铮铮、力挽狂澜的忠义之士不屈不挠，继续英勇斗争，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为宋朝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最后一页，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幅极为悲壮的画卷。

临安陷落时，宋度宗长子益王赵昰和第三子广王赵昺正逃往婺州，伯颜进入临安后，立即派元军追赶。二王提心吊胆，又逃到温州。南宋不甘心投降的文臣武将听到消息后，纷纷赶往温州投奔辅佐，希图能够东山再起。这其中有礼部侍郎陆秀夫和将领苏刘义、张世杰，还有之前从临安逃到温州的宰相陈宜中。德祐二年（1276年）五月初一，南宋遗臣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改年号为景炎。尊宋端宗母杨淑妃为皇太妃，进封赵昺为卫王。陈宜中任左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

此时，福建、广东一带仍然为宋军所控制，川东张珩、淮东李庭芝也依旧在顽强抵抗元军的进攻，江西、湖广一带也尚在争夺之中，元军并未完全占领。因而看起来，南宋政权并非完全没有希望。

李庭芝之前曾率军援救襄阳，因受到贾似道心腹范文虎的牵制，一直劳而无功。襄阳失守后，朝中震动。群臣纷纷上书，请求追究襄、樊失守的责任，要求将怯弱逃跑的范文虎斩首，但贾似道有意庇护，范文虎只降一职，改任安庆知府。李庭芝受的处罚却比范文虎要重得多，被罢官免职。直到咸淳九年（1273年）十月，元军大举进攻，两淮地区危急，而两淮安抚制置使印应雷刚好在这时候暴死，南宋朝廷逼不得已，才重新起用李庭芝为两淮安抚制置使，专守扬州。

李庭芝到任后，与骁将副都统姜才协力守御。此时南宋朝廷危在旦夕，李庭芝幕府幕僚纷纷辞职，唯独陆秀夫坚守本职，毫不动摇。李庭芝深为感动，感到以陆秀夫的人品才干，在自己的幕府实在太过委屈，于是郑重推荐给朝廷，陆秀夫由此调往临安，官任礼部侍郎。陆秀夫多次上书，请求到前线抗敌，但均没有结果。伯颜率元军逼近临安时，听说了陆秀夫等忠义之士的事迹时，不禁叹道：“宋朝有这样的忠臣，却不知重用。如果重用的话，我还会在此吗？”

伯颜进军临安时，曾派人分别招降负责守卫淮西的宋将夏贵和负责淮东的李庭芝。淮西制置使夏贵杀害了坚持抗元的部属洪福，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投降了元军，淮西不战而落入元军之手。李庭芝则坚决拒绝了招降。伯颜立即派阿术率大军包围了李庭芝所驻的扬州，以牵制淮东宋军。阿术因久攻扬州不下，于是就在城外筑起长围，想通过实行长久围困，使扬州粮尽援绝而不攻自破。为了突破元军的封锁，姜才屡次出击，均无功而返。

元军统帅伯颜入临安后，取得太后谢道清手诏，命人到扬州谕降，但遭到李庭芝的拒绝，义正词严地说：“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谢道清为了讨好元军，又下了一道手诏，派使者告诉李庭芝道：“我与嗣君皆已附元，卿还为谁守城？”但李庭芝照旧不为所动，下令用弩箭射退持诏招降的使者。虽然李庭芝不肯奉诏投降，但当他听说元军要押送南宋皇室北上时，立即派姜才率军到瓜洲夺驾，但未能成

功。

不久，扬州城中粮尽食绝，军民仍拒守不屈。宋端宗在福州即位后，召李庭芝为丞相。李庭芝积极响应，于是留部将朱焕守扬州，自己与姜才率部赶往福建，刚刚到达泰州，就被闻讯追来的元军重重围住。此时，留守扬州的朱焕已经投降了元军，泰州守将孙贵感到大势已去，也开城投降。李庭芝听说后，知道事已不可为，于是投水自杀，但水浅未死，与姜才一道被俘。元将阿术对李庭芝、姜才二人的忠义非常佩服，想劝降并重用他们。但朱焕担心李庭芝与姜才受重用后对自己不利，竟向阿术说：“扬州自用兵以来，尸骸遍野，都是李庭芝与姜才造成的，不杀他们更待何时？”于是李庭芝与姜才同时被元军杀害。之后，通、滁、高邮等州军也相继降元，淮东之地全部被元军所控制。

临安陷落前，由于大批宋臣逃走，包括宰相陈宜中，谢道清不得不临时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城与元军谈判。文天祥当时还有保全南宋皇室的幻想，对元军主帅伯颜说：“北朝若要宋为属国，全军北还为上策。若要毁宋宗社，则江浙闽广尚多未下，是利是祸还不知道，恐怕兵连祸结又自此开始。”伯颜见文天祥举动不凡，疑有异志，于是将其拘留在军中，随即派人押解北上。经过镇江时，文天祥得当地义士相救，和下属杜浒等十二人逃脱，直奔当时尚在宋军手中的真州。

当时有谣传说元军派一个宋朝投降的丞相回去劝降，还在坚守扬州的李庭芝误以为文天祥就是此人，命真州守将苗再成杀文天祥。幸好苗再成不忍心下手，将文天祥骗出城外，故意让他离去。文天祥被误解后，还想到扬州找李庭芝说个明白，不料李庭芝已发出告示缉拿他。文天祥只好改名换姓，从海上赶到温州，途中经历了九死一生。这期间，文天祥写了很多诗，后辑成一集，题名《指南录》，记叙了他这次异常艰险的行程。文天祥到达福州后，立即被任命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

即使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福建小朝廷仍然陷入了党争：杨太妃之弟杨亮节以国舅自傲，“居中秉权”；张世杰执掌了全部兵权，亦变得专横跋扈；文天祥对张世杰擅权极为不满，又与宰相陈宜中意见不合，遭到张世杰和陈宜中的大力排挤，被迫离开了小朝廷；苏刘义受压制，郁

郁不得志；陆秀夫也因与陈宜中发生分歧，被弹劾免职。张世杰颇为欣赏陆秀夫，不满陈宜中的作为，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相公还动不动就罢免人？”陈宜中这才又召回了陆秀夫。一个尚在漂泊中的流浪政权，在社稷如此危殆的情况下，群臣仍只顾争权夺利，党争不已，大厦将倾已是指日可待。

不久，元军进攻福州，张世杰等率军护送宋端宗登舟入海，驶向泉州。泉州宋朝宗室组织了一万余人出迎，却被宋闽广招抚使蒲寿庚阻止。蒲寿庚为回回人，寄居中国多年，不但当着宋朝的官，还垄断了海上贸易，财力雄厚，独霸一方，泉州一带的海船都受他控制。本来之前元军统帅伯颜曾派人招降，蒲寿庚已经有投降元军之意，因此不让宋端宗一行人进入泉州城。而张世杰因为船只不够，于是强行征用了蒲寿庚的部分船只。蒲寿庚勃然大怒，发兵杀死了泉州城内的宋朝宗室。张世杰等无力与蒲寿庚纠缠，只好离开泉州，流亡潮州。

此时的小朝廷如惊涛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杨太妃垂帘听政，“与群臣语，犹自称奴”，毫无太后的身份。群臣朝会时，经常黯然垂泪，泪满衣襟，一派凄凉景象。但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都坚持留在了流亡小朝廷的身边，只要小皇帝宋端宗还在，就还有最后的一线希望。

文天祥离开福建小朝廷后，以同都督的身份在南剑州^[28]开府，号召各地起兵，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毕竟势单力薄。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从福建进入江西，打算先图江西，再与江淮、浙东、闽广联成一片，支撑起南宋东南半壁河山。文天祥在江西取得一些进展，率众夺取了不少县城，进驻兴国，派部将赵时赏、邹汾分别领兵攻打赣州和吉州的州城。元军李恒部发动反攻，赵时赏、邹汾均战败，与文天祥一起撤到庐陵。元军追至庐陵，文天祥部下的老将巩信率领士兵数十守方石岭的山口，为了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等全部牺牲。然而到了第二天，文天祥一行又被元军追及。为了让文天祥脱身，部将赵时赏自称“文丞相”，被元军抓去，被害牺牲。文天祥收拾残部，进入五岭山中。次年二月，才又进兵广东海丰，向潮州移动，准备和张世杰部会合。

景炎三年（1278年），元军派出水军，从水路追击宋端宗小朝廷。

宋端宗从潮州一直被逃到碇洲。当时，张世杰等打算往占城，以作为长久之计。宰相陈宜中主动请求先去占城联系相关事宜，结果却乘机逃走，一去不回，后来死在暹罗国[29]。

宋端宗时年十一岁，还是孩子，一路担惊受怕的逃亡生活，给他带来了超越年龄的压力。不久，飓风袭击，雨骤涛狂，桅断船翻，士兵溺死过半。宋端宗及诸臣的座船虽然得以幸免，但也险象丛生。由于受到惊吓，宋端宗惊恐得病而死。

宋端宗一死，群龙无首，许多大臣灰心丧气，打算就此散去。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挺身而出，大声说：“如果大家都走了，度宗皇帝还有一子尚在，将如何处置！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而我们现在百官有司都在，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怎么不能重新立国呢！”在陆秀夫的勉励下，众臣又拥立七岁的卫王赵昺做皇帝，由杨太妃垂帘听政，陆秀夫、张世杰协力辅佐。

张世杰认为碇洲不可久留，他提到在新会县南八十里的海中，有一座厓山，与奇石山相对，势如两扉，周围潮汐湍急，舟行艰难，是一处地势险要的天然堡垒，可扼以自守。于是，这年六月，宋帝赵昺的小朝廷迁到厓山。张世杰派人入山伐木，造行宫及军屋千余间，当时尚有官、民、兵二十余万，多居住在船中，资粮则从广东沿海州郡征集。

此时，元将张弘范正回大都向忽必烈述职，在奏疏中言称：“张世杰复立卫王为帝，闽、广百姓奋起响应，倘若不及时剿灭，势必酿成大患。”忽必烈深以为然，当即委任张弘范为都元帅，并赐尚方宝剑，令其全力进剿残余宋军。

当时，文天祥听说宋帝赵昺即位，立即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请求入朝，但不被允许。文天祥只得与部将邹汾、刘子俊、杜浒等在潮阳集结。有个当地恶霸陈懿因跟文天祥有仇，便主动充当元军的向导，引领张弘范军到潮阳。元军先锋追到时，文天祥与部将正在吃饭，文天祥仓促吞冰片自杀，却没有死，只昏迷过去，由此被俘。押解见张弘范时，左右喝令他下跪，文天祥始终不屈。张弘范很仰慕文天祥的人品，亲自为其解开绳缚，以宾客之礼相待。文天祥坚决求死，张弘范不许，将他押在船中。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得知宋军主力在厓山，于是发水军大举进攻。决战前，张弘范自己不愿意出面劝降堂兄，便让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文天祥道：“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书《过零丁洋》一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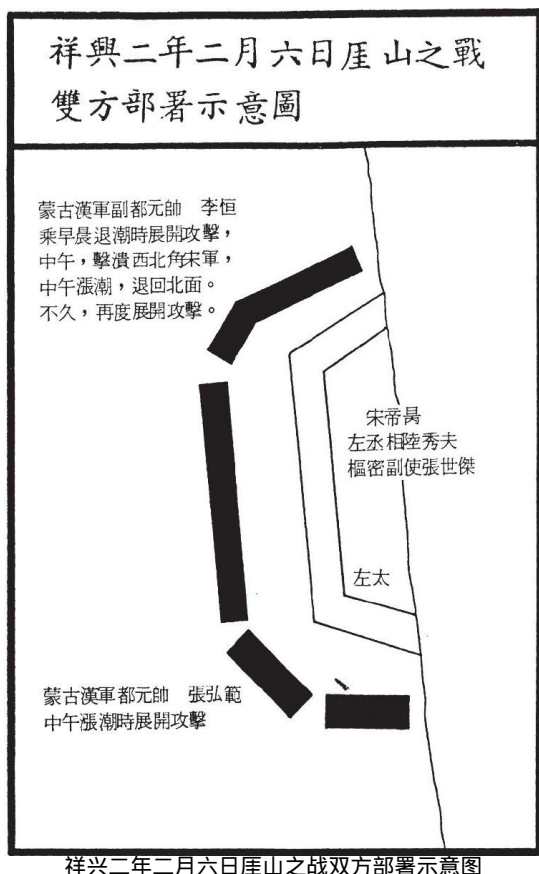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体现出光辉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精神。张弘范见文天祥忠贞不移，也不好再强迫。刚好此时有人报告投降宋军中有个姓韩的武将是张世杰外甥，张弘范于是派他去招降，连续三次。张世杰不为所动，道：“我知道投降就有富贵，但义不可移！”张弘范又派人到厓山对士民们道：“丞相陈宜中已逃走，文丞相被俘虏，你们还能怎样？”但士民也不肯背叛。劝降不成，一场大战遂不可避免。

其时元军只有数万人，且是新练水师，而南宋小朝廷有军民二十万人，尚可背水一战。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张世杰担心大军调动会导致士卒离散，军心浮动，再也无力抗战，回答道：“我军连年疲于海上奔命，何时方休？莫如趁此时机与元军一决胜负。”主动放弃对厓门入海口的控制，而是将千余艘战船依山面海，用粗大绳缆联结成一字长蛇阵，联舟为垒，四面高筑楼栅，结成水寨方阵，宛如城堞。又将行宫焚掉，赵昺也迁到海上，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就此死守。

张世杰原本只是地方守将，连路级官职都没有担任过，因入援临安、拥立卫王等机遇骤然升至高位，却根本没有指挥重大战役的经验。他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相当于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用大索结成水寨，丧失了机动性。当文天祥被押到厓山后，一见宋军如此结阵，不禁扼腕叹息，知道宋军无得力将才，失败将不可避免。而张世杰的对手张弘范却已在襄阳之战中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一见张世杰布阵，便看出了弱点所在，立即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运输淡水的生命线。



最初，张弘范打算从厓山北面进攻。然而，北面水浅，大船行驶极易触礁，于是张弘范又将水师调回南面深水处，与张世杰的水军接战。当张弘范发现张世杰将宋军战船集结在一起时，便想重演火烧赤壁一幕，用火攻攻破宋军的战船堡垒。他派出数艘轻舟，船上满载膏油柴草，试图乘风纵火，火烧连营，一举取胜。然而张世杰早已经防范此招，不但事先在舰船上涂上厚厚的湿泥，并在船侧安装长木，阻止元军火船靠近。

张弘范火攻失败后，只好增派军队围困海口。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正月底，元军大批战船陆续到达。元将李恒也从广州领兵赶

到。张弘范令其控制厓山北部海面，准备南北夹攻。

二月初六清晨，黑云密布，风雨交加，张弘范不顾天气恶劣，决定发起总攻，说：“宋军舰船停泊在厓山西面，涨潮之后必然向东漂移，我军要趁此有利天时发起猛攻。”派副将李恒从北面进攻宋军，自己亲率一军，从南面进攻，并约定以帅船鼓乐为号。元军开始进攻后，张世杰率部英勇抗击。宋元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关键决战，因此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均是短兵相接，展开肉搏，胜负难分。

此时，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了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北部浅水，向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北面宋军没有防备，仓促应战。到中午时分，北面的宋军已经完全溃败。而到了中午，海水开始涨潮、海水北流，宋军舰船果然开始东移。张弘范见时机已到，便令帅船大奏鼓乐。张世杰不知这是元军再次发动攻势的信号，误以为是敌船官兵在战斗间隙饮酒作乐，未加戒备。突然间，南北两路元军大举杀到，宋军腹背受敌，仓促应战。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顿时全线溃败。宋军将领翟国秀、凌震等解甲降元，张世杰、苏刘义从黎明坚持到黄昏，见大势已去，自知无望，只得下令斩断船索，率十六只战船拥杨太妃突围而去。

而赵昀的御船由于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张世杰不得不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风雨大作，昏雾四起，咫尺不能相辨，陆秀夫唯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昀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厓门。

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儿子跳海自杀，然后对赵昀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祐皇帝[30]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随即抱着九岁的宋帝赵昀投入大海，瞬间被滔滔海水淹没。赵昀身边的很多大臣宫人也都跟随投海自尽，状况十分惨烈。

这场著名的厓山大海战历时二十多天，双方共投入兵力五十余万，动用战船二千余艘，最终以宋军全军覆没而告终。宋军还有完好无损的船只八百艘，全部落入张弘范之手。南宋自宋高宗赵构始，止于宋帝赵昀，共历九帝，统治一百五十三年，至此灭亡。张弘范为了记录自己灭宋的不世之功，派人在厓门的巨石上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

此”十二个大字[31]。然他本人亦没有快活多久，不久“瘴疠疾作”，迁延几月，终于次年（1280年）正月十日在病痛中死去，终年四十三岁[32]。有传闻说，他是中了异毒而死。

陆秀夫的遗体浮出海面时，被当地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于是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正是赵昺随身携带的玉玺。张弘范大喜，断定黄衣幼童尸体就是宋帝赵昺，立即派人去寻找。但非常传奇的是，赵昺尸体离奇失踪，下落不明。推断起来，可能是为忠义人士悄悄埋葬，以免其落入元军之手。

张世杰率少部分军队突围以后，几天后才得知赵昺死讯。他还想奉杨太妃为首，图谋再举。杨太妃得知赵昺已死，悲痛欲绝，抚胸大哭说：“我忍死漂泊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如今无望了！”说罢投海自杀。

张世杰万念俱灰，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当他预备移师时，又遇到了强烈飓风。将士劝他登岸躲避飓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坚持不肯上岸，还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然而，风浪越来越大，似乎有意与困境中的张世杰为难。他坚持不肯离船上岸，显然已经抱定必死之心。最终，他的座船被风浪打沉。一代英杰就此饮恨于平章山下的大海之中，终于未能实现他匡复宋朝的夙愿。

另一主要将领苏刘义突围后回到家乡福建泉州德化，坚持抗元，不久在与元军的混战中身亡，“被刺挺立不仆，血渍石上朱殷不灭”。或许是上天在告诫人们，总有一些斑斑的鲜血无法抹去，正如总有一些淋漓的牺牲不能忘记。

“写到厓山同覆日，不堪回首忆陈桥。”厓山之战结束数天之后，漂浮在厓山附近海面上的尸体多达十几万，惨不忍睹。这些人大都是自杀殉国，这种宁死不降的勇气被时人和后世视为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身在元军军营的文天祥亲眼目睹惨状，作诗道：

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

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厓山之战后，文天祥被押到大都。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命人将文天祥软禁在会同馆，以礼相待。之后，元廷派前宋朝宰相留梦炎劝降，结果却被文天祥骂走。元朝又派俘虏来的亡国皇帝宋恭帝赵显去劝降。文天祥只是连声说：“圣驾请回。”赵显也不好再说下去。

忽必烈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审问文天祥，文天祥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此后，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屡经威逼利诱，仍誓死不屈。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给元人为奴，心如刀割。元人让柳娘给父亲写信，自然是暗示只要早日投降，家人便可团聚。然而，文天祥不愿因家人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忽必烈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有人回答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忽必烈又想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文天祥，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对忽必烈仍然是长揖不跪。忽必烈也不强迫，只是劝说道：“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我，我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说：“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忽必烈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忽必烈恼羞成怒，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文天祥从容赴柴市刑场，南向再拜，引颈就刑，时年四十七岁。死后有人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

圣贤忆，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南宋灭亡后，一些文人义士或坚持抗元，以身殉国，或遁迹山林，誓不仕元，成为所谓的“遗民”。而南宋遗民诗人的作品也在遗民诗史上写下极为重要的一章，与文天祥同科进士的谢枋得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33]人，自幼颖悟，“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与文天祥同科进士。因指斥“打算法”得罪贾似道遭贬斥，后来赦还，率兵抗元，兵败后被迫流亡。谢枋得是当时著名学者，学问深醇，诗文豪迈奇绝，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影响很大。元廷为了捉拿他，将其妻李氏、次女及两个儿子都逮捕下狱，扣为人质。李氏和次女在金陵监狱中自缢而死。谢枋得的两个弟弟、三个侄子先后被元军迫害致死，长女谢葵英投水自尽。他自己则长期过着流亡的生活，生活极为困苦，只能以卜卦、教书为生。但在家国仇恨下，他坚持写下了大量诗文，表达了复国还乡的强烈愿望。

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征天下人才时，集贤殿学士程文海荐举宋遗民二十二人，以谢枋得居首。谢枋得坚辞不就，写下了著名的《却聘书》：“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逼我降元，我必慷慨赴死，决不矢志。”忠义之语，出自肺腑，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急于邀功，派人搜捕到谢枋得，强行将他押解至大都。谢枋得始终不屈，被拘押于悯忠寺^[34]，见壁间有曹娥碑^[35]，哭泣道：“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绝食五天而死。遗书自称：“大元制世，民物一。宋室孤臣，只欠一死。”

两宋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朝代。这个帝国的时代，曾经有过空前灿烂的文化成就，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是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南宋被崇尚武力的蒙古所灭，是历史上汉族政权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其之灭亡，失去的不仅仅是大地山河、钱帛子民，还有一段辉煌的文明。厓山之后，中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那些熠熠生辉的风范大家的名字——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李清照、辛弃疾、朱熹、陆游，日后鲜再出现。相比于蒙古一度震惊世界的无敌武功，这又是何等辛辣的讽刺。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

（全文完）

[1]王清惠是宋度宗昭仪（“嫔”的一种名号，视正二品），不但美貌出众，而且满腹诗书，很有文学才华。途经北宋都城汴梁夷山驿站时，她感怀江山巨变，在墙壁上写下了这首血泪凝聚的《满江红》。因为负载传达了那个特定时代下整个民族的悲恸，这首词在当时影响很大，一时间传遍中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著名词人文天祥、邓光荐、汪元量等均有词与之相和。

[2]楚州盐城：今江苏盐城。陆秀夫为文天祥同榜进士。

[3]魏紫：花型重瓣平头，外二轮十余大瓣，内层卷褶，多旋心，花朵特大，花色茄紫红略带肉红色。据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载，初为一樵夫在寿安山（今河南宜阳境内）挖得，后卖给魏家，经培育成为千叶（重瓣）牡丹。今品种较古时略逊，花瓣三百余片，也十分难得。姚黄：黄色千叶牡丹，出现在魏紫之后。魏紫原先号称天下第一，姚黄出现后，屈居第二。姚黄为“花王”，魏紫为“花后”。

[4]贾似道酷爱斗蟋蟀，还专门写了一本《促织经》，讲述他养蟋蟀和斗蟋蟀的经验。一天他斗蟋蟀时，有人讽刺道：“此军国重事耶？”

[5]宋代，由京官任州、府之佾书判官厅公事者，称佾判。

[6]金履祥：字吉父，号次农，兰溪（今属浙江）人。因家居兰溪仁山下，学者称仁山先生。博学多识，著作颇丰，著有《资治通鉴前编》等书。南宋灭亡后，金履祥于悲愤中写下《广箕子操》：“炎方之将，大地之洋。波汤汤兮，翠华重省方，独立回天天无光。此志未就，死矣死矣南荒，不作田横，横来者王；不学幼安，归死其乡。欲作孔明，无地空翱翔。惟余箕子，仁贤之意留苍茫。穹壤无穷此恨长，千世万世，闻者徒悲伤。”今台北故宫存有金履祥铭紫玉砚一方。

[7]炮原为礮，又作砲，火炮发明后才改作炮。冷兵器时代，攻防武器十分重要，往往直接对战争的结局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墨子·七

患》中所言：“兵者，国之爪也。……备者，国之重也。”襄阳炮作为当时的新式武器，在之后的战役中相继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大炮，“余敢保其永远不能攻下（襄阳）”。随后的渡江战役中，宋军水师在长江江面上布防，数量远远优于元军的水师。亦思马之子亦思布伯布在北岸设置襄阳炮，将宋军战船一一击沉，宋军由此大败。这是武器优良性能影响国家安危的又一明证。

[8]据宋人文天祥所著《指南录》记载：德祐二年（1276年），文天祥奉命至元军中议和，与吕文焕、吕师孟叔侄相遇，劈头就是一顿痛骂，骂吕文焕是乱贼、吕师孟是遗孽。吕文焕很是委屈，问道：“丞相何故骂我乱贼？”文天祥道：“国家不幸至今日，你是罪魁，你非乱贼而谁？三尺童子皆骂你，何独我哉？”吕文焕辩解道：“襄守六年不救！”文天祥道：“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可也。你爱身惜妻子，既负国，又隳家声。今合族为逆，万世之贼臣也。”声色俱厉，旁人皆失色动颜。唆都（炮兵总管）以告伯颜，伯颜吐舌道：“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唆都居然站在文天祥一边，笑道：“丞相骂得吕家好。”

[9]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晚号楚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因能够弹琴作画，写诗填词，入大内为宫廷琴师。元军攻陷临安时，宋君臣被迫北徙燕京，他随同前往，羁留北方十余年。尝于大都探视文天祥于狱中，文天祥为集杜甫诗句，成《胡笳十八拍》，并跋其行吟诗卷。后为道士南归，漫游以终。汪元量经历宋亡之际，“闻见其事，奋笔直情，不肯为婉变含蓄”，“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以“宋亡之诗史”著称。如《钱塘歌》道：“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坠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

[10]唐将张巡守商丘（宋之南京）故事见同系列小说《包青天》。汉将李陵降匈奴故事见《大汉公主》。

[11]宋德祐元年（1275年），元将阿里海牙包围潭州。宋军几乎弹尽粮绝，宋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李芾“日以忠义勉其将士”，宋军“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十二月，潭州城形势更加危急，一些士兵哭着问李芾道：“形势如此危急，我们死不足惜，但是百姓怎么办

呢？”李芾恐此言动摇军心，大怒道：“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者，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后言者吾先杀汝。”除夕时，元兵登上潭州城头。李芾命人在熊湘阁堆满柴薪，携家人尽登楼大宴，积金银于两畔。又唤二刽子手，令二人取金银分给家人，再取法刀来。一刽子手不肯受，另一人沈忠会意受之，携去分付家人后，便如约携带法刀赶到。李芾道：“吾力竭，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将家人灌醉，令沈忠一一杀死，最后自己亦引颈受刃。沈忠杀光所有人后，遂四面放火，自剖其腹而死。潭州顽强抵抗八个月方才被攻占，元兵欲屠城如故。阿里海牙道：“是州生齿数百万口，若悉杀之，非上谕伯颜以曹彬不杀意也，其屈法生之。”下令抚慰城民，发仓赈饥。伯颜被选中为灭宋主帅后，忽必烈告其道：“古者善取江南者只有曹彬。你能做到不嗜杀戮，就是我的曹彬。”

[12]襄樊失陷之后，范文虎出任安庆知府，后问元伯颜南下，即派人以酒饌迎犒，且请伯颜速来，未做任何抵抗。元世祖忽必烈问道：“尔等何降之易耶？”范文虎道：“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积久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送款也！”忽必烈笑道：“正如所言，则似道轻汝也固宜！”范文虎仕元后，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奉命征伐日本，史称“弘安之役”。至日本壹岐、平户等岛时遇台风，范文虎临阵脱逃，竟将十余万远征军将士遗弃在海岛上，报称败状，并归咎旁人。远征军几被全歼，只有三人幸存。忽必烈得知真相后，将范文虎革职查办，但一年后又起用。范文虎与其妻陈氏的合葬墓位于今安徽安庆棋盘山，1956年考古发掘确认。

[13]后元军主帅伯颜听闻汪立信二策，叹道：“宋有是人哉，使果用之，安得至此？”意思是，宋朝的确大有人才呀，假使果真实行这两个计策的话，我辈怎能过得了长江。汪立信后被起用为江淮招讨使，闻贾似道兵败芜湖，料想时局已非，悲愤扼喉而死，年七十五。其《金陵怀古》诗云：“胜地尚存龙虎气，荒台已失凤凰踪。六朝文物山川古，霸气终归指顾中。”抚今追昔，苍凉激越。

[14]忽必烈此次兴兵仍以南宋囚禁郝经为由。南宋恐惧之下，释放了郝经。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夏，郝经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大都，忽必烈赐宴于廷，赏赐有加。然郝经被拘禁十余年，已不服北方水土，

是年秋病卒。郝经被拘于真州期间，贾似道谎称元廷兵乱，几次派人诱降，均遭郝经痛斥。又派人假扮强盗夜闯囚所威逼、断绝生活供应等，也未能动摇郝经的意志。郝经有《江声行》一诗，其中“三年江边不见江，听此感激尤伤情”二句，表达了于囚室中夜闻江声、心潮难平的忧愤与孤独。

[15]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张世杰受命勤王，领兵一万赴卫临安。三四月间，岳州（今湖南岳阳）、江陵相继降元，鄂州失去依托，安抚赵孟遂以城降。其中，守卫江陵的是湖北制置使高达，他一再被贾似道迫害压制，积怨已深，不发兵援救江陵外围沙市，导致沙市城破，元军屠城，沙市军民被屠杀殆尽。高达后以江陵降元。

[16]出自《史记·乐毅列传》：“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意为善于开创的不一定善于完成，开端好的不一定结局好。

[17]刘整投降蒙古对南宋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不但提出了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还为蒙古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使水军成为蒙古军的主力部队。后来蒙古军会攻临安，以及最后灭亡南宋的厓山之战中，蒙古水军均发挥出超强战力，战败了舰船数量超己方数倍的对手。襄阳陷落后，大臣汪立信曾上书说：“臣奉命分阃，延见吏民，皆痛哭流涕而言襄樊之祸皆由范文虎及俞兴父子。……兴奴仆庸材器，量褊浅，务复私仇，激成刘整之祸，流毒至今。”俞兴即为迫害刘整促使其降敌之人，足见时人也认为刘整叛宋对时局影响重大，斥其为“亡宋贼臣，整罪居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个人经历而言，刘整与明末施琅大致相似，然二人身后评价却截然相反。在施琅的故乡福建泉州，塑有施琅高大威武的石像。而在刘整戍守过的泸州，只留下了一尊名为“孙孙打婆，改州换县”的刘整跪拜忽必烈的跪像，形象极其猥琐。

[18]丁家洲：今安徽芜湖。

[19]婺州：今浙江金华。

[20]赵与芮：宋理宗亲弟，宋度宗之父。宋度宗即位后，赵与芮只封福王，贾似道却一手遮天，被尊为“周公”，入朝不拜，将宋度宗玩弄于股掌之间。

[21]由于郑虎臣为天下除奸，身后赢得了极大的美名，事迹被载入《闽都别记》。木棉庵也因之成为千古名胜之地。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在庵前石亭立下石碑，亲书“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明人王紫衡有诗云：“当年误国岂堪论，窜逐遐方曝日奔。谁谓虎臣成劲节，木棉千古一碑存。”

[22]贾似道被贬时，其孙贾东溟年纪尚幼，后出家为僧，法号慧日，成为一代名僧，为天台宗第二十五祖。元顺帝闻其德，特赐“慈光妙应普济”之号。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诏全国高僧。慧日年寿最高，朱颜白眉，走在首列。朱元璋问“升济沉冥之道”，慧日从容应对，甚合皇帝。从此朱元璋每次召见，都称慧日为“白眉”，不呼姓名。慧日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七月圆寂，年八十九岁。

[23]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记载：“似道后亦贬循州，宰执陈宜中等咸欲置贾于死，令郑虎臣押送至漳之木棉庵，而为虎臣锤死之。”称真正想要贾似道死的是宰相陈宜中，陈宜中后来杀郑虎臣是为了灭口。漳州知州赵介如得知贾似道死讯，作祭殓文道：“履斋（宰相吴潜号）死循（指循州），死于宗申（传闻循州知州刘宗申受贾似道之命毒死吴潜）；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询。”最后一句，显然是弦外有音。

[24]明人徐树丕《识小录》：“戊寅冬，吴中大旱之后，承天寺浚井得一铁函，题曰大宋孤臣郑思肖封，中有书二册，皆一生诗文及纪宋末亡国事，其志吞逆虏，慷慨复仇，不啻三复言之。其纪文信国、陈宜中等事，多与正史合，无甚异闻，但云贾似道死于木棉庵，张世杰至漳州，按郑虎臣擅杀之罪，则与正史稍异。盖正史俱云，杀虎臣者陈宜中也。”称给郑虎臣定罪的不是陈宜中，而是张世杰。

[25]独松关：今浙江安吉东南独松岭。其得名，据清同治《安吉县志》记载：“相传松皆一管两毛，惟此处松一管一毛，故名独松。今验之犹然。”明小说家施耐庵在其名著《水浒传》中描述独松关：“那关两边，都是高山，只中间一条路。山上盖着关所。关边有一株大松树，高可数十余丈，望得诸处皆见。关下尽是丛丛杂杂的松树。”而宋江与方腊在独松关的一场大战，更是打得惨烈异常，卢俊义连攻数日不下，还折

损了双枪董平、没羽箭张清、小霸王周通等梁山好汉。最后还是孙新、顾大嫂扮成逃生难民，发现了关后有一条小路，这才能“智取独松关”。

[26]平江：今江苏苏州。

[27]即使在宋朝灭亡后，独松关依旧延续着“京杭驿道”（南京至杭州）要津的使命，为古代北方南通杭州的必经关隘。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起义军据独松关，占安吉，而元军自双溪口北上，破独松三关，起义军因而失败。清咸丰十年（1860年），清军进攻天京（今江苏南京），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为解天京之围，由杭州借独松关捷径，迅速北上，与各路太平军大破清军，天京之围遂解。足见独松关为用兵出奇之道，兵家必争之地。

[28]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

[29]碭洲：今广东吴川县南海中。占城：在越南南部。暹罗国：今泰国。

[30]德祐皇帝：指宋恭帝。据说陆秀夫死后，其最小的儿子陆自立（号复宋）和其他南宋遗民乘番舶外逃至南洋爪哇岛一带，陆自立被众人推举为首领，厉兵秣马，以图复兴宋室。但不久后，爪哇国突然发生内乱，陆自立只得率众离开爪哇，来到爪哇北部沿海三百余里的顺塔，并自立为顺塔国王。明永乐九年（1411年），顺塔国王曾派遣使者进贡方物给明王朝。另外在海外谋求复国的还有因上书指责贾似道而遭到贬斥的陈仲微，他流落到安南后，企望以“回天力量”来反元复宋。但却最终无力回天，于四年后病死在安南。临终之前作诗说：“死为异国他乡鬼，生是江南直谏臣。”安南国王对陈仲微十分同情，作诗悼念说：“痛哭江南老巨卿，春风搵泪为伤情。回天力量随流水，流水滩头共不平。”

[31]明代广东提学赵瑶观奇石刻字后怒不可遏，作诗曰：“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明成化年间，御史徐瑁下令将张弘范所镌刻的字迹全部铲去。还有一种说法：当地人不齿张弘范身为汉人却助纣为虐，特地在厓门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宋张弘范灭宋于此”，以此来嘲讽张弘范。

[32]张弘范墓志1949年于河北定兴县出土，初置易县清真寺内，后移入清真寺隔壁回民小学。1984年3月由易县博物馆收藏。墓志全文2440字，首题为：“故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公墓志铭并序”，立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一日。李谦撰文书丹，李处巽篆盖，石匠秦德刊刻，张弘范之子张圭立石。墓志记载了张弘范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俘虏南宋丞相文天祥及文天祥不屈的情节，还详细叙述了张弘范率元军“破襄樊、下郢汉”直至“收福建、平岭南”等和南宋军队交战直至统一全国的战争经过，是研究张弘范生平及其家族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且对研究宋元战争史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3]信州弋阳：今属江西。谢枋得与吕文德之子吕师夔交好。吕师夔跟随叔叔吕文焕降元后，谢枋得以全族人性命担保吕师夔可以信任，并请求带兵前去招抚吕文焕叔侄，宋廷同意。结果谢枋得先遇到好友吕师夔一军，忙派前锋去喊话：“谢提刑（谢时任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来了。”结果，吕师夔一箭射来，直射到马前。谢枋得这才知道他以族人性命作保的好朋友已彻底改头换面，慌忙逃走。

[34]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东征死难将士，下令在幽州（今北京）城内建一座寺庙。寺还没有建成，李世民便去世了。经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多次降诏后，终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2年）建成，取名“悯忠寺”。寺内有高阁，名悯忠阁，有谚语“悯忠高阁，去天一握”，描述其高大。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分别在寺的东南和西南建了两座木塔，来彰显各自作为。唐末寺庙建筑毁于大火，后多次重建整修。宋代宋真宗死后，辽国曾于此建道场。金人占领燕京后，还将此寺作为进士考场。清代雍正年间大修后改名“法源寺”，定为律宗寺庙，遂成为专司传戒授法的皇家古刹。

[35]曹娥碑系东汉度尚为“孝女”曹娥所立之碑。曹娥为东汉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相传她的父亲不慎溺死于江中，年仅十四岁的曹娥沿江昼夜号哭，寻找父尸，但搜求七日仍不见，她便悲痛地投入江中。她投江死后，竟抱父尸漂浮于江面，成为一时传奇，时人都盛赞她为孝女。张弘范曾作《题曹娥庙》：“一夕为亲尤尽孝，若为男子事如何。江淮多少英雄将，厚禄肥家学倒戈。”讥讽宋将投降者。

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

——襄阳大事编年

公元前202年，汉高帝五年（准确时间不可考，大约于西汉初年）
襄阳建县。

公元9年，新朝王莽始建国元年 襄阳改称相阳。

公元23年，更始元年 南郡即县人秦丰率起义军占据黎邱（鹿门山南一带），取襄阳等县，自称“楚黎王”。

公元25年，东汉建武元年 相阳复称襄阳。

公元190年，初平元年 荆州刺史刘表以襄阳城为州治。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 东吴孙坚率军攻打刘表，在岷山为刘表军将黄祖部下暗箭射死。

公元194年，兴平元年 诸葛亮时年13岁，与其弟诸葛均及两姊，跟随叔父诸葛玄自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避乱来到襄阳，就读于刘表创办的“学业堂”。

公元197年，建安二年 诸葛亮离开襄阳城，隐居于隆中，自此躬耕苦读达十年之久。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 刘备三访诸葛亮于隆中，诸葛亮提出占据荆、益二州，联吴抗曹、徐图统一全国之策，此即著名的《隆中对》。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八月 刘表卒，其子刘琮代立。九月，曹操率兵来逼，刘备经襄阳南逃，刘琮投降曹操。曹操设襄阳郡，留曹仁守樊城。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 关羽攻曹仁于樊城。八月，汉水溢，曹营援军尽没于水，关羽军乘势进击，大败曹军。

公元269年，西晋泰始五年 羊祜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后死于襄阳，临终前举镇南大将军杜预继镇襄阳。

公元280年，太康元年 杜预统兵灭吴。后人在岷山树碑建祠纪念羊祜、杜预功绩。

公元309年，永嘉三年 五月，襄阳大旱，汉水可涉。

公元330年，东晋咸和五年 后赵石勒派悍将郭敬进犯襄阳，东晋守将周抚闻报逃走，襄阳遂陷，城垣被毁，居民被驱赶到汉水以北。

公元377年，太元二年 前秦军进攻襄阳，守将朱序率众固守，其母韩氏率妇女于城西北角筑起一道二十多丈长的新城，后世称为“夫人城”。

公元500年，齐永元二年 萧衍镇守襄阳。不久，萧衍乘齐内乱，自襄阳起兵，后夺取帝位，建立梁朝。

公元705年，唐神龙元年 襄州刺史张柬之筑襄阳护城堤，城赖以安。

公元733年，开元二十一年 唐朝廷分山南道为东、西两道，襄阳城为山南东道的治所。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 改安养县（初设于西魏）为临汉县，治所樊城。

公元1134年，绍兴四年 五月，南宋名将岳飞率军北伐，大败伪齐帝刘豫部将李成，收复襄阳，襄阳自此成为南宋抗金首要军事据点。

公元1206年，开禧二年 十一月，金人以二十万大军进犯襄阳，宋守将赵淳率军英勇抗击。金兵损失惨重，于次年二月败退。

公元1232年，绍定五年 十二月，宋蒙达成联合灭金盟约，蒙古许

灭金后以河南地（指黄河以南为金人占领的宋土）归还南宋。

公元1234年，端平元年 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攻灭金国。六月，南宋违约出兵先后攻占开封、洛阳。八月，宋军为蒙古军击败，退回宋境。京湖制置使赵范镇守襄阳。

公元1235年，端平二年 宋遣使与蒙古通好。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以宋违约而侵宋，宋蒙战争自此开始。窝阔台命次子阔端统兵攻川蜀，三子曲出（又作阔出，彼时已被立为太子）攻京襄，诸王口温不花攻江淮。

公元1236年，端平三年 驻襄阳宋军发生内讧，主帅赵范撤走。襄阳全城成为废墟，为蒙古军占据。宋京湖制司移到江陵。夏，刘廷美、刘廷辅兄弟率领一支四万民兵，会同散兵流民，协力奋战，大败蒙古军，夺回襄阳。后民兵撤离，襄阳复陷。十月，蒙古皇子曲出死于襄阳。

公元1238年，嘉熙二年 蒙古集中兵力进攻两淮，对长江中游的攻掠有所放松，宋廷乘机颁诏“收复京襄”，孟珙任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使兼知岳州。

公元1239年，嘉熙三年 宋复襄阳，孟珙请置重兵于此，练兵积粟，使襄樊守备力量得以加强。

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 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皇后乃马真称制于和林。

公元1243年，淳祐三年 宋命吕文德总统两淮军马。余玠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在蜀筑钓鱼、青居等十余城，开始经略四蜀。

公元1246年，淳祐六年 宋将孟珙死。贾似道继任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七月，蒙古窝阔台子贵由即大汗位。

公元1248年，淳祐八年 三月，蒙古大汗贵由死，皇后海迷失称制。

公元1251年，淳祐十一年 四月，京湖制置使李曾伯派部将高达和王登收复襄樊，并在城西真武山麓刻石纪功。六月，蒙古立拖雷子蒙哥为大汗。

公元1253年，宝祐元年 四川制置使余玠死。蒙古忽必烈征大理。

公元1257年，宝祐五年 襄樊经孟珙、李曾伯等人的经营，逐步恢复京湖重镇的地位。蒙古也改变了唯利剽杀、攻城不守的战术，在南宋境内建立据点。蒙哥即位后，命史枢为征行万户，驻军唐、邓，修复了占领的枣阳等城，驻军与宋襄樊相峙。

公元1258年，宝祐六年 蒙古蒙哥分路大举攻宋，亲自领军入蜀；使弟忽必烈攻鄂州；使兀良合台北上至鄂州会师。

公元1259年，开庆元年 正月，蒙哥分兵进攻钓鱼城周围的城池要塞。七月，蒙哥在督师攻城时负伤，死于钓鱼城下，征蜀的蒙古大军被迫退出四川，进攻荆鄂的忽必烈也于年底北还。

公元1260年，景定元年 蒙古忽必烈即汗位于开平，称皇帝。五月，忽必烈仿照中原封建王朝以年号纪岁之法，建元“中统”，创蒙古政权建元纪岁之始。四月，蒙古郝经奉命使宋，被宋贾似道下令拘留于真州忠勇军营。

公元1261年，景定二年 宋贾似道行“打算法”，查核各地军费，大得多获罪。宋将刘整不堪逼迫，以泸州降蒙古。

公元1262年，景定三年 李璘乘蒙古内乱，起兵叛乱，入据济南。忽必烈命诸王哈必赤总督诸路蒙古、汉军镇压。四月，又命右丞相史天泽增援。五月，哈必赤、史天泽领军筑环城将李璘围困于济南。七月，城中食尽。李璘为史天泽所斩，益都李璘部亦降。宋吕文德允准立榷场于鹿门山，与蒙古通贸易。

公元1264年，景定五年 忽必烈平定阿里不哥之乱。十月，宋理宗死，子度宗继位。加贾似道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封魏国公，并赐宅第于西湖葛岭。

公元1268年，宋咸淳四年 蒙古阿术、刘整受命督师攻取襄樊。

公元1269年，宋咸淳五年 蒙古史天泽、张弘范至军，筑长围以困襄阳。宋将张世杰、夏贵、范文虎相继进兵援襄阳，均败。宋吕文德死。

公元1270年，宋咸淳六年 宋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阳。以高达知鄂州。宋范文虎倚贾似道势，不听李庭芝约束。蒙古派刘整在襄樊前线造战舰、练水军。又用张弘范议，加强襄、樊外围城栅，襄、樊与外地水陆交通全断。襄阳守军攻万山堡，为张弘范所败。

公元1271年，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 十一月，蒙古改国号大元。

公元1272年，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 宋李庭芝命张顺、张贵溯汉水援襄阳，突破元军封锁，张顺战死，张贵入襄阳，还郢迎援军，中途力战被俘死。张顺、张贵援襄失败后，襄阳援绝。元定都大都。伊利汗国回回人亦思马因造回回炮，运抵襄樊前线，加强了元军攻击城防的能力。

公元1273年，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 元军以回回炮攻陷樊城，屠城。又用巨炮攻襄阳，宋吕文焕见大势已去，举城投降。襄、樊攻防战前后逾六年，至此结束。宋以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夏贵为淮西制置使兼知庐州。

公元1274年，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 六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攻宋，以伯颜为帅。七月，宋度宗死，恭帝即位，年四岁，宋理宗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身份听政。九月，伯颜自襄阳出兵。宋张世杰坚守郢州，元军绕过郢州进兵。元吕文焕招降沿江各地旧部，江汉等地守将望风降附，拼死抵抗者无几。宋廷非常恐慌，诏令天下勤王，各地将官自顾不暇，只有张世杰、文天祥、李芾三人响应。

公元1275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 正月，宋贾似道集诸路精锐十三万迎敌元军。贾似道先遣宋京到元军营向伯颜乞和，遭到拒绝，便暗中预备快船准备逃走。宋先锋夏贵不战而退。贾似道闻讯，惊

慌失措，鸣锣退兵。在元军乘胜追击下，宋军大溃，军资器械及督府图籍符印尽为元军所获。宋水陆主力几乎丧失殆尽。贾似道因此遭到贬谪。宋高达以江陵降元。江陵表里襄汉，西控巴蜀，南扼湖广，地位十分重要。宋失江陵后，京湖防区全面崩溃，荆蜀再也无法联兵东下，攻取临安的伯颜军后顾之忧解除。

公元1276年，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 宋奉表投降。宋宰相陈宜中出逃，张世杰等率军离临安。元伯颜命吕文焕入城安民。文天祥以右丞相入元营谈判，被扣留。宋夏贵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降元。三月，元伯颜掳宋帝等北归，留诸将平定南方。宋臣于福州立赵昰为帝，是为端宗，改元景炎，册封杨淑妃为太后，同听政，赵昺为卫王。

公元1278年，宋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 元江南释教都总杨琏真迦在宰相桑哥支持下，盗掘钱塘、绍兴宋陵，窃取陵中珍宝，弃尸骨于草莽之间。宋唐珏以假骨易诸帝遗骨，葬于兰亭，植冬青树为识。后杨琏真迦复取假骨，杂以牛马枯骨，在临安故宫中筑白塔镇压，名曰“镇本”。宋端宗赵昰死于碙州，弟卫王赵昺继位，改元祥兴。

公元1279年，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 二月，宋将张世杰在厓山败于元将张弘范，宋臣陆秀夫背负宋末帝投海自尽。张世杰等人也遇飓风，溺水而死。南宋的最后一支军队全军覆没，南宋灭亡。

附录一 南宋路级区划一览表

路名	属府	属州	属军	属监	治所
两浙西路	临安、平江、镇江、嘉兴	安吉、常、严	江阴		临安
两浙东路	绍兴、庆元、瑞安	婺、台、处、衢			绍兴
江南东路	宁国、建康	徽、池、饶、信、太平	南康、广德		建康
江南西路	隆兴	江、赣、吉、袁、抚、瑞	兴国、南安、临江、建昌		隆兴
淮南东路		扬、楚、海、泰、泗、滁、真、通、安东	高邮、招信、淮安、清河		扬州
淮南西路	寿春、安庆	庐、枞、和、濠、蒋、黄	六安、无为、怀远、镇巢、安丰		寿春
荆湖南路	宝庆	潭、衡、道、永、郴、全	茶陵、桂阳、武冈		潭州
荆湖北路	江陵、德安、常德	鄂、复、澧、峡、岳、归、辰、沅、靖	荆门、寿昌、汉阳、信阳		江陵
京西南路	襄阳	随、房、均、郢	光化、枣阳		襄阳
广南东路	英德、肇庆、德庆	广、韶、循、连、潮、梅、南雄、封、新、南恩、惠			广州
广南西路	静江、庆远	容、邕、象、融、昭、梧、藤、浔、贵、柳、宾、横、化、高、雷、钦、廉、贺、琼、郁林	南宁、万安、吉阳		静江
福建路	建宁	福、泉、南剑、漳、汀	邵武、兴化		福州
成都府路	成都、崇庆、嘉定	邛、眉、彭、绵、汉、简、黎、雅、茂、威、隆	永康、石泉		成都
潼川府路	潼川、遂宁、顺庆	资、昌、普、叙、江安、合、荣、渠	长宁、怀安、宁西	富顺	潼川
夔州路	绍庆、咸淳、重庆	夔、施、万、开、达、涪、恩、播	云安、梁山、南平	大宁	夔州
利州路	兴元、隆庆、同庆	利、金、洋、阆、巴、兴、文、蓬、龙、阶、西和、凤	大安、天水		兴元
利州东路	兴元、隆庆	利、阆、金、洋、巴、蓬	大安		兴元
利州西路	同庆	阶、西和、凤、文、龙、兴			兴州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至道三年（997年），分宋朝全境为十五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

东、广南西。在并没有行驶主权的幽云十六州地区，宋朝也默认了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

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路为利州、益州二路，分峡路为夔州、梓州路二路。天禧四年（1018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二路。庆历八年（1048年），分河北路安抚司为大名府、高阳关、真定府、定州四路安抚司。嘉佑四年（1059年），改益州路为成都府路。熙宁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分陕西为永兴军、秦凤二路。之后又将河北路分为东西二路，分京东为京东东、京东西二路。崇宁五年（1106年），又将开封府升为京畿路。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约，约定灭辽后宋得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结果，后来并未设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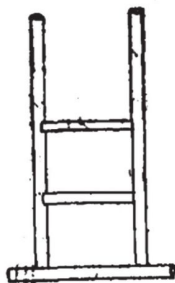
建炎南渡后，南宋小朝廷设立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京西南（因京西北路已沦入金人之手，京西南路又称京西路）、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十六路，绍兴十四年（1144年），改为17路，把利州分为东、西两路。

北宋路制以转运使司为主，还有提点刑狱使司，提举常平使司和安抚使司的路制。南宋时以安抚使司路制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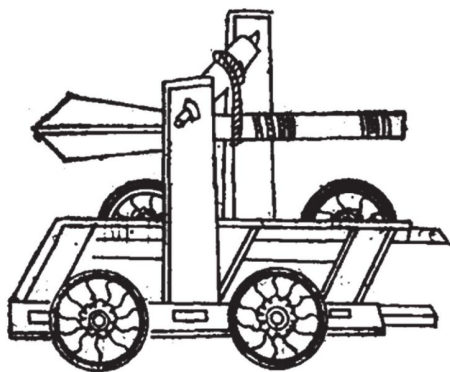
南宋缘边设有“三边”，即三大制司，是北方第一道防线。分别为：四川制置使司，驻成都府，包括利州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京湖制置使司，驻襄阳府，包括京西南路、荆湖北路；两淮制置使司，分驻庐州、扬州，包括淮南东路、淮南西路。

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资源狭小，也致使终宋一代外敌入侵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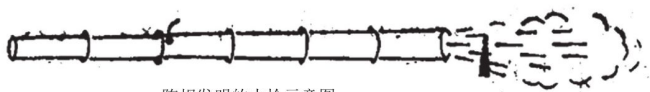
附录二



托竿



撞车



陈规发明的火枪示意图
武备

附录三

詔令卷之一

典章一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宣統元年四月初六日欽奉

詔旨節文朕惟

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闕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

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

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

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範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

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食軍之擾黎庶

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為此懼駟駒馳歸目前之急雖紆境外之

兵未戢乃會群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臣

僚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

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今日

太祖嫡孫之中

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

濟衆實可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與能

元世祖忽必烈《皇帝登宝位诏》

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遵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憫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水罔知收濟委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飢渴所當先務畧舉其切時便民者條列于后條書見各類於戲曆數攸歸欽應

上天之命勲親斯托敢忘

烈祖之規建極體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也誕告多方朕之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
中統元年五月 日欽奉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續舊服載擴不圖裕

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朕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號為中統元年惟即位朕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都省以總權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申畫于后條書各見本類於戲東鈞握樞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政期與物以更新敷宣惻惻之辭表著

元世祖忽必烈《皇帝登宝位詔》

附录四

示想立乎悉

呂文煥回本國書

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愧居城守難豈圖末路之多差茲祈轉念昔日之功庶可少伸今日之款明公問信歸人欲言伏念某少服戎行壯臨邊徼干戈滿眼輕性命于鴻毛弓箭在腰繫死生于馬足不但驅馳于西北誓將屏蔽于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盡茲無厭之鄰指爲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擊震蕩如風雨之去來坐一日爲九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欲拒我喉

呂文煥书信

一七三
襟樊城翦屠又已去我羽翼雖劉也首先于犯順而
焦然中告于黨奸孤城其如彈丸謂靴尖之踢倒長
江雖曰堅固欲投鞭而斷流兇焰如斯先聲屢至臣
能死爾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敵旣深乎析骸而爨易
子而食尚冀廟堂之念我急令鄰郡之聚兵委病痛
子九年之間案几肉于羣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守
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圖可作內應國手敗局畱
著豈異尋常之機俗眼據圖觀形寧識驪黃之馬蓋
使忠臣偶陷于敵國烏能絕意不念于鄉閭固知死
也何袖子生安有食焉不任其事因銜北命乃擁南

呂文煥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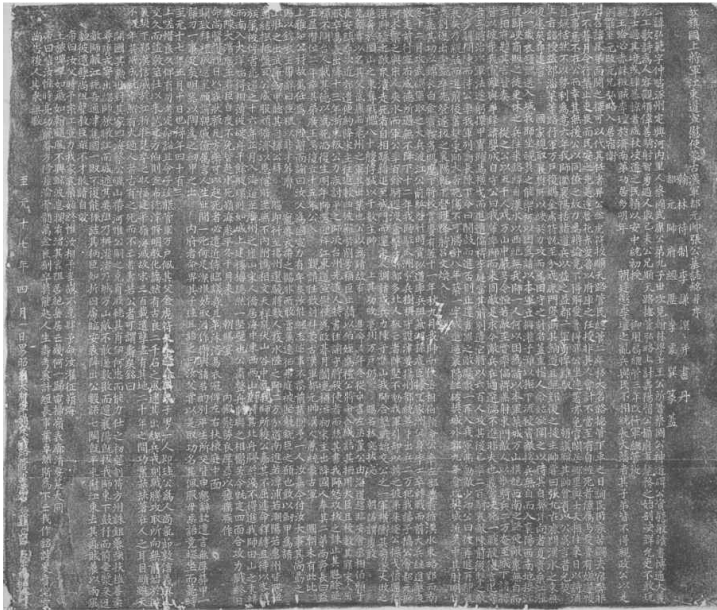
兵視以大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
也尚何言哉今我皇上寬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
公都督雖是問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
叛見今按兵不動臥轍不驚撫此良辰聿觀景命且
秦穆公之赦殺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威公之相
射鉤願君子終無忘怨

督府檄文

畧曰且整之叛我也固以自疑若煥之去國也獨何
不忍不思桓溫羣從竝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
毫髮之損國家危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誰無之

呂文煥书信

附录五



张弘范墓志铭

后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元人刘一清评论襄阳时说：“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吕祉常谓得襄阳则可以通蜀汉而缀关辅；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者，正此也。”（《钱塘遗事·卷六·襄阳受围》）这话实际上是说，襄阳在，则南宋在；襄阳失，则南宋亡，由此可见襄阳地位之重要。宋元襄阳之战是学术界公认的最具决定性影响的历史大事。宋方主帅吕文焕困守孤城，以弹丸之地苦撑六年，最终举城投降。襄阳沦陷后，南宋随之兵败如山倒，六年后便宣告灭亡，验证了“无襄则不可立国”之论。

《战襄阳》讲述了各方势力围绕战守襄阳而进行的生死角逐。悬疑故事的背后，是一段残酷而真实、悲壮而沉重的历史，除了惊心动魄的风云变幻外，更多的还是扼腕叹息。在这幅乱世芸芸众生图中，有击楫中流者，也有见风使舵者；有力挽狂澜者，也有随波逐流者；有大公无私者，也有投机取巧者。有勇气，也有恐惧；有高尚，也有卑弱；有热情，也有冷漠。上至皇帝宰相，下到平民百姓，人人苦苦挣扎在命运之舟上，却不能抵挡大势，最终被历史洪流席卷淹没。但后世会记住那些忠肝义胆、正气凛然的人物——张顺、张贵、文天祥、张世杰等。他们有信念、有气节、有血性，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豪迈，他们是时代的真正英雄。

本书角度相对中立，并没有正面选取襄阳守将作为主人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之波澜壮阔，并不完全构筑于大人物和大事件，更多的是无数普通平凡人的经历。在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之时，他们承受着最底层、最深沉的负重，其颠沛流离、坎坷苦难的一生，正是“兴亡百姓苦”的生动写照。

书中尽量还原了荆楚山水胜景、社会风貌及风物人情。襄阳虽地处边关，屡遭兵祸，但因为是中国东西南北之孔道，贸易昌盛，经济繁

荣。性交易和奴隶交易自古就是最盈利的行业。由于两宋经济高度发达，拐卖妇女为娼妓或是奴婢亦相应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北宋京师开封有“鬼樊楼”（详见同系列图书《斧声烛影》），南宋也有团伙以寺庙为掩护，大规模诱拐妇女卖淫（名将赵葵《行营杂录》中有多起类似记录），本书对此也有所涉及。

考虑到一些因素，书中避免了当时社会习惯采用的蔑称，如“北虏”“鞑子”“南蛮”之类，敬请喜欢原汁原味历史再现的读者谅解。

《战襄阳》与同系列小说《钓鱼城》为姊妹篇。《钓鱼城》着眼于四川战场战事，附带讲述了蒙古的崛起与扩张。《战襄阳》着眼于江汉战场，侧重讲述了南宋的腐朽与衰微。两本书合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南宋败亡史。由于时间相近，两书内容、人物有交叉重叠之处。

书中部分地图选自《襄阳志》等古籍，部分地图引自《宋元战史》（食货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这里，要特别感谢原书作者李天鸣先生的慷慨授权和无私帮助。我个人对李先生的才学仰慕已久，期待将来有机会到宝岛当面致谢。

襄阳立城千余年，护城河均宽180尺，为中国最宽护城河（北京、西安、洛阳等地护城河均宽仅20尺），却屡遭攻陷。而钓鱼城建成仅三十余年，巍然屹立始终。正如清人阮元《襄阳城》一诗所云：“汉水以为池，荡荡本天堑。何以三千年，屡见攻与陷。守取在人谋，慎哉以古鉴。”慎哉以古鉴！生动而丰富的历史从来就是人类汲取力量 and 智慧的源泉，洞察过去并不一定就能预见未来，但不看历史，一定不能看到未来。

《战襄阳》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柳如是》《钓鱼城》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出版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感谢读者，谢谢你们又陪伴我走过了一年。

吴蔚

2014年1月30日于北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和氏璧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作者简介

吴蔚，祖籍湖北，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孜孜不倦沉浸于故纸堆，于历史中探寻真相。已出版《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楼兰》等书。

和氏璧

作者：吴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氏璧 / 吴蔚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3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033-9

I. ①和... II. ①吴...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8780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文案统筹 刘海涛

责任编辑 逯卫光 翟琰萍

特邀编辑 李淑云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厚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名 和氏璧

作 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1

字 数 279千字

版 本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0033-9

定 价 32.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强国连衡而斗诸侯，意图席卷四海，包举宇内。弱国会盟谋取合纵缔交，力图安命保身。礼崩乐坏，风云乱世。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

拥貔貅，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山川图画，极目神州。苍莽大地，谁主沉浮？



秦 云鹤纹瓦当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

第二章 南山之下，殷殷其雷

第三章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

第四章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第五章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第六章 夜如何其，夜色未央

第七章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

第八章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第九章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第十章 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尾声

附篇 风风雨雨和氏璧

后记——关于《和氏璧》小说

[返回总目录](#)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渔父》屈原语



秦 葵纹瓦当

引子

和氏璧是楚国镇国之宝，触手生温，不染尘埃，能在黑暗中发光，所以又称『夜光之璧』，是举世公认的稀世奇珍。

公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1]姬发率大军攻灭商朝，杀死著名暴君商纣王，占据江山，开创了周王朝。

为了巩固统治，周天子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将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按功劳大小分封给姬姓王族和有功之臣。先后受封的功臣有姜太公、周公旦、召公奭等人，分封的诸侯国有鲁、齐、燕、卫、宋、晋、虢等七十一个。各诸侯世代承袭，可以在封国中分封与自己有血缘或亲属关系的下一级贵族，称为卿或大夫。卿或大夫又委派一批下级贵族去治理自己的封邑或封地，称为士或家臣。如此一来，诸侯国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覲会同，离为守臣扞城。

尽管诸侯可以拥兵，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依然据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赏罚予夺、礼乐征伐都由周天子说了算，诸侯们必须随时听从调遣，定期纳贡朝贺，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周天子的严厉惩治。周夷王生病时，诸侯们都在本国举行盛大的祭典，为其祈祷免灾。有人告发齐哀侯不懂礼法，只知道田猎游玩，周夷王便召集诸侯，当众将齐哀侯烹杀于大鼎之中，其余诸侯们战栗不敢言。

时光流逝，物换星移，几百年过去了，周王朝最终走到了日薄西山的一天。而诸侯们羽翼已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泰山脚下的孔子饱览时代风云激荡，吞吐成文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事实证明了孔子“礼崩乐坏”的论断。诸侯始而星罗棋布，继而强兼弱削。天下乖戾，再无君君之心，九鼎倾覆，宗庙荒废，王权旁落，名存实亡。野心和欲望日益膨胀，几百个诸侯为了扩大本国的地盘，不断相互征伐厮杀，战争愈演愈烈，中原扰攘不安。

春秋时期，诸侯国中以晋、齐、楚、越四国最为强大，形成“四分天

下”的局面。四国之中，又以晋国实力最强，且占据了中原腹心之地。然而晋国自骊姬之乱^[2]后，国中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晋国政局被异姓卿大夫控制。到春秋末期，赵、韩、魏三氏大夫瓜分晋地，史称“三家分晋”，强大一时的晋国就此灭亡，分化出赵、韩、魏三个国家。

正所谓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楚国见晋国灭于内乱，欲乘虚而入，却被赵、韩、魏联兵打败，只好放弃争夺三晋之地的企图，改与东面的越国争锋。两国你征我伐，刀来剑往，围绕吴国旧地展开长期争斗，各自消耗了大量实力。

烽火何汹汹，兵戈乱浮云。到了战国时期，经列国兼并，逐渐形成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争雄的局面。

最初，七国之中以魏国实力最强。魏文侯最早任用李悝进行变法，“尽地力之教”，国力大增——向西进攻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3]；向东攻入齐国，俘虏了齐康公；向南多次击败楚国，夺取了不少土地，可谓盛极一时。魏国国君“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旂，以七星之旃”，俨然摆出天子的场面来。

可惜，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魏国傲视中原群雄的格局很快被一个名叫孙伯灵的人所改变。

这孙伯灵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与庞涓、张仪、苏秦等人同拜在卫国奇人鬼谷子门下，孙伯灵和庞涓学习兵法，张仪和苏秦则学习纵横术。庞涓最先下山，回到魏国后受到魏惠王赏识，拜为将军。魏惠王久闻孙伯灵才识过人，便令庞涓派人迎其入魏，欲拜为副军师。庞涓忌才，设计陷害师弟，使人诬陷孙伯灵私通其母国齐国。孙伯灵因此受膑刑，被截去膝盖骨，从此瘫痪，再也无法行走。时人怜其无辜受刑，称他为孙膑。庞涓却假做好人，帮孙膑包扎伤口，意图得到孙膑祖传兵法后再杀了他。孙膑偶然得知真相后，装疯卖傻，以求避祸，最终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逃到齐国，成为齐国大将田忌的座上宾。

公元前354年，魏国起兵伐赵，庞涓任大将，率魏军主力长驱北上，兵围赵国国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孙膑为

军师，率兵驰援。孙臏认为魏国攻赵，精锐之师一定都在前线，内部必然空虚，如果率兵直捣魏国国都大梁，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定能迫使魏将庞涓回救本国。田忌采纳了孙臏的计谋，在庞涓回兵必经之地桂陵^[4]设伏，大破魏军，“围魏救赵”遂成为历史著名战例。

十年后，魏国发兵攻打韩国，连战皆捷。韩国屡屡向齐国求救告急，孙臏仍然率军直扑魏都大梁。魏王令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军，率十万大军东出大梁，迎击齐军。孙臏采取“减灶诱敌，设伏围歼”之计，诱使庞涓自率精锐，兼程追赶齐军。傍晚时分，庞涓到达了地势险要的马陵道^[5]，隐约看见路旁大树之下有一块木牌，便命士兵点燃火把，只见木牌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这才明白已中孙臏之计，忙率军撤退。只是为时已晚，埋伏在两旁的齐军万箭齐发。庞涓见失败已成定局，不愿当众受辱，遂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俘虏了魏太子申。

魏国两次败于齐国，遭受前所未有的惨败，从此一蹶不振。而西面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逐渐强盛起来，趁魏齐争霸之机，出兵夺回河西地区，完全控制了黄河天险。魏国无力与秦国抗衡，只得转而依附齐国，齐国由此取代魏国称雄关东^[6]，号称“张袂成阴，挥汗成雨”。

而西方的秦国自任用卫国人商鞅变法以来，鼓励人口增殖，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度^[7]，奖励军功，编制户口，不但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军队士气亦极为旺盛，有“虎狼之师”之称，一跃成为最先进的第一强国，虎踞关中，觊觎中原，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天下遂成为齐、秦两大强国东、西对峙的局面，地居其间的韩、赵、魏大国及卫、宋等小国则成为两强争夺的中间地带。除了偏踞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燕国外，中原三晋之国均有身为砧上肉之感，惶惶不可终日。

出人意料的是，秦国选择了韩国作为首要进攻目标。在七国之中，楚国疆域最大，其次是秦国，国土面积最小的是韩国，国力也最弱，地处中原腹心，其国境北临魏赵，东有齐，南有楚，西有秦，四面受敌，处于被列强围欺的困境。但韩国亦有保命立身的根本，那就是国中多巧匠，能制作利器弓弩，所谓“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国的弓弩不但射程远，而且力道强，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镞弇心。除此之外，韩国

出产的刀剑也异常锋利，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可谓披坚执锐，无坚不摧，为各国所畏惧。

然而，即便有名震天下的神兵利器，韩国还是没有能挡住秦国的虎狼之师，韩军节节败退。韩国本与楚国结盟，互相遣送有质子，但当秦大军压境时，楚国仅仅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韩国相国韩侈对此很是愤慨，决意将秦国锋芒引向楚国，向韩宣惠王韩康^[8]献计：将韩国的一座名城和大批兵器献给秦国议和，然后两国再一起向南出兵攻打楚国，这样，韩国不但能转危为安，还可以从楚国捞回失去的土地。

韩侈还不及动身出发前往秦国谈判，楚国细作便将韩国的计划星夜驰送回楚国。楚威王熊商年老多病，正为改立太子一事而烦恼，闻报大惊失色。楚国虽然在诸侯国中疆域最广、人口最多，但连遭变乱，国力已然衰弱。尤其自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失败以后，更是每况愈下，屡被秦国打败，史称“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如果秦、韩果真联兵进攻楚国，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楚国令尹^[9]昭阳献上缓兵之计：即告示全国，调兵遣将，大肆宣扬楚国要出兵去救韩国，并派遣使者携带贵重礼品献给韩王，阻止秦、韩合兵。

韩宣惠王对地处关中的秦国向来没有好感，听到楚国愿意出兵相助，喜出望外，于是拒绝再派韩侈向秦国求和。秦军遂出尽全力攻打韩国，而楚国始终没有发出一兵一卒相救，韩军大败，被迫割地求和，又送太子韩仓到秦国作人质，从此完全臣服于秦国。

恰在这个时候，传闻有巫师占卜道：“得和氏璧者得天下。”

和氏璧是楚国镇国之宝，触手生温，不染尘埃，能在黑暗中发光，所以又称“夜光之璧”，是举世公认的稀世奇珍，最近才被楚威王赐给了献缓兵之计有功的令尹昭阳。战国时期巫风盛行，巫师有着极高的地位，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占卜之语。天下人的目光，立即转而投向南方的楚国上。

正是：和氏之璧倾九州，战国群雄逐兜鍪。



- [1] 姬死后谥号“武”，史称周武王。因本小说先后出现多位国君，采用习惯谥号称呼来区分。
- [2] 指晋献公宠爱骊姬（骊戎族人）及其所生之子奚齐，为此逼死太子申生，逼迫重耳等诸公子（国君之子称公子，公子后代称公孙）逃亡。
- [3] 今陕西北部与山西边界，黄河西岸的畜牧和战略要地。
- [4] 邯郸：今河北邯郸。大梁：今河南开封。桂陵：今河南长垣县西南。
- [5] 马陵道：今河南范县西南十五里的马陵集。
- [6] 战国七雄之中，除秦国以外，其余六国均在崤山、函谷关以东，因此该六国又称“山东六国”或“关东六国”。
- [7] 指国君将各级官职依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给自己的亲族，也包括部分旁姓贵族。这一制度的根本特点是世袭，本质属性是任人唯亲。
- [8] 七国国君称王时间有先有后，如韩康始称韩威侯，其称王时间（前325年）要略晚于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但为避免混乱，本书一律采用“王”的叫法。韩康，姬姓，韩氏，名康。先秦时期贵族有姓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国君之子称“公子+名”，其后代称“公孙+名”，如果有了官职，往往称呼其“官名+名”，后来就可能用官名为氏。
- [9] 令尹：文官中的最高长官，等于相国。楚人以苗族先民为主体，因而楚国的官制、文化、

风俗等均有别于中原诸国，但又与中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章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

云梦之会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定时定点的公开性的社交节日，上至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青年男女择偶野合，尽情纵欲狂欢。在溪涧边，在山林中，情人们或秉兰以游，或相赠香草，欢歌曼舞，幽会交合。

桃

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国风》中的这首《桃夭》说的是周王室的一位王姬^[1]要下嫁一名大夫，“归”意为出嫁，诗中祝愿她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因桃花花色最艳，故以喻王姬，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

纪山桃花足春风，满谷仙桃照水红。“纪山桃花”是楚国的著名美景。纪山位于楚国王城郢都^[2]正北二十里处，是郢都北边的天然屏障。所谓的“山”并非崇山峻岭，而是一大片绵延的丘陵，岗峦起伏，林木葱郁。每到春季，漫山遍野的野桃树竞相绽放，粉嫩莹润，纷披陆离，迎霞沐日。花枝临风招展，柔美多姿，远远望去如霞似锦，光彩秀美。

花笑芳华，草艳春色。野生的桃花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旺盛的野性的生机，那种含情脉脉的妩媚铺天盖地，勾魂摄魄，令人窒息。在它的映照下，周围的一切景物黯然失色，轻拂的杨柳和萋萋芳草都成为了点缀。

佳期纪山东，颜色桃花红。桃花盛开的季节，也正是楚国一年一度“云梦之会”的时节。

“梦”是楚语，意为原野，兼有丘陵和沼泽、丛林和水草，禽兽孳生，适于出游，宜于行猎。云梦^[3]是楚国国君的狩猎区，也是楚国桑林之祭所在地，地域极为广阔，纪山也属于其范畴。内中除了山林、川泽等各种美景外，还有一个巨型湖泊，名为“云梦泽”，是中原面积最大的湖泊。纪山东部即是云梦泽，烟波浩渺，一望无际。而云梦之会则是楚国的一种传统习俗——每到仲春时，楚国国君都要在云梦纪山高唐观^[4]举行盛大的桑林之祭。桑林之祭是一种大规模的、国家级的祭祀活动，性质与祭社^[5]相同，因祭祀时要演奏《桑林》乐舞，由此得名。

楚人自认为是火神祝融的后裔，崇拜太阳和红色，座向东为贵，因而高唐观建在纪山上极东之处，坐西朝东，东面山脚下即是水波荡漾的云梦泽。这里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不但是历代楚王喜爱的游乐场所，还是楚国祭祀先祖的高媒庙的所在地，是理所当然的云梦之会的地点。

高唐观台座前的广场上正在表演《桑林之舞》——数十名舞者穿着红黑相间的丝制锦衣，戴着华丽的面具，伴随着强劲有力的音乐，轻捷地穿梭，矫健地起舞，颇似军阵。场面壮观，独具魅力。

领头的巫覡^[6]仪态不凡，戴着兽角形的头饰，各举一面旌旗，来回挥舞，与击拊的石磬声相应和。男巫阿钺手中的旌旗上绣着人首蛇身的图案，这是楚国王室“龙”的标志。女巫阿碧手中的旌旗则绣着人面鸟身，人有九首，这是楚国的图腾“九头凤”，被认为是“太阳之精”。两面旗帜的竿首均缀着五色雉羽作为饰物，在阳光下荧荧闪烁，诡异魑魅，妖冶邪气，令人望而生畏。

楚威王熊商与最宠爱的华容夫人端坐在广场西首台座的正中。台座是个夯土筑成的大平台，受山势所限，不及半人高。左边^[7]坐着故王后所生的太子槐、公子兰及眷属。右边则是华容夫人所生的公主江半、公子冉、公子戎几人。再往下便是楚国的王公贵族，令尹昭阳、司马屈匄、大夫景翠等文武大臣依官职大小分坐在两边。在楚国为人质的诸国公子，如齐国丞相田婴之子田文、魏国魏惠王之子魏翰、越国太子无疆等，也是座上之宾。

楚地湖泊星罗，水网密布，天气潮湿，群臣均是坐在矮脚的床榻上，只有在室内时才会像中原诸国那般席坐在地上。各人面前摆有铜制的长方形酒禁，上面摆满各色酒具和食物。

案具之所以叫“酒禁”，是因为周人认为夏、商两代灭亡的根源是由于君主嗜酒无度。有了前车之鉴，周王朝特意颁布了《酒诰》，规定：王公诸侯只有祭祀时才能饮酒，不准非礼饮酒；民众聚饮，押解京城处死；不照禁令行事执法，同样治以死罪。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到春秋战国时，禁酒令虽然跟共主周天子一样，已然有名无实，但承置酒器的案具烙下中国第一个禁酒时代的印痕——名曰“酒禁”。

楚国地广物博，矿产丰富，冶炼水平很高，其中失蜡法^[8]为楚国所独有。楚威王面前的那只酒禁即是青铜器中的精品——长约六尺，宽约三尺；禁的四周装饰有多层透雕的云纹，玲珑剔透，仿若天空中飘浮的朵朵白云；云纹下由数层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铜梗分为三层，最内一层最粗，是骨干梁架。中间层梗稍细，由上而下向两侧伸出后上弯，犹

如古代建筑上的斗拱。外层铜梗最细，呈相互独立的卷草状。铜梗相互盘绕，而又互不连接，多层重叠，错落有致；酒禁的上部四周攀缘有十二条龙形怪兽，前后各四条，左右各两条，凹腰卷尾，探首吐舌，面向酒禁中心，形成群龙腾云驾雾、拱卫中心的画面，灵动活泼，十分壮观；禁的下部则是十二条虎形怪兽，两长边各三只，四角及两短边各一只，蹲于禁下为足，撑托着器身，看上去霸气十足。整座酒禁构思奇特，造型奇巧，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但奇怪的是，这座云纹铜禁上摆放的丰盛酒食未动分毫。任谁都能看出来，楚威王病得相当厉害，这次能上纪山来主持云梦之会，已很有些勉为其难。他一直枯坐在那里，半耷拉着眼皮，处于有气无力的混沌状态。王宫医师梁艾双手提着药箱，就站在楚王身后不远的地方。

桑林之祭是公开祭祀仪式，在卫士的警戒圈子外，还聚合了大量赶来瞧热闹的普通民众。写出《道德经》的楚国奇人老子曾以“众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台”来形容云梦之会的盛大欢腾景象，可谓万众瞩目。

许多人目不转睛地观看舞者的翩然起舞，但更多人的目光却落在台座上的华容夫人和江半公主身上。这对母女均有着绝世的容貌——母亲三十余岁年纪，朱颜丰韵，皎如明月；女儿十五六岁，豆蔻年华，灿若春花。一个瑰姿艳逸，一个风流尔雅。有如此艳光四射的绝色美人在座，难怪广场上的年轻男子争相投来各种目光。就连台座上的宾客也有不少人被美色所惑，譬如魏国质子魏翰总是有意无意地瞟向华容夫人，齐国质子田文则盯着江半公主不放，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楚国王室内部的危机正是因为这对母女而起。传说楚威王爱华容夫人和江半公主发狂，以至于生了废嫡立幼之念，有心废掉嫡长子熊槐的太子位，改立华容夫人所生的熊冉为太子。若不是令尹昭阳等重臣坚决反对，只怕熊槐的太子位早已不保。

太子熊槐大约二十一二岁年纪，戴着华美高大的楚冠，一身博袍绛衣愈发映衬出脸色苍白惨淡。他的心思显然不在精彩的《桑林之舞》上，一直刻意留意着斜对面江半公主的一举一动，虽然竭力掩饰着真实情感，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对这位又聪慧又美貌的异母妹妹流露出恨意来。

太子的妻妾南媚和郑袖分坐在两旁，二女也都算得上是美人，只是比起艳惊四座的华容夫人母女要逊色不少。嫉妒是妇人的天性，意识到华容夫人和江半公主才是全场瞩目的中心时，郑袖不由自主地咬起了嘴唇。

凑巧这时江半停止了与公子冉的窃窃私语，转过头来，有意无意地望向太子这边。惊鸿一瞥中的她，天真而邪气，有着不羁的美丽。只是顾盼之间浅浅一笑，嘴角微微翘起，多少带着几分挑衅的味道。

郑袖忍不住附耳过去，赌气地告诉丈夫道：“太子，您瞧瞧公主那副得意的样子，倒像是……”

她刻意没有说完下面的话，但熊槐很清楚下半句应该是：“倒像是她的弟弟公子冉已经当上太子了。”

太子的脸色愈发难看，冷冷地哼了一声，不及说话，疾风骤雨般的音乐声陡然止歇，《桑林之舞》结束了。

楚威王转头做了个手势，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一旁的司宫^[9]靳尚便大声宣布道：“大王有赏。”

侍臣们遂捧上金银等饰物分发给舞者，舞者们一齐上前拜谢。

魏国使臣惠施也在台座上，起身离座道：“桑林之舞如此精彩，令人赞叹。臣这次奉魏王之命出使楚国，除了要与大王修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外，还有一桩大事，那就是想瞻观楚国最著名的宝器。今日是云梦之会，是君民同欢的大喜日子，可否请大王取出宝器，让臣等一开眼界？”

惠施是宋国人，一直在魏国为官，很得当今魏惠王的信任。他虽然没有明指想瞻观的宝器是什么，然而旁人都知道那是和氏璧。

天下有两大公认的奇珍异宝——一是和氏璧，二是随侯珠，均是大有来历。

和氏璧最初只是荆山^[10]的一块玉石，楚国人卞和偶然发现了它，

抱去献给楚厉王。玉工鉴定后说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于是楚厉王以欺君之罪砍下了卞和的左脚。楚武王即位后，卞和再次抱着玉石来献，又被玉工鉴定为石头，楚武王又砍下其右脚。楚武王死后，楚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石在纪山下痛哭了三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眼角沁出了鲜血。

消息传开后，楚文王很是好奇，派人去询问原因。卞和道：“我哭并不是因为被砍去了双脚，而是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

楚文王便命玉工剖开玉石，果真取出一块稀世璞玉，光彩射人——此璧正看为白色，侧看为碧色；若置暗处，闪闪发亮；搁置案上，自却尘埃；且冬日发暖，夏日生凉。见者无不惊叹。楚文王为纪念卞和献璧之功，特意玉璧取名为“和氏璧”，从此成为楚国镇国之宝，归存楚国王室，世接代传，迄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随侯珠则是随国^[1]的镇国之宝。传说随侯出行时遇到一条受伤的大蛇，一时起了怜悯之心，取药为蛇敷治。大蛇痊愈后，于大江中衔取夜明珠，以报随侯救命之恩，由此得名随侯珠，又称灵蛇珠。此珠径长一寸，跟和氏璧一样，能在夜色中发光，同时照亮十二辆车子，所以又称明月珠。

楚璧随珍，遂成为共传之宝。但楚国灭掉随国后，并没有得到随侯珠，据说已经在城破前遗失，不知去向，成为世间一大憾事。和氏璧因而成为一枝独秀，愈发珍贵。

不久前，昭阳出奇谋破韩国联兵秦国攻打楚国之计，立下大功。他官任令尹，已是位极人臣，又曾因攻魏有功封上爵执珪，爵位也是最高，再无可封赏之官职、爵位。但楚威王认为楚国国法奖惩分明，有功必赏，如果昭阳立下如此奇功尚得不到任何赏赐，怕是日后难以激励军民为楚国效力，反复权衡之下，决意将和氏璧赐给昭阳。这也是和氏璧成为楚国镇国之宝后，第一次赐给大臣，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誉。昭阳惊喜交加，感激涕零。楚国上下也一致称赞楚威王不惜宝器，宁惜贤臣的胸襟和勇气。

惠施是天下有名的辩者^[12]，也是魏国最有智谋的外交大臣，人称惠子，心思机敏，口才出众，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要看楚国宝器和氏璧，令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别有用意。

令尹昭阳站起身来，正要出面解释和氏璧已归自己收藏。莫敖屈平^[13]却忽然站了出来，道：“使者君想看我们楚国的宝器，其实宝器近在眼前。”

惠施奇道：“噢？”微一惊愕，旋即会意过来，以为屈平指的是楚王面前的那座云纹铜禁。当时大型青铜器也是国之重器，像云纹铜禁这样精美华贵的器具铸造不易，难得一见，称其为楚国宝器也不为过。

不料屈平话锋一转，道：“珠玉之类不过清玩而已，算不得什么宝器，楚国真正的宝器是贤君贤臣。我国有大王体恤百姓，充实府库，使全国人民丰衣足食，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各得其所；有贤臣治理内政，制定礼节，应对诸侯，排解危难；有良将镇守楚国门户，整理军务，赴汤蹈火，万死不顾。这些都是我们楚国之宝。他们现在人都在这里，使者君想要观看，转身就能一一看到。”

屈平是司马屈句的堂弟，虽然年纪小得多，却因为父亲屈庸是长子，所以世袭了屈氏的莫敖官职，地位反而在屈句之上。他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夏正^[14]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寅年寅月寅日真正符合“人”的生辰，大吉大利，是一个好兆头。因为生辰与众不同，特意取名“平”，字“原”，平即公正，象征于天，原即原野，代表大地，以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

屈平自小有“神童”之称，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娴于辞令。但他毕竟才十五岁，蓦然挺身而出，对着最著名的辩者侃侃而谈，口若悬河，还是让众人大吃了一惊。然其言辞精妙绝伦，不卑不亢，着实令人激赏。

惠施一时无言可对，然仔细思量对方之言，却是句句在理，当即肃然起敬，叹道：“莫敖君年纪轻轻，见识高明，才气纵横，实在可敬可畏。惟楚有才，果真名不虚传。”顿了顿，便直截了当地表明了用意，道：“请大王恕愚臣浅薄，其实臣之前提及的宝器，指的是贵国镇国之宝

和氏璧。魏王派臣来楚国瞻观和氏璧，其实是要祝贺大王，因为华夏正有讖语流传道：‘得和氏璧者得天下。’”

台座上的群臣登时发出一阵惊呼声，随即不约而同地望向令尹昭阳，目光中各有深意。

昭阳正回到坐席预备重新坐下，闻言亦是心头大震，当即跌坐在床榻上。楚威王似是也吃了一惊，挑了一下眼帘，但还是没有吭声。

华容夫人到底是妇人，忙追问道：“华夏当真有这种讖语么？”惠施道：“回夫人话，千真万确。愚臣好友宋国人庄子根据梦中神授著有《天下》一篇，内中也曾言道：‘郢有天下。’”

庄子名庄周，宋国人，是楚国奇人老子道家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也是当今楚王最仰慕的人。楚威王曾派两名大夫携带重金前去宋国，聘请庄子来楚国任令尹。大夫恳切地道：“我国大王久闻先生贤名，欲以国事相累。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以为君王分忧，下以为黎民谋福。”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持竿不顾，淡然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位大夫君，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活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庄子道：“二位大夫请回吧！我也愿意继续留在泥水中曳尾而行。”以龟喻人，巧妙地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

请庄子出山到楚国为相一直是楚威王心目中难以实现的梦想，忽听得那位淡泊名利的世外高人曾有“郢有天下”的预言，在场群臣无不耸然动容。就连楚威王也高高挑起了双眉，枯瘦的脸上一下子有了些许表情，似是终于从浑噩的僵态中苏醒了过来。

惠施瞧在眼中，又从容续道：“各诸侯国均为此讖语而议论纷纷。听说秦国正有意发兵攻打楚国，预备用武力夺取和氏璧。这次敝国大王派愚臣出使，一是贺喜楚国有和氏璧这等天赐吉物，二则是要提醒大王，须得加紧防范西面的秦国。”

令尹昭阳再也坐不住了，正要起身奏请将和氏璧归还王宫，楚威王

却及时摆了摆手，沉声道：“寡人知道了，多谢魏王美意。云梦之会还没有结束，使者君请暂时归座，下面还有精彩好戏。”

台座上的这一段关于宝器的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到广场上不知情的观众们的兴致。按照传统，接下来是《尸女》表演。十二对穿戴整齐的男女一齐上场，个个年轻俊美，血气方刚，相互做着各种挑逗与象征性的性交动作，情意缠绵，奔放浪漫。音乐急促而紧密，震撼人心，间以舞者身上佩饰“叮叮当当”清脆的撞击声，舞场上充斥着浓烈的煽情意味和狂野的原始气息。大多数人看得面红耳赤，亢奋不止。

但这也才仅仅是云梦之会的开场，《尸女》表演结束后，才是云梦之会^[15]的真正高潮——春社交欢。先秦时期的楚国没有男女大防，也没有什么性禁忌，适龄男女可以自由约会，欢娱交媾，而云梦之会则是为大众提供一个定时定点的公开性的社交节日。等到高唐观祭社典礼结束，上至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青年男女各自四散开来，择偶野合，尽情纵欲狂欢。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在溪涧边，在山林中，情人们或秉兰以游，或相赠香草，欢歌曼舞，幽会交合。春水涣涣，乱花迷眼，情怀若诗，佳期如梦。

然而，就当楚威王扶着华容夫人起身，宣布春社交欢开始，众人正争相往南、北两道下山时，变故发生了。一名站在北首的青衣男子趁乱挤近西首台座，变戏法般地从长袍下取出一具精巧的弩器，弩槽中早已扣好一支弩箭，径直端起来瞄准台座正中的王座。

此刻正值散场，是广场上最纷纷扰扰的时候，卫士们早放松了警惕，一些人正稀稀拉拉地朝高唐观东大门赶去，预备护送楚王进台馆歇息。直到那青衣男子扣动弩机，侍立在楚王身后不远处的副宫正南杉才惊觉到异样，大喊了一声，飞身奔了过去，却已然来不及了。

世事往往奇妙得很，就在弩箭离弦的电光火石的一刹那间，一个褐色人影从旁侧扑了上来，将青衣男子连人带弩扑倒在地。弩箭虽及时射出，却被褐色人影那一扑之势带得偏了准头，正好射中楚威王左侧的华容夫人的腰间。

因为先王楚宣王在位整整三十年，楚威王四十余岁才继承王位，迄今不过十年时间，执政时间虽然不长，却是功绩赫赫，先后大胜齐国、魏国、越国，又大力开拓西南，使得楚国疆土东至于海，西包巴蜀，南极牂柯^[16]，达到全盛时期。但这一年来他疾病缠身，再无昔日叱咤风云的敏锐和英气，当看到最心爱的华容夫人软倒在自己脚下时，竟然呆住了，全身发凉，浑然不知所措。

卫士和大臣们潮水般簇拥了上来。扈从楚王的宫正孟说极为精明能干，生怕刺客还有同党，混乱中会再度行刺，忙大声命道：“快来人，先护送大王进去。”

孟说一边请司宫靳尚和司马屈匄护卫楚威王进去高唐观，一边指挥卫士擒拿刺客，封锁广场。因为事关楚国内政，又派人护送魏国使臣惠施和诸国质子先行下山。

王宫医师梁艾上前查看伤势，将华容夫人身子放平。那支弩箭斜向上射中了她的腰腹，几近穿透，已经没得救了。她在血泊中抽搐了几下，便就此断气，双眼犹自瞪得滚圆。

江半公主捂紧嘴唇奔了过来，几乎不能相信眼前的情形。巨大的恐惧和惊愕令这位尊贵的公主花容失色，完全变成另外一副模样。

公子冉愣在一旁，牙齿发颤，说不出一句话来，既不敢看母亲的尸首，便只能习惯性地依附姊姊，死死抓住江半的手臂。

公子戎还只是个五六岁的孩子，吓得哭出声来，大声叫道：“娘亲！我要娘亲！”

熊槐十一岁就被立为太子，是一个狂妄自大惯了的人，从不善于掩饰感情，忽见有意与自己争夺王位的最大对头突然莫名被射死在眼前，惊讶之余，也多少流露出几分幸灾乐祸的神气来。

令尹昭阳看在眼里，忙走过去低声提醒道：“华容夫人遇刺身亡，外人也许可会怀疑刺客是受太子指使。当此之机，太子千万要安抚好公主才是。”

昭阳的夫人南媚与太子正妻南媚是亲姊妹，因而他和太子是连襟关系，素来荣辱与共。

熊槐会意过来，忙正正衣襟，收敛笑容，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上前命道：“孟宫正，南宫正，这里的事交给你二人处置。我和令尹先进去看望父王。”孟说、南杉一起躬身道：“臣遵命。”

熊槐这才上前牵起江半的手，假惺惺地劝慰道：“江妹，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节哀顺变的好，冉弟和戎弟都还需要你这位大姊照顾呢。”

江半却是毫不领情，冷笑一声，道：“这下不是正称了太子哥哥的心意么？”决然甩开了熊槐的手，转身朝高唐观里跑去。

熊槐知道这妹妹年纪虽轻，却是智计百出，华容夫人那方的人均是唯她马首是瞻，猜想她多半是要到父王面前抢先告状，急忙追了进去。公子兰、公子冉、令尹昭阳等人略微愣了一愣，也争相跟了进去，只有公子戎还站在原地“哇哇”大哭。

孟说示意卫士抬走华容夫人的尸首，走过去牵起公子戎的手，温言道：“公子别哭了，华容夫人虽然离开，却是去了天上。”

公子戎哭道：“我要娘亲，我也要去天上。”孟说道：“眼下还不到时候，这里太乱，臣先派人护送公子进去。”招手叫过王宫医师梁艾，命他带公子戎进台馆歇息。

那青衣刺客早已被卫士擒住，牢牢捆缚在一边。孟说走到他面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谁派你来行刺的？这里可还有你的同党？”

刺客约摸二十余岁年纪，神色甚是沮丧，大约为未能射死真正的目标楚威王而懊恼，听到孟说出声盘问，立即露出鄙夷之色来，冷冷看了他一眼，转过头去，不予理睬。

卫士缠子是个赳赳武夫，脾气耿直急躁，见刺客强硬，不肯回答宫正的问话，当即扬起手来，左右开弓，狠狠扇了他十几个巴掌。那刺客鼻孔、嘴角流出了血，脸颊青紫，肿得老高，却仍然不肯屈服。

一名卫士奉上刺客所用的兵器，禀道：“宫正君，这刺客用的是韩国的弓弩，说不定他是韩国派来的刺客。”

之前秦国出兵攻打韩国，韩国本欲献城与秦国讲和，然后两国联袂攻打楚国。楚威王用令尹昭阳之计，假意援救韩国，令韩国与秦国绝交，之后又拒不发兵，结果韩军大败，被迫臣服于秦国，韩国太子韩仓也到秦国做了人质。韩宣惠王深恨楚国背信弃义，因此而派出刺客行刺楚威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广场上尚滞留了不少民众，好奇地围过来看热闹，闻言纷纷指斥韩国国君手段卑鄙低劣。却有一人嗤笑出声，道：“这韩国人是不是也太笨了，派人行刺还要带上自家的兵刃，好让人知道刺客的来历身份么？”

说话的是一名二十岁上下的年轻男子，身材魁梧，一张四方脸，浓眉大眼，高鼻厚唇，面黑有光。

孟说扈从楚王多年，自有一番阅人之能，见这男子意态飘逸，有气雄万夫之相，立即生了警惕之心，走过去问道：“足下是谁？听你口音，应该不是楚国人。”那男子一点也不慌乱，悠然答道：“我是赵国人，姓主名富，是个商人。”

孟说虽然半信半疑，但眼下要办的事极多，一时不及细细盘问那主富，命人先将刺客押下。

扑倒刺客的褐衣男子也被卫士扣留在一旁。孟说走到他面前，见他神态安详，穿着一身极粗糙简陋的褐麻衣裤，脚穿草鞋，不由得一愣，问道：“你是墨者？”

那中年男子点点头，道：“在下墨者唐姑果。”随即朝孟说躬身行礼，道：“腹巨子命我代问宫正君安好。”

墨学跟儒学一样，是当世显学^[17]，风行天下。它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提倡兼爱、非攻，主张以兼易别，使天下兼相爱，竭力反对战争，认为攻伐是天下之巨害，理想是“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者奔走于烽火中，抑强扶弱，虽枯槁不舍，由于富有牺牲精神，最讲究信义承诺，在人们心目中有良好的形象，深受尊敬。墨家在各国均有

不小的势力，其首领称为“巨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腹巨子即是指现任巨子腹䵍。

孟说本人虽不是墨者，却是墨家第三任巨子孟胜的孙子。当年孟胜与楚国贵族公子豫友善，公子豫被楚悼王封于阳城，又号阳城君。^[18]楚国一向不欢迎墨者，大力排斥墨学，仅仅是因为墨家第一任巨子墨翟曾与公输般论战，阻止楚国攻打宋国。但阳城君却极欣赏墨家道义，接墨家巨子孟胜和弟子到阳城居住，待若上宾。

当时楚悼王任用卫国人吴起为令尹，进行变法改革，虽有富国强兵的功效，却大大损害了贵族们的利益。阳城君衔恨吴起入骨，等到楚悼王一死，便借回郢都吊唁之机，联络楚国贵族，预备杀死吴起。吴起进宫治丧时，受到阳城君等人的围攻，情急之下，躲到楚悼王的尸首边。贵族们一拥而上，射杀了吴起，并将他车裂肢解。但在围杀过程中，也有许多贵族的箭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

按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即位后，遵照律法诛杀了所有射王尸者，罪及其三族，因此而被夷宗的贵族多达七十余家。阳城君虽侥幸逃脱，但由于封地阳城被楚肃王收回，只能走上流亡之路，从此下落不明。

阳城君离开阳城时，授予孟胜符节，任用其镇守封邑。面对赶来阳城接收的大军，孟胜没有率领墨家弟子们逃走，远离楚国的是非纷争，而是选择了舍生取义。他告诉弟子们说：“我们与阳城君有约，答应为阳城君守国，而今阳城君已逃，封国被收，凭我们的力量又不能改变现状。只能以死殉义。如果不死，那么从今以后，人们寻求严师一定不找墨者，寻求贤友一定不找墨者，寻求良臣一定不找墨者。换句话说，不死就是不义。”由此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幕：包括巨子孟胜在内的一百八十三名驻守阳城的墨者均举刀自刎而死。

孟胜死难之时，其子孟卯尚在襁褓之中，躲过一劫，在楚国民间长大，虽然后来为墨家巨子田襄子寻访到，他却不愿意再成为墨家的一员，而是加入了楚军，因作战勇猛积功升为将军。他的儿子孟说成人后更是武艺高强，顺利当上了王宫的宫正，成为楚王最倚重的卫士统领。据说他力大无穷，一人即能举起高唐观前的云纹酒禁，所以又有“楚国第

一勇士”之称。

孟胜蹈义赴死的壮举虽为天下人称赞，但因为某种原因，却是孟卯父子不愿意多提的一段往事。尤其孟说见唐姑果目光意味深长，似是有意提及自己是墨家巨子的后人，弦外有音，心中多少有些警觉起来，当即道：“孟某有公务在身，职责所在，有得罪之处，还请先生原谅。”沉下脸来，做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问道：“先生如何会凑巧在此处出现？莫非你也对云梦之会有兴趣？”

唐姑果淡然道：“不是，我只是来找人，适才看到刺客行刺也只是凑巧。”轻叹了一声，道：“可惜还是发现得晚了，不然国君夫人也不会死。”

孟说心道：“自从楚国排斥墨家，墨者中心从楚国迁往秦国，当今巨子腹䷔更是秦惠王的座上宾。传说墨家大不同于往日，已被秦国控制。墨者个个都是有为之身，唐姑果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纪山。但无论如何，总算是他及时扑倒了刺客，救了大王一命。”他也是个慷慨豪迈之人，当即谢道，“多谢先生出手相救。”

正要开口询问唐姑果所寻找的人是谁，一名卫士匆匆地奔过来禀道：“大王命宫正君带刺客进去问话。”

唐姑果忙道：“宫正君先忙公事，我可能要在郢都滞留一段时间，希望还有见面的机会。”孟说道：“好。”命人放唐姑果下山，自己和副宫正南杉一起押着刺客进来高唐观。

高唐观是一组园林建筑。正东门上悬挂着一块黑色木匾，上面书写着“高唐观”三个红色大字，字体笔画劲挺，落笔起笔锋芒毕露，华藻流丽。

台馆主体建筑有前、中、后三处大殿，均是土木混合结构，依山势而建，逐次升高，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自然和谐，幽美恬静。其中前殿地势最低，殿堂却是最深最阔，可以同时容纳几百人宴饮。

到了殿外，孟说等人一起脱下鞋子。古代鞋履被视为不洁净之物，

不能登大雅之堂。按照惯例，大臣登堂入殿，要先将鞋履脱在阶下，否则就是不敬。一年前，楚威王中风瘫痪，无法行走，赵国人梁艾来到王宫，称有办法能医治楚王。进入大殿时，他有意不脱鞋履，楚威王一望之下，勃然大怒，竟就此站了起来。事后才知道梁艾是以气激来治痼病，他由此成为楚王的座上宾。

前殿台阶下有不少只鞋履。履的形状基本上是男圆女方，大多是最流行的麻履：麻布的鞋面上涂着黑漆，鞋口与鞋帮儿处用绵面，鞋底用麻线编织，从中向外缠绕数十圈，舒适而轻便。也有华贵的丝履，固定鞋子的纓带是金丝鞋带，鞋口纯边装饰着珠玉，华丽之极。

楚国君臣均聚集在前殿中，个个跣足^[19]而立，神色肃穆。楚威王刚服下医师梁艾奉上的汤药，因为愤怒而显得格外有生气，精神看起来也好了许多。

刺客被卫士粗暴地扯脱鞋袜，光脚带到殿中跪下。孟说大致稟明了经过。

楚威王看也不看南杉奉到案前的弓弩，只森然问道：“是谁派你来行刺的？你若肯说实话，寡人可以饶你一命。”

他虽然年老病重，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语气之中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刺客只是垂眼凝视面前的地面，恍若未闻。孟说喝道：“大王问你话，还不快快回答！”

卫士缠子见他依旧沉默，便上前一脚，将他踢倒在地。

令尹昭阳道：“这应该是韩国的弩器，会不会是韩国国君派来的刺客？”大夫景翠却不同意，道：“韩国弓弩驰名天下，任谁都能一眼认出。如果真是韩国大王派人来行刺，一定不会使用他们本国的兵器，这样不是太明显了么？”

司马屈勾也道：“不错，是这个道理。而今楚强韩弱，韩国又新败于秦国，绝不敢轻易招惹楚国，岂会用行刺的手段？”

自从吴起变法失败、七十余家贵族因箭射王尸被诛杀后，昭、景、屈就一跃成为楚国最有势力的三大氏族。三氏均出自芈姓王族，如昭阳祖先是楚昭王次子，遂以昭王谥号“昭”为氏，屈匄祖先是楚武王次子，以封地“屈”为氏。如此建族受氏，另立门户，无非是要确立国君长子和次子的名分，次子另立小宗，以服熊氏大宗。三大家族中，昭氏执掌国政，屈氏掌握兵权，实力大致相当，景氏稍弱。

昭阳心道：“难道我没有想通这一点么？大王也一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径直问刺客背后主使是谁，言下之意分明是怀疑太子。华容夫人正日夜狐媚大王，请求立她的亲生儿子公子冉为太子，她眼下被射死，公子冉失去了一大强援，太子的嫌疑自然最大。无论如何，我要竭力洗清太子的嫌疑。”当即咳嗽了一声，道：“景大夫和屈司马说的都不错，理是这个理，但也许这正是韩国人巧计所在，他们知道我们一定会这样想，所以才有意派刺客用韩国的兵器行刺。”

公主江非痛惜母亲惨死，一直伏在楚威王脚边饮泣，闻言抬起头来，问道：“令尹如何能肯定刺客想要刺杀的是父王，而不是我娘亲？”

这话非但有力，而且直接切中了要害——若是刺客的目标是楚威王，那么他确实极有可能是韩国或其他敌国国君所派。行刺事件发生后，人人均本能地以为行刺对象是楚王，华容夫人不过是替死鬼，所以宫正孟说的第一反应是派卫士护送诸国质子和魏国使臣惠施下山，实际上是担心这些人跟刺杀有干系，要将他们先行软禁监视起来。但如果刺客的真正目标就是华容夫人本人，那么背后主使就不大可能是敌国了。问题就在墨者唐姑果的那一扑，到底有没有真正影响到弩箭的发射方向？

孟说也是精干果决之人，经江非公主一语提醒，立即招手叫过卫士缠子，命他带人去追捕唐姑果回来对质。

令尹昭阳一时愣在了当场。他本是武将出身，靠多年累积军功才升为令尹，对政治争斗之类不是特别在行，这也是太子槐一方始终被华容夫人一派压制的主要原因。他呆了好一阵子，最终还是没有回答公主的话，径直走到刺客身边，喝问道：“快说，是谁派你来的？你要刺杀的对象到底是谁？”

那刺客始终不发一言。昭阳便使了个眼色，两名卫士走上前来，用力踢打刺客，想要逼迫他招供。

江聿忙叫道：“住手！打死了他，好杀人灭口么？”昭阳脸色一沉，不悦地道：“公主这话是什么意思？”江聿道：“难道令尹君心中不清楚么？”

楚人本就有“俗剽轻，易发怒”的传统，熊槐在太子位已久，素来骄横，近年来因在父王面前失宠才勉强有所收敛，虽然事先得到连襟昭阳的嘱咐，尽量保持沉默，但到了这个时候再也克制不住，怒气冲冲地道：“江妹，我体谅你刚刚失去至亲的痛苦，可你也不要欺人太甚。”

江聿道：“太子哥哥，我又没说你什么，你这么着急站出来，是有谁踩到你的尾巴了么？”

熊槐登时大窘，愤恨不已，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南杉是群臣中最先发现刺客的人。他当时站在楚王斜后面，亲眼看见刺客端起弓弩，对准了台座正中。从他站立的角度来看，理所当然地认为刺客的目标是楚威王本人。他本可以立即站出来说明事实，为两位姊夫解脱困境。但南杉所处的位置，只能看到弩箭射出后劈空呼啸而来，并没有看到刺客何时扣动的弩机。他为人谨小慎微，既然不能肯定唐姑果那一扑是否真的影响了刺客发射弩箭的方向，就不能轻易出面，以免旁人怀疑他有为姊夫护短的嫌疑，因而只是沉默着。

江聿话中暗示的意味实在太重，如果刺客的目标当真是华容夫人，任谁都会怀疑到是太子槐主使。大殿中一时安静了下来，大臣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开口接话。楚威王除了开始问过刺客一句话，再也没有张过嘴，只是如木鸡般孑然地坐在上首，殿中的吵闹争执仿佛成了虚无。

令人难堪的沉默持续了好大一会儿。莫敖屈平又站了出来，道：“华容夫人遇刺身亡固然不幸，而今最要紧的却是查明真相，而真相全在这刺客的口供。若蒙大王恩准，将刺客交给臣处置，臣有法子让他开口招供。”

屈平适才在台座上向魏国使臣惠施力陈贤臣为楚国之宝器，语惊四座，令人击节赞赏。然而讯问刺客不同于应对使臣，他此刻再度挺身而出，称有法子令桀骜难驯的刺客开口，不免令人大跌眼珠。

司马屈句是屈平堂兄，他执掌楚国兵权，是朝中重臣，对太子槐和华容夫人一派争夺储君之位心如明镜，暗中揣度这次刺杀事件背景极为复杂，万一真的像江半公主所暗示的那样，牵涉到太子槐等人，可就麻烦大了。他素来爱护幼弟，不愿意其卷入是非之中，忙上前奏道：“启禀大王，刺客既不肯招供，就该按照惯例移交大司败处严刑拷问。”转头低声斥责屈平道：“有这么多位王公重臣在此，哪里轮得到你来出头？小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

司败是楚国刑狱司法之官，其官职如同中原各诸侯国之司寇，主管纠察刑狱与司法审讯。中央级司法官称大司败，地方级司法官称司败或少司败。大司败可以随时诛戮犯法官员，虽令尹、司马等重臣而不免。昔日楚文王率兵出征，战败后班师回国。按照楚国刑律，战败之将必须自杀谢罪，大司败鬻拳虽不敢责令楚文王自杀，却拒不开城门接纳。楚文王无奈，只得转而进攻黄国，后来在途中患病死去，始终未能活着回到王都。鬻拳以臣子身份，敢拒国君于城门之外，可见大司败在楚国地位极高，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力。

现任大司败熊华是楚威王的异母弟弟，闻言色变，心中盘算着要如何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推辞掉这桩棘手的案子。屈平却是个倔脾气，竟不理睬堂兄的警告，朗声奏道：“启禀大王，这刺客一日不吐露真相，只会令我楚国君臣内部互相猜疑，徒令外敌笑话。请陛下给臣十日时间，臣自有办法让他交代出背后主使。”

屈句道：“平弟……”

一直耷拉着眼皮的楚威王就在这一刻发话了：“准莫敖卿所奏。”

屈平躬身道：“多谢大王。臣还需要两个帮手。”楚威王道：“文武大臣，随卿挑选。”屈平道：“臣只要孟宫正和巫女阿碧。”楚威王道：“准。”他似乎也跟大臣们一样，不愿意再继续留在这沉闷憋屈的大殿中，扶着江半公主站起身来，快快道：“回宫！”

楚国君臣一行人就此离开了高唐观，浩浩荡荡地下了山。

楚威王乘坐在四人抬着的肩舆上。肩舆的抬杠上装有机关，可以加装木杠，下山时，前面的抬杠要比后面的高出半人，上山时，后面的抬杠则比前面的高，这样，肩舆上的楚王能够始终保持最舒适的水平位置。虽然简单，却足见构思奇巧，这是昔日能工巧匠公输般专为国君登山所设计的特殊乘具。

公输般是鲁国人，人称鲁班，是公认的“天下之巧士”。他出生在工匠世家，因《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之句而取名为“般”。他自小精通各种木工手艺，又善于总结经验，在实践中改进了传统的木作工具，发明了一些生产、生活和作战器具，如木工工具锯、刨、钻，画线用的墨斗和曲尺，又如舂米捣麦用的石磨，向墓穴中吊放灵柩的机械等。楚国长期在诸侯国中保持着武器领先的优势，如陆战攻城用的云梯，水战战船上用的钩挠，均是公输般的发明创造。他的名字也由此成为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象征，被工匠们奉为祖师。

楚威王坐在肩舆上，始终只是垂着眼睛，令人琢磨不透其真实心意。紧跟在他身后那具华容夫人乘坐的肩舆却是空空荡荡，颇有人去舆空的味道。今日高唐观发生了如此大事，太子槐和令尹昭阳均因言辞不当而弄得灰头土脸，再没有人敢轻易开口，以免惹祸上身。长长的队伍中，非但没有私语，竟连咳嗽也不闻一声。

到半山腰岔道时，矛盾许久的南杉终于还是赶上前来找孟说，不及开口，对方已猜到究竟，问道：“南宫正约了人在纪山相会，对么？”

南杉点点头，道：“臣本不该在这时候提起这件事，当以公事为先……”他顿了顿，还是说出了理由：“可臣和她有过约定，不见不散，臣若不去践约，她必定死等到底。”

孟说虽未受墨学浸濡，身上却极有其祖父的墨者遗风，为人忠勇正直，豪迈侠义，当即慨然道：“人无信则不立，南宫正既然事先有约，就该践诺。你去吧，有我护送大王回宫。若有人问起，我就说派你去办事了。”南杉道：“是，多谢宫正君体谅，臣去去就回。”

日光融融春意酣，桃花飘散乱人心。令纪山名动天下的不仅是烂漫缤纷的桃花以及声势浩大的云梦之会，还有葬在这里的桃花夫人。

桃花夫人姓姁，是春秋时期陈国的公主，后嫁给息国国君息侯为夫人，所以又名息姁。她天生丽质，目如秋水，脸似桃花，姿容绝代。人们赞叹其倾国倾城之貌，称她为“桃花夫人”。

不幸的是，红颜祸水的诅咒也应验在桃花夫人身上，息国和蔡国两个诸侯国均因为她而灭亡。她出嫁息国时路过蔡国，在姊夫蔡侯宫中做客。蔡侯为小姨子的绝世容貌倾倒，难以自持，多有挑逗轻薄之语。息侯闻之大怒，设计报复，怂恿楚国攻打蔡国。楚文王依计出兵，俘虏了蔡侯。蔡侯得知真相后愤愤不平，遂向楚文王称赞桃花夫人容貌天下无双。楚文王听后大为心动，遂以赴宴的名义一举灭掉息国，俘虏了息侯。

桃花夫人闻变，欲投井自杀，却被人牵住衣襟，劝道：“夫人不欲存息侯之命乎？何为夫妇俱死？”^[20]

桃花夫人黯然无语，遂被带到楚国，入宫成为楚文王的夫人，还生下了两个儿子。但她一直闷闷不乐，始终不肯开口说话，此即后世诗人所吟诵的“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楚文王追问缘故，桃花夫人回答道：“我身为女子，却嫁了两任丈夫，既然不能赴死，还有什么话可说？”

楚文王知道她是感伤息国灭亡，为了取悦美人，干脆兴兵攻打蔡国，蔡侯再次被俘，最终客死楚国。但桃花夫人并未展颜而笑，最终郁郁身亡。传说她死的时候正值桃花凋零，又凑巧葬在纪山，所以楚地民间尊她为桃花神。后世还有人建有桃花夫人庙^[21]，时时祭祀。桃花也解愁，点点飘红玉，从此，明媚娇艳的桃花又被赋予了贞烈多情的意象。

南杉有意落到最后，悄悄离开了队伍，翻过几座山峦，径直赶来纪山西面的桃花夫人墓。这里虽然是处名胜古迹，却因为距离高唐观太远，加上山势陡峭，少有情人会来这里野合幽会。

南杉还不到二十岁，除了王宫副宫正的身份外，还是太子槐的内弟。他本人出身于巫卜世家，楚国巫覡虽受尊敬，但并不是贵族，实际地位并不高，还是有名无氏的那一类贱民。南家能够显赫起来，全靠南杉长姊南娟，她嫁给了位高权重的令尹昭阳为侍妾，因善于奉迎而得宠，后又生下儿子昭鱼，遂被昭阳扶正为夫人。因为这一层关系，太子槐又娶了南娟的妹妹南媚为夫人。南杉能够入王宫担任要害之职，自然也是因为裙带关系。明眼人都知道太子槐是有意将小舅子安插到副宫正的位置，不然完全可以为他在朝中谋个清闲的高官职位，不必做日日宿卫王宫的苦差事。但南杉为人实在不错，少年老成，行事谨慎，寡言少语，从不多事，甚至与华容夫人那一派也相处得很好。

一路尽是茂密的桃花林，春慵娇红，香气馥郁。桃树有高有矮，南杉时不时地得猫着腰从树枝下穿过，身上沾染了不少花瓣。

出人意料的是，当他费了许多工夫来到桃花夫人墓前时，并没有看到情人窈窕的影子，只有三名男子悄然肃立在坟茔前——为首的老年男子四五十岁年纪，一身锦衣长袍，衣饰华丽。另外两人均是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穿着相同的玄衣劲装，腰间配着长剑，似是那老者的随从。

南杉料到那老者是来吊唁桃花夫人的游客，一时顿住脚步，躲在林中，不敢过去打扰。

只听得那老者喃喃道：“一晃居然已经十五年啦。息夫人，你我同为陈人，你虽葬在异国他乡，总算还有子孙后代祭祀，可田某的亲人都在齐国。”言毕重重叹息了几声。

南杉只能瞧见那老年男子的背影，看不清面容，听他自认陈国人，又提及家眷在齐国，这才恍然大悟，心道：“这老者一定是田忌。”

陈国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国君是帝舜后裔，妣姓田氏，虽早已亡国，但陈国后裔却先后主宰了东方两大强国——陈国公主桃花夫人与楚文王所生的儿子熊恽当上了国君，即楚成王，之后的楚王代代都是桃花夫人的后人；陈国公子田完流亡齐国后受到齐桓公的赏识，任工正一职，逐渐掌握齐国大权。到田完十世孙田和时，田氏废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仍以“齐”为国号，史称“田齐”，取代了姜姓齐国。

田忌即是田齐贵族，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派人从魏国救出军事韬略出众的孙臧，收为门客。一次与齐威王赛马时，孙臧向田忌献计：以下马对上马，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即为著名的田忌赛马法，结果马力不及齐威王的田忌反而大胜，孙臧由此成名，摇身变为齐王的座上宾。之后田忌为主帅，孙臧为军师，二人联手先后两次大败魏军，迫使魏国大将庞涓自杀，魏国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依附于齐国。但为齐国立下盖世奇功的功臣并没有好的结果，田忌被齐相国邹忌陷害，不得不逃亡楚国，孙臧则辞官隐居，迄今已经十五年。

田忌到楚国后很受楚王礼遇，在江南一带有大片封地，称为“江南君”，时而也会来郢都觐见楚王，南杉在王宫中见过他几次，所以认得他的容貌身形。恰好那老者回过身来，果然是田忌。

忽听见田忌扬声叫道：“足下也是来拜祭桃花夫人的么？何不现身相见？”

南杉以为形迹已露，正要出来拜见，却见另一边的树林中走出来几名男子，为首的正是不久前在高唐观广场见过的赵国商人主富。

田忌问道：“足下是哪国公子？”他虽不认得主富，但见对方气度不凡，推测其必是贵族身份。

主富笑道：“我只是名商人，姓主名富。”他身后闪出一名青衣随从，上前拜道：“君上不认得下臣了么？昔日君上围魏救赵，对赵国有大恩，敝国国君为感谢君上，曾派臣送过一批兵器给君上。”

田忌立即记了起来，道：“啊，我记得你，你是赵国铁匠卓然。”卓然笑道：“君上好记性，小人正是卓然。”

赵国民间有卓、郭两大著名冶炼世家^[22]，专门经营铁矿大手工工业，用铁致富，炼出的兵器锋锐程度胜过官窑，赵王便干脆命这两大世家专门为赵国军队锻造兵器。田忌知道卓家在赵国实际有半官方的性质，见卓然对那主富极是恭敬，心中揣度他必不是什么真正的商人，这些人来找自己，也绝不是叙旧那么简单。他人在楚国，虽不参与朝政，但毕竟已食楚地的俸禄十五年，再与其他诸侯国的人来往，必然会引来

猜忌，说不定还会有杀身之祸，当即正色道：“田某今日是特意来拜祭桃花夫人，所以不谈国政，不谈旧事。几位想必也是第一次来楚国，既然刚好遇到云梦之会这样的盛典，何不入乡随俗，找几位漂亮女子，好好乐上一乐？”

他既预先将话封死，对方也不好再说。主富笑道：“君上说的极是。我们正有心体验一下这云梦之会的乐趣，这就告辞了。”田忌道：“再会。”

主富遂拱手告辞，由原路离去。

田忌转过身来，叫道：“你还不出来么？”

南杉这才知道原来田忌最早叫的其实是自己，只得出来拜见。

田忌道：“原来是南宫正。”上下审视着南杉，露出了狐疑之色。

他虽是落难楚国，却一直是众诸侯国争相礼遇的对象，一是因为他本人是田氏贵族，在齐国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二来他曾有两次大败魏国的辉煌战绩，威震天下，不少诸侯国都希望能请到他和奇人孙臆挂帅任将，为本国效力。这样引人瞩目的人物，自然也是楚国太子槐和华容夫人各自争取的对象。

正因为田忌一向很清楚楚国内部的王位之争，是以当看到太子内弟南杉一身公服出现时，难免会联想到他处。当他随即看到急忙穿林而来的嫪半时，这才明白过来，暗叫一声惭愧，忙道：“原来南宫正与人有约。老夫还有点私事，这就告辞了。”南杉道：“是，君上请自便。”

嫪半出自屈氏贵族，是莫敖屈平之姊，也认得田忌，忙行礼避到一边，等田忌一行走远，这才歉然道：“半路遇到点事耽误了，我来迟了。你等了很久吧？”

战国时的女子服装是不分衣和裳的，以此象征妇女的德尚专一。嫪半穿着一身粉色的长裙，腰系彩带，衣领、袖子、围腰等处均绣有精致的花纹图案，发髻、肩头染有点点桃红，当真是人面桃花，交相映衬。

南杉忙道：“没有，我也刚刚才到。”见娉半呼吸急促，鼻梁上渗出密密的汗珠，额头秀发已为香汗浸湿，显然是怕他久等，一路匆匆跑来，很是感动，忙上前牵起她的手。忽见她右手虎口上有一道血口子，不由得吃了一惊，道：“你受伤了！”

娉半笑道：“一点小伤，不碍事。”随手取下衣袖上的两瓣桃花，嚼碎了涂到伤口上。

南杉道：“这是刀伤，不是树枝的划伤，可不是小伤。到底出了什么事？”娉半叹道：“我就知道瞒不过你。”经不住南杉一再追问，只得说了经过。

原来今日是楚国一年一度的云梦之会，上至贵族大臣，下到黎民百姓，无不倾城而出，尽兴狂欢，但也有一些不法之徒伺机滋事。一名随姓老妪提着包袱出城探亲时，被一个名叫莫陵的年轻男子抢去了包袱。那包袱中有老妪的祖传之宝，她无力追赶，只能呼天叫地，高喊捉贼。旁边正好走过来一名年轻人甘茂，看见老太太坐地号啕大哭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遂根据老妪所指的方向，飞奔赶去追赶强盗。

这甘茂身强体壮，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就追上了莫陵。二人互相争夺包袱，扭打在一起，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莫陵见难以逃脱，灵机一动，反咬一口，大骂甘茂是抢夺包袱的强盗，称 he 自己是见义勇为，是追上来抓捕甘茂的。两人互相指斥对方是强盗，旗鼓相当。围观者也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遂将二人一齐扭送到太伯^[23]屈盖处。

老妪跌跌撞撞地赶到后，屈盖问是谁抢了她的东西。老妪却是老眼昏花，只知道一个是强盗，一个是帮她的好人，却分不清哪个是哪个。没有受害者的指认，两名当事人又各执一词，屈盖也不知道该如何断处。

正好娉半出城赴南杉之约，见堂兄屈盖为难，便上前指点。屈盖遂命士卒将甘茂和莫陵带到城中板桥处，令二人同时朝南城门奔跑，谁先跑出城门，就不是强盗。围观者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审盗的，议论纷纷，等着看一场好戏。结果，甘茂先跑出城门。屈盖遂命将落后的莫陵逮捕。

莫陵犹自不服气，道：“听说昔日魏国李悝只用射箭来决断诉讼案的曲直^[24]，结果造成魏国无数冤案，有射艺者横行不法。难道楚国也要如此么？”

婁半见莫陵谈吐颇为不俗，不似普通盗贼，便上前道：“你不要不服气。道理很简单，强盗抢了包袱后，自然要拼尽全力逃走。而见义勇为的捉盗人在后面追，他起步晚许多，但还是追上了强盗，说明他跑步的速度比强盗快。所以，谁是强盗，谁是捉盗人，只要让他们比赛跑步，就能真相大白。”

周围人这才明白究竟，无不称赞婁半聪慧过人。

各诸侯国虽然律法不一，但有一条相同，那就是对盗贼处刑极重。李悝在魏国主政变法时撰写《法经》，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律法以《盗贼》开篇：“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腴，拾遗者刖，称为盗心。”后来商鞅和吴起分别在秦国和楚国主持变法，均沿用了《法经》的重刑思想。那盗贼莫陵本可以靠反诬甘茂轻易脱罪，却不料平地里冒出来一个婁半来，即将面临被判死刑的命运，不免很有些恼羞成怒，蓦然挣脱士卒的掌握，从裤腿处摸出一柄匕首，向婁半扎来。屈盖急忙抢上前托住他手臂，却还是略略迟了一些，婁半的手掌被匕首划伤。

南杉听了经过，不由得叹道：“你们姊弟二人聪明绝顶，天生都有发奸擿伏的智慧。”

他不过随口一说，婁半却从中听出了奥妙，问道：“平弟又揽什么事了么？”南杉道：“适才高唐观出了大事，华容夫人遇刺身亡。”

婁半惊道：“华容夫人遇刺？”南杉忙道：“这内中情形复杂，刺客最初想要射杀的并不一定是华容夫人。”当即说了刺客射出弩箭时为墨者唐姑果所扑倒一事。

婁半道：“那么刺客自己招供了么？”南杉道：“没有。”顿了顿，才道，“眼下刺客归令弟屈莫敖看管。他主动向大王请命，称有办法能令刺客招供。”

嫪毐脸色顿时凝重起来，忖道：“平弟虽然机智聪明，却是单纯率直，他不知道这件案子的严重性。”凝思了一会儿，再无与情人幽会的心思，道：“我们得赶紧回城，好助他一臂之力。”

南杉本已从怀中取出为结言定情准备的香草，见嫪毐已决然转过身去，只得重新收了起来。虽然紧随她走出几步，还是为难地叫道：“阿嫪，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件案子，怕是不便参与，也不能帮你。”

嫪毐回过头来，眼睛晶晶发亮，问道：“莫非你也怀疑太子参与其中了么？”

南杉“啊”了一声，忙解释道：“我绝对没有怀疑太子。华容夫人遇刺时，我人就在当场，亲眼看见太子脸上惊讶无比的表情，可见他对此事全然不知情。”

嫪毐道：“那么你就更应该找出真相，为你的太子姊夫洗清嫌疑。”

道理听起来是这个道理，然而南杉只是沉默不应。嫪毐又道：“你放心，我信得过你，无论太子有没有参与其事，我都信得过你。”

这话听起来前后矛盾，又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但南杉却完全领会了嫪毐的意思，胸口莫名地潮热了起来。

嫪毐又仔细问了行刺时的情形，沉吟许久，才小心翼翼地道：“你断定太子对行刺一事并不知情，是因为当华容夫人遇刺时，你看到了太子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那么，有没有可能刺客要刺的本来就是他人，不过误杀了华容夫人，所以太子才如此意外？”

她口中所称的虽然是“他人”，但言下之意无非是指楚威王，又暗指太子槐就是幕后主使。

楚国采用公子执政制度，“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即国君任用公子或亲信弟弟担任重要大臣，譬如百官之首令尹都由楚王亲族出任，非王族担任令尹的只有楚文王时的申国人彭仲爽及楚悼王时的卫国人吴起两人而已。如此一来，朝政大权尽在公子们的掌握之中，没有其他世家大族能与其抗衡，虽然王室势力得到巩固，然而一旦掌握大权的公子

有野心，后果也不堪设想。楚国王室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不少公子弑君夺取王位的事件，但多为叔弑侄、弟弑兄，从未发生过子弑父之事，毕竟这是大大地违背天理人伦，一旦败露，将受到天下人的声讨。

南杉先是吓了一跳，然而他深知嫫半秉性，她虽是女子，却是外柔内刚，智慧更是在许多男子之上，绝不会无端说出这番话来，她一定有她的理由。他本人也是心思缜密之人，是以特意细细回忆当时局面及后来太子槐在高唐观大殿中的种种表现，终于还是点了点头，道：“有这个可能。”

[1] 周朝时期，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周王室为姬姓，因此周天子之女被称做王姬，但这不是正式的封号，仅是称谓。周天子嫁女，并不亲自主婚，而是由姬姓诸侯中的公、侯，如鲁、晋等国国君主持婚仪，“天子嫁女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此即后世“公主”的词源。之后东周战国时期，诸侯之女称公主，但周天子之女仍称王姬。秦灭周后，王姬之名遂废。

[2] 郢（yǐng）：遗址在今湖北江陵纪南城。

[3] 古云梦东部在今湖北武汉以东的大别山麓和幕阜山麓以至长江江岸一带，西部当指今宜昌、宜都以东，包括江南的松滋、公安一带，北面大致到今随州、钟祥、京山一带，南面以大江为缘。古云梦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淡水湖之一，主体位于今湖北荆州以东、江汉之间，南部以长江为界，与江南的洞庭湖无关，面积最广时曾有4万平方公里，但随着地貌的改变，在7世纪到13世纪时逐渐萎缩解体，变成陆地，今江汉平原最大湖泊洪湖即为其残留水体。

[4] 高唐观：战国时楚国台馆名，并非今四川巫山高唐观。本小说中涉及许多有争议的历史疑点，如高唐观位置、楚国王都位置、屈原出生年月等，作者的取舍即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再一一注释。

[5] 社：即后世所称的土地神。春秋战国时期，社神被奉为国家主神，列为祀典，社祭盛行于世。社日是民间娱乐的盛会。社祭这一天，邻里男女老幼都集合起来，社鼓咚咚，社鼓香醇，社肉均分，尽情宴饮欢乐。即使“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

[6] 觊（xí）：男巫。战国时期男巫称“觊”，女巫称“巫”。

[7] 楚人以左为上，中原华夏（夏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的自称，以区别于夷、蛮等少数民族）诸侯国皆以右为上。楚国王族为半（mǐ）姓，熊氏。春秋战国时贵族妇女名在前，姓在后，如楚国公主江半，名江，姓半。又，楚国妇女地位尊贵，妇人可在幕后参与、谋划政事。

[8] 失蜡法：又称熔模法，指用容易熔化的材料，如蜂蜡、动物油等制成所铸器物的蜡模。用细泥浆在蜡模表面浇淋一遍，使蜡模表面形成一层泥壳。然后在泥壳表面涂上耐火材料，待其慢慢硬化就做成了铸型。最后再用高温烘烤此型模，使蜡油不耐高温熔化流出铸型，从而形成空的型腔，趁其型腔是高温状态，再向型腔内浇铸铜液，凝固冷却后出器。所制得的器物无范痕，光洁精密。又，列国度量制度不尽相同，为避免混乱，本小说中统一采用秦国量制：23.1厘米为一尺，十寸一尺，十尺一丈。

[9] 司宫：内臣，为宫内寺人（即后世所称的阉人、太监）之长，类似清代之总管太监。

[10] 荆山：今湖北南漳巡检山区。

[11] 随国：姬姓诸侯国之一，后被楚国所灭，王都在今湖北随县。

[12] 辩者：战国时期对名家的称呼。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以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偏好辩说理论，对逻辑学的思维方式饶有贡献。代表人物有惠施和公孙龙，著名的“白马非马”论即为公孙龙提出。惠施曾与庄周（即庄子，子是当时的尊称，意为老师）游于濠梁之上。庄周道：“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施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周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施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这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辩论，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

[13] 莫敖：楚国中央机构中的高级官职，负责外交事务，如接待宾客，主持与邻邦盟会等，为屈氏世袭官职。屈平即大名鼎鼎的屈原，姓半，氏屈，名平，字原。关于屈原生年多有争议，本书采纳钱穆《先秦注子系年》之考证，认为屈原生于楚宣王十七年（前343年）戊寅夏历正月二十一日庚寅。

[14] 中国古代采用夏历纪年，因诞生于夏代，故称。它是世界上三大历法中历史最悠久、天体定标点最多的历法，以月亮的周期作为月长，又参考了二十四节气，所以是阴阳合历，又称农历。夏历将朔日定为每月的第一天，即初一。以建寅月（今农历一月）为正月（岁首，一年的第一个月）。历史上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生的还有明人唐寅（唐伯虎）。

[15] “云梦之会”是人类由原始群婚向对偶婚、个体婚转化过程中，乃至这个过程完成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的一种普遍性文化现象。当时非但楚国，华夏诸国如齐国、宋国等均有类似的野合习俗。《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干宝《三日记》则谓颜氏女“征在生孔子空桑之地”，即孔子也是桑林大会后的产儿。

[16] 巴国：今四川川东地区。蜀国：今四川川西地区。牂（zāng）柯：在今贵州境内。

[17]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儒、墨同遭焚书之祸，骤然衰落。不同的是，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跃而为官方哲学，统治中华民族两千余年。而墨学则在汉初由衰而亡，成为“绝学”。

[18] 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封君是指国君把县或邑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功臣或王室亲贵，受封者即以受封地名称为“某君”或“某侯”（也有不以地名而另为名号者），如商鞅封于商，称为“商君”。封君在封邑内只收租税，没有行政司法权。

[19] 跣（xiǎn）：光着脚，不穿鞋袜。古人以跣足为至敬。

[20] 此即著名的“千古艰难唯一死”。“不即死”一度成为身处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的热议话题，其间最见中国士大夫本色，也最见道德的血腥。关于这一点，作者将在后续作品《柳如是》中详加叙述。

[21] 汉阳（今湖北武汉）龟山北麓、月湖岸边，旧有一祠一洞，祠名桃花夫人祠，又称桃花夫人庙，洞名桃花洞。每逢春季桃花盛开，桃花庙掩映在姹紫嫣红中，景色宜人，乃武汉民间游春踏青和举行庙会的名胜之地。《续辑汉阳县志》记载：“桃花洞在大别山下，有桃花夫人祠。”《续汉口丛谈》中记载：“桃花庙即桃花夫人庙也。此庙在宋以前便有云，且绘壁仙女，其

庙俏丽可见。”明清之际以“古洞仙踪”列入“月湖八景”之一。

[22] 赵国灭亡后，这两大世家均被秦军强行迁往蜀中（当时被认为是偏远贫瘠地区）居住，结果卓氏反而利用蜀中丰富的矿产再度成为巨富，西汉著名才女卓文君即是其后人。

[23] 太伯：卫戍楚王都的官职。

[24] 魏文侯（前446年—前396年在位）时，任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李悝曾做过魏国上地郡守。上地郡西与秦国相邻，是魏国边防要地，军事冲突不断。为了使上地郡军民提高军事技术，李悝下令以射箭来决断诉讼案的曲直，“中之者胜，不中者负”，意思是两方打官司，不以是非曲直断案，而是直接判射术高明的一方胜。结果人们都争相练习射技，日夜不停，魏人因此而射技精良，在与秦军的作战中大占上风。

第二章 南山之下，殷殷其雷

人杰由于地灵，山川秀丽，则人物祥符。楚地多出俊杰之士，自古就有『惟楚有才』的说法。郢都一带曾经出过两个大名鼎鼎却又针锋相对的人物：一个是伍子胥，另一个则是范蠡。

战

国时代的中国有四大名城，分别是齐国王都临淄、赵国王都邯郸、魏国都城大梁，以及楚国都城郢都。四座城邑中，又以郢都规模最大，建制最完整，人口也最多。这座历史名城因位于纪山之南，所以又称纪南城。

“居中立国”和“择中立宫”是春秋战国时期选址建城的基本原则。所谓“居中立国”，就是选择一国的核心地带建立国都。“择中立宫”，就是选择国都的中心建立宫殿。实质是强调“以中为尊”，由中央来控制四方。郢都的地址正充分体现了“居中立国”的原则——位于江汉平原和鄂西山地交界处，攻守皆宜；西通巫巴，扼控长江上游出口；东有云梦之饶；北上渡汉水，出方城，可蚕食诸夏；南下过洞庭，至苍梧，可鲸吞百越。而郢都的周边也有山水地形之险——南有纪山，北有长江，西有八岭山和沮漳河，东抚云梦泽，依山傍水，兼有水陆交通之便，地理环境极为优越。

人杰由于地灵，山川秀丽，则人物祥符。楚地多出俊杰之士，自古就有“惟楚有才”的说法。郢都一带曾经出过两个大名鼎鼎却又针锋相对的人物：一个是伍子胥，因其父兄被楚平王杀死，遂逃亡投靠吴国，图谋复仇。这位烈丈夫最终在楚昭王执政时率领吴军攻入郢都，差点导致楚国灭亡；另一个则是范蠡，辅佐越王勾践一举消灭吴国，为楚国除去心腹大患，又在成功后及时身退，携美人西施飘然离去，转而经商，成为巨富，从此泛舟云梦泽，快活似神仙，成为红尘中最令人称羡的传奇人物。

正因为郢都曾经被伍子胥带领吴军攻陷，城池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所以后来楚昭王复国后，刻意加强了城防建设。重建后的郢都大致为长方形，东西约九里，南北约七里，周回三十余里，池深而广，城坚而厚。

楚悼王时，吴起出任楚国令尹，革除郢人两版垣筑城墙的习惯做法，代之以四版筑城法，进一步提高了郢都的防御能力。城池四周筑有三十余尺高、八十余尺厚的城垣，以黑土夯成。拐弯处均非直角，而是

切角，这样便于防守，没有任何死点。城垣上建有城楼、垛堞^[1]，可供屯驻士兵。四个城角处则有高大的烽火台，能够远眺到百里之外。城垣外还挖有宽达两百余尺、深达四十余尺的护城壕沟。壕沟与朱河、新桥河、龙桥河三条河流及金杯湖相连相通，等同于一条天然的护城河流，内中水流湍急，人力难以逾越，要从上面通过，只有通过陆门外的木制悬梁^[2]，或是乘船经由水门出入。沟边种植有大片桃树、柳树，花开似锦，绿柳如绦，将这座坚固巍峨的城池装点得春意盎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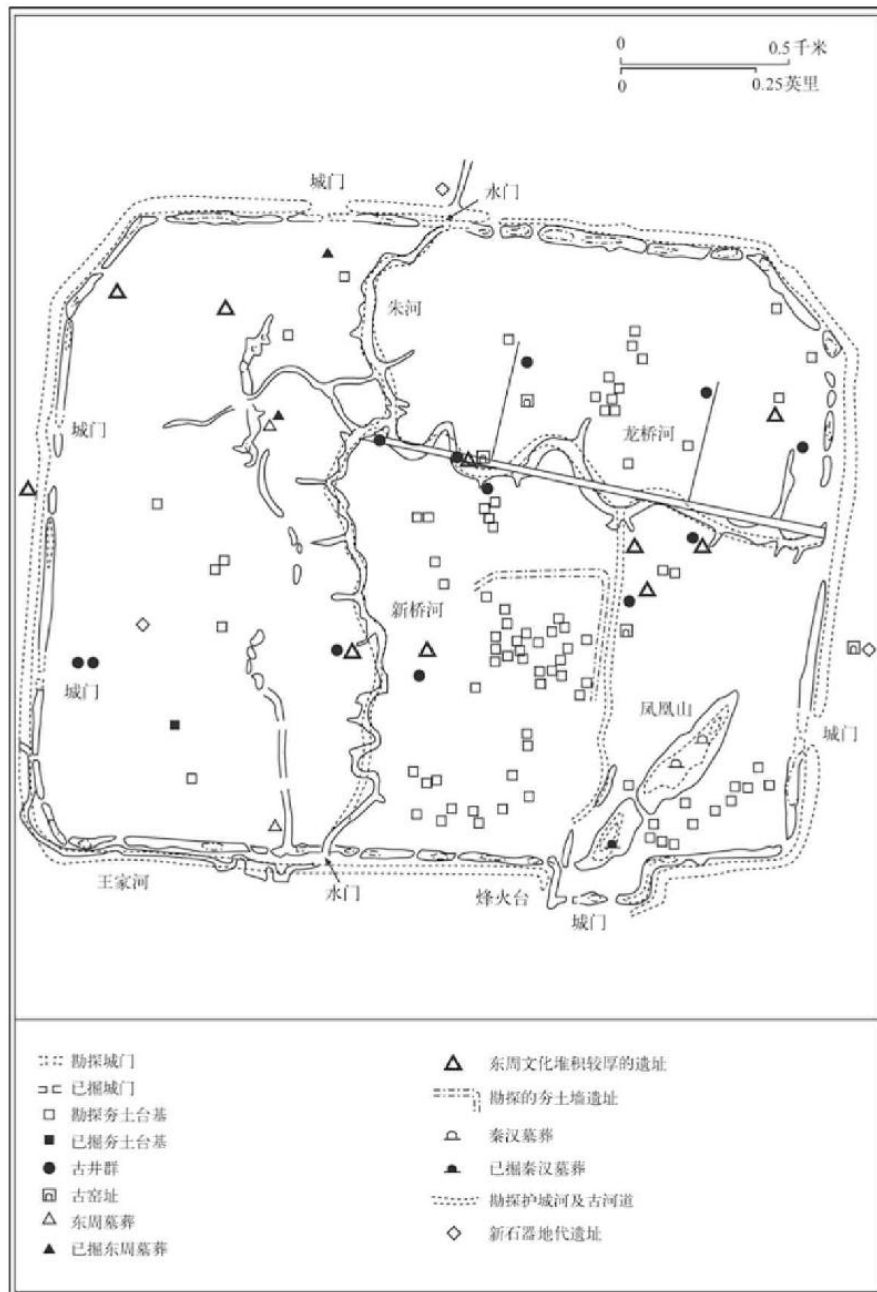
郢都共有十二座城门，东南西北四面各有陆门两座，水门一座，称为“旁三门”。所谓水门，即是可以乘船通过的城门，时为天下城邑所独有。城中则水网密布，河流纵横。主要水域除了北水门处入城的朱河、南水门处入城的新桥河、东水门处出城的龙桥河外，还有城西的金杯湖，湖水往东与三条河道相通，往西则通过西水门流入沮漳河。

这“三河一湖”将郢都城天然划分为四片区域——即位于新桥河以东、龙桥河以南的东南区，位于朱河以东、龙桥河以北的东北区，以及位于朱河以西、金杯湖以北的西北区，位于新桥河以西、金杯湖以南的西南区。其中以东南区最为重要，楚王宫和凤凰山均位于这一区域。东南区还单独建有一个瓮城，可攻可守，专门用来拱卫王宫。

凤凰山是郢都城中唯一的山峦，其实就是西南到东北走向的两座首尾相顾的山头，逶迤玲珑，远观似迎春展翅、翘首远望的凤凰，故得其名。山势挺拔，是城中的制高点，登临山顶，即可俯瞰郢都全城。山上多泉石，苍松、翠柏密布，秀里藏幽。因山峦西面即是楚国王宫和官署，这座山被列入了禁苑范围，山峦周遭驻扎有军队，寻常百姓不得靠近。

凤凰山东面则是王公大臣聚居的地方，令尹昭阳、大司败熊华等贵族均住在这里，与楚王宫隔山相望。屈氏的宅子也在这一带。

婁半、屈平的生父屈庸早逝，姊弟二人由叔父屈华抚养长大。屈华的两个儿子屈句、屈盖均极有出息，成人后一个担任了司马，执掌楚国兵权，另一个出任太伯，负责王城郢都的安全。屈平则世袭了屈氏的莫敖官职，迄今仍与堂兄们住在同一所大宅里。



楚国都城遗址纪南城平面图，采用湖北省博物馆

嫪毐和南杉回城后径直来到南门附近的官署，这才得知高唐观前被捕的刺客并没有押在监狱中，而是被屈平带回了屈家。二人又急忙赶来

屈宅，正好遇到巫女阿碧奉楚王之命赶来相助屈平。

楚国巫风盛行，《山海经》即产生于楚地，被认为是一部地道的巫书。有名气的巫覡甚至可以影响到国政。昔日楚共公从五位公子中选立太子，竟不顾礼制，完全靠巫师乞灵决定。楚昭王时，大巫观射父在楚国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楚昭王有不明之事都要向他请教，就连是否统兵出战也要先请他占卜吉凶，吉则出兵，凶则按兵不动。

巫女阿碧是大巫观射父的后人，近年来颇得王室信任，常常出面主持王室祭祀仪式。她的年纪跟嫫母相仿，一双眼睛大而幽深，仿佛蕴藏着无数的天机和秘密，与大家闺秀风范的嫫母相比，明显要成熟许多。瓜子般尖瘦的脸上总是挂着冷若冰霜的表情，清高和冷漠更令这位有名的冷美人平添了几分神秘，倒也符合她的身份。

嫫母问道：“巫女可知道平弟为何指名要你来相助？”

阿碧摇了摇头，示意对此一无所知。三人遂一道进来找屈平。

屈平正与堂兄屈句、孟说在堂中议事，见阿碧几人进来，忙起身相迎。

屈句见到南杉紧跟在嫫母身后，脸色登时一沉。他不愿意堂妹与本是巫卜世家的南氏走得太近，当然更不赞成嫫母与南杉交往，但也无可奈何。楚国婚嫁风俗与中原诸国大有不同，素来只重媒妁之言，不重父母兄长之命，以自愿婚居多。即便嫫母之父屈庸在世，尚难以干涉女儿的婚姻，更不要说屈句只是堂兄身份了。但他还是摆出司马的官架子来，问道：“南宫正是来找孟宫正的么？”

南杉略一迟疑，躬身答道：“回司马话，臣不是……”嫫母抢先答道：“是我听说平弟带了刺客回家，所以请南宫正来做帮手的。”

屈句正色道：“南宫正事务繁忙，不敢轻易烦劳。况且我已经调了一队兵马来守护宅子四周。”

南杉听屈句话中明显有逐客之意，只得就此告辞。嫫母虽然不满，但屈句既是长兄，也是屈府的家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孟说忙圆场道：“我奉大王之命协助屈莫敖查案，怕是要一直滞留在这里。南宫正不如早些回去王宫，免得侍卫们没有首领，尽做些偷懒的事。”南杉道：“遵命。”

等南杉走远，屈勾又命婢女引巫女阿碧到后房歇息，这才道：“南宫正是太子内弟，你叫他来帮手，不等于是让太子有了监视平弟查案的耳目么？万一太子真的牵涉其中……”一时踌躇，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娑半道：“南杉为人我很清楚，就算太子真的牵涉其中，他也决不会徇私。”屈勾道：“这可难说，毕竟血浓于水。”娑半道：“正因为他是太子内弟，有他参与，才能更显得公正。”

孟说与屈勾、屈盖兄弟素来交好，算起来也不是屈府的外人，只是见他兄妹当面争论，也不好插嘴劝架，只道：“我出去问一下那墨者的事查得如何了，稍后即回。”

出来屈宅时，暮色正浓。卫士缠子匆匆过来，禀道：“臣未能追捕到那墨者唐姑果。不过守卫北门的士卒记得曾见到一名墨者入城，体形外貌描述很像是唐姑果本人，所以臣已经加派人手在城中搜寻。”

话音刚落，便有一名巡城卒奔过来告道：“适才有个路人顺口提到有一名墨者住在十里铺客栈中，也许就是宫正君正在搜捕的人。”

孟说大奇，道：“是十里铺客栈么？”巡城卒道：“是。”

缠子忙道：“臣这就带人去围捕。”

孟说心道：“我跟墨家渊源不浅，围捕墨者等于与墨家公然结怨，况且唐姑果也没有做什么坏事，犯不上如此。”忙道：“不必，还是我自己亲自走一趟。”言毕带了几名卫士，朝客栈赶来。

十里铺客栈位于市集东面，北临龙桥河，郢都最著名的板桥即在其附近。板桥是朱河、龙桥河、新桥河在城中交汇的地方，以连板为桥而得名。因市集就在附近，这里也是郢都最繁华最热闹的中心。

十里铺是楚国最大的客栈，有民间少有的两层楼建筑，能够同时为上百人提供舒适的住宿。因地处枢纽，交通便利，景色独特，北面是龙桥河，南面则可远眺楚王宫的后苑，因而素来是巨商大贾的首选之地。当然价格也不菲，所以当孟说听到墨者唐姑果住进了这家豪华客栈时，很是意外。

今日是楚国一年一度的云梦之会，慕名赶来看热闹的外地人、外国人不计其数，客栈人满为患。华灯下的大堂中满满当当，醉饱酣乐，合樽促席，男女杂坐，比肩齐膝，恣意调戏，乱而不分，极是喧闹。

孟说略微一扫，便留意到了白日在纪山上见过的赵国商人主富，他正与两名华服男子拍案争吵，身后四名青衣随从手按剑柄，俨然有只待主人一声令下就要立即上前动手之势。

孟说走过去问道：“几位在做什么？”

两名华服男子一见到一身公服的孟说，便各自住了口，互相使个眼色，坐下来继续饮酒。

主富忙道：“你是孟官正吧？我在纪山上见过你，你来得正好，请官正君评评理，这两人好生无赖，非要女乐唱什么靡音淫曲，人家不愿意唱，他们就要动手强逼。”

孟说这才留意到一边还有一名红衣少女，虽生得眉清目秀，却是惊慌异常，抱着瑟瑟缩在墙角中，料想是客栈请的唱歌娱乐食客的女乐，便问华衣男子道：“事情是这样么？”

那两名男子也不回答，其中一人悻悻“哼”了一声，神色极是倨傲。

孟说便问那人道：“瞧你的样子，应该不是楚国人，你叫什么名字？来郢都做什么？身上可有关传？”那男子霍然起身，冷笑道：“我知道你是楚国官正孟说，不过就凭你，还不配问我的名字。”

孟说丝毫不动怒，只淡淡道：“足下形迹可疑，我不过是按例询问一句。既然你不肯回答，少不得要得罪了。来人……”正要命人将那两名华服男子逮捕，送去官署盘问清楚，卫士庸芮忽然凑上来叫道，“官正君，

那边有人叫你。”

孟说转头一看，墨者唐姑果正站在楼梯口处朝他招手，心念一动，回头命道：“先看着他们二人，不准他们离开。”

主富见已有卫士监视看管华衣男子，便走过去扶起那红衣少女，安慰道：“没事了，不用再怕他。”又问道：“姑娘叫什么名字？”那少女低声答道：“桃姬。”

主富赞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彼美淑姬，可以晤歌。好名字，堪可配你。走，桃姬，到我那边去坐。”

孟说走近楼梯，饶有意味地道：“想不到先生也会来这种地方。”

唐姑果低声道：“适才冒昧顶撞宫正的是腹巨子的爱子腹兑，另一位是他的好友司马错。他们年轻气盛，少不更事，还望宫正君手下留情。”

孟说这才会意过来，原来唐姑果来到与墨者身份不相配的十里铺，全是因为腹巨子^醇的宝贝儿子住在这里，当即道：“好说。”招手叫过卫士。又道：“我有一件事要请教唐先生，不知道可有方便谈话的地方？”

唐姑果遂领着孟说进来自己房间，问道：“孟宫正有何见教？”孟说道：“孟某是为白日纪山行刺一事而来。唐先生是何时留意到那刺客的？”唐姑果道：“嗯，应该说我留意到他很久了。我一直站在广场的北侧，他原先则是站在南侧，恰好就在我的对面。我见他对场中的舞蹈熟视无睹，只是怔怔地望着台座上发呆，所以就多看了他几眼。”

孟说心道：“广场上多少男子都是为看华容夫人和江半公主而来，刺客盯着台座看，倒不是什么稀奇事，就是不知道他真正的目标到底是谁。”只是不便明说，又问道：“刺客是什么时候到北侧的？”

唐姑果道：“就在最后那场《尸女》表演开始后不久。当时我正要转身离开，却看见他挤来了北侧，觉得很奇怪。但正好我听到有两名男子在议论台座上楚国公主的美貌，转念也就明白了，那男子不顾人流汹汹，费力挤来这边，一定是想要看到楚国公主。”

当时台座上的座次安排，楚王和华容夫人居中而坐：熊槐虽然失宠，依旧有太子名分，地位最高，所以和妻妾及同母弟公子兰一方坐在左下方，也就是王座的北边；江半公主和公子冉、公子戎则坐在南边。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若想要看清江半公主的面容，最佳的视线角度确实是广场北首。

唐姑果续道：“但我跟那男子擦肩而过时，正好碰到了他长袍下的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当时我也没有多想，走出几步后，才隐约觉得不对劲，但广场上的人实在太多，等我再回头来找那男子时，却已经不见了他的踪迹。不久，《尸女》表演结束，我远远看见台座上楚国大王站了起来，人群开始散开，那男子手正捂着腰间，逆着人流，朝台座前挤去。我本能地意识到不妙，一边大叫，一边挤了过去。但人实在太多，根本没有人留意到我，终究我还是迟到了一步。”

孟说道：“那么，当刺客从长袍下取出弩器时，唐先生距离他有多远？”

唐姑果脸色微变，不悦地道：“莫非孟宫正今晚大驾光临，是赶来怪罪唐某未能及时出手阻止行刺？”

孟说忙道：“唐先生千万别误会，我只是想弄清事实真相。”他本是豁达之人，当即说了实话，“有人怀疑刺客要行刺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我国大王，他又不肯招供吐实，所以我只好四处寻找先生，想详细了解刺客行刺时的情形。”

唐姑果先是一愣，随即走到雕花的木窗边，倚窗而立，默然凝视外面星火点点的龙桥河。

孟说不知对方如何会突然露出如此深沉的神色，便挥手令卫士退出房间，亲手掩好房门，问道：“唐先生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唐姑果道：“唐某大概明白孟宫正今晚来的目的了。你希望我怎么回答，说刺客本来的目标是华容夫人？还是说刺客要射的是楚国大王，只不过被我扑了那么一下，弩箭偏离了方向，意外射中了华容夫人？”孟说一愣，道：“我当然是希望先生能据实回答。”

唐姑果摇了摇头，悠然问道：“孟宫正可想知道我这次来郢都的目的？”孟说道：“愿闻其详。”

唐姑果道：“本来这是我墨家的机密，孟君虽不是墨者，却是孟巨子后人，论起来也不是外人，唐某愿据实相告——我这次奉腹巨子之命来楚国，不为别的，只为得到和氏璧。”

孟说虽然意外之极，但却依旧不动声色，道：“听说中原有传闻，得和氏璧者得天下。若是旁人打和氏璧的主意也就罢了，但却不知道墨者何时也起了觊觎江山社稷之心？”

唐姑果道：“我墨家的首要宗旨就是要阻止战争。昔日墨子为阻止楚国攻打宋国不惜亲自来楚国与公输般论战，又派禽巨子^[3]率领三百墨者持守城器械在宋都防守，为此大大得罪了楚王，墨者因此在楚国没有立足之地。这些往事，孟宫正想必都是知道的。”孟说道：“不错，这些都是尽人皆知之事。”

唐姑果道：“而今有了和氏璧的谶语，各诸侯国蠢蠢欲动，有心强取豪夺的不在少数。秦惠王也是势在必得，本欲出兵强取。腹巨子不愿意看到秦、楚两国战火再起，所以出面向秦惠王说情，愿意派墨者来楚国，为秦王取得和氏璧。”

孟说冷然道：“我早听说墨者已经被秦国收买，竟想不到传说原来是真的。墨家的先辈们可真是该羞愧死了。”唐姑果却不理睬他的嘲讽，道：“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秦国变法成功，民富国强，将来必能统一天下。”

孟说道：“既然秦国早晚要吞并众诸侯，秦王又何须派墨者来楚国夺取和氏璧呢？”

唐姑果道：“当今的和氏璧不仅仅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璧，而是一种象征，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想得到它。楚国而今处在风口浪尖的位置，以你们楚国目下内忧外患的局面，自认为有能力与天下众诸侯、众豪杰抗衡么？”

孟说问道：“莫非先生是想要我助你取得和氏璧？”唐姑果道：“不

错，孟宫正，你是个聪明人。而今和氏璧在楚国令尹昭阳手中，他位高权重，又跟太子槐是连襟，他会不会用武力支持失宠的太子即位尚不可预料，但他一定会因为那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而坐立不安，这是楚国的内忧。外患嘛，我不说你也知道，秦国、齐国、魏国、韩国这四大与楚交接的邻国，没有一个不想得到和氏璧的。听说北方的赵国、燕国也有蠢蠢欲动之势，是强取，还是豪夺，这就要看各国的本事了。楚国与和氏璧等于成了被众诸侯逐捕的白鹿。倘若孟宫正能说服楚王将和氏璧交给秦国，等于将这块烫手的山芋转手，其实是大大有益于楚国。这非但不违背墨家的道义，也成全了你的忠君爱国之心。”

孟说虽然一直保持着冷静的风度，但他到底还是个性情刚烈之人，终于忍不住拂然色变，道：“唐先生的话我全然明白了，想来先生也不会轻易说出刺客行刺时的真相。孟说这就告辞回宫，将先生适才所言向大王如实禀报。”

唐姑果道：“等一等！孟宫正，你可知道你这么做，等于与全体墨者为敌？”

孟说却不回答，走出几步，又回头道：“先生意欲染指和氏璧，又关系华容夫人遇刺真相，无论如何都难以轻易脱身。目下城门已经关闭，若是大王下令拿人，先生难以逃脱，我劝先生还是早做打算。”他如此明言，自是指点唐姑果快些逃走了。

唐姑果道：“孟宫正既肯念先祖之情，何不就此为我墨家效力？”孟说冷冷道：“这是我为墨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下次再见面时，我和先生是敌非友。”

卫士缠子等人一直等候在门外，见孟说神色凝重地出来，忙上前问道：“刺客的目标到底是谁？”孟说摇了摇头，道：“尚没有眉目。走，我们回宫一趟。”

缠子道：“这墨者是关键证人，难道不要系捕他到官署么？”孟说微一迟疑，道：“还是等我禀报过大王再说。”

几人下来楼梯，刚才还喧闹无比的大堂中安静得出奇，那女乐桃姬正坐在堂首，一边抚琴，一边嚶嚶唱道：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是楚地最著名的歌谣，名为《越人歌》。当年楚国令尹公子皙举行舟游盛会，坐船出游时，有爱慕他的越人船夫抱着船桨对他唱歌。歌声悠扬缠绵，委婉动听，韵味绵长，深深打动了公子皙，当即让人翻译成楚语，这即是《越人歌》词的来历，是中国的第一首译诗。公子皙明白歌意后，非但没有生气，还按照楚人的礼节，走过去用双手扶住越人的双肩，又庄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她身上。

孟说下楼时，正好听到桃姬唱到最后一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只觉得凄婉的女音把人的心轻轻摄起，悬在半空，似揪非揪，似落非落。一时心有所感，竟然呆住。

楚国地广物博，是疆域最大的诸侯国，实力不弱，作为楚国王权象征的王宫自然规模也相当大，占据了几近城区近六分之一的面积。楚国王宫位于凤凰山西，坐北朝南，建筑宏伟，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高堂邃宇，层台累榭。廊腰缦回，檐角高耸，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按照功能，王宫前后可以分为“朝”和“寝”两大部分——“朝”即朝政，指代王城，是国君和大臣决策处理政务之处，是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寝”即是宫城，是国君和王族成员居住和休息的场所。

“朝”又有外朝、治朝、燕朝之分。对应三朝的则是三门，分别是：

库门，即外门；雉门，即中门；路门，即寝门。外朝在库门之内，是中枢官署所在地，譬如大司败断狱决讼即在此处；治朝又称正朝，在雉门之内，是大臣每日朝见国君的地方，是王宫最重要的大廷所在，凡重大的政治活动如献俘、册命、听朔多在这里举行。祭祀王室祖先的宗庙也在正朝中；燕朝则在路门之内，是国君听政的地方。古者视朝之仪，臣先国君而入，国君出路门立于宁，遍揖群臣，则朝礼毕，再退回燕朝处理日常政事，诸臣则至外朝官署治事处治文书。

“寝”则分为正寝和燕寝，均位于路门之内。正寝又名路寝或大寝，是国君斋戒及疾病时居住的地方。国君正常死亡都应在路寝，“寿终正寝”的说法即由此而来。燕寝又称小寝，是国君日常休息居住的地方，所谓“然后适小寝，释服”，即表示国君回到小寝后可脱下朝服，宽松宽松。但小寝并非后妃寝宫，后妃在小寝北面各有居住之所。

孟说一路驰来王宫，到库门前下马。库门是王宫的第一重大门，又称茆门。楚国律法规定，卿大夫、群臣以及诸公子入朝议事，任何人不得乘车或骑马进入库门。倘若马蹄踏到库门屋檐下的滴水之处，负责执法的廷理就可以动武，砍断车主的车轴，杀死驾车的车夫。楚威王还是太子时，有一次进宫，正逢大雨倾盆，王宫的庭院里积满了水。当太子的马车临近库门的时候，廷理立刻上前拦住，恭敬而严肃地道：“请太子殿下下车，您的车不能进入库门。”太子不耐烦地道：“父王有紧急事召见我，庭院里积存了那么深的水，马车不进库门，你叫我怎么进去？”命强行驾车闯入。廷理不但毫不退缩，还下令守门武士攻击马车，将太子的车子打坏。太子无奈，只得蹚水进宫。楚宣王知道后，非但不怪罪廷理，还重重赏赐了他。

孟说将马交给卫士，步行进库门，正好遇到了司马屈句，见他一身革甲，腰佩宝剑，身后跟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兵卒，一副即将披挂上阵的架势，不由得颇为吃惊。

屈句忙解释道：“孟宫正受命专心协助平弟破案，宫中卫士无首，大王特意召我来王宫，命我暂代宿卫之职。”

孟说道：“南宫正人呢？”屈句叹了口气，道：“听说南宫正一回来王宫，就被太子叫去太子宫了。”孟说道：“原来如此。那么王宫警卫之事

只好多劳烦司马君了。”遂拱手作别，赶来路寝。

路寝是一座双层宫殿。整座大殿为一体，金碧辉煌。内中又分出若干宫室，即所谓的“重屋複室”。宫殿有大门、楼台、楼梯和大厅。屋顶为重檐四坡式，很有特点。柱子和屋顶之间采用了独特的斗拱结构作为过渡，可以将荷载传递到立柱。斗拱向外出挑，使得出檐更加深远，愈发显得宫殿神秘莫测。斗拱中间伸出一个耍头，雕刻着一只立双式的代表楚国王室的青色龙头，造型优美，栩栩如生。

宫殿的四周环绕着廊庑。殿前有轩，堂下有池，池边的碧桃花正迎风怒放。

尽管这里荡漾着浓郁的春天的气息，但寂静中还是散发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死气来，这一点，从侍立的内侍、宫女及卫士面上的不安就能看出来。

司宫靳尚打起珠簾，引孟说来见楚威王。楚王躺在朱红的床榻上，半倚在江半公主怀中，面容在烛光下的闪耀中显得阴森森的，有点怕人。医师梁艾正跪在床榻前，一口一口地喂他服药。

孟说详细禀明了墨者唐姑果所言，又跪伏在地上请罪道：“臣本该立即逮捕唐姑果及其同党，送交官署严刑拷问，但因他是墨者身份，臣祖父与墨家渊源极深，臣一时未能忍心下手。这就请大王治臣徇私枉法之罪，臣绝无怨言。”

楚国律法极其森严，他之前在十里铺放过唐姑果，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料来这次即使不被鞭打后发遣边疆，也必定会丢官去职。

楚威王果然脸色一沉，推开梁艾的手，梁艾会意退开。楚威王扶着女儿坐正身子，喘了几口气，尚不及开口，江半抢先道：“父王，这实在不能怪孟宫正，他为人素来坦荡，那墨者既肯对他开诚布公，他也不能无情无义，对吧？他立即回宫据实禀告，承认错误，丝毫不加以隐瞒，满朝文武大臣，能做到这一点的能有几人？臣女实在不忍心见到父王因为一点小错就此失去良臣，不如再给孟宫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命他

查出真相。”

楚威王本就疼爱女儿，平时对她言听计从，眼下她又新遭母丧，更不忍心当面拒绝，只好道：“好吧，就听你的。”沉声喝道：“孟说，念在公主为你求情，恕你无罪，起来。”孟说道：“是，多谢大王，多谢公主。”

楚威王道：“但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寡人命你除了协助屈莫敖查明纪山行刺真相外，还须护得和氏璧周全，若是一件办不到，一并加重治罪。”孟说道：“是，臣遵命。”

江半道：“和氏璧既然干系如此重大，父王何不立即从令尹手中收回来？”楚威王道：“好孩子，哪会有一块玉璧就能得到江山的道理？我楚国拥有和氏璧三百余年，不是也没有能占尽天下么？这定是敌国有意散布所谓的讖语，好将华夏的火焰引向楚国，多半是韩国所为。况且我楚国有功必赏，令尹是因为功劳太大，官职、爵位无可奉上，所以寡人才决定将镇国之宝赐给他，这是激励楚国军民士气的最好办法。而今哪能因为一句莫名其妙的讖语，就要从功臣手中收回赏赐！”

江半道：“父王胸襟广阔，高瞻远瞩，令臣茅塞顿开。不过墨者来到楚国，心怀不轨，父王预备如何处置？”楚威王道：“嗯，那墨者身上关系到华容夫人遇刺的真相，自然是要系捕拷问的，不过不必移交官署，就交给孟宫正和屈莫敖讯问。”

孟说只得躬身应道：“遵命。”楚威王道：“寡人累了，你们都先下去吧。”

孟说退了出来，刚走不远，江半便追了上来，叫道：“孟宫正。”孟说应道：“公主有何吩咐？”

江半道：“我有话问你。”挥手命周围的卫士和侍从退开，这才道：“孟宫正既然当场放过唐姑果，想来也会暗中指点他逃走。你有情有义，他可未必会为你着想，他知道你这一徇私，面临的很可能是重罚么？”孟说道：“多谢公主适才及时为臣求情。”

江半道：“你为何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生得很难看么？”孟说

道：“不是，公主美貌无双，天下尽知。臣……臣不敢冒犯公主。”

江半道：“生得好看又有什么用？”幽幽叹了口气，曼声吟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孟说心中登时“怦怦”直跳，心道：“原来公主已经有了意中人。她忽然提到这两句《越人歌》，是说给我听的么？那么公主的意中人是……是……”

一时不敢想下去，又是怅惘又是迷茫，只觉得胸口“突突”跳个不停，心好像就要立即从身上迸挤出来。

江半却没有再说什么，转过身去，走出几步即顿住身子，一边饮泣，一边举袖拂泪。

孟说见她如此伤心难过，只觉得喉咙处憋得难受，再也忍耐不住，叫道：“公主！”江半道：“嗯。”

孟说道：“请公主节哀顺变，臣一定会查明真相，为华容夫人报仇。”

江半似是不能相信他的话，叹道：“那刺客如此桀骜，看起来是个软硬不吃的人物，孟宫正预备如何查明真相？”孟说道：“臣已经与屈莫敖商议过，他虽然年少，却是饶富智计，我们决计不再关注刺客本人，而是改从他背后的主使下手。”

原来屈平认为刺客是刻意使用韩国弓弩，好嫁祸韩国，挑起楚、韩两国争斗。如此做的结果，受益最大的无非是齐国、魏国、秦国，所以只要扣住刺客，不让外人接触到他，那么他是否真的招供与否，外人不得而知。若是魏、齐两国果真卷入其中，在楚国做人质的公子定然也知情，他们听到刺客被秘密关押在屈府拷掠的消息，担心他挨不过酷刑，又抑或是被巫女阿碧巫术所迷而吐露真相，必然会有所行动，或是想方设法杀刺客灭口，或是派心腹回国通知备战。只要预先派人严密监视各国质子和使臣，观察他们的动向，就能大致判断出谁牵涉其中。

江半道：“难怪屈莫敖会指名要巫女阿碧协助，原来是这个用处。计

是好计，可一切的前提是刺客行刺的目标是父王，万一他要行刺的就是我娘亲本人呢？”孟说道：“推此及彼，是一样的道理。如果目标是华容夫人，主使必然也担心刺客供出真相，一定会有所行动。”

江半恍然大悟，道：“果然是这个道理。屈莫敖真是个聪明人，他指名要孟宫正协助，也是因为王宫里的卫士全是你的下属。”她朝太子宫方向努了一下嘴唇，冷笑一声，道：“这么说起来，孟宫正已经在那边安排好人监视了。”

孟说没有直接回答，只道：“夜深了，请公主回寝宫歇息。案情有任何进展，臣会立即进宫向大王和公主禀报。”

江半道：“嗯，好。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孟宫正。”孟说道：“但请公主吩咐。”

江半眼睛晶晶发亮，一字一句地道：“那刺客，他杀了我娘亲，我要你派人用尽酷刑拷打他，让他受尽苦楚而死，你能答应我么？”孟说迟疑道：“这个……”

江半道：“反正他对破案已经毫无用处，不是么？”

她的眼中含有泪光，原本深邃的眼睛像是染了雾霾，越发地深不可测了。娉娉婷婷地走近孟说，从怀中取出一个精致小巧的容臭^[4]，为他结在腰间，柔声道，“我本来是要在云梦之会上送给你的。”

孟说的心“咯噔”一下，就像是有人在平静已久的水池里，抛下了一颗石子，自此泛起了层层涟漪。愣了好半晌，才结结巴巴地道：“公主你……你怎么会……”

江半道：“我喜欢你很久了，娘亲她也很喜欢你，本来是要劝说父王将我许配给你的，若不是纪山上出了事……”江半泪眼涟涟，再也说不下去。

此时两人距离极近。江半仰起那张粉润的脸，吹气如兰，呢喃如丝，对心爱的男子吐露真实心意，娇羞无限。孟说则心乱如麻，既意外又震惊，不敢相信这位令全天下男子艳慕的高贵公主喜欢的人居然是自

己。

他知道公主一向待他很好，他多少有些感觉，但理智总是不断提醒他对方是高高在上的公主，绝不能有任何妄想。是以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尽可能地避免跟公主见面，从不敢多看她一眼。然而如此春意盎然的温柔月夜，公主亲手为他结上容臭，等于公然表明心事，实在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那么他自己呢？虽然他从来不敢正眼看公主，但他心中自然也是爱慕她的。江半有着妖娆美丽的容颜，骄傲狂野的性情，总让他想起纪山上的野桃花来。但她又是那么的高高在上，不仅仅是因为楚国公主的身份，还有那份超逸的王者气度，惊艳逼人。她跟她的母亲华容夫人一样热衷于权势，一样积极参政，一样有见识，令人不敢小觑。宫里许多人都曾经议论说，若是江半公主是男儿身的话，怕是大王早就改立她为太子了。

江半又问道：“你喜欢我么？”孟说不知怎的心头一热，竟然答道：“当然喜欢。可你是公主，臣从不敢……不敢奢望。”

江半道：“你是楚国第一勇士，还有什么不敢的事么？”孟说脸涨得通红，再无半分昔日精干之气，只囁嚅道：“臣不敢……不敢……”

江半笑道：“你是楚国第一勇士，我是楚国第一美人，第一勇士对第一美人，郎才女貌，堪称世间绝配，不是么？”

这话孟说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他手下心腹卫士开玩笑时也说过类似的言语，但随即被他喝止。他虽然是宫正，深得楚威王宠信，禁卫中枢，却并不是贵族出身。像江半这样身份的人，因为楚国内没有世家大族可与其婚配^[5]，通常都是要嫁给诸侯国为王后的。江半又是绝色佳人、楚威王唯一的女儿，更是众诸侯国争相聘娶的对象，如赵肃侯、齐威王、魏惠王均曾派使者替本国太子求婚。她生下来就是尊贵的公主，注定了万众仰视的地位，将来成为一国王后，母仪天下，不过是顺理成章之事。

江半似是猜到他的忧虑，温言道：“你无须担心，父王最宠爱我，我

是他唯一的女儿，他曾经许诺，一定要让我幸福如意。只要我坚持要嫁你，他一定不会反对的。况且本国公主下嫁地位低下的男子，也不是没有先例，昔日昭王亲妹季半公主曾主动要求下嫁给王室乐人钟建。^[6]你是将军之子，又有官正官职，地位身份可比乐人高贵得多。”

孟说脑子乱糟糟一团，既不敢接口，也不敢开口说话。

正意乱情迷之时，江半又道：“我娘亲冤死，父王又病得厉害，我只剩下了两个弟弟。幸亏还有你，难道你……你不能为我娘亲报仇么？”

公主心中竟然已经将他当做了生命中最亲近的人，孟说不由得大为感动，迷迷糊糊地应道：“公主有命，臣自当遵从。”

江半道：“如果你希望我幸福，就一定要娶我做妻子，因为我喜欢的人是你。你明白么？”孟说道：“臣……臣……”

江半叹了口气，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么？那好，我再问你，我娘亲去了，我只剩下了你，你会永远保护我吗？”

她就那么恳切而期待地望着孟说，别说对方是公主的身份，就是一个普通的少女如此软语哀求，他也难以拒绝，当即点头道：“会。”

江半这才微微一笑，那笑容那么浅、那么淡，竟似没有丝毫欣喜的意味，反倒令孟说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来。

就在他一怔之时，江半已经转身去了。只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气，也不知道是人香，还是花香。他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心中涌起了一种奇妙的牵挂之情。

芳草天涯人似梦，碧桃花下月如烟。

半轮明月看着这悲切的蜜意，习习的晚风伴随着迷蒙的情感，昏暗中只是一派惘然。

出来王宫后，孟说带着卫士径直赶来十里铺。他猜想唐姑果几人应该早已逃离客栈，但他职责所在，即使明知道是白来，也还是要跑这一

趟。

大大出乎人意料的是，墨者唐姑果虽然不在，与他同来楚国的腹兑、司马错二人却并没有逃走。

腹兑听孟说来找唐姑果，冷冷道：“孟宫正不是适才已经派卫士将唐先生强行请走了么？人还没有回来，又来找他做什么？”

孟说一愣，道：“我并没有派人来请唐先生啊。”见腹兑不住地冷笑，不似作伪，愈发困惑，当即留下缠子率领卫士看守，等捕到唐姑果再一并处置。

司马错抗议道：“我们犯了什么罪？宫正要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们？”

孟说心道：“他们二人虽不是墨者打扮，但却是和唐姑果一起来到楚国，尤其腹兑是巨子之子，肯定也是为和氏璧而来。唐姑果一事尚且不明，可不能再轻易放过这两人。”也不顾对方抗议，命卫士将腹兑和司马错二人软禁在房中。

下楼到柜台问过店家，才知道确有一名卫士打扮的人到客栈叫走了唐姑果。卫士庸芮是孟说心腹，甚是机灵，猜测道：“兴许是屈莫敖派人带唐姑果去问话。”

一行人遂连夜赶来屈府。

屈平正与屈盖、纓牟、阿碧几人在堂中饮酒谈笑，议论白日纓牟以赛跑智破盗贼一案。堂内暖意融融，弥漫着清甜的桂花香气。

屈府的厨子是楚国沙羡^[7]人。沙羡是一个楠竹凝翠、桂子飘香的美丽地方，那里的人都会用当地产的桂花酿制一种桂花酒。屈府厨子也学会了这手本事，酿造的桂花美酒在郢都颇有名气。

屈平见孟说疾步进来，急忙招呼他坐下。孟说却没有饮酒的心思，直接问起唐姑果的下落。

屈平尚莫名其妙，道：“我听卫士说孟宫正亲自赶去客栈捕捉那墨者了，难道他已经逃走了么？”

孟说当即原原本本说了离开屈府后的经历，只略过江半公主一节。几人听了神色登时凝重起来。

屈盖道：“这唐姑果好生可恶，亏他还是墨者，居然拿证词来要挟孟宫正为他做事。”屈平道：“最可怕的是，他如今不知道被什么人带走，万一找他的人目的就是要让他作伪证，那我们之前一切的辛苦安排可就白费了。”

孟说道：“我早已经按屈莫敖的计划派了得力下属监视可能会有干系的人，如果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派人带走了唐姑果，想劝他作出对其有利的供词，那么负责监视的卫士一定会有所发现。不如我们先等上一夜，也许明早就会有消息传来。而且我留了人手在客栈中，唐姑果一旦回来，就会立即被带来这里。”屈平道：“甚好。”

孟说道：“但不管怎样，唐姑果来到楚国是别有用心，我们不能再指望他的证词。”

婁半问道：“孟宫正认为唐姑果在表露真实目的之前所作的证词可信么？”孟说道：“他陈述得极为流畅，应该是可信的。而且在我表明真实来意之前，他并不知道我真正想问的是什么。”婁半道：“那么，有一点就很奇怪了。”

屈平忙问道：“奇怪在哪里？”婁半道：“根据唐姑果的证词，刺客本来是在站在广场南侧，之后才费尽心思挤去北侧。他如果要行刺的是大王，大王居中而坐，他无论站在南侧还是北侧，都是相同的射程，何必又要多此一举呢？”

屈平道：“不错，不错，是这个道理，姊姊当真是个细心人。如此推断起来，大王肯定不是刺客的目标，华容夫人应该也不是。她就坐在大王身边，等于也是居中而坐。”

他本只是顺着婁半的话顺口推理，话一出口，立即悚然而惊，不由得转头去看孟说。

孟说也在一刹那之间明白了过来——如果行刺对象不是楚威王或华容夫人，那么很可能是坐在北侧的太子槐，抑或是令尹昭阳，抑或是其他重臣。当然，最有可能的还是太子槐。

堂内一时沉寂了下来。

如果太子槐是目标的话，那么最大的嫌疑人就不是目下被屈平列入嫌疑名单中的人了，如各国质子，如魏国使臣惠施，如令尹昭阳，如太子槐。首当其冲的嫌疑人只有一个，或者该说一方——一心想取代太子槐地位的公子冉。公子冉才十一二岁，年纪还小，没有能力主持行刺这样的大事，那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其姊江半公主，已经死去的华容夫人多半也卷入了其中。

孟说心道：“如此便能说得通了，难怪那刺客神色沮丧。我开始还以为是因为他被活捉的缘故，又或者他要杀的是大王，却误杀了华容夫人。原来他误杀了雇主。公主她……她难道会不知情么？她在高唐观大殿中当众质问令尹，分明是有意将怀疑的目光引向太子一方。这是一箭双雕的好计，既能为她本人洗脱嫌疑，又能陷太子于不义。她如果不是事先知情，怎么可能想到刺客要行刺的其实不是大王？还有，适才在王宫中，她命我拷打折磨刺客至死，其实是想借我的手杀人灭口么？”

一想到此处，孟说登时全身发冷，如坠冰窖，暗道：“原来……原来她对我说那些情意绵绵的话，不过是要利用我。”

屈平小心翼翼地叫道：“宫正君！”孟说道：“嗯。”屈平道：“公主那边，还有公子冉、公子戎，怕是都要派人监视。”

孟说心道：“公主是绝不会再有什么异动的，因为我已经答应了她，要为她拷打折磨那刺客。虽然我知道了她是在利用我，但既然我答应了她，我还是要履行诺言。”一想到不久前花树下的温香软语，原来只是一场，心中不免很是酸苦，但还是应道：“好，我这就去安排。”

嫪毐与江半颇有交情，想了一想，总觉得以公主性情，不至于做出刺杀太子的事，便特意道：“公主有嫌疑，全靠唐姑果的口供。但目下唐姑果莫名其妙地失了踪，又没有实证可以指证公主一方，我们还是暂且

不要张扬的好。”孟说道：“这是自然。”

屈盖叹道：“都怪那刺客强硬，不肯招供，不然一切麻烦都可以省去了。”

叹息一回，几人就此散去。

屈府早为客人们准备好了房间歇息，孟说却没有心思就寝，四下巡查了一遍，径直来见刺客。

屈府中没有牢房之类，那刺客被临时监禁在一间空房里。他只穿着单薄的贴身内衣，光着双脚，戴着连着颈钳的笨重脚镣，倚柱而坐，双手被手铐^[8]反铐在柱子上，动弹不得。房内、房外各数名卫士看守。

虽然还没有经过正式刑讯拷掠，但之前刺客被捕后曾有撞柱自杀的企图，为了防止他咬舌自残——即使不死，也无法问取口供——因而还在纪山上的时候，卫士就已经将他的牙齿一颗颗敲落。他的唇边和鼻下凝固着斑斑血迹，脸庞因挨打和痛楚而扭曲得变了形，头发披散下来，在灯火下看起来像是个狰狞的魔鬼，模样骇人。

孟说走到刺客身边，问道：“你还是不肯招供么？”

刺客漠然地看了他一眼，随即扭转头去。卫士庸芮抢上来要打，孟说摆手道：“算啦，大半夜的，别吵了屈莫敖他们睡觉。”

出来监房，外面月色如银。孟说回忆起在王宫中与公主花下相对的一幕，心头又惘然起来。

卫士庸芮跟出来问道：“宫正君还在为那墨者唐姑果烦恼么？我们有墨家巨子之子作为人质，不怕他不回来。”孟说叹了口气，道：“不是为他。是适才在王宫中，公主命我派人用严刑折磨刺客，好为华容夫人报仇。”

庸芮道：“原来是为这事。虽说屈莫敖有妙计破案，可按照惯例，这刺客本就该送交大司败讯问，宫正君派人拷掠他，既是按律法办事，又

可以讨好公主，有什么可烦恼的？”

孟说道：“可这里是屈府。你也看见了，屈莫敖是个斯文人，他是绝对不会赞成我对刺客用刑的。”庸芮笑道：“这更好办了。”

孟说道：“你有办法？”庸芮道：“宫正君就不必为这件事烦恼了，下臣自会办得妥妥当当，保管让那刺客生不如死，可又绝不会见血带伤。万一他抵受不住酷刑，招出幕后主使，那咱们就更省事了。”

孟说见他说得煞有其事，也不便问是什么酷刑，只叮嘱道：“千万别就此弄死了他。”庸芮笑道：“宫正君放心，就算刺客想死，下臣也绝不会让他死。”

次日一早，孟说还未起床，便有卫士敲门禀报，说抓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那人天不亮就在屈府外徘徊不止，不断向墙内窥测，极为可疑。

孟说匆忙穿好衣服，赶来大堂。那男子一身灰色长袍，反缚着双手，被卫士押在台阶下。

孟说道：“你是什么人？”那男子犹豫了一下，还是老老实实在地答道：“臣名叫甘茂，是令尹昭阳门下的舍人。”

孟说很是意外，道：“你是令尹的门客？你来屈府做什么？”甘茂道：“这个……”一时踌躇，不愿意回答。

孟说道：“你既然是令尹舍人，该知道昨日纪山上发生了什么事，你是来屈府打探消息的么？”

甘茂虽然只是地位卑贱的食客，但却是真正的姬姓贵族，是周王室的后裔，姓姬，甘氏。他是楚国下蔡^[9]人，这一带原本是蔡国的土地，蔡国被楚国灭亡后才划入楚国。若不是蔡国灭亡，甘茂原也是蔡国公子的地位。

当初周王室所分封的大小诸侯国，如陈、蔡等，要么与周天子同

姓，要么是姻亲。而楚国虽然倚仗武功最终成为大国，却一直被排除在华夏诸国之外，素来被认为是蛮夷之邦。就连楚先君熊渠自己都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武王熊通也自称道：“我蛮夷也。”

甘茂姓姬，出身比楚国国君的半姓要高贵得多，虽然亡国已久，骨子里却还有那么一点贵族的傲气。他见孟说语气不善，很是不悦，沉下脸道：“宫正君用不着如此咄咄逼人，难道所有来屈府附近的人都是为打探那刺客的消息么？”

孟说与令尹昭阳相交不深，不认得甘茂，自然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只是见他言辞强硬，颇有气度，便命人松开绳索，道：“抱歉，这是孟某的错。那么请问甘君，来这里有何贵干？这是孟某职责所在，不得不问。”甘茂这才道：“我来找人。”

正巧嫪半和巫女阿碧一道从内室出来，嫪半一眼认出甘茂正是昨日被盗贼莫陵反诬为强盗的男子，叫道：“呀，是你。”

甘茂忙上前深深行了一礼，道：“甘茂特来府上拜访，好向邑君^[10]当面道谢。”

嫪半微笑道：“有什么好谢的。你是个见义勇为的勇士，多亏你，才抓住了那盗贼，倒是要多谢你才是。”

孟说这才知道甘茂就是昨日嫪半用妙计助其脱困的男子，便不再理会。出来大门时，正遇到卫士缠子，忙问道：“可是有墨者唐姑果的消息？”

缠子道：“唐姑果至今未回到客栈。不过适才有监视的人来报，齐国质子田文动向可疑，他的心腹张丑昨晚引着一帮人从后门偷偷回到府上。那些人个个带有兵器，为首的是名四五十岁的老者。他们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田文是现任齐国国君齐威王的庶孙，其父田婴任齐国丞相，封靖郭君，权倾一时。昔日魏国被齐国名将田忌、孙臆大败后，魏襄王依附齐国，有意与齐威王在徐州盟会，互相尊称为王，打算以此来激怒楚国。楚威王果然很生气，并认定是齐国丞相田婴策划了此事。楚国随即攻打

齐国，在徐州大败齐军，并出尽全力追捕田婴。田婴派门客张丑赔罪道歉，并愿意送最宠爱的太子田文到楚国为人质，楚威王这才罢休。

田文本人的来历更加奇特。他父亲田婴妻妾成群，总共养育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是一名并不得宠的小妾所生，刚好出生在五月初五。按照古时习俗，五月是恶月，而五月初一到初五则是恶月中的恶日。而“重五”五月初五则是一年中最恶的日子，是一年中毒气最盛的一天，阴邪之气为至极。在这一天出生的孩子极不吉利，会克父母，所以民间一般会弃而不养或另改出生日。^[11]田文出生后，田婴立即交代小妾将这个出生日不祥的儿子淹死。但小妾爱惜亲生骨肉，还是暗中将他养活了。

等到田文长大后，小妾才将他引见给田婴。田婴十分愤怒，严厉呵斥小妾。田文问道：“您不让养育五月生的孩子，到底是什么缘故？”田婴道：“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了身长跟门户一样高，将不利于父母。”田文又问道：“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授予，还是由门户授予呢？”田婴堂堂丞相，居然被自己的庶子问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便沉默不语。田文接着道：“如果命运是由上天授予，您又何必忧虑。如果是由门户授予，那么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还能长到那么高呢？”田婴无言以对，便斥责道：“你不要说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田文找机会问父亲道：“儿子的儿子叫什么？”田婴答道：“叫孙子。”田文接着问：“孙子的孙子叫什么？”田婴答道：“叫玄孙。”田文又问：“玄孙的玄孙叫什么？”田婴道：“我不知道了。”田文道：“您担任齐国丞相，执掌大权，可齐国的领土没有增广，您的私库中却积贮了万金财富，门下也看不到一位贤能之士。我听说，将军的门庭必出将军，宰相的门庭必有宰相。现在您的众多姬妾践踏绫罗绸缎，而贤士却穿不上粗布短衣；您的男仆女奴有剩余的饭食肉羹，而贤士却连糠菜也吃不饱。现在您还一个劲儿地加多积贮，想要留给那些您连叫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却忘记齐国正在诸侯中一天天失势。”

田婴闻言大惊失色，从此改变了对田文的态度，不但让他主持家政，还由他出面接待宾客，不久又将他立为自己的太子，将来继承封地和爵位。田文以庶子身份赢得了父亲的器重，可谓权略过人。然而如楚国奇人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因为田文成为田婴的

太子，引起诸侯国广泛瞩目，他也因此被楚威王点名为质子，不得不离开奴仆成群、宾客如云的田宅，来到郢都，过起了半阶下囚的日子。

孟说久闻田文心计极深，心道：“田文能以庶子身份登上太子之位，手段、谋略定然远过常人。这样的人物，断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有意引人注目。他在楚国的日子并不好过，让旁人抓住把柄，只会令处境更加艰难。那老者也许是他的什么人，或是有什么急事也说不准。”当即道：“暂时不要惊动他们。如果那些人再出来，留意他们去了哪里。”

缠子道：“遵命。”忙分派便服卫士去传令。

既无唐姑果下落，孟说便赶来王宫。楚威王正在燕朝与群臣商议华容夫人丧事，直到正午时才散朝。

孟说一直等在路门边，见令尹昭阳出来，忙上前见礼。

昭阳奇道：“孟宫正是在特意等本尹么？”孟说道：“是。”当即禀报了墨者唐姑果来楚国是为了助秦王夺取和氏璧一事，又道，“大王命臣务必护得和氏璧周全，而今唐姑果下落不明，臣怕他已经有所行动，特意提请令尹君留神。”

昭阳感叹道：“想不到墨者居然也参与其事，墨家当真是今非昔比。”又谢道，“多谢宫正君提醒。”

孟说道：“这是下臣分内之事。若有任何差遣，令尹君随时吩咐便是。”

昭阳道：“正好有一件事，少不得要劳烦宫正君。再过一个月就是内子的生日，本来说华容夫人新歿，就不办寿宴了。大王适才在朝上特意提到此事，说巫覡新卜过卦，王室阴气太重，要多办几场大宴冲冲晦气，命臣给内子办一场热闹的寿宴，广宴宾客，还命太子当日一定要代他来祝寿。既然是大王之命，我也不能推辞。”

孟说道：“令尹是要下臣带人协助府中宿卫么？”昭阳道：“正是此意。倒不是因为太子和其他重臣都要到场，而是宾客们一定会让本尹取

出和氏璧观赏。本尹不能推辞，也不得不取出来。按宫正君所言，而今郢都城中已经有墨者对和氏璧虎视眈眈，万一还有什么人图谋不轨，本尹怕人手不够。”

孟说心道：“现在可谓是楚国的非常时刻——因为一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楚国成为了天下逐捕的目标，大王病入膏肓不说，华容夫人又在纪山遇刺。可大王明知道觊觎和氏璧的人不少，墨者还算光明正大，肯将来意坦然相告，不知道暗中还有多少人蠢蠢欲动，大王居然还让令尹为夫人大办寿宴，不是有意张扬么？莫非是要引什么人上钩？”

愈发觉得国君的心意高深莫测，本尹有心去向楚威王问个明白，却又怕遇上那位美艳不可方物的公主。倒不是孟说害怕或是厌恶江半公主，他只是觉得从昨夜江半亲手为他佩带容臭开始，他就变得心乱如麻，不是他自己了。

昭阳见他默然神思，似是猜到他的疑惑，道：“若是那些图谋和氏璧的人始终在暗处，确实是防不胜防。但若有一个公开的机会，我们说不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孟说点头道：“原来是这个意思。只要有用得上下臣的地方，任凭令尹君差遣。”

昭阳道：“好。本尹还要到外朝处理公务，请宫正君明天晚上到本尹家里来，我们再好好商议一下。”孟说躬身道：“遵命。”

他原以为昭阳肯定会问起刺客一案，对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令尹，万一问起案情进展，他也不得不据实回报，包括刺客刺杀的对象很可能是太子槐，江半公主则是目前最大的嫌犯等。却不料对方未有只言片语涉及，不由得心道：“令尹对行刺一案毫不关心，看来他并没有什么牵连。如此，太子也应该不知情。我应该及早撤回太子宫附近的卫士，毕竟暗中监视未来的储君，大大的犯忌。我虽问心无愧，一切为公，但太子心胸狭隘，万一被他知道，不仅我本人要遭殃，那些办事的卫士多半也要人头落地。”

孟说转念又道：“啊，我险些上当了，昭阳总理楚国政事军务，问及

案情是他分内之事，他刻意避开不提，才更加可疑。”

在他内心深处，自然是希望江半公主没有任何干系的。若不是唐姑果的证词，他实在难以想象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公主其实就是杀人主使，所以他宁可主观地去怀疑太子槐一方。他深知自己的判断已然受了感情羁绊，理该退出这件案子，可他又没有勇气赶去向楚威王禀明真相——那样做的话，势必会令江半公主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即使她从来没有喜欢过他，月下表白只是要利用他，他还是不愿意看到她有事，至少在没有实证的时候如此。

他本是坚毅果决之人，一时心有所感，居然站在路门处愣神了许久。背后忽有人叫道：“宫正君。”吓了一跳，回过头去，竟是南杉。

孟说狐疑地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随即想到对方是自己的副手，统率王宫卫士，出现在这里又有什么稀奇，忙道：“抱歉，我糊涂了。”

匆忙离开王宫，一路赶来十里铺，希望能侥幸逮到墨者唐姑果，再度确认供词。

拐过街角，远远见到一名穿着麻衣麻裤的男子进了客栈大门，分明墨者的打扮。孟说心中一喜，急忙赶了过去。

进来客栈，却是不见唐姑果人影。孟说招手叫过店家，问道：“唐先生人呢？”店家道：“唐先生一直没有回来呀。”

孟说道：“刚刚不是才进来一名墨者么？”店家道：“噢，那是唐先生的同伴田先生。”

原来最早唐姑果是和一位名叫田鸠的墨者一起来到十里铺客栈的，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两个人很快发生了争吵，田鸠当即离开了客栈，再也没有回来。

孟说问道：“那么这田先生人呢？”店家道：“他听说唐先生不在，就从后门走了。”

孟说急忙带卫士去追。客栈的后门即是龙桥河的码头，船只来往如梭，哪里还有踪迹？

悻悻回来大堂，正遇到那赵国人主富带着随从下楼，特意停下来跟孟说打了声招呼，这才离去。

店家悄声叫道：“宫正君。”孟说走近柜台，问道：“有事么？”店家道：“这个人……就是刚刚离去的赵国人，虽然出手阔绰，却很是可疑。他给了小人很多钱，特意向小人打听王宫的事情，还有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

孟说心念一动，道：“他打听和氏璧做什么？”店家道：“他说就是好奇。小人告诉和氏璧已经被大王赏赐给了令尹，他忽然冷笑了好几声，道：‘傻子，楚国人都是一帮傻子。’”

孟说道：“他还说了什么？”店家道：“没有了，他说了那句话后就打发小人出来了。”

孟说沉思半晌，道：“你做得很好。如果他还有什么异常举动，你就告诉客栈的便衣卫士，或是直接来凤凰山屈府找我。”店家道：“是，是，小人知道了。”

既找不到唐姑果，又冒出个行踪鬼祟的同伴田鸠。孟说便派卫士赶去通告太伯屈盖，一旦有巡城士卒发现有墨者行迹，不论是不是唐姑果，立即逮捕。

回来屈府时，正好遇到婁半、屈平姊弟。

屈平问道：“负责监视嫌疑人的卫士可有回报？”孟说便说了齐国质子田文府中的异样。

婁半道：“那老者可是四五十岁年纪，一身锦衣长袍，侍从都佩着长剑？”

孟说道：“不错，邑君认得他。”婁半道：“那人一定是田忌。我和南

杉昨日在桃花夫人坟莹前见过他。”

屈平沉吟道：“田忌虽是齐国人，却早已是我楚国封君。他从江南封地来到郢都，不到王宫拜见大王，不参与云梦之会，反而去会见齐国质子，这可有些于礼不合了。”

孟说道：“屈莫敖放心，我已经交代人严密监视田忌去向。等禀报过大王后，再决定如何处置。”

婁半道：“唐姑果还没有找到么？”孟说道：“他从昨晚离开十里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担心他已经是凶多吉少。”

婁半道：“难道他已经被杀人灭口了么？”孟说点点头，道：“这种可能性很大，目下其他墨者也在四下寻找他。”

既然是卫士打扮的人出面带走了唐姑果，那么一定是楚国内部人士所为了。会不会就是刺客背后的主使？进一步说，会不会就是江半公主？公主会不会认为是由于唐姑果那一扑的干扰，才使得刺客误射中了华容夫人，所以她务必要除掉唐姑果？

几人心头各有疑问，但谁也不愿意指名道姓地说出江半公主嫌疑重大。毕竟，她只是一个花样少女，昨日才刚刚失去母亲，失去依附，今日就怀疑她是害死母亲的间接凶手，于情于理，都似乎有些太残忍了。

婁半踌躇道：“也许我可以想法子试探一下公主……”

一语未毕，卫士庸芮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嚷道：“宫正君，天大的好消息，那刺客愿意招供了。”

孟说大为惊讶，道：“你到底用了什么刑罚，能令刺客主动求饶？”庸芮笑道：“最简单又最有效的法子。”

原来昨夜孟说走后，庸芮命人将刺客吊起来，派人轮班守着，只要他一犯困，就弄醒他，不让他睡着，往他脸上泼水也好，鞭打他一下也好。挨到今天，他已是衰弱不堪。庸芮又命人脱掉他的鞋袜，用马鬃做成的刷子不停地刷他的脚底。刺客笑也笑不得，哭也哭不出，痛不欲

生，备受煎熬。这一刑罚虽然没有肉体上的痛苦，却是奇痒无比，令人心悸，难以忍受。而且鞭打夹榻之类伤残肉体的酷刑到最后只会令犯人昏迷过去，但使用这种法子，犯人永远不会晕厥过去，想折磨他多久都行。那刺客既挣不开捆绑手脚的绳索，又避不开脚底传来阵阵的酥痒，“嗷嗷”叫个不停，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非但大小便失禁，连眼泪也流了出来，再无半分气概。到最后实在熬刑过去，终于服软求饶。

孟说闻言不免半信半疑，心道：“这刑罚虽然古怪，但那刺客既然敢当众行刺，心中定然早存了必死之念。他的眼神倨傲锋锐，一看就知道是意志坚强、威武难屈之人，如何会经受不住这类刑罚？”忙道：“且去听听他怎么说。”当即与屈平姊弟一起赶来囚室。

一进来房中，便闻见一股恶臭。那刺客被倒吊在房梁下，上半身衣衫湿漉漉的，也不知道是尿湿还是汗湿，身上沾有不少黄白污秽之物，情形极是凄惨，所受的折辱更是难以言表。嚮半一见之下，立即转身退了出去。

孟说命人将刺客解下来，让他倚柱而坐，亲手端了一碗水喂他喝，这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刺客道：“徐弱。”

孟说道：“是谁主使你行刺的？你要行刺的到底是谁？”徐弱道：“我愿意招供，但不是对你，我要见公主，江半公主。只有见到她，我才会交代出一切。”

他饱受摧残，本来面色灰白，双眼散乱无神，委顿不堪，但一提到江半公主，脸上立即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神采，生动而真实。

孟说与屈平交换了一下眼色，二人均是一般的心思：“这刺客谁都不见，只要见公主，看来公主果然有重大嫌疑。”

孟说道：“你射死了公主的母亲华容夫人，公主恨你入骨，你要见她，等于自寻死路。你还是老实招供，我取得你的口供后，自会立即进宫禀报大王和公主。”

徐弱态度却很坚决，道：“我一定要见到公主。”

孟说转头道：“屈莫敖，我们先出去，再让徐君好好想想。”

屈平料想孟说要命人继续对徐弱用刑，他虽不赞成刑讯的法子，可案子到目前这个地步，已成僵局，也只能勉力一试，只得应道：“好。”

庸芮便指挥卫士重新将徐弱四马攒蹄地倒吊起来。两名卫士各持一把刷子，分别刷他的两只脚板。徐弱痛苦不堪，不断挣扎，身上镣铐哗哗作响，大声叫道：“我一定要见到公主！无论你们再如何折磨我，我也还是这句话。”

孟说也不理睬，自与屈平退出门外，掩好房门。

婁半还等在门外，上前问道：“他还是不肯说？”屈平道：“他只说了他的名字，余下的，一定要见到公主才肯说。”顿了顿，又道：“姊姊，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你先去吧。”

房内不断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号叫。婁半听在耳中，也觉得难以忍受，便道：“好。”转身离去。

过了小半个时辰，惨叫声逐渐微弱了下来，只能听见镣铐“叮叮当当”的撞击声。

又等了好大一会儿，孟说和屈平才重新推门进来。卫士仍然在用刑，徐弱却只能发出低低的呻吟，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孟说道：“你肯说了么？”徐弱道：“我说过，一定要见到公主。你们再怎么折磨我，也是没有用的。”

孟说道：“我如何知道你见到公主一定会交代出真相？”徐弱道：“听说孟宫正是孟胜孟巨子后人。昔日孟巨子只为对阳城君的一个承诺，便能率领墨家弟子自杀赴义。我徐弱不敢与令祖孟巨子比肩，却也知道人当言而有信。大丈夫得以立于天地之间，百折不屈，唯‘信义’二字。”

这句话说得极有豪气，孟说当即心头一凛，挥手命人停止行刑，将徐弱放下来，道：“你说得不错。好，我这就派人去请公主。”

屈平道：“不如由我姊姊去王宫请公主，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公主的第

一反应是什么。”孟说道：“如此甚好。”屈平便出去安排。

孟说见徐弱瘫躺在地上，浑身上下又脏又臭，极是虚弱，心中忽然起了怜悯之意，当即命卫士去取水冲干净他的便溺，为他梳洗，换上干净的衣裳。

徐弱道：“多谢。”

傍晚时分，嫪毐引着江半公主来到囚室。孟说已命卫士打扫过屋子，清理了污秽，房中再无那股囚室特有的骚臭气味。

徐弱一见到公主进来，立即亢奋地挺直了身子，若不是双手被反缚在柱子上，只怕还想要招手致意。一旁卫士看到他面红耳赤、失魂落魄的样子，均猜想这人也不过是个垂涎公主美色的登徒浪子。

江半径直走到柱子前，问道：“你就是刺客么？”徐弱微笑道：“公主，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那语气，就好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淡淡的笑容，则是发自内心的欣喜。只是他不知道他这句话又进一步将公主推向嫌疑的深渊。又或者，他是有意如此。

江半有“楚国第一美女”之称，早见惯天下男子为她绝世容光神魂颠倒的样子，也不以为意。只是眼前之人是她杀母仇人，心中气愤难平，当即上前，狠狠扇了徐弱一耳光。

孟说忙劝道：“公主，当心弄脏了你的手。”使了个眼色，一旁卫士便举鞭上前，用力抽打徐弱，直至他昏死过去。

江半怒气稍平，道：“好了，弄醒他吧，看看他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徐弱被卫士拿凉水一泼，悠悠醒转，犹自面带笑容，道：“我下面的话只能对公主一个人说。公主，你让他们退出去。”

江半倒也干脆，挥手命道：“你们先退下。”孟说道：“公主……”江

半厉声道：“退下！”

孟说无可奈何，只得率领卫士退出房外。等了一会儿，房中传来清脆的耳光声，大概是公主抑制不住愤怒，又在扇打徐弱。

屈平道：“姊姊以为如何？”婁半道：“在我看来，公主根本不认得这个徐弱。”

屈平道：“嗯，我也是这么认为，从公主的表现来看，她应该对行刺一事并不知情。也许是其他什么人因为私人恩怨要刺杀太子，也许要刺杀的是其他重臣。宫正君，你怎么看？”

孟说自然希望江半是无辜的，从她的反应来看也是如此。可目前唐姑果的证词依旧对她不利，刺客指名要见的也是她而不是别人。一旦案情上报大王，且不说太子一方会因此而大做文章，就连按普通常理来推断，她也会作为首要嫌疑人被逮捕下狱，兴许还会受到拷掠。

孟说既沉默不语，屈平和婁半也不再说话。房中除了低低的絮语声，也再没有别的动静，大约徐弱按之前所约定的那样，正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公主。

既然还有江半所不知道的真相，那么就应该愈发能证明公主无辜了。可为什么徐弱又一定要单独告诉公主呢？莫非他是因为误杀了华容夫人而心怀内疚，只愿意将真相告诉公主一个人？

时光在静谧中一点一滴地流逝着，天色黑了下来。

忽听到“当”的一声，那是刀鞘掉落地上的声音。孟说暗叫一声“不好”，踢门闯了进去，却见江半正双手握着一柄匕首，全力朝徐弱刺去。

孟说大叫道：“不要！”

但还是迟了一步——匕首锋锐异常，公主又用尽全身力气，刃身刺入徐弱心口，直至没柄。他哼也没哼一声，便垂头死去。

婁半跟了进来，惊道：“公主，你……你竟然杀了他？”

江半满脸通红，又是娇羞又是气愤，怒道：“这恶贼用言语挑逗我，要我将我的身子给他，他才会对我说出真相。如果换作是你，你会不杀他么？”

孟说跺脚道：“公主，你不该这么做！”江半闻言更是生气，道：“这贼子用恶语侮辱我，我杀了他，你非但不帮我，居然还怪我？”

屈平忙解释道：“我们根据唐姑果的口供，已经推断出大王和华容夫人都不是目标，刺客要行刺的很可能是太子。公主自身已经是头号嫌疑人，现下又杀了刺客，更难脱杀人灭口的嫌疑了。公主，你麻烦大了！”

那一刻，江半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讶然道：“什么？”

[1] 堞（dié）：城上如齿状的矮墙。

[2] 悬梁：后世俗称的吊桥。

[3] 指禽滑厘，初从子夏学儒术，后从学于墨子，尽传其学，精于攻防城池之术，为墨家第二任巨子，但死在墨子之前。孟说祖父孟胜是墨子亲自选定的第三任巨子。墨家家教气味极浓，巨子是终身职，类似后世的教祖。巨子于死前选定继任者，而后传授之，类于佛教徒的衣钵相传。

[4] 即香袋，是楚人喜欢佩带之物，后世称为香囊，里面放有香草、香料，芬芳怡人。

[5] 指当时“同姓不婚”的制度。楚国昭、景、屈三大氏族均是半姓，不能与王室通婚。

[6] 春秋末期，楚人伍子胥率领吴军攻入楚国，郢都城破，楚昭王逃走，乐人钟建背负昭王妹季半公主相从，二人在逃难途中产生了感情。后来由于秦国出兵干涉，吴军退兵。楚昭王回到郢都后，预备将季半嫁去秦国。季半喜欢钟建，但王室女下嫁乐人于礼难允，遂道：“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钟建背过她、身体有过接触作为理由，要求下嫁钟建。楚昭王欣然同意，将妹妹嫁给钟建，并升他为乐尹。

[7] 沙羡（yí）：今湖北咸宁，中国著名的桂花之乡，自古就有酿制桂花美酒的传统，屈原曾为其写下“奠桂酒兮椒浆”、“沛吾乘兮桂舟”的美妙诗句。

[8] 桎（gǒng）：古代一种铐手戒具，将囚犯双手一上一下束缚住，与桎（禁锢犯人脚的戒具）、梏（锁住犯人脖子的戒具）合称“三木”。

[9] 下蔡：今安徽凤台。

[10] 邑君：古代女子的封号，也用作对妇女的尊称。

[11] 五月初五出生的名人还有宋徽宗赵佶，故赵佶将自己的生日改成十月初十，并把这天定为“天宁节”。“重五”的俗忌在中国民间某些地方至今仍有沿袭。田文即历史上著名的孟尝君，和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合称“战国四公子”，在当时享有盛誉。孟尝君虽然

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但并不是什么忠君爱国之人，在诸侯国之争中始终为自己谋取利益，保持中立。他去世后，众多儿子争相继位。齐国和魏国联合出兵攻打其封地薛邑，灭了他满门，田文由此绝嗣。巧合的是，屈原也死在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为了纪念他，才有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第三章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

轻烟般的薄雾笼罩了整个郢都城，氤氲遮盖住了流水秀丽婀娜的身影。朦朦胧胧中，蓦然生出无数星星点点的灯火，在波心中眨巴着眼睛，闪动着欢愉。东南一带的凤凰山则显出深沉的轮廓来，静谧中更平添了几分神秘。



室中审讯刺客的一幕当真是惊心动魄。江半愤然离开了屈府，却没有直接回来王宫，而是带着侍从摸黑来到凤凰山北的一处两进的宅子里。这里原本是她奶娘的住处，自从奶娘回去纪山桃花村养老后，便空了下来。

两名家奴闻声迎了出来，道：“公主来了！”

江半也不理睬，径直进来后院厢房中。屋中的房梁下高吊着一名中年男子，精赤着上半身，胸腹、后背均血肉模糊，显然遭受过反复鞭打。

江半命家奴取出那男子口中的布团，恨恨道：“你这恶人，非但想利用口供要挟本公主替你办事，居然还敢用假口供陷害我。快说，是谁叫你这么做的？”连喝几声，那人却始终只是垂着头。

江半怒气难止，叫道：“来人，快把他弄醒！”

家奴端过来一碗凉水，泼在那男子脸上，他却依然不动。家奴忙将手指探到他鼻孔下，鼻息全无，这才惊道：“他……他死了。”生怕公主怪罪，忙跪下请罪道，“按照公主命令，小的们一直在轮番拷打他，没给他饮食，大约是饿死的。”

江半怒道：“死了倒也干净。”侍从劝道：“公主，既然人已经死了，咱们还是先回宫去吧，免得旁人起疑。”

江半便道：“将这恶人砍成八块，丢到大江中去喂鱼。”刚一转身，却见房门前站着一名高大威武的佩剑男子，正是孟说。

孟说一步跨进来，一眼认出那吊在房梁下的男子就是失踪已久的唐姑果，不由得大吃一惊，道：“公主，你……果然是你绑架了唐姑果。”

他本来就怀疑江半昨晚月下诉情只是要利用他，此刻一见到唐姑果，愈发确认，心中自有一番苦涩滋味，暗道：“原来公主追出来对我说那一番话，只是有意绊住我，她手下才能抢在我前面到十里铺客栈带走

唐姑果。”

江半这一惊更在孟说之上，颤声道：“原来你也跟那些人一样，心里怀疑我，居然跟踪我！”

侍从和家奴拔出兵刃，一拥而上，围住孟说。

一名侍从道：“公主，到了这个时候，可不能轻易让孟宫正离开了。”

江半大怒，喝道：“滚，都给我滚出去！不自量力的东西，孟说是楚国第一勇士，你们自认为是他对手么？”

侍从们面面相觑，经不住公主一再呵斥，只得退出厢房。

孟说躬身道：“臣是一个人来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大王出面，怕是也无法庇护公主，公主还是尽快离开楚国吧。”

江半扬手扇了他一记耳光，喝道：“你算什么东西，轮得到你来指点本公主要怎么做么？”见孟说俊朗的脸上登时出现了五个鲜红的手指印，心中大悔，举手轻轻抚摸他的脸颊，哭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受不了你跟他们一样怀疑我。”就势投入孟说怀中，“嚶嚶”哭了起来。

孟说亦是心烦意乱，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推开了江半，道：“公主若是不愿意逃走，这就请自行回宫向大王请罪吧，下臣还有公务要处理。”

江半仰起脸来，问道：“你真的认为是我派刺客刺杀太子的么？”清澈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实在令人心疼。

孟说勉强硬起心肠，道：“本来根据唐姑果的口供，只能证明大王和华容夫人不是行刺目标，公主只是有嫌疑而已。可公主将证人绑来这里，用私刑拷打致死，愈发证明公主心中有鬼。加上刺客徐弱本人也是被公主杀人灭口，口供、事实俱在，不由得臣不信。”

江半举袖抹了一把眼泪，道：“好，就算这些坏事是我做的，是我指

使徐弱行刺太子。可你明明答应过我，要永远保护我，你这么快就忘记了么？”

孟说望着她泪眼婆娑的样子，一时心情激荡，不能自己，当即解下腰间的容臭，塞回到公主手中，道：“公主，对不起，这个还你。”随即退开两步，拔出腰间长剑，横起剑锋，便向自己颈中抹去。

江半扑了上来，抱住他手臂，哭道：“你宁可死，也不愿意保护我吗？”孟说道：“公主犯了国法，臣无力相护，只好以死相谢。”

江半道：“我不要你死。你死了，就再也看不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孟说心中一动，迷迷糊糊地想道：“公主言外之意，分明是说她是清白的。可她当真无辜么？王宫中人人都说她有女子的容貌、男儿的志向，勇敢果决，她完全可能做出这些事来，眼前唐姑果的尸首就是明证。可她为什么不让我死？我死了，她就可以继续掩盖真相，只要处理掉尸首，就没有人知道是她派人打死了唐姑果。我不死，就会立即进宫向大王禀报真相，她多半会因此被囚禁，最终被赐死，公子冉、公子戎也会被流放，再无染指王权的可能。无论她母女二人之前如何辛苦谋划，都会就此化做泡影。可她宁可自己死，也不让我死，难道她对我是真心真意？”

他正想要问个清楚，江半却就此放开了他，凄然道：“我全心全意地对你，你却怀疑我，伤透了我的心。”蓦然脸色一沉，语气也变得冰冷起来，愤愤道：“孟说，我要你记住今晚！你辜负了我，我决不会原谅你。”扬手将容臭抛在他脸上，转身走了出去。

只听见外面侍从抢过来问道：“公主要去哪里？”江半道：“还能去哪里？当然是回王宫去。”

家奴问道：“那墨者的尸首要怎么办？”

江半却没有回答。转瞬之间，外面院子中再无声息，一行人竟是尽数离开了。

孟说将剑插回鞘中，俯身捡起那枚精巧的容臭，收入袖中，随即出来宅邸。走不多远，正好遇到一队巡城士卒，便指点他们去前面的宅子处理唐姑果的尸首，自己则朝王宫赶来。

孟说一路走得极慢，也许是因为心情沉重，也许是有意迁延。到库门询问卫士，才知道公主一行早已入宫了。

孟说心中矛盾，只在宫门前徘徊不止。过了小半个时辰，南杉率领卫士出来。孟说心中登时一紧，上前问道：“宫中出了事么？”南杉道：“没有啊。”孟说道：“没有？怎么会呢？”南杉道：“的确没有。”

他觉得孟说今晚很有些怪异，不但神色焦虑，说话也是语无伦次，但他素来不爱多管闲事，又着急去会嫪毐，便招呼了一声，率领卫士自去了。

孟说便朝北面寝宫赶去。一路见到宫人们均已换上了素服，开始为华容夫人服丧。

华容夫人的尸首从纪山运回后，一直停在雉门内的宗庙前，由巫师值守。要停放七日后才会举行正式的丧葬仪式，然后用船运到荆台王陵下葬。

楚国有两大著名的台——一名章华台，一名荆台。^[1]章华台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层台累榭，号称“天下第一台”，始建楚灵王在位期间。楚灵王是楚共王的儿子、楚康王的弟弟。他亲用手束冠的长纓将病中的侄儿——即当时的楚王郢敖勒死，才当上楚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中“楚王”即是指他。其人奢靡放纵，除了以喜欢细腰的臣子女外，还修建了先秦最高大最豪华的行宫——章华宫。章华宫位于与云梦并称的江南之梦，由十余座错落有致的台榭组成，主体建筑是章华台，规模宏大，巍峨壮观，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台高百尺，基广一百五十尺，并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截引汉水，使之南流绕章华台而过。建筑与环境谐合，人工与天工融通。台上的建筑更是雕梁画栋，陈设精美，极尽修饰，以奢华驰名于天下。由于章华台与汉水相通，楚王只需乘坐游船，就能从郢都直航到行宫。楚灵王又从楚国各地征来细腰美女，每日歌之舞之淫之，因而章华宫又称细腰宫。以致楚国名臣伍举^[2]劝谏楚

灵王道：“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鲁襄公到楚国访问，被章华台的壮丽所吸引，归国后便仿效建造了一座“楚宫”。楚灵王骄奢淫逸，激起了多方不满。一次他出征吴国时，他的弟弟公子弃疾步他后尘，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即为楚平王。楚灵王听说儿子均被杀死，知道大势已去，遂自杀而死。

荆台则是另一处著名的行宫，位于山丘高地间，三面均是一望无际的水泽，烟水朦胧，如置仙境。虽然建筑不及章华台壮丽，但却胜在自然风光秀美，为历任楚王所喜爱。昔日楚昭王迷恋荆台景色，欲率群臣前去游览。司马公子期劝阻道：“一船百姓去游荆台，看到锦绣山河，壮丽的景色，心旷神怡，可以忘记忧愁和死亡。而君王去游玩，会使人留恋山河景色，不过问国家大事，发生国破家亡的惨事。希望大王引以为鉴。”楚昭王善于纳谏，闻言忙道：“卿讲的道理寡人已经明白了。寡人接受爱卿的劝告，从此不去荆台游玩。但若是后代要到那里去，又该怎么办呢？”公子期道：“这个好办，只要把荆台改成君王的墓地，后代就不会带着乐器到那里去寻欢作乐了。”荆台从此成为国君身后的福地，自楚昭王开始，历代国君、王后、有名号的夫人及显赫的王公贵族都安葬在那里。

孟说见宫中开始举哀，便也找了一件衰服，穿在外面。赶来楚威王养病的路寝，却被内侍挡在了门外。

司宫靳尚道：“大王有命，不准任何人觐见。”

孟说问道：“公主人在里面么？”靳尚道：“在。”

孟说猜想公主正在向大王坦白罪行，不免更加忧心忡忡。等了大半个时辰，依旧不见殿内有任何动静，便道：“烦请司宫通报一声，臣有急事要向大王禀报。”

他是宫正，掌管王宫禁卫，靳尚也不便得罪，只得敲了敲阖门，进去不久又出来道：“大王有命，三日内不见任何大臣，有事三日后上朝再奏。孟宫正，你不必再等了。”

孟说只得快快离开王宫。他心情郁闷无比，也不愿意就此回家，干脆驰马来到了屈府。正好在门前遇到嫪毐拉着南杉的手从凤凰山方向疾跑过来，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嫪毐兴奋地道：“我们都弄错了，太子不是刺客行刺的目标，或者说，坐在北侧的任何一位大臣都不是刺客行刺的目标。”孟说不禁一呆，道：“什么？”

嫪毐道：“我们进去再说。”进堂坐下，又派仆人叫来屈平等入，道：“南杉可以证明太子不是刺客行刺的目标。”

之前江半公主在高唐观大殿质问令尹昭阳，如何能肯定刺客的行刺对象一定是楚威王，实际上是在暗示太子槐是射杀华容夫人的幕后主使。南杉是太子槐内弟，本该竭尽全力为太子洗脱嫌疑，如果太子槐就是刺杀对象，那么就绝不可能与刺客有牵连。这本是太子脱嫌的最好时机，他却说太子不是目标。除了嫪毐外，屈匄、屈盖、屈平和孟说都惊讶地看着南杉。

南杉见旁人困惑，当即说明缘由。原来他当时站立在楚威王的斜背后，也就是台座的西南方向，正好能清楚地看见太子一方的情形。案发时，楚王扶着华容夫人站起身来，诸公子、公主和大臣们也都跟着起身，但还是站在原来的位置。这时候，刺客出现在台座北侧，取出弓箭，对准西首正中。无论他要射杀的是楚威王和华容夫人中的哪一个，都绝不可能是太子。因为南杉所站的位置，正好跟楚威王、刺客大致成一条直线，他甚至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弓箭指向的是自己。而太子槐当时站在楚王的北首下方，与王座相距数步之遥，若是刺客弓箭指向的是太子，那么南杉就不会感到弓箭正朝自己呼啸而来。另有一点，那刺客强壮有力，肯定不是普通人，为了等云梦之会这一天，应该已经筹划许久，决计不会弄错行刺对象。

众人听了南杉的解释，均觉得有理。既然行刺对象不会是太子，那么江半公主的嫌疑立即变得微乎其微了。

孟说更是心道：“原来公主果真是清白的，是我冤枉了她，所以她才那么生气。”不免心中很是悔恨。

屈盖道：“南宫正，想不到你为人如此诚实有信，并不因为太子是你亲属就袒护他，阿兄和我之前都小看了你。”

南杉道：“我只是说出了事实。”叹了口气，道：“台座四周本来就该我负责，若是我多留点神，兴许刺客就不会得手。”

按照南杉的说法，行刺目标必然是楚威王和华容夫人中的一个，可如此就与唐姑果的证词矛盾——那刺客身上藏着弓弩，虽有长袍掩饰，但广场上人山人海，随时有可能被人发现而暴露，他为何又要冒险从南侧挤去北侧呢？唐姑果的证词也是可信的，他不可能凭空编造出这么一个细节来撒谎，所以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缘由，促使刺客必须由南侧移往北侧。

孟说道：“可惜刺客和唐姑果都已经死了，再无人可以佐证。”当即说了江半公主派人绑架了唐姑果并拷打致死的经过。众人闻言极是惊讶。

屈平道：“那么宫正君可有问公主为何要这样做？”孟说摇了摇头，道：“我本来就是因为怀疑公主才去暗中跟踪她，当时一看到唐姑果的时候，就愈发肯定公主卷入其中。她气急败坏之下什么也没有解释，就直接回王宫了。”

晏半道：“我猜公主派人绑走唐姑果，无非是想弄清刺客真正要行刺的对象到底是谁。唐姑果一定将对孟宫正说过的那番话又对公主说了一遍，想用证词来换取和氏璧，惹怒了公主，所以才严刑逼问，结果意外打死了他。”

屈平道：“公主这一节，可以请孟宫正明日进宫当面问她。可惜，那刺客从南到北的疑点，恐怕再也难以解开了。”

屈勾官任司马，曾多次领兵出征，算得上是身经百战，道：“我看过那刺客用的弓弩，并不是战场上作战的弩器，而是一种袖珍弓弩，射力不能及远。大王居中而坐，华容夫人坐在大王左侧，也就是正西偏北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刺客要射杀的就是华容夫人，他暗中揣度射程不够，所以刻意挪到北侧，总能离得近些？”

众人顿觉眼前一亮。嫪毐道：“这一点我可没有想到。”

屈平道：“验证这一点并不难，我们可以带着弩箭重回高唐观做一个试验。”

孟说道：“那好，明日一早我们分头行事，我进宫去问公主关于唐姑果的事情，南宫正和屈莫敖去纪山实地测一下弓弩的射程。”

次日一早，众人各自依计划行事。孟说踌躇许久，还是进来王宫，到公主寝宫外求见。

公主寝宫名公主殿，是王宫中唯一的干栏建筑^[3]，半筑于水池上，以竹木结构为主，一楼架空，只有明柱和围栏，二楼则是居所。楼西是曲水清池，风景极佳。

孟说在殿下等了许久，才有一名圆脸宫女出来道：“公主半夜才从大王寝宫处回来，现在还未起床，请宫正君迟些再来。”

孟说不知道江半昨夜对楚威王说了些什么，但既然宫中一切无事，楚王应该相信了公主，而今既有了新的证据证明公主无辜，少不得要让公主尽快知道，当即对那宫女道：“我有要紧事要见公主，还请再通报一声。”

他在王宫内外名声很好，精明能干，武艺高强，长相英俊，很讨宫人们的喜欢。那宫女歪着头打量他一眼，咬了咬嘴唇，道：“那好吧，婢子可是为孟宫正才破例的哟。”说罢嫣然一笑，娉娉婷婷地转身，“咚咚”上楼进去了。

不一会儿，那宫女重新奔了下来，摇了摇头，低声道：“公主虽然醒了，却不肯见宫正君。还说谁再替宫正君通报，就要砍了他的头。”

孟说愈发心急如焚，又不敢硬闯，只好对那宫女道：“烦请你转告公主，事情弄清楚了，公主是清白的。臣这就会去将实情禀报大王，稍后再来求见公主，要打要杀，任凭公主处置。”

圆脸宫女点点头，重新打起帘子进去了。

孟说又站在下面庭院中等了一会儿，依旧不闻公主相召，只得悻悻转身离去。刚走到花圃边，有人叫道：“宫正君留步！”

适才那圆脸宫女追了上来，道：“公主同意见宫正君了，请随婢子进去。”

孟说大喜过望，忙跟着宫女上殿，进来寝殿内室。江半斜倚在珠帘后的床榻上，看不清面容。

孟说道：“臣见过公主。”江半道：“孟宫正还来我这里做什么？”

孟说道：“昨日是臣的错，还求公主原谅。”江半冷冷道：“孟宫正有什么错，不过是尽职尽责罢了。我同意见你，是想听听我又如何由嫌疑人变成清白之身了。”

孟说见她语气极其生疏冷淡，心道：“公主终究还是恼怒我。”心中颇为沮丧。见两边内侍、宫女环伺，也不敢多说，只得将南杉的证词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江半淡然道：“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来人，送孟宫正出去。”

孟说上前一步，叫道：“公主，臣还有话说。臣今日来，除了将最新案情禀告公主外，还想问一下公主为何要派人绑架唐姑果，还有那刺客徐弱临死前都对公主说了些什么。”

江半道：“我不想告诉你。来人……”孟说道：“难道公主就不想查出真凶，好为华容夫人报仇么？”

内侍见江半不答，便上前挡在孟说面前，道：“孟宫正，请吧。”

孟说无可奈何，刚刚转身，却听见江半道：“等一下！”顿了顿，又道，“打起珠帘。你们都先退出去。”

内侍和宫女依言退出内室。江半从床榻上坐起来，光着脚走到孟说面前。她只穿着贴身的内衣，包裹出优美动人的曲线，浑身上下散发出

淡淡的体香。只是才过了一夜工夫，她的娇美容颜已变得极为惨淡，那双灵活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变得呆滞凝重，露出一副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样子。仿若遭受到了什么巨大打击，又或者是患了什么重病。

孟说一见之下，极为吃惊，失声道：“公主你……”

江半却举起了纤手，扬手朝他脸上打下来，一连扇了四下。

孟说嘴角渗出了血迹，他举袖抹了一把，叹了口气，却是一声不吭。

江半冷笑道：“你为什么不躲？你不是楚国第一勇士么？十个卫士也不是你的对手。你为什么不躲？”孟说道：“臣错怀疑了公主，本来就该打，只要能令公主消气，多挨几下也没什么。”

江半道：“我不是要消气，我恨你！我有今日，全是你害的。你毁了我，也毁了你自已。”

孟说愕然道：“公主说什么？”江半道：“我恨死你了，我恨不得杀了你！”双手握拳，雨点般地朝孟说胸口砸下。

孟说忙握住她的手，只觉得指如柔荑，肤如凝脂，不由得心中一荡，道：“公主放心，臣这就去将案情禀告大王，并向大王请罪。”江半凄然道：“迟了，一切都太迟了。”眼泪怔怔地流了下来。

孟说见她玉容落寞，梨花带雨，大为心痛，道：“怎么会迟呢？公主昨夜回宫后对大王说了什么？”

江半挣开双手，旋即换了一副冷酷的口吻，道：“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退开两步，叫道：“来人，快些送孟宫正出去，不准他再踏进我这公主殿一步。”

内侍一拥而进，扯住孟说便往外走。临出门的一刹那，孟说扭过头来，道：“公主放心，臣一定会查明真相，还华容夫人一个公道。”江半应道：“好，如果你能查到真相，我就原谅你。”

她的语气中带着毋庸置疑的鄙视和嘲讽，孟说一怔之间，不及多问，便已被内侍们半扯半推地拉出了寝殿。

他知道公主性情娇纵，自小到大一直是楚王的掌上明珠，从没有受过半分委屈，忽然在遭逢丧母之痛时被人污为刺客主使，连她倾心相托的男子也怀疑她，自然难以轻易释怀。既然一时不能劝转她，也只能慢慢设法求得她的原谅。

离开公主殿后，孟说来到路寝求见楚王。司宫靳尚依旧将他挡在外面，道：“昨晚不是告诉过宫正君么，大王有命，三日内不见任何大臣，有事两日后上朝再奏。”

孟说道：“臣有关于一案的最新进展要禀报大王。”

靳尚沉吟道：“原来如此，既然事关华容夫人，那么臣就冒昧为宫正君破例一次。”进去后片刻又出来，道：“臣将宫正君的话一字不动地禀告了大王，大王还是那句话，三日内不见任何大臣，有事两日后上朝再奏。”

孟说是王宫宫正，掌管禁卫，居然求见几次都见不到大王一面，不由得起了疑心。他假意应了一声，出来路寝，招手叫过一名心腹卫士，问道：“王宫里可有什么异常情况么？”卫士道：“没有，一切都很正常。”

孟说道：“大王病情如何？”卫士道：“昨日上午在燕朝见过大臣后，回来路寝就病倒了。不过服了梁医师的药，似乎好了不少。傍晚时，臣还见到大王扶着司宫在庭院中散步呢，说什么要消积食。今日一早太子带着公子们来请安，大王留下公子们用膳，忽然胃口大开，要吃这个那个的，宫人们可是忙活了好大一阵子。”

孟说闻言这才略略放心，道：“有什么异样，立即禀报于我，或是屈司马。”卫士道：“遵命。”

孟说此次进宫，等于白跑一趟，依然没能了解到江半公主和唐姑果

以及徐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几日未曾归家，见左右无事，便干脆回来家中，命老仆烧了热水，好好泡了一泡。一直泡到一大桶滚烫的热水变成凉水，这才跳出浴桶，梳洗干净，换上干净衣服，往屈府赶来。

一名仆人正要出去找他，见他自行到来，喜不自胜，躬身禀道：“屈莫敖他们几个回来了，请宫正君立即去堂中议事。”

孟说遂赶来堂中，却是不见南杉，只有嫪毐和屈平姊弟。屈平一见他便道：“南宫正是对的，根据当时刺客所站的位置及弓弩所指的方向来判断，太子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刺客的目标，目标只可能是大王或是华容夫人。”

孟说道：“那么测试弓弩射程的结果如何？”嫪毐道：“无论刺客站在台座的东南角还是东北侧，都能射及大王或是华容夫人。我们等于又回到了起点，最终还是要依靠唐姑果的证词或是刺客本人的口供来解开谜题。可惜这两个人偏偏死了。”顿了顿，又道：“南杉让我代他向宫正君说声抱歉。”

孟说道：“这是为什么？”嫪毐道：“他应该是第一个看到刺客取出弓弩瞄准王座之人，虽然有所反应，但他的心思全在那支射出的弩箭上，至于那墨者唐姑果当时站在什么位置，又是何时扑倒刺客，他竟然完全未留意到。”

孟说道：“这不过是人本能的反应罢了，南宫正何过之有？换作我，也定会如此，眼中只有那支箭。”

嫪毐道：“至于那刺客徐弱为何要冒险从广场南侧移到北侧，我到高唐观现场看过后，有了一个想法。”

孟说早已经见识到这位年纪轻轻却又聪慧过人的少女的本事，连连催促道：“快说，快说。”

嫪毐道：“公主貌美，天下皆知。那刺客徐弱后来肯屈服招供，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要见到公主的面。公主进去后，他完全是一副色迷心窍的样子。我在想，也许徐弱只是倾慕公主的美貌，但他最开始所站的广场南侧，只能看到公主的侧影，只有移到北侧，才能看清公主的面

容。也许他正是为了这个。”

屈平道：“可惜我们之前怀疑公主，导致她赌气离去，我们始终不知道徐弱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宫正君，你可有就此问过公主？”孟说道：“公主不肯说。我看得出她很是气恼。”

婁半道：“公主杀死徐弱后，我们都很惊讶。公主则称徐弱为恶贼，说他一直用言语挑逗她。如此可以进一步证明，这徐弱只是垂涎公主美色，在高唐观冒险移动位置是如此，后来一定要见公主才肯招供也是如此。”

这的确可以解释徐弱冒险移动位置的理由。孟说也承认没有什么比这个理由更合理了，但心中还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徐弱那番话来：“我徐弱不敢与令祖孟巨子比肩，却也知道人当言而有信。大丈夫得以立于天地之间，百折不屈，唯‘信义’二字。”

想不到能说出这样一番豪言壮语的人，居然是个惑于美色的登徒子。可仔细回想，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又有什么稀奇呢？一度雄霸中原的吴王夫差不就是因为迷恋越女西施才招致亡国惨剧么？屈氏先人屈巫^[4]不就是因为热爱夏姬而招致灭族命运，又由此给楚国带来灭顶之灾么？再说他自己，不也是在公主的炫目美色下，答应了要为她拷打刺客么？一时心有所感。

屈平叹道：“这件案子到目下的局面，已经彻底陷入困局，公主又不肯开口吐露到底徐弱跟她说了些什么，怕是再也难以追查下去了。我预备在两日后上朝时将所有经过情形禀告大王，宫正君以为如何？”

孟说只能同意，道：“只能如此。”出来召集卫士，命各人分散去传令，将监视嫌疑人的卫士撤回。

正预备离开时，婁半追出来问道：“我预备进宫去瞧瞧公主，宫正君可有话让我转带？”

她明知道孟说是宫正身份，可以随意出入王宫，却还要为他带话给公主，可谓是明眼人了。孟说面色一红，摇了摇头。

嫪毐见他木讷，丝毫不解女儿家心事，只得出言指点道：“宫正君既然有愧于公主，何不……”未及语毕，一名卫士匆匆地奔过来，叫道：“宫正君，大司败正派人四处找你。”

孟说便不再迟疑，赶来外朝官署。进来王宫库门时，正好遇见了当今楚王的弟弟熊发。

熊发跟楚威王一母同胞，是个很不寻常的人物，当年很得父亲楚宣王的宠信。他任令尹时，郢都的一座仓库忽然起火，查来查去，只能肯定是有人刻意放火，但却没有任何可追查的线索。楚威王十分生气，道：“有人故意放火烧毁官库，这还了得！不把他抓获，难保他不会把别的府库烧光。”下令一定要追查到底，大司败等负责办案的人束手无策，不知道该从何查起。熊发听说后，略微想了一想，就下令将城中所有的茅草贩子都抓起来，一个个仔细审问，很快就查出来了，果然是其中两个茅草贩子放的火。旁人万分奇怪，问道：“令尹怎么会知道就是茅草贩子干的呢？”熊发道：“我听说今年市集上茅草很多，卖不出去，不少茅草商人亏了本，生活无着。我推测肯定会有不法之徒，想出坏主意，只要烧掉仓库，官署必然会要购买茅草重新搭盖。”众人听了，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熊发虽然贵为公子，却很尊重人才，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都会收为门客，加以善待。正因为如此，许多有本领的人都慕名来投奔他。有一天，一个绰号叫**笱篴**^[5]的也来投奔熊发。这笱篴是越国有名的神偷，据说有神鬼莫测之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越国王宫中盗取物品，因被越王追捕甚急，不得已逃来了楚国。熊发闻报后，连衣冠都来不及整理就赶忙出来接待，对笱篴非常热情，礼节隆重，待为上宾。其他门客都很不理解，劝道：“善偷者，本领再高，也不过是个贼，为世人所瞧不起。公子为何待这样一个人这么好？”熊发道：“他过去是个贼，现在到了我这里，就是我的宾客，不能再说他是贼了，是宾客就要善待。人各有优点，笱篴的长处就是善偷，我留下他，日后自然大有用处。”

没过多久，齐国兴兵犯楚。楚国素来看重战功，甚至连历代楚王多

有领兵出战者，楚宣王宠爱熊发，便派他为将，抗击齐兵。大战之前，熊发觉得齐军来势汹汹，担心楚军难以抵挡，不免忧心忡忡。正在这个时候，偷者笊筩道：“下臣有小技，愿为将军效劳。”连夜潜入齐国军营，摘下了齐国将军的帐钩，回来献给熊发，齐军上下毫无知觉。熊发派人将帐钩送去齐营，称是有人高价叫卖，自己花大价钱买下来的。

第二夜，笊筩又再次潜入齐国军营，将齐国将军的枕头偷了回来，熊发又派人送了回去。令齐国将军迷惑不解的是，自从他丢了帐钩后，特意加派了卫士守卫营帐，如此戒备森严，怎么还会被人偷去枕头呢？为了防止楚国再派人下手，第三夜，齐国将军不只在营帐内外增加了更多的卫士，自己也披甲挂剑，在帐中坐了一夜。可到了第二天，楚军又派使者送了东西来，叫齐军将士更吃惊的是，这次送来的竟是齐将军头上的发簪！

齐国将军愈发大惑不解。他一夜都没有合眼，仅仅是在凌晨时伏案打了一个小盹。即便如此，他的四周站满了当值的卫士，怎么可能被偷去发簪而没有发现呢？他越想越是心惊，楚国有这样的能人，要割他的脑袋不是举手之劳吗？坐立不安之下，终于下令撤军。于是楚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齐军赶走了。熊发大喜过望，如实经过上奏楚宣王，笊筩从此成为楚国的传奇人物。

可惜自古以来功臣大多没有好的结局，有一段时期内，郢都的权贵家中多有闭门失窃事件发生，人人都说是神偷笊筩所为。熊发当面质问，他居然也不否认，只说自己技痒难耐。楚宣王经受不住大臣们一再上书，终于下令驱逐了笊筩。不久后楚宣王去世，太子商即位，是为楚威王。熊发虽是新王亲弟，却因为名望太高、权力太大而受到猜忌，遂遣散门客，辞去官职，从此隐居在云梦某地，人称“云梦君”。

孟说担任宫正几年，只见过熊发两次，料想他必是听到华容夫人遇刺的消息，赶来王宫探望兄长，当即让到一边，恭恭敬敬地行礼道：“君上。”

熊发只略微点了点头，便径直进宫去了。

孟说遂来到大司败府拜见大司败熊华。

熊华道：“孟宫正，你昨晚派人送到郢都地方官府的墨者唐姑果的尸首，郢都司败命人验过了，那人不是被鞭打致死的，而是被人从后腰一刀杀死。不久前老夫正好遇到南宫正，他听说后，让老夫尽快将这件事告诉你。”

孟说吃了一惊，心道：“昨夜我一路跟踪公主到那处宅子外，翻墙而入，亲耳听见公主一进屋就厉声质问，可见她并不知道唐姑果已死。公主既然留着他的性命有用，她的家奴自然也不会杀他，那么杀死唐姑果的一定另有其人。”想到公主总算跟唐姑果之死撇清了关系，不由得略舒了一口气。

熊华道：“怎么，这件事当真如南宫正说的那般重要？”孟说道：“还不好说。”

正说着，有小吏来禀报道：“有一名随姓老姬在宫门吵嚷，说她丢了重要物事，一定要见大司败。”熊华皱眉道：“丢失物事，应该去找郢都的地方官员，郢正或者是司败，来找老夫做什么？不见！”

小吏道：“那老姬一定要见大司败，说不见就不走。”熊华冷笑道：“那就让她等在那里好了，谁有空理她！”

孟说心念一动，问道：“随姓老姬？会不会是前日在城门被抢去包袱的老妇？”小吏道：“正是。宫正君认得她么？”孟说道：“不认得。只是略微听屈司马、屈莫敖几人提过。”

嫪毐用赛跑断案抓获盗贼一事已经传遍全城，熊华也立即想了起来，道：“原来是她。”当即笑道：“快去领她进来。”

孟说便道：“大司败请自去忙公务，我想去看看唐姑果的尸首。”熊华道：“尸首停放在板桥东边的仓库里，宫正君请自己去看吧。”孟说道：“好，多谢大司败君。”

出来官署，孟说却不直接赶去仓库，而是先来到路寝找医师梁艾。

这梁艾也是颇有来历之人。他原本是赵国人，因得罪赵王赵肃侯沦

为刑徒^[6]，在著名的徒人城^[7]服苦役。他设法逃到楚国，适逢楚威王患了瘫病，经他医治，得以痊愈，他由此成为王宫的医师，官拜大夫。赵肃侯得知消息后，想用五十金将梁艾从楚国买回，继续执行其徒役。但赵国使者五次来楚国相商，楚威王都不同意。赵肃侯又提出用赵国一城之地与魏国北方一城交换，再由魏国以南方一城与楚国交换，以此换回梁艾。赵国大臣多认为太不值得，赵肃侯却道：“国家不在大小，而在法治。如果法治严密，老百姓都知法守法，即使三百家的小国，也能强大起来。赵国虽然失去一座城池，但对国家不会有太大损害。如果若听任刑徒逃脱法令制裁，使刑罚不能执行，国法受到损害，即使多十座城池，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一定要不惜代价将梁艾追回，继续执行对他的处罚。但即使是白白得一座城池，楚威王仍然没有答应。梁艾愈发感恩戴德，全心全意地服侍楚王。楚威王也更加信任他，命他居住在王宫中，日常起居都要倚重他。

孟说跟梁艾并无多深交情，但毕竟都是长期在王宫内当差，知道对方有一些本事——梁艾的确医术高明，尤其是对外伤很有一套办法，往往一看伤口就能判断出是被什么兵刃所伤，八九不离十。

堂堂楚国第一勇士来找医师帮忙，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梁艾倒也有些受宠若惊，爽快地应道：“大王要与云梦君叙旧，我有些空闲时间，正好随宫正君走一趟。”

孟说遂带了缠子和庸芮两名卫士，与梁艾一起赶来板桥仓库。

板桥仓库是一座粮草仓库，正是昔日熊发担任令尹时被茅草商人放火烧掉的那一家，熊发智破纵火案后，又在原址修建了新的仓库。只因为这里位于朱河、龙桥河、新桥河三河的交界处，是郢都城中水陆交通最方便的地方。

唐姑果的尸首就停放在仓库的门房中，已经僵硬发青。看守仓库的卫士将尸首翻转过来，果然见后腰裤带处有一道细若鱼线的刀伤，宽不过一寸。由于正好在裤带处，伤口又极窄极细，出血很少，江半公主及孟说均未发现端倪，公主的家奴还以为是他们虐待拷打死了唐姑果。

梁艾从怀中取出针袋，拈出一根银针，探入伤口，深达四寸。他略

一思忖便道：“凶器应该是一柄锋利的匕首，宽不过一寸，径长不会超过七寸。”

缠子道：“这样尺寸的匕首很少见。既然验得伤口只有四寸深，梁医师如何能肯定匕首的刃长不会超过七寸？”

梁艾道：“你看死者伤口，皮肉平滑，没有任何翻卷。实话告诉各位，我擅治外伤，生平见过的伤者无数，但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整齐的伤口，如缝如隙，可见凶器锋锐异常。通常来说，刀刃长超过一尺的话，算上刀柄怎么也会超过一尺五，握刀在手，势必先回肘才能刺出，臂力加上腕力，又是如此罕见的神兵利器，必然要将死者身体刺穿。既然死者腹部并无伤口，可见凶器是柄极精巧的短匕，挺手就能刺出，刃身加上刀柄不会超过一尺，刀柄至少要有三寸，那么刃身就只有七寸了。”

孟说闻言很是佩服，道：“梁医师当真是好眼力。”

梁艾笑道：“我还可以告诉宫正君，凶手个子不高，武艺也不算强，应该连宫正君手下最普通的卫士也及不上。但这人一定是个老手，下手非但在要害之处，而且分寸拿捏得极好，刚好致命，不露痕迹，非冷静缜密之人不能做到。他手里能有如此锋利的匕首，也绝不会是普通人了。”

孟说心道：“当晚我到十里铺客栈见唐姑果，交谈后我立即进宫禀报大王，随即出宫去客栈逮他，前后不过一个多时辰。本来以为他已经逃走，谁知道却被公主派人绑去。唐姑果的下落只有寥寥几人知道，谁也想不到一名墨者会住在郢都最昂贵的客栈中。公主是在我禀报大王时留了心，倒也不足为奇。但这凶手居然能跟踪到公主家奴的外宅，在那些家奴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杀人，当真可惊可怖。梁艾只知道凶手心思缜密，却不知道他能杀人于无形之间，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怕当世也没有几人。能请得动如此高手，大概也只有本国中的显贵了。”一念及此，不由得又开始怀疑太子一方。

唐姑果的价值虽然有限，但却处于相当微妙的位置，因为他的口供能够确认刺客行刺对象是大王和华容夫人中的某一个。江半公主派人拷

打唐姑果，无非是想知道真相——如果刺客行刺的对象的确是楚威王，那么公主会迁怒是他那一扑导致华容夫人被射死，也许会就此杀了他。但就算公主不杀他，如果确认是因为他的缘故导致华容夫人被杀，他也会被极刑处死，因为国君夫人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刺客行刺的对象是华容夫人，唐姑果的口供将对太子槐一方十分不利，公主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让他活着，好当众指认太子槐。事实是，唐姑果一直被关押拷打，可见他并没有说出任何口供，公主既然不知道真相，当然不会杀了他，可又不能轻易放了他，只好一直将他秘密囚禁。

唐姑果死，对江半公主没有任何益处，但对公主同父异母的兄长太子槐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纪山行刺案发生后，本来按照常理来推断，人人均理所当然地认为楚威王是行刺的目标，不过是被唐姑果那一扑，导致弩箭偏离，误杀了华容夫人。有这个前提的话，刺客很可能是敌国所派。但自从江半公主在高唐观当殿提出疑问后，太子槐一方就变得嫌疑很重。公主人在王宫中，必然通过侍从内外传递消息，凶手能轻易找到唐姑果的囚禁之处，说明公主一方的动静早已被人监视。除了太子槐一方的人，还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太子槐虽然莽撞无谋，但他的宠妾郑袖却是个促狭厉害的角色。也许是郑袖一方听到孟说正派人搜寻唐姑果的下落，担心他的供词对太子槐不利，所以派人杀他灭口。

孟说心中自忖思索一番，也不对旁人说明自己的看法，见天色已然不早，便叫众人散了，自己往令尹昭阳府上赶来。

郢都是天下名城，城池宏伟，城内碧波荡漾，绿树成行，景观为诸侯国王都之楚翘。但其风采最迷人之际还是在傍晚时分暮色降临的时候——一层轻烟般的薄雾笼罩了整个郢都城，氤氲遮盖住了流水秀丽婀娜的身影。朦朦胧胧的温情中，蓦然生出无数星星点点的灯火，在波心中眨巴着眼睛，闪烁着欢愉。东南一带的凤凰山则显出深沉的轮廓来，静谧中更平添了几分神秘。

楚地风气开放，郢都并没有像中原诸侯国那般的王都实行夜禁制度，即使是入夜后，大街上依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这种市井的繁

华只限于市集和平民区，一到凤凰山一带的贵族居住区，便见不到丝毫喧闹的景象了。

刚拐过凤凰山，孟说便见到一名有些驼背的车夫正拉着一板车柴禾踽踽前行，有一名年轻男子从后面帮手推车，正是南杉。

孟说跳下马来，问道：“南宫正这是在做什么？”南杉道：“噢，是孟宫正。没什么，这位大哥正要送这车柴禾到令尹府上，我也是顺路帮把手。”

那车夫本不知道南杉身份，闻言慌忙停下车子，赶过来道：“原来是两位宫正君，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连连作揖赔礼，无论如何都不敢再让南杉帮忙推车。

那车柴禾堆得虽高，但有一半是茅草，也不算沉重。南杉便也不再勉强，跟孟说一道赶来令尹府。

昭府背倚凤凰山，坐西朝东。东大门前有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郢都的东北城门，位置极佳。府邸规模不小，除了昭阳一家居住外，还建有许多客舍，供门下的舍人即门客居住。养士是当时的风气，为各国国君、权贵广泛采用，这本来就是一举两得的美事——既能为自己招揽心腹，又能防止人才为对手所用。

站在门前迎客的正是最得昭阳信任的舍人陈轸，见两位正、副宫正一齐到来，慌忙引了进去。

昭阳正在正堂中会客，起身笑道：“二位来得正好，本尹这里刚有贵客到来。”

南杉一眼认出那贵客正是曾在纪山桃花夫人墓前见过的田忌，想到卫士曾监视到他在华容夫人遇刺当夜暗中溜去了齐国质子田文府上，不由得转头去看孟说。

孟说心中疑虑也颇重，先上前行礼，寒暄几句，才问道：“君上何时来了郢都？”

田忌道：“有几日了。本来是要进宫拜见大王的，但听说大王三日内不见外臣，只好暂时来令尹府上叨扰。”昭阳笑道：“求之不得。”命仆人设座置酒，招待宾客。

本来按照周朝礼仪，服丧期间不得饮酒作乐，而今华容夫人新丧，正是服国丧期间，按礼酒肉音乐之类都是禁物。但楚国风俗历来有别于华夏诸国，从无酒肉忌讳，饮酒风气更是诸国中最盛，到了嗜酒如命、无酒不食的地步。昔日楚晋战于鄢陵，酣战一日后不分胜负，预备次日再战。结果当晚楚军主将熊发喝得酩酊大醉，楚军不得不连夜撤退。熊发酒醒后，受到楚王责难，不得不引疚自刎。春秋战国因主将醉酒而打败仗的事，仅此一例，由此可见楚人嗜酒的风气。楚国王宫中甚至建有专门的地下室，内中悬有编钟，专供王公大臣们饮酒作乐，夜饮狂欢。之所以设在地下，就是要避人耳目，不受礼俗约束。田忌虽略微觉得不妥，但想到入乡随俗的道理，便也欣然依从。

席间少不得要议论起纪山高唐观一事。田忌道：“听说大王命屈莫敖和孟公正调查华容夫人遇刺一案，不知道案子查得如何了？”孟说道：“这个……臣惭愧，暂时还没有什么眉目。”

昭阳道：“既然君上问起，孟宫正不妨将查案的经过讲出来，说不定君上会有什么建议。”

对方是总领文臣武将的令尹，孟说只得应道：“遵命。”

当即一五一十地说了追查案子的详细经过。他猜想南杉毕竟是太子和令尹的内弟，昭阳应该早从他口中知道了一切，所以不敢隐瞒，从追查墨者唐姑果开始，到刚刚发现唐姑果是被人杀死，连怀疑过江半公主一事也作了交代，只是没有提曾派人监视太子槐和令尹一事。

昭阳很是惊异，道：“那墨者是被人杀死的？”孟说点点头，道：“正是。”

昭阳“唔”了一声，便再也没有说话。

田忌叹道：“令尹君，孟宫正公正严明，南宫正坦荡无私，都是天下难得的奇男子，楚国有这样的人物，了不得，了不得。”

昭阳道：“君上谬赞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不过是他们分内之事。”这才转头道：“本尹请二位宫正来，是因为不日要为内子举办寿宴，到时太子和各位王公大臣都会光临。加上现下是特殊时期，府内禁卫的事，就要劳烦二位宫正君了。”

孟说、南杉一起起身，躬身应道：“任凭令尹差遣。”

孟说又道：“令尹君既有贵客在堂，不如由我和南宫正先出去察看府内情形，也好有所安排。”昭阳道：“好，你们去吧。”

孟说遂与南杉出来，到堂下穿好鞋子，约好各自往南北方向巡视一遍昭府，再到大门处会合。

孟说往北而来。这一带正好是下等舍人居住的地方。

虽然都是门客，但也分三六九等：譬如昭阳门下最得宠的陈轸，居住的就是南边的上等精舍，称为代舍，非但是独门小院，有堂有室，有花有草，还有仆人服侍日常起居，饮食有鱼有肉，出门可以乘坐车子；稍次一些的是中舍，又称幸舍，有堂有室，有酒肉吃，但没有仆人伺候，出门也不供应车马；最差的是北边下等舍人居住的傅舍，仅有粟米饭供应。而且两人共住一间屋子，屋内只能放下两张床和两张案几，堪称陋室。

走不多远，孟说便见到傅舍前站着一名三十来岁的青衣男子，鼠头獐目，长相猥琐，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他不放，料想是昭阳门下的下等舍人，也没有理睬。

走出去一段，孟说犹自能感到对方的目光在自己身上，便又转身折返回去，问道：“足下有事么？”那男子颇为惊慌，支吾道：“没事，没事。”

孟说道：“既然没事，你为何一直紧盯着我不放？”那男子颇为尴尬，只好答道：“我见您的腰带是金丝镶玉，很是少见，所以多看了几眼。”

孟说腰间的腰带是楚威王所赐，极是名贵。他见那男子服饰寒酸，目光中大有贪婪之意，料来其所言不虚，不过是垂涎自己的宝带，便点点头，正要走开，忽见另一名舍人甘茂奔了过来，叫道，“张仪，令尹君叫你。”

那叫张仪的落魄男子很是受宠若惊，道：“令尹君叫我么？”甘茂道：“是。贵客江南君听说你是孙臆将军的师弟，很想见你一见。”

张仪忙应了一声，朝孟说行了一礼，匆匆离去。

甘茂乍然见到孟说在此出现，很是意外，问道：“宫正君在这里做什么？”孟说道：“我奉命为令尹夫人寿宴宿卫，要先在府上巡查一下。”甘茂道：“噢，令尹君想得可真是周到呀。宫正君请自便，我还要去堂上服侍令尹。”

孟说便自行往北继续巡视。查看一番后，他认为昭府四周均围有高墙，外人难以闯入，只要几队卫士在高墙内外交叉巡查，就能将盗壁者拒于墙外。最大的问题在于寿宴当晚一定会宾客如云，这些人非富即贵，个个带有大批随从，万一有人鱼目混珠，堂而皇之地从大门走进来，那才是真正防不胜防的事。

折到西墙边后院时，远远见到前面有一条黑影匆匆走过来，料来是从南面巡查过来的南杉，便叫道：“南宫正。”

那人却顿住了脚步，随即转身就跑。孟说长期宿卫王宫，警觉性极高，立即拔脚就追。跑不多远，正好遇到南杉。

南杉道：“宫正君可有看到一名男子？”孟说道：“我也追赶他过来的。”

二人摸黑在周围搜查一番，却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因这里是后院，是昭阳及家眷居住之处，不便滞留，只得回来前院。孟说去通知大门守卫紧闭大门，不放人进出。南杉则进来堂中，预备禀报昭阳，请他立即派人搜索府邸。

昭阳和田忌依旧分坐在堂首，正在听那叫张仪的舍人与另一名舍人陈轸辩论，两边尚站着不少门客。

陈轸本是齐国人，是一名游说之士。战国时期，辩士云涌，策说盛行，纵横参谋，长短角势，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陈轸就是这样一位辩士。几年前，昭阳攻魏有功，又顺势攻打齐国。当时楚军兵锋正锐，齐国举国震动。陈轸主动为齐王当说客，来到楚军营中，告诉昭阳道：“您本来官任柱国，封上爵执珪，因攻魏有功，刚升为令尹，已经是位极人臣。今日再兴兵攻齐，岂不是画蛇添足？即使您侥幸取胜，楚王亦再无可封赏。若是攻之不胜，按照楚国法律，您就会被夺取爵位，赐令自杀。”昭阳闻言深以为然，遂主动退兵，但却将陈轸留在身边，充作自己的心腹谋士。

陈轸为人虽然机智圆滑，但却是个忠诚之士，成为昭阳舍人后，他也尽心尽力为其出谋划策，昭阳称其为“谋臣”。不久前，韩国预备联合秦国共同攻打楚国，却被昭阳用巧计离间击破，这一缓兵之计即出于陈轸之手。

张仪则是魏国人，曾经拜在卫国鬼才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鬼谷子是当世最传奇的人物，姓王名诩，因隐居在云梦山^[8]清溪鬼谷，故世称鬼谷子。传闻其人通天彻地，能够预算世故，人不能及，曾断言卫国虽然弱小，却能在众诸侯国中独存最久。^[9]除了神学外，他还身兼数家学问，尤以兵学和游学最为出众：兵学有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军，鬼神莫测；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口成章，万人难当。鬼谷子门下弟子多俊杰之士，如张仪的师兄庞涓、孙臆学习兵学，下山后先后在魏、齐两国叱咤风云，兵惊天下；就连跟张仪一起学习游说之学的师兄苏秦而今也贵为赵国相国，封为武安君，而今正致力约会关东各诸侯国，共同抗秦，混得风生水起。

可惜张仪本人仕途不顺，他学业期满后回到魏国，向魏惠王求仕。魏惠王曾经重用过张仪的师兄庞涓，用膑刑和黥刑残害过他的另一位师兄孙臆，挖出其膝盖骨，在其脸颊上刺上墨字，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围魏救赵”，导致魏国从中原最强大的首领之国急遽跌为齐国的附庸。魏惠王至今心有余悸，一听到张仪是鬼谷子的学生，立即命人将他赶了出去。

张仪在魏国无法容身，只好来到楚国，投奔在最有权势的令尹昭阳门下。

楚国自吴起变法以来，一向轻视游说之士，吴起任令尹时，曾立法禁止纵横家游说，“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在张仪之前，其师兄苏秦已经到楚国游说过楚威王，但并没有得到官职和赏赐，苏秦这才辗转去了北方赵国。张仪虽然自认口才远比苏秦出色，但在楚国这样一个制度习俗不同于中原诸侯的国家，他只靠嘴皮子功夫根本得不到重视。加上他为人多诈，常常为达目的而言过其实，久而久之，旁人都知道他是个奸诈小人，愈发懒得搭理他。他起初来投奔昭阳的时候，昭阳听说他是鬼谷子的弟子，很是敬重，待为上宾，供奉在代舍中。但很快发现他除了机诈巧言外，并没有什么真正本事，便将他降为下等舍人，从代舍迁移到傅舍。若不是他是鬼谷子的弟子，有那么多大名鼎鼎的师兄，只怕早就将他扫地出门了。

南杉进来时，陈轸正在口若悬河地道：“楚国是天下之强国，楚王是天下之贤王。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陞之塞郢阳，方圆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这是建立霸业的资本。凭楚国的强大，大王的贤能，天下莫能当。而秦国素来是虎狼之邦，贪狠暴戾。而今天下大势，无非是秦楚争强，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秦之所害者莫如楚。”

张仪历来主张秦、楚联盟，共倾天下，忙插口道：“秦国于楚国有复国大恩^[10]，两国素来势气相连，秦强则楚强，秦弱则楚弱……”

这些话都是陈词滥调，昭阳早听得厌烦了，正好一眼瞥见到南杉匆忙进来，当即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张仪滔滔不绝的话头，问道：“南宫正有事么？”

南杉点点头，上前低声说了几句。

昭阳深知自从出了所谓“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谏语后，昭府就成了众矢之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这里，近日府门外面多了不少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就是明证。他早有心将和氏璧奉还楚王，免得旁人非议他有觊觎王位的野心，可楚威王偏偏不准。本以

为华容夫人一事已经足够烦心，却又多了和氏璧这块更加烫手的山芋，当真是麻烦不断。他听南杉禀报后院出现了可疑人，第一个反应跟孟说、南杉一样，即有人来盗取和氏璧了！当即飞快地站起身来，道：“府里出了点事。来人，送君上到代舍歇息。其余诸君请各自回房，不得本尹召唤，不要轻易出来。”留下面面相觑的一屋子人，赶来堂外。

孟说已指挥守卫将大门封闭，并分派人手往墙根处来回搜索，防止盗贼跳墙逃走。见昭阳带人赶到，忙上前请罪，道：“孟说不得令尹号令，便擅作主张，请令尹君治罪。”

昭阳道：“宫正君做得很好，何罪之有？”

孟说道：“我和南宫正发现那可疑人后，便立即赶来了前院，守卫说没有人出去过。那人应该还在府中。”

昭阳道：“好，孟宫正，你负责外围，不准一人走脱，本尹和南杉负责搜寻府内。”当即召集人手，大盛灯火，与南杉各带一队，分南北两边搜索。

鸡飞狗跳地折腾了大半夜，却是一无所获，没有人承认自己去过后院。昭阳由沙场征战起家，也是个极有决心的人，重新搜查一遍，将府中所有的人都一一点名登记，还是没有发现那个所谓的可疑人，既没有多一人，也没有少一人。

孟说见昭阳虽然恼恨，却并不如何惊慌，料来和氏璧藏在一个极妥当的地方，当即道：“如此，很可能就是令尹府上的人。”有意无意地朝南边代舍方向看了一眼。

昭阳道：“孟宫正是怀疑田忌么？不，不可能，他是本尹的至交好友，当初他在齐国无立足之地，被逼得逃来楚国，是本尹将他引见给大王，他才有了这十五年的衣食无忧。”

他说的是事实。也许田忌到哪国都会受到热忱欢迎，但那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孙臆的支持下连败魏军，威震天下，诸侯国争相迎他为座上宾，无非也是想任用他、利用他的军事才华。但田忌为人忠义，即使被

齐王猜忌、被迫逃亡，依旧心怀故国，从未为楚国效过力，无论楚国对齐国、魏国用兵，还是与韩国、秦国作战，他都保持着中立。如此一个吃白饭的寓公的角色，还能跟王子公孙一样，在楚国享有封邑，则完全是出于昭阳的维护了。在昭阳看来，他与田忌倾心结交，田忌自然也是诚意回报，断然不会借来昭府做客之机打和氏璧的主意。

孟说道：“我不是有意怀疑田君，只是窥测和氏璧的人不少，秦、齐都是天下强国，秦国既然能出动墨者，齐国难保也不会有所行动。田君可有跟令尹提过，他在前晚到过齐国质子田文府上？而且走的是后门。”

昭阳道：“噢？”他略微一惊，立即露出沉重的神色来。

孟说见天已大亮，便道：“南宫正不如暂时留在这里，我还有点事要去办，稍后我们再商议令尹府上警卫一事。”南杉道：“遵命。”

孟说遂独自赶来十里铺客栈，虽然他早已经撤回监视腹兑和司马错的卫士，但尚未告知二人唐姑果被杀的消息，这件事终究是瞒不住的，还是要早些告诉他们才好。

几近客栈时，远远见到一名墨者正在大门外徘徊，虽然戴着帽笠，看身形却分明是上次见过的田鸠，忙奔了过去。田鸠略一回头，抬脚便走。

孟说急追几步，叫道：“田先生请留步，我并无恶意，只是有要事相告。”

田鸠停住脚步，慢慢转过身来，等孟说走近，才冷然问道：“你是谁？”

他大约三十出头，比孟说要大上几岁，但脸如黑炭，看起来毫无表情，当真可当得上墨者的“墨”字。说话的口吻也诡异之极，音调平平，毫无起伏。

孟说道：“在下孟说，是楚国的宫正。”田鸠道：“你就是孟巨子的孙子？”孟说道：“是。田先生是来找唐姑果的么？”田鸠冷冷道：“你已经

不是墨者，无权过问我们墨者的行踪。”

孟说道：“我有唐先生的下落相告。请田君随我进去，我要当着腹君和司马君的面一并将事情说清楚。”

二人一前一后进来客栈。腹兑和司马错正在堂中用早餐，点的是十里铺的招牌早点糖圆^[11]。这糖圆只有楚地才有，据说是天赐之物。当年吴军退兵后，楚昭王于复国归途中泛舟长江，见江面上漂着浮物，遂命船工捞起，却是个团状的东西，色白微黄。楚昭王忍不住尝了一尝，团子中有红如胭脂的瓢，味道鲜美。楚昭王认为是吉兆，于是令人仿制，以糯米为皮，山楂为馅，供臣民食用，以庆祝家国团圆。这一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后世遂相沿成习。

当时秦国虽然军力强大，在经济、文化上却远远不及关东诸国，秦国王都咸阳甚至不及楚国一个中等城市富庶。腹兑和司马错都是第一次来到楚国，郢都之繁华，物质之丰富，均是生平未见。此时吃到著名的糖圆，软中有劲，酸中带甜，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赞美了。忽见到孟说站到面前，心情登时从天上坠入地下。

腹兑沉下了脸，问道：“你又来做什么？”孟说道：“我有要紧话说，不知道可否换个地方说话？”

腹兑一拍案桌，正要发火，司马错及时拉住了他，道：“也好。这就请宫正君跟我们上楼吧。”

走过田鸠身边时，腹兑冷冷道：“怎么，田君已经和楚国宫正混在一起了么？”言语中大有讥讽之意。田鸠只是不答。

几人上楼来到腹兑居住的上房。

孟说知道腹兑恼怒自己曾将他软禁，先赔罪道：“之前唐姑果直言是为和氏璧而来，孟某奉我国大王之命逮捕他，因一时找不到他的人，不得已才将二位软禁。”

腹兑怒道：“我早跟你们说过，我们两个只是来楚国游玩的，我们不是墨者，凭什么要拿我们做人质？”孟说道：“并不是只有穿着麻衣麻裤

的人才是墨者，墨家弟子有不少在诸侯国中为官，不也一样是华服美食么？腹君既是腹巨子爱子，又跟唐姑果住在一起，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你们是同一伙。不将你们二人作为图谋和氏璧的同党逮捕，已经是看腹巨子的面子了。”

腹兑大怒，道：“你……”

田鸠一直站在门外，等到这时才踏进房来，森然道：“好了，直接说正题吧，孟宫正是不是已经逮到唐姑果了？”孟说道：“抱歉，唐先生已经遇害了。”

腹兑虽然对孟说愤懑，却一直是有恃无恐的姿态，似乎并不如何为唐姑果担心，但此刻听到他已经被杀，当即张口结舌，愣在那里。

司马错抢上来问道：“你们楚国人居然杀了唐先生？”孟说道：“不是……”司马错道：“怎么不是？当晚来叫走唐先生的是王宫卫士，分明是你的手下。”

孟说道：“当晚是有人请走了唐先生，但那人也不过是想从他口中了解真相。”当即说了纪山上唐姑果扑倒刺客的一幕。

他虽不肯提及江半公主的名字，但并没有隐瞒经过，续道：“因为唐先生想用证词来要挟对方，那人就将他扣了起来，结果有人乘虚而入，从背后一刀杀死了唐先生。我知道各位很难相信，但如果是我们楚国要杀唐先生，直截了当一刀就可以了结，根本不会有人用匕首从后腰处下手。”

腹兑连声嚷道：“我不信，我不信！一定是你们楚国知道他是为和氏璧而来，所以暗中杀了他！”

田鸠一直默不作声，忽然插口问道：“杀死唐姑果的那一刀是什么样的？”

孟说便详细地描述了伤口，又道：“我们楚国人都随身佩刀佩剑，要杀人直接拔出兵刃当胸一刀岂不是更简单？况且没有唐先生的证词，纪山行刺案就陷入了困境，就是我们大王也不希望他死的。”

忽然有人插口问道：“孟宫正说的刀口可是宽不过一寸、细若鱼线？”

回过头去，却是那赵国商人主富的随从卓然站在门口。孟说记得主富在大堂跟腹兑为女乐桃姬争执时，他就在一旁，差点拔刀动手，看起来也是个孔武有力的汉子，忙问道：“你见过这样的兵刃？”卓然叹了一口气，道：“小人要是有缘见到就好了。”

孟说道：“到底是什么兵刃？”卓然道：“鱼肠剑！”

昔日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铸剑，使用赤堇山之锡、若耶溪之铜，经雨洒雷击，得天地之精气，历时两年，方才制成了五口绝世好剑，分别是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和巨阙。鱼肠剑又称鱼藏剑，是五柄剑中最短之剑，通长九寸九分，刃六寸九分，柄仅三寸，小巧得能够藏在鱼腹之中。

剑成后，越王请相士薛烛来相剑。薛烛对精巧的鱼肠剑很不以为意，道：“此剑过短，逆理悖序，若在臣手中，臣必以杀君，在子手中，必以杀父。”

越王听说鱼肠剑如此不祥，便别有用心地将这柄剑作为宝物进献给吴国，最终到了吴国公子光手中。当时楚国人伍子胥因为父兄被楚平王杀死，逃到吴国投奔了公子光，他知道公子光觊觎吴国王位，便刻意寻找死士。某日，他在市集上看到屠户专诸与人争斗，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当即上前结交，并将其引荐给公子光。

吴王僚十二年，即公元前515年，公子光设宴宴请吴王僚。吴王僚穿了三重甲衣，兵卫陈道，立侍持刃，但仍未能逃过公子光的精心算计。专诸将鱼肠剑藏在所烹之鱼腹中，佯装近前献肴，突然抽剑，如彗星袭月，一剑刺向吴王僚胸口。那柄还沾着鱼肉的小剑居然不可思议地贯穿了三重甲衣后，又穿透了吴王僚的胸膛，直达后背，吴王就此身亡。专诸本人亦当场被吴王侍卫格杀。此后，公子光即位，即为吴王阖闾。鱼肠剑遂被收入国库中，从此被尘封在历史中。又过了许多年，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吴国府库所积均归越国所有，其中当然也包括这柄鱼肠剑。但却没有人再提起它，因为这是一把逆理不顺的不祥之剑，只会

给人带来灾难。

如此一把名剑，背后又有如此惨烈的故事，当真是如雷贯耳。卓然一语既出，立即镇住了旁人。就连那黑炭脸田鸠也一改漠然的姿态，瞪大了眼睛。

过了好半晌，孟说才道：“你如何能断定那兵刃一定是鱼肠剑？”卓然笑道：“不瞒宫正君，小人出身铁匠世家，对天下兵器之特点、外观、尺寸无不了然于胸，更不要说鱼肠剑这等名剑了。”

孟说微一沉吟，即道：“多谢。”匆匆离开客栈，赶来越国质子府邸。

越国自从灭亡吴国后，与楚国争霸多年，楚国最终占到上风。几年前，越王出兵攻打楚国，结果大败，不得已只得送太子无疆到楚国为人质。

质子府有楚国士卒把守，质子虽有自己的心腹从人，进出均受到监视，而且不奉楚王命令，不得离开郢都城，其实跟囚徒无异。

无疆正在堂上抚琴，琴声哀怨，大有萧索之意。他虽有越国太子身份，毕竟在人屋檐下，见孟说直闯进来，料想来者不善，忙起身迎接。

孟说道：“太子来我们楚国也有几年了，一直是个明白人，臣有话就直说了。太子可知道墨者唐姑果？”无疆道：“是那在纪山上扑倒刺客的人么？我当时也在场的。”

孟说道：“他昨晚被人用鱼肠剑暗杀了，可是太子派人下的手？”

无疆是当今越王唯一的独子，越王年老多病，几次派人接太子回国，楚威王都不肯放人，所以无疆也有行刺的动机。一国之君遇刺非同小可，幕后主谋派刺客徐弱持韩国弓弩行刺，即使不能将怀疑的目光引向韩国，也足以混淆视听。幕后主谋也许听说了唐姑果证词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派人杀死他，就无人能够证实刺客要杀的到底是楚威王还是华容夫人，自己犹自有浑水摸鱼的可能。

无疆闻言大惊失色，道：“鱼肠剑？”顿了顿，才道，“啊，不，不是我，我决计没有派手下杀人。自从纪山上出了事后，我一直在质子府中待着，从未外出，宫正君可以询问门前的士卒。”

孟说心道：“无疆的第一句话是‘鱼肠剑’，第二句话才是为他自己辩解，显然是鱼肠剑的再现更令他震惊，由此可以推断他并不知情。”当即点点头，道，“好，我信得过太子的话。但太子也要告诉我，杀手的手中怎么会有鱼肠剑？这剑不是一直收藏在越国王宫中么？”

无疆叹道：“这本来是我越国的一桩丑事，但到了这个地步，也不得不说了。”舔了舔嘴唇，艰难地续道，“自先祖灭掉吴国后，鱼肠剑被重新收回王宫府库。十多年前，那盗贼笱篴居然设法潜入王宫，盗走了鱼肠剑。父王大怒，悬赏千金捉拿笱篴。后来的事宫正君就知道了，那笱篴逃来楚国，反而受到重用。父王因为王宫失窃丢脸之极，不令人提起此事，是以也无人知道鱼肠剑早已不在府库中。”

孟说心道：“听说笱篴在被大王下令驱逐前是云梦君熊发的门客，云梦君又凑巧来了郢都，莫非这其中有什么巧合不成？”

十几年前，他还是少年时，曾随父亲孟卯到王宫赴宴，见过那位传奇的神偷笱篴，依稀记得其样子，身形瘦小，貌不惊人，正符合王宫医师梁艾所推测的杀死唐姑果凶手的特征，当即告辞出来。

进来王宫时，正好在库门遇到嫪毐和甘茂。孟说本以为嫪毐是来探望江半公主，又见昭阳的舍人甘茂跟她在一起，不免很是疑惑，上前问道：“二位来这里做什么？”

甘茂道：“我们是奉大司败之命，来为几日前的盗贼莫陵案作证。”

孟说这才想起昨日曾听到随姓老姬来官署求见大司败一事，道：“我昨日见过大司败，听说那随姓老妇人丢了要紧的东西。”甘茂道：“嗯。”

嫪毐招手将孟说叫到一边，低声问道：“宫正君可知道那老妇人丢的是什麼？”孟说道：“是什麼？”嫪毐道：“她姓随。”

孟说道：“姓随？难道还能是随侯珠么？”他不过随口一说，嫪毐却正色道：“不错，正是随侯珠。”

[1] 章华台：遗址在今湖北潜江。荆台：遗址在今湖北监利。

[2] 伍举：楚国大夫，伍奢之父，伍员（即伍子胥）之祖父，以敢于直谏而著称。“一鸣惊人”的典故出自于他直谏楚庄王。

[3] 今湘西常见的吊脚楼即为其遗制。

[4] 屈原原是楚国大夫。楚庄王破陈国后，得到夏姬（郑穆公之女，嫁给陈国大夫夏御叔为妻，故称夏姬）。夏姬虽已经为人母，却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妒忌、文姜之妖淫，史称“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当时楚庄王及庄王的弟弟公子反都想娶她，屈原自己想得到夏姬，遂以亡国之人不祥为由婉言劝阻。但他自己也未能如愿，夏姬被楚庄王嫁给了连尹襄老。之后不久，楚晋两国爆发战事，连尹襄老被晋国大夫荀首射死（也有人称是屈原用暗箭射死），其尸体被带回晋国。屈原以取回连尹襄老的尸体为名，先护送夏姬到郑国，再由郑国逃到晋国，被晋景公任命为邢大夫。楚国大怒，诛灭了屈原全家。屈原之弟屈荡因是楚庄王左广指挥车的车右（力士），为庄王信任，逃过一劫，即为屈匄、屈平等人的先祖。但事情至此还没有结束，屈原为了报仇，建议晋国联合吴国，夹击楚国。他本人善武，亲自到吴国教吴国人驾驶战车，这成为楚国衰落、吴国崛起的序幕。

[5] 筼筻（yún dāng）：词义为生长在水边的大竹子。

[6] 刑徒：被迫服劳役的囚犯。

[7] 徒人城是一种大型劳役型监狱，类似宋代的牢城。赵国徒人城又名三角城，赵襄子所筑，因其城三面，故名三角城，遗址在今山西太原西北。

[8] 云梦山：在今河南淇县西。

[9] 卫国，姬姓，周武王弟康叔后裔。因国内多内乱，战国时国力已衰败，卫国人如商鞅、吴起均在异国扬名，而卫国则夹在赵、魏、齐、楚之间苟延残喘，先后成为魏国、秦国的附庸。但直到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二世胡亥废卫君角为庶人，卫国才算灭亡，是最后一个被秦灭亡的诸侯国。

[10] 伍子胥带领吴兵攻进楚国郢都后，楚平王被鞭尸，楚昭王逃往随国，楚国几近灭亡。楚国大臣申包胥历尽艰辛奔赴秦国求救。起初秦人不答应出兵，申包胥立于秦庭，昼夜痛哭，七天七夜没断其声。秦哀公为之所感动，叹息道：“楚国虽然无道，但却有如此忠贞的大臣，怎能看着楚国被灭呢？”于是派军击吴救楚，楚昭王才得以复国。

[11] 即今日之元宵。

第四章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繁星满天，如宝石般缀满漆黑的天幕。在如此安详平和的星空下，诸侯为什么不能和睦共处？人们为什么不能友爱相守？他不是墨家弟子，为什么也会跟墨者一样，有这样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



到王宫，孟说先来路寝找医师梁艾，正见到楚威王扶着江半公主的手在殿前散步。医师梁艾、云梦君熊发等人均侍立在一旁。

暂代孟说掌管王宫宿卫的司马屈勾忙抢过来，低声嘱咐道：“大王的身子刚刚才有了起色，千万不可提及朝事，尤其是华容夫人遇刺一事。”孟说道：“是。”

凑巧楚威王转过头来，一眼看到孟说，叫道：“孟卿，你来了。”孟说道：“是，臣见过大王。”胸口“怦怦”直跳，丝毫不敢抬头，生怕看到公主的目光。

楚威王道：“你看起来很累的样子，有事么？”孟说道：“没事，就是没有睡好觉。臣是有事来找梁医师和云梦君，不敢打搅大王散步。”楚威王点点头，道：“嗯，那你们去吧。”

孟说遂领着梁艾、熊发二人出来路寝，先道：“请君上在一旁稍候，臣有几句话先要问梁医师。”将梁艾叫到一边，问道：“医师觉得杀死唐姑果的凶器可能是鱼肠剑么？”

梁艾“啊”的惊叫一声，迭声道：“难怪会有这样的伤口！鱼肠剑，原来是鱼肠剑！”

孟说见他这副样子，料来问不出更多有用的话，便道：“这件事还不能完全确定，请医师暂时保密。”梁艾“嘿嘿”两声，道：“我知道，我知道。”

孟说随后领着熊发来到自己在王宫的居室，歉然道：“陋室一间，怠慢君上了。”

熊发道：“嗯，无妨。我适才听到梁医师说什么‘鱼肠剑’，孟宫正特意带我来这里，是为了问明笱篴的下落么？”孟说道：“正是。君上早知道鱼肠剑在笱篴的手中么？”

熊发点点头，道：“当日笱篴从越国逃来楚国投奔于我，所献见面之

礼即是鱼肠剑。这剑名气虽大，却是乖戾不祥之剑，因而我并没有接受。但也由此知道了笈笈的本事，所以我收留了他，待为上宾。”

孟说道：“那么鱼肠剑就一直留在笈笈手中？”熊发道：“嗯。鱼肠剑逆理不顺，我也劝过他，但他说他需要一柄防身的利器，而天下间没有什么比鱼肠剑更短小精悍、更适合他了。”

孟说道：“君上可知道笈笈的下落？”熊发摇了摇头道：“不知道。自从他被先王下令驱逐，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怎么，他又出来犯事了么？”

孟说便说了墨者唐姑果被杀一事。

熊发一时沉吟不语。他虽然远离朝廷，不问世事已久，但十几年前送别笈笈的那一幕犹自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仿佛就发生在昨日——笈笈坐在囚车中，被卫士押解出城。他扭转头来的一刹那，额头和脸颊上的墨字触目惊心，而更令人心惊的是他那仇恨的目光。熊发一见之下就明白了，就算送了千金给笈笈，也难消其心头之恨啊。那些耻辱的“盗贼”墨字将伴随他终生，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名盗贼。

孟说见熊发沉默，忙道：“臣其实并不能肯定就是笈笈所为，只是根据死者伤口来看，像是鱼肠剑所刺。不知道君上怎么看待这件事？若果真是笈笈杀了唐姑果灭口，他会不会跟纪山行刺一事有关？”

熊发叹道：“笈笈做出这样的事，我一点也不奇怪。当年虽然他犯了国法，但毕竟曾有大功于楚国，先王派人将他诱捕，黥面后驱逐出城，他心中有怨啊。”

孟说道：“那么君上可知道要如何才能找到笈笈？”熊发道：“当年若不是我说能替他在先王面前求情，笈笈本来是可以从容逃走的，不必多受黥面之辱。我自知对不起他，别说我跟他失去联系已久，就算我知道他的下落，也不会告诉你，请宫正君体谅。”

话既然说到这个地步，也无法再继续追问下去了。幸好王宫中有不少老卫士见过笈笈，他又被黥了面，寻找起来应该不难。孟说便来到大司败官署，请善画的小吏在木板上画出笈笈样貌，到城中张榜通缉。

刚交代完毕，一名小吏匆匆地奔了过来，叫道：“宫正君，那盗贼指名要见你。”

孟说大吃一惊，道：“你们已经捕到笄簪了么？”小吏道：“笄簪？不，是莫陵。”

原来随姬昨日来官署报案，称当日她被莫陵抢劫，幸亏甘茂见义勇为追回包袱，但她回家后才发现包袱中的传家之宝只剩下盒子，不见了宝珠。

大司败熊华问道：“你既然遭了抢，为何夺回包袱后不当着太伯的面检点财物？事后再来报官，可是口说无凭。”

随姬不得已，遂咬牙说出了实情，道：“只因为那盒子里的宝珠是随侯珠！老身若是当众查验，就等于是告诉旁人，随侯珠在老身手里，这不等于要将我们随国镇国之宝拱手送给楚国么？”

熊华这才知道对方是随国人。随国被楚国灭亡后，上到国君，下到贵族，均被强迁到郢都居住，但随国镇国之宝随侯珠却早在随国陷落前丢失。虽然楚王怀疑是随王事先藏起了随侯珠，但反复搜查，一直没有找到珠子。想不到在随国灭亡一百多年后，与“和氏璧”并称为“二宝”的随侯珠居然再度重现于世。

熊华对此案十分重视，当即将随姬软禁在官署中，连夜派人提出盗贼莫陵审问。那莫陵只说抢到包袱就立即逃走，后来又被甘茂追上，一路扭打，根本无暇查看包袱，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偷拿了宝珠。熊华料想随姬不惜暴露随侯珠下落也要来报官，当是真有其事，便下令用刑拷问，酷刑用尽，莫陵也不肯招认。是以熊华今日一早又派人去请婁半和甘茂来官署作证，一是让莫陵无可抵赖，二来也想问问婁半有什么好法子能寻回随侯珠。当然，珠子寻到后不会交还给原主随姬，而是要献给楚威王，作为另一件楚国国器了。

婁半和甘茂到大堂后，莫陵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依旧不肯招认。

甘茂道：“会不会是我追赶的过程中，那颗宝珠不小心从包袱中掉落了？”婁半道：“这不可能，因为宝盒还在，不见的只有宝珠。”莫陵听见

后便嚷道：“一定是这甘茂拿走的。”

他抢劫随姬包袱在先，诬陷见义勇为的甘茂在后，又有谁还会相信他的话？为了追获随侯珠，大司败熊华便命人严刑拷打。莫陵被打得死去活来，终于忍受不住，道：“是小人偷了盒子中的宝珠，半路丢给了接应的同伙。小人愿意招出同伙的姓名和住处，但在那之前，小人要见孟宫正一面。”

孟说根本不认得莫陵，却不知道他为何唯独要见自己，料来必有深意，便跟随小吏进来刑堂。那莫陵仰卧在地上，浑身是血，奄奄一息。

熊华道：“孟宫正到了，你有话可以说了。”莫陵虚弱地道：“你们都出去，我有话只能对孟宫正一人说。”

熊华急于知道随侯珠的下落，好为楚国立下一件奇功，便挥手令众人退出。

莫陵又叫道：“这位姑娘……你……你也留下。”娉华闻言，便也留了下来。

孟说蹲下身来，问道：“我并不认得你，你为何一定要见我？”莫陵挣扎着抬起头来，道：“我要见你，并不是要向你招供什么，我想求你一件事。”

孟说道：“既然不肯招供，又叫我来做什么？”站起身来，刚要离开，莫陵叫道：“我……我是阳城君的孙子。”

孟说回过头来，吃惊地盯着莫陵。

莫陵道：“我知道你是孟巨子的孙子。当年孟巨子为我祖父阳城君守城，为一句承诺舍身赴义，令天下人敬仰。孟宫正虽然不是墨者，难道身上就没有半点扶倾济危的遗风么？”他的呼吸陡然沉重起来，苍白的面色上露出一丝红晕。

孟说冷冷道：“若是你想用先人旧情来打动我，那么你就错了。你抢劫财物，罪当处死。”

莫陵道：“我抢劫不假，却没有藏起那老姬的珠子。我又不认得她，怎么知道她的包袱里会有随侯珠？若只是为了珠子，我大可以先取走宝盒，将包袱扔给那紧追我不放的甘茂，如此，不就早能脱身了么？”

孟说道：“你抢劫老姬的这件案子全城轰动，人人都说那甘茂健步如飞，奔跑的速度比你快很多，你惊慌之下只顾逃走，根本没有机会这么做罢了。”

莫陵便转头向娉半求恳道：“我抢劫财物已是死罪，又何必在这里多受皮肉之苦，刻意隐瞒宝珠下落？那……那可是随侯珠，大司败一定势在必得。姑娘聪明伶俐，为我生平所见，我求你看在我们本是同姓的分上，查明真相。”

娉半道：“你留下我和宫正君二人，只为了说这番话？”莫陵点点头，道：“只为了一个真相。我知道，你们二位一离开这里，我最终会被大司败拷打至死，但就算我死了，也请姑娘到我坟前告诉我真相。”

娉半终究是女孩子，心肠本软，又见莫陵说得慨然，便点头道：“好，我答应你。”莫陵道：“多谢。”

孟说冷冷道：“你就是要说这些话么？我们可要告辞了。”拉着娉半退出刑堂，向熊华摇了摇头，道，“他说他是阳城君后人，没有拿随侯珠。”

熊华道：“啊，老夫就知道。”转头命小吏道，“进去继续打，打到他肯说为止。”

出来官署后，娉半问道：“宫正君不相信莫陵，对么？”孟说摇了摇头，道：“这人好歹也是个贵族，居然当街抢劫一名老妇人，被捉后又诬陷甘君，败露后更是刺伤邑君。这样一个人，我可不会相信他的话。”

甘茂道：“可这于理说不通啊，莫陵已犯下重罪，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犯不着如此硬挺。”

孟说道：“正因为他知道反正是死，所以一定要死挺到底。况且丢失

的不是普通的宝珠，而是随侯珠，当年晋国曾愿意用两座城池来换取的随侯珠。你们放心，大司败已经派人去追查莫陵的同伙，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

甘茂道：“如此甚好。”见婁半似乎还有话对孟说说，便主动先告辞。

婁半道：“我昨日见过公主了，问了她关于唐姑果的事情。”孟说忙问道：“公主怎么说？”

婁半道：“公主说，她当晚在王宫中听到你向大王禀报唐姑果的证词至关重要，便抢先派人出宫，到十里铺客栈诱出了唐姑果。原本是要问出刺客行刺的目标到底是谁，孰料那唐姑果笑道：‘我可以按照你们主人的意愿作证，她如果想让我说目标是华容夫人，那么我就说在我扑之前刺客的弩箭已经射出去了。她如果想让我说目标是楚王，那么我就说是我那一扑改变了弩箭的方向。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们要助我得到和氏璧。’公主的侍从听到这话，哪里肯轻易受他威胁，当即抓住了他，带去公主奶娘的空宅子囚禁，只说要等主人回话。公主得报后火冒三丈，当即指使人拷打唐姑果，想要逼他讲出真相。但那墨者虽然无耻，却是个硬骨头，什么都不肯说。后来的事，宫正君就知道了。”

孟说道：“有件事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莫敖和邑君，唐姑果不是被公手手下拷打致死的，而是被人杀死的。”当即说了经过。

婁半惊道：“笱篴又出现了？”孟说道：“邑君认得他？”婁半道：“不，笱篴横行郢都时，我才刚刚出生。他也曾‘光临’过我们屈府，盗走了家父的一对家传玉璧。后来我长大后听叔父说，这个人也不是真的缺什么财物，他得到的赏赐不计其数，花也花不完，就是做惯盗贼了，技痒难耐。听说他被驱逐出城时，当时的令尹君公子熊发还送了他千斤黄金呢。”

孟说道：“笱篴是个传奇人物，我也听过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但有一点，他只盗窃物品，却从来没有听过他杀人。”婁半道：“嗯，这倒是。但既然有鱼肠剑留下的伤口为凭，当是铁证了。天下又有谁能从笱篴那样的人手中盗取鱼肠剑呢？”

孟说道：“我已派人画出图像，发榜缉拿笄笄。他既受过黥刑，应该难以遁形。”顿了顿，又道：“公主可有提过徐弱的口供？”娉半摇了摇头，道：“公主还是那句话，说徐弱不断用言语调戏他。宫正君，公主很是伤心。”

孟说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正好见到心腹卫士缠子疾步过来，便转过话题道：“今晚我再到府上去，好好与屈莫敖商议一下案情，看看笄笄是否与刺客徐弱有关联。”娉半道：“好，那么我先告辞了。”

缠子奔过来禀道：“宫正君，刚有卫士赶来禀报，魏国公子翰形迹十分可疑。”

孟说道：“怎么说？”缠子道：“纪山之事发生后，魏翰虽没有出门，也没有客人到访，但听下人们说，他总是不断地在房中徘徊，寝食难安。今日居然打扮成仆人的样子混出了质子府，跑去了驿馆寻那魏国使者惠施。”

魏国自从两次败于齐国田忌、孙臆之手，国力大衰，一直倾心依附齐国，对秦国、楚国两大强邻也是巴结有加——魏惠王将最宝贝的小女儿嫁去了秦国，魏国公主被秦惠王立为王后，当今秦国太子荡即是魏国公主所生；又将最宠爱的儿子魏翰送来楚国为人质。魏国这样软弱的态度，很难有人会怀疑魏国质子参与了行刺事件。

缠子见孟说沉吟不语，又道：“当日在纪山上，不正是那魏国使者称有‘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么？这人表面是来提醒楚国，其实是不安好心。我们现在赶去驿馆，还能将魏翰堵在那里，看看他和那使者都怎么说。”

孟说闻言，便召集了数名卫士，一齐赶来驿馆。

路上缠子又诉道：“昨晚还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和庸芮奉宫正君之命送梁医师回宫，半途有人跟在我们后面，那男子脚步很轻，武艺应该不低。我遂让庸芮引着梁医师先行，自己躲在一旁，突然截住了那名男子。那男子称只是迷了路，没有跟踪什么人。我听他口音不是楚国人，便留了心，有意放他离开，暗中却跟踪他，一路到了十里铺。原来那人

也是那赵国商人主富的手下。”

孟说心道：“今早我到十里铺客栈告知腹兑等人唐姑果死讯时，也是那主富手下卓然道破了凶器就是鱼肠剑。这主富手下尽是能人，他一定不是普通人，也许是梁艾在赵国时结下的仇家。”当即问道：“你可有将这件事告诉梁医师？”

缠子道：“没有。未得宫正君号令，臣等怎敢擅做主张？”孟说道：“好，回头你将这件事告诉梁医师，向他打听一下那主富到底是什么人。万一那伙赵国人也是为和氏璧而来，我们也可以早做防备。”缠子道：“遵命。”

驿馆位于西水门附近，因为是专门接待诸侯国使者的馆舍，修建得颇为豪华。

一到大门前，卫士便低声禀报道：“魏国公子还没有出来。”

孟说点点头，命卫士前后堵住出路，自己则径直来到魏国使者惠施房前，也不待侍从通传，大声求见。那些魏国侍从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等了好一会儿，惠施才开门出来，笑道：“原来宫正君大驾光临，难得，难得。宫正君不在王宫宿卫，跑来驿馆做什么？”孟说道：“城中出了大盗，我是特意来通报，请使者君近日务必小心些。”惠施道：“有心。请进来坐。”

孟说便脱履进来堂内，却见地面上有一些凌乱脚印，一直通向内室，而惠施脚上却只穿着袜子，料想魏翰已从后室跳窗逃走，便佯作不见，问道：“使者君可有听过笄笄这个人？”惠施道：“是那个越国神偷么？当年贵国令尹用他一人之力，便轻松击退齐国千军万马，这件事可是哄传天下呢。呀，莫非宫正君说的大盗，就是笄笄么？”

孟说不回答是否，只问道：“使者君如何看待我国大王遇刺这件事，真会是韩国所么？”

这话表面平淡无奇，其实内中陷阱颇多——若惠施回答“是”，就有刻意将楚国视线引向韩国的嫌疑，那么魏国自身嫌疑也很大；因为华容夫人才是真正遇刺的人，若惠施回答“不是”，也等于承认楚威王才是行刺目标，魏国嫌疑更大。

惠施正色道：“那么我要问宫正君一句，你是真想征询我的意见，还是只想试探我的反应？”

他是天下最著名的辩者，对方言语中的这点小伎俩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

孟说见计不奏效，只得道：“当然是真心向使者君求教。”惠施悠然出神了半晌，才道：“抱歉，我有我的立场，实在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

孟说猜测对方不过是要拖延时间，好让魏翰从容逃走，便告辞出来。

缠子正候在大门边，上前笑道：“已经在后门处捕到了魏翰，就近带去了西水门的戍所。”

魏翰被缚在戍所士卒临时休息的土房里。缠子刚一挖出他嘴里的破布，他便连连嚷道：“我是魏国公子，你们敢这样待我，我一定会告诉华容夫人……”一语既出，才意识到失言，又改口道，“我一定会告诉你们大王。”

孟说道：“你分明是一身仆人的打扮，又被人看见跳窗逃走，怎么可能是魏国公子？说，你到驿馆做什么，是不是偷东西？”魏翰道：“好你个孟说，你不过是个宫正，居然敢这样待我。”

孟说道：“你还要冒充魏国公子么？”转头叫道，“庸芮，你上次用的那个拷问刺客的法子，不妨在这位假冒的魏公子身上试一试。”

庸芮道：“遵命。”命人将魏翰按坐在地上，扯脱鞋袜，随手抄了一把木梳，往他脚底刮去。

魏翰“哈哈”干笑了几声，又挣扎叫骂了一阵，终于抵受不住那种麻痒入骨的折磨，道：“停手，快停手！我说，我说。”

孟说道：“你到驿馆做什么？”魏翰道：“我去找魏国使者惠施。”

孟说道：“你找他做什么？”魏翰大叫道：“我是魏国公子，见本国使者有何不可？”话音刚落，庸芮又举梳朝他另一只脚梳去。他杀猪般地尖叫起来，道：“停手，停手！我害怕，我去找惠先生是因为我害怕！”

孟说道：“你怕什么？”魏翰道：“华容夫人死了，她死了，呜呜……”他已经三十余岁，居然像个小孩子那样“哇哇”大哭起来。

孟说心念一动，问道：“为什么华容夫人死了你这么难过？”魏翰哭道：“都怪我，都怪我。”

孟说道：“是你派刺客徐弱去刺杀大王，结果误杀了华容夫人，你才深感愧疚么？”魏翰只道：“都怪我，都怪我。”

孟说道：“你为什么行刺我国大王？箕箒人在哪里？”见魏翰不答，又下令用刑。

魏翰挣扎了几下，便听见“扑哧”一声，下半身已是湿漉漉一片，一股骚臭随即在室内弥漫开来。

缠子笑道：“呀，这假冒的魏公子居然吓得尿裤子了。”

魏翰羞辱交加，更是放声大哭起来。

孟说见这魏国公子如此懦弱无用，一时无可奈何，只好命人找一套干净衣衫给他换上，再捆送去官署监狱囚禁。又亲自带人来到驿馆逮捕惠施及随从。

惠施抗声道：“为何拿我？”孟说道：“魏公子翰已经被捕，亲口承认跟纪山行刺案有关，质子既然牵连其中，使者君难道会不知情么？”

惠施忙道：“不可能，这不可能。公子翰的原话是什么？”孟说便叙说了一遍。

惠施道：“宫正君误会了！公子翰跟行刺并无关联，他难过的是华容夫人之死，他们原本是旧识！公子翰还是少年时，慕名来楚国观摩云梦之会。那时华容夫人还是民间一名普通少女，二人在纪山上结识相恋。就在他们要一起回魏国前，公子翰因与人争斗，犯了楚国法律，华容夫人为了救他，不得已才嫁给当时的太子，也就是现在的楚王。”

孟说这才会意过来魏翰那句“都怪我”的深意，不由得十分惶恐，忙命卫士带魏翰回来驿馆。亲手解开绑缚，单膝跪下请罪道：“臣太过鲁莽，不明究竟便对公子无礼，请公子责罚，孟说绝不敢有怨。”

他虽然理屈，终究为情势所逼，又是楚王身边的红人，居然有当众下跪认错勇气，可谓世间罕见的君子。惠施忙上前扶起他，道：“宫正君不必如此，这只是一场误会。公子，是也不是？”

魏翰举袖抹了一把眼泪，道：“孟宫正只是一心要查明真相而已，我非但不怪你，还很感激你。你一定要捉住那刺客背后的主使，我要亲手杀了他。”孟说应了一声。

缠子等人本来以为已经捉到行刺的主谋，却想不到是场大大的误会，均觉无趣。

悻悻出来驿馆，孟说见天色不早，便令众卫士各自散去，自己独自来到屈府。凑巧南杉也来找娉半，二人一起进来。

屈平正与姊姊在堂中交谈，见两位宫正联袂进来，各有疲倦之色，忙命人置酒备宴，又特意交代要烫酒。

仆人先端上来一盆旺火，置在堂正中。又在火盆上置一个铜架子，将鑪壶^[1]盛满酒，挂在架子上。片刻后，酒香四溢，堂中充溢着浓郁的桂花香气，闻之心旷神怡。等到酒沸热时，仆人取下鑪壶，依次给各人案上的酒具中斟酒。

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而当时最常见的粮食是黍和豆，稻米对于各诸侯国都是较为珍贵的食物，孔子曾说：“食夫稻，衣夫锦。”稻跟锦一样，都只有贵族才能享用。酒也相应分为两类：用黍蒸饭酿成的酒称

黄酒，是人们日常引用的酒；用稻蒸饭发酵酿制的醪酒，即所谓的甜米酒，是贵族在隆重场合的用酒。楚国盛产水稻，也因此而出产美酒。

桂花酒也是醪酒的一种，冬酿夏熟，酒劲绵软，不着烈字。但酒中往往混合有稻米的残渣，称为“浮蛆酒脂”，又名“玉浮梁”。因而斟酒时有特别的讲究，先须往酒爵上放置一件漏斗状的铜器，那铜器的尖底上有十二个细小的漏孔，酒从中过，酒渣则被滤掉。有更讲究的公卿大夫，还会在铜器中垫上麻布，如此滤出的酒不带一丁点儿酒脂，色清味浓。

而民间百姓家没有贵族的财力，置办不起精美的铜器，只能采用土法子滤去酒渣，通常是用带毛刺的苞茅捆成一束，作为滤酒之器。方法虽然简易，却由此诞生了楚国最著名的名酒——苞茅缩酒，又称香茅酒。“苞茅”即楚国特产的苞茅，“缩”即过滤的意思。用苞茅滤出的酒带有苞茅独特的清香，深受中原诸国喜爱，楚国特产苞茅更是被指定为周天子的贡品。昔日管仲代表齐桓公与诸侯之师宣布楚国罪名，其中一条就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意思是楚国不进贡苞茅后，国君都没有可以滤酒的东西了。

屈府的酒独特在“桂花”二字，自然无须再用苞茅缩酒。这酒果真名不虚传，色泽金黄，甜中带酸，醇厚柔和，余香长久。趁滚热时滤过下肚，会有一股暖气在全身游走，极是舒坦。

孟说连饮数杯，乏气大解，这才说了今日调查越国太子无疆和魏国公子魏翰之事。

屈平道：“如此看来，越国太子和魏国公子的嫌疑都可以排除。齐国公子田齐之父田婴素来为大王所痛恨，田齐为了及早归国，用了不少手段来奉承大王，好不容易讨得大王的欢心，断然不会在这个时候用行刺来陷自己于危地。照我来看，华容夫人倒是刺客本来的目标了。”言外之意，嫌疑无非又指向了太子一方。

南杉曾对嫪毐说过，据他暗中观察，当日在高唐观云梦之会上，太子槐一直没有露出好脸色，好几次对江半公主咬牙切齿。若是其人知道当日会有行刺发生的话，断然不会如此，因而不觉得太子一方牵涉其

中。婁半知道南杉因为与太子槐和令尹昭阳是姻亲，不便开口，少不得要从恋人的立场说上几句，道：“证人唐姑果已死，阿弟如何能这般肯定？”

屈平道：“正是因为唐姑果死了，我才能肯定这一点。你们想想，我们一直分不清刺客的目标是谁，是因为当时正是散场之时，人人松了一口气，虽然也有人留意到刺客，比如南宮正，但你的注意力却在刺客射出的弩箭上，而不是刺客本人。只有唐姑果是留意了刺客很久的人，所以他是唯一可靠的证人，他的证词将直接证明刺客行刺的对象是谁，这大概也是他本人有恃无恐的原因。他知道楚国内部华容夫人一方正与太子一方争夺储君之位，他想利用这一点来为他自己谋取利益。他如果声称大王是被暗杀对象，诸侯国质子自然嫌疑就很大；如果说华容夫人是行刺对象，无须我多说，太子一方嫌疑重大。现在我们来假设——如果刺客本来的目标就是大王，华容夫人只是误杀，那么要杀唐姑果灭口的很可能是诸侯国的人。反而太子一方，要全力保护唐姑果的安全，好敦促他说出真相；如果刺客本来的目标就是华容夫人，那么要杀唐姑果灭口的就是太子一方的人。”

婁半道：“不错，这些我们都知道。”

屈平道：“从第一种可能性来看，诸侯国所派的刺客未能成功刺杀大王，自然是任务失败，他们知道必然将引发更大的风波，第一要紧的事是要将自己隐藏起来，置身事外。至于唐姑果是否出面指认大王是行刺目标有什么要紧，所有的人本来就是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情况下，无论是诸侯国一方，还是太子一方，都不会杀唐姑果灭口。既然现在唐姑果已经死了，那么只有第二种可能性了——华容夫人本来就是行刺对象，疑凶是谁，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是十分复杂而又精妙的推理。在场所有人听后，除了佩服外，都无话可说。

忽有仆人进来禀报道：“外面有人找孟宮正。”

孟说出来一看，却是自家的老仆，很是意外，问道：“老单，你怎么

寻来这里了？”

老仆一边抹眼泪一边道：“主君，咱们家被盗了！那盗贼不知道如何溜进了家，取走了所有财物，一枚蚁鼻^[2]都没有留下，家里连买柴的钱都没有了。”

孟说先是一愣，随即哭笑不得，心道：“这一定是笰篴，我派人画出他样貌通缉他，他便干脆来我家中扫走了所有财物作为报复。”

他本来尚不能肯定那持鱼肠剑杀死唐姑果的就一定是笰篴，发生了如此一桩啼笑皆非的事，就完全确认无疑了。又暗道：“此人睚眦必报，当年楚国那样待他，他断无可能再为楚国人做事。”

一念及此，忙安慰道：“财物丢了就丢了，不必烦心难过，我身上还有些钱，你先拿回去用。”命老仆先回家，自己重新回来大堂，道：“屈莫敖推理得极妙，但这其中还有一个疑点——杀死唐姑果的凶手很可能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笰篴，你们觉得他在楚国受了那样的待遇后，还会回来帮助太子做事么？”

婁半沉吟半晌，应道：“孟宫正这个问题问得极妙，这是一个矛盾之处。阿弟前面的推断虽然毫无纰漏，但却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唐姑果是被刺客背后的主使杀人灭口。但实际上，在发生了那些事后，笰篴是不可能再为楚国任何人所用的，任何人，自然包括大王、太子、公主、令尹，甚至他以前的旧主云梦君。”

屈平也是聪明绝顶之人，得到提示，蓦然醒悟，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道：“对，对，这一点我没有想到。”

孟说道：“我有一个想法——以往只听说笰篴妙手神偷，盗取财物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从未听过他杀人。而且他本人不参与政事，在楚齐两军交战时盗取齐国将军私物，也不过是为了报答云梦君的知遇之恩。这样一个只为兴趣而活的人，要用金钱收买他杀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一定为了什么特别的物事才重新回来郢都。”

屈平道：“和氏璧？”孟说道：“我认为很可能就是和氏璧。那唐姑果受秦王委托，也志在和氏璧，他对我和对公主手下都没有隐瞒，也许他

对旁人也提过，传到了笄笄耳中，所以他伺机杀死了唐姑果，一则可以除去对手，二来也可以嫁祸到公主身上。这般行事，倒也符合他神不知鬼不觉的作风。”

屈平道：“不错，应该是这样。孟宫正，想不到你不仅武艺高强，人也如此机智聪明。”

孟说笑道：“哪里及得上你们三位？尤其是屈莫敖的推论精妙绝伦，我不过是因为侥幸才得到的提示。”随即说了老仆来报家中失窃一事。

屈平道：“这一定是笄笄所为了。”忙命仆人去取一些金饼来，交给孟说暂时度日。

孟说道：“多谢。我在王宫住处还存有一些财物，回头我取出来再还给屈莫敖。”屈平笑道：“还什么还，拿去用就是了。我们姊弟跟堂兄们住在一起，衣食无忧，这些钱于我也没有什么用处。”

孟说也是个豁达之人，便道谢收了金饼。

婁半道：“既然是笄笄杀死了唐姑果，又跟刺客主使并无干系，那么我们又回到了原处，还是分不清刺客目标到底是大王还是华容夫人，纪山行刺一案最终是陷入死胡同了。”

孟说道：“查到这里，也难以进行下去了。”屈平也叹道：“一切只能等后日上朝禀报过大王再说。”

众人叹息一阵，又饮过几巡酒，这才散了。

孟说回来家中，却见到门前的槐树下朦朦胧胧地站着一个人影，扬声问道：“谁在那里？”那人沉声应道：“墨者田鸠。”

孟说很是意外，走过去问道：“田君是特意在等我么？”田鸠道：“嗯。孟君，请坐。”居然反客为主，请孟说就地坐在槐树下。

孟说料到对方必是有话要说，便跪坐了下来。

田鸠道：“家父是田襄子。”孟说道：“啊，原来你是田巨子之子，失敬。”

田鸠道：“没有什么敬不敬的，若不是令祖孟巨子青眼有加，家父也不可能当上巨子。我今日来找孟君，是有几句话要问你。”孟说道：“请说。”

田鸠道：“我墨家的根本是兼爱非攻，要全力阻止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可而今天下风起云涌，诸侯国互相攻伐掠夺，战乱纷纷，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止。你认为墨者该如何做？”

孟说还是第一次从田鸠的言语中听出了音调的顿挫起伏，料想他应该是为这个问题困惑了许久，当即慨然答道：“尽一己之力，死而无憾。”

田鸠道：“好！果然不愧是孟巨子后人。那么，我再来问你，如果有人告诉墨者，只有当强国吞并弱国、统一天下，才不会再有战争，人民才会真正安宁。墨者又该如何做？应该支持强国用武力蚕食其他诸侯国吗？”

孟说闻言不禁一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墨家素来认为攻伐是天下巨害，当然不可能支持强国去侵蚀弱小，可如果真的能做到一劳永逸，又该如何抉择呢？

他沉吟许久，才叹道：“如果各国能够各安其土，各守其境，那该多好。”

田鸠冷冷道：“人人都有贪欲，孟君说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站起身子，掸掸尘土，转身去了。

孟说一时陷入了沉思，抬头仰望——繁星满天，如宝石般缀满漆黑的天幕。星星不似明月，有着阴晴圆缺的故事，可以照见古今的沧桑；也不似烟云，有着虚无缥缈的幻象，足以舒卷人生的感喟；它们只像人的眼眸，晶晶发亮，内中蕴蓄着丰富的感情，懂得微笑，懂得愤慨，懂得欢乐，懂得悲伤，即使背后是无边无际的黑暗，也要竭心尽力地捕捉生命中最璀璨的光华。

在如此安详平和的星空下，诸侯为什么不能和睦共处？人们为什么不能友爱相守？他不是墨家弟子，为什么也会跟墨者一样，有这样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

天与地相望于难以言传的沉郁苍茫中，意空，悟淡，看远，想透。红尘纷扰，人世蹉跎，沧海桑田。

又隔了一日，是楚威王正式上朝的日子。出人意料的是，当群臣来到路门时，司宫靳尚出来宣布道：“大王今日改在治朝听政。”

治朝就是正朝，是王宫的大廷。近一年来，楚威王因抱病已久，即使上朝也多是在燕朝听政，今日忽然改在治朝，断然有不平常的大事发生。

群臣各自盘算，揣度必然与几日前华容夫人遇刺一案有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虽然不知道屈平、孟说等人调查的结果如何，甚至不知道刺客徐弱已被江半公主杀死，但自从江半在高唐观大殿当众质问令尹昭阳后，大家的心里早一致开始怀疑起太子槐来。甚至有人想道：“如果不是有重大册命，大王断然是不会改在治朝议政的。说不定大王今日要废去太子，改立华容夫人的爱子公子冉为太子。”

当下鱼贯登上台座，进入治朝大殿中，按官秩班次站好，肃声静气。宫正南杉早已率领卫士在大殿内外戒备。

等了一会儿，只听见环佩叮当作响，太子槐、公子兰、公子冉、公子戎四位公子一齐来到大殿，分立在群臣左右。

又过了一刻工夫，终于听到司宫靳尚尖细着嗓子叫道：“大王驾到！”

楚威王扶着医师梁艾的手，在宫正孟说的护卫下从殿左进来，到王座坐下。群臣一齐稽首^[3]行礼，道：“参见大王。”

楚威王先长跪答礼，这才摆手道：“众爱卿免礼。”

令尹昭阳是百官之首，先出列问候楚王身体无恙，又禀报华容夫人葬礼一事已安排妥当，只待吉日一到，便运去荆台王陵下葬。

楚威王点点头，表示很满意，道：“一切就按照令尹的安排去办。”

屈平挺身而出，正要如实奏明华容夫人遇刺一案的调查经过，楚威王道：“华容夫人不幸在纪山遇刺，寡人极为伤痛。幸亏天理昭昭，屈莫敖、孟宫正等人已经查明了真相……”

屈平大吃一惊，道：“大王……”忽见楚王身后的孟说朝自己摇了摇头，不由得一愣。

令尹昭阳忙出列问道：“敢问大王，行刺的主谋到底是谁？”楚威王道：“就是越国太子无疆。”

这一结果实在大大出人意料，群臣不由得一阵哗然。屈平更是目瞪口呆，朝孟说望去。孟说却只是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来。

楚威王道：“众爱卿不必惊讶，这是刺客徐弱亲口向公主招供出来的，无疆想要杀的其实是寡人，华容夫人只是不幸代寡人而死。”叹息了几声，又招手叫道，“司马君。”屈勾应声出列，道：“臣在。”

楚威王道：“寡人命你立即带兵包围越国质子府，逮捕所有人，押赴市集，当众处死。”屈勾微一迟疑，随即躬身道：“遵命。”

太子槐一直默不作声，忽然出列道：“等一等！父王，儿臣有话要说。”楚威王道：“太子有话请讲。”

太子槐道：“越国太子虽然大逆不道，意图行刺父王，但楚、越交战多年，从来是敌非友，他图谋不轨也情有可原。况且他是越王唯一的儿子，越王年老，已几次派使者来郢都，请求父王放无疆回去，父子之情，殷殷可表。如果今日杀了无疆，越王从此绝嗣，再无人为老人送终，这实在是儿臣不愿意看到的。孟子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请父王念在老越王的望子之心上，饶无疆一命。”

他说得极为动情，大殿中一时静寂了下来。

好半晌，楚威王才叹道：“太子真是仁慈孝顺之人啊，将来必成为我楚国的明君。好，就如太子所请，只将越国从人处死，驱逐太子无疆回越国。”屈句道：“遵命。”自出殿领兵行事。

大殿上发生了这样一幕，群臣这才恍然明白过来：无论这是否是楚威王与太子槐事先排演好的一场戏，熊槐的储君地位都得到了真正的巩固。楚国王室长久以来的内斗终于降下了帷幕，最后的胜利者居然是事先并不被人看好的太子槐。

令尹昭阳显然也料不到今日之事，颇有些手足无措，疑惑地望着太子。太子槐却似在一夜之间完全变了个人，恭谨谦逊地侍立在一旁，面上无任何得意之色。

散朝时，屈平有意落到后面，向孟说打了个手势。孟说点点头，表示会意，护着楚威王从殿旁去了。

屈平刚出殿门，太子槐便追了上来，谢道：“多谢屈莫敖查明真相，还华容夫人一个公道。”招手命心腹侍从宋遗端过来一个托盘，道：“这里有一对玉璧，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

那是一对扁平状的圆形白璧，色泽温润晶莹，工艺精美绝伦。难得的是，两只玉璧上均有“沁色”^[4]，斑驳陆离，形成奇特而自然的云纹状的图案，愈发显得古拙苍劲。

太子槐又笑道：“这一对玉璧出自荆山之下，由玉工唐怪亲自打磨。”

玉器的好坏除了玉质本身外，还跟琢玉工匠有很大关系。竹木、绢帛、陶器等物品，原料来源丰富，即使做坏，仍然可以再做。金银虽然贵重，但却可以熔化后再铸。唯独玉器最为独特，非但原料来之不易，而且一旦雕出拙笔，再也难以弥补。所以琢玉工匠都是自幼习作，非经数十年的磨炼，不能在美玉上动刀。这唐怪是楚国最著名的玉工，极有天赋，年轻时就是选料高手，一眼就能看出玉石的好坏。他发明了许多

新的琢玉方法：譬如用砣子磋磨玉石，使之成形；又譬如用一种名叫“昆吾刀”^[5]的石头来雕刻玉石，细如毫发；又采用葫芦皮来打磨玉器，光泽度极高。他的每一件成品，都是稀世珍品，太子槐有意提及唐怪的名字，自然是要有意强调这对玉璧的贵重了。

屈平明知道太子心胸狭窄，多半会因此记恨，还是拒不肯收，道：“臣实在没有出多少力，愧不敢当。”

太子槐脸上愠色一闪，随即笑道：“屈莫敖不居功自傲，难得，难得。”干笑了两声，领着侍从们自去了。

屈平遂退到外朝，正好在官署前遇到嫫半，忙问道：“姊姊是来看望公主的么？”嫫半道：“不是，我是来见莫陵的，他死了。”

屈平道：“莫陵不是那盗贼么？”嫫半点点头，道：“他坚决不肯招出随侯珠的下落，终被拷打而死。”

虽然莫陵并不是什么好人，还曾经用匕首划伤过她，但一想到一条鲜活的生命转瞬变成一具冰冷的尸首，还要再被运到市集陈尸示众，死后也不得安宁，不由得一阵伤感。

屈平却没有心思关心莫陵之死，忙道：“姊姊，今日朝堂上发生了大事。”当即低声诉说了越国太子无疆被指认为刺客背后主使一事。

嫫半很是意外，沉思半晌才道：“诸侯国中，最想杀大王的应该是韩国。但韩国并没有向楚国遣送质子。诸国质子中，的确以越国太子无疆嫌疑最大。之前孟宫正排除他的嫌疑，仅仅是因为他对鱼肠剑一事并不知情。但我们已经知道鱼肠剑在笄篲手中，而且他志在和氏璧，跟行刺一事并无干系，所以无疆派徐弱持韩国弓弩行刺大王也是极有可能的。”

屈平道：“这我自然知道。但指证越国太子的是公主，大王说是徐弱亲口向公主招供出来的。你之前不是问过公主这件事么？”嫫半道：“是啊，公主只说徐弱不断用言语挑逗她。”

屈平道：“我知道公主是姊姊的好朋友，但公主不是平常人，她一向

很有手段，所以她撒谎也不足为奇。”娑牟迟疑了一下，还是道：“是。”

屈平道：“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破绽。当日公主在高唐观质问令尹，问他如何能肯定刺客要刺杀的一定是大王。寻常人是想不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当时所有人都本能地认为刺客要行刺的是大王，华容夫人不过是误杀。公主那句话其实是要反击太子，将怀疑的视线引向太子一方，她也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如果徐弱真的向她招供出是受越国太子无疆指使，那么太子槐就完全没有嫌疑了，以公主的性格，会坦然说出来么？”娑牟叹了口气，道：“应该不会。”

屈平道：“我猜公主杀死徐弱灭口，也是因为这个，杀死了徐弱，她就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她当然要好好利用。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怀疑她，孟宫正当面指出她是谋害太子的首要嫌疑犯，她也没有说出徐弱的口供以证明自身的清白，怎么可能反倒在她的嫌疑被洗清后说了出来？这是最大的可疑之处。”

娑牟道：“有一点，阿弟是不知道的，公主喜欢孟宫正。”

屈平惊得瞪大了眼睛，道：“什么？”

娑牟道：“当晚公主杀死徐弱，气愤离开后，孟宫正一路跟踪她，最终发现了唐姑果的尸首。以孟宫正的为人，当然愈发怀疑公主。听说两个人因此大吵了一架。阿弟没有留意到么？之前孟宫正腰间佩着一枚小巧的金丝容臭，那是宫中之物，一定是公主送给他的，但那晚后，就再也没见他戴过了。也许公主恼怒孟宫正也怀疑她，一气之下进宫，向大王禀明了真相。”

屈平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孟宫正说他连夜进宫，想向大王禀报案情，却被拒之门外，想来大王当时已经从公主口中知道了徐弱的口供。大王为人深谋远虑，有意不张扬，一定是暗中派人查验得实后，今日才在大殿上公开。”

正说着，孟说匆匆赶过来，道：“抱歉，我来得迟了。”

屈平道：“宫正君是何时知道越国太子是主谋一事的？”孟说道：“就在今日上殿前，大王亲口告诉我公主早已得到了徐弱的口供。”

嫪毐道：“宫正君可有问过公主本人？”孟说微一踌躇，道：“我刚刚去过公主殿，公主还是不肯见我。”

他当然已经明白江半为何要杀死徐弱，只因为她已经得到了关键的口供，但她若是想要继续对太子不利，就必须隐瞒这份口供。然而后来因为他也跟其他人一样怀疑她，她恼恨之下才入宫向大王禀明了真相。太子槐既无嫌疑，公子冉当上太子的可能性就小了许多。所以当孟说进宫请罪的时候，公主才说“太迟了”，她才说“如果你能查到真相，我就原谅你”。因为只有她一个人有徐弱的口供，她知道孟说不可能查到真相。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打算原谅他。一想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

嫪毐示意屈平退开，这才上前劝道：“宫正君何不再去公主殿，多说几句好话，求得公主原谅？”孟说摇摇头，道：“公主说过，永远不会原谅我。”

嫪毐道：“通常女孩儿家受了委屈，都会这样说的，况且她还是公主。若是公主曾经送过东西，宫正君不妨将它戴在最醒目的位置，再去公主殿，一定会事半功倍的。”

孟说完全不懂女孩子心事，这才茅塞顿开，道：“啊，多谢指点。”嫪毐微微一笑，遂辞别出宫。

孟说忙从袖中去取容臭，却掏了个空，那容臭竟然已经失落了。他连日来忙于公务，往来奔波，到过许多地方，一时也不知道掉在了何处，无从找起，不由得大悔。

正郁郁之时，忽有卫士来报道：“宫正君，大王召你立即去路寝。”

孟说遂赶来路寝。楚威王斜倚在朱榻上，江半公主和公子冉、公子戎均侍立在一旁。

楚威王道：“不日就要为华容夫人举行葬礼，公主和两位公子会亲自扶柩到荆台。一路舟车劳顿，就由宫正君负责护送吧。”孟说道：“臣遵命。”偷瞧江半时，她却是满脸的冷若冰霜，看也不看他一眼。

他退出路寝，命心腹卫士去准备护送华容夫人灵柩出行事宜，自己

却等在庭院中。过了好久，才见江半领着两位公子出殿，忙上前道：“臣护送公主回公主殿。”

江半“哼”了一声，也不答话，牵着两位弟弟的手，径直朝前走去。

孟说一路讪讪跟着，到公主殿前时被侍从挡住，道：“公主有命，不准孟宫正再踏入公主殿一步，请宫正君不要令臣等为难。”

孟说叫道：“公主，臣有几句话要说。”江半却头也不回地进殿去了。

孟说苦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心道：“我本已经对不起公主，现在又弄丢了她的容臭，她得知后定然愈发恼恨我。如今也无法可想，只能等护送华容夫人上路时，再慢慢设法求她原谅了。”

终于到了为华容夫人举行葬礼的日子。

楚国的丧葬习俗复杂而烦琐，先是要举行招魂仪式。巫女阿碧拿着华容夫人生前穿过的礼服，一手执领，一手执腰，登上高处，面向代表幽冥世界的北方大声呼喊死者的名字，以召回其魂魄。巫覡们则聚集在尸首四周，一边起舞，一边大声叫道：“惟天作福，天则格之；惟天作妖，神则惠之。”表示敬天顺时，请求上天和神灵施之以德，与阿碧招魂相呼应。等到死者魂魄被重新召回肉体后，阿碧将礼服扔下，有人接住，郑重为华容夫人盖上。

随后是祭奠。江半公主领着公子冉和公子戎站在尸体东面，用脯醢醴酒^[6]祭祀母亲。东面既是祭位，也是哭位，祭奠之后，公主和两位公子便要在哭位哭泣。

哭完之后是吊唁。太子槐率领群臣上前吊丧，慰问公主姊弟，江半则要按照礼仪率领两位弟弟跪拜答谢。

然后是铭旌，即将长一尺、宽三寸的黑布条与长二尺、宽三寸的红布条连接起来，挂在竹竿上，竖立于西阶之上。红布条上写着：“向三之枢。”向是华容夫人的姓，三则是她的排行。

接下来是宫女为遗体沐浴、栉发、修剪指甲、趾甲。沐浴必须用淘米水，淘过的米则用于饭含。所谓饭含，即用米掺和珠玉填满死者的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缘生食，即使死去，也不能令死者口中空虚。而混合珠玉，则是习俗认为珠玉有益死者形体。饭含也分等级：周天子饭黍含玉，诸侯饭粱含璧，君夫人则只能饭粱含珠。

为了保存华容夫人的尸首，动用了王宫冰室一半以上的藏冰，因而她的面容没有丝毫腐烂，美丽依旧，栩栩如生。宫女们均是服侍过她的旧人，想到夫人就此离开，而自己也要为夫人殉葬，都忍不住哭泣起来。

之后是设衾，即为死者穿衣，用小珠玉填耳，方巾覆面，再将遗体装入丝质的布袋中，移入灵柩。再依次放入华容夫人生前用过的金银珠宝作为陪葬，最后合上棺盖，将白布覆盖在棺木上。

本来按照传统礼仪，像华容夫人这样地位的人，国君都会亲自出面主持赠谥仪式，即根据死者生平事迹赠予一个谥号。但楚威王抱恙在身，就由令尹昭阳主持，华容夫人被加谥号为“敏”。

按照当时习俗，人们有事出行，都要先向祖先行告诉之礼，人死后也是如此。因为华容夫人的尸首一直停放在雉门内的宗庙前，所以就省去了运输之苦，只需在灵柩前设置祖祭，与祖先告别即可。

祖祭之后，便是正式的出殡。卫士们用辘轴^[7]将棺木运到王宫西侧的码头。那里早停放有一只巨大的凤形王舟，船首悬挂着长尾青羽的旌旗，所以又称“青翰之舟”。王舟的最高等级是龙舟，只有国君和王后才能享用，华容夫人虽然生前得宠，但毕竟只是君夫人的名分，所以其灵柩只能乘坐凤舟。

灵柩抬到凤舟上后，以江半公主为首的重要的送葬人员相继登船。身份低下的大臣以及群臣赠送的各种助葬财物和车马只能乘坐凤舟后面的普通舟船。楚国有厚葬风气，除了有丰富的殉葬品外，还有人殉。事先选好的宫女、内侍以及刑徒们被卫士们押上一艘单独的大船，当华容夫人埋入荆台坟茔的时候，他们也将在那里结束自己的人生。

一行十余艘船浩浩荡荡地出发，由南至北行过新桥河，在板桥处拐上龙桥河，经西水门龙门出郢都城。行了不久后，即进入波澜壮阔的云梦泽。

云梦泽西边是郁郁葱葱的陡峭山崖，东部则是辽阔无垠的湖面，景色奇丽，气象万千，有层峦叠嶂、烟波浩渺之致。

江半公主终于出来船舱，走到船头，凝视着眼前的美景。

孟说上前道：“公主，再往前数里就是长江，臣预备今晚停靠在江边的沙洲歇息，公主以为如何？”江半道：“嗯。”

这是多日来江半对孟说说的第一句话，虽然只有一个字，却令他喜不自胜，又道：“湖上风大，公主可别着了凉。”命宫女取来披风为公主披上。

江半还是第一次坐船在云梦泽中航行。人站立在船头，前面沧浪空阔，碧水一望无际，浩瀚无垠，犹如置身于大海之上。清风徐徐，水波不兴，却吹皱了湖水，恰如厚实的丝缎轻轻抖动，于凝重中透着温柔妩媚。远处芦荻青青，晴光波影中，有许多白色的水鸟展翅翱翔。风中传来轻快的歌声，那是打鱼的船夫们正在撒网。

一时为美景炫目，公主忍不住赞叹道：“真美啊。”又问道：“这里就是昔日陶朱公和西施隐居的地方么？”

孟说道：“听说陶朱公是住在湖东的一个小岛上，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往东大概还要走三百多里的水路。”

江半出神半晌，幽幽道：“真想去那里看看。”孟说道：“将来总会有机会的。”江半闻言，脸色登时黯淡了下来。

孟说不知道又如何触怒了她，忙道：“公主……”江半冷冷道：“你不必再说了。”赌气进了船舱。

到傍晚时，船队终于驶入了长江，景致登时为之一变——大江横

流，惊涛拍岸，细浪喷雪，气势磅礴。凤舟在江中疾渡，上下起伏，汹涌澎湃，惊心动魄，最终穿透重重洪波，停靠在细沙如银的沙洲岸边，颇有力挽狂澜的意味。

此刻正值夕阳西下，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江面上。云气滚滚蒸腾，四下弥漫。上面是云蒸霞蔚，下面则是金光粼粼，波光艳丽。尽目之处，天容水色，浑然一体，尽是比较黄金还要灿烂的金碧辉煌，极是壮丽。

公子冉悄悄走了过来，道：“姊姊她将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里，谁也不见，也不肯进食。宫正君，你去劝劝她，她应该会听你的话。”孟说微一踌躇，即应道：“遵命。”

来到公主的寝室前，见侍从、宫女都候在门口，不敢进去，便敲了敲门，道：“公主，臣孟说求见。”见无人相应，便自行拉门进去。

江半坐在窗下，凝视着外面，也不知是在观景，还是在发呆。

孟说道：“公主。”江半道：“你又来做什么？”

孟说料来公主依旧对自己气结难解，便道：“臣本是愚钝之人，之前怀疑公主是臣的错，公主要打要骂都可以，只求公主原谅。”他本是鼓足勇气才说出这番话，忽然惊见江半眼泪如掉了线的珠子涔涔滚落，不由得愈发手足无措，道：“公主，你别哭，是臣不好……”

江半蓦然起身，扑入他怀中，嚤嚤哭了起来。

船上空间有限，四周尽是耳目。孟说本想将公主推开，以免被人看见。但转念想到她这些日子以来受了许多委屈，兼有丧母之痛，伤心难过之下，不知道背后掉了多少眼泪，再也忍不下心，也不敢动。

江半哭了一阵，自行放开了孟说，闷闷地倚靠到窗边。

天光尚亮，外面已经开始苍苍茫茫起来。湖面上升起淡淡的暮霭，显出一种蓝色的忧郁。水天寂寥，浩瀚无垠，开阔之中自有一种悲壮的苍凉。船在其中，大有渺沧海之一粟之意。

她的发丝在风中飞扬，究竟扰乱了谁的心神？她的脸上写满哀戚和不平，依稀可以见到最隐秘的心事。只是孟说觉得跟她之间始终隔着雾霭，隔着长江，纵然望断天涯，江流依旧。

室中燃起了灯火，火苗不停地跳动，很有几分顽皮的味道。

孟说劝道：“公主，你还是吃点东西吧，可别饿坏了身子。”江聿停止了抽泣，却依旧凝视着窗外，一声不吭。

孟说低声道：“臣知道公主心里怪我，到底要臣怎么做，公主才肯原谅我？”

江聿出神了半晌，终于转过头来，道：“你当真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孟说道：“是。”

江聿一字一句地道：“那好，我要你要了我。”

她望着孟说，眼睛在燃烧，双臂就要拥住他。他也注视着她，缓缓吸入一口长气，眼神变得迷茫起来。



秦 双鹿纹瓦当

[1] 鑊（jiào）壶：楚人所独有的水器，身如扁壶，上有提梁，有口，有盖，旁有嘴流水，底部受火。作者也是楚人，故乡距离郢都（今湖北江陵）仅一百多公里，小时候还见过这种鑊壶及夯土筑成的外城墙遗迹。当地家家户户都会自己酿制醪（láo）酒。据作者本人的亲身体验，这种酒越冷越甜，加热后就会带一点点酸。

[2] 战国时期，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是刀币与布币的合称。刀币是铜铸的刀形币。布币是铜铸的镈（锄一类的农具）形币，也有钱（一种农具铲）形的，所以也叫“布钱”。各诸侯国铸造的货币在形态、重量上都不相同，如齐国、燕国主要流通刀币。魏国、韩国、赵国主要使用布币。楚国主要使用黄金（分长方形的金版和扁圆形的金饼两种）和蚁鼻（铜币）。

[3] 当时的习俗，人们坐的姿势是两膝着地，两脚背朝下，臀部放在脚跟上。如果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称“长跪”，这是准备起来的姿势，也是向别人表示尊敬的姿势。如果两膝着地，直身而臀部不碰脚跟，叫“跪”。当时行礼的拜，必须先跪，所以称跪拜。“稽首”是当时最大的礼节，其仪为：跪，拱手下至于地，手前于膝，头又前于手而下至于地。而后代的稽首，则两手分开按地。

[4] 指深埋在地下的玉器在被地下水或土壤矿物质长期侵蚀，玉器部分或整体的颜色发生变化的现象。常见的沁色有白色的水沁，红色的朱砂沁，褐色的土沁，暗红色的铁沁，绿色的铜沁等。

[5] 砣子：用薄铁片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圆形工具，有大小、厚薄之分。昆吾刀：用金刚石制成

的尖利器具，即古语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6] 脯醢（hǎi）：用肉、鱼等制成的酱。醴（lǐ）酒：甜酒。

[7] 輶轴：运载棺木的工具，下面无车轮，而是木轴。

第五章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楚人喜欢浓烈的色彩，好红衣翠被。厅堂周围的墙面上挂上了轻软的翡帷翠帐，绿色的轻纱轻轻飘动，在灯光下闪烁着幽光，仿若碧波荡漾。帷帐下端垂着流苏，流苏上的料珠互相撞击，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华

容夫人遇刺案真相大白后，越国质子府的所有越国人都被处死，罪魁祸首越国太子无疆则因太子熊槐求情而侥幸存活，被驱逐回越国。

无疆回国后不久，老越王病死，无疆登基成为新越王，立即派使者致书楚国，称自己与华容夫人遇刺一案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受楚国人陷害。楚国群臣认为无疆不过是担心楚国派兵攻打越国，所以强行诡辩，纷纷指斥越国使者。

不料越国使者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所谓刺客徐弱口供不足为凭后，又当殿说出了一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话来——那就是华容夫人行为不检，一直暗中与魏国质子魏翰偷情，公子冉和公子戎其实都不是楚威王的亲生儿子，而是华容夫人和魏翰私通所生。这件事是无疆在楚国为质子时，某日与魏翰一起饮酒消愁，魏翰喝醉后亲口告诉他的。

据说楚威王听了越国使者的话后，脸色煞白，几近晕倒，当场退朝。朝会遂由太子槐继续主持。魏国质子魏翰被召来大殿与越国使者当庭对质。可怜的魏翰大惊失色，汗出如浆，坚决否认酒醉后对无疆说过类似的话。太子槐遂以“妄言”为名判处越国使者烹刑，将其扔进装满水的大鼎中活活煮死。

越国使者最终变成了一具浮肿的白肉，但其临死前尖锐的指斥仍一字一句地传入了大臣和卫士的耳朵里，其言凛冽，其辞飒爽。即使人们不愿意，或是不能相信他的话，但它还是剌刻在了各人心底深处，时不时会重新浮现在脑海里，偶尔也会嘀咕一下：越王无疆真的是无辜的么？公子冉真的是华容夫人和魏国质子所生么？

也有忠于王室的大臣心中在暗自庆幸：“幸亏华容夫人在云梦之会时被刺客射死了，不然她早晚要蛊惑楚威王改立公子冉为太子，万一公子冉真的该叫魏冉而不是熊冉，一旦他登上了王位，楚国不就变成了魏国的后院了么？太子槐再不好，毕竟还是大王和王后的亲生之子啊。”

虽然太子槐要求当日在大殿内外听到越国使者言语的大臣和卫士绝不可对外张扬，但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流言终于慢慢流传了开

来。先是王宫中的人，随即是全郢都的人，都开始暗中议论王宫中惊心动魄的一幕，焦点无非是越国使者提及的公子冉、公子戎的出身之事。

很快，王宫中又有消息传出，说公子冉、公子戎自打从荆台回来后，就被软禁各自的寝宫中，连每日向大王问安的机会都被剥夺了，等于彻底失去了楚威王的宠爱。

果真如此的话，不是表明楚威王心中也怀疑两位公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么？越国使者的话或许是真的了。那么华容夫人遇刺的真相又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不是越国大王无疆，又会是谁呢？

各种小道消息愈发满天飞舞，真真假假，虚实相间，难以一一坐实。然而深宫事秘，内中真实情形到底如何，并没有人清楚。

越国国力远远不及楚国，一度被迫臣服。然而自从越国使者被烹杀后，越王无疆亦表现出强硬的姿态来，非但拒绝遣派新质子，还就此与楚国绝交。

越国位于楚国之东，与楚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对楚国而言，东邻有越国，北邻有齐国、韩国、魏国，西邻有秦国。而对越国而言，自从吴国灭亡，楚国就成了唯一的邻国。越国欲重兴霸业，只可能从楚国身上开刀。楚国深知此点，因而从来视越国为心腹大患，一直有心拔掉后院的这枚楔子。

一些楚国大臣见新越王无疆派使者送来措辞严厉的国书后，立即上书，称无疆指使刺客徐弱行刺在先，拒不遣送质子在后，请求楚威王派兵征讨越国。

这些最先上书的大臣其实都是善于奉迎的阿谀之徒，揣度若真是无疆派刺客射杀了华容夫人，楚威王恨其入骨，虽因太子槐之请勉强放其回国，心中并不痛快；如果无疆真的像自己声称的那般无辜，那么楚威王就是有意令江半公主说刺客承认了背后的主谋是无疆，这正是兴兵越国的前兆。比较起来，后一种可能性还要大许多，因为知情人都知道公主在华容夫人遇刺次日就去屈府见过刺客，而直到三日后，楚威王才派人捉拿无疆及其随从。这不是很不合常理么？但不管是哪种可能，有明

显迹象表明，楚威王对越国很是不快，上书请求对越国宣战肯定是没错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楚威王并没有同意出兵越国，也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将这件事压了下来。郢都城中的气氛愈发不寻常起来。

孟说回到郢都时，已是半月之后。刚进家门，老仆便气急败坏地迎上来道：“主君可算回来了。主君离家后，那盗贼又来了两次，第一晚将小人枕头下的金饼取走，第二晚将小人缝在贴身内衣里的珠玉拿走了。第二个晚上，小人可是一夜没睡，可他还是……还是……”

孟说见他顿足捶胸的样子，忙安慰道：“这不是普通的盗贼，他名叫笊笊，老单应该听过他的名字。”

老仆不禁咋舌道：“啊，他就是昔日入齐军军营盗取主帅发簪的笊笊？主君如何惹上了如此厉害的人物？这人来无影、去无踪，万一他起了歹意，想要害主君性命，那可怎么办？”

孟说道：“你不用害怕。我下令通缉笊笊全是出于公心，跟他之间并无私人恩怨，他不过是一时之气，折腾几次大概也就算了。”

口中安慰老仆，心中却暗道：“我已经让官署发出笊笊的图像告示，郢都是天下第一大城，城中人烟稠密，他脸上被刻了墨字，本领再高，也不可能不被旁人看到，如此毫无踪迹，多半是有其他原因。”

思忖一番，便赶来王宫，找到医师梁艾，问道：“可有什么法子去掉脸上的墨字？”梁艾立即本能地露出警惕之色来，道：“孟宫正问这个做什么？”

孟说见他反应怪异，料想他在赵国为刑徒时，多半也受过黥刑，而今脸上不见半点墨迹，当是自行医治痊愈了，忙道：“我正在追捕杀死唐姑果的凶手，他受过黥刑，应该不难寻找，但这些天始终没有他的踪迹，我怀疑他是不是用什么法子除去了脸上的墨字，所以想请教医师。”

梁艾道：“就是那怀有鱼肠剑的神偷笊笊么？”孟说道：“是。”

梁艾道：“嗯，大王也很厌恶这人，好，看在这点上，我就告诉孟宫正。的确是有办法能去掉刺字，只是这法子有些古怪——即取活水蛭一条，将一枚生鸡卵剖开小头，放入水蛭，再把小头盖牢封死。水蛭把鸡蛋清吃尽后，就会自己死去，然后打破鸡蛋，取出水蛭，用其体汁搽在墨字上，连续一个月，墨字就会褪去。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也不难，但却是我们梁家的祖传秘方。就是因为梁家治愈过不少受过黥刑的人，才惹怒了赵王和赵国太子，将我们全家不分老幼，全部关到三角城为刑徒。”

孟说道：“原来是这样，多谢医师坦诚相告。照这样说来，天下只有梁家人才知道这个方子，会不会是……”

梁艾摇了摇头，道：“梁家只有我一个人侥幸逃了出来。但天下还有一个人可能会知道这个方子。”

孟说道：“是谁？”梁艾道：“江南君田忌。”

昔日孙臆在魏国被师兄庞涓陷害，同时受臆刑和黥刑，到齐国显达后，当时还是齐将的田忌曾多方为他寻找名医，去除脸上象征耻辱的墨字，但始终没有找到好的医治办法。“围魏救赵”后，赵国为感激田忌和孙臆的存国之恩，派来一名姓梁的医师到齐国，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医治，最终除去了孙臆脸上的墨字。那医师，就是梁艾的大伯了。

孟说道：“你是说，你大伯教会田忌去除墨字之法？”梁艾道：“我大伯在齐国待了半年之久，就住在田忌府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应该早学会了这法子。”

孟说心道：“田忌虽是齐国人，现在却是我楚国的封君。如果当真是他设法为笄笄除去了脸上的墨字，笄笄势必是为他所用。他不可能为了自己盗取和氏璧，必然是为了他的母国齐国。莫非他在华容夫人遇刺当晚到齐国质子田文府上，为的就是这件事？”一念及此，忙谢道：“多谢梁医师提醒。”

梁艾笑道：“不用客气。我帮了宫正君一个忙，宫正君也要帮我一个忙才好。”

孟说道：“医师但说无妨，只要孟说能力所及，必不敢推辞。”梁艾四下一望，见左右无人，才道：“那日我被人跟踪的事，卫士已经告诉我了。我自己后来设法到十里铺看了一眼，宫正君可知道自称主富的赵国商人是谁？”

孟说道：“是谁？”梁艾道：“赵国太子赵雍。”

孟说虽然早料到主富的身份非同一般，但闻言还是吃了一惊，随即点头道：“难怪有那样的气度，原来是赵国太子。”

梁艾道：“宫正君放心，赵雍不是常人，他生平志向极大，对和氏璧这样的玩物是不会放在眼里的。”

和氏璧是楚国镇国之宝，又有“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诸侯国无不趋之若鹜，他却说是“玩物”，也可谓十分独特了。

孟说道：“那么医师认为赵太子是为何来到楚国？”梁艾道：“为我，为我而来。宫正君别不相信，当初力主将我们梁家尽数没为刑徒的就是赵雍，那番‘法重于城’的话也是他说出来的。听说他曾经立下重誓，非要把我抓回赵国不可。”

孟说道：“既然如此，医师为何不向大王禀报此事，由大王派人将赵太子扣留或是驱逐回国了事？”

梁艾道：“赵国与楚国虽不交界，却一直是盟国。昔日魏国攻打赵国，楚国也曾派兵援救。赵雍这次秘密来到楚国，不肯表露身份，也为了方便行事。我若揭破他的身份，他就会立即成为大王的座上宾。宫正君也知道，大王而今病得很重，万一赵雍说服大王，要用财物或土地等外交手段换我回赵国，那我不是要遭殃了？”

孟说道：“那么医师是要我帮你设法对付赵雍？这怕是有些难办，毕竟他是赵国太子。”梁艾道：“眼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主富就是赵国太子赵雍，他自己不肯说出来，谁还会知道？宫正君不是奉大王之命全权负责守护和氏璧么？只需给他冠上个觊觎和氏璧的罪名，就可以正大光明地驱逐他出楚国了。”孟说道：“这个……”

梁艾正色道：“宫正君，我敬你是个坦荡君子，才将所有的事情告诉你。其实我本来可以说赵雍就是为了和氏璧而来，那样你不一样要派人防备他么？”

孟说道：“医师说的极是，我也很感激。如果赵雍一直在图谋暗中绑架医师，劫质在楚国也是重罪，我一样要派人调查他。医师放心，只要有我孟说在，就绝不会让赵雍从我眼皮底下将你绑走。”

梁艾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露出笑容来，道：“如此，就多谢宫正君了。”

孟说离开路寝，赶来官署拜见令尹昭阳，禀报笄簪一事。而今楚王病重，令尹总揽国事，田忌和田文身份都非同小可，他要有所行动，势必要先请示昭阳。

昭阳闻报后道：“孟宫正亲受大王之命守护和氏璧，只要事关和氏璧，可自行处置，无须禀报本尹。”

他如此做，一来显得尊重楚威王、信任孟说，有刻意笼络这位楚国第一勇士之意；二来也可以避免亲自得罪田忌。

孟说微一迟疑，即躬身应道：“遵命。”

昭阳又道：“宫正君不妨再叫上屈莫敖和他那位聪明过人的姊姊作为帮手。窥探和氏璧的有不少都是诸侯国的人，牵涉外交，这也是屈莫敖分内之事。”

孟说心道：“虽然令尹说有事不必回报，但和氏璧事关重大，终究还是要小心些才好。”忙禀道：“请令尹准许将南宫正调派给臣做帮手，专门追查和氏璧之事。”

昭阳见他谨慎周全，很是高兴，道：“准。我会命屈司马暂代你二人宿卫王宫之职。宫正君，你办事精干，这次可就全靠你了。”

孟说辞了昭阳，先到官署叫上屈平，又寻到南杉，三人一齐回来屈

府，与嫪毐会合后，才原原本本地说了江南君田忌有可能勾结笄篲之事。

屈平道：“老实说，我一直很佩服田忌的为人，虽然被齐国逼得走投无路，不得已抛家弃子，流亡楚国，却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齐王的坏话。而且他来楚国十五年，重新安家落户，也算是半个楚国人，却从不肯为楚国效力，只是远远避在江南，不问朝政，不理军事。”

嫪毐道：“如此不是愈发显得田忌可疑么？他心怀故国，日夜盼望的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再回齐国。若是齐王命他盗取和氏璧，以此作为让他回国的条件，他会不做么？”

孟说道：“田忌高义，天下尽知。但他确实有许多可疑之处，这次回来郢都，不先到王宫朝见大王，而是悄悄地溜到了齐国质子田文府上。”屈平道：“这点的确是田忌的不对。按照惯例，就算是齐国使臣要见质子，也应该事先知会楚国，得到允准才行。”

孟说道：“田忌到令尹府上做客的当晚，我和南宫正就发现了可疑人。如果这也是巧合，那就实在太巧了。”南杉道：“会不会那笄篲就是装扮成田忌的随从混入了昭府，被我和宫正君发现形迹后又迅速退回了代舍？所以我们接连搜查两遍，也是一无所获。”

孟说道：“我也是这样认为。但目前我们并没有实证可以指证田忌，也不能就凭这些推测当面质问他。”

屈平道：“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来一招釜底抽薪，如果田忌当真是为和氏璧而来，那么齐国质子田文一定卷入了其中，很可能还是这件事的主谋。他不是一直想回齐国么？我这就去官署拟表，奏请大王遣送田文回国，请齐国另换新的质子。只要大王准奏，我们即刻派人秘密将田文送走。等田忌知道消息时，田文早被强行解押出境了。”

嫪毐道：“这主意极妙！想来田忌也是身不由己，田文一走，应该再没有人逼他，也许他意图染指和氏璧一事会就此作罢。”

孟说也道：“嗯，好主意，这就请屈莫敖去办吧。不过我还有一点担心，即使田忌肯罢手，那笄篲应该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田忌不是还住

在昭府中么？我们这就分头行事吧。”

屈平遂赶去官署，孟说、南杉、婁半则来到令尹昭阳府上。

当日昭阳府上出了风波，田忌本有心告辞，但昭阳极力挽留。田忌也觉得如果坚持离开难免会更加落人口实，遂顺势留了下来，示意自己胸无芥蒂。但却极力约束侍从只留在代舍中，不得再四处行走。

孟说三人进来时，田忌正在庭院中散步。孟说上前见礼，道：“君上可还好？”田忌笑道：“好，很好。”

孟说道：“城中出了大盗，已经三次‘光临’臣的寒舍，臣是特意来提醒君上多加小心。”取出绘有笱簞样貌的布帛，有意遮住字样，道，“就是这个人。”

田忌略略一看，当即“咦”了一声。

孟说道：“君上认得这个人？”田忌道：“不认得。只是看到这人受过黥刑，我想起了一个老朋友来。”孟说道：“这个人就是笱簞。”田忌道：“啊，居然是他！我听说他的大名已经很久了，原来长得这副样子。”

孟说道：“很可能他已经设法除去了脸上的墨字。”田忌挑起了眉毛，明显愣了一下，这才问道：“他又回来郢都了？”

孟说点点头，道：“应该是为和氏璧而来。我今日特意拿来他的相貌，要请所有人看一遍，记住他的样子，一旦有发现，就请立即通知我。”

田忌沉默半晌，招手叫过侍从，道：“将所有人叫出来。”

孟说遂请田忌部属一一看过图像，暗中则将真人与笱簞相貌比照，但却没有发现端倪。不仅如此，出来代舍后，又让昭府上下看过布帛，也没有人声称见过这样一个人。

南杉道：“听说笱簞技艺高超，从未失过手。但人的能力终究有限，

昭府不是普通民宅，他如果要想做到万无一失，事先会做许多观察，一定已经混进来查看地貌。怎么会没有人见过他呢？”

孟说叹道：“这图像是根据老卫士的描述画的，隔了十多年，记得已不是那么清楚，画出来就更变样了。我自己小时候也见过笱篴，但现在也不怎么记得他的容貌了。想不到他三次光顾我家，将我家偷得精光，我居然连他到底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婁半道：“这笱篴如此胆大妄为，居然先后三次到宫正君家里盗窃。我有个主意，宫正君不妨命人撤下通缉他的榜文，反正这图像也没有多大用处。他以为宫正君服软，自然不会再来找麻烦。不仅如此，这愈发会助长他的自大心理，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他。”

虽然未能从田忌一方发现线索，孟说却不愿意就此向笱篴示弱，道：“笱篴如此狂妄，既然非要针对我，不如由我来一次诱捕。”

南杉道：“宫正君打算如何做？”孟说道：“上次因为华容夫人的案子，太子酬谢了一双玉璧给我，我因为受之有愧，暂时收在宫中，未带回家。不如就用这对玉璧做饵，来诱笱篴上钩。”南杉道：“好，我这就去安排。”

婁半却是很不放心，道：“当年笱篴能在千军万马中探囊取物而不为人察觉，你们再如何安排，防守能比军营还要严密么？”

南杉道：“笱篴本事再大，终究只是个人，我不信他有通天遁地之能。”轻握了一下恋人的手，道：“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妥当的。”婁半道：“那我跟你一起去。”

孟说遂与婁半、南杉分手，径直来到十里铺客栈，问店家道：“腹兑和司马错可还住在这里？”店家道：“还在这里。不过腹君刚刚接信出去了，司马君应该还在楼上。”

孟说心道：“这两人明知道唐姑果已死、墨者想要夺取和氏璧的意图已经暴露，却还滞留在这里不走，说不定是在等待墨者的后援。”又问道，“那姓田的墨者可有再来过？”店家道：“没有。自从他上次跟宫正君

一起来过一次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孟说猜想田鸠一定已赶回秦国，向墨家巨子和秦王禀报，遂上楼来，敲开司马错的门，直言告道：“墨家协助秦国夺取和氏璧的计划已经败露，你们再留在这里也不能有所作为。从今日起，我会派人严密监视这里，如果稍有异动，我就会逮捕你们法办。你最好还是和腹君早日回秦国去。”

司马错道：“我早告诉过宫正君，我和腹兑只是来楚国游玩。难道因为腹兑是腹巨子的爱子，就怀疑他要夺和氏璧？那么你是孟巨子的孙子，是不是也有夺璧的嫌疑呢？”孟说道：“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了，这是我看在先人情分上最后的劝告。”

出来房间时，正好遇到赵国商人主富——也就是赵国太子赵雍。

赵雍先笑道：“宫正君可有捉到那名身怀鱼肠剑的凶手？”孟说道：“还没有。主先生可有好法子？”

赵雍笑道：“听说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笄笄，我能有什么法子？”顿了顿，又道，“宫正君此刻的心情，应当相当焦灼吧？”

孟说道：“这话从何说起？”赵雍道：“明知道那人犯了罪，明知道他姓甚名谁，却无法将他绳之以法，宫正君难道不焦灼吗？”话中俨然别有深意。

孟说道：“我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凶手落网是早晚之事。”顿了顿，又道，“主先生是明理之人，想来该知道赵国有赵国的法律，楚国有楚国的法律。如果因为执行赵国的法律就要触犯楚国的法律，那么我是一定会干涉的。”

赵雍一时愣住，大概料不到孟说已然知道他的来历和意图，好半晌才道：“那是当然。今日承教了。宫正君，请。”擦肩而过时，又低声笑道：“不过我想要做的事，从来没有做不到的。”孟说道：“好，我拭目以待。”

出来客栈时，正遇到昭府的管家。孟说不免很有些惊讶，问道：“管

家来这里做什么？”

管家笑道：“还不是为寿宴做准备？夫人怕宾客太多，府上人手不够，要从十里铺订一些菜肴，我家少主君最喜欢这家的菜了，小人是来送菜单的。”忽听得里面琴声叮咚，有女子宛转吟唱，不由得眼前一亮，问道：“那是谁在唱歌？”

孟说道：“应该是那个名叫桃姬的女乐，我每次来都差不多能看到她。”不及多说，就此告辞。

正拐过街角，卫士庸芮匆匆奔过来叫道：“宫正君，我刚才无意中又看到那名墨者了。”

孟说道：“田鸠？他怎么还在这里？”庸芮道：“他一直在跟腹兑争吵什么，就在前面河边上。”孟说道：“去看看。”

二人赶来龙桥河边，却见腹兑双手紧握一柄短刃，正指着田鸠腹部。田鸠捉住他手腕，竭力抵挡。

孟说忙大喝一声，道：“做什么？快放下兵器！”

腹兑微一偏头，随即转头，短刃就在那一刹那刺中了田鸠，他捂住腹部，慢慢软了下来。腹兑“啊”了一声，慌忙松开手，转身就跑。

孟说命道：“你看看田鸠还有没有救，我去追腹兑。”庸芮道：“遵命。”

孟说提气急追，终于在市集东面追上了腹兑，捉住他手臂，反拧到背后，喝道：“你杀了人，还能往哪里逃？”腹兑挣扎着叫道：“我不是有意要杀他，是他逼我杀他的。”孟说道：“少废话，跟我走！”

走不多远，庸芮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叫道：“宫正君，不好了，那名墨者自己投河了。”

原来庸芮见田鸠伤在要害之处，流血极多，便打算就近叫几个人

来，用木板抬他去医治。哪知道刚走出数步，便听见背后有动静，回头一看，田鸠挣扎着坐了起来，一头栽入河中。

腹兑闻言，咬牙切齿地道：“他这是非要害死我呀！”孟说道：“你说什么？”

腹兑气愤之极，再也不肯开口说话。

几人忙重新赶来田鸠投河的地方，却只见河岸边一摊鲜血，河上船只往来穿梭，不见人影。

楚国水系纵横，郢都城內所有的河流、湖泊均交叉连系在一起，又有多条明道、暗道与城外的云梦泽、长江、汉水、沮漳河等相通，田鸠这一投下水去，也不知道被暗流冲到了哪里，怕是再也难以打捞到，最终喂了大鱼，尸骨无存。

孟说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人影，便道：“你先押他去官署。”腹兑道：“不，你们不能抓我。我……我是墨者。”

墨家有自己的法律，但往往比诸侯国法律更严酷。墨者犯法，通常都由墨家巨子自行处置。

孟说闻言，便与庸芮押着腹兑回来十里铺客栈，进来司马错房间，开门见山地问道：“腹兑是墨者么？”

司马错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见腹兑手上、衣襟上均有血，被庸芮执在一旁，料来是闯了大祸，若不承认是墨者，他便会立即被逮去官署，只得老老实实地答道：“是，腹兑是腹巨子之子，自小就是墨者。”

孟说道：“那么你也是墨者？”司马错道：“我不是。”

他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极强的荣誉感，不愿意靠撒谎脱身，料想到了这个地步，再也难以在楚国待下去，索性实话实说，道：“我跟孟宫正一样，也是军人，不过我是秦国的军人，这次是受我国大王之命来协助唐先生办事。我和腹兑化装成富家子，只是要掩人耳目，方便行事。”

孟说道：“既然唐姑果是你们楚国之行的主事之人，他意外被杀，你们为何还滞留在这里？”司马错道：“我们已经派人回秦国禀报，正在各自等大王和腹巨子的命令。”

孟说道：“那么田鸠呢？”司马错道：“田鸠是前任巨子田巨子的独子，向来独来独往。”

田巨子就是田襄子，是孟说祖父孟胜在自杀前亲自选定的巨子继承人。

孟说道：“腹兑刚刚杀伤了田鸠，田鸠自己投河而死。”

他本以为司马错会万分错愕，但对方却一点也不惊讶，只默默看了腹兑一眼。

腹兑道：“不是我要杀他，是他非逼得我杀他。”

孟说转头道：“先带他回他自己房间。”等庸芮将腹兑拖走，孟说这才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肯说也无妨，我会立即以间谍罪名逮捕你，以杀人罪名逮捕腹兑。”

司马错正色道：“宫正君可以逮捕我，我是军人，敢来楚国，就已经有赴死的准备。但腹兑是墨者，按照惯例，墨者伤人、杀人都由墨家巨子处置。”孟说道：“这我自然知道。可腹兑和你之前不是都一再强调跟墨家无关么？我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为了帮腹兑逃脱楚国法律才假称他是墨者？我看得出他很享受眼前这种锦衣玉食的生活。”

司马错急道：“腹兑的确是墨者，田鸠跟他争吵，也是认为他违背了墨者清苦的原则。”

他知道如果不说实话证实腹兑的墨者身份，势必难以脱身，只得道：“墨家的事，具体情形我也不是十分清楚。但听说腹巨子多病，已经开始在众弟子中挑选继任。田鸠在墨者中声望很高，是下任巨子的有力人选。腹兑一直有心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巨子之位，对田鸠多少有些忌恨。”

孟说道：“可墨家教规森严，选任巨子并非公选，而是由上任巨子任命。田鸠威望再高，如果腹巨子指名腹兑继任，他也只能遵从。”司马错道：“是，但许多墨者不服气，分化为两派，不少反对派甚至因此离开了秦国。所以这次腹巨子同时派腹兑和田鸠出来，也隐有考查两个人表现的意思。”

孟说道：“那么你为何对田鸠之死一点也不惊讶呢？”司马错道：“孟宫正是孟巨子后人，论起来也不是外人，我愿意实言相告，但请放了腹兑。”

孟说心道：“腹兑是墨者，理该放他走。墨家法律，伤人者刑，杀人者死，他回去秦国也难逃一死。若腹巨子袒护亲子，等于公然破坏教规，从此再无声誉可言。但无论腹兑结局如何，这都是墨家内部事务，轮不到我来插手。”当即应允道：“好，我答应你，稍后就派人押送他到秦国边境。”

司马错道：“腹兑和田鸠二人之争，不光是巨子位之争，还关系墨家的派系之争。田鸠那一派，还是墨子“兼爱非攻”的那一套。而腹兑这派，则支持秦国统一六国，认为只有天下一统，才不会再有战争。我国大王自然要支持腹兑，所以这次派我来楚国，实际上是要我暗中杀死田鸠，为腹兑除去竞争对手。但田鸠警觉性很高，一路不与我们同行，到楚国后也不同住，极少露面，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孟说又想起那个满天星光的晚上来，田鸠在门前的槐树下与他相对而坐，问了一番话。虽然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孟说却第一次感受到了他的情感起伏。也许即使他是坚定的田派，也对多艰的时局感到茫然，所以才来问孟说的看法。可他为什么偏偏选了只有过一面之缘的孟说呢？仅仅因为他们都是墨家巨子的后人么？

沉思许久，孟说才问道：“唐姑果知道你此行的真正目的么？”司马错不答，但分明就是默认了。

孟说这才知道田鸠为何不等待救助，而是要投水自杀——他一定是明白了过来，原来同伴想要他死。他知道自己受了重伤，再也无力回去秦国，所以干脆投水自杀，他死了，也就等于腹兑死了。即使腹兑有父

亲腹巨子^卬庇护，侥幸不死，但腹派在道义上也完全被打败了，他的田派自然会大占上风。这人其貌不扬，看起来呆头呆脑、木讷寡言，却能在伤重的时候考虑得如此深远，当真是人不可貌相。

孟说问道：“多谢司马君直言相告，这就请跟我走吧。”带司马错出来，命庸芮送腹兑到司马屈匄处，请屈匄派一队士卒押其出境。

腹兑听说可以回去秦国，颇见喜色，又指着司马错问道：“他呢？”

孟说道：“他是秦国军人，不得允准擅自进入楚国，按例要当间谍处置。你放心，他不会被处死，只会被扣押起来审问，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遂带司马错到大狱囚禁。

回来王宫时，正好遇到屈平，屈平喜滋滋地道：“那法子成了，令尹奏明了大王，大王也批准了。”

孟说问道：“大王同意放齐国质子田文回去齐国么？”屈平点点头，道：“今晚就会连夜派兵押解他去边境。田忌那边查得如何？”

孟说道：“一无所获。你姊姊和南宫正现下都应该在我家里，屈莫敖稍等我一下。”到王宫中的住处取了太子槐赠送的玉璧，与屈平一道回家中。

刚拐上街口，就见到缠子率领众卫士笑嘻嘻地迎了上来，不过都换上了便服。

缠子笑道：“宫正君放心，南宫正已安排妥当，那笄笄敢再来，定教他有来无回。”孟说道：“辛苦各位了。”

他见屈平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问道：“屈莫敖认为笄笄不会再来么？”屈平道：“宫正君可别小瞧了笄笄，他虽然赌强好胜，但却是个机灵人，寿宴不日即到，他既意在和氏璧，绝不会因小失大。”

事情果真如屈平所料，笄笄接连三日都没有出现。孟说见如此下去只是徒然消耗人力，便令埋伏的卫士撤去，依旧将玉璧送回王宫住处，自己专心安排令尹府中的寿宴。

齐国质子田文被秘密遣送出郢都后三日，田忌才得知了消息，立即主动向令尹昭阳辞行。昭阳虽然尚不能肯定田忌是否真的与笱筍勾结，计划为齐国盗取和氏璧，但对方确实有种种可疑之处，现下肯主动退让，总比撕破脸皮从此绝交要好，于是也不再挽留。田忌自率随从回去楚国的江南封地。十年后，齐威王死，齐宣王即位，田忌终究还是受召回齐国复职。田文则继承了父亲田婴的爵位，广召门客，成为著名的孟尝君。这是后话。

如此一来，齐国和秦国两方觊觎和氏璧的势力均被击破。这可是诸侯国中最强的两个大国，齐、秦无力再夺和氏璧，魏国、韩国以及远在北方的赵国、燕国就更不用提了。局面豁然开朗，令尹昭阳阴郁了许久的脸上也一下子雨过天晴起来。

知情人诸如孟说、屈平等人仍然忌惮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笱筍，虽然心中期盼他已经跟随田忌离开，但又知道他绝不是主动放弃的人，所以依旧将其视为大敌，昭府内外的许多防范措施都是刻意针对他而为。

令尹夫人南娟的寿宴终于如期在昭府举行。男主人是位高权重的令尹，女主人则是未来王后的亲姊姊，郢都城中稍微有些头脸的人物自然都要赶来巴结。当然也不是所有想来的人就都能来。昭阳事先早拟定了一份宾客名单，只有名单上的受到邀请的人才能进入昭府。

周人礼俗，饮酒须在晚上。楚人虽然不受约束，但大型宴会也是习惯从傍晚天黑时开始，一般要闹到半夜。下午申时，陆续有宾客到来。负责昭府宿卫的孟说和南杉高度紧张，亲自站在门口查验宾客身份。

孟说跟南杉、屈平等人合议，为防止窃璧者混入昭府，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居住在昭府的所有人都被登记，每个人都发了一枚木牌系在腰间。木牌是同一根楠木制成，有独特的纹理，旁人难以仿冒。不同身份的人，佩戴不同颜色的木牌：令尹昭阳、夫人南娟、独子昭鱼等家眷挂红牌；门客如陈轸、甘茂、张仪等挂黑牌；婢女、仆人挂黄牌，有资格进入厅堂服侍的奴仆的黄腰牌上则另加两道红杠。每枚木牌上都刻有

名字，卫士可以随时查验，没有木牌者当场处死。拜寿的宾客中，主人挂绿牌，随从挂紫牌。

昭府内又被分为数区，像宴会厅这样重要的地方，只有挂红牌、绿牌、黑牌者以及挂黄红腰牌的心腹奴仆才能进入。挂紫牌的随从们则会被集中在南边的一座院子中，限制出入行走。那院子原是供贵客居住的代舍，正好田忌离开后空了出来，独立封闭，大门处有卫士严密监视，是理想的软禁之所。

如此一来，宾客中无论谁想盗取和氏璧，他和手下被不同颜色的腰牌区别开，又被地域隔开，无法来回通传消息，各自势单力孤，难成其事。即使是笈笕这样身手了得的神偷，也不可能凭空而降，多半要靠化装成宾客随从混进府中，但即使他混了进来，也只能是被软禁在院子中，难有作为。为了准备这个宴会，孟说几人反复商议，才想出了这个法子，可谓煞费苦心。

守卫外围大门等要害之处的都是孟说临时从王宫调来的心腹卫士，防止昭府内有人徇私，与外人勾结。除了安排一队队卫士往来交叉巡视外，孟说还命人在府门两旁用木头临时搭建起了两座瞭望台，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宴会厅前院的情形。瞭望台上各安排有两名卫士，专门负责监视异常动静。

太阳落山时，宾客差不多都已经赶到。极为意外的是，孟说居然看到了赵太子赵雍，带着数名随从昂然而来，忙上前拦住，道：“我不记得宾客名单上有主富君的名字。”

赵雍笑道：“我是赵国太子赵雍，凭这个身份能不能进去？”

孟说见他自曝身份，只得命人进去禀报昭阳。昭阳惊讶之余，忙亲自率众门客出迎，道：“赵太子大驾光临，当真令寒舍蓬荜生辉。”

孟说只得命卫士在绿牌上刻上名字，上前奉给赵雍。

赵雍奇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孟说道：“是一点防范措施，太子须得凭它在府中出入。”赵雍笑道：“如此看来，今日我能一饱眼福，有幸看到闻名天下的和氏璧了。”接过绿牌系在腰间。

孟说又一一问过随从的名字，给每人发了一枚紫牌，命卫士带他们去旁边的院子。

卓然抗声道：“我们是太子随从，当然要扈从在太子身边。”孟说道：“抱歉，今日就是本国太子殿下下来，也是这个规矩。卓君放心，赵国太子是楚国贵客，我会单独加派人手，一定保护太子周全。”招手叫过心腹卫士缠子，令他带两名卫士贴身保护赵雍。

昭阳也笑道：“臣不知道太子殿下今晚要来，不然就不会事先定这个规矩了。不过孟宫正是奉我国大王命令便宜行事，太子还是依从了他吧。”

赵雍只得讪笑道：“如此最好。”挥手命随从将携带的寿礼交给缠子，转头重重地看了孟说一眼，这才跟随昭阳进去。

赵雍前脚刚进门，医师梁艾后脚就到了。他是楚威王最信赖的人，自然也是昭阳奉迎的对象，是以也在贵客的名单中。而梁艾也是个聪明之极的人，知道楚威王命不久矣，不及时巴结令尹和太子槐，他很可能会被送回赵国，特意准备了一份大礼，赶来为令尹夫人贺寿。

孟说上前将绿牌递给梁艾，道：“赵国太子赵雍也来了。”

梁艾一惊，道：“他凭什么进来令尹府？”孟说道：“他表明了赵国太子的身份，令尹亲自出来迎接。”梁艾脸色顿变，恨恨地道：“这竖子好阴险。”

孟说道：“医师放心，我派了人跟在赵雍身边，今晚无论他想做什么，都绝不可能得手。”

梁艾点点头，又摇摇头，叹了口气，抬脚跟着迎客舍人进去了。

暮色降临时，今晚宴会的真正主人太子槐率领两位夫人南媚、郑袖乘车到来。南杉忙迎上去，为姊夫、姊姊在腰间系上绿牌。

太子槐好奇道：“那筭筭当真会来么？”南杉迟疑了一下，答道：“臣认为他一定会来。”

太子槐笑道：“好。十几年前我曾见过笄笄，不过那时候年纪太小，现在已经不记得他的样子了。倒真想重新会会这位奇人。孟宫正、南宫正，抓住笄笄后，不要伤害他，直接带他来见我。”

孟说、南杉一齐躬身应道：“遵命。”

太子槐一到，宴会厅中乐声陡起，代表晚宴正式开始。

宴会厅设在正堂中。楚人喜欢浓烈的色彩，好红衣翠被。厅堂周围的墙面上挂上了轻软的翡帷翠帐，给这潮闷的初夏带来几许清爽的凉意。绿色的轻纱轻轻飘动，在灯光下闪烁着幽光，仿若碧波荡漾，又仿若置身竹林中，绿意盈盈。帷帐下端垂着流苏，流苏系着料珠。每每有人从墙边走过，便会带动帷帐，料珠互相撞击，飒飒作响，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正堂也是坐西朝东，西首为上首。上首正中摆着一具巨大的木雕虎座飞鸟形座屏，造型奇特，髹有彩漆。座屏前摆着两座青铜酒禁，分别是太子槐和主人昭阳夫妇的座次。这两座酒禁要比其余宾客的酒禁大出许多，显出主人的不凡身份。也只有这两座酒禁后铺着精美的象牙席，其余的宾客只能席坐桂席。

太子的亲弟弟公子兰坐在北首第一座。赵国太子赵雍虽然身份尊贵，却是不速之客，坐了南首第一座。大司败熊华、司马屈勾、莫敖屈平、昭阳之子昭鱼等人均依官秩在座席间。

昭阳府下门客不少，分坐在南、北两边宾客的后边，面前所摆的都是刷着黑漆的木制酒禁，虽然精美，但比起铜禁，则要明显低一个档次了。不过即使是木制酒禁，也倍觉荣耀，毕竟只有上等门客才有这个机会。因为人数太多，低级门客都没有座次，只能站在墙边看热闹。也有自尊心强的低级门客觉得伤了面子，干脆赌气躲在自己房中生闷气，不肯出来见客。

主宾寒暄一阵，各自分案就座。各人面前的青铜酒禁上早摆满了各色漆器，如杯、盘、豆^[1]、俎、勺、匙等，红黑相间的髹漆中描着细细

的金线，色彩浓烈，华丽典雅。酒爵中早已斟满美酒，托盘则盛满了食物。肉如山，酒如池，一时觥筹交错，好不热闹。

孟说听到宴会开始，刻有名字的绿牌尽数发完，表示宾客均已到齐，便下令关闭大门，道：“从现在开始，任何人要走出这扇门，都必须经过我和南宫正的批准。硬闯者当场射杀勿论。”卫士道：“遵命。”

正要掩上大门，忽听见门口有人尖声叫道：“公主驾到！”

孟说吃了一惊，忙命人拉开大门，果见江半公主一身雪衣，芳华绝代，婷婷站在门前，不由得愣住，嗫嚅道：“公主，你……你怎么来了？”江半微笑道：“我不能来么？”

孟说自从在凤舟上拒绝与公主交欢后，被她狠狠打了两个耳光，她从此再没有跟孟说说过一句话，却不知道今晚为何忽然一改常态，变得如此和颜悦色。

庸芮抢过来道：“公主是贵客，理该由主人出迎，请公主稍候，让臣进去通传。”江半道：“有劳。”

孟说垂手站在一旁，头也不敢抬。自从荆台之行回来后，他大多数时候都待在令尹昭阳府中为寿宴做准备，很少回王宫，自然也很少再见到公主。他偶尔听到过一些传闻，说是而今在楚威王身边侍奉的都是太子槐和公子兰，再也不是江半公主，大约是受了关于她两个弟弟身世流言的牵累。一直承欢膝下的掌上明珠，忽然遭逢母亲去世，又被父亲冷落在一边，想来她的日子，应该很不好过。

只在那浅浅的一瞥间，他发现她瘦了许多，昔日丰润的脸庞深深凹陷了下去，本就苗条的身段愈发纤弱，才花样年华的公主，竟是有几分深闺怨妇的落寞了。他虽然初时惊愕她竟会强颜欢笑地出现在这里，但很快猜到她今晚的用意——她失去了母亲，也等于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依靠，必须得竭尽全力来讨好太子。毕竟，她是两个弟弟的唯一寄托、唯一希望。

不知怎地，他心中忽然一紧，异常难过，命运让公主变成了这副样子，而他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江半倒是若无其事，招手叫道：“孟宫正。”

孟说迟疑了一下，还是走过去躬身应道：“臣在，公主有何吩咐？”

江半歪着头想了想，叹了口气，道：“还是算了。”深潭似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怅然来。

孟说不禁心头一热，低声道：“公主有事尽管吩咐，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江半微笑道：“当真？”

她反问得十分平静，但孟说还是听出了嘲讽的意味，不禁面上一红。他自然知道对方意有所指，想解释当初在凤舟上拒绝与公主亲热仅仅是因为她还在为母亲服丧期间，于礼不合。他喜欢公主，心中也渴望将来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地娶公主做妻子，虽然那只是一个极渺茫的希望，但在那之前，他绝不会碰公主一下。如果仅仅因为欲火就玷污了公主的清白，既对不起公主，也对不住自己。

江半道：“孟宫正，这是你第二次说这类的话，我可是记住了。”似笑非笑，似嗔非嗔，似怨非怨。

她就站在他面前，距离如此至近，但他却看不透她的心，仿若天上的浮云一般缥缈蒙蒙，遥不可及。

幸好这时女主人南娟亲自降阶出迎，赔罪道：“公主大驾光临，臣妾不胜荣幸。原以为公主伤心华容夫人之事，身子不好，未敢惊扰，想来是臣妾的不是了。”

江半笑道：“夫人何须见外？你是太子的姊姊，太子是我的兄长，你也就是我的姊姊。姊姊过生日，妹妹理该来道贺。”

南娟道：“公主有心。”命孟说取来一枚绿牌，亲自为江半系在腰带上，道：“公主请进吧，大伙儿正在等你。”

公主侍从随即抬着一个大箱子跟了进来。孟说问道：“这是什么？”江半回头道：“这是我为夫人准备的寿礼。”

楚国习俗，宾客会在宴会中向寿星祝寿献礼。南娟虽不知道箱子里

是什么，但既是公主所送，料来非同小可，便命侍从直接抬去宴会厅外。

孟说见那箱子大的可以藏下一个人，有心拦下查验，可又忌惮公主，不敢开口。南杉似是猜到了他的心思，低声道：“宫正君放心，那箱子虽大，内中的东西却极轻，不会有人藏在里面。”

孟说仔细一看，果见两名侍从各用一只手提着箱子两边的铜环，脚步甚是轻快，丝毫不似有重物在里面，这才放下心来，命人掩上大门，用木柱门好。

南娟引着江半进来宴会厅时，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这位美得惊人的公主身上。江半却是熟视无睹，径直走到上首，笑道：“太子哥哥，你来得好早，怎么出宫时也不叫我一声？”

她兄妹二人素来有不和的传闻，众人听到公主语气中大有撒娇之意，显是跟太子极为亲切，不由得愣住。

太子槐自然知道江半今晚不请自来是为了讨好自己，她将来必然要嫁去诸侯国，但两个弟弟公子冉和公子戎还在楚国。她刻意示好，无非是指望自己将来即承王位后对她的弟弟好一些。可想到之前华容夫人母女利用父王的宠爱多方构陷，想要废掉自己的太子位，不免很有些要当面报复的冲动。

转念又想道：“今日是令尹夫人的寿宴，还是不要闹出什么乱子的好。反正江半再也不能与自己争锋，不如给她个好脸色，万一将来她当上某国王后，说不定还有用得上的时候。”当即笑道：“是我忘记了，是我的不对。来人，快些给公主设座。”

负责安排座次的管家见众人均已经就座，一时不知道该将公主安排到哪里才好，不由得露出为难之色来。

赵国太子赵雍道：“公主若是不介意，不妨坐我的位子。”

江半见他座次仅次于公子兰，可见身份尊贵，自己却不认识，于是

问道：“足下是谁？”

公子槐笑道：“江妹你不知道，他是赵国太子，跟你一样，是今晚的不速之客。”

江半很是惊诧，道：“赵国太子也来了？失敬。”嫣然笑道：“我还是跟兰弟挤一挤吧，不敢有劳赵太子起身。”

自行过去与公子兰坐了一案。他们本是同父异母的姊弟，也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只是江半不经意地一转头，居然见到嫪半打扮成侍女模样，侍立在昭阳身后，不由一愣。

寿宴继续进行，又喝过一巡，就该是献寿礼的时候。献礼时，照例先说一番祝辞，再捧上礼物，然后众人对礼物品头论足，其实就是围坐畅谈，愉情悦志，图个热闹。

太子槐送的是一对莹润光亮的白玉镯，据称是玉工唐怪最得意的作品。既然是太子的礼物，无论好与不好，众人都要称赞一番。

太子槐笑道：“我这不过是抛砖引玉，一会儿大家看见了和氏璧，就知道我这不过是两块砖了。”

一听到“和氏璧”三个字，堂中登时一阵哗然。和氏璧自从面世以来，就是楚国的镇国之宝，一直被收藏在王官府库中，见过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是只闻其名，不见其形。后来即使楚威王将它赐给了昭阳，他也是郑重收藏，从不取出来展露。他们门下舍人众多，却无一人亲眼见过和氏璧。

站在一旁的门客张仪忍不住出声问道：“令尹君今晚当真会取出和氏璧，令我等一开眼界么？”昭阳微笑着点了点头。

众人便一齐嚷道：“快，快献礼，献完礼就可以观赏和氏璧了。”

轮到江半公主时，她起身笑道：“我这个礼物比较特别，得到堂外观看。请各位随我来。”

江半当先出来堂外，亲手掀开阶下的那口大箱子，俯身往里面拍了一下，登时“哗啦”一声，有一只大鸟张翅从箱子中飞了出来，腾空而去。

宴会厅四周伏有不少弓弩手，听见动静，一起起身，张弓瞄准。

孟说忙叫道：“停，停手。”

南娟很是惊异，不知道公主为何要送只大鸟给自己，忙问道：“公主，这是什么名贵的鸟？”

却听见“哗”的一声，那鸟又俯冲了下来，开始在上空盘旋。

屈平眼尖，先辨认了出来，惊叫道：“啊，这不是真鸟，是木鸟。”江半笑道：“屈莫敖好眼力，这正是昔日公输般亲手用木头和竹子制作的木鹊。”

众人听到原来这就是公输般那只能飞三日的木鹊，登时发出一阵惊呼。

公输般是鲁国著名的能工巧匠，长期居住在楚国，沉迷于制作各种新奇器具，这木鹊就是他的最神奇的作品之一，能像真鸟那样自己在天上飞。墨家第一任巨子墨子也是制作器械的高手，看到这只木鹊后很不服气，道：“我用三寸之木就可以做一个车轴，能够承受五十石的载重，只需用片刻工夫。你做这只鸟费时费力，却只能在天上飞来飞去，又能派什么用处呢？”传说公输般听到这话后就销毁木鹊，从此只为楚国制造军事器具，如云梯、钩挠之类。想不到这只传奇的木鹊原来还存在世上，依旧能够翱翔。

正仰头观看之时，忽然又一声响，那木鹊身上不断撒下点点磷光来，仿若点点火花，在黑魑魑的天幕中极为好看。

江半道：“这是我命巧匠在木鹊身上添加的一点新鲜玩意儿，意在为夫人贺寿。”

南娟“啊”了一声，欢喜异常，道：“多谢公主。”

孟说一直刻意留意四周的动静，见众宾客尽数涌到庭院中，争相仰头观看木鸢，便来到宴会厅中。却见那女乐桃姬正从琴身下抽出一柄匕首，忙上前喝道：“你做什么？”

桃姬吃了一惊，本能地扬刀扎来，却被孟说一把握住手腕，夺去了匕首。

桃姬只觉得手腕剧痛，挣扎不得，怒斥道：“放手，快放手。”与之前软弱胆怯的女乐形象完全判若两人。

孟说不欲声张，招手叫过两名卫士，命他们带桃姬出去，先捆绑关押起来，等宴会结束后再另行审问。

桃姬刚被带走，赵国太子赵雍便匆匆进来，问道：“桃姬犯了什么错？”孟说道：“这是她从木琴下取出的匕首，我亲眼所见。”

卫士缠子紧紧跟在赵雍身后，闻言道：“这女乐原来是个刺客。”

昭阳正好进来，悚然而惊，道：“今日贵客极多，半点马虎不得。孟宫正，你立即派人去拷问她，问出她是否还有同党在这里。”孟说道：“遵命。”

赵雍忙道：“等一等，这……这只是误会。”

昭阳满腹狐疑，问道：“误会？太子殿下，这女乐将匕首藏在琴身下带入本尹府中，会有什么误会？莫非你认得她？”赵雍道：“她……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

未来的赵国太子妃竟然是女乐，未免太过令人匪夷所思。赵雍只是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也觉得不妥，又解释道：“她只是假扮成女乐。”

但这句话并不能说明什么，反而加重了赵雍本人的嫌疑。如果桃姬真是赵国太子妃，假扮女乐混进昭府，那么赵雍今晚到来是否也是别有意图？他们要行刺的对象到底是谁？还是只想用行刺制造混乱，好盗取和氏璧？

昭阳见已有宾客陆陆续续地进来厅堂，便道：“孟宫正，请太子殿下到隔壁歇息。”

孟说便带赵雍来到隔壁厢房，直言告道：“殿下最好还是快些说实话。即使令尹不敢对你和你的未婚妻如何，但你的随从都免不了被严刑拷打的命运。”

赵雍急道：“嗨，这真不关我的事啊，我的属下更是什么都不知道。”

孟说道：“不关太子的事？桃姬不是你的未婚妻子么？”赵雍道：“她……她……”

孟说见赵雍神色焦灼，欲言又止，当即明白了过来：这位赵国太子喜欢上了女乐桃姬，他只是想救她，才谎言称她是自己的未婚妻子，想用自己赵国太子的身份庇护她。哪知道庇护不成，反而将自己卷了进来。他若说出真相，救得了他自己和部属，就再也救不了桃姬。

孟说道：“臣大概明白了，太子请回宴会厅继续喝酒吧。缠子，送赵太子回去。”

赵雍急忙问道：“你……你要去拷问桃姬么？”孟说道：“抱歉，这是下臣职责所在。”

赵雍道：“等一等，她……她真的不是女乐。”不得已，赵雍只能说了实话。

原来那桃姬竟然是现任韩王韩宣惠王的女儿，她名字中的“姬”不是通常的“美好之女子”的意思，她是真的姓姬。堂堂韩国公主，竟然在客栈做女乐，实在令人跌掉眼珠。但从第一次见面就全力维护她的主富也不是什么赵国商人，而是赵国太子赵雍。他生平最好冒险，常常化装成百姓游历民间。这一次来楚国，是为了捕捉那逃走的刑徒梁艾。他带的随从虽然都是武艺高强，但梁艾一直住在王宫中，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只能一直派人在王宫门前监视。好不容易等到梁艾被孟说请去验尸，他身边又有王宫卫士，是以始终不能成事。

桃姬来到楚国已经有一段日子，虽然刻意装扮成身份卑贱的女乐，但赵雍与她朝夕相处，还是很快就识破了她的身份。桃姬称她只是想得到和氏璧，装扮成女乐在酒肆中厮混，是因为她听说昭阳之子昭鱼喜爱十里铺客栈的菜肴，常来光顾，所以想利用昭鱼来接近和氏璧。哪知道楚国变故连连，先是华容夫人在纪山遇刺，后是太子槐一方受到怀疑，昭阳不准昭鱼再像以前那样游走市井之间，是以她始终没有机会与昭鱼结识。赵雍得知桃姬意图后，心想天下多少豪杰觊觎和氏璧，她不过是一介弱质女流，能有什么本事从楚国入眼皮底下夺走玉璧，因而也并没有真正放在心上。

哪知道机会终究还是自己降临了，昭府管家到十里铺预订菜肴，意外听见桃姬的歌声，便请她当晚到昭府弹唱，为寿宴助兴。赵雍今日在客栈不见桃姬，方才从店家口中得知她被请到昭府之事，很是担心，忙赶来凤凰山，表明自己赵国太子的身份，顺利进入昭府。他也顺利在厅堂中见到了桃姬，但桃姬只是一意抚琴，佯作不识。他猜想她就算要动手也要等到昭阳取出和氏璧时，到那时再阻止她也来得及，所以一直只是刻意留意她的行踪。至于她将匕首藏在琴身下带入昭府，意图行凶，则是他完全不知情了。

孟说听了经过，便带着赵雍来到关押桃姬的柴房。那柴房是一间废弃的饭堂，里面堆了些杂物，临时被当作了囚室。孟说先让赵雍等人等在门外，自己独自进来。

桃姬被反绑在柱子上，口中塞了破布，无法怒骂出声，只能死死盯着孟说，眼睛快要喷出火来。孟说刚一取出布团，她便朝他面上吐了一口唾沫。

孟说也不生气，坦然举袖擦掉唾沫，道：“你这样子可不像韩国公主。公主不应该是贤淑有礼的么？”桃姬一愣，随即会意过来，恨恨道：“那赵雍全告诉你了。”

孟说道：“赵国太子也是逼于无奈，他先是担心你受辱，称你是他的未婚妻子，但如此一来，他就等于是你的同伙，所以只好说出了你的身份。你既是韩国公主，应该不会一个人来到楚国，你还有多少同党在这里？”

桃姬“呸”了一声，怒道：“你休想从我口中问出一个字。”

孟说道：“公主不肯说也无妨，我已下令逮捕赵国太子拷问，他既是你的未婚夫，肯定也是知情的。”

桃姬惊道：“你明知赵雍是赵国太子，还敢对他无礼，用刑拷掠他？”

孟说道：“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公主可知道我国国君战败回国，触犯律法，一样进不了郢都？更何况赵雍只是赵国太子，他勾结韩国密谋夺取和氏璧，拷打还是轻的。”

桃姬道：“不，赵雍不是我未婚夫，他根本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你快放了他。我……我也不是什么韩国公主。”

门外赵雍听见，再也忍不住，不顾卫士缠子阻拦，强行冲了进来。

桃姬这才明白究竟，又急又怒，道：“你……你们串通好了，一起来骗我？”

赵雍道：“你不是韩国公主？可我分明看见你身上有一块刻有‘姬’字的王室玉佩。”

桃姬也是个爽快性子，见事已至此，索性说了实话，道：“我是姓姬，但我不是公主，我是前相国韩侈的女儿。我骗你，不是想要抬高我自己的身份，是怕你因此猜到我的意图。”

孟说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你想要刺杀令尹君。”

之前秦国进攻韩国，韩国无力抵挡，韩国国相韩侈献计献城与秦国议和，然后再与秦国联合攻打楚国。这本是一条好计，秦国也愿意接受。但昭阳向楚威王献缓兵之计，假称要助韩抗秦，韩宣惠王信以为真，不顾韩侈苦劝，不再与秦国议和。结果楚国背信弃义，在秦军攻打韩国时不发一兵一卒，韩国连失数城，又将太子韩仓送到秦国作人质，这才没有亡国。韩侈气得吐血身亡。其独生女儿桃姬因此恨昭阳入骨，一心要杀其报仇，居然孤身一人来到楚国，在郢都安顿下来，意图寻机

行刺昭阳。

桃姬忿忿道：“不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一个人来到楚国，就是要杀昭阳报仇，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和氏璧。”

孟说得知真相，便赶来禀报昭阳。正好是众人献礼之际，昭阳便退出宴会厅，跟孟说来到厢房，得知桃姬是韩国国相韩侈的女儿后，很是意外，一时沉吟不语。

赵雍一心要救下桃姬，忙赶来求见，恳切地道：“桃姬不过是一时意气用事，还请令尹君高抬贵手。令尹君肯给我这个面子，将来我登上赵国王位，必然有所回报。桃姬即使不是真的韩国公主，却也是韩王的亲侄女。令尹放过她，韩王也会感激你手下留情，即使不能化敌为友，也不会再与楚国为难。”

昭阳虽然是个武夫，毕竟身居令尹高位，懂得其中的利益关系，断然不会因为一名并未造成实际危害的女子同时得罪赵、韩两国，当即笑道：“既然是太子殿下开口，本尹也只好给了这个面子。桃姬会暂时扣押在这里，不过殿下放心，明日一早我就会派人遣送她回韩国，保证她不少一根头发。”赵雍大喜过望，道：“多谢。”

孟说遂命卫士去柴房解开桃姬绑索，随便找一间空房软禁起来，明日再做处置。

昭阳笑道：“这下太子该放心了，这就回去继续饮酒吧。”赵雍道：“是。令尹君，请。”

缠子上前低声道：“宫正君，我看这赵国太子就是个多情郎君，还要我一直跟着他么？”

孟说点点头，道：“你还是跟着赵国太子，这样距离嫪毐也近些。万一她发现了什么可疑情形，你好及时听她吩咐。”缠子道：“遵命。”

宴会厅中的献礼还在继续。礼物实在太多，但有了公主别出心裁的木鸢礼物，其他奇珍异宝实在不算什么了。那木鸢还在昭府上空“哗啦

啦”地不停地盘旋，要等到三日力尽后才会落下。到了明日天亮时，肯定会吸引全城人的目光。

孟说又四下巡视了一圈，刚回到前院，便听见一片吵嚷喧闹声。走过去一看，却是卫士抓住了一名可疑男子。

那男子腰间挂着黑色的木牌，径直朝宴会厅走去。到灯光亮处时，却被眼尖的卫士发现他那腰牌可疑，上前拦住一看，竟然是一枚黄色腰牌，往灶灰里滚了一圈，看起来是黑牌，其实是假的。那男子当即被拦下，绑了起来。

自从孟说和屈平几人想出了用不同颜色的腰牌来区分不同的人后，就再也不会出现巡逻卫士因不认识所有人而出现的误放过坏人或是误抓好人的状况了。按照事先的约定，只要是不该出现在某一区域的腰牌出现，无论牌主是谁，均立即逮捕，捆绑起来丢进空房，等宴会结束后再具体审讯。

那男子却不肯服气道：“你们一定弄错了，我是黑牌，怎么会是黄牌呢？”

卫士讥讽道：“您老再眼花看不见，也不该分不出黄与黑吧。”正要将那男子拖走，他却认出了孟说，叫道：“孟宫正，你不是孟宫正吗？我是张仪啊，我们见过的。”

孟说一眼认出对方正是当初那紧盯着他腰带的下等门客张仪，忙解下他腰间腰牌，用袖子擦了几擦，果然是块下等奴仆戴的黄色腰牌，牌上的字已经被利刃刮花。

孟说一见那划痕细微如发，显是极锋利的利刃所划，忙命人解开绳索，问道：“你刚才去了哪里？”张仪道：“茅房啊。”

孟说道：“茅房里还有什么人？从你出来宴会厅到刚才被卫士拦下，一路上都遇到过什么人？”张仪道：“这个……”孟说厉声道：“快说。”

张仪吓了一跳，道：“我在茅房遇到了陈轸，再没有别人了。”忽听见宴会厅里一片欢呼雀跃，知道昭阳就要取出和氏璧供大家玩赏了，忙

道：“我得去看和氏璧。”转身就朝厅堂奔去。

卫士未得孟说号令，本待阻拦，但也有心看看那天下至宝和氏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居然只虚伸了一下手，便假意转身去追张仪。

孟说忙跟来宴会厅，命卫士立即封锁堂门，不准任何人进出。

却见厅堂中一下子静寂了下来。昭阳不知道按动了什么机关，面前铜禁的面板忽然缓缓滑开，露出一个桃木盒来。原来那铜禁是中空的，和氏璧就藏在铜禁中。

难怪当初孟说和南杉发现可疑人，在昭府展开大搜捕，昭阳一点也不惊慌，原来他知道和氏璧就完好无缺地躺在他眼皮底下的酒禁中。这当真是个绝佳的藏处，一般人收藏珍贵物品，都会选择最隐秘的地方，譬如寝室的床下，书房的暗格，又譬如密室等。这铜禁却置放在正堂最显眼之处，再高明的盗贼也想不到这一点。加上铜禁本身刚硬无比，不怕刀剑，只要有机关锁住，万难用武力开取。昭阳虽然是个赳赳武夫，在收藏和氏璧上，却是花足了心思，由此可见他对和氏璧是如何珍惜了。

昭阳打开木盒，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块璞玉来。看起来像是白色，但稍微转动之下，又变成了碧绿色。等到特意捧到灯下时，又变成了青绿色。当真奇妙无比，令人赞叹。

张仪早已敏捷地挤到赵国太子赵雍身后，凝视那玉璧流光溢彩，连叹几声，又提议道：“和氏璧号称夜光之璧，能在黑暗中发光，令尹君何不命人熄灭灯火，让臣等彻底一开眼界？”

孟说忙高声叫道：“不要答应！”只是他这一声瞬间被湮没在了众人浪潮般的附和声中。

昭阳应道：“好。”将和氏璧小心翼翼地置放在铜禁上，叫道：“来人，熄灯！”

侍立在两旁的卫士、奴仆便一一吹灭灯烛，堂中陡然暗了下来。

人影憧憧中，只见堂首铜禁上的和氏璧发出柔和的光芒，流传不息，带得它周围的尘埃不停地漂浮闪烁，仿若有生命力的活物一般。此情此景，如梦如幻，心惊目眩，令人终生难忘。

厅堂酒气本重，忽然又升腾起一股奇妙的香气，闻之心醉。

孟说根本没有心思去观赏那和氏璧的奇异，一直留意着坐在下首的陈轸。正要走过去时，忽觉得一阵晕眩，差点踩到旁边的人。陡然想起老仆人说过曾经闻见过异香，之后就毫无声息地丢失了贴身内衣里的珠玉，登时一惊，大叫道：“点燃灯烛！快点燃灯烛！”

卫士们不情愿地打火重新点亮了灯烛，夜光之璧的幽光黯然熄灭了。人们依旧望着铜禁上的和氏璧，各自脸上有恋恋不舍之色。

张仪居然已经抢到了铜禁前，贪婪地盯着和氏璧，道：“难怪会有谶语说，得和氏璧者得天下，这真是宝物啊。”那副模样，简直恨不得立即要将其据为己有。

昭阳对他的失礼很是不满，但转念想到今日是夫人寿诞，不便当众呵斥，只是干笑了两声，上前捧起和氏璧，欲收入木盒中。手触摸到一刹那，便立即像火烫般缩了回来，怔在了那里。

他身后侍女打扮的嫪毐见昭阳神色有异，忙抢上前来，摸了一下和氏璧，立即叫道：“孟宫正！”

孟说忙应道：“厅堂大门已经封闭，不得我号令，任何人不得走出这里。缠子，去传我号令，命弓弩手封住大门，硬闯者当场射杀。”缠子道：“遵命。”

太子槐惊疑交加，问道：“出了什么事？”昭阳道：“和氏璧……这和氏璧是假的。”

太子槐一呆，道：“什么？”一旁南娟听见，居然吓得跌坐在地上。

众人均大感意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江半道：“可是我们刚才都亲眼看见它发光，明明就是那块夜光之璧

啊，怎么可能是假的？”

嫪毐道：“公主，刚才大家见到的玉璧是真的，而这块只是样子很像的普通玉璧。应该是就在孟宫正下令点燃灯烛的那一刹那，有人用假璧换走了真和氏璧。”

众人登时一阵哗然。又见嫪毐不过是个婢女，居然敢越过主人，当众回答公主，更是暗暗称奇。也有人认出那正是莫敖屈平的姊姊，不由得去看屈平，却见屈平正仰头看着屋顶，似在发呆，又似在沉思。

张仪叫道：“笄笄，一定是那笄笄来了。”

堂中又是哗声一片，面面相觑后，一齐去看主人昭阳。昭阳手足发冷，面色如土，嘴唇抖个不停，一句话也说不出。

孟说忙上前道：“禀令尹君，适才熄灯之前，臣已经下令封闭堂门，到现在一直没有人出去过。也就是说，盗贼和和氏璧一定还在这里。”

昭阳这才如大梦初醒，道：“好，好，这里全交给宫正君处置。”

孟说便下令先逮捕陈轸和张仪，搜查二人身上，却并没有发现和氏璧。

陈轸倒是神色平静，一言不发。张仪则连声辩道：“不是我，怎么会是我呢？一定是那笄笄换走了我的黑牌，混进堂中，偷走了和氏璧。”

孟说也不理睬，命将二人绑起来，带出去分开关押。

众人虽不知道孟说为何一开始就针对陈轸、张仪，但见二人被卫士粗暴地拖了出去，想到这一幕也许很快就要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才开始有惊惧之色。

孟说道：“太子虽然无干此事，不过为表公正，这里的每个人都要搜查，请恕下臣无礼。臣搜过殿下后，殿下交回腰牌，就可以先回宫了。”

太子槐虽然惶惑，却也不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当即点点头，又道：“赵太子是贵客，不如放他先走。”

孟说道：“赵太子暂时还不能走。不过请殿下放心，臣决不敢对赵国太子无礼，臣只是还有几句话要请教。”言外之意，分明是指赵雍有很重大的嫌疑了。

太子槐遂不再多问，道：“宫正君，请搜吧。”

孟说上前亲自搜了太子槐，嫪毐则搜了太子妻妾南媚和郑袖，示意无异。孟说便命卫士送三人出去。

太子槐都肯接受搜身，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兰、大司败熊华、司马屈勾等大小官员都主动上前，让卫士搜查。

嫪毐道：“公主，我搜一下你，也好让你早些回宫歇息。”江半道：“好啊。”等嫪毐搜过后，江半似笑非笑地看了孟说一眼，扬长而去。

很快搜过一轮，宾客中除了赵国太子赵雍还没有被搜过外，余人都没有嫌疑，尽数交回腰牌离去。当然，再出大门时，他们乘坐的车马以及一直被软禁在院中的随从也要再经过一轮严密的搜查。

厅堂中一下子空了许多，下面就该轮到昭阳门下的舍人了。

屈平一直在堂中转来转去，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地，连每具酒禁下面都俯身看过，行为极为古怪，忽然叫道：“不用再搜了。宫正君，你快来看！”

孟说和昭阳都以为他找到了和氏璧，欢喜异常，拥到堂首，齐声问道：“找到了么？”

屈平摇了摇头，指着木雕座屏道：“他已经从这里离开了。”

原来那座屏后面的地上竟不知道何时开了一个洞。

嫪毐道：“啊，原来他是从这里离开的。我……我就站在令尹君身后，居然没有丝毫觉察。”一时自责不已。

孟说忙俯身一探，见洞口太小，以自己的身形，无论如何都难以爬

过，忙叫道：“来人，快来人！”预备选一个体型稍小的卫士下地道追踪。

婁半道：“不必叫了，我个子小，还是我去吧。”孟说道：“这可不行，万一……”

婁半急道：“我们才刚刚发现这地道，已耽误了不少时日，万一这地道通到外面，我们知道了地点，也许还能来得及搜索。”也不等孟说答应，自行钻进了地道。

南杉忙提醒道：“幸好现在是晚上，各城门已经封闭。令尹君，请你立即传令封锁城门，以免天亮时盗贼携璧出城逃走。”

昭阳道：“啊，好，好。”忙取出令尹节信，派南杉驰去各城门，敕令天亮后也不得开启城门。

孟说走到赵雍面前，道：“实在抱歉，臣必须得暂时扣留赵太子。实话告诉太子，你有嫌疑，是受张仪牵累。不过眼下臣没有工夫审问张仪，请太子去隔壁厢房稍作休息，等事情弄明白，自会放太子和随从离开。”赵雍道：“好说。”

孟说又命卫士继续搜查余下的舍人、奴仆，一一核验腰牌，这才出来厅堂，长叹了一口气，既感慨又气愤。

他自认为为今晚寿宴殚精竭虑，却想不到还是被笄篲在众目睽睽之下取走了和氏璧。且不说他如何花费工夫掘了一条地道，单是那在灯烛点燃的一刹那，他能以假璧换走真璧，又越过婁半等人，悄无声息地钻进地道，这是何等敏捷的身手！难怪其人昔日能于齐军军营中轻取齐将发簪，当真是闻名不如亲见。

忽然听见头上“哗啦”一声，急忙抬头，却见一个黑影盘旋地飞过去了，原来是江半公主送给令尹夫人的那只木鹊。

昭阳正好出来，也吓了一跳，厌烦地骂道：“这个破木鸟！”又问道：“本尹刚才就想问宫正君，张仪倒也罢了，陈轸怎么会有嫌疑？”

孟说道：“张仪被人换去了腰牌，他自称途中只遇见过陈轸一人，那么陈轸也就有嫌疑。”

昭阳道：“可那筓簪不是从地道中出入的么？”孟说道：“不，筓簪是从地道中出去的，但却是从大门进来的。原因很简单，臣在宴会前反复检查过宴会厅，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可见地道只是打到座屏后，并没有贯穿。宴会开始后，堂中宾客如云，人来人往，筓簪更不可能从地道里钻出来，那样动静太大，势必引起注意，所以地道只是他的逃离之路。宴会开始后不久，他就应该正大光明地进来了，一直静等机会。”

昭阳道：“进入宴会厅需要有特殊的腰牌，他怎么会有呢？”孟说道：“臣一直在全力防范外来的宾客，对昭府内部的人则没有关注太多，臣猜想筓簪应该早就混入了昭府做奴仆，所以他有黄色腰牌，今晚他用他自己的黄色腰牌换走了张仪的黑色腰牌，堂而皇之地进了宴会厅。令尹君放心，臣正派人一一核验腰牌，很快就能找到他。”

昭阳道：“但是他已经带着和氏璧从地道逃走了呀。”孟说道：“如果臣没有猜错，那条地道的出口一定就在昭府内。”

昭阳愕然道：“这是为什么？”屈平亦跟了出来，接话道：“这是因为凤凰山一带居住的全是王宫贵族，当街挖掘地道根本不可能，只能秘密进行。昭府这么大，最近的也是几里外的景府，挖地道费时费力，他又只有一个人，半里都嫌太长。他既然混进了昭府为奴，必然会就近行事，譬如从他的住处开挖，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孟说道：“令尹君放心，四面墙边都伏有弓弩手，他出得了宴会厅，也出不了昭府。我们只要仔细搜寻，一定能找到他。”

昭阳还是半信半疑，正好卫士引着披头散发的嫪毐过来，这才完全信服。

孟说忙上前问道：“地道出口在哪里？”嫪毐道：“舍人张仪的床下。”

昭阳“啊”了一声，脸上怒气大盛，迭声问道：“张仪人关在哪里？本尹要亲自拷问个清楚。”

孟说不及理会，与屈平姊弟赶来北边下等舍人的傅舍。命卫士举火，认明写有张仪的门牌，进来房中——果见房中摆有两张床和两张案几，一张床铺有被褥，挂着帐子，另一张床则空着，上面堆了一些杂物。床铺下有一个木箱子，箱子后有地洞，正是地道的出口。空床下则堆满了土，显是挖地道所铲出的浮土。

如此看来，张仪是将自己的黑色腰牌换给了笱篴。但他自己又忍不住要看看和氏璧的神奇，或者想亲眼看看传奇神偷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盗走和氏璧，所以将笱篴的黄色腰牌用灶灰滚黑，试图鱼目混珠，重新进入宴会厅中。

搜查张仪私人物品时，发现了一封赵国相国苏秦写给张仪的书简。信中称很是怀念昔日同窗之谊，力邀张仪到赵国为官。

屈平道：“日期写的是两个月前，会不会是赵国太子带了这封信给张仪？”孟说道：“我怀疑赵国太子，也是因为我亲眼看见张仪用假腰牌闯入宴会厅后，立即赶到赵雍身后，俯身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

也许赵雍这次来到楚国，并不是为了捉拿梁艾归国，真正的目标还是和氏璧。苏秦写信给张仪，无非是要用同窗之谊让张仪为赵国效力。张仪在昭阳门下本就不不得志，收信后自然喜出望外，又有赵国太子当面做保证，遂决意投靠赵国，为赵雍做内应，盗取和氏璧。

如此看来，笱篴也是为赵雍所用。梁艾说过，梁家人都被赵雍下令关在三角城为刑徒，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但三角城中的梁家人应该还有活着的，懂得治愈黥刑之法，也许赵雍用什么手段，让他们去掉笱篴脸上的墨字，笱篴感激之下，答应为赵国盗取和氏璧。那么之前推断笱篴是为江南君田忌所用，就完全是冤枉田忌了。

孟说和屈平计议一番，愈发觉得赵国太子赵雍可疑。

嫪毐却不同意，道：“如果赵雍真是幕后的主使，他为什么今晚要刻意暴露身份赴宴呢？地道口就在张仪床下，若是搜到苏秦写给张仪的书信，不是立即会怀疑到赵雍身上么？”

孟说叹了口气，道：“赵雍今晚贸然现身，是为了一个人。”当即说

了桃姬的事。

婁半道：“啊，难怪南夫人让我留神那女乐，说她的眼睛总往令尹身上瞟。如此看来，赵雍也是有情有义之人。”

屈平却极是赞叹桃姬的事迹，道：“堂堂贵族，居然肯放下身份，装扮成女乐，好为父报仇，当真是个奇女子。”

忽听得外面有争吵声，出来一看，却是卫士捉住了舍人甘茂。

孟说道：“做什么？”卫士道：“我们刚刚巡逻到这里，发现他坐在花丛下，觉得他形迹可疑，就将他抓了起来。”

婁半道：“甘茂君，今晚是你主母寿宴，你不在宴会厅里，在这里做什么？”甘茂道：“我……我有些不舒服，宴会开始不久就回房了。适才觉得气闷，出来散步，正好遇上卫士。”

卫士道：“你可不是在散步，你坐在那边花丛下。”甘茂赌气道：“坐在花丛下看风景不行么？”

孟说道：“你的腰牌呢？”甘茂道：“在这里。”从怀中取出黑色腰牌递了过来。

孟说验过腰牌无误，遂命卫士放开甘茂，道：“这腰牌我先收了，你回自己房中待着，不要轻易出来。”甘茂道：“是。”又问道：“出了什么事么？”孟说道：“大事。”

几人离开傅舍。走出老远，屈平忽道：“你们不觉得这个甘茂很可疑么？”

婁半道：“可疑在哪里？”屈平道：“今晚是令尹夫人寿宴，郢都城中的权贵都到了。这可是门客露脸的大好机会。就算他不想巴结主人，难道不想亲眼看看和氏璧吗？别人想看都还没有机会，他可是有黑牌的。”

婁半道：“话虽如此，可甘茂君不是普通门客。他原是蔡国公子，而今虽然落魄，傲气还在。他是下等门客，没有座次，他不愿意站在厅堂

中受辱，也是情有可原的。”

屈平却不同意，道：“人天生就有好奇之心，如果连和氏璧也无法吸引他进堂看上一眼，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非常人。一个非常人在令尹府中当一个下等门客，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姊姊，我知道甘茂感激你救过他，来找过姊姊几次，姊姊是不是有些偏袒他？”

姊弟二人正争论不休，孟说忽然插口道：“甘茂的确可疑，他明明是受了伤，却不肯说出来。”

原来他早看出甘茂脚下虚浮，虽然强行忍耐，但脸上还是时不时会露出痛苦之色，偶尔会举手抚摸后脑。

屈平愕然道：“原来宫正君早看了出来，那么刚才为什么不当面问甘茂？”

孟说道：“这个人很倔，不会轻易说实话的。他的住处就在张仪边上，我已经命卫士暗中监视他。如果他有牵连，一定会查出来的。”

赶来关押张仪的柴房。昭阳正命人将张仪吊在房梁下鞭打。张仪不断哀告号叫，却不肯承认与盗窃和氏璧有关。

孟说道：“与张仪同住一房的人是谁？”昭阳道：“名叫向寿，来府里当门客有半年多了。一个多月前，张仪向本尹告发向寿是华容夫人的族人，是华容夫人安在我府中的细作。本尹问了向寿，他也承认与华容夫人同族，我一气之下将他赶了出去。地道出口果真在张仪床下么？”

孟说点点头，道：“向寿的床下尽是浮土。看来是张仪有意告发向寿，赶走同房，他才好下手挖掘地道。”

昭阳闻言更加愤怒，夺过鞭子，亲自抽打张仪，喝问道：“和氏璧在哪里？箕筭人在哪里？快说！”



秦 云纹瓦当

[1] 豆：用来盛放肉酱、咸菜（当时称菜菹）的高脚盘，多带盖子。

第六章 夜如何其，夜色未央

素衣如轻烟淡雾，不染尘埃。体态轻盈，像柳絮游丝一般柔和纤丽，婷婷袅袅，尽态极妍。月色微醉，清风缓步，万种风情中，仿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醉了夜色，醉了人心。

子
孟

说与屈平来到软禁赵雍的厢房，将张仪房中搜到的书简拿出来，问道：“这信可是太子替贵国国相苏秦带给张仪的？”赵雍道：“不错，是苏国相委托我带给张仪的。”

孟说道：“这么说，张仪早就知道赵国太子来楚国了？”赵雍道：“那倒不是。我只是派手下将信送给张仪，并没有提及我来楚国之事。”

孟说道：“那么令尹取出和氏璧前，张仪奔来太子身后，对太子说过些什么？”赵雍不悦地道：“这是我和张仪之间的私人谈话，宫正君如此咄咄逼人，意欲何为？”

孟说道：“臣不敢对赵太子无礼，只是张仪有串通笄篲盗取和氏璧的重大嫌疑，臣不得不问。”

赵雍道：“张仪串通笄篲？”孟说见他不信，就说了在张仪床下发现地道之事。

赵雍连连摇头道：“我听苏国相说过张仪这个人，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

孟说道：“太子殿下何以会这样认为？”赵雍道：“听说张仪这个人极为机巧奸诈，贪名贪利。苏国相跟他同窗数年，既这样说他，一定是不会错的。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说别的，那笄篲从地道逃走，地道口虽然隐蔽，但终究可以找到，只要派人沿着地道追索，就会立即追到张仪身上。他如果真的卷入其中，应该早就逃走了，还会留在昭府中等着你们来抓他吗？”

孟说道：“也许他是没有找到逃走的机会。昭府从三日前就已经封闭，没有令尹的亲自批准，任何舍人、奴仆都不得随意进出。”

屈平道：“这张仪的表现着实可疑，最先提议的熄灭灯火是他，不顾礼仪冲到最前面观看和氏璧的也是他。如此局面下，太子居然肯为他辩解，仅仅是看在贵国苏国相的分上，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

赵雍这才领会过来，道：“原来你们是怀疑我跟张仪串通？”孟说道：“请太子恕臣等无礼，臣不得不怀疑，这里面有个特别的缘故。”当即说了缉拿笄篴已久，却一直一无所获，由此推断笄篴已设法去除脸上墨字之事。

赵雍道：“如此，你们也该知道那些为利治愈受黥刑者的医师的可恨了。”

屈平道：“殿下此话从何讲起？”赵雍正色道：“对刑徒施以黥刑，无非有两个用意，一是警示世人，二是利用旁人来监视受刑者，他无从遁形，自然难以再次犯案。然而像梁艾这样的医师，却贪图重利，专为受黥刑者去除脸上的墨字，公然与律法作对。是我下令缉拿梁氏全家，不分老幼关入三角城中，目的就是要让受黥刑者再无可治愈。为了追捕逃脱的梁艾，我甚至亲自追到楚国来。你认为我还会让梁氏出面，为笄篴医治么？”顿了顿，又道：“至于你们楚国的国器和氏璧，虽然珍奇，但在我看来，也不过是一块玉璧而已，我从来就没有放在眼里。称霸天下，雄领中原，靠的是富国强兵^[1]，而不是靠一块会发光的和氏璧。”

这一番话说得极为慷慨，屈平也不禁动容，深深一揖，道：“太子殿下志向高远，见解非凡，臣十分佩服，是臣等误会殿下了。”

赵雍道：“孟宫正为何是这副表情？莫非还是不相信我么？”孟说忙躬身道：“臣不敢。只是太子这番话，我曾听人说过。”

赵雍问道：“谁？”孟说道：“梁艾。他曾经对我说过，以太子的性格，决不会将和氏璧这样的玩物放在眼里。最了解殿下的人是梁艾啊。”

赵雍很是意外，愣了半晌，才叹道：“想不到他居然是我的知己。”

孟说遂不再多说，道：“我这就派人送太子殿下离开。至于桃姬，如果太子愿意，也可以一起带走。”赵雍大喜过望，道：“如此，便多谢了。”

孟说遂命卫士送赵雍和从人出去。

屈平道：“既然赵雍没有派人为笄篴医治墨字，那么就只剩下一个人

可以怀疑了。”

孟说道：“是梁艾么？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卷入这件事。这一年来他都住在王宫中，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大王身边，笱笱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更不要说求他去除墨字了。”

屈平道：“嗯，有道理。又或者帮笱笱医治的人跟这件案子并无干系。虽然梁艾说只有梁家的秘方能够去除墨字，然而天下之大，高人能士本就层出不穷。昔日公输般技艺精湛，为天下工匠之首，却又出了墨子，能够与他一争高下。”

话音刚落，正巧那只木鹊从头上“哗”地一声飞过，颇有应景的味道。

迄今为止，离开的都是宾客和从人，离开之前还要交还腰牌，与名册上登记的名字核验。二人料到笱笱一定还滞留在昭府中，遂来到庭院，指挥管家和卫士将所有的奴仆集中起来，一一核查腰牌。之前曾经有人用黄色腰牌偷换走了张仪的黑色舍人腰牌，只要比照名册筛选，就能找到那身上有黑色腰牌或是没有腰牌的奴仆，也就是笱笱了。

昭府奴仆将近百人，免不了一番费事。此时天已经蒙蒙发亮，有巡视的卫士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块黑色舍人腰牌，上面正刻着“张仪”的名字。

孟说心中愈发有数，对管家道：“劳烦管家将最近三个月才来到府上的人先挑出来。”

管家一番寻找，拉了几个人出来，到第五个名叫阿郎的奴仆时，一眼看见他腰间没有木牌，吃惊地倒退几步，道：“啊……你……你是笱笱。”

阿郎莫名其妙，道：“管家说什么？”

一旁卫士早已虎视眈眈，一拥而上，将阿郎扯出队列。阿郎惊慌地大哭起来，道：“不是我……不是我……”

孟说道：“放了他，不是他。”管家一愣，道：“可阿郎身上没有腰牌啊。”屈平道：“阿郎身材粗壮，断然是钻不进那个地道的。”

孟说问道：“你的腰牌呢？”阿郎哪里见过这种场面，颤声道：“刚刚.....刚刚.....还在身上的，小人亲手摸过的。”

孟说道：“刚站在你左手边的是谁？”阿郎道：“阿银.....厨下打杂的阿银。”

管家忙道：“阿银是上个月才来的。”往队列中寻了一遍，道：“可是我没有看到他呀。”

孟说命道：“立即搜捕阿银。”

卫士大声应命，正要各自散开，忽听见有人笑道：“你们是要找我吗？我人就在这里。”

一名奴仆打扮的中年男子推着昭阳的独子昭鱼从内厅走了出来。

那男子正是当晚孟说赴昭阳之约途中见过的车夫，南杉见他身形瘦小，势弱力孤，却拉着一大车柴禾，还好心帮他推过车子。孟说一眼认了出来，很是意外，道：“原来你就是笱篴。”

笱篴笑道：“正是区区在下。孟宫正，让你手下卫士退开些，架在昭鱼颈中的可是鱼肠剑。”

鱼肠剑举世闻名，却没有人亲眼见过，忽听到这柄逆理之剑就在眼前，众人登时一阵哗然。果见昭鱼颈中架着一柄形状古朴的短剑，长不及尺，寒光四射。昭鱼手臂被反剪在背后，脸色发白，像是就要哭出来一般，双腿抖簌个不停。

孟说道：“笱篴，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万难活着离开这里。快些放了昭鱼，交出和氏璧来。大王仁慈，说不定会饶你一命。”

笱篴笑道：“即使不能活着走出这里，我也有昭鱼陪葬。孟宫正，这事你做不了主，还是快派人去叫令尹来吧。这柄鱼肠剑可是天下第一利器，万一我一个不小心，伤了令尹的独生爱子，这份责任可要归你喽。”

孟说无奈，只得命卫士去请昭阳。

屈平心中尚有许多疑惑，忙上前道：“笱先生有礼，我有几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想问问先生。”

笱虽然技艺高超，毕竟是个飞天大盗，生平还是第一次被人尊称为“先生”，心下大悦，笑道：“你这个小娃儿很有礼貌，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我尽量满足你的好奇心。”

屈平道：“先生在亮灯的一刹那间出手，身手精妙超绝，实在令人佩服。这是先生早就计划好的么？怎么会想到利用地道逃走？毕竟挖掘地道太过费时费力，这不符合先生一贯的作风。”

笱哈哈大笑道：“不错，地道确实不是我的作风，但这条地道最早不是用来逃走用的，是用来盗璧用的。只是我一直没有想出破解铜禁机关的办法，迟迟不能下手，所以才等到今晚。”

屈平闻言大惊，道：“先生原来早就知道和氏璧藏在铜禁当中了。”

不仅屈平意外，就连昭鱼也极是惊讶，因为和氏璧藏处只有昭阳一人知晓，他和母亲都不知道。

笱极是得意，笑道：“这可全要感谢孟宫正了。”孟说闻言蓦然想了起来，道：“原来那晚在后院鬼鬼祟祟的人就是你。”

笱这次重回郢都，意在盗取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他设法混进昭府做下人已有一些日子，四下打探，但却始终没有发现和氏璧的藏处。就在遇到孟说、南杉的当晚，他回到昭府后，发现府中多了不少陌生面孔，打听之下，才知道是江南君田忌带领从人到昭府做客，遂有意在孟说和南杉前暴露形迹，其实是使一手“打草惊蛇”的巧计，既能引得昭阳立即去查看和氏璧是否安然无恙，又有齐国人田忌做替罪羊。哪知道昭阳听到南杉禀报时，直接就带人在府里展开搜捕。想那和氏璧是楚国镇国之宝，又有干系天下的谶语，重要性可想而知，说比昭阳本人的性命还重要都不为过，他却立即赶来了大门，可谓极为反常。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是，和氏璧一定就在昭阳的眼皮底下，无须去查看。但那么大一块玉璧，又不可能随时带在身上，唯一的可能，就是和氏璧就藏在厅堂

上。变故发生时，昭阳人正坐在堂上，所以他才知道和氏璧安安稳稳地躺在那里，并没有被盗，因而第一反应才是直接搜捕盗贼。这是十分简单的推理，但也只有笈笕这样经验丰富的老盗贼才能想出来。

确认和氏璧就在大堂中后，笈笕设法混了进去，一眼就看出堂首的两具铜禁是最好的藏璧之处。但他试了许多次，都打不开铜禁的机关，遂决意等今晚昭阳取出和氏璧后再动手。当众盗璧难度更高，这也是他更乐于尝试的挑战。本来按照他的习惯做法，都是凭借吊绳从屋顶出入，但他的同伴却不同意，认为他昔日曾经几度大闹齐军军营，如入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猜到他进出的手法，事先做出防备，遂决意改挖一条地道。地道一直挖到厅堂的座屏后，离地面只有薄薄的一层土。从来没有人会踏足那里，孟说曾带人反复查验过厅堂，居然都没有发现端倪。事实也证明了笈笕同伴的高瞻远瞩。几日前，孟说派人在大门两旁搭起了瞭望台，可以居高监视，笈笕那套从天而降的老法子再也行不通。

今晚宴会开始后，笈笕装扮成舍人，用黑牌混入宴会厅中。等到灯火点燃的一刹那，用藏在胯下的假璧换走了真的和氏璧，再迅疾退到座屏后，用鱼肠剑捅穿地面，钻入地道逃走。堂中站满宾客和卫士，却无一人知觉。如此迅如风、疾如电的身手，足以骇人听闻。

屈平道：“那么先生是用自己的黄色腰牌换走了张仪的黑色腰牌么？”笈笕道：“不错，张仪这小子坏得很，我就是要让他吃点苦头。”顿了顿，又叹道：“可惜我实在想不到孟宫正事后还要收回腰牌，不然我就不会多此一举了。”

原来笈笕化名阿四在昭府中做下人时，曾遭张仪呵斥，一直有心报复，所以有意将地道口选在张仪床下。他每晚给张仪的饭菜下入迷药，令其呼呼大睡，浑然不知床下之事。至于划乱自己的黄色腰牌，用其换了张仪的黑牌，则是因为他实在讨厌那个“阿四”的化名，总让他想起小时候邻居的大黄狗来。况且他人高艺大，不认为一块腰牌就能将自己陷在这里。哪知道最后暴露他的还是这枚令他厌恶之极的腰牌。

孟说闻言却是心中一动，问道：“你说的多此一举……”

一语未毕，昭阳已然率人赶到，怒喝道：“笄笄，快放开我孩儿。若是他少一根头发，我就将你剁成肉酱。”

笄笄笑道：“昭鱼可是我唯一的护身符，恕小人难以从命。”

昭阳道：“你到底想要怎样？”笄笄道：“令尹君如此大张旗鼓，无非是想要寻回和氏璧。不错，昨晚是我从堂上盗走了和氏璧，但眼下却不在我手中。只要你放我走，我就放了你独子。”

孟说忙道：“我们怎么知道和氏璧不是藏在你身上？”笄笄道：“孟宫正明明知道和氏璧在谁手里，却还有意问出这样的话，真是可笑。”

孟说愕然道：“我怎么会知道和氏璧在谁手里？”

笄笄打了两个“哈哈”，道：“废话少说，令尹君，你可以看我身上，我穿着这样一身衣服，可藏不下那么大一块和氏璧。”特意转了两下，又分别抬起两条腿，道：“看清了吧？令尹君，你放人还是不放？我死也无妨，反正有你独生爱子陪葬。”

昭阳道：“我怎么知道我放你走，你一定会放了我孩儿？”笄笄傲然道：“就凭我笄笄的名字。”

昭阳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挥手命道：“放他走。”孟说道：“令尹君，切不可如此，事情还没有……”

昭阳怒道：“他身上又没有和氏璧，放他走！”

孟说只得挥手命卫士让开一条路。

笄笄道：“你们谁也不准追出来。不然的话，嘿嘿……”他挟持着昭鱼，昂然从大门走了出去。

孟说正要亲自追出去，昭阳厉声叫道：“站住！孟宫正，和氏璧到底在谁手里？”孟说道：“臣不知道。”昭阳道：“笄笄明明说你是知情者。”孟说道：“臣真的不知道。”

屈平忙道：“令尹君，这不过是笄笄的挑拨离间之计，他恼恨孟宫正

画出图像告示缉拿他，之前已经连续多次到孟宫正家盗取财物。他是有意这么说，就跟他栽赃嫁祸张仪一样。他今日难以将和氏璧带走，一定还留在府里。”

昭阳闻言，忙命人去搜索笄篸的住处。

孟说道：“笄篸不会将和氏璧藏在自己的住处，他还有同伙在这里。”

昭阳狐疑道：“听闻笄篸独来独往惯了，从来没有同伙一说。”

孟说道：“刚才笄篸与屈莫敖交谈，不小心说漏了嘴，他说他想不到我在事后还要收回腰牌，不然他就不会多此一举。”

屈平也立即会意过来，道：“既是多此一举，说明笄篸原先是有法子进入宴会厅的。他用自己的腰牌换走张仪的腰牌，随手就丢在了草丛里，无非是要戏弄张仪，让他看不了和氏璧。”

孟说道：“这个同伙，要么是令尹门下的舍人，要么是心腹奴婢。”

昭阳闻言，不免更加烦心，怒道：“只要能找到和氏璧，不管是谁，孟宫正尽管抓起来拷问。”

忽听见卫士叫道：“昭鱼少主人回来了。”

众人转头望去，却见昭鱼软倒在门槛边，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孟说忙上前查验，幸好没有受伤，只是人受了惊。昭阳又恨又怒，忙命人抬爱子回房歇息，又派人追捕笄篸。

正好南杉驰马赶到，道：“令尹君，大王急召你入宫。”

昭阳料来楚威王必是已经知道和氏璧失窃一事，要为这件事斥责自己，愈发心烦意乱，却又不得不去，转头命道：“孟宫正、南宫正，这里就交给你们，就算掘地三尺，也一定要找到和氏璧，找出笄篸的同伙。”说完，恨恨地出门登车去了。

屈平道：“这可要怎么办？剩下的人腰牌都对上了，难不成真要像令

尹说的那样，将所有心腹奴婢和舍人抓起来拷问？”

南杉道：“笱篴还有同伙在这里么？”孟说遂将大致情形告诉了南杉。

南杉道：“那笱篴用假璧换走真璧后，令尹第一眼居然没有发现那是假璧，可见假璧与真璧外形甚像。可天下见过和氏璧的人寥寥可数，笱篴又是从哪里弄到一块能够以假乱真的假璧呢？”

屈平道：“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玉工，一定是王宫中的玉工郭建。”南杉道：“可郭建是王宫世袭玉工，怎么可能会听从笱篴吩咐，为他打造一块假和氏璧？”

孟说道：“带玉工来问一下就知道了。”忙命卫士去逮捕玉工郭建，带来昭府审问。

嫪毐匆匆奔了过来。南杉见她面前衣襟上尽是鲜血，不禁吓了一跳，忙问道：“你哪里受伤了？”

嫪毐道：“这不是我的血，是张仪的，他被拷打得不成样子，我看他可怜，就放他下来，为他梳洗了一下。”

屈平道：“姊姊还不知道，张仪确实是冤枉的。”

嫪毐听了经过，沉吟半晌，道：“我问过张仪，他说向寿是华容夫人族人一事是甘茂告诉他的。”

屈平道：“甘茂，又是甘茂。会不会他就是笱篴的同伙？他有意将向寿的身份告诉张仪，张仪向令尹告发后，向寿就被赶了出去，张仪也变成了一个人住，这样甘茂才好从张仪床下挖地道。”孟说道：“很有可能。我们当面去问甘茂。”

来到甘茂居室前，孟说敲了敲门，却无人应答。

一旁张仪门前的卫士禀报道：“昨晚赵太子一行来接被关在对面饭堂的桃姬，顺路来探过甘茂。”

孟说很是意外，道：“赵国太子认得甘茂？”卫士道：“似乎并不认识，认识甘茂的应该是桃姬。他们进屋说了几句话就走了。甘茂人一直在里面，没有再露面。”

孟说遂推门进去。

这房间跟隔壁张仪房间格局一样，小而简陋，前面是门，后面是窗，但只放了一张床和一张案几，显然只住了一人。甘茂和衣躺在床上，背朝外面，似正在熟睡。

嫪毐叫道：“甘茂君，抱歉打扰了休息，不过我们几句要紧话要问你。”甘茂却依旧不应。

卫士缠子是个火暴脾气，上前一步，将甘茂从床上扯了起来，道：“别睡了！发生了这样的事，你居然还能睡得着？”等到看清对方面容，不禁愣住，道：“你……你不是赵太子的随从么？”

那假扮成甘茂的人正是赵国太子赵雍的随从卓然，他见再也难以隐瞒，便起身笑道：“小人见过宫正君。”

孟说道：“怎么会是你？甘茂人呢？”卓然道：“他走了。”

孟说忙带着卓然赶来大门处，查验名册和腰牌，果然在缴回的腰牌中发现了卓然的紫牌，他的名字也被划去，表明已经有人用他的腰牌冒名顶替地混出昭府了。毫无疑问，那人就是甘茂。孟说登时又惊又悔，忙命人去十里铺客栈逮捕赵国太子赵雍一行。

卓然道：“慢着！宫正君，这件事跟我国太子无关。我跟甘茂是旧识，我跟着太子来这边接桃姬时，凑巧遇见了他。他说昭府和氏璧失窃，张仪正被严刑拷打，下一个说不定就会轮到他，所以他要抢先逃走。是我自己决定要帮他的。”

屈平道：“你在说谎。你大概还不知道，甘茂在宴会开始后不久就回来了这里，他应该并不知道张仪正被严刑拷打的事情。”

卓然显然没有料到，“啊”了一声，又解释道：“他是听人说的。”

孟说道：“你难道没有想过甘茂急于逃出昭府，很可能跟和氏璧失窃有关？”卓然愣了一愣，仔细回想了半天，这才摇了摇头，道：“我没有看到他身上有和氏璧。况且就算他假扮了我，出大门时一样要被卫士搜身，不可能带着玉璧出去的。”

晏半匆匆赶来，道：“甘茂床下也有一条地道，尚未挖成。”

孟说道：“来人，先把卓然关起来，等逮到赵国太子再一并处置。全城通缉甘茂。”

回来甘茂房中，果然看到床下也有一个洞口，但却不是通向厅堂方向，而是朝东伸向府外，才刚刚挖了一小段，不足十余尺。大约甘茂没有料到孟说接管昭府宿卫后，会按照王宫的那一套法子来，不仅进来难，出去更不容易，所以临时决定再挖一条预备逃离用的。但凤凰山一带居住的都是王公贵族，每一户宅邸规模不小，距离居室最近的也是一里之外的大道，而且是交通要道，成日车水马龙，根本不可能在下面挖一条地道而不被人发现，遂干脆放弃。

屈平道：“看来甘茂就是笱篴在昭府中的同党了。”召来管家一问，果然得知笱篴化名阿四，正是甘茂介绍进来的佣工。

众人这才明白为什么人人争相往宴会厅观看和氏璧时，甘茂却要独自留在住处，他是要接应从地道逃出的笱篴。如此，笱篴那句说漏了嘴的“多此一举”也就解释得通了，甘茂在宴会厅晃过一圈后，就出来将自己的黑牌交给了笱篴，好让他进堂行事。笱篴不知道因什么缘故怀恨另一名舍人张仪，顺手用自己滚过灶灰的黄腰牌换走了张仪的黑腰牌。顺利盗取和氏璧后，笱篴自地道逃走，从张仪床下的地道口出来，再将甘茂的腰牌还给了他。

孟说道：“我们先后怀疑过不少人，江南君田忌，赵国太子赵雍等，这些人有权有势，觊觎和氏璧倒也在情理之中。但甘茂不过是一个下等门客，有什么能力染指和氏璧呢？”屈平道：“甘茂不是蔡国公子么？蔡国被楚国灭掉，也许他想报复楚国。”

孟说道：“他有动机，这我知道。我说的是能力，像笱篴这样的人，

独来独往惯了，这次怎么会选一个下等门客来做同伙呢？”

屈平道：“也许笱竺知道甘茂心怀不轨，是最好的同伙。”孟说道：“可这实在不符合笱竺的作风。”

南杉道：“宫正君说的不错。从整件事看来，即使没有甘茂的协助，笱竺一个人也能盗取和氏璧。他虽然是靠甘茂的黑牌进入宴会厅，可他也不一样轻松盗取了张仪的腰牌么？”

孟说道：“对，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件事倒更像是甘茂雇用了笱竺来为他盗取和氏璧。他有动机自不必多说，我奇怪的是，他本人如此穷困潦倒，能用什么打动笱竺这样的人为他所用呢？”

屈平道：“会不会是甘茂设法去除了笱竺脸上的墨字？”孟说道：“这倒是有可能。”

婁半道：“我知道甘茂是用什么打动了笱竺。”重重叹了口气，道：“我真是看错了他，我早该怀疑到他的。”

屈平愕然道：“姊姊为何这样说？甘茂到底用什么打动了笱竺？”婁半道：“随侯珠。”

天下能与和氏璧相提并论的奇珍唯有随侯珠。如果甘茂有随侯珠在手，相信不止是笱竺，世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为他所用。

婁半最初认识甘茂，正是因为那桩随姬当街被抢包袱的案子。她本来也想不到甘茂跟随侯珠失窃有牵连，但惊见有如此多的证据表明这个男子心计深沉时，不由自主地重新审视起与他有关的过往来。那被认定盗窃了随侯珠的盗贼莫陵被拷打得奄奄一息时，当面恳求她道：“姑娘聪明伶俐，为我生平所见，我求你看在我们本是同姓的分上，查明真相。”又道：“我最终会被大司败拷打至死，但就算我死了，也请姑娘到我坟前告诉我真相。”她虽答应了他，那不过是看在他是阳城君后人的分上，并不真的如何相信他的话。随着莫陵被酷刑折磨致死，随侯珠从此下落不明，成为一桩悬案。

其实真正的盗贼一直就在她身边，那就是甘茂。原因很简单——包

袱从离开随姬后，只经过莫陵和甘茂二人之手。如果莫陵没有拿走随侯珠，那么一定是甘茂。事实上，莫陵夺走包袱后一路奔逃，很快被甘茂追上，随即被捕，身上并未搜出财物。他也一再声称只是临时起意，事先根本不知道自己抢的是随姬。如果真是甘茂趁与莫陵扭打之际暗中取走了随侯珠，那么他一定是事先知道的。至于他所谓的见义勇为，也就相当可疑了。他大概是一直尾随在随姬身后，伺机夺走随侯珠，不料平地冒出个莫陵来，抢先下了手，才不得不充当侠士去追赶盗贼，如此心机，可惊可怖。而她居然一度与这个人走得极近，居然一再为他辩护。如果当日不是她正好路过，想出赛跑的法子为甘茂解了围，那么太伯屈盖一定也会搜查甘茂的身上，必然会找到随侯珠，那么之后的事情大概也就不会发生了。她那被全城人称颂的赛跑的法子，其实是帮了倒忙。这是冥冥中的天意么？

屈平、孟说几人均是聪明之人，经嫪毐一语提示，便立即想到了其中的关联。

孟说叹道：“当日莫陵苦苦哀求于我，我却不肯相信他的话，看来是我错怪他了。”

屈平道：“笱篲虽是盗贼，却是言而有信之人。如果甘茂果真用随侯珠来聘请他，那么他盗得和氏璧后应该交给了甘茂，和氏璧应该在甘茂手中。”

孟说道：“昭府内外戒备森严，连笱篲都没有法子暗中逃出去，甘茂是不可能带走和氏璧的，他一定把它藏在了什么地方。”

尽管笱篲、甘茂二人先后设法逃走，和氏璧一定还在昭府。然而卫士们四处搜寻，折腾了大半日，几乎将昭府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没有发现和氏璧的影子。

赵国太子一行被重新逮来昭府。赵雍倒依旧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气度从容。

孟说道：“太子大概也知道为什么又会回来这里。甘茂人在哪里？”

赵雍倒也不否认私自带甘茂出昭阳府，道：“我们一起出来昭府后，他就自己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孟说道：“太子大概还不知道，甘茂正是昨晚盗取和氏璧的主使。太子将他假扮成随从带出昭府，可是犯了同谋之罪。”赵雍大吃一惊，道：“他？甘茂是主使？呀！”

孟说道：“抱歉了，太子殿下，你嫌疑太重，臣必须得扣押你和你的随从。太子如果尚爱惜你的下属，就快快交出甘茂的藏身之处。”见赵雍不答，便命人带那些随从下去拷打盘问。

忽听见有女子声音道：“慢着！”桃姬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道：“孟宫正，这件事跟赵国太子无关，全是我的主意，你要抓的人是我。”

孟说道：“你？”桃姬道：“是我称甘茂是我的远房亲戚，求赵国太子带他出去的。”

孟说道：“甘茂是你亲戚？”桃姬道：“不是，我只是故意那么说，赵国太子才能同意帮他。昨晚之前，我根本不认得甘茂。”

孟说道：“那你为什么要帮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桃姬道：“因为他也姓姬，他当面向我发过誓，一定会为我杀昭阳报仇。”

原来桃姬从木琴下取出匕首，意欲行刺昭阳时，其实第一个看见的不是孟说，而是甘茂，但他却没有声张，反而认为是个好机会。哪知道瞬间孟说进来撞见了桃姬意图不轨，将其擒获。因赵国太子赵雍出面求情，昭阳决意暂时软禁她，次日再驱逐其出楚国。卫士临时找不到空房，便将桃姬锁在了下等舍人傅舍的饭堂里。甘茂将自己的黑牌交给笄后，便径直回来房中等消息。他一直留意外面的动静，忽听到对面有女子的叫喊怒骂声，便闻声寻来，附到窗口问道：“你是谁？”

桃姬见对方一身舍人打扮，便道：“我是韩国故相韩侈之女，特来刺杀昭阳。”甘茂道：“啊，你是韩公之女，那么一定是姬了。我也姓姬。”当即说了自己是蔡国公子的身份，又道：“我跟楚国有灭国之恨，不共戴天，你我可谓是同路人。”桃姬恨恨地道：“可惜我尚未动手，就被孟说撞见，多日筹谋，功亏一篑。”

甘茂亲眼见到赵国太子赵雍为桃姬向孟说求情，料到桃姬没有被绳捆索绑，而是临时关在这里，事情必有转机，忙道：“我屈身在昭阳府中为舍人，一直是有所图谋，但过了今晚可能就会败露。我有一件事求你，你无非是要昭阳死，如果你能救我出去，我向你发誓，将来我一定替你向楚国报仇，不杀昭阳，誓不为人。”桃姬道：“我自己都被他们关在这里，如何能救你出去？”甘茂道：“你是大富大贵之人，马上就会有转机，只需记住我的话。”桃姬不明白究竟，但对方既是楚国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同伴，慨然应道：“好，如果我能出去，一定救你。”甘茂遂重新回去自己的居室，等候笈笈的消息。

再后来和氏璧失窃，孟说讯问过赵雍后认为他并无嫌疑，放他及随从离开，也允准他同时带走桃姬。桃姬大出意外，愈发觉得甘茂不是个普通人，遂带着赵雍来找甘茂，提出要带他一起走。

赵雍道：“我们进府每个人都发有腰牌，离开时也要交回腰牌才能出去。甘茂的黑牌既然已经被孟宫正收回，断然是出不去的。”桃姬道：“不行，这个人是我远房亲戚，现下昭阳已经知道了，马上会对他不利，太子没看见门外还有卫士监视他么？我今晚一定要带他走。”

她说得坚决，赵雍信以为真，以为甘茂真是桃姬的亲戚，是她行刺昭阳的内应，为讨佳人欢心，遂命卓然与甘茂交换衣裳和腰牌。甘茂遂用卓然的腰牌混出昭府，卓然则留下来冒充甘茂倒在床上大睡。赵雍料想即使次日昭阳发现真相，但他既然肯放过桃姬，想来看在赵国的面子上也不会多为难卓然。

孟说听了经过，问道：“那么甘茂现在人在哪里？”桃姬道：“出了昭府后，他就跟我们分开了。我本来还想继续帮他的，但他说他自有法子逃离郢都。孟宫正，赵国太子跟这件事毫无干系，你快些放了他和他的下属。”

孟说摇了摇头，道：“你们已经先后惹出了一大堆麻烦事，可不能就此轻易罢休。劳烦二位暂时受些委屈吧。”招手叫过心腹卫士庸芮，命他带一队人马将赵雍一行和桃姬押去驿馆软禁起来。

恰好卫士逮捕了王宫玉工郭建，带到孟说面前。郭建已得知和氏璧失窃一事，吓得魂不附体，不待孟说询问，便主动交代了真相。

原来六个月前，巫女阿碧带着一块玉石找到郭建，请他根据和氏璧的样子打造一块玉璧。楚国巫风炽盛，巫女常常代表王室举行降神、占卜等仪式，而与神通灵多需要用到玉璧。昔日楚共王从五位公子中选立太子，就是用玉璧占卜。郭建以为阿碧是祭祀仪式需要，遂遵命打了一块玉璧给她。

孟说忙带郭建来到宴会厅中，指着那块假和氏璧问道：“是这块么？”郭建道：“不错，这块正是小人为阿碧打造的玉璧。”

孟说不由得一愣，想不出阿碧这位冷美人如何会卷入这件事中，但既有玉工口供，便命卫士立即去带阿碧来讯问。

屈平和嫪毐姊弟搜索筭篴住处回来，孟说忙将玉工郭建的供词告诉二人。

屈平道：“这可奇怪了，六个月前，大王还没有将和氏璧赐给令尹，和氏璧还好好地王宫当中，阿碧让玉工打造一块假和氏璧做什么用？”

孟说道：“我觉得奇怪的也是这一点，已经派人去找阿碧了。”又问道：“筭篴住处可有什么发现？”

嫪毐道：“我在他枕头下捡到一样东西。”掏出来一看，却是一枚精致的容臭，正是江畔公主曾经亲手为孟说结上的那枚。

孟说大吃一惊，道：“这容臭怎么会在筭篴手中？”屈平道：“孟宫正不是曾经和筭篴面对面说过话么？就是南宫正帮他推车子的那次，也许他趁机从你身上偷走的也说不准。”

嫪毐笑道：“还给宫正君，这次可别弄丢了。”孟说道：“是。”随口谢了，接过容臭，略微摩挲一下，收入了怀中。

搜索了一整天，还是没有发现和氏璧。傍晚时又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巫女阿碧已经带着一名男性随从出城了，称要立即去纪山高唐观为楚威王祈福。本来城门已经封闭，但她是巫女，没有人敢质疑她的话，又事关大王病情安危，遂放她出城。

孟说道：“那随从一定就是甘茂。”屈平道：“甘茂既如此痛恨楚国，一定还会报复。我推测他多半要逃去秦国，借秦国之力来对付楚国。”

孟说道：“屈莫敖说得有理。”忙派人画出阿碧和甘茂二人的图像，请司马屈勾派出轻骑驰送边境各关卡，希望还能来得及拦截住二人。

屈平几人连续忙了两天一夜，均是又疲又累。昭阳自被召去王宫，就一直没有回来，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还是昭府管家道：“各位不如先回去好好歇一晚上，反正这里有南宮正。”孟说道：“也好。”

嫪毐想到张仪无辜受刑，特意叮嘱道：“找个医师好好给张仪看看。”管家道：“府里这么乱，谁还能顾得上他？”嫪毐道：“听他说在府外租了一处房子给他妻子住，不如我送他回去，好让他妻子照顾他。”

管家不敢擅自做主，见孟说点头同意，才道：“好吧。”

回到家中，孟说往床上一倒，便昏睡了过去。次日一早醒来，梳洗一番，便出门来寻屈平和嫪毐姊弟。

正好在屈府门前遇见太伯屈盖，孟说见他行色匆匆，问道：“出了什么事？”屈盖道：“东水门发现了一具尸首，把栅栏都给挡住了，我得赶紧去看看。平弟和阿嫪正在堂上，宮正君自己进去吧。”

孟说遂进来厅堂。

屈平道：“宮正君，你来得正好，我正和姊姊讨论，甘茂到底会把和氏璧藏在什么地方。”嫪毐道：“一定是一个很难想到的藏处。”

屈平道：“我们已经想了很多地方了，譬如水池、房梁、屋顶、厨

灶，已经列成名册，打算现在就去令尹府上一一对照寻找。宫正君可还有想到什么隐秘的藏处？”

孟说看了一眼木简，摇了摇头，道：“说实话，这些都是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

三人遂赶来昭府，南杉听说后急忙重新派人搜索，居然还是没有和氏璧的踪迹。

屈平挠头道：“这可奇怪了，我还以为肯定会在水池下呢。”

婁半道：“看来甘茂的智慧更在你我之上，我们穷尽心智想出来的这些藏处，根本就不是他所想。”

屈平道：“会不会和氏璧已经不在昭府中了？”孟说道：“这不可能，昭府戒备如此森严，出去的人都被仔细搜身，两位太子也不例外，更不要说其他人。根本没有人能带着那么大一块玉璧出门。”

婁半道：“不，有人出去时没有被搜过。”

孟说道：“只有笱笱没有被搜过，可我们都仔细看过他身上，他的身上不可能藏得下和氏璧。”

婁半道：“不，除了笱笱外，还有一个人没有被卫士搜过，令尹的独子昭鱼。”

孟说这才想起来：笱笱当时穿着仆人的衣服，上衣下裤，一目了然。但被他挟持的昭鱼却是一袭长袍，众人目光都集中在笱笱和他手中的鱼肠剑上，若是和氏璧就藏在昭鱼的长袍下，一时没有发现端倪也不准。

四人忙到后院来见昭鱼。

昭鱼受惊不小，回忆起前晚之事犹自心有余悸，道：“宴会厅中出了事后，父亲大人让我陪着娘亲回来内室，我们一夜都不敢睡，盼望会有好消息传来。第二日清早，我看娘亲实在是支撑不住了，便扶她到床上

躺好，自己守在外面。正迷迷糊糊打盹时，只觉得手臂剧痛，已经被人反拧到背后，不等我呼救，就有人将兵刃架到我颈中，低声道：‘别出声，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你。’之后的事，你们就全亲眼看见了。”

屈平道：“那么笱笱可有将和氏璧藏在你的长袍下？”昭鱼“啊”了一声，道：“那……那是和氏璧么？”

孟说道：“这么说，笱笱的确在你身上藏了东西？”

如果真是昭鱼带着和氏璧出府，那么无论他知不知情，都是笱笱的同谋。楚国律法苛严，就算他是令尹之子，怕是也难逃一死。

昭鱼毕竟是名门之子，转瞬就想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连忙否认道：“那盗贼的确是将一包东西挂在了我的裤裆下，但那绝不是和氏璧。”岂不知道越急着否认，越显得有嫌疑。

几人回来前院。屈平对笱笱赞叹不已：“这人非但身手了得，而且有勇有谋，若是能为楚国所用，当真可敌得上千军万马。可惜！可惜！”连叹几声，显然是为昔日笱笱被楚国驱逐感到惋惜。

孟说道：“笱笱利用昭鱼来带赃物出府非常高明，但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通。我们已经知道是甘茂雇佣了笱笱来为他盗取和氏璧。按照常理，笱笱在将黑色舍人腰牌还给甘茂时，就应该同时将和氏璧交给甘茂，二人之间的约定就算了结。和氏璧应该在甘茂手中，而不是在笱笱手中。”

婁半道：“这一点不难解释，和氏璧失窃后，全府戒严，甘茂料到难以携璧逃脱，所以又将和氏璧送回笱笱手中，请笱笱代为带出昭府。”

屈平道：“以笱笱为人，势必又要提出新的条件，他这样的人，一张口就会是大价钱，甘茂又以何酬谢呢？”婁半道：“阿碧既然是甘茂的同伙，想必早有所准备。”想到当日甘茂到家中道谢时，曾经见到他与巫女阿碧眼神相会，自己还好奇地问过二人是否认识，却被断然否认。

孟说道：“但和氏璧失窃后，我们很快根据地道出口追来傅舍舍人的房间，而那时候甘茂被卫士逮住，我收走了他的黑牌。没有了黑牌，他无法在府中自由行走，要带着玉璧去找笱笱也难以做到。”

屈平道：“甘茂不是被卫士逮到坐在花丛下么？宫正君还发现甘茂头后受了伤。会不会是笄笄如约将和氏璧交给甘茂时，二人因什么缘故起了争执，笄笄索性打晕了甘茂，自己带走了和氏璧？而甘茂醒来后也不敢声张，最终借助赵太子之力逃了出去。”

孟说道：“如此倒是极有可能。”想到和氏璧一旦流出昭府，即使还在郢都城中，以郢都之大，人口之众，也万难寻回，忍不住长叹一声。

婁半安慰道：“宫正君不必太难过。我们不妨从好的方面来想，和氏璧落入笄笄之手，总比落入其他人手中要好。”

笄笄是个盗贼，既没有争夺天下的实力，也没有要当诸侯的野心，和氏璧对他不过是奇物一件，跟其他金银珠宝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和氏璧本身的意义已不只是一块玉璧，有干系天下的谶语，有象征王权的政治寓意，若是落到其他有心人譬如甘茂的手中，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还有一层意思，婁半没有敢说出来，但她心中其实是这么想：目下和氏璧是众豪杰争相竞逐之物，如秦国曾有公然用武力夺取玉璧的计划，群雄的目光都集中在楚国身上——得和氏璧者得天下，凭什么楚国该拥有和氏璧？凭什么楚国能得天下？如果楚国能得天下，其他诸侯国该立于何地？众目睽睽，敌意昭显。而今和氏璧失窃，虽然对令尹昭阳是一件丢脸之极的事，他本人很有可能会受到楚威王重罚，但楚国的外在危机也相应解除，不再是众矢之的，至少不会再有诸侯国因为想得到和氏璧而对楚国用兵。从这点上来说，和氏璧的失窃不失为一件好事。

南杉道：“眼下城门封锁，出城极难，只要和氏璧还在郢都，我们耐心搜索，终究能寻得到的。”

正说着，有卫士来报道：“已经捉到巫女阿碧了，正用囚车押送来令尹府中。”

孟说忙问道：“甘茂人呢？”卫士道：“只捉到阿碧一人。”

阿碧是楚国著名的巫女，经常代表楚国王室主持公开祭祀仪式，楚国许多人都认得她的容貌。她昨日与甘茂逃出郢都后，直朝西面秦国方向奔逃。甘茂预料到追兵在后，当晚不敢投宿客栈，便到乡人家借宿。

不料那乡人认出了阿碧，欣喜异常，忙恳请巫女为自己病重的母亲乞神降福。阿碧推辞不过，只得临时摆坛作法。乡人又四下告知乡邻，原是想难得遇上巫女，要请阿碧造福一方百姓，却由此惊动了追兵。司马屈勾得知甘茂就是盗取和氏璧的主谋后，特意派出了精锐轻骑追捕。楚国军队有“轻利僇速，卒如飘风”之称，训练有素，效率远在官署吏卒和王宫卫士之上，阿碧当场被逮捕，甘茂却趁夜色和混乱逃脱。

等到下午时，阿碧终于被押到。她的双手被缚在背后，头发散乱，衣衫不整，样子极其狼狈。

屈平道：“阿碧姑娘，你是楚国巫女，深受大王信赖，怎么会自甘堕落，勾结甘茂，盗取和氏璧？”阿碧只是一言不发。

孟说道：“巫女，我并不想冒犯你，不过如果你坚持不肯吐实，再无礼的事，我也是做得出来的。和氏璧在哪里？”阿碧反问道：“我怎么会知道和氏璧在哪里？”

孟说道：“甘茂串通笱筍盗取和氏璧，你先是让玉工郭建造一块假璧，昨日又助甘茂逃走，他会不告诉你和氏璧的下落么？”

阿碧道：“和氏璧的下落只有甘茂一人知道，他没有告诉我。”

婁半大奇，有意问道：“巫女不顾身份，如此维护甘茂，为他做如此危险的事情，你二人关系一定非同一般，他怎么会不告诉你和氏璧的下落呢？”阿碧道：“他说他早已经将和氏璧藏妥，如果告诉我，万一我们被捕，就等于我也有了危险。”

孟说道：“藏在哪里？是藏在昭府中，还是别的地方？”阿碧道：“我不知道。”

孟说遂命人带下阿碧，道：“如果阿碧的话是真的，和氏璧应该还在昭府中。”南杉道：“臣这就带人再重新搜索一遍，看是否有遗漏之处。”

婁半却道：“我不相信阿碧。她这个人沉默少言，冷傲刚硬，绝不是会轻易屈服的那种人，为什么孟宫正刚一问她，她就主动说出只有甘茂才知道和氏璧的下落？”

屈平道：“会不会是她有意转移视线，想掩护什么人？”孟说道：“但那些乡人已经看过图像，确认昨晚跟阿碧在一起的人就是甘茂。”转头朝心腹卫士庸芮使了个眼色，庸芮会意，自去拷问阿碧。

正好昭鱼扶着母亲南娟进来，众人忙一起起身行礼。南娟道：“有劳几位了。”命仆人为各人一一奉上酒浆。

昭府地下建有藏冰室，这些酒浆中都放入了冰珠子，甜中带冰，一杯下肚，极是清爽。

南娟又命人送上果子、食物，摆了满满一酒禁，道：“各位有任何需要，只需告诉管家，不必客气。”众人慌忙道谢。

南娟这才道：“小鱼刚才跟我说了盗贼笱竺利用他携带物品出府之事。有一件事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各位，和氏璧失窃当晚，我放在卧房里的金银细软也全部丢失了。”

孟说道：“夫人的意思是，笱竺利用昭鱼带出去的很可能是那些首饰？”

南娟点点头，道：“不是我想要偏袒小鱼。不过府里反复搜过这么多遍，也没有发现一件首饰的影子，它们总该有个去处吧。”孟说道：“是，多谢夫人提醒。”

送走南娟，孟说道：“南夫人的话有道理，很可能是笱竺将和氏璧交给甘茂后，又顺手牵羊卷走了南夫人的珠宝。”

屈平道：“如果笱竺藏在昭鱼身上的仅仅是南夫人的失物，那么和氏璧一定还在府中了，阿碧也就没有说谎了。”

孟说遂赶来囚禁阿碧的柴房。她被反吊在房梁下，已经被鞭打得不成样子。

孟说命卫士退开，问道：“巫女还是不肯说实话么？”阿碧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哼了一声，道：“实话我都已经告诉孟宫正了。”

孟说便命人继续讯问。鞭子落在阿碧身上，她竟然哼也不哼一声。

屈平追进来道：“她不是已经说了实话么？宫正君为何还要派人拷打她？”孟说摇了摇头，道：“她没有说实话。屈莫敖可以看她的眼神，哪有半分屈服的样子？”

屈平便上前问道：“甘茂既然已经逃脱，阿碧姑娘何必继续维护他？快说出和氏璧的下落，对大家都好。”阿碧道：“我不知道。”顿了顿，居然又补充道：“就算我知道和氏璧在哪里，也不会告诉你们。”

她态度如此强硬，屈平也无法继续为她求情，只得与孟说一道退了出来。

孟说道：“天色不早，不如屈莫敖先回去，这里有我和南宫正在，一有消息，我会立即派人到府上知会。”

屈平料想对方要用更厉害的手段对付阿碧，不欲自己在场，忙道：“上次刺客徐弱一案，我曾经请巫女到府中协助，事虽不成，总是欠她个人情。不如让我姊姊出面，先开导她一下。她若冥顽不灵，宫正君再用刑不迟。”

孟说尚有所迟疑，正好有卫士来报道：“宫正君，大王召你即刻进宫。”

孟说道：“令尹还在宫中么？”卫士点点头，道：“令尹和几位重臣一直守在路寝外面。”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似乎大王病情加重了。”

孟说遂不再犹豫，道：“那好，阿碧就暂时交给屈莫敖和令姊处置。如果我从宫中回来她还不肯招供的话，可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了。”屈平道：“是，多谢宫正君。”

孟说出来昭府，上马朝王宫赶来。进来路寝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却见令尹昭阳、司马屈句、大夫景翠、大司败熊华等人均候在廊庑中，忙上前见礼。

司宫靳尚叫道：“孟宫正，大王正在等你，快些随臣进来。”

孟说应道：“是。”忙摘下佩剑，脱下鞋履，跟随靳尚进来楚威王寝殿。

楚威王躺在象牙床上，脸色灰白。除了医师梁艾和宫女外，太子槐、公子兰、公子冉和公子戎以及江半公主也都侍立在一旁。

孟说上前拜道：“臣孟说拜见大王。”

见孟说进来，楚威王喘了几口气，道：“不必多礼。”招手将孟说叫到床榻边，道：“孟卿，你是寡人最赏识的勇士，寡人有一件事要你去办，你能做到么？”孟说道：“大王尽管吩咐，臣必当竭尽全力，以报大王。”

楚威王道：“好，好。”指着一旁的江半道：“公主……公主就交给你了。”

孟说大吃一惊，不由得转头去看公主，却见她脸色极为平静，甚至还有几分冷淡，似乎楚威王的托付丝毫与她无关。

孟说结结巴巴地道：“臣……臣……”楚威王道：“公主就要嫁去秦国，你要好好保护她，一生一世地保护她，你能做到么？”

孟说听了前面的话，以为楚威王是要将公主嫁给自己，虽然意外，虽然受宠若惊，但还是有几分狂喜，却料不到后半截竟是这样的结局，一时怔住。

还是梁艾从旁提醒道：“孟宫正，大王问你话。”

孟说道：“臣……遵大王命。”

他说得极为艰难。话音落地的那一刻，他觉得他心底里的那一点希望被人生生地从中掏了出来，撕裂得粉碎，丢在地上。

楚威王却是长舒了一口气，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道：“如此，寡人就放心了。孟卿，你先退下。你们都退下，太子留下，寡人有话说。”

众人遵命退了出来。

江半公主独自一人步出廊庑，趿着鞋履在花下漫步。云髻松松，铅华淡淡。素衣如轻烟淡雾，不染尘埃。体态轻盈，像柳絮游丝一般柔和纤丽，婷婷袅袅，尽态极妍。月色微醉，清风缓步，万种风情中，仿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醉了夜色，醉了人心。

孟说远远地凝视着公主，只感到一种怪陌生、怪异样的朦胧。她的模样轻倩，神色看起来相当恬淡，应该早就知道了她将要出嫁秦国。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的事？为什么她一直不肯告诉他？

他又想起了那个夜晚，公主站在他面前，亲手为他系上了容臭。还有那日在凤舟上，她让他要了她的身子，因为他的拒绝，她狠狠地打了他。这些过去了的往事，清晰得就像是昨夜的星辰，又遥远得好像许久以前的梦。

等了许久，太子槐出殿来传楚威王之命，令众人散去，独留下令尹昭阳。又叫住孟说，吩咐道：“父王病重，军国大事均有赖于令尹，和氏璧一案，就由孟宫正负责。”孟说道：“臣遵命。”

出来路寝，正预备出宫时，一名内侍追上来叫道：“宫正君留步。”

孟说道：“有事么？”那内侍道：“请宫正君随下臣走一趟。”神色颇为神秘。

孟说心中明白了几分，便默默地跟在他身后。穿过甬道，见江半正站在前面的花丛边。

孟说道：“臣见过公主。”江半道：“免礼。”挥手斥退内侍，才叹道：“你现在终于知道了。”

孟说心如刀割，忍不住问道：“大王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江半一改平静从容的姿态，蓦然暴躁起来，道：“就在你跟踪我的那天晚上。你忘记我说的话了么？是你先辜负了我，现下的一切都是你造

成的，你毁了我，也毁了你自已。”

孟说道：“臣……臣不明白。”江聿道：“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反正你已经答应了父王，要一生一世地保护我。你还要跟我去秦国，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但是我要你记住，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她上前两步，抓起孟说的手腕，用力挖了下去。尖利的指甲深深陷入了皮肉，血流了出来。孟说只是强忍疼痛，一声不吭。

江聿嘲讽道：“果然是楚国第一勇士，这点痛是不算什么的，对吧？”

正欲再加劲力，不知怎的，她忽然留意到了孟说黯然的神色，积蓄了很久的怒气蓦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心软了下来，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他的脸庞。柔若无骨的玉指滑过他的眉眼，滑过他挺拔的鼻梁，最后是他紧闭的双唇。最终，她松开了手，凝视着他，眼泪怔怔地流了下来。

孟说就仿若石雕的人像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江聿离开了许久，巡逻的卫士发现了他，他这才回过神来。

孟说无心再回昭阳府中审问阿碧，心灰意冷地回到家中，喝光了所有的酒，颓然倒在床上，沉沉睡去。然而到半夜时，却又毫无征兆地惊醒了过来，大口地喘气。

他知道他心中已经放不了公主了，可大王偏偏又要将她嫁去秦国。更残酷的事实是，他被楚威王亲自指定为公主的贴身侍卫，从此以后，他能日日看到她，却永远不能再接近她。咫尺天涯。

他就这么一直呆坐到天亮。老仆进来时发现他一大早坐在床上还吓了一跳，问道：“昨晚没睡好么？”孟说道：“嗯。”

老仆劝道：“主君日日奔波劳碌，还是要好好休息才是，不然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住。”

孟说应了一声，匆忙吃了两口早饭，便赶来昭阳府中，发现屈平正等候在柴房外，不由得一愣，问道：“屈莫敖一夜都在这里么？”屈平点点头，道：“我姊姊在里面。”

孟说很是惊异，道：“邑君一晚上都在里面？”屈平道：“女孩子之间，总是有许多话的。”

孟说遂推门进来，果然见到娉半陪着阿碧坐在墙边聊天，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

孟说上前问道：“巫女说出和氏璧的下落了么？”娉半甚是尴尬，道：“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

孟说道：“请邑君先回避一下。”命卫士绑起阿碧，重新吊在房梁下，又命道：“剥光她的衣服。”

时人敬畏神灵，认为巫女可以通鬼神，阿碧因此而受人尊敬，身份非同一般。卫士闻言均是一惊，面面相觑，不敢动手。

孟说便亲自走到阿碧面前，两只手分扯住阿碧胸前的交领，问道：“和氏璧到底在哪里？”

阿碧料不到孟说会使用这样卑劣的手段，脸上大有惊恐之色，但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道：“我不能说。”

孟说正要用力撕烂她的衣衫，娉半尚未出门，忙叫道：“等一等！劳烦宫正君先退开，我还有几句话要对巫女说。”

孟说哼了一声，悻悻地松了手，让到一旁。

娉半劝道：“经过昨夜长谈，我已了解巫女对甘茂君的心意，你心甘情愿为喜欢的男子付出，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实在是一件值得佩服的事情。那么你有没有想过甘茂君待你的心意又是怎样的呢？他主动接近你、追求你，很可能只是要利用你。”

阿碧先是愕然，随即转为愤怒，道：“娉半，我本来视你为知己，所以才向你吐露心事，想不到你居然用挑拨离间这样的手段。”

嫪毐正色道：“那日在我家中，我和巫女从后堂出来，正好遇见甘茂，我见你二人神色有异，随口问你们是不是认识，甘茂却抢着回答说‘不认识’。我当时没觉得什么，现在想来，这话大有漏洞。你是巫女，也曾出入过令尹府邸，他是令尹的门客，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如此刻意掩饰，愈发显得心中有鬼了。”

阿碧道：“甘茂君说他只是个门客，而我却是巫女，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在跟我交往，不然别人会误以为他想借我攀附权贵。”

嫪毐道：“这件事，我本来是不想说的，不过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想再隐瞒了。那日甘茂来我家，说是感激我的相救之恩，还送了一枚香草给我。”

香草本是情侣之间定情之物，甘茂送香草给嫪毐，自然是表示爱慕了。

阿碧的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尖声叫道：“我不信，甘茂君怎么可能送香草给你？”

嫪毐正色道：“巫女应该很清楚，我嫪毐是编不出这样的故事的。巫女前晚被追兵捕获，甘茂独自逃脱。你被士卒带走时，他人应该还在附近，他明明知道他才是追兵真正的目标，却并没有挺身而出救你。他也知道你被押回郢都后，势必要受到严刑拷问，他却没有主动回来投案自首。你因为他在这里被侮辱、被拷打，他都是知道的，但他却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你还看不清他的为人吗？”

阿碧的眼泪流了下来，情形煞是可怜。嫪毐忙让卫士松开绑绳，上前扶阿碧靠墙坐下，道：“好了，他已经脱险了，已经到秦国了，不值得你再为他继续受辱了。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好吗？”

阿碧哭了一阵子，这才道：“我是去年认识甘茂的，一直在暗中交往。有一次他向我打听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的事情……”

她的声音逐渐低沉，思绪也重新回到了一年前——

那一晚，她和甘茂在她的宅邸中约会，一番激烈的云雨后，两人都

累得精疲力竭。她温柔地躺在他的怀中，他忽然问起了和氏璧，说是很想见见这件楚国镇国之宝。她答道：“那是不可能的事。自楚昭王以来，和氏璧一直秘密收藏王宫中，只有历任大王才知道藏处。”甘茂很是惊异，道：“你是巫女，与鬼神通灵难道不需要用到玉璧么？”她答道：“和氏璧不是普通玉璧，虽说昔日楚共王就是用它来选立太子，但自楚昭王开始，和氏璧就被彻底珍藏起来了。”甘茂愈发好奇，想知道原因。她经不住恋人软磨硬泡，只得说了实话：“我曾祖观射父是楚昭王大巫，曾经用和氏璧预算将来，得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断定和氏璧将成为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当时吴强楚弱，楚昭王得知谶语后，生怕会引来吴兵再度攻楚夺取和氏璧，遂命曾祖不得外泄，从此和氏璧和谶语的秘密只在国君中代代相传。”

阿碧讲到这里，孟说、屈平、嫫毼几人都吃了一惊。自从“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流传开后，许多楚国人都怀疑这是敌国比如韩国有意编造的谎言，目的在于将诸侯国的目光引向楚国，使得楚国成为全天下的敌人，却万万料不到当真有这样一个谶语，而且还是出于大巫观射父之口。

屈平道：“巫女可有想过你将如此重大的机密泄露给外人，很可能会被人所用。”

阿碧道：“听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传开后，我也很惊讶，问过甘茂，可他赌咒发誓，绝不是他所为。”

孟说冷笑道：“天下只有大王和你两个人知道和氏璧的谶语，你又告诉了甘茂，不是他透露的还有谁？可惜大王居然没有怀疑你。”

阿碧继续道：“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块玉石，说想照和氏璧的样子打一块假的和氏璧，我实在拗不过他，就请王宫玉工打了一块玉璧给他。”

屈平道：“和氏璧是楚国国器，巫女居然帮甘茂伪造假璧，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怀疑他的动机么？”阿碧道：“没有。因为和氏璧当时还在王宫中，并没有赐给令尹昭君。大王虽然会偶然取出来令玉工润玉，但从不对外示人。甘茂只是个舍人，怎么可能见到真的和氏璧？我以为他只是

好玩而已。但后来……后来……”

孟说道：“后来如何？”阿碧道：“后来甘茂问我如何看待大王打算废除太子槐，改立公子冉储君一事。我说大王似乎心意难定，很为这件事烦恼：一方面大王宠爱华容夫人，对其言听计从；另一方面太子槐立为储君已有十年，大王又不愿意轻言废立。甘茂听了道：‘大王心里偏向的一定是太子。’我听了很惊讶，因为朝野上下都认为太子失宠已久，被废是早晚之事。甘茂君却道：‘如果大王有心，必定会先对令尹昭君下手。可而今令尹执掌军政，位高权重，不正是太子最好的辅佐么？’我听了还是不怎么相信，因为我亲眼所见，大王一刻也离不开华容夫人，对太子却一直爱理不理。甘茂遂道：‘既然如此，何不效仿昔日楚共王用和氏璧来占卜，让神灵来决定谁来做太子？你是楚国的巫女，有责任为大王分忧解难，应该主动提醒大王才是。’正好有一天大王召我询问祭祀之事，我见大王眉头深锁，便有意提起了昔日楚共王用和氏璧占卜一事，虽然没有明说占卜是为选立太子一事，但大王一定明白了。想不到过了一阵子，大王忽然决定将和氏璧作为赏赐赐给令尹。我还跟甘茂讨论过这件事，大王怎么能将代表天下的国器赐给臣子呢。他说这才是大王的真正高明之处，和氏璧不是要赐给令尹，而是要赐给太子槐，巩固太子的地位。”

屈平“呀”了一声，转头去看孟说，二人虽然没有交谈，心底里却恍然明白了过来，和氏璧原来是这个用处。看来楚威王从来没有要废除太子槐的意思，他对华容夫人一派的恩宠和偏袒都是表面荣光。想不到他们这些在朝中为大臣的人，居然还不如舍人甘茂有眼光。

阿碧续道：“这件事后，我开始有些疑心起来，总觉得甘茂眼光犀利，见识不凡，却在令尹门下做一个下等舍人，实在是有些委屈。我曾跟他提过，可以找机会向大王引荐他，但他说还不到时候，他要跟楚庄王一样，三年不鸣，鸣必惊人。”

楚庄王是楚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即位之初沉迷声色，荒于政事，并下令拒绝一切劝谏，违者“杀无赦”。大夫伍举进谏称楚国高地有一大鸟，栖息三年，不飞不鸣，不知是什么鸟。当时楚庄王即位已有三年，他知道伍举是在以大鸟讽喻自己，于是回答道：“大鸟三年不飞，飞

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必惊人。”后来果然励精图治，先后任用伍参、苏从、孙叔敖、子重等卓有才能的文臣武将，整顿内政，厉行法制，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

楚庄王曾在王宫中大宴群臣，命宠爱的美人许姬向大臣敬酒。忽然有疾风吹过，筵席上的蜡烛都熄灭了。有人趁机拉住许姬的袖子，去捏她的玉手。许姬非常聪明，毫不惊慌，顺手将那人帽子上的纓带扯了下来，随即挣脱去向楚庄王告状。楚庄王听了，忙传令群臣全部摘下纓带，这才点亮蜡烛。君臣尽兴而散，这次宴会，史称为“绝纓会”。事后许姬埋怨楚庄王。楚庄王道：“君臣宴饮，意在狂欢尽兴。酒后失态乃人之常情，若要究其责任，加以责罚，岂不大煞风景？”三年后，晋、楚两国交战，臣子唐狡总是带头冲锋陷阵，奋不顾身。楚庄王十分惊讶，召来唐狡询问原因。唐狡回答道：“臣就是当日酒醉失礼者，大王隐忍不加诛杀，臣不敢不肝脑涂地，以报答大王之恩。”此战因为唐狡作战勇猛，楚军大胜，楚国遂称霸中原。

屈平听到甘茂敢以楚庄王自比，暗暗心道：“此人若是逃脱，日后必成为楚国心腹大患。”

阿碧又道：“再后面的事我就不大清楚了。多日前，甘茂来找我，让我在令尹夫人寿宴这天晚上一定要在家等他。我恍然有所感觉，但却不愿意多想。前天夜里，他倒是真的如约来了，神色惊慌，说他本来盗到了真的和氏璧，可又有人打晕了他，从他手中夺走了玉璧，他必须得立即逃命，让我送他出城。”

孟说道：“是谁打晕了甘茂？”阿碧道：“天黑他没有看清楚面貌，不过那两个人腰间都挂着黑色的舍人腰牌。”

屈平道：“既是如此，巫女为何不早说出实情，一定要受这么多苦楚后才说？”

阿碧低下头，道：“我原想多拖几日，你们以为和氏璧是被甘茂君所藏，一心想追问出下落，追捕他时就会手下留情，起码不会用弩箭射杀他。”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这阿碧外表冷若冰山，居然会对昭阳门下一名下等舍人迷恋成这样。孟说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命人将她押送去大狱囚禁。

屈平道：“既然是两个人，那么一定不是笄笄了。既然不是笄笄，那么和氏璧一定还在府中。我们得再去搜一遍舍人的房舍。”孟说道：“好。”

婁半叫住孟说，低声问道：“宫正君今日如此烦躁，可是有什么心事？”

孟说本待否认，转念想到婁半聪明绝顶，又素来与公主交好，此事无须瞒她，道：“公主……她就要嫁去秦国了。”

婁半“啊”了一声，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孟说道：“昨晚大王亲口对我说的。”婁半点点头，遂不再多问。

几人赶来傅舍，预备先从下等舍人住处开始搜起。

正好昭阳回来，听说究竟，怒气大生，赶来傅舍，下令将舍人们集中起来，连声喝问道：“是谁？到底是谁？快自己站出来！”他门下出了一个甘茂不算，又冒出来两个夺璧人，难怪令他大发脾气了。

孟说道：“这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有着极强的观察力，跟甘茂关系也还算不错，所以他才能及时觉察到甘茂的意图和异样。令尹君可想得到有这样的人？”

昭阳想了想，摇了摇头，他花钱养门客不过是装点门面，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了解这些人的性格、特点。他自知丢失和氏璧罪名不轻，若能寻回还可以将功补过，忙道：“孟宫正手下不是很有办法么？不如将这些人全部抓起来严刑拷问。”

舍人们听在耳中，无不心惊胆寒。

一名舍人不服气地道：“捉贼要捉赃，既然找不到和氏璧，如何能肯

定一定就是我们藏的？照我看，那和氏璧早就被人带出去了。不然何以搜了几天都搜不到？”

有人带头开了口，余下的舍人胆子也就跟着大了起来，况且干系自己的生死存亡，纷纷附和。

又有舍人道：“你们总说府里戒备森严，没有人能将从和氏璧带出去，可为什么不怀疑那些卫士呢？如果有他们做内应，别说和氏璧，就是堂首的铜禁也能悄无声息地给运了出去。”

昭阳“呀”了一声，转头看着孟说，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眼睛里分明露出了怀疑的意味来。



秦 夔凤纹瓦当

[1] 赵雍即后来著名的赵武灵王，即位后励精图治，推行“胡服骑射”，攻取中山及胡地，使得赵国一跃成为诸侯强国，形成秦、齐、赵三强鼎立的局面。正如小说中所提，其为人豪迈，不拘形迹，曾多次化装出游，最厉害的一次是乔装成赵国使者出使秦国，当面与秦昭襄王辩论。秦王感觉使者奇伟英武，气度非凡，暗中派人到驿馆调查，才知道那是赵武灵王。但这时赵武灵王已经出函谷关回赵国去了。秦昭襄王非常震惊，派兵追赶不及，长叹不已。

第七章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

她正微笑地凝视着楚国的大地，带着傲视人生与宿命的惊云气度。即使是气势雄浑的滔滔长江，也不过是她脚下缩微的小水沟。而他，只是云梦泽中一叶微不足道的浮萍。

舍

人在昭阳面前提出卫士们更可疑之后，孟说自己心中也“咯噔”了一下，暗道：“不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可是当晚看守大门的卫士都是我的心腹手下，我了解他们，我决计不信他们会做出这种事。”

但不信归不信，行动上还是要继续调查。他遂请屈平姊弟继续主持搜索和氏璧一事，自己来找卫士缠子，问道：“和氏璧失窃后，你一直负责大门的看守，可有留意到奇怪的事？”

缠子道：“奇怪的事，没有吧。”想了想，又道：“要说奇怪之处也有，就是公主从厅堂中出来后，一直站在庭院中，似乎并不着急离去。太子和其他大臣都是一路小跑着出去，巴不得早些离开这地方才好。”

孟说道：“后来呢？”缠子道：“过了好久，庸芮领着公主的从人到来，公主就走了。其实也不奇怪，换作是我，也想留下来看看到底是谁盗走了和氏璧。倒是那些匆匆忙忙离开的人才可疑呢。”

孟说便派人叫来当晚负责在瞭望台上监视的卫士，问道：“你们可有留意到离开的人中有什么奇怪之处？”

一名卫士道：“最奇怪的就是公主了。她从厅堂出来，一直站在庭院中，不断仰头张望。”随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臣开始还以为她是在瞧我们呢，后来才明白，她是在看天上飞的木鸟。”

孟说心中一动，暗道：“我一直将重点放在搜查出府的人身上，怎么没有想到和氏璧凭空也能飞出去？公主……该不会是公主……”

那名卫士又道：“公主仰着头看了好久，都有些发痴了。臣心下揣度，公主心中多半舍不得这只大鸟，这可是公输般的杰作，世上再也不会有了。”

孟说这才释然，心道：“不错，公输般何等技艺，世上仅此一只木鹊，而这只木鹊现在还在昭府上飞着呢。是我多疑了，我居然又怀疑起公主来了。”明知道公主对这些并不知情，心中还是油然而生一股愧疚之情。

又问道：“那么我们自己人呢？卫士们可有言行举止异常的？”一名黑脸的卫士道：“有一件事，臣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孟说道：“什么该说不该说的，快说！”黑脸卫士道：“公主出来宴客厅后，立即有卫士去南边的院子领出了她的从人，搜身后放出府外。但公主却还一直等在那里，直到后来庸芮领着两名从人过来，这才一起走了。”

孟说心中登时一紧，道：“庸芮和那两个人是不是从北边下等舍人住处傅舍方向过来的？”黑脸卫士道：“那倒不是，还是从南边出来的。”

孟说这才略略舒了一口气，派人叫来庸芮，问道：“当晚公主的那两名随从是怎么回事？为何落在了后面？”

庸芮道：“噢，那件事，臣一直候在门外，公主出来后，就命臣去叫她的从人出来。臣去南院后，发现从人中少了两个人，很是紧张，四处寻找，最后才发现他们一齐蹲在茅厕里，所以晚了些时候才出来。”

孟说道：“这件事你怎么早不说？”庸芮道：“臣想这不过是公主的两个随从拉屎耽误了时辰而已，也没什么要紧的。”

孟说道：“任何异常情况都是要紧的。你可知道有两个人打晕了甘茂，从他手里夺走了和氏璧？”庸芮大惊失色，道：“该不会就是这两个人吧？可他们身上只有紫牌，根本不可能走出南院啊。”

孟说道：“你跟我去见公主。”庸芮道：“遵命。”

两人遂来到王宫公主殿。

江半这次倒是爽快地出来，问道：“什么风又把孟宫正吹来我这公主殿了？”

孟说道：“臣是为和氏璧失窃一案而来。请恕臣冒昧，臣想见见公主的那两名随从。”转头问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庸芮道：“杨良，王道。”孟说道：“臣想见见这两个人。”

江聿惊道：“他们两个跟和氏璧失窃有干系么？”孟说道：“臣听说他们两个失踪了一阵子，推测时间，应该正好是甘茂拿到和氏璧的时候。甘茂就是那时被两个人打晕，和氏璧也被夺走。”

江聿道：“难怪，难怪。”孟说道：“难怪什么？”江聿道：“他们两个是我的家奴，和氏璧失窃当晚，他们护送我回王宫后就失踪了，再也没见到人影。”

孟说道：“公主为何不早说？”江聿不以为然地道：“不过是两个家奴失踪，况且我又不知道他们跟和氏璧失窃有关。”

孟说问道：“那他们可有住址、家眷在城中？”江聿道：“或许有吧，或许没有，这我可不知道，孟宫正想知道详情，得去问我的家令。”孟说道：“是，臣告退。”

江聿道：“孟说站住！你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们全都退下。”

孟说心“怦怦”直跳，不知道公主单单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做什么。

江聿缓缓地走到他面前，道：“你不是很想知道真相么？我现在就将真相告诉你。”

孟说失声道：“当真是公主指使手下盗走了和氏璧？”江聿大怒，扬手扇了他一记耳光，斥道：“你又在怀疑我！我手里根本没有和氏璧！”

孟说愕然道：“那么公主说的真相是什么？”江聿道：“就是我娘亲华容夫人遇刺的真相。”

自从荆台回来后，孟说也听说过许多关于越王无疆无辜受过的谣言，虽不如何相信，但这些风言风语就像天下的白云，即使阻挡不住普照的阳光，终究还是在大地上投下了斑斑阴影。指控无疆为行刺主使的唯一证据就是刺客徐弱的口供，而徐弱的真实口供又只有江聿一个人知道，也就是说，江聿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此刻她忽然要主动和盘托出真相，孟说心中登时生起一种不祥之感来——莫非无疆当真是清白的？这其中有什么内幕？公主之前为什么又要说谎呢？

江半道：“这世上只有我和父王两个人知道真相，现在你是第三个，你要答应我，绝不能再让第四个人知道。”

孟说惊疑不定，不知道公主为何突然要将如此重大的秘密告诉自己，但他心中还是难以抑制对真相的渴望，当即点了点头，道：“下臣遵命。”

江半叹了口气，道：“那刺客徐弱背后的主使，就是我娘亲。”

原来刺客徐弱要行刺的对象正是楚威王本人，而派他来行刺的不是旁人，正是华容夫人本人。华容夫人有宠于楚王，多次要求楚威王改立自己所生的儿子公子冉为太子。楚威王表面答应，却从无实际行动。他并不是不爱公子冉，甚至他也认为公子冉比太子槐更有才干，但他着实有两大顾虑：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诸侯、卿大夫应该以自己的嫡妻所生之子继承爵位和身份。如果“废嫡立庶”，即以妾所生之子为宗法继承人，就构成犯罪，往往成为讨伐或刑惩的理由。鲁昭公八年，楚国出兵灭掉陈国，就是以“废嫡立庶”为其罪名。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主持葵丘之盟，订的国际条约，内中也有“无易树子”的内容。熊槐是故王后所生之子，有嫡长子的身份，立为太子已久，又无大的过失，若是楚威王贸然废去熊槐的太子位，改立华容夫人所生的公子冉为太子，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冒险，给了其他诸侯国攻打楚国的理由；二是楚威王多少听到一些关于华容夫人的风言风语，虽然从没有发作过，但也有所怀疑。如此，他更不愿意立血缘不清不白的公子冉为太子。

只是楚威王这番真实心意，从不对外表露，这实在是因为他太过迷恋华容夫人的风情和肉体，他想享受她所带来的欢娱至死，所以他不能让她觉察到异常，这样她才会全心全意地侍奉他，她以为只要继续讨好他，亲生儿子最终会被立为楚国太子。所有的人都被楚威王蒙在了鼓里，郢都因而满城风雨。太子槐一方以为已经失宠，惶惶不可终日。

但知夫莫若妻，华容夫人终究还是看出了端倪。尤其楚威王将楚国之宝器和氏璧赐给令尹昭阳后，她愈发明了丈夫的心意，不由得又气又恨。她本有自己倾心爱慕的男子，只是为了保全爱人的性命，才勉强嫁给了年纪比自己大许多的楚威王为侍妾。现在楚威王非但毁了自己的一

生，还要毁去亲生儿子的一生，这可不是她所想看到的。最毒莫过妇人心，华容夫人当下起了杀机。她反复盘算，楚威王活着，公子冉就当不上太子，楚威王死了，她可以趁机将罪行推到太子身上，这样她还有很大的机会当上王太后。

计议已定后，华容夫人派人找来一名武艺高强的死士，即是徐弱，交给他一副韩国弓弩，令他在云梦之会上射杀楚威王。又问徐弱有何心愿，徐弱久闻江半美艳无双，随口应道：“只愿与公主一亲芳泽。”华容夫人遂许诺事成后一定将徐弱从狱中救出来，再将江半公主许配给他。徐弱明知道这些都是空话，他到纪山行刺，无论能否得手，都会立即被捕下狱，遭受各种拷掠，即使不死在酷刑之下，也必会被处以车裂酷刑，既无活命的机会，当然也绝不可能娶到公主。所以他早有打算，预备一旦行刺成功，就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匕首自杀。但当他到纪山上预备动手的时候，看到台座上江半公主的背影，心中忽然起了一种极其微妙的感觉，所以他从南侧挤到了北侧，只为在死前看清楚公主的花容月貌。等到这一切完成后，他才取出弓弩来，正瞄准楚威王时，墨者唐姑果蓦然扑了上来，导致弩箭微偏，正好射中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华容夫人。

唐姑果那一扑不但误杀了人，还令徐弱失去了自杀的机会，他被一拥而上的卫士牢牢按住，当场捆绑起来。他自然对此沮丧无比，心中报了必死之念，所以被捕后始终一言不发。直到后来卫士庸芮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刑罚对付他，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心中愈发思念那美貌无双的江半公主，便主动妥协，以此来换得见公主一面。

江半来到屈府，按照徐弱的要求，令侍从、卫士退出，连孟说也不例外。徐弱这才笑道：“公主，你本该是我的妻子。”

江半对母亲生前安排之计一无所知，自然大为意外，怒气顿生，就上前抽了徐弱几个耳光。

徐弱却道：“是真的，华容夫人亲口承诺要将公主许配给我，虽然我从没有奢望过，但只要能再看到你，我就很心满意足了。”当即将华容夫人的计划告诉了江半。

江半震惊无比，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徐弱却连连催促道：“公主，杀了我吧，杀了我，你就是世上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只要你不说，再没有人知道华容夫人是主使。夫人虽死，局面仍然对你有利，你大可以咬定我供出了太子槐是行刺华容夫人的主谋。”

一语惊醒梦中人，江半遂拔出匕首，一刀刺死了徐弱。

孟说随即闯进来，斥责江半不该杀死徐弱，因为她本人正是最大的嫌疑人。江半有苦说不出，遂愤然离开屈府，赶来囚禁唐姑果之处。是唐姑果那一扑造成了她娘亲之死，她自然不会放过他。哪知道世事难料，唐姑果暗中被人杀死，孟说又一路跟踪现场，以为是她打死了唐姑果。她既难以从嫌疑中脱身，又伤痛被心爱的男子怀疑，一气之下回去王宫，将徐弱的口供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楚威王。

楚威王听后良久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抚摸着泣不成声的女儿的头发，最终才道：“你不希望你娘亲背负骂名，寡人也不希望夫人背负罪名，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这么算了，但楚国太子之位，你们也别再指望了。来为你提亲的诸侯不少，既然七国之中以秦国最强，你就带上你的两个弟弟，嫁去秦国吧。”

至于后来楚威王为何要将罪名推到越国太子无疆身上，其心思则不为江半所了解。

孟说默默听完经过，心中的震撼难以形容。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江半一再说是他毁了她，原来就在那一晚，她遭逢了世上最惨烈最沉重的打击——母亲华容夫人被自己的阴谋害死。公主被真相惊骇得无所适从时，又被倾心的男子怀疑是幕后主使，遂一怒之下将真相告诉了唯一可以倚靠的父王，却又被父王断然推开！她在一夜之间，经历了所有至亲之人的背叛，难怪她如此伤心欲绝，难怪她始终不肯原谅孟说。

江半讲述这一切的神情倒是极为从容，仿佛是在叙述一件完全与她不相关的事。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她陡然变得成熟起来，不再是那个惘然的少女。

江半见孟说神色变幻不定，知道他心潮澎湃起伏，再也不会平静下

来，遂道：“你既然已经明白了经过，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拍手命人送孟说出去。

出来王宫时，孟说正好遇到太伯屈盖来请医师梁艾去验一具尸首的伤处。

屈盖连叫几声，孟说才回过神来，问道：“有事么？”屈盖道：“没事，我就是打个招呼。宫正君生病了么？脸色这么不好。”

梁艾道：“宫正君跟我们一道吧，反正也不远，一会儿忙完，我给你号号脉。”

孟说只觉得浑身燥热，急需要找些事做，好将思绪转移，遂跟着屈盖来到停放尸首的仓库。

那尸首停放在庭院中，身上盖着条麻布。庸芮一眼留意到伸在麻布外的手，惊叫道：“那个人……有六个手指。”

孟说登时想起来宴会当晚为公主抬木箱的一名随从就是六根手指，忙抢上前掀开麻布，面容虽然已经被河水泡得发胀变形，但依稀可以认出正是那名叫王道的随从。

庸芮道：“呀，他真的是公主那名失踪的家奴王道。”

屈盖听说死者是江半公主的家奴，很是惊异，道：“我还没有查出死者的身份。今日特意请梁医师来，是因为检验尸首的两名牢隶臣^[1]争执不下，一人说是自杀，一人说是他杀。”

孟说心中疑云大盛，暗道：“我刚刚追查到杨良、王道二人身上，就发现了王道的尸首，莫非他是被人杀人灭口？”忙问道：“这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屈盖道：“尸首是昨日清晨在东水门发现的，我不是还告诉过宫正君么？但就从泡水的程度来看，应该是大前天晚上就死了。”

孟说心道：“大前天晚上，不正好是和氏璧失窃的那晚么？”心中愈

发肯定王道牵连其中，多半是他与另一名家奴杨良争夺和氏璧，被杨良杀人灭口。

梁艾上前看了一番，道：“这人左手老茧比右手多，应该是左撇子，颈上一刀，右深左浅，应该是自刭而死。”

屈盖很是意外，道：“他是自杀？那可奇怪了。发现他尸首时，他身上绑着绳子，应该有人在他身上绑了石头，沉进了河里，但后来绳子松开，他又浮了起来，被水流冲在水门，卡在了栅栏里。如果他是自杀，为什么还有人想毁尸灭迹呢？”

孟说道：“毁尸灭迹倒不奇怪，大概是他的同伴不想让人发现他死了。奇怪的是，他怎么会是自杀？”转头问道：“梁医师，王道真的是自杀么？”

梁艾闻言怫然不悦，道：“既然信不过我的话，还找我来做什么？”提起药箱，径自离开。

庸芮道：“这件事实在蹊跷。宫正君，我们要不要再去问问公主？”

孟说沉默许久，才道：“你去吧，我是没脸再见公主了。你进宫将这件事禀报公主，然后看看如何能找到另一名家奴杨良。”庸芮道：“遵命。”

孟说兴致索然地回来家中。老仆忙捧着个书简迎上来，道：“不久前有人往门下投了一封信，说是留给主人的。”

孟说正要拆信，忽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却是南杉，身后跟着数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不由得一愣，问道：“南宫正有事么？”南杉道：“宫正君，恕下臣无礼，这就请你跟臣走一趟吧。”

孟说道：“去哪里？”南杉道：“官署。”

孟说遂不再多问，默默地跟着南杉出来。来到官署，却见大堂正中坐着大司败熊华，一旁坐着令尹昭阳，均是正襟危坐，神色异样。

孟说心知不妙，上前见礼，问道：“令尹君和司败君召臣前来，有何差遣？”昭阳也不回答，直接命道：“搜他身上。”

吏卒上前在孟说身上摸索一番，搜出容臭和书简，奉到昭阳案前。

昭阳道：“这容臭是孟宫正的么？”孟说道：“是。”

昭阳道：“可是本尹怎么听说是在笄簪枕头下发现的？”孟说道：“臣的容臭前些日子曾经失落过，这次意外在笄簪枕头下发现，想来是他趁臣不留意时从臣身上盗取了去。”

昭阳道：“好，本尹再问你，和氏璧失窃当晚，看守大门的都是你的心腹卫士，所有出入腰牌的发放，都是由他们经手，是不是？”孟说道：“是。”

昭阳道：“那么你怎么解释这多出来的两枚黑色舍人腰牌？”

原来精细的南杉重新检查了所有腰牌，却发现多了两枚黑牌。当晚每位宾客和从人进来时，发给腰牌，登记名字；出去时，交还腰牌，划去名字，对昭府内部的人也是如此。所有的名字都划去了，相应名字的腰牌也全部收回，却多了两个黑色木牌，刻的是“张三”、“李四”的名字，一望就是假名。负责刻字和腰牌发放的都是孟说的心腹卫士，如此一来，孟说登时变得嫌疑很大，所以昭阳一得知消息，就立即命南杉带他来官署盘问。

孟说这才恍然大悟，心道：“这两枚腰牌一定就是王道和杨良用来行事时用的。可这两个人进门时明明佩戴着紫牌，又从哪里弄了两块多余的黑牌呢？腰牌的发放只由卫士经手，除非是卫士中有人帮他们。”

熊华见孟说沉吟不答，道：“来人，把当晚经手过腰牌的卫士全部逮起来拷问。”孟说忙道：“等一等，请司败君给下臣一点时间……”

昭阳忽道：“不必了，罪魁祸首就在这里。来人，拿下孟说。”

吏卒遂一拥上前，拧住孟说手臂，强迫他跪下。

南杉忙上前跪下请罪道：“如果孟宫正有嫌疑，臣身为他的副手，也

该有嫌疑，请令尹君一并治罪。”

昭阳道：“南宫正，你来看看这封书简。”南杉起身走过去，接过书简，随即愣住。

昭阳道：“这是刚刚从孟说身上搜出来的，可谓铁证如山了。”

孟说道：“我才刚刚接到书简，还没有来得及看，南宫正人就到了。信上写的什么？”

南杉遂将书简举到孟说面前，只见木简上写着寥寥数字：“和氏璧已出城，多谢指点迷津。”最下面落款处画着一只模样古怪的飞鸟。

孟说一时呆住，心道：“这是谁写的信？为什么要写给我？是有意栽赃于我么？”

南杉问道：“宫正君，这是怎么回事？”孟说道：“我……我也不知道。”

他虽然也是懵懂一片，反应究竟异于常人，知道自己立即就会身陷囹圄，再难以有所作为，忙道：“南宫正，你立即去将这件事告诉屈莫敖姊弟，请他们设法查明真相。”南杉微一迟疑，即应道：“遵命。”

昭阳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喝道：“孟说，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快交出你同党的名字。”

孟说道：“臣对此事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同党。”

昭阳便起身道：“司败君，这名要犯就交给你审问。只要能找到和氏璧，你可以使用任何手段。”熊华道：“令尹君放心，我一定亲自讯问。”

昭阳见南杉尚呆立一旁，道：“南宫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正宫正。你也不要再留在这里了，去忙你的正事吧。”

南杉料来自己留下来也保护不了孟说，只得应道：“是。不过这封书简可否交给臣带走？臣可以比照笔迹，好追查那同党的下落。”昭阳道：“好，你去办吧。”

熊华亲自送昭阳出堂，这才回转身来，命人将孟说拽来刑堂，道：“孟宫正，你是个聪明人，早点说出和氏璧和同党的下落，可以少受许多皮肉之苦。”

孟说道：“臣绝没有跟人勾结，盗取令尹府上的和氏璧。”

熊华虽是楚威王的亲弟弟，可楚国江山马上就是太子槐的了，他一心要讨好昭阳，哪里肯听辩说，见孟说不肯招认，便立即下令用刑。

孟说被按伏在地上，四肢分开，用绳索固定住。两名刑吏上前，举起杖朝他背、臀、大腿上击打。打了十棍后再换两名刑吏继续行刑。如此换了四五次行刑者，孟说已是皮开肉绽，全身上下血迹斑斑，动也不能动弹一下了。

熊华毕竟上了年纪，精力不济，折腾得也累了，见外面天色已黑，便道：“孟说，老夫念你服侍大王多年，给你一夜时间考虑，如果明日还不肯招供吐实，就别怪老夫动用重刑了。”

战国执行刑罚一般采取劳役方式，监狱并不是执行场所，而是未决犯临时囚禁之地。熊华为人昏庸，司败署未决之案极多，以致狱中人满为患，有所谓“拘者满圉，怨者满朝”之语。偏偏孟说是重犯，需得单独关押，狱卒左挪右动，好不容易才腾出一间牢房来。

孟说被上了械具，拖来牢房中。他的双手被铜攀束在背后，脖颈和双脚均戴了笨重的桎梏，伏在潮湿的地面上，动弹不得。后背、臀部、大腿上的刑伤如炙过一般，火辣辣地疼。

当此境遇，自然耿耿难寐。

他反复思虑，也想不出手下哪名卫士会有可能与外人串通。如果真的是有卫士暗中给了杨良和王道两枚黑色腰牌，这两个人从甘茂手中夺走了和氏璧，他们又是如何将玉璧带出昭府的呢？王道为什么会在得手后自杀呢？又为什么被人沉尸河底呢？他二人都是公主家奴，公主对这一切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知情么？

一想到公主，他忍不住又黯然起来。他的确对不起她，在她最艰难的时候，不但没有给她任何安慰，反而给了她重重一击，造成了她必须要远嫁秦国的局面。他绝不可以再怀疑她，绝不能再怀疑她。

次日上午，孟说又被提来刑房。熊华喝问几句，便下令用刑。刑吏用夹榻夹住孟说双腿，正要用力压紧，南杉、屈平、婁半几人匆匆闯了进来。

南杉道：“大司败，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劝劝孟宫正。”

南杉是太子槐和令尹昭阳的内弟，熊华少不得要给几分面子，道：“由你们几个出面劝劝孟说也好。”说完命人松开刑具，自己先退了出去。

屈平道：“宫正君，眼下你被定罪的关键证据是这封信。你家的老仆也已经被逮捕拷问，他说是有人将信从门下塞进来，他并没有见过送信人。但照我看来，这封信并不是有意要陷害你。”

孟说道：“恕我愚钝，屈莫敖的意思是怀疑我？”

婁半忙道：“抱歉，是我阿弟没有把话说明白，我们不是怀疑孟宫正。阿弟的意思是，这封信应该就是那个真正得到了和氏璧的人写给你的。”

屈平道：“这封信只有十二个字：前面一句‘和氏璧已出城’，是告诉你和氏璧的去处；后面一句‘多谢指点迷津’是感谢你的指点之情。如果真有人要陷害你，信的内容绝不会是这样的。这个人，宫正君一定是认得的。”

孟说道：“可我想不出我认识的人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既然已经得手，为什么还要专门写一封信给我？”

屈平道：“我猜他的用意应该是让你不要再做无谓的追查，牵连更多无辜。没想到正好令尹怀疑到你身上，这信遂成为你与他通谋的铁证。”

婁半道：“我们都觉得这封信是那个神秘人特意写给你的，但不是要陷害你，而是要故弄玄虚。”

南杉道：“我已经查过那两名可疑的失踪家奴，除了发现王道的尸首外，杨良下落不明。另外，当晚所有经手过腰牌的卫士都已经被逮捕，但没有人承认多刻了那两枚黑牌。我仔细核对过腰牌的刀迹，那多出来的两枚上的名字跟其他腰牌刀法不同，很可能是杨良、王道事先刻好了带在身上混进来的，跟卫士们无关。”

孟说道：“不，这件事决计是我们内部人所为。腰牌之事是严格保密的，赴宴的宾客和随从都是到达昭府门前才知道。就算杨良、王道从别的渠道打听到腰牌的事情，自己事先仿造了腰牌，但他们出去时必须凭借卫士刻发的紫牌，伪造的黑牌一定早藏在了身上。即使是担心出府时被搜身，也该随手扔在了什么地方，怎么可能又还回卫士呢？”

屈平道：“不错，一定是杨良、王道进来时有卫士将黑牌交给他们，后来他们办完事，跟那卫士接头后，又习惯性地又将黑牌还给了卫士，那卫士则随手丢在了收回的腰牌堆中。他以为不会有人发现，却想不到南宫正极有耐心，将数百个牌子全部核验了一遍。”

孟说道：“正是这个道理。不过即使有卫士做内应，和氏璧应该还在昭府中。收买一个卫士容易，不可能将二十余名卫士全部买通，毕竟出去搜身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不可能同时瞒过那么多双眼睛。正如邑君所言，那封信很可能是个幌子，让我们放松警惕，神秘人好趁机从昭府中将和氏璧转移。”南杉道：“是，我会在令尹府上继续搜查的。”

孟说道：“多谢几位信任我。南宫正，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南杉道：“宫正君请吩咐。”

孟说苦笑道：“我已经不是宫正，也不再是你的上司。”南杉道：“孟君不过是暂时受点委屈，事情一旦弄清楚，自然会立即官复原职。”

孟说摇了摇头，道：“我想见见庸芮，我有事情交代他去办。”

庸芮因为向太子槐举证公主家奴有功，已经被破格提拔为副宫正，南杉一时不忍提及此事，只点头道：“好，我会让他来见你。”

屈平道：“宫正君真的想不到会是谁写这封信给你么？”孟说道：“我整日忙于公务，少有朋友，实在想不到他是谁。”屈平道：“如此，我们再设法去查吧。”

正好大司败熊华进来，问道：“孟说肯听几位劝，说出和氏璧在哪里了么？”

婁半道：“孟君是无辜的。”说完，她朝南杉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为孟说求情，想来熊华顾及南杉两位姊姊的身份，多少要留些情面。

南杉为人本就谨慎，虽然不相信孟说会勾结外人图谋和氏璧，还是不敢贸然开口，更不愿意沾两位姊姊的光，只是默不吭声。婁半见状，赌气走了出去。

屈平忙道：“孟说是楚国第一勇士，也是大王指名护送公主出嫁秦国的侍卫。虽然现下证据不利于他，但将来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大司败还是手下留情些好。”

熊华见南杉不出声，也不以屈平之语为意，等三人出去，照旧命刑吏拷问孟说。孟说始终一言不发，只咬牙强忍，昏死过几次后，熊华自己也失去了耐性，命人将孟说拖回大牢囚禁。

昏昏沉沉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到半夜时，孟说蓦然惊醒过来，听到头顶上方有动静，本能地想抬头去看，但脖子的颈钳与脚镣相连，限制了他的移动，略一抬头即被铁链扯住。想侧过身子，背上尽是刑伤，竟连翻转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人提起他双臂，将他拖到墙边，让他靠墙坐下。腿上的刑伤磕在石板上，擦得生疼。借着牢房中昏暗的灯光定睛一看，那拖他坐起的人竟然是笄笄。

孟说吃了一惊，道：“怎么是你？你……你怎么进来的？”随即看到房顶的瓦片被揭开，洞中垂下一根黑绳索，旋即明白了过来，道，“你好大胆子，敢来这里。”

笈竺笑道：“胆子不大就不是笈竺了。不过你可别高兴，我不是来救你的。你也别紧张，我也不是来杀你的。我是实在不甘心，想找个人说说话，想来想去只想到了你。”

孟说道：“你不甘心？你不是已经得到随侯珠了么？”笈竺道：“呀，你连这个都猜到了！你果然是我笈竺生平遇见的最厉害的对手，不枉我今晚冒险来见你。”

孟说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笈竺笑道：“你是楚国第一勇士，我是天下第一神偷，我就是想看看，是你这个第一厉害，还是我这个第一厉害。”

孟说道：“那么你是来幸灾乐祸的么？我现在无力反抗，你大可以杀了我。”

笈竺道：“我不想杀你。其实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多少也有点责任，是我盗窃了你的容臭，有意落在房里。也是我有意用话引得昭阳父子怀疑你。不过我不想杀人。我生平只杀过一个人，就是那墨者唐姑果。”

孟说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唐姑果？”笈竺道：“反正也时过境迁了，我可以告诉你全部事情。但如果我有问题问你，你也要据实回答。”孟说道：“好。”

原来甘茂一直有心从主人令尹昭阳手中盗取和氏璧，遂千方百计地寻找到神偷笈竺，许以千金，请他出手。笈竺却道：“天下宝器中，以和氏璧和随侯珠最为著名，我年纪已大，若要请我出面为你盗取和氏璧，非得以随侯珠酬谢不可。”

他本是随口一说，那随侯珠失落上百年，当年楚王灭掉随国，举兵四下搜寻，也未能寻获，甘茂不过是个依附于他人乞食的卑贱门客，又如何能寻到这颗绝世宝珠？但打发走甘茂后，笈竺自己也是心潮起伏，回想起楚国对自己的忘恩负义，决意往郢都走一趟，盗取和氏璧，不为任何人，只为自己。

但他受过黥刑，额头和脸颊上刻有墨字，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知道是盗贼身份，行事极不方便，遂花重金四处寻访名医去掉脸上的墨

字。试过无数方子，最终寻到一个土法子，即用未满月的小儿屎敷在刺字上，连敷上一月，刺字便慢慢消失了。他办妥这一切，正要出发时，甘茂却又登门了，这次是带着随侯珠而来。他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那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明月珠，能在黑暗中发光。

甘茂也当真是个有心人，当年随国被楚国灭亡，随国贵族均被强迁到郢都居住，楚国却并没有得到随侯珠，他猜想一定是有人事先藏起了宝珠，因而刻意在随国贵族后人中寻找。他打听到随国贵族后裔不论男女均姓随，表示不忘故国，所以暗中查访了郢都中所有姓随的人。这件事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却是费时费力，又不能张扬，他已经为此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正好云梦之会当日他来找随姓老妪，看到她将一个小精致的小木盒装入包袱，预备出城。他见那木盒纹理古朴，似是古物，觉得盒中也应该有不凡之物，遂一路跟随。凑巧的是，正当他要向随姬下手的时候，盗贼莫陵捷足先登，他遂假扮成义士，去为随姬追回包袱。与莫陵的完全不知情相比，他目的明确，争夺包袱时，顺手将木盒中的珠子取了出来。至于之后莫陵反诬他为盗贼，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幸亏嫪毐及时出现，用巧计令他脱罪。而他盗取的那颗珠子，果真就是消失了百年的随侯珠。

笄篴虽是盗贼，却是守信之人，因为事先答应了甘茂，对方既奉上了随侯珠，只得同意出山。至于唐姑果被杀，并不是因为他与笄篴是竞争对手。而是甘茂有志恢复蔡国，曾秘密联络秦国，虽被秦惠王拒绝，但却由此知道了甘茂这个人。唐姑果本是为秦惠王夺取和氏璧，得知甘茂是令尹昭阳的门客后，便想利用这一点要挟他助自己夺璧。甘茂为人深沉有谋，表面答应唐姑果，暗中却让笄篴杀他灭口。笄篴本不愿意轻易杀人，但他得到了随侯珠，按照事先的约定，一切要听从甘茂的安排，况且唐姑果也志在和氏璧，终究是个难缠的对手，遂用鱼肠剑暗杀了他。

孟说这才知道甘茂为恢复蔡国苦心经营已久，有意散播设语，盗取和氏璧，大概也只是其诸多计划中的一个。此人如此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当真是个极为可怕的敌人。

他心中尚有疑虑，问道：“你盗到和氏璧后，就直接交给了甘茂，然

后就没有再管了么？”笄笄道：“嗯，我们事先的约定就是这样，和氏璧交到甘茂手里，我们从此就各奔东西。不过我看得出他很紧张，对能不能脱身并没有把握，因为你那一套腰牌制度实在很厉害。但这就是他自己的事了，我也没有再多管闲事。”

孟说道：“可你刚走不久，甘茂就被人打晕，另有两个人夺走了和氏璧。”

笄笄还是第一回听说这件事，很是吃惊，半晌才叹道：“果然强中更有强中手。”

孟说道：“我之前一直怀疑是你重新从甘茂手里夺走了和氏璧，白日得到甘茂同党阿碧的口供，才知道原来有两个人。”

笄笄笑道：“怎么可能是我呢？和氏璧虽然好，但却是块烫手山芋，谁有它谁倒霉，我可不想因为它一辈子被天下人迫得不得安生。我告诉你，这两个人一定是秦国派来的人。”

孟说道：“你如何能肯定他们是秦国人？”笄笄道：“你想啊，只有秦国人才知道甘茂隐伏在楚国是另有意图，之前墨者唐姑果不就是想利用这一点么？唐姑果人死了，还有其他秦国人知道呢。他们猜到甘茂一定会盗取和氏璧，所以提早派人埋伏在他住处的周围，等我一把和氏璧交给他，就立即下手夺走了玉璧。嘿嘿，厉害！厉害！想不到我笄笄被甘茂利用，甘茂又被秦人利用，厉害，太厉害了！”

他连说四个“厉害”，这才道：“你问我的问题都回答了，现在我也要问你，你和你手下卫士当真没有徇私，让和氏璧流出昭府么？”孟说道：“没有。”

笄笄道：“那就奇怪了，和氏璧到底是怎么出昭府的呢？”

孟说道：“你怎么能肯定和氏璧一定出了昭府？”笄笄道：“你们搜了那么多遍，如果和氏璧还在里面，早给搜出来了。那抢走和氏璧的人又不是傻子，不把玉璧运出昭府，他是不会离开的。大不了像我胁持昭鱼一样，他可以挟持和氏璧啊，不让他出门他就摔破玉璧，大不了一拍两散。到此局面，你们敢不让开么？”

孟说一直不能肯定和氏璧是否真的被带出了昭府，听了这话才彻底确认下来。正如笄篲所言，盗取和氏璧的人费尽心机，不亲眼看到和氏璧出门，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还可以如笄篲一样，用摔破和氏璧做威胁，强行离开。

笄篲想了半天，还是想不明白究竟，叹道：“我们都这么厉害，怎么可能让两个秦国人从中得了便宜？孟宫正，你当真没有跟秦国人勾结么？”孟说道：“没有。”

笄篲道：“那么他们一定是用别的法子将和氏璧运出昭府的。”目光不经意地转来转去，蓦然得到了某种提示，哈哈笑道：“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秦国人是用什么法子将和氏璧运出昭府的。”

孟说道：“是什么？”笄篲道：“你想知道？你可要想好了，如果你知道了真相，这对你来说只会是一种痛苦。”

孟说道：“为什么这么说？”笄篲笑道：“我知道那容臭是江半公主送给你的。你跟她在唐姑果尸首前争吵时，我其实就伏在屋顶上，暗中看得一清二楚——你将容臭还给公主，公主又扔到你的脸上。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江半公主才是这一切的主谋，你供出她，你就没事了，但你也保不住你心爱的女人，你等于亲手把她推上了死路。”

孟说斥道：“胡说八道。你刚刚不还说是秦国人盗取了和氏璧，怎么转瞬又成公主了？”

笄篲笑道：“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孟宫正，我会一直留在郢都，等着看你们两个人的结局，看是你死，还是公主死。”

孟说道：“你……你……”惊怒之下，浑然忘记了处境，本能地想去抓住笄篲，扯动伤口，竟然晕了过去。

再醒来之时，笄篲已经不见了，房顶完好如初，牢房内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仿若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般。

第二日，孟说照旧被提来刑堂拷打。

他昨夜见过笄笄后，心下已经能确认许多事情，但却不敢据实说出来。眼下南杉正在调查江半公主失踪的两名家奴，他若再说出夺走和氏璧的人是秦国人，不等于是说公主跟秦国人通谋么？这可是叛国大罪，即使她是公主，也一样是要遭车裂之刑的。虽然他并不相信公主真的会跟秦国人勾结，但公主正要嫁去秦国，无论是谁听到这样的话，大概都会信以为真。尤其是太子一方，更会大做文章。

正如笄笄所言，他要保公主，就得他死，他若说出实话，那么就是公主死。如果一定要在这两个结局中选择一个，那么他当然宁可是他死。

鞭子如雨点般落下来，将他的衣衫抽烂，又将他的皮肉一点点撕裂。锥心的痛苦，残酷的刑讯，令他的身体不停地抖索。他感到他像一只飘荡的小船，一下被抛上浪尖，一下又被扔向浪底，无休无止，不知在哪一刻被肆虐的暴风雨击成粉碎。然而到了最后，肉体痛楚到极致，转而变得麻木，他的身子仿佛不再是他自己的了，意识愈发模糊了起来……

再醒来时，却是身在牢房中，娉半正蹲在他面前，一边垂泪，一边用手帕拂拭他脸上的血迹。

孟说道：“邑君……”娉半道：“你别动，也别再叫我邑君，叫我阿娉，或是娉女。”她往身后看了一眼，刻意压低了声音道：“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今日我仔细去看过那王道的尸首。”

孟说道：“有什么特别之处么？”娉半道：“他不是公主的家奴，他是个苦修的墨者。他的身子虽然被河水泡得发肿，但他双脚上的茧比寻常人要厚许多……”

墨者崇拜大禹，生活清苦，劳作不休，一般都穿麻衣草鞋。孟说听到这里，已有些会意过来。

娉半续道：“尤其是双脚大脚趾和食趾有粗茧，分明是长期穿夹趾草鞋的结果。本来城外一个辛苦劳作的乡人也会是这样，但联想到他双手之茧不及双脚，以及不可理喻的自杀，分明是墨者无疑。”

她本以为孟说会大吃一惊，不料对方甚是平静，讶然道：“孟君早就知道了？”孟说没有回答，只问道：“这件事，邑君……阿嫫你可有告诉旁人？”

嫫半道：“当然没有。我知道孟君也不希望我这么做。”孟说道：“谢谢，谢谢你。答应我，不要说出去。”

嫫半凝视着他，那双本来朗若星辰的双目在酷刑的反复折磨下变得黯淡无神，脸色萎靡憔悴，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英俊挺拔之气。她的眼泪“唰”地滚落了下来，道，“可是孟君你却要多受这么多苦楚。”

孟说笑道：“我没什么。”面上虽然微笑，内心却甚是凄苦。

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王道和杨良二人都不是什么公主家奴，而是墨者。二人装扮成公主随从混入昭府，又从甘茂手中抢到了和氏璧，随即用木鸟运出昭府。天下的确只有一只公输般木鹊，但许多墨者都是承袭了墨子的衣钵，是制作机械的高手，有一只能飞三天三夜的木鹊在前，仿造一只勉强飞出高墙的木鸟并不算太难。公主将公输般木鹊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令尹夫人，主要的目的是要为引开弓弩手的注意力，为另一只木鸟飞出昭府做掩护。公主一行出昭府后从木鸟身上取到了和氏璧，两名墨者随即自杀，这样即使旁人追查 to 二人身上，也可以斩断追踪线索。公主则令侍从将二人尸首捆上石头，沉入河中。哪知道天不遂人意，捆在王道身上的绳子松了，他的尸首浮了出来，被人发现。

孟说根据卫士的证词追查王道、杨良二人时，江半公主有意将他一人留下，告诉他华容夫人遇刺的真相，也是刻意为之。她已经预料到他可能会很快接近真相，所以要及时阻止他，她所采用的阻止方式就是利用他的内疚。她确实非常了解他的性情，现在即使他知道了一切，也绝对不会对旁人吐露半个字。

他唯一想不明白的就是那封信。按说这一切的事件中，江半公主是最大的赢家，和氏璧也落入了她手中。以她的性格和处境，只会希望事态越乱越好，她是绝对不会写这样一封信来告诉孟说不要牵连无辜的。那么写这封信的神秘人到底是谁呢？会不会是公主身边的知情人，不愿意看到孟说像一只无头苍蝇般乱转？可他跟公主身边的人并没有什么交

情啊。

耍半刚走不久，孟说便被重新带来刑堂，等在那里的除了大司败熊华外，还有太子槐。他连日受刑，后背和双腿血肉模糊，高高肿起。脚下虚浮，站也站不稳，只能由刑吏搀扶着对太子熊槐下跪。

熊槐脸色一沉，道：“孟说，你可知罪？”

孟说虽是无辜受刑，但现下知情不报，一样是大罪，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道：“下臣该死。”

熊槐道：“我知道你也是身不由己，你只是听命于公主而已。你只要肯招出公主和公子冉是盗取和氏璧的主谋，就不必再受这些皮肉之苦。”

孟说见对方神情闪烁，隐有焦灼之色，猜想太子槐怀疑公主，也不过是因为卫士的供词牵涉到王道和杨良，而那两名所谓的公主家奴又已经自杀，死无对证。既没有人证，也没有找到和氏璧作为实证，太子槐要对付公主，就只有依靠口供。当即摇了摇头，道：“臣没有协从公主盗取和氏璧。”

太子槐道：“你喜欢公主，对不对？但她已经是秦惠王名义上的妃子，就算这次能逃脱罪名，她也是别人的女人。你何必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女人毁掉自己的一生？”

孟说道：“无论太子怎么说，臣还是这句话，臣没有协从公主盗取和氏璧。”

太子槐脸上怒气顿生，冷笑道：“既然孟君不吃软的，那么就只有来硬的了。”拂袖而去。

大司败熊华见太子槐怒气冲冲地离去，连声斥道：“好个不识好歹的孟说，太子马上就是一国之君，他亲自来问你话，何等荣幸，你居然不识好歹！”

孟说闻言一惊，问道：“难道大王他……他已经……”

熊华冷笑道：“这全是拜你孟说所赐，大王听到你与奸人勾结盗取和氏璧后，急怒攻心，当即晕了过去，已经好几日了，至今没有醒来。大王待你不薄，你还不快些招出背后主谋？”见孟说不答，便喝道：“来人，继续用刑。”

如此连日用刑，孟说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九死一生。但他始终不吭一声，太子槐得不到孟说口供，也无法牵连恨之入骨的江半公主等人。

这一日，孟说又被从狱中提出，架来刑堂。刑吏却没有再例行鞭打他，只是强迫他跪在一根矮木桩前，将他牢牢反缚在上面。又用绳系住他的头发，一并拴在木桩上，迫得他仰面朝天。

孟说满以为刑吏会一颗颗敲落自己的牙齿，或是要挖出自己一双眼珠，或是割掉鼻子，但始终没有人上来动手。过了好大一会儿，终于来了一名带着小刀和黑墨的小吏，孟说这才明白他们要给自己行黥刑。

黥刑又称墨刑，即在受刑者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作为犯罪的标志。这种刑罚属于肉刑中最轻的一种，虽然在肉体上的痛苦不及劓、刖、髡、宫等刑罚，但却是精神上极大的羞辱，耻辱将伴随受刑者终身。当年秦国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太子驪犯法，商鞅黥太子傅公孙贾以儆效尤。太子驪和公孙贾为此恨商鞅入骨，等到秦孝公一死，太子驪即位为秦惠王，立即将商鞅处以五马分尸的车裂酷刑，以报之前之辱。

孟说虽然不是出身贵族世家，但也是个极重名誉之人。他本以抱了必死之心，却想不到这些人并不杀自己，而是改以黥刑来侮辱，又惊讶又愤怒，喊道：“我要见大司败。”那小吏笑道：“你以为自己还是宫正么，想见谁就见谁？大司败忙着处理公务，可没有工夫见你。”拿起尖刀，扎了下来。

孟说竭力挣扎，但他的四肢和头发都被绳索紧紧束缚住，根本避不开小吏手中的刀尖。伴随着脸上一阵阵刺痛，血汨汨地流了下来，迷住了眼睛，流过了嘴唇。那种独特的咸淡的血腥味提醒着他，他这一辈子再也摆脱不掉叛国背君的罪名，不由得发出一声如狼啸般凄厉而绝望的

嘶叫。

正在黥面的小吏吓了一跳，生怕这位楚国第一勇士会就此挣脱束缚，慌忙退开。一旁的几名刑吏抢上前来，各举皮鞭、刑杖，疾风骤雨般地朝孟说身上招呼过去。他昏迷了过去，但很快又被脸上一刀一刀的刺痛唤醒。只是这次他连叫喊的力气也没有了，仿若跌入了无穷无尽的深渊，再也踩不到底，只能不停地坠落，坠落……

忙了一个多时辰，小吏终于在孟说额头和脸颊上凿好了方形字样，染上黑墨后，再举火烧炙伤口。这样，脸上留下的墨迹成为永久性的记号，以后再也擦洗不掉。

受完黥刑，孟说又被重新戴上三木刑具，拖回牢房囚禁。他知道黥刑才刚刚是个开始，后面一定还有更大的侮辱在等着他，但他已经顾不上将来，所有的心思都在脸上的那些墨字上，虽然看不见它们，但它们却像毒蛇一点点咬噬他的心。他想起了祖父的英名，父亲的威名，以及他自己——他一生对楚国忠心耿耿，从无二心，却落得如此下场。泪水终于流了出来，一滴一滴的，落在冰冷的地面上。

牢房门忽然打开了，有人走了进来，跪在他身边，将他的头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轻轻地用手抚摸他的脸庞。

孟说喃喃道：“是公主么？我又在做梦了。”江半柔声道：“你没有做梦，真的是我在这里。”

孟说勉力抬起头来，果然见到了江半，那张绝美的脸上挂满泪珠，甚是凄凉。

孟说忙侧过头去，道：“我的脸……别让我的脸吓着公主。”想努力挣开公主，却是没有丝毫力气。

江半捧起他的脸，哭道：“你这个傻子……傻子……是我害了你，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对不起……”

孟说勉强笑道：“不要说‘对不起’，我……我是心甘情愿的。这地方太脏，不适合公主，公主还是快些走吧。”

江聿道：“是太子逼我来看你，他想让我看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还说黥刑只是开始，如果我不交出和氏璧，就会对你接着用劓刑、刖刑、腓刑，最后是宫刑，让你生不如死。他……他好狠毒，知道我心底里还是喜欢你，所以用你来对付我。”孟说叹了口气，道：“臣贱命一条，公主不必放在心上。”

江聿哭道：“我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受苦的人是你呀。可是我是真的没有和氏璧，父王又昏迷不醒，王宫内外全是太子的人，我……我实在没有法子救你。我该怎么办？”

孟说勉力挺了挺身子，道：“公主不必救我，就让臣刑罚加身好了。”江聿道：“不，我……”

一语未毕，牢门打开，庸芮领着几名卫士闯了进来，大声喝道：“公主可看清楚了？这就请公主回宫吧，太子还等你的答案呢。”命卫士上前拉起公主，强行押了出去。

孟说又惊又怒，道：“庸芮，你……你敢对公主无礼？”

庸芮笑道：“如今我已是副宫正，是太子殿下的心腹了。孟说，你想不到会有今天吧？”孟说叹道：“的确想不到。”

庸芮道：“念在你一直待我不错，我也略有回报。来人，去了犯人的手铐。”

狱卒忌惮孟说楚国第一勇士的威名，给他手、足、颈均上了最重的械具。他的双手一直被铜铐紧紧地禁锢在背后，坐不能坐，卧不能卧，难受万分，手铐一去，身子登时松弛了许多。

庸芮忽然蹲了下来，低声道：“宫正君放心，公主正在设法营救，不会让太子继续残害你，请多一点耐心，少安勿躁。”

孟说本以为庸芮已投向了太子一方，忽听到他自认是公主一伙儿，不由得惊奇万分，蓦然醒悟了过来，道：“是你，你就是公主的内应，对吧？”

庸芮低下头去，低声道：“对不起，宫正君，我只是听命于公主，实在不知道事情最终会牵连到你身上。”

原来当日在凤舟上，江半主动对孟说献身，却被孟说拒绝，她狂怒之下打了孟说，将其赶出去，却随意叫了一名侍卫进来与她交欢。那侍卫正好就是庸芮。庸芮面对这飞来艳福，又惶恐又不安又欢喜。既然与江半公主有了鱼水之欢，他发誓从此效忠公主，为公主办事。

庸芮又道：“这件事，你也不能怪公主，实在要怪，就要怪那墨者田鸠。”

孟说闻言大吃一惊，道：“田鸠不是已经死了么？”庸芮道：“他只是假死，这是他和公主事先安排好的计谋。”

江半当日激愤之下将刺客徐弱的供词原封不动地告诉了楚威王，原以为父王会赞赏她的诚实，但换来的却是出嫁秦国，她姊弟三人等于从此被放逐，再也不能回来楚国。她伤心之下，又心有不甘。她得知墨者唐姑果来到楚国是为了帮助秦国得到和氏璧，遂派人寻到另一名墨者田鸠，表示要跟他合作。田鸠犹自不能相信堂堂楚国公主竟会背叛楚国，江半道：“那么我先告诉你一个还没有公开的消息，我就要嫁去秦国，成为秦惠王的妃子。”田鸠虽然吃惊，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二人有了协议，遂开始秘密谋划。田鸠告诉江半，同伴腹兑和司马错会碍事，必须先行将二人送回秦国，遂先上演了一场假死的好戏，这样无论如何再也没有人会怀疑到田鸠身上。庸芮早为公主美色所迷，听公主之命，有意将孟说引到河边，让孟说亲眼看到腹兑刺伤了田鸠。孟说去追捕腹兑时，庸芮用小船将田鸠运走疗伤，对孟说则称田鸠跳水自尽。因为这件事，司马错身份败露，被孟说逮捕。腹兑则被解送回秦国，很快因为杀死田鸠罪被亲生父亲巨子腹䟽处死，据说秦惠王亲自出面说情，还是没有能救下腹兑的性命。

除去了腹兑，田鸠遂开始与江半公主精心谋划盗取和氏璧之事。田鸠和唐姑果都知道甘茂秘密与秦国通谋一事，唐姑果得知甘茂是昭阳门下舍人后，还想利用这一点，逼甘茂做内应。后来唐姑果被杀，旁人都以为是笱笱为除去竞争对手而下手，只有田鸠想到很可能是甘茂杀人灭

口。他猜想甘茂必然要趁令尹夫人寿宴当晚下手盗取和氏璧，所以早早派了心腹手下王道和杨良扮成公主随从混入昭府，一来是操纵木鹊和木鸟，二来也是作为交给江半一方的墨者人质。

孟说用不同颜色的腰牌区别人的法子虽然高明，但防备不了有卫士做内应的状况。本来两名抬箱子的墨者王道和杨良该发紫牌，庸芮却另外给了他们两块事先准备好的黑牌。那两人随即脱下外衣，装扮成昭府的门客，便可以随意进出宴会厅。

果然一切如田鸠所料，笄篲盗到了和氏璧，又交到了甘茂手中。等甘茂携璧出来时，一直埋伏在附近的墨者王道和杨良打晕了他，夺走了和氏璧，随即将玉璧绑在早已准备好的木鸟身上。木鸟向西飞出昭府后，直接到了凤凰山上。那里是王室禁苑，常人难以接近。田鸠早已事先潜入山上，专门负责接应木鸟。

然而事情的关键就出在田鸠身上，其实他也并不是为秦国做事，他是前任巨子田襄子的独子，自小就是意志坚定的墨者，对唐姑果等人亲附秦国很是不满，这次虽是奉巨子之命来为秦国夺取和氏璧，但事先早已决定，一旦得到和氏璧，就将它带去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收藏，让那所谓的“得和氏璧者得天下”成为一句空讖。所以他一拿到木鸟，便立即消失了。而江半公主一行到了事先约定的地方时，根本不见田鸠的影子，这才知道中了计。江半命侍从逮捕墨者王道和杨良拷问田鸠的下落，两人抢先自杀。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得已只能下令将尸首沉入河中。

之后孟说由蛛丝马迹追查到王道和杨良身上，江半料到无论如何自己难以脱嫌，幸好两人已死，死无对证。她料到太子必然想方设法地利用这点来对付自己，遂令庸芮抢先去向太子告密公主家奴可疑，以此为晋身之阶投靠太子，作为预先埋伏下的棋子。

孟说听说经过后，这才明白过来，那封十二字的信正是田鸠写给他的，落款也不是什么飞鸟图形，而是一个“鸠”字。只是他一直以为田鸠已死，竟是丝毫没有想到他身上。他本来还以为刚才公主说“真的没有和氏璧”是假意推托，现在才知道是真有其事。她没有和氏璧在手，居然还想要救他，除了武力劫狱外，怕是再没有别的法子了。

一念及此，忙道：“不，你们不要冒险救我。我死不足惜，公主却是千金之体。”

庸芮苦笑道：“宫正君还不了解公主这个人么？她决定了的事，不管旁人如何相劝，她都是不会听的。宫正君先暂时委屈一下。”站起身来，又假意大声呵斥了孟说几句，这才去了。

孟说心急如焚，想要阻止公主冒险，可当此境地，又有什么法子？

过了两日，孟说被提出大狱，架来大堂。南杉、庸芮正等在那里。

南杉忙命人打开他身上的颈钳和脚镣，道：“孟君受苦了。”奉上一套干净衣衫，道：“快些换上吧，他们都在等你。”

孟说不解地问道：“谁在等我？”南杉道：“今日是公主出嫁的日子，大王赦免了你，命你依旧扈从公主去秦国。”

原来楚威王在听到最信任的宫正孟说与外人勾结的消息后，当即晕了过去，连续多日没有醒转。连医师梁艾都放弃了希望，让太子槐开始准备后事。但到前天时，老国君又醒转了过来，问起江半公主，公主已经被太子槐软禁，只需得到孟说口供就会被处死。楚威王要见公主，太子槐不得不将江半放了出来。江半到楚威王床榻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哭着恳求父王放过孟说。楚威王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老了，也累了，再也没有心思去追究谁盗取了和氏璧，他临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要赶快将江半公主嫁去秦国，以免在自己死后发生骨肉相残的惨剧。他虽然怨恨华容夫人，但终究还是爱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子一步一步地逼死她。女儿要救孟说，也就如了她的心愿吧，这是他为她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于是匆匆准备两日，楚国公主江半仓促出嫁，今日就要启程前往秦国。

孟说闻言感慨万分，遂换好衣衫，来到宫门处。公主一行已经告别宗庙，正要出宫，大臣们站在两旁相送，屈平、婁半也在其中。

屈平见到南杉搀扶着孟说到来，忙上前握住他的手，恳切地道：“有一件事要拜托孟君。公主不是一般女子，她遭逢此番挫折，必然不会轻易罢休。将来她一旦在秦国得势，怕是不会轻易放过太子。我知道是太子下令对孟君行黥刑，可是……”

孟说道：“屈莫敖放心，私人事小，国家体大，孟说知道轻重。只要公主还肯听我劝，我一定会阻止她对付楚国。”

屈平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道：“好，好。多谢。”扶着孟说到宫外上马，挥手道：“再见了！”

孟说自是知道这一次分别，就很难再见。一时百感交集，嘴唇嚅动了几下，最终还是无语凝咽。

忽然转头在道旁的人群中看见了笱笱，正诡秘地笑着。事情并不如笱笱所预料的那样——他孟说活了下来，公主也活了下来，他们谁也没死，还可以一道奔赴秦国。可为什么前行的步履会变得如此沉重而迟缓？

回头凝视巍峨的宫阙，一切都模糊了起来。

再见了，王宫！再见了，郢都！再见了，楚国！再见了，故乡！

这一日，公主一行到达了楚国边境。江半忽然心有所感，命驭者停下车子，登上附近的一座山包，回身眺望故国。

又命人召来随行的秦国人司马错，问道：“是我们楚国好，还是你们秦国好？”司马错道：“论地广物博，富饶美丽，自然是楚国好。不过公主已经是我们的秦国大王名义上的妃子，也就是秦国人了。这些楚国的土地，早晚都会是我们秦国的。”

江半登时笑逐颜开，道：“说得好，你叫司马错^[2]对吧，你很有志向，我一定会禀报大王，好好地重用你。”

后来司马错果然得到秦惠王重用，率领大军攻打巴蜀，一举灭掉长

江上游的巴蜀两国，不仅令秦国人力和物力大增，而且直接对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严重地威胁到楚国的安全。

一旁孟说听见，不由地皱起了眉头，正想着如何相劝江半，忽有卫士来禀报道：“有一名叫田鸠的墨者指名要见孟君。”

江半不禁冷笑一声，道：“我正要派人去找他，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命卫士带田鸠过来。

田鸠道：“公主，孟君，别来无恙？”

江半虽然恼恨田鸠，但一直很好奇他是如何将和氏璧运出搜查极严的郢都城的，当即问道：“你当初是如何将和氏璧带出郢都的，还是用木鸟那一招么？”田鸠道：“不是。其实说起来很简单，我将和氏璧用绳子捆在小船的船身下，从水门出城。守门的士卒虽然细细搜了船和船上的人，但却没有想到水底下还有玄机。”

江半这才恍然大悟，冷笑道：“我以为墨者都是言而有信的侠士。田鸠，我可是上了你的大当了。”田鸠道：“做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过我既有负与公主之约，愿意以死谢罪。”手腕一翻，袖中甩出一柄匕首，径直刺入自己胸口。

江半惊道：“你……你是来送死的？快说，和氏璧在哪里？”

孟说抢上来扶住田鸠，将他身子慢慢放下，道：“你这又是何苦呢？”田鸠苦笑道：“谁叫我是墨者呢。对不起，孟君，是我连累了你，害得你成了这副样子。和氏璧在我手里，你想知道它的下落么？你如果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孟说道：“不，田君不必告诉我。”

江半大怒，喝道：“孟说，快问和氏璧在哪里！”

孟说摇了摇头，田鸠勉强笑了笑，就此闭上了眼睛。

江半气急败坏，道：“你为什么不问他？”孟说反问道：“公主要和氏璧做什么呢？”

江半一时愣住，她只是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和氏璧，但一旦真的到了

手，要用它来做什么，她却从来没有想过。

孟说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道：“公主，你不要嫁去秦国了，我们一起去吧，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就跟当年的陶朱公一样。”

陶朱公即是楚国人范蠡，他在功成名就时携带美人西施隐居在云梦泽中。孟说恳切地望着江半，她只要一点头，世间就会从此多一段英雄美人的千古风流佳话。但江半却毫不迟疑地摇了摇头，道：“不。我在楚国失去的一切，一定要在秦国重新拿回来。”

她那种没有丝毫犹豫的决绝态度令孟说失去了所有美好的期盼。他心头的火焰熄灭了，欠了欠身，道：“那么，请公主准许臣隐居山林。”

江半却道：“不行，我不准你离开我。你答应过我，要永远保护我，不论我在哪里，你都要留在我身边。”她顿了顿，又柔声补充道，“你是我今生唯一爱过的男子，如果再也见不到你，我会活不下去的。”

孟说知道公主并没有她说的那么爱他。她也许不爱任何人，只爱她自己，她到人生地不熟的秦国后，需要自己的心腹，她挽留他，不过是要继续利用他。但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只是爱这位能够颠倒众生的公主，甘心被她利用，曾经为她身败名裂，还要继续为她赴汤蹈火。

他知道她的心很大很广，她有着永不服输的性情和孤注一掷的勇气。他看到她正微笑地凝视着楚国的大地，带着傲视人生与宿命的惊云气度。即使是气势雄浑的滔滔长江，也不过是她脚下缩微的小水沟。而他，只是云梦泽中一叶微不足道的浮萍。

极目神州，山川图画。苍莽大地，谁主沉浮？

这一行人虽然凄凉地离开了楚国，却各自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江半嫁到秦国后，被秦惠王封为“八子”^[3]，名分虽然不高，却极得秦王宠幸，先后生下三个儿子，为王后魏国公主所忌恨。

孟说虽遭黥面之刑，武艺犹在，由楚国第一勇士摇身变为秦国第一勇士，与酷好武艺的秦太子赵荡^[4]成为至交好友。秦惠王死后，太子荡即位为秦武王，孟说更是深得宠幸，被拜为内廷校尉，负责秦王宫宿卫。秦武王即位四年后，与孟说比赛举鼎，结果自己失手被大鼎砸断腋骨而死，孟说因此被诛杀。

孟说个人虽遭不幸，这件事却成为江半在秦国崛起的重大契机。因秦武王没有儿子，江半先是用武力控制了咸阳，杀死众多争位的公子，随后立自己的儿子赵稷为国君，是为秦昭襄王。江半被尊为王太后，史称宣太后。秦昭襄王年少，由宣太后主政，是为中国历史上太后听政之始。宣太后又封长弟公子冉为穰侯，二弟公子戎为华阳君，封次子赵市为泾阳君，三子赵悝为高陵君，形成党亲专政的格局，完全控制了秦国军政大权，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一年临朝亲政。数十年来，秦人只知道秦国有宣太后和穰侯，而不知道有秦王。

江半嫁到秦国后不久，楚威王病逝。太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楚军屡屡为秦军所败，主帅昭阳自杀，大将屈匄等成为俘虏，楚怀王被迫献城向秦国求和。楚国既无力与秦国争胜，遂决定向东方谋取越国。楚怀王派昭滑到越国进行间谍活动，使越国发生内乱，又趁机进攻越国，杀死越王元彊，消灭了越国。

攻灭越国不过是暂时的荣光，随着江半在秦国的得势，楚国愈发陷入危难的境地。就连楚怀王熊槐自己也一再被这位异母妹妹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听信张仪的谎言，被诱骗到秦国为人质，受尽凌辱，最终逃跑不成，客死在秦国。其子楚顷襄王和其弟令尹公子兰不敢得罪秦国，均被迫娶秦国公主为夫人。

和氏璧一案，对外人仍然是个谜团。涉案的人不是被放逐国外，便是被秘密处死，真相最终被掩盖了起来。而在江半出嫁之前逃离楚国的甘茂、张仪却各有奇遇，两人先后为秦惠王信用，当上了秦国的丞相。甘茂大展军事才华，攻占楚国汉中之地，逼迫楚军主帅昭阳自杀。张仪则利用连横^[5]之计对付东方六国之合纵，为秦国强盛、最终灭掉六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讖语而身价倍增的和氏璧，在日后成为江山社稷和至高皇权的象

征。中国千余年的历史潮汐，被这块如明月一般的玉璧牵引着。和氏璧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楚国和氏璧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根据历史记载，和氏璧自昭阳宴会上离奇失踪后，从此下落不明，直到四十余年后，才在赵国重新出现，由此上演了一场完璧归赵的千古传奇。第八章到第十章讲述的即是这个故事，这三章跟前面七章的内容并无本质联系，因而可视为一个独立的故事。



秦 云纹瓦当

- [1] 没收为官府奴婢，男为隶臣，女为隶妾。牢隶臣妾则是类似刑徒并具有奴隶身份的人。
- [2] 司马错即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七世祖。其子司马靳为名将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
- [3] 秦国后宫分八级：王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
- [4] 秦国国君嬴姓赵氏，同赵国。秦始皇嬴政应该叫赵政。
- [5] 战国之际，各大国相互攻伐，在外交与军事上展开激烈的斗争。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即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合纵主要是在关东的赵、魏、韩、齐、燕、楚之间展开，对付秦军东进是他们的目的。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由强国联合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从而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连横主要是秦国采用，目的是要兼并土地，统一天下。所谓纵横家，即是适应此种政治需要而产生，他们鼓吹依靠合纵、连横来称霸或成王，最著名的代表是苏秦和张仪。纵横家的不足之处在于重视依靠外部力量，不如像法家那样从改革政治、经济和谋求富国强兵入手。此外还常常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将其视为国家强盛的关键所在。

第八章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邯郸自古多美女，且个个能歌善舞，所谓『朱唇动，素腕局，洛阳少童邯郸女』。那鼓瑟女生得肌清骨秀，发绀眸长，正用一双纤纤黄手来回抚弄着赵瑟，为酒客们助兴。一根琴弦，一缕情思，丝丝弦弦，羁绊住逝去的华年。

赵

国是著名的“四战之国”，四周无险可守，强敌环伺，西有秦国，南有魏国，东有齐国，东北燕国，北方则是林胡、楼烦、东胡等彪悍善战的游牧民族，附近还有小国中山国。由于被多个强国包围，国势很弱，经常不得不靠割地来求得生存。最著名的例子如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攻打赵国，赵国国都邯郸一度被魏军攻克。赵王不得不以新近占领的中山国许以齐国，以换取救兵。齐威王帐下大将田忌用军师孙臆之计，围魏救赵，赵国才未遭灭顶之灾。

公元前326年，赵王赵肃侯去世，秦、楚、燕、齐、魏五国各派一万精兵，前往赵国都城邯郸参加葬礼。赵国太子赵雍就是在异国五万精兵云集邯郸、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登上了王位，即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是为赵国国君称王之始。当时赵国北面的林胡、楼烦、东胡等胡人部落时常侵扰赵国，虽然人数不多，却都是短衣长裤，轻骑良弓，驰骋往来，灵活自如，打起仗来往往能以少胜多。而赵国军队尽管武器优于胡人，却还是中原传统的步兵和兵车编制，将士均是上衣下裳，宽袍大袖，行动起来多有不便。赵武灵王巡行边境考察后，决意向胡人学习，在赵国强制推行“胡服骑射”，颁布了《胡服令》。“胡服骑射”施行后，赵军战斗力大增，赵国迅速强大起来，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起之秀的姿态崛起于北方，俨然有与齐国、秦国三足鼎立之势。

正当赵国国力如日中天之时，赵武灵王却一手酿造了一起毁灭自己的悲剧。

公元前299年，正值壮年的赵武灵王做出了一个惊天之举，在邯郸赵王城东宫举行大朝会时，忽然宣布废除长子赵章太子位，禅位于年仅十岁的次子赵何，立其为王，是为赵惠文王，自己退位，号“主父”。

太子赵章生母桃姬为韩国故相韩侈之女，与赵武灵王相识于楚国，韩宣惠王封其为公主，嫁给赵武灵王为王后。赵章因母亲是王后之故，出生不久即被立为太子，自小娇生惯养，骄横无礼。然而女人终究要靠容色侍奉国君，桃姬逐渐年老色衰，又不懂得奉迎，逐渐失去了赵武灵

王的欢心。

某日赵武灵王梦见少女弹琴而歌，心中极为留恋，多次在酒宴上与群臣谈起这个梦，描绘梦中少女的容貌，期待能够遇到她。赵人吴广听说后，觉得少女和自己的女儿孟姚很像，便将孟姚送入宫中。孟姚能歌善舞，深受赵武灵王宠爱，桃姬病故后，孟姚被封为王后，赵人称之为“吴娃”，孟姚很快生下了公子赵何。几年后，孟姚病死，死前恳求立赵何为太子，赵武灵王伤心欲绝之下，当面答应了她。

昔日楚国楚威王宠爱华容夫人母子，曾许诺改立公子熊冉为太子，但最终还是由太子熊槐继位为楚怀王，结果熊冉跟随姊姊江半到秦国后，改称魏冉，示意跟楚国决裂，并利用秦国的势力全力对付楚国。楚国不仅丧失了土地，就连楚怀王自己也被江半派人诱骗到秦国软禁起来，受尽屈辱而死。当初公子熊冉与太子熊槐争夺储君之位最激烈之时，赵武灵王本人正在楚国，亲身感受到楚国国势的动荡，他认为这是楚威王处理不当的结果，既然喜爱熊冉，又答应过华容夫人，就该当机立断易立太子。他不愿意楚国的悲剧继续发生在自己身上，决意遵从对孟姚的诺言，立次子赵何为国君，以三朝老臣肥义为相国，辅佐新君，自己则摆脱烦琐的朝务，全身心地投入与天下诸侯的争霸战争。

不久，群臣朝见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在一旁观察，看见赵章身为长兄，却不得不对幼弟赵何俯首称臣，忽然想起病故的结发妻子桃姬，起了怜悯之心，想把赵国一分为二，封赵章为代王，与赵惠文王并立。

赵武灵王一共有四子，太子赵章是长子，余下依次是赵何、赵胜、赵豹。赵章为第一任王后桃姬所生，赵何和赵豹为第二任王后吴孟姚所生，三人均是嫡子的身份，唯有赵胜是庶子，为宫中美人所生。但这位庶子却是赵武灵王四个儿子中最有贤名者，史称“翩翩浊世佳公子”，封平原君，酷爱养士，有门客千人。赵武灵王欲将赵国一分为二、立太子赵章为代王时，特意私下征求赵胜的意见。赵胜道：“父王昔日废掉赵章，改立赵何，已经错了一回。而今君臣名分已定，不可一错再错了。”赵武灵王不以为然地道：“赵国权力都在我掌握之中，有何不可？”但因为朝中重臣如相国肥义等人也跟赵胜一样持反对意见，所以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了下来。

赵惠文王得知后，心中大为不满。赵章也变相得到了激励，开始厉兵秣马，预备用武力从弟弟手中夺取本该属于自己的王位，于是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沙丘宫变”。

沙丘位于赵国都城邯郸以北，地势平衍，土壤概系沙质，到处堆积成丘，故名沙丘。商纣王曾命人在这里大兴土木，增建苑台，放置了各种鸟兽，还设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体追逐游戏，狂歌滥饮，通宵达旦。到了战国时期，沙丘为赵国属地，赵王又在这里设置离宫别馆。

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一同出游沙丘，在沙丘宫^[1]分宫而居。赵章认为时机已到，设下兵马伏击弟弟赵惠文王，但只杀死了相国肥义，随即兄弟二人各领兵马，在沙丘宫附近展开激战。赵章最终不敌，逃入赵武灵王居住的鹿台，赵武灵王接纳了他。赵惠文王随即派重兵包围了鹿台，搜出赵章，当场斩杀，并下令封锁行宫宫门。赵武灵王欲出不能，在宫中找不到食物，把树上的小鸟都掏出来吃了，最终还是被活活饿死。这位自以为处理家事比楚威王高明的豪杰人物，终以极其悲惨的命运谢幕。后人诗吟诵道：“武灵遗恨满沙丘，赵氏英名从此休。”赵惠文王为父亲取谥号为“武灵”，取“尅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之意。

赵武灵王饿死时，赵惠文王赵何才十四岁。据说封闭鹿台行宫宫门并不是他的主意，而是出自太傅李兑。李兑带领四邑骑兵赶来援助赵惠文王，打败赵章后，又强行闯入鹿台，斩杀了赵章。赵武灵王忍不住泪水潸然。李兑见状，又与部下商议道：“我们围攻过主父行宫，就此休兵的话，一定会被灭族。”于是继续围困鹿台，放行宫宫人离去，唯独困住赵武灵王。三个月后，才敢派人进宫查看，昔日形貌伟岸的赵武灵王已成为一具枯尸，其状之惨，令人悚然。

虽然李兑出头充当了黑脸恶人，但亦得到了赵惠文王的默认和许可。沙丘宫变后，李兑因“功”被拜为司寇，不久又升任相国，长期专断国政。他深知自己困死赵武灵王之举并不得人心，为消除隐患，大力迫害诛杀赵武灵王的亲信。许多人被迫逃离赵国，其中不乏军事才华杰出者，如赵武灵王的心腹侍卫长乐毅，逃往燕国后被燕昭王拜为上将军，率领燕国全国之兵攻齐，以少胜多，连战皆胜，一举攻下齐国王都临

淄，尽取齐国宝物、财物、祭器。齐国几乎被灭，后虽勉强复国，却是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由强国跌入弱国之列，再也无力与众诸侯争夺天下。

乐毅原本是魏国人，其先祖是魏国名将乐羊，曾率兵攻取中山国，因功被封在灵寿，乐羊死后，子孙亦定居在这里。中山复国后，又被赵武灵王所灭，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他少年聪颖，喜好兵法，深得赵武灵王喜爱。若不是沙丘宫变，原本可以成为赵国的一员良将。

乐毅破齐后，威名震动天下，诸侯无不争相奉迎笼络。不久，燕国中了齐国大将田单的离间之计，削夺乐毅兵权，召其回国。乐毅慨然道：“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交出了兵符，却拒绝归燕，转而回到赵国。赵惠文王喜不自胜，亲授乐毅相国之印，封其为望诸君，极尽尊宠之能事。

乐毅重新在赵国得势，就意味着李兑的失势。事情还不仅仅如此，李兑被赵惠文王免去相国之日，邯郸百姓奔走相告，人人拍手称快。赵主父的威名在赵国依旧凛凛如生，人们为他的惨死而愤愤不平，都在暗中盼望有朝一日罪魁祸首李兑会为他偿命。这一天，眼看着就要到了。

李兑的宅邸位于大北城渚河北岸，傍河而建，风景秀丽。

自从李兑被免职的消息传开，许多邯郸百姓自发赶来，争相朝这座豪华宅邸掷扔瓦片、石头、秽物等，发泄被压抑了许久的怒气。于是，门庭若市的前相国宅邸一日之内变得门可罗雀，众多门客一哄而散。不少仆人也意识到大事不妙，暗中逃走，以免祸及自身。

李兑焦躁地在堂中转来转去，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他虽然依旧有“奉阳君”的名号，在赵国享有封地，但他自己心中很清楚，他在赵国的好日子到头了。昔日赵国人对他不满意，他还可以靠权柄来压制，一旦他失去了相国的地位，不等乐毅来报复他，这些愚蠢的邯郸人也会骚扰得他鸡犬不宁。

金银细软早已经收拾妥当，只等决定逃亡的去处了——燕国是断然

不能去的，燕惠王虽然一度猜忌乐毅，但很快觉醒了过来，一再邀请乐毅重新回燕国，虽为乐毅拒绝，但还是封乐毅之子乐间为昌国君；秦国则更不能去了。昔日秦武王死，秦惠王妃子江半和弟弟魏冉用武力控制了秦国，本来要立江半次子公子市为秦王，但赵武灵王派兵护送在燕国做人质的江半长子赵稷回秦国，用计威逼江半改立赵稷为国君，是为秦昭襄王，因而赵武灵王对当今秦王有再造之恩，秦国又怎么会收留他呢？齐国虽曾是东方大国，而今却是残破不堪，明智之士都不会选那里；魏国是乐毅的母国，韩国则完全依附于秦国，均不值一虑；剩下的就只有李兑自己的母国楚国了。他的曾祖父老子在楚国享有盛名，他以老子曾孙的身份返回楚国，应该还是会被接纳的吧。

计议已定，李兑命仆人将行装装到车子上，预备明日一早启程离开邯郸。

哪知道世事难料，到傍晚时，忽有一大群市井小民强行闯进宅邸，将停放在庭院中的财物一抢而空。若不是大将军廉颇正好带兵经过，赶来驱散了哄抢的人群，只怕李府中所有能搬动的值钱家什都被抢走了。

李兑也有过叱咤风云的辉煌时刻。四年前，韩、赵、魏、齐、燕五国联合攻打秦国，史称“五国攻秦”，五国联军的主帅就是李兑。连强大的秦国也不得不派使臣来讨好笼络，表示要为他谋取封邑。虽然这次声势浩大的合纵由于五国各怀心机，貌合神离，不能协力，很快烟消云散，但他李兑毕竟曾是五国军队之首，一度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今却被一群无知的小民欺辱，眼睁睁地看着经年所积的金银珠宝被人当面夺走，自己却无力阻拦。尤其是廉颇离开前那冷冷的一瞥，更是让他连日积累的惊恐、忧惧一时迸发，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杀死前太子赵章能怪他吗？他不过是奉命行事，赵惠文王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斩下赵章的人头。饿死赵主父又能怪他吗？他闯进鹿台行宫，杀死赵主父极力庇护的赵章，赵主父不死，他就要被灭族。况且这也是赵惠文王默认了的呀。这些愚蠢的赵国人不敢怪罪他们的国君，非要将这些罪过算到他头上，其实赵惠文王才是那个杀兄弑父的真正恶徒啊。

前相国坐到遍地狼藉的庭院中痛哭流涕，家眷、从人们也跪伏在一

旁，跟着垂泪不已。

时值寒冬，各人虽然穿着厚厚的絮衣，还是抵不住北方的寒气，冻得鼻涕都流了出来，混合着眼泪，当真是涕泪交加。

天黑了下来，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森然冰冷的漫漫长夜。空中忽然飘下雪花来，像纠缠不清的柳絮，丝丝缕缕，满天飞扬。

李兑也哭得累了，终于站起身来，命大家各自散去。他独自来到书房，默默坐在灯下。

喧闹忽然间都消失了，四周呈现出死亡一般的寂静来，充满霾迷、凄惶，给人一种不可言状、异样、复杂的感觉。

偌大的房间中只有一点橘黄的亮光，那亮光照着人，将人影投到墙上，不断随着火苗浮动，阴森森的，看得久了，会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李兑凝思了好大一会儿，才站起身来，正往书架上摸索书简时，忽听见有人轻轻地走了进来，以为是妻子杨姬，忙道：“夫人放心，老夫还藏有一件宝贝，价值连城，有了它，你我……”

他话还没完蓦然心中有所警觉，回过头去，站在身后的却不是杨姬，而是一名身材魁伟的男子，穿着府中下人的衣服，但却用黑布蒙住了脸，只有一双眼睛和手中的利刃在灯下闪闪发光。

李兑恍然间便明白了过来，正要出声呼救，那男子已抢前一步，左手扼住他的咽喉，粗暴地将他推到书架上，右手持刀逼住他的胸口。

李兑脸涨得通红，喉咙“嗬嗬”作响，似有话要说。那男子便将左手略微松开了些。

李兑喘了几口粗气，颤声问道：“你……你到底是谁？”那男子冷笑道：“你只需知道我是特意来取你性命的。”

李兑忙道：“等一等！壮士若肯饶我性命，我愿意奉上稀世珍宝。”对方却仅仅是嗤笑一声，丝毫不为所动。

李兑道：“和氏璧！我说的奇珍就是和氏璧！得和氏璧者得天下，只要壮士肯放过我，和氏璧就是你的，将来天下也是你的。”

那男子冷笑一声：“如果你有和氏璧在手，怎么还会有今日的下场？”

李兑忙道：“是真的，和氏璧原本藏在沙丘宫鹿台中，当年是我从主父身上……”

他不提还好，一提赵主父的名号，对方愈怒，用力挺出利刃，正中他胸口。

李兑道：“啊……你……你是……”

他虽在临死一刹那认出了对方的眼睛，却再也没有力气说出那个名字来，软倒在地，抽搐了几下，就此死去。

那仆人打扮的男子抽出利刃，在李兑衣衫上擦干血迹，又恨恨地朝尸首踢了两脚，往书架上寻找了一番，这才扬长而去。

邯郸的得名颇为有趣，东城下有小山名邯山，“单”则是尽头之意，邯山尽头之处的城邑即是邯郸。

这座城邑背靠太行山，南临漳河水，交通便利，且靠近中原，邻接齐、魏，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城市，原先属于卫国，后并入晋国，战国时属于赵国。成为赵国都城后，历任赵王对其苦心经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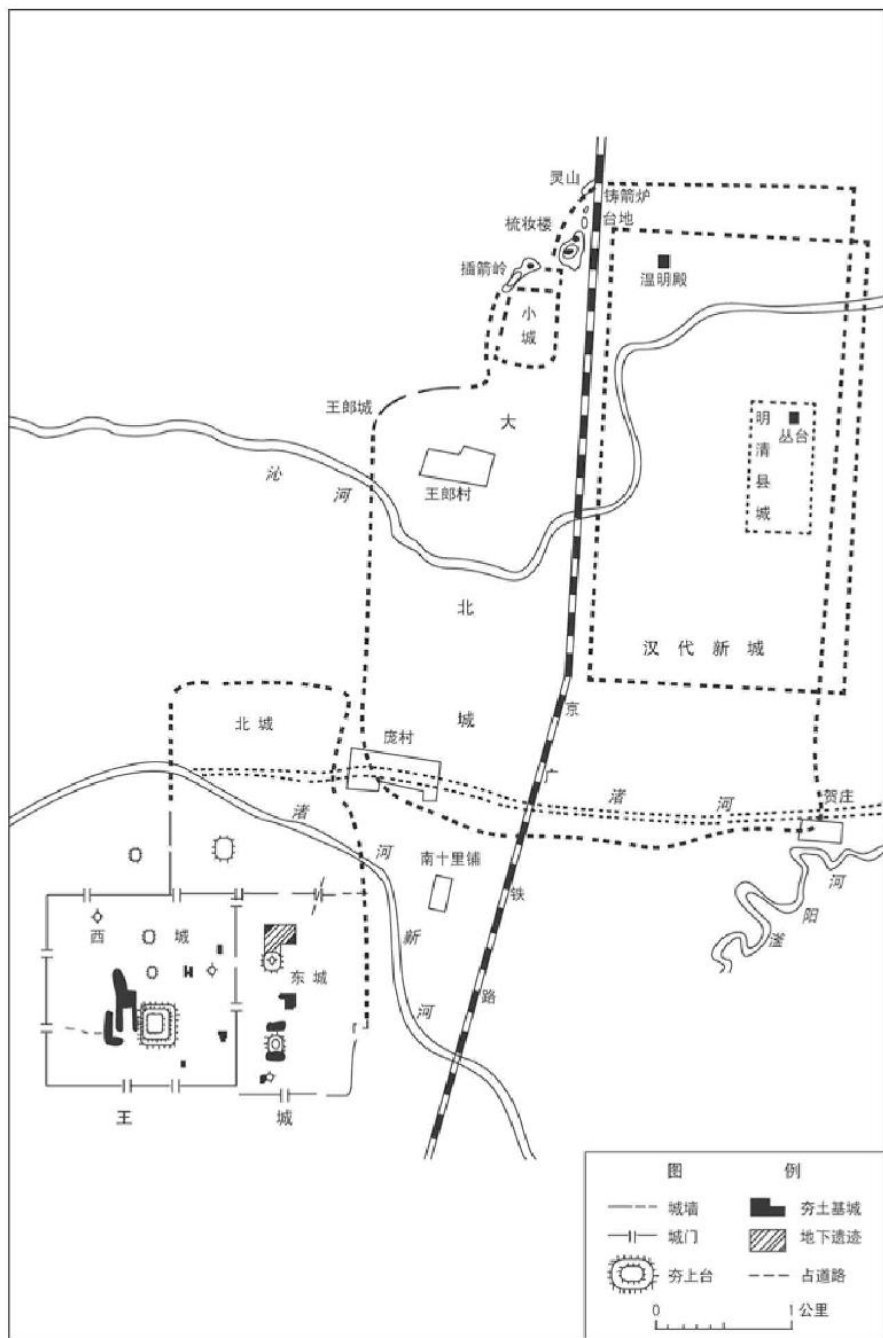
作为城池而言，邯郸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为城和廓两部分。

城即赵王城，是赵国王宫所在地，由西城、东城、北城三部分组成，呈“品”字形。三城均是正方形，周围十余里，布局严整，排列有序。其中东、西两城坐落在太行山余脉一个丘陵上，东城又称外城，是朝堂和中央官署所在地；西城为内城，是国君和嫔妃起居的地方，中央有高达近百尺的龙台，气势雄伟；北城是王宫禁苑所在，有渚河横贯其中，苑中种满奇花异草。

廓称“大北城”，位于赵王城西北，总面积要比赵王城大，周回三十余里，是邯郸的居民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沁河和渚河两条河流由西至东穿过全城，河水荡漾，夹岸杨柳成荫，是邯郸的一大著名景观。

沁河原名牛首水，西出紫山，东贯邯郸后注入滏阳河。它正好从中将大北城一分为二，因而成为南北两区的天然分界线，这条河流两岸也相应成为大北城的市集中心。

除了以船作为交通工具外，沁河上还有一座木质浮桥，名为沁河桥，又称学步桥，著名的“邯郸学步”即发生在这里。昔日有燕国少年听说邯郸人的走路姿势优美，很是仰慕，于是不远千里来到邯郸学习步法。结果，不但没学成，反而连自己原来的步法也忘光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



赵邯郸故城核心城区布局平面图

沁河桥是跨越沁河的唯一桥梁，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北城南北的交通要冲，时称“三辅锁钥”。桥的附近尽是酒肆市集，繁茂如烟。

卫国商人吕不韦站在自家的珠宝铺窗前，偷眼打量着对面酒肆的鼓瑟女。邯郸自古多美女，且个个擅长弹奏琴瑟，踏脚尖起舞，时有所谓“朱唇动，素腕局，洛阳少童邯郸女”的俗语。那鼓瑟女生得肌清骨秀，发绀眸长，正用一双纤纤黄手来回抚弄着赵瑟^[2]，为酒客们助兴。一根琴弦，一缕情思，丝丝弦弦，羁绊住逝去的华年。他一时望得呆了，连有主顾进来也未曾留意。

还是那人等得不耐烦了，自行叫道：“店家，我有玉要当。”

吕不韦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回来柜台。那仆人打扮的男子便从手中的包袱中取出一块玉璧来。

吕不韦一见之下，立即露出了惊异之色，道：“好一块玉璧，你从哪里得来的？”那仆人道：“是我家主母交给我的。”

吕不韦依稀觉得对方有些眼熟，料来其主人必是邯郸城的达官贵人，便点点头，仔细摩挲一番，才问道：“作价多少？”那仆人道：“五百金。”

吕不韦虽然才十七岁，却已经是经验老到的商人，替其父主持在赵国的生意，虽然揣度那玉璧也值五百金，但还是有意地摇了摇头，道：“五百金太高，五十金还差不多。”

仆人急道：“五十金？我家主母说这玉璧至少值千金，若不是急着筹措路费，断然不肯五百金贱卖的。”

吕不韦道：“既是等着钱用，那我做一回好人，八十金，不能再多了。”

那仆人气得全身发抖，将玉璧一包，赌气道：“不卖了！”

吕不韦笑道：“你可要想好了，我是邯郸城中最大的珠宝铺，别家可一下子拿不出八十金来。”

仆人道：“我不信没有识货的人。”转身出去，正好在门口遇到一人下车，被那人瞧见手中的玉璧，上前问道：“你那玉璧拿来当的么？多少

钱？”仆人道：“五百金。”

那人见那玉璧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光彩夺目，便索要过来仔细查看一番，道：“好，我要了。你这就跟我回家取钱去。”

吕不韦有意狠压价格，眼见着与上好的玉璧失之交臂，不免有些后悔，但随即认出新买主是宦者令缪贤，国君身边的大红人，绝对不能得罪，忙跟出来笑道：“恭喜令君，这可是件极品玉璧，至少价值千金。”

一旁仆人听见，恨恨地道：“你适才不是才出八十金么？”吕不韦笑道：“我是商人，令君是识货之人，怎可相提并论？”

缪贤闻言心下大悦，喜滋滋地带了玉璧，乘车回来家中，命管家取了五百金给那仆人。又召来门客一齐观赏玉璧。众门客纷纷赞赏不已，独有蔺相如一人皱紧眉头，默不作声。

缪贤心中大奇，等众门客退去，特意留下蔺相如问道：“先生适才为何一言不发？莫非觉得这玉璧不值五百金？”

蔺相如道：“臣不是玉工，无法断定这块玉璧是否值得五百金，但此玉品相不凡，必是珍品，对令君而言，怕不是什么好事。”

缪贤更是不解，道：“先生不妨直言。”蔺相如道：“昔日楚国垂涎随国的随侯珠，出兵灭了随国。楚国又有和氏璧，一度引来多方争夺，听说秦相张仪、秦将甘茂、秦相魏冉先后全力对付楚国，均与和氏璧引发的风波有关。人性贪婪，只要是奇珍异宝，就会有人觊觎，祸事往往因此而生。臣担心这玉璧也会给令君带来祸端。”

缪贤素来信服蔺相如的见识，闻言道：“先生言之有理。就算侥幸我得了佳璧，还是不要张扬的好。”

缪贤心中究竟好奇这块玉璧到底价值几何，于是特意请赵王城玉工汲恩来家中相璧。

汲恩小心翼翼地拿起锦缎包着的玉，仔细一看，立即大吃了一惊。他是王宫玉工，见多识广，识玉的本领当然远在玉器商人吕不韦之上。

缪贤见他神色，一颗心立即提了起来，问道：“怎么，成色不好么？我可是花了五百金。”

汲恩摇摇头，啧啧连声道：“这是和氏璧啊。和氏璧失落已久，想不到居然被令君无意中买到，恭喜。好玉，真是好玉，小人磨了一辈子玉，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玉。”

缪贤大喜过望，一把抢过玉璧，反复看了许久，又问道：“这就是名闻天下的和氏璧？玉工，你没弄错吧？”

汲恩十分肯定地道：“小人绝不会看错。和氏璧又称夜光之璧，黑暗中可以自然发光，令君不信的话，将玉璧拿到暗室，一试便知。”

缪贤“啊”了一声，忙道：“我们这就去内室试一试。”

试璧的结果令缪贤欣喜若狂——那玉璧果真能在阴暗中发出幽光，如星辰一般柔和安详，仿若梦境，见之令人倾醉。

缪贤不断地抚摸着和氏璧，当真是爱不释手，直到外面门客一再叫唤，这才收好和氏璧，不情愿地出了内室。临出门又叮嘱汲恩道：“和氏璧一事，千万不可对外张扬。”

汲恩料想他是怕旁人知道和氏璧下落，心道：“讖语有云：‘得和氏璧者得天下。’你不过是个寺人，难道还想要争夺天下么？这璧在主父或当今大王手里还差不多。”他心中嘀咕，表面还是不敢得罪，连声应道：“小人知道。”

缪贤命人取了一些财物送给汲恩，这才问那门客道：“慌慌张张地做什么？”

那门客名叫李银，道：“令君还不知道么？奉阳君李兑昨晚被人杀了，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这件事，说是新相国望诸君派人下的手。”

缪贤“啊”了一声，呆在了那里。

李银忙提醒道：“令君还不赶快进宫看看么？”缪贤这才回过神来，道：“你说得极对，快叫人准备车子，我要进宫。”又迭声叫道，“快去叫

蔺先生来。”

李银与蔺相如同乡，均是代地^[3]人，二人同时投到缪贤门下当舍人已有三年。他见缪贤遇大事只叫蔺相如一人，颇为不悦，但恼色也只是一闪而现。

过了一会儿，蔺相如赶来堂中，见缪贤不停地绞动双手，一会儿惊，一会儿喜，一会儿叹，一会儿愁，忙见礼问道：“令君如此不安，是为那块玉璧么？”缪贤道：“正是。”命从人退下，这才压低声音道：“那就是和氏璧。”

即使性格沉静的蔺相如，听闻“和氏璧”的名字时也吃了一惊，但他旋即镇定下来，道：“和氏璧名气太大，多少年来，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得到它，也有不少人为它无辜丧命。如若让别人知道和氏璧在令君手中，必然要带来许多风波。如此珍贵之物，令君不宜留为己用。”

缪贤道：“先生放心，而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我和玉工三人，我已封住汲恩的嘴，只要先生不说，就再也没人知道和氏璧在我这里了。”

蔺相如道：“那卖璧人呢？他是什么来历？”缪贤道：“我叫先生来正是为了他。本来今日我买玉璧时并没有认出那人，只依稀觉得他眼熟，适才李银来报，李兑昨夜被人杀死，我才陡然想了起来，我曾在李兑府上见过那卖璧人，他是李兑的心腹仆人。和氏璧恐怕正是从李兑府上流出来的。”

蔺相如沉吟道：“这件事蹊跷得很。”缪贤道：“我也是这么想。但不管怎样，我都不想交出和氏璧，请先生帮我找个稳妥的法子。我先进宫去打探消息。”缪贤匆忙交代了几句，带上侍从，出门上车往赵王城去了。

蔺相如一时也无法子可想，正好遇到李银相约，遂一道往城西而来。

邯郸是中原北方的大都会。各诸侯国虽然互相征伐不休，但各国之间的商业交往却相当频繁，各国的都城同时又是商业中心，邯郸当然也

是赵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城西是赵国手工业的集中地，如金属冶炼、制陶、酿酒等。其中最发达的是城西南的冶铁业，冶铁作坊随处可见，最大的冶铁作坊主郭纵、卓然均是因冶铁而富比王侯。

城西北则是酒务泉，堪称赵国的酿酒中心，所酿造的“赵酒”甘甜醇厚，在诸侯国中享有盛名。有酒的地方就有酒肆，有酒肆就有酒客，有酒客的地方就有闲话，自然是打听消息的绝佳去处。

牛首酒肆位于城西的沁河边上，酒美价廉，是大北城最大的酒肆。赵国风气慷慨尚武，人民好气任侠，重商而恶农作，多懒慢。邯郸男子平日多好相聚游戏，对酒悲歌，牛首酒肆则是他们最爱来的地方，是非自然也最多。

蔺相如和李银来到酒肆时，里面已坐了大半酒客，熙熙攘攘，仿佛闹市。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里的酒客并没有谈论李兑之死，而是在热议公孙龙的“白马非马”。

原来赵国自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以来，大力发展骑兵部队，对马匹有诸多限制，譬如平民骑马出城要为马匹交税。前些日子有个叫公孙龙的人骑着一匹白马要出城，守门士卒上前拦截，告诉地道：“马匹一概要交税后才能出城。”

这位公孙龙不但是平原君赵胜的门客，而且是著名的辩者，诸子各家普遍认为他的观点为诡辩，但又无法在辩论中胜出。孔子的六世孙孔穿为驳倒公孙龙的主张，曾找到邯郸与他辩论，结果大败而归。

这位天下第一名家高手不愿意出这份税钱，见守门士卒为人质朴本分，当即心生一计，道：“我骑的是白马，白马并不是马。之所以叫白马，是因为它有两个特征：一是白色的，二是具有马的外形。但马却只有一个特征，就是具有马的外形。具有两个特征的白马怎会是只具有一个特征的马呢？所以白马非马。”守门士卒哪里遇见过这等辩才高人，难以应对，唯有放行。

但公孙龙的辩才也不光是逞口舌之利，曾为赵国外交解决过实际问

题。秦国和赵国一度订有盟约：两国互不侵犯；秦国所做之事，赵国要从旁协助；赵国所要做之事，秦国也要从旁协助。不久前，秦国进攻魏国，赵国因为平原君夫人是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姊姊，预备发兵相救。秦国现派使者对赵国说：“如果赵国救魏，就违背了我们两国之间的盟约。”赵王告诉了平原君赵胜，赵胜又告诉了公孙龙。公孙龙道：“赵国也可以派人去谴责秦国说：‘赵国要救魏国，秦国不协助，这也不符合两国之间的盟约。’”秦国遂无话可说。

李银坐下静听了一会儿，道：“这个公孙龙近来在邯郸很出风头，藺兄如何看待他的诡辩之术？”藺相如道：“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临座一名三十七八岁的长袍男子回过头来笑道：“心服者未必口服，其实仍是不服；口服者未必心服，至少面上已服。足下愿意选那种呢？”藺相如道：“我选心服口服。”那男子道：“服即是服，非心服，亦非口服。”

藺相如道：“先生来这里是饮酒的么？”那男子道：“不错。”藺相如道：“这里只有赵酒，按照公孙先生的观点，赵酒非酒，先生可是来错地方了。”

那男子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道：“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公孙龙？”藺相如道：“我只是胡乱猜的。”

李银听说对方就是平原君门下最得宠的舍人公孙龙，忙道：“公孙先生如不嫌弃，不妨过来一起坐。”

公孙龙对藺相如也颇有兴趣，便起身移座，同坐了一案。三人互相道了姓名。

公孙龙道：“二位居然是繆府的舍人？”既有惊异，又有惋惜。繆贤虽然官任宦者令，是王宫内侍首领，但毕竟只是个寺人，一般人尚且看不起他，更不要说公孙龙这等人物的。

李银闻言，不禁脸有愧色，藺相如却是神态自若，道：“是的。”

公孙龙便不再多问，叫道：“薛大，再来三角酒。”又笑着补充道，“是赵酒。”

那店家薛大是平原君赵胜家臣的亲戚，也算是平原君的门客，与公孙龙相熟，亲自送酒过来，加意奉承。

正好田部吏赵奢来收赋税，等了老半天也无人理睬，忍不住走过来叫道：“薛大，我可是第二次来了。”

赵奢大约二十八九岁年纪，身材高大健壮，一张古铜色的脸甚是引人注目。他是前赵国大夫赵固之子，也算是名门之后，但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生活甚是落魄，最近才通过平原君谋到了田部吏的小官职，专管收取市集赋税。

薛大笑道：“吏君不知道么？这家牛首酒肆其实也是平原君的产业。”言下之意，无非是你赵奢做官凭的是平原君的关系，平原君名下酒肆的赋税就不用收了。

赵奢肃色道：“我走了九家商肆，九家都这么说。即使是平原君名下的酒肆，也一样要交税。限你午时前到旗亭缴齐，不然我可要依法行事。”

薛大讪讪笑道：“你们瞧他，还挺较真儿的。”

赵奢却是不再理会，径直带着吏卒去了。

公孙龙笑道：“听说赵奢这个人就爱较真，薛大，你还是老实交税吧，又不缺那点钱。”薛大也笑着回应道：“钱倒还是其次，我若是主动交了税，平原君的面子往哪里搁？不用理睬他。”

正说着，忽有一名汉子奔进来大喊道：“你们听说了么？李兑昨夜被人杀了。”

酒肆顿时沸腾起来，薛大也连连嚷道：“哎哟，这可是大事、大事。”公孙龙微一沉吟，便起身告辞。

蔺相如与李银继续留在酒肆中饮酒，听旁人谈论李兑遇刺一事。几

乎所有人都认为李兑是罪有应得，又不免议论起谁是那个除害的英雄来。

赵人多心直口快，有人道：“那还用说，一定是新拜相国的乐毅了。当年乐毅差点死在李兑之手，如今回国掌权，势必要报复。”

李银问道：“藺兄也认为是乐毅派人所为么？”藺相如道：“应该不是，乐毅没有必要这么做。”

李银道：“我觉得也是。李兑当年困死主父，在赵国引起公愤。他任相国时，众人还只是敢怒不敢言，一旦去职，怒气立即迸发，想杀他的人应该不少。但是有一个人……”

他没有再说下去，藺相如却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有一个人嫌疑最大，那就是赵惠文王。虽说李兑是困死赵武灵王的罪魁祸首，然而明眼人都知道，若是没有赵惠文王的默许，他决计不敢这么做。而今他被罢去相国之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万一他愤怒之下，向天下人公开逼死赵武灵王其实是赵惠文王的授意，那么赵惠文王的国君位子就岌岌可危了。有了这层顾虑，赵惠文王一定非要李兑死不可。

二人又坐了大半个时辰，藺相如留神听着，始终没有听到“和氏璧”三个字，遂起身离开。刚出酒肆，便见到田部吏赵奢率领吏卒气势汹汹地闯进酒肆，片刻后将薛大扯了出来，强迫他当众跪在酒肆门前。

赵奢手按剑柄，喝问道：“抗税不交，依法当斩。薛大，你交还是不交？”薛大面色如土，却还是挺着脖子道：“赵奢，你敢对我无礼，就是对平原君……”

话音未落，“咣”的一声，赵奢已拔出长剑，扬手一挥，一道血光飞过，薛大的首级当场被斩了下来。看热闹的众人一时呆住，片刻后才哗然一声，各自心生畏惧，往后退了几步。

赵奢厉声道：“谁再敢抗税不交，这就是下场。”

围观的人群中不少都是商贩，见赵奢连平原君的门客都敢杀，慌忙应道：“交，这就交。”

李银极是骇异，随即连连摇头道：“这赵奢好大的胆子，得罪了平原君，不出三日，他必定成为一个死人。”蔺相如微一沉吟，道：“你先等我一下。”走过去叫住正要离开的赵奢，低声说了一番话。赵奢甚是平静，只点了点头，道：“多谢。”

李银道：“蔺兄是想指点赵奢逃过此劫么？平原君好客养士，当年曾为挽留门客而杀死笑璧者，赵奢当众杀死门客，可是大大驳了平原君的面子，我看他除了立即逃出赵国外，别无法子可想。”

平原君赵胜礼贤下士，好养宾客，门客多达数千人。他家中建有一座画楼，专供美人居住，可以望见楼下的大街。有一个跛子总是一瘸一拐地出来打水，正好被赵胜宠爱的小妾看到，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第二天，跛子登门求见，请求赵胜杀死爱妾，以表明他贵士而贱妾。赵胜随口答应，却迟迟不做，门下一多半宾客大失所望，先后离去。赵胜查问之下，才知道门客们认为自己重女色，轻士人，不值得侍奉，后悔莫及，便将爱妾杀死，并亲自登门向跛子道歉。离去的门客才陆陆续续地回来。

这个“杀笑璧者”的故事广为流传，为赵胜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秦国秦昭襄王听说后，十分仰慕赵胜的风采，想请他到秦国来任相国。有臣子道：“赵国的平原君不算什么，齐国的孟尝君才是真正的贤公子。”于是秦昭襄王派人将孟尝君田文请到秦国，才有了后来“鸡鸣狗盗”的故事。

李银言下之意无非是平原君为笼络住门客，不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跛子杀死心爱的美人，而今赵奢居然当众斩杀门客，这让平原君和其余门客情何以堪？所以推断起来，他是非死不可了。

蔺相如叹道：“赵奢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逃走的。他能不能活，就要看他自己了。”

回来缪府，缪贤正好回来，道：“满朝大臣都在议论李兑被杀之事。”

李银忙问道：“那么大王有何反应？”缪贤道：“大王的反应很是奇怪，虽然有些惋惜，却并不愤怒，也没有立即派人去调查李兑之死，只下令妥善安排后事。不少大臣暗中议论，说是新相国乐毅派人杀了李兑，所以大王才故意不问。”

李银与蔺相如交换了一下眼色，二人均是一般的心思：比较起来，只怕赵惠文王的嫌疑要比乐毅大很多，他总不能派人调查他自己。

缪贤一心惦记着和氏璧，道：“李先生，你先下去歇息，我有话单独跟蔺先生说。”李银应了一声，悻悻去了。

缪贤道：“我留意听了许久，大家都只提李兑，并没有提到和氏璧三字。我猜想，应该并没有人知道和氏璧原来一直在李兑手中。”蔺相如道：“这件事怕是难以瞒住。实在不行，必须得先找到那名卖璧的仆人。”

缪贤道：“这是为什么？”蔺相如道：“和氏璧如此珍贵，李兑一定秘密收藏，从不示人。和氏璧被拿到市集上叫卖，一定是在他死后。那仆人即使跟李兑之死无关，也不会是主母派他来卖璧，那李夫人也是名门之后，怎么可能蠢到派人拿着和氏璧公然叫卖？多半是那仆人自己暗中偷盗出来的。”

缪贤道：“这么说，那仆人未必知道这玉璧就是和氏璧？”蔺相如道：“有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如果令君真想隐瞒和氏璧这件事，最好还是找到这名仆人弄清楚的好。”

缪贤道：“好，好。”招手叫进来管家，命他取出二十金，预备车马，要亲自带着蔺相如前去李府吊唁。

李兑自被免职后立时成了众人落井下石的对象，连市井小民也敢闯入其家抢劫财物，将军廉颇虽带兵驱散暴民，却并无进一步的动作，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可见李兑在朝野名声之坏。而缪贤却不避嫌疑，携带重金去李府吊丧，这其中诚然有和氏璧因素的驱使，但也相当值得玩味。

蔺相如心道：“缪君长年贴身侍奉大王，应该是最了解大王真实心意

的人。他当此风头之时还敢去众人避之不及的李府，并不如何以此事为意，一定是因为他知道大王并没有真正厌恶李兑。如此推断起来，也不会是大王派人杀了李兑灭口，倒是那卖璧的仆人嫌疑愈发重了。”

乘车来到李府，却见内外一片狼藉，许多花草都被连根拔起，情形甚是凄凉。

李兑之子李园才十余岁，正指挥仆人为亡父搭建灵堂，听闻有人乘车来吊丧，很是惊异，亲自迎出来，泪眼汪汪地拜谢道：“有心。”缪贤劝道：“人死不能复生，贤侄也不要太难过了。”命侍从取出二十金奉上。

李府昨日遭人哄抢，连李夫人的首饰也被人顺走，府上一穷二白，拿出治丧的费用已十分困难，连灵柩也是李夫人取下头上金钗临时换来的一副棺木。缪贤这二十金无异于雪中送炭，李园感激涕零，当即拜伏在地。

缪贤忙扶起他，携了他的手进去，在灵柩前拜祭后才问道：“府上何以如此冷清？”李园道：“门客们早散了，奴仆们也都逃去，只剩下这几人，还算忠心。”

缪贤留意那几名忙碌的仆人，并没有今日一早见过的卖璧者，忙道：“我记得之前来府上做客，曾经见过一名伶俐的仆人奉酒。”大致描绘了卖璧者的形貌。李园道：“噢，那是秦亮，从昨晚起，我就没有再见过他，大约也趁乱逃走了。”

缪贤猜想秦亮盗璧得金便已经远走高飞，心中当即放下一块石头，又安慰了李园几句，正要告辞。蔺相如忽道：“我想去奉阳君遇害的地方看看。”

李园一时不解，满脸愕然。

缪贤忙道：“这是我的门客蔺相如。他天生有分丝析缕、明察入微的本领，心中觉得奉阳君死得不明不白，想要查明真相。”

他不过是随口敷衍，好为蔺相如掩饰，李园却当了真，当即拜伏在地，连连顿首，道：“若是蔺先生能找出杀害家父的真相，我李园当结草衔环相报。”蔺相如忙扶起他，道：“不敢当。”微一沉吟，即应道：“那么我就尽力而为吧。”

李园便领着二人来到书房，告道：“家父就是在这里遇害的。”

蔺相如问道：“当时奉阳君是一个人么？”李园点点头，道：“昨晚府里被抢后，他让我们各自散去，他独自一人留在书房里，不让人打扰他。后半夜时，家母久不见他回内室，忍不住来这里叫他，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多时。家母当即就晕厥了过去，迄今还躺在床上，未见醒来。”

蔺相如见案几后面的书架上排的书简凌乱，有翻动的痕迹，问道：“有人动过这里么？”李园道：“没有。书房是府中的禁地，不得家父召唤，连家母和我都不能随意进来。昨晚出事后，我让人将家父的尸首和家母抬了出来，就掩了门，再也没有人进来过。”

蔺相如举手拨开上排的书简，却见书架后的墙上露出一个暗格来，里面放着个精致的木盒，打开木盒一看，却是空的。

李园从不知道书房中还有这等机关，呆得一呆，才问道：“这木盒中原来放的是什么？那杀死家父的凶手，目的就是得到它么？”

缪贤知道蔺相如不愿意撒谎，生怕他就此说出真相，忙道：“贤侄都不知道木盒中放的是什么，我们如何能知道？蔺先生，这里没有什么可瞧的了，要查找凶手，难道不该从奉阳君的伤口下手么？”蔺相如道：“令君提醒得极是。”

当即重新回来厅堂，查验李兑伤势。却见那伤口在双乳下方一寸之处，干净利落，显是一刀致命。

李园早将蔺相如当做了救命稻草，见他站在棺木边，沉吟不语，忙催问道：“蔺先生可有什么发现？”蔺相如道：“奉阳君咽喉处有淤痕，胸口的刀伤比寻常刀剑要窄一些，杀死奉阳君的应该是一柄短刃。我推测，凶手比奉阳君高出半个头。”

适才在书房时，蔺相如发现除了上排暗格前面的书简有挪动痕迹外，中排不及肩处的几处书简则有往里推动的痕迹，联想到那处地面上有少量血滴，他推测应该是凶手先扼住李兑喉咙，将他推到书架边，李兑后背磕上书架，由此将中排的书简撞向墙里，然后凶手才下手刺死了李兑。既然是近距离杀人，当以短刃为最佳。通常短刃刺出，均在齐肘高度，譬如两个身材一般高矮的人对面而站，一人出刀，另一人手中刀必在胸腹之处。而李兑伤口在双乳一寸以下部位，大致相当于那凶手肘部位置，推断起来，那人当比李兑高出半头。

李园听了这等晰毛辨发的分析，大为佩服，再次向蔺相如下拜，道：“家父惨死，是否能沉冤昭雪，全仰仗先生了。”

蔺相如忙扶起他，道：“但目前的线索也只能查到这里为止。虽然比奉阳君高出半头的男子不多，可也不少，邯郸十余万人口，可谓人海茫茫，要找到此人，怕是难上加难。”

李园道：“家父本是武将出身，精于骑射，身手不弱，近年来虽然未加练习，但武艺还在。那凶手能悄无声息地进来，一举制服家父，丝毫未惊动旁人，必是个武艺高强的精壮男子。”

蔺相如道：“这个……”缪贤忙抢着道：“即便如此，嫌疑人也实在太多，城里这么多驻军，个个都是精壮男子。”

邯郸虽是赵国王都，却靠近南部边境，与魏国北部边塞相距仅二百余里，因而城中时时驻有重兵，不下十万之数，占赵国常规军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中的一多半都曾经跟随赵武灵王南征北战，对其大胆推行“胡服骑射”的主张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李兑困死赵武灵王而恨之入骨的也不在少数。李园一听，便先行泄了气，再无话说。缪贤便趁机告辞。

出来李府，缪贤不禁埋怨道：“我当时只是随口一说，先生怎可顺势答应李园为他调查这件案子？不用我多说，先生也该知道，敢在邯郸王城中杀死李兑的人，不是普通人，一定大有来头，我们惹不起的。”

蔺相如道：“难道令君也认为是新相国乐毅派人所为么？”缪贤道：“不，一定不是乐毅，这个人气度恢弘，当真是国之良器，可惜当年被李兑逼去了燕国。”连声叹息。他虽无远见，但毕竟长期侍奉国君左右，所见俱是王公重臣，自有一番阅人之能。

蔺相如道：“听令君的语气，莫非知道谁是凶手？”缪贤道：“先生一定要知道么？好，我告诉你，这起凶案，平原君的嫌疑最大。他最善于收买人心，乐毅目下是赵国最要倾心笼络的人，大王甚至不惜罢免亲信了十余年的李兑。但人人都知道乐毅跟李兑有仇，当年李兑兵围鹿台，将乐毅等亲信侍卫强行从主父身边绑走，乐毅未能在主父身边尽忠，多年来衔恨不已，如果李兑之死能够让乐毅从此安心留在赵国，平原君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

他虽然与蔺相如同坐在车子上，身边并无旁人，还是左右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道：“先生还不知道，大王在听到李兑被杀的消息后，错愕之余，第一反应就是去看平原君。我猜想，一定是平原君向他建议过杀李兑以安乐毅和国人之心，但大王感念旧情，没有表态，平原君便自己派人动了手。”蔺相如道：“原来如此。”

二人回到缪府时，天色已黑。却有司寇下属的几名吏卒站在门前灯下，一见缪贤回来，忙迎上来道：“大司寇平原君命小人来请令君到司寇署走一趟。”

平原君时任大司寇，掌管赵国司法，其官职如同楚国之大司败。

缪贤不禁吃了一惊，问道：“出了什么事？”一名吏卒道：“似乎与奉阳君被杀一事有关，具体情形小的也不清楚，这就请令君跟小人走一趟吧，免得平原君久候。”

缪贤忐忑不安，心道：“坏了，定然是平原君知道我去李府，怀疑我看出了什么端倪，所以要用言语来试探我。只是这件事他自己尚且要掩饰，为何不召我去平原君府上，去王城官署不是更引人注目么？”

缪贤虽是国君身边的心腹，毕竟只是个寺人，无法与平原君这样的

贵公子抗衡，只得讪讪地应了，带着蔺相如一道往司寇署而来。

赵国中央官署位于赵王城东城中，四周尽是高大的围墙，围墙上还有弩手来回游弋，仿若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

进来南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宽阔的广场，广场上有两座高台，分置南北，称为“点将台”，赵王有时候会在这里阅兵。

穿过广场，是一座坐北朝南的檀台，称为“信宫”。这是赵国君臣朝会的正殿，昔日赵武灵王就是在这里传位给赵惠文王。

此处大型宫殿所用的木料全部是魏国出产的上等檟木，算得上大有来历。当年魏国图谋进攻赵国，先向赵成侯进献大批木料，让他用来建造檀台，其实只是要麻痹赵国，消耗其国力。赵成侯果然上当，大兴土木，纵情声色。不久，魏国十万大军突然包围了邯郸，邯郸因此被魏军占领。后来还是齐国大将田忌用孙臆之计，围魏救赵，魏军大败，才将邯郸归还赵国。历任赵王每每在信宫朝会时，都会想起这件往事，引以为戒。

信宫的东、西两旁分建有几排厢房，是赵国中央官署的办公之处。其中，相国官署最为重要，位于西面紧挨信宫之处。司寇署则位于东面，与相国官署遥遥相对。

司寇署大堂的墙壁上绘有彩色的玄鸟，那是赵国的图腾。平原君赵胜正倚靠着案几，坐在堂首。他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生得唇红齿白，一副贵公子模样。他不断抚弄着手中的玉佩，意态闲雅，全然不似在审案，而是在赏玩玉佩。

大堂下跪伏着一名犯人，只穿着单衣，手足戴着桎梏，背部、臀部血迹斑斑，显然已经受过严刑拷打。

吏卒领着缪贤和蔺相如进来大堂时，那犯人听见脚步声，本能地侧头仰望。缪贤一眼便认出了这名犯人，他竟然就是白日卖和氏璧给自己的李府仆人秦亮，缪贤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

赵胜最重礼仪，见缪贤进来，忙起身相迎，笑道：“这么晚还派人叫令君来这里，实在不好意思。只是这犯人口供牵涉到令君，我也是不得已为之，抱歉了。”

缪贤心神不宁，一时竟答不上话来。幸好赵胜转而留意到他身后的蔺相如，问道：“这位是……”缪贤忙道：“这是臣的门客蔺相如。”

赵胜略一招呼，即指着道：“这犯人今日雇车出城，士卒见他神色慌张，便上前拦住，查出车子带有重金。士卒怀疑这些钱来路不明，便将他扭送到官署，拷问之下，他称车上的五百金是卖璧所得，而宦者令君就是买璧人。有这回事么？”缪贤闻言，连连点头道：“有，有。”

赵胜笑道：“什么玉璧竟然能值五百金，我倒真想瞧上一瞧。”缪贤一时冷汗直冒，不敢对答。

赵胜又道：“不过令君仔细瞧这名犯人，像是拥有五百金玉璧的人么？我听到他称是卖玉璧得到五百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所以才连夜请令君来对质。”

缪贤知道赵胜表面和善谦逊，彬彬有礼，有礼贤下士之名，其实跟那齐国的孟尝君一样，极精于算计，容不得丝毫忤逆^[4]，加上其在邯郸城中耳目众多，继续隐瞒真相只会对自己不利，只得如实答道：“这个人卖璧时，称是家中主母交给他拿出来卖的，臣未及细察就买了下来。后来才想起他是奉阳君府上的家仆，心中亦有所怀疑。所以适才特意赶到李府查验，方才得知他名叫秦亮，昨夜就离开李府逃走了。”

丝毫不提“和氏璧”三个字，仍是心存侥幸，暗赌秦亮并不知道那块玉璧就是名闻天下的和氏璧。

赵胜本来一直漫不经心，似乎并没有将这桩案子太放在心上，忽然听到“奉阳君”三个字，立即严肃起来，挺身坐直，问道：“这么说，这秦亮是背主盗璧了？”

缪贤小心翼翼地答道：“臣也是这样想。”

正好数名吏卒押着一名五花大绑的男子进来，禀报道：“田部吏赵奢

帶到。”

蔣相如一直站在一旁默不作聲，想不明白堂堂平原君為什麼會親自關心秦亮這樣一樁案子，不惜晚上還滯留在官署中，但見到趙奢被帶進來時，才恍然大悟——趙勝是在等趙奢押到，秦亮一案不过他无聊时随意打发时间的玩物，但他現下已然知道了秦亮是李兌的家仆，狀況恐怕就不一样了。

果然見趙勝擺了擺手，道：“先將趙奢押到一邊。”親自走到秦亮身邊，問道：“是不是你窺見玉璧精美，臨時起了歹意，所以殺了奉陽君奪璧？”秦亮直呼冤枉，道：“決計沒有的事，小人冤枉。”

趙勝臉色一沉，下令動刑。

秦亮忙道：“君上開恩。小人的確盜了主人的玉璧，但沒有殺人。昨晚奉陽君心情鬱悶，獨自去了書房，夫人怕主人一時想不開，命小人跟在主人身後。可書房是禁地，小人不敢擅入，就坐在階下花叢里打盹。後來聽見動靜，小人溜到書房邊，看到有名打扮成仆人模樣的陌生男子正在書架上翻着什麼，主人則倒在一旁。小人吓得魂飛魄散，忽見那男子轉身出來，小人急忙躲了起來，等那男子走得遠了，才敢進去，卻見主人倒在血泊中，已經沒氣了。小人一時好奇，也在那男子翻尋的地方找了一番，無意中發現原來書架後的牆上有一個暗格，暗格中有一個木盒，里面有一塊玉璧。小人心想奉陽君已經死了，李家算是徹底完了，不如趁早為自己打算，所以小人就藏起了玉璧，一早拿去市集叫賣，得了錢後，打算逃出城去，結果却被士卒逮來了這裡。”

趙勝冷笑道：“你謊話連篇！那陌生男子既為玉璧而殺人，如何能空手離開，反而讓你得到玉璧？分明是你暗中窺見奉陽君從牆上暗格中取璧，你臨時見財起意，殺死了主人，奪走了玉璧。哼，你這等奸猾小人，不動大刑，諒你也不會招供。來人，夾起來！”

刑吏應了一聲，抬過夾榻，將秦亮雙腿套進去，緊緊夾住。

蔣相如忙道：“且慢！君上，秦亮不是殺死奉陽君的凶手。”趙勝愕然道：“你如何能知道？”

蔺相如便将在李府地发现一一说了，又指着秦亮道：“他的身高不及奉阳君，一刀刺出，不可能刺到胸口。”

赵胜听完究竟，大为佩服，赞道：“蔺先生真是奇人。”又问道：“那么蔺先生认为这秦亮的口供可信么？”蔺相如道：“他的口供跟臣亲眼见到的书房的情形并无冲突，应该是真话。”

赵胜道：“那么先生又如何解释凶手在书架上来回翻找，最终会一无所获地离去？”蔺相如道：“这点我暂时无法解释。我看过那个暗格，虽然隐蔽，但并没有机关，任谁都能轻易打开。”

秦亮忙道：“也许是那凶手一时没有发现暗格罢了。”

他不开口还好，一辩解反而引来了灾祸。赵胜怒道：“你贪财背主，已是重罪。说，是不是你趁奉阳君席坐在地时举刀刺死了他？”见秦亮矢口否认，便下令动刑。

缪贤心道：“这是平原君有意要找秦亮做‘替罪羊’啊。”见蔺相如还要出声阻止，忙扯了扯他衣袖，示意他不可再多管闲事。

大堂中很快充斥着秦亮尖厉的长声惨叫，在这宁静的夜晚分外刺耳。

一旁赵奢忍不住道：“君上没有真凭实据，便要逼迫家仆承认杀人，这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

赵胜挥手命刑吏停止用刑，冷笑道：“我没有理你，你倒是自己着急了。也好，反正我也等了你一晚上。赵奢，你当众杀死薛大，杀人偿命，我判你死罪，你可心服？”

赵奢大声道：“下臣当然不服。薛大抗税不交，下臣杀他是依法行事。君上杀下臣，分明是假公济私，想为您的门客报仇，让您挽回面子。”

赵胜大怒，命道：“来人，立即将赵奢拖去堂外枭首。”赵奢挣扎着叫道：“下臣不服，死也不服！”

蔺相如重重咳嗽了一声，道：“君上息怒，这赵奢不识大体，触怒君上，死不足惜。但既然他心有不服，必定还有辩解之词，君上不妨听听他怎么说，再杀他不迟。”

蔺相如关于凶手身高的一番推论颇令人刮目相看，赵胜又有重士之名，少不得要给几分面子，挥手命人将赵奢押回来，问道：“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

蔺相如忙道：“赵奢，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可不要再意气用事了。”

赵奢瞪视他半晌，终于点了点头，昂然道：“下臣的确还有几句话要说。君上是赵国的贵公子，地位尊贵，理该带头奉公守法，您却听任门客藐视破坏国家法令，君上可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如果满朝文武都像君上一样置国家法令于不顾，那就会引起民愤。民心不附，国家就会衰败，诸侯就会乘虚而入，赵国就有灭亡的危险，君上还能在这里安享富贵吗？昔日主父还是太子时，就深知执法的重要性，不惜亲赴楚国追捕逃亡的刑徒梁艾，所以后来推行《胡服令》，才能令出如山。”

赵胜无言以对，半晌才道：“即使你要处分抗税之人，也该先向本公子请示。”

赵奢道：“处置抗税之人本来就是田部吏的职责，难道执行法律还需要请示吗？”赵胜一时踌躇不语。

蔺相如道：“君上手下有赵奢这等执法公正的能人，这正是君上好招贤纳士的结果啊。”

赵胜微一沉吟，即换了一副欣然之色，命人解开赵奢绑索，笑道：“蔺先生说得不错，赵君很有才干，让你做一个小小的田部吏实在委屈了你。”

赵奢却是个硬脾气，道：“多谢君上。不过君上如果是因为刚才那番话才认为臣有才干的话，那么臣须得告诉君上，那番话其实是蔺先生教我说的。”

赵胜大奇，道：“是蔺先生教你的？”赵奢道：“臣今日在酒肆门前斩

杀薛大时，蔺先生正好在场。他大约预料到君上要逮臣问罪，所以事先教了臣那一番话。”

赵胜不由得愈发对蔺相如刮目相看，恨不得立即将他收为己用，只是碍于缪贤在场，不便公然开口，当即哈哈笑道：“赵君为人诚实，不居他人之功，很好。明日你跟随本公子上朝，我要当面向大王举荐你。”

赵奢虽然性情耿直，然则刚刚经历了一番死里逃生，也知道好歹，忙上前拜谢。

赵胜道：“赵君先退下，明日我自会派人去叫你。”赵奢道：“遵命。”犹豫了一下，赵奢又问道：“君上还要继续讯问秦亮么？”

赵胜道：“事干奉阳君之死，当然要尽快弄个水落石出，才好平息朝野浮言。”于是下令继续对秦亮用刑，逼迫他招供。

惨叫声登时又起，秦亮只觉得两条腿就快要生生被撕裂，实在抵受不住酷刑，只得哀告道：“小人愿意招供。”

赵奢本已走到门口，闻声心中不忍，又返回堂中，跪下请罪道：“下臣有罪，是下臣杀了奉阳君。请君上不要再对秦亮用刑。”

赵胜吃了一惊，道：“是你？”

不但他惊奇，连一旁的蔺相如也瞪大了眼睛，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执法如山、不徇私情的贤良小吏居然就是杀人凶手。

赵奢道：“的确是下臣所为。下臣早有心杀死李兑，计划昨夜动手。夜幕时分，小臣到了李府，正好在墙根下捡到一套仆人的衣服，猜想是某人逃走时脱掉的，我便换上了它，趁乱混入府中。后来我跟踪李兑到书房，趁他一个人的时候闯了进去。一切正如蔺先生所言，我扼住他咽喉，先将他推到书架上，然后一刀捅死了他。”

赵胜喝道：“赵奢，你是不是糊涂了？在这里胡说八道。来人，先带赵奢下去，本公子还要听取秦亮的招供。”他既然起了惜才之意，便有心庇护赵奢。

赵奢却是个倔强性子，不肯领情，更不愿意他人无辜替自己受过，道：“适才臣还说过君上要带头奉公守法，臣既然杀了人，甘愿伏法，请君上重重治我的罪，不要牵连旁人。”

赵胜忙命人先押下秦亮，这才道：“你可知道李兑是赵国封君，杀害重臣是灭族之罪？”赵奢道：“知道。但事情确实是我做的，大丈夫敢做敢当。”顿了顿，又道：“况且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赵胜奇道：“奉命？奉谁的命令？”赵奢道：“主父。”

赵奢幼年丧父，很小就跟在赵武灵王身边做侍卫。赵武灵王亲自教他骑射之术，待他如亲子，以致有宫人暗中议论说赵奢其实是赵武灵王的私生子。沙丘宫变后，李兑大肆迫害赵武灵王近臣，年仅十七岁的赵奢也被拘押，后侥幸逃脱，去了燕国。多年后风声平息，才重新回来赵国，经人推荐，通过平原君赵胜在朝中谋取了一个田部吏的差事。

赵胜大略知道赵奢的经历，听说是故去的父王命他杀死李兑，十分吃惊，问道：“父王何时命你刺杀李兑？”赵奢道：“就在沙丘宫变后几日。”

原来当年李兑为追捕太子赵章，率兵围住赵武灵王居住的行宫鹿台。侍卫长乐毅出去交涉时，当场被李兑逮捕，强行绑走。李兑随即带兵冲入行宫，当面向赵武灵王索要赵章。赵武灵王脸色不豫，道：“章儿不在这里。”李兑便命人四下搜捕，最终从夹墙中搜出赵章，当即一剑刺死，割下首级。赵武灵王赶来营救时，却已经迟了。李兑自知触怒赵武灵王，便干脆铤而走险，命人封锁宫门，将赵武灵王关在行宫中。又告诉宫人和侍卫道：“你们都赶快出来，后出的都要灭族。”于是宫人们纷纷逃出行宫，有些侍卫不忍弃赵武灵王而去。赵武灵王道：“你们也都赶紧出去，去告诉大王，主父被李兑困在了这里，让他快些来营救。”侍卫们遵命而出，只有赵奢一人尚留在行宫中。如此过了几日，始终不见救兵到来，行宫中食物已尽。赵武灵王长叹道：“我儿是被李兑蒙蔽了呀。”叫过赵奢道：“你现在就出宫去，他们要关的人是我，不会难为你，你找机会杀了李兑，鹿台之围就会就此而解。”赵奢本不愿意离去，却经不住赵武灵王连声催令，只得叫开宫门，独自一人出来。哪知道还没有见到李兑的人影，就被埋伏的士卒按倒在地，缴去兵刃，牢牢捆绑

起来。他随即被装进囚车，押运到邯郸插箭岭山下的小城军营中，与乐毅等人关押在一起。三个月后，终于传来赵武灵台困死鹿台的消息，侍卫们无不失声痛哭。又过了数日，有同情他们的士卒来告道：“李兑新拜了大司寇，预备明日将你们这些人全部处死，你们还是快些逃离赵国吧。”暗中打开狱门，放乐毅、赵奢等人逃走。侍卫们各自分散逃命。赵奢还要去杀李兑为赵武灵王报仇，却被乐毅阻止。二人一起逃到了燕国。过了十年，乐毅得到燕昭王重用，成为中原风云人物，赵奢也被拜为郡守。但他一直心怀故国，终于还是放弃燕国的高官厚禄，回来赵国，在平原君手下谋了份田部吏的差事，一边设法安顿下来，一边寻找机会刺杀李兑。

赵胜听赵奢自称刺杀李兑是奉赵武灵王之命，一时无语，半晌道：“这件事，我也不能自作主张。来人，拿下赵奢，先关押起来，等明日上朝禀报大王后再行处置。”命人押下赵奢，又道：“抱歉耽误了二位。今晚之事，事关重大，在大王有决议前，还请二位不要声张。”

缪贤忙道：“君上有命，臣等自当遵从。”告辞出来，长长舒了一口气，想到终于可以将和氏璧据为己有，忍不住喜形于色。转头见到蔺相如若有所思，不禁一愣，问道：“先生还有什么担忧么？”

蔺相如道：“嗯，如果臣猜得不错，赵奢应该是知道和氏璧之事的。”缪贤大吃一惊，道：“先生是说秦亮称看见凶手在书架上翻找，其实就是赵奢在寻找和氏璧？”蔺相如点点头。

缪贤道：“那么赵奢适才为什么丝毫不提此事？”蔺相如道：“这也是臣想不明白的地方。”

正说着，一名内侍匆匆奔过来，叫道：“原来宦者令君在这里！大王正派人到处找令君呢。”

缪贤道：“大王这么晚还召我去西城内宫？”顿觉不妙，不由得去看蔺相如。蔺相如道：“令君去见大王吧，臣等在这里便是。”

东城与西城仅一墙之隔。出东城的西门就是西城。

缪贤跟着内侍进来西城内宫时，赵惠文王正站在龙台上俯瞰邯郸的夜色，神色深沉。

龙台位于西城正中，是一座高台宫殿。台上有轩，轩上又有馆，馆的顶层有回廊，是邯郸城中的最高点。白天时凭栏四望，可俯视邯郸全城，远近之风貌历历可数；晚上则只能看见四周黑幕中星星点点的灯火。

缪贤强忍内心不安，上前深深一揖道：“臣参见大王。不知大王深夜召臣前来，有何要事？”赵惠文王猛然回身，逼视着缪贤道：“听说缪卿得了个宝贝，价值连城，是不是？”

缪贤心中“突突”直跳，嘴唇发涩，支支吾吾地道：“这……没有的事，大王听谁说的？”

赵惠文王道：“哎，缪卿，听说你得到了和氏璧，这么天大的喜事，怎么不告诉寡人呢？”缪贤道：“不……没有，大王千万不要听信别人的谣言。”

赵惠文王仍是笑容满面，道：“寡人久闻和氏璧的大名，很想一见。听说缪卿花了五百金买下了和氏璧，寡人愿用千金来换，如何？”

缪贤终于镇定下来，装出为难的样子，道：“大王，臣手中确实没有和氏璧。和氏璧天下闻名，失踪已久，怎么会在臣的手中呢？”

赵惠文王登时露出不快之色来，但随即强行忍住，摆摆手道：“好吧，看来寡人也是误听误信了。既然和氏璧不在缪卿手中，你就先下去吧。”缪贤道：“是，臣告退。”

下来龙台后，缪贤才发现背上衣衫全湿透了。一时惊魂不定，匆忙出来西城，与蔺相如会合，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蔺相如道：“呀，令君可是犯下了欺君之罪。”缪贤道：“我知道，我知道，可我脱口就说出那样的话。大概我太喜欢和氏璧了，实在舍不得让它离开我。”一想到和氏璧，居然让他忘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道：“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和氏璧还在不在。”

次日，平原君赵胜派人来请缪贤和蔺相如到府上做客。

二人应邀到来，赵胜亲自出堂迎接，引二人进来坐下，才道：“今日请二位来，还是为昨晚之事，大王已经赦免赵奢杀人之罪，任命他为田部令，总管全国的赋税。”

缪贤道：“这可是件大喜事。”赵胜笑道：“当然是喜事，赵奢已经走马上任，被大王派去代地收税去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李兑被杀，而今朝野众说纷纭，流言极多，大王以为既然秦亮肯招承背主杀人之事，总比重提沙丘宫变要好，二位可明白我的意思？”

缪贤道：“明白，完全明白。”赵胜道：“明白就好。我已派人张榜公布秦亮罪名，预备明日当众处以车裂之刑。”缪贤道：“如此最好。”

赵胜笑道：“谈完公事，我们也可以找点有趣的事做。来，我为二位引见，这是我府中门客公孙龙。公孙先生，这位是宦者令缪君，这位是……”公孙龙道：“蔺相如，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了。”当即说了昨日在酒肆一事。

赵胜道：“原来两位是不辩不相识，如此最好不过。”忙命人备酒置宴，款待宾客。

缪贤和蔺相如乘车出来平原君府邸时，已是傍晚。走不多远，便见到玉工汲恩背着个小小的包袱，一路疾跑，几乎撞上车子。

缪贤忙命人停车，问道：“玉工为何如此慌慌张张？”汲恩道：“啊，令君还不知道么？大王乘你出门，派人强行闯入你府中，搜走了和氏璧。”

缪贤大吃一惊道：“什么？”汲恩道：“小人不敢多待了，大王若是知道小人早知道和氏璧在令君手中，却是知情不报，多半要杀了小人。小人告辞了！令君，我劝你也赶紧逃命去吧！”一口气说完，转身便走。

缪贤一时手足无措，愣愣神儿，跳上车子，叫道：“快，快逃出城去！”

蔺相如忙拉住缪贤的衣袖：“令君预备逃到哪里去？”缪贤道：“燕国。”

蔺相如道：“令君如何肯定燕王一定会收留你？”缪贤道：“我曾经跟随大王在边境与燕王会面，燕王私下里拉着我的手说：‘愿与君结交。’态度十分诚恳，现下我去燕国投奔他，他一定会收留我。”

蔺相如道：“令君错了，赵国强大，燕国弱小，而令君先前又受到赵王的宠幸，所以燕王愿意与你结交。他真正想结交的不是令君，而是赵王。现在令君得罪了赵王，逃到燕国，燕王害怕赵王派兵讨伐，一定会命人捉住你，押回赵国向赵王献媚，到那时，令君的处境就危险了。”

缪贤犹豫起来，更加着急，道：“听起来有理。那该怎么办？蔺先生，我素来佩服你的见识，我也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劝告，不该将和氏璧留下。只是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先生快给我出个主意才好。”

蔺相如道：“其实令君也没有太大的罪过，只是没有早点献出和氏璧而已。大王并不昏庸糊涂，何况他已经得到了和氏璧，怒气已消。你只要袒露臂膀、负着斧钺去向大王请罪，他一定会饶过你。”

缪贤不免半信半疑，但也无法可想，只得点头同意，当即驱车赶往赵王城。

蔺相如独自回来缪府，却见李兑之子李园正在大门前徘徊，见到他回来，忙迎上前来，道：“我是特意来找先生的。先生可有看到司寇发出的榜文？那上面说是秦亮贪图财物，杀死了家父。可之前蔺先生不是说凶手应该比家父高出半头么？那秦亮身高不及家父，怎么可能是凶手？”

蔺相如心道：“赵奢行刺李兑源于一桩旧事，他奉有主父之命，连大王也无话可说。况且赵奢此人刚直勇决，将来必成大器，我大可不必为了一个死去的李兑毁了他的前程。”当即道：“据秦亮招供，他是在奉阳君起身离座时一刀刺进他胸口，又将他顶到书架边上。这一细节是我没

有考虑到的，抱歉。”

李园这才释然，道：“原来如此。”向蔺相如郑重道了谢，这才去了。

夜深时，缪贤欢天喜地地回来，原来一切都如蔺相如所料——他肉袒向赵惠文王请罪后，赵王不仅原谅了他，还赐给他千金，作为和氏璧的补偿。虽然就此失去了和氏璧，心中未免怅然，但能够死里逃生，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自此，缪贤愈发器重蔺相如，对其言听计从。

和氏璧重现邯郸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城，那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又被反复提起，赵国人对此都深为庆幸，认为这是天佑赵国。

最郁闷的人当数卫国商人吕不韦了，他虽不知道详细经过，但也大略可以猜到赵惠文王手中的和氏璧就是当日秦亮拿到自己铺子中的那块玉璧，与天下最有名的奇珍擦肩而过，自然悔之莫及。至于他后来结交在赵国为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苦心经营，奇货可居，最终扶持异人登上王位，则是另一番人生奇遇。



秦 葵纹瓦当

[1] 沙丘宫：遗址在今河北广宗。除了赵武灵王毙命于此，沙丘宫还是秦始皇的殒身之地。秦始皇赵政出生于赵国，最终也死在赵地沙丘宫的平台。

[2] 瑟，弦鸣（拨奏）乐器。因这种乐器战国时流行于赵国，故称赵瑟。著名的渑池会上，秦昭襄王要赵惠文王鼓瑟，即指赵瑟。最早见于《诗经》：“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瑟的形制为：瑟体是长方形木制音箱，瑟面稍隆，首端有一个长岳山，尾端三个短岳山。尾端装有四个系弦的杵。首尾岳山外侧各有相对应的弦孔。另有木质瑟柱，演奏时施于弦下。多为25弦，也有24弦、23弦，按五声音阶调弦。古代宴享仪礼活动中，多用瑟伴奏歌唱。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伴奏相和歌的常用乐器，隋、唐时用于伴清乐。李商隐名作《锦瑟》即指这种瑟。宋代后，瑟只用于宫廷雅乐，民间不传。近代已失传。

[3] 代：今山西。

[4] 孟尝君田文靠鸡鸣狗盗逃离秦国后，经过赵国，平原君赵胜出城三十里迎接，以贵宾相待。赵国人听说孟尝君贤能，都出来围观想一睹风采，却没有想到田文是个其貌不扬的矮子，见了后便都嘲笑说：“原来以为孟尝君是个魁梧的大丈夫，今日才知道只是个瘦小的男人。”田文闻言大为恼火，命侍从下车杀死嘲笑他的人，共砍杀了几百人，毁了赵国一个县才离去。

第九章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赵惠文王快快退朝后，只捧着和氏璧坐在路寝殿中发呆。这位靠母亲得宠意外登上王位的国君，得到天下至宝后才两个月，欢天喜地即被浓密的愁思所替代。他陡然想起那位客死在秦国的楚怀王来。

和

氏璧再现邯郸后，赵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换了相国。自乐毅被燕国猜忌、逃归赵国后，赵惠文王极尽宠信礼遇之能事，亲自交付相国大印，封其为望诸君，使得燕齐大为震动。

乐毅任赵国相国后，某日出城，见到一名老人涉水过沁河，因水寒冷，下河后走不动，不得不坐在河中。乐毅起了怜悯之心，命随从护送老人上岸，分一件衣服给他，但随从均无多余之衣，乐毅便脱下自己身上的裘衣送给老人。此事哄传一时，人人称赞乐毅爱民如子。

平原君赵胜得知后却极为反感，告诉赵惠文王道：“昔日乐毅出征在外，有燕国大臣告发他有谋反之心。燕昭王不但立即处死了告发者，还赐王后服饰给乐毅妻子，赐公子服饰给乐毅之子。乐毅因此致信给燕昭王，感激知遇之恩，表示将尽忠于燕，至死不渝。他虽被新燕王猜忌，逃来赵国，但新燕王已经悔悟，多次派使者请他回去燕国，又封他的儿子乐间为昌国君。乐毅宁可抛妻弃子，也不回去燕国，留在赵国肯定是别有所图。他是相国之尊，却脱下自己的裘衣送给路边老人，这是有意收揽民心，想要替燕国谋取赵国。”

又建议赵惠文王，以乐毅能为赵王分忧、体恤百姓饥寒为由嘉奖乐毅，再下令查找国中有饥寒之困的百姓，给以供养，这样就可将乐毅对百姓所施小恩德变为大恩德。赵惠文王采纳其建议，嘉奖田单，又下令收养有饥寒之困的百姓。赵国百姓都以为乐毅体恤下民，是赵惠文王教导所致。

乐毅智谋过人，知道赵惠文王对自己起了戒心，遂主动辞去相国一职，回去赵国封地，从此再不过问诸国国事。一代名将，再无作为，直至默默死去。赵惠文王于是以平原君赵胜为相国。

三个多月后，田部令赵奢从代地收取赋税回来，听闻和氏璧之事后大吃一惊，忙来缪繆寻找蔺相如，问道：“这和氏璧就是宦者令君从秦亮手中买下的那块玉璧么？”蔺相如道：“正是。”

赵奢道：“原来李兑当真有和氏璧在手。我杀死他前，他曾向我求饶，愿意用和氏璧换取性命，我没有相信他的话，一刀刺死了他。但想到我进来时他正在书架上找什么东西，所以也在书架上大致找了找，没发现什么就离开了。”蔺相如道：“这和氏璧就收藏在书架后墙上的暗格中。想来令君并不十分相信李兑所言，所以没有留意寻找。”

赵奢道：“不，我应该想到的。我在沙丘宫扈从主父时，曾经听主父提过和氏璧。”蔺相如道：“听说当年楚国令尹昭阳为夫人举行盛大的寿宴，取出和氏璧给宾客们观看，当晚主父也是座上宾。”

赵奢道：“我听主父讲过这件事，他说和氏璧当真是天下奇物，见到它的人无不想得到它，倒不是因为那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而是那块玉璧本身的诱惑实在太太。可是我实在想不到和氏璧原来一直在主父手中。”

蔺相如道：“令君如何知道和氏璧原先是在主父手中？”赵奢道：“李兑临死前说过，和氏璧原本藏在沙丘宫鹿台中，是他从主父身上夺得的。”叹了一口气，道：“蔺先生该知道昭阳宴会当晚和氏璧离奇失踪一事吧？”

蔺相如道：“当然知道。当年和氏璧莫名失踪，牵连了无数人，昭阳的舍人张仪、甘茂二人都是因为这件案子被迫逃亡秦国，结果一人成为秦国相国，一人成为秦国大将，反过来对付楚国，令楚国疲于应对。”

赵奢道：“不仅如此，听主父说，楚国公主江半——也就是当今秦国的王太后，当时的宫正孟说——就是因秦武王失手砸死自己而遭灭族的秦国第一勇士，当时均牵涉其中，孟说还为此受了黥刑。一些涉案的人犯如巫女阿碧等均被处以醢^[1]弄之刑，牵连极广。但即便如此，楚国依然未能寻回和氏璧。我实在没有想到原来是主父……”脸上颇有失望之色。

蔺相如道：“原来令君怀疑当晚是主父窃取了和氏璧，这根本不可能。”

赵奢本来对赵武灵王盗璧颇感痛心，忽听到蔺相如否认其事，忙问

道：“先生何以能肯定？”蔺相如道：“主父当时是在楚国做客，权势远远不及楚国公主江华和宫正孟说，这两个人都未能得到和氏璧，更不要说主父了。这其中一定另有缘由，主父得到和氏璧，一定是在离开楚国之后。”

赵奢大喜过望，道：“不错，不错。”歪着头想了想，道：“有个人应该会知道。”

邀请蔺相如上了自己的车子，一道来到城西南的冶铁作坊，寻到赵国最大的冶铁作坊主卓然，询问当年赵武灵王一行离开楚国后所发生之事。

卓然已年过七旬，须发全白，却是满面红光，声音洪亮，颇有铁匠的气度。他还记得赵奢是赵武灵王身边的心腹侍卫，见对方突然来询问当年赵武灵王楚国之行，虽然诧异，还是如实答道：“当年楚国丢失了和氏璧，我们都被软禁在驿馆之内。直到一个多月后，楚威王病死，太子槐即位为新楚王，才将我们放了出来。新楚王倒没有多为难我们，还将刑徒梁艾捆绑起来，交给主父带回赵国。主父对此自然很感激，与新楚王约定要互通友好。”

赵奢道：“那你们离开楚国后，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卓然道：“特别的事？嗯，主父先是送桃姬，就是前王后回去韩国，路过魏国时，我们遇见过一名受伤的墨者，倒在路边，奄奄一息。主父命人上前救助，那人却敌意极盛，横刀相向。后来主父表明了赵国太子的身份，那人才道：‘救我可以，但我有话要先对赵太子一个人说。’主父也当真胆大，命我们退下，他独自上前，蹲在那墨者的身边，听他说了一番话。大概主父答应了他，他才从身子底下取出一个包袱，交给了主父。”

赵奢道：“那墨者呢？”卓然道：“在魏国境内就死了。”

赵奢道：“你可知道包袱里面装的是什么？”卓然摇了摇头，道：“只有主父一个人看过，他没说什么，我们也不敢多问。后来回来赵国，大伙儿也就忘了这事。”

赵奢便道了谢，出来道：“一定是那墨者将和氏璧交给主父的，他要主父答应他保密，主父也当真做到了，一直秘密将它收藏在沙丘宫中，从没有对人提过。但后来发生沙丘宫变，李兑害死主父后，搜出了和氏璧。他本来就是楚国人，以他的眼光，应当认出那就是楚国国器和氏璧，利欲熏心之下，当即据为己有。蔺先生，我的推测对不对？”蔺相如点了点头，道：“当是如此。”

虽然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究竟，赵奢还是不由得感慨万分：讖语有云，得和氏璧者得天下，主父被困在沙丘宫时，抚摸着这块世间罕有的玉璧，又是怎样惆怅的心情？

蔺相如心中亦是愈发沉重起来：自从和氏璧在楚国离奇丢失后，碰过它的人似乎都没有好下场——墨者暴毙魏国，主父饿死鹿台，李兑惨死家中。这块举世闻名的玉璧到底是祥兆，还是诅咒？得到它，当真就能得到天下么？没有了赵武灵王的赵国，还能与天下诸侯一争高下么？

回来缪府时，缪贤正在堂中徘徊，一见蔺相如便道：“先生可算回来了。”招手叫过婢女，道：“这是一套新衣裳，明日上殿穿的，先生试一试，看看合不合身。”

蔺相如道：“上殿？”缪贤道：“我向大王举荐了先生，由你担任使者，出使秦国。”

原来今日有秦国使者来到邯郸，称秦昭襄王听闻赵王得到和氏璧，十分仰慕，愿意用西阳十五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赵惠文王召集群臣商议，大臣们面面相觑。

有人道：“这一定是秦国的诡计，就跟当年张仪巧言诈楚一样。”也有人道：“而今秦国虽有秦王，实际上却是宣太后一党掌权，宣太后、相国魏冉、将军白起、向寿等实权人物都是楚国人，秦王兴许是真的想用城换得和氏璧，用楚国旧物来讨好太后。”

虽然看法不同，但人人均知秦国强大，如不献璧，怕立即就有兵祸上门，一时苦无良策，不知该如何应对秦国。

只有大将军廉颇慨然道：“大王不必忧虑，若是秦国有何阴谋，本将愿为主帅，抗拒秦军。”

赵惠文王闻言却并无喜色，意态恹恹地退朝后，只捧着和氏璧坐在路寝殿中发呆。这位靠母亲得宠意外登上王位的国君，得到天下至宝后才两个月，欢天喜地即被浓密的愁思所替代。他陡然想起另一位国君来——不过并不是被他亲手逼死的父亲赵武灵王，而是那位客死在秦国的楚怀王。

楚怀王熊槐自登上王位后，便大肆任用亲信，排斥异己，屈平等忠臣反而遭到放逐，致使国事日非。秦国相国张仪与楚国有仇，谎称秦国愿意割让六百里土地，换取楚国与齐国绝交。楚怀王中计，与齐国断交后只得到六里地。楚怀王恼怒下发兵进攻秦国，三战皆败，楚国彻底走上没落的道路。楚怀王被迫送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又娶秦国公主为夫人，才换来秦国退兵。

公元前299年，即赵惠文王初登王位的这一年，秦国宣太后江芈执政，以儿子秦昭襄王的名义邀请楚怀王到武关^[2]会面订盟。楚怀王不听大夫屈平的劝告，来到武关，结果等在那里的并不是秦昭襄王，而是秦国重兵。楚怀王被挟持到咸阳，被押送到章台朝见秦昭襄王和宣太后。宣太后对待这位异母兄长如属国臣子，不行平等礼仪，并要挟他割让楚国两郡土地。楚怀王怒不可遏，断然拒绝。宣太后便将他拘留在秦国，不断侮辱取乐。楚怀王被扣留后，楚人立太子横为王，是为楚顷襄王。

被拘禁两年后，楚怀王终于想方设法逃离了咸阳。秦人发现后，派重兵封锁所有通往楚地的要道。楚怀王不得已，只得逃来赵国。当时赵武灵王尚在世，正在代地巡游，赵国国政由赵惠文王主持。赵惠文王与大臣商议，最终还是畏惧秦国，没有敢接纳楚怀王。楚怀王愤恨不已，又改逃去魏国，却被秦兵追上，抓回秦国。楚怀王受尽羞辱折磨，回到咸阳后不久就病死了，最终还是死在了他所痛恨的妹妹江芈手中。他的儿子楚顷襄王不但不顾国耻父仇，而且同样娶了秦国公主为王后，并将太子完送到秦国做人质，可谓对强秦已到了畏其如虎的地步。

当初赵国君臣商议要不要接纳楚怀王时，赵惠文王年纪还小，朝政均由相国李兑决议，而且那件事并非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似乎已经

变得非常遥远，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但此时此刻不知道为什么，赵惠文王忽然又重新想起那位可怜的落难楚国国君来，他甚至能深深体会到楚怀王的绝望与无奈——明知道秦国相邀很可能是骗局，却不敢不去。他也知道秦国所谓以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建议是骗局，但却不敢不双手奉上和氏璧呀。

侍奉在一旁的缪贤小心翼翼地问道：“大王是在为秦国派使者来，要用城换璧一事发愁吧？”赵惠文王叹了口气，道：“寡人虽有廉颇将军这样的猛将，毕竟秦国强大，如果不答应秦国的条件，就会得罪秦国，秦国若是借机兴兵，赵国就有大麻烦了。”

难怪赵王如此犯愁，秦国确有锐不可当之势，风头正劲——原先的秦国只是关中之国，而今秦将司马错攻灭了巴、蜀，二国土地户口尽为秦国所有，并从此对楚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令楚国惶惶不可终日；韩国难敌秦国，主动割让武遂二百里之地；魏国在秦国的不断进攻下，先后献河东、安邑、河内^[3]之地。关中之国冲出了函谷关，中原局面顿时为之一变。各诸侯国生怕自身成为秦国的下一个目标，争相讨好秦国，派使者向秦王表示祝贺。赵惠文王也派了使者，到咸阳后都得不到通禀，更不要说见到秦昭襄王本人了，最终无功而返。这件事之后，赵惠文王一直很忧虑，认为这是秦将要攻赵的征兆。

缪贤道：“既然如此，大王何不答应秦国的条件，派人将和氏璧送去秦国？”赵惠文王道：“寡人就怕将和氏璧给了秦国后，秦国失信，不肯交付十五座城池。”

缪贤道：“臣有一计，大王可选派一名有勇有谋的使者，命他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若是得到十五座城池，就把和氏璧给秦国，否则就带璧回赵国。”

赵惠文王道：“这倒确是两全之策，但此次出使秦国非同小可，到底派谁去呢？今日朝堂上的情形你也看到了，大臣中怕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缪贤道：“臣门下舍人蔺相如智勇双全，如果选派去秦国的使者，没人比他更合适了。”

赵惠文王道：“蔺相如？不过是你门下一个舍人，他能胜任吗？”缪

贤道：“蔺相如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却机智过人。大王还记得有一次在大殿上开玩笑问的上下东西之事吗？”

某日赵惠文王闲来无事，忽然童心大起，问群臣道：“什么在上？什么在下？什么在东？什么在西？”有大臣答道：“天在上，地在下，东城在东，西城在西。”虽也合景，赵惠文王却总觉得不大满意。缪贤记在心里，回家后有意拿这个问题去问门客。蔺相如正在菜园中摘菜，应声答道：“黄瓜在上，茄子在下；冬瓜在东，西瓜在西。”缪贤一看，果是如此，预备进宫去告诉赵惠文王。蔺相如得知究竟后忙道：“臣身在菜园里，所见尽是瓜果蔬菜，所以才如此应答。令君到了朝堂，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如果再这样回答，就有辱骂大臣的意味了。应对也须得因时而宜、因地制宜。”又教缪贤道：“令君不妨这样答：大王在上，群臣在下；文臣在东，武将在西。”缪贤如此告诉赵惠文王后，果然大得赞赏。^[4]

赵惠文王听说缪贤的应答其实是蔺相如教的，沉吟道：“人倒是够机灵，可究竟只是雕虫小技。不知蔺相如见识如何？”

缪贤道：“当初臣一时糊涂，贪恋和氏璧，没有及时呈交大王。事发后臣本想逃走，亏得蔺相如及时制止住了臣，说大王胸襟广阔，只要臣真心向大王请罪，大王一定会饶恕臣。事实也果真如此。仅此这一件事情，便可知此人眼光过人，胸中大有丘壑，是个难得的人才。”

缪贤竭力推荐蔺相如，倒不是有什么忠君爱国之心，也不是有举贤荐才之意。在他内心深处，其实舍不得推荐蔺相如，以蔺相如的才干，一旦显露头角，必能出人头地，为赵王所用后，他门下就再也没有见识不凡的舍人了。但自从和氏璧一事，赵王虽待缪贤如故，平原君等重臣看他的眼神却疏远冷淡了许多，他感到危机深重，急需向赵王献媚固宠，不得已，只好亮出蔺相如了。

赵惠文王与其父坚毅的性格完全相反，耳朵根子软，因而虽然才干平庸，却有善于纳谏的贤名，虽然对缪贤的话半信半疑，还是道：“既然如此，明日寡人再召众大臣议论此事，你就带着蔺相如一起来，让寡人和众大臣一起看看他的本事。”

蔺相如听了事情的经过，无忧无喜，一时沉吟不语。

缪贤忙道：“天色已晚，蔺先生，你早些安歇吧，明日一早你我一起进宫拜见大王。”

次日一早，群臣到东城大殿议事，行礼之后，赵惠文王神色焦虑，不断地往门口张望。

平阳君赵豹微觉诧异，问道：“王兄是在等什么人么？”

话音刚落，便见宦者令缪贤带着一名三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一起拜见赵王。

赵惠文王道：“免礼。你就是缪卿门下的舍人蔺相如？”蔺相如道：“正是下臣。”

赵惠文王问道：“秦王要用十五座城池来换和氏璧，先生认为可以答应吗？”

大臣们见大王居然谦虚地征求一个官位低微的舍人的意见，不禁议论纷纷，品头论足。平原君赵胜和田部令赵奢虽认得蔺相如，却见他忽然气定神闲地出现大殿上，也极为惊异。

蔺相如答道：“回大王话，而今秦国强大，赵国弱小，不答应不行。”

赵惠文王道：“倘若把和氏璧送了去，秦国取了璧，却不肯交出十五座城，那该怎么办？”蔺相如道：“秦国用十五座城池来换一块玉璧，即使是和氏璧，这价值也足够高了。要是赵国不答应，理屈在赵国。赵国不等十五城池到手就先献上玉璧，礼节上已对秦国非常恭敬。要是秦国不履行诺言交付十五座城池，那么理屈在秦国。下臣认为宁可答应秦国的条件，让对方去担这个错。”

赵惠文王暗中留意蔺相如的神态，见他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比起朝堂上那些大臣，自有一番风度，心中暗喜，忙道：“寡人想找一个人出

使秦国，保护和氏璧，先生能为赵国去一趟吗？”蔺相如道：“如果大王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臣愿意带着和氏璧前往秦国。”

忽有侍卫匆忙进来禀报道：“边关急报，秦将白起突然带领三万大军屯兵我国边境。”赵惠文王又惊又怒，道：“秦国到底是要做什么？”

大将军廉颇忙出列奏道：“臣以为，秦国本想以换城为名骗取和氏璧。现在又增兵边境，分明是要威逼大王交出和氏璧。大王，请让臣带兵前去迎击白起，让秦国知道我赵国不是好惹的。”

蔺相如道：“不妥。秦国目前只是增兵，并没有主动向赵国挑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不宜主动出击。”

廉颇是赵国嬴姓贵族，忽听得一名小小的舍人当众反驳自己，登时怒气冲天，讽刺道：“那么蔺先生的意思是，一定要等到秦军打到赵国家门口，我军才能反击？”

蔺相如道：“当然不是。廉将军，相如以为，如今天下形势，秦国最强，攻城略地，列国都无可奈何。跟十五座城池比，一块和氏璧又算什么？由此可以推断，秦国不过是想用以城换璧这件事情来试探赵国的态度和力量。赵国如果不敢派人前往，那秦国便会以为赵国没有能人，以后更加轻视赵国，要地要礼，难以拒绝。”

这一番话有理有据，群臣纷纷点头。平原君赵胜道：“蔺先生分析得有理。”

赵惠文王终于下定了决心，拍案道：“好，就依蔺先生所言，请蔺先生出使秦国。”

蔺相如深深作了一揖：“请大王放心，如果秦国交割了城池，臣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否则的话，臣一定把璧完好无损地带回赵国。”

廉颇“哼”了一声，道：“你说得容易，如果秦国不交城，你如何能保证完璧归赵？”蔺相如道：“臣愿意以性命担保。”

廉颇冷笑道：“你以为你蔺相如的命……”

赵奢忽然站出列来，躬身道：“大王，臣也愿意以项上人头担保，蔺相如一定能完成使命。”

赵奢是平原君力荐的人物，而今在赵王面前正得宠，他既然出面为蔺相如担保，旁人也再无话说。

赵惠文王终于舒展了眉头，道：“好！寡人便拜蔺先生为大夫，为赵国使臣，保护和氏璧，前去秦国。”

赵奢道：“当年主父微服访秦，臣也是侍从之一，熟识秦国地貌。臣愿意作为使者侍从，护送蔺先生到咸阳。”

昔日赵武灵王将王位传给赵惠文王后，预备出击秦国。为了摸清秦国地形，观察秦国国势，他伪装成赵国使者进入秦国。秦昭襄王在殿中设宴，款待赵国使臣一行，见赵武灵王形貌伟岸，谈吐不俗，很是为其风度倾倒。后来秦昭襄王与宣太后谈起赵国使臣。宣太后曾经在楚国令尹昭阳夜宴上见过当时还是太子身份的赵武灵王，当即道：“这人一定就是赵主父。”秦昭襄王犹自不信，派人到驿馆打探，才知道赵国使臣的确就是赵主父，急忙派兵追赶，但此时赵武灵王已经驱马离开秦国边卡。秦国上下，无不惊愕。

赵惠文王见赵奢主动请命，很是高兴，道：“好，准赵卿所奏。”顿了顿，又道：“出使人选，随蔺卿和赵卿挑选。”

战国七雄中，以楚国地域最大，但从地利上来看，则以秦国位置最佳——左有崤山函谷，右有陇山高地，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如此金城千里的关中地势，为秦国争霸天下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关中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为九州膏腴，号称“陆海”。这里又是一处要地，形势险阻，四塞固守，因而又被称为“天府”^[5]。史称秦地“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下之雄国”。

秦国最早立国，源于周平王东迁洛邑时，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被封

为诸侯，封地在岐西一带。但这时候关中西部已被诸戎控制，周王朝鞭长莫及，因而周平王告诉秦襄公道：“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遂成为秦国伐戎的有利借口。经过几代秦王的努力，秦国终于夺回了关内周地的大部分地域。

秦国都城亦随着秦国疆域的变化几度迁徙。到秦孝公时，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最重大的措施之一就是秦国王都东迁。当时的局势是，天下七雄并列，魏国最为强大，占有秦的河西之地，隔水与秦对峙。但随着秦进魏退的变化，将都城往东迁移符合秦国进一步东伐的长远目标。因而虽然反对者众多，秦孝公还是坚持将王都从栎阳迁到了咸阳。

咸阳建在关中陆海天府的中央，因在在九嵎山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阳^[6]，故名咸阳。这里正当水陆津梁，又有漕运之利，形势下恼，进退战守，可谓绝佳的建都位置。

咸阳原本只是一个乡邑，成为秦国王都后，才开始大肆营建。建筑设计以“象天”为原则，即将都城主要建筑与天空星象与在分布上对应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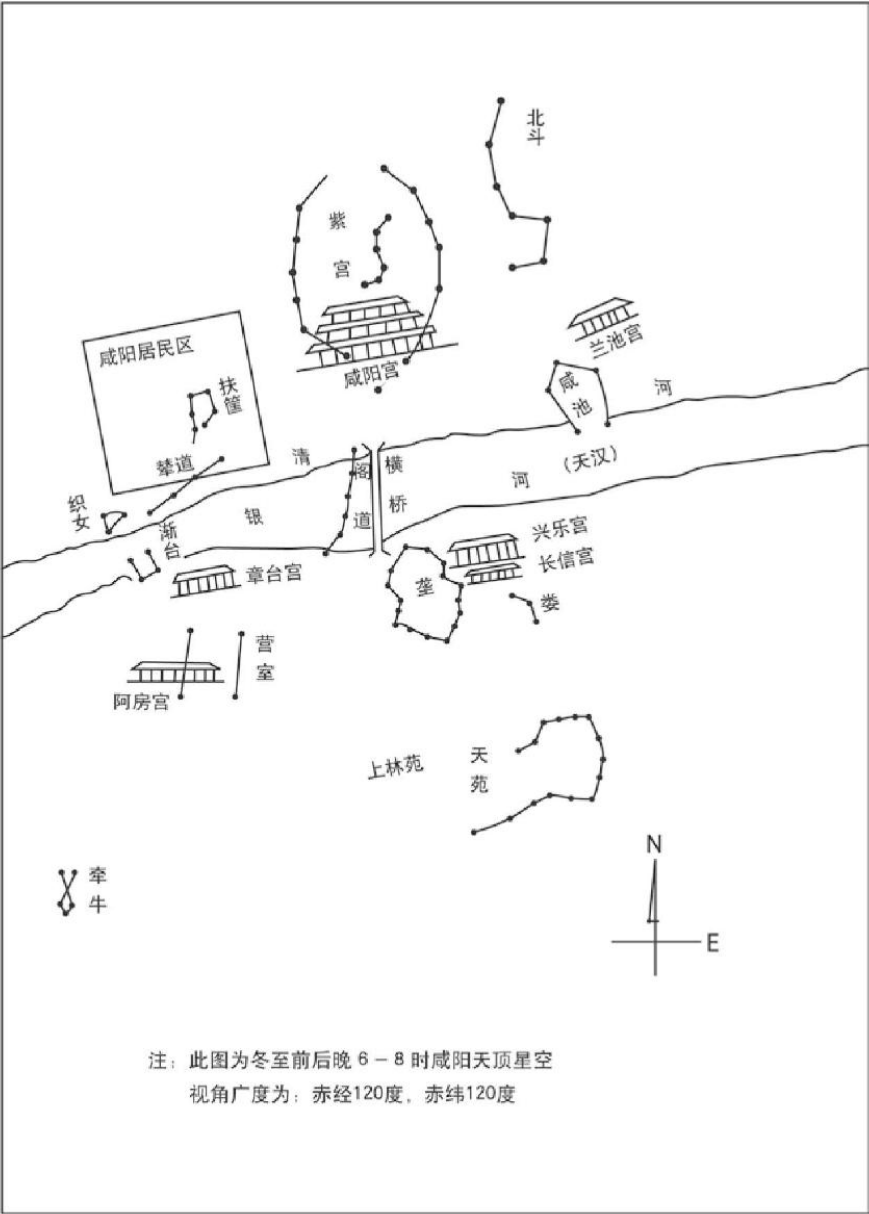
最先修建的是象征国君威严的冀阙。阙是立于王宫前面大道两旁的一对多层建筑物，冀意为记。君主常在冀阙出列教令，大臣则常在这里待诏记事。商鞅主持修建的冀阙上下三层，木衣绋绣，土被朱紫，极其华丽。下层台基是数个单室，出檐设廊；中层正中是主体居室，南临露台，北有宽敞的台榭；顶层则是四望的楼阁，居高临下，俯视渭川。

冀阙建成，始有咸阳都城的雏形。之后相继有了咸阳市、咸阳宫、咸阳城。咸阳市是秦王办公居住之所，位于咸阳城之北；咸阳城则是手工业作坊、平民居住区、市集等集中所在地，四周围有高墙，是一处独立的城郭。

秦惠文王执政后，大肆增建宫室，咸阳遂从渭北扩展到渭南。诸多宫殿建筑以渭水为轴线，南北伸展，如飞鸟双翼，横空而行。为使南北随意相通，又建了石柱的横桥，称渭桥。宽六丈，南北长二百八十步，宏丽宽长，犹如天虹卧波。

众多的宫殿群中，地位最高的是渭北的咸阳宫，王太后江半长期居住在这里。其次是渭南的章台宫，是秦昭襄王的居处和朝宫。虽然太前一党擅权已久，但毕竟秦昭襄王才是秦国名义上的君主，因而重大政治活动均在章台进行。昔日楚怀王被秦国诱骗挟持到咸阳后，第一件事就是被带到章台，迫以臣子的礼仪朝见秦昭襄王和宣太后。

秦都咸阳主要宫苑与天象位置对照示意图



蔺相如一行到达咸阳后，也被立即带来了章台宫。

到得北宫门前，赵奢和侍从腰间的佩剑忽然如活了一般，被一股大力吸引，脱身而去，“咚”的一声贴到了门框上。赵奢倒也不以为意，两名侍从吓了一跳，惊叫出声，如见鬼魅。

引领赵国使者一行的是秦国华阳君毕戎，即之前的楚国公子熊戎，为楚威王和华容夫人所生。他跟随姊姊江半来到秦国后，改名毕戎，示意跟楚国决裂。因其外甥公子稷当上了秦昭襄王，他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秦国的封君。

章台宫北门又称却胡门，门框内装满了磁石，无非是利用磁石召铁的特性吸附朝见者的兵器，以神奇来恐吓那些心怀二心者。毕戎之前有意不提此事，原本是要暗中观察赵国使臣诸人的反应，但见使臣蔺相如和侍卫首领赵奢均是若无其事，不由得暗暗称奇，当即笑道：“这门是磁石所铸，有些蹊跷。使者君，请。”

章台宫的主殿是章台，是一处高大的台榭建筑，坐北朝南。一行人刚到台下，大良造^[7]白起便带一群士卒围了上来。

白起虽在秦国扬名，其实却是楚国半姓贵族，是楚白公胜的后人。他在秦国长大，少年从军，后被同是楚国人的相国魏冉发现其才干，破格提升为左庶长，率兵大胜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从此以名将的身份崛起，威震诸侯。因其人深通韬略，残忍好杀，有“人屠”之称。但也正是因为这位“人屠”的存在，六国不敢攻秦。据说韩、魏两国小儿闻白起之名夜不敢哭，昼不敢笑。

自蔺相如一行进入秦国境内起，白起便以保护和氏璧的名义，亲自带兵护送，表面虽然还算客气，但一路严格限制赵国使臣的自由，不令跟外人接触，情形跟押送差不了多少。

赵奢对这位成名后大肆进攻母国楚国的“人屠”并无好印象，见他来意不善，当即挺身挡在蔺相如面前，喝道：“白将军想要做什么？”白起道：“奉大王之命，要搜查赵国使者身上，以防你们私藏兵刃，心怀不轨。”

赵奢道：“我们的兵器已被磁门吸走，身上再无兵刃。”

白起摇了摇头，道：“这里是秦国，可不是你说了算。来人，搜身！”

赵奢还要再抗议，蔺相如忙止住他，道：“我们问心无愧，就让他们搜吧。”

秦士卒一拥而上，两人夹住一人，往蔺相如等人身上仔细摸索了一遍，这才道：“禀报将军，没有发现。”

白起道：“使者君手中的盒子也要搜。”蔺相如道：“慢着！这木盒里面盛装的是和氏璧，贵国大王还没有看过，将军真想先睹为快么？”

毕戎忙道：“木盒就算了。万一出了差错，可不好向大王交代。”

毕戎是相国魏冉的弟弟，魏冉则对白起有知遇之恩，既然他开口圆场，白起也就算了，当即让赵国侍从等候在台下，只领着蔺相如、赵奢二人上来章台。

众人脱掉鞋履，登上台阶。在殿外等了一会儿，有内侍出来，阴阳怪气地叫道：“大王宣赵国使臣进殿。”

章台大殿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芬芳之气，大约是因为梁木都是木兰木的缘故。地面光滑坚硬，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暗红色。东、西两边的墙壁上有墨绘的几何纹图案，挂着许多黑色的壁带，令幽深的殿堂多了许多凝重的气氛。

大殿中的设施完善，殿侧不但设有冷藏食品的竖井和取暖的土炉，还有倾水池、陶水道、渗井等，相当于一套完整的供水、排水系统。整座殿堂严肃不华，质朴实用，正是秦国国风的体现。

秦国的重臣如相国魏冉、内史向寿、将军司马错、泾阳君赵市、高陵君赵显等人均已候在殿中。

秦昭襄王坐在正首，他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颧骨，细长的眼睛，短

小的下巴颏，脸色灰黄。这位国君已经四十二岁，早过了不惑之年，却依旧未能掌握实权，秦国国政仍然在母亲江平一党手中。长期不得志的郁闷明显写在他的脸上，然而当他看到蔺相如双手捧着木盒进来时，眼睛里一下子有了难以言喻的光彩。

毕戎道：“大王，赵国使臣到。”

蔺相如与赵奢上前行礼，通报了姓名。秦昭襄王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和氏璧，一改平日说话细声慢气的习惯，连连摆手道：“使臣不必多礼，和氏璧带来了吗？”

蔺相如道：“带来了。”将木盒交给赵奢，自己打开盒盖，取出锦缎包着的玉璧。大殿中响起一片惊叹之声。

秦昭襄王忙命内侍奉上玉璧，见玉璧洁白无瑕，很是高兴，忙命道：“来人，带玉工上殿。”

应声上殿的却是昔日赵王城的玉工汲恩，他见到蔺相如在场，颇感难为情，侧过头去，佯作不识。

秦昭襄王招手叫道：“玉工，你来鉴定一下，看这玉璧是不是和氏璧。”汲恩道：“诺。”上前仔细察看了一番，即躬身：“恭喜大王，这的确是真的和氏璧。”

秦昭襄王抚摸着和氏璧，口中啧啧叹息，又命内侍将玉璧交给左右群臣传看，笑道：“相国，你在楚国王宫长大，应该见过和氏璧，你来看看这玉璧是不是真的和氏璧。”

相国魏冉本是楚国公子，当年一度与太子熊槐也就是后来的楚怀王争夺储君之位。华容夫人被刺杀后，有谣言说，公子冉并非楚威王亲生之子，而是华容夫人与魏国公子魏翰所生。后来公子冉被当做姊姊江平的随嫁人员，一路来到秦国，等于从此被楚国放逐。他愤恨之下，改熊氏为魏氏，表示从此不再是楚国公子。不过他虽然改了姓氏，隐有自认为魏国公子的意思，但对魏国也从来没有客气过，一再兴兵，连续数年攻打韩、魏，两国被迫割地求和。

魏冉闻言答道：“回大王话，和氏璧号称楚国镇国之宝，楚王一直藏在深宫，秘不示人。臣当年虽有楚公子之名，也只在楚威王将玉璧赐给令尹昭阳时见过一次。”

他对这天下共传之宝似乎并无太大兴趣，只略略一看，便转手递给了身旁的涇阳君赵市。

众大臣传看完毕，一齐上前道贺，连呼“万岁”。

秦昭襄王十分得意，叫道：“楚国太子、春申君，你们不妨也上来开眼界。你二人出生之时，和氏璧已经失踪，这可是出自你们楚国的宝器，难道不好奇么？”

赵国使臣这才知道站在最下首的华服少年原来是在秦国做人质的楚国太子熊完，他身旁三十岁出头的男子则是著名的春申君黄歇，与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并称为“战国四公子”。四公子中，平原君和信陵君地位最尊，都是国君之子，孟尝君则是齐相之子，唯有春申君是平民出身，由此可见黄歇此人才华学识何等出众。他原本是楚顷襄王熊横为太子时的伴读，熊横在秦国做人质时杀死了秦国大夫，全靠黄歇以身代罪才逃回了楚国，黄歇因此事差点被秦人处死。后来熊横即位，亦倾心回报，重用黄歇，拜为太傅，封为春申君，专门负责教导太子熊完。熊完到秦国为人质，黄歇亦主动要求随侍。

熊完才十一岁年纪，脸色苍白，身形不足，看起来病恹恹的样子，听到秦昭襄王呼叫，只是本能地转头去看黄歇，显是对这位太傅极是依恋。

黄歇忙出列道：“和氏璧出产于楚国，曾是楚国镇国之宝，而今却归秦国所有，是秦国之宝器，楚国不敢再觊觎。”

秦昭襄王闻之欣悦，哈哈笑道：“好，说得好！从此和氏璧就是秦国之宝器。”招手叫过内侍，命道：“将和氏璧包好，送去后宫给美人观看。”

蔺相如见秦昭襄王迟迟不提十五座城池的话头，心想不妙，忙上前

奏道：“这块和氏璧虽然名贵，可也有点小毛病，玉璧上有点瑕疵，不容易瞧出来，让臣来指给大王看。”

玉工汲恩闻言先是一愣，正要说话，忽见赵奢正朝自己怒目而视，心中一惊，又将已经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秦昭襄王却是信以为真，忙吩咐内侍把和氏璧传给蔺相如。

蔺相如一拿到玉璧，往后侧退了几步，快步靠近宫殿上的一根大柱子，道：“大王，各位秦国大臣，和氏璧是天下至宝，秦国大王为了要得到它，派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十五座城池来换和氏璧。本来赵国有人认为秦国自负强大，毫无凭证地索取玉璧，担心玉璧到了秦国，赵国却得不到十五座城池。”

秦昭襄王急道：“一派胡言，寡人是秦国大王，怎么会不讲信用？”

蔺相如道：“臣也这样认为。昔日秦国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为取信于民，派人在市集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告知百姓说，只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立赏十金。但却无人相信。商鞅将悬赏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人扛起木头到北门，果然获得五十金。商君此举，无非表示秦国令出必行，绝不欺骗，所以才有了‘徙木立信’的佳话。秦国也得以推行新法，‘信’字可谓是秦国强大的根本。”

秦昭襄王笑道：“先生说得极是。”

蔺相如面色却越来越严肃，道：“臣决计相信大王是诚信之君。布衣之交，相互之间还讲信用，何况万乘大国的君主？因此我国的国君特意吃了五天的斋，然后才派臣来奉送和氏璧，对大王已经恭敬到极点。今天大王召见臣，态度倨傲，坐着接受玉璧，让左右传看，又想叫后宫美人玩弄，可见是毫无诚心。臣已经知道大王没有交换十五座城池的意思，所以又把和氏璧拿回来。如果大王想要用武力威逼，臣的脑袋就会和这块和氏璧一同撞碎在柱子上，宁死也不让秦国得到玉璧！”一边说着，一边举起和氏璧，瞪大眼睛，怒气冲冲，对着柱子做出要砸的样子。

大殿上忽起变故，两旁秦臣和侍卫都来不及上前阻止，不由得面面

相觑。

白起拔出长剑，架在赵奢颈中，喝道：“赵国使臣，你好大的胆子，敢在秦国大殿上要挟大王。快些放下玉璧，向大王请罪，不然我就杀了你的副使。”手上加劲，剑刃陷入肉中，登时有血线沁出。

赵奢却是哼也不哼一声，朗声道：“蔺大夫不必管我。”又冷笑道：“我今日方才知，原来秦国真正主政的是白起将军，秦王和相国还没有发话，你就抢先要动手了。”

秦昭襄王脸色一变，喝道：“白将军，不可无礼。”

相国魏冉见大王面上有拂然之意，知道赵奢刻意挑拨离间的话起了作用，忙使个眼色，命白起放开赵奢。

秦昭襄王写信给赵王，提出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无非是想要惹是生非，虽然向往和氏璧的风采，若真要用秦国十五座城池来换，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他亲眼看到了和氏璧后，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拼死要夺取它——它的那种质地和光泽，当真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要拥有它，就仿佛芳华绝代的美人的诱惑，令人无法抗拒。

秦昭襄王心中反复盘算，究竟还是爱惜玉璧，怕蔺相如就此撞碎，弄得个一拍两散的结局，连忙道歉道：“等一等！使者君何须如此？寡人怎么敢失信赵国呢！来人，快取地图出来，为使者君指出预备给赵国的十五座城池。”

魏冉上前一步，正待说话，秦昭襄王向他点头，示意心中有数。

蔺相如却道：“不用了。大王，和氏璧是稀世珍宝，天下人无不想到它。我国大王虽然也爱不释手，但却不敢得罪大王，所以临派臣出来时，斋戒五日，并且将群臣全部叫来，向玉璧拜辞。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日，准备隆重的迎璧仪式，臣才敢献出和氏璧。”

魏冉再也忍不住了，怒道：“蔺相如，你好大的胆子，敢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挟我们秦国大王！大王，请立即下令将赵国使臣一行拿下，押到市集斩首示众，以昭我秦国之威。”

蔺相如脚下凜然不动，只将手中的和氏璧高高举起，对准柱子。大殿上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静得连一旁倾水池中的滴水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秦昭襄王心道：“赵国使臣如此无礼，当殿对寡人不敬，其实倒是一件好事，秦国正好有了出兵赵国的借口。寡人可以下令将赵国使臣一行全部处死，再命白起率大军攻打赵国。可是为什么寡人心中就割舍不下那块玉璧呢？”

他心神不定，凝视了和氏璧好大一会儿，目光终于还是柔和下来，道：“好，寡人答应斋戒五日。”命内侍将盛放玉璧的木盒递还给蔺相如，道：“请赵国使臣先回驿馆休息，五日后在章台举行迎璧仪式。”

蔺相如脸上亦不见喜色，平静如初，躬身道：“多谢大王。”

秦昭襄王又叫住赵奢，问道：“你既是赵氏，可是跟赵国代相赵固有有什么关系？”赵奢道：“赵固正是先父。”

秦昭襄王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寡人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有些眼熟。你的身形、眉目，倒真跟赵固有几分相似。”

昔日秦武王与勇士孟说比赛举鼎，秦武王失手砸死了自己，秦武王无子，诸弟争立，但秦惠王八子江半棋高一招，命弟弟魏冉控制了王宫禁军，随即杀死夺位的众公子，预备立次子公子市为秦王。江半所生长子公子稷当时在燕国为人质，赵武灵王听到秦国内乱的消息后，立即派代相赵固率兵迎公子稷入赵，又一路护送到秦国，用武力要挟江半改立公子稷为秦王。江半因内局未定，不欲外结战火，只得如赵武灵王所请，改立长子赵稷为秦王，是为秦昭襄王。赵武灵王虽然是出于赵国的利益考虑，但论起来还是对秦昭襄王有大恩，秦昭襄王一直对现任赵王不豫，就是因为赵惠文王困死了赵武灵王。

秦昭襄王当年由赵固护送到咸阳，二人风雨相伴，也算得上是交情亲密的故人。他忽然认出赵奢是赵固之子，一时回忆起无数往事来，百感交集，最终改变了派人在半途强力夺取和氏璧的想法，道：“赵君先回驿馆歇息，回头寡人得空，再专门设宴好好款待你。”

赵奢道：“多谢大王。”

蔺相如一行刚下章台，白起便带士卒追了上来，道：“白某奉命护送几位回去驿馆。”

蔺相如料来对方无非是要监视软禁自己，以免和氏璧有失，当即点点头。

出来却胡门时，一名内侍迎上来道：“你们是赵国使臣么？太后请几位到咸阳宫相见。”

太后即是当今秦王的亲生母亲江牟，也是秦国的实际掌权者，人称宣太后。这位宣太后行事任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某一年，楚国攻打韩国，韩国早已经臣服于秦国，便派使者尚靳向秦国求救。尚靳是韩国有名的辩士，口才出众，到咸阳后，用一番唇齿相依的道理说服了秦昭襄王。秦昭襄王预备出兵救韩，宣太后却不同意，还将尚靳召进宫中，让他当面解释。尚靳又将韩、秦两国“唇亡齿寒”的大道理说了一遍。宣太后道：“本太后当年侍奉先王，先王一旦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觉得沉重无比，疲惫不堪；但先王将全身都趴在我身上时，我反而觉得很舒服，这是什么缘故呢？其实是后面那种姿势对我比较有利。现在秦国去救韩国，兵不众粮不多，不足以解救韩国。但若真要兴师动众的话，我们秦国日费千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8]语惊四座，口齿伶俐的尚靳非但无言以对，还当场流下了眼泪。由此可见宣太后之为人何等放纵。

蔺相如料想宣太后忽然召见，必定与和氏璧有关。他不欲再起风波，推谢道：“臣刚刚拜见过秦国大王，正要回驿馆为迎璧仪式做准备，不如改日再去拜见太后。”

白起为相国魏冉从士卒堆中发掘，是坚定的太后一党，冷眼喝道：“太后召见，岂能不去？”喝令士卒拥了蔺相如几人，强行带来咸阳宫。

咸阳宫位于咸阳城北的二道原上，地势高爽，南临渭水，北倚高原，居高临下，控制全城。这座王宫布局严谨，仿效天上的紫宫而建，宫门四开，如天子星再现人间。

蔺相如等人被带到一座名叫“六英之宫”的台榭。内侍命余人留在殿外，只带蔺相如一人进去。

赵奢生怕宣太后心存歹意，忙道：“我既是副使，也是蔺大夫的贴身侍卫，一定要在蔺大夫身边。”

他的兵刃已在宫门处被侍卫缴去，内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大约见他有忠心护主之心，便点头同意。

此处六英之宫其实是一处寝殿，两边的墙上绘着彩色的壁画，正首的方形大帐中放着一具象牙床榻，床榻上半躺着一名紫衣妇人。一名年轻的彩衣男子正伏在妇人的脚下，为她轻轻捶腿按摩。那男子面如白玉，眉若翠羽，齿如含贝，活脱脱的一个美男子。

内侍上前禀告道：“太后，赵国使臣到。”随后通报了蔺相如的官职和名字。

那紫衣妇人正是江半，她已年过六旬，但因为长期生活优裕，驻颜有术，迄今发如乌漆，没有一根白发，看起来不过四十来岁模样。

江半闻报，挥手命那彩衣男子退开，坐起身来，问道：“蔺大夫手中捧的可是和氏璧？”蔺相如道：“正是。”

江半笑道：“你能捧着和氏璧进去章台，还能捧着它出来，看来是真有几分本事了。”蔺相如道：“臣没有什么本事，全因为秦国是守信之邦，秦王是守信之人。”

江半登时“咯咯”大笑起来，道：“秦国是守信之邦？这话本太后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趣，当真有趣。”

蔺相如和赵奢见她言行随意，对秦国的声誉似乎并不如何维护，颇为惊骇。

江半道：“蔺大夫，你这就将和氏璧取出来，让本太后好好看看。”

蔺相如心中有所犹豫，迟疑不答。

江半笑道：“怎么，你怕本太后看过和氏璧后会不还给你么？你身在秦国，不过是刀俎上的鱼肉，我若真要强行占有，你又能奈我何？难道还要把你在章台大殿上对付秦王的那一套又重新搬出来么？你前后左右都是我的人，怕是你没有机会举璧撞柱了。”

蔺相如道：“太后何必苦苦相逼？秦王已经答应斋戒五日，五日后举行隆重的迎璧仪式，到时太后再见和氏璧不迟。”

江半道：“和氏璧本是楚国之物。本太后在楚国时，曾经见过两次，其实也没什么稀奇。不过它忽然重现人间，倒让我想起一些往事来，我是非瞧不可。魏丑夫，你去替本太后把和氏璧拿过来。”

蔺相如一听那彩衣男子原来名叫魏丑夫，心道：“这美男子应该就是魏国进献的公子魏丑夫了。”

原来江半自当上王太后后，生活尽情放荡，养了许多情夫。她美貌出众，以前在楚国时就有“楚国第一美女”之称，加上王太后的身份，许多秦国大臣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就连来秦国朝见的桀骜不驯的义渠王^[9]也甘心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从此约束部落，不再侵扰秦国边境。秦国日益强大，魏国一再割地求和，仍然阻挡不住秦国的蚕食。后来还是魏王听取劝告，投江半所好，选了一名名叫魏丑夫的公子，作为特别礼物送到咸阳，专门侍奉宣太后。这魏丑夫虽名字叫丑夫，却是魏国有名的美男子，体貌娴丽，俊美无双，与楚国大夫宋玉并称为“天下两大美男子”。魏丑夫虽是魏国贵公子，却善于奉迎，服侍得江半舒舒服服，她心悅之下向秦王发了话，秦国这才没有继续进攻魏国。因而时有俗语称：“一相十城，不及一魏丑夫。”“一相”是指秦惠王时的秦国相国张仪，他用连横之计，破其师兄苏秦之合纵，一度被关东六国纵约长齐宣王悬赏十座城池买他的人头。“十城”则是指魏国不断被秦国鲸吞，先后失去十余座城池。而当魏丑夫侍奉江半后，秦国停止了攻打魏国，改为借道韩、魏攻打齐国。

魏丑夫应命上前，径直来取蔺相如手中的木盒。赵奢抢过来将他推开，喝道：“秦国是天下大国，太后是秦国之母，怎可做出这等强盗之事？”

他这一下出尽全力，魏丑夫被推得连退几步，跌坐在地上。

江半道：“咦，你这个孩子倒是很有几分气力。你叫什么名字？”赵奢道：“臣名叫赵奢，是蔺大夫的副使。”

江半见他一身胡服，英姿挺拔，长身玉立，很是欢喜，温言道：“赵奢，你先退开，本太后有话对蔺大夫说。”赵奢却挺身不让。

江半“扑哧”轻笑了一声，道：“你这孩子真是傻得厉害，本太后如果真想要和氏璧，你们还能好好地站在这里么？”

蔺相如见事已至此，不取出和氏璧，无论如何都难以脱身，遂命赵奢让开，将木盒奉给了魏丑夫。魏丑夫又奉到江半面前。

江半打开木盒，取出玉璧，叹道：“上次还是在昭阳府中见过它，这一晃，居然四十多年都过去了。”

她原先在楚国为公主时，就没有太将和氏璧放在眼里，后来之所以起意争夺，不过是要跟太子槐一党作对而已。而今她在秦国不仅取回了在楚国失去的一切，且权倾天下，昔日所有得罪过她的人都被她一一铲除，没有了对手，对权势也就有些意兴阑珊了。她只是轻轻摸了一下和氏璧，便命魏丑夫还给蔺相如，道：“请赵国使臣回驿馆歇息，赵奢留下。”

赵奢一愣，不知道这位高高在上的太后为何要单独留下自己，一时不及多想，低声道：“护住和氏璧要紧，蔺大夫先回驿馆。”

蔺相如见江半爽快地将玉璧还回，料来她既然对和氏璧都没有兴趣，也不会如何为难赵奢，便点了点头，行礼退了出去。

江半招手叫赵奢走得近些，问道：“听说你是赵国代相赵固之子？”赵奢道：“是。”

江半笑道：“赵国是想利用当年赵固护送秦王回国即位的旧情，所以才特意选派你做侍从么？”赵奢道：“不是，臣是主动请命。臣当年曾随主父来过咸阳，对咸阳颇为熟悉。”

江半道：“原来你从前是赵雍的侍从，难怪，难怪。”叹息了两声，扶着魏丑夫的手站起身来。

赵奢叫道：“太后。”

江半却恍若未闻一般，头也不回地往内室去了。内侍、宫女也跟了进去。霎时，堂中只剩下赵奢一人。他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江半出来，便径直出门，却被侍卫举戟拦住，道：“不得太后意旨，不可离开。”

赵奢道：“太后进了内室，劳烦通禀一声，赵某就要告退了。”那侍卫冷冷道：“太后既然没有发话，你等在这里便是，无须另外通禀。”

赵奢无奈，只得重新回来堂中。正好见到魏丑夫出来，忙上前道：“太后还有事么？臣尚有使命在身，该告退了。”

魏丑夫冷笑一声，道：“太后看上了你，所以特意留下你伺候。这是对您们赵国天大的恩惠，你还不赶快进去谢恩？”讥讽地瞥了他一眼，径自出去。

赵奢也略微听说过宣太后的风流韵事，恍然有些明白了过来，欲跟随魏丑夫出去，又被侍卫拦住，无奈之下，只得扬声叫道：“太后还有事么？臣要告退了。”

却听见江半娇滴滴的声音道：“赵君请进来。”

赵奢道：“臣是赵国使臣，不敢擅入太后内室。太后既然无事，臣这就走了。”不待江半答应，便直闯出门口。侍卫们发一声喊，各举兵刃，将他围了起来。

赵奢道：“这就是秦国的待客之道么？”领头的侍卫长道：“你冒犯了太后，还想走么？来人，将他拿下了。”

赵奢身处秦国王宫中枢之地，不敢抗拒，任凭侍卫将自己捆绑起来，只抗声辩道：“我哪有冒犯太后？你们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侍卫长却不理睬，命人将他双手用绳索牢牢反剪住，重新带到堂中，强迫他跪下。

随即有内侍出来叫道：“太后要用舖食^[10]了。”

过了一刻工夫，有十余名宫女各捧酒食，鱼贯进入内室。少顷传来浓郁的酒香，赵奢一闻便知道那是楚国桂花酒的香气。昔日赵武灵王为太子时，因追捕刑徒梁艾亲赴楚国王城，爱极了郢都的桂花酒，回赵国后犹自念念不忘，又派人到楚国请了酒工到赵国，专门酿造桂花酒。

赵奢心道：“宣太后嫁来秦国几十年，居然还保留着楚国的生活习俗。可惜，她对母国就没有那么客气了。”鼻子中闻见酒肉香，空腹中愈发饥肠辘辘起来。

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内侍和宫女们用木案^[11]托着残羹冷炙出来，大约宣太后已用完了饭食。

赵奢忙道：“烦请通禀一声，赵国使者赵奢还在这里。”却是无人理睬。

又过了好大一会议儿，才有两名宫女出来，一左一右扶起赵奢，将他携往内室。他双腿早已跪得发麻，一步迈出去，几乎跌倒在地，只得任凭宫女牵引摆布。但走出一段路程后，双腿麻痹感渐去，等到一跨进内室门槛，便死命挣扎，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前进一步。他虽然双手被绑在身后，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毕竟是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两名宫女根本抓不住他，只能听任他站在门边。

江半斜倚在床榻上，手中正在玩弄着一枚容臭，一副酒足饭饱、怡然自得的样子。

赵奢大声道：“臣是赵国副使，尚有使命在身，请太后放臣出去。”

江半微笑道：“你该知道本太后为什么留下你了。怎么，赵君在外面

跪了这么半天，还没有想通，不肯屈身侍奉我么？”

赵奢当年逃去燕国后已在当地娶妻生子，但回赵国时并未携带家眷，与家人分别已有几年。他见这王太后不顾廉耻，要让自己学那魏丑夫一般，伏在她脚下伺候她，不由得臊得满面通红。但他也不敢就此辱骂江半，以免给蔺相等人和赵国带来祸事，只得低下头去，默不作声。

江半道：“赵君既是赵氏宗室子弟，身边应该有不少漂亮的女子吧？”赵奢道：“臣妻子是燕国人。”

江半道：“听说邯郸之地多美女，而且个个能歌善舞，赵雍当年不就是被那个叫什么孟桃的迷得死去活来么？哎，我真该告诉大王这一点，只要秦国攻灭赵国，就可以将所有的赵女全部掳来咸阳，那样他也不必四处广选美女了。”

当年赵奢随赵武灵王来到咸阳时，还只是个惘然无知的少年，好多事情都不大明白，但这一次的秦国之行，他亲眼看到了秦国的欣欣向荣和蓬勃向上——秦国自用商鞅变法后，推行耕战政策，功赏相长，养成军民勇于为国家打仗的风尚，即吴起所称的“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而赵国不仅国力远远不及秦国，就连军队也远远不及秦军强悍勇敢。尤其是秦国以农桑衣食为国之根基，百姓好稼穡，务本业，风俗与关东诸国迥异。昔日齐国为诱惑楚国人口，不断在边关用高价购柴，楚国农民贪利，纷纷放弃耕种，改去砍柴卖给齐国。等到齐国下令封关后，楚国粮价飞涨，每石高达四百钱，楚国农民无法存活，只得大批逃去粮价低廉的齐国。此即农业为国之基石之明证。秦国大肆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又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可免除徭役，以此来刺激农业的发展。秦国人因而家家富裕充足，路不拾遗，山中无盗贼，乡村、城镇秩序安定。

赵奢亲眼看到了这些优势，才明白为什么秦国能在七国中一枝独秀。他见江半拿攻打赵国来威胁自己，又气又愤，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单膝跪下，低声下气地道：“下臣是山野小民，绝不敢有心触怒太后，有冒犯之处，还请太后原谅。”

江半见他肯下跪认错，以为他已经屈服，很是高兴，命道：“来人，解开赵君的绑绳。”

赵奢忙站起身来，退到门边，道：“臣冒犯太后，太后要打要杀，尽管责罚便是，但若要臣学那魏丑夫，臣万万办不到。”语气中尽是鄙夷之意。

江半脸色一沉，道：“你可知道跟本太后作对的下场？”声音虽然不大，却自有一股凌人的杀气。

赵奢道：“臣愿意一死，以谢太后。”低头便欲往门框上撞去。额头刚磕上门角，即被一旁的宫女抱住。又上来几名内侍，七手八脚地将他扯到房中，将他按跪在地上。

江半虽然年纪已大，但风韵犹存，加上是秦国王太后之尊，天下男子无不趋相奉迎，蓦然被赵奢以死相拒，以为他嫌弃自己年老色衰，心中恼怒之极，狠狠地瞪着他，心中盘算着要想个什么法子来折磨得他痛不欲生。忽见赵奢挣扎着抬起头来，道：“请太后赐臣一死。”那坚定的眼神似曾相识，登时让她想起一个人来。

那是她今生唯一真正爱过的男子——孟说。她最初瞩目于他，自然是因为他高大俊朗，武艺高强，又是王宫卫士首领，大有价值。但她也深知道自己是公主身份，将来必然要成为诸侯夫人，绝不可能嫁给一个小小的宫正做妻子。华容夫人遇刺身亡后，靠山顿失，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不知怎的便想要去倚靠孟说，那晚月下诉说衷肠，到底是虚情假意，还是真心实意，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然而等到她发现孟说跟踪怀疑自己时，她的心像被猫抓一样，绞痛如裂，真正体会到了肝肠寸断的滋味。她这才知道，她原想只是想要利用孟说，实际上自己早已不明不白地爱上了他。

后来的事情层出不穷，她和孟说都经历了人生最低谷的考验。他们一道被放逐出楚国，灰溜溜地来到秦国。她因为美色而得到秦惠王的宠幸，接连生下三个儿子，但毕竟只有八子的名分，无力与魏国公主相抗，魏国公主不仅被立为王后，所生之子赵荡也早被立为秦国太子。在一系列的宫廷争斗中，她处在了下风，日子相当难过，连长子稷也被送

去燕国做了人质。

一切的转机还在孟说身上，他身手了得，力大无穷，与酷好武艺的太子荡结为好友。太子荡即位为秦武王后，将王宫禁军兵权都交给了孟说，拜他为内廷校尉。秦武王即位四年后，与孟说比赛举鼎“失手”将自己腓骨砸断而死。孟说被王太后魏国公主下令灭族，但他统领的禁军因此而愤愤不平，这支军队遂为江牟所控制，成为她登上王太后之位的决定性力量。她最终得到了一切，但却是以所爱男子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她失去了唯一所爱的人，天下的男子在她眼中都成了玩物。她或许一时倾倒于他们的容貌，他们的谈吐，他们的身材，他们的气度，但在她眼中，他们都只是孟说的替代品。

星移斗转，物是人非。真的是年华易逝、春光易老啊！那么多往事，依然遥远，却依旧无比清晰。

有时候，她亦会回想，如果时光倒流，她还会走同样的道路么？

那一日，孟说当面恳求她道：“公主，你不要嫁去秦国了，我们一起走吧，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就跟当年的陶朱公一样。”那是他第一次无所顾忌地表示出真实的心意，但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我在楚国失去的一切，一定要在秦国重新拿回来。”

他虽然失望至极，但是却履行诺言留在了她身边，不问理由地保护她。没有他，她应该早就被魏太后迫害死了吧？若是可以重新选择一次，她还会拒绝他么？她会选择跟他一起退隐山林么？

终究四十多年过去了，孟说也死去了二十四年，即使有心要重新选择，一切也都已经太迟了呀。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过他，时常幻想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与她共享这俯视天下的荣华。今日她终于在一名陌生的男子身上看到了熟悉的眼神，但他却果断地拒绝了她。若是孟说还活在世上，是不是也会如赵奢一般抗拒她？应该会吧，一如当初在赴荆台的凤舟上一样。

内室中寂然无声，江牟凝视着手中的容臭出神，心中却如长江的波涛一般汹涌起伏着。那些故国的旧事，无论是乐事，还是恨事，仿佛走

过了一段漫长而荒凉的岁月，又都重新跟尘封已久的记忆重逢了。时光的无情，人世的无奈，美好的情怀一旦与光阴一道流转，便愈发令人感怀。

又是怅然，又是迷离。良久之后，江聿才将目光重新转移到赵奢身上，叹了口气，道：“放他去吧。”

宫人闻言无不惊诧。宣太后是出名的争强好胜，率性而为，凡是她看上的男子，高官厚禄也好，威逼利诱也好，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弄到手。即使偶尔有不愿意屈服的诸侯国使臣，也被她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刑罚折磨后秘密处死，赵奢还是头一个能全身而退的人。

但太后既然下了命令，也无人敢多问。内侍忙将赵奢扶起来，带出内室，交给侍卫道：“这小子命好，忤逆了太后，太后居然还饶过他了。”

侍卫长命人解开绳索，用一种极其古怪的眼光打量赵奢。赵奢被看得极不自在，一脱束缚，便逃一般地小跑着离开了咸阳宫。



秦 云纹瓦当

[1] 醢(hǎi)：古代的一种酷刑，把人杀死后剁成肉酱。

[2] 武关：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章台：旧址在今陕西旧城西南角。

[3] 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河东：今山西北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河内：今河南西部黄河之北。

[4] 此段故事根据邯郸当地的民间传说改编。事实上，某些瓜果蔬菜当时还没有传入中国，譬如西瓜。虽然古埃及在四千年前已开始种植西瓜，但直到四五世纪时，才经西域传入中国，由此得名“西瓜”，意为西来之瓜。

[5] 颜师古注：“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故曰陆海。”又：“财富所聚为之府。言关中之地物产饶多，可备瞻给，故称天府。”

[6] 古人将山的南面、水的北岸这些日照时间较长的地方称作“阳”。

[7] 秦国原以大良造（亦作大上造）为最高官职，后模仿中原国家之制，设立相国之职，为文官之长，大上造遂成为最高武官。宣太后掌权后，依中原国家之制，设置将军一职，为武官最高官阶。魏冉因拥立秦昭王有功，又是宣太后之弟，被任为将军，戍守国都咸阳。

[8] 此话原文为：“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宣太后以性爱动作为喻言国家之“利”，于史绝无仅有。清人王士禛

评论道：“此等淫褻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9] 义渠：戎族部落，春秋战国时国都于今甘肃宁县。战国以后，义渠也称王。有城数十，国势强大，与秦国争战不休，各有胜负。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即位，因年幼无知，义渠亦从旁虎视眈眈。为去掉秦国的后顾之忧，宣太后江华遂出卖自己的肉体与义渠王姘居，三十年后秦国势力已经强大，始诱杀义渠王，灭其国。

[10] 餼（bū）食：申时（下午四时前后）吃的饭食。

[11] 承托食物的木盘，盘下有三足。“举案齐眉”中的“案”即指这种木盘。

第十章 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赵国使臣始终没有想到什么好的法子将和氏璧偷送回赵国。驿馆中的任何人出去，不管是赵国使者，还是打杂的下人，都要被秦军卫士严格搜身。和氏璧连驿馆大门都难以通过，更不要说出咸阳和一路的秦国关卡了。

跟

赵国邯郸分赵王城和大北城一样，秦国咸阳的王城与平民居住的咸阳大城各自为城。咸阳大城位于咸阳宫南面，是一座正正方方的城池，周回二十余里。

大城中又分为许多小的闾里，如屈里、完里等，每里大约十户人家。秦国自秦献公以来便实行“户籍相伍”的制度，即统一编制户籍，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什，禁止百姓擅自迁居。商鞅变法时，又增加连坐法，以伍什为基本单位，居民相互监督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不告发奸人的处以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首级受同样赏赐，隐藏奸人的与投降敌军受同样惩罚。因而秦国人虽然强悍勇敢，却是人情菲薄，暴戾苛刻，告奸之风兴起，即使是邻里之间，也常怀警觉之心。

当时天下有四大名城，分别是楚国王城郢都，魏国都城大梁，齐国王都临淄，赵国王城邯郸。咸阳城跟这四座城池相比，富丽繁华程度远远不及。但由于秦国律法严酷，即使是往道路边倒灰这样的小事，也会被处于黥刑，因而城中秩序稳定，路不拾遗，百姓安分守己，勤于农桑，家家富裕，粮价低廉，一石粮食只售三十钱，仅此一点，便令关东六国难以望其项背。

秦国为各国使者特意修建了驿馆，又称公馆，集中建在大城东北面的新安里中。不同的诸侯国驿馆也不相同，各自独立。譬如赵国驿馆就在楚国驿馆的边上，两馆均是坐北朝南，比邻而建，只有一墙之隔。

赵奢回来赵国驿馆时，惊讶地发现驿馆已被秦兵重重包围，外人难以靠近一步，就连他要进去，也被反复盘问才予以放行。

蔺相如正在堂中反复徘徊，同乡李银这次也是随行者之一，忧心忡忡地站在一旁。

赵奢一步跨进来，径直问道：“大夫君认为秦王五日后真的会以城易璧吗？据今日在章台大殿上的情形来看，秦王和白起都是极厉害的角色，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李银道：“蔺大夫也正为此事犯愁。”

蔺相如也不再似平日那般镇定，脸上深有忧色，道：“我在赵王面前夸下海口：如果得不到十五座城池，一定完璧归赵。如今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也只能多拖延五日，五日后他若拿到玉璧后仍然不给十五座城池，我还有什么面目回国见赵王！”

赵奢道：“依我愚见，秦王根本就没有诚意，得到了和氏璧，一定不会交出十五座城池的。”蔺相如沉吟半晌，终于下定了决心，道：“那我们也不交出和氏璧。”

李银道：“可我们身在秦国，能有什么法子？难道还要再用撞壁那一招么？”蔺相如道：“经历今日之事，秦王必有防备，那一招已经不管用了。我想暗中派人。”

李银吓了一跳，连声嚷道：“那怎么可以！秦王发现后，一定会杀了我们所有人。”赵奢也连连摇头，道：“这计几乎不可行。秦王派兵团团围住了驿馆，我们等于被困在这里，寸步难行，根本不可能瞒过秦人耳目，将和氏璧送回赵国。”

蔺相如道：“所以得想个法子才行。”又问道：“宣太后单独留下赵君，可是有什么特别的事么？”赵奢面色一红，道：“太后只是随意问了几句话。”

蔺相如见天色不早，便道：“那好，大伙儿先各自去歇息，想想有什么法子能破秦王十五城易璧的诡计。”赵奢道：“好。”

李银却不肯出去，讪讪问道：“这次秦国之行凶险得紧，我们也许不能活着回去赵国了，是么？”蔺相如点点头，道：“是不是有些后悔一定要随我来秦国？”

李银倒也不否认，道：“是有些后悔，不过后悔也已经迟了。”又叹了口气，道：“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们一道求学的事吗？先生出了一道写字的题目，要用一笔写出一个有棱有角、四四方方的字，结果我们谁也答不上来。写个‘一’字吧，没棱没角不四方，写个‘口’字，倒是有棱有角四方了，可笔画太多。正束手无策时，你提笔起来，在竹简上写了一个‘乙’字，一笔呵成，完全符合先生的要求。”

蔺相如蓦然听到童年趣事，亦露出微笑，道：“这么久远的事，你居然还记得。”李银道：“当然记得。蔺兄，我相信以你的才智，一定能想出办法的。”上前拍了拍同窗好友的肩，这才出去。

蔺相如虽受鼓舞，脸上还是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怅然来。

如此过了四日，赵国使臣始终没有想到什么好的法子将和氏璧偷送回赵国。驿馆中的任何人出去，不管是赵国使者，还是打杂的下人，都要被秦军卫士严格搜身。和氏璧连驿馆大门都难以通过，更不要说出咸阳和一路的秦国关卡了。

蔺相如将赵奢和李银请来房中密议，叹道：“秦国人防范极严，我反复思量，都想不出什么法子可以将和氏璧安全送回赵国。”赵奢道：“不如我们设法利用隔壁楚国驿馆的通道出去。”

蔺相如道：“这我也考虑过。但隔壁不是普通的驿馆，楚国太子熊完也住在这里，随侍的大臣、侍卫众多，难以掩人耳目。况且就算是楚国人，出入驿馆大门一样要受到秦兵监视。”

李银也道：“可别指望楚国人会帮忙，和氏璧本来是楚国镇国之宝，说不定他们也正想法子夺回玉璧呢。”

三人又计议了一番，还是没有好法子，正好楚国使者苏代将要离开秦国，来驿馆礼节性地拜访赵国使臣，赵奢便借故辞出，也不带侍从，独自出来驿馆。

秦兵仔细搜过赵奢身上，又问道：“副使要去哪里？需要派人引路么？”赵奢道：“咸阳宫。不必麻烦了，我还认得路。”

他是赵国副使，按礼仪出门要乘坐车子，但他本是军人出身，马上来往惯了，顾不得许多繁文缛节，骑了一匹马，往咸阳宫而来。到了宫门，报了姓名，请侍卫通禀，欲求见宣太后。

等了一刻工夫，有内侍出来，命他将兵刃留在大门侍卫处，引着他往太后寝宫而来。

到了宫外廊檐下，赵奢将靴子脱下。中原人习惯穿着鞋履，只有赵国人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改穿高筒靴子，原是学习胡人风俗。

引领的内侍一时好奇，问道：“这胡人的靴子到底有什么好，很舒服么？”赵奢道：“舒服还在其次，它最大的好处是绝不会自己掉落。另外，靴筒中还可以插置短兵刃。”内侍道：“原来如此。太后就在里面，使者君，请。”

江半正倚在榻上，听男宠魏丑夫讲故事，被逗得“咯咯”娇笑，声音清脆娇嫩，浑然不似年过六旬的老妇。

赵奢一脚跨进门槛，便见到魏丑夫跪在卧榻前，上半身伏在江半大腿上，笑着密密私语，君臣无状，无所顾忌，可谓任性妄为之至，忙远远站在堂下行礼，道：“见过太后。”

江半笑道：“本太后又没有派人召赵君，你来咸阳宫做什么？”赵奢道：“臣有要紧事要对太后说。”

江半笑道：“能有什么要紧事？你无非是担心赵国献上了和氏璧后，秦王毁约不给你们十五座城池。你若是想求我替你向秦王说情，那可万万办不到。”赵奢道：“不是这件事。”

江半道：“哦？那是什么事？说出来听听。”赵奢道：“这件事，臣只能对太后一个人说，请太后稟退从人。”

一旁内侍喝道：“大胆赵国使臣，敢对太后提要求？”江半道：“哎，本太后倒是很有兴趣听听是什么事。你们都退下吧。”又道：“魏丑夫，你也退下。”

魏丑夫应了一声，从地上爬起来，转头狠狠地瞪了赵奢一眼，目光甚是怨毒，这才悻悻地出去。

江半道：“到底是什么事？”赵奢小心翼翼地道：“臣当年侍奉在主父身边，曾听说太后本来要立另一公子为国君，是因为主父的干涉，才不得不立了当今秦王。但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在先，太后与秦王的母子关系并不是十分和睦。”

江半笑道：“你刻意说这些话，是想挑拨我们母子关系么？”赵奢道：“不敢，臣只是指出事实而已。这些年来，秦王曾一度想办法排挤太后亲着出朝，好独掌大权，但始终未能如愿。可秦王终究是秦国名义上的君主，又已年长，秦国不少人盼望太后能够归政给秦王，如果他当真得到了和氏璧，不就等于有了一件利器么？得和氏璧者得天下，一旦秦国上下认定秦王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太后和魏相的地位就危险了。”

江半笑道：“你还不承认你是为了和氏璧一事么？绕着弯子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让我出面，让秦王不再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赵奢，你很有计谋，可惜你根本不是本太后的对手。不怕告诉你，你说的都是实情，我跟秦王的确母子不和，但我倒觉得是以城易璧对本太后可是一件有益的事——秦王若真的肯交出十五座城池，那么秦国上下必然认为他贪恋玩物；他若不肯交城，背信弃义的名声亦传遍天下。我们半姓一派的地位反而会更加稳固，有何不好？”

赵奢一时呆住，半晌才叹道：“难怪当年秦武王死后，秦国诸公子争立，只有太后能独占鳌头，果然了不起，臣心服口服。”上前两步跪下，道：“求太后救臣一命。臣离开邯郸时，曾向我国大王立下军令状，如果得不到秦国十五座城池，一定要完璧归赵。而今臣已经明白秦王根本没有以城易璧之心，所以想先行将和氏璧送回赵国，求太后相助。”

江半道：“你倒是个老实的孩子，就不怕我去告诉秦王么？”赵奢道：“臣知道太后一定不会那么做的。”

江半笑道：“那么你凭什么来求本太后？”

赵奢本想说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可一想到这妇人习惯将天下男子玩弄于胯下，又实在说出口。

江半悠然道：“原来你们赵国人就是这样空口求人的。”赵奢心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无办法可想。个人尊严事小，赵国国体事大，我少不得要勉为其难。”不再迟疑，叩首道：“只要太后肯助我国使者，臣愿意为太后做任何事。”

江半道：“那么你愿意留在我身边侍奉我，做我的男宠？”赵奢略一

犹豫，即应道：“臣……愿意。”

江半“咯咯”笑了起来，道：“你根本就不愿意！我可不愿意要一个口不对心的男子跟着我。”

赵奢道：“那么太后如何能知道那些男子就是真心呢？譬如魏丑夫，他是魏国献给太后的礼物，这对一个男人而言，是何等屈辱，况且他还是魏国公子的身份。他一定日夜盼望着能够早日离开太后，好回去魏国。”

江半登时勃然色变，喝道：“赵奢，你好大胆子，居然敢对本太后说这些话！”

赵奢道：“臣只是实话实说。太后如此精明，难道还猜不到那些男子对太后是真心还是假意么？”

江半瞪视了他半晌，目光逐渐柔和下来，招手叫道：“你过来。”

赵奢起身走到堂首，道：“无论太后要臣做什么，臣都会遵命照办。”正欲学魏丑夫的样子跪下，江半却摇了摇头，道：“我只想看看你的眼神。”

赵奢一愣，道：“臣的眼神？”江半道：“你的眼神跟我的一位故人很像。”叹了口气，道：“我可以帮你，但你必须要替我做一件事。”

赵奢道：“太后请吩咐。”江半道：“你去替我杀一个人。”

赵奢愕然道：“太后威仪天下，想要谁死，谁敢不死？还轮得到臣替太后动手么？”

江半道：“我要你出面，自然有我的理由。只要你肯应允杀死那个人，我就如你所愿。但若是你失手被捉，或是事后被追查到，那只能怨你自己命苦，我绝不会承认跟这件事有关。”

赵奢心道：“宣太后何等身份，她要杀的人一定非同小可。如果对方是秦国显贵，我杀了他，一旦事发，以我的身份，势必牵连到赵国头上。这不是比不能送和氏璧回赵国更糟糕么？”他知道江半精明无比，遮

掩无用，当即将心中顾虑直接说了出来。

江聿悠然道：“你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选择权在你。”

赵奢道：“那好，请太后先说出那个人的名字。臣敢以亡父的名义起誓，无论臣答不答应，都绝不会向第三人泄露此事。”

来赵国驿馆拜访的楚国使者苏代是齐国客卿苏秦的弟弟。苏秦与张仪同为卫国鬼谷子弟子，他年纪比张仪小，成名却在张仪之前，先后在赵国、燕国、齐国为相，最辉煌的时候一人佩关东六国相印，给秦国下《纵约书》，令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然而六国各怀利益，苏秦苦心经营的“合纵”终究被同门师弟张仪以“连横”之计击破，遂至齐国为客卿。其兄弟苏代、苏厉也都跟随他学习纵横之术，游走于诸侯之间，颇得信用——苏代在楚国为大夫，苏厉则在燕国为客卿。

苏代跟其兄苏秦一样，主张关东六国合纵抗秦，然而毕竟身在秦国国都中，言语不敢放肆，只是随意与蔺相如谈论一些时事。不知不觉已两个时辰过去，又邀请蔺相如和副使赵奢晚上到楚国驿馆赴宴，这才起身告辞。

蔺相如刚送走苏代，便有侍从引着一名秦兵士卒进来。

那士卒道：“贵国赵副使在市集中杀了人，已被白将军扣押，将军命臣来请使者君过去。”

蔺相如大吃一惊，道：“赵副使杀的人是谁？”士卒道：“玉工汲恩。”

蔺相如便不再多问，乘车跟着士卒来到市集西边的玉肆。

此时正值太阳落山，人们正四散归家，咸阳市集的人流少了一大半。不过玉肆门前还是围了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但都被士卒拦在外面。

大良造白起正在堂中徘徊，脸色阴郁。赵奢被收缴了兵刃，押在一旁，神色极是焦急。

玉工汲恩的尸首仰天躺在堂首的桌案后，面带惊色且容颜扭曲，想必被杀前见了什么骇人之极的事。

赵奢一见到蔺相如进来，忙道：“蔺大夫来得正好，我没有杀人，你快些向白将军证明。”

白起冷笑道：“你没有杀人，那么为什么巡视的士卒亲眼看到你将匕首从汲恩的胸口拔出来？”赵奢急道：“我已经说过好多遍了，我到这里的时候，汲恩就已经死了，我看他胸口的匕首很像是我丢失的兵刃，一时好奇，就拔了出来。”

白起道：“蔺大夫，你相信这套说辞么？”蔺相如道：“我相信证据。”

白起道：“好，我就给你证据。几日前在章台大殿上的时候，我曾亲眼看到赵奢对玉工汲恩怒目而视，因为你猜到了是他将和氏璧重现赵国的消息禀报给我国大王，对也不对？”赵奢道：“这点我承认。”

白起道：“那么杀死汲恩的是不是你的兵器？”赵奢道：“是。”

白起道：“有杀人的动机，有凶器，又被士卒当场擒获，这些还不是铁证么？”

蔺相如道：“赵君，我想听听你的说法。”赵奢道：“是。”当即详细地说了经过。

原来赵奢从宣太后寝宫出来时，正好遇见了玉工汲恩，就叫了他一声。谁知汲恩只古怪地看了他一眼，便像望见鬼魅一般，慌慌张张地跑开了。赵奢遂出来咸阳宫，在宫门领回兵刃时，意外发现少了匕首。他除了身佩长剑外，还习惯在长靴中插一柄匕首。但守门的秦军士卒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有人偷拿了匕首，甚至还惊动了正好路过的白起。赵奢心中有事，见实在是找不到，也就算了。回来咸阳城中时，忽有人在北门拦住他，称玉工汲恩请他去一趟玉肆，有要事相告。赵奢想到之前汲

恩的怪异之处，怀疑有什么隐秘之事，遂谢了带信人，径直来到市集的玉肆。他进来大门时，汲恩正伏在桌案上，似在打盹。他叫了两声，觉得蹊跷，上前扶起汲恩肩头，才发现他的头绵软无力，人已死去，胸口插着一柄匕首，而那匕首似乎正是他在咸阳宫门索回不得的兵器，忙拔了出来。正好这时有一队秦军士卒经过，看到了这一幕，当即涌进玉肆将他抓了起来。赵奢努力解释了一番，却无人相信，便要求滞留在玉肆中，请秦军士卒去赵国驿馆请蔺相如到来。他曾亲耳听到蔺相如对李兑一案的分析，仅凭现场的观察，便能推断出案发情形，八九不离十，可谓神人，相信其一定能查明真相，还他清白。

蔺相如听完经过，问道：“赵君到咸阳宫做什么？”赵奢道：“我原是想请太后出面，游说秦王放弃以城易璧，但太后没有同意。”

蔺相如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上前仔细查看了一番尸首，又问道：“凶器呢？”

白起便命士卒奉上匕首，道：“我已让牢隶臣验过，伤口与匕首完全吻合，这柄带血的匕首就是凶器。”

蔺相如道：“赵君，请你伸出双手。”

赵奢便伸手出来，左手上染有血迹，右手却是干干净净。

蔺相如又道：“脱下你的靴子。”

赵奢不明所以，但还是依言将靴子脱了下来。蔺相如将两只靴子举起来，拿给白起和士卒一一观看。

白起不解地问道：“蔺大夫这是要做什么？”蔺相如道：“白将军，你应该看得很清楚——赵奢左手上有血，右手上一丁点血丝也没有；左脚的靴子内里有磨痕，右靴却完好无损。可见他插刀、拔刀都习惯用左手。”

白起这才恍然大悟，道：“不错，我也留意到赵奢不似寻常人那般将剑佩在左腰处，而总是拿在右手上。”

蔺相如道：“但这名杀死汲恩的凶手却是用右手。将军看到这血手印了么？这上面的印迹是赵奢拔刀时留下的，虎口在左，拇指向右，显出他用的是左手。再看这拇指印下面的残留印迹，却是虎口在右，拇指朝左，这分明是那凶手留下的。”

白起仔细一看，果然如此，一时沉吟不语。

蔺相如道：“将军再想想看，赵奢是赵国副使，正为和氏璧一事而日夜犯愁，去咸阳宫也是为此事，怎么可能节外生枝，在这个时候杀死汲恩？事已至此，杀死汲恩，对赵国，对赵奢个人，能有什么好处？”

白起道：“话虽如此，但赵奢刚丢了匕首，匕首旋即又成为杀死汲恩的凶器，这也未免太巧了。”

蔺相如道：“这不是巧合，而是有人刻意为之。赵奢的匕首在咸阳宫门丢失，什么人能从士卒那里偷到匕首？又是谁有意引诱赵奢来到玉肆，好嫁祸给他？这个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挑拨秦、赵相斗，还是要破坏以城易璧一事？这些才是将军该担心之事。”

白起也是个精明之极的人，立即明白了蔺相如的暗示，道：“这件事我们秦国自会调查清楚。既然赵奢无罪，这就请蔺大夫带他回驿馆歇息吧。不过这柄匕首是凶器，我可要扣下了。”赵奢道：“是，将军请便。”

蔺相如引着赵奢出来，上了车子，这才问道：“赵君到咸阳宫见宣太后到底是要做什么？”

赵奢便大致说了经过，连之前宣太后有意留他做男宠的事也没有隐瞒，道：“我答允了太后，太后也答应出手相助。若是大夫君信得过我，同意这个计划，我今晚就能将和氏璧送出去。”

蔺相如良久才叹道：“妇人的心机，当真是深不可测啊。”

赵奢问道：“大夫君信不过宣太后么？”蔺相如摇了摇头，道：“无论信不信得过，都只能冒险一试，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赵奢道：“我也是这么想。宣太后若是想玩弄我们或赵国，有的是法子，她既然答应了我，应该不会食言。”蔺相如道：“既然如此，赵君便依计行事。”又道：“不巧的是，今晚楚国太子设宴为使臣苏代饯行，邀请了你我同去赴宴。”

赵奢道：“我断然是去不得了。”蔺相如道：“我就说你身子不适，替你向楚太子辞谢。”

回来赵国驿馆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蔺相如回来房中，将和氏璧从盒子中取出来，用旧衣衫包了，交给赵奢，道：“小心行事。”

赵奢自是知道自己这一走，蔺相如等人多半要有性命之虞，问道：“大夫君可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么？”

蔺相如摇了摇头，问道：“赵君可有孩子？”赵奢道：“我有一子，名叫赵括，一直养在燕国，这次离开邯郸前才刚刚接回赵国。”本以为蔺相如也会提起家眷之类的话，哪知道他沉思许久，只道：“赵君多保重。”

赵奢本是军人出身，果敢坚毅，虽觉伤感，还是毅然出门，回房略微收拾了行囊，吹灭灯烛，静坐在黑暗中守候。

蔺相如则略做梳洗，换了衣衫，带了李银等侍从到隔壁楚国赴宴。

李银尚不知道赵奢之计，问道：“赵副使不来么？”蔺相如也不说明真相，道：“赵副使说心中烦闷，不愿意出门，只好由他去了。”

楚国驿馆的建制比赵国驿馆大许多，还带有一处园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宣太后是楚国人的缘故。当年楚怀王被诱来秦国，就是被软禁在这里，最终也死在了这里，尸首运回楚国安葬。而今他的孙子太子熊完也被迫来到秦国做人质，前程、命运难卜。

毕竟是楚太子居住之所，驿馆布置得颇为华丽，侍从众多，不似赵

国驿馆那般清冷。太傅黄歇亲自出迎，将蔺相如等人引入堂中。

楚国太子熊完正与苏代在商议什么，见客人到来，忙下堂迎接。

苏代不见赵奢，颇为惊异，问道：“赵副使不肯赏光赴宴么？”蔺相如道：“赵副使身子不适，不宜出门。不过他请我转致谢意。”

苏代不由得转头看了黄歇一眼，露出了踌躇之色。

黄歇忙道：“无妨，改日再请赵副使也是一样的，只是苏大夫明日就要启程回楚国了。”今晚只请了赵国使臣一行，既然宾客已至，遂命开宴。

主人熊完席地坐在堂首的方形大帐内，面前设一长方形木制大案，装饰有艳丽的漆绘图案。案上有一大托盘，托盘内放满鼎、杯、盘等餐具。主人席位的两旁各有一排宾客席，诸人就座。侍者依次奉上酒水、食物，酒是楚国特产的苞茅缩酒，食物则是米饭和炙肉。因为时人烹煮肉类食物时不放任何调料，又有小碗分别盛装着饴^[1]和盐，放在各人面前，供食用时蘸取调味。

当时北方诸侯国如秦国、赵国均是以粟为主食，很少能见到稻米。李银坐在下首，他从未吃过楚国的食物，闻着酒肉俱香，尤其是那碗白米饭更是从所未见的稀罕物，颇有大快朵颐之心。正将手伸向炙肉时，却发现上面有一根三寸长的头发，再看旁边的米饭，混着一根半寸长的杂草，心中颇感恶心，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黄歇立即留意到了，问道：“怎么，食物不合李君口味的么？”李银道：“当然不是，是这上面有异物。”

黄歇抢过来一看，发现了肉饭中的蹊跷，不觉很是尴尬。

熊完虽然年幼，却长期在秦国做人质，受尽委屈，早积压了一腔强烈的怒气，忽见手下人弄得在宾客面前失了面子，登时发作起来，叫道：“来人，立即将宰人^[2]和为李君进食的婢女全部处死。”

侍立在李银身后的婢女媚儿一听，当即软倒在地，手中的酒器跌落

在地上，洒了一地，一股浓郁的酒香登时弥漫开来。

熊完见她当众失礼，心中更怒，连声喝道：“快些将这贱婢拖出去杀了。”

蔺相如忙止住侍卫，道：“请等一等！太子，这件事未必就是宰人和婢女的错，人命关天，还是先弄清楚的好。”

他是客人，熊完少不得要给几分面子，便点了点头，示意侍卫放开媚儿，问道：“那么蔺大夫认为是谁的错？”

蔺相如道：“请太子稍候。太傅君，请你陪我走一趟。”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起身出堂，过了一刻工夫才重新回来，道：“宰人无罪，婢女只是小过。”

熊完、苏代等人均是大奇，忙问原因。蔺相如道：“我刚才和太傅君到厨房看过，砧板上切肉的刀是新磨的，非常锋利。用这样的利刃切肉，筋皮都能切断。各位请看自己面前的炙肉，大小不过一寸，而这根头发却有三寸，并没有被切断，所以这不是切肉人的过错。我又查看了烤炙肉块的用具，所用的炭是最好的桑炭，铁炉也不错，用这样的炊具烤出的肉焦黄，但一根三寸长的头发却没烤焦，这不像是烤肉者的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宰人无罪。”

苏代道：“有理。肉上的头发一定是婢女奉食时掉落的。”蔺相如道：“婢女发长过尺，挽着双髻，纹丝不乱。况且进献食物时须得举木案过额头，不大可能掉头发到肉上。这头发多半是根旧发，落在堂中什么地方，适才人进出，穿梭如风，带得它飞到了肉上也说不准。”

熊完大觉新奇，问道：“那么蔺大夫又如何说婢女只是小过呢？”蔺相如道：“我到这位媚儿的卧室看过，床上铺的草席破旧，编席的绳子都折断了，草也碎了。她睡在这样的卧具上，有草黏在衣服上也不足为奇。又进进出出地堂中侍奉，偶尔有身上的杂草掉进饭里，也是有可能的。各位请看，这是我从媚儿卧室里捡来的席草，跟她衣衫背后的这根，以及饭里的杂草比照，是一模一样的。太子，臣以为，媚儿不仅不该受罚，还该赏新卧具和新衣服。”

熊完转头去看黄歇，见他点点头，只得道：“好，就依靠蔺大夫所言。”

宰人和媚儿莫名经历一场死里逃生，慌忙上前拜谢。

苏代哈哈笑道：“有趣，有趣。蔺大夫，来，我敬你一杯。”

众人便轮番敬酒，正酣热之时，忽听见外面有人高声叫道：“奉太后之命，为楚国使臣苏代君送酒钱行。”

随即有侍从奔进来禀告道：“秦国大夫魏丑夫到了。”

熊完登时色变，脾气和善的苏代也明显露出不豫之色来。宣太后执掌秦国朝政，不派别的大臣，非要派她的男宠来赐酒，分明是隐有侮辱轻视楚国使臣的意思了。

黄歇却立即堆满了笑容，道：“快请，快请。”转头向熊完连使眼色。

熊完尽管不快，还是不得不亲自出堂迎接，苏代等人均跟了出去。

蔺相如心道：“想不到宣太后会派魏丑夫来接应赵奢与和氏璧。这位太后行事当真处处出人意料。”想了一想，正欲跟着出堂，那婢女媚儿却奔过来扯住他的衣衫，轻声叫道：“恩人留步。”

蔺相如道：“你有事么？”媚儿脸色绯红，眨了几下眼睛。

蔺相如见她神色有异，心中一动，便道：“李兄，你代我去迎接魏大夫，我得去方便一下。”有意往茅厕方向而来，见左右无人时，便停了下来。

媚儿跟了过来，拜谢道：“媚儿多谢恩人救命之恩。”蔺相如道：“不必如此。你还有别的话要对我说么？”媚儿道：“嗯。”回头张望了一下，确认四周没有人，才道：“我昨夜偷听到他们谈话，太傅预备派人去你们赵国驿馆盗取和氏璧，他们今晚设宴，是有意将恩人绊在这里。恩人得赶紧回去驿馆，好做防备。”

蔺相如大出意外，微一沉吟，即道：“我知道了，这回可要多谢你。你先回去，免得旁人起疑，我迟些就来。”

媚儿点点头，转身匆匆去了。

蔺相如凝视她瘦小的身形消失在黑暗中，心道：“和氏璧原是楚国之物，楚国起意夺回也不奇怪。媚儿的话应该不假，天下人都在关注秦赵以城易璧一事，咸阳城中更是沸沸扬扬，而我自踏入楚国驿馆以来，楚国人未有只言片语提及和氏璧，原来是在刻意回避，显然是怕事发后怀疑他们。适才进堂时，苏代不见赵奢与我同来，神色更是有异。楚太子因为一点小过错，便欲当着宾客杀人立威，他一个小毛孩子情有可原，黄歇身为太傅，却不加劝阻，原来也是有意沉默，无非是想拖延时间，转移我的视线。可眼下秦强楚弱，连楚国太子也在秦国为人质，和氏璧一旦失窃，楚国必然成为首要怀疑对象，黄歇、苏代均不是凡人，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干系么？又岂能为一块玉璧因小失大，无端为楚国引来战火？这其中一定另有缘故，抑或黄歇等人已布下周密计划，自有人出面当‘替罪羊’。”

一念及此，大是焦急。虽然他已将和氏璧交给赵奢，并不担心楚国能够盗走玉璧，但按照事先的约定，宣太后今晚派人从楚国驿馆接应赵奢，现在看来接应的人就是魏丑夫，赵奢应该正等候在赵国驿馆的墙下。楚国一方派去盗窃和氏璧的人肯定也是打算翻墙到赵国驿馆，万一正好撞上赵奢，那么今晚偷运和氏璧出赵国驿馆的计划可就全泡汤了。

无论如何，都必须得立即阻止楚国人的计划。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他立即回去赵国驿馆，那么楚国人猜到计划暴露，自然会取消行动。但这样一来，黄歇等人多半会怀疑到媚儿身上，她的下场可想而知。

略一迟疑，蔺相如便急忙赶回来正堂。魏丑夫已被熊完等人迎来堂中，见到蔺相如也在楚国驿馆做客，极为惊异，道：“赵国使者居然还有闲心来这里。”

言外之意，无非是暗指蔺相如该留在赵国驿馆张罗接应事宜。但在不知情者如黄歇等人听来，则以为是说赵国献璧之日即到一事。

蔺相如忙道：“倒让魏大夫见笑了。相如本日夜为以城易璧一事烦忧，幸亏楚国太子善解人意，借为苏代君回国饯行之机设酒备宴，加以劝导抚慰，力主该将和氏璧献给秦王，相如才放宽了心。”

熊完根本没有谈到和氏璧一事，忽听到蔺相如如此说法，不觉面有讪色，转头去看黄歇。黄歇忙道：“理该如此，理该如此。”

魏丑夫笑道：“我倒是听说有不少诸侯国想暗中争夺这和氏璧。蔺大夫，你这两日可千万要当心了。”

他不过随口一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熊完到底还是孩子，遇事不稳，脸色当即大变。

苏代忙道：“这里可是咸阳，和氏璧即将是秦国之物，谁敢在秦王眼皮底下动手，那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么？”魏丑夫笑道：“这话倒说得极是。”

黄歇赔笑道：“各位请入席就座吧。来人，快些上酒上菜。”招手叫过一名侍从，低声嘱咐了几句。

蔺相如瞧在眼中，猜想黄歇万万预料不到魏丑夫今晚来楚国驿馆，又琢磨不透赵奢因何故留在赵国驿馆中，心底犯了嘀咕，绝对不会再冒险盗璧，心中一块石头这才放了下来。

赵奢从蔺相如那里取到和氏璧后，便一直等在房中。到戌时摸黑出门，来到驿馆的东墙下。隔壁楚国驿馆内有轻微的觥筹交错和人语声传来，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动静。

又等了老大一会儿，渐有车马声传来，似有一大群人停在了楚国驿馆门前。随即有人高声叫道：“奉太后之命，为楚国使臣苏代君送酒饯行。”

驿馆一下子骚动起来，人进人出，脚步声不断。

又等了一会儿，对面墙下传来一声咳嗽声，赵奢便轻轻地咳嗽了声

作为回应。片刻后有一根绳索从对面扔了过来，赵奢将长剑和玉璧斜系在背上，攀着绳子爬上墙头，见墙下猫腰蹲着两名内侍打扮的男子，便轻身跃下。

一名内侍收起绳索，另一人上前问道：“和氏璧呢？”赵奢道：“在我身上。”内侍道：“你这身胡服怎么出得了大门？幸好太后早有准备。”扔过来一个包袱，里面却是一套内侍的衣衫、鞋帽。

赵奢只得将长剑和和氏璧解下交给内侍，换过衣衫，将和氏璧藏在长袍下，这才跟着两人出来。

刚到大门处，忽听见正堂中金刃声、惊呼声陡起，似是出了什么重大变故。守卫驿馆大门的是秦军士卒，闻声立即封锁大门，不准人出去。赵奢和那两名内侍也只能干等在一旁。

过了一会儿，宣太后的男宠魏丑夫悻悻地带着侍从出来。

一名内侍忙迎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魏丑夫道：“有刺客。”

赵奢吃了一惊，忙问道：“可有人受伤？蔺大夫人可还好？”魏丑夫道：“刺客已经被当场格杀了，只刺伤了楚国太子。”

内侍道：“楚国驿馆守卫森严，哪里来的刺客？”魏丑夫不耐烦地道：“不知道，大约是从隔壁赵国驿馆翻墙过来的。”转头瞪了赵奢一眼，道：“事情办妥了么？我们走吧。”

出来楚国驿馆，魏丑夫叫过赵奢道：“太后已安排好了，明日一早自会派人送你出关。你只需老老实实地等着。”叫过一辆车子，命车夫送赵奢去安置之所。

赵奢便上了车，一路驰来西城门的一处宅子。

车夫道：“赵君只需安心休息，养足精神，明日一早自会有人来接你。”

赵奢满口应了，进屋睡下。却哪里睡得着，一想到此行吉凶难料，即使自己能够顺利携璧返回赵国，蔺相如一行必有不测之祸，心头愈发

沉重。耿耿难寐，忍不住解开旧衣衫，一边抚摸和氏璧，叹道：“和氏璧啊和氏璧，你到底有什么好，给赵国惹来这么大的风波？换作我是赵王，一定宁可牺牲你，也要换回蔺大夫的性命。”

叹息一番，蓦然想起一件事来：和氏璧号称夜光之璧，能在黑暗中自然发光，眼下正是夜晚，为什么不见一点光亮呢？

他心中恍然明白了过来，心道：“一定是那两名内侍趁我换衣衫时换走了和氏璧，我终究还是上了宣太后的大当。蔺大夫亲手将和氏璧交给我，却被我失落，而今不但不可能完璧归赵，蔺大夫一行大概也活不成了。这些都是我自作聪明，一手造成的后果，我……我是赵国的罪人。”身子如坠寒窟，通体冰凉。惊悔交加，却又无可奈何，忍不住涕泪纵横起来。

哭了一会儿，心中越想越气，便脱下内侍的衣服，背上那块假和氏璧，出来房中，预备连夜回赵国驿馆找蔺相如商议。

正顺路上茅厕时，赵奢忽见一名黑衣人翻过土墙，敏捷地跃入院子中。那人四下一望，走过去开了大门，又进来三名男子，手中均举着明晃晃的兵刃。四人相互点点头，一齐闯入房中。只听见“噼噼啪啪”一阵乱砍声，随即灯火点着，有人诧声道：“人不在这里！”又有人道：“赶快搜一搜。”

过得片刻，四人一起出来，在庭院中搜索一番，亦无所获。

一名男子道：“奇怪，人怎么会不在呢？没有太后交付的关传，他出得了咸阳城，也出不去函谷关啊。想回去赵国，比登天还难。”另一人道：“也许他根本就不信任太后，只是要利用太后带着和氏璧逃出赵国驿馆，既然目的达到，一到这里，他就趁机逃走了。”

又有一个声音沙哑的男子道：“多半是如此。他应该还没有发现和氏璧是假的，不然不会逃走时连假璧也带上。现在是半夜，城门还没有开，他人还在咸阳城里，赶快派人去监视赵国驿馆，他们一定会暗中与赵奢联络。”

四人计议一定，便摸黑出门去了。

赵奢一直躲在茅厕的门板后静听，心道：“原来宣太后不但要偷梁换柱地夺取和氏璧，还要派人杀我灭口。这样蔺大夫以为我带着和氏璧回了赵国，而实际上我却没有，天下人就都会以为是我赵奢私自截留了和氏璧。如此歹毒之计，只有宣太后才能想得出来。世人盛传她当年以美色诱惑秦国内廷校尉孟说，炮制了所谓秦武王举鼎的‘失手’，看来也是真的了。我真是愚蠢到家了，居然会主动送上门去向她求助。”

他情知无法再回去赵国驿馆，索性重新掩上大门，回来房中躺下，苦思对策。

到天蒙蒙亮时，忽听得门前有车马声，随即有人拍门叫道：“赵君睡醒了么？”

赵奢举剑出来，开门一看，却是昨晚送他来这里的车夫，当即将他扯入院中，挺剑逼住他胸口，喝道：“你好大胆子，居然还敢来这里装模作样。”

那车夫吃了一惊，道：“臣是宣太后的家奴向景，是奉太后之命来送赵君出函谷关的，赵君何以如此有敌意？”

赵奢扯着向景来到房中，指着床上被砍烂的草席道：“这是昨晚太后派来的杀手做的好事，如果我不是凑巧不在房中，早就被砍成一堆肉泥了。她是因为昨晚那些人未能得手，今日又派你来查看究竟的么？”

向景满面愕然，半晌才问道：“什么杀手？”赵奢见他神色不似作伪，道：“你当真不知道？”

向景摇了摇头，道：“你是太后喜欢的男子，太后要杀你，一定会亲自动手。而且她也不会一刀杀死你，就这么让你死个痛快，她会慢慢地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赵奢冷笑道：“这听起来倒是符合宣太后的行事作风。”放开向景，收起长剑，道：“带我去见太后。”

向景道：“今日是大王吃斋的最后一天，明日就是赵国使臣献上和氏璧的日子，你不该赶快离开咸阳么？”赵奢道：“这是一块假璧，我要当

面问太后，真的和氏璧去了哪里。”

向景这才会意过来，“啊”了一声，忙道：“赵君请随我来。”

匆匆领着赵奢上车，一路驰来咸阳宫求见宣太后。

江半还尚未起床，听到家奴向景紧急求见，便简略穿了衣衫，命男宠魏丑夫扶了自己出来。她一头瀑布般的秀发披散在身后，漆黑闪亮，任谁从背面看到，都不会想到这是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姬。

江半问道：“你不是该去送赵奢出关了么，又进宫来做什么？”向景为难地道：“嗯，这个……赵君人不见了。”

江半很是惊异，随即醒悟过来，道：“原来赵奢小子并不相信我。”

魏丑夫道：“臣早告诉过太后，赵国人不可信。赵奢不过是看出太后喜欢他，所以想要利用太后逃出驿馆，其心可诛。”向景道：“魏大夫说的极是。赵奢不识好歹，冒犯了太后，一早出城，也走不了多远，不如立即派人前往函谷关拦截。”

魏丑夫忙请命道：“此事不能张扬，以免大王知道太后暗中相助赵国使者一事，不如由臣领人去追。”江半道：“也好。追到赵奢，也别杀了他，带他回来见我。”魏丑夫道：“遵命。”行了一礼，匆忙出去。

等魏丑夫出了门，江半这才问道：“你连使眼色，鬼鬼祟祟，到底有什么话说？”向景道：“臣请太后见一个人。”到隔壁带了赵奢进来，详细禀明了经过。

江半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眉目陡然变得阴森起来，问道：“你明明猜到是谁在捣鬼，刚才为什么不说？”向景道：“臣也不能十分肯定。况且要寻到和氏璧，还得着落在他身上。”

江半冷笑几声，道：“嗯，你做得很好，这就持本太后符节，从白起那里调一队兵马，去办事吧。”向景道：“遵命。”

江半招手叫过赵奢，问道：“你本来也怀疑是本太后派人杀你

么？”赵奢道：“是。因为臣实在想不到太后手下人居然敢背着太后做这种事，现下臣知道错怪了太后，臣愿意向太后认错。”

江半见他率直诚恳，不由得又回忆起往事来——当年母亲华容夫人遇刺，她一度被孟说怀疑，她一怒之下向父王坦白了刺客是受母亲指使的真相。从那时候起，她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她从父王眼中再看不到慈爱，她嫁来秦国的命运成为定局。如果当时孟说站在她这一边，自始至终地关爱她，情形又会是什么样子？应该不会有她今日秦国王太后的地位吧。

赵奢见她悠然神思，嘴角一度泛起微笑，虽不忍心惊扰，还是不得不催问道：“明日就是献璧之日，太后寻回和氏璧后预备如何处置？”

江半回过神来，道：“赵君放心，我会按照约定送你出关。但你也要记得你答应我的事。”赵奢道：“是，今年之内，齐国客卿苏秦一定会死。太后只需在咸阳等着好消息。”

江半道：“你杀死齐国重臣，不怕齐国怪罪到赵国头上么？”赵奢道：“苏秦在齐国与孟尝君争权已久，想杀他的人绝不止太后一个。况且臣久在燕国，知道苏秦的一些秘事，臣可以用这些来对付他。”

江半道：“听你的口气，好像并不怎么喜欢苏秦，他不是还被你们赵王拜过相国么？与你们赵国的前任相国奉阳君李兑关系也十分要好。”

赵奢道：“臣听说当年苏秦学有所成后，最早来的是秦国。但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憎恨他国人才，故而没有理睬他，苏秦遂决意联合其他六国合力攻秦。仅此一件事，便可知道此人不过是棵墙头草，一切作为都是为他自己谋取声名利益，当年若是秦惠王收留了他，断然就没有后来声势浩大的合纵。这些所谓的纵横之士，不过是靠嘴皮子功夫在诸侯中游走，苏秦此人尤其如此。”

江半笑道：“我本来是要出一个难题给你，看来要你杀苏秦并不如何为难。我倒愈发觉得你见识不凡，很有几分赵雍的气度，兴许将来会成为秦国的心腹大患，我是不是该杀了你？”

赵奢道：“太后要杀臣，也须得在完成与臣之间的约定之后。”他顿

了顿，又道：“如果太后明日肯出面在大殿上救我国使臣蔺相如一命，臣完璧归赵后，愿意再回来咸阳领死。”

江半笑道：“你倒是会算计，莫非你真以为我舍不得杀你？”赵奢道：“臣不敢肯定。其实太后早已经拥有了一切，世上多死一个人，多活一个人，对太后而言，又有什么分别？若是太后肯如臣所请，出手相助，臣自会念念不忘，即使身在赵国，也会感激太后今日之恩情，一生一世，至死不渝。”

江半听了他最后一句话，心中若有所感，堂中一时沉默下来。

到正午时，向景终于回来了，风尘仆仆，脸有疲色。

江半见他空手而回，十分错愕，问道：“和氏璧呢？”向景道：“臣有辱使命，只在咸阳城外追到魏丑夫，没有发现和氏璧。不过魏大夫身边的人都不是咸阳宫的侍卫，而是魏国人，一行人正预备逃离秦国。臣已将他们尽数擒拿，押到白将军的军营中拷问。有人受刑不过，招出确实是受魏丑夫指使，在楚国驿馆偷换了和氏璧。昨夜去杀赵君的四名杀手，也都是魏丑夫派去的魏国人。但和氏璧的下落，只有魏大夫一人知道。”

江半道：“魏丑夫人呢？”向景道：“臣不敢擅自对魏大夫用刑，所以将他绑来了咸阳宫，听候太后发落。”

江半道：“带他进来。”

向景走到门边喊了一声，便有两名侍卫押着魏丑夫进来，带到堂中，迫他跪下。他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刑讯，模样却甚是狼狈，头发凌乱，白玉一般的脸上有不少污迹。

江半冷笑道：“魏丑夫，你背着我做的好事！我实在想不到，你居然有这样的胆量！”

魏丑夫主动请命去追捕赵奢，原是要杀人灭口，一见到赵奢安然无恙地站在一旁，便知道所有的事情全败露了。他倒也不十分惊慌，只垂

下眼帘，默不作声。

江半见这素来柔顺的男宠忽然变得倔强起来，没有丝毫乞怜之意，登时怒不可遏，喝道：“给我掌他的嘴。”

一名侍卫上前，左右开弓，扇了魏丑夫十来个耳光。那张白玉一般的俊脸登时又红又肿，完全变了一副模样。魏丑夫哼也不哼一声，也不告饶。

侍卫还要继续动手，赵奢忙道：“等一等，太后不妨先问问他和氏璧在何处。”

江半冷笑道：“你看他这副样子，会轻易说出和氏璧的下落么？来人，斩掉他一双脚，看看他以后怎么跑回魏国。”

赵奢道：“等一下！”上前劝道：“魏大夫，你久在太后身边，早该了解秦国的实力，得罪了太后，即使你逃回魏国，魏王也不敢收留你，天下之大，再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魏丑夫道：“谁说我要逃回魏国的？我出咸阳，只是要去追杀你，谁想到你居然躲来了咸阳宫。”

赵奢道：“那么和氏璧一定还在咸阳城中了，你将它藏到了哪里？”魏丑夫冷笑道：“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你们赵国明日交不出和氏璧，秦王必然会杀了使者，即使侥幸逃过一命，你回去赵国也一样是死。”

赵奢道：“这么说，你做一切都是为了报复我？”魏丑夫道：“正是。太后，臣绝无背叛秦国之意，只是臣见到太后对这赵奢青眼有加，甚至一再纵容他的无礼，臣担心就此失宠，难忍心中嫉妒，才想了这个法子对付他。”

江半很是意外，问道：“你换走和氏璧，又派人杀他，只是因为嫉妒赵奢？”魏丑夫道：“正是。太后给了我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我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为了一块和氏璧而背叛太后？”

江半道：“那好，你将和氏璧交出来，让赵君先送回赵国，我自会原谅你。”魏丑夫道：“不，臣爱慕太后至深，不愿意看到太后移情到赵奢身上，臣宁愿自己死，也非要除去他不可。”

他称与赵奢争夺宣太后宠爱而谋夺和氏璧，一旁向景等人听得目瞪口呆，江半却是满心欢喜。她已经年过六旬，还有年轻男子为了她不惜布下阴谋诡计除去情敌，这无疑令她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况且她历来喜欢有个性的男子，忽见魏丑夫为了固宠变得傲骨铮铮，愈发觉得他可爱可敬，忙命侍卫扶他起来，解开绑绳。又命宫女从藏冰的凌室取冰块为他敷脸。

一旁的向景瞧在眼中，不由得暗暗着急。他虽是奉太后之命追捕魏丑夫，但肯定会因此与其结怨，万一这位美男子在太后枕边不断吹风报复，他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当即附到赵奢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一语惊醒梦中人，赵奢得到提醒，忙去隔壁房中将那块假和氏璧取来，道：“太后请看，这就是昨日魏丑夫命人暗中调包的假璧。”

江半道：“嗯，这玉璧外形看起来倒是跟真的和氏璧一模一样。”蓦然会意了过来，转头狠狠瞪视着魏丑夫。

那玉璧虽然不是和氏璧，但一样洁白无瑕，也是由上好的玉石雕琢而成，打磨这样的玉璧费时费力，绝非短短十余日内能够完成。而十余日之前，赵奢根本还没有到达咸阳，江半还没有见过他的面，根本谈不上一见倾心，那么魏丑夫与赵奢争宠一事也就无从谈起。

赵奢道：“是你杀了玉工汲恩，对不对？”

当初玉工汲恩从赵国逃到秦国，为了在咸阳立足，向秦昭襄王禀报了和氏璧重现赵国之事。秦昭襄王爱慕和氏璧的美名，很想见上一见。便写信给赵王，提出以城易璧。赵国明知可能是骗局，还是不敢拒绝。而魏丑夫听到赵国要将和氏璧送来秦国的消息后，立即动了心思，找到玉工汲恩，许以重金，以宣太后的名义请他照和氏璧的样子雕琢一块玉璧。昨日赵奢在咸阳宫中遇到汲恩，便是玉璧已雕琢完成，汲恩特来送璧。魏丑夫既是背着宣太后行事，当然要杀汲恩灭口，正好他见到赵奢

呼唤汲恩，遂决意以赵奢为“替罪羊”，到咸阳宫门处取了赵奢的匕首，赶去玉肆刺死汲恩，又派人诓骗赵奢进来玉肆。但想不到他回宫之后，宣太后已决定帮助赵奢，并派他晚上到楚国驿馆接应，他又十分后悔，生怕赵奢陷入汲恩命案难以脱身。幸好赵国使臣蔺相如机智无比，仅凭凶器上的血指纹便为赵奢解了围。

江半道：“原来你早有预谋。魏丑夫，我倒真是小瞧你了。”

魏丑夫深知江半的性情，本已可以靠口舌功夫脱罪，却因为假玉璧被揭破心机，又是沮丧又是愤怒。他知道事情再无转圜之处，当即昂然道：“不错，这几年来，臣不过是太后脚下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太后从来就没有将臣放在眼中，试问太后可有将臣当人看过？”

江半道：“你是魏国进献给本太后的礼物，你可有想过，你做出背叛本太后的事，会为魏国惹来兵祸？”

魏丑夫道：“事已至此，臣愿意交代出和氏璧的下落，但我要太后保证不会因此报复魏国。”江半笑道：“你在魏王眼中只是一件谄媚秦国的物品，想不到你居然还有忠君爱国之心。”

魏丑夫道：“忠君爱国不敢说，但臣既然生为魏国人，又是魏国公子，也该为魏国尽一份力。臣知道太后垂青赵奢是因为他身上有孟校尉的影子，臣若是不交出和氏璧，赵奢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只不过是死在秦国还是死在赵国的分别，太后难道忍心看到这一切发生么？请太后速作决定，再迟可就来不及了。”

江半微一沉吟，即笑道：“不枉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倒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好，我答应你，只要你交出和氏璧，我绝不会兴兵报复魏国。”

魏丑夫知道江半虽然恣意妄为，却是重信重义，答应了的事绝不会反悔，当即道：“一言为定。和氏璧就在楚国使者苏代的车座下。苏代已经离开咸阳回去楚国，太后若是派出轻骑追赶，应该还能来得及在函谷关截住他。”

原来魏丑夫颇有心计，他派人在楚国驿馆换走和氏璧后，又就地将

和氏璧放置在了楚国使者苏代车子的车座下，这样不但成功离间了秦、赵两国的关系，还能将盗窃和氏璧的罪名成功嫁祸到楚国头上。事发后，秦国必然要兴兵报复，同时应对南北两面的楚国和赵国，当然也无暇顾及魏国了。

向景忙道：“不如由臣带着赵奢去追赶楚国使者，一旦取到和氏璧，臣顺路就送赵君出关。”江半点了点头，道：“甚好。”

赵奢上前深深行了一礼，道：“多谢太后。臣赵奢告辞。”

江半道：“赵奢。”赵奢道：“臣在。”

江半却是欲言又止，半晌才道：“你去吧。”等到向景和赵奢辞出，这才将目光转到魏丑夫身上，娇笑道：“现在只剩下你了，本太后该如何处置你呢？”

魏丑夫本是魏国公子，生下来就娇生惯养，自从入咸阳市以来，一直得江半宠幸，官拜大夫，锦衣玉食，享尽荣华富贵，迄今没有吃过半分苦。但他也听宫人议论过曾有忤逆太后的美男子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受尽磨难后才被杀死。虽然也有所心理准备，但一想那些难以忍受的刑罚要加到自己身上，还是不免心惊胆战，当即哀告道：“臣背叛太后，早不存活命之念。求太后念在往日的情分，给臣一个全尸。”

江半笑道：“你是我心爱的男宠，我不会杀你的。”魏丑夫大感意外，道：“太后要饶臣性命么？”江半笑道：“当然。你是魏国公子，杀了你，魏王不是要恨秦国入骨么？不过，这件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罚你。”

魏丑夫见她笑得诡异无比，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颤声问道：“太后要如何罚臣？”江半道：“来人，先割掉他的舌头，再带他去腐刑室行腐刑，伤好后发配到厨房做苦役，不准他踏出厨房一步。”

腐刑即是宫刑，通过割掉男子的性具来破坏人的生殖能力，对人身和精神均是极大的摧残。魏丑夫闻言大是惊恐，忍不住哀求道：“太后……求太后饶命。”江半微笑道：“不是已经饶了你性命了么？你先去吧，回头我会来瞧你的。”

魏丑夫见哀告无用，便换了一副恶狠狠的口气，怒骂道：“你这个无耻荒淫的死老太婆……”

一语未毕，便被侍卫捏住下巴，强迫他张大嘴巴，一刀割下了半截舌头。血如潮水般涌了出来，腥腥咸咸，瞬间填满口腔，再也说不出半个字来。

秦赵两国约定以城易璧的日子终于到了。

秦昭襄王一早便起床梳洗更衣，换上最庄重的冕服，摆出全副仪仗，前呼后拥地来到章台大殿中。左右群臣、侍卫林立，凡是在咸阳的诸侯国质子、使者也都被召来观璧，显得隆重非凡。

然而，当蔺相如在殷殷期待中步入大殿时，众人惊讶地发现他空着双手，并没有携带玉璧。蔺相如则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王行礼。

秦昭襄王道：“蔺大夫，寡人已如约斋戒五天，预备恭敬地接受和氏璧，并且传令各国诸侯使者都来章台观璧，现在他们人都在这里，就请你把玉璧拿出来吧。”

蔺相如不疾不缓地道：“虽说秦赵同宗，但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二十几位君主，没有一位是讲信义的。往远说，有杞子欺骗郑国，孟明欺骗晋国；往近说，有商鞅欺骗魏国，张仪欺骗楚国。往事历历在目，臣也担心被大王欺骗，有负我们赵国国君，所以五天前已派人带着和氏璧从小道回赵国了。还请大王恕罪。”

秦昭襄王一听之下便怒气冲天，腔调都完全变了样，喝道：“蔺相如，你好大的胆子！五天前你说寡人不恭敬，所以寡人斋戒五天，你却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分明是藐视寡人！来人，将蔺相如拿下，推出去砍了！”

殿中的诸侯使者如楚国太傅黄歇等均极佩服蔺相如的勇气，但却畏惧秦国，不敢挺身站出来为他说话。

侍卫一拥而上，执住蔺相如的手臂。蔺相如确实面不改色，道：“请

大王暂息雷霆之怒，听臣说一句话。”

秦昭襄王怒犹未息，道：“寡人杀你一个赵国区区使臣，如去菜草，何须多费唇舌？”喝道：“快斩！”

侍卫正要將蔺相如推出去，相国魏冉出列奏道：“大王息怒！这蔺相如胆敢欺骗大王，罪不可恕。但眼下有这么多诸侯使者在场，蔺相如的身份又是赵国使臣，就请大王听他把话说完，再杀他不迟。”

秦昭襄王见母舅发了话，少不得要给几分面子，道：“带回来。”

蔺相如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依旧神色不改，从容不迫地道：“天下诸侯都知道秦是强国，赵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绝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大王真要和氏璧的话，请先把那十五座城池割让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臣一起到赵国去取玉璧。难道赵国敢得到了十五座城池以后而仍留下玉璧，背负不讲信义的名声，得罪秦国大王吗？”一边说着，一边有意将头转向诸侯使者一方，似在征询他们的意见。

黄歇微一迟疑，即道：“不错，是这个道理。”

诸侯使者本来就深怨秦国，恨不得蔺相如当场给秦王一个大大的难堪才好，既有黄歇带了头，便纷纷附和，连连点头。

蔺相如又道：“臣自知有欺骗秦国大王的罪行，罪该万死，已经给我国国君写信说明我不指望活着回去了。这就请大王将我当众处死，使得诸侯和天下人都知道秦国大王是因为和氏璧而杀了赵国使者，至于内中是非曲直，自有人去评说。”

秦昭襄王余怒未消，有心反驳，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又见诸侯使者似乎也站在赵国使臣一方，虽还是想杀蔺相如立威，却不得不因为顾忌而有所犹豫。

相国魏冉道：“蔺相如胆大包天，竟敢当众戏弄秦国，还在这里逞口舌之利，将他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不过即使杀了他，也还是追不回和氏璧，而且还会因此伤了秦赵两国之间的和气，实在是不值得，请大王慎重考虑。”

涇阳君赵市是秦王的同母弟弟，也道：“蔺相如此番完璧归赵，回赵国后必会得到赵王重用，不如放他回去，以表示秦国的亲善。”

秦昭襄王终于下定了决心，强忍内心的不快，咬牙切齿地道：“好。来人，放了蔺相如，厚厚款待，以礼相送他回赵国。”以城易璧一事遂不了了之。

退朝后，秦昭襄王特意留下心腹大臣大夫王稽，问道：“寡人之前明明有所防范，派兵围住了赵国驿馆，赵国使臣到底是如何将和氏璧偷运了出去？”王稽道：“听说楚国太子熊完前晚曾经遇刺受伤，兴许是赵国人有意制造的混乱，然后趁机从楚国驿馆运出了和氏璧。”

秦昭襄王道：“难怪楚国太傅说太子身体抱恙，不能来章台观璧，原来是受伤了。”想到和氏璧得而复失，不免有所遗憾，有心迁怒到楚国人头头上，道：“肯定是楚国与赵国串通好了的。”

王稽小心翼翼地道：“未必如此，那晚的事极是蹊跷。据说先是魏丑夫奉太后之命去送礼物给楚国使臣苏代，魏大夫进去不久就发生了刺杀事件，刺客被当场格杀。事后，魏丑夫和楚国人都闭口不提此事，具体情形到底如何，外人不得而知。”

秦昭襄王道：“莫非你是暗示说，刺客是跟魏丑夫进去楚国驿馆的，楚国人对此事心知肚明，但畏惧太后势力，所以不敢声张？”王稽道：“大王还不知道么？魏丑夫昨日被太后下令割了舌头，行了宫刑，罚去后宫做苦役。这两件事，内中一定是有所关联的。”

秦昭襄王露出一一种奇怪的表情来，随即像泄了气的皮囊坐倒在地，喃喃道：“太后……又是太后。”

既不敢怒，又不敢恨，只低下头去，抚摸腰间的三尺长剑。那剑是他初登秦王王位时所铸，剑身上有大篆书写的铭文“诚”，所以又称诚剑。而今二十多年过去，剑还是那柄剑，剑的主人已过了不惑之年，却依旧还是太后手上的傀儡。

一时感慨，忍不住唉声叹气地道，“满朝文武都是太后的亲信，寡人

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国君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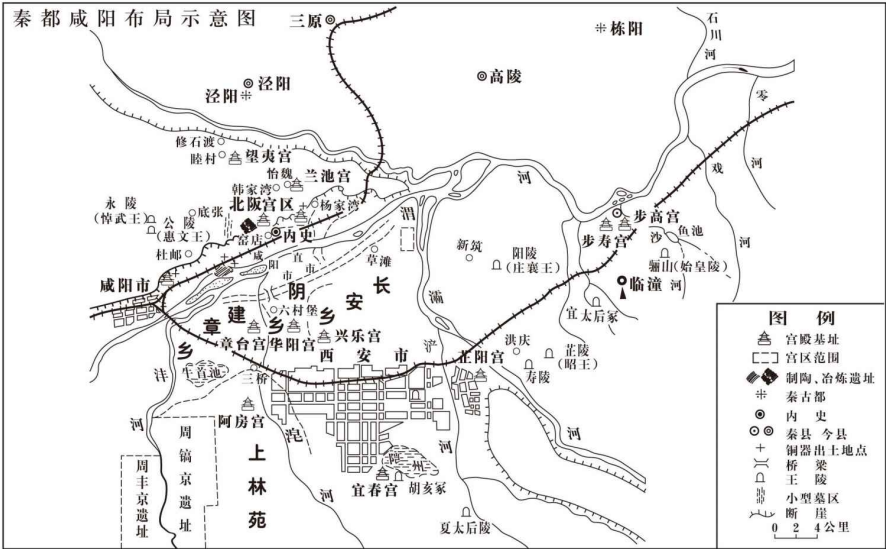
王稽刻意压低了声音道：“大王不必烦恼，太后一派虽然把握秦国朝政已久，但却没有什么杰出之士。只要大王暗中寻访人才，为己所用，自然可以慢慢夺回大权。”

秦昭襄王颇受鼓舞，道：“好，寻访人才一事，就拜托王卿了。”王稽道：“这是自然。但大王眼下要做的，还是要竭力讨得太后欢心。”

秦昭襄王叹了口气，道：“这寡人自然知道，寡人明日就派人出宫，到各地去为太后选取美男子。”

天下诸侯听到秦国之名无不震恐，而他身为秦国的国君，居然说出了这种话，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当即长叹一声，举袖遮住了脸。

和氏璧和使者一行先后平安回到了赵国，蔺相如因不辱使命被赵惠文王拜为上大夫。但完璧归赵只是赵国外交上的胜利，对秦强赵弱的局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且胜利的光环很快就被秦军的武力入侵打破了。



为了彻底孤立赵国，秦国不惜主动与韩、魏两国修好，结为盟国，

然后借口赵国在和氏璧一事上欺骗秦国国君，派大良造白起率兵进攻赵国，先后杀死数万赵兵，攻取了赵国四城。赵国形势一度危急，魏国等邻国均不肯出兵援救。

幸好此时楚国太子熊完逃回郢都，哭诉秦人无礼，楚顷襄王受到激励，欲报父王楚怀王被秦国诱骗、客死于咸阳的深仇，谋划联合各国共同攻秦，并向秦国巴郡进攻。秦国为集中兵力反击楚国，不得不停止攻打赵国。秦昭襄王写信给赵惠文王，邀请他到渑池^[3]相会，商讨议和之事。

渑池虽是韩国之地，却离秦国边境极近，加上韩国臣服于秦国，赵惠文王怕秦昭襄王又有阴谋，不想赴会。

上大夫蔺相如道：“这是秦国有意试探赵国。大王不去，显得赵国软弱胆小。”力劝赵王赴约，上卿廉颇也极力赞成。

最后商定由上大夫蔺相如随行赵王，赵奢为将军，率五千精兵扈从，上卿廉颇率五万军队在边境戒备，赵国朝政由相国平原君赵胜主持。

到边境时，廉颇向赵惠文王辞别，道：“大王这次出行，估计一路行程和会见的礼节完毕，直到回国，约需要三十天。如果三十天后大王还没有回来，就请允许我立太子即位，以便断绝秦国要挟赵国的念头。”赵王虽然心有不快，但还是点头同意。

渑池位于黄河南岸，是韩国下属的一个小城，因有池出产一种名叫“鼃”的水虫而得名。这个地方主要以丘陵山地为主，有“五山四岭一分川”之称，地势险要，便于伏兵。

赵惠文王一行到达渑池时，秦昭襄王早已率大军到达。这还是两位国君执政后的第一次会盟，当即以礼相见，设置酒宴畅饮。

至饮酒酣畅时，秦昭襄王忽然道：“寡人私下听说赵王擅长音乐，我这里有一支宝瑟，请赵王演奏一下，给大家助助酒兴。”

不等赵惠文王回答，便有秦王侍从将一具赵瑟捧到他面前。赵惠文王不好再推辞，只好勉强弹奏了两支曲子。

秦昭襄王击案赞道：“妙，真是妙！寡人听说赵国始祖烈侯非常喜欢音乐，赵王真是得到家传了。御史，记录下此事。”

秦国御史遂书简写了几笔，大声念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

这分明是侮辱赵国，赵国君臣闻言色变。蔺相如遂拿起赵王面前酒禁上盛酒的瓦缶，上前道：“赵王听说秦王擅长演奏秦地乐曲，请允许我献上瓦缶，请秦王敲击，作为娱乐。”

秦昭襄王大怒，脸色十分难看，一句话也不说。蔺相如便跪在秦王面前，再次请他击缶，秦昭襄王仍是不肯。蔺相如遂起身拔剑，威胁道：“大王未免欺人太甚！虽然秦国兵力强大，可如今五步之内，臣便可以以将血溅到大王身上。”

秦王侍从一拥而上，各举兵刃，预备杀死蔺相如。蔺相如大喝一声，怒发冲冠，作出欲击秦王之势，喝令侍从退回。

秦昭襄王见蔺相如毫不畏死，不愿意与他同归于尽，只得随意敲了一下瓦缶，蔺相如召赵国御史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击瓦缶。”

秦国大夫王稽道：“请赵国献出和氏璧为秦王祝寿。”蔺相如道：“礼尚往来，赵国既然献给天下至宝和氏璧，秦国也不能不回报，请秦国将十五座城池献出来为赵王祝寿。”

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秦国始终未能占上风。秦昭襄王本有意趁此机会将赵惠文王掳回咸阳做人质，就跟当年对待楚怀王那样，然而得知赵国已在边境部署重兵，时刻戒备后，未敢轻举妄动，终以平等地位与赵国重修旧好。

按照惯例，两国结成盟国后，国君要将自己的儿子或孙子作为人质抵押给对方。秦昭襄王遂以太子安国君之子异人为质子，送往赵国。后

来异人在邯郸娶卫国商人吕不韦侍妾赵姬为妻，生下一子名赵政，即日后大名鼎鼎的秦始皇。这是后话。

会盟完毕，秦国队伍中忽然闪出一人，上前叫住赵国将军赵奢，笑道：“赵君可还记得下臣？”赵奢道：“当然记得，你是宣太后的家奴向景。”

向景笑道：“太后命臣多谢赵君如约除掉了苏秦。”

赵奢回去赵国后不久，齐国客卿苏秦便被刺客刺伤，齐王甚是伤痛，一面请名医为他疗伤，一面派人搜捕凶手。这时候，忽然有人向齐王告密，苏秦其实是燕国细作。原来苏秦是雒邑^[4]人，直属于周王室，他游走于诸侯国之间，也并不是为六国或是哪一个国家的利益，一切都是为他自己谋取功名。然而他到燕国后，与美丽的燕文侯夫人夏姬相恋，不可自拔。燕文侯及其子燕易王虽然发现，却佯作不知。苏秦感激涕零，遂发誓效忠燕国，“信如尾生”，保证自己按誓约行事，守信到死。昔日齐国攻燕，杀死燕王，燕国几乎灭国，历任燕国国君均有志复仇。苏秦便来到齐国，受到齐王重用，他不断挑唆齐国做出得罪众诸侯国之事，利用秦、赵两方来削弱齐国的力量，最终引发五国合纵伐齐。后来燕将乐毅更是大破齐国，六个月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若非齐将田单用反间计令燕王猜忌乐毅，夺其兵权，齐国多半会就此亡国。但从此齐国亦失去了东方强国的地位，君臣不亲，百姓离心，再无力与秦国匹敌对抗，争夺天下，燕国终于报了昔日之仇，苏秦可谓功不可没。

可笑的是，齐人对苏秦的所作所为全然不知，还一直用高官厚禄奉养他。直到苏秦遇刺，他是燕国细作的事才被人暗中揭发出来，齐王遂将他车裂于市。

这向齐国告密之举，自然就是赵奢派人所为了。他在燕国为官十年，常常出入燕王宫，深知苏秦与夏姬的风流韵事另有玄机，其实是燕文侯有意派夫人与苏秦私通，好令他死心塌地地为燕国效力。虽然向齐王告密之举未免有失光明正大，但自燕国破齐后，日益强大，一度威胁赵国，除掉苏秦这等鬼祟小人，既能除去燕国强援，又可以履行当日与宣太后之约定，一箭双雕，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宣太后为何想要苏秦死，就没有人知道具体究竟了。

赵奢见向景特意提起苏秦之死，便道：“虽然我本人并没有直接动手，但不管怎样，苏秦已死，我与太后算是两清了。”

向景笑道：“赵君忘了么？之前你曾经恳求太后救蔺相如一命，太后可是特意交代了魏相国和涇阳君出面为赵国使者说情。而今蔺相如已成为你们赵国栋梁之臣，太后送给赵君的这份天大恩惠，又该怎么清？”赵奢道：“原来是太后在其中使了力，难怪。请向君转告太后，赵奢心中感激这份恩情，永不相忘。”

向景道：“转告就不必了。自从四年前咸阳一别，太后一直对赵君念念不忘，这次特命下臣来请赵君到咸阳一会。”

赵奢见对方口中说“请”，却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心中一凛，不知道是喜是忧。



秦 凤纹瓦当

- [1] 春秋战国时调甘甜之味用饴、蜜等物。易溶的甘蔗糖大约到唐代才从印度传进我国。
- [2] 宰人：掌管膳食之官。
- [3] 澠池：今河南澠池西。
- [4] 雒邑：今河南洛阳东。

尾声

渑

池之会后，秦国与赵国修好，开始大举进攻楚国。大良造白起率军突破楚军防线，一举消灭了楚军主力。随后攻克楚国王都郢都，烧毁了这座历史名城，数以万计的楚国百姓流离失所。

历史可谓惊人的相似。两百年前，楚国逃亡之臣伍子胥引吴兵攻占郢都；两百年后，楚国贵族出身的白起再度率领秦军占领楚国王城，并将其付之一炬。楚军溃散，不能再战，南至洞庭湖及附近的江南地区都被秦国控制。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1]，称郢陈，从此楚国国力更为削弱，只在秦国的铁蹄下苟延残喘。

楚国大夫屈原因直言进谏被楚顷襄王放逐多年，但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写下了大量抒发崇高志节的诗篇。听到秦军占领郢都的消息后，他心头的希望彻底破灭，自投汨罗江而死。楚人闻之，均哀伤流涕。楚地亦开始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流传，所谓“三户”，即指楚国昭、景、屈三大家族。后来秦王朝果然为楚国人项羽所灭。

击垮了楚国，秦国终于能够腾出手来，开始对付其他诸侯国。公元前269年，秦国发兵攻赵，拔取赵国离石等三城。赵惠文王不得不遣送公子部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用焦、黎、牛狐三城换回所失三城，秦昭襄王应允。但后来赵惠文王认为离石等三城地处边裔，邻近秦国，即便换回，也难长守，遂不愿再换，因此背约。秦昭襄王派使者前往赵国索要，也遭拒绝。秦昭襄王大怒，遂举兵攻打赵国的险要之邑阏与^[2]。

赵惠文王急召廉颇等老将询问对策，众人一致认为道路过于遥远，路狭难救。独有赵奢力排众议，认为阏与地势险狭，犹如二鼠争斗于洞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于是任赵奢为将，率军驰援阏与。赵奢抢先占据有利地形，敲响枹鼓^[3]，赵军居高临下出击，秦军不敌，丢盔弃甲而逃，阏与之围遂解。赵奢因此战成为天下名将，被封为马服君^[4]，地位与廉颇、蔺相如相等，从此秦国不敢轻易犯赵。

秦国的国势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强行收回穰侯魏冉的相印，令其回封地养老。拜魏国人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又将舅舅华阳君毕戎以及两个亲弟弟泾阳君赵市、高陵君赵骜驱逐

到关外，将宣太后安置于深宫，不准其再干预朝政。此时，秦昭襄王已经五十九岁，白发苍苍，终于成为了真正君临天下的秦王。

范雎原是魏国大夫须贾舍人，跟随须贾出使齐国时为齐王所器重，私下赠予其黄金。归国后，须贾将这件事报告给了相国魏齐，魏齐怀疑范雎私通齐国，派人将范雎抓来严刑拷打。范雎被打得遍体鳞伤，肋折齿落，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辩说无用，便屏息僵卧，佯装死去。魏齐遂命仆人将范雎扔到茅厕中，让众宾客轮番向尸首撒溺，以戒后人。范雎咬牙强挺，等到身边只剩下一名看守时，便悄悄哀求道：“我伤重如此，再无生理。如果你能让我死于家中，以便殓殓，他日定当以重金酬谢。”看守见他可怜，又贪利，便报过魏齐后，将范雎扔到荒郊野外，范雎这才得以脱身。他后来靠秦国大夫王稽引荐给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强干弱枝”之计，深合秦王心意，引为知己。

范雎势炎日隆，在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难忘昔日之恨，理所当然地要报复魏国。魏国相国魏齐听说范雎不死，还当上了秦国丞相，秦王对其言听计从，知道大事不妙，立即弃相印逃到赵国，投到好友平原君赵胜门下。

此时赵惠文王已死，太子赵丹即位，为赵孝成王。秦昭襄王遂写信给新赵王，索要魏齐人头，但平原君赵胜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魏齐藏在自己府中。秦昭襄王无奈，遂邀请赵胜到秦国做客。相国虞卿不同意赵胜入秦，但赵孝成王新即王位，畏惧秦国，强命赵胜随秦国使者入秦。

赵胜来到秦国后，秦昭襄王热忱款待，酒酣之时，又提起魏齐一事。赵胜道：“人们富贵时交朋友，是为了贫贱之时；富足时交朋友，则是为了贫穷之时。魏齐是臣的朋友，如果真在臣府上，臣也不忍心将他献出来，何况他根本就不在臣府中。”

秦昭襄王听后再也忍无可忍，下令将赵胜抓起来，软禁在赵国驿馆中。又派人送信给赵孝成王，扬言要亲自带兵攻打赵国，不割下魏齐人头誓不罢休。

赵孝成王权衡利弊，不愿意因保护外人而失去本国的镇国公子，遂派兵包围了平原君府邸。平原君家臣怕败坏平原君的声名，半夜偷偷放

走了魏齐。魏齐走投无路，只得投奔了赵国相国虞卿。虞卿叹道：“赵王畏秦，甚于豺虎，无论如何是劝不听的。”干脆舍弃相印，与魏齐一起逃出赵国，来到魏国王都大梁，预备依附信陵君魏无忌。

魏无忌是魏安釐王的弟弟，为人仁爱宽厚，礼贤下士，士人因而争相前往归附于他，门下曾有三千食客，威名远扬。他虽是平原君赵胜的内弟，但听到来投奔的是正被秦国追捕的魏齐，心中不免有所犹豫，怕因此祸及魏国。魏齐一气之下拔剑自杀，等到虞卿终于说服魏无忌出来接见时，却已经迟了一步。虞卿从此隐居山林，潜心著书，再不过问政事。

此时，赵国追兵已然赶到，当场砍下魏齐的人头，函封送往秦国。秦昭襄王却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对赵国使者冷嘲热讽道：“得和氏璧者得天下，赵国占着和氏璧不肯放手，难道还想称霸中原么？”

赵孝成王无可奈何，只得又派人将和氏璧送去咸阳。秦王这才心满意足，下令释放平原君赵胜回国。

这一日，咸阳深宫中终于传出宣太后病危的消息。再不可一世的人物，也敌不过时光无情的双手，老态龙钟的江半也终于被岁月打倒了，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

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医师来了，巫覡来了，大臣来了，秦王也来了，她却不愿意见到他们的脸，赶走了所有的人。人生下来是一个人，走的时候也该是孤单的。她并不畏惧死亡，相反，她心中其实一直在暗暗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她早已在临潼为自己建造了巨大的陵墓，陵墓中除了布满模仿秦军军阵的兵马俑^[5]外，还埋葬着她今生唯一爱过的人，一旦她生命之火熄灭，将会被运去那里与他合葬。

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她心中还是感到了莫名的失落和惆怅。是因为被亲生儿子夺走了朝政大权么？是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中意的男宠么？还是因为她担心在另一个世界与他相遇时，他已经认不出自己衰老的容颜？

肉体的痛苦似乎一下子减轻多了，现在的她只觉得非常非常的累，疲倦如排山倒海般席卷而来，无可回避，无以抵挡，只任由眼前一切朦胧起来。

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恍恍惚惚间，有人来到了她的床边，依稀就是孟说。高大威猛的身影在灯烛的映照中晃动着，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幻影。他俯下身子，轻声叫道：“太后。”

江半欣然道：“终于见到你了！我生怕我会忘记你的样子。你是特意来接我的么？唉，我太老了，你还是这般年轻，希望不会吓着你。”来人道：“太后，臣是赵奢。”

江半惊讶地“啊”了一声，道：“是赵奢么？你来做什么？”赵奢道：“秦王写信给我国大王，说太后病重，临死前只希望看到一璧一人，璧就是和氏璧，人就是下臣。我国大王不敢违抗秦王，所以命臣来秦国献璧。”

江半已是弥留之际，愣了好半晌，才领悟赵奢话中之意，叹道：“你被秦王骗了！而今你已经是名震天下的马服君，你来了秦国，怕再也回不去了。”赵奢道：“臣知道。”

江半道：“那么你还是义无反顾么？”赵奢道：“我国大王有命，臣自当遵从。”顿了顿，又道：“况且，臣也是真心牵挂太后，就算因此而死在咸阳，臣也绝不后悔。”一边说着，一边从木盒中取出那块天下至宝和氏璧来。

寝宫中的灯烛陡然熄灭。片刻的黯淡后，玉璧发出温柔的光芒，重新照亮了四周，空灵而清幽，仿若皎洁的月光徜徉大地。

尘世千古，月色千古。所有的故事，无论悲怆，还是凝重，都会化作岁月的浪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所有的情感，无论凄婉，还是缠绵，都会化作天边的流星，消散于深邃的夜空中。只有这月色，一如千年的皎洁，人沐浴在清朗的月光里，心也沉寂。

江半布满皱纹的脸一下子生动起来，两朵红晕升起，已然黯淡的双眸里倏地闪射出奇异的光彩，隐约能看到昔日绝代美人的芳华。

记忆的闸门哗然开启，那些逝去的往昔如潮水般地重新涌现，在四周亲切地凝望着她，如此清晰，如此妍丽，就像楚国纪山上一望无际的桃花。数十年的岁月，居然没有抹平什么。这片记忆之海如此博大，只能用浩瀚深远的云梦泽来形容它。她不用闭上眼睛，就能够看到那些记忆——锦团花簇，陆离斑驳，五彩缤纷，华彩夺目。

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她终于获得了彻底的安宁，迫不及待地要去见他了呀。

[1] 陈：今河南淮阳。楚国由强变弱直至灭亡，人才出走是很重要的原因。从秦武王初置丞相到秦始皇，总共不到一百年时间，秦国共有丞相二十一人，其中由楚人出任者占三分之一：即甘茂、屈盖、向寿、魏冉、毕戎、昌平君和李斯。而这七人中，对秦国统一贡献最大、对楚国打击最为沉重的是甘茂、魏冉和李斯三人。

[2] 阌与：今山西和顺。

[3] 枹鼓：鼓槌与鼓。古时作战，击鼓是进军的号令。春秋战国时代，通常由主帅亲掌枹鼓，后世军中专门配备一人主掌枹鼓。

[4] 马服山在今河北邯郸西北，因以为号。由于赵奢受封“马服君”，其子孙遂以“马服”为姓，后改单姓“马”，是马姓的重要来源。

[5] 此兵马俑即指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代兵马俑。虽然公论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但因不少秦俑的头顶梳有苗裔楚人所特有的偏于一侧的歪髻，秦俑的服色也是五颜六色，非常鲜艳，与秦朝“尚黑”的制度有显著差别。此外，不少陶俑身上刻有一个“半”字，因而有人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实为秦始皇高祖母宣太后。本小说采用此观点。事实上，宣太后与夫君秦惠王并没有安葬在一处，秦惠王葬在咸阳以北的公陵，宣太后葬在临潼，距离骊山秦始皇陵不远。

附篇

风风雨雨和氏璧

吴蔚 / 文

和氏璧史称“天下所共传宝也”，不仅价值连城，而且凝聚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内涵。

《和氏璧》小说中关于“卞和献玉”、“令尹失璧”以及后来的“完璧归赵”等故事均为史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人将和氏璧琢成传国玉玺。丞相李斯亲书八字小篆于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形呈龙凤鸟虫之状。雕刻则由咸阳著名玉工孙寿完成。

玉玺玺体方圆四寸，钮呈五螭五虎盘踞形状——螭是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黄色龙，是神圣之物；虎则是威猛的象征。这两样最能体现皇帝的独尊地位和权威。这块玉玺自雕成之日起，便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被隆重供奉在咸阳皇宫的符节台上，号称“传国之宝”、“国之重器”，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皇权的象征。

公元前229年，秦始皇巡幸全国，乘龙舟至洞庭湘山，骤起风浪，龙舟顿有倾覆之险。为祭神镇涛，于是抛宝玺于湖中。八年后，有使者过华阴平舒道，遇一人持璧曰：“为吾遗滈池君。”传国玉玺由此失而复得。

秦朝灭亡后，秦二世胡亥的侄子子婴将传国玉玺奉给了最先进入咸

阳的刘邦。尽管刘邦当时在各支义军中实力最弱，但他最后仍然得到了天下，建立了强盛一时的汉朝。因而朝野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得传国玉玺者得天下，得之表示受命于天，失之则是气数已尽。刘邦建汉登基时，佩此传国玉玺，号称“汉传国玺”。传国玉玺和高帝斩白蛇剑（斩白蛇剑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并称为“汉代两大国宝”，长期珍藏在长乐宫中。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派人进宫索要传国玉玺。皇太后王政君又气又恨，举起玉玺朝前来讨印的王寻、苏献扔去，由此崩掉了玉玺一角，留下瑕疵，后来用黄金镶补在缺口之上。

此后，传国玉玺一直是天下霸者共逐之鹿，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会被讥为“白板皇帝”，被认为底气不足，而遭世人轻蔑。

正因为传国玉玺是真命天子的象征，是统治者至宝，引来多方苦苦争夺。玉玺辗转流传，历经沧桑——东汉光武帝刘秀得此玺于宜阳；三国孙坚得此玉玺于洛阳城南甄宫井中打捞出妇人死尸项下。袁绍闻之，立即扣押孙坚之妻吴氏，逼迫孙坚交出玉玺。后来袁绍兄弟败死，传国玉玺复归曹操；公元220年，曹丕篡权，逼汉献帝禅让，汉亡，玉玺归魏，曹丕派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字样；公元265年，司马炎同样篡权，称晋武帝，传国玺归晋；公元311年，前赵刘聪虏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在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后赵大将冉闵杀石鉴自立，夺走玉玺；到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玉玺被投入栖霞寺井中，经寺僧将玺捞出收存，后献给陈武帝；隋朝统一华夏，传国玺遂入隋宫。

唐代立国时，传国玉玺被隋炀帝皇后萧氏带入突厥，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只得重新自制玉玺，新的传国玺为白玉所雕，上刻“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八个篆字。因唐高祖李渊祖父名李虎，虎成为唐代国忌，需要避讳，所以钮首只有五螭盘踞。不过“皇帝景命，有德者昌”玺文带有典型的贞观流风，比妄自尊大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高明了许多。后来唐军大破突厥，迎萧皇后回中原，和氏璧琢成的传国玉玺也重新落入唐太

宗手中。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佑四年，朱温废唐哀帝，夺传国玉玺，建立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玉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瑭引契丹军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玉玺登玄武楼自焚（此段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传国玉玺就此失踪。关于其下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到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听说元人曾得到过传国玉玺，于是不断对蒙古诸部用兵，除了防边的用意外，也有想得到传国玉玺的动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大才子解缙上万言书，即有“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的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太学生周敬心上书，对此说得更清楚：“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臣民万口一词，是因为没有得到传国玉玺，陛下想要得到它罢了。”

明成祖朱棣子承父业，连续北征大漠，无非也想得到传国玉玺，但始终未能如愿。传国玉玺遂成为千古之谜。



秦 云纹瓦当

后记——关于《和氏璧》小说

中国有着历史极为悠久的玉文化。有学者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存在着一个称之为“玉器时代”的时期。在远古先民的眼中，坚硬光润的玉石是天地鬼神的食物，即所谓“天地鬼神，是食是飧”，而凡人佩玉，则可以趋吉避凶。正是这种美好的愿望，激励先民们耗费巨大的时间和心血，将玉石一点一点琢磨成精美的玉器。

到了后世，玉成为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可见玉器已经具备了社会功能。

玉不仅是文明的标志，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有语云：“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孔夫子用拟人化的手法阐释了美玉，认为玉具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君子之风，玉由此成为圣洁典雅的象征。君子爱玉，君子佩玉，至今人们仍将谦谦君子喻为“温润如玉”。

佳人遗我云中翮，何以赠之连城璧。古代艺术品中，只有玉器本身材料即具美质，所以《说文》称玉为“石之美者”。即使毫无雕饰，玉也以其质地显示其能力，好的美玉价值连城。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美玉当数和氏璧，不仅因为玉璧本身，更因为内中凝结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后来更是被秦始皇雕琢成为传国玉玺，成为中国至高皇权的象征，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本书讲述的即是和氏璧的传奇历史。和氏之璧倾九州，战国群雄逐鹿。一块玉璧的争夺中，折射出春秋战国烽火连天的岁月。

书中人物均为真实历史人物。极具有传奇色彩的笄笄在历史上也是真有其人，他为公子熊发几次深入齐军大营，在守卫环伺中盗窃齐将私人物品亦是真人真事。故事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如楚国王室内部争位、墨家弟子分化、宣太后报复楚国、秦昭襄王母子失和等均为史实。

在保持故事流畅的同时，作者刻意在小说中加入了一些历史细节，如城池建制、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细节均取自相关典籍及考古资料，以求最真实地再现战国时期的社会风貌。作者本人的出生成长之地离楚国王城郢都极近，也属于古云梦的范围，算是地地道道的楚人，因而刻意在楚文化上花了更多笔墨。

书中都城插图均为考古复原图，即在发掘勘测遗址的基础上描绘。由于年代久远（楚国郢都于公元前278年被秦军攻克，焚毁后彻底荒废，屈原因此有《哀郢》之作：“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一些遗址先后被完全破坏，譬如现代高速公路穿过郢都遗址时破坏了其中的几门，现只能考察出七门的具体位置，其中包括五座陆门，两座水门。但从文献考据来看，郢都实际上有八座陆门，四座水门，共十二门。因而如果出现地图与小说中描述不相符的情形，以后者为主。

《和氏璧》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以及即将出版的《明宫奇案》《柳如是》等书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杨瑞雪女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肖启明社长、刘海涛先生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是他们一直在不计得失地支持我，我在写作道路上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们的鼓励。写作本身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给了我进步和成长的空间。特别感谢读者长久以来的支持，你们是作者努力前行的最大动力。

谨以屈原的一句名诗来作为本书的结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吴蔚

2011年12月30日

于北京

吴蔚◎著

明 官 奇 案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明宮奇案

作者：吴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宫奇案 / 吴蔚著.——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12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269-2

I. ①明... II. ①吴...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2008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图书策划 刘海涛

责任编辑 逯卫光 董理

责任印制 曲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厚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名 明宫奇案

作者 吴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010 - 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 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1.125

字 数 297千字

版 本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0269-2

定 价 32.00元

出 版 声 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明朝万历三十一年，京师大街小巷出现一份言辞诡妄的揭帖，称郑贵妃意图废长立幼，以自己的儿子福王代替当今太子。万历皇帝震怒无比，下诏务必捉到造书人，妖书案由此而生。皇帝、贵妃、内阁大学士、东厂提督等，无不深深卷入其中……

目录

CONTENTS

引子

第一章 良辰美景

第二章 红颜素心

第三章 绿竹猗猗

第四章 意气相期

第五章 忧来虑少

第六章 七月流火

第七章 妖书再现

第八章 人间白鹤

第九章 江湖心量

第十章 恩怨尽时

尾声

明代职官简介

明朝年号表

后记——关于《明宫奇案》小说

返回总目录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汤显祖《牡丹亭·惊梦》

引子

他是身份尊贵的皇孙，却也是一个有姓无名的孩子，宗人府的谱牒上甚至没有他的出生记载。他常常张大眼睛翘首西望，既盼望有朝一日能够走进那象征天下中枢的紫禁城，又害怕会迷失在巍峨幽深的宫殿里。

明

朝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八月十七日酉时，夕阳西下，倦鸟归巢，暮色如同一张巨大的渔网，漫无声息地撒向大地。喧闹了一天的北京城终于开始安静下来。

“哇”的一声，澄清坊中的裕王府一向死气沉沉，此时却突然传出了清脆的婴儿哭声。王府上下奔走相告道：“李都人刚刚生了个小皇孙！”

“都人”是明人对宫女的别称，李都人即是裕王府侍女李彩凤——她出身贫寒，自小被选入皇宫做宫女，后来专门服侍裕王妃陈氏，因聪慧乖巧、擅长书法而得到裕王朱载堉的瞩目，由此得幸，想不到珠胎暗结，第一胎就生下了一个肥肥胖胖的儿子。要知道，裕王元配李氏及所生一男一女均已早逝，赵姓宫女所生的次子亦夭折，裕王府嫔妃中从此再没有人生育，李彩凤所生之子可以算是裕王的第一个儿子，对于已经二十六岁的朱载堉来说，弥足珍贵。

然而，当朱载堉得知侍妾产子的消息后，非但没有欣喜之色，反而忧心忡忡地将目光投向西面，露出了极不寻常的沉郁来。

澄清坊的西面即是紫禁城，里面住着至高无上的大明皇帝朱厚熜，史称明世宗，亦即被著名的清官海瑞称为“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的嘉靖皇帝。而朱载堉作为嘉靖的亲生儿子，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见过父皇的面了。

嘉靖皇帝狂热地迷恋道教和方术，企盼能够长生不老。方士陶仲文揣摩透了皇帝希望永踞宝座、忌讳传位的心理，有意迎合道：“二龙不相见。”嘉靖奉其为金科玉律，不仅在太子朱载堉病死后不再立太子，还将儿子裕王朱载堉和景王朱载圳均撵出宫外居住，从此再不相见，此即海瑞所言“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

更有甚者，嘉靖非但不愿意见儿子，对子孙的繁衍也异常反感。裕王元配王妃李氏第一个儿子出生时，嘉靖不准颁诏，不准禀告太庙社稷，冷淡异常。大臣闵如霖进贺表称贺道：“庆贤王之有子，贺圣主之得孙。”嘉靖见章色变，拔剑砍在龙案上，怒道：“可斩！为何先提儿子后提我？”差点儿因此而杀人。闵如霖虽然最终逃得性命，却也被降俸三

级。

正因为种种往事，朱载堉才对侍妾李彩凤产子不喜反忧。他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双眉紧锁，心头一阵茫然——这孩子出生在深秋酉时，正是寒冬来临、日尽西山之时，不知道他未来的命运是不是如同天时一样，将被无边无际的阴冷和黑暗所笼罩？

按照明朝礼法，诸王得子，须得通知管理皇家宗室事务的宗人府，于满月之时奏请皇帝降旨行剪孩子头发的礼节，百日之内奏请赐名。但由于深知父皇的秉性，朱载堉根本不敢将得子之事上奏。

皇孙出生两个月后，有名得宠的宫女听说裕王得子已经两个多月，还没有为小孩剪发，便好心将这件事告诉了嘉靖皇帝。不料嘉靖听后龙颜大怒，当即将宫女罚去浣衣局⁽¹⁾为奴。宫中人人股栗，再无人敢多提一句。朱载堉听到消息后也是朝夕危惧，莫知所为。

这一年是癸亥年。癸亥是干支纪年中一个循环的最后一位。论阴阳五行，天干之癸属阴之水，地支之亥属阴之水，是比例和好。

然而对大明帝国而言，这一年实在不是一个和好的年头。嘉靖皇帝沉溺于修炼成仙，给自己取道号名“尧斋”，后又改为“雷轩”，躲在西苑禁宫中，祭祀求道，深居简出，长期不上朝理事，直接导致了朝廷政事混乱不堪。

除了内忧之外，还有外患——东南沿海一带备受日本倭寇侵扰，北方有蒙古鞑靼疯狂掠边。就在裕王朱载堉得子后不久，俺答⁽²⁾率兵一度侵杀到顺义、三河，京师北京由此戒严。之前河南道御史凌儒与给事中陈瓚上疏论政，嘉靖皇帝认为二人无端打扰了自己修道成仙，以“奏扰”的罪名将其杖责六十后革职为民。有此前车之鉴，兵部尚书杨博竟然不敢将京师危急的军情奏闻。嘉靖看到城东火光映天，这才知道北寇逼近，极为震惊。八天后，明军陆续有援兵到来，俺答才向北撤退。事后，嘉靖暴跳如雷，大肆追究文武大臣责任，将蓟辽总督杨选斩首，兵部尚书杨博也差点丢了脑袋。

在这样的局势下，裕王朱载堉愈发不敢上奏侍妾生子之事，更不敢

向父皇请名，只好按照排行称新生儿为“三哥儿”。

日子一天天过去，三哥儿逐渐长大。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祖父，皇爷爷对他而言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符号。他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裕王府惶惑苦闷的处境，却也慢慢领悟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尴尬——既是身份尊贵的皇孙，却也是一个有姓无名的孩子，宗人府的谱牒上甚至没有他的出生记载。说到底，他只是个见不到龙颜的私生子。还只是稚弱幼童的他，心灵深处已经蒙上一层深重的阴影。

他常常张大眼睛翘首西望——那里崇楼叠阁，摩天连云，正是象征天下中枢的紫禁城，是他从来没有去过也不能进去的地方——既紧张，又好奇；既新鲜，又神秘；既盼望有朝一日能够走进天子宫阙，又害怕会迷失在巍峨幽深的宫殿里。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日事斋醮、夜梦长生的嘉靖皇帝最终在极度不甘心中撒手死去。裕王朱载堉虽然没有太子名分，却是嘉靖皇帝唯一在世的儿子，终于得以在惊喜交加的复杂心情中即位，是为明穆宗，因年号“隆庆”，又称隆庆皇帝。而他的长子三哥儿虚龄已经五岁了，到此时方才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朱翊钧⁽³⁾。自大明立国，从未有朱邸皇孙愆期至此者。

有了名字的三哥儿，终于正式步入朱姓皇族的行列。他的好运也随之而来，不仅生母李彩凤被册立为皇贵妃，他本人也被立为皇太子，成为大明王朝未来的储君。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三月十二日，朱翊钧以太子身份在紫禁城文华殿中接受了大臣们的笺行礼。小小年纪的他，初次品尝到群臣拜伏脚下的权势滋味。

五年后，隆庆皇帝病逝，年仅十岁的朱翊钧以皇太子身份嗣位，登上了至高无上的龙椅宝座，是为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万历皇帝，史称明神宗。纵观其童年经历，从无名之子到九五至尊，好似一场美梦，神奇得

近乎虚幻。

皇帝虽然年幼，却并不是孤立无援——身后有望子成龙的母亲李太后，身旁有尽忠职守的司礼太监冯保，身前有兢兢业业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本人也有励精图治的决心，有意成为一代明君。

此时此刻，朱翊钧还无法想象，在他成人后将会有一场异常尖锐的围绕解决立太子问题的“国本之争”发生，给他带来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困扰和苦恼，至死也未能摆脱。他的父皇明穆宗因卷入立储之争的经年恐惧，也宿命般地轮回在他的长子朱常洛身上。

万历六年，李太后为万历皇帝选立锦衣卫都督同知王伟长女王喜姐为皇后。王喜姐是绍兴府余姚县人，性情端谨，淑颜姣美，但万历却不大喜欢她，加上王皇后一直无子，愈发失宠。

有一天，万历皇帝到慈宁宫给李太后请安，刚好太后不在，宫女王氏上来奉茶。万历看到她娉娉婷婷，清秀可人，一时春心萌动，于是私下临幸了她。按照皇宫惯例，皇帝临幸宫女后，应该赐一物件给对方，以作为临幸的凭证。但万历素来畏惧母亲，认为私下临幸太后宫中的宫女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没有给王氏任何信物，自顾自地去了。

谁知道这片刻风流后，王宫女竟然怀上了龙种。李太后本人也是宫女出身，她知道事情究竟后不但没有为难王宫女，还十分高兴地招来万历皇帝，告知其事。但出人意料的是，万历竟然矢口否认曾经私幸过王氏。只是这否认没有任何效果，因为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专人记录，万历在慈宁宫临幸王宫女的事早就被宦官记录在书册中。李太后命人取来《内起居注》，万历实在无可抵赖，才红着脸默认了。

万历皇帝对王宫女的临幸只是一时兴起，并不当真，新鲜劲儿一过，便不想负责任，因而他对王宫女也没有什么感情。李太后却是抱孙心切，告诉儿子道：“我年纪已经大了，但还没有尝过抱孙子的滋味。如果王宫人生个男孩，这是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可不能计较原先的贵贱啊！”

李太后信奉佛教，为了保佑王宫女诞下麟儿，又特意请高僧紫柏前往五台山道场做法。十月怀胎后，王宫女果真生下了万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在李太后的坚持下，王宫人被立为恭妃，终于成为有名号的嫔妃，但这并未改变她备受冷落的局面。明代皇储建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因皇后王喜姐无子，那么应该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但由于皇帝讨厌王恭妃，连带嫌弃她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根本就不打算立他为太子。

当时万历正宠爱容貌艳丽的德妃郑氏，情深意笃。郑妃聪明机灵，意志坚决，喜欢读书。皇帝对她言听计从。郑妃怀孕后，万历亦请紫柏大师做法事，保佑爱妃生下儿子。不料天不遂人愿，郑妃头胎只生下了一个女儿。尽管心中失望，但皇帝还是晋封郑妃为贵妃。等到郑贵妃第二次怀孕，万历特意派人到武当山请道士做法祈祷，这次郑贵妃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朱常洵。从这个时候开始，郑贵妃母子逐渐成为朝野注目的人物，并招致了几乎所有人的唾骂。

因为郑贵妃是皇帝的心尖，生下儿子后，万历欣喜若狂，立即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宠冠后宫。主政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等人认为皇长子朱常洛年已五岁，生母王恭妃一直未闻加封，但郑贵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显见得是郑贵妃专宠。大臣们担心将来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发生，于是上疏请册立皇长子为东宫，有“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之语。但万历皇帝一心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甚至和郑贵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还把誓言写在黄纸上，放在玉盒里，作为日后凭据，交由郑贵妃保管。

由于大臣群起反对立郑贵妃之子，万历皇帝只得采取拖延之策，下诏说：“皇长子年幼体弱，等二三年后再行册立。”于是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怀疑万历将立第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力辩，被贬为广昌典史。之后因此而得罪，被贬官夺俸者不计其数。

这次皇帝与大臣之间为争立太子而引发的斗争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国本之争”。因册立皇太子系国家存亡根本大事，故称之为“国本”。“国本之争”是继嘉靖朝“大议礼”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皇帝与大臣的冲突。大臣力争，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皇帝不听劝谏，一拖再

拖，大臣再争，争了十五年，使得原本激烈的宫廷斗争愈发变得错综复杂。

万历皇帝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自古以来嫡长制就是万世上法，太子必须立皇后所生之嫡子，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王喜姐病死，再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分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万历皇帝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上皇后为止。为了心爱的妃子，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最终还是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世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偏偏王皇后命大，虽然体弱多病，却是迟迟不死。不仅如此，皇后还仗着背后有李太后撑腰，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

皇帝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万历到母亲李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忽然露出不满意的表情，问皇帝为何迟迟不立太子。万历自小在母亲严格管教下长大，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万历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惶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常洛是都人之子。”意指朱常洛出身卑贱，生母只是个宫女。但皇帝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母亲也是宫人出身。当李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之子”时，他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这件事后，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疏。这封奏疏写得极为高明，虽然也是催促皇帝早立太子，却巧妙地回避了立谁为太子的关键点，只强调“多子多孙”天伦之乐，居然机缘巧合地打动了皇帝。万历终于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

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万历大大闹了一场。万历心疼爱妃，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下诏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内阁首辅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皇帝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

郑贵妃听到消息后，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还是要奋力作最后一搏。她从寝宫翊坤宫的房梁上取下玉盒，这是她最后的制敌法宝——里面装有皇帝誓朱常洵立为太子的誓言。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尘封多年的玉盒时，不禁大吃了一惊：那纸皇帝亲书的手谕已经让衣鱼咬破，“常洵”两字刚好进了蠹虫腹中！

万历皇帝见状，呆立良久，怅然若失。然而天意难违，他终于还是下定了决心，不顾郑贵妃婆娑的泪眼，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前后争吵达十五年，使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怏郁不乐、天下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正式告一段落。而大明王朝也已经在皇帝的消极与贪婪中，走到了风雨飘摇、油尽灯枯的一天。

但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1) 浣衣局：俗称浆家房（洗衣处），明代内官（宦官）八局之一，位于德胜门以西，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由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

(2) 俺答：即阿勒坦汗，又译安滩，蒙古鞑靼部首领，据河套，驻库库屯（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控制蒙古各部。自嘉靖十九年（1540年）至隆庆四年（1570年）率兵南侵十余次，蹂躏明边境，明朝廷深以为忧。

(3) 明太祖朱元璋曾制定后世子孙取名的规则：他的每一个儿子都作为一支，每一支都拟定了二十字辈分，作为一世，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则临时确定。如其第四子朱棣（明成祖）下面的二十字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静、迪、先、猷。但名字的下一个字也不能随便取，而是要按五行相转。例如，朱棣这个辈分的都属木德，他的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孙子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以后则周而复始地循环，意思是传之永久。可惜的是，朱元璋为子孙们拟定的二十字只用了一半，刚用到“由”字，他所创建的明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第一章 良辰美景

历时十几年的『国本之争』虽然结束，但万历皇帝依旧消极怠政，不理朝政，不批奏折，只躲在深宫中与最宠爱的郑贵妃相伴相守。流言再度纷起，传闻美丽聪明的郑贵妃正在积极谋取皇后之位，预备改立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万

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农历是癸卯年，按照阴阳学说，火运不及，寒乃大行，既属平气之岁，又是不和之年。大明王朝也如同这诡异的年运一样，平静的表面下涌动着蠢蠢暗流，漩涡的中心即是国本，亦即太子之位。

两年前，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立不喜欢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时人评论道：“从万历十四年阁臣申时行等请立皇太子，至万历二十九年皇太子之位始定。自古以来父子之间，未有受命如此之难也。”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幕并不是朝臣们前仆后继地上书，也不是久居深宫的慈圣太后李彩凤突然发威，而是万历早前写下的要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洛为太子的手谕正好被蠹虫咬去了“常洵”二字，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长叹道：“此乃天意也。”遂决定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历时十六年之久的“国本之争”虽然结束，但万历皇帝依旧消极怠政，不理朝政，不批奏折，只躲在深宫中与最宠爱的郑贵妃相伴相守。流言再度纷起，传闻美丽聪明的郑贵妃正在积极谋取皇后之位，预备改立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对于这场明争暗斗的太子之战，朝野间各有立场。被削官为民的前吏部郎中顾宪成在无锡设置东林书院讲学，影响巨大，遥相应和者极多，东林之名大著，人称“东林党”。东林党持嫡长子原则，支持现任太子朱常洛，于是时人称东宫皇太子为“大东”，东林为“小东”。朝臣亦各分成几派：有支持太子朱常洛的；有支持福王朱常洵的；更多的还是持中立态度的骑墙派。福王派又有三种情况：一是本来就是郑贵妃亲党；二是因见到皇帝站在郑贵妃一方而刻意逢迎圣意的；三则是完全出于妒忌东林党的私心而反对太子的。

廷臣们结成朋党，排除异己，上下呼应，交攻日盛。而万历皇帝则多年不上朝，不召见大臣，内外章奏悉留中不发，任凭紫禁城外洪水滔天，一律置若罔闻，于是政局愈发败坏。

但对天下莘莘学子而言，今年却是个好年头。癸卯正好是大比之年

(1)，按照惯例，本年秋季八月，将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主持举行乡试，为朝廷选拔出可用之才。

从春季开始，北京就陆续多了不少操各色口音的士子，客栈、旅舍、会馆(2)人满为患。有来参加乡试的，有来京师游寓看热闹的，更多的是已经登贤书的举人，提早来为明年二月的会试做准备。天下学子云集北京，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成了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

国子监为北平郡学改建，坐落在安定门内的成贤街上，与文庙相邻。大街两侧槐荫夹道，东、西两端和国子监大门两侧各建筑有彩绘牌楼——两柱三楼，灰瓦顶，冲天柱式。楼下有重昂五踩斗棋，主楼六朵，侧楼两朵。侧楼外柱凌空悬挂，形若倒垂的花蕾。四座牌坊对称呼应，极为气派。

国子监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前有集贤、太学两道大门。集贤门是国子监的正大门，三间三门，三柱五檩分心式木架，雅五墨彩画，灰瓦悬山顶。中门上悬“集贤门”云边竖匾。太学门是国子监的二门，三间一门，门上悬有竖匾。

国子监正堂称为“彝伦堂”，主要供皇帝临幸太学之用。彝伦堂堂后才是学生上课的讲堂。又设有支堂、博士厅、钟鼓房等，四周围以廊房、学生号舍和教官住宅，可以同时供数千人学习居住。

国子监不但是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和最高学府，还常常举办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譬如祭祀孔子、皇帝幸学、新科进士释褐等。所谓释褐，即指脱去布衣，换上官服。凡新科进士，无论是否授予官职，均须参加在国子监举行的释褐礼。因而从另一层意义上说，这里是进士正式步入仕途的起点。那些赶考的士子们抵达京师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要设法进入国子监参观，一是感受一下堂堂中央官学的气氛；二是去膜拜文昌古槐。

槐树在中国古代有着特殊的地位——周代在朝堂前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其下，三棵槐树分别代表着太师、太傅、太保，因而古人以“登槐鼎之任”喻三公之位，槐树成为“公卿大夫之树”。在最高学府中广种槐树亦成为传统，暗示国子监的太学生们可以考中高官。国子监的

槐树大多为元代种植，最著名者当属“文昌槐”。在民间传说中，文昌帝君是专管考试和文运的神仙，各地都建有庙宇供奉祭祀。而国子监文昌槐的种植处即是传说中昔日文昌帝君射斗的地方，愈发成为士子们到京必拜的神圣之地，那些朝夕行走于古槐之间、享受朝廷官员般待遇的太学生也成了士子们艳羡的对象。

在国子监就读的太学生均免服征徭，每月发给俸禄，逢年过节有赏钱，家属丧祭还有路费和抚恤金。能够成为太学生，自然都是非同小可之辈——要么是各地府、州、县学选送的成绩优异者，称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要么是因种种优惠条件，或者捐纳若干钱财而取得国子监学生资格，但不一定在监读书者，称为“监生”。监生又分多种，如文官三品以上荫一子入监，称荫监生；凡文武官员有功或死难者，可由皇帝特恩一子入监，为恩监生；七品以上官子弟“勤敏好学者”，也可作为恩监生特恩入监。

按照规定，贡生和监生无须取得秀才身份，即有资格参加顺天府⁽³⁾乡试。到直隶顺天府应试，这可是天下秀才们梦寐以求的机会。

原来每次乡试各地录取的名额事先都有规定，称为“解额”，且数量不一，按各地文风、人口而定。如：富庶之地浙江全省有九十个解额；山西六十个；地处偏远的云南、贵州更少，只有三十个；顺天则高居各省之首，多达一百三十五个。解额数目多了，录取的几率自然也相应增加。尤其是南方如江浙地区文化、经济相对发达，才人辈出⁽⁴⁾，竞争要比北方激烈得多，如果能到顺天府参加乡试，桂榜题名的机会要大很多。

正因为有解额限制，为了防止外地人在本地应试发解，占用本地解额，顺天府对考生的户籍资格要求极严，只有有户籍且长居本地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但制度归制度，仍然会有士子想尽办，甚至不惜冒籍⁽⁵⁾也要力争到京师应试。而太学生不论籍贯，均有资格参加直隶乡试，因而想方设法进入国子监读书，也成为一条取得顺天府应试资格的有效门路，秀水⁽⁶⁾才子沈德符即属于此类。

沈德符字虎臣，号他子⁽⁷⁾，其父沈自邠系万历五年进士，他本人出生在北京，可惜长到十几岁时，父亲突然英年病逝，他在京师无依无

靠，只得跟随母亲迁回故里，陪伴祖父读书。而今他已经长大成人，理该跟祖辈、父辈一样，考取功名，出仕为宦，报效朝廷。他本已经在家乡秀水考上秀才，取得了乡试资格，但为求稳妥，还是辗转托了关系，作为地方府学推荐的贡生进入国子监读书，其实真正目的就是想要在顺天府取得应试的资格。

跟许多贫寒学子不同的是，沈德符非但家境富裕，而且在朝中颇有根基，当今礼部尚书冯琦即是他父亲的同年⁽⁸⁾。他自小出入冯家，晚年方始得子的冯琦视其为己出，极为疼爱。今年沈德符得以以贡生身份入国子监，除了他自己才学不弱外，冯琦也从中出了不少力。

然而，即使有种种先天的便利，沈德符还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他祖父、父亲两辈均是进士出身，祖父沈启原是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陕西按察司副使，是著名的藏书家，学问渊博，精通诸学，药医、卜筮等，人称为“博物君子”。昔日权相张居正秉国，以位业自矜重，对客不交一言，唯一日在朝堂时问道：“哪一位是沈大人⁽⁹⁾？”显是对沈氏仰慕已久。此“沈大人”即是沈启原；父亲沈自邠二十三岁时金榜题名，以三甲同进士身份入翰林院，授翰林院检讨⁽¹⁰⁾，参与编修《大明会典》，荣耀无比。而他今年二十五岁，又是沈家长子长孙，却连举人的身份都没有，每每思虑于此，便会觉得有种仰愧先人的感觉。

出来学堂后，沈德符在太学门前的文昌槐附近站了一小会儿。那棵古槐树下挤满了士子，熙熙攘攘，争先恐后，虔诚跪拜者有之，仰头观瞻者有之，个个兴奋得满脸发光。

若是文昌槐真能灵验的话，那么国子监的几千太学生岂不是要个个中举，总共才有一百余名解额，又哪里轮得到外面的秀才？可实在也怪不得这些人盲从跟风，谁的内心深处不盼望自己能一举及第呢？膜拜文昌槐不过是些微真实心意的外露罢了。

沈德符微微叹了口气，正预备离去，忽见到一名白脸文弱书生费力挤到大树前，大声问道：“听说国子监里面有一处专门的焚毁妖书之地，是这里么？”

一名红脸士子接话问道：“妖书？是那篇《忧危竝议》么？”

“妖书案”是一桩著名悬案，牵涉“国本之争”。名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期间，采辑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了《闺范图说》一书。司礼监太监陈矩出宫时看到这本书，买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正处心积虑为儿子谋取太子之位，看到之后心中一动，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在原书中增补了十二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闺范图说》。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闺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出书人的初衷却各自有本质的区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有人开始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任职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忧危疏》，奏疏中痛切陈述时弊，请万历皇帝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做文章，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忧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闈”，逢迎郑贵妃。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吕坤确实比较冤枉，他原先的书被郑贵妃暗中改头换面，本来就与他无关，而还被人指控是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闈”，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整个事情牵涉到郑贵妃，万历皇帝装聋作哑，没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竝议》，以揭帖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

“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大吉。“忧危竝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奏疏《忧危疏》之基础上竝大其说，因为《忧危疏》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而《忧危竝议》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闺范图

说》中首载汉明德马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唯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忧危竑议》即所谓的“妖书”，一经面世，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闺范图说》一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万历皇帝看到《忧危竑议》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忧危竑议》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忧危竑议》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理由是，在戴士衡上疏弹劾吕坤之前，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公然有“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智”之语。

万历皇帝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经过严刑拷掠后，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而吕坤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

尽管“妖书案”轰动一时，但由于万历皇帝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震动。至于谁是《忧危竑议》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此案虽然已经过去五年，但毕竟还是一桩无头悬案，民间多有议论，许多士子记忆犹新，听说国子监有专门的焚毁妖书之地，均以为跟昔日妖书案有关，不由得来了兴趣，愈发围了上来。

那白脸书生操一口姑苏口音，见对方会意错了自己的意思，忙道：“我说的妖书不是《忧危竑议》，而是李贽之书。还有，听说这里还打死了一名姓林的太学生，有这回事么？”

李贽原名林载贽，号卓吾，福建晋江人。嘉靖、万历两朝曾任小官，后弃官著书二十年。他极具叛逆精神，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激烈抨击程朱理学，痛斥道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

行若狗彘”，为执政者厌恶，四处受到迫害。去年时，李贽来到京师，礼科给事中张向达闻讯上书弹劾李贽行为不检，其所著《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万历皇帝遂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李贽。李贽被捕后不久，即瘐死在锦衣卫诏狱中，其书籍被尽行烧毁，不许有留。

然而李贽虽死，其人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在士子中影响很大，许多人极为李贽文章中所展现的自由人格折腰。巷街社议，亦非李贽不欢，非李贽不适。当礼部尚书冯琦在国子监主持焚毁李贽著述时，贡生于玉嘉居然勇敢地冲上前来，当众宣称道：“我喜欢读李贽书，以为乐可以歌，悲可以泣，劝可以哭，怒可以骂，非庄非老，不儒不缠，每为抚几击节，盱衡扼腕，思置其人与师友之间。”并当面指责冯琦是假道学，是他害死了李贽。

于玉嘉当众冒犯辱骂朝廷重臣，遂被拿下，当场革除了功名，预备杖责后发回原籍金坛治罪，哪知道他体弱，竟然在受刑时被杖死，成为第一位被活活打死在文昌槐下的太学生，令人骇然。于玉嘉兄长于玉立是万历进士，时任刑部员外郎，也受牵累被削籍为民。

白脸书生所问即是这段往事，那红脸士子显是知情，却连连摇头道：“不可说，不可说。”

白脸书生正待再问，忽有一名瘦高秀才大力排开人群，莽撞地来到槐树前，一边抚摸树身，一边高声笑道：“我昨晚梦见一木冲天，就是这棵文昌槐，大吉之兆啊。”

白脸书生被那瘦高秀才推了一下，心中有气，有意贬损道：“一木冲天，乃是‘未’字，未中也。”声音虽然不高，却是清亮悦耳，一字一句传入众人耳中，众人顿时哄笑起来。那瘦高秀才先是一愣，随即露出怒色来。

一名青衣秀才忙道：“我昨夜梦见一只雉鸟贴天而飞，此必文门之象，稳中无疑。”白脸书生摇头道：“野味。”

“野味”即“也未”之谐音。士子们来到国子监朝拜文昌槐，无非图个吉利彩头，以求早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青衣秀才见白脸书生如此毒舌，登时大怒，上前扯住他衣领，喝道：“你这秀才好生无理，胡说八道些什么？”

红脸士子忙上前挽住青衣秀才手臂，劝解道：“这位小兄弟不过是开个玩笑，老兄何必当真？”青衣秀才怒道：“你懂个屁！”一甩竟然没能挣脱红脸士子掌握，愈发生气，道：“你跟这小白脸儿是一伙儿的，对不对？再不放手，我连你也打。”

瘦高秀才也怂恿道：“揍他！揍他！”

眼见一场争执不可避免，忽有人高声叫道：“大司成到了！”

众人闻声回过头去，果见国子监祭酒汤宾尹领着一群人从集贤门昂然进来。

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官职，因掌管国子监教育，清贵异常，非博学翰林不能出任。汤宾尹字嘉宾，安徽宣城人，万历二十三年会试第一，殿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内外制书、诏令多出其手，文采灿然，号称得体，经常受到皇帝奖赏。

难得的是，此人好奖掖人才，每有士子质疑问难，殆无虚日。他常常亲自批阅学生试卷，阅卷时把长桌连在一起，试卷如鱼鳞般铺开，左右各置一坛酒、一口剑。每逢看到好文章，就饮一杯酒，以示赏心悦目之快；每看到一篇荒谬之文，就舞剑一次，以泄心中郁闷。一时传为国子监佳话。他曾三次出任乡、会试考官，所取皆当世名士，见有才能但仕途坎坷者，不待人言即尽力推荐，所以在当世极有声誉，人称“汤宣城”。

汤宾尹头戴乌纱帽，身穿绯色常服，胸前、后背缀有云雁图案的补子，束金荔枝腰带，脸上没有了一贯的和善之色，颇为阴沉，似乎不大高兴。他身旁的官员也是一身绯色官服，补子却是孔雀图案，表明其三品官员的身份。在这个时候来国子监视察，又有大司成亲自陪同，一定

是上级部门礼部派来的官员了。

来人正是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字美命，号明龙，湖广江夏⁽¹¹⁾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以严厉著名。两年前，万历皇帝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特选其为太子讲官。不久前因太子力荐，升任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传闻其人正是本年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可谓掌握士子们命运前程的关键人物。

院内一时安静下来，士子们纷纷避开，为长官们让出道来。

沈德符正要退到一旁，郭正域的目光已经扫了过来，居然朝他点了点头。沈德符不得已，只得躬身回了个揖礼。

郭正域身后的一名便服老者打量了沈德符几眼，问道：“这贡生是谁？”郭正域低声应了一句。

那老者便走到沈德符面前，哈哈笑道：“十多年不见，你小子长这么大了。”

此人是中书舍人赵士桢，是宋太宗第四子赵元份之后，也算是前朝皇室贵胄，寄居乐清⁽¹²⁾。赵士桢祖父赵性鲁书法精妙，妍妙飞动，自成一家，年轻时游历京师以一手好字一鸣惊人，为嘉靖皇帝激赏，顺利步入仕途。赵士桢的发迹跟其祖父惊人地相似——他青年时入国子监读书，其书法得到祖父真传，骨腾肉飞，声施当世。某日万历皇帝偶然看到宦官自宫外购买的诗扇，惊叹不已，得知扇面为赵士桢所书后，当即召其入宫。赵士桢遂以布衣身份进官鸿胪寺主簿，近年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词翰声誉甚盛，号称“他途入仕”名士。

难得的是，赵士桢为人慷慨有胆略，不仅书法、诗文皆妙，还精于制造火器。他从小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受被侵扰之苦，成人后专注研究军事及火器技术，四处寻访名师，勤奋钻研，不惜自解私囊，散金结客，募工制造，终于在五年前制成噜密铳⁽¹³⁾。此铳安有回弹性良好的机械枪机，扣机即发，射毕即自动弹起，轻巧灵便，威力极大，被大量仿制后装备京营明军使用。

当年沈德符父亲沈自邠中进士后以擅书入选翰林院，与同样以书法

扬名的赵士桢多有来往，沈德符少年时见过数面，尚记得其面貌，忙上前参见，道：“赵世伯好。”

赵士桢尚有公务在身，不及与故交之子多谈，笑道：“明日老冯家大摆寿宴，你会来吧？到时候再引见一位贵客给你。”沈德符道：“是。”

赵士桢这才抬脚去追汤宾尹、郭正域。等到一行人过去，士子们便争相围上了沈德符，好奇地问他跟郭侍郎是什么关系。

沈德符为人温吞典雅，颇畏惧这样的场合，连连摇头道：“没有干系，没有任何干系。”

抬脚就要离开，但被众人团团围在中央，委实难以脱身。正难堪之时，忽有人高声叫道：“让一让，大伙儿让一让，我知道这贡生的来历！”旁人听他自认认得沈德符，忙自觉地让出一条道来。

一名年近三十的灰袍男子挤进圆圈中，问道：“兄台要刊刻诗集吗？”沈德符一愣，道：“什么？”

那人便又四顾一圈，笑容可掬地问道：“鄙人姓皦名生光，原也是顺天府生员⁽¹⁴⁾。有哪位兄台要刊刻文集、诗集么？鄙人可以代办。乡试在即，各位若是投诗献文给名公巨卿，先扬名于京师，可就大大占了先机。”

众人这才知道这伶牙俐齿、满口京腔的男子不过是来招揽主顾，不觉有些扫兴气沮。皦生光见无人应答，趁机扯着沈德符出了包围圈。直到出集贤门才松手，笑道：“沈兄，你可又欠我个人情。”

沈德符新近通过雇请的帮佣林大郎介绍，向皦生光买了一对玉杯，见过一次面，想不到今日在国子监再次遇到，而且靠他解了围，很是感激，忙道：“多谢皦兄。”皦生光毫不客气，大言不惭地笑道：“谢是应该的。”

沈德符见他右手实指勾了几勾，这才会意过来，心头虽略感不快，但还是立即从怀中摸出一小块银子，递了过去。

噉生光笑嘻嘻地接了笼入袖中，又问道：“那对玉杯可还合意？”沈德符对这唯利是图的同行印象不佳，只漫应道：“还好。小弟还有些俗务要办，这就告辞了。”噉生光笑道：“好咧，咱回见。”

出了东牌坊，正想招手叫车，忽听见背后有人叫道：“喂，兄台留步……”回头一看，却是那白脸的毒舌书生追了上来。

沈德符想到适才他在文昌槐下的言语，虽然有些恶毒，却也解得妙趣横生，不禁笑了起来。

白脸书生微露愠色，道：“你笑什么？”沈德符忙道：“没什么。就是想到刚才兄台……”

白脸书生道：“你也不相信拜文昌槐就能桂榜题名，对不对？不然你们这些国子监的太学生不早就个个是举人了。”

想法倒是与沈德符不谋而合，但他不便直接附和，只微微一笑，道：“还没有请教兄台尊姓大名。小弟姓沈，名德符，浙江秀水人氏。”白脸书生道：“我姓鱼，名宝宝，苏州人氏。”

忽有人接话道：“鱼宝宝？这名字有趣。若是姓马，就是马宝宝，姓羊的话，就是羊宝宝……”正是适才在国子监帮助过鱼宝宝的红脸士子。

鱼宝宝听他拿自己的名字开玩笑，立即反唇相讥道：“那么你姓猪的话，岂不就是猪宝宝？”话一出口，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忌。

明代立国以后，太祖皇帝朱元璋特别注意文字细节，以致疑忌丛生，酿成了人心惶惶的文字之狱。他出身穷苦微贱，当过和尚，因此文词中凡有“光”“秃”“僧”“生”这类字眼十分忌恨。又因作过义军韩林儿部下的红巾军，曾被元朝官员斥之为“红寇”“红贼”，所以当了皇帝后对“贼”“寇”及形音相近的字都很忌讳。浙江府学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本来是极力颂扬太祖的，却被认为是嘲讽他当过和尚，立即被斩首。许多文人学士、朝廷官员皆因为文章或上书中无意中用了这些字眼而莫名其妙地遭到杀戮。在其他文字上也多有

禁忌，如生怕元朝卷土重来，将“元来”一词改为“原来”，元姓因此在人间匿迹多年。

鱼宝宝虽然说的是“猪”，但“猪”与国姓“朱”同音，也在忌讳之列。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曾诏告天下道：“照得养猪宰猪，固寻常痛事。但当爵本命，有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猪类不许喂养、买卖、宰杀。如若故意违背，本犯并当全部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禁止民间养猪杀猪。群臣上书反对，均没有用处。直到次年清明，太常寺奏：陵寝祭牲已有定制，猪为必用之物，请弛其禁。武宗才许解除禁令。

像鱼宝宝这类的话，虽只是口误，但如果被人告发，即使不至于有性命之虞，但金榜题名这辈子肯定是别指望了。是以他话一出口，便回过神来，愣在那里。

沈德符却佯作未闻，转问那红脸士子道：“敢问兄台贵姓？”红脸士子一边似笑非笑地看着鱼宝宝，一边转动着左手中指上的金戒指，道：“放心，我不姓马。鄙姓傅，单名一个春字。”

沈德符却是久闻其名，道：“啊，你就是傅春？我在浙江会馆听过你的故事。”傅春笑道：“一定是听浙江会馆戏班那帮人说的吧，肯定没什么好话。”

原来这傅春是山西大同富商之子，自小寓居北京，为人豁达不羁，迷上了黄华坊勾栏胡同的头牌红妓齐景云，二人感情笃深。他为了替齐景云脱籍赎身，不惜倾家荡产，将房子都卖掉了，弄得自己在京师都没有了容身之处，不得不栖身在浙江会馆戏班中，也算是京师的一桩异闻。他今年也将以商籍⁽¹⁵⁾的身份参加顺天府乡试。

沈德符笑道：“全是好话，才子配佳人，大伙儿可都称赞傅兄有情有义呢。”傅春道：“哈哈，多谢。我也是久闻沈兄大名，听说沈兄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朝野典故、人物来历了然于胸，没有什么你不知道的，是全浙有名的大才子。”

沈德符道：“那是浙江会馆的人瞎传，什么大才子，我可不敢

当。”又问道：“傅兄还住在浙江会馆么？我那里倒还有几间厢房，空着也是空着，傅兄若是不嫌寒舍简陋，不妨搬来暂时栖身。”

傅春正为居处发愁，闻言大喜道：“沈兄如此高义，傅某多谢了。”沈德符笑道：“择日不如撞日，傅兄今日就可以乔迁，我这就回去命人收拾。”

他二人言语投契，一见如故，自说个不停，一旁鱼宝宝早不耐烦起来，道：“你们两个倒是对上眼了，那我怎么办？”

沈德符愕然道：“什么你该怎么办？”鱼宝宝道：“我新来京师，也没有住处，你为何单单只邀请傅春，不邀请我去你家寄宿？”

沈德符闻言哭笑不得，道：“我跟傅兄虽然是刚刚谋面，却早闻大名，可是鱼兄你……”鱼宝宝决绝地道：“我也要去！我付房钱！”

沈德符道：“不是……如果鱼兄要租房子，京城多的是地方……”鱼宝宝却摆出霸道的样子，道：“不，我就要住你那里。”

沈德符见这人蛮不讲理，摇了摇头，正要走开，傅春却笑道：“既然鱼兄那么想当租客，不如就租给他好了。反正空房有的是，沈兄适才也说过，空着也是空着。”

鱼宝宝登时展颜笑道：“还是小傅为人和气。傅兄，咱们这就去新家看看吧。”竟似已完全将沈宅当做自己的居处，主人反倒成了外人。

沈德符虽觉不妥，转念想道：“他们二位都是准备应试的秀才，说不定可以互相督促读书、探讨学问，这其实是件大好事。”他性情本就随和，见事已至此，只能点头应允。

鱼宝宝问道：“你家住在哪里？”沈德符道：“石大人胡同。”鱼宝宝道：“呀，那可是名宦如云的著名胡同。”

沈德符道：“此处寓所我也是租的。而且准确地说，寓所在石大人胡同北面的小巷子里，叫堂子胡同，但赶车的往往不知道，你得说石大人胡同他才知道。”

随手招手叫过来一辆马车，果然一说“堂子胡同”，车夫立即露出迷茫之色，听到“石大人胡同”后才应道：“好咧，几位请上车，这就走啦。”

石大人胡同位于京城东边的黄华坊。之所以叫石大人胡同，是因为天顺年间权臣石亨曾住在这里。石亨宅邸豪华宽敞，有房三百八十间。石亨因谋反被杀后，宅子充公，嘉靖年间又赐给武将仇鸾。仇鸾生前欺上瞒下，隐瞒败绩，死后被戮尸，传首九边。此处大宅子也成为所谓的凶宅，凡是住过这里的人都是下场惨烈，且祸及家族，无人敢接手，官方索性将其地改置为宝源局⁽¹⁶⁾。

石大人虽败，但居住在石大人胡同的名流仍然不少。除了寿宁公主朱轩嫔和驸马冉兴让外，威震天下的宁远伯李成梁的赐第也在这里。

李成梁字汝契，号引城，本是朝鲜人氏，其高祖李英内附明朝后，授铁岭卫指挥僉事，李家从此世守明关。李成梁本人骁健善战，颇有将才，镇守辽东三十年中，与女真作战多次奏捷。朝廷对其极为器重，“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迭。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李氏父子六人俱为大帅，贵震天下。

但这位辽东总兵因位望益隆，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其辽东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院中畜养有两千余名美女，尽以数十香囊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花费多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至此。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李成梁将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私囊。边关将帅如此坐大一方，自然令朝廷猜忌。万历十九年，有言官以不法之事上书弹劾，六十五岁的李成梁遂被罢官免职，闲居在京师赐第中，迄今已逾十年。

沈德符租住的即是李成梁宅邸后院分出来的一处偏院，名为“藤花别馆”。本来按照国子监制度，太学生都须住在监内号舍，不可随意外出。但明朝嘉靖以后，皇帝怠于朝政，学制也随之松弛，对学生管制放松。许多监生本身就是高官子弟，只是挂名，根本不在国子监就读。而一些家里有钱的贡生如沈德符等人，也在京师租了单独的住所，一是图个清

静，可以安心读书；二是日常起居有仆人照顾，生活要方便得多。

藤花别馆的大门开在北边的堂子胡同，正好与李宅的后门相邻。傅春和鱼宝宝认得了门户，便各自回会馆、客栈去取行囊。沈德符独自进来巷子时，正见到李府管家站在门边翘首张望，似是在等待什么人。他小时候常常跟随父亲出入权贵之门，深知大户人家多有隐秘之事，便佯作不见，自行推门进院。

藤花别馆是一处古朴无华的小院，有坐南朝北的正屋三楹，堂名“春晖”，东、西各有厢房三间。院子中种有几树紫藤，茎长叶茂，爬满院中的棚架及西厢房屋。正值花开季节，紫色的小花一丛丛垂坠，如翩翩起舞的小蝴蝶，幽香扑鼻，雅致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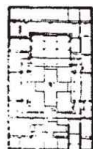
老仆沈琮闻声迎了出来，问道：“公子回来了。是要立即沐浴更衣，还是要先吃点东西？小人这就去厨下烧些热水。”沈德符道：“不必。你先将厢房收拾一下，咱们家有客人要来。”随口吩咐了沈琮。正要进堂时，忽听见门前有车马声，随即有人叫嚷着跳下车来，口中说的分明是女真话。

沈德符不禁心念一动：宁远伯李成梁与女真人来往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他虽闲居京师多年，迄今仍能遥控边关局势，尚有大批生意在辽东。稀奇的是，这些女真人拜访李成梁为何要乘马车、走后门，如此刻意掩人耳目，莫非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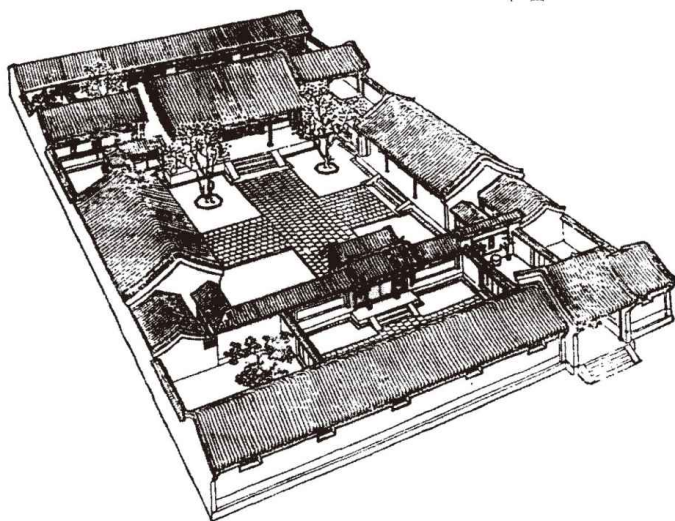
一时好奇心大起，悄悄走到门边，从门缝中往东首望去——李府后门果真站着三名体貌彪悍的女真人，其中一人伟躯大耳，他居然认得，正是统一了女真各部落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

沈德符在京师出生，一直长到十几岁，少年时常常跟随父亲出入士大夫及中官勋戚家。他曾经到西四北七条泰宁侯陈良弼府上做客。陈良弼时任总督京营戎政⁽¹⁷⁾，除掌有关京营操练事务外，还负责接待前来京师朝贡的少数民族首领，时常奉命设宴款待蒙古鞑靼部落、瓦剌部落以及辽东女真部落等。不过当年沈德符在陈府见到努尔哈赤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建州女真首领，而今却已经统一了女真，被大明封为正二品

的龙虎将军，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平面



北京典型四合院的鸟瞰与平面

十余年过去，努尔哈赤的容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是沧桑成熟了许多，不再年轻，脑后拖着的长辫中间杂有不少华发。他虽然已成为辽东实力最强的女真首领，但对大明仍然相当恭顺，每隔几年便会亲自来京师朝贡。他的人出现在北京的胡同中并不是什么奇事，奇的是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李成梁家的后门口。须知他跟李成梁有两段难解的冤仇。

一段是夺妾之恨。努尔哈赤年少时出入辽东总兵李成梁家中，如若童奴，李成梁亦抚之如子，教其读书识字。后来努尔哈赤成人，与李成梁宠妾喜兰有染，李成梁得知后欲下杀手，努尔哈赤侥幸逃脱，喜兰悬梁自尽。

另一段则是杀父深仇。努尔哈赤脱离李成梁后不久，李成梁派兵攻打女真古埒城。城主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的亲姐姐，正好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在古埒城探亲，城破时一并被明军杀死。虽然

李成梁后来令努尔哈赤承袭都督指挥的官职作为补偿，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努尔哈赤怎么可能轻易释怀，而今又在李成梁失意官场之时登后门拜访呢？

尚在疑惑之中，李府管家已将努尔哈赤等悄然迎了进去。沈德符一时不明所以，也不再多想。

当日傍晚，鱼宝宝和傅春先后脚搬进了藤花别馆，住进西厢房中。二人都没有多少物品，安置起来不算太费事。

沈德符道：“二位还需要什么，直接告诉老仆人就是，无需客气。”傅春笑道：“沈兄这里实在方便，离景云寄居的勾栏胡同极近。等日后我们安顿下来，再好好向沈兄道谢。”

沈德符道：“这不值什么。”又问道：“寒舍简陋，鱼兄可还满意？”鱼宝宝大大咧咧地道：“还好啦。”

吃过晚饭，沈德符与鱼、傅略略寒暄几句，便回房读书，一直到深夜。临睡前往窗外一看，鱼宝宝的房间还亮着灯，大约也正埋头苦读。虽然此人有些莫名其妙，言语也往往蛮横无理，但沈德符对他印象并不坏，觉得他身上颇有姑苏人的灵秀之气。想了一想，披上外衣，欲到窗前提醒鱼宝宝早些安歇，哪知道开门一看，傅春正坐在紫藤架的石凳上，傻傻地仰头发呆。

见到沈德符出来，傅春颇有些不好意思，招手叫道：“沈兄过来坐。”

沈德符走过去坐下，也如傅春一样仰望——黑漆漆的花藤遮住了黑漆漆的天空，所能望见的，只有一颗忽闪忽闪的星星，刺破漆黑夜空，穿透树木缝隙，欢快地跃动着，给人以安慰、希望与勇气。

二人就这般枯坐着，别有一番情怀，安详如海面上轻轻吹袭的和风，喜悦如青山上透射过林木的晴光。

许久后，傅春忽然开口问道：“小沈，你心中可有什么放不下的人？”

我是说，你这一辈子永远也无法放下的人。”沈德符微一迟疑，即应道：“当然有。”

不知怎的，他心中最严实的记忆闸门被打开了，奔泻而出的洪流令他有了强烈的要倾述的愿望。就在这个怪异的黑夜里，他向第一次见面的傅春讲出了他最隐秘的心事，并鼓足勇气说出了那个他十几年来都无法忘记的名字——雪素。

次日起床后，沈德符先去了趟国子监，到下午才回到家。傅春和鱼宝宝均已出门，他便匆匆梳洗，更衣后取了玉杯，出门赶去礼部尚书冯琦府邸，为其母冯老夫人七十岁华龄贺寿。

礼部尚书冯琦宅邸位于仁寿坊铁狮子胡同。这是一处官房，并非私宅，但却是北京城中排得上号的好宅子，院落多达五进，又分东、西两部，正应了明代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说法：“大官人须居大房子。”

沈德符到达时，冯府大门前已经停了许多车马仆从，看来今日到访的宾客着实不少。这也难怪，冯琦为人一向低调，从不张扬家事，像今日这般为母亲公然操办寿宴还是第一次。他长居中枢之位，又久有入阁一说，除了亲朋好友外，想要赶来巴结这位未来宰相的京官不在少数，寿宴自然是最好的机会。

站在大门口迎客的是冯琦的堂弟冯瑗和冯琦的门生公鼎。冯瑗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官任户部员外郎，虽然年轻，却是朝中有名的能吏，任地方官时，每每大计⁽¹⁸⁾为最。

冯琦嗣子冯士杰则懒洋洋地倚靠在一旁，厚重的眼袋耷拉在肉嘟嘟的脸上，完全没有世家公子该有的俊秀倜傥之气，倒像是站在胡同口晒太阳的闲汉。直至见到沈德符，精神才略微一振，迎上来勉强笑道：“德符你总算到了，父亲大人已经催问过两次了。快些随我去书房见客。”

沈德符听说堂堂礼部尚书连续两次催问自己到了没有，虽然明知对方是看亡父的面子，仍很是受宠若惊，忙将作为寿礼的玉杯递给冯瑗，跟随冯士杰跨进大门。

冯士杰与沈德符年纪相仿，是冯琦堂弟冯璉之子。冯夫人姜敏是太医姜岚之女，婚后一直无所出，因而过继了冯士杰为嗣子。按照惯例，既是正室夫人姜敏名下之子，冯士杰就有了嫡长子身份，该享受尚书之子的一切待遇。但近来事情却起了变化。

几年前，冯母蒋氏做主为冯琦娶了一名年轻美貌的小妾，姓夏名潇湘，原是贫苦人家的女儿，父亲死后无力安葬，遂当街下跪，卖身葬父，正好冯老夫人去寺庙烧香撞见，心生怜悯，便帮她安葬了生父，带她回来冯府。做了几个月婢女后，冯老夫人喜欢她勤快本分、忠实可靠，坚持要将她许给冯琦为妾。本来冯琦与姜敏夫妻情深，他本人一直相当抗拒娶妾，但听到夏氏名叫潇湘，暗合他书房的名字，心念一动，破天荒地应允了。夏潇湘倒也争气，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分别取名士楷、士桀，虽然是侍妾生的庶子，却在血缘上比冯士杰更亲近一层。冯琦老来得子，欣喜异常，愈发宠爱夏潇湘母子，冯士杰的地位于是有了危机。他性格柔弱平庸，倒也无所谓，可嗣母姜敏却不愿意眼睁睁地看到夏潇湘一方得势，多有借主母身份压制刁难之举，一向平和的冯家陡然变得气氛紧张起来。

而今日这场寿宴，既是为冯老夫人贺七十大寿，也是要庆贺夏潇湘次子冯士桀一周岁。冯府行事一向低调，如此公开举办宴会还是第一次。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冯老夫人或者是冯琦本人有意为之，目的在于抬高夏潇湘母子的地位。

冯士杰是个心中藏不住事的人，又自小与沈德符相识，一路走到东院的竹苑时，沈德符已经从他的絮叨中大概知道了冯家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

尚书府书房是一处独立的建筑，位于东院的竹林中，号称“万玉山房”。“万玉”即“万竹”，君子比德于玉，已而比玉于竹，“山”则是因为书房修建在一处高岗上，故得此名。

这里万玉森森，既是冯府地势最高处，也是最僻静之处——临风而听，琮琤净净，与天籁合，悠然若韶之入耳。无闹市之嚣尘，有山野之

清幽，真乃读书好去处。书房主人冯琦曾自题一诗云：

本是潇湘人，最爱潇湘竹。
何处邱中琴，历历潇湘曲。

冯琦字用韞，号琢庵，山东临朐人。曾祖冯裕以戌籍⁽¹⁹⁾中进士，至冯琦一代，已是四世进士。他于万历五年中二甲第三十七名进士时，年仅十九岁，随后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当时执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性情严峻，对人少有称许，居然也称赞冯琦道：“此幼而硕者，国器也。”

之后冯琦仕途一帆风顺，授编修，进侍讲，充日讲官，升少詹事，晋礼部右侍郎，又升尚书。其人明习典故，学有根底，宽厚平和，内外称誉。当今天子万历皇帝对其品学极为赞赏，若不是内阁首辅沈一贯多方阻挠反对，冯琦早就入内阁为辅政大学士了。

沈德符与冯士杰联袂进来书房时，冯琦正与两名五十来岁的长袍老者围在案桌前指指点点，似在品评着什么，交谈甚欢。其中一人正是沈德符在国子监遇到过的中书舍人赵士桢。

沈德符忙上前一一见礼，又问道：“敢问这位老先生尊姓大名？”冯琦奇道：“你不记得了？这位是辽东巡抚李植，也是我和令尊的同年，你小时候他还抱过你。”

沈德符“啊”了一声，道：“小侄实在糊涂。李世伯的名字总是铭记于心，只是不记得样貌了。”李植笑道：“不怪你不记得，老夫一直外放为官，抱你的时候，你还在襁褓之中呢。”

明代外官不奉诏书不得私下返京，辽东巡抚又是边关大吏，位高权重，事务繁剧。沈德符见李植一身便服出现在同年家中，颇为惊异，问道：“李世伯何以会突然返京？”李植登时收敛了笑容，叹道：“还不是因为马将军和高税监闹不和！”

“马将军”即是现任辽东总兵马林，“高税监”则是皇帝派去辽东收税的心腹宦官高淮。

当今万历皇帝爱财如命，为了方便搜刮民财，听从锦衣卫正千户郑一麒、羽林左卫中所百户马承恩之奏，往各地派出大量矿监和税监。所谓矿监，即指某地一旦发现金矿、银矿、朱砂矿等矿产，皇帝就指派一名宦官前去主持，官衔是“某地某矿提督太监”。而朝廷税收本由户部主持，户部有自己的税务机构，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一套征税系统，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简称为税监。矿监和税监仗着是皇帝代表，到各地横行不法，四处扰民，引发了极大混乱。多年来，上书请求裁撤矿税宦官的奏章不计其数，万历皇帝一律不听，只以求财为首要目标，凡是涉及矿税监与地方官员纷争的案子，一律偏袒宦官，地方官员多有因此被逮捕下锦衣卫诏狱者。

辽东是饶产之地，又设有多处与女真人交易的市集，自然一早落入万历皇帝的眼中，高淮就是皇帝派在辽东的税监。他到任后蓄妻养子，大肆侵饷渔夺，强行索取厚馈。原先宁远伯李成梁任总兵时，任凭他胡作非为，丝毫不加干预。等到李成梁罢职，高淮依然故我，私养死士二千余名、骑兵七八百，常常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公然以大明天子的名义向朝鲜、女真索要冠珠、貂马等珍稀之物。新任总兵马林却是个鲠介的军人，看不起高淮这等狐假虎威、不学无术之辈。二人起了激烈冲突，势如水火，遂各自争相上书弹劾对方。万历皇帝还是老一套的消极办法应付，佯作不闻，置之不问。

李植道：“辽东是边疆重地，而今却因为一名税监乱成一团，老夫身为巡抚，也难以居中调停，遂自请回京述职，一是想请圣上召回高淮；二来也要与赵中舍商议一下噜密火器的改进。”他轻轻喟叹了一声，转忧为笑道：“今天是冯府的大好日子，先不谈公务。老夫这次回来赶得巧，正好遇上冯老夫人七十大寿，又听说沈北门的儿子新入了太学，可是等不及要见上一见。”

几人寒暄一阵，聊起一些往事。沈德符记忆力极佳，对少年时听到的各种人物事件、典故逸闻烂熟于心，谈起来京都故事，居然有一些是冯琦等几位大名士都不知道的。

李植笑道：“贤侄有这等本事，今年乡试一定是高中桂榜。”沈德符忙自谦道：“李世伯谬赞，小侄后学晚进，不过是略微认得几个字、记得几本书罢了。”

正好冯府管家奉冯老夫人之命来请冯琦出去见客，说是东宫太子朱常洛派了亲信太监王安来贺寿，几人遂一道往宴厅而来。

冯琦命嗣子冯士杰引众人先行，自己特意落在后面，叫住沈德符问道：“尊慈母可还好？最近可有信来？”

沈德符不觉心中暗暗纳闷，这本是初次见面的套话，可他就读国子监后已几次三番登门拜访冯琦，问候沈母这句早在第一次拜见时冯琦就已问过了，第二句则更有些意味深长。一时难解其意，还是答道：“前日刚收到一封家母的亲笔书信，家里一切安好。”

冯琦道：“沈夫人可有在信里提及什么特别的事？”沈德符道：“家母只命小侄安心读书，力争早日成就功名。”

冯琦沉默了一会儿，道：“嗯，男儿志在功名，报效朝廷，自然是好的。不过如果你能像令祖沈公那样，安居乡里，读书治学，也不失为人间美事。”

沈德符祖父沈启原原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因简慢抚台被弹劾，遂自行解任归乡。沈氏为当地世家大族，建有万书楼三楹，沈启原返乡后进一步积贮图书，将“万书楼”扩建为“芳润楼”，终日读书，足不入城。沈自邠病死京师后，沈德符随母亲迁回秀水，即由祖父沈启原教导。

沈德符听了冯琦的话，心中一动：对方的话似是在暗示他该放弃科考，学习祖父的林下之风，闲居山野，可这不合常理呀。而且他新入太学的时候，冯琦还极力勉励他一定要努力读书，争取早日金榜题名，入翰林院修史治学，方能弥补其父英年早逝的遗憾。怎么才过了几个月，口气就完全变了呢？莫非冯琦认为他才学不够，预料到他此次乡试必然会落榜而归？

心头既是疑惑又是惶恐，正想问个清楚，冯琦却只是饶有意味地拍了拍他肩膀，叹息一声，便加快脚步，去追前面的李植等人了。

冯府寿宴的地点设在妙香苑。这里本是一座花园，植满玉兰、海棠、牡丹、桂花四种花卉，取“玉堂富贵”之意。其中尤以海棠为盛，西府海棠、木瓜海棠、贴梗海棠等诸多名品相映成辉。水池边的垂丝海棠临水照花，犹如佳人照碧池，清新更胜桃李。

为了举办寿宴，冯府特意在临水的亭子边搭建了一座戏台，女眷和宾客则分坐在园墙边的廊道中，中间隔有屏风和竹帘。鸟语花香，春光怡人，别有情趣。

冯琦一行到来时，台上的花旦正嚯嚯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缠绵婉转，颇应暮春的时景。

李植很是诧异，问道：“这是什么戏？”

冯琦也是头一次听到，只觉得文辞优美，嘴角噙香，正要招手叫人询问，沈德符忙道：“这是临川名士汤显祖汤老先生的新作，名曰《牡丹亭还魂记》，小侄不久前在浙江会馆中听过。”

北京虽是京城，但却少有公开演戏的场所。反而是外地人创建的会馆大多建有戏楼，也请有专门的戏班子唱戏。冯府今日请来助兴的戏班，恰好就是来自名气最大的浙江会馆。

李植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老汤，难怪能写出这等好词。”

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万历五年亦跟冯琦、李植等人一同参加了会试，其时声望极高，冠世博学，才思万端，似挟灵气，号称“绝代奇才”，大有独占鳌头、一举夺魁之势。权相张居正久闻汤显祖才华横溢，倾心笼络，令其与儿子张嗣修交往，以抬高身份。汤显祖性情耿介，不愿意攀附权贵，由此得罪了张居正。结果当年发榜，张嗣修高中榜眼，

汤显祖则名落孙山，直到张居正去世后才进士及第，步入仕途。但又不满朝政腐败，便干脆挂职回乡，建书院，写戏文，操觚染翰，竞创新曲，又得了“千秋之词匠”的雅号。

李植忍不住叹道：“一直没有老汤的消息，想不到他改写戏剧，居然也做得有声有色，果然不愧是绝代奇才。老冯，你真该找机会向朝廷举荐老汤，不能让这等大才子白白沦落民间。”冯琦轻叹一声，低语道：“老汤……他怕是再也不会理老夫了。”

原来汤显祖与名士李贽交情极好。李贽被捕下诏狱后，汤显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给冯琦，请他出面营救。冯琦本人素来反感李贽的离经叛道，此次弹劾李贽，他也是主要发起者。接到汤显祖的求情信后，他心中犹豫，反复盘算，最终还是出了面。李贽遂没有被判死刑，而是要押送回福建原籍，交由当地官府严加管束。李贽闻讯后感慨道：“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又道：“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遂夺刀割喉自杀，一刀未能致命，两日后才在极度痛苦中气绝死去。东厂锦衣卫生怕承担“失刀”的责任，上奏称李贽“不食而死”。李贽虽死，著作被焚，影响力一时难以消除，其追随者及信徒多有将其死怪罪到礼部尚书冯琦头上者，汤显祖更是写了一封声色俱厉的绝交信给他。而今晚冯府大寿，戏台上演的居然是汤显祖的新剧，也可谓意外之中的巧合了。

那《牡丹亭还魂记》着实写得典雅清丽，充满诗情画意。几人静静站在月门听完一出，心头各有一番复杂滋味，等到台上换了热闹的武生戏，这才到廊道向冯老夫人见礼贺寿。

冯母蒋氏正亲自将小孙子冯士桀抱在怀中，逗着乐子。难怪老夫人春风满面，士桀虽是小妾所生，却是冯琦的亲骨肉，又跟她同一天生日——今日不但是她本人的七十大寿，还是士桀的一周岁生日。祖孙同日生辰，中间相隔了六十九年，这可是极难得的机缘。

小妾夏潇湘牵着大儿子冯士楷怯生生地陪坐在左侧。她二十岁出头，模样端庄，不事妆扮，还保持着贫苦农家女子的本色。当侍女印月

不小心打翻糕点时，她本能地起身，想要上去帮忙，还是冯老夫人重重咳嗽了一声，才勉强坐了回去。

右侧则坐着冯琦正室妻子姜敏。她出身名门，跟蒋氏一样，是有朝廷正式封号的诰命夫人⁽²⁰⁾，这身份自然是夏潇湘不能比拟。只是今日的寿宴定位为家宴，连赶来祝寿的官员都是一身便服，唯独姜敏穿着朝廷命妇的制服——头饰用山松特髻，上有金孔雀六只和珠翠孔雀三只，口衔珠结，霞帔裙子上绣着金线云霞孔雀纹，极为华丽扎眼。

天光暗了下来，华苑中挂起了许多灯笼，给这春风荡漾的园子平添几分温婉的暖意。

明代男女关防甚严，李植等人到了女眷座前，只能隔着竹帘向老夫人请安祝寿。冯琦还要招待外客，便命嗣子冯士杰陪着沈德符，自己引着李植、赵士桢到另一边廊道。

姜敏却掀开竹帘，出来问道：“士杰，你不去陪你爹招待贵客，还留在这边做什么？”

冯琦久居高位，为人平和，在朝中人缘很好。今日是冯母和冯子的生辰，双喜临门，自然来了不少贺喜的权贵高官，如内阁大学士沈鲤、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礼部侍郎郭正域等，虽然各人都是便服，声称来赴喜宴，但其实是再好不过的交际场所。姜敏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冯士杰是嫡长子的身份，该拿出半个主人的样子好好周旋，为将来铺路。她的话音不高，语气也不带任何斥责之意。冯士杰却是畏惧嗣母，当即垂下头去，低声道：“爹爹命我陪着沈兄。”

姜敏微笑道：“沈贤侄自小出入咱们冯家家门，就像是自家的亲人，你爹爹拿他当客人对待，反显得生疏了。”冯士杰囁嚅道：“这个……”

沈德符忙道：“冯伯母说得极是。士杰，请自去陪冯伯父会客，我正想自个儿在园子里逛一逛，好好观赏一下这里的海棠。”

冯士杰颇厌恶官场交际应酬，对做官也没有兴趣，但又不敢违背嗣母的意思，只得告了退，捡人多的地方去了。

台上的武旦扮相俊美，英气逼人，正在表演蹀躞翻打，套路娴熟，身手矫健。沈德符亦常常光顾浙江会馆看戏，竟是没有见过这名旦角，一时看得入迷，不由自主地往台边走了数步，好看得更真切些。

忽然那武旦侧过头来，眼波一转，落到他身上。只是那么一瞬间，他像是被摄取了神魄，那流转的眼神彻底将他融化，那绰约的身姿深印脑海。心识乍起自成纹，正发怔时，有人凑到他耳边笑道：“这武旦还不错吧？”转头望去，竟是昨日才刚刚搬进藤花别馆与自己同住的傅春。

沈德符乍然见到傅春出现在妙香苑中，先是吃了一惊，随即想到对方与浙江会馆戏班班主薛幻熟稔，忙问道：“你是跟着戏班进来的么？”傅春笑道：“是呀，我是专门混进来看景云和素素的。”

原来班主薛幻早早应承了带戏班到冯府贺寿，不料近日花旦和武旦同时感染了春寒，难以上台。正愁苦之时，傅春推荐了两人来临时救场——那适才在《牡丹亭还魂记》中扮演杜丽娘的就是齐景云，而目下在台上表演的武旦则是八大胡同的另一名头牌薛素素。

时下京师有四大名妓——分别是号称“文状元”的王雪箫，“武状元”崔子玉，“琴娘子”齐景云，以及“女侠”薛素素。四姝中又以薛素素名气最大，才貌双全，诗画俱精，不但生得花容月貌，会赋诗、作文、绘画、书法、弹琴、下棋、吹箫等，而且还能骑快马、走绳索、射飞丸，才技兼一时，名动公卿。每每其出场之际，多有男子自觉气夺而避席者。

沈德符久闻薛素素大名，忽听说台上身手了得的武旦就是她本人客串，又是讶然又是惊喜，叹道：“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了。”心中陡然涌起一股奇妙的感觉，恨不得马上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傅春似是猜到他心思，悄声笑道：“一会儿我找机会引见沈兄跟素素认识。”又笑道：“不过，能不能入佳人法眼，就全看你自己了。要知道，今晚可是有许多男子醉倒于素素的风采呢。”一边说着，一边朝南边廊道努了下嘴。

果见大多数宾客都正瞩目戏台，两名男子更是起身站近戏台，瞧得

目不转睛。

傅春道：“那金发碧眼的老头是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皇上新近准许他在北京传教，还在宣武门赐了一处宅子给他，离浙江会馆不远。他身旁的青年男子是锦衣卫千户王世名，好像跟冯尚书夫人是亲戚。以你无所不知的本事，应该知道他的来历，他是浙江永嘉人，算得上你的同乡，常常到浙江会馆玩。他可是倾慕素素已久，素素也一直另眼看他，可以算得上是你的劲敌。”

沈德符的心思全在佳人身上，对傅春的话也是半听不听，只淡淡“嗯”了一声。

紧锣密鼓的一场打出手后，台上精彩的武戏戛然而止。众人正鼓掌叫好，忽有一人问道：“哪位是辽东巡抚李植李都爷？”

声音虽然不大，但正巧问在人们意犹未尽、恋恋不舍之时，立即引来了众人的注意。闻声转过头去，只见一名中年汉子肃色站在一旁。其人头戴尖帽，身穿青素旋褶，脚着白皮靴，腰间系着小绦，看服饰打扮分明是东厂的番子。

东厂全名东缉事厂，设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职责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首领为皇帝亲信的宦官，称“提督东厂”，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下设属官千户、百户各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缉访刺探工作的是档头和番子。虽然只有侦缉的权力，但东厂直接受皇帝指挥，东厂印信是篆文“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又有一枚密封牙章，凡是盖有牙章的信封，无须经过任何手续，直达皇帝。如此特权，令其他衙门望尘莫及，也使得其凌驾于所有官署之上。

东厂番子则是东厂最底层的属吏，有一千余人，是东厂的基本耳目。而这些番子又是各地地痞流氓的头目，他们利用地痞流氓熟悉本地情况的有利条件来探听事件。对于地痞提供的情报，番子们有公开的收买价钱，案情重大的酬劳高，案情轻些的酬劳低，行话叫做“买起数”或“买事件”。地痞流氓们为了骗钱或是寻机报复私仇，往往会挖空心思，捕风捉影地捏造许多案情。番子们买到这些事件后，便向头目报

告。头目立即率同番子去所谓的“犯家”的周围严密侦查。打探清楚以后，番子们就凶神恶煞地冲入人家家中，把人五花大绑地逮捕起来。如果“犯人”识趣，能够及时拿出足够的钱财贿赂，便可以当场释放；如果贿赂少，不能令番子满意，便以各种毒刑来整治“犯人”。在行刑过程中，还有意暗示受刑者牵连家中有钱者，以便讹诈更多的钱财。

由于以刺探阴事隐事为目的，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山野小民，连锦衣卫也在它监视范围内，因而东厂成为人人惧怕的机构，自成立之日起便有恶名在外。虽然现任东厂提督陈矩并不是什么坏人，跟冯琦关系也还好，但突然有一名穿着官服的番子出现在寿宴，还是平添了一丝不祥的气氛。

李植料不到东厂手下何以会寻来冯府，一时愣住。冯琦身为主人，自然要出面代为应酬，挺身而出几步，上前问道：“是陈厂公派你来的么？”那番子道：“正是。小的奉陈厂公之命，有要紧事要向李都爷禀报。”

就在他疾步走近冯琦时，台上武旦装扮的薛素素忽然高喊了一声：“小心！”

蓦地刀光一闪，电光火石间，那男子从右手袖中挺出一柄匕首，直刺冯琦胸口。事出突然，对方又是一身东厂番役的打扮，谁不料他竟会突起行刺。冯琦是文士出身，从未经历过刀光剑影，亲眼看见匕首朝自己扎来，居然一时惊得呆住，僵在了那里，浑然不知闪避。

事情再巧不过的是，王名世虽然是锦衣卫千户，但同时以正五品官衔兼任东厂掌刑千户，虽不认识那东厂番子，然而对方应该认得他，那人不但不主动打招呼，而且在今晚这样的场合出现，分明就是有意扫兴。他心中很有些生气，径直走了过来，预备以长官的身份质问那番子几句。

非但如此，王名世年纪轻轻出任锦衣卫高官，虽有祖上的荫福，但更多的还是靠自身实力——他是大明立国以来第一位“武三元”⁽²¹⁾，武艺高强，身手不凡，反应要比平常人敏捷许多，听到薛素素那一声叫喊后，即刻本能地飞身扑向那番子。

这只是一刹那之间的事——东厂番子被王名世斜着扑倒在地，匕首却也划伤了冯琦的腰部。

赵士桢抢上来扶住冯琦，急问道：“怎么样？伤没伤到？伤在哪里？”又高声叫道，“冯夫人，你快些过来瞧瞧。”

姜敏之父姜岚曾是太医，她本人医术亦相当高明，闻声抢过来一看——幸亏王名世及时一扑，匕首没有刺到要害，只擦伤了冯琦的腰间。然伤口虽不深，却流出了黑血。姜敏不由吃了一惊，忙叫道：“刀上有毒！快，快扶老爷进房去。”

遂过来几名仆人婢女，七手八脚地将冯琦扶走。冯琦表情痛苦，已然说不出话来。他一走，冯府家人、亲眷自然全跟进内堂。在场宾客无不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王名世已将刺客按倒在地，夺过匕首扔在一旁，反拧手臂，解下腰带将其双手绑住。辽东巡抚李植此刻方才如大梦初醒，抢过来狠狠踢了刺客一脚，喝问道：“你是来刺杀老夫的！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刺客浑然不动，王名世将他身子翻转过来，却见他脸色青黑，眼角、鼻孔、嘴角有血迹渗出，不由吃了一惊，道：“刺客已经服毒自杀了！”

刺客自出刀行刺到被王名世扑倒擒拿，只在一瞬间之间，根本没有机会腾出手来服毒。唯一的解释是，他早存必死之心，事先在口中含了毒药，一旦动手，无论是否能够得手，都会随后咬破药丸自杀，以免被擒后遭受酷刑逼供。如此心机，当真可惊可怖。

正好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矩奉皇命来贺寿，施施然到来，忽见众人以各种意味的目光投向自己，一时不明所以，问道：“出了什么事？”

赵士桢冷冷道：“陈公公来得真是不巧，刚好错过了这一幕，你们东厂的番子来行刺李中丞，却误伤了冯尚书。”

陈矩“啊”了一声，抢到刺客尸首旁看了一眼，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并不认识这番子，但东厂的番子有一千余人，全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

精干分子组成，他兼任司礼太监，大半时间都在皇宫中，极少去位于东安门北的东厂官署，不认识一个小小的番子也没什么奇怪。当即将疑惑的目光投向王名世。

王名世忙道：“禀厂公，属下也不认得这番子，不过他身上佩有东厂锦衣卫的牙牌。”一边说着，一边将刺客身上搜到的象牙腰牌递了过去。

牙牌是出入紫禁城的凭证，均是用象牙制成，上面用楷书刻有官称职衔，分执事、供事、朝参三种。执事、供事两种用于祭祀场合，供参与祭祀者临时佩带，祭祀完毕收回。其中陪字编号从一号至三百五十号，供字编号从一号至三百八十号，执字从一号至一千四百七十号，文、武字编号各从一号起至五百号止。朝参牙牌则是文武官员上朝时佩带的腰牌，只发给在北京任职的常朝官，字号分勋、亲、文、武、乐五种。公侯伯勋字，驸马都尉亲字，文官文字，武官武字，教坊司乐工乐字。

锦衣卫牙牌属于武字号，为长方形，上边为圆弧状。正面刻着官衔，如王名世的牙牌上刻“锦衣卫锦衣右所正千户”十字，背面刻二十六字：“朝参官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出京不用。”侧面刻有编号：“武字叁仟柒百肆拾肆号。”

除了以上朝参牙牌外，还有皇宫内宦官、宫人佩带的忠字号牙牌，以及专供锦衣卫缉事旗尉佩带的牙牌。一种是“锦衣卫旗尉牙牌”，另一种是“锦衣卫东司房旗尉牙牌”。后一种即为东厂专用，正面中间竖刻篆书“关防”二字，上刻楷书“锦衣卫”，右侧楷刻“东司房”，左侧楷刻编号。背面中部浅刻两行楷书“缉事旗尉悬带此牌，不许借失违者治罪”十六字。

明代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对牙牌控制很严，只限北京朝官使用，拜官后于尚宝司领出，出京及迁转则缴还。遗失牙牌，按律当杖，输赎还职。

王名世搜到的黄色牙牌呈八角椭圆形，上端浮雕云纹花饰，有一圆孔穿系着丝绳，正是东厂专用的“锦衣卫东司房旗尉牙牌”。不知什么缘故，陈矩见到那块牙牌后，面色陡然大变，微一凝思，即将牙牌收入怀

中，匆匆道：“这里的事交给你处置。”王名世道：“是。”

陈矩抬脚便走时，却被中书舍人赵士桢上前拦住，逼问道：“陈厂公别慌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刺客一身东厂的打扮，事情是不是牵涉到东厂？陈厂公总该当众交代一声。”陈矩道：“自家还不知道究竟，须得查明这刺客的身份后，才能给各位先生一个交代。”

赵士桢却是率性敢言之人，依旧不依不饶，道：“刺客行刺前，当众称是奉陈厂公之命而来，那么陈厂公自身也有嫌疑。按照惯例，这件案子不能再由东厂和锦衣卫经手，该由刑部或是都察院来办。沈阁老，萧大司寇，你们说是也不是？”

内阁大学士沈鲤生性谨慎，不似赵士桢那般无所顾忌，一时沉吟道：“这个……”始终没有说出下面的话来。

陈矩同时兼任司礼监掌印和东厂提督，是万历皇帝眼前的大红人，刑部尚书萧大亨不敢轻易得罪，只是佯作不闻，沉默不语。气氛一时颇为尴尬。

傅春一直冷眼旁观，终于忍不住插口道：“这刺客是假冒的番子，不过是特意弄身官服穿上，目的是想要嫁祸东厂。”

除了戏班和沈德符、王名世寥寥数人外，旁人均不认得傅春，以为他是冯府的亲眷。赵士桢脾气吝啬，但看在冯琦的面子上，还是好言问道：“连陈厂公和王千户都无法当场断定刺客的身份，公子怎么能知道他是假番子？”

傅春道：“很简单，东厂的番子都是本地人氏，我想这点大伙儿都知道的。如果这刺客真是东厂的番子，该按官场或是京师人的习惯称呼，称李巡抚为老先生，或是大中丞。但他一张口就是李都爷，都爷是乡野小民的叫法。衣服可以穿别人的，口音也可以尽量模仿成京腔，但口语习惯却是一时难以纠正。由此可以断定，这刺客一定是来自民间。”

妙香苑中一时静了下来。众人目光烁烁，一致落到傅春身上。他虽然不拘礼节、任性妄为惯了，但毕竟在场者多为高官权贵，也被瞧得不好意思起来，忙摆手道：“我是个局外人，只是胡乱说说。”

转身正要离开，陈矩叫住了他，问过他姓名，正色道：“傅公子，你这个局外人目光如炬，可谓是明眼人。王千户，这件案子你要多向傅公子请教，当然还有在场的诸位先生。”嘱咐王名世几句，竟是先行扬长而去。

众人又等了一会儿，冯琦嗣子冯士杰匆匆出来告道：“家父已然脱险，但仍需要静养。夜色已深，家母命小侄先送各位叔叔伯伯回去，改日再向诸位道谢。”

刑部尚书萧大亨忙道：“既然冯尚书已经没事，我们不如先各自回去。这里有王千户，一切自会处置妥当。”

内阁大学士沈鲤沉吟片刻，点头道：“如此也好。”

众人便陆续散去，李植和赵士桢有意留在最后，徘徊许久，终于还是一并离去。

(1)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完备于唐朝，改革于宋朝，到明朝达到鼎盛，成为士子跻身仕途的主要途径。一般说来，科举考试共分四级：院试是各地考生参加县府的考试，由省提督学政莅临主持，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为大比，时间在八月。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临时选派。取中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或称登贤书。考得第一名者，称解元；会试在乡试次年举行，是中央一级的考试，由阁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时间在二月，因而又称春闱。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是皇帝亲自主持，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通常在三月举行，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并从此官服加身，荣耀无比。

(2) 会馆：始设于明代永乐年间，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北京这一时期的会馆是典型的科举制度的产物，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由同乡官僚、缙绅筹措资金，购置房产，供来京的举子和其他来京谋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因主要是为接待举子来京考试而建，故又称为试馆。

(3) 顺天府：明代北京及周边地区称顺天府，府治北京，下辖五州二十二县。五州即通、蓟、涿、霸、昌平。二十二县中大兴、宛平、良乡、东安、固安、永清、香河七县为直辖县。大兴、宛平二县倚郭，称为京县，以北京城的中轴线为界，城东部及郊区属大兴，城西部及郊区属宛平。顺天府由于是首都的最高地方行政机关，所以府尹的职位特别显赫，品级为正三品，高出一般的知府二至三级，由尚书、侍郎级大臣兼管。正三品衙门用铜印，唯顺天府用银印，位同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

(4) 洪武三十年（1397年）礼部会试，由翰林学士刘三吾主考。榜发时，全榜五十一人皆为

南方人，没有一名北方士子被录取，可见北方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要远远低于南方。即使在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此状况也依旧存在。终明一朝，科考状元多为南方人，尤以浙江、江苏两省居首，几占一半以上。

(5) 指冒充顺天府户籍。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浙江会稽士人章礼冒籍参加顺天府试，高中解元（第一名）。事后被人上书揭发。明世宗（嘉靖皇帝）尚不明白冒籍的意思，问明左右后，一语惊人地道：“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事情遂不了了之。

(6) 秀水：今浙江嘉兴。

(7) 明人极看重别号，互称和自称多用号。当时有笑谈称，士人一做官，最急的两件事就是“改个号，娶个小”。但由于本小说中涉及历史人物众多，为避免混乱，习惯称呼别号处均用名字来代替。

(8) 同年：指同一年中的进士。古人极看重同年之谊。

(9) 古代多用“大人”来誉称德行高尚、志趣高远之人，以及敬称父母叔伯等长辈。张居正称沈启原为“大人”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事，因“政府款洽深谈，呼公呼丈者多矣，更不闻有大人之称”（事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至于官场上通称官员为“大人”，则是清朝以后的事。

(10) 翰林院检讨：官名，属翰林院，从七品，掌修国史，常以三甲进士出身之庶吉士（明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新中进士善于书法者入馆学习，称庶吉士）留馆者担任。明制，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实际上，即使是进士出身，也只要一甲三人及被选为庶吉士的部分人能入翰林。

(11) 江夏：今湖北武汉。

(12) 乐清：今浙江乐清。

(13) 赵士桢曾向掌管土耳其火器的官员朵思麻（因进贡而留居北京）学习噜密（Rum，又作鲁迷，地名，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今属土耳其）铳的使用和制造方法，赵氏铳实际为土耳其噜密铳的改进版。

(14) 明朝的生员不仅仅是正式在朝廷注册，并由朝廷奉养提调、学官课业的官学生，还是一种“科名”，如可以直接步入仕途，只是声望比科举出身的官吏要低一些。

(15) 商籍：附籍的一种，类似临时性的户籍，指商人如因经商而留居其地，其子孙户籍可以附于行商之省份。

(16) 官方设立的货币金融机构，专司钱币铸造，隶属工部。

(17) 总督京营戎政：明官名。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北京置五军营、神机营与三千营。景泰元年（1450年），选三营精锐立十团营。正德年间，又选团营精锐，置东、西两官厅。嘉靖二十年（1541年），命兵部尚书专管戎政，另给关防。二十九年废团营官厅，仍为三大营而改三千营为神枢营。各营设副将、参将、游击将军、佐击将军、坐营、号头、中军、千总、把总等官，由提督总管官统领，旋改提督为总督，称总督京营戎政。又设兵部侍郎一人为协助理京营戎政，不给关防。

(18) 大计：明代考核外官（地方官）的制度，也叫“外察”，每三年考核一次，由吏部尚书和都御史主特。具体做法是：“州县以月计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岁计上之布政司。至三岁，抚、按通核其属事状，造册具报，丽以八法。”大计被罢黜的官吏永不录用。另有考核京官的“京察”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

(19) 戎籍：即军籍。明代按职业不同将人分成不同的户籍，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等。其中以军籍最特殊，军户是世袭制，一旦列入军籍，世代为军。军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虏，就要按军籍所造之册，到该军丁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以补足原数。除非皇帝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籍。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潮州

生员陈质因父死，“有司取其补伍”。明太祖朱元璋得知后，出于“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难”的考虑，特许“削其兵籍”。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特意颁布《军政条例》规定开豁军籍的条件：一是军户内确实只存单丁；二是必须具有生员的科名；三是必须通过翰林院的考试。遂成为定例。

(20) 所谓诰命，就是皇帝赐爵或授官的诏令。明清时代，一品至五品的官员用皇帝的诰命授予，称为诰封。除官员本身，皇帝对官员的先代和妻室也给予荣典。受有封号的贵妇都称为诰命夫人，也称命夫人或直接称为诰命。命妇出席中央或地方典礼都要穿朝廷赐予的制服，称“冠帔”，类似官员的朝服。

(21) 王名世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丁酉科武举顺天乡试解元（第一名），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戊戌科武举会元、状元。又，明人尹凤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丙午科武举乡试第一名，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丁未科武举会试第一，但当初无武举殿试，故王名世为明代武举第一位真正的“武三元”。

第二章 红颜素心

这一晚，星河明澹，月色如银，是他一生中极其难忘的一夜。但事实上，他根本记不大清楚这夜做了些什么，向来不大饮酒的他居然饮得大醉，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睡在了薛素素闺房的绣床上。香来深浅，明月窥窗。故人不见，好梦惊回。

京

城的警巡捕盗职责素来由五城兵马指挥司、锦衣卫和巡城御史共管。冯府所在的仁寿坊归中城兵马司管辖，官署就在冯府西面。

王名世先后遣散宾客和戏班，独独留下傅春。又命仆人叫来一队兵马司兵士，让他们先将刺客尸首运去皇城大明门西的锦衣卫官署。这才招手叫过傅春，道：“傅公子适才一语惊人，挺身为东厂解围，陈厂公很是感激。陈厂公的意思，是想请公子从旁协助，设法查出这刺客的来历。”

傅春为人任侠好义，况且他跟王名世在浙江会馆照过几次面，说得上认识，也不推辞，慨然应道：“好说，傅某自当尽力。”

王名世道：“那好，傅公子请先回浙江会馆休息，有需要时，我自会来寻公子。”傅春满口答应，又道：“我暂时搬出会馆了，跟那边那位沈兄同住在堂子胡同的藤花别馆。”王名世点头道：“我记下了。”

傅春遂过去挽了沈德符手臂，告辞出来。

沈德符听说傅春答应帮助东厂调查冯琦遇刺案，不免忧心忡忡，问道：“你当真要这么做么？”傅春道：“当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又狐疑问道：“你怎么是这副口气？莫非你有什么难言之隐？”

沈德符道：“不是我有难言之隐，而是这件案子有难言之隐。”傅春道：“堂堂礼部尚书在自家寿宴上遇刺，而刺客真正想杀的人其实是辽东巡抚，如此又离奇又巧合之事，内中当然有难言之隐了。”

沈德符道：“你如此聪明，难道没有看到那些朝廷大员们的态度么？行刺事件就发生在刑部尚书眼前，萧尚书却一声不吭，生怕沾上一丁点儿干系，这不是明摆着这件案子碰不得么？”

傅春道：“你是说，在场的官员都已经猜到刺客背后的主使非同小可？”他知道沈德符博览群书，又熟知各种人事典故，历来对时局判断极准，忙问道：“依你看，这刺客会是谁派来的？”

沈德符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道：“刺客的目标是辽东巡抚李中丞，李中丞久在外地为官，说不定是在外地结下的仇家。”

傅春嗤笑道：“你可是前后话语矛盾了。若真是李中丞在外地结下的仇家，这些朝中大员何至于噤若寒蝉？”沈德符只道：“回家再谈。”

出来冯府大门，却见东首的大铁狮子旁站着两名妙龄女子，正是名满京华的薛素素和齐景云。

这还是沈德符第一次看见薛素素卸掉武旦面妆后的样子，一件绿色小衫，白纱连裙，姿态艳雅，在火光下愈发显得玉骨冰肌，光丽照人。她也正好奇地打量着沈德符，嘴角微微上翘，似笑非笑。

不知怎的，沈德符胸口忽然有一股久违的热潮涌起，疾步走到薛素素面前，结结巴巴地道：“你……你……”薛素素微笑道：“我怎么？”沈德符道：“你是……你是……”

傅春见好友失态，忙抢过来介绍道：“这位是素素姑娘。”又为二女引见沈德符。

沈德符回过神来，慌忙致歉。薛素素芳华绝代，早已见惯男人为自己神魂颠倒的样子，也不以为意。

傅春问道：“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薛素素笑道：“还不是为了你。”

齐景云忙道：“我见王千户独留下公子，担心傅郎会有事。正好素素跟千户熟识，所以求她也留下来陪我等候傅郎，以防万一。”

傅春心中感动，上前握住齐景云的小手，道：“会有什么事？走吧，我先送你们回去。”扶着二女上了车子。

几人同住在黄华坊，只隔几条胡同，几乎是同路。沈德符和傅春没有骑马，便跟在车子后面步行。

傅春低声埋怨道：“你秀水家中早娶有娇妻美妾，何至于失魂落魄至此？亏我之前还在素素面前夸赞过你，说你沈公子自小出入京师权贵门第，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沈德符摇摇头，道：“不是。”

傅春道：“不是什么？”沈德符道：“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可还记得我昨晚跟你提起过的雪素？”傅春道：“当然记得。你青梅竹马的玩伴，多年来念念不忘的心上人。”沈德符道：“不知怎么，我适才第一眼见到素素姑娘时，忽然想起了雪素。”

傅春道：“素素长得像你那位雪素？”沈德符道：“模样自然是不像的，雪素哪有她这般美貌？但我总觉得她身上有什么地方跟雪素很像。”

傅春扯住他手臂，正色道：“唯一共同的地方就是名字中有个‘素’字！小沈，你和雪素分开时，都还只是十岁出头的小孩子。这么多年过去，你也该放下了，是朋友我才先警告你，你可千万不要先入为主地将素素当成雪素。”

沈德符轻叹一声，心中暗暗祷告道：“雪素，分别这么多年，希望你一切安好，愿家父和尊母在天之灵都保佑你。”

蓦然间记起一件事来：当年他最后一次见到雪素母亲润娘时，曾见到她怀中掉出过一块象牙腰牌，跟适才锦衣卫千户王名世从刺客身上搜出的一模一样。当然，东厂锦衣卫腰牌除了编号、刻字外，外形、大小都是相同的，可润娘明明是个走江湖卖艺的贫苦妇人，甚至不得不依附于沈家才在京师勉强有安身之地，又从哪里得到的锦衣卫牙牌呢？

他当时年纪还小，注意力完全在舍不得润娘离开的雪素身上，根本没有留心其他事情，但此刻回忆起来，竟是对那块锦衣卫牙牌印象出奇的深刻！

越想越是心惊，暗道：“莫非润娘明里是江湖艺人，实际的身份却是东厂或是锦衣卫的暗探，她当年莫名其妙地失踪也跟她的真实身份有关？母亲赶走雪素时曾经说过是润娘害死了父亲，当初我以为只是母亲的气话，既然润娘身份可疑，莫非父亲之死亦是另有隐情？今日冯世伯暗示我不要太在意功名，归隐读书也是美事，是不是也跟这件事有关？”

心中波涛汹涌，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身旁的傅春都觉察到了，关切地问道：“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么？”

沈德符暗道：“此事干系太大，告诉小傅只会害他。”强定心神，道：“没事，就是有些气喘。”送齐景云、薛素素二女回去勾栏胡同的家中，这才回来藤花别馆。

刚到胡同口，黑暗中猛地窜出一人来，将二人吓了一跳。那人叫嚷道：“沈公子，你可算回来了！叫我好等。”

定睛一看，却是驸马都尉冉兴让。

明代自立国以来，便规定公主只能下嫁平民百姓，以此来防止外戚干政。冉兴让本是河北的一名普通农民，四年前幸运地被选为寿宁公主的驸马。寿宁公主名朱轩嫔，是当今皇帝第七女，生母更是因“国本之争”闹得朝野无人不知的郑贵妃，那位传闻中要取代太子朱常洛储君地位的福王朱常洵就是她的亲弟弟。因为宠爱郑贵妃，万历也格外疼爱寿宁公主，命其每五日都来上朝，恩赐远胜过其他女儿。冉兴让虽出身贫苦，却生得高大健壮，相貌堂堂，加上为人淳朴憨厚，很得公主喜欢。尽管两口子地位悬殊，倒也能恩爱相处。

然而不幸的是，即使贵为金枝玉叶，个人生活也不能随心所欲。祖宗家法规定，驸马“嫁”到公主府，不能与公主同吃同住，而是另屋安置。驸马若要与公主同寝，须得有公主宣召。而公主宣召驸马也不能想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还有时间限制。一般说来，公主宣召驸马入内，应在傍晚“三哺”时分，天亮之前必须把驸马打发走。否则，公主、驸马就是有违礼教，有荒淫之举。也就是说，大明的公主和驸马实际上只能做“夜里夫妻”，仅是性媾关系。

不仅如此，公主如果想宣召驸马入内共度良宵，还得事先给府吏、太监、保姆一些钱财，不然他们就会处处刁难，找出各种借口，使公主难遂心愿。如劝谏公主“应节欲自爱，不可纵欲过度”等，这些话就如软刀子一般，令脸皮儿薄的公主不战自溃。尤其是公主府的保姆，最为刁钻古怪。按照皇室惯例，公主下嫁，会选取一名可靠稳妥的宫女作为保

姆，随同公主出居公主府中，掌管公主房中之事。保姆都是没有嫁过人的老宫女，心理上有各种畸形的怪癖，往往见不得旁人恩爱，千方百计地要阻挠。譬如寿宁公主保姆名梁盈女⁽¹⁾，曾经在翊坤宫侍奉过郑贵妃，仗着是郑贵妃心腹，不仅视驸马冉兴让为奴仆，千方百计地刁难，就连最得皇帝宠幸的寿宁公主的一举一动也都要受她牵制。

冉兴让的别室位于堂子胡同，距离藤花别馆不远。这位性情憨厚的驸马郁闷之余，常常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发呆。被路过的沈德符看见过几次，觉得这驸马傻气得可爱，遂邀请他来藤花别馆饮茶喝酒，由此结为好友。

沈德符乍然见到冉兴让，先是吓了一跳，随即醒悟过来，问道：“是公主要召见你么？”

一听到“公主”二字，冉兴让明显兴奋起来，搓着双手，道：“是。公主派人来传话，说梁妈妈的老相好忽然从外地回来了，梁妈妈心情大好，准许这个月我多见公主几次。不过……不过我这个月的例银已经用完……”

傅春听说驸马是来借钱，好在进公主府时打点有意阻挠的人，忙从身上摸出钱袋，数也不数，将袋子塞在冉兴让手中，又问道：“小沈，你身上有多少？全拿出来。”

沈德符道：“都到家门口了，何须这么麻烦？”打门进去，命老仆取了一封五十两银子交给冉兴让，又道：“下次再来，如若我不在，驸马直接向老仆索要便可。”

冉兴让千恩万谢，道：“等下个月我领了俸禄，一定归还二位。”

鱼宝宝闻声出房，问明究竟，忍不住笑道：“还是算了吧。驸马那点俸禄，还不够被公主府的下人们打秋风的，回头我替你还给小沈。快去吧，春宵一刻值千金呢。”冉兴让遂红着脸辞去。

傅春忍不住感叹道：“谁能想得到，郑贵妃仗着圣上宠爱，呼风唤雨，将大明天下搅得不得安宁。而她自己的亲生女儿连见丈夫一面都如此困难。”

沈德符道：“这是祖宗家法使然，任谁也难以改变。话说回来，祖宗家法也不是全无是处，如果没有祖制摆在那里，怕是圣上早就立福王为太子了。”傅春道：“说得极是。累了，去睡吧。”

鱼宝宝道：“哎，你们两个去哪里了？怎么浑身的脂粉味儿？”傅春道：“脂粉味儿，哪里有？倒是宝宝你身上……”一边笑着，一边凑了过去。

鱼宝宝慌忙躲开，斥道：“小傅如此不正经，回头我可要告诉齐景云去。”傅春笑道：“我们同是男子，互相开个玩笑，有什么正经不正经的，你可别想找借口去接近景云。”

鱼宝宝嗤笑一声，道：“只有你才拿你的景云当宝贝。”自回房去了。

这一夜，沈德符自是耿耿难寐。直到天快亮时，才抵不住乏意，沉沉睡去。

次日一早，沈德符匆匆起床，洗漱完毕，去了一趟国子监。返家走过东四牌楼时，忽觉腹中饥饿难耐，想了一想，便朝勾栏胡同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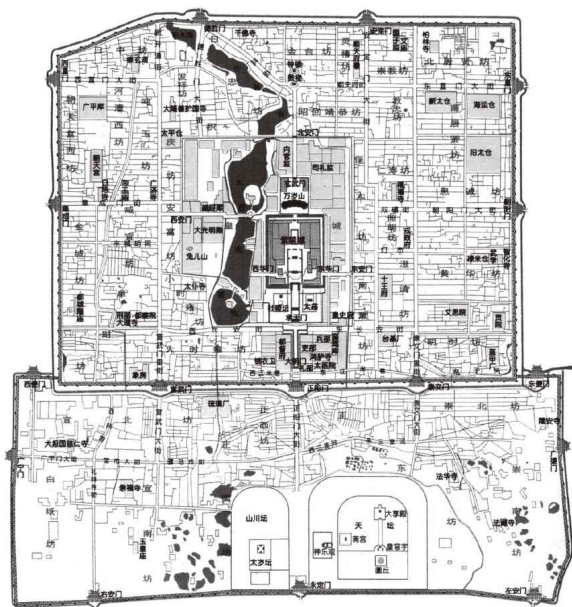
北京古称“蓟”，“山川形胜，足以控夷、制天下”。明人有诗云：“帝京南面俯中原，王气千秋涌蓟门。渤海东波连肃慎，太行西脊引昆仑。”正因为有着极其优越的地理环境，自古就是联系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枢纽，金、元两朝都在此建都。

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整座城市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外城并不相套，仅是相邻，因而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北城和南城。

内城即老北京城，周回四十里，四四方方，只有西北缺了一角，据称是为了象征《周易》八卦“天塌西北，地陷东南”之理。内城周围筑有高大的城墙，夯土包砖，高达四十余尺。城墙四角建有曲尺形角楼，各

高近百尺，上有一百四十四个射箭孔，用于瞭望与防御。城墙外挖有护城河，最宽处有一百六十尺，最窄处也有十余尺，河中可以通行小船。岸边植有大批柳树，杨柳依依，清风柔情，枝上柳絮，夕阳方明，衬以巍峨的城墙，河柳亦成为北京著名的景观。当今礼部侍郎郭正域有《玉河柳》一诗吟咏道：

盈盈金缕绕瑶宫，不似新栽自永丰。
带雨远笼长信影，飞花乱点上林红。
轻翻绿浪濯晴日，漫舞纤腰眠晚风。
半拂宫墙半在水，无情有态两朦胧。



明北京城

堪称曼妙京柳的绝好写照。

内城四面开有九门，除南面三门外，东、西、北各有二门，因而又有“四九城”之称。九门各有分工，叫做“九门九车”：正南门正阳门走天子銮驾；朝阳门走粮车；东直门走木材车；崇文门走货车；安定门走粪车；西直门走水车；宣武门走囚车；阜成门走煤车，城门洞里还特意刻有梅花的图案，以取“煤”的谐音；德胜门因为名字吉利，成为出兵征战之门。九门不仅仅是单纯的供通行的门洞，而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

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重檐飞峻，丽彩横空，既美观又实用。

内城的正中是城中城——皇城，周长二十余里，内中有皇宫、园囿及宫廷服务机构。四周围墙刷成红色，上覆黄琉璃瓦，典雅尊贵，显出皇家特有的气派。

皇城四面各开一门，正南门为承天门，其余三面分别为北安门、东安门、西安门。

皇城的正中心是皇宫紫禁城，是大明皇帝居住和办公的中心。紫禁城的名称是借喻天象而来。古人将天上的星辰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和其他星座。三垣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其中，紫微星在三垣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有“紫微正中”之说。而天帝住的地方叫紫宫，皇帝是天之骄子，所以模仿天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紫宫。自秦汉开始，皇帝的居所又叫禁中，即不许人随便出入之意，因而合称为紫禁城。

紫禁城周长七里，城墙高达三十余尺，南北东西各开有午门、玄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南部外朝以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为中心，富丽堂皇，气势威武，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北部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后廷里帝后居中，东、西又各有六宫给嫔妃们居住。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

由于事先有严谨的布局，内城的街道都是横平竖直，以正南正北居多，因而即使是初到北京的外地人，也不容易迷路。在两条南北向大街崇文门里街、宣武门里街与东西向的朝阳门大街和阜成门大街的两个交叉路口，各建四个牌坊，俗称东四、西四牌楼。崇文门里街和东长安街，以及宣武门里街和西长安街的交叉路口建有单座牌坊，俗称东单牌楼、西单牌楼。这四座牌楼占据着内城的中心点，巷子胡同齐整如线，历历可数。

外城则完全不同于内城，始建于嘉靖年间，之前也没有规划，只是为城防需要，仓促上马。当时边患严重，鞑靼不断入侵，甚至一度逼近

京畿，导致京师戒严。嘉靖皇帝为了进一步拱卫京师，下令在内城之外再加一圈外郭。

扩建工程先从正阳门外的南面开始，将原先城外最热闹的居民区以及重要的礼制建筑天坛、山川坛等一并围入城中。然而南城修成后，国库拿不出更多的钱，所以只好将这道外郭城墙从东西两端折而向北和旧城城墙相接，使整个北京城形成一个“凸”字形轮廓。

这块南外城周长二十八里，开有七座城门：南面有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三门，东有广渠门，西有广宁门，北面角落里一边一座的是东便门、西便门。

南城原本就是通向南方的陆路交通要道，通惠河漕运重新开通后码头也汇集在这一带，因而是手工业和商业集中区，商肆、旅邸栉比鳞次，人口异常稠密，街道是随商业兴隆而发展，因而修得歪歪斜斜，与内城的整齐划一迥然不同。

但论起北京最热闹的市井所在，还不是南城，而是东四牌楼一带，特别是黄华坊的本司胡同、勾栏胡同、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等八大胡同，不但茶楼酒肆林立，店铺云集，还是胭脂红粉聚居的地方。其中，又以勾栏胡同最为繁华，车马行人熙来攘往，日夜不息。

勾栏又叫勾肆，或者叫棚、邀棚、游棚，是固定的演出场地。勾栏胡同原是元代皇帝专用的娱乐场所，元朝覆灭后，御勾栏被废弃，原址只剩下一间大房和花园。花园内有一小庙，庙内有一铜铸女像，坐式，高四尺八寸，方面含笑，美姿容，头向左偏，顶盘一髻，插花二枝，身着短袄，露莲钩，右臂直舒，作点手势，扬左腿，左手握莲钩，情态妖冶，楚楚动人。传闻是妓女崇奉之神。为妓女作像，且为铜铸，可谓十分罕见。

勾栏胡同的百货小吃如茶汤、果饼也非常有名。昔日穆宗皇帝在裕邸时，常常微服来到勾栏胡同一饱口福，后来当上了皇帝，还念念不忘果饼之美味，于是向近侍询问。很快，尚食监及甜食房开出单子，上面列着需要买办的松榛栳饴等制作果饼之物，花费数千金。穆宗笑道：“此饼只需五钱银子，便可于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买一大盒，何用千金？”近

侍俱缩颈惭愧而退。

有意思的是，穆宗在位时，每年于紫禁城玄武门考查比赛射箭技术，优胜者也仅仅是赏赐两枚勾栏胡同的果饼算是奖励。

这还是沈德符以贡生身份重返北京后第一次来到勾栏果饼铺，特意选了一张靠墙角的桌子坐下，点了一碗茶汤和两枚果饼。居然还是那个价钱，一点儿都没有变化。

沈德符不禁有些感慨。伙计嘻嘻笑道：“五年前，果饼曾涨过两文钱，有一天来了一位南方口音的老先生，敲打着竹筷唱了一支曲子给店家听，店家听了不但没有收他钱，还重新恢复原来的饼价。”

沈德符最好收集民间异闻趣事，听了兴趣大增，忙问道：“你可还记得歌词？”伙计道：“店家央求老先生教过，我们这里人人会唱。”咳嗽了声，轻轻哼唱道：“白面儿细发，彩旗儿高插，黑地里蒸作下。东篱正要赏黄花，阙买无闲暇。题句刘郎，一场闲话，看光阴如过马。庆重阳几家，上行市半霎，切不可高抬价。”

沈德符点头道：“这曲调是依唐教坊《朝天子》而作，词也写得好。”伙计笑道：“这小的就不懂了，反正唱着挺顺口的，客官们也爱听。公子稍候，茶汤马上就到，小的这就去请茶汤师傅过来。”

片刻后，一只青花茶碗被摆上八仙桌，茶盖斜插在茶托上，茶碗中盛满糜子面。冲茶汤的师傅提着一个特制的大铜壶转到附近不远处，手臂一抬，略略微倾，一股热气腾腾的滚水从细长的壶嘴喷出，在半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径直奔向茶碗，刹那间水满茶汤熟。情形煞是惊险，却无一滴水溅出，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再来品尝茶汤，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茶汤是北京市井坊间小吃的典型代表，甚至连皇宫也以茶汤的美味程度来衡量御膳房的水准。京师向有谚语云：“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民间称为“四可笑”，其实为反讽，意思是翰林院的文章、武库司的刀枪、光禄寺的茶汤以及太医院的药方都只

是虚有其表，名实不相称。

沈德符向冲茶汤师傅点头示谢，取过桌上的糖罐，舀了两勺红糖放入茶汤中，仔细搅拌均匀，这才端起来咂了一小口。十多年过去，居然还是那个味道，一点都没变！

忽听见街对面酒楼上有歌女和着丝竹唱道：“自别后遥山隐隐，更那堪远水粼粼。见杨柳飞绵滚滚，对桃花醉脸醺醺。透内阁香风阵阵，掩重门暮雨纷纷。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搂带宽三寸。”

其实只是一支普通的别情曲子，但不知怎的，沈德符少年时的记忆忽然被启开了——一场闲话，看光阴如过马——无数往事瞬间涌上心头，唏嘘惆怅不已。

正好伙计端着热腾腾的果饼上来，沈德符问道：“可有今年新晒的槐花？”伙计道：“有。公子是要配茶汤么？”沈德符道：“嗯。”

茶汤的主料是糜子面，佐料多种多样，有红糖、白糖、芝麻、核桃仁、松子仁、姜丝、豆腐丝、海带丝、花生米等，客人可以根据口味各取所需。但槐花用于茶汤调味并不多见，那伙计取来一包槐花干，笑道：“公子喜欢用槐花拌茶汤，跟素素姑娘可算是对上了。”

沈德符心念一动，问道：“你说的素素姑娘，可是勾栏胡同的薛素素？”伙计笑道：“正是。听公子口音是外地人，原来也知道素素姑娘。”

沈德符忙从怀中摸出一小块碎银子，扔在桌上，匆匆朝勾栏胡同赶来。

勾栏胡同口有两棵大槐树，华盖如云，枝叶相连，将半边巷口都遮在树荫下，令这处有名的烟花之地多了几分静谧之意。

沈德符昨晚和傅春一起送过薛素素归家，尚记得位置。来到门前扣了扣铜环，开门的却是齐景云。她果然不愧是京城四大名妓之一，有着完美的容颜——头发乌黑似漆，脸庞光滑如玉，身材窈窕，柔桡嫋嫋，

妩媚纤弱，即使是洗尽铅华，不事妆扮，也依旧美丽动人。她见到沈德符，很是惊异，问道：“沈公子是来找素素的么？”

沈德符道：“嗯。素素姑娘在么？”齐景云迟疑道：“在是在，不过她还在房里睡觉。素素一般要下午才起身。公子既是傅郎的好友，也不算外人，请先进来坐，我去叫一声素素。”沈德符也不推辞，抬脚进来。

这是一座一进的小四合院，坐北朝南，有正房三间，东、西各有厢房三间，围成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除了朝向相反外，格局跟藤花别馆一模一样。甚至中间庭院种植的也是紫藤，难怪人们称“槐树、紫藤、四合院”是京师的三大特色。

此处宅子是薛素素自置的住处，齐景云新近为自己脱籍赎身，花光了积蓄，临时寄居在这里。她先领沈德符进来自己居住的厢房，奉了茶水，这才去正房敲门。片刻后回来告道：“素素说今日身子不大好，形容憔悴，有碍观瞻，不便相见，请公子改日再来。”

这不过是当红妓女推辞客人的习惯用语，沈德符听了不免有些失望，但心有不甘，站起身来，却不离去，问道：“素素姑娘是哪里人？”齐景云笑道：“沈公子想知道素素的事情，最好还是自己当面向她打听比较好。她性情豪爽，喜欢干脆的男子。”

沈德符脸皮子薄，登时红到脖子根儿，只得讷讷告辞。

回来藤花别馆，却见大门前站着数名锦衣卫校尉，均是一身飞鱼服，手扶绣春刀，全副武装，气氛颇为紧张。

锦衣卫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和东厂一样，是直接听命于皇帝、执掌诏狱的特殊官署，独立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大司法机关之外。作为皇帝最亲信的机构，锦衣卫的历史比东厂还要悠久，明太祖时就已经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存在，最高长官称指挥使，俗称大金吾，通常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铲除功臣、加强统治，逐渐将其发展为特务机构，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从事侦查、逮捕、审问活动，以对朝中大臣和民间百姓进行监督。

锦衣卫虽然权高势大，毒焰高涨，在规制上仍只是个正三品的部门，既不能与执掌中枢政务号称“宰辅”的内阁并列，也不能公然居于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之上。直到嘉靖九年，明世宗下定制，规定锦衣卫与内阁分列于御座左右，内阁在东，锦衣卫在西，从此阁臣愈严重，而锦衣卫亦日益彰显。就连锦衣卫官服飞鱼服也与文官禽服、武官兽服完全不同，为金黄色，暗示权力高高在上之意。

锦衣卫仗着有皇帝做靠山，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往往以四处侦查为由，骚扰官民，搞得人心恐惧，寝食不安。处理案件，往往望风扑影，栽赃陷害。抓到所谓的犯人后，并不带回官署，而是带到偏僻无人的地方毒打一顿，叫做“打桩”，逼迫犯人交代出值钱之物收藏之处，再将犯人的家产抄掠一空。将犯人屈打成招后，再送到司法部门定罪。即使抓错了，三法司也不敢捋锦衣卫的虎须为无辜者平反。有的锦衣卫校尉收入贿赂，为出钱者报仇，强行将好人诬陷为罪犯。还有的校尉受贿以后，把杀人主犯改为胁从，再用旁人来抵罪。

由于锦衣卫用法深刻，为祸甚烈，朝野人人畏惧，见到锦衣卫装束者唯恐避之不及。沈德符乍见之下，也是一惊，但随即想到或许是为昨晚冯琦遇刺之事而来，宽下心来，上前随口问道：“你们是王千户的下属么？”

一名锦衣卫百户王曰乾应声问道：“你是谁？”沈德符道：“我是这里的住户。”

傅春已闻声迎出门来，将沈德符扯进房来，笑道：“你回来得正好，我正向王千户举荐你，一同来办这件案子。”王名世点点头，道：“傅公子称沈公子有过目不忘之才，博览群书，盱衡中外，于朝野掌故无所不通，必定能帮上忙。”

沈德符向来谦逊随和，但不知什么缘故，一向与人友善的他竟对这位大权在握的锦衣卫千户有些不寻常的厌恶，略带嘲讽地反问道：“怎么，王千户是不相信么？”王名世淡淡道：“王某确实有心见识讨教。”

沈德符“哼”了一声，道：“王千户是浙江永嘉人，祖辈都是儒生，步入武职缘起于尊祖父。尊祖名讳王德，字汝修，号东华，是嘉靖十七年

进士，初授东昌府推官，勤政有能，累官至户科给事中。后因与吏部尚书李默不和，被落职闲住。回到家乡时，正遇上倭寇侵犯浙江，王公将母亲安置在城中，拿出全部家财招募勇健之士，保卫家乡，数次击败倭寇进攻。某次出城追击逃寇时，中伏遇害，时年四十二岁。朝廷得知后，赠王公太仆少卿，立祠愍忠，子荫锦衣卫百户。王公长子如圭为嘉靖四十三年举人，出任溧阳知县，次子如璧荫父官，累官至锦衣卫副千户。王公之孙名名世，字了尘，因是本朝第一位武三元，所以年纪轻轻便官居锦衣卫正千户，即便是阁下了。”

王名世听他张口便将自己家世说道得一清二楚，连年份都丝毫不差，竟比东厂中最得力的番子还要厉害，心中惊讶万分，但他生性冷峻，表面还是不动声色，淡淡道：“沈公子果然厉害。有你来相助东厂和锦衣卫调查冯尚书遇刺案，当真是再好不过。”

沈德符冷然道：“沈某一介布衣，才疏学浅，又要准备秋季乡试，怕是……”

正要一口拒绝，蓦然间心念一动——自从他昨晚回忆起腰牌一事后，润娘的形象便始终萦绕于心头，是那般的深刻，却又是那般模糊，带着难以名状的神秘，强烈地吸引着他。最关键的是，他隐隐觉得润娘的失踪和父亲的突然病死有所关联。想要弄清楚这桩陈年往事，还有什么比利用东厂和锦衣卫势力更便利的呢？这转瞬间的考虑，令他立即改口道：“也好。家父生前与冯世伯是至交好友，查清楚他遇刺的案子，也是我做晚辈的该尽的责任。”

王名世道：“甚好。我昨晚问过冯府上下，没有人认得刺客，他是自己来到冯府门前，声称有急事要找辽东巡抚李植。仆人见他一身东厂番子打扮，又持有牙牌，不敢怠慢，就直接引他进来了。”

傅春问道：“千户可有确认刺客的身份？”王名世道：“我叫了所有东厂档头来辨认尸首，没人认得他，也没人上报有番子失踪。”

沈德符道：“刺客身上不是搜到一块锦衣卫牙牌么？可有查到牙牌本身的主人？”王名世微一迟疑，道：“牙牌被陈厂公拿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查验编号。”

沈德符急道：“这牙牌是重要线索，千户可有问过厂公……”

傅春重重咳嗽了声，道：“牙牌之事，陈厂公查到线索，自会告知王千户。倒是这件案子，有一些前后矛盾之处。”王名世昨晚已见识到他的聪明机智，很是佩服，道：“愿闻其详。”

傅春道：“刺客行刺的对象其实是李植巡抚，可李巡抚在外为官二十年，即使结下仇家，也该是外地人。按照常理，仇家报仇通常会谋划许久，选择最合适的地方、最恰当的时机。李巡抚久在辽东，此次回京述职只是临时起意，回到京师才不过两日，仇家不可能在得知消息后飞快地跟来北京，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划好行刺事宜。”

王名世道：“不错，是这个道理。但傅公子昨晚也从称谓上推断刺客是外地民间人士。”

傅春道：“这就是我说前后矛盾的地方。刺客的确是外地人，但他背后一定还有主谋，这主谋是什么人可就难说了，能及时知道李巡抚回京的消息和行踪，又能弄到一身能当面骗过东厂千户的番子衣服，嘿嘿，肯定不是普通人。小沈，你该熟知李植巡抚的履历，可知道他跟朝中什么权贵结下了仇怨？”

沈德符道：“李世伯跟亡父是同年进士，一同选庶吉士。但他志向远大，总想做一些实际政事，所以很快离开了翰林院，放为江西道御史。张江陵⁽²⁾过世后，李世伯上书弹劾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冯保十二大罪状，又揭露张江陵与冯保交结恣横，圣上于是下令籍没张家。李世伯因‘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晋升为正四品太仆寺少卿，不久与首辅申时行⁽³⁾在定陵选址上产生争议，被言官弹劾，放为外官迄今。”顿了顿，又道：“我曾听说李世伯也一度想要回到中枢，但他曾经肆意攻诘故内阁首辅张江陵，难免会令其他大学士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所以内阁无论是谁在位执政，都是千方百计地阻挠他回朝任职。不过，要论深仇大恨，不惜走到雇凶行刺这一步的，只能数得上冯保和张江陵了。”

王名世摇摇头道：“这二人早已身死名裂，张端公的子弟也被发遣戍边，张家败落已久，没有报复李植的能力。”

沈德符不快地道：“那么依照王千户的高见，刺客背后的主谋一定是现任朝中显宦了？我想不出有哪个高官会与边疆巡抚……”蓦然想到什么，顿住话头，目光烁烁瞪着王名世。

王名世甚是平静，丝毫不避，问道：“沈公子可是想到什么人？”沈德符道：“不错。王千户想听实话么？”王名世道：“这是当然。王某不敢说一定能做得到秉公无私，但如果我觉得沈公子有不妥之语，一定不会传出这间屋子。”

沈德符又犹豫起来。傅春却是个豪爽性子，容不得他这般吞吞吐吐，催道：“快说！快说！”

沈德符前后望了一眼，确认房门掩好，才压低声音道：“既然一定要我说，我猜这件事多半跟辽东税监有关。”傅春道：“啊，辽东税监高淮？对，他确实像是会做这件事的人。”

辽东税监高淮与辽东总兵马林不和，闹得就差动真刀真枪了。辽东巡抚李植调停不成，此次回京目的就是奏请万历皇帝为边境大局着想，召高淮回朝。高淮得知消息后自然很是不满，他一向骄横，一怒之下策划行刺李植也是情理之中。

然而高淮是隶属司礼监的宦官，司礼监掌印陈矩是其上司，这件事即使跟东厂无关，司礼监也难脱干系。从昨晚陈矩的反应来看，他应该是事先不知道行刺之事。那么，他一声不吭地收走牙牌，会不会是他已经从牙牌上猜到事情跟高淮有关？

傅春道：“高淮既有动机，又有能力，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嫌疑人。但有一点说不通的是，刺客装扮成番子，除了方便混进冯府外，更大的作用是要陷害东厂。这实在不合情理，东厂的首领陈矩也是司礼监的掌印，高淮胆子再大，也不该去惹自己的顶头上司。不然的话，他在外，陈矩在内，有的是苦头吃。”

王名世道：“二位公子分析得都极有道理。我这就派人去调查辽东税监高淮，看他最近有无派人回京。但在得到实证之前，这些推断只限于咱们三人知道。”傅春道：“这是当然。”

王名世道：“我还要赶去向李巡抚询问案情。沈公子既然与冯尚书熟识，不妨去看看他的伤势如何，顺便询问一下冯尚书对这件案子的看法。”

傅春奇道：“千户跟尚书夫人不是亲戚么？为何不自己去问冯尚书？”王名世道：“这个……还是沈公子出面更方便些。”

沈德符心道：“看样子王名世也知道冯世伯与夫人不大和睦之事。”他不欲冯府家事外扬，忙道：“千户不提，我也正要去探望冯世伯。”

王名世道：“那好，我晚些再来找二位。”拱手告辞出去。

沈德符心中犹自惦记着那块刺客身上搜到的牙牌，待王名世一走便急问傅春，道：“我适才问及牙牌，你为何抢着打断了我？东厂提督陈矩命手下千户调查案子，却当面将牙牌收走，这不是很诡异的事么？”傅春道：“陈矩这么做，必然有他的道理。况且你也说了，他是当着众人的面收走牙牌，难以隐瞒，最后必然会主动给大家一个交代。你又何须多此一问，好像怀疑陈矩似的，得罪了他，可不是好玩的事。”

沈德符叹道：“东厂领敕给关防，提督官校，威焰已张，不宜更兼枢密，所以内廷故事，司礼监监印与东厂必由两人分掌。而今陈矩一人身兼两大要职，势力足以一手遮天，即使是内阁，也对其无可奈何。除了圣上本人外，再无人可以牵制他了。”

傅春道：“我倒认为陈矩是个既聪明又识大体的人，他应该跟行刺一事无关。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当场下命千户王名世侦办案子时拉上我呢？”沈德符道：“他当时以为你是冯府亲属，又聪明地帮他解了围，自然要表示一下。”

傅春道：“不错，陈矩是以为我与冯尚书熟识，拉上我，有外人参与，就可以表明东厂和锦衣卫无私。但另一方面，我加入了进来，等于是王千户身边多了一个探子。若事情与陈矩有关，不是更加难以掩盖真相么？”

不等沈德符回答，鱼宝宝溜进来问道：“你们在聊什么？这么神秘。怎么锦衣卫也参与进来了？”死磨烂缠，非要二人说出究竟。听罢又讶然道：“堂堂礼部尚书遇刺，我怎么没有听到半点儿风声？”

傅春道：“这又不是什么好事，朝廷当然要想方设法竭力掩盖了。”

鱼宝宝歪着脑袋想了想，道：“要我看，这件事多半跟李贽李先生有关，听说有不少人认为是冯尚书害死了李先生。”傅春道：“太学生于玉嘉因李贽痛骂冯尚书之事我也略有所闻，不过李贽自己都自身难保，他的追随者应该没有报复冯尚书的能力。”

鱼宝宝道：“那么会不会跟内阁首辅沈一贯有关？沈阁老跟冯尚书争斗已久，这次一定想借寿宴这个机会整他撒撒气。”傅春又好气又好笑，道：“虽然沈阁老一直跟冯尚书不和，但始终是阁老压着尚书。若要撒气，该是尚书对付阁老才对。”

鱼宝宝道：“嗯，好吧，算你说得有理。不过我也要参与这件案子。”傅春和沈德符笑而不应。

鱼宝宝不满地道：“你们这是什么表情？难道怕我会坏事么？人多力量大，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要我说，该把隔壁冉驸马也拉进来，反正他成天也无事可做。”

傅春却蓦然想起一件事来，道：“呀，宝宝这话倒是提醒我了！你们可还记得昨晚冉驸马来借钱，称公主府保姆梁盈女的老相好从外地回来了？”沈德符道：“记得啊，正因为如此，那姓梁的才大发善心，准许驸马与公主相会。”

傅春笑道：“小沈没明白我的意思。梁盈女……”鱼宝宝抢着道：“梁盈女是宫女，她的老相好自然是太监。”傅春道：“这次宝宝抢答对了。”

明代皇宫中宦官和宫女相好的事很普遍，他们形同夫妻，称为“对食”，相互称对方为“菜户”。但由于生理缺陷，双方在一起厮混，只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并不能过真正的夫妻生活。永乐年间，明成祖的妃子鱼氏难忍深宫寂寞，与身边的亲信宦官私通对食，成祖皇帝知晓后特别恼火，因此而大开杀戒，处死了两千八百名宫人。

沈德符也是聪明之人，经一语提醒，便会意了过来，道：“你是说，梁盈女的老相好很可能就是辽东税监高淮？”傅春道：“既是太监，又是从外地回来，不是税监就是矿监了。至于那人是不是辽东税监高淮，我可就不敢肯定了。”

沈德符连连摇头，道：“这不可能。税监是圣上派驻外地的钦差，不得诏令，不可擅自回京。我在冯府见到李巡抚等几位长辈，他都没有听过高淮奉召回京之事，擅自潜回京师，可是‘违旨犯禁’的大罪。”

鱼宝宝道：“什么可能不可能的，啰唆！去问一下冉驸马不就知道

了。”

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好驸马冉兴让登门还钱，兴高采烈地道：“昨晚公主悄悄给了我一包财物，够我用上好一阵子了。”

鱼宝宝便当面向他打听梁盈女相好的来历。

冉兴让道：“我没有见过那个人，他和梁妈妈一直躲在房中饮酒。不过我瞧他气派挺大的，屋子外面站着许多华衣奴仆，都是毕恭毕敬的，想来地位应该不低。如果三位公子实在想知道他是什么人，我下次再去公主府时悄悄打听一下。”

傅春道：“如此，就有劳驸马了。”冉兴让道：“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公主还特别让我对几位公子转致谢意呢。”随后便乐滋滋地去了。

沈德符沉吟道：“如果那在公主府跟梁盈女鬼混的人真是辽东税监高淮，他铁定是跟冯府行刺案有关了。回头该把这件事告诉王千户。”

傅春笑道：“这个不急，等冉驸马打听清楚再说。还有一件事我想要问你，你明显对王名世有气，是不是因为薛素素？”

沈德符先是一愣，随即连连摇头道：“当然不是。王名世是锦衣卫，又是东厂千户，你也该知道朝野对这些人都是敬而远之的，我那只是普通人的反应而已。”嘴上虽矢口否认，心头却是一片茫然，暗道：“原来我心中始终放不下素素姑娘，对王名世恶声恶气也是因为昨晚见到他遣

散戏班时亲自送素素走出园子。”

傅春上前挽住他手臂，笑道：“走，我这就带你去勾栏胡同见素素，一解你相思之苦。”沈德符吓了一跳，连连挣扎叫道：“不，不能去。”不得已，只得说了今日吃薛素素闭门羹的经过。

傅春笑道：“你傻瓜啊，你平白无故地找上门，她当然就把你当普通姐夫⁽⁴⁾给拒绝了。但你我二人现在受东厂邀请协助查案，素素昨晚也在行刺现场，我们找上门去询问案情，她无论如何也推辞不掉的。”

沈德符料不到还有这样的说法，不禁愣住。

鱼宝宝不以为然地道：“原来你们两个积极帮锦衣卫调查案子，只是为了假公济私。”

傅春笑道：“你说得不全对，我们是公私兼顾。小沈现在总算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拉你来查案？要赢得佳人的芳心，也该知道对手的底细啊。不过说实话，我对王名世印象蛮好的，他这人看起来性子冷峻，但实在不像是什么坏人。”

沈德符悻悻道：“素素姑娘肯另眼相看的人，当然不会是什么坏人了。”傅春哈哈大笑道：“你小子还真有度量。走吧，算起来素素也该起床了。”

沈德符心道：“今日已经吃过一次闭门羹了，无论如何不能再去。”忙道：“我正要去看望冯世伯呢，还是改日再去拜访素素姑娘吧。你到底是要跟我去铁狮子胡同，还是要一个人去勾栏胡同？”

傅春笑道：“正事要紧，自然是要跟你去冯府。”又问道，“宝宝你呢？”鱼宝宝道：“嗯，我还有事，你们两个自己去吧。”

沈德符遂与傅春买了一些果品，赶来冯琦府上。正好在大门前遇到辽东巡抚李植和中书舍人赵士桢，四人便一道进来探访。

冯琦身子仍是虚弱，尚卧在床上休养，妻妾和长子冯士杰均侍立在

房中。冯琦听说李植几人来探访，忙命人请客人进来，又道：“士杰，你扶你娘先回去休息，这里有潇湘侍奉就足够了。”冯士杰应了一声。

姜敏只得吩咐道：“潇湘，你要好好服侍老爷。”夏潇湘道：“是，夫人。”

冯琦便扶着夏潇湘半躺在床栏上，请沈德符几人坐在圆凳上。沈德符不敢与李植等同坐，只道：“小侄站着就好。”傅春却毫不客气，上前一屁股坐下。

李植道：“老冯，真是对不住，你这全是在代我受过，昨晚那刺客要杀的人其实是我。”冯琦道：“没事，不过是一点儿皮外伤而已。”又道：“你就是沈贤侄的朋友傅春么？我听说了昨晚的事，你观察入微，也很有胆色，是个机智聪明的年轻人，很好。”

赵士桢本来还疑惑傅春的身份，听说他是沈德符的至交好友，便道：“这房里的都不是外人，老夫就有话直说了。那刺客当场自杀，可见是怕被捕后被逼，供出背后主谋。老李，你要小心些才好，那主使可不是善茬儿。”李植道：“我知道，多谢。”

傅春道：“听赵中舍的语气，莫非已经猜到谁是幕后主使了？”赵士桢是个爽快性子，明明是猜测，还是脱口说了出来，道：“除了辽东税监高淮，谁还有这个胆量？”

傅春问道：“李中丞也是这么想的么？”李植微一迟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原来辽东总兵马林与税监高淮大起争端，李植表面中立，一直为二人调解纠纷，甚至还公然吹捧高淮，但暗中却是支持马林一方。他自己悄悄上了不少奏章，列举高淮种种罪状，请求万历皇帝召回税监。

赵士桢道：“按照惯例，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均由通政使司抄录登记后呈递内阁，内阁票拟⁽⁵⁾后再进呈内廷。然而圣上怠政已久，奏本都堆在司礼监中，有的由司礼监掌印代为批复，绝大多数却是束之高阁。高淮就是从司礼监出来的太监，我敢说，他一定是打听到了奏章的内容，恨老李背后捅他一刀，所以他也跟你玩一手阴的——派

刺客行刺。”

李植叹道：“圣上素来袒护税监，我想扳倒高淮不容易，所以也想学学李三才⁽⁶⁾，略略用些手段来对付他。”

赵士桢嘿嘿道：“李三才，那是什么人！不是谁都能跟他一样不择手段的，你李植跟他不是一类人。你可要当心了，我怕高淮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李植道：“而今既然撕破了脸皮，就算回去辽东后高淮要真刀实枪地来对付我，我也不怕。”

傅春笑道：“李中丞的计策也不是全无用处。如果高淮被气得发了疯，生怕李中丞回京述职对他不利，擅自跟到京师，御史是不是可以弹劾他玩忽职守？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担任税监了。”

赵士桢“哼”了一声，道：“高淮又不是傻子，他怎么会胆大包天到……”蓦然止住，紧盯着傅春道：“你是说，高淮他真的回来京师了？”傅春道：“我有五成把握可以肯定。”

李植忙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傅春道：“这个我暂时还不能说。不过既然各位先生如此着急，我这就去寻找十成把握的凭据。”

冯琦一直一言不发，此时居然从床上坐起来，连声催道：“好，好，傅贤侄，你快去寻证据。一旦有真凭实据，我就立即联络各位同僚上书弹劾高淮。”傅春道：“是。”

出来冯府时，正好迎面遇到锦衣卫千户王名世。傅春忙大致说了高淮可能潜回京师之事。王名世皱紧眉头，显然不大相信。

沈德符心中念念不忘，忙问道：“关于那块牙牌，东厂可有查到什么？”王名世摇了摇头，道：“厂公还没有告诉我消息。”忽然他意识到什么，开始用一种奇怪的眼光审视沈德符，似是开始怀疑他不断打听牙牌一事的目的是。

沈德符强作镇定，道：“什么？”王名世道：“没什么。牙牌的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傅春见天色已然不早，忙道：“牙牌的事日后再说。王千户是来找李巡抚问案的么？他人就在里面。”招手叫了一辆大车，扯着沈德符登上车子，吩咐车夫道：“去石大人胡同的宜园。”

车夫问道：“是寿宁公主府上么？”傅春道：“就是那里。”

沈德符不解，道：“我们不是要去找冉驸马么？该去堂子胡同才是。”傅春道：“你没看见么，冯尚书他们忧心如焚，等不及冉驸马打听消息了。”

公主是天之骄女，住处当然不同于普通人家。明代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制定公主府第的规制：厅堂九间十一架，施花样兽头，梁栋斗拱檐角彩色绘饰，唯不用金；正门五间七架，大门用绿油、铜环，石础、墙砖镌凿玲珑花样。

寿宁公主因是当今皇帝最宠爱之女，宅子赐第名“宜园”，修建得远远超过规制——不仅房梁等饰金，门窗均用珠宝装饰，井栏、药臼、槽柜等都是金银制作；床用水晶、玳瑁、琉璃等制作，床腿的支架雕饰也是金龟银鹿。只可惜金山银海的闺房中，幽闭的只是公主寂寞孤独的心。倒不如像普通百姓家那样，小夫小妻朝夕相对，恩恩爱爱，相伴相依。

来到公主府门前，暮色已浓。驸马冉兴让正兴冲冲地从街口转过来，见到沈德符和傅春下车很是惊异，问道：“你们是来找我的么？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听清楚那个人的来历。幸好公主今晚又要召见我，我会记得这件事的，明日一早就会有消息告诉二位。”

傅春笑道：“这件事不用劳烦驸马啦，我自己来办就是。驸马请先进去，免得公主久候。”

冉兴让虽然纳罕，但他性子单纯，也不再多问，憨憨一笑，便先进去了。

傅春又等了一会儿，这才上前对门仆道：“我有急事来找高公公，他

人在不在里面？”那门仆立即露出了警惕之色，道：“什么高公公？这里是寿宁公主府。”

傅春笑道：“这我自然知道。而且我说的不是陪嫁到公主府的高公公，而是外面回来的高公公。”门仆道：“你是……”

傅春左右望了一眼，有意压低声音，道：“我辽东来的。你听不出我有口音么？”门仆道：“啊，原来真是高公公的人。快些随小的进去，公公正在花厅与梁尚宫(7)饮酒。”

傅春道：“进去就不必了，免得外人起疑。你替我带个条子给高公公就行了。”从怀中掏出一张折纸，递给门仆。门仆不敢怠慢，忙拿着进去。

一旁沈德符问道：“你给他的是白纸么？如此会不会打草惊蛇？”

傅春笑而不答，取出一小块碎银子给车夫，道：“你速去铁狮子胡同冯尚书府，就说是小沈派你去的，告诉冯尚书说，那人就在寿宁公主府。”车夫道：“好咧。”收了银子，赶上大车摸黑去了。

沈德符道：“那我们要怎么办？等在这里么？”傅春笑道：“等在这里做什么？九门已经关闭，你还怕高淮跑了不成？今晚紫禁城必定天翻地覆，你我去勾栏胡同喝酒听琴去。再好好睡上一觉，等着明日看热闹。”

二人遂往北而来。勾栏胡同与石大人胡同只隔几条胡同距离，一刻工夫便走到了薛素素家。

婢女豆娘来开了门，她认得傅春，忙告道：“两位小娘正在书房写字画画呢。”领着二人进来四合院，到书房外叫了一声。齐景云闻声迎出来，欢喜道：“我料不到傅郎今晚还会来。”

傅春笑道：“今日来有正事要办，我和沈公子是来找素素的。”齐景云也不多问，只望了沈德符一眼，便领着二人进来书房。

书房内灯烛通明，薛素素正伏案挥笔，头也不抬地道：“请二位公子

稍等一会儿，等我画完这幅兰花。”

齐景云便请傅春和沈德符随意坐下，自己亲自到厨下烹茶。

薛素素的书房名为脂砚斋，布置得甚为雅致。书案、方桌、座椅等家具均是时下最流行的花梨木，穷尽机巧，极其考究，一望便是姑苏名匠制作。盆景、画屏等装饰器物摆放随意，却不凌乱。

北墙正中挂着一幅绢本仕女画像，高一尺七寸二分，阔七寸二分，画栏边石竹下有勾叶兰，题字“玉箫堪弄处，人在凤凰楼”，学笔弄墨，无不臻妙，小楷有《黄庭》之气韵。款题“薛氏素君戏笔”，下钤“第五之名”，两白文方印。原来是薛素素的自画像。

沈德符心道：“这薛素素当真是全才，非但能在舞台上扮演武艺高超的武旦，还能写字作画，下笔迅扫，出手不俗，意态入神。我居然还一度将她想象成雪素。雪素不过是贫苦卖艺女的女儿，既没有她的绝色容貌，亦不能有她这份惊世才气。”

正凝望画像出神，忽听得薛素素叫道：“傅公子，沈公子，请移步一观。”却是叫二人过去观赏她的新作。

那是一幅素色墨兰，逸笔草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精工秀丽，落笔不凡，无一点媚俗气。

傅春笑道：“不错呀，湘畹一朵，寄韵写怀，颇展骚人幽抱。素素笔法越来越老道，堪比金陵马湘兰⁽⁸⁾了。”薛素素笑道：“公子这话可只能限于在脂砚斋里说，千万别让外人听见了笑话。”

沈德符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桌案上的砚台上。那方青砚⁽⁹⁾一望便是珍品，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小才盈握。质地细腻，如肉之脂，微有胭脂晕及鱼脑文，黯然而光。砚四周镌刻有“柳枝旧脂犹存”字样。

薛素素见他双眼片刻不离砚台，便笑道：“这是一位朋友送的脂砚，此书房亦得名于此。沈公子出身名门，想来也是行家，不妨品评一下这

方脂砚。”

沈德符道：“不敢。”上前取过砚台，仔细抚摩，道：“这砚上的胭脂纯出自天然，难得之极。雕工精细，顺理成章，该是姑苏名匠吴万有的杰作。”

又将砚台高高举起，却见砚台底部刻有一首草书五绝：“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款“素卿脂砚”。

沈德符惊道：“这……这是王稚登的手笔么？”

王稚登字百谷，是当世有名的风流才子，少有文名，善书法，四岁能属对，六岁善书擘窠大字，十岁能作诗，长而骏发有盛名，曾拜名重当时的吴郡才子文征明为师。嘉靖末年入太学，因写“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的牡丹诗名扬京师。万历时曾召修国史。万历十四年与屠隆、汪道昆、王世贞等组织“南屏社”，广交朋友，人称“侠士”。其人虽在山野，却是能诗善书，真草隶篆皆能，声华显赫，时人均以得到片缣尺素为胜事。

难怪沈德符惊讶，王稚登曾与他父亲沈自邠一道修史，沈自邠对其文采风流赞不绝口。沈德符久闻王稚登大名，却一直无缘得见，想不到今日意外在薛素素处看到其五绝草书，恣意汪洋，果是大家手笔。

薛素素抱过一具珊瑚红漆盒子，笑道：“沈公子果然好眼力。不错，这砚是吴万有所制，砚背草书是王百谷亲题。”

翻过盒子，果见盒底有小楷书款“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打开盒子，盒盖内刻有细暗花纹的薛素素像，凭栏立帷前，笔极纤雅。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竟是仇英之女仇珠⁽¹⁰⁾所画。这珊瑚盒子和砚台荟萃三位名师巧匠手笔，本身就是贵重之极的宝物。

沈德符一边品味笔法，一边暗道：“连王稚登这样名倾朝野的大名士都要送脂砚向素素示好，可见跟她相交男子的身份地位都是如何的非同小可。我虽微有薄名，终究只是仰仗祖父之灵，一介布衣，怕是无论如何难入她的法眼了。”

沈德符心中颇有自怨自艾之意，忽举眉扬目，却见薛素素正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眼波朦胧，看起来颇有些脉脉含情的意味，先是一愣，随即心口一热，登时有些意乱神迷起来。

正好齐景云捧茶进来，沈德符忙放下脂砚，走过来坐下，假意品茶。胸口却“砰砰”直跳，眼角余光不由自主地朝薛素素瞟去。她却甚是平静，将画作略作收拾，便过去坐下一起品茶。

齐景云问道：“二位公子还没有用过晚饭吧？我和素素也还没有吃，正好让豆娘多准备一些酒菜，大伙儿一起吃也热闹些。”

薛素素笑道：“来得早不如赶得巧。正好昨日有朋友从苏州来，捎带了几坛三白酒，我还没有来得及启封呢。”

傅春大喜道：“好极了！当今风尚虽然流行婺州金华，但其实姑苏三白比婺州金华要好。金华味甘而滞舌，少许尚可，多饮则拖沓不可耐。三白则清亮怡人，喝上一整坛都没事。”

齐景云抿嘴笑道：“傅郎又在胡吹了，怕是半坛酒下去就倒了，还一坛酒呢！”薛素素打趣道：“你还不知道傅公子么？他酒量虽然一般，却是饮不醉两下情牵，唤不醒一点心迷。”

傅春笑道：“世事有千变，人生无百年。难忘是花下，何物胜尊前。更何况是姑苏三白这等天下名酒！咱们今晚就来个一醉方休。”

这一晚，星河明澹，月色如银，是沈德符一生中极其难忘的一夜。但事实上，他根本记不大清楚这夜做了些什么，向来不大饮酒的他居然饮得大醉，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离开了脂砚斋书房，又是如何睡在了薛素素闺房的绣床上。

香来深浅，明月窥窗。花开花落尽，柳飞柳无言。故人不见，好梦惊回。一半为春愁，一半为花羞。

果然如傅春所料，这个月明之夜也是个天翻地覆之夜。倒不是真有什么人在京城中间得鸡飞狗跳，而是次日一早，奏章如雪片般飞到了通政使司通政使杨时乔的案头。

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礼部尚书冯琦三大尚书联名上疏弹劾高淮“撤离信地辽东，挟兵潜往京师，此为数百年以来未有之事”；

御史张似渠弹劾辽东税监高淮私自撤离辽东，潜匿京师，拥兵城下，是“违旨犯禁”；

兵科给事中田大益称：“高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数十万，招纳诸亡命降人，意欲何为！”又指出高淮不奉诏旨，擅自回京，意在经营窥探，妄图典兵权，制造祸乱；

工科给事中宋一韩奏：高淮在辽东畜养死士，演练射击，并俨然以将帅自居。同时到处骚扰邮传，需索营卫，蹂躏地方，凌辱职官，奴役士夫，草菅军民，劫掠行人，乃至勾通属国外吏，假传圣旨，责令朝鲜国王进贡，索冠珠，求貂皮，要马匹，可谓罪行累累；

左都御史温纯称高淮窃弄皇帝威福，纳结虎狼，作威作福；

御史袁九皋称高淮“罪恶万端”，该逮治严刑定罪。

如此等等，均是弹劾辽东税监高淮，要求将其绳之以法的奏章，来势汹汹。

按照明代规章制度，大臣写奏本须用高一尺三寸的花椒白面公文纸，否则就是不如式，会最终影响其任内的考核成绩。然而这些上书大多用的是普通纸张，可见有多少九卿大臣连夜在奋笔疾书，甚至来不及等到次日到官署用标准规格的公文纸重新誊写一遍，便径直投送到通政司，可谓倒高倒得迫不及待。

杨时乔字宜迁，号止庵，江西上饶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这人是朝野公认的好官，刚正清廉，绝请托，拒贿赂，谢交游，住公房，遇事敢言，数陈时政得失，切中要害，中外传诵。有意思的是，他官任通

政使，专管呈递奏本，但万历皇帝却最烦他这人的奏疏，常常因小过派宦官斥责他，却从来不问其罪，在京师传为奇谈。

按照惯例，奏章都要先由通政使司启视后抄录副本，再呈送内阁，供大学士们票拟。冯琦于寿宴上遇刺一事尚未传开，杨时乔还不知道事情究竟，历来弹劾税监、陈说税监之害的奏章不计其数，但像今日这样众大臣不约而同地弹劾同一名税监的事实属罕见，料想发生了大事，一时也不能相信高淮会愚蠢到私下潜回京师，急忙派属吏出去打探真相。

不一会儿，属吏就急匆匆进来禀告道：“不用再去六部求证打听了！小人路过隔壁锦衣卫官署时，那些校尉们正在谈论这件事，说是辽东税监高淮带了三百多人偷偷潜回京师，一直躲在寿宁公主府上。还说高淮跟礼部冯尚书遇刺有莫大关系，那刺客要杀的对象本来是辽东巡抚李植。”

一个阉人，居然张狂到敢行刺朝廷重臣，可谓犯了众怒，难怪这么多大臣争先恐后地弹劾他。

杨时乔闻言也是勃然变色，一拍案桌，命道：“快派人将先录好的奏章送去内阁。本官也要写封奏疏弹劾这胆大妄为的高淮！”

(1)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宫人姓名》称：“本朝宫女命名，最不典雅。如世宗壬寅宫婢逆案，其名俱莲菊兰荷之属，与外间粗婢命名无异。然而出外则不然。只如遣出监公主驸马府者，则联其父之姓名，如赵甲，则云赵甲女，钱乙则云钱乙女之类是也。”梁盈女即表示其父名梁盈。

(2) 张江陵：指权相张居正，江陵人，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内阁，神宗即位后为内阁首辅，万历十年（1582年）病故。

(3) 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后掌翰林院事。万历五年（1577年），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又以文字得张居正赏识，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务。张居正死后，继张四维为内阁首辅。执掌朝政期间，为政务宽大。然只图自保，多承神宗旨意，不能大有建树。汤显祖任南京礼部主事时，曾弹劾他“柔而多欲，任用私人，靡然坏政”。言官说他阳从群臣，暗中巧妙地推卸责任，排陷同僚。万历十九年（1591年）被劾致仕。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卒，诏赠太师，谥文定。

(4) 明代称妓女为小娘，称嫖客为姐夫。客人称老鸨为外婆。

(5) 票拟：对内外臣的题奏本章，内阁先草拟出批复或批办的意见。“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用墨笔写在纸上，再连同原奏一起呈送皇帝，供皇帝阅审定夺。“票拟”名出自《明史·郑以伟传》：“文章奥博，而票拟非其所长。”皇帝审阅后，用朱笔直接批在本章，成为最后的决策，称为“朱批”。

(6) 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陕西临潼人，寄籍顺天通州（今北京通县）。万历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以右金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今安徽凤阳）诸府。当时矿监陈增肆虐，李三才以各种手段裁抑，不惜买通死囚栽赃陷害来杀其爪牙。陈增为之夺气，再也不敢横行。李三才善笼络朝士，结交者遍天下，与东林党顾宪成是至交好友，臧否人物，议论时政，声名极盛。

(7) 尚宫：宫中女官名称。宫官女职置六局、一司。六局为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一司为宫正。俱正五品。六局分领二十四司，每司二人或四人，女吏十八人，正六品。

(8) 马湘兰：著名的“秦淮八艳”之首。本名马守真，小字玄儿，因祖籍湘南，又酷爱兰花，所以常在画幅中题名“湘兰子”，所写的两卷诗集也命名为《湘兰集》，因而人们称其马湘兰。虽姿容平常，但气质出众，且为人旷达，常挥金以济少年，是以成为金陵首屈一指的名妓。痴恋江南才子王稚登，但未成婚嫁。在王稚登七十大寿时，集资买船载歌妓数十人，前往苏州置酒祝寿，“宴饮累月，歌舞达旦”，归后一病不起，最后强撑沐浴以礼佛端坐而逝，年五十七岁。马氏多才多艺，通音律，擅歌舞，能自编自导戏剧。在绘画上造诣很高，其兰花图和兰花诗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珍品。《历代画史汇传》中评价其画技是“兰仿子固，竹法仲姬，俱能袭其韵”。现有《墨兰图》存世，收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

(9) 此砚即世所盛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之脂砚。清朝末年，大臣端方携带脂砚、薛素素自画像和《红楼梦》佳本入川，端方后于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脂砚流落于蜀人藏砚家方氏手，薛素素自画像和《红楼梦》本则不知所在。《红楼梦》早期抄本的批语作者署名为“脂砚斋”，成为一大文化谜题。《红楼梦》学者对其人多有争议，或谓为曹雪芹之族叔，或谓为曹雪芹之堂兄弟，或谓即曹雪芹本人，或谓为史湘云。高鹗和程伟元在发行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时，删除了所有的脂批（脂砚斋批语），并对脂本（有脂批的抄本）文本进行了局部的删改。

(10) 仇珠：号杜陵内史，太仓（今属江苏省）人，仇英女。仇英工画，尤精仕女，风调秀雅纤丽，神采生动，为明四大画家（另三人为沈周、文征明、唐寅）之一。仇珠秉承家学，工绘事，画山水人物，秀丽脱俗。

第三章 绿竹猗猗

尘世间，还有什么比爱的力量更伟大呢？伟大的父子之爱，足以照亮这深幽的黑狱。那一刹那，他压抑已久的心胸忽然变得开阔起来。以致当吏卒来提他到北镇抚司过堂时，他也不是惶恐的心态，而是做好了坦然面对的准备。

明

代自立国以来，出了不少行事古怪的皇帝，如好斗蟋蟀有“蟋蟀天子”之称的明宣宗；宠爱比他年长十九岁的万贵妃的明宪宗；嬉戏无度、自封为大将军率军出征的明武宗；以及好求神仙对自己子孙都嫌恶的明世宗。世宗自嘉靖二十年以后，便开始不亲朝政。在这一点上，万历皇帝和他的祖父一模一样。从这些皇帝身上，再也看不到祖辈明太祖、明成祖雷厉风行的强硬特质。

中国历史悠久，皇帝始终只是政治的产物，政治的轴心则是皇权。但皇权自诞生之日起，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始终处在被挑战的位置——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无非是持续的挑战与应对。当某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他才会发现即使他赢得了天下，却还是处在各种势力的约束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以一人独治天下”。如果遇上英明武断的皇帝，便会想方设法地加强皇权，如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等。明代立国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这是自秦汉以来，专制和中央集权发展的极致。

然而这时皇权的胜利，实际上只是明太祖个人决心的胜利。将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朝纲独断，政务繁重，势必将大大增加皇帝自己的工作，所以明太祖才有诗感叹道：“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当皇位传到才干和精力远远不及的子孙后代手中时，情况又会起变化。由于继任的皇帝不可能也不愿意负担全部的朝政，只能用付出部分权力来交换，约束皇权的势力便会再一次抬头。到明太祖孙子明仁宗时，本只是咨询机构的内阁开始参加决策，阁臣草拟诏令，权势随之增大，品秩与地位不断获得提高。到了仁宗之子宣宗手中，开始实行票拟制度来提高行政效率，内阁权力大大膨胀，甚至超过明初的宰相，号为“辅臣”。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至此的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制度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实际上政务多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权力受到内阁的限制，意志也受到阁臣的左右。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内阁和票拟制度也间接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

起。宠信宦官的皇帝往往将批朱的大权交给司礼监代行，内阁的职权最终受到宦官的钳制。因而内阁制度日趋成熟之时，就已经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互相制约的局面。

由于内阁学士不常见到皇帝，而宦官却有机会与皇帝朝夕相处，因而承认司礼监的权威并讨好宦官，也就成了想有所作为的内阁大学士的必经之路。即使是权倾朝野的权相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威震天下的内阁首辅，他也只能给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冯保行贿，在他的帮助下才最终掌握实权。

万历皇帝登基时还不到十岁，不过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自然没有能力担起天下的重任。他所做的仅仅是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票拟按照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再在上朝时将冯保的指示告诉张居正。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万历皇帝也成了制度的傀儡。他的一言一行均由大臣们教导安排，必须符合道德规范，他的私人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小小的心灵上，常常会感到无端的烦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人都匍匐在他脚下，他却没有做主的权力。长期的压抑和忧郁，养成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

十八岁的时候，久在皇宫的万历皇帝觉得憋闷得难受。乾清宫管事的牌子太监孙海便教皇帝效仿镖客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寻欢作乐。一次游到西城，免不得饮酒陶情，逢场作戏。酒酣之际，万历命随侍的太监唱他喜爱的新曲。小太监整日紧闭宫中，如何会唱这种曲子。万历皇帝龙颜大怒，拔出佩剑，欲斩小太监。吓得小太监直抖。还是孙海从旁解劝，万历皇帝才灵机一动，笑着说：“头可恕，发不可恕，方显朕无戏言。”遂令小太监脱下头巾，割掉了一束头发，算作割发代首。随后，皇帝在兵杖簇拥的中间带醉回到乾清宫。

万历皇帝整个戏剧化的人生就是从这里开始。

次日，慈圣太后李彩凤从司礼太监冯保口中得知儿子的荒唐事，勃然大怒，自着青布袍，撤除簪珥，令人宣万历皇帝到慈宁宫。万历一进宫门，见母亲形神服饰，便知道不妙。李太后一一数落儿子的过失，又让左右拿出《汉书·霍光传》读给皇帝：“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说的是西汉霍光辅政时，昌邑王刘贺即位后

荒唐无度，被太后和霍光废掉了皇位。万历想不到一晚的狂欢，得到这样严重的后果，吓得跪在太后面前连连求饶。

还是首辅张居正闻讯赶来为皇帝求情，李太后这才表示给万历一个改过的机会，罚万历跪了一个时辰，又让张居正代下罪己手诏，一份给太监们，一份给内阁。乾清宫的太监也被大换血，所有怂恿过皇帝玩乐的太监全部被赶走。

自从这件事后，万历才明白自己是不能放纵的。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忘不了张居正代拟的《罪己诏》中卑微的语气，一想到这诏书是以他的名义发出去，他就无地自容。他开始怨恨那些本是臣僚却夺走了他皇帝权威的人，如张居正，如冯保。可惜周围的人包括李太后在内都没有感知到皇帝日益浓重的不满情绪，更没有人会料到这种不满对以后的影响有多大。

第一个被发泄的对象就是“大伴”冯保。冯保能写一手好字，在嘉靖时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穆宗死后，靠李太后的垂青升为司礼监。由于他是李太后的耳目，万历对其极为忌憚，不敢直呼名字，而是称其为“大伴”。皇帝因纵酒戏割小太监头发一事被冯保告诉李太后而引出一系列的事后，他内心积蓄对冯保的怨恨也到了极点。一天，万历听课完毕，预备写大字赐给大臣。冯保也站在一旁，只因为他站得稍微倾斜一些，被万历瞧见，便甩手将饱蘸墨汁的大笔掷在冯保所穿的大红官服上，淋漓几滴。冯保惊恐的程度可想而知，就连站在一旁的首辅张居正也变色失措。

但事情还没有就此而止。

万历十年，操劳过度的一代名相张居正病逝，终年五十八岁，之后埋入家乡江陵的墓地。他对大明王朝可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然而他身后却掀起无限的恩怨和不尽的是非。他尸骨未寒，一场清算运动便揭开序幕，第一个倒霉的人又是冯保。

冯保确实有些得意忘形了。他自恃内有李太后做靠山，外有张居正倚靠，一直视万历为孩童，甚至连皇帝赏赐宫女东西也要经过他的批准。即使皇帝性格软弱，也常常对这种挟制感到不能忍受。

有太监知道皇帝憎恶冯保，乘机攻击冯保家资饶富，胜过皇室。又揭露了冯保与张居正相交做的一些有违臣节的事，如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等。正好时任御史的李植收集了冯保十二大罪上疏，万历不由得欣喜若狂，立即以“欺君蠹国”的罪名下命逮捕冯保，将其发配去南京给明太祖守陵。冯保家产均被查抄，得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其弟冯佑、侄冯邦宁官任都督，削职后又遭逮捕，最终瘐死于诏狱中。

深宫中的李太后对冯保被逮捕抄家完全不清楚。有一天，她向万历问起为何许久没有看到冯保了。万历回答说：“老奴受了张居正的蛊惑，犯了一些过错，暂时出宫了，不久我就会召他回来的。”但事实上冯保再也没有回到京师，他死后就被埋在了孝陵附近。

此时正巧李太后的二儿子潞王要结婚，所需的珠宝迟迟不能置办齐全。李太后很不满意，质问儿子一句。万历气愤地答道：“这几年，一些无耻的大臣把珍宝都搜买献给张、冯两家了，所以价贵而且难以办齐。”

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外廷。张居正执掌中枢十余年，为人耿介，得罪的人不计其数。一些有心报复的人揣测皇帝心意，将张居正当做奇货可居，弹劾他的人纷纷而起，几乎成了一种风尚。万历当然顺水推舟，开始大力清算——追夺了张居正的各种封号；抄没其家，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大儿子张敬修不堪忍受酷刑自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与张居正关系密切，镇守蓟州十六年的戚继光被调去广东。所倚重的人被斥削殆尽，张居正所进行的有利朝廷的卓有成效的改革一律停止废除。恨乌及屋，甚至连万历皇帝自己钟爱的鲑鱼鲙菜^①也因其产自张居正的家乡而一并革除。

复仇的欲望终于得到满足。但皇帝很快发现，即使他如愿以偿地铲除了张居正的势力，他依旧不能大权独揽——奏章依旧由内阁先票拟，若是他不同意内阁意见而改票，内阁便要封还执奏，直到他顺从内阁为止，他根本不可能违背祖制撇开内阁直接内降中旨。万历终于明白过来，张居正是内阁首辅，但却不是内阁，内阁是不能违背的制度，不能抵御的政治力量，走了张居正，还有李居正、王居正。他贵为天子，实

际上受制于廷臣，仅有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跪拜中，而他最终能控制的微乎其微，甚至包括他的个人生活也受到制衡——不能立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皇后，不能立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梦想破碎了，万历的心中渐渐感觉到一种幻灭般的失落。当最终他明白自己虽是天子，却只是制度的附庸产物，只是紫禁城中一名衣饰华丽的囚徒的时候，他彻底地心灰意冷，变得慵懒怠惰，极度讨厌奏章和朝会。有人给皇帝出了个将奏章“留中”的处理办法，即拖而不决。有了这主意，万历就有了借口，把奏疏留中不发，不予处理，任其自生自灭。到后来，连每日的朝会也不举行了，称“天下无一时可忧之事”，终日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家事使他忧愁，国事使他害怕。他——大明的皇帝，就在这无边的痛苦中挣扎着，苦熬着，在无尽的苦海中沉沉浮浮，导演着一代王朝日薄西山的衰亡史。

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皇帝采取荒废朝政的法子来对抗体制，但从来没有一位能做到像万历那么顽固——大臣们直言进谏，甚至有大臣上疏痛骂皇帝，也都置之不理。他并不是意志坚决之人，但在消极怠工这件事上，却显得异常坚韧不拔。

到万历后期，衙门严重缺员。冯琦任礼部尚书时，两京尚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科道九十四名。各省缺巡抚三名，布按监司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言者请简补，万历一直不批，时人都认为不可思议。一方面官员奇缺，另一方面候补的官员又得不到提升，以至于终生候补。

礼部尚书冯琦因礼部事务繁剧，左右侍郎之职又一直空缺，几次请求补缺，万历不批。冯琦又以身体不适几次申请致仕养疾，万历皆不允。

内阁首辅沈一贯与冯琦素有矛盾，想趁机排挤冯琦出廷，几次上疏称：“冯琦为国家宝臣，宜许其暂归就医，以待他日大用。”万历仍然不批。如此态度，当真令人哭笑不得。

大明的中央官署大多位于皇城之前、正阳门之内，大致对称分布在千步廊⁽²⁾两侧。按照文东武西的格局，千步廊之东有吏部、户部、礼

部、兵部、工部和宗人府、翰林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会同馆等机构，千步廊之西则是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中央重要机构基本都集中在这里，只有内阁和六科分位于皇城中午门东、西两边，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则在西单牌楼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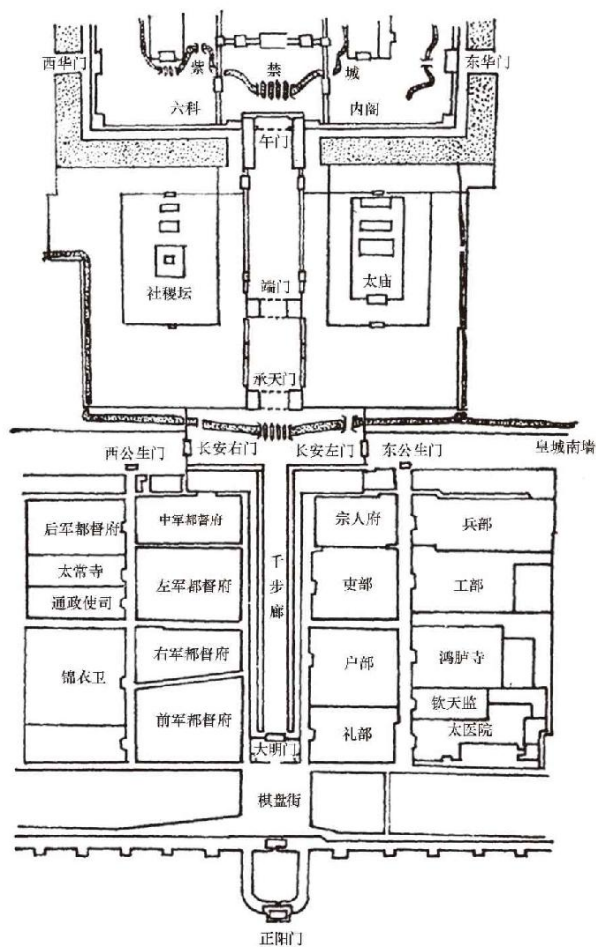
在大明门^③和正阳门之间，有一条纵横如棋盘的街道，称“棋盘天街”，是东、西两城交通往来的通道。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金店银铺人潮如涌，商客如云，竟日喧嚣。特意在中央官署附近设置一块商业街，意在以天下士民工贾云集来凸显“国门丰豫”之景。

这条街正好位于中轴线上，因而也是紫禁城通向正阳门的必经要道。每遇皇帝出宫大典时，守护皇宫的御林军将先期屯兵扎营在此，勒令各店铺收摊关门，直到仪式结束、皇帝回宫，才能重新开市营业。

棋盘街是礼部尚书冯琦很喜欢的一处地方，他常常在公务闲暇之余来这里喝上一碗茶汤、吃上一碟小吃。但近来公务繁重，身体又多有不适，已经有很长一段日子没有来光顾过。今日他强撑病体来到官署办公时，忽然格外留恋起茶汤来。已经到礼部门前，又转身往棋盘街走去。

刚到大明门前时，忽见到沈德符正跟一名奴仆模样的人站在东角门处，很是意外，命侍从过去招呼。

沈德符急忙过来拜见，告知缘由道：“昨晚寿宁公主召冉驸马入府相会，公主保姆梁盈女乘醉撒泼，对冉驸马大打出手，要把他赶走。公主出面劝解，梁盈女连公主也一起辱骂起来。公主悲愤不已，痛不欲生。冉驸马气愤不过，找小侄帮他写了一份奏章弹劾梁盈女。驸马适才亲自进宫去递奏章了，小侄正在这里等他出来。”



明北京城午门至正阳门平面图

虽然本朝多有公主受制于保姆、宦官之例，但寿宁公主是郑贵妃唯一爱女，更是皇帝的心头肉，梁盈女说到底不过是个老宫女，虽有官秩，但毕竟是个下人，欺负驸马倒也罢了，如何还敢骑到寿宁公主头上？

冯琦愕然不已，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沈德符左右望了一眼，压低声音道：“跟辽东税监高淮有关。”

原来昨晚傅春用话语套问高淮是否在寿宁公主府上，顺手递了一张纸给门仆，称那是带给高淮的书信。其实那是京师名妓齐景云去年写给

他的一首赠别诗：“一呷春醪万里情，断肠芳草断肠莺。愿将双泪啼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

门仆将书信呈给高淮时，高淮醉意正浓，略略展开一读，不明所以，便随手丢到一边。然而到半夜时，有人赶来告密，说高淮行踪已泄露，怕是即将有大祸。高淮惊醒过来，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自己秘密回京师的消息怎么会走漏，忽然想到那封莫名其妙的书信，招来门仆一问，听说送书人与驸马在门前亲密地交谈过，登时将所有罪过怪到冉兴让头上。他自己不便出面，便让相好梁盈女为他出这口恶气。梁盈女当仁不让，居然不顾礼仪，径直闯进公主闺房，亲自带人动手打了冉兴让一顿。

冉兴让被殴打后赶出了公主府，悲愤难名，决意上表控诉梁盈女的罪恶。但他出身贫苦农家，大字不认得几个，平常奏表都得要公主府的人捉刀，想了一想，也不回家，直接来藤花别馆扣门，打算请沈德符帮忙写份奏疏。哪知道当晚沈德符和傅春二人醉酒夜宿在勾栏胡同，没有归家，老仆也不知道主人去了哪里。

还是鱼宝宝从旁指点道：“他二人昨日一道去了冯尚书府上，小沈有可能还在尚书府尽子侄之责，但傅春必定去了勾栏胡同齐景云处。要不你先去找小傅，问清楚小沈人到底在哪里。”

冉兴让便来到勾栏胡同，拍了半天门，终于婢女豆娘来开了门，称沈、傅几人都已经酩酊大醉，怕是难以唤醒。她不认得冉兴让是当朝驸马，见他满面血污，面目狰狞，心中害怕，不敢让他进门。冉兴让只得一边抹眼泪，一边坐在门前台阶上干等。直到次日一早齐景云起床后听说此事，才将冉驸马请进堂中坐下，拍醒沈德符、傅春二人。

傅春一听便道：“冉驸马全然是因为我受过。哼，这高淮实在太过张狂，我非要找到他行刺朝廷重臣的证据不可。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扳倒他。”让沈德符帮驸马起草奏章，自己则穿好衣衫，赶去找锦衣卫千户王名世商议。

沈德符写好奏章，雇了大车送冉兴让回到家中。冉兴让略做梳洗，换上冠服，便带了侍从入宫。驸马为人憨厚质朴，沈德符犹自放心不

下，便一路护送到紫禁城大明门前，预备等得到确切的消息再去忙其他的事情。

冯琦听说风波又是因辽东税监高淮而起，便道：“贤侄放心，我与众同僚已上书弹劾高淮，这坏小子已成众矢之的，猖狂不了多久了。”沈德符道：“是。冯世伯有事先去忙，我在这里等冉驸马出来，再将好消息告知他。”

冯琦心事极重，凝思许久，最终还是道：“好。最近事情实在太多，等我忙完这一阵，再好好跟贤侄聊了一聊。”沈德符道：“是。”

经过这一番谈话，冯琦也没有了去棋盘街饮茶汤的心思，转身又往礼部官署走去。正好在大门前遇到新任的礼部侍郎郭正域，略略寒暄了几句。

郭正域忽指着西面道：“那边在做什么？”

冯琦回头一看，一群宦官正围在一起叫嚷着什么，也不以为意，续道：“少宗伯，乡试在即，关于主考官和同考官的人选……”

背后的呼喝嘈杂声越来越大，还有人在高声呼叫着什么。冯琦又回头看了一眼，蓦然留意到原先站在大明门东侧角门处的沈德符和仆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车马。愣得一愣，才反应过来，急忙拔脚朝那群宦官走去，一边奔走，一边喊道：“住手！快住手！”

郭正域和侍从们不明究竟，见冯琦焦急万状，急忙跟了过去。

那群宦官正围住沈德符和仆人的暴打，见有人出面干涉，顿时一哄而散。沈德符和仆人横躺在地上，浑身都是尘土和血污，几乎认不出本来面目。

冯琦忙上前扶起沈德符。他额头肿起一个大包，两眼散乱，摇摇欲坠，神志已近昏迷。

郭正域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问道：“这……这是沈德符沈公子

么？那些太监为什么要打他？”

冯琦尚不及回答，忽见角门处急奔出一人——头发散乱，撕破的衣冠上血迹斑斑，双脚上只穿着袜子，蓬头赤脚，狼狈不堪。正是驸马冉兴让。

一见到冯琦等人，他脸上立即露出了惶然而羞愧的表情，但当他转头看到沈德符被打得遍体鳞伤时，鼻子一酸，再也忍耐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面面相觑的众人身后，就是巍峨高耸的大明门，大明帝国的国门——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驸马都尉冉兴让于紫禁城内阁前面被一群太监暴打的事件很快风传全城，人们对这位倒霉的驸马颇多同情。

可叹的是，冉兴让的厄运还没有就此结束。他被围打的第二天，想再次上疏揭发梁盈女、高淮的罪行，谁知奏疏还没写好，皇帝圣旨已下，严厉诘责驸马，褫夺其蟒袍玉带，命送至国子监读圣贤书思过反省三个月，不许再奏。冉父本是贫民，因子而贵，在朝中为官食俸禄，也因此事被罢职。

寿宁公主愤懑难抑，三次进宫，欲向母亲郑贵妃哭诉真相。不料母亲却拒而不见。可怜公主枉为金枝玉叶，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得一腔悲愤打道回府。

本来很少有大臣愿意同冉兴让交往，倒不是因他不通文墨，才疏学浅，而是因为他是“国本之争”祸根郑贵妃的女婿。但经此一事，众人发现原来冉驸马，甚至寿宁公主本人也很可怜。出于对宦官的痛恨，御史杨鹤上疏道：“圣上爱女被躏于宫奴，馆甥受挞于朝市，叩阍不闻，上书不达，壅蔽极矣。”万历读到奏疏后颇为震动，这才下令召公主保姆梁盈女回宫，至于内官群殴驸马一事，连问都懒得问一句⁽⁴⁾。

在对待自己爱女、女婿的事情上，万历都是如此态度，毫不迟疑地

站在了宦官一方，更不要说那些弹劾辽东税监高淮的大臣奏章了。尽管针对高淮的弹劾声势浩大，一时惊动天下，以至于连远在山野的东林党也加入了进来，但深宫中的万历皇帝接到奏疏后依然不闻不问，采取“留中”办法处置。高淮本人则在群臣蜂起上书的当天赶早出城，回去了辽东。对皇帝和高淮而言，这件事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然而这并不代表万历皇帝心中一点也不关注辽东，毕竟是边关要塞，自古以来就是多事之地。正好此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入京朝贡，连朝中大臣都不待见的万历皇帝居然破例召见了努尔哈赤，亲自询问辽东局势。

当日万历皇帝召见努尔哈赤时，朝臣中只有泰宁侯陈良弼在场，外廷对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就在这次召见后，万历皇帝下了一纸诏令，令辽东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辽东巡抚李植和辽东总兵马林均被免职，由前总兵李成梁回任辽东总兵一职，而高淮则继续当他的税监，在辽东作威作福。

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人们普遍猜议辽东彻底的改头换面跟努尔哈赤的进宫面圣有很大关系，但女真部落本身也是税监的深重受害者，受害程度甚至超过大明子民，如马匹、貂皮、蜂蜜等都是必须进贡之物，尤其贡蜜数量巨大，每年还得兼开蜜市。努尔哈赤本人跟李成梁之间更是有难解深仇，照理来说，他绝对不会站在高淮一方，也绝对不会帮罢职已久的李成梁说话。然而为什么偏偏是这次面奏后，万历皇帝立即下了诏书罢免李植和马林呢？

虽然其间内幕成为一大谜题，猜议蜂起，但无论如何，声势浩大的倒高事件以朝臣失败而告终。

傅春一直颇为自责，认为当日贸然闯到寿宁公主府上套问高淮行踪有失鲁莽，不仅牵累了冉驸马，还打草惊蛇，使得高淮有所准备——他自己虽然悄悄溜回了辽东，却派梁盈女等人一早进宫向皇帝和郑贵妃进谗言。这次群臣倒高失败，跟此有很大关系。

沈德符劝道：“这也不能怪你。我刚在国子监看到冉驸马，他人已经

平静下来，还说这样也好，正好可以多读点书。至于高淮不倒，更不是你的过失。多年来弹劾税监的大臣前赴后继，但却没有一个成功，诏狱中关了多少因与税监冲突而获罪的大臣，像冯应京⁽⁵⁾这等名士都不能身免。”

鱼宝宝道：“我早说过你们这次扳不倒高淮吧。”傅春道：“宝宝又有先见之明了。”

鱼宝宝道：“这不是先见之明，而是你们两个和那帮大臣一样，没有认清局势。高淮是辽东税监，他的罪恶在于他疯狂捞钱、贪婪成性，但他捞的钱去了哪里呢？大多数还不是进了皇帝和皇太后的腰包。你再看看这些大臣，只知道上书弹劾，什么税监危害百姓、高淮罪大恶极之类，全是空话套话。皇帝怎么可能因为这些陈词滥调就召回自己亲自派出去的捞钱能手呢？”

他这话虽然很有些愤世嫉俗的味道，但也的确指出了——人人都心知肚明税监祸患的真正源头在哪里，却没有人敢像鱼宝宝这样公然怪罪到皇帝头上。好在当今皇帝太懒，疏于朝事已久，若是放在明初太祖或成祖时代，鱼宝宝这等言语早就招来杀身灭族之祸了。

傅春惊讶地道：“宝宝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见识高明。那么照你说，该如何扳倒高淮呢？”鱼宝宝道：“有两个法子：一是告高淮贪污，皇帝派他出去弄钱，他贪皇帝的钱，那不是自寻死路么？二是学凤阳巡抚李三才，找一些杀人放火的罪名安在高淮头上。两个法子中，前一个比后一个更有用。”

自万历二十七年万历陆续派出心腹宦官赴全国征税、办矿后，税监恣行威虐，惨毒备至，又科敛无度，任意增加苛捐杂税，因此而破家者不计其数，士民工商无不恨之入骨。各地多有官民不堪忍受税监盘剥而奋起反抗之事发生。

如天津税监马堂兼领山东临清税课，马堂到临清以后，零星米豆也要抽税。临清人民忍无可忍，举行罢市，奋起反抗，万余名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税监衙门，杀死马堂随员三十七人，马堂本人被救逃脱。暴动发生后，朝廷震惊不已，万历皇帝下令追捕首领。时有义士王朝佐，素

慷慨好义，不计较个人生死，见官府到处抓人，残害无辜，挺身而出，舍己救人，慨然说：“我是领袖，勿累无辜！”于是被押赴刑场处死。临清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大公无私的英雄，暗中立祠祭祀。

又如因江西税监潘相及其随行人员恣横不法，引起公愤，景德镇万余名瓷工发动起义，毁器场，烧税署，打死潘相爪牙陆太守，断潘相饮食。潘相逃走之后，诬奏暴民是受饶州府通判陈奇可指使，陈奇可遂被逮捕下诏狱。

再如司礼监太监孙隆督税浙直，驻苏州，横征暴敛，致使广大机户关场停产，织工失业。苏州织工葛贤忍无可忍，率领民众反抗，将孙隆的随员、税官黄建节等人投入河中，放火焚烧税棍汤莘等人的住宅，包围税监衙门，并要求停止征税，史称“苏州民变”。事后，万历皇帝下令逮捕参加暴动者，葛贤为避免牵连无辜，挺身投案自首，迄今仍关在诏狱中。

再如云南税监杨荣肆虐官民，作恶多端，云南腾越州人民奋起反抗，杀死税监委官张安民，焚毁税场，史称“云南腾越民变”。事后，万历皇帝下命“逮捕真正首恶，依律处治”。经廷臣一再请求，甚至连司礼监掌印兼东厂提督陈矩也出面陈说厉害，此事才不了了之，无辜免遭株及。

再如御马监太监陈奉任湖广税监，仗势逞威。又刻意逢迎贪财如命的万历皇帝，称武昌府兴国州有人挖掘唐代宰相李林甫妻杨氏之墓，“得黄金巨万”。万历皇帝如获至宝，命陈奉将黄金没收，解进内库。陈奉即对掘墓者进行严刑毒打，责其交出所得黄金，并令挖掘境内所有古墓。巡按御史王立贤上奏说：“兴国州人所掘乃元代吕文德妻之墓，非李林甫妻墓。奸人讐奏，语多不实，请释不治，停止开掘各处古墓。”万历皇帝不理。于是陈奉便仗势逞威，吓唬官民，责令偿银。其党强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抓入税监衙门百般侮辱。终于激起公愤，武昌、汉阳居民万余人，冲入陈奉官署，并用瓦片、石块将其击伤。陈奉为了对广大民众进行报复，居然令卫士举火箭焚民居，打死众多居民。湖广巡抚支可大噤不敢出声，分巡监事冯应京不畏强御，挺身而出，为民除害，捕治陈奉爪牙，并疏劾陈奉九大罪。而陈奉则上疏诬陷冯应京阻挠朝命、凌辱

命官。万历立即下令夺冯应京官，逮下诏狱。武昌人民得知消息后，相率痛哭，愤愤不平，为冯应京呼冤号屈。而湖广税监陈奉则派人到大街小巷公布冯应京罪状，再度引起士民公愤。数万民众集合起来，群起包围陈奉的税监衙门，“誓必杀奉”，陈奉狼狽逃匿楚王府。愤怒的民众遂将其党十六人投入长江溺死。同时，又恨湖广巡抚支可大为恶助虐，焚其衙门，支可大不敢出门。直到冯应京坐着囚车出来劝解，群众才慢慢离开，陈奉躲在楚王府一个多月不敢露面。

如此种种，均是税监祸及天下、民怨沸腾，以致发生了斩竿揭竿之变。凤阳巡抚李三才上疏论矿税扰民之害，谓如“一旦众叛土崩，则小民皆为敌国”，便是这些抗税起义暴动的生动写照。但即便引起了朝野的激烈反抗甚至民变暴动，事情过后，税监依旧能肆意妄为，这就全然与皇帝的姑息有关了。

沈德符虽然温和，却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的书呆子，对税监危害及其源头一清二楚，但他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君君臣臣”思想根深蒂固，不敢像傅春那样公然附和鱼宝宝的话，便道：“其实慈圣太后还是位贤后。”

慈圣太后，就是指太后李彩凤了。她本是服侍裕王妃陈氏的宫女，身份卑微，因为生下了皇子朱翊钧——也就是当今万历皇帝——而一步登天，由宫女被册封为贵妃。朱翊钧登基为皇帝后，按照明代制度，该尊嫡母陈后为皇太后，生母李彩凤称皇太妃，也可以称太后，但嫡母应特加徽号，以示区别。权相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为讨好李彩凤母子，特意尊陈后为仁圣皇太后，尊李妃为慈圣皇太后，仁圣太后居慈庆宫，慈圣太后居慈宁宫，两位太后在名号上已经没有上下之分了。

李太后柔媚知礼，甚有谋略。她还是贵妃时，便刻意逢迎因生病居住在别宫的陈皇后，每日都要亲自带着儿子到陈皇后那里问安，给没有子嗣的陈皇后带来极大的心灵抚慰。陈皇后只要一听到朱翊钧的小靴子在阶道上的“嚓嚓”声，便会连忙起来，准备好各种糕点食物迎接。到万历即位，虽然两位太后多少有一些利益冲突，但终究因为小皇帝的缘故，亲密得像是一家人。

对于十岁即位的万历皇帝而言，李太后是一个最能干、最负责任的

母亲。万历即位后，搬进了皇帝专用住所乾清宫。李太后因为儿子年幼，一直陪住在乾清宫，照顾小皇帝的的生活、学习。每逢上朝之日，她天不亮就亲自来到皇帝卧室，高呼：“帝起！”并命宫人扶万历坐起，给他洗脸，然后领着他登辇上朝。

李太后平时教子颇严，万历少年时代性喜嬉耍，厌恶读书，课业时有荒废，常被“召使长跪”。当时，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特意编了一本文字俚浅的《帝鉴图说》作为小皇帝的教材。每月除三、六、九日上朝外，其余各日都由张、吕二人讲课。每次讲完，小皇帝回到宫中，李太后还要他复讲一遍才算通过。

这种母亲陪住训政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万历大婚为止。在返回慈宁宫之前，李太后特意招来内阁首辅张居正，道：“我不能朝夕陪伴皇上了。先生受过先帝的付托，你要经常教导皇上，不要辜负了先帝的嘱托。”此即史论“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一代名臣张居正能在万历初年有所作为，其实与李太后的信任密不可分。

李太后不但严于教子，对自己的娘家人也约束颇严，曾以“谦谨持家”四字赐其父李伟。李太后擅长书法，尤其善书大字，文华殿后殿所悬长匾上的十二个大字“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即是她亲笔书写，龙翔凤翥，令人惊羨。又如慈寿寺中宝藏阁牌匾，也是出于她的御笔，旁人观其结构波磔之妙，均以为是当今皇帝御书。

然而自从万历皇帝成人，李太后便不再干预政事，甚至连她之前所倚重的司礼太监冯保被贬、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等重大事件也懒得过问。她只是一心向佛，笃信佛祖。万历皇帝则投母所好，专门为她在京师内外广建寺庙，“动费巨万”，“助施无算”，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

鱼宝宝听沈德符为李太后辩护，冷笑道：“那些山野莽夫被表象蒙蔽，称颂慈圣太后圣明倒也罢了。你沈德符熟知掌故，居然也会这么想！如果太后真的贤明，就不会对皇帝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了。虽说本朝祖制不准后宫干政，但当今皇帝在太后严训下长大，素来畏惧太后，只要慈圣太后一句话，税监弊政举手可废。可她偏偏不说，你以为她不知

道吗？不是。其实她早就被皇帝收买了。那些税监搜刮来的不义之财，大多数进了她的腰包。”

沈德符骇然道：“宝宝，你可不要瞎说。”鱼宝宝道：“我哪有瞎说？天下人都知道慈圣太后出身小商之家，虽然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但却天生有贪财好利的习性。”

沈德符连连摇头，道：“你可别再信口胡扯了。小傅也是出身商贾之家，难道你觉得他天生贪财好利吗？”鱼宝宝“哎哟”一声，忙道歉道：“我倒是忘记小傅了。傅春，你不算，你跟那些人都不一样。”

傅春笑道：“我倒是无所谓。咱们正谈论对付高淮的事，还是别扯得远了。”

沈德符叹道：“这事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鱼宝宝道：“没有雷厉风行的手段，怎么能打得豺狼？所以天下人都佩服李三才，只有他能对付税监。”

傅春道：“可惜我始终不能找到高淮与刺客的关联，不然可以用刺杀朝廷重臣这件事将他钉死。”

沈德符心念一动，问道：“不是从刺客身上搜到一块牙牌么，东厂有没有查到来历？”傅春道：“没有。据陈厂公告诉王名世说，那块牙牌是假的。那牙牌编号捌拾捌号，他派人翻查了名册，锦字从一号到三百号都是万历初年造的，和刺客身上的那块牙牌年份根本对不上。”

原来锦衣卫牙牌除了正反两面刻有字样和编号外，在左侧脊部还刻有牙牌的制造年份。按照记录，编号拾壹号的牙牌制造于万历甲戌年，也就是万历二年。而刺客身上得到的牙牌侧脊刻的是“万历己丑年造”。

沈德符呼吸顿时急促了起来，问道：“那么锦字八十八号牙牌的真正主人是谁？”傅春道：“这个我也问了。这一点，陈厂公并没有交代，还是王名世自己暗中去翻查了名册。八十八号原先属于一名叫杨山的校尉，那人早已死去多年，名册上显示他致仕时便已缴还牙牌，但不知什么缘故，始终没有找到。”

沈德符道：“杨山？”傅春道：“怎么，你认得这个人？”沈德符道：“不，不认得。”

傅春道：“总之牙牌这件事有点奇怪。那牙牌虽是假的，可只有年份有破绽，其他的跟真牙牌是一模一样，连东厂和锦衣卫自己人都不能分辨真假，足见这赝品的制作者技艺何等高超了。可他为什么要刻意留下一处年份的破绽呢？”

沈德符嚷道：“太巧了！实在太巧了！”

傅春见他一改往日的从容闲雅，脸颊涨得通红，神色极其古怪，不由得狐疑问道：“什么巧？你这么兴奋做什么？”沈德符道：“己丑年就是万历十七年啊。”

那一年，对他是极其难忘的一年——先是寄居在沈家的润娘失踪，随即是父亲暴病身亡，他在京师失去了依靠，不得不随同母亲迁回故里。那一年，他才十二岁。就在离开京师的当日，沈母又赶走了跟他同岁的雪素。从此，他的人生变得忧郁。

傅春却根本听不懂沈德符的言外之意。还是鱼宝宝忍不住道：“我来告诉你吧，就是在那一年，小沈父亲去世了，他也不得不离开京师，举家迁回秀水。”

他不过是脱口而出，沈德符却是大吃了一惊，道：“宝宝……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家事？”鱼宝宝道：“哎呀，你那点事又不是什么秘密，随便一打听就知道了。”

沈德符父亲沈自邠在万历五年进士中以第一名入选翰林院，在世时书法、才学出众，是当时最有名的翰林名士，以至三十六岁早逝时，一度成为轰动京城的大事。

沈德符忆起年幼时在京城的风光岁月，亦是心潮澎湃，喃喃道：“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旁人早就不记得了。宝宝说得不错，己丑年正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傅春不禁哑然失笑，道：“这只是巧合，小沈，你不要走火入魔，胡

思乱想得太多了。”沈德符固执地摇了摇头：“不，我没有胡思乱想。你不知道，我曾经见过雪素娘亲润娘身上有一块锦衣卫牙牌。”

傅春这才大吃了一惊，道：“什么，润娘？你不是说她只是一名走江湖卖艺的妇人么？”

沈德符心中有事，不及与好友多谈，忙道：“小傅，你跟王名世已算有交情，可否为我去查一件事？就是关于那校尉杨山，他是哪年致仕，哪年死的？他的牙牌又是什么时候缴还的？”

傅春道：“这倒不是难事。不过我始终觉得你想得太多了。你要去哪里？”沈德符道：“我得去趟尚书府。冯世伯是家父生前最好的朋友，润娘的事，说不定他会知道些什么。”

除了润娘之事外，他心中还有更多疑问：最近几次见到冯琦，总觉得对方心事重如山，似乎好几次有话想对他说，却又有所顾忌。这实在不像是冯琦的风格，他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鱼宝宝道：“喂，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完全好，不要紧么？”沈德符笑道：“不要紧，一点皮肉伤而已，我哪有那么娇气？宝宝，可要谢谢你这些日子照顾我、为我买药。”

鱼宝宝瘪了瘪嘴，道：“谁叫我略懂医术呢！就当是我付你的房租好了。”

沈德符匆匆出门，正好遇上雇请过的帮佣林大郎。后面还跟着几人，一人是顺天府生员皦生光，还有一名宦官模样的人，以及两名带刀锦衣卫校尉。

皦生光一见到沈德符，便嚷道：“沈兄，坏事了！坏事了！”

沈德符道：“原来是皦兄。出了什么事？”皦生光皱眉道：“前些日子卖给沈兄的玉杯原来是皇宫中的宝物，被这位公公偷出变卖，现在事情败露，锦衣卫拿了我二人，要追回赃物。”那宦官也苦着脸乞求道：“求公子将玉杯还给自家，自家愿意原金奉还。而今只有物归原处，大家才

能平安无事。”

沈德符闻言大为窘困，那玉杯已经作为寿礼送给冯母，如何还能开口索回？

一名校尉不耐烦地喝道：“那玉杯是赃物，你还不快些交出来！”沈德符只得道：“我已经将玉杯送人，索回需要些时日。”

校尉道：“这可不行。追回皇宫宝物，一刻也耽误不得。若是交不出玉杯，就将你们几个全部押回官署去。”

皦生光忙将沈德符拉到一边，低声道：“沈兄没有看出来么？这公公和锦衣卫是串通好的，你只要破财就能消灾，玉杯也不用索回。”沈德符无奈，只得问道：“他们想要多少？”

皦生光便走过去与宦官和校尉低语几句，又重新走回来，伸出两个手指，道：“二百两。”

沈德符吓了一跳，他买那对玉杯才花了五十两，现下为贿赂要掏四倍的银子，着实有些气恼。转念想到钱财终归只是身外之物，给这些人一些钱将他们就此打发走，总比向冯府索回玉杯好，至少能保全面子。少不得忍气吞声，道：“那么请几位稍候。”自转回去家中取钱。

傅春见沈德符重新返回还颇觉奇怪。他被白白讹诈，也不好意思告诉对方，免得傅春出头打抱不平，反而将事情闹大，还免不了要被鱼宝宝冷嘲热讽一番，只道：“没事，忘了带钱。”进房拿钥匙开了柜子，取了两袋金砂，每袋约有十两，拿出来到巷口交给皦生光。

皦生光将袋子分塞到两名校尉手中，点头哈腰地说了半天好话。一名校尉终于道：“好吧，暂时就这样了。”这才扬长而去。

沈德符颇觉晦气，好在他家资富饶，也没有太将这二十两黄金放在心上。来到铁狮子胡同尚书府，门前仆人冯七道：“老爷一大早就被皇上召进宫去了。”

众所周知，万历皇帝不上朝理事、不召见大臣已有近二十年。沈德符不禁听了大奇，忙问道：“圣上召见冯世伯，是因为那晚刺客行刺一事么？”仆人道：“不是，皇上召老爷进宫，为的是商议福王的婚事。”

礼部除管理全国学校、科举考试外，还掌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皇室婚事历来由其操办。福王即是朱常洵，是万历和郑贵妃爱子，也是“国本之争”中的焦点人物——传说中要替代皇长子朱常洛成为太子的人。

沈德符听说冯琦入宫商议福王婚事，心道：“圣上久不视朝，即使是军国大事，也一向是不闻不问，却独独为了福王婚事召冯世伯入宫，难怪外面纷传他有心改立福王为太子。”料来冯琦觐见完毕还要去礼部官署视事，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回来，只得恹恹告辞。

刚好冯琦次子冯士楷奔出来玩耍，觉得沈德符面熟，稚气地问道：“你是谁？”

沈德符一把抱起他，笑道：“你不记得我啦？我是小沈哥哥啊，前一阵老跟你大哥在一起那个。”冯士楷笑道：“你说的大哥是士杰么？其实他不是我亲大哥，我们既不同父，也不同母。”

才仅仅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有些令人瞠目结舌了。沈德符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幸好冯琦侍妾夏潇湘追着孩子出来，沈德符便将冯士楷交还给母亲。

夏潇湘红着脸道了谢，又细声细气地问道：“沈公子是来找我家老爷的么？老爷怕是要晚上才回来，有事的话，我可以替公子转告。”

沈德符道：“也不是什么大事。二夫人千万别再叫我公子，我是冯世伯的晚辈，也就是二夫人的晚辈。”逗了冯士楷一会儿，除下中指上的白玉戒指递过去，笑道：“这个送给你。”

夏潇湘慌忙推辞不要。沈德符道：“不过是个小玩意，留给孩子玩儿吧。”将戒指套到冯士楷拇指上，又闲扯了几句，这才告辞。

经过东四牌楼时，沈德符有心去勾栏胡同拜访薛素素，可转念想到自己新近才在皇城大明门前挨了打，额头还有一大块淤青未能化散，有碍观瞻，只得暂时忍了。

径直回来家中，正要进门时，忽听见背后有人叫道：“请问这里是李大帅府上么？”

沈德符听对方口音极其怪异，应声回过头去，却是一名大汉，虽然包了头巾，还是一眼认出他是那晚在李成梁府后门见过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随从之一，便随口问道：“你不是努尔哈赤将军的随从么？”

那大汉曾跟随努尔哈赤来过李府后门一次，但那后门与藤花别馆的大门距离不远，他这次从胡同口的另一边寻进来，居然认不清楚到底是哪个门了，正好看见沈德符，便出声询问。见对方脱口叫出自己身份，立即将他当成李府人，笑道：“正是小人。李大帅还好么？他老人家预备什么时候动身回去辽东？我们将军等不及要准备迎候接风了。”

沈德符见状，料想对方是生了误会，正要告诉他隔壁才是李府后门，忽然心念一动，想到街里坊间那些关于努尔哈赤面圣的猜测，便干脆将错就错，假意问道：“你不是跟努尔哈赤将军回去建州了么？怎么人还在这里？”

那大汉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道：“噢，本来是动身回去了，但半路上我们将军想起一件重要事，所以派小人回来送封信给李大帅。”

沈德符极想知道那信的内容是什么，但他终究还是个老实的读书人，强忍心中好奇，指着一旁的角门道：“那里才是李府后门，我只是李大帅府上的房客。”

那大汉“啊”了一声，正好有奴仆开后门出来，便急忙奔了过去。

这已经是沈德符第二次在李府后门遇见女真人，愈发满腹狐疑，心道：“这次事件，辽东巡抚和总兵双双被免职，税监高淮毫发无损，倒也不足为奇，以往朝臣与税监争斗，被罢免的都是大臣。奇的是，七十八岁年纪的李成梁竟然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从努尔哈赤及其随从的种种表象来看，女真人跟李大帅明显是一伙的。市井传闻是对的，李成梁这次

回任辽东，肯定是努尔哈赤在圣上面前说了好话。到底是什么利益能让爱憎分明的努尔哈赤放弃杀父的深仇大恨、甘愿继续忍受税监盘剥，也要与李成梁化干戈为玉帛呢？”

正百思不得其解，忽觉背上被人轻轻一拍，回头一看，却是鱼宝宝，满脸纳罕，向沈德符问道：“你站在自家门口鬼鬼祟祟地做什么？”

沈德符知道这位姑苏秀才精灵古怪，时常有奇思怪谈、惊人妙想，却也不全是怪诞无理。当即说了两次在宁远伯府后门见到女真人之事，想听听他的看法。

鱼宝宝道：“这你还不明白么？一句话，熟人好办事。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府中长大，两个人就算有仇，那也是熟人。何况女真人在李成梁最失意的时候出面支持他，力推他回任辽东总兵，将来必然是有丰厚回报的。相比于辽阔的地盘，一个税监的实际危害又能有多大呢。”

沈德符极是惊讶，瞪大眼睛，仿佛才第一次认识鱼宝宝一般。鱼宝宝反倒被看得不好意思起来，道：“你干吗那么看着我？”沈德符道：“宝宝，你有时候真的是一眼就看到了底，我和傅春都不如你呢。”

鱼宝宝道：“哟，原来鉴古善谈的沈大才子也有自愧不如人的时候。”沈德符道：“我自然是……”一语未毕，外面有人拍门叫喊道：“沈公子！沈公子！”

沈德符忙回身去开门，却是冯琦府上的仆人冯七，跑得满头大汗。

沈德符问道：“出了什么大事么？”冯七上气不接下气地道：“不是……是我家老爷一回来就要见沈公子……小的怕老爷久等，一路小跑，跑得急了些。”

沈德符听说，忙跟着冯七重新往尚书府赶来。在正堂前正好遇到姜敏、冯士杰母子。

姜敏正色道：“你世伯身子不好，要多休息调养才行，贤侄好好劝劝他，别太过操劳。”

她是尚书夫人，却要外人来劝丈夫休息，想来与冯琦疏远已久。沈德符不敢多问，只喏喏应了，跟随冯七往万玉山房而来。

到院门前时正遇到仆人秦德送浙江会馆戏班班主薛幻出来。薛幻虽然从事梨园行当，却是地地道道的蒙古人。曾祖薛绶是明军都督，在土木之变中为保护英宗皇帝而英勇战死。薛幻也有世袭锦衣卫指挥官职，但他更喜欢听戏、看戏，索性弃官不做，自己组建了戏班，专门在浙江会馆登台演出。

沈德符乍然在万玉山房见到薛幻，很是惊奇。薛幻笑道：“冯尚书想要完整的《牡丹亭还魂记》戏文，我是特地给他送来。”沈德符道：“原是如此。”

薛幻道：“沈公子老久不来浙江会馆了，有空来看新戏。”招呼了一声，跟着仆人秦德去了。

沈德符进来书房时，冯琦正半躺在书房南窗的大罗汉床上。那床为黄花梨木所制，左右和背面装有围栏，正中放着一张黄花梨木的炕几，两边铺设坐垫、隐枕，十分讲究。炕几上放着一杯茶盏和一碟点心。冯琦一边聆听飒飒竹声，一边轻声吟诵着第十二出戏文《寻梦》中的唱词：“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手中还握着书卷，正是薛幻新送来的《牡丹亭还魂记》，显是爱极汤显祖的这部新戏。听到沈德符到来，急忙起身迎客，招呼他坐下，命小妾夏潇湘奉茶。

沈德符见冯琦脸色不好，忙上前扶他坐下，劝道：“世伯是朝廷肱股重臣，保重身子要紧，千万不要太过劳累。”冯琦摇了摇头，急切地道：“贤侄，那晚寿筵，我说你若能像令祖沈公那样安居乡里读书也是好事，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沈德符愣了一愣，才道：“小侄尚不能肯定，世伯要小侄放弃功名么？”冯琦道：“错了，全然错了！大丈夫在世，唯功名可求，千万不要学那些‘安身立命’‘明哲保身’的异端思想。你要记住了，一定要考取功名，金榜题名，方才不辱没祖先英名。”

自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施行了上千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历代王朝选拔人才的最主要渠道，也成为维护其统治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科举任人唯贤，重才学而不重门第，由此被天下人视为登龙门的唯一途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在古代中国，读书人的出路只有做官这一条正途，而要出仕为官，就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学而举则仕”，以考试晋身官场，一路升官发财，从而光宗耀祖，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士人们的普遍心态。

然而自正德、嘉靖以来，王守仁^⑥的“心学”对士大夫思想观念影响极大，人们纷纷从正统程朱理学的纲常名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变得越来越自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士人们不再热衷功名，甚至一些人以绝意仕进、弃官不就为荣，如临川名士汤显祖。更有人不应科举，宁愿去当名士、院士和狂士，以终身布衣为荣，如吴门才子王稚登。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社会风尚普遍追求奢靡浮夸之风，士大夫则腾空言而少实用，各种党派门户之争应运而生。沈德符后来亦仔细回味过冯琦之语，甚至还与好友傅春讨论过，以为这位当朝礼部尚书是暗示以当今朝政之松弛，再有抱负的人也难以有所作为，不如寄情山水，悠然乐哉，还可以图一时之乐。此刻听到冯琦亲口解释，才恍然大悟，暗道：“原来我全然误会了冯世伯的意思。冯世伯着急派仆人叫我来，为的就是这件事么？”虽然有些不解，还是应道：“小侄遵命。”

心中仍然放不下润娘怀有锦衣卫牙牌一事，本有心询问一些旧事，但见冯琦脸色难看之极，料想是疲累所致，只得起身告辞。

冯琦道：“先别忙走，我有一诗赠送贤侄。”命夏潇湘研墨铺纸，走到书案前，略一思索，即提起毫笔，下笔如飞，一挥而就。

却是一首七绝，诗云：

浩渺天风驾海涛，三千度索向仙桃。

翩翩一鹤青冥去，已隔红尘万仞高。

沈德符略略一读，觉得此诗诗意不祥，隐隐有绝命诗的味道。正待

劝慰几句，忽见冯琦脸色大变，手中毫笔掉落，朝后趑趄两步，仰天便倒。

沈德符大吃一惊，忙扶冯琦坐在屏背椅中，叫道：“冯世伯！冯世伯！”

冯琦脸如金纸，瞪大眼睛，一手扯着沈德符衣袖，一手指着一旁的夏潇湘，口中“嚯嚯”有声，却怎么也说不出来。片刻后，两手一松，就此死去。

夏潇湘先是一愣，随即上前跪倒冯琦脚下，放声大哭起来。

冯府上下不论主仆，不得冯琦命令均不得擅入万玉山房，书房中的打扫均由夏潇湘亲自动手，就是夏氏的贴身婢女印月，也只能做些打扫的杂活儿，不能走进书房。仆人冯七候在院子外，听见里面着实动静不小，忙高声叫道：“印月！印月！”不见人应，这才想起印月请了几天假到乡下探望母亲了。又赶到门外，喊了两声“老爷”，还是无人应答，便大着胆子推门进来。

却见冯琦坐在硕大的椅子上，怒目圆睁，眼、鼻、嘴角有丝丝黑血沁出，情状极其恐怖。夏潇湘正抚尸痛哭，一旁沈德符则呆若木鸡。

冯七愣得一愣，便大声叫了起来：“杀人了！杀人了！”

礼部尚书冯琦离奇暴死在万玉山房后，冯氏家眷闻讯赶来。冯妻姜敏出生太医世家，一看便能断定丈夫是中毒而死。由于书房中只有沈德符和夏潇湘，二人难脱下毒嫌疑。姜敏遂命将二人捆送官府调查。

正好锦衣卫千户王名世有事来寻姨母姜敏，得知冯府再生变故，遂命校尉将沈德符和夏潇湘逮捕，先押送到锦衣卫监狱囚禁。

锦衣卫官署位于大明门千步廊以西，与礼部东西相望。

虽然在京师出生并生活了十余年，但这还是沈德符第一次来到锦衣

卫官署。当然，在他内心深处，着实希望永远不要有机会进来这个传说中阴森恐怖的活地狱。一进来官署大院，便听见头上有怪声，抬头一看，却是槐树上栖息着一只怪鸟，身体像鹤而比鹤小，正冲着众人怪叫，叫声凄厉，弄得人心里愈发悲凉起来。

锦衣卫大狱位于官署的西南角，到门前正好遇到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这位金发碧眼的异国传教士是意大利人，万历九年就来到中国，先后在广州、肇庆、韶州、南雄、南昌、苏州、南京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一边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一边广泛与中国地方官吏和士大夫接触，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风俗礼仪。

万历二十八年年底，天津税监马堂向朝廷进利玛窦所献方物，奏报利玛窦请求入京。礼部称《大明会典》中没有关于大西洋的记载，利玛窦来历不明，与中国人交往，别生事端，其所献之物也不宜入宫中，请赐给冠带令其回国，不许在南北两京居住。万历皇帝不听，下诏准许利玛窦入京。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利玛窦抵达北京城。二月，万历皇帝亲自召见，此是明朝立国以来皇帝第一次亲自接见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为人谦和，彬彬有礼，向皇帝进献自鸣钟、西洋琴、珍珠嵌十字架、天主像、圣母像、铁弦琴以及世界各地地图等物。万历亦待以优礼，允许他长驻北京传教，赐屋于宣武门内，其所需银、米俱由朝廷按时供给。利玛窦感到无上荣幸，自此定居北京，他不但在京师中大力传教，还常常到监狱如诏狱、刑部大狱看望囚徒，给这些绝望中的人以抚慰，居然也因此发展了不少教徒。

遇到沈德符一行，利玛窦亦是相当惊讶，他记得在冯府中见过这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而那名被校尉粗暴挟持的女子，似乎就是冯尚书的侍妾。那晚冯府寿筵，冯琦蓦然遇刺，现场大乱，冯府家眷也都顾不上避嫌，尽数冲出来查看冯琦伤势。他还记得那女子抱着孩子，站在冯琦身侧哭泣，楚楚可怜。愣了一愣，忙上前拦住问道：“这二位是……”

负责押送的锦衣卫百户王曰乾道：“是害死礼部冯尚书的凶手。”

利玛窦听说礼部尚书冯琦遇害，“哎哟”一声，不及多问，急忙去了。

王曰乾便命校尉押着犯人进来督捕房登记姓名。狱吏蒋守约见罪犯是一对衣饰华丽的年轻男女，很是好奇，问道：“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

王曰乾报了名字和案情，叮嘱道：“这是重犯。王千户已进宫禀报陈厂公，说不定皇上要亲自过问案情，可千万别出了差错。”蒋守约笑道：“晓得了。”

送走王曰乾，蒋守约慢吞吞踱到夏潇湘面前，上下打量她一番，连声叹息道：“好端端一个美貌小娘子，竟然谋杀亲夫。你无论如何是活不了了，可惜了这副花容月貌。”拍了拍手，叫道：“好好招待夏夫人。”

便有几名禁婆抢上来，拿镣铐锁了夏潇湘手脚，又取过一面十五斤重的木枷，将她脖颈和双手禁锢在木枷中。夏潇湘泪流满面，早已瘫倒在地，禁婆不得不拖着她一路走下地道。

蒋守约又走到沈德符面前，道：“看你模样，也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你可有看见刚才那妇人的狼狈样子？诏狱的规矩，无论是谁，下囚室都得戴上三木刑具。当然，事情也不是一概而论……”一边说着，一边伸出右手，将大拇指和食指捻在一起。

沈德符初见冯琦暴毙惨状，又是惊愕又是伤痛，以致不能替自己辩白。但被带来锦衣卫官署后，那怪鸟的惨叫促使他从浑浑噩噩中惊醒过来，可惜王名世已经先行离开，无人肯听他解释。此刻一见蒋守约的手势，便明白对方是在公然索取贿赂。久闻狱事黑暗，果然如此。然而当此境遇，除了低头，他也别无可想，当机强忍悲愤，从身上摸出所有的银子，又解下腰间玉佩，一齐递了过去。银子只有几两，但那玉佩却是沈家祖传玉佩，古意盎然，触手生温。

蒋守约居然是个识货之人，笑道：“这玉佩成色还算不错，是祖传的么？”沈德符道：“是。”赔笑道：“这不过是一点儿小意思，官爷若肯知会我家人一声，另外还有重谢。”

蒋守约笑道：“这个好说。到底是知书识礼人，我就喜欢跟公子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进来这里，苦头是免不了要吃的，但只要能行方便之

处，公子尽管开口便是。”问了沈德符住址，这才派吏卒带沈德符入诏狱。

令人闻名色变的诏狱位于地下。囚室共分两层：最下层完全是由巨石垒成，一年四季不见丝毫阳光，完全靠微弱的火光照明。墙壁厚达丈余，囚犯在内中呼号连天，邻室也听不到一点儿动静。对秘密刑讯、处死犯人极其有利。上层是半地下，砖石筑成，牢房中有一小方孔开在地面，略通光线，比下层黑窟要好一点，但也是光线暗淡，白天都难以辨认囚室内的东西。

这里如同炼狱一般，冬日无火，如同冰窟，夏天闷热，蚊蝇虱蚤，横行其中，恶臭熏天，时疫流行。犯人的生活，连牲畜都不如。关在这里的犯人，大多数要受重刑，受刑后还要同时戴上枷锁镣铐，一动也不能动。到了夜晚，老鼠成群结队地出来啮肉饮血，犯人甚至连手指、脚趾都被咬断。有一次，一个名叫孟昭的刑官因事来到狱中，看到犯人们被老鼠咬得血肉淋漓，一时动了恻隐之心，便自己掏钱买了几只猫放入狱室里，诏狱的鼠患才减轻了一些。

锦衣卫大狱门禁森严，每送入一物，必经数道检查，饮食衣物十不能得一。大狱不允许探视，犯人一入狱中，便再也不能与家人相见。只有在犯人过堂被拷问的时候，才许可亲属跪在堂下一丈远的地方，遥遥望上一眼。讲话只能高声问答，而且还不准说自己家乡的方言土语，不许谈及有关案情的事。

在押犯人大都会染有各种疾病，而狱官对患病囚犯是不给予任何医药治疗的。有钱的犯人还可以让家属重重贿赂狱卒，偷偷地带一些药品进来，至于那些家道贫寒或已被敲诈破产的犯人，便只能忍受疾病的折磨。实在无药可医下，便只好喝自己的尿，称作“轮回酒”。在各种非人的虐待之下，许多犯人在入狱后不久便痛苦地死去，官方称为“瘐死”⁽⁷⁾。而那些侥幸不死的，案子又迟迟不能了结，只能被无限期地关押在狱中。

锦衣卫大狱内经常秘密处死犯人，狱卒称其为“壁挺”。杀人之后，

不会立即通知亲属领尸埋葬，往往拖延数日，等到尸体完全腐烂、虫蛆遍体时，才用苇席将尸体裹出。所以，亲属们往往不知道死亡的确切日期。有时甚至连尸首也无法辨认，只好根据头发胡须的颜色和长短来辨别。

难怪人们说比起诏狱，刑部和都察院的监狱实在是天堂了。

自诏狱建成以来，被关押或是折磨死在这里的名臣或名人不计其数。与高僧紫柏并称为大明两大教主的名士李贽便是在去年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瘐死在诏狱中。

走下阴森森的地道，沈德符心中不由得涌起了深切的悲凉。他知道自己无辜，却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命走出去。关在诏狱、死在诏狱的人，又有几个是真正有罪的呢？他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沈德符被关进上层临近入口的囚室中。囚室狭小，不过数尺见方。一进去就觉得阴风扑面，闻见一股奇怪的臭味，令人欲呕。他本能地用手去捂鼻孔，等到目力大致适应阴暗，才摸索着靠墙坐下。

忽听得有人阴恻恻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人？”

沈德符吓了一跳，寻声望去，发现墙角乱草堆上缩着一个人，头发凌乱，衣衫破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才知道自己还有个牢友，忙报了自己名字，问道：“不才请教老先生尊姓大名。”

他熟知京师掌故，自是知道诏狱关押的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罪犯，而多是朝中官员，或是忤逆了皇帝旨意，或是得罪了税监，总之没有真正的坏人，甚至可以说这里的绝大多数囚犯都是耿直报国的忠臣。他听对方声音苍老，年纪似已不轻，料想必是什么大官，是以特意用了敬语。

那人奇道：“你姓沈，跟翰林院沈自邠沈北门是什么关系？”沈德符道：“啊，我正是他的长子。先生认得亡父么？”那人道：“认得。沈北门……你父亲……他已经过世了么？”沈德符道：“是，家父过世已经有

十四年了。”

那人叹了口气，道：“唉，我被关进诏狱已有二十一年，外面的很多事都不知道。”

沈德符听说他入狱已经二十一年，蓦地心念一动，失声问道：“先生莫不是前临江钱知府？”那人笑道：“不错，我正是钱若赓。想不到还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钱若赓是浙江宁波人，隆庆五年进士，万历即位后任礼部官员，因进谏阻止皇帝在民间选妃充实后宫，被万历记恨，有心杀他。但当时万历即位日浅，大权又尽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中，皇帝难以依己意行事，只得将这笔账记在心里。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万历立即将钱若赓调为临江知府，不久给他安了个“酷吏”的罪名，命锦衣卫逮下诏狱。但实际上钱若赓非但不是酷吏，还是有口皆碑的好官。临江府百姓听说知府无辜蒙难，自发凑钱结队到京师为其鸣冤。一连数年，人数最多一次达千人。但万历却坚持要将钱若赓处死。当时内阁首辅申时行知道钱若赓实属冤枉，便设法营救，与法司密议，表面遵从皇帝旨意判处钱若赓死刑，然而每到行刑时，就找个理由如天象有异之类缓期执行，改以长系诏狱。早年张居正出任首辅之时，权高震主，皇帝不过是个龙椅上的摆设。申时行继任之后，内阁的权势依然强大，万历也不得不听。日后历任内阁首辅如王锡爵、赵志皋均同情钱若赓，指使司法机构对其暗中保护。加之万历皇帝困于“国本之争”，很少上朝理政，钱若赓的案子才不了了之。但皇帝只是忘记杀他，并没有下诏释放，他等于被判了终身监禁，活着与死无异。

沈德符在诏狱中与传奇人物钱若赓相逢，既意外又难过，见他形容枯槁，衣衫褴褛，便脱下自己的外衣，为他披在身上。

钱若赓道：“多谢。年轻人，外面都发生了些什么大事？你给我好好讲讲。”沈德符一时也不知道从何讲起，便拣了件最重大的事先说：“最大的事，就是圣上在两年前立了长子为皇太子。”

钱若赓道：“那么圣上本人呢？”沈德符道：“圣上依旧不上朝，没有什么改变。”

钱若赓叹息道：“我本来一直被关在最底层不见阳光的囚室中，几日前吏卒忽然将我移来这里，不但去掉了手脚的桎梏，伙食也有所改善。我还以为是圣上要放我出去。”

他被关押二十一年，身披三木，动弹不得，每日唯等死而已。忽然生命中露出一丝自由的曙光，哪知道瞬间又熄灭了，这打击不可谓不大，软软靠在墙上，露出失望之极的神色来。

沈德符本有心安慰几句，可人们都说进了诏狱等于进了阎罗殿，九死一生，他自己莫名身陷囹圄尚无出去的希望，更何况钱若赓这样被皇帝衔恨的钦点要犯呢？勉强安慰也是苍白无力之语，还是不要说了好。

漆黑的夜晚深邃悠长，不时地有丝丝的寒意肆虐侵袭而来。沈德符困意极浓，但脑海意识里却丝毫未有要睡的欲望，神志始终处于一种迷离而茫然的异境，似乎醒着，又似乎睡着了。他能听见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哭声、笑声、叹气声、呓语声、尖叫声，仿若来自大地深处的幽灵，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令人恐惧。他甚至分不清这是幻听，还是现实。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忽有吏卒举火来开了牢门，带他出来。却见傅春和鱼宝宝正站在督捕房中徘徊。

见到沈德符出来，鱼宝宝先抢上前来，问道：“还好么？有没有受刑？”沈德符见他满脸忧色，颇为感动，道：“暂时还没有。”

傅春道：“我和宝宝听到吏卒报信，便赶来这里见你，哪知道递了许多银子，依然进不来。还是素素出面求情，王千户才肯破例带我进来见你。”

沈德符大为意外，道：“素素姑娘肯为我出面求情？”傅春道：“嗯，闲话以后再说。你明日就要过堂了，快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德符便大致说了经过，道：“老实说，我也觉得冯世伯死得莫名其妙，可我对这件事真的是一点儿也不知情。”

傅春凝思片刻，转头叫了一声。王名世走进来问道：“你们讲完了么？”傅春道：“还没有。这案子有许多疑点，我们想当着千户的面问小沈。”

王名世道：“无所谓啊。不过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冯尚书夫人往宫里递了紧急奏疏，说案情关乎家丑，怕是有碍冯尚书清誉，请圣上秘密审讯。冯夫人的父亲姜太医曾为圣上治病，圣上一直感念在心，所以特别批准了奏疏。因而现在这桩案子不会经过三法司，只会在锦衣卫内部解决。”

沈德符一听，愈发焦急起来，道：“我没有下毒害人，你们一定要相信我！”鱼宝宝也道：“小沈亡父跟冯尚书是故交，他自小出入冯府，冯尚书待他如亲子，他亦一向以父礼视之，怎么可能妄生歹念？”

傅春道：“小沈，你别着急。我来问你，书房内是不是只有你和夏潇湘两个人？”沈德符道：“是。”

傅春道：“既然不是你下的毒，那么一定是夏潇湘了。”沈德符迟疑了下，反问道：“会是她么？”

不由得又回忆起冯琦临死前的情形来——冯琦一手扯着他衣袖，一手指着一旁的夏潇湘，好像要说什么话，却又说不出来。莫非冯琦当时已经意识到是侍妾下毒，所以刻意提醒沈德符，好让他知道夏潇湘就是凶手？

可这完全说不通啊。自从他认识夏潇湘以来，一直觉得她柔弱善良，逆来顺受，只知道相夫教子。退一万步说，就算她有心为自己谋取利益，可她虽为冯家生下了两个儿子，地位却并不巩固，怎么可能下手毒死正需要倚靠的丈夫呢？

鱼宝宝也道：“夏潇湘尚有幼子需要抚育，确实不可能加害冯尚书。就跟小沈尚需要冯尚书提携前程，不可能下毒害人一样。下毒杀人不会是临时起意，小沈和夏潇湘毫无动机，又怎么会下毒害死冯尚书呢？王千户，有没有可能是有人事先在送去书房的茶水中投了毒？”

他说话又急又快，就像一长串鞭炮一样“啪啪”炸过。王名世愣了一

愣，才答道：“我已经派人验过，茶水中根本没毒。这也是尚书夫人怀疑沈公子和夏潇湘的原因——书房里没有任何东西有毒，但冯尚书却中毒而死，那么只有二位有机会下手了。”

鱼宝宝道：“小沈，你进书房后，有没有发现夏潇湘有异常的行为？再好好想想。”

他倒不是刻意将矛头对准夏潇湘，只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沈德符和夏潇湘，他既选择相信沈德符，便只能怀疑夏潇湘是凶手了。

沈德符只得说了冯琦临死前的异状。鱼宝宝道：“如此，倒可以作为夏潇湘下毒害人的一条证据。”他一心要营救沈德符出牢狱，甚至提出想见见夏潇湘，却被王名世断然拒绝。

鱼宝宝对此颇为不满，道：“千户之前不是还邀请傅春和小沈一同来查案么？这么快就忘记了。”王名世道：“我是奉陈厂公之命，邀请傅公子协查冯尚书遇刺一案，跟沈公子卷进的冯尚书中毒案是两码事。”

鱼宝宝道：“冯尚书遇刺在先，中毒在后，这两个案子说不定有所关联。”王名世冷冷道：“鱼公子机敏善辩，但这话怕是你自己也不信吧。冯尚书遇刺一案，刺客的真正目标是李巡抚，跟冯尚书并无关系，跟冯尚书中毒自然没有关系。”顿了顿，又道：“明日审案，除了证人外，冯府作为苦主和原告，也会派人来旁听。傅公子，鱼公子，你们这就请回吧。”

鱼宝宝无可奈何，只得握了握沈德符的手，道：“放心，不会有事的，一定有法子能证明你的清白。”沈德符苦笑几声，就此作别。

被押回牢房后，钱若赓尚未入睡，问道：“怎么，你就要出去了么？”沈德符道：“不是，只是见了两个朋友。”钱若赓闻言，只重重叹了口气。

沈德符见他意兴阑珊，便安慰道，“我是使钱贿赂狱吏才没有戴械具。钱先生既是境遇有所好转，肯定也是外面有人出力。我听说历任内

阁首府都很同情你的遭遇，说不定是有朝廷重臣暗中营救也说不准。现任内阁首府沈端公，不正是先生的同乡么？”

钱若赓道：“你初来诏狱，不懂这里的规矩。这里就是活地狱，狱吏一手遮天，不使银子，首府出面说情都休想去掉那些镣铐枷锁。我被关在这里已经二十一年，内阁大学士换了一拨又一拨，谁还会记得我，肯为我花钱？”

沈德符道：“很可能是钱先生的家人呢。”钱若赓摇了摇头，道：“我被锦衣卫逮捕时，所有家产都被抄没充公。可怜我孩儿敬忠才刚生下来几个月，尚在襁褓之中，从此生生分离，再也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他们母子怎么生活，现在可还好？”

不过是因为一纸劝阻皇帝选妃的奏疏，便落得二十一年不得与妻儿相见的局面。那么沈德符自己又会是什么命运呢？一时心头沉重，再也说不出话来。

次日懵懵懂懂地醒来时，阳光透过小窗，正好照射在钱若赓身上。他仰靠在墙壁上，斑白的头发披散开来，脸颊枯槁如鸡皮，满身疮疡，脓血淋漓，看起来已是行将就木的老人，情形极是可怜。

忽然，他睁开了眼睛，看到沈德符正凝视着他，便举手捋了捋头发，微微一笑，道：“早。”沈德符道：“早。”

钱若赓道：“年轻人，不要这么沮丧，尽管已经进来了这里，难以扭转局面，但还是要有信心。”沈德符苦笑道：“不是我没有信心，而是案情对我很不利，我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洗脱冤屈。”

钱若赓笑道：“你知道我的遭遇了，完全清白无辜，不一样还是在这里被关了二十一年？千万不要寄希望于有机会从这里脱身，期待越高，失望越大。”

沈德符道：“那么我还能希望什么？”钱若赓道：“你心中可有放不下的人？”沈德符道：“自然有，有许多。”

钱若赓道：“你一定要坚信你还有跟他们再见面的一天。不然的话，在诏狱这样的地方，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勇气？”叹了口气，将目光投向窗外，悠悠道：“我相信在我有生之日，定能见到我的敬忠孩儿，这是支撑我苦苦熬着活下去的唯一信念。”⁽⁸⁾

望着这位被折磨得骷髅一般的老人，沈德符被深深感动了。尘世间，还有什么比爱的力量更伟大呢？伟大的父子之爱，足以照亮这深幽的黑狱。那一刹那，他压抑已久的心胸忽然变得开阔起来。以至当吏卒来提他到北镇抚司过堂时，他也不是惶恐的心态，而是做好了坦然面对的准备。

(1) 鲊 (zhǎ) 鱼是一种用盐和红曲腌的鱼。鲊菜则是用米粉、面粉、玉米粉等加盐和其他作料拌制的切碎的菜，可以长期贮存，如鲊茄子、鲊藕。鲊类食品以湖北所产最为知名，楚中鲊鱼自古以来就是皇室贡品。作者本人最爱家乡的鲊广椒（湖北对辣椒的叫法），认为是人间第一美味，每每提起便会垂涎欲滴。

(2) 千步廊：在承天门至大明门之间。中间是用石板铺成的供皇帝出入的御道。御道两侧建有连檐通脊的千步廊，东西廊房各一百一十间。又东、西折有向北廊房各三十四间，东接长安左门，西接长安右门，皆连檐通脊。千步廊之外环筑高达六米多的红色宫墙。

(3) 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单檐歇山顶，红墙黄瓦，门洞三间，门前左右有下马碑及石甬为壮丽。正门除国家大典以外，常年不开。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大明门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门旧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纪念堂。

(4) 明代公主、驸马生活细节及驸马都尉冉兴让经历均为历史真事，冉兴让也因在紫禁城内官群殴而成为明代历史上最著名的驸马。寿宁公主一直活到崇祯十六年，驸马冉兴让则活到明朝灭亡。李自成攻占北京后，冉兴让被抓去严刑拷打，逼索财产，最终不堪折磨自缢而死。

(5) 冯应京：字可大，盱眙（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任湖广金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当时湖广税监陈奉凌辱妇女，用火药焚烧江夏民房以取乐，并使兵士击杀救火者。冯应京上书列举陈奉十大罪，因而触怒万历皇帝，被逮解入京，下锦衣卫狱。武昌、汉阳、黄州三府士民相率进京为他申诉，均未获准。入狱后坚持著书，朝夕不息。传教士利玛窦曾多次到狱中探视，遂皈依天主教。后因天象异变而获释。

(6)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一度隐居绍兴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弘治时进士，先后任刑、兵部主事。正德初年因反对宦官刘瑾当权，被贬谪贵州当了四年驿丞。刘瑾伏诛后，由任庐陵知县相继升迁。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明武宗时宁王宸濠的反叛）有功，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在学术上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南宋陆九渊合称陆王学派，与程（程颢、程颐）朱（熹）学派相并立。曾被明廷誉为“学达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

(7) 瘐 (yǔ) 死：古代指囚犯因受刑、冻饿、生病而死在监狱里，现在称“监毙”。

(8) 钱若赓故事均为历史真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钱若赓子钱敬忠会试榜上有名，却有意不参加殿试，由此引起朝野瞩目。他连上三封奏疏，到午门长跪，泣陈父亲钱若赓系狱惨状及家眷流离情景，为父鸣冤，请以身代。在京的临安人氏纷纷声援他，遂演变成为民意沸腾的公共事件。万历皇帝下旨道：“钱敬忠为父呼冤，请以身代，其情可哀。汝不负父，将来必不负朕。”钱若赓由此得释，时在狱中已达三十七年之久，出狱时已七十九岁。

第四章 意气相期

北镇抚司以用刑残酷闻名，收罗天下最残忍、最可怕的刑具，可以说出名字的就有械、镣、棍、剥皮、拶、抽肠、钩背、大枷、带枷站立、断脊、堕指、刺心等等，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毒辣，不在昔日唐代酷吏来俊臣之下。

沈

德符先被带来督捕房。狱吏蒋守约已经等在那里，命人取来械具为他一一戴上，又笑道：“不用担心，这不过是为沈公子上堂做个样子。沈公子再回来这里时，我自会命人取下。”

那木枷足有十五斤重，一套上来，就将沈德符压得弓背弯腰。当他勉强抬脚迈步时，才真正知道披枷带锁的滋味——木枷锁住了他的脖子和双手，后颈的负重和木枷本身的重量使得身体的重心前移，他不得不像个虾米一样低头前倾，才能勉强保持身体的平衡；而脚上的镣铐仿若有千斤重，每挪一步都十分困难。平常人最简单不过的走路，对他而言已成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和负担。他几乎不能想象，钱若赓居然就是戴着这些械具度过了二十一年的光阴！

锦衣卫是个大衙门，下设经历司、南北镇抚司。经历司主管公务文书出入、誊写及档案封存等事项。南镇抚司掌管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北镇抚司专管诏狱，可以不经三法司授权，直接听命于皇帝取旨行事。

沈德符被校尉带来北镇抚司大堂时，夏潇湘已经先跪在堂中。枷锁将她压得匍匐在地上，头发披散，完全看不清面孔。堂前还等着数名冯府家仆，大约是被招来作证的证人。

大堂上除了主审官北镇抚司镇抚^①周嘉庆、陪审官锦衣卫指挥僉事郑国贤和千户王名世外，冯琦嗣子冯士杰作为原告苦主的代表也在一旁旁听。傅春和鱼宝宝打扮成跟班的样子，站在冯士杰身后。

等到沈德符被按到堂中跟夏潇湘并排跪下，周嘉庆一拍惊堂木，问道：“堂下跪的可是犯人沈德符和夏潇湘？”

沈德符应了一声，夏潇湘除了发抖外，话也说不出。周嘉庆皱了皱眉头，从案上签筒抽了一支签，命道：“先拖到刑房，杖五十，好生打着问。”

这倒不是周嘉庆有意摆官架、用淫威，而是锦衣卫和东厂问案，不论犯人是否有罪，都先要用刑拷打，意在给犯人一个下马威。北镇抚司

以用刑残酷闻名，收罗天下最残忍、最可怕的刑具，可以说出名字的就有械、镣、棍、剥皮、拶、抽肠、钩背、大枷、带枷站立、断脊、堕指、刺心等等，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毒辣，不在昔日唐代酷吏来俊臣之下。即使是普通杖刑，也有讲究，寻常囚犯一般只说“打着问”，重者要加“好生”二字，最重者则称“好生着实打着问”。

周嘉庆下了加重打的命令后，掌刑校尉应了一声，正要上前拖起犯人，鱼宝宝忙叫道：“等一等！沈德符是国子监贡生，有功名在身，不可轻易用刑。”

一旁锦衣卫指挥僉事郑国贤忍不住笑出声来，道：“在这里挨打受刑的朝廷大员多不胜数，何况一个小小的太学生呢。”

鱼宝宝是以苦主跟班的身份进来锦衣卫大堂，居然敢当堂阻止镇抚用刑，可谓胆大包天。周嘉庆脸色一沉，正要喝令将他赶出去，忽见千户王名世朝自己打了个眼色，便不得不将已到嘴边的话溜了回去。

周嘉庆跟王名世同官秩，都是正五品官职，但他掌管北镇抚司，有权直奏皇帝，就连锦衣卫最高长官指挥使也要给他七分面子，又何惧一个区区锦衣卫千户？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是吏部尚书李戴的女婿。况且就个人情感而言，周嘉庆一向厌恶王名世——此人简直就是锦衣卫中的另类，武艺高强、力夺三元也就罢了，居然还通经史，能写诗，善书法，时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锦衣卫“三绝”。这样的人才，还留在锦衣卫做什么，大可以去边关当武将了。

然而终有人相当欣赏这种怪才，譬如司礼监兼东厂提督陈矩，他命王名世同时兼任东厂的掌刑千户，这立即使得王名世身价百倍，成为锦衣卫的头号人物。明中叶以来，凡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不光三法司、锦衣卫如此，京师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等，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王名世是锦衣卫的千户，但他也是东厂派在锦衣卫的监视者，后一种身份，不得不令周嘉庆忌惮几分，于是勉强挥手止住校尉，道：“问案要紧，这顿打先记下。”颇有自我解嘲的味道，又命校尉除掉犯人木枷。

锦衣卫指挥金事郑国贤是正四品官员，为堂中品秩最高者。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是郑贵妃伯父郑承恩之子，也就是当今最得宠的郑贵妃的堂弟，见到堂堂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居然因为一名跟班的辩解破天荒地停止打桩，很是好奇，不由得朝鱼宝宝多看了几眼。

周嘉庆先问了沈德符姓名、籍贯、职业，这才重重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犯妇夏潇湘，快将你下毒谋害冯尚书的事情经过从实招来。”

夏潇湘身上的木枷已经去掉，却依然不敢抬头，只伏在地上，道：“我……我……”浑身抖簌个不停，再也说不出来一个字。

郑国贤笑道：“怕是镇抚问不出什么口供了，这妇人已经吓得尿裤子了。”

众人循声望去，果见女犯下身子下有水渗出，一股尿骚味儿渐渐弥散开去，有不少校尉跟着笑了起来。夏潇湘又羞又愧，眼泪扑簌簌地掉落了下来。

鱼宝宝很是看不过眼，正要出声，一旁傅春忙扯了扯他衣袖，低声道：“你忘记咱们事先的约定了么？小不忍，则乱大谋。”鱼宝宝这才勉强忍住。

镇抚周嘉庆倒是见惯像夏潇湘这种一上大堂就吓得说不出话的犯人，锦衣卫也最喜欢这类犯人，写好口供后叫他签字就签字，绝不敢拒绝。当即不再理睬夏潇湘，转而审问沈德符，问道：“你是如何勾结犯妇夏潇湘谋害礼部冯尚书的？快从实招来。”

沈德符道：“我没有害死冯世伯。”大致说了事情经过，道：“我只是奉召到万玉山房，才不过与冯世伯说了几句话，变故忽生，但情形究竟到底如何，我实在一无所知。”

冯府仆人冯七上堂作证道：“事情确实如沈公子所言。昨日老爷一大早被召进皇宫中，下午才回来家中，直接就去了万玉山房，只有二夫人在里面侍奉。万玉山房是禁区，不得老爷召唤，他人是不能进去的，只有二夫人例外，老爷也一向只要二夫人服侍，小的们只能守在院门外。

后来二夫人从书房出来，招手叫小人，说老爷要见沈公子，小人就去寻了他来。送他进万玉山房时正好遇到浙江会馆戏班班主出来。沈公子在门口跟薛班主说了几句话，薛班主就跟着秦德走了。沈公子独自进去书房。再后来，小人听见里面传出二夫人的哭声，就喊了几声老爷，没有人应，小人担心有事，壮着胆子进去一看，老爷已经……已经……”回忆起冯琦死时的恐怖一幕，犹自惊心，再也难以说下去。

仆人秦德作证道：“老爷离开礼部官署时，派小人去浙江会馆，想找薛班主索要一本《牡丹亭还魂记》戏文。薛班主听说，便跟小人一起回来尚书府，一来可以亲自把书交给老爷，二来上次尚书府请戏班唱戏还有银子没结清，他顺便可以找冯管家办了。老爷拿到戏文后很高兴，当面谢了薛班主，命小人送他出去。我们在门前遇到沈公子，薛班主跟沈公子打了招呼，我们就一起到前院去找冯管家了。至于书房后来发生的事，小的全不清楚。”

戏班班主薛幻、冯府管家冯安先后上堂作证，证实了这一经过。

锦衣卫百户王曰乾也在堂上道：“当日属下跟随王千户前去礼部尚书府办事，刚好遇到冯尚书中毒暴毙一事，王千户遂命属下检视现场。查得案发时万玉山房中只有冯尚书、冯尚书侍妾夏潇湘、及国子监生沈德符三人在场。而且案发当日也只有七人进过万玉山房，除了前面提到的冯尚书、夏潇湘和沈德符三人外，还有早一步到过书房的仆人秦德和戏班班主薛幻，以及更早进过书房的冯尚书长子冯士杰和次子冯士楷。冯士楷是在午饭后自行闯入万玉山房，冯士杰则是追随弟弟进入，进去找到弟弟后就抱他退了出来。有多名仆人口供为证。又查得书房中茶水、食物俱没有下毒。这些俱是事实。当时王千户也在场，可以佐证。”

一旁王名世点了点头，表示王曰乾的证词无误。

证人作证完毕，郑国贤愈发兴趣大增，忍不住道：“新鲜，茶水、食物都没有毒，那么冯尚书是如何中了毒？”

王曰乾道：“这正是这件案子最奇怪的地方。属下也反复想过，觉得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有毒的糕点已经被冯尚书吃掉了。但这一点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仆人称当日冯尚书回来后，冯夫人命人往书房送了两

碟共十块糕点，象棋饼五块，骨牌糕五块，这十块糕点都没有动过；如此就是第二种可能了，是有人用另外的法子往冯尚书身上下了毒。”

郑国贤两眼炯炯放光，兴奋之极，连声道：“对，对，你说得对。可有在书房中找到带毒的物品？譬如像《金瓶梅》那样的书卷什么的。”

他提及《金瓶梅》，并非暗指堂堂礼部尚书冯琦对淫秽小说有兴趣，而是牵涉到一桩著名故事。《金瓶梅》作者自署兰陵笑笑生，显然是个假名。有传闻说，其真正作者是嘉靖名士王世贞。当年王父王忬献名画《清明上河图》给权臣严嵩和严世蕃父子，结果被唐顺之识别为贗品，王忬因此被严嵩父子残害致死。严世蕃酷爱阅读淫秽小说，忘形之下常常用食指蘸口液翻书。王世贞为了给父亲报仇，就将《鸣凤记》抄本的残本增补成《金瓶梅》，并在每页纸上涂上了毒药，然后设法将书送给严世蕃。可惜由于毒药抹得太淡，最终未能毒死严世蕃。

王曰乾却没有领悟郑国贤言外之意，只愣了一愣，便干脆地答道：“没有。”

郑国贤便直截了当地问道：“那么那本薛班主送的《牡丹亭还魂记》呢？可有查验是否有毒？”王曰乾道：“没有。”

鱼宝宝插口道：“是查了没有找到，还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查？”王曰乾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顶头上司王名世，还是说了实话：“只查了茶水、食物，没有检验其他物品。”

傅春道：“如此，可谓取证不全了。我提议先将审案暂时押后，等补充完物证再过堂不迟。”

周嘉庆勃然大怒，但又忌惮跟班打扮的傅春和鱼宝宝有什么了不得的后台，强压怒气，下堂走到二人面前，冷冷问道，“这两位看起来不像是冯大公子的亲随，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傅春正色道：“跟周镇抚一样，是想查明真相的人。”

这句话捧得周嘉庆甚是舒服，脸色登时和缓了许多。

傅春又上前一步，附耳低声道：“其实我们一直暗中在帮周镇抚。镇

抚没有想过么，郑金事为什么会在这里？要我猜，肯定是圣上派他来观案的，由此可见冯尚书一案在圣上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周镇抚如果稍有过错，那可就立即上达天听了。”

郑国贤官任锦衣卫指挥金事，负责皇宫禁卫，很少来锦衣卫官署，而且仗着是皇亲国戚，一向不把其他锦衣卫官员放在眼里。今日他突然跑来北镇抚司，说是想旁听冯琦被毒死一案，周嘉庆以为他只是好奇，没有多想，此刻经傅春一语提醒，才悚然而惊。转头见郑国贤正以奇怪的目光打量着自己，心中颇惊，忙问道，“那现在这案子要怎么办？”竟是在征询傅春意见。

傅春悠然道：“既然郑金事暗示毒药有可能是涂抹在书卷上，那么当然要按他的意思，重新去万玉山房取证。”

周嘉庆想了一想，不得不道：“好吧，反正这恶人也是郑金事当了。”重新回到堂上，一拍惊堂木，道：“先将犯人押下，等补充了物证再行审讯。”又道：“王千户，这案子一开始是你经手，那么重新取证的事还是劳烦你来做吧。退堂！”

王名世依旧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只命王曰乾去召集人手，又道：“郑金事对此案如此关注，不如跟我一起去吧。”郑国贤自是乐意之极，笑道：“早就听说万玉山房大名，这次终于有机会看看了。”

一行人遂往礼部尚书府而来。冯士杰虽然百般不情愿，还是不得不陪同众人来到书房。众校尉一齐动手，将书房翻了个底朝天，书籍、字画一一用银针探验，一直折腾到傍晚，也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的物件。

郑国贤叹了口气，道：“如此看来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鱼宝宝问道：“是什么？”

郑国贤却只是神秘一笑，也不说出到底是什么，借口还有公务，拱手先告辞了。

就在郑国贤离开后，事情忽然有了转机——一名校尉在书房对面的卧室中发现了一个乳白半透明的小玉杯，虽然是空的，但他极有心地往里面加灌了一些清水，再用银针测试，银针立即变黑，可见这杯子中原先盛装的茶水是有毒的。仆人证实，这贵重玉杯是冯琦新送给夏潇湘的，是二夫人的专用之物。

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发现。既然毒药是下在夏潇湘的玉杯当中，她就不会是凶手了，那么是否凶手要毒害的人本来是夏潇湘，而冯琦不过是误饮了侍妾之水，就跟当日行刺他代辽东巡抚李植受过一样？

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除了冯琦和夏潇湘外，当日进过万玉山房的人中，戏班班主薛幻跟着仆人秦德进来书房，交付书卷后便立即离开，前后停留不到半刻，可以排除嫌疑，其余三人冯士杰、冯士楷、沈德符就都有嫌疑了，而嫌疑最大的当属冯士杰。

鱼宝宝不由得狐疑地望着冯士杰，问道：“冯公子，你真的是追令弟才进来万玉山房么？”冯士杰一张白脸登时涨得通红，道：“莫非你们怀疑是我下的毒？”

鱼宝宝道：“不是你，难道是你弟弟冯士楷，难道是小沈么？”冯士杰连连摇头道：“我没有下毒害人，真的没有，我可以对天发誓。”

傅春曾多次听沈德符提过冯士杰为人，说他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虽然资质平庸些，可从小孝顺父母，听话之极，从来不惹是生非，身上没有一点儿官宦子弟的恶习，堪称京城最省心的公子哥儿。此刻见他颇为惶恐不安，愿意赌咒发誓，便相信了他的话，朝鱼宝宝使个眼色，示意他不可放肆。

王名世与冯府是亲眷，更是了解冯士杰人品，忙道：“士杰表弟不必如此慌张，你在案发当日进来过案发现场，照例是要问上一问的。既然跟你无关，说清楚便可。”安慰了几句，命人携了玉杯，告辞出来。

到前院时，正好见到冯琦次子冯士楷坐在地上大吵大闹，哭着要妈

妈，仆人、婢女劝也劝不住。冯士杰上前道：“二弟，快些起来，你别再闹了。”冯士楷哭道：“不，我就要妈妈。快把妈妈还我。”

忽听得有人喝道：“有外客在，闹什么闹！”正是姜敏的声音。

冯士楷对嫡母甚为畏惧，立即停止哭闹，乖乖爬起来，由婢女牵了手往后院去了。

姜敏这才对王名世点头招呼，道：“名世也来了。”

王名世忙上前参见，禀报了审案和事情经过。

姜敏只淡淡道：“有劳了。士杰，你替我送客。”便扶着婢女的手去了。如此波澜不惊的态度，不免让众人又惊又讶。

到万玉山房二次取证，虽然有重大发现，但非但没有解释之前的种种疑点，反而令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回去的路上，傅春见王名世一路默不作声，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便道：“千户反正也是一个人，不如去我和宝宝那里，喝上几杯，闲扯几句，也许会有发现。”王名世道：“不必了，多谢。”拱手告辞。

鱼宝宝气咻咻地道：“他摆明是要跟我们划清界限。哼，小人一个。”转身就走。

傅春叫道：“喂，你要去哪里？”鱼宝宝头也不回地道：“去找能救小沈的人。”傅春忙拉住他，道：“宝宝，这件案子非同小可，你可不要乱来。”

鱼宝宝道：“怎么，你觉得我会害小沈么？”傅春道：“那当然不会，我看得出来，你和小沈……不，是你对小沈很关心，但这件案子牵涉朝廷重臣，证据又对小沈不利，你胡乱找人也沒有用的。”鱼宝宝道：“没试过怎么会知道？”甩手自去了。

傅春便自行回到藤花别馆。沈家老仆正为主人的命运担心，预备写信回家乡，向主母报告这场无妄之灾。

傅春忙阻止道：“写信告知沈家人也是无用，不过徒增烦忧。你给我半个月时间，我看能不能想法子救小沈出来。”

老仆勉强同意，正要下厨为傅春做饭，傅春道：“算了，我自己出去吃。”

明人讲究饮食，人际关系多以吃为纽带，因而北京有俗语流行称：“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儿亲戚。”像地处东四牌楼这类繁华地带的饭馆酒肆，到月上柳梢头时，往往是高朋满座，宾客如云。鳞次栉比的店铺高挂起各种彩灯，争相吸引目光，好招徕客人。画屏灯浅色，绣球灯杂彩，缀细巧悬丝带，金银宫阙楼台，华灯烁烁，好一条锦绣天街。

傅春本是个喜欢热闹之人，正抬脚欲进酒楼时，忽然觉得有些落寞，想了一想，便买了一些食物酒菜装入食盒，雇了一名伙计提着，往勾栏胡同而来。

正好在薛素素门前遇到王名世。王名世甚是尴尬，正要转身走开，薛素素亲自开门出来，请二人进去。又命婢女豆娘将傅春带来的饭食接了，在藤花架下置了一桌酒席，叫齐景云出来，请傅、王二人坐下，边吃边聊。

席间，薛素素自然问起案情。王名世只是几句话简略带过，不愿多谈。

薛素素道：“我是真的很想知道究竟呢，这里又没有外人。”傅春道：“素素别逼王千户，他有公职在身，按律是不能与外人谈未结案子的，我来告诉你经过。”大致说了一遍，问道，“依你们二才女的眼光来看，凶手会是谁？”

齐景云先摇了摇头，道：“这件案子可以说是诡异之极，冯尚书回家

后中毒而死，按理说，凶手必是接近过书房的人。可是沈公子不可能，夏娘子也不可能，她总不能自己给自己下毒吧。至于冯大公子，我上次到冯府扮花旦贺寿时见过他，觉得他真的是个很可爱的老实人，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也不可能是冯二公子吧，他才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呢。”

薛素素思索过一回，道：“我倒觉得这案子没有那么复杂。”傅春道：“噢，愿闻素素高见。”

薛素素道：“先不管要毒害的对象到底是谁。按目前的情况看来，凶手无非是在冯士杰、冯士楷、夏潇湘、沈德符四人当中。最先可以排除的是冯家二公子，他还不到四岁，年纪实在太小。接下来可以排除掉小沈，他是个外人，又没有任何要害死冯尚书或是夏潇湘的动机。那么就只剩下两个嫌疑人，凶手不是冯士杰，就是夏潇湘。先说冯士杰，有可能他衔恨夏潇湘母子得宠，所以溜进万玉山房将毒药下在夏潇湘的专用玉杯中，想要害死庶母，既可以巩固自己的嫡子地位，又可以为嗣母出口恶气。如果死的是夏潇湘，那么毫无疑问，冯士杰是头号嫌疑人，但现在死的是冯尚书，这里面就有疑点了。”

傅春听得饶有趣味，道：“如果冯士杰是凶手，他往玉杯中下毒，必然是想毒死夏潇湘，但最终被毒死的却是冯尚书。这是因为内中出了纰漏，但疑点又在哪里呢？”

薛素素道：“疑点在玉杯上。按照傅公子的描述，玉杯是白玉所做，莹白胜雪，如果用它沏过茶，哪怕是盛装过茶水，内壁都会留下棕色的茶垢印迹，但既然你们什么都没发现，那就表明玉杯里面盛装的是清水，而不是茶水。像冯尚书这样喝惯浓茶的人，除非有人刻意促使，否则是决计不会轻易更改口味去喝白水的。那玉杯摆在卧室而不是书房中，可以很好地佐证这一点。也就是说，按照日常习惯，冯尚书根本不可能喝到玉杯中的毒水，也就不可能中毒而死。但既然他死了，也就可以反过来论证冯大公子不是凶手。”

这是因为甲而推出了乙，既然结果不是乙，那么原因也就不会是甲。虽然不算百分之百的缜密，但确实极有道理。

傅春立即耸然动容，道：“难道素素认为凶手是夏潇湘？”薛素素道：“老实说，我从内心深处不愿意相信她是凶手。我上次到冯府扮武旦时见过她，她虽然已经算是有名份有地位的姬妾，但仍然是一副极为卑微的姿态，那些下人也不怎么拿她当主子对待。我觉得这样的女子，应该是没有胆量做杀人的事的，况且要杀的对象还是自己的夫君。但就目前官府所找到的证人和证据来看，凶手既然不是冯士杰，就只能是夏潇湘了。”

齐景云很是不解，道：“可毒药分明是下在夏娘子自己的玉杯中啊。”薛素素道：“这就是夏潇湘的高明之处了。冯尚书一死，她作为身边人，必然成为首要疑犯。但如果最终发现毒药是下在她的玉杯中，旁人就会误以为凶手要害的人是她，冯尚书之死只是误杀，就不会再有人怀疑她，她由此可以轻松脱身。我猜应该是在小沈进去万玉山房前，她已经拿有毒的水诱冯尚书喝下，再将玉杯放回卧室中，这样就万无一失。”

傅春道：“不错不错，素素的推测的确可以完美地解释整个行凶过程，现场发现的物证也都能对得上。但我还是有两点疑问：第一，杀人依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最重要的是要有动机。尤其是下毒，事先得精心谋划、预备好毒药，那么夏潇湘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她为什么要毒死自己在冯府甚至是世上的唯一靠山？第二，按照素素的推论，玉杯是夏潇湘脱罪的重要证据。但今日在大堂上，她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全是因为锦衣卫指挥金事郑国贤随口的一句话，王千户才会带人到万玉山房再次取证，才会意外发现玉杯的端倪。如果不是这样，玉杯这一关键证据就完全被忽略了。按照常理，夏潇湘应该迫不及待地指出书房中饮食无毒的破绽，主动督促主审官去寻找毒药来源才合乎情理。”

薛素素歪着头想了一回，道：“你我都不是夏潇湘肚子里的蛔虫，不了解她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也许她有她的杀人动机，只不过旁人不知道而已。至于玉杯这一证据，不管出于谁的提示，你们不是都已经找到了吗？我当然希望夏潇湘不是凶手，但我更希望小沈没事。”一边说着，一边有意无意地瞥了王名世一眼。

王名世便站起身来，道：“明日还要审案，我这就告辞了。”先行辞

去。

三人颇为无趣，又饮了几杯闷酒。傅春叹道：“素素，你别怪我多嘴，你关心小沈没错，可这么说就是伤了王千户的心了。”薛素素道：“谁说我关心他了？我谁也不关心。”赌气进去书斋去了。

次日，北镇抚司继续审理礼部尚书冯琦被害一案。由于有新物证出现，第二次过堂前，镇抚周嘉庆先与指挥僉事郑国贤、千户王名世在后堂密议了许久。来旁听的冯士杰等得都不耐烦了，几次起身到大堂外徘徊。如果不是假扮成亲随的傅春阻止，怕是他早就一走了之。

大半个时辰后，堂官们终于出来，各自就座。周嘉庆一拍惊堂木，命校尉带犯入上堂，先取玉杯给夏潇湘看，问道：“你可认得这玉杯？”

夏潇湘勉强抬头看了一眼，茫然不答。她虽不再像上次那样在公堂上只知道哭泣流泪，却也变得痴痴傻傻，似乎对一切的苦难和折磨都麻木不仁起来。

沈德符忙道：“我认得。那是我前不久送给冯太夫人的寿礼，本来是一对，这是其中一只。”

众人这才知道玉杯来历，连傅春和鱼宝宝也是头一次听说玉杯原来是沈德符所送，极是惊讶。

周嘉庆便命传冯府仆人冯七上堂，询问玉杯究竟。冯七道：“这玉杯确实是沈公子送给太夫人的寿礼，太夫人很喜欢，自己留了一只，另一只送给了二夫人。”

傅春这才知道之前仆人说的玉杯是冯琦所送并不是事实，心道：“太夫人这么做，是很明显要抬高夏潇湘地位的意思。如此看来，冯士杰的嫌疑就相当重了。他要维护嗣母地位，想下毒害死夏潇湘，既有动机，也有机会，当日又正好进去过万玉山房。”想到此处，便转头留意冯士杰，果然见他正傻傻地瞪着玉杯发呆，显是满腹心事。

周嘉庆又问道：“你可有留意到当时这两名犯人有什么异常之

处？”冯七道：“异常之处？没有吧。”挠了挠头，才道：“嗯，倒是老爷死的当日上午，沈公子在大门前跟二夫人说了很久话，小人觉得有些怪异，因为二夫人话向来是极少的。好像沈公子还塞给二夫人什么东西。对了，是个玉戒指。”

周嘉庆一拍桌子，道：“这就是铁证！果然是早有预谋，嘿嘿。”

沈德符虽然不大明白“铁证”是什么，但料来不是什么好事，慌忙辩解道：“我当时只是在逗二公子玩儿而已，根本没有什么怪异的。玉戒指也是给二公子玩的。”

周嘉庆一拍惊堂木，喝道：“还没有问到你，不要随便插话！”顿了顿，又问道，“你觉得是谁下毒害死了你家老爷？”

冯七愣了一愣，才道：“镇抚官爷是问小人么？小的可不知道。不过沈公子自小就常出入冯家，老爷一向很喜欢他。二夫人为人也很好，在小的们面前也从来没有架子，对老爷更是敬如天神。按理说……”

他本来想说夏潇湘和沈德符不大可能下毒害死老爷，可转念想到书房里面只有冯琦、沈德符、夏潇湘三人，所以冯琦一死，沈、夏二人理所当然地成为首要嫌疑犯；而书房外面只有自己一人，婢女印月正好请假不在，若是说沈、夏不可能下毒，那岂不是等于说他自己有嫌疑么？迟疑了片刻，遂改口道：“这个……小人实在不敢瞎猜。但当时书房里确实只有老爷、二夫人、沈公子三个人，除了他们两位，小人想不出还有别人会有机会暗害老爷。”顿了顿，又特意补充道：“老爷非常依赖二夫人，饮食都要经过二夫人之手后才能吃得下。”

周嘉庆满意地点了点头，道：“很好。”命冯七在小吏记录的供状上签字画押、按下手印，又转头问道：“冯公子，你认为是谁下毒害死了令尊大人？”

冯士杰与沈德符交好，根本不想参与这种场合，只是迫于嗣母之命来此观案，听镇抚问他的意见，既没有勇气为沈德符开脱，也不愿意说出违心之语，只得勉强应道：“这里是公堂，自有镇抚秉公断案……”

傅春忽插口道：“冯大公子当日进过万玉山房，也是嫌疑人之一，镇

抚怎么能问他的意见呢？”

周嘉庆曾特意向王名世打听傅春来历，王名世只简单答道：“他不是什么人，不过之前在冯府寿宴上为陈厂公解过围。”

周嘉庆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得知傅春是司礼监掌印兼东厂提督陈矩赏识的人，自然更要忍让三分，也不敢拿出堂官的架子来呵斥，只耐着性子解释道：“傅公子说得极是。但有多名仆人可以作证，冯大公子进去书房是在午饭后，如果是他下毒，应该是在那个时候。时隔不久，夏潇湘回来万玉山房，又过了一个半时辰，冯尚书才回到家中。那玉杯是夏潇湘专用，下午那么毒的太阳，一个半时辰中，她不可能连一口水都不喝，如果是冯大公子下的毒，她早就该被毒死了。所以由此可以断定，冯大公子跟案情无关。玉杯中的毒药只能是夏潇湘所下，目的在于日后好为她自己脱罪。”

傅春心中暗道：“不错，这是个极好的推论。虽然素素也推断冯士杰与此案无关，但周嘉庆所言的可信性要比素素的强多了。也不知道是他自己想到的，还是王名世抑或是郑国贤的见解。嗯，肯定是王名世，这些人中，就他还是一号人物，其他人都是草包。他昨晚在素素那里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但却有意不说，当真是心深似海，令人捉摸不透。”

沈德符这才知道发现了新物证，惊道：“玉杯中下了毒药？”本能地转头去看好友，显然极是震撼，难以置信。傅春点了点头，示意证据是真。

周嘉庆便命人往玉杯中注入半杯清水，再用银针探视，毒性犹在，银针立即变得青黑。又喝问道：“你还装作不知道么？”沈德符道：“我……我是真不知道。”转头问夏潇湘道，“真的是你杀了冯伯父？”夏潇湘只是木然不应。

沈德符却还是不能相信，连声否认道：“不，这不可能。二夫人不可能下这样的毒手。适才冯七也说过，二夫人在冯家的名声都很好，对冯伯父敬如天神，她怎么可能下毒害死自己的丈夫？”

鱼宝宝知道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夏潇湘，她万难脱身，沈德符为

她辩护，只会徒然揽祸上身，忙道：“你不是说过么？冯尚书死时，一手扯着你的衣袖，一手指着夏潇湘。这分明是在暗示你，夏潇湘就是凶手。”

沈德符却固执地摇摇头，道：“不。杀人要有动机，二夫人根本没有杀人动机。既然没有动机，又怎么可能事先准备好毒药投毒呢？”

周嘉庆冷笑道：“想不到你还是有情有义的男子，到眼下这一步，还要竭力为你的姘头辩解。本官现在就当堂讲出你的动机。各位，证人冯七刚才说过，沈德符昨日上午到过冯家，还跟夏潇湘在门口聊了半天，本官敢说这二人的关系一定不寻常。肯定是他们之间有奸情，结果被冯尚书发现，他们气急败坏之下，干脆杀死冯尚书灭口。”

一语惊人，公堂上上下下，就连傅春这样机智的人都呆住了。这虽然只是周嘉庆的胡乱臆想，但它确实极好地解释了沈德符和夏潇湘杀人的动机。而今他二人是仅有的两名嫌疑人，一旦动机确认，就等于是铁板钉钉的凶手，足以定罪了。

周嘉庆见众人沉默不语，很是得意，道：“像这种因为男女通奸而杀人的案子本官见得多了，一看这二人就知道有问题，女的年轻貌美，男的英俊潇洒，年龄又正相当，一旦对上眼，那还不得是像干柴烈火。”当即一拍惊堂木，喝道：“你们这对狗男女，快些老实招供，不然少不得要受皮肉之苦。来人，搬刑具出来！”

几名掌刑校尉取了一具铁器出来，上面绷有一些钢丝，外形颇似琵琶。

周嘉庆大声恐吓道：“你们一个是礼部尚书的侍妾，一个是国子监贡生，当堂剥下裤子打屁股有辱斯文。但本官实话告诉你们，这刑具可比打板子还要厉害。唐代酷吏来俊臣的名字你们都听说过吧？他曾发明过不少专门对付重犯的刑罚，其中一件叫‘鼠弹箠’⁽²⁾，专门用来拷掠犯人双手，剧痛难忍，却又不会立即昏死过去，厉害无比。昔日宋太宗在斧声烛影中即位后，人心不服，他可是用鼠弹箠降服了不少对手。摆在你们面前的叫‘琵琶’，就是鼠弹箠的改良版。快说，是不是你们通奸合谋害死了冯尚书？”

沈德符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寸，只是徒然大叫道：“冤枉，冤枉啊。我跟二夫人总共只见过几次面，哪有苟且之事？镇抚不信，可以传冯府下人们作证。”

周嘉庆笑道：“既是苟且，当然要掩人耳目了。看样子，不动大刑你们是不会说实话了。”瞟了一瞟王名世，见他木无表情，心中有数，抽了一支签，道：“最毒妇人心。来人，先拷问这谋害亲夫的贱人。”

四名掌刑校尉抢上前来，二人挟住夏潇湘肩膀和手臂，令她直着身子半跪在地上，另二人握住她双手，将手指一根根套入刑具的钢丝中。夏潇湘话也说不出来，只恐惧地瞪大眼睛。片刻后，校尉扳动机关，她立刻发出一声尖锐而凄厉的惨叫，身子像水蛇般狂拧了几下，便叫道：“我招，我招。”

周嘉庆示意校尉略略缓力，却不完全松开刑具，问道：“犯妇夏潇湘，你是不是跟国子监贡生沈德符有奸情？”夏潇湘连声应道：“是，是。”

周嘉庆道：“你们是怎么合谋害死冯尚书的？”夏潇湘道：“我们……我们……”

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忽觉手指上钢丝再度绞紧，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舞，耳中仿佛有无数只蜜蜂“嗡嗡”鸣叫。锥心剧痛之下，话语顿时出奇地流畅起来，哭道：“我们……我和沈公子一直有私情。昨日老爷叫沈公子来书房议事，沈公子偷偷摸了我的手，被老爷当场发现。老爷质问我们二人的关系，很是生气，不得已，我们只好合力毒死了他。”

沈德符大惊失色，道：“二夫人，你可千万不能瞎说。”又愤然道：“镇抚用酷刑套取口供，惨烈荼毒之下，无论你要二夫人承认什么，她都会照你的话说。如此，不是另一桩荷花儿冤狱么？”

荷花儿案一度是轰动全城的大案。隆庆六年，锦衣卫指挥周世臣妻子病逝，他不愿意花钱续娶，只与婢女荷花儿同居在东城的一条小巷中。另有一名男仆王奎，负责做些杂务。当年九月十一日天黑时，忽然

有一伙强盗持巨斧破门而入。周世臣拿起棍棒上前驱赶强盗，打倒了一个，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被其余强盗合力杀死。荷花儿和王奎各自躲在暗处，吓得魂不附体，不敢出声。强盗翻箱倒柜，找到一百五十两银子后扬长而去。强盗离开后，荷花儿才敢出来，捡起失落的银钱，到王奎房中商量如何报官。

当时正是明世宗梓宫出葬的时候，京城内外戒严，兵马指挥司张国维奉兵部之命游徼街市，正好东城这一带是他的管辖范围，周世臣又是外戚庆云侯周寿之孙，听说出了强盗劫杀皇亲的事，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亲自带兵赶到周家。院中只有周世臣的尸体，王奎和荷花儿则站在房中相对哭泣。而另一名前来讨取肉账的邻居卢锦听见巡逻士兵来了，吓得躲进床底，却被搜出，当做贼人捆了起来。

张国维问明经过和三人身份后，惧怕因没有及时捕捉强盗而受到责罚，就称三人是奴婢通奸、勾结强人，抢劫杀主，当做罪犯捕走。

案子移到刑部。在审讯过程中，荷花儿等三人都声称是冤枉，而且法司也找不出三人通奸弑主的确证。负责问案的刑部郎中潘志伊认为此案疑点重重，怀疑是一桩冤案，不愿意轻易决断。当时刑部事务由刑部侍郎翁大立署理，翁大立坚信是荷花儿通奸弑主，一再催促潘志伊尽快结案。潘志伊依然持谨慎态度，翁大立只得另委郎中王三锡、徐一忠参与审理。在翁大立的催促下，刑部最终以奸杀罪名上奏，王奎、卢锦、荷花儿三人都在西四牌楼刑场被处以磔刑，时人拍手称快。

苍天虽则无眼，日月终究有光。万历六年，这件案子忽然自己真相大白。原来真凶名叫朱国臣，跟卢锦一样是个屠夫，黑夜里常带着地痞无赖干一些抢劫勾当。手头的钱多了以后，他花钱买了两个瞎眼女子，请人教她们弹唱，白天出去为他卖唱赚钱，夜里则陪他睡觉。稍不如意，便是拳打脚踢。两名瞎女子实在不堪忍受他的虐待，便找机会告官称是朱国臣杀死了皇亲周世臣。朱国臣由此被捕，招供说：“周世臣曾多次上下打量我，他是锦衣卫指挥，我疑心他是在辨认形貌，弄清楚了以便抓我，所以我就决心先下手杀了他。”还供出合力杀死周世臣的同伙。

消息传开，满城百姓竞相替荷花儿叫冤，群情激愤，物议沸腾，连新即位不久的万历小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在首辅张居正的主持下，当

年参与审案的刑部三位郎中潘志伊、王三锡、徐一忠均贬谪外任；翁大立已经年老致仕归乡，亦被追夺官职；罪魁祸首兵部指挥司张国维则被判充军戍边。虽然处罚犹轻，但总算是给含冤而死的荷花儿三人有了一个交待。

荷花儿案是本朝著名冤案，沈德符也是气愤之下用来质问主审官。周嘉庆却笑道：“难道你想说是强盗闯进礼部尚书府，毒死了冯尚书，然后又扬长而去么？难不成冯府那些仆人都瞎眼了？真是天大的笑话。本官看你就是皮痒，别着急，过会儿你就会尝到茶毒的滋味。等本官问完夏潇湘的口供，自然会轮到你。”

王名世忽然插口问道：“犯妇夏潇湘，既然是因为冯尚书发现沈德符摸你的手，你们二人才临时起的歹意，那么你们又从哪里得到的毒药？”夏潇湘道：“我.....我不知道.....官爷说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哪里来的。”手指忽然又是一阵剧痛，忙改口道：“我说.....我说.....毒药是.....是沈公子带来的。”

周嘉庆问道：“是沈德符教你将毒药下在玉杯中的么？”夏潇湘道：“是.....是沈公子教我的.....呜呜，好痛，官爷饶了我吧.....呜呜.....”

一旁冯士杰再也忍耐不住，起身摇头道：“荒谬，这实在太荒谬了。请恕我先行告辞。”

傅春忙道：“冯兄，请先等一等。”转头问道：“犯妇夏潇湘，你是不是跟冯府大公子冯士杰有好情？”

夏潇湘早已精疲力尽，只求速死，一听有人厉声发问，忙不迭地应道：“是，是。”

堂上登时一片哗然，就连冯士杰也呆住，结结巴巴地问道：“傅兄，你.....你在说什么？”

傅春也不理睬他，又问道：“是不是冯尚书发现了你们母子乱伦、要处以家法，所以你们狗急跳墙，就合伙害死了冯尚书，并打算嫁祸给沈德符？”夏潇湘道：“是，是。啊，痛，痛死了，快些杀了我吧。”

傅春这才道：“各位亲眼所见，正如沈德符刚才所言，在酷刑威逼下，不管给夏潇湘安什么罪名，她都会承认的。周镇抚，我同意你关于沈德符和夏潇湘有奸情的推论，非常有道理，可以极好地解释杀人动机。可我关于冯士杰和夏潇湘通奸的推论也一样很有道理，而且更有道理，同时也一样取得了夏潇湘的口供。这可要如何是好？”

周嘉庆愣了一愣，才道：“你说的根本不可能，冯公子午后到万玉山房的时候，夏潇湘还在北院陪冯老夫人用餐，根本不在书房中。”

鱼宝宝立即挺身而出，摆出了一副胡搅蛮缠的架势，道：“那也不能说明什么啊。捉奸要捉双，周镇抚又没有亲眼看见沈德符和夏潇湘睡在一起，怎么就能捕风捉影地认定二人有奸情？你能捕风捉影地认定沈德符和夏潇湘暗中通奸，为何我们就不能说冯士杰跟庶母也有不正常的关系？他们虽是母子，却是朝夕相对，日久生情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又转头道，“郑佥事，你是这里最明白事理的人，你来做个决断，两对男女，前一对总共才见过几次面，后一对却是朝夕相对，你觉得哪一对通奸的可能性更大？”

他表情严肃，问得煞有其事，郑国贤迟疑道：“这个……自然是后者的可能性大。”

王名世虽然也是堂官，却在堂上极少发言，此时见傅春为救沈德符不惜败坏冯士杰声名，鱼宝宝还用言辞引诱郑国贤站到他那一方，忍不住喝道：“傅、鱼两位公子，你们可不要信口胡言。”

鱼宝宝正色道：“王千户终于要出头了！千户认为我们诬陷冯大公子和夏潇湘私通败坏冯家名声，那么周镇抚诬陷夏潇湘与沈德符有苟且之事，不也一样败坏了冯家声名？”

周嘉庆斥道：“胡说，本官哪有诬陷？本官是根据证人证词的合理推断。”鱼宝宝道：“哈哈，合理推断？只不过是有人见过沈德符和夏

潇湘站在大门口谈了几句话而已！镇抚如果召齐冯府上下，所有人都会作证看见过冯大公子和二夫人说话，而且不止十次、百次。”

周嘉庆怒道：“你这是强词夺理！”鱼宝宝道：“我哪有强词夺理？周镇抚掌管诏狱，最知道以理服人的道理。只要你证据足、道理大，我自然服你。我要问一句，周镇抚可有沈、夏二人通奸的实证？”

几人争论不休，反而是话题的中心沈德符和冯士杰二人一言不发，只相视苦笑。

周嘉庆本来以为这桩案子今日就可以结案，却被傅春、鱼宝宝一番胡乱搅和，弄得人头昏脑涨，甚是气恼，心道：“得先想法子打发走这两个乱七八糟的混账小子，不然总是个麻烦。但我不能做恶人，得让王千户出面才是。”一拍惊堂木，喝道：“来人，先把犯人押下去，好生看管。”

校尉先带走沈德符，禁婆上前拉夏潇湘时，她却瘫软在地，无论如何也不肯站起来。两名禁婆强行拖起她，转身走出几步，这才发现她身子底下除了尿液以外，还有大滩棕红色的血迹，以及一个椭圆形的肉球，血肉模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郑国贤最先看见，先叫了出来，道：“啊，这犯妇有了身孕，当堂小产了。”

郑国贤喝破夏潇湘小产后，她低头一望，身子下果然落有一个未成形的胎儿，惨叫一声，登时昏死过去。惊变忽起，众人从未遇到过这种状况，尽皆呆住，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才好。

只有冯士杰不顾污秽，抢上前抱住夏潇湘，哭叫道：“二娘！二娘！”

众人更是惊奇。郑国贤连声嚷道：“啊，你们看，你们快看，他……冯士杰果然跟夏潇湘有私情！这两位……你姓鱼，对吧？鱼公子，你和

这位傅公子可真是神人。”鱼宝宝道：“哪里哪里。还是郑金事高明，全靠你的指点，才能找到玉杯证物。”

傅春却顾不上去理睬这个脓包指挥金事，忙抓住机会，上前喝问道：“周镇抚，你擅自用酷刑拷问孕妇，令她当堂流产，这可是冯尚书的子嗣，你到底有何居心？”

夏潇湘当堂小产，这件事必然会传到皇帝耳中。周嘉庆本已惶恐，又听傅春言语声色俱厉，暗示自己有迫害冯尚书子嗣之意，更是吓了一跳，忙道：“我……我只是照规矩审案。”

还是王名世道：“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周镇抚，不如先派人救护这犯妇，免得她也死在堂上。”

周嘉庆这才回过神来，忙派禁婆将夏潇湘先抬去空房，请大夫延治，又命校尉将那胎儿用布包了扔出去。冯士杰还想跟着出去，却被校尉举刀拦住。

周嘉庆甚是烦躁，在堂上来回走了数圈，最终走到傅春面前，低声下气地问道：“依傅公子看，现下该如何是好？”

傅春咳嗽一声，朗声道：“而今夏潇湘有两份口供，一份是她跟沈德符通奸，合谋毒死冯尚书；一份是她跟冯大公子通奸，谋害了冯尚书。啧啧，真假难辨，真假难辨哪。”

他虽然口称“两份口供真假难辨”，却有意将目光扫向冯士杰，带有极强的暗示意味。众人适才亲眼见到冯士杰不愿意见到夏潇湘受刑欲起身离开，又不避嫌疑当众抱起她，不由得开始有几分相信傅春的话。

沈德符被带离大堂时，尚未有人发现夏潇湘的异状。他出堂后才听见背后有人惊叫，但不及转头便被校尉强行押走。重新押回诏狱后，心情很是沮丧。

钱若赓详细问了经过，又问了一些问题，凝思片刻，笑道：“贤侄不必再垂头丧气，你很快就要出去了。”

沈德符极为惊愕，忙问道：“钱先生何以这般说？”钱若赓道：“你有一个极聪明的朋友。”

沈德符道：“先生是说傅春么？他人是绝顶聪明啦，但他这次为了救我拖士杰下水未必明智。”钱若赓道：“我倒认为这恰恰是小傅最高明的一招，嗯，很有些我当年智断鹅案的风采。”

钱若赓任临江知府时以明察秋毫著名，智断鹅案则是其在任期间所断的一桩著名案子：当时有个乡下人带着一只鹅来到临江城，因带鹅逛街不方便，便将鹅临时寄存到一家客店中。但等到他办完事回来取鹅时，店主却赖账不肯归还，还说：“天下长得相同样子的鹅太多了，你看，我店中还有三只一模一样的鹅，难道说这都是你的鹅吗？”乡下人被赶出客店，越想越窝囊，便到临江知府衙门击鼓告状。钱若赓亲自接了这桩奇怪的案子，听完乡下人的陈述后，微一思索，便叫手下到客店中将四只鹅全部带回来，分别放到四个地方，每只鹅跟前放一张白纸和笔砚，说是要让鹅自己写供状。手下人都觉得十分荒唐可笑，但却不敢违抗知府的命令，只在暗中偷笑。将鹅安顿好后，钱若赓便叫退堂。等到吃过午饭，又休息了一会儿，这才闲庭信步地来到公堂上，问道：“四只鹅是否写了供状？”下属均掩嘴而笑，正色答道：“回知府，尚未写出。”钱若赓便自己走下堂来，往四只鹅身边各巡视了一圈，突然指着其中一只鹅道：“这只就是乡下人的鹅。”随即派人将店主捉来，告之判案结果。店主先是目瞪口呆，但在铁证面前，不得不磕头谢罪。原来，乡下人的鹅之前吃的都是青草，粪便的颜色是绿的；而店主的鹅养在城中，只能喂谷糠，所以粪便是黄色的。钱若赓就是根据鹅粪便的颜色断出哪只鹅是乡下人的。这件事传开后，人们无不惊叹知府的精明睿智。

沈德符熟知掌故，自是知道这桩公案，但重新想了一回，还是想不明白傅春在公堂上用奸情死拖冯士杰下水高明在何处，不得不问道：“怒小子愚钝，还请先生明言。”

钱若赓道：“我先问你，依你看来，是谁往玉杯中下了毒？”沈德符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不是我，也根本不可能是二夫人，她没有这个心计。但除了她，我又实在想不到别人，因为冯世伯习惯用自己的茶盏喝浓茶，如果不是二夫人刻意引导，他是不会喝玉杯的水的，也就

不可能中毒而死了。”

钱若赓道：“这就是这件案子最奇怪的地方。不仅你不相信，大家伙儿谁都不会相信夏潇湘有能力和动机毒害丈夫，所以镇抚司的堂官一定要扯上你，夏潇湘没有这个心计，你有啊。自古以来，男女私情就是最好的杀人动机。但这些都是后来随着人证、物证陆续浮出水面以后的推断，咱们暂且放在一边。现在先从头开始，冯琦中毒死后，贤侄和夏潇湘立即被认定是首要嫌疑人，原因就在于当时万玉山房只有你们两人。对不对？”沈德符道：“对。”

钱若赓道：“如果你们两个人都不是凶手，那么下毒者一定另有其人，而且事先经过了周密的谋划和安排，从而使得他自己能够从容置身事外。能够做到进出万玉山房都无迹可寻的，自然只能是冯府内部的人。”

沈德符道：“这一点我也曾经想过。可冯府家大业大，上上下下一百多号人，我实在想不出谁会有这么大胆子，敢下毒谋害一家之主。”

钱若赓道：“这个其实不难猜到，就跟我当年断鹅案一样，看粪便！你只要看看冯琦之死对谁最有利，谁能在他死后获得最大利益，这个人就是嫌疑最大。”沈德符道：“可是毒药是下在玉杯中啊。会不会凶手要杀的其实是二夫人，冯伯父不过是误饮中毒？”

钱若赓道：“你不是已经说过了么，冯琦喝惯浓茶，那么夏潇湘会依照以往习惯服侍他，不会奉水给他的。除非她知道玉杯有毒，有心要杀冯琦。这点你也说过了，她没有这个心计，所以也不可能发生。”沈德符道：“我全然给弄糊涂了。”

钱若赓悠然道：“你只是当局者迷。照我看，玉杯有毒不是重点，重点是，死的人是冯琦。砍倒一棵大树，无需关注旁枝末节，只要砍断其主干即可达到目的。你只要专心想，谁最有可能杀冯琦？他死了对谁最有利？”

沈德符摇头道：“我实在想不出冯世伯死了会对谁有利。倒是最不利的人有一个，那就是二夫人。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情形，才算真正明白

了冯伯父牵着我衣袖指着二夫人的意思，他是怕他走后二夫人母子受到欺侮……”不经意间，蓦地想到一事，登时呆住。

钱若赓笑道：“终于想到还是有这么一个能从冯琦之死得利的人吧？你那个聪明的朋友小傅一定早已经想到了，所以他才有意拖冯士杰下水。因为她可以不关心任何人，却不能不关心冯士杰。照我猜想，她谋划这一切，应该也是为了保住冯士杰在冯府中的嫡长子地位。”

沈德符心中的震惊着实难以形容，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期期艾艾地道：“她……冯伯母……怎么会是她……”

钱若赓道：“姜敏这个女子，我是久闻大名，姜太医家的一朵鲜花，当年也是个名动京华的人物，到她家提亲的权贵子弟不计其数，据说将姜府的门槛都踩平了。但姜敏独独相中了新科进士冯琦，并不顾家人反对，坚持嫁给了他，可见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子。”

沈德符心道：“我向来自命见闻广博，京师各种人物掌故无不了然于胸，但居然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暗暗叫了声惭愧，忙问道：“冯伯父家世不差，冯家四世进士，也算得上名门世家。冯伯父更是不到二十岁就高中进士，随即选入翰林院，是本朝最年轻的翰林，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姜家人为何要反对冯伯母嫁给冯伯父呢？”

钱若赓道：“这个说来话长。听说是慈圣太后相中了姜敏，想娶她做当今圣上的皇后，还将她接进皇宫中住了一个月。但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姜敏自己跑出宫来，回到家中后向父母表示非冯琦不嫁。姜家人自然不同意。但后来慈圣太后没有再提此事，又为皇帝选了锦衣卫都督同知王伟的长女做皇后。姜家人见姜敏意志坚决地要嫁冯琦，只得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她和冯琦结婚的当年，正好也是天子大婚。虽然皇帝没有娶到姜敏，但对冯家一直很好。据说姜敏每次上功德疏⁽³⁾，皇帝都要亲自批示。慈圣太后也常常召姜敏入宫。”

沈德符知道姜敏与后宫太后、嫔妃走得极近，常常奉召入宫，但一直以为那是因为其父姜太医和她本人均通医术的缘故，现在才知道另有缘由。心道：“原来冯伯母差点儿就当上了母仪天下的皇后。那么她对冯伯父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呢？会不会因后悔而有所怨恨？这么多年来，

她始终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尽心主持冯府大小事物，与冯伯父倒也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直到夏潇湘出现，情况才变得完全不同。只是……只是……”

他虽然早就知道冯琦、姜敏夫妇因为夏潇湘母子而不大和睦之事，但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身为三品夫人的姜敏会因为想要保住嗣子冯士杰的地位而毒死相伴二十余年的丈夫。但除了她，冯府中还会有谁有这个动机和能力呢？想过一回，还是对为什么单单只有冯琦一人中毒感到不解。

钱若赓道：“照我推断，毒药一定是下在冯琦的茶盏中。至于后来锦衣卫检测不到毒药，要么是锦衣卫校尉说了谎，要么是有毒的茶水已经被姜敏抢先换掉。贤侄也说过，姜敏是除了仆人冯七外最先进来万玉山房的人。至于玉杯之毒，最大的可能是姜敏本来要连夏潇湘也一并除去，但夏潇湘一直没有用玉杯喝水，因此而逃过一劫。”

沈德符听后思潮如海，仔细想过一回，虽然也承认钱若赓的推断合情合理，动机、手段、过程均没有任何破绽，但内心深处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连连摇头道：“不，这不可能，我相信冯伯母不会那么做。小傅也想错了，回头我见到他一定要跟他说清楚。”

钱若赓叹道：“你真是个善良的好孩子，即使身处危境，还是不肯用恶意去揣度他人，宁可自己吃亏。唉，希望好人有好报吧。”

他是胸襟坦荡之人，见对方不愿意相信姜敏是恶人，便不再多提这件事，一转话题道，“沈贤侄，你我能在诏狱相遇，也算是有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你，你这次出去后，可否帮我找个人？”沈德符道：“先生放心，如果小子这次得脱大难，一定帮先生找到钱夫人和钱公子。”

钱若赓摇头道：“不，我要找的不是他们母子。虽然当年钱家家产被抄没，但公道自在人心，料来民间有不少人肯暗中照顾他们母子，绝不至于沦落街头。”

沈德符道：“那么先生要找的人是谁？”钱若赓道：“我弟弟钱若应。若应是我小弟弟，比我小上二十岁。当年锦衣卫校尉到临江时，将他和

我一起逮捕，但他半途挣脱桎梏跳走了。虽然尸首没有打捞到，但我一直以为他早已经死了，直到这次能与你同狱。”

沈德符道：“先生认为是尊弟若应先生暗中贿赂了狱吏，所以才得以转到这间囚室？”钱若赓道：“嗯，我反复想过，除了若应，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别人。”

沈德符道：“好。我出去后一定为先生办这件事。”钱若赓叹道：“二十多年不见，他如果还活着的话，算年纪也是中年人了，不知道相貌有没有变，有没有成家。”

沈德符道：“先生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又忍不住问道：“如果贿赂狱吏的人真是尊弟，他为何不来诏狱探视先生？”钱若赓道：“诏狱不允许探视，这是铁律，谁也不能例外。犯人要跟家属见面，只能在提审过堂时隔着栅栏看上一眼。况且若应还是官府名单上被通缉的逃犯，他应该用了化名，不过他右手的虎口处有一块伤疤，是小时候抓火钳不小心烫的。你找到他，只要提起这件事，他就会知道是我派你去的。”

沈德符道：“原来如此。”心道：“难怪之前小傅说花了许多钱也进不来，最后还是素素出面向王名世求情。唉，我可欠下了素素一个大大的人情。”

事实并不像钱若赓所推测的那样。傅春强行称冯士杰跟夏潇湘有奸情时，还没有怀疑到冯府女主人姜敏身上，他只是感觉到证人和证据都对沈德符极其不利，锦衣卫必然会指控沈德符为这件谋杀案的主谋，夏潇湘不过是个帮凶。正好此时冯士杰起身欲走，他情急之下，便将通奸的罪名照猫画虎搬到冯士杰身上，仅仅是想借此说明一个道理：不能仅凭推测和酷刑来坐实通奸一事，官府没有取得通奸实证，就不能以此作为杀人动机。

哪知道世事微妙得很，沈德符被带走后，夏潇湘被发现当堂流产，冯士杰的反应更是出人意料——在众目睽睽下流露出对夏氏的真切关怀和爱惜。傅春和鱼宝宝的信口胡扯居然立即变得有模有样，连锦衣卫指挥佥事郑国贤也公然表示支持二人。

然而，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还在后头。

冯士杰凝视堂中地上残留的血迹许久后，长叹一声，打破了大堂的沉默，道：“好吧，我实话告诉你们，是我往二娘的玉杯中下了药。我想给她一个教训。”

本来众人才刚刚怀疑他跟夏潇湘有私，他却忽然主动坦白了下毒之事，无不大大出意料。

鱼宝宝奇道：“是你？真的是你？原来你之前赌咒发誓没有下毒，全是在骗我们。”冯士杰道：“我没有骗你们，没有骗过任何人。”

郑国贤道：“冯大公子是不是因为大伙儿正怀疑你和夏潇湘有私情，所以想假意承认下毒谋害庶母，好来转移视线？”

冯士杰道：“是我往二娘玉杯中下了药，但我告诉你们，我下的绝对不是什么毒药。”他苍白的脸颊逐渐红润起来，声音也变得高亢尖锐，道：“你们不信的话，我可以马上证明给你们看。”说着上前端起公案上作为证物的玉杯，将里面的水一饮而尽。

王名世大吃一惊，忙上前夺下杯子，喝道：“你做什么？”又呼叫校尉快去请大夫。

冯士杰道：“不必，我就是要证明给你们看，玉杯里面只是类似泻药的东西，虽然有毒，但只会让人难受，却不会害死人。”

王名世道：“当真？”冯士杰道：“当真。我怎么会害二娘？又怎么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傅春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嫉妒夏潇湘母子得宠么？”冯士杰不愿意回答，道：“总之我只是想要作弄一下二娘，这药绝不会害死人。”顿了顿，又道：“我本来可以不说出这一点的，可是我不愿意看到玉杯误导了你们破案的方向，我也希望能早日将害死父亲大人的凶手绳之以法。”

郑国贤惊道：“公子的意思是，冯尚书不是喝了玉杯的毒水而死，另

外有人在冯尚书身上下了药？”冯士杰道：“那还用说！我早说过了，我下在玉杯中的只是泻药！是绝对喝不死人的！”话音刚落，肚腹中忽然传出“唧”的一声巨响，他急忙捂着肚子跑了出去。

校尉忙举刀拦住。冯士杰嚷道：“我要解手！解手！”推开阻挡的锦衣卫，往院侧的茅房跑去。

王名世生怕他有事，急忙跟了进去。果见冯士杰飞快地解开裤子，蹲到茅坑上，“扑哧”一声，登时臭气熏天。

大堂上周嘉庆等人面面相觑。隔了好半晌，郑国贤才问道：“不是喝了玉杯中的水，那么冯尚书到底是怎么中的毒？这……这不是等于又重新回到起点了么？”

周嘉庆的心思却全然不在案情上，小心地问道：“郑金事，你看夏潇湘在堂上小产这事……”郑国贤会意过来，道：“噢，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周镇抚事先又不知道她怀了孕，冯府也没有人提过，周镇抚只是照规矩办事，没事，就是皇上知道了也不会多说什么。”

周嘉庆这才放了心，讨好地道：“这件案子审结后，我请郑金事喝酒。”郑国贤道：“好说，好说。”

郑国贤头一次参与审案，对这桩绕来绕去的怪案很感兴趣，话题一转，又引回到案情上，道：“眼下终于可以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案子跟冯大公子无关。傅公子，鱼公子，你们之前说冯大公子跟夏潇湘有奸情，看来是不对的。如果他们两个人相好，冯士杰就不会下泻药整夏潇湘了。对不对？”

傅春道：“郑金事分析得极是。不知道金事有没有兴趣进一步发掘一下？”郑国贤道：“好啊，好啊，是要重新再回去冯府取证么？”傅春道：“不，我们去查查玉杯上的毒。冯大公子说是泻药，至少我们要验证他的说法，是不是？”郑国贤道：“那是。”

鱼宝宝道：“周镇抚，这案子怕是要延后了。还有，冯大公子是不是

也应该扣押下来，等验证了他的话，再放也不迟。”

正好王名世带着拉完肚子的冯士杰进来，周嘉庆便道：“这件案子重新取证需要时日，只能择日再审了。几位以为如何？”见郑国贤和王名世均无异议，忙道：“好，就这么办。来人，请冯大公子先到空房中暂作歇息，等查明真相，再做处置。”

傅春用手帕包了玉杯，跟鱼宝宝、郑国贤一道出来。王名世疾步跟了出来，叫道：“傅公子，鱼公子，我理解你们想救朋友的心情，但我要警告二位，别再玩火。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让你们踏进锦衣卫的大门一步。”

鱼宝宝道：“呀，千户这是在威胁我们么？”

郑国贤忙道：“哎，王千户别说得这么严厉。傅公子适才在堂上虽然有强辩的意味，但话听起来也有几分道理。好在已经弄清楚冯大公子很不喜欢夏潇湘，更谈不上有苟且之事，你不如专心去寻找沈、夏二人通奸的实证。不是有仆人作证说看见沈德符送给夏潇湘玉戒指么，那戒指在哪里？找到它，不就可以以理服人了么？旁人老说咱们锦衣卫如何如何，这次事关礼部尚书命案，一定要以理服人，才能不负圣上所托。”

他官秩比千户要高出许多，又是皇亲，王名世不得不躬身应道：“郑金事教训的是。”狠狠瞪了鱼宝宝一眼，转身去了。

离开锦衣卫官署后，王名世径直来到冯府，先向姨母姜敏禀报了案情进展，包括夏潇湘小产及冯士杰的情况。姜敏居然没有露出一丝意外，照旧保持了一贯波澜不惊的风度，只淡淡道：“有劳了。”

她这般态度，既不催促锦衣卫快些审出凶手，也不托付外甥照顾嗣子，实在大异常人。王名世虽然奇怪，也不好多问什么，又说了还要寻找证据一事。姜敏道：“那么便照章办事吧。来人，带千户去搜二夫人住处。”

王名世便带了校尉往后院而来，先搜了夏潇湘在北院的住处，却没有找到玉戒指。

仆人冯七道：“二夫人大多时候跟老爷住在竹林那边，不如官爷再到书房看看。”便引着锦衣卫朝万玉山房而来。

却见前门大开着，王名世不由得暗觉奇怪，因为自从冯琦中毒死在里面以后，万玉山房被视为凶地，没有人再愿意踏足半步，当即问道：“里面好像有人。是谁还会来这里？”

冯七先是一愣，“咦”了一声，随即醒悟过来，道：“可能是印月。她是二夫人的心腹婢女，刚回乡探亲回来，一向跟着二夫人住在竹林这边，可能是过来收拾东西。”便扬声叫道：“印月，是你在里面么？”

却听见里面“砰”的一声，似是什么重物坠地。王名世隐隐觉得不对，急忙抬脚进去。一进院子，就看见印月歪倒在花树下，双眼紧闭，似已昏晕了过去，大吃一惊，忙叫道：“来人，快些围住书房。”

冲进书房时，正见到一条灰色人影从后窗跳出，大喝一声，叫道：“是谁在那里？站住！”

等到王名世跟着跃出窗外时，竹影幢幢，早已经不见了人影。他急忙分派人手到附近一带搜索，自己回到院子，叫过冯七问道：“万玉山房可有地道、秘道、夹墙什么的？”冯七莫名其妙，道：“这是官宅，哪里有什么秘道、夹墙？至少小人从未听过。”

王名世想了一想，命人拿凉水泼醒印月，问道：“是谁打晕了你？”印月一片茫然，不断抚摸后脑痛处，道：“婢子也不知道。婢子奉夫人之命，要收拾好物事搬去北院，刚一进来，就被人打晕了。”

王名世见也问不出什么，便命她先下去歇息。

冯七道：“会不会是因为老爷不在了，有手脚不干净的下人起了歹意？”

众人便进去仔细检视书房，并没有丢失什么物品，像案头的玉镇

纸、玛瑙砚台、金、银小对刀等值钱物件都还摆置在原处。只有书架前滚落了一个铜炉，半散开一张图轴，捡起来一看，却是一名女子的全身画像。画中女子二三十岁年纪，丰艳有肌，戎服佩剑，极有英气。

王名世道：“这画里面的女子是谁？”冯七道：“这小的可不知道。千户得去问二夫人。”

王名世指着第二层书架问道：“这铜炉原先是放在这里么？”冯七道：“是啊，原先就在这里。这一定是适才那窃贼在翻找东西，听见有人进来，慌乱之下给碰掉了。”

王名世见第二层书架并没有放置书籍，而是一些卷轴，问道：“这些都是什么？”冯七道：“这小人可不知道。”

正好百户王曰乾搜索竹林完毕，进来禀报道：“没有发现那窃贼的人影，不过在后墙根下发现了脚印，大概他已翻墙逃走，属下已派人去追了。”

王名世道：“这人能从我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溜走，全靠竹林起了掩护作用。他肯定之前来过这里，熟悉地形。”思忖片刻，将那幅女子画像卷好，道：“冯七，你立即将这一层的卷轴都收起来，抱去交给夫人保管，顺便将今天有窃贼来过万玉山房的事情告诉她。如果夫人检视卷轴后有什么发现，即刻通知我。这幅画，应该是那窃贼刚刚正展开看的，我先带走，看看是否能追查到线索，等做完证物，再送还回来。”

冯七虽不明所以，见王名世面色凝重，忙连声应了。

百户王曰乾道：“会不会跟冯尚书毒杀案有关？”

王名世一时也想不通窃贼到底在万玉山房找什么，又跟冯琦中毒有什么关联，进去夏潇湘卧室搜索，找到项珠、璎珞、耳坠等物，却没有玉戒指，依然一无所获。

王曰乾道：“该不会是刚才那人抢在我们前面拿走了玉戒指？”王名世摇摇头，道：“知道玉戒指一事的人不多，这应该不可能。”又到后院找到冯府二公子冯士楷，问道：“有位姓沈的大哥哥给过你娘一个玉戒

指？它在哪里？”

冯士楷因为见不到母亲刚刚大哭过，苹果般的小脸上还挂着泪水，很不耐烦地道：“什么送给我娘的，那是沈哥哥送给我的。”

王名世道：“那么玉戒指呢？”冯士楷道：“奶奶看见后，说那东西不是小孩子玩儿的，替我收起来了。”

王名世便命校尉先退出去，自己来后院求见冯老夫人。

冯老夫人潜心向佛已久，其居处名为“真如院”，取唐末秀才张拙⁽⁴⁾《开悟偈》“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之意。她正在居处与紫柏禅师谈轮回往事，不肯见王名世，只说身子不好，不便见外客。对于锦衣卫指明追索的玉戒指证物，更是声称从来没有见过。王名世无可奈何，只得退了出去。

刚走出真如院，背后忽有人叫道：“千户！”回过头去，却是紫柏禅师追了出来。

紫柏是江苏吴江人，俗姓沈，名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年少时相貌伟岸不群，性格刚烈勇猛，慷慨义气，有豪侠之风。十七岁时辞亲远游，本欲到边关从军，立功塞上，途经苏州阊门时遇上大雨，无法行进，遂投宿在虎丘云岩寺。当晚，紫柏听见寺僧课诵《八十八佛洪名》，内心莫名欢喜。翌日清晨，便解下腰缠十余金设斋供佛，请求明觉法师为其圆顶证盟。从此终日闭户读经，精勤用功。二十岁从讲师受具足戒，至武塘景德寺闭关三年。出关后，回云岩寺向明觉法师告假辞别，行脚云游，以究明生死大事。自此气宇超绝诸方，声名愈显，成为当世高僧，弟子遍天下，与大名士李贽并称南北两大教主。

紫柏气盖一世，能于机锋笼罩豪杰，不仅门徒众多，与京城达官显贵也多有来往。当今慈圣太后笃信佛教，仰慕紫柏大名，多次请他入宫讲法。当年慈宁宫宫女王氏被万历皇帝临幸后怀孕，慈圣太后还特意请紫柏到五台山道场做法，祈愿王氏所怀为男性，后来王氏果然生下了长子朱常洛，也就是当今太子。以致后来万历皇帝宠幸的郑贵妃怀孕，皇

帝也请紫柏代为做法，但郑贵妃第一胎却生了个女儿，即寿宁公主朱轩嫔。传说皇帝勃然大怒，从此嫌恶紫柏，不准他再进皇宫讲法。直接主持祈嗣法会的五台山僧人德清也被流放岭南。而等到郑贵妃再次怀孕时，万历也不再向佛祖求助，而是派人到武当山，请真武大帝庇护爱妃，郑贵妃由此产下了爱子朱常洵，也就是当今盛传有心谋夺太子之位的福王。

尽管与皇室交恶，但紫柏声名著于海内，所到之处，官民无不争相趋迎。万历一朝自权相张居正死后，皇帝怠政，税监四方滋事扰民，时局日坏。紫柏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参与了一些政事，如积极解救因拒不执行税监征税命令而被逮下诏狱的南康太守吴宝秀，并感叹道：“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

王名世在冯家见过紫柏多次，他并不大喜欢这个人，他觉得出家人就该有出家人的样子，像紫柏这样积极奔走于官场的僧人，实在称不上方外世人。但他也知道紫柏能耐不小，不能轻易得罪，便行了一礼，问道：“尊者有事么？”

紫柏道：“千户年纪轻轻，同时执掌厂卫千户，该明白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王名世道：“名世愚钝，请尊者有话明言。”

紫柏道：“这是老夫人让贫僧转给千户的原话。”又喃喃诵道：“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合十行礼，叹息一声，转身去了。

王名世心道：“我是来寻玉戒指做证物，老夫人却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莫非是在暗示我不要更多为难夏潇湘？”揣度既然玉戒指落入冯老夫人之手，她又托紫柏带了这样一句话，看来是断然不肯交出证物了，只得悻悻去了。

(1) 锦衣卫最高长官为锦衣卫指挥使（正三品），其下有锦衣卫同知二人（从三品）、锦衣卫金事二人（正四品）、镇抚二人（正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百户（正六品）、力士、校尉等。锦衣卫都督（正一品）、锦衣卫都督同知（从一

品)、锦衣卫都督佥事(正二品)、锦衣卫都指挥同知(从二品),均为加衔。比如内阁大学士权力很大,位比宰相,却名义上只是正五品官,但加太师衔后,就成为正一品大官。

(2) 此段故事可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

(3) 凡遇大典,或皇太后、皇帝、皇后,乃至皇贵妃生日之类,命妇也得和她们的丈夫一样,上书祝贺或感谢恩赏,单独具名,不过不叫贺表,叫功德疏。这类文字一般多由丈夫捉刀,北宋名臣司马光的文集中就收有这类他代夫人捉刀的功德疏。

(4) 唐末五代时,禅宗鼎盛。有一秀才叫张拙,去向一位禅师问道。禅师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张拙。禅师说:“找个巧都找不到,哪里来个拙呀!”张拙由此悟道。

第五章 忧来虑少

已是夏季了，但幽深的厅堂里还是有些阴阴的凉。那种森森的凉意竟让沈德符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雪，想起了雪素，想起了那个苍白无尘的季节。心中竟有些无谓地感伤起来。

刚

出铁狮子胡同口，便有校尉飞骑来报道：“周镇抚和郑金事请千户速速回去，说是重大发现。”王名世听说，便急忙赶回锦衣卫官署。

原来当真是有重大发现——傅春、鱼宝宝、郑国贤几人拿着玉杯去了棋盘街的药材铺，请店主检验玉杯中的残留药物。店主一闻便道：“这里面有打胎药。”

能发现这其中的端倪，全靠傅春细心。泻药通常都是大黄等物，有轻微毒性，用银针探视亦能检出，但傅春见那玉杯连续两次冲水都能用银针检验出毒性，心中不免怀疑这“泻药”的药性不同寻常。拿到药材铺一检验，是泻药不假，但却是比普通泻药药性要毒上千百倍的打胎药。

众人皆尽目瞪口呆。周嘉庆却是欣喜若狂，至少他可以将夏潇湘堂上流产的意外完全推到冯士杰头上，不用再背负迫害故礼部尚书后嗣的罪名，由此对机敏过人的傅春也有好感起来，心道：“难怪这个人能为堂堂东厂提督解围，果然是有过人之处。”愈发起了巴结的念头。主动问道：“傅公子，依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冯士杰心中嫉妒夏潇湘母子得宠，所以暗中下药，想打掉夏氏腹中胎儿？”

傅春不及回答，郑国贤抢先嚷道：“镇抚是瞎子啊？夏潇湘在堂上小产时，冯大公子流露出来那个心痛劲儿，那哪是仇人，分明是一对情侣啊。我敢打赌，夏潇湘肚子里的孩子十有八九是冯士杰的。他怕事情败露后身败名裂，所以才暗中下药，想打掉孩子。要照我看，冯尚书的死，他也脱不了干系。你们想想看，冯士杰的嫌疑可比沈德符大多了，他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样……”

正好王名世进来，周嘉庆便重重咳嗽一声。郑国贤不能把话说完，未能尽兴，很不痛快，旁人忌憚王名世有东厂掌刑千户的身份，可他是皇亲国戚，是最得宠的郑贵妃的亲侄子，也不大将东厂放在眼里，当即赌气道：“噢，我倒是忘记了，王千户跟冯士杰是亲眷呢。不过按照本朝律例，王千户该主动上书回避才是。”

王名世也不答话，只道：“傅公子，请借一步说话。”傅春道：“我正和周镇抚、郑金事二位商议案情呢。”

王名世上前一步，抓住傅春胳膊，将他强行拉出堂来，问道：“你那伶牙俐齿的朋友呢？”傅春道：“千户是说宝宝么？他去国子监替小沈请几天病假。千户有事要找他么？”

王名世道：“他人不在最好。你跟我来。”带着傅春到自己在官署的休息室，掩好门窗，这才正色问道：“傅公子，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好朋友，但我自问还算是対得起你。”

傅春道：“这我承认，没有千户的默许和支持，我和宝宝是不可能到北镇抚司参与旁听的。但我认为千户当时肯这么做，多出于公义之心，因为你也相信小沈不是凶手。”

王名世道：“可我想不到你的能耐这么大，为了帮助你朋友脱困，在公堂上千方百计地引导案情不说，还要败坏冯家声名，用心未免太险恶了些。”

傅春道：“噢，千户这么快就识破我的险恶用心了？好吧，我承认，今日我和宝宝在公堂称冯士杰跟夏潇湘有私，确实有胡扯之嫌，万分抱歉。可是后来冯大公子自己跳了出来，还承认是他往玉杯里下的打胎药，导致现今种种不利的证据都指向他，这些可都与我和宝宝无关了。”

王名世道：“那么你相信是冯士杰毒死了冯尚书么？”傅春道：“不相信。冯士杰如果真是此等穷凶极恶之徒，他绝不会站出来承认是他往玉杯中下的毒，也绝不会当众表露出对夏潇湘的关心。我甚至很怀疑他往玉杯里下打胎药这件事，他虽然承认自己下了药，但这实在不像是他会做的事。不过他亲眼看到夏潇湘小产后，情绪失去控制，实实在在表现出内疚来，说明他知道下的药是打胎药，但很可能这不是他的主意。”

王名世道：“很好，你把刚才这番话去告诉周镇抚和郑佥事。”傅春道：“等一等，现在还不到时候。我想到诏狱探访夏潇湘，还请千户再行个方便。”

王名世冷冷道：“你是想教她帮沈德符对口供么？这可办不到。”傅春道：“千户，你若不肯帮我，也就难以帮令表弟脱罪。”

王名世有些恼怒起来，道：“你明明知道士杰跟冯尚书中毒案没有关

系，却要死拖他下水，不过是想变着法子帮沈德符脱罪而已。”傅春却依旧是一副戏谑的口气，道：“既然是我死拖冯士杰下水，千户为何不及时挺身而出？你身兼东厂掌刑千户，出面说一句话，镇抚一定会听的。”

王名世怒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无须画蛇添足，自会有证据证实士杰无辜。”

正要走去开门，傅春叫住他，正色道：“千户别生气，我如果真要拉冯士杰下水，就不会告诉你我相信他的人品了。有几句正经话，我想问问千户，你跟尚书夫人是亲戚，时常走动，论起来也不算是外人，对冯府上下都很了解。千户既然相信冯士杰，难道就相信夏潇湘那样一个柔弱女子会做毒杀亲夫这样大逆不道的事么？”王名世道：“可是事实俱在……”

傅春道：“我不听事实，只问千户你相不相信夏潇湘的人品？”王名世沉默许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道：“相信。”

傅春道：“千户肯说出真心话，足见是个正人君子。那么，我就更有把握了。”

王名世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傅春道：“我原本还怀疑锦衣卫在万玉山房收集的物证有假，既然现在能肯定千户是正人君子，那么就不会再怀疑这一层了。”

王名世道：“你怀疑什么物证有假？”傅春道：“就是书房中的糕点、茶水啊什么的，锦衣卫不是一一验过，文书上记录为无毒么？这可是极其重要的物证。千户想想看，冯尚书中毒而死，但这些入口的饮食却没有被下毒，不是很奇怪么？”

王名世这才会意过来，道：“你怀疑我令手下在证据上作假？”傅春道：“我怀疑过，但现在不怀疑了。这也怪不得我多疑，千户自己想想看，饮食无毒，冯尚书却中了毒，难道是小沈和夏潇湘强行往他口中灌下毒药么？如果真是这样，冯尚书该大力挣扎叫喊才对，为什么守候在门外的仆人没有听见一丝动静？”

王名世道：“这一点我也考虑过——我是指还没有发现玉杯物证的时

候——也许是沈德符和夏潇湘合力捂住了冯尚书的嘴巴，令他不能叫喊。况且万玉山房处于竹林当中，竹声飒飒，日夜不息，也许叫喊声被竹叶声掩盖住了，仆人没能听见。这一点，并不能作为沈德符脱罪的证据。”

傅春道：“嗯，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千户，希望千户能如实回答，这可是关键。”王名世道：“请问。”

傅春道：“千户虽然不是最先到达万玉山房的人，但毕竟亲自去过现场，不知道千户可否有留意到一些细节，譬如书房中的陈设、案桌上饮食的状态等。”王名世道：“书房中没有争斗的痕迹。两杯茶水，泡的都是今年新采的毛尖，一杯是新泡的，摸上去还是温的，没有动过，应该是给沈德符的；另一杯已经见底，是冯尚书的，茶盏也是他个人专用。如果你怀疑有人在我赶到前暗中调换了有毒的茶水，这是不可能的，一则沈德符那杯茶表面结有一层茶釉，正符合仆人冯七所称沈德符进书房的时间。而冯尚书那杯只剩杯底，如果有人要破坏证据，要么连茶叶带水倒掉，要么会换上一杯无毒的茶，不会单单留下小半杯茶根。二则留着有毒的茶水，不是更有利嫁祸给沈德符和夏潇湘么？”

傅春道：“千户说的一点儿也不错。如此悄无声息又不留痕迹的毒杀案，沈德符和夏潇湘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我说既然冯士杰已经被拖下了水，就不能轻易放他上岸，这样才好将真正的凶手逼出来。”

王名世一时愣住，半晌才道：“难道你……你怀疑……是……”惊愕得无以复加，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后面的下文来。

傅春正色道：“这件案子离奇之极，蹊跷之极，巧合之极，难道千户不想知道真相么？这就带我去诏狱见夏潇湘吧。千户心中比谁都清楚，适才她在大堂上的那些供词都是作不得数的。”

王名世沉默许久，才道：“我可以带你去见夏潇湘，甚至是沈德符，但有一点，你必须得先答应我。”

傅春道：“千户请说。”王名世道：“你绝对不可以怀疑冯夫人。我敢以我自己的身家性命做担保，她决计不会做这样的事。”顿了顿，又

道：“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我比谁都清楚，冯夫人极爱冯尚书，甚至可以为了他去死。本来……”

他迟疑许久，还是说出了从根本上扭转傅春观点的话：“冯夫人本来是可以当皇后的，但她却因为冯尚书放弃了。”

肯为一个男人放弃母仪天下机会的女人，天下没有几个。这其中所付出的牺牲和勇气，外人所能想象的往往不及当事人所经历的十分之一。

傅春沉默许久，才道：“好，我答应你。你也要答应我，从现在开始，你要完完全全地站在我这方，不能向任何人、尤其是冯夫人透露我刚才的话。”

王名世道：“如果冯夫人当面问我，她是我姨母，我怎么能不说实话？”傅春道：“冯夫人问你，你就照实说，譬如目下证据对冯士杰极其不利等，但不能说我的看法。”

王名世狐疑道：“为什么？”傅春道：“这解释起来很费劲。简单地说，就是现在这件案子，如果冯夫人不出面，要不就会这样拖下去，要不就会很快结案。凶手要么是沈德符和夏潇湘，要么是冯士杰和夏潇湘。目前看起来，后者嫌疑更大。所以冯夫人一定会出力营救儿子，她能救冯士杰，自然也就救沈德符和夏潇湘。”

王名世还是不明白。傅春道：“日后你就会知道奥妙。走吧，我们先去看看夏潇湘。”

二人来到关押夏潇湘的空房。她只是傻傻地缩坐在炕上，盯着地上的青砖发呆。那空洞的眼神，令她看起来像是一个活死人，仿若一座废弃已久的墓碑，全身上下明显散发出腐朽的气息。

傅春温言道：“我知道夫人是无辜的。如果夫人肯将当日实情相告，也许可以帮助夫人早些离开这里。”

夏潇湘始终只是垂着头，恍若未闻。她不过是个普通平凡的柔弱女

子，忽逢巨难，身体心智均遭受到极大打击，一时恍惚不能自辩，也是常见之事。

王名世早已见惯这种场面，道：“怕是从她口中难以问出什么了。傅公子，咱们还是走吧，你不是还想看看沈公子么？”

沈德符一被吏卒带来督捕房中，便立即将傅春扯到一边，低声道：“你是怀疑冯伯母牵涉其中，才将冯士杰拖下水的么？”

傅春道：“啊，你已经猜到了？那实在太好了，省我一番口舌。”顿了顿，又觉奇怪，道：“不对，你还不知道夏潇湘小产和冯士杰承认往玉杯中下毒的事，你是怎么怀疑冯夫人的？”

沈德符大吃一惊，道：“什么，是士杰往玉杯中下的毒？”傅春忙道：“不是毒药，是打胎药，不过玉杯这件事跟冯尚书中毒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当即说了经过。

沈德符无比骇异，半晌才道：“士杰他……他人呢？”傅春道：“放心，冯大公子没吃什么苦头，周镇抚只将他软禁在官署，并没有下诏狱。现在局面对他很不利，他的嫌疑比你大得多。”

沈德符道：“不管怎样，你不能用拖士杰下水来救我。别说士杰无辜，就是冯伯母，我也不相信她会那么做。”傅春道：“实话说，我之前是真的认为尚书夫人嫌疑很大，但既然你和王千户都这么说，那么我也只好不相信她会毒死亲夫来嫁祸夏潇湘。”

沈德符急道：“那么你快些设法救士杰出去，免得冯伯母担心。”傅春道：“这可不行。要救你出去，关住冯士杰才是关键。”

沈德符大惑不解，道：“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傅春道：“你还看不出来么？眼下要解决这件事，最关键的是尚书夫人的态度。她是原告苦主，是她控告你和夏潇湘下毒谋害了冯尚书，如果就此定罪结案，你和夏潇湘冤死不要紧，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冯尚书可就是白白枉死了。”

沈德符越听越糊涂，道：“我还是不明白。”傅春道：“我猜尚书夫人

心中也很清楚你和夏潇湘不是害死冯尚书的凶手，但冯尚书既然死了，利用这件事铲除一个对手总是好的，所以她咬定你和夏潇湘有下毒嫌疑。你只是误打误撞上的，凑巧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尚书夫人想对付的其实是夏潇湘。如果让她得逞，那么朝野都以为冯尚书是被你和夏潇湘害死的，不但于冯尚书名誉无损，也没有人再去追查真凶了。”

沈德符道：“真凶不是冯伯母，那么又会是谁？既然冯伯母知道真凶另有其人，为何还肯放过他？”傅春道：“这些疑问，就要等你出去后跟我、还有王千户一块儿去调查了。我总觉得这次的事件不是那么简单，尚书夫人一定在掩盖些什么。”

沈德符苦笑道：“你真认为冯伯母会因为士杰而投鼠忌器，改口为我和夏潇湘说话么？”傅春道：“那是当然！尚书夫人是名门之后，又是三品诰命夫人，最看重的是声名和地位。这次就算你和夏潇湘被当做凶手秘密处死，她如愿以偿，但谣言迟早会传开去。俗语有云：‘千人所指，无病自死。’市井坊间那些议论她袒护嗣子、诬害侍妾的闲言碎语就足够杀死她许多次了。况且目下尚书府中，她还不是至高无上的女主人，冯老夫人还在世，还有那些在朝为官的冯家族人，一定会出面干涉的。”他拍了拍好友肩膀，安慰道：“你大可以宽心了，不出数日，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离开这里。”

沈德符道：“承你吉言，但愿如此吧。多谢。”傅春道：“我本来也没有法子救你，以为你这次死定了，全靠冯士杰自己良心发现，出来承认是他往玉杯下药，不然这件案子又谁能弄得清？小沈，这也是令尊在天之灵在保佑你啊。”

沈德符问道：“二夫人……她可还好。”傅春道：“刚刚小产过，身子还是很虚，精神更差，一句话也不说。好在目下锦衣卫将她安置在空房中，一时不敢再对她用刑。”

沈德符很是自责，道：“冯伯父临死前指着二夫人，其实是嘱托我照顾她，可我什么都没做到。”傅春道：“这怎么能怪你？你身遭大难，自顾不暇。”安慰几句，这才依依辞别。

事情当真像傅春所预料的那样，甚至比他预想的来得还要快。次日，冯夫人姜敏亲自来到锦衣卫官署，告知冯琦的确是中毒而死，但他中的是乌头毒，跟当日寿筵上刺客短刀上涂的毒是一样的。乌头是标准军用毒药，常用以涂抹兵器、配置火药，常人不易得到，因而基本上可以排除沈德符和夏潇湘的嫌疑。也许是冯琦身上余毒未能完全拔出，他又日夜操劳国事，身体不适也强行忍耐，不肯及时寻医救治，最终再次引发毒性，剧毒攻心，深入肺腑，再无回天之力。

尚书夫人姜敏这般解释合情合理，东厂和锦衣卫表示均无异议。极关注此案的万历皇帝派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矩到锦衣卫传旨，释放了沈德符、夏潇湘，也不再追究冯士杰往庶母玉杯中下药一事。此案就此而结。

幸亏姜敏之前上奏要求秘密审讯，又极力约束知情人士的口风，案情竟是没有传扬开去，冯府总算没有因为这一场额外的闹剧再失颜面。丧事自然是要公布的，对外只宣称冯琦是病死。皇帝甚是悼惜，下诏赠太子少保。

冯琦生前有过明确交代，死后让门生公鼎为书行状，请生平知己、前内阁首辅王锡爵为书墓志。然而下葬时，姜敏命嗣子冯士杰转求现任内阁首辅沈一贯为书碑文。冯琦生前两次被人举荐入内阁，均是为沈一贯所阻，二人堪称宿敌。姜敏却一定要找仇人来为丈夫书写碑文，时人大惑不解。只有傅春叹道：“冯夫人当真不简单，这是学死姚崇算计活张说啊。”

唐代时，宰相张说与另一名相姚崇关系不好，二人一直钩心斗角，互相排挤。姚崇临死时，怕张说将来报复自己的儿子，就对儿子说：“我为相数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却，我传下一计，可在我灵座前，陈设珍玩等物。张说来吊丧时，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记念前仇，很是可忧，你等速归乡里！倘若他逐件玩弄，有爱慕之意，你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送。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勒石，并呈皇上御览。我预料张说性贪珍物，足令智昏，若照此办法，他必追悔。你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

已具赞扬之词，以后想寻仇报复，不免自相矛盾。”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姚崇之子姚彝已经按父亲嘱咐将珍玩摆列灵前。张说见了珍玩立即起了贪财之心，忍不住上前摩挲玩弄。姚彝趁机上前道：“先父有遗言，说同僚中肯作碑文，就将遗珍赠他，您是当代文家，倘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图报，微物更不足道。”张说欣然允诺。姚彝等再拜称谢，请他快写。张说回去后写了篇为姚崇歌功颂德的碑文。姚家也信守承诺，将珍玩送到张家。姚家得到张说所作的碑文后，连夜让人刻碑，还特意将底稿呈给唐玄宗。唐玄宗看了也极口称赞，道：“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张说事后才醒悟，暗想自己与姚崇不和，怎么能赞扬他，忙派人索还原稿，只说文章草率，需要修改，不料姚家说已刻成碑，并上呈御览。张说不禁顿足道：“这皆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了。”

薛素素听见笑道：“冯夫人再厉害，在冯尚书中毒这件案子上不也一样败给了你？我们景云当真是法眼无花，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一眼相中了你。喂，你打算什么时候迎娶景云过门啊？”傅春道：“嗯，等明年二月乡试放榜以后，无论能不能考中，我都打算带景云回去老家。”

薛素素道：“如此，佳期可期。”一拍桌子，举杯道：“今日我做东，本来是要为小沈接风洗尘，庆贺他得脱牢狱之灾。现在又听到傅春对景云的亲口承诺，可谓双喜临门。来，咱们四个一起干一杯。”

沈德符忙道：“这次素素帮了不少忙，本来应该是我来张罗……”薛素素笑道：“什么你的我的，谁张罗不是一样么？”

沈德符心中一漾，忽然有一种小小的满足感，与最好的朋友和心仪的佳人欢聚一堂，真希望时光可以永远停留在这里。

四人热饮正酣时，婢女豆娘进来禀报道：“王千户来了。”

薛素素先是一愣，随即笑道：“请他进来，正好一起喝一杯。”豆娘道：“王千户不肯进门，他说他是来找傅公子和沈公子的，请二位速速出去。”

齐景云登时一惊，道：“不会是又有什么不好的事吧？”傅春忙

道：“别担心。他肯定是为冯尚书的案子而来。”

薛素素闻言便道：“那你们赶紧去吧，早日找出真相要紧。”沈德符道：“那好，改日我再做东回请二位。”

出来见到王名世时，沈德符颇觉尴尬。他知道王名世爱慕薛素素已久，而薛素素则似乎对他本人青眼有加。这倒也没什么，男女之间的关系本就微妙，总有对得上眼、对不上眼的，可他落难诏狱时，还是薛素素出面请王名世帮忙，王名世居然也真的帮助了情敌，而今又在勾栏胡同见面，便实在有些难堪了。

好在王名世一句废话也没有，只道：“冯尚书已运回故里安葬，姨母也是刚刚回来京师，同意跟二位聊一聊。”“姨母”就是尚书夫人姜敏，王名世生母也姓姜，跟姜敏是堂姊妹。

傅春道：“太好了。咱们这就走吧。”

途中沈德符又向王名世表示谢意。王名世淡淡道：“谢我做什么？就算我帮过沈公子，那人情也自有人还。”领先而去。

傅春低声道：“你别往心里去。他这人为人其实不错，就是面冷口冷。”沈德符道：“嗯，我知道。锦衣卫中有他这号人物，可算十分难得了。不过这次我能逃过大劫，全靠傅兄你机智。其实论起来，我们非亲非故，真正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傅兄你这次如此仗义相助，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

傅春笑道：“你我一见如故，情如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其实还有一个人，你该好好道谢的。”沈德符道：“是宝宝么？嗯，他这次也出了不少力。”

傅春道：“宝宝可不止出了一点儿力。他为了你去当说客，腿都快跑断了。”当即说了经过。

沈德符这才知道鱼宝宝登遍了他父亲沈自郛所有故交的门，诉说沈德符无辜，低声下气地恳请这些权贵出手援救故人之子。而之前到诏狱贿赂狱吏的钱财，也全是鱼宝宝所出。

傅春道：“虽然那些朝廷大员都是将宝宝敷衍了事打发走，但这次事情能这么快解决，除了冯夫人自身投鼠忌器外，一定还有别的有权势、有影响力的人使了力，只不过咱们明里不知道而已，这可完全是宝宝的功劳。”

沈德符呆了半晌，才道：“原来宝宝为我做了这么多事，这可苦了他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今日我叫他一道来勾栏胡同饮酒取乐，他突然又生了气，甩手摔门而去。嗯，一定是我不小心哪里惹恼他了。”心中感念不已，恨不得马上找到鱼宝宝，当面向他道谢兼道歉。

傅春问道：“你以前真的不认识鱼宝宝吗？”沈德符道：“当然不认识。当日在国子监同时遇到你和他，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傅春道：“嗯，原来这样子。你觉得宝宝这个人怎么样？”沈德符想了想，道：“他表面很刻薄，嘴上不饶人，好冷嘲热讽，还有点儿小心眼儿，但其实为人很好，热心、周到。”

傅春道：“是呀，宝宝为人仗义，是个好事之人。当晚冉驸马在公主府被梁盈女暴打，驸马来找你帮忙写奏章，正好只有宝宝一人在，为什么他没有立即出手相助呢？”

沈德符道：“可能宝宝觉得既然冉驸马是指名找我，还是由我出面比较好吧。咦，你提这件事做什么？”

傅春见他死活不开窍，不明白自己话中的弦外之音，也不再多说，道：“没什么，走吧。”

按照明代制度，北京、南京两京建有大量官房，供各衙门在京官员寓住。冯氏在西山一带有处别墅，占地不小，山水秀丽，但位于铁狮子胡同的礼部尚书府却是公宅。冯琦去世后，按理冯家人该搬出这处豪华

宅邸，由官府收回。不过皇帝也没有任命新任礼部尚书，礼部事务暂且由礼部侍郎郭正域署理，没有人提起搬家这件事。甚至有不少人还暗中告诉冯府家人，根本不必做搬家的打算，因为根据当今皇帝的怠政作风判断，礼部尚书的位子会一直空缺下去。反正两京已缺三名尚书多年，也不在乎多缺上一名。

其实，搬不搬出尚书府倒不是冯府最优先要考虑的事，一家老少尚未决定何去何从。按照冯母蒋氏的意思，既然一家之主已经不在了，就该举家迁回山东老家，冯夫人姜敏却不愿意。这也难怪，她娘家亲属都在京师，嗣子虽有嫡长子之名，毕竟不是冯琦的亲生儿子。冯琦在世时，冯母便公然表示出对夏潇湘及其所生二子的偏爱，一旦迁回山东，冯氏家族势大，只怕是她母子二人再难有昔日地位。既然各持己见，分裂便不可避免。凑巧这时候夏潇湘一病不起，事情遂耽误下来。

虽然冯琦灵柩已经运回原籍下葬在冯家祖坟⁽¹⁾，但冯府内外尚留有浓重的殡葬痕迹。冯夫人姜敏的气色也不怎么好，不停地咳嗽，喝了嗣子冯士杰端来的一碗药汤，才略略好些。

寒暄一阵，王名世小心翼翼地道：“冯尚书的案子虽然已经了结，但沈、傅二位公子尚有一些疑问，一直想当面请教夫人。”姜敏道：“你和沈贤侄都不是外人，傅公子的才干和人品我也见识过，几位有什么话就直接问吧。”

傅春道：“多谢夫人，有冒犯之处，还望海涵。我想问一句，冯尚书真的是因为乌头余毒发作而死吗？”

冯琦系中毒而死，按照惯例要由官府仵作检查后填写正式文书，姜敏不愿意丈夫尸首多受侮辱，是以拒绝了官方验尸，自己亲自上阵。但结果全是她一人说了算，是以傅春有此一问。

姜敏道：“当然。莫非傅公子怀疑我的诊断？”傅春道：“不敢。夫人是太医院名医之女，自然没有人敢怀疑。”

姜敏叹道：“说起来我也有责任，该早些发现老爷身上余毒未清的。”转头叫嗣子道，“士杰，你去奶奶那边看看，顺便把昨日买的补品

拿去一些。”

冯士杰迟疑了一下，还是遵声出去。

姜敏又屏退贴身婢女，这才道：“我下面说的话，事关重大，祸福难料，各位在决定聆听之前可是要想清楚。”她的声音陡然变得低沉起来，语气中充斥着难以名状的无奈和哀伤。

王名世从未见过姜敏这般神情，也悚然变色，问道：“姨母你……”姜敏道：“我没事。”叹了口气，又自我解嘲地道：“新死了丈夫，又无法知道真正害死丈夫的凶手，是不是该装作没事的样子？”

傅春正色道：“夫人既然也想知道真相，何不将疑点指出来？”姜敏道：“傅公子……你不是怀疑是我毒害了老爷么？你……相信我？”傅春正色道：“实话说，不是我信得过夫人，是小沈和王千户都相信夫人不会这么做，我只是相信他们两个的判断。”

姜敏“噢”了一声，朝沈德符点点头，道：“沈贤侄，实在抱歉，将你牵连了进来。”沈德符道：“无妨，我也不过是虚惊一场。倒是二夫人在堂上受了刑，吃了不少苦。”顿了顿，终于还是鼓足勇气说了出来：“还望冯伯母念在冯伯父的份上，日后尽量对二夫人好一些。”

姜敏沉默不答，许久后才道：“你们都以为我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那么做只是要对付夏潇湘，对也不对？”傅春道：“我们的确是这样想的，但后来夫人不是也出面救了小沈和二夫人么？结果最重要。冯尚书地下有知，也会很欣慰的。”

姜敏摇了摇头，道：“你们都想错了。我是不喜欢夏潇湘。但就算她给冯家生了两个儿子，毕竟还是侍妾的身份，以她的地位，老爷在世时尚不能与我争锋，更不要说老爷死后了。我怎么可能想要除掉她呢？当时我那么做，称她和沈贤侄毒害了老爷，只是要保全冯家。”当即原原本本说明了原委。

原来当日冯琦一早被召入皇宫商议福王婚礼一事。这是皇帝怠政多年来第一次召见外臣，天大的荣幸居然落在冯琦头上，冯府上下都很高兴，姜敏特意多派了仆从跟从冯琦前往紫禁城。到正午时，有仆人赶回

来禀报道：“有公公出来告知，老爷已陛见完毕，但一时还回不来，因为皇上赐了食，老爷要在吃完午饭后才会出宫。”

明朝立国之初有朝参赐食的制度，太祖皇帝朱元璋每日视朝奏事毕，都要在奉天门或华盖、武英等殿设宴赐百官食。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于门外。其余五品以下官于丹墀内，文东武西，重行列位赞礼赞拜叩头，然后就座。光禄寺⁽²⁾进膳案后，以次设饌。文武百官食罢，仍拜叩头而退，率以为常。然而到洪武二十八年时，礼部大臣奏言道：“百官朝参赐食，实出厚恩。因职事众多，供亿为难，请罢赐食。”太祖皇帝批准。自此以后，百官朝参完毕各回其衙门，不再赐食。

正因为洪武以后赐食极为罕见，听说冯琦获得皇上格外恩赐后，冯府上下欢欣雀跃，均认为这是冯琦即将入阁为内阁大学士的前兆。

然而过了一个时辰，又有仆人回来禀报：说冯琦吃完御食后，预备直接回礼部官署办公。走到午门廷杖之地⁽³⁾时，忽觉得身体不适，仆倒在地，全靠引路的内侍搀扶才能站起来，于是就近到午门东面的内阁官署休息。他是外臣，不便滞留皇宫，停留了一会儿后，便扶着内侍勉强走出皇城。后来仆从在长安左门接到冯琦，扶他到礼部官署歇息了一会儿，这才乘轿子回家。姜敏得知消息后赶到大门迎接，想看看冯琦病情。冯琦却斥责她小题大做，称自己没事，转而去了万玉山房。

姜敏说了大致经过，叹道：“后来所发生的事，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现在，你们该明白我的苦衷了。”

沈德符起初尚不明白姜敏所称的“苦衷”是什么，但见一旁王名世眉头紧锁，眼帘低垂，傅春则愣在当场，木呆呆地望着桌案上的一张大纸，正是当日冯琦死前写给沈德符的那首“浩渺天风”。心中默默诵读了一遍这首绝命意味浓厚的诗，这才回过味来。原来姜敏当场验过书房糕点、茶水无毒后，早断定沈德符和夏潇湘不可能下毒害死冯琦，而冯府其他人又没有动机和机会，因而从一开始她就怀疑冯琦是在冯府外中的毒。联想到冯琦当日行踪，可能的中毒地方只有皇宫和礼部官署。再联

想到冯琦在皇宫中吃完赐食后的莫名不适，以致倒在了午门附近，那么最有可能中毒的地方只有一个——紫禁城。这一念头只要略略飘过脑海，就能给人的脊背带来寒冬腊月最冰冷的寒意，所以见过无数大世面的姜敏第一个做法就是立即指控夏潇湘和沈德符是下毒的凶手，只有如此，才能完美遮掩冯琦的死因。

姜敏又立即上书，以家丑不可外扬为名，要求此案不经过三法司，只由厂卫秘密审讯。皇帝立即准奏，甚至还派了内弟锦衣卫指挥佾事郑国贤到北镇抚司听案，愈发证明她的推断无误。虽然她不知道缘由，她也不想知道缘由，她只是本能地要保护家人，如此，就不得不牺牲夏潇湘和沈德符。而她也知道找不到二人行凶动机将成为案情最大的疑点，是以早早先派人暗示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称夏、沈二人有私情。冯琦闭门中毒，房中只有夏、沈二人，二人又暗中通奸，有杀人动机，玉杯证物出现后，愈发加重嫌疑，遂成为一桩天衣无缝的冤案。

偏偏事情被为朋友打抱不平的傅春给破坏了。就是聪明绝顶的傅春也没有想到案子背后的复杂性和难言性，夏潇湘当堂小产后，冯士杰承认是他往玉杯中下药，再到后来得知那药是打胎药，不由得令许多人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冯大公子。傅春却不相信冯士杰会做弑父的事，他认定夏潇湘、沈德符、冯士杰不会是凶手，那么凶手定然另有其人，精明如姜敏者不会不知道夏、沈杀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既然当场极力指认是二人下毒，说明她除了要借机铲除夏潇湘之外，一定还想要掩饰真相，这真相多半跟她本人有干系，这是简单的推理。

傅春起初怀疑的对象正是姜敏本人，他明知道冯士杰无辜，却有意引导审案的堂官们怀疑冯士杰，无非是想将姜敏爱子拖下水，来个敲山震虎。后来王名世和沈德符都不相信姜敏会跟毒杀案有关，他便不再将矛头指向姜敏，却愈发怀疑是她最初诬陷夏、沈二人是欲盖弥彰，就算案情跟她无关，她多少也是知情者。果不其然。只是这“情”太过重大，等到姜敏闪烁其词地说完，堂中立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中。

已经是夏季了。北京的暑天谈不上酷热，可毕竟七月流火，人即使穿着单衣，还是会感到沉闷的热意。但在这幽深的厅堂里，有的只是阴阴的凉。那种森森的凉意竟让沈德符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雪，想起了雪

素，想起了那个苍白无尘的季节，心中竟有些无谓地感伤起来。

还是傅春打破了凝重的沉默，沉声道：“多谢夫人肯将如此重大之事告知，单是这份信任，小生便是感激不尽。但这件事，未必是夫人想的那样。”

姜敏眉毛一挑，呼吸明显急促了起来，问道：“傅公子的意思是……”

傅春道：“夫人之前指控夏潇湘毒害冯尚书，之所以要扯上小沈，目的就是要制造一个动机。请恕我无礼，我提起旧事只是想要做个类比，可见动机在谋杀案，尤其是下毒案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请问那个……那个谁要害冯尚书的动机是什么呢？圣上不见外臣多年，这次因为福王婚事召冯尚书入宫，本是一件喜庆之事，却要在宫中下毒暗害礼部尚书，这不是完全不合情理么？”

姜敏道：“傅公子说得有理。我也反复盘算过，觉得老爷赐食中毒可能性很小，最有可能中毒的地方是在会极门。”

会极门是紫禁城内金水桥东门的宫门，是京官上本、接本的地方，各项本奉旨发抄也都在这里。因内阁官署在会极门内，所以这门又成为内阁的代名词。

傅春这才恍然大悟，心道：“难怪冯夫人要请内阁首辅沈一贯撰写冯尚书身后碑文，原来她真正怀疑的对象是沈一贯。”一时感慨不已，对这位意志坚决、应对敏捷的女人不由多了几分钦佩之意。

姜敏道：“但是这件事……这件事……老实说，我根本不敢太多去想，更不要说派人去查了。傅公子，照你看，你觉得会是怎么一回事？”

傅春想不到姜敏会反过来征询他的意见，很是意外，沉吟了许久，道：“这个……沈阁老跟沈尚书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朝廷重臣下毒暗害政敌，尤其沈阁老还是首辅，听起来还是很有些匪夷所思。”

姜敏道：“沈贤侄，你熟读史书，精通典故，可知道历史上有宰相下

毒谋害大臣的故事？”

沈德符略一迟疑，即应道：“自然是有的。宋代党争激烈，多有宰相用下毒铲除政敌的事件发生。南宋时，余玠主持四川防务，卓有成效，入阁拜相指日可待，由此为左丞相兼枢密使谢方叔所嫉恨。余玠后来莫名中毒而死，虽然没有确实证据，但时人都称是谢方叔指使余玠下属统制姚世安下的毒手。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宋理宗时，权臣史嵩之罢相后，杜范入拜右丞相。但杜范拜相后不到八十天，便暴毙而死。一个月后，受杜范提拔的工部侍郎徐元杰在阁中吃过午饭后，离奇中毒，指爪爆裂而死。宋理宗刚刚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户部侍郎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忽然得病身死。当时杜范、徐元杰、刘汉弼被称为‘淳祐三贤’，杜范与史嵩之素来不合，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刘汉弼、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罢免史嵩之之人。时人都怀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是被史嵩之谋害而死。有传说称史嵩之知道杜范嗜书如命，就先将毒药涂在书上送给杜范，杜范得到书后日夜翻看，毒气进入体内，就此失明而死。而徐元杰、刘汉弼则是吃了有毒的食物中毒而死。气氛如此紧张，以致群臣到阁堂会食时，竟然没有人敢动筷子。尤其离奇的是，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不久后也暴病而亡，更是让人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是史嵩之策划。但由于宋理宗的庇护，案子最终不了了之。”

姜敏道：“沈贤侄和傅公子都是读书人，名世也一直在朝中为官，该知道本朝党争之烈，实不亚于前朝。不瞒各位，今年有多位重臣上书举荐老爷入阁补缺，老爷入阁几是定局。上次老爷在寿宴上遇刺，我就怀疑刺客要杀的对象就是老爷本人，并不是众人所想的那样，误将老爷当成了李巡抚。不过是前一次行刺的不成功，才有了后一次的投毒。”

王名世问道：“那么姨父这次中的毒真的是乌头么？”姜敏道：“这个……恕我才疏学浅，看不出老爷中的到底是什么毒。”顿了顿，又道，“本来这件事我也没有打算如何，但话既然说到这里，我有一事相求，请三位暗中设法查清楚老爷的死因。如果是沈一贯下的毒，以他的地位我也不能怎样。万一不是他做的，那么至少我可以消除对他的恨意。”

沈德符有心推辞，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王名世只是一声不吭，只有傅春应道：“调查这件案子，即使是有王千户帮忙，也怕是不容易。”

姜敏道：“我知道这件事很难很难，可我不着急，我能等，哪怕等上五年、十年都没关系。名世是我外甥，撇开不提，沈、傅二位贤侄，此后在京城的一切花销，都由我来出。”

沈德符吓了一跳，忙道：“冯伯母切不可如此。”傅春也道：“哪敢要夫人出钱。”不顾沈德符一再使眼色，慨然应道，“好，这件事我答应了。”

姜敏道：“如此多谢。名世是我外甥，这是你分内之事，万难推辞。那么沈贤侄你呢？”

事已至此，沈德符还能说什么，只得应道：“我也答应了。”

姜敏道：“好。名世，你替我谢谢他们两位。”

王名世应了一声，朝沈、傅二人跪拜下去。沈德符忙扶住他，道：“千户请起，大可不必如此。”

姜敏道：“沈贤侄，你冯伯父一直视你为子。名世是我外甥，也等于是我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家中独子，我早就过继他做嗣子了。你们日后以兄弟相称，不要再见外。傅公子，你也是。”见三人点头应允，这才道：“我建议三位先从那桩悬而未决的行刺案下手，既可以掩人耳目，也更方便行事，也许可以从中追到中毒案的线索。”王名世道：“那件案子，不仅外人都说是辽东税监高淮指派刺客向前辽东巡抚李植下手，连东厂和锦衣卫内部也是这么认为。”

姜敏道：“但事实未必真是如此。我在内宫见过高淮很多次，这个人粗鄙贪婪，虽然不是什么心思缜密之人，但也不至于笨到要亲自潜回京师指挥行刺的地步。你们认为是皇上庇护高淮，以至满朝文武上书弹劾高淮都不能奏效，其实是有人事先将这番道理讲给了皇上听，皇上先入为主地认为大臣们不过是无事生非，想借弹劾高淮一事来进奏裁撤税监，这是他最忌讳之事，所以他根本看都懒得看那些奏章，更不要说追究高淮了。”

王名世道：“姨母说得极是。不过名世的意思是，那桩案子，已经没有人再愿意去查了，我忽然出面，反而会引人疑。”姜敏微一沉吟，即道：“你顾虑得对，那么就暗中进行吧，名世你要尽量少动用公职。”顿了顿，又道：“你们查案的事，我只能从财力上资助，其他的事情，很难帮得上忙。”

她特意补上这一句，无非是因为外面盛传她与慈圣太后及内宫嫔妃关系很好。其实勿用她强调，沈德符等人也知道本朝家法严厉，后宫起不了什么作用。明代立国以后，明太祖朱元璋设下了各种规章制度，严禁后宫和外戚干涉政治。如洪武元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修《女诫》，纂集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用来教育宫人，并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跟皇宫外边通信，违者处死。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子女，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给高爵厚禄，不许干闻政事。

即使是当今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如心头肉，礼遇之隆堪比正宫皇后，却也不能轻易插手朝政。当年大内有个很有名的太监名叫史宾，擅长书法，诗文极佳，因才华而贵显，蟒玉侍奉于御前，很得皇帝喜欢。正好有一天有人来报告文书房缺员，万历皇帝顺口便说史宾可以补充这个缺位。正好郑贵妃在一旁，也极力称赞史宾才干，怂恿皇帝让史宾补缺。皇帝登时勃然震怒，认为郑贵妃有心交结内臣，下令杖责史宾后驱逐南京。郑贵妃吓得浑身战栗，连连跪下请罪，虽然未受处罚，却由此在相当长时间内失去皇帝的宠爱。正好当时“国本之争”旷日持久，文武大臣不断上书请立太子，慈圣太后又一再坚持册立长子朱常洛而不是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万历内外受压，恼怒之下，下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等到与郑贵妃重新和好后，已经是追悔莫及。而引发帝妃不和的导火索史宾，也是在最近才结束了放逐生涯，被重新召回京师。

傅春忙道：“不劳夫人费心，我等自会小心行事。”

王名世又问道：“上次万玉山房出现窃贼那件事，姨母可有想到他到底想偷什么？”姜敏道：“那些卷轴，不过是你姨父自己的一些字画手迹，也有同僚朋友们相互赠送的作品，不乏名家之作，拿到外面卖也可

以卖不少钱。但卷轴的收藏一向是你姨父自己经手，至于有没有丢失，到底丢的是哪一幅，我也不大清楚。”

王名世道：“我当时见到窃贼匆忙翻窗而出，他手中并未拿有卷轴之类。”傅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窃贼一定是有目的而来，只不过还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就被王兄意外打断了。”

王名世便将上次窃贼失落在书架前的画轴取出来，道：“我进去之时，窃贼似乎正在展看这幅像。姨母可认得画中女子？”姜敏道：“不认得。虽然是你姨父的手笔，但他极少画人物的。”

傅春侧头一看，哑然失笑道：“这是蒙古鞑靼首领三娘子的画像。”

三娘子名钟金哈屯，是蒙古瓦剌部长哲恒阿合之女，鞑靼部首领俺答之庶妻。这位蒙古公主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而今更是执掌蒙古大权，左右着北部边疆时局，是连当今大明皇帝也要倾心笼络的风云人物。

明太祖洪武元年，元顺帝被明军逐出北京。元朝势力虽然退出中原，元顺帝名义上仍然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对蒙古各汗国、部落享有宗主权。因而即使元朝灭亡，但蒙古帝国的势力和根基仍然存在，历史上将这一政权称为北元。北元势力退出中原后，蒙古贵族追忆中原的繁华与富庶，“犹有觊觎之志”，一心想要重新入主中原，不断组织力量反攻。而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蒙古采取了征讨和招抚并用的策略。其结果是，双方都没有能够如愿以偿，从而形成了大明与北元南北对峙的局面。

北元自元顺帝后，先后由他的子孙继位，他们是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在名义上保持了元帝国的正统。然而到了永乐元年，鞑靼部首领鬼力赤篡夺了北元黄金家族帝位，废除了元朝的称号，改国号为鞑靼，自称为鞑靼可汗。鬼力赤的篡位加剧了蒙古各部落的分裂，纷争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蒙古已经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和瓦剌部三部，各自为政。兀良哈部散居在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一带，靠

近中原，实力相对比较弱，在明太祖朱元璋一朝时就已经内附中原。瓦剌部主要驻牧地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附近。鞑靼部以和林为中心，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势力最强，是明朝廷的主要威胁。

永乐八年一月，成祖朱棣经过周密准备，下诏亲征鞑靼。成祖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北进，在成吉思汗发迹之地斡难河击溃了鞑靼主力军。明军的火器优势在此战中得到充分展现，明军神机营所使用的神机铳每矢可毙敌二人，众铳齐发，声震数十里。鞑靼军无不惊恐万分，仓皇逃遁。

这一战是明朝历史上皇帝第一次统率大军北跨瀚海，亲自指挥作战，获得胜利。成祖朱棣在凯旋班师回北京的归途中，登临了擒胡山，御笔勒铭纪功于岩石上说：“瀚海为镡，天山为锏，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以此来纪念这次出塞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此后，鞑靼和瓦剌互相冲突，明朝采取离间双方政策，有时乘机出兵助弱抑强。成祖朱棣又四次亲征蒙古，想使漠北蒙古各部间保持势力均衡，借以减轻边防上的威胁。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上，有“马上天子”之称的朱棣病死在榆木川的军营里。

鞑靼实力大为削弱后，瓦剌却日益强盛起来，控制了蒙古各部落，时常骚扰明边境。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瓦剌首领也先以明朝失信为名，大举侵明，并在土木之变中俘虏大明天子英宗皇帝，从而取得了蒙古与明朝对抗以来的最大胜利。

但瓦剌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不久，首领也先在内部争斗中被杀，蒙古重新陷入互相攻讦仇杀的分裂状态。

蒙古各部落进行内讧的同时，并未停止对明边境的掠夺，屡犯明边辽东、宣府、大同等镇。毛里孩、李来等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可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可以扰关中。明朝廷称占据河套地区的这部分蒙古部众为“套寇”，套寇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为了阻遏蒙古骑兵南下，明朝廷先后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修缮和加固长城，将原先不相连的关隘和长城连接起来。明朝全线连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时期修筑长城，同明朝建国之初沿边修建关隘的性质完全不同，已经蜕化为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即便如此，还是没有起到理想的作用。

明宪宗成化年间，蒙古东部鞑靼势力再次兴起，其首领达延汗先在鞑靼内部实现了统一，随即击败了瓦剌，接着又兼并了兀良哈部，最终基本统一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部三大部落。在达延汗统治初期，由于他主要集中力量统一蒙古，无暇骚扰明边境，所以基本上和明朝廷保持着和平的关系。

达延汗死后，其第三子俺答汗成为蒙古部落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对明朝廷重新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隆庆初年，明朝廷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俺答的应变措施，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全面主持巩固边防的工作。名将戚继光调至北方抗击俺答，被授为神机营副将，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从此，戚继光到北边练兵，北部边防大大得到加强。

隆庆四年，鞑靼内部发生矛盾，俺答之孙把汉那吉携妻子及心腹随从十几人到大同请求内附。原来俺答第三子死时留有遗孤，即把汉那吉，为俺答正妻一克哈屯养育。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三娘子母亲为俺答长女，依名分上论来，是俺答的外孙女，把汉那吉的表妹。表哥娶表妹，也算是亲上加亲。然而，三娘子容貌清丽，颇具才华，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她，打算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而心中结怨。把汉那吉争不过祖父，便干脆离家出走，以投降明朝来表示抗议。

大明朝可从来没有碰上过这等事。加上俺答从嘉靖朝开始就是明朝最大的敌人，把汉那吉身份特殊，朝中很多大臣极力反对受降，认为敌情叵测，廷议纷纷不决。只有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两人认为应该收留把汉那吉一行。于是明朝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赏大红纁丝衣一袭。

俺答正妻一克哈屯生怕中国诱杀爱孙把汉那吉，日夜与俺答吵闹。俺答也有些后悔起来，立即召集十万军队，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气

势汹汹地要找明朝索要孙子。宣府总督王崇古早有准备，飞书传檄各镇，严兵戒备，坚壁清野，对待俺答。俺答攻无可攻，掠无可掠，弄得进退两难，不得已遣使请命。王崇古早在张居正的授意之下以其孙要挟，意思是说，你不退兵我就杀了你的孙子。俺答虽然夺走了孙媳妇，但依旧爱惜孙子的性命，终于被迫妥协。张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明朝叛臣绑送明军大营。把汉那吉穿着大明皇帝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时，俺答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朝廷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明朝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蒙古进行贸易，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而精明能干的三娘子嫁给俺答后，逐渐在蒙古的军政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俺答对她非常宠爱，“事无巨细，咸听取裁”。三娘子渴慕中原文化，所以力主和平，为维持蒙汉民族的和睦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万历九年十月，七十五岁的俺答汗死，俺答长子黄台吉任鞑靼首领。按照蒙古族古老的习俗，黄台吉可以娶继母三娘子为妻。但时年三十二岁的三娘子嫌黄台吉年纪太老，容貌又丑，不愿意接受，带着部众往西出走。黄台吉垂涎三娘子的美丽已久，认定继母也是父亲的遗产，自己当然有继承的权利，加上继母地位非凡，没有她的支持，自己很难入承王位，于是带着轻骑向西追赶。张居正得知此事，他认为三娘子是一个得力的工具，假如她和黄台吉脱离，会失去应有的作用，对于明朝廷便是一种损害，连忙派人劝说三娘子。识大体的三娘子这才重新回头，嫁给黄台吉，成了第二代顺义王夫人。此时的三娘子已经成为鞑靼的核心人物，“群情依为向背”，当时奉表称谢者皆以三娘子为主名，凡赴内地均须携带三娘子签发的文书，方准通行。

黄台吉在位仅四年便死了，当时王篆和兵符都在三娘子手中，她一度打算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不他失礼。于是黄台吉长子扯力克自立为王，三娘子权衡利害，最终将王篆交给了扯力克。扯力克也娶三娘子为妻。三娘子的年纪比扯力克要大许多，但扯力克丝毫不介意。为了娶到继祖母，扯力克还事先将所有的姬妾都赶走。扯力克于万历十五年三月袭封顺义王，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因三娘子貌美不衰，通达事务，胸襟开阔，三代鞑靼首领都对她非常宠爱，言听计从。数十年中，三娘子“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她参与掌握兵权，主持贡市，约束蒙古各部，为维护鞑靼和明朝和平友好的局面，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自“隆庆和议”之后，从宣府、大同至甘肃，边陲晏然，数十年不用兵革，其实三娘子个人的功劳占了相当大一部分。

众人听说冯琦画中的女郎竟然就是叱咤风云的三娘子，均觉难以置信，然而看那女子装束，又确有几分蒙古公主的超迈和豪气。

王名世极是惊奇，问道：“这真是三娘子画像么？你怎么会知道？难道你见过三娘子？”傅春笑道：“我身在京师，怎么会有机会见过三娘子？只是根据诗意猜测。”

众人仔细一看，图轴左上方题有一首七绝诗：

塞北佳人亦自饶，白题胡舞为谁娇。
青霜已尽边城草，一片梨花冷不销。

下题有“琢庵”二字，正是冯琦之号，取“玉必琢而器始完”之意。

姜敏道：“我倒是忘记这件事了，老爷年轻时曾游塞外，见过三娘子本人，大约是后来凭记忆画下了三娘子的容貌。”

众人这才释然，只是难以想通那窃贼为何单单对这幅三娘子画像感兴趣。傅春道：“或许窃贼只是无意中看到，觉得三娘子貌美，所以多留意了几眼。”

姜敏道：“那窃贼会不会在找暗格里的东西？我忘记告诉你们，老爷书房的书桌下有一个暗格机关，是精铜所铸，极为隐秘牢固，只有老爷才有钥匙，一直贴身收藏。但老爷过世后，我并没有在他身上找到钥匙，想来钥匙应该在夏潇湘身上。但她从诏狱回来后，一直神志恍惚，意识不清，我问过她几次，都不得要领。”

傅春忙问道：“那么夫人可知道暗格中收藏的是什么东西？”姜敏摇

了摇头，道：“不知道，老爷从来没有让人看过。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里面绝对不会是金银珠宝一类的财物。”

傅春道：“我们不妨再去书房看看，也许可以发现一些线索。”

几人遂一道赶来万玉山房。果见书房书桌右侧角上装有一个精铜的暗格。傅春心细，特意钻到桌下，点灯近照——却见暗格锁孔周边有几道细锐划痕，痕迹犹新，显然是近日有人所为。

傅春道：“似乎有人发现了这个暗格，又没有钥匙，所以想用工具巧力开启，才留下了这些痕迹。”

姜敏虽然不知道丈夫到底在暗格中藏了什么，但料想收藏得如此隐秘，必定是非凡之物，更可能是见不得光之物，很是着急。

沈德符安慰道：“冯伯母不必忧虑，这暗格如此精巧，寻常之人根本发现不了，更不要说打开它了。那窃贼既然还在书架卷轴中翻找，应该是未能得手才对。”姜敏这才略略放心。

傅春道：“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个高明的工匠来打开暗格，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东西，由此也可以确认窃贼到底有没有打开过它。”王名世道：“暂且不用找工匠，也许我可以设法找到钥匙。”

那钥匙既然如此重要，不在冯琦身上，就一定在夏潇湘身上。但案发后她立即被逮捕押送锦衣卫诏狱，下狱前照例要由女禁婆搜身检查，她的私人物品包括钥匙多半被禁婆截留了。

傅春来回在书房走了几步，道：“我有个想法，说出来各位勿怪。那日王兄在万玉山房撞见的窃贼，跟暗中开启暗格者未必是同一个人。王兄，你带人进来时，那窃贼正在书架前翻找物品，对不对？”王名世道：“不错。我虽然没有亲见，但进来前，听见有铜炉砸地的声音，进来时，书架前散有那幅三娘子画像。”

傅春道：“如果窃贼目的是要盗窃暗格中的东西，王兄进来时，他要么坐在书桌下开锁，要么已经得手离去，这才合乎常理，对不对？如此

也可以推断，开启暗格者跟王兄撞见翻找卷轴的窃贼必定是两个人。”

沈德符道：“不错，是这样。而且暗格如此精致小巧，装书信还差不多，根本不可能放得下卷轴，必定是两个人。”

姜敏问道：“那么那窃贼到底有没有盗得暗格中的东西？”傅春道：“这我无法推断，只能设法打开机关，看到暗格里是否还有物品后才能确认。”

沈德符道：“其实最好的确认法子，就是直接问二夫人。冯伯母，这件事……”

姜敏道：“我会设法再问夏潇湘的。”正要走出书房，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回身道：“另外还有一件事，不知道跟窃贼有没有关系。老爷灵柩运回家乡下葬前，曾设灵堂吊唁，老爷的生前好友都来了，包括赵中舍、李中丞等。赵中舍祭拜完毕后，向我索要一幅图，说是当日婆婆寿宴带来府中，预备与老爷还有李中丞一道品评，后来暂时寄放在了万玉山房。我也没有心思多问这件事，就命人带他自己去翻那些卷轴，后来他也说找到了，拿了就走了。”

沈德符忙道：“呀，我记得这件事，当日寿宴，士杰先带我去万玉山房见客。我进去时，冯世伯、赵世伯、李世伯正围在案桌前品评着什么。不过等我进去后，他们三位就没再多提，赵世伯还将那幅画卷了起来。”

王名世道：“你肯定是一幅画么？”沈德符道：“我也没有看得很清楚，不过应该是一幅画。这个不难弄清，回头得空去找赵世伯问一下便是。”

几人出来后院时，正好遇到冯士杰，手中提着一个木盒，满脸沮丧，显然是吃了闭门羹、被冯老夫人赶了回来。虽然官方并未追究他往夏潇湘玉杯中下打胎药一事，冯府现由姜敏当家，上下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但冯老夫人却不肯原谅冯士杰，甚至当面声称他不是冯琦的儿子，有要将其扫地出门的意思。

王名世凡人知道究竟，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打了声招呼，便就此作别。刚走上甬道，远远见到冯士楷站在一株海棠旁，正朝众人招手。

沈德符忙走过去问道：“你是叫我吗？”冯士楷怯生生地问道：“小沈哥哥，我有点害怕。”沈德符道：“你娘亲已经回来了呀，你还怕什么？等她病好了，就可以像以前一样照顾你。”

冯士楷道：“就是因为娘亲回来了，我才害怕。”沈德符道：“为什么呢？你娘亲那么喜欢你，你不是也一直吵着要妈妈吗？”

冯士楷忽然不耐烦起来，道：“娘亲以前是最喜欢我，可她变了，她最喜欢的是她肚子里的小宝宝。奶奶早就不喜欢我了，她最喜欢的是士桀。爹爹最喜欢的是娘亲，大娘最喜欢的是士杰。总之，这里没有人再喜欢我。”

沈德符笑道：“傻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傻话，你是冯世伯的亲生骨肉，这里谁不喜欢你？”冯士楷气嘟嘟地道：“这不是傻话，是印月告诉我的，而且我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

沈德符道：“印月？印月是谁？”冯士楷道：“印月是娘亲的心腹婢女啊，她们两个还是一个村子里的呢。”

沈德符道：“这都是印月瞎说，她骗你的。”冯士楷道：“印月没有瞎说，真是这样的。”

一旁傅春听见，心念一动，问道：“那么印月有没有说如果你娘亲再生下来一个弟弟或妹妹，你就更加没有人喜欢了。”

冯士楷先是呆呆看了傅春一眼，随即转身就跑。傅春忙上前捉住他，厉声喝道：“你做了坏事，所以心中才一直害怕，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敢做就要敢当。”沈德符忙劝阻道：“小傅你做什么？别吓坏孩子。”

冯士楷使劲挣扎，却始终挣不脱掌握，登时暴怒起来，喊道：“是我做的又怎么样？是我往娘亲杯子中下了药，我不要她再生什么弟弟或妹妹。”

沈德符大吃一惊，道：“是你下的药？你……你从哪里得来的药？”冯士楷道：“印月给我的，她说娘亲吃了这药就会拉肚子，弟弟或妹妹就不会有了。放手，快放手！”

傅春道：“放开你可以，你得先告诉我为什么你大哥冯士杰要站出来替你背黑锅，是你告诉他的吗？”冯士楷道：“爹爹死了，娘亲也不见了，我很害怕，就悄悄告诉了士杰是我下了药。他很吃惊，问我是什么药，我说就是拉肚子的药，然后他就让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他会自己解决这件事。”

沈德符忙问道：“那么还有别人知道这件事吗？”冯士楷道：“没有了。我只告诉了士杰，还有你们。放手啦！”

傅春便松了手，冯士楷一溜烟地跑走了。王名世听说究竟，急忙亲自去逮婢女印月。

沈德符一时愣住，半天才感慨道：“想不到士杰肯为没有血缘关系的挂名弟弟牺牲。”傅春道：“能如此忍辱负重，的确不容易。我猜冯夫人早猜到了，所以对士杰并无半分责备之心。”

沈德符道：“我……我竟然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居然……居然会是士楷。”傅春道：“他不过是个想要得到他人关注和宠爱的小孩子，也不全是他的错，倒是那婢女印月，可谓用心阴险了。”

等了好大一会儿，王名世匆匆回来，道：“印月在冯尚书下葬前就已经逃走了，看来她是早猜到事情终究会有败露的这一天。”

冯府因遭逢变故，最近辞退了不少帮工，也有奴婢暗中逃亡，冯府不及追究，也不想生事，就此不了了之。王名世却不肯就此罢休，仔细问明印月籍贯来历，好派人捉拿。

原来印月姓客，今年十八岁，保定定兴人氏，嫁与当地小民侯二为妻，后因家乡贫困，来到京师谋生，入冯府当了冯老夫人的婢女。因为人乖巧，长相不错，会做几样家乡小菜，很会讨好人，深得冯老夫人欢

心。某日冯老夫人带她去寺庙还愿，她从车上看见了路边有人卖身葬父，一眼认出是同村的夏潇湘，忍不住下车招呼。冯老夫人动了怜悯之心，帮助夏潇湘安葬了父亲，又收留她进了冯府。哪知道夏潇湘后来居上，很快被冯老夫人许配给冯琦，虽然是作妾，却也是主母的身份。客印月反而成了侍奉夏潇湘的婢女。夏潇湘对于这位有恩于自己的同村姊妹极是尊敬，从没有摆出半分架子，但客印月反而暗中利用冯士楷加害她，具体缘由虽不得而知，但显然是出于嫉妒之心。

玉杯下药案至此方才真相大白。王名世招来校尉，命他办理驾帖(4)，速到客印月(5)家乡保定追捕，预备等拿到人再将真相告知冯府。

办完缉捕客印月之事，三人才一道回来藤花别馆，掩好门窗，秘密商议姜敏交付的大事。

王名世道：“我奉陈厂公之命主持调查冯尚书遇刺案时，询问过许多文武大臣的意见，都是当晚到过寿宴的官员，小部分脾气刚直者如赵中舍直截了当地说是辽东税监高淮所为，大多数虽然不愿意公开发表意见，包括前辽东李巡抚，但言语中其实也暗示高淮是罪魁祸首。难道他们都看错了么？”

傅春道：“那刺客有明显的辽东口音，当时局势又是如此，众人不得不如此猜测。但事后来看，冯夫人的分析确实有道理，高淮不会笨到亲自溜回北京来主持行刺。更重要的是，那刺客如果真是高淮所派，他有很多法子可以混进冯府，不必刻意装成东厂的番子。不然引得众人怀疑东厂，同时得罪了司礼监，对高淮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沈德符道：“‘好处’其实应该是作案的关键。我们先不用考虑冯伯母的看法，还是认为刺客要杀的对象是当时的辽东巡抚李植，这是公论。如果刺客得手，李植被杀，最大的获利方是谁呢？”

傅春道：“表面看起来是辽东税监高淮，因为李巡抚这次回京，目的就是弹劾高淮罪行。”

沈德符道：“‘表面’两个字用得好！小傅你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刻意加上‘表面’？”傅春笑道：“后来有了声势浩大的弹劾高淮，几乎是全城倒

高，不还是没能扳倒他么？所以高淮并不算真正的得利方。如果李巡抚当场遇刺身亡，最大的获利者应该是下任辽东巡抚。”蓦然想到了什么，失声道：“难道你是在暗示得利方是他？”举起手来，朝隔壁指了指。隔壁便是宁远伯李成梁的宅邸了。

沈德符点头道：“正是。这次倒高事件后，辽东巡抚李植和辽东总兵马林均被免职，真正得利的只有他一个人。”

王名世道：“你怀疑是宁远伯策划了行刺事件？”沈德符道：“我只是说，宁远伯是行刺事件的唯一受益方。”

傅春道：“呀，小沈不简单，居然能想到他，一般人可绝对怀疑不到他身上。”沈德符道：“我只是跟钱先生学的，断鹅看粪便。”又问道：“王兄，我托你查关于钱先生忽然被转狱的事……”

王名世习惯性地皱紧了眉头，道：“我暗中调查过，确实是有人用重金贿赂了狱吏，托他妥善照顾钱若赓钱先生。一路顺藤摸瓜，我查出送这一大笔钱的人并不姓钱，而是李良木。”

沈德符道：“李良木？那不是隔壁李府的管家么？”王名世道：“嗯，正是他。”

傅春道：“这应该不是巧合。那么王兄有没有问宁远伯的管家为什么肯花重金为钱若赓转到条件稍好些的囚室？”王名世道：“听狱吏说，是宁远伯怜惜钱若赓无辜，主动愿意出资。”

傅春道：“宁远伯贪财好色，众所周知，他怎么可能忽然出这么多钱帮助一个在诏狱被关了二十年的囚犯？”王名世道：“但要指控宁远伯这样身份的人，须得有真凭实据，宁远伯帮助钱若赓的理由虽然牵强，却也没有任何破绽。”

沈德符道：“那刺客会不会是……王兄，那刺客尸首呢？”王名世道：“首级已枭首示众，残尸早就拖到城外乱岗地埋了。”

沈德符道：“那么千户可还记得他的样貌特征，他右手的虎口处是否有一块伤疤？”王名世道：“嗯，这我还记得。我从他手中夺过匕首时，

是感觉到他的虎口处有块伤疤。怎么，沈兄认得刺客？”

沈德符道：“不，不认得。但我怀疑这个人就是钱若应，钱若赓先生的小弟弟。”当即原原本本说了钱若赓的往事。

傅春道：“如此，倒是能解释宁远伯李成梁为什么要花钱在钱若赓身上。”

如果那刺客果真就是钱若赓幼弟钱若应的话，那么他必定是受宁远伯李成梁指使前去冯府行刺前辽东巡抚李植。作为交换的条件，李成梁出资买通诏狱狱吏，暗中照顾他的兄长钱若赓。李植一死，正与税监高淮争斗的辽东总兵马林愈发孤立，陷入困境是迟早的事，李成梁便可以趁机东山再起。而事情比李成梁预料的还要顺利，冯琦遇刺后，众人不约而同地将罪过记在税监高淮头上，凑巧高淮又私自潜回京师会老相好梁盈女，行踪败露后引发朝臣倒高，反而因此激怒万历皇帝，李植和马林被同时免职，李成梁重新挂帅辽东，再次成为封疆大吏。

可这一切只是推测，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刺客就是钱若赓幼弟钱若应，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李成梁和钱若应有关联。也就是说，就算知道了这桩案子跟宁远伯李成梁有干系，也只能就此而止。三人均是深明利害之人，见冯琦遇刺案已走到尽头，都不禁长叹一声。

沈德符道：“我还是不明白，如果刺客真是钱若应，他身上怎么会有一块假的锦衣卫牙牌呢？”傅春道：“这不奇怪，那牙牌只是赝品。也许这也是李成梁的伎俩之一，故意引得众人去怀疑东厂和司礼监，其实是要将怀疑的视线引到高淮身上。毕竟，高淮是他最好的替罪羊。”

沈德符格外关注那块牙牌，问道：“王兄，之前我托你查八十八号牙牌主人杨山之事，可有下文？”王名世道：“名册上记录校尉杨山于己丑万历十七年致仕，同年病死。”

沈德符失声道：“呀，又是万历十七年！”王名世道：“假牙牌上刻的制造年份正是这一年，杨山也死在这一年。我觉得蹊跷，所以暗中打听了一下，东厂还有老人记得杨山这个人，是当年东厂提督张鲸的心腹，时

常出入禁宫。但不知道怎的，有一天有人将他从宫中抬了出来，说是忽然病倒了，抬回家后不久就死了。至于他的牙牌，名册上记载说已经收回，但库中没有找到，也再没有记录。”

傅春道：“这么说，杨山之死也相当可疑了。当日冯府寿筵，会不会是因为陈厂公也知道杨山这件事，认出了牙牌的编号，以为那是杨山的旧牙牌，所以才脸色大变？”

沈德符道：“真牙牌下落不明，平地里冒出一块假牙牌。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名世沉吟道：“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二位，也是跟这块假牙牌有关。冯尚书遇刺后，我在尚书府遇见过二位，其实当时我不是去找李植巡抚，而是冯尚书听说刺客身上搜到一枚牙牌后，很想亲眼看看，派人向我索要。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去找陈厂公领那块假牙牌，但陈厂公不但拒绝交给我，而且听到是冯尚书想要索看后，神色极其古怪。我只好亲自去尚书府，找个借口回复冯尚书。冯尚书的神情也很是诡异。当时我看到他那么紧张的样子，一度起疑他是认得那块牙牌的，甚至可能认识刺客本人。”

沈德符更是疑窦丛生，心道：“东厂陈厂公到底在隐瞒什么？那块假牙牌为什么要刻意留下万历十七年的破绽？雪素母亲润娘身上的牙牌是真是假，她为何又偏偏在那一年失了踪？冯世伯也是认得润娘的，会不会他知道其中的关联？要不然为何堂堂礼部尚书会紧张一块锦衣卫牙牌？”一时心乱如麻。

蓦然间又想起一件事来，润娘是个走江湖的绳伎，不但身轻如燕，身手了得，而且有一手银针开锁的绝技。那潜入万玉山房开启暗格的窃贼，会不会就是失踪已久的润娘？他念念不忘的雪素又去了哪里？

傅春不像沈德符这般执著纠结于往事，既然牙牌没有太多线索，便转换了话题，道：“而今已经可以确认冯尚书遇刺案跟中毒案没有关联，可要追查中毒案可就难得多了。小沈，你别走神，假牙牌的事暂且放一放，你当时在场，冯尚书死前可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话？”

沈德符踌躇了一会儿，还是说了出来：“我觉得冯世伯好像是预先知道了什么似的，他叮嘱了我一些事，又写下那首诗给我，他当时的神色，似乎知道……知道他就快要去了。”

傅春道：“如此愈发证明冯尚书对中毒之事心知肚明，他应该知道凶手是谁，只有位高权重者，至少得有内阁首辅那样身份的人才能令他隐忍不发。内阁在皇城中，除了王兄外，我和小沈根本进不去。”

王名世道：“如果冯尚书是在内阁饮用茶水中的毒，那么侍奉的吏役一定是知情的。”傅春道：“不错，就算首辅沈一贯有心害死冯尚书，也绝不会亲自动手。这样即使事情败露，对他而言，还有回旋的余地。”

王名世道：“那好，我先去查一下当日内阁值守吏役的名单。”傅春道：“好，我和小沈去找赵中舍，看看能不能从窃贼那件案子追到线索。”又特意叮嘱道：“王兄要当心那些绍兴师爷。”言外之意，无非是指内阁吏员多是吴越人，要提防他们暗中串供。

明代任官有回避制度。洪武时，太祖皇帝规定户部中任何官吏，均不得任用浙江、江西二省及苏、松二府人。因为户部收受钱粮，而浙江等地方赋税多，民风不淳，恐官民勾结，飞诡为奸。然而中明以后，制度松弛，虽然户部官员禁用苏松江浙人，但吏员尽是浙江人，尤其以浙江绍兴人居多，即所谓绍兴师爷。不独户部，其他衙门亦是如此，形成独特的“绍兴师爷”现象。

王名世正色道：“傅兄可别看不起绍兴师爷，我和沈兄都是浙江籍，我是武官，沈兄是秀才，不也可以称得上是‘绍兴师爷’吗？”

傅春道：“王兄教训得极是。我本来的意思是，沈一贯执掌内阁已久，内阁中多是他的心腹，王兄得格外小心才是。”哈哈一笑，决意分头行事。

正好遇到驸马冉兴让来访。王名世便先行离去，沈德符将冉兴让让进堂中坐下，问道：“驸马在国子监还不到三个月，是寿宁公主为驸马求了情么？”冉兴让道：“嗯，今日宫里有公公来宣旨，说公主很思念我，

准我早些归府。我回来后，公主托心腹转告我一件事，跟高准有关让我来告诉二位。”

沈德符道：“什么事？”冉兴让道：“公主也是听公主府的下人说的，高准潜回京师后，除了躲在公主府中外，还秘密去会过宁远伯。”

傅春与沈德符相视一眼，忙问道：“可知道是为了什么事么？”冉兴让道：“不清楚。公主也是知道宁远伯又当了辽东总兵后，才觉得有些奇怪，让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忽然留意到桌上的字幅，问道：“这字写得好看，是谁写的？”沈德符黯然道：“是故礼部尚书冯世伯临死前写给我的，算是遗诗。”

冉兴让劝道：“人死不能复生。沈公子也不要太伤心了。”他识字不多，勉强扫了一遍那首绝命诗，道：“这个真巧，翊坤宫中有两处居室就叫‘海涛’‘仙桃’。”

翊坤宫就是他岳母郑贵妃的寝宫了，位于皇后居住的坤宁宫西面，是东西六宫中地位仅次于坤宁宫的宫殿群。

沈德符听了也未在意，又闲话几句。傅春忽道：“驸马，有一件私事，不知道是否可以麻烦公主进宫时帮忙打探一下？”冉兴让道：“傅公子请讲。”

傅春道：“小沈一直对宫廷制度很有兴趣，立志要写一本书来记录各种典故。听说当日圣上召见冯尚书商议福王婚事，因时已近午，特恩旨赐食。赐食一事，已二百余年未见于记载，不知道经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边说着，一边朝好友打了个眼色。

沈德符只得接道：“譬如按照故例，该由光禄寺进宴。然则本朝赐食制度废弃已久，光禄寺应该不会有准备，那么会不会改由尚膳监⁽⁶⁾进食？”

冉兴让道：“我记下了。今晚我就会告诉公主，等公主打听清楚，我再回复二位。”

他久不见寿宁公主，想到今晚终于可以和公主相会，且不必再受那

恶保姆梁盈女的钳制，很是兴奋，兴冲冲地告辞去了。

沈德符狐疑道：“莫非你怀疑冯伯父是在紫禁城中中的毒？你自己不都说了么，赐食中毒根本不可能。”傅春道：“我只是保险起见，反正公主进宫时顺便打听一下，又不费什么事。”

出门时正好遇到鱼宝宝，听说二人要去找中书舍人赵士桢查案，当即自告奋勇道：“我也要去。”

(1) 冯琦墓古迹犹存，在今青州城西尧王山麓。原有六幢蛟龙御祭碑。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常常追念冯琦的功绩，先后六次派遣朝官到青州立碑祭祀，赠冯琦官太子少保，谥号“文敏”，并追封入阁。因而明代有“死后入阁，冯琦一人”的说法。

(2) 光禄寺：位于皇城东安门内，负责御膳食材的采买。凡祭飨、宴劳、酒醴、膳羞之事，都由光禄寺“辨其名数，会其出入，量其丰约，以听于礼部”。

(3) 明代廷杖规矩是由太监监刑——“令锦衣卫行之”。彼时午门前两侧设有锦衣卫值房，凡朝臣中有违背皇帝意愿者，即令锦衣卫当场逮捕，在午门中央甬道的东侧行刑拷打。多数受刑者被打死。

(4) 明代，秉承皇帝意旨，由刑部签发的逮捕人的公文。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祖制：锦衣卫拿人，有驾帖发下，须从刑科批定，方敢行事，若科中遏止，即主上亦无如之何。如正统王振、成化汪直，二竖用事，时缇骑遍天下，然不敢违此制也。”万历初年，内阁首辅高拱被张居正、冯保联合排陷，罢官闲住。冯保私下派锦衣卫校尉到高拱家乡，称钦差拿人，胁迫高拱自裁。家人皆恸哭。高拱谙熟典故，当面向校尉索取驾帖，校尉无法拿出，高拱才没有枉死。

(5) 客印月即在本年设法进入皇宫，成为侍奉王才人（太子朱常洛嫔妃）宫女，后来又负责哺育小皇子朱由校（即后来的天启皇帝明熹宗）。皇宫中人情淡薄、缺少温情，幼小的朱由校渴望亲情，渴望呵护，所以与朝夕相伴、关怀照料他的乳母客氏分外亲密，不仅在生活上离不开客氏，在感情上也依赖客氏，对她的感情甚至胜过自己的生母。后来朱由校当上皇帝，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客氏依仗皇帝的眷顾，与宦官魏忠贤勾结，人称“客魏”，把持朝政十余年，作恶多端，加速了明朝的衰亡。崇祯皇帝朱由检（明熹宗弟）即位后，才处死了魏忠贤、客印月团伙。

(6) 尚膳监：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掌御膳及宫内食用。

第六章 七月流火

心中默诵这个当年轰动京华的名字，蓦然生起一种岁月如流、年华婆娑的感觉来。他不是不记得润娘这个人，相反，这几个月来，他一直念念不忘想要弄清楚当年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的神秘失踪是否跟他父亲暴死有关。但直到此刻，方才能具体回忆起她的样子，回忆起她走绳时翩若惊鸿的身影。

在

北京，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是北京内外城的界线，前三门附近聚集有大片会馆。中书舍人赵士桢住在宣武门外的西河沿，离浙江会馆极近，宅子不大，刚好与意大利教士利玛窦住处相邻。

赵士桢算是本朝极为传奇的人物，因书法出众得到当今皇帝赏识，钦召入文华殿。文华殿是皇上与东宫讲读之所，等同于唐代之延英殿、宋代之集贤殿，其地最为亲切，非如武英殿为杂流窟穴。其中书房入直者，称天子近臣，从事翰墨。然而赵士桢以儒士在直十八年，官衔仍然是鸿胪寺主簿，直到最近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按照常人的眼光来看，未免升迁得太慢。好在他本人对功名利禄全然不在意，只专心研究军事和火器，备极劳苦，孜孜矻矻，千金坐散而不顾。但却因此与家人不睦，单独居住在别宅。

沈德符和傅春乘车来到赵府，下车时正好看到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经过。沈德符忙上前打了声招呼，问道：“利先生最近可还要去诏狱传教？”利玛窦道：“过几天要去。”

沈德符道：“可否烦请先生帮我带一些食物、用品给钱若赓钱先生？”利玛窦道：“当然没问题。”回头叮嘱一名亲随道：“记得明日去沈公子府上取东西。”那亲随应道：“是。”

沈德符却觉得那亲随甚是眼熟，问道：“你不是浙江会馆薛家戏班打杂的阿元么？”阿元笑道：“是我。沈公子好眼力。”

利玛窦道：“是薛幻班主叫他来我府上帮手的，你们认得就更好了。沈公子有事尽管吩咐，不必客气。”

沈德符忙不迭地谢了，目送这位白发斑斑的老教士走远，才跟傅春、鱼宝宝一起到赵府叩门。

赵府管家姓毛名尚文，是个魁梧精干的中年汉子，脸上生着厚厚的虬髯，几乎遮住了大半边脸。三人刚抬脚踏进门槛，便闻见一股浓烈的火硝味。举目望去，不大的院子中堆放有各种形状的木器、铁具等，大

约是做火器试验用的用具，望上去仿若乱七八糟的工匠作坊，浑然不似堂堂武英殿中书舍人的居处。

赵士桢正在书房闭门见客，听说沈德符和傅春到来，便道：“这三位都不是外人。”命毛尚文请三人进来。

书房中的客人除了前辽东巡抚李植外，还有工匠赵士元。他与赵士桢并无半分亲戚关系，只是其研制火器的得力帮手，原是京城制彩灯的名匠，所制炎纱屏和灯带精巧异常，称为鬼工。时人逢灯节，以悬赵士元彩灯为胜事。

沈德符正要介绍鱼宝宝，赵士桢道：“鱼公子老夫早见过了。当日沈贤侄落难诏狱，鱼公子来过我这里，深更半夜地在门外等了一个多时辰，只为恳请老夫出手相助。”

鱼宝宝红着脸道：“小子无知，当晚言语多有冲撞冒犯之处，还请赵先生原谅。”赵士桢呵呵笑道：“不要紧，你有情有义，老夫赞赏还来不及，怎会怪你？沈贤侄，你可别辜负了鱼公子这番盛情。”

沈德符道：“是。”一眼留意到桌案上展放着一幅绢画，问道：“这是赵世伯当日从冯府取回来的那张画么？”

赵士桢道：“嗯，这张画是两幅火器图，可以说是老夫的半生心血。原先装备军队的火器完全是为抗倭而研制，只适用于南方海滨。而今倭患渐平，北虏成为边境主要矛盾，我又根据辽东地形、地势和敌情，改制成一种新型火器，就是左边这幅。右边这幅是一种新式车铳，比单兵火器威力大上千百倍，堪比西洋的红夷大炮，用来装备防守城池，一座车铳便可以当千军万马。”

鱼宝宝咋舌道：“有这么厉害？”赵士桢道：“这车铳只是草图，还没有真正制成。正好上次老李从辽东回来，我便带了图纸到老冯那里与他商议，预备寿宴后再好好研究一番的，哪知道后来变故迭起，图纸就一直搁在万玉山房里，不及取回。老冯不幸过世后，我听说有窃贼到过万玉山房，担心图纸有事，就去找冯夫人要了回来。”

傅春道：“我们正是为这件事而来。请恕小子冒昧，敢问先生，这两

幅火器图有多大价值？”赵士桢道：“那要看落在什么人手里了。如果是落在像你们这样的读书人手里，自然是一钱不值。但如果落在倭寇或是北虏手中，他们又能找到像土元这样有制作本领的工匠，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了。”

李植也插口道：“自古以来，兵器是对敌制胜之根本。昔日秦国统一天下、汉代击败匈奴，全仗弓弩之利。本朝成祖皇帝几次亲征大漠，蒙古人望风远遁，全仗有神机铳利器。老赵研制的火器，装备轻巧，发射方便，射程又远，堪称当世第一等神兵利器，若是被敌人知道了制造之法，等于我大明朝军队优势全无。”

沈德符道：“如此看来，当日潜入万玉山房翻找卷轴的窃贼，真正想要的就是这张图纸了。”

鱼宝宝道：“虽然天下人都知道赵中舍是大明朝的火器行家，但窃贼怎么会知道这张价值连城的火器图纸在万玉山房中呢？”赵士桢道：“嗯，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五年前，我和老赵制成鹰扬、震叠、翼虎、三长、奇胜等新火器式样后，家中也曾有窃贼光顾，幸好被土元及时觉察，取火器放了一枪，吓得那人翻墙逃走。你们也可以看到，我家里是家徒四壁，唯一值钱的就是火器了，所以我当时就猜想那窃贼是为火器图纸而来。自那以后，我要么将图纸随身携带，要么都留在中书舍官署里。”

中书舍官署跟内阁一样，位于紫禁城中，寻常人望尘莫及，自然是再安全不过的地方。

沈德符道：“如此说来，当日冯府寿宴，赵世伯将图纸留在万玉山房只是偶然，除了冯世伯、李世伯寥寥几位外，再无旁人知情。窃贼更不可能知道书房中有火器图纸，也许只是巧合，他的目标并不是火器图纸，而是其他什么东西。”

赵士桢“嘿嘿”两声，道：“世上可没有那么多巧合。老夫潜心研究火器已逾十年，天下人尽知，如果真是有心人要得到图纸，会刻意留意老夫的一举一动。他暗中监视跟踪老夫，发现我带着卷轴与李植一道进了冯府，由此推断出那卷轴可能是火器图纸，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

鱼宝宝插口道：“也有可能是有人泄了密。当日冯府寿宴，进出书房的人不少，也许是在书房服侍的仆人无意中看见图纸，随口说了出去，正好被有心人听见呢。”赵士桢道：“这也有可能。不管怎么说，老夫不相信窃贼潜入老冯的书房会是巧合。”

沈德符听了大为震动，心道：“赵世伯这等名士都说世上不会有那么多巧合。那么那些事情会不会也不是巧合？万历十七年，身怀锦衣卫牙牌的润娘莫名失踪，身子一向硬朗的父亲离奇病死，锦衣卫校尉杨山也在当年病死；今年，则是冯世伯在府中遇刺，刺客身上出现万历十七年刻造的假牙牌，编号与当年校尉杨山的牙牌一模一样，就连冯世伯也异常关注。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联系，只不过我愚笨无知，一时还没有发现而已。”

他心事重重，一番思虑，只觉得头绪越来越多，缠绕纠结，乱如麻团，无论如何都难以捋清。

傅春问道：“那么依照赵中舍看，什么人最想得到这张图纸？”赵士桢道：“那还用说，当然是鞑靼人、瓦剌人或是女真人。”

沈德符道：“蒙古部落以鞑靼势力最强，然自从三娘子执政之后，鞑靼少有扰边之举。但一旦三娘子故去，形势便难以预料。女真人……”一提到“女真人”，脑海中便回想起女真首领努尔哈赤那双鹰一样犀利的眼睛来。

李植愤然接道：“最有可能的就是女真人。女真人表面臣服于大明，其实才是大明真正的心腹大患，这是我和前辽东总兵马林的一致看法。现任总兵李成梁虽然战功赫赫，究竟是朝鲜人，非我族类，对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一再姑息养奸，任其坐大一方，可谓居心叵测。马林到任辽东总兵后，感到女真势力愈发扩张，遂征发兵丁民夫，预备在女真驻地和大明边境之间再加筑一道高墙，如此有备无患，至少可以有效抑制女真骑兵。结果才修了一小段，马林就被免了职。李成梁回任辽东总兵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拆除边墙。你们说，他这不是在帮女真人么？”

沈德符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几次亲眼见到女真人出入李成梁府后门的情形，更是暗暗心惊，心道：“原来宁远伯只顾自己的利益，一直暗中跟

女真人有勾结，愈发证明上次行刺之事跟其有关。如此危险的人物，居然担任边关统帅，大明可谓危矣。”

辞出赵府，沈德符、傅春几人心头均是沉重之极——边关局势动荡，皇帝却已经数十年不御朝，唯一关心的就是那些派往全国各地捞钱的税监。朝中文武大臣大多尸位素餐，只知道争权夺势。具才干、有抱负者如李植被免职，忧国忧民如赵士桢者不得重用，不由人不心灰意冷。

当夜，紫禁城发生了一件大事，万历皇帝突然患上重病，以为自己大限将至，急召朝中重臣到仁德门，命内阁首辅沈一贯单独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见驾。沈一贯到达时，万历已奄奄一息，有气无力地道：“朕病重，在位已久，已没有什么憾事了。朕将太子托付给你，要尽力辅佐。初设税监、矿监，是出于修建三殿、二宫之需，只是权宜之策。自今开始，矿税、江南织造、江西烧造，俱止勿行，所遣内监，俱令回京。”亲笔写了一道谕旨，交给沈一贯带出，并道：“对此命令，如有奸恶截阻，以及驿递应付迟慢者，指名参处。”

税监横征暴敛，民间怨声载道，危害天下已久。凤阳巡抚李三才曾上疏描述税监祸患，内中道：“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万历素来置若罔闻，却终于在病危时天良发现，众大臣得知后均欢呼雀跃，甚至忘记了臣子该对皇帝的病重表示难过。当夜，群臣都在宫中通宵议拟，预备即日废除税监。

然而这种完全仰仗皇帝本人意志的恩赐实在不能愉悦长久。次日，万历皇帝转危为安，心中反悔起来，下令收回谕旨。几位内阁大臣均不信，说天子无戏言。沈一贯亦不解犹豫，迟迟没有反应。结果追缴圣谕的太监来了一拨又一拨，前后共计二十余人次，逼迫内阁交出圣旨。沈一贯虽然也反对税监，但他以善于奉承皇帝欢心入阁，又当上内阁首辅，不愿意为此危及自己的地位，当即不顾其他大臣反对，将万历手书封还，撤销矿监、税监之事就此告吹。虽然之后诸大臣、言官请罢矿税之疏络绎不绝，然而万历不理不问，税监肆虐如故。终万历一朝，矿税之弊不能除，积害很深。

当时其实只要内阁首辅沈一贯稍微坚持，迅速将万历手书诏告天下，税监之患就此而去。然而其人一味奉迎上意，招来许多人不满意，认为他只知阿谀奉承，不能为国分忧。甚至还有人将沈一贯上奏皇帝的奏书传了出来，内称：“臣前日侍班，蒙皇上念臣风寒，时赐伏羌甜食，至今感刻不忘，皇上体悉微臣，真同心膂，不能展布四体，而竭忠弹献以报于万一，非人也。皇上天性独厚至仁，乾纲独断，臣既蒙皇上超群之视，不敢自视为寻常之臣。”卑躬屈膝到令人肉麻的地步，一时传为笑柄。

王名世暗中关于沈一贯的调查还算顺利。他一一找到了当日当值的吏役，吏役们虽然不愿意多话，但提问者兼有东厂和锦衣卫千户的身份，也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不说实话，不免后患无穷。目击者都称冯琦当时满头冷汗，脸色苍白，好像就要虚脱了的样子，被两名太监一左一右搀扶着进了内阁。冯琦是礼部尚书，也是中枢重臣，吏役们不敢怠慢，当即有人飞奔去通知三位阁臣。与冯琦交好的内阁大学士沈鲤最先赶来，其次是朱赓，最后才是首辅沈一贯。冯琦与几人略微寒暄几句，只说是老毛病犯了，索要浓茶。朱赓说他那里有家乡山阴^①新送来的卧龙，亲自去泡了一杯，端来给冯琦。冯琦一饮而尽，又添了一泡水，喝下半杯，这才略略好些。

沈一贯字肩吾，号龙江，浙江宁波人，著名诗人沈明臣从子。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万历二十三年以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时年六十五岁。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成为当朝首辅。由于万历皇帝长期称病疏于朝纲，沈一贯遂网罗朋党，大力排除异己，成为浙江籍官僚首领，人称“浙党”。此时东林党人正“自负气节，与政府相抗”，浙党遂与东林党针锋相对，互相争斗。东林党人以讲学联络人士，浙党则恃权求胜。党争绵延，朝政废弛，内外解体。朝野对沈一贯非议颇多，“枝柱清议，论者丑之”。

但沈一贯在促使万历皇帝早立太子一事上颇有功劳。万历宠爱郑贵妃所生之子朱常洵，不愿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导致十余年间立储之事争谏不绝。两年前，沈一贯听说皇帝与郑贵妃因小事不和甚久，正

好朱常洛年满十八，到了婚冠的年龄，遂上疏以“多子多孙”苦劝皇帝早立太子，尽管他没有指名道姓提及到底立谁为太子，却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万历遂诏将行册立太子礼，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郑贵妃因此与万历大闹一场，皇帝又开始动摇，借口“典礼未备”，要改期册立太子。诏书到内阁时，沈一贯当场将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册立改期。受明代制度限制，万历不可能绕开内阁直接内降中旨，只要沈一贯坚持不同意，皇帝也无可奈何。正彷徨无奈时，郑贵妃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当年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后，恩遇正浓，遂邀请皇帝同到大高元殿拜神。万历皇帝在殿前向郑贵妃发下誓言：必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并将誓言写在黄纸上，密封保存于玉盒中，赏赐给郑贵妃作为凭证。郑贵妃听说皇帝将立皇长子为太子，当着皇帝的面取出玉盒，密封的标识仍同当初一样，打开盒子，那张记有誓言的黄纸整体完好，唯独“常洵”二字被蛀虫蚀得荡然无存。宫中制度，皇帝发布的诏令文书必须是用黄纸，一是可以凸显皇帝身份的尊贵；二来黄纸是一种用黄柏汁浸染过的特殊制纸，能防虫蛀，可以长久保存。因而看到眼前这一幕，郑贵妃惊讶无比，皇帝则心中恐惧，遂下定决心，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因而沈一贯虽与东林党不和，但纯粹是门户之见，在拥立太子一事上还是一致的。

沈一贯文章写得极好，结构精美，人称“句章公”，佛学造诣亦深，作诗亦常融入禅理，诗中多有佳句，如“铁笛一声秋月晓，素琴三叠晚云哀”均是传诵一时的名句。

朱赓字少钦，号金庭，浙江山阴人，隆庆二年进士，后改庶吉士，授编修。他在宫中担任侍读日讲官时，针对宫中大兴土木一事，极言宋朝“花石纲”之害，万历大为震惊，多纳其言。万历年间，累官至礼部尚书，是冯琦的前任。

万历二十九年，朝臣廷推九人，万历皇帝选中冯琦入内阁。首辅沈一贯极力反对，称冯琦还不到五十岁，阁臣该选立老成大臣，因而皇帝改选朱赓。朱赓遂以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但他能顺利进入内阁，并非因为才干出众，主要还是靠沈一贯的大力提携——二人不仅同年，还同是浙江籍老乡。因而在关键立场上，朱赓总是跟沈一贯站在一起。

沈鲤字仲化，号龙江，河南商丘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检讨，累迁吏部左侍郎，拜东阁大学士，加少保，进文渊阁，曾担任万历皇帝的经筵讲官。其人峻洁峭直，方正刚介。万历初，权相张居正秉政，某日生病，满朝官员争相前去探望，并谋划为张首铺设坛祈祷，唯独沈鲤不肯去凑这个热闹。有官员“好心”劝他道：“同官之谊，你应该去。”沈鲤却回答道：“事当论其可与不可，岂能论同官不同官！”张居正曾约沈鲤在自家私宅同写奏折。沈鲤当即拒绝道：“国政绝于私门，非体也！”一时传为佳话。万历皇帝喜爱珍宝，曾花银两千万两买一颗宝珠。朝臣纷纷为皇帝捐俸，并自以为得意。沈鲤却说：“我只知养谦，不知逢君之欲。”令闻者无不自惭形秽。

当年内阁首辅申时行去职时，沈鲤与沈一贯同入内阁。申时行退而不休，寄了一封短信给沈一贯，信上只寥寥几字：“蓝面贼来矣，盾备之！”这“蓝面贼”即是指沈鲤，因其面色青黑，故有此外号。后来沈一贯果然与沈鲤处处不合，还曾经写信向漕运总督李三才问计，道：“沈公来必夺我位，该何以备之？”李三才答称沈鲤忠实无他肠，劝沈一贯同心。从此沈一贯亦忌恨李三才。

然而沈鲤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被称为“三代帝王师”，极得万历皇帝敬重，即使沈一贯和朱赆二人联手，也不能轻易将其排挤出内阁。只是沈鲤以一敌二，也难免有孤立之感，因而他极力推举礼部尚书冯琦入阁补缺。冯琦已有两次被列为内阁大学士人选，一度被皇帝选中，这次再经沈鲤推荐，入阁顺理成章。事情本几成定局，谁料冯琦竟不幸亡故。

王名世听说茶水是内阁大臣朱赆亲手所奉，料到难以作假——一则朱赆为人柔和谨慎，即使在大事上附从沈一贯，但与冯琦本人关系还算友善，不至于为沈一贯利用来谋害大臣；二来那卧龙茶叶正是朱赆每日必饮之物，而冯琦不过是身体不适，临时到内阁歇息，朱赆如何能事先料到又预备好毒药？

如果不是在内阁中毒，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可这种可能性几乎想都不敢去想。

王名世正感气沮之时，居然意外在直所⁽²⁾得到一则重要讯息——那就是冯琦出皇城后回了礼部官署，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去冯府，而是去了棋盘街一趟。直所的一名差役正好到棋盘街购买物品，亲眼见到冯琦进了棋盘天街的大门。

王名世急忙找来当日侍从冯琦的仆人询问究竟。仆人们面面相觑，支支吾吾半天，终于还是有一人说出了真情，原来冯琦当日确实去了棋盘天街，到他最喜爱的茶汤铺喝了一碗茶汤。

王名世道：“你们为什么不早些说实话？”那仆人道：“小的们也是怕夫人怪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那茶汤不只老爷，小的们当时也都各自喝了一碗，不是都没事么？所以也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

王名世便命那仆人带路，赶来棋盘天街。那茶汤铺名叫“大碗李”，是家老字号。中国古代有以权力控制天下财富的政治传统，因政权频繁更迭，执政者常常为一己私利巧取豪夺民间财富的缘故，极少有超过百年以上历史的商铺。“大碗李”号称是老字号，也不过五六十年的历史。

茶汤铺里坐有数名闲客，有几名京师口音的本地人正在议论礼部尚书冯琦之死。

一人道：“听说冯尚书被皇上召入宫中商谈福王婚期，走出来忽然倒下，被人搀扶而归，回到家就死了。”一人叹道：“要我说，冯尚书就是活活给累死的。礼部事务繁忙，左右侍郎之职一直空缺，直到最近才补了一名侍郎。多年来，礼部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是冯尚书一人顶着，最终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另一人也跟着叹道：“皇帝长期不视朝，政务荒怠，这下可好，冯尚书过世，礼部尚书的位子怕是一直空下去了。”言语中颇多惋惜之意。

王名世自己也来过这家茶汤铺几次，实在难以想象这样一家民间老店会下毒暗害朝廷重臣。他因为职务的缘故常行走于民间，知道小民小商极其辛苦，往往一点小是非就足以伤其元气。也不公然调查，只叫来伙计，低声询问当日情形。

伙计是个新人，不认得一身便服的王名世是锦衣卫千户，双手一

摊，为难地道：“客官，您瞧这人来人往的，一日进进出出起码得有上千人，小的哪里记得住？”

还是店主在一旁听见，扶着手杖走过来告道：“原来是千户。小老儿还记得，当日冯尚书的确来过。他的脸色不大好，我还劝过他不要太劳累，不可太过操劳。可惜……”

王名世道：“当时有没有什么人尾随冯尚书进来？”店主道：“这小老儿可就不记得了。”顿了顿，还是按捺不住好奇，问道：“千户亲自来问这些话，莫不是冯尚书之死有蹊跷？”

冯琦的死因对外公布是病死，王名世不欲节外生枝，道：“不是，我只是例行公事，随口问问。”料想茶汤铺这条线索也难以继续追查下去，遂来到藤花别馆找沈德符、傅春二人商议。

傅春道：“如果我是沈一贯，想下毒铲除政敌，我不会选择在内阁下手，风险太大，很容易引火烧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人到礼部官署或是一路尾随冯尚书到茶汤铺下毒。王兄已经到大碗李茶汤铺查看过，那里人来人往，众目睽睽下落毒几乎是不可能之事。”

王名世道：“但多名仆人包括礼部吏役都作证说，冯尚书回到官署后，只坐下休息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所以，冯尚书如果不是在……”他停顿了下，便略过了这句话，续道：“就应该还是在冯府中的毒。”

傅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前种可能性——就是王兄省略的那句话可能性更大。”王名世道：“无论怎样，这件案子不能也不可能再调查下去了。不如由我去跟冯夫人说清楚……”

正说着，驸马冉兴让拍门进来，高声嚷道：“沈公子，傅公子，你们想知道的事，公主已经打听清楚了。”

傅春忙让他进来坐下，问道：“公主怎么说？”冉兴让先不好意思地道：“当时二位公子跟我描述得挺清楚的，想知道什么赐食制度的典故，但我见到公主时就忘记该怎么讲了，所以我请公主详细问了当日冯尚书进宫的情形。”

按照寿宁公主的描述，冯琦进宫后被太监直接带到启祥宫。启祥宫是内廷西六宫之一，原名未央宫，因嘉靖皇帝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杭生于此宫中，故于嘉靖十四年更名启祥宫。万历年间，万历居住的乾清宫发生火灾，皇帝遂搬到启祥宫居住，与他宠爱的郑贵妃居住的翊坤宫仅一墙之隔。

傅春一听开头便觉得不对劲儿，追问道：“冯尚书去的是启祥宫么？”冉兴让道：“是啊。皇上不上朝已经很多年，偶尔在内廷召见大臣也不奇怪啊。前些日子，不也是在启祥宫西暖阁召见内阁首辅的么？”

傅春道：“怎么不奇怪？圣上久不视朝，忽然因福王婚期召见冯尚书，这样的场合，慈圣太后理该在场，所以地点应该在太后的慈宁宫才对。”

冉兴让摸了摸脑袋，道：“是么？典章制度是这么规定的么？”又笑道：“噢，是我忘记说了，后来太后也来到启祥宫，一同商议福王婚事，到正午时才结束。冯尚书告退出来后，有太监追上来说皇上特恩赐食，食物都是从御膳房取来的。宫人还记得菜肴——有烤鸭、长寿菜、瓢豆腐，还有一些时令蔬菜果品。”

赐食也是宫廷礼仪之一，对菜肴有严格规定，这几道菜都是传统宫廷名菜——烤鸭是取玉泉山放养的鸭子，用调料腌制后，再用炭火烧烤而成，鸭子皮黄酥香，肥而不腻；长寿菜即是烧香菇，因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被定为国宴之菜。自大明立国，浙江龙泉所产香菇就是指定的贡品，专门用于烧制长寿菜；瓢豆腐原是安徽凤阳某镇黄家小饭店的名菜，用肉末加豆腐烹制，价钱便宜，味道又好。朱元璋出生于凤阳，幼年家贫，曾到黄家小饭店作帮工，为店里姓黄的厨师所赏识，经常给他吃瓢豆腐，久吃不厌。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还经常想凤阳瓢豆腐的美味，命人把黄师傅请到宫中当御厨。瓢豆腐由此成为宫廷宴席上的一道佳肴，从此身价百倍，名扬江南。

傅春问道：“后来呢？”冉兴让道：“后来？后来冯尚书就吃赐食，再后来就走了。听说到断魂桥上时，冯尚书忽然感到身体不适，捂着肚子站了好大一会儿，太监还问过他要不要紧。”

断魂桥即是武英殿东石桥，位于武英殿东墙外、思善门前，是前朝外西路进入内廷的重要通道。此桥建于元代，曾有皇子与嫔妃暗中通奸淫乱，事发后，皇子被皇帝一脚踢在下腹部。为了警示旁人，还将皇子挨打的形象刻成狮子状，雕在桥东侧由南向北第四柱头上。狮子一爪在后脑，一爪在下腹，即世称“一手捂瓢，一手捂屙”，由此得名断魂桥，
(3)历来被视为不雅之桥，皇帝路经此桥必放轿帘。

傅春道：“那冯尚书怎么说？”冉兴让道：“冯尚书自然说没事。一直到快出午门时，他才感到体力不支，所以去了附近的内阁官署歇息。”

傅春还要追问，沈德符忙插口道：“有劳公主、驸马。”冉兴让道：“这些对沈公子作书有什么用？”沈德符道：“有用。”

冉兴让道：“那好，等沈公子书写好，我一定要好好拜读。”沈德符道：“不敢。”又寒暄几句，冉兴让这才去了。

沈德符这才回头叮嘱道：“小傅，事关重大，你那些稀奇古怪的怀疑以后只能放在心里，切不可说出来。幸好冉驸马是个老实人，没有多想，不然的话……”

傅春也不理睬，埋头苦思许久，道：“不，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沈德符道：“就算有对不上的地方，可是从始至终只有冯世伯是当事人，而今他已经过世，你总不可能当面去问太后和圣上。”

傅春道：“小沈，你说老实话，其实你早就怀疑冯尚书是在紫禁城中中的毒，对吧？冯尚书自己一定也有所觉察，所以他才在回家前去了最爱的茶汤铺，命仆人去浙江会馆取他喜爱的《牡丹亭还魂记》的本子，又在临死前写了绝命诗给你，这些分明是他在与尘世一一诀别啊。那首绝命诗一定是刻意留给你的线索。浩渺天风驾海涛，三千度索向仙桃。冉驸马之前不是说过，翊坤宫中有两处居室的名字就叫‘海涛’‘仙桃’吗？”

沈德符道：“冯世伯去的是启祥宫，翊坤宫是后妃宫殿，是郑贵妃居处，他根本不可能进去过，怎么会知道那里有居室叫‘海涛’‘仙桃’？这不过是巧合，你别瞎联想了。就算冯世伯真想留下线索，为什么偏偏要给我呢？我究竟只是个贡生。留给冯伯母，哪怕是留给王兄，都比留给我

要好很多。”

傅春道：“冯尚书聪明一世，一定有他的用心，一定还有什么细节，是我们没有留意到的。”

王名世道：“我同意沈兄的看法。傅兄，你想得太多了。这件案子到此为止吧，我会去跟冯夫人交代清楚。”

正好浙江会馆转送来一封家书。沈德符展信一读，是母亲亲笔所写，慈母望子成龙，殷切之心，跃然纸上，一时无言。再看那边傅春，也是长吁一声，若有所思。

王名世道：“乡试在即，你们二位也该好好准备应试，就算有疑问，也等秋试后再说吧。”

沈、傅二人再无话说，只得默默点头应了。

次日一早，沈德符去了一趟国子监。想到不久前还蹲在锦衣卫诏狱中，徘徊在生死边缘，当真恍若隔世。

到集贤门时，却见那卖过玉杯给他的皦生光手里拿着一本书卷，正扯着同室贡生苗自成在说着什么，便走过去问道：“出了什么事？”苗自成慌忙将书卷夺过来收入怀中，迭声道：“没什么，没什么。”一边说着，一边连使眼色，示意皦生光快走。

皦生光便笑嘻嘻道：“那我明日再来。”大大方方朝沈德符打了个招呼，这才悠然离去。

沈德符问道：“是不是皦生光在设法讹诈你？”苗自成瞪大眼睛，刚一点头，又立即摇头道：“没有这事，没有这事。”沈德符道：“我告诉你，这个人生性狡诈，最擅长打诈。我已经上过一次大当，你可千万不要再被他骗了。”

之前皦生光曾经卖过一对玉杯给沈德符，等沈德符将玉杯当做寿礼送出后，又称玉杯是宫中之物，盗取玉杯的太监被锦衣卫拿获，要索回

玉杯。沈德符不得不拿了一大笔钱来贿赂锦衣卫校尉，以求息事宁人。但事后仔细一想便明白过来，这是噶生光与太监、锦衣卫校尉几人串通好了做戏，目的就是要敲诈他，那三人的身份是不是真的都十分可疑。可这件事当真做得十分高明，沈德符吃了哑巴亏，有苦说不出，适才见到噶生光扯着苗自成不放，苗自成又是一脸狼狈相，料想又是噶生光故伎重演。

苗自成听完经过，哭丧着脸道：“可是这次我撞上的事不同于你那次，我早就识破了这噶生光的真面目，却还是得给他赔钱。”取出怀中书卷给沈德符看。

原来苗自成平日爱写诗，有不少佳作，也想在乡试前学唐代白居易那般温卷，即将诗集刊刻后投送权贵，可以预先博取一些名声。这本是士子常用的手法，正好噶生光又来国子监拉活儿，称可以低价刊刻诗集，苗自成便委托他为自己刻一本诗集。哪知道噶生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之句，即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夺取皇太子位。苗自成一时不察，成书后，噶生光立即拿着书来讹诈苗自成，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要向官府举报，除非他愿意花钱了事。苗自成情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

沈德符道：“这噶生光当真可恶，讹人的法子层出不穷，真要想个法子治他才好。”苗自成垂头丧气地道：“而今他手里有我的把柄，还能有什么法子？只能出钱了事。小沈，你先借给我一百两银子，可以吗？”

沈德符道：“这当然没问题。不过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回头我叫老仆给你送来。”

回来藤花别馆时，傅春正坐在院子中饮酒。鱼宝宝正缠着他询问案情，见沈德符回来，忙道：“小沈你回来得正好，我刚刚想到一条重要线索。”

沈德符道：“什么？”鱼宝宝道：“冯尚书中毒案啊。你们不都已经确认他是在皇宫中中的毒么？”

沈德符吓了一跳，忙道：“嘘，你小点声。”鱼宝宝道：“这里又没有别人，怕什么？我告诉你们，事情应该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就算冯尚书是在紫禁城中中毒，下毒害他的未必就是……就是那个人。你们想想看，皇宫中的人成千上万，至少有成百上千种可能。”他虽然没有明说“那个人”是谁，但旁人都知道是指万历皇帝。

沈德符道：“这件案子已经了结，冯伯母也同意不再追查。宝宝，你就别再多管闲事了。”

鱼宝宝道：“哎，我是在帮你！你嘴里说放下，心里难道真的就放下了吗？事情从一开始，刺杀、中毒、行窃，都跟冯尚书有关，还有那块奇怪的牙牌，你自己不也是觉得巧合得不可思议么？”

沈德符心头再一次为浓厚的阴翳所覆盖，浑然不知道身处何处，不由得再一次惘然起来。

傅春道：“宝宝说得对。小沈，如果你心中始终不能放下，那么还是设法查明真相的好，不然这是你一辈子的负担。宝宝，你说，你想到的重要线索是什么？”

鱼宝宝道：“冯尚书在皇宫中中的毒，这是确认无疑的事。那么毒药一定是下在赐食中，这也是确认无疑的事。你们之所以不敢再继续追查，只因为你们想当然地以为指使下毒的人是皇上，但皇上久不视朝，因福王婚事才不得不召冯尚书入宫，为什么要趁这个机会害他，尤其毒药还是下在百年难遇的赐食中？你们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这不是等于皇上自己在告诉天下人说，是他下毒害死了礼部尚书吗？再傻的人，也不会选择这种法子，何况他还是皇帝。我知道，你们两个都不傻，但你们不敢深入多想，一牵涉皇宫，思绪就自动止住了。”

傅春道：“宝宝说得对，我们之前的确顾虑太多，连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敢推测。那么宝宝认为指使下毒的人可能是谁？”鱼宝宝道：“嫌疑最大的，自然是翊坤宫姓郑的那位。”

郑贵妃衔恨冯琦自有一番由来。两年前，万历皇帝终于下定决心册立长子朱常洛为东宫太子。执掌册立太子仪式的太监知道皇帝真实心

意，又想讨好郑贵妃，便借口时间仓促、费用不足，想拖延不办。冯琦深知后宫诸皇子争斗储君之位激烈，生怕日久生变，上奏道：“今日礼为重，不可与争。”当时其堂弟户部主事冯瑗正押解饷银四万余两出京，冯琦立刻派人追还冯瑗，用这笔饷银临时凑数，解决了礼仪费用问题，使得册立太子的事情顺利进行。如果不是冯琦当机立断，怕是立太子一事又起风波。

沈德符道：“追饷这件事，我倒是听许多人提过。天下人都以为是内阁首辅沈端公一力结束了‘国本之争’，事实上，最终促使太子册立的因素有许多，冯世伯所出之力，远远在内阁大学士之上。”

鱼宝宝道：“不是这件事。听说皇上一直想废去王皇后，改立郑贵妃为皇后，这样福王就有了嫡子身份，理当取代太子之位。可冯尚书以本朝惯例不得无缘无故废后为由，一再拒绝。他官任礼部尚书，在这件事上说话的分量比内阁首辅还重，他坚决不同意，皇帝也无可奈何。”

皇帝是一国之君，其个人生活当然会直接影响朝政。所谓皇帝的家事，通常也是国事，乃至天下事，所作所为均受到礼制约束。万历皇帝不喜欢王恭妃所生的长子朱常洛，钟爱郑贵妃母子，这本是皇帝家事，但立谁为太子则关系到国本，家事成为国家大事，大臣们绝对不能容忍不符合祖制的事情发生，软磨硬泡十余年，最终迫使万历妥协。同理，皇帝平常喜欢哪名妃子，本也是皇帝个人的私事，但一旦涉及皇后之位，则立即成了天下事。

明代自立国以来，极少有废后事件发生。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不喜欢正宫皇后胡氏，而是宠爱貌若天仙的孙贵妃。为表示恩宠，宣宗皇帝还特地在“贵妃”名号之前加个“皇”字，册封孙氏为皇贵妃。按照祖制，明朝册封皇后时授予皇后金玺和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但宣宗专门赐宝给孙氏，贵妃有宝自孙氏开始，可见宣宗对孙氏的宠爱程度。因胡皇后没有子嗣，宣宗想以此为借口废掉胡氏，改立孙氏为皇后。大臣们反对道：“胡皇后没有什么过错，不能随便废立。”宣宗也无可奈何。最后还是胡氏自己上表，请辞皇后之位，宣宗一再保证仍然会厚待胡氏的情况下，孙氏才被立为皇后。即便如此，每每皇宫举行家宴，太后总是命胡氏坐在孙皇后的上座，孙皇后经常因此快快不乐，但也无可奈何。

何。

另一起废后事件发生在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热恋比他大十九岁的贵妃万贞儿，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万贵妃仗着宪宗宠爱，不把皇后吴氏放在眼中。吴皇后非常生气，斥责她无理。可万贵妃非但不知收敛，还对皇后恶语相讥。一次惹得吴后性起，命宫人将她拖倒在地，亲自取过杖来打了她几下。万贵妃大怒，找宪宗皇帝大吵大闹。宪宗便去见太后，说吴皇后举动轻佻，不守礼法，不堪居六宫之首，定要废去。周太后劝阻道：“册后才一月便要废去，岂不惹人笑话？”宪宗皇帝坚持要废，周太后溺爱儿子，只得由他。于是，一道废后诏书下达，命吴氏退居别宫。但即便如此，万贵妃也因年长，且出身微贱，无法当上皇后。

郑贵妃自宠冠后宫以来，多有将其比作成化万贵妃者。大明朝为了她的一己私念，在“国本之争”上空耗了十六年光阴。在众人心目中，她就是一个以美色蛊惑皇帝、意图夺嫡的坏女子。这样的人，怎么适合当母仪天下的皇后呢？

沈德符一经提醒，立即道：“啊，这点我完全没有想过。不错，冯世伯是礼部尚书，只要他反对，郑贵妃绝对不可能当上皇后。”鱼宝宝道：“所以了，郑贵妃绝对是想搬掉这块绊脚石的。”

傅春道：“宝宝说得极是。上次听冉驸马大致说了冯尚书进宫的情形后，我就觉得整件事都不对劲儿。按理来说，皇帝应该是在外廷便殿召见冯尚书，即使是在内廷，也应该选慈圣太后所居的慈宁宫，毕竟是皇孙大婚，太后则是后宫之主，这才符合礼制。可皇帝却偏偏选在自己的寝宫启祥宫。而且也没有等太后到来，就先自行召见了冯尚书。”

鱼宝宝道：“我敢说，召冯尚书入宫一定是郑贵妃的主意。她以商议儿子婚礼为名，其实早打算借此机会毒杀冯尚书。太后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后来得到消息，才临时赶到启祥宫。”

傅春道：“郑贵妃仗着皇帝的宠爱苦心经营十来年，势力不算小，兄弟伯侄均在朝中任职。她如果早有心对付冯尚书，应该会有更好的路子，不会选在紫禁城中下手吧。”鱼宝宝道：“这就是你的天真了。天下

还有什么地方比紫禁城更适合下毒呢？就算有人起疑，事涉皇宫，也绝对没有人敢追究。你如此，小沈如此，王名世如此，冯夫人亦是如此，这不就是最好的逃脱罪名的方法吗？”

傅春道：“不错不错，如果是派刺客行刺之类，事后必然有人追查，即使掩盖痕迹，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终究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循。只有深宫事秘，外人不得而知，亦不敢多想。”

这一番议论，沈德符亦觉得冯琦入宫见驾不合礼制的矛盾点极多，尤其是当今皇帝事母极孝，既然事关福王婚期，又是在内廷召见大臣，不可能不等到慈圣太后到场就先行商议。很可能就如鱼宝宝所言，李太后事先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那么，皇帝召见冯琦的动机就相当可疑了。既然是以福王婚仪为由召冯琦入宫，皇帝怎么会事先不告知太后？既然皇帝没有知会太后只言片语，是不是表示他召见冯琦另有缘由？这缘由是不是跟郑贵妃的目的一致？按鱼宝宝所推测，皇帝卷入毒杀案的可能性极小，那么就当万历对此全然不知情，那么他在启祥宫召见冯琦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

沈德符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傅春道：“小沈比我们想得更为周到。不错，皇帝一定是为了别的事才召冯尚书进宫，福王婚仪是个幌子，只是要掩人耳目。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召见地点不在慈宁宫，以及慈圣太后半道才来。”

鱼宝宝道：“会不会皇上召冯尚书入宫就是要商议改立皇后之事？这件事，自然是不能让太后知道的。结果冯尚书还是当面拒绝，郑贵妃气急败坏之下，决意下毒害死他。”傅春道：“宝宝的推测合情合理，而且符合整个经过情形。冉驸马说过，冯尚书辞出宫后，在半路才被太监追上，声称皇上有赐食，这赐食很可能就是郑贵妃的主意。宝宝，你实在太聪明了。”

鱼宝宝不无得意地道：“一是聪明，二是敢想。”

正说着，门外有人打门高声叫道：“傅公子在吗？”

傅春急忙起身出去应门，在门槛边跟人说了几句话，打发那人走

后，即进来告道：“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沈德符颇害怕一个人和鱼宝宝待在一起，忙问道：“你要去哪里？要不要我陪你去？”傅春道：“不用了，我去会个朋友，一会儿就回来。”

鱼宝宝冷笑道：“人家要去勾栏胡同会老相好，你跟去干吗？噢，我倒是忘记了，那里也住着一位沈公子的红颜知己呢。”沈德符红了脸，讪讪道：“你胡说些什么。”又想起来苗自成的事，忙叫老仆去送钱。

鱼宝宝听说究竟，忙叫住老仆，道：“这嫩生光好生可恶，我帮你想个法子治治他。”沈德符很是意外，道：“你有法子？”随即摇摇头，道：“这嫩生光是京师的老油子，还是不要招惹这种地痞的好。”

鱼宝宝道：“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姑息养奸者，坏人才越来越嚣张。你放心，恶人自有恶人磨，这次我鱼宝宝就当回恶人，好好治治这个姓嫩的小子。这人居然姓嫩，白糟蹋了一个好姓氏了。譬如玉石，嫩然可知。其上不嫩，其下不昧。”

沈德符知道鱼宝宝精灵古怪，虽然顽劣大胆，不以功名为意，但也确实有几分机智，便道：“那好，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给自己惹祸。”鱼宝宝道：“嗯。事成后你要怎么谢我？”沈德符道：“你要我怎么谢都可以。”鱼宝宝道：“好，那咱们一言为定。你先去国子监找苗自成，让他告诉嫩生光，三日后在国子监大门前交易，一手交银子，一手交诗集。”

沈德符道：“你要去哪里？”鱼宝宝道：“我去找道具啊。你也说了，嫩生光是老油子老地痞，要对付这种人，没道具怎么行？”

虽然推测出了冯琦遇害真相，但还是等于没有真相，众人既不可能到皇宫取证，也不可能仅凭推测指控郑贵妃毒杀当朝重臣。大约冯琦早就猜到真相，但除了不了了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所以他只在毒发前赶去棋盘街饮最爱的茶汤，派人到浙江会馆索要《牡丹亭还魂记》戏本，无非是想毫无遗憾地、安安静静地死去。只是想到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此死于宫廷阴谋中，沈德符还是觉得不寒而栗。

他先去了一趟国子监，按鱼宝宝交代告知苗自成三日后与嫩生光交易，回来时顺便去了铁狮子胡同礼部尚书府。正好遇到王名世领着一名巧匠来开万玉山房的暗格。

之前本来推测暗格的钥匙在冯琦侍妾夏潇湘身上，下诏狱时被搜身的禁婆截留，但王名世到锦衣卫追索钥匙时，没有一人肯承认自己拿过一柄钥匙。王名世无奈，只得如实禀报冯夫人姜敏。姜敏见夏潇湘变得痴痴傻傻，病情一时难以好转，便让王名世找锁匠来，打算强行打开暗格。来过好几拨锁匠，都是来看了就连连摇头。不得已，姜敏悬赏出了重金，今日来的这姓白的工匠就是闻讯主动赶来的。

白工匠还不到三十岁年纪，在锁匠这一行当里可谓相当年轻了。本来王名世也没有抱多大希望，但那白工匠钻到桌子底下，不知道用什么东西鼓捣了几下，只听见“咔嚓”一声脆响，锁居然开了。

王名世大喜过望，忙将白工匠从桌子底下拉出来。那白工匠也是喜不自胜，抓耳挠腮，大约因为可以得到一笔赏金而激动。

王名世道：“你放心，我答应你的钱一定会照给。你将来有什么为难之处，尽管来锦衣卫官署找我。”命仆人带他到前院找管家领钱，又命人请姜敏来。

沈德符心中踌躇许久，还是打算告辞。姜敏道：“你这孩子又不是外人，难道伯母还怕你会泄露什么吗？”命所有人退出，只留下沈德符和王名世二人在书房中，微一迟疑，即伸手拉开了那暗格的抽屉。

六只眼睛死死盯着抽屉，生怕里面会有什么东西飞出来，但令人失望的是，那抽屉里面除了铺着一小块绿色丝绒锦缎外，空无一物。

这正是姜敏最担心的，喃喃道：“沈贤侄，会不会是当日那窃贼已然打开了暗格，取走了里面的东西？”沈德符死死瞪着那抽屉，也不应答。

王名世叫道：“沈兄！”沈德符回过神来，道：“王兄，借你牙牌一用。”

王名世不明所以，仍然依言解下腰间牙牌递了过去。他佩戴的是武

官牙牌，长方形，上边为圆弧状。沈德符仔细看过，再将牙牌小心翼翼地伸入抽屉，比了比，摇头道：“不对。王兄，你手下校尉呢，他们身上可有牙牌？”

王名世便到门前向一名校尉要了一块“锦衣卫东司房旗尉牙牌”，呈八角椭圆形。沈德符如法炮制，将其伸入抽屉中，正好压在丝绒锦缎的深色印迹上，丝毫不差。

王名世登时明白过来，道：“这里面以前装的就是一块东厂锦衣卫牙牌。”沈德符点点头，道：“王兄可还记得当日寿宴有刺客行刺，那刺客身上搜到的编号八十八号的假牙牌，正是这种形状的旗尉牙牌。陈厂公一见之下脸色大变，将其拿走。后来冯伯父还曾经向王兄你索看过。”王名世道：“不错。不过我当时完全没有多想，以为冯尚书只是好奇刺客身份。倒是我向陈厂公索要时，他拒绝给我，我有些奇怪。毕竟那牙牌是证物，冯尚书是当事人，索看也是正常的。”

姜敏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道：“老爷为什么要看那块牙牌？”王名世道：“冯尚书……”他与冯琦素来疏远，背后总习惯称呼官职，见姨母脸色不快，才忙改口道：“姨父没有说，而且他让我不要将这件事告诉旁人。我也是后来受沈兄托付打听八十八号牙牌原主人校尉杨山之事，觉得太过巧合，才将这件事告诉了沈兄和傅兄。”

姜敏道：“也许是行刺发生后，老爷发现书房的牙牌不见了，又听说刺客身上搜到一块牙牌，他怀疑是同一块，所以才想索看。”沈德符道：“伯母推断得极有道理，只有如此，才能解释冯伯父向东厂索看证物的行为。如此可以推测，在刺杀案前，就有窃贼到过万玉山房，设法打开暗格，取走了里面的牙牌。至于后来再来书房翻找卷轴的窃贼，应该是为赵世伯的火器图而来，是另一伙人了。”

如此一来，疑问就更多了，刺客身上的牙牌跟书房暗格的牙牌到底是不是同一块？如果是，冯琦为何会将一块假牙牌收藏得如此隐秘？如果不是，那么书房的那块牙牌又是什么来历？莫不是就是那块神秘失踪的八十八号真牙牌？

姜敏道：“老爷已经过世，潇湘又成了傻子，暗格里面的牙牌到底是

怎么回事，无论如何都难以再弄清楚。但刺客身上找到的那块牙牌，真也好，假也好，一定有蹊跷，不然陈厂公不会是那样的反应。名世，这件事……”王名世道：“姨母放心，我会设法暗中调查，不会让陈厂公知道。”

姜敏叹道：“本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老爷将牙牌收藏得如此隐秘，必有缘故，偏偏又被人窃去。万一被有心人大加利用，祸及冯氏全家，我可就万死莫赎了。”王名世道：“是，姨母放心，名世必定竭尽所能，查清楚这件事。”

出来冯府，王名世道：“而今我和沈兄是站在同一岸边了。”沈德符佯装不懂，问道：“王兄这话作何解？”王名世道：“沈兄不是一直怀疑刻着万历十七年造的假牙牌巧合得诡异么？我也有这种感觉。”

沈德符道：“那好，麻烦王兄从东厂取出那块假牙牌，我们一起好好探究探究。”王名世摇摇头，道：“那块牙牌一定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陈厂公那般忌讳，不会再对我多费唇舌，多解释那么一番话。”

沈德符道：“莫非王兄怀疑冯世伯书房中被盗走的就是真的编号八十八号的牙牌？”王名世道：“牙牌是不是八十八号我不能肯定，但我想它一定是真的。”

沈德符道：“不错，冯世伯是礼部尚书，最熟悉礼制，牙牌的形状、大小、刻字再清楚不过，他是绝对不会将一块假牙牌收藏得如此隐秘的。”王名世道：“嗯，沈兄先回去，我设法去追查窃贼这条线，一有线索，我就来藤花别馆找你。”

沈德符忙问道：“王兄去哪里？牙牌失窃在冯世伯遇刺之前，时间过了这么久，王兄预备如何追查？”王名世道：“我去找适才那姓白的锁匠。能打开暗格的锁匠少之又少，他既是行家，一定知道京城中还有什么人有本事能打开暗锁。”

沈德符听了大为佩服，忙问道：“那么追查盗取火器图窃贼之事，王兄可有好主意？”

王名世想了想，道：“那人要的是火器图，一日不到手，一日就不会

放弃，与其抽丝剥茧，不如引蛇出洞。这件案子事关边防安危，锦衣卫理该出力，等我去找完那姓白的锁匠，就来助沈兄一臂之力。”沈德符道：“好。”

沈德符与王名世就此辞别，路过东四牌坊时，徘徊了许久，最终还是忍不住抬脚往勾栏胡同而来。

开门的正是薛素素本人，形容慵懒，不事妆扮。齐景云正在书房收拾书籍，听说沈德符来找傅春，忙道：“傅郎有三日没有过来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沈德符道：“没有。应该是去浙江会馆了。我大致瞄到一眼，来找他的似乎是薛家戏班的人。”又见院子中摆有数只藤盒木箱，问道：“这是要搬家么？”

薛素素道：“我预备等春榜公布、景云正式嫁给傅公子，就卖了这处宅子，回去金坛老家。”

沈德符还是第一次听薛素素说到籍贯之事，很是吃惊，道：“原来素素姑娘也是金坛人。”薛素素道：“是啊，沈公子有什么认识的朋友是金坛人么？”

沈德符本想说他儿时玩伴雪素祖籍也是金坛，转念想到在薛素素面前提起雪素不妥，便改口道：“听说国子监那名死去的贡生于玉嘉就是金坛人。”薛素素道：“哦？是那名被故礼部尚书冯琦杖死的贡生么？我听过他的名字，不知道沈公子怎么看待这件事？”

沈德符心中其实并不大赞成朝廷公然迫害李贽，甚至焚毁其著作，于玉嘉也不过是当面指斥了冯琦几句，因此被杖死实在是冤枉，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冯琦生平最大的罪过，但他既是冯琦的后生晚辈，不便公然反对，只道：“这个，于同学罪不至死，但冯尚书也是秉公行事……”

薛素素蓦然脸色大变，腰肢一扭，径直进房去了，任凭沈德符干晾在那里。还是齐景云过来道：“沈公子别怪，素素预备离开京师，毕竟这里是她生活多年之地，又是孤身一人返乡，前途未卜，心情难免萧索不佳。”

沈德符听到“孤身一人返乡”一句，不知怎的，心口一热，竟脱口说道：“如果素素姑娘不嫌疑，沈某愿意……愿意照顾她一辈子。烦请景云姑娘转告她。”

齐景云愕然道：“可沈公子在家乡不是已经有妻有妾、有子有女了么？”沈德符道：“这个……我自然不能像小傅那样，一心要娶景云姑娘你做正房夫人，素素在沈家可能只有侍妾的名分，但我可以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

齐景云咬着嘴唇笑道：“这种赌咒发誓，素素可是听得多了。”沈德符道：“我是真心的。”

齐景云道：“那些排队追求素素的男子，哪个不称自己是真心实意？”沈德符道：“我小时候答应过一名叫雪素的女孩儿，长大后要娶她做妻子，一辈子对她好。虽然她后来走了，可我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的誓言。我第一次在铁狮子胡同见到素素时，心中就已经将她当做了雪素。”

齐景云听了颇为感动，道：“沈公子这话我会转告素素的，回头等素素心情好些，再请公子过来听琴饮酒。”

沈德符便辞别出来。回到藤花别馆时，正好在大门前见到鱼宝宝扶着傅春下车。傅春肩头、左臂上均有伤口，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模样既狼狈又恐怖。

沈德符大吃一惊，道：“出了什么事？”鱼宝宝道：“遇上打劫的强盗了。”

原来之前鱼宝宝出门后便雇了辆车，径直往宣武门外赵士桢宅邸赶来。按照他的想法，要对付嫩生光这种人，当然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弄个什么来栽赃陷害他。正好冯府万玉山房两桩盗窃案都还是无头悬案，其中一件，已经可以确认那翻找卷轴的窃贼是为中书舍人赵士桢的火器图而来，那么他只要弄一张、哪怕是半张火器图，就足以陷害嫩生光下诏狱。鱼宝宝当然也没有打算要害人，只不过要以此来威胁那姓嫩的，要令其胆战心惊，以后再也不敢靠讹诈人为生。

他心中盘算得极美，余下的难题就是如何说服赵士桢，脑子过了无数个主意，虽然没有把握，但少不得要试上一试。

车子刚过琉璃厂，便听见前面一声巨响，马匹受了惊吓，往旁一歪，多亏车夫老到，及时圈住了马头。

鱼宝宝道：“出了什么事？”车夫道：“前面动静不小，听声音，很像是神机铳。”到底是京师人，见多识广，居然能从声响中听出是火铳来。顿了顿，又道：“会不会是王恭厂(4)出了事？可王恭厂在内城，方向不对啊。”

鱼宝宝蓦然得到提示，“哎哟”一声，急忙跃下车来，急朝赵士桢宅子奔去。这一段路不算太远，到得门前，正撞见传教士利玛窦和弟子徐光启(5)及亲随阿元听见动静来查看究竟。

却见赵府大门洞开，里面有兵刃交接之声。进来一看——院门口横着一名青衣汉子的尸首，胸口一个大血窟窿，血肉模糊，发出焦臭之气，显是被火器所伤。工匠赵士元歪倒在台阶上，身子下一大摊血迹，手中尚握着一根噜密火铳。院中还有三名凶神恶煞的大汉手持明晃晃的单刀，正围着两人恶斗，一人是赵府管家毛尚文，另一人却是刚离开藤花别馆不久的傅春。两人手中均无正式兵刃，毛尚文手中操着一根短铁棒，傅春挥舞着一个长方形的怪异铁器，都是顺手从院中取来的器物，以二敌三，犹自不落下风。

鱼宝宝还是第一次见识傅春原来武艺如此高强，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傅春却被这一熟悉的叫声弄得分心走了神，转头一看，即被面前大汉举刀削中他肩头。另一名大汉趁机用单刀划伤他手臂，上前夺过他手中的一片绢布，随即退开几步，打声唿哨。余下二人便不再恋战，只挥刀舞成一团，且战且退。

利玛窦等人看得目瞪口呆，竟然忘记闪避，好在那三名强盗也没有继续伤人的意思，并排冲了出去。

鱼宝宝瞪了那三人背影半晌，才惊叫道：“呀，强盗，强盗！快，快去报官。”利玛窦醒过神来，忙催道：“阿元，快去！”阿元这才恍然大悟

悟，自赶去管辖南城的南城兵马司报案。

鱼宝宝忙赶进来，与毛尚文一道扶起傅春，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些强盗是什么人？”

傅春受伤不轻，强打精神，道：“他们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我本来是去浙江会馆找朋友的，顺道经过这里时，正好见到有人在门外鬼鬼祟祟地窥测，我上前叫了一声，那人就急忙转身走了。想到之前不断有人觊觎赵中舍的火器图，我便想还是进来提醒一下赵中舍的好。哪知道今天是前辽东李巡抚返乡之日，赵中舍出城送客，正好不在家，家中只有毛管家和赵工匠。我便将门外可疑情形告知了他二位，正在说话当口，就有四名强盗破门而入，持刀逼住我们三个，索要火器图。毛管家假意答应，称要和赵工匠一起进屋拿图，赵工匠却突然从身后取出一柄火器，射死了一名强盗。但他还来不及再次装填火药，就被另一名强盗上来一刀杀死。强盗又从他身上搜出火器图，我和毛管家见势不对，便决意反抗，我趁机夺到绢图，后来你们就来了，结果你也看到了，绢图还是被他们拿走了。”

鱼宝宝道：“哎呀，火器图被他们夺走了，那怎么办啊？”傅春道：“快，快报官追他们回来……”失血过多，不及说完，便晕厥了过去。

正好阿元在附近寻到一队巡逻的兵马司兵士，领了进来。兵士见朝臣家中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强盗入室事件，被抢走的又是事关大明安危的火器图，不敢怠慢，急忙分几路去报告各官署长官。鱼宝宝见傅春伤势不轻，便雇了车子，先带着他回来。

沈德符听说究竟，忙和鱼宝宝一起搀扶傅春进来。鱼宝宝略通医术，裹了伤口，自去开方子抓药。

到天黑时，锦衣卫千户王名世匆匆赶来，道：“我听说了个大概。傅兄，到底是怎么回事？”傅春倚靠在床头，歉然道：“抱歉，我也不想弄成这样，我没能保护好火器图。”

鱼宝宝道：“这怎么能怪你呢？那些强盗人多势众，有备而来。不过我实在想不到小傅你武艺会这么好。”傅春道：“有什么奇怪的，你忘了我以前总跟戏班厮混在一起，不过是跟武行师傅学几手三脚猫功夫防身而已。”鱼宝宝笑道：“你那可不是三脚猫功夫。回头应该找个机会，让你跟我们的武三元好好较量一下，说不定你能打败大明第一武状元。”

武三元即是指王名世，乡试、会试、殿试均是第一名。傅春苦笑道：“宝宝从来不肯放过一点儿机会，你就使劲挖苦打趣我吧。”

王名世道：“傅兄素来精细过人，既然与那些凶徒交过手，能猜得出他们的身份么？”傅春迟疑道：“这个……”

王名世道：“我们相交时间虽然不长，可交情不算浅，傅兄即使信不过我的锦衣卫千户身份，难道还信不过我王名世么？”傅春道：“那好，我就直说了。交手中，我有听到那些凶徒互相喊话，我怀疑他们是女真人。”

鱼宝宝道：“其实我早就怀疑是女真人干的。李先生任辽东巡抚数年，断定女真是大明的心腹大患。赵先生最新研制的火器，就是专门针对女真人的。一定是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得知了消息，决意不惜代价，派人将火器图抢到手。”

王名世道：“东厂和锦衣卫也怀疑是女真人下的手，现在全城封锁，凶徒暂时出不了京城，我们会找到他们的。”

沈德符插口道：“有一点很奇怪，上次赵先生说过，火器图他要么是带在自己身上，要么是放在皇城中书舍官署中。赵士元身上怎么会有火器图呢？那幅图会不会是假的？”

忽听得有人接口道：“那幅图是真的。”却见赵士桢大踏步走了进来。众人忙起身迎接。赵士桢道：“不必。”叹了口气，说了经过。

原来近来赵士元加紧了制造车铳的工作，时时要用到火器图，赵士桢遂从官署中取了火器图，带在自己身上。今日正好前辽东巡抚李植离开京师回乡，赵士桢带了两名童子相送，临时将火器图留给了赵士元。哪知道仅此一念，便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最重要的是，二赵合作经

年，赵士元最知道赵士桢的意念和构想，车铙即将大功告成，他忽遭此不幸，等于是前功尽弃。又失去了火器图，怕是世间再难有赵氏车铙。

沈德符忙道：“赵世伯请放心，眼下兵马司和东厂锦衣卫正全城搜索，相信一定可以找到那伙贼人的。”

赵士桢性格坚定，虽然长吁短叹一番，最终还是道：“好，最要紧的是夺回火器图，哪怕毁了它都不要紧，千万千万不能让它落在敌人手里。”又上前握了握傅春的手，道：“多谢。小毛会武艺我是知道的，跟他家附近军营的官兵学过，请他来做管家，其实也是看中他这一点。不过今日要不是你，怕是小毛也被凶徒一起害了。”他虽有妻有子，但多年来只与赵士元、毛尚文几人住在一起，情感有如亲人。

傅春道：“都是我不好，未能保护好火器图。”赵士桢道：“你已经尽力了，好好养伤，改日再来看你。”

送走赵士桢，王名世也起身告辞。沈德符送他出来，问道：“王兄今日去寻那姓白的开锁工匠，可有收获？”王名世道：“我按他留的地址没有能找到他。那个人是京师口音，我找了不少人打听，就连东厂的番子也从来没有听过有个姓白的京师人会开锁，我怀疑那只是假名。”

沈德符道：“有这样一手本事，足以在京师谋生，为何还要隐姓埋名？”王名世道：“我听好几位行内工匠说，那暗格锁具极为精巧，是不可能用工具打开的。可之前有窃贼光顾，后来又有姓白的锁匠轻松开启，即使京师藏龙卧虎，未免还是太巧合了，所以我有些怀疑姓白的这个人就是到过万玉山房的窃贼。你放心，我已经画下他的样貌，交给东厂番子，只要他还在京师，一定能找他出来。”

沈德符道：“甚好。”送走王名世一行，正要返回胡同，一旁黑暗处忽然窜出来一人，问道：“你是沈德符沈公子么？”

沈德符见他神色紧张，言语问得冒失，心生警惕，也不直接回答，只问道：“你是哪位？”那人道：“我是谁不重要，适才我在大街上拣到一样宝贝，觉得沈公子应该会有兴趣。”

沈德符登时想起那个专设骗局的嫩生光来，连连摆手道：“没兴趣，

没兴趣。”忙不迭地转身走开。

那人却追了上来，粗暴地将他推靠在墙壁上，道：“公子看都没看，怎么就说没兴趣。”一边嚷着，一边将一件东西塞到沈德符手中。

沈德符被那人大力一推，后背重重撞到墙上，痛彻骨髓，又惊又怕，正想要出声呼救，对方忽又松手退开，恍然觉得手中的物事软软绵绵，似是布帛一类，心念一动，忙抖开举到月光下一看，竟然是那幅倾城寻找的火器图。

沈德符这一惊非同小可，见那人正走开，忙追上去问道：“你是谁？从哪里得到的这幅图？”那人不耐烦地道：“你那么多废话做什么？还不赶快拿着这图邀功请赏去。”

月光直泄下来，清楚地照映出他的半边脸庞，不知怎的，沈德符蓦然觉得他有些眼熟，脱口叫道：“啊，你……你是宁远伯府上的人？”

那人乍然吃了一惊，返回来抓住沈德符的衣领，恶狠狠地道：“什么宁远伯！你再多嘴多舌，小心连你这条小命也没有了。听见没有？”逼迫沈德符点了头，这才松手去了。

沈德符震骇不已，忙返回家中，将适才之事告知好友。

傅春大是惊异，道：“竟然有这等事？快把图给我看看。”仔细看过一遍绢布，才道：“不错，就是这幅图，这上面还有赵工匠的血迹。”

鱼宝宝道：“那些女真凶徒处心积虑，好不容易才抢到火器图，怎么会轻易遗失在大街上呢？真真可笑。”傅春道：“这不可笑。现在全城搜捕，女真人难以藏身，必定要躲在一个常人想不到的地方，才能逃过劫难。”

沈德符道：“你是说隔壁宁远伯府上收留了这些女真人？”傅春道：“宁远伯李成梁一直暗中跟女真人有勾结，你是知道这一点的。”

鱼宝宝道：“可既然这样，宁远伯的人为什么又要将火器图交还给小沈呢？”傅春道：“依我看，李成梁跟女真人也不是什么牢固的联盟，而

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李成梁需要利用女真人向朝廷谋取利益，但他也不希望女真坐大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地步。他虽是朝鲜人，可带的都是大明朝的军队，女真人暗中谋夺火器图，已然逾越了他能容忍的底线。他人虽然在辽东，可好几个儿子都在北京做官，府上也养了不少聪明人。暗中杀掉这些女真凶徒，将火器图还回来，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其实是最聪明不过的法子。小沈，他们找上你而不是别人，可见你这一阵子已经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你得小心些才好。”

沈德符道：“可能是我是他们的租户，家里又时常有锦衣卫出入吧。”

鱼宝宝道：“那我们要怎么办？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么？”傅春道：“不然你还能怎样？这已经是宁远伯那伙人最大的诚意了，他们完全可以悄悄杀掉女真人，再将火器图藏起来抑或毁掉，根本无迹可寻。况且，他们选择将火器图交给小沈，必然是有恃无恐，你总不希望小沈有危险吧。”鱼宝宝这才气鼓鼓地不作声了。

沈德符道：“那我现在就去找王名世，称是有人将火器图丢在了门口。”傅春道：“如此最好。”长叹一声，道：“想不到这件事会这么解决。”

鱼宝宝道：“等一等，我还要用这幅火器图呢。”说了自己打算用火器图来栽赃嫩生光的计划。

沈德符听了连连摇头，道：“这不行。这幅火器图何等重要，岂能用于儿戏？况且你那么做，跟嫩生光又有什么区别？”鱼宝宝闻言大怒，道：“原来我做的全是儿戏。”一甩手，赌气回房去了。

傅春道：“宝宝全然是为了替你出气，你这么说，可是伤了他的心了。”沈德符道：“火器图非同小可，不管怎样，都不能落在嫩生光那种人手里。”

傅春道：“那好，你去取绢布来，我来照猫画虎，弄个大概像火器的图样，给宝宝拿去用。”

沈德符虽觉不妥，可转念想到鱼宝宝之计终究是为了治恶人，便

道：“你受了伤，哪敢要你动手，还是我来吧。”回到房中，取绢布大致描了几下，便拿了原图连夜送去锦衣卫官署。

虽然中书舍人赵士桢家中遇盗案一度惊天动地，但瞬间便悄无声息。官方公布的说法居然完全是按照沈德符的描述，是有人暗中将火器图丢在了藤花别馆门前。于是城中盛传是京师大侠所为。

三日后，沈德符的同学苗自成如约来到国子监大门前，等待皦生光前来交易。沈德符和鱼宝宝二人躲在一旁，预备趁此机会好好整治皦生光一番。

哪知道等了许久，都不见皦生光的人影。苗自成有些不耐烦起来，正要返回国子监时，一名三十岁左右的青衣文士匆匆走过来问道：“你是苗自成苗公子么？”苗自成见他手中提着包袱，露出印版的一角，忙道：“我是。是皦生光派你来的么？”

那文士点点头，道：“钱准备好了么？”苗自成忙将包袱递过去，道：“这是二百两银子。”

那文士接了过来，看也不看，便将手里的包袱递过来，道：“这是有‘郑主乘黄屋’五律的印版。”他似是有急事要办，也不多说，转身欲走，却被赶过来的沈德符一把扯住衣袖，嚷道：“原来是你！你让我们找的好苦！”

鱼宝宝紧跟过来，正掏绢布，打算趁乱塞到青衣文士身上，闻言一愣，问道：“他不是皦生光么？”沈德符道：“不是。他就是我和王名世一直在找的那名姓白的锁匠。”鱼宝宝道：“好啊，那咱们倒是省事了，这就送他去锦衣卫吧，好好拷问他的来历。”

那青衣文士听说要扭送他去锦衣卫，大急道：“这根本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替我阿兄来取钱而已。”

原来那青衣文士是皦生光的同胞弟弟皦生彩，正好皦生光今日有事，便让弟弟拿着印版到国子监跟苗自成换银子。

沈德符道：“不是这件事，你可还记得你之前曾到礼部尚书府万玉山房开锁？”皦生彩曾在万玉山房见到过沈德符，料想难以抵赖，只得道：“是有这么回事。可我是堂堂正正地应募进去的，冯家也有人在场，我又没做什么犯法的事。”

沈德符道：“可你用了假姓，你当时自称姓白，对不对？白就是皦的半边。你不敢用真名实姓，分明是心中有鬼。万玉山房曾经失窃过，锦衣卫王千户怀疑你就是那名窃贼。”

皦生彩大叫道：“冤枉啊，小生虽会开锁，平生却是清清白白，从来没有干过三只手的勾当。就是因为担心被误会，我之前才用假姓，就是怕许多失窃过的京师权贵将罪过算到我头上。”

鱼宝宝见他坚决不认，道：“这里人多眼杂，不如送他去锦衣卫再说。”

沈德符却是另有想法，他蹲过一次诏狱，深知狱政黑暗，寻常人沾点锦衣卫的边，不死也要脱层皮。他见皦生彩焦急万状，神色不似作伪，不愿意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道：“也不一定要去锦衣卫，只要皦公子肯说实话就好。”带着皦生彩回来藤花别馆，问道：“皦公子如何谋生？”皦生彩道：“小生也是读书人，平常帮助我兄长刊刻些书籍。”

鱼宝宝道：“你可知道你大哥平日常常干些讹诈人、坑害人的勾当。”皦生彩噤声半晌，才道：“知道的。可他是兄长，我也不能多说什么。”

傅春问道：“听你的口气，皦家也是书香门第，你从哪里学来的一手开锁绝技？”皦生彩知道今日不说实话，无论如何都难以脱身，只好实话实说道：“是我年少时跟天桥的一名绳伎学的。”

天桥位于正阳门、永定门内，始建于元代。南北走向，桥身很高，跨河而过。所用石材为汉白玉，共有三梁四栏。桥北东西各有两座亭子。这里是帝王到城郊祭天的必经之路，所以得名天桥。又被认为是龙的鼻子，因而桥下的河流便被看做是龙的胡须，称为“龙须沟”。

天桥虽地处城南郊外，但这一带有大量水域，绿波荡漾，莲花亭亭

玉立于其中，岸边则是垂柳依依，风光极其秀丽。每到夏秋之际，不时有舟船、画舫流连于天桥附近，船中游人或饮酒赋诗，或品茶赏荷，极尽雅趣风流。因而自元代以来，这里就成了文人雅士、迁客骚人以及宦宦权贵寻欢作乐、观赏游玩的地方。到明代时，天桥成为南北交通要道，日趋繁华。明代嘉靖以后，由于外城的修建，天桥地区成为北京城市区域的一部分，愈发刺激了商业的发展。所谓“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天桥人气之旺可见一斑。这里既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又有什样杂耍、百样吃食，深受民众喜爱。

皦家就住在天桥一带，皦生彩自小就爱去天桥看杂耍。他曾见到一名绳伎帮助掉了钥匙的看客開箱子，只用一根竹签一捅锁孔，铜锁应声而落。他大为倾倒，佩服得五体投地，求了那绳伎许多日，才终于学到了她的开锁绝技。但皦家家长不准他玩这些把戏，所以他只是偷偷练习，多年来孜孜不倦，自觉手艺早不在昔日绳伎之下，只是从未在人前显露过。直到最近，他听天桥锁匠说故礼部尚书冯琦书房中有个暗格，十分精巧，没有人能打开，一时技痒难耐，便冒名为姓白的锁匠，到冯府一试身手。结果马到功成，自然是喜不自胜。

皦生彩到万玉山房开锁时，沈德符也在当场，登时记了起来，道：“不错，锁打开时，你很高兴。我当时还以为你是贪图悬赏呢。”

傅春却想到了另外一件事，追问道：“那绳伎……就是你向她学开锁手艺的妇人叫什么名字？”皦生彩道：“我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但我听见有人叫她润娘。她还有个当时全北京人人都知道的艺名——人间白鹤。”

沈德符一时呆住——雪素的母亲润娘当年是北京天桥最走红的绳伎，可以仅凭人力在高耸入云的旗杆软索上行走，白衣胜雪，翩翩似仙，号称“人间白鹤”。

“人间白鹤。”沈德符心中默诵这个当年轰动京华的名字，蓦然生起一种岁月如流、年华婆娑的感觉来。他不是不记得润娘这个人，相反，这几个月来，他一直念念不忘想要弄清楚当年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的神秘失踪是否跟他父亲暴死有关。但直到此刻听到“人间白鹤”四个字，方才能具体回忆起她的样子，回忆起她走绳时翩若惊鸿的身

影。然而这个女人的影像已离他如此久远，现下又骤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恍然若南柯一梦。

(1) 山阴：今浙江绍兴。南宋高似孙《剡录》载：“越产之擅名者，有会稽之日铸茶，山阴之卧龙茶，诸暨之石笕岭茶。”均为浙东名茶，统称越州（因前身是春秋的越国所在地而得名）茶。

(2) 内阁大学士在皇城外各有直所，大多在长安门东。直房居有堂，寝有室，食有庖厨。内阁直所其实就是设施更为齐备的专用朝房，而百官朝房（百官待漏之所，即等待上朝的地方）列于西长安门外，分东西两街。

(3) 此石桥和此怪异造型石狮子至今尚存，位于故宫外西路。

(4) 王恭厂是明代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兵工厂，又称火药局，在今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凡是京畿驻军使用火器所需的铅子、火药都是由王恭厂预造。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日巳时，王恭厂一带爆发一声巨响，随后天昏地暗，狂风骤起。北京城内，东自今宣武门大街，北至刑部街，数万间房屋轰然倾倒，许多大树连根拔起。象房倒塌，象群惊狂逸出。万众狂奔，惊恐万状。明熹宗闻声冲出乾清宫，急奔交泰殿，御座俱倾，东暖阁窗震落伤太监二人。石驸马街有五千斤重的大石狮子被掷出城外。长安街一带，从空中飞坠人头，德胜门外坠落人臂人腿。密云境内，居然飞来二十余棵大树。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死伤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大多数人都是赤身裸体，衣服不知去向。这场灾难约有两万余人丧生，史称“古今未有之变也”。当人们来到爆炸声的发出地王恭厂时，发现这里并没有焚烧的迹象。一时间，众说纷纭。明熹宗不得不下罪己诏，大赦天下。学术界对此灾成因众说不一，迄今仍是历史未解之谜。

(5)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松江府上海县人。天主教徒，教名保禄（Paul）。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因考官焦竑赏识而以顺天府解元中举，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进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思想家之一，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文里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中文的名词术语，都是经过徐光启呕心沥血的反复推敲而确定下来的。

第七章 妖书再现

于是，关于冯家的流言又多了起来，市井坊间有各种版本的故事流传，大多对冯夫人姜敏不利，将其描述成一个克子克夫的坏女人。京师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有人把酒论国事，友朋同欢宴，有人红灯绿瓦观风景，散言碎语叹人间。

秋

天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黄花开遍，秋容如拭。

桂子飘香时，乡试亦如期在贡院举行。今年的试题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极高明而道中庸。”沈德符虽然一挥而就，提前交卷出来，但对考试的结果却茫然不知，心底深处隐隐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即便如此，他还是要等到二月正式放榜后，才能返回家乡探亲。

天气逐渐阴冷了起来。沈德符的心情也如这行将逝去的秋天一样，灰暗冷静，惨然不乐。

鱼宝宝不以为然地道：“不过是场乡试而已，就算考上也只是个举人，离进士还远着呢，你有那么在意吗？”沈德符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在为功名而烦恼，只闷闷道：“我可做不到像你和傅春那般自在，连乡试的机会都放弃了。傅春父母已经过世，你的家人也不介意，我家中的慈母妻儿可都还等着喜报呢。”

鱼宝宝道：“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愁也愁不来。不如我陪你去白塔寺许个愿吧，求菩萨保佑，总比你坐家里发呆胡思乱想好。”

沈德符闻言不禁一呆：“白塔寺？”鱼宝宝道：“是啊，就是城西阜成门街的妙应寺，那里有白塔，白塔上有风铃，可以说是京师最特别的寺庙了。怎么，你不愿意去？还是，有什么心事？”

沈德符叹了口气，道：“我还在襁褓之中时，由父母做主，曾与苏州徐氏约为婚姻，当时就是在白塔寺许的愿，因为家母名讳妙应，正好应了白塔寺的名字。”

鱼宝宝很是惊讶，道：“可你现在的妻子不是姓钱吗？你原来的未婚妻子呢，她现下人在哪里？”沈德符道：“她的名字叫安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你也是苏州人，难道没有听说徐氏之女徐安生的故事么？”

鱼宝宝道：“原来是苏州大才女徐安生，她的逸闻趣事我听过不少。”

徐安生是当世著名画家徐季恒之女。徐季恒与沈父沈自邠友善，当年沈自邠得子沈德符后，徐季恒亦以暮年得女，取名安生，遂彼此约为儿女亲家。后来徐季恒携幼女离开京师，回家乡苏州定居。万历十七年，沈自邠病死于京师，沈德符年幼无依，随母亲迁回浙江老家。年满十八时，徐家派人来提亲，但他心中念念不忘儿时玩伴雪素，不愿意娶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当时徐安生已经因才貌双全、多才多艺扬名江南，能文善诗，画作水准不在其父之下，其写生画被誉为“出入宋、元名家”⁽¹⁾。如此美貌聪慧的女子，却被沈德符拒婚，徐安生得知后勃然大怒，于是愤然嫁给了姑苏世家邵氏，但传闻其性情放荡，不守妇礼，不久即因失行被邵氏驱逐。又改嫁给里中黄生，亦是名家之子。却为黄父不容，遂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若不是鱼宝宝凑巧提起白塔寺，沈德符几乎已经忘记徐安生这个名字。然而此刻回想起来，她的诸多放诞作为是受刺激所致，多半与自己贸然拒婚有关，想来自己也算有负于她，却不知道她现下身在何方，是生是死，不觉愈发恹恹。鱼宝宝却不容他彷徨，拖着他朝白塔寺而来。

白塔寺的主体建筑白塔是一座喇嘛塔，建于元代至元八年，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勘察选址，入仕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经过八年的设计和施工，才算大功告成，随即迎请佛舍利入藏塔中。白塔塔体为砖石结构，由塔座、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座为三层须弥座式；塔身为覆钵式；刹顶为铜制鎏金小型佛塔，塔刹由硕大的下大上小十三重相轮，托起一个巨大铜制华盖，其周边垂挂着带有佛字和佛像的华盖，下面各系一个风铃。

白塔竣工后，元世祖忽必烈亲自莅临，以塔为中心，往东南西北四方各射一箭，以射程为界占地，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从此这里便成为元代皇家寺院，也是百官习仪和译印蒙文、维吾尔文佛经的地方，是蒙古人心中的神圣之处，寺内香火极为旺盛。元朝皇帝常常到此主持佛事活动，最多一次参加者达七万之众。然而到了元末，一场雷

电大火焚烧了寺院所有的殿堂，唯有白塔幸免于难。

明代天顺元年，明英宗下令以白塔为中心重建寺庙，改名“妙应寺”，但因白塔之故，民间仍然俗称白塔寺。新建的白塔寺规模不及原寺的十分之一，由山门、钟鼓楼、天王殿、意珠心境殿、七佛宝殿、塔院以及两侧的配殿、厢房、方丈院、藏经阁等组成。塔院用红墙围成，白塔在院中央偏北，四角各有一亭，塔前有一座“具六神通殿”。

鱼宝宝和沈德符二人进来寺庙塔院时，意外在白塔下见到了傅春。他正高昂着头，瞻仰塔顶的华盖，带着罕见的庄重的凝思。

好恶作剧的鱼宝宝蹑手蹑脚走到傅春身后，蓦地拍了拍他肩头。傅春回过头来，惊惶异常，那模样倒像是偷糖果时被当场捉住的孩子。

鱼宝宝哈哈大笑起来，道：“我还没有见过小傅的这副样子。小沈，你看他吓的。”傅春不满地道：“宝宝，你无端端吓人一跳做什么？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又问道：“你们来这里做什么？”鱼宝宝道：“求菩萨保佑啊，保佑你和小沈早日金榜题名。喂，你知不知道，二十多年前，小沈的父母就是在这里为他定下了三生之约。”

傅春道：“啊，竟有这等事？我还以为……”见沈德符神色尴尬，便及时住了口，笑道：“我其实也是来许愿的，咱们这就去烧香吧。”

三人遂来到天王殿，各自上香祈祷。

出来时，傅春问道：“王名世追查那块牙牌的事，可有下落？”沈德符道：“没有。编号八十八号牙牌的原主人校尉杨山死后，他家人也举家离开了京师，不知道去了哪里。陈厂公的口风很紧，王兄也不能公然调查，这件事可以说完全没有线索。”

傅春道：“也许真牙牌难以追查，但假牙牌近在眼前，如果能拿到仔细研究，说不定会发现线索。”沈德符道：“这我和王兄也想到过，可无论王兄如何试探，陈厂公都不愿意交出那块假牙牌，只推说不知道丢到

哪里了。”傅春道：“这样子，牙牌的线索确实就是死胡同了。”

鱼宝宝道：“不是还有润娘那条线索么？我敢说，那个从万玉山房暗格中盗走真牙牌的就是润娘本人。”

傅春道：“这似乎不大可能，润娘消失了这么久，忽然出现就是为了一块牙牌么？那牙牌对她全无用处。而且就算真的是她拿走了，她必定是有重大图谋，为什么得手后又重新销声匿迹了呢？”

鱼宝宝歪着头想了半天，道：“那不如我们现在去天桥看看，那里是润娘成名的地方，说不定能打探到些什么。”沈德符道：“呀，这倒是个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鱼宝宝道：“你是名门贵公子嘛，怎么会想去天桥那种市井地方？”

三人遂雇了辆大车，往南而来。即近西四牌楼时，车子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又走了一小段，干脆就走不动了。鱼宝宝是个焦急性子，伸出头看了一眼，骂道：“这当街庙为什么还不拆掉？给蒙古人立庙，也不嫌丢人。”

他说的当街庙即建在西四牌楼北侧道路当中，占地不小，挤压了道路，车马通过，均须由庙之两旁绕行。西四一带本来就是京师交通要道，车水马龙一多，往往会拥堵上半天。但令明人愤恨的还不是当街庙本身，而是这庙纪念的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人物，而是蒙古瓦剌首领也先。当年土木之变，正是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大明英宗皇帝。英宗在北方过了一年囚徒生涯后被放还回朝，一回到北京即被亲弟弟明景帝囚禁在南宫中，过起了屈辱的太上皇生涯。闲庭草长，别院萤飞，英宗境遇凄凉，没有人还记得这位曾经的大明天子。唯有昔日的对头也先还惦记着英宗，经常派人来送一些礼物，听说英宗的情况不好后，生怕他孤单寂寞，还一度想派人将自己的妹妹送来侍奉。八年后，大明发生夺门之变，英宗复辟，重新登上皇位，而也先已经在蒙古内讧中被杀。英宗心中感念，特在西四牌楼当街修庙，以纪念也先。时人均认为英宗无耻，竟然建庙纪念敌人。然而，英宗皇帝的际遇难免不让他心目中也将也先与亲兄弟景帝对比，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实

在一言难尽。

又等了小半个时辰，马车才慢慢通过了西四牌楼。之后的道路就顺畅多了，一路往南出宣武门，走完宣武门大街往东，走骡马市街到了天桥。

天桥是个吃喝玩乐的好地方，尤其是小孩子钟爱的乐园。这里有各色小吃，物美价廉，最出名的有炸黄花鱼、豆汁儿、爆肚、炸了蒸、扒糕、凉粉、酸梅汤等。炸黄花鱼就是将一条半斤来重的黄花鱼裹上面粉，丢入油锅中炸得焦黄，再从锃光瓦亮的大铜锅中舀一勺卤汁浇在刚出锅的鱼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只要十文钱。豆汁儿是将豆子上磨碾，随碾随兑水，碾完后，细的是豆浆，粗的做麻豆腐，而稀的就是豆汁儿了。爆肚用的原料是羊肚儿，有散丹、麻肚、肚仁等区别，佐料有芝麻酱、酱豆腐、韭菜花、辣椒油等。把爆肚搁开水里过一下马上就捞出来，风味独特。这道小吃关键在火候，火大了再捞出来，就成猴皮筋儿了。

除了吃喝外，还有热闹可看。天桥是民间艺术聚集地，有许多江湖艺人都在这里卖艺，不乏身怀绝技、技艺高超者。卖艺人先要撂地，就是在地面上画个白圈儿，作为演出场子，行话“画锅”。锅是做饭用的，画了锅，有了个场子，艺人就有碗饭吃了。有显示臂力开拉硬弓、平举大刀的，有显示硬气功崩铁链、睡钉板的，有展现高妙轻功爬竿、走绳的。表演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十分精彩。

三人来到卖艺人集中的地方，各自去向人打听润娘。提到“润娘”的名字，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只要一说“人间白鹤”，几乎人人竖起了大拇指。但这些人也只是听闻人间白鹤绳技无双，对其来历去向并不清楚。

如此耗费了大半个时辰，依旧一无所获，沈德符颇为沮丧。鱼宝宝赶过来道：“垂头丧气做什么？真相有那么好查的话，不就人人都知道了么？”沈德符心头一凛，道：“你说得极是。宝宝，真要谢谢你的鼓励。”

正说着，傅春匆匆过来叫道：“喂，你们两个跟我来。”

沈德符、鱼宝宝以为傅春问到了润娘的线索，忙跟在他身后。一路往西，进了路边的一家古董铺。店中堆满了各色物件，柜台后坐着一名白发老翁，手举刻刀，正在雕琢一件木器。

沈德符道：“他知道润娘的消息？”傅春道：“不是，我没有打听到润娘的事，而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也许能帮你拿到牙牌，但这需要冒很大的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当然，要办成这件事，还需要王名世加入。”

沈德符大概猜到傅春所称的办法，一时犹豫，半晌才道：“这事非同小可，得跟王兄好好商议一下。”

奔波了大半日，三人也累了，见天色不早，遂回来藤花别馆。冯府仆人冯七正哭丧着脸守候在门前。

沈德符见他一身衰服，心中登时一沉，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冯七道：“二夫人她……她自杀了。”

故礼部尚书冯琦侍妾夏潇湘在经历了许多病痛和疯狂的折磨后，终在某一深夜上吊自杀，用五尺白绫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于是，关于冯家的流言又多了起来，市井坊间有各种版本的故事流传，大多对冯夫人姜敏不利，将其描述成一个克子克夫的坏女人。京师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有人把酒论国事，友朋同欢宴，有人红灯绿瓦观风景，散言碎语叹人间。

但很快又发生了一件古怪大事，只一夜之间，便在京师掀起了惊涛骇浪，令举朝失色。

十一月十一日清晨，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册刊书，封面上题有“国本攸关”四字，内里扉页上题“续忧危竝议”，后面则是一份揭帖，全文如下：

或有问于郑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国本已固，无复可忧，无复可虑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郑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势，正贾生所谓

厝火积薪之时也。

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无谓储宫有未安乎？曰：然。夫东宫有东宫之官，一官不备何以称乎？皇上迫于沈相公之请，不得已立之，而从官不备，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

曰：改立谁其当之？曰：福王矣。大率母爱者子贵。郑贵妃之专擅，回天转日何难哉？

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盖朱名废，废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

曰：是固然已，朱公一人安能尽得众心，而必无变乱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蚁集膻蝇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岂有相公倡之，而众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长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门，仁义存，谁肯舍富贵而趋死亡乎？

或曰：众附姓名可得数否？曰：余数之熟矣。文则有王公世扬、孙公玮、李公汶、张公养志，武则有王公之桢、陈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郑公国贤，而又有郑贵妃主之于内，此之谓十乱，鲁论所谓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

曰：然则何以知此数人之所为乎？曰：数公皆人杰，无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广孝，岂止富贵终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扬、陈汝忠，则靖难之兵取诸京营而自足矣；有李汶则三边险要有人控之矣；有孙玮于保定则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无由至矣；有王之桢则宿卫禁城，有谁人能斩关而入乎？

曰：是固然矣。若张养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欤？曰：养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则朱公之乡人也，无不愿借相公之余光者，况有以招徕之乎？

曰：然则事可济乎？曰：必济庸人倡义人尚景从，而此数公皆人杰也。且复有郑妃与陈矩朝夕比周于帝前，以为之主，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或曰：蛟门公独无言乎？曰：蛟门为人险贼，常用人不用于人，故有福己自承之祸，则规避而不染，何以见其然也？夫锦衣卫西司房类奏，有名祖宗来，未有不升者。而皇亲王道化本内有名竟不升，岂其才力出诸菜佣下哉！盖沈相公欲右郑而左王，故核实之时令，亲家史起钦抑其功而不录，亦王之桢有以默授之也。

曰：然则子何以处此？曰：天之所兴，不可废也；天之所废，不可兴也。余止听天耳！安能反天乎？

或人唯唯而退。

万历三十一年，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撰，四川道御史乔应甲书。

书中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回答者自称名叫“郑福成”。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功。大概的意思是说：当今万历皇帝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正准备更易太子，动摇国本；皇帝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为“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郑贵妃正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一党包括戎政尚书王世扬、锦衣卫千户王名世等十人，称“十乱”；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矩、内阁首辅沈一贯、包括内阁大学士朱赓都是郑贵妃的同谋。

这揭帖名《续忧危竝议》，实际上已是暗指内容是延续万历二十六年妖书案中的《忧危竝议》。书中将朝中围绕皇太子之位纷争的实质及日后可能发生的变故一一指了出来，指名道姓地指出上至皇帝，下至沈一贯、朱赓等重臣，都有易立太子的意图。

最骇人听闻的是，不仅朱赓收到了刊书，之前一夜，这份飞书更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巷衢，到处都有。此书大概只有九百来字，但内容的威力却不亚于西洋红夷大炮，一经面世，即在京城掀起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

十一月十二日，东厂太监陈矩将《续忧危竝议》一书进奏御览。万历皇帝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捕衙门严加搜捕，务得造书主谋。并责令妖书上落款的两名官员吏科都给事中项应

祥和四川道御史乔应甲即刻回奏，说明事情缘由。第二次妖书案由此而起，京城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最惶惶不安的自然是揭帖最后真名实姓落款的两人项应祥和乔应甲。

项应祥字汝和，号东鳌，浙江遂昌人。万历八年进士。初任福建建阳知县，为官清正，力雪冤狱，建阳称颂“抱案吏从冰上立，诉冤人向镜中来”。后升任给事中，有“不畏强御”之名。其最著名之事，是上奏弹劾万历二十五年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官焦竑。当年士子徐光启因受到焦竑赏识而以解元中举，但却被认为其文多险诞语，能高中顺天府第一，一定是背后有私下交易。由于项应祥的弹劾，焦竑被贬官，降为福州同知。

此人在朝中虽有正直之名，其家属在遂昌却是横行乡里的地方恶霸，拖欠官府钱粮不说，项应祥之子还一贯欺压百姓，奸淫民女，甚至强令佃户人家，凡子女婚事，他享有初夜权。历任官令对项家都不敢得罪，甚至趋炎附势，沆瀣一气。人们敢怒不敢言。万历二十一年，汤显祖调任遂昌知县，想了个巧妙的办法，趁项应祥告假返乡之际，在县衙设宴款待。席间，有人在衙门外击鼓鸣冤。汤显祖便邀项应祥共同升堂审案。告状的百姓涌进公堂，状纸写满项应祥之子的罪恶。项应祥目瞪口呆，不得已，同意汤显祖惩处这个不肖之子，但自此与汤显祖结怨。

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赴北京上计。按照明代制度，地方官即外官，每三年由吏部和都察院进行一次考察。犯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的八等官员，将分别给以革职、闲住、致仕和降调的处分。项应祥官任吏科给事中，监察和弹劾正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趁机点评汤显祖“浮躁”。浙江按察使李维桢同汤显祖从未会面，却久闻其为官清廉，体恤民情，深得民心，为其慷慨申辩，差不多要声泪俱下，还是未能挽回局面。汤显祖落了个“罢职闲住”的处分。他气愤之下向吏部告长假回乡，从此致力于戏剧和文学创作活动，再没有出仕。汤显祖素来与东林党往来密切，因而清流派也有不少人因此反感项应祥其人，东林党领袖邹元标有“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个汤显祖”之怨语。

乔应甲字汝俊，号傲我，山西临猗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初授湖北襄阳府推官，一年前才提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他曾经到过淮扬，对漕运兼凤阳巡抚李三才行事作风极为不满，称其“性不能持廉”，并在木板上书写李三才之“五好十贪”，传之于衙门。因此与李三才交恶，也受到东林党人的嫌恶。

《续忧危竝议》落款为项应祥、乔应甲的名字，显然是有人刻意为之，背后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二人被一纸飞书推到了刀口上，慌忙进奏申辩，称“从来妖书毁谤别人，从无自我署名的道理”。万历皇帝倒也相信，没有下令将两人逮捕下狱问罪。

然而一书掀起千层浪，朝野震动，甚至搅翻了后宫。关于飞书作者的猜测不绝于耳。由于飞书落款项应祥、乔应甲均是与东林党有仇怨之人，有人说此书出自清流之手，目的是要倾覆东林党的死对头内阁首辅沈一贯，项应祥、乔应甲只是被顺带捎上。有人马上为东林党辩解，说沈一贯一直听命于郑贵妃，认定此书出自清流之手，是想诬陷清流领袖郭正域，因为郭正域众望所归，正见忌于沈一贯，这是一个阴谋。

一些关于首辅沈一贯的内幕也逐渐被发掘出来。有流言说，两年前沈一贯上书请立太子，其实是要为郑贵妃做说项，请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之所以没有在奏疏中指名道姓，是因为废长立幼于礼不合，他不敢冒受清议指责的危险。哪知道皇帝被打动了不说，还误解了首辅的意思，决意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后来万历皇帝被郑贵妃的眼泪动摇，派人通知内阁改期立太子。表面是沈一贯不同意皇帝改期，其实是内阁大学士沈鲤力争的结果。沈鲤道：“天下人都已经知道是沈端公促使皇上立长子为太子，如果再不坚持，端公岂不成了首鼠两端之人？”沈一贯不得已，这才当场封还了诏书。皇长子朱常洛终于得立为太子，历时十六年的“国本之争”终于结束。

显然，《续忧危竝议》的中心议题还是“国本之争”。那么，这封搅得京师鸡犬不宁的飞书到底是出自反郑朝臣之手，还是郑贵妃指使心腹党羽所为呢？到底是有意构陷，还是要反倾害？这无疑是时下最大的热点谜题。

飞书中所提及的除了化名“郑福成”外，其余人物均是朝中大臣，争相上书自辩。

朱赧道：“臣居卿立朝，斤斤自守，未尝树恩，亦未尝树怨，应无切齿于臣者，不知何故召此奇祸，因请避位。”自称已是七十衰病之人，地位又在沈一贯和沈鲤二人之下，没有任何希冀之心，做书者是神谋鬼术，声东击西，借此攻彼。

内阁首辅沈一贯也引咎自陈，道：“此书混淆皇上庭闱宫禁之情，离间皇上父子骨肉之爱，掩抑皇贵妃赞成之盛德，点染福王孝弟之令名，诬陷大小臣工，坐以翻天覆地之罪，臣与斯人非有不共戴天之誓，何为至此！”又表示愿意与作书者当面对质，以示内心无愧。

余人如司礼太监陈矩、京营巡捕都督陈汝忠、锦衣卫千户王名世等均先后具疏。万历皇帝遂好言安慰道：“朕尚被妖书诬枉，何况你们呢？”

二十年未上朝的万历皇帝震怒了！他一改浑浑噩噩的状态，不断召见廷臣，同时严令东厂、锦衣卫访拿主谋，务在刻期查获，不准怠缓姑息。又下令九卿科道等官将案情进展情况及时会同上奏，并限兵部一个月之内必须侦破此案。

在如此急迫的诏令下，京城内外，差役四布，侦校塞路。京营派重兵守卫各个城门，对进出人士严格盘问搜查。凡是散住在京城内的山人、游客、术士、僧道、罢闲官吏等，都被立即驱逐，逗留者缉拿究问。凡在京城搭设茶房，在街巷坐地叫卖者，都被禁止。同时禁止地方白莲教、无为教活动，不准善男信女聚众拥入寺观，拜佛进香。

一时间，讹言四起，人人危惧。市井街坊上最热闹的酒肆、饭店等处门可罗雀，再无人敢到公开场所畅谈酌饮。以往欢声笑语的八大胡同也变得冷冷清清。人心也仿佛这严冬一样，进入了死气沉沉的休眠状态，没有了生气的北京愈发变得萧索起来。

皇帝如此雷厉风行，摆出一副不找出妖书主谋誓不罢休的姿态，不仅名列书中的大臣惊恐万状，其他无干的人士也不免惴惴不安。

有风吹，便会有草动。妖书案席卷全城，意味着必然有人会因此遭殃，也必然会有人因此得赏。为鼓励尽快破案，皇帝明张榜文，悬赏五千两银子和三品锦衣卫指挥僉事官阶捕缉妖书主犯。于是，纷纷有人主动站出来检举揭发：

锦衣卫主要官员王之桢、郑国泰、王名世、王承恩四人均在《续忧危竝议》上挂名，被郑福成指斥是郑贵妃的十党之一，四人联名上书，称妖书是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有意为之。理由是，锦衣卫五大要员中有四人上了妖书，只有周嘉庆一人不在其中，分明是周嘉庆想要陷害同僚，独掌锦衣卫大权。周嘉庆于是被逮捕下狱，下到东厂审问，备受拷掠。

之前周嘉庆掌管北镇抚司，拷问过无数犯人，现下酷刑都一一轮回他自己身上，可谓绝妙的讽刺。他的全家都受到牵连，遭受严刑拷打。周嘉庆死也不承认跟妖书有关。他岳父是吏部尚书李戴，参与堂审，亲眼见到女婿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不忍目睹，起身离开大堂。万历皇帝听说后，次日就下诏罢免了李戴官职，令其致仕回乡。

又有同知胡化告发妖书出自教官阮明卿之手。胡化和阮明卿都因此被逮捕，受到严刑拷问。

不久，即查明这两起告发纯属诬告。妖书案真相未明，反而成了廷臣之间互相倾轧、发泄宿怨、打击异己的借口。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案情愈发扑朔迷离。

一时间，京城的大小官吏都不同程度地卷进了这个涉及国本和未来皇帝的巨大漩涡之中，互有猜疑。不少人因此被错捕、错杀，到处冤疑横生，株连无辜。就连京营武官杨于世执著吏部尚书李戴手书及公札前往辽东执行公事，也被辽东税监高淮当成妖书嫌疑人犯，在山海关附近将其逮捕，解送回京请功。

即使是位高权重的宰辅大臣也不能置身事外。在《续忧危竑议》一书中，作者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首辅沈一贯和大学士朱赆，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两位阁老自然大惊失色，除了上疏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不得不待罪在家。

沈一贯在位已久，老谋深算，决意学习宁远伯李成梁东山再起的法子，尽量将所有敌人一锅端掉，好为他自己化被动为主动。他指使心腹党羽刑科给事中钱梦皋上疏，称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

之所以要攀牵沈鲤，除了因为沈鲤与沈一贯一直不和外，还因为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赆，以及沈鲤。沈一贯和朱赆均被“妖书”点名，只有沈鲤一个人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成为实际上的内阁首辅，理所当然地该被怀疑。

而妖书出现当日，沈鲤正好因事请假不在内阁。后来得知消息后，也不赞成万历皇帝穷究极治，大肆搜索京城。

而牵扯郭正域，原因则更为复杂。一是因为他是东林党人，俨然以东林党在朝领袖自居，在楚王华奎与宗人华越纠纷案上与内阁首辅沈一贯意见不合，沈一贯恨其入骨，早有心将他排挤出朝；二是同知胡化告发妖书出自教官阮明卿之手，而阮明卿正是给事中钱梦皋的女婿。为了替女婿脱罪，钱梦皋需要立即找到替罪羊。郭正域不但是沈鲤的门生，而且是胡化的同乡，加上当时已经被罢官，即将离开京师，很有写妖书“发泄私愤”的“嫌疑”。

不仅如此，沈鲤和郭正域二人同第一次妖书案均有关联，尤其是郭正域，关联极其重大。万历二十六年，刑部侍郎吕坤上《忧危疏》，论天下安危，抨击时弊。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弹劾吕坤暗中逢迎郑贵妃。不久又有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写了飞书《忧危竑议》四处散播，即最早的“妖书”，内容跟而今的《续忧危竑议》大同小异，无非是指责郑贵妃阴谋为儿子谋夺太子之位，吕坤等人是其同党。卷入风口浪尖的吕坤是隆庆五年进士，当年的主考官是张居正，分房考官为沈鲤，也就是说，沈鲤是对吕坤有知遇之恩的座师。而万历二十六年妖书案后，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正域亦上书弹劾吕坤，直接导致吕坤罢职去位，从此再没有

返回官场。当年的妖书案亦是轰动一时，最后万历皇帝认定妖书作者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二人均被罢官贬谪。但时人均怀疑燕山朱东吉其实另有其人。

尽管沈一贯和钱梦皋联合起来告发沈鲤和郭正域不过是出于私利挟嫌报复，想要将一摊浊水搅得更浑，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但却由此引发了一场大案。

钱梦皋上书称妖书出自前礼部侍郎郭正域之手，沈鲤为其同谋，又弹劾沈鲤道：“妖书始发，举朝以为大变，独彼以为小事。举朝以为当捕，独彼以为当容。”并在奏疏中公然强逼二人自裁。

万历皇帝接到钱梦皋奏疏后，在身旁内侍的提醒下，想起来第一次妖书案中郭正域的种种可疑：他曾声色俱厉地弹劾吕坤，认为吕坤才是妖书案的源头，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当时还没有正式立皇太子，弹劾吕坤无非是指责其暗结宫闱、党附郑贵妃，等于也是变相指责郑贵妃图谋夺位。而那妖书分明是有人故意制造声势，即使不能引得朝野上下声讨郑贵妃，也用事实指出了太子不立、国本难安、谣言不止的隐患。三年后，万历被迫立长子为太子，跟那件事的警示也颇有干系。

而今故伎再次重演，两篇妖书的意义一模一样，一定是反对立福王为太子的朝臣所作。郭正域素来是反对郑贵妃的，早在第一次妖书案时就已经表明了立场，后来又担任东宫讲官，与太子朱常洛有师生情谊，交情深厚。而今他正好罢官去职，完全可能是挟怨而作。

将前后两次妖书案联系起来后，万历皇帝认定前礼部侍郎郭正域确实嫌疑重大。正好巡城御史康丕扬上书指出“妖书”和“伪楚王”两案同源，愈发加重了郭正域的嫌疑。万历皇帝立即下诏，命郭正域暂停返乡，停驻原地待查。又预备罢免沈鲤内阁大学士一职，还是司礼监陈矩认为阁臣位比宰相，是国之名器，不可因为捕风捉影的传闻便轻易更易，从旁劝解，万历这才作罢。

而此时郭正域已率一家老小十五人乘船离开京城，由于天寒地冻，河面结冰，船只无法行进，不得不停靠在潞河^②杨村一带，等待冰化后

再渡河。

自礼部尚书冯琦病故后，郭正域一直以礼部侍郎身份代理礼部尚书一职，博通载籍，勇于任事，有经济大略，颇孚人望。然而掌管礼部不久，便遇到极为棘手的伪楚王案。

当时有楚王宗人、辅国中尉朱华越向朝廷告发第九代楚王朱华奎及其弟弟宣化王朱华壁不是楚恭王朱熿的亲生子，朱华奎是恭王妃王氏兄长王如言之子，而朱华壁是王如言家人王玉的儿子。奏疏送到北京后，首辅沈一贯因与朱华奎友好，于是授意通政司暂将奏疏压下不表。朱华越不服，亲自到京师告状。皇室事务素来由礼部主持，礼部侍郎郭正域主张调查。首辅沈一贯反对无效，最后由巡抚和巡按御史会同勘问。但由于事关皇室，查无实证，事情无果而终。

沈一贯自此深恨郭正域，处处刁难不说，曾指使给事中钱梦皋劾奏郭氏“陷害宗藩”，声称郭正域是楚人，因其父曾被楚王侮辱，故有后报。郭正域陷入官场纷争，见再也难以有所作为，遂愤而辞官。妖书案发之日，正好是他离开京师之时。巡城御史康丕扬称“妖书”和“伪楚王”两案同源，实际上就是指两起案子主谋都是郭正域。

郭正域的船只刚出北京，便不断有同僚、游人赶来追访。他已经从众人口中大致得知京师局势，却从未料到事情转瞬间就牵连到自己身上，他本人居然被认定是妖书作者郑福成。船只刚刚停靠在杨村一带，妖书上被点名的巡捕都督陈汝忠便派遣大批巡捕人役将船只团团围住，逮捕郭氏随行人员十五人，就地在杨村设公堂，施用鞭、打、吊、跪等各种酷刑逼供，并胁迫郭正域自尽。

郭正域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怒斥道：“大臣有罪，当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又作诗表明心迹道：“浊酒一杯聊自寿，大家头上有青天。”

沈鲤被指为郭正域同党，住宅被五城兵马司兵马包围，也不断有人来威逼他自杀。沈鲤慨然道：“妖书果自我造，我当死于西市，决不自尽。”还是万历皇帝听说后亲自干涉，沈一贯才不得不撤去包围沈宅的兵马。

由于没有确凿证据，难以对郭正域、沈鲤定罪，沈一贯便想利用假证人来坐实，逼迫之前诬陷钱梦皋女婿阮明卿的同知胡化承认郭正域是妖书的主谋。胡化却深知其中厉害，不肯附和，实说道：“我诬讦阮明卿，是因为他是我的世仇。郭正域是我的同乡没错，我们原先也认识，但自他举进士以来，我们已经有二十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书？”

胡化这条路走不通，沈一贯便想从郭正域身边人下手，派巡城御史康丕扬逮捕了与郭正域交好的游医沈令誉、琴士钟澄等人。万历皇帝久在深宫，本就多猜忌之心，平常与臣下接触总是疑神疑鬼，听说郭正域与民间众多知名人士交游密切后，心中更是怀疑郭正域心怀异谋，包藏祸心。沈一贯又趁机入呈搜索沈令誉寓所时得到的名僧紫柏的手书。

紫柏一直在京师交结王侯，以实现他“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的誓言。虽然他是得道高僧，声满天下，贵人无不折节推重，但他常常对那些为逢迎皇帝而姑息税监的士大夫箕踞谩骂，由此得罪了许多权贵。早在一年前，御史康丕扬就上疏弹劾紫柏整日“恋恋长安，与缙绅为伍。工于宠术，动作大气魄，以动士大夫”，要求将紫柏如李贽一般下狱论罪。万历皇帝得疏后，考虑到母亲李太后一向敬重紫柏，因而留中不报。但这次沈一贯呈上的紫柏给沈令誉的私人书信，内中写道：“慈圣太后欲建招提见处，而主上靳不与，安得云孝？”言下之意，是暗示皇帝与慈圣太后不睦。万历皇帝读到后勃然大怒。国君偏执，宰辅怀私，狱事遂不可解。

数日后，紫柏在锦衣卫诏狱接连受酷刑拷打而死。临死前说偈云：“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

游医沈令誉也受到了严刑拷打，强迫他指认妖书为郭正域所作。沈令誉据理力辩，坚决不招供。

为了让沈令誉尽快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当东厂、锦衣卫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时，沈令誉奶妈龚氏的女儿被叫到大堂作证。那女孩儿只有十岁，也不害怕，只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打量公堂上的一切。

主审刑部尚书萧大亨问道：“妖书是不是在沈家印的？”女孩儿不懂事，按照事先大人们教的话答道：“是。”

萧大亨又指着一旁跪着的沈令誉问道：“是不是这个人印的。”女孩儿道：“是。”

萧大亨便一拍惊堂木，喝问道：“犯人沈令誉，铁证如山，你还不承认是你印制妖书的么？快说，写妖书的人是谁？是不是郭正域？”沈令誉道：“我根本不知道妖书之事，也从不知道郭公正域跟这有什么关系。你们弄个小孩子来作伪证，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萧大亨见他语气不恭，便喊人用刑。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矩叫道：“等一等。我还有句话问证人。”转头问那小女孩道，“你说你亲眼看到了沈令誉印妖书，那么印刷妖书的印版有几块？”那小女孩毫不知情，便信口胡说道：“满满一屋子。”

陈矩听了忍不住当堂大笑起来。《续忧危竝议》只有短短九百来字，顶多也就是几张纸，哪来的一屋子印版？沈令誉的冤屈显而易见，由此对郭正域和沈鲤的诬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沈一贯利用职权，暗设机谋，加害与自己不和的朝臣，引来诸多不满。当日，翰林院编修唐文献偕众翰林院同僚杨道宾、周如砥等人前去拜见沈一贯。唐文献字文征，号抑所，万历十四年状元。为人清劲，素以名节自励，多次救人于危难之中。他与郭正域非但从无私交，而且二人同为太子教官时，从来不曾相交一言，此次挺身而出，全然是仗义救人。

见到沈一贯后，唐文献正色厉言，责以大义，表示愿意弃官与郭正域同死。其他翰林学士也纷纷道：“外面传闻，郭公正域势将不免，其实是沈端公有意要杀他。”沈一贯难堪之极，急忙对天发誓绝不是自己要杀郭正域。

唐文献这才道：“我们也知道端公无意杀人，第台省承风下石，若端公不早乞此狱，何辞以谢天下。”沈一贯喏喏相应，敛容谢之。

翰林学士陶望龄也赶去找内阁大学士朱赓，正色责以大义，指责其人贪恋权位，对同僚坐视不救，表示愿意弃官与郭正域同死。

翰林学士们如此一番闹腾，不免令沈一贯心中有所忌惮——他可以陷害沈鲤，可以除掉郭正域，一点儿也不会手软，毫不犹豫。但他不可能与全体翰林学士为敌。一旦被这些人群起围攻、口诛笔伐起来，他除了辞官回乡，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另两个人物的拜访更是令他开始害怕起来。傍晚时，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矩带着一名太监到访。陈矩径直道：“这位公公是太子的心腹王安公公。”

沈一贯“啊”了一声，忙请二人落座。王安客气地道：“阁老公务繁忙，坐就不必了。今日太子殿下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实在不能回答，所以特地来请教首辅。”

沈一贯道：“公公有话尽管问。”王安道：“太子今日问我，何为欲杀我好讲官？”

“好讲官”自然就是指郭正域。皇太子朱常洛正式出阁讲学时，第一任讲官中就有郭正域。当时正值严冬，大风凛冽，朱常洛冻得瑟瑟发抖。因为他不得皇帝喜欢，太监们也都轻视冷遇他，不为他生火御寒，只自己围坐在侧室火炉旁烤火。郭正域见状大叫道：“天寒如此，皇长子系宗庙神人之子，玉体固当万分珍重，即讲官参列禁近，若中寒得病，岂成礼统，宜速取火御寒。”命令随侍班役为皇太子取火御寒。太监们这才磨磨蹭蹭把火炉拿出来，事后还赶去向万历皇帝告郭正域的状，说他在宫中高声呼喝，极其无礼。万历皇帝不关心太子，也不关心有没有人关心太子，置之不问。朱常洛却因此极感激郭正域之刚直，私下多有赏赐。郭正域一律不受，人品愈发得到皇太子敬重。

“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这话相当有深意，而且是从当今皇太子、未来皇帝的口中问出来，沈一贯闻之惊恐色变，不能回答。

陈矩道：“太子殿下也派王安公公带了话给我，要我对郭公正域手下

留情。其实太子还不知道，这件案子的决策权在阁老而不在我。沈阁老，你担任首辅也不是一天两天，应该知道即使太子地位不稳，但他毕竟还是大明朝的太子。开罪了太子倒也不要紧，沈阁老难道忘记沈鲤沈阁老也是当今皇上的讲官了么？这可是皇上父子敬爱的两位讲官啊。”

他是宦官，声调有些尖锐，语气还算平和，但这番话中暗藏不少机锋。不等听完，沈一贯已是汗如雨下，连声应道：“我知道，我知道。请陈厂公和王公公转告皇上和太子，一贯一定督令法司秉公审案，绝不会冤枉好人。”陈矩这才笑道：“有阁老这句话，太子就该放心了。”

就在陈矩和王安二人离开后，巡捕都督陈汝忠赶来报告一项重大发现：在杨村逮捕的郭正域的十五名随从中，有十三人是郭氏的仆人使女，还有一人是江夏百姓王忠，另一人则是被官府通缉、逃亡已久的毛尚文，也就是中书舍人赵士桢的前管家。

当日赵士桢出城送老友李植离京，家中只有工匠赵士元和管家毛尚文。不久四名女真人假扮强盗闯进门，杀死赵士元，砍伤路过的傅春，当场夺走火器图。当晚火器图即被人主动归还给沈德符，事情意外得以解决。赵士桢心痛合作工匠赵士元被杀，力主追究幕后主使，但兵部却将其压了下来，内阁也搁置不问。此案就此不了了之。

后来，锦衣卫千户王名世无意中发现此案不是那么简单，内中有一处重大疑点——他阅读工匠赵士元的验尸文书时，发现他是胸口中刀，刀伤宽仅一寸，推断起来，凶器应该是一柄匕首。然而根据傅春等证人描述，四名强盗破门而入时，手中均握着单刀，逼住了三人。毛尚文答应交出火器图，赵士元却当场用火器打死其中一人，不容他再次装填火药，便有强盗赶上来将他杀死。试想当时情形危急，可以说是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强盗怎么会弃长刀不用、改用短刀匕首杀人呢？

再联想到赵士桢带着仆从出门不久，就有强盗杀上门来，目标火器图又凑巧留在了赵府内，机会、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可时人都知道赵士桢生性警惕，对火器图珍若性命，时时带在身上。怎么刚好将火器图

留在府中时，就有强盗持刀上门抢夺呢？

事情绝对不会这么巧，最大的可能是有人故意通风报信。当时赵府中有三个人——傅春、赵士元、毛尚文，赵士元当场被杀；傅春只是去浙江会馆的途中路过赵府，后来又在争斗中受伤不轻；唯独毛尚文毫发无伤，自然嫌疑最大。

王名世发现这一疑点后，便去找当时人在现场的傅春确认。傅春很是惊讶，道：“毛管家竟然是强盗的内应？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强盗用刀逼住我们后，毛管家满口答应交出火器图，称要与赵工匠一起进屋取图。赵工匠取出火器瞄准射击时，毛管家大叫了一声，扶住了赵工匠。我当时以为他是要帮助赵工匠，现在想来，很可能他是要阻止赵工匠扣动扳机。”

鱼宝宝道：“这个毛尚文必定跟女真人是一伙儿的。他去扶赵工匠时，手里一定就握着匕首，趁乱一刀刺死了赵工匠。”

傅春道：“一名强盗的身子刚好遮住我的视线，我倒没有亲眼看见是毛管家杀死赵工匠。”仔细回想当日情形，还是觉得不能相信，道：“可如果真是这样，对方就有四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为什么毛管家还要向我打手势示意，一起对抗那三名强盗呢？”

沈德符道：“这个不难理解。毛尚文潜伏在赵世伯身边日子不短，一定是好不容易才赢得赵世伯的信任。赵世伯虽然官任中书舍人，却与兵部走得极近，也许毛尚文深谋远虑，不愿意就此放手，日后还有重大图谋。”鱼宝宝道：“就是这样。还有一点，你小傅是真人不露相，毛尚文根本不知道你会武艺啊，他以为他的几个同伴足以制服你呢。”

诸人也只是推测毛尚文有嫌疑，并没有他杀死赵士元的实证。然而当王名世带人去赵府找毛尚文问话时，他却已经抢先逃走。如此，等于自证他就是那些强盗的内应。

赵士桢听说自己的管家是女真人奸细后，也是惊讶得合不拢嘴。好在他性格孤僻乖戾，一生只信任寥寥数人，除了李植、冯琦等同年及少数几位兵部武官外，完全相信的人就只有工匠赵士元，连自家妻儿都不

让看火器图一眼，更不要说管家毛尚文和两名仆人了。随身亦带着一支特制的短手铳，可以近距离射击，用于防身，知情人都视其为怪物，离他远远的。这也多亏了赵士桢本人高度的警觉性，毛尚文潜伏在赵府近两年仍未能靠偷偷摸摸得手，最终不得不招来同伙用武力获取。

因为涉及盗窃朝廷军事机密，毛尚文随即被兵部和刑部同时悬以重金通缉，京师大街小巷贴满他的络腮胡子画像，东厂、锦衣卫也派出不少得力人手四处搜捕，但却始终没有收获。

以厂卫罗网之严密，居然打探不到任何消息。鱼宝宝甚至怀疑毛尚文躲进了宁远伯李成梁府中。傅春道：“既然李家肯主动交出火器图，可见在这件事上还是有立场。毛尚文应该早知道之前的三名同伴都是李家人杀死，怎么还可能投奔宁远伯府。多半他知道身份暴露后，就立即逃出京师回东北去了。”

沈德符道：“兵部也发出了通缉告示，边关要隘都贴有他的画像，他不可能逃出山海关，终有一天会抓到他的。”毛尚文一案遂不了了之。

然而此次妖书案起，沈一贯用心险恶，想借机除掉郭正域和沈鲤，是以一接到钱梦皋奏疏，不等皇帝圣旨，便马上拟令会勘，派出巡捕都督陈汝忠逮捕与其交好的友人，又派巡捕追出京师，将郭正域一行围困在杨村。巡捕们虽然不敢对郭正域如何，却将他手下侍从尽数逮捕，严刑拷问，强迫这些无辜的人指控郭正域。有仆人实在经受不住折磨，胡乱指认一名宾客有嫌疑。巡捕将那宾客从人群中带出来，觉得眉眼颇为熟悉，打量了半天，终于有人认出他是被兵部悬赏通缉的重犯毛尚文，不过剃掉了半脸虬髯，乍见之下难以认出来。巡捕登时如获至宝，立即将毛尚文五花大绑地押回京城，预备送去刑部请功。

巡捕都督陈汝忠得报后也是欣喜若狂，但却留了个心眼儿，没有立即将毛尚文交给刑部，而是先拘禁起来，自己飞奔赶来禀报首辅沈一贯。说完事情经过，喜滋滋地道：“郭正域不但散布妖书，还与外番贼人勾结，欲染指火器技术。这次有了铁证，他无论如何是逃不掉了。”出乎他意料的是，沈一贯并没有大喜过望，反而神色沮丧。

陈汝忠挠了挠头，纳罕问道：“沈公是担心毛尚文不肯牵连郭正域

么？放心，即便刑罚不能令其招供，他是座上宾客，郭正域无论如何都难脱干系。”

沈一贯摇摇头，没好气地道：“说郭正域写作妖书尚且没有人相信，你说他通敌外番，会有人信么？”

陈汝忠是个粗犷的武官，没有文官那么多花花肠子，对此很是不解，道：“可我们的确是从郭正域船上抓到了通缉要犯毛尚文啊。这难道不是铁证么？”

沈一贯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道：“郭正域暂时动不得了。”

陈汝忠一时愣住，实在想不通情由，便问道：“那么毛尚文要怎么办？是交给兵部，还是交给刑部？”沈一贯道：“这个……容老夫想想。”

他心中也甚是苦恼。倒不是其他缘故，而是他早收到过风声，说覬觐赵氏火器、夺走火器图的就是女真人，而还回火器图的就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儿子。那些女真人早就被李家家丁暗中杀了灭口。既然李家人只是悄悄处理这件事，不愿意将那几名女真人交给官府，可见李氏与女真人暗中有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令他们不敢公然与女真人撕破脸皮。这毛尚文既是女真人奸细，想必对李氏阴事了解不少，将他交给兵部，万一拷掠下他将所知道的一切说了出来，万一说出李成梁出重金贿赂过自己和另一名阁臣朱赓，为其回任辽东总兵出过力，那可不就是引火烧身了么？还是得学学李家人的老到，不能冒一丁点儿风险。

沈一贯心中盘算一番，这才慢条斯理地道：“毛尚文是通缉要犯，万一半途逃走，不是便宜了别人了么？这一阵子陈都督也辛苦了，毛尚文的人头应该还值几个钱，你先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问到些什么，然后就拿着他的尸首到兵部领赏吧。”

这话说得甚是清楚，陈汝忠这样的大老粗一听也能立即明白，只觉得首辅大人心思高深莫测，也不敢多问，连连点头答应。又问道：“那么妖书案要怎么办？”沈一贯道：“我自有主张。”顿了顿，又恶狠狠地道：“不过围住杨村的人千万不能撤了，不死也要让他们一家脱层皮。”

由于风头突然转变，针对郭正域的审讯一连进行了五天，始终不能定案。万历皇帝震怒，下诏责问参与会审的官员。众官员惶惶不安。内阁大臣沈一贯、朱赓上书请求宽大对待疑案，沈鲤上疏引咎，请求辞职，万历皇帝均不答应，只措辞严厉地限期众人破案。

皇帝意志坚决，与以往的“老妈妈”⁽³⁾形象判若两人。东厂、锦衣卫，包括兵部、京营巡捕压力都相当大，人人噤若寒蝉，苦不堪言。眼看限期一天天到来，众人愈发如热锅上的蚂蚁，都盼着这件案子能尽快了结。如此一来，找到一只名正言顺的替罪羊就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十一月二十一日，妖书出现后整整十日，事情突然有了重大转机。

当日傍晚，天光尚明，东厂办事旗校李继祖等人在东厂东面的金鱼胡同见到一名男子正站在一座旧宅门前，盯着大门发呆。由于妖书案牵动全城，又是寒冬季节，街上的行人极少。李继祖觉得那男子神色可疑，上前盘问时，那男子却转身就跑。东厂校尉们遂追上前去，将其逮捕，直接带来东厂官署审问。

东厂位于皇城东安门北的东厂胡同，古槐森郁，廨宇肃然。正南门几乎从来不开启，只有一扇西南门供出入。主建筑是东厂大厅，大厅之左有小厅，厅中供奉着宋代英雄岳飞的塑像。厅后是一座砖石影壁，上面雕刻有狻猊⁽⁴⁾和狄仁杰断虎的故事，类似汉代的画像石。大厅西侧是祠堂，堂前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堂内则供奉着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祠堂往南就是监狱，专门关押重犯。

由于历任皇帝的纵容，东厂的权柄早已经凌驾在三法司之上。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命东厂太监金英在大理寺筑坛，审理刑部、都察院狱囚。金英头顶黄盖坐在中间，刑部尚书等三法司的首脑只能列坐左右。从此三法司断案量罪，都要看太监脸色行事，丝毫不敢违抗。

弘治九年，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断狱，仅仅因为案情牵涉到东厂太监杨鹏，三法司便拟将丁哲、王爵徙边，以奉承杨鹏之意。刑部典史徐珪因此心中不平，愤然上疏道：“臣在刑部三年，每见逮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辑获，或校尉挟私诬陷，或为人报仇，或受首恶赃令以旁

人抵罪。刑官洞见其情，莫敢改正，以致多枉杀人。臣愿皇上革去东厂以绝祸源，则天下可以太平。臣一介微躯，自知不免一错，与其死于虎口，不如死于朝廷。愿皇上斩臣之首，能行臣之言，虽死亦无恨。”慷慨激昂地请求革除东厂，却被明孝宗责以言辞狂诞，被罢官削籍为民。从此再无人敢轻易招惹东厂。

朝官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是畏之如虎狼。东厂在大众心中，简直比十八层地狱还要可怕。然而真正进来后，才发现这里建筑简朴，环境宁静，与东厂令人闻名色变的威名着实不相称。

那男子被带进小厅，由百户崔德审问，不等用刑，他便主动招供。原来这男子姓皦名生彩，本是来东厂告发其兄长皦生光与妖书有关的，但到大门前又有所犹豫，回身走时，就撞上了李继祖一行。

崔德闻言大喜，问道：“你亲眼看到你兄长私刻妖书了么？”皦生彩道：“那倒没有。但小生读过妖书，揭帖里面的内容无论是语气还是措辞都跟我兄长的著书《岸游稿》极像。”

正说着，千户王名世进来，见校尉拿了皦生彩，很是吃惊，忙问道：“这人犯了什么事？”崔德不知道王名世认得皦生彩，忙下堂道：“禀报千户，此人名叫皦生彩，是来告发妖书主谋的。”

王名世更是骇异，道：“他告发妖书主谋？主谋是谁？”崔德道：“就是他的兄长皦生光。千户，你的名字列在妖书上，暂时不便出面，属下这就替你去逮皦生光审讯，也好早日还千户一个清白。”又命校尉将皦生彩当做关键证人收监。一想到举朝都在寻找妖书主谋，老天爷却让馅饼掉在了他头上，喜不自胜，竟有些感激起皦生彩来，特意叮嘱校尉道，“好好照看，别为难了他。”

等崔德出去，王名世叫住皦生彩，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皦生彩低声道：“千户放心，那件事……我决计不会说出来的，我晓得轻重。”有意咳嗽了声，擦身走了过去。

王名世急忙出来小厅，叫上院中的一名校尉。二人出来东厂官署，

摸黑回来堂子胡同的藤花别馆。傅春和鱼宝宝正围坐在堂中火盆边，听见脚步声便赶来开门，将王名世和校尉迎进来。那校尉这才掀下斗篷，却是沈德符。

鱼宝宝急急问道：“事情办成了么？”沈德符道：“办成了。不过事情又出了意外，皦生彩陷在东厂了。”

原来当日傅春在天桥古董铺得到提示，想出一个偷梁换柱的法子——照着东厂校尉的牌子再刻一块假牙牌，编号为八十八，制造年份则刻成己丑年，也就是万历十七年，跟当日从冯府刺客身上搜到的贗品一模一样。再由王名世想办法，拿着这块新刻假牙牌去换回原先的贗品，这样，既拿到了重要证物，也不会惊动任何人。

傅春提出建议后，沈德符尚有所犹豫，王名世却一口同意，当即按照计划行动了起来。经过多方打探，终于得知原先的贗品收藏在东厂仓库的铜匱里。那铜匱专门用来收藏各种绝密文件，只有历任东厂提督才有钥匙。东厂提督陈矩兼任司礼监掌印，大半天都在紫禁城司礼监官署，要从他那里盗取铜匱钥匙是绝无可能之事。唯一的法子，就是找到一个擅长开锁的工匠，皦生彩自然是最好的人选。

几人遂找来皦生彩商议，他一听到是要进东厂偷东西，连连摆手，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直到鱼宝宝用王名世的东厂千户身份吓唬他，声称要去官府告发他那作恶多端的兄长皦生光，又许以重金，他才勉强同意。

众人谋划这件大事时，正值妖书案发，京师气氛紧张，东厂也是人进入出。今日王名世正好轮值，遂决意下手。他找来一套校尉的衣服给沈德符换上，又将皦生彩打扮成杂役的样子，带入东厂官署中。等到傍晚仓库守卫吃饭时，三人趁间隙一起溜进仓库。

之后的事情倒也顺利，皦生彩轻而易举就打开那座看起来异常沉重结实的铜匱，证物贗品牙牌果然在其中。沈德符遂用新刻的假牙牌换掉证物，再将铜匱重新锁好。

出来仓库后，王名世便让皦生彩先回藤花别馆，免得三人一起进出

引人起疑。皦生彩出来东厂，径直往东而去。经过金鱼胡同时，意外发现有一座老宅子大门上的铜锁极特别，一时心动，既想上去一试身手，又忌惮这里离东厂官署太近，怕被人发现。正踌躇之时，东厂办事旗校李继祖等人经过这里，见他模样鬼鬼祟祟，遂将其逮回东厂。

王名世与沈德符正预备离开东厂时，听院子中有校尉议论，说适才李继祖在金鱼胡同抓到条大鱼。金鱼胡同正是回藤花别馆的最近之路，王名世心中暗叫不妙，进来大堂一看，那被捕的犯人果然是皦生彩。他料想对方不敢说出今日来东厂的目的，毕竟敢在东厂头上动土，活罪难免，死罪难逃，正思虑要如何想个法子营救时，锦衣卫百户崔德却告知皦生彩是来告发其兄长皦生光是妖书案主谋的。这一惊，实在不亚于晴天霹雳了。他恨不得立即捉住皦生彩问个清楚明白，但正如崔德所言，他王名世的名字也在妖书之上，不便再横插一杠子，只得出来叫了沈德符，一起赶回藤花别馆。

傅春和鱼宝宝听说经过，也极是吃惊。堂中一时寂静无声。好半晌，鱼宝宝才期期艾艾地道：“该不会妖书作者真的就是皦生光吧？”傅春道：“决计不会是他。他只是个贪财好利的小人，制造妖书这件事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王名世道：“好在皦生彩知道轻重，没有说出今日之事。妖书案牵动朝野，妖书作者到底是谁，也不是我们能操心得了的。”

傅春道：“王兄的意思是，不管皦生光是不是真的妖书作者，这件事也就听之任之了？”王名世道：“难道傅兄还有法子么？”

傅春道：“偷换牙牌是我的主意。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人开锁，皦生彩就不会被卷进来，更不会牵扯出皦生光来。现下朝廷急着要找到妖书作者定罪，皦生光如果真的因此而背了黑锅，我觉得挺过意不去的。”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转动左手中指上的金戒指。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每每心中有难解之事时便会如此。

沈德符忙道：“算了算了，正如王兄所言，不管妖书作者是不是皦生光，这件案子都不是我们操心得了的。反正皦生光也不是什么好人。”

众人这才不再议论这件事。只有鱼宝宝道：“老实说，我觉得噉生光这么贪婪的人是不会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忙活什么妖书的。我觉得我们现下最应该担心的不是噉生光的命运，而是要小心噉生彩这个人，他能无中生有、凭空诬陷自己的亲兄长，那么我们做的那些事，有一天他会不会也抖搂出去？”

几人之前从来没有往噉生彩这方面想过，闻言登时悚然而惊。

沈德符道：“宝宝说得对极了。那么不如这样，我们尽快从牙牌上查到线索，再设法将它还回去。这样即使噉生彩告发我们，我们也可以抵死不认。陈厂公没有证据，也不能怎样。”鱼宝宝道：“你天真啊。东厂锦衣卫抓人需要证据么？紫柏禅师这些人被妖书牵累害死有证据么？说郭侍郎是妖书作者有证据么？”

沈德符被他抢白惯了，也不以为意，问道：“那你说怎么办？”鱼宝宝道：“还能怎么办？当然是要设法杀了噉生彩灭口。哎，你们别吓成那样，我也只是说说，噉生彩现在人在东厂监狱，谁杀得了他？”

傅春道：“我有个法子，也许能有用。本朝惯例，被告发者受刑三次后仍然不肯招认，就要反过来拷问告发者。噉生光虽然无赖，可像妖书这样的大事，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承认的，多半会抵挡酷刑。那么反过来，噉生彩有诬告兄长嫌疑，也该被拷问。只要王兄事先跟掌刑校尉打声招呼，用刑时下手稍重一些，便可就此除去心腹大患。”

王名世虽觉不妥，但想到噉生彩心机深沉，反应敏捷得近乎可怕，还是应道：“那好，我明日一早就去东厂官署，相机行事。”

当夜，顺天府生员噉生光被东厂捕获归案。更出人意料的是，校尉在噉生光内室发现墙壁上张贴有罗纹笺书写的《十大说》，词云：

噉扬，尔忘之耶？尔有大志不获，而乃规规于小愿乎？尔有大名见污，而乃规规于小闻乎？尔有大冤不白，而乃规规于小侮乎？尔有大仇不报，而乃规规于小忿乎？尔有大恩未偿，而乃规规于小惠乎？尔有大宝受玷，而乃规规于小失乎？尔有大游不畅，而乃规规于小方乎？尔有

大忠可伤，而乃规规于小谨乎？尔有大贫能甘，而乃规规于小乏乎？尔有大才不鬻，而乃规规于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噉扬尔忘之耶？

噉扬即是噉生光的化名，这《十大说》于感慨中见愤懑，与妖书《续忧危竑议》有异曲同工之叹。又搜到噉生光刊刻的诗稿，内中有“侯之门，仁义存”一句，本出自《庄子·胠篋》：“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续忧危竑议》中亦有“长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门，仁义存，谁肯舍富贵而趋死亡乎”之句。又翻查噉生光本人著书《岸游稿》，内容大意与《续忧危竑议》有相同之处。如此种种，均成为噉生光就是妖书作者的重要证据。

噉生光之前犯下的累累诈骗罪行也被揭发了出来。

万历二十七年，噉生光曾私刻揭帖，内中有“郑主乘黄屋”之句，用黄纸封皮，置于城西富商包继志门首，假借封门，声言皇帝要籍没他家财产，诈得银子三百余两；

万历二十九年，又以同样手法，诈得二百两银子。这次被诈的对象，正是郑贵妃的亲兄弟郑国泰。这一年，正是“国本之争”最激烈之时，万历皇帝在各种压力下，被逼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噉生光拿着“郑主乘黄屋”去威逼郑国泰。郑国泰胆小，知道国本话题之敏感，朝野上下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不敢张扬，最终忍气吞声，出钱了事；

万历三十一年，噉生光又诈骗国子监贡生苗自成银子二百两。像沈德符这般被骗讹过，而没有站出来指证的受害者更不知道有多少。

由于品性恶劣，有利用“国本之争”讹诈本朝国舅的往事，又有诸多与《续忧危竑议》有相同之处的书稿，噉生光立即成了众望所归的妖书作者。

沈德符几人从王名世得知案情后亦是目瞪口呆，这才知道完全误会了噉生彩，原来他早从各种蛛丝马迹中猜到其兄噉生光跟妖书有关，只不过一直隐忍不发，直到当晚被东厂逮住，才说出来作为脱身的资本。

可谓巧合之极，又可谓高明之极。

傅春怔了半晌才道：“想不到妖书作者居然是皦生光，我之前完全猜错了。”

鱼宝宝道：“你原来以为是谁？”傅春摇了摇头，道：“不说了。咱们还是去天桥吧。”

四人遂一道往天桥的古董铺而来。那老店主姓洪，正是雕刻现下躺在东厂铜匭中假牙牌的工匠。

洪工匠接过沈德符递过来的牙牌，一看便惊叫道：“这人手艺活儿好，比刻造真牙牌的官府匠户手艺还要好。”

鱼宝宝道：“能看出来是谁造的吗？”他不过是侥幸随口一问，洪工匠却应道：“当然了，这是名匠赵士元的手笔。大凡名家，都会在作品上留下暗记。你们看这牙牌的穿孔，底下有个‘士’字，这是他的独特标记。”

众人一一仔细传看，果见穿孔下有个极细小的“士”字，刻得不着痕迹，稍不留意，便以为只是象牙的天然纹理。

鱼宝宝道：“哎呀，居然刻造这赝品的就是赵士元。我们知道得太迟了。”

沈德符问道：“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这牙牌要刻着己丑年制造吗？”洪工匠道：“在我们手艺行当，即使是赝品，也要力求最像最真。如果真按你们所言，编号八十八的牙牌应该甲戌年制造，那么以老赵的名头和水平，绝不至于犯下这样的错误，这应该是他有意为之。兴许有人来找他刻制牙牌赝品，他不乐意，却又无法拒绝，所以故意留下这一处巨大破绽。”歪头想了想，又自己否定了自己，道：“这应该不可能。要做出这么精细的假活儿，眼前必定得有一块真活儿做样板。那主顾来取制品时，肯定会仔细核对真假两块牙牌的细节，不至于被老赵瞒过去。”

沈德符几人辞出古董铺，心情均很沉重。赵士元早已经被假扮强盗的女真人杀死，众人冒了天大的风险，好不容易才从东厂仓库盗出来牙牌证物，线索又在这里中断了。

还是傅春道：“洪工匠说赵士元早在万历十五年就离开天桥，到赵中舍府上帮他制造火器。这块牙牌上刻着万历十七年，是在那之后。不如我们直接去找赵中舍询问，也许他会知道些什么。”遂又往中书舍人赵士桢府上而来。

赵府却是大门紧闭，沈德符拍了半天门，隔壁传教士利玛窦家的仆人阿元奔过来告道：“赵先生不在府中，一个时辰前带了侍从出门去了。”

沈德符问道：“可知道赵世伯去了哪里？”阿元道：“他们出门时，小人出来看了一眼，听说是要去通州。”

傅春道：“通州？郭侍郎一家人正困在潞河杨村一带，也许赵中舍是去拜访郭侍郎了。”鱼宝宝啧啧赞道：“郭侍郎被诬蔑是妖书作者，落难杨村，朝中大小官员人人避之不及，还是赵中舍为人仗义。”

沈德符道：“赵世伯匆匆出门，也许是去告知郭世伯，东厂已经捉到妖书真正作者了。”阿元道：“小人从旁偷听了一耳朵，好像不是沈公子说的那个理由，是有京营巡捕悄悄来告诉赵先生，说是以前那位毛管家被京营巡捕杀死了，人是从郭公郭侍郎船上抓到的。”

众人大吃一惊，愈发想等到赵士桢回来问清楚究竟，遂到隔壁利玛窦居所暂坐。王名世自回东厂官署打探消息。

利玛窦正与弟子徐光启在研究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预备将其翻译成中文。听说有客到来，急忙出来招呼。

之前也有人怀疑过徐光启是妖书作者，一度有东厂校尉来调查他。因为他是万历二十五年顺天府乡试解元，后来受到给事中项应祥弹劾，说他本人文章不通，是因为受到考官焦竑赏识才得以中举。焦竑后来被

降职，徐光启次年会试也未能考中，迄今只是举人身份。妖书案起后，落款项应祥和乔应甲二人的仇家首先受到怀疑，但如汤显祖、焦竑、李三才等人均远在外地，无力主持在京师散布飞书之事。徐光启是焦竑的得意门生，又因为要准备明年会试，一年来一直滞留京师，且通过其师利玛窦多与权贵交往，理所当然地受到怀疑。还是利玛窦亲自上书为徐光启申辩，称徐光启自到京师，一直寓住在他家中，在忙于翻译西方著作之事，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张罗所谓的妖书。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甚是敬重，阅书后亲自批复，这才没有人再找徐光启的麻烦。

座间不免议论起轰动全城的妖书案。利玛窦对朝中的官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互相告讦很是不解，听说已经捉住妖书的真正主谋，当即长舒一口气，往胸口划了个十字，道：“早该消停了。案子早一日了结，官民们也早一日安生。”

(1) 徐安生画作《兰竹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2) 潞河：位于今北京通州，又称白河、北运河，曾是京都的生命之河，北通北京，东南通天津，与南北大运河相接，可达杭州；经海河，可出渤海海口。

(3) 万历皇帝朱翊钧性格优柔寡断，办事畏首畏尾。他宠爱的郑贵妃经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呼他“老妈妈”（意为老太太），而皇帝反应的也只是“嘿然不自得”。

(4) 狻猊（suān ní）：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

第八章 人间白鹤

他的一颗心从平地升到了云端，又从云端掉到了谷底。整个人飘飘忽忽的，像一艘没有船夫的船在人生的海上颠簸起伏，茫然失去了方向。剧痛过之后，那些曾经美好的记忆都如风卷残云般消逝了。

直等到傍晚时分，赵士桢才风尘仆仆地回来。沈德符、傅春、鱼宝宝三人听见动静，忙过来拜见。问起情由，赵士桢果然是为了前管家毛尚文之事赶去通州，想问清楚为什么毛尚文会在郭正域的船上。

原来今日一早，有京营巡捕赶来告诉赵士桢，称最初在郭正域船上搜捕到了毛尚文，辨认出其通缉要犯身份后押解回京。巡捕都督陈汝忠却没有立即将他送到兵部或是刑部，而是关在京营小屋中，亲自动用私刑拷问，结果毛尚文受不住酷刑而死。陈汝忠遂命人抬着尸首去兵部交差，声称搜捕妖书疑犯时意外发现毛尚文，其人反抗逃跑，结果被当场格毙。

那巡捕也是京营的一个武官头目，对倾尽财力心血研制火器的赵士桢十分佩服，觉得此事前后有些怪异，遂赶来告诉了赵士桢。赵士桢一时想不通毛尚文为何会在郭正域返乡的船上，忙赶去通州询问究竟。

到达通州杨村时，正见到郭正域一家被围困，处于极其危急的状态——因严冬寒冷，河水结冰，船只无法前进，迟迟不得归去。巡捕们又将众人围在船上，不准下船。郭氏日用不给，天阻人困，窘迫万状，十万火急。

赵士桢上船时也被巡捕拦住，称郭正域仍是妖书嫌犯。双方争吵激烈，赵士桢狂怒下甚至拔出了随身佩戴的手铳威胁巡捕。巡捕们奉有严令，无论如何不肯相让。正僵持之时，忽见数只轻舟由纤夫牵引，滑着厚冰而来。天下只有漕运总督有不惧怕严寒冰上行船的能力，那几只船当真是远在一方的漕运总督李三才派来接济郭正域的。

时人均知道李三才会做官，会捞钱，又得民心，本领高强，交结极广，做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连税监都对其退避三舍。巡捕们一见船头高挂的漕运总督的旗帜，不敢轻易招惹，当即自动散去。亏得这几只快船及时赶来补给解围，郭氏全家才没有冻死饿毙。

赵士桢登船后，问起毛尚文之事。郭正域却是不知道他是被朝廷通缉的重犯，也不知道他叫毛尚文，之所以收留他为宾客、带他出京，只因为他声称自己姓杨名锐，是嘉靖年间蓟辽总督杨选的儿子。

杨选字以公，山东章丘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历官御史、大同巡抚、兵部右侍郎。他虽是进士出身，却是半生戎马。嘉靖四十二年，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之子辛爱率军进犯。杨选时任蓟辽总督，打探到辛爱军将攻辽阳，遂率师东进却敌。哪知道这只是辛爱声东击西之计，辛爱乘明军空虚，率精骑翻越长城溃墙而入，攻掠顺义、三河一带，京师因此戒严。后来鞑靼兵退，暴怒的嘉靖皇帝追究责任，定杨选“守备不严”罪，将其斩首于西市刑场，杨妻被流放两千里。

郭正域祖上曾与杨氏联姻，论起来两家略有渊源，又感念当年杨选死得颇为冤枉，见贫困潦倒的毛尚文拿出杨家祖传玉佩后，便相信了他的话，收留他为宾客，还特意在返乡时带上了他。从赵士桢口中得知毛尚文的真实身份，不免失悔道：“原来他是女真人奸细，投奔我只是要利用我逃出京师。看来他自称是杨选后人也未必是真了。”

赵士桢道：“这个应该不是假的。他在我府上当管家，居室墙上挂的就是杨选的《巡边题》。我看到后还觉得很诧异，他说他只是爱这诗中描述的景象。”

郭正域尚未从妖书案的泥潭中脱身，又卷上一起女真人奸细案，不免愈发忧心忡忡。赵士桢安慰道：“如果真有人要借此大做文章，郭公早已不能安坐在这里。毛尚文也好，杨锐也好，已经被巡捕都督陈汝忠灭口，郭公无须再忧虑。至于妖书一案，郭公更可以放心，听说太子殿下叫人带了话给沈一贯，他不敢继续胡来的。”郭正域这才略感宽慰。

沈德符几人听说毛尚文本名杨锐，是故蓟辽总督杨选之后，均感愕然。

鱼宝宝道：“他明明是大明子民，为什么要帮女真人盗取火器图？难道仅仅因为世宗皇帝斩了他父亲吗？”傅春道：“他肯主动帮异族人做事，应当是因父亲被杀而恨大明入骨了。”

沈德符道：“其实当年的确是蓟辽总督杨选延误军机，导致北寇乘虚而入，朝廷杀他，也不是全无理由。只是听说杨夫人年轻美丽，有倾国倾城之貌，被流放后下场很惨。许多官兵为争夺她打得头破血流，后来主帅不胜其扰，责令杨夫人自杀。”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片面吸取元朝法制宽弛的教训，主张以“刚猛治国”，因而用法极为严苛，所制定的《大明律》科罪量刑远较《唐律》等著名法典严峻。且定律不可轻改，“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明代罪臣家属通常是没官为奴，女眷一般是编入教坊司或是入乐籍，成为官妓，用身体为官府赚钱，受尽凌辱。被流放的女犯则更惨，除了被圈禁在流放地，被迫服各种苦役外，还要随时供官兵奸淫取乐，等于是被判了终身监禁，比教坊娼妓还不如。常常有犯罪官员遇赦，女眷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连其弟弟都认不出她的样子了。

杨选被处死时并没有子嗣，毛尚文既自称是杨选之子杨锐，有杨家祖传玉佩为凭，当是杨妻流放边关后所生。按照惯例，他母亲是囚犯，他生下来也就是军营的奴仆。想来他自小见过不少母亲被人肆意淫侮取乐的场面，母亲又被逼自杀，仇恨自小深种心中，难以化解。他成人后侥幸逃脱，却无力向大明报复，遂转到东北投靠日益强大的女真人。女真人亦有野心，又忌惮明军火器的厉害，便干脆派他到北京，混入赵士桢府上做管家，意图盗取火器制造机密。

众人想不到毛尚文原来也是名宦之后，不由得又是一番感慨。赵士桢道：“你们一直等在这里，也是为毛尚文这件事么？”

沈德符这才想起来今日来的真正目的，忙说了那块怪异牙牌之事。这件事前后关联甚多，他足足讲了大半个时辰，连他们几个合谋到东厂盗取证物也没有隐瞒。

赵士桢惊讶万分，忙索过那块牙牌，仔细看过，道：“倒像是士元的手笔。可老夫实在想不到这就是当日从行刺冯尚书刺客身上搜到的牙牌。”沈德符道：“当晚我也在场，远远看见王兄将牙牌递给了陈厂公，我得到提示，想起来小时候曾经见过润娘身上也有这样一块牙牌。”

赵士桢道：“润娘？就是天桥那位号称‘人间白鹤’的绳伎，对吧？”沈德符又惊又喜，道：“原来赵世伯还记得她。”赵士桢“嘿嘿”了两声，道：“老夫怎么会不记得她？最早还是老夫带你父亲和你到天桥去看她表

演绳技呢。”

润娘最早栖身于天桥一个杂耍班中，绳技高超，名噪京华，许多人慕名而来。像沈父沈自邠、冯琦、赵士桢都曾是润娘的看客。但后来杂耍班不幸惹上一场官司，班子里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场子也被人占去。正逢润娘生了重病，耗尽积蓄，还要抚养女儿雪素，生活十分困难。亏得沈自邠同情她们母子，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将二人接到家中暂住。润娘病好后，有时候也会回去天桥客串表演，但更多时候还是留在沈府照顾女儿。她羡慕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娴雅风度，请沈自邠允许雪素跟沈德符一起读书习字，不想女儿日后走上自己卖艺求生的老路。雪素却是性情活泼爱玩，对读书没有任何兴趣，常常以捉弄教书先生为乐，反倒是这种性格吸引了循规蹈矩惯了的沈德符。两个年纪相仿、性格截然相反、地位有天壤之别的小孩子在朝夕相处中暗生情愫。沈母一度对此警惕，但沈自邠坚持要将润娘母女留在府中，而且一直对二人很好。

后来变故忽生。万历十七年的某一天，润娘从外面回来，到后院找到正在玩耍的雪素，拉着她到一旁说了一番话，雪素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后来母女二人竟然相对而泣。也就是在那次，沈德符见到润娘身上掉出了一块东厂锦衣卫牙牌，她迅疾捡回去收入怀中，又安慰了女儿一番，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那以后，沈德符再也没有见过润娘，事后他问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雪素也只是缄口不言。

又过了一些日子，沈自邠忽然得了暴病，一病不起，临终前嘱托妻子妥善照顾雪素，沈夫人虽然当时答应了丈夫，却在沈家举家迁离京师时发怒将她逐走。之后沈德符再也没有见过雪素，年少时彼此相许的誓约也成了风中的回忆。

当日沈德符在礼部尚书府门外铁狮子旁初见京师名妓薛素素，即惊为天人。后来仔细回想，他当场有失态之举，并非是薛素素美貌惊人，而是觉得她眉眼跟当年的雪素有几分相像。但当他想方设法地接近薛素素后，才发现这位名妓才貌双全，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这是厌恶读书的雪素远远达不到的境界。他这才明白是自己心中放不下雪素，一厢情愿地将薛素素当成了她。说也奇妙，自从薛素素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后，他

对雪素的思念也淡了起来，如果不是一系列的事件重新牵扯出对润娘的记忆，他可能就此淡忘这段往事。

赵士桢突然又想到一件事来，道：“想起来了，当年老夫从天桥请回赵士元协助制作火器后，曾见过润娘来找过士元，他们是同乡，在天桥时就彼此熟识。不过具体情形，老夫从来没有问过。你们也知道的，除了火器和兵法外，老夫极少关心别的事。”

沈德符听说润娘跟赵士元原来是旧识，心道：“这么说，润娘身上的牙牌就是赵士元亲手制作的贗品了。她为什么要仿造一块锦衣卫牙牌呢？她的失踪跟牙牌有没有关系呢？如果那刺客真的就是钱先生的弟弟钱若应，牙牌又怎么会到他身上呢？”

傅春问道：“那么当年润娘失踪后，赵工匠有何反应？”赵士桢道：“这老夫倒还记得。他有些难过，做事心不在焉，差点将硝石当废料丢进火里，但过了一阵子也就好了。”

傅春道：“赵工匠没有出去寻找润娘，抑或报官或是托赵中舍帮忙么？”赵士桢道：“没有。老夫得知他郁郁寡欢是因为润娘失踪后，特意问过他，要不要去报官，他却说不用，也许润娘是躲回金坛老家了。老夫当初听了觉得非常奇怪，就算润娘要回家乡，怎么会不带上自己唯一的爱女呢？我怀疑她的失踪不是那么简单。润娘一直住在沈贤侄家里，老夫本来还打算找机会问问令尊，可想不到老沈他竟然……”

回忆起当年交往的几名至交好友——沈自邠暴病而死，冯琦离奇中毒，李植罢职回乡，而今只剩了他孤零零一人，愈发伤感起来。沈德符等人见赵士桢又是疲倦又是神伤，心中不忍，便就此散去。

天色已黑，九门早已关闭，他们回不去内城，今晚只能暂时借住在赵府。赵府并不大，只有四间房，赵士桢、赵士元、前管家毛尚文各一间，余下一间是两名仆从居住。

仆人歉意道：“赵工匠房间还未收拾，各位只能暂时屈居挤在毛管家的房间了。”鱼宝宝道：“那可不行，我得一个人住一间，我去住赵工匠

的房间。”

沈德符忙道：“你别任性，赵工匠是专门制作火器的，房里不知道放有什么。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办？反正天冷，我们三个大男人，挤一张床也好。”鱼宝宝却是不依，道：“谁耐烦跟你挤一张床？我偏偏要一个人去赵工匠房里睡。”赌气去了。

沈德符放心不下，还要去追。傅春拉住他笑道：“你真是个傻子，到现在还看不出来么？”

沈德符不解地问道：“看不出来什么？”傅春道：“算了，赶紧钻被窝睡吧，冷也冷死了。看情形，今晚非下大雪不可。”

二人遂跟着仆人到前管家毛尚文房中。房间极是整洁，正中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字：“潮河潮河，流迫山阿，中有嵯峨之巨石，旁倚峻嶒之危坡，长垣占乎危坡，铁垒肃乎金戈，虎兮虎兮奈若何！”正是前蓟辽总督杨选的《巡边题》，道尽了古关险峻之势。

床侧还挂着一幅《塞上图》，上有题诗道：“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是明人李攀龙的七绝。

钻进被子，沈德符心中有许多疑惑，问道：“你适才向赵世伯打探赵工匠的反应，是觉得赵工匠对润娘失踪究竟多少知情么？”傅春道：“嗯。现下可以肯定，那委托赵士元刻制假牙牌的人就是润娘。大明律令，伪造印文者一律处斩，不问何物成造。这种事不是伪造古董赝品骗个冤大头那么简单，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性命攸关之事，赵士元又关心润娘，一定会问个清楚。所以后来润娘失踪，他虽然难过，却并不意外，既不出去寻找，也不报官。”

沈德符道：“当年润娘失踪，雪素也是如此反应。当初我娘还觉得一个大活人莫名失踪挺奇怪的，问家父要不要报官，却被家父厉声训斥了一番。家父从未对家母发过火，那是第一次，我记得特别深刻。”

傅春道：“如此说来，令尊、赵士元，还有雪素，他们三个应该都是知道润娘失踪的原因的。”沈德符道：“我真是笨啊。当日赵工匠活生生

站在我眼前时，我居然都没有问他，唉。”

傅春道：“你无须自责。赵工匠木讷少言，从未提及与润娘相识，你又怎么会知道？”沈德符道：“那现在要怎么办？逝者已逝，生者犹存，家父和赵工匠已经不在，要是能找到雪素就好了。”

傅春道：“要寻觅一个失去联系十多年的人，只是大海捞针，太难。我们眼下能做的，就是从源头查起。当初润娘落难不是因为杂耍班惹上官司么？你可知道那是什么官司？”沈德符愕然半晌，才道：“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从来没有听人提过。”

傅春道：“既然大家都讳莫如深，那么这就是条相当重要的线索。这个不难查到。先睡吧，明日一早，我们一起去找王名世。”

这房中的床虽然够大，足以睡得下两个男人，但床板却是极硬，被褥又薄。沈德符到底是个富贵公子哥，辗转半天，难以入睡，直到天亮时才捱不过乏意，昏沉沉迷糊过去。却听见有人嚷道：“懒虫，快起床啦！”本来还以为是做梦，一旁的傅春坐起来带动被子，才勉强睁开眼睛，原来鱼宝宝已经进来了，正站在床前催二人起来。

鱼宝宝转头看见墙上的《巡边题》，“咦”了一声，道：“这诗写得不错，书法却是极烂。字这么烂，说书法实在抬举他了。”傅春道：“应该是毛尚文自己抄录的他父亲蓟辽总督杨选的诗。他虽是名门之子，毕竟自小流落军营，能识字写字就不错了。”

披衣下床，这才发现外面已是一片雪白，惊喜地问道：“下雪了么？”鱼宝宝道：“是啊，我都玩了半天雪了。见你们两个懒虫还不起来，才进来催你们，别辜负了大好雪景。”

忙出来一看，檐溜成冰，其形如柱。院中积雪直没过脚，空中的白色精灵还在满天飞舞。唐代诗仙李白曾有诗描述北京大雪道：“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虽然不至于雪大如席，但整个京师变成一张雪白大席却是真的。

沈德符几人略做整理，即辞别赵府，一路艰难地回来内城，先去了王名世家中。

王名世正要冒雪出门，道：“查润娘的案子应该不难，沈兄可还记得具体的年份？”沈德符道：“嗯，我想想看，润娘和雪素住到我们家的那一年，我正好五岁，应该是万历十一年。”王名世道：“好，几位先回藤花别馆，等我的消息。”

到了下午，王名世踏雪而来，告知道：“这件案子着实奇了。我查了万历十一年卷宗，杂耍班班主几人获罪是因为被人告发收留了钦犯，你们可知道那钦犯是谁？”鱼宝宝道：“卖什么关子，有屁快放！”

王名世便道：“是钱若赓的弟弟钱若应，也就是你们认定的冯府刺客。”鱼宝宝“呀”了一声，嚷道：“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实在是巧的不可思议。”

傅春道：“这应该不是巧合。王兄，卷宗可有记载钱若应落网伏法？”王名世道：“不，他逃脱了。杂耍班的班主等人都是被拷问钱若应下落时受不住酷刑而死。”

鱼宝宝道：“润娘才是杂耍班的主心骨，为何反而逃脱了呢？”王名世道：“润娘被当做证人传唤过。她在案发之前就已经生病，一直在家养病，所以没有牵连到她。”

傅春道：“看来真正收留钱若应的人是润娘，她让赵士元制作假的锦衣卫牙牌也是为了方便钱若应逃走使用。”沈德符道：“如此倒是能解释这块假牙牌为何在钱若应身上发现，也愈发证明了当晚死在礼部尚书府的刺客就是钱若应。”

他一直未能完全确认刺客就是钱若应，所以也没有托传教士利玛窦将消息告诉诏狱中的钱若赓，想到那位被关了二十一年的老人全靠对家人的殷殷期盼顽强地活着，而其亲弟为了救他已经服毒而死，死得默默无闻，不见天日，心中不免惻然。

鱼宝宝道：“可这些还是不能解释礼部尚书府万玉山房暗格中的那块牙牌是怎么回事啊。而且还有一点矛盾之处，杂耍班遭祸是在万历十一年，是癸未年，而钱若应牙牌上刻的制造年份是己丑年，那可是万历十七年，既与八十八号真牙牌的刻造年份不符，又与当年的年份不合，倒像是赵士元事先预料到万历十七年有大事发生一样。”

王名世道：“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之处。不过赵士元手艺精妙，刻造的赝品与真品无二。钱若应只要拿出牙牌一晃，旁人畏惧东厂锦衣卫势力，巴结尚来不及，又哪有人会仔细查验牙牌刻造年份的真假呢？”

傅春道：“王兄说得有理。也许赵士元并没有打算将这块牙牌做成一块完美的艺术品，己丑年只是他故意留下的破绽，对他也许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不能预测未来，却能回顾过去。”

沈德符道：“上一个己丑年是嘉靖八年，当年内阁首辅杨一清被逼致仕，议礼大臣桂萼入阁。除此之外的大事，就是世宗皇帝停止外戚世封。”但无论如何都猜不透对赵士元有什么特别意义。斯人已逝，谜题大概会永远成谜了。

鱼宝宝道：“年份可能是赵士元有意为之，你们坚持说六十年前的己丑年对他有特别意义，我也无话可说，那么牙牌编号呢？怎么可能那么巧，赵士元编造的八十八号牙牌凑巧就是万历十七年校尉杨山失落的那块？”

王名世忙道：“这件事我忘了提了，根据卷宗记载，当年告发杂耍班收留钦犯钱若应的就是校尉杨山。”

傅春道：“如此，就有可能是润娘刻意请赵士元为之了。万一假牙牌事败，必然会根据编号追查到杨山头上，即使他能辩白，也会惹上一身臊。说不定万历十七年杨山的暴病身亡，也是跟这件事有关。”

王名世道：“我有个想法，万历十一年，杂耍班因杨山告发遭祸，钱若应下落不明，润娘病重被沈北门收留，这是我们能确认的事。但我们不能确定赵士元一定就是在万历十一年刻造了假牙牌，也不能确定钱若应在当年逃离了京师，对不对？”

傅春道：“王兄的意思是，也许钱若应一直躲藏在天子脚下，直到万历十七年才离开京城。”王名世道：“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

鱼宝宝道：“也就是说，万历十七年，润娘偷到杨山的牙牌，让赵士元仿造了一块贗品，刻意留下万历十七年造的痕迹，然后将贗品交给钱若应，让他用它逃出京师，然后她自己也跟着失踪？”

沈德符道：“其实我早怀疑润娘已经不在人世，不然以她对雪素的母女情深，绝不会弃她不顾。”

傅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润娘一定事先在谋划着什么大事，她知道自己做的事有危险，所以事先送走钱若应，又用什么手段陷害了仇人杨山，令其暴病身死。她之所以能忍心舍弃女儿，大概是因为她觉得将雪素交给沈家照顾足以放心。哪知道后来沈北门……”蓦然想到什么，睁大眼睛，死死瞪着沈德符。对方则是一派茫然，意识到什么，却又不肯多想，脑子一热，愈发迷糊了起来。

还是鱼宝宝言语无忌，先道：“莫非小傅是在暗示沈世伯的病死，是受润娘所谋划大事的牵累？”

傅春点点头，道：“如果这些推测没错，那么我敢肯定，万玉山房暗格中收藏的，正是校尉杨山的牙牌，真正的编号八十八号的牙牌。润娘将它作为凭据交给了小沈的父亲，沈北门大概也有所警觉，又将它托付给至交好友冯琦冯尚书。小沈，你不是说冯尚书死前的一段日子很奇怪，总是对你欲言又止，说的话也是云山雾罩。我猜想他其实是想将这件事告诉你，却又怕牵累你和你的家人。”顿了顿，又道：“你们都还记得东厂提督陈厂公在尚书府初见钱若应牙牌的反应吧。我想他当时并未认出那是贗品，他的惊异表明他是记得这块编号八十八的牙牌的，这也愈发佐证这块牙牌背后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

众人一时悚然而惊，既不敢相信傅春的大胆言语，却又不得不认为他的推断合情合理，不但解释清楚了一切疑点，而且将前后二十多年的故事完全串了起来。

沉默许久后，王名世终于问出了他最关心的话：“那么依傅兄看，暗

格中的真牙牌又落到了什么人手里？”傅春道：“这个……”

忽见老仆引着赵士桢的仆人进来。那仆人浑身上下都是雪，额头却冒着热气，显是踏雪而来，费了不少力气。

沈德符忙命老仆去取热酒，问道：“是赵世伯派你来的么？”仆人道：“是。我家老爷今日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怕是要紧线索，特命小人赶来告诉各位公子。前些日子，嗯，应该是上半年，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乘车来府上找过赵工匠。老爷说，当初乍看之下，觉得她眉目之间很是眼熟，今日才想起来，是真跟当年的润娘有几分相似。”

沈德符大喜过望，忙问道：“她是不是叫雪素？”仆人道：“这小人可不知道。她没有报上名字，只说要见赵工匠，就直接进了屋。待了大概半个时辰，就出门走了。赵工匠没有结婚成家，也没有子女，事后老爷还曾开玩笑地打趣他。他只说那女子是一个老朋友的女儿。”

沈德符道：“那一定是雪素了，一定是雪素了。”

傅春问道：“你可还记得那女子长得什么样子？”仆人道：“鹅蛋脸，大眼睛，小嘴唇，总之是个大美人。”

沈德符忙命老仆取了几吊钱赏给赵府仆人。赵府仆人得了一笔意外之财，收了钱，高兴地去了。沈德符一想到青梅竹马的玩伴很可能近在咫尺，兴奋地发抖，忍不住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鱼宝宝咬着嘴唇道：“你有那么开心么？哼，你念念不忘她，她可又有半分想到过你？”沈德符受到他抢白，一时无语对答。

傅春忙解围道：“也许雪素姑娘根本不知道小沈来了京师。”鱼宝宝道：“会不知道么？我敢说，那闯进万玉山房偷走真牙牌的窃贼一定就是雪素，她娘亲润娘是开锁高手，她学得一手绝技也不足为奇。”

一向好脾气的沈德符也红了脸，怒道：“不准你说雪素是窃贼。”鱼宝宝毫不示弱，回敬道：“我有理有据，又没有凭空诬陷，要不然她平白冒出来去找赵士元做什么？一定是她从万玉山房盗得了真牙牌，想到昔日她娘亲身上也有一块这样的牙牌，起了疑心，所以才去找母亲的故人

打探究竟。”

傅春道：“小沈别生气，宝宝说得确有道理。”沈德符道：“我才不相信呢。润娘的事情过了那么多年，雪素怎么可能知道冯世伯藏有一块真牙牌？”鱼宝宝道：“你那么想见到她，找到她当面问清楚不就完了！”起身摔门去了。

沈德符气得声音都发颤了，道：“你们看他，处处跟我抬杠，他还摔门，有理了他！”傅春和王名世只一边摇头，一边相视而笑。

沈德符愈发生气，道：“你们还帮着他么？他那又臭又坏的脾气都是你们惯的。”气咻咻地出门，一时无处可去，便往勾栏胡同而来。

万树银花，玉宇辉映，风景如画，景色迷人。举目尽是明晃晃的白色，几乎不见行人，只有一些小孩子在街边雪地中追逐嬉戏，给这宁静得不寻常的白色世界带来几许生气。

风雪虽然停了，积雪却没至膝盖，每走一步都颇为费力。好在勾栏胡同也不远，到得门口，沈德符却又踌躇起来，举起了手，却迟迟拍不下门环。

自从上次薛素素拂袖而走，沈德符便感到她疏远了自己。幸好他又探得消息，她并不着急离开京师了，但她却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待他，每次宴饮，都是碍于傅春和齐景云的面子，即使相见，形容也是淡得如水一般无味。每每回味起她冷淡的样子，他都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却又不忍心就此离她远去。

双脚早已经冻得麻木，冰冷的寒意沿着双腿逐渐上行，他咬咬牙，终于叩响了门环。

开门的是婢女豆娘，见沈德符站在积雪中，棉裤和棉袍的下半边全湿了，慌忙让他进来。

薛素素正与齐景云在堂中烤火闲聊，见沈德符湿着半边进来，又好气又好笑。薛素素笑道：“你跟我进来。”领着沈德符进来闺房，从柜子

中翻找了一套男子衣衫递给他，道：“快些脱掉湿衣服，拿到外面烤。”

沈德符依言换下外面的衣服，薛素素递给他的衣衫却小了些，穿上有些紧绷，少不得将就穿了。出来时，齐景云和豆娘都已经离去，薛素素将外袍和棉裤搭在椅背上，面朝火盆，又叫道：“坐下来烤火。”

沈德符觉得她今日有些异样的热情，多少有些受宠若惊，道：“素素姑娘也请坐。”薛素素道：“上次小傅来，说你们几个正忙活那块牙牌之事，可查得有什么眉目？”

她问得颇不经意，沈德符却如醍醐灌顶般呆住了。

薛素素道：“怎么了？你不是认为那块牙牌很可能关系你父亲之死么？”沈德符道：“是。可是……你……你……”他惊讶万状地瞪着薛素素，仿佛才是第一次认识她一样。

薛素素似乎有些明白过来，道：“你先等一下，我给你看件东西。”一扭腰肢，往内室去了，片刻后又出来，递过来一块牙牌。

尽管沈德符适才已经隐约猜到薛素素的真实身份，但心中还是不愿意相信，此刻见到真牙牌出现，才大吃一惊，道：“啊，这……这是真的？你……你……”薛素素道：“我可不知道它是真是假，既然你们说刺客身上的那块是假的，那么这块应该就是真的了。”

沈德符问道：“你不知道尚书府的刺客是谁么？”薛素素诧然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认得他。”

沈德符道：“那么你从哪里得来的这块牙牌？”薛素素道：“礼部尚书府万玉山房的暗格中。”

原来那潜入冯琦书房盗取暗格中物品的窃贼就是薛素素。冯府冯老夫人七十寿宴当晚，她替代武旦，跟随戏班进入冯府，其实都是事先计划的结果，目的就在于盗取冯琦隐秘。她自幼在杂耍班厮混，身怀武艺，又有一手开锁绝技，遂趁冯琦与沈德符等人离开之后、书房无人之时，轻而易举地开启了暗格，取走了里面的物品。

沈德符道：“你为什么要盗取这枚牙牌？难道你已经知道它的来历？”薛素素道：“什么来历？不，我事先并不知道暗格中装的就是这块锦衣卫牙牌。我下手之前，曾几次潜入万玉山房打探，知道书案下有一个暗格。我猜想里面收藏的应该是冯琦最隐秘的书信之类，但却没有想到里面仅仅是这块牙牌。当时的情形不容我多想，我取出来就走了。”

沈德符原以为薛素素是打听到冯琦手上收藏有润娘留下之物，想要从中追查母亲失踪之谜，哪知道她竟说根本不知道暗格中藏的是什么东西，先是一愣，半晌才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薛素素简单而干脆地答道：“因为我要替我的情郎复仇。”

原来薛素素的未婚夫就是去年杖死在国子监的太学生于玉嘉，二人都是金坛人，暗中交往已久，早私下订盟，啮臂三生。于玉嘉为人恣意，无意功名，与薛素素志趣相投。李贽被朝廷逮捕下诏狱死后，于玉嘉大哭一场，从此性格日益任性放诞，根本无心于科举考试，若不是长兄催逼，怕是连乡试也要放弃。礼部尚书冯琦到国子监主持焚毁李贽著书时，于玉嘉一时冲动，上前冲撞了冯琦，结果被革除贡生资格，当场杖责，却不幸身死。薛素素自然悲痛异常，将其死因怪罪到下令行杖的礼部尚书冯琦身上，有意为情郎复仇。

沈德符这才得知事情的起因，诧异得无以复加，道：“可是……可是于玉嘉的死只是意外，怎么能怪到冯世伯身上？”薛素素愤愤道：“那么李贽李先生的死是意外么？最近紫柏禅师的死也是意外么？这个朝廷虚伪透顶，官员只知道装腔作势，我早就看透了。”

她的复仇计划并不是简单地害死冯琦那么简单，而是要找个由头令其身败名裂。但冯琦为官清廉，为人友善，官声甚好，并没有什么把柄。她刻意与东厂锦衣卫官吏王名世、郑国贤等人交往，终于探听到冯夫人姜敏曾是皇后的热门人选。又听说冯琦一力反对郑贵妃当皇后，不为万历皇帝所喜，全靠姜敏在慈圣皇后那里走动才得以保全礼部尚书官位。遂怀疑冯府内藏有不少见不得人的秘密，一直暗中查找，结果苦心经营所找到的就是这块锦衣卫牙牌。

更出乎薛素素意料的是，不及等她亲自下手报复，冯琦先是遇刺，后来中毒，终于一命呜呼。虽然与最初目标有些偏差，虽然是假人之

手，然则大仇总算得报。那块从万玉山房暗格中偷来的牙牌也一直留在她手中。既然冯琦已死，那牙牌便对她没有多大用处。她忌惮傅春、王名世等人精明，担心早晚会被他们发现端倪，正打算伺机扔进河里时，意外听到沈德符念叨少年时见过润娘身上掉出过一块锦衣卫牙牌，她才回忆起来确实有这么回事，由此勾起了强烈的要查明真相的愿望。后来她自己设法调查，甚至还去找过母亲的故人赵士元，但均一无所获。这块牙牌也成为她心头挥之不去的噩梦。直到最近，她听齐景云提到傅春等人还在查那块假牙牌之事，遂暗中密切关注，今日见到沈德符踏雪来访，又见到他起疑的神情，忽然有股久违的莫名的冲动，决意说出自己所得知的真相。

讲完缘由，薛素素道：“我知道冯府因为失去牙牌极为紧张，王名世和你们走到一起，就是要查这件事。冯氏是我仇人，我本该隐瞒这件事，让他们好好急上一阵子，可既然这牙牌干系我娘亲生死之谜，我只能选择坦白了。”

甜美娇嫩的女声说出如此阴冷无情的话，让人深深体会到了其中的恨意。

沈德符两股颤颤，冷汗直流，颤声问道：“那么你……你是……”薛素素道：“我就是润娘的女儿雪素。”

沈德符难过之极，期期艾艾地问道：“难道你……早已经忘记我了吗？”薛素素道：“不，我没有忘记你。但在我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你并不在我身边。这么多年过去，你有你的妻儿和家庭，我也另有所爱，与你相认，不过是徒增烦恼而已。”

沈德符的一颗心从平地升到了云端，又从云端掉到了谷底。整个人飘飘忽忽的，像一艘没有船夫的船在人生的海上颠簸起伏，茫然失去了方向。剧痛过后，那些曾经美好的记忆都如风卷残云般消逝了。

薛素素凝视着他，冷然道：“现下你知道了我早已经不是你记忆中的雪素，过去的那些事就忘了吧，不要再提起。如果你还念一点儿旧情，就让我们一起来查清楚这块牙牌背后的故事。”

她的语气冷峻而严肃，仿佛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子，再不是那个豪爽可爱的京师名妓。

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她，却已经娶妻生子。她虽然还是未婚待嫁，心中却早没有了他的位子。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痴与迷，了和悟，交相纠缠。到头来，才觉醒，均是空。他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不能自己地悲伤。

王名世几人得知薛素素就是润娘之女雪素后，也是惊奇万分。连一口咬定雪素就是书房窃贼的鱼宝宝也料不到风华绝代的薛素素就是当年人间白鹤的女儿。

尤其感到惊讶的人是傅春，他因为齐景云的缘故与薛素素交好，非但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更是连她暗中与国子监贡生于玉嘉私订终身都一无所知。由此可见，薛素素表面豪爽率直，内心深处却是别有一番心机。

沉默了许久，傅春才问道：“那么素素有没有提到当年最后临别时，润娘对她讲了些什么吗？”沈德符道：“润娘只说要去一个很深很高的地方，去做一件大事，也许再也不会回来，让雪素自己保重。雪素当时就哭了，拉着润娘的衣角，死活不让她走。润娘说，那件事非常重要，事关天下安危，她必须去做。如果她回不来，让雪素千万不要找她，也不要想着报仇。”

傅春道：“这么说起来，润娘是要去一个很深很高的地方，做一件事关天下安危的大事，而这件事非常危险，她很可能回不来。”

鱼宝宝道：“她为什么说很深很高的地方，不说很远很远的地方？”傅春道：“说明她去的地方就在京师。”

鱼宝宝道：“什么地方又深又高？深是深渊，高是高山？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王名世道：“不矛盾。深应该是指进深，表明她要去的很大。

高，则不难理解。想来之所以一定要润娘出马，就是因为那地方又高又险。”鱼宝宝道：“对对，润娘号称人间白鹤，是有名的绳伎，飞檐走壁，如履平地。那么该好好想想，万历十七年，有哪位权贵家失窃，或者是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他虽然与沈德符争吵后还没有和好，却还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他，期待博学多识的他能够解答疑问。沈德符却是被薛素素的事弄得心烦意乱，浑然心不在焉。还是傅春拍了他一下，问道：“小沈，你好好想想看，万历十七年发生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事？”

万历十七年是沈德符父亲病逝之年，他自然印象格外深刻，当即如行云流水般答道：“万历十七年正月，当今圣上下诏免元旦朝贺。自此，本朝每年元旦皆不朝贺。正月初九，工匠刘汝国发动暴乱，自称‘顺天安民王’。时值旱灾，饥民多从之，迅速发展为数万人。朝廷调集大批军队前去围剿，直到二月，才平定了这次暴乱。大明惯例，被升授的官员皆需入朝进见皇帝，当面叩头谢恩。三月初九，久不视朝的圣上再一次令内官传旨：奏对数多，不耐劳剧，不临朝视政，并令免在京升授官面谢。三月十六日，云南永昌卫发生兵变，由黔国公沐昌祚平定。四月，广东始兴县僧人李圆朗以白莲教的名义发动叛乱。六月初六，北直隶沧州、静海、吴桥诸镇刮大风，漕船互击，淹溺二十三人，失漕米三千一百五十七石。七月，发生海啸，漂没庐舍数千家、男女万余口、六畜不计其数。”

他像背书一般念出来，语气甚是平静，旁人却是听得心惊肉跳：仅这短短的一年间，君不君，官不官，兵不兵，民不民，天灾人祸，灾祸频频，活脱脱一幅大明千疮百孔图。

傅春问道：“朝中可有什么官员有异常之举？”沈德符道：“有，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异常得惊人。当时皇上称病不上朝，他于当年上书，称当今圣上之病根源在酒、色、财、气，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药物难攻。”顿了顿，干脆背出了雒氏奏疏：“陛下白天美酒佳肴仍嫌不足，继以长夜作饮，此其病在嗜酒。宠十小阉，溺爱郑贵妃，言听计从，斥逐忠谋，不立东宫，此其病在恋色。不断征索库银，括取币帛，以至拷讯宦官，献上金银珠宝则已，否则便发怒切

责，此其病在贪财。喜怒无常，今日打宫女，明日挞太监，罪状未明，立死杖下，积怨怒于直臣，一屈不申，赐死无日，此其病在尚气。四病绞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

王名世道：“这封奏疏当年曾轰动京师，我也还记得。皇帝大为震怒，不过也只是罢了雒评事的官职。但看起来，这件事应该跟润娘无关。”

沈德符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你们是在找润娘可能卷入的事。”静心想了想，道：“当年有一件涉及科场作弊的案子。万历十六年是乡试年，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之子王衡举第一，另一阁臣申时行女婿李鸿亦中试。被人怀疑其中有弊，刑部云南司主事饶伸上书弹劾。于是王锡爵、申时行二位阁老不得不待罪在家，请求辞官。而当时另一位阁臣许国正主持会试，内阁遂无一人。这是万历十七年最大的案子了，也是轰动一时，不亚于今日之妖书案。”傅春摇头道：“这也不像是润娘可能会卷入的案子。”

沈德符道：“当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皇上罢免了东厂提督张鲸，张鲸被罢职后不久就病死了。”傅春道：“这个倒像是有些干系，那个叫杨山的校尉不正好是张鲸的心腹么？杨山死在这一年，张鲸也死在这一年，应该不是巧合。”

沈德符道：“可是张鲸被罢是因为受到了大臣弹劾。就是前面提过的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他批评皇上酒色财气时，重点提及了张鲸在宫内擅权不法之事，称皇上重用张鲸，是因为收了他的贿赂。”

鱼宝宝道：“这是什么奇怪的罪名？这天下都是姓朱，还说皇上收了张鲸的贿赂，所以才重用他当东厂太监？”沈德符道：“这件事很奇怪，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指责皇帝受贿任官的事，但因为涉及皇上本人，皇上不得不下令调查。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召见张鲸时，张鲸言辞傲慢，顶撞众阁老道：‘小人无罪，只因多口，亦是为皇上圣躬。’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皇上决定罢黜张鲸。张鲸被赶去南京守陵，半途就病死了。”

正说着，院外有人拍门，却是驸马冉兴让派仆人送糕点来了。仆人

特意告道：“这是寿宁公主从皇宫中带回来的宫廷糕点，要许多人花上好几天的工夫才能做出一屉，驸马说既然难得，也要分一些给几位公子尝尝。”沈德符道：“驸马有心。”打发了仆人，将糕点拿进来分给众人品尝。

傅春举手将食盒推开，沉声道：“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鱼宝宝道：“有话就说呗，干吗露出这么严肃的表情？”

傅春道：“小沈，你还记得冯尚书临死前留给你的绝命诗么？”沈德符道：“当然。”去书房取了那张纸笺，放到桌上。

傅春道：“冯尚书死前已经知道自己中了毒，所以他派仆人急匆匆将小沈叫过去，特意写了这首诗给他。如果我猜得不错，这首诗其实就是冯尚书留给小沈的重要线索。甚至我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薛素素事先盗走了牙牌，他也会就此交给小沈的。”

王名世便拿起纸笺，轻声念一遍：“浩渺天风驾海涛，三千度索向仙桃。翩翩一鹤青冥去，已隔红尘万仞高。”

鱼宝宝道：“翩翩一鹤？会不会就是暗指人间白鹤润娘？”傅春道：“宝宝跟我想的一样。还有，冉驸马说过，翊坤宫中有两处居室叫‘海涛’‘仙桃’。你们想想，天下还有什么地方能比紫禁城更深，还有什么能比皇宫更高呢？”

沈德符愣了半晌才会意过来，道：“皇宫禁地，非比民间。进出紫禁城得有牙牌，润娘将真牙牌交给了冯琦冯世伯，假牙牌则给了钱若应逃亡，难道她自己手里还有一块假牙牌不成？而且她到皇宫去做什么呢？”

傅春道：“那么万历十七年皇宫中可有什么关系天下安危的大事？”沈德符道：“嗯，一定要说有大事，那就是那一年皇上将皇长子的生母王恭妃打入了冷宫。皇长子当时年纪还小，由另一嫔妃李选侍抚养。李选侍凶狠泼辣，与郑贵妃交好，没少欺负皇长子。”

鱼宝宝道：“‘国本之争’起于万历十四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才被立为太子，这期间他一定没少经历风风雨雨，可怜。润娘混入皇宫，会不会是要去营救王恭妃母子？当时皇帝虽然没有立太子，但祖制

立嫡立长，皇长子是名正言顺的未来的储君，身系天下安危，与润娘的说法一致。”

傅春道：“有这个可能。但既然冯尚书在诗中提及‘海涛’‘仙桃’二室，事情应该是直接与郑贵妃有关。要是能亲眼进去看看就好了。”王名世道：“这个怕是极难。翊坤宫在内廷中，宫禁重重，我有武官牙牌，也一样进不去。”

傅春道：“听说慈圣太后爱看戏，最近正要召薛家戏班进宫唱《牡丹亭》，也许我们可以跟着戏班混进去。”王名世道：“就算能顺利混入内廷，禁卫发给你们的也是临时腰牌，上面涂有红漆，你只能在限定范围内活动，不可能离开慈宁宫。”

沈德符道：“也许我有个法子。”鱼宝宝惊奇得睁大眼睛，道：“王名世都没有办法，你有法子混进翊坤宫？”沈德符道：“我这只是赶巧，你们没有听过‘五百拣花，三千扫雪’的典故么？”

“五百拣花”是指南京旧制，设五百名拣花舍人，供宗庙荐新及玉食糖粮之用。“三千扫雪”则是北京制度，每年冬季大雪后，于京营内拨三千名军士入大内扫雪，数番出入，或其年雪涌，有至三数度者。京城中往往有游闲少年，事先花钱买通军士，代充其役混入禁掖宫殿，以满足好奇之心。常常有人能从大雪中捡到宫婢所弃的遗簪敝履，以及坏掉的淫巧之具，拿到外面向外人展示，以为夸耀。

王名世这才会意过来，连声道：“不错，昨夜刚降下大雪，皇宫亟需扫雪，这是个好主意！”

四人遂密谋一番，决意去买通京营军士，假借扫雪混入大内。

鱼宝宝拍手笑道：“想不到还能有机会到皇宫里面玩雪。”傅春道：“宝宝不能去。”

鱼宝宝愕然道：“为什么？”傅春道：“你身材那么纤弱，倒像个女子，哪像军营的军士呢？旁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的。”

鱼宝宝红了脸，倒也不再坚持。遂议定由沈德符和傅春装扮成扫雪

军士，王名世则在当日找借口到司礼监官署一带，作为二人的接应。

又过了几日，终于到了“三千扫雪”的日子。沈德符早已出重金买通两名负责西六宫一带扫雪的军士。代役在京营中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上上下下都知道，既没有人为此而惊讶，也没有人怀疑沈德符是别有用心。事情进行得极顺利，得到临时牙牌的沈德符、傅春跟着一大帮军士，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警戒森严的紫禁城中。

王名世也早早进来皇宫，来到司礼监官署，假称有事来找司礼监掌印陈矩。他是东厂千户，陈矩兼任东厂提督，他来找顶头上司禀事再正常不过。他也事先知道陈矩最近因为妖书案而焦头烂额，大多数时间都在东厂官署。

司礼监官署位于宝宁门内，正好在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的正南面。他在官署中随意转了转，便出来庭院。正好遇到锦衣卫指挥僉事郑国贤带人护送着薛家戏班往慈宁宫而去。

郑国贤笑道：“王千户也在这里。今日宫里请了戏班为太后唱戏，要不要一起来看戏？”王名世道：“属下尚有公务在身，郑僉事美意，我心领了。”

戏班班主薛幻原世袭锦衣卫指挥官职，与王名世认识，特意过来打了声招呼。

郑国贤道：“王千户还有公务要办。那我们先走了，免得太后、皇上、贵妃久候。”

王名世听说郑贵妃也要到慈宁宫看戏，心中颇喜，只是凝视着戏班一千人的背影，蓦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来。他甚至不及等候接应二人，转身便匆匆离开了皇宫。

分配到翊坤宫扫雪的共有十名军士，包括沈德符和傅春在内。众人进来翊坤宫时，郑贵妃已经率大批宫人赶去慈宁宫看戏，天气又冷，偌

大的翊坤宫冷冷清清。

郑贵妃是大兴人，家境贫寒，其父郑承宪曾因家贫将她许给某孝廉为妾。出嫁当日，父女相拥而泣，孝廉心软，没有强纳郑氏。万历初年，郑氏被选入皇宫，由于她性格果敢强毅，与温吞软弱的万历正好相反，皇帝疯狂地爱上了她，先是封为德妃，次年即封贵妃，万历十四年生下皇子常洵后，晋封为皇贵妃，益受专宠。进入天下人的视野，却是因为“国本之争”，也因此受了不少唾骂。

像翊坤宫这样重要的宫殿，宫人早已清扫过甬道上的积雪，方便来回通行。军士要做的，就是将路面扫得更宽些，其实并不费劲。领头的武官吩咐了几句，大致划了区域，众人便取了竹帚，各自散开扫雪。

过了一个多时辰，甬道已经露出青石路面，足以供轿子通行。领头武官知道各人心思，笑道：“大概齐差不多了。咱们只是第一拨，即使扫得不好，后面还有第二拨、第三拨呢。各位难得进来一次皇宫，就随便溜达去吧。记得别惹事，正午时在城门集合就行了。”

军士们欢呼雀跃，一哄而散。大多数人心中最想看的是天子居住的乾清宫。乾清宫是内廷正殿，分上、下两层，有暖阁九间，共设床二十七张，为后妃们进御之用。由于室、床众多，皇帝每晚就寝之处几乎无人知晓，以防不测。尽管皇帝居住在迷楼式的宫殿内，且外部防备森严，仍然不能高枕无忧，当年宫女杨金英等谋杀嘉靖皇帝的壬寅宫变⁽¹⁾正是发生在乾清宫西暖阁。虽然万历皇帝目前并不住在那里，但乾清宫是“天子之常居”，对应的是天上紫微垣中“天皇大帝”的星座，在众人心中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自然是窥测的首选。

独有沈德符和傅春二人还留在翊坤宫，一面假意扫雪，一面往里而来。

翊坤宫是处二进院落。正殿面阔五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前后出廊。檐下施斗拱，梁枋饰以苏式彩画。内殿正堂前有一副龙走蛇舞的楹联：“九陌红尘飞不到，十洲清气晓来多。”

二人见左右无人，走到门槛前，正欲探身，有名圆脸宫女疾奔过来

叫道：“喂，站住，你们是谁？”

古代女子有缠足习俗，即以布帛紧束双足，使足骨变形，脚形尖小成弓状，以此为美。宋代大文豪曾写《菩萨蛮》一词叹缠足道：“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一些文人还根据脚的大小来细分贵贱美丑，以三寸之内者为金莲，以四寸之内者为银莲，以大于四寸者为铁莲。杜牧有诗云：“钿尺才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韩偓又有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是女子弓足的上品，大脚妇女则为人轻视。明太祖朱元璋皇后马氏便是因为一双天足，得了“马大脚”的绰号。即使当上皇后，还是被人戏称为“大脚皇后”。

缠足虽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然而纤纤小脚亦带来许多不便，女子行路只能以足跟勉强行走，行走十分困难，更不要说奔跑。本朝一直有个传说，凡是被选入禁中做宫女嫔妃的女子，一旦登籍进入大内，便须立即解去足纨，重新恢复自然天足，目的是让这些女子在御前侍奉奔驰无颠簸之患，与民间习俗全然不一样。沈德符见那宫女急步如飞，这才知道传说不诬。

傅春忙向那宫女赔笑道：“小的是扫雪军士，从来没有进过皇宫，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一时好奇，想进去看看。望姊姊恕罪。”

那圆脸宫女自小入宫，极少见陌生男子，居然也不怕生，嘻嘻笑道：“这是内堂，是贵妃娘娘的居处，你们不能进去的。”

傅春道：“那这内堂可有名字？”圆脸宫女道：“内堂就叫翊坤宫内堂，里面的暖阁叫‘海涛’，内室叫‘仙桃’，是皇上给取的名字。”

傅春道：“好姊姊，求你让我们进去看看，我们这辈子，大概也就能看这一次。反正贵妃娘娘也不在，求你行个好吧。”圆脸宫女从未被男子这样软语求过，登时红了脸，忸怩了一会儿，应道：“那好，不过只能进去看一下。”

傅春和沈德符便跟在圆脸宫女身后进来。

过了正堂屏门便是暖阁，果见阁门上的牌匾写着“海涛”两个字，暖阁中设地平宝座、香几、宫扇等，陈设有铜凤、铜鹤、铜炉各一对，以及一些白玉玉器。堂中还有一具倭国⁽²⁾产的水晶屏风，色白如泉，清明而莹。又穿过一扇月门，便是名为“仙桃”的内室了。

傅春心中暗念道：“浩渺天风驾海涛，三千度索向仙桃。翩翩一鹤青冥去，已隔红尘万仞高。”脑子想着冯琦绝命诗的诗意，便不由自主地仰头去看。

那圆脸宫女心思一直在他身上，登时留意到了，问道：“你也听过这件事？”傅春不知道她所指何事，刚要否认，蓦地心念一动，忙改口应道：“是啊，听过，不过也是道听途说，不怎么真切。姊姊说说，那里那么高，怎么才能上去啊？”

圆脸宫女道：“嗯，确实很高，很不容易上去。当初贵妃娘娘命人将玉盒放到房梁上的时候，可费了一番老劲了。虽然宫里也有那么长的梯子，可根本就进不来内室。最后还是几截梯子搭起来的。”

傅春与沈德符相视一眼，心中各自“怦怦”直跳——圆脸宫女所说的“玉盒”，一定就是装有皇帝手诏的玉盒。当年万历皇帝与郑贵妃感情最炽热之时，曾携手到大高元殿拜神，发誓将来要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皇太子，还把誓言写在黄纸上，放在玉盒里，赏赐给郑贵妃，作为日后凭据。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皇帝顶不住太后和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终于决定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郑贵妃遂当着万历皇帝的面取出玉盒，想要以誓书逼迫皇帝就范，哪知道誓书上的“常洵”二字刚好被蛀虫蛀蚀。万历皇帝感叹天意难违，最终下定了立皇长子的决心。只有那个装有誓书的玉盒，才值得郑贵妃如此大费周章，要收在自己寝室的房梁上才能放心，真可谓“九陌红尘飞不到”了。

那圆脸宫女咬着嘴唇笑道：“你们想看的其实就是这个，是不是？好多人都想看呢。”傅春也不置是否，笑道：“这多年前的事，姊姊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圆脸宫女道：“我当年六岁，刚刚入宫分到翊坤宫做宫女，亲眼看见那么多人爬那么高的梯子，怎么会不记得？”

沈德符虽觉得“姊姊”叫得肉麻，但见那宫女偏偏吃这一套，不得已

也学着傅春的口气问道：“那么姊姊今年贵庚多少？”圆脸宫女笑道：“二十岁。其实你们都该叫我妹妹才对。”

这宫女今年二十岁，入宫时六岁，也就是说，郑贵妃是在十四年前将玉盒收藏到房梁上，当年正好是万历十七年。玉盒中的誓书关系皇太子人选，关乎国本，自然也是干系天下安危。翊坤宫内室房梁，当真称得上“又深又高”。难道当初润娘潜入皇宫，就是受人所托，来盗玉盒誓书？结果事情不成，被人发现后秘密处死？

二人心头的震惊难以形容，再顾不上与圆脸宫女调情，匆匆出来，往司礼监官署来寻王名世。

正好在司礼监官署门前遇到驸马冉兴让，他不耐烦看戏，假称方便溜了出来，正无聊得紧。二人本要装作不见，却被冉兴让认了出来，奔过来叫道：“沈兄，傅兄，真是你们二位！你们怎么这身打扮？”

他虽是农家子弟，毕竟与公主成婚日久，也知道“三千扫雪”的惯例，随即醒悟过来，笑道：“原来二位也对宫闱有好奇之心。”

傅春忙应道：“紫禁城是天子之宫，谁能不好奇呢？我们进来是花了银子的，搞不好要惹祸，驸马可千万别对旁人说起。”冉兴让道：“这是当然。”又问道：“你们二位是在等人么？”

沈德符道：“嗯，我们跟王千户约好在这里见面的。驸马可有看到他？”冉兴让道：“王千户早就离开了。我和公主进宫时，他就出宫了。”沈德符道：“可能突然有什么急事。小傅，咱们先去那边扫雪，过会儿再与军士一起出宫。”

傅春道：“等一下。驸马，今日到慈宁宫唱戏的是薛家戏班吗？”冉兴让道：“是啊，听说他们很有名，可惜我不爱听。”

傅春笑道：“驸马是爽直之人，不爱附庸风雅。说起来，我也很久没有见过薛幻了，我还欠他银子呢。”往身上摸了摸，什么也没有，转头问沈德符道，“你身上有钱吗？”

冉兴让忙道：“我带了钱，我替傅兄还给薛班主就是。”傅春道：“那

好，多谢。二十两银子，回头我给驸马府上送去。”冉兴让道：“不值什么，傅兄不必放在心上。”

到正午时，傅春、沈德符所在的第一拨一千名扫雪军士出宫，又有第二拨军士来替换。军士们一边争相谈论宫廷见闻，一边赶回营吃饭。傅、沈二人则回来藤花别馆。进堂时，才发现鱼宝宝、薛素素、齐景云三人都在，鱼宝宝正与薛素素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看上去十分亲昵。

沈德符很是惊异，道：“你们……”鱼宝宝抢着道：“她们担心你们两个，正等着你们回来呢。饭菜已经做好了。”

三人遂一齐到厨下将菜肴端出来，边吃边聊。沈德符本来还觉得尴尬，但见薛素素神色平静，鱼宝宝也一改敌意，极是热情，不由得愈发纳罕。

诸人也不是外人，自然谈及入翊坤宫之事。傅春便大致说了经过，道：“如今愈发可以肯定，润娘失踪跟翊坤宫有关。素素，你别难过。”薛素素道：“我早知道娘亲回不来了，只是没想到还能有查明真相的一天。”

傅春道：“其实这件事有冯琦冯尚书很大功劳，如果不是他留下的绝命诗，我们是联想不到翊坤宫头上的。”薛素素一时无语。

鱼宝宝道：“既然冯尚书留下了这么重要的线索，说明他对润娘做的大事多少是知情的。可他跟润娘没有直接干系，真正有关系是小沈的父亲沈北门……”

他大嘴大舌惯了，言语往往不经过脑子，张嘴就来。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旁人却已经从他话中听出了其他意思，一时骇异，望着沈德符。鱼宝宝最后一个会意过来，“哎哟”一声，也捂住嘴唇，待在了那里。

沈德符自己却缓缓说了出来：“你们怀疑家父是因为知道内情，所以才被人暗中灭了口么？”

润娘究竟只是个民间卖艺女子，消失就消失了，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但沈自邠却是誉满天下的翰林学士，朝中重臣有一半以上要么是他的同年，要么是他的同乡，如果死因突然由病死变成了被杀，一旦张扬开去，所引发的风波不难想象。旁人面面相觑，不敢接话。

沈德符道：“我跟冯伯母一样，只想知道真相，并不想要报复谁。这件事非同小可，你们不要再管了，我自有主张。”

鱼宝宝先道：“你想撇开我们可不行，我们风雨同路走到现在，眼下的情形难道能比你当初关在诏狱还凶险么？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帮你找出真相。”薛素素道：“事关我娘亲生死之谜，我当然也不会放弃。沈公子，我跟你一道。”

傅春道：“素素是景云的好朋友，小沈是我的好朋友，我也没有什么多说的了。只是这件案子查到了这个地步，实在是难以进行下去了。所有的隐秘都被包围在紫禁城中，想要有所突破，除非从宫中下手。”薛素素道：“那可就难如登天了。”

一直沉默的齐景云忽然插口道：“也许可以从外面着手。我以前有个姊妹，她的阿姨原先是宫中得宠的女官，后来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太后，就被送去了浣衣局。”

众人登时眼前一亮，浣衣局虽然是二十四衙门之一，却是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位于德胜门以西。那里的人大多是犯过错、或是不小心知道了什么隐秘的宫人，悲惨地从事低贱的洗衣工作，与待死囚徒无二。譬如当年盛传武宗皇帝不是张皇后亲生，而是宫人郑金莲所生，张皇后夺他人之子为嫡子后，还将郑金莲及宫女黄女儿等人送浣衣局，最终劳累致死。

鱼宝宝忙问道：“还能找到你那位姊妹的阿姨么？”齐景云道：“怕是不能，她已经死了。”傅春道：“不管怎样，景云提醒了我们，浣衣局是一个能找出线索的地方。”

正谋划要如何进去浣衣局打探消息，王名世急闯进来，道：“我知道当日在万玉山房险些被我抓到的窃贼是谁了！”鱼宝宝不满地道：“你不

能一次把话说完么？眼下有这么多事要办，谁有心思去猜？”

傅春问道：“是谁？”王名世道：“薛家班主薛幻。他就是潜入礼部尚书府万玉山房，在书架上翻找卷轴、想找火器图的那人！”

原来今日在皇宫时，王名世意外发现戏班班主薛幻的背影极其眼熟，略略一想，便记起极像他当日在万玉山房撞上的窃贼。他急急忙忙出宫，也是为了查证此事。

傅春和沈德符跟薛幻熟识，也酷爱他编排的戏剧，均无法相信。沈德符道：“薛班主虽然从事梨园行当，却是世家子弟，有世袭的官职。他连做锦衣卫的指挥都不稀罕，只以排戏为乐，又怎么会窥测火器图呢？王兄，你仅凭一个背影断定薛班主就是窃贼，会不会太过武断了？”

薛素素却道：“有一件事，我觉得你们可能想知道。冯府寿宴当晚，我趁乱潜去万玉山房，曾看到薛班主也在竹林中。当然，他没有看到我。本来我也没有太当回事，万玉山房名气颇大，他也许只是想趁机会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后来我听说冯琦死的当日，薛幻也到过万玉山房，心中才起了疑心，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总觉得事情应该不会是那么简单。”

傅春道：“当日薛幻到万玉山房，是因为冯尚书索要《牡丹亭还魂记》戏文，他去送书呀。”鱼宝宝道：“不对，冯尚书派人索要戏文没错，薛幻大可以交给仆人带回，为何还要大老远地从南城赶到内城呢？”

沈德符道：“当日在锦衣卫北镇抚司大堂，薛班主作证时说过，因为冯府尚有款项没有结清，他其实是取银子，顺带才送书的。”

鱼宝宝道：“这只是他的借口呀！你们想想看，当日赵先生将火器图留在万玉山房只是个意外，没有人会知道书房里有一张价值连城的火器图，除非是有人暗中瞧见。素素不是说见到薛幻在竹林中么？他一定就是那时候看见的。大概他也想当晚动手盗取，结果因为发生了钱若应行刺事件，惹来大堆官兵，他没有了机会。后来他借口送书再来万玉山房，其实是想看那张火器图还在不在那里。等到确认之后，终于偷偷摸进了书房，哪知道正好撞上了王兄。”

沈德符也觉得他的推测有理，可还是不能相信，道：“薛班主有什么动机呢？他淡泊名利，不喜欢当官，对财物也不是看得很重，为什么偏偏要盗那张火器图呢？”

鱼宝宝一时语塞。还是薛素素圆场道：“也许薛班主不是为他自己。你们可别忘了，他其实是蒙古人。”

王名世道：“不瞒各位，我急忙出宫，赶去浙江会馆搜查了薛班主住处，发现了这个。”从怀中掏出一张绢布，铺在桌子上。

沈德符道：“啊，这……这是火器图么？”王名世道：“这是土耳其噜密火器图，并不是赵中舍的火器图，这种火器远远不及赵中舍的新火器有威力。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重要证据，证明薛幻表面与世无争，暗中一直在窥测大明的火器图。”

众人见那火器图旁有各种颜色的细线标注的痕迹，显见费了不少心思，再无话说。鱼宝宝不无得意地道：“这次你们可是失策了，想不到薛幻才是真正潜伏的奸细吧。”

沈德符叹道：“其实就算有铁证，我还是难以相信的，薛班主虽是蒙古人，可他这一系自太祖一辈起便在京师生活，跟我们大明子民没有任何区别，他祖祖辈辈都是食大明俸禄，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叛国的事呢？”

王名世道：“我已经派了校尉守在皇城门口，等薛幻出来时就会逮捕他。沈兄如果实在想知道原因，可以到锦衣卫官署当面问他。”他心中更关心沈、傅二人在翊坤宫的发现，听完经过后，良久不言。

沈德符忙道：“当初王兄积极参与这件案子，不惜冒险助我等从东厂盗取证物，实是担心暗格中的真牙牌落入歹人之手，而今既然已经知道那是素素所为，真牙牌也已经寻回，王兄大可不必再冒险卷入此事。”

王名世道：“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只好与各位共进退了。”

薛素素道：“那好，我就直言了，以我娘亲的性格，绝不会主动卷入什么立储风波，一定是有人雇请我娘亲，用所谓的关系到天下安危打动了娘亲。”傅春道：“不错，我也是这样认为。而且这个主谋一定是位高权

重之人，完全有能力带润娘进出皇宫。”

润娘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绳伎，轻身功夫了得，只有她才有本事能从翊坤宫内室的房梁上悄无声息盗走玉盒，无须借助梯子之类的工具。这起事件的背后主谋定然是看上了润娘的本事，找到了她，用特别的法子打动了她，令她同意冒险。但润娘也意识到此事凶险异常，很可能有去无回，所以事先安排了钱若应逃走、又向女儿作了交代。

只是她身上那块原本属于校尉杨山的牙牌仍然是个谜团，既然雇请她的人是个位高权重的人，自然有法子能带她出入皇宫，无须用一块东厂牙牌。唯一的解释是，杨山是昔日告发杂耍班的人，是润娘的仇家，她要在做大事前除掉这个人，后来杨山壮年致仕暴病而死，大概源出于此。那么润娘为何又要将杨山的牙牌交给沈自邠呢？

鱼宝宝道：“会不会是润娘料想有去无回，却又有所不甘，所以特意留下牙牌给最信任的人，当做线索？”

傅春道：“宝宝提醒得对。如此，牙牌必然是跟润娘入宫一事有所关联的。王兄，你之前在东厂打探杨山的情况，提过他是有一天被人从宫中抬了出来，说是忽然病倒了，抬回家后不久就死了。”王名世道：“是，这是我从东厂老人那里听到的，应该是极可信的。杨山其实应该算是殉职，但不知道为何东厂的名册上记录是己丑万历十七年致仕，同年病死。”

傅春道：“杨山是当年东厂提督张鲸的心腹，时常出入禁宫。有没有可能凑巧是主谋派杨山来引润娘入宫？润娘趁机盗取了杨山的牙牌，一是作为证据，二来也可以仿刻一块牙牌方便钱若应逃亡。”

王名世道：“我还记得东厂名册上记录的杨山致仕的时间，是二月初四。”薛素素道：“那正是我娘亲跟我告别失踪后的第二日。”

鱼宝宝道：“那么润娘应该是二月初二入的宫。二月二，龙抬头，这真是刻意选的日子呀。”

相传二月初二是轩辕黄帝出生的日子，又传说这一日是天上主管云雨之神龙王的抬头之日，意味着今后雨水就会多了起来，有利于耕种。

这一天，皇宫、民间多会举办一些活动来祈祷风调雨顺。

傅春道：“这么说，杨山之死多半跟他丢失牙牌无关，很可能是被人有意灭了口。”又问道：“小沈，万历十七年东厂提督陈厂公在哪里？”沈德符道：“当年陈厂公还没有进司礼监，是在翊坤宫当管事太监。”鱼宝宝道：“呀，难怪你们说当晚陈厂公见到刺客身上搜出的牙牌后神色大变，他肯定是知情者。”

薛素素道：“我们在这里猜测来猜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想个法子，从陈厂公那里问到究竟。”傅春道：“王兄已经几次试探过了，这法子行不通。万一被陈厂公觉察我们在调查这件事，怕是我们几个都性命难保。”

薛素素忽然急躁了起来，大声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要去翊坤宫问郑贵妃本人么？”

正面面相觑之时，有校尉拍门求见王名世。王名世急忙出来，问道：“是已经逮到戏班班主薛幻了么？”校尉报道：“没有。属下们一直等在皇城门口，等戏班出宫时上前拦下，结果发现里面没有薛幻，才知道他得了急痧，疼痛难忍，早已经提前离开皇宫了。但我们立即赶去浙江会馆，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已经派人去请法司发出追捕榜文了。”

王名世大为惊异，问道：“薛幻是什么时候离开皇宫的？”校尉道：“过了正午不久。那时我们还没有接到千户逮捕薛幻的命令呢，所以应该不是走漏了风声，而是他真的得了急病。”王名世道：“好，你立即带人到皇城附近的医铺搜捕，将薛幻的头像张贴在九门要道，务必要捉到他。”那校尉躬身领命，飞一般地去了。

再回到堂中，鱼宝宝正说薛素素在勾栏胡同的宅子已经卖掉、婢女豆娘也放回家了，暂时无处可去，不如先接薛、齐二女同到藤花别馆来，总比寄住在客栈要方便些。

沈德符听了一愣，闷了半晌，才讷讷道：“我们这里一屋子男人，怕是……怕是有些不方便。”薛素素登时羞红了脸，冷笑道：“你们孤男寡女地在一起住了大半年了，还有什么不方便的？”

沈德符“啊”了一声，还待再问，薛素素却一拧蛇腰，抬脚要走。傅春急忙示意齐景云拉住她，婉言劝道：“素素别生气，小沈根本就不知道宝宝是女儿身。”

沈德符瞪大眼睛，转头去看鱼宝宝。鱼宝宝红了脸，忙举袖掩面，冲出堂去。

王名世道：“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如果傅兄愿意，可以携景云姑娘搬去我那里。”傅春道：“多谢。这事回头再说。”送走王名世，又命齐景云带薛素素去自己房中歇息。

房中瞬间只剩下沈德符和傅春二人。

沈德符道：“你……你早看出宝宝是女儿身了么？”傅春：“是啊，我曾提示过你啊。冉驸马挨打后来找你写奏章，正好你我不在，只有宝宝一人在家。以她的好事性格，却并没有帮冉驸马，以你的聪明，怎么会想不到原因呢？”

沈德符这才恍然大悟，鱼宝宝一定是担心旁人从笔力上认出她是女子，也才明白为何她要平白放弃大好的乡试机会，原来她本来就女扮男装，冒名顶替。即使事实摆在眼前，一时还是难以理解为何朝夕相处的好友突然变成了女子。

傅春道：“小沈，你别怪宝宝，她虽然对我们隐瞒了身份，但我看得出她是真心对你好。你还记得你被诬下狱后，她不顾自尊和面子，挨家挨户去拜访令尊昔日同僚么？虽然是个笨得不能再笨的法子，却能看得出她是多么关心你。”沈德符道：“我当然不会忘记，你和宝宝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傅春道：“嗯，但世上任何一种情感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你一直忘不了雪素，是因为你们一起长大，情若兄妹。素素喜欢于玉嘉，是因为他性格潇洒，又一心一意爱素素，许诺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宝宝对你好的缘由是什么呢？”沈德符茫然道：“我不知道啊。”

傅春道：“你以前当真不认得她？”沈德符道：“真的不认得。”

傅春道：“我们初次在国子监相遇时，宝宝就死缠烂打地赖上你，非要搬到藤花别馆，你还记得吧？她虽然性格蛮横，却并不轻佻，不会毫无目的地住到一个陌生男子家中。”沈德符道：“你是说宝宝原先就认得我？可我之前根本就不认得她呀。”

傅春道：“会不会她跟雪素一样，是你小时候的玩伴？只不过女大十八变，变得你不认得了。”沈德符摇头道：“我在京师长到十几岁，玩伴都是一口京片子，宝宝却是一口典型的姑苏口音。”蓦然想到了什么，失声道，“啊，莫非是她？”

傅春忙问道：“是谁？”沈德符道：“徐安生。”

傅春久在北方，从未听过姑苏才女徐安生的大名，忙问道：“徐安生又是谁？”沈德符道：“是我自小指腹为婚的未婚妻。难怪她叫鱼宝宝，她本来说的是余宝宝，余是徐的半边，宝是安的半边。”

忽听得有人在门边冷冷道：“你到现在才猜到么？这不符合你见闻广博的沈大才子名声。”正是鱼宝宝去而复返。

傅春知道这二人的命运自小便纠结在一起，旁人难以插入，忙道：“你们也算故人重逢，好好聊一聊。我去招呼景云和素素。”匆匆掩门去了。

沈德符却仿佛被当场捉住的做了坏事的小孩子，极不好意思，好半晌才讪讪问道：“你……你真的就是徐安生？”鱼宝宝哼了一声，道：“我早说我姓余，名宝宝。”

沈德符婉言劝道：“安生，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你心中还是放不下么？”鱼宝宝反问道：“那么你心中能放得下雪素么？”

沈德符见她脸色不善，吃了一惊，忙道：“你想要怎样对付我都可以，尽可以打我、骂我，但是素素……素素她……”

鱼宝宝怒气更重，斥道：“沈德符，你别忘了，你秀水老家有妻有妾有子！你当年既然为了这个女人不肯娶我，为何后来又要娶你现在的妻子？你娶了妻子，为何重返京师后又要去追薛素素？她真的就是当年的

雪素么？还是只是你心中希望素素就是雪素？你根本就是个薄情寡义、三心二意的男子，难怪当年雪素要离开你，现在也不肯接受你。你看看人家傅春，可比你强多了。”

沈德符一时愕然，不能回答。

(1) 明世宗朱厚熜听信道士之言，为了长寿开始大量服用丹药。年轻的宫女不但被用于采补，而且被用来炼药，许多宫女被催逼月经，用来提炼内丹。王世贞《宫词》中说“只缘身作延年药”，就是很形象的说明。但对宫女们而言，这种摧残和侮辱已经超过了常人所能忍受的极限。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杨金英等十余名宫女因不满明世宗暴行，趁其在乾清宫西暖阁睡觉时，用绳子套在皇帝颈部，欲将其勒死，但因慌乱最终失败。杨金英等十余名宫女被凌迟处死。此即轰动一时的宫婢案，史称“壬寅宫变”。此后明世宗搬到西苑居住，终身没有回到大内。

(2) 倭国：明人对日本的称呼。古人认为水晶是千年寒冰化成，当时公认倭国水晶为天下第一。

第九章 江湖心量

许多人都认为真正作此妖书的另有其人。就连急于结案的
内阁大臣沈一贯、朱赓事后都称有关证据『空洞繁言，含糊难
明，无足推求事实』。他们认为《续忧危竝议》一文论述深
刻，非得熟悉宫廷内幕及官场上层动态，非朝廷大臣不能为。

顺

天府除名生员皦生光作为妖书案嫌犯被捕后，随着一系列证据和证人浮出水面，声名不佳的他被认定是妖书案的作者兼主谋，受到了严刑拷打。但皦生光只承认以前刻书诈骗事实，对“妖书”一事拒不供认。于是锦衣卫将其妻妾、儿子皦其篇及刻字匠人徐承惠等人一起缉捕入狱，当着皦生光的面施以酷刑，皦生光仍然不肯招认。

没有主犯认罪的供词，案子无论如何也不能了结。万历皇帝心中也盼着早日结束这场风波，听说捉住了真凶，如获至宝，忙下了一道圣旨，称只要皦生光招认罪名及招出同谋，便饶了家属，若仍不招，家属一个也不饶。皦氏家人跪听圣旨后，都哭着哀求皦生光从实招认，但皦生光仍然顶住诱惑，拒不承认。

首辅沈一贯不欲此事再继续闹大，命人当着皦生光的面拷打其家人。其妻子、小妾、儿子都戴着重枷，被刑吏用粗针刺进十指，哀号连天。参与会审的御史沈裕厉声道：“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皦生光受到诱供，又不堪忍受家人受苦，承认是自己对朝廷不满，一手炮制了妖书。供词如下：

本人被革去秀才功名，怀疑是皇亲郑家指使，意图报复。在刻了“妖诗”及《岸游稿》以后，再刻《国本攸关》，命子连夜散发，以为皇亲郑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

皦生光的儿子皦其篇才只有十岁，在供状中成了散布妖书的主犯。

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知道万历因此案对前礼部侍郎郭正域不满，想借此讨好皇帝，还想把妖书案往郭正域身上引，强迫皦生光供说妖书是受郭正域指使。这个几乎人人切齿痛恨的大骗子却在关键时候表现出傲人的骨气，忍刑辗转，圆睁双眼，破口大骂说：“死则死耳，千刀万剐，我一人承担。奈何教我奉迎沈一贯沈相公意旨，妄引郭侍郎呢？”

沈一贯听说皦生光在公堂上当众称是自己要牵连郭正域后，不由得胆战心惊，急忙命萧大亨尽快结案，不要再随意牵连他人。

妖书案的最后结果是主谋皦生光被判斩首。卷宗报上去后，万历皇

帝认为论斩太轻，亲笔批示处臬生光磔刑，即凌迟之后再枭首示众，不等秋决，即刻处死。理由是：“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这显然是皇帝痛恨妖书的广泛影响，想借臬生光杀一儆百，让后人再不敢在“国本之争”和郑贵妃的问题上说三道四。臬生光妻子赵氏则被发配边疆充军，所面临的荼毒命运不比死强多少。其妾、其子臬其篇、刻字匠徐承惠均因服刑过度瘐死于东厂狱中。

妖书案虎头蛇尾，最终不得不草草了结，实是无奈中的上策。

然而，风波并没有因为臬生光的被杀而平息。许多人都认为臬生光是朝廷党争的替罪羊，只是被屈打成招，真正作此妖书的另有其人。就连急于结案的内阁大臣沈一贯、朱赓都不相信臬生光是妖书作者，事后称有关证据“空洞繁言，含糊难明，无足推求事实”。他们认为《续忧危竝议》一文论述深刻，非得熟悉宫廷内幕及官场上层动态，非朝廷大臣不能为，臬生光这样的落魄秀才绝对没有这样的能耐。

谣言还在继续。有人说，妖书的主谋是浙党首领沈一贯，想借此事件打击郭正域等东林党人。也有人说，主谋是东林党人，所以才有意将沈一贯、朱赓等宿敌的名字列在妖书上。一时间，揣度推测妖书主谋竟成了京城最热门的话题，雪泥鸿爪，或是吉光片羽，都会被说得煞有其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愈发制造出种种谜团来。

臬生光被处极刑当日，全城轰动，毕竟凌迟之刑不是轻易能见到。黎明时分，臬生光在刑部公差的押解下，来到京城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刑场。当时尚空无一人，只有一些工匠在西牌坊下搭建临时的监斩台。明代惯例，杀在东而刚在西。过了一会儿，行刑的刽子手们来到刑场，每人手提一个小筐，筐里装满了铁钩和利刃。又过了一会儿，刑场已是人山人海，就连屋顶上都挤满了黑压压的看热闹的人群。

臬生光光头裸足，被人架坐在一个大箩筐里，抬到刑场。随即有官员到场宣读圣旨，因为人声鼎沸，听不太清楚。圣旨读完后，刽子手同声应和，声响如雷，令旁观者不寒而栗。

炮声响后，行刑开始。凡是凌迟处死的，按例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

刀，即所谓千刀万剐，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斩首。行刑时在旁边架一丫形木杆，挖出肝腑后放在上面示众。其间，手持小红旗的锦衣卫校尉不断疾驰而去，赶赴大内报告所剐刀数。

呼叫中，血雨中，人们都变得疯狂，眼前的一切似乎已不再真实。唯一真实的，只有死亡。皦生光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被刽子手割下来，最终寸寸离割致死，只剩下一副血肉模糊的骨架，望而心寒。

沈德符、傅春二人并没有去瞧热闹，而是躲在家中，将门关得严严实实，一天都没有出来过。

鱼宝宝很是好奇，很想知道二人在房中议论什么，但她是沈德符未婚妻子徐安生的身份被揭穿后，虽然没有就此离开，但行事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也不好意思直闯进去，推齐景云道：“你去看看他们两个大男人到底在说什么？这么神秘，居然不让我们三个参与。”

齐景云迟疑道：“这个不好吧？”薛素素道：“或许不是我们想的那样，跟我们查的事情无关，而是关于宝宝你的，所以他们才不想让我们听见。”鱼宝宝愈发好奇，道：“哼，不让我听，我偏要去听。”悄悄溜出房去，摸到堂前窗下，附耳聆听。

堂中的沈、傅二人却并没有在交谈，而是相对而坐，良久无言。

还是沈德符道：“到底是什么事，一定要等王名世来才说么？今日是皦生光行刑之日，他是锦衣卫千户，多半在刑场执行公务，一时难以走开。”傅春“噌”地站起身来，道：“这正是我要当面问他的，他如何能亲眼看见一个无辜的人在面前被一刀一刀地割死？”

沈德符吓了一跳，道：“你发这么大火做什么？虽然很多人议论皦生光只是替罪羊，但他的确做过不少坏事，说不上无辜。”傅春道：“嗯，你可以这么说，但王名世不可以，他没有资格。这些话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可是我今天听到他居然要去刑场监斩皦生光，我实在忍不住了。”

沈德符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傅春道：“你还想不到么？王名世才是真正跟妖书有关的人。”

沈德符全然不能相信，道：“你是说王名世么？这怎么可能？”傅春道：“要证据是吧，好，我给你证据。《续忧危竝议》上总共提了十余人的名字，除了化名郑福成外，其余人都被指为郑贵妃党羽，包括皇帝、郑贵妃本人。这些人都不冤枉，只有一个人例外。准确地说，应该是两个人例外——锦衣卫千户王名世和东厂提督陈矩。”

沈德符道：“陈厂公执掌司礼监和东厂后为人还算正义，做了一些好事，但他的确是出自翊坤宫，原先是郑贵妃身边的心腹太监。至于王兄的名字也在妖书上，确实有些奇怪，但他是陈厂公的心腹，是东厂派驻锦衣卫的千户，既然陈厂公都被列上了，提到他也不是为奇。”

傅春道：“如果说王名世列名妖书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他与其他三名锦衣卫官员联名告发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是妖书作者就相当可疑了。任谁都知道，这封弹劾跟钱梦皋弹劾郭正域郭侍郎一样，都没有任何证据，也就是说，这是倾陷同僚的手段。别的人也就罢了，王名世可实在不像是会做这件事的人。”

沈德符道：“以王兄为人自然不会，可当时的局面是锦衣卫官员联名弹劾，他如果不署名，于情面上过不去。小傅，我明白你的暗示，不管怎么说，王名世不可能与妖书有关系。”傅春道：“王名世也许是跟妖书没关系，但却是跟他有关系的人制造了这封妖书。”

沈德符登时一惊，道：“你说什么？”傅春道：“你不相信么？那我再提醒你一点，为什么周嘉庆被告发是妖书作者呢？因为五大锦衣卫官员中，只有他的名字不在妖书上。其实他比王名世更像郑贵妃一党，为什么偏偏书中没有他呢？这显然是有人故意针对他，就跟妖书故意落款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和四川道御史乔应甲一样，而且比真名实姓地指出更为高明。”

沈德符仔细回想了一遍事情经过，不得不承认傅春的分析的确有道理，不由得开始半信半疑起来。

傅春道：“我猜这妖书的真实目的就在于报复周嘉庆。你也看到他的下场，全家不分老幼被逮到东厂，受尽酷刑折磨，完全没有了人样儿。他那位高权重的岳父吏部尚书李戴也受到牵累，被罢官去职。现在虽然认定皦生光才是主谋，但周嘉庆也被削籍为民，再没有为非作歹的可能。”

沈德符道：“如果真像你分析的那样，嫌疑人可就是人山人海了。周嘉庆掌管北镇抚司多年，手段毒辣，得罪的人多如牛毛。”蓦然间明白了傅春的暗示，周嘉庆仇家虽多，但跟王名世有关的却只有一个——冯琦侍妾夏潇湘。

当初礼部尚书冯琦意外中毒身亡，沈德符和夏潇湘被认为是嫌犯，逮下诏狱。沈德符因为有朋友及时照应，倒没有吃多少苦头，夏潇湘却是镣铐加身，后来又在公堂上遭受“琵琶”酷刑，以致当堂小产。虽然后来查明她早先喝了儿子冯士楷下在玉杯中的打胎药，但又有谁会将过失怪在一个小孩子头上呢，这笔账自然还是要算在下令动用酷刑的镇抚周嘉庆身上。后来夏潇湘虽然被释放回家，但从此变得痴痴傻傻，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最终发疯上吊自杀。这又是谁的过错呢？知道真相内幕的人当然不会像坊间无知小民那样去怪罪冯夫人姜敏，要怪就只能怪周嘉庆了。夏潇湘已死，当然不可能再来向仇人报复，但冯府却还有孤儿寡母，冯夫人姜敏可绝对是个无人敢轻易招惹的人物。

还有一层傅春没有直言的因素——明眼人都知道，此次妖书案只是昔日“国本之争”的延续，《续忧危竑议》中提及一堆官员，最终针对的其实只是郑贵妃一人。之前沈德符等人已经从种种事情经过中推测出前礼部尚书冯琦很可能是为郑贵妃毒害，姜敏得知后不发一言，但心中未必没有大起波澜。

也就是说，妖书一出，立即成功将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扳倒，也将郑贵妃置于波涛汹涌的浪尖，令她的儿子立储君之位又远了一步——万历皇帝为了平息事态，不得不出面表示没有废长立幼之意，并召皇太子朱常洛到启祥殿前殿当面安抚，表示绝无易储之意。

难道妖书的真正作者就是姜敏？她的确有那个魄力，也有写出那篇《续忧危竑议》的才气。

沈德符喃喃道：“这可实在想不到……实在想不到……”

嘴上虽然还是半信半疑的语气，心中分明已经认可了傅春的分析。那么，他是该去找王名世、姜敏当面对质呢，还是就此隐瞒真相、如石沉大海呢？要做出选择，实在不容易。

忽听见门外王名世的声音道：“你们在做什么？”

傅春闻声忙去开门，却是王名世发现了鱼宝宝、薛素素二人在窗下偷听。

刚才傅春慷慨激动，声音甚大，鱼宝宝早已听得一清二楚，转身见到王名世金黄色的飞鱼服上似有点点血迹，蓦然一阵心惊，骇然问道：“那是皦生光的血么？”

王名世不明所以，问道：“什么？”鱼宝宝道：“明明是你姨母冯夫人写了妖书，皦生光是代你们受过，你怎么还能做到亲眼去刑场观刑？真是冷酷无情的人。”

傅春这才知道对话被外面的人听到，很是生气，道：“宝宝，你怎么可以偷听我和小沈说话？”鱼宝宝冷笑道：“怎么，你们信得过这个冷血的锦衣卫千户，却信不过我么？”

傅春道：“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件事牵涉到冯夫人……”忽见到薛素素正转身朝大门走去，忙叫道：“素素，你要去哪里？”薛素素头也不回地答道：“我回趟勾栏胡同。”

王名世却在一刹那结束了莫名惊诧的表情，会意过来，转身追上薛素素，将她拉住。薛素素会些武艺，不甘心就范，举膝便朝王名世腹部踢去，却被对方避开，趁势捉住双臂，反拧了过来。

薛素素怒斥道：“你做什么？”王名世道：“素素，情非得已，得罪莫怪。”

解下裤带，反绑了薛素素双手，将她推进柴房，找到一条绳索，强

迫她坐下，将她圈缚在柱子上。薛素素愤怒之极，破口大骂不止，王名世便干脆撕下她的一片衣襟，塞住了她的嘴。

众人在一旁瞧得目瞪口呆，沈德符还想要阻止，却被傅春拉住，道：“素素是想赶去官府告发王兄和冯夫人。她只一心想报仇，不知道其中厉害，再揭开妖书案的盖子只是自寻死路，王兄其实是为她好。”

王名世捆好薛素素，这才掩好柴门出来，正色道：“你们怀疑我，无非是因为我名列妖书，又与同僚一齐告发了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只是奉命行事，对妖书一无所知。”

傅春道：“王兄直言不讳，我们当然信得过你的话。”沈德符道：“那现下要怎么办？素素性情刚烈，矢志复仇，即使知道不是真的，怕是也不会放过这次诋毁冯氏的机会。可我们也不能就这样一直绑着她。”

王名世道：“眼下天色已晚，来不及出城。明日一早我带你们和素素到西山见我姨母，当面问清楚妖书是不是她写的。”鱼宝宝拍掌道：“好，君子坦荡荡，就该这么做。”王名世道：“我不是君子，我实话告诉你们，是我有意挑拨锦衣卫同僚怀疑周嘉庆。”

鱼宝宝道：“是因为周嘉庆动用酷刑拷打了夏潇湘，导致她小产么？也是活该，让周嘉庆自己尝尝那些酷刑的滋味。”王名世道：“公堂上用刑是家常便饭，虽然周嘉庆用刑是二夫人小产的原因之一，但其实也怪不得他。我陷害他，是因为他对二夫人无礼。”

原来当日沈德符和夏潇湘被诬下诏狱的半夜，夏潇湘即被吏卒拖了出来，卸掉身上的刑具，剥光衣服，反绑了双手，蒙住双眼和嘴巴，用毯子裹了，抬到一间空房中，那里早有人等着，二话不说就扑上来奸污了她。一直折腾了她大半个时辰，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诏狱中多关押的是获罪的官员，女囚极少，像夏潇湘这般姿色的女犯更是罕见。尤其她还是堂堂礼部尚书的眷属，这身份就足以令人垂涎。她被押进来锦衣卫官署时，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哀戚中别有一份我见犹怜的韵味，早被人暗中盯上，所以才有半夜的一幕。既然有人开了头，她就免不了继续遭受被蹂躏的命运。被抬回诏狱后，当晚当值的吏卒一拥而上，将夏潇湘按倒在地上，各自快活一番，直到天亮时才给她穿好衣服，戴上全

副刑具，拖回囚室。一般进来诏狱者十死八九，即使遇到大赦出去不是削籍为民，就是遣戍边疆。哪知道夏潇湘命大，被控毒杀亲夫的罪名还能脱罪。冯琦虽死，冯氏势力却还在，奸污过她的人不免担心她说出真相，亏得她后来变成了傻子，连自己的儿子也认不出来，这才放心下来。

哪知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名世到诏狱追索夏潇湘随身佩带的万玉山房暗格的钥匙时，听禁婆“无意中”提到此事。虽然女囚被牢子侮辱之类的事司空见惯，像建文朝名臣黄子澄获罪后，妻子女儿每晚被几十条大汉轮流奸污，死后尸体还被拖出去喂狗。但这种事一旦发生在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身上，还是觉得不能容忍。王名世遂暗中调查，最终发现罪魁祸首原来是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联想到他在公堂上的道貌岸然，几欲作呕。正好这次妖书事件，书中五大锦衣卫官员四人榜上有名，偏偏内中没有周嘉庆，王名世觉得这是个报复的好机会，稍微用言语挑拨，锦衣卫长官王之桢便立即认定周嘉庆有嫌疑，于是下令四人上告，轻而易举地整垮了不可一世的周镇抚。

众人听王名世讲述了经过，均是感慨万分，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既不能附和他做得对，也不能说他做得不对。

人生对夏潇湘而言可谓极富戏剧性，她因为得到冯老夫人意外垂怜而进入冯府为婢女，又因为冯老夫人赏识而成为礼部尚书冯琦的侍妾，更因为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得到了冯琦的宠爱。到达她一生顶峰之时，却蓦然峰回路转，急转直下——入诏狱，被奸淫，受酷刑，当堂小产，即使被释放回家，还是发了疯，最终上吊而死。这是她的命，还是她的运？

还是王名世打破了沉默，道：“沈兄，我今晚要留在这里。”沈德符知道他不放心薛素素，便道：“好，那就委屈王兄一下，今晚睡我的书房吧。”

自从薛素素和齐景云搬来藤花别馆后，这座本来宽裕的四合院突然有些拥挤了起来。鱼宝宝、薛素素、齐景云三女住了西厢房，傅春搬去东厢房和老仆住，沈德符是主人，还是住他的正屋，但今晚王名世要留宿的话，就得将书房腾出来了。好在那里面有一张硕大的罗汉床，可坐

可卧，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晚饭时，众人都是心事重重，各自觉得对薛素素怀有愧意，谁也不敢主动提起去给她送饭。最后还是齐景云道：“我去吧。”傅春知道齐景云心肠极软，又与薛素素有姊妹之情，担心情人就此放走了她，忙放下筷子，道：“我和你一起去。”

等二人提了食盒出去，鱼宝宝小心翼翼地问道：“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是冯夫人……我们要怎么办？”

王名世道：“你一向主意最多，你说怎么办？”鱼宝宝想不到他会主动征询自己的意见，呆了一呆，才道：“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小沈，你说呢？”沈德符道：“我们沈家跟冯家是世交，无论如何，我都不希望冯伯母和冯家人出事。我们这些人中，傅春心最细，又有超凡的胆略，不如等他回来再商量一下。”

鱼宝宝叹道：“其实要解决这件事，跟冯夫人有没有写过妖书无关。不管她是不是所谓的背后主谋，以素素的性格，都会立即赶去官府告发的，她心中一直放不下于玉嘉被冯尚书杖死之事。现在外面都在传嫩生光只是个替死鬼，你和小傅提到的那些间接证据，足以将皇上的怀疑视线引向冯夫人。即使皇上不像之前那样，不大张旗鼓地追查，也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冯夫人，找些其他罪名就可以了。当然，素素自己也难逃此劫，必然要被灭口。但她本来就是鱼死网破的刚烈性子，火气上头，就什么也不顾了。”

沈德符道：“我也觉得这件事的关键在于素素的态度。不如这样，我们今晚轮番去劝她，看能不能劝得她回心转意。”

过了一刻工夫，傅春和齐景云提着食盒进来，脸色阴沉，显然没有从薛素素那里得到好脸色。但食盒中取出的饭菜却是吃得干干净净，令人惊讶。

鱼宝宝道：“素素全吃了？”齐景云道：“嗯，她倒是肯吃饭，只是不愿意跟我们多说话。”

沈德符便说了欲分头去劝薛素素改变主意。傅春道：“也只好这样了。不过我和景云不能再去了，适才我刚取出素素口中的衣襟，她就怒骂了我们一通，声明自此与景云绝交。”沈德符听了不免踌躇。

鱼宝宝自告奋勇地道：“那我先去打头阵。”不大一会儿，便沮丧地回来，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道：“她只要见小沈一人。”

沈德符倒也不觉得意外，略一迟疑，即站起身来，往柴房而去。

王名世道：“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戏班班主薛幻一直没有能找到，看来是得知风声逃走了。”鱼宝宝道：“那件事你办得太急躁了，薛幻出皇宫是为了看病，你立即派人到处搜捕，张贴他的告示，他看到后当然就逃走了。其实你当时只要派人静悄悄地守在浙江会馆，就可以来个请君入瓮。”

自从她真实身份暴露后，不再好意思再像从前那样肆意跟沈德符抬杠，改而数落王名世。王名世倒也不以为意，继续道：“不仅如此，传教士利玛窦的仆人阿元也在当日失踪了。我得知消息后，这才想到阿元原先是薛家戏班的人，是薛幻特意将他荐给利玛窦作仆从的。我今日特意去利玛窦家中看了一眼，阿元住的耳房的墙壁上开了一个小孔，正好可以看到隔壁赵中舍院子中的动静。”

鱼宝宝道：“啊，难怪我们当日去找赵先生时，阿元赶过来告知，说赵先生因为毛尚文的事去了通州，原先他一直在暗中监视隔壁。这个阿元，一定是薛幻派他去的，他们的目的也是火器图。”

傅春道：“如果这样，他们会不会跟当日与我交手的女真人，还有毛尚文是一伙呢？”王名世道：“应该不是。毛尚文为女真人效力是确认无疑的事，他既已成功混入赵府当管家，女真人又何须多此一举在隔壁派个探子呢。薛幻和阿元应该是鞑靼或是瓦剌那一方的人。”又问道：“傅兄与薛幻素有交情，他还送过珍贵的蒙古刻刀给你，你竟是丝毫没有瞧出端倪么？”

傅春不好意思地道：“抱歉的紧，我和薛班主有交情，完全是因为景

云爱听戏。薛幻虽然是蒙古人，却是在中原长大，祖辈尽为本朝高官，谁能想得到他竟然是鞑靼奸细呢。”

又议论了一会儿，沈德符匆匆进来，道：“我已经劝过素素，她答应在明日见到冯伯母之前不再惹事。不如……不如我们先放了她，让她回房睡觉，好不好？”鱼宝宝先道：“好啊，这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王名世和傅春却是沉默不语。沈德符忙道：“我……我可以用我的名义担保，她绝不会乱来的。”

鱼宝宝道：“素素都说了在明日见到冯夫人之前不会惹事啦。况且她跟景云住一个房间，又能跑到哪里去。我也会帮忙看着她的。就这么决定了。景云，走，我们去接素素回房。”也不等众人同意，便拉上齐景云往柴房而去。

王名世道：“素素不是个轻易会服软的人。沈兄，她刻意找你……”傅春忙道：“算了，大家各自退一步，我们这么多人，还看不住一个弱女子么？去睡吧。”随后各自散去。

鱼宝宝和齐景云到柴房放了薛素素，一起回房。薛素素已平静了许多，但也没有什么话说，遂各自洗漱上床。

这一夜，藤花别馆中不论男女，人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但居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次日一早，众人简略吃过早饭，便准备启程去西山。王名世不愿意穿那身惹人注意的飞鱼服，特意向沈德符借了身衣服换上。

虽然路途不近，好在连日艳阳高照，雪大多化去。尤其从西直门通往西山玉泉山的道路是要道，供应皇宫用水的水车每日都要走上好几遍，大路的路面专门铺着碎石子和煤渣，有京营军士清扫积雪，路面已然可以行车，交通便利。沈德符雇了两辆大车，自己和王名世、傅春乘坐一辆，鱼宝宝和薛素素坐一辆，一前一后，出西直门往西山而来。

西山是西郊连绵山脉的总称，是太行山的一支余脉。这一带既有高

耸山势，又有流泉飞瀑，林木苍翠，风光秀丽，有山水之乐，是公认的宝地。自辽代以来，众多帝王和权贵争相在此兴建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和私人别墅。金朝皇帝金章宗曾在全国征召造园大师和工匠，在西山兴建八大水院，作为他游西山时驻蹕的行宫。

到了元、明两代，北京西北郊营建园林的风潮更是热火朝天。当今慈圣太后生父武清侯李伟在西郊修建了号称“京国第一名园”的清华园，与董其昌齐名的书画家米万钟亦在清华园附近修建了勺园。

米万钟是北宋书法名家米芾后裔，万历二十三年进士，自幼勤奋好学，毕生手不释卷，博才多艺，不仅诗文翰墨驰誉天下，而且在石刻、琴瑟、篆隶、棋艺、绘画以及造园艺术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勺园临水而建，借远山近水之意，其选址、建筑、景观、布局、匾额、楹联等无不风雅精妙，气势浩瀚，处处体现出主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勺园能够后来者居上，名气远在清华园之上。京都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均酷爱到勺园游览，对米氏移情寄兴的自我个性和人格赞赏不已。当时有诗赞誉勺园道：“才辞帝里入风烟，处处亭台镜里天。梦到江南深树底，吴儿歌板放秋船。”虽然不敢公然与清华园并称，但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京师第一名园了。

过了清华园和勺园，就是名闻遐迩的玉泉山。玉泉山在万寿山之西，山上有三个石洞：一在山西南，下面有泉，喷跃而出，雪涌涛翻，深浅莫测；一在山南，泉水流出，鸣若杂佩，色如素练，泓激百顷，鉴形万象，莫可拟极；一在山根，有泉涌出，澄洁似玉，其味甘冽。因其山泉逶迤曲折，蜿蜒然其流若虹，故称“玉泉垂虹”，号称天下第一泉。山以泉名，故名玉泉，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这里也是金代皇帝在京郊经营的主要皇家园林，其中的“芙蓉殿”曾是金章宗的最大行宫。元代时，引玉泉渚水注入昆明湖，沿金水河流入大都，作为宫城专用水源，一直沿袭到明代。

但即使有活水引入紫禁城，皇宫的饮用水还是靠专用水车运送，必经之门西直门也有了“水门”的别称。因而玉泉山的玉泉不仅是天下第一泉，还是天下第一御泉，旁人只能远观而不能靠近。

玉泉山过后就是香山，“燕京八景”之一“西山霁雪”即指这一带。据

说某一日金章宗自香山观雪归来，刚回到皇宫，忽然见到雪后天晴，便登高远眺——但见地展雄藩，天开图画，山峦玉列，峰岭琼联，旭日照辉，红霞映雪，青石玉琼，一派银装素裹，倍极壮丽。龙心大悦，随口吟诵道：“西山御屏江山固，积雪润泽社稷兴。”皇帝开了金口，立即群臣附会吹捧。更有善鼓噪者，就将此概括为“西山积雪”散播开去。“西山积雪”遂成为香山冬景的代称，元时改为“西山晴雪”，明时又改称“西山霁雪”。

此时香山上的积雪未化，白雪皑皑，绵延无际，千岩万壑，凝华积素，宛然图画，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美景美色。

冯氏别墅便位于香山脚下。虽然并没有催促冯家搬离礼部尚书府，但在夏潇湘死后，冯夫人姜敏还是力主搬出公宅，举家迁到了这处别宅中，倒也由此避开了京师种种流言和是非。

王名世等五人进来时，姜敏和嗣子冯士杰正陪着父亲老太医姜岚登楼赏雪，料想众人联袂而来，来意非善，本待不见。姜岚听到沈德符的名字，忙问道：“那是沈北门的长子么？”忙呼叫仆人领进来。

沈德符父亲沈自郛病重时，曾请姜岚诊治，沈德符一眼就认了出来，忙上前跪倒行参拜大礼。姜岚命冯士杰扶起他，叹息道：“世事真是无常啊，老夫朽腐入土之际，居然还能亲眼看到沈北门的儿子。”

他是老太医，精通望闻问切之术，见访客甚多，有男有女，各自表情诡异，料来必有大事，便道：“士杰，扶我下去，让你母亲会客。”冯士杰应了一声，上前扶了外祖父，蹒跚着下楼去了。

王名世忙上前见礼，禀报道：“还没有士楷的下落。”

夏潇湘下葬之后，其子冯士楷忽然莫名失踪，到处也找不到。后来仆人在他房中发现一封信，声称要离家出走。他才是一个不满五岁的孩子，如何能让人放心得下？姜敏报了官，王名世也派了东厂番子打探，却始终没有消息。

姜敏只点点头，问道：“你们这么多人一起来，应该不只是为了这件事吧？”王名世道：“这个……”

薛素素上前一步，道：“我看冯夫人也是爽直性子，就不婆婆妈妈了。我们今日赶来西山，是要当面问冯夫人一个问题，是不是你炮制了那份《续忧危竝议》，也就是人们口中所称的妖书？”

姜敏惊讶地上挑了一下眼皮，这个极细微的表情对于一贯冷静的她颇为明显，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她随即皱起了眉头，道：“你是戏班的那个武旦，我记得你。听说你其实是人间白鹤的女儿，就是你潜入万玉山房盗走了暗格里面的东西。”薛素素道：“不错，是我做的。暗格中的牙牌本来就是娘亲交给沈伯父保管的，我只是取回来。”

姜敏道：“但你最开始图谋盗窃时，应该不知道暗格里面的东西就是牙牌吧？”薛素素倒也爽快，直认不讳道：“我确实不知道，我本来的目的就是想找到冯琦见不得人的隐秘，然后让你们冯家身败名裂。冯夫人，请你不要再顾左右而言他了，你是不是妖书案的主谋？”

姜敏道：“这可是很重的罪名，你凭什么这么说？”薛素素道：“妖书案起时，是在贵府二夫人夏潇湘上吊自杀后不久，当时京师关于夫人你的谣言满天飞，但妖书一出来，立即扭转了局面，再没有人关心你那点逼死侍妾、逼走庶子的烂事。其实你才是妖书案最大的得利者。许多人说这案子源自东林党和浙党党争，但而今结果如何，东林党的郭正域郭侍郎还是被免职回乡，浙党的沈一贯沈阁老受到朝臣争相弹劾，去位罢职是迟早之事，没有一个人从中得到好处，只有你从中渔利，非但转移了大众视线，还将你的杀夫仇人郑贵妃置于风口浪尖，再也没有做皇太后的可能。”

姜敏极是惊奇，不由地转头去看沈德符。薛素素道：“你不要怪沈公子，不是他告诉我的。傅春从来不瞒景云任何事，景云也不瞒我任何事。你们都可以放心，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姜敏沉默许久，道：“你们这么多人陪着素素姑娘一起来，是不是心中也都认为我是妖书主谋？”王名世忙道：“这是他们几个的看法，名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姜敏道：“好，到底是我的外甥。素素姑娘快人快语，我也就直接回答了。首先，我很感谢你们当面来质问我，而不是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官府告密；其次，我要告诉你们，我跟妖书一点关系也没有。”

薛素素却还是敌意极盛，道：“我们凭什么相信你？”沈德符生怕姜敏发窘，忙道：“素素，不可对冯伯母无礼。”

姜敏道：“不要紧。我看得出素素姑娘是个讲道理的人，那么我就来一一解答你的疑问。你说的第一点好处，妖书一出，确实立即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这点没错，但于我却没有利益。人们再提起我姜敏的名字时，还是会认为那是一个如何如何的人。也就是说，妖书案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它只是暂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素素姑娘，请你告诉我，如果换作你是我，是不是完全能想到更高明的法子来挽回自己的声誉？”

她的质问非常高明，薛素素当即语塞，无言以对。

姜敏道：“你说的第二点好处，就是我借妖书坑害了郑贵妃，让她再也不可能令皇上转变心意立太子。我要告诉你，包括你们几个，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毒死老爷的真凶是谁，并不是郑贵妃。”

众人这才真真正正大吃了一惊，简直比听到姜敏自承炮制妖书还要意外。鱼宝宝最性急，连声问道：“是谁？是谁？”

姜敏却不回答，自顾自地道：“家父致仕前是太医院太医，专门为太后、皇上及有头脸的嫔妃、宦官治病，我本人也常常出入宫廷，多少与一些宫人熟识。你们查出是郑贵妃毒害了老爷后，我也暗中托人打听了一下，正如我之前所说，就算郑贵妃是凶手，我也不能如何报复她，我只是不想认错人。”

明代律例明文规定：“宫嫔以下有病，医者不得入，以证取药。”宫嫔都是这种待遇，宫女更不必说。一般宫人得病，便要发配到棂星门北面的内安乐堂，自生自灭，病好的才能出来，病重的则送浣衣局等死。所以像姜敏这样有医术却又时常有机会入宫的诰命夫人，是最受宫人喜爱的，争相讨好都来不及。她若出面托付宫人打听宫廷秘事，也不

过是举手之劳。

鱼宝宝催问道：“夫人到底打听到什么？”姜敏道：“正如你们几个所推测的那样，当日皇上召老爷进宫，名义上是商议福王婚事，其实只是个借口。”

原来万历皇帝听说冯琦在家中寿宴上遇刺后，很是关心，特意召司礼监掌印陈矩询问了经过。不知道怎的，皇帝忽然很同情这位为家事苦恼的礼部尚书，其实两个人的情形颇为相像——都是正室夫人没有子嗣，都是偏爱的侍妾和侍妾之子因为非长非嫡，不能取得该有的地位，同病相怜。郑贵妃听说后，怂恿皇帝召见冯琦，想以感同身受来打动冯琦。冯琦是礼部尚书，只要他带头上书请立郑贵妃为皇后，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哪知道冯琦到启祥宫见驾后，无论皇帝如何暗示，只是不接话茬儿。躲在珠帘后面偷听的郑贵妃忍不住冲了出来，正要明说之时，太后李彩凤忽然冲了进来。李太后不知道如何知道了礼部尚书进宫商议福王婚事的消息，匆忙赶了过来。万历皇帝的真实意图遂被打断，只好装模作样地议论起福王的婚事来。

快到正午时，冯琦称已经了解太后、皇帝和贵妃对福王婚礼的期望，会尽快拟一份详细的奏疏，遂辞别出来。因为正好顺路，李太后与冯琦一道出启祥门，到慈宁宫东墙外时，太后忽然道：“已经是中午了，怎么能让大宗伯空着肚子回去？”祖制不准后妃干预朝政、结交外臣，遂呼叫太监赶回启祥宫提请皇帝赐食。万历皇帝允准，太监遂去膳食房取了食物，按制度送去武英殿外廊，冯琦便是在那里吃完赐食。

既然赐食的主意起于李太后，那么之前认为是郑贵妃要当皇后必须害死冯琦的推测就不能成立。因为即使是郑贵妃听说皇帝要赐食后起了歹意，也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下毒事宜准备周全，而且来回奔走传递消息的太监都是慈宁宫李太后的人，郑贵妃又怎么可能暗中做手脚？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李太后才是下毒害死冯琦的主谋。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只要知道整个经过，便可以推测出来。只是由于宫廷事密，紫禁城中的一切都不为外人所知，才使得冯琦之死成为一桩神秘悬案。

众人闻言骇异不止。姜敏道：“素素姑娘，这件事非同小可，按理我该让它深埋地下，从此永不再提起，但今日我还是破例告诉了你，一是

为了解答你的质疑，二来也要谢谢你，没有你自曝身份，我始终不会想明白太后为什么要害死我家老爷。”

薛素素一呆，问道：“为什么？”姜敏道：“因为你的母亲润娘。”叹了口气，道：“人间白鹤，当年在京师可是大名鼎鼎，我心中也是仰慕已久。可惜我做了官夫人，行动不得自由，始终无缘一见。有一次，我进宫拜见慈圣太后，特意提到了人间白鹤润娘，本意是想让太后请她进宫表演，那么我们这些不能随意抛头露面的官夫人都可以一饱眼福。当时仁圣太后还在世，听了很有兴趣，立即命管事太监记下来，张罗去办。但后来就没有了下文，我还特意问过仁圣太后，陈太后说慈圣太后不同意，说润娘是跑江湖出身，来历不明，又有一身绝技，怕会惹出什么事来。”

鱼宝宝道：“是李太后反对润娘进宫？”姜敏点点头，续道：“我当时听了，真的很佩服慈圣太后思虑周全，深谋远虑。的确，润娘有一身飞檐走壁的惊人事，让她进宫，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件事后，我还一度打算坐轿去沈府看看润娘，哪知道不久后就听说她失了踪。而且不是从街谈巷议中听来的，是听到老爷在和沈北门议论。但我微一询问，他二人立即闭口不提。我知道这件事有蹊跷，但既然老爷不愿意说，必是有难言之隐，我也不再打探。又过了一阵子，沈北门病逝，老爷虽然痛惜，却从不多提起。我当时一度怀疑……一度怀疑……”

沈德符道：“冯伯母当时就怀疑家父之死跟润娘失踪有关么？”姜敏道：“是，我当时是有这个怀疑，但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曾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令尊沈北门将润娘留在沈府是因为喜欢她的姿色，尊母为此很不高兴，还因此跟令尊大吵过。我当时怀疑润娘失踪，跟尊母不无干系，而沈北门也是为此而气得病倒，最终撒手而去。尤其后来尊母赶走了润娘的女儿雪素，愈发证实了我的猜疑。但这些都只是沈家的私事，老爷不提，我也从未多问。”

傅春道：“当时是因为没有证据，夫人只能猜测。眼下有这么多证据，夫人还是这样认为么？”

姜敏道：“当然不是。你们查到了这么多关键线索和证据，傻子都能猜到润娘失踪是因为她卷入了宫廷纷争。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慈圣

太后听到我提到润娘的本事后，动了心思。她表面遵从祖制不干预朝政，与皇帝的关系也还算不错，母慈子孝，面子上都还过得去，但她与郑贵妃向来不和，自然是希望能立慈宁宫宫人出身的王恭妃的儿子为太子。可当时郑贵妃正得皇上宠爱，皇上虽然不敢明里废长立幼，却写下亲笔誓书交给郑贵妃。天子是万民之主，君无戏言，一旦开了金口，万难更改，即使是太后也不能例外。”

鱼宝宝道：“所以慈圣太后听夫人提到润娘身轻如燕、走绳如飞时，就想到了利用润娘盗取誓书的法子。”姜敏道：“应该不是盗取誓书，而是让润娘用一种法子蚀掉了‘常洵’两个字。皇上的用纸都是特制的黄纸，防虫防蛀，如果恰好是‘常洵’二字被衣鱼吃掉的话，就能令皇上感到这是天意，不该立郑贵妃之子常洵为太子。”

鱼宝宝道：“不错不错，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这慈圣太后心机好深，虽然她也是在做一件好事，但想想就觉得可怕。”

薛素素冷笑道：“没有心机，怎么可能从一个宫人当上太后？那么，我娘亲一定是在得手后被慈圣太后暗中灭了口。”

姜敏道：“我猜想是这样的。尊母在答应这件事后，大概也料到有这个结局，所以才偷了引她进宫的校尉杨山的牙牌，交给最信任的沈北门作为凭据。因为众所周知润娘一直住在沈家，沈北门多少有些危机感，所以又将牙牌转给我家老爷保存。之后的事，你们应该可以想到了——润娘下落不明，多半已经被暗中处理掉，尸骨无存；沈北门病死；当时的东厂提督张鲸于最当红时忽然被大臣弹劾，退废林下，不久神秘死去。所有可能知情的人都死得干干净净，太后也终于放了心。”

傅春道：“直到钱若应带着假牙牌出现在冯府寿宴上，东厂提督陈厂公一眼认出牙牌编号。他自小入宫，在紫禁城中生活了数十年，知道的隐秘极多，大约联想到什么。陈厂公虽然出自翊坤宫，却一直是支持东宫太子的，自然也是站在慈圣太后一方。或许正是他将这件蹊跷之极的事禀报给了太后，太后想到冯尚书与沈北门既是同年，又是翰林院同僚，情若兄弟，说不定他也是知情的。正起疑时，又听说皇帝召冯尚书入宫商议福王婚事，她自然知道这只是借口，担心皇帝听到风声，问起当年润娘之事，便当机立断起了杀机。”

姜敏道：“不错，傅公子所言正是我所想。”

众人这才明白当初万历皇帝对冯琦中毒案的态度为什么那么怪异——一开始就立即允准姜敏请求秘密审讯的奏疏，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切，却并不下诏责令厂卫从速破案，只派心腹锦衣卫指挥僉事郑国贤到北镇抚司旁听监审。这件案子最初苗头极好，受害者夫人姜敏及时推出了夏潇湘和沈德符当下毒凶手，本来也可以据此定案，哪知道半途杀出个傅春，非要穷究真相。不知道究竟的郑国贤还从中附和，力主查证到底。到后来案情反反复复，最终姜敏称冯琦是死于刺客余毒，万历皇帝也立即赞同这种说法，批准东厂锦衣卫以此结案。皇帝之所以处处迁就姜敏，希望尽快了结案情，大概也早猜到了事情跟母亲李太后有关。他虽然因立太子一事与母亲不和，终究还是个孝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装聋作哑，当做完全不知道这回事。至于太后为什么要毒杀冯琦，他也懒得深究。糊涂案子糊涂了，再好不过。

姜敏又道：“素素姑娘，说起来，我也是害死你娘亲的凶手之一。如果不是我当年在两宫皇太后面前多嘴，称赞润娘身手如何了得，慈圣太后也不会动这个心思。”

沈德符知道薛素素爱钻牛角尖，生怕她愈发恨冯氏一族，忙道：“当年的事怪不到冯伯母头上，不过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罢了。”

傅春也道：“是啊，我还正为皦生光之死内疚呢。论起来，我才是害死他的元凶，如果不是我出了个偷换牙牌的主意，要找皦生彩开铜匚，皦生彩就不会被东厂拿住，也就不会情急之下供出他兄长皦生光来。”

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小妾和儿子均死于东厂酷刑折磨，唯一存活妻子被流放边关，可谓家破人亡。唯独其弟皦生彩因告密有功，得了朝廷五千两银子赏钱，官拜三品锦衣卫指挥僉事，一跃成为锦衣卫的重要人物，官阶甚至在王名世之上。

鱼宝宝听了不由得瘪嘴道：“你们没有看到皦生彩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么？我敢说，就算那天晚上他不被东厂的校尉抓住，他也会主动去东厂告密的。”

王名世附和道：“这点我赞同宝宝的看法，毕竟皦生彩是真的认为妖书措辞和风格跟他兄长的诗稿很像，认为皦生光有嫌疑，不算是平白诬陷的。但卖兄求荣毕竟是件令人羞惭的事，可他得到高官厚禄后，不仅毫无羞耻之心，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对以前欺负过他的大肆报复，这就是典型的小人了。就算皦生光死得冤枉，始作俑者也是皦生彩。傅兄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自责。”

众人一番对答，无非都是说给薛素素听的。她因为情郎于玉嘉之死而痛恨冯琦，即使在冯琦死后依旧痛恨冯家，昨日若不是王名世强行阻止，她便已经赶去官府告发姜敏牵涉妖书案。今日她得知母亲润娘之死也与姜敏有关，怕更是心结难解。以她的性子，做事不顾后果、不计手段，还不知道要兴起多大风浪来。

等了许久，薛素素终于开了口，道：“这件事，的确不能怪夫人。多谢夫人坦诚相告，如果不是夫人冒险讲出这番经过，素素尚无法知道母亲失踪的真相。多谢。”当即朝姜敏深深拜了下去。

她肯屈膝，自然表示尽释前嫌了，众人均是大喜过望。姜敏忙扶起薛素素，命人去准备酒宴。

沈德符心中尚不能释怀，独自来求见姜岚。老太医叹道：“老朽就知道你还会再来的。你想知道令尊沈北门到底是不是病死的，对么？”沈德符道：“老先生是家父临终前所见的最后一人，德符身为入子，自然想知道家父临终的最后遗言是什么。”

姜岚道：“沈北门，确实是非正常死亡，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恳请老朽隐瞒真实死因，好保全家人。”

沈德符呆了一呆，问道：“家父也跟冯世伯一样，是中毒死的么？”姜岚点点头，道：“其实当时老朽有解毒药能救沈北门，但他说他知道是谁要害他，如若他不死，后患无穷，求老朽就此放手。唉，老朽自小学医，立志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死不救。沈北门死后，我也自觉得没有面目再当得起一个‘医’字了。本想就此称病致仕，可想到以沈北门的地位身份，如此畏惧害他的人，料想那人必是

非同小可。他若知道我被请到沈家为沈北门诊治，又见我退休，岂不是要起疑我知道了真相？所以老朽又不得不多做了两年，这才上书请求致仕。”

他的声音苍老而低沉，沈德符听来却恍如晴天霹雳一般，心道：“难怪冯世伯让我务必要考取功名，其实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期冀，而是担心我就此返乡、闲居山野的话，会令人起疑我已知道了真相。这么说，那位深宫中的老太后其实也在密切关注皇宫外面的事，也包括我么？”想到太后竟然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的名字，心中不知道是喜是忧。

姜岚拍了拍沈德符肩头，语重心长地道：“这番话，老朽从未对人说过，包括我的女儿。你知道了真相，却也要为你的家人着想，好自为之啊。”

在冯家吃完午饭已是未时，众人便启程回城。正好遇到水车自玉泉山往皇宫运水，道路为之阻塞，堵了一个多时辰才进来内城。回到藤花别馆时，天色已然黑了。

王名世居然再次主动要求留宿在书房，旁人知道他还是不大放心薛素素，但也没有人指责他多疑，包括薛素素本人。各人心情不好，没有吃晚饭，各自回了房。

齐景云一直等在傅春的房间，一见他进来就扑上来投入怀中。傅春安慰道：“一个人在家等久了吧？”齐景云道：“嗯，我……我有点害怕。你……你还好么？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傅春怜惜地抚摸她的秀发，叹了口气，道：“今日终于弄清楚了真相，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齐景云柔声道：“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其实这些并不关傅郎的事啊。这里的其他人，沈公子、王千户、素素都是牵涉到自己，鱼姑娘是跟沈公子有些干系，我算是素素的姊妹，只有傅郎是毫不相干的人啊。这些事牵扯到皇宫秘事，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傅郎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帮他们？”傅春道：“我跟小沈、王兄投契，算得上好朋友，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的日子，总要走完最后一段路吧。”

齐景云道：“傅郎，我们……我们可以快些离开京城么？我好害怕……”傅春道：“我答应你，很快就会带你离开这里。”

齐景云这才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低声道：“今晚……我想跟你睡。”傅春道：“今晚不行。感觉知晓了真相后，大伙儿都怪怪的，尤其是素素，你还是去陪着她，多开导她，劝她看开些。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是斗不过天的。”

齐景云虽不愿意，却不想拂情郎的意，勉强应了，自回去西厢房。

次日过了辰时，众人才陆续起床，显是前晚都是极晚才入睡。只有王名世人不在，大约赶去锦衣卫官署了。

鱼宝宝招呼道：“就快要过年了，我提议吃过早饭后去逛市集，东四也好，西四也好，采办些年货，把家里打扮得热闹些，怎么样？”傅春先应道：“这主意极好。”

鱼宝宝道：“那好，素素和景云也要去，一个不准落下。你们最好跟我一样，打扮成男子，行事方便些。”

薛素素虽然意态恹恹，却还是点头应了。她一应承，齐景云、沈德符自然也没有异议。

磨磨蹭蹭吃完早饭、换好衣服，已近午时，正要出门时，忽然人声嘈杂，外面似乎来了不少人。拉开门一看，却是锦衣卫百户王曰乾带了一大群校尉将藤花别馆围住，如临大敌一般。

第十章 恩怨尽时

他回忆最初的相遇，回忆起她天真而邪气的眼眸，回忆起她的梨涡浅笑，恍然间，人生中最美最无忧无虑的青葱年华就这么逝去了。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临川名士汤显祖的戏文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众

人见到锦衣卫大批校尉寻上门来，却不是熟识的千户王名世带头，心中登时一沉，暗叫不妙。

沈德符更是心道：“这些校尉来得好快，一定是太后得报我们到过西山的消息后，猜想我们知道了真相，所以派人将我们逮捕下狱，拷问后秘密处死。我倒是无所谓，早该料到会有今日，只是牵累了傅春、宝宝他们几个。”

鱼宝宝强作镇定，故作愕然地问道：“王百户这是要做什么？我们犯法了么？”王曰乾道：“今早有人在勾栏胡同发现了噉金事的尸首。有校尉说，昨日噉金事来了藤花别馆，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所以各位都是杀人嫌犯。而今东厂提督亲自审问此案，这就请各位跟我走一趟吧。”

众人这才知道校尉们蜂拥而至是因为噉生彩被人杀死，但还是大吃一惊，齐景云听说要被带去令人闻名色变的东厂官署，更是花容失色，一时站立不稳，歪倒在傅春身上。

傅春心中一动，低声问道：“噉生彩昨日来过这里，是么？”齐景云紧张得浑身发抖，点头道：“是，不过他来了见你们都不在就走了。”傅春道：“别怕，有我在，别怕。”

校尉却是不由分说，上前将众人包括老仆在内扭送到东厂官署。东厂提督陈矩坐在小厅堂中，千户王名世侍立在一旁，一言不发。堂前有一具被白布盖住的尸首，大约就是噉生彩。

陈矩见嫌犯被尽数带到，命校尉揭开尸体上的白布，问道：“你们可认得此人？”鱼宝宝道：“新任三品锦衣卫指挥金事噉生彩，谁不认识？”

陈矩道：“这可有些奇怪，听过噉生彩名字的人应该很多，认得他面貌的人却不是那么多。你们几个如何能认得噉金事呢？他到藤花别馆去做什么？”沈德符道：“我曾经跟噉金事的兄长噉生光打过几次交道……”鱼宝宝插口道：“还被他骗过、讹诈过。”沈德符道：“是。有一次正好噉生光让噉生彩到国子监替他办事，我们由此认识了噉金事，有些来往。”

陈矩道：“这可就更奇怪了。噉生光骗过沈公子，以你们几个的行事风格来看，不报复他都难，怎么还会跟他弟弟来往呢？”沈德符一时语塞，想不出话来回答。

傅春见陈矩精明之极，忙道：“陈厂公派人带我们来东厂，无非是因为我们跟噉生彩有些来往，怀疑是我们杀了他。那么请教陈厂公，噉生彩是什么时候被杀的呢？”陈矩道：“天气寒冷，尸体早已经冻僵，忤作难以判断出噉金事被害的确切时间。”

傅春道：“既然昨日正午还有校尉见到噉生彩，应该是在那以后被杀。我们几个昨日一早出门到西山赏雪，傍晚才回来。厂公可以去问西直门守卫，我们在那里等水车进城等了一个多时辰，他们一定还记得见过我们几个。”

陈矩道：“噉金事也有可能是晚上被杀，你们依然有作案时间。”傅春道：“我们到家后，天色已黑，便各自回房睡觉，根本就没有机会杀人抛尸。”

陈矩道：“如果凶手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当然会互相庇护了。忤作验过尸首，从伤口深及肺腑来看，凶手应该是名气力强劲的男子。傅春，沈德符，你们两个都有重大嫌疑，来人，将他们两个拿下拷问。”

鱼宝宝忙叫道：“等一等，我们还有别的证人。”转头死死瞪着王名世。王名世难以推却，只得勉强道：“属下可以为他们几个作证。昨晚属下也在藤花别馆中，几乎一夜未睡，可以肯定没有人出去过。”

陈矩大奇问道：“王千户又不是没有住处，而且寓所离堂子胡同也不远，怎么会留宿在藤花别馆中呢？”王名世沉吟道：“这个……”鱼宝宝抢着道：“他一直暗中喜欢我们素素，陈厂公难道不知道么？”

明代虽然沿袭前朝，设置官妓，但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曾接受中丞顾公佐的建议，严令禁止官吏狎妓。到成化、弘治年间，还有明人记载此事道：“唐、宋间，皆有官妓祇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焉。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对官吏宿娼处罚是

极重的。然而到了正德年间，明武宗本人荒淫无度，公然狎晋阳名妓刘氏，称其刘娘娘，上行下效，狎妓禁令也不能严格实行。此风一开，遂再也不能禁止。

虽然时过境迁，官员狎妓通常只被视为风流韵事，但鱼宝宝公然在大堂上指出现任锦衣卫官员迷恋京都名妓，还是颇令人尴尬。陈矩惊讶地转过头去，王名世极是发窘，既不好承认，却又不能否认，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何要留宿在沈德符家中。

陈矩却也不再多追问，只道：“王千户，你当真可以为他们作证？”王名世道：“属下可以肯定，傅春和沈德符绝没有出去杀人。我借宿在正屋书房中，对面就是沈德符的房间，他要出门，必须经过厅堂大门，我肯定会听见。而傅春住在东厢房南面房间，正好与书房莅临，他要出门，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属下敢以自己的性命，为他们二人担保。”

陈矩见他如此肯定，便点点头，道：“我信得过王千户。”命书吏记录下来，让王名世在证词上签字画押。

由于有王名世的有力证词，沈德符等人遂被当堂释放。众人无端惹上这么一摊子事，反而好奇心大起，极想知道是谁杀了璵生彩。

还没有出东厂大门，鱼宝宝就忍不住猜测开了，道：“要我说，一定是那个真正的主谋。妖书案刚刚了结，璵生光成了替死鬼，璵生彩告发兄长得官，那人心中愤愤难平，遂暗中杀了璵生彩。”傅春也道：“璵生彩被杀和妖书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不是那么简单。”

薛素素冷笑道：“妖书案弄得人心惶惶，好不容易找到璵生光做替罪羊，了结了此案。璵生彩虽然可恶，却是今非昔比，已是三品锦衣卫官员，那主谋又不是傻子，选这个时候杀他不是惹祸上身么？”顿了顿，又道：“要我说，璵生彩被杀，沈公子，还有王名世，你们两个有杀人动机，才是最大的嫌犯。”

众人均知道她是指沈德符和王名世曾雇请璵生彩到东厂偷开铜匱、

盗窃证物之事，这的确是二人的心结——噉生彩能卖兄求荣，难保有一天不会出卖沈、王等人。之前他一文不名时，沈德符有钱，王名世有势，尚能压得他服服帖帖，不敢多泄露一个字。后来他一跃成为锦衣卫要员，官秩尚在王名世之上，怕是再难以遏制他。虽不知道他昨日来藤花别馆的目的，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众人初闻他被人杀死的消息，虽然惊愕，却也着实松了一口气，便是因此缘故。

幸亏东厂并不知道噉生彩与沈德符、王名世的纠葛，不然众人今日再难走出监狱大门。

鱼宝宝忙道：“素素，你小点声，可别让旁人听见了。你昨日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应该知道他们两个没有杀人啊。”

薛素素道：“宝宝就是天真，处处为别人着想，可别人有想过你的好处么？”有意无意地看了沈德符一眼。沈德符生怕她提起自己当年有负鱼宝宝、也就是徐安生之事，忙转了头，脸却是涨得通红。

薛素素却话锋一转，道：“你们没留意到么，适才如果不是宝宝催逼，王名世其实是不愿意出面为你们作证的。”鱼宝宝道：“对，这件事很奇怪，刚才要不是我瞪王名世，他还不肯站出来作证呢。喂，我们等一下王名世，我有话问他。这家伙，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薛素素道：“要等你们等吧，我和景云先回去了。”

沈德符心中也有疑问，便与傅春、鱼宝宝留在东厂官署门口。

等了一刻，王名世匆匆出来，见到三人，微微一愣，随即过来问道：“我知道你们怪我没有及时出来作证，实际上，我一开始不说，是因为我虽然没有听到有人出去过藤花别馆，却见到有人进来过。”

众人都吃了一惊。鱼宝宝忙问道：“是谁？”王名世道：“薛素素。”

傅春道：“这怎么可能？王兄留在藤花别馆，就是因为不放心素素，一定会特别留意她房中的情形。你既然没有听到她开门出来，又怎么能看到她进来。”

王名世道：“你们忘记了么？素素是人间白鹤润娘的女儿，她只需有她娘亲一成功夫，便可轻松翻过墙头，而不会惊动任何人。无论你们信不信，我离开藤花别馆走到巷口时，真的亲眼看到素素从东面过来。她走得很慢，好像很疲倦的样子，满腹心事。我当时心中咯噔一下，生怕她昨夜去官府告了密，所以也不及当面质问她，匆忙赶去了锦衣卫官署。正好听到噶生彩被杀的消息，陈厂公派人叫我去东厂，不久你们被当做嫌犯带来，我突然想，会不会是素素杀了人。虽然件作称伤口深及肺腑，断定凶手是有气力的男子，可是素素会武艺，功夫不弱。正因为我心中不能肯定她到底有无干系，所以才有所迟疑，不知道该如何作证才好。”

鱼宝宝道：“这未免也太诡异了吧？且不说素素是否有能力杀人，她为什么要杀噶生彩呢？”

沈德符道：“说起来，噶生彩算是润娘的弟子，跟素素是师兄妹的关系。我倒是见过素素在巷口跟噶生彩谈论什么，是在噶生彩升任锦衣卫指挥之后。”

鱼宝宝道：“素素的真实身份是她主动告诉我们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始终都不会知道她就是润娘的女儿。这件事，我们都没有对外人说过，她会告诉噶生彩么？”傅春道：“这其中疑点很多。以素素的心计，如果真告诉噶生彩她是润娘的女儿，必然是要利用他做事，不会贸然杀人。如果她没有透露身份，跟噶生彩并无冲突，更不会杀人。”

鱼宝宝道：“我们在这里胡乱猜测也不是办法，不如回去直接问素素。”

众人径直回来藤花别馆。因薛素素到底是女子，脸皮薄些，不便一拥而上当众质问，遂决意由鱼宝宝一人到西厢房询问。

薛素素听说众人怀疑到是自己杀了噶生彩，也不推诿，点头承认道：“不错，人是我杀的。”

齐景云道：“素素，你……”薛素素道：“景云你别管。噶生彩就是我

杀的，我替你们大伙儿除了一个心腹大患，你们不是该感激我么？”

鱼宝宝很是吃惊，道：“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杀死嫩生彩的么？”薛素素冷笑道：“当然不是。其实嫩生彩对你们有利还是不利，我根本就不关心，可这男人色胆包天，自恃当了锦衣卫，要强行对我无礼，我才杀他。”

当即说了经过。原来嫩生彩某日来到藤花别馆附近，正好在巷口遇到薛素素，一时惊若天人，心仪不已，上前拦住，不断用言语挑逗她，还拿出锦衣卫指挥的身份压她。薛素素心头火起，表面却不动声色，假意敷衍他，约他昨晚到勾栏胡同口相会，然后趁他意乱情迷时杀了他。

鱼宝宝便出来将事情原委告诉众人，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一时无语。

王名世见天色不早，遂辞别而去。他之前一再对薛素素不放心，惧她放不下对冯琦的仇恨，一意报复冯氏，然而此刻听到她承认杀死嫩生彩，等于她亦有把柄握在他手中，不再忌惮她去向官府告密，心头总算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这一晚，月色清朗，素光泠泠，流泻大地。藤花别馆却被一种奇特的颓废氛围所笼罩——似乎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走到了天涯的尽头，依旧是浓雾弥漫，看不到一缕阳光，以致怅恨绵绵，无以解脱。

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往昔的种种欢颜笑语，竟自随浮尘沉寂在了无言的静谧里。

次日一早，众人还未起床，便有人猛拍大门。傅春反应最快，披衣起床，却是一名东城兵马司的兵士，脸庞冻得通红，一边跺脚，一边呵气取暖。

傅春心知不妙，忙道：“出了什么事？”那兵士道：“隔壁冉驸马门前死了一名女子，有人认得她住在藤花别馆，劳烦公子跟我去认一下人。”

傅春大吃一惊，他昨晚跟齐景云同居一室，死者当然不会是她，忙

赶来西厢房查看。也顾不上敲门，踢门而入，先往北房一看，鱼宝宝正懵然从床上坐起来。再赶到南房间，床上被子凌乱，却是空无一人，薛素素不在房中。

沈德符听到动静不小，忙赶过来问道：“怎么了？”傅春道：“怕是素素出事了。”

跟着兵士来到冉驸马府邸，果见拐角处躺着一具女子尸首，几名兵士远远守在一旁，情形甚是凄凉。

沈德符认出死者正是薛素素后，便如坠冰窖，身子一麻，再也挪不动一步。他回忆最初与雪素的相遇，回忆起她天真而邪气的眼眸，回忆起她的梨涡浅笑，恍然间，人生中最美最无忧无虑的青葱年华就这么逝去了。而今，她的人就那么躺在那里，面色发青，双眼圆睁，却完全失去了生气，她的美丽，她的可爱，她的仇恨，她的心机，都消逝在冰冷的严冬里。

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临川名士汤显祖的戏文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领头兵士正在盘问在这一带巡夜打更的更夫。更夫道：“小的打更上半夜经过这里，没看见死人，就看见有个穿飞鱼服的锦衣卫站在那里，小的认得他是住在扬州胡同的王千户，还想过去打声招呼。他见小的过来，转身就走了。”

傅春听见，忙问道：“那王千户是王名世么？”更夫道：“正是。”

领头兵士打发走更夫，这才问道：“死者是你们家的人么？”沈德符木然不应。

傅春只得代答道：“她叫薛素素，临时寄居在藤花别馆。这位沈德符公子就是别馆的主人。”领头兵士立即“啊”了一声，道：“原来她就是薛素素，难怪如此美丽。可惜，可惜。”

傅春道：“可是素素昨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会……”领头兵士道：“薛素素姑娘是被人杀死的。”示意手下将尸体翻过来，果见薛素素背心有一个血窟窿，因为天气奇冷，鲜血凝结得快，流出的血不是很多。

正好仵作和书吏到来，开始匆忙验尸。按照惯例，仵作一边检验，一边喝报，由书吏记录，填了相关文书，方才算完成。

兵士正要抬走薛素素尸首时，一直一言不发的沈德符突然回过神来，上前拦住，道：“你们要带她去哪里？”仵作道：“这是凶杀案，当然要抬去官府了。”沈德符道：“不行，不能这样对她。”一想到薛素素半生凄苦，死后尸首还要被人翻检污辱，不由得怔怔流下眼泪来。

傅春忙扶住他劝道：“他们也是例行公事。我们还是先回去，预备素素的后事。”

齐景云和鱼宝宝也赶了过来，见薛素素莫名死在离藤花别馆不远的地方，惊骇得不能自己，正捂唇饮泣，极力抑制不哭出声来。

傅春连劝带拉，好不容易才将三人带回藤花别馆，命老仆炖了一大锅热姜汤，一人一碗趁热喝下，冻得僵硬的身子才有了些暖气。

鱼宝宝却始终不肯坐下来，在堂中走来走去，咬牙切齿地道：“素素早已自行赎身，离开了八大胡同的是非之地。到底是谁还要杀她？”

沈德符痛彻肺腑，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恨恨道：“一定是王名世。他昨天离开藤花别馆时，还几次张望西厢房素素的房间，欲言又止的。又有更夫看到他昨晚在巷口晃悠，他肯定是认为素素心中放不下对冯氏的仇恨，留着她，对冯氏威胁太大，所以狠心杀了她。”

鱼宝宝登时得到提示，道：“对，对，王名世自己都说他不是个君子。他可以为了私仇陷害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虽然那周嘉庆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不择手段的人。”

傅春却是不相信王名世会杀人，尤其死者还是他自己曾经爱恋过的女子，忙道：“你们伤痛素素之死，可千万别太武断了。素素应该是昨天

晚上被杀，可王名世昨晚并没有住在藤花别馆内，他不可能在不惊动我们大伙儿的情况下带素素出去，再一刀将她杀死。”

鱼宝宝道：“素素有可能是自己开门出去散心啊。她昨晚一直坐在灯下，没有丝毫要睡的意思。我临睡前还问过她，她说不急着睡，还想出去透透气。”

傅春道：“即便如此，素素武艺高强，气力不亚于男子，不可能被人轻易从背后一刀杀死。”鱼宝宝道：“那愈发说明王名世有重大嫌疑了。他可是我们大明朝第一位武三元，武状元的名头响当当，说他武艺天下第一也没错。”她是个爽快性子，当即道，“你们等在这里，我亲自去揪王名世来对质。”

沈德符忙道：“我跟你一起去。”

傅春刚一起身，齐景云忙拉住他哭道：“傅郎别去，我一个人在家里，好害怕。”傅春只得道：“那我留下来陪你。”

沈德符便和鱼宝宝一道来找王名世。王名世住在东单牌楼东边的扬州胡同，刚离家去了锦衣卫官署。

鱼宝宝便问仆人道：“你家主人昨晚可有出门？”仆人知道她是女扮男装，又与王名世熟识，也不隐瞒，道：“少主人昨晚倒没有出门，只是很晚才回来，小的本来给他留了门，后来差不多快到半夜了，小的以为他不会回来了，刚把大门关上，他就外面打门了。”

鱼宝宝道：“那么王名世回来后做了些什么？”仆人道：“洗漱了一把，直接就睡了啊。”

沈德符道：“那他有没有换衣服？”仆人莫名其妙，道：“没有。”

鱼宝宝打了一下沈德符的头，道：“你傻子啊，王名世昨天穿的飞鱼服，他今天当然还要穿官服办公，证据在他自己身上呢。走，我们去锦衣卫官署找他。”

沈德符却突然记得适才乍作到现场验尸时，他听到喝报，称薛素素背心的伤口长不及一寸，深及三寸，应是短刃所伤。而王名世平日习惯佩戴绣春刀。绣春刀是锦衣卫制式武器，由精钢制成，厚背薄刃，形状有如剃刀，宽约一寸半，比单刀要长，较一般的长剑略短，狭长略弯，主要用于中距离攻击，一刀砍下，足可砍断整个马头。如果王名世是用绣春刀从后袭击薛素素，以刀锋之犀利无比，定然能穿胸而过，不会仅仅入肉三寸。既然薛素素后背伤口是短刃所刺，那么王名世一定用了另外的凶器。按照常理，他得手后不会再将凶器留在身上，要么半途扔了，要么藏在了家里。

沈德符将鱼宝宝拉到一边，将想法对她说了。鱼宝宝恍然大悟，道：“对，对，还是你精细。”不顾仆人阻拦，冲进王名世家中翻找一通。倒是找出了两柄长剑、一杆长枪、三把单刀，都是王名世平日练武用的，唯独没有短兵器。

沈德符却发现院角槐树下有口小小的水井，心中一动，走过去一看，却见到井中的冰面上有一把带血的金柄匕首。

北方的敞口水井通常都不结冰，即使河湖水都结了厚厚的冰层，用手试探井水也会感到温和宜人，这是因为井水来源于地下，大体能保持恒温状态。但王家的这口水井大约是因为底部已然堵塞、没有了活水的缘故，竟结成了一个大冰块，那匕首正好落在冰面上。

虽是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人们通常习惯于将秘密藏在家里最深的地方，床下、地底、水井往往是最佳选择。大概王名世也是如此想法，将凶器随手一抛，以为丢入了井底，却忘记了时值寒冬，家中水井偏巧出了问题，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层，匕首只落在了冰面上，并未掉入井中。

鱼宝宝闻声赶过来一看，又是失望又是气愤，嚷道：“这可是王名世杀人的铁证了，不容他再抵赖。”正要俯身下去拾取匕首，沈德符拉住她，道：“等一等，涉及人命官司，王名世又是锦衣卫千户，取证最好有官府的人在场，你去叫人来，我在这里守着。”

鱼宝宝应了一声，走出几步，却又迟疑起来，回身问道：“我们真要

这么做么？虽然王名世有杀人动机，有证人，也有证据，可万一……我是说万一，是我们弄错了呢？”沈德符气急败坏地道：“你自己也说了，王名世有动机，有证人，也有证据，这还会弄错么？”

鱼宝宝道：“就算真是王名世杀了素素，我们现下告发了他，他被判了死刑，素素也活不过来呀。”

沈德符知道她表面凶巴巴的，心肠却是极软，多半是因为与王名世交往日久，不忍告发其杀人罪行，不禁气道：“王名世是杀人凶手，你还想庇护他么？”

鱼宝宝慌忙解释道：“我不是要庇护他，我是担心这案子牵扯的因缘太过复杂，万一王名世被捕后招供出关于润娘的一切，我们几个死光光也罢了，皇上得知誓书被蛀是有人刻意为之，好不容易平定下来的‘国本之争’岂不是要再起波澜？”

沈德符素来随和，在这件事上却甚是执拗，冷笑道：“你素来恣意妄为，怎么这个时候反倒关心起朝政、国本来来了？王名世又不是傻子，誓书一案，沈、冯两家都牵扯其中，他本来就是要保护冯家才杀了素素，难道还会将其中缘由和盘托出，为冯家惹祸么？只要我们不说，他绝不会吐露半个字。”

他二人为要不要告发王名世争执不下，却不防一旁王家仆人听到“杀人”“人命”之类的话，吓得不敢，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忙跑去街上喊人。

东单牌楼往西就是东长安街，直通紫禁城，是北京最要害的地方之一，在这一带巡防的兵马司兵士和京营军士甚多。王家仆人正好看见锦衣卫百户王曰乾带着数名校尉经过，忙上前叫道：“王百户，快，快，出事了。”

他语无伦次，王曰乾也不明白他说的“出事”是指什么，但既然是事干顶头上司，一时不敢怠慢，急忙赶来王名世家中。见到沈德符、鱼宝宝二人站在井边，倒是吃了一惊，道：“咦，是你们两个。东厂刚接了薛

素素被杀的案子，陈厂公正派我去带你们几个到东厂官署问话，想不到你们居然在王千户这里。”

沈德符道：“那正是好极了。王百户，适才我和宝宝来王千户家中找他，没见到他人，却意外在水井中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猜想或许跟素素被杀有关。我们不敢妄动，正想要去报官。”

薛素素虽然名气极大，到底也只是个从良的美貌妓女，她的被杀不至于惊动东厂，这种平民案件通常都是县署处理，能转到顺天府就算是极度重视了。东厂提督陈矩之所以听到消息后立即接手，只是觉得蹊跷——之前锦衣卫新晋指挥璲生彩刚刚被杀，事情牵涉藤花别馆，住在别馆的一千人白天刚刚被盘问过，晚上薛素素就被人杀死，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关联。王曰乾一听顶头上司牵涉进了提督亲自审理的要案，登时又惊又喜，忙赶来井边，俯身看了一眼，便命校尉捞起匕首，用手帕仔细包了，带了沈德符、鱼宝宝二人，一起赶来东厂官署。

东厂提督陈矩正比照阅读璲生彩和薛素素两案卷宗，听了王曰乾禀报，皱紧眉头，问道：“王千户人呢？”王曰乾道：“王千户不在东厂官署，大概在锦衣卫那边。”

陈矩道：“你派人去锦衣卫传话，说我有急事找王千户，命他速来东厂。在他家发现凶器的事，一个字也不能提。你亲自带人去拘捕王府仆人，秘密带他来这里。”王曰乾忙躬身道：“遵命。”

陈矩又叫来仵作，查验那柄带血的凶器。那匕首精巧可爱，刀柄是黄金所铸，带有鱼鳞花纹，白刃似雪，寒光闪烁，刃身比寻常的匕首要略窄一些，显然不是随意能买到之物。

仵作仔细验过，禀报道：“匕首形状与死者薛素素伤口完全吻合。取匕首残留血迹与死者血样滴入清水，血丝缠绕，也完全能溶在一起，应该就是杀死薛素素的凶器。”

陈矩点点头，挥手斥退仵作，这才命人带进沈德符、鱼宝宝二人，问道：“你们两个，是在王千户家‘意外’发现匕首，才起了疑心，还是本

来就怀疑王千户是杀人凶手，刻意去他家寻找蛛丝马迹？”

沈德符知道陈矩精明厉害，这点上实难以骗过他，不然他招来王府仆人一问就能拆穿，当即老老实实在地回答道：“是我们先起了疑心，才去找王千户对质的。”

陈矩道：“王千户跟你们几人交好，算得上朋友，你们怀疑他，一定有理由。这位鱼公子，昨日不是还当众强调说王千户暗中喜欢薛素素么？”

鱼宝宝见事已至此，再也护不了王名世，少不得要编一套理由来保护其他人，便道：“因为昨日之后，薛素素公然与王千户翻脸，说之前跟他交往只是要利用他。原来素素真正的心上人名叫于玉嘉，就是那个被冯尚书杖死的国子监贡生。素素心痛爱人惨死，一度想利用王千户来接近冯家。王千户知道后，很生气地离开了藤花别馆，临走前还狠狠瞪了素素几眼。今早听到素素被杀，我们听到有更夫作证说昨晚在巷口看见过王千户，所以立即怀疑到他身上。本来是要去他家找他对质的，结果他人不在，只在井中找到了匕首。”

这番话除了个别情况外，几乎全是真事，有因有果，毫无破绽。陈矩听得颇为动容，沉默了一会儿，才道：“原来如此。”显然是完全相信了鱼宝宝的解释。又问道，“你们怎么看臬生彩被杀这件案子？”

之前薛素素虽然已经承认是她杀了臬生彩，但毕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并未张扬开去。沈德符和鱼宝宝不知陈矩为何突然将话题转到臬生彩的案子上，料来必有深意，一时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应答，担心言多必失，反而被陈矩看破玄机。

陈矩道：“你们不要害怕，我不是怀疑你们藤花别馆的人杀了臬生彩，而是感觉这两件案子似乎有所关联。根据仵作验尸的报告来看，臬生彩和薛素素二人身上的伤口一个在胸口，一个在背心，虽然位置不同，伤口的大小、形状却是一模一样的。两个人死的时间又如此接近，应该是同一柄凶器所伤。你们在王千户家中发现的凶器与两名死者的伤口大小都吻合，依你们看，这两件案子会不会是同一名凶手所为？”

他虽没有明说，但言下之意，分明是怀疑王名世非但杀死了薛素素，还杀了嫩生彩。

沈德符闻言立即吃了一惊，不由得心道：“王名世为人冷傲寡言，是锦衣卫中的异类，人人都知道他不是郑贵妃一党，所以他名列妖书之上极是古怪。尽管他声称并不知情，但利用妖书报复了周嘉庆却是真事，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那妖书上面的人名都是精心挑选后列上去的，如果作者列上王名世是刻意掩饰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与王名世有干系的。本来冯伯母嫌疑最大，但她断然否认，并讲出了润娘失踪案的来龙去脉，那件案子牵扯太后、皇帝、贵妃、太子等，可以说关系着大明朝，比妖书案可大多了，可见冯伯母跟妖书毫无干系。素素大概也是基于此种考虑，才完全相信了冯伯母。妖书一案，嫩生光被杀，但其实真相未明，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无人知道，唯一的线索就是王名世。嫩生光是否真的牵涉其中不得而知，但妖书四下散播的确需要他这类专业的刻字人士。如果不是素素亲口承认杀了嫩生彩，我一定会怀疑是嫩生彩偶然知道了真正妖书作者的秘密，从而被王名世杀人灭口。或者说，妖书的作者其实就是王名世。”越想越是心惊，却不敢说出来半个字。

鱼宝宝脱口应道：“不，绝不会是王名世杀了嫩生彩。他白天跟我们一道去了西山，后来又一同返回城中，留宿在藤花别馆，寸步未离。就算他悄悄背着我们出了门，但他又不能未卜先知，怎么可能预先知道嫩生彩深更半夜会去勾栏胡同呢？而且他要杀人的话，为什么还要特意留宿在藤花别馆呢？回他自己家不是更方便进出么？”

这番推断极是有力，当即打消了沈德符的疑虑。陈矩亦觉得有理，道：“那好，关于这件案子就不要再提了。”

不再提嫩生彩一案，自然不是因为陈矩完全放下了对王名世的怀疑，而是因为王名世名列妖书之上，嫩生彩靠告发其兄长嫩生光是妖书案主谋起家，一旦深究疑凶和死者之间的关系，势必再度牵扯出妖书案，好不容易平息的水面再起风浪，这可不是许多人愿意看到的。

等了小半个时辰，王名世进来拜见。他神色阴郁，心事重重，在大

堂中见到沈德符、鱼宝宝也不奇怪，连头都未点一下。

陈矩道：“王千户，你可知道薛素素昨晚在堂子胡同一带被人杀死了？”王名世道：“属下刚才在锦衣卫官署听人说了。”

陈矩道：“有人作证说昨晚在凶案现场那一带见过你，可有此事？”王名世道：“有。属下昨晚在饭馆喝了点酒，出来时想到藤花别馆去，走到冉駻马宅第附近时，又想到他们可能已经睡下，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儿，转身就走了。”

陈矩道：“你可认得案桌上的这柄匕首？”

王名世略略一扫，便即愣住，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得出他是认得那柄匕首的。

陈矩道：“这是沈德符和鱼宝宝两位在你家水井中发现的凶器，上面还有血迹，与薛素素背心伤口也完全吻合。王千户，你还有什么话说？”

王名世极是诧异，却也不着急辩解，只转头看沈、鱼二人，似是不能相信是他们发现了凶器并向东厂告发了自己。沈德符扭转了头，不敢直视他。鱼宝宝则耸耸肩，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陈矩重重一拍案桌，喝道：“王千户！”王名世反而平静了下来，干脆地承认道：“是我杀了薛素素，我愿意招供。”

东厂惯例，疑犯若不承认罪名，便要动刑拷问，打到犯人肯招供为止。王名世为人刚毅，陈矩本来以为要他认罪一定会大费周章，想不到他不等盘问，居然当堂承认，颇出意外，当即命人收了他兵刃，剥去衣冠，将手足上了刑具，暂时监押在东厂大狱。择日再移交三法司审讯。

虽然捉住了杀害薛素素的凶手，沈德符和鱼宝宝心头却各自不是滋味，怅然回来藤花别馆。

傅春听说王名世在东厂大堂上承认了杀人罪名，极是骇异，问道：“你们在王名世家中发现了凶器，怎么不回来跟我商议一声，就直接

报官了呢？嗨。事情可还有圆转的余地？”沈德符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圆转的？要怪只能怪王名世自己，他所用的那柄凶器，不但杀了薛素素，还跟噉生彩身上的伤口相吻合。这一次，他无论如何是难以脱身了。”

一旁齐景云听见，忙问道：“你们没有告诉东厂是素素杀了噉生彩么？”鱼宝宝道：“当然没有。素素人都死了，我们怎么能让她的再背上杀人凶手的罪名？”

齐景云道：“那东厂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怀疑是王千户杀了噉生彩呢？”鱼宝宝道：“我看陈厂公其实是有所怀疑，但事牵妖书案，他不愿意再将事情闹大，应该会回避噉生彩一案。”

齐景云颓然跌坐在椅子上，掩面泣道：“全怪我，全怪我……要不是我，素素也不会死。”

沈德符极是吃惊，问道：“你说什么？”齐景云道：“怪我……都要怪我……”强行抑制几日的情绪终于爆发，放声大哭了起来。

沈德符和鱼宝宝均愕然不知所措。傅春叹道：“还是我来告诉你们吧，素素其实不是杀死噉生彩的凶手。”

原来当日众人赶去西山找冯夫人姜敏对质后，噉生彩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寻来了藤花别馆，正好老仆外出买米买菜，家中只剩了齐景云一人。噉生彩听说旁人尽数外出，立即强行跨进门来，涎着脸贴上齐景云，搂住她狂亲了一通。齐景云愈是抗拒，他愈是按捺不住欲火，扯着她便往房里拖，还威胁说若是她不肯就范，就将他们这些人合谋盗窃东厂证物之事告发出去。齐景云又急又怒，顺手从袖子中拔出了傅春送给她防身的小匕首，却被噉生彩一把握住她手腕，调笑道：“小娘子平日温柔斯文，想不到还是烈马性子，是不是跟薛素素学的？”

凑巧隔壁驸马冉兴让来访，见院门虚掩，径直进来，刚好看见这一幕，大喝一声，抢上前来痛殴噉生彩，纠缠扭打中，竟将那柄锋锐的匕首推进了噉生彩胸口，一刀刺死了他。

事故发生后，冉、齐二人均是六神无主，茫然无措，不知道该怎么

办才好。刚好冉兴让府中管家过来找驸马，少不得要出些主意善后。那管家很有些头脑，道：“绝不能报官！这嫩生彩新近因告发妖书起家，驸马虽是不小心刺死了他，官府也不会如何如何，但妖书案余波尚在，旁人难免会对此风言风语。本来就有谣言说贵妃娘娘是妖书的主谋，万一再说是贵妃娘娘派驸马杀嫩生彩灭口，可不是又生事端？而今之计，只有悄悄了结此事，方是上策。”又叮嘱齐景云务必不可张扬，随即拉走冉兴让，叫人来将嫩生彩抬走，尸首先是暗中存放在驸马府马车上，晚上才运出去丢掉。

嫩生彩离开锦衣卫官署前，曾对属下提过要去藤花别馆，他就此失踪，旁人不免怀疑到藤花别馆头上。幸亏当日众人都去了西山，家中只有齐景云和老仆，一个是弱质女流，一个是衰迈老翁，丝毫没有怀疑他们两个。王名世又在公堂作证晚上无人出去藤花别馆，众人才由此洗脱嫌疑。

事情本是因齐景云而起，冉兴让是为了救她才失手杀死嫩生彩，她为了保护驸马，自然不会多吭声。但她只是个弱女子，即使在事后，仍然难以排除心中恐慌。就在当晚，她实在难以承受心头重负，将冉驸马为保护自己失手杀死嫩生彩之事告诉了薛素素。薛素素听了，叮嘱齐景云千万不可再对人说起，包括傅春在内，即使事情败露，她也会出头承担。还特别告诉齐景云说，她也并非全为了姐妹之情，是她正好有事要找冉驸马帮忙。

而那日早上薛素素悄悄翻墙出门，其实是要避开众人目光去找冉兴让，结果事不凑巧冉驸马一大早奉召陪寿宁公主进宫去了，她快快回来时，正好被王名世看见，成为后来众人怀疑她杀嫩生彩的关键证据。她被鱼宝宝质疑时，根本无心辩解，遂干脆承认是她杀了人，一来藤花别馆的人不会因此而去告发她，二来她愈发可以向真正的凶手冉兴让示好，以达到她个人的目的。

齐景云虽然知道事情究竟，却得冉府管家和薛素素先后反复叮嘱，不得不将秘密深藏心底。哪知道变故连连，昨夜薛素素竟然也被人杀死，王名世则成了首要疑凶。齐景云再也忍受不住压力，等沈德符和鱼宝宝去找王名世对质时，才将事情原委告诉了傅春。

鱼宝宝听傅春讲述了经过，既意外又震惊，愣了好半天，才想起一件关键事来，问道：“小傅给你那把小刀呢？就是杀死嫩生彩的那把金柄匕首，给我看看。”齐景云道：“我……我不敢再留在身上，冉驸马府上管家拿去了。”

鱼宝宝道：“小傅，你能猜到素素昨日早上去找冉驸马做什么吗？”傅春沉吟道：“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素素想利用冉驸马带她进宫。她心中还放不下母亲润娘失踪之事，可这件事的真相归根结底只有慈圣太后一人知情，她多半想混到宫中，当面质问太后。”

鱼宝宝道：“对，我也是这么想。那么有没有可能昨晚素素又去找了冉驸马，要求驸马设法带她入宫。冉驸马感到为难，以素素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性格，多半会用误杀嫩生彩一事来威胁驸马。结果惹起冉驸马恐慌，她出来时，就被驸马派手下杀死了？”

傅春不及回答，沈德符很不高兴地插口道：“王名世已经招供是他杀了薛素素，你为什么还要怀疑冉驸马呢？”鱼宝宝辩解说：“当初素素也自称是她杀了嫩生彩，可那不是真相。冉驸马既有动机，手中又有凶器，嫌疑比王名世大多了。”

沈德符道：“可冉驸马再笨，又怎么会在自己家附近杀人？而且凶器分明是在王名世家中发现的。”

鱼宝宝道：“冉驸马不在他家附近杀人，难道选在他家里杀么？我可没觉得他笨。大智若愚知道么？冉驸马就是这种人。我敢说，一定是他杀了素素后，又偶然看到王名世在附近转悠，所以想到将凶器投到他家井中，好嫁祸于人。”

沈德符道：“你不知道北方水井其实都是不结冰的么？冉驸马又不可能事先知道王名世家中水井结了冰，匕首投到水井中，就此沉入水底，再没有人能够发现，那叫什么栽赃？”

这推理极是有力，的确能够充分证明外人不可能靠投凶器入井中来栽赃给王名世。

鱼宝宝有心为王名世辩护，一直在努力寻找证据，此刻再无话说，

只好拿出强词夺理的本领，道：“然小沈坚持认为冉驸马无辜，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找冉驸马对质，只要他拿得出凶器，就是你对，拿不出来，就是我对。”

沈德符怒道：“你这不是胡搅蛮缠么？那匕首是杀死嫩生彩的凶器，冉府管家肯定早已处理掉。就算还在，他否认都来不及，怎么可能拿出来给你看？你说王名世不是凶手，那为什么他自己一看到公堂上的证据就自己承认了？又没有人强逼他，更没有动刑。”鱼宝宝道：“他一定跟素素一样，有自己的苦衷。”

沈德符道：“素素承认自己是凶手，一是保护景云，二是要利用冉驸马进宫。王名世又是为什么呢？按照你的说法，冉驸马是杀死素素的凶手，王名世承认罪名，等于是为了保护冉驸马。你觉得可能吗？”

傅春见二人争吵愈演愈烈，忙劝道：“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宝宝，你听我说一句，我觉得小沈是对的，冉驸马是不可能杀死素素的。”鱼宝宝气咻咻地道：“连你也怀疑王名世？亏他拿你当好朋友。”

傅春道：“我不是怀疑王名世，我是说冉驸马不可能是杀死素素的凶手。你认为冉驸马有杀人动机，无非是因为素素威胁要告发他杀了嫩生彩。冉驸马可能会担惊受怕，但绝不会因此而杀人。退一万步说，就算素素去官府告发，又能怎样呢？冉驸马是皇帝和郑贵妃的女婿，是皇亲国戚，一定会受到最大的庇护，况且他也不是无理杀人，是为了救人，事情传扬开去，说不定还会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所以说，素素的威胁并不能令冉驸马惊惧到杀人灭口的地步。”

鱼宝宝歪着头想了想，道：“这么说好像有点儿道理。可我还是不相信王名世是杀死素素的凶手。”傅春道：“我也不信。”

鱼宝宝登时大喜过望，道：“我早说小傅是我们这群人中最有见识的。你可有证据？可有想到谁是真正的凶手？”傅春摇头不答，道：“小沈，我知道你是从王名世陷害周嘉庆这件事后对他有了看法，其实他事后也很后悔，周嘉庆死不足惜，但周家却因此破败，周氏家眷多有被拷打而残废者。王名世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心中内疚。”

沈德符道：“这只是你好意的揣度，且不说人心难测，眼下铁证如山，又有口供，不是王名世杀人又能是谁？”傅春道：“也许他只是要庇护那个真正的凶手。”叹息一声，道：“我想去趟东厂。宝宝，你跟我一起去吧。”

鱼宝宝欣然应道：“好。我正想当面问问王名世，他为什么要自认罪名。”傅春道：“我先回房换身衣服，景云，你跟我来。”

鱼宝宝也回去房间换衣服，出来时居然穿一身淡雅女装，令人惊艳。

到东厂时，天色已然不早。东厂提督陈矩正要离开官署，见傅春和鱼宝宝在大门口纠缠守卫，便过来问道：“你们是来探王名世么？他是杀人重犯，按照东厂惯例，只有在审讯犯人时才允许探视。你们回去吧，三日后正式审案时再来。”

傅春忙道：“等一下。陈厂公，请借一步说话。”

陈矩对这个机敏干练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依言走到一边，问道：“你有什么话要说？”傅春道：“我来的目的，陈厂公已经猜到了。只要厂公肯通融，我便送一个大大的功劳给厂公。”

陈矩道：“噢，这功劳有多大？”傅春道：“除了薛素素一案的真凶外，还有毛尚文一案的真相。”

陈矩上下打量了一番傅春，森然道：“你可知道这里是东厂。你要是敢谎言诓骗本厂公……”傅春道：“请厂公放心，包管厂公不会失望，会有更多的惊喜。”陈矩微一沉吟，即道：“好，我就相信你一次。来人，带傅公子和他的朋友去大狱，给他们一切方便。”

鱼宝宝尚感到好奇，低声问道：“你对那老公公说了些什么，他居然肯通融放我们进来？”傅春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东厂监狱通常只做临时监禁使用，规模远远不及锦衣卫诏狱，但也一样的阴冷，一样的不见天日。

王名世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囚室，拖着镣铐，倚墙角而坐，见到傅春进来，倒也不意外，扬了一下下巴，算作招呼，但见到随后进来的鱼宝宝时，立即瞪大了眼睛，颇为失态。

鱼宝宝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低头抚弄发梢道：“怎么，换了衣服你不认识啦。”王名世道：“嗯……这个……”

傅春正色道：“宝宝，我有事要跟王兄谈，你老老实实在一旁听着，不能随便插嘴，可以做到吗？”鱼宝宝从未见过他如此严肃，心中陡然一紧，升腾起一股不好的感觉来，但她素来信任傅春，当即点了点头。

傅春便靠着王名世坐下，问道：“你为什么要招认杀了薛素素？”王名世道：“铁证如山，我无可抵赖。如果我不招供，面临的的就是各种酷刑。”他勉强笑了一笑，道：“我可不想下次再见到你时，已经是残肢断体，像周嘉庆那样。”

傅春道：“我觉得不是这样。”王名世道：“那你觉得应该是怎样？”

一旁鱼宝宝听得云山雾罩，问道：“你们两个到底在说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傅春正色道：“宝宝，实话告诉你……”王名世忙道：“宝宝，你先出去，我有话单独对傅兄说。”

鱼宝宝道：“什么话这么神秘，我不能听么？”王名世干脆地道：“不能。”

鱼宝宝与他相处日久，知道他性格沉穆，既不像沈德符那般好脾气，也不似傅春那般爽快，是个软硬不吃的男子，只得道：“那好，你们快点说，我就在门口。”

等她出去，傅春才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猜到真相的？”王名世道：“在东厂大堂上看到那柄从我家井中捞出的凶器时。”

原来浙江会馆戏班班主薛幻原先任过锦衣卫官员，跟王名世颇为熟

稔，王名世曾见他玩过一柄精巧的黄金手柄匕首，形状尺寸与普通匕首大有不同，问过后才知道是蒙古人使用的刻刀刀具，习惯插在靴筒中。后来王名世与薛素素来往时，偶然在勾栏胡同见到齐景云身上有一把一模一样的刻刀，得知是傅春所送后，还特意询问过。傅春称那柄匕首正是薛幻所送，与薛幻身上的那柄本是一对。薛幻因意图盗取赵士桢火器图被官府通缉，逃亡已久，只有齐景云身上还有一柄这样的匕首。王名世尚不知道齐景云的那柄匕首已经被驸马冉兴让管家拿去，所以当他第一眼看到凶器时，立即就猜想到事情多半跟傅春有关。

傅春叹道：“我猜想也是这样，谢谢你没有立即当着陈厂公的面说出来。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名世道：“因为没有你，许多事情都不会水落石出。况且我也不是真要替你们蒙古人顶罪，我只是想给你一点时间。等你逃离京师，我自然会说出真相，是薛幻杀了薛素素。”

傅春大吃一惊，道：“你……你竟然已经猜到了我的身份？难道是因为薛幻和景云各有一柄一模一样的蒙古小刀么？”王名世道：“不仅如此。之前我听宝宝说过，你从赵中舍府中偷拿了一本兵书，一直在暗中研读，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你。”

自从齐景云搬进藤花别馆后，虽然与薛素素同居一室，却每日都要帮情郎收拾房间。有一天，她在傅春的箱子中发现一本手抄小册子，略略一翻，似是一本谈论用兵之法的著作，只是笔迹潦草，字写得歪歪扭扭，不成样子。她料想傅春收藏得如此严密，必是极为重视，决意自己替情郎重新用工整楷书抄写一份。哪知道被鱼宝宝看到，辨认出那潦草手抄书正是中书舍人赵士桢前管家毛尚文的字迹，很是惊异，特意去问傅春。傅春解释说他是当晚留宿在赵府，无意间在毛尚文枕头下摸到，一时好奇，偷偷拿回来的。

这件事，鱼宝宝也没有放在心上，只有一次随口讲给了王名世听。王名世机警过人，一听便起了疑心——傅春无意功名利禄，连乡试的大好机会都断然放弃，又怎么会如此在意一本兵书呢？况且赵士桢不仅精研火器，对兵法也极有心得，既是在奸细毛尚文房中发现，很可能是毛氏暗中抄录的赵氏兵法，是重要证据，傅春怎么可能隐瞒不报呢？再联

想到当初女真强盗到赵士桢府上抢夺火器图时，傅春也在现场，是不是真的“凑巧”呢？

王名世道：“不过当时我的疑心也只是一闪而过，只想你留下兵书或许另有目的，绝想不到你会是蒙古人。直到今日，我在大堂上看见了那柄蒙古小刀，我才能将之前的种种蛛丝马迹联系起来。当初我告诉你薛幻和阿元逃脱后，你问他二人是不是女真人一伙。以你的聪明才智，不可能想不到薛幻和阿元是蒙古人派来的奸细。你那么问，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你只是想有意引人往那方面想——所有关于火器图的阴谋都只是女真人所为。正好后来我遇到了冉驸马，他听说薛幻是奸细后，颇觉遗憾，特意说了当日你在皇宫中托他还薛幻钱的事。我想你就是那个通风报信者。再往前推，办理冯尚书中毒案时，你几次去过万玉山房，有一次为了验毒还翻找过卷轴，那个时候赵中舍的火器图还留在书架上。所以我猜应该是你告诉薛幻，万玉山房有火器图。赵中舍府邸当日遇劫，你表面是去浙江会馆会客，其实你是从阿元那里得知消息，特意赶去赵府的。只是想不到女真人棋高一招，早派了毛尚文在赵府做内奸，及时赶来，用武力抢走了火器图。对不对？”

傅春不置可否，问道：“还有呢？”王名世道：“还有你放弃乡试机会，这更是平常人难以想象之事。你当时称老家有急事，其实那一阵子，正好有一队鞑靼使者进贡。你当日一眼认出万玉山房的女子画像画的是鞑靼首领三娘子，是因为你真的见过三娘子，根据冯尚书诗意推测不过是你的借口。你是素囊台吉的人，对不对？”

素囊台吉即是鞑靼首领三娘子的孙子。三娘子第三任丈夫扯力克病死后，按照惯例，应当由扯力克之孙卜石兔台吉继承首领之位，但三娘子之孙素囊台吉也窥觊王位，一心想从祖母手中得到王篆。因为俺答汗生前与明朝廷达成的“世代相传为王，以长部落归心”的约定，三娘子不徇私情，毅然将顺义王印移交给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卜石兔。为此，素囊台吉多次咒骂三娘子，憎恨她不将王篆授予他。

傅春道：“我的确是蒙古人，也见过三娘子数面，但我却不是素囊台吉的手下。”他叹了口气，道：“我本是蒙古王子身份，自小被送来京师，冒充商人之子长大，目的就是要学习你们明人先进之处。”

王名世闻言很是诧异，道：“你是蒙古王子？”傅春举起左手，指着中指上的金指环，傲然道：“我本来姓帖木儿，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不是蒙古王子是什么？”

王名世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你是黄金家族成员，难怪连祖辈在大明为官的薛幻也肯听你号令。”傅春道：“不错，正是如此。薛幻可以不理睬三娘子，但却不能不遵从金指环之命，只因为他是蒙古人。”

黄金家族是指纯洁出身的蒙古人。根据记载，蒙古族有一名女性始祖阿兰豁阿，她与她丈夫生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她丈夫死后，她又生出了三个儿子。她的两个大儿子和其他亲属对这件事很有疑问。阿兰豁阿解释说：后来的三个儿子是她与一个神人的后代，是上天的儿子。从此之后，这三个儿子的后人就被称为纯洁出身的蒙古人。蒙古各部的可汗都出自阿兰豁阿后来所生三个儿子的家族，所以便被称为“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按照蒙古传统观念，只有黄金家族出身的人，才有继承汗位的权利。非黄金家族出身的人，绝对不可染指汗权。后来，非黄金家族出身的瓦剌部脱懽与脱懽之子也先，曾以武力统治过蒙古，也先还以“大元田盛可汗”自居，但都不能真正令蒙古各部落心服，也先自己也被暗杀。

但自从元朝势力退出中原，蒙古各部落开始分裂，黄金家族的地位也日益衰落，虽然威望犹存，却再无实权。傅春生父图托是个志向远大的人，他认为蒙古始终被中原汉人压制，是因为各部落不能团结所致，他一度有意统一蒙古，再现昔日成吉思汗的荣光，还为此拜访过蒙古最有实权的人物三娘子。但三娘子力主和平，并无窥测中原的野心。图托既无兵马，又无子民，便只能另想他法——将爱子阿春送到大明京师，冒充傅姓商人之子，学习中原文化精华。因而傅春虽为蒙古王子，却是在北京长大。

傅春长大成人之时，大明正先后为倭寇和辽东边患所苦，不再视蒙古为心腹大患，但凶悍倭寇和辽东铁骑的战斗力的不亚于昔日蒙古骑兵纵横天下之时，明军最终取胜完全是靠先进的火器。傅春遂意图染指中书舍人赵士桢穷尽心力研制的火器，最初他跟踪赵士桢一行到国子监，看到赵士桢与沈德符交谈，这才有意接近沈德符。至于反而与沈德符、鱼

宝宝等人结为好友，卷入各种案子，则是始料不及了。

除了薛幻外，傅春还有一个有力的帮手——毛尚文。最早毛尚文从明军军营中逃脱，并没有投奔女真人，而是投了鞑靼，想借助蒙古人的势力向大明复仇。只是鞑靼首领三娘子一意与明朝交好，他在鞑靼丝毫不能有所作为，但却由此被图托盯上，收为心腹，并派他到北京协助傅春。傅春便派毛尚文设法混入赵士桢府上做了管家，哪知道赵士桢为人十分警觉，几乎对所有人都特别提防，毛尚文在赵府中时日不短，竟始终无法窥见火器图全貌，只暗中将赵氏的兵法心得抄录了一份，交给傅春，此即后来被齐景云发现的手抄小册子。

就在几个月前，傅春接到薛幻密报，说见到毛尚文暗中与女真人见面，怀疑他别有企图。傅春遂命薛幻设法将手下阿元安排到传教士利玛窦府上，从隔壁监视毛尚文。

那一日，赵士桢出城送前辽东巡抚李植离京，难得将火器图留在府中。毛尚文暗中通风报信，却是先告诉了女真人，后告诉了蒙古人。不料隔壁阿元窥见，抢先通知了傅春，傅春遂先赶来赵府。毛尚文倒也没有吃惊，傅春也不着急揭破他同时在为女真人和蒙古当间谍的真相。当时工匠赵士元正在房中研磨火药，火器图放在书房中，毛尚文径直取了出来，交到傅春手中。

二人正在阶前交接时，赵士元从房中赶出来，手中端着一柄火器，指着二人，喝令傅春将火器图交回来。凑巧此时装扮成强盗的女真人持刀闯了进来，赵士元一惊之下发出一铙，打死了一名女真人，却被毛尚文上前用短刀杀死。女真人随即上前围攻傅春，要夺取他手中的火器图。傅春自然不肯轻易放手，于是双方狠斗了起来。毛尚文虽然同时在女真人和蒙古两方周旋，却也不愿意见到傅春横尸眼前，喝止女真人不成，不得不上前帮助傅春对敌。

争斗最激烈的时候，鱼宝宝及隔壁的利玛窦、徐光启等人听到动静赶了进来。傅春见再不放手，官兵很快就会赶到，女真人一旦被擒，自己的身份也会随之暴露，便干脆假意不敌受伤。女真人抢到了火器图，果然就此离去。

本来按照傅春的计划，是想办法将赵士元被杀一案掩饰过去后，再设计从那些女真人手中夺取火器图，哪知道女真人躲进李成梁府邸后即被灭口，火器图也被人主动归还给沈德符。事出突然，傅春当时受了重伤，一时不及谋划更多，错过了机会，最终只是徒劳无功。但因为赵士元和抢夺火器图的女真人先后被杀，他的身份也没有意外暴露。至于毛尚文的逃走，并不是由于他得知王名世从赵士元伤口上起了疑心，而是他预料到蒙古人不会轻易放过他。

至于薛素素被杀，则是因为她当晚去找驸马冉兴让时，意外撞见了傅春与薛幻在一起。薛素素时常跟齐景云去浙江会馆看戏，跟薛幻也算熟识，以为傅春只是顾念旧情，并没有立即怀疑到其他，只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小傅，原来你一直跟蒙古奸细有来往”，便欲进去冉驸马府邸。薛幻却担心傅春的身份暴露，追上去从背后一刀杀了她。傅春阻止不及，只得让薛幻设法善后。等傅春赶回藤花别馆后，薛幻正要设法避开更夫和巡逻的兵马司士卒运走薛素素尸首时，意外见到了王名世，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嫁祸的好法子——他不知道傅春在长期的相处中已经与王名世等人产生情谊，如果预先知道，断然要阻止他这么做——当即任凭薛素素的尸体留在原地，自己抄小道赶去王名世家中。正打算将凶器投到墙角时，又听到王家仆人抱怨井水结冰，遂干脆溜进院子，将匕首投入井中。

这一切过程只有薛幻一人最清楚。次日，他派手下赶去藤花别馆，告知井中匕首一事，意在让傅春设法发现凶器。傅春听了立即知道事情要糟，因为那凶器和齐景云身上的刻刀原是一对，王名世非但见过，还在薛幻身份暴露后特意问过傅春，他是唯一能将两柄凶器联系在一起的人，以王名世的精明，很快会怀疑到他头上。但当蒙古人奉命赶到王家转移凶器时，时候已经晚了，锦衣卫的人已经在那里。傅春便指令薛幻立即离开京师，预备设法暴露薛幻，来减轻自己的嫌疑。

然而出乎傅春意料的是，王名世竟然当堂招供杀了薛素素，一时猜不透王氏到底心意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名世绝不是凶手，他之所以招供，多半是已经猜到事情与傅春有关，他不愿意就此说出来。随即傅春见沈德符和鱼宝宝为到底谁是真凶争吵，几乎要反目成仇，愈发内疚于心。他思前想后，不愿意真相就此沉沦，虽然并不是他本人亲

手杀了薛素素，但素素终究还是因为他而死，好男儿该敢作敢为，于是决意到东厂见到王名世后即说出真相。但王名世已经猜到他是蒙古人的身份，还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傅春说出真相，这才问道：“既然你已经猜到我是蒙古人，为什么还要自承罪名、不立即供出我来？”

王名世沉默片刻，道：“之前我们一起调查的那些事情，其实都十分危险，你是完全不相干的人，不需要管这些事，但你从不畏惧。没有你，我们不可能知道真相。你该明白的——我没有当堂举报你，就跟你肯来这里坦白真相，好救出我一样。”

他们相交不过几月，但一度同生死、共进退，结下深厚的情谊。虽然从来不曾有相逢意气为君饮的纵意狂欢，却早已经惺惺相惜，情若兄弟。

转过头去，鱼宝宝正站在狱门口，表情严峻，双眼闪耀着刻毒可怕的光芒，死死瞪视着傅春。她那因吃惊而扭曲得变形的脸庞上，流露出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痛苦。显然，她已经听到了真相。

过往的流年夹杂着些许的谎言和欺骗，于是收获了整季的荒芜。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

傅春对这结局早有所准备，却还是抵不过心头汹涌的悲辛，有一种浸染式的哀伤。

平生豪气，如今风景，可谓一地悲凉。

外面大雪霏霏。

雪花疏疏密密，漠漠纷纷，如杨絮般在空中飞舞，舞得累了，便轻轻地、静静地落了下来。白色渐渐多了起来，不见了青山，不见了峰峦。天公仍是任性地不断地扯棉搓絮，在它写意的素笔下，万里山河也仅仅是浅浅轮廓。

白雪冰心皎洁、饱满、厚实、绵密，又是那样地古拙、苍凉、沉郁，自古就被文人雅士们赋予各种意象——它不似青鸟，有飞翔的翅膀，却同样可以追逐远方的寥廓；它不似流水，有婉转的意象，却同样可以抵达生命的彼岸；它能够将平淡岁月镶嵌成不平凡的风景，却注定不能天长地久。

终于，天地变得白茫茫一片，清凉世界，人境两夺。却是白的沧桑而无力，白的哀伤而忧郁，白的欲言而无语，白的哭泣而无泪。

莽莽苍穹，雪洗尘静。所有的悲欢岁月都将随着雪花飘散消融而去。

万事空中雪，只有丹心难灭。

尾声

正当明朝『国本之争』愈争愈烈时，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莽莽雪原上建立起了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军队，在辽东总兵李成梁死后不久，便正式发布『七大恨』告天，将进攻的矛头正式指向明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以清代明的序幕。

傅

春案一度轰动京城，但他是蒙古黄金家族王子，身份尊贵，并未被处死，而是流配西南边疆为奴。齐景云请求同行，却没有被批准，从此蓬首垢面，闭门只读佛书。傅春离开京师后不久，即郁郁病死。

锦衣卫千户王名世被罢官免职，与姑苏才女鱼宝宝一道离开北京，自此不知所终。

沈德符当年参与顺天府乡试未能中举，以后科科如此。直到慈圣皇太后李彩凤死后，才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考中举人。次年应礼部会试落第，从此南返回乡，潜心著书，编成《万历野获编》。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山川风物、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于尤详明朝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翔实，在明代笔记中堪称上乘之作。

妖书一案，直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方才真相大白。中书舍人赵士桢于当年精神错乱，狂病大发，据称他曾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病逝前承认当年妖书是他所做。

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已远逾宫廷、遍及朝野，险恶的宫廷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平息，到了万历四十三年，便发生了更加匪夷所思的“挺击案”。

朱常洛虽然暂时坐稳了太子宝座，并没有就此安定下来，宫内、宫外的斗争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地位，甚至生命。朱常洛生母王恭妃病后，朱常洛常常遭到心怀叵测者的暗中诅咒。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六月初二，锦衣卫百户王曰乾告发孔学等人受郑贵妃指使，纠集妖人，摆设香纸桌案及黑瓷射魂瓶，由妖人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剪皇太后、皇上、皇太子三个纸人，用新铁钉四十九枚，钉在纸人眼上，七天后焚化。

内阁首辅叶向高得知此事后，见案情重大，故意压了下来。万历皇帝得知后非常愤怒，责怪叶向高为何不报告。叶向高老谋深算，早已经准备了一封奏疏，建议说：“为皇太子考虑，皇上应该冷静处理此事。如果大张旗鼓，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反而使事态恶化，那么其祸将不可言。”

万历皇帝鉴于“妖书案”的前车之鉴，接受了叶向高的建议，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二天，叶向高指示三法司严刑拷打王曰乾，务必将其打死，因为他告发涉及重大，又真假难辨，只有灭口不加追查，才能化有为无。

虽然此案被精明的叶向高压了下来，但多少可以反映出宫廷内外围绕皇太子的争斗从未平息。“挺击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黄昏，突然有一位莽汉手执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见人就打，打伤守门的太监。一直往里闯，眼看就要进太子房间，幸好被其他人制服，并未危及太子。一个普通汉子如何能闯进戒备森严的皇宫，又如何能轻易找到太子居住的宫殿？万历皇帝对此案十分重视，命司法部门严加审讯。

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奉旨审理此案。一开始，这个汉子说自己叫张差，被人烧毁供差柴草，气愤之余，从蓟州来到京城，要向朝廷申冤，便在五月初四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闯慈庆宫云云。胡士相、岳骏声二人便打算按照“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将张差以“疯癫闯宫”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是明显的大事化小的处理方式，不少正直的官员均怀疑郑贵妃其实是幕后指使人，对胡、岳二人审理的结果抱怀疑态度。

五月十一日，轮到刑部主事王志案提牢，他趁机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并以“不招当饿死”相威胁。张差开始说：“不敢说。”王志案便让随从退出，张差这才招供，说是被他的舅舅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领来一个不知名的老太监带到慈庆宫，给他一根枣木棍，让他见一个打杀一个。王志案立即将张差是受宫中太监指使报告皇帝，万历皇帝心知肚明，只要一追查，势必牵扯到他心爱的郑贵妃头上，于是对王志案的上奏不予理睬。

但王志案审出的情况却已经传了出去，关注“挺击案”和太子的朝臣纷纷不平。户部官员陆大受公然提出“挺击案”审理中的疑点：张差已招供有太监策应，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公布于众？那个作为联络点的大宅院，为什么不指明坐落何处？不仅如此，陆大受还含沙射影地暗示指使之人就是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郑国泰按捺不住，立即跳了出来，写了一个揭帖，极力为自己洗刷。结果他辩词中的破绽被机敏的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抓住不放，一一辩驳，让众人更加怀疑郑国泰与此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右侍郎张问达与有关衙门官员会审张差。张差招供：太监庞保与刘成商量，叫李守才、马三道对张差说：“打上官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太监称皇太子为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庞保、刘成正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人们不能不怀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人。

郑贵妃当然也难辞其咎，她见舆论强大，惶惶不可终日，哭诉于万历皇帝。万历皇帝见事涉郑贵妃，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便要郑贵妃去向皇太子朱常洛表明心迹。

起初，皇太子朱常洛也认为“必有主使”。然而，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朱常洛为人忠厚，也不想把事情搞大，便恳请父皇迅速了结此案。于是，五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在宝宁门召见群臣，明确宣布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这也是“难识君王真面目，三十余载匿深宫”的万历皇帝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群臣。

本来，太监庞保、刘成二人也要一并处死，但万历皇帝回宫后，突然变卦，把内阁草拟的谕旨加以修改，要三法司只处决张差一人，庞保、刘成申明以后再拟罪。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凌迟处死。但随后庞、刘二人也被秘密处死，对外宣称二人是被严刑拷打致死，这显然是有预谋的杀人灭口。

正如翰林编修孙承宗对此案的总结：“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也。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

可深问也。”挺击案由此草草收场。

“挺击案”可以说是从“国本之争”演变而来，也是郑贵妃为了能使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所做的孤注一掷的最后进攻。大概是见到“国本之争”中大臣的势力占了上风，郑贵妃心中非常着急，于是派自己的心腹太监雇人，行刺太子，演出了这场著名的挺击案。

由于当事人均被灭口，关于此案的说法还很多，因此被列为明宫三大疑案之一，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太子朱常洛的地位是多么危险。

正当明朝“国本之争”愈演愈烈时，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莽莽雪原上建立起了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军队，在辽东总兵李成梁死后不久，便正式发布“七大恨”告天，将进攻的矛头正式指向明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以清代明的序幕。在边关危难、大兵压境之际，万历皇帝无力顾及，只管在沉沦中苟且偷生。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在内外交困中死去，终年五十八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

国本之议起时，朱常洛才五岁，却遭遇了许多风风雨雨。监护他的并不是生母王恭妃，而是凶狠泼辣的李选侍，她和郑皇贵妃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使他母子受到不少折磨和凌辱。等到他二十岁时被册立为太子时，他仍没有出阁讲学，更不敢预闻国事，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而今，对这位太子来说，心想事成简直是世上最可怕的噩梦，即使历尽千辛万苦，成了君临天下的帝王，但仍然摆脱不掉郑贵妃的阴影。万历皇帝死前留下一道圣旨，要求进封郑贵妃为皇后，这就意味着，她将成为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大臣们自然都反对，内阁首辅方从哲便将进封郑贵妃为皇后的圣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

形势开始对郑贵妃不利，她便改变策略，一反过去之常态，千方百计地奉迎讨好新皇帝，除了赠送大量珍珠异宝以外，又特意选送了八名美女。朱常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由于长期忧郁

苦闷，清闲无聊，只得把全部精力寄托在酒色上，未即位的时候身体就已经相当虚弱，当上皇帝后，依然花天酒地，纵欲享乐。他的正妃郭氏病死后，还有四个选侍，除这些女子外，还有无数美女陪伴在朱常洛身边。朱常洛只知享受美色，身体却越来越糟。

这年八月的晚上，也就是朱常洛当皇帝一个月后，他忽然肚子疼拉稀，而且头痛。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吃几服补药，静心调养一段时间应该可以复原。但是掌管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向皇帝进了一剂泻药后，朱常洛当天晚上腹泻三四十次，身体一下就垮了下来，再也起不了床了，而且病情日趋恶化。崔文昇原为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当时纷纷传言说崔文昇为郑贵妃所指使，一时间群情惊骇。

给事中杨涟上疏，弹劾崔文昇“用药无状”，主张将其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杨涟此疏言辞犀利，大家都担心皇帝看后会很不高兴。八月二十二日，疏上三日后，宫中传出话来：皇上要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以往惯例，宣锦衣卫官校入侍，一般都要令其执行“廷杖”。群臣认为皇帝一定是针对杨涟的上疏，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多半要遭廷杖。内阁首辅方从哲劝杨涟赶紧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大义凛然地说：“死即死耳，涟何罪？”

群臣入朝时，心中均忐忑不安。皇帝面有病容，先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将目光投向杨涟，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群臣正为杨涟捏把汗时，忽听皇帝叹了一口气，指着杨涟对大家说：“此真忠君。”随即下旨驱逐崔文昇，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群臣喜出望外，长舒了一口气，随即把话题转向皇帝的病情，劝皇帝“慎医药”。朱常洛回答说：“已经有十余日不进药了。”意思是说他本人对进药是非常慎重的，让大臣放心。

这次会议表面风平浪静，但在场大臣均能感觉到正有暗流蠢蠢欲动。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昇的先例，认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命李可灼离去。但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九日一早，再次进宫向太监送药。事关重大，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被内阁官员阻

止，但太监还是将进药的消息传给了皇帝。

就在这一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皇长子朱由校也在场，朱常洛言语中已经有临危托孤的意思，向大臣们说：“朕难了，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与朕辅助皇长子要紧，辅助他为尧舜之君，卿等都用心。”

群臣不知道的是，朱常洛的宠妃李选侍正躲在门幔后偷听。她早先多次催促朱常洛封自己为皇后，朱常洛被纠缠不过，答应今天与几位大臣商量后再行册封。李选侍听了半天，始终等不到朱常洛提到封后的话题，便急不可待地叫过一个小太监，让他去告诉皇长子朱由校，赶紧为她请封皇后。小太监走出来后，对朱由校耳语一番，朱由校摇头，没有答应。门幔后的李选侍勃然大怒，竟然不顾礼仪，从幕幔后伸出手来，将站在朱常洛旁边的朱由校拉了进去。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何为。

过了一会儿，朱由校又被推了出来。他当即便跪在地上，愤然对父皇说：“皇爹爹，要封皇后。”众人立即意识到这是在传达李选侍的意思，李选侍如此胆大妄为，僭制违礼，不仅使在场的大臣相顾骇然，连朱常洛也为之“色变”。尚书孙如游机警聪明，当即说道：“皇上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我等立即起草册封仪注（册封仪式的日程表）。”朱常洛无意封李选侍为皇后，立即应道：“起草仪注来！”如此一来，李选侍便只能册封为贵妃，而当不成皇后。

这时候，朱常洛突然提到鸿胪寺官员进药一事，并立即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进献一颗红丸，朱常洛服用后，精神倍增，红光满面，病情大见好转。他十分高兴，不仅大大称赞了李可灼的忠心，而且让他再献一颗。当朱光洛吃完第二颗红丸以后，却昏昏睡去，于九月初一清晨驾崩。这个一生受尽苦难的短命皇帝，当上皇帝不到一个月，就离奇地一命呜呼了。

由于朱常洛服用红丸毙命，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李可灼为什么要进红丸？很多人都怀疑李可灼是受郑贵妃所指使，故意毒死朱常洛。由此引发争议，一场震动朝野的“红丸案”随之而起。

御史王安舜首先上疏，请重治李可灼。继之，御史郑宗周、郭如

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惠世扬、太常卿曹珌、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人先后上疏请究治崔文昇、李可灼奸党。但朝中意见不一，最后只将崔文昇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充军了事。此案最后不了了之，成为了明宫又一大疑案。

光宗朱常洛生前命运坎坷，死后陵寝也是采用当年明景帝朱祁钰的废陵。英宗复辟后不久，景帝死去，英宗下令以亲王之礼安葬，景帝当国时为自己所修的帝陵也随之被废弃。而光宗因为死得突然，在位才一个月，还来不及为自己修帝陵，因而只好将就起用景帝的废陵。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昆仑堂集》咏明代诗史说：“无端香气绕蓬莱，不是金茎承露杯。谁使文成归海岛，却容柳泌入天台？金丹坐致千秋恨，玉殿旋移万国哀。尝药慢将功罪定，君王已去灵集台。红丸聚讼亦悠悠，疑谤平分未可淆。豫向昭阳防祸水，谁将脊恤进神膏？心惊午夜归龙驭，恨逐轻烟入凤巢。若使宰臣真爱主，罪入何止窜青芳。”

崔文昇虽然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充军，但其后大宦官魏忠贤翻“红丸案”，李可灼免戍，崔文昇被任命为漕运总督。直到魏忠贤失势时，崔文昇才再次被捕下狱。

明光宗朱常洛之死，引出了一桩“红丸”疑案，而他死后，还引出一案，这就是“移宫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初一，朱常洛驾崩，年已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当立为新君。当时朱常洛的宠妃李选侍仍居住在乾清宫。李选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贵妃力图为李选侍请封皇后，李选侍则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朱常洛驾崩，册封企图落空。李选侍野心不死，又策划新的计谋，与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挟持太子朱由校。朱由校自生母王才人死后，一直由李选侍抚养。李选侍准备将朱由校藏起来，“挟皇长子自重”。吏部尚书周嘉谟也以皇长子既无嫡母、又无生母为理由，主张由李选侍抚孤。

李选侍阴狠狡诈，朱常洛在位时，她便恃宠骄横，独霸后宫，她曾当着群臣的面逼迫太子朱由校为她请封皇后，如此野心勃勃的女人，如

果挟持了太子，必然会干预朝政扰乱国体，这自然是一批正直的大臣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决意铤而走险，力挽狂澜。

九月初一上午，杨涟、左光斗促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朝臣一齐赶到乾清宫。刚至乾清门，便有太监持枪挺拦路，不许入内。杨涟大骂道：“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说完便挥手强行拨开枪挺，群臣一拥而入。

群臣哭灵完毕后，发现太子朱由校并没有在光宗灵柩前守灵，均感到吃惊，料到有事情发生。追问左右的宦官，宦官均支支吾吾，不敢回答。光宗心腹太监王安有心指引，便故意用眼睛示意西暖阁，杨涟会意，转身对大家耳语了几句，大家便一齐向西暖阁跪下，一齐请求面见储君。

李选侍挟持太子朱由校躲在西暖阁，她一个妇人，哪里见过如此阵势，当即吓得六神无主。太监王安随即入内，假意劝说，称皇长子面见众臣后即可送回，说完便拉着朱由校出阁。等在外面的群臣一见太子出来，连忙把太子拥入早已准备好的辇车，退出乾清宫。李选侍这才回过神来，慌忙吩咐左右的宦官快去挡驾。宦官们追来拖住轿子，大声叫嚷：“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杨涟大怒，大声斥骂道：“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众宦官被骂得哑口无言，这才悻悻退去。

杨涟等人将朱由校抬到文华殿，当即举行了“正东宫位”的典礼，并且议定于本月六日在乾清宫即帝位。

李选侍见太子被强行拥走，十分恼怒，无奈大局已定。她决定赖在乾清宫不出，以此要挟朱由校封她为皇太后。消息传出，举朝皆愤愤不平，奏请李选侍移宫的章奏接连不断。李选侍遣宦官召太子入乾清宫议事，被杨涟阻挡。他正色道：“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皇帝，选侍安得召？”怒目将前来传话的宦官逼退。

九月初五，眼见太子登基大典将近，而李选侍仍赖在乾清宫不出。杨涟心急如焚，又联络诸大臣聚集慈庆宫，要大学士方从哲带头请太子下诏驱李选侍移宫。方从哲却不以为然地说：“迟亦无害。”杨涟辩争

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的旧人，逼之太急是否有失体统。杨涟立即斥之道：“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并且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其他大臣亦纷纷赞言助之，御史左光斗更是积极相助，辞色俱厉，惊动了殿中的太子。太子遣人斥群臣退去，杨涟仍不肯服从，继续抗辩道：“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在杨涟等的坚持下，朱由校只好下旨遣李选侍即日移宫。李选侍接旨，知败局已定，只好抱着亲生的八公主，哭哭啼啼地迁出乾清宫，移居哱鸾宫。

次日，朱由校正式登基，是为明熹宗，又称天启皇帝。

蹊跷的是，李选侍移宫数日后，哱鸾宫离奇失火。经过奋力抢救，李选侍母女才得平安无事。有支持李选侍的大臣趁机散布谣言，说火灾是因为朱由校有悖孝悌之道，并导致选侍投缳，其女投井，还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难经莫诉”。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言，说：“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

至此，“移宫案”才宣告结束。此案与“梃击案”“红丸案”并称明宫三大疑案，其本质其实是万历年间“国本之争”的延续。恩怨尽时，亦是封疆危日。

新帝虽立，却并无普天同庆的喜悦气氛，人人心头被不祥的气氛笼罩，一向威严肃穆的紫禁城也是一派凄清冷寂景象。

京城里开始有神秘的传闻：据说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不但能听见鬼魂凄厉的哀号声，还能看到阴森森的影子在墙头飘荡。

明代职官简介

明朝立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中书省，直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处理全国政务。

但事无巨细，全部由皇帝一人处理又存在极大困难。朱元璋生前，按照《周礼》的官制分设春、夏、秋、冬四位辅官帮他理政。后来又依宋朝的殿阁学士制，设立武英殿、华盖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五位殿阁大学士。大学士的办公地点一般位于皇宫东角门内，外人不得轻易进出，故又称“东阁”或“内阁”。内阁学士作为皇帝的辅臣，可以备左右、充顾问、庶理政务。

朱元璋之后的几代皇帝对内阁建设十分重视，到明朝中后期，内阁负有票拟诏令、封驳御诰、举荐官员、决定政务的重大权力，朝臣入阁已相当于拜相。

在设立内阁的初期，各大学士的地位是平等的，但随着内阁制度的逐步健全，各大学士个人能力的差别以及皇帝个人的偏爱，作为辅臣的大学士也有权力和地位的区别，能力最强或皇帝偏爱的大学士在内阁处主导地位，称首辅或元辅，其余称次辅、三辅、四辅、五辅等。

为监督皇帝本人和各级官吏履行职责，明朝沿袭前代的监察制度，设御史台，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都察院负责对皇帝本人不当行为进行规谏，对百官臣僚进行纠举，对全国财政进行审计，对边防四境进行巡视，对京城驻军进行监察。对于声震朝廷的重大案件，在皇帝授意下，都察院还要会同刑部、大理寺进行“三堂会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被称为“三法司”，实行的是“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的制度。

为弥补都察院在行政监察方面的缺失，作为中央执行机关的六部还专门设有进行内部监督的六科给事中（又称言官）。到了明朝中后期，一些给事中按照春秋大义和儒家伦理，经常越职规谏皇帝的私生活以及其他缺失。

明王朝的中央决策、最高行政与监督体制与机构非常完备和细密，有利于保持政体稳定。而负有治政顶级职权的皇帝，要驾驭好这套体制与机构，需要有极强的治政能力和旺盛的精力。

明代官制，三公为正一品，三孤为从一品，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六部尚书为正二品，六部侍郎为正三品。

明朝舍人分为中书科舍人、直文华殿东房中书舍人、直武英殿西房中书舍人、内阁诰敕房中书舍人、内阁制敕房中书舍人五种，均为从七品。其中，中书科本不称科，因与六科均在午门之外，官署相连，时人习惯称之为科。署中设二十人，不分长贰，以年长者一人掌印，称“印君”。中书科舍人掌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等事。文华殿舍人，掌奉旨书写书籍。武英殿舍人，掌奉旨篆写册宝，图书，册页。内阁诰敕房舍人，掌书办文官诰敕，翻译敕书，并外国文书、揭帖，兵部纪功、勘合底簿。内阁制敕房舍人，掌书办制敕、诏书、诰命、册表、宝文、玉牒、讲章、碑额、题奏、揭帖等机密文书，以及各王府敕符底簿。

小说中所提及的戎政尚书也是明代职官名称。永乐初年，由尚书或侍郎、右都御史为协理京营戎政，掌京营操练之事。嘉靖二十年（1541年），始命尚书刘天和罢其部务，另给关防，名为戎政尚书，专理戎政，统辖五军、神枢和神机三大营。

明中央官署位于皇城外，府部对列，文东武西，戒备森严。

明代广场东侧有礼部（掌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筵、贡举等事务）、吏部（掌管全国官吏选授、勋封等事务）、户部（掌管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兵部（掌管选用武官及兵籍、军械、军令等事务）、工部（管理全国工程事务）、宗人府（管理皇室宗族的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事务）、鸿胪寺（掌管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等事务）、钦天监（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等事务）、太医院（为皇家治病的医院）等。衙署建筑均坐东朝西。

广场西侧有左、中、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全国最高统军机构）、太常寺（掌管祭祀礼乐等事务）、通政使司（受理内外章疏、收臣民密封申诉之间的机构）及锦衣卫（掌管侍卫、缉捕、刑狱等事务）。衙署建筑均坐西朝东。

京城官场交际中，称谓大体称官衔，多为古名或别名，以示雅观。“老”和“先生”均为尊称，“老先生”为最尊称呼。以下为《明宫奇案》小说中涉及的称谓对照。

内阁首辅：端公。

内阁大学士：阁老。

六部堂官别称：吏部叫“冢宰”；户部叫“司徒”；礼部叫“宗伯”；兵部叫“司马”；刑部叫“司寇”；工部叫“司空”。尚书、侍郎各冠以“大”“少”区别。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大中丞。

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的主管长官）：大司成。祭酒原意为古代宴会时被推举出酌酒祭神的长者，后世演变为学官名。

给事中：给舍。

中书舍人：中舍。

翰林院学士：北门。

锦衣卫指挥使：称大金吾或掌印。

顺天府尹：大京兆。

总兵：雅称为“大帅”“大将军”。民间百姓俗称“总爷”。

巡抚：大中丞。民间百姓俗称“都爷”。

明朝年号表

年号	庙号	姓名	即位时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洪武	太祖	朱元璋	洪武元年正月（1368.1）	41	31	71	朱世珍子
建文		朱允炆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1398.6）	22	4	待考	朱元璋孙
永乐	成祖	朱 棣	建文四年六月（1402.7）	43	22	65	朱元璋第四子
洪熙	仁宗	朱高炽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1424.9）	47	1	48	朱棣长子
宣德	宣宗	朱瞻基	洪熙元年六月（1425.6）	28	10	38	朱高炽长子
正统	英宗	朱祁镇	宣德十年正月（1435.2）	9	14	38	朱瞻基长子
景泰	代宗	朱祁钰	正统十四年九月（1450.9）	22	8	30	朱瞻基次子
天顺	英宗	朱祁镇	景泰八年正月复辟（1457.2）	31	8	38	朱瞻基长子
成化	宪宗	朱见深	天顺八年正月（1464.2）	18	23	41	朱祁镇长子
弘治	孝宗	朱祐樞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1487.2）	18	18	36	朱见深第三子
正德	武宗	朱厚照	弘治十八年五月（1505.6）	15	16	31	朱祐樞长子
嘉靖	世宗	朱厚熜	正德十六年四月（1521.5）	15	45	60	朱祐樞侄
隆庆	穆宗	朱载堉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2）	30	6	36	朱厚熜第三子
万历	神宗	朱翊钧	隆庆六年六月（1572.7）	10	48	58	朱载堉第三子
泰昌	光宗	朱常洛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1620.8）	39	1 月	39	朱翊钧长子
天启	熹宗	朱由校	泰昌元年九月（1620.10）	16	7	23	朱常洛长子
崇禎	思宗	朱由检	天启七年八月（1627.10）	18	17	35	朱常洛第五子

后记

——关于《明宫奇案》小说

争夺皇位继承权是历代王朝宫闱斗争永恒的主题，明代也不例外。万历朝围绕皇太子之位而发生的“国本之争”旷日持久，“妖书案”“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扑朔迷离，读明史至此，往往如坠云里雾中。《明宫奇案》旨在讲述这一系列奇案的前因后果。

《明宫奇案》是作者第一本描写事发地在北京的小说。小说的节奏比较舒缓，但它非常符合作者心目中的历史小说意象——化身为生活在明代的古人，在大街小巷中徜徉——逛逛胡同，喝喝茶汤，吃吃豆汁，听听昆曲，看看杂耍，京城风土人情尽入眼中。这正是作者最希望传达给读者的。在这一系列小说中，除了能通过故事本身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外，还沉淀有厚重的传统文化，历繁华，经岁月，方慢慢品出。

另一方面，《明宫奇案》中加重了人物的心理描写，以此来表现在宏大历史背景下，历史人物不可避免地有时局所挟制的命运。即使是万历皇帝，在滔滔的历史洪流中，一样难以左右自我的浮沉。这也是这一系列历史小说的共通之处，着重突出的是环境和局势，而不是单一的故事和人物。这就是作者一直强调的观点，在历史中，背景才是主角。

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采取全纪实叙事，细节均有据可循。所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虽稍有点染，亦非子虚乌有。书中的绝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紫禁城外，之所以还要特意取名为《明宫奇案》，是想强调皇宫并不像某些影视剧所描述的那样——可以随意进出，可以任意查案，哪怕贵为太后、皇帝，也一样有许多规章制度要遵守。

在历史上，北京及其周围地貌并没有大的改变，然而由于植被大面

积减少，气候及景观发生了极大变化，书中所提及的碧波荡漾的龙须沟、玉泉垂虹、西山晴雪等著名景色清代尚存，到今天却已经消失不见。环境日益恶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突出问题，这无疑是今人应该警示的。

《明宫奇案》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杨瑞雪女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肖启明社长、刘海涛先生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是他们一直在不计得失地支持我，我在写作道路上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们的鼓励。写作本身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给了我进步和成长的空间。特别感谢读者长久以来的支持，你们是作者努力前行的最大动力。

吴蔚

2012年5月30日

于北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吴蔚◎著

柳如是

柳色独秀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柳如是 柳色独秀

作者：吴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如是：柳色独秀 / 吴蔚著 .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7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553-2

I . ①柳...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8916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图书策划 刘海涛

责任编辑 石 松 董 理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聂 强 孟纪元

书 名 柳如是

作 者 吴 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 mz 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0.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本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978-7-5162-0553-2

定 价 32.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河東君訪野小
東初半堂景



柳如是像

内容简介

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的传奇女子，容貌美艳，气质出众，幼年即坠入风尘，经历坎坷。她生前有“绝代诗人，绝代佳人”的美名，倾倒众生，却最终带着“地老天荒未了情”的遗憾含恨自杀而死。其灿如烟火之传奇人生始自十五岁松江之行，并与玉杯“一捧雪”息息相连。稀世珍宝“一捧雪”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才引得朝廷密探、地方豪强、江湖大盗、归隐权贵竞相追逐？传世名著《金瓶梅》作者究竟是何方高人？绝代佳人柳如是最终又情归何处？

目录

CONTENTS

内容简介

引子

第一章 萍叶所依，皆在光霁

第二章 襤襤宴坐，赏音之怀

第三章 浮世浮云，千回复新

第四章 枯桑海水，羁怀遇之

第五章 柳色独秀，益不胜情

第六章 日望凄凉，徒兹绵丽

第七章 白日不落，红尘更深

第八章 濛濛绿水，伤心无际

第九章 相望盈盈，何繇披沥

第十章 良晤未几，离歌忽起

尾声

附录一 柳如是手迹

附录二 柳如是画作

附录三 陈继儒行书

附录四 陈继儒《云山幽趣图》

后记——浮生一梦，蝴蝶最迷离

返回总目录

虽知己而必别，纵暂别其必深。
冀白首而同归，愿心志之固贞。

——柳如是《别赋》

引子

公元一六四四年，在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中国发生了天崩地裂之剧变，神州动荡，江山易主，史称『甲申之变』。然而，一手灭亡明朝的李自成并不是最终的胜利者。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位大顺皇帝在武英殿匆匆举行登基仪式后仅一天，便被多尔衮与明旧臣吴三桂联手赶出了北京。



明

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大顺军逐渐逼近北京城，大明江山岌岌可危，面临没顶之灾。彷徨无计之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决意放弃关外^[1]，飞檄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封其为平西伯，并起用吴父吴襄提督京营。

吴三桂奉旨后即领军南下，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于三月十六日抵达山海关。然此时北京已为大顺军团团包围。

三月十七日，新称帝不久的闯王李自成亲自指挥大顺军攻城，炮声隆隆，箭矢如雨。三月十八日，大顺军将士架飞梯越墙而入，奋力攻城。明军斗志全无，或逃或降，几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傍晚时分，守城太监^[2]曹化淳眼见大势已去，主动献广宁门投降。大顺军由此进入北京南郊。

消息传入紫禁城时已是晚上，崇祯皇帝正独自一人在宫中喝闷酒，一派凄凉景象。听到死对头李自成已然破城入京后，他当即掷杯，长叹道：“苦我民尔！”

这位以猜忌著名的皇帝在大难临头时还念念不忘受苦的子民，看起来是个好皇帝。实际上，正是崇祯本人即位后不断增兵加饷，今日考成，明日搜括，刻意盘剥百姓，辽饷、剿饷、练饷等名目繁多的赋税都被直接加在人民头上，社会矛盾加剧，海内骚然，直接引发了全国各地农民起义。而皇宫内库中，存有白银三千七百万锭，黄金一千万锭，每锭皆有五百两，只需拿出一小半，便足以抵充数年之内的各种加饷。

皇帝好面子，尚要假惺惺地装腔作势，手下人则必须要为性命、前程考虑了。太监张殷大着胆子上前，劝说崇祯向李自成投降，被勃然大怒的皇帝当场一剑刺死。旁人噤若寒蝉，不敢再开口提半个字。然而崇祯自己也知道已是穷途末路的境遇，开始着手安排后事——命人分送三个儿子连夜出逃，送太子朱慈烺到周皇后生父周奎家，送定王朱慈炯和永王朱慈炤到田贵妃之父田弘遇家，好为大明朱氏皇族保存骨血。

随后，崇祯赶来坤宁宫，手中提着长剑，杀气腾腾。周皇后非但没有就寝，还穿戴得整整齐齐，仿佛正在等候皇帝丈夫的到来。最让人奇

怪的是，她所穿的朝服，袖口、衣角及周身开口的地方都已经用线密密缝住，她本人看起来就好像被装在一个华丽的衣袋中。

崇祯来不及多问周皇后为何是这身打扮，只是肃色道：“国破即在眼前。皇后身为国母，理当殉国。”

他就那么冷冷地看着对方，仿佛那根本不是他的结发妻子，甚至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而是一件随手可以丢弃的物事。

周皇后却是相当沉稳。她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语气平静地道：“妾身跟随陛下已有十八年。十八年中，陛下从未听过妾身一句忠言，所以才会有今日。”略带鄙夷地望了崇祯一眼，便取出早已准备的白绫，从容上吊而死。

崇祯怔了一怔。自成亲以来，他从来没有将这位性子耿直的皇后放在眼中——事实上，除了女儿长平公主，他没有真正在意过任何女人。当年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为了帮女儿对付崇祯宠爱的贵妃田秀英，特地花费重金从苏州买来了绝色美女陈圆圆^[3]，送入宫中。陈圆圆能歌善舞，色艺冠时，有“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之称。崇祯第一眼看到陈圆圆的时候，也诧异惊叹她倾国倾城的美貌。可惜皇帝正被各种军国大事搅得头昏脑胀，根本没有心思，况且贪恋美色，与他自负的“明君”形象不符，遂刻意将陈圆圆出为宫婢。而贵妃田秀英亦担心有朝一日花明雪艳的陈氏会惑君分宠，干脆釜底抽薪，设法将陈圆圆送出宫去，留在其父田弘遇家中。最终，陈圆圆被到田府做客的吴三桂看中，一见倾心，索为侍妾——如今周皇后临死前一番话的语气和那蔑视的一眼，却深深震撼了崇祯。他心中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是惊，是悔？是叹，还是惜？

可惜形势极为紧急，已不容崇祯多想。在坤宁宫待了片刻，等见到周皇后彻底断气后，他又来到寿宁宫找最宠爱的女儿长平公主。

长平公主才十六岁，已经出落得秀丽高贵。崇祯早已为她挑选了周世显为驸马，若不是李自成的大顺军逼近北京，公主早应该在几天前下嫁了。长平公主也没有歇息，大概今晚的北京城中，没有多少人能够安然入睡。公主年纪虽小，却也知道天下即将大变，见崇祯进来，上前拉

住父皇的衣袖，梨花带雨，不胜悲恸，愈发显得楚楚动人。

崇祯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叹息道：“你为何要生在帝王之家？”强行狠下心来，用左袖遮面，右手拔剑出鞘，向长平公主砍去。

公主“呀”地尖叫了一声，那一声中充满了惊恐。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最敬爱的父亲连夜赶来，就是要亲手杀她。人到危急关头，总会有本能的求生欲望。就在那么一刹那的惊惶之后，公主挥出了柔弱的手臂，去挡那当头斩下的锋利剑刃。

毕竟是亲生骨肉，又是最心爱的女儿，崇祯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彷徨和无奈，但仍然咬着牙砍了下去。剑虽没有砍中要害，却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公主顿时血流如注，当场晕厥地上。崇祯再也下不了手，掩面而出。

处理完两个身份、地位最重要的人，崇祯心中再无顾虑。他赶去昭仁殿砍死了另一个女儿昭仁公主，又砍死妃嫔数人。再派人带话给懿安皇后张嫣^[4]，称国破在即，请皇后自重。其实就是催促张嫣尽快自裁。

安顿好皇宫中的一切后，崇祯皇帝换上平民衣服，手执三眼枪，带着提督太监王承恩等数十名亲信骑马出东华门，摸黑来到成国公朱纯臣府邸，预备暂时在这里避难。李自成大军已经进城，下一件要办的头等大事就是攻打占领紫禁城，所以皇宫已经成了普天之下最不安全的地方。

但无论王承恩如何叫门，如何狐假虎威地摆出天子驾临的名头和威风，朱纯臣命人坚决不予开门。在旁人看来，崇祯已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甚至连落难的平民都不如——他不但是个烫手的山芋，还会将致命的危险带到他走到的任何地方。

直到这个时候，崇祯才明白自己已是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不由得长叹一声。

此时已是拂晓时分，大火四起，火光映天，喊杀声不断。崇祯无奈之下，只得重新返回紫禁城。他站在前殿，亲自鸣钟召集百官，等了好久，没有一个人到来。

崇祯这才万念俱灰，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又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危急关头，皇帝断然将灭国灾难归咎于朝中的大臣们，而他自己并没有责任。忠臣必赖明君，崇祯忘记了他本人是如何刻忌，对待大臣阴狠无情，稍有过错，即加之以刀斧。大臣在朝，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杨鹤^[5]道：“无一日不在多凶多惧之中。”且“愈病愈忧，愈忧愈病，朝露微躯，何能自保”。他仅仅因为主张对农民起义军进行招抚，便获罪下狱，凄凉地死在戍所。而尽忠报国的名将袁崇焕下场更惨，被当众凌迟处死。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大臣们不肯出死力，平时都是得过且过，自保为上。到了最后时刻，崇祯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打开城门投降，最亲信的大臣朱纯臣闭门不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是昏君亡国也好，是奸臣误国也好，局势发展到目下的局面，一切强辩不过是逞口舌之快而已。崇祯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已经逃不出去了，无可奈何地在提督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内苑景山寿皇亭，自缢于一棵歪脖树下，时年三十五岁。王承恩也跟着上吊自杀，总算没有让皇帝孤独上路。

与崇祯叹息“苦我民尔”截然不同的是，北京民众热烈地欢迎大顺军进城，许多街道大门前书写着“大顺永昌皇帝万岁”的字样。而崇祯抢在皇宫陷落前派人送走的三个儿子，亦分别被他所倚重的外戚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断然拒之门外，最终落入了李自成之手。崇祯倘若亲眼看见这一幕，恐怕死也不会瞑目吧。

三月二十一日，崇祯尸首及遗诏被李自成亲信大将李岩^[6]发现——其人披发掩面，身穿蓝衣，左足赤露，右着朱靴。衣前书写一段文字：“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李岩原名李信，是河南开封府杞县世家大族之子，天启丁卯年（1627年）中举。后因与江湖绳伎红娘子有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感

情，被地方官府追捕，被迫易名投奔了李自成。他加入义军后，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均田免赋，对树立起义军在广大民众、士人心中的良好形象起了关键作用。李岩也由此而被李自成格外器重。

然而，李岩毕竟自小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当他面对先主崇祯皇帝的尸首时，百感交集，心中羞愧感油然而生。只是事已至此，他再也做不了什么，弥补不了什么了。此时，大顺军士发现了上吊后被人救下的明熹宗皇后张嫣，将其押到李岩面前请功。李岩籍贯杞县，张嫣家乡祥符，两县同属开封府。他顾念同乡之谊，命人为张嫣换上男装，秘密送出紫禁城^[7]。而落入大顺军之手的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也在李岩的极力主张下，被李自成封为王公，并没有加害。

崇祯皇帝本人则没有张嫣和诸子那般幸运了。由于他九五之尊的地位，即使自缢身死，也还是免不了被围观、被侮辱的下场——大顺军将他和周皇后的尸体盛以柳棺，移出宫禁，停放在东华门示众。而他临死前痛骂为“奸臣”的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足见在群臣心中，这位自称“死社稷”的国君并不是一位值得倾心敬慕的好皇帝。他的死亡，所留下的不过是一个无法改变的悲剧事实。

饶有意味的是，崇祯的死敌李自成亦是持有“奸臣亡国”的相同看法。他曾询问被俘虏的明太子朱慈烺：“朱家何以丧失天下？”朱慈烺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8]故尔。”李自成很高兴地道：“原来你也明白。”还特意向朱慈烺表明他不会杀太子，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皇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

公元1644年，在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中国发生了天崩地裂之剧变，神州动荡，江山易主，史称“甲申之变”。

传闻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9]曾有预言谈及明朝历数之长短，云：“遇顺则止。”李自成建国号“大顺”，另一支实力强大的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则以“大顺”为年号。果然是一语成谶，遇顺则止。伴随着崇祯的上吊自杀，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正式宣告灭亡。

然而，一手灭亡明朝的李自成并不是最终的胜利者。其兴也勃，其

亡也忽。这位大顺皇帝入北京后不几日，便遭已投降大顺的明旧臣吴三桂背叛。吴三桂恼恨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刘宗敏霸占，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山海关，与多尔袞联手对付李自成。

四月十一日，李自成派人拘集数千银铁诸匠于宫中，将所掠金银诸器熔之成锭，千两一锭，得数万锭，由心腹罗戴恩率一万骑兵先行押运回陕西老家。至此，李自成已流露出明显的西归之意。诸明降官见此人目光狭隘、小家意识浓厚，料定大顺新朝成不了气候，纷纷南逃避难。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亲自率军攻打山海关，为吴三桂和多尔袞联军所击败。李自成退走。

四月二十九日，大顺皇帝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匆匆举行了登基仪式，随即举火焚宫，挟持故明太子朱慈烺等人连夜撤离了北京，从此永远地离开了这座宏伟壮丽的古都。此时，距离李自成第一脚踏上大明国都的辉煌时刻，才过去了仅仅四十天。

五月初二，多尔袞率清军入北京，未遭遇任何抵抗，明故臣争相出迎。如此，年仅六岁的清朝小皇帝福临轻而易举地登上了紫禁城中明朝十余位皇帝坐过的金銮宝座。

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

明朝遇顺则止，天下却没有就此大顺，逐鹿中原、雄霸天下的争斗远远没有停止。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还将谱绘出一幅幅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画面……

[1] 此处“关”指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明长城东北关隘之一，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关外”即指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一带。明朝末年，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蜂起，外有后金（彼时后金已建国号大清，且皇太极已死，在位者为其子福临，由皇太极弟多尔袞辅政）的军事威胁，内忧外患之下，明朝已面临崩溃局面。当时辽东总兵吴三桂所率军队是明军最后的精锐部队，负责抗御女真入侵。

[2] 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性多疑，在位期间，重典绳下，动辄罪废，不假宽贷。曾中皇太极

离间之计，将名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执政十七年中，官吏更换频繁，先后易宰相（内阁大学士）五十人，兵部尚书十四人，督师诸臣被杀者亦甚众。由于不能信任大臣，崇祯便转而任用身边的太监，甚至起用太监监军。

[3] 本书中秦淮名妓及复社诸人的际遇，如陈圆圆、董小宛等，均采纳中国台湾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的考证结果。譬如高阳先生认为送陈圆圆入宫者是皇亲周奎，而不是普遍认为的田弘遇。又如高阳先生论证顺治宠妃董鄂妃即秦淮名妓董小宛。对考据有兴趣的读者可具体参读高阳先生相关文章。

[4] 张嫣，字祖娥，小名宝珠，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天启元年（1021年）入选宫中，被明熹宗亲自相中，册立为皇后。熹宗一朝，宦官魏忠贤勾结明熹宗乳母客氏专权擅政，张皇后深为不满，为此屡遭阉党陷害。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明熹宗病重，因其无子，京城中纷传魏忠贤即将篡位。张皇后偷问明熹宗皇位继承问题。明熹宗表示可由五弟信王朱由检继承大统，并接受张皇后建议，立刻召见信王。明熹宗驾崩后，魏忠贤派人威胁张皇后，欲阻止信王继承皇位，但遭到坚决拒绝。张皇后随即以熹宗生前有遗言让信王继承皇位为由，命人召信王入继大统，崇祯皇帝由此即位。因张皇后在继位一事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崇祯很是感激，为她上徽号“懿安”，奉养于宫中。

[5] 三边总督全名“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员”，节制河西巡抚、河东巡抚、陕西巡抚以及甘、凉、肃、西、宁夏、延绥、神道岭、兴安、固原的九总兵。杨鹤，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素有清望。曾上疏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战略。在他的努力下，招抚政策取得了一定成功，陕西各部起义军几乎都接受了招安。但由于十万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万白银和粮食二万石杯水车薪，“所救不够及十一”。神一魁等义军既降复叛，朝廷主剿派势力抬头，极力攻击杨鹤的绥靖政策。杨鹤由此被朝廷拿办。其子即杨嗣昌（崇祯十年入阁为宰相，权倾朝野）。

[6] 关于历史上是否真有李岩其人，数百年来争议不断。尽管《明史》《国榷》《明季北略》等价值极高的史籍均有明文记载，但否认李岩存在的依然不乏其人。书中取舍即代表作者本人的倾向和观点。

[7] 诸多史籍如《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明季北略》《甲申日记》等都记载了，懿安皇后张嫣后来的下落：有说她自缢宫中；有说她出迎李自成并献金银；有说她用青衣蒙头，逃出皇宫；有说她被大顺军俘获后杀害；有说她被人义救后又自缢而死。对于出主义救懿安皇后之人，有人称是李岩，有人称是刘宗敏。张嫣之去向遂成为明清鼎革之际的一大谜案。

[8] 周延儒，字玉绳，号挹斋，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会试、殿试皆为第一，授编修。天启年中，调升右中允。崇祯即位后，召为礼部侍郎。因善于领会崇祯心意，深得宠信，连连升迁。历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机务，武英殿大学士，为首辅。崇祯六年因受同参机务的温体仁排斥而罢官归里。后受复社领袖张溥鼎力相助，得以东山再起，仍为首辅。入朝后曾革除弊政，任用一批正人，并奏请减免部分赋税，借以求名。然其本性贪得无厌，又无治才，任用奸人，使朝政渐趋败坏。后与清兵作战时，胆怯怕死，饮酒娱乐，虚报战功。很快被揭发，遭革职，被勒令自裁。

[9] 刘基，即大名鼎鼎的刘伯温。元至顺四年（1333年）进士，因不得志愤然辞官归隐。后出山向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论取天下之策，深得朱元璋欢心，筑礼贤馆相待，称为“老先生”“吾子房也”。从此常侍朱元璋侧，主持军务，为明朝开国功臣。其人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天文、地理、兵法无不通晓，尤精象纬之学，善察识人才。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擅长行草，工画山水、梅花。又，明人重号，号往往比名字更出名。除柳如是、董小宛等极个别的情况外，本系列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均以本名出现，而不是沿用习惯叫法。如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书中不采用其最知名的“徐霞客”，而是以“徐弘祖”出现。

第一章 萍叶所依，皆在光霁

再回望青浦渡口，画舫已被一片濛濛水雾笼罩，只能窥见浅浅的轮廓。流水迢迢，寒江漠漠。云山万重，寸心千里。那一刹那，她流露出一种苍老之气来，仿佛过去就在自己的身后，她甚至可以清晰地辨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逝者如斯，竟然就这么走过来了。流逝，注定是苍凉的起源，却也应该可以成为新的希望。



一叶浮空无尽头，寒云风切水西流。
蒹葭月里村村杵，蟋蟀霜中处处秋。
客思夜通千里梦，钟声不散五更愁。
孤踪何地堪相托，漠漠荒烟一钓舟。

——王微《舟次江浒》

东海之滨，有一处泽国水乡名叫华亭^[1]，又称云间、松江，佩带江湖，南濒大海，有观望之美。华亭西部有九峰、三泖——九峰是浙西天目山的一垄余脉，佘山、天马山、横山、昆山、凤凰山、库公山、辰山、薛山、机山九座山峰连成一线，由东北逶迤着走向西南，宛如一条绿色长龙；九峰之西水网交织，河渠纵横，分布着数目众多的湖港沼泽，万顷碧波，萦绕百里，成大流者为泖河，世人遂将这一大片湖荡统称为“三泖”。

九峰三泖山水聚结，幽谷回环，处处有花木之胜，元人陶宗仪称之为“人间桃源”——九点芙蓉，堕淼茫茫；群山蜿蜒，清秀袅娜；连峰如画，佳处缥缈；烟霞舒卷，波光潋滟。

由于地处偏僻，林繁木茂，华亭自古就是飞鸟的天堂。每每秋冬冬来之时，更有数不清的丹顶鹤和白鹤结群从海北飞来，停歇在这块山水明媚之地越冬，直到次年三月春回大地时，方才飞回北方。

泖河水冬温夏凉，潺潺流淌。两岸水草葱葱，杨柳垂绿。雀鸟们在苇丛中唧唧鸣唱，河中野鸭欢快地戏水游弋。好一派诗情画意——宁静，柔美，淡泊，飘逸——翰墨丹青妙手亦不能描其风情之万一。

沼泽地中栖息着一大群白鹤。白鹤体形修长，长长的脖颈，细长的双足，生有一只绿色长喙。毛羽莹洁如玉，唯有额顶皮肤裸露，呈朱红色，仿若仕女们头冠上的红宝石。鹤群仪态万方，有的安然休憩，有的翩翩起舞，有的潇洒踱步，有的比翼齐飞。

鹤修长俊逸，亭亭玉立，被视为出世之物，是高洁、清雅的象征。唐代诗人崔颢有《黄鹤楼》云：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意在象先，神行语外，高唱入云，成为“擅千古之奇”的名篇，被誉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唐代诗仙李白登黄鹤楼时本欲赋诗，因见壁上崔颢此作，为之敛手，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仙人跨鹤，鹤去楼空，只剩下天际白云，千载悠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鹤总是与神仙相提并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相鹤经》中认为鹤是“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骥驥”，凡人骑马代步，仙人则跨鹤飞升。古人还常常用白鹤比喻品德高尚的贤能之士，将修身洁行、有时誉的人称为“鹤鸣之士”。甚至古代特称招纳贤士的诏书为“鹤头书”。

据说，鹤寿无量^[2]，《抱朴子·对俗》云：“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鹤与龟一样被视为长寿之王，人们常以“鹤寿”“鹤龄”“鹤算”作为祝寿之词。鹤也常与龟被画在一起，取名为“龟鹤齐龄”“龟鹤延年”；而鹤和挺拔苍劲的松树画在一起，则是寓意“松鹤长春”“鹤寿松龄”。事实上，鹤大多群居生活于沼泽或浅水地带，与生长在高山丘陵中的青松没有任何缘分。

由于鹤形态美丽，性情高雅，自古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古代高士们均以能与鹤为伴为傲，由此留下了不少故事。卫国懿公爱鹤成癖，不理国事，终于被敌人乘虚而入，导致了亡国。唐代诗人杜牧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句，描述的便是令人陶醉的人间极乐。北宋处士林逋隐居杭州孤山，植梅放鹤，终生不娶，号称“梅妻鹤子”。

正因鹤情志高洁，翩然有君子之风，才被世人赋予了种种美好的象征和寓意。对于这些仙风道骨、不沾人间烟火的精灵而言，喧嚣繁华的红尘只不过是它们的背景与陪衬。

蓦然间，宁静被打破了。一只白鹤振翅长啸，立即引来同伴们群起回应。所谓“鹤鸣九皋，声闻于天”，鹤声激昂嘹亮，似松涛一般起伏彼

起，如大海一般波澜壮阔，经久不息，蔚为壮观。

千鹤争鸣谱成了一曲绝伦无比的宏伟乐章，不但成为华亭的地域特色，还直入人们的心灵深处，化作千丝万缕之深情。即使有朝一日远离了故乡，鹤声亦会成为萦绕在游子耳畔的乡音，拉起一帘思乡的帷幔，魂牵梦绕，令人怅惘不已。

西晋时期，华亭名士陆机^[3]因卷入政治争斗被杀，临刑前神色自若，唯心潮难平，怅然长叹道：“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十四年浮生岁月，宦海浮沉，恍如黄粱一梦。原来故乡的鹤鸣声才是心底深处最刻骨铭心的眷恋，时光流逝了这么多年，他也未曾忘怀过。如果当年谢绝出仕，始终与华亭鹤唳相守相伴，又怎会有今日灭门之祸？

陆机临刑前的一声叹息悲怆交集，催人泪下，亦令华亭名声大噪，声动天下。“华亭鹤唳”遂与“东门黄犬”^[4]一样，成为为官遭祸、抽身悔迟的著名典故。后世文人争相吟诵——

南北朝文学大家庾信在其名作《哀江南赋》曰：“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又有《思旧铭》云：“美酒酌焉，犹思建业之水；鸣琴在操，终思华亭之鹤。”唐诗人李白则在《行路难》中叹道：“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诗人李商隐有《曲江》诗云：“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金人元好问则有诗云：“辽海故家人几在，华亭清唳世空怜。”

华亭之鹤，清唳空怜。陆机终于在死后回到了故乡，被隆重地安葬在九峰之横山脚下。人们又将九峰中的一座命名为机山，以纪念这位“少有奇才，文章冠世”的大才子。其人虽然身死，但其种种风流故事还在华亭大地上盘旋回绕。

由于陆机个人的不幸遭遇，鹤鸣声亦被赋予了悲凉沉郁的色彩。自此以后，在文人士大夫的意象中，“华亭鹤唳”不再是雄壮华美的乐曲，而是成为遗恨难收、千古不泯的代名词。

千古青山，兴亡遗恨。鹤声依旧，物是人非。一丘黄土，烟涛微茫。英雄骨冷，清泪难收。

每每有风声裹挟着鹤鸣声传来，九峰相和，三泖呜咽，那可是逝者心中愤懑不平的悲歌？

佘山海拔在华亭九峰中名列第二，仅次于天马山，因古代有余姓者居此，故名。这一带绿水青山，秀丽天成，为九峰风光之翘楚。元人陶宗仪有《咏佘山诗》云：“桃源只在人间世，三老相逢莫问年……一棹归来潮正落，溪头好似米家船^[5]。”足见佘山山水清奇淡泊，堪比宋代大书画家米芾所绘的一帧水墨画。

时值崇祯五年（1632年）冬季，天幕阴沉，空中零星飘着几点雪花。寒江濛濛，水远无波。山林窅冥，行客萧条。

江岸绿竹森森，蜿蜒着向北延伸。东南面青浦渡口一矾状巨石突出河岸，有一艘双层豪华画舫停靠其侧。一长一少两名女子正站在二楼船尾处，翘首北顾。

华亭名士陈继儒有名言道：“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隤，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人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令人古。”

天空飘雪，江心漫水，岸上生竹，竹边伫石，石旁倚船，船上有美人。既旷且空，既冷又隤，一派诗情画意。尤其船上的两名女子面容姣好，楚楚谡谡，韵如轻烟，为这惨淡飘渺的寒冬山水景象平添了几分灵动之气。

两名女子正留意观察着东北芦苇滩上的一群白鹤——白鹤们正在河滩枯败的芦苇丛中休息。大多数鹤都是单腿直立睡觉，扭颈回首，将头放在背上，或将尖嘴插入羽内，模样可爱，憨态可掬，宛如一尊尊雕塑——从其神情看来，应该是久慕华亭鹤大名的外地来的游客。然二女均是孤意在眉、深情在睫，显然各自有浓重的心事。

年长的女子大概三十岁出头，素面朝天，不着任何修饰，淡然如孤

梅冷月，寒冰傲霜。身上虽穿着臃肿的棉衣，却还是掩饰不住瘦削纤细。

她姓王名微，字修微，号草衣道人，籍贯扬州。由于幼年丧父，不幸沦落风尘，成为扬州名妓。能诗词、善画山水花卉，是江南著名才女。大名士董其昌曾为其诗集《樾馆诗》作序称：“当今闺秀作者，不得不推草衣道人。”因而有“美人学士”之称。后与另一名妓杨宛^[6]同时被著名儒将茅元仪^[7]纳为侍妾。

虽然成功脱籍^[8]，却并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因为王微有一个容貌才华与她相当、年纪比她小得多的对手——杨宛。杨宛擅长诗词书画，精娴南曲^[9]。其草书更是一绝，被称为“能于瘦硬见资媚，逸品也”，为大书法家董其昌所激赏。加上两妹性情迥异，王微简朴孤傲，孤芳自赏；杨宛妖冶放荡，风情万种，更为茅元仪钟爱。

尽管王微本人与杨宛惺惺相惜，平日以姊妹相称，相处得还算不错，但她还是不能忍受两女共侍一夫、自己日益受到冷落的日子，遂主动离开了茅元仪。从此布袍竹杖，游历江湖，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虽寄情于山水，登高临深，飘忽数千里，落了个洒脱的名声，可终究还是自远于人世，难免有孤寂冷落之感。她曾作《舟居拈得风字》诗云：

人情各有寄，我独如秋风。
耽诗偶成癖，聊以闲自攻。
薄游来吴会，寒轻不知冬。
樽酒见窗月，仄径幽怀通。
村烟辨遥林，夜气齐群峰。
人忘舟亦静，水木各为容。
恍惚书所对，残灯焰微红。

萍踪浪影，一舟天涯。船舱中残灯半明半灭，灯前佳人枉自凝眉。如此惨淡幽绝的世界，实在令人伤感。当她看到眼前雌雄白鹤形影相随、情深意笃的一幕时，不由得又生出摇颺无主的愁绪来。

另一名年轻女子约摸十五六岁，身材不高，丰润秀逸，眉目轩爽，

颇见英气。发髻上左右对插着两支碧绿玉钗，穿一袭淡黄衣裙，外罩深灰色皮裘，服饰打扮明显比王微要华贵得多。

她姓柳名隐，字如是^[10]，浙江嘉兴人氏，亦是因家道中落幼年即坠入风尘。尽管年纪不大，经历却较平常女子复杂千百倍，已体验了各种跌宕起伏，极人生之痛苦。与王微已是自由之身不同的是，她目下虽拥有这艘装饰华丽的彩鹢船^[11]，手下有使女、小厮及艄公、船夫，日子也过得还算舒适，但仍然是在名列乐籍的娼妓，因而相较于身边年长的女伴而言，她的心情更加萧索。

西北面山中隐隐有歌乐声传来，昆曲声腔绵细悠长，大约又是哪家庄园别墅的歌妓粉墨登场了。明代自嘉靖以后，江南一带风尚奢侈浮华，人们普遍好夸耀财富，冶游声色。不独富厚世家，温饱之家也从风而靡——画船箫鼓，无日不闻；梨园青楼，何日得暇。名士尤好以山水声妓自娱，自称“风月为朋，山水成癖，点瑟回琴，歌咏其侧”，苦节者往往被嗤为鄙夫。余山为华亭山水胜地，多有达官贵人选择在此建筑别业，即所谓“居则造园，写则山水，烟云供养”。

只是在这烟冷水迢、寒禽衰草伴愁颜之际，忽听到另一边巧笑艳歌、煞是热闹，对比之下，愈发凸显自身零落、悱恻凄寒了。

柳如是一时心头有感，曼声吟道：“谁家乐府唱无愁，望断浮云西北楼。汉佩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12]。”

王微比柳如是年长一辈，新认识对方不久，这次也是经朋友徐佛介绍，顺道搭乘她的画船来华亭为名士陈继儒庆贺七十五岁大寿。因为相识日浅，对这位美艳的相府下堂妾^[13]并不大了解。一路同行，只觉得她聪慧有个性，既坚定好强，又时时自伤，颇见矛盾之处，显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浪后，正处在对未来人生感到迷茫彷徨的阶段，毕竟年纪还小啊。此刻听了她随口诵出的诗作，大为震撼，不禁出声赞道：“好，好一句‘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

王微成名已久，才名播于大江南北。这位美人学士素来清高自负，能得她一语褒奖，着实难得。柳如是却面无愧色，“谁家”一诗实是有感

而发，暗合她目下急欲寻找新归宿的心境。她只是凝视着远处的白鹤，幽幽道：“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却不知水中鹤……”

一言未毕，寒风呼啸而起，急急掠过水面，拂动芦苇，“沙沙”作响。酣睡中的白鹤被惊醒了。一鹤乍然冲天，千百只白鹤随之而起。当群鹤伸展双翼、振翅凌风时，望去恰似一朵朵轻快流动的白云。鹤舞长天，翩若惊鸿，翔薄云汉，一举千里。情形煞是壮观。

柳如是怔怔地凝视鹤群飞远，怅惘不已，道：“想不到我和微姊姊在此苦等了这么久，始终没有听到一声鹤鸣。看来这一趟华亭之行，终究是与鹤唳无缘了。”言下不无快快之意。

她当然并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如愿听到华亭鹤唳而闷闷不乐，所首要不悦者，心事也——

她自幼被人卖入吴江盛泽^[14]归家院为妓，虽得鸨母徐佛宠爱，收为养女，精心抚育，教以诗词书画，然而徐佛的本意无非是要将她培养成色艺双全的名妓，当作未来的摇钱树。她日日见到归家院中的美貌姑娘们迎来送往，为讨好恩客极尽能事，不免对这种卖笑生涯极其厌恶。即使她自己无力自拔，却是本能地想要抗拒即将到来的青楼命运。可女子一旦落籍在娼家，除了靠侍奉男人来谋取出路外，再无他途可想。

心思细腻敏感的她常常离开浪声笑语不绝于耳的归家院，到梅畹桥上久久徘徊。梅畹桥的西北隅，即是著名的九娘楼遗址所在。

九娘亦是风尘出身，后成为明初富翁沈万三第九位小妾，因擅长琴棋书画，极得宠爱。沈万三专门将她安置在盛泽，修筑了豪华精巧的别室，用以金屋藏娇。别室即九娘楼，莅临水边，高达五层，胜境镂形，飞檐接翼。远远看去，仿佛天上的琼台仙宫。为了让九娘生活方便，沈万三大肆营造盛泽，在镇子内外遍种红梨梨花，飞青染绿，俨若仙区。九娘为人清雅，不爱金银珠宝，唯好瓷器，沈万三便专门为她在镇外建了一窟烧制瓷器的火窑。对于富可敌国的沈万三来说，天下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位人称“黄金不富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15]的大豪富，为了心爱的女子，甘愿挥洒万金，掷金如土，只为讨美人开颜一笑。而今九娘虽逝，玉碎香埋，九娘楼亦早被改作了酒楼，不堪回首，

然佳人风韵，缕缕香魂，伴随着沈氏富甲天下、却不幸败于明太祖朱元璋之手的传奇故事，犹自飘荡在盛泽一方水土上。

洁白的梨花被轻风一瓣瓣剥落，飘入水中。落花有意，流水却煞是无情。她伤春怜花，不免开始忧虑未来的日子。可到了这一步，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无非只能企盼长大后得遇贵人为己赎身，早日从良，离开妓院这个火坑。如同九娘一般，她希冀遇到自己的沈万三。

机会很快就来了。吴江故相周道登之母周老夫人欲买一名心腹婢女，托人四下寻访，归家院鸨母徐佛也收到了消息。她知道养女柳如是心气很高，不愿意为妓女，便主动将她推荐给了周老夫人。

周氏是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后裔，为吴江巨富，周道登更是任过本朝宰相，官居首辅大学士，可谓赫赫名门。对于柳如是而言，这自然是个绝好的机遇。

说起这位周大学士，逸闻趣事颇多。他年轻时“少有器识，仪观甚伟”，是吴江有名的少年才俊。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供职。明代制度，一甲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二甲为编修，以下为检讨。又将二甲、三甲中优秀者选为庶吉士，相当于“见习翰林”。按照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因而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周道登入翰林院后，吴江便盛传他有宰相面相，将来必定登堂入阁，光耀门楣，后来果然如此。只是他当上内阁首辅的过程，充满了意外。

天启年间，周道登出任礼部左侍郎。因他名列东林党人，阉党指使朝中对其不满者不断攻讦他的短处。周道登也不等皇帝下命，自己主动辞职还乡。然而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群臣廷选礼部尚书时，一致推举由闲置在家的周道登出任，可谓众望所归。当时朝政大权完全由大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持，周道登却不肯阿附，被魏忠贤怒削其籍。如此，他非但没有当成礼部尚书，还在这场风波中沦落为一介平民。好在周家家境富裕，周道登本人对权势并不十分热衷，他也没有太当回事，乐得继续留在家乡坐拥美妾，风流快活。

崇祯皇帝即位后不久，即将魏忠贤罢黜赐死。彼时内阁中，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四名大学士都是魏党党羽，不足倚靠。为了培养自己的亲信，崇祯命令大臣推荐十个能力人品出类拔萃的宰相候选人，周道登也位列其中。

最为离谱的是，崇祯皇帝不是根据才学来评估这十名候选人，而是效仿“古枚卜典”，将十人的名字写成字条放入金瓶中，焚香肃拜后，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宰相人选。结果依次得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四人。

有大臣见崇祯并不满意，猜想皇帝心仪的人尚未中选，便主动上前，以天下多故为由，奏请增益一二人。崇祯果然应允。于是继续抓阄，得周道登、刘鸿训二人。崇祯这才长舒一口气，露出了笑容。

周道登、刘鸿训均无突出政治才干，之所以为群臣推选，是因为二人都曾忤逆魏忠贤，被阉党削籍为民，由此反而在朝野落得美名。当时有人推测，崇祯心中最瞩目的宰相人选其实是周道登，这一点很快被验证。

天上的馅饼就这么幸运地掉在了周道登头上，较之费尽心机却不得入阁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而言，他可称得上是运旺时盛了。据说圣旨到达吴江时，周道登本人目瞪口呆，显然毫无心理准备。他随即应召赴京，第一次晋见崇祯皇帝时，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曰守祖制，二曰秉虚公，三曰责实效。外加一条，更改票拟制度。前面三条都是空话虚话套话，但最后一条却是实实在在的重大举措——

明代制度，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大学士审议，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称为“票拟”，再送交皇帝御批。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示，叫作“批红”。有的皇帝疏忽政事，便由司礼监太监代笔。由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和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这套票签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弊端也显而易见，间接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在整个权力体系中，司礼监太监高踞在顶点。当某位皇帝懒于处理朝政时，宦官便有机会滥用权力、胡作非为，如正德一朝的刘瑾，天启一朝的魏忠贤，都是典型的例子。

周道登请改票拟制度，其实是吸取明熹宗时魏忠贤权倾朝野的教训，要求限制司礼监权力。又奏道：“履霜坚冰，渐不可长。如果还是那套制度的话，只怕去了一魏忠贤，又会来一魏忠贤。”

虽然天下人都知道票拟弊端不小，但这套制度始于明宣宗之手，算是祖宗流传下来的制度，从无人敢在皇帝面前非议其不合理性。周道登第一次朝见崇祯皇帝，便婉言指出司礼监权力过重，令一旁诸多宦官为之侧目。

好在崇祯为人刚愎自用，最怕大权旁落，听了倒很是欣喜，当即晋周道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不久又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只在一夜之间，周道登便由平民一跃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明首辅。

然而这位周大学士在朝堂上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某日上朝时，崇祯正与群臣议事，周道登忽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崇祯看见，就问他为什么发笑。周道登的反应极其古怪，既不回答，也不请罪，只木讷地站在那里，仿佛中邪一般，情形甚是可笑。好在崇祯并未多计较。退朝后，另一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埋怨周道登失态。周道登答道：“我已经笑了，又怎么啦？”如此应答，令人大跌眼镜。

又有一次，崇祯御经筵，顺口问道：“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周道登一时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道：“容臣回到阁中查明后，再回奏皇上。”

某日朝会，崇祯皇帝见某官员奏疏上有“黑齿”一词，不解其意，便向周道登请教。周阁老想了半天，竟回奏道：“黑齿，齿发黑者也。”崇祯又问“情面”一词，周道登回答道：“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种无所谓的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阁臣之口，不但令崇祯皇帝哭笑不得，就连侍立在旁边的太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正因为周道登奏对鄙浅，由此被时人公认为不学无术，传以为笑。到了崇祯二年，皇帝再也无法忍受，便令周道登致仕退休。

周道登是吴江历史上首位参与国家中枢的官员，当他成为朝野的笑

柄和谈资后，家乡人也感到面上无光，不大愿意多提吴江其实出过一位内阁首辅。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更多的政治事件暴露出当今崇祯皇帝多疑猜忌的本性时，开始有人怀疑之前周道登为首辅时的种种表现是有意为之。只需要重新回头审视与周道登同时入阁的五名大学士的命运，便足见在崇祯一朝当宰相有相当大的风险——

崇祯元年六月，来宗道和杨景辰遭到遣返致仕，名列“阉党”。来宗道坐徒赎为民，杨景辰忧惧成疾卒于家；崇祯元年十月，刘鸿训以事忤旨革职，流放代州，后死于代州戍所；崇祯二年，钱龙锡受袁崇焕杀毛文龙一事牵累，谪戍定海卫^[16]，直到明亡后才被放归；崇祯三年，李标主动辞职。

也就是说，崇祯即位后首批入阁的六名大学士中，钱龙锡和刘鸿训获罪下狱，来宗道和杨景辰卷入逆案遣返，周道登被罢职，李标致仕。这一切，只发生在两年之内。真正得以善终的只有周道登和李标两人。

若周道登果真是平庸愚蠢之人，连基本的朝堂奏对都无法应付，当年如何能被点入翰林？如何能在初次觐见时即令崇祯龙颜大悦，有相见恨晚之意？又如何敢冒着得罪宦官一党的风险，直谏更改票拟制度？有人怀疑他实则大智若愚，入阁拜相后，逐渐看出崇祯阴刻狭隘、不足共事，干脆处处表现得不称职，貽笑大方，由此顺利脱身。

但无论如何，周道登出任过大明首辅的经历足以照耀周氏门第，加上其家资富饶，家中田产、庄园多不胜数，堪称吴江第一名门大户。柳如是初被买入周府时，心底里是很欣慰的，虽是侍婢身份，但毕竟摆脱了人尽可夫的娼妓命运，若是能讨得主人喜欢，日后得以放归为民也不准。所以她竭力迎合周老夫人。她性本聪慧，又刻意奉承，果然大讨周老夫人欢心，但却由此引起男主人周道登的注意。周道登已年近六旬，依旧不改少年秉性，风流好色，他对柳如是一见而怜爱，强行向母亲索要，将她纳为侍妾。并依唐诗人李商隐“对影闻声已可怜”诗句为其改名影怜，亲自教她作诗习书法，宠爱难言。

柳如是在归家院时，也曾得养母徐佛精心培养，学习诗词书画，颇有天赋灵性，小小年纪便已是归家院群芳之翘楚，她也对此颇为自得。跟了周道登之后，方知道盛泽之外更有广阔的天地。而她的丈夫周道登

也不是传说中那么愚不可及，除了好女色这一条外，他其实算得上淡泊名利、恬淡诚悫，有温然长者之风。他对她的极尽宠爱，也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有那么一段时间，她甚至将周家当作了自己的归宿。

可惜，好运于她总是不能长久。很快，她遭到群妾陷害，被污称与周府年轻琴师忘澜暗中通奸。因忘澜抢先逃走，又窃走了周府诸多贵重财物，她难以自辩，遂被周道登重重迁怒。若不是吃斋念佛、一心向善的周老夫人阻拦，怕是她早已死在私刑之下了。

当然，周府她是无论如何待不下去了。这次周道登表现得可没有那么厚道，将她重新卖回了归家院，等于是鸨母徐佛将原先周家买婢的钱一分不少地退了，重新换回了柳如是。

只是，此时的柳如是已经不再是一年前的她了——她被周府逐出，非但失了终身依靠，还被冠以与琴师暗中通奸的罪名，被时人视为淫贱之辈。回到盛泽当日，她在梅畹桥上指天发誓，宁可为妓，也绝不再嫁作人妾。次日起，她便高张艳帜，开始了正式的娼妓生涯。为了报复周家，她甚至公然打出了“相府下堂妾”的名号，一时四方慕名造访者如云，舟楫相蔽而下。她与诸多才子对酒共枕，联诗咏志，放浪形骸，荡不可言，遂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吴江名妓。

她也知道此种自甘堕落的生活并不能长久，可被逐周府一事带给她的伤害久久不能抚平。既然周府对外称她被逐是因为行为放荡不检，她便要做出放荡不羁的实际姿态给他们看看，所以才刻意纵情，放意肆志，无所顾忌。

在她日益沉沦之际，上天忽然眷顾了她。有一位出手阔绰的客人买了一艘极其华丽的画舫送给徐佛，徐佛则慷慨地转送给义女，又赠以使女、小厮和财物，让她行船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结交名士，寻找合适的夫婿人选，这才将她从放荡不羁的娼妓生涯中及时拯救了出来。

只是孤身一女，漂流四方，如浮萍一般无根无依。落叶最知秋寒，飘零最觉痛苦，以致听到丝竹乐声，便要慨叹一番“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

王微是徐佛的好友，对柳如是际遇略有些了解，知其情绪不佳，婉言安慰道：“这次来华亭虽是为陈老爷子贺寿，然云间^[17]风光旖旎，令人倾倒。隐娘喜欢的话，大可在这里多待些时日，有的是机会听到华亭鹤唳。”

柳如是虽在妓院长大，却是个有主张的女子，很难听得进旁人的意见，只礼貌性地点了点头，回身问道：“陈府接应的人还没有到吗？”

使女荷衣跟柳如是年纪相仿，忙应道：“还没有。要不要叫勇夫哥哥上岸去看看？”又道：“景氏三兄弟上岸采购补充物资，去了好一阵，也该回来了。也许再多等一会儿，他们会带回来一些消息。”

荷衣和勇夫都是归家院鸨母徐佛赠送给柳如是的下人，平日荷衣负责服侍起居，勇夫则负责跑腿传话。掌管画舫的船家则是专门雇请的艄公，名叫白面。手下有四个徒弟，分别名狮峰、景大、景二、景三，负责行船。

柳如是尚不及回答，岸边忽传来嘈杂的叫嚷声。画舫不断倾荡摇晃，当是陆续有人跳上了船。

荷衣道：“咦，说曹操曹操就到，是景氏三兄弟回来了吗？”

话音刚落，便听到小厮勇夫气急败坏地质问道：“你们想做什么？哪有随随便便地闯到人船上的道理？”又扬声叫道：“面叔，快，来了强盗！”

面叔即是负责掌舵的艄公白面，是个孔武有力的精壮汉子，四五十岁年纪。他闻声自底舱抢出来，大吼一声，道：“青天白日，哪儿来的强盗，敢到这里来撒野！”

他生得虎背熊腰，又声如雷霆，重重一跺脚，船板“咯吱”一声，虽没有裂开，却自缝隙间扬起尘土来。如此架势，登时将数名登船者震住了。

那些贸然闯上画舫的陌生人沉默了一会儿，这才有人愤愤应道：“谁是强盗？我们是赶来捉拿强盗的。”

勇夫原是妓院打杂的小厮，口齿伶俐，且从来都是得势不饶人，立即冷笑道：“笑话，我们才刚到松江不久，连船都没有下过，怎么就成强盗了？”

一人道：“不久前，有盗贼盗了我们徐家主人的财物。有人亲眼看见盗贼往这边来了。渡口就只有这一艘船，盗贼一定在你们船上。我们要搜船。”

勇夫道：“你们无凭无据，就随随便便闯到人家船上，我看你们倒是像盗贼。”

立即有人怒道：“你可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徐三公子。你敢对我们公子无礼，当真活得不耐烦了。”

又有人嚷道：“你们这些外地来的，有意窝藏盗贼，是不是跟歹人一伙？”

徐三公子一行有七八人，有手拿棍棒的，有手持鱼叉的，气势汹汹，一语不和，便有仗着人多、上前动武的意思。勇夫一见对方来者不善，急忙朝后缩去。

白面却是上前一步，叉手而立，道：“想动手？好啊，俺正好很久没有打架，皮肉痒得很咧，来吧。”又挥手命赶过来帮忙的徒弟狮峰退下，不屑地道：“打架不在人多，你给俺在旁边好好看着。”

对方人多势众，也不甘示弱。一触即发之时，忽听得有女子声音道：“这艘画舫是私人所有。本朝律法，强闯民居已是不小的罪名，若是再加上斗殴一条，可就是大罪了。”

循声望去，原来是柳如是听到动静，从二楼走了下来。她的声音并不大，却是一字一句，清晰有力。

领头的闯入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白脸公子，望见佳人天降，冉冉风华，婉媚绝伦，登时浑身发热，血气冲头，身上寒气一扫而光，呆在了那里。

柳如是命白面退下，又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到我船上做什么？”

那年轻公子只张大了嘴，脸涨得通红，瞠目结舌地盯着她，浑然不知回答。

他身后一名从人见主人失态，忙道：“这位是我家主人徐三公子，华亭徐公文贞^[18]之后。”

柳如是道：“原来是徐首辅之后徐三公子，久仰。”

徐阶执政时，为民办了许多事，减轻百姓负担，着力纠正严嵩担任首辅期间的乱政、怠政现象，朝野称之为“名相”，即使后来因争权失势罢官，声望依旧极高，但其后辈无杰出之士。他还在世时，就被著名清官海瑞弹劾，称其子弟无法无天，横暴乡里^[19]。柳如是可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徐阶的曾孙徐三公子，所谓“久仰”，只不过是一句客套话罢了。又问道：“徐公子造访寒舍，有何贵干？”

徐三公子名叫徐来，嘴唇嚅动半天，才挤出来三个字：“我……我……我……”

柳如是见徐来神色，知道他为自己容光所倾倒，但对方既是名门公子、前朝宰相之后，早该见多识广，如此失魂落魄，实在憨傻得可爱，不禁莞尔一笑。徐来见美人轻展笑颜，一笑倾城，愈发神驰魂荡，不知该如何自处了。

一旁白面看见，料想危机已解，哼了一声，自领了徒弟狮峰往底舱去了。

忽听见岸上有人问道：“这是盛泽来的画舫吗？在下宋征舆，是替眉公陈老先生来接王微、柳隐二位娘子的。”

眉公即是余山名士陈继儒之号，也是这次柳如是和王微特意赶来祝寿的老寿星。勇夫忙应道：“正是。隐娘在此。”

宋征舆便与同伴李待问一起登船，见到船首聚了不少人，内中还有乡里熟人，极为诧异。

宋征舆问道：“徐来兄，你在这里做什么？”不待徐来回答，一眼瞥见柳如是俏立一旁，神情洒落，倜傥风流，呆了一呆，便抢上前与厮见，主动报了自己和同伴李待问的家世姓名。

柳如是微笑道：“久闻松江宋征舆宋公子文章以博赡见长，才气睥睨一世，我还以为是位老成君子。今日一见，方知是少年才俊，竟如此年轻。”

宋征舆大喜道：“隐娘也听过我的名字？”柳如是笑道：“当然。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大名鼎鼎的云间三子。谁没有听过，就实在太孤陋寡闻了。”

宋征舆字辕文，号直方，其家族是云间著姓名门望族，鱼鱼雅雅，一门唱和。他的年纪与柳如是相仿，不过是十余岁的少年，虽自负才气，气盛自傲，早听过无数赞誉，但这话从一位娇俏可人的名妓口中说出来，还是忍不住心花怒放。那一刹那，身子轻飘飘起来，仿若升到了云端，而眼前的美人，也是如岚如雾，超凡脱俗了。

他勉强定了定神，才道：“陈子龙陈兄和李雯兄都已到了东余山居，正与复社诸老友畅谈。稍后我亲自为隐娘引见。”

柳如是道：“隐娘一日之内得识云间三子，甚是荣幸。”又转向那名同伴，道：“云间李待问李公子书法精绝，隐娘久闻大名，亦是心生仰慕已久。”

李待问年近三十，表情肃穆，一望便是老成持重之人。他略微愣了一下，才道：“雕虫小技而已。隐娘谬赞，在下愧不敢当。”

柳如是笑道：“听闻李公子视董其昌董老先生为劲敌，日夜思虑一较高下。我还以为李公子是个争强好胜之人，想不到今日一见，原来是位谦谦君子。”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华亭人氏，人称“董华亭”。他才华俊逸，好谈名理，在隆庆五年十七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被松江知府袁贞吉认为写字太差，只得了第二名，从此发愤临池，成为当世书画名家。其书法出颜真卿，遍学魏晋唐宋诸名家，涉及面广而能自

创风格：行书古淡潇洒；楷书有颜真卿之率真韵味；草书植根于颜真卿，兼有怀素之圆劲和米芾之跌宕。最难能可贵的是，董氏丝毫没有邯郸学步，能始终如一地表现自己的风格。他推崇以禅论画，自称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被世人奉为信条。

除了在书画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外，董其昌的仕途亦是一帆风顺。他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第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五年后获授翰林院编修。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神宗长子朱常洛出阁讲学，充任讲官。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即位，为太常寺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天启二年（1622年），参修《泰昌实录》。天启五年（1625年）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次年辞官。崇祯皇帝即位后，又召其任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

董其昌才艺虽高，但人品饱受争议。他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出任湖广提学副使时，将“明日不考文”当作考试题，以愚弄学生为乐。而在故乡华亭，董其昌更是出名的恶霸，他手下豢养了大批恶奴，常常放债霸产，为害乡里。董其昌本人崇尚“乐生”“渔色”，好修房中术，他手下奴仆便常常引诱童女到董宅，供董氏修炼，采阴补阳。民众告状无门，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九月，董其昌将至交好友陆兆芳家的使女绿英引诱奸淫后，藏娇于其别业白龙潭护珠阁。绿英乘人不备，逃回泖口。董其昌难舍绿英美色，派儿子董祖权带领一百多家奴前往陆家庄，强行劫走了绿英。陆家人报案后，地方官府畏惧董其昌声名和势力，不敢接办。董其昌连襟^[20]范纳斋之子范昶时为华亭县学学生，正是满腔热血的激愤青年，得知事情经过后，将董氏恶行编撰成《黑白传》一书，内有“白公子夜袭陆家庄，黑秀才怒斥龙门里”书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白公子”是指董其昌，因其别号思白，而黑秀才则是指陆兆芳，因其人肤色黝黑。说书艺人钱二得书后到处说唱，众人由此得知了董氏的劣迹，一时众口一词，纷纷指责董氏。董其昌得知后，不但不设法平息众怒，反而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不日范昶被人痛殴，很快暴死于家中。范母偕范妻及四名仆妇，乘轿直至董府哭诉，讨要说法。结果范母、范妻被鞭打出门，四名仆妇被剥光衣服后绑在椅子上被人肆意凌辱。次日，范母气得吐血而死。

如此灭绝人性的丑行居然发生在堂堂董宦府内，事情传扬开去后，终于激起民愤。华亭县学学生联名向官府告状。大街上满是声讨董氏的揭帖和传单，又有歌谣传唱道：“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四乡含冤受屈的乡民闻说后，纷纷聚集在城内外，甚至有不少乡民趁夜潮摇船到华亭。数以万计的民众如巨潮般包围了董府。董氏居然命恶奴从大墙内抛砖头和粪便，想驱赶乡民。火山终于爆发，乡民们一拥而上，拔下董府旗杆，撞开董府大门，将董家二百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烧成灰烬。董其昌历年辛苦搜集的古今珍贵书画篆刻收藏，全部被付之一炬。传闻《金瓶梅》原本手稿，即毁于这场大火。此即著名的“民抄董宦”。

变故发生后，董其昌狼狈逃离华亭，数月不敢回来，又分别向县、府、道、抚四级衙门告状。朝廷虽然有心偏袒，然董氏在地方上实在民愤太大，官府怕激发民变，也将此案做了轻描淡写的处理。

无论董其昌如何声名狼藉，品行如何卑劣污秽，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书画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当世无人能比，史称“天才俊逸”。然而华亭地灵人杰，偏偏又出了个后起之秀李待问。传闻其人书法在董其昌之上，且自视甚高，遍走华亭，凡街坊寺院有董其昌题写的匾额楹联，便随手往旁边墙壁上写上一通，好让人评判到底谁的字更好。董其昌本人也曾好奇来观赏，看后品评道：“书果佳，但有杀气，怕是此人不得好死[21]。”此即柳如是所提“争强好胜”之来历。

李待问尚不及回答，宋征舆忙笑道：“李兄为人其实是极谦逊的，他只是不满董氏以才华争势，贪婪霸道，鱼肉乡民。当日董先生以‘杀气’二字品评李兄书法，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但其实是视李兄为劲敌。听说他担心李书流传将掩其名，所以暗中派人在坊间搜罗李兄字迹，然后焚毁，以绝传世。这本身已是间接承认李兄书法在他之上了。”

柳如是道：“我见过李公子的书法，清劲秀健，内中透露着英气和刚烈，怎么能称是杀气呢？”

李待问怔了一怔，才问道：“隐娘是在吴江故相周相公府上见过在下的作品吗？”

宋征舆忙道：“哎呀，在哪儿见的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隐娘赞许你

的书法。”他心思颇快，料想柳如是被逐出周府不久，必不愿意提起往事，是以急忙出头解围。

柳如是微笑道：“不碍事。是的，我的确是在周相公府上见过李公子的行书诗轴。”

她表面泰然自若，却也不愿意再多提这个话头，又问道：“李公子是书法大家，可否指点一二，若是我想学写字，该如何学起？”

李待问想也不想，随口答道：“不妨学欧阳询。欧体笔法险劲，猛锐长驱，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瞋目，力士挥拳。隐娘性情清峻秀丽，又饶刚健之气，最适合学欧体，铁腕银钩，奇气满纸，定可尽脱寻常女书的柔媚闺气。”

柳如是胸口“咯噔”一下，只默默念着那句“隐娘性情清峻秀丽，又饶刚健之气”，心道：“谁道知音难遇？这李待问便是我的知己，他一眼便看出我不愿意落入庸脂俗粉的俗套。”呆了一呆，自觉有些失态，忙招手叫过王微，为几人引见。

又寒暄一阵，宋征舆这才得闲问道：“徐来兄也是慕名来拜访隐娘的吗？好快的消息。”

徐来结结巴巴地道：“我……我是……”他本不是笨口拙舌之人，但今日不知如何分外紧张，竟答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勇夫插口道：“这位徐三公子来者不善，他莫名带人闯上船来，称我们跟盗贼是一伙儿，还打算动手打人呢。”

徐来道：“啊……不是……不是这样的……”一时情急，大冬日的寒冷天气，额头竟急出汗来。

一名口齿伶俐些的从人忙道：“不是，我们是追踪盗贼而来。”当下叙述了经过。

原来明日是十一月初七，也是华亭老名士陈继儒七十五岁大寿。陈继儒虽从来没有做过官，却有“山中宰相”之称，名满天下，是江浙士林

领袖人物。这几日有不少人专程赶来佘山为他祝寿，柳如是和王微就是其中之一。山阴^[22]名士张岱曾请陈继儒为其作《古今义烈传》作序，这次也特意为陈氏华诞赶来华亭。张家与徐家是世交，张岱提早到后，便暂时借住在徐来家中。徐氏号称华亭首富，家中字画、善本、珍玩不少，均收藏在佘山别墅水西园中。今日徐来引张岱和另一远道而来的朋友余怀到水西园中观赏善本藏书时，忽意外发现阁楼中有一黑衣蒙面男子正站在窗下读书。众人尚在惊愕之时，那男子已扔掉书本，提着一个包袱自窗口飘然而出。徐来这才意识到那男子是名窃贼，急忙呼叫仆人赶去追捕。仆人反应迟钝，反而被行动敏捷的客人张岱、余怀抢了先。

一路跟踪到隔壁的绣楼，却见那蒙面男子正手持剪刀，举剪要剪下织布机上的绛丝^[23]。那幅绛丝正是徐家预备送给陈继儒做寿礼的生辰礼物，是由徐家长媳吴氏亲自带领数十名绣工花费数月精织而成。吴氏是绛丝名匠吴圻之后，是吴氏针法的唯一传人，绣技举世无双。那幅绛织的是沈周《蟠桃仙》，画中人物传神，栩栩如生，上方诗文书法遒劲，气势雄壮。全幅深得原画精髓，极细微处，均绛织无遗，内中夹以金丝及孔雀翎毛，单以价值论，不下数万金。

张岱出身富贵，精于鉴赏，一望见那幅绛丝便知是稀世珍品。他最见不得暴殄天物，当即喝叫一声，抢先上前去阻止。孰想那蒙面男子会些功夫，一下子就将张岱推倒在地。余怀急忙上前帮忙，那蒙面男子手腕中蓦然翻出一柄匕首，刺伤了余怀，随后趁众人手忙脚乱上前救人的工夫，轻身从窗口飞跃逃走。

所幸那男子本意不在杀人，出手不重，余怀只是受了轻伤。然贵客在奴仆环伺的水西园遇刺受伤，徐来大失颜面，勃然大怒，一面派人去官府报案，知会巡检司^[24]注拦截，一面亲自带人出门追捕盗贼。

水西园位于华亭县城外，临近佘山，地处偏僻，加上天气寒冷，外面行人不多。徐来一行追了出来，有路人称看见一黑衣男子往渡口方向跑去，遂追了过来。到渡口时，发现只停有一艘画舫。众人料想盗贼无处可去，必是溜上了船，遂直闯上来搜查，由此跟小厮勇夫发生了肢体冲突。

勇夫忙道：“这些人不招呼一声，直闯上来，小的上前拦阻，他们就

指责船上窝藏了盗贼，跟歹人是同伙呢。”

柳如是因是外来之客，本一直保持和善的态度，听了这话陡然面色一沉，极是不快。但她当着宋征舆、李待问又不好发火，只得强忍怒气，冷冷道：“画舫靠岸后，我和微姊姊一直站在外面眺望风景，并没有留意到有人上船。”

勇夫接口道：“徐公子家的园子是在西北方，对吧？那个位置，往西是山林，往北是大道，往东是市集，往南是渡口。那盗贼既无人接应，为何会朝没有出路的渡口逃来，这不是下下策吗？”

众人细细一寻思，果然是这个道理。

宋征舆道：“徐来兄，这位小哥儿分析得极有道理。盗贼露了行踪，最要紧的逃命，无论是往北还是往东、往西，都比往南有利。你是不是搞错了？”

徐来嚅道：“这个……”他目光下斜，不敢再像适才那般死盯着柳如是不放，却也不断偷眼打量她的反应。

勇夫适才被徐家仆人推搡了几下，差点跌个跟头，心中忿恨难消，此刻见己方占了上风，而柳如是又对那徐三公子并不如何看在眼里，便有意令对方出丑，讥诮道：“徐公子坚持称盗贼上了船，我家隐娘人在二楼，我在一楼，面叔在底舱，我们船上有六个人、十二只眼睛，没有一只眼睛看到有盗贼上船。难道他会隐形不成？”

徐来颇为尴尬，讪讪道：“这个……也许是那人看错了。”

宋征舆埋怨道：“徐来兄，隐娘是陈老夫子专程邀请的贵客，你没弄清楚就闯上人家的画舫，还平白冠以罪名，未免太莽撞了些。”他的心思全在柳如是身上，也不等徐来回答，转头笑道：“两位小娘子，我们这就动身出发吧，免得眉公久等。”

柳如是冷笑道：“徐公子手下既然坚持窃贼上了我这艘画舫，还是让徐公子先搜一遍吧，免得落下窃贼同伙的名声。”

徐来怔了一怔，随即连连摆手道：“不必了，不必了。是我弄错了。适才冒昧上船，惊扰了小娘子，徐某十分过意不去，改日再赔礼道歉。”忙不迭地领人下船去了。

柳如是这才命使女荷衣取了礼物，又命勇夫留下来照看画舫。勇夫本以为可以跟去寿筵，大大地开一回眼界，听了不免失望。

荷衣便道：“反正娘子有宋公子等人陪伴，不如我留下来，船上也好有个烧火做饭的人。”

柳如是想了想，道：“也好。”又特意叮嘱勇夫道：“咱们是外来的，人生地不熟，可别再轻易跟人起争执。”

勇夫虽不能赴行余山，但荷衣主动留了下来，有失必有得——正好可以趁柳如是不在，与老相好在画舫来个翻云覆雨，寻一把鱼水之欢——当即应了。

柳如是便与王微跟随宋征舆、李待问下船，赶去陈继儒的山间别墅。

雪逐渐大了起来，天光变得微弱。纷纷扬扬的雪花与凛冽的寒风交融在一起袭击着人的心脾。

再回望青浦渡口，画舫已被一片濛濛水雾笼罩，只能窥见浅浅的轮廓。流水迢迢，寒江漠漠。云山万重，寸心千里。

那一刹那，柳如是流露出一种苍老之气来，仿佛过去就在自己的身后，她甚至可以清晰地辨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逝者如斯，竟然就这么走过来了。流逝，注定是苍凉的起源，却也应该可以成为新的希望。

一直沉默不语的王微忽然叹道：“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盼生姿。交甫遇之，凭情言私。鸣佩虚掷，绝影焉追？”

[1] 华亭：今上海松江。

[2] 自然中，鹤寿命一般只有二三十年，并不长寿。

[3] 陆机，三国名将陆逊之孙，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陆机家世显赫，富于才华，文章、书法俱佳。东吴灭亡后，先是与其弟隐居在华亭昆山（今松江小昆山），后入仕西晋，史称“玉出昆山”。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世称“陆平原”，被誉为“太康之英”（太康为晋武帝年号）。后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陆云亦受牵连遇害。

[4] 《史记·李斯列传》载：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秦丞相李斯因遭奸人诬陷，论腰斩咸阳市，临刑前对其子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5] 北宋大书画家米芾喜欢沿着长江漂游写生。由于江南气候潮湿，他常常把自己的书画作品挂在船头，一边晾晒，一边展示。后常以“米家船”借指米芾的书画。宋黄庭坚有《戏赠米元章》诗：“沧江尽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舫。”金元好问《钱过庭烟溪独钓图》诗云：“小景风流二百年，典刑来自米家船。”明人王时敏《题自画关使君袁环中》：“割取一峰深秀色，可堪移入米家船。”

[6] 杨宛，字宛叔，一作宛若，明末秦淮名妓，才情殊众。文坛领袖钱谦益曾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指柳如是）鼎足而三。”

[7] 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文学家茅坤（其《唐宋八大家文钞》选辑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篇文章，在当时和后世有很大影响，“唐宋八大家”的名称即由此流行）之孙。家富藏书，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喜读兵农之道，成年后熟悉用兵方略及九边关塞，文武双全。时人称其云：“年少西吴出，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1629年）助名将袁崇焕守宁远，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即菊花岛，今辽宁兴城南）。不久被权臣梁廷栋所忌而解职，又受辽东兵哗之累，遣戍漳浦（今属福建）。他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被后人称为“军事学的百科全书”。可惜不为当权者重视，最终郁郁而死，壮志难酬。

[8] 古时妓女列名乐籍，如从良嫁人或不再为妓，经官府批准，交纳赎金后可除去乐籍。

[9] 南曲：宋元时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相对于北曲（渊源于唐宋大曲、宋词、诸宫调和北方民间曲调，并吸收了金、元民族音乐）而言，用韵以南方（江浙一带）语音为准。声调平缓婉转，以箫笛等伴奏。明代亦用箏、琵琶等弦索乐器。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都以南曲为主。

[10] 柳如是在少女至青年时期曾多次更名换姓或采用新名号，此方面著作文章如汗牛充栋，本书不再重复叙述。为避免混乱，本小说一律采用“柳如是”的名字。关于柳如是本姓，有学者考证姓杨，有学者认为姓柳，均是根据旁证推测，并无实据。作者偏向杨姓说。本书中所涉及柳氏之出身来历，虽为作者推测，但并非毫无来由的杜撰，各有依据，后面将会一一述及。

[11] 鸂（yī）：古书上记载的一种似鹭的水鸟，常常被绘在船头上作装饰用。彩鸂船并不特指船首画着鸂鸟图案的船，而是用来泛指船只。

[12] 柳如是诗词极好用典故。此诗名《冬日泛舟》，句句用典，富于文采神韵。陈寅恪先生曾赞这首诗与《金明池》词是明末最佳之诗词。无愁：古乐府杂曲歌名。北齐后主高纬荒淫纵乐，盛为“无愁”之曲，自弹胡琵琶而唱之，时称“无愁天子”。《隋书·音乐志》：“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乐往哀来，竟以亡国。”浮云西北楼：出自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汉佩：西汉刘向《列仙传》中记载，汉神女曾解佩赠与郑交甫。越歌：春秋楚国公子皙坐船出游时，有爱慕他的越人船夫抱着船桨对他唱歌，歌词云：“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青眼：喻对人喜爱，与“白眼”相对。唐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白头：喻天长地久。金曹之谦《变白头吟》：“奈何及未流，不知再醮羞。中路多反目，几人能白头？”卢家怨银

汉：出自古诗：“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作卢家妇。”

[13] 柳如是十四岁时为吴江故相周道登所买，初为周府老夫人侍婢，后被周道登索为侍妾。钱肇鳌《质直谈耳》记载：“如是幼养于吴江周氏，为宠姬。年最稚，明慧无比，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以是为群妾忌。独周母以其善于趋承，爱怜之。”然独宠亦带来了祸端，不及一年，周府群妾谣诼蜚语加害于柳如是，几被处死，因周老夫人阻拦，将其逐出周府，再卖于娼家。周道登，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天启七年（1627年）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崇祯元年（1628年）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为内阁首辅。崇祯二年（1629年）致仕。

[14] 吴江：今江苏吴江，在苏州之南，太湖之东，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盛泽：位于吴江东南，虽只是个水乡小镇，却在历史上很早就发展了大规模的蚕桑丝绸业，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闻名于世，有“绸都”的美称。

[15] 此句出自沈万三好友顾瑛所作《山坡羊》，今有顾氏手书复制品悬挂在古镇周庄沈厅二楼的主人卧室内，感兴趣的读者可去周庄观赏。顾瑛又名顾阿瑛，昆山（今江苏太仓）人，元末传奇人物。年三十始折节读书，举茂才，署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皆不就。年四十，以家产付其子，筑玉山草堂，有亭馆三十六处，园池、亭榭、馆、声伎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名士常在其家，日夜置酒赋诗。一时风流儒雅，著称东南。张士诚据吴，欲强授顾瑛官职，他避去，隐于嘉兴之合溪，后因母丧归，张氏再次征辟，他散尽家财，削发为在家僧。有《自题小像诗》：“僧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杰处，五陵鞍马洛阳街。”旷达豪迈，超然物外。其子任元朝水军副都万户，洪武元年（1368年）被强行迁居临濠（今安徽凤阳），顾瑛亦随往，次年卒，年六十。

[16] 代州：今山西代县。定海卫：今浙江定海。

[17] 西晋时期，华亭名士陆云与洛阳才子荀隐相遇，彼此互通姓名。陆云自我介绍道：“我是云间陆士龙。”“士龙”是陆云之字，“云间”则是取“风从虎，云从龙”之意。陆云一张口就站在了云端高处，显得器宇非凡。荀隐应声答道：“我是日下荀鸣鹤。”“鸣鹤”是荀隐之字。“日下”指太阳之下，即皇帝直接统治之下，时为西晋首都洛阳的代称，显然比陆云的自我介绍更有气派。这桩故事广为流传，成为一段风流佳话，云间亦由此成为华亭的别称。

[18] 指嘉靖、隆庆两朝首辅大学士徐阶。徐阶，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1523年）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累官礼部右侍郎，进礼部尚书。当时奸相严嵩擅权，因仇恨夏言，而夏言曾举荐徐阶，因而严嵩忌恨徐阶，想方设法中伤之。徐阶小心谨慎，最终得以入阁为大学士，参预机务。后因密疏告发咸宁侯仇鸾罪状，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再进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改兼吏部尚书。时倭寇侵犯东南，徐阶力主发兵。严嵩父子罪状败露，徐阶令御史邹应龙劾之，嘉靖皇帝勒令严嵩致仕，徐阶遂代严嵩为首辅。执政后，力革弊政，起用因“大礼议”之争及言事被贬诸官，先后引高拱、张居正等入阁，宽政轻刑，广开言路。又曾力救户部主事海瑞，免其一死。隆庆皇帝即位，仍为首辅，为高拱所劾，辞官还乡，卒谥文贞。徐阶为人性颖敏，有权略，尝从王守仁门人游，读书善古文辞。立朝有相度，爱护人才，于嘉靖、隆庆之政多所匡救。著有《经世堂集》《少湖文集》。

[19] 徐家子弟曾占夺华亭土地达二十四万亩，一向富有贪名的严嵩，其田产仅是徐阶的十五分之一。隆庆元年（1567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家人横行乡里，徐家认为齐康是受徐阶政敌高拱指使。其他言官及时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上疏指责齐康，高拱因此下台，时人谓之“权奸”。后来海瑞当上江南巡抚时，查明徐家侵田属实，要求徐阶退田。徐阶退了一些，海瑞还是不满意。徐阶很是难堪，重金贿赂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以“鱼肉缙绅”之名，将海瑞罢免。后高拱重新执政，徐家又被迫退了一半的田地，徐阶子徐璠、徐琨被判充军，直到万历年间徐阶学生张居正执政，才赦免徐氏子弟。

[20] 董其昌妻子龚氏与范纳斋（曾任万州知州）妻子是亲姊妹。

[21] 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下江南，李待问起义抗清，不久清兵破城。李待问见大势无可挽回，便从城墙上下来。有百户（官名。明代卫所兵制设百户所，置百户，统兵一百一十二人，隶属于本县千户所）问道：“先生读烂《四书》，今日将如何自处？”李待问道：“为臣死忠。但我还是想和家人作最后诀别。”百户道：“先生能这样，我先断头以待。”说完拔刀自刎而死。李待问仓卒抵家，与家人诀别。众人都劝他换衣逃走。他笑道：“死是我分内之事。且不死，将来何以面对那位百户呢？”于是引绳自缢。气未绝而被清兵俘虏，因不肯投降被杀。当地民众建李公寺，塑像为祀，尊奉为松江府城隍。当地人还有夜间吃豆浆的风俗，都是为了纪念李待问。

[22] 山阴：今浙江绍兴。

[23] 缙（kè）丝：又称“刻丝”，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挑经显纬的欣赏装饰性丝织品。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织物之一，常用以织造帝后服饰、御真（御容像）和摹缙名人书画。因织造过程极其细致，摹缙常胜于原作，而存世精品又极为稀少，是当今织绣收藏、拍卖的亮点。常有“一寸缙丝一寸金”和“织中之圣”的盛名。吴圻，吴门（今江苏苏州）人，字尚中，缙丝名匠。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吴圻缙丝沈周《蟠桃仙》一轴。

[24] 巡检司：官署名。宋始设，多设于关津险要、距城市较远处，掌地方治安，受州领导。明代，初于广西关隘冲要处设之，后于各处增此司，置“巡检”、“副巡检”均从九品上。职权是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但真实的职权范围要比这大得多，近似于锦衣卫，但锦衣卫是中央机构，侦察的对象是京师官员，巡检司则负责对民间的老百姓和地方官员进行侦缉。明代仅华亭一县，即设有五处巡检司。

第二章 襁褓宴坐，赏音之怀

但她自己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想法呢，不然如何还在韶华已逝的年纪来这等喧哗暧昧的场合抛头露面？情知好梦都无用，她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过去了，而柳如是还是豆蔻娉婷，她期盼她能有一个好的结局，感情有所归依。



碧玉堂西红粉楼，长安思妇忆凉州。
咸阳桥上三年别，回乐峰前万里愁。
秦地烟花明月夜，汉家关塞白云秋。
梦魂欲识金微路，应逐交河水北流。

——宋征舆《古意》

华

亭以陆机、陆云兄弟及仙鹤知名于世，直到唐代才正式置县。元代时升为松江府^[1]，明代沿袭，下辖华亭、上海、青浦三县，府治设在华亭县。

佘山位于松江府城城北二十五里处，又分为东、西二峰，处处生满翠竹。山风徐来，阵阵竹啸，再经山谷回响，就变成轻吟低唱，隐隐约约，仿若人语。此即古今闻名的“佘山竹啸”。华亭名儒陈继儒有传世画作《潇湘图》，就是由此而得到灵感。

有竹即有笋。奇特的是，佘山所产竹笋不但清甜新嫩，还带有一股天然的兰花香味，遂成为华亭一大名产^[2]。

佘山虽是小水小山，不见雄奇魁伟，却自有江南清秀俊气。如此风光秀丽之地，自然吸引了不少名士到此隐居。佘山两峰，筑有不少名园精舍，以施绍莘的佘山、陈继儒的东佘山居、徐家的水西园为最著。

文人雅客钟爱在佘山结庐定居，这一带寺院之众亦列于九峰之首。除东庵普照寺、中庵灵峰庵、西庵宣妙讲寺三大庵外，还有潮音庵、弥陀殿、华藏庵等。北宋太宗年间，有僧人德聪来到佘山东峰结庵修行，还驯养了两只青黑色老虎，名大青、小青，出入常有二虎相伴。后德聪圆寂，大青、小青亦悲伤而死。人们将德聪和二虎同埋在山顶绝境处，又在坟旁修塔，取名“聪道人塔”。又因有名为“秀”的道士亲自参与建筑此塔，塔成后引火自焚殉塔，所以亦称“秀道者塔”。此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木结构，形体修长挺拔，有杭州宝俚塔^[3]风韵，屹立山河，笑傲岁月，成为佘山的象征。

陈继儒的东佘山居即位于聪道人塔之南。陈继儒，字仲醇，号眉

公，又号麋公，华亭人氏。万历初年为松江府学生员，辞章出众，与同学董其昌齐名，“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

本来陈继儒可以跟董其昌一样，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然而当他参加科考时，亲眼目睹官吏粗暴对待考生，搜检无状^[4]，受到很大刺激，认为此非待士之礼，遂退出考场。并公然声称“朝廷以科举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为小人也，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为君子也”，于二十九岁时取其儒士衣冠而焚之，表示与科举绝缘。此举惊世骇俗，一夜之间，闻于吴越。

谢去青襟后，陈继儒决意隐居山中。他曾论山居八德：“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兑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谈仕籍。如反此者，是饭餼牛店，贩马驿也。”自称“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乐”，先筑“乞花场”于小昆山，五十岁移居东佘山，始筑东佘山居。他称“今世之昏昏逐逐，无一日不醉，无一人不醉：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而天下竟为昏迷不醒之天下矣。安得一副清凉散，人人解醒”，欲将山居营建成一处清凉世界，为此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终将东佘山居打造成松江最著名的园林别墅。

陈继儒本人博学好古，于经学文史、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远近文人，竞与结交，东佘山居遂成为南北文人的聚会场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佘山也因之而名满天下。

陈氏又延招吴越间贫儒寒士憩居于此，相互手章摘句，或在九峰三泖间采风撷俗，刺取其琐言僻事，荟革成书。久之，陈氏不少著述如《岩栖幽事》《珍珠船》等流传遐迩。甚至有传闻说，有“天下第一奇书”之称的《金瓶梅》即是陈继儒供食的某位贫儒寒士所作。

陈继儒诗文淡泊逸意，多能道人所未道，或摇曳空灵，或禅意盎然，自谓“人有一字不识而多诗意，一偈不参而多禅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晓而多画意，淡泊故也。”四方征其文者，束帛挺金，造请无虚日。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对其文辞颇为赏识，兼之同窗好友董其昌在京师为之延誉，一时地方官吏无不造谒其门，咨询地方利弊，甚而“守令之臧否，由夫片言诗文之佳恶，冀其一顾”。时人呼他为“山中宰相”，

号称“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5]。其隐居之处东佘山居亦被称为“宰相衙”，其声望若此。

如此人物，自然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曾延聘陈继儒去无锡讲学，却被婉辞推却。崇祯三年（1630年），松江知府方岳贡亲自驱车至佘山，请年过七旬的陈继儒出山主修府志。按照惯例，纂修方志通常由闲居乡里的缙绅地主担任，请一个隐逸布衣来领衔修志，可称得上破天荒的大事。崇祯皇帝亦听闻陈继儒大名，二次下诏征聘其入翰林院，终坚辞不出，继续过他“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山中生涯。陈氏遂又多了个“陈征士”的雅称。

陈继儒隐居山中，几十年不踏入城中一步。他多次推辞朝廷征召，无疑是淡泊名利的，但其人古道热肠，对后辈好学者大肆提携，不遗余力。不少人纂撰之作邀他题跋，多乐于为之。然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却有自己的立场和气节。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为了讨好这位“九千岁”，各地纷建生祠为之纳福。松江府学生员周宏璧也跟风而动，在白龙潭北为魏忠贤建祠，并请陈继儒为之作记。彼时魏忠贤权势熏天，大力铲除异己，凡得罪他的人都被极尽荼毒之能事，政治极其黑暗。陈继儒若是不肯答应作记，势必会得罪魏忠贤，怕是难逃报复。不料他却说出一番有力的推辞来：“你等为魏公建生祠，本意是要得其欢心。魏公心性不雅内相，要作文表其功业，达官贵人才是最合适的人选。若是以布衣从事，魏公很可能会以为你等轻视他。不如于在朝卿相中选一与魏公亲厚者作记，庶博解颐，不负盛举。”由此巧妙地推脱了作记一事。

除了诗画文章外，陈继儒在造园艺术上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称“居山有四法：树无行次，石无位置，屋无宏肆，心无机事”，又称“不能卜居名山，即于岗阜回复及林水幽翳处，辟地数亩，筑室数楹。插槿作篱，编茆为亭。以一亩荫竹树，一亩栽花果，二亩种瓜菜。四壁清旷，空诸所有”。他的别墅东佘山居即是其造园理论付之于实践的产物，以山池为中心，巧于因借，混合自然。内有宝颜堂、晚香堂、顽仙庐、白石山房、神清之室、清微亭、水边林下等十余景点。山居处处植满松杉、古梅和翠竹，松杉参天入云，梅树古朴廓落，竹子清幽婆娑，均是主人

的至爱。

晚香堂是会客宴集之所，在群室中最为阔大，陈继儒七十五岁大寿的寿宴即安排在这里。其名得自唐人郑谷只诗句“晚香延宿火，寒磬度高枝”。采用江南最常见的中、左、右三组纵列院落组群，沿中央纵轴线建有门厅、轿厅、大厅，再往两旁布置客厅、花厅、书房等，后部建二层楼房，楼上宛转相通，结构复杂，形似迷宫。

柳如是一行到达晚香堂时，大厅中临时搭建了一座戏台，戏台三面 and 厅中环列着近四百盆盆栽梅花，五颜六色，清香扑鼻。花盆均是精细的青色瓷器。彼时瓷器虽然价格低廉，最贵者不过三五钱银子，然近四百盆瓷器加起来，亦价值逾一百二十两，足抵十家农户一年食用之费，可谓奢侈之极^[6]。这还没有算上四百株梅花的栽培和运输费用。

戏台上正在上演一出好戏。下面座席中坐了不少人，男女夹杂，比肩齐膝。明代礼教甚严，这些妙龄美貌妇人既然是公然与男子同进同坐，当非良家女子，而是跟柳如是一样的身份，是专程赶来佘山为陈继儒寿宴助兴的娼妓，金陵当红名妓李十娘、王节、李贞丽、李倭等均在其中。

自明代中叶以来，文人娱声妓，名士悦倾城，风流更是异于往时。世风认为“士大夫苟不能干云直上，吐气扬眉，便须坐绿窗前，与诸美人共相眉语，当晓妆时日为染螺子黛，亦殊不恶”，即使是陈继儒这样类似楷模的山人，亦不能免俗。

柳如是自小在妓院长大，亦是南曲行家，见台上生旦扮相俊美，唱腔华丽，情韵悠然，便驻足留神听了一会儿。

却见台上女旦字正腔圆地念道：“呀，好一执玉杯！色如白雪，制若鬼工，世间何以有此尤物！”小生应道：“此杯名盘龙和玉杯，俗称‘一捧雪’是也。”随即细声唱道：“折腰岂为五斗米，碌碌终朝，身不由己。宝杯在手，犹得吟诗酌酒；玉人当面，未能称心如意。”

柳如是“啊”了一声，死死盯着台上小生双手高举的玉杯道具，露出了惊讶之极的表情。

宋征舆一直不离她左右，留意她言行，闻声笑道：“隐娘也觉得那小生唱得好吗？他其实是妇人反串的，名叫顾媚，字眉生，号横波。年纪虽小，却已是金陵秦淮河上一号响当当的人物。听说她的南曲还受过苏昆生^[7]的调教。”

柳如是问道：“这出戏叫什么？”宋征舆道：“《一捧雪》。这戏试演了好几日，我们已经抢先看过了，其实没什么稀奇。隐娘可听过坊间流传的‘王世贞写书为父复仇’的故事？这出戏其实就是那个故事翻版，不过是换了人名，将姓王的改成了姓莫的，将《清明上河图》换成了玉杯‘一捧雪’而已。”

王世贞是嘉靖年间著名文人，以诗文名于当时，独领文坛风骚二十年，被誉为“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据说其家收藏有《清明上河图》，权臣严嵩和严世蕃父子执掌朝政时，垂涎这幅绝世珍品，命王家献图。王世贞之父王忬心中难舍真图，便请高手伪造了一幅赝品送给严嵩父子。后来事情败露，王忬被严嵩父子残害致死。王世贞日思为父报仇，他听说严世蕃爱看淫秽小说，且常用食指蘸口液翻书，就将《鸣凤记》钞本^[8]的残本增补成《金瓶梅》一书，在每页纸上涂上了毒药，然后设法将书送给严世蕃。可惜由于书页上毒药抹得太淡，最终未能毒死严世蕃。

这一复仇故事广为传闻，王世贞由此被许多人认为是奇书《金瓶梅》的真正原作者，但认为是无稽之谈者也大有人在。只是柳如是诧异的却不是戏曲本身，而是戏中引发祸患的根源——玉杯“一捧雪”。

一旁宋征舆见她神色有异，忙问道：“怎么，隐娘身子不舒服吗？”

柳如是道：“不是，我很好。宋公子可知道这出《一捧雪》的戏是谁写的？”

宋征舆犹豫了一下，答道：“施绍莘施先生，也是松江本地人氏。”

柳如是道：“呀，我听过施先生的大名。他的南曲不拘泥于音律辞藻，比大多散曲名家更为苍莽奔放，只是太过哀苦。”

宋征舆道：“正是他。”又笑道：“想不到隐娘见闻居然如此广博，实

在可钦可佩呢。”

柳如是却没心思理会对方的大拍马屁，问道：“施先生人在这里吗？我想即刻见见他，烦请宋公子代为引见。”

宋征舆闻言极为惊讶——今日东余山居名流如云，且多为俊杰才子。仅以音律论，复社杨文骢、吴伟业、吴昌时、冒襄、华亭训导王彦泓等都是戏曲大行家。吴伟业造诣尤深，又是名誉天下的榜眼。那施绍莘虽以散曲、词著名，号称峰泖浪仙，却是个年过五旬的糟老头子，屡试不中，仅以诸生终老，连他自己都称是“一事无成”。柳如是如此迫不及待地要结识他，太不合常理，除非是对这出《一捧雪》的戏有特别兴趣——心中亦有些悻悻然，左右望了一眼，才道：“今日好像没有见过施先生。他的别墅西余山居就在山那边，不妨先去拜会陈老夫子，我再引隐娘去找施先生。”

柳如是心道：“我人已到东余山居，不去拜见眉公，实在说不过去。况且还有微姊姊同行。”不得已，只好与王微一道，跟随宋征舆到后堂来拜见老寿星陈继儒。

后堂是座二层小楼，是陈继儒平日习字作画之处。庭书一联云：“天为补贫偏与健，人因见懒误称高。”实是集宋诗人陆游诗联，表面谦抑，却自见一股简傲之气。

室内布置得简朴淡雅。堂首案桌上摆着一架自鸣钟^[9]，颇为显眼。墙壁上挂着几幅墨梅、山水图。水墨梅花为陈氏所绘，取意“横斜疏梅”，以大草横涂枝干，潇洒流畅，不失法度，又由细笔勾勒、点、染，大气之中见真率，豪情奔放时见严谨，将梅的“凌寒独自开”表现得极为生动。山水则草草泼墨，自然随意，苍老秀逸，意态萧疏，不落吴下画师恬俗魔境。

陈继儒本人书画成就不在同窗好友董其昌之下，绘画成就甚至在董氏之上，然影响力远远不及。董其昌在当时和后世左右了山水画坛的主流发展，几成时代的象征。只是此人在家乡作恶不少，自万历年间“民抄董宦”事件之后，已极少回松江。

堂中生有两盆熊熊炭火，一大群男子围炉而坐，正在热议时势，高谈阔论，好不热闹。这些人中，除了主人陈继儒及个别宾客外，绝大多数都是东林党人或复社成员，不乏当世俊才。

通常民间称在社日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为“社”，并逐渐演变成“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的民间教化仪式。后人因志趣相投或信仰相同而聚众结会，亦谓之社，其实就是一种文人团体。汉代梁孝王刘武筑梁园作游赏宴宾之所，名士如司马相如、枚乘、邹阳均为座上客，把酒言欢，会文谈艺，世人称为“雅盛梁园”。东晋时，王羲之与朋友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次集会因王羲之《兰亭序》而名垂青史，“兰亭修禊”遂与“梁园雅集”一道成为诗文集会的象征，为后世文人艳羡模仿。松江陈子龙、夏彝仲、周立勋、李雯等人倡立的几社，即是“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团体，最著名者当属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是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及王戎。七人均崇尚玄学，意气相投，在生活上不拘礼法，行为怪诞，常聚在山阳竹林之下，饮酒作乐，抚琴纵歌，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因为七贤特立独行的个人魅力，这个著名的名士群体成为一种文化的特征符号，闪耀千古，其风采倾倒众生。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士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而尊师交友，因而民间结社成风，尤以江浙一带为甚。志同道合者相聚一处，或细绎往古，或参酌来今，或研究典故，或寻访人物。这一时期的文人社团仍然只限于文艺创作、学术交流层面，他们或提倡复兴古学，或主张经世致用，或热衷钻研时文。

明代中叶以后，经济高度发展，物资极大丰富，世风则日趋浮躁。人们在追求奢靡的同时，渴望摆脱传统礼法的束缚，思想求新求异，整个社会呈现出奇特的新异色彩。另一方面，明王朝开始走向衰落，政治日渐腐败，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尤其是明神宗万历年间，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10]直接导致党争频起，朝政日非，吏治腐败。文人士大夫往往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敏感的阶层，对动荡激变反应最为强烈，于是结社之风日盛，且不再限于吟诗作文，针砭朝政，臧否人物，慷慨激昂，以天

下为己任。明代最著名的文人团体东林党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提到东林党，就要从其创始人顾宪成说起。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人。他自小家境贫寒，却胸有大志，发愤读书，曾在家中墙壁上题了两句话：“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万历四年（1576年），二十七岁的顾宪成赴南京应试，以第一名中举，一时风光无限，闻名遐迩。万历八年（1580年），顾宪成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自此步入仕途。

当时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权势熏天，群臣争相奉承。一次张阁老生病，大臣们联名献金到东岳庙拜神祈祷，唯独顾宪成不肯附和。有同僚担心顾宪成惹祸，出于好心，暗中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名。顾宪成知道后毫不领情，硬是跑去将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了。张居正为人狭隘，报复心极强，幸好这件事后不久他就病死了，顾宪成才没有受到追究。这种铮铮傲骨、不媚权贵的耿直性情，多少决定了他之后的仕途不会一帆风顺。

国本之争起后，万历皇帝迫于舆论压力，指使内阁首辅王锡爵提出“三王并封”的权宜之计。时任吏部员外郎的顾宪成立即上疏反对，同时还写信给王锡爵，指责他身为首辅，却“排群议而顺上旨”，是典型的负国误君。

这王锡爵并非什么大奸臣，他曾经因反对张居正廷杖直言大臣，回家不出，以示抗议。入内阁后，请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发库银救济河南饥民，且申救被斥之臣，多为时人所称。他最初任内阁大学士时，也曾上书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但万历皇帝没有听从。这次“三王并封”的主意，其实是万历皇帝自己想出来的，王锡爵不过是奉诏拟旨而已。他见群情汹汹，害怕公论，请追还前诏，万历不从；请下廷议，万历不许，最后干脆请求辞职。万历皇帝十分恼怒，打算从重惩处顾宪成等建言诸臣，但当时舆论压力巨大，迫于时论，“三王并封”的计划最终没有实行。但王锡爵由此对顾宪成怀恨在心，不久后，他报复的机会就来了。

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王锡爵因年老将要退休致仕，顾宪成受命推举阁臣。他报上的名单中，有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

孙珑、左都御史孙丕扬、故大学士王家屏等七人。这些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王家屏尤为万历皇帝厌恶。王锡爵见有机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称顾宪成等会推王家屏是为了徇私植党。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将顾宪成降职问罪。朝中立即有大臣上疏力救，万历皇帝由此更加怀疑顾宪成植党，干脆将其革职。至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带着沉痛的心情，回到了家乡无锡。

无锡有一座东林书院，是北宋知名学者杨时讲学的地方，“东林书院”院名即得自杨时游庐山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诗句。杨时离开无锡后，书院便因年久失修而荒废。顾宪成决定修复这座书院，最终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下，书院正式修复。顾宪成召集同乡好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在这里讲学，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当时不少被朝廷贬斥的士大夫们纷纷前来，以致“学舍至不能容”。这些人大多胸怀大志，在研究程朱理学的同时，不免谈论救国济世之道，“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而一些在朝官员也遥相呼应，大力支持，东林书院一时声名大著，以至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

此后，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下野的名臣也相继到这里讲学，这些人“自负气节，与政府相抗。是为东林党议之始”。正因为东林书院逐渐汇聚起了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后来他们的政敌便以书院之名谓之为“东林党”。时人称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东林三先生”，顾宪成也被政敌视为东林党魁。而浙江宁波人沈一贯以善于奉承得万历皇帝欢心，入阁后成为浙江派官僚首领，人称“浙党”。东林党人以讲学联络人士，浙党恃权求胜，自此东林、浙党互相争斗长达几十年。

党争之风，甚嚣尘上，将国家政治活力消耗殆尽。朝廷上下，危机四伏。在朋党混争下，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与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逐渐纠缠不清，本是以改革弊政、为民请命、澄清吏治为目的的东林党也在异常残酷的争权斗争中变得畸形起来。

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勾结明熹宗乳母客氏专政，形成有明以来

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东林党人不满阉党当政，不断上书弹劾，由此激怒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阶段。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阉党，以铁腕手段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大兴冤狱，诬陷左副都御史杨涟等人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逮捕了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六人，史称“东林前六君子”。杨涟等人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监狱，被施以丧心病狂的人身摧残。魏忠贤每天都勒令六君子跪在阶前，施以酷刑，甚至将他们的衣服撕碎扒光，让他们裸体受辱。不出几日，杨涟、左光斗等人都已血肉模糊，肉烂血脓，惨不忍睹。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下，顾大章自尽在狱中，而其他五人都死于酷刑之下。杨涟死时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面目皆非，只以血衣裹尸，草草掩埋。左光斗更是凄惨，他受过炮烙之刑，面额焦烂，膝下筋骨全部脱裂，令人不忍卒睹。其学生史可法以重金贿赂狱卒，冒死入狱探望恩师。左光斗不愿史可法受牵累，将他强行赶出牢狱。史可法出来后，含泪对人道：“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次年，魏忠贤又兴大狱，要把已罢官归乡的七位东林党人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缪昌期、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害死。高攀龙闻讯后焚香沐浴，投池自尽，其他六人被捕至京。其中，周顺昌被牵连。东林前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被逮捕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热情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显然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由此引来杀身之祸。当魏忠贤派出的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民众自发为周顺昌乞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后来，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名市民被杀，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此即复社领袖张溥所作《五人墓碑记》之来历。而周起元、周顺昌等六位东林党人，也在狱中被魏忠贤残害致死，史称“东林后六君子”。

魏忠贤又指使人编《三朝要典》^[11]，借挺击、红丸、移宫三案大做文章。更唆使其党羽给事中阮大铖作《东林点将录》，进一步打击东林党。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直到崇祯皇帝即位，赐死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

停止。

至于东林书院，也在顾宪成死后面临被捣毁的命运。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贤逆党御史张讷诬奏书院“遥制朝权、掣肘边镇、把持有司，武断乡曲”，建议天下但凡有书院处尽数拆毁。八月初五日，天启皇帝下旨：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着拆毁。自顾宪成创立之日起，东林书院名动天下，然仅仅存在了二十一年，便亡于由朝廷出面的暴力之手，实在令人感慨唏嘘。东林党人高攀龙为此写下悲愤激昂的诗句：“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

东林虽败，江南结社之风不减。崇祯二年（1629年），太仓名士张溥以非凡的魄力将云间几社、浙西闻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江南应社等几十个社团联合起来，在吴江尹山创立了复社。因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故名“复社”。

加入复社的大多为当世青年才俊，如陈子龙、夏允彝、吴伟业、顾炎武、归庄、黄宗羲、陈贞慧、方以智、吴应箕、侯方域、冒襄、杨文骢等，先后共计有两千余人，声势遍及海内。黄宗羲、顾杲、侯方域、吴昌时等均是东林党人后裔或弟子，因而复社又被称为“小东林”。

自创立之初，复社便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忧国忧民，主张改良，“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企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家。由于一些人在初入社时已经是“天下献之如神仙”“尊之如泰山”的名人，因而复社一经成立，便倾动朝野，社会影响极大。

崇祯三年（1630年），复社在南京召开集会，先期传单四出，集会当日，衣冠盈路，一城出观。四方士子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蔚为壮观。

不独声势惊人，复社也用科考证明了社员的不凡实力。崇祯三年乡试，是复社成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复社成员有近百人中举，复社核心人物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人均在此年中举，其中杨廷枢等四人还高中解元。次年会试，吴伟业、夏日瑚分别中一甲榜眼和探花[12]，张溥、马世奇等五十七人中进士。时人评价道：“从来社艺亦未有

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

科举上的巨大成功，令复社声气遍天下，出尽风头。复社首领张溥慷慨豪迈，为人有胆略，曾在阉党势力最盛时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五位平民作《五人墓碑记》，极赞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本人的人生信条。他有匡复天下之志，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中进士后授庶吉士，开始在京师奔走，积极谋划救国救民的大计。只是彼时官场黑暗，充满倾轧，张溥书生意气，直言不阿，很快就卷入了党争漩涡，无力自拔。

张溥会试主考为周延儒，称为“座主”或“座师”。周延儒时为内阁首辅，按照惯例，首辅因政务繁忙，不得参与主持会试，会试主考通常由内阁次辅担任。然而主客座师与进士有师徒名分，周延儒为了从新晋进士中培植自己的亲信力量，越例做主考，从而引起次辅温体仁的不满。他有心针对复社中进士者，打听到吴伟业高中榜眼有些“内幕”后，便开始大做文章。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先世居昆山，祖父始迁太仓。他七岁读家塾，十四岁能属文。同郡名士张溥读到吴伟业的文章，感叹道：“文章正印在此子矣。”于是收其为徒，传授通今博古之学。日后师徒二人同时中举、同时及第，更是传为佳话。

吴伟业参加会试时，房官^[13]为翰林院庶吉士李明睿。李明睿与吴伟业父亲吴琨是至交好友，对老友之子的答卷极为赞赏，将其置为本房首卷，推荐给主考官周延儒，并告知这是太仓吴琨之子的文章。周延儒为诸生时，曾到太仓游玩，与吴琨相交且极为投缘，他得到吴伟业卷子后，欣然将其定为会试第一名。

这一节为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探知后，立即指使言官上书弹劾，称主考周延儒、房官李明睿与考生吴伟业三人在会试中徇私舞弊。幸亏崇祯皇帝正倚重周延儒，亲自调阅吴伟业试卷后，批上“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大字。意思是，文章立意端正，合乎圣贤之道，文辞丰富典雅，足为楷模。崇祯皇帝首肯了吴伟业的文章，总算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吴伟业得知经过后，既感激崇祯皇帝的知遇之恩，又对自己“榜下即多危疑”感到后怕。

后来殿试，吴伟业高中第二名，另一复社成员夏日瑚列第三。状元为宜兴人陈于泰，与首辅周延儒既是同乡，又是姻亲。传闻首席读卷官户部尚书毕自严事先得到周延儒嘱咐，务必要将陈于泰取为第一。虽然考卷是密封的，但仍可以字体、文风等来辨识考生身份。毕自严找到陈于泰的考卷后，定为第一名。殿试名次，最后由皇帝决定，皇帝要审读前十名的卷子，不一定就以读卷官进呈的第一名为状元，有时也擢升其他卷子为第一。但在通常情况下，读卷官进呈的第一名最有希望成为状元。果然如此，金殿传胪，陈于泰被钦定为状元。天下大哗，御史余应桂等人争相上疏弹劾周延儒，朝中言官的目光这才从吴伟业身上移开。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很快再起风波。按照惯例，每每会试结束，就会有书商将答卷中的上乘之作刻稿汇集出版，而新科进士要请房师作序，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然而当时张溥身为复社领袖，名噪京师，吴伟业又是他的入室弟子，竟撇开房师李明睿，由他本人为吴伟业刻稿作序。如此，李明睿面上无光，大为恼怒，声称要削去吴伟业的门人资格。

由于这件事吴伟业和张溥于道义上有负，吴伟业慌张不知所措。最后还是翰林院检讨徐汧出面调停，亲自带着吴伟业前往向李明睿请罪，称这是书商过失，并已加以惩处，事情才算了结。

殿试后，吴伟业高中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风光无限的翰林院生涯，此时他才只有二十三岁。上天似乎总爱跟他开玩笑，他尚未从被劾作弊及得罪房师的惊悸中平复下来，党派斗争的风波再次降临到他头上。

崇祯皇帝即位后驱逐阉党，安抚东林党人，朝中表面风平浪静，其实争权夺势的党争从未真正平息过。先是有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与周延儒争入内阁，钱谦益大占上风，是众望所归的内阁大学士人选。时任礼部尚书的温体仁也想入阁，但他曾在天启朝巴结奉迎阉党，人缘名声不好，没有大臣愿意举荐他。此人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鹫，机深刺骨。他见钱谦益与周延儒争权，便想到一条曲线入阁的法子——东林党是阉党死敌，而他曾奉承过魏忠贤，为东林党人所不容，钱谦益更是看不起他，所以他坚决不能让钱氏入阁。

就在钱谦益自认为胜券在握的时候，温体仁上书揭发他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结党欺君，钱氏一心对付周延儒，被背后的冷箭射中，猝不及防，无从招架，就此败下阵来，被罢官为民，被迫离开了京师。

周延儒当上阁臣后，感激温体仁打垮了钱谦益，因此极力援引温体仁。很快，温体仁也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东林党虽在天启朝遭到阉党强势剿杀，但其在士林中影响巨大。即使周延儒因前事与钱谦益为敌，也不敢得罪所有的东林党人，相反还竭力与东林党结交，所以他不惜破例以首辅身份主持崇祯四年会试，一力录取了东林后劲张溥、马士奇、吴伟业等人，这其实是他审时度势的结果。

但温体仁则不同，他与钱谦益翻脸后，便开始攻击整个东林党，由此跟周延儒发生了分歧。野心勃勃的温体仁便暗中开始对付周延儒，一心想取代其成为首辅，指使御史弹劾周延儒会试徇私，其实才是个序幕。

张溥觉察到了温体仁的阴谋，他既是周延儒的门人，天经地义要站在周氏一边。而温体仁也认定张溥是周延儒一党，利用手中权势，对其大力打压。

之前张溥打破常规为吴伟业会元稿作序，不但得罪了房师李明睿，还引发整个翰林院对其行径不满。翰林院规定，要求新进庶吉士“遇馆长如严师，见先达称晚进，公会隅坐，有命唯诺惟谨”。而张溥卓尔不群，极具领袖风范，本人又是复社首领，根本不将规制放在眼中，“任意临事，辄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诰命者，文稿信口甲乙”，由此引起同馆的忌讳。有翰林院同僚向内阁举报张溥，首辅周延儒当然是尽力回护。而次辅温体仁则厉声道：“是何足患！庶吉士有教读成例，成材则留，不成材则去，去之亦何难！”俨然流露出要驱逐张溥之意。

张溥得知后大怒，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庶吉士，怎能与内阁大学士相抗？遂以温体仁扳倒钱谦益的方法行事，暗中搜集了温体仁结交宦官、结党营私、援引同乡等种种不法行为，写成疏稿，交给弟子吴伟业，命他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上奏。

吴伟业性格怯懦，不是什么敢作敢为之人。他才经历了两场风波，旧波未平，新波又起——恩师要刚刚到翰林院上任的他参奏堂内閣次辅，他哪有这个胆量！然而师命难违，反复思虑后，吴伟业将张溥弹劾温体仁的奏章改头换面，变成弹劾温氏心腹大理寺少卿蔡亦琛的奏章。

奏章上后，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惹怒了温体仁和蔡亦琛。还是首辅周延儒出面曲意解脱，吴伟业才得平安无事。

这件事后，吴伟业心灰意冷，上书请求回家娶亲。崇祯皇帝对吴氏本人文章才气颇为赞赏，不但准了他三年婚假，还赐驰节还里门。少年高第，又获旨归娶，吴伟业春风得意，荣极一时。松江名士陈继儒曾作《送吴榜眼奉旨归娶诗》：

年少朱衣马上郎，春闱第一姓名香。
泥金帖贮黄金屋，种玉人归白玉堂。
北面谢恩才合盞，东方待晓渐催妆。
词臣何以酬明主，愿进关雎窈窕章。

极力描绘吴氏荣归故里后举办婚礼的盛景。

张溥虽然失去朝中良助，但弟子奉旨回乡娶亲也是荣耀之极的事，特意夸奖道：“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

然而，吴伟业的离开还是令张溥倍感孤立，加上温体仁、李明睿等人大力排挤，他的处境日益艰难。而首辅周延儒也因姻亲陈于泰中状元、兄长周素儒冒锦衣籍授千户、他本人又收受巨盗神一魁贿赂等事而受到言官交相攻讦，四面楚歌，朝不保夕，无力帮助门生。张溥难以自安，终于在当年的冬天以葬亲为由，请假归乡。

虽然是请假离京，但张溥心情沮丧，去意已定，没有再回朝为官的意思。出乎他意料的是，回到家乡后，赶来求教者络绎不绝，由此再度激发了他济世的雄心，于是以为松江名儒陈继儒贺寿为名，召集复社骨干，到佘山集会。

今日坐在晚香堂中的复社社员，均为英华人物。除了首领张溥之外，还有镇江社长周钟、吴县社长杨廷枢、常熟社长杨彝、太仓顾梦

麟、松江社长周立勋、吴江社长吴昌时，以及元老级人物吴伟业、夏允彝、陈子龙、万寿祺、李雯、冒襄等。甚至连刚进来的宋征舆，亦是复社的少年精英。

柳如是等人进来后堂时，张溥正与众人纵论辽东局势。他大约三十岁出头，相貌普通，身材中等，却是气宇轩昂，神采英拔，一望便知是诸才人领袖，实令人难以想象如此拔类超群的人物竟是“塌蒲屨儿”^[14]出身。

张溥道：“朝廷心腹大患莫过于东北女真。自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袁崇焕又为当今主上所杀，辽东局势遂无可挽回。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恼恨主将被杀，沦为海盗，不再奉朝廷号令。朝廷本该好言安抚，然阁臣目光短浅，居然主张派兵围剿，最终导致孔、耿二人航海投奔了女真皇太极。”

他重重拍了一下大腿，站了起来，愤愤道：“可恨的是，这二人不但带去了本朝最精锐的兵马，还为女真人双手奉上西洋葡萄牙大炮^[15]。本朝最新式最精锐武器落入敌手，从此再无兵器之利。这件事，实在是大大的失策。”

复社成员李雯道：“说起来，这起祸事的始作俑者还是袁崇焕。”

张溥点了点头，道：“袁崇焕此人，是良将，却非良臣。誉卿兄，你对这一点应该最有心得。”却无人应答，左右一望，才发现许誉卿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

许誉卿，字公实，松江华亭人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名列东林党中。天启年间为吏部给事中，抗疏极论大宦官魏忠贤大逆不道，由此得罪阉党，被罢官削籍。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大肆起用曾被阉党迫害的大臣，许誉卿也重新回朝为兵科给事中。当时辽东形势危急，崇祯起用名将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明朝重文轻武，军队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大多是靠做八股文考中的进士。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却是少有的文韬武

略俱全之士，有胆有谋。他是广东东莞人氏，长大成人之时，正值东北边患日益严重。东莞一带有尚武的传统，民众从军风气很盛。大时代的局势和成长生活的环境对袁崇焕有很大影响，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以边才自许，早在青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曾作《黄河》诗说：“浊处真须激，清来自太平。济川吾有愿，击楫动深情。”表示要激浊扬清，像刘琨那样气吞胡羯，击楫中流，安定边疆，澄清天下。因而除了用功读书外，他还特别留意边防，学习兵法，练习武艺，酷爱阅读历代兵书，尤其喜欢和一些娴于兵法者讨论用兵之道，显然是要准备报国安边，欲意有所作为。这一段文武兼习的日子，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袁崇焕后来建功立业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攻陷广宁，占领了山海关外大部分地区。山海关受到直接威胁，京师由此戒严，天下震惊。当时袁崇焕任福建邵武知县，正好来北京参加大计^[16]。他素来关注辽东局势，闻讯勃然色变，拍案而出，再也没有回来寓所，其随从及上级主管部门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十几日后，袁崇焕单骑归来，原来他竟然一个人悄悄出山海关视察敌情去了！

回到北京后，袁崇焕上疏具言关外形势，称道：“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登时引来朝野瞩目。其豪气和胆量更为廷臣激赏。

御史侯恂称袁崇焕“英风伟略”，请求对其破格任用。天启皇帝于是擢任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监军，很快又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负责到关外监军。

袁崇焕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完成了其人生中的重大转变，由一个地方小县令一跃成为身负重任的边关大将。他终于可以跟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于谦一样——拔剑舞中庭，浩歌振林峦。丈夫意如此，不学腐儒酸。

三月，袁崇焕正式离京赴任，驻守山海关。在朔风凛冽的山海关头，他仗剑而立，写了一首《边中送别》来抒发胸臆：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豪迈雄放，慷慨激昂，饱含爱国热情，与南宋名将岳飞《满江红》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肝胆照人、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以几千士兵扼守宁远，用红夷大炮击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中炮受伤而死，临死前犹自气愤难平，对身边人说：“我从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有如此能耐！”驰骋疆场的沙场老将竟败于进士出身的文人袁崇焕之手，这让他如何能死得瞑目！

此战亦令袁崇焕闻名天下，他由此成为朝廷的宠儿，甚至得到了臭名昭著的阉党首领魏忠贤的支持。然而雄图伟业并未就此于袁崇焕眼前展开，朝中阉党当政，魏忠贤为争军功指派党羽弹劾袁崇焕，袁崇焕不得已辞职还乡。

崇祯即位后，群臣纷纷请求召还袁崇焕还朝。皇帝亦对这位名将仰慕已久，加上辽东女真威胁越来越大，遂下诏令袁氏入京，委以重任。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崇祯皇帝召开御前会议，先问平辽战略。袁崇焕侃侃而谈，答道：“若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的权力，五年内就能扫平肆虐十年的辽东大患。”皇帝和内阁大学士们听了都大喜过望。只有许誉卿不相信。中途休息时，他特意去问袁崇焕：“五年真的就能收复全辽吗？”讨教“五年平辽”的具体谋划。袁崇焕其实也没有把握，踌躇道：“圣上一直为辽事焦虑，我这样说，只是聊慰上意。”许誉卿倒吸一口冷气道：“圣上英明，你怎能随口搪塞一答？”

袁崇焕这才惊觉到自己的失误，又找机会对崇祯说：“辽事本来不容易奏功，陛下既然委任于臣，臣也不敢因为难而推辞。但五年之内，户部供应军饷，工部供应兵器，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要内外事事相应，才能有效果。”崇祯听到前言后语不一致，已经有些不高兴，但正值用人之际，也答应了袁崇焕的要求。

袁崇焕离开北京前去宁远时，再次向崇祯道：“臣制辽绰绰有余，但杜谗不足。臣一旦出了关，即在千里之外。臣在边关立功，恐有朝廷人士嫉妒中伤。”崇祯答道：“无须疑虑，自有朕为你主持公道。”又再加奖勉，赐袁崇焕尚方宝剑，命其在复辽前提下，可以方便行事。

袁崇焕上任后，即杀边关重将毛文龙立威。由于是先斩后奏，崇祯皇帝得到消息后，“意殊骇”。毛文龙不但是沙场老将，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一方统帅，尚方宝剑即代表着皇帝权威，袁崇焕虽得到皇帝便宜行事的准许，但擅杀朝廷重将，实在是有点不将皇帝放在眼里的意思。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袁崇焕还未来得及展开“五年平辽”的蓝图，即被清军袭破长城喜峰口，攻陷遵化，逼近北京。袁崇焕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师勤王，因为城中戒严，城门不得擅开，袁崇焕不得不从城下坐着吊篮入城，青衣元帽，只身入城朝见。堂堂明军统帅，竟然要缒城而入，可谓丢脸之极。坐在吊篮中的袁崇焕，也是心潮澎湃，不能平静。

袁崇焕入宫觐见，崇祯皇帝起初倒还和善，深加慰劳并谈论战事，赐食物和貂裘等物。袁崇焕以部下士兵马匹疲劳为由，请求进入城中休整。崇祯皇帝没有答应，面上已流露出一犹豫之色。

一年之前的平台奏对还历历在目——那时候，年轻的崇祯皇帝意气风发，正做着中兴之梦，赋予袁崇焕重担，给予他无上的信任，君臣高谈收复辽东、平定女真之大业。仅仅过了一年，面临敌人兵临城下的威胁，袁崇焕的豪言壮语再也激不起皇帝半点雄心，他未老先衰，已然疲惫。

也难怪顾虑就一直浮现在皇帝的心头——袁崇焕统领着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消耗着朝廷大多数的军饷，手持尚方宝剑，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已经令人难安。而现在这位位高权重的明军统帅不仅未能拒敌于千里之外，还放任敌人长驱直入，打到了京师脚下。这还是一年前信誓旦旦要用五年收复辽东的那个袁崇焕吗？

总之一句话，皇帝不能完全信任袁崇焕。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手皇太极又恰到好处地用了一招“离间计”，到处散布流言，说袁崇焕与清军

订有密约。并假意令被俘获的宦官听闻后遣返回去告诉崇祯，加重了皇帝的疑心。刚好明将满桂率领铁骑与清兵大战，奋战不息，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刻有袁崇焕所部宁远之记号。满桂取箭上奏，遂成为袁崇焕勾结敌军的铁证。

同年十二月，疑虑重重的崇祯皇帝召袁崇焕、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入殿质证。崇祯以杀毛文龙、勾结后金军入关、射伤满桂三事责问袁崇焕，要求解释。心力交瘁的袁崇焕对此十分惊讶，一时不能回答。崇祯皇帝想到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又想到皇太极已经打到与京师只一步之遥的通州，忽然因失望而暴怒，当场命锦衣卫逮捕袁崇焕，下镇抚司诏狱监候。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卢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皇帝拜满桂为武经略，佩尚方宝剑，指挥明军对敌。满桂却不肯出战，对道：“敌劲援寡，未可轻战。”

崇祯不听，多次催促满桂出战。满桂不得已，领黑云龙、麻登云、孙子祖寿诸大将，移营永定门外二里，被敌军精骑四面包围。皇太极亲自披挂上阵，明军节节败退，主帅满桂、孙祖寿均当场战死，大将黑云龙、麻登云等人被生擒。此时离袁崇焕下狱不过半个月时间。

崇祯皇帝怒极，又下令将兵部尚书王洽逮捕下狱。不久，王洽即在惊惧中病死于狱中。

袁崇焕手下另一员猛将祖大寿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祖大寿曾经犯了军法，孙承宗要杀他，因为爱惜他的才华，暗中让袁崇焕出面解救。祖大寿感恩戴德，从此对袁崇焕死心塌地。

在无兵无将的情况下，崇祯皇帝不得不再度依赖宁远军。性情倔强、好面子的他并没有释放袁崇焕，而是派人将祖大寿叛出山海关的消息告诉了狱中的袁崇焕，让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祖大寿，劝祖大寿回头。祖大寿这才重新回兵，意图打胜仗立功，以救出主帅。祖大寿和皇太极军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同时切断了清军后路。皇太极担心孤

军无援，最终率大军退出关外。

然而，祖大寿的军功并没有救出袁崇焕。经过半年多的审判，袁崇焕仍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被判凌迟，并流放其妻妾、子女及兄弟等人两千里，其余不予究问。

“通虏谋叛”显然是诬蔑之词；“擅主和议”指的是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整修战备，曾经与皇太极议和，但事先并没有让崇祯知道；“专戮大帅”一项指的是袁崇焕未经请示，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杀了明军另一统帅毛文龙。这两项罪名其实说到底就是怪袁崇焕总是擅作主张，对皇帝和朝廷的忠诚度不够，亦即张溥所言“是良将，非良臣”之含义^[17]。

江阴人徐弘祖一直静坐在角落中旁听，忽插口道：“辽东局势转危，过错不在袁崇焕，也不在崇祯一朝的阁臣，真正罪魁祸首是万历年间的辽东总兵李成梁。辽东本有六堡，南捍卫所，东控朝鲜，西屏辽沈，北拒强胡，是全辽屹屹之巨，御寇于门庭之外，威力远在红夷大炮之上。李成梁却在万历三十四年主动放弃六堡，动用军队武力强迫堡内居民迁居内地，自此辽东屏障尽被撤除。”

他顿了顿，又道：“提到阁臣目光短浅，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辽东六堡是张居正^[18]张阁老执政时督促李成梁修建，开辟土地七八百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均听本朝约束。然而张江陵死后仅二十年，李成梁便放弃了自己亲手建筑的关隘，何故也？内中情由，当可思，当可叹。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肃衣冠。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19]。”

座中人大多为复社成员，互相熟识，争执辩论，跌宕激射，口无禁忌。正酣畅之时，蓦然冒出来一名陌生中年文士侃侃而谈，且观点超凡，大不同寻常，不由尽皆愣住。

主人陈继儒也在堂中陪客，见状忙笑道：“老夫倒不知道弘祖你也进来了。来，我为各位介绍，这位是江阴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人称徐霞客。”

复社名士吴昌时笑道：“我听过徐先生大名。听说徐先生无意功名，立志遍游天下名山大川。二十二岁时即离开家乡，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二十多年来，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想不到今日能在此相遇，实在是幸会。”

陈继儒呵呵笑道：“弘祖完全是凑巧赶上。他正要动身前往西南，听说老夫与木增土司有书画往来，想让老夫写一封荐信。”

张溥对旅行、荐信之类毫无兴趣，道：“徐先生适才说辽东六堡威力远在红夷大炮之上，张某并不这样认为。”

徐弘祖点点头，道：“那是自然。”不待张溥长篇大论开场，便站起身来，托口如厕，疾步走出堂去。

众人面面相觑之余，这才留意到宋征舆引着两名女郎站在门边。

陈继儒忙招手叫道：“是微娘和隐娘到了吗？快过来，老夫为你们一一介绍。”

王微成为江南名妓已久，与在座不少人相识，但她甚为矜持，并不主动上前与熟人厮见。只有柳如是，除了小时候见过陈继儒外，其他人一个也不认得。

陈继儒笑道：“这位王修微，想必在座诸位均听过她的大名。”

吴昌时接口道：“修微诗类薛涛，词类李易安，无类粉黛儿，即须眉男子，皆当愧煞。”这其实是陈继儒品评王微诗作的原话，当日吴昌时正好在座。

陈继儒呵呵笑道：“不错，正是这位美人学士。”又笑道：“提到诗词，老夫还得再多说一句，修微诗词娟秀幽妍，至于排调品题，颇能压倒一座。”

弦外之音，无非是暗示王微才气不在堂中名士之下了。然众人均知陈氏古道热肠，时人称其往往在“热闹中下一冷语，冷淡中下一热语，人都受其炉锤”。王微自离开茅元仪后，辗转江湖，风尘憔悴，正处于“冷

淡中”，陈继儒褒赞有加，实是有提携勉励之意。他在士林中德高望重，又是在众多名士前极力嘉奖，王微再恬淡，也颇感脸上有光，便向众人行礼，口中谦虚了几句。又道：“微娘得士林厚爱，冠以‘美人学士’之称，然实是才疏学浅，愧不敢当。要论真正的学士美人，当属这位柳隐柳如是。”

她极力为柳如是延引，除了之前那首“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确实令她震撼外，还因为她早已看出柳氏来佘山的目的，无非是要借寿宴觥筹交错之机结识名流，再觅归宿。但她自己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想法呢，不然如何还在韶华已逝的年纪来这等喧哗暧昧的场合抛头露面？情知好梦都无用^[20]，她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过去了，而柳如是还是豆蔻娉婷，她期盼她能有一个好的结局，感情有所归依。

王微声诗超群，号称“名满江左，秀出仙班”，她一语褒奖，众人立即对柳如是刮目相看——

吴江故相周道登周府下堂妾的故事，堂中不少人都听过，只打量柳如是时，见她不过才十五六岁年纪，还是个天真明媚的少女。容貌当然是不错，称得上是一等，然而在名妓如云的江南，也算不上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外面大厅戏台上反串小生的金陵妓顾媚，姿色便在她之上。周道登性好女色，家中美妾无数，他自称“阅尽国色”，却不知稚气未脱的柳如是如何能在周府搅出天翻地覆来。听过王微的话，才知柳如是原来也是个小才女，才气还在外貌之上。

柳如是尚不及谦辞推谢，陈继儒已哈哈笑道：“不错，隐娘笔能扛鼎，清言无对，诗画绝伦，当得起‘学士美人’这个称号。”

陈继儒与盛泽名妓徐佛交好，曾应邀到归家院做客，见过彼时尚且年幼的柳如是。他亦听说柳如是最近被逐出周府，很是同情，有心帮她再觅归宿。这次他七十五岁大寿，江南名士将会云集佘山，实在是再好的机会，遂特意派人邀请柳氏前来。此时更是亲自扶着拐杖，为柳如是一一介绍在座复社名士。又道：“今日老夫要赠一首诗给隐娘：‘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

这是说柳如是遭人嫉妒才被周道登逐出，且诗中有“对影自怜”之

意，暗合她的前名“影怜”。一首小诗，不但将之前周府遭遇介绍得明明白白，而且力驳周氏加在她头上的淫荡不检罪名。

柳如是心下对这位宽厚睿智长者极为感激，但却不愿意在众多男子面前再提相府下堂妾的话题，只道了谢。又浅浅笑道：“抱歉打扰了各位的谈兴。适才有幸聆听张先生谈论辽东局势，隐娘大开眼界。却不知道各位如何看待目下时政呢？”

此时满堂男子目光灼灼，尽落在她身上，热情者有之，冷眼者有之，好奇者有之，意味深长者有之。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众目睽睽的场面，难免感到尴尬，问及时局，并不是真有多大兴趣，不过是有意转移话头而已。以她不算太长的风尘经验看来，能令男人及时从女色上转移视线的，唯有政治。

事实亦果真如此，她一提话头，众人便将注意力从她身上移开，继续畅谈国事。

而当今中原时局，也的确不比辽东强多少。仅以本年来说，六月间，黄河决口，军民商户死伤无数。百姓转徙，到处丐食，无路可走，乃聚而造反。九月，农民义军高迎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聚集山西，分四路出击，攻陷诸多州县。这些流民原先只在陕西，而今发展极快，先流入山西，接着又流入河北，蔓延在四川、湖广之境，大有如火燎原之势。

再看朝政，通常朝堂明暗由皇帝作为决定。当今崇祯皇帝名朱由检，幼年被封为信王。他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驾崩之后，因无子嗣，按照古代“兄终弟及”的例子，朱由检坐上了皇帝宝座。天启皇帝驾崩之际，正是阉党活动最猖獗的时期。大宦官魏忠贤和天启皇帝乳母客氏互为表里，祸乱后宫，把持朝政，残害忠良。朱由检对这二人的手段了然于心，因此在由信王府搬入大内后，数日后不肯食用宫人为他准备的膳食，硬是凭借自己从家中偷偷带来的干粮度日。这位十六岁的少年从步入紫禁城的那一刻开始，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心机。

崇祯即位之初，虽然深恶魏忠贤的专权，但是毕竟自己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正值巅峰的魏忠贤并没有把

这个孩子放在眼里，认为崇祯不过是像他哥哥一样的年轻后生，不会有太大作为，于是更加猖獗。

登基两个月后，崇祯抓准时机，先以雷霆万钧之势除掉了魏忠贤倚为左右手的崔呈秀^[21]，然后对阉党痛下杀手，使得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氏到凤阳守陵。魏忠贤在途中上吊自尽，传闻是有诏书追至赐死，尸首被当地百姓分尸示众。至于魏氏情人客氏，虽有天启皇帝乳母的身份，也难逃一死，被押送到浣衣房，乱鞭打死。

崇祯皇帝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魏忠贤一党，少年老成之风，只有后世康熙铲除鳌拜能与之相提并论。于是普天之下欢欣鼓舞，将崇祯的继位看成是大明朝复兴的希望，赞颂不已，誉之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崇祯本人亦深受鼓舞，下定决心励精图治，振兴大明。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时的大明江山千疮百孔，病入膏肓。内忧外患、力不从心的巨大困扰令一心想当明君的崇祯更加性急，他的很多决定都是在焦躁不安的状态下匆忙决定的。这一点，从宰相的人选上就能充分体现出来——

崇祯即位后，罢首辅大学士黄立极，自此开有明一代频繁更换宰相之先例——崇祯元年，平湖施凤来、晋江张瑞图、高阳李国（楷）、萧山来宗道、晋江杨景辰罢相；崇祯二年，吴江周道登、华亭钱龙锡罢相；崇祯三年，高邑李饯、大名成基命罢相；崇祯四年，桐城何如宠、会稽钱象坤罢相。^[22]

明代自有内阁以来，大学士一般稳定在五名左右。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崇祯皇帝刚登基不久，一度达到九位。不过一年之后，九人就只剩下了周延儒一个。而今内阁中，只剩下崇祯二年入阁的首辅周延儒和崇祯三年入阁的乌程温体仁和宜兴吴宗达。正值多事之秋，政务繁忙，内阁大学士人手不够，因而不久之前又以上饶郑以伟和上海徐光启入阁，参预机务。^[23]张溥在京师时，与徐光启多有来往，还为其《农政全书》一书作序，交情匪浅。加上徐氏是松江府上海县人，复社诸人的焦点议题自然是集中在他身上。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少年时聪颖好学，活泼矫健。成人后，为文钩深抉奇，意义自畅，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参加乡试，徐光启本已落选，但却被主考官焦竑于落第卷中检出，拔置为第一，以顺天府解元身份中举，风光一时，时年三十五岁。

不久焦竑即被劾丢官，徐光启于次年参加会试未能考中，便回到家乡教书。后赴南京拜见恩师焦竑时，得与耶稣会士利玛窦晤面，不久后即由耶稣会士罗如望受洗入天主教会，圣名为保禄，成为松江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也是时人眼中的异类。许多松江人都记得徐光启年轻时常常在大雪天攀登到龙华寺龙华塔塔顶长啸，发誓要让天下黎民丰衣食、绝饥寒。闻者均称此子有雄心壮志，将来必为国之栋梁，谁也料不到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他竟成了西洋人的教徒。

然徐光启却有自己的考虑。之前他曾因家贫前往广东教书，在那里遇到了传教士郭居静。在郭居静处，徐光启见到一幅世界地图，方才知中国之外还有极其广阔的世界。他也第一次听说天下人居住的世界叫地球，而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曾经乘船环绕地球一周。他还了解到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

与郭居静的偶然相遇，不仅让徐光启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神奇大门。他开始意识到流行当世的程朱理学主张禅静顿悟、反对经世致用，实为误国害民。而他自己生平所喜爱的诗赋书法声律，不过是雕虫之技，完全不能施用于世。自此，他积极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实学，尤其渴望能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再用这些知识来报国报君。他听说到中国来传教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精通西洋自然科学，对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都很有造诣，且擅长绘制地图、制作钟表、日晷，就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想当面请教。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得知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即专程赶去拜访。见面后，徐光启向利玛窦表达了仰慕之情，请求能够跟随他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然而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传教并发展信徒，对传授科学没有兴

趣，他对徐光启的请求未置可否，只送给他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经过反复考虑，徐光启决定接受洗礼，率领全家加入了天主教，由此才得以亲近利玛窦，开始接触到他梦寐以求的科学知识^[24]。

内里种种苦心，徐光启好友陈继儒最清楚不过，他却从来不肯张扬，宁可独自忍受世人的指点和非议。以至后来复社领袖张溥得知情由后，大起佩服之心，自此尊徐氏为师长，侍以弟子之礼。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等书。他长期在翰林院任职，与一般文人官吏热衷于笔墨应酬不同的是，他将大量时间花在从事农学、天文、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上，孜孜求治，著述颇丰。

徐光启入朝为官时，朝政反复，国是日非，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他曾上《拟上安边御敌疏》《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处置宗禄边饷议》《漕河议》等奏疏，不乏治国安邦之建策，却并不为当权者所重视。而这次七十岁高龄的徐光启之所以能被崇祯皇帝钦选入阁，全仗“天机”。

中国历法一直沿用唐尧旧制，已延续了数千年，因是关系到“授民以时”的大事，为历代王朝所重视。到了汉、唐及宋三朝，由于日久天长，岁时节气和日食月食的推算经常有错，有时候甚至误差差至一两天。元代时，太史郭守敬编造了一本《授时新历》，推算精确了许多，但也有错误。郭守敬在世的时候，就出现了推算日月当食不食、不当食反食的事。一班吹牛拍马的大臣还称日月当食不食是皇帝昭德回天的缘故。明代建国后，刘基任太史，献大统历，但其实仍然是郭守敬的成书。

由于皇帝自命为天子，而历法事关天象，象征着皇帝权威，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禁忌又多，即位之初，便严令禁止民间私习天文、研制历法，即所谓“历禁”。犯禁者，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然墨守成规终究不能改变《授时历》不准的事实。日积月累，误差越来越严重。自成化年间开始，便陆续有人建议修改历法，但建议者要么被以“妄言”治罪，要么以“古法未可轻变”“祖制不可改”为由遭拒。糊涂的明宪宗还称日月食推算失误是因为“天象微渺”，主动为钦天监官员开脱。

万历年间，西学由传教士带入中国，屡屡有事实表明，西法推算天象的精准程度更胜古法。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司天监再次预报日食错误，历法已到了非修订不可的地步。朝廷终于决定由徐光启与西洋传教士等共同译西法，供司天监修改历法参考。但由于阻力太大，很快又不了了之。

崇祯二年五月，钦天监预报将有日食，结果预测的日期不准，有很大的偏差。只有徐光启依西法做出的预测与实际天象相符。崇祯皇帝为此严厉责备钦天监官。夏官正戈丰年回奏说：“谨守成历，咎在前人，不在职等。”崇祯皇帝认为他是推卸责任，更加生气。

徐光启时任礼部左侍郎，他曾跟利玛窦学习天算之学，知道西洋天文学较中国历法更为精密，便上书提出历法修正十事，认为“中历未合，宜参西法”，奏请开设历局，并推荐了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来掌管历事。崇祯皇帝正有心开前人未有之创举，立即批准，召李之藻及龙、邓两名西洋人入京，升徐光启为礼部尚书，监督历局。徐光启又起用日耳曼人汤若望掌管推算。汤若望携带入华的伽利略式望远镜成为历局镇局之宝，被用来观察日月食。中国任用外国人为客卿，采行西洋新法，便是从这件事起头。后来满清入关，汤若望等人还一直在清廷担任钦天监。

历局设在宣武门内天主堂东侧首善书院，时人对徐光启引西洋人入朝一事颇多非议。到后来崇祯杀死袁崇焕，有人评论说：崇祯能用西洋人为客卿，独不能容一袁崇焕，岂外人足恃，而内臣不足恃耶？盖由崇祯好猜，所重视者唯将相，所歧视者亦唯将相，即位甫期年，已两易阁臣，阁臣虽未尽胜任，然如温体仁、周延儒辈挟私寻隙，反信而不疑，偏听失明，已见一斑。

历局成立后，徐光启陆续进献多卷历书，称为《崇祯历书》。他经世致用的做派得到急于扭转局面的崇祯皇帝的赏识，最终在今年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彼时南北消息通传全靠人力，徐光启入阁为次辅已有五个月时间，在座不少人仍然今日方才从张溥口中得知消息。想到内阁五名大学士中，首辅周延儒为张溥、吴梅村等人座师，有师徒名分；次辅徐光启是

松江人氏，张溥素执弟子之礼，又为其巨著《农政全书》作序；日后局面必然对复社有利，均欢欣鼓舞。

张溥沉吟道：“只是有个问题，徐阁老事必躬亲，去年冬日亲自上观象台观测天象时，不慎失足落台，腰部和膝盖严重受伤，加上年事已高，身体大是问题。来之，你得想个法子，要保住徐阁老才好。如此，才能与温体仁相抗。”吴昌时忙应道：“先生放心，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来之”是吴昌时之字。吴氏出自吴江宦宦巨室，家资富饶。少时在东林党人周宗建门下受诲，年长后即追随张溥，是复社创社元老，号称“复社第一能人”。

跟张溥出身一样，吴昌时也是庶出，然命运截然不同——其嫡长兄吴昌期蟠肠而生^[25]，为吴父不喜。吴昌期生母黄氏家族是嘉兴巨富，她惧怕丈夫，干脆抱着儿子回嘉兴娘家居住。后来吴昌期病死，身后无子，黄家也是人丁不旺。吴昌时便将自己的独生子吴祖锡过继为吴昌期嗣子，如此，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吴、黄两家的巨大财富，是复社诸人中财力最雄厚者。复社自成立以来，每每举办集会或活动，大多由他提供经费支持。其人精明能干，八面玲珑。旁人办不到的事，他准能办到；旁人办得到的事，他往往办得更好。复社本以文章自负，吴昌时的文章才学在名士如云的复社中算不得突出，但因精明能干，兼以有钱有势，在复社中地位极高，仅次于张溥、张采二人。晚香堂大厅的数百盆梅花，便是吴昌时所送寿礼。这数百盆梅花均是从嘉兴运来，仅人力运费一项，便不可计数。

张溥见吴昌时满口答应，这才放了心，话头一转，又开始议论当今朝政得知。

一旁柳如是一言不发，心中却在暗中品度评判在场男子——

在她看来，张溥名不虚传，举手投足均有领袖风度，风采醉人。但这个人自负才学声名，以翰林院庶吉士的微官身份便敢傲视天下，实在太过张扬。至于那位名气最大的榜眼吴伟业，她却并不如何看重。此人从面相上看就是个性情软弱之人，言行上也是如此，要么点头微笑，要么寥寥几语附和旁人，并无自己的政见。也许他并不是没有主见，只是

没有旁人热衷于政事的热情。东林和复社均以重社会政治、世道人心为要务，如此人物，也算是另类了。

最英俊美貌的男子，当然是如皋名士冒襄冒辟疆了。这位蒙古贵族后裔^[26]出身文学世家，少时聪慧，十岁能文，游学董其昌、陈继儒等高士门下，被董氏誉为“方之王勃”。成年后，恣游大江南北，与文士广泛结交，“风流文采，映照一时”。其人姿仪天出，神清彻肤，有“天下第一美男子”之称，时人送雅号“东海秀影”。据说只要女子见到他，无不为他容光所迷，争相投怀送抱。可惜冒襄三岁时即由祖父冒梦龄做主，与中书舍人苏文韩之女苏元芳定下了娃娃亲。苏元芳年长冒襄三岁，二人已于三年前成亲。即便如此，不乐为贵人妇、甘愿为冒襄侍妾者，依然不计其数，足见其容貌何等姣好迷人。柳如是久闻其名，亦知他长年寓居金陵，跟王节、李湘真等秦淮名妓交情匪浅，只是想到这年轻男子仗恃“人如好女”的容貌声名，同时与数名名妓交往，风流成性，不知怎的对他有些嫌恶。

她最有好感的人，并不是殷勤有加、片刻不离她身侧的宋征舆，而是“云间三子”中另一人——李雯。他长身玉立，正襟危坐，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却总是用眼角的余光偷偷地瞟向她。而当她朝他点头微笑示意，他转而变得腼腆局促，脸涨得通红，充满孩子般的稚气。

而最不喜欢的人，则是那位复社第一能人吴昌时。他苍白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妖气，难怪被人在背后讥笑为“摩登伽女”^[27]。

最令她感到名不符合想象的，是“云间三子”中剩下的一位——陈子龙。这位大才子不过才二十四五岁年纪，却是名满松江，一手创立了几社。几社并入复社后，他亦成为骨干人物。听说其人曾与临川才子艾南英就文坛文风问题当面辩论，由于难以说服对方，激动之下甚至动了手。艾南英是戏剧名家汤显祖弟子，名列“临川四才子”，成名已久，又比陈子龙大上二十五岁。陈子龙以晚进后学的身份，与前辈动手，大失士人身份，料想其人应该是个冲动莽撞的人。然今日一见，实情却非如此，他端坐在张溥身旁，肃穆寡言，如青松般冷峻峭拔，看起来是个沉闷的人。

就在她有意无意地暗中打量陈子龙时，他忽然侧过头来，正好与她目光相对。刹那间恍惚迷茫，她心底深处竟生出一股久别重逢的暖意来。

宋征舆轻轻碰了碰她手臂，低声笑道：“隐娘可有看出来，大家伙儿争相发言，其实是在隐娘面前一展身手呢。”

他口里戏谑着同伴，心中着实得意，亏得他听到陈继儒要派人去渡口接人，主动请缨，而今在佳人心中已有先入为主的优势。

柳如是漫应道：“是吗？”左右一望，才发现不见了王微，忙问道：“微姊姊呢？”宋征舆道：“微娘早就出去了。”

再去看陈子龙，他已坐正身子，正侧头与宜兴名士陈贞慧低声商议着什么。柳如是定了定神，这才专心听堂中众人的高谈阔论。

听着听着，她开始有些感动起来。这些人根本不是为了讨好她、引起她的注意而发表自己的观点。当下大明局势动荡激烈，外有女真威胁，内有民变四起，如沸鼎同煎，几近崩溃的边缘。他们因此而不安躁动，慷慨激昂，豪情壮志，喷薄宣泄。即使是清谈，她也能感到他们身上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昔日东林学派虽居水边林下，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同阉党生死搏斗，不顾个人安危，耿耿忠国，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高攀龙临死在《遗疏》中写道：“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在死亡面前仍念念不忘国事。爱国赤诚，辉映史册；高风亮节，感人至深。而今有复社继承东林遗风，关心国事，参预国征，关心民生疾苦，实是社稷之幸。

她曾听前任丈夫周道登偶然谈论国事：他少时也曾有意功名，怀抱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亦曾加入闻名遐迩的东林党，然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方才逐渐领悟大明大势已去，难以挽回。汉、唐、宋由昌而微，由微而亡，要么是宦官乱政，要么是外戚专权，要么是党争祸国。

唯独明代集宦官、党争两大毒瘤于一身，外加东厂、锦衣卫特务组织横行，凌驾于三法司之上，朝堂之间尽是诡异浊气，有志之士抱负难伸，忠君之士反遭贬斥。他知道颓势已不可救，唯一能做的，就是及时抽身，所以即使做到了大明首辅的高位，也依然是碌碌无为，终于被罢，回乡过起了富足翁的小日子。至于如何被朝野讥笑讽刺，他丝毫不放在心上。而大明未来会如何，哪怕是天崩地陷，只要瓦片不砸在他自己头上，他也懒得理了。

而复社中的绝大部分人出身名门世家，不但衣食无忧，一些人还是大富大贵，完全可以像周道登那般穷奢极欲，优游暇豫，享受生活。但他们却不肯袖手作壁上观，热衷指斥时政，忧愤国事，为民请命，一心想要改变大明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势。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正是如此。如果朝廷能够引导重用这群满腔热血、真挚热心的名士，国事大有希望矣。

她心中陡然一阵悸动，感到自己好自私好狭隘——她所关注的只有她自己的命运，而眼前这些人关注的却是国计民生；她悲叹的是她自己的情感世界，而这些人叹息的却是国力日衰、百姓离乱。她其实跟被世人讥笑嘲讽的周道登并无本质区别。

正当柳如是思如潮水、愧意大生时，宋征舆低声道：“看那边，李兄好像在叫隐娘。”

转过头去，果见李待问正站在门边朝她招手，大口地喘着气，还举手拂拭鼻尖的汗珠，显是匆匆奔跑而来。

柳如是便起身走出堂去，问道：“李公子有事吗？”李待问道：“隐娘不是说想认识施绍莘施先生吗？他人刚刚到了晚香堂，正在大厅听戏。”

[1] 得名自吴松江。吴松江最早见于《后汉书·左慈传》，本谓吴地松江，至宋始称吴松江。明、清作吴淞江。

[2] 清代康熙皇帝南巡至此，品尝余山竹笋后大为赞赏，特赐名“兰笋山”。

[3] 宝墩塔：又名保傲塔，立于杭州西湖北侧宝石山之巔，始建于北宋初年，是杭州最有名

的古塔，也是西湖风景的瞩目标志。

[4] 为杜绝考生作弊，从唐朝开始，科考禁止挟书（即偷偷地把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书籍或有文字的纸条带进考场）。据《通典·卷十五》记载：“礼部闱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到北宋时，还专门设监门、巡铺等官吏。考生入场时，要被搜身，一旦发现挟书，便会被取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南宋时加重为取消五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明清时也一再重申挟书之禁，并进一步加重了处罚。

[5] 明代著名旅行家徐弘祖（即徐霞客）去西南旅游，专门请陈继儒写信给云南纳西族土司木增，好予以方便和照顾，由此可见陈氏名气之大。但陈氏自命隐士山人，又经常周旋于官绅间，自相矛盾，亦为不少人所诟病。诟病者认为隐士就该声闻不彰，息影山林，而不应身在江海之上，而心居魏阙之下。

[6] 明代银子价值，大致可从《金瓶梅》中细节估算，如第一回中：“西门庆称出四两银子，叫家人来兴儿买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坛金华酒和香烛纸札、鸡鸭案酒之物。”又有：“用五两银子另买一个丫头，名称小玉，服侍月娘，又替金莲六两银子买了一个上灶丫头，名唤秋菊。”相比之下，潘金莲的身价要高出许多，“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比一般丫鬟高出几倍。明代的一斤约合593克，1斤是16两，那么1两银重约37克，却有着惊人的购买力。寻常百姓家，一两银子即可维持一家人一月生计。明官员正七品（如翰林编修、知县等）的月薪是7.5石米，约折合十两银子。

[7] 苏昆生，原名周如松，固始（今属河南）人，流寓金陵（今江苏南京）。明末著名歌唱家，吴伟业亦称其歌唱为“阴阳抗坠，分刊比度，如昆刀之切玉，叩之栗然，非时世所为工也”。度曲有出神入化之妙，人称“南曲天下第一”。以善歌出入公卿府邸和青楼妓院。

[8] 钞与抄同，用手抄写的版本。

[9] 自鸣钟由意大利人利玛窦传入，明末松江人最早学会仿造。家中设有自鸣钟，人皆以为奇，颇矜傲，其价失载。

[10] 国本即指太子。国本之争指万历年间，朝廷官员围绕着册立太子问题的激烈争论。明神宗皇后无出，王恭妃生长子朱常洛，例当册封为太子。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所生之子朱常洵，故迟迟不立太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明神宗下诏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即“三王并封”，称日后再择善者为太子。朝野大哗，对此非议不止。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迫于巨大压力，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福王朱常洵却始终不肯离京就藩，夺嫡之议时起，其间发生震动京师的妖书案。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发生了直接针对太子朱常洛的挺击案。明神宗生母李太后出面干预，福王才勉强就藩，持续二十余年的国本之本宣告结束。国本之争、妖书案及挺击案详细经过参见同系列图书《明宫奇案》。

[11] 《三朝要典》：共二十四卷，初名《从信鸿编》，又称《三大政纪》，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的示谕奏疏档册，加上案语而成，是魏忠贤陷害东林党人的工具。

[12] 明时将科举名次分为三甲：一甲取三人，赐进士及第，第一、第二、第三名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

[13] 由于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还要另外选派考官，称为“同考官”，又叫“房官”，负责分房阅卷，先筛选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

[14] 张溥出身官宦门第，因为婢女所生，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诮之”。家族中人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当面讥笑他“塌蒲履儿何能为”（意为下贱人所生，永远没出息）。张溥受此侮辱后洒血书壁，发誓要自强不息。他勤奋好学，日夜在家苦读，读书必手抄，抄后读过即焚去，如此反复七遍，右手握笔的地方长满了老茧。冬天手冻裂，以热水浸暖继续再练。后来他将自己的书室取名为“七录斋”，著作也题名为《七录斋集》。

[15] 努尔哈赤即在宁远之战中被明将袁崇焕指挥的红衣大炮（又名红夷大炮）击中，不久病死。此战亦为袁崇焕成名之战，自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

[16] 大计：地方官的成绩考核。

[17] 特别强调的是，时代是不断进步的，文明是逐渐积累的，历史人物无法超脱历史的局限性，书中评判仅体现着当时的时代特性，并非后人及作者本人的观点。

[18]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谥号“文忠”。万历初期为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万历新政”，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生命得以延续，具有重大历史功绩。然其人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万历十年（1582年）病卒不久，即被万历皇帝抄家，至天启二年（1622年）方恢复名誉。崇祯皇帝即位后，“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教时相一也”，这才为张居正彻底平反。

[19] 此诗为万历年间石首（今湖北）人王启茂（字天根）所作。因独树一帜，备受推崇，被悬挂在张居正祠纯忠堂遗像旁。清康熙文坛盟主王士禛拜谒张居正祠时，意外发现此诗，拍案称奇。惊问是谁所写，人答荆楚王天根，因无官无职，所以没有署名。王士禛叹道：“丛草之中，或有香兰。”有人考证江青（毛泽东夫人）之名取自“至今江水上，唯见一峰青”诗，此句即为王启茂所作。

[20] 此句出自王微《无题》：“孤枕寒生好梦频，几番疑见忽疑真。情知好梦都无用，犹愿为君梦里人。”为其写给竟陵（今湖北天门）名士谭元春之作，痴情之至。谭元春则回诗道：“无思无言但家居，童婢悠然遂古初。水木桥边春尽事，琵琶亭上夜深书。随舟逆顺江常在，与梦悲欢枕自如。诗卷捲还君暗省，莫携惭负上匡庐。”言谈中自见意浅。两人遂有缘无分。

[21] 崔呈秀，蓟州（今天津蓟县）人，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天启元年（1621年）擢升御史，巡按淮安、扬州两府。期间因赃被都御史高攀龙（东林党领袖人物）举报，遭朝廷革职等候处置。于是投奔宦魏忠贤，叩头涕泣，乞为养子。当时，魏忠贤受到朝廷大臣们的交相攻击，正想寻求外援，因此收留了他，为他恢复了官职。崔呈秀从此成为阉党的中坚，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势倾朝野。值得意味的是，崔呈秀曾请求加入东林党，被拒。他巡按淮扬时，大力支持两淮盐法道袁世振改革盐法，执行纲盐法，使天启元年盐税收入达二百五十万两，为明代建立以来盐税收入最高的一年。之前著名能臣李三才（东林党首领）任淮扬巡抚时，盐税收入也不到一百万两。然正当崔呈秀欲继续大显身手时，高攀龙上书弹劾他贪赃枉法，直接导致他倒向魏忠贤一方。

[22] 平湖：今浙江平湖。晋江：今福建晋江。高阳：今河北高阳。萧山：今浙江萧山。高邑：今河北高邑。大名：今河北大名。桐城：安徽桐城。会稽：今浙江绍兴。

[23] 乌程：今浙江吴兴。上饶：今江西上饶。上海：今上海市。

[24] 此处详细介绍徐光启本人背景，是为全面展现明末仁人志士们的不同见识和胸襟。东林、复社虽享有盛名，却始终忙于争夺朝中权势，并无实际建树。复社领袖张溥为扳倒政敌，甚至动用巨大财力收买内臣，与奸人结盟，以影响内阁大学士人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此节在续集中还会详细讲述。而徐光启在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成长为务实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强兵富国，可谓洋务派之先驱。著名的上海徐家汇即与徐光启有关。徐光启曾在此建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安葬于此，其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厍”，后渐成集镇。因地处肇嘉浜与法华泾两水会合处，故得名“徐家汇”。徐光启第十七代孙女徐氏嫁倪韞山，生女名倪桂珍，即为著名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之生母。

[25] 蟠肠生：产科学病名，又名盘肠生、推肠生。古人认为产母平日气虚，临产时努挣，浑身气血下注，以致肠随儿下，儿娩出后肠仍不收。相当于临产时产妇直肠脱出。宋人陈选《妇科秘兰》：“临产肚肠先出，然后产子，产子之后，其肠不收，甚是苦楚，以蓖麻子十四粒去壳研如膏，贴产母头顶，肠收即忙拭去，又名推肠生。”

[26] 冒氏先人为蒙古贵族，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脱欢的后裔。另一说是元朝宰相

脱脱后裔。脱脱故事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

[27]摩登伽女是首陀罗种姓（奴隶阶级）的年轻女子，一日为阿难（佛祖堂弟，出身贵族）所遇。阿难口渴，请摩登伽女布施一钵水。摩登伽女自认身份低贱，不敢呈水。阿难不嫌弃对方的身份，再度乞求，因此打动了摩登伽女的芳心。回家后，她向母亲表示如果不能与阿难结婚，就将自杀。母亲不得已找到了阿难，阿难婉拒。母亲遂使用幻术，令阿难失去意识，来到摩登伽女家。摩登伽女打扮得极其妖艳，千姿百态，诱惑阿难。阿难突然醒觉，一心念佛。佛祖遂派了文殊菩萨持《楞严咒》救出阿难。阿难逃出后，摩登伽女追到佛所，一定要跟阿难结婚。后在佛祖劝谕下，了却俗缘，出家修道，并证得阿罗汉果。

第三章 浮世浮云，千回复新

天上挂着一半上弦月，清冷如霜。银光流泻大地，却照不进密密匝匝的竹林小道。灯笼的微光只能照出三步远，除了脚下之外，全身大半都挟裹在山林的黑暗中。一抹山风掠过，撩拨动了竹林的生机。冥冥深林，竹啸几声。清风送迎，呢喃细语。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佘山竹啸』吗？倒像是嗟我怀人的低沉叹息。



春欲去，如梦一庭空絮。
墙里秋千人笑语，花飞撩乱处。

无计可留春住，只有断肠诗句。
万种消魂多寄与，斜阳天外树。

——施绍莘《谒金门》

柳

如是刚刚经历了思想上的巨大转折，心底深处已没有适才初闻《一捧雪》时的震撼及好奇。但当她听说施绍莘来了晚香堂时，呼吸还是不由自主地急促起来，转身就走。由于走得太急，脚下被裙角绊了一下，险些从台阶上摔了下来。

李待问忙抢过来扶住她，一直到甬道上才放手，道：“隐娘可是有什么事要当面问施先生？那人脾气有些古怪，素来不大合群，隐娘可要小心些。”

柳如是道：“嗯，我知道了。”走出几步，又转头问道：“李公子适才没有跟我们到后堂，是特意赶去请了施先生吗？”

李待问愣了一愣，随即摇头道：“不是。我是在外面散步，凑巧遇到了施先生。”

柳如是见此人助人又不居功，极是难得，当下也不点破，只微微一笑，道：“多谢。”遂朝前厅赶去。

她如此急切地想要见到施绍莘，当然不是对他本人感兴趣，而是想知道戏曲《一捧雪》中玉杯“一捧雪”的来历。“一捧雪”并非虚构之物，世间当真有一只白玉杯名叫“一捧雪”，而她之前被周道登以淫荡之名逐出周府，颜面尽失，实是跟此杯大有干系——

一年前，她成为周道登的宠妾后，见识了周府收藏的许多奇珍异宝。其中最贵重的当属两盏玉杯：一件名“碧香升”，幽绿可爱；另一件名“一捧雪”，莹白胜雪。两件玉杯均收藏密室中，只有周道登本人才有

钥匙开启，平时不轻易示人，众妾中只有柳如是一人见过。柳如是本人不爱金银珠宝，但却对两只玉杯极为倾心。周道登还破过一次例，让她用“碧香升”饮茶，用“一捧雪”饮酒，果然大不同凡响，其中妙处一言难以道尽。孰知世事难料，这两盏玉杯后来竟成为她与琴师忘澜私通的证据。

事情大致经过是：柳如是虽得周道登宠爱，但二人毕竟年纪相差太多，他做她的祖父都绰绰有余，二人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共同话题。柳如是天性好学，见周府琴师忘澜琴技高超，指法圆静，便主动提出跟他学习琴技。

柳如是亦极爱忘澜的名字。澜者，大波也。古人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又有波澜不惊、力挽狂澜、天下安澜之说。观澜、听澜、戏澜均是极美的意象，偏偏他叫忘澜，有些世外高人的味道，仿佛有过无数波澜壮阔的往事，却想要就此忘记。

凑巧忘澜比柳如是大上几岁，自称也是遭遇不幸、落魄无依之人。二人同病相怜，有时候也会谈一些琴技之外的话题，久而久之，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柳如是自小在妓院长大，见惯男欢女爱，也从不避男女之嫌。但她以周道登宠妾的身份，与一名年轻琴师频繁来往，旁人看在眼里，不免有些闲话。柳如是自问问心无愧，依旧我行我素，浑然不在意。

某日，有婢女赶来禀报柳如是，称忘澜有急事找她。她匆忙赶来小室，室中空无一人，连忘澜平素用的琴也不见了，只在案桌上有一个包袱。正纳闷之时，群妾引着周道登进来，纷纷指称柳如是与忘澜有奸情，二人预谋私奔逃走已久。

不待柳如是辩解，又有人抢过去打开包袱，里面装的居然是柳如是本人的几件衣物首饰，遂成为她预备与忘澜私奔的铁证。

周道登起初还是半信半疑，又觉得即使真有其事，家丑亦不可外扬，只命人将柳如是软禁在房中，并未派人去追赶逃走的忘澜。当他发现密室中“碧香升”、“一捧雪”及其他几件稀世珍宝被盗后，这才勃然大

怒，一面派可靠心腹赶去忘澜家乡山阴捉人，一面命奴仆将柳如是捆吊起来，动用家法拷打，逼迫她招供忘澜带着赃物逃去了哪里。柳如是是完全不知就里，云山雾罩，又如何能答出忘澜去了哪里。周道登却不相信她的叙述，认定她与忘澜有奸，且串谋盗取了密室宝物。因为周府上下只有寥寥几人知道密室所在之处，除了周氏妻儿老母外，就是柳如是这个尚没有养熟的小妾了。

无情的棍棒如雨点般落在柳如是身上，肉体的剧痛反而激发了她性格中倔强高傲的一面，她干脆地闭上了嘴，不再做无谓的抗争。周道登见她不肯服软求饶，更加愤怒，若不是周老夫人闻讯赶来阻拦，她几乎要被当场打死。

最终还是养母徐佛救了她，如数退回了周家的重金，将她接回归家院养伤。对于一个涉嫌与外人通谋盗取贵重宝物的侍妾来说，其实已经算是不错的结局。

但这恰恰也是柳如是本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周府失窃的都是价值连城的贵重物品，周道登却并没有报官，也没有继续着落在她身上追查“碧香升”、“一捧雪”的下落，只对她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守口如瓶，不能对旁人泄露任何关于周府的事。

背后的意思，似乎是不愿意外人知道周府有“碧香升”、“一捧雪”等物。然而江南风气本就奢侈，周氏又是富甲吴江，家里有几件奇珍异宝实在算不了什么。反倒是周氏刻意遮掩、不肯报官这件事引人怀疑。

到底是有什么地方不寻常呢？莫非是因为“碧香升”、“一捧雪”来历不明？若是如此的话，“碧香升”、“一捧雪”应该是重宝名器，她自认为不是孤陋寡闻之人，入周府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两件玉杯的名字呀。

事实上，有明以来，最著名的玉器名为“月下葡萄”。其实就是一把白玉酒壶，通体呈乳白半透明状，唯中间有一株墨点，形状仿若葡萄，由此得名。据说，每每明月有相照，玉壶流光徘徊，一点葡萄晶莹透亮，趣味盎然，见之者毕生难忘。时人都不屑用“价值多少”之类的俗语来估量这玉壶的价值，只称一把“月下葡萄”即可换取江南数郡盐钞^[1]。此壶原为明初巨富沈万三所有，沈氏败后，玉壶亦被官府抄没，自此下

落不明。料想应该是被送进了皇宫，成为大内珍藏。

柳如是当然没有见过“月下葡萄”，但以她自己品度来看，“一捧雪”玉质上佳，雕琢精细，为玉器中的精品，当不在“月下葡萄”之下。而每每有酒注入“一捧雪”后，即有云烟氤氲而起，回旋在玉杯中，丝丝缕缕，久久不散，仿若白雪一般。而酒入口中，亦当真有冰凉感觉，最适于夏饮。“月下葡萄”仅仅是图案罕见，而“一捧雪”则是奇异，仅以此论，后者价值之处便不在前者之下。这也是周道登对其无比珍惜的原因。

周道登秘而不宣，难道是害怕跟昔日沈万三一样，因财富而灭门？然而即使没有“一捧雪”，周氏也是江南巨富。更何况他曾任大明首辅，岂是商人身份的沈万三可比。

难道周道登是怕跟传说中的王杼一样，因《清明上河图》而杀身遭祸？这未免太过荒谬。周道登是崇祯想方设法抓阉抓去当首辅的人，皇帝不好财物，当今天下，又有谁敢从故相手中谋夺“一捧雪”？况且那玉杯已被人盗去。

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缘故，逼迫周道登不敢张扬他曾拥有“一捧雪”。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自己不说，旁人实难解开。

当然，更令柳如是伤心的，是琴师忘澜的作为。虽然他有些颓废，有些软弱，可她一直将他当作周府中唯一的好朋友，是值得信任、可以倾诉的对象。反过来，他又是如何对待她？他不告而别，到底去了哪里？

仔细回想回忆整件事情，柳如是最想知道的还是忘澜的下落。她遭群妾诬陷不假，忘澜是否有参与其中呢？如果他不知情，又怎么会凑巧在事发前离奇失踪？最重要的是，“一捧雪”“碧香升”等物到底是不是被他私下窃取？

她心中一万个不愿意去怀疑忘澜，但他的嫌疑确实最大，因为她曾在无意中对他谈及过密室珍宝，还特意强调最爱那只“一捧雪”玉杯。果真是他牵涉其中的话，她是说者无意，对方便是听者有心了。大概忘澜

听到周府密室珍藏有诸多贵重宝物，便起了歹意，毕竟只要盗取任意一件密室珍宝，便足以换来一辈子的衣食无忧，再也不必靠为富人弹琴解闷为生。

但忘澜又是如何取得密室钥匙的呢？那形制古怪的钥匙只有一把，日日挂在周道登颈中，他只有在睡觉时才会取下来放在枕边。忘澜住在前院，不得主人召唤，绝不能进入后院，他无论如何是近不了周道登身的。只有她夜夜陪侍周道登枕边，是唯一能够轻而易举接触到钥匙的人，所以周道登才认定是她晚上趁他熟睡时暗中复制了一把钥匙给忘澜。但事实是，她并没有这么做。那么，忘澜又是如何打开书架后的机关，悄无声息地进入密室的呢？

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另外有人盗了珍宝，又暗中捉了或是杀了忘澜，好造成他盗宝后畏罪潜逃的假象。可正如周道登所言，知道密室位置的除了她之外，其余都是他至亲之人，总不会是他自己的老妻和儿子盗宝吧。而且就算是老妻、儿子，二人另居他处，又是如何从周道登颈中取得密室钥匙的呢？

再说她被其他侍妾诬陷与忘澜通奸一事，跟“一捧雪”失窃一案到底有无关联呢？那些侍妾固然俗不可耐，为争夺主人宠爱使尽心机，但决计没有胆量去盗窃周府财物。她们也不知道密室珠宝一事，应该与“一捧雪”失窃无关。可为何这两件事在时间上如此巧合呢？

无辜蒙冤，以柳如是个性，自是愤愤难平。她回到归家院后，突然变得放浪声色、狂放不羁，便与此有关。然而今日踏上佘山时，她已经决定要彻底告别过去，不再耿耿于怀。孰料一入晚香堂大厅，竟意外听到一出以“一捧雪”为剧名的戏曲，身心立即再次为浓重的疑云笼罩，以致迫不及待地要结识剧作者施绍莘了。

赶来前厅时，正好在庭院中遇到王微和徐弘祖。外面雪已经停了，天还是清冷得很。二人就那么随意地站在桂树下，交流游历名山大川的经验和心得，畅谈得极是投机。这对素来清静无为的王微而言，实属难得。

边上还站着两名旁听者。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身材有些发福，神情

颇为严肃。另一名男子二十五六岁年纪，面色红得发亮，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看起来随意而亲切。当柳如是迈着小碎步子^[2]急急奔过庭院的时候，他最先侧过头来，立即为她美色震撼，愣在那里。但他自制力极强，很快又转过头去，不再多看柳如是一眼。

柳如是对这类反应并不陌生，按照其养母徐佛的说法，这种男子其实骨子里比谁都好女色，却通常要装出一副假道学假清高的样子来。

王微听到脚步声，转头见是柳如是，忙招手叫道：“我来为隐娘介绍，徐先生你适才在后堂已经见过了。”指着那年轻的红脸男子道：“这位罗公子姓罗名吉甫，字鹏举，与岳飞将军同字，是徐先生的好友。”

徐弘祖笑道：“罗贤弟还是徐某的救命恩人，曾从山贼手中救过我性命。”

柳如是道：“罗公子，幸会。”

罗吉甫略略看了她一眼，又迅疾转开目光，道：“幸会。”神色忸怩古怪，仿佛是在对旁人说话一般。

王微又指中年男子道：“这位是许誉卿许先生。”柳如是道：“久闻许先生大名，幸会。”

许誉卿虽是东林党人，但算不得是当世名流。不过时人每每谈起名将袁崇焕来，总会提起那次著名的御前会议，提起许氏不人云亦云的冷静。再联想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惨烈结局，感慨之余，无不对许誉卿的眼光钦佩有加。柳如是也是因此而知道他大名。她心中有事，不及多寒暄，只略微点头招呼，便朝前厅赶去。

大厅舞台上的戏曲表演已经暂停。台下宾客各自散开，三五成群地交谈着，自得其乐。

陈继儒七十五岁大寿，江南士林皆闻风而动，要为其举办一场盛大“佘山大会”。对于赶来华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为陈老夫子贺寿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可以借这次佘山大会认识名流、交结新朋、会晤旧友。就连张溥这样“一呼天下应”的复社领袖，也刻意将社员集会安排在东佘

山居中。

柳如是正欲向人打听施绍莘，忽闻见异香扑鼻，竟将满堂的梅花清香力压了下去。众人均觉察到异样，一阵骚动，循香望去——

却见一名魁梧彪悍的年轻男子跨门而入，身后跟着八名侍从，四人一组，各抬着一棵枯树，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橘。异香即是从那两棵树上发出。

陈府仆人指引侍从将枯树临时置放在戏台左右两边。人群中有一名叫李长祥的男子先认了出来，道：“这是蜜香树啊。”那魁梧男子点头道：“不错，正是南洋蜜香树。”

蜜香树是南洋特产树种。昔日明成祖在位时，派宦官郑和几下西洋。郑和曾从马来半岛满刺加九洲山^[3]采回来六株蜜香树，以其根制成黄熟香，香气厚实、绵长，极具穿透性，是上乘的好香。黄熟香素来是南洋贡物，为宫廷专用，民间极为罕见。这两株完整的蜜香树应该是带来给陈继儒的寿礼，只是礼物实在难得，众人不由得对那陌生男子的身份极为好奇。

那男子却是礼数不大周全，也不当众自我介绍，很有些财大气粗、舍我其谁的气概，只抢到门边迎候同伴——却是一名三十岁出头的白衣女子，澹虚沉静，飘忽流光，肌肤玉雪，韵致天然。她的年纪与王微相仿，气质却更加清冷。轻轻飘了进来，然后旁若无人地站在那里，如绿水清莲，申申夭夭。

柳如是一见之下，即起了自惭形秽之心，心道：“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杭州名妓林雪林天素了。世人论美人风度，遥而望之魂非，既而见之意销，望而不见想结。我原先以为那不过是俗辈男子的无端臆想，今日一见，方知世上当真有如此旷世秀群的女子。”

果然有认得林雪的宾客亦叫了出来，道：“这不是林雪吗？”

柳如是见那股勤陪在林雪身边的男子刚劲强健，声若幼虎，极有草莽豪杰气概，不由一愣，心道：“难道他就是有‘黄衫豪客’之称的杭州富商汪汝谦？眉公称其为‘陆机所谓豪士，伶元所谓慧男子也’。但汪汝谦

该有五六十岁了，这年轻男子却不过二十五六的样子，年纪对不上呀。”

她见那男子对林雪殷勤有加，呵护备至，情脉脉，意孜孜，心中颇为羡慕。叹息一番，也不愿上前与诸人结识，便仔细扫视大厅一遍，寻找她要找的人。

柳如是并不认得施绍莘，但听说他号称“浪仙”，年轻时是个登徒浪子，纵情声色，还与大名士董其昌争妓，想来早被女色掏空了身子，应该是个苍白干瘪的老者。又因久居山林，多少会带些灵山秀水之气。她见厅中并无符合这样特征的人，便径直来到戏班后台。果见一名身材高大的瘦削老者正与适才在台上反串小生的金陵美妓顾媚在谈论南曲。那老者须发全白，面色清癯，颇有道骨仙风。

顾媚已换回了女装，鬓发如云，姿首清丽。一摆纤腰，濯濯如春月柳；半侧脸面，滟滟如水芙蓉；一双眼睛如含春波，一水盈盈，含情脉脉。果真不愧是秦淮河上的名妓，曲唱得极好，人也生得绝靓。

柳如是便上前自报了姓名。

顾媚道：“呀，你就是隐娘，我在金陵听过不少关于你的事。”又笑道：“想不到隐姊姊生得这般美丽，实是让我嫉妒。”

这是娼妓之间最常见的寒暄话。柳如是本没有心思理睬，然终究是她打断对方和施绍莘的谈话，只好敷衍道：“媚娘曲艺双绝，隐娘今日有幸目睹。不过我找施先生有点急事，改日再向媚娘讨教。”

顾媚上前握住柳如是的手，诚恳地道：“我就住在东余山居南面的山房，隐姊姊若是得闲，一定要来找我，我有话要对姊姊说。”

柳如是颇为惊讶，见对方不似假意客套，便点头道：“好。”

顾媚这才微微一笑，扭着腰肢去了。

施绍莘道：“隐娘找老夫有事吗？”柳如是道：“是的，我有一件事想要当面请教先生。不过这里人多，不方便谈话。烦请先生移步，我们找个清静些的地方再谈。”

然明日便是寿筵，宾客如云，处处欢声笑语，哪里有什么清静的地方。

施绍莘便道：“回廊西面有一处芭蕉林，应该没人。隐娘不嫌外面冷的话，不妨去那边看看。”

遂往回廊西面而来。却不想芭蕉树下蓦地钻出一男一女来。男子似是个商贩，魁梧彪悍，女子一身婢女装扮，应该是东余山居的小人。二人被施绍莘、柳如是撞破，头也不敢抬，各自举袖遮着脸去了。

施绍莘料想二人当是在此幽会，虽则这类事在大户人家极是常见，还是忍不住连连摇头道：“世风日下，世风日下。连眉公这里都不干净了。”见左右无人，这才好奇问道：“老夫与隐娘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

柳如是道：“是。隐娘冒昧打扰，是有一件事想向先生打听，今日晚香堂戏台上演的《一捧雪》，是施先生所写吗？”

施绍莘满腹狐疑，问道：“隐娘特意把老夫叫到外面来，生怕被别人听见，就是为了问这个？”

柳如是道：“是，也不尽是。我其实是想知道施先生可知道玉杯‘一捧雪’的来历？”

施绍莘脸上的表情突然僵住了，明显地不自然起来，支支吾吾地道：“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吧。”

柳如是全心全意想要查明真相，以给往事一个交代，对施绍莘一言一行格外留意。听到他的回答，登时大起疑心——“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吧”，这分明是不能肯定的语气，背后的意思是：也许是有来历的，但我不知道；又或者的确是确有来历，但我不能告诉你。

柳如是忙道：“先生可是曾听什么人提起过‘一捧雪’？”

施绍莘并不直接回答，只道：“隐娘该知道这出《一捧雪》是以传说中王世贞复仇故事为蓝本，戏中只是没有指名道姓，且将《清明上河图》换作了玉杯，‘一捧雪’只是一件道具而已。”

柳如是道：“不错，‘一捧雪’在戏中只是一件道具，但先生为什么不用‘月下葡萄’呢？这可是本朝最著名的玉器。”

施绍莘的表情登时变得极为古怪，露出警惕之色来。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柳如是，才反问道：“隐娘对‘一捧雪’穷追不舍，到底有何用意？”

柳如是离开周道登时，曾答应不泄露周府秘密，包括密室珍宝及失窃事等。她无法明言，只好道：“我就是有些好奇，为什么先生偏偏要用‘一捧雪’做道具。”

施绍莘道：“这个……实在是……”

柳如是见对方支支吾吾，便干脆直截了当地问道：“施先生可认得一个叫忘澜的人？”

施绍莘眉头蹙紧，微微眯了一下眼睛，正要回答，忽见宋征舆急奔过来，便改口道：“这里还是人多，方便时我们再谈这件事。”迅疾转身离去。

宋征舆很是惊讶，问道：“咦，施先生怎么见了我就扭头就走？”柳如是摇头道：“不是因为宋公子，可能是因为隐娘适才一时言辞不当，冒犯了施先生。”

宋征舆道：“不必理他，他就是个怪人。”又道：“天色不早，我娘亲派人来催我早些归家，我是特别来向隐娘道别的。”

柳如是道：“佘山距离府城不近，路又不好走，赶在天黑前回城还来得及吗？”宋征舆笑道：“我家在佘山有处小宅子，离这里不远。若不是宾客太多，有些复社朋友要到我家借住，我其实是不想走的。”恋恋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柳如是道：“那么……明日再见吧。”

她对宋征舆格外垂青，并非其他缘故，仅仅因为他是今日相识的男子中唯一没有娶妻的，而她本人曾指天发誓，誓不再嫁为人妾。

宋征舆见柳如是和颜悦色，颇有留恋之意，登时喜形于色，道：“是，明日再见。请隐娘自己多保重。对了，子龙兄和待问兄家在城中，他们今晚都会留宿在东余山居，你有事的话，可以直接找他们。”

正说着，李待问便走了过来。他已年近三十，比宋征舆整整大了十五岁，宋征舆历来视其为长兄，便当面托付他务必尽心照顾柳如是，这才放心去了。

李待问道：“陈府管家已经为隐娘在山房安排好了住处，要不要我引隐娘去看？”柳如是道：“不急。李公子可有见到施先生？”

李待问道：“施先生人已经走了。怎么，隐娘刚才没有见到他吗？”

柳如是道：“人是见到了，但还没有问到我想知的事。”又想起施绍莘的反应不同寻常，不免愈发急切地想了解真相，遂问道：“施先生的西余山居要怎么走？”

李待问迟疑了片刻，道：“隐娘人生地不熟，不如我陪隐娘走一趟。”

柳如是道：“多谢。其实李公子不必多辛苦一趟，只需为隐娘指明道路即可。”李待问只道：“我们走吧。一会儿天就该黑了。”

二人出回廊时，正好迎面遇到西湖名妓林雪和那名极见豪气的年轻男子。李待问与林雪相识，忙为柳如是引见。林雪亦介绍同伴给二人。原来那男子是福建五虎游击将军郑芝龙^[4]之弟郑芝虎。林雪原是闽人，不久前回老家探亲，被盗贼所劫，幸为郑芝虎所救。他又千里送佳人回江南，正好赶上了余山大会，遂干脆备下厚礼，随林雪来拜寿。

柳如是心道：“难怪如此与众不同，原来是受朝廷招安的海盗。”

林雪甚是矜持，只略略招呼，也不多语。柳如是便与李待问一道出来，向陈府仆人告了一声，从西侧门出了东余山居，步上一条羊肠小道。

这条小道径直穿越竹林正中，狭窄仅容一人通过。头顶上方尽为竹

叶遮住，虽遮天蔽日，却也有些好处，未落下雪花来。道路上覆盖有一层软软枯叶，十分好走。走了小半个时辰，正好在夜幕降临时到达西余山居。

施府门仆挑挂起了一盏灯笼，正要掩上大门，见到李待问带着一名妙龄女郎到访，奇道：“咦，李公子刚才不是来过过了吗？”

李待问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问道：“施先生回来了吗？”门仆道：“刚回来不久。”

李待问道：“劳烦再通禀一声，就说李待问有急事找他。”

那门仆想要进门房烤火，不愿意大冷天地多颠一趟，便点了一盏灯笼递了过来，道：“先生回来后直接去了书房，李公子熟门熟路，自己去那里寻他吧。”

李待问只得接了灯笼，引着柳如是往后园住房而去。

柳如是见这西余山居跟晚香堂一样，有好几组建筑群，规模不小，却是冷冷清清，一路走来，竟是不见一个人影，与高朋满座的东余山居迥然不同，不禁诧异，问道：“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李待问道：“施先生的家人都住在城里。这里平日只住着他自己和 he 养的戏班子。西余山居最有名有‘两子’，一是戏班子，一是厨子。不过戏班子和厨子、使唤的杂役、婢女等，被眉公临时借去了东余山居，所以隐娘只能看到前院的门仆。”

其实不独施绍莘如此，陈继儒的家眷子女亦是另外单独居住在府城西郊的老宅中。

柳如是道：“李公子不是说施先生脾气古怪吗？他肯将自家的厨子、婢女借人，听起来还是个热心的人。”

李待问“嘿嘿”了两声，道：“那是因为借用的人是眉公他老人家。隐娘想想看，一个人不愿意跟自己妻儿老小同住，是不是有些奇怪？”柳如是道：“是有些怪。”又道：“李公子为何不问我来找施先生做什么？”

李待问道：“嗯，我想……隐娘愿意告诉我的时候，会主动说的。”又道：“隐娘还是直接叫我的名字吧。李公子，听起来怪别扭的。”

柳如是本是大方之人，想了想，即应道：“那好，我就叫公子问郎。”

她见李待问温文尔雅，淳朴敦厚，料想事情终究不能瞒过他，便问道：“问郎与施先生同郡，应该对他有所了解，可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写的这出《一捧雪》？”

李待问道：“应该就是最近吧。施先生每有新曲，都会邀请眉公同来欣赏。排演这出《一捧雪》，也就是最近一个月的事。”

他虽然沉着冷静，终究还是有好奇之心，忍不住问道：“隐娘为何会对这出《一捧雪》特别感兴趣？”柳如是道：“我只是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一捧雪》。”

李待问不解其意，怔了一怔，才道：“这个，怕是得当面问施先生本人了。老实说，施先生能写出这么一出好戏，实是出乎松江许多人意料的。”正好见前面不远处灯火明亮，便道：“前面就是施先生的书房了。”

走近书房时，隐隐听见房中有人高声在争吵着什么。

柳如是心道：“原来书房中有客。会不会跟‘一捧雪’有关？不如悄悄走到窗下，先听清楚再说。”

她心思刚动，李待问已出声叫道：“施先生在吗？”

里面的争论立即停止了，施绍莘应了一声，问道：“是谁在外面？”李待问道：“是我，李待问。还有柳隐柳小娘子。”

过了一会儿，施绍莘来开了门，不悦地问道：“你们两个闯来这里，有事吗？”

柳如是上前一步，道：“是我有事。还是适才在东余山居问过施先生的那件事。施先生许诺过我，方便时再谈。眼下这里就只有我和问郎，还请施先生明言。”

施绍莘连连摇头道：“眼下不大方便，不大方便。隐娘先请回吧，那件事改日再说。”

柳如是见他目光闪烁，形色可疑，还偶然回望书房，似是有什么不能放心的事，蓦然心念一动，问道：“书房里面的人是不是忘澜？”

施绍莘吃了一惊，道：“什么？”

柳如是抱了极强的决心而来，见对方左搪右塞，有意拒人于千里之外，遂干脆几步抢上台阶，从施绍莘侧身溜了过去，跨门而入。

却见堂中灯光下坐着一名四五十岁的男子，一张国字脸上满是虬髯。他并不是忘澜，而是天下最富声名的戏剧名家，也是最声名狼藉的奸猾人物阮大铖。

柳如是曾随养母徐佛乘船至南京，观赏过享有盛誉的阮家戏班的表演，对班主阮大铖一脸的络腮胡子印象尤深，一见之下便认了出来，失声问道：“你不是阮大铖阮先生吗？如何会在这里？”

阮大铖并不记得柳如是是谁，但他身份特殊，被人认出来后颇为尴尬，起身应道：“嗯，这个……”

施绍莘已经抢了过来，扯住柳如是手腕，将她拉到门边，怒道：“隐娘好生无礼！不得主人允许，怎能随便乱闯进来？”

李待问急忙抢过来，喝道：“施先生快些放手！想不到你为老不尊，居然暗中与阉党人士交结，眼下事情败露，就气急败坏了吗？”

施绍莘悻悻松了手，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便转头去看阮大铖。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怀宁^[5]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天启初任职给事中，因丁忧辞官回乡。天启四年（1624年），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阮大铖觊觎这一颇有实权的官职，欲倚重颇有声望的同乡左光斗。左光斗是东林党首领人物，阮大铖便拜在东林党门下。尽管负责考察官吏人选的赵南星、高攀龙、杨涟

等人都是东林党人，还是一致认为阮大铖为人“轻躁”，不可担任吏科都给事中要职，打算另用魏大中。阮大铖暗中买通太监，请他扣押推用魏大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铖。

经此一番曲折，阮大铖痛恨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为了和东林党人作对，他转而依附于大宦官魏忠贤，与阉党骨干人物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死友”，编写攻击东林人士的《百官图》，通过倪文焕之手送到魏忠贤的案头。

但阮大铖为人阴险，城府很深，他自知自己是东林出身，后又依附阉党，两面都难讨好。且魏忠贤倒行逆施，怕是终究有失势的一天，因此他行事十分小心。《百官图》事件后还不到一个月，就急忙辞官而归。不久，杨涟、左光斗诸东林君子就被阉党迫害致死，阮大铖为自己的“远见”一度得意非凡。此人机巧善变，机敏猾贼，由此可见一斑。

之后，阮大铖被起用为太常少卿，向魏忠贤极尽献媚之能事，但又怕政局有变，魏忠贤不足以长久依靠，每次觐见之后，就重贿魏府门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迹。几个月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辞职离开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

崇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一党烟消云散。阮大铖立即上书，指出东林与阉党都“党附宦官”，应该一起罢去。但崇祯没有听取，将阮大铖罢斥为民。自此阮氏避居安庆、南京，招纳游侠，谈兵说剑，结成文社。但因其人反复无常，为士林所不齿。他多次主动想与复社和东林讲和，表示愿意重归东林，但始终不被接纳。

阮大铖品格本不足道，但其人颇有才华，深谙音律，尤善词曲。他能自编自演自唱，作品辞采华艳，其戏班阮家班在南京极为有名，不但生旦等表演出众，就连戏台上的纸扎装束等道具亦无不尽情刻画。

柳如是对阮大铖的过往并无多大兴趣，相反还对其文采颇为赞赏，乍然见到这位戏剧大名家在西余山居出现，惊讶之余，忽然想到李待问刚才提及松江人对施绍莘写出《一捧雪》很是意外，又联想起施绍莘在东余山居时的种种怪异反应，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来，忙问道：“那出《一捧雪》的戏，该不会是阮先生写的吧？”

阮大铖被识破身份，正难以自辩，见柳如是注意力只在戏曲上，忙应道：“不是，不是阮某写的。”

柳如是狐疑道：“当真？”阮大铖道：“千真万确。”忽然认出柳如是来，道：“呀，我记得小娘子，你是吴江归家院徐佛的养女，我们在南京见过，对也不对？”柳如是道：“是的。三年前我随徐妈妈到过南京。”

她志在追查“一捧雪”的下落，没有兴趣闲聊，又转头问道：“施先生，我还是那个问题，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一捧雪’？”施绍莘冷冷道：“老夫无可奉告。”

李待问道：“隐娘连夜翻山越岭赶来，只求一个简单的答案，施先生如此不近人情，是因为要坚持与阉党为伍吗？怕是明日传扬开去，松江上下尽会对先生掩鼻而退，避让三尺。”

施绍莘怒道：“好小子，你敢威胁老夫？老夫跟你爹称兄道弟时，你小子还没出世呢。”

一旁阮大铖忙插口道：“阮某自知声名不佳，对此也不想多说什么。但李公子需要知道的是，阮某人在西余山居，只是为了协助施公编排《一捧雪》，好为眉公贺寿，让宾客尽兴。若是二位将阮某在此的消息泄露出去，天下人也会因此知道眉公在其七十五岁大寿时，为江南诸多名士安排的助兴节目《一捧雪》正是阮某编排的戏曲，那么眉公名声败坏，脏污狼藉，‘山中宰相’之誉毁于一旦不说，你们东林、复社多有士子拜在眉公门下，怕是也脸上无光吧。”

此人曾经游走于东林党和阉党之间，奸猾之极，眼光也极其精准，一语即点破了关键。李待问仔细想了想，果然是这个道理，勉强不再吭声。

柳如是见威逼难以奏效，便改为软语相求，道：“隐娘苦苦追问‘一捧雪’来历，实是大有隐情，干系一位故人的行踪下落，还望施先生能够坦诚相告。”

施绍莘“咦”了一声，转头看了一眼阮大铖，见对方点点头，这才道：“好吧，那老夫不妨直言告诉隐娘，这‘一捧雪’是随便取的名字。老

夫立志肆力于戏曲创作，要让天下戏班竞相争演老夫作品，一人永占。这《一捧雪》就是第一部，取的是‘一人永占’的一字。老夫不怕告诉小娘子，后面三部分别《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加上《一捧雪》，字首合起来，就是‘一人永占’。”

论戏曲成就，阮大铖远在施绍莘之上。他当着大行家的面说出一番大话，自称“一人永占”，可谓妄自尊大之极。柳如是听了不免失望之极，但施绍莘的解释合情合理，他之前不肯明说，大概就是因为“一人永占”太过自大，不便在名流荟萃的东佘山居口出狂言。只得道了谢，与李待问悻悻辞出。

出来书房时，正好遇到门仆领着一名身材短小的年轻男子进来，称是圆海先生的客人。圆海即是阮大铖的号，大概他贸然在松江出现，怕被旁人认出，不敢使用本名。

那男子一双眼睛飞快地从柳如是身上扫过，露出了意外的表情。柳如是阅人不少，一见那男子的眼神，便知道他是认得自己的，他意外的是自己如何也会出现在这里。但她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对方。尤其这男子长相猥琐，污手垢面，一望便是市井小民，不像是有能力出入归家院的人。正想要多问一句，那男子却迅速低下头，从她身边擦过去了。

到山居大门时，又遇到陈府仆人，却是陈继儒特意派来请施绍莘过去一道吃晚饭的。陈府临时借走了施府的戏班、厨子、下人，吃饭只是小小意思。陈府仆人本来还说不如等到施绍莘出来，四人一起上路，好有个照应。但柳如是不愿意多等，便与李待问一道先回来。

天上挂着一半上弦月，清冷如霜。银光流泻大地，却照不进密密匝匝的竹林小道。灯笼的微光只能照出三步远，除了脚下之外，全身大半都挟裹在山林的黑暗中。无边无际、无处不在的黑暗倒给了人一种厚实的安全感——你看不清世界，世界也看不清你。

柳如是默默跟在李待问身后，思绪好像突然被掏空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去想，只这样在竹林中步履蹒跚地走着，哪怕不知道将走向何方。

一抹山风掠过，撩拨动了竹林的生机。冥冥深林，竹啸几声。清风送迎，呢喃细语。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佘山竹啸”吗？倒像是嗟我怀人的低沉叹息。

再长的路也终有尽头。走出竹林时，喧嚣立即浮现，欢声笑语、灯火通明的晚香堂就在前面不远处。她短暂的心理历程结束了，全部身心再次为世俗所笼罩。一时之间，她忽然有些不舍起来，想在这宁静的月色中多逗留一会儿，于是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山坡上。

良辰美景，雪朝月夕。零落依依，天涯倦旅。

蓦然之间，有琴声“叮咚”响起，在这深冬的月夜，仿若寒泉乱涌，金盘珠迸，一下子盖过了所有的嘈杂和人语。

柳如是聆听片刻，脸色大变，急忙往朝山居赶去。不料一脚踏空，身子失去平衡，往前摔倒，就此滚下了山坡。所幸山坡不长，又为衰草落叶所覆盖，倒也不觉得如何疼痛。

李待问“呀”了一声，急忙跟过来，扔了灯笼，扶她起身，问道：“可有伤到哪里？”柳如是道：“我没事。多谢问郎。”

李待问肃色道：“我之前一直忍住不问，是怕提及隐娘的伤心往事，可现在看起来，事情并不简单。隐娘今日精神很是不好，总是失神。到底有什么心事，不妨说出来，我也许可以帮得上忙。”

柳如是道：“这琴声……啊，我是说这弹琴人的指法太像他了。我要去见他，当面问个清楚明白。”

李待问见她情绪激动，料想事情非同小可，遂劝道：“今晚宾客甚多，隐娘还是不要公然发作的好，不然陈公面上挂不住。”

柳如是冷笑道：“我当然不会发作。我只是想看到当他看到我站在他面前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一路奔进来花厅。堂中坐着一名三十来岁的锦衣文士，正当众抚琴。花厅中站满了听客，显是为优美琴声吸引而来。

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士人自古就是琴的主流。那弹琴者贵气十足，怡然沉醉，颇为忘形。一曲《挟仙游》，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蹢躅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

张溥、吴梅村同年进士王含光曾作《听琴歌》云：

雪映书堂夜色明，炉烟泛泛响琤琤。
不同丽玉箜篌引，时带湘娥水竹声。
蝴蝶座中飞杳袅，梅花窗外影纵横。
曲终欲问焦桐谱，那得连成写此情。

堪称描摹琴声的杰作，与目下时令、情形极为相符。

李待问一眼就认出了弹琴者，讶然道：“他是太仓名士张岱，就是你口中的那个‘他’吗？”

柳如是也极是惊愕，道：“不是。原来他就是张岱，他……他弹琴的指法跟那个人一模一样。”

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出生仕宦世家，家世殷富。然而这位富贵公子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时文不成，学仙学佛学种地皆不成，时人呼为“废物”“败家子”。柳如是原以为这位著名的纨绔子弟也跟吴昌时一样，带些妖气，但此刻一见，竟是位风流俊赏的佳公子，大出意外。

李待问道：“听说张岱年轻时跟随同乡著名琴师王侣鹅学琴，也许他跟你所指的那个人是师出同门。”

柳如是奔波了一天，实在有些疲倦，加上向施绍莘追问“一捧雪”无果，弹琴者也不是预想中的忘澜，不免意兴阑珊起来，只道：“也许跟《一捧雪》的剧名一样，只是巧合。也许是我听错了，我可没有‘曲有误，周郎顾^[6]’的本领。”

李待问沉吟道：“张岱有这本领。他有《洞箫度曲》一诗，自

称：‘少年曾擅周郎顾，静审微茫及穿度。曲中藤脉只丝毫，说是名师偏有误。’一会儿隐娘不妨问问他，是否认得‘那个人’。”

柳如是摇头道：“我的私事，实不足为外人道，哪敢劳烦张公子。”

正好此时琴声戛然而止，主人陈继儒缓步进来，鼓掌叫好，道：“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张岱小友，许久不见，你的琴技愈发出神入化了。”

张岱忙起身赔罪，道：“张岱未曾拜见主人，即擅自操琴，班门弄斧不说，还惊扰了眉公及宾客，罪过，罪过。”

陈继儒本人也是鼓琴名家，曾订正琴谱，笑道：“东坡《琴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东坡以琴说法，张君是以琴助兴，均可称为风流佳话，何罪之有？”又笑道：“可还记得‘采石江边捞夜月’？”

张岱笑道：“当然，未曾忘怀‘钱塘县里打秋风’。”抢上来拜见。陈继儒忙伸手扶起，两人双手握在一起，一齐哈哈大笑。

张、陈两家是世交。张岱祖父张汝霖与陈继儒交情极笃，曾赠送一只大角鹿给对方做礼物。陈继儒携鹿至西湖，每日竹冠羽衣，骑鹿往来于长堤深柳之下。见者目之为神仙，称羡不已。陈继儒因此又号“麋公”。

张岱六岁时，祖父带他到杭州拜见陈继儒。陈继儒听说张岱善于对对联，便随手指着房中屏风上《李白跨鲸图》道：“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应声答道：“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

“跨鹿”是陈继儒时常骑着大角鹿。“打秋风”原指趁秋天丰收时去分享一点，借指拉关系、借名义、找借口向人索要财物。陈继儒家境一般，他游历四方的消费、包括后来建筑东余山居的部分费用都是靠达官贵人奉养，后来才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以润笔为生。张岱的对句对偶工整，还带着几分揶揄嘲讽。陈继儒宽厚豁达，丝毫不以为忤，还大笑道：“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极力称赞张岱才思敏捷。

此时旧事重提，虽然一番玩笑，不免又有岁月如流的感叹来。陈继儒道：“当年钱塘旧事尚历历在目，想不到一晃居然已过三十年。”张岱道：“是。流光荏苒，韶华不再，遥溯当时，心已惘然矣。”

一旁许誉卿接口道：“张老弟就爱文绉绉地掉书袋。你当年与眉公相遇时才六岁，虽然早慧，可还称不上韶华。而今你不过才三十出头，还可勉强称得上韶华，又有什么可惘然的？”

张岱为人洒脱，当众被责难，也不大当回事，笑道：“许兄就爱玩笑。”

陈继儒哈哈笑道：“张岱小友这是在取笑老夫老了。”又道：“当年尊祖父馈赠的那只大角鹿就埋在后山，改日老夫再带你去看。”

又为张岱介绍华亭训导王彦泓、前中书舍人姜云龙、华亭乡绅俞廷铎等人，均是参与撰修《松江府志》的儒士，不乏文才杰出者。如姜云龙文笔极为出色，时人认为他“所撰赠章神采陆离，足令九原不朽”。又如王彦泓人称王次回，出自金坛望族，其曾祖王樵、祖父王启疆、父亲王懋铨均是文章诗词大家，甚至其妻子贺氏、女儿王朗亦是当世文学才女。王彦泓本人才华横溢，善书法，工诗词。有《寒词》诗云：“从来国色玉光寒，昼视常疑月下看。况复此宵兼雪月，白衣裳凭赤栏干。”绝世姿容，冰雪操守，诵之感心嫫目，回肠荡气，被誉为由古至今描写美人的绝顶佳作。

陈继儒因约了老朋友们一道吃晚饭，不便久留，问道：“要不要跟我们一群老头子凑一张桌子？”

张岱忙道：“多谢眉公美意。我刚从水西园过来，是来寻人的。眉公请自去招呼客人，不必管我，明日再正式为您老人家上寿。”

陈继儒听说，也不勉强，遂自去了。

柳如是见花厅中人陆续散去，便也打算去用些饭食，然后到山房歇息。

李待问道：“隐娘累了，是要好好休息。”还欲陪着柳如是前去饭

堂，却被复社松江社长周立勋有事叫走。

正好王微走了过来，问道：“隐娘去了哪里？叫我好一阵找。”

柳如是道：“四处逛了逛。”又问道：“那位与微姊姊很是谈得来的旅行家徐先生呢？”王微道：“徐弘祖先生和他的朋友罗吉甫罗公子在天黑前就离开了。”

她和徐弘祖虽今日方识，却是志趣相投，中庭一番长谈，互相畅述山水之志，她自己颇有相见恨晚之意。然徐氏此番来只是为求陈继儒书信，好方便西南旅途，目的既已达到，竟不顾明日即是主人大寿，决然离去，可谓为寻奇访胜而不顾一切。可惜她就没有此等意志和决心。想到此次一别，下次相会不知又在何日，心头不免怅然若失。

柳如是见王微神情落落寡欢，猜想她对徐弘祖有好感，均钟情于名山大川，有情投意合的相知相惜。然对那些志向奇大的男子来说，即使是志同道合的女子，也仅仅情趣兼备的知己，赏心悦目的游伴，相见既欢悦，别后亦思念，如此而已，双方对情感的期待完全不在一条线上。王微已经历与另一名妓杨宛同侍茅元仪一事，早该明白这一点。可惜，其人表面缥缈清淡，心中却是天真无邪，总是期待得到一份完整真挚的感情，是以花非花，雾非雾，如霜华一般，去似朝云无觅处。那么她自己呢？人们总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她与王微性情不同，但心底深处所渴望的，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王微勉强定了定神，道：“我找隐娘，是有事相告。今日宾客太多，山房房间不大够，眉公将自己居住的宝颜堂让了出来，命你我今晚到那里暂歇。”

柳如是“啊”了一声，有些不相信地问道：“是宝颜堂吗？”

她如此激动，当然不是因为宝颜堂是陈继儒居处，而是因为那是陈氏收藏珍品章的地方。陈继儒学识广博，诗文、书法、绘画均所擅长，并喜爱戏曲、小说，所藏碑石、法帖、古画、印章、图书甚丰，均收在宝颜堂中。镇堂之宝为唐人颜真卿《朱巨川告身》^[7]真迹，“宝颜堂”的名字即因此而来。

王微笑道：“正是宝颜堂。咱们走吧，即使见不到颜真卿真迹，见见眉公收藏的历代珍品碑刻也是好的。”柳如是道：“实在太好了。”

寻常人想入宝颜堂而不得其门，而她不过是个娼妓，却得主人青睐，准予入堂留宿一夜，怎能不兴奋雀跃、感激涕零？

二女避开人群，出来厅堂，刚到回廊，便见到冒襄正在垂涎着脸调笑一青衣婢女。那婢女几次想要闪避，均被他用身子拦住。

柳如是心头登时火起，叫道：“冒公子，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的老相好不是都在大厅里面吗？”

“老相好”即指来佘山贺寿的南曲名妓李十娘、王节、李贞丽等人，均与冒襄交好。

冒襄是陈继儒的记名弟子，也是东佘山居熟客。他自负风流，好色成性，其实并不想对那婢女做什么，只是凑巧在僻静之处偶遇，见她生得端庄清秀、娇羞可人，想要趁左右无人时调戏一番罢了。在他看来，以他天下第一美男子的容貌、复社才子的名头，对一名身份卑微的婢女假以辞色，实在是给她天大的面子，她该万分荣幸才是。即使被人撞见，在当时普遍好声色狎戏的社会风气下也不算什么。只是他被雏妓柳如是以言语讥讽，面子上还是挂不住，一张白脸登时红到脖子根儿，也不敢答辩，举袖掩面，快步离去^[8]。那婢女亦是羞愧之极，不敢看人，低着头往另一边去了。

柳如是愤愤道：“什么所谓的风流才子，只是专门玩弄女性的绣花枕头而已。”

王微叹了一口气，道：“算了，咱们走吧。”

复社名士陈子龙忽引着张岱过来，叫道：“隐娘请留步，张兄有话要对隐娘说。”

柳如是极是愕然，问道：“张公子有何指教？”

张岱笑道：“头一次见面，指教不敢当。隐娘果真是位绝色佳人，难

怪徐府徐三公子对你一见倾心。”

张岱出身官宦名门，成年后开始怀疑科举的不合理，从此放弃追逐功名，这一点倒是与二十九岁后的陈继儒极像。幸运的是，张家家底丰厚，在家乡山阴和杭州拥有多处园林池沼，足以供张岱挥霍。他本人精于鉴赏，极爱繁华，自蓄声伎，鼓吹戏剧，是江南有名的纨绔子弟。既是风流成性的富贵公子，柳如是又是娼妓身份，是以调笑毫无忌讳。

他见柳如是不以为意，又道：“张某来寻隐娘，是有一件事相告。前些日子，我在西湖遇到一位熟人，他曾托我打听隐娘的近况。我本来还打算参加完陈公寿筵后专程去趟吴江，想不到竟能在这里遇见你。”

柳如是料想张岱口中的熟人，必是某位她回归家院高张艳帜后招待过的恩客。她虽靠那一段放荡生涯打响了吴江名妓的名头，但心中实颇以为耻，因而只随口敷衍道：“原来是这样。今日得与张公子相识，实在是幸会。”便想要离开。

张岱很是惊讶，问道：“怎么，隐娘不想知道托张某打听你的那位熟人是谁吗？”

柳如是道：“张公子不妨直说。”张岱道：“是隐娘在吴江时结识的一位故人，王澜。”

柳如是这一惊非同小可，忙问道：“张公子所称的王澜，是山阴琴师忘澜吗？”不待对方回答，她已经明白忘澜名字的来历，原来他隐去了真姓，“忘”不过是“王”的谐音而已。

柳如是说话带有浓重的吴地口音，张岱也没听清楚“王”和“忘”的区别，只答道：“正是他。”

张岱二十岁时曾向太仓著名琴师王侣鹅学琴。王侣鹅有侄名王澜，还是孩童时，即跟张岱一起练琴。张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琴技很快超过了师傅王侣鹅，便常常以师兄的名义教习王澜。后来张氏举家迁到杭州定居，几年与王家不通往来，某日再回太仓时，才听说王澜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已被驱逐出家门了。张岱登门拜访师傅王侣鹅时，特意问起王澜之事。然王侣鹅对此忌讳甚深，不愿意多提，他自然也不好多问。私

下多方打听，才得到一些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内幕消息：听说王澜与伯父王侶鹄的某位爱妾有私情，被人捉奸在床，爱妾羞愤之下投池而死，王澜则被从王氏家谱上除名，永远不得再回王家。

张岱因与王澜交好，素来将其当作小弟弟看待，自然对他深表同情，也派人寻找过他下落，想给他一些资助，却是杳无音讯。哪知道几月前意外在杭州西湖遇到，才知道他自被逐出王家后，一直飘零江湖，靠为富家弹琴取乐为生。张岱见故人如此落魄，遂热情邀其到家中居住。不想却被王澜拒绝，只托他打听吴江故相周道登侍妾柳如是下落，随即不辞而别。

正好不久后张岱到富豪汪然明的“不系园”画舫做客，偶然听到旁人谈论吴江归家院徐佛门下又出了一位名妓柳如是，这才知道柳氏已被逐出周府。虽不知道内中详情，但他料想事情多半与王澜有关，便打算亲自跑一趟吴江，找徐佛问清楚经过。若真是王澜对柳如是倾心，便出资为其赎身，做主许给王澜为妻，也算了了一桩心事。孰料今日好友徐来水西园遭窃，好友余怀意外受伤。徐来丢失了不少财物，追贼不及，亦不以为意，只因在青浦渡口偶遇佳人而怅惘不已。张岱打听之下，才知道那令徐来思慕不已的美人即是吴江名妓柳如是。

水西园与东余山居同在余山，相距不远。张岱祖父是陈继儒至交好友，他本人六岁时就与陈氏结交，交情极深，原本打算明日寿筵开场时再正式拜访，听到柳如是来了余山后，想到王澜的郑重重托，一时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能令徐来、王澜两位好友如此神不守舍，便干脆赶来东余山居，拜见老寿星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想会会柳如是。他琴技号称天下第一，一进来就被人认出，强行扯来花厅，非逼迫他亮一手绝技。他生平最以声乐自负，文章鉴赏还在其次，也乐得一显身手。

柳如是当时人在晚香堂后的山坡上，从琴音中听出弹琴者指法圆润娴熟，赫然以为那就是王澜。她也是在这件事上心思太重，浑没有想到王澜是盗宝潜逃，躲藏还来不及，岂敢在余山大会这样的场合公开露面？赶来花厅一看，得知弹琴者是富贵公子张岱，不免失望，但也没有心思再去查证张岱和王澜有无干系。在她看来，这两人身份地位悬殊，无论如何是不会认识的。谁想张岱居然请陈子龙引见，主动追了过来，

并告知曾受王澜托付，打听她的近况。

柳如是则更是惊讶，她并不了解王澜跟张岱之间的交情，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出自名师王伯鹅门下。但就是这个人被周府指为她的奸夫姘头，令她名誉受污。她正想找到他本人，问个清楚明白，忙问道：“王澜人现在在哪里？”

张岱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几个月前在西湖见过他一面。”

他见柳如是神色焦急，似是急不可待地想要立即见到王澜，愈发肯定二人有私情，便笑道：“王澜是我看着长大的，与我情若兄弟，隐娘若是真想见他，我一定设法玉成好事。”

这“玉成好事”一句，是明显的一语双关了。柳如是会意过来后，愣了一愣，一时默然不语，各种复杂情感来回交织——

在周府遭遇一系列磨难后，她由失望而绝望，由绝望而愤怒，一度恨王澜入骨，反倒对陷害她的群妾及下令笞打她的周道登并不如何仇恨，不为其他，只因为她对王澜付出了真心实意。但即使当初她最依赖王澜时，她对他也并没有丝毫的情爱之心，她只是信任他，将他当作好朋友好兄长。至于他如何看她，她则从来没有想过。这有什么可想的呢？她是周道登身边最得宠的侍妾，有半个主母身份；他则是周府的琴师，地位如同奴仆。但当变故发生后，她才恍然明白，她这所谓的“半个主母”，反而远远不及琴师。琴师尚有自由人身份，而她始终只是件可以随意买卖的物品，不能依附于周道登为妾，便被重新卖回青楼做娼妓。

不管怎样，王澜是引发这一系列事件的人，他早有预谋也好，遭人陷害也好，总该给她一个交代。亏她还曾经想过他始终不肯露面，会不会有可能是被人强行绑架或是杀了，原来真的只是逃走了。

另外一层，王澜既然委托好友张岱探知她的近况，大概是担心她会遭到什么不测。如此推算起来，周府失窃的珍宝当是为他所盗了。也许他心中还是觉得对不起她，虑及会牵累她，所以请人打听消息。可打听又有什么用呢？当日若不是周老夫人出面阻拦，她早已死在棍棒之下。

张岱见柳如是沉默不应，以为她面子薄，不愿意公开在众人面前谈论终身大事，便使了个眼色。陈子龙和王微会意，遂托故离去。

张岱引着柳如是来到一间静室，笑道：“这里再无旁人，我就直言不讳了。”大致说了王澜家世为人，又称其对柳氏用情极深，甚至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地步。

柳如是干脆地道：“事情完全不是张公子所想的那样。我和王澜之间，有仇有恨有怨，唯独无奸无情无爱。张公子既与他交好，那么也算是局中人，我愿以实情相告，也好让你了解你好友的真实为人。”当即说了整件事情经过，只是未提周府密室珍宝，大致称王澜所窃为贵重财物。

张岱闻言十分惊讶，连声道：“我不信，我不信。”

柳如是冷冷道：“张公子当然是要站在王澜一方了。至于我所述不是谎言，他日张公子再遇到王澜时，不妨当面向他追问。”

张岱忙道：“隐娘请留步，请听我把话说完。我不是说隐娘编了谎话，而是不相信王澜会盗取周阁老的金银珠宝，他绝对不是这种人。况且我上次在西湖遇见他时，他极其穷困潦倒，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他。如果真是王澜盗取了周府财物，如何会落到一贫如洗的地步呢？”

当日张岱在杭州偶遇王澜，王氏情况窘迫之极。张岱遂主动提出接王澜到家中居住，周济他结一门亲事，安顿下来，不想却为对方拒绝。张岱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想通也许是因为王澜另有所爱，又不便张口，恰如昔日与伯父侍妾私通一般，由此才联想到他想要探听的柳如是很可能就是其倾心爱人。

柳如是却难以相信王澜无辜，道：“如果不是王澜所为，他为何会凑巧在那时失踪，不明去向？至于又为何会穷困不堪，张公子该去问他本人才对。”

张岱摇头道：“隐娘太过于偏执，王澜决计不是这种人……”

忽有人冒冒失失闯了进来，嚷道：“张兄，原来你在这里，小弟正到

处找你。”

却是那位天下第一美男子冒襄。他见到柳如是也在场，颇为难堪，也不愿意主动招呼。柳如是本来就瞧不起他，当然更不想理睬。气氛一时颇为尴尬。

张岱忙道：“原来是冒老弟。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冒襄道：“还好，还好，托张兄的福。”又问道：“张兄不是和余怀一起来的吗？我那义弟人呢？”

他少年倜傥，时常在秦淮河上呼朋唤友，把酒言欢，曾与同好美妓的余怀结拜为异姓兄弟。二人均与南曲名妓李十娘交好，还一道向她学唱昆腔。

张岱道：“余怀老弟人在水西园中，受了点轻伤。”

冒襄“呀”了一声，竟不及问余怀是如何受伤，便匆匆出去了，大约是急着赶去水西园探望。

柳如是冷笑道：“想不到你们这些风流公子，对待朋友倒是都还不错。难怪古人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张岱沉吟片刻，毅然道：“这样，这件事既是因王澜而起，我张岱愿意一力承担。周府所有损失由我赔偿，为隐娘脱籍的三千金费用，张某不日内筹齐后，双手奉上。我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隐娘能给我一个机会。”

柳如是极是意外。但见对方语出诚恳，不似虚张声势。张岱琴艺虽学自王氏，然王澜早被逐出家门，与王家无关，自然与他张岱也无任何干系。但他感念旧情，主动出手相助王澜，足见是个重义气之人。于她而言，有人肯主动花费巨资为她脱籍赎身，当然是天大的喜事，不能轻易拒绝，是以小心翼翼地问道：“张公子想要什么机会？”

张岱道：“查明真相，证明王澜无辜。当然，也要证明隐娘无辜。我张岱可以对天发誓，查明真相后，我一定会当面告诉周阁老，是他冤枉了你。”

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条件。这一年来，柳如是始终耿耿于怀，就是平白无故地受了周府的诬陷。如果能当着周道登的面道出事实真相，亲眼看到他脸上悔之不及的表情，那么她胸口恶气尽出，当可从此扬眉吐气了。另有一则，张岱本人好古玩，富收藏，精鉴赏，手眼极高，是当今公认的品评鉴赏文物古玩、瓷窑铜器的行家里手，或许他会知道“一捧雪”、“碧香升”两件玉器的来历也说不准。

张岱又道：“张某平日虽喜浪语形骸，但为朋友之事义无反顾，我是真心想要帮忙，还你和王澜一个清白。不知隐娘意下如何？”

柳如是道：“好，那我们一言为定。只是有两点：第一，要保密，不能让旁人知道。”

张岱道：“这是当然。第二呢？”柳如是道：“第二，不可再提赔偿周府损失一事。不是说张公子财力不济，而是因为周府失窃的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珍宝。”

张岱道：“天下人都笑周阁老粗鄙浅薄，不懂高雅清逸之道，他府上居然珍藏有天下独一无二的珍宝，那是什么？”

柳如是道：“‘一捧雪’和‘碧香升’，是两盏玉杯。张公子见闻广博，可有听过？”

张岱摇头道：“没有。古有夜光杯、九鸾钗，本朝则有‘月下葡萄’，均是绝世玉器珍品。‘一捧雪’的名字……噢，隔壁大厅戏台上唱的戏，是不是就叫《一捧雪》？我进来晚香堂时，正听旁人议论，一时好奇，还特意去找到生旦，听了一段，一饱耳福。”

柳如是道：“是。但这出《一捧雪》跟周府失窃的‘一捧雪’玉杯没有任何干系，我已经亲自找施先生确认过了。”

张岱听了经过，哈哈笑道：“隐娘被谎话骗了！我张家几世畜养声妓，对于戏曲杂耍最有心得。施绍莘有点小才，但绝对编排不出《一捧雪》这样‘康衢走马，操纵自如’的大戏。”

柳如是道：“这个我也知道了，编戏的人是阮大铖。”

张岱讶然道：“阮大铖居然也来了余山大会？他胆子可真不小。”

他不是东林、复社成员，平日只喜玩赏流连、休闲遣兴，与精通曲律戏曲的阮大铖来往不少，交情可谓相当不错。微一凝思，道：“就算排戏的是阮大铖，施绍莘也写不出《一捧雪》这样的戏。”

柳如是道：“难道是阮大铖所作？他想借讨好眉公来讨好江南士林，却自知不容东林、复社，遂假借施先生的名字。日后眉公知道了，既不好说什么，也不得不领他的情。”

张岱摇头道：“《一捧雪》决计不是阮大铖所作。你看阮大铖的名作，《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等，均是才子佳人的离奇巧合，内容俗套平庸，唯编曲唱腔大有可取之处。而这出《一捧雪》，却是个人情世态、忠孝节烈的故事，完全不是阮大铖的风格。”

柳如是细一思索，觉得张岱分析极有道理，道：“这么说，《一捧雪》作者另有其人。呀，会不会是……王澜？”

张岱道：“这个……《一捧雪》人物鲜明，情节严密，场面活跃，曲词遵守格调且流畅自然，雅俗适中，应该是出身戏剧世家的人所作。以我之前对王澜的了解，他没这个本领。但其间我有很多年不见他，也许他另学了这门本事。毕竟戏曲讲究唱腔声律，与音乐关系密切，故事倒还在其次。”想了想，道，“其实《一捧雪》作者这件事，你我不必大费周章在这里瞎猜，我同阮大胡子很有些交情，不如直接当面问他。”

柳如是道：“好主意。那么我们这就去找阮大铖吧。”

张岱道：“现在？”柳如是道：“施先生被眉公派人请来了晚香堂，西余山居应该只有阮大铖一个人，这是绝好的机会。”见张岱踌躇不动，又道：“难道张公子称要为朋友雪冤正名，只是说说而已吗？”

张岱摇头道：“真是怕了隐娘了。”不得已，只得同意陪柳如是走一趟西余山居。

大厅中又重新唱起了戏。张岱和柳如是悄悄绕过人群，向仆人要了一盏灯笼，依旧出西侧门、走竹林小道，往西余山居而来。

走出一段，张岱终于忍不住抱怨道：“我这辈子还没吃过这样的苦，寒冬腊月的晚上，黑灯瞎火地在山林里跑，头上还有雪水滴下。”

柳如是一直提着灯笼在前面引路，见张岱纨绔习气太重，便讥讽道：“所以说了，要为朋友两肋插刀，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张岱道：“你这个小娘子有点意思，可比我见过那些个女郎有意思多了。”

柳如是哼了一声，道：“公子还是小心脚下吧。”

来到西余山居打门，门仆应声而出，见又是柳如是，很是奇怪，问道：“小娘子又来做什么？我家主人去东余了，特意交代说今晚不回来。”

柳如是道：“我们来找圆海先生。”门仆道：“圆海先生早走了。”

柳如是道：“什么时候走的？他去了哪里？”门仆道：“就在小娘子和李公子走后不久，是和我家主人同时离开的。不过方向不同，我家主人走竹林小路，圆海先生走山道下山了，听说是要连夜回金陵去。”

柳如是与张岱相视一眼，料想阮大铖是因为行踪暴露，怕被东林和复社名士当面攻讦，所以连夜离开了余山。

两人摸黑赶来，虽然说不上千辛万苦，但就此与要寻的人擦身错过，还是不免有些沮丧，只得悻悻原道返回。

张岱道：“好在寻访阮大胡子不是难事。他隐居在南京牛首山祖堂寺，等眉公寿筵结束，我带隐娘去金陵找他。”

柳如是道：“何必舍近求远？施先生肯定也是知情者，若是能从他口中套问出谁是《一捧雪》的真正作者，就不必辛苦去金陵找阮大铖了。”

张岱道：“这个怕是极难。听说施绍莘为人古怪，难以接近，我跟他也没什么交情。不过既然隐娘提起，不妨试上一试。他实在不肯说，我们再去找阮大胡子不迟。”

之后无话，一路默行。不久即听到戏曲声，距离晚香堂已然不远。忽见前面竹林边有一人影正弯腰在地上寻找什么。

柳如是吓了一跳，喝道：“是谁在那里？”

那人影似也受了惊吓，匆忙站起来，往竹林中打量。虽然看不清面孔，但其身材在月光下显得异常高大。他愣了一愣，随即转身就走。

柳如是忙道：“别走，我认出你了。”

她不过是随口一叫，居然立即奏效，那人误以为被人认出，只得无奈地停了下来。

柳如是急奔几步，刚想上前看清楚那人到底是谁，脚下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住，登时往前扑倒，灯笼也脱手甩出。

张岱忙跟过来，一边扶起柳如是，一边道：“隐娘可要小心些。”

待她站直，正要弯腰去拾灯笼，手刚伸出，便惊在了那里——灯笼旁边有一张人脸，双眼圆睁，龇牙咧嘴，看起来十分恐怖。

张岱愣了一愣，才问道：“那……那是一个人吗？”柳如是道：“是。绊倒我的，就是他。”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身子，靠到张岱身上。

张岱这才反应过来，连声道：“呀，他……他……他死了吗？”

那高大男子走了过来，道：“柳娘子别害怕，这个人早已经死得透了。”

柳如是这一惊非同小可，失声叫道：“白大叔，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原来那高大男子不是旁人，竟是她雇请的掌舵的艄公白面。他只穿着单衣，在月色寒光下冻得直发抖。

[1] 盐钞：又称盐引。自宋代始，政府规定盐商凭钞运销食盐。大致流程是：由政府发行盐钞，令商人付现，按钱领券。发券多少，视盐场产量而定。券中载明盐量及价格，商人持券至产地交验，领盐运销。明朝盐业的生产、行销、征税统由户部管理。明初定为每引400斤，后改行小引，每引100斤。因开引过多，商人领引而支不到盐。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袁世振以积引日多，创纲法，将商人所领盐引，编设纲册，分为10纲，每年以1纲行积引，9纲行现引。按引派行，令盐商将应纳盐课按引缴银。盐利极其丰厚，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死对头张士诚就是靠走私盐起家。

[2] 柳如是为弓足小脚。有笔记记载她成名后在厅堂会客，常常穿男子衣服，却总是在谈话中有意伸出纤足，来表明她的女性身份。即使是在社会风气求新求异的晚明，这也是极不寻常的举动，她由此被目为“放诞”，声名更著。

[3] 马来半岛：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向南延伸部分，又称马六甲半岛。西临安达曼海，西南隔马六甲海峡与苏门答腊岛相望。今分属缅甸、泰国及马来西亚。

[4] 郑芝龙，福建南安人，海盗首领，经常袭击由日本经中国沿海至越南的商船，并因此出名。崇祯元年（1628年）受明廷招抚，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

[5] 怀宁：今安徽安庆。

[6] 语出《三国志》：“（周）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7] “告身”是朝廷授予臣僚官职的任职令，依照官职品位的高低，有不同的格式。颜真卿书《朱巨川告身》，是建中三年（760年）任中书舍人之告。另有唐人徐浩《朱巨川告身》，属于六品官敕授，大历三年（768年）颁给原任睦州录事参军朱巨川，新任大理评事，并兼任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令。

[8] 后柳如是嫁东林领袖钱谦益。苏州名妓董小宛欲嫁冒襄为妾，千里追寻，冒襄百计回避。最后还是钱谦益、柳如是夫妇主动出三千金为董小宛脱籍，冒襄才勉强接纳了董小宛。钱氏夫妇于冒氏有大恩，他却从不通往还，即因记恨柳如是在晚香堂出言讥讽一事。这是后话，后面再表。

第四章 枯桑海水，羈怀遇之

那块巨大的太湖石纹路斑驳，色彩陆离，孔涡层层相套，曲折圆润，玲珑通透，望上去仿佛要飞动一样。他一见之下叹为观止，遂不辞劳苦，舟车负载，将其运回松江东佘山居，搁置在宝颜堂中，还为其作诗云：『谁知水中云，远作堂下客』。平日常常『坐我洞庭秋，秋阴满窗壁』。



寒树苍烟夹层径，步回古涧槛玲珑。
云眠半壁丘壑小，翠染孤辛烟雨笼。
浴影雪梅照新色，拒霜天竹乱垂红。
人间几处曾留此，疑是冰壶碧玉中。

——冒襄《散步竹亭》

白面之前转身欲逃，辨出柳如是的声音，对方又称已认出自己，这才勉强停了下来。此刻听到她的惊呼，才知道其使了诈。但他刚跟死人待在一起，不解释清楚就会惹祸上身，忙道：“俺有事来找柳娘子，结果碰到了一档子怪事。”

柳如是道：“你……你为什么要杀他？”

白面道：“这个人吗？不，他不是俺杀的。俺是想来追他，结果追到这里时，发现他人已经死了。”

柳如是与张岱相视一眼，各自骇异异常，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终于还是张岱打破了沉默，期期艾艾地问道：“这个人……死的这个人是谁？”

柳如是道：“我认得他。不，我不是真的认得他。但我之前曾与问郎一道到西余山居拜访施先生，出来时正好遇到这个人，门仆说他是阮大铖的客人。”

张岱还是生平第一次遭遇这样恐怖的经历，虽然心中发慌，终究还是男子，大着胆子上前，捡了灯笼，举灯仔细照过死者，道：“这人看起来猥琐得很，当是个市井之徒，阮大胡子怎么会跟他扯上干系？”

白面迟疑道：“还有一件事……俺要告诉柳娘子，那边院子里，还死了一个人。”

张岱道：“呀，那边是眉公起居之处宝颜堂。”柳如是道：“啊，不好，微姊姊就住在那里。”

白面忙道：“不是王家娘子，死者不是妇人，是个五十多岁的白发老汉。”

张岱与柳如是相顾失色，异口同声道：“该不会是施绍莘吧？”白面道：“可能是姓施，俺听到王家娘子叫他‘施先生’。”

张岱和柳如是听说死者很可能就是施绍莘，一时再顾不上竹林边的无名死者，便要赶去宝颜堂查看。

白面上前拦住柳如是，道：“柳娘子，先等一等，借一步说话。”柳如是道：“这位张公子是隐娘的好朋友，白大叔有话不妨直说。”

白面亲眼见到张岱、柳如是深夜自竹林中出来，料想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心道：“柳娘子真是好本事，今日刚到这里，便立即搭上了一位富贵公子，还肯随她去钻竹林。难怪徐佛娘说她命中注定有贵人。”便指着无名死者道：“这个人，俺虽然不知道他叫什么，却不是第一次见到他。”

柳如是道：“哦，那么白大叔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的事？”白面道：“也是今天，就在柳娘子的画舫上。”

原来宋征舆和李待问来青浦渡口接走柳如是后，白面的徒弟景氏三兄弟也从岸上农家采买了日用物品回来，师徒几人遂叫了小厮勇夫和使女荷衣下来底舱，预备一道生火做饭。景大去取东西时，意外在柴禾堆后发现了一名黑衣男子。那男子滑溜得很，身子一闪，想趁机溜走，却被白面上前一脚踢翻，摔倒在船板上，再也爬不起来。

众人想到适才徐三公子徐来亲自带人闯上画舫，要捉拿窃贼，立即联想到此人很可能就是徐府追捕的窃贼。可往他身上一搜，空空如也，既没有凶器，也没有赃物。

那男子则自称是穷苦人家出身，流落到松江，因天气寒冷，一时抵不住饥寒，正好见到渡口有艘画舫，豪华无比，遂偷偷溜上了船，想找些吃的。然他一身黑装劲衣，一双眼睛来回游动，如何都难以取信于人。众人犹豫不决的是要如何处置他——如果将他送官，那么徐府就有话说了，冷嘲热讽还是轻的，说不定还会指称众人跟窃贼一伙儿，藏起

了赃物；如果不送官，就此放了他，这个人形迹可疑，多半就是光顾徐府的窃贼，岂不是纵贼作恶、放虎归山？讨论一番，最终决定将他绑起来留在船上，等船主柳如是回来再处置。

哪知道那小子贼滑得很，就在众人一不留神的工夫，他不知道如何挣脱了绳索，逃了出去。逃了也就逃了，也没人多在意。但白面还是想将这件事先报知柳如是，好让她再与徐三公子打交道时心中有底，遂不顾天黑路滑，赶来东余山居。因一时找不到柳如是，便问了仆人，来到宝颜堂寻找王微。

今晚绝大部分宾客都在晚香堂交际，下人们个个忙得要死，只恨分身乏术，宝颜堂这边连通报的人都没有。白面遂径直进来内院，正好见到那自船上逃走的窃贼一刀杀死了一名白发老者——施绍莘，又举刀去杀桂树下的王微。他遂大吼一声，上前将窃贼打倒。窃贼身手十分敏捷，爬起来后，自袖中飞出一条细索，搭到屋檐上，顺势一扯，飞身荡起，就此消失在黑暗中。

白面略懂外伤救治，忙上前查看，却见施绍莘已经断气，但王微只受了轻伤，晕过去是因为受了惊吓，遂脱下棉衣，盖在她身上，自己赶去捉拿窃贼。那窃贼中了他一拳，受伤不轻，虽使出轻身功夫逃走，但应该跑不了太远。只不过他不熟悉东余山居地形，前后绕了一大圈，才发现西边有条小道通向山坡竹林，是最佳的逃跑路线。他急忙爬上山坡，却意外发现窃贼已死在竹林小道的入口，正蹲下想要查看其伤势和死因时，便被竹林中出来的柳如是和张岱撞见。

张岱听了经过，忙举灯重新照了一遍死者全身，这才道：“窃贼光顾徐家时，我人正在水西园中，还跟他贴身搏斗过。就是这个人，身材、高矮、胖瘦都一模一样。”

有了他的证词，便能肯定眼前的无名死者就是之前被徐来追捕的窃贼。

白面却有了新的疑问，皱眉道：“适才俺没有看得清楚，张公子举灯这么一照，这窃贼身上似乎没有外伤，没有血污。难道是适才俺那一拳太重，他虽然逃了出来，终究还是抵受不住内伤，最终死在这里？如

此，也算是俺杀了他。”

张岱道：“杀人未必要用刀。绳索、双手都可以杀人不见血。就算白大叔是杀了这窃贼，那也是他罪有应得。”

张家中藏书号称江南第一，张岱本人亦是博览群书，读过不少公案故事，便举灯往窃贼颈中照去，果见左耳根下有几道紫黑瘀痕，不由得十分得意，道：“虽然看不大清楚，但我几乎可以断定，这窃贼是被人用手扼死的。”

三人心思全集中在死者身上，浑然不觉已有人爬上了山坡。

那人好奇问道：“你们在做什么？”

三人都被吓了一跳，转头一看，却是李待问。

张岱道：“这个……宝颜堂出了事。”李待问道：“宝颜堂不是在那边么，你们在晚香堂后山做什么？”

柳如是道：“问郎先别问这么多，稍后我再告诉你经过。”

她心中记挂王微，也顾不上理会眼前的无名窃贼，忙道：“我们得立即赶去宝颜堂。”

白面道：“俺就不去了，俺也不能再留在这里。”

柳如是道：“也好，白大叔先回船上去。有事我再来找你。不过你没有棉衣穿，怎么能行？”

白面道：“不碍事，俺身子壮，一路跑下山，还会出一身汗呢。隐娘回船时，再把棉衣带回来。”又道：“王家娘子受了伤，身边时刻需要人照应，陈府忙成这样，大概也不会有多余的人手。不如俺叫荷衣和勇夫来，到底是自己人，方便些。”

柳如是道：“好，还是白大叔想得周到。那么就明早叫他们上山来找我吧。”又特意叮嘱道：“今日发生的事绝不能对外张扬。明日是眉公寿诞，这件事能瞒就瞒，无论怎样都要拖过明天再说。”

白面道：“俺晓得厉害。”自行下山去了。

李待问却已看到竹林小道入口之处的尸首，问道：“躺在那里的是谁？他……他……难道他死了？”

柳如是道：“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能叫他无名氏。不过问郎也见过他的，就在我离开施先生书房的时候。走吧，一会儿还有更令问郎惊讶的情景呢。”

三人遂一道赶来宝颜堂。

松江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富郡，私家园林多不胜数。时人有《松江城》诗云：“登高一望民风厚，楼阁重重烟雨中。”豪绅、富户、官宦等大多拥有不止一处的豪华园林与住宅，“郡内外，第宅园林，雕峻诡壮，力穷而止”。

松江全境之内，南北俞塘是公认的风水宝地，地价不菲，尤其是北俞塘，世传有“千金难买俞塘北”之谚，因而也成为簪缨望族、仕宦大家最钟情的别墅区。此处有杨忠裕园、顾正心之熙园、顾正谊之灌锦园、孙衍园、吴樱之自得园等，均是构筑精美的江南园林。

诸园林中，最为侈靡的私园当属嘉靖、万历年间华亭人顾正心营建的熙园。顾正心为嘉靖进士、南京刑部主事顾中立次子，后家道中落，他干脆弃求学入仕之道，潜心治理田产，置田数万亩，拥金数万两，可谓富甲一方。他在府城城东积善桥左筑有豪宅，被誉为“江南第一精舍”，又在俞塘构筑了规模庞大的熙园。

明代立国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对官员营造私宅限制很严，不准任意构筑园池，连开国功臣也不能例外。到了明中后期，禁制日益松弛，尤其在风气奢靡的江南，无论是官宦富豪，还是普通庶民，住宅规模与形制都大大超越了明初朝廷的有关禁制。如禁制规定“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挪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而熙园占地逾百亩，假山、水池俱备。园内甚至建有五百罗汉堂，金碧庄严，钟梵具设。又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

藻井，帷楼居重檐不禁”，而熙园却采用了歇山顶之式，伟若宫阙，备极壮丽。

除上述园林外，横云山庄、东庄、松寮、水西园、适园、真率园、啸园、文园、宜园等，亦各有特色，名显一方。

然诸多园林中，被公认最风雅的是陈继儒的东佘山居。该园除得自然山水之利、多奇花异木及楼阁亭台外，还藏有万卷图书及汉代至唐宋元明时期的名碑、名人书画、名人遗物与汉代鼎彝等文物。仅以碑刻论，便有苏轼《风雨竹碑》、米芾《甘露一品石碑》、黄庭坚《此君轩碑》、朱熹《耕云钓月碑》，均是绝世珍品。这些碑刻被立在宝颜堂的前院中，方便主人日日观摩学习，陈继儒书法便是学苏轼、米芾。

宝颜堂有前、中、后三院，采用典型的南庭院建筑风格，古朴典雅，布局工整，足显房主人的品位和气派。

柳如是、张岱、李待问三人进来宝颜堂时，意外发现正有人在月色下欣赏碑刻。那人听到脚步声，转过头来，却是旅行家徐弘祖的朋友罗吉甫。

柳如是惊讶之极，问道：“罗公子不是已经跟徐先生一道离开了吗？怎么又会在这里？”

罗吉甫道：“我送徐先生上路后，忽然想到宝颜堂名扬四海，来到东佘山居却未到过这里，如入宝山空手回，未免是件大憾事，所以又立即掉了头。抱歉，这里有灯烛高照，却是没人回应，我以为人都去了晚香堂那边，就干脆直接进来了。”到底是江湖游士，颇有任己行事、快意人生的风采。

柳如是道：“罗公子没听到什么动静吗？”罗吉甫道：“没有啊，我前脚才进来，刚在这里站定，你们几位后脚就进来了。”

忽听得内院中王微叫道：“是隐娘在外面吗？快进来……这里……这里出事了……”

柳如是闻声急忙奔进中院。眼前场面颇为惊心动魄，大致情形果如

施绍莘仰面躺在庭北的太湖石^[1]下。那块巨大的太湖石是陈继儒游览太湖时收到的礼物，纹路斑驳，色彩陆离，孔窍层层相套，曲折圆润，玲珑通透，望上去仿佛要飞动一样。他一见之下叹为观止，遂不辞劳苦，舟车负载，将其运回松江东佘山居，搁置自己居住宝颜堂中院厢房前，还为其作诗云：“谁知水中云，远作堂下客。”平日常常“坐我洞庭秋，秋阴满窗壁”。

太湖石北面不远处，王微倚坐在厢房台阶下的桂树边，上身半盖着一件铁灰色棉衣。那树上挂有灯笼照明，灯光投射在她的脸上，将她惊慌失措的表情一清二楚地照了出来。

柳如是忙上前扶起王微，问道：“微姊姊伤在了哪里？”王微道：“腰……左腰……”

柳如是低头一看，果见她左腰处有一大块深色血迹，厚厚的棉衣已被刺破，翻露出棉絮来。忙道：“微姊姊受伤不轻，我先扶姊姊进屋去。”

王微却是不肯挪步，道：“我不碍事。这里要怎么办？明日可是眉公七十五大寿，无论如何是耽搁不得的。”

她被歹人刺伤，行止艰难，最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伤势，而是主人的华诞，可谓心地善良的女子了。

柳如是虽然聪慧，毕竟还是年幼，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凶险大事，也不知该如何处置当下的局面，便转头去看三名男伴。

李待问已在路上听柳如是大致讲了经过，然惊见不久前刚刚见过的熟人就横死在眼前，还是不由得一阵晕眩，骇在了那里。

张岱年纪最大，但其素来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别说死人，就是血光都没有见过，也是茫然无措。

几人中唯有罗吉甫最为冷静，皱眉问道：“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王微扶着柳如是，勉强站直身子，道：“罗公子，是这样子……适才仆人引我来了宝颜堂厢房，先生好了火，然后说是我和隐娘同住，还得再去取一套被褥卧具，我便在房中等待。忽听到外面有动静，有人叫道：‘你这个窃贼，居然敢来这里！’出去一看，见太湖石边上站着两个人影，似乎是互相厮打。我便走下台阶，想看得清楚些，刚到桂树下，便见到一名矮小男子用刀刺死了那位施先生……”

她回忆当时情形，惊魂未定，只用手指指着太湖石方向，不敢转头去看施绍莘尸首。又续道：“我见到杀人，惊叫了一声‘施先生’。那凶徒便又赶过来杀我。我……我想逃，脚下却是软软的，动也动不了。然后那凶徒便冲到我面前，一刀刺来。我……我只觉得腰间好痛，后背又撞到了树上，天旋地转，骸骨欲散。正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忽然听到了熟悉的白大叔的吼声，然后就晕了过去……后来再醒来，就听到隐娘的说话声，原来是你们几位到了。”又问道：“白大叔人呢？”

柳如是道：“白大叔回去画舫了。”

王微道：“他没事就好。我当时还以为我自己听错了，心道：白大叔不是在船上吗？怎么可能来这里？原来真的是他。”忽然胸口气血翻涌，忍不住咳嗽起来。

柳如是忙捡起白面的棉衣，为王微披上。

罗吉甫道：“外面太冷，两位小娘子身子弱，受不得风寒，还是先进房去吧。”

柳如是道：“那么这里……”

罗吉甫道：“为眉公寿诞着想，我建议先将尸首找个地方藏起来。李兄，东余山居管事的人是谁？”李待问道：“内务有眉公爱子陈梦莲，外事则是眉公的弟子管勋负责，他还身兼管家之职，也是我们复社中人。”

罗吉甫道：“那好，麻烦李兄去请管勋来。这件事能瞒外人，却不能瞒主人，不然于礼不合。”又道：“张兄，你我二人先合力把施先生抬走。然后搜一遍宝颜堂，既然那去取卧具的仆人不见了，多半也遭了歹徒毒手。”

柳如是道：“罗公子……”

罗吉甫见她欲言又止，道：“隐娘有事尽管吩咐。”柳如是道：“那边山坡上……还有一具尸首……”

罗吉甫皱了皱眉，问道：“死的人是谁？”柳如是道：“就是杀死施先生的凶徒，也是今日从水西园逃走的窃贼。”

罗吉甫道：“我知道了。隐娘先扶微娘进去。张兄，你来处置这里，我去山坡上找另一具尸首。”

张岱连连摇头道：“我可干不了这事。”

罗吉甫道：“那就麻烦张兄去找个可以藏得下两具尸首的地方……不，加上仆人，应该是三具，等我回来。”

张岱道：“这里到处是空房，随便找一间屋子就行。我在这里陪着隐娘，罗兄快去快回。”

罗吉甫料想他胆小，不敢一个人在这偌大的宝颜堂乱走，也不勉强，只摇了摇头，先自去了。

张岱见柳如是扶着王微进了厢房，忙跟了进来。房中生有一盆炭火，火苗正旺，暖意融融。

松江生活风尚侈靡豪华，寻常人家哪怕是极小之户、极贫之巷、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等居室摆设。然陈继儒的山居处处极简朴，这处厢房也是如此，分外堂内室，仅有必要的家具。

堂中挂着一幅陈继儒自写的《多少箴》。词云：“少饮酒，多馔粥；多茹菜，少食肉；少开口，多闭目；多梳头，少洗浴；少群居，多独宿；多收书，少积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禄；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无。”颇应主人“山人”身份。

柳如是扶着王微到火边坐下，先取了白面的棉衣搭在一旁，再为她脱下棉衣。举起来一看，却见棉衣破口处在腹部位置，而血渍却在左腰

间，不由一愣。

张岱道：“这不奇怪，窃贼下了狠手，原本是持刀直朝微娘腹部捅来。凑巧微娘身上厚棉衣臃肿肥大，消抵了部分刀势，微娘本人又极纤细，刀子就势滑到一边。幸亏这件棉衣，微娘才逃过了致命一刀。”

柳如是随手将棉衣搭在椅子上，内中却掉出一本书来，用软绢套包着，拾起来略略一抽，蓝皮白底上露出“金瓶梅”三个黑字来。她微微一愣，便迅疾将书套好，塞入棉衣中，不令张岱瞧见。随即接口道：“张公子这会儿又成行家了，适才不是连尸首都不敢碰吗？今晚如果不是罗公子凑巧在这里，真不知该怎么办。”

张岱道：“人各有所长嘛。我甚至可以告诉你，窃贼习惯使用左手用刀，是左撇子，所以微娘是左腰受伤。”

柳如是道：“你怎么会知道？”张岱得意洋洋地道：“我们张家藏书数万卷，我不敢说每本都读过，但一小半总是有的。其中我本人最为钟爱的，就是宋刻本的《洗冤集录》[\[2\]](#)。”

柳如是道：“素来风雅的张公子有此等趣味，倒是叫人意外得很。”

张岱不理会对方的嘲讽，反而得意地道：“所以我对能助隐娘查明当日周府失窃案极有把握。”

柳如是道：“那可不是靠读一本《洗冤集录》就能解决的。”一边说着，一边取了桌上铜壶往火上烧热，再为王微脱下外衣，扶她到床上侧身躺好。又寻了一把剪刀将伤处四周衣衫剪开，这才道：“微姊姊的衣服沾在伤口上了。我得设法取下来，好为姊姊敷药。可能会有些痛，微姊姊稍微忍耐些。”

王微道：“嗯，隐娘尽管下手，我受得住。”

柳如是遂提起铜壶，往她伤口之处烫去。伤处污血已与衣衫凝结在一起，被铜壶中的热水一烫，便慢慢软化，柳如是趁机将衣衫残片揭了起来。正如白面所言，是刀刃擦伤，但刃入肉半寸，对王微这样的弱女子而言，可不算是轻伤了。

柳如是又从怀中掏出一枚小瓷瓶，轻轻弹出些药粉到伤处，取丝帕折了几折，覆了伤口，再将王微外衣撕成一道，缠住她腰间。这才拉过被子为她盖好，道：“微姊姊失血极多，先好好休息。”

张岱见柳如是治伤手法极为娴熟，大是佩服，问道：“隐娘从哪里学的这一手好本事？”柳如是道：“归家院。张公子难道没有听过吗，嫖客打伤了妓女，都是自己人给自己人治。”

张岱见她眉色冷冷，显然对妓院生涯极为痛恨，遂不再多提。

正好罗吉甫在外面叫道：“张岱兄！”

张岱急忙应声出来，果见罗吉甫负着一人站在庭院中。

罗吉甫问道：“尸首藏在哪儿合适？”

张岱便随意指了指南厢一排黑屋子，道：“那边都是眉公藏书的地方，就那里吧。”

罗吉甫便随意挑了一间房，踢门进去，将尸体放在门后。又将施绍莘尸首如法炮制地搬了进去，并排放好，这才出来道：“我们还得去寻到那仆人才好。”

张岱一想到对方刚跟两名死人亲密接触，颇感恶心，忍不住避开两步，道：“这个……罗兄不如好事做到底，一人去寻他好了。”

柳如是闻声出来，道：“我跟罗公子去。张公子，你留在这里等问郎来。”

张岱听她称自己为“张公子”，称李待问为“问郎”，亲疏立分，心中颇不是滋味，赌气道：“好，我就一人留在这里。”

罗吉甫低声道：“我刚背负过两具尸首，身上脏得很，隐娘还是离我远些，不如跟张公子一道留在这里。”

柳如是大声道：“我初见罗公子，便觉得公子身上有江湖豪侠之气。什么脏不脏的，那是俗人眼里的事。”也不再理会张岱，与罗吉甫一道往

后院而来。

她虽是第一次进来宝颜堂，但料想卧具一类的杂物必收在后院厢房处。幸运的是，因为寿筵在即的缘故，整座东余山居遍结彩灯，亮如白昼，不需要摸黑夜行。

一进来后院，便见到一名青衣仆人歪倒楼前台阶灯下，手中还紧紧抱着被褥和枕头。

罗吉甫忙上前检视一番，道：“他是背后中刀，伤处大小看起来跟那位施先生差不多，应该是同一凶徒下的手……哦，也就是你们所称的窃贼。隐娘请让开些，我先将他背到中院藏书库藏好。”

柳如是便主动上前，取下仆人手中被褥、枕头抱了，跟在罗吉甫身后。

张岱当真还站在中院庭中，见罗吉甫又背人出来，忙问道：“仆人也死了吗？”罗吉甫道：“嗯。”径直进来藏书库，将尸首放下。

柳如是还想用棉被盖住施绍莘尸体。张岱跟了进来，忙阻止道：“千万不要盖。这三人都是意外死亡，未经过官府验尸。所幸天气寒冷，尸首就此多放几日也不会变坏，但若是盖了棉被就难说了。”

柳如是虽未吭声，还是觉得有理，便将被褥、枕头堆放在角落中。

三人掩门出来，正好见到李待问引着管勋到来。之前柳如是听李待问介绍管勋是陈继儒门生，兼任管家，以为是位老儒，孰想一见之下，才是名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子。

管勋大概已经听李待问说了原委经过，面色沉穆，与几人简略招呼后，便直接问道：“尸首在哪里？”罗吉甫道：“藏在那边那间藏书库中。”

管勋立即皱起了眉头，可能是不大满意选了书库藏尸，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只道：“四位做得极对，我替眉公深感大德。明日眉公大寿，松江知府等本地官员都会如期到来，这件事无论如何都不可张扬。人生七

千古来稀，这次佘山大会，大概是眉公一生……”

他没有说完，但旁人均知后面的话是“眉公一生中最后一次华宴”。

李待问忙道：“若不是为眉公寿筵着想，也不会偷偷摸摸请管兄来这里商议了。”

管勋点点头，道：“我适才只听李兄说了个大概，一些经过还不是很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请几位详述清楚。”

张岱便道：“杀人的凶徒就是今日光顾水西园的窃贼。他自徐府逃脱后，慌不择路，逃到了青浦渡口隐娘的画舫上。船上人都没有发现，直到后来隐娘离开来了东佘山居，艄公白面等人才发现了他，并猜到他就是徐三公子徐来追捕的窃贼，只是没有发现刺伤余怀的凶器及赃物，便将他绑了起来，想等隐娘回去后再做处置。不想窃贼奸猾无比，趁众人不备时逃脱。白面遂赶来东佘山居，欲将此事告知隐娘。只是当时隐娘不在晚香堂，他便来宝颜堂寻找微娘，正好撞到窃贼举刀伤人，遂上前阻拦。但还是晚了一步，施绍莘被杀，微娘也受了伤。白面又去追赶窃贼，好不容易寻到山坡竹林，才发现窃贼已经被人掐死了，然后就在那里遇到了我和隐娘。”口若悬河，前因后果叙述得极是清楚。

他顿了顿，又续道：“再说那窃贼行踪。今晚夜幕时分，待问兄和隐娘前去西佘山居拜访施绍莘，意外在书房撞见了阮大胡子，出来时又遇到门仆领着一名自称来访圆海先生的客人，也就是那名窃贼。这一时间与白面所讲的窃贼逃脱时间相距不远，所以可以推测窃贼在逃离隐娘画舫后，便立即赶来了西佘山居。至于他和阮大胡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尚不得而知。根据施府门仆所言，在待问兄和隐娘离开后，阮大胡子也离开了西佘山居，称要连夜赶回南京。那名窃贼也应该是稍早或是同时离开，但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又来到了东佘山居……”

管勋插口道：“窃贼既是在宝颜堂出现，该是垂涎这里收藏的书法名画真迹了。”

张岱道：“不错，应该是这样。然而窃贼行迹却被施绍莘发现，施绍莘叫喊了起来，惊动了房中的微娘。她出来查看时，也一并遭了毒手。”

管勋很是不解，道：“可是不对呀。眉公今晚邀请了松江诸位耆宿长者一道用餐，施先生也是在座的，按理说，他人现在应该还在宴厅中喝酒，怎么会莫名离开晚香堂宴会，来了宝颜堂这里？”

柳如是道：“这个不难解释。无名窃贼去过西余山居找阮大铖，多半露了什么口风，施先生大概听出了什么，猜到窃贼会来宝颜堂，所以在宴会途中退了出来，结果当真在这里撞见了窃贼。窃贼见他叫喊，恼羞成怒，遂干脆杀他灭口。”

管勋道：“隐娘认为窃贼是阉党阮大铖派来的？”柳如是道：“这个……”

李待问道：“我和隐娘亲眼见到窃贼出现在西余山居，指名要找阮大铖，不是他所派，还能有谁？此人恨东林、复社入骨，知道这次复社在余山集会，所以派窃贼来捣乱，盗物也好，杀人也好，而今他的目的都达到了。”

张岱忙道：“阮大胡子是什么人，大伙儿心知肚明。不过我不认为他会干这样的事。当年他巴结魏忠贤，每次到魏府拜访后，都要用重金贿赂门吏，索要回名帖。须知道那可是魏忠贤最炙手可热的时候，他能预先布下棋子，是何等深远的心机。当今圣上登基后，阉党党羽或杀或贬，唯独没有找到阮大铖交结阉党的实证，所以只判了徒刑，准以赎罪。如此深谋远虑、虑事周全的人物，怎么可能派一个白天已在水西园暴露过行踪的窃贼再来光顾东余山居？”

李待问摇头道：“我可不认为这次阮大铖不够深谋远虑。他帮施先生的戏班子排演《一捧雪》，其实就是想找由头潜伏在西余山居，就近指挥窃贼行事。”

张岱道：“待问兄还忘了一条，那就是阮大铖虑事周全。如果窃贼真是他所派，他应当考虑到会有失手败露的风险……”

李待问道：“所以他另外还派了人手，一见窃贼败露，便将杀他灭口。”

张岱摇头：“不是这样。待问兄，你，还有你们复社中人，对阮大胡

子成见太深。”

柳如是忽插口道：“我赞成张公子的看法。之前我和问郎到西余山居时见过窃贼的脸，阮大铖肯定已经知道。即使他另外派人杀窃贼灭口，我和问郎，包括施府门仆都可以作为目击证人，也一样能将窃贼和他联系起来。杀人只是多此一举。他是个聪明人，不会冒险做这样的事。”

张岱道：“不错，正是这样——第一，窃贼不是阮大胡子派来的；第二，他没有另外派凶手杀窃贼灭口。老实说，杀人这种事是需要胆量的，我还真不认为阮大胡子是有胆量的人，不然他就不会总当墙头草了。况且他失欢已久，无权无势，正一心想跟东林和复社和好，为什么还要派窃贼来余山大会捣乱、得罪天下士林呢？”

李待问道：“也许阮大铖心中极有把握，认为派来的窃贼不会失手。他秘密来到余山，根本无人知晓，我和隐娘只不过是凑巧撞见。窃贼如果不是为他做事，又怎么会知道他人躲在西余山居中呢？”

这一反问极其有力，张岱一时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强辩道：“我宁可相信窃贼是旁人派来捣乱的，也不相信他是受阮大铖的主使。”

管勋道：“张兄说是有旁人派窃贼来捣乱，却想嫁祸给阮大铖？”

张岱本是随口回应，闻言登觉眼前一亮，忙道：“有这个可能啊，真的有这个可能。阮大铖若是存心想捣乱，为何还要如此辛苦帮施绍莘的戏班子编排《一捧雪》呢？管兄也是戏曲行家，该知道排一出新戏，要花费多少工夫心血。”

管勋道：“那么又如何解释窃贼到西余山居去找阮大铖一事呢？”张岱道：“待问兄和隐娘只是在西余山居遇见了窃贼，他自称是来找阮大铖。也许阮大胡子根本就不认得窃贼。这正是管兄适才所提及的——有人派窃贼来捣乱，想嫁祸给阮大铖。”

管勋摇头道：“听起来有些复杂，也难以证实。”

柳如是道：“证明这一点应该不难。当时是门仆领着窃贼进去的，从阮大铖的第一反应，就能判断出他到底认不认识窃贼。”

张岱道：“对，对。施绍莘已死，阮大铖则离开了佘山，唯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只有施府门仆了。隐娘，不如我和你再走一趟西佘山居，找门仆问个清楚明白。”

柳如是白了他一眼，道：“张公子这么积极帮阮大铖洗脱嫌疑，不怕被人怀疑吗？”

张岱笑道：“我是有名的浪荡子，天下人都知道我跟精音律戏曲的人臭味相投。我不帮阮大胡子说话，旁人才要怀疑我呢。况且我又没有编造什么，只是据实而言。”

罗吉甫一直默不作声，忽插口道：“恕罗某多嘴插一句，如果有人要捣乱，最好的地点难道不是晚香堂吗？窃贼来宝颜堂，肯定是想偷什么东西，杀人应该是无奈之举。”

管勋道：“不错。不过眼下查寻失物不是第一要务，况且几位不是没从窃贼身上发现什么吗？”

柳如是道：“我们其实也没有仔细搜过尸首。”

罗吉甫道：“窃贼的尸首是我搬回来的，没发现他身上有书画、古玩之类物品。也许他还来不及下手，就被施先生撞破，露了行迹。”

柳如是道：“也有可能是被杀死窃贼的凶手取走了。”

管勋道：“那么就暂且不去管它，一切等到过了明日寿筵再说。”口中说“不去管它”，额头却拧出了几道深深的沟壑来，显是忧心至极。

罗吉甫道：“恕我冒昧，我还有个问题，听说宝颜堂收藏有许多绝世名画珍品，为什么这里没有派人看守呢？”

管勋道：“罗公子是第一次来松江吧？松江人都知道，不得眉公允准，是不得擅自进来宝颜堂的。从来没有人违背过，根本无须派人看守。”他的语气尽量平静，但还是流露出一丝傲气来。

罗吉甫这才恍然大悟，道：“啊，抱歉，我刚才自己就闯进来了。抱歉，是我鲁莽唐突了。”

柳如是忙道：“今晚全亏罗公子处事冷静，不然我们几个现在还六神无主呢。三具尸首都是他一人背负到藏书库的。”

管勋精明之极，可不像张岱那样一副富贵公子派头，立即抢上前握住罗吉甫的手，恳切地道：“多谢罗兄仗义相助。”

罗吉甫道：“管兄何必客气。我只是凑巧碰上。主人不怪我擅闯宝颜堂，我已是分外感激了。”

管勋却不肯松手，道：“目下东余宾客如云，小弟这两日太忙，实在腾不出手来，有一件事，还想特别拜托罗兄。”罗吉甫道：“拜托不敢当，管兄有事尽管吩咐，我愿效犬马之劳。”

管勋道：“尸首既已藏好，暂时瞒下这三起杀人命案也不难，但还是有一件难事……”

罗吉甫道：“管兄想要查明窃贼背后的指使，其实张兄和李兄是合适的人选，毕竟他们比我更熟悉这里的人和事。”

管勋道：“查明窃贼受谁指使还在其次，窃贼是被人杀了灭口，对吧？我最担心的是，万一杀人凶手并没有离开，还留在东余山居……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罗吉甫很是意外，问道：“管兄想让我帮你找出这个人？”管勋道：“正是。我也知道此事极难，东余之内宾客太多，明日还有更多贵宾到来，但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如果罗兄肯暗中帮手，我总是会安心些。”

罗吉甫沉吟片刻，应道：“那好，我答应尽力而为就是。我会四下巡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或事。”

管勋道：“如果凶手还在这里，必然混在晚香堂中，我这就引罗兄过去。”又转头道：“微娘不幸在宝颜堂受伤，是我等的过错，等这件事过后，我再替眉公向她致歉。隐娘，麻烦你先代为照顾微娘。张兄，你既是认定阮大铖无辜，不妨找出一些证据来。”

张岱道：“好，我正有这个打算。”

管勋身为一处庞大山居的管家，寿筵在即，事务极为繁剧，不便久留，便引着罗吉甫去了。

张岱道：“时辰还早，晚香堂那边估计得闹到半夜。隐娘与我一道去西余山居，再访门仆，如何？”

柳如是摇头道：“我实在有些累了，肚子也饿得慌。张公子既然一心要为朋友正名，可不能嘴上说说，难道不敢一个人去吗？”

张岱确实有些胆怯，不敢一个人穿过那条黑漆漆的竹林小道，被柳如是话语一激，反而下了决心，道：“谁说的，我就一个人去！”

他比柳如是大二十岁，年纪足以做她的父亲，却还像小孩子一般赌气。李待问连声叫他，他也不听，头也不回地去了。

柳如是道：“不用理他。他那样的娇气公子，就是说说而已，不敢自己一个人去的，一会儿就该回来了。”

李待问道：“那好，我去前面为隐娘取一些食物来。隐娘先进去照顾微娘。”

柳如是感激对方的体贴，柔声应道：“是。”凝视着李待问的背影，心道：“多好的男子，又是真心待我。可惜我发过誓，绝不再为人妾。问郎早已成亲，有妻有妾，有儿有女，我们之间断然是不可能了。”

叹息一回，进来房中。王微侧躺在床上，睁大了眼睛，并没有睡着。

柳如是忙道：“是因为伤口疼吗？”王微道：“不是，隐娘的药很有效。”又不好意思地道：“我是饿了。”

柳如是莞尔而笑，道：“我也是。问郎去取食物了，微娘再多忍耐一会儿。”扶着王微坐起来，将枕头挪到她腰下垫好。

王微道：“正好只有你我二人，我有话对隐娘说。你把我棉衣中的那卷书册取出来。”

柳如是依言取出书册，递了过来。

王微道：“我知道你适才已经瞧见了，这是一卷《金瓶梅》。”

《金瓶梅》号称奇书，也是一本宣扬秽德的淫书，虽然士人争相传抄流传，但女子读此书终觉不雅。尤其王微被公认为拔于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若是被旁人知道她将《金瓶梅》藏在棉衣内，难免会有些怪异的想法，是以柳如是一见书名便重新收好。

王微道：“这书不是我的。”柳如是笑道：“我知道。不过就算是微姊姊的，也没什么。不过是本小说，男子读得，为什么女子就读不得？”

王微道：“不是……这卷书真不是我的，是我适才在庭院中捡的。”

柳如是这才领会过来，忙问道：“什么时候？”

王微道：“我昏晕过去、又重新醒过来的时候。这卷书就掉在我身边，我捡起来后，一时好奇取下书套，看到是《金瓶梅》，感到十分怪异，一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听到有人进来，我就先收了起来。不久听出外面说话的人是隐娘，这才出声叫你。”

柳如是不解地道：“窃贼行凶时，宝颜堂中只有微姊姊、施先生和仆人，后面两位已死，白大叔赶来打跑窃贼，随即又去追赶。之后再无旁人进来，直至我和问郎、张公子赶到。如此看来，这书很可能是窃贼刺伤姊姊时，从他身上掉出来的，是重要证物，微姊姊为何特意要收起来呢？”

她问题刚出口，自己便会意了过来——那凶徒一副市井之徒的模样，很可能不识字，当然也读不了《金瓶梅》这样的长篇小说。而这册书卷封套精美、古意盎然，当不是凡物，因而很可能是凶徒从宝颜堂什么地方盗出来的珍稀刻本。他赶来杀王微灭口时，不小心将书卷弄丢了。也就是说，这卷书的原主，正是“山中宰相”陈继儒。这可实在大大出人意料。

陈继儒和董其昌并为松江两大名家，二人均进行内丹的修炼，讲究“乐生”。陈氏为“清修派”，以山水为乐。董氏则为“双修派”，以渔色

为乐。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董其昌将《金瓶梅》钞本传给袁宏道等名士，大概可见其情性。正因为董氏利用权势抢掠大量年轻女子用以修炼，激起公愤，这才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民抄董宦”事件。这起民变，直接导致董其昌在松江的多年经营毁于一旦，其华宅美楼、字画书籍尽被乱民焚毁，损失不计其数^[3]。

再说《金瓶梅》一书，作者自署“兰陵笑笑生”，显然只是个隐介藏形的假名。自从其书问世以来，关于真正作者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初，一共有十二人拥有《金瓶梅》手抄本，分别为：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浙、徐阶、刘承禧、沈德符、文在兹、王宇泰、王稚登、王世贞和邱志充。十二人中，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浙、沈德符四人都明确表示钞本源于董氏。剩下的人或多或少都跟董其昌有关。譬如徐阶是松江华亭人，与董氏同乡，刘承禧则是徐阶姻亲。又如王宇泰、文在兹曾经与董其昌一起在翰林院供职。因而董其昌是公认的中心传播源。传闻他手中拥有真正的原稿，但显然他不是作者。所以有人推断《金瓶梅》是陈继儒延招的贫儒寒士所作，因陈氏素有清名在外，抄传这类秘书容易授人口实，有所顾忌，所以他将原稿交给了好友董其昌代为传播。这种推测听起来有头有尾，合情合理，但推测归推测，从来没有人相信过，因为谁也不相信写出诸多优美清绝小品的陈继儒会去主持传写一本淫秽小说。

王微看到《金瓶梅》书卷后，果断地藏了起来，正是因为她猜到书卷很可能跟陈继儒有莫大关系，怕外人看见，坏了眉公“山人”“隐士”的名声。

柳如是却蓦然想起来一事——那就是之前徐来、张岱等人在水西园发现窃贼时，他正站在窗下读书，大概因为太投入而忘了形，所以才没有听到众人进来的声音。如此看来，窃贼应该是识字的。

王微道：“不管窃贼识不识字，白大叔捉住他后，搜过他身上，不是没发现什么吗？后来他从画舫逃脱，应该只到过西余和东余两处山居。这卷书不是从施先生那里取的，就是从宝颜堂偷的。”又道：“会不会是窃贼偷了施先生珍藏的《金瓶梅》，被他发现，所以他才追来这里？”

柳如是道：“这个不大可能。施先生当时到晚香堂赴宴，不大可能及

时发现藏书被盗。”

另外还有一层缘由——她和施绍莘之前曾在芭蕉林撞见一对男女私会偷情，施绍莘连连摇头，叹息世风日下，显然对这类淫秽之事极为反感。一个古板的正人君子，又怎么会收藏《金瓶梅》这种奇淫之书呢？

王微仔细回忆当时情形，听到施绍莘说“你这个窃贼，居然敢来这里”，分明是料不到窃贼会到宝颜堂来。那么他自己为何又要从宴席中退出、赶来这里呢？

柳如是道：“呀，这一点我之前忽略了。施先生既张口就称‘窃贼’，大概已经从之前窃贼和阮大铖的谈话中听出了蛛丝马迹。如此，阮大铖跟窃贼肯定是认识的，不然施先生怎么会猜到窃贼有可能来宝颜堂？”往窗外望了望，道：“咦，张岱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一个人去了西余山居？”

王微道：“张公子去西余山居了？”柳如是道：“他自己赌气要去的，想证明他那位好朋友阮大胡子跟整件事情无关。其实他不必白跑这一趟的，我早点想到这一点就好了。”

王微道：“凶手多半还留在余山，张公子一个人深夜出门，岂不危险？”

柳如是道：“我还以为他只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去。”话虽如此，终究还是有些担心起来。

王微道：“算了，张公子应该不会有事。要说危险，目下宝颜堂可比西余山居大上十倍。”

她这话不假。这卷《金瓶梅》是从窃贼身上掉出，他逃离宝颜堂后即被人杀死在山坡竹林边。如果凶手本意是在于得到这卷《金瓶梅》，那么搜查窃贼身上未果后，一定还会设法找寻。如此反推，《金瓶梅》取自宝颜堂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西余山居，也就是说，几有八成以上的把握，陈继儒是拥有这卷《金瓶梅》的真正主人。

柳如是笑道：“是啊，这么一想，我和微姊姊比张公子更需要担

心。”

她虽口中玩笑，心中还是有些害怕，便过去问了房门。又在屋里转了一圈，也没找到棍棒之类，只得抄了一只圆凳，提过来放在脚边。万一有人闯进来，还可以用它勉强抵挡。

王微道：“宝颜堂真迹极多，窃贼为何只取一卷《金瓶梅》？而且《金瓶梅》全书有多卷，只取此一卷，故事不全，肯定不是为了读书用。”

柳如是道：“如此大费周章，事情肯定不简单。”

之前她和王微因为时间紧迫、刻意遮掩，均没有仔细查看过这册书，此时觉得书卷本身可能是关键，便将书从绢布封套中取了出来。

封面采用最常见的蓝底绢面，上面印着“金瓶梅词话卷一”及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名字，与寻常刻书并无两样。然翻开一看，登时惊住，这并不是刻本，而是一卷钞本。纸张干硬发黄，内中不少墨字已然沁开，显然很有些年头了。

柳如是“呀”了一声，怔在了那里。

王微也是惊讶之极，道：“这……这难道就是《金瓶梅》原本？难道传说是真的，眉公他老人家才是《金瓶梅》的真正源头？”随后自己摇了摇头，表示否认这一点，“即使传说是真的，原稿也该在董其昌手中啊。听说那次民抄董宦事件，《金瓶梅》原本已毁于大火中，以致后来董其昌也不得不再从别处借抄。”

柳如是却是不答，只凝视着书卷发呆，模样古怪之极。

王微道：“隐娘，你怎么了？”连叫了好几声，柳如是才回过神来，叹道：“不瞒微姊姊，我见过这本书。”

王微道：“什么时候，你在哪里见过？”柳如是道：“小时候，在我娘亲手里。”

王微惊愕异常，一时难以相信。

柳如是叹道：“别说微姊姊不信，我自己也不信。”

她自幼为人拐卖，所能回想起的绝大部分记忆都是从归家院开始，根本不记得亲生父母的姓名和样子。以她的年纪，虽然身份卑微，却尚有大把时间把握未来的命运，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恋。唯独来自家庭的温暖、父母的亲情，将会成为她人生中的巨大缺憾，永远不会再有机会拥有。每每想到此节，未免会埋怨上天不公。但此刻看到这本《金瓶梅》手抄书卷，她的脑海中陡然浮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来——

一间雾气腾腾、草药弥漫的屋子中，母亲坐在桌旁，一手抱她入怀，一手举着书本，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父亲则根据母亲的提示，不停地往炉子上的药罐中丢入药材。她当然听不懂母亲在念些什么，但却记得那本书的样子，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间有圈涂修改之处。

王微道：“隐娘是太过思念双亲了。每本手抄书都是这个样子，你当年所见，未必就是《金瓶梅》。”

柳如是道：“但我当年见到的书，笔迹跟这本书是一模一样。”

王微不禁哑然失笑，道：“隐娘当年还在襁褓之中，连双亲的样子都记不住，字也不识，怎么能辨认出笔迹？”

柳如是道：“有一件事，我得告诉微娘，我极善仿人笔迹，能够以假乱真。其实不是我书法有多高明，我只是忽略笔划，将一个个字当作画来描摹。”一边说着，一边取了纸笔过来，铺到被子上，道：“姊姊不妨随意写几个字看看。”

王微便提笔写了“杨柳依依”四个字。柳如是将字倒过来，在四字旁边依葫芦画瓢，竟是倒着反写“依依柳杨”四个字，写完后再正过来，笔迹果然与王微四字一模一样。

王微“啊”了一声，半晌才道：“原来如此。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当真难以相信。”

柳如是将纸笔重新放回案子桌，道：“现在微娘该相信了吧。我从小就对字体有一种特别的印象，过目难忘。”

王微道：“隐娘当真记得当年你娘亲手里拿的手抄本，字迹跟这本一模一样？”

柳如是肯定地点了点头，道：“是的，这是我对儿时的唯一记忆，一定不会有错。”

她虽想不到双亲的样子，但大概已可以推测出父亲的职业，多半是大夫或是方士之类——明代皇帝多有好房中术者，天下人为求富贵，争相献媚。如道士陶仲文进红铅给嘉靖皇帝，授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少师。都御史盛端明自言通晓长生药，由陶仲文引进，累官工、礼部尚书。浙江参议顾可学自言能炼童男女洩为秋石，服能延年，由严嵩引进，累擢至工、礼部尚书。盛、顾二人均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贵，世俗企羨。自此，献仙芝、长生药者接踵而至。颓风渐及士流，并及文林，不但方药盛行，亦不以谈写床第闺帏之事为耻。《金瓶梅》即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应时而出，书中多记有奇方怪术，不少人甚至按照书中描写炼药，也许柳父便是如此——只是她不能确定父亲炼药是为自己享用，还是为了进献。

蓦然又记忆起一幅画面来——母亲抱着她站在丹炉边，炉盖打开，热气散开后，露出几粒红色的丸球来。红光闪烁，诱人极了。她伸手想要，却被父亲打了一下小手，她“哇哇”哭了起来。母亲忙抱着她走开，她却还是坚持扭过头去，盯着红丸不放，直到它们消失在视线中……

那红丸，会是红丸案中的红丸吗？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去世，太子朱常洛即位，为明光宗，年号泰昌。这年八月的晚上，也就是朱常洛当皇帝一个月后，忽然肚子剧疼，拉稀不止。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吃几服补药，静心调养一段时间应该可以复原。但是掌管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向皇帝进了一剂泻药，朱常洛服用后，当天晚上腹泻三四十次，身体一下就垮了下来，再也起不了床了，而且病情日趋恶化。崔文升原为神宗贵妃郑氏宫中的亲信太监，当时纷纷传言说崔文升为郑贵妃所指使，一时间群情惊骇。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

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认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命李可灼离去。但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九日一早，再次进宫向太监送药。事关重大，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被内阁官员阻止，但太监还是将进药的消息传给了皇帝。

朱常洛立即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进献红丸一颗。朱常洛服用后，精神倍增，红光满面，病情大见好转。他十分高兴，不仅大大称赞了李可灼的忠心，而且让他再献一颗。当朱常洛吃完第二颗红丸以后，却昏昏睡去，于九月初一清晨驾崩。

由于朱常洛服用红丸毙命，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李可灼又为什么要进献红丸？一时成为难解之谜。

很多人都怀疑李可灼是受郑贵妃所指使，故意毒死朱常洛。由此引起争论，一场震动朝野的“红丸案”即随之而起。但朝中意见不一，最后只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充军了事。天启年间，魏忠贤翻“红丸案”，李可灼免戍，崔文升则升为总督漕运，直到当今崇祯皇帝即位、阉党失势，才被杖一百后发往南京孝陵充净军。

如果她当年所见红丸即是红丸案中的红丸，那么她的亲生父母也该卷入了红丸案中，现在还在人世吗？如果她设法找到李可灼、崔文升二人，是否能得到当年真相及双亲下落？

正心潮澎湃时，王微忽推了推她，柳如是这才听到有人在门前喊叫，忙将书卷装入封套，收入怀中，这才走过去开门。却是李待问带着仆人携了饭菜过来，两人手中各提两个食盒，显然东西不少。

柳如是忙去扶了王微起来。

仆人往火盆中添了一些炭，取了一张小方桌，移到火盆边，再将碗筷及饭菜从食盒中取出来，一一摆放在桌上。四样菜肴颇为丰富，有菜有肉，还有四碟小吃、两瓶酒，一应俱全。又取出一个三足铜圈，用火钳夹住，搁置到炭火上，变戏法式地从最大的食盒中端出一个铜锅，架在铁圈上。安置妥当，这才离去。

李待问请柳如是和王微围着火盆坐下，伸手揭开了铜盖，虽然锅中

的浓汤还没有沸腾，却立时有热气腾出，鱼香扑鼻。

王微道：“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这大概就是大名鼎鼎的松江鲈鱼了。”

松江鲈鱼与黄河鲤鱼、松花江鲑鱼、兴凯湖鲟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自古受到墨客骚人的青睐，被视为席上珍品。鱼体呈纺锤形，长约五六寸，头大而扁平。腹灰白，背呈灰褐色或带枯黄色，有黑纹三四条。腮膜上有两块橙红色的斜纹，仿佛四片外露的鳃叶，所以又名“四鳃鲈”。著名对联“鲈鱼四鳃，独占松江一府；螃蟹八足，横行天下九州”即出自于此。松江鲈鱼个体较小，但肉味鲜美，唐人李贺有诗云：“鲈鱼千头酒百斛，酒中倒卧南山绿。”此“鲈鱼千头”，即指松江鲈鱼。鲈鱼火锅则是松江的一道名菜，学名叫“四鳃鲈八生火锅”。“八”是指八只打底的切片：精肉片、虾仁片、猪腰片、鸡肫片、鸭肫片、鱼片、鸡蛋片、什件片。

李待问道：“正是松江鲈鱼。只是让二位娘子围炉而坐，简慢了些。”

王微笑道：“这样岂不是更好？古人围炉夜话，我三人围炉食鱼。况且肚子实在饿了，鲈鱼实在鲜美，不得不当一回俗客。”

三人便举箸开吃。虽然饭菜已冷，但火锅暖意融融，加上鲈鱼肥嫩鲜香，佐以美酒，只觉得这顿饭格外香，堪称美不胜收。人生所尝至美味者，也不过如此。

柳如是看上去心事重重，虽然没少吃鱼，却不肯饮酒，且始终一言不发，室中气氛颇为沉闷。

王微便主动问道：“晚香堂那边还好吧？”李待问道：“没什么事。大家伙儿要不在吃吃喝喝，要不在听戏唱曲，热闹得很。”又问道：“怎么不见张岱兄？他该不会真去西余山居了吧？”

王微道：“应该是去了。不过已经可以肯定窃贼跟阮大铖是认识的。”当即说了柳如是的推断。

李待问恨恨道：“我早说阮大铖跟这件事脱不了干系，张岱兄非要为他辩解。可惜不能张扬，不然可以立即报官，请官府派人去捉拿这个元凶阮大胡子。”又道：“对了，管兄让我和张岱今晚留宿在宝颜堂，就住在隔壁厢房，方便照应。一会儿有仆人来安顿。两位还缺什么，尽管说出来。”

王微道：“还缺一个枕头。嗯，再添两床被子吧，我怕冷。”

李待问道：“好。”又笑道：“我们松江别的不说，棉织被服绝对是天下第一。”王微笑道：“黄道婆的故乡，谁说不是呢。”

李待问见柳如是始终郁郁寡欢，大异往常，有心询问，又见王微连使眼色，示意不要打扰，只得强行忍住。

吃完饭，正好有仆人过来，打扫隔壁厢房，添了火盆、木炭、卧具等物。又收拾了火锅、碗筷等，还特意留了一些小吃给张岱。

柳如是本一直坐在灯下出神，思虑《金瓶梅》与红丸之事，然除了那两幕情景外，再也回忆不起任何跟父母有关的事。心道：“无论如何，这是我唯一的记忆，也是唯一能寻找双亲的线索。等到这边的事了结，少不得要走一趟金陵，设法找到崔文升，当面问个清楚。”

她既然有了打算，心中便释然许多。忽认出那收拾餐具的仆人正是之前受命去西余山居请施绍莘的人，心念一动，霍然起身，上前问道：“你在西余山居的时候，可留意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仆人吓了一跳，想了好半天，才道：“小的一直等在大门前，不知道里面的事。不过那个矮小的怪客人最先出来，直接走山道下山了。然后施先生和另外一位客人一道出来，客人往山下去了，施先生则随小的来了晚香堂。”

如此说法，倒是与门仆的描述一致。柳如是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命仆人退去。

李待问道：“隐娘还在担心凶手的事吗？”柳如是道：“嗯。”

王微笑道：“今晚有李公子住在隔壁，我和隐娘就放心多了。”

话音刚落，张岱便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头发凌乱，脸色惨白，一身锦衣沾了不少泥土，额头上还有几块青紫瘀痕，模样极是狼狈。

柳如是见张岱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问道：“你……你该不会是遇到凶手了吧？”

张岱一向才思敏捷，口齿伶俐，此时居然变得结结巴巴起来，道：“没有……是……是门仆被杀了……”

柳如是大惊失色，问道：“是施先生的门仆吗？”

张岱点了点头，浑身哆嗦个不停，也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害怕。他见桌上还有一瓶酒，抢过去连饮数口，几乎呛住。脸上有了一点血色，这才长吁一口气，断断续续说了经过。

原来他跟柳如是赌气，当真一个人去了西余山居。去途中已经觉得不对劲，只觉得竹林深处有一双寒碜阴森的眼睛在盯着他，可他举灯照去，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也有打退堂鼓的心思，但又被回去后被柳如是嘲笑，遂鼓足勇气，一路小跑冲出竹林。西余山居依旧高挂着门灯，大门却只是虚掩。他喊了两声，见无人应答，料想门仆睡着了，便自行推门进去。进来门房一看，门仆坐在墙角，双眼鼓圆，口舌突出，早已断气。他呆了一呆，忽然全身发毛，大叫一声，转身就跑。因为仓皇之中丢掉了灯笼，看不清路，路上摔了好几跤。好不容易回到东余山居，也不敢去晚香堂，只得径直跑来宝颜堂。

柳如是道：“窃贼杀施先生是因为被他当场撞破，凶手杀死窃贼是为了灭口，为什么还要去西余山居杀死门仆呢？”

张岱只是被吓坏了，终究跟门仆并无感情，有酒下肚，很快镇定下来，道：“这个好解释，杀了门仆，就没有人证明阮大铖其实不认识窃贼，凶手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所有事嫁祸到阮大胡子身上。”

李待问道：“张兄想错了，隐娘有了确切的推断，证明是阮大铖是认识窃贼的。”当即说了施绍莘被杀前那一句“你这个窃贼，居然敢来这

里”。

张岱一时呆住，半晌才道：“呀，还真是。”顿了顿，又道：“可阮大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是千方百计想重归东林党门下吗？不久前还托我向钱谦益钱公请说，不过我没有理睬而已。”

李待问道：“阉党的心思本就反复无常，张兄拿小人当君子，可是大大的错了。”

柳如是见二人又要吵嘴，忙道：“阮大铖这一边不是最要紧的，他人虽然跑了，终归有名有姓，找他不难。倒是那凶手，先杀了窃贼，又杀了门仆，可当得上‘杀人如麻’四个字。他人如果还在这里，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

众人一听有理，一想到一个杀人成性的凶手就混杂在晚香堂众多宾客当中，均感到毛骨悚然。

正好罗吉甫敲门进来，问道：“我适才见到张兄慌慌张张地跑过，叫你有没有停，出了事吗？”

张岱忙道：“罗兄来得正好，那边……西余山居那边又死了一个人。”

罗吉甫大吃一惊，抓住张岱手臂，问道：“死的是谁？”

张岱连声呼痛，他这才放了手，道：“抱歉，一时情急，用力了些。”又追问道：“死的到底是谁？”

众人自认识罗吉甫以来，一直觉得他处事冷静，当机立断，有大将风度，大概与他常年游走四方、经历丰富有关，然此刻见到他焦躁难安，显是对未能完成管家管勋的托付而感到愧疚了。

柳如是忙道：“这件事不是罗公子的疏忽，管家拜托公子找出凶手的时候，他应该就已经去了西余山居。”

管勋和罗吉甫离开宝颜堂后，张岱便即刻赶去了西余山居。按照他的说法，他还是一路小跑过去，门仆却已经死去，那么杀人肯定是发生

在这之前了。

罗吉甫这才心中略安，道：“奇怪，如果凶手针对的是东余山居，为什么要赶去杀死山那边毫不相干的门仆呢？”

他心中疑问甚多，道：“管勋兄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吧？我得去知会他一声，看要如何处置门仆尸首，以免被人发现。你们几位先好生歇息，明日还有一场寿筵呢。”

王微苦笑道：“我受了伤，断然是无法参加寿筵了。”

柳如是慨然道：“那么我留在这里陪微姊姊。”

罗吉甫将李待问、张岱叫到一旁，低声道：“二位没有别的事的话，不妨先留在这里，不过千万要当心些。”

张岱听他话中有话，忙问道：“罗兄是认为那凶手还会再来宝颜堂这里吗？”罗吉甫道：“有这个可能。二位放心，我处置完西余山居那边，就会立即赶过来。”说完匆匆去了。

李待问和张岱虽都是成年男子，可一想到那凶手残忍成性，连杀两人，还是有些紧张起来。张岱更是到处寻找称手的武器，想当作兵器。

柳如是问道：“怎么，你们也觉得凶手还会再来宝颜堂吗？”

张岱道：“也？难道隐娘早就这么认为了？”柳如是道：“有这个可能啊。”

王微道：“因为……”正想要说出被杀窃贼落下《金瓶梅》一事，柳如是却打断道：“因为死去窃贼身上没有发现赃物，证明他虽来过宝颜堂，却并没有偷到什么东西，凶手也许还会再来。”

张岱道：“隐娘这个推断不大对。你的前提是，凶手跟窃贼是同伙，这样才会有你适才的推论。窃贼没有得手，凶手还会继续完成任务。但矛盾的地方是，如果凶手跟窃贼本是同伙，又为什么要杀他灭口呢？”

柳如是道：“因为窃贼中了白大叔一拳，受了重伤，跑不了多远。凶

手担心牵累到他，不得已才杀了窃贼灭口。”

张岱道：“这么说也有道理。如此看来，当时窃贼到宝颜堂时，凶手人就在附近，应该是负责接应的。可他们到底要偷什么呢？”忽听到门外有动静，忙喝道：“谁在外面？”

有女子应声道：“我是来给各位送酒的。”

张岱便去开了门，果见一名青衣婢女提着竹篮站在门槛前，篮子中有热酒器具、酒瓶等物，不由得大喜过望，道：“实在太好了，当真是雪中送炭。”

婢女进来，将器具取出来放好。张岱见她笨手笨脚，心中不喜，挥手道：“你先退下吧。烫酒这种事我是行家里手。”

婢女闻言，便默默退了出去。

张岱便亲自卷起衣袖，将器具往火炉上架好，烧上热水，预备一会儿烫酒用。忽见自己袖子上有许多泥泞，又不好意思地放了下来。这一卷一放中，蓦然想到一件事，先走到门边，招手叫道：“隐娘，请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柳如是道：“有什么事不能当着微姊姊和问郎说？”张岱道：“是‘一捧雪’。”

柳如是闻言，便起身跟张岱出门，低声埋怨道：“不是说好这件事不能当着旁人说吗？”张岱道：“我不说出‘一捧雪’三个字，你会出来吗？”

柳如是道：“到底什么事？”张岱道：“窃贼……那个死去的窃贼应该是个飞天大盗，对吧？”

柳如是道：“窃贼就是窃贼，怎么又成飞天大盗了？”

张岱笑道：“这隐娘就不懂了，窃贼贼谋道，都有自己的道行。道行深的，分‘钻天’‘入地’两种。所谓‘钻天’者，也就是高来高去的飞贼，即翻墙越屋的窃贼。这类窃贼必须练就一种轻身术。练轻身术的时候，是先把一领席卷起来，有锅盖、茶盘粗细，放在桌上，人站在远远的地方

一蹿，身子就能钻进席筒，并能一钻而过。还能往回退，两只手一扶地，退回去，两条腿先入席筒，再穿回来。这种功夫练成了，由窗户烟囱钻进屋子，眨眼之间就能办到。高明一些的，叫‘摘天窗儿’，窃贼先上到房上，然后掀瓦挑梁，将房顶弄个窟窿，再使绳索捋着下去，到屋里偷东西。临走的时候，还把天窗抹饰了，使外行人看不出任何痕迹。最有本领的，练会了蹿房越脊的功夫，到富户人家拨门撬户，窃取箱柜里的东西，悄然无声，使主人全然不知，这就叫‘飞天大盗’。”

柳如是道：“这些旁门左道也是张公子从书上看来的？”

张岱道：“那倒不是，这是跟朋友喝酒聊天时听来的。”他一时说得兴起，又续道：“再说‘入地’，就是由人家住宅外的地上或墙上掘个窟窿，再进到院内或屋内偷东西。入地作案，一般愿意选择狂风暴雨的天气，因为在此种天气情况之下作案，有风雨之声，房中主人就听不见他们挖窟窿的声音。”

柳如是却蓦然领悟他这番题外之话的含义，道：“张公子的意思是，周府‘一捧雪’失窃，很可能是飞天大盗所为？”

张岱笑道：“我早说隐娘聪慧无比，果然一点就透。”

柳如是道：“白大叔说无名窃贼从宝颜堂逃走的时候，袖子中飞出了一根细索，搭到屋檐上，然后他一提气，人就跟着绳索荡走了。倒真像张公子口中的‘飞天大盗’。”

张岱道：“这一招叫‘天女飞丝’，是上乘的轻身功夫，难度极大，可不是人人都能练成的。杂耍班走绳的绳伎专练这门本事，练到何种程度，就看各自造化了。”顿了顿，又道：“其实我给隐娘讲这些，不光是想提醒你很可能是飞天大盗盗取了‘一捧雪’，甚至有可能盗走‘一捧雪’的人，就是那躺在藏书库中的无名窃贼。”

柳如是惊然道：“张公子一心要为朋友正名，可天马行空，联想力未免太丰富些了。”

张岱道：“不是，我不是想为王澜开脱才将隐娘的视线引向窃贼，我是真的认为光顾吴江周府、水西园徐府及宝颜堂陈府的可能是同一名飞

天大盗。你想啊，这窃贼专选当地巨富下手，且偷的不是金银之类的俗物，周府失窃了‘一捧雪’，徐府差点丢掉一幅缣丝，宝颜堂虽然不知道丢失了什么，但显然不会是珠宝一类。这明显是同一种类型，同一种手法，所以很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柳如是起初觉得张岱所言匪夷所思，然细细一想，确实有几分道理。尤其是她在西余山居迎面遇到无名窃贼时，那人的神情表明他是认得她的，她却不记得见过这个人，那么他一定是暗中留意过她。窃贼意在发财，被他盯上，目的可想而知。即使听起来有些牵强，但的确也有这种可能——窃贼曾光顾过吴江周府，他就是在她为周道登侍妾的时候见过她。

自从她来到松江，接连遭遇多起怪案，似乎最终都会与自身有莫名其妙的关联——先有窃贼，后有“一捧雪”，又有《金瓶梅》。无数的困惑像迷雾般重重叠叠，遮住她的眼睛，让她迷失方向。她实在想不到这一趟余山之行，会有这样的奇遇。

出神了好大一会儿，柳如是才幽幽道：“可惜窃贼已经被人杀死，就算如张公子所猜，他就是飞天大盗，也再难以确认，更不要说追查到‘一捧雪’下落了。”

张岱笑道：“一点都不难。天女飞丝练起来相当不易，窃贼既会这门功夫，总会有师傅教他，江湖上总有人认得他。只要托江湖朋友四下打听，不难访问出他的姓名。我们这就去取他袖中的飞索吧，这可是辨识身份的最佳证物。”

二人遂取了厢房廊下的灯笼，来到藏尸的藏书库中。

张岱笑道：“我们可先说好了，我是绝不会碰死人的，我只是陪着隐娘进去，还得有劳隐娘自己取出窃贼袖中的飞索。”

柳如是虽不喜他的贵公子习气，但却对他的见闻广博极是佩服，道：“我取就我取。”一边说着，一边撸起衣袖来。

张岱遂挑灯往窃贼身上照去，还不忘品评道：“这窃贼身材倒是适合做飞天大盗，可长相未免有些太那个了。”

柳如是道：“他又不靠长相吃饭。”

张岱笑道：“这倒是一句大实话……”蓦地惊呼一声，丢了灯笼，转身就跑。

[1] 太湖石为我国古代著名四大玩石之一（其他三种为英石、灵璧石、黄蜡石），因产于太湖地区而得名。明人文震亨（文徵明曾孙）《长物志》：“太湖石在水中者为贵，岁久被波涛冲击，皆成空石，面面玲珑。”

[2] 《洗冤集录》简称《洗冤录》，为南宋建阳人宋慈所作，是中国古代法医学名著。宋刊本已佚，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元刊本，分为验尸、验骨、验伤、中毒、救死方5个部分。《洗冤录》问世后，成为宋及后世办案官员的必读之书。数百年来，它一直被“官司检验奉为金科玉律”，在司法实践中，起过重大作用。此书曾译成多国文字，深受世界各国重视，在世界法医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宋慈本人故事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

[3] 松江民风颇有勇悍。除了董其昌家产尽毁于民变外，还有姜云龙（曾任中书舍人，徐光启好友，宋征舆岳父）步其后尘。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松江地区大旱，米价贵至三两一石。知府方岳贡聚众商议，欲减至二两，姜云龙则主张减五钱即可，虽未获接受，却引发游民暴动，将姜氏家产劫毁殆尽。

第五章 柳色独秀，益不胜情

二人相视浅笑，但彼此都没有说话。亲近于心，迷乱于魂。他或者明白她的形单影吊，她也许知道他的心情沉重。一种怡然感觉，一份沉醉情怀，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妙不可言。人生路途漫漫，喧尘飞扬，有时候只是那么一场偶遇，一处相逢，一点共鸣，便抵消了许多苍凉与磨难。



江南霜气老平芜，寒楚苍苍烟月孤。
水薄平霞连画角，风高枯柳散成乌。
髦头隐见占三塞，雁翅飘零动五湖。
为有荒愁消不得，明镫午夜独虬须。

——李雯《秋尽》

张

岱不知道看到了什么，大叫一声，丢下灯笼就跑。到门边时，又觉得独自逃走不大合适，返回来抓了柳如是的手，将她拖出门外。一口气奔到甬道上，才停下来，犹自惊魂未定，不断慌慌张张地朝藏书库回望。

柳如是甩开张岱的手，不满地道：“不是说好我来取飞索吗，又不劳张公子动手，死人你也不是第一次见了，还这样一惊一乍的，吓坏人了。”

张岱道：“不是……”

柳如是见他神色诡异，这才意识到出了意外，问道：“到底怎么了？”张岱道：“那张脸……窃贼的那张脸……”

李待问闻声奔了出来，急问道：“出了什么事？”

柳如是道：“我也不知道，得问张公子。他莫名其妙大喊一声，就拖着我来。”

张岱道：“脸……窃贼的脸……完全变了……”

柳如是道：“完全变了是什么意思？”张岱道：“变成了一团血肉。”

柳如是不明所以，转身就往藏书库奔去。

李待问忙拉住她，道：“张兄吓成这样，事情一定非同小可。隐娘不妨先等一等，等罗吉甫来了再说。”

柳如是道：“所有事都指望罗公子吗？如果他今晚不在宝颜堂，大家

伙儿岂不是吃不了饭了？”执意要进藏书库中查看究竟。

正好罗吉甫疾步进来，道：“宝颜堂前面梅林中有一名婢女被人打晕了，我刚派人送了她去晚香堂。这里又出了什么事？”

柳如是道：“应该藏书库里出了事，我们正要进去看。”

罗吉甫道：“好，我先进去，几位跟在我后面。”

柳如是见张岱神色，便道：“张公子，微姊姊独自留在房中，不如你去陪她，免得她一个人害怕。”

张岱应了一声，感激地点了点头，这才去了。

三人进来藏书库中。张岱扔掉的灯笼掉到地上，早已灭了，四下黑魆魆一片，看也看不清楚。

柳如是道：“我再回去取盏灯。”李待问道：“不必，这书库是张南垣[1]设计，门边墙壁上有机关，扳一下就能打亮油灯。”

罗吉甫伸手摸到一个扣环，使劲拉了下，果听见哗啦啦几声响后，壁上油灯尽皆点燃，书库登时亮堂了起来。

柳如是之前曾进来过两次，一次是随罗吉甫进来，并没有点灯，只凭借门窗外微光照明；另一次就是刚才跟张岱来取飞索，虽提了一盏灯笼，却也只能照见几步远。此刻灯光大明，才得以一睹藏书库全貌，却是一间封闭的大屋子，置放着一排一排的竹制书架，高达屋顶。书架上则一摞一摞地堆满了书卷，颇为壮观。

罗吉甫先四下巡视一番，并未发现异常，道：“这些书都没有动过。”

却见柳如是和李待问毫无回应，只傻站在三具尸首旁，忙赶过来，这才发现二人骇呆的缘故——那无名窃贼的脸被人用利刃斩得稀烂，血肉模糊，惨烈无比。正如之前张岱所言，变成了一团血肉。

春秋侠士豫让为主人复仇，不惜用漆涂身，吞炭变哑，连自己的妻

子当面也认不出来。另一侠士聂政行刺得手后难以逃脱围捕，使用匕首削毁面容，挖出双眼，划开腹部，最后再自刺喉咙而死。二人自毁容颜，都是为了防止被人辨认出真实身份。这无名窃贼已经死了，当然不可能自毁面貌，但却另外有人潜进藏书库，用刀划烂了他的脸，显然是怕有人认出他来，查出身份，再顺藤摸瓜地追查到他的同伙或是背后主使。

柳如是道：“会不会是杀死窃贼和门仆的凶手做的？”罗吉甫道：“应该是他。除他之外，我再也想不到第二人。”

李待问结结巴巴地道：“凶手想隐瞒身份，为何不在杀死窃贼后立即动手毁掉他容貌呢？”

柳如是道：“这个不难解释。当时白大叔也在追赶窃贼，或许凶手只来得及杀死窃贼灭口，还来不及毁容，白大叔就追了过来。又或者凶手杀人灭口时并没有思虑太多，后来才想到万一窃贼被人认出，他即有暴露的可能，所以不得不冒险潜入藏书库，削毁窃贼容颜。”想到凶手不久前就在宝颜堂中，不由得一阵后怕。

李待问道：“可是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我和隐娘都见过窃贼容貌，还知道他跟阮大铖大有干系。难道这个凶手还想杀我和隐娘灭口吗？”

柳如是道：“人死了还要毁伤其容貌，可见凶手非常不希望被追查到。说到被灭口，阮大铖死的可能性可比你我二人要大多了。”

李待问愈发困惑，道：“这话怎么说？阮大铖难道不是这窃贼和凶手背后的主谋吗？”

柳如是道：“阮大铖应该知道我和问郎在书房外见到了窃贼，他不能再派人来毁伤容貌。而且我们知道了窃贼跟他认识，窃贼是生也好，是死也好，无论如何都会追问到他身上，他又何须派人多此一举来划伤窃贼容貌呢？”

罗吉甫道：“隐娘说得不错。这件事应该与阮大铖无干。如果划伤窃贼容貌的凶手是怕官府追查到他，那么他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阮大铖。”

李待问还是不大明白，问道：“为什么要对付阮大铖？我和隐娘也见过窃贼容貌啊。”

罗吉甫道：“你和隐娘见过窃贼不假，但你二人只知道他跟阮大铖认识，最终还是要靠阮大铖这条线索追踪下去，如果阮大铖死了，线索就彻底断了，再也无从查起。”

李待问这才明白过来，喃喃道：“看起来，事情倒真是跟阮大铖无关了。”

罗吉甫道：“凶手既是不久前才闯入藏书库，毁掉窃贼容颜，人肯定还在东余山居中。阮大铖已连夜离开松江，暂时不会有危险，我们还是先应付目下的局面。二位放心，我今晚会留在这里。正好我还有一位朋友也来了，他安置好被打晕的婢女后，也会赶过来帮忙。”

李待问不忍再看窃贼那鲜血淋漓的脸，举袖掩面，道：“这里的血腥气实在太重，我们还是快些走吧。”

柳如是道：“你们二位先走，我再多留一会儿。”

李待问不免觉得十分怪异，但今晚奇怪诡异之事极多，也不便多问，遂先出去了。

柳如是遂蹲下来，往那无名窃贼的衣袖中摸索，想找出他用来使出“天女飞丝”的飞索，哪知两只衣袖都掏遍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忽听见背后有人问道：“隐娘想找什么？”

却是罗吉甫又折返了回来。

柳如是颇为尴尬，急忙起身支吾道：“我想……能不能找到辨认出这窃贼身份的东西。”

罗吉甫道：“有人不惜来毁容遮掩真相，怎么还会留下来能辨识身份的东西呢？”又上前几步，蹲下来查看窃贼尸首，沉吟道：“听隐娘之前所转述的艸公的描绘，这窃贼应该会使天女飞丝，袖中藏有装有机关的飞索。他之前被艸公逮住，却没有搜出兵刃，防身匕首应该在靴子中。

你看这里，右袖口有磨损的痕迹，应该是飞索出口。这里，左脚靴子外侧有个夹层，就是藏匕首的所在。而这两样都已经不在，应该是被人取走了。”

柳如是仔细一看，果然是这样，不由得十分失望。

罗吉甫道：“隐娘为何对这窃贼之事格外关注？按理来说，他跟隐娘没有任何关系，隐娘大可以搬出宝颜堂、置身事外的。”

柳如是道：“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心里陡然一阵苍茫起来。她的确不知道这被人杀死、又被毁容的无名窃贼跟她有无关系——他首先逃到了她的画舫上，又与她在西余山居书房外撞见，却露出意外的表情，那眼神表明他是认得她的。也许他溜上船时见到了她的脸，也许是更早之前，谁知道呢。然后他被人杀死在山坡竹林边，正横尸在她眼前。他怀中还掉出了《金瓶梅》书卷，令她意外回忆起儿时的画面。而张岱更是暗示，他很可能就是之前从周府盗走“一捧雪”、令她无辜蒙冤的罪魁祸首。如果他跟她没有干系，冥冥中又怎么会安排这一系列的事件，让她与他相遇，并涉入其中呢？

默默回来房中，张岱先迎了上来，征询地望着她，显是关注有无从窃贼身上找到飞索。柳如是摇了摇头。张岱倒也不觉意外，安慰道：“总会有法子的。”

正说着，有人大声叫门，却是一名不到三十岁的青年男子。罗吉甫忙引他进来，介绍给众人，道：“这位就是我适才提到的朋友，名叫徐望，常熟人氏。我们早年曾一道跟随江湖豪侠学剑。徐望兄后来拜在常熟钱谦益钱先生门下，这次是奉钱先生之命来为眉公贺寿。”

徐望笑道：“不过我跟吉甫老弟并没有事先约好，也是适才才在晚香堂偶遇，可谓意外之喜。”

罗吉甫问道：“那婢女怎么样了？”徐望道：“她没事，人已经醒了，不过晕乎乎的，记不大清楚事情经过了。”

张岱道：“这应该就是适才给我们送酒来的婢女吧？”

徐望道：“不错，她说是奉命送酒到宝颜堂。出来时见到堂前梅林中有动静，喊了一声，想去看个究竟，刚走过到一棵树下就被人从背后打晕了。幸亏吉甫眼尖，经过时发现了她，不然这么冷的天，她很可能就冻死在冰天雪地里了。”

柳如是道：“婢女听到动静时，应该就是那凶手毁坏窃贼容貌后逃离宝颜堂时。”

如此，便能肯定凶手人还在东余山居了。他到西余山居杀死门仆后不立即就近走山道逃走，而是折返回东余山居，除了要削毁窃贼容颜外，一定还有别的目的。

柳如是道：“我和问郎见过窃贼，又知道阮大铖是一条重要线索，凶手去西余山居，会不会本来是去杀阮大铖灭口的，寻他不到，才怒杀了门仆？”罗吉甫道：“有这个可能。”

张岱道：“如此，情况就更加险恶了。阮大铖被杀的话，天下人都会怀疑是东林、复社下的手。”

阮大铖目下只是一介平民，东林、复社尽可以对其口诛笔伐，但若是派人杀他，事情就另当别论了。西汉豪侠郭解门客为主人出头杀人，郭解毫不知情，亦一样被牵连入狱。御史大夫公孙弘称其以布衣任侠行权，即使不知道杀人一事，但此罪比他亲自杀人还要严重。郭解遂以大逆无道罪被族诛。当今崇祯皇帝最厌恶臣下结党，若是知道东林、复社除了利用舆论影响士林外更是涉入杀人行凶案，那便是公然铲除异己、干涉朝政了，事情比郭解“任侠行权”还要危急。

而今清流之辈，除了侯恂等少数人之外，并无重臣在朝。复社领袖张溥声动天下，亦在朝中被温体仁一党反复攻讦，难以立足，不得不请假还乡，已是相当不利的局面。况且阮大铖虽然失势已久，但阉党残余势力仍在。事实上，只要司礼监仍然有秉笔的权力，阉党势力就不会瓦解，此即柳如是前夫周道登任首辅时所言：“履霜坚冰，渐不可长，今若此，是去一魏忠贤，复来一魏忠贤也。”东林、复社若是伤害阮大铖，等于公开与阉党作对，若被温体仁与阉党合谋攻之，只怕处境愈发不妙了。

张岱并非东林、复社中人，然其第三者的中立身份反而促使他能以全面公允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一语提醒，李待问也觉得情势险峻，道：“难道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有人先利用阮大铖兴风作浪，搞乱余山大会，再杀死阮大铖，嫁祸给复社？”

张岱道：“也未必有这么严重。我只是说，如果阮大铖被杀死在余山的话，东林、复社肯定是首屈一指的嫌疑人。”

李待问道：“那么得尽快找到阮大铖了。这件事，要不要向张溥先生禀报？”罗吉甫插口道：“最好暂时不要。”

张岱也道：“暂时不要。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没有必要先弄得大家伙儿风声鹤唳，自乱阵脚。罗兄，你看要怎么办？”

罗吉甫道：“目前还不知道凶手有没有离开东余山居，但不管怎样，阮大铖是个关键。张兄，既然你跟他熟识……”

张岱忙道：“我负责去追阮大胡子回来。他回金陵，必然走水路北上，我的游船就停在水西园边上，方便得很。”又想到一事，迟疑道：“万一那凶手离开了东余山居，赶去追杀阮大胡子……”

徐望慨然道：“我陪张兄去。”又笑道：“放心，我的武艺可能不及吉甫，但真碰上恶人，还是能抵挡两下子的。”

张岱这才放了心，与徐望连夜下山去追阮大铖。

张岱刚离开，东余山居管家管勋便匆匆赶来，显见有话要说。柳如是见王微已困顿不堪，便扶她上床躺好，盖了被子，放下帷幔，与罗吉甫等人过来隔壁厢房中。

管勋道：“我亲自带人到西余山居看了，施府门仆是被用细绳索勒死的，几道勒印又窄又深，应该不是普通绳索……”

柳如是惊道：“呀，难道是飞索？”

管勋道：“隐娘怎么会知道？”柳如是道：“不，我只是瞎猜。那死去的窃贼袖中曾飞出绳索，罗公子说那叫天女飞丝。”

管勋忙道：“那赶快去搜窃贼身上。我命人画下了门仆颈中伤势图样，如果他的飞索与勒痕形状吻合，那么窃贼和就是同一伙人。”

罗吉甫为难地道：“已经迟了一步。今晚有人潜进藏书库中，不但取走了窃贼的飞索和匕首，还用利刃划烂了他的面容，再也无法辨认身份。”

管勋闻言耸然动容，道：“这人当真是个厉害人物，果敢狠辣，做得真绝，不留一点后患。”

柳如是道：“伤势图样在管公子身上吗？借给我看看。”

管勋从袖中取出图样递了过来，道：“而今没有飞索做比照，大概也没什么用处了。”

柳如是道：“不，有用。张公子之前说窃贼多半是被凶手用手扼死的，也许当时灯火太暗他没看清楚，我们可以比照窃贼颈中的伤痕，至少可以确定杀死窃贼的和勒死门仆的是同一名凶手。”

管勋道：“啊，还真是这个道理。隐娘虑事如此周全，这可实在让人想不到。”

柳如是只微微一笑，心中却道：“我若是虑事周全的话，就不会被周府平白诬陷、迄今还背负着恶名了。也全拜那件事所赐，而今我可是周全多了。”

几人重新进来藏书库，打亮了灯火。管勋还是第一次见到血肉模糊的窃贼面容，不由得眉头深锁，眯起了眼睛。

罗吉甫上前将窃贼尸首微侧，露出颈中几道青紫瘀痕来。柳如是举着图样上前一比，便道：“不一样。窃贼颈中是指印，不是飞索印。正如张公子所言，窃贼是被人扼死的。”

李待问在许多问题上与张岱意见不合，这时却不得不佩服起对方来，道：“张岱的眼光还真是厉害。”

管勋道：“这大概是请他鉴别古董器玩的人多了，他练出了一套洞幽

察微、见微知著的本领，非常人可比。”

柳如是问道：“罗公子，你精通武艺，经验老到。据你看来，扼死窃贼的，和勒死门仆的，是不是同一凶手？”

罗吉甫踌躇片刻，肯定地道：“不是。”

李待问奇道：“罗兄为什么这么肯定？伤痕不同，并不矛盾啊，凶手可以用手杀一人，也可以用飞索杀另一人。”

罗吉甫道：“习武之人出手都有自己的定式，就像有人爱喝茶，有人爱喝酒，是一种习惯。取他人性命只在一瞬间之间，杀人者会本能地使用自己最称手的方式。比如这个勒死门仆的凶手，他很可能也会使天女飞丝，所以他一出手就是最擅长的绝活儿，飞索勒住门仆脖颈，令他窒息而死。而扼死窃贼的，则是另外一名凶手……”

李待问道：“这我不赞同，余山素来平静，更何况还是东余山居。出一个凶手已是不得了的事，怎么可能一晚上凭空冒出来两个？”

柳如是道：“但罗公子说得有道理，杀人的目的是要置人于死地，所以都会使出自己最擅长的本领，这是人的本能反应。”

李待问道：“窃贼也会用飞索，他为什么没有用它杀人，而是用刀刺死了施先生呢？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深则厉，浅则揭，用兵也好，杀人也好，都要因地制宜、因敌变化才能取胜。”

管勋道：“待问兄平日苦读兵法，想不到这会子居然用上了。不过我也认为待问兄说得有道理，可能当时凶手和窃贼站得极近，用手当然比用飞索更方便。窃贼杀死施先生，大致情形也是如此。至于他为何持刀对付微娘，实在是因为对方女流之辈，容易对付罢了。”

李待问道：“不错，正是如此。事情大致经过是，窃贼用刀杀了施先生、伤了微娘，被艄公白面打伤后，逃到山坡竹林边时，被凶手扼死。凶手又到西余山居，用飞索杀死门仆，刚刚不久前还来宝颜堂，毁掉了窃贼容貌。”

柳如是道：“可是窃贼跟凶手都会使天女飞丝，可见这两人不但认识，很可能还是师出同门。这一点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二人关系既如此亲密，凶手杀死窃贼，等于残害同门，十分不合情理。”

李待问凝思想了一会儿，道：“我有个大胆的推测，或许可以解释隐娘这一疑问。你们仔细看窃贼脖子的伤痕形状，对照左右两边看，可看出什么？”

柳如是道：“呀，他左颈有四道瘀痕，右颈却只有一道。”

李待问道：“正是如此，窃贼是被凶手单手扼住、窒息而死。很明显，凶手是男子。而且凶手跟窃贼认识，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也许凶手起初的本意不是要杀死窃贼，而是想逼问什么，又或是因为什么事生气，冲动之下扼住了对方脖颈，结果因为天黑看不真切，失手扼了他。”

罗吉甫本来一直对李待问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在妄加揣测、胡搅蛮缠，听了这话居然呆住，再仔细查看窃贼颈中伤痕，这才无言以对。

李待问这一推测不但阐明了凶手为何杀死窃贼，也极好地解释了凶手冒险赶来宝颜堂销毁窃贼容貌的原因——二人既是同门，查到窃贼的身份，也就等于查到了凶手。

柳如是道：“如此，许多疑问便解释清楚了。凶手虽则毁了窃贼容貌，但还有阮大铖一条线索，等张岱公子追到他，不难追查到凶手身份。”

管勋道：“听说天女飞丝极难练的轻身功夫，东佘山居突然来了两个会这门轻身功夫的人，事情肯定不简单，多半是为盗宝而来。窃贼已死，虽没有得手，凶手却还在，想必不会就此罢休。但他们到底要偷什么呢？”

李待问道：“窃贼既是来了宝颜堂，想必是打镇堂之宝的主意，他想要下手的对象，应该是那件《朱巨川告身》了。”

管勋道：“如果凶手仅仅是想盗窃《朱巨川告身》，那我倒还放心

了。宝颜堂的藏书库和藏画室都是由张南垣设计，尤其是后院的藏画室装有各种机关，要想得手，并不容易。”

柳如是心道：“其实窃贼来宝颜堂后已算是得手，所盗之物就是他身上掉下来的那卷《金瓶梅》。这件事只有我和微姊姊知道，那卷书关系到我双亲，我本不想说出来，想等弄清楚事情经过之后再说，然事已至此，不得不说出实话，以免管公子徒然忧愁。”打定主意，便道：“既然窃贼尸首上再没有更多线索，我们不如先回房吧。”有意扯了扯管勋衣袖，落在后头。

管勋不明所以，问道：“隐娘可是有什么难处？”

柳如是便大致说了王微捡到了一册手抄本《金瓶梅》，从怀中取出书卷来。

管勋面色更加凝重，先谢道：“多谢微娘和隐娘及时藏起书卷，瞒下此事。”柳如是道：“这全是微姊姊的功劳。”

管勋接了书卷，大致翻了一下，问道：“隐娘能够肯定这书卷是从窃贼身上掉出来的吗？”柳如是道：“当然能肯定。管公子的意思是……”

管勋道：“据我所知，宝颜堂并没有收藏《金瓶梅》钞本。”

柳如是道：“这么说，这卷《金瓶梅》不是眉公的？”

管勋迟疑道：“这个……怕是问眉公他老人家才能知道。我只是说，我在宝颜堂藏书藏画条目上没有见过‘金瓶梅’三个字。”

柳如是道：“但这窃贼从我画舫上逃脱后，只到过西余山居和东余山居两处。难道这卷《金瓶梅》是取自西余山居？施先生不幸遇害，其实是为了追索这卷书？”

管勋道：“施先生手中应该不会有《金瓶梅》钞本。这卷书看起来有些年头，纸张还是万历年间的，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手抄本。”

柳如是道：“我和微姊姊也认为这卷应该是《金瓶梅》原本。”

管勋道：“据我所知，最早的《金瓶梅词话》全卷一共有两套。一套在董其昌董老先生手中，可惜毁于万历四十四年那场大火。另一套在徐文贞徐阁老府上，据说是当今唯一存世的一套原本全卷。”

柳如是沉吟道：“那么这卷《金瓶梅》很可能是来自徐府了。”

之前窃贼光顾过水西园，徐府众人亲眼见到他提着一个包袱跳窗逃走，可见盗取了不少财物。为了逃跑方便，窃贼有可能在半途将赃物藏起，所以后来白面等人未在他身上搜到赃物。他逃离画舫后，先取了赃物，这才上佘山来。但还是有两点疑问，包袱中的其他财物藏在哪里？窃贼为何独独要将一卷《金瓶梅》带在身上？

管勋道：“这卷《金瓶梅》的来历还不好说。明日徐府也会派人来祝寿，等寿筵过后，我会从旁打听一下。这书卷还是先由隐娘保管，等查明正主儿再说。”

柳如是应了一声，收起书卷，又问道：“管公子适才所提两套原本，都是同一人所抄吗？”

管勋微一踌躇，即道：“隐娘是眉公特许进入宝颜堂留宿的贵客，不算外人，我就实话相告。是的，两套原本都是同一人所抄，但这个人并不是原作者。当年眉公还隐居在小昆山，有人携带《金瓶梅》原稿来投奔眉公。眉公见那人病入膏肓，无力誊稿，遂请了另一位留居在小昆山的绍兴老儒帮他抄誊。书稿尚未誊清，那人即病故。绍兴老儒一共抄写了两套，一套送给了董先生，另一套则送给了徐府，都是松江名士，且是眉公信赖的人。”

《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原是一段谜案，世间众说纷纭。即使有知晓内幕者，也为了保护作者本人清誉而刻意掩饰，愈发令真相扑朔迷离，传闻纷起。

柳如是忽从管勋之处意外得知了《金瓶梅》原本的来历，不由得十分好奇，问道：“那么那病故者就是传说中的《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吗？”

管勋道：“这我可不知道，眉公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手中《金瓶梅》

是原稿。至于作者是否另有其人，只有他和原作者本人才能知道。而今数十年过去，原作者早该已经作古，真相到底如何，怕是就此石沉海底，永远无人知晓了。”

柳如是道：“那么《金瓶梅》原稿呢？”管勋道：“在书稿誊清当日，眉公已遵从病者遗愿，焚化在他坟茔前了。”

他尚有许多事务，一时顾不上深谈，道：“如今看起来窃贼之前并没有得手，凶手说不定还会再来宝颜堂。不过隐娘放心，我会安排罗兄在这里照应。况且宝颜堂后院机关极多，虽不至于伤人，但也能叫凶手步步难行。隐娘若是听到动静，千万不要随意出门，只紧闭门窗即可。”匆匆赶来厢房，又嘱托了罗吉甫和李待问几句，这才辞去。

罗吉甫道：“我今晚会留在这里。隐娘有事，大声叫唤即可。”

柳如是点点头，道了谢，自回来厢房中。王微伤后无力，早已沉沉睡去。

她将火盆中添了一些木炭，虽然有些疲累，却毫无睡意。走到案桌前，忽见自己和王微所书的“杨柳依依”旁，新添了“柳色独秀”四个大字。书法遒劲矫健，如同飞瀑直下，玉珠四溅。“秀”字点划顿钩一气呵成，天然成趣，应当是李待问所书了。心中感慨，愈发难以成眠，遂干脆披衣出门。

东佘山居名为山居，建于半山之中。因主人陈继儒雅好山川风月，山居内外种植了不少名花异草。仅宝颜堂四周，便有松有杉，有梧有柏，有樟有梓，有椿有柳，有桃有李，有石楠，有修竹。矮树则有梅有杏，有紫薇，有丛桂，有枫叶。堂前阶下则有西府玉兰、石榴、大柿、异种芙蓉、高柄大红藕花等，可谓处处幽然绿意。

宝颜堂东侧是一片古梅林，林边有清微亭，可以东眺九峰三泖，景色幽绝，是东佘山居一大名胜。

柳如是踱过梅林时，清微亭中已有一人，双手后背，向东而站，吟诵道：“与客俱好静，夕阳水上寒。通繇晚山下，颇历幽人端。鸟鹊振风起，松杉入照残。夜深更语笑，明月畏相看。”

声音虽然低沉，却因为深夜的缘故，一字一句，清晰入耳。

柳如是心道：“这人一定是陈子龙了。我虽听不出他的声音，但如此情怀，除了他，再无旁人。”

她今日得与松江诸名士相识，与宋征舆、李待问最为亲密，但对云间诸子之首陈子龙和李雯亦印象深刻。宋征舆少年新兴，热情奔放。李待问体贴入微，情深意挚。陈子龙温润如玉，深沉内敛。李雯意气扬扬，风度潇洒。她个人颇中意李雯的仪表和陈子龙的性情，只是对方都不肯主动搭讪，她当然也不能屈尊迎合，失了身价。况且李雯与陈子龙同岁，二人虽然年轻，不过二十四五年纪，却都是有家室的人，不在她考虑之列。但此刻听到陈子龙月下感怀成诵，一时怦然心动，只觉得这男子沉静的外表下，有一副刚烈火热的心肠。

却听见那人又继续吟道：“连袂上云岫，寒心各自知。预营高士墓，乃筑仙人祠。江海鸟飞内，冰霜月起时。幽幽林木下，浩荡不能思。”

柳如是心中一震，道：“好一个寒心各自知，好一个浩荡不能思。”激赏不已，几乎要出声叫好。

那人却已听到动静，回过头来，果然是有“云间绣虎”之称的陈子龙。

柳如是退避不及，只得上前道：“实在抱歉，不小心打扰了陈公子雅兴。”

陈子龙忙道：“原来是隐娘。是我冒昧出声，打扰了隐娘赏月才是。”

柳如是也不多言，径直进来清微亭中。眼前所见，是一幅天然绝色图画，清微淡远，翛然出尘，虽精妙画工亦难描其万一——

群山宛转绵延，在雪后月夜中愈发显得清莹秀澈。远处泖水在月光下粼粼闪烁。涟漪依着清风的律动，散发出奇异的光彩，好似正在演唱一支惊梦昆曲，层层漾开，延至数息，曲尽情处，一逢便醉。水边楼台，与残月交相辉映，飘逸高妙，仿若梦幻一般。当真如古人所云：“山

吐月千仞，残夜水明楼。”湖光岚影，天光云影，逸兴与山月水色充斥了整个天地。

晚唐著名诗人陆龟蒙有《吴中即事》诗云：“风清地古带前朝，遗事纷纷未寂寥。三泖凉波鱼蕖动，五茸春草雉媒娇。云藏野寺分金刹，月在江楼倚玉箫。不用怀归忘此景，吴王看即奉弓招。”

江山画出古今愁。明月相照，玉箫一声，人倚江楼。如此美景，自古即有。

柳如是的心中，本有许多困惑，许多迷茫，许多苦闷，许多彷徨。然倏忽之间，所有菲薄的情感都悄然消褪了。她的心中，清风朗月，纯一不杂。她的眼中，只有这人间至美的空灵景致。

而陈子龙亦有失意之事。去年他与张溥、吴伟业等复社巨子一道赴京师参加会试，五十七人中式，吴伟业更是高中魁首，他却名落孙山，难免唏嘘。今日与众多复社名士再度相聚，眼见张溥等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新科进士风采洋洋大观，较于他本人的科场不利，不免再起消沉之情。是以半夜披衣离开歇宿的山房，信步踱至清微亭，月下吟诗，一展愁怀，却为柳如是所遇。

然此时此刻，月丽风清在前，丽色佳人在侧，给他带来了莫名的安慰和满足感，积郁之气顿时为之一空。他长舒一口气，默默地站到柳如是身边。她刚好侧过头来。二人相视浅笑，但彼此都没有说话。亲近于心，迷乱于魂。他或者明白她的形单影吊，她也许知道他的心情沉重。

一种怡然感觉，一份沉醉情怀，在两人之间弥漫荡漾开来，妙不可言。人生路途漫漫，喧尘飞扬，有时候只是那么一场偶遇，一处相逢，一点共鸣，便抵消了许多苍凉与磨难。

但柳如是还年轻，这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情，如朦胧的月夜，容易淹没真相。

自在清微亭遇到陈子龙之后，柳如是始终处于一种身心游移酥软的迷离状态中。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了房中，又何时入睡。甚至在梦境中，还不断再现那番月白风清的别样景致，只愿芳年华月，永无

尽期。可惜好梦总是不能长久，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那与自己一道携手泛舟月下的男子的样貌，便被一阵大力拍门声惊醒。

她忙坐起身来，懵懂地问道：“出了什么事？”

一旁王微道：“似乎是张岱公子的声音。”

柳如是道：“呀，他这么快就追回阮大铖了？”忙穿好衣服赶来开门，却只见张岱一人。

柳如是问道：“阮大铖人呢？你是不是根本就没下山啊？”

张岱道：“怎么没下山？我可是一夜没睡，好不容易找到了阮大铖子，弄清楚了真相，又立即赶回来，第一个就来见你。”说着就要往里面闯。

柳如是连忙挺身挡住，道：“微姊姊人在内室，还没起床呢。”

王微忙叫道：“我身上有伤，一时起不来，让张公子进来吧。外面天冷，可别冻坏了。”

张岱笑道：“还是微娘善解人意。”

柳如是只得放张岱进来，将火盆挪来外室，让他坐下烤火取暖。正好李待问和罗吉甫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柳如是遂干脆请众人移步到隔壁厢房中。张岱往火上烤暖了双手，这才讲述了经过。

原来他和徐望预备一道下山去追阮大铖，过晚香堂时遇见了复社名士杨文驄。张岱想到杨文驄一向寓居南京，因爱好戏曲而与阮大铖来往极为密切，这次阮大铖躲在西余山居为施绍莘排演新戏《一捧雪》，他不会不知道，是以上前询问阮大铖下落。杨文驄开始尚推托不知，后得知阮大铖有性命之忧，这才着了慌，亲自领着张岱和徐望到白龙潭去寻阮大铖。原来阮大铖还没有离开华亭，人就躲在杨文驄的船上。

见到张岱等人半夜出现，阮大铖自然惊讶之极。当他听说施绍莘被窃贼杀死、窃贼又被他人扼杀后，更是骇异得呆了，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

张岱道：“阮兄，眼下情形危急，我们都认为那凶手下一个要找的就是你，所以才连夜赶来知会。还望你能据实相告，那窃贼与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阮大铖还是不肯开口。杨文驄料到他多少有所牵连，不算清白，忙道：“眼下最要紧的事，是找出凶手。阮兄放心，我虽是复社中人，却一向把你当大才子看待，张岱兄亦是如此。你何不早些说明关系，也好还你自身一个清白。”

阮大铖摇了摇头，只称跟这件事无关。

徐望是东林党魁钱谦益门人，又是个豪爽性子，见阮大铖如此腻味，当即横眉怒目，道：“那么也没什么可说了。阮先生与被杀的死者相识，有证人为证，难脱干系，干脆直接送他去见官吧。”

阮大铖见对方强硬，这才害怕起来，思前顾后，终于说了实话，道：“不错，我认得那窃贼，他绰号一线绿，是个跑江湖的小角色，是我雇请他到徐府盗书的。结果……咳，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一趟，他连书的影子都没见着。”

传闻民间流传的刻本《金瓶梅》内容不全，最原始的手抄本中还有更多精彩章节。阮大铖一心想得到全本，几次托人向华亭徐家求借，均遭拒绝。他一怒之下便打起了梁上君子的歪主意。正好老友施绍莘想为陈继儒七十大寿排演一出新戏，找到了他，又恰好有后学晚进吴县人李玉拿着《一捧雪》的剧本来求他指点，他便将《一捧雪》交给了施绍莘。施绍莘读过后大为赞赏，遂请他到余山排戏。又因阮大铖为东林、复社排挤，只将他藏在暗室，不见外人，平日全靠施绍莘居中通传，就连施家戏班子的人也不知道西余山居中来了个幕后指点。

张岱奇道：“这李玉是什么人，能写出《一捧雪》这样的好剧？想必是出身世家，为何我竟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阮大铖道：“出身世家没错，可惜是娼优世家。李玉的父亲是申时行[2]申阁老家养的娼优。”

张岱道：“家奴之子能有如此才华，也可谓出人头地了。”

阮大铖“嘿嘿”了两声，道：“李玉在《一捧雪》开篇即云：‘裘马豪华，耻争呼贵家子。’极为奴婢吐气，大抵是要一吐为申公子压制的怒气了。”

张岱又抱不平道：“老阮，这就是你不对了，你可不能欺负人家无名小卒，身份低下，就将他的剧作据为己有。”

阮大铖忙道：“你这可是冤枉我了。我原意是想伪托施绍莘之名，借眉公寿筵之机，令《一捧雪》名扬天下，再公开真正作者李玉的名字。如此，他一举成名，我也算提携后进，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我可完全没有将《一捧雪》据为己有的意思。这一节，李玉本人也是同意的。”

张岱道：“那么《一捧雪》名字的来历，你也不清楚了？”阮大铖道：“要创作《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四剧，合起来称作‘一人永占’，这的确是李玉自己的说法。至于《一捧雪》中的玉杯有什么特别的来历或含义，我就知道了。”

徐望见张岱谈起戏剧没完没了，忙提醒道：“张兄，追查凶手身份要紧。”

张岱这才回过神来，道：“对，对。老阮，你说你雇请一线绿到徐府盗书未果，我当时人正在水西园，亲眼看见窃贼提了一个包袱，从书房中跳窗逃走，那可不是白忙一趟的样子。”

阮大铖终于激动起来，嚷道：“你们都想错了，当日水西园内有两名盗贼！”

张岱吃了一惊，问道：“怎么会有两名盗贼呢？到底是怎么回事？”

阮大铖恨恨道：“那一线绿就是个窝囊废物，我这次请他出马，可算是看走眼了。他潜入水西园后，说因为园子太大，假山又多，一时绕得迷糊，不知怎么摸进了绣楼中。正好看到织布机上有一幅缂丝，精美异常。他其实不是什么识货之人，不知道那幅缂丝价值千金，只想着剪下来带回给情人。哪知道这时候忽然有名黑衣蒙面男子提着包袱飘了进来，两人各自怔住。那人见到一线绿也是一身劲衣，便道：‘各走一条线。’”

张岱道：“这是江湖行话，意思是各走各的道。”

阮大铖道：“不错，一线绿也是这么告诉我的。那男子说完就走了。一线绿见那人挺懂江湖规矩，便没有在意，自行去剪那幅绛丝。这时候有人闯了进来，混乱中他刺伤一人，飞出绳索逃走了。哪知道徐府的人穷追不舍，当时天色隐晦，他心中慌乱，难以辨明方向，便随意乱跑，逃到了渡口一艘大船上。”

张岱道：“啊，这应当就是柳如是的那艘画舫了。”

阮大铖闻言亦很惊讶，道：“想不到事情竟如此凑巧。”顿了顿，又续道：“后面的事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画舫的人后来捉住了一线绿，但又被他逃脱。他自知已经在船上众人前露了脸，又曾在水西园失手，怕是不能在松江待下去了，所以赶来西余山居找我。正好那时候李待问陪着雏妓柳如是出门，遇到了他。我见一线绿来西余山居找我，已心知不妙，便将他带到外面，斥责他不该来这里。一线绿说了他失手的经过，说不能再留在这里，酬金他也不要了，但需要一些路费好方便逃走。我遂给了他一点银子，打发走了他。回头见到施绍莘正站在我身后不远处，脸上的表情极其怪异，也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我和一线绿的谈话。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已经无法在余山再待下去了。正好施绍莘要去陈府赴宴，我也就势告辞，连夜下山，来了文驄老弟的船上，预备等眉公寿筵完毕，再与文驄老弟一道返回金陵。至于后来一线绿如何到了东余山居，又如何为人所杀，我一无所知。”

张岱问道：“阮兄是如何寻到一线绿的？”阮大铖道：“他原是一家杂耍班的，数年前我在保定一带见过他卖艺，走绳功夫了得，印象极深。最近偶然在金陵再次遇到，我想他有飞檐走壁的身手，潜入书房偷本书应当不在话下。他自己亦吹得天花乱坠，说手段如何如何高明。唉，我一时错信了他。”

那一线绿来西余山居找过阮大铖后，大约因失手未能得到承诺的报酬，胸中憋着一口恶气，挫败难平。他既然受雇到徐府行窃，想必已在松江盘桓多日，应当知晓陈继儒余山宝颜堂藏有珍贵书画一事。离开西余山居后，侧耳听到东边乐声不断、欢歌笑语，愈发生气，便干脆想不如去发笔横财，于是背着阮大铖潜入东余山居中。

而施绍莘听到二人谈话，猜到一线绿的窃贼身份，心中有所警惕，忧虑他会对老友之宝颜堂下手。遂半途退出宴会，赶来查看，正好当场撞见一线绿。一线绿因姓名、形容均为施绍莘所知，不得不杀对方灭口。这一切变故，则远非阮大铖所能预料了。

张岱道：“老阮竟然也有看错人的时候。唉，这也怨不得你，实是江湖门道太多。”

他见再也问不出什么，阮大铖又确实与事情无干，遂又与徐望、杨文骢赶回东余山居。这一趟来回奔波，路程不近，进来宝颜堂时天已经亮了。

柳如是等人听了经过，无不惊异。

张岱又道：“现下仔细回想，我们在水西园书房中遇到的窃贼，确实和后来在绣楼见到的男子不同，前面那人身材要高大许多。想想也是，哪有逃跑中的窃贼还去剪绦丝的道理？况且前面那男子手中有包袱，后面那人则没有了。我们之前从没想到会有两名盗贼，竟完全没有考虑到这内中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

李待问道：“如此看来，阮大铖说的倒是实话了，他派的那个小个子窃贼一线绿的确没有得手。”

柳如是心中却冒出个大疑问，暗道：“微姊姊捡到的这卷《金瓶梅》又该如何解释？之前我以为这是一线绿窃自徐府、后来不小心遗落在宝颜堂中，然而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可自微姊姊晕倒、到我们进来找他，之间没有其他人进过宝颜堂。难道是那名身材高大的窃贼已经是在我们进来之前先进过宝颜堂？他又如何会将书卷遗失在微姊姊身边呢？这一切太不合情理了。只有一个解释，书卷仍然是从一线绿身上失落的，他欺骗了阮大铖，也许是因为他只盗到一卷《金瓶梅》，没有全本，难以向雇主交代，遂干脆称一本都没有取到。”

李待问道：“那水西园的另一名窃贼会不会就是那用天女飞丝杀死施府仆人的凶手？”

张岱此时方得知施府仆人是为飞索所杀，一线绿则是被凶手扼死，

愣了一愣，才道：“凶手既会使飞索，肯定跟一线绿有渊源。这一点，可以从他潜入宝颜堂藏书库毁掉一线绿容貌一事得到验证。但我不认为水西园的窃贼就是会使飞索的凶手，这个窃贼跟一线绿应该并不认识。”

李待问道：“张兄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水西园绣楼遇到时，只招呼了一句‘各走一条线’？他们当时蒙着面，互相没认出来也很正常呀。”

张岱摇了摇头，道：“江湖人物出场多看身手，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内行人眼明心灵，知根知底，一线绿既没有当场认出来高个子的窃贼来，表明他们素不相识。那窃贼既已从徐府收获不少，又在同一个地方撞见了同行，犯下行业大忌，想必已经离开松江。暂且不必再管他，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跟一线绿同样会使飞索的凶手找出来。”

李待问虽不喜张岱自以为是的做派，但也不得不承认他见多识广、分析得有道理。

张岱道：“这个被杀又被毁容的窃贼原来绰号叫一线绿。嗯，一线绿，一定是有来历的。隐娘，那位艄公可有看清他袖子中飞出的飞索是什么颜色，是不是绿色？”柳如是道：“白大叔没有提过。不过这是昨晚的事，虽有月光和灯光照着，飞索又极细，昏暗中怕是难以辨认出颜色。”

李待问道：“那么这条线索算是断了，阮大铖那边也没有任何线索，看来要找出这凶手，真是比登天还难了。”

张岱道：“阮大铖这边也不全是无迹可寻。我在想，他是见过一线绿身手后，才雇请了对方到水西园行窃，对吧？那么另一个会使飞索的凶手……我们姑且叫他一线红吧，阮大铖确实对他全不知情，但会不会是……”

柳如是道：“是另外有人雇请了一线红，来东余山居行窃？”

张岱道：“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一线绿来宝颜堂只是偶然，但一线红却是必然，他一定是受什么人雇请，来东余山居盗贼字画一类的物品。”

如此，便能解释一线红失手扼死一线绿之事。或许他本来要来宝颜堂动手，却被一线绿抢先坏了事，杀了人不说，还惊动了旁人，遂在一线绿逃上山坡时截住他。大约两人起了口角争执，一线红一怒之下上前扼住一线绿的脖颈，却不料用力过猛，失手错杀了他。不久后艸公白面及柳如是、张岱先后到来，大约一线红人并未走远，从几人的对话中得知之前一线绿到过西余山居。他担心官府会由一线绿追查到他身上，为自保起见，又赶去西余山居杀了门仆。随即又寻机会潜入宝颜堂藏书库，毁掉一线绿面容，取走工具，彻底断掉了追查的线索。

至此，前后所有疑点都已解开，但还是无法确认一线红的身份。

张岱道：“杀人、毁容都是非常人所能为，既然一线红不惜以杀人、毁容来遮盖真相，他跟一线绿关系非同一般，应该是打听到一线绿的来历，即可查到一线红这个人。回头可以托江湖朋友打听下。”又问道：“罗兄，听说你长年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可有听过一线绿这一号人物。”

罗吉甫摇头道：“没有。”顿了顿，道：“其实我算不上江湖人物，只是喜欢四下闲逛、游山玩水罢了，因而孤陋寡闻得紧。”

张岱道：“那么罗兄如何看待一线红这个人？”罗吉甫道：“这个人行事果敢狠辣，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只怕不达目的不会罢休。”

张岱道：“我也是这么认为。不过一线红来东余山居，如果只为盗取某件物品的话，事情倒是简单了。第一，目下对眉公而言，寿筵最为重要，只要一线红不从中捣乱就行。第二，字画收藏在宝颜堂后院，有众多机关保护，他一一破解需要花费不少气力。”

罗吉甫道：“张兄觉得我们有可能当场捉住一线红？”张岱道：“嗯。罗兄适才也说过，这是个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人，他一定会再来宝颜堂。”

罗吉甫道：“如此，我再四下巡视一番，留意防范便是。”

李待问见张岱不断朝柳如是使眼色，便道：“我先去一趟晚香堂，看看寿筵的情形如何了。”

等罗吉甫和李待问出去，张岱才道：“怎样，昨晚那一趟不白跑吧？现下已经知道《一捧雪》的作者是李玉，回头只要去吴县找到他问清楚就行了。”

柳如是道：“这李玉既是申府家奴，想来没有那等闲暇去练飞檐走壁的功夫。”

张岱道：“那是当然。李玉绝不会是盗走‘一捧雪’的人，他一定是听什么人提过玉杯‘一捧雪’的名字，所以临时用到了戏中做道具。”又笑道：“怎么，你终于开始相信是飞天大盗盗走了周阁老的‘一捧雪’，而不是王澜了？”

柳如是白了他一眼，道：“我只是想不通王澜如何能取到密室钥匙，推测来推测去，似乎只有你说的飞天大盗才能解释。况且我在西余山居遇到一线绿时，他的目光很怪异，我感到他是认识我的，还真有可能他就是偷走‘一捧雪’的人。”又叹道：“可惜他死于非命，果真是他偷了‘一捧雪’的话，玉杯肯定被他藏在不为人知的隐秘之处，怕是再也难以见天日了。”

张岱道：“未必。‘一捧雪’在你我看来是绝代珍品，但在一线绿眼中就是一只杯子，没有太高的价值。又比如一线绿盗书这件事，如果他不是受雇于阮大铖，就算他偷到《金瓶梅》，对他而言也只是一本破书，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除非找到识货的买家。大凡飞天大盗盗窃，多取普通的金银珠宝，极少取珍品、书画之物，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珍品一类价值虽高，却不能立即变现，而且脱手极难，容易被人盯上。”

柳如是道：“周府丢失的恰恰是几件珍品，如‘一捧雪’、‘碧香升’。张公子的意思是，飞天大盗其实是受雇于人？”

张岱点了点头，道：“拿宝颜堂来说，颜真卿的《朱巨川告身》堪称无价之宝，但一线红这样的江湖大盗得到它又有什么用呢？难道是为收藏临摹吗？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所以我才说一线红跟一线绿一样，一定是受雇而来。不管是不是一线绿偷取了‘一捧雪’，但始终是同样的道理。你不要气馁，玉杯多半已被某巨室花费重金买下了，只要有心，终可以打听得到下落。”

柳如是原本以为张岱是个只知风月的浪荡公子，经过一天的相处，非但印象大为改观，且对其见识和才智极为佩服，心道：“不如将《金瓶梅》一事告诉他，也许他可以帮忙出出主意，助我早日寻访出身世及双亲的下落。”便先说了昨晚王微醒来后捡到钞本《金瓶梅》一事。

张岱略略思忖一番，即道：“呀，这是万历年间的遗物，很可能就是徐府收藏的原本。”又问道：“一线绿身上只有这一卷吗？”

柳如是道：“是啊，这是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地方。只有这一卷书，一线绿无法向雇主阮大铖交差，对他更是没有任何用处。”

张岱道：“不，这一卷价值不在全套之下。全套书厚厚一大摞，难以携带逃走。一线绿只取这一卷，便可以反过来讹诈徐家。”

徐府号称藏有天下唯一一套全本《金瓶梅》，但若少了一卷，便成了残书，缺憾难言。为了索回失卷，一定也会不惜金钱的代价。

柳如是道：“还真是这样。张公子，你真是聪明。我怎么就想不到。”

张岱道：“不过这一线绿是个江湖人物，受雇于阮大铖才有意盗书，怎么可能有这么深的心机？事情应该不简单。”

柳如是道：“我也觉得这一线绿的脑子不可能有这么灵光。张公子，你说有没有可能这卷书是从旁人身上落下的？”

张岱道：“那么就应该是水西园出现过的身材高大的窃贼了。难道这个人昨晚也在宝颜堂中？这可奇怪了。”

忽听得门外有人叫道：“隐娘是在这里吗？”

柳如是便收了《金瓶梅》书卷，应声去开门。再巧不过的是，来者正是水西园的主人徐三公子徐来。他手里提着一个食盒，颇为局促地站在门前，道：“我……我是来向隐娘赔罪的。”

张岱抢上来夺过食盒，打开一看，却是一些甜点小吃，登时喜笑颜开，道：“好香，正好我饿了。这是徐府厨子自己做的吧？一看就知道是

上好的糕点，有钱也买不到。”

徐来忙道：“这是送给隐娘的。”

张岱笑道：“回头你再赔给隐娘一份就是，这份我先笑纳了。”也不顾名门公子的形象，用手抓了一块松糕，直接往嘴里塞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徐来急道：“张兄你……”

柳如是道：“徐公子请进来坐，正好我有事请教。”

徐来因为昨日曾带人闯上柳如是画舫而心中不安，忽见对方和颜悦色，不由得大喜过望，连声道：“不敢当，不敢当，隐娘有事尽管问。”

柳如是道：“我要先向徐公子赔罪，昨日画舫上确实有窃贼潜入，我事后方知。”

徐来先是一愣，随即连连摆手道：“不碍事，不碍事。隐娘当时也不知情，这不能怪你。”

柳如是道：“若是昨日我让公子仔细搜一遍画舫，当场逮住那窃贼，昨晚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她因知徐来是受害者，也不瞒他，大致说了一线绿潜入宝颜堂杀人伤人之事，只是未提他是受阮大铖指使，潜入徐府目的是要窃取《金瓶梅》。

徐来惊得呆了，半晌才道：“原来是这样。”

张岱道：“昨日其实有两名窃贼光顾过水西园，除了一线绿之外，还有一人，就是我们最早在书房遇见的正在窗下读书的黑衣男子。”

徐来道：“呀！”除了“呀”字外，惊奇得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柳如是问道：“请问徐公子，贵府昨日可丢了贵重物事？”徐来道：“只丢了一些金银首饰，还有几幅锦缎和绫丝，都是府中家眷自用之物。”

张岱道：“你们家珍藏的《金瓶梅》原本全套没丢吗？”

徐来道：“当然没有。那窃贼是在水西园书房出现，那里是收藏有好几套《金瓶梅》，有万历年间和崇祯年间的刻本，没太大价值，在市集上花钱就能买到。另外有一套钞本，其实是仿抄原本的贗品。《金瓶梅》原本真迹收藏在府城老宅中。我昨日还特意派人回府查看老宅书房中的珍本书籍，《金瓶梅》还在，是我娘亲亲手一卷一卷地查验过的。”

张岱满以为王微捡到的《金瓶梅》书卷来自徐府，哪知道徐来却称府中真迹没有被窃，不由得大感意外，转头去望柳如是，她刚好侧过头来。两人目光对视，心中均是一般的想法：“原来这卷《金瓶梅》还是窃自宝颜堂。只不过管家管勋也不知道眉公拥有这卷书罢了。”

柳如是一时难以相信，忙问道：“那么昨日那窃贼在徐公子府上书房中读的是什么书？”徐来道：“是一本极老的书，叫《楮园集》，洪武刻本。”

张岱道：“莫非这《楮园集》就是吴县才子王行的文集？”徐来道：“是王行的书。里面是文还是诗，我也没有读过。”

他家跟张家一样，家资富饶，藏书极丰，张岱博览群书，他却不学无术，虽平日不以为然，然此刻当着佳人的面说了出来，终究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偷偷瞟了柳如是一眼，见她正歪头凝思，似没有留意他的话，这才放下心来。

张岱道：“想不到王行还有文集传世，看来你们徐府书房中还真藏有不少宝贝。不过那窃贼独对这本书感兴趣，这可奇怪了。”

王行，字止仲，自称淡如居士，号半轩，亦号楮园，元末明初人，通经史百家言，善泼墨山水，书法亦佳，是江南有名的才子。巨富沈万三请他教习儿子读书，每文成，酬白金镒计。后王行到京师探亲，为凉国公蓝玉赏识，聘为家庭教师。

蓝玉是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妻弟，最早隶属常遇春帐下。因作战勇敢，所向皆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地位逐渐上升。明太祖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北元蒙古势力虽退出中原，但依旧雄踞漠北，与明朝对峙。

为了消除边患，明朝廷与北元展开了长期的角逐，蓝玉便是在明军数次北征蒙古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洪武后期最勇猛的将领。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蓝玉以大将军身份率军北征，自大宁进至庆州。听说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3]东北八十里处扎营，便兼程而进，疾驰直击其营。元军大意轻敌，以为明军缺水乏草，不会深入，未加设防。加之当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元方竟没有察觉到明军的行踪。明军突然到达元营前，元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元帝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北遁。蓝玉率精骑追赶，没有赶上，但俘获元帝次子地保奴及嫔妃、公主、官员、军士等数万人及大量牲畜，并得北元国玺、宝玉、金银印章等物，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后被部下杀死，北元开始四分五裂，从此实力大衰。蓝玉胜利班师，途中又破哈剌章营，再获胜利。太祖朱元璋闻讯兴奋异常，将蓝玉比为名将卫青和李靖，大加褒奖，封凉国公。蓝玉的军事和政治生涯至此达到了巅峰。

然蓝玉自恃有功，又与太子朱标是姻亲，是皇太子妃的舅父，逐渐骄横起来。早在征云南元梁王胜利后，他就派人到云南私自贩盐，牟取暴利。明朝法律明令禁贩私盐，蓝玉却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以走私牟取暴利。在捕鱼儿海战役中后，蓝玉不仅私占掠获的大量珍宝、驼马，还将被俘虏的元帝妃子据为己有，由此引来许多非议和事端。太祖朱元璋得知后大怒，说：“蓝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官员告蓝玉谋反，称其将要在明太祖朱元璋出行时行刺，蓝玉因此被杀，夷三族，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难免刀头上的痛苦，因此列侯通籍、坐党论死者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狱”案。

王行因为曾为蓝玉家塾，与两个儿子同受株连被杀。而著名的周庄富豪沈万三沈家也因曾受过王行举荐，被牵连入蓝玉案中，从此彻底败落。这已是沈家第二次遭逢大难，而时有“聚宝盆”之称的沈万三早已在第一次大难时死去。

元朝末年，义军蜂起，争霸天下。朱元璋攻打张士诚时，张氏固守

苏州达八月之久，背后得到了苏州富民的大力支持。城破之后，朱元璋曾恨江南为张士诚出力，采用了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4]。又取沈万三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见旧主张士诚已死，便想拍新主朱元璋的马屁，希望以此换得太平。刚好朱元璋称帝后开始修建南京城墙和皇宫，沈万三遂主动提出“助筑都城三分之一”。

城墙修完后，朱元璋还算比较满意，也没有立即对沈万三加以迫害。但朝廷的检校们^[5]还是不时来找沈万三寻事，其实就是想讹诈银子。沈万三到底只是个商人，不愿意去跟这些人折腾，为了一劳永逸，主动提出要为明军出军饷，结果犯了朝廷大忌。朱元璋出身贫寒，青少年时经历坎坷，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敌意，认为沈万三这样一个平民百姓居然想要犒赏皇帝的军队，可谓居心叵测。正好此时又有人告发沈万三当年为张士诚筑苏州城以茅山石铺路心，而南京城墙不过是普通砖石。朱元璋更加生气，拍案道：“吾京城无此豪华之路，大胆妄为！”打算杀掉沈万三。幸得马皇后心慈，顺口说了一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沈万三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家产被籍没，人也被发配云南充军。他一个豪绅，养尊处优惯了，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不久就死在了云南。尸骨也不敢运回江南水乡，就地埋在了大理。

然而，沈家的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沈万三死后，沈家财产虽然损失大半，但沈家依然人丁兴旺，财力雄厚。洪武末年，沈万三的上门女婿顾学文和一个美貌女子梁氏偷情。梁氏的丈夫陈某是个弱智，顾学文故意派人引诱弱智陈某出门饮酒赌博，暗中与梁氏来往。陈某的父亲知道后，打算报复顾学文。可是沈家财粗气壮，陈家又不是做官的，怎样才能得手呢？刚好此时蓝玉谋反案发，牵连极广，陈某的父亲就趁机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一牵涉“蓝狱”案，就不再是什么私情事，立即变成要案。

经过调查后，发现沈家确实通过王行与蓝玉有来往，遂入“蓝狱”。沈顾两家的成年男子都被以凌迟之刑残酷处死，被杀前还经受了反复的严刑拷打，手臂、腿骨均被敲断，目的是要逼问出沈家隐匿的田口店铺等巨额财产下落；小孩则充军南丹卫；妇女发配到浣衣局为奴。梁氏作

为引发这件事的主角，亦被公公即陈某的父亲逼令上吊自杀。从此，号称“天下第一富豪”的沈万三家族彻底败落。

这桩大案曾轰动一时，而事情的起因则是王行先后做过沈万三和蓝玉的家庭教师。沈万三死后，沈家感到需要在朝中寻找一座大靠山，遂通过王行引荐，傍上当时风头正劲的凉国公蓝玉，孰料反而成为灭族的祸根。

明初文字狱严重，王行又是蓝玉案的重要犯人，张岱料想不到还会有文集传世，可谓珍贵之极了。只是想不通那窃贼为何会对这样一本书感兴趣，便道：“回头我要好好读一读那本《楮园集》，也许里面有什么端倪。”

正好罗吉甫和徐望一道进来，告知道：“管兄派人来告知，松江方岳贡方知府等宾客已陆续到了，眉公请各位到大厅去见客。”

徐来忙起身道：“太好了，我们这就走吧。”

柳如是道：“我不去了，不能留下微姊姊一个人在这里。”张岱道：“那我也不去了，就留在这里陪隐娘吧。”

柳如是很是惊讶，忙道：“张公子素来喜欢热闹，今日佘山宾客云集，正是呼朋唤友的好机会，不必为了我留下。”

张岱笑道：“也不全是为了隐娘，你瞧我这一身衣服脏的，实在见不了人。”

徐来忙道：“我这就派家奴回去，为张兄取换洗的衣物来。”又看了柳如是一眼，这才恋恋不舍地去了。

罗吉甫道：“那么张兄先留在这里，我再到晚香堂四周看看。”

张岱忙道：“罗兄走了，万一一线红来了宝颜堂怎么办？”

罗吉甫道：“徐望会暂时留在这里。况且我往宝颜堂四周仔细查看过，墙根下、雪地里没留下什么脚印，一线红应该没有来附近窥测打探，这不合常理。所以我在想，也许他的目标不是宝颜堂，而是晚香

堂。”

张岱道：“罗兄是说他不是来偷盗，而是来捣乱的？”

罗吉甫点点头，道：“如果是捣乱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寿筵开始时，所以我得赶去看看。”

徐望送罗吉甫出去，进来掩了房门，肃色道：“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二位，听说之前隐娘曾和李待问一道赶去西余山居拜访施绍莘，二位后来又摸黑再赴西余山居，这是为什么？”

张岱笑道：“徐兄问这个做什么？是出于好奇吗？”

徐望道：“隐娘第一次去西余山居，出来时遇到了一线绿，活着的。第二次去西余山居，回来时又遇到了一线绿，不过这次是死的。这难道不奇怪吗？”

柳如是道：“第一次去西余山居，是为访施绍莘施先生。第二次，则是去访阮大铖阮先生。至于为什么，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实不便见告，还请徐公子体谅。”

徐望冷冷道：“这可由不得隐娘你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怀中取出一块乳白色的腰牌，高高举起。

[1] 张南垣，名涟，字南垣，华亭人，后徙居秀州（今浙江嘉兴）。董其昌、陈继儒弟子，好画山水、人物。同时还是著名建筑家、园林设计师，尤擅长叠假山，以布置园林。所筑能取石之势，造蹲狮、奔兽等形象，又善于布置林木、池沼，有曲径通幽之趣。假山则乔岳危梁，或缀以鸟道、猿洞，峰回路转，豁然开朗。江南名园如松江李逢申（李雯父）横云山庄，常熟钱谦益拂水山庄，嘉兴吴昌时竹亭湖墅，朱茂时放鹤州，太仓王时敏乐郊园，吴伟业梅村等，皆出自其手。晚年曾赴北京，为皇家建畅春苑，又为冯博建万柳堂，均为北京著名名胜，使江南园林艺术流传北方。又善于筑盆景。卒于秀州南湖。其子张然承父风，亦以擅长园林建筑闻名。

[2] 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后掌翰林院事。神宗万历年间张居正死后，继张四维为内阁首辅。执掌朝政期间，为政务宽大，得到朝论称颂。曾陈催科急迫、征派加增、刑狱繁多、用度侈靡之害，支持徐贞明请开畿辅水田之议，然因只图自保，多承神宗旨意，不能大有

建树。时郑贵妃专宠，生子常洵，为帝第三子，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申时行与朝臣屡请立皇长子为太子，不从。言官遂弹劾申时行阳从群臣，暗中巧妙地推卸责任，排陷同僚。申时行求罢归。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卒，诏赠太师，谥文定。

[3] 捕鱼儿海：今贝尔湖。

[4] 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不许私自回去。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凤阳花鼓在东南一带是妇孺皆知的民间歌舞，其一有唱道：“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的这件事。

[5] 检校：官职名，负责监视、打听、侦察等工作，锦衣卫的前身。沈万三大理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

第六章 日望凄凉，徒兹绵丽

松江布匹获得了很高声誉，号称『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这一切，全仗黄道婆的功劳。松江一带有歌谣唱道：『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当地人为纪念黄道婆的恩德，在乌泥泾镇为她修建了先棉祠。又在松江各处修建黄母祠，时时祭祀，以纪念这位棉纺织业先驱。



几层芳树几层楼，只隔欢娱不隔愁。
花外迁延惟见影，月中寻觅略闻讴。
吴歌凄断偏相入，楚梦微茫不易留。
时节落花人病酒，睡魂经雨思悠悠。

——王彦泓《无题》

徐

望出示了一块腰牌，上书“锦衣卫锦衣右所百户^[1]”九字。

锦衣卫原为亲军，是负责保卫皇帝安全的禁军。大明立国之前，明太祖朱元璋率军与劲敌陈友谅在鄱阳湖鏖战数月毫发未伤，且箭毙陈友谅，即此亲军护驾建功。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猜忌多疑，生怕大臣对他不忠，便设法派亲军为密探，四出巡视。亲军遂发展为特务机构，专门负责侦缉事务。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对臣下更加不信任，正式建立锦衣卫组织，首任都指挥使是杨宪，并下令将所有的重罪犯人都交给锦衣卫处理。等到十几年后，功臣都已经屠戮得差不多了，不再有威胁皇权的力量，朱元璋才下令一切案件重新转回法司处理，内外刑狱公事不再经由锦衣卫。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又重新利用锦衣卫来镇压建文帝的旧臣，恢复了诏狱。如永乐十三年（1415年）《永乐大典》总裁官解缙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用酒灌醉后置于雪地冻死，即为一例。以后的历代皇帝都倚仗锦衣卫做耳目爪牙，用宦官提督东、西厂。东、西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权力越来越大，人员日益增多，非法凌虐，诛杀极多，直接造成了朝中残酷的恐怖气氛。

然厂卫权势熏天，多只是在京师横行，忽然在这清冷的佘山冒出了一名锦衣卫百户来，不由得令人大吃了一惊。

张岱讶然道：“徐兄不是钱谦益钱先生的门人吗，怎么又成了锦衣卫的密探了？”徐望道：“钱公门人身份和锦衣卫武官身份并不矛盾。”

张岱道：“钱先生知道你是锦衣卫的密探吗？”徐望反问道：“张兄是希望钱公知道，还是不希望他知道？”

张岱一时无话可说。

徐望这才道：“我的真实身份，目下只有二位知晓。连罗吉甫也不知道。”张岱嘲讽地道：“那我和隐娘还当真荣幸之至。”

徐望道：“我的身份，希望二位保密，不然有什么后果，我不说，二位也知道。咱们言归正传吧。隐娘，你到底为什么两次去西余山居？”

柳如是对他拿出锦衣卫的派头压人很是不快，但以她的卑微娼妓身份，不能与锦衣卫公然作对，只好支吾道：“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事。”

徐望道：“隐娘不说，我大概也能猜到，你是为了‘一捧雪’，对不对？”

柳如是先是一惊，随即强作镇定，道：“我是对那出《一捧雪》的戏有些好奇。”这倒也是实话，她确实是因为《一捧雪》而两次到西余山居。

徐望道：“我和张岱兄一道去船上找阮大铖时，看得出来，张兄也对那出《一捧雪》格外感兴趣。到底是为什么？”

张岱道：“徐兄既然已将锦衣卫的身份亮出，那么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到底想要什么？”

徐望道：“‘一捧雪’，我只要‘一捧雪’。当然，不是那出戏的剧本，而是那盏玉杯。”

柳如是颤声道：“徐公子是从哪里听到‘一捧雪’的名字？”

徐望道：“这么看来，隐娘对玉杯‘一捧雪’也是知情的。我奉朝廷密令追查一批珍宝，‘一捧雪’就是其中一件。”

原来徐望是常熟人氏，少时曾与罗吉甫一道学剑，各有所成。后来

二人都离开了家乡，罗吉甫漫游四方，徐望则来到京师，秘密加入了锦衣卫。两年前，徐望接受了一项特别任务，返回江南寻找一批失落已逾两百年的珍宝，以充国用，但只能秘密行事，不能张扬。因为任务特殊，需要接近诸多江南乡绅名士，所以他刻意拜在了同郡德高望重的钱谦益门下，以东林党领袖弟子的身份出面打探消息。

这次他来到佘山，本是奉师长钱谦益之命来为陈继儒送礼贺寿，并无其他目的，然而忽听得大厅中众人热议《一捧雪》时，也跟柳如是一般，待在了那里。因为他所要找寻的珍宝当中，正有一盏名叫“一捧雪”的玉杯。

他打听到《一捧雪》是陈继儒老友施绍莘所作后，便赶来找施氏，却正好见到柳如是引着施绍莘出去。之后他为诸多应酬事务缠住，未来得及再去找施绍莘，但心中尚惦记此事，决意等寿筵完后要去西佘山居好好问个明白，找到失落珍宝的大事说不定就要着落在施绍莘身上。然不久后他即遇见儿时好友罗吉甫，意外得知宝颜堂发生了变故，死者正是施绍莘。虽则真相未明，但大概情形是——窃贼一线绿杀了施绍莘，又为他人所杀。

徐望本人意在“一捧雪”，最怀疑的对象当然是跟施绍莘有关的人，也就是柳如是。他之前并没有听过她的名字，特意多打听了一下。旁人只知道她是盛泽来的雏妓，还做过吴江故相周道登的侍妾，名声似乎不大好，却得陈继儒和名妓王微的大力推举，想来除了年轻貌美之外，应该还是个极具才华的女子。

之后徐望又护送张岱去渡口寻阮大铖，意外得知原来戏剧《一捧雪》作者另有其人，是申时行申阁老家奴之子李玉，还有什么“一人永占”的说法。似乎李玉为新戏取名《一捧雪》只是偶然，因为那部戏只是以玉杯“一捧雪”为主线，叫《一捧雪》顺理成章。若是以《清明上河图》为主线，就该叫《清明图》了。况且古人以雪喻玉并不罕见，手中一杯，如“捧一雪”。但张岱却不断盘问阮大铖关于“一捧雪”的事，还直接问出了《一捧雪》名字的来历，就令人起疑了。

相较于柳如是而言，张岱名气自然要大得多，挥洒恣意，极有名门公子风范。以张家的财力，花费重金收藏“一捧雪”也是极可能之事。但

他若真拥有“一捧雪”的话，向阮大铖打听相关事宜时应该格外紧张，而不该是一副探询好奇的样子。因而从他和柳如是种种言行看来，这二人多少知道一些“一捧雪”玉杯的事情，甚至正想要找到它。不然他二人又不是官家人，为何要积极为宝颜堂几起命案积极出力奔走？

但这其中还是有太多关节难以想通。徐望暗查珍宝已有两年，一无所获，好不容易有了一丝“一捧雪”的线索，自然不能轻易放过。是以他不惜向张岱和柳如是表明锦衣卫密探身份，好弄清楚内中究竟。

柳如是自然更为震撼。她这才明白为什么周道登始终将那些宝贝束之高阁，秘不示人，甚至在失窃后也不肯报官，原来那当真是一批“不能说”的珍宝！

那么她要将这一段经过说出来吗？如果说出“一捧雪”原为前夫周道登所有，锦衣卫自然会找上这位过气的阁老，即使他不至家破人亡，肯定也不会有太好的下场，至少万贯家产是保不住了，她终于可以一出之前被冤枉、被棒打的恶气。可她已经当着周道登的面答应了他，绝不对外透露密室珍宝一事，告知张岱是因为他是王澜的师兄，需要靠他的帮助来查明真相。而今真相未明，锦衣卫已闻风追踪而至，到底要如何处置才好？

徐望见她目光闪动，有慌乱之色，忙好言安慰道：“隐娘也不必惊慌，只需实话回答。我只是要为朝廷追回珍宝，充作军费，不会任意牵累无辜，也绝不会惊扰地方。这也是圣上的意思。还望二位将详情告知，二位是从哪里听到‘一捧雪’的消息？玉杯现下在哪里？”

柳如是道：“‘一捧雪’……它……”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能避过‘一捧雪’原为前夫周道登所藏、她则是因玉杯失窃而遭冤一事。

张岱道：“不瞒徐兄，我们也不知道‘一捧雪’在哪里，正想找到它的下落。”

徐望道：“那么二位又如何得知世间真有一盏玉杯名叫‘一捧雪’呢？”张岱道：“实话说，我最早听到‘一捧雪’，是在施先生那里。”

这话回答得极为巧妙。他口中的“一捧雪”，其实是原以为是施绍莘

所写的戏剧《一捧雪》。既没有撒谎，也巧妙地暗示了玉杯“一捧雪”消息源头是施绍莘。反正他人已经死了，锦衣卫本领再大，也无法令死人重新活过来来对证。

徐望果然进入文字游戏的圈套，以为柳如是与张岱是从施绍莘处听到“一捧雪”的事，沉吟道：“原来施绍莘才是知情者。他的被杀，大概也跟那批珍宝有关了。”转念又有了新的疑问，问道：“据我所知，施绍莘跟二位非亲非故，为何独独要将‘一捧雪’之事告知二位呢？”

张岱一时难以圆缓，只得支吾道：“也不算是非亲非故，隐娘这边……”

徐望自己却恍然大悟，道：“我曾听钱公说过，施绍莘对王微娘子情有独钟，极赞赏她的才气，称其诗‘风流蕴藉，不减李清照’，二人早有私交。想必是施绍莘将事情告诉了王微，王微又告诉了隐娘你，对不对？”

柳如是虽与王微同船，亦赞赏其人品高洁，但交往并不深。至于施绍莘与王微早有私交一事，她还是头一次听说，不由一愣。

张岱忙道：“隐娘确实以为‘一捧雪’跟施绍莘有关，看到台上那出戏后颇受触动，才立即赶去找他。后来在西余遇见一线绿后，又认为他可能是从什么地方盗得了玉杯。可惜他二人都先后被杀，难以确认。”

徐望道：“原来是这样。自古以来都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施绍莘自命峰泖浪仙，却还不是落了个横尸庭中的下场。”

张岱生怕对方继续追问，忙主动问道：“徐兄自称身负朝廷使命寻宝，这批珍宝又是什么来历？”

徐望虽拜在了东林党魁钱谦益门下，然其既非名家公子，又无文章才华，在江南士林中默默无闻，寻宝一事也是困难重重。那批珍宝失落两百余年，不少器物应已散落民间，所以最需要的是交际能力，跟江南士绅打成一片，才能及时打探到相关消息。张岱交游广阔，朋友满天下，如能得他相助，事情当会顺利得多。

徐望急于立功，微一沉吟，便实话告道：“那批珍宝是沈万三宝库中最精华的珍品。”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的传奇人物，家资数亿，富甲天下。世人以为其有聚宝盆，金银取之不竭。

沈万三因为家底丰厚，收购天下奇珍至宝，肆意挥霍，生活奢华无比，堪比王侯。沈妻所睡的床称为“观音床”，以沉香为胚，象牙为格，八宝为栏，制极精巧。沈家日常花费也高得异常惊人，为自酿美酒，专门备有数十顷良田，凿渠引水，以供酒需。

沈万三出手极为大方。他曾青睐一位江南名妓，赠她鞍马四匹，四时金衣各一袭，金玉首饰无数，均为当世奇珍。江南名士王行被聘为沈家私塾先生后，每有文成，酬白金镒计。王行曾与明初大才子高启等人结北郭诗社，见多识广，也被如此丰厚的酬金吓得不知所措，深感沈万三这样显耀财富，一定会遭祸，不久后即辞谢离去。

甚至连沈万三之弟沈万四也觉得兄长太过铺张，为此写诗讽谏道：“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可罢休。何是子孙长久计，瓦盆盛酒木棉裘。”

然沈万三不听，大祸不久后即悄然降临。

洪武六年（1373年），沈万三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被流放云南，家产被抄没。沈家中精美的漆器家具全部被运往南京，充作公物。其中条凳、椅桌、螺钿剔红最妙，到崇祯年间，六科各衙门犹有存者。

当时江南还有一个大富户万二，听说皇帝朱元璋有诗叹道：“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他立即警觉起来，道：“风头已现，再不离去，祸难将及。”遂买舟载妻子泛湖而去。不出一年，江南大族因各种罪名被籍没，只有万二得以善终。

尽管受到查抄，沈万三本人也客死他乡，但沈氏家族仍然拥有巨大的财富。沈氏姻亲户部左侍郎莫礼请假回乡省亲时，顺路到周庄沈家拜访。沈氏设宴款待莫礼，屏去金银器皿，以缙丝作铺筵。席中十二副餐具均为极为罕见的紫色定器^[2]。每座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

中有沟道，用来搁置筷子，以免弄脏桌面的绛丝。行酒则用白玛瑙盘，盘上有紫色斑纹，状如一枝紫葡萄，下有五猿采之，名为“五猿争果”，与沈府另一件玉器“月下葡萄”并称为天下至宝。连莫礼这样的朝廷重臣也为之动容，目瞪口呆。

沈万三入赘女婿顾学文宴请莫礼时，则设十二副宣和定器^[3]。珍异果子，济楚菜蔬，稀奇按酒，甘美肴馔，摆一春台。每汤一套则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宝杯。一旁服侍的僮仆均穿着青罗里襖。顾氏家中女眷头上所戴的一只钗子价值七十万钱。穷奢极侈，闻所未闻。年长者以为妖物，与祸相随。过享其福，必有横祸，果不其然。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沈氏受蓝玉谋反案牵连，被灭三族，受其牵累的江南大户多达千家。这些人被逮捕下狱后，都被施以重刑，以取得其家产财富。沈万三子孙在刑求下献出了全部田宅家产，还招供出了沈家搜罗的古今珍玩的名录，但这批奇珍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找到实物，譬如沈万三最爱的两件玉器“一捧雪”和“碧香升”等。因而有人怀疑沈家早提前转移了这批珍宝及其他财富。只是官府用遍酷刑，也没有得到其确切下落。随着沈氏家族的烟消云散，这件事逐渐被官方忘记。

当今崇祯皇帝即位后，因国库入不敷出，又舍不得拿出自己的小金库，便让身边亲近之人想法子。皇帝日夜处于深宫，环绕其左右的不是太监就是宫女，哪里有什么办法？有个东厂老太监灵机一动，提及有卷档案中记录有沈万三最珍贵的宝藏并没有被找到，名录上的珍宝从来没人听过或见过，应该还藏在江南某处，如果派遣人找到这批宝藏，至少可以解决军费的问题。

此时沈万三已死了两百年，但其坐拥财富的事迹依旧是中国大地上的传奇，就连皇帝也不得不惊叹这个人声名持久的生命力。崇祯居然立即信以为真，将老太监的主意当作机密大事来办，从锦衣卫中挑选得力人手，遣往江南。同时被派出的据说有数人，互相不通消息，各分地域。徐望只是其中一人，负责苏州、常州、松江三府^[4]。

张岱听了惊讶得合不拢嘴。他虽对政治毫无兴趣，但也知道执政者该用贤勤政，去奢省费，抚民以静，轻徭薄赋，而不是剑走偏锋，去寻什么沈万三的财富来充作军费。秦末西楚霸王项羽曾盗掘秦墓，以获取

宝藏。三国时一代枭雄曹操为凑军费，也曾派遣大批心腹四下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二人因此而极不得人心。崇祯皇帝派锦衣卫寻宝，虽不是掘人坟墓，可也没本质分别——

沈万三本是江南的传奇，且不是为富不仁之辈，其人乐善好施，出资兴建了许多城镇公共设施，颇有贤名。这样一位老好人形象的商人，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再迫害，最终弄了个家产充公、家族被夷的下场，民间为其鸣冤者大有人在。沈万三已经死去两百年，家产荡尽，家族零落，崇祯皇帝却仅凭着一个老太监的胡诌便兴师动众地寻宝，以锦衣卫的茶毒手段，难保不会有人因此受到牵累，再度上演家破人亡的惨剧。

不过以张岱的个性，虽然心中颇有微词，却不愿意公然品评当今皇帝和时局，只点头道：“原来如此。只是这批珍宝已失落二百余年，怕是有些难寻。”

徐望道：“如果好寻，早就被人得到了，哪里还能等到今日？寿筵完后，我会亲自到吴县去找李玉，问明他为何要为那出戏取名《一捧雪》。但在我看来，应该只是巧合。倒是你们二位，关于‘一捧雪’，所知比李玉多得多。徐某已实言相告，还望张兄能从旁协助。”

明代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疯狂残害杀戮江南富豪望族，为厂卫恐怖政治始作俑者。锦衣卫在朝野声名不佳，几乎是为虎作伥的代名词。张岱不了解徐望为人到底如何，不愿意提及“一捧雪”可能已被江南巨室买下，便道：“昨夜之间发生了太多事，我得好好理一理头绪。徐兄，我昨晚可是一夜未睡，你先暂且放过我，等我脑子清醒些再说。你放心，‘一捧雪’这件事，我一定鼎力相助。”

徐望大喜道：“如此，小弟多谢了。”

忽听到门外有窸窸窣窣之声，似有人在，忙去开门，却是一男一女。女子手中还提着一个大包袱。

徐望喝问道：“你们是谁？在门外鬼鬼祟祟地做什么？”女子道：“我们是……”

柳如是忙过来道：“他们是我的人，这是使女荷衣，这是我船上的狮峰，是我特意叫来照顾微姊姊的。”

北面晚香堂方向忽传来一阵高昂的乐声。徐望道：“呀，寿筵开始了。我得去参加宴会，不然回去难以向钱公交代。”又问道：“张兄当真不去吗？”

张岱道：“我衣服太脏，不便见客。”

徐望笑道：“到底是锦绣公子。”拱手自去了。

柳如是遂先引了荷衣、狮峰二人到隔壁厢房，又问道：“怎么不是勇夫来？”

狮峰道：“勇夫昨晚不小心滑了一跤，摔得不轻，上不了山，师傅就叫我替他来。”

荷衣道：“听说微娘受了伤，我带了毛巾和换洗衣裳。”

王微已听见声音，应道：“多谢。”

狮峰便自去院中水井打水，荷衣则添炭加火，预备先烧一些热水，为王微梳洗换衣。

王微叫道：“隐娘，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柳如是走到床边，扶王微坐起，问道：“微姊姊饿了吗？隔壁还有一些徐三公子带来的点心，我这就去取。”

王微道：“不，不是。我想回船上去。这里虽好，可毕竟是眉公他老人家的住处。而且我受了伤，行动不便，只会给主人徒添麻烦。”

正好张岱进来听见，道：“微娘是嫌东余山居人多吵闹吗？那不如先搬去山下的水西园。徐来是个热情大方的人，我跟他打一声招呼就行。”

王微忙道：“不必了。多谢张公子好意，我还是回隐娘的画舫更方便些。”

船上生活远比陆上要不便，若遇风浪，更是困苦不堪。王微不肯留在宝颜堂，亦谢绝搬去水西园，除了不愿意麻烦旁人外，还因她曾是娼妓的身份。目下虽然脱籍，但依照礼法看来，一名单身女子公然抛头露面，与男子交游来往，仍是流妓一类的人物。本来对这次佘山之行，她就有所犹豫，全是在好友徐佛劝说下才勉强同意与柳如是一道赴会，既然受了伤，天意如此，干脆就势离开好了。

柳如是冰雪聪明，立时明白了王微的心意，道：“既然微姊姊执意如此，那就回船上去吧。”到门边叫住狮峰，命他设法到山下找副肩舆或是轿子来。佘山因是名胜之地，附近不少农家以抬负游客上山为生。又道：“估计还要多等一会儿。先让荷衣为微姊姊梳洗换药，我跟陈府管家管公子打声招呼后，再陪姊姊一道下山。”

张岱心中有事，早已等不及，道：“微娘先好生歇着，一切有我。不必找什么农家，我游船上就有肩舆。狮峰，你去我船上叫人，然后让他们把船开到青浦渡口，跟隐娘的画舫停在一处，好方便照应。”

狮峰不认识张岱，见他大大咧咧地发号施令，不知道到底要如何处置，只望着柳如是。

柳如是点点头，道：“就照张公子的吩咐办吧。”

狮峰这才应声去了。

张岱忙扯着柳如是回来隔壁厢房，重新掩好房门，问道：“你知道周道登周阁老的那些珍宝跟沈万三有关吗？”柳如是道：“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过。”

张岱道：“幸亏这徐望只是个赳赳武夫，脑子转不快。他以为你我是从施绍莘那里得知的‘一捧雪’。但这事瞒得了一时，瞒不过一世。他目光紧盯在你身上，早晚会知道‘一捧雪’的源头其实是周阁老。”

柳如是道：“那么最好的法子，是立即派人到吴江通知周府，让他们主动向朝廷献宝了。嗯，甚至都不用这么麻烦，周府一定也派了人来佘山为眉公祝寿，直接让来人带话回去就好。”

张岱哈哈一笑，道：“虽是玩笑话，却也算是个好法子。”又道：“无论这件事结果如何，都让我看清了一个人。”

柳如是道：“是钱谦益钱先生吗？他应该也是没有法子，大概朝中有人向他举荐了徐望，不得不收下这个门生。”

张岱道：“不是钱谦益，是隐娘你。徐望是锦衣卫密探，隐娘只需告诉他‘一捧雪’原为周府所藏，便可一雪前耻，但你却什么没说。所以我说这件事，足见隐娘人品高贵。”

柳如是道：“我答应了周家人，绝不泄露出去，当然要做到。但就算有锦衣卫介入，我还是要努力查明‘一捧雪’失窃的真相，这才叫一雪前耻。”

张岱道：“好，我助你一臂之力。”又道：“今日已经是第二个人来提沈万三了，你难道不觉得这其中很可能有关联吗？”

柳如是道：“除了徐望，还有谁？”张岱道：“一早来给送小吃的徐来啊。他说那无名窃贼在书房读的是王行的《楮园集》，王行难道不是跟沈万三有太大的干系吗？”

柳如是道：“呀，还真是。如果那无名窃贼也跟锦衣卫一样，努力在找沈万三的藏宝……”

张岱道：“那么这窃贼极有可能就是之前从周府盗走‘一捧雪’的飞天大盗。”

柳如是道：“你之前还说一线绿是飞天大盗呢。”张岱道：“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两名窃贼啊。况且你自己也说了，你觉得一线绿是认得你的。”

柳如是道：“嗯，或许他昨日逃到船上时，见到我和微姊姊在船头眺望风景。”

张岱笑道：“你在看风景，殊不知你在别人的眼中也是一道风景呢。”

柳如是道：“不说笑了。眼下没有别的线索，得向徐公子借来那本

《楮园集》看看才好，也许能从中发现什么。”

张岱道：“不用借，我直接领你去水西园看。”

柳如是颇为心动，但还是放不下王微，道：“可是微姊姊她……”

张岱道：“微娘有荷衣照顾。再说狮峰已经去叫我的人上山了，还怕他们办不好事吗？”

柳如是觉得有理，便过来跟王微招呼了一声，又交代了荷衣几句，这才跟张岱离开。到前院时，环顾院中的碑刻，颇觉不舍，道：“到宝颜堂住了一夜，竟没有来得及好好观摩碑刻书法。”

张岱笑道：“不过是暂时离开东余山居，又不是要离开松江。你是眉公贵客，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再进来。”

柳如是心道：“若是良家女子，哪有公开抛头露面的？若是娼妓，与眉公来往，频繁出入其居处宝颜堂，岂不坏了他名头？微姊姊想要尽快离开，正是为了替眉公避嫌。张岱到底是风流浪荡子，全然不懂这些。”叹了口气，道：“我们走吧。”

穿过梅林甬道时，远远见到东面清微亭处有人影晃动。柳如是心念一动，道：“张公子，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

赶来亭边，却见一名男子俯身站在亭中。柳如是道：“是陈公子吗？”

那人惊然回头，并不是昨晚在这里与柳如是同赏月色美景的复社名士陈子龙，而是一名四十岁出头的中年文士。柳如是非但认识，且极为熟悉，正是她前夫周道登之子周朴仙。

周朴仙其实是周道登的侄子，因周氏无子，过继为嗣子。他认出柳如是后，脸上尽是惊疑之色，道：“隐娘，是你？”

柳如是大吃一惊，问道：“周公子在这里做什么？”

话音未落，便发现了另一个令人惊奇的场面——亭边围栏上还坐着

一人，侧靠在亭柱上，一动不动。适才周朴仙弯着腰，正好遮住了那人。

柳如是道：“他……他是谁？”

不待对方回答，自行走到亭中，侧头一看，却是不久前才见过的徐望。

他眼睛瞪得老大，如鱼眼一般鼓出。双手捧腹，胸腹之处有一处血窟窿。因为天气寒冷，并没有出太多血。太阳的金光挥洒在他惨白的脸上，泛着青光，显露出无奈和苍凉。生命在无常的世事面前总是如此脆弱，不久前这位锦衣卫密探还在努力为朝廷寻宝，意图建功立业，此刻便安静地坐在这里，失去了所有的活力与生机。

张岱已觉察到不妥，赶了过来，一见徐望死在亭中，也是全身一震，骇异之极，不由得转头去看周朴仙。

周朴仙忙道：“不是我杀人。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他已经是这般了。”

徐望已经察觉到“一捧雪”跟柳如是有关，迟早会联系到周道登头上，适才柳如是、张岱二人还担心过此事，此时便亲眼见到徐望横死清微亭中，而最有杀人动机的周朴仙就站在死者身边。他自称没有杀人，实难取信。

周朴仙见张岱和柳如是都紧盯着自己不放，急道：“真的不是我做的。”

张岱狐疑道：“周兄不是该在宴席中吗？你来清微亭做什么？”周朴仙道：“我……我是跟着徐望出来的。”

原来寿筵时，周朴仙正好跟钱谦益门生徐望同桌。二人本素无往来，徐望却不知如何对周朴仙格外亲近，特意将座位换他边上，还不断打听周父侍妾柳如是的事情。起初周朴仙以为对方是慕柳如是艳名，有心追求，为柳氏前程着想，便有意说了一番好话。徐望却不大相信，柳如是既然又青春貌美又玲珑剔透又善解人意，如何还被驱逐出周府、又

再被卖入娼家呢？周朴仙不便说出柳如是被逐是因为她和琴师通奸，便说是家中丢了东西，柳如是嫌疑最大，所以不能见容于周府。哪知道徐望听了，立即不停地追问失物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捉到窃贼。甚至还指着戏台，饶有深意地问道：“周公子以为那盏‘一捧雪’玉杯如何？”周朴仙吓得呆住。徐望遂诡秘一笑，起身离席。周朴仙心中忐忑，便谎称如厕，跟了出来。

他远远望见徐望往宝颜堂方向而来，因为此处为主人陈继儒居处，不得允准，不得擅入。一时有所犹豫，徘徊了一阵后，最终还是不顾一切地追来。到梅林时，见到清微亭有人，服饰与徐望相同，便赶过来查看，才发现徐望已死在亭中。正不知所措时，柳如是便到了。

张岱道：“周兄，你杀人嫌疑最大，仅凭你这番话，实难证实你清白。”

周朴仙愕然道：“我跟徐望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他？而且还是在眉公的寿筵上。”

张岱道：“你该猜到徐望已经盯上了隐娘和‘一捧雪’。他是锦衣卫密探，你杀了他，便可以保住周府的秘密。”

周朴仙听到“锦衣卫”三个字，身子一软，跌坐在围栏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柳如是却道：“我相信周公子的话。”

她入周府一年，与周道登家人相处良好。对于周朴仙，她并无好感，也并无恶感，平日见面只是客客气气。她后来落难，被周道登吊打，周朴仙没有为她求情，可也没有如那些侍妾一般落井下石。最重要的是，在徐望向他打听时，他本可以直接说出她被逐是因为与下人有私，那也是周府对外公布的她的罪名。他却出于好意，改口说了是因财物失窃，由此才引起徐望的怀疑。她甚至觉得，是她自己令周朴仙陷入目下的困境，所以她有义务帮他洗脱嫌疑。

张岱道：“周朴仙可是最有杀人动机的人。除了他，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想要徐望死。”

柳如是道：“周公子人还没有离开命案现场，即被你我堵住。如果他是凶手，凶器不在身上，就在附近。只要找不到凶器，就足以证明周公子是清白的。张公子，你搜一搜周公子身上，我到四处找一找。”

张岱道：“好吧，我就好人做到底。周兄，你也听到隐娘的话了，这是为你好。麻烦你站起来，让我搜一下。”

周朴仙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发呆。张岱便自行上前，往他身上搜了一遍，连靴子都摸过了，并没有发现匕首等利刃。柳如是到周围寻了一圈，也没有任何发现。

张岱道：“看来周兄还真是清白的。”转头见到有人往宝颜堂方向而来，道：“东余山居出了三起命案，无论如何是瞒不住了。眼下这件案子要如何交代？”

柳如是道：“我们就实话实说，你我出来时看到了周公子，周公子则是觉得徐望可疑，跟着他出来的。只要不提‘一捧雪’、珍宝之类，旁人无论如何不会怀疑周公子和周府头上。”

张岱道：“也只好如此。”他已认出来人正是罗吉甫，便扬声叫道：“罗兄，快过来。”

罗吉甫闻声而至，惊见儿时好友死于亭中，一时悲愤交加，难以置信。

柳如是柔声劝道：“罗公子，人死不能复生，望你节哀顺变。”

罗吉甫到底是漫游江湖多年，饱经风霜世故，很快镇定下来，强忍伤恻，问道：“出了什么事？”

柳如是便将适才的话说了一遍。

罗吉甫问道：“周公子，是这样吗，你是跟着徐望出来的？”

周朴仙身子抖个不停，只是不断点头。

罗吉甫道：“那么周公子觉得徐望有什么可疑之处，值得你放弃酒宴

半途而出？”周朴仙道：“他……他在席间不停地说……”

正当张岱心中一紧，以为他要说出“柳如是”的名字时，他却说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一句话：“他在席间不停地说……窃贼……”

他所指的窃贼当然是一年前光顾周府的飞天大盗，但罗吉甫却立即以为是昨晚来过东余山居的窃贼一线绿和一线红，皱眉道：“难道是徐望发现了一线红的端倪，追出来查看，却反被一线红杀死？”

张岱道：“罗兄好友遇害，实属不幸，还望你节哀顺变。不过我实难以同意你的猜测。你和徐望少年曾追随江湖豪侠学艺，想来武功不低。但你看清微亭这里，并没有争斗的痕迹。”

罗吉甫道：“张兄的意思是，凶手是徐望认识的人，是趁他不备突如其来地杀死他的？”一边说着，一边再度审视打量着周朴仙，弦外之音不言而喻。

柳如是忙道：“不是周公子。他身上没有凶器，我们已经四下寻遍了。”

张岱道：“罗兄在晚香堂那边可有发现什么？”

罗吉甫道：“没有什么特别的。只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复社冒襄冒公子被人打晕在厕所中，弄了一身秽物。不过没有性命危险。另外，宾客郑芝虎告诉管勋兄，说有一名婢女十分可疑，怀疑她是假冒的。”

原来名妓林雪在庭院中与同乡郑芝虎说话时，忽觉不适。郑芝虎叫住一名青衣婢女，让她去取杯热酒来。那婢女应也不应，低头避开二人。

郑芝虎诨号蟒二，原是海上巨盗，武艺高强，与兄长郑芝龙纵横海峡，不但多次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还在崇祯初年进攻泉州，大破大明福建舰队，京师为之震动。彼时东北女真扰边不断，为避免腹背受敌的局面，一向手段强硬的崇祯皇帝也不得不对郑芝龙主动示好，命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准许郑氏率领原部，为明廷守备沿海，以防海盗倭寇和荷兰人进攻。于是郑氏摇身一变，成为了大明将军，从此控制海

路，收取各国商船舶靠费用。缴保护费的商船，则发予郑家令旗，可以平安通过东南海域。如果不缴费，则难逃被劫的命运。一艘大船需缴三千两银钱，郑氏岁入千万金，迅速富可倾国，干脆自己掏钱筑了一座城池，名安平镇。

如此背景的人物，自然很有些能耐。尤其郑芝虎最早靠劫掠发家，自有一套观相察人的本领，一见那青衣婢女躲躲闪闪，便知道内有蹊跷，忙叫道：“你站住！你到底是什么人？”

那青衣婢女听了，拔脚就跑。郑芝虎顾念林雪，不及追赶，只将此事告诉了管家管勋。罗吉甫得知后，便等郑芝虎安顿了林雪后，与他一道四下寻找青衣婢女。

郑芝虎道：“这里地大人多，盲目乱寻不是办法。这妇人既然是来捣乱的，最好下手的地方就是厨房，往食物中投点毒药或泻药，便可以轻易放倒一大片人。”

罗吉甫觉得有理，便和郑芝虎寻来厨房，分头寻找。他在井边遇到一名婢女，感到她符合郑芝虎的描述，十分可疑，但过去找她盘问时，却被她趁人多之机溜走了。

柳如是忙问道：“可疑人物是女子吗？”罗吉甫道：“不错，是个个子娇小的青衣婢女。说起来，我不止一次见过她。昨晚我曾发现她晕倒在梅树下，还托徐望将她送去房中休息。”

张岱道：“原来是她呀。我还记得，她昨晚来给我们送酒，长得虽然还不错，却是笨拙得很，做事不灵。”

柳如是道：“很有可能就是她了。昨晚我和微姊姊曾撞见冒襄调戏一名青衣婢女，后来来宝颜堂送酒的正是这名婢女，难怪我觉得她眼熟。”

那婢女昨晚到门外时，先说“我是来给各位送酒的”，进来也不见礼，没有下人该有的谦卑。然而当时柳如是等人心思不在眼前，居然没有一个人留意到这些异样之处。现在看来，那婢女极有可能就是一线红，她到宝颜堂来，送酒是幌子，真正目的是要毁掉藏书库中一线绿的容貌。她做完这一切后，出门时被罗吉甫和徐望撞见，担心露了行迹，

遂干脆装作被人打晕，由此果然没有人怀疑到她头上，还以为一线红另有其人。至于她殴打侮辱冒襄，则是报复昨日被他调戏一事了。

罗吉甫道：“我觉得她可疑，是因为她一见到我就将头转开，我想问她几句，她却溜走了。原来当真是做贼心虚。不过我已经将她的样貌告知管兄，请他知会所有下人留意这名女子，料想她在东余山居寸步难行，躲不了多久了。”

柳如是仔细回想，这才记起早在遇到冒襄调戏那青衣婢女之前，她已经见过对方——她与施绍莘到晚香堂回廊西面芭蕉林谈事时，曾有一男一女从芭蕉树后出来，那女子一身婢女服饰，身材娇小，跟送酒到宝颜堂的婢女分明就是同一人。只不过当时她满心惦记着向施绍莘打听“一捧雪”，未多加留意旁事，只以为那一男一女在背着人私通，现在想来，那二人很可能并不是幽会，而是躲在那里商议什么隐秘之事。

张岱道：“可还是有一件事对不上，昨晚你们不是已经确定扼死一线绿的是男子吗？”

柳如是道：“不错，一线绿颈中留下了扼掐的指印，绝不可能是女子。”

张岱道：“这么看来，杀死一线绿的另有其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一线绿是被凶手单手扼死，所以之前众人推测二人必定相识，且凶手并不是真心要下毒手，不然就会直接用凶器杀人，或是双手扼颈，这是人处于紧张敌对状态时的本能反应。后来查到杀死施府门仆的是一名会使飞索的凶手，并给他取绰号“一线红”，而一线绿亦会使天女飞丝，所以理所当然地推测一线红与一线绿认识，因此一线红就是杀死一线绿的凶手。

再说青衣婢女，她的种种可疑之处及出现在宝颜堂的时间都表明，她极可能就是众人苦苦寻找的一线红，但她是名身材娇小的女子，不可能留下粗大的指印，那么杀死一线绿的只能另有其人。而且这个人明知道一线绿是窃贼，却不肯痛下杀手，只是单纯地制住对方，这不是矛盾

吗？

柳如是道：“会不会一线红还有同伙，是她同伙误杀了一线绿？”

张岱道：“不可能。一线红和一线绿会绝顶的轻身功夫，这类人办事都是独来独往，不会有同伴，不然只会被拖累。一线红和一线绿这次在同一时间都来到东余山居，却明显是分开行事，互相不知对方行踪，这就是明证。”顿了顿，又道：“凶手扼住一线绿，也许只是要逼问什么事情。”

柳如是道：“之前我们曾推测过，有这种可能性。”张岱轻轻一指徐望，道：“那么他……”

柳如是登时明白了过来，失声道：“是徐望杀了一线绿。”

徐望是锦衣卫密探，奉命寻找失落的沈万三藏宝。大概他听到旁人谈论《一捧雪》戏曲的时候，恍然觉得内中有蹊跷，于是想找机会接近施绍莘。出来寻找施绍莘的时候，正好遇到受伤后逃出宝颜堂的一线绿。一线绿当时选择的逃跑路线，恰好是通往西余山居的竹林小道。徐望尚不知道施绍莘已死，惊见山庄内有飞贼出现，料想事情不简单，便上前制住一线绿，追问他的来历，结果却用力过猛，失手杀死了他。

再说一线红。一线绿只是偶然来到东余山居，而一线红则装扮成婢女，潜伏已久，应该一直在暗中观察监视一切，任何不同寻常的动静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昨晚林林总总的变故，她一定是知道的，所以能及时赶来宝颜堂藏书库毁了一线绿的容貌。大概她也知道是徐望杀了一线绿，所以今日又杀了徐望报仇。

最后回到徐望身上。他其实并不是如张岱所言那般脑子不灵光。盘问完柳如是、张岱后，他大概并未完全相信二人的话，又借口参加寿筵回到晚香堂，向周朴仙打听柳如是，果然从对方言语中发现了破绽。他立即起身离开宴席，应该不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情形，而是要立即赶来宝颜堂质问柳如是和张岱。孰料半途遇到一线红，一线红用言语诱骗他到清微亭，突然出手将他杀死，以报一线绿之仇。

罗吉甫听了却是不信，道：“如果说徐望发现了一线红的蛛丝马迹，

赶来查看，被假扮成婢女的一线红杀死，这还有可能。他怎么可能杀死一线绿呢？绝无可能。”

张岱道：“罗兄，徐望虽是你朋友，但他的身份并不简单，其实……”

柳如是心道：“徐望锦衣卫密探的身份一旦泄露，只怕要引发轩然大波。旁人不知道徐望是为了藏宝而来，只会猜忌他是在暗中监视调查什么人，譬如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又譬如复社领袖张溥。只怕风声鹤唳，难以消停。而且我和张公子如何会预先知道徐望身份，也难以解释清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先遮掩下来才好。”忙道：“事情已经发生了，得先想办法善后才是，千万不要惊扰了眉公寿筵。张公子，你我先去晚香堂知会管家管公子。这里的事，不如暂且交给罗公子照看吧。”

张岱微一沉吟，即明白了柳如是的心意，道：“隐娘说的极是。”又问道：“罗兄，你……”

罗吉甫道：“我先留在这里，看看能不能寻到什么线索。”

张岱便叫道：“周兄，你这就跟我们一道走吧。”

他料想等三人离开后，罗吉甫会搜查徐望身上，出于保护朋友名誉考虑，多半要将锦衣卫腰牌先藏起来。朝廷一方得知徐望死讯后，应该也不会公开他的真实身份，毕竟派锦衣卫武官伪装成东林党人寻宝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至于后面的事会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路上，周朴仙一言不发，几近晚香堂时，忽然朝柳如是深深一作揖，道：“多谢。”

柳如是道：“徐望突然暴死，危机算是暂时过去，还望周公子多珍重。”

周朴仙道：“多谢。”又作了一揖，转身便往山门走去，竟是不再回去宴席。

正好管家管勋出来，张岱便上前告知徐望死讯，将之前对罗吉甫述

说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

管勋连连跌足道：“糟了糟了，眉公已经问过几次如何不见了施先生，还催我派人去西余山居请他过来。这件事还没了，又出来钱公弟子被杀的事。也不知道还能拖得几时。”

张岱道：“施绍莘脾气古怪，人尽皆知，你只说他坚持不肯来即可。至于徐望，大家伙儿都跟他不熟，他突然不见了，未必就有人想得起。罗吉甫人还在清微亭那边，管兄得赶去看看，要如何处置尸首。等到寿筵结束，送走大部分宾客，再报知眉公和官府不迟。一线红被罗吉甫识破了形容，未必敢在留在东余山居，应该不会再有事了。”

管勋道：“那你们二位……”

张岱道：“微娘觉得留在宝颜堂不妥，预备回船上养伤。我和隐娘要去趟水西园，看看能不能找到别的线索。”

管勋道：“也好，今日这里人太多太乱。”又道：“隐娘，好几个人向我打听，为什么不见你人。我不敢说你在宝颜堂，不然大家伙儿一窝蜂地跑去了，踩坏了眉公的花花草草，我可担不起责。”

柳如是道：“管公子就爱玩笑。”管勋苦着脸道：“我哪有心思玩笑。”

张岱道：“有事的话，管兄可派人到水西园或是青浦渡口游船上找我。”遂拱手辞了出来。

柳如是跟着张岱一路下山，径直来到水西园。

管事的听说张岱想借昨日窃贼翻过的那本《楮园集》，忙告道：“三公子怕再出乱子，今早出门时，派人将一些珍贵些的善本装箱，运回城中老宅了。那本书也在其中。公子着急的话，小的这就派人去取。”

张岱道：“不必了，我自己寻去吧。”又道：“隐娘来到松江，还没有好好逛过府城吧？走，我带你四下逛一逛。”

又因女子抛头露面不雅，尤其是柳如是这样的美貌女子，公然上街

易引人瞩目，张岱特意命管事找一套男子衣衫来。柳如是个子娇小，管事一时挠头，干脆命下人取了一套徐来侄子的衣衫，倒是正好合身。张岱自己也借了一套新衣衫，将身上的脏衣服换下来扔了。

虽有“世外桃源”之美誉，历代亦有不少文人雅士慕名来此归隐，但松江在世人心目中始终是偏远僻陋的代名词。最终扭转其声名的并不是什么权贵公卿、名流豪杰，而是一名叫黄小姑的普通村姑。

黄小姑即世人所称黄道婆。她是华亭乌泥泾人，少时因家庭贫苦，被卖为童养媳。后实在不堪忍受公婆、丈夫的非人虐待，半夜逃出家门，随黄浦江海船漂流到崖州^[5]。当时的崖州，居住者大多为土著黎族人。黎族妇女心灵手巧，擅长纺织，手工制作的黎单、黎饰、鞍塔等物产闻名内外。好心的黎族人不但收留了只身流落异乡的黄道婆，还将当时领先世界的纺织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她。

三十年后，怀念故乡的黄道婆辗转回到了华亭，以纺织为生，教授当地妇女棉纺织技术。她在被褥等棉织物上采用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工艺，织造出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各种复杂图案，鲜艳如画，被称为“乌泥泾被”，不胫而走，大受欢迎。不仅如此，黄氏还根据多年的纺织经验改进了工具，制作出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等新式纺车，大大提高了纺纱效率。

虽然黄道婆回乡几年后便与世长辞，但她所带来的先进纺织技术直接促进了松江地区纺织业的繁荣，松江也由偏远之地跨入东南大郡行列。江南自古繁华，元代之后，尤以苏州和松江两府最为富庶。松江百姓俯仰有资，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入明后，松江一带棉纺织业达到极盛，成为全国纺织中心。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府赋税甲天下，而松江因人丁远少于其他六府，赋役之重为天下之首，“照得云间负海弹丸，地不加广，民不加众，而财赋之重，独甲于天下”。除了稻米之外，支撑财赋的重要来源就是以棉纺织业为主体的手工业经济。

松江布匹获得了很高声誉，号称“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这一切，全仗黄道婆的功劳。松江一带有歌谣唱道：“黄婆婆，黄婆婆，教我

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当地人为纪念黄道婆的恩德，在乌泥泾镇为她修建了先棉祠。又在松江各处修建黄母祠，时时祭祀，以纪念这位棉纺织业先驱^[6]。

由于从事棉纺织业盈利丰厚，故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由于家家都投入了纺织劳作，也出了不少人才。万历年间东门外双庙桥有名姓丁的女子，弹棉花技术娴熟，花皆飞起，收以织布，幅阔二尺，布光如银，质地精软，号“丁娘子布”，又名“飞花布”。用这种布制成的衣衫，轻软保暖，其他棉布望尘莫及。

非但普通民众以织作为业，士大夫家也多以纺织求利。比如松江一地，织布规模最大的当属故相徐阶后人徐氏家族，家中蓄有织妇一千多人，岁计所织，与市为贾。徐家因此而获利，成为松江首富。

松江府城即为华亭县。县城西北为佘山等九峰；东南濒临大海，建有盐场；西面有泖湖，东南有黄浦，西北有赵屯、大盈、顾会、松子、磐龙五浦，俱会吴淞江入海。可谓环山抱水，景色绝佳。

城池重修于洪武年间，是在张士诚所筑土城的基础上加固筑起的砖城。城周围十里，城墙高达两丈。四面挖有护城河，宽十丈，深七尺。设有四座陆门、四座水门，水门可供船只进出。四座陆门分别是东门披云门、西门谷阳门、南门集仙门、北门通波门。城门上建有城楼，东门城楼名迎生，西门城楼名宝成，南门城楼名阜民，北门城楼名拱宸，楼匾均由当今书画大家董其昌题写。

明代以来，松江因为普遍富庶，人们大多偏爱居住在城外有山有水之处，华亭城中居民寥寥，多荆榛草莽之地。到嘉靖年间倭寇数度犯境后，士宦富民多迁至城内建屋居住，掘地叠山，构堂筑楼，竞相兴造私园。由于城小而民稠，遂形成庐舍栉比、名园错综、交街比屋、阡陌列廛、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得的局面。

由于松江棉布贸易兴旺，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如此，流动人口激增，城中又是寸土难觅，便只能向城外扩展。于是城东至华阳桥、城西至跨唐桥，形成了有名的十里长街。尤其是西门谷阳门外吊桥之西至泽润巷一段，两旁店

铺绵延不绝，里巷纵横相通，繁华似锦，是松江府首屈一指的中心商业街。因街北侧有岳庙，故松江人俗呼“岳庙街”。但号称“东南大郡”的府城中心大街居然位于城外乡野之处，难免有些寒酸，来自苏州、杭州等大城的人往往拿这条岳庙街来取笑松江人。

张岱和柳如是自西城门谷阳门入城。门前护城河里船只密集，竹篙林立，煊赫一时，不愧有“小临清^[7]”之称。

望着这人来人往、热闹世俗的场面，柳如是的心情忽然轻松了许多。

张岱似是瞧出她的心思，问道：“城内名胜极多，想先去哪里逛一逛？”柳如是道：“普照寺。”

张岱道：“你是想看‘十鹿九回头’吧？”柳如是道：“嗯。”

普照寺位于城西谷阳门内，原为西晋名士陆机别宅，后被改为寺庙，名为大明寺。唐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大明寺即为四百八十寺之一。北宋年间，改大明寺为普照寺，有千僧堂、海月堂、秀朵轩、涵晖室、香水海、静观堂等建筑。然其最著名者还是寺庙正门前普照寺桥栏坊上一块三尺见方的石刻浮雕，名为“十鹿九回头”。画面为十只梅花鹿奔走于林中，阳纹隆起，头角峥嵘，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最奇特的是，这十只鹿并不是其一顺向，余皆反顾，而是七只鹿回头反顾。但浮雕却叫“十鹿九回头”，由此引发多种猜测与争论。民间称松江又名茸城，“鹿”与“禄”谐音，外出当官者，十有九人怀乡而思归，“十鹿九回头”即指代这类人，其实是留恋故土的代名词，如同“莼鲈之思”^[8]。而修志者如陈继儒等则认为“十鹿九回头”是对做事不全者的讽谏。至于到底是何含义，大概只有宋代那琢刻浮雕的工匠才真正清楚。

柳如是来到普照寺桥上，见那块浮雕上的十只鹿果然奇怪：上横排五只鹿身子朝西，头朝东，确实是在“回头”；而下横排的从东往西第一只鹿身子朝东，头朝西回顾；第二、三只则是身子朝东，头亦朝东；第四只身子朝西，头朝东回顾；第五只鹿则是身子朝东，头亦朝东。

凝思一时，道：“就‘回头’字面来解，显然是十鹿七回头。如果将‘回头’当作‘东向’来解，那倒是符合的，只有一只鹿头朝西^[9]。松江位于华夏之东，以‘东向’来代表家乡，倒也名副其实。”

落叶归根，故园则是人之根之所系。楚国诗人屈原有“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西汉公主刘细君亦有“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唐人王之涣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崔颢则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宋人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之叹更是千古绝唱^[10]，道尽了游子殷切的乡关之思。思乡与乡愁，是从古至今人类情感的共相。

那么她的乡在哪里？家又在哪里？柳如是脑海中不由得再度浮现昨晚突然浮现出的幼时记忆——那间弥漫着药味的屋子，那本书卷，还有那颗红丸。

为什么偏偏她记不得双亲的样子呢？一时间，竟有些恍惚起来，那几幅断断续续的画面，当真是她的真实记忆，而不是因思亲所产生的臆想与幻觉？

张岱笑道：“其实就是一块有些名气的浮雕而已，思归、思乡之类全是后人赋予的想象。就像有人随意写了一本书，本没有特别的蕴义，旁人却牵强附会，穷本极源，恨不得搞出个一门学问才好。”

柳如是叹道：“张公子这话有些偏颇，如果没有想象，哪来前人那些锦绣诗词文章呢？”

张岱道：“总之，这就只是块浮雕。隐娘既爱这‘十鹿九回头’，我再带你去个好地方。”

柳如是应了一声，转过身来，忽见河的另一边有一名红衣女子正炯炯瞩目自己。那女子，正是那名有重大嫌疑的婢女，也就是张岱取名“一线红”的人。柳如是在东佘山居见过她两次：一次是撞见复社名士堵住她调戏；另一次就是她到宝颜堂送酒了。

那一线红见柳如是注意到她，却不立即逃走，只森然凝视着她，颇为诡异。

张岱留意到异常，顺着柳如是目光望去，“呀”了一声，道：“那不是那名凶手吗？我给她取绰号一线红，她还真穿着一身红衣裳，好一个漂亮的红娘子。”

话音刚落，还未想到要如何应付，红娘子便一闪不见。

张岱问道：“她那么古怪地看着隐娘干吗？”柳如是道：“我也不知道。看样子，不是什么善意，似乎是在警示我。”

张岱道：“她在东佘山居露了形容，该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成为全城通缉的对象，为何还冒险留在这里？”

这红娘子打扮成婢女潜入东佘山居，必定不安好心，有所图谋，既是被罗吉甫发现形迹，无论目的是否达到，上上策都是溜之大吉。看来她也是这么做的。既然她已离开东佘山居，为什么还要留在松江呢？难道这里还有什么值得她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事吗？

柳如是道：“她会不会是在找阮大铖？”张岱道：“这倒是极有可能。她杀了施府门仆，可能是因一线绿之死而迁怒于他，若是她从门仆口中得知一线绿是来找阮大铖的，多半想要找到他问明缘由，说不定还会杀了他。不过你放心，阮大胡子比泥鳅还滑，既然我昨晚找过他，说杀死施府门仆的凶手可能会找上他，他肯定早就躲起来了。”

柳如是道：“我有什么放不放心的，阮大铖跟我又没什么干系。不过眼下有佘山大会，他要死在松江，东林、复社难脱嫌疑。希望他如张公子所言，躲得越远越好。”

忽听得有人高叫一声，登时人如潮涌，争相往普照寺门边大树下赶去。

柳如是道：“这是做什么？是有什么杂耍表演吗？”张岱笑道：“松江人可是见多识广。在这里，能引得人们如此趋之若鹜的，只有莫后光的说书。”

莫后光是华亭人氏，以塾师为业，闲暇时会在普照寺一带说书。他自有一套说书理论，称“口技虽小道，在坐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

贵要，忘身在今日，忘己何姓名，于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尤其善说《西游》《水浒》，在松江闻名遐迩。即使是三伏最热之时，也有数百人赶来听他说书，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

柳如是道：“我曾在金陵听过一个姓柳的麻子说书，那才真是万斛珠落，声震云霄。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又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

张岱道：“隐娘说的应该柳敬亭。这倒是巧了，柳麻子的师傅，正是莫后光。”

柳如是道：“原来如此。名师出高徒，能有柳敬亭这样的徒弟，想来莫后光的本领也非同小可了。”

本有心挤过去听一听莫氏口技，然而实在听众实在太多，人流汹涌，难以靠近，只得作罢。

好不容易离开了普照寺，二人径直出城。出谷阳门时，看到道边有一名姓秦的瞎子摆摊测字算命，柳如是心中一动，便走过去，念出一个“隐”字，要求测此趟松江之行。

秦瞎子掐指算了一通，道：“隐者，蔽也。小娘子心中有隐，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怕是这趟松江之行不能得偿所愿。”

张岱见柳如是愀然不乐，忙道：“这都是胡说八道，隐娘何必信他。走，我们吃饭去。”

引着柳如是来到谷阳酒楼。这是松江最大的豪华酒楼，位于西门外护城河边，地段极佳。

时值正午，正是酒楼生意最好的时候，堂中座无虚席，食客的交谈声、欢笑声混杂在一起，嗡嗡一片，就像春天乡野的油菜花田中，只能听见成群结队的蜂鸣。

最令柳如是称奇的是，果然如传说中的那样，酒楼堂中墙壁上挂着一幅陈继儒的画像，儒雅敦厚，面带微笑，凝视着芸芸食客。

跑堂伙计迎上来，告知已无空位，如果二位公子愿意等待，可以到

西边窗下坐候。张岱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直接掏出一些银子塞过去。伙计登时眉开眼笑，引着二人上来二楼，进来一间包间。嘈杂声总算小了些。

伙计悄声告道：“这间阁子本来被人包了，但看样子客人不会来了。二位公子先用着，但务必不要张扬，说话小声些，别让隔壁人听见。”张岱道：“知道了。你去吧。”

柳如是见酒楼宾客满堂，满以为要等许久才有酒菜上来，哪知片刻后就有酒保托盘进来。那大瓷盘中有十只梅花鹿的造型，正是仿普照寺“十鹿九回头”的浮雕造型，憨态可掬，生动逼真。

柳如是“呀”了一声，问道：“这菜就叫‘十鹿九回头’吗？是用什么做的？”

酒保笑道：“简单的很，就用鱼肉、鸡肉、虾肉斩成肉茸，用蛋清、葱姜汁、黄酒等调味后搅拌，再掺入糯米粉，制作成造型，上笼蒸熟即可。”

柳如是道：“这鹿角是用虾须做的吗？”酒保道：“正是。其实这‘十鹿九回头’虽是本店的招牌菜，也就是个名头。论滋味，远不如鲈鱼脍好吃，也就是尝个新鲜罢了。二位公子先慢慢享用，鲈鱼马上就到。”

柳如是道：“这酒保倒是个实在人。我先尝尝。”举筷夹了一只鹿，入口觉得味道还不错，但较之昨晚的鲈鱼火锅可就差得太远了。

张岱道：“其实吃饭喝酒也要看心情，譬如……”

忽听得隔壁有人重重一拍桌子，大声道：“乌程未免欺人太甚！偏偏宜兴又软弱不堪，上饶不堪大用。唯有上海勇于任事，却太过迂憨。”

乌程即是指当今内阁次辅温体仁，宜兴则是指首辅周延儒，上饶指内阁大学士郑以伟，上海指徐光启，均是以籍贯代称大臣，是时人论朝政时的惯用说法。

谷阳酒楼是砖木混合结构，二楼的地板及墙壁全是木制，不算太隔

音。

柳如是听到隔壁那人口音极熟，问道：“这是不是张溥的声音？”

张岱聆神听了一会儿，道：“果然是他。”

柳如是奇道：“他是复社首脑人物，难道不该在佘山大会上吗？”张岱道：“张溥仍在翰林院挂名，这次是因为丧亲请假回乡。他仍在服丧中，按理是不能参加酒宴的，不然被朝中言官参上一本，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又听见张溥道：“如今之计，只有再扶余姚入阁！不然朝中无人，我辈难以立足矣！”

柳如是道：“余姚是谁？难道是复社黄宗羲吗？我昨日在晚香堂见过他，沉静有度，有大儒气魄，可不像传说中的‘姚江黄孝子’。”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素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曾任监察御史，为人恢弘大器，为维护东林党人内部团结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被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视为眼中钉。后被逮捕下锦衣卫诏狱，死于严刑拷打之下。黄宗羲得到父亲惨遭毒手的消息后，怀藏申冤文稿，袖内则藏着一把锋利的铁锥，预备进京替父报仇雪恨。恰好这时崇祯皇帝即位，魏忠贤倒台。黄宗羲以锥击刺阉党党人许显纯、崔应元、李实等人，声名四起，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皇帝听说后，亦感慨其为“忠臣孤子”。

张岱哑然失笑道：“黄宗羲还只是个秀才，年纪比我还小，怎么可能入得了内阁？”凝神想了一会儿，道：“也许是余姚姜逢元。”

姜逢元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天启年间官至礼部尚书。当时魏忠贤擅政，任命姜逢元为副总裁，纂修《三朝要典》。姜逢元虽不敢推托，却每每搁笔而叹。魏忠贤朝闻夕逐，令其闲住。崇祯即位后，姜逢元官复原职，是极有希望入阁的阁臣人选，但不久即称病辞职。传闻是因为他看不惯朝臣结党营私，互相攻讦，尤其不满东林党魁钱谦益为入内阁而不择手段，遂主动退出竞争。

出人意料的是，争入内阁的结局并不是钱谦益获胜，这位踌躇满志的文坛领袖意外被后起之秀温体仁击垮。纷争的结果，周延儒成为了大明首辅。他为报恩，又引温体仁入阁，结果反而引狼入室，造成目下内阁首辅、次辅争权倾轧的局面。温体仁抓住周延儒的把柄不断指使亲信弹劾上奏，周延儒狼狈不堪，亦开始反击，朝中乌烟瘴气。徐光启虽然新入阁不久，却因为某些政事上与周延儒立场一致而遭受温体仁一党的反复围攻，处境不佳。

张溥只以一己之力，联合江南诸多文社成立了复社，有一呼天下应之势，此等士林领袖风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愈发助长了他的雄心壮志，亦想学昔日东林清流前辈，利用舆论左右朝廷局势。复社遂由纯粹的文学社团急遽向政治团体演变。张溥本人中进士后愈发意气风发，利用复社背后强大的财力支持，在京师遍访巨宦名流，然终因太过张扬，在某些事情处理不当，与温体仁一党结下难解之怨，他这次请假离京，其实也是因为备受温党责难，难以继续在朝中立足。只是回江南还不到一月，他便重新安排了复社大会，眼下又在谷阳酒楼会客，议及内阁事务，显然是要有所为了。

柳如是却陡然想起一事来，道：“红娘子的目标会不会是张溥本人？”

张岱道：“呀，倒真有可能。她潜入东余山居，也许不是为了给寿筵捣乱，要搞乱复社聚会。”

正好酒保在门前叫喊，张岱便起身去开门，放酒保进来上菜。

隔壁包间门一开，出来一人，虎着脸喝道：“这间阁子我不是包下了么？你们好大胆……”待看清是张岱，便换了笑脸，道：“原来是张岱兄。”正是复社骨干人物吴昌时。

张岱歉然道：“抱歉了，我不知道是吴兄包了这间房，实是因为人太多，找不到空位了。”

他已然明白过来——张溥今日在谷阳酒楼会客，为了谈话方便，吴昌时预先包下了左右两边的阁子，以免隔墙有耳。而跑堂伙计哪知道其

中关窍，见中间包房张溥等人坐了半天，却始终没有等到所谓的朋友到来，不愿意白白地损失银子，便自作主张引了张岱、柳如是进来其中一间，二人由此才听到隔壁张溥的言论。

吴昌时探头往阁子中看了一眼，笑道：“原来是隐娘。女扮男装，我险些认不出来了。”柳如是便起身招呼，道：“吴公子。”

张岱道：“既是扰了各位谈话兴致，我这就跟吴兄过去，向张溥兄道一声歉。正好我和隐娘还有些俗务赶着去办，我们会马上离开。”

吴昌时道：“不敢，不敢。张兄请先坐下陪隐娘用饭，我过去跟张先生打声招呼再说。二位今日的酒食费用，我全部包下了。”

张岱道：“哪好意思要吴兄出钱？”

吴昌时道：“相请不如偶遇，应该的，应该的。”特意似笑非笑地看了柳如是一眼，这才离去。

张岱掩了房门，低声道：“隔壁张溥一定在会见权贵之类的人物，不愿意被我等见到。这里待不下去了，我们还是走吧。”

柳如是听说，便站了起来。

二人刚到隔壁包间门前，吴昌时便开门出来。柳如是一眼看到门边站着一人，虽是一身黑衣便服，脚上却穿着官靴，手扶一把狭长的绣春刀，神色警惕。

绣春刀是锦衣卫的标准佩刀，柳如是曾在南京见过，一望之下便认了出来，心中“咯噔”一下，登时紧张起来，暗道：“原来张溥会见的是锦衣卫的人，却不知道跟徐望有无干系。”

吴昌时道：“不好意思，贵客新来松江，不方便见外客，张先生让我向张兄说一声抱歉。”

张岱道：“好说。是我不好意思才对。隐娘，我们走吧。”

柳如是有心提醒吴昌时关于红娘子一事，但见张岱连声催促，也

就算了。

出来谷阳酒楼，柳如是问道：“张公子可有看到那门边警戒者腰间挂一把绣春刀？”

张岱道：“嗯。吴昌时口中的贵客，有可能是锦衣卫同知吴孟明。他也是余姚人，而且跟姜逢元是姻亲。”

东厂、锦衣卫因为朝廷耳目爪牙，用刑残酷，名声极臭，民间百姓闻名为之色变。东林党诸多名士如杨涟、左光斗、黄尊素等均是死在锦衣卫诏狱中。复社自诩是东林后继，张溥以复社领袖的身份，折节与锦衣卫大员交往，未免令人大跌眼镜。

张岱叹道：“倚靠厂卫势力，也不是张溥开的头了。华亭名相徐阶当年贵为大明首辅，却主动跟锦衣卫前后两任掌印陆炳、刘守有联姻，求的就是攀附直通宫掖的势力。”

柳如是毕竟只是个花样少女，对这些朝中大事还半懂不懂。然而张岱亦是有名的花花公子，素来以纵欲玩世为务，曾自称“好精舍，好美婢，好变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号称“十二好”，却不知他竟如此了解天下局势。

柳如是不禁有些好奇，道：“原以为张公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原来对朝中掌故极为熟悉。”

张岱轻喟一声，脸上露出极为罕见的落寞神情来。他并不是没有建功立业的志向，只是早从祖辈的仕宦生涯中看出了时势的不可挽回，正如同当年陈继儒怒焚儒士衣冠后入山隐居，实是对科举制度的绝望。但二人均受儒家教育长大，心中并不能真正放得下功名利禄，是以仍然密切关注国计民生。按照陈继儒的说法，是“儒行修身，释教汰心^[11]”。他和陈继儒，一个是表面旷达，实则颓废；一个是表面疏远，实则亲近。

柳如是又问道：“张公子适才为何不对吴公子提及红娘子一事？”

张岱道：“如果红娘子是针对张溥而来，多半是内阁那位乌程先生所

派。但张溥目下跟锦衣卫交往密切，不仅是红娘子，就是温体仁本人在此，也不敢再轻举妄动。又何须你我再多嘴？”

柳如是道：“如果贵客真是吴孟明，他是锦衣卫的大官，忽然来到松江，会不会跟徐望和沈万三藏宝有关？”

张岱道：“徐望应该还没有来得及将发现的‘一捧雪’线索上报。如果吴孟明真是为沈万三藏宝而来，这件事已不是你我能干涉，还是顺其自然吧。”

柳如是道：“那好，我们就集中精力去追查昨日水西园中无名窃贼的下落。他一定就是从周府密室盗走‘一捧雪’的飞天大盗。他害得我这么惨，我可不能轻易放过他。”

张岱道：“我有句心里话，隐娘愿意听吗？”

柳如是道：“张公子一向任性恣意，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

张岱道：“如果不是众妾诬陷你和王澜有私，如果不是飞天大盗窃走‘一捧雪’，隐娘应该还在周府中，是周阁老最宠爱的侍妾。只是……你当真愿意过那种生活吗？”

他说得小心翼翼，却恍如一枚大石落入泖湖，在柳如是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她再度茫然起来——

人之一生，是是非非，分分合合，都是命运。她为了挣脱沦为娼妓的命运，入周府为婢为妾，成为最受周道登宠爱的女人。当她以为终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候，却再度为命运击败，重新沦入青楼。抗争也好，掌控也好，其实都只不过是命运的形式。

她当然是不情愿留在周府为侍妾，被年纪堪为祖父的周道登当作宠物一般饲养玩弄，那不过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而已。那么引发她命运轮转的飞天大盗，到底是害了她，还是帮了她呢？

[1] 锦衣卫雅称缇骑，最高长官为指挥使（正三品），习称“掌印”。其下有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僉事二人（正四品）、南、北镇抚使二人（正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百户（正六品）、试百户（从六品）、总旗（正七品）、小旗（从七品）等。普通军士部属有力士与校尉等职。其中北镇抚司专理诏狱，于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增铸北镇抚司印信，一切刑狱专呈皇帝，毋需通过锦衣卫指挥使转达，而锦衣卫官员中不掌诏狱者亦不得干预其事。著名代表诏狱案件为明初大将军蓝玉谋反案。

[2] 定器：宋代定州出的瓷器。

[3] 宣和：宋徽宗赵佶年号。宣和定器指出产于宣和年间的定器。

[4] 苏州：府治在今江苏苏州。辖附郭县：吴县、长洲县。其他辖县：吴江县、昆山县、常熟县、嘉定县及太仓州。常州：府治在今江苏常州。辖附郭县：武进县。其他辖县：无锡县、宜兴县、江阴县、靖江县。松江：府治在今上海松江区。辖附郭县：华亭县。其他辖县：上海县、青浦县。

[5] 崖州：今海南岛崖县。

[6] 今上海龙华风景区上海植物园内存有黄道婆祠遗迹，上海徐汇区龙华乡有黄道婆墓。在中国历史上，黄道婆是继“先蚕”嫘祖（黄帝元妃，传说其发明了养蚕，“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之后第二位被民间尊为“先棉”的女神。清人毛祥麟说：“道婆之功，不在西陵氏（嫘祖）下。如以利言，则丝贵棉贱，衣被天下，此更攸宜。所愿家收尸祝，百世祀之。”

[7] 临清：今山东临清。位于华东、华北、华中交界处，因京杭大运河在此穿过，依靠运河漕运崛起，是江北五大商埠之一，极为繁荣兴盛，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之美誉。明朝万历年间，临清钞关税收居运河八大钞关之首。

[8] 西晋名士张翰性格放纵不拘，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比之为阮籍。晋惠帝时，张翰在洛阳，值天下将乱，又见秋风起，思念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叹道：“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因作《思吴江歌》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遂弃官归乡。

[9] “十鹿九回头”浮雕今存于上海松江博物馆。关于“十鹿九回头”的含义，历代均有争议，迄今为历史未解之谜。此处书中人物见解仅为作者个人推测。

[10] 屈原故事见同系列小说《和氏璧》。刘细君以大汉公主身份嫁给西域乌孙昆莫，其事迹见《大汉公主》。王之涣故事见《璇玑图》。范仲淹故事见《包青天》。

[11] 见陈继儒《岩栖幽事》。原文为：“白乐天（白居易）作生墓志云：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汰其心，旁以图史山水琴酒咏歌乐其志。”

第七章 白日不落，红尘更深

有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叫花子忽然跑到晚香堂大厅中大唱《乞丐歌》，歌云：『秉性生来是野流，手扶竹杖过松州。竹篮向阳叙身世，歌板迎风唱晚愁。双脚走遍人间路，一肩挑尽古今愁。如今不饮窃来食，村犬何须吠不休？』



长林来远风，刁寥在木末。
洞庭虽未波，秋老枫叶脱。
叶落愈鲜明，秋水净於抹。
日暮意思凉，孤舟江水阔。
衾单夜正长，呼奴加破衲。

——张岱《枫落吴江冷》

华

亭故相徐阶是三朝元老，其住宅为朝廷赐第，位于县城南面，是三区并建的大型宅第，规制壮丽，朱门华屋，峻宇雕墙，甲于一郡。

张岱到松江后一直借宿在这里，跟徐府上下都很熟悉，因而顺利借到了那卷《楮园集》，却是一本比王微捡到的《金瓶梅》更要年代久远的抄本书。

柳如是自幼得养母徐佛调教，后又在周府得周道登亲自教习，耳闻目览，对书籍字画等多有浸染，也算是个识货之人。见徐府书库中宋元刻本极多，忍不住感叹道：“想不到徐三公子看起来不怎么通文墨，家里却有这么多好书。”

张岱“嘿嘿”了两声，道：“这里的许多书得以存世，其实是锦衣卫的功劳。”

柳如是道：“这话何解？”张岱道：“徐氏曾与锦衣卫指挥使刘守有联姻，两家常常交换图书。刘家亦藏有无数图书古玩，据说许多珍本来自被查抄的大臣家中。昔日戏剧名家汤显祖为求遍观刘府藏书，主动为刘守有校定元代杂剧。徐阁老姻亲臧懋循为了编印《元曲选》，也曾从刘家借抄内府本元代杂剧二三百种，足见刘氏藏书之多。”

柳如是道：“听说张公子家也是江南藏书大家，家中书库规模应该是相当可观了。”

张岱道：“我们张家的书是不少，好书也多，不过没有锦衣卫的门路，有些没有公开刊刻的书便得不到。比如这本《楮园集》，我怀疑里

面有些书页就是从锦衣卫档案中得来的。”

柳如是上前一看，果见这卷书并不完全是王行本人的诗文书稿，甚至不能叫作一册书，内中纸张大小不一，夹杂着一些书信原稿，如他早年与吴中才子高启的酬唱，以及晚年与沈万三曾孙沈德全、沈万三姻亲莫礼等人的通信等。

二人翻阅了一遍，卷中没有一处地方提及“一捧雪”，但的确有不少地方谈及沈万三和周庄，多是一些零碎琐杂小事。

张岱沉吟道：“就算这卷书中有藏宝线索，也得是极熟悉沈氏家族及周庄风俗人情的人才能发现，你我是没这本事。那窃贼既能寻到周道登府上，又来水西园找这卷书，多半是知悉内幕者。不然为何你我都没有发现端倪，他却能拿着这卷书阅读出神，直到被我们进书房撞见？”

柳如是想象昨日水西园的情形——张岱等人进去书库寻书，惊然发现窗下站着一名黑衣蒙面男子，正在捧书苦读——忽觉得那窃贼有几分可爱，不禁微笑起来。

张岱叹道：“如今追查这窃贼的线索都已经断了。不过周朴仙既已知道徐望是锦衣卫密探，正在追查‘一捧雪’等藏宝的下落，大概也猜到并不是隐娘与王澜合谋盗宝，你的冤情算是洗清了。不如我陪你走一趟吴江，当面找周道登说清楚。”

柳如是悠然出神半晌，才道：“我不想再见到他，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吧。只是……”

张岱忙道：“你放心，我若再遇到王澜，一定要问清楚经过，就算是用绳子绑，我也会押着他来见你。”

柳如是没有吭声。她之前痛恨过王澜，对他的逃走耿耿于怀，当然心底深处也期盼某一日他会主动出现在眼前，当面给自己一个交代。然而自从昨日到余山后，她突然觉得过去不那么重要了。甚至，她心中还隐隐觉得庆幸，若不是离开周府，她仍然是养在深闺的美妾，只专属于周道登一个人，怎么能有机会经历这些奇事、遇到这些奇人呢？

回去佘山时，张岱特意雇了大车。二人坐在大车中，各怀心事。忽听道旁有人议论东佘山居出了大事，忙下车打听。才得知并不是四桩杀人命案见了光，而是有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叫花子忽然跑到晚香堂大厅中大唱《乞丐歌》，歌云：“秉性生来是野流，手扶竹杖过松州。竹篮向阳叙身世，歌板迎风唱晚愁。双脚走遍人间路，一肩挑尽古今愁。如今不饮窃来食，村犬何须吠不休？”

本来仆人要上前将叫花子打出去，陈继儒却止住了，认为来者都是客，大度地请那叫花子入席。叫花子随即开始讲述北方连年发生天灾，草木枯焦，而朝廷只知盘剥百姓，饥荒更甚。西北百姓争采山间蓬草为食。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树皮尽，则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又烧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者，而食人之人，不数日即面目赤肿，燥热而死。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饥民与其坐等饥死，不如为“盗”而死，相聚为“盗”，遂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之变。

叫花子滔滔不绝、旁若无人，叙述了一番陕北饥民起义为流寇的缘由后，忽然话锋一转，称中原百姓生灵涂炭，辽东边关烽火连天，而在座诸人却是珍馐美饌，饱食终日，美酒佳人，只知享乐，视国家危急如无形，视百姓苦难如无物，枉有士大夫之名。

当时晚香堂大厅中寂静无声。众人明知道叫花子侃侃而谈，言谈举止绝非普通饥民，分明是来捣乱的，却无言可辩，无语可驳。若是强行用武力驱逐他出去，又失了东佘山居“宰相衙”的风度。松江知府方岳贡等地方官员时在座中，反复权衡，也深感不便出面，是以一致望着主人陈继儒，等他示下。

陈继儒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道：“海味不咸，蜜饯不甜，处士不傲，高僧不禅，乞丐不卑，皆是至德。”又叹道：“白日不落，红尘更深。”然后扶着儿子陈梦莲的手转入后堂。

管家管勋遂出来宣布道：“寿筵到此结束，谢谢各位。”一场被松江人视为盛事的佘山大会就此不欢而散。

晚香堂外尚有不少乡民特意赶来看热闹。这些人大多憨厚淳朴，心

中尊崇陈继儒，并不知道堂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听到消息后，无不对那叫花子愤慨之极，纷纷叫骂。然而不久后管勋出来，劝说众人散去。乡民遂混杂着宾客离去。

张岱听了经过，忙问道：“那乞丐后来如何了？”那乡民道：“当场被方知府派人扣下了。不然他哪能活着走出东余山居呢。”

柳如是本计划和张岱一道返回东余山居，一是跟寿星陈继儒打声招呼，二来找机会问明那卷《金瓶梅》的原主是谁。若是一线绿窃自晚香堂，就该物归原主。忽在途中听到余山大会被一名乞丐搅乱的消息，不由得与张岱面面相觑。陈继儒虽没有太丢份，但以他江南士林领袖身份，被乞丐当众斥责，即使没有公然指名道姓，却也够灰头土脸了。

张岱也道：“短时间内还是别再去打扰眉公了。我们先回船上去，以防管勋、罗吉甫有事来找我们。”

二人便径直赶来青浦渡口。张岱先跳下车，远远望见渡口边并排停着两艘大船，柳如是那艘画舫竟是比自己的豪华游船还气派，不由得喝一声彩，赞道：“隐娘这艘船快比得上汪然明的‘不系园’了，应该花了不少银子吧？”

柳如是尚是名在乐籍的妓女，本来旁人说这话倒也没什么，但张岱恰好是答应了要为她出钱赎身的人。忽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她重回归家院不久，养母徐佛便将这艘画舫送给了她。其实那时她只要向徐佛求借一些钱，再加上这艘画舫，应该就可以凑够脱籍经费数目。但她却只是徒然接受了画舫的馈赠，根本没有想过就此离开归家院。因为就算离开了青楼，她也不知道要靠什么谋生。对于女子而言，尤其是她这样身份的女子，倚靠男人是唯一的出路。忽然之间，她倒有些羡慕起那能弹一手好棉花的丁娘子来，有一技之长，能自立养家。

张岱曾听柳如是提过画舫原是恩客送给养母徐佛的，好奇问道：“什么人这么大方，送了这样一艘大船给徐佛？”柳如是道：“徐妈妈不肯说。”

张岱笑道：“如此大手笔，当是对徐佛极为倾心的男子了。我听说张

溥跟徐佛交情不错，曾经追求过她，这船也许是张溥送的。不过若是徐佛就此将船转送给你，那张溥可少不得要伤心了。”

他不过是随口说笑，柳如是却陡然觉得不对劲起来——

徐佛与张溥有过一段往事，这她是知道的。徐佛本人亦对张溥倾慕不已，视其为人间独一无二的伟男子，对他送给她的书信诗稿等，均是惜若至宝。若画舫真是张溥所送，其实隐有同舟共济之意，是一件大大的聘礼，徐佛怎么可能眼睛都不眨地将它送给养女呢？如果不是张溥所送，按徐佛豪爽的性格，是不会接受不喜欢的男子所送的如此大礼。抑或是，她纯粹是为了养女着想，才接受了这艘画舫？如果是这样，送船的男子得知画舫被徐佛转送给了养女，应当会勃然大怒，不立即索回礼物，也该来归家院闹事才对。为什么这些都没有发生呢？

她将心中疑惑讲给了张岱听，问道：“张公子，你是男子，应当更了解男人的心思，你觉得会是谁送了画舫给徐妈妈？”

张岱想也不想，即刻道：“根据隐娘的说法来推测，最有可能的是心仪你的男子送的。”

柳如是道：“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送给我呢，而要通过徐妈妈之手？而且假托徐妈妈之名。如果不是适才张公子无意中提醒了我，我根本就不会想到这其中蹊跷。”

张岱道：“嗯，这确实不合常理。按理说，这人想追求隐娘，送了这么大手笔的礼物，早该出现在你身边，哪有隐姓埋名的道理？”忽改口笑道：“呀，也不见得就隐姓埋名了，你瞧，那不是你的仰慕者吗？”

柳如是侧目望去，却见画舫边有一名少年郎来回徘徊，正是“云间三子”之一的宋征舆。

宋征舆见到柳如是回来，大喜迎上来，道：“隐娘去了哪里？叫我好等。”

柳如是道：“我与张公子一道去城南徐阁老赐第看了看。宋公子是从东佘山居过来么？”

宋征舆道：“嗯。我一早就到处找隐娘。管勋说微娘受了伤，你和她在一起，不便见客。后来听说你下了山，宴会散后，我就赶到这里来了。”又问道：“怎么才一日不见，隐娘就憔悴了许多？”大有怜惜关怀之意。又赞道：“隐娘这一身男子打扮真好看。你若是这般站在冒襄面前，他再也不敢称第一美男子了。”

柳如是终究还是少女心性，听对方关怀夸奖自己，大起暖意。

游船上的下人见张岱归来，早已抢过来奉承迎接，均是美婢变童，鲜衣靓妆。

张岱笑道：“我先回船换身衣服，再来这边探望微娘。你们二位先聊。”

柳如是遂引着宋征舆进来舱中客厅。

闲话了几句，柳如是道：“听说眉公寿筵发生了大事。”宋征舆道：“嗯，被一名叫花子给搅散了，没劲透了。”

柳如是道：“再没有其他的事了？”宋征舆道：“这件事就足够眉公烦恼了。那叫花子分明是有人派来捣乱的，冒襄他们都认为是针对复社，而不是眉公。偏偏那时候张溥先生不在山居，大家伙儿不敢擅自越过眉公出面，不然哪能让一个叫花子出了风头？”

他根本无心细谈佘山大会，又殷殷邀请道：“隐娘虽是为眉公祝寿而来，然而难得来一次松江，不妨多停留些日子。云间风物甚多，我带你好好逛上一逛。”又特意强调道：“我是本地人，可远远要比张岱兄熟悉这里，准保让隐娘吃好玩好。”

柳如是微笑道：“好啊。我本来就没有打算立即离开松江。”

宋征舆大喜过望，道：“实在太好了。”

二人闲话一阵，直到天色不早，宋府仆人登船相催，宋征舆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约好明日再来。

柳如是送走宋征舆，忙上楼来看王微。王微乘坐肩舆下山，受了不

少颠簸，又与张岱说了不少话，已感困倦。柳如是便命使女荷衣照顾她歇息，自己与张岱下楼来。忽转头望见他一身崭新华衣，英英玉立，光彩照人，不禁呆住，心道：“张公子这般俊逸如鹤，也堪称是人间美男子了。”

张岱笑道：“怎么样，我这身衣服还算好看吧？这衣领和袖口都是缣丝。”

柳如是道：“张公子就爱炫耀，实在该收敛些，学学眉公他老人家。”

张岱笑道：“眉公是隐于山，我是隐于色，其实都是隐，本质差不多。”

柳如是道：“张公子适才在卧房中朝我使眼色，是有话对我说吗？”张岱道：“嗯。我适才与微娘谈了这艘画舫之事。她与徐佛是好友，竟也不知道是谁所送。不过我倒有个推测，希望不会吓到隐娘。”

柳如是道：“经历了昨晚那么多，我不觉得还有什么事能吓到我。张公子尽管说。”

张岱道：“我猜这画舫……应该是周道登送给隐娘的。”

柳如是吓了一跳，道：“你怎么会这么想？”张岱道：“不是我要这样想。是只有这样想，才能解释你所提出的疑点。你自己想想，世间到底有什么人会不求回报地送你一艘大船？还不想让你知道他的名字？”

柳如是虽然不愿意承认，然仔细一想，张岱所言还真有几分道理。

张岱道：“是不是这样？除了周道登外，我还真想不出别人会有这么慷慨大方了。”

柳如是道：“周相公应该不可能，他恨我入骨，差点要当场杀了我。倒是周老夫人……”但转念又觉得不可能。

富贵人家妻妾争宠是常见之事，也常常有侍妾不容于主母或是失宠被逐，但多只是赶出家门，或者转卖为婢，极少有被卖入青楼者。这其

实是一种传统男人独霸的心理，哪有男主人愿意将自己用过的女人让给别的男人享用呢？尤其柳如是以处子之身入侍，男主人宁可她死，也不愿意转手给人。周道登认定柳如是与琴师王澜通奸、合谋盗走“一捧雪”等珍宝后，逼问王澜下落无果，本打算将她当场处死，是周老夫人赶来劝阻，称柳如是本是水性杨花的娼妓，败坏门风不足为怪，不如再将她卖回青楼，至少可以收回之前买她的重金。

如果周老夫人怜惜她，甚至暗中送了一艘价值不菲的画舫给她，又怎么会力主将她再卖入青楼呢？送她一笔财物，打发她出周府从良嫁人，不是更好吗？以她当时的处境，她若死在周道登棍棒下，倒也一了百了。但若再次卖她入妓院，实是对她巨大的人身和精神侮辱。她之后一度情绪失控，当真艳帜高张，开始了倚楼卖笑的生涯，实是跟此刺激有关。

如果是因为她回到归家院后以“吴江故相下堂妾”之名打响名头，周府感到羞愧，有意资助她，为何不主动为她脱籍呢？

如此推测起来，周道登和周老夫人都不可能赠送画舫给她。可正如张岱所言，除了周府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能的人选。

张岱笑道：“也许世上当真有一位神秘人，一直在暗中默默关怀守护着隐娘。”

听了这话，柳如是不知怎的又想起来陈子龙、李待问和李雯来。与他们相遇时，她看得出他们眼中的情意。但她也知道他们三个，还有宋征舆都不可能送画舫给她。李雯和宋征舆虽然家资富饶，前者没有这等勇气，后者还是个小孩子，大小事务均依赖其母亲。陈子龙、李待问则家境一般，根本没有这等财力。那么，神秘人到底是谁呢？

正好有婢女为张岱送暖笼和酒菜来，他接连忙了两天一夜，实在乏了，便将暖笼和酒菜留下，自己拥着婢女回游船睡觉去了。

柳如是没什么胃口，随意吃了几筷，便叫小厮勇夫拿了酒菜，送去艖底给艖公白面等人。

勇夫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道：“这都是上等的好菜，娘子当真要送给

那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吗？”

柳如是不悦地道：“我们一路漂泊，全靠白大叔他们掌舵行船。大家都是自己人，你说话可别再这么刻薄难听。”

勇夫道：“娘子又不是不知道，白面叔他们几个从心底里瞧不起你。你拿他们当自己人，他们可看你是外人，不过是个出得起钱的雇主罢了。”

柳如是一时不语，只将手放到暖笼上。勇夫和荷衣是养母徐佛送给她的下人，三人早在归家院时就已相识，彼此熟悉。白面和他的徒弟则是从外雇请的，平日倒没什么，相处得也还好，互相之间客客气气。但当柳如是在船上与男子交游应酬时，白面就会明显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来。他看不起青楼女子，心中反感她在船上与男人谈笑风生，这她是知道的。她也没有太当回事，因为有许多比白面身份重要得多的人也一样看不起娼妓。

勇夫又道：“有一件事还没来得及告诉娘子，今日白面叔叫荷衣转告娘子，催你早些付上两个月的工钱呢。”

柳如是问道：“咱们还剩多少钱？”

正好使女荷衣下来，忙告道：“给陈老先生买寿礼几乎花光了娘子的积蓄，剩下的只够咱们自己这个月生活费，实在没有多余的来付工钱。”

勇夫恨恨道：“荷衣哀求白面叔多宽限几月，他竟然说，如果娘子这几天还拿不出钱来的话，他就要离开，另谋高就去了。看他的样子，竟是恨不得马上就走。亏得娘子一直对他们师徒这么好，拿他们当自己人，他们却因为一点工钱就出声要挟，所以我才说是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

柳如是不免又烦恼起来。人活于世，时时得为稻粱谋。哪能人人都如张岱那般好命，生于富贵金窝中，有“十二好”便足以过上好日子。

勇夫见柳如是苦恼，便悄声道：“隔壁船上那位张公子看起来好生富贵，不如娘子先找他借一些。”柳如是摇头道：“不妥。”

经过一日相处，她虽与张岱有些交情，但她却不愿意贸然开口向其借钱。除了有羞耻之心外，还因为她觉得张岱始终没有拿她当娼妓看待，甚至没有在意她的女性身份，他拿她当朋友，尊重她，那么她也不能拿出孤弱女子的做派，以可怜的姿态去向他借钱。因为她一旦开了口，钱能借到，且不用归还，实与乞讨无异。而她不希望张岱看到自己卑微的样子，她还希望能继续跟他保持这份难能可贵的平等交往。

勇夫双手一摊，道：“那只能先回去盛泽了。不然白面叔当真带着徒弟离开，我们就只能坐守空船，进退不得了。”

柳如是道：“也只好如此了。荷衣，你跟白面叔说一声，再在松江留个两三日，我还有一些事务要处理。回去归家院后，我会立即设法筹钱付他工钱。”

荷衣应了一声，道：“怕还要问一声微娘子才好，也许她还想在松江多留一些日子呢。”

柳如是道：“嗯，这件事，还是我自己来对微姊姊说吧。”

她亦觉得困倦，正想洗漱后早些歇息，忽听到岸上有人叫道：“隐娘在船上吗？徐三公子来访。”

柳如是忙到窗边一看，外面天色已黑，一名仆人提灯引徐来站在画舫边。

柳如是心念一动，便朝勇夫使了个眼色。勇夫会意，摸索着下了船，问道：“公子是来见隐娘的吗？”

徐来道：“正是。昨日有所唐突冒犯，我今日备了一些薄礼，特来向隐娘赔罪。”

勇夫道：“徐公子客气了。”左右望了一眼，压低声音道：“那么徐公子有没有带这个？”

徐来见他伸出手来，虚掂两下，不明所以，问道：“这是什么？”勇夫道：“就是这个。”

一旁仆人忙提醒道：“就是银子。”

勇夫笑道：“还是这位大哥聪明。徐公子也知道我家娘子的身份，要上船见她，自然是需要这个的。”

徐来道：“啊，当然带了。我特意备下了。”从怀中取出两锭银子，递了过来。

勇夫接过来一掂量，足有四十两重，登时笑容满面，收银锭入怀，恭恭敬敬做了个“请”的手势，道：“公子请上船。”引着徐来进来客舱。

柳如是见到勇夫神色，点了点头，起身迎客，道：“徐公子，请坐。”

徐来道：“隐娘……”见柳如是一身男子衣裳已是惊异，再见到桌上有酒有菜，还有两副碗筷，愈发愣住。

勇夫忙笑道，“隐娘准备了饭菜，本想与微娘子同饮，不想微娘子身子不适，先睡下了。正好徐公子来了，碗筷都是现成的。”

徐来这才释然，憨憨笑道：“果然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能赶上与隐娘共饮，也算有缘。”又命仆人献上一只木盒，道：“这是一幅缣丝，家里下人自己织的，还算精妙，请隐娘笑纳。”

柳如是道了谢，命勇夫收了礼物，又命荷衣为徐来斟酒。

徐来道：“听说隐娘今日到过水西园，可惜我当时人在佘山，不及亲自迎候。管事不知道隐娘是贵客，也多有怠慢，实在抱歉。”

柳如是道：“我和张公子是去借书的。这身衣衫，也是从贵府上借的，还没有向徐公子道谢呢。”

徐来道：“改日我再送隐娘一些衣衫，我们徐家自产纺布，料子还不错。”又道：“隐娘想要看书的话，随时都可以找我。”

柳如是道：“徐公子家中藏书万卷，公子却不大像读书之人。”徐来道：“我自幼好武，文章书法一无所成，唯有武艺还马马虎虎过得去。”

柳如是道：“当今天下不太平，外有女真，内有贼盗，徐公子一身武艺，当可大有用武之地。”

她不过是收了徐来的财物，随口敷衍几句。徐来听了却大为欢喜，举杯一饮而尽，大声道：“如果仗打到江南来，我一定投军杀敌。隐娘，你是我的知己，我敬你一杯。”

柳如是勉强陪了一杯，便推托身子不适。徐来豪气刚生，本想就此与佳人一醉方休，忽见对方起身送客，不免大失所望。然也不好勉强，只请求与柳如是保持来往。

柳如是转头问道：“勇夫，你收了徐公子多少银子？”勇夫道：“两锭各二十两，共四十两。”

柳如是便命荷衣取来剪刀，自行剪下一缕青丝，道：“今日我不大舒服，不能让公子尽兴而归，这一缕青丝，就当是我的赔礼^[1]。”

徐来受宠若惊，急忙接过青丝，连声道谢。

柳如是道：“最近几日我有些事务要忙，多半不在船上，徐公子不必空跑。如果十日后我人还在松江，我们再相见吧。”

徐来道：“是，是，全听隐娘吩咐。”依依惜别，这才去了。

勇夫送走徐来主仆，喊狮峰收了舢板，回来将银子交给柳如是，笑道：“这徐公子傻得可爱，是个名副其实的冤大头。娘子就说了几句话，陪了一杯酒，就赚了他四十两银子。”

柳如是心中并不为喜，将银子交给荷衣，吩咐道：“明早你和勇夫进城去，找家大些的店铺，将银锭换成碎银子，买些日用品。天气冷，得多买些木炭。再付了白大叔工钱，余下先收好。”

经济上的危机暂时解除，柳如是总算心安了些。遂命勇夫和荷衣各去歇息，自己举了灯，提着暖笼出来客舱，预备上楼。却见隔壁游船上华灯高照，仅船头便挂有十二盏灯笼，分两排挂着，在河风中轻轻飘荡，再映着泖湖之水，颇为壮丽。

柳如是摇了摇头，上来二楼，见王微已经入睡，便往火盆中添了一些炭，这才回来自己房中。

船上不比陆地，空间极其有限。即使是柳如是的卧室，亦不算太大，仅有一张卧榻、一套桌椅、一个衣柜，都是必需的家具，案桌还是梳妆和书桌双用。窗口正好朝向张岱的游船，被那两排挂灯一照，不必点灯也是亮如白昼了。她干脆吹了油灯，抱着暖笼坐在窗口发呆。不必刻意多想什么，那些红彤彤的灯笼带来了莫名的暖意，仿若沉浸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

也不知道待了多久，忽觉得船身晃荡摇动，倾向河岸。柳如是本以为是起了风浪，却见对面游船挂灯并没有飘起。她在船上生活了近一年，已算是很有经验，立即觉察到是有人上了船。刚一起身，便听见岸上有人喝道：“谁在那里？”赫然是徐来的声音。

柳如是急忙赶下楼来，却见艄公白面正带领徒弟往船头追赶一团人影。那人影甚是灵活，不知道抓住什么东西，轻轻一荡，便飘到了张岱船上。娇小身躯擦过挂灯时，一身红衣与灯影相照，当真若惊鸿翩鸟。

柳如是失声道：“是红娘子。”

白面问道：“柳娘子认得她？”柳如是道：“照过几面，不算认得。”

白面道：“那柳娘子怎么知道她的名字？”柳如是道：“这是张岱公子给她取的绰号。”

游船亦被惊动，僮仆纷纷奔出，搭下舢板，奔来奔去，往全船搜索，游船画舫都找遍了，却再也没有发现红娘子的踪迹。

张岱勉强披衣出来察看究竟，埋怨道：“到底还让不让人睡觉。”又惊见徐来在此，问道：“呀，难道徐兄又是追踪盗贼而来？”

徐来局促道：“不是……我适才来探过隐娘，然后离开……其实并没有离开……”

原来他离开码头后，回忆柳如是的殷殷笑语，一时舍不得离开，便

站在渡口河岸上，想多留一会儿。仆人提醒道：“公子站在这里，要是被柳娘子看见，可是不怎么好。”徐来还是不忍离去，干脆让仆人灭了灯笼，在黑暗中驻足凝望画舫。

忽见到船头有人影出现，高高低低，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徐来一时还不明所以，问道：“画舫上的灯不是都灭了吗？又从哪里跑出个人来？”仆人道：“小的亲眼看见这人从岸上上船的。”

徐来道：“怎么可能？我亲眼看到船家收了舢板。岸边距离画舫那么远，总不可能长了翅膀飞过去。你一定看错了。”

仆人辩称道：“旁边船上的挂灯那么亮，小的绝没看错。”

又见那人影摸向客舱，徐府之前已遭过盗贼，徐来这才意识到不妙，奔来码头，大叫了一声。此时艄公白面亦发现有陌生人闯上画舫，赶来捉拿。哪知道对方身手敏捷，迅疾如风，还没近身，就让她逃到隔壁游船上去了。

张岱听了经过，皱眉道：“又是这个红娘子。原来她是在暗中跟踪隐娘，所以我们才会白天在府城中遇见她。”

白面狐疑道：“看这妇人的身手，应该是个飞贼，她跟踪柳娘子做什么？”柳如是摇头道：“我也不知道。”

白面问道：“那么柳娘子是什么时候跟她照过面？”

柳如是心道：“如果谈论红娘子，势必牵扯出一线绿、施绍莘先生等人被杀，而余山五起命案尚未公开，譬如徐来便不知道昨日光顾过水西园的窃贼一线绿已被徐望杀死，多提无益。”便随口敷衍道：“这个说来话长，我也是无意中遇见的。白大叔，你们几位先去休息吧。红娘子露了行迹，应该不会再来了。”

白面皱紧了眉头，嘟囔道：“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飞贼？”自带了弟子下底舱歇息。

柳如是又向徐来道谢，道：“徐公子，多谢你及时发现红娘子上了

船，不然还不知道会怎样。”

徐来道：“松江一向很太平的。不知道最近怎么出了这么多飞贼，昨日有两名窃贼溜进我家，今晚这里又有这个什么红娘子。隐娘，青浦渡口实在太偏僻，生活也不方便，你若不嫌弃，不如先搬去水西园住。”

柳如是是娼妓身份，如何能毫无缘由地搬入非亲非故的男子家中，不然也不会与王微一道离开晚香堂了，便推谢道：“我还是留在船上的好。况且张公子的游船也在这里，我们人多，不会再有事。夜色已深，徐公子还是早回吧。勇夫，送徐公子下船。”

徐来无可奈何，只好道：“张兄，隐娘孤身一人，又人生地不熟，你多照应些。”

张岱道：“徐兄放心，那红娘子惊扰了我的好梦，我可不会让她再来一次，我会派人昼夜巡视的。”

徐来道：“有劳。我也会告知巡检司，青浦渡口出了飞贼，请他们派人来巡防。”这才拱手辞去。

柳如是引张岱进客舱坐下。王微亦被惊动，扶了荷衣下来，惊问发生了什么事。

柳如是遂大致叙述了经过，告道：“我们原以为红娘子在佘山杀了人，不立即离开逃命，是因为还有未完成任务，譬如对复社中人下手。现在看来，她是在针对我。”

张岱道：“可隐娘跟红娘子无冤无仇，甚至你还从冒襄手里救过她。在东佘山居拆穿她身份的也是旁人，跟你无干。她老跟着你做什么？”

王微沉吟道：“会不会是因为隐娘到西佘山居时见过一线绿，红娘子想杀她灭口？”

张岱摇头道：“这应该不可能。隐娘连红娘子本人的容貌都见过了，微娘你也见过她两次，东佘山居不知道多少人都见过她了。”

柳如是道：“也许她想为一线绿报仇，将相干的人都杀掉。”

张岱道：“她已经杀了施府门仆和徐望，如果还想继续为一线绿报仇，下一个该去找阮大铖才是。”

勇夫忽插口问道：“我听了半天，都有些糊涂了。娘子是说，刚才来的女飞贼红娘子，跟昨日到过画舫的什么一线绿，其实是认识的，对吧？”

柳如是道：“对，他们都会同一种轻身功夫，应该是同门。”

勇夫道：“会不会之前的那个窃贼……就是那个一线绿什么的，落了什么东西在船上，红娘子其实是来寻回东西的？”

张岱道：“呀，还真有这个可能，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当真，隐娘，你手下一个小厮，都如此了得。”

藏身也好，藏物也好，底舱是最合适的选地。柳如是因怕艄公白面等人已经歇息，便让勇夫先下去看看。

不一会儿，勇夫就回来客舱，拉上舱门，低声道：“不对劲儿，太不对劲了。我下去的时候，面叔和他的徒弟们正围坐商议着什么。一见到我，便立即住了口，只警惕地看着我。那种表情，就好像是他们正在偷什么东西，被我当场捉了个正着似的。”又道：“这还不是最奇怪的。”附到柳如是耳边，道：“然后面叔就对我说，工钱的事不要紧，没钱也不要紧，他平日受了娘子许多恩惠，该留下来帮娘子一把。”

柳如是闻言，便与勇夫一道出来舱外，低声问道：“是不是白大叔看到你收了徐三公子的银子了？”

勇夫道：“怎么可能？徐三公子上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况且我办事，你放心，娘子是知道的，我怎么可能让旁人见到收银子的事？”

柳如是道：“那就奇怪了。”

勇夫道：“我也说奇怪呢。白天他还是恨不得要立即离开的样子，晚上就换了一副面孔，主动提出不计工钱也要留下来。所以我想，是不是他们师徒也猜到一线绿遗落了什么财物在船上，正在商议要如何处置？

又或者是他们早已寻到了财物，所以才一心想离开娘子，却不料今晚红娘子找上门来。隐瞒赃物，与盗窃同罪。他们担心事情败露，不得不主动提出留下来？”

柳如是想了想，先回舱将勇夫的一番话说给了众人听，工钱之事也未隐瞒。

张岱道：“勇夫分析得有理。这里面确实有一些难以解释之处，真相如何，最好还是看白面自己怎么说。”

柳如是便命勇夫请白面上来客舱，客气地道：“适才飞贼闯入，让白大叔受惊了。”

白面目光闪动不止，显有浓重的疑虑之心，只道：“好说，好说。”

柳如是道：“我们推测红娘子是为失落的财物而来。”白面道：“这俺知道。”

柳如是道：“白大叔早已经知道了。”白面自知失言，忙道：“俺是瞎猜的。”

柳如是道：“那么昨日白大叔捉住一线绿的时候，可有发现他身上有什么奇怪之处？”

白面道：“当然，不然俺也不会……啊，不是，俺是说，一线绿是个飞贼，他跑来船上很奇怪。之前勇夫也说过，无论往哪个方向逃走，都比南面的渡口要有利得多，偏偏他跑到这里来，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

张岱道：“这一点，一线绿已经当面向他的雇主解释过，称是天幕阴沉，山水茫茫，他慌乱之下难以辨明方向，随意乱跑，才到了渡口。”

白面道：“张公子还认得一线绿的雇主？是谁？”张岱看了柳如是一眼，道：“是我的一个朋友。其实他只是爱书，雇一线绿潜入徐府，也只是为了盗书。”

白面点点头，也不再多问。

柳如是又问道：“白大叔可有在舱底发现什么？”

白面立即警觉起来，问道：“发现什么？”

他如此反应，旁人不免疑心更重。张岱不似柳如是那般要顾全对方面子，遂直言道：“一线绿遗落的财物。也就是今晚红娘子光顾画舫的目标。”

白面讶然道：“是这样吗？那俺还真没发现，得好好找一找。”转身便出了舱门，往底舱赶去。

柳如是忙朝勇夫使个眼色，勇夫会意，忙紧跟下去。

张岱道：“勇夫脚上不方便，我也下去看看。”带着两名僮仆跟了过去。

柳如是道：“微姊姊怎么看这件事？”王微道：“白大叔的确有些古怪，像是隐瞒了许多心事，但他适才的反应不似作伪，应该是真的不知道一线绿有财物藏在船上。”

白面从一线绿手中救过王微性命，她不愿意背后说他闲话，遂又道：“白大叔性子爽直，不像是见财起意的人，或许这其中有什么隐情也说不准。”

柳如是道：“我同意微姊姊的看法。我们先等一等，也许一线绿真遗落了财物在船上，而白大叔他们师徒根本就不知情。”

只听见船底“咚咚”作响，显然是白面等人在翻找物事。过了两刻工夫，勇夫等人才上来，摇了摇头，示意并没有发现。

张岱更是道：“白面师徒都已经收拾好了包裹行囊，看样子确实打算离开隐娘了。但我趁他们不备，亲自上前摸过，行李中并没有什么财物。”

使女荷衣道：“昨日船一到渡口，面叔还命徒弟上岸采买生活用品，为船上补充物资，钱都是他自己出的，为什么今日突然就变了一个人呢？”

张岱道：“他们师徒连行囊都收拾好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分明是准备离开隐娘了，工钱只是个借口。”

柳如是却是百般不解。她因自己出身卑微，对待下人素来友善，对白面师徒更是尊敬有加，却不明白对方为何一声不响地准备离开自己。

勇夫道：“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昨日在船上捉住了一线绿之后，我和荷衣本来主张将他送官，或是送交徐府，是白大叔称没有搜到赃物，不好处置，要等娘子你回来再说。一线绿本来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柱子上，却不知道怎样挣脱绳索逃走了。白大叔最先发现，立即追了出去，结果当然没追上。当时我还没觉得有什么，现在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名堂。”

柳如是沉吟道：“白大叔并没有提过追赶一线绿之事，只是说对方逃走了，来东余山居是为了告知我经过。也许因为一线绿上了余山，白大叔误以为他来了东余山居，所以赶来通知我。白大叔到宝颜堂时，正好遇到一线绿要杀微姊姊，所以立即出手打伤了他。后来一线绿被人掐死，白大叔又正好在场，他不好说出追赶一事，只能说是来找我的。”

勇夫道：“咦，听了娘子这番话，我倒愈发怀疑面叔来。会不会是一线绿被绑在船上时，表示要用钱财贿赂面叔，所以面叔才有意放走了他？”

柳如是道：“这应该不大可能吧。果真如此的话，白大叔为何一发现一线绿逃走就立即去追赶呢？”

张岱道：“也许白面不是去追赶一线绿，而是要跟着他去取许诺的财物，结果半途被他给溜了。白面大概也听过宝颜堂有无数珍藏，见一线绿上了余山，料想他必是有所图谋，遂直接赶来宝颜堂，虽然是误打误撞，但却真的跟一线绿撞上了。”

勇夫道：“呀，是不是面叔下手杀了一线绿？娘子不是说他是被人掐死的吗？”

柳如是与张岱相视一眼，虽没有回答勇夫的问题，但胸口却均是“咯噔”一下，均心道：“不错，白面的杀人嫌疑，可比其他任何人要大多

了。”

之前他二人都认为是锦衣卫密探徐望杀了一线绿，但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徐望掐死一线绿，也没有任何物证表明是红娘子杀死了徐望。只是因为徐望突然被杀，而暂时没有别的动机和嫌犯，红娘子与一线绿又是师出同门，遂认为这两起杀人案之间有紧密关联。如果是徐望杀了一线绿，红娘子又杀了徐望为一线绿复仇，便能顺理成章地解释两起命案前后发生的缘由。但这其实只是纯粹的逻辑上的推测，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物证，即使官府逮捕了红娘子，不能用刑逼迫她招供的话，也无法以这一套推测对其定罪。

再回到白面身上。他与一线绿之间的种种纠葛、疑点已为勇夫道出，到宝颜堂十之八九是追踪一线绿而来，而不是他所声称的来寻柳如是。但他及时从一线绿手中救下王微却是真的，他甚至来不及将王微扶进房中，只匆匆脱下棉衣覆盖在她身上，便赶去追踪一线绿，足见捕捉对方心情之急切。

最终白面在山坡竹林边堵住了一线绿，单手扼住对方脖颈，逼他履行诺言，交出财物，结果却失手掐死了他。而白面之所以急于离开柳如是，正是因为他心虚，想早日脱离佘山这个旋涡，所谓拖欠工钱之类，仅是个借口而已。

这前后经过水到渠成，远比徐望杀人更有说服力。要验证这一点也不难，只需拿徐望和白面的手与一线绿颈中瘀痕做比照，即可真相大白。

那么今晚红娘子光临画舫，只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红娘子以为一线绿落了财物在船上，她赶来寻回；第二，红娘子已从昨晚经过情形中猜到白面才是杀死一线绿的凶手，她是为了复仇而来。

从昨晚东佘山居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红娘子应该事先并不知道一线绿会出现在佘山。她见到一线绿时，对方已是死人，所以她应该不知道他手上窃得了什么财物、又藏在哪里。如此，便只剩第二个理由了。

这内中推测虽然繁复，但柳如是只在瞬间便明白了过来，一时沉默不语，不知道要如何处置。

张岱扬了扬手，叫道：“来人，去游船上多叫些人过来。”言下之意，是要多叫人手，将白面师徒拿下送官了。

王微忙道：“不，不要。张公子，请先听我一言。白大叔虽然脾气不大好，却为人耿直，我绝不相信他会被一线绿收买，又因为索财不得而杀死了对方。”

张岱道：“白面从一线绿刀下救了微娘，你心存感激，这我是知道的。”

王微道：“不，不全是这样。隐娘，你与白大叔相处日久，远比我更了解他的为人，你觉得他是会被盗贼用财物收买的人吗？”

柳如是回想起每每她与达官贵人饮酒作乐时白面的不屑神情，叹了口气道：“微姊姊说得极是。张公子，你先请回船歇息，这里由我处置。”

张岱道：“可万一……”

柳如是道：“张公子放心，不会有事的。公子请先回船，明早我还会派人叫公子起身，一道观赏泖江日出的盛景。”

张岱见她坚持，也不便再多说，遂引了僮仆自去了。

柳如是又命荷衣扶王微上楼歇息，自己带了勇夫下来底舱。白面师徒果然没睡，围坐在灯下，见到柳如是下来，一齐站了起来。

柳如是道：“不好意思打扰几位休息，我有几句话想当面问白大叔。”白面道：“柳娘子有话直说，不必客气。”

柳如是道：“那好，我就真的不客气了。白大叔，是你有意放走一线绿的，对不对？”

白面瞪大了眼睛，意外之极。那意外，只是单纯的料想不到，意外

对方竟知道了真相。

狮峰见师傅窘迫不答，忙插口道：“柳娘子这不是凭空诬陷吗？我师傅可是跟一线绿什么关系也没有。”

柳如是道：“我只是随口问一问，并没有到官府控告，因而不算是诬陷。”又问道：“白大叔其实是因为追踪一线绿才到了宝颜堂，对吧？”

白面惊奇道：“娘子是怎么知道的？”

勇夫插口道：“娘子非但知道你是为一线绿才到东余山居，还知道你杀了一线绿。”

白面的脸色登时黑了下来，双手拳头紧握。那一刹那，柳如是几乎以为他会立即冲过来袭击自己，不免有些后悔，后悔适才不该冒失将张岱等人赶走。

勇夫也以为白面恼羞成怒了，转身就往楼梯口奔去。他脚伤未好，行动不便，刚跑出几步，就被狮峰赶上，一把抓住右臂，反拧到背后。

勇夫“哎哟”一声，道：“放手，快放手。使那么大力做什么？”

柳如是忙道：“白大叔何必如此？我说过了，只是有几句话想当面问清楚，并无恶意。”

白面点点头，示意徒弟放开勇夫，道：“柳娘子的问题俺无法回答。听起来，柳娘子倒是在为一线绿被杀抱屈，一心想要找出凶手。”

柳如是道：“抱屈未必，找出凶手也不是我的事。东余山居出了五起命案，我和白大叔都曾在命案现场，是关键证人，明日必然有官府的人到来。还望白大叔好自为之。”说完这几句话，便带了勇夫离去。

白面一言未发，脸色由黑转红，诡异之极，却没有出手阻拦柳如是。

上来客舱，勇夫问道：“娘子是在提醒面叔快些逃走吗？”柳如是道：“你话总是那么多。”

得到王微提示后，她仔细回想白面平日为人处世，也不认为他会受一线绿的贿赂而私下放人，又因得不到财物而杀人。但适才当面对质时，白面是那样的反应，却不由得她不信了。也许一线绿承诺给白面的并不仅仅是财物那么简单，而是某样他难以拒绝的物事。

勇夫道：“如此，岂不是太便宜了他们师徒？面叔可是放走了一线绿，后来的杀人案不是都因此而起吗？”

柳如是道：“你又没有证据证明白大叔真的受了一线绿贿赂。”

勇夫道：“可娘子也认为是他杀了一线绿啊。”

柳如是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去睡吧。”

勇夫嘟囔道：“也许我刚才不该多嘴说娘子已经知道是面叔杀了一线绿，说不定今晚他们师徒还会杀咱们灭口呢。”

柳如是听了，心中也不以为意。她不是完全没有此种担忧，只是觉得这是她作出的选择，理该承担后果，索性就不去管了。回来房中，伸手往怀中一摸，那卷《金瓶梅》竟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1] 柳如是被逐出周府时，还是个稚嫩少女，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她在最低谷的时候于佘山大会上遇到陈子龙、李待问等复社名士，得为良师益友，为她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对其重新振作及成长起了重大帮助。然起初柳氏风尘习气难改，骗取徐氏财物供自己留在松江与诸名士交往为历史真事。

第八章 濛濛绿水，伤心无际

刹那间，红霞满天，瞬息万变，灿若云锦。万道霞光在水面上闪闪抖动，红光潋滟，散金碎银，美不胜收。远近山峦相叠于烟芜云树之表，泲河如带东迤，下视平野，襟怀洒然。虽没有泰山日出那般『山耸天止』『一日千里』的万钧气概，却也是烟霞变幻，气象万千，景色奇丽无比。



回首江云泪几双，酒空金盏在他乡。
穷途自合亲情断，幽恨那堪世事忙。
两岸草花秋寂历，一船烟月夜凄凉。
不知身是孤飞鸟，犹误题笺寄孟光。

——王彦泓《江上》

次

日一早，柳如是刚刚醒来，便听到外面有惊叹之声。泖江朝墩亦是著名美景，她听到使女荷衣的声音，又见红影映窗，以为太阳已经升起了，急忙披衣出来。却见东方才刚刚露出鱼肚白，所谓红影，只是旁边游船的挂灯。

但确实有令人惊叹的奇景。就在南边不远处，停着一艘硕大无比的游船。张岱和柳如是的私船各自不小，已是游船中之翘楚，那大船却如两者加起来那么大，可谓生平仅见。

柳如是心道：“久闻江南游船以杭州富商汪汝谦的不系园和随喜庵为最。不系园舟名为眉公亲题，取《庄子》‘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之典，莫非就是这艘大船？只是我昨晚睡得太死，竟不知道这船是什么时候停过来的。”

张岱也匆忙起床，赶了过来，一见到那艘大船，亦是惊叹不止，道：“想不到江南之地，还能见到这么大的海船。”

柳如是道：“这是海船？”登时醒悟了过来，道：“这一定是郑芝虎带来的大船了。”

张岱道：“虽然没有挂上郑氏令旗，不过这等气势，应该是他家的没错。”又笑道：“这家人到底是海盗出身，这样一艘大船开来渡口停靠，我手下人竟是一点都没觉察到。也许是他们半夜偷懒去睡觉了，回头要好好责罚他们。”

柳如是道：“这不能怪他们。岸上有兵卒巡逻呢，何必多耗费人力气。”

转头望去，果见渡口有数名全副武装的兵卒来回游弋，却是巡检司的兵卒。应该是徐来昨晚离开后，通知了巡检司，又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请巡检调派了人手在青浦渡口一带巡逻。

张岱笑道：“看起来，我们的徐三公子对隐娘可谓十分用心了。”

柳如是一字一句地道：“我离开周府后，曾指天发誓，不再嫁作人妾。”

张岱听了这话，笑容蓦地僵住。柳如是以为他会赞许自己的志向，抑或是劝慰放宽心境，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说，只转过身去，与她并排立在晨风中，默默凝视着东方。

地平线上已露道道金光，五彩斑斓。一会儿，便有旭日冉冉升起。刹那间，红霞满天，瞬息万变，灿若云锦。万道霞光在水面上闪闪抖动，红光潋滟，散金碎银，美不胜收。远近山峦相叠于烟芜云树之表，泖河如带东迤，下视平野，襟怀洒然。虽没有泰山日出那般“山耸天止”“一日千里”的万钧气概，却也是烟霞变幻，气象万千，景色奇丽无比。

忽听得隔壁大船上有人声道：“这里日出的景致美则美矣，却是小家子气，比海上日出差远了。小时候我大哥曾教我背过一首诗：‘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大概就是那个模样。”正是郑芝虎的声音。

有女子应道：“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咏初日》。”正是江南名妓林雪。

郑芝虎笑道：“不错，正是赵匡胤千里送京娘时题壁之作。”

“千里送京娘”是一桩典故。赵匡胤未发家之时，游走江湖，惩强罚恶。一日，他路过清幽观，意外发现了被囚禁于暗室的赵京娘。赵京娘年方十七，山西永济人氏，随父烧香还愿时遭劫，被强盗带来清幽观，锁于暗室之中，供其夜间淫乐。赵匡胤得知经过，遂拔刀相救，决定千里送赵京娘回家。一路上，赵匡胤对京娘体贴关怀。为同行方便，二人结为兄妹。途经武安门道川，京娘晨起，临渊梳妆，向赵匡胤诉说爱慕

之情。是时，一轮朝阳喷薄欲出，赵匡胤踌躇满志，婉言回绝道：“贤妹非是俺胶柱鼓瑟，本为义气千里相送，今若就私情，与那个响马何异？况施恩图报，非君子所为。”遂作《咏初日》诗题于壁。后来京娘与赵匡胤言情的地方，变成一座美丽的湖泊，人们将其称为“京娘湖^[1]”。

此番郑芝虎来松江，亦是千里护送林雪，颇有古人仗义风范。唯一不同的是，二人未结为兄妹。

林雪却似未听出弦外之音，只道：“我还是最爱唐诗人张（翥）之《登单于台》，‘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堪称唐诗壮浑之冠。不过却是塞外之景，与郑公子所见海上日出又大不相同了。”

郑芝虎笑道：“我是个粗人，不像娘子这么博学多识。不过将来有机会，娘子一定要去海上看看。”林雪道：“那是自然。”

林雪原是福建人，但沦落风尘后在杭州扬名，其西湖居处名“听雪轩”，堂匾为当世书画大家董其昌所题。张岱长年寓居杭州，曾在富商汪汝谦的不系园上见过林雪几次，对其美貌风姿颇为倾心，只是听说汪汝谦亦爱她入骨，遂未努力追求。此时见她立于船头，衣带飘飘，天姿灵秀，意气高洁，大有姑射仙子冰雪风韵，不由得怦然心动。不过碍于她正注视日出景致，身边又有郑芝虎这等朝廷红人陪伴，不便招呼。转过头来时，见柳如是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不由得面色一红，自我解嘲道：“我是个有名的风流公子，隐娘是知道的。”

柳如是道：“嗯，林雪林天素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这等嫦娥仙子一般的女子，任谁也会心动。不过我听说她倾心于富商汪汝谦，可是真事？”

张岱道：“林雪在西湖的住所听雪轩一直由汪汝谦出钱供养，这是真事。汪汝谦对她倾心爱慕^[2]，这也是真事。但林雪到底属意于谁，没有人知道。”又叹道：“女人心，海底针啊。”

柳如是道：“林雪应该是心性清高傲气的那种。”

张岱道：“你没见到眼下她正和郑芝虎一起观赏日出吗？据我所知，郑芝龙虽然娶了位日本夫人，郑芝虎可还是未曾娶妻生子呢。论权势，

他纵横海上无敌手，从东洋到西洋。财富呢，也不在汪汝谦之下。”

柳如是道：“怎么什么事到了你们男人眼中，就变得那么俗气？你怎么知道林雪是为了谁的钱、谁的势？她不过是想找一个相知相许的知心爱人罢了。”

张岱笑道：“不俗气，她愿意嫁给街边卖字画的商贩吗？知心爱人，你觉得郑芝虎能和她相知相许吗？”

林雪既是美女，亦是才女，工书善画，画笔秀绝，临摹古画能以假乱真。传闻其所仿的董其昌画册，连董其昌本人也不能分辨，足见其绘画功力之深。而郑芝虎虽然成了大明将军，究竟还是海盗出身，除了同是闽人之外，与林雪共通之处极少。确实如张岱所示，这二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为知音的。

张岱又道：“她也俗，我也俗，人人都俗。你瞧张溥如何了得，真正的人中之杰，还不是为了权势不择手段，不惜与锦衣卫这等臭名昭著的势力结交。人生到世上，就是俗的。眉公称‘白日不落，红尘更深’，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一时说得兴起，又问道：“那么隐娘的心思到底如何呢？现在看起来，李待问、徐来、宋征舆三人都对你有意。不过按照隐娘新定的择偶标准，李待问、徐来均已娶妻，自行出局，便只剩下宋征舆一人了。”

柳如是默然不语。不知怎的，她又回想起前晚与陈子龙一道在清微亭赏月的情景。在经历了那么多可怕骇人的事件后，她于耿耿难寐中遇见了他。那个温文尔雅的男子带给她一种细密厚实的情愫，那是她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体验。

勇夫忽扶着楼梯上来，叫道：“娘子，怪事。”

柳如是皱眉道：“又出了什么事？”勇夫道：“面叔他们人都还在呢。”

张岱道：“咦？确实是怪事。隐娘应该已经暗示过白面，我们已经发现是他杀了一线绿，他如何没有连夜逃走？”

柳如是起初也觉奇怪，但转念又想道：“白大叔前晚当场阻止了一线绿继续害人，微姊姊就是证人，就算真是他杀了一线绿，他也可以说是为民除害。只要没有指证他收受一线绿贿赂的证据，他应该能免于被官府追究。大概他心中有底，所以决定留下来。”

想到此节，不免心中又有了疑点。一线绿先后杀了陈府仆人和施绍莘，正要对王微下毒手时，为白面所阻止。有了这个前提，就算白面杀了一线绿，他也有正当理由，完全可以当场正大光明地承认，为什么前晚被柳如是、张岱意外撞见时，要矢口否认是他杀了一线绿呢？

张岱道：“对于普通人而言，取人性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大概也是白面的第一次，他不愿意承认、不愿意面对，也算是人之常情。”又道：“我们简单吃点东西，这就动身出发吧。”

柳如是道：“去哪里？”张岱道：“那卷《金瓶梅》的事不是还没了结吗？该归还给原主人了。”

柳如是道：“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张公子，那卷《金瓶梅》被我弄丢了。”

张岱惊道：“丢了？什么时候的事？”柳如是道：“具体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昨晚临睡前脱衣才发现的。”

张岱道：“是你自己不小心弄丢了，还是被人偷了？”柳如是道：“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被人偷走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张公子该知道的，我大部分时间都跟你在一起，并没有陌生人靠近过我。”

张岱沉吟道：“这就不好办了。”

柳如是道：“但不管怎样，还是要给眉公一个交代，总不能不了了之。”

二人遂吃了些粥菜，往东余山居而来。正好在山门之处遇到管家管勋。

管勋道：“二位来得正好，我正要派人去寻你们呢。方知府留了话，

要劳烦二位去一趟松江府衙，做一下笔录。不过不急，可以午后再去。”

张岱道：“命案的事怎样了？”管勋道：“你们走后，我跟罗吉甫商议了一下，即将东余山居发生五起命案之事告知了方知府。方知府惊讶极了，但也嘱咐我等不可声张，只暗中派心腹下山调集人手，命差役悄悄封锁了宝颜堂和西余山居。旁人不知道究竟，以为差役上山只是来保护知府等地方官员。本来我还想请罗兄去寻二位来帮忙，但很快又发生了乞丐闹堂事件。送走宾客后，方知府留了下来，亲自坐镇指挥勘验，件作负责验尸，书吏负责记录现场情况，一直忙到后半夜，才抬了尸首回府衙去了，应该是天快亮时进城的。”

张岱道：“那闹堂的乞丐呢？”管勋道：“方知府审问后认为他只是书生意气，加上眉公求情，就将他放走了。”

原来余山大会被一名乞丐搅散后，陈继儒拂袖去了后堂，乞丐则被松江知府方岳贡下令扣住。因不知道乞丐到底是什么来头，方岳贡也不敢太无礼，只好言问他姓名来历。

乞丐倒也坦率，自称姓陈名申，是黄州^[3]生员，本是慕名松江人文昌盛，名宦辈出，来此游览向学。然而到本地后，发现云间民风浮华奢靡，国家危机深重，这里却人人奢靡，醉生梦死，只知享乐。而名门公子，不是忙着宴游酬唱，就是声色犬马，不由得大失所望。刚好他住宿的客栈的厨子因烧得一手好菜，被临时请去东余山居为陈继儒寿筵筹备菜肴，他本就对陈继儒以山人自居、却与权贵交往不满，遂一怒之下装扮成乞丐，上山捣乱。

方岳贡原跟众人想法一样，以为陈申是受某别有用心者指派，有意来余山胡搅蛮缠的。陈继儒虽然名声巨大，然其与世无争，不会跟人有利益冲突，但其寿筵上名流如云，尤其是东林、复社，更是借寿筵之机在余山集会。如果陈申是针对他们而来，那么背后指使者多半是当权者。

当方岳贡听说陈申只是一时愤慨而为之时，反而大大松了一口气，正好陈继儒派人来为陈申说情，便已无追究之意。但还是有意问道：“你指责宴会上人多是不关心国家、不关心苍生之辈，你自己还不是只知逞

口舌之利，对国家、对百姓，又有什么作为呢？”

陈申慨然道：“学生不仅能以口舌警世，且能以之退敌。”方岳贡微微一笑，遂放他离去。

后陈申果然意图以口才报效朝廷，在实力最强的义军李自成和罗汝才之间游说离间，企图“以口舌令二贼相图，可并灭也”。陈申先去投奔李自成，告知道：“罗汝才必将谋变。”李自成不信。于是陈申又去投奔罗汝才，劝其将军马按照良劣烙印，方便识别调遣。罗汝才同意，任命陈申主办这件事。陈申先挑选了一群马，烙上“左”字，又赶去告诉李自成说：“罗汝才与明将左良玉暗通，马用左字为号。”李自成派人侦察，得知确有马烙“左”字之事，勃然大怒，派军袭杀了罗汝才。这是后话，略过不提。

张岱听了，嗤笑道：“这陈申就是个口舌之徒。指责旁人错处何其容易，真要自己设身处地去做，又何其难也。”

柳如是不见罗吉甫，问道：“罗公子人呢？”管勋道：“他接连忙了两个晚上，好友又被杀，身心俱疲，我安排他在山房歇息。怕是还没起身。二位不妨先坐一坐，我派人去看他醒了没有。”

柳如是忙道：“不必了。其实我们是来找眉公的。”当即说了《金瓶梅》书卷一事。

管勋皱眉道：“这件事，二位得当面问眉公才好。”遂引着二人进来。

陈继儒人在顽仙庐中，虽则江南士林瞩目已久的佘山大会一时风流云散，但似是对这位刚过完七十五岁生辰的老人影响不大。管勋引着张岱、柳如是进来时，他正与老友汪汝谦说话，时闻欢声笑语，足见其人通明豁达。

汪汝谦，字然明，号松溪道人，原是歙县^[4]富商，后因慕杭州西湖之美景，遂迁居于此。其人“贾而好儒”，在西湖建造了许多别墅和画舫，以西湖主人自居，与往来西湖之上的众多名流雅士结交，天下名士如钱谦益、陈继儒、董其昌等均与其交游酬唱。他还为一些名媛才姝提

供居处，如名妓杨慧林、林雪等，由此得了“黄衫豪客”的雅号。

柳如是久闻汪氏大名，今日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其本人，虽然年纪已然不轻，却因保养得体，看起来还是中年人模样，风度翩翩，没有商贾者的丝毫俗气。

汪汝谦一见柳如是等人进来，便起身笑道：“张岱小友，你身边的这位佳丽是谁？”

张岱忙为二人引见。汪汝谦道：“啊，原来是隐娘。”

陈继儒道：“汪公可别小看这位隐娘，她的才气，可称绝伦。”汪汝谦道：“隐娘这么小年纪，连眉公都亲口夸赞，了不得，了不得。”

他见管勋神色，料想张、柳二人有事来访，便起身告辞，又殷殷邀请道：“隐娘一定要到杭州来，好让汪某有机会一尽地主之谊。”

柳如是对汪汝谦印象很好，当即点头应允。汪汝谦这才拱手辞了出去。

管勋又命厅中侍奉的仆人退下，自己也跟着退了出去，掩好大门，只留张岱、柳如是在房中。

陈继儒虽然好奇，但还是颇为平静，呵呵笑道：“小管可从来没有这样过，如此阵仗，想来二位要谈的事不简单。”

柳如是便大致说了书卷《金瓶梅》之事，又道：“徐三公子称他府中的原本完好无缺，另一套已毁于大火，却不知道如何多出了这一卷原本来。我既已弄丢了书卷，本不该再来叨扰眉公，但若不能给一个交代，又觉内心有愧。”

陈继儒道：“昨晚管勋已对老夫说了《金瓶梅》之事，我还以为是窃贼盗自徐府。想不到会再起波澜。正如管勋所言，当年的手抄本有两套，一套给了董其昌董兄，一套送给了徐府。别无三套。”

他既然再次间接否认拥有《金瓶梅》原本，以他的人品，足以取信天下人。

柳如是道：“如此，我便明白了。多谢眉公。”

陈继儒叹道：“你们本是老夫的贵客，却在这里遭遇了那么多可怕的事，实在是对不住。古语有云：‘是非不到钓鱼处，荣辱常随骑马人。’但似乎老夫这方钓鱼处也不能置身于是非之外。”

柳如是见对方面露极深的倦色，料想他昨夜未眠，今早又起来会客，略略安慰了几句，便起身告辞。

出来顽仙庐，柳如是道：“这件事越来越奇怪了。”

张岱道：“没什么奇怪的。眉公既然亲口说当年只有两套手抄原本，那么便真的只有两套。徐来家中的那套就不说了，另一套据称是毁在万历末年的民抄董宦事件中。如果那套原本并没有完全毁于大火，而是有几卷被什么人趁乱得到了呢？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一线绿身上会掉出一卷原本《金瓶梅》来。”

柳如是道：“这点我也有想过，有可能是董其昌那套原本还有几卷留在世上。但张公子不觉得奇怪吗？一线绿本是受雇去徐府盗书的，未能得手也就罢了，他到宝颜堂行窃时，身上反而掉出一卷《金瓶梅》原本来。”

张岱道：“原来隐娘说的奇怪是指这件事。不错，太奇怪了，完全不合情理。”

柳如是道：“我有个想法。那一线绿原是个江湖卖艺的，应该不识字，对吧？阮大铖雇请他去徐府盗书，就算给他描述了《金瓶梅》的样子，但徐三公子说，水西园中藏的几套书除了刻本之外，还有后来仿抄原本的贗本，一线绿又如何能分出真本和贗品呢？”

张岱道：“隐娘的意思是，有可能是阮大铖给了一线绿一卷《金瓶梅》原本作比照？呀，还真有这个可能。”

柳如是道：“一定是阮大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董其昌宅子中流传出来的《金瓶梅》，但残缺不全，所以雇请一线绿去徐府盗取所缺的书卷，还给了他一本原本做比照。”

张岱道：“这么解释，倒是通了。”但还是觉得不妥，又道：“一线绿被隐娘的艸公白面抓住后，并没有从他身上搜出赃物，大约是事先藏在了什么地方。但他逃走后，去西余山居找阮大铖时，就该将这卷《金瓶梅》归还才对啊。以阮大胡子的为人，怎么可能不当场收回如此珍贵的书卷呢？”

柳如是蓦然得到了提示，道：“不错不错，这是一处重大破绽。如果《金瓶梅》是在一线绿身上，那么他早该在西余山居时就归还给阮大铖。他是在见过阮大铖之后才来东余山居，那时候身上应该已经没有了书卷。”

张岱道：“也就是说，书卷不是一线绿身上掉出来的。在我们赶到之前，另外有人到过晚香堂。而这个人跟阮大铖和一线绿都毫无干系。”

柳如是道：“书卷是掉在微姊姊身边，似乎应该是这人在俯身查看她伤势落下的。”

张岱道：“从微娘受伤后晕倒，到我们赶到宝颜堂，中间隔了一段时间。也许是某位溜进宝颜堂观赏碑刻的宾客，他听到动静，进去中院查看，发现死了一人、伤了一人，骇异之下，生怕惹事，所以大致看了一眼就赶快走了。如此，要找到这人可就难了。”

柳如是道：“也许不难。这么珍贵的书卷丢了，这人不急着回来找吗？”张岱道：“啊，还真是。这人一定回来过宝颜堂。”

柳如是道：“但从前晚到寿筵开始，绝大多数人都在晚香堂，进过宝颜堂的人寥寥无几。昨日宝颜堂又被差役当作命案现场封锁，他更是不可能再进去了。难道失落书卷的人就是这寥寥几人中的一个？”

张岱道：“除了下人外，就只有我，隐娘你，微娘，李待问，罗吉甫，管勋，徐来，还有一个徐望。你觉得谁的可能最大？”

柳如是沉吟道：“我和张公子，还有微姊姊可以直接排除。徐来当晚不在东余山居。我们在山坡竹林边撞见白大叔时，李待问几乎是前后脚赶到，也不可能。管勋身为山居管家，寿筵在即，事务繁琐，无论如何是没有闲暇到宝颜堂观摩碑刻的。那么就只有罗吉甫和徐望了。这两个

人中，我选……”

忽见到一名仆人引着荷衣过来，忙迎上去，问道：“你怎么来了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荷衣道：“娘子快些回去，出了大事了。面叔他们和旁边大船上的人打起来了。”

柳如是吃了一惊，忙请仆人向管勋交代一声，说晚些会去松江府衙，自己则和张岱赶下山去。

路上，荷衣大致说了经过：原来是白面大徒弟狮峰挑的头。隔壁大船上有人过来借东西，他打听到船主是郑芝虎后，立即发了疯一般，将来人推入河中。随即操起鱼叉闯上大船，见人就打。很快被人制住绑了起来。白面一看徒弟被打得头破血流，火冒三丈，带领剩下的三名徒弟，操起家伙就过去救人。王微努力叫喊也无法阻止，见大事不妙，忙叫荷衣来东余山居叫柳如是和张岱回去。

张岱忙问道：“我船上有那么多人，他们没赶过去帮忙吗？”荷衣道：“公子船上的人也都赶过来了，但只是劝阻喊叫，没上前动手。”

张岱道：“这帮吃白食的。”似是对自己手下没加入战团极为不满。

三人回来青浦渡口时，混战已经结束。白面师徒浑身是血，被反缚住手脚，高吊在大船上。五人口中都被破麻布塞住，喊也喊不出来，只能徒然扭动着身子，情景极是凄惨。

郑芝虎手下侍从各执兵器，剑拔弩张，守在船边，不准人上船。岸边不独有巡检司兵卒，还有李待问、宋征舆、许誉卿几人。众人面面相觑，显然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

张岱一见便道：“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郑芝虎这只过江龙，可是把地头蛇的风光全压下去了。”

柳如是毕竟还是稚嫩，不觉有些彷徨无计起来，问道：“各位公子认为该如何处置才好？”

许誉卿道：“郑芝龙、郑芝虎兄弟目下是朝廷眼中的大红人，风头无人能敌，隐娘可千万不要得罪他。除了赔罪之外，没有别的法子。”

宋征舆很是不满，道：“不过是两个海寇罢了。朝廷对流寇、巨盗之类一贯主剿不主抚，真不知道为何当今圣上要对郑氏兄弟另眼看待。如今可好，人家都横行到松江来了。”

许誉卿道：“郑氏兄弟实力雄厚，远非高迎祥、李自成等流寇所能相比，海上势力范围遍及东洋、南洋。听说当年毛文龙守皮岛时，也曾派人与郑氏兄弟一道走私，后来毛文龙被袁崇焕袁公诛杀，私通海盗也是罪状之一。而今朝廷倾心笼络郑氏兄弟，不但需要靠他们平定南海，还希望能借助郑氏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从东边制衡女真人，以补失毛文龙、孔有德、耿仲明等骁将之缺。”

宋征舆道：“就算如此，郑氏兄弟也不该利用朝廷的恩宠横行无忌，肆无忌惮。”

柳如是道：“荷衣，你先引各位公子到客舱歇息，我去求见郑公子，看他意下如何。”

张岱道：“我陪隐娘去。我与林雪相识，也许可以帮上忙。”

二人来到大船边。柳如是道：“我是旁边这艘画舫的主人，姓柳名隐，想求见郑公子。”

有侍从飞奔上船禀报，片刻后折返回来，道：“二将军有请娘子上船。”又挺刀挡住张岱，道：“二将军只见柳隐娘子一人。”

张岱忙道：“我是来见林雪的。”

侍从迟疑了下，道：“那么先有劳公子在这里候着，等小的问过林娘子再说。”

柳如是跟随侍从上船，进来客舱。郑芝虎左手放在案桌上，正有侍从在为他手背上的伤口上药。

柳如是一见便暗叫不妙，心道：“原来白大叔他们伤了郑芝虎，这下

无论如何是难脱旋涡了。”

侍从道：“这位就是我家二将军。”

郑芝虎道：“原来是柳隐娘子。我对娘子有印象，是在东佘山居见过你，对不对？”

柳如是道：“不错。郑公子带人抬着蜜香树入大厅时，我人正好在那里。后来还跟郑公子和林雪娘子照过一回面。”

郑芝虎道：“噢，我记起来了。寿筵上人实在太多，我居然一时忘了。”

柳如是道：“郑公子是个豪爽性子，那么我也不兜圈子，外面被公子手下拿住的五名船夫，是我画舫的人。”

郑芝虎道：“娘子可知道是你手下人先挑的头？那个叫什么狮峰先疯子一般闯上船来伤人，接着是那四个人。那个年纪大的是他们的师傅，对吧？”柳如是道：“对，他叫白面。”

郑芝虎道：“就这个叫白面的，出手打伤了我好几名手下，还砍伤了我。”又道：“不过他武艺还真不错。当船夫实在可惜了。”

柳如是道：“那么郑公子打算如何处置他们五人？”郑芝虎道：“这个……我还没想好。”

按他以往的风格，当然会杀了白面师徒五人泄愤。所谓的国法，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即使他已是大明官员，也不大将法纪放在眼里。然而眼下有所不同的是，船上还有一位佳人。他此番来松江，本就是“千里送京娘”之义举，林雪尚在船上做客，贸然杀人实不大妥当。然也不能就此不了了之，所以才下令将五人打了一顿，吊在船头，让他们先吃点苦头再说。

柳如是道：“错在我方，我也不敢开口向公子求情。不过狮峰素来本分，是个老实孩子，他突然发疯，一定有什么缘故。公子何不听听他自己怎么说？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呢。”

郑芝虎道：“这个……其实不用他说，我也能猜到大概。多半是这个叫狮峰的船夫有什么亲人被海盗所害，也许跟我们兄弟有些干系，所以他一听到我的名字就立即发狂伤人。他想杀了我，好为他家人报仇。”

柳如是很是惊讶，道：“郑公子如何能这般肯定？”

郑芝虎道：“实不瞒娘子，这种事，我和我大哥遇到的多了。时不时地会有那么几个不自量力的刺客来找我们兄弟报仇。不过目下我已是朝廷官员，狮峰意图行刺，可是死罪。这样吧，看在隐娘的面子上，我也不照老规矩办了。但这件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就将他们交给本地官府，如何？至于官府如何处置，那就是本地官员的事了。”

柳如是料想难以从郑芝虎手中救人，况且白面身上还牵连命案，无论如何都难以脱身，只得道：“那只好如此了。就请公子先派人将他们几个放下来吧。”

郑芝虎招手叫过一名侍从，道：“放他们五个下来，直接押去松江府。”转头见到舱外林雪正与一名陌生男子说话，忙起身赶了出去。

林雪见郑芝虎出来，忙为他引见，道：“这位是张岱公子，一向寓居杭州，我们算得上是邻居。”

张岱名满江南，郑芝虎竟是从未听过，但见他风度潇洒，与林雪甚是亲昵，心中很是不喜，只是不好发作，只道：“张公子既是客，何不进舱坐上一坐。”

张岱见郑氏侍从正放白面几人下来，又见柳如是出来客舱，以为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便笑道：“不了，我只是听说雪娘在此，顺道过来看看。隐娘，咱们走吧。”

侍从虽将白面等人从桅杆上放下来，却并不解开双手绑缚，押解着下了船。

泖桥巡检司巡检丁慧生已闻讯赶至，侍从遂要将白面等转交给他，称这五人意图行刺郑芝虎，被当场拿下。丁慧生一时不及仔细盘问，只命兵卒先将人押回巡检司官衙，自己却上来柳如是画舫。

宋征舆见丁慧生不去郑芝虎船上了解案情，却径直来找柳如是，以为他要画舫主人一并带走，忙道：“隐娘跟这件事毫无干系，事情发生时，她人根本不在这里。”

丁慧生道：“我有点事要跟柳娘子私下谈，其余各位请暂时回避一下。”又道：“这位就是张岱张公子吗？也请你留下来。”

巡检司和锦衣卫一样，独立于司法之外，有抓捕犯人、审讯、判刑的权力，即使是地方官员如松江知府、华亭县令等，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们。宋征舆等人见丁慧生表情严肃，绝无通融之色，只得下船，却不肯就此离去，只在岸边徘徊。勇夫和荷衣则扶了王微上楼歇息。

丁慧生命兵卒四下把守入口，亲自掩了舱门，这才问道：“二位应该知道徐望昨日被杀一事了吧？”

前晚徐望曾陪张岱、杨文骢一道去找阮大铖，回来经过泖桥巡检司时，他特意停下来，跟巡检丁慧生说了几句话。当时杨文骢还觉得好奇，说徐望是常熟人氏，怎么会跟本地巡检熟识。不过后来既然得知徐望是锦衣卫密探，便不足为奇——巡检司算是锦衣卫的分支机构，他有差事要办，肯定是找巡检司，而不是找地方官府。

此时张岱见丁慧生直闯上船，指名道姓地只留下自己和柳如是，料想事情必定跟徐望有关。想来徐望由“一捧雪”起了疑心，回去的途中对丁慧生说了什么，话中提及自己和柳如是的名字。而今徐望被杀，丁慧生首先找上门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柳如是道：“不错，我们昨日人在东佘山居，算是最早知道这件事的人。丁巡检是为此而来吗？”

丁慧生道：“那么二位可知道徐望的真实身份？我瞧柳娘子神色，应该是知道的。”

柳如是料想否认无益，便道：“是的，徐公子昨日来宝颜堂，主动向我和张公子表明了身份。”

丁慧生道：“那么徐望可有说他为什么而来？”柳如是道：“他……”

张岱心道：“徐望受圣上钦命寻找藏宝，这是重大机密。他不惜向我和隐娘表露锦衣卫密探的身份，实是因为立功心切。丁慧生只是个巡检，不可能知悉这等朝中大事，顶多只是受命跑腿罢了。也许只是徐望对他提了我和隐娘的名字，命他派人暗中监视我们的行踪。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忙打断柳如是道：“其实也没什么。丁巡检该已知道东佘山居出了五起命案，正好我和隐娘在场，徐兄只是来了解情况。他之所以表露锦衣卫的身份，是希望我和隐娘能够完全吐实，将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他。”

丁慧生听了不免半信半疑，道：“徐望是锦衣卫百户，哪会关心地方上的命案？”张岱道：“这也是我们觉得奇怪的地方，也许死者中有值得锦衣卫关注的人。”

丁慧生微微蹙眉，道：“总不可能是施绍莘。难道是那名绰号一线绿的飞贼？”虽仍有疑惑，显然已经相信了张岱的话。

张岱道：“这应该是朝廷机密大事，我们也不敢多问。”

丁慧生道：“那么你们觉得是谁杀了徐望？会不会是参加佘山大会的宾客？”

张岱道：“听说方知府已派得力人手勘验过现场，应该有不少案情的线索。我和隐娘也正要去松江府衙录取口供。丁巡检何不去跟我们一道前往，询问案情进展？”

丁慧生摇头道：“方知府目下尚不知道徐望是锦衣卫的人。”又道：“这正是最奇怪的地方。我其实并不认识徐望，当晚他路过泖桥，向我出示了腰牌，我才知道他是锦衣卫。但方知府手下并没有从他的尸体上搜到腰牌。”

张岱心道：“罗吉甫果然取走了徐望身上的腰牌。”

丁慧生道：“所以我在想，应该是杀死徐望的凶手取走了腰牌，想暂时掩饰他的真实身份。张公子，你不介意我搜一下你身上吧？”

张岱大吃一惊，道：“什么，丁巡检怀疑是我杀了徐望？”

丁慧生道：“当晚徐望特意交代我，要我尽快派出得力人手监视你们两个的一举一动，想不到我还没有来得及安排，他人就死了。张公子、柳娘子，你们自己说说，是不是你们两个杀人嫌疑最大？”

柳如是道：“可我们为何要杀徐望？况且他已经表露他的锦衣卫身份，我们怎么敢招惹他？”

丁慧生道：“徐望为什么盯上你们两个，他知道，你们两个也知道，但我不知道。他头天晚上盯上了你们，第二天他人就死了，在我看来，你们两个就是首要嫌疑犯。张公子，请你自觉脱下外衣，不然我可要下令用强了。外面还有那么多人，面子上也不好看。”

张岱无可奈何，料想不能拒绝，只得伸手去解衣衫。

丁慧生道：“柳娘子，也请你……”

忽有兵卒拉门而入，道：“丁巡检……”

丁慧生不悦地道：“你没听见我说不准任何人进来吗？”

那兵卒忙道：“是小的唐突。不过有重大发现。”抢上前来，双手奉上一块牌子。

柳如是惊道：“这不就是徐望的锦衣卫腰牌吗？”

心中登时一沉——也许当真是红娘子杀了徐望，又取走他身上腰牌，再在昨晚潜入画舫时丢在角落之处，为的就是要嫁祸给她。

丁慧生夺过腰牌一看，果见上面刻有徐望的名字，登时欣喜若狂，忙问道：“这是从船上搜到的吗？”一时得意之极，不等兵卒回答，即哈哈笑道：“我早知你们两个难脱干系，果然如此。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张岱与柳如是面面相觑，浑然不知道该如何辩解。

兵卒忙道：“不是在船上搜到的，是刚刚在路上捡到的。”

丁慧生道：“捡的？在哪里的路上捡的？”

兵卒道：“小的奉命押送犯人回衙，途中一名犯人使劲挣扎，似是有话要说。小的就取出他口中的麻布，他说他怀中有锦衣卫的腰牌。小的当然不信，只用刀背打他，催他快走，结果他摔倒在地，怀中掉出这块腰牌来，小的就捡到了。”

柳如是道：“你说的犯人可是白大叔他们？”兵卒道：“对。身上有这块腰牌的人，自称叫景大。”

丁慧生哈哈一笑，道：“原来还是画舫的人。柳娘子，这下你无论如何都难脱干系，这就请跟我走一趟吧。张公子，也烦请你移步巡检司，将所有事情交代清楚。看在眉公的面子上，就暂时不给二位上绑了。不过二位若是想半途逃走，可休怪我下手无情。”

张岱和柳如是只得跟随丁慧生出来。李待问、宋征舆、许誉卿都还在岸边，见状忙围上来。

柳如是道：“没事，只是因为白大叔他们的事，必须得去一趟衙门。”又道：“许公子，劳烦你多照顾微姊姊。”

她不嘱托别人，只选许誉卿，自是因为王微与他更谈得来了。

许誉卿道：“这是当然。”

宋征舆关切问道：“当真没别的事？”柳如是见他情意殷殷，颇为感动，道：“没有。外面冷，宋公子请先回吧。”

巡检司相当于关卡，均设在要害之处。泖桥是松江东西向的最关键的通道，泖桥巡检司便建在泖桥边上。

柳如是等人进来衙门时，白面等人已被收监。丁慧生命人将景大带到堂前跪下，先打二十棍。这是巡检司审案的作风，问案前先对犯人用刑，叫作杀威。

景大开始尚且强忍疼痛，数棍之后便开始惨叫。柳如是于心不忍，几次想要出声，却被张岱阻止。

用刑完毕，丁慧生这才喝问景大身上的锦衣卫腰牌是从哪里得来

的。满以为对方会说是在画舫上捡到的话来，不料景大却道：“是小的打架时从那个二将军郑芝虎身上掏出来的。”

丁慧生先是一愣，随即脸色一沉，喝令再打犯人二十棍。

景大慌忙伏地求饶，道：“小的句句都是真话，真的是到大船上打架时从郑芝虎身上摸到的。”

丁慧生道：“那你倒是说说看，你是怎么从郑芝虎身上摸到腰牌的？”

景大道：“当时船上一片混乱，小的从后面抱住郑芝虎腰间，师傅趁机一刀斩中他左手，他痛得大叫一声，使劲一挣，将小的甩开，小的就是那时候从他怀中摸到腰牌。一看是锦衣卫的腰牌，还觉得奇怪呢，这郑芝虎不是海盗吗，怎么又成锦衣卫了？只是不及细想，先收了起来。后来小的被郑芝虎手下擒住，他大概没发现丢失了东西，也没搜小的身上。求官人开恩，不要再打小的了。”

丁慧生见他苦苦哀告，且描述的经过极为详细，不似作伪，又问道：“你一个小小船夫，居然认得出是锦衣卫的腰牌？”

景大道：“小人师徒跟随柳娘子之前，也是在吴江一带专为官宦富贵人家划船，些许认得些字。”

丁慧生便命人带景大下去监禁，问道：“郑芝虎昨日也在东佘山居吗？”柳如是道：“是的，郑芝虎是前晚和林雪一道抵达的，当晚应该就歇宿在山房里。”

丁慧生道：“这可奇怪了，他一个受朝廷招安的海盗，跟眉公非亲非故，素不相识，跑来松江做什么？”又问道：“你们二位认为是郑芝虎杀了徐望吗？”

张岱笑道：“我和隐娘都是以杀害徐望疑犯的身份被强行带来这里，丁巡检怎么反倒询问起我们的意见了？”

丁慧生忙笑道：“之前有所误会，丁某也是职责所在，张公子不要介

意。”

张岱道：“好说。郑芝虎应该是陪西湖名妓林雪来为眉公拜寿的，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动机要杀死徐望。”

丁慧生道：“但这郑芝虎是有名的勇悍狠绝，他的行事为人，适才大家都在渡口亲眼见识过了。会不会是徐望无意中得罪了他，又或者得罪了他爱慕的女人，所以他狠下杀手？”

张岱道：“这个……我可说不好。丁巡检既然怀疑郑芝虎，何不亲自去问他本人？”

丁慧生心中其实颇为矛盾。目下松江府、华亭县两级地方官府均不知道徐望的真实身份，倘若他能找出真凶，上报锦衣卫后就是大功一件，升官晋爵不在话下。然而郑芝虎既与这件事有关，事情就另当别论了。就算真是他杀了徐望，在目前局势下，朝廷大概也不会拿他如何。又何必去触这个明知道结局的霉头呢？于是道：“张公子是知道的，郑芝虎这个人可不好惹。如果真是他杀了徐望，那么还是将难题交给方知府吧。”

柳如是道：“那么白大叔几人跟郑芝虎手下人打架……”

丁慧生道：“这件案子也不属于巡检司的职权范围，一并转去松江府。”想了想，收了那面锦衣卫腰牌，只命人将白面五人作为行刺郑芝虎的凶犯转押去松江府。

张岱奇道：“难道丁巡检不打算将徐望的锦衣卫身份告知松江府？”话一出口，便自己明白了过来，若是松江知府方岳贡知道徐望是锦衣卫的密探，必然不敢接手，又会推回给巡检司。

丁慧生道：“是否要公开徐望的真实身份，我不能做主，得先上报，等京师锦衣卫的指示。张公子就不必关心这些事了，还是关心你自己能否顺利脱身吧。”

张岱道：“我又没犯法，为什么不能脱身？”

丁慧生道：“虽然有证据证明二位跟徐望之死无关，但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徐望要让我派人监视二位。柳娘子，你是女流之辈，却能引得锦衣卫百户的瞩目，想来必有过人之处。你来说说看，到底为什么。”

张岱道：“丁巡检这是……”

丁慧生道：“哎，张公子可不要替柳娘子回答，不然我可就要下令将你二人分开讯问了。”

柳如是道：“锦衣卫素以刺探著名，上至宰相，下至庶民，任何人都它在它监视之下。我和张公子被徐望点名，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

丁慧生哈哈一笑，道：“柳娘子好一张利口。看来不用些手段，二位无论如何是不肯吐实的。来人……”

正好这时有兵卒进来禀报道：“堂外有个叫罗吉甫的人求见，自称是死者徐望的同乡兼好友。”

丁慧生便命人放他进来，问道：“你有什么事？”

罗吉甫道：“我其实是来找张兄和隐娘的。我去了渡口，想约二位一道去松江府衙录口供，结果船上的人说二位被巡检司带走了。”

丁慧生见罗吉甫与张岱、柳如是颇为熟稔，心念一动，问道：“罗公子既与徐望是好友，可知道他其实是锦衣卫的密探？”

罗吉甫意外之极，道：“什么，徐望加入了锦衣卫？那他怎么又会投在钱谦益钱先生门下？”

这其实也是丁慧生想知道的，他猜测徐望以锦衣卫百户的身份潜伏在江南，必然怀有重大使命，而这使命说不定跟张岱和柳如是有关。料想逼问这二人也不能得到实情，不如干脆利用罗吉甫来试探他们的反应。

罗吉甫完全不能相信，却又不得不信，转头问道：“张兄和隐娘早知道了，对不对？”柳如是道：“是的，昨日徐望来找我和张公子，主动亮出锦衣卫腰牌，表露了身份。但他不久后即被人杀死在清微亭，却是我

们始料不及的事。”

罗吉甫道：“所以你们昨日才单独留下我在清微亭，是想让我自己发现徐望身上的锦衣卫腰牌，然后藏起来？”

柳如是道：“这是我的意思，罗公子要怪的话，就怪我。”

罗吉甫道：“我不怪隐娘，我知道你也是好意。只是徐望他……他为何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丁慧生道：“徐望对自己的锦衣卫身份只字不提，当然是有苦衷的。罗公子可有想过，他为什么将自己的锦衣卫身份透露给张岱和柳隐，而不肯告诉你这位同乡兼好友？”

罗吉甫道：“正如丁巡检所言，徐望这么做，一定也是有苦衷的。”

这话回答得极为巧妙，丁慧生一时竟无以对答，半晌才道：“前天晚上，徐望路过泖桥巡检司，向我出示腰牌表明身份，命我秘密派人监视张岱和柳如是二位，这应该跟苦衷无干了。”

罗吉甫惊奇地看了柳如是一眼，问道：“那么请教丁巡检，与苦衷无干，又与什么有干？”丁慧生道：“这正是我今日要问清楚的。”

忽有几名便服男子大踏步闯进堂来。丁慧生勃然大怒，喝道：“什么人敢闯巡检司大堂？”

一名年轻男子抢上来，亮出牙牌，居然也是一块锦衣卫腰牌。又指着后面的中年男子道：“这位是我们锦衣卫吴同知。”

那男子点点头，森然道：“本官是锦衣卫同知吴孟明。”

丁慧生“啊”了一声，急忙上前拜见，又道：“不知吴同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是下官失职。”

吴孟明道：“我是微服至此，怪不得你。”将头一转，问道：“这三位是……”

丁慧生连忙介绍了三人姓名，又特意强调道：“罗吉甫是徐百户的同

乡兼好友。张岱和柳如是是重要嫌犯。之前徐百户曾指令我派人手监视他二人的一举一动，下官还没有来得及派出人手，徐百户就遇害了。”

吴孟明点点头，挥手命道：“将罗吉甫抓起来。”

[1] 京娘湖亦称口上水库，今位于河北武安西北部山区的口上村北，距武安城三十公里，距邯郸约六十公里。

[2] 汪汝谦有诗集名《梦草》，卷首自作《幽窗纪梦》，讲述他于天启二年（1622年）春一晚梦到一女郎示其林天素（即林雪，天素为其字）一画扇，汪氏爱不释手，欲用林天素与其相别时所赠之纱幌相换，却受到女郎讥笑，并作诗云：“嫋嫋春风杨柳枝，谁人学入画中诗。长条好待君攀折，莫谓相逢是别时。”汪氏喜惧交集，醒后作诗追韵。陈继儒得知此事后，作《纪梦歌》为汪氏述梦，并建议汪汝谦将诗集命名为《梦草》。陈继儒还特意在《纪梦歌》后有云：“听雪堂侍儿非异人，即天素也，五丁摄之来试君耳。汉武帝得奇草，昼缩入地，夜若抽萌，思李夫人，怀之辄梦。然明（汪汝谦字然明）以诗作纪，眉公以纪作诗，即名之曰‘梦草’亦可。天启壬戌二月六日陈继儒记。”此后王微等人纷纷唱和，渲染汪氏之深情。董其昌还特意在《梦草》卷首题词，斥林雪不解风情，“有闺阁态”，使得汪汝谦魂牵梦绕。

[3] 黄州：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

[4] 歙县：今安徽歙县。

第九章 相望盈盈，何繇披沥

那女音唱道：『惊回一枕当年梦，渔唱起南津。画屏云嶂，池塘春草，无限销魂。旧家应在，梧桐覆井，杨柳藏门。闲身空老，孤篷听雨，灯火江村。』只觉得『孤篷听雨，灯火江村』一句，仿若自己的写照——她曾不止一次地独伫船篷，倾听风雨之声，于深夜中怅望灯火明灭的江村。



枝头残雪余寒透，人影花阴瘦。
红妆悄立暗消魂，镇日相看无语又黄昏。

香云黯淡疏更歇，惯伴纤纤月。
冰心寂寞恐难禁，早被晓风零乱又春深。

——陈子龙《虞美人·梅花》

锦

衣卫同知吴孟明忽然闯进巡检司大堂，并下令将罗吉甫抓起来。

丁慧生不由一愣，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忙道：“这一男一女，张岱和柳如是才是嫌犯。”

吴孟明道：“本官要抓的就是罗吉甫。”

两名锦衣卫侍从上前，各抓住罗吉甫一只手臂，反拧到背后，扯到堂中。丁慧生一时云山雾罩，不明所以，又不敢多问，只得命兵卒去取刑具，束缚住犯人手脚。

罗吉甫大声抗辩道：“吴同知，你虽是来江南公干，然而没有驾帖，不能拿人。”

锦衣卫虽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有权进行不公开的审讯，然祖宗制度，抓人之前，有驾帖发下，必须先经过刑科给事中钤签，方能行事。如果刑科从中遏止，即使是皇帝，也无可奈何。时缙骑权倾天下，然从不敢违此制度。万历年间，明神宗怠政，天下官员有缺不补，以至驾帖发出，因刑科无官，无人钤签，锦衣卫亦不敢率尔抓人。刑科钤签的驾帖，还只限于京城左近。若是缙骑至外地拿人，则需各衙门会签，以防假冒。

吴孟明道：“想不到你颇通典章制度。不错，锦衣卫到外地那人，需要有会签驾帖。然本地巡检司捉拿罪犯，则不需要这一套了。丁巡检，你说是也不是？”

丁慧生道：“吴同知说的极是。来人，快将罗吉甫拿下了。”又恭请

吴孟明坐堂审案。

吴孟明道：“不需要这么隆重。丁巡检，请你备一间静室，本官有话要问张岱和柳如是。”

丁慧生道：“是，是，下官这就安排。那么罗吉甫……”吴孟明道：“罗吉甫就先交给丁巡检拷问。”

丁慧生满腹狐疑，小心翼翼地问道：“下官该问什么？”吴孟明道：“就问他为什么到松江来，又做过哪些不法勾当。”

罗吉甫气极，怒道：“你们这不是无中生有、诬良为盗吗？”

丁慧生却不容他再叫喊，忙命人将他押下去。又亲自引着吴孟明等人来到一间厅堂，道：“这是下官平日休息的地方，最清静不过。”

吴孟明道：“甚好。你也出去办事吧，务必要将犯人审问个清楚明白。”竟是不欲丁慧生听到后面的谈话。

丁慧生只得躬身行礼，退了出去。

吴孟明这才对张岱和柳如是做了个手势，道：“二位请坐。”

张岱道：“不敢。吴同知到底有什么话，要单独同我二人说？”

吴孟明道：“既然徐望向二位亮明了锦衣卫的身份，想来你们已经知道他潜伏在江南的目的。他既然派人跟踪二位，想来二位该与他要找的东西大有干系，是也不是？”见对方有惊疑之色，便道：“昨日二位到过谷阳酒楼，当时我正和张溥在商议事情，虽未能当场晤面，但也算有缘。二位不必害怕，只要将事情交代清楚，我担保锦衣卫、巡检司和地方官府都不会再打扰二位。”

张岱和柳如是与沈氏藏宝本无任何干系，之前之所以向徐望隐瞒真相，不过是不想因为“一捧雪”牵扯出来吴江故相周道登来。然而谁也料不到徐望曾交代巡检司丁慧生监视一事，令他二人深涉其中。刚才吴孟明无缘无故地扣押罗吉甫拷问，其实是场杀鸡骇猴戏，是做给他和柳如是看的。

张岱料想这次锦衣卫同知亲自出马，他和柳如是无论如何都难以轻易脱身，便道：“好，吴同知爽快，我和隐娘也不能不识抬举。吴同知适才所言，说反了这两件事的顺序，其实徐望交代丁巡检监视一事在先，他又来宝颜堂向我和隐娘表明身份在后。”

这本是一句与问题毫不相干的话，吴孟明却立即会意了过来，道：“张公子的意思是，起初徐望是有所误会，所以才交代丁巡检派人监视你们二位？”张岱道：“不错，吴同知当真是个明白人。”

吴孟明道：“那么，到底是什么事让徐望对你们二位有所误会呢？”张岱道：“其实整件事情缘起于‘一捧雪’。”

“一捧雪”玉杯是沈万三藏宝之一，徐望知道，吴孟明当然也知道。而《一捧雪》的戏已在东余山居上演了几日，即使徐望死了，吴孟明还是早晚会知道，隐瞒无益。

吴孟明果然剑眉一挑，深为动容，问道：“你们二位知道‘一捧雪’玉杯的事？”张岱道：“仅是略知一二。事实上，隐娘还是这盏玉杯的受害者。”

柳如是道：“张公子……”

张岱道：“隐娘，抱歉，这件事无论如何都瞒不住了。况且你我本与‘一捧雪’没有任何干系，犯不着为它承担风险和锦衣卫的猜忌。这件事就由我来说，你依然不算违背诺言。”

当即说了“一捧雪”玉杯原为吴江故相周道登所藏，后莫名失窃，正好赶上周府群妾诬陷柳如是与琴师王澜私通及王澜潜逃事件，周道登遂认定是柳如是与王澜合谋盗走了“一捧雪”。她虽劫后余生，但被周府重新卖入青楼，大受折辱，所以有意找到失踪的王澜，查明“一捧雪”失窃真相。此次余山大会，晚香堂居然上演了一出名为《一捧雪》的戏曲，柳如是一见之下大为震撼，遂有后来一系列的事件。

吴孟明听完经过，一时不语，凝思了好半晌，才道：“原来是这样。如此，什么一线绿、红娘子之类飞贼出现在东余山居都只是巧合，他们跟沈氏藏宝没有任何干系，周府本身就是知情者，周家的儿子才是杀害

徐望的首要嫌犯。”

张岱道：“我们发现周朴仙站在徐望尸首边时，起初也是这么想。可他的样子，不像杀过人，手上、衣服上没有血迹，而且也没有搜到凶器。”

吴孟明道：“徐望被杀的地方不是叫清微亭吗？亭边就是悬崖，周朴仙大可以杀人后脱下外衣，与凶器一道扔下山去。”

张岱道：“这应该不大可能，周朴仙始终都穿着那件灰毛领大衣。况且丁巡检已经发现了证据，证明杀害徐望的另有其人。”

吴孟明道：“噢，是谁？”张岱道：“是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人，郑芝虎。”

吴孟明讶然道：“郑芝虎？是郑芝龙的弟弟吗？他不在福建做他的海霸王，跑来松江做什么？”

张岱道：“郑芝虎是护送西湖名妓林雪回江南，顺道来为眉公贺寿的。”说了之前艄公白面等人跟郑芝虎一方打架，景大从郑芝虎身上摸到锦衣卫腰牌的经过。

吴孟明沉吟许久，叫道：“来人，去叫丁慧生来，将那个姓罗的犯人也一并带来。”

柳如是沉默许久，再也忍耐不住，道：“前晚东佘山居变故连连，全靠罗公子一人力挽狂澜。他没有任何不是，即被吴同知下令扣押。一个无辜的人，没有罪名，怎能妄称犯人？”

吴孟明先是一愣，随即道：“隐娘指责得极是。罗吉甫确实没有过错，至少我没发现。我下令扣下他，不过是想给两位一个下马威。抱歉了。”

等一会儿，只听见镣铐声响，丁慧生引着兵卒带了罗吉甫进来。

之前丁慧生命人将罗吉甫带到刑堂后，按照吴孟明的嘱托讯问。罗吉甫只说是陪伴朋友来佘山探访陈继儒，至于不法勾当，从未做过一

件。丁慧生见他强硬，便下令用刑。因为不知道吴孟明心意究竟如何，没敢动用大刑，只上了水刑，将罗吉甫倒吊在一口水缸上，不断将其上半身浸入水中，逼他交代承认罪行。时值寒冬，半身入水，便如入寒冰。虽然未见鲜血淋漓，但这种反复窒息所造成的巨大痛苦亦不亚于杖刑、鞭打等酷刑。罗吉甫被拖进来的时候，人已十分虚弱，嘴唇冻得发青，大口喘着气，站也站不直，跪也跪不起。兵卒只得将他扶坐到一张椅子上。

柳如是见状大忿，怒道：“这就是吴同知所谓的下马威吗？”

随意拷问逮进公堂的犯人在锦衣卫不过是家常便饭，被世人指责滥用刑罚、残害无辜忠良更是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吴孟明也不如何在意柳如是的是无礼，只命道：“松了罗公子手脚上的刑具。取一套干净衣衫来，为罗公子换上。”

丁慧生愈发觉得锦衣卫高深莫测，又不敢多问，只得命人开了镣铐。又取了一件兵卒的棉衣，为罗吉甫披上。

吴孟明走到面前，道：“罗公子，抱歉了，全是一场误会。”

罗吉甫莫名其妙遭了一场大罪，心中恼怒，也不应声，只瞪了对方一眼，便将头扭转开去。

吴孟明道：“适才张公子称他和隐娘还有周朴仙离开清微亭时，只留了你一人在命案现场，可有这回事？”罗吉甫道：“不错。”

吴孟明道：“那么你有会意隐娘的暗示，搜过徐望身上？”

罗吉甫道：“如果吴同知是想知道我有没有在徐望身上找到证明他身份的锦衣卫腰牌，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没有。我刚才进来巡检司大堂，方才才知道他原来已经加入了锦衣卫。”

吴孟明道：“嗯，是这样，本官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当日你和你的朋友已一道离开余山，为何你又独自返回，还凑巧出现在宝颜堂命案现场？罗公子，请不要告诉本官你是为了观摩碑刻。据本官观察，你这个人处事冷静，经验老到，有大将风度，绝不是感情冲动之人，绝不是为

了学习书法才临时折返回去。”

罗吉甫转头看了一眼柳如是，见她正注视着自己，目光大有关怀之意，心中一暖，长叹一声，道：“好吧，我愿意说出实话。”

原来当日罗吉甫陪旅行家朋友徐弘祖来佘山拜访陈继儒。徐弘祖求到陈继儒的推荐书信后即决定离去，罗吉甫遂与他一道下山。途中遇到一名身材矮小的猥琐男子，即是后来所知的一线绿。罗吉甫见一线绿脚步轻盈，落地无声，大异常人，显然是个轻身功夫高妙的会家子。然一线绿又不断左右张望，神情仓皇，显是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他虽起了疑心，但毕竟事不关己，也没有在意。不久后，又遇上一名高大威猛的男子，行色匆匆，还向二人打听有无见过一名小个子男子经过。

听到这里，柳如是忙道：“这一定是白面白大叔。”

罗吉甫点点头，续道：“白面步伐刚劲有力，说话中气十足，显然也是练武之人。须臾之间，便遇到两名异人，且都是往佘山方向而去，我不免疑心更重，便对弘祖兄说了。弘祖兄担心这二人要对眉公不利，便请我回去照看，务必要保东佘山居周全。我坚持将他送上路后，这才折返佘山。”

虽然一线绿只是一晃而过，然罗吉甫见其身手迅捷如风，推测当是飞贼一类的人物，飞贼光顾东佘山居，多是为其中所藏的书法字画，遂直接赶来宝颜堂。进来时只见到施绍莘横尸太湖石下，而王微身上覆着棉衣，倚树而坐，双目紧闭，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他便过去查看，探得王微还有鼻息，正要设法营救，忽听到门外有人语声，一时不及思虑，担心卷入命案无法脱身，遂匆忙奔出中庭，站到前庭碑刻之下，假意观摩书法。

柳如是“啊”了一声，这才明白过来——原来那卷《金瓶梅》是从罗吉甫怀中掉出来的。今日她和张岱还议过此事，认为罗吉甫和徐望最有可能是书卷的主人。张岱要她从两人中选出一人，她原本要说一定是徐望的，却料不到竟然是罗吉甫。

张岱也没料到居然是罗吉甫失落了书卷，惊讶之极，问道：“罗兄后

来与我们共同进退，帮了东佘山居许多大忙，你为何不主动说出此事？”

罗吉甫道：“因为我一直怀疑一个人。隐娘，抱歉，我始终没有提及这件事，是因为我怀疑你画舫上的艄公白面。”

白面在山坡竹林边被张岱和柳如是撞见后，自称来此是为了找柳如是。罗吉甫却亲眼看到他一路追踪一线绿，他刻意说谎，分明是要掩饰什么。如果不是被柳如是撞破行踪，他大概就此溜下佘山，声都不会吭一声，对同船的勇夫、荷衣只说没有追上一线绿就了结了。

柳如是道：“这件事上，白大叔确实对我撒了谎，后来我也从勇夫口中得到证实了。”

罗吉甫道：“我原想查明真相后再说，哪知之后变故连连，竟始终没有半点闲暇。”

张岱道：“罗兄你还不知道，昨晚红娘子又大闹隐娘的画舫。幸亏徐三公子徐来及时发现，出声示警。我们推测应该是白面杀了一线绿，红娘子是来找他报仇的。”

罗吉甫道：“即使是白面杀了一线绿，他也有诸多理由为自己辩护，何须刻意隐瞒？”

吴孟明道：“人命官司非同小可，能少一事则少一事，这也是人之常情罢了。”又问道：“这个叫白面的艄公人在哪里？”

丁慧生忙道：“郑芝虎控告他们师徒刺杀朝廷命官，下官已经派人将他转押去松江府了。”

吴孟明道：“这件事大不简单。丁巡检，你亲自带人去松江府衙，将白面这干人都带回来。”

丁慧生道：“是。不过如果方知府问起，下官该怎么说？”吴孟明道：“你就直接告诉他，徐望是我们锦衣卫的人，所有相关的案子，都由巡检司接手。”

丁慧生应了一声，匆忙去了。

吴孟明道：“罗公子受东余山居管家托付，前夜一直在山居巡视，应该对诸多情形了然于目。你觉得郑芝虎为什么要杀死徐望？”

罗吉甫有些惊讶，但也不是特别意外，只道：“原来是他。”想了想，又问道：“可是因为郑芝虎身上有徐望的锦衣卫腰牌？”

吴孟明道：“罗公子果然聪明绝顶，一点即透。不错，有人在郑芝虎身上发现了徐望的腰牌。我们所有人在知道郑芝虎是凶手后都意外之极，为何独独你如此平静？”

罗吉甫道：“实是因为郑芝虎在东余山居时，也有一些怪异之处。”

红娘子装扮成婢女，一直潜在东余山居中，柳如是、张岱、罗吉甫、徐望都见过她，跟她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居然没有一人对她起疑心，足见此人伪装得极好。而她的身份开始败露，则是起源于郑芝虎，是他告知管家管勋说红娘子形迹极为可疑，并主动和罗吉甫一道四下寻找搜捕。而认为红娘子很可能盘桓在厨房，伺机往食物中下毒，也是郑芝虎的推测。后来罗吉甫果然在厨房撞见红娘子，却被她趁乱逃走。他将这件事告知郑芝虎后，对方的反应极为古怪，好像既在庆幸红娘子投毒未能成功，又欣慰她终于及时逃掉。

吴孟明道：“罗公子是在暗示郑芝虎其实是认得红娘子的？”

罗吉甫道：“我没有这么暗示。我只是说，郑芝虎是海盗出身，以前干的是风里来雨里去的无本买卖，靠的是真刀实枪强抢来往商船，而不是下毒暗夺之类的勾当，他怎么能立即想到红娘子会到厨房投毒呢？当然，疑虑只是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也没有多想，毕竟郑芝虎是远道而来的贵客，跟所有宾客都没有半分利益关系。”

张岱道：“也许郑芝虎认识红娘子，一个是海盗，一个是飞贼，多少有些共通之处。他无意中看到红娘子人在东余山居，知道她有所图谋，警告无果后，心中难安，遂向管勋示警。甚至协助罗兄破了红娘子的投毒计划。”

罗吉甫道：“这么解释倒也合情合理。但郑芝虎为什么要杀徐望呢？”

张岱道：“先前我们以为是徐望无意中得罪了郑芝虎或是他的心上人林雪，由此引来杀身之祸。现在看来，也许是徐望看到过郑芝虎和红娘子交谈，后来确认红娘子的身份后，以为二人有勾结，想找郑芝虎确认，结果被对方杀人灭口。”

吴孟明道：“嗯，有道理。”

柳如是却不大相信，道：“徐望当时从周公子那里探得一些口风，急忙赶来宝颜堂，应该是找我和张公子对质的。他心中只有他自己的事，哪还有心思去管什么郑芝虎、红娘子呢？郑芝虎根本就没有机会杀他。”

吴孟明道：“那么又如何解释徐望的腰牌在郑芝虎身上呢？”柳如是摇头道：“我不能解释。”

张岱道：“不管怎样，腰牌算是郑芝虎杀人的铁证。吴同知何不派人将郑芝虎请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解释。”

吴孟明一时踌躇不语。即使以他锦衣卫同知的身份，没有真凭实据，也不敢对郑芝虎下手。甚至就算有了铁证，也不敢轻易如何，只能先上报朝廷，等圣上批示。

他想了想，又问道：“郑芝虎当真是送杭州名妓林雪回江南才来到松江吗？”

张岱道：“应该是这样。我亲眼看到他二人在船上赏日出，郑芝虎流露出来的那份真情，是做不得假的。”

吴孟明立即招手叫道：“来人，去将林雪接来。不过别让郑芝虎知道是官府的人接走了她。”

侍从问道：“林雪跟郑芝虎同在一艘船上，要如何才能不让郑芝虎知道？”吴孟明道：“嗯，就说张岱张公子请林雪娘子到城中一游。”

张岱道：“呀，这可是件遭人怨恨的事，吴同知千万不能借我的名头。我的游船和郑芝虎的大船同停靠在青浦码头，而且郑氏手下亲眼看到我被巡检司的人带走，他们哪会上这个当呢？”

吴孟明想了想，又问道：“松江年轻公子中谁最有名？”侍从答道：“云间绣虎陈子龙。”

吴孟明道：“那好，就用陈子龙的名义下张帖子，请林雪到谷阳酒楼赴宴，途中将她悄悄带来这里。”

柳如是忙道：“吴同知，你是锦衣卫首领人物，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请郑芝虎和林雪来衙门问案，为什么偏偏要用这种手段？”

吴孟明冷笑道：“我们锦衣卫办案，从来是只求目的，不求手段。郑芝虎杀了我们锦衣卫的人，想就此置身事外，那是白日做梦。别说林雪只是一名青楼女子，就是郑氏正室夫人在此，我也一样要弄来作为人质。”又喝道：“还不快去办事！”

侍从吓了一跳，忙不迭地应命去了。

罗吉甫起身道：“既然吴同知已经查明凶案真相，这里再没我什么事，我也该告辞了。”

吴孟明决然道：“不行，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们三位都不能离开巡检司半步。来人，看住他们三个。”起身拂袖自去了，只留下柳如是、张岱、罗吉甫三人在室中。又往门前加派了四名兵卒做看守。

柳如是走到罗吉甫面前，款款施了一礼，歉然道：“罗公子，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罗吉甫忙道：“隐娘何须客气？经历了东佘山居那么多事，你我也算是共过患难，有话不妨直说。”

柳如是道：“我……我弄丢了罗公子落在微姊姊身边的那卷《金瓶梅》。抱歉，我不知道是罗公子遗落的，要不然早该归还给你。”

罗吉甫先是一愣，半晌才回过味来，也不否认自己就是《金瓶梅》书卷的主人，只摇了摇头，道：“该说抱歉的是我。我如果早些说明真相，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事了。”

柳如是道：“如果真要怪，就该怪我。如果当日我让徐三公子好好搜

一遍画舫，捉住一线绿送官，后面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

张岱道：“你们两个也别争相揽过上头了，这都是命数。如果一线绿被徐来当场捉住带走，就不会有罗兄折返余山一事，他也不会有机会破获红娘子的阴谋诡计，还不知道要死多少无辜的人呢。这是命中注定，还是安之若命吧。”

三人各有愧疚惆怅之意，一时无话。

也不知闷坐了多久，吴孟明忽带着丁慧生进来，道：“事情又出了变故。”

张岱皱眉道：“又是谁被杀了吗？”吴孟明道：“不是谁被杀了，是白面师徒失踪了。”

原来白面师徒五人刚被巡检司兵卒押到松江府衙，办了移交手续，郑芝虎便派了手下赶来，称之前与白面等人的斗殴是场误会，不会再指控五人行刺命官。按照大明律法，既无告主，便没有案子。松江知府方岳贡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留下白面为东余山居命案录取口供，狮峰等人则被当堂释放。而白面交代了当晚遇到一线绿行凶杀人的经过后，也被释放，只是被告知不得官府允准，暂时不得离开松江。

丁慧生到府衙时，白面刚刚离开，他急忙派出人手往青浦渡口方向追捕，一直赶到渡口画舫，都没有发现白面师徒的人影。

柳如是道：“我今日到大船上拜访郑芝虎，他意志十分坚决，要将白大叔五人治罪，求情的话，我都没敢张口。他怎么突然又改变主意，取消控告了呢？”

张岱叹道：“对郑芝虎而言，摆脱凶案嫌疑，当然比控告所谓的行刺要重要得多。”

丁慧生也道：“张公子说得极是，这一切都是郑芝虎在搞鬼。他大概发现从徐百户身上取来的那块锦衣卫腰牌丢了，猜到是在打斗中被白面一方取去，先用手段让松江府放了他们，然后将他们师徒五人绑了或是杀了灭口。这样，锦衣卫腰牌的事就无从对证。能证明他和徐百户被杀

有关的只有腰牌和证人，如今没了证人，无论怎样都拿他没办法了。”

柳如是道：“白大叔师徒五人失踪，会不会他们自己藏了起来？松江府应该还不知道白大叔是杀死一线绿的人。而根据之前种种行径来看，他很可能是受了一线绿贿赂，才暗中放人。也许他担心事情最终会败露，又担心红娘子报复，所以带着徒弟暗中逃走了？”

丁慧生道：“隐娘想错了！白面在供状上画押时按了手模，我亲自拿它比照了一线绿颈中的伤痕，指印并不吻合，白面的手指要粗壮得多。也就是说，不是白面杀了一线绿。”

柳如是“啊”了一声，心道：“原来我误会白大叔了。难怪当晚我提醒他之后，他没有如我想象中那样连夜逃走，原来根本不是他杀人。唉，微姊姊与白大叔相处不过数日，却远比我了解他为人。”一时颇为懊悔。

张岱道：“奇怪，一线绿这起案子反复好几次了，起初我们以为是红娘子杀他，后来又以为是徐望杀他，再后来以为是白面杀他，结果到头来，一个都不是。到底是谁杀了一线绿？我可是越来越好奇了。”

罗吉甫忽道：“是我杀了一线绿。”

众人大吃一惊。柳如是结结巴巴地道：“罗公子，你说什么？我……我全然糊涂了。”

罗吉甫道：“的确是我杀了一线绿。”

原来罗吉甫折返东余山居后，并不是直接来了宝颜堂。当时他看到一条黑影跌跌撞撞地往山坡奔去，遂赶过去，在竹林边堵住了黑影，认出对方正是不久前在途中见过的小个子男子一线绿。一线绿一见有人，便弯腰去拔匕首。罗吉甫遂上前扼住他脖颈，问他是什么人，来东余山居做什么。一线绿竭力挣扎，罗吉甫手上些微加力，又喝问了一遍，不料一线绿身子慢慢软了下去，竟是窒息而死。他失手杀人，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忽又听到有人朝山坡奔来，遂匆忙离开竹林。赶来宝颜堂，这才有后面的事。

吴孟明听了经过，命道：“将刚从松江府取来的卷宗拿来。”又命人印了罗吉甫手模，比照一线绿颈中伤痕的图样，果然分毫不差。

柳如是犹自难以相信，道：“竟然是罗公子你？你……你怎么不早说？”

罗吉甫道：“当晚在宝颜堂时，我几次想要说出真相，但均被你们拿话头打断。我心中本有所犹豫，担心你们知道我杀了人后会另眼看我。又见隐娘和张兄几位坚持认为凶手另有其人，遂干脆不提，想等次日官府来人后再说。后来变故接连不断，竟是再也顾不上这件事。”

柳如是一时默然，虽然罗吉甫这么做没什么错，误杀的一线绿也不是什么好人，但她心中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吴孟明道：“一线绿是个杀人行凶的飞贼，罗公子出面阻止，算得上见义勇为，又肯主动坦白杀人一事，不算有错，这件案子就这么结了。丁巡检，你先带罗公子下去录取口供。”

丁慧生应了一声，引了罗吉甫去了。

张岱道：“我和隐娘所知道的事都已经如实吐出，吴同知还要继续扣押我们吗？”

吴孟明道：“你们二位暂时留在这里，不算扣押，算是帮本官的一个小忙。”

张岱道：“吴同知想要我们做什么？”吴孟明道：“本官想听听二位的建议，该如何对付郑芝虎？”

张岱道：“吴同知不是已经派人去诱捕林雪了吗？”吴孟明道：“那只是权宜之计。”

张岱道：“吴同知其实也相当清楚，以目下局势而论，无论有无证人、证据，最终都不能拿郑芝虎怎么样。只不过吴同知咽不下这口气，对吧？”

吴孟明道：“不错，郑芝虎杀了我最得力的手下，岂能就此善罢甘

休？”

张岱道：“那么吴同知到底想怎样呢？将郑芝虎绳之以法，杀了他？果真如此的话，郑芝虎是郑芝龙最宠爱的弟弟，郑氏又岂肯甘休？这件事，只能这么算了。”

锦衣卫校尉王福禄急奔进来，禀报道：“同知，恕属下无能，未能接到林雪的人。”

吴孟明登时面色一沉，道：“这么点小事也办不好。怎么，你是被郑芝虎识破了？”

王福禄道：“是，不过也不是属下的过错。属下按照同知的嘱咐，打扮成仆人模样，用了松江陈子龙的帖子，递到郑芝虎船上。不一会儿，就下来几名侍从，举刀将属下制住，绑了起来，押上船去见郑芝虎。”

吴孟明大为意外，道：“你跟着本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还没见到真佛就被识破了身份？”

王福禄道：“这实在怨不得属下。听说不久前已经有人持陈子龙的帖子请走了林雪。”

原来就在王福禄赶到青浦渡口之前，有人拿着松江名士陈子龙的帖子到渡口请林雪赴宴。林雪在佘山大会时曾与陈子龙交谈几句，对其印象极佳，又见对方礼数周全，连车马都雇好了，遂应约而去。

等到王福禄再持帖子到来时，郑芝虎立即意识到不妙——两名所谓的陈子龙家仆中，至少有一个是假冒的，而前面那人假冒的可能性还更大些，遂一边派人去追马车，一边命人绑了王福禄，带上船审问。

王福禄听说林雪已被陈子龙派人接走后，目瞪口呆。郑芝虎见其神色，便已明白他也是假冒的，遂令招认真实身份。王福禄本想随意编个身份，却被搜出了身上的锦衣卫腰牌。

郑芝虎诧异之极，问道：“你们锦衣卫找林雪做什么？”王福禄道：“有一件极重要的案子需要林雪娘子从旁协助，她是证人。”

郑芝虎道：“那么你为什么要冒用别人的名义？”王福禄道：“因为我们锦衣卫这次江南之行，是重大机密，不能随意泄露。”

郑芝虎虽然半信半疑，但也不愿意就此招惹锦衣卫，命人松了绑缚，放王福禄离开。

张岱听了经过，道：“看来真的是陈子龙请了林雪赴宴，吴同知派人冒用他的名头，实在是不巧了。”

柳如是却道：“一定不是陈子龙请了林雪，那第一个人也是假冒的。”

张岱道：“隐娘怎么会知道？”柳如是道：“我……我就是知道。”

她当然知道，她看得出他目光中的情愫，如果他要请人赴宴，那人一定是她，而不会是林雪。但这个理由实在有些说不出口。

张岱道：“既然隐娘这么说，那么一定就不是陈子龙了。吴同知，你快些派人……”

一语未毕，便有兵卒进来禀报道：“郑芝虎在门外指名要见锦衣卫的头领。”

吴孟明冷笑道：“居然找上门来了。放他进来，不过只准他一人进来。”

片刻后，郑芝虎昂然进来，见张岱、柳如是也在场，先是一愣，随即问道：“谁是首领？”

王福禄忙介绍道：“这位是我们锦衣卫吴同知。”吴孟明道：“郑将军，幸会。”

郑芝虎便抱了抱拳，算是见礼，随即道：“我的朋友林雪被人劫走了。”

吴孟明转头看了柳如是一眼，问道：“郑将军如何能确定林雪是被人劫走了？”

郑芝虎道：“我手下人在山脚边发现了之前来接林雪的马车，里面是空的，车夫和林雪都不见了。”

吴孟明道：“郑将军是想让本官派人帮你找人？”

郑芝虎道：“找人就不必了，我自己有人手。我来见同知，是想知道你下属之前提及的到底是什么案子。”

他人虽然粗豪，却也知道无名氏和锦衣卫先后打着松江巨子陈子龙的名号来诓骗林雪一事不简单。锦衣卫既称林雪是一件重要案子的证人，那么前面的无名氏多半也是为了这件案子而绑架林雪，如果能了解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林雪作证对哪些人不利，寻起来就方便多了。

林雪是证人之事不过是王福禄信口胡诌，哪知道郑芝虎不但当了真，而且寻上来门打听案情，王福禄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望着长官，等他示下。

吴孟明道：“这个……本来这是机密案件，不该对外泄露。不过既然郑将军亲自登门，本官也不能不给你一个面子。这件案子，涉及我一名手下被杀。”

郑芝虎不解地道：“这跟林雪又有什么关系？如果她上堂作证，对什么人最不利？”吴孟明道：“这个……”

一旁柳如是再也忍不住，道：“林雪被人绑架，命在旦夕，吴同知还有闲工夫随口敷衍吗？郑公子，根本没有什么案子需要林雪作证。她被人绑架，多半是你仇家所为。”

郑芝虎愈发糊涂，问道：“那么之前锦衣卫为什么派人来找林雪，说她牵涉一件重要案子？”

柳如是道：“那是因为你杀了锦衣卫的人，他们想要对付你，又不敢轻易动你，所以想先拘住林雪，让你有所顾忌。就比如这次林雪被人诓走，对方想要对付的也一定是你。”

郑芝虎困惑之极，问道：“我什么时候杀了锦衣卫的人？”

张岱道：“徐望不是你杀的吗？”

郑芝虎道：“徐望？徐望是谁？”张岱道：“就是你在东佘山居清微亭杀死的那名年轻男子。”

郑芝虎道：“什么清微亭，什么年轻男子，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又道：“我还要回去寻人，这就告辞了。吴同知，幸会。今日之事，我可是记下了。”

柳如是忙追了出去，叫道：“郑公子，请等一等。”

郑芝虎道：“多谢娘子主动告知事情经过，不然我可能还在这里跟这些人白费唇舌。娘子有什么事吗？”

柳如是道：“郑公子称没有杀死徐望，我相信你的话，但希望你能说清楚，因为这件事很可能跟林雪被绑有关。”

郑芝虎听说事涉林雪被绑，这才勉强折返回来，问道：“你们想知道什么？”

柳如是向吴孟明要过徐望的腰牌，问道：“郑公子可见过这块腰牌？”

郑芝虎道：“见过。”一指旁边王福禄道：“我手下从他身上搜到过一块这样的牌子，不过我又下令还给他了。”

柳如是道：“锦衣卫的腰牌上都刻着拥有者的名字，这块是百户徐望的腰牌。”

郑芝虎登时恼怒起来，道：“又是徐望，徐望，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张岱忙道：“郑将军别生气。你还记得今日在船上你跟白面师徒打斗的情形，是不是有人从背后抱住了你，白面趁机从正面斩伤了你？”

郑芝虎对这一幕印象极深，毫不迟疑地点头道：“是。”

张岱道：“那么就可以确认景大的话了。”郑芝虎道：“确认什么？”

柳如是道：“这块腰牌为什么会在郑公子身上？”郑芝虎道：“什么在我身上？腰牌不是好好的在娘子手中吗？”

柳如是道：“景大……就是我画舫上的船夫，他告诉巡检司丁巡检，说这腰牌是从郑公子身上取到的。”

郑芝虎道：“笑话，我要这腰牌做什么？娘子别嫌我说话难听，你那些船夫全是疯子，他们恨不得杀了我，随便拿个什么腰牌诬陷我，又有什么奇怪的。好笑的是，堂堂锦衣卫居然也信这种张口就来的谎话。”

张岱道：“景大只是个船夫，他又没有到过东余山居，如果不是从郑将军身上取得，他又从哪里得来这腰牌？”

郑芝虎道：“我哪里知道？你们问完了吗？问完了我可要走了。”

柳如是却蓦然醒悟过来，道：“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景大是从哪里得到的腰牌。郑将军，请你再等一等，我已经知道是谁绑架了林雪娘子了。”

景大之前供称腰牌取自郑芝虎身上，郑芝虎却矢口否认，那么就是景大在说谎了。然确实如张岱所言，景大只是个船夫，他从未踏进东余山居半步，不可能从徐望身上取得腰牌。而白面亦早在发现一线绿被杀后即连夜离开了余山，再未返回。但他们师徒一共有五个人，之后还有一个人到过东余山居，那就是狮峰。柳如是曾让白面带话给小厮勇夫和使女荷衣，让他们上山来照顾受伤的王微。结果勇夫莫名摔坏了脚，便由狮峰替代他而来。

后来王微提出要回去画舫，狮峰奉命下山去找肩舆，他离开宝颜堂的时间，正好大致吻合徐望被杀的时间。如果狮峰发现了异常，到清微亭查看，发现徐望被杀，忽然起了歹意，想从死人身上盗些财物，便在徐望身上摸索，得到了锦衣卫腰牌，那么就顺理成章了。

郑芝虎奇道：“娘子为什么要说是狮峰从尸体上偷了腰牌，不说是他杀了徐望呢？”

柳如是道：“因为我想不出狮峰有什么理由要杀徐望。而且，我已接

连两月没有付白大叔师徒工钱，他大概手头拮据，临时起贪念也是正常的。”

吴孟明道：“我看过松江府转来的卷宗，上面登记有从徐望尸身上找到的物品，确实没有金钱银两。”又道：“不过这个叫狮峰的船夫之前不知道徐望身份，想偷死人身上的财物倒不足为奇，但他看到锦衣卫腰牌后，还敢拿走腰牌，不是不想活了吗？”

张岱道：“不错，这是一处重要疑点。狮峰只是一名船夫，别说惹锦衣卫，就是地方官府也惹不起，他偷走锦衣卫腰牌一事说不过去。除非是他杀了徐望，打算利用这块腰牌逃走。”

吴孟明道：“这道理还差不多。我们锦衣卫腰牌通行天下，旁人也不知道徐望长相，狮峰手里有这块腰牌，便可以随意招摇撞骗好一阵子了。”

柳如是道：“杀人总要有动机。狮峰仅在宝颜堂见过徐望一面，无冤无仇，为什么突然要杀死他呢？”

想象当时的情形，狮峰奉命去找人来抬王微，刚步上甬道，迎面遇上赶来宝颜堂的徐望。狮峰便将徐望带到清微亭，出其不意地杀死了他。这可能吗？徐望从周朴仙口中探得口风，猜想柳如是和张岱在“一捧雪”玉杯上撒了谎，遂急赶来找二人算账。他正心急如焚之时，为什么要听一个船夫的主意，跟去清微亭呢？

吴孟明沉吟道：“隐娘这么说也有道理。况且徐望武艺高强，一个小船夫，怎么可能一刀就杀了他？”

郑芝虎道：“不错，我跟他们师徒五人交过手，只有师傅白面武艺还不错，五个徒弟都是脓包。”又问道：“隐娘刚才说你知道是谁绑走了林雪，到底是谁？”

柳如是道：“应该就是白大叔师徒五人。”

之前白面师徒五人失踪，巡检司遍寻不着，还以为是郑芝虎派人绑架或是杀了五人。而今既已确定郑芝虎没有杀徐望，跟锦衣卫腰牌毫无

干系，那么他也不可能派人灭白面师徒五人的口了。狮峰曾不顾郑芝虎人多势众，不惜以性命相搏，应该跟郑氏有极大的私人恩怨。他既无力正面对抗，便来一手阴招，绑架了郑芝虎在意的的女人，迫他就范。

郑芝虎恨恨道：“又是他们五个。其实要不是林雪娘子为他们求情，我才不会派人到衙门取消控告。早知道是这样，我绝不会心慈手软。”

吴孟明忙道：“来人，快派人知会松江府，画出白面师徒五人样貌，张榜通缉。”又安慰道：“郑将军不必烦恼，白面师徒逃不掉的。本官之前对将军有所误会……”

郑芝虎道：“算了，这也不是吴同知的错，全怪白面师徒太狡诈。”又问道：“白面是隐娘的艄公，隐娘可知道他们师徒会躲去哪里？”

柳如是摇了摇头，道：“这我可不知道。我是第一次来松江，白大叔他们也都不是本地人。郑公子，你还是赶紧回船上去吧。狮峰似乎与你有不解之仇，他绑架林雪，要对付的人是你，一定会给你送信提要求的。”

话音刚落，便有兵卒领着郑氏侍从进来。那侍从满头大汗，显是急奔而来，双手奉上一封信，禀告道：“二将军，有个小孩子往船上递了一封信，似乎是绑走林雪娘子的人要他送来的。”

郑芝虎粗通文墨，拆了信略略一读，即面色一变，问道：“送信的小孩呢？”侍从道：“属下暂时将他扣在船上了。”

郑芝虎点点头，收信入怀，似是生怕被旁人看到，也不向吴孟明等人招呼，拔脚就走。

吴孟明忙叫道：“郑将军，信是白面送来的吗？里面写了些什么，可是提了条件？”

郑芝虎匆匆道：“吴同知，抱歉了，我得立即回去船上。林雪这件事，就由我来处置，还请同知和松江府不要插手，请立即撤回通缉白面师徒的告示。出了事，由我郑某人一力承担。”

他答非所问，显是不愿意说出信中内容。然其身份特殊，吴孟明也不敢过分逼问，只得应道：“郑将军既然特别交代了，本官也只好遵从。来人，派人知会巡检司和松江府，撤回告示。”

郑芝虎道：“多谢。”走出几步，又想起了什么，回身指着柳如是道：“这位隐娘，也不知道她是真的这般聪明，还是她跟贼人暗中有勾结。”

吴孟明忙道：“郑将军放心，本官会将柳如是暂时拘禁在这里。”

郑芝虎道：“拘禁就不必了，不过吴同知得多对她留点神。”不及多说，拱手辞去。

吴孟明忙招手叫过王福祿，道：“派一些得力人手，暗中跟着郑芝虎。”

王福祿迟疑道：“郑芝虎想救回心上人，他手下能人甚多，又说了不要咱们插手，咱们何必多管这闲事。”

吴孟明道：“笨蛋！隐娘不是说了吗，狮峰一定跟郑芝虎有不解深仇，他绑架林雪，就是想要郑芝虎的命。郑芝虎要死在松江，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

王福祿打了个寒颤，忙应命去了。

正好丁慧生引着罗吉甫进来，吴孟明忙命丁慧生调派几队弓箭手暗中策应王福祿，又特意叮嘱道：“记住，本官只要力保郑芝虎活着，其他人是死是活无所谓。”言下之意，根本不在意林雪的生死，对白面等人也要格杀勿论了。

柳如是忙道：“既然郑芝虎说了由他本人处置，一定是有把握救人，他手下人也不会让主人涉险。何不先等一等看，也许郑公子有法子平安救出林雪，皆大欢喜。”

吴孟明道：“娘子也算是个有见识的人，该知道目下这场风波中谁的命最重要。你也该知道白面师徒铤而走险，再无回头路，绝不会轻易放

过郑芝虎。”

柳如是道：“话虽如此，郑芝虎却未必肯为了林雪赴死，要不然他为什么说回船上去？”

张岱道：“呀，郑芝虎果真是说回船上。他对林雪这么上心，不赶去救人，还回船上做什么？”吴孟明道：“也许是取赎金。”

张岱道：“吴同知也说了，狮峰跟郑芝虎有不解深仇，他会要他的钱？他要的是他的命！不过郑芝虎一定很清楚这一点，他为什么又要请吴同知撤回缉拿白面等人的告示呢？”

吴孟明道：“也许是白面信中要求的。”

柳如是道：“我不觉得是这样。白大叔肯定知道官府撤回告示不过是暂时的，何必平白多此一举。况且这应该是狮峰的私仇，他为什么要将白大叔他们都扯下水？”

吴孟明道：“娘子心中总是认定白面是无辜的，对吧？难怪郑芝虎对你起疑，你一再好心提醒他，他反而怀疑你的清白，这难道不该对娘子有所警示吗？”

柳如是笑笑道：“只要吴同知相信我的清白，我又何必在意郑芝虎的看法？”

这句话拍得吴孟明颇为受用，当即挥手道：“好了，事情就暂时到此为止吧。你们几位可以离开了。不过三位都身涉命案，是重要证人，暂时不得离开松江。”

柳如是、张岱、罗吉甫三人出来巡检司，便往渡口赶去，途中却被巡检司兵卒拦住，称青浦渡口已经封锁，任何人不得通过。

柳如是忙道：“我和张公子的游船都停在青浦渡口。”兵卒决然道：“那也不行。”

三人无奈，只得折返回来，在泖桥附近找了家饮食店，进来选了张临窗的桌子坐下，点了些酒水食物。

罗吉甫已得知事情经过，沉吟道：“这里面有蹊跷。张兄和隐娘离开清微亭后，我搜过徐望身上，银两都还在，顺袋^[1]里还有几粒金珠，价值不菲。”

柳如是道：“可吴同知说卷宗上记录没有发现徐望尸身上有财物啊？”

张岱道：“这一定是松江府当差的发现财物后隐瞒不报，然后偷偷分了。他们又不知道徐望是锦衣卫密探，只以为他是个普通人，反正人也死了，卷宗又不会对外公开，没人能指证他们私分死人财物。”

既然有确实物证，那么柳如是之前称狮峰不过临时起意、想偷取死人身上的财物便不能成立。其实无论从哪方面而言，狮峰的杀人嫌疑都要排在首位。无论是时间，还是行走路线，均与徐望命案高度吻合。但因为他没有杀人动机，徐望又武艺了得，不可能被人悄无声息地一刀杀死，有力地支持他摆脱嫌疑。如此两相矛盾，实难以还原当时场景。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狮峰从徐望身上取走了锦衣卫腰牌。姑且不论这么做的动机，他回船后，又将腰牌交给了景大，这样才能解释后来为什么腰牌在景大身上。锦衣卫淫威不亚于东厂，令人闻名色变，狮峰出于某种目的，取了徐望的锦衣卫腰牌，已是非常人之举，而景大居然对其处之泰然，可谓骇人听闻了。从后面发生的种种事件来看，白面和其他两名徒弟也应该知道此事，甚至在狮峰被郑芝虎手下捉住后想到用锦衣卫腰牌陷害郑氏的法子。而今进一步铤而走险，干脆绑架了林雪，以迫使郑芝虎就范。

到底是什么缘故，促使一向安分守己的白面师徒五人突然变得如此疯狂呢？如果说狮峰跟郑芝龙有血海深仇，那么他离开宝颜堂时，还不知道郑芝龙到了松江，郑氏大船停靠在青浦渡口也是后来之事，他为什么要取走徐望的锦衣卫腰牌呢？难道真的是他杀了徐望？他跟徐望，还有郑芝虎之间，究竟有什么仇恨？

一时千头万绪，总也理不清楚。

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婉声唱道：“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

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

张岱本人精通音律，曾自比三国名将周瑜，一听便道：“这是元人倪瓒的小令，依《人月圆》曲调^[2]。”

罗吉甫道：“而今冬至在即，唱一曲《黄钟》，倒也应景^[3]。”

张岱道：“咦，罗兄原来也是个行家。”

罗吉甫道：“哪里，班门弄斧，倒是叫张兄见笑了。听说倪瓒浪迹九峰三泖二十年，他的散曲在云间极是流行。”

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子，无锡人氏，是元末明初著名奇士。他出身富贵，却因对现实世界悲观，主动放弃田园产业，不隐也不仕，长年过着漫游江湖的生活。曾画松江九峰，近景画的是天马山，山上有杂树数株，树下有几块顽石，山脚有草亭一座、茅屋二间。中景为一条溪流，细水潺潺；远景为佘山、辰山诸峰。近、远景之间留有大片空白，以示淼淼湖波、明朗天宇。画面静谧恬淡，境界旷远，此种幽淡格调，前所未有。唯画面阒无一人。有人不解地问道：“怎么画中无人？”倪瓒反问道：“如今世界上哪里有人？”足见其消极人生态度。

张岱道：“不错，倪瓒的许多散曲都是在云间创作。他在《竹枝词序》中说：‘余尝暮春登濒湖诸山而眺览，见其浦溆沿洄，云气出没，慨然有感于其中，欲托之音调以申其悲叹。’不过黄钟宫调缠绵悱恻，不适合这类怀古思乡的悲苦小令，该依商调才是。”

又听见那女音唱道：“惊回一枕当年梦，渔唱起南津。画屏云嶂，池塘春草，无限销魂。旧家应在，梧桐覆井，杨柳藏门。闲身空老，孤篷听雨，灯火江村。”却是另一支《人月圆》，亦是倪瓒所作。

张岱和罗吉甫议论着音律，柳如是却留意听两支曲子词，只觉得歌词沉郁悲壮、蕴藉风流、余味不尽。尤其是“孤篷听雨，灯火江村”一句，仿若自己的写照——她曾不止一次地独伫船篷，倾听风雨之声，于深夜中怅望灯火明灭的江村。不由得又有些惘然起来。

她满腹心事，举筷吃了一小碗饭，便觉得腹中鼓胀，遂起身来到后院茅厕。如厕出来，矮墙边忽窜出一人，将她抱住，拖到一边。还待惊叫，嘴唇却被一只大手紧紧捂住。

张岱和罗吉甫在饮食店中饮酒进食，三巡酒毕，仍不见柳如是回来。罗吉甫起了疑心，起身往后院寻了一圈，回来告道：“隐娘人不见了。”

张岱立即起身。二人又前后寻了一遍，向店家及路人打听，然此处是交通要道，来来往往的行人极多，竟没人见到柳如是经过。

罗吉甫道：“隐娘是个美貌的年轻女子，不可能没人留意到。饮食店边上就是渡口，她多半是乘船离开了。”

张岱道：“隐娘不会无缘无故地不辞而别，一定发生了什么事。”顿了顿，又道：“该不会是白面师徒绑走了隐娘吧？”

罗吉甫道：“这应该不大可能。白面绑走林雪，想来是要用她要挟郑芝虎，好替他徒弟狮峰报仇，绑走隐娘做什么呢？”

张岱道：“这个我也说不好，总觉得事情不大对头。罗兄，你我二人力量太小，不如先去巡检司，将此事告知吴同知。如果事情当真跟白面有关，他必定会派人手全力寻找隐娘。”

罗吉甫也无丝毫头绪，道：“只好先如此。”

二人遂往巡检司而来。刚到大门前，便遇到巡检丁慧生领着一队兵卒出来。

张岱忙道：“丁巡检，你来得正好。刚才出了一件怪事，隐娘莫名失踪了。”

丁慧生道：“本官正要去寻二位，想不到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来人，将他二人拿下了。”

兵卒应了一声，上前围住张岱、罗吉甫二人。

张岱愕然道：“丁巡检这是要做什么？”丁慧生道：“本官只是奉命行事，张公子有什么疑问，当面去问锦衣卫好了。”

进来厅中时，锦衣卫同知吴孟明正背着双手来回徘徊，显是内心焦躁不安。

张岱先开口问道：“吴同知为何要下令拿我们？”

吴孟明却不回答，只问道：“柳如是去了哪里？”张岱道：“这正是我们赶来巡检司的缘由，隐娘适才在饮食店失踪了。”

吴孟明道：“她失踪？笑话，丁巡检的手下亲眼看到她跟一名男子走了，那男子就是景二。”

张岱大吃一惊，道：“有这回事？隐娘是被胁迫的吗？”吴孟明道：“当然不是，柳如是还特意戴上了景二递给她的竹笠。”

罗吉甫道：“吴同知一直暗中派人跟踪我们？”吴孟明道：“本官也是为了以防万一。想不到还真被郑芝虎猜中了，柳如是果然与白面师徒勾结。”

张岱道：“那么隐娘去了哪里？”吴孟明道：“丁巡检的手下跟丢了人，这正是本官要问你们二位的问题。”

罗吉甫道：“我二人对此全不知情。我们也是刚刚发现隐娘不见了，遍寻不着，预备赶来巡检司报案的。”

张岱道：“不对，全然不对，隐娘怎么可能跟白面暗中勾结呢？一定是她想要查出林雪下落，所以敷衍景二，不惜孤身涉险。吴同知，请你赶快派人跟我们一道在饮食店一带巡查，隐娘机智聪明，一定会留下联络暗记的。”

吴孟明不及回答，便有兵卒飞奔进来禀报道：“刚刚郑芝虎的大船上放了许多小船下来，往各个方向去了。小的们一时调集不到足够的船只，也不知道郑芝虎到底在哪艘船上，怕是跟丢了。”

吴孟明问道：“王福祿人呢？”兵卒道：“王校尉乘船往南面追去

了。”

张岱道：“难怪郑芝虎之前说要回船上，原来早料到官府会派人跟踪，想使一招鱼目混珠之计。”

吴孟明道：“这个狡猾的郑芝虎，到底是海盗出身。”

丁慧生道：“郑芝虎当真肯为了林雪，听白面师徒要挟吗？”

吴孟明道：“小船都出发了，还有什么可质疑的？眼下天色已然不早，再过一会儿就该黑天了，郑芝虎选这时候动身，一定是赴白面之约。”转头问道：“张公子当真认为柳如是是为了查明林雪下落才主动跟景二走的吗？”张岱道：“一定是的。”

吴孟明道：“那好，本官就再多信张公子一次。丁巡检，你带些人跟着张、罗二位，看看能不能找到柳如是留下的暗记。事情紧急，你们这就出发吧。”

张岱等人出来巡检司，径直回到饮食店，前前后后仔细寻了一遍，又将附近建筑搜了一遍，却并未找到任何线索。

天色逐渐昏暗了起来，暮色苍茫，即使点燃了灯火，要想寻找一处小小的暗记，无异于大海捞针。

张岱自己先气馁了起来，道：“隐娘那么聪明，不会留一个不容易寻到的暗记。”

丁慧生道：“那么到底有没有暗记呢？”张岱道：“我也说不好。”

丁慧生闻言大是气愤，道：“张公子，是你在吴同知面前坚称柳如是留下有暗记。我们这么多人劳师动众地找来找去，你又说不好，是拿人开玩笑吗？”

张岱道：“当然不是开玩笑，我也想快些找到隐娘。”想了想，问道：“罗兄，之前你……”转过头去，才发现罗吉甫并不在身边，愣了一愣，问道：“罗兄人呢？”

丁慧生竟也没留意到罗吉甫什么时候不见了，忙派兵卒到附近找寻，却是一无所获。

丁慧生狐疑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岱一头雾水，双手一摊，道：“我也不知道啊。”

丁慧生道：“张公子和罗吉甫还有柳如是第一次到这饮食店中饮酒，柳如是不见了。然后张公子和罗吉甫第二次来饮食店，罗吉甫不见了。这难道不奇怪吗？”

张岱道：“确实奇怪。实话说，我生平没有遭遇过比这更奇怪的事了。”

丁慧生冷笑道：“只怕再过一会儿，张公子也要不见了。来人，立即送张公子回巡检司。”

张岱无以辩解，只能乖乖地跟在兵卒身后，重新返回官署。

到巡检司门前时，见到一名邋遢老汉在与兵卒纠缠不清。张岱一眼认出对方是谷阳门前摆摊算命的秦瞎子，柳如是曾找其测字算命，脑子中忽然灵光一闪，上前招呼道：“秦先生可还记得我？”

秦瞎子道：“记得记得，是张公子对吧？”

张岱道：“先生可有见过昨日跟我一道算命的女子？”话一出口，便意识到对方是瞎子，“见过”二字不妥，忙改口道：“先生可有听到过她的声音？”

秦瞎子道：“是那位柳娘子吗？没有。”

丁慧生不耐烦地问道：“你个瞎子不回家去，跑巡检司来做什么？”秦瞎子道：“我是替一位小娘子来送信的。”

丁慧生与张岱各自“啊”了一声，对视一眼，一个道：“莫非就是柳如是？”另一个则道：“难道是隐娘？”

[1] 中国古代服装没有口袋，从周到清代都是如此，古人随身带的东西一般放在袖子里或怀中，但容易失落，此即遗帕坠扇之类情节常见于古代文学作品的原因。相对可靠的藏物之处是顺袋，即一种弧形荷包，状如茄子，故又称“茄袋”。

[2] 曲调的创制要根据一定的宫调来定声律，《人月圆》是曲调，依《黄钟》宫调。中国古代音乐调式分七音、十二律。所谓七音是宫、商、角、徵、羽、变徵、变宫，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1、2、3、4、5、6、7七个音符。十二律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A、A'、B、B'、C、C'、D、D'、E、E'、F、F'等十二个音名，每个音名代表一定的音高。七音与十二律相配，就构成十二宫、七十二调，共八十四宫调。而实际上运用并没有这么多，隋唐时只用二十八宫调，宋代只用十九宫调，散曲仅用十二宫调，即黄钟、正宫、中吕、南吕、仙吕、大石调、小石调、双调、商调、越调、商角调、般涉调。宫调的作用在于确定主音和限定管色高低。管色即音律。主音的不同，管色的高低，表现出雄壮、凄婉、欢悦等不同的情调，即所谓“声调”。按照古人的说法，仙吕宫清新绵邈，南吕宫感叹伤悲，中吕宫高下闪赚，黄钟宫富贵缠绵，正宫惆怅雄壮，双调健捷激袅，商调凄怆怨慕。

[3] 古代为了预测节气，将苇膜烧成灰，放在律管内，到某一节气，相应律管内的灰就会自行飞出。黄钟律和冬至相应，时在十一月（旧历）。《淮南子·天文训》：“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东汉高诱注：“黄钟，十一月也。钟者，聚也，阳气聚于黄泉之下也。”东汉蔡邕《独断》：“周以十一月为正，八寸为尺，律中黄钟，言阳气踵黄泉而出，故以为正也。”

第十章 良晤未几，离歌忽起

冬夜里的寒星，散发着针芒般的死光。时光悄悄地流动，不知何处又传来了乐声。每个人都逡巡于自己的命运，该来的来，该走的走，出没于无常的浮光掠影中。原来他就是那个出其不意拨转了她命运轮的人。他于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份情感，怎样的一份羁绊？



青槐黼帐君来日，绿柳潮平我去时，
水国竟遮清曲里，家园无计锦帆吹。
轻篴弱月今谁度，长笛横秋止自知。
我爱羁怀如大阮，临风容易得相思。

——柳如是《怀人》

秦

瞎子自称是来替一名妇人来送信的，丁慧生听了，慌忙请他进来，命他当着锦衣卫同知吴孟明的面讲述经过。

秦瞎子称之前有名年轻妇人先后找他两次，给了五钱银子，并不是算命，而是求他代写了两封信，并要求他在天黑后将第二封信送来巡检司。

张岱忙问道：“先生肯定来找你代写信的人不是柳娘子吗？”秦瞎子道：“决计不是。我记得柳娘子的声音，这位娘子年纪要大许多。”

吴孟明拆开信一看，里面只有两行字：“今晚午夜子时，城北二十里荷花村大柳树，不见不散。”似乎是约情人幽会的口吻。一时不明所以，问道：“那妇人可有说要你将信交给谁？”

秦瞎子道：“没指名说要给谁，只说交给巡检司的官人。”

张岱看了信，道：“难道这就是郑芝虎和白面约定见面的时辰和地点？”

丁慧生道：“怎么可能？如果这就是双方见面的地点，那妇人又是谁？她又怎么会知道？”

吴孟明也道：“秦瞎子都说了神秘妇人不是柳如是。再说柳如是不是号称才女吗，又不是不识字，何必另求秦瞎子代写书信？”

秦瞎子也不知道众人在争论什么，忙道：“这里面的时间和地点，第一封信中也提到过。”

张岱忙问道：“那第一封信写的是什麼？”秦瞎子道：“只多八个字：‘带上一百金及陈锦，今晚午夜子时，城北二十里荷花村大柳树，不见不散。’”

除了记得两封信的内容及那妇人声音外，秦瞎子目不能视，也讲不出更多情况。吴孟明便派人将他暂时安置在巡检司，日后作为关键证人来辨认神秘妇人身份。又派人去找那送信的小孩子，好确认到底是谁托他带信。

本来已经能够肯定是白面师徒绑架了林雪，用她来要挟郑芝虎就范，然而秦瞎子送信及神秘妇人的出现，令迷雾再起——

表面看起来，神秘妇人的两封信中没有提及郑芝虎的名字，似是跟林雪一案并无联系。但林雪案是官府目下手上唯一的一起绑架勒索案，两封信恰好出现林雪被绑之后，很难相信这仅仅是巧合。况且秦瞎子提及为神秘妇人代写第一封信，刚好发生在郑芝虎收信之前，算上路途消耗，时间高度吻合。而信由一名小孩子代送到青浦渡口，一则表明神秘妇人深涉事中，她本人不便亲自露面；二则可见她尚不知道郑芝虎来了巡检司，甚至可能不知道之前有人假冒陈子龙诓走林雪一事已然败露。

张岱沉吟道：“秦瞎子代写的第一封信，很可能就是郑芝虎所收到的那封。”

吴孟明连连摇头，道：“这完全说不通。如果神秘妇人送出的第一封信就是郑芝虎收到的那封，信中分明是勒索的语气，说明她是白面一方的。那么她又何必让秦瞎子送第二封信来巡检司呢？第二封信，是有意将今晚郑芝虎将去赴约的位置知会给官府，这不是暴露了她自己人的行踪吗？”

丁慧生道：“这一定是白面等人的诡计，有意来扰乱官府视线，好让我们无从寻起。”

张岱道：“且不说白面是否有这样的心机，单从时间来说，便足以证明信的内容是真。白面若要扰乱视线，大可以说明日子时、后日子时，时间充裕，对他不是更有利吗？”

丁慧生道：“白面知道官府会派人监视郑芝虎，郑芝虎已经动身出发，他再送信说明日子时、后日子时，谁会相信呢？时间也许是对的，但地点一定是假的。”

吴孟明道：“也许这两封信根本跟白面绑架林雪一事无关。他们师徒想要的是郑芝虎的命，但信中提出的条件却是一百金及陈锦，这全然对不上。”

张岱道：“这确实是一处重大疑点。而且郑芝虎离开时，还特意要求吴同知撤回通缉白面师徒的告示，或许他已经从信中提出的条件猜到事情跟白面无关，真正的主谋是神秘妇人。”

除了勒索条件对不上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神秘妇人的身份。白面师徒中有识字的，如果要向郑芝虎开条件，根本不需要一个不识字的妇人出面。除非真正操控一切的是神秘妇人。可如果要郑芝虎这样的人物就范，她手中必须有人质，也就是说，是神秘妇人绑架了林雪，她要的是金子和陈锦这个人，而不是郑芝虎的性命。

那么，她又为什么要将交易地点透过秦瞎子泄露给巡检司呢？这不是令她自己身陷险境吗？

张岱一时也难以想明白究竟，问道：“陈锦又是什么人？该不会是昔日袁崇焕手下的得力大将陈锦吧？听说大凌河失陷后，他已经投降了女真人。”

吴孟明道：“不错，是有这么回事，大凌河都司陈锦早已降敌。他人远在辽东，这信里提到的陈锦，断然不可能是他，应该只是同名同姓罢了。”蓦然“呀”了一声，失声道：“这个陈锦，还真有可能是那个投降敌虏的陈锦。”

张岱不解地问道：“陈锦人该在辽东，冒险来松江做什么？难道他有什么亲人在这里？”

吴孟明道：“陈锦的亲眷已被尽数处以极刑，中原之大，再无他的念想。但目下松江的确有一个人，值得他冒险走一趟。”

陈锦是锦州人氏，跟随袁崇焕之前，曾是毛文龙得力助手，做过不少违法走私的事。当年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杀毛文龙，与海盗郑芝龙私通、走私军械物资便是罪状之一。陈锦为主帅求情，当众力陈通盗走私是他本人所为，与毛文龙无干。然袁崇焕深忌毛文龙，还是坚持杀了他，为了安定军心，声明不追究其部属所有过错，陈锦自认的罪名遂不了了之。此节故事，倒有另外一层含义——陈锦当年认识郑芝龙兄弟，私交应该不浅。或许他受女真人之命，南下福建，意图用旧情劝说郑氏兄弟背叛大明，甚至跟女真南北呼应，夹击中国。也就是说，陈锦来松江是为了见郑芝虎，他多半就藏身在其大船上。

张岱听了吴孟明分析，深觉有理，道：“如此就能解释郑芝虎为何坚持不让官府插手林雪一案，他担心的是暗通陈锦一事泄露出去。”又猜测道：“会不会神秘妇人是陈锦的仇家，她有意如此，目的想让官府捉到陈锦这个大叛贼？”

如此，就愈发证明白面师徒没有绑架林雪，也就能解释柳如是为什么肯主动跟景二离开，多半是她相信白面师徒清白无辜，又知道难以取信于他人，遂先赶去找白面当面求证。

吴孟明却是不信，道：“如果真是陈锦，这大概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江南，怎么可能正好有仇家认出了他，又设下如此圈套呢？事情应该不是这么简单。”

张岱难以辩驳，只得道：“眼下离子时不过几个时辰，吴同知总该派人去荷花村看看，万一是真的呢？如果当场捉住郑芝虎和陈锦私通，岂不是大功一件？”

吴孟明否认张岱的推测，其实自己也想不出所以然来，一会儿觉得白面师徒是祸首，一会儿觉得神秘妇人是主谋，凝思了一会儿，便道：“丁巡检，你立即动身出发，带人赶去荷花村埋伏。记住，一定要保住郑芝虎和陈锦性命，将他二人活着带回来见我。”

丁慧生道：“就凭秦瞎子送来的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就要深更半夜大老远跑这一趟？万一是在调虎离山之计呢？”

吴孟明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果捉住郑芝虎和陈锦私通，那可是大功一件，本官不会忘了丁巡检的功劳的。”

丁慧生等的就是这句话，当即应了一声，道：“这次如果当场捉住郑芝虎私通女真奸细，可就是大功一件。看他还要如何得意！”喜滋滋地领人去了。

吴孟明问道：“罗吉甫是怕惹祸上身，自己开溜了吗？”

张岱道：“我与罗兄相交不深，但深知他决计不是临危而逃的人。不然的话，东余山居还不知道是怎样的乱摊子呢。”

吴孟明道：“那他为什么悄悄离开？”张岱道：“我猜罗兄一定是发现了隐娘留下的线索，又怕官府大张旗鼓危害到她性命，所以自己去跟踪了。”

吴孟明道：“既是如此，不是正好证明事情跟白面师徒有关，岂不是与张公子之前的推测自相矛盾？”

张岱无言以对，心道：“这件事实在太奇怪了，平白冒出个神秘妇人后，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太多。可惜我人被扣在巡检司，不能跟随丁慧生一道前往荷花村。”

吴孟明道：“张公子，你暂时不能离开巡检司。夜色已深，本官这就命人安排一间空房，好让你歇息。”

张岱道：“不必了，我就与吴同知一道在这里等消息。”吴孟明道：“张公子随便。”

过了半个多时辰，有兵卒领着一名八九岁的男孩进来，称他就是往青浦渡口送信的人。

吴孟明忙上前牵起小男孩的手，和颜悦色地问道：“是谁让你往渡口送信的？”

小男孩替人送信，不过是贪图几块糖果，送信后即被郑芝虎手下扣押在大船上，吵闹无果，好不容易被放了，又累又饿，正要摸黑回家，

却又被兵卒拦住带来巡检司。他不知道吴孟明是锦衣卫大官，正满心不快时，便不耐烦地甩开了他的手，嚷道：“你们怎么都问这个？我在船上已经说过好多遍了。”

吴孟明从怀中掏出一片薄薄的金叶子，问道：“你喜不喜欢这个？”

小男孩眼睛登时亮了起来，好奇问道：“这是金子做的吗？”吴孟明道：“是真正的金子。你只要告诉我是谁让你送信去渡口，那人长着什么样，我就把这片金叶子送给你。你可以拿它去买好多好多的糖果。”

小男孩见他和蔼可亲，不似船上的那些人那般凶神恶煞，微一迟疑，即大着胆子伸手来抢，吴孟明便顺势给了他。

小男孩抚摸玩弄了一会儿，这才道：“叫我送信的人，是个跟我娘亲年纪差不多的女人。”

尽管之前张岱已断定神秘妇人就是写勒索信给郑芝虎的人，然终究没有实证，不能肯定，此刻方才得到了验证。看来绑架林雪一事果真与白面师徒无关，郑芝虎一定从信中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才请孟明撤销通缉告示。他不肯明示信的内容，自然是因为陈锦的缘故——海盗虽然靠劫掠为生，却最讲江湖义气，即便他没有与女真人勾结、背叛大明的意图，也不愿意老朋友就此落入官府之手。

吴孟明忙问道：“那么你娘亲多大年纪，二三十岁？”小男孩道：“嗯，应该是吧。”

吴孟明道：“那女人长得什么样子？是胖，还是瘦？是美，还是丑？”小男孩道：“很瘦，一点也不胖。样子嘛，她戴着眼纱，我也看不出来是美是丑。”

眼纱又名眼罩^[1]，以一块长一尺左右、宽约一寸的棉纱带子蒙在眼睛上，既能遮挡烈日风沙，又显得有风度，是明人钟爱之物。王世贞有《眼罩》诗云：“短短一尺绢，占断长安色。如何眼底人，对面不相识。”袁宏道亦有《京洛篇》云：“罩眼一寸纱，茫茫遮人老。”极言眼纱的风行程度。

神秘妇人既戴了眼纱，明显是要遮掩真实面目了。正以为无望查出她身份之时，小男孩又道：“不过她穿着一身红衣服，很是醒目。”

张岱“啊”了一声，忙问道：“她是不是个子不高？”小男孩道：“好像是，也不算个子不高，总比我高吧。”

张岱肃色道：“吴同知，我知道神秘妇人是谁了，她就是红娘子。”

吴孟明极是意外，道：“红娘子？就是你之前提到的杀死施府门仆、又预备在佘山大会寿筵上下毒的妇人吗？”

张岱道：“除了年纪、外貌、衣着相符外，红娘子本人也是不识字的，我有八成把握肯定是她。”

吴孟明皱眉道：“红娘子投毒不成，露了形容，不赶快逃走，还留在松江做什么？”

张岱道：“也许她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吴同知若需要十成证据，大可叫一名画师来，画师根据我的描述画出红娘子样貌，再当面给这位小朋友辨认。虽然对方戴了眼纱，脸型轮廓总是可以辨出来的。大不了再在画像上加一副眼纱。”

小男孩却连连摇头道：“天早黑啦，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要回家去啦。”

吴孟明因是微服下江南，不好强留，便叫兵卒送小男孩回去。又道：“本官信得过张公子的判断。不过这一前一后两封信，摆明是想借官府之手来对付郑芝虎和陈锦。郑芝虎先是海上巨盗，而今是朝廷重将，陈锦先是边关大将，而今是女真人的牛录章京。红娘子也许会一身江湖功夫，但究竟只是个绳伎，如何能跟他二人结下仇怨？”

张岱道：“之前罗吉甫提过，红娘子在佘山大会投毒未能成功，全亏郑芝虎及时提醒。罗吉甫因此怀疑过郑芝虎，甚至认为郑氏极可能是认识红娘子的。也许红娘子的计划被郑芝虎破坏，她无法向雇主交代，拿不到酬金，因而怀恨在心，决意向郑芝虎报复。”

吴孟明道：“但这推测有个前提，红娘子必须先了解陈锦的真实身份。张公子认为她区区一个江湖绳伎，能跟陈锦这样的人物扯上干系吗？”

张岱沉吟半晌，道：“的确不能。但我有一个更大胆地推测，能将陈锦和红娘子联系起来。”吴孟明道：“本官愿闻其详。”

张岱道：“陈锦和红娘子，二人同时在松江出现，也许不是巧合。红娘子这样的江湖人物，肯定是受雇到东余山居下毒，意图破坏寿筵。如果她的雇主就是陈锦呢？”

吴孟明先是一愣，旋即连连摇头，道：“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佘山大会虽然轰动江南，但赴宴者多是书生，即使如许誉卿者曾在朝中任职，但目下已经致仕，没有一个掌权重臣。陈锦这样身份的人，哪会将这些人看在眼里？”

张岱道：“那好，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吴同知，如果红娘子阴谋得逞，寿筵上的大多人中了毒，天下人首先会怀疑到谁呢？”

吴孟明道：“赴宴者绝大多数都是东林、复社人员，这些人中毒，当然以乌程……”旋即意识到他堂堂锦衣卫高官，不该与一名布衣议论内阁次辅，又改口道：“当然是阉党余孽嫌疑最大。”

张岱也不点破对方其实想说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是首要嫌疑犯，点头道：“正是如此。之前有一名书生陈申假扮乞丐到寿筵上捣乱，本只是一时激愤，但旁人均猜测他是受雇于人，是有意来捣乱的。所针对的，也并不是眉公他老人家，而是在场的东林、复社人士。由此可见，天下人均知道某些人时时刻刻不忘针对东林、复社。也许陈锦正是想利用这一点，雇佣红娘子投毒，再将投毒事件嫁祸到某些人头上，由此挑起东林、复社与其争斗。东林、复社中多是名家子弟，如侯方域是兵部右侍郎侯恂之子，方以智是湖广巡抚方孔炤之子。若是这些人被毒杀，他们的亲人势必出尽全力报复。如此，大明朝政必乱，祸起萧墙，女真便可乘虚而入。吴同知在朝中为官已久，该知道本朝自万历以来，最大的祸患其实不是宦官，不是女真，而是党争。若不是朝臣忙于争权夺势，互相攻讦，魏忠贤这样的奸佞人物又怎能有机可乘？女真人又怎能坐大一

方？”

吴孟明沉思许久，才道：“张公子推测固然有理，但本官还是难以相信。陈锦只是一介武夫，怎能有这等才干和计谋？”

张岱道：“陈锦能想到南下福建联络郑芝龙兄弟夹击大明，可不仅仅是一介武夫。再说了，就算陈锦没有这等才智，他背后不是还有个范文程吗？”

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岳，自称是宋朝名臣范仲淹第十七世孙。其祖先明初时因犯罪自江西被发配至沈阳，遂成为沈阳人，后又迁居抚顺。这位所谓的名门之后，不能继承祖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在努尔哈赤攻打抚顺时主动投效，并用劝降抚顺守将李永芳作为见面礼，是引导女真进攻大明的汉人中的首魁。范文程降敌后，成为女真人的主要谋士，传闻当年崇祯中反间计而冤杀袁崇焕即出自其谋划。

张岱又道：“女真人虽然猖獗，但终究人口稀少，国力难与我大明匹敌。听说范文程常思以奇计谋夺大明江山，或许这次陈锦南下，目的就是要执行他所谓的奇计。”

吴孟明道：“如果是陈锦收买了红娘子下毒，可揭破她真面目的恰好是郑芝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张岱道：“这恰好说明郑芝虎并没有接受陈锦的条件。我记得隐娘提过，她初到东余山居时，曾见到打扮成婢女模样的红娘子与一名商贩模样的人在晚香堂门前交谈，也许那商贩就是陈锦。”

也许陈锦已到过福建，提出各种诱人条件，郑氏兄弟由于正受明朝恩宠，又觉得女真人势力不及大明，并没有同意。但念在旧交情上，也没有将他捆送官府。陈锦返回辽东途中，得知余山大会的消息，便想用投毒来挑拨大明内部争斗，以弥补未能完成诱降郑氏兄弟的损失。他花重金雇佣了心术不正、重利忘义的江湖绳伎红娘子来做这件事，料想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人怀疑背后主使的真正身份。

但人算不如天算的是，郑芝虎千里送美，也跟随杭州名妓林雪来到

了东余山居。也许郑芝虎进晚香堂时，曾意外看到陈锦和婢女打扮的红娘子在一起密议。他认出了陈锦，心中的惊诧难以形容，也料想对方忽然出现在此，必有图谋。所以他后来有意寻到红娘子试探，果然发现她极为可疑，遂向管家管勋举报，并主动告知罗吉甫红娘子最有可能的阴谋是往厨房落毒。

陈锦得知郑芝虎也来到松江后，惊异之余，少不得要再做一番努力，遂登船拜访。而红娘子形容败露后即逃离了东余山居，去联络雇主陈锦时，却意外发现他跟郑芝虎在一起，而郑氏正是识破她婢女伪装的罪魁祸首，她由此认定陈锦有心令她身陷险境，决意报复。陈锦本人武艺了得，身边应该还跟有侍从，她自知仅凭一人之力难以应付，遂绑架了林雪，通过要挟郑芝虎来达到目的。更有甚者，她可能根本不知道陈锦的真实身份。

吴孟明听了张岱的分析，道：“如果真是这样，红娘子想要的应该是金钱和陈锦的命，她为什么要将交易地点和时间通知官府呢？”

张岱道：“这也许是红娘子刻意为之。她知道郑芝虎势大，必定不会一人赴约，会多约帮手，她一人难以应付。如果有官府到场，局面会混乱得多，她躲在暗处，便可以渔翁得利。甚至，她还有可能设法将郑芝虎到荷花村的消息知会给白面师徒。夜幕之下敌我难辨，几方混战起来，她的胜算便大多了。”

吴孟明思忖片刻，忙命兵卒召来副巡检华夏，命他再带两队弓箭手前去荷花村支援丁慧生等人，叮嘱一番，打发他去了。又道：“希望当真如张公子所言，郑芝虎拒绝了女真人的邀约，没有与陈锦勾结。”

吴孟明是锦衣卫武官，常年亲近中枢，眼光自然要比常人远得很。他很清楚这件事的利害关系——郑芝龙、郑芝虎称霸东南沿海，通商范围广及东洋、南洋各地，手下有二十万兵力，包括汉人、日本人、朝鲜人、南岛语族、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拥有超过三千艘的船队，是华东与华南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如此雄厚实力，在当下而言，更是足以改变天下的局势。若非如此，当今皇帝何以会屈尊招安郑氏？若非如此，女真人何以会派陈锦南下？因而吴孟明并不像丁慧生那般急不可待地想要抓住郑芝虎的小辫子，以向朝廷立功，他是真心希望郑氏兄弟没有卷

入其中，能继续效忠大明。笼络住郑氏，才是真正的大功一件。

这一夜，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个难眠之夜。吴孟明来回徘徊，焦躁不安地等待来自荷花村的消息。张岱更是心急如焚，不断催促兵卒到青浦渡口查看柳如是有无回去。

不知道哪处画舫上又有乐声传来：“东风花外小红楼，南浦山横眉黛愁。春寒不管花枝瘦，无情水自流。檐间燕语娇柔，惊回幽梦，难寻旧游，落日帘钩。”

张岱喃喃道：“惊回幽梦，难寻旧游。”心中陡然升起一股不祥的感觉来。

子时过后，终于等到了消息。有兵卒自荷花村赶回报信，称不但捉住了郑芝虎和陈锦，还救回了林雪。丁慧生正将这些人押送回巡检司。然而挟持林雪的却不是预想中的红娘子，而是白面师徒。

吴孟明闻言吃了一惊，问道：“贼人中没有女子吗？”

兵卒道：“没有，就只有白面师徒五人。有三人被当场射死，另有两人跳水逃走了，仍在追捕中。”

原来丁慧生点齐兵卒后，即乘快船赶往荷花村。他久任巡检，捉人捕盗极有经验，距离村庄尚有数里，即下令众船只都灭了灯火，以免惊动旁人。到达荷花村时，尚不到子时，只远远见到郑芝虎与一名中年男子提灯站在大柳树下，似是在等待绑匪前来交接。那中年男子大约就是第一封信中所提及的陈锦了。

忽然白面和狮峰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狮峰手中持着明晃晃的兵刃，杀气腾腾。郑芝虎似是意识到不妙，丢了手中灯笼，黑暗中即有羽箭呼啸而至，先射倒了狮峰。白面大吼一声，徒身上前，与陈锦打了起来。

丁慧生见惊变忽起，料想郑芝虎暗中带了不少帮手，不至于落在下风，也不上前帮忙，只命人悄悄在附近水域游弋，只要发现有船便上去搜查，果然在荷花村北面几里处发现了一艘大货船，上面点有灯火，景

大正站在船头，虽然一瘸一拐，行动不便，却是左右眺望，显然是在等消息。丁慧生遂令兵卒发羽箭射倒了他，随即带人围了上去。果然在底舱找到了林雪，头发凌乱，衣衫不整，被反吊在梁下，人早已昏迷了过去。正救人之时，又听到有人跳入水中。丁慧生料想是景二、景三兄弟逃走了，急忙分派人手追捕，自己则带着林雪赶来大柳树。

那边的打斗已几近结束。白面浑身是血，倚靠在树上，手中虽然还紧紧握着一柄单刀，却已被郑氏侍从团团围住，再无反抗之力。若不是郑芝虎正向他追问林雪下落，众人早一拥上前，将他砍为肉酱。白面却只是冷冷一笑，随即横刀朝自己颈中抹去。

郑芝虎阻止不及，未能得知林雪下落，不由得十分懊恼。正好丁慧生到来，告知已救出林雪，不由得大喜过望，连声道谢。

丁慧生径直问道：“陈锦人呢？”

郑芝虎脸色陡变，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还是陈锦自己站了出来，道：“我就是陈锦。”

丁慧生也不管他受伤不轻，命人将他绑住，又下令将所有人、包括死人尽数带回巡检司，先派兵卒回官署报信。

吴孟明和张岱听了经过，一时面面相觑——之前明明是红娘子送勒索信给郑芝虎，却不知道前去荷花村交易的人又如何变成了白面师徒。好在陈锦、林雪等人均已找到，只等他们人到，便可问明究竟。

鸡鸣声起时，丁慧生一行终于到了。

吴孟明一眼便认出了陈锦，道：“当真是你。”

陈锦神情冷冷，一言不发。吴孟明遂命人带他下去监禁，又问道：“郑芝虎人呢？”丁慧生道：“林雪人还昏迷未醒，他亲自抱她去房间休息了。”

张岱早已等不及，抢上来问道：“隐娘之前是跟景二离开的，丁巡检有没有在货船上发现隐娘？”

丁慧生道：“没有发现柳如是，我特意下令反复搜查过，不过也不是全无线索。”一边说着，一边从怀中取出一只小巧玲珑的绣鞋来。

张岱夺过鞋子，“啊”了一声，道：“这……这是隐娘的鞋子。”

丁慧生道：“是我在发现林雪的底舱捡到的，只有这一只。柳如是肯定到过货船，但后来又离开了。”

张岱跌足道：“她穿着一只鞋，能离开吗？一定是被白面师徒杀死，抛尸河中了。”

丁慧生奇道：“柳如是不是白面师徒的雇主吗？一年相处下来，多少会有些感情。白面师徒为何要杀她？”

张岱一时答不上来，只望着手中绣鞋发呆。

正好兵卒引着郑芝虎进来，吴孟明忙迎上前问道：“林雪娘子人可还好？”郑芝虎摇了摇头，道：“不大好。”

他虽是海盗出身，却也知道利害关系，道：“陈锦一事，我须得当面向吴同知交代清楚。”当即大致说了事情经过。

果真如张岱所推测的那样，陈锦与郑芝龙兄弟原是旧识，这次他是奉女真人之命南下，想劝说郑芝龙背叛大明，自立为王。但郑芝龙连陈锦的面都没见，只让弟弟郑芝虎出来，送了他三两银子。“三”就是“散”的意思，言下之意，是叫陈锦回去。陈锦见郑氏兄弟意志坚决，便就此离去。

只是郑芝虎想不到的是，他这次护送林雪来江南，居然在东佘山居见到了陈锦。陈锦正与一名青衣婢女说话，一见到他，转身就走。当时天黑，他命人去追也没有追上。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料想陈锦出现在松江，必有重大图谋，遂刻意寻找那与陈锦说话的青衣婢女。后来果然再遇到过一次，却被她跑了。他为防止节外生枝，遂编了个谎言，将那青衣婢女的可疑之处告知了管家管勋，又协助罗吉甫搜寻那女子。幸亏他猜到青衣婢女多半是要往食水落毒，这才及时阻止了阴谋。

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陈锦却又主动来大船上拜访，半句不提东佘山居之事，只谈昔日笑傲海上的风云岁月。郑芝虎遂暂时将他留在船上，想等事情平息后再说。

不料又出了林雪被绑一事。郑芝虎收到勒索信时，见信中只要财物和陈锦，便猜到事情与白面师徒无干，遂请吴孟明撤销通缉告示，自己则赶回渡口，找陈锦商议。

陈锦看信后亦是百思不得其解。他此次南下中原，从未露出过马脚，更不要说泄露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人要绑架林雪，利用郑芝虎来对付他呢？一时想不通其中究竟，然也不能撒手不管，遂慨然道：“事情既然是因我而起，我愿意用我自己换回林雪娘子。”

郑芝虎正是要等他这句话，当然也不能轻易放过绑架者，遂暗中做了安排。他也猜到官府会派人监视他的行动，遂命手下人穿了自己衣服乘船往南去，果然引得锦衣卫校尉王福禄追了过去。

提早到荷花村后，郑芝虎命侍从埋伏在暗处，引箭待发，自己则与陈锦携了财物，提灯站在大柳树下。然而当他看到出现的人竟然是白面和狮峰时，意识到不对劲，遂立即发出信号，令侍从射死了狮峰，围住白面。

郑芝虎讲完经过，道：“之后的事情，丁巡检应该比我更清楚。实话说，这次的事情，实在太出人意料，还要多谢吴同知派丁巡检相助，不然的话，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顿了顿，又问道：“吴同知是怎么知道我去荷花村呢？”

吴孟明道：“是有人写信告诉本官的。这个人，就是写勒索信给郑将军的人。”

郑芝虎惊愕异常，一时也不明白究竟，便问道：“丁巡检有没有发现柳如是的踪迹？”丁慧生道：“没有。难道郑将军知道她的下落？”

郑芝虎摇了摇头，道：“我怎么会知道？不过刚才林雪醒过来了一会儿，说了一句‘箱子……他们把隐娘塞进了箱子……快……快去救她’。”

吴孟明道：“什么箱子？”郑芝虎道：“我也不知道，林雪说完这句话后就又晕过去了。”顿了顿，迟疑道：“不过，我猜柳如是应该是凶多吉少了吧。”

张岱蓦然从痴傻中惊醒了过来，问道：“你说什么？”

郑芝虎道：“通常将人塞进箱子，都是要沉尸水底，我们以前在海上……”忽想到自己已是大明官员，再提及昔日的海盗恶行不妥，便顿住话头，道：“吴同知，林雪受惊不小，我想带她回船上休养。不过我保证会配合吴同知调查，需要我时，派人来知会一声即可。”

吴孟明本就不敢动郑芝虎，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忙道：“当然可以。丁巡检，你亲自带人护送郑将军去码头。”送郑芝虎出去，见张岱还愣在原地，便过去安慰道：“张公子，你也不要太伤心，等天一亮，我就派人去打捞箱子，看能不能找回隐娘的尸首。”

张岱听了这话，愈发悲从心来，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只听见耳边有人轻声叫道：“张公子！张公子！”

张岱呻吟了一声，问道：“是隐娘吗？”柳如是应道：“是我。”

张岱缓缓睁开了眼睛，却见阳光射窗而入，柳如是坐在光影中，看起来又忧伤又圣洁。

张岱道：“我……我死了吗？”柳如是道：“张公子活得好好的，怎么说起糊涂话来了？”

张岱道：“你……那你……”悚然而惊，坐了起来，吃惊地望着柳如是。

柳如是道：“张公子放心，我不是鬼，我没死。”

张岱忙抢过她的手握住，果然是温的，这才略略心定，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林雪说看见你被塞进了箱子，我还以为……”

柳如是叹了口气，道：“我的确被塞进了一口箱子中，我也以为我这次死定了。”

原来她在饮食店后院被一男子制住后，那人随即轻声道：“柳娘子别声张，是我。”却是景氏三兄弟中的景二。

柳如是挣扎了几下，景二便主动松了手，退开一步，道：“适才冒犯了娘子。不过我不能露脸，只得如此。”

柳如是满腹狐疑，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景二道：“师傅派我来寻娘子，务必要请娘子去见他老人家，他有一件大事要告诉娘子。”

柳如是问起林雪，景二茫然不知林雪是谁，并对天发誓称没有绑架人质。

柳如是微一思索，即应景二恳求，随其来到府城谷阳门外一艘货船上。下来底舱，白面师徒果然都藏在此处。

柳如是道：“白大叔，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们既然没有绑架林雪，为什么要逃走呢？”白面道：“不是俺们想逃走，是有人强迫俺们逃走。”

柳如是大为诧异，问道：“是谁？”白面道：“这个说来话长，稍后再说无妨。今日俺找柳娘子来，是因为之前柳娘子认定是俺杀了一线绿，俺想就这件事向娘子当面交代清楚。”

柳如是忙道：“我已经知道真相了。实在抱歉，之前一度对白大叔有所误会，还冷言冷语，颇多嘲讽，真是对不住。”

白面道：“娘子已经知道真相了？真正的凶手是谁？”

柳如是道：“是罗吉甫。”当即说了罗吉甫因路遇一线绿和白面而再上佘山之事，连他怀疑白面也未隐瞒，又诚恳地道：“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不能解释之处，非但罗公子起疑，我也觉得白大叔师徒有诸多可疑之处，可否一并告诉我缘由吗？”

白面道：“当然，俺今日就向娘子一一解释清楚。不过在那之前，俺要先介绍一个人给娘子认识。”

拍了拍手，却见货堆后转出一人来，虽戴着笠帽和眼纱，看不清面孔，却穿着一身标志性的红衣，正是红娘子。

柳如是登时呆住，半晌才结结巴巴地问道：“她……她怎么会在这里？”

白面道：“柳娘子不是想知道俺师傅离开衙门后为什么要藏起来吗？就是她强迫俺们逃走的。”

柳如是道：“为什么？”红娘子径直走过来，道：“柳娘子，多谢你告知杀害我师兄的真凶的名字。为了报答你的恩情，我来告诉你真相。”

原来红娘子与一线绿是师兄妹，二人都是走江湖卖艺的，感情很好，后来因口角分手。这次红娘子亦是受雇于人，潜入东余山居，有所图谋。但她并不知道师兄一线绿也来了松江，并在机缘巧合下潜入宝颜堂。

寿筵前夜，红娘子打扮成婢女模样，在晚香堂附近转悠，忽见到有人从西面山坡上下来，而那人背上负着的不是旁人，正是她师兄一线绿，看样子，人已经死去。她这一惊非同小可，便跟着来到了宝颜堂，偷听到柳如是、罗吉甫等人的谈话，知道师兄之死跟这些人无关，而师兄曾到过施绍莘府上，遂立即赶去西余山居找门仆。一见面便使用飞索勒住施府门仆，将其制住，拖入门房拷问。门仆连一线绿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来找圆海先生的，跟圆海在门外说了一通话就自己走了。红娘子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收紧飞索，勒死门仆后离去。她在回去东余山居的半途遇到了张岱，抢先躲进竹林中。张岱虽感觉到有人躲在暗处，但没有发现红娘子踪迹，还以为是自己害怕，也没有多在意。

至于削毁一线绿容貌，盗走他的兵器和飞索，当然也是红娘子所为。她之前曾和一线绿在京畿一带卖艺，走绳技艺高超，颇为有名。她担心有人认出一线绿，追查她自己及杂耍班，遂决意趁夜色湮灭证据。她在厨房取了酒具，来到宝颜堂，假称是送酒给柳如是等人。出厢房后即潜入藏书库，忍痛毁了师兄面容。完成后，她便离开宝颜堂，远远见到甬道上有人过来。她因手上有血，为了掩饰，急忙奔到梅林中躺下，哼哼唧唧，装出是被人袭击受伤的样子。

来者正是罗吉甫和徐望。罗吉甫发现红娘子后，一时未辨真伪，急忙托徐望送她去下人房中救治。而徐望另有关注，也只是将红娘子扶回房中便匆匆离去。这二人本都是精明之人，一则因为天黑，二则各有所思，竟无一人识穿红娘子假意受伤的破绽。

次日一早，红娘子按雇主托付，预备往厨房食物中下毒，哪知被罗吉甫和郑芝虎二人穷追不舍，她露了相貌，无法立足，只好逃离了东余山居。

但她并未就此离开松江，还想找出杀害师兄一线绿的凶手。她仔细回顾柳如是等人的对话，推测应该是柳氏艸公白面杀了一线绿，遂一路跟踪柳如是，由此知道她的画舫停在青浦渡口，并在当晚潜入画舫，不想刚一上船即露了行踪，不得已，只好使出天女飞丝的绝技逃走。

不久巡检司即派兵卒在渡口一带巡逻，加上郑芝虎的大船亦停在了那里，她难寻机会，只好另想法子。

很快机会就来了。白面师徒因袭击郑芝虎被巡检司带走，又转押到松江府，这一切都没有逃过红娘子的眼睛。她本以为白面师徒被官府逮捕下狱，虽难以再有亲手复仇机会，但也算是间接报了仇。

不想事情再起风波，郑芝虎忽然改变了主意，派人到松江府撤销控诉，白面师徒被无罪释放。红娘子为人谨慎，一直未离开松江府衙门前，想等到白面等人被明确定罪后再说。见又起变故，便迎上先被释放的狮峰、景大四人，谎称是柳如是派来接他们的，将四人带到谷阳门外的货船上，突然将四人制住。四人虽是孔武有力的男子，然之前被郑芝虎捉住后已挨了一顿暴打，狮峰又受过重刑，根本无力抵挡，尽数被红娘子绑了起来，蒙住眼睛，堵了嘴巴，关押在货舱底舱中。

红娘子又回去府衙等候白面，见他出来，径直上前告知已捉了他四名徒弟。白面关心爱徒安危，不加反抗，自觉跟随红娘子来到货船上。红娘子绑住白面后，这才表露身份，说明情由，称杀人偿命，要杀了白面为一线绿报仇。

白面力辩没有杀死一线绿，只是宝颜堂中打了他一拳而已。又

道：“娘子杀俺师徒容易，然而真凶逍遥在外，你师兄地下有知，死不瞑目。”

红娘子道：“不是你杀的，还能有谁？”

白面摇头道：“这俺可不说不好。不过柳娘子和她的朋友一直在追查这件案子，她是聪明之极的人，应该会知道真相。真的不是俺杀人。”

红娘子一时难以相信，但也没有就此杀了白面，只将他师徒五人手脚捆住，关在底舱中。

她出去与雇主联络时，意外偷听到对方与手下人的谈话，发现了另一件是极震撼她的事——原来雇主别有用心，一直对她隐瞒了真实姓名和身份，且早就有出卖她的意图——遂决意相信白面的话，回来货船，放开了白面师徒，道：“我亲眼看到你们师徒冲上船跟郑芝虎拼命，可是有什么过节？”

白面道：“郑芝虎还是海盗时，杀死了狮峰全家，这算不算血海深仇？”

红娘子道：“原来如此。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你们其他人肯为了狮峰一个人去惹郑芝虎，足见义气，我很佩服。我有一个主意，能帮你们报仇，但条件是，你们要将柳如是带来这里交给我，就她一个人，且不能被旁人发现。”

白面道：“你要柳娘子做什么？”红娘子道：“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雇主，我只想知道我师兄被害真相。你不是也说了吗，柳如是和她的朋友一直在追查案子，她肯定知道是谁杀了我师兄。”

白面尚在犹豫。景大道：“师傅还迟疑什么？柳娘子之前还称你是凶手，难道师傅不想知道谁是真凶吗？”

白面遂点头应允，道：“好，那我们一言为定。”与红娘子击掌为誓。

红娘子大致讲了经过，柳如是瞬间会意了过来，道：“原来绑架林雪

的人是你。”红娘子笑道：“不错，柳娘子果然冰雪聪明。难怪白大叔也夸你聪明之极。”

柳如是道：“你绑架一个无辜的女子，最终就是为了知道杀死你师兄的人是谁？”

红娘子道：“其实就算没有白大叔他们想找郑芝虎报仇这件事，我也会绑林雪做人质，正好可以做个顺水人情呢，何乐而不为呢。”

白面道：“红娘子，你已经得到你要的了。按照俺们之前的约定，林雪归俺所有，她人在哪里？”

红娘子道：“在我交出林雪之前，我还要加一个条件。”指着柳如是道：“我要带她走。”

白面先是一愣，随即道：“按俺们之前的约定，是用害死你师兄的人交换林雪，而今你已经知道杀你师兄的是罗吉甫，还要柳娘子做什么？你若是怕她泄密，不如暂时将她绑在这里，等事情完结后再放了她。”

红娘子道：“我要柳如是不是怕她泄密，另有用处，要用她交换我仇人的性命。”

柳如是惊道：“什么？你好歹毒。白大叔千万……”一语未毕，即被红娘子横腿扫倒在地。

柳如是仰面摔倒，重重落在船板上。她身上的棉衣甚厚，依然只觉骸骨俱散，臀背更是火辣辣地痛。还不及有所反应，红娘子已抢上来，粗暴地将她身子反转过来，双手拉到背后，用腰带绑住。又将双足并在一起捆紧，顺手从货堆中扯出一大片破渔网，塞入她口中。

白面站在一旁，皱了皱眉头，但也没有阻拦。师傅袖手旁观，徒弟自然也没有动作。

红娘子制住柳如是，这才起身，道：“白大叔放心，我要的是害我师兄的人的性命，不是柳如是的命。咱们是公平交易，之前约定用真相换林雪，我既然加了条件，也该多付出些代价，就将这艘货船送给白大叔

作为补偿，如何？”

白面道：“这船是娘子本人的？”红娘子点点头，道：“这艘船是我的雇主买给我的，是方便我在松江有个临时落脚的地方。”

白面道：“那么娘子保证不会伤害柳娘子？”红娘子笑道：“我虽是妇道人家，却也知道江湖道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白面道：“那好，俺们一言为定。林雪人在哪里？”

红娘子道：“她就在这里。”

从船舱角落拖过来一只藤箱，打开一看——林雪口中塞了破布，手足被绑，蜷缩在箱子里面。只是双眼紧闭，气息微弱，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伤。

红娘子道：“她吸了迷魂香烟，只是昏迷过去，再过一会儿就会醒来。我已经写信告诉郑芝虎，要他今晚午夜子时到城北二十里荷花村大柳树下会面，不然就等着给林雪收尸。白大叔要如何安排，就看你的了。”

白面道：“娘子肯定郑芝虎一定会来吗？”似不大相信堂堂海上霸王会为了一名年纪比他长许多的青楼女子赴汤蹈火。

红娘子笑道：“决计会来的。他二人在东佘山居时就背着人卿卿我我，说了许多肉麻的话。这女人水性杨花，可能对郑芝虎只是敷衍，但郑芝虎对她，绝对是死心塌地。”

白面便不再多言，和徒弟狮峰一道将林雪抬出藤箱，拖到柱子边，令其倚柱而坐，再用绳索绕过其胸几圈，牢牢固定在柱子上。景二和景三则过来抬起柳如是，欲塞入藤箱中，方便红娘子带走。

柳如是拼命挣扎，口中“呜呜”有声。

景二道：“柳娘子似乎有话要说。”

白面便命弟子放她下来，亲手掏出她口中的渔网。

柳如是道：“白大叔，你刚才亲口答应过我，今日要将所有事情解释清楚。”

白面微微一愣，道：“俺本是单指带你来见红娘子这件事。也罢，柳娘子，你我主仆一场，日后再见无期。俺也该给你一个交代。”又道：“红娘子，可否让俺们单独说几句话？”

红娘子道：“当然可以。这样，柳如是就暂时留在你这里。我出去办点事，天黑前回来接她。”

白面遂命狮峰送红娘子上岸，自己则扶了柳如是到货堆上坐下，道：“俺虽不大喜欢柳娘子，但这一年来，你对俺们师徒还算不错。俺知道娘子心中有很多疑问，你想问什么，尽管开口问。求恳俺放你走或是替你送信之类的话，就不必说了。”

柳如是道：“那好。当日是白大叔有意放走一线绿的吗？”白面道：“是的，但不是柳娘子所想的那样，不是俺心软，或是受了一线绿的钱财。”

柳如是道：“那到底是什么缘故？”白面道：“俺放走他，是想顺藤摸瓜，抓出他的同伙。”

柳如是道：“白大叔怎么能肯定一线绿还有同伙？而且捉拿盗贼是官府的事，白大叔初来松江，为什么要管这种闲事？”白面道：“这不是闲事，俺跟了娘子将近一年，为的就是这件事。”

柳如是吃了一惊，道：“难道白大叔……是官府的人？”白面道：“娘子这般聪明，竟然还猜不到吗？俺们师徒跟官府没有半点干系，俺受吴江周道登周阁老的嘱托，跟在娘子身边，为的是追查周府失窃财物的下落。”

原来一年前，吴江周府密室中失窃了几件最贵重的珍宝，周道登认定祸起萧墙，是侍妾柳如是与琴师忘澜为私奔而盗，忘澜先行携珍宝逃走，柳如是则被截获，受到家法拷问，但始终不肯招出忘澜及珍宝下落。周道登恼恨异常，预备将柳如是乱棍打死。周老夫人赶来，名为怜惜柳如是，为其求情，实则另有计谋——要着落在柳如是身上，追查失

落珍宝下落。因为那其中的一件珍宝还不单是价值连城那么简单，内中蕴藏一个祖传的大秘密。柳如是被卖回归家院时，其养母徐佛被迫答应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向周府报告柳如是的一举一动。

柳如是回到青楼后，过了一阵自暴自弃的生活，得养母徐佛转赠豪华画舫一艘后，遂收敛声色，开始了漫游江南、与名士结交的日子。但她不知道的是，她仍然没有逃脱周道登的掌控，艄公白面年轻时受过周府恩惠，被派来为柳如是掌船，监视她的行踪及交往对象。

这一年来，白面与柳如是同船而居，几乎日夜相处，开始对其为人有所了解。起初他极看不起柳如是，在他心中，她就是个淫荡势利的女子，一心奉迎有钱人家的公子，想攀上一棵高枝。然而慢慢地，他发现她刚烈坚定，豪爽大方，有须眉之气，并没有所预想的那么讨厌。她也贪财，从那些追逐她的狂蜂浪蝶身上榨取钱财。不过她究竟只是个娼妓，就是靠男人生活的。比起那些鱼肉百姓、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好多了。

至于周道登所交代的任务，白面竟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柳如是始终未与琴师忘澜见过面，也不见有大笔金钱进来，不然她也不会以卖笑为生。据他观察，她其实是厌恶这种生活的。他甚至开始认为，她也许跟珍宝失窃无关。然而，在这次抵达松江后，他的态度陡然发生了变化。

事情缘起于白面在底舱发现了藏身于此的一线绿。他也听到了小厮勇夫的一番话，别的地方都比渡口有优势，偏偏一线绿无船接应还逃到了画舫上。于是他开始怀疑这盗贼其实是柳如是相识的，也许正是当日与她内外勾结盗走珍宝的人。然而白面也不能就此质问柳如是，遂想了个法子，在绑住一线绿时有意松了绳索，没有捆紧，好纵他逃走。

一线绿果然伺机逃离了画舫。白面一直暗中监视，见状忙追了上去。后来见一线绿哪也不去，径直逃往佘山，愈发肯定他跟柳如是是同谋。

然而一线绿脚下实在太快，白面半途跟丢了不说，还一度在山中迷了路。不过也不要紧，既然一线绿跟柳如是是同伙，必然是往东佘山居

而去。他辗转寻来晚香堂，打听到王微和柳如是可能去了宝颜堂，遂直接赶来，正好遇到一线绿要杀王微一幕，不及多想，冲上前阻止，打伤了一线绿，但还是被其使用飞索逃走。

白面心中疑惑太多，急忙赶来捉拿一线绿。他不熟悉地形，胡乱找了半天，到山坡竹林时，发现一线绿已死在那里。最奇的是，柳如是和张岱正好这时从竹林小道中出来。他遂谎称是来禀报一线绿在画舫上被捉又逃走的消息的。

白面暗中观察柳如是反应，她显然是认识一线绿的，虽称是不久前刚刚在西余山居撞见，他并不大相信。不过东余山居出了命案，他不便久留，否则只徒然惹人起疑，遂离开了余山。正好柳如是要白面带话给小厮勇夫和使女荷衣，让他们上山照顾受伤的王微，他便暗中指使徒弟设法令勇夫摔了一跤，从而可以让狮峰顶替勇夫上山，其实也是为了就近监视柳如是。

柳如是听到这里，失声道：“原来真的是狮峰杀了徐望。”

她已恍然明白过来，白面师徒都是周道登的人，不但负有寻回失窃珍宝的重任，大概还有保护周府密室藏宝不得外泄的责任。徐望来宝颜堂找柳如是和张岱，表明了自己的锦衣卫身份，并反复追问“一捧雪”玉杯的下落。那时狮峰正站在门外，这些话被他一字不漏地听入耳中。虽然柳如是、张岱二人用话语巧妙地搪塞了徐望，但狮峰还是担心徐望会因种种线索追查到恩公周道登身上。

再巧不过的是，狮峰离开宝颜堂时，正好在堂外甬道上遇到匆忙赶来的徐望。他见左右无人，杀机顿起，忙迎上前去，大概用知道“一捧雪”下落之类的话将徐望诓骗到清微亭，趁对方听得留神之际，突然从袖中出刀，杀死了徐望。他既已知道徐望的锦衣卫身份，当然要取走证明其身份的腰牌。一则锦衣卫被杀和普通平民被杀有天壤之别，官府暂时不知道徐望的真实身份，搜捕的罗网便不会收得那么紧；二来锦衣卫腰牌通行天下，也许将来用得上。

其实之前在巡检司，张岱已经认定狮峰是杀死徐望的凶手，只不过柳如是认为他没有杀人动机，全力为其辩护。而今既然知道他是周道登

派来的人，那么为保住周府秘密而杀人，就是最好的杀人动机了。

猜到此节，柳如是不由得一阵惊恐。周道登始终派人潜在她身边，从他的立场来看，这么做固然没什么错，然而一想到她离开周府已近一年，竟然还是生活在他的掌控下，当真是不寒而栗。

倒是白面，听到柳如是立即猜出是狮峰杀了徐望，很有些惊讶，道：“看来娘子早就怀疑过狮峰。”

柳如是道：“如果不是景大称从郑芝虎身上取得腰牌，后来郑芝虎又亲口否认，绝对没有人会怀疑到狮峰头上。”

白面道：“狮峰本来将那块腰牌交给了俺。今日狮峰意外得知旁边大船的主人就是郑芝虎后，激动万分，立即冲上船要跟郑芝虎拼命。等俺听到动静出来时，他已被郑芝虎手下擒住暴打。俺们早知狮峰与郑氏有仇，不能就此撒手不管，然而对方人多，俺们去救人也只是去送死。景大忽然想到个主意，就是俺们冲上船去，趁机将锦衣卫腰牌栽赃到郑芝虎身上。”

白面师徒很清楚徐望被杀，锦衣卫绝不会轻易放过凶手，如果能栽赃到郑芝虎头上，不但可以洗脱了嫌疑，也许还可以顺带报狮峰之仇。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郑氏势力太大，就算锦衣卫真的相信是郑芝虎杀了徐望，也未敢轻举妄动。

白面又道：“俺也早知道这谎言迟早会被揭穿，只不过想借此拖延一些时间，好找机会逃走罢了。不过，俺要谢谢柳娘子。”

柳如是道：“谢我做什么？”白面道：“娘子在那锦衣卫百户的反复逼下，都没有说出周阁老的名字。俺听狮峰说了后，认定你与周府珍宝失窃无关。”

柳如是道：“所以白大叔才假借拖欠工钱为由，准备离去？”白面点点头，道：“工钱的事，俺从来没放在心上。着急离开，一来俺们要回吴江通知周阁老；二来狮峰杀了人，就算暂时没有人怀疑到他，也还是要避开风头才好。”

柳如是道：“那么后来白大叔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白面道：“因为当晚红娘子上船，令俺们再度对柳娘子起了疑心？”

柳如是道：“白大叔怀疑我跟红娘子勾结？”

白面道：“先是有一线绿，后又有红娘子，都是会使飞索的江湖高手。为什么偏偏盯上同一艘画舫，不由得人不怀疑柳娘子你。”叹了口气，道：“如今俺们已知道全是误会，俺误会了柳娘子，就像柳娘子误会了俺们一样。”

柳如是心中还有个疑问，问道：“我的那艘画舫，难道是周府送的？”

白面道：“不是。周阁老是听说娘子有了画舫后，才派人找到俺，让俺设法给娘子做艄公。”又道：“话到这里，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柳娘子，你多珍重。”拿起破渔网，重新塞入柳如是口中，叫道：“你们两个过来，把柳娘子装到箱子里面去，一会儿交给红娘子。”

景二和景三走过来，却只是站在柳如是面前，并不动手。

白面道：“你们还在等什么？”

景二迟疑了下，终于鼓足勇气说了出来，道：“师傅，我们想要了她。”

白面道：“什么？”景三道：“反正柳娘子也是个娼妓，是专门陪男人睡觉的。她睡过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加上我们兄弟，也不算什么。”

白面怒气顿现，道：“到这个时候，你们还有心思想这种事！”

景二忙道：“师傅别生气。我们师徒长年在漂泊在水上，没有别的女人可以亲近。柳娘子有那些嫖客，荷衣则有勇夫，我们兄弟什么都没有，只有暗中流口水的份。柳娘子这等美貌，不瞒师傅，我们三兄弟想她都想得快疯了。”

白面转头一看，见柳如是正用惊恐求恳的眼神望着自己。然徒弟说得也在理，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长年累月不碰女人，谁能受得

了。

景二见白面有松动之意，忙道：“难道师傅为一个青楼女子，也不怜惜自己的徒弟吗？”

白面道：“不是这个意思。柳娘子究竟曾经是周阁老的人，不能动她。你们实在憋不住，就找那妇人好了。”

景氏兄弟转头一看，林雪已经醒来，头发半散，越发楚楚动人，正茫然无措地看着众人。

白面道：“那妇人也是个娼女，虽然年纪大了些，但美貌不在柳娘子之下。况且她是郑芝虎的心上人，也可谓是俺们的仇人。”

景大因在巡检司受过刑，行动不便，一直闷坐在一旁，闻声霍然站起，道：“我第一个上。”走到林雪身边，扔掉手杖，勉强蹲下来，直接撸起林雪外衣，干脆地扒了她裤子下来。

林雪“呜呜”喊叫了两声，眼泪当即流了出来。

白面道：“林雪随你们处置，只要留个活口就行。先把柳娘子抬进箱子，俺上去替景大把风。”

景氏兄弟虽垂涎柳如是已久，然师傅发了话，也不敢违抗。二人便上前拉起柳如是，一个扶肩，一个抬脚，将她塞入藤箱中。景二又拿手往柳如是胸前摸了半天，这才恋恋不舍地合了盖子。景三早就急不可待脱了裤子，赶过去与景大一道凌辱林雪了。

箱子中昏黑一片，由于空间狭小，柳如是只能蜷缩着腿，半躺在里面，伸也伸不直，坐也坐不起，极为难受。这仅仅是身体的不适，外面的那些声音更令她痛苦。

又听见狮峰从楼梯上下来，兴奋地问道：“这妇人滋味如何？”

景三道：“还不错。”又催道：“快些解开绳子，脱光她衣服，抬到桌子上。我还想好好看看她那对奶子呢。”

景大道：“老三，你年纪最小，怎么就你最急？”景三道：“不是我急，是裤裆里的家伙急。”一千人都笑了起来。

只听见外面一片混乱，林雪开始尚能发出“呜呜”的喊声，后来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大概身心俱疲，又无力反抗，干脆放弃了挣扎。

柳如是亲耳听见林雪被四名男子施暴，并不觉得特别愤怒，只觉得异常悲哀。

其实在妓院里，妓女被嫖客以各种手段侮辱是家常便饭。就连柳如是在周府作妾时，也常常入房后被令脱光衣衫，赤身站在灯下，供周道登欣赏抚摸。周道登更有许多独特的“嗜好”。他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时手冷，也不爱生火，唯喜于侍妾怀中揣其肌肤，称为“暖手”，甚至不避旁人，当众如此。柳如是得宠之时，没少充作暖手的人肉火炉。周道登是她名义上的丈夫，当时她尚不觉得羞耻，现在想来，在周氏眼中，她也就是一件玩偶，就跟林雪在景大等人眼中，仅是一具供发泄性欲的肉体。

生为女子，何其不幸。为什么女人生来下贱，不能被平等对待？为什么男人之间交往，互相称兄道弟，而女子则要自称贱妾？

一股红潮涌上了柳如是的脸，她觉得又烧又热，一心要挣出这狭小的天地，遂缩腿后使劲蹬出，发出“咚咚”之声。

片刻后，景二赶过来打开箱盖，精赤着下半身，笑道：“娘子是不是动了春心，也想来一回？”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握起那活儿，往柳如是脸上伸来。

柳如是避无可避，只能闭上眼睛。幸好此时白面引了红娘子下来，喝道：“做什么？”

景二脸色一红，无趣地合了箱盖，退到一边。

红娘子道：“怎么弄成这样子？”

难怪她吃惊，眼前的一幕实在匪夷所思——林雪光着身子，上半身

躺在一张八仙桌上，双脚大张，用绳索悬挂在横梁上，私处一览无遗。

白面也想不到变成了这样的场面，虽觉难堪，少不得还是要护着自己的徒弟，忙道：“他们很久没碰过女人，红娘子别怪。”

红娘子笑道：“无所谓啦，反正不干我事。她是你们仇家的女人，折腾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喂，你们两个先将衣服穿上，帮我把箱子抬到小船上去。”

景二便穿了衣服，和狮峰一起抬了箱子出来。又从货船上放下一艘乌篷小船，将箱子抬到船上。

景二心中对柳如是很是不舍，问道：“红娘子要将柳娘子带去哪里？”

红娘子道：“怎么，你看上她了？”景二道：“哪有的事。”脚下却是不动，目光始终在箱子上流连。

红娘子道：“好了，你们师徒还是快些赶去荷花村，做好安排吧。我也要走了。”

景二只得和狮峰一道跳下小船。红娘子遂摇了小船，离开码头。松江水网交织，错综复杂。柳如是人在箱子里面，开始尚能辨别是往西北而行，后来连转几个弯后，就完全分不清方向。

行了小半个时辰，船终于停下来。红娘子过来打开箱子，拉了柳如是出来。天竟然已经黑了。

红娘子拔刀割掉柳如是脚上绑索，拖着她下了船，摸黑走了一段土路，来到一座园子外。园门只剩下半边，显然是座废园。

来到园中一处竹林边，红娘子将柳如是推倒在地，取绳索绑住她双足。又用另一根绳索套在她颈中，打成死结。

柳如是不知道红娘子带自己来这处废园意图何在，见脚上和颈间的绳索极长，料想对方是要布置什么机关，又是恐惧又是惊讶，忙“呜呜”叫喊。

红娘子便掏出她口中渔网，问道：“柳娘子想说什么？”柳如是道：“红娘子是想用我来诱捕罗吉甫吗？我跟他没有任何交情，他怎肯为了我乖乖听娘子差遣？”

红娘子道：“这对我而言，不是亏本买卖。如果罗吉甫不来，柳娘子只好死在这里。如果他肯来，柳娘子就会知道这世上还是有男人愿意为你而死，难道不好吗？”

她还有许多事要安排，也不及多说，重新用渔网堵住柳如是嘴巴，拿绳索勒紧。起身后，即从袖中飞出飞索，搭在一根竹子的竹梢上，用力将它扯得弯曲，再甩出柳如是脚上的绳索，搭在竹身上。又飞出另一根飞索，搭住绳头，收尽一拉，登时将她倒吊了起来。

绑好双足绳索后，红娘子又如法炮制，将柳如是颈间绳索搭上另一根竹子。唯一不同的是，颈间绳索要长得多，甚至还有部分余绳松松垮垮地落在地上。红娘子又将余绳收紧，用楔子绕住，引到吊住柳如是双足的竹子上。

布置妥当，红娘子这才拍拍衣衫，道：“好了，我要离开去办事。柳娘子自己小心些，你现在是脚高头低，如果使劲挣扎，就会牵动机关，变成头高脚低。什么后果，娘子自己也知道。吊死鬼可是不好再投胎的哟。”笑笑去了。

柳如是独自留在园中。起初觉得气血倒冲，头晕脑胀，难过之极，然而慢慢也就习惯了。寒夜的寒气包裹了她的全身，令她肉体变得麻木，逐渐失去知觉，双脚被绳索拉扯的疼痛也由重到轻，再到浑然不觉。

时间过得极慢极慢，这是柳如是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夜。好几次她神志模糊、快要睡过去，但她又强迫自己清醒过来。回想这次佘山之行，结识了那么多有趣可爱的人，经历了那么多不平凡的事，就算死在这里，也算不枉此生。虽然还会遗憾没有时间经历更多，但命已如此，无可奈何，便只能顺其自然。

自从红娘子出现，又经白面解答，她的疑问已经消除大半，唯有干

系她自己的几处尚未理清：一是画舫到底来自何人之手；二是“一捧雪”玉杯到底是何人所盗，又流落何方；三是那卷《金瓶梅》引发的她对儿时的记忆，到底是真是幻。可惜，没有机会再去查清楚这些事情了。

她真的会死在这里吗？应该是真的，因为她真的跟罗吉甫没有任何交情。如果换作张岱，换作李待问，换作宋征舆，甚至换作陈子龙，他们还有可能为了她而来。罗吉甫，恰恰是最不可能的一个。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红娘子终于折返回来。

柳如是见她独自一人，手里还提着灯笼，便知道罗吉甫没有来，心中有些莫名失望，虽然早猜到会如此，然而真的发生时，她还是有些郁郁满怀。

红娘子却没有闲下来，将灯挂在绳索上，重新检查了一遍机关，便闪身入了竹林。

柳如是心道：“难道红娘子已经见过罗吉甫，对方同意要来？还是她打算用灯笼烧断我双足间绳索，竹子弹起，牵动机关，我便会被活活吊死？”

一时惊疑不定，她当然是想活下去，也隐隐盼着罗吉甫能来救自己。然而以红娘子的行事作风，他若赴约，必死无疑。他为她而死的话，她一辈子就难以心安了。

忽有脚步声过来，有人问道：“那边是隐娘吗？”正是罗吉甫的声音。

柳如是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应道：“是我。”她口中塞着渔网，发出来的只有“呜呜”两声。

罗吉甫刚要上前，红娘子便冒了出来，喝道：“站住。不然我发动机关，柳如是就会被活活吊死。”

罗吉甫果然不敢再动，道：“我人已经来了，娘子想要怎样？”

红娘子道：“就你一个人吗？”罗吉甫道：“就我一个人。我知道娘子

在暗中监视，不敢玩弄诡计。”

红娘子道：“你带兵刃了吗？拿出来丢掉。”

罗吉甫从袖中取出一柄短刀，抛到一旁。

红娘子道：“你走到柳如是左边五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绳圈，你将它套在自己右脚上。”

罗吉甫知道一旦被绳索绑住，就再无任何反抗机会，不免有所犹豫。

红娘子当即收紧柳如是颈间绳索，道：“再不去，我可就要杀了她。”

罗吉甫道：“娘子该知道你武功不及我，你杀了隐娘，我一定会杀你报仇。”红娘子笑道：“我或许打不过你，但却跑得过你。柳如是因你而死，你这辈子也不会好受。”

罗吉甫无奈，只得道：“好，我照做便是。你快些松手。”

走到柳如是左边，捡起绳圈套，在自己脚上，还不及起身，身子便被一股大力拖倒，随即腾空而起，也如同柳如是般被倒吊了起来。

罗吉甫道：“我已经遵照娘子吩咐做了，你为你师兄报仇，要打要杀，悉听尊便。但请你立即放了隐娘。”

红娘子道：“你爱这女子，愿意为了她舍却你自己的性命，对也不对？”罗吉甫道：“这个……不是娘子想的那样。请你遵守约定，放了隐娘。”

红娘子冷笑道：“我可没有答应你要放了柳如是，我只是答应带你来见她。况且就算我答应了，跟报仇相比，承诺在我眼中也不值什么。你杀了我师兄，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心爱之人的痛苦，我要当着你的面杀了她。”

罗吉甫忙道：“我与隐娘相识不过数日，我对她没有任何情意。”

红娘子道：“没有任何情意，怎么会为她甘心赴死？你看她的眼神格外不同，我在东余山居时亲眼所见。”又道：“不过你放心，我先杀她后杀你，等你亲眼看到她痛苦而死后，就立即送你上路。黄泉路上，你二人也好做伴。”走过去便要拔出楔子。

罗吉甫道：“等一等！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说。娘子潜入东余山居下毒，应该受雇于人，是为了金钱才这么做。我知道一个藏宝的秘密，愿意用它来换隐娘的性命。”

一旁柳如是听见，大吃一惊，虽然罗吉甫未提及来历，但这个所谓的藏宝多半就是锦衣卫正在寻找的沈万三藏宝，却不知道他如何知道了这秘密，心道：“难道罗吉甫跟徐望一样，也是锦衣卫的密探？可这说不通啊，罗吉甫如果是锦衣卫，吴同知应该会知道，为什么白日还下令丁巡检拷问他？难道……难道……”

她心中隐隐开始冒出个奇怪的念头，但却不敢多想，也不愿意去想。

红娘子却根本不相信罗吉甫的话，头也不回地冷笑道：“你这话骗骗小孩子还可以，休想骗过我红娘子。”

罗吉甫叫道：“沈万三！是沈万三藏宝！”

沈万三的名字有一股神奇的魔力，红娘子本已用手握住楔子，听了这话又回身走到罗吉甫面前，问道：“你说什么？”罗吉甫道：“沈万三留下一座藏宝库，我知道这个秘密。”

红娘子半信半疑，道：“沈万三死了几百年，当年就已经被朝廷榨干油水，哪有什么藏宝？”罗吉甫道：“真的有。”

他料想不说实话难以取信于红娘子，便原原本本地交代了经过——

原来罗吉甫生母姓高，是明初大诗人高启后人。高启是“吴中四杰”之一，比拟“初唐四杰”。他才华高逸，学问渊博，尤精于诗，在诗词上的才气与成就要比其他三杰杨基、张羽、徐贲要高出许多，为吴中四杰之首。

文人一旦有了名望，便难逃政治漩涡。高启因久居苏州，曾做过张士诚的幕僚。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征他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洪武三年（1370年）擢升为户部侍郎。高启因与张士诚私交极好，耻于为其政敌效力，遂辞而不受，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朱元璋知道高启不肯合作，但辞官的理由又合情合理，只好同意他辞归，还送了他二十四两银子做盘缠。于是高启回到吴淞江北的青丘，继续当他的诗人。

洪武初，朱元璋对曾是京畿重地的苏州一直很重视，因为张士诚曾在这里经营了十一年，树倒老根在，他始终担心余渣未净，遂派陈宁任苏州知府。陈宁为政苛猛，人称“陈烙铁”。苏州至今有“一烙铁烫平”的俗语，即出典于此。朱元璋对陈宁的狠辣很是欣赏，但也知道老用烙铁不利于这块富庶之乡的恢复，不久即改命老成持重的魏观出任苏州知府。

魏观上任后，一反陈宁苛政，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实事。朱元璋曾恨江南为张士诚出力，取沈万三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经魏观为民请命，朱元璋同意将原定的高额田赋减去一半。魏观还聘用高启、王行、王彝、张羽等一批名士做幕僚，帮高启把家从青丘迁回苏州，安置在夏侯桥。由于治绩出色，魏观次年即升任四川省参政，因苏州绅民请求留任而未行。

洪武七年（1374年），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旧处建苏州府治所，高启为之写《上梁文》。其中有“龙蟠虎踞”之语，被素来与魏观不合的苏州都指挥使蔡本检举。朱元璋获报后吃了一惊，但他不相信魏观会有称王的野心，所以就命御史张度前往调查。张度到苏州调查后发现，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是魏观兴建了一处衙门而已。

不过张度也是个角色，善于察言观色，他知道朱元璋嫉恨死敌张士诚，不放心苏州，于是禀告说：魏观的作为是“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意思就是说蓄意要恢复张士诚时代的旧观。朱元璋本来对苏州就不大放心，生怕张士诚余部蠢蠢欲动，现在听说魏观如此行径，有成心为张士诚招魂的意思，不由得火冒三丈，杀机顿现。魏观问斩，高启这位才高八斗的诗人也被腰斩于南京，时年三十九岁。

魏观一案，高启处刑最重，唯独他一人被处以腰斩的酷刑。且不止拦腰一刀，而是八段腰斩酷刑^[2]，即从下肢开始，一段一段锯为八段，令受刑者备受煎熬，最后一段才是首级与上身分家，行刑情景惨不忍睹。

高启文名满天下，却落了个极为凄惨结局，难免令人疑惑。也有人说高启真正的死因是因为朱元璋早就对他不满。御史张尚礼有《宫怨》，朱元璋读了张尚礼的诗，以其能摹写宫闱心事，将他下蚕室致死。高启有《题宫女图》一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此诗与张尚礼的《宫怨》诗相类，主题颇为暧昧，影射了宫闱之密，惹恼了皇帝，这才引来杀身之祸。

其实，朱元璋本质上就不喜欢文人，只要不能为他所用，他就杀心大起。他曾经说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囊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对待不肯出仕的文人，朱元璋基本上都采取了杀的方式，以绝后患。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四人并称“吴中四杰”。高启被腰斩后不久，杨基也很快因事被朱元璋罚去做苦力，一代名家，竟然被折磨死于工地上。过了几年，徐贲被下狱死；张羽被贬岭南，半路突被召回，他自知难免一死，遂投江自尽。苏州文人姚润、王谟不肯出仕，都被斩首抄家。

再谈沈万三与高启的关系。沈万三在世时，好笼络文人雅士，像高启这样的江南名士自然也是他倾心奉承的对象。高启本人曾多次受邀到周庄做客，与沈万三关系极为密切。而沈氏的塾师王行更是高启至交好友，二人年轻时曾同结北郭诗社，情若兄弟。传闻沈万三曾就如何在新朝廷立足的问题，不止一次地向高启和王行请教。

明代立国后，沈万三全力巴结朱元璋，不惜花费巨资为朝廷修筑南京城墙。但当时他已有极重的危机感，预料到沈家即将有大祸降临，遂将一批最心爱的珍宝秘密转移收藏。藏宝之事，他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子，而是交代给了实际负责沈家事务的孙女婿周簏。沈家因为家大业大，女儿都是招婿上门，所生儿子也随沈姓，唯独周簏一系姓周，并迁离周庄，与沈家脱离了关系。后来沈氏先后两次遭祸，都未牵连到周簏一系。一度富可敌国的沈氏家族灰飞烟灭后，周簏心痛万分，还特意为

自己的孙子取名周思沈。

早在洪武一朝，朝廷便已知道有大批沈氏珍宝下落不明。彼时民间亦多有传言，称明太祖虽抄了沈氏的家，但最值钱的聚宝盆却没有找到。只要沈氏后人手中有那座聚宝盆，就能东山再起。

罗吉甫母亲高氏既为高启后人，多少从祖辈那里知悉一些流传下来的沈万三秘事，尤其高氏秘密收藏有当年高启与沈万三、王行等的大量通信，更为那些听起来子虚乌有的藏宝传说提供可靠旁证。高氏不愿意爱子卷入这些事，亦从未提及半字。罗吉甫仅知道母亲是高启后人，高启则是明代腰斩第一人。他自幼立誓，学文习武为天为地为苍生，但绝不忘先人之仇，今生今世不为明廷效力。后来母亲病故，他收拾遗物，将所有信札读过一遍，发现了沈万三藏宝的线索，遂开始了漫游江湖的生涯，表面是壮游山河美景，实则寻找藏宝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找到周簏后人，盗到了跟藏宝有关的聚宝盆，只要再找到另一条线索，便可以根据聚宝盆上刻画的地图找到藏宝。

柳如是听到这里，心中“咯噔”一下，她已然明白过来——周道登便是周簏后人，而罗吉甫就是从周府密室盗走“一捧雪”等珍宝的人，他意在聚宝盆，为了遮掩真实目的才顺手取了“一捧雪”等物。而周道登之所以对被窃的珍宝如此紧张，不惜雇佣白面师徒来监视她，目的是要夺回那座指向藏宝地点的聚宝盆，而不是“一捧雪”之类。而当日潜入徐府水西园并站在窗下读书的飞贼，也正是罗吉甫。他所读的是王行的书，大概也是想从中寻到藏宝的线索。

红娘子则又是另外一种反应，她本来绝难相信罗吉甫会知道什么沈万三藏宝，但其讲出的故事有头有尾，不由得人不信，一时踌躇凝思。

罗吉甫见她心动，又道：“而今我和隐娘性命都在娘子掌握之中，我绝不敢说一句假话。娘子若是得到沈氏藏宝，那便是一夜之间富可敌国，再也不必做走绳卖艺、受雇于人的营当了。”

红娘子问道：“你手中已有传说中的聚宝盆？”罗吉甫道：“是的，我将它存放在老家常熟一处隐秘之处。只要娘子肯放过隐娘，我愿意将聚宝盆双手奉上。”

红娘子道：“你武功高强，我怎知道我一旦放开你，你不会趁机偷袭我？”

罗吉甫道：“我可以以我母亲及先人高启高公的名字起誓，只要红娘子肯放过隐娘，我愿为驱从，听从娘子使唤。就算娘子要杀我，我也绝不会反抗。娘子如若不信，请把那柄短刀递给我，我斩下自己的右手，从此再无法使用兵刃，娘子便可放心了。”

红娘子笑道：“这个法子好。”飞索一卷，轻轻一带，便将短刀送到罗吉甫手中。

罗吉甫拔出短刀，转头看了柳如是一眼，咬咬牙，举刀就朝右手砍去。不及触腕，红娘子挥出飞索，将短刀卷走，笑道：“好啦，我信了你了。我还需要你留着这只手帮我做事呢。”

罗吉甫道：“既然娘子相信我，何不放了隐娘？”

红娘子道：“你得先立个毒誓，不过要以柳如是的名义起誓，你若敢违背对我许下的誓言，将来你的隐娘不得好死。嗯，死于刀剑之下倒是便宜她了，就如同今日这般吊死吧，死后不得超生。”

罗吉甫只得按照吩咐说了一遍，红娘子这才割断绳索，放他下来。他一落地，便捡起短刀，奔过去割断柳如是颈中绳索，再割断双足绑绳，抱她下来，掏出她口中渔网。正要去解手上绑索，便听见红娘子喝道：“不准解开她的双手。”

罗吉甫道：“隐娘不过是个弱女子，不会对娘子造成威胁。”红娘子道：“你发誓愿意听我吩咐，我才第一句话，你就不听了么？”

罗吉甫无奈，只得放下短刀。

柳如是双眼晶晶发亮，注视着他，问道：“罗公子，你是因为内疚才来救我的吗？”罗吉甫道：“隐娘都已经猜到了。”

柳如是道：“那么那艘画舫也是你送的？”罗吉甫道：“我……我实在不知道周府会将财物失窃之事算到隐娘头上。后来辗转听到你又被卖回

归家院的消息，我觉得愧疚极了，所以买了一艘画舫，托朋友转送给你养母。只是想不到隐娘这次会来余山，我……”

红娘子早已不耐烦，道：“罗公子，这些婆婆妈妈的往事都过去了，多说无益。你杀了我师兄，我不也放下大仇、饶过你性命了吗？咱们该上路了，这就走吧。”

罗吉甫只得道：“隐娘，你多珍重。”又从怀中掏出一册书卷，道：“这卷《金瓶梅》，就留给娘子做个纪念。”轻轻将书卷放在柳如是身上，叹了口气，起身离开。

柳如是坐在地上，凝视着罗吉甫和红娘子远去，一时陷入了沉思。

冬夜里的寒星，散发着针芒般的死光。时光悄悄地流动，不知何处又传来了丝竹乐声。每个人都逡巡于自己的命运，该来的来，该走的走，出没于无常的浮光掠影中。原来罗吉甫就是那个出其不意拨转了她命运轮的人，他窃走聚宝盆，改变了她的人生。他又用他自己的一生，换取了她生存的机会。他于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份情感，怎样的一份羁绊？他能在红娘子手中活下来吗？她还能再见到他吗？

过了很久，她才想起来要设法脱离险境，挣扎着捡起罗吉甫留下的短刀，摸索着割断了绳索，奔出废园，到河边寻船。直到天快亮时，才有一艘路过的小渔船发现了她，将她送来巡检司。

张岱听了经过，道：“原来这一切都是红娘子在捣鬼。她以为陈锦和郑芝虎勾结出卖她，遂绑架了林雪，要逼迫他二人就范。得知白面不是杀死一线绿的凶手后，便利用白面师徒从你口中得知真相，再将林雪交给白面，引诱他们去对付郑芝虎和陈锦。再将交易时间地点知会给官府。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白面师徒杀了郑芝虎和陈锦，官府又杀了或捉了白面师徒。即使不能如意，她也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她事先已有意将陈锦真实姓名泄露给官府，他无论如何难以逃脱。如此深远心机，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当真可惊可怖。罗吉甫失踪，应该也是被红娘子诱走，他担心你的安危，不得不就范，只是他……他……”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词来，唯有长叹一声。

正好有仆人送来一只礼盒，说是徐府三公子徐来送到船上的。张岱打开略略一看，便令仆人转呈给柳如是，道：“这是三百两黄金，是我之前承诺为隐娘脱籍的赎金。”

柳如是却合上了盖子，令仆人先行退出，这才问道：“张公子，你之前曾说你有许多江湖朋友，是也不是？”张岱道：“不错。”

柳如是道：“我想请你的江湖朋友帮我打听罗吉甫的下落，酬金就是这三百金，再加上我的那艘画舫。”

张岱道：“其实隐娘只要告诉锦衣卫红娘子手中有藏宝地图，他们一定会全力缉捕，即可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又何须隐娘自己费心思呢？”

柳如是道：“如果我将实情告知锦衣卫，他们固然会对付红娘子，可是也一样会对付罗公子。我不希望他有事。”

张岱道：“他……他对隐娘很重要，是吗？”

柳如是道：“他用他的性命换回了我的性命，我要报答他。况且，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有机会与张公子相识。”

她转过头去，凝视着窗外的阳光，眼睛晶晶发亮。

[1] 眼纱：类似今墨镜，是明人扮酷的必备装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云：“祖宗朝最重布按二司官。知府凡有缺，必大臣保举部寺科道官有才望者居之。以故天顺以前，凡布政司、按察司见朝，俱序京官二品三品之末，今明降本阶一级立矣。又俱坐轿开棍，今则导以尺捶策马、带眼纱，与京师幕寮无异矣。”

[2] 祝允明（祝枝山）《野记》：“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洛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腰斩是最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之一，即从罪犯腰部将罪犯切成两段或两段以上，其目的是延长罪犯死亡的时间，增加其痛苦（因人体主要器官位于上半身，故腰斩后至死亡尚有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受刑人最终死亡原因是失血性休克，而《包青天》剧中的铡刑亦是腰斩之一。种。传闻清代官员俞鸿图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受腰斩而死的罪犯。雍正十二年（1734年），河南学政俞鸿图被判处腰斩，监斩人是邹士恒。俞鸿图身子断成两截后，还用手指蘸血，在地

上连写七个“惨”字，之后才慢慢痛苦地死去。事后邹士恒将此情景上奏。雍正皇帝亦恻然不忍，宣布废除腰斩刑。但此事不见正史记载。

尾声

崇祯五年是壬申年，为干支纪年中一循环之第九年。论阴阳五行，天干之壬属阳之水，地支之申属阳之金，是金生水相生。初唐奇人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奇书《推背图》云：『第九象壬申：非白非黑，草头人出。借得一枝，满天飞血。』而明朝立国以来，每一个壬申年均是流年不利，与血光紧密相连。



余

山上发生多起命案一事最终还是慢慢泄露了出来。据称有好几个人在寿筵前夜死于离奇谋杀，包括有“浪仙”之称的施绍莘在内。有传闻是女真人奸细所为，内中详情不得而知。然既能惊动远在东北的女真人南下江南，陈继儒“山中宰相”的雅号还真不是浪得虚名。

遗憾的是，一度轰动江南士林的余山大会最终风流云散。它不但未能成为如天下人意料的华亭盛事，且始终没有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人们似乎很快忘记了这场铺张的寿筵。反倒是前海盗郑芝虎来到松江的消息惊动了全城，无数人赶去看传说中的海盗大船。一向冷清的青浦渡口竟是比谷阳门外的市集还要热闹，以至原先停泊在这里的张岱、柳如是等人不得不主动离开，将船开往相对幽静的白龙潭。

郑芝虎的大海船虽没有动，人却随张、柳等人来到白龙潭。他当然是为了替林雪报仇而来，要向柳如是打听逃走的景二、景三的下落。

他满是杀气的眼神一度吓坏了柳如是，但她最终还是为对方的血气和痴情所感动，将事情经过讲了出来，并告知郑芝虎红娘子才是那个该为林雪受辱一事真正负责的人。

她心中亦有许多许多的内疚，因为林雪的悲惨命运本该落在她身上，仅仅因为她曾是周道登的侍妾，才侥幸逃过一劫，而劫数则转移到了林雪身上。因而她也没有隐瞒景氏兄弟原是周道登的人，他们最有可能的去处，便是逃回了吴江。

郑芝虎前脚刚走，锦衣卫后脚便到了。他们紧追不舍，自然是为了沈万三藏宝，需要从柳如是口中套问出更多详情。毕竟周道登曾经是大明首辅，即使是嚣张跋扈的锦衣卫，在没有得到皇帝的指令前，也不敢就此公然找上门去。

为保护柳如是和周道登起见，张岱主动告知周府秘密收藏的聚宝盆已为罗吉甫所盗，而罗吉甫又为绳伎红娘子所挟持，二人已赶往常熟，预备取到聚宝盆后再寻找藏宝。锦衣卫这才放过柳如是，转而去追踪红娘子。

柳如是虽然有些不满张岱说出了罗吉甫是沈万三藏宝的知情者，但也没有怪他，毕竟他是为了她着想，令她摆脱了锦衣卫的逼问和纠缠。

张岱又道：“隐娘放心，我一定会设法劝说锦衣卫，请吴同知保罗吉甫周全。”

柳如是微微叹了口气，道：“我担心的是红娘子。她的心机，张公子已经见识过了。罗公子落在她手里，能周全得了吗？”

张岱沉默许久，才道：“隐娘想听实话吗？以我所观察的罗吉甫的为人，他宁可死，也不会为红娘子那样的人所利用。所以……”

柳如是幽幽道：“我知道的，我知道的，罗公子多半已经凶多吉少了。”语气中流露出一种不能自己的悲哀来。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分别的时候终于还是到了。

这是一个有风的日子。九峰苍苍莽莽，泖水滔滔浪浪，天风苒苒荡荡，逸气浩然而出。

张岱将要返回杭州，王微也将与其同行。有“黄衫豪客”之称的富商汪汝谦力邀她到杭州定居，并主动提供了一处西湖边上的别墅。王微厌倦了四处漂泊的日子，她也确实需要一处居所静养，遂欣然接受了邀请，决意搭乘张岱的游船前往杭州。

张岱又恢复了一贯的神色，有意等王微走远，才笑道：“而今隐娘已然脱籍，成为了自由人，可有什么打算？”

柳如是道：“打算说不上，在寻到合适的船家前，我只能先留在松江。张公子，我知道你不在意，可临别之际，我还是要说一句，谢谢你。”

张岱道：“嗯，我喜欢隐娘，我知道隐娘并不讨厌我，可我非但妻妾成群，还风流成性，不是你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况且，你还是我朋友徐三公子中意的女子。我们有个约定，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永不相忘，但绝不再相见，绝不再提起对方的名字，如何？”

他坦然微笑着，平地里说出来这样一番话，柳如是起初有些愕然，但并不以为意，只笑应道：“好啊，一言为定。”顿了顿，又笑道：“那么万一有一天我与张公子在路上相遇，不得不相见，又该如何呢？”

张岱出神了半晌，才道：“如果真有那一刻，到时再说吧。”又叹道：“你这样的女子，真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有福分消受呢。”

他蹒跚着走开了，步子迟钝而缓慢。走上船板时，他停了下来，似乎想转过身来，但却还是下定决心，大步离开了画舫。

那一刻，她的心中陡然一紧，恍然明白了他的深意。然而从此他和她之间，关山万里，梦魂断续。

不知哪里又有歌声传来，却是一支《正宫·折桂令》：“草茫茫秦汉陵阙，世代兴亡，却便似月影圆缺。山人室堆案图书，当窗松桂，满地蔷薇。侯门深何须刺谒，白云自可怡悦。到如今世事难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

柳如是目送张岱游船远去，喃喃道：“世事固然难说，天地间当真不见一个英雄吗？”

荷衣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身边，抿嘴笑道：“谁说没有英雄，看，娘子的英雄不是来了吗？”转头望去，宋征舆正急急朝渡口赶来。

柳如是心情萧索，没有心思应付，便叫道：“勇夫，收了船板。”

勇夫应了一声，上前干净利落地将船板抽了。

不多一会儿，宋征舆来到岸边。画舫离岸有两丈多远，没有船板无法通过，他情急之下，便大声呼叫。

勇夫出来笑道：“宋公子对隐娘真心实意的话，就该跳入水中，涉水上船。”

他本是随口一句玩笑话，不料宋征舆二话不说，便跳入了水中，游了几下，被一口水呛住，大声咳嗽起来。勇夫吃了一惊，生怕闹出人命，忙七手八脚地将他拉上来。正值寒冬季节，湖风凛冽如刀，宋征舆

冻得瑟瑟发抖，嘴唇乌青，一上来蹒跚几步，就瘫在船板上。

柳如是在窗边亲眼望见，感动由心底蔓延开来。不知怎的，又想起晏殊“不如怜取眼前人”的名句来。她已经错失了許多，不该再继续错过，急忙赶来船头，亲自将宋征舆接入房中，为他脱下湿衣服，再扶他上床躺好，随即也爬进被窝，用自己的体温为对方取暖。

二人年纪相当，均是花样年华的少男少女，这一搂一抱，便一发不可收拾，紧紧缠绵在一起……

崇祯五年是壬申年，为干支纪年中一循环之第九年。论阴阳五行，天干之壬属阳之水，地支之申属阳之金，是金生水相生。初唐奇人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奇书《推背图》云：“第九象壬申：非白非黑，草头人出。借得一枝，满天飞血。”又有颂曰：“万人头上起英雄，血染河山日色红。一树李花都惨淡，可怜巢覆亦成空。”预言将有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作乱，导致唐朝覆灭。

而明朝立国以来，每一个壬申年均是流年不利，与血光紧密相连

第一个壬申年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这一年，太子朱标病故。次年，蓝玉案发，牵连被杀者多达数万人。

第二个壬申年为景泰三年（1452年），京师内外盗贼蜂起，明景帝不得不下诏：擒获者不分首从，俱处以死刑。次年，黄河先后三次决口，运河水流入盐河，漕船全部受阻。

第三个壬申年为正德七年（1512年），云南发生大地震，地裂后洪水涌出，田禾尽没，死伤不可计数。各地农民起义蜂起，江西有罗光权、陈福一、何积钦等率领山民起义，四川有绰岭寺僧、方四等发动农民起义，山西有李华、刘六、刘七等率众起义，广东亦有农民起义军三千余人，由广东攻入江西。官兵东奔西走，疲于应付。

第四个壬申年为隆庆六年（1572年），陕西发生大地震，城墙楼台官民房屋十倒八九，压死人畜不计其数。安庆军发生兵变，指挥张志学纵卒四百余人包围知府衙门。南方则有倭寇横行，所过焚劫杀掳。同

年，明穆宗朱载堉病故，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导致大明国力急剧转衰的万历皇帝。

第五个壬申年，即是崇祯五年（1632年），黄河于孟津决口，死伤无数。山西、陕西赤地千里，民大饥，人相食。百姓无路可走，乃聚而造反。李自成等农民军不断击败官兵，攻城略镇，势力越来越大。而崇祯皇帝性情严峻，明将剿贼无果，生怕皇帝追究责任，多杀良冒功。中州诸郡，畏官兵甚于“贼”。南方则有海盗刘香连攻福建、广东沿海郡邑，广州都司许当辰战死，参政洪云蒸与副使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等人俱被俘获。大明江山已到了千疮百孔的境地。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两位前宰相刘鸿训和周道登都死在了这个壬申年。二人均是崇祯皇帝即位后首批入阁的内阁大学士，先后出任过大明首辅。刘鸿训于岁首正月十二日死在了流放之所代州，周道登则在岁末十二月十一日病死在吴江的宅邸中。

柳如是得知前夫死讯时，刚好是除夕之夜。那一刻，她既无喜，亦无悲，周道登在她人生中的那一页，总算彻底揭过去了。

寒冬过后便是美好的春天，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即使东北边关吃紧，即使中原贼寇猖獗，即使南方海盗横行，战火却始终不及江南。松江人依旧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樽前酒底，歌舞升平。

柳如是终于开始了她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恋爱，与宋征舆如胶似漆，卿卿我我，情爱若蜜。宋征舆时时流连于画舫，为柳如是写下了大量香艳诗词，即李雯所云“春令之作，始于辕文”。这一对小情人还对着九峰三泖山盟海誓，要结为神仙眷属，共度人生。

然老天爷似乎总爱与柳如是开玩笑，她虽时不时地交上好运，却总是不能长久。春天还没有过去，噩运便悄然来临。

宋母知道儿子热恋上一名妓女后，暴跳如雷，决意棒打鸳鸯，不但将宋征舆禁锢在家中，不准出去，还亲自到松江府向知府方岳贡告发流妓柳如是勾引良家子的劣迹。

方岳贡早闻柳如是艳名，听说她是因行为不检而为吴江故相周道登

所逐，来松江没几天就使尽手段，将宋家大公子迷得神魂颠倒，大有非她不娶的意思，果然是个淫荡无比的女子。加上柳如是之前卷入多起命案，方岳贡本要拘她到官府问案，却因为锦衣卫横加干涉而没有成行，心中极是不满。此刻既然有人来告发柳如是流妓身份，遂欣然发出驱逐令，以有伤风化为由，责令她立即离开松江。

柳如是接到差役送来的公文后，忙请李待问设法从中周旋，接了宋征舆来商议对策。宋征舆自幼丧父，由母亲一手抚育成人，从不敢忤逆母亲半分。他既畏惧母亲，又不愿意失去情人，六神无主，不知该如何是好。

柳如是倒是早有主意，道：“宋郎既然非我不娶，不如我们先私下结为夫妻。只要生米煮成了熟饭，宋家就不得不接纳我这个儿媳妇了。”

宋征舆吓了一跳，道：“这……这不太好吧。”

柳如是道：“那么宋郎就与我一道离开松江，我们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宋征舆神情闪烁，目光飘浮，嘴唇翕合了半天，最终嗫嚅道：“我……我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思。隐娘不如暂时离开松江再说。”

柳如是听了这话，登时如冷水淋身，满脸的期盼转瞬化作了愤怒的红晕。原来在情郎的心中，她到底还是个流妓。微一思忖，即拔出壁板上的倭刀，指着案上的古琴道：“今日我与宋公子缘尽于此。”举刀砍下，古琴琴弦皆断。

宋征舆愕然不知所措，呆了一呆，即奔出船舱，惶惶离开了画舫。

柳如是余怒未消，撑开窗子，果断地将断琴抛进河中。古琴瞬息没入水中。无情则有恨，有情则无望。无情人伤人，有情人自伤。她的一颗心，也随之坠落，不停地坠落……

忽有差役登船，催促画舫必须得马上离开松江。

勇夫忙上前赔笑道：“劳烦官人通融一下，我们还没有找到艄公和船

夫呢。”差役蛮横地道：“这我可管不着，方知府下了令，凡是流妓，均不准在松江停留。”

柳如是在船舱中听得一清二楚，“流妓”二字，再度深深刺痛了她的心。

只听得有人道：“隐娘是一位才女，是我请来的贵客。”

却是复社大才子陈子龙到了，依旧是那圆润贯通、温润和善的气质。只是微微有些气喘，大约是赶路太急了些。

差役先是一愣，随即道：“可是方知府……”

陈子龙不紧不慢地打断了他，道：“我已经知会过方知府，隐娘是我的客人，我正要来接她下船。”

对方是松江名头最响的青年才俊，又是中过举的举人，差役不敢招惹，只得道：“既然陈公子这么说，小的就先回衙门交差了。”

陈子龙来到舱门前，招手叫道：“隐娘，我来接你了。我已经为你在陆氏南园安排好了住处，咱们这就走吧。”

陆氏南园即陆树德南园，位于南门外阮家巷中，是松江复社诸子雅集之地。

一股暖意登时涌上柳如是心头，她鼻子一酸，再也把持不住，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了下来。

离开画舫时，蓦然有白鹤引吭高歌，引来群鹤齐鸣。这是一群依恋九峰三泖山水的白鹤，舍不得飞离这块丰饶美丽的土地。

春光明媚，万物欢悦。鹤翔若舞，鹤鸣如歌。

她，终于听到了举世闻名的华亭鹤唳。

附录一 柳如是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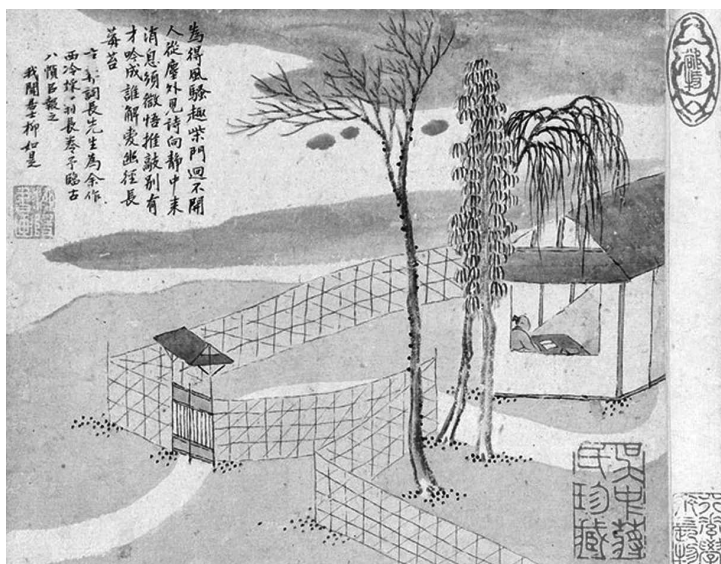
地機激水卷東溟

柳
七

日
轂行天淪左界

題
壁
海
樓

附录二 柳如是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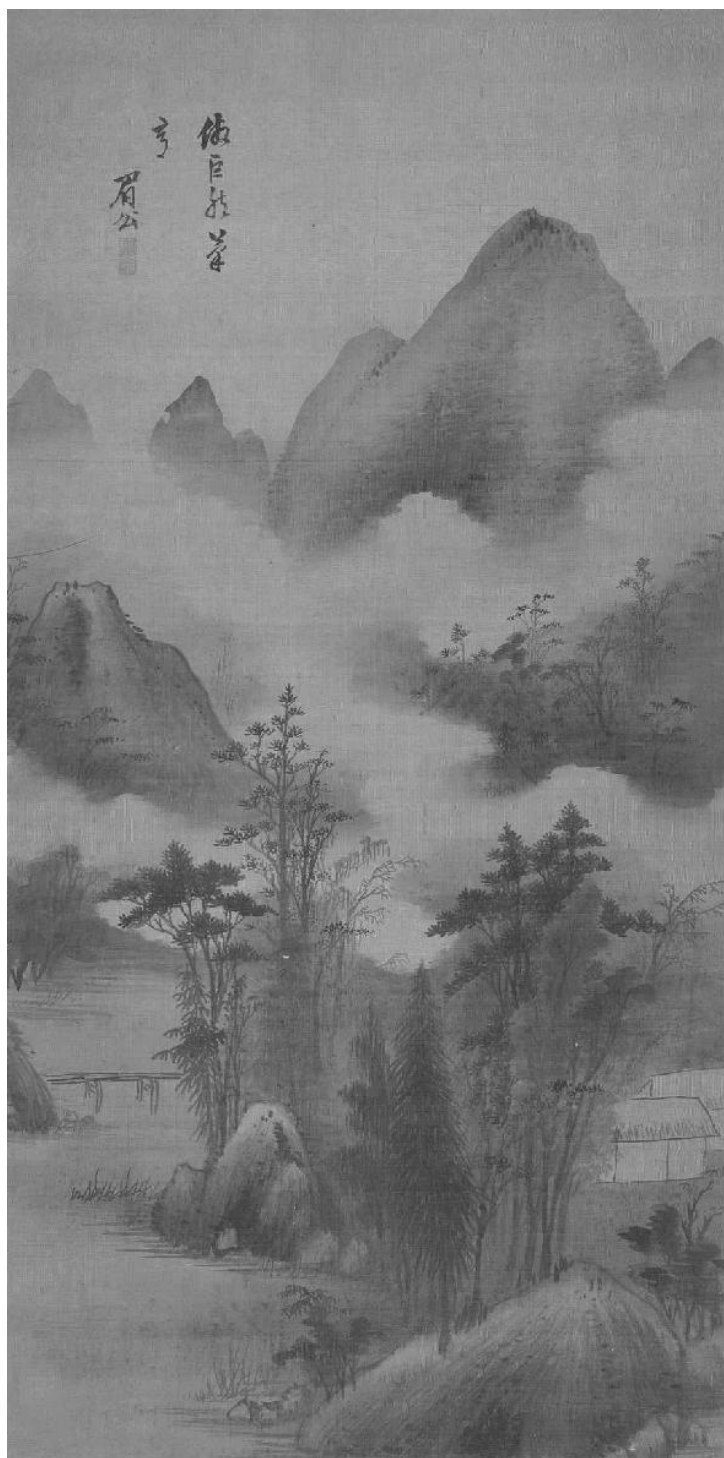
柳如是画作

附录三 陈继儒行书

女皇聖教叙子解之懷仁集石等書未
免湊合蓋金剛梵字太多不免假借其為迹
少其點畫怪矣唐世宰相有重譯經函女使
者故往彼時有鄭軍東中錫板公權諸狀
贊如心經集字後于志寧語臣是也此帖目中
未見在有鬼眼可護流傳至今愈覺其國第
一希有少因生幸覓抄本初筆法既佳
崇禎四年清暇日次筆于多餘世傳記



附录四 陈继儒《云山幽趣图》



后记 浮生一梦，蝴蝶最迷离

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的传奇女子，容貌美艳，气质出众。时人称其人“闲情澹致，风度天然，尽洗铅华，独标素质。而又日侍骚雅钜公，扬论古今，吐纳珠玉，宜其遗众独立，令粉黛无色尔尔”。兼以博闻多识，文思精妙。古人论其诗词文章才华云：“花非花，雾非雾，不足为其轻盈也。玉佩来美人，朱弦弹绿绮，不足为其和丽也。秋菊有佳色，兰草自然香，不足为其芳韵也。楚江巫峡半云雨，枕簟疏帘看奕棋，不足为其清遥也。无情有恨何人见，月白霜清欲堕时，不足为其幽怨怡怅也。”可谓极尽赞誉之词。

柳如是幼年即坠入风尘，经历坎坷。她生前有“绝代诗人”“绝代佳人”的美名，倾倒众生，却最终带着“地老天荒未了情”的遗憾含恨自杀而死，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沧桑故事。在她一生中，十五岁时的松江之行无疑是她人生中最重要阶段。本书讲述的即是柳氏到松江为名儒陈继儒拜寿时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并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对明朝党争及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做了详细介绍，力求全面展现时代风云。

书中涉及极多的历史背景，目的在于深入探讨日后明朝灭亡的原因。鲁迅先生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柳如是的一生，固然极富传奇色彩，然而如果不是历史风云的激变，亦不能脱离才子佳人、浪漫奇情的俗套故事。当个人遭遇置放于破碎的山河中时，才愈显出动人心魄的魅力，才能更好地理解柳如是做出种种抉择的胆识和勇气。

要特别说明的是，书中所涉及的《金瓶梅》作者谜案，只是为了引入一条贯穿柳如是一生的线索，并不是要从学术层面来考证《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到底是谁。寻亲寻根是人类的情感，文中多次提及的“华亭鹤唳”及“十鹿九回头”，即是这种寻求归属情愫的集中体现。对柳如是而言，她自幼被拐卖入青楼，孤苦无依，寻找双亲、弄清身世必然是她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愿望。

另外，明末社会动荡，变革疾遽，正酝酿着一场惊天大风暴。江南风气却是醉生梦死，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正如《金瓶梅》小说中所叙述的那般，其实正是时人对国家前途命运消极悲观的体现。本书对此也做了细致描述。之所以引入《金瓶梅》作者谜案作为串联线索，正是基于此书最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晚明豪奢享乐、纵欲玩世的世情风貌。

在后面的续集中，还会继续涉及柳如是寻亲的故事，进一步刻画她的这种微妙心理。

书中注释为正文的有效补充。为保持小说行文的流畅性，个别关节和隐线埋在注释处。

特别谢谢台湾好友简伊婕，为作者查阅宝岛相关论文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柳如是——柳色独秀》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和《宋慈洗冤录》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杨瑞雪女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肖启明社长、刘海涛先生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读者长久以来的支持。

冀白首而同归，愿心志之固坚。苟两心之不移，虽万里而如贯。谨以《柳如是——柳色独秀》一书献给所有真心爱过、真正探寻过自我的人们。

吴蔚

2013年4月30日于北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吴蔚◎著

柳如是

如是我闻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柳如是 如是我闻

吴蔚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如是如是我闻 / 吴蔚著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12.12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198-5

I . ①柳...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8478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图书策划 刘海涛

责任编辑 石 松 董 理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书 名 柳如是如是我闻

作 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 mz 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字 数 千字

版 本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0198-5

定 价 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一朝九庙烟尘起，丹青让与柳枝娘

目录

CONTENTS

引子

第一章 柳色独秀，如是我闻

第二章 入春惘惘，至今辍吟

第三章 旧约新盟，往事难酬

第四章 吴歌荡桨，一声哀怨

第五章 今宵醉里，风景堪思

第六章 明月长圆，劫波难回

第七章 留他如梦，送他如客

第八章 紫燕香泥，落花犹重

第九章 天涯荡子，关心殊甚

第十章 铜台高揭，汉水西流

尾声

附录一 寄钱牧斋书 / 柳如是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后记 神女生涯倘是梦，何妨风雨照婵娟

[返回总目录](#)

虽知己而必别，纵暂别其必深。
冀白首而同归，愿心志之固坚。

——柳如是《别赋》

引子

这位称雄于学界和文坛的大名士生平唯一惬意之事，是在花甲之年得到了名妓柳如是，娶以嫡妻之礼，收于我闻室中。既得章台，欣然有终老温柔乡之愿，如黄宗羲所云：『柳姬定情为钱老平生极得意事，缠绵吟咏，屡见于诗。』情场得意，春风满面。存此佳话，不亦善乎。

孔

子有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实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北宋庆历年间，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名为《朋党论》。其核心观点是：不独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皇帝应该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大治。

这篇奏章行文从容不迫，气势充沛，被公认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亦是传世政论散文中最佳作品之一。在文中，作者引证了大量史实，来说明国家兴亡治乱与朋党的关系，对君子交朋结党的合理性予以肯定。如此大费周章地论证朋党一说，也从侧面反映出北宋一朝党争激烈的事实。

所谓党争，是指朝中官员为了争夺权力，党同伐异，结成党派，为争取政治利益互相攻击。中国历史上，有两大著名的党争——

一是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牛”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大多是庶族出身，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而获得官职。“李”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依靠父祖的地位而步入仕途，称为“门荫”出身。“牛李党争”的本质，其实就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

二是北宋年间的“新旧党争”。宋神宗时国家积弱，国库空虚，王安石为相后积极实行改革，称为“新派”。但由于新法执行不当，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欧阳修、司马光等重臣反对新法，称为“旧派”。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是相互仰慕的好友，却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变为针锋相对的死敌，各率一派追随者攻伐对手，争斗不休。两派轮番执政，政策朝令夕改，百姓深受其害，投机小人反倒在其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最终，由君子争原则演变为小人争权力，遂成难解党争之局。

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唐代“牛李党争”加深了晚唐的统治危机，促使本已衰弱的唐朝走向灭亡。北宋“新旧

党争”则导致朝堂成了斗场，国事日非，直至靖康之变而亡国。可以说，这两起党争，是直接导致唐宋各自亡国的重要根源。

而明代万历年间的党争，激烈程度比唐宋党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党争的主角，便是被天下人视为“清流”、“善类”的东林党。

万历二十一年（1593）是癸巳年，亦是六年一度的京察^[1]之年。此次京察由吏部尚书孙鑣、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主持，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从旁协助。京察结果出来，有大批官员因不合格被罢免，其中有些是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亲信。王锡爵当然不肯罢休，指使言官弹劾京察不公，由此引发了轩然大波。万历皇帝事事唯内阁是听，亲自下旨，质疑吏部“结党擅权”。一批吏部官员被罚或罢，顾宪成也在不久后被削职为民。

顾宪成回到故里无锡之后，在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2]，自负气节，讽议时政，裁量人物，每与政府相持。他曾愤慨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对当权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顾宪成等东林讲学者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不空谈性命，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并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符合民众利益，得到了广泛支持，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亦遥相应和，朝野相通，互为倚势。由是东林声望大振，逐渐汇聚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时人称顾宪成等人为“东林党”。

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皆以乡里命名，各聚羽翼。如浙江宁波人沈一贯以善于奉承得明神宗欢心，遂入阁为相，成为浙江派官僚首领，人称“浙党”。又如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等。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都“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门户之祸遂起，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为明朝的衰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而党争起源，看似是东林党人为国为民，大义凛然，其实与唐代牛李党争并无实质区别。

明朝万历三十八年（1610）正月二十八日，内阁首辅叶向高上疏陈时弊，称大端有二：第一、时政雍塞。如大僚不补，迁转无期，章奏留中不发，州县官选补积滞等；第二、议论滋多。如朝中大臣互相告讦，各立门户，树党纷争，颠倒是非，不辨黑白。

第一条，是婉转指责明神宗朱翊钧不肯上朝，不批奏章，致使各衙门官缺员极多，朝政日趋腐败。第二条，则是指出朝中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奏疏上后，明神宗依然故我，置之不理。

就在这一年，廷臣树党相攻之炽热程度达到有明以来的最高峰，达到了空前惨烈的程度。

因内阁缺员，需要推选内阁大学士人选。部分朝臣建议改变过去单从翰林院提拔毫无实政经验的词臣作宰辅大臣的惯例，改从地方上有丰富经验的官僚中加以选拔。彼时地方官员中，数凤阳巡抚李三才名声最响。然李三才是东林党重要人物，深为朝中浙党等反对派人物忌恨。这些人纷纷跳了出来，上疏弹劾李三才，全力阻止他入阁为相。如工部郎中邵辅忠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并列数其“贪、伪、险、横”四大罪状。

按照常例，官员受到言官弹劾后，就要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不但没有忍气吞声，反而“盛气陈辩，不自引去”，从而招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更深的敌意。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为了让东林党人在内阁中争得一席之地，不顾舆论汹汹，亲自致书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极力推荐李三才。然而这两封信被好事者附载在邸报上，在朝野广为流传，结果适得其反，成为反对者攻击李三才结党的重要证据，进而发展到攻击整个东林党。

李三才是否入阁的问题，直接导致了东林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正面交锋。由于情势彻底失控，李三才只得上书请求辞职。然而他一连上了十五次疏章，都没有得到明神宗的回音。他干脆自动离职卸任，回老家去了。而明神宗依旧对一切置之不理。内阁首辅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见皇帝依然故我，便自己也辞职还乡。

叶向高离任后，齐、楚、浙三党把握了朝政，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考核京官的京察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无人能够独善其身。太常少卿吴麟徵叹息道：“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党，便只一半身份。”“社”指文社，如后来的几社、复社等。“党”即指东林党、浙党等党派。

常熟才子钱谦益曾评论李三才一事道：“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

万物皆变，世事无常。此时此刻，钱谦益还不能预料，在不久后他本人亦因门户之祸而卷入党争，从此再也无力自拔。日后他所遭受的诽谤、非议等，将远远超过李三才百倍千倍。

同年科考取士，钱谦益本为第一。发榜前一天，钱谦益已收到司礼监喜帖，知道自己将成为头名状元，喜悦可想而知。然而次日唱名典礼，湖州归安考生韩敬摇身变成了状元，钱谦益仅排第三。一时间，輿情大哗。

原来一切都是考官汤宾尹在暗中捣鬼。汤宾尹中过解元，万历二十三年（1595）以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内外制书诏令多出其手，号称得体。朝中结党之风盛行后，汤宾尹成为宣党首领，在党局中树赤帜二十年。他曾在家乡宣城强夺诸生施天德之妻为妾，施妻抵死不从，自杀身亡。汤宾尹弄出了人命，引起公愤，在家乡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到浙江避风头。旁人不耻汤宾尹人品，对他均是退避三舍，唯有富家子韩敬仰慕汤氏文名，拜他为师，恳求指点文章。汤宾尹由此对韩敬另眼相看，视其为心腹门生。

韩敬字求仲，号止修。其祖父曾为邑中皂隶，为人宽厚，以行善闻于乡里。曾经有一酷吏任其长官，要求对犯人用刑时，行杖必须三杖见血。韩祖父为执杖者，为了减轻受杖者的痛苦，便暗中在刑杖底部钻一小孔，灌猪血于其中，再以竹片封上。每次行杖，常常不及三板，便有鲜血溅出，长官极其满意，而犯人少受了许多苦楚。韩父名韩绍，是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任长乐县令时，韩母在县署生下了韩敬。韩绍以为政宽善闻名，后官至太仆卿。韩敬自小天资颖异，被其父目之为千里驹，以为非久居人下者。

韩敬成人后，文才出众，然偏好纵横之学，且溺于声色，时人毁誉参半。又好佛学，通释典，曾追随莲池大师，放生于西湖莲胜社。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会试，韩敬发挥得不大好，成绩平平，其试卷被阅卷官淘汰。刚好汤宾尹以庶子任本科同考官^[3]，遂利用职务之便，将韩敬落选试卷捡回，使得韩敬通过了会试。

当时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中官权势极重。汤宾尹又出重金贿赂司礼监秉笔大太监，最终在殿试时用韩敬替下了钱谦益，置为一甲第一名。

钱谦益本是众望所归的状元人选，反被才学不如他的韩敬居于其上，心中自然愤愤难平。好在他虽仅中探花，却受到诸多东林党重臣赏识和重视。按照惯例，钱谦益被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吏部尚书孙丕扬亲自拉着他的手，“以古名宰相期许”。他自己也是豪情壮志，以成就一代名相为人生目标。可惜的是，他正式步入仕途仅仅几月，便因父丧丁忧归乡。

但韩敬代钱谦益为状元案并未就此结束。次年京察，有人揭发了这件事，引起满朝议论，汤宾尹被罢。韩敬也处处受到排挤，在官场上实在混不下去了，只得称病辞官归家，前程尽毁。他不怪自己作弊行贿在先，反而迁怒于钱谦益。宣党、浙党亦因钱谦益与东林党亲近而衔恨。于是这起当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科场作弊案，成为钱谦益与浙党构衅的起始，后来更是成为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钱谦益守丧期满后，正逢东林党人纷纷被罢官谪外，他当然未能获得起复，一直闲居乡里。直到十余年后，万历皇帝病逝，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等重新启用，钱谦益才得以官复原职，回朝任翰林院编修。

钱谦益时年三十九岁，年近不惑，已是今非昔比，才学兼资，藻思洋溢，俨然为文坛领袖——其诗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以运用词藻与比兴，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排排，洵大雅元音，号称“诗人之冠冕”；其文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对转变与振作晚明文风起了积极影响，号称“当代文章伯”；其学问渊博，涉猎子、史、文籍与佛藏，贯通古今，包罗万有。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时人称“虞山

[4]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对其史学才能极度推崇。钱谦益在名扬四海时再度应召回朝，为天下人所瞩目。他本人也是意气风发，有意大展拳脚。

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钱谦益出任浙江乡试正考官。浙江经济文化发达，名流荟萃，才子云集。钱谦益春风得意地来到江南，欲将本地俊杰尽数收揽于门下。殊不知，他的对头还没有忘记二十年前因韩敬作弊案而结下的梁子，时刻想要报复。

考试前夕，有徐时敏、金保元二人自称是钱谦益门客，向应试士子兜售关节，即与考生事先约定好暗记，策划科场舞弊。由于参试人数远远大于被录取人数，僧多粥少，不少士子便企图用作弊来求侥幸，多有花费重金买取关节者。嘉兴考生钱千秋买到的关节是“一朝平步上青云”，卖关节者称他只要将这七个字置于每段文章的结尾，考官就能识别他的文章，将他录取。发榜时，钱千秋果然金榜题名。

时隔不久，有人将舞弊情节公然透露出来。甚至在钱谦益得知事情经过前，浙江乡试舞弊的种种内幕已经在北京广为流传。礼科给事中顾其中听到风声后，调出了钱千秋原卷，果然发现内中有“一朝平步上青云”七字暗号，遂写了一道奏疏揭发这一科场舞弊。

钱谦益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亲自召来钱千秋询问经过，这才知道确实有人冒用他的名义向钱千秋高价售卖了关节。他料想是有人故意布局陷害，为化被动为主动，急忙主动上疏检举这件事。

刑部调查审讯的结果是：假冒钱谦益名义出卖关节的徐时敏、金保元发往烟瘴之地充军；钱千秋革去举人功名，并依律发往东胜右卫[5]充军，后遇赦还乡；钱谦益与本房试官郑履祥确不知情，但有失察之罪，各罚俸三个月。

钱谦益虽然最终化险为夷，得保官位，但怀疑这起舞弊事件并不是那么简单，涉案的徐时敏、金保元只是普通人，如何敢胆大妄为地冒用朝廷官员的名义售卖关节？他怀疑背后还有黑手。

正当钱谦益想要进一步深究的时候，徐时敏、金保元二人离奇在狱

中病故，事情遂不可查。虽然有人暗中告密是湖州府归安县人韩敬和嘉兴府秀水县人沈德符联合策划这件事，可终究没有证据。钱谦益深感政敌窥伺，疑忌环伏，遂于称病引退。

彼时科场舞弊司空见惯。加上涉案者死得死、走得走，这件案子很快被人们忘却，就此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两年后，盛名在外的钱谦益又应召赴京，以太子谕德兼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官，历詹事府少詹事，纂修《神宗实录》。

彼时朝中魏忠贤一党与东林党争斗正烈，钱谦益这次入京亦是处境不妙。御史崔呈秀作《东林党人同志录》，以钱谦益为党魁。左副都御史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点钱谦益为“浪子燕青”。他只在任八个月，便被御史陈以瑞弹劾，又一次削职，不得不悻悻离开了权力的中心。

在归途中，钱谦益作诗道：“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表达了对前程的心灰意懒。又有诗云：“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荷锄。”茫然自失下，似乎是也想学昔日陶渊明一般归隐田园。然而他自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有强烈的入世之心，心有犹自有一股不平之气能够，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等钱谦益再度以东林党魁身份被召入京时，已经是崇祯皇帝即位了。他欣喜若狂，当场写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句，可谓得意非凡。

此时的钱谦益已经四十七岁，对仕途前程充满了热切的渴望。到京后，他出任礼部右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这时他又写下了《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对浩荡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可惜的是，他还来不及大展拳脚，就当仁不让地卷入了崇祯朝新一轮的党争。

钱谦益重回京师不久，崇祯皇帝下诏会推阁臣，意思是让大臣们推

举内阁大学士的候选人。钱谦益等待入阁为相的机会已经近二十年，当然要力争入选。他的声望才干鹤立鸡群，被提名进入候选名单没有任何疑问。但问题是，他为了力保自己入阁，指派指使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四处活动，迫使吏部尚书王永光将很有希望入阁的礼部侍郎周延儒排斥在提名之外。

周延儒，江苏宜兴人，少有文名，对对子难倒过许多名人。万历四十年（1613）乡试中举，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会试第一，获会元。一月后参加殿试，又一举夺得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时年二十一岁，可谓少年得志，威风八面。其人聪敏机警，善知人意，不久前召对时，很会迎合皇帝旨意，崇祯对他印象极好。钱谦益刻意针对周延儒，并不是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想去掉最有竞争力的对手。而且周氏才三十五岁，这个年纪便入阁为相，未免也太年轻了些。

按照会推惯例，礼部尚书温体仁理应也该在名单之内，然因他与东林党素无往来，其人品、人缘都不大好，因此也被钱谦益全力排斥在候选名单外。温体仁也由此跟钱谦益结下了仇怨。

最后，推选出的阁臣名单有：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以及郑以伟、李鹏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共十一人。上报后，供崇祯皇帝挑选。

自以为入阁有望的温体仁不在名单中，自然非常沮丧。当他发现崇祯皇帝瞩目的周延儒也落选时，意外之余，立即嗅出了不同寻常的气味。他心思机敏，知道崇祯皇帝多疑，而周延儒一向很讨新皇帝喜欢，应该会从候选名单上猜到有大臣结党排挤的可能性，于是率先发难，上疏攻击钱谦益，指责对方关节受贿，结党营私，不配候选阁臣。并重提天启年间钱谦益任浙江乡试考官时的钱千秋一案。

果然，崇祯正因为没有在候选名单上看见周延儒的名字而困惑，接到温体仁奏疏后，立即对钱谦益起了疑心。

第二天，皇帝在文华殿召见阁部、科道诸臣，命温体仁、钱谦益当堂对质辩论。钱谦益入殿时，还不知道温体仁昨日已经上疏告了御状，毫无准备。温体仁则盛气凌然，诘问犀利，言如泉涌。尤其他翻出了乡

试案的陈年老账，论证充分，证据周详。钱谦益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时惊愕，居然理屈词穷，无可置辩。

崇祯皇帝见状，便认为钱谦益理亏、心中有鬼，又质问温体仁在奏疏中所称的“神奸结党”到底是怎么回事。温体仁趁机揭发了钱谦益在会推阁臣时四处活动、排挤他人的情况。吏部都给事中章允儒当即站了出来，主动为钱谦益辩解，但由于言辞引喻失当，被崇祯下令锦衣卫推出大殿。形势急转直下，皇帝的态度明显有利于温体仁。

温体仁又请吏部尚书王永光陈述会推的实情。王永光不敢得罪钱谦益，只是含糊其词。但温体仁咄咄逼人，步步进逼，崇祯皇帝也再三诘问。众臣厌恶温体仁之工于心计，均回避其事，搪塞皇帝，竭力为钱谦益开脱。

就在最关键的时刻，另一落选者周延儒站出来支持温体仁，揭发了钱谦益在会推中挟制群臣的实情。崇祯皇帝大为震怒，当场罢免钱谦益，并命刑部审讯议罪。而给事中章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人均被视为钱谦益同党，分别受到降职谪官的处分。这起因争当宰相而引发的风波，史称“阁论案”。

钱谦益在入阁一事上花费了大量功夫，好不容易才将周延儒排斥在外，却想不到平地里杀出个温体仁，不但前功尽弃，被罢官免职，还要再次为天启元年乡试案受审问罪，可谓鸡飞蛋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甚至连销声匿迹已久的嘉兴士子钱千秋又被重新逮捕，穷究昔日浙江乡试案。好在他挺过了严刑拷打，坚称钱谦益并不知情。最后审定结果，钱谦益坐杖论赎，削籍。意思是本应杖责，但可以出钱免挨打。钱千秋亦被杖死在狱中。

“阁论案”后，周延儒终于入阁为相，不久即升任内阁首辅。他感激温体仁打垮了钱谦益，又极力援引温体仁入阁为相，却不想引狼入室，自己也被温体仁排挤出朝。这就是后话了。

钱谦益悻悻回到常熟老家。此时的他是何等沮丧，何等悲切，有诗记道：“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又称：“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

他自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及第，至崇祯元年（1628）再度起用，前后近二十年，除第一次离职是因为丁忧外，正好是三起三落。且每次任职短不过数月，长不过三年，全部宦宦生涯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年时间。先与韩敬争状元不得，后与周延儒、温体仁争宰相又不得，百不遂心，仕途一败涂地。即使是在政局动荡的晚明，如钱谦益这般旋起旋退的人也着实少见。

而这位称雄于学界和文坛的大名士生平唯一惬意之事，是在花甲之年得到了名妓柳如是，娶以嫡妻之礼，收于我闻室中。既得章台，诗酒风流，欣然有终老温柔乡之愿，如黄宗羲所云：“柳姬定情为钱老平生极得意事，缠绵吟咏，屡见于诗。”

冰心玉色正含愁，寒日多情炤柵楼。万里何尝乘小艇，五湖已许办扁舟。每临青镜憎红粉，莫为朱颜叹白头。苦爱赤阑桥畔柳，探春仍放旧风流。

情场得意，春风满面。存此佳话，不亦善乎。然钱谦益娶到柳如是，亦是与门生谢三宾苦苦相争的结果。内中之种种曲折，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1] 明代制度，考核外官称“大计”，每三年举行一次。由县、州、府、道、藩、臬等层层考察所属官员，申报督、抚审核其事状后，造册送吏部覆核。考核京官称“京察”，每六年一次。在京四品以上官由本人自陈功过，上报皇帝，听候裁决；五品以下官由在京各衙门掌印官写出考语，或贤或否，明注事迹，送交吏部会同都察院审定。

[2] 后世史学家多认为党争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东林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3] 庶子：官职名，官正五品，作为词臣迁转阶梯。同考官：历来科考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按照惯例还要另外选派十余名考官，称为“同考官”，又叫“房官”，负责分房阅卷，先筛选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

[4] 虞山：位于今江苏常熟西北。此处代指钱谦益，因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世称虞山先生）是常熟人。

[5] 东胜右卫：今河北遵化。

第一章 柳色独秀，如是我闻

晴天时，四顾湖光，一碧千顷，浩浩荡荡，寥廓无涯。濒湖万家，鳞次栉比。江山云物，可见百里之外；雨天时，烟水弥漫万顷，阴霾幻冥，山色争奇于空濛，浩瀚幽渺；月夜时，天高云淡，月朗风清，银光波镜，水若浮玉。游船湖上，水月空明，如凌坐于天地之间，心随波动，兴与月高。

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
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
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
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
纵饶有、绕堤画舫，冷落尽、水云犹故。
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
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1]

杨柳又如丝，断桥春雨时。芳草江南岸，画楼音信断。鸾镜与花枝，梦长君不知。

江南^[2]的春天，是多雨的季节。春雨如尘，霏霏细雨仿佛一顶巨大的纱帐，笼罩住了整个嘉兴南湖。湖边淡烟疏柳，情致妩媚。湖上景色空濛，玲珑如画。浩渺烟波中，不时有白鸟结群飞过，振翅长唳，益增空寂寥阔之致。

元人萨都刺有《过嘉兴》一诗云：

三山云海几千里，十幅蒲帆挂烟水。
吴中过客莫思家，江南画船如屋里。
芦芽短短穿碧沙，船头鲤鱼吹浪花。
吴姬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
我歌水调无人续，江上月凉吹紫竹。
春风一曲鹧鸪词，花落莺啼满城绿。

这首山水诗纵目千里，浩然远适，大笔渲染出一副云蒸霞蔚、烟雨迷茫的嘉兴春景图。诗中亦透露出几点信息：嘉兴南湖之胜，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

晴天时，四顾湖光，一碧千顷，浩浩荡荡，寥廓无涯。濒湖万家，

鳞次栉比。江山云物，可见百里之外；雨天时，烟水弥漫万顷，阴霾幻冥，山色争奇于空濛，浩瀚幽渺；月夜时，天高云淡，月朗风清，银光波镜，水若浮玉。游船湖上，水月空明，如凌坐于天地之间，心随波动，兴与月高。

其实雪湖才是南湖极美之景致——人鸟俱绝，雾凇沆砀，天地白茫茫一片，广漠空濛，清韵超绝。只不过嘉兴地处江南，降雪不多，雪湖之景极其罕见罢了。

南湖并不是一个湖，而是滬湖和鸯湖的合称。滬湖位于嘉兴府城春波门外东南二里处，又名马场湖，阔五百丈，深三丈。汇集众流，停蓄演迤，揽其形势，实为灵秀所钟。宋人张尧同有诗云：“四境田相接，烟澜自渺弥。客来吟此景，无或比滬池。”鸯湖位于澄海门外西南约一里处，又名鸳鸯湖、双湖。以五龙桥长堤为界，分为东、西两湖，又称里湖、外湖。因是吴越故地，“里”谐音“蠡”，里湖又被称为范蠡湖。两湖相丽如鸳鸯，湖中又有鸳鸯鸟相戏，故得名。张尧同诗云：“东西两湖水，相并比鸳鸯。湖里鸳鸯鸟，双双锦翼长。”滬湖与鸯湖两湖湖水相接，蒹葭杨柳，菱叶荷花，绿浸波光，碧开天影。轻烟拂渚，微风欲来，雕舷笙瑟，靡间凉燠。为嘉兴一方胜景。

南湖岸边散落着不少私第园林，最有名的当属复社名士吴昌时的竹亭湖墅。除了住宅外，酒家茶肆一类的建筑也不少。毕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些商铺有大有小，经营种类繁多，可为来往的游客提供休憩进食之所，极为便利。常有渔夫提着新打到的鲈鱼，直接进来酒肆向游客售卖。游客掏钱买下活鱼，再请酒肆烹制成药，尝个新鲜。宋人朱敦儒^[3]有词云：“莼菜鲈鱼留我，住鸳鸯湖侧。”所描述的即是在南湖边上任意品尝时令蔬菜活鱼的惬意生活。

嘉兴是江南著名的繁华富庶之地^[4]，商旅如云。商贸之盛，以府城东门春波门外一段湖岸为最。春波门兼有水陆两门，帆槎云集，时称“一掌春波，矗矗鲈帆闹如市”。东南方向即是南湖，往东可出海，遥望可见秦驻山^[5]。此地有城郊风趣，古人有“荷花裊裊间菰蒲，依约小西湖”之句，显贵人家住宅颇多。

这里也是嘉兴最繁华的市集所在，列肆者多江淮巨贾，人烟货物麇

集，倍于城中，绅商所居，门楣连亘。因为最热闹的场所位于城外，嘉兴也成为极少数不设夜禁^[6]的城市之一，不遇大事，城门天黑夜均不关闭，方便邑人进出。

大凡热闹场所，人多话也多——高谈阔论也好，闲言碎语也罢，国家大事也好，轶闻趣事也罢，世俗风情总是如此。

慕云酒楼中的酒客正在热议时下的热门人物，不过这位中心话题人物不是执掌权柄的内阁首辅薛国观，也不是拥兵自重的平贼将军左良玉，更不是外疆强敌皇太极、心腹大患李自成之流，而是吴江名妓柳隐柳如是。

江南名士多好狎妓，以风流浪荡为俊赏，名妓亦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如金陵顾媚、李香君、卞玉京、寇白门、葛嫩娘、方芷生，苏州陈圆圆、董小宛等，均是才色双绝的佳丽，名噪一时。然而论风头最劲、名声最高者，无人能及得过柳如是。倒不是她容貌最美、才气最高，而她风流韵事最多，与她交往的男子均为当世大家，更有不计其数的风流名士竞相为其折腰。

数年前，柳如是前往松江华亭参加佘山大会，为名儒陈继儒拜寿，与诸多才俊结识。她先是与名列“云间三子”的少年才子宋征舆热恋，为宋母所阻后，伤心之下，转而投入书法大家李待问的怀抱。李待问亲自篆刻“问郎”一印，送给情人随身佩带。然而这段情缘亦不长久，二人旋即分手。

很快，柳如是又与有“云间绣虎”美誉的陈子龙相恋。二人由相知到相许，感情相当深挚。柳如是甚至打破了“不再嫁为人妾”的誓言，与已有妻室的陈子龙同居在松江府城南门外的南楼。佳偶天成，谈诗论文，琴瑟和谐，风流旖旎。种种艳闻，不绝于耳。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柳如是出身于娼妓，这一对神仙眷侣终究不能见于陈家。陈子龙祖母高氏与正妻张氏亲自率领仆妇赶来南楼，高声喝骂羞辱柳如是，大大闹了一场，丑闻传遍松江。陈子龙自幼丧母，少年丧父，由祖母一手抚养长大，不敢违背高氏意愿，被迫与柳如是分手。柳如是离开南楼后，搬进了另一位云间才子李雯的别墅横云山庄。

当地人纷传李雯暗恋柳如是已久，虽然一直伤心佳人琵琶别抱，却最终还是抱得美人归，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如此，才名远扬的“云间三子”宋征舆、陈子龙、李雯先后拜倒在柳如是石榴裙下，三人均是文采风流、翩翩佳公子，各自为她写下大量香烟诗词，轰传一方。

而柳如是性本明慧，经过诸位才子的熏陶浸濡后，诗词文章书画大有进步，俨然有与大家争雄之意。她自己也自视极高，不甘雌伏人下，与男子交往，自称为“弟”，呼对方为“兄”，而不像世间女子那般谦称为“贱妾”、呼男子为“郎君”之类。

但不知道柳如是天生命途多舛，还是她眼光太高、为人苛刻、不易相处，半年后，她再度与李雯分手。传闻她快快满怀之下，曾到佘山拜访名儒陈继儒，诉说起来松江后之种种情事，不免有悲叹自怜之意。这位饱阅人世的老名士只说了一句话：“人无意，意便无穷。”她登时有醍醐灌顶之醒，下定决心要离开松江。

柳如是自小在吴江盛泽归家院长大，无亲无故，一时也无处可去，便只能回返抚育她长大的妓院。一千旧情人闻讯后均是恋恋不舍，陈子龙更是亲自随船护送，一直送她回到盛泽，等到她一切安顿好，这才黯然离去。

陈子龙妻子张氏为笼络住丈夫，主动为他纳了一名良家女子出身的小妾。然而陈子龙始终不能忘怀与柳如是在一起的日子，写下大量诗词来追忆这段情感。如《长相思》结尾四句写道：“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绮窗何必长相守。”除了表达相思之情外，还刻意强调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在这位几社领袖、复社巨子的心中，早已引柳如是为毕生知己。

柳如是亦在跟陈子龙分手后不久写下名篇《别赋》。内中道：“虽知己而必别，纵暂别其必深。冀白首而同归，愿心志之固贞。”似是她对陈子龙的坚贞誓言。而陈子龙也在酬答中应道：“苟两心之不移，虽万里而如贯。又何必共衾裯以展欢，当河梁而长叹哉！”

可惜这对痴爱缠绵、倾心相许的男女终不得谐连理。饱受思念的折磨和痛苦的历练后，便只能互诤为知己，升华出理想化的色彩，以此作为心灵的慰藉。

尽管誓言旦旦，陈子龙并没有停止纳妾的步伐，先后娶了三名侍妾，柳如是亦重新开始寻找新的合适的伴侣。

时隔不久，复社领袖张溥到盛泽探访老情人徐佛，方知徐佛已经嫁给兰溪[7]士人周灼，归家院现由其养女柳如是主持。周灼字金甫，其兄周灿与张溥是同年进士，亦是复社骨干。张溥因与徐佛有旧约，听说她嫁与旁人，不免怅然若失。刚好此刻周灼病逝，张溥遂登门拜访徐佛，隐有再续前缘之意。徐佛避而不见，只作《怨诗》五首相赠，其一云：“锦簟孤栖灯炮青，薰笼斜倚漏三更。西风欲破人愁寂，吹入芭蕉作雨声。”就此削发遁入空门。

张溥心中惘然，再度返回盛泽，借酒消愁之际，忽然一样眼留意到归家院的新主人柳如是。当年在佘山大会，张溥曾见过她，然只是匆匆照面，并未交谈。此时再度相逢，只觉眼前一亮——柳如是不但稚气尽脱，出落得更加娇艳美丽，气质荡人心神，且连见闻学识也愈发不凡，难怪能令诸多复社胜流念念不忘。张溥当即留在归家院，与柳如是长谈数日，极为其才华所倾倒，有心纳为侍妾。可惜柳如是正处情感低迷时期，暂时无意另结新欢，这一番偶遇遂无疾而终。

临别时，张溥有《惜行》一诗云：

花开莺去日，石烂水清时。
不惮山川阻，空劳风雨随。
车中呼小字，桑下问柔荑。
一别无杨柳，临流应赋诗。

诗中暗含柳如是名字。名为“惜行”，道尽了不忍行而又不得不行的无奈与迷离。时不可兮再得，人不可兮再留。

然张溥钟情于吴江名妓柳如是之事却传扬了开去，柳如是名声愈发响亮。她当时正是二十年华，才色双绝，诸事俱晓，天下有名的文人雅

士均以能跟她相交为荣，众多才子高士甚至视她为一睹而快的对象。

柳如是情怀难遣，不愿意长留在归家院，遂乘船往吴越一带漫游，交结名士，以文会友，一度与嘉定^[8]四先生走得极近。四先生分别名程嘉燧、娄坚、李流芳、唐时升，均是士林翘楚，擅画山水，诗文成就突出，德高望重。柳如是到访嘉定时，四老纷纷尽地主之谊，邀其作长夜之饮。

程嘉燧已年过七旬，为柳如是才貌打动，居然春心蠢蠢，专门为其画像，赋诗八首，流露出“寻花问柳”之意。而柳如是与程嘉燧等人交往，无非是想学习诗文，借宿老之名延誉，根本没有情意可言。她见程嘉燧于耄耋之年动了真情，不好明里拒绝，便主动离开了嘉定，来到杭州投奔有“黄衫豪客”之称的富商汪汝谦。

汪汝谦字然明，歙县富商，寓居西湖时，喜招集胜流，为湖山诗酒之会。他本人豪爽好客，古道热肠，资助过不少不幸坠入风尘的名妓，如王微、林雪等均曾受过其大恩。柳如是到杭州后，他不仅从生活起居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还出资为她刊刻了两本诗集《戊寅草》、《湖上草》，后又将柳如是写给他的三十一封书信结集为《柳如是尺牋》出版。其中，《戊寅草》由陈子龙作序，《柳如是尺牋》则是延请杭州名妓林雪作序。

林雪其时得前海盗首领郑芝虎相助，已脱离风尘生涯，回家乡福建三山^[9]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不再过问红尘世事。汪汝谦千里送书，只求一序。林雪顾念旧情旧恩，遂破例援书，道：“今复出怀中一瓣香，以柳如是尺牋寄斜索叙。瑯瑯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然明神情不倦，处禅室以致散花，行江皋而解环珮。再十年，继三诗画史而出者，又不知为何人？总添入西湖一段佳话，余且幸附名千载云。”

柳如是诗文本格调高绝，在汪汝谦的倾力帮助下，词翰倾一时，广为流布。传说柳如是亦大生知己之感，因感动而生爱，恋上了比她大整整四十一岁的汪汝谦，在《答汪然明》一诗中有“因思木影苍林直”之句。可汪汝谦心中只有远在闽地的林雪，对于柳如是的一再暗示，非但佯作不知，还主动为她牵线搭桥，介绍婚嫁的对象，第一个被幸运选中的人，就是谢三宾。

谢三宾，字象三，号寒翁，鄞县^[10]人，少有奇才，工诗善画。天启元年（1630）中举人，即在钱谦益担任浙江乡试正考官的那一年参与浙江乡试中举，因而算是钱氏门生。钱谦益曾在祝寿文中道：“君初为举子，余在长安，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备臂，谈犁庭扫穴之举。”足见谢氏文武双全，胸怀大志。

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后，谢三宾出任嘉定县令。在任时，均田均役，浚治吴淞江，西南乡民田皆受其利。他还帮助嘉定四先生刊刻文集，使得程嘉燧等诸老诗篇能流传于世，留下一段佳话，在士林中广受赞誉。由于官声极好，很快擢升为陕西道御史。

崇祯五年（1632）正月三日，明叛将孔有德攻陷登州城^[11]，杀官吏绅民几尽，并夺取了城中的红夷大炮。叛军随即推举李九成为都元帅，孔有德、耿仲明为副，调集所有大炮，开始围攻山东半岛的另一座重要城池——莱州。莱州知府朱万年率领城中军民，进行了拼死抵抗。山东半岛是辽东战场的后勤基地，一旦沦陷，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朝中大臣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招抚，有人主张围剿。谢三宾挺身而出，慨然道：“请绝口勿言抚事。成事在人，了此不过数月。”

崇祯皇帝大喜过望，罢免了力主招抚的兵部尚书熊明遇等人，授朱大典为右佥都御史、山东巡抚，授谢三宾为山东巡按御史^[12]、兼军前监，命二人率兵数万及关中劲旅前去解莱州之围。彼时吴三桂、刘良佐^[13]等著名大将均在援军中为偏将。这支临危受命的援军连战皆胜，杀死贼帅李九成，孔有德败逃，莱州城围始解。不久，登州亦平。论功行赏，朱大典升兵部右侍郎，仍为山东巡抚，谢三宾则升任太仆少卿^[14]。

因崇祯五年监军登莱之役，谢三宾一战获胜，名扬天下，可谓功业卓著。他曾自撰《视师纪略》一书，记录其军功，时人也均对其寄予厚望。可惜不久后即因丁父忧而解职归乡。丧期满后，又遭到内阁首辅温体仁的抑制，一直不得再起用。他心灰意冷，再无意仕途，遂在杭州筑“燕子庄”别墅定居，购湖庄，买古籍，写诗作画，过起了富足翁的闲散日子。

对于柳如是而言，谢三宾大她二十八岁，虽然年纪大了些，然其人英武强壮，仪表堂堂，颇有儒将风度。有诗画之才，又是当世藏书大家，重金收购了不少古籍善本^[15]。最关键的是，他对柳如是容貌才华倾慕已久，愿意量珠^[16]以聘。

无论是身望、地位，还是才艺、财富，谢三宾都可算是柳如是这类青楼女子从良的上上之选。柳如是也感觉对方对自己用情颇深，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遂答应先交往一段时间。谢三宾大喜之下，遂倾尽全力讨好美人，特意用李白“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金”诗句名其诗集，曰《一笑堂集》，寓意柳如是一笑值千金。又有《湖庄》一诗云：

数椽新构水边庄，草舍题名燕子堂。
栖处不嫌云栋小，来时常及柳丝黄。
愿言江左家风旧，不贮徐州脂粉香。
月夕风晨联一笑，此非吾土寄相羊。

流露出与柳如是往还正密时不无得意的心情。

然而这一段同居生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时隔不久，柳如是即表示要与谢三宾分手，搬离了燕子庄。谢三宾却不肯就此罢休，苦苦纠缠。柳如是干脆离开了杭州，远避他乡。江南一带有人将她与名士交往的经历编成歌谣传唱道：“西铭湖市赏初春，卧子秋潭醉锦茵。几复党魁都入幕，不堪著个谢三宾^[17]。”

“西铭”是张溥的号。“卧子”指陈子龙，其《秋潭曲》为柳如是而作。“几”即几社，为陈子龙所创。“复”指复社，为张溥所立。这首歌谣是说，几社、复社首领都曾是柳如是的入幕之宾，她却选上了不堪入流的谢三宾。一时传唱四方，柳氏愈发成为江南传奇人物。

这柳如是小被卖入吴江盛泽归家院为妓，虽不知道父母身世来历，言谈中却带有明显的嘉兴口音，因而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嘉兴人氏。这是嘉兴人好谈论她的重要原因。另外一点，最近有传闻说，柳如是为躲避谢三宾的追求，来了嘉兴，目下正住在吏部郎中吴昌时的竹亭湖墅中。

虽是流言，却并非空穴来风。仔细推敲起来，这倒确实是极有可能之事——

柳如是自小流落吴江为妓，无亲无故，对家乡嘉兴应该没有什么印象和感情，但嘉兴却有一处名胜园林，即竹亭湖墅，足以吸引她至此。这园子由当世建筑大家张涟设计修建，不但是嘉兴最出色的私园，号称“江南名园”，还是东林、复社在江南的中心聚会场所。主人吴昌时虽自崇祯七年进士及第后便在朝中为官，但复社领袖张溥却长年住在竹亭湖墅。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也时常赶来这里，参与诗酒聚会。柳如是素以吴江盛泽归家院为家，并无其它栖身之所，若要避开谢三宾势力，唯有重投旧情人怀抱。而今天下声名最著者，无人能及得上张溥，虽在野为民，却能遥控京师局势，指挥大局。自从复社成立以来，张溥因有“一呼天下应”之势而广遭嫉恨，他却总能化险为夷，不但逃过了多次政治迫害，还将入阁八年的内阁首辅温体仁拉下了马，足见其能耐之大。柳如是若是向他求救，谢三宾除了退避三舍之外，别无它法。

正好酒保过来送酒，听见众人热议柳如是，更有人因猜测她是否人在嘉兴而打赌，忍不住插口道：“柳娘子目下人就在吴家园子中，千真万确。”

吴家园子即是当地人对竹亭湖墅的习称。慕云酒楼又是吴昌时名下的产业，酒保的话当然比坊间捕风捉影的蜚语更可靠。

立即有人应声问道：“小哥儿怎么能如此肯定？可是你往吴家园子送酒时亲眼见过柳如是？”

酒保见一千人的目光“唰”地投向了自己，忙连连摆手道：“小的是没有见到柳娘子本人啦，是听园子里的厨子说的。他说厨房里尽是药气，好几天都不散，都是被柳娘子的药弄的。”

有人问道：“柳娘子生病了？生的什么病？”不待酒保应声，便有人主动答道：“那还用说，当然是风流病。”又有人答道：“你说的不对，应该是花柳病。”

一千人哄笑了起来。众人虽口中肆意调侃嘲讽，但各自心底却对柳

如是神往渴慕之极——一想到如此多的俊秀名士被她所迷，其人必有绝世风姿，而今绝色佳人就住在隔壁不远处的竹亭湖墅中养病，春闺寂寂，幽怀入梦，即使只有空念遥想，亦是令人心醉不已。

一旁一对中年夫妇听到，忙招手叫过酒保，问道：“那些人议论柳如是来了嘉兴，可是真事？”

这对夫妇是昨晚住进酒楼的客人。男的温和儒雅，名叫许誉卿，女的清秀斯文，姓王名微。前者是松江名士。后者曾是江南名妓，饱经风霜，三十余岁才嫁给了许氏，虽然是妾，却是娶以嫡妻之礼。许誉卿本人是进士出身，因名列东林党人而卷入党争，仕途不顺，在朝中几起几落，而今闲居在野，与王微相伴，漫游江湖。

酒保对许氏夫妇印象极好，忙应道：“是真的，是真的，柳娘子就住在吴相公的竹亭湖墅中，我们当地人都叫那吴家园子。”他虽然并非伶俐之人，然终究迎来送往惯了，阅人极众，打量二人神色，试探问道，“莫非许先生和王娘子认得柳娘子？”

王微抿嘴微笑，并不回答。许誉卿则指着桌上那盘已下去大半的新鲜竹笋道：“这哺鸡笋^[18]是早笋吧？鲜嫩香甜，味道真不错，再来一盘。”

酒保见二人并不否认，料想他们一定是柳如是的故人。转念想到那柳如是名气实在太太，若能打听到一些内幕消息，保不齐可以作为日后的独家热门谈资，忙道：“二位可要去探访柳娘子？小的常去吴家园子送酒，可以带路的。”

许誉卿不置可否，只道：“有客人进来了，快不快去迎客。”酒保吃了个闭门羹，只得闷闷去了。

许誉卿道：“微娘可想去探访隐娘？”王微道：“嗯，当然。既然知道隐娘人在嘉兴，没有不去拜访的道理。”转头正好见到酒保引着一名老者上楼，那老者虽然戴着眼纱，身形却十分熟悉，不由一愣，问道，“相公，你看那个人……”

许誉卿略略一看，便吃了一惊，道：“呀，是阮大铖。他来这里做什

么？”王微道：“好像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

当今崇祯皇帝即位以来，以“逆案”为名铲除阉党，阮大铖见风使舵，幸免于难，只处徒刑三年，准许纳赎为民，但永不叙用。然此人名利之心极重，好弄权术，虽然被削籍为民，却从来从来没有安分过。为了能在士林中立足，他一再想与东林、复社讲和，却始终不被接纳。

崇祯八年（1635），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安徽，阮大铖避居南京。这个并不懂军事的文人并不甘心就此埋没，暗中谋划，想在乱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他开始广交江湖人士，结成文社，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19]”的身份而被起用。

金陵富庶繁华，都会之地，靡丽之乡，素以风月闻名。如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纨绔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壘丝管，以及隶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

当时南京聚集着大量复社名士，如有“复社四公子”之称的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冒襄等。众俊才结伴成群，登高赋诗，激浊扬清，品评人物，好不惬意。明末文人纵酒狎妓成风，复社的公子们自然也不能免俗，无不以风月为雅事。有人曾用“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倡”来形容时下的社会风气。于是，由士人和妓女共同镂刻成的秦淮文化，写就了中国娼妓文化史上最浓墨重彩、最有文化含量的篇章。秦淮烟水罩上了一层旖旎色彩，浓艳得有如锦缎上落满了桃红化不开。名士们尽情地领略着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流彩溢香，歌舞不休，颠痴狂笑，与北方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似乎在秦淮河停滞了，那美好的一瞬令人难忘。

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家世显赫，本人才华出众，风流倜傥，家资万贯，喜结宾客，举止豪奢，恋上了秦淮河畔媚香楼里的红姑娘李香君。两人接连几次交往之后，便双双坠入了爱河之中，缠绵难分。

按当时风尚，如果哪位客人钟情于一个妓女，只要出资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再给妓院一笔重金，这个妓女就可以专门为这一位客人服务

了，这套手续称为“梳拢”。梳拢所需资金，因梳拢对象名位高低而不同。侯方域是因为要参加乡试而来南京，彼时其父侯恂^[20]尚被关押在刑部大狱中，实不方便在这个时候向家里伸手要钱作纳妾之用，虽有心思想梳拢李香君，却又无能为力，不免愀然不乐。李香君却劝慰情郎道：“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其人格气节足见一斑。

正在侯方域犯难之时，友人杨文驄雪中送炭，给了他大力的资助。有了资本，梳拢仪式很顺利地办了下来。

然而不久后，侯方域意外得知那笔钱并不是杨文驄自己拿出来的，而是阮大铖出资，目的在于送给侯方域的一个人情，通过拉拢他来缓和与复社名士们的关系。侯方域素来痛恨阮大铖的人品和奸行，了解真相后十分气愤，设法筹集资金，将钱退还给了阮大铖。阮大铖为此深深忌恨侯方域，咬牙切齿地道：“老夫有意与他们攀交，这些小子们竟如此气傲，看老夫将来有朝一日，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由此加快了东山再起的步伐。

阮大铖的政治野心很快被复社人士察觉。众名士担心其人成为魏忠贤第二，决定联手予以迎头痛击。

崇祯十二年（1639），复社人士趁南京乡试的机会，在淮清桥桃叶渡冒襄寓所召开复社金陵大会。会上，复社名士联络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遗孤，一齐声讨阮大铖，称其为“逆案中人”，并正式发表《留都防乱公揭》。檄文称要全面声讨阮大铖罪状，目的在于“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檄文曰：“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吓多端。”文中还多方揭露了阮大铖“献策魏珪，倾残善类”、“阴险叵测，猖狂无忌”等罪行。

当时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均才名显赫的文士，领衔者是东林党后人代表顾杲和黄宗羲。檄文发布后，阮大铖恼怒欲狂。然复社派人四处散发传单，声势浩大，锐不可当，他不得不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暂避风头。因为《留都防乱公揭》这件事，阮大铖与东林、复社结下了难解深仇。

许誉卿与阮大铖同年，均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但许氏既是东林党人，对阮大铖之类的阉党最为痛恨。数年前，东林、复社借名士陈继儒寿宴之机在松江集会，阮大铖也适时出现，还闹出了不少事。而今他又忽然现身在复社聚集之所嘉兴，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

一想到阮大铖心机极为深刻，许誉卿立即露出了警惕之色，忙站起身来，预备径直上楼去寻阮大铖，当面质问其来意。却正好在楼梯口遇见了复社领袖张溥。张溥亦是头戴笠帽、脸罩眼纱，身后跟着十数人，派头极大。

张溥一眼认出了许誉卿，极是意外，道：“许兄，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许誉卿也是一万个想不到，略微寒暄几句，忙低声告道：“张兄，我适才见到了阮大铖。”

张溥听说，便引着许誉卿和王微径直上来二楼的一间阁子，关了房门，这才道：“我一会儿还有事，就长话短说了，是我约阮大铖来慕云楼一聚。”许誉卿闻言，不由得大吃一惊。

复社自成立以来，便以“小东林”自居，攻讦阉党不遗余力。阮大铖作为阉党的代表人物，被复社名士一再围攻，在江南几无容身之地。然几年前，情形陡然起了变化——当时的内阁首辅温体仁采取种种手段诬陷打击东林和复社，东林党魁钱谦益被逮下刑部狱，备受折磨，生命危在旦夕。复社被奸猾之人一再上告，甚至称领袖人物张溥结党谋反，罪名耸人听闻。崇祯皇帝下令彻查，张溥等人百计难以脱身，如惊弓之鸟。关键时刻，有高人出马，一举扳倒任相八年的温体仁，遂解东林、复社之厄。而这高人，就是司礼监大宦官兼东厂提督曹化淳。

曹化淳出力自有其因由，然最终东林、复社最终靠阉党脱困，未免太过讽刺。此后，开始有所谓的“调停之说”，如几社出身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反对继续党争，主张折衷调停。然而东林子弟黄宗羲、侯方域等人极力反对，称“门户宗盟，杜调停两用之局”，夏氏父子提出“调停之说”，是对局势不明，学问糊涂。最终，调停派还是落了下风。

事隔不久，复社举办金陵大会、发《留都防乱公揭》，公然驱逐阉党阮大铖。这不过才是一、两年前的事情，而今张溥竟然亲自约阮大铖见面，这到底是什么缘故？难道是调停说重新冒头，复社要与阮大铖讲和么？

许氏夫妇满脸疑惑，但张溥显然不愿意谈及这个问题，只道：“许兄虽然名列东林，然此事干系重大，内中情由，实在不便相告。而且这件事不能张扬，还望贤伉俪能够保密。”

他既然明里说了，许誉卿再好奇，亦不能再询问。

王微忙岔开话题，问道：“听说隐娘人也在嘉兴，可是真事？”张溥点了点头，道：“隐娘目下就住在竹亭湖墅中。不过她今日约了朋友出烟雨楼，刚刚才乘船出发，怕是一时半刻脱不开身。二位如果急着与她见面的话，不妨直接去湖心岛寻她。”

许誉卿道：“甚好，正好我们夫妇也想游览南湖春色。还有一件事……”

王微忙轻轻咳嗽一声，打断了丈夫，道：“张先生社里事务缠身，还是不要烦扰他太多。”

许誉卿略微一愣，便立即悟到想要谈及的话题跟朝中党争有关。而张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约阉党重要人物阮大铖见面，必是跟结党有关，即使将友人的遗言如实相告，他未必听得进去。便即将溜在嘴边的话题重新吞了回去。

恰在此时，门外脚步声纷纷沓沓，又有一群人进来，却是三男三女。

年纪最长的男子三十岁出头，正是文名倾动天下的榜眼吴伟业，也是张溥的得意门生。他一直在南京任国子监司业^[21]，新近升任中允谕德，奉召赴京师前，特来嘉兴拜会师长兼复社领袖张溥。

二十来岁的男子姓侯名方域，字朝宗，号雪苑，河南商丘人氏，出身世家，是前户部尚书侯恂之子。他读书甚多，又博闻强记，少时即能

辨忠奸，遂有“日后必为国家栋梁”之誉。尤其擅长散文，常有人赞扬他必能重振韩愈文风，而今也是复社中的重要人物，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并称“复社四公子”。

年纪最轻的男子约摸十七、八岁，风仪秀整，英姿勃勃。他姓郑名森，字明俨，拜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为师后，奉师命改字大木，当下正在南京国子监就学。他的生母是日本肥前国平户岛^[22]田川氏，生父则是大名鼎鼎的郑芝龙——前海盗首领、现大明福建总兵，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之一。郑森本人出生于平户，幼名福松。六岁时，父亲郑芝龙受明廷招安后，才派人将他接到福建老家。他是家中长子，自然备受重视。成人后因读书成绩优异，考中秀才，更是被父亲郑芝龙寄予厚望，送来金陵求学。

三名正当韶华的妙龄少女分别名李香君、卞玉京、董小宛，均是时下当红的名妓。其中，娇小玲珑、俏丽香艳的李香君已为侯方域梳拢。若非侯父侯恂已被捕下狱长达数年之久，侯方域身为人子，不便在父亲遭难时公然纳妾，他早已将李香君正式娶过门了。清瘦而忧郁的卞玉京则与吴伟业是一对，才子佳人彼此钟情已久。董小宛与李香君同岁，窈窕纤弱，风致嫣然，尚未名花有主，这次是应邀来游嘉兴。

张溥乍然见到爱徒，本极喜悦，然转眼见他居然带着青楼女子来赴复社重要会议，笑容敛，露出不豫之色来。

吴伟业忙告道：“玉京和香君都不是外人。郑公子一直想来游南湖，这次我特意约了他同来，小宛是专程请来陪他的。”

吴伟业之前在南京国子监任职，是郑森的长官兼师长，即使目下卸任，也有师徒名份，却不敢直呼其名，称以“郑公子”，足见对方身份非同寻常。

张溥虎着脸道：“客人已经到了。伟业，你和小侯先过打声招呼。”

许誉卿这才知道张溥今日在慕云楼召集复社骨干集会，吴伟业和侯方域都是与会者，却不知为何还叫上了阮大铖。

等吴伟业和侯方域离开，张溥才道：“郑公子，三位娘子，抱歉了，

复社今日有事，伟业和小侯是不得闲了。不过我会派人带几位去游烟雨楼。”招手叫过一名侍从，吩咐了几句。又道，“许兄和微娘不是想去湖心岛找隐娘么？何不跟郑公子等人一道？也好作个伴。”

许誉卿道：“甚好。”张溥便拱拱手自去了。

那侍从三十岁出头，姓彭名莱，精明干练，是张溥最最得力的心腹，上前招呼一声，笑道：“各位，这就请随我下楼吧。”

卞玉京虽为秦淮名妓，却是不善酬对客人，除非遇到佳人知音，才会谈吐如云。她见吴伟业不在，便兴趣索然，推辞道：“我有些倦了，想先休息一下，就不打扰几位游湖的兴致了。”李香君也道：“我陪卞姊姊。”

彭莱跟随张溥已久，反应敏捷，立即道：“如此也好。这慕云楼后院就有清净的上房，我这就为二位娘子安排。”又转头去看董小宛，显是征询她的意向。

董小宛性情慵懒清淡，最不喜欢热闹，有意步卞玉京后尘推辞不去，然她此次应邀来嘉兴，本就是受命陪伴郑森，郑森想要游览南湖风光，她当然也得陪着，不然对不起丰厚的酬金。微一踌躇，便道：“我还没有到过烟雨楼，很想去看看。”

彭莱便先下楼来，叫过店家吴山，吩咐他为卞玉京等人安排房间。慕云楼本是复社骨干吴昌时名下产业，彭莱又是复社首领张溥的心腹侍从，吴山奉之若神明，急忙亲自陪着卞玉京、李香君往后院去了。彭莱则引了许誉卿夫妇、郑森、董小宛出来。董小宛一下楼来，便习惯性地戴上帷帽，遮住面容。

众人刚出楼门，便有数名劲衣带刀大汉围了上来。彭莱吓了一跳，喝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光天化日的想做什么？”

郑森忙道：“他们是我的侍卫。”上前责问道，“我不是叫你们不要跟着我么？你们怎么不听命令，私自跟来了嘉兴？”

领头的大汉名叫杨英，躬身道：“属下离开福建时，奉有郑大帅严令，寸步不得离开大公子。属下职责所在，还望大公子体谅。”

郑森挥手斥退侍从，歉然道：“我已经一再叮嘱侍从留在南京，不得妄动，想不到他们还是悄无声息地跟了来，惊吓了彭兄及各位，实在抱歉。”

彭莱笑道：“不碍事，不碍事。郑公子身份非同一般，有侍卫暗中保护是应该的。”

郑森颇为难堪，道：“家父虽剿灭了海盗刘香等人，但其残部尚存。这几年来，常有刺客意图行刺郑氏家族中人，意图为刘香报仇。”

许誉卿倒是能理解内中缘由，道：“怕是不止刘香，十八芝残部也一直想向郑氏复仇。郑大帅多派人手保护郑公子，也是情非得已。”

郑森生父郑芝龙初为海盗时，曾有十七个结拜兄弟，合称“十八芝”。郑芝龙得到他们佐助，成立水师军，横行无忌，叱吒于世界大航海时代的风云中，曾先后击败明朝水师提督俞咨皋统领之福建、浙江水师及买办武商漳州帮许心素等。其中，俞咨皋为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曾统兵成功驱逐占领澎湖列岛的荷兰人，然而却不敌郑芝龙的“十八芝”，败下阵来，被崇祯皇帝革去世袭军职。

郑芝龙虽然纵横海上，据海岛，截商粟，但却有一条重要原则：与官军作战时，官军败不追，俘获将士不杀。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斡旋下，明朝廷以高官厚禄为诱惑，招降了郑芝龙。“十八芝”在投降问题上意见不一，迅即开始分裂——郑芝龙胞弟郑芝虎、郑芝豹、郑芝莞、郑芝凤自然誓死追随兄长，另有施大瑄、洪旭、甘辉三人继续奉郑芝龙为主；何斌、郭怀一转而投靠荷兰；杨六、杨七、钟斌、刘香、李魁奇、杨天生、陈衷纪、李国助则不肯归顺官府，继续海盗生涯，后杨天生、陈衷纪二人有意改弦更张，投靠郑芝龙，被李魁奇杀死。

然崇祯皇帝同意招抚郑芝龙的条件，就是要他铲平其他海盗。郑芝龙遂调转刀口，向昔日的结拜兄弟痛下下手，先后击杀李魁奇、钟斌等人，日本华侨侨领李旦之子李国助则倒戈投降明军。到崇祯五年

（1632）时，继续为盗的“十八芝”中，只剩下刘香一部。一向支持刘香的荷兰人见郑芝龙势力越来越大，也不得不与刘香断绝往来，派人居中调停，请求与郑芝龙修好。刘香勃然大怒，转而投靠了西班牙、葡萄牙的佛朗机买办集团，又谎称要向明军投降，诱捕了数名明朝官员，均于船头处死。

崇祯八年（1635），郑芝龙以明水师提督之职，奉命引军攻打刘香，其弟郑芝虎随征。两军相战于广东海上，郑芝龙势大，刘香势蹙，难以招架。郑芝虎杀敌心切，口含钢刀，手持藤盾牌，挽绳荡跃到刘香座船上格斗，却被刘香手下人用渔网网住。刘香将船开到郑芝龙座船前，当面杀死郑芝虎，尸体连同渔网一道掷入海中，随即自己引火焚船自尽，其部下或逃或降。

郑芝龙于诸弟中最爱郑芝虎，亲眼见到二弟被杀，哀痛万般，当场晕厥。舒醒后，又亲自与潜水夫一同潜入海中，欲打捞郑芝虎尸体，却始终未能寻获。由于郑芝虎生前未曾娶亲，也无子嗣，郑芝龙便将其留在日本的次子田川七左卫门^[23]过继与郑芝虎为子。

虽然郑芝虎不幸战死，然刘香一殁，海盗尽平。福建巡抚表奏朝廷道：“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明朝廷无暇南顾，乐得南疆太平，晋郑芝龙为福建总兵。一夜之间，他成为手握重兵的海疆重臣，炙手可热。

郑芝龙翦除群盗后，取得了制海权，完全掌控了东西洋贸易。日本锁国，退出东亚海洋竞争。荷兰人也俯首与郑芝龙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的对日本贸易，需经郑芝龙将中国特产运至台湾，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郑芝龙由此建立起郑氏海上独立王国，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称霸东南，愈发不可一世。他从一个生计无着的破落公子，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海盗，再到纵横海洋的枭雄，最终成为大明福建总兵，一步一步走过来，打了许多仗，杀了许多人，流了许多血，终归成就大业，也背负了不计其数的血债和仇恨。

许誉卿既了解郑芝龙仇家极众的背景，又婉转劝道：“而今北方一直在打仗，兵荒马乱，江南虽无兵衅，其实也不太平。郑公子不妨多体谅手下人的难处。你想想，万一真有什么事，他们要如何向郑大帅交待？”

彭莱也附和道：“许公说得极是。郑公子，你身份特殊，还是自重些好。”

郑森沉思了一会儿，这才招手叫过侍卫长杨英，吩咐道：“就叫施琅跟着我，你们其他人先留在岸上。”杨英躬身应道：“遵命。”

施琅二十岁出头，比郑森略大几岁，生得人高马大，气宇轩昂。他是郑芝龙结拜兄弟施大瑄的长子，少时曾与郑森一道读书习武，这次受父亲之命充作郑森侍从，其实是想来南京见见世面。听到大公子指名要带他去游湖，颇为兴奋，立即应了一声，走了过来。

彭莱道：“郑公子，也不能让你手下人平白站在那里。各位不妨先去慕云楼赞歇，只要报我彭莱的名字，就会有人安顿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你们大公子。”

侍从却是一动不动。郑森挥手道：“去吧。”杨英等人这才躬身行礼，往慕云楼去了。

许誉卿叹道：“郑家军训练有素，令行禁止，果然名不虚传，难怪能被朝廷倚为海上长城。若是肯出师戡乱攘外，大明有望矣。”

许氏一句“大明有望矣”，实则是说目下大明局势不容乐观，已濒临绝望——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之忧，外有满清皇太极之虑，大半个中国形同鼎沸，明朝统治危如垒卵。当年曾力主招抚郑芝龙的福建巡抚熊文灿便因为与张献忠作战不力，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24]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崇祯元年（1628）为福建左布政使，三月，拜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善遇郑芝龙，使为己用。崇祯五年（1632），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崇祯八年（1635），与郑芝龙联军大败海盗刘香，海盗尽平。熊文灿在闽广任职多年，积资无算，厚以珍宝结中外权要，谋久镇岭南。然而极富有戏剧性的是，一个死去的刘香意外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崇祯皇帝收到密报，称刘香其实未死，且与熊文灿有勾结。崇祯半信半疑，便借广西采办为名派宦官前去查访。宦官到达广东后，熊文灿送上许多贵重礼物，并大开宴席，留饮十日。宦官喜上眉

梢，完全顾不上再去查刘香真死假死一案。酒酣之时，难免议及中原战事。熊文灿击案骂道：“诸臣误国，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凌云壮志，豪气盖天。宦官当场佩服得五体投地，相信熊文灿有不世之才，回到京师后，竭力向崇祯皇帝举荐。崇祯皇帝信以为真，遂重用熊文灿，拜其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督军围剿农民军。熊文灿被酒后大话所误，不得已离开了广东。他实不知兵，只能依旧采取对郑芝龙的那一套招抚政策来对付农民军，先后招降了罗汝才、马进忠、张献忠等人。然不久罗汝才、张献忠即重新反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明军。崇祯皇帝闻变大怒，以“私通”罪名命锦衣卫逮熊文灿入诏狱处死。时人均称“用熊文灿以误国”。

崇祯皇帝严峻苛刻，除了熊文灿之外，还有大批明朝官员因对农民军作战不力而被杀或是下狱，如复社名士侯方域之父户部尚书侯恂、方以智之父湖广巡抚方孔炤等，都是围剿农民军无果而被罢官下狱。皇帝有严刑峻法来对付臣下，却无良将兵马来剿灭流寇。近来农民军声势愈发惊人，李自成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张献忠攻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明军主帅杨嗣昌惧怕被崇祯皇帝追究责任，畏惧服毒自杀。这才是不久前才发生的事。

再来看东北战场。自朝廷冤杀大将袁崇焕，辽东局面遂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因为无将可用，崇祯皇帝不得不将剿贼颇为得力、曾俘杀闯王高迎祥的洪承畴调往辽东，任为蓟辽总督，主持对清作战。不久前，清军围困锦州。洪承畴亲率马科、吴三桂等八大将、十三万人马驰援。到达松山之时，被满清皇太极率军截断，马科、吴三桂等相继逃走，诸镇兵皆溃。洪承畴本人被围松山，数度突围，均被击败，迄今仍然被困在松山城中。锦州之围益急，而松山外援亦绝。

许誉卿提及“出师戡乱攘外”之语，也并非无稽之谈。如果郑芝龙率海师北上，支援辽东战事，满清有所忌惮，顾此失彼，锦州、松山之围不战自解。朝中曾有大臣蒋德璟提出利用郑芝龙与洪承畴同乡的关系，用郑氏水师解辽东燃眉之急。然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等均竭力反对，认为郑芝龙海盗出身，庸俗粗鄙，不堪大任。锦衣卫官员也认为郑氏与部分清将有旧，未必肯出全力。数年前，满清曾派明降将陈锦南下联络郑芝龙，想劝说郑氏自立为王，从南方牵制明朝兵力。虽遭郑芝龙拒绝，

但陈锦之后却在松江华亭与郑芝虎几度谋面。郑芝虎对外自有一套解释，但他和陈锦到底谈了些什么，无人知晓。陈锦被官府逮捕后，由锦衣卫派人押送北上，途中意外被人用武力劫走。不少人、包括锦衣卫同知吴孟明都认为是郑芝虎派人所为，可惜没有证据，也没有人敢轻易动郑芝虎这只过江龙，事情遂不了了之。崇祯皇帝虽认为郑芝龙有对付满清的实力，但思及往事，确实顾虑良多，蒋德璟自身就是晋江^[25]人，与郑芝龙同乡，交情不浅，因而也没有将他的提议当回事。

郑森听了许誉卿有心或是无心的感叹，只略微皱了一下眉头，并没有接口。

彭莱机智无比，觉察到气氛有些异样，忙笑道：“今日我奉张先生之命陪几位游南湖，若要尽兴，先得立一条规矩，只谈风月，不谈政事。”王微忙应道：“正该如此。”

郑森听彭莱一口绍兴口音，人又练达圆通，应对得体，很像是传说中的“绍兴师爷”，好奇问道：“彭先生可是绍兴人氏？”

彭莱道：“我原籍山东蓬莱，所以名叫彭莱。不过家母是绍兴人氏，因而自小说得一口绍兴话。”顿了顿，又笑道，“若不是这口绍兴话，听起来像是个绍兴师爷，我也不可能在众士子中脱颖而出，拜在张先生门下了。”

师爷肇始于明代中期，是地方官聘请的幕友的俗称，主要是协助主管官吏处理刑名律例、钱粮会计、文书案牍等事务，并无实际官职。在这一特殊行业里，浙江绍兴籍的师爷精细谨严，善于谋划，处事灵活，才干格外突出，名声极大，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称谓——“绍兴师爷”。明代万历以后，绍兴师爷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对主管官员的影响力不容小觑^[26]。甚至有些衙门聘请师爷时，公开注明要绍兴师爷，以致出现了不少冒充绍兴籍的骗子，真伪难辨。

某地知府曾招考绍兴师爷，应试者一大早就等在官署门口，等到晌午时分，才有侍从出来招呼大家进考场。考场中没有试卷，只有一桌桌的好酒好菜。侍从道：“方知府知道各位饿了，特意摆了这些酒席，让大家吃饭后再进行考试。”应试者大生感激之心，便各自放开肚皮大吃起

来。吃完后，侍从出来宣布道：“考试已经结束。你们没有一个是绍兴籍的，都不合格，请你们回去吧。”原来桌上除了大鱼大肉之外，还有一碟碟的绍兴特产霉豆腐。地道的绍兴人都有一个习惯，吃完鱼、肉后，总要吃几筷霉豆腐去油腻、调调口味。暗中观察的知府见应试者谁也没动霉豆腐，便断定他们都不是地道的绍兴人，因此一个都不予录取。这个故事真有其事，就发生邻近嘉兴的松江府，足见绍兴师爷之热门程度。

郑森对绍兴师爷大名早有所闻，但听说复社领袖张溥也以绍兴口音来挑选侍从，颇为惊异。不过他为人少年老成，亦只是点了点头，不再多问。

刚好这时王微叫了他一声，问道：“郑公子可认得林雪？”

王微与林雪本是旧相识。当年林雪在松江遭难后，便跟随郑芝虎回了闽地。此后王微只从富商汪汝谦口中简略听到过林雪的消息，却不知道郑芝虎死后她的情形到底如何。虽然明知询问郑森未必合适，但难得有遇到郑芝虎亲属的机会，迟疑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

郑森道：“当然认得。”

王微忙问道：“她人可还好？”郑森道：“应该还好吧。林娘子住在三山，极少出来。二叔在世时，她偶尔还会来安平或是福州。二叔过世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忽听得背后有人叫喊，却是吴伟业追了上来。彭莱奇道：“吴学士不是要参加会议么？”吴伟业笑道：“恩师命我今日专程陪几位游湖，不必与会了。”

董小宛忙问道：“玉京姊姊呢？”吴伟业道：“小侯走不开，香君不愿意来，玉京便说要留下来陪她。”又道，“她的性子，小宛是最清楚的。”

董小宛淡淡“嗯”了一声，便不再多问。

一旁许誉卿听见，料想张溥肯派吴伟业来作陪，是因为有郑森在场之故。这彭莱虽然伶俐，终究只是个侍从，要显得隆重，非得有复社中

有身份的人出面相陪不可。且不论吴伟业官位，他是张溥入室大弟子，仅此身份，便足以令客人荣耀。但这也是令人大疑不解的一点，今日复社在慕云楼集会，吴伟业和侯方域都是专程从金陵赶来，参会者还有阮大铖这样的人物，想来不同寻常。吴伟业是张溥最得意的门生，心腹之心腹。而侯方域只是个花花公子，虽有文名，迄今还只是个秀才，连举人还没有考上，他能够在复社中有一定地位，全是因为他老子侯恂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跟号称“天下第一美男子”的冒襄一个德性，全是沾父辈的光，才得以名列“复社四公子”当中。为什么是身份重要得多的吴伟业来陪客，而不是人轻言微的侯方域呢？这可实在不像张溥的风格。而且吴伟业即将赴京就任新职，理应对复社的策略有所了解才对。

许誉卿心中既生疑虑，便有意落在后头，对王微说了出来，料想以妻子之聪慧，或许能猜到内中情由。

王微想了想，道：“不外两个原因。第一，或许是张溥到郑森身份非同小可，怠慢不得，也想日后通过他与郑芝龙结交。吴伟业与郑森有师生关系，由他来作陪，比旁人更合适。第二，或许今日复社慕云楼集会的议题跟前户部尚书侯恂有关，侯方域是必须与会之人。”

许誉卿道：“我选第二个。张溥不及钱谦益圆滑世故，他的目光只在京师，对郑芝龙这样海盗出身的人无感。”转念想到近年来复社与权臣的明争暗斗，心中又是一番感叹。

王微叹道：“相公适才在慕云楼遇到张溥时，他并不愿意将实情相告，又何必再多管复社的事？”

夫妇二人一时无话，正好吴伟业扬手招呼许誉卿，王微便自过去与董小宛交谈。

结伴来到码头后，诸人登上一艘画舫，往南面湖心岛驶去。

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细雨微茫，春色浓郁，正是南湖最旖旎、最迷人的季节。湖面薄雾四起，轻烟飘绕，远处湖心岛、烟雨楼若隐若现。身在湖上，恍入蓬莱，如处人间仙境一般。众人不顾料

峭春寒，一起站在船头，观赏这幅巨大的天然水墨图画。

南行不远，便见到有渔夫驾着小船停在湖面上，船舷上停着两只灰白色的水鸟。那渔夫也不打鱼，只拿竹竿往水里乱捅一阵，再唢哨一声。两只水鸟极有灵性，应声而起，在空中盘旋一阵，蓦然俯冲下来，一头扎进水中。

郑森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模样的水鸟，觉得十分新奇，问道：“那渔夫是靠水鸟捕鱼么？既是如此，如何要先伸竹竿入水？如此，岂不是将鱼儿都吓跑了？”

许誉卿是松江人，对江南一带的人文风物极为熟识，笑道：“渔夫不是在捕鱼，是在利用沙机子寻宝，他也想学昔日刘伯温访罗爱爱宝钗呢。”

元朝末年，嘉兴有女子名罗爱爱，聪明美丽，工诗善画，人称“芙蓉诗女”。嘉兴当地有在鸳湖北岸凌虚阁举行赛诗的传统，罗爱爱曾在诗会上力挫群才，拔得头筹，被江南二百文士称为“罗善诗”、“罗爱卿”。

当时苗人杨完者镇守嘉兴，奉元朝廷之命镇压张士诚等起义军。他以平叛为名大肆抢劫民间财富和美貌女子，罗爱爱也被苗兵掳到帐中。杨完者看上了她，她却抵死不从，因而被残酷磔死，碎尸丢入南湖中。

不久后，青田名士刘基流落到嘉兴一带，靠驯养沙机子捕鱼为生。某日，一只沙机子从水中衔上来一堆乱发，发丝中还有一支宝钗，钗子上镌刻着“罗爱爱”三个字。刘基早听闻过罗爱爱的凄艳故事，想不到其人已逝，其头发及发钗遗物竟然被水机子捞了上来，叹息不已。

元朝灭亡后，当地人在凌虚阁旁修塔纪念，名“罗爱卿塔”，那只刻着罗爱爱名字的宝钗也被挂在塔尖上，供人瞻仰。明诗人姚兖有诗道：“五龙桥畔散芳洲，登眺凌虚昔有楼。烟霏乍分杨柳树，风光不断木兰舟。塔悬宝髻当杯出，波荡湘裙入镜游。共说烈姬诗句好，年年青色唤人愁。”

这是罗爱爱的典故，至于本地渔夫用沙机子寻宝，则另有一番来历。嘉靖年间，倭寇祸乱江南，嘉兴一度被大肆蹂躏，城外家庐被灾，

数万家仅存馀烬。时人李奎写有《嘉兴遇寇诗》以记当年情景云：

范蠡湖南怅夕晖，孤城初解百重围。
天星渚上春芜绿，烟雨楼中燕子飞。
岁月渐衰丘壑鬓，风尘不耐芰荷衣。
愁看白骨郊原遍，咫尺西湖阻未归。

一些民众逃难不及，便干脆带着家财跳入南湖中。后来偶尔有渔夫从水中打捞到金银，由此发家致富，成为一方传奇，被人羡慕。亦不时有人效仿。人心贪婪，不劳而获这件事当真有着难以抵挡的诱惑，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即使百年来的事实证明打捞沉宝只是徒劳无功之举，迄今还是有人不断尝试，妄图发一笔横财。

众人从许誉卿口中了解了沙机子的来历和异闻，忍不住要感慨一番。然而刚刚绕过渔船，便发现了一件极令人惊讶的事——

前面不远处，又有一名渔夫正在呼喝沙机子入水捞物。他身边还站着一名年青女子，二十三、四岁模样，兰缎儒衫，青巾束发，一身男子打扮，容颜略见憔悴，却依旧丰姿楚楚，难掩丽色。她手中握着一顶斗笠，眼睛瞪得老大，紧紧盯着水面，神色竟是比渔夫还要紧张。这女扮男装的女子，正是柳如是。

[1] 引自钱曾《牧斋初学集诗注》，玉诏堂刻本，卷十八。今苏州图书馆藏有钱曾《牧斋初学集诗注》钞本一部。钱曾，钱谦益族曾孙，曾跟随钱谦益学习收集、整理和校勘图书。

[2] 明代江南包括以下地区：南直隶14府：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4州：广德、徐州、滁州、和州；浙江布政使司11府：杭州、嘉兴、湖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江西布政使司13府：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临江、吉安、袁州、赣州、南安（以前6府为主）。江南地区是天下财富辐辏之地：“国初，总计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万余，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据此推算，明初税粮的23.3%来自浙江布政司、苏州府和松江府。如将整个江南地区全部计算在内应超过总数的40%。鉴于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户部吏不许用江西、浙江、苏、松人。……以其地多赋税，恐飞诡为奸也。”终明之世，这一规定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仅在两次特殊情况下破例，然均历时短暂。

[3] 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河南（今洛阳）人。南宋初年著名词人，天资旷远，有神仙

风致，常以梅花自喻，不与群芳争艳。朱敦儒继承苏轼词风格，而又随着人生经历、命运、心态的变化而各异。在两宋词史上，能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自我一生行藏出处、心态情感变化的，只有朱敦儒和辛弃疾二人。陆游年青时曾受知于朱敦儒，为人与作词都受朱敦儒的熏陶辛弃疾《念奴娇》（近来何处）词就明确说是“效朱希真体”。朱敦儒晚年隐居嘉兴，周密在《澄怀录》里记载，“陆放翁（陆游）云：希真（朱敦儒）居嘉禾，与朋侪诣之。笛声自烟波间起，顷之，棹小舟而至，则与俱归。室中悬琴、筑、阮咸之类，檐间有珍禽，俱目所未睹。篮贮果实、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后卒于嘉兴。

[4] 明代江南为天下最富庶膏腴之地。其中尤以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浙西之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为最。这七府不但生产了全国最多的粮米丝绸以及其他的精美工艺品，而且也是全国最多的高级官僚的出产之地。由明至清，这七府的读书人一直在全国的鼎甲高科及翰林人数中占有最大的比例。明清两朝的制度，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得拜相，所以翰林院实为宰相的储备之地，此情形尤以明代为然。

[5] 秦驻山：又名秦柱山、秦望山、秦皇山，在海盐县南十八里。传说秦始皇南游会稽时登此望东海，由此得名。明初置巡司于此。

[6] 夜禁：亦称“禁夜”，指夜间戒严，封闭城门，禁止一般人在外行走、活动。《明律·兵律·军政》：“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五更三点钟声未动，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其公务急速、疾病、生产、死丧，不在禁限。其暮钟未静，晓钟已动，巡夜人等故将行人拘留、诬执犯夜者，抵罪。若犯夜拒捕及打夺者，杖一百；因而殴人至折伤以上者，绞。死者，斩。”

[7] 兰溪：今浙江兰溪。

[8] 嘉定：今属上海。

[9] 三山：今福建福清三山镇。

[10] 鄞县：今浙江宁波。

[11] 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莱州。

[12] 巡按御史：中国古代巡按地方的监察官。巡按的职权：一、考察吏政一纠弹官吏奸邪；二、照刷诸司文卷；三、复核和审理诉讼案件；四、考察政教民情，问民疾苦；五、查勘农田水利及公共设施。明朝巡按御史制度相当完善，都察院每年往地方差派的巡按御史，十三道及宣大、辽东、甘肃各一人，南北二直隶各二人，共达二十人。并铸有“巡按某处监察御史印”。

[13] 刘良佐：字明辅，左云川卫（今山西左云）人。初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后降明，以镇压起义军有功，累官至总兵官。

[14] 太仆少卿：太仆寺（掌管马政之机构）副长官，正四品。

[15] 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明崇祯间刻本《古今考三十八卷》十二册，卷一题：“宋鹤山魏了翁父撰、紫阳方回万里续、明四明谢三宾象三定”。卷内有“北平谢氏藏书印”、“谢宝树印”、“珊峤”等印记。

[16] 晋代石崇为交州采访使时，见到梁氏少女容貌十分美丽，就量了三斛珍珠买下作妾。后以“量珠”用为价值极高的推崇语，也借用做买妾的典故。

[17] 此诗实为丁传靖所作《明事杂咏》。丁传靖，字秀甫，号闇公，镇江人，清末民初文学家、历史学家。生于书香世家，加之天资颖慧，勤奋好学，对中国古典文化多有独到见解，少年时所作诗文即常被人传抄。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但之后在科举考试中屡试不第。1909年参加全国贡举联考，在预试中名列江苏第一，到北京参加礼部考试，出人意外地又一次落榜，引发广泛议论。考官吴昌绶自认评卷中有疏忽，前往道歉，并愿奉丁传靖为师，这一考场奇闻使其名气大增，后由陈宝琛（宣统皇帝老师）出面聘他为礼学馆纂修，才了却这一公案。1914年被冯国璋聘为江苏省督军府秘书，1917年改聘为总统府秘书兼国史馆纂修，任职十

余年，暇则著书立说。1930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0岁。他一生恪守“处世要平易近人，为文要标新立异”的格言，著有《闇公诗存》、《闇公文存》、《沧桑艳传奇》、《霜天碧传奇》、《七县果传奇》、《宋人轶事汇编》、《清军机大臣年表》、《清大学士年表》、《清六部尚书年表》、《清督抚年表》等数十种。最负盛名的是他的传奇曲本，曲学大师吴梅认为可与明清传奇名家汤显祖等相提并论。

[18] 嘉兴历史上以产竹闻名。竹园一般都是散养鸡的嬉戏处，母鸡在竹园哺鸡也是常景，乡民便称竹园为哺鸡竹园。笋因产于哺鸡竹园，习称哺鸡笋，当地也叫白箬笋，是江南优良竹笋。《嘉兴市地名志》载：“……有竹园产白箬笋，甜脆味美，擅一方之冠。”

[19] 边才：治理边疆的人才。崇祯一朝因封疆多事，朝廷命大臣各举边才，因而有“时重边才”一说。

[20] 侯恂：字若谷，号六真。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东林党人，天启年间因与阉党魏忠贤斗争，罢归乡里。崇祯初任兵部右侍郎，总督昌平，从行伍中提拔左良玉，使之成为大将。任户部尚书后，因得罪内阁首辅温体仁，于崇祯九年（1636）被诬陷摩饷误国，遭逮捕入狱，从此长系狱中。

[21] 国子监司业：国子监（古代教育管理机关兼最高学府）学官，为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的主管长官）之副职。中允谕德：太子官属。

[22] 平户岛：今日本长崎县平户市。

[23] 为田川氏所生，郑森（即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亲弟，郑芝龙实际上的次子，所以又称为“田川次郎左卫门”。七左卫门一生未离开日本，二个儿子分别姓“郑”及“福住”。

[24] 贵州永宁卫：治所在今贵州永宁。

[25] 晋江：今福建泉州。

[26] 绍兴师爷兴盛的原因：一是因为绍兴文风炽盛，文人辈出，科举竞争激烈。绍兴当地民谚云：“一百秀才莫欢喜，七个贡生三个举，四十五个平平过，四十五个穷到底。”因而绍兴的读书人要想在科举中出人头地非常不容易。那些科场应试不第又无力继续就学的读书人通常会退而学幕，选择当师爷；二来绍兴人多地少，为了谋生，大批绍兴人不得不离开家乡。绍兴又是水乡，有乐于迁徙、不恋乡土的乡风，很多人选择当了师爷，游幕四方。

第二章 入春惘惘，至今辍吟

江南山水之妙，在于淡雅天真，幽闲秀雅，可以避世，可以修静。置身其中，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慢慢感受，悠然品度，方能心旷神怡，飘飘欲仙。而不该是走马观花般地一览而过。此即复社名士冒襄所言：『游人一登烟雨楼，遂谓已尽其胜，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

紫燕翻风，青梅带雨，共寻芳草啼痕。
明知此会，不得久殷勤。
约略别离时候，绿杨外，多少铺魂。
才提起，泪盈红袖，未说两三分

纷纷，从去后，瘦憎玉镜，宽损罗裙。
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
欲梦故人憔悴，依稀只隔楚山云。
无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

——陈子龙《满庭芳》

嘉兴古名槁李、嘉禾，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没有名山大川，却是风光自然，清新可喜。春秋时，这里属于越国国土，由于靠近吴国边境，遂成为两国争战角逐之处，著名的“槁李之战”便发生在这里。

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春秋霸主吴王阖闾听闻越王允常病死，便趁越国国丧，兴兵伐越。越国新君勾践勾践率兵抵御，在槁李摆开阵势。吴军军阵严整，无隙可乘，勾践几次派军强攻，吴军阵脚不动。于是勾践又派出一队罪犯出战。罪犯排成三行列阵，将剑横在脖子上，道：“两位国君出兵作战，下臣触犯军令，在君王的队列之前丢丑，所以不敢逃避刑罚，谨自首而死。”于是都自刎而死。吴军为这种壮观的自杀场面所震惊，都惊异地出来观看。勾践乘机下令攻击，大败吴军。越国大夫灵姑浮以戈击中吴王阖闾，阖闾脚趾被击断，鞋也掉了一只。吴军败退途中，阖闾因伤势过重，死于距槁李仅七里之遥的陉地。

两年后，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而率军攻越，大败越国，越王勾践听从大臣文种、范蠡之计，向吴王夫差卑辞求和，情愿称臣归附。夫差因胜而骄，拒不听从伍子胥灭越之劝告，答应了勾践的求和。勾践受尽奇耻大辱，卧薪尝胆，立誓报仇雪耻。又用美人计，献越国绝代美女西施给吴王。传说西施经过嘉兴时，曾以当地名产槁李^[1]解渴。她想到从此将远离故乡，侍敌为主，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家乡，心中难过，纤指一划，在槁李留下一道指甲痕迹。从此，嘉兴所产槁李果顶均有一道凹

注，人们称为“西施爪痕”。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光阴荏苒中，吴越往事随风飘散，已不可追，唯有西施划李的故事流传不息。

隋朝开凿江南河^[2]后，给嘉兴带来灌溉舟楫之利，遂成为中国东南最重要的产粮区，被誉为“天下粮仓”。明代在嘉兴设府，下辖七县，秀水、嘉兴两县相连，为府城所在地，另有嘉善、海盐、平湖、崇德、桐乡五县。

嘉兴之胜首推南湖。南湖最享有大名者，并非湖光水色，而是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嘉兴人开口必提烟雨楼，以至天下笑之。

烟雨楼始建于五代年间，起初修建于滬湖湖畔，为吴越王钱鏐第四子钱元璩所筑，作为登眺之所。这处台榭小筑保留了近二百年，直到北宋灭亡后，金兵南下，才毁于战火。

南宋嘉定年间，吏部尚书王希吕致仕退休后寓居嘉兴，在钱氏旧址上建一小楼，取唐诗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意名楼，以度晚年。吴潜^[3]在嘉兴为官时，有《水调歌头·题烟雨楼》词云：

有客抱幽独，高立万人头。
东湖千顷烟雨，占断几春秋。
自有茂林修竹，不用买花沽酒，此乐若为酬。
秋到天空阔，浩气与云浮。

叹吾曹，缘五斗，尚迟留。
练江亭下，长忆闲了钓鱼舟。
矧更飘摇身世，又更奔腾岁月，辛苦复何求。
咫尺桃源隔，他日拟重游。

此为嘉兴“烟雨楼”一词始见于历史记载。浩气与云浮，足见烟雨楼依趁南湖，势弯如月，总是笼罩在烟云当中，虚幻飘渺，趣味悠然。

由于南宋王朝偏安江左，带动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更是出现了空前繁华的局面，官员们纷纷选择山水秀美之处营建私宅园林。在嘉兴，著名园林甚多，如潘师旦^[4]的会景

亭、岳珂^[5]的金陀园和柳氏园等。然最广为人知者，还是首推王氏烟雨楼，这当然与烟雨楼的绝佳位置有关——位于滬湖之滨，北望雉堞城垣，西面即是千顷湖水。晓烟苍翠，窗火摇星，倒映波光，最宜推篷写望，即所谓滬湖之环抱。

到了元朝，蒙古统治者残酷剥削汉人，最终导致四方民众揭竿而起。元朝末年，张士诚率领义军攻打嘉兴，为元军守将杨完者击败。战事之后，杨完者又以搜捕反贼为借口纵部行凶，虏人勒赎，烧杀奸淫，无所不为，城外民房几乎烧毁殆尽。在这场大灾难中，烟雨楼也未能幸免，再一次毁于兵火。

明朝嘉靖年间，赵瀛任嘉兴知府，有意重修烟雨楼。他首先疏浚河道，再发动渔夫将挖出的河泥运往滬湖中央，填成一座小岛，取名湖心岛，占地近二十亩。又仿烟雨楼旧制在小岛建楼，仍名烟雨楼。由于四面临水，水木清华，晨烟暮雨，新楼风光比昔日更胜一筹，“楼之胜益奇”。楼阁亭亭独立，宛在水中央。登楼远眺——天垂野尽，涵青洄碧，微雨欲来，轻烟满湖，苍茫迷蒙，疑似仙境，因而当地人又叫其为“疑楼”。

之后倭寇作乱，烟雨楼多有损坏，为风雨之所摧毁最甚。万历年间，龚勉上任嘉兴知府，第一件事便是来到湖心岛，欲登临烟雨楼，然楼已圯不可登。龚勉喟然叹道：“此郡之大观也，岂宜久湮？”于是主持重修烟雨楼。

除了烟雨楼楼阁外，龚勉还在湖心岛增筑了不少亭榭。在北面拓放生池，称“鱼乐国”。鱼乐国碑由书法大家董其昌所书。南面则筑台为钓鳌矶，龚勉亲书“钓鳌矶”^[6]三字，刊成石碑，嵌在石台之下，并作《春日登烟雨楼》诗云：

孤屿当空涌碧涛，屿中楼阁入云高。
苍茫仙峤浮湖面，缥缈瀛洲隔市嚣。
烟雨一天唯此胜，风流千古独吾曹。
春来东海桃花浪，还向矶头钓巨鳌。

殷切期待嘉兴士子能够考取功名，独占鳌头。

有趣的是，钓鳌矶筑成次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嘉兴府秀水县士子朱国祚高中状元，应了“钓鳌”的吉兆。从此之后，烟雨楼不仅是登临游览的胜地，且成为“有关一郡文风”的象征，无数文人雅士慕名而来。湖心岛也逐渐由风光名胜之地演变成一处繁华所在，人称“小瀛洲”，除了商船、小贩云集外，还有专供演出的戏台。著名戏剧家屠隆的《彩毫记》便是在烟雨楼戏台上首演，开南湖昆曲之先声，创下“楼倚重楼酒百巡”的壮观景象，传为一时佳话。

崇祯五年（1632），嘉兴知府李化民再度重修烟雨楼，岳元声^[7]撰《重建烟雨楼记》，文学家李日华等立碑。在晚明惟耽乐之从的风气下，焕然一新的烟雨楼愈发成为文人宴游酬应必到之地。士大夫们争相在此设宴品茗，临眺题咏，丝竹歌舞，日以继夜。秀水知县李培有诗云：“鸳鸯湖上春光滟，烟雨楼台夜月明。到处管弦留客醉，几船渔火傍人行。”堪称最为写实的南湖春色图。

烟雨楼楼高两层，琐窗飞阁，青瓦粉墙，为砖木混合结构。坐南朝北^[8]，入口和楼匾均在南面，北面临水，可远眺城堞。楼阁周围梅杏青青，夭桃似火，杨柳如烟，绿树参差，亦见小致。

楼阁南面有座寺庙，名大士阁。主殿供奉观音大士，还有钟楼傍悬宏钟。内有僧人常年在此驻守，收一些香火钱，在岛上做一些简单的清扫管理，还负责在晨昏之际敲钟报时。此钟因声出水上，益清以远，亦成为嘉兴一景，号称“水上钟”。

大士阁后，左右两侧均建有楼，一为文昌祠，供奉梓潼帝君^[9]，一为武安祠，供奉三国名将关羽。阁前东、西各有两亭，一名浮玉，一名凝碧，翼然立于水边。又有两处静室，名禅定斋、观空室，作为游人休憩习静之所。旁有栖凤轩，四周翠竹葱葱，郁然可爱。

南面临湖处即是钓鳌矶，原先仅是一座大石台。龚勉重修烟雨楼时，顺带将石台增高，列级而降，可以临湖垂钓。龚勉手书的石碑即立在台侧，“钓鳌矶”三个大字写得心画神藻，波勒飞动，有苏黄^[10]姿韵，亦成为一大景致。石碑旁还有一口井，名“湖心井”，也是龚勉在任时开挖，方便长驻湖心岛大士阁的僧人饮用。

在钓鳌矶上观湖更旷，因而这里也成为搭台唱戏者的首选之处。不但石台上下可供人坐立，南侧空旷湖面上更是可以停靠各种大小的船舫画舫，有广阔的延展空间。

目下正有苏州来的戏班在台上表演一出好戏，名为《牡丹亭还魂记》，是已故临川名士汤显祖的名作，已到嘉兴秀水上演了数日，今日是首登湖心岛，亦围了许多观者。不仅城里民众蜂拥而至，甚至有百里外的乡人专程摇船赶来，以窥姑苏名角风采。仅南面水域上的小船便不下百只之多，黑压压一片，蔚为大观。

尽管钓鳌矶上丝竹声声，紧锣密鼓，吸引了四方视线，烟雨楼中却依然滞留有不少游人。且绝大多数是呼朋唤友，自带酒水菜肴，讲究些的备上鹅黄老酿、银丝鲜鮓，随意些的带一壶清茶、几碟小吃，再向大士阁僧人借了桌椅摆在北面围栏之处，一面欣赏湖光景色，一边把酒言欢，好不惬意，竟是比较城中的酒家茶肆还要逍遥自在。有怕旁人来回走动干扰的，便将座位用布幔围上，独享一方小小天地。

棹歌远入秋波绿，塔影中分晚照红。樽酒待游烟雨景，画图著我笠蓑翁。江南山水之妙，在于淡雅天真，幽闲秀雅，可以避世，可以修静。置身其中，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慢慢感受，悠然品度，方能心旷神怡，飘飘欲仙。而不该是走马观花般地一览而过。此即复社名士冒襄所言：“游人一登烟雨楼，遂谓已尽其胜，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喜坐在烟雨楼上品茶评酒者多是文人雅士一类，对于他们而言，美景的吸引力显然要远远大于声乐。

围坐在西北角最佳位置是两男两女。年长的男子三十岁出头，姓李名长祥，字子发，号研斋，达州^[1]人。其人有胆有识，曾在家乡以诸生的身份练乡勇守城，与张献忠作战。可惜寡不敌众，最近因避蜀中战乱来了江南，借住在常熟妻兄家中。

二十余岁的男子名叫黄鉴，字水明，号明水，安徽歙县人氏，是以刻书卖书为业的刻工兼书商，出自有“雕龙手”之称的歙县虬村黄氏家族。

最年轻的女子十七、八岁，装扮清新，明艳动人。她姓姚名淑，字

仲淑，工诗善画，是金陵有名的才女，因其住在钟山一带，故号称“钟山秀才”。且有绝世姿容，善于梳妆打扮，每一出游，秦淮丽人争相窥仿，是南京的风云人物，众多名妓亦自愧不如。

然而名气太大，亦有麻烦上身。当今崇祯皇帝宠爱艳丽多姿的贵妃田秀英，对相貌平庸的周皇后则相当疏远。田秀英是“瘦马^[12]”出身，仪态万方，风姿远非后宫其他女子所能比拟。国老嘉定伯周奎为帮助女儿对付田贵妃，特下江南广选美女，凡淑女名妓，均不放过。姚淑正当妙龄，尚未婚嫁，自然难逃这场劫难。不得已之下，她抢在周皇亲来金陵选美之前与人订了亲。坐在她身侧的黄鉴便是她的未婚夫，曾刊刻出版过她的文集，为她才色倾倒，一直情有独钟。

年长一些的女子二三十岁，姿色中等偏下，有姚淑这样的绝色美人坐在一旁，她的容貌服饰便如同乡下村姑一般。她就是被人誉为“德胜于貌”的嘉兴才女黄媛介。

黄媛介，字皆令，出生于儒学世家，是黄洪宪^[13]族女。自幼聪敏，继承家教，通经史，在诗、词、文、赋上成就很高。如其广受欢迎的《闲思赋》云：

惟古人之不作兮，咏遗篇之渺茫；意欲欬举而无合兮，心远降而自伤。何伊人之不多怀兮，托幽会于灵神；故素所悦爱兮，冀一见而相亲。致微辞而献诚兮，竟不接而弃我；眷彼美而长怀兮，竭平生而增慕。既不察余之哀情兮，何踌躇而不去？诵诗书以自陈兮，使君王之道光。接一语以迴隔兮，怅永昧于椒房；身欲去而顾留兮，羡浮云之飞扬。曾不得而相抚兮，渺一世而沉藏。何慷慨之不绝兮，人各具此深情。不延赏于君德兮，竟伤怀于友生。固陈迹之可哀兮，当新怨之未平。怪清风之夜吹兮，音声凄而不绝；清惨怛而易增兮，心惆怅而焉歇？保高人之胸襟兮，虑已开而更结。

清洒高洁，韵味深远，为复社名士吴伟业激赏，认为有魏晋风致。黄媛介也由此与吴伟业结为诗文好友。

可惜这样一位才女，迄今尚未出嫁。黄媛介幼年时许配给同郡杨世功，后杨家一贫如洗，无力生活，流落到外地，杳无音讯。父兄均劝黄

媛介改嫁，她置若罔闻。有富豪家愿以千金为聘礼，娶她为妾，她也毫不动心。复社领袖张溥读到黄媛介的诗词文章后，大为倾倒，上门求亲。当时张溥方入翰林，享有盛名，其人亲自登门，令黄氏父母受宠若惊，极力撙托。凡人均有虚荣之心，黄媛介久闻张溥大名，亦颇为心动，欣然答应见面。哪知第一次相亲后，黄媛介竟断然拒绝了张溥，还对父兄道：“我以张公名士，欲一见之。今观其人，有才无命，可惜也。”原来她假意答应约会，只是想看看声名倾动天下的复社领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好在张溥并未计较，闻言后只是哈哈一笑。

黄媛介之姊名黄媛贞，字皆德，跟妹妹一样才华过人，能诗词，工书法。嘉兴才子朱茂时^[14]某日经过黄府，听到墙内黄媛贞诵读《史记》之声，怦然心动，当即上门提亲，娶其为妾。当时黄媛贞年仅十六岁。黄媛贞嫁入朱家后，因才华备受敬重，传闻公公朱大启所写书札，均是出自其手。

李长祥与黄媛介算是亲戚。他妻子亦是姓黄，名叫黄青萍，与黄媛介同族。他这次来嘉兴，并不是特意来访黄氏，而是受朋友之托来找一个人，黄媛介是中间牵线者。黄鉴则是为黄媛介姊妹刊刻诗文事宜而来。姚淑仰慕黄媛介才名已久，专程赶来结识相会。四人早已互相厮见过，今日相聚烟雨楼，原是新来嘉兴的李长祥挑头，以黄媛介的名义，要约见一位贵客。

几人谈了一番诗文，见约定的时辰早已过了，却还是不见贵客出现。李长祥不免有些着急起来，道：“会不会是有什么事耽误了？”

他刚想要起身下楼查看，忽有一名年轻男子莽撞地揭开布幔，问道，“哪位是黄媛介黄娘子？”黄媛介忙起身应道：“我就是。阁下是……”

那人正是郑森侍从施琅，简短地道：“诸位是在等柳娘子么？她让我来叫几位过去。”

姚淑大是好奇，问道：“柳姊姊人到了湖心岛么？”

施琅这才留意到姚淑，登时为她惊艳容光所惊住，愣了一愣，才结

结巴巴地道：“啊，你……你是钟山秀才，我在南京见过你。”

姚淑是金陵著名美女，早已见惯男子为自己神魂颠倒的局面，加上她本人性情活泼奔放，没有传统仕女的矜持和娇羞，倒也不以为意，只笑道：“是啊，我的外号叫钟山秀才。不过我可不得见你。”施琅道：“上次在秦淮河边，娘子……”

黄鉴忙挺身挡在未婚妻面前，警惕地问道：“你是谁？当真是柳娘子派你来的么？我怎么瞧你不像复社中人。”

施琅忙道：“我确实不是复社的。我是……”忽想到就算报出自己的名字，对方也没有听过，而郑森则十分不喜侍卫在外面报他的名号，便改口道：“我是临时替柳娘子来送信的。”

李长祥问道：“柳娘子人到了么？”施琅道：“到了，就在前面码头的画舫上。”

姚淑奇道：“烟雨楼这里风景最好，我们还特意赶早到了，为的是占了个好位置。柳姊姊既然到了湖心岛，为何不肯上烟雨楼来相见？”施琅道：“嗯，这个……柳娘子好像是看见了什么人，不大方便上来。具体我也不清楚，各位不妨到船上当面问她。”

李长祥遂拾了脚下包袱，挥手道：“既是如此，我们就移步下楼吧。”

黄媛介忙招手叫来仆人，命他收拾好布幔、茶具等物，先携回船上等候。

施琅忙道：“这里观湖极佳，不妨将这位置留给我家公子。”

李长祥问道：“你家公子是谁？”施琅道：“嗯，他姓郑，跟朋友先去那边看戏了。”

黄媛介闻言，便命仆人先留在这里，好站住位置。施琅引李长祥等人到码头，指明柳如是所在画舫后，便自去岛上寻郑森了。

柳如是在南湖上遇到彭莱一行后，便搭乘画舫同来湖心岛。诸人虽好奇她如何会怪异地出现在渔夫的船上，还目不转睛地观望沙机子往水中寻宝，但她只字不提，旁人也不好相问。

王微有话要对柳如是说，便与她单独进来船舱，告知道：“徐霞客徐先生过世了。”

徐霞客即是江阴旅行家徐弘祖，霞客是他的号。他从年轻时便志在千里，不应科举，不入仕途，放志远游，游山川如会知己，探穷奥如掘至宝。所到之处，探幽寻秘，并记有游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

最近这次出游云南，始于崇祯九年（1636）。徐弘祖已年届五十，大笑出门，立志跋涉蛮荒，考察西南地貌。同行者有顾姓仆人。另有江阴迎福寺僧人静闻，他刺血写成法华经一部，愿供于云南的鸡足山，所以与徐弘祖结伴而行。次年，三人夜泊湘江新塘时，遇盗焚舟，静闻、顾仆受伤，行李财物尽失。徐弘祖没有为之却步，设法取得友人资助后，又重新上路。当年九月，静闻因水土不服，病死于广西南宁崇善寺。徐弘祖背负静闻遗骨，与顾仆分担行李，历时一年余，终于到达鸡足山悉檀寺，代静闻料却了遗愿。崇祯十一年（1638），顾仆不堪忍受困苦，卷包潜逃，徐弘祖在僧人们的帮助下继续考察。后终于病倒，再无力行走。丽江知府木生白派人用轿子将他送到黄冈，由黄冈乘船到京口，辗转回到家乡江阴^[15]。

到家后，徐弘祖料想时日无多，即开始着手安排后事，将旅行中记录的手书原稿交给外甥季梦良整理。另外，他有一个重大消息，要告知在朝中任职的好友黄道周。打听之下，才知道黄道周正被关在刑部大狱等死，已是朝不保夕。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人。年少家贫，因刻苦攻读而成才，精通经学、史学、诗赋、天文、历法、数学，且能书画，时人称其“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徐弘祖评他“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天启二年（1622）进士。为人严冷方刚，不偕流俗。步入仕途时，正值阉党魏忠贤擅权，黄道周与人相约，要尽言报国，共劾魏党。崇祯时，任少詹

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却因为刚直敢言一再早贬，受尽发配、圈圉之苦。

原来崇祯皇帝任用大臣杨嗣昌和熊文灿围剿农民军，熊文灿力主招抚议和，为时任翰林学士的黄道周所指斥。崇祯皇帝召开御前会议，命杨嗣昌与黄道周当场辩论。黄道周犯颜谏争，观者莫不战栗。急功近利的崇祯皇帝袒护杨嗣昌，斥责黄道周道：“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黄道周高声争辩道：“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谄面谀者为忠乎？”又厉声逼问崇祯道：“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崇祯皇帝气得脸色都青了。

这场有名的辩论之后，黄道周因当面顶撞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不久，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其下属官员时，对黄道周推崇备至，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称他有资格入阁拜相。崇祯皇帝闻言大怒，说二人以伪学欺世，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将黄道周逮进刑部大狱，预备处死。

徐弘祖得知经过后，忧心如焚，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到北京，可惜他身患重病，不能行走，便派长子徐屺赶往京城探望黄道周。徐屺设法入刑部大狱见到黄道周后，告知父亲近况。黄道周听说徐弘祖生病，老泪纵横。然他本人身陷牢狱，命悬一线，也不能为老友做些什么。徐屺回报后，徐弘祖担心黄道周安危，病情加剧，几日后便不治身亡^[16]。

柳如是当年在松江名士陈继儒七十五岁寿宴上曾见过徐弘祖，对其人印象颇深，忽惊闻他已经过世，先是一怔，随即心中一紧，难过之余，又生出岁月婆娑、世事无常的感觉来。

王微道：“我特意告知隐娘这件事，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件事——徐先生在西南旅途中，曾救治过一个麻疯病者。那人自称是前大明辽东军士，后随主帅投降了满清皇太极。然他本是广西人，思念家乡，遂逃了回来。他既已降敌，只能隐姓埋名，远远观望亲朋好友，以免牵累他们，心中颇为懊悔。临死前，他告诉徐先生说，皇太极采纳降人沈文奎之计，派了奸细混入京师，专门挑拨大明朝廷党派相斗。”

柳如是吃了一惊，问道：“这沈文奎是谁？奸细又是谁？”

王微道：“沈文奎是个汉人书生，官任宏文院学士，主持满人文馆。至于其来历，那病者也不十分清楚。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徐先生认为他说的奸细一事应该是真的，可惜的是，他也不知道奸细的姓名。徐先生原本想将这件事告知黄道周先生，然而徐杞到京城后，见到黄先生在大狱中被折磨得体无完肤，自身难保，便没有好意思张口。徐先生听到徐杞回报，急怒攻心，当即晕了过去。他病危时，我正好路过江阴，他便将这件事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托我有机会转告给钱谦益钱公。”

徐弘祖素来与钱谦益交好，曾几次到常熟拜访，二人常有诗文唱和及书信来往。他转而选择钱谦益，除了因为对方是值得信任的老朋友之外，还兼有东林党魁的身份。自万历党争兴起以来，东林党从来都是先锋主力，政治舞台上少不了他们的身影。按徐弘祖的想法，是希望钱谦益出面斡旋，说出满清派奸细挑拨明大臣争斗真相，平息朝中党争，不要再继续被奸细所利用。

徐弘祖过世后，王微和丈夫许誉卿便立即动身赶往江苏常熟，预备找到钱谦益，完成徐弘祖遗愿。然钱谦益人却不在，其家人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只隐隐约约地说可能去了杭州。许氏夫妇又雇船南下，打算前往杭州。想不到今日在嘉兴慕云酒楼意外见到了复社领袖张溥。以目下复社的声望和地位，张溥当然比钱谦益更有影响力，许誉卿便欲提及徐弘祖所告知的满清奸细一事，却为王微阻止。他夫妇二人后来私下商议，一致认为张溥为人刚毅自大，很难听得进旁人意见。既然柳如是人也在嘉兴，又住在竹亭湖墅中，也许正如传说中那样，她和张溥又旧情复燃了。那么将事情缘由告诉她，再通过她的口转告张溥或是钱谦益，肯定效果更佳。

柳如是听了前后经过，微一思忖，即道：“先有一件事要告知微姊姊，钱谦益钱公目下就在嘉兴，他人也住在竹亭湖墅中。似乎是张溥近期要召集一次重要会议，除了复社骨干外，也邀请了钱公。但具体涉及什么，我也没有多问。”

王微忙说了适才在慕云楼先后遇见阮大铖和张溥之事。

柳如是沉吟道：“钱公一早便出门了，说是要去北门迎客。大概他们一直在策划的会议，就安排在今日。”

王微很是纳闷，问道：“如果是秘密会议，为何要选在慕云楼这样的地方？选在私人宅邸，如竹亭湖墅这样的地方，不是更隐蔽、更安全么？”

柳如是道：“微姊姊有所不知，因为复社以嘉兴为聚集之地，这里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并不太平。朝中不断有首脑人物派人监视着竹亭湖墅，日夜不停。我猜张溥不愿外人知道他最近与哪些人会过面，将会议安排在人来人往的酒楼中，应该也是为了避人耳目。”

柳如是所言“首脑人物”，是指前内阁首辅温体仁和现内阁首辅薛国观。温体仁在位八年，于政治上一筹莫展、一无建树，唯在玩弄权术、排除异己上得心应手，千方百计地诋毁东林党和复社，更是利用手中权势，采取种种手段迫害钱谦益和张溥两位党魁。张溥于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因血气方刚，得罪了内阁大学士温体仁，备受攻讦，不得不请假还乡，自此再也返回官场。

起初，因内阁首辅周延儒为张溥座师，周延儒也希望援引张溥为自己效力，因而千方百计地维护复社。野心勃勃的温体仁便暗中开始对付周延儒，一心想取代其成为首辅。他利用周延儒与宦官交恶，最终利用宦官势力逼迫周延儒辞职。崇祯六年（1633），周延儒被排挤出朝，温体仁一跃成为内阁首辅，得以独掌内阁，之前的平衡局面被打破。他开始有计划地排斥异己，东林和复社成为他首当其冲的打压目标。张溥被迫辞职，他见自己在仕途上难以有建树，便开始走一条道路来介入政治——利用复社巨大声望，来引导舆论。

崇祯六年（1633）春，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大会。先期传单四出，广为知会。开会之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等地复社成员坐船坐车络绎而至，往来丝织，与会者达几千人之多。虎丘寺大雄宝殿人满为患，水泄不通。寺中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座无虚席，是复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会。苏州有商家立即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引入围观。由于复社风行一时，许多私家船只甚至挂上写着“复社”字样的灯笼作为装饰。一个文社，竟有如此轰动效应，观者无不诧异，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虎丘大会后，复社声遍天下，人人俱以两张为宗。许多文武将吏及

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员都争相自称是张溥门下，从之者几万余人。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天下无人能及得上张溥。复社规模日益扩大，以致史称“明季复社大兴，每郡取领袖数人，刊名编籍，互相标榜。甚至衣冠视履皆仿摹成式，望而知为社中人。时流趋之如鹜，以得与为荣”。

内阁首辅温体仁见复社有如此声势，亦有所畏惧，命其弟温育仁主动要求加入复社，想以此来缓解与张溥的矛盾。其实这是一个消弭党争的极好契机。不少东林、复社人士主张接纳温氏一方的示好。然复社庞大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少数富裕社员捐助，那些为复社提供经济支持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如吴昌时虽学问平平，却能一言九鼎。他当时是复社事务的实际主事者，坚决拒绝温育仁加入。加上复社领袖张溥为人鲠固刚愎，行事直道，对温体仁极为蔑视，亦不屑于与他讲和。温育仁由此被拒之门外，颜面失尽。温育仁恼羞成怒，雇人排演了宜兴吴炳所作的《绿牡丹传奇》，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讥讽复社为“社榜”，最喜通过各种舞弊手段操纵科举考试^[17]。

《绿牡丹传奇》上演后，复社成员深以为耻，纷纷致信张溥，请求采取措施回击。张溥亲自求见浙江督学副使黎元宽。黎元宽遂动用官方势力，下令查禁书肆，销毁刊本。然不久后黎元宽亦被温体仁以整肃学政为由革职。

经《绿牡丹传奇》一事后，温体仁与复社的矛盾更深了。他见张溥身在乡野，却能遥执朝政，深为忧虑，于是派遣大批心腹前往江南为官，就近监视复社动静，伺机而发。

为了反击当权者的打压，张溥则利用复社才子云集的现实，鼓励社员参加科举考试，甚至不惜揣摩科考题目，结交考官，以科考为社事之重心，以中榜为强盛之基业。崇祯七年（1634），复社在会试中大获全胜，中式者三十余人。崇祯十年（1637），一甲前三名刘同升、陈之遴、赵士春均为复社成员。

温体仁以会试名单比对相当于复社名录的《国表》后，大惊失色。对他来说，大量复社成员得到入仕的机会，无疑是重大威胁。为了削弱复社的科举优势，温体仁做出欲改革弊政的样子，适时抛出了“保举令”，请求废科举而改保举。崇祯皇帝并不同意，称：“科举从来已久，

岂能遽废。”于是温体仁又改口道：“臣以为科目虽未能遵废，保举请暂一举行。俟其考成，以两者相校，若科举得人多而保举少，则请仍行科举；若保举得人多而科举少，则请专行保举。”正值多事之秋，崇祯皇帝急于求才，最终同意了温体仁的建议，下了保举令。

张溥得到消息后，立即采取行动，指令各邑社长积极推举复社成员，并联络地方官吏和名流，施加影响。保举名单上报后，温体仁再次比对《国表》，发现一多半的人都是复社成员，不由得怅然长叹道：“念不及此。”他这才意识到复社势力已渗入地方官府，难以轻易撼动。

刚好此时淮安武举陈启新伏阙上《三大弊政疏》，称天下有三大弊端：第一，科举取人；第二，只重进士；第三，由推官和知县中选科道官。主张停止科考，多途选科道官。陈启新的几项主张均对复社不利，因而立即得到了温体仁的支持。陈启新被破格授官，进了六科^[18]。

然复社也没有坐以待毙，立即联络朝臣，上书弹劾陈启新破坏祖宗法制，称其“非参科目也，是伤国脉也。非参科目诸臣，参孔孟也”。陈启新既得罪了复社，又攻讦科举和进士，得罪了天下读书人。官员大多是进士出身，交相弃之，不肯与他交往，即使是公务之事，也没有人知会他。在极为孤立的局面下，陈启新于军国大事竟无一言陈奏，最终被降二级，不再重用。

温体仁坐任大明首辅，却在与复社的争斗中一败再败，自然极不甘心，苦苦寻找新的机会。他手下亲信多方查访，找到了张溥同乡陆文声，要他出面告发复社。

陆文声年轻时跟随岳父周文潜读书，复社另一位领袖人物张采也曾拜周文潜为师傅，二人有同窗之谊。张采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及第，又有与张溥“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号“娄东^[19]二张”，二张创立复社后，声名满天下。陆文声成就远远不及昔日同学，颇有嫉妒之心。钱肃乐^[20]任太仓知州时，敬慕张采文才，常常向他请教。当时太仓有陶姓恶人，横行乡里，张采列举其罪状，预备向钱肃乐举报。陆文声因与陶有旧，预先泄露了消息。陶遂先赶往钱肃乐之处自辩。张采得知后大怒，其人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不能容人过失，当面怒骂不说，还命人将陆文声剥光衣衫鞭打了一顿。

陆文声受此侮辱，引为毕生之耻，由此与张采及复社结下难解仇怨。在温体仁的怂恿下，他上书称张溥等结党，“倡导复社，以乱天下”。崇祯皇帝最厌恶有人结党营私，很快下谕旨道：“太仓复社结党恣行、把持武断，提学臣所职何事？致士习嚣横如此！着倪元珙一面查究惩饬，据实回奏。”措辞严厉，严令南直提学御史倪元珙督察。

张溥听到消息后，立即请出徐汧^[21]出面拜访倪元珙。倪元珙本就对温体仁不满，一见徐汧便道：“得生徒主名数人，然后可以塞清议。”意思是让张溥交出几个无足轻重的人，先蒙混过关再说。

徐汧大喜过望，但他也知道倪元珙此举必将得罪首辅温体仁，怕是官位难保，便温言谢道：“社中有杰才，科名恒出其中。但使社局得无恙，公祖目前虽暂屈，后必大伸。”

于是倪元珙抓了几个已废弃学籍的学子，如顾敏思、陶镕、江德淳、董士镕、钱度等人，回奏道：“臣受命督江南学政，奉有复社一案。夫结社会友，乃士子相与考德问业耳；此读书本分事，不应以此为罪。陆文声挟私憾抵欺瞞，故奏事不以实，荧惑上听。臣昧死据实以闻。”兵部参议冯元颺、太仓知州周仲连也上书称复社无可罪，三人均遭贬斥。

与此同时，张溥又派人找到陆文声之子陆茂贞，告道：“若因他人负罪而无故加兵，是城火池殃也，如阴隙何。”陆茂贞于是到北京找到父亲，转告了张溥的原话，又道：“复社党羽半天下，独不为子孙计乎？”陆文声开始害怕起来，于是同意不再与复社做对，找借口离开了京师。

失去了原告兼证人，局面立时陡转。温体仁见陆文声这件事难以扳倒复社，便迅速找到复社的宿敌周之夔，鼓惑其再告复社。

周之夔，字章甫，福建闽县^[22]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与张溥同年，任苏州推官，负责管理兑漕粮仓。他本人最早加入复社，与复社诸人及东林党人钱谦益、瞿式耜交好。周之夔任苏州推官时，已预定要当崇祯六年（1633）乡试考官。然而当他任期临近时，张溥预先毫不知会，支持时任太仓州知府的刘瞻文担任此职。周之夔由此大忿，怒道：“若我故人，遇事不右我而众辱我。”由此与张溥结怨。正好当年太

仓闹饥荒，刘瞻文提议用军储来救济灾民。周之夔便上书告发刘瞻文“行媚乡绅”。不久有圣旨下，刘瞻文被降四级，离任调用。

张溥得知事情起因于周之夔后，勃然大怒，在复社大会上公开责问，丝毫不留情面，周之夔羞愧得无地自容。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在张溥的影响下，复社上下全力批判周之夔。苏州生员也广制檄文张贴，要求他离任。黄道周、蒋德璟，文震孟等名宿纷纷指责周之夔无端倾陷循吏。其房师许士柔甚至写信来，要求他立即改过，否则为时贤所摈，仕途难自振。周之夔犯下众怒，不得不辞官归乡。

这本是一桩旧怨，事隔几年后，又再度被温体仁利用。周之夔有了内阁首辅支持，立即伏阙上书，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内极言张溥等把持典计，又涉及复社恣横事状，张溥有谋反之意，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

崇祯皇帝本就对倪元珙的调查结果不满，认为他是巧言掩饰，将其降为光禄寺录事，任命张凤翮^[23]继任南直提学御史，继续调查复社结党一案。张凤翮厌恶温体仁的不务正业，倾向于复社这一派，虽然奉旨调查复社，却是迟迟不办。周之夔上书后，崇祯皇帝再次下旨严查，张凤翮依然以“拖”字应付，结果被离任外转。局面再次对复社不利。

张溥与温体仁争斗多年，虽偶有胜利，然多年来攻讦复社的奏疏络绎不绝，最终由陆文声和周之夔的上告触动了崇祯皇帝敏感的神经，严旨穷究。他可谓处境艰难，日日处于危疑震惊之中^[24]。

比起张溥来，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崇祯即位之初，钱谦益即因争位阁楼与温体仁结怨。他虽然被排挤出朝，然文名远扬，声望日隆，成为东林党一面核心旗帜，甚至有人称他为“山中宰相”。他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政，而且入阁的呼声一直很高。温体仁生怕钱谦益东山再起，有心置其于死地。钱谦益对温体仁的心机也心知肚明，对门下客道：“温体仁虽做了首辅，仍然怕老夫死灰复燃，非要除掉老夫才肯罢休。”而温体仁要一举除掉政敌，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朝中握有实权东林派大臣排挤掉，陷钱谦益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崇祯八年（1635）七月，东林党人文震孟^[25]以礼部左侍郎入阁。刚好温体仁因为家事告假在家，不及阻拦。回到任上后，温体仁立即与吏部尚书谢升内外相结，大力为难排斥文震孟，而利器就是诬陷与文震孟同年进士兼好友庶吉士郑鄮，由此造成了轰动一时的“郑鄮杖母案”。

郑鄮，字谦止，号峯阳，常州武进^[26]人。出身于世家大族。父亲郑振先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官嘉兴县令、工部营膳司、兵部武选司、礼部主事，后因名列东林党人，参与朝中党争被革职，闲居家乡。母亲吴氏是大学士吴宗达族妹。岳父周士英是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曾任义乌县令，主持撰写了《义乌县志》。

郑鄮少有才名，曾随父亲在东林书院讲学，成人后才气纵横，与东林党魁钱谦益并称文章大家，号称“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之最”。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选为庶吉士。因上疏弹劾阉党，被降职外调，回籍候补。天启六年（1626），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遭魏忠贤阉党诬陷入狱，郑鄮作《黄芝歌》以当野哭，被魏忠贤削籍为民。为免遭阉党毒手，他曾远遁江西、广东一带。崇祯皇帝即位后，才得以返回家乡，因先后为父母守制，直到崇祯八年（1635）官复原职。入朝后，他看不惯内阁首辅温体仁胡作非为，公开批评其行事，旋即遭温体仁诬陷。

事情大致经过是：郑鄮父郑振先有小妾，在郑家极为擅宠。郑母吴氏生性嫉妒，常有意寻小妾过失，加以责罚。郑父维护小妾，对郑母很是不满。然吴氏出身不凡，他不敢轻易容易。正好吴氏相信扶乩之术^[27]，郑父便勾结道士，假以仙人之语责备吴氏虐待小妾，且命人杖责。郑鄮当时年纪还小，却是有名的孝子，名闻乡里，见父亲借神仙名义要打父母，便叩头涕泣请以身代，以赎母罪。

这本是郑鄮幼年时郑家因妻妾争宠而引发的一场闹剧。郑鄮族舅吴宗达与郑家素有隙，便将这段陈年旧事改成一个新故事，讲给旁人听：郑鄮母亲吴氏早死，父亲郑振先又娶了继妻。这女子生性歹毒，经常虐待家中的婢女。郑鄮想惩罚一下继母，便让利用父亲郑振先信奉箕仙之说，借神仙鬼怪之口判杖责继母二十。

温体仁听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添油加醋地写成奏疏，以“惑父披荆，

迫父杖母”罪名弹劾郑鄮不孝。崇祯皇帝一直标榜以孝悌风励天下，得知郑鄮有“杖母”这等大逆不道的行为，勃然大怒，立即命令逮捕郑鄮，下刑部狱，严加审讯。郑鄮本可以如实说出真相，但他不愿意自揭父母当年丑事，对温体仁所控告的罪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在狱中作《痛沥奇冤疏》，内中云：“疾痛呼天，一字一血，字忘溢格。”

刑部初审后，冯英上书回奏，称郑家信奉扶乩仙幻之术，“郑鄮假箕仙幻术，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义假箕仙批词，迫其父以杖母”，指出郑鄮并没有直接杖母。但温体仁却不肯罢休，认为冯英徇私袒护郑鄮，借故把冯英革职，将此案移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锦衣卫最高长官为指挥使邹之有，他不愿意接下这桩子虚乌有的案子，称病告假在家，郑鄮案遂落在了锦衣卫都督同知吴孟明手上。吴孟明审问后，认为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大多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片面之词。但他不敢得罪温体仁，便有意拖了下来，郑鄮也一直关在锦衣卫诏狱中。但由于有吴孟明的同情和庇护，他在牢里的待遇还算不错，不但能读书著述，还能收徒授课，同样关在诏狱的诸生雷应元向其执弟子礼，甚至还有狱卒之子向他问字^[28]。

郑鄮被逮后，新任内阁大学士文震孟因与其私交极好，饱受温体仁一党攻讦，上任仅数月，便被迫去职，号称“百日宰相”，且回乡不久即郁郁病逝。都给事中许誉卿也在这场风波中被罢官为民。但仍然有正直大臣挺身而出，为郑鄮鸣不平，如名儒刘宗周、黄道周上疏申救甚力，东林党人也多方奔走解救。温体仁遂转而将矛头对准了东林党魁钱谦益。他命心腹花重金收买常熟县衙师爷张汉儒，令其上书告发钱谦益居乡不法。

这张汉儒不亏是绍兴师爷，下笔厉害无比，列举了钱谦益及门生瞿式耜共五十八条罪状，每条都相当严重。略举如下：

一是倚恃抚按有司多为其同年相知或门生故旧，每逢学使按临，关说入学的秀才，常数十名，得受钱财，何止四、五千金。遇有里中富家因事涉讼，不诈数千金不止。即同属缙绅，如主人势衰物故，亦乘机挟诈，不得数千金不止。遇抚按任满复命，则又为之斥巨赀纳贿，请托举荐其平素相知交厚之地方官以得优擢。地方官得此照顾，自更俯首弭

耳，甘受指髻。而钱瞿二人之横恣不法，益无忌惮；

一是令豪奴家仆结交库吏奸胥，以包庇钱粮、侵没官帑。或则伪造库收凭据，朋分伙用。其银半归吏囊，半归宦囊；

一是利用官府荫庇的势力，纵令豪奴兴贩私盐图利。以致官盐壅滞，而利归私家；

一是纵使豪奴四出结党，或投献他人之财产，或借官司以诈人钱财。以致富家奴仆无不腹膺梁肉而身满绫罗，无告小民，则膏血俱尽；

一是恃势霸占湖荡水利，逼勒小民投献常规；

一是恃势霸占公地，造屋出租，借以牟取厚利；

如此等等。称钱谦益贪污受贿的赃银多达三四百万两，还拥有绝世珍宝一捧雪。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听起来耸人听闻、却难以证实的政治罪状，如诽谤朝廷、危害社稷、把持当局、遥执朝政等。

张汉儒奏书一上，温体仁便立即下令将钱谦益、瞿式耜二人逮入京师，下刑部狱审问，预备酿成一起大狱。

明眼人均知道这些匪夷所思的罪状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是温体仁为进一步荼毒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刻意寻找的借口。江南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接连上疏，为钱谦益鸣冤叫屈。可崇祯皇帝对钱谦益成见已深，又信任温体仁，根本听不进去。

钱谦益自狱中上疏，公开指出温体仁是这一冤案的幕后主使。然而崇祯根本不予理睬。有传闻说，皇帝不满的不是钱谦益本人，而是另外一件事——那一捧雪^[29]号称天下奇珍，竟然为钱谦益所有，崇祯心中很不痛快。

崇祯皇帝如此态度，温体仁愈发嚣张。他执掌内阁已经八年，亲信党羽遍布朝野，权势熏天。东林党人无权无势，根本无力援救。而复社正因陆文声和周之夔先后上告被崇祯严旨查办，自顾不暇。钱谦益想要活命，唯有自谋出路。他在朝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朝堂的虚虚实实洞

若观火，了如指掌，情知当今有实力与内阁相抗的，唯有为天下人所看不起的阉党。

当年司礼监大宦官王安敬佩东林气节，主动与东林党人结交。王安过世后，钱谦益为他撰写过墓志铭，而当今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正是出自王安门下。钱谦益便利用这一点交情，派门生持重金求见曹化淳，请他出手相助。曹化淳顾念师恩旧情，表示愿意出力营救。

另一方面，钱谦益同乡好友冯舒赶去求见前内阁首辅冯铨^[30]。冯铨虽在野多年，却在阉党中极有影响力。冯舒连着三天登门拜访，都没有见到冯铨。直到第四天四更时分，冯铨才答应见他。冯舒还没有张口，冯铨就直接道：“钱谦益的事，我都晓得了。如今已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冯舒这才知道冯铨已经与曹化淳暗通过声气了。

温体仁得知曹化淳意欲插手后，立即指使亲信陈履谦散发匿名传单，称钱谦益正预备拉拢曹化淳打击温体仁。又指使人出面作证，称曹化淳收了钱谦益四万两银子。而他自己也没闲着，上书弹劾曹化淳受贿，与钱谦益勾结已久。

曹化淳原本只是打算帮助钱谦益脱难，没想到温体仁诡计百出，竟是要连他也一块搞倒。是可忍，孰不可忍？被彻底激怒的曹化淳一面派出大批人马，专门刺探寻找温体仁的差错，一面主动向崇祯皇帝请求调查钱谦益一案。

明代的政治体制比较独特，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且朝臣权力再重，内阁即便拥有相权之实，东厂和锦衣卫却始终是皇帝最信任的人，因为他们起着监视和耳目的作用，崇祯主动将温体仁的弹劾告诉了曹化淳便是明证。温体仁不明白这一点，由此激怒了曹化淳，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曹化淳得到皇帝允许查案的批准后，便以奉旨清查的名义，大张旗鼓地逮捕温体仁亲信陈履谦等相关人士，全部关押在东厂监狱中。

当日，曹化淳与东厂大太监王之心、锦衣卫长官吴孟明一同坐堂问

案。陈履谦哪见过如此架势？不等用刑，便主动将经过都招了出来：他如何找到张汉儒的，张汉儒又是如何起草诬陷钱谦益的状子的，他如何印发钱谦益拉拢曹化淳的传单的。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当今内阁首辅温体仁“一手握定”。

审讯笔录被迅疾送到皇帝案头。崇祯看过之后，只长叹一声道：“温体仁也‘有党’啊！”

皇帝之所以信任温体仁，就是因为相信对方从不结党，而今看到事实真相，心中震撼，终于决定罢去他宠信了八年的宠臣。

由于曹化淳、冯铨的意外介入，事情戏剧般地发生了变化。温体仁还不知情，犹自自鸣得意，以为稳操胜券。他又像往常一样，请了病假，聚集党羽策划于密室。待到大局已定时，再谎称病愈复出，给局外人造成他和此案无关的假象。这一次，他又如法炮制，住进了湖州会馆[31]，一面静候佳音，一面假意向皇帝“引疾乞休”，称身体出了状况，请求辞职。

殊不知崇祯早已了解真相，正打算除掉温体仁，当温体仁的亲信张至发把温的“引疾乞休”奏疏，以及他起草的挽留谕旨，一并交给皇帝时，崇祯毫不犹豫地拿起朱笔，抹去张至发的“挽留”语句，批了三个大字：“放他去！”不愠不火地表示批准了温体仁的辞职请求。

温体仁正在湖州会馆吃晚饭，太监前来宣读圣旨，一听“放他去”三个字，大惊失色，完全出乎意料，一慌张，筷子掉到了地上。

崇祯皇帝刚愎多疑、猜忌成性，自从其登上皇位，朝中重臣更换频繁，如走马灯一般。而温体仁于崇祯三年（1630）入阁，不久升任首辅，到崇祯十年（1637）六月去职，担任大明宰相相辅长达八年之久，成为崇祯一朝的奇葩。此人上台后勾结党羽，排陷异己，置国事于不顾，“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如此臭名昭彰，竟然能一直得到皇帝重用，时人均感到大惑不解。北京城内民谣传唱道：“崇祯皇帝遭瘟了。”“温”与“瘟”谐音，意为崇祯皇帝受到温体仁蒙蔽，如同“遭瘟”一般。京城百姓听到这位自崇祯皇帝即位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阁辅终于下台的消息，欢声雷动，跑到街上举手相庆，皇帝“遭瘟”的日子可以

结束了。

温体仁去职后，张汉儒、陈履谦等被定为奸民，枷死在狱中，钱谦益自然也被释放。而之前力主对复社穷追不舍的正是温体仁，他一罢去，张溥等人所面临的压力亦相应减少。刚好应天巡抚张国维就周之夔告复社一事回奏崇祯，称张溥、张采并无朋党，周之夔是以私愤而告奸，这次回奏使得崇祯态度有所缓和，这样才暂时缓解了复社所面临的危机。

温体仁罢官而去，郑鄆仍然悬而未决。崇祯十一年（1638）夏天，京师酷旱无雨，崇祯为了祈求上天降雨，于是各衙门“陈弊政宣冤抑”。锦衣卫都督同知吴孟明便把郑鄆案作为“冤抑”上报，希望释放郑鄆，以昭天和。但令人惊讶的是，崇祯严厉斥责了吴孟明，道：“杖母逆伦，干宪非轻，如果无辜，何无人为之中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从公回话。”并罢了吴孟明，任命温体任义子董琨为新任锦衣卫长官，负责审理郑鄆一案。

董琨接手后，立即对郑鄆用了大刑。郑鄆第一次过堂，十指全部被夹断，当场晕死，三日后方才舒醒。为了尽快定案，逼迫郑鄆认罪，董琨又积极寻找新的证人，即崇祯皇帝所称的“常州府人在京者”。凑巧这时郑鄆同乡武进县生员许曦来到京师，在兵部尚书陆完学^[32]的支持下考取武英殿中书舍人^[33]，正符合皇帝所说“常州府人在京者”的条件，于是被请进锦衣卫镇抚司作证。许曦告发说郑鄆不仅杖母，而且奸媳奸妹，简直蔑视人伦之极。

许曦落魄怯懦，居然敢挺身以更严重的罪名指控郑鄆，自然是他身后的陆完学在作祟了。

陆完学与郑鄆同乡，其子陆卿鸿之妻与郑鄆二儿媳韩氏是表亲。韩氏也是武进人，自小与郑鄆次子郑喆定亲。其父韩锺勋于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任湘潭县令，两年后在任上病逝。其时，韩母已经过世，韩氏成了孤女，遂在祖父的许可下，住进了郑鄆家。韩母生前曾为女儿做好打算，将一批财物寄存在陆家。韩氏想先要回这些财物，然而陆家却不肯归还，为此发生了争吵。一个月后，韩氏病死，争夺财产一事遂不了了之。然而韩氏家族的人却一直心怀不满。

陆完学一心媚上，知道崇祯皇帝想要定郑鄮的罪，偶然从儿媳妇口中得知韩氏之事后，遂指令许曦以证人身份告发郑鄮奸污韩氏，才导致韩氏身死。

彼时韩氏祖父仍然在世，立即被拘到北京，入堂作证。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在公堂上听了许曦的指控后，当场就惊吓得断了气。

离谱的是，锦衣卫将新案情写成奏疏上报后，许曦立即翻供，显然并不知道郑鄮之事，不过是胡说八道而已，事后觉得害怕，决意改口自保。锦衣卫镇抚司只得再次向皇帝报告之前的作证是伪证。崇祯皇帝却在这样的情况下，坚称郑鄮“穷凶极恶、逆谲灭伦，真巨憨异奸”，判其剐割处死，也就是所谓的活剐。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郑鄮在京城西市甘桥下四牌楼刑场受凌迟之刑，被活剐三千六百刀。围观者如堵，大声叫好不说，还争相向刽子手买郑鄮肉的作为药料^[34]，给这出惨绝人寰的悲剧愈发增添了奇诡的色彩。

郑鄮生平最敬重之人为岳飞、文天祥，曾有《拜岳武穆祠》词云：

满目兴亡，评终古，都归了歇。
单驻著、英灵千载，父忠子烈。
苍狗随翻岭上云，玉蟾不老秦时月。
看精神炯炯照乾坤，留清切。

三字狱，君难雪。五日召，胡未灭。
恨儿曹、巧弄得长城缺。
马策忙挝铁铸首，龙章未表银瓶血。
想忠魂缥缈驭罡风，还金阙。

他在狱中时，已经将死生名利看淡，甚至还在著述中详细分析了自身得祸的原因。当年著名山人陈继儒为他的《荃阳草堂诗集》作序时，即称道：“如子瞻海外偏爱陶柳诗，其刚介之性情，英特之风格，政绝相似之，此非独谪居然后为然，即在中秘公车之前，其真气可掬，高风绝尘，皆此类也。”认为他跟北宋名士苏轼一样耿直刚介，真气可掬。郑鄮

也认为口直心快是遭祸的根源，称“世间能杀人者莫如财，吾身能自杀者莫如口”，又称“吾以浮心取奇祸”。他还特意在手稿中道：“存口占诗若干首，后之君子，论其世、知其人，与是有考焉。”断言后世还会继续议论他和这件离奇得不能再离奇的案子^[35]。

郑鄮一案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案子，他是否杖母还在其次，他个人的悲剧，生动地折射出了崇祯一朝的政治风气。郑鄮同年进士萧士玮^[36]认为郑鄮之死是“以身殉”，因其“一片热肠，未能冰渥”，所以“不思仗马，不辨道狼，茫然而列朝班，茫然而就逮”，抨击温体仁之流“胥天下而弃之如敝履，何吝一谦史”，“保一君父而不能，何惜一郑鄮”，可谓洞若观火。

佛家有云：“生老病死，事与愿违。”红尘中的凡夫俗子，最终难逃一个死字。郑鄮以失败者的身份悲凉谢幕，然一手陷害他入狱的前内阁首辅温体仁也未能逃脱死亡的阴影，在免职后的第二年即病死在乌程家中。崇祯皇帝接到讣闻后，竟然觉得有点可惜，特地下旨，赠与太傅头衔，谥号文忠。

对于复社而言，形势并没有就此好转，代替温体仁内阁首辅位置的正是其心腹门人薛国观。薛国观自入阁之初，便效法温体仁，蔽贤植党。最近更是指使人托名徐怀丹作《复社十大罪檄》，称“复社之主为张溥，佐为张采；下乱群情、上摇国是，祸变日深，愚衷哀痛”。称首领张溥有十大罪，分别是：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听起来骇人听闻，跟当初绍兴师爷危言耸听地告发钱谦益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薛国观派人将《复社十大罪檄》广为散播，欲再兴大狱，置复社于死地。又派大量心腹到江南监视张溥等复社骨干的动态，竹亭湖墅更是重中之重。张溥本以为温体仁去位后可以一展愁眉，不想却始终处于风雨当中。

王微本是玲珑剔透之人，一听就明白了，叹道：“天下人都以为复社张溥一呼百应，风光无比，岂不知道他也是谤议缠身，日夜难眠。隐娘，听说你……”忽觉得引用旁人的闲言碎语不大合适，便又改口道，“你最近还好么？是不是身子不大好？”

柳如是道：“还好，只是前一阵心情有些低落罢了，而今已经没事了。对了，我打算编选一本《列朝名媛诗集》^[37]，不过个人能力有限，想找一些帮手，我已经约到了嘉兴黄媛介黄姊姊，黄姊姊又帮我约了金陵姚淑。微姊姊有咏絮之才，是当世才女，不知可有兴趣加入？”

王微先往舱外看了一眼，才踌躇道：“编诗集可是件大事，要花费不少时间，很可能长达数年。我得先问过我相公。”

柳如是微笑道：“女子嫁了人，果然就不一样了。”王微道：“嗯，那是自然。隐娘，你和张溥……我是说，你也该考虑一下终身大事了。女儿家，才再高，名再大，终归还是要寻个归宿的。”

柳如是道：“我与微姊姊相识多年，情分不比旁人。有一件事，我可以私下先告诉微姊姊——其实我跟张溥之间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但我已经跟钱公订了亲，再过一些日子，就预备成亲了。”

王微本是淡漠素静之人，闻言骇然张大了嘴，惊异之极。愣了好半晌，才问道：“隐娘说的钱公，可是东林党魁钱谦益？”柳如是道：“不错，我要嫁的男子，正是虞山钱谦益。”

^[1] 桃李：本作橐（zuì）李，中国李的古老良种，独产于嘉兴。嘉兴桐乡桃李因果大色艳、皮色殷红、汁多味甜、品质极佳，而名列诸李之冠，在古代是献给帝王的“贡品”珍果，为历代文人赏识，题咏较多。清人朱彝尊写有《橐李赋》，留有“听说西施曾一插，至今颗颗瓜痕漆”的诗句，即吟咏西施划李之传说。

^[2]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夫差先后在太湖地区开凿运河，以运送粮秣，史称“古江南河”。隋朝时，隋炀帝又在古江南河的基础上开凿了江南河，即京杭运河在长江以南的一段。江南河北起镇江，经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吴江、嘉兴、桐乡到杭州，北接长江，南接钱塘江，和诸多江南大小河道相连接，是江南河运的主干道。此河现在还保持着强大的航运功能。

^[3] 吴潜：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丁丑科状元，宋慈同年进士（宋慈事迹见吴蔚小说《宋慈洗冤录》）。绍定二年（1229）通判嘉兴府。淳祐十一年（1251）为参知政事，授右丞相兼枢密使。后因忤逆权臣贾似道被谪。

^[4] 潘师旦：北宋书法家，楷法清劲有骨。曾摹刻《绛帖》，集宋以前书法名家之大全，所收佳帖有李斯、诸葛亮、王羲之、王献之、卫夫人、张旭、怀素、李白、颜真卿等人的名作，因刻于绛州，故名，是与《淳化阁帖》齐名的三大名帖之一，为书法瑰宝。有史书记载潘师旦官至驸马都尉，曾尚宋哲宗第三女秦国公主（因而有人称《绛帖》为《潘驸马帖》），属于讹误，尚公主者实为潘正夫。公主封始封康懿公主，进嘉国公主、庆国公主，后改韩国公主、淑

慎帝姬。靖康末年，公主以先朝帝女没有被金国俘虏，留在汴京，得以逃过大难。宋高宗建炎初年，恢复公主号，改封吴国公主。

[5] 岳珂：名将岳飞之孙，曾任嘉兴知府，其事迹见吴蔚小说《宋慈洗冤录》。今嘉兴犹有岳氏后裔散居。

[6] 钓鳌：出自《列子·汤问》：“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后世用钓鳌比喻事业非凡。

[7] 岳元声：字之初，号石帆，浙江嘉兴人，岳飞十八世孙。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与叶向高、朱国祚、汤显祖同年。任旌德知县、大名府教授，迁国子博士，转监丞，谏止选良家女入宫，又论大臣荫子紊乱国子监监规，时有“铁监丞”之称。进工部主事，以国本之争得罪明神宗，遭革职。天启初，出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因劾大宦官魏忠贤，削籍罢归。回乡后聚徒讲学，以“毋自欺”为座右铭。特别要提到的是，岳飞之孙岳珂曾于南宋理宗宝庆年间在嘉兴建岳王祠（祠址在今嘉兴城区三塔路运河塘），为岳氏第二家祠。万历年间，岳元声重建岳王祠，内供岳珂亲制铜爵，上镌“精忠报国”四字，为岳珂亲书。由于岳飞巨大声名所系，此铜爵亦充满了传奇色彩，不断为人所盗，又几次失而复得。清朝道光年间，铜爵复存祠中。抗日战争前曾在杭州展出，抗日战争期间遗失，从此下落不明。据史书记载，此爵高五寸六分，中间镌“精忠报国”字，左侧有小印“岳珂建造”。岳珂在嘉兴的遗物还有“洗鹤石池”，今放置在南湖烟雨楼宝梅亭西侧。

[8] 当时烟雨楼面对城堞，和后来重修的方向不同。

[9] 梓潼帝君：道教所奉的主宰功名、禄位之神。传说姓张名亚子。

[10] 北宋诗人苏轼和黄庭坚的并称。苏轼和黄庭坚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风起涛涌；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二人都是著名书法家，推崇他们书法的人，也常以“苏黄”并称。

[11] 达州：今四川达州。

[12] 扬州出“瘦马”。明人谢肇淛《五杂俎》记载：“维扬居王下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固因水泽气多，亦其秀淑之气所钟，诸方不能敌也。然扬人习以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画琴棋之属，以邀厚值，谓之‘瘦马’。”

[13] 黄洪宪：字懋中，一作懋忠，号葵阳，浙江嘉兴秀水（今浙江嘉兴）人。隆庆元年（1567）浙江乡试第一，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参修《大明会典》，书成，升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读。官至少詹事。黄洪宪以文受知权相张居正，张居正死后，有大臣弹劾他舞弊，遂主动求归。曾奉旨出使朝鲜，著有《朝鲜国记》、《玉堂日钞》（其室名“玉堂”）等。好藏书，其同年进士、著名藏书家赵用贤所藏《稗统》，即原藏于黄氏。

[14] 朱茂时：字葵石，浙江嘉兴秀水人。朱国桢之孙，朱大启之子，朱彝尊之伯父。曾任国子典簿，历官顺天府通判、都水主事、贵阳知府等职。其宅名放鹤洲，亦为江南名园。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认为：嘉兴黄氏虽是盛门，然黄媛介所出之支派殊为式微。观其姊黄媛贞意可聘作宰相朱国祚从孙茂时之妾一事，即可证明其家之社会地位甚低。

[15] 黄冈：今湖北黄冈。京口：今江苏镇江。江阴：今江苏江阴。

[16] 后由于大臣力谏，黄道周由死刑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此番杖谪，使黄道周声名愈重，“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在谪戍广西途中，黄道周求人带信给徐杞。信中说：“死生不易，割肝胆相示者，独有尊公。”朝廷招抚农民军政策失败后，熊文灿被杀，杨嗣昌服毒自杀。崇祯皇帝这才想到黄道周有先见之明，便下旨将他复官。此时，河南已被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关外大明领土也被清军占领。黄道周见朝廷昏庸无道，国运已尽，遂告病辞官，回到老家福建漳浦，结庐先人墓侧，专心著述。

[17] 复社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社员骄人的科举成绩，仅崇祯四年辛未科（1631）就有71人及第，占是科录取总数的20.3%。复社为了获取并维持这一优势，几乎动员了一切社会资源，从考前延誉，到考场照应均进行精心安排，以确保无误。崇祯三年（1630）吴钟峦中顺天府乡试、崇祯四年（1631）陈际泰、吴钟峦中进士均得力于张溥等人的运作。随着复社势力的壮大，其对科举考试及地方学政的影响也日益增强。有人特意做过统计，崇祯一朝，每十个进士中，即有一个是复社出身，而每十个复社成员里，即有一个是进士，两个是举人。一个文社，能有这么高的科考录取比例，能有这么多的成员接连中式，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18] 六科：指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中央机构之一，比照“六部”而设。在体制上为监察约制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的制衡机构。六科各置“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监察六部，纠劾官吏，权力颇重。

[19] 娄东：太仓别称，因境内有娄江。春秋时，太仓属吴地，因吴王在此地建仓屯粮而得名。

[20] 钱肃乐：字希声，号正亨。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钱若赓之孙。崇祯十年（1637）进士。初任太仓知州，掌昆山、崇明二县事。在任期间，严惩豪强恶棍，痛责黠官狡吏，为民称道，政绩卓著。后迁官为刑部员外郎，以忧告归。其真正光彩事迹是在明朝灭亡后，此段在下一本书再细述。钱若赓及沈德符故事见吴蔚小说《明宫奇案》。

[21] 徐汧：字九一，号勿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画家徐枋之父。崇祯元年（1628）进士，改庶吉士，授简讨，累迁右春坊右庶子。后丁忧归乡。与复社骨干吴昌时是儿女亲家。他在明末名气很大，周顺昌曾叹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如徐生（指徐汧），真岁寒松柏也。”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东林党人，被宦官魏忠贤所害，引爆了苏州抗议事件，最后被酷刑虐死于狱中。

[22] 闽县：今福建闽侯。

[23] 张凤翥：城固（今属陕西）人。周岁丧父，由母亲周氏靠纺织抚育长大。自幼聪明，勤奋苦学。善于处人，同辈乐与交往。少时即自勉说“功不及乡里，何以及天下”。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历任御史、云南巡按、三吴学政。调浙江按察使，继升江西巡抚。

[24] 杜登春《社事始末》云：“西铭之心已隐然大伤，虑乎祸患将及，无可解免，虽门弟子日进，而社局之盟会，寝以少息。一同时，复社处境日益艰难，人人自危，不敢齿及复社。”

[25] 文震孟：字文起，号湛持，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江南大才子文征明曾孙。天启二年（1622）殿试第一，时年五十岁。授翰林院修撰。为人耿介刚正，敢于直谏，不满大宦官魏忠贤弄权，直指明熹宗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魏忠贤称不杀文震孟无以示天下，明熹宗点头同意。首辅叶向高力救，魏忠贤遂传旨杖文震孟八十，贬斥为民。崇祯元年复官。犹秉直言政。崇祯三年（1630），文震孟进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复规讽，崇祯有所感悟，即降旨将入狱的刑部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释放。又一次，文震孟进讲《五子之歌》，崇祯翘起二郎腿。文震孟有意讲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并注视皇帝的腿，崇祯慌忙用袖子掩住脚，再慢慢地把脚抽回放下。文震孟本人酷爱《楚辞》，颇有自比屈原之意。

[26] 武进：今属江苏常州。

[27] 扶乩：又称扶箕、扶鸾。来源于古代占卜问神术。人们有了疑难，就通过龟卜、蓍筮向神祈祷，请求神灵指示，预测吉凶，再根据神的指示去办事。扶乩要准备带有细沙的木盘，乩笔插在一个笥箕上，固定一支乩笔。扶乩时乩人拿着乩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口中念某某神灵附降在身。所写文字，由旁边的人记录下来，据说这就是神灵的指示。起于唐代，明清盛行于士大夫间。

[28] 《明季北略》记载吴孟明的两个儿子也曾到监狱跟郑鄮学习，应当不是实事。

[29] 张汉儒揭发钱谦益拥有一捧雪为历史真事，见“虞阳说苑”本《张汉儒疏稿》。

[30] 冯铨：字伯衡，又字振鹭，号鹿庵，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州）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年间附和魏忠贤，参与杀害杨涟、熊廷弼等，充《三朝要典》总裁官。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崇祯初，魏忠贤伏诛，冯铨论杖徒，赎为民。冯铨有才无德，靠逢迎取宠猎取富贵。他藏有希世珍宝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墨本，并将此帖连同其他名人字帖刻为《快雪堂法帖》。入清后，其子冯源济将《快雪堂法帖》献与康熙皇帝，成为“三希堂”第一珍品。三希堂位于故宫博物院养心殿的西暖阁，原名温室，后改为三希堂，是清代乾隆皇帝弘历的书房。乾隆皇帝书写的“三希堂”匾额和《三希堂记》墨迹，至今还悬挂在墙上。匾额两侧对联为“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其中豪素指书法）。另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也有一处“三希堂”，藏有《快雪时晴帖》。

[31] 都市中由同乡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北京的大多数会馆，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故又称为试馆。温体仁籍贯乌程，属湖州。

[32] 陆完学任兵部尚书时，兼任兼协理京营戎政，而大宦官曹化淳则兼任提督京营戎政（京师京营长官）。曹化淳问陆完学有什么主意，他答道：“自来自去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令人莫名其妙。陆完学办事一贯唯唯诺诺，竟得以安坐其位。后来还告诫接任者张四知道：“只有四字相赠：‘无所事事’。”张四知会意，从此在所有公文上只批“照行”二字，还不得意地将其事告知吴伟业。吴伟业质问道：“国之大事在戎，何云行所无事？”张四知难以对答，然不久即高升，入阁拜相。吴伟业遂对政事绝望。

[33] 中书舍人，从七品，署中设二十人，不分长贰，以年长者一人掌印，称“印君”。掌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卷等事。此外还有文华殿中书舍人，掌奉旨书写书籍；直武英殿中书舍人，掌奉旨篆写册宝、图书、册页；内阁诰敕房中书舍人，掌书办文官诰敕，翻译敕书，并外国文书、揭贴，兵部纪功、勘合底簿；制敕房中书舍人，掌书办制敕、诏书、诰命、册表、宝文、玉牒、讲章、碑额、题奏、揭贴等机密文书。

[34] 《瑞严公年谱》记刽子手把郑鄮的尸体肉一条条地出售。计六奇在《明季北略·郑鄮》一文中写道：“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指北京街市）。二十年前文章气节，功名显赫，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

[35] 郑鄮死后，后人依然争论不休。如黄宗羲同情郑鄮，撰文为郑鄮辩护。顾炎武则作诗讥讽郑鄮。

[36] 萧士玮，字伯玉，号三莪，江西泰和人。他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参加会试中式，但因病未能参加殿试。后又居丧守孝，直到天启二年（1622）才参加殿试，正式步入仕途。其人风度简远，与钱谦益交好。萧士玮死后，钱谦益为他作墓志铭，称其生平“无俗情、无俗务、无俗文、无俗诗”。

[37] 此诗集后一并收于钱谦益《列朝诗集》中，列《闰集》，“香奁”部。香奁（lián）：盛妆饰用品的器具。指女子梳妆时所用的箱、匣类器物，用来杂置香料、盛放梳镜、收藏珍物。宋贺铸《南歌子》：“谁怜绣户闭香奁。分付一春心事、两眉尖。”

第三章 旧约新盟，往事难酬

当年泖水一别，他曾经跟她约定：『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永不相忘，但绝不再相见。』她常常庆幸那一次松江之行遇到了他，他带一份熨帖心灵的感动，然而他随即又如清风般离去，所留下的，尽是最美好的回忆。彼此思念，彼此关怀，彼此会意，但却不再相见，这是怎样一份情感？

旧日园林残梦里，空庭闲步徘徊。
雨干新绿遍苍苔。
落花惊鸟去，飞絮滚滚来。

探得春回春已暮，枝头累累青梅。
年光一瞬最堪哀。
浮云随逝水，残照上荒台。

——叶小纨^[1]《临江仙·经东园故居》

正好许誉卿进来听见，失声道：“什么，隐娘要嫁给钱谦益？”柳如是道：“是的。不过这件事还没有对外公开，也请二位暂时保密。微姊姊，你转述的徐霞客徐先生的话我听明白了。这件事事关重大，回头我再跟钱公商议一下，看要如何处理。”王微点头道：“这件事交给隐娘，我就放心多了。”柳如是点点头，道：“我尽力而为。”起身走了出去。

许誉卿问道：“隐娘当真要嫁钱谦益？”王微叹道：“隐娘亲口说了，还能是假的么？”

许誉卿竟然气愤难平，举手击打船板道：“杨柳小蛮腰，一旦落沙叱利^[2]手中。”显是认为年届六旬且丑陋无比^[3]的钱谦益配不上年轻美貌的柳如是。

王微道：“钱公好歹是你们东林党魁，如何被相公说得如此不堪？”许誉卿道：“我只是为隐娘不平罢了。”王微晒笑道：“此易解，渠恐蛮府参军追及耳。”

王微文才不俗，不少人认为其文采和李清照不相伯仲。她平日戏称丈夫为“许蛮”，这句话无非是笑许誉卿自己也不怎么样，还不是娶到了她这样的才女，居然还敢为钱谦益娶柳如是而不平。

许誉卿听了妻子戏言，先是一愣，随即笑道：“是呢，家有才女若娘子，外面人都争相笑我为帐中人弹压呢。”

二人相视而笑，遂互相牵了手，一起出来欣赏南湖风光。

到了湖心岛后，柳如是因为约了人，便先下船，径直往烟雨楼而去。哪知不一会儿又折返回来，面色极为难看。

王微问道：“出了什么事？是你约的朋友没到么？”柳如是摇了摇头，只低声跟彭莱说了几句话。

彭莱便道：“那么请柳娘子先留在船上，我去烟雨楼叫你朋友下来。”柳如是连连道：“彭公子不能去，得找个面生的人，最好还跟东林、复社没有任何干系。”

彭莱奇道：“这是为什么？”柳如是道：“一言难尽。就算是避免节外生枝吧。”

郑森闻言便道：“那么就让施琅去吧。”

柳如是便大致描绘了朋友的外貌，又道：“我要留在船上会见朋友。各位是来游湖的，不让因为我坏了雅兴。吴学士，你这就引郑公子他们上岛吧。”

吴伟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便多问，便引了郑森等人离去。彭莱吩咐了船夫几句，也跟上了岛。

等了不多一会儿，黄媛介等人便寻上船来。黄媛介和姚淑应柳如是之邀参与编辑诗集，早见过多次。黄鉴是金陵有名的书商，曾为柳如是刊刻过诗集，算是老朋友。唯有李长祥素未谋面。黄媛介先介绍道：“这位李长祥李公子，是我的远房亲戚。”

李长祥忙自报了乡里姓名，又道：“今日冒昧约柳娘子来烟雨楼，其实是我有事想见娘子。”

柳如是却立即认出了李长祥，道：“我见过李公子。数年前在佘山大会上，是李公子一口道出了蜜香树的来历。”

李长祥却对柳如是毫无印象，道：“是么？我竟然不记得在宴会上见过娘子。”

柳如是道：“我人是到了佘山，但并没有参加宴会。”回忆起当年与张岱一道查案的情形，再联想到当年在松江出尽风头的郑芝虎已殒命南海，而佘山大会的主人陈继儒亦在一年前病逝，不免又生出一番感慨来。

黄媛介见到李长祥连使眼色，便道：“李公子和隐娘有些私事要谈。黄公子，淑娘，不如我们先下船去，到戏台那边瞧瞧热闹。”

黄鉴、姚淑听说，便应了一声，起身跟黄媛介出舱。姚淑这等容貌，若不是不加遮掩，她自己也会成为岛上的风景，特意戴上了眼纱、斗笠，遮挡得严严实实。

李长祥送几人离船，拉上了舱门，这才正色道：“今日约见柳娘子，原是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关碧香升。”

柳如是本正襟危坐，闻言立即站了起来，问道：“李公子说的碧香升，可是一盏碧色的玉杯？”李长祥道：“正是。”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脚下包袱，从木盒中取出一只杯子来，轻放在桌案上。那杯子玉质莹润，绿意盎然，正是柳如是为周道登侍妾时在周府密室见过的绝世珍品碧香升。

柳如是一见到那盏玉杯，便“啊”地惊呼出声，露出了极不可思议的神情。呆了好半晌，才喃喃道：“想不到……想不到我还能见到它。”凝视碧香升好大一会儿，这才沉声追问道，“这碧香升李公子是从哪里得来的？”

难怪她神色如此凝重紧张，自碧香升由周府失窃后，一直下落不明，然当它再重新出现时，便与血光命案紧紧关联——

数年前，金陵名宦卞同通不知从哪里得到了碧香升，爱若至宝。卞同通家财万贯，却是没有儿子，年过四十才诞下两女。长女名赛，字云裳，号玉京。次女名敏，字云衣，号妙玉。卞敏周岁时，奶妈抱去看灯，被人偷走。卞同通只剩了卞赛一个女儿，愈发视为掌上明珠。她十

岁生日那天，卞同通为她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并破例取出碧香升，供众宾客传看赏玩。祸事即由此而生。没过几个月，有数名强盗翻墙而入，杀死卞同通，盗走了碧香升。

卞夫人悲痛之余，怀疑是南京吏部侍郎王瑞所为，因为他曾几度派人求购碧香升，许以重金，却被卞同通拒绝。卞夫人发誓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查明凶手，为丈夫报仇。然官府畏惧王瑞权势，不敢深查。卞家家产耗尽，也没有结果。卞夫人一气之下染了重病，很快撒手西去。

卞氏夫妇过世后，卞赛成为孤女，无以为生，被人拐骗卖入青楼。她成人后，以玉京为名号，因善诗工画，又工于小楷，精于琴道，“书法逼真黄庭，琴亦妙得指法”，更兼秉性高洁，居处一尘不染，遂成为秦淮名妓。时人有“酒垆寻卞赛，花底出陈圆”之咏，将其与苏州名妓陈圆圆相提并论，足见名气之大。她曾为自己画像一副，上题小诗：

沙鸥同住水云乡，不记荷花几度香。
颇怪麻姑太多事，犹知人世有沧桑。

诗中可以隐约窥见其不欲言表的感怀身世之幽情。

卞家遭灾破落时，卞玉京已然十岁，对旧事记得颇为清楚。她也曾多方设法打听碧香升下落，想要查明父亲遇害真相。然而某一天，那盏引来祸事惨事的玉杯，居然自行出现在她眼前。

有一位名叫王竹轩的年轻公子爱上了卞玉京。王竹轩字霄青，出身名家，且精通书法，与卞玉京志趣相投。最关键的是，王竹轩父母双亡，尚未娶亲，愿意娶卞玉京为正妻。二人相恋后不久，王竹轩邀请卞玉京到别业清流园作客。兴浓之时，正好仆人上来奉茶。王竹轩道：“玉京是贵客，岂能用此俗具饮茶？”遂从怀中掏出钥匙，打开墙上暗格，取出一只木盒，又从木盒中取出一盏晶莹碧绿的玉杯，道：“此杯名碧香升，最适合饮茶，是我王家传家之宝。”

他自认为以祖传之物讨好对方，必能感动佳人芳心，哪知道卞玉京泪水滚滚而下，一时愕然不知所措。卞玉京问明王父即是前吏部侍郎王瑞后，这才恍然明白情郎就是杀父仇人的儿子，心中难以释怀，转身决

然离去。

几日后，王竹轩带着玉杯前来拜访，预备将碧香升归还原主，却被卞玉京拒之门外。他追问缘由，卞玉京只答了四个字：“莫怀古物。”

她与吴县才子李玉交好，这“莫怀古物”一词便是出自李玉名剧《一捧雪》。《一捧雪》故事讲述的是明朝嘉靖年间，严嵩父子扬跋扈，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地掠夺天下珍奇玉器、传世国宝。太常寺正卿莫怀有祖传玉杯一捧雪，用它斟酒，夏天无冰自凉，冬天无火自温。更为稀奇的是，一经斟上美酒，杯子里玉杯中立即水雾腾腾，如雪花飞舞，故得名“一捧雪”。严嵩父子向莫怀古索取一捧雪。莫怀古连番设计保卫祖传之物，却尽被识破，惹来杀身之祸。后莫怀古之子莫昊冒死上书，以昭雪父亲不白之冤。

此剧正式上演后轰动四方，李玉一举扬名。有人曾好奇问他为什么给剧中人物取名叫莫怀古，李玉答道：“莫怀古物，以免招祸。”而卞家之家破人亡、卞玉京之沦落青楼，其实也是拜古物碧香升所赐。她不愿意再见到它，以免睹物伤悲，正如不愿意再见到王竹轩一样。

然此事还没有就此了结。卞玉京与王竹轩分手后不久，王竹轩被人杀死在清流园有得楼中，碧香升亦被盜走。因卞玉京曾到过王家，官府一度怀疑她有所牵连，找她问案。她说出了事情经过，人们这才知道碧香升背后的曲折故事。为了它，已经搭上了两条人命、两家幸福。也有人认为因果循环，王瑞庵凶杀人夺宝，而其独子王竹轩亦死在玉杯上，这是报应。官府查了一阵后，没有找到杀人凶手和碧香升的任何线索，有得楼命案遂成为一桩悬案。

对于柳如是而言，碧香升亦是涉及到一段辛酸往事，意义不同一般。她少女时嫁与吴江故相周道登为妾，后因得宠被其他侍妾诬陷与琴童王澜私通，加上身负盗宝嫌疑，遂遭驱逐，被周氏再度卖入青楼为妓。所丢失的宝物中，即有一捧雪、碧香升两盏玉杯。

卞玉京小柳如是整整五岁。卞父被杀时，柳如是人正在松江，为名儒陈继儒庆贺七十五岁大寿。她到达佘山后，遇到一系列奇事，便与名士张岱设法追查玉杯一捧雪下落。她原以为是琴师王澜盗走了玉杯，后

来才知道常熟侠士罗吉甫才是盗取周府珍宝的人。可惜罗吉甫为了救柳如是，来不及交代玉杯等失物下落，即被江湖绳伎红娘子挟持去寻找沈万三藏宝，从此下落不明。

之后，柳如是曾听人议论闯王李自成麾下将领中有一对夫妇，男子名李岩，足智多谋，号称“智囊”。女子武艺高强，是一员猛将，原是走江湖卖艺的绳伎，因喜穿红衣，绰号“红娘子”。柳如是推测那女将当跟当日险些杀死自己的红娘子是同一人，她既然铤而走险加入流贼的队伍，想来也没有得到那批传说中的沈万三藏宝。罗吉甫则多半被她杀了，或是出了别的意外。而奉命寻以弥补国库不足宝的锦衣卫虽然查到周道登原来是沈万三孙女婿周簏后人，但因为刻有藏宝地图的聚宝盆早先被罗吉甫窃走，无从寻找，也最终是空手而归。近年来，大明内外交困，军费开销巨大，不久前崇祯皇帝下诏增天下及宣课司^[4]关税，商人百姓日益穷困，朝廷依然度支日绌。崇祯皇帝又不肯动用内府小金库，以至到了要求皇亲国戚捐钱的地步，甚至公然下了《捐输令》：“凡官员捐饷者，加官进爵。”

而吴县才子李玉写出戏剧《一捧雪》，曾在佘山陈继儒寿筵上首演，因为其主线正是一只名叫一捧雪的玉杯。柳如是初一听到，即惊疑不已，更是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后来柳如是拜访李玉，当面询问，才知道他既不认识王澜，也跟周道登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听祖辈提过一句一捧雪玉杯。而李家祖上原为家奴，其主人是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申时行，或许从什么特殊渠道听到过一捧雪的故事。至于一捧雪到底是什么样子，甚至世间有没有一捧雪，李玉根本就不清楚。他本来就是写戏的，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将乏善可陈的平常事写成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正是他的拿手好戏。

再说周府失窃的几件珍宝。因为绍兴师爷张汉儒上告钱谦益不法一事，柳如是才知道一捧雪玉杯原来在钱谦益手中。她虽然意外，倒也不是分外惊讶。一捧雪玉杯为罗吉甫所盗，他和钱谦益同乡，或许是他需要现钱，转手将卖给了钱氏也说不准。

钱谦益历经磨难，被释放归乡后，柳如是即登门拜访。钱谦益久闻柳氏大名，见她翩然寻来，深感受宠若惊，当即原原本本将一捧雪来历

告知：原来他手中的一捧雪，是从金陵秦淮河边的一家当铺中买得。那家名叫“叶渡”的当铺在江南颇为名声，因为信誉极好，有些人家遭遇变故，遇到困难时，常将家中财物拿去铺中置换现钱。据铺主说，玉杯是一名年青男子留下来的，称是祖传之物，开价三千两白银。钱谦益觉得价钱合适，便筹钱买下来了，加上一成中间费，一共是三千三百两。但他也对卖杯人的身份起了疑心，这一捧雪如此不凡，实在不该流落民间。然铺主的生意原则是，既不追问买卖者来历，也不透露双方信息，这也是叶渡当铺得以享誉江南的原因。钱谦益遂不再多问，携了玉杯回家，但从未对外张扬过，甚至连门生锦衣卫百户徐望也不知道他手中有一捧雪。后来张汉儒将一捧雪列为罪状之一，则是因为温体仁亲信陈履谦花重金收买了钱谦益的贴身侍女，由此探得许多钱府隐私。

柳如是知道了事情经过，认为那将玉杯送到叶渡当铺的年青男子就是罗吉甫，却并没有见到一捧雪真物。钱谦益认为这玉杯太过神奇，非凡间之物，他本人无福消受，已经作为谢礼转送给司礼监大宦官曹化淳了。

而柳如是得知碧香升下落，则是在王竹轩命案后。她曾专程赶到金陵，一是安慰同道卞玉京，二来也是想了解内中情由到底如何。卞玉京出身官宦世家，虽沦落风尘，却还是保持着骄傲倔强的本性，不愿意谈及自身私事。当她得知原来柳如是也跟碧香升有过一段因缘后，惊讶得无以复加，遂将事情和盘托出。只是她也不知道父亲卞同通手中的碧香升是从何处而来。

柳如是私下推测，卞家曾经家境富裕，当是从叶渡当铺买的碧香升也说不准。然而她到叶渡当铺确认时，铺主却说不记得了，不但不记得碧香升的事，凡是所有他店里卖出去的物件，他都不记得了。这分明是托辞，然也不能强求对方，毕竟保密、守信是这家当铺生存之根本。事情遂不了了之。

可柳如是实在想不到的是，今日李长祥托黄媛介出面，约她到烟雨楼见面，竟然是要给她看碧香升！一时惊疑不定，忙问道：“李公子从哪里得来的碧香升？”

李长祥道：“不是我的，是张岱在金陵叶渡当铺买到的。”

柳如是道：“原来是他托你来的。”李长祥点了点，道：“我前年在杭州住过一阵。也就是那个时候，与张岱结为好友^[5]。这次我过杭州，他拜托我将这盏玉杯和这只玉盘送给你。”又从木盒中取出一只白盘来。

那是一只白色玛瑙盘，盘面上有紫色斑纹婉转成形，如一枝葡萄，下有五猿争采。

柳如是震撼得无以复加，失声道：“这……这就是传说中的‘五猿争果’么？”李长祥道：“是的。这只盘子也是张岱从叶渡当铺买到的。他说这柳娘子应该认得这玉盘，会立即明白他的用意。”

柳如是道：“我知道，我知道。”激动不已，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她当然明白张岱的用意，因为这只五猿争果盘，正是锦衣卫名单所列出的沈万三珍宝之一。

当年佘山大会后，锦衣卫找上柳如是，拿出一份长达数十页的名单，要她一一指出内中有哪些在周道登密室中，她由此看到过完整的沈万三珍宝名单。其中，一捧雪、碧香升、聚宝盆均是名单上有且曾经收藏在周府密室中的，而五猿争果则是名单上有却不曾在密室中出现过的。也就是说，五猿争果应该就在众人苦苦寻找的藏宝处，姑且认为是藏宝洞吧。而唯一刻有藏宝地图的聚宝盆被常熟侠客罗吉甫得到，那么会不会是他还活着、并且寻到了沈万三藏宝呢？

这大概也是张岱想到的问题。他知道柳如是感念罗吉甫救命之恩，一直有心想要打听他的消息，哪怕是死了的消息，然多年来杳无音讯。连锦衣卫都无法追查到罗吉甫的下落，认为要么他跟红娘子一道加入了李自成的义军，要么就已经死了。可现在突然出现了一只白玛瑙盘，即使有可能是旁人得到了沈万三藏宝，但起码也有罗吉甫还活着的可能，这让柳如是如何不兴奋？

另外今日还发生了一件事，也是与沈万三藏宝有关。她乘小船独自赴烟雨楼之约时，看到湖上有渔夫利用沙机子往水中捞宝，本觉得颇为可笑，但擦过渔夫裴三的渔船时，他豢养的水机子正好衔上来一捧水草，尚不及落到船上，水草中便掉出来一件物事。裴三忙捡起来查看，

却是一件黑色的花朵形状的金属器物。他不识货，邻船的柳如是却一眼认了出来——那是一块天然乌金打造的簪花，名叫黑牡丹，是昔日沈万三爱妾九娘的至爱之物，也曾在锦衣卫的藏宝名单上出现过。柳如是这一惊非同小可，忙招手招呼裴三，表示愿意买下这下簪花。裴三却是个机灵人，深知这簪花是沙子从南湖深水中衔上来，必是奇物，奇货可居，张口便索要一百两银子。柳如是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便问了裴三家住址，说好等筹到钱后再去找他。

沙机子居然从南湖中寻到了沈万三珍宝，实在非比寻常。嘉兴距离沈万三老家周庄不远，当年这些珍宝被悄悄运离周庄，走的应该也是水路。如果南下的话，嘉兴是必经之路。会不会是运宝人在途经南湖遇到暴风雨时，不慎失落了一些珍宝？果真如此的话，失落一件黑牡丹的可能性极小，很可能有一整箱的珍宝被风浪打落入了南湖中。

柳如是想到这一点，又见裴三继续驱使沙机子在附近水域寻宝，便跳到他船上，在一旁观看。此即为许誉卿、王微等人所看到的情形。她被熟人撞见在渔船上，颇为难堪，也不好说明内中缘由，便绝口不提旁事，该搭乘画舫，与诸人结伴来到湖心岛。想不到与李长祥见面后，他竟然又拿出玉杯和玉盘。如此，只在今日之内，就有黑牡丹、碧香升、五猿争果三件沈氏珍宝出现在她眼前，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李长祥全然不明就里，不知道见多识广、能倾倒众江南名士的柳如是如何见了一只玉盘会为失态至此。但他性格沉穆，旁人不主动提的事，他也不会出声询问。又道：“我适才说过，今日找柳娘子有两件事，第一件，张岱托我将玉杯、玉盘转交给娘子，我已经做到了。第二件，是我自己的事。”

柳如是心神略定，忙将碧香升和五猿争果先收入木盒中，这才道：“李公子有话请说。你既是张公子的好友，便是我的朋友，无须客气。”

李长祥道：“那好，我就直说了，我想请娘子出面，劝劝张溥，不再在这样闹下去了。他自命为东林党后继，所作所为可是比当年的东林党幼稚多了，好的没学会，党争那一套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前他跟温

体仁斗，现在又跟新首辅薛国观斗，斗了十年了，把朝堂弄得乌烟瘴气。而今大明已有大厦将倾、一触即溃之势，他还嫌闹不够么？”言语之中充满义愤填膺之气，显是对名震天下的复社领袖极不以为然。

柳如是因为与东林、复社关系密切，对张溥、钱谦益等人的困境更为了解，却又不便明说，只含糊其辞地道：“嗯，这个……其实也不是张溥刻意想跟内阁斗，实在是温体仁一党欺人太甚吧。”

李长祥道：“温体仁固然有罪，东林、复社就是全对么？甚至有很多事端都是张溥先挑起来的。当年绿牡丹事件不就是么？如果他允准温育仁加入复社，两派握手言和，同心治理国家，哪会有今日不可收拾的局面？”

柳如是一时无言以对。虽然李长祥的话有些夸大其词，而今国家处于危难之间，并不是温体仁或是张溥的责任，然而党争消耗了朝中大部分政治力量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张溥赞成以君子结党的方式对抗来小人之党，就算温体仁一派是奸诈小人，复社中人都是谦谦君子，在结党营私这一点上，张溥跟对手同样负有责任。如此，才导致明朝门户之祸烈于往代。而且张溥为人张扬自大，在许多事情上确实处理得不好，本来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化，由于他的固执己见，往往变得更糟。关于这一点，她的旧情人陈子龙也曾跟她私下议论过，认为张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太过极端，这也是长期以来，陈子龙创立的几社相对独立、始终与复社保持着距离的根本原因。几社中的不少人，如夏允彝、夏完淳等，都极力主张停止党争，要求“君子无党，以无党胜小人”。可惜张溥名利之心太重，根本听不进去。

李长祥又道：“如果张溥只是一个人，他爱跟谁都跟谁斗，倒也没什么。可他动用复社的资源 and 人际关系，干涉地方，影响朝政，这便罪不可赦了。实话说，之前我在杭州时，曾见过张溥一次，当面劝他早些罢手。甚至我拿他最敬重的前内阁大学士徐光启^[6]作比照，劝他好好学学徐阁老的务实。也许我的言辞激烈了些，他当场站了起来，预备离开。还是张岱从旁劝阻，他才勉强坐了下来。然而脸色极为难看，我说了大半个时辰，他不但没有回答一句，竟是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便拂袖而去。可谓无礼之至。”

柳如是婉劝道：“张溥性情如此，李公子就不要跟他计较了。”

李长祥摇头道：“我不是跟张溥计较，我是担心他继续这样下去，会把朝政搞得更糟。我听说他正在密谋一件大事——对他而言，所谓的大事，无非是如何斗跨现任内阁首辅罢了——但我还是希望他能拿出复社领袖该有的目光胸襟来，以大局为重。这次到嘉兴后，我专程到竹亭湖墅拜访，想当面再劝他一次，却被拒之门外，连人都没有见到。”

柳如是讶然道：“原来李公子已经到过勺园一次了？”李长祥道：“算不上到过。我报上名字后，门仆通报后出来，连大门都没让我进。后来我改口说想找柳娘子，门仆则说不认得你。”柳如是忙道：“后面那句，是我叫门仆那么说的。”

李长祥道：“不得已，我才托黄娘子约柳娘子出来。我早听闻柳娘子虽然女儿之身，却是侠肝义胆，巾帼不让须眉。希望柳娘子以社稷苍生为念，出面劝劝张溥。听说他对柳娘子一往情深，想来听得进去你的话。”

柳如是心道：“李长祥想让我出面，利用私交来劝张溥停止与朝中权贵争斗。想来他跟天下人一样，都以为张溥对我用情极深。张溥为人强硬，他童年生活不幸，自小备受族人、恶奴欺压，养成了决不服输的极端性格，凡事均要做到极致才肯罢手。他心中只有权势，哪里会听得进去我的话？”

转念想到李长祥已经张了口，对方又不是出于私心，她也不能就此拒绝，便点头道：“好，我尽量劝劝张溥。只能是尽力而为，不能保证什么。”

李长祥见她答应得爽快干脆，大喜道：“如此，李某就多谢了。”

柳如是问道：“他……过得可还好？”李长祥一愣，道：“他？”随即醒悟对方指的是张岱，便点头道：“尚好。”

当年泖水一别，张岱曾经跟柳如是约定：“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永不相忘，但绝不再相见，绝不再提起对方的名字。”

他做到了，她也做到了。她常常庆幸那一次松江之行遇到了他，他带给一份熨帖心灵的感动，然而他随即又如清风般离去，所留下的，尽是最美好的回忆。彼此思念，彼此关怀，彼此会意，但却不再相见，这是怎样一份情感？

她正幽思满怀时，郑森的侍从施琅一头撞了进来，道：“不好了，他们打起来了。”

柳如是道：“谁跟谁打起来了？”施琅道：“吴学士和请戏班到岛上唱戏的人。”

柳如是蹙紧眉头，完全不能相信，反问道：“你说吴伟业跟人打架，怎么可能？”施琅跺脚道：“是真的。我家大公子让我赶快来叫柳娘子去劝架。”

李长祥忍不住嗤笑出声，道：“真真好笑，你们那么多男子在场不拉架，偏偏要来叫柳娘子去劝架么？”

施琅道：“不是的，好像是出钱请戏班子来烟雨楼唱戏的人跟柳娘子很有些干系。”

柳如是听说跟自己有关，隐约猜到对方是谁，然而事已至此，无可回避，遂忙跟施琅朝钓鳌矶而来。

刚到半途，便见到郑森和彭莱。彭莱背上更是负着一人，竟是吴伟业在争斗中受了伤。

柳如是对外伤颇有经验，忙道：“先让我看看。”

彭莱忙就近进到大士阁中，进来山门^[7]，将吴伟业放在一棵菩提树下。他伤在腹部，似是被匕首之类的利器所刺，伤口并不在致命之处，然失血极多，脸色惨白，已是气息奄奄。最令人惊惧的是，伤口中流出来的血发出黑气，极不寻常。

柳如是略微检视，便道：“刺中吴公子的利刃上有毒，需得立即解

毒。我只会处理简单的外伤，不识得解毒之术。”忽转头看到彭莱额头有一个大包，不由一愣，问道，“彭公子如何也受了伤？”

彭莱苦笑道：“是被一只木盘磕的，我不碍事。我们还是赶快将吴公子运回城中找大夫医治吧。”

柳如是道：“这毒毒性厉害，现下赶回去城中，怕是来不及了。”

大士阁的僧人明净闻声赶了过来，听说有游客中毒，忙道：“阿弥陀佛，菩萨保佑，今日这里正好请了大夫来为明言师兄看病。几位请随贫僧进去，先到客房歇息。”

大士阁是处三进的院子，前是大殿，旁有钟楼及便殿；中院是处松林，树下集有不少碑刻，不乏米芾、苏东坡、黄庭坚、苏辙、吴镇、董其昌等名家手迹，如；后院则是藏经阁、方丈室及普通僧人居住的禅房、伙房等。因为地处嘉兴黄金风景名胜区，不时有游客留宿，又在中院东、西两边建了各建了一排厢房，作为客房。

一行人进来中院时，有位正在观摩碑刻的游客转过头来，好奇地问道：“这位公子怎么了？”不待明净回答，柳如是抢着道：“他有些不舒服，晕了过去。”

那游客露出狐疑之色，明显不大相信，却也不再多问。

明净已知道伤者是当今翰林名士吴伟业，特意引着诸人进来东南角上的静室，最为阔大安静，又自赶去后院叫大夫。柳如是等人绝处逢生，眼巴巴地盼着大夫来救人，不想明净引进来的却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不由得面面相觑。

那少年手里提着药箱，一副老成模样。倒是彭莱随张溥久居嘉兴，熟悉本地知名人物，问道：“小哥儿可是崇德吕家的？”少年点了点头。

明净忙介绍道：“这位是崇德吕元学吕公的五公子，姓吕名留良。”彭莱道：“啊，原来是吕公子，久闻大名。”

倒不是彭莱虚词，吕留良年纪虽小，名气却是不小。他出身于宦

世家，祖上在明朝世代为官，先祖吕燠娶淮庄王朱祐棖长女南城郡主。其父吕元学曾任知县，后因病辞官回乡。吕元学正妻郭氏生大良、茂良、愿良三子，侧室杨氏生第四子瞿良。吕元学病故四个月后，杨氏又生第五子吕留良，为遗腹子。吕留良由三兄吕愿良抚养长大，自小颖悟绝人，过目不忘，凡天文、讖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灵兰、青乌、丹经、梵志之书，无不洞晓。又因其母杨氏体弱多病，发奋苦读医书，到医馆观摩学习，孜孜不倦，少年时便成为一方名医，外号“吕医”。他干脆以“吕医山人”为号，可谓对自己的医术十分自信。

吕留良年龄不大，气派不小，也不理睬众人，只上前看了吴伟业一眼，即大大咧咧地下令道：“病者中了毒，需要立即拔毒。你们先解开衣衫，让他躺下。再准备两盆清水，要现打湖心井的水。”

湖心井即龚勉任嘉兴知府是在湖心岛上开挖的水井。龚知府还专门题有诗云：“凿井开湖心，一泓清且冽。脉似惠泉分，煮茗时可啜。”大约是因为井开在湖中的缘故，井水口感与别处不同，格外清冽甘甜。据说常饮能够治病，常有人自带容器，专门来打湖心井的井水作为药引子。

众人忙不迭地照办，郑森派施琅与彭莱一道去打水。等到安置妥当，吕留良却将所有人都先赶了出去，独自留在静室为吴伟业拔毒。明净便引柳如是等人到厢房中歇息，奉了茶水。柳如是依次报了众人身份，请明净及寺中人暂时为吴伟业中毒受伤一事保密。明净道：“这是自然。”

等了一会儿，许誉卿夫妇、董小宛、黄媛介、姚淑、黄鉴也相继来到，纷纷问道：“吴学士人可还好？”柳如是道：“大夫正在救治。”又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是谁伤了吴公子？”

许誉卿看了彭莱一眼，道：“这可实在是一言难尽。”

彭莱道：“虽然是吴学士先动的手，但挑起事端却是谢三宾。柳娘子，抱歉了，今日这件事，其实跟你有关。

原来吴伟业一行人上岸后，便先来钓鳌矶看戏。因为风景时时在，

戏班子却不常在。尤其吴伟业是戏剧行家，远远听到歌者能以声遏云，便知道来了名角。

一到台前，许誉卿便认出了一名熟人——坐在台下主宾席中的人竟有谢三宾。他也听过谢三宾苦追柳如是且二人纠缠不清的风流故事，这才知道柳如是为何刚一上岛就折返回来，想来是她看到谢三宾也在湖心岛的缘故。她请郑森的侍从去烟雨楼叫朋友来码头相会，大概也是不愿意东林、复社卷入她与谢三宾的纠纷。

谢三宾的身边还有两名白发老者，气度娴雅，颇有风采。问了看客，才知道一人是嘉兴秀水人沈德符，也是今日宴会之主人。其左侧的老者则是湖州归安人韩敬，即当年排挤掉钱谦益而独占鳌头的韩求仲。他靠作弊当上状元一事败露后，在朝中无法立足，被迫辞职，在士林中的名声也是一落千丈，唯有戏剧名家汤显祖为他叫屈^[8]。经此一事，韩敬终究难以东山再起。他于仕途受挫后，闲居家乡，以著述自娱，与汤显祖、沈德符等戏曲名家往来甚密。然而他在政治上并没有就此沉沦下去，始终名列浙党之中，与东林、复社为敌。他跟前任首辅温体仁同是湖州人，传闻许多坏点子都是他给温体仁出的，如利用周之夔告复社结党谋反，又如利用绍兴师爷张汉儒告钱谦益鱼肉乡里。

吴伟业虽然知道韩敬跟沈德符交好，可乍然见到他在此出现，还是颇为惊讶。又因复社近日将有大计划、大动作，怀疑韩敬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嘉兴，忙让彭莱去探明究竟。

彭莱打听之下，才知道前日是沈德符寿辰，韩敬、谢三宾均是来为沈德符贺寿的。戏班子则是沈家专门从苏州请来的，已经在秀水长溪沈家老宅连唱了数日。刚好沈德符今日要陪韩敬、谢三宾游南湖，便带了戏班子同来湖心岛，欲效仿昔日屠隆盛事，在烟雨楼前搭台唱戏，留下一段风流佳话。

吴伟业等人听了一阵，便转身离开，预备去登烟雨楼。走出不远，戏台上忽然换了戏文，由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变成了吴炳的《绿牡丹传奇》。

吴炳，江苏宜兴人氏，出身于官宦世家，对戏曲极有心得。他于万

历四十三年（1615）参加乡试，时年二十岁，由于提前交卷，被人举报事先知道考题、有舞弊嫌疑。次年，吴炳受命到南京复试，通过了检验，由此中举，一洗冤情。并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顺利步入仕途。

崇祯皇帝即位后，吴炳任福州知府。上任时正逢乡试，查出了考生陈况有舞弊行为。陈况家中很有些势力，花费重金托巡抚熊文灿来说情。当时熊文灿因招降了海盗郑芝龙而在朝中炙手可热，吴炳不肯徇私，最终被迫称病去职。

吴炳回到家乡后，想到自己当年参加乡试时曾被人诬陷舞弊，而今又因为陈况乡试舞弊而罢官，气愤难平，遂写出了《绿牡丹传奇》。这本来只是一出描写明代科场舞弊之风的戏剧，后来却被内阁首辅温体仁大加利用，用来讥讽复社操纵科举。复社中人自命为君子，却爱争意气。张溥动用了大量人脉，请浙江督学副使黎元宽出面，销毁了《绿牡丹传奇》刊本。吴炳当时起用为浙江盐运司主事，他在朝中一向持中立态度，凡事能避则避，虽然人也在浙江，也没有多干预什么。

《绿牡丹传奇》其实只是一部戏剧，但牵涉进党争后，就成了攻讦的工具。虽然官府并没有明令禁止上演，甚至连替复社出头的黎元宽都被免职，然销毁刊本事件后，戏班多不敢排演这部戏，是以多年来都没有人听到过。

一开始，旁人都没有听出来，只有郑森道：“咦，这不是《绿牡丹传奇》么？”

郑森在日本出身，长到六岁时，才被父亲接回福建。回到中国后不久，便随父亲到福州拜见福州知府吴炳。他对这位儒雅敦厚的长者印象很好，还在知府衙门看过吴炳自己创作编排的戏曲《情邮记》。内中有唱词云：“伴夜月，止听乌啼；望青云，空羡鸟飞。”立即令他回忆起在日本与母亲相伴的岁月，大为震撼。可以说，吴炳是他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位真正的文人。后来吴炳去职，他还向父亲追问过缘由。郑森长大后，也曾听过《绿牡丹传奇》事件，对复社之小题大做颇不以为然，还特意命人设法找来了《绿牡丹传奇》刊本，让家中的戏班子排演。是以他对这出戏极为熟悉，一下子便听了出来。

郑森不过是记起往事，随口一句。吴伟业、彭莱却是闻声色变。二人先是顿住脚步，凝神静听了一会儿。却听见有净角依《双调》唱道：“真蛙井，乍窥天，忘本等。这可似魍魉峥嵘，这可似魍魉峥嵘，听不得嗥嗥吠声。”吴伟业点了点头，示意确实是《绿牡丹传奇》无误。彭莱便让许誉卿等人先上烟雨楼，说自己要跟吴伟业重返戏台看看。

许誉卿料想他们要去质问沈德符，说不定还要当场兴师问罪，忙道：“不是说好今日只谈风月么，何必去管旁人唱什么戏？”

彭莱忙道：“许公放心，我们只是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断然不会惹事。”扯上吴伟业，掉头而去。

郑森微一凝思，便请许誉卿夫妇代为照顾董小宛，自己带了施琅跟着赶去钓鳌矶。

吴伟业和彭莱赶来钓鳌矶时，果见戏台上正在上演《绿牡丹传奇》第十二出《友谑》。这出戏轻快活跃，戏份以丑、净为主，唱词尽是嘲讽和自嘲，插科打诨。看戏者中，懂行的看得捧腹而笑，不懂行的也是看个热闹滑稽，比适才那文绉绉的《牡丹亭还魂记》要好看得多。

彭莱先挤到主宾席边，报了自己姓名，称是复社党魁张溥的侍从。沈德符倒也客气，问道：“阁下有何指教？”

彭莱指着戏台道：“这出《绿牡丹传奇》与我复社有一段不小的恩怨，沈公应该很清楚，却刻意将戏班带来烟雨楼上演，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沈德符指着身侧的老者道：“这位是《绿牡丹传奇》的作者吴炳吴公。他已调任江西提学副使，上任途中，绕道嘉兴来为老夫祝寿。老夫命戏班排一出吴公生平得意佳作，有何不妥？”

彭莱想不到宾客中还有吴炳，一时语塞，便转向谢三宾道：“谢公是东林党魁钱谦益钱公的门生，如何能安安稳稳坐在这里听戏？”谢三宾讪笑道：“不过是一出戏而已。”

彭莱不无讥讽地道：“这可不是听戏那么简单。阁下难道忘了尊师钱

公不得登阁入相，是拜谁所赐么？”

言下之意，无非暗示当年韩敬靠舞弊挤掉钱谦益夺得状元，又因仕途尽毁与沈德符在浙江乡试案中布局陷害钱谦益。而这起乡试案到后来两度被温体仁利用，前一次钱谦益丢掉了唾手可得的内阁大学士，后一次则差点性命不保。

韩敬脸色虎着脸不吭声，他算是张溥的前辈，自然是不屑与一个小小的侍从辩论的，况且内中涉及极多的恩怨，也难以几句话辩明。

韩敬长子亦韩绎祖^[9]亦在侧座，闻言立即站了起来，道：“说到底，你赶来找茬，还不是因为这出《绿牡丹》吗？之前温阁老在位，说这戏是讥讽复社，你们便信了。殊不知吴公返乡写出《绿牡丹》时，你们复社还没有成立。难道他老人家能未卜先知，预先写出这样一出戏来嘲讽你们？”

之前复社与内阁首辅温体仁争斗，温体仁之弟温育仁排演了《绿牡丹传奇》，命人到处上演。众人一直以为那戏是温育仁所作，是以诋毁起来不遗余力，后来才知道真正作者另有其人，是宜兴人氏吴炳。从始至终，吴炳表现得很淡然，从未吭声，仿佛《绿牡丹传奇》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复社难免认为他是心中有愧，愈发将他当作温体仁党羽。但吴炳在复社成立之前就写出了《绿牡丹传奇》一事，彭莱还是第一次听说，一时语塞，转头去看吴炳，有心求证，却见他已起身走开，正与郑森交谈甚欢，不觉一愣。

韩绎祖又道：“你们复社扬名，始于崇祯四年，只因吴伟业中了榜眼。当时吴公写出《绿牡丹》已经一年有余，太湖一带，许多人都看过，不难佐证。谢公，你不是说吴江名妓柳如是十三、四岁时曾看过这出戏么？”

谢三宾道：“不错。老夫曾听柳如是提过，她在给周道登周阁老作妾时，曾看过《绿牡丹传奇》，彼时正是崇祯四年初。”

沈德符道：“这就是了。你们复社不少人都曾是柳如是的恩客，譬如尊师张溥，又譬如复社另一巨子陈子龙，难道都没有听她在枕边说过

么？”语气颇为尖酸，暗有讥讽复社名士自命君子、却为同一妓女所迷之意。

韩敬打了个哈哈，接口笑道：“谢公，看来柳如是对你是情有独钟了。这《绿牡丹传奇》一事，她连同居了一年的陈子龙都没有告诉，却独独告诉了你。”

谢三宾正四处寻找柳如是下落，闻言颇为尴尬，只得强笑道：“小人水性扬花惯了，她的心思，谁能明白呢？”

沈德符忽正色道：“谢公，有一件事，老夫一直没好意思告诉你。听说目下柳如是人就在嘉兴……”

谢三宾闻言大为紧张，道：“她……她也在嘉兴？”沈德符道：“听说人就住在竹亭湖墅中，十之八九是真事。这位彭莱彭公子既是张溥的心腹侍从，想必是知情的，你不妨当面向他确认。”

谢三宾忙问道：“柳如是人当真住在那里，跟张溥在一起？”彭莱道：“这个……”

他知道柳如是来嘉兴是为了躲避谢三宾，却不想今日在湖心岛撞见谢氏，还被沈德符当面揭破柳如是居处，一时不知该如何应付，只好转头去看吴伟业。

沈德符一眼瞥见彭莱身侧的蓝衫男子文质彬彬，颇有秀弱之气，蓦然心念一动，问道，“莫非这位就是吴伟业吴学士？”

吴伟业当此境遇，颇为难堪，然避之不及，只得应道：“正是。吴某听到各位争辩，一时有所思，不及通报姓名，还望见谅。”

沈德符摇头道：“吴学士说的不对，这不是争辩，是你二人为一出戏赶来兴师问罪，却因为知道了真相而理屈词穷。吴学士，你也是声动天下的大名士，可有想过这些年来吴炳吴公所受的委屈？”

吴伟业心道：“沈德符如此咄咄逼人，谢三宾又抬出了柳如是做证人，料想吴炳创作《绿牡丹传奇》时间在复社成立之前当是真事。果然

如此的话，复社确实是在这件事上理亏，至少是被温体仁利用了。而吴炳多年来隐忍不言，不肯公开说出真相，想来也是不愿意得罪温体仁，所以甘愿两头受着窝囊气。而现下终于肯讲出来，大概也是因为温氏已经过世、不足为虑了。”反复思虑一通，还是觉得应该先禀报张溥之后再讲，便拱手道：“这件事，吴某自会向恩师禀报，请恩师定夺。各位相公，吴某今日有所唐突，实在抱歉，就不打扰各位听戏了。”

谢三宾却不肯就此罢休，居然不顾身份，上前一把扯住吴伟业的衣袖，追问道：“柳如是到底在不在竹亭湖墅中？”

吴伟业不悦地道：“我今日才到嘉兴，是陪客人来游湖的，尚未到过竹亭湖墅，如何能知道柳娘子在不在那里？请谢公快些放手！”

谢三宾道：“胡说八道。你身边跟着张溥的心腹侍从，还左搪右塞。快说，是不是张溥将柳如是藏了起来？今日不说清楚，休想离开。”竟很有些恼羞成怒。

彭莱见二人拉扯在一起，情形不妙，忙过来劝道：“先放手，有话好说。”见谢三宾不肯松手，吴伟业挣脱不开，便去扯谢三宾的手腕。

谢三宾将他的手拨开，怒道：“做甚么？这里有你说话的份么？快滚开。”

正好戏班打杂的小厮金平奔过来道：“班主命小的来请教几位相公，下出该唱什么戏？”一边说着，一边拿木盘托着戏折子递了过来。

沈德符却是不接，道：“今日老夫点了《牡丹亭》，吴公点了《绿牡丹》，现下该到韩公点戏了。韩公，你点上一出好戏，可别让旁人搅了雅兴。”

他是主人，既这般说了，韩敬当然当仁不让，笑着拿起戏折，翻了几下，问道：“咦，怎么没有《金屋藏娇》这出戏？”

他在这边别有用心地煽风点火，那边谢三宾愈发气急败坏，连声嚷道：“柳如是人在哪里？快说，快说。”

吴伟业叫了好几声，见对方始终不肯放手，便使出大力，预备挣脱掌握。谢三宾身材高大，比吴伟业高出整整一个头，又正是气愤之下，死活不肯放手。二人纠缠在一起。

沈德符身为主人，也不命人劝架，只笑吟吟地在一旁看着。韩敬更是将戏折放回木盘，命道：“拿过去，请谢公点戏。”

小厮金平迟疑了下，只得托着木盘走近谢三宾，怯生生地道：“请谢相公点戏。”

谢三宾扬手一挥，便将木盘连同戏折打得飞了出去，正好磕在彭莱面上。彭莱痛得大叫了一声，双手捂脸，蹲了下来，也不知道伤在了哪里。

吴伟业见状吃了一惊，喝道：“你想做什么？怎么还打人？快放手！”大力一推。他虽然个子不及谢三宾，毕竟是正当盛年的男子，这一推又出尽全力，谢三宾退了两步，就势跌坐在地。

吴伟业料不到会有如此局面，想到对方毕竟是长辈，“哎哟”一声，急忙上前去扶，却被谢三宾就势扯倒。两人互相倒在一处，滚成一团。

沈德符忙道：“打人了！打人了！”出声叫喊，却并不上去劝架，只示意仆人将彭莱扶起来，拉到一旁坐下。

郑森正在一边与吴炳说话，见出了变故，忙叫施琅过去帮忙。

吴炳道：“郑世倅且慢。这事涉及复社和浙党，内中是是非非，难以说清，郑世倅身份特殊，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郑森愕然道：“这话怎么说？吴学士是我师长，我身为学子，怎么能眼见他与旁人厮打？”吴炳道：“郑世倅可知前户部尚书侯恂为何被下狱？就是因为他的门生左良玉手握重兵，势力太大。”

郑森恍然有所醒悟，问道：“吴公的意思是，如果我贸然插手，可能会因为家父的身份，而令事情更加复杂？”

吴炳点了点头，道：“今上多疑。郑世倅新拜了东林党魁钱谦益为

师，以你的身份，已足以令朝廷对钱氏侧目，疑他交接大将，结党营私。像今日这种场面，日后必会传入朝中，若郑世倅牵涉其中，怕是会令局面更加混乱。你若就此袖手旁观，反而于吴伟业前程有利。”

郑森一时踌躇不语。他六岁之前在日本，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单纯而快乐。六岁之后回中国，因为是长子，将来必将继承父亲的地位，受到了众星捧月的待遇。环绕他周围的人，大多是追随他父亲郑芝龙横行海峡、打下江山的亲信。这些人虽是海盗出身，却亲身经历了大航海时代，野蛮中激情澎湃，豪情中雄心满怀，与闭关锁国的内地人大不相同。在他成长的环境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结的人事纷争一类，即使他对吴炳的指点有所领悟，也依然是感到懵然难解。然而吴炳是他平生最敬重的人，对方的话不能不听。既然他不能出面，总有能出面的人吧。他依稀听到谢三宾和吴伟业是因为柳如是而起了争执，也不及思虑更多，便命施琅赶快去画舫上叫柳如是来。

起初，吴伟业并不是要与谢三宾打架，只是被他死死扯住不放，挣脱不得后，最终被激发出了火气。而谢三宾则将寻柳如是不遇的怒气都转到吴伟业身上。两人都不甘示弱，滚抱在一起。到后来，沈德符也觉得有些过了，便命仆人上前劝架。两名仆人也不敢真动手，只弯腰站在一旁，好言相劝，不妨被谢三宾一脚勾倒其中一人。那仆人情急中一扯，将另一名同伴也拉的倒下，连带撞倒了赶过来拉架的彭莱，及正捡木盘的戏班小厮。数人滚作一团，愈发混乱。一些游客连戏也不看了，专门围过来看热闹。

恰在此时，黄媛介等人闻声赶来。她和姚淑曾跟吴伟业以诗会友，不但相识，且交情极好。忽见一群人滚打在一起，而被压在最下面之人，竟然就是这位吴大学士。一时不明所以。姚淑也想不通堂堂吴伟业如何会似市井之徒一般，当众跟人厮打，忙让未婚夫黄鉴上前拉架。

黄鉴便挤过看热闹的人群，好不容易分开几人，将吴伟业扶起来站好，劝道：“吴学士，你身份尊贵，何必跟……”却见对方脸色惨白，双手捧着肚子，指间有血沁出，不由大吃一惊，忙叫道，“不好了，吴学士流血了。”

彭莱爬起来一看，果见吴伟业腹部受了伤，若不是黄鉴从旁扶住，

早已支撑不住。他虽然意外之极，毕竟还是反应敏捷之人，心想反正谢三宾这伙子人有名有姓，一时跑不了，先救人要紧，便先负了吴伟业往码头而来。郑森惊见出了意外，顾不上再与吴炳叙旧，忙跟了过来，正好在半路遇到柳如是和施琅。

柳如是听了经过，道：“这么说起来，是谢三宾拿有毒的刀子伤了吴公子。”语气中颇见困惑，显然对争斗到动了刀子一事全然不能理解。

本来在娼妓这一行业中，恩客为争夺美貌妓女打架甚至动刀子伤人都是常见之事。秦淮名妓顾媚在秦淮河边开了一座眉楼，既是酒楼，又是青楼，为其争风吃醋、打烂楼中桌椅盘碟的事每隔数日便会发生一次，且打架者中不乏名流雅士、世家公子。谢三宾曾任巡按御史兼监军，出入于生死战场之间，脾气火爆些，情急之下动了手，愤怒之下动了刀子，这倒也能理解。可吴伟业非但不是他的情敌，还是在任朝廷命官，这其中的干系就大了。谢三宾曾居高位，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众人一时不愿意接话，一是柳如是人在这里，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合适，二来也不敢肯定就是谢三宾用毒刀伤了吴伟业。正好僧人明净进来道：“沈德符沈相公他们几位人在外面，有话想跟柳娘子说。”

[1] 叶小纨：柳如是同时代人，字蕙绸，吴江人。父叶绍袁（天启五年进士），擅长填词。母亲沈宜修是沈璟（万历二年进士，著名戏曲理论家和作家，“吴江派”领袖，在当时戏曲界影响很大。他主张“合律依腔”和“癖好本色”，曾与主张制曲以“意趣神色”为主、不拘泥于格律的汤显祖发生争论，史称“沈汤之争”）的侄女，叶小纨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成人后嫁给了沈璟的孙子沈永祯。崇祯五年（1632），她年仅17岁的小妹突然夭折，随后，大姐和母亲也因悲痛相继去世。叶小纨遂作杂剧《鸳鸯梦》，寄托对亲人的深情，是戏曲史上第一位有剧作传世的女作家。明亡后，其父叶绍袁虽仰慕吴易、陈子龙等人反清壮举，却无勇气参与，携三子出走杭州，遁入空门为僧。

[2] 《太平广记·卷四八五》引唐许尧佐《柳氏传》，载有唐代蕃将沙叱利恃势劫占韩翃美姬柳氏的故事。韩翃为天宝十三载（754）进士，唐代著名诗人，在大历十才子中创作成就最大，号称“韩员外诗”，匠意近于史，兴致丰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建中初年（780），唐德宗亲自点韩翃为中书舍人，因当时有两个韩翃，特为批示指明是咏“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韩翃。“春城无处不飞花”出自韩翃的《寒食》一诗，可见其诗名之盛。韩翃有一美貌歌妓柳青青，战乱中为蕃将沙叱利所劫。彼时唐朝依赖蕃将平定叛乱，韩翃敢怒不敢言，作《章台柳》寄给柳青青。词云：“章台柳，章台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青青回信

道：“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纵使君来岂堪折！”后淄青节度使侯希逸部将许俊以奇计夺回柳青青，将其送还韩翃。后人遂以“沙叱利”指霸占他人妻室或强娶民妇的权贵。许誉卿与王微此段对话见清李延昱《南吴旧话录·閻彦·卷二十四》。

[3] 据史籍记载，钱谦益其貌不扬，“黑而髯，貌似钟馗”。另一被称为“钟馗”的著名文人是唐朝大诗人温庭筠。温庭筠诗、词、赋俱佳，与李商隐齐名，时人称“温李”。又精通音律，人称“有丝即弹，有孔即吹”，“最善鼓琴吹笛”。可惜大才子也并非没有缺陷，《北梦琐言》中记载温庭筠其人相貌奇丑，外号“温钟馗”，外貌形象与他温文尔雅的名字全然不符。温庭筠与女诗人鱼玄机有师生关系，二人故事见吴蔚小说《鱼玄机》。

[4] 宣课司：官署名，明代南北两京商税征收机构。元至元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即吴王位，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在顺天府（治宛平、大兴县，今北京市）者为：正阳门、张家湾（镇名，今北京通县南）、芦沟桥，各设大使、副使一员，正阳门宣课司崇文门分司设副使一员。在应天府（治江宁、上元县，今南京市）者为：龙江、聚宝门、江东、太平门，各设大使一员，聚宝门宣课司朝阳门分司设副使一员。后芦沟桥、正阳门、太平门宣课司先后裁革。

[5] 张岱六十九岁时，在绍兴郊外项王里之鸡头山营建生圻（生前预造的坟墓）。友人李长祥为其题圻曰：“呜呼！有明著述儒陶庵张长公之圻。”

[6] 徐光启于崇祯五年（1632），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崇祯六年（1633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同年十月初七病逝于任上。张溥对徐光启执弟子之礼。

[7] 山门：寺院正面的楼门，也作为寺院的别称。因以前寺院为避开市井尘俗，多筑于山林之间，故称山号、设山门。后世造于平地、市井中之寺院，亦泛称山门。一般有三个门，所以又称“三门”，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

[8] 汤显祖在《寄韩求仲》（韩敬字求仲，号止修）信说：“不佞显祖款启寡识之人，忽见门下应制诸作，风骨情神，高华巨丽，晬藹流烂，若刃之发于削，而鑠之疑于神也。横目之徒，皆足惊殊叹异。而所遇稍有心期者，反复疑诽，力巨者逾甚。不佞所以辩说赞唱百端，觉为衰沮。第云子善于宣城乃尔。不已冤乎。”韩敬与汤显祖终身保持了很好的友谊。汤显祖去世后，韩敬特意收集友人三十岁以后的诗文，编成一部《玉茗堂集》（汤显祖一生著作宏富，以传奇剧作《牡丹亭》为代表作。在其生前就有《玉茗堂文集》刊行。韩敬所编《玉茗堂集》共四十四卷，包括文、赋、诗及尺牍等），而他本人的著作则多散佚，不见记载。

[9] 韩敬因与钱谦益素有争斗，在历史上形象不大光彩。但其两子韩绎祖、韩纯玉均有文名。明朝灭亡后，韩绎祖与总兵金有谏等人在湖州府城起兵抗清，兵败藏匿于僧舍中，偶见伶人衣明衣冠上场，大恸而绝。韩纯玉则布衣终身。反观许多享有盛名的东林、复社名士，在国家兴亡之际气节尽失，如东林领袖钱谦益带头降清，复社重要人物李雯为多尔袞起草《致史可法书》，吴伟业、陈之遴、宋征舆、侯方域等均出仕清朝，足见历史人物之复杂。

第四章 吴歌荡桨，一声哀怨

谢三宾为了讨好柳如是，可是没有少花银子。坊间盛传他特意在西湖边上修了一座绣楼，构造精巧，绮窗绣帘，饰以黄金珠玉。楼内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杭州人戏称为『藏娇楼』。也许传闻是真的，所以他在听到『金屋藏娇』的戏语时才格外生气。

钱塘重到泪潸然，惨淡风烟九月天。
马蹴锦城庐舍尽，绳牵春色道途怜。
数椽已作将军第，万卷都为饮酒篇。
惟有西湖寒夜月，一轮情景似当年。

——谢三宾《和万履安山居杂诗》

彭

莱听说沈德符等人到大士阁来找柳如是，愕然道：“他们怎么会知道柳娘子在这里？”郑森道：“是我当着吴炳吴公的面命施琅去叫柳娘子来解围，大概是吴公说了出来。”

彭莱道：“哎呀，郑公子，你不知道是因为吴学士和谢三宾是因为柳娘子而起了纷争么？”郑森道：“我听到了呀，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我才命施琅去叫柳娘子。”彭莱道：“不是这么回事……”

柳如是忙道：“没事，没事。谢三宾是沈德符的客人，伤了人不算，还险些弄出了人命，现下他也知道害怕了，必定是来讲和的。”

黄鉴道：“都快出人命了，还讲什么和啊，讲和就不用报官么？”柳如是道：“嗯，报官这件事要先缓一缓。今日这件事既然是因我而起，当然由我一力承担。”

黄鉴狐疑道：“这是为什么？谢三宾只是前任巡按御史，吴学士却是现任朝廷命官，况且谢氏蓄意害人在先，难道还怕告不过他么？难道是……”

姚淑不满地扯了一下未婚夫，他便及时住了口，未将下面的话说完。但旁人均已会意，他是怀疑柳如是有心庇护谢三宾——毕竟二人交往了一段时间，算是昔日情侣。谢三宾为了讨好柳如是，可是没有少花银子。坊间盛传他特意在西湖边上修了一座绣楼，构造精巧，绮窗绣帘，饰以黄金珠玉。楼内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杭州人戏称为“藏娇楼”。也许传闻是真的，所以他在听到韩敬“金屋藏娇”的戏语时才格外生气。

柳如是冰雪聪明，自然明白黄鉴的暗示，心道：“我对谢三宾已无一丝情谊，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贸然袒护他？目下朝中正有人要对付复社，我是怕那些人会利用今日这件事大做文章。就算张溥在此，也一定是不愿意张扬的。”

但她不愿意当众说出真实顾虑，以免旁人知晓复社困境，只摇了摇头，道：“这样，彭公子，你先回城向张溥禀报，问他要如何处置。沈德符这边暂时由我应付。”

彭莱知道此女虽是娼妓出身，却是个倾倒众生的主儿，丝毫怠慢不得，应了一声，又道：“这里出了事，烟雨楼怕是游不成了。许公，你们几位不妨先随我离开。”

柳如是低声与王微说了几句话，许誉卿见妻子点头应允，便道：“如此也好。正好我们夫妇还有事要办，等办完事，再约隐娘见面。”

郑森却道：“我想留下来。”他是南京国子监生员，吴伟业是前国子监司业，二人有师生之名。这次他来嘉兴，也是应吴伟业之约请，老师受伤中毒，生死未明，他于情于理都该留下来照顾，旁人也不能多说什么。又道，“小宛娘子，多谢你这次特意前来嘉兴相陪，我会派人送你回去。”命施琅随彭莱回城，安排人手送董小宛回去。

他如此安排，显然是董小宛没有多大兴趣。好在董小宛也不在意，只轻轻应了一声，略一施礼，便跟着彭莱走了出去。

施琅犹自不放心，道：“公子一个人在这里，万一有什么事，属下如何向大帅交代？”郑森道：“我就留在大士阁中陪伴吴学士，又不会到别处去，哪里能有什么事？”

施琅不敢违令，不得已去了。

柳如是又道：“黄姊姊，淑妹妹，李长祥公子已跟我细谈过，他交代的事我会放在心上。今日这场风波不小，不如你们也先回去，改日我再约你们几位。”黄媛介道：“如此也好。”

姚淑却道：“这里既出了大事，哪里能让柳姊姊一个人留在这里善

后？柳姊姊，你不嫌我们粗笨的话，我和鉴郎留下来帮你跑腿。”名为“跑腿”，实则是担心沈德符一方人多势众，里面还有个谢三宾，在复社中人到来之前，柳如是一人孤立无援。

柳如是道：“淑娘是远道来的客人，哪里能让你跑腿？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姚淑道：“可是……”

正好李长祥进来，道：“我留下来吧。”

他为人稳重，又识大体，姚淑这才放了心。

李长祥低声对黄媛介说了几句，黄媛介应了一声，自引着姚淑、黄鉴去了。

李长祥道：“娘子留在船上的那只木盒，我擅自带上岛，正好刚才进来大士阁时遇到大悲长老，遂请他先帮忙收起来了。等到方便时，我再亲自送交到娘子手上。”

柳如是知他是指那两件珍贵玉杯和玉盘，点了点头，感激他安排周全，又命僧人请沈德符等人进来。

最先进来的是谢三宾，后面跟着沈德符、韩敬韩绎祖父子、吴炳四人。

谢三宾神色颇为激动，紧紧盯着柳如是，“嘿嘿”了两声，道：“隐娘，你叫老夫我找得好苦。”柳如是道：“嗯，谢相公有礼。”

谢三宾见她反应冷淡，愈发忿怒，只是碍于有旁人在场，不便发作。

沈德符忙道：“吴学士人可还好？”柳如是道：“沈相公没听明净师傅说么？他中了毒，正有大夫在为他解毒。我倒是很好奇，谢相公，你持毒刀伤了人，居然还能如此澹然，这份镇定功夫，当世可是无人能及。”

谢三宾道：“什么毒刀？”沈德符也吃了一惊，忙追问道：“不是说吴学士是磕伤了么，怎么又成了中毒了？”

柳如是道：“原来几位还不知道，吴学士在斗殴中被人用匕首之类的利器刺中了腹部，而那匕首上还涂了剧毒。”

沈德符等人大惊失色。只有谢三宾蹙紧眉头，眯了一下眼，露出了诡异的表情。

吴炳道：“什么吴学士被人用刀刺伤，刀上还有毒？郑世侄，这可是真事？”郑森道：“是真事，吴学士人还在那边静室中抢救，生死未卜。”

吴炳愣了一愣，招手叫道：“郑贤侄，你出来一下，老夫有几句话要对你说。”郑森闻言，便随吴炳走了出去。

沈德符等人一时不明究竟，便一齐去望谢三宾。谢三宾连连摇头道：“不是我，不是我，这事跟老夫无干。”

柳如是道：“谢相公，我知道你有一柄匕首时时藏在靴子中，这是你当年在军中当监军时养成的习惯，这就请你将匕首取出来给大伙儿看看吧。”

谢三宾极是恼怒，道：“老夫又不是傻子，就算想杀人，也不会选择当众行凶啊。”

柳如是道：“谢相公当然不是傻子，那么你为何要当众与吴学士厮打呢？”

谢三宾道：“还不是因为你……”忽见众人目光炯炯，都瞪视着自己，愣了一愣，愕然道，“你们该不会真的认为是老夫行凶吧？”

韩敬道：“既……既如此，谢公何不将匕首取出来，给……给大伙儿瞧瞧？”沈德符也道：“韩公说的极是。若是匕首刚见过血，一定看得出来。这是为谢公洗脱嫌疑着想。”

谢三宾无奈，只得弯腰去拔匕首，哪知一摸靴子，竟空空如也，匕首不知何时失落了。他一时呆住，又使劲抚摸了两下，这才失声道：“老夫的匕首丢了！”

李长祥道：“这个‘丢’字，含义有很多种。请谢公说清楚，匕首到底

是无意中失落了，还是被人窃走了，抑或是谢公自己悄悄丢掉了？”

谢三宾问道：“你是谁？”柳如是道：“这位李长祥公子，是黄媛介黄娘子的亲眷，也是我的朋友。”

沈德符奇道：“你就是李长祥？我听过你的名字。尊夫人是常熟黄亮功的亲妹，是也不是？”李长祥道：“正是。想不到沈公也能知道李某的名字。”沈德符道：“实在你内兄的夫人太有名了。江南人人都知道，常熟黄亮功一无是处，却娶到了绝世美人刘三秀。”

李长祥却对这一话题没有兴趣，问道：“谢公，你的匕首呢？”

谢三宾也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匕首若在他身上，正如沈德符所言，是否刚见过血，取出来一验便知。然此刻匕首不在了，既无法证明行凶者是他，也无法证明不是他，但他既有丢弃凶器的嫌疑，首当其冲地成了第一嫌疑犯。打架是一回事，说不定还会传为风流佳话，行凶杀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尤其吴伟业是当今皇帝宠爱的臣子，温体仁在位时疯狂迫害东林、复社，也不敢拿吴氏如何，足见其得宠程度。一时冷汗直冒，仔细回忆了半天，才道：“一定是刚才争执拉扯时失落了。”

李长祥道：“那么我陪谢公回去寻找。”

谢三宾本想请沈德符陪自己同行，顺道请教个主意，却他冷漠地站在一旁，将头扭转开去，根本不看自己，似乎是要与自己划清界限，不欲趟这滩浑水，心中暗骂一声。然事已至此，若不尽快寻回匕首，只怕杀人罪名就在落在自己头上。只得乖乖地跟李长祥出去。

沈德符等谢三宾出去，才道：“柳娘子相信是谢三宾行凶杀人么？”柳如是道：“我固然是不信的。然而照目下的情形来看，谢相公嫌疑最大。”

沈德符道：“这怎么可能？谢三宾跟吴伟业斗殴，已经很莫名其妙了。行凶一事实实在在不可理喻，他二人素无恩怨，谢三宾犯得着当众杀人么？”

柳如是想了想，道：“根据彭莱的描述，当时场中纠缠的人团中，除

了谢相公、吴伟业、彭莱，还有两名仆人，和一名戏班的小厮。可否请沈相公将他们三人叫进来？”

沈德符本是觉得不可能是谢三宾持刀行凶，随口辩解几句，却想不到会惹火烧身，将嫌疑引到自家仆人身上，忙道：“老夫敢担保我沈府仆人绝不会行凶，他们跟吴伟业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行凶杀人？”

柳如是反问道：“那么那戏班小厮又跟吴伟业有什么冤仇呢？”沈德符一时无以对答，道：“戏班子已先行回城了，老夫这就派人去追。仆人人就在外面。”自出去叫人。

韩敬问道：“柳娘子觉得……是……是谁要杀吴伟业？”柳如是道：“凶手应该就在接近吴伟业的这几个人中。但到底是谁，目下还不好说。”

韩敬道：“动机……看谁有杀人的动机……”

一旁韩绎祖听父亲说话忽然结巴起来，这可是从所未有之事，大为惊异，问道：“父亲大人是不是不舒服？”韩敬道：“没……没有啊。”忽古古怪怪一笑，直挺挺地往后倒了下去。

韩绎祖忙扶住父亲，将他半抱半拖到椅子中坐下，叫道：“父亲大人！父亲大人！”

柳如是忙抢过来，却见韩敬双目圆睁，脸上笑容僵住，一丝血迹自嘴角渗出。伸手一探鼻息，已然没气了。

韩绎祖一时反应不过来，问道：“这……这是怎么回事？”柳如是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照情形看起来，令尊大人似乎是中毒身亡。”

韩绎祖“啊”了一声，道：“娘子适才不是说这里有大夫么？他人在哪里？”也不待柳如是回答，急奔到门外，大声叫道，“大夫，大夫，快来救人！”

沈德符闻声而进，惊见又起变故，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柳如是将适才情形大致叙述了一遍，道：“就在那么一瞬间，韩相公就倒了下去。”

沈德符道：“韩公可有饮过厢房的茶水？”

柳如是道：“没有。这茶水是庙里的明净师傅倒的，我们谁都没有动一口。”环视一眼空荡简陋的房间，伴以外面韩绎祖撕心裂肺的呼叫，只觉得诡异之极。转头忽见到沈德符正狐疑地审视自己，先是一愣，随即问道，“莫非沈相公怀疑我？”

沈德符道：“适才房里只有柳娘子和韩敬父子三人，柳娘子自然嫌疑最大，这与娘子适才怀疑我沈府仆人是一个道理。”柳如是道：“我连韩相公的衣衫都没有碰到过。一会儿韩公子进来，沈相公自可向他确认。”

正好韩绎祖和僧人明净带了满头大汗的吕留良进来，柳如是忙上前问道：“吴公子他……”

吕留良道：“那位吴公子暂时没事了。不过他身上还有余毒未清，需要靠自身排毒，最好先留在这里静养几日，等体力恢复些，再搬回城去。”柳如是道：“是，多谢。”

吕留良又上前查看韩敬伤情，微一翻其眼皮，便道，“这位老先生已经死了，抱歉。”

明净忙双手合十，唱道：“阿弥陀佛。”

韩绎祖却不肯相信事实，哀求道：“你不是救死扶伤的大夫么？求你救救家父。”吕留良道：“我能扶伤，但不能救死。公子，令尊已经过世，你还是节哀顺变，好好安排后事吧。”提着药箱便走。

柳如是急忙追了出来，叫道：“吕大夫，请留步。”

吕留良道：“娘子还有事么？”柳如是道：“据吕大夫看来，吴伟业……就是你适才救治过的吴公子，他中的是什么毒？”

吕留良极是意外，道：“原来他就是吴伟业吴学士，看样子也就是个普通人，貌不惊人嘛。”转念想到吴伟业身份非凡，他身边的人应该也大

有来历，忙问道，“还未请教娘子高姓大名。”柳如是道：“我姓柳……”

吕留良道：“啊，我知道了，你就是传闻中的柳如是。”柳如是道：“是的，我就是柳如是。”

吕留良上下打量她一番，道：“你看起来也没有传说中那么美丽嘛。”

柳如是当此境遇，哪里还有心思玩笑，只得勉强一笑，道：“吕大夫既能解毒，想来应该知道吴伟业中的什么毒。”

吕留良摇了摇头，道：“我学医术，为的是救治家母和乡邻，对毒药没有任何研究。一般人中毒，无非是用来做耗子药的砒霜，最常见的萝卜须子煮水就能解砒毒。罕见的毒药，一般人也得不到，无须在这上面花费力气。”

柳如是道：“吴伟业中的是砒毒么？”吕留良道：“不是。砒毒要奏效，须得从口鼻入。吴伟中的毒，是事先涂抹在刀刃上的。”

柳如是道：“那么吕大夫是如何解的吴伟业的毒？”吕留良道：“很简单，我直接拔毒，就是用嘴吮吸出他伤口的毒血，他中的毒毒性虽烈，毒量却不大，加上医救及时，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柳如是道：“原来如此。吕大夫能否看出禅室韩相公所中之毒，跟吴伟业中的是同一种毒？”吕留良道：“这可不好说。”

柳如是道：“吴伟业受伤之处并不在致命部位，但他人却很快昏迷了过去。而韩相公中毒后并没有立即发作，还在厢房中说了半天话。看起来，两人中的似乎不是同一种毒。”

吕留良道：“里面的那位老先生面色发黑，嘴角有血丝，肯定是毒从口入。而吴学士中的是毒刀，毒从血入。即使是同一种毒，因为进入体内方式的不一样，也可能造成完全不一样的表象和反应，所以我才说不好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二人中的都不是砒毒，这是我唯一熟悉的毒药。”又道，“柳娘子，今日能在大士阁见到你，实在是幸会。不过我家在崇德，距这里有一个多时辰的水路，我得赶回去为家母熬药，这就

告辞了。”

柳如是道：“是，多谢吕大夫。回头我会派人将谢仪送去崇德公子府上。”

吕留良摇了摇头，道：“就劳娘子代捐给大士阁做香油钱吧。”也学成年男子那般拱了拱手，提着药箱自去了。

柳如是正要进去厢房，忽见到吴炳独自穿过松林蹒跚而来，忙问道：“郑森公子人呢？”

吴炳道：“他去静室陪吴伟业吴学士了。”又问道，“适才老夫在茅房，听到韩公子大声喊叫，可是出了什么事？”柳如是道：“韩敬韩公莫名其妙中毒死了，人就在里面。”

吴炳闻言，一时难以相信，忙进厢房亲自查看。

沈德符跟出来问道：“韩敬跟吴伟业中的可是同一种毒？”柳如是道：“吕大夫说他对毒药没有研究，不能确定，唯一能肯定的是，韩公是毒从口入。”将吕留良原话复述了一遍。

沈德符^[1]年青时曾遭遇过一系列奇案，甚至一度因被人怀疑下毒谋害大臣而陷身锦衣卫大狱，对狱事颇有经验，忙道：“先不管是不是同一种毒。老夫可以肯定，韩敬一定是在看戏时中的毒。”转念又觉得不对，道，“这可奇了。老夫和韩敬同坐同饮，如果他中了毒，为何老夫，还有吴炳吴公、谢三宾谢公都没事？”

柳如是道：“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沈德符道：“嗯，也许是有人往韩敬面前的茶杯下了毒。”

正好沈府管家过来请命，沈德符便命他去将适才看戏时吃剩的茶水、点心取来。

沈管家为难地道：“点心剩了几样，倒是包起来收回船上了，茶水已就近倒了。”沈德符道：“那么就用过的茶具拿来，一只不漏。你亲自去船上取，别让旁人经手。再将小玉和小红叫来。”

沈管家见主人面色凝重，又听见韩绎祖在厢房里面放声哭泣，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慌忙应命而去。

柳如是问道：“今日宴会上的茶水糕点都是沈相公这边置办的么？”沈德符道：“嗯，是我府中下人一手操办。”

韩敬、谢三宾几人的侍从都留在秀水沈宅中，今日上岛侍奉的除了管家之外，另有四名仆人、两名婢女。两名婢女小玉、小红负责端茶送水，是唯一有机会往茶杯中下毒的人。沈德符已想到这一点，所以命管家去取茶具时，一并将二婢带来盘问。之所以当着柳如是的面来做这些，当然是要显得他自己无私、下毒之事于己无干了。

正好吴炳和明净一道出来，明净自去禀报长老。吴炳则道：“吴学士和韩公先后中毒，事情怕是不简单。老夫已经劝过韩世侄，暂时不要报官，先等沈公和复社这边自己弄清楚事情经过再说。”

湖心岛接连出了两起中毒命案，沈德符难脱干系，一旦报官，势必弄得满城风雨，流言纷起，对相关人士包括受害者吴伟业、韩敬等都不利。吴炳如此处置，可谓上上之策了。

沈德符大是感激，忙道：“多谢吴公。吴公受惊了，老夫这就派人送吴公回城歇息。”命仆人送吴炳出去，又叫来那两名在钓鳌矶拉架时曾跟吴伟业等人滚作一团的仆人，道，“柳娘子，这是杨万、杨千，他们两个是亲兄弟，跟随老夫都超过二十年了。老夫信得过他们，娘子有话尽管问。”

柳如是点点头，温言问道：“今日你家相公与客人在钓鳌矶看戏，你二人可有留意到不同寻常的地方？”杨万老老实实在地答道：“没有。”

柳如是道：“那么可有人刻意靠近过宴席？”杨万道：“也没有。”

沈德符道：“今日之宴席并不是正对戏台，而是摆在湖心井边的大石旁，老夫和客人们都是背石而坐。如果有陌生人接近，仆人应该会立即留意到。”

柳如是道：“原来如此，多谢沈相公告知。”又问道，“你们劝架的时

候，发生了些什么？”

杨万道：“我家老爷叫小的去劝架，小的不敢动手，后来不小心被谢老爷绊倒。小的想爬起来，腿却被什么人压住，死活拉不动。再后来，有人用力将小的掀开，小的滚到一旁，这才能起身。”再问杨千，也是一般的回答。

柳如是道：“那么你们劝架时，可有留意到什么特别之处？”杨万想了想，问道：“两位老爷打架，算不算特别？”

柳如是道：“嗯，算特别。你们可有看到匕首之类的物事？”杨万道：“匕首不是兵器么？这个没有……”杨千道：“小的滚倒时，有看到一件黄澄澄的东西闪了一下，不知道是什么。”

杨万道：“我怎么没看见？你该不会是眼花吧？”杨千道：“今日天阴，没有太阳，怎么会眼花？我肯定看见了，没错。”

柳如是神色立即紧张起来，问道：“你看的黄色东西，是不是五寸来长，宽不及寸，通体金色？”

杨千迟疑道：“这个小的就不能确定了。当时混乱无比，它就是在谁的衣衫上那么闪了一下，一晃而过，小的也没看得太清楚，不过肯定是个黄色的长条的东西。”

沈德符道：“柳娘子刚才叙说的是件什么兵器？”柳如是叹了口气，道：“谢三宾谢相公藏在靴子中的防身利器，正是一把黄金匕首。”

沈德符听说仆人在争斗中见过一件黄色物事，忙道：“杨千所见到的黄色条状物事，极有可能就是谢三宾的匕首。但他拔刀行凶的可能性极小，匕首很可能是小心从靴子中掉了出来。”

杨千道：“不瞒老爷，虽然是晃眼而过，小的还留了心思，爬起来后，特意往地上寻过，什么都没有。”

如此，基本上排除了匕首掉落的可能。应该也不是被人趁乱窃走。在那样混乱的场面下，人人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上却偷他人靴子中的东

西呢？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可能性，有人取出匕首，伤了吴伟业后，又重新收了起来。这个人，应该就是谢三宾了。他起初大概并没有杀人之心的，然缠斗中一时狂躁暴怒，顺手拔出兵器伤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沈德符在京师住过数年，曾听刑部官员提过，在行凶案中，有预谋伤人或是杀人的通常只占二三成，绝大部分是冲动型犯罪。他终于开始相信是谢三宾行凶伤人，道：“看来老谢伤人后也知道不妥，所以等彭莱带走吴伟业后，寻机丢了匕首。”

当时仆人扶起谢三宾后，谢氏便赌气走到湖心井边打水洗手，大概正是那个时候，他将匕首丢进井中，好销毁罪证。

柳如是忙道：“如果匕首是丢到井里，应该还是可以打捞上来作为证物。”沈德符连连摇头，道：“这可是湖心井，底下与南湖相通。那匕首早不知道被暗流带去哪里，无论如何是寻不到了。”

正说着，李长祥引着谢三宾进来，告道：“钓鳖矶四下都细细寻过了，没有寻到谢公的匕首。”谢三宾道：“一定是被人捡走了，那可是一柄黄金匕首。”

柳如是道：“谢相公何须再花言狡辩？如何敢做不敢当？”谢三宾冷笑道：“老夫知道隐娘的心思，你一心要摆脱老夫，所以趁这个大好机会陷害老夫，对也不对？”

沈德符道：“谢公，恕老夫说句公道话，目下你嫌疑的确最重。在你和吴伟业争执的时候，有证人见到你露出了黄金匕首。”

谢三宾闻言一愣，问道：“什么？黄金匕首并不在老夫身上呀。”柳如是道：“那是事后。谢相公伤了人，自知后果严重，所以事后将凶器扔了。”

谢三宾道：“这也是证人说的么？你叫他出来跟老夫对质，他有亲眼看见老夫持匕首伤人么？”

沈德符不敢说出家仆就是证人，忙道：“谢公别激动。证人只是看见

有匕首出现过，并没有看到就是谢公本人手持匕首。”

谢三宾道：“那么一定是争斗的时候匕首掉了出来，后来又被人捡走了。你们也不想想看，就算是老夫伤人，那匕首是老夫专门延请名家打造，吹毛立断，相伴已有数年，是断然舍不得随手扔掉的。况且当时老夫还不知道隐娘人在这里，除了隐娘之外，岛上再没有其他人知道老夫有一把黄金匕首藏在身上，老夫有扔的必要么？”

这一辩解颇为有力，众人细细一想，果然是这个道理。

沈德符心道：“谢三宾说的有理，如果不是柳如是在这里，揭露出他靴子中藏有匕首，根本没有人会怀疑他。他事先也不知道杨千会看到些什么，完全没有必要扔掉心爱的匕首。”

匕首并不仅仅是一件兵器，还有能带给人巨大的安全感。谢三宾可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是做过巡按御史和监军的人，曾与叛将孔有德在战场上正面交锋，防范心理极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丢掉防身利器的。

柳如是沉吟道：“如果是争斗中匕首掉了出来，被什么人捡到，顺手拔出来伤了吴伟业，凶手一定是在彭莱、杨万、杨千三人当中了。嗯，还有那跑腿的戏班小厮。”

这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杨千的叙述，他在倒地时见过黄金匕首，而起身后还往地上寻找过，那么行凶伤人极可能就发生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内。在这一时间段中，只有谢三宾、彭莱、杨万、杨千、金平五人跟吴伟业近距离接触过。那小厮金平是戏班的人，戏班又是沈德符从苏州请来贺寿的，到嘉兴才半个月。金平是奉班主之命前来请沈德符点戏，才无意中卷了进来，行凶嫌疑最小。仆人杨千主动交代曾见过黄色物事，这是关键证词，足以令排除他本人的嫌疑。杨万是个下人，不过临时受命上前劝架，吴伟业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杀人动机，嫌疑已小。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谢三宾和彭莱二人。谢三宾固然最值得怀疑，但他自有一套说法来辩解，也确实有一定道理。而彭莱因是复社领袖张溥的心腹侍从，吴伟业则是张溥的得意门生，他跟受害者属于同一党，嫌疑本来最轻，但如果谢三宾行凶的可能性被排除的话，他便立即跃升为

首要嫌疑犯。理由则是除了他，实在没有别人了！

柳如是和沈德符均立即想到了这一点，但二人只是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没有明说。

谢三宾却顾不上旁人，着力洗白自己，又道：“还有一点，你们说吴伟业险些丧命，不是因为刀伤，而是因为刀上有毒，对吧？老夫的匕首只是用来防身的，怎么会往刀刃上涂抹毒药呢？匕首插在靴筒中，万一误伤自己，岂不是害了自个儿性命？”

沈德符“哎呀”一声，道：“谢公说的不错，我们险些误会了你。”又道，“柳娘子，也许凶器根本就跟黄金匕首无干，凶手身上自己带有凶器。”

李长祥忽插口道：“刀上涂毒，是为了确保置对方于死地，属于典型的预谋杀人。而吴学士今日来烟雨楼，沈公这边的人都是不知道的，如何能事先预备下毒刀呢？”

沈德符重重叹了口气，道：“老夫也是这般想。”转头去看柳如是，希望由她口中说出真凶的名字，不料谢三宾却抢先说了出来，道：“原来真凶是彭莱。他是接近过吴伟业的人中，唯一一个事先知道他要来烟雨楼的人。”

柳如是心道：“之前听微姊姊说，张溥等人今日齐聚慕云楼，很可能是复社在那里有重要集会。吴伟业是社中骨干，即将离开江南赴任京师，按理该列席会中，张溥准他出来，多半是因为郑森来了嘉兴。也就是说，吴伟业也算临时来的烟雨楼。但无论如何，彭莱确实嫌疑最重，偏偏我还放他走了。吴伟业这件事，只能等张溥来了再说了。”

谢三宾见众人沉默不应，心头登时有气，冷笑道：“你们刚才怀疑老夫行凶时振振有词，这会子找出了真凶，怎么反倒没话说了？彭莱人呢？是不是逃走了？”

柳如是道：“是我叫彭莱回城去请张溥示下了。果真是彭莱杀人、他又逃走了的话，后果由我一力承担。”

谢三宾道：“嘿嘿，复社党魁的侍从要杀党魁的门生，倒也新奇有趣。真不知复社内部还有多少丑闻呢。”

柳如是闻言心念一动：“彭莱嫌疑最大，那只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嫌疑人了，并没有确切的物证指向他，也想不出他有任何要杀吴伟业的理由和动机。但如果彭莱是朝中首脑人物安插在张溥身边的奸细呢？”

这一推测并不是异想天开。据她所知，张溥为改变之前一再受制于前内阁首辅温体仁的局面，指使在京为官的吴昌时设法往现任内阁首辅薛国观身边派了奸细。薛国观权术不及温体仁，每有所动，张溥都能预先得知，事先做好防备。温体仁、薛国观师徒与复社争斗已近十年，手段日趋下作激烈。张溥既能往薛国观身边派奸细，那么反过来薛国观收买张溥身边的心腹侍从，也是极有可能之事。果真如此的话，彭莱不就有了杀死吴伟业的动机了么？复社惯例，以财力、才学论资排辈，譬如吴昌时能够在复社一言九鼎，只因他本人财力雄厚，资助了复社的相当一部分活动经费。吴伟业虽然在财力上不济，但其在才学上绝对是复社一流人物。论重要性，他当然远远不及张溥、张采、吴昌时等人，但他却是复社当中唯一一个能为当今皇帝接受、能够亲近崇祯皇帝的人，张溥一向对他期望极高，认为复社年青一辈中将来能够入阁拜相者，非他莫属。也许这次吴伟业返京任太子属官，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朝中首脑人物有所警惕，便指令手下人预先铲除政敌，也是有可能之事。

虽想到这一层，柳如是却并不说破，只道：“那么吴伟业这件案子便暂时先放一放吧，等城里有了回信再说。我先去看看吴公子。”预备先去找吴伟业谈一谈。

沈德符忙道：“韩敬韩公中毒身亡这件案子尚未明了，还望柳娘子施以援手。”

谢三宾、李长祥这才知道韩敬已经死了，各自露出骇异之色来。

谢三宾忙问道：“韩敬是如何中的毒？”沈德符道：“目下还不清楚。初步推测，应该是在宴席上中的毒。柳娘子，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刺伤吴学士和往韩公茶水中下毒的是同一人？”

柳如是道：“沈相公认为是彭莱毒害了韩敬么？我觉得不可能。吕留良吕大夫说过，韩敬是毒从口入。在众目睽睽之下，彭莱如何能有机会往茶水食物中投毒？”

其实沈德符也知道不可能是彭莱下手，只不过如果确定是他的婢女投毒的话，他本人就难脱干系了。

正好沈府管家取了茶具等物到来，柳如是道：“那好，我就与沈相公一道，当着韩公子的面验毒。”

沈德符遂命管家将茶具等拿进厢房，一一摆放在案桌上。韩绎祖尚跪在父亲身侧哀泣，见众人进来，勉强起身抹了眼泪，问道：“可有找出是谁害了家父？”

柳如是道：“暂时还没有。韩公子，我们推测令尊是饮食中毒。这些是今日宴会上用过的茶具，还有一些剩余糕点，我们预备用银簪一一检验。请你过来，做个证人。”

韩绎祖问道：“我也在座席中，喝过茶，吃了点心，为何我没有中毒，还有沈公他们几位都没有中毒？”柳如是道：“沈相公推测，是有人暗中将毒药下在了令尊的茶水中。”

扫视一遍，见那些青花茶盏都是差不多的图案，一时也难以分辨出那盏是韩敬用过的，便往每只茶盏中注入一些清水，将银簪依次探入，验过一遍，银簪却并未变色。柳如是大为意外，又验了茶壶，还是没有检出毒性。

沈德符虽然大喜过望，却也感到困惑难解，问道：“今日用过的茶具都在这里么？”沈管家道：“都在这里了。”

谢三宾亦立在一旁，问道：“是不是投毒的凶手暗中清洗过了，毁去了物证？”沈管家忙道：“回谢老爷话，老爷和贵客们用过的茶盏都是直接收到船上，还没有来得及清洗。”

谢三宾亲眼看到茶盏内壁上还残留有一圈一圈的茶垢，这才无话。

茶具和茶水既然没毒，那么毒药很可能就是下在糕点中，可一一试
过余下的糕点后，银簪还是光亮如新。

谢三宾道：“难道唯一有毒的那块糕点正好被韩公吃下了？”韩绎祖
道：“这怎么可能？怎么正好毒糕点是为家父所食？”不由得转头去看沈
德符，显然对主人起了疑心。

沈德符忙道：“贤侄，老夫与令尊相交数十年，这么多年的风雨岁月
都一起走过来了，老夫怎么可能谋害最好的朋友？”

韩绎祖不过只是瞬息疑虑，转念间便明白了过来，慌忙赔礼道：“是
小侄无礼了。”沈德符叹道：“这不怪你，只怪这件事太蹊跷。”

柳如是问道：“那么这些糕点也是由婢女经手摆放的么？”沈管家忙
道：“糕点一共有四种，原先是盛放在四只食盒中，宴会开场时，才由仆
人一一取出来摆放在碟子中，再由小玉、小红端上桌去。”

如此，糕点上桌时随机性极大。就算凶手预先混杂了一块有毒糕点
在食盒中，他也不能确定仆人会将它盛放在哪只碟子中，更不能确定婢
女会将它送到何人面前。也就是说，那块有毒的糕点本有可能被沈德符
吃下，也有可能被谢三宾吃下，今日坐在宴席上的宾客，都有被毒杀的
可能。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毒糕点并没有在宴会上被吃掉，又被重新收
入食盒中。而它最终落入了韩敬口中，则完全是机缘巧合了。

通常投毒者都是预谋杀人，事先做出周密计划和安排。但今日这投
毒的凶手，却只用一块糕点，去毒杀一个不明对象，未免太匪夷所思。

韩绎祖全然糊涂了，问道：“这凶手到底想做什么？到底想杀
谁？”柳如是等人均感茫然无解。

李长祥沉吟道：“也许凶手正是想造成这种效果。”沈德符道：“这话
怎么说？”李长祥道：“今日宴席上，沈公是主人，另有四位客人，对
吧？也许凶手本来就没有明确想杀谁，他只是打算随机地毒死你们五人
中的一个。”

柳如是蓦然得到了提醒，道：“李公子推测得有理。沈相公，你和谢

相公、韩敬韩相公、还有吴炳吴相公四位，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仇家？”沈德符愣了一愣，决然道：“当然没有。”

谢三宾却转头去看韩敬的尸首，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韩绎祖愕然问道：“什么？”谢三宾迅疾转过头来，道：“没什么。”又去看沈德符。

柳如是料想这几人必是想到了什么，但在商议好之前，不愿意当着她的面说出来，便先与李长祥辞了出去，先赶来静室探望吴伟业。

吴伟业半躺在卧榻上，双目微闭，面色苍白，看上去极是虚弱。郑森正用湿毛巾为他擦拭额头的汗珠，极是恭谨，没有丝毫总兵公子的骄傲。他见柳如是进来，便站了起来。

吴伟业睁开眼睛，道：“是隐娘来了。多谢你，今日你救了我性命。”柳如是道：“是吕留良小吕大夫救了吴学士，我哪有功劳？”

吴伟业早已听郑森说了经过，叹道：“若不是隐娘主意，彭莱就不会带我来大士阁，也不会撞见小吕大夫，我多半在回城的船上就毒发身亡了。”

柳如是道：“只是赶巧而已。这是公子福泽深厚，又有菩萨保佑，才好能在大士阁遇见良医，及时解毒。”

吴伟业曾随张溥在杭州见过李长祥，问道：“李兄如何也会在此？”柳如是忙道：“李公子是我的朋友，我们今日约好在烟雨楼相会，不想湖心岛出了事，他便先留在这里，帮我照应。”

在杭州张岱居处，李长祥当面劝张溥不要再党争时，吴伟业也是在场的。他也知道张溥因此对李长祥很是不满，还下令复社中人不准再与其来往。不过这只是因政见不同而产生的意见，并不代表双方人品如何，复社内部也有人赞成调停讲和的。李长祥既然能被柳如是视为朋友，那么也就不算是外人了。便点点头，道：“抱歉，我身上不便，不能起身招呼李兄，请坐。”

柳如是颇了解吴伟业其人——文弱书生之气极重，即使在复社中地位甚高，也很少发表意见，更不会轻易与人争执，似今日这般面红耳赤地与人斗殴，完全不能让人相信，即使有谢三宾挑事，再有沈德符、韩敬从旁挑唆，也不似他所为。旁人转述争斗的起因是他先将谢三宾推倒在地，未必符合事实。便问道：“吴学士，你是有名的好脾气、好性子，今日之事，到底是缘何而起？”

吴伟业面有愧色，道：“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回事，谢三宾死缠住我不放，火气忽然就大了起来。惭愧！说到底，是我先动的手，推倒谢公在先。可谢公脾气也不小，居然刺了我一刀。唉，这件事传扬出去，实在是件大大的丑闻，真是愧也愧死了。”

柳如是忙问道：“吴学士亲眼看到谢三宾拿刀刺了你么？”吴伟业反问道：“不是他么？不，不，我没看到，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刀刺中了。旁人扶起我来，喊出声来，我低头看见了血，才知道自己受了伤。”

柳如是道：“扶起吴公子的人是金陵书商黄鉴，帮我、还有微姊姊及许多人出过文集，吴公子应该见过他。”

吴伟业道：“难怪我觉得他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唉，当时也不知道痛，只是腿脚立即软了，站也站不直，多亏黄公子从旁扶住。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受的是刀伤，以为只是被石头什么的划伤了。人很快昏迷了过去，直到刚才醒来，郑公子告知经过，我才知道真相。”举手去抚摸额头，却露出左腕上一个小红圆点来。

柳如是一见便留了意，问道：“吴学士左腕上是什么？”吴伟业看了一眼，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不过既不疼也不痒，大概是什么虫子咬的。”

柳如是见他神情委顿，料想是重伤未复的缘故，便安慰了几句，嘱他安心静养，不必担心后事，自会有复社中人处置。

三人掩了室门，出来堂中。柳如是将韩敬中毒而死一事告知郑森，

他倒也不意外，只皱紧眉头，问道：“可有找出是谁下毒？”

柳如是道：“没有，完全无迹可寻。适才验过宴席剩余的食物茶水，没发现有毒药痕迹。甚至不知道韩敬是如何中毒，只能从现场情形，大致推断他是误食了有毒糕点。实在是太离奇了。”

郑森道：“那么用毒刀刺伤吴学士的人，究竟是谁？”柳如是道：“目下来看，彭莱嫌疑最大。”见郑森惊奇之极，忙解释道，“并没有证据指向彭莱，只是因为其他人的嫌疑都可以排除，实在没有别的嫌疑人了。”

郑森想了想，道：“事情发生时，我也在场，虽然站得远些，但他们在场中争斗的情形，还是看得一清二楚。起初是谢三宾扯住吴学士不放，彭莱上前劝架反而被木盘扬起砸伤。后来局面不可收拾时，彭莱忍痛再次上前劝架，却不小心被卷倒在地。且不说他行凶伤人的动机，他时时有接近吴学士的机会，要杀他实在太容易，为何单单选在今日这样混乱的场合？实在太不合情理了。”

柳如是道：“我也知道怀疑彭莱牵强之极，希望他自己一会儿能来解释清楚。”

李长祥道：“柳娘子怀疑彭莱，是因为凶手用的是毒刀，是有备而来。而在争斗时跟吴学士近身接触过的人中，知道今日吴学士来游烟雨楼的，只有彭莱一人，对不对？”柳如是道：“不错，这是大伙儿怀疑彭莱的主要原因。”

李长祥道：“韩敬中毒一案，凶手也是有备而来，对不对？”柳如是道：“当然，他需要事先准备好毒药，混入糕点中。”

李长祥道：“那么有没有可能，毒死韩敬的人，和刺伤吴学士的凶手，本就是同一人？”

柳如是愣了一愣，才道：“这个可能性应该很小吧。先说韩敬这起案子，只有一块糕点有毒……”

郑森奇道：“为什么只有一块糕点有毒？投毒者又如何能保证它一定会进韩敬的口中？”

柳如是道：“李公子认为这是凶手故意为之。糕点被端上宴席，虽然随即性很大，但无非是宾主食用。也就是说，投毒者的目标，本就是在沈德符、谢三宾、吴炳和韩敬父子中任选一人杀死。”

郑森愈发不解，问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随机选择下手对象？凶手如果跟这五个人有仇，按照常理，会一次性下毒将他们全部毒死呀。”

李长祥道：“很可能是凶手有意先杀一个，给余人造成心理上的威慑和压力，让他们生活在惊恐当中。”

但这些全是推测，不明因素太多，即使郑森当时人在现场，也难以靠回忆完全还原场景。

柳如是道：“我认为李公子的分析很有有理。如此，足见这投毒凶手跟沈德符、谢三宾几人有难解深仇。但吴伟业年纪比他们小许多，算是小字辈，不大可能跟他们的仇家结仇。所以我觉得刺伤吴伟业的人，跟投毒凶手不是同一人。”

李长祥道：“我适才仔细留意过，吴学士伤在左腹，靠近腰部位置，对不对？这不是致命部位，倒很像是出刀时刺偏了情况。所以，有没有可能凶手当时本来是要杀谢三宾，却不慎伤了吴学士？”

柳如是一时愣住——凶手既往某块糕点投了毒，知道今日必有一名仇人将会死去，很可能会在一旁观看。他见宴席上出了乱子，趁乱上前刺杀谢三宾，想再除掉一个仇家也是有可能的。至于误伤吴伟业，导致事态变得复杂化，则是意料之外。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彭莱就没有任何嫌疑，而嫌疑最重的，显然是沈德符的两名心腹仆人杨万和杨千。二人不但经手过糕点，还近距离接近过吴伟业、谢三宾。可沈德符特意强调杨氏兄弟跟随他已超过二十年，二人如果要报仇，何须等到今天？难道他们苦等二十年，就是为了等到沈德符、韩敬、谢三宾、吴炳聚集在一起？若是四人相聚呢，二十年功夫岂不是白费了？这完全说不通。说杨万、杨千是毒害韩敬、行刺吴伟业的凶手，非但沈德符不会接受，就连柳如是自己都不能相信。

她将疑惑说了出来，李长祥道：“我还是认为投毒凶手和毒刀凶手是同一人。既然杨万、杨千身上有明显的矛盾之处，那么便可以直接排除这对兄弟的嫌疑。”

柳如是道：“如此，岂不是与李公子之前所言凶手有意只先毒杀一人矛盾么？他既往糕点中投毒，当然是想杀人于无形之中，既不会暴露自己，也能给余下仇家以心理压力。甚至他今日人也在现场，想亲眼看到底是谁吃下了有毒糕点，这才符合投毒者的阴暗心理。这样一个人，是断然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用刀伤人的。”

郑森道：“除非投毒凶手想毒杀的目标本来是谢三宾，却不想被韩敬吃了有毒糕点，他在一旁看见，不免着急。正好宴席上乱作一团，他便上前想杀死真正的目标谢三宾，却不想误伤了吴学士。”

李长祥道：“呀，这样讲，倒是很有几分道理。”不由得对眼前这位总兵公子另眼相看。

柳如是道：“今日宴席上的闹剧纯属意外，所有人都不能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凶手也不能，所以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当作重点因素来考虑。我也不赞同李公子是同一名凶手的说法。如果投毒凶手和毒刀凶手是一个人、真正目标是谢三宾的话，他既要用毒药害人，该是思虑周全之人，如何会任由有毒糕点被旁人吃下？那非但容易暴露自己，还会让真正的仇人有了提防之心，再下手就难了。”顿了顿，又道，“不过我倒是赞同李公随机杀人的观点。我认为这个投毒凶手跟沈德符四人有仇，任意毒死一人，于他都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他能够接近宴会的主人沈德符，为今日投毒也谋划了许久。但毒刀凶手则不然，他因为难以接近仇人，所以才选择用刀这样的暴力武器，预备用行刺这种极端手段解决问题。药和刀本就是两样互相排斥的东西，虽然刀上涂了毒药，那是因为凶手没办法，为了确保仇人必死才用的手段。”

李长祥思索过一回，道：“柳娘子分析得有理。那么娘子认为，这个毒刀凶手想要对付的是吴伟业，还是谢三宾呢？”

如果目标人物是吴伟业的话，按照之前的推测，以彭莱嫌疑最大，案情等于又重新回到了原点。如果毒刀凶手的目标本来是谢三宾、吴伟

业只是误伤，那么还是彭莱嫌疑最大。因为卷入混战的人当中，仆人也好，戏班小厮也好，早先便有许许多多接近谢三宾的机会，不必等到今日动手。

柳如是之前觉得彭莱对吴伟业行凶太过牵强，因为二人都是复社中人，实在找不到杀人动机，甚至不得已怀疑彭莱是温体仁或安插在张溥身边的奸细。然如果他的下手目标是谢三宾的话，则多了许多理由。因为谢三宾官任山东巡按御史时，做过一些手段强硬的事，仇家不少。朝野间盛传他趁监军平叛之机，和山东巡抚朱大典一道杀了许多人，敛了许多财。彭莱虽然说一口绍兴话，其实是山东蓬莱人，或许他有什么亲眷在孔有德叛乱期间被谢三宾杀死也不准。

这其中就有了新的疑点，就算彭莱跟谢三宾有宿怨，他也不能预料今日会被张溥临时指派陪郑森等人游南湖，更不预测会在烟雨楼遇见谢三宾。而今天下不太平，男子出门带刀防身也是常见之事。但罕见之处在于，绝大部分人不会往自己的兵刃上涂毒。那么彭莱身上时时带着一把涂了毒药的刀，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李长祥见柳如是若有所思，却不答话，问道：“柳娘子可是想到了什么？”

柳如是虽与李长祥交往不到几个时辰，却对他印象极佳，甚至有一种相识已久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张岱的缘故。郑森则是她未婚夫钱谦益的门生。二人都不是外人，值得信任，她便将所想到的说了出来。

李长祥道：“谢三宾和朱大典贪污巨款一事，我也有所听闻。听说朝中有言官弹劾过，但因为找不到证据，只能不了了之。朱大典因为善于用兵，对付流贼张献忠很有一套，而今依然得朝廷重用，总督江北及河南、湖广军务。而谢三宾自多年前丁忧回乡后，再未起复，传闻跟贪污一事有关。如果说彭莱跟谢三宾宿怨，那么他嫌疑确实很大。只是刀上涂毒这件事，非深仇大恨不能为，莫非他……”

忽听得门外有人咳嗽了声，叫道：“隐娘在里面么？”却是谢三宾的声音。

柳如是便开了门，谢三宾却肯进来，只道：“隐娘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说。”

柳如是只得随他走到庭中月桂树下，有意站得甚远，问道：“谢相公找我有事么？”谢三宾不悦地道：“你我早有过肌肤之亲、白头之约，何须这么见外？”

柳如是道：“谢相公，往事风逝，多提无益。既然今日遇见，我就把话挑明了，我与相公缘份已尽，从此当再无瓜葛，还望相公自己珍重。”

谢三宾先是一怔，随即不以为然地道：“你以为你重新跟了张溥，他就会拿你当正室夫人看待么？他那个人，心中只有权势，你在他心目中，也就是个拿来妆点门面的宠妾而已。”

柳如是道：“我跟其他人之间的事，不劳谢相公操心。谢相公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

谢三宾抢上前一步，捉住柳如是的手腕，道：“老夫对你一再忍让，你可不识抬举。只要你重新回到我身边，我保证好好对你。”柳如是一挣未能挣脱，便正色道：“谢相公，我已与他人有婚姻之约，请你放尊重些。”

谢三宾一惊，便松了手，问道：“是张溥么？哼，你跟了他，可没当张夫人的命。”柳如是道：“谢相公，你也称得上是士林名流，请你说话放尊重些，最好事先留有余地。”

谢三宾大怒，一张国字脸又红又白，但他闲居在野数年，无权无柄，终究还是畏惧张溥一方的势力，强行忍住怒气，悻悻道：“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老夫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就如隐娘所愿，你去做你的复社党魁夫人好了。但有一件东西，你得还给老夫。”

柳如是道：“之前谢相公送给我的金银珠宝，我已经尽数留在了燕子庄，并未带走一件。”谢三宾道：“老夫索要的不是钱财之物，是一本书册。”

柳如是摇头道：“我没有拿谢相公的书册。”

谢三宾怒道：“隐娘心知肚明，何必装糊涂？”上前几步，将柳如是逼靠到树上，举双手圈住她，脸上黑气大盛，看起来十分骇人。

[1] 沈德符本人通典故、精鉴赏，但他鉴别古物不似张岱那般纯粹靠辨别器物真假，而是以丰富的史学知识来作判断。书画大家董其昌曾取唐人颜真卿《朱巨川告身》（史籍记载如此，不能确定此《朱巨川告身》与董其昌好友陈继儒所收藏珍品是同一件）给他观赏。沈德符仔细看后，断定为赝品。董其昌不信。沈德符指着卷上细楷中的“中书侍郎开播”一行字说：“唐朝并没有姓‘开’的，‘开’姓原是南宋赵开仕蜀时将姓名自拆为两分出来的，始于宋。中书侍郎是执政大臣，理应史书有载，而不见于两《唐书》，因知所谓‘开播’者，实是‘关播’之误。关播系卢杞所荐，正与颜真卿同时。开、关两字字形相近（指繁体字“開”、“關”），很显然这是临摹者的疏忽而致笔误。”董其昌听后，这才信服。又有一次，一个经营古董的巨商手头有一部《新唐书》，自称这是真正北宋年间刊刻的初版本，索价甚高，也不轻易示人。沈德符知道后也往求观，他约略翻了一遍，就认为这部书决不是北宋时版本，而是南宋末年的产物。当时，古董商不服，与之争论。沈德符说：“这很容易鉴别。”指着书上的一个“诚”字说道：“这个字为什么缺笔？它显然是为了避南宋理宗的名讳。宋理宗原名贵诚，后改名昀。北宋时期刊刻《新唐书》的书坊老板又怎么能未卜先知，预知一二百年后理宗的名字而提前避讳呢？可见是做了假。”分析得合情合理。古董商当即哑口无言。

第五章 今宵醉里，风景堪思

晚钟清扬悠远，流溢过浩淼的南湖，洒向凡间。有人从钟声中听出了苍老，亦有人听出了年轻。有人为之兴奋，有人为之沮丧。而与大钟近在咫尺的人们，陡然生出一种空明的虚幻来。仿佛今日所经历的林林种种，不过是南柯一梦。明日一觉醒来，一切便会随风而逝。

烟雨钓鳌矶，枫林遥映。
南浦舟移夜光静。
昨朝风雨，半卷晶帘犹冷。
今宵秋水阔，婵娟影。

红试蓉裳，绿窥菱镜。
棹破烟光浪千顷。
鹭鸥飞处，写出汀洲芳景。
对清辉万里，银河净。

——吴琪^[1]《感皇恩·鸳湖泛月》

正当谢三宾面色不善、逼住柳如是时，彭莱引着数人进来，忙赶过来问道：“出了什么事么？”

柳如是道：“没事。谢相公这就要告辞了。”谢三宾收了手，低声道：“隐娘最好想清楚，那书册于你并无丝毫用处，但于其他人却是性命攸关。你莫以为你有复社做靠山，就可以威胁老夫。逼得急了，狗也会跳墙的。”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彭莱问道：“谢公是来纠缠柳娘子么？要不要我去警告他一下？”柳如是道：“不是，只是叙旧而已，不碍事。”见来者除了侍从和卞玉京之外，还有一名陌生男子，问道，“这位是……”

彭莱忙道：“我来为柳娘子介绍，这位殷观国殷公子，是殷仲春殷老先生的孙子。”

柳如是道：“原来是殷公子。我在松江时，曾好几次听眉公提过尊祖医术高明，当世无人能及。想不到今日能与殷公后人相见，幸会。”

眉公即是有“山中宰相”的松江名儒陈继儒。殷仲春则是嘉兴秀水人氏，字方权，号东皋子，以行医为业。每有收入，则入市买医书读之。又遍访天下医书收藏家，尽意涉猎，由此博学多识^[2]，疑难杂症，手到病除，人称“东方不败”，在江南极有名气。他与陈继儒是至交好友，死

后，陈继儒为作墓志铭。

殷观国年纪与柳如是相仿，一身古铜色肌肤，颇为精壮结实，倒像个山野村夫，大约是常常出门采药的缘故。他不常与妇人打交道，面对柳如是这样的江南名妓，颇为窘迫，将手往衣衫上擦了好几下，才讷讷道：“娘子客气了。祖父去世已经多年，想不到还有人提及他的名字。”

彭莱道：“殷公子人正好在慕云楼中。我见那位吕大夫年纪太小，实在不怎么放心，所以引了殷公子前来。”柳如是道：“吴学士人在静室中。”

彭莱便请卞玉京陪着殷观国进去，自己和柳如是走到一旁，道：“张先生实在不得闲，他说暂时不要报官，请柳娘子全权处理这件事。”

柳如是道：“张溥指名我来处置？可我不是复社中人啊。”彭莱道：“张先生是这么交待的，我只是遵命照办。柳娘子，我带了几个侍从过来做帮手，你有什么差遣，尽管吩咐。”

柳如是心道：“张溥生平最得意的门生在湖心岛受伤中毒，生死未卜，他居然只是一句不得闲，让我一个外人来处置。张溥并不是冷酷无情之人，一定是复社在策划什么惊天大事，他一刻也不得脱身。”料想复社所谋划的大事，无非是设法影响内阁大学士人选，进而影响朝政，不由长叹一声，暗道，“唉，李长祥公子托付我劝张溥不要再继续跟内阁斗了，我还没张口，他便已开始行动了。”

彭莱问道：“柳娘子一直留在岛上，可有寻到谢三宾行凶伤人的证据？”

柳如是道：“彭公子如何能肯定行凶者是谢三宾？”彭莱道：“不是他，还能有谁？”

柳如是见中院不时有游客来观摩碑刻，实不是说话的好地方，又见李长祥和郑森正走了出来，便招手叫过二人，道：“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四人穿过大殿，一起上来钟楼。这是一座极为简单的二层小楼，四面无壁，倒像个亭子。屋梁下悬挂着一口大铜钟，亦是南湖一景，号称“水上钟”。铸钟的嘉兴知府龚勉曾有诗云：“钟梵水云上，僧来时一鸣。遥闻发深省，尘虑忽然清。”每日清晨、傍晚，僧人都会准时鸣钟报时。

钟楼南面围栏的位置，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钓鳌矶。那边戏台上已人去楼空，却依旧游人如织，似是今日之闹剧并无影响，大概是因为韩敬、吴伟业先后中毒之事未传开之故。

大士阁也有不少香客进出，甚至有商贩脖子间挂着摊子，站在山门前兜售物品。柳如是随意一瞥，便认出一个熟悉的身形来，虽不知道对方名字，却也是时常看见他在竹亭湖墅前售卖水果。张溥曾说这人是朝中权贵派来的奸细，向嘉兴知府郑瑄告过状，请他设法驱逐此人。然郑瑄亦不敢管这闲事，便以巡检司负责地方治安为由，推给巡检司。主持嘉兴巡检司的巡检使丁慧生反倒反过来忠告张溥不要去惹对方，足见这小贩来历非凡了。柳如是乍然见到他出现在大士阁山门前，颇为吃惊，转念想到他多半是跟踪吴伟业至此，便不再以为意。他见到吴伟业受伤被人背进了大士阁，但未必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然也不会在山门前来回徘徊窥探了。

彭莱道：“又是那卖果子的小贩！我刚才进来时就看见他了，他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用理他。娘子叫我到这里来，是有什么要紧话要说么？”

柳如是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彭公子，你身上可带有兵器？”彭莱微一踌躇，即点了点头，道：“有。”

柳如是道：“可否借我看看？”

彭莱便从右袖中拔出一柄短刀，递了过来。他是机灵之人，见郑森等人目光怪异，死死盯着自己，心念一动，问道：“几位怀疑我？”本只是试探一问，待见到对方反应，方能确认，失声道，“你们怎么会怀疑到我头上？吴学士是张溥先生爱徒，我护他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伤他？”

李长祥极为冷静，道：“我们怀疑彭兄，自有一番道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彭兄不必激动。”

柳如是拔出短刀，不见血迹，又凑近嗅了嗅，也不闻血腥气。然这也不能代表彭莱无辜，很有可能他离开湖心岛后，抛弃了伤过人的兵器，又另选了一把短刀藏在袖中。虽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不是全无可能。

彭莱道：“这刀只是防身，我从来没有用过，三位应该可以看出来。而且柳娘子检查吴学士伤口时，我就在一旁，那刀口比我这柄匕首窄一些。不信的话，你们拿我的短刀去比照吴学士的伤口。”

柳如是道：“我记得这一点，吴学士的伤口确实比这短刀刃身窄。彭公子，实话告诉你，我们怀疑你，不是你值得怀疑，抑或是有什么证据、证人指向你，而是除了你之外，实在没有旁人可怀疑了。”当即原原本本说了推测经过。

彭莱这才知道韩敬已经中毒身亡，虽然惊讶，但也顾不上理会，问道：“三位怀疑凶手要杀的其实是谢三宾，而不是吴学士？”柳如是道：“这只是我们的推测。”

彭莱道：“仅仅是因为谢三宾的仇家比吴学士多？”柳如是道：“这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李长祥道：“吴学士伤在左腹，极近左腰。世人多是右手执刀，正面刺出时，很难刺中那个位置。彭兄，你装扮凶手，我扮成吴学士，你用你的短刀来刺我试试。”

彭莱依言来试，当他与李长祥正面相对时，比划了几次，都没有能刺到对方左腹。只有彭莱站在李长祥左侧时，才是刺中其左腹的最佳位置。如此，二人之间完全可以再多站一人。郑森便侧身夹到二人中间，假装是谢三宾。彭莱挺刀向郑森，郑森一闪，刀便抵到了李长祥身子，极符合李长祥所叙述的误伤情形。

郑森道：“如果我不站在这里，彭公子也一样可以刺中李公子。噢，我是说，就算中间没有夹一个人，凶手一样可以刺中吴学士。如果凶手

就是谢三宾呢？”

李长祥道：“我们模拟的现场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当时场中的人都是倒着的，而我们是站着的。如果我和彭兄中间没有一人的话，他的手太过接近地面，根本就没有扬刀的空间。”

彭莱道：“呀，我忽然想起来了，当时吴学士被压在最下面，仰面朝天。谢三宾则是面朝下，侧伏在吴学士身上。”

李长祥道：“彭兄，有劳你再试一下。”先自己仰面躺下。

彭莱道：“得罪了。”伏到李长祥身上，果然双手根本就没有挥刀的余地。便又爬了起来，叫道，“郑公子，有劳。”

郑森便重新回来，先伏在李长祥身上。

彭莱道：“郑公子得再往左挪一挪，双手抱住李公子双肩。”觉得大致情形差不多了，便自己侧蹲过来，挺刀对准郑森背心，先喝道：“让！”

郑森闻声抱着李长祥往左侧一滚，刀掠过他身侧，往前一送，所抵之处正是李长祥左腹近左腰的位置。

彭莱欢声叫道：“就是这样了。原来谢三宾才是凶手要杀的对象，吴学士只是误伤。李公子，你真是神人。”站起身来，拍了拍土，笑道，“那么我应该不是你们所认为的凶手了，我记得我倒下时，撞到了吴学士的头，那么应该是在这个角，无论如何是刺不到谢三宾或是吴学士的。”

柳如是在一旁望见，只觉得惊艳之极，心中对李长祥佩服得五体投地，问道：“李公子，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李长祥道：“我幼年习武，都是对着草人练剑。其实不算什么，只是见得多了。”

他提及习武练剑，柳如是不由得又想起常熟剑客罗吉甫来，心道：“等眼前的事情了结后，我便去追查那只五猿争果玉盘的来历，说不定会打听到罗公子下落。希望他还好好活着，我们仍然有相见之

日。”想了想，又问道：“三位适才所演练的，是凶手右手执刀的情形。如果凶手是左撇子，左手执刀呢？”

郑森忙道：“吕大夫为吴学士医治时我就在旁边，亲眼见过伤口形状，皮肉是朝左卷的。如果凶手是左手执刀，刺中左腹位置，皮肉会朝右卷。所以可以肯定凶手右手执刀。”

彭莱立即露出喜色来，道：“那么我便可以彻底洗清嫌疑了。我其实是左撇子，刚才只是为了配合演练才改为右手执刀。平日拿筷子吃饭，都是用左手。这一点，柳娘子可以作证。”

李长祥道：“这我相信。适才我亲眼见到你从右袖中拔出了短刀，足以证明你是左撇子。”叹了口气，道，“本来彭兄被怀疑，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人可怀疑了。而今你也没有嫌疑了，实在不知道谁还会有嫌疑。”

他本来是很严肃地说出这句话，但语气听起来却有些滑稽。彭莱先笑了起来，接口道：“这可要如何是好？”

刚好殷观国进来，道：“原来几位在这里。”

彭莱忙问道：“殷公子看过吴学士伤势了么？那位小吕大夫医治可得法？”殷观国道：“全靠小吕大夫用自己的嘴唇吸出伤口毒血，才救了吴学士一命。”

彭莱这才放了心，有些不好意思地道：“实在是小吕大夫太年轻了，由不得人心中不犯疑。”

殷观国吞吞吐吐地道：“我来找几位，是因为检视吴学士伤口时发现了一件怪事。”

柳如是忙问道：“什么怪事？”殷观国道：“吴学士所中之毒，因为毒性厉害，伤处部分肌肉已经开始坏死，这倒不奇怪。奇怪的是，并不是整处伤口有坏死现象，只有一个小角，在伤口右侧，肌肉发黑发烂。我仔细查看过，发现那处肌肉的伤口，似是比别处要宽大些。”一边说着，一边从袖口取出一个纸卷展开，道，“这是我刚刚描下吴学士的图样，比

例要大些，放大了两倍，方便看得更清楚些。”果然是出身医学世家，做事有条有理，有证有据。

众人围上来一看，果见纸上有一小道缝状伤口，左侧角上略宽，外沿呈弧度状。

李长祥道：“会不会是刺中吴学士的兵刃不大锋利，在左侧有缺口或是毛刺？”殷观国道：“果真如此的话，刀子一进一出，这块小角的皮肉该外翻才对，但实际上它是内卷的。而且最奇怪的是，只有这块肌肉坏死，似乎是只有这个角的部位中了毒。”

彭莱立即道：“这是个圆孔，是用尖锥扎的。”

柳如是道：“彭公子怎么会知道？”

彭莱不及回答，殷观国却蓦然得到了提示，道：“是了，是了，铁锥抑或是女子用的发簪一类的尖状物才能造成这种形状的伤口。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伤口，刀伤和锥伤。”

柳如是道：“殷公子是说，吴学士同时被利刀和铁锥所伤？”殷观国点了点头，道：“而且锥上有毒，刀上没毒，只有如此，伤口才会呈现这样的症状。”他生平孜孜沉浸于医术，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疑难古怪的伤口，颇为兴奋，道，“这种复合叠加伤势，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彭莱兄，多谢你提醒。”

诸人才刚刚确认持刀凶手要杀的是谢三宾，还未能确定这凶手是谁，又出了一个使用有毒铁锥的凶手，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柳如是几人面面相觑了一阵子，便一齐望向彭莱。

彭莱道：“啊，我是不是又成嫌疑犯了？”

柳如是道：“你怎么会想到此处伤口是铁锥造成的？这可是一般人绝难以想到的。”彭莱道：“不难想到啊，我第一眼看见图样时，就立即猜到了啊。难道各位没有听过‘忠臣孤子’的故事么？当年黄宗羲黄公子就是用藏在袖中的铁锥去击杀仇家的。”

黄宗羲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被阉党陷害致死。黄宗羲得到父亲死讯后，立志报仇，他在袖中藏了一把铁锥，进京伏击阉党人许显纯、崔应元、李实等，因此而声名鹊起，被崇祯皇帝感叹为“忠臣孤子”。其实天下人都知道这段故事，只因黄宗羲是复社骨干，社中人时常议论这件事，甚至还有许多人当面请教黄宗羲用的是什麼兵器，那把用来行刺的铁锥也成为复社中一件有代表意义的纪念品。彭莱本人就亲眼见过那把铁锥，印象深刻，是以他一见到殷观国绘出的图样，便立即联想了起来。

柳如是这才释然，忙道：“抱歉，我又误会彭公子了。”彭莱笑道：“不碍事，大家也都是为了找出真凶。其实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确实蛮可疑的。”

众人闻言，一齐笑了起来。

柳如是又问道：“那么殷公子可知道吴学士中的什麼毒？”殷观国似乎对她有所畏惧，不敢直眼看她，道：“是乌头。”

柳如是又想到一事，忙问道：“殷公子可有看到吴学士左腕上的红点？”殷观国道：“看了，吴学士自己特意提了起来，说是娘子最先留意到的。不过那处红点没有毒性，应该是虫子咬的。烟雨楼蚊虫可是出名的厉害。”

柳如是之所以对吴伟业左腕上的红点格外上心，是因为适才与谢三宾在庭院中纠缠时，偶然看到他右手腕上也有这样一处红点，听说没有毒性、多半是蚊虫所咬，这才放了心。

李长祥沉吟道：“乌头这种毒，涂抹在兵器上使用最为有效，是军中标准配毒。”殷观国点点头，道：“行凶的人，应该是个行家。”

今日与吴伟业在钓鳌矶纠缠的不过寥寥几人，既然彭莱的嫌疑可以排除，那么就只剩下仆人杨万、杨千兄弟，还有那戏班小厮金平。这三个人中，到底是谁想用刀杀谢三宾，又是谁用铁锥刺中吴伟业呢？

如果忽略杀人动机等因素，只考虑现场情形，无非只有六种情况：金平无干，杨万用刀，杨千用锥；金平无干，杨千用刀，杨万用锥；杨

万无干，杨千用刀，金平用锥；杨万无干，金平用刀，杨千用锥；杨万无干，杨千用刀，金平用锥；杨千无干，金平用刀，杨万用锥。

先看杨千用锥的假设。如果是他用锥伤人，他知道锥上涂有毒，中锥者必死。他的兄长不必再多此一举出刀，因为刀伤极容易暴露自己，而锥伤则往往容易被人忽视。杨千用锥时，杨万必然不可能出刀。而杨万用锥时，杨千情形亦然。因而可以排除掉前两种情形。也就是说，金平肯定是牵涉其中的。

再看杨万用刀或是杨千用刀的情形。用刀的凶手要杀的是谢三宾，这是已经确认无疑的事。谢三宾这次来嘉兴是为沈德符贺寿，人住在沈府中，杨氏兄弟接近他的机会极多，完全没必要选在今日宴会上当众动手，所以这两种假设也可以排除掉。那么就只剩了金平用刀、杨万或是杨千用锥两种情形。

金平用刀要杀的对象是谢三宾，既然杨万、杨千兄弟不可能用刀杀谢三宾，那么自然也不可能用锥去杀他，他们要杀的人是吴伟业。这是唯一符合现场情形的情况——金平举刀去杀谢三宾时，不慎刺中了吴伟业，而杨万、杨千兄弟中的一人也在这时出锥刺中了吴大学士。再巧不过的是，锥伤正好与刀伤重合。

殷观国听了众人推测，问道：“几位口中的杨万、杨千兄弟，是沈德符沈公府上的仆人么？”柳如是道：“是的。”

殷观国道：“我家也在秀水，离沈家不远，我自小就认得这对兄弟，他二人都是本地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嘉兴，如何能跟吴大学士结仇？”

柳如是道：“嗯，从杀人动机上是说不通的，我们仅仅是从现场情形作出。目下看来，杨万、杨千兄弟中的一人，是铁锥凶手的可能性最大。”

殷观国道：“娘子说沈德符沈公杀人我都信，但杨万、杨千兄弟……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别的不说，他兄弟二人从哪里弄到的乌头？这又不是市集上随意便能买到的。”

彭莱道：“可除了他们兄弟，还能是谁？总不可能是金平一人又动刀

又动锥吧？”殷观国只连连摇头道：“不可能，不可能的。”

李长祥道：“殷兄与沈德符是乡邻，足以做为重要证人，他既然说杨万、杨千兄弟不可能杀人，应该予以采信。我在想，用刀和用锥方式不同，需要的气力也不同，用刀需要扬手、需要空间，而用锥只需轻轻一扎……”

柳如是蓦然醒悟，道：“用锥的话，谢三宾也有嫌疑。”

李长祥点点头，道：“谢三宾曾任监军，参与平定孔有德叛乱，在军中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取得乌头这样的毒药不是难事。相比较而言，他的嫌疑要比杨万、杨千兄弟大许多。他当时正压在吴学士身上，是唯一一个占据便利位置的人，趁翻滚时出锥，恰好能刺中左腹。”

彭莱道：“谢三宾靴子中插有匕首，袖子中还藏有涂了乌头的毒锥，难道他是随时打算害人么？”适才他亲眼看到谢三宾逼住柳如是，似是要对她不利，不由得转头去看她。

柳如是也联想到了适才情形，心中“咯噔”一下，暗道：“谢三宾坚称我拿了他的书册，我当时尚未会意过来，以为他是说我拿了他钟爱的善本古籍。现下想想，他说的书册其实是帐册，就是当日我无意中看过的那本。难道他的帐册丢了，他以为是我拿了要挟他，所以才一直苦苦追寻我下落？他袖子中藏的带毒铁锥，原本是要对付我？”一时冷汗直冒。

正好僧人明净上来钟楼，称敲钟的时辰到了。众人便不再多言。下来钟楼时，暮色正浓。庭院中雾霭弥漫，乳白中泛着淡淡的蓝色，苍茫忧郁。背后钟声蓦然响起时，竟有心神俱澈的感觉。

钟是佛教礼仪中的重要法器，用于召集僧众，也做朝夕报时之用。晓击即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可以说，寺院一天的作息，始于晨钟，止于晚钟。

中国名寺多如牛毛，有寺便有钟楼。最著名的钟楼，则在苏州寒山寺。唐代大诗人张继有七言绝句《枫桥夜泊》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咏钟诗一出，寒山寺遐迩中外，寒山寺钟声^[3]亦成为令人神往的乐音，许多人专程前

往，将船停泊在枫桥边，只为听那诗韵中的“夜半钟声^[4]”。

晚钟圆润洪亮，清扬悠远。据说当钟声响起时，地狱众生会暂时停止受苦，此即佛法慈悲。而钟声被注入了“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的佛教含义后，便成为梵音，流溢过浩淼的南湖，洒向凡间。有人从钟声中听出了苍老，亦有人听出了年轻。有人为之兴奋，有人为之沮丧。而与大钟近在咫尺的人们，陡然生出一种空明的虚幻来。仿佛今日所经历的林林种种，不过是南柯一梦，明日一觉醒来，一切便会随风而逝。

郑森忽道：“听说有句‘烟锁池塘柳’，号称古今第一难对。”李长祥道：“不错，这是集五行之名，凡五字皆有金木水火土之偏旁。”郑森道：“适才听僧人到敲钟，颇得启发，可以以‘灯深村寺钟’相对。”

李长祥道：“烟锁池塘柳，灯深村寺钟。上下联均含五行偏旁。既为写景，亦颇为自然，果然是妙对。”

他对郑森了解不多，仅知钱谦益收其为门生是应其父郑芝龙的请求。原想他父亲是海上剧盗，母亲是日本女人，他回到中国之时，郑芝龙已是呼风唤雨的大明将军，他在金山银山、刀枪环伺中长大，能有多大能耐？今日与其一番近距离接触，方知此子才学不凡。

柳如是也赞道：“好对。”又叹了一口气，道，“钟鸣叶落，古人所叹^[5]。寒烟细，古寺清。近黄昏，礼佛人静。顺西风晚钟三四声，怎生教僧禅定。”心中隐隐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怕是这处于南湖腹心之地的大士阁中，近日难以禅定了。

郑森问道：“我们现下要怎么办？”

李长祥道：“金平是苏州戏班的人，谢三宾是来贺寿的宾客，二人都跟沈德符有关，既然基本上确认他二人就是疑凶，不如这就去找沈德符说个明白。殷兄，还请你多留一晚，那边厢房中还有一位老者中毒而死，可否请你看看他中的什么毒。”

殷观国道：“当然好。”又奇道，“一日之内，烟雨楼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

几人一道来到厢房，韩敬已被平放在一张竹榻上，身上盖了白布。沈德符正与大悲長老商议做法事一事。却是不见谢三宾和韩绎祖，问过才知道谢三宾已经离开了湖心岛，韩绎祖则去城中亲自采买棺木、置办后事去了。

殷观国与沈德符既是乡邻，极为熟识，进来后简略招呼，便自去查看死者。

大悲见柳如是等人似有话说，便道：“阁中简陋，请各位勉强讲究些，稍后贫僧派人送斋饭来。”

彭莱忙道：“不劳長老，我们船上存有不少食物，我命人搬来便是。平白给長老添了许多麻烦，这是一点香油钱，聊作补偿。”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奉了过去。

大悲随手收了，道：“施主请随意。”合十告辞。

等大悲出去，柳如是便对沈德符说了适才众人的推测，告知戏班小厮金平和谢三宾嫌疑最重。

沈德符惊讶地张大嘴巴，愣了好半天，反复回味，仍难以置信，重复问道：“娘子是说那小厮金平就是持刀刺伤吴伟业吴学士的人，谢三宾则用带毒的铁锥刺伤了吴学士，吴学士一人身上同时中了一刀一锥？”

柳如是道：“是的，吴学士伤口的情状也可以从旁佐证这一点。”

沈德符道：“那几位怎么能肯定用铁锥行凶的人就是谢三宾？”柳如是道：“李长祥公子他们几位反复模拟过现场情形，在当时的情况下，谢三宾是唯一有机会将铁锥扎中吴学士的人。”

李长祥忙纠正道：“不是唯一有机会，是只有谢三宾的那个位置，才可能出锥刺中吴学士左腹。”

沈德符凝思半晌，依然大惑不解，问道：“谢三宾为什么要杀吴伟业？”柳如是道：“关于动机，怕是得当面问谢三宾自己，旁人难以揣

测。”

沈德符道：“不久前，谢三宾说要去见柳娘子，后来脸色铁青地回来，称有要事必须得离开嘉兴。老夫还深怪他跟吴炳一样不知礼数，韩敬人还未加收验，他就要离开。原来是这么回事！想来他见吴学士未死，事情早晚要败露，所以抢险逃走了。”

彭莱道：“他有名有姓，能跑到哪里去？况且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沈德符忙问道：“既然已经弄清楚事情经过，复社是打算报官么？”彭莱道：“嗯，也不尽然，张先生的意思是最好先不要张扬。目下这件事，张先生已经交给柳娘子全权处置。”

沈德符“哦”一声，饶有意味地看了柳如是一眼，又道：“老夫还没有来得及告知几位，不久前追戏班的仆人回来了，说是金平不见了。”

柳如是道：“不见了是什么意思？”沈德符道：“仆人追上戏班大船的时候，班主听说要找金平回来问话，忙去寻他，这才发现他人根本就不在船上。”

彭莱知道沈德符此人极有心计，不免有些怀疑起来，道：“这湖心岛孤立于南湖深处，要想离开，只有乘船一条出路。金平不在船上，还能去了哪里？该不会是沈公怕牵连自己，暗中命仆人通知他逃走了吧？”

沈德符闻言很是不悦，道：“当然不是。老夫跟这金平非亲非故，包庇他做什么？不过这小子确实有些来历不明。”

之前沈德符派仆人乘小船去追已经离岛的戏班大船，仅仅是因为金平是近身接近过吴伟业的人之一，想找他回来问话，做做样子，其实那时根本就没有人怀疑他。然当金平不见了的时候，仆人便起了疑心，特意向班主打听了金平的来历。原来这金平新进戏班不久，是在戏班在受雇来嘉兴为沈德符祝寿的途中遇到的。他自称是嘉兴人氏，父母双亡后外出游学，结果遇到强盗劫走所有钱财，落了个一贫如洗，无以自立，恳求班主收留。班主见他是个落难的读书人，起了同情之心，加上到嘉兴唱戏，雇一个本地人总是好的，遂收留了他，让他在戏班打杂。金平

勤快本份，话不多，颇讨人欢心。仆人听了，便回湖心岛禀报。

沈德符也没太当回事，那金平既是本地人，遇见熟人扯上几句，错过了上船时间，也是可能的。直到刚刚柳如是等人来告知，他这才想到金平很可能是畏罪潜逃了，忙问道：“金平跟吴学士可是有什么恩怨？”

柳如是道：“我们认为金平想杀的其实是谢三宾，混乱中错了手，才误伤了吴学士。”

沈德符道：“什么？金平想杀的对象是谢三宾？”竟是比较听到谢三宾用毒锥刺杀吴伟业还要惊讶。

他这种古怪的反应，旁人不免觉得不寻常。彭莱忙问道：“沈公可是想到了什么？”

沈德符却是不答，又问道：“你们当真能肯定其实谢三宾？”彭莱道：“绝对肯定。”当即与李长祥、郑森重新模拟了一遍现场情形。

沈德符道：“不错，不错，老夫记得吴学士被压在最下面，他的上面是谢三宾。嗯，彭公子的这个位置，确实就是金平。”忍不住长叹一声，道，“几位好生了得，佩服，佩服。”彭莱道：“这全是李公子的功劳。”

沈德符一时若有所思，沉吟不语。

柳如是道：“沈相公可是想到了什么跟金平有关的事？”沈德符迟疑片刻，还是说了出来，道：“老夫怀疑往糕点中下毒的人也是金平。”

李长祥问道：“沈公是之前就对金平起了疑心，还是因为现在知道他想刺杀谢三宾才开始怀疑他？”沈德符道：“是现在。”

之前李长祥与柳如是讨论案情时，曾认为投毒凶手和用刀凶手是同一人。柳如是则不同意。但当时众人尚不知道吴伟业其实是由铁锥中毒，也不知道金平即是持刀者。而今案情逐渐浮出水面，李长祥反而认为金平不会是投毒者。

柳如是问道：“那么在我们进来之前，沈相公怀疑的投毒者是谁？”沈德符道：“嗯，这个……其实也没有明确的人选。之前李公子说

过，这个人可能是老夫和韩敬、谢三宾的共同敌人，所以老夫就往这方面想了。”

彭莱道：“金平可能正是你们几位的共同仇家呀。”

沈德符道：“如果是金平，他断然不会再当众用刀去对付仇人的。老夫怀疑他的仇家其实就只有谢三宾一人，那毒糕点本来是要给他的，不过被韩敬误食了。金平情急之下，才趁乱上前，想用刀刺死谢三宾。”倒是与郑森之前的看法不谋而合。

柳如是却还是不能同意，她始终觉得投毒凶手思虑周密，不会莽撞地动刀。又道：“如果金平不动刀，他就不会有事，不会有人怀疑到他，他还是继续有机会接近谢三宾。”

沈德符道：“可是韩敬已经吃了有毒糕点呀，他毒发身亡的话，谢三宾必然起疑，更加警觉，金平再要下手就难了。反倒是他看到宴席上出了乱子，决然上前，刀刺仇家，这才叫当机立断，是有心报仇者所为。至于误伤了旁人，那是时运不济，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李长祥、郑森都同意沈德符的看法，柳如是也觉得听起来有理，可总觉得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忽听得一旁殷观国大声叫道：“哎呀，这是‘见血封喉’。”

众人吓了一跳，忙围了过去。殷观国解释道：“这位韩先生中的是见血封喉，这可是天下第一毒药。”

“见血封喉”学名箭毒木，奇毒无比，是岭南特有的树种，也是世上最毒的树木。云南一带的土著将其枝叶、树皮等捣烂取其汁液涂在箭头，用来射猎野兽。凡动物于逃亡中被射中者，上坡跑七步，下坡跑八步，平路跑九步，便必死无疑，当地人称为“七上八下九不活”。人若被涂有毒汁的利器刺伤，转瞬即死，故称“见血封喉”。如果不小心将毒汁溅进眼里，可以使眼睛顿时失明，甚至这种树在燃烧时，烟气入眼，也会令人失明。但如果误食了它，它倒不像乌头那样令人立即昏迷，而是慢慢令人麻痹，肌肉松弛，最终血凝致死。

殷观国向众人描述了一番的特性，称韩敬的反应符合口服了见血封喉的症状。

沈德符闻言大骇，问道：“这见血封喉应该极难得到吧？”殷观国道：“当然。我只在书上读到过，生平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中这种毒。”

柳如是道：“既是毒药难得，投毒者不会轻易浪费。宴席上出乱子时，金平上前去杀谢三宾。如果他有见血封喉在手，只要将毒涂在兵刃上，轻轻一刺，便将仇家了结，如此岂不省事？何必大费周章地往糕点中投毒呢，所以他一定不是投毒凶手。”

众人这才信服她之前的推测，相信投毒者另有其人。沈德符又想到此人随机投毒杀人，必定跟他本人、韩敬都有仇怨，料想不会就此善罢干休，一定还有下文，不免愈发忧心忡忡。

柳如是亦想到此节，道：“沈相公，目下投毒凶手未明，你最好多加小心。”彭莱道：“这个人，很可能是沈公身边的人。可是有些防不胜防了。”

殷观国忙道：“万物相生相克，见血封喉并不是无解之毒。箭毒木周围生有一种红背竹竿草，能解见血封喉。中毒之人只要及时服下解药，还是有救的。”

沈德符心想还是有备无患得好，忙问道：“贤侄那里可有解药？”

殷观国道：“我曾向云南来的草药贩子买过一些红背竹竿草，主要是为了集齐百草用，并没有炼药，因见血封喉太罕见，料想用不上。”他生性憨厚淳朴，见沈德符脸有忧色，忙道，“沈伯伯不必忧心，我这就连夜回家去配药。”

沈德符很是感激，招手叫过杨万、杨千，命二人备船送殷观国回城。

众人见天色已晚，便匆匆进了一些饭食，各自去歇息。沈德符不愿意留在大士阁，带着仆人赶去码头，回自家大船上歇息，预备等明日协助韩绎祖安排好韩敬后事，再返回秀水家中。

彭莱请僧人安排了两间厢房，一间给李长祥和郑森，一间给柳如是和卞玉京，自己则与其他侍从留在吴伟业修养的静室中，方便照应。

柳如是与卞玉京本是旧识，此次再见，不免有一番唏嘘。她掩好门窗，正色道：“有一件事，正好要告知京娘，是有关碧香升的。”

卞玉京闻言立即站了起来，但却没有说话。那碧香升害得她家破人亡，又夺去了她初恋情人王竹轩的性命，可谓她生命中的第一魔星。当日王竹轩得知真相后，携带碧香升来访，预备将玉杯归还给她，她曾感慨说“莫怀古物”。若是她当真收下了碧香升，兴许被窃贼杀死的的就是她，而不会是王竹轩了。

柳如是叹道：“我猜京娘不愿意听‘碧香升’三个字。然而有些事是命中注定，无论如何也是避不开的。那碧香升，眼下就在大士阁中。京娘不想知道究竟么？”

卞玉京凝视着油灯跳动的火花，脸色阴晴变幻了好几遍，这才抬起头来，道：“不想。不过还是要谢谢柳姊姊。”柳如是道：“那也好。”深知卞玉京高傲敏感，也不主动问及她与吴伟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只道，“京娘早些歇息，我出去逛逛。”

白天阴了一天，到晚间天色居然放晴了，一轮明月正冉冉升上半空。

柳如是信步出了山门。远处湖水波心荡漾，极见灵动。近处烟雨楼仿佛一副剪影，贴在苍蓝的半空中，与明月两相映照，流出超脱于红尘仙气来。

虽然已是夜晚，依旧有不少游船画舫在南湖上漫游，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宜兴才子陈维崧^[6]有《鸳湖烟雨楼感旧》词云：“园都在、水边林下。不闭春城因夜宴，望满湖，灯火金吾怕。十万盏，红球挂。”描写南湖中满湖灯火，连官府也怕了，热闹得连城门也关不了了，足见繁荣程度。

悠扬笛声中，依稀闻歌声传来，却是一曲《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明月千里寄相思，此时相望不相闻。离人总是容易触景生情，是因为他们心怀深沉的思念？还是寄望于未来的相会？

在这孤岛上，在这月光中，清风拂面，漫步徜徉，可谓别有情趣了。心境亦不再枯涸，盛满一潭月影。柳如是的心绪却忽然变得怅惘起来，不知怎的，她又想起了松江华亭普照寺前那块“十鹿九回头”的石刻浮雕。月是故乡明，十载故乡心，隔水青山似故乡。而她心底的故乡，又在何方？

忽听到背后有脚步声，似有人走了过来。柳如是转头一看，却是那日日在竹亭湖墅前卖果子的小贩。她立即生了警惕之心，转身便走，却有另外一名男子从花丛中闪出，挺身挡在她前面。

[1] 吴琪：又作吴淇，字蕊仙，字蕊仙，又字莺期，号佛眉，又号上莲道人。幼聪慧，五岁过目成诵。工诗词，善属文，尤精绘事，其画作深得世人称赏。复社名士管勋之妻，管勋事迹见“柳如是”系列一《柳色独秀》。明亡后。管勋抗清而死，吴琪无所依靠，投奔管勋好友冒襄。彼时正逢冒襄失去董小宛，二人于同病相怜中产生感情。然吴琪厌恶冒襄宠妾众多，终不能接受与他在一起，最后削发为尼，冒襄为其筑庵，名“别离庙”。吴琪死后，冒襄只身前往凭吊，并有题词刻石庙中：“别离庙，春禽叫，不见当日如花人，但见今日话含笑。春花有时落复开，玉颜一去难复来。只今荒烟蔓草最深处，愁云犹望姑苏台。”

[2] 殷仲春晚年隐居在秀水乐南村，将平生所见及收藏之众多医书一一著录，撰成《医藏目录》一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专科目录，对研究医史和医学目录学极有价值。殷氏为

医学世家，殷仲春子殷志伊，孙殷观国，曾孙殷铭，均精医术。

[3] 张继所咏唐钟后毁于战火。明代嘉靖年间本寂和尚募捐重铸巨钟，清末又被盗，据说流落日本。清人康有为曾为此题诗勒碑于寺中：“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枫。勿使丰干又饶石，化人再到不空空。”光绪年间，日本伊藤博文使华，听说此事，回国后大力搜寻，但徒劳无功，巨钟下落遂成千古之谜。后伊藤博文筹划集资，铸造一钟送还中国。今寒山寺大殿左侧所悬大钟即为此钟。另有一口大钟，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苏巡抚陈夔龙督造。

[4] “夜半钟”曾在历史上引发巨大争议。北宋名臣欧阳修认为张继《枫桥夜泊》一诗虽佳，但却与事实不符，因为夜半是三更时分，不是撞钟的时辰。南宋范成大综合了王直方、叶梦得等人的论辩，考证得出结论：唐代时，吴中地区的僧寺确有半夜鸣钟的习俗，谓之“定夜钟”。如白居易诗：“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于鹄诗：“定知别后宫中伴，应听缙山半夜钟。”温庭筠诗：“悠然旅思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记录的都是吴中一带听到的半夜钟声。范成大的考证为世人认可，关于“夜半钟”的争论才逐渐平息。

[5] 柳如是有《听钟鸣》一诗：“听钟鸣，鸣何深，妖栏妍梦轻。不续流苏翠羽郁清曲，乌啼正照青枫根。一枫两枫啼不足，鵲弦烦激犹未明。凄凄惻惻伤人心。惊妾思，动妾情，妾思纵横陈。海唱弯弧君不得，相思树下多明星。用力独弹杨柳恨，尽情啼敲芙蓉行。月已西，星已沉。霜未息，露未倾。妾心知已乱，君思未全生。情有异，愁仍多。昔何密，今何疏。对此徒下泪，听我鸣钟歌。”

[6] 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陈贞慧（复社四公子之一）之子。天资颖异，少负才名，吴伟业曾誉之为“江左凤凰”。其诗雄丽沈郁，词作变化若神。但其生平最著名之事，还是“陈徐之恋”。复社名士冒襄家中养有歌僮徐紫云，陈维崧对其一见神移，从此开始了长期的形影相随的同性恋生活。陈维崧为徐紫云写作了大量诗词，如“江南红豆相思苦，岁岁花前一忆君”等均是轰传一时的名句。这一段生死缠绵情事曾一度令士人津津乐道。

第六章 明月长圆，劫波难回

方丈室位于大士阁最北面，是一处单独的小院落，既是大悲长老的居处，也是他为人说法的地方。低矮的土墙上爬满藤蔓。院子中的一棵老梨花树已有几十年历史，老干粗壮，枝繁叶茂，树冠如华盖一般，罩住了方丈室的一大半。远远望去，堪称一幅绝美图画——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玉人天际，最堪怜，月色上花枝。
月冥宿吴江，风灯零乱，一晌相思。

天涯何日归期？想携手清光旧时。
立尽黄昏，乱鸦啼处，此恨谁知？

——夏完淳《柳梢青·江泊怀漱广》

柳如是前后被两名男子截住。她见难以逃脱，强作镇静，问道：“你们想做什么？”

前面那人道：“娘子不记得我了么？数年前，我曾虽吴孟明吴同知到松江办事，见过娘子好几次的。”

柳如是道：“啊，你是吴同知的手下，叫王福祿，对不对？”王福祿道：“娘子原来还记得我，当真好记性。吴同知因为侦办郑鄆案不力已经被皇上罢官了，我现下也是锦衣卫副千户啦。”

数年前，他才是一个小小的校尉，而今已是从五品的锦衣卫大官，升迁可谓迅速了。

柳如是道：“王千户深更半夜来湖心岛找我，有什么急事么？”王福祿道：“这里不方便说话，请娘子跟我到船上去。”使了个眼色，那卖果子的小贩便站到柳如是身后，似有用强之意。

柳如是料想无法拒绝，只得同意。

王福祿的船没有是停在烟雨楼码头，而是靠在钓鳌矶旁，料想是为了掩人耳目。

进了客舱，王福祿请柳如是坐下，道：“娘子是个聪明人，应该猜得到我是为什么而来。”

柳如是道：“如果王千户还是因为数年前的那件事来找我，那么我的答案还是一样的——我对沈万三藏宝根本一无所知。王千户当年人也在

松江，发生了什么事，经过到底如何，你最清楚不过。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锦衣卫还是要找上我呢？”

王福禄便招手叫过那卖果子的小贩，问道：“娘子可认得他？”柳如是道：“见过。他一直在竹亭湖墅前卖果子。”

王福禄道：“他叫宋良，奉上头的命令，监视跟踪娘子，迄今已有八年。”

柳如是“啊”了一声，道：“你……你是锦衣卫的人？”宋良笑笑道：“不然娘子以为呢？”

柳如是道：“你……你来嘉兴，是为了监视我，而不是复社的人？”宋良道：“娘子明白就好。”

果如王福禄所言的话，这宋良已经暗中跟了柳如是数年，而她一无所知。还是复社中人发现这小贩成日在竹亭湖墅前徘徊，形迹可疑，报告了张溥。不过众人都以为他是朝中权贵派来监视张溥的，却没有想到他监视的对象竟然是柳如是。

柳如是只觉得背上一阵发凉，勉强定了定神，问道：“宋公子监视了我八年，可有什么惊人发现？”宋良道：“像娘子这样的人物，发现自然不少。”

柳如是冷笑一声，不无讽刺地道：“那么可有一件是跟沈万三藏宝有关？”宋良道：“有。”

当年锦衣卫同知吴孟明得知寻找沈万三藏宝的关键是聚宝盆、聚宝盆落入常熟剑侠罗吉甫手中、而罗吉甫又被红娘子挟持后，即派出大批人马追捕二人，然一无所获。他料想罗吉甫既肯为柳如是牺牲自己，如果能逃脱红娘子掌握，说不定会回来找她，遂派人暗中监视柳如是。这本来只是吴孟明一个侥幸的想法，但对堂堂锦衣卫长官来说，派人监视一名女子，并不是什么难事，监视、刺探本来就是锦衣卫的职责。宋良的任务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事实证明吴孟明有先见之明。时隔不久，事情便有了眉目，但宋良等来却不是罗吉甫，而是红娘子。

柳如是闻言大吃一惊，忙问道：“红娘子还来找过我？”宋良道：“不错，那还是娘子在松江跟复社陈子龙在一起的时候。”

柳如是道：“我怎么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转念想到宋良跟踪她数年，她也没有觉察，像红娘子这等飞檐走壁的高手，潜入居处欲对她不利，完全不在话下了。

宋良道：“那红娘子本来打算出手伤害娘子，是我阻止了她。只不过她轻功太厉害，我还来不及捉住她，就被她甩出飞绳逃走。我将事情经过上报后，吴同知专门调了一队人马来江南追捕她，她走投无路之下，最终加入了流贼李自成的队伍。只是这样一来，我们锦衣卫也是鞭长莫及了。”

柳如是忙问道：“那么宋公子可以有见过罗吉甫？”宋良道：“没有。”

如此，红娘子一定没有能得到沈万三藏宝，罗吉甫要么被她杀了，要么自行逃走了。她竹篮打水一场空，遂迁怒于柳如是，打算杀她泄愤，却不想意外被宋良阻止，又重新被锦衣卫盯上。如果罗吉甫逃走了话，他应该能料到红娘子会转而对付柳如是，会赶来阻止她。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极有可能是遭了毒手。

王福祿道：“罗吉甫应该已经死了，不然他早会赶来见娘子。”

柳如是虽然早猜到这种可能性，但被旁人公开说了出来，心中还是一痛。沉默了一会儿，才问道：“既然你们锦衣卫什么都预料到了，那还死死盯着我做什么？”

王福祿道：“罗吉甫人虽然死了，但有人认为他事先将寻宝线索留给了你。红娘子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她才掉头来找你。”

柳如是道：“宋公子，多谢你当年救了我。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你终究是我的救命恩人，请受我一拜。”

宋良急忙避开，道：“娘子如果想报恩，何不将真相说出来？你该知道，锦衣卫盯上了你，你不交代清楚，这辈子都不可能安宁的。”

柳如是道：“我所知道的，并不比你们锦衣卫更多。宋公子监视了我这么多年，难道还认为我是藏宝的知情者么？”宋良道：“嗯，这个……”

王福禄道：“不瞒娘子，宋良认为娘子实不知情，已经报告过几次。吴同知被免职后，新接任的骆同知本来已经同意撤除对娘子的监视，然而却突然得到报告，有一批珍宝流入江南，多数是沈万三藏宝名单上的物品。我一路追查到金陵叶渡当铺时，正好与娘子擦肩而过，不过娘子当时没有认出我来。娘子自己说说，每次有藏宝线索出现，你必然在场，这难道不令人起疑么？”

柳如是道：“我是去过叶渡当铺，其实也是想打听那些珍宝从何而来。王千户不信的话，可以去找铺主对质。”

王福禄道：“那铺主是个老顽固，软硬不吃，宁死不肯透露买卖双方信息。娘子明明知道，何必故意这么说？”

锦衣卫查到珍宝是由叶渡当铺流出之后，将铺主秘密逮捕审讯，威逼利诱手段用尽，铺主却始终是老一套说法，说他只是个中间人，卖家放下东西拿了钱就走，买家放下钱拿了东西就走，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如果叶渡当铺倒了，又或者是他死了，买卖双方再也不会出现，珍宝流转无路，就会永远不见天日。王福禄觉得他说得有理，就将他放了，但自此派人秘密监视叶渡当铺，期待那卖家再度出现。

守株待兔只是权宜之计，另一方面，锦衣卫开始进行对某些已知的拥有沈氏珍宝的人物进行监视调查。如东林党魁钱谦益拥有一捧雪，为绍兴师爷张汉儒检举。又如富商汪汝谦拥有玉佛珠，曾当众展示过。而柳如是原先即被锦衣卫重点关注，非但去过叶渡当铺，还跟钱谦益、汪汝谦等人关系密切，更是被重点监视的对象。

今日柳如是来烟雨楼赴约，半途正遇到渔夫裴三的沙机子从水中衔出了乌金簪花黑牡丹，不单柳如是认了出来，一路跟踪她的宋良也认了出来。这一惊非同小可，又见柳如是跳到渔船上，与渔夫一道继续往水中捞物，急忙返回城中向时在嘉兴公干的王福禄禀报。王福禄遂亲自赶来南湖。柳如是人已经不在，那裴三还在指挥沙机子扎水，即被锦衣卫拘到大船上。王福禄审问裴三后，了解了事情经过，要收走乌金簪花。

裴三忙道：“适才有位小娘子愿意以一百两银子买下来，这是小人从水中打捞上来的，辛苦所得，官人可不能随便拿走。”一名锦衣卫取出腰牌一晃，道：“你想跟锦衣卫讨价还价么？这簪花是赃物，不抓你已是天大的恩惠。还不快滚？”又道，“敢泄露半个字，叫你全家都被充军。”裴三一听“锦衣卫”三个字，噤若寒蝉，当即吓得屁滚尿流地去了。

南湖水中居然捞出了沈万三珍宝，柳如是人又在场，王福禄怀疑事情跟她不无干系，遂命宋良依旧假扮成小贩，先赶来湖心岛监视，自己回城安排事宜。

宋良到达湖心岛时，柳如是人已经进了大士阁。他到处也未能寻到，不由得十分纳闷。后来向别的商贩打听到有人因打架而受伤，抬进了大士阁，遂赶来山门，这才了解到柳如是人在里面，却不知道她为何滞留在这里不走。后来又见到复社的人进去，更是疑惑。

王福禄派人来接应宋良时，得知柳如是一直留在烟雨楼，似是预备留在岛上过夜，不免更加困惑。他既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凡事都往沈万三藏宝上联想，越来越觉得柳如是可疑，便干脆自己乘船上岛，预备设法找到她，当面问个清楚明白，却正好撞见她出来散步。

柳如是听说王福禄已经从渔夫裴三手中抢行夺到乌金簪花，立即想到锦衣卫又认为这事与自己有关，才会巴巴地连夜追来湖心岛，忙解释道：“这只是巧合。”

王福禄道：“娘子借住在竹亭湖墅，不过一水之隔，为什么偏偏要留在岛上过夜呢？”柳如是道：“这内中自有隐情。”她料想最终无法瞒过锦衣卫耳目，便说了吴伟业受伤和韩敬中毒而死的事。

王福禄道：“原来是这样。”又道，“烟雨楼发生这么大的事，一死一伤，死的是状元，前任翰林学士，伤的是榜眼，现任翰林学士，你们居然不报官？”柳如是道：“事情发生得突然，一时仓促，只顾救人了。明日一早便会去报官的。”

王福禄“嘿嘿”了两声。他对党争之类并无兴趣，因为崇祯皇帝最厌恶党争，锦衣卫当然也要持中立立场。譬如前任锦衣卫长官吴孟明之所

以被免职，除了在郑鄮一案上不讨皇帝欢心外，还被人揭发暗中与东林、复社来往，彻底失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内阁首辅也好，东林复社也好，锦衣卫都不能随意亲近，一心讨皇帝欢心，那才是上上之策。而今国库不足，军费奇缺，崇祯皇帝几近抓狂，除了增加天下赋税、想方设法地从老百姓身上捞钱外，还要求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带头捐饷，然而却响应者寥寥无几。如果能在这个时候找到沈氏宝藏，那可是为大明朝立下了不世大功，升官进爵指日可待。

一念及此，王福祿也顾不上之前还对柳如是冷言讽刺，忙虚心请教道：“那么娘子认为南湖中为何会有沈氏珍宝出现？”柳如是道：“我猜当初沈万三走水路运走珍宝，到南湖时失落了一箱也说不准。”

其实珍宝走水路运出周庄的可能性锦衣卫早已想到。藏宝必选名山，离周庄最近的名山当属太湖七十二峰，最著名者则为缥缈峰，山水缥缈，是极好的藏宝之地。南宋年间，太湖悍贼杨玄靠抢掠过往货船积蓄了即为可观的财富。后来朝廷派名将岳飞围剿，杨玄事先将珠宝分装在九缸十三瓮中，埋藏于缥缈峰某处。参与藏宝之人全部被杨玄毒杀灭口，而杨玄本人亦被岳飞所杀，宝库遂成为历史之谜。数百年来，不乏有寻宝者来缥缈峰拜山寻宝，终空手而归。自锦衣卫被赋予寻宝的任务以来，最先锁定的藏宝地点就是缥缈峰。锦衣卫长官吴孟明派了不少人前寻访，却是一无所获。现下既然得知沈万三运宝船曾经过嘉兴南湖，那么就证明之前的推断是错的，藏宝处一定是在更南面，如西南的黄山，甚至更南面的武夷山等。

王福祿道：“娘子可以肯定沈万三运宝船经过了南湖么？”柳如是道：“这只是我的推测。我到渔夫的船上，想看沙机子是否能继续捞出珍宝，其实就是想要验证这一点。”

王福祿道：“说到底，娘子还是对这批藏宝感兴趣的。”柳如是摇头道：“王千户错了，我对珍宝之类毫无兴趣，之所以有所关注，只想从中找到有关罗吉甫的线索。他是为了救我，才会被红娘子挟持，我欠他一条命。”

她欠罗吉甫的，自然不是一条命那么简单。这些年来，她来往于吴越之间，扬名江南，期间饱经风雨，阅人无数。虽然也有许许多多的失

意，但就总体而言，她的灵魂是自由的，心境是快乐的。她始终认为，带给她这种生活的，并不是那些先后与她产生感情的男子，而是罗吉甫。如果不是罗吉甫改变了她的命运，她迄今还是吴江故相周道登侍妾的身份。因为这一点，罗吉甫是她生命中最大的羁绊，这种羁绊，不含情爱，只是一种心结，凭她个人之力，无论如何也解不开，非得找到他不可。

王福禄奇道：“罗吉甫不是已经死了么？”柳如是道：“只要一日没有见到他的尸首，我就不会认为他死了。”

王福禄冷笑道：“就算他还活着，也只能躲在不见天日之处，生不如死。他是被锦衣卫追捕通缉的头号要犯，一旦抛头露面，便会身陷牢狱之灾。”

柳如是道：“王千户，我有一个请求，如果罗吉甫没死，可否请你们不要再追捕他？”

王福禄很是惊奇，沉吟半晌，才道：“娘子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想来不会不掂量就说出这种蠢话来。那么我倒是想问一问，娘子用什么筹码，来换罗吉甫性命？”柳如是道：“五猿争果和碧香升。”

王福禄“啊”了一声，先转头去看宋良。宋良摇了摇头，表示并不知情。

王福禄道：“娘子手中有五猿采果和碧香升？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柳如是道：“两件价值连城的珍宝，换一个男人性命。王千户同意还是不同意？”

王福禄一时不答，转头去看内舱。只听见舱中有人咳嗽了声，他这才应允道：“好，我同意了。五猿争果和碧香升在哪里？”

柳如是心道：“原来王福禄还不是锦衣卫在嘉兴最大的头儿，却不知道内舱中人到底是谁。”然一时顾不上旁事，应道，“就在大士阁中。”

王福禄大喜道：“好，好，我们这就去取。”又问道，“娘子从哪里得到的五猿争果和碧香升？”柳如是道：“是有人从叶渡当铺买到了，又转

送给了我。”

王福禄道：“这么大手笔的礼物？难道是张溥？”柳如是摇头道：“不是。”王福禄道：“那还能有谁？”柳如是却是不答。

宋良问道：“那人是张岱么？”

当年松江一别后，柳如是再未与张岱见过面，即便同住杭州时，也没有任何往来，却不知宋良如何会猜到珍宝是张岱所送。不禁对这锦衣卫探子开始刮目相看，又生出一种恐惧，不知道对方看穿了多少她的隐秘心事。

王福禄道：“居然是张岱？他还真是个能花钱的花花公子。”

王福禄命宋良陪着柳如是上岸。二人径直来到大士阁前。

柳如是道：“宋公子身份特殊，被人看到后很难解释，不妨先等在这里。”宋良道：“那好，娘子快去快回。”

柳如是遂自行进来，本欲去找李长祥，再与他一道去找大悲长老取出寄存的木盒。忽听见厢房有人“咯咯”发笑，忙推门进去，却是姚淑正与卞玉京坐在灯下说话。

姚淑道：“咦，柳姊姊，你赏月回来啦。”柳如是问道：“你不是已经离开了么，怎么又回来啦？”姚淑道：“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岛上啊。我是说，这湖心岛上只有你一个女子，多不方便。不过我事先不知道卞姊姊也来了这里。”

柳如是道：“淑娘一个人来的么？”姚淑笑道：“当然不是，黄鉴陪我一起来的，还是他提醒我，你一个人在岛上怕是多有不便之处，我们就一起出来了。在春波门码头还遇到几个复社的人，就坐了同一艘船来，所以有好几个人呢。”

柳如是道：“黄鉴人呢？”姚淑道：“他去松林中看碑刻了，这是他的职业习惯。”

柳如是问道：“复社又派了人来？”还想过去查看。姚淑忙扯住她衣袖，道：“别去。他们男人家的事，让他们自己操心去。来，柳姊姊坐下来，我们姊妹三个好好说说话。我正跟卞姊姊说，刚才我碰到了个疯子。”

柳如是道：“什么疯子？”姚淑道：“就是那个沈德符沈相公啊。我上岸时，正好看到他坐在他家大船船头饮酒吟诗，在月色下看起来蛮是那么回事的，我觉得特有诗情画意，就出声赞了一句。哪知道他一看见我，就仿佛见到鬼魅一般，丢了手中的酒杯，下船跟了过来，还追着叫我‘素素’什么的。”

柳如是道：“听说沈德符曾和京师名妓薛素素有旧，兴许他看到你，想起了昔日的情人。”她心中有事，无心闲谈，便道，“你们二位先聊着，我去去就回。”

出来厢房，正见到沈良站在廊柱边，柳如是不由得吓了一跳，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宋良冷然道：“娘子难道不知道么？宋某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此，还请娘子体谅。”

柳如是极是不悦，道：“你打算跟我到什么时候？我还以为事情都说清楚了，锦衣卫不会再继续派人监视我。”宋良道：“监视是上头派下来的任务，上头不发话，我就得时时跟着娘子。”

柳如是嘲讽地道：“那你不是很累么？倒不如改做我的侍从好了。”宋良居然应道：“好啊，这正是上头的意思，想让我混到娘子身边，可惜娘子眼光太高，我人又太笨，所以一直未能如愿。”

正好彭莱引着复社名士贺顺过来，一见到宋良便认了出来，道：“咦，这不是那卖果子的小贩么？你可真是阴魂不散，跟来了烟雨楼不说，还舍不得走了。”

贺顺虽然年青，又是后起之秀，却是复社的头面人物，自复社第一

能人吴昌时去了京师做官，复社事务大多由他打理，人称“贺公子”。他也曾几次在竹亭湖墅门前见过宋良，微一思忖，便下令道：“先将他扣下来。带到船上去，问清楚他的来历。”

彭莱忙低声告道：“之前巡检司丁巡检曾交待过，这个人动不得。”贺顺道：“以前是动不得，现在还动不得么？绑起来带走。”

侍从便一起围了上来，捉住宋良手臂。

柳如是忙道：“等一下，是我叫他进来的。”

贺顺忙将柳如是扯到一旁，低声道：“他可是朝中权贵派来的奸细，隐娘不是早知道了么？”柳如是道：“他不是奸细，他等在竹亭湖墅门前，是为了找我。”

贺顺“噢”了一声，道：“那么为何巡检司丁巡检还想要庇护他？”柳如是道：“他跟丁巡检在松江时就认识了。”

她知道贺顺精明之极，对自己这番话只是半信半疑。而且他为人果敢，一心只为复社计，不会因为她的身份多留情面，必须得立即让他彻底信服，忙道，“贺公子好好想想，我没进竹亭湖墅前，他可有出现过？他是一路跟着我来嘉兴的。”

贺顺仔细回忆一番，这才释然，道：“原来跟谢三宾一样，是隐娘的又一个穷追不舍的爱慕者。”又问道，“隐娘是今日才知道他的来历么？”柳如是点点头，道：“刚刚才知道，他自己告诉我的。我平日不出门，他又没有机会进去竹亭湖墅，好不容易今日在湖心岛上遇见，所以他将事情真相都告诉了我。”

贺顺道：“隐娘相信他自己说的话？”柳如是道：“相信。他在松江救过我的命。”

贺顺便不再多问，挥手命侍从放开宋良，又道：“彭莱已经将所有事全部告诉我，我先去见沈德符，稍后再来找隐娘。”柳如是道：“是。”

等贺顺等人离开，宋良走过来道：“复社的人可真了不得，敢擅自拿

人绑人，可是比官府还要霸道。柳娘子，多谢你救了我。”

柳如是摇了摇头，道：“宋公子何必反语讽刺？你知道的，我不是救你，我是救了贺顺这些人。”又道，“我们走吧。”

宋良道：“咦，娘子是说‘我们’么？”柳如是道：“我不喜欢被人暗中偷窥，想来宋公子也不喜欢偷偷摸摸。不如干脆让这件事变得更容易些，从现在起，宋公子就做我的侍从，如何？”

宋良很是意外，愣了一下，随即应道：“那当然好。但娘子这样性情的，可不是会委屈求全的人，娘子有什么条件呢？”柳如是道：“宋公子跟在我身边，只在意藏宝线索，其它跟这不相关的，即使你看在眼中，也不能上报你的长官，更不能对旁人泄露。”

宋良沉默了，正当柳如是以为他将要拒绝的时候，他居然点了点头，道：“好啊，本来就该这样。”

柳如是道：“那么就从刚才开始吧，适才贺顺要私自拿下你审问之事，你不能泄露半个字。”宋良道：“原来娘子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为了这个。”

柳如是自然知道让锦衣卫的密探跟在身边，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便。然而若是贺顺适才的言行被宋良上报、最终上达天听的话，后果实在难想象——

锦衣卫令世人畏惧，其中一条就是它是皇帝倚重的耳目，有通天之能，能直接将密报送入皇宫，且被皇帝绝对信任。当年钱谦益以东林党魁身份争入内阁，本以为稳操胜券，却被温体仁暗中射了一箭。温体仁当时没有能力与钱谦益对抗，便写了一封奏疏，名叫《直发盖世神奸疏》，揭发钱谦益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称其关节受贿、神奸结党。明代制度，大臣上书要经过内阁等官署，层层递进。温体仁知道钱谦益能耐极大，有可能半途截留奏疏，便将这封奏疏交给了锦衣卫官员骆养性，由骆养性直接送到崇祯皇帝的御桌上。

骆养性是湖广嘉鱼^[1]人，其父亲骆思恭曾于万历末年出任锦衣卫指挥使，亲近东林党人，曾在“移宫案”中有不俗的表现，为人称道。然而

魏忠贤专权后，锦衣卫就成为了阉党的地盘，骆思恭被迫退休，阉党成员田尔耕则被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使。崇祯皇帝即位后，将魏忠贤及党羽罢职，并重新提拔曾受到过阉党迫害的官员，骆养性因其父的缘故，入锦衣卫为官。他能得到崇祯皇帝的信任与重用，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

御史熊开元、姜埰以直言敢谏出名。某日，二人上朝时公然指出大明朝纲紊乱、政令不畅，已经危在旦夕。崇祯皇帝新即帝位，立志中兴，听了很不是滋味。然而又不便公然发作，便寻小过错将熊开元、姜埰下锦衣卫诏狱，预备暗中处死。当晚，一名宦官带着崇祯的亲笔手谕来到锦衣卫官署，要连夜杀掉熊、姜二人。当晚正好是骆养性当值，坚持不肯奉诏，还写了一张纸条给崇祯皇帝，称大臣犯罪，应该公布罪状，依法判刑，大明律法中没有半夜奉旨即要杀人的规定。崇祯看到字条后，不怒反喜，认为骆养性忠贞耿直，是难得一见的好官。熊开元、姜埰由此得救，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而骆养性亦青云直上，成为皇帝倚重的心腹。其人表面沉静，其实性情残忍，喜欢用刑具锤敲犯人牙齿，但因侍奉皇帝极为恭谨，崇祯对他信任有加。温体仁便是利用了这一点，托请骆养性将弹劾钱谦益的奏疏转送给崇祯皇帝，这才有后来文华殿当面对峙一事。在崇祯初年争当阁臣这件事上，强势的钱谦益一败涂地，而弱势的温体仁大获全胜，锦衣卫起了关键的牵线搭桥的作用。

温体仁任内阁首辅时，一再指使人告发诽谤复社，崇祯皇帝几次派专员调查复社结党案，因此而受牵连者不少，如顾敏思、董士谤、钱度等士子被当作替罪羊交差，均被谪戍。更有数名官员因调查不力而被罢官。而今温体仁虽去，执政者仍然是其心腹党羽薛国观，亦没有放松对复社的迫害和监视。贺顺等复社中人一直以为宋良是薛国观派来的奸细，便是源自于此。

亲近东林、复社的锦衣卫长官吴孟明已经被罢官，而今掌权的正是在崇祯初年为扳倒钱谦益出过大力气的骆养性。如果宋良将今晚贺顺欲用私刑拷问他来历一事上报，骆养性又禀报当今皇帝，以崇祯皇帝的性格，加之之前对复社极度反感的印象，势必再度兴发大狱，那么这次复社怕是不能再像前几次那样化险为夷、蒙混过关了。

柳如是今日方知宋良真实身份，听他言谈，觉得此人颇为刚毅，开口求情未必有用，而且以她的性子，实在做不到对人低声下气，遂想了个婉转的法子，目的还是要让宋良为复社之张狂保密。她见宋良脸色似笑非笑，言语似讽非讽，一时摸不透他心意，却又不愿意软语相求，只好道：“难道宋公子愿意总躲在暗处偷窥么？这风里来雨里去的滋味，应该也不好受吧？”

宋良道：“嗯，娘子的意思是，这件事其实对我大有好处，是吧？那好，我同意，我们一言为定。”又问道，“我做娘子的侍从，可有工钱？”柳如是一愣，随即答道：“没有工钱，一文钱都没有，你自己去找锦衣卫领薪水吧。”宋良道：“好。”又道，“柳娘子果真是个聪明人。”

二人一前一后来到李长祥居住的厢房，却见窗下站着一名四十余岁的男子，侧耳贴在窗上，似是在偷听房内谈话。

柳如是上前几步，问道：“喂，阁下是谁？在这里做什么？”那人猝不及防，吓了一跳，忙道：“嘘，娘子别声张，我不是坏人。”

柳如是道：“你鬼鬼祟祟地在窗外偷听，还说不是坏人？”那人道：“娘子不记得我了么？我们白天在松林外见过的。”

柳如是这才想起来，今日众人抬着吴伟业进阁救治时，这男子正在中院观摩碑刻，还特意跟过来问了一句“这位公子怎么了”，却被她搪塞过去。

那男子又道：“我叫袁明，今晚也借住在大士阁，就住在隔壁，听见这边有人说话，带有浓重的闽音，一时好奇，所以来看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李长祥正在房中与郑森在纵谈兵事，颇为投机，闻声出来，问道：“出了什么事？”柳如是道：“这个人刚才在外面偷听你们二位的谈话。”

那袁明便将适才对柳如是的解释重新说了一遍。

郑森问道：“你是福建泉州人？”袁明欢声道：“正是。公子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我也是在隔壁听到公子口音，一时好奇，才过来看看。”又问道，“公子贵姓，是哪里人氏？”郑森道：“我是泉州南安人，姓郑名福松。”福松即是他在日本时的名字。

袁明道：“啊，我也是南安人。不过我离开家乡已有二十年，想不到今日能在烟雨楼听到乡音。”连连搓手，显是兴奋不已，又道，“我们南安出了两位大名人，一是当今福建总兵郑芝龙郑大帅，另一位则是薊辽总督洪承畴洪大帅。公子可认得他们？”

郑森不愿意透露自己身份，却又不愿意撒谎，只答道：“不认得洪大帅。”

袁明也未听出“不认得他们”与“不认得洪大帅”的分别，恳请道：“在江南难得遇见南安老乡，公子可否给我讲讲家乡的风物？”

郑森性情严正，虽见袁明神情殷切，欢喜无限，不似做伪，然而想到不能随意泄露自己的身份，还是婉言谢道：“其实我对南安也不算熟悉。”这倒也不是假话，他在日本长到六岁，才被接回中国，先是居住在福州，后来住在郑芝龙自己修建的安平城中，至于南安，他仅仅是到过几次而已。

袁明颇为失望，勉强笑道：“既如此，就不打扰各位了。”拱了拱手，自进了隔壁厢房。

李长祥见柳如是踏月而来，料想必是有事，忙请她进去。

柳如是道：“不了。李公子，我想请你去大悲长老那里取出之前寄存的木盒，可否方便？”李长祥愕然问道：“现在？”柳如是道：“嗯，现在。”

僧众因为要起早做早课，晚上往往睡得也早，一般是天黑即上床安歇。李长祥沉吟道：“长老很可能已经歇息了。”柳如是道：“嗯，这我知道，因为是要急用，实在不好意思。”

李长祥亦听过卞玉京因碧香升而家破人亡的故事，猜测可能柳如是

想尽快物归原主，便道：“好。我这就引隐娘去。”步下台阶，才看见宋良，问道，“这位是……”柳如是道：“他是我的侍从，名叫宋良。”

李长祥不知柳如是如何凭空多出来一个侍从，虽觉奇怪，也不再多问，引着二人往后院方丈室而来。

大士阁庙宇不大，僧人也不多，算上主持寺务的大悲长老，也不过寥寥几人而已。这是因为湖心岛是先有烟雨楼，后有其它景观，先有游客，后有僧人。官府招募僧人居住在此，其实是为了赚取游客的香火钱，顺便做一些洒扫管理的工作，跟佛法没有多大关系。这样的小庙，除了长老之外，其余僧人都是充作杂役，因而极少有人愿意来此出家。除非是贫苦人家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才会将孩子送来这里剃度，明净便是此类。

方丈室位于大士阁最北面，是一处单独的小院落，既是大悲长老的居处，也是他为人说法的地方，与烟雨楼仅一墙之隔。低矮的土墙上爬满藤蔓。院子中的一棵老梨花树已有几十年历史，老干粗壮，枝繁叶茂，树冠如华盖一般，罩住了方丈室的一大半。远远望去，堪称一幅绝美图画——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可惜东风唤不醒梨花梦，方丈室中一片漆黑。三人进来院子，李长祥先走上前去，轻轻拍了两下门，叫道：“长老。”

尚未听见回应，彭莱匆匆奔了进来，叫道：“西厢房那边出事了！贺公子请柳娘子快些过去！”

柳如是道：“什么事这么急？”彭莱道：“沈德符被人杀了。”

柳如是大吃一惊，再也顾不上找大悲长老，忙跟着彭莱往中院厢房赶来。李长祥微一思忖，也跟了过来。

沈德符所在的这间厢房即是韩敬尸首停放处，靠近东北角，相对幽僻。贺顺已命人把住周围，尚未惊动其他人。

柳如是简略招呼了一声，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贺顺道：“隐娘不妨自己进去看。”忽见曾惹得张溥大怒的李长祥跟在柳如是身后，不由一愣，又转头见到彭莱眼色，便未多说什么，只略略点头，算作招呼。

柳如是径直跨入门槛，一进来便见到沈德符仰坐在一张宽大的扶手椅上，双手捧胸，胸口正中插着一柄匕首。那匕首，她不止一次见过，正是谢三宾平日插在靴子中的那柄黄金匕首。

柳如是骇然而惊，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贺顺道：“我也不知道。我进来时，沈德符就已经是这副样子，他的仆人瘫坐在门口。我问了好半天话，他惊魂未定，什么都说不清楚。我立即就派人去叫隐娘了。”

柳如是转头看去，果见仆人也歪在门边墙角，脸色惨白，抖簌个不停。

李长祥道：“沈德符身上还有热气，新死不久，凶手应该还没走远。”贺顺道：“李兄放心，我已经派人赶去码头，看是否有船离开。”命彭莱取来酒袋，往仆人嘴里灌了几口。仆人咳嗽了几声，这才哽咽着哭出声来。

彭莱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找出害死你家主人的凶手要紧。你起来，好好说清楚事情经过。”

那仆人哭道：“凶手还用找么？一定是那位黄公子了。”贺顺道：“黄公子？你是说黄鉴么？”仆人道：“就是他，小的听见沈老爷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黄鉴，是那个什么女子的未婚夫。”

天黑后，沈德符即回大船上歇息，仆人则留下来看护韩敬尸首。不久前，沈德符不知如何又独自回来了厢房，浑身酒气，坐下灯下长吁短叹，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仆人以为他为老友之死难过，还从旁劝慰了几句。沈德符连连摇头道：“你不懂。”发了一会儿呆，便自己出去了。

仆人还以为主人回去大船上了，不想过了一会儿，沈德符慌慌张张地奔跑进来，仆人还来不及发问，一名男子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沈德符问道：“你是谁？”黄鉴道：“我姓黄名鉴，是姚淑的未婚夫。”

沈德符听了，居然立即挥手忙命仆人先出去。仆人也不明究竟，只得掩门而出。他去茅房解手时，还听见屋里有争吵之声。解完手回来，便不闻声息，推门进来一看，沈德符瞪大眼睛坐在椅子上，胸口插着一柄匕首，脚下一滩血迹。他当即惊呼一声，软倒在地。正好贺顺到来，惊见出了意外，这才派人去叫柳如是来。

柳如是听了经过，不由得蹙紧眉头。今日钓鳌矶变故，谢三宾于混乱中丢了黄金匕首。众人虽然也曾寻找过匕首去向，但毕竟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凶手上，并未过多关注。甚至郑森认为是戏班小厮金平先偷取了黄金匕首，然后用它来刺谢三宾，却不小心伤了吴伟业。然现在黄金匕首再度出现，而最大的嫌疑人则是书商黄鉴，可谓意外之极了。

不过细下想想，黄鉴也在宴席上出现过，是他上前劝架，扶起了吴伟业，他完全有机会在那个时候拣到黄金匕首。至于他为什么要杀沈德符，则要问他本人了。

贺顺问道：“黄鉴人呢？”彭莱道：“应该在郑公子房中，我安排他今晚跟郑、李二位公子同房。”贺顺道：“去叫他过来一趟。”

不一会儿，黄鉴就到了。一进房看到沈德符的惨状时，他明显皱了一下眉头，倒也没有流露出多少意外。

仆人立即激动起来，指着哭叫道：“就是他！就是他杀了我家老爷！”

柳如是忙道：“你亲眼看到黄公子杀人了么？”仆人迟疑了下，老老实实地道：“那倒没有。”

柳如是问道：“那么，你就不能先妄下断言。杀人罪名，非同儿戏。”又道，“黄公子，你曾来过这间厢房，仆人听到你跟沈相公争吵。而今他莫名被杀，你也该知道情形对你不利了。”

黄鉴道：“原来叫我来，是为了这个。我是跟这沈的吵了几句，吵几句嘴而已，吵完后就走了，连手都没有动。况且我身上从来不带兵器。这是柄黄金匕首，并不常见，找到它的主人，不就找出真凶了么？”

李长祥道：“匕首是谢三宾的。他平日插在靴子中，今日钓鳖矶出事，大家当面盘问过他，要他交出匕首，但那时匕首已经失落了。黄兄，你当时人在现场，是有机会取到匕首的，所以目下你的嫌疑最大。”

黄鉴道：“沈德符的名字，我虽早有所闻，但今日还是第一次见到其人。我跟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他？”

柳如是道：“那么黄公子刚才为什么事跟沈德符争吵呢？”黄鉴道：“因为他在窗外窥测我未婚妻子。”

原来沈德符在烟雨楼码头一眼望见姚淑后，即惊为天人，居然不顾身份，一路跟来了大士阁。黄鉴从茅房方便出来后，本欲去找未婚妻说话，到厢房门外时，忽见到沈德符正伏在窗上往里窥测，正待上前呵斥，沈德符却听到动静，转身跑了。黄鉴听到姚淑在房中笑语盈盈，怕搅了她谈兴，便没有出声叫喊，而是一路跟来厢房。这才有了仆人所叙述之事。沈德符自知理亏，担心被仆人听到自己窥测女眷，便先将仆人打发了出去，再向黄鉴解释说，姚淑长相极似他年青时的情人薛素素，他一时以为是薛素素再生，心下好奇，想多看几眼，并无邪念。黄鉴却不肯听，斥责沈德符为老不尊，竟然在大士阁中窥探妇人，有失士人体面。沈德符被后生小子当面指斥，也生了气。两人遂争吵了起来，最后还是黄鉴看到韩敬尸首还停在厢房中，觉得在死人面前吵嘴不吉利，这才气愤离去。

柳如是道：“这么说，黄公子离开这里的时候，沈德符还活得好好的？”黄鉴道：“当然。就算我恼怒此人对我未婚妻子无礼，为何要这孤岛上杀他？杀了人跑不出去，还要赔上我自己性命。”

李长祥道：“黄兄别生气。大家怀疑你，无非是因为沈德符是被谢三宾的匕首杀死，白日钓鳖矶出事时，你人在当场，既有机会取到匕首，今晚人又在大士阁中，有作案条件。”

黄鉴道：“又不是我一个人符合这两个条件。吴伟业吴学士、郑森郑公子，还有这位彭莱兄，这名仆人，包括我的未婚妻子姚淑，都是白日在钓鳖矶现场、目下也在大士阁中的人。你们说我有机会接近谢三宾，得到他身上的匕首，彭莱兄不也一样有机会么？吴学士自己更不用说

了。”

贺顺插口道：“但他们都没有杀人动机，你刚刚与沈德符发生过口角，嫌疑理当最重。”

黄鉴道：“就杀人动机而论的话，你们许多人都比我更有动机。”指了指沈德符和韩敬的尸首，续道，“这两个人不是善茬儿，二十年前曾设局陷害东林党魁钱谦益钱公。数年前复社成立，他们又一直跟你们二位作对。今日钓鳌矶起争执，不正是因为那出著名的《绿牡丹传奇》么？说我有杀人动机，殊不知在场的各位，绝大多数比我更有动机。”

他振振有词，虽有胡搅蛮缠的嫌疑，细下想想，却不无道理。众人一时无话可辩。还是贺顺命道：“去看看厢房窗户上有没有洞，别惊动旁人。”无非是想验证沈德符是否真的女眷窗下偷窥。

过了一会儿，侍从回来告道：“确实有一个洞，正好能看到房内两位娘子坐在灯下说话。”

黄鉴道：“现在验证我的话了吧？”又赌气道，“柳娘子，是淑娘好心，今晚非要上岛来陪你，我只是陪她过来，想不到会卷入这样一场纠纷，我先告辞了。”一拱手，愤愤辞了出去。

彭莱道：“今晚还有旁人住在大士阁，黄鉴厢房隔壁就住着几名外地来的游客。这些人总是探头探脑，似乎想打探些什么，看上去很是可疑。我就撞见过两次，会不会是他们……”

贺顺道：“这应该不大可能。沈德符本来是要回船上歇息，返回这里只是意外。这些人如果要对付他，又怎么会留宿在大士阁中？”

柳如是道：“彭公子说游客可疑，其实他们看我们这些人才可疑呢，白日抬了人进来，然后一直在这里进进出出。还有韩敬中毒死后，韩公子喊叫大夫，又哭过一阵子，他们多半听见了，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人总是好奇的，所以想要打探也不足为奇。”

彭莱道：“这倒也是。烟雨楼发生了这么多事，明日怕是再也难以瞒

住，无论如何得报官了。”

贺顺点点头，道：“明日一早，我亲自去嘉兴府报官。”他本来是来找沈德符议事的，跨入房中才见到对方横尸房中，心中多少有一些疙疙瘩瘩，皱眉道：“黄鉴为了给自己正名，胡乱指控，但他倒是提醒了我——钱谦益钱公当年任浙江乡试案主考官，被人用关节陷害，主谋者不正是沈德符和韩敬么？”

彭莱忙应道：“传闻中是这样。但也没有证据，所以钱公也不能拿他们怎样，偶尔遇上，还得客客气气。”

贺顺道：“这两个人是天启年间浙江乡试案的主谋，这是确认无疑的事。他二人当年设局，目的是陷害钱公，不想后来越闹越大，三度被摆上御案，牵连了许多人，不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二人今日都死在湖心岛上，应该不是巧合。会不会行凶者是当年乡试案的受害者，今番前来，是为报仇？”

柳如是道：“之前李公子就曾认为往糕点中投毒的凶手是随机杀人，怀疑他是沈德符、韩敬、谢三宾、吴炳四人的共同仇家，不过当时尚未想到到底是什么事，能将他们四人联系起来。”

李长祥道：“不错。贺公子一番话倒是提醒我了——乡试案，这可能就是他们四人的关联。韩绎祖是韩敬之子，就不多提了。韩敬是万历三十八年状元，他跟钱谦益钱公有隙，天下皆知，所以他和沈德符策划了天启元年的浙江乡试案，来陷害钱公。而谢三宾正好是天启元年参加浙江乡试中举。”

柳如是道：“不错，这算是关联上了。可吴炳呢？他也有可能是毒糕点的受害者呀。”

李长祥道：“吴炳于万历四十三年时参加浙江乡试，被人举报作弊，次年复试通过，但却误了参加会试的时间，晚了一科。”柳如是道：“对，吴炳是万历四十七年中的进士。”

李长祥道：“沈德符是在万历四十六年乡试中举，次年参加会试落第，此后心灰意冷，这才南返回乡。也就是说，他和吴炳在北京参加了

同一年的会试，吴炳金榜题名，他却名落孙山。”

柳如是道：“那么说起来，这四人共通的一点，就是都曾牵涉过科举案了。”李长祥点了点头，道：“当然，他们四人还有别的共通之处，譬如均有文才，均好戏曲，但那些与案子无关。我敢肯定，这名凶手一定跟科考作弊有关。”

贺顺道：“如果真如李兄所言，凶手跟沈德符、韩敬、谢三宾、吴炳四人都有关联，就不难排查，只需选出跟科举案有关的事件，再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首先是万历四十三年，吴炳参加浙江乡试，被人举报作弊；再是天启元年，沈德符、韩敬策划乡试案。”

李长祥道：“嗯，如果谢三宾也要关联进去的话，那么他多半是考关节作弊才考中举人。那么凶手很可能在万历四十三年参加过浙江乡试，又在天启元年参加过一次乡试，两次均名落孙山，而涉嫌作弊的吴炳、谢三宾却榜上有名，他恨这两个人，更恨倒卖关节的策划者沈德符和韩敬。”

柳如是道：“但这说不通。这么多年过去，即使当年参加乡试的是年青学子，而今也已是五旬老者。他为什么要为多年前的事冒险杀人呢？除非是他的后人，得知真相后心有不甘，想为先人报仇。”

贺顺道：“那么凶手为什么要等到沈德符寿宴时动手呢？他怎么能肯定四个仇人一定会同时在宴席上出现？”李长祥道：“有可能凶手事先已得知韩敬、谢三宾、吴炳会来嘉兴为沈德符祝寿，所以做了谋划。”

贺顺道：“这其中偶然因素太多，我不认为凶手跟四个人同时有仇。”

李长祥道：“如果不是跟四人有仇，为何只在一块糕点中下毒？”贺顺摇了摇头，道：“我听彭莱讲过事情经过，以目下的证据，并不能肯定韩敬是因为吃了有毒的糕点才毒发身亡，也许他是因为别的原因中了毒。”

柳如是道：“见血封喉毒性奇毒，见血即死，韩敬则是毒从口入，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贺顺道：“这就是矛盾之处了。对凶手而言，见血杀人是主动的，让受害者口服下毒药则是被动的。前者后者相对后者要容易实现得多，凶手为什么要弃易选难呢？这不符合报仇的特征。”

柳如是道：“也许对凶手而言，后者反而前者更容易实现。可偏偏宴席上茶具、茶水都没有毒，只有韩敬一个人中了毒。所以我们之前才推测只有一块糕点有毒，正巧被韩敬吃了。”

贺顺凝思半晌，道：“还有一种可能性，凶手知道哪块糕点有毒，亲手将它递到了韩敬手中，韩敬随手接过来就吃了。”

李长祥“呀”了一声，连声道：“不错，不错，贺公子的这一假设比我先前的随机杀人合理多了。”

贺顺也不像常人那般谦让几句，只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道：“我猜凶手跟天启元年的浙江乡试案有关，他想杀的对象是沈德符和韩敬二人，他本来计划先后将有毒的糕点递给韩敬、沈德符二人，不料刚刚对韩敬下了毒，宴席上便出了变故，他的计划被彻底打乱，不得不放弃了继续用毒的做法，改用匕首杀了沈德符。这个人，一定在宴席上出现过，而且近身接近过谢三宾，这才能从他身上取到黄金匕首。你们不是已经查出临时在戏班打杂的小厮想杀谢三宾而误伤了吴伟业么？那名小厮，完全符合凶手的特性。谢三宾也跟浙江乡试案有干系，凶手大概想趁此机会将三名仇家一并铲除。”

他的意思是——当年有一名士子因浙江乡试案受到牵累，其后人归咎于沈德符和韩敬，赶来复仇。他本来计划要用毒药毒死仇家，不料宴席上出了变故，谢三宾跟吴伟业扭打了起来，黄金匕首也在打斗中掉了出来。他在一旁看见，遂趁乱上前捡了匕首，去杀谢三宾，却不料误伤了吴伟业。他遂带着匕首逃离现场，藏在岛上。不久前又潜入大士阁，用谢三宾的匕首杀了沈德符。而这个接连杀死两人的凶手，就是戏班小厮金平。

彭莱道：“可金平是戏班的人，他强行上前给宾客递送糕点，旁人难道不起疑么？”转头去看沈府仆人。仆人连连道，“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外人往宴席上递送过东西。茶水糕点都是由婢女小红、小玉奉送的。”

柳如是道：“也许不是糕点，而是金平拿在手里不会起疑的东西。”又问那仆人道，“今日在钓鳌矶共演了几出戏？都是谁点的戏？”仆人想了想，答道：“第一出是《牡丹亭还魂记》，戏班小厮奉上折子的时候，我家老爷看都没看，直接说第一场演汤先生的戏。后来又请吴老爷点戏，吴老爷还没接，韩老爷便发了话，说这还用看戏折子么？当然是《绿牡丹传奇》。所以就接着演了这出戏。后来就出事了。”

柳如是道：“那么吴炳吴相公并没有拿过戏折子，对吧？”仆人道：“没有。”

柳如是道：“那么关键一定在这戏折子上。彭公子，我记得你说你和吴伟业到钓鳌矶的时候，小厮金平拿着折子来请沈德符点戏，对吧？”

彭莱道：“对。但沈德符没接，推给了韩敬，韩敬有意煽风点火，只翻了两下，便让金平拿过来给谢三宾。谢三宾一扬手将盘子打飞，正好磕在我头上，戏折子当然也飞了出去。”他蓦然醒悟过来，失声道，“原来……原来不是糕点，而是戏折子。”

柳如是沉声道：“不错，毒药就涂在戏折子上。”

她已经彻底想明白经过——

下毒的人就是戏班小厮金平，而下毒的经过也不复杂，他学的是传说中王世贞为父报仇的故事，将毒药涂在了戏折子上。翻过戏折子的人，手指上沾了毒药，再用手拿糕点吃时便会将毒药一并食下。而见血封喉毒从口入，中毒者不会立即毒发身亡，他便有充裕的时间逃走。

按照常理，点戏的人无非是主人和宾客，所以金平的首要目标必然是沈德符，其他人有可能是他的目标，也有可能只是连带伤害。沈德符本人是戏曲名家，太熟悉剧目，按照仆人的说法，他根本没看戏折子，便直接点了过世老友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还魂记》，隐有纪念老友的意思。却由此逃过了见血封喉一劫。

轮到吴炳点戏时，他还没有来得及伸手去取戏折子，韩敬便出声建议上演吴炳本人所创作的《绿牡丹传奇》，他遂表示同意，没有再去拿戏折子，亦由此逃过大难。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出《绿牡丹传奇》的上演，才引得吴伟业和彭莱赶来钓鳌矶。虽然吴伟业和谢三宾之间的纠纷起得莫名其妙，却意外打乱了金平的计划。他担心宴席就此散去，忙上前来，再度将戏折子递给沈德符。沈德符推给了韩敬，韩敬拿起戏折子略微翻了几下，手指上由此沾染了见血封喉。他后来坐在一旁笑吟吟地看热闹，又顺手取食过糕点，遂中了剧毒，自己却浑然不知。

谢三宾正与吴伟业争斗时，韩敬在一旁称“金屋藏娇”，又命金平拿戏折子给谢三宾点戏，分明是要挑事。金平过去的时候，正赶上谢三宾怒火冲天，木盘被打飞，戏折子也落到了地上。他料想这一场闹剧后，宴席多半不欢而散，而韩敬已经染毒，不久后就会毒发身亡，一定会引起沈德符等人的警惕，再要下手就更难了。心中正着急之时，意外见到谢三宾和吴伟业滚作一团时，身上掉出了匕首，遂瞅准时机，假意上前捡木盘，暗中却拾起匕首，朝另一个仇家下手。由此可以推测，谢三宾也是金平事先的目标。至于误伤吴伟业，则是个意外。而谢三宾又用毒锥刺杀吴伟业，刀伤与锥伤重叠，则是意外之意外。

由于当时一片混乱，金平刺伤了吴伟业，吴本人竟茫然无感，直到书商黄鉴过来劝架，将他拉起来才发现。而动手行凶的金平则趁乱从现场溜走，无人察觉。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人怀疑到他头上。直到后来李长祥与彭莱、郑森三人模拟了现场情形，发现只有金平所在那个位置能刺中吴伟业，这才知道毫不起眼的戏班小厮原来是持刀行凶者。

既然沈德符、谢三宾均是金平的下手对象，正如贺顺所言，事情起因很可能与天启元年浙江乡试案有关，韩敬是当年乡试案的主谋，也应该金平谋害的对象。如此，他有三大仇人——沈德符、韩敬、谢三宾，韩敬在来到大士阁后不久便毒发身亡，谢三宾则离开了湖心岛，只剩了沈德符一个人留在岛上。旁人均以为金平已经逃离了湖心岛，绝想不到他还留在岛上。此人心思缜密，一定在暗中窥探，等待最佳时机。凑巧晚上沈德符又从船上返回了大士阁，便成为他下手的绝好机会。

柳如是又道：“还有一件事，戏班小厮名叫金平，班主说他讲一口嘉兴话。当年假冒钱公门生倒卖关节者有两人，一名徐时敏，另一名金保

元，均是嘉兴人氏。这金平，会不会就是金保元的后人？”

当年浙江乡试案发后，共有三人被判刑，分别是卖关者徐时敏、金保元，买关节者钱千秋，均被发往云南充军，涉案官员钱谦益等人只受了罚俸处置。然判决后没几天，徐时敏、金保元二人便离奇死在刑部大狱中。传说是其幕后主使杀人灭口。这件事甚至吓得钱谦益不轻，主动辞职，离开了京师是非之地。

朝野纷纷传闻，乡试案是由韩敬和沈德符一手策划，虽然杀人灭口需要朝中更大的势力支持，但事情起因显是要着落在二人身上。金平果真是金保元之子的话，韩敬和沈德符就是他的杀父仇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他成人后回来报仇，也是情理之中。

众人听柳如是大致叙述完前因后果，先是骇异，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然将前后之事联系起来看，这一解释不但澄清了之前所有的疑点，且有头有尾，有杀人动机，有行凶机会，毫无破绽，不由得人不信服。有知道她才智性情的，愈发对她佩服；有不了解她为人的，亦由此对她刮目相看。

贺顺道：“金平既是乘坐戏班的大船来到湖心岛，他刚刚杀了人，没有船只离开，一定还在岛上。”他因有复社人牵涉其中，欲做个顺水人情，命侍从去守住码头，等到天亮时再报官搜岛。

柳如是心中犹记挂要将碧香升和五猿争果尽快交给锦衣卫，好打发他们离开，以免节外生枝，便跟贺顺打了声招呼，叫道：“李公子，这里有贺公子照应，我们这就走吧。”

李长祥问道：“柳娘子，你的侍从呢？”

柳如是出来厢房，四下不见宋良，“啊”了一声，这才意识到他并没有跟来，心道：“他一定是等不及，直接找大悲长老索要木盒了。”忙道，“我们去方丈室看看。”

经过厢房时，正见郑森从隔壁袁明房中出来，李长祥便叫了他一

声，道：“大士阁出了事，郑老弟当心些。”

郑森问道：“出了什么事？”李长祥道：“沈德符被杀了，凶手还在岛上。”

郑森点了点头，道：“多谢告知。”又道，“我今晚想搬去和那边的南安老乡一起睡，顺便聊一些家乡的事，不知李兄是否介意？”李长祥笑道：“当然好啦。换作我在烟雨楼遇见蜀中老乡，也定会秉烛夜谈的。”

郑森便拱了拱手，回房取了外套，自往袁明房中去了。

柳如是和李长祥趁着月色来到后院方丈室外。室内依然一片漆黑，但门却是虚掩。柳如是心中一紧，隐隐感到有些不妙，上前叫道：“长老！长老！”

李长祥忙拉住她，道：“柳娘子且慢，让我先进。”

他长期在外漫游，阅历丰富，身上随时带着必要的应急器具。自怀中取出火折吹燃，推开门一看，却见大悲长老横躺在堂中，鲜血满面，完全辨认不出样貌来。

[1] 湖广嘉鱼：今湖北嘉鱼。

第七章 留他如梦，送他如客

她亦想起了许多悲欢离合的往事。眷念，不舍，实在太多。可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死如灯灭，再放不下的也放下了。红尘中或许还留有她柳如是的传说，然而世间万物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何足道哉。倒下去的一刹那，她看到了墙上挂着的四句偈语：『一年春尽一年春，野草山花几度新。天晓不因钟鼓动，月明非为夜行人。』

黄金陌，茫茫十里春云白。
春云白，迷离满眼，江南江北。

来时无奈珠帘隔，去时着尽东风力。
东风力，留他如梦，送他如客。

——宋征舆《忆秦娥·杨花》

李长祥跨门而入，第一眼便见到大悲长老躺在地下，这一惊非同小可，忙抢过去俯身查视，大悲却早已经气绝身亡了。

柳如是一时惊住，问道：“怎么会这样？”

李长祥点燃桌案上的油灯，室中大亮，这才看到厅堂中颇为凌乱，明显有争斗的痕迹。

李长祥转头凝视着柳如是，问道：“柳娘子，你的侍从宋良呢？”

柳如是心中也是一紧，暗道：“难道是宋良杀了大悲长老？”她料想宋良多半是回锦衣卫大船上去了，可如果说了出来，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便道：“我不知道。”

李长祥四下找了一遍，不见那只木盒，忙问道：“宋良知道这只木盒的事吗？”柳如是道：“嗯，他知道的。”

李长祥摇了摇头，道：“娘子快去将这件事告诉贺顺，叫他派人寻找金平时，一并搜拿宋良。”

柳如是应了一声，奔了出来，心中却颇为纳罕：宋良跟踪她数年，就为了查询沈万三藏宝下落，他迫不及待地要从大悲长老手中拿到木盒，这她倒能理解。她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杀人呢？他是锦衣卫密探，稍微一亮身份，大悲敢不从命么？即便他不愿意暴露身份，亦可以等她过来，当面向大悲索要呀。除非是宋良起了贪念，自己想要占有宝物，所以抢行抢了木盒逃走。一念及此，也顾不上去找贺顺，直接往外走，预备先去找锦衣卫王福禄说明经过。

正好在松林前遇见一群人进来，领头的却是郑森的侍卫长杨英。他曾护送郑森去常熟拜见钱谦益，在钱家中见过柳如是，忙奔过来行礼，问道：“娘子可知道我家公子在哪里？”柳如是道：“就在那边第三间厢房。”

话音未落，郑森便虎着脸走了过来，问道：“做什么？我不是叫你们不要跟着我么？”杨英道：“公子派了施琅去办事，身边没人保护，属下不敢不来。”

郑森道：“是施琅告诉你的？”杨英道：“是，施琅说要奉公子之命护送一位小娘子回苏州，属下就擅自做主来了烟雨楼，好暗中保护公子。”

郑森冷笑道：“好个暗中保护！深更半夜都闯到这里来了，还叫暗中保护么？”

杨英背后闪出一人来，道：“公子不要怪杨英，是属下有要事禀报。”躬身行礼道，“属下冯锡范参见大公子。”

郑森皱眉道：“你不在福建护卫父帅大人，跑来江南做什么？”冯锡范道：“属下受命来……”忽见柳如是尚站在一旁，便闭口不语。

柳如是本迫不及待地要赶去找锦衣卫，忽想到杨英这些人既然在暗中保护郑森，也一定在监视大士阁的动静，说不定看见了许多旁人不知道的事，忙道：“我有几句话想问问杨侍卫长，问完就走。”将杨英请到一旁，问道：“杨侍卫长今晚可见到有人出寺？”杨英道：“有，刚刚就有一名男子抱着一个大盒子出去了。”

柳如是料想那男子必是宋良无疑，心中颇为失望，暗道：“原想宋良暗中监视我长达数年，跟着我从松江到嘉定，再到杭州，又到嘉兴，内中艰辛难以言表，也该是个既坚定又有意志力的人，原来还是抵不住珍宝的诱惑。”

郑森却厉声斥责冯锡范等人，道：“我留在这里是为了照顾吴学士，你们这么多人跟来成什么样子，快些离开！”

柳如是正要离开，转念想到杨英说不定还看见了金平出入，忙

道：“郑公子，烟雨楼出了这么多事，杨侍卫长既然一直在岛上，应该知道许多有用的线索，请你暂且让他留下，稍后我再回来找他。”

她虽然年纪比郑森大不了几岁，算不上长辈，却是东林党魁钱谦益预备迎娶过门的女子人，也就是郑森未来的师母。郑森不得已，只得应了。

杨英低声谢道：“多谢娘子解围。”柳如是道：“郑公子人小志大，不欲因父亲身份而显得与众不同，你们也该多多体谅。杨侍卫长不妨先去找一间厢房歇息，我回头再来找你。”杨英道：“是。”

等柳如是走远，郑森不悦地问道：“到底什么事，兴师动众来了这么多人？”冯锡范忙解释道：“属下奉郑大帅之命秘密追查刘香下落，而今总算有了眉目。”

崇祯八年，郑芝龙率军与广东巡抚熊文灿会合，一举讨平南海实力最强的海盗刘香，刘香势蹙，自焚溺死。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但不知怎的朝中传出刘香在海战中生还、且与熊文灿暗中勾结的消息，连崇祯皇帝都被惊动，派出心腹宦官以采办为名，到两广调查。虽然熊文灿出重金贿赂了宦官，设法将此事遮掩过去，但却引起了郑芝龙的重视。

熊文灿跟刘香是兵与匪的关系，而郑芝龙跟刘香的关系则要负责得多，二人曾是拜过天地的结拜兄弟。当年郑芝龙与刘香等十七人结为异性手足，号称“十八芝”，发誓要同甘共苦，共求富贵。而郑芝龙降明为官后，十八芝中部分跟随他投降，另一部分不愿意受拘束的则继续为盗。郑芝龙却违背昔日誓言，将刀口对准了那些不肯降服的兄弟。他杀的海盗越多，官就做得越大。到他讨平刘香后，擢升为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可以说，他能够有今天的官位，全是靠踩着昔日兄弟的尸体爬上来的，说的难听些就是卖友求荣。刘香擒住郑芝龙亲弟郑芝虎后，当面杀了他，将尸首抛入海中，并大声告诫道：“当年十八芝结义时曾立下血誓，要同生死共患难。有违誓言者，将身首异处。郑芝龙你贪图富贵，出卖兄弟，我刘香即使今日战死，早晚也会有人来取你项上人头。”言罢即纵火焚毁了座船。但其临死前的遗言却颇令郑芝龙心惊。到后来传出刘香仍然在世的消息后，他心中不安，便委派精明能干、武艺高强的年青侍卫冯锡范秘密调查这件事。

冯锡范受命后，在昔日刘香盘踞的南海群岛一带反复盘查，连续几年都没有下落。后来怀疑刘香如果活着，可能去了内地。可内地那么大，茫茫人海，又能到哪里去寻找？冯锡范生父冯澄世是读书人，在福建晋江一带颇为著名，因而被郑芝龙聘为塾师。冯锡范本人自小熟读史书，心机颇重，猜想如果刘香未死的传闻是真的，那么熊文灿与其勾结的消息多半不假，只有如此，刘香才可能从重重包围中逃命。要寻到刘香，多半还是要着落在熊文灿身上。

而熊文灿自调离两广后，升任兵部尚书，手握重兵，长年驻扎在前线，负责围歼张献忠、李自成等义军。冯锡范既不能张扬，根本难以接近，遂只得走旁门左道，以重金收买熊氏心腹家奴，试图从这一身份卑贱却又耳目灵通的特殊人群下手。然而一名家奴不为钱财诱惑，反将其事告知了熊文灿。熊文灿勃然大怒，虽然未对冯锡范等人如何，却专门致信给郑芝龙，告之刘香已死，这是朝廷定论，切不可再提。郑芝龙却由此更加怀疑当年熊文灿收受刘香贿赂，放了他一条生路，指令冯锡范务必找到刘香。

熊文灿叱咤风云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不久前，因其招降的张献忠再度起兵，被崇祯皇帝逮捕下狱——熊文灿升任兵部尚书时，即主抚不主剿，坚决反对其主张的黄道周等大臣都被逮捕下狱。起初，招抚策略进行得颇为顺利，张献忠同意归降，但索取十万人饷，熊文灿均如数拨予，且为张献忠请官、请地、请关防，倾心笼络，不遗余力，然两年后张献忠毅然再反，大破明军，势如破竹。朝廷不但失了面子，还浪费了宝贵的十万粮饷，这叫崇祯皇帝如何不怒——内阁大学士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素来亲厚，倾尽全力营救。然正值皇帝盛怒之际，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熊文灿最终斩首于北京西市。此人以招抚郑芝龙发迹，终以招抚张献忠毁身，真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熊文灿身败名裂之时，冯锡范正在其家乡浠水^[1]活动，想法设法从其亲弟熊文炳身上探听消息。熊文炳少时得熊老太爷宠爱，自小就养成骄奢淫逸的习性，不读诗书，不事经营，成天与县城里的一帮纨绔子弟斗鸡走狗、狎妓唱曲，人称“熊二爷”。冯锡范投其所好，买了一名绝色女子水二娘，先将她在浠水捧红，诱熊文炳上钩。好色的熊文炳果然上当，不几日即被水二娘迷得神魂颠倒，山盟海誓地表示要娶她过

门。水二娘几番试探询问刘香之事，熊文炳却一无所知。

正当冯锡范因失望而预备放弃之时，熊宅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熊文炳一连数日没有露面，后来好不容易出现，告知水二娘是兄长出了变故。不久即有熊文灿被逮下狱的消息传来，然熊文炳脸上却无半分忧色，反而安慰水二娘，说等风声过了就正式迎娶她。冯锡范敏感地觉察到这里面另有玄机，遂派人日夜监视着熊家大宅。

很快，又传来熊文灿被斩首弃市的消息，而令人惊讶的是，监视者居然发现了另一个酷似熊文灿的男子出现在熊宅中。再联想到熊文炳的泰然自若，冯锡范大胆猜测真的熊文灿并没有死，死的只是他的替身。此人先后官任福建巡抚、广东巡抚等封疆要职，在南方经营多年，花招极多，他连私放刘香这样的事都敢做，一定早给自己留下了后路。冯锡范遂直接上门求见，称已知道真相，他也不会揭露熊文灿伪死的事实，但要求熊氏交出刘香来。如果不照做的话，他的手下便会将熊文灿李代桃僵假死的消息散布出去，如此便是欺君大罪，不仅熊文灿要死，熊氏一家都会被满门抄斩。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熊文灿不得不屈服。他人虽然没有露面，却让弟弟文炳转告冯锡范，称刘香确实还活着，应该躲藏在江南一带，至于具体情形到底如何，他也不大清楚。

郑森听了经过，道：“既是查到刘香的下落，为何不立即回福建禀报父帅？”冯锡范道：“属下已经派人赶回福建禀报大帅，但又担心刘香会对大公子不利，所以星夜赶来护卫公子。”

郑森道：“刘香即使好活着，名义上也只是死了的剧盗，不能公开抛头露面，我身边已经有杨英这些人，他如何能接近我？你快走吧。我目下只是国子监的监生，身边跟这么多侍卫，被人看见，成何体统？”冯锡范道：“可是……”

郑森厉声道：“怎么，你只听父帅的命令，我的命令就不用听么？”

郑森与其父为人行事大不相同，郑芝龙好与下属一道大吃大喝，郑森则素来不大亲近部将，严正中自有一股威严。冯锡范见大公子突然发

了大脾气，只得行了一礼，退了出去。

正好僧人明净跌跌撞撞地奔过来，叫道：“长老圆寂了。”

郑森吃了一惊，道：“白日大悲长老还是好好的，如何突然去了？”明净道：“有凶徒杀了长老。”

杨英闻言忙道：“这大士阁蹊跷得很，大公子不如先回船上。”

郑森摇了摇头，道：“我去袁明房中，你们将大悲长老的事情禀报复社贺公子，请他处置。”转身自去了。

杨英问道：“袁明是谁？”侍从也不知道，只答道：“或许是大公子新结识的朋友。”

杨英便安排人手守护在袁明厢房四周，自己与明净一道来寻贺顺。

贺顺正在厢房与卞玉京谈事，听说大悲长老被杀，立即起身，道：“我去看看，京娘千万不要出门。”出来时，正好遇到黄鉴和姚淑，忙道：“寺里又出了事，二位赶快回房去，不要随便出来。”

姚淑听说大悲长老被杀，呆了一呆，问道：“柳姊姊呢？”贺顺道：“隐娘应该跟李长祥在后院。”明净道：“不，李施主说柳娘子赶来中院通知各位了。”

杨英道：“我适才在松林外遇到柳娘子了，她问我见到什么人出去，然后就出门了。”

姚淑道：“呀，柳姊姊说不定是发现了凶手的行踪，所以独自追出去了。我们得赶快去帮她。”黄鉴忙阻拦道：“黑灯瞎火的，谁知道柳娘子去了哪里。贺公子自有处置，你就别添乱了。”

贺顺一时不明所以，道：“隐娘机警聪明，不会贸然单身去追凶徒。淑娘不必担心，这就请回房去吧。凶徒应该还在大士阁内，稍后我会派人全面搜索寺内。”又请杨英带人把住山门，自己带了彭莱等人赶来后院方丈室。

方丈室中点了好几盏灯，亮如白昼。李长祥正站在门槛前，似在观察堂中情形。

贺顺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李长祥道：“这件事，怕是得柳娘子才能解释清楚。”转头不见柳如是人影，不禁奇道，“柳娘子人呢？”

贺顺摇头道：“我没看见她。听郑森的侍从说，她出了山门，离开大士阁了。”转头命道，“彭莱，你去看看隐娘回来没有。她一回来，就请她来方丈室见我。”彭莱应了一声，自往前院去了。

李长祥这才知道柳如是离开方丈室后，并没有去找贺顺，而是直接出了山门，呆了一呆，心道：“莫非柳娘子心中气愤，自己去追宋良了？”忙招手叫贺顺进堂坐下，将事情大致经过说了一遍，又道，“贺公子该立即派人在岛上搜寻柳娘子，以防宋良对她下毒手。”

贺顺道：“李兄有所不知，这个叫宋良的人来历不明，根本就不是隐娘的侍从。”当即说了宋良长期以来打扮成商贩、在竹亭湖墅前卖果子的事情，又道，“我在大士阁第一眼见到宋良，就起了疑心，当即下令擒拿他，打算带他回船上盘问。隐娘却挺身而他辩护，称宋良不是奸细，而是她的追慕者，是为了见她才会如此。”

李长祥道：“难怪我见那宋良眉目之间有股审慎之气，不似侍从模样。”

贺顺道：“李兄相信隐娘的这套说辞么？”李长祥道：“贺公子难道不信么？”贺顺道：“信是信，可我总觉得这宋良不是那么简单，隐娘一定还隐瞒了什么。眼下大悲长老被杀、木盒失踪，不愈发证明了这点么？”

李长祥道：“木盒本来就是柳娘子所有，她犯不着为此大费周章。如果真是宋良杀人夺宝的话，她肯定是不知情的，事先也受了蒙蔽。”

贺顺道：“可隐娘为什么要替宋良打掩护呢？她本来一直以为宋良是朝廷派来监视复社的奸细，今日听宋良自己叙说了身份，便立即对其信任有加，实在不似她的做派。”

二人议过一通，均觉得柳如是今晚言行甚为反常，要解开大悲长老

被杀之谜，怕是要着落在他身上。闷坐着等了一会儿，忽听得彭莱在门外禀报道：“柳娘子到了。”

话音刚落，柳如是便推门而入。贺顺霍然起身，问道：“隐娘去了哪里？”柳如是道：“去见一个人。”

贺顺道：“隐娘可有见到对方？”柳如是摇头道：“没有。不过我已经了解到大悲长老被杀的真相。”

之前柳如是与杨英等人分手后，出了山门，径直赶来钓鳌矶，预备去见锦衣卫王福祿，将宋良杀死大悲长老、私自夺走宝物一事相告。却不想正好在半途撞见宋良，她不由得吃了一惊，连退几步，问道：“你还没逃走么？”

宋良倒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我为什么要逃走？”柳如是道：“不是你杀了大悲长老、夺走木盒么？”宋良道：“话是不错。”

柳如是见他坦承杀人夺宝之事，心中愈发失望，怒道：“你做了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居然还有胆留在这里？”宋良道：“娘子既然知道我是杀人凶手，还敢独自在这里跟我说话，不怕我对你不利么？”

柳如是哼了一声，想了一想，婉言劝道：“宋公子，你既名列锦衣卫籍，身为锦衣卫的一员，也该知道这些人做派狠辣，行事不择手段。你夺取木盒只是一时贪恋，却没有想到终身要受官府追捕，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你坐拥天下珍宝又有什么用呢？何不趁事情尚有回旋的余地，主动将木盒交出来，你自己赶快逃命去吧。”

宋良凝视她半晌，叹道：“原来我在娘子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人么？”柳如是道：“什么？”宋良道：“我已经将木盒交给了王千户。”

柳如是一愣，问道：“那你为什么要杀大悲长老？”宋良道：“我只是推了大悲长老一下，纯粹为了自卫，是他自己撞上桌角死了。”

柳如是呆了一呆，道：“不管怎样，大悲长老都是因为你而死。我已经同意将碧香升和五猿争果交给锦衣卫，只须向大悲长老索回寄存的木盒即可，不过片刻时间。你为什么等不及，要多害一条人命？”

宋良道：“娘子错了，在我进去方丈室之前，大悲长老就已经被人打晕。我拿到的木盒是空的，两件宝物早被人取走了。”

原来彭莱匆匆赶来告知沈德符被杀后，柳如是和李长祥都赶去了中院。宋良微有迟疑，一时未动，忽听到方丈室内有人应声，便推门而入。打亮火折后，便看见大悲长老仰坐在坐榻上，正哼哼唧唧地抚摸后脑勺喊痛。榻边桌案上摆着一只盒子，正是李长祥代柳如是寄存在方丈室的木盒，盒盖大开，里面的宝物却已经不见了。

宋良一时不明所以，忙问道：“长老，木盒里的东西呢？”大悲长老忽然起身，捉住宋良衣袖，连声嚷道：“你这个小贼，盗了宝物，快还回来。”宋良道：“不是我。”见大悲长老死活不肯放手，还要叫人，一时情急，使力一挣，不想大悲长老跌了出去，额头正好磕在桌案上，立即血流满面，倒地死去。

宋良到底还是训练有素的锦衣卫，见出了人命，也不慌张，灭了火折，预备先离开向王福祿禀报。走出几步，转念想到那只木盒也是件宝物，列在沈万三珍宝名单之上，便回身抱了盒子，一路跑出大士阁，到锦衣卫大船上禀报事情出了变故。

王福祿正满心欢心地盼望宝物，不料只等到一只木盒，登时十分失望，问道：“会不会是柳如是不想交出珍宝，所以在暗中捣鬼？”

宋良道：“应该不是她。今日烟雨楼出了很多事，她完全没有心思顾得上这件事，应该是有知情者暗中窃取了珍宝。不过据属下看，珍宝一定还在湖心岛上。千户不如即刻赶去巡检司，命他们派快船封锁湖心岛四周，禁止所有船只出入，再派精干兵卒以查命案为名登岛，将岛上的人尽数软禁后，一处一处地搜寻。属下再设法从内部查找盗窃者，不难找到。”

王福祿觉得此计大妙，忙道：“那好，你赶快再回去大士阁，继续跟在柳如是身边，设法查清楚真相。”又道，“我倒要看看，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跟我们锦衣卫争夺珍宝。”宋良遂即刻赶回大士阁，却不想在半途遇到柳如是。

柳如是听了经过，道：“原来如此。那宋公子为什么一开始不明说？”宋良道：“因为王千户怀疑这是娘子的诡计，让我有意先试探一下娘子。”

柳如是道：“你们怀疑是我？”宋良摇头道：“是王千户有这个疑虑。我没有怀疑过娘子，倒是娘子怀疑过我。好在我也不介意，谁叫我是娘子的侍从呢？”又正色道，“娘子可不要再叫我宋公子了，我是娘子的侍从，娘子还是直呼我名字好了。”

柳如是道：“错就错在我之前告诉了旁人你是我侍从，目下你杀人盗宝嫌疑最大，要如何才能解释清楚？”宋良道：“我只将事情经过告诉了王千户和娘子，王千户已带着木盒离开，娘子不说出去，旁人即使怀疑我，也没有实证。”

柳如是道：“你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大士阁外还有旁人潜伏。你拿着木盒出来的时候，被郑森的侍卫长看见了。只要他出面指证你，你就是板上钉钉的盗宝窃贼。”

宋良皱眉道：“郑芝龙这伙人就是麻烦。还有郑森，他不在福建做他的龙王大太子，跑来江南念什么书，奇怪得很。”又道，“不管怎样，就算我被人抓了送官，都请娘子不要泄露我的身份。”

柳如是道：“当然知道。难道我不怕旁人说我与锦衣卫勾结么？而今天要解你之厄，唯有设法找出真正的窃贼。旁人问起，你便实话实说，只是不要提起锦衣卫三个字就可以了。”

宋良道：“可郑森的侍卫长亲眼看见我拿了木盒呀。”柳如是道：“嗯，这是个麻烦，你自己设法解释吧。这件事上，你少不了要吃些苦头了。”

进来大士阁时，正好在山门遇到杨英等人。原来僧人明净被惊醒后，听说沈德符被人杀死，急忙赶来方丈室禀报，才发现李长祥人在室中，而大悲长老已经死去。一时惊动了全寺。贺顺见自己来到烟雨楼后，意外频出，似是有人针对复社、刻意示威，颇为震怒，遂决意搜索全寺，找出凶手。他因郑森是东林党魁钱谦益的门生，跟复社算是一家

人，也不见外，请他安排手下把住山门，禁人外出。

杨英一见宋良便认了出来，道：“就是这个人捧着盒子出了山门。原来娘子匆匆出去，是为了找他。”他不知道事情究竟，亦不知道大悲是因为木盒被杀，只道：“娘子快些进去。贺公子已经找过娘子好几次了。”

柳如是道：“杨侍卫长今晚应该一直在大士阁附近吧？”杨英道：“不错。如果娘子是想问有谁离开过的话，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娘子你。第二个是名年青男子，看装束应该是复社的人。第三个就是娘子身后的这个人了。适才贺公子也问过相同的问题，我已经如实告诉了他。”

柳如是点点头，引着宋良进来。到中院时，彭莱迎了上来，告道：“贺公子正在后院方丈室中等着娘子。”

贺顺刚从李长祥口中得知事情经过，见柳如是进来，自称已经大悲长老被杀的真相，愈发以为是宋良杀人越货，忙道：“李兄已将缘由告诉了我。张岱既然将木盒送给了隐娘，如何处置，是隐娘私事。不过隐娘侍从在我眼皮底下杀人，杀的还是一名长老，传扬出去，于隐娘和东林、复社的声名都不好听。而今宋良潜逃出寺，隐娘说要怎么办？”

柳如是道：“我已经带了宋良回来。”扬声叫了宋良进来，又道，“你自己当着贺公子的面说清楚整件事情。”

贺顺极是意外，问道：“隐娘在哪里找到的他？是他主动跟隐娘回来的么？”柳如是道：“是的。是宋良杀了大悲长老，但只是个意外。”

宋良便将大致讲述了一遍经过：称是听到方丈室内有动静，起了疑心，因而不等柳如是回来，便自行先进来。发现大悲长老受伤躺在坐榻上后，忙上前询问究竟，反而被大悲认为是偷走木盒中玉器的人，死死扭住不放。他一时情急，推攘了大悲一下，结果对方失足仆倒，额头正好撞在案头，就此死去。

贺顺道：“就这么简单？”宋良道：“就是这么简单。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贺顺道：“实话？有这种实话么？你进来后发现大悲长老被人打晕，

木盒中珍宝则不翼而飞？天下那有这么巧的事！照我看来，倒像是你起意夺宝，大悲长老不肯交出旁人托付之物，你便杀了他，然后带着木盒逃走。”

他出身丹阳^[2]巨富之家，与吴昌时并为复社最大的财力支持者，常常一掷千金，根本不将什么珍宝放在眼里。至于为财杀人这种事，在他看来完全是不能理解，又道：“真是猜不透你们这些人，看到稍微罕见的财物，就垂涎成那样。”

宋良辩解道：“我没有见财起意，甚至我都没有看到财物。贺公子，如果我要说谎，我会说我进来时珍宝被人盗走，大悲长老已经死去，为什么还要主动承认误杀罪名呢？”

贺顺一时无以答对。他在复社说一不二，令行禁止，忽被一个无名小卒当面顶撞，脸色很是难看。

李长祥道：“我查验过大悲长老的尸首，后脑有一处伤，似是被重物所击，另外额头有一处磕碰。现场情形倒也符合你所言。只是我不明白一点，你失手杀了人，又发现木盒中的宝物被盗，为何不立即赶来告诉柳娘子，反而要抱着空木盒逃出大士阁？”

宋良道：“我正是为了柳娘子着想，才立即带着空木盒逃了出去。”

李长祥道：“噢，这话怎么讲？”宋良道：“木盒中原本装着两件价值连城的贵重玉器——碧香升和五猿争果，想必李公子是知道的。这些玉器虽是人间极品，却也是天生不详的宝物，一出现便会有血光之灾。当年柳娘子即是因为一捧雪和碧香升而遭人诬陷，金陵卞氏亦是因为碧香升而家破人亡。近年来更是有东林党魁钱谦益钱公因一捧雪而身陷刑部大狱，吏部侍郎王瑞之子王竹轩因碧香升而被杀，这两件都是天下人尽知之事，足见这两件玉器不祥。是我劝柳娘子快些找大悲长老将木盒取出，早些处理掉，最好是沉入南湖湖底，永绝后患。”

钱谦益被绍兴师爷张汉儒告发，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拥有绝代珍品一品雪，一度轰动一时。金陵公子王竹轩被杀、其传家宝碧香升被盗一案在江南亦颇著名，但前两件李长祥都是头一次听说，他这才明白张岱为

什么要将碧香升转送给柳如是，原来此物与她本人甚有渊源。

就连贺顺与柳如是相识已久，也还是第一次听说她曾因一捧雪、碧香升遭人诬陷一事，不由得一愣，转头去看她，她却点了点头，示意宋良所言是真事。

李长祥问道：“既然玉器被盗，不正是遂了你的心愿么？你又抱着木盒出去做什么？”宋良道：“李公子没有认出来么？那木盒是由一整块黑檀制成，价值不在玉器之下，也是一件惹祸的东西。我抱着它出去，当然是要立即丢入南湖中。两位公子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那个亲眼看到我出寺的侍卫，我并不是朝码头奔去，而是往钓鳌矶丢木盒去了。试问我要逃走的话，为何要反其道而行呢？”

他所称卷入事端的理由，无非是怕宝物给柳如是惹祸，这理由太过匪夷所思，贺顺和李长祥都是精干之人，居然一时面面相觑，浑然辨不出真假。

贺顺沉吟道：“隐娘，我只问你一句，你相信宋良的话么？”柳如是道：“相信。我原也以为是宋良杀人盗宝，赶出去阻止他时，在半途遇见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是他自己主动承认误杀了大悲长老，又肯跟我回来。”

贺顺却立即听出了破绽，问道：“隐娘既然起初认为是宋良杀人盗宝，难道不认为他会由码头遁走么？为何反而会往钓鳌矶方向追去？”柳如是只好顺着宋良的意思道：“我知道他盗宝不是为了贪财，而是要丢入湖中，所以我猜想他是往钓鳌矶去了。”

贺顺道：“隐娘今日才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便能与他心意相通，倒也难得。”“嘿嘿”了两声，也不知道是讥笑还是嘲讽，又道，“那好，我姑且相信宋良的说辞。但他杀了大悲长老，也不能就此罢休。来人，先把他捆起来，看押在这里，等明日报官后，再送交官府处置。”

柳如是忙道：“他又不会逃走，何须绑他？”

贺顺道：“抱歉，隐娘，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而是今晚发生了太多事。目下有了郑森侍卫的帮助，我们有了足够的人手，要开始搜查大士

阁，找出那金平来。为避免节外生枝，只能如此。”说到底，还是觉得宋良来历可疑，不大可信。又问道，“隐娘是要回房歇息，还是打算留在这里？”

柳如是道：“贺公子似乎不大相信宋良的话。我要留在这里，找出那个真正盗走珍宝的人，好还他一个清白。”贺顺道：“如此也好。李兄，麻烦你陪着隐娘。彭莱，你也留下来。”显然对柳如是不大放心。

侍从将宋良反手剪住，带到内室，捆坐在柱子上。宋良也不反抗，大有听之任之的姿态。贺顺安置妥当，这才叮嘱了彭莱几句，带领侍从离去。

柳如是对贺顺的专横很是不满，即使张溥在场，也不会对她如此无礼。然而宋良嫌疑最大、会被众人猜忌是预料之中的事，她也确实隐瞒了不少事实，只得走进去安慰道：“贺顺还是怀疑你，只要我能找到盗走玉器的窃贼，就能彻底洗清你的嫌疑。你姑且忍耐些。”宋良道：“多谢娘子。”

柳如是便回来堂中，问道：“李公子既已勘验过现场，可从发现什么线索？”

李长祥道：“嗯，我和娘子进来之时，大悲长老仰卧在堂中，离坐榻不远，这符合宋良所言。根据他的描述，他只是甩开了长老，抱走了木盒，并未动过其它，那么堂中的凌乱情形就是之前窃贼所为了。我将木盒交给大悲长老后，亲眼看到他将其置放在最底层的架子上。但娘子请看，这边案上、还有书架上，均是一片狼藉。甚至窗下的桌椅，明显跟木盒无关，却也各自倒在地，这不是很奇怪么？”

柳如是道：“不错，方丈室家什不多，木盒一目了然，犯不着四下翻寻。莫非是窃贼故意为之？”

话一出口，便觉不妥，窃贼志在宝物，取到宝物，还用得着有意弄得一片狼藉么？刻意为之，只可能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要掩饰监守自盗，好造成窃贼自外来的假象。

不光有现场情形支持这一说法，另外还有旁证——知道方丈室中收

存有木盒的人，不过三人——李长祥，柳如是，以及大悲长老。如果不是这三人中的一人泄露了风声，那窃贼又如何能知道一向清贫的大士阁中竟藏有绝世宝物？

所以这三人中，必有一人是窃贼。柳如是是宝物主人，李长祥则是运宝之人，二人都不可能，那么就只有大悲长老了。再联系现场情形来看，愈发可以证明这位长老并没有真正遁入空门，心中的贪欲并不比平常人小。

如此，便能解释大悲长老为何醒过来后不问青红皂白，即坚称宋良是窃贼，因为他正好要找一个替罪羊，宋良不幸自动送上门来，正是那类在错误时机出现在错误地点的人。

还有一点，大悲长老晕过去当是真事，既伤在后脑，应该是旁人所打，而那人应该就是他的帮手。大悲长老与帮手一道制造了混乱的假象后，由帮手出手将他敲晕，再将玉器带走藏了起来。大悲长老本待次日一早再公开谎称宝物被人半夜窃去，如此神不知鬼不觉。哪知道宋良深夜进来，正好遇到大悲长老醒来，大悲长老遂干脆就势嫁祸于他，扭住其不放手。宋良完全不知道就里，挣脱时使得劲大了些，大悲长老后脑被挨了一下，受伤不轻，被大力一带而仆倒，额头磕上坚硬的案角，就此毙命。当真是“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冥冥中自有天意。

这其中曲折经过，柳如是瞬间便明白了过来，再转头去看李长祥时，他亦沉声道：“是大悲长老。”

彭莱尚不明究竟，柳如是便解释了一番，他骇然惊住，半晌才道：“你们二位足不出户，便推出了大悲长老是监守自盗的人？太厉害了！”李长祥道：“实在是这些凌乱的痕迹太过明显。”

彭莱道：“这么说，宋良所说的是真的了？”

李长祥道：“通常人们撒谎的话，总是习惯地选择最容易为人所相信的理由。宋良所述虽然不合常理，但正是这种离奇，才更加可信。”又道，“彭兄，这位宋良是个奇人，何不放他出来？也许能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找到那名帮手。只要不准他离开这里一步，也不算违背贺兄的命

令。”

彭莱微一沉吟，即点头应允道：“好。”进内室解开绳索，带了宋良出来。

宋良抚摸着被勒得发红的手腕，问道：“怎么，我的冤情这么快就洗清了？偷走玉器的人是谁？”

李长祥道：“宋良兄宠辱不惊，这份气度好生难得。”他料想此人身份绝非是柳如是的侍从那么简单，这大概也是贺顺始终怀有疑虑的原因。然而柳如是本就是红尘中的传奇女子，不能以平常人的眼光来揣度，也不多问，只大致说了极可能是大悲长老监守自盗。

宋良一向沉静，听了居然颇为意外，道：“这可真是让人想不到。”柳如是道：“如果不是大悲长老欲盖弥彰，刻意夸张，被李公子看出破绽，任谁也想不到。”

彭莱道，“你们三位先留在这里，我去禀报贺公子。既然是大悲长老监守自盗，帮手多半是大士阁的僧人，找到赃物一事，还要着落在他们身上。”又特意叮嘱道，“宋良兄，我虽私放了你，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宋良道：“是。反正我也没有别处可去。”

他虽是自我解嘲的意味，柳如是听到耳中，却是心中一动。回首两情萧索，离魂何处飘泊？“没有别处可去”，这不正是她多年来漂泊生活的真实写照么？坊间关于她有各种各样的绯闻及流言，对她而言，说到底，她厌恶了做随风飘扬的柳絮的日子，所追求的，不过是个根而已。

数年前在松江，她被一本钞本《金瓶梅》唤起了儿时回忆——极为珍贵的与亲生父母在一起的画面——蛮以为能由此追溯到自己身世，哪知道当年与红丸案相关的崔文升、李可灼等人早已不在人世。而对于这起直接导致明光宗去世的宫廷谜案，即使是知情者，也是讳莫如深，她寻亲的线索再度中断。这些年来，伴随着心智的成熟，她早已不再怨天尤人，相反还感谢上苍眷顾她许多，给了她惊人的美貌与非凡的才华。然而她还是期待会受到更多的恩泽，寻到她的根，寻到她来到人间的地方。她常常主动去想象那几幅珍贵的画面，但却总是记忆不起更多的细

节。甚至在很多时候，她自己都分不清那些真的是她儿时的记忆，还是仅仅是她的幻觉。每每梦醒时分，她就能清楚地明白，她这辈子很可能再也无法寻到双亲，甚至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无亲无故，将成为她生命中永远的缺憾。

不知怎的，她忽然对宋良生出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来。他也许有双亲在堂，有娇妻爱儿，却不得不为了一项荒谬的任务而与家人分别，像影子一样跟在她的身边。她所图的，完全是个人的情感和幸福。他所图的，又是为什么呢？

李长祥见柳如是郁郁寡欢，以为她疲倦了，便道：“柳娘子累了的话，不妨回房去歇息。”

柳如是摇头道：“我不累。再说贺公子必定正带人到处搜捕金平，哪里睡得着？”转念想到天一亮便有官府的大批人马到来，到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局面，心境愈发萧索。

李长祥道：“那好，我先去前面看看。娘子和宋良兄先留在这里。”柳如是道：“是。”

等李长祥出去，宋良掩了房门，道：“适才我有话没说，这大悲长老枉为出家人，贪恋宝物，不惜定下监守自盗之计，他怎么舍得将宝物交给帮手？”

柳如是蓦然醒悟，道：“说的极是。这两件玉器一定还在方丈室中。”

两人遂分头寻找。柳如是进来内室，往床上、床下找过，忽一眼留意到角落中的大木衣柜，便走过去拉起铜环，尚未用力，柜门陡然打开，将她撞得连退几步。她尚未反应过来，便听到宋良叫道：“我找到啦，原来在水缸里。”

柳如是不及应声，柜子里已闪出一个人来，却正是那戏班小厮金平，手持一把短刀，上前将她制住，喝道：“别动！敢动我就杀了你！”

宋良听见动静，顾不上去捞水中玉器，奔进内室，惊见出了变故，忙喝道：“你做什么？快放了柳娘子！”

金平一见到宋良，“咦”了一声，道：“我认得你，你是那个成日在杭州燕子居外徘徊的古怪男子，对不对？”宋良道：“啊，原来是你。我在燕子居外见过你几次。你……你怎么来了这里？”

金平却是不答，问道：“你刚才说找到了，那两件宝物在哪里？”宋良道：“你又不是大士阁的僧人，如何知道宝物的事？”金平道：“当然是大悲长老告诉我的。”

柳如是道：“呀，你是嘉兴人，与大悲长老是旧相识？”金平道：“不错。人家都说柳如是柳娘子聪明伶俐，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柳如是道：“你认得我？”金平道：“当然了。我曾在燕子居外潜伏了大半年，娘子那时正跟谢三宾在一起，成日卿卿我我，如何能不认得？”

柳如是道：“你是因为当年的乡试案而跟韩敬、沈德符、谢三宾结下了仇，对不对？”

金平道：“娘子这都猜到了。不错，家父因为乡试案而遇害。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复仇。韩敬中毒而死，沈德符被我用匕首杀死。可惜没能杀得了谢三宾，被他给跑了。要不然，杀父仇人尽死在今日，何其快哉！”忽见宋良正悄然靠近，忙道，“退后！退到门口！你再敢上前，我就不客气了。我这把短刀上，可是涂了见血封喉的剧毒，稍微见血，她必死无疑。”

宋良只得后退，又劝道：“你今日已经杀了不少人，何必为难一个妇道人家？”金平道：“她若是别的女子，我倒还可以放过她，谁叫她是柳如是呢？”

柳如是问道：“我何时跟金公子结下了仇怨？”金平道：“你本人跟我没仇，但张溥与我有仇。我既然近不了他的身，杀了他爱的女人也是一样的。”

柳如是道：“你的仇家不是韩敬、沈德符么？如何又成了张溥？”金

平道：“韩敬、沈德符是我的仇人，张溥也是我的仇人。”

原来金平并不姓金，而是姓钱名度。金平只是个化名，金取的是钱的半边，平则是他母亲的姓氏。其父即钱谦益乡试案主角钱千秋。

钱千秋是嘉兴富商之子，自小饱读诗书，成人后也算是当地的才子。他于天启元年参加了浙江乡试，由于江南经济发达，人文水平在全国居于榜首，竞争十分激烈。钱千秋为确保中举，事先花费重金从主考官钱谦益门生金保元手里购买了关节，即后来广为人知的“一朝平步上青云”。按照事先约定，钱千秋将这七个字分别镶嵌在七个段落的段首中，后来果然一举中举。他欣喜之下，还特意送了一份厚礼给同乡金保元。

然后不久后作弊案即被人揭发，还有更多的内幕被暴露出来——向举子售卖关节的徐时敏、金保元根本不是钱谦益的门生，二人只是贪财，加上受人挑唆，遂冒名行骗。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即是名列浙党的韩敬、沈德符，二人的目的是要陷害钱谦益。而钱千秋之所以乡试中举，全凭他自己的文章出色，与那七字关节无干。

尽管如此，钱千秋还是因为有舞弊行为而被逮捕下刑部大狱。这件案子的最后结果，徐时敏、金保元、钱千秋均被判充军，钱谦益仅被罚俸。也就是说，韩敬、沈德符并没有能如愿整垮钱谦益，反倒是徐时敏、金保元、钱千秋三人成了牺牲品。

案发后，钱谦益怀疑背后有人，想进一步追查，曾几次找钱千秋了解情况，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在陷害他。钱千秋也如实将经过告之，但对于所谓的幕后策划者，他并不知情。不久，徐时敏、金保元莫名死在刑部大狱，显然是有人杀人灭口。钱谦益由此大生恐惧，称病辞职还乡。这起轰动一时的科举案遂以戏剧般的方式遽然落幕。钱千秋孤独一人，镣铐铛铛地踏上了戍边的路程。好在上天眷顾了他，不久后天下大赦，他遇赦还乡。然前程尽毁，不免耿耿于怀，遂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钱度身上，希望他将来能够金榜题名，出人头地。

七年后，崇祯皇帝即位。因争入内阁，温体仁再度揭发了浙江乡试案，一举整垮了最有希望入阁拜相的钱谦益，钱千秋也再度被捕，因受到酷刑逼供而死在了刑部大狱中。此时钱度已经成人，虽然恨温体仁入

骨，还是牢记父亲的教诲，发愤读书。后来还加入了复社，拜张溥为师，意在向前辈学习，与同道中人切磋文章学问。

钱度一直隐瞒身份，不敢说自己是钱千秋之子，但后来不知如何被复社吴江社长吴昌时知道，报告了张溥，张溥遂下令将其开除社籍。事情并没有因此而止，不久温体仁迫害复社，南直提学御史倪元珙偏袒复社，建议张溥交给几名士子敷衍了事。张溥遂报了顾敏思、陶镕、江德淳、董士镕、钱度的名字，这五个人都是曾经拜他为师、后来又被复社开除的。钱度等人均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解送南京审讯后，又解送北京下刑部狱，吃尽苦头。陶镕和董士镕经受不起折磨，死在狱中。顾敏思、江德淳、钱度最终被判充军云南。到云南后不久，顾敏思、江德淳便染病而死，只剩下钱度一人，亦是生不如死。

钱度无辜蒙难后，母亲气死，妻子也改嫁他人。他在云南得知钱家彻底败落的消息，心底深处积蓄已久的火山彻底爆发，断砖为誓，要报仇雪恨。最终，他设法装死逃出军营。先是躲在苗人寨中养伤，了解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毒药。过了一二年，他便携带着见血封喉等毒药返乡，开始了报仇生涯。

途中，钱度听到温体仁已被罢职闲置的消息，想到当年父亲被害，全因此人而起，遂先赶往乌程，设法混入温家为奴仆，用曼陀罗花佐以见血封喉下在茶水中，悄无声息地毒死了温体仁。彼时温体仁因失势而落落寡欢，不时染病，温家人竟没有发现异常，还以为是重病沉疴而死。

钱度杀了温体仁后，便开始向当年乡试案的始作俑者复仇。他最先下手的对象，并不是韩敬、沈德符，而是与他父亲同年中举的谢三宾。当年怂恿钱千秋购买关节的人，正是谢三宾，谢本人也购买了另一七字关节“一行白鹭上青天”，因是通过钱千秋转手，旁人遂不得而知。钱千秋被人揭发下狱后，不忍牵连更多人，在多次刑讯中都没有招出谢三宾的名字，只将其事告诉了儿子。崇祯初年，钱千秋再度被捕，彼时谢三宾已经中了进士，在朝官任御史，颇受信用。钱度几度上门求见，想请他设法援救父亲，却均被拒之门外。钱度也曾生过揭发谢三宾之心，然而不久钱千秋即被拷打致死，他悲恸之余，再无暇他顾，只得收拾父亲

骸骨还乡。

这次钱度既然决心要报仇，当然不会放过谢三宾。只是谢三宾因任过监军，警觉性颇高，他在其杭州寓所燕子居外滞留了相当长一段，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宋良因为奉命监视柳如是，亦守在燕子居外。二人偶尔相遇，虽不搭腔，却记得对方的脸，是以适才一见之下便认了出来。钱度几次三番在燕子居附近遇到宋良，不免起了疑心，又担心复仇意图已经暴露，遂暂时放弃行刺谢三宾，改去对付韩敬。

韩敬好声色，正携妓漫游，行踪不定。钱度寻访了很久，才知道他人在太湖。正处心积虑、寻找机会下手时，意外得知不久即是沈德符的生辰，韩敬、谢三宾等人都会赶去嘉兴道贺，钱度遂放弃了下毒的大好机会，改道来嘉兴，预备等到寿宴开张时，将沈德符、韩敬、谢三宾这些仇人一并毒死。他打听到沈府预备从苏州请一家戏班来唱一个月的戏，遂决意从戏班下手。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他成功混入了戏班，亦由此进入了沈府。然而他很快发觉在沈府下毒相当有难度，沈府厨房、水井之类都在后院，外人不能进去。据说这是因为主人沈德符年青时曾遇到下毒案，是以警觉性极高。

正好某日戏班子上演了一出李玉的《一捧雪》，众所周知这出戏是传说中王世贞复仇故事的翻版。钱度竟由此得到启发，又想出了往戏折子上涂毒的主意。他经过精心谋划后，将时间选在沈德符在湖心岛上大摆寿筵的当日。一是因为烟雨楼是天下名胜，湖心岛人多，且不像沈府四周围有高墙，一旦有事，可以方便逃走。二来大士阁的大悲长老与他父亲是旧交，实在无处可逃时，总还有个去处。

之后的事情便如柳如是等人所推测的那般——钱度往一份戏折子上涂了见血封喉，托在木盘上，奉给沈德符请他点戏。沈德符因与戏剧名家汤显祖交好，想也不想即点了《牡丹亭还魂记》，由此没有摸过戏折子，逃过一劫。接下来是吴炳点戏。他正将手伸向木盘时，韩敬建议上演吴炳本人所创作的《绿牡丹传奇》。当时吴炳只是一笑，显然不想上演这出曾引发轩然大波的戏，依旧伸手去取戏折子。钱度因为此人与自己无缘无仇，便主动将盘子往后缩了缩。吴炳以为旁人认为自己想看《绿牡丹传奇》，微一迟疑，便点头同意。

接连两次都没有毒到目标人物，钱度不禁有些着急起来。偏巧复社吴伟业和彭莱因为听到《绿牡丹传奇》赶来问罪，吴伟业和谢三宾更是莫名起了争执，将局面弄得乱七八糟。钱度担心出意外，再度上前递送戏折子，只毒到韩敬一人不说，木盘连同戏折子还被谢三宾打飞。之后现场更加混乱。钱度的全盘计划全被打乱，越看越是生气，忽看到谢三宾脚边落有一柄黄金匕首，灵机一动，便假意去捡木盘时被绊倒在地，混入战团，抓起匕首，朝谢三宾背心刺去。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谢三宾凑巧在那个时候侧滚了一下，匕首遂刺入吴伟业左腹。钱度尚不清楚中刀人是谁，只知道没有刺中谢三宾，便忙不迭地收了匕首入袖。

后来有人解围，钱度从地上爬起来，见戏折子已在混乱中被踩得稀烂，无论如何不能再用了。又看到被他刺中者竟然是吴伟业，一时呆住。他加入复社时，也曾远远见过吴伟业几面，对其文章风采极为佩服，目下误伤了他本人倾心仰慕的大才子，心中颇为惶然。而韩敬摸过戏折子又吃过糕点，不久就会毒发，虽然往戏折子上涂毒的方式极为隐蔽，应该没有人发现，但他伤了吴伟业，行凶者无非是场中寥寥几人而已，追查起来，少不得要怀疑到他身上，遂赶快从现场溜走，躲入了大士阁中，预备等风头过去后再说。

大悲长老早知钱度已被发配云南充军，忽见他在眼前出现，且模样狼狈，料想必是逃犯身份，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只将他收留下来，让他躲在柴房中。

事情再巧不过的是，柳如是等人带着受伤的吴伟业住进了大士阁，沈德符等人亦追踪而来。韩敬更是毒发死在了厢房中，沈德符身为主人，不得不留在这里。钱度听到僧人与大悲长老的对话后，欣喜若狂，感到又有了报仇的机会。他尚不知道沈德符入夜后已经离开大士阁回去了船上，决定等到夜深人静之际便去厢房行刺。到了晚上，正当他要去寻找沈德符时，却被大悲长老拦住，称有事要他帮忙。他跟随大悲长老来到方丈室，看到堂中凌乱不已，一只木盒大开着摆在案头，惊诧不已。

大悲道：“你用烛台将贫僧打晕后，然后赶紧离开这里。”钱度道：“这是为什么？”大悲道：“你照做就是了。寺里死了人，明日必然有官府的人到来，你不能再呆在这里了。”

钱度心中惦记着去杀沈德符，遂不再多问，操起烛台打在大悲后脑勺上，将其打晕了过去。他随后从柴房墙角翻墙来到中院，正好见到沈德符急急忙忙回去厢房，身后还跟着一名年青男子，那便是书商黄鉴了。他听到沈德符打发了仆人出去，又与黄鉴争吵，遂耐心等在房外花丛后。不久，黄鉴怒气冲冲摔门而出，他见房中只有一人，机不可失，便拔出匕首冲进房去。沈德符正抱着头坐在灯下，模样甚是苦恼，听到有人进来，还以为是黄鉴，怒道：“你怎么没完没了？老夫都说了……”一语未毕，便被钱度一刀刺中要害。钱度等到对方气绝身亡，也不拔出匕首，转身离去。

出门的一刹那，钱度脑海中忽然灵光一现，想到了大悲的用意——长老一定是贪图香客寄存的宝物，所以刻意制造被窃现场。长老叫他快些离开，其实隐有栽赃嫁祸给他之意。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微一思忖，便决定假戏真做，将宝物拿到手后，再逃离大士阁。遂依旧从墙角翻入后院，却正好见到柳如是、李长祥、宋良三人施然而来，不得不隐身暗处。哪知道这三人的刚到门前，便被人叫走，只有宋良留了下来。之后宋良入屋、大悲长老清醒过来抱着宋良不放、宋良又推倒大悲长老等事，钱度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夜色昏黑中，他尚未认出宋良即是他在杭州燕子居外几度遇到的人，也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抱着空木盒逃走，但料想宝物必然还在方丈室中，遂进屋来，探得方丈已死，遂放心四下翻找。

不想不久后柳如是和李长祥又折返了回来，钱度闪避不及，只得临时藏身在内室的衣柜中。之后李长祥一直留在堂中，他不得出口，只得继续闷在柜中。到后来复社贺顺等人到来，他更是没有了逃走的机会。本想留在柜子里，等天亮后再说，不想宋良猜到宝物还在方丈室中，与柳如是开始分头寻找，柳如是更是直接打开了柜门，他避无可避，只得先下手为强，冲出来制住她。

宋良道：“冤有头债有主，你既跟张溥有仇，就该直接找张溥去。外面许多人都在找你，只要你放了柳娘子，我就送你出去。”

钱度适才从柜隙中窥见他被人绑在室中，如何能相信他有这般本事，摇头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人我是绝对不会放的，除非张溥愿意

用自已来换她。”

宋良道：“那么你得等等了。张溥人不在烟雨楼，得派人去叫他。”金平道：“那你还不快去？”

宋良心道：“张溥是复社领袖，身系复社之精神，早非一己之身。就算他本人真心爱柳如是发狂，肯牺牲性命来救她，他手下人也绝不会告诉他这件事。这钱度实在太天真了。”当即摇了摇头，道，“我不是复社中人，这件事我不能做主。”

柳如是道：“你不必管我，这就是出去叫人来，不能再让这杀人凶手逃了。”宋良摇头道：“柳娘子身处险境，我怎么离开？”钱度笑道：“娘子这侍从倒是很忠心。”

宋良道：“不过我有个提议，你不想看看大悲长老藏起来的宝物到底是什么么？”

钱度道：“对，我正要问这个。你，去把宝物取过来，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大悲长老动了凡心？”一边说着，一边推着柳如是出来堂中，短刀始终抵住她背心。

宋良遂奔去窗下，从水缸中摸了两件玉器，拿过来摆在桌案，道：“这两件玉器是昔日沈万三所有，价值连城。”钱度耸然动容，道：“难怪。”

那两件玉器在灯光的映照下流光溢彩。尤其那只玉盘，上面的五只猿猴便如同活物一般。钱度一望之下，便再也难以移开目光，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惊叹。

便在此时，宋良自腰间一抹，挥出一软带状物。他之前被贺顺下令拿下时，已被搜过身，并未发现兵器。钱度以为他只是柳如是的侍从，也未多加防范，忽见对方腰中飞出什么东西，“啊”了一声，本能地往后仰去，手上劲道立时松了。那带状物却是一柄软剑，便如活蛇一般，直卷住钱度手中短刀。宋良再信手一挥，“嗖”地一声，那短刀便钉在门板上。钱度尚未回过神来，柳如是已被宋良拉了过去。

这一救人过程甚是干净利落。钱度本是读书人，复仇全凭被一腔怨毒之心，哪里见过这样精妙的招式，一时愣住，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这样高明的功夫？”

宋良冷然道：“我是什么人不重要，你若肯束手就擒，便可以少受点苦。不然的话，我这软剑可不是吃素的。”

钱度点头道：“好，我投降。”当真抬起手来，忽掉转手臂，朝柳如是指去。

宋良叫道：“袖箭！”想也不想，挺身挡在了柳如是面前。

柳如是忙扶住宋良。只见他肩头中箭，伤不在要害，脸上却是黑气大盛，显是袖箭箭头上涂了剧毒。再转头去看钱度，他已经被宋良掷出的软剑射中咽喉，倒地死去。

柳如是扶宋良靠着门板坐下，问道：“你……你为什么要舍命救我？”

宋良不应，只微笑着看着她。她对他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他跟踪监视了她整整八年时间，八年来，他亲眼目睹了她全部的生活，一点一滴，一颦一笑，喜与怒，哀与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女子在他眼中不再是监视的对象，而是个有灵魂有情感的人——她是名动吴越的江南名妓，却也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女人，她会哭会笑，平时需要有人疼，受伤时需要有人安慰。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地活在他的生活中。他默默地关望着她，鹰隼一样敏锐的目光开始充溢柔情。他知道他犯了锦衣卫大忌，对嫌犯动了真感情。可感情这东西高深莫测，令人难以捉摸，他极力压制自己，还是克制不住。但他却从来没有失控过情绪，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如何难以割舍，她对他而言，始终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这份感情，他只能永远埋藏在心里，直到死去。由于这份感情，他几次想抽身离去。由于这份感情，他又留了下来。他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分别的情形，无非是他悄然离开，而她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存在。像今日这种场面，他是做梦也想不到，原来她在他心目中已经如此重要，重要到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命救她。

他凝视着她，这是八年来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甚至可以说是从正面看到她。那一刻，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感觉一切都是那么地遥远，模糊得近乎虚幻，好似一场春梦。分别，原来就是永别。

柳如是也注视着宋良，仿佛又看到数年前罗吉甫被迫跟随红娘子离开的那一幕。她恍然间有些明白了，只是一时顾不上多想，忙道：“你中了毒，不要动，也不要说话。解药，殷公子说过，见血封喉也有解药，叫红背竹竿草。”急忙奔过去，手忙脚乱地搜寻钱度身上。

宋良苦笑道：“他是为了杀人才用药，怎么还会在身上带着解药？”

柳如是微一思忖，道：“嗯，是这个道理，我都糊涂了。”便又回来，在宋良身边跪下，道：“你稍微忍耐些。”用力拔出他肩头毒箭，即将嘴唇俯往伤口吸毒。

宋良大惊道：“柳娘子……何必如此……我中的是见血封喉，见了血，没得救了……”

她根本不睬，只一口一口地将毒血吮吸出来。宋良几次想伸手推开她，却是使不出半分力气，叹了口气，悠悠道：“小时候祖父去世，祖母告诉我说，每个人都会累，祖父只是要躺下来，好好地睡一觉。我也累了，这么多年来，好像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他的声音逐渐低沉了下去，脸上露出深深的倦色来，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勉强伸出了手，似是想抚摩她的秀发，却又无力地放下了。

周遭的一切似乎静止了。

她深深知道这是个无可奈何的世界，逝去的终将逝去，无论她如何尽力挽留。大颗大颗的泪珠夺眶而出，但她却没有感到特别的悲伤，她的意识正逐渐模糊。她很清楚自己也中了毒。这或许正是她心底深处的期待，在突如其来的时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生命。只是想不到的，最终与她携手同赴黄泉的人，竟然是一名锦衣卫的密探……

临别之际，她亦想起了许多往事。眷恋，不舍，实在太多。可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死如灯灭，再放不下的也放下了。灯灭之后，几缕青烟

袅袅依依，即使再不情愿，还是要消逝于空中。人生亦是如此，世间万物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何足道哉。红尘中或许还会留有她柳如是的传说，然而所有悲欢离合的故事，都将被岁月蒙尘。无论是狂欢，抑或是孤独，无论是丰功，抑或是失败，都将被时间一点一点磨平，再无痕迹。尽管如此，她还是庆幸来过这个世上，遇见了许许多多可爱的男人——张岱，罗吉甫，陈子龙，李待问，张溥，钱谦益，还有眼前的宋良——了无遗憾。

倒下去的一刹那，她看到了墙上挂着的四句偈语：“一年春尽一年春，野草山花几度新。天晓不因钟鼓动，月明非为夜行人。”

在宁静空灵的月色中，她的心也越来越平静，不悲，不喜，不忧，不怨。就象方丈室前的那一树梨花，静开无声，洁白无华，只有一缕清香暗自吐露，无期无盼，无牵无挂。

[1] 据《明史》，熊文灿原籍贵州永宁卫（治所在今贵州永宁），迁居浠水（今属湖北）。但由于熊文灿死后尸首运回四川泸州，与其妻杨氏合墓葬于今四川泸县兆雅镇新溪场下沿长江北岸荆家村薄刀岭处，且近年来在泸州发现了“熊氏故里碑”及载有熊文灿的《熊氏族谱》，足见《明史》记载有误，熊文灿原籍应为泸州。

[2] 丹阳：今江苏丹阳，属镇江管辖。地处吴语和官话两大方言区的交界地，是著名的“吴头楚尾”之城。因有江南河过境，水运交通极为发达，历史上许多著名的送别诗都写在丹阳。如严维《丹阳送韦参军》：“丹阳郭里送行舟，一别心知两地秋。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鸦飞尽水悠悠。”又如徐夔《丹阳遇陈十八》：“丹阳渡口遇同乡，欲语匆匆怨夕阳。君返江南我江北，云山千迭断人肠。”再如陆游《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绿树暗长亭，几把离尊。常恨不堪闻，何况今朝秋色里，身是行人。清泪浥罗巾，各自消魂。一江离恨恰平分。安得千寻横铁锁，截断烟津？”

第八章 紫燕香泥，落花犹重

桃李蕊小花密，花瓣白浑如烟，清雅素洁，更胜梅花，远望晶莹如雪，净洗铅华，衬以新透的绿叶，楚楚清新，不娇不艳，风姿绰约。远处则是碧波荡漾的韭溪，近山远水，绿水青山，山翠花白，虚实相映，构成一幅天然图画。人坐在阁中，东风拂面，李花照眼，香气馥郁，沁人心脾，堪称人间绝美享受。

寒园竹树正萧萧，几度南湖影动摇。
有雨云岚浑欲长，无山翠霭不曾消。
波深地角生朝气，水落天根见暮潮。
楼上何人看烟雨，为君杖策上溪桥。

——钱谦益《题南湖勺园》

崇

祯年间，民间有童谣传唱道：“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探花榜眼，有些惶恐。内阁翻成妓馆，乌龟王八箴片，总是遭瘟。”这“遭瘟”一句，即是指崇祯皇帝即位后，换宰相如走马灯，唯独信任温体仁长达八年。温体仁于危急中得富贵，没有提出过任何经国济世的方略，没有建立过任何利国利民的功业，托严正之义，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酿成祸源，对于社稷飘摇、民不聊生的状况，他责无旁贷。以崇祯为人之苛刻、生性之多疑，竟然对其长期信用，可谓罕见之极。人们对这一现象难以理解，便干脆称皇帝遭瘟了。

温体仁因钱谦益一案意外被罢后，还一直盼望能够再度重返京师，然其归乡后不久即病故，终未等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崇祯皇帝又再次遭瘟，追忆起温体仁的种种好处来，特追赠为太傅，谥文忠。^[1]

温体仁去职后，其心腹党羽薛国观接任内阁首辅。薛国观，字宾廷，韩城^[2]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天启四年（1624）擢户部给事中，期间依附阉党魏忠贤。及崇祯改元，为东林所讪，罢去。不久起用为兵科给事中。其为人阴鸷险狡，不学少文。执政大臣温体仁因其素仇东林，所以大力引用东林党的敌人，竭力向崇祯皇帝推荐薛国观，遂获大用。崇祯十年（1637）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累进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薛国观荣登首辅之位后，感激温体仁的提拔之恩，全力奉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主义。崇祯皇帝因他是温体仁倾心推荐，亦信任有加，视为最得力的左膀右臂。然而薛国观在玩弄权术、巧于掩饰方面远远不及其前任温体仁。某日崇祯皇帝召见薛国观，提及官员贪赃枉法、不以国事为忧的话题。按照惯例，内阁首辅为大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

相，为君分忧之际，通常要主动承担责任，即所谓“引咎自责”。然薛国观不善于伪装，当即答道：“这都是东厂和锦衣卫不作为的缘故。假如厂卫监督得力，官员怎敢如此贪婪？昔日太祖皇帝在位，全靠检校得力，方才政治清明，弊绝风清。”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微，洞悉百姓疾苦，即位后便大刀阔斧，整顿吏治。曾在东角门告谕群臣道：“以前朕在民间之时，每见州县官吏不恤于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坑害百姓者，决不宽恕。”他一生最痛恨贪官污吏，称“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凡贪墨之徒，一经发现，便绳之以法，毫不宽贷。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下令，自今官吏有犯赃罪的，严惩不贷。还规定官吏枉法受贿者，赃一贯以下者杖刑七十，每增五贯增罚一等，贪至八十贯者就绞死示众，然后剥皮实草，挂在当地衙门的大堂上，以儆效尤。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制度，他还下令在府州县衙门之左修一座土地庙作为刑场，专供扒贪官污吏的皮使用，百姓称为“皮场庙”。有的衙门公案两旁摆这塞满稻草的人皮，为官者见之毛骨悚然。由此可见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和用法之严厉。

而查找官员贪赃枉法的证据，靠的就是检校。检校即是东厂、锦衣卫的前身，负责“伺察搏击”，如四处游荡无孔不入的幽灵，专门察听大小衙门及官吏们的一言一行。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3]，因为上朝，每天要起得很早，休息不好。一日他下朝回家后颇有怨言，随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他不过是发句牢骚，却被检校听到，连夜报告了朱元璋。次日钱宰上朝，朱元璋一见他便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太迟啊，这个‘嫌’字改作‘忧’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慌忙磕头谢罪。朱元璋道：“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钱宰遂罢官归休。

被称为明带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性格诚谨。有一次，宋濂在家里请几个朋友喝酒。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喝过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备了哪些菜。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全对，你没欺骗我。”原来，那天宋濂家请客的时候，朱元璋已暗暗派检校去监视了。后来，朱元璋在朝廷上称赞宋濂道：“宋濂伺候我十九年，从没说过一句谎

言，也没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个贤人啊！”

国子祭酒宋讷因小事和家人吵架，独坐生气，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什么生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朱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才明白。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回家乡黄岗，朱元璋仍然不放心，派人去察看。派去的检校远远见到一个农人坐在农田边的小凳子上，然后站起来插秧，样子很端谨。检校上前问那个农人：“此地有吴尚书这人吗？”农人叉手回答：“我就是吴琳。”检校回去后照实回报，朱元璋听了很欢喜。

朱元璋不但派检校侦察大臣和百姓，有时候他还亲自侦察。例如罗复仁是陈友谅旧臣，投降朱元璋后当了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说一口江西话，为人质朴，朱元璋叫他“老实罗”。有一天，朱元璋突然想起了陈友谅，便很想知道罗复仁在做什么，立即跑到罗家。罗家在城外一个小巷子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几间旧房子。罗复仁正扒在梯子上粉刷墙壁，一见到皇帝到来，着了慌，赶紧叫他老婆抱小凳子请皇帝坐下。朱元璋见他实在穷得不堪，想到自己本来是要来查探的对方的底细，心中觉得老大过意不去，说：“好秀才怎么能住这样的破烂房子！”即刻赏给罗复仁城里的一所大宅子。

正因为检校足迹无处不到，官吏稍有不法行为，即被举报。洪武一朝，“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浙江、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为贪赃被杀的很多，很少人能作到任满。因为要杀的人实在太多，将犯法的官都杀了，就没有人办事了，于是朱元璋又创新发明了戴死罪和徙流罪办事的办法。戴是判刑的意思。有御史戴死罪，戴着脚镣坐堂办案的；有被打了八十大板，仍回原衙门做官的。如此，经过三十余年的严厉整饬，“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奸宄之徒即使有心贪赃枉法，却是谈检校色变，终有所顾忌，不敢轻犯。薛国观所言东厂和锦衣卫不作为，即是指厂卫未能像洪武朝检校那般检举朝中官员贪污之举。

其实薛国观自己就是一个贪鄙之徒，贪墨并不比别的官员少，这不过是他为了推卸责任随口搪塞的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皇帝身边环伺的宦官很快将这话传给东厂大太监王化民。王化民登时大为恼

恨，派出大批人马，专门侦查薛国观的过失、劣迹，并秘密报告给崇祯皇帝。崇祯皇帝逐渐起了疑心，对薛国观不再像以前那么信任。

薛国观有所觉察后，心急如焚，刚好此时国库极度空虚，军用告急，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筹饷，即向农民加征赋税。薛国观感到这是一个固宠的好机会，遂上书反对筹饷之议，称各地连年灾荒，才导致李自成等义军四起，若在加重赋税，只能将更多的贫苦百姓推向李自成一方。为了与筹饷对抗，他提出了助饷之议，即向皇亲国戚借款，来弥补军费的巨大不足。崇祯皇帝看过奏疏后，感到还是薛国观有忧国忧民之心，遂批准了助饷计划。

助饷之议说起来容易，推行起来却是极难，皇亲国戚群起反对，且恨薛国观入骨。薛国观对此也早有心理准备，他知道崇祯皇帝要的是钱，比起天下来，皇亲国戚之类太微不足道了，只要能给皇帝弄到足够的钱，就是大功一件。在崇祯皇帝的默许下，他首先拿与皇室关系较为疏远的武清侯李国瑞开刀，要求李国瑞交出十万两白银来助饷。李国瑞是明神宗生母孝定太后李彩凤^[4]的曾侄孙，虽家中有钱，却自恃身份，不肯带头就范。薛国观遂下令将李国瑞逮捕下狱拷打，逼迫其拿出钱来。

此事登时震惊朝野，皇亲国戚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崇祯皇帝的外祖母瀛国太夫人、岳父周奎、姑祖父王昺等人一齐进宫，为李国瑞求情。崇祯皇帝毫不理睬，众人这才明白薛国观是揣摸透了皇帝的心思，为了要钱可以不要皇亲的命啊。不久，李国瑞因受不住酷刑而被拷打致死。皇亲国戚们见动了真格，有勉强捐出点银子好避过风头的，也有密谋商议如何搞倒薛国观的，京师中暗流蠢蠢欲动。

某日，崇祯皇帝听说皇五子朱慈焕身染重病，卧床不起，急忙赶去探望。朱慈焕为贵妃田秀英所生，时年七岁，机灵可爱，于诸子中最得崇祯宠爱。崇祯到达时，朱慈焕忽然醒来，对父皇道：“九莲娘娘^[5]刚才在空中出现，说父皇对待外戚太差，要让父皇的儿子们统统死光。”说完便倒下而死。

崇祯皇帝自即位以来，胸怀大志，欲重振大明、挽狂澜于既倒，并为之日夜操劳。然大明国势日衰，加上崇祯本人年轻冲动，举措多有失

误，遂有王朝摇摇欲坠之势，颓亡之势难以扭转。他心力交瘁之下，对徐光启等大臣信奉的天主教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当时大明所采用的新历法、及赖以抵抗满清铁骑的西洋火炮均是由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崇祯皇帝亲眼看到西方领先科技的实力，加上确实可以从宗教中找到一些心灵上的慰藉和寄托，遂频繁召见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请他们讲解天主教义。汤若望等人是耶稣会士，本是怀着传教的目的来到中国，如果能说服一位中国皇帝信奉天主教，将会是传教史上的创举，遂想方设法地促使崇祯皇帝皈依天主教。

崇祯五年（1632），礼部尚书徐光启上疏，请求崇祯皇帝撤掉紫禁城中的佛像。崇祯皇帝批准后，乾清宫、英华殿等宫殿中的佛像均被搬移宫外，总共有数百尊之多。由于佛像沉重，搬迁过程中出现了因强力拆毁、野蛮运输而毁坏佛像的事情，令时人侧目^[6]。京城中议论纷纷，上书劝谏者大有人在，然崇祯皇帝意志坚决，终不可改。徐光启也在这次事件后升迁为内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可惜徐光启不久后即病死在任上，传教士在朝臣中少了强有力的支持，但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游说崇祯皇帝信教的企图。就在不久前，汤若望直接上疏，力劝崇祯皇帝信奉独尊天主的天主教，称：“窃惟天主者，天上真主也。主天亦主地，主神人亦主万物，犹国家之有帝王，罔所不统，理无二上，不容齐耦，势在必从，不容疑贰者也。”又称：“独惜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人生其间，渐沦昏罔，而性教不足以胜之。于是天主大发仁慈，戢隐真威，同人出代，而不著形声天主之体，降寓形声人体之中。在世凡三十有三载，阐扬大道，普救群生，而恩施至此已极。救世功毕，亭午升天，遗有经典七十三册，并命宗徒等布教万国。凡遵其教者，必与上升，以享真福。盖天主至公，无善不报。此又比之主人，论功行赏，轻重大小，并及靡遗者然。”极力鼓吹天主教可以扭转社会风气，只要崇祯皇帝皈依天主教，并以此教行天下，就能达到天下治、人心顺的局面。

这一奏疏凑巧在崇祯皇帝内外交困的时候抛出，对其产生了巨大震动，然而他是一国之君，抛弃对中国传统诸神的信仰、改信异国宗教非比儿戏，要考虑的后果太多太多。正在他犹豫徘徊之时，便发生了皇五子朱慈焕病薨事件。这一事件不但令崇祯皇帝内疚于李国瑞之死，直接

将薛国观罢官，还令他对天主教信仰产生了疑虑和动摇。他伤痛爱子之死，在宫中拜菩萨，一连三天三夜，并封爱子为“孺孝悼灵王元机慈应真君”。礼科给事中李焞指不应以道教名号作封号，但崇祯皇帝不听，又下令将多年前移出的佛像重新搬回宫中。

直到明朝灭亡之后，世人方知道皇五子朱慈焕并没有真的病死^[7]，此事为某位高人一手策划，不但成功将天主教排挤出皇宫，而且一举搞垮了内阁首辅薛国观，可谓一箭双雕。这位高人能在紫禁城中运作皇子假死事件，当面骗过崇祯皇帝，足见能耐之大。这是后话，后面再提。

对薛国观而言，则是祸不单行。他被夺职罢官后，有更多贪污行贿的证据被东厂揭发出来，最终以贪赃罪名被拘回京师，待命于外邸。薛国观见崇祯皇帝没有下令将自己收监关押，以为也许可以逃过一劫，然不久崇祯即下令赐自尽。使者到达时，薛国观犹在鼾睡，听到使者宣诏，顿首不能出声。遂自缢而死，并悬尸两日。

薛国观临死前，不怪崇祯皇帝，不怪东厂大太监王化民，不怪东厂理刑吴道正，而是怪吏部郎中吴昌时，恨恨道：“吴昌时杀我。”显然，他认为这一系列构陷背后的主谋是吴昌时。

吴昌时自步入仕途在京任职开始，便利用家资富饶的优势，积极与厂卫、宦官结交，传闻其挥金十万，始“打透内中线索”。温体仁在位时，恨复社入骨。众所周知，吴昌时是复社骨干，为东林、复社在朝中的关键眼线，却始终在温体仁、薛国观交替迫害中屹立不倒，足见其根深蒂固。两任首辅先后倒台，表面是东厂主事，不少人却都猜测与吴昌时不无干系。

薛国观被逼自尽，其心腹内阁中书舍人王陞彦也被冠以“泄露机密最”斩首于市。王陞彦为吴昌时外甥，赴死前告诉旁人道：“此家母舅为之。”愈发证明了吴昌时与东厂勾结，操纵了这一切。而吴昌时背后则是复社，再联系复社以民间社团之地位，先后与温体仁、薛国观两位首辅抗衡，不时有左右朝政之举，且笑到了最后，成为最终的赢家，很容易让人想到倒薛国观其实是出于复社之谋。

而更令人大跌眼珠的还在后头，接替薛国观任内阁首辅的竟然是早

先因与温体仁争权而去职的周延儒。周延儒此次起复，距离他上次被罢已有八年，由一介平民再度跃升为大明首相，堪称世间奇事。朝野纷传他得到了东林、复社的支持，尤其是复社，筹集巨资做为活动经费，为他疏通打点了东厂、锦衣卫等接近皇帝的要害部门，他才得以东山再起。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人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射在复社最活跃分子吴昌时身上。

因薛国观临死前一句“吴昌时杀我”的遗言，北京城中疯传其倒台一事与吴昌时有关。吴昌时为避风头，暂时挂官南归。

东林、复社巨子相聚于嘉兴南湖边的竹亭湖墅，日夜欢宴。复社名士吴伟业有名诗《鸳湖曲》记载了钱谦益、张溥、吴昌时等人在园中尽情欢娱的情景：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
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
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
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
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
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
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
云鬓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鸂鶒。
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
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
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
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
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
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

春末夏初，不冷不热，正是竹亭湖墅最美好的季节。湖边芳草如茵，湖中荷叶如盖，一望连天。而名园高会，丝竹闲情，公子侠怀，才人逸致，绘影绘声，令人追慕盛世明俦之乐。

而相比于张溥、吴伟业、吴昌时等人的意气风发，东林党魁钱谦益很有些强颜欢笑的意思。他找借口离开了宴席，摒退从人，独自来到竹园闲逛。他并不是不为薛国观垮台开心，而是失望自己竟不能取而代之，反而让对周延儒说，“恩公若再度为相，改弦易辙，可重得贤声。”占了便宜——

自从崇祯初年争入内阁失败后，钱谦益便罢职还乡，成为一名在野闲人。虽然因文章学问及东林党魁的身份，在朝野赢得了不凡声望，但对男人而言，权的诱惑显然比名要大得多。他心中对政治和权势的渴望从未有过止歇，也希冀某日能够重返中枢权力中心。由于他本人是东林党人在士林地位最高者，享有重名，从他罢职的那一天起，东林、复社便积极谋划起复，力争再次推他入阁。此举自然引起了执政大臣温体仁的警惕，他指使绍兴师爷张汉儒告发钱谦益坐行不法，将钱氏陷害入狱，欲置之于死地。关键时刻，钱谦益不得不向大太监曹化淳及阉党冯铨求救，这才由曹化淳出面，一举扳倒了温体仁。

这期间，复社骨干分子吴昌时进京任职。临行前，复社领袖张溥向其交代了任务：“典文精切邯郸步，应撤重围让汉儒。”明确指示他设法为钱谦益翻案，推举其入内阁，积极为东林重秉朝政而努力。吴昌时虽有妖气，外号“摩登伽女”，然其财力雄厚，出手阔绰，加上有东林、复社两杆大旗，在京师串联名士，维护声气，结友颇多。

只是，在谋划起复钱谦益这件事上，吴昌时进行得并不顺利。他从宦官一方得到讯息，称因温体仁在崇祯皇帝反复诋毁过钱谦益，皇帝对钱氏成见极深，怕是难以扭转。

消息传回南方后，钱谦益失望之余，不得不与张溥等人谋划新的内阁大学士人选，此即张溥召集复社骨干到嘉兴慕云楼开会商讨之事宜。彼时内阁首辅仍为温体仁亲党薛国观，势力极大，为确保成功，这次机密会议邀请了阉党关键人物代表及锦衣卫官员参加。最终决定改推张溥座师周延儒来替代钱谦益，并立即筹集六万两现银，作为倒薛之经费。六万两白银分做六股，每股一万两，复社张溥、吴昌时、贺顺、侯方域每人认领一股，东林党魁钱谦益既不愿意为他人作嫁衣裳，加上之前为摆脱牢狱之灾已经将家产消耗得差不多了，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便

举荐了曾为营救他出力的冯铨，而冯铨又举荐了阮大铖，冯、阮各拿出一万两现银。就是说，阉党势力占了两股。这是一种预先投资，来日自然要索取回报。

与会人中，最反对的与阉党联合的其实是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然其父侯恂正身陷牢狱中，只有推举周延儒当上内阁首辅，才有营救侯恂成功出狱的可能，而周延儒想要重新当上宰相，非得有阉党支持不可，所以亦不得不委曲求全。

在嘉兴会议之前，张溥已借游太湖为名，亲自赴宜兴拜见周延儒，告之道：“恩公若再度为相，改弦易辙，可重得贤声。”

这“改弦易辙”，自然是有指代。张溥胸怀大志，积极推举周氏入相，必定有所图谋，周延儒对此心领神会。二人对诸多事宜做了事先约定。张溥得到了承诺，心满意足地离去，遂全力以赴实施倒薛推周计划。有了阉党宦官势力的势力，果然一举成功——薛国观被赐自尽，周延儒应诏起复。

周延儒进京朝见之时，崇祯皇帝请他及其他内阁大学士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起身向他深鞠一躬，说：“朕以天下听先生。”然后，又给大学士们鞠了一躬，说：“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崇祯以九五皇帝之尊，如此谦卑，显然对重新走马上任的周延儒寄以厚望。

“朕以天下听先生”，这话传到钱谦益耳中，他心中多少有些不是滋味。当年名臣孙丕扬当面勉励他，“以古名宰相期许”。他曾经与宰辅之位如此接近，却终失之臂交。那起如噩梦一般的浙江乡试案，非但害得他丢了内阁大学士的位子，还在数年后被再度翻出，险些要了他的命。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自然是韩敬。可悲的是，这位韩状元千方百计地得到了状元之位，也未能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反而将满腹心思都用在了算计他钱谦益上。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可怜虫最终被乡试案举子钱千秋后人钱度毒死，死时尚且糊里糊涂，完全不知道毒害自己的仇人是谁。还有温体仁，为了整垮钱谦益，先后两次翻出浙江乡试案，后一次虽没有弄死钱谦益，却害死了本已遇赦还乡的钱千秋。钱度矢志复仇，

居然悄无声息地将其毒死，却不为人觉察。

仔细想想，小人物实在不容轻视。钱度虽然只是个渺小卑微的小卒，却有一颗不计后果、不计生死的复仇之心，堪称可惊可怖。正是这个人，先后杀死了害得他本人生不如死的仇人温体仁、韩敬、沈德符，却也险些毒死了他心爱的女子柳如是。那一晚，正是东林、复社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倒薛事宜之时，却想不到数里之外的烟雨楼也自有一番惊心动魄。如果不是凑巧嘉兴名医殷观国配制了见血封喉的解药送到湖心岛上，刚好来得及解救，人间从此就要少一位真性情、实才学的奇女子了。

一想到柳如是，钱谦益心情立即好了许多，嘴角不禁浮现出一丝微笑来。既然崇祯皇帝对他有成见，注定他不会再有登堂入阁的机会，干脆就彻底死心收手吧。只要能娶到此姝为妾，足慰平生。心中想着，脚下丝毫不停，穿过园子，径直往北而来，缘疏篱度小木桥，来到西北面的一座小楼。

此处不临南湖，正位于竹亭湖墅的勺柄部。朱栏清影，修竹泠泠，满目空翠，流莺无限。又引湖水为池，芙蓉夹岸，悬藤倒影，有小桥流水景致，颇为幽静。柳如是自来嘉兴后，一直独自居住在这里，为小楼取名“西泠”。西泠即杭州西泠桥^[8]。她在杭州时，于西湖诸多美景中最爱西泠，曾专门为其作诗十首，录其中二首：

西泠月照紫霞丛，杨柳丝多待好风。
小苑有香皆冉冉，新花无梦不濛濛。
金吹油壁朝来见，玉作灵衣夜半逢。
一树红梨更惆怅，分明遮向画楼中。

灯昏月底电伤神，马埭随风夜拂尘。
杨柳已成初雁恨，桃花犹作未莺春。
青骢点点馀芳草，红泪年年属旧人。
金缕还能移凤吹，相思何异洛桥津。

又有《西湖绝句》诗云：

垂杨小院绣帘东，莺阁残枝未相逢。
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

前句寂寥清冷，尚不脱多情女儿伤春故态，有一种迷离情感和淡淡哀愁。然而人所不能料及的是末句“桃花得气美人中”陡然翻起，一时力挽狂澜，使人如同瞥见一幅《桃花美人图》——

寒食季节，春寒料峭，垂杨嫩柳清翠柔媚，婉转缠绵。濛濛烟雨
中，一名芊芊女子独自漫步于青苔小径。似乎闻不到她的笑声，隐约只
见娉婷袅娜的身姿，眉浅淡烟如柳，愈发引人遐想。正是眼前无行处
时，忽地见到千树万树桃花同时怒放，灿若云霞。人面花影交相辉映，
光艳绝伦，令人神醉。

当日钱谦益于王微之处得阅此诗，只觉得清丽别致，奇气满纸，尤
其对“桃花得气美人中”一句赞赏不已。他打听到作者是柳如是时，竟有
立即想要结识的冲动。以他士林领袖的地位，以他知天命的年纪，心底
深处尚有如此澎湃的热情，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于是由王微出面，邀
请柳如是与钱谦益同游西湖。

柳如是虽然名气很大，其实并不是绝色倾城，与江南诸艳中陈圆圆
的美貌、董小宛的气质、顾媚的风姿相比，她都有所不及。然而她能成
为引发无数男子遐想的著名女人，自有独特出众之处。她有才情，有胆
识，如同男子般个性坚强，不畏人言。美貌与才华，现实与浪漫，世俗
与高雅，都幸运地光照在她身上。钱谦益初见柳如是，欣赏她魄力奇
伟，便认为遇到了生平知己，写下了“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
风；近日西泠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的诗，表达了对这位性情独特的
美人的爱慕。

之后，两人经常诗文往来，彼此都佩服对方的才华和学识。钱谦益
人老心少，对柳如是的诗词、文章、书法，都大为赞赏。他知道对方与
复社巨子陈子龙分手后，裙下之臣不在少数。因其人历尽坎坷，不相信
萍水爱情，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她都看不中，有的始终只停留
在友谊阶段。钱谦益自认为除了年纪稍大之外，其他方面都符合柳如是
要求的“奇伟男子汉”。他真心喜欢这个女子，想要完完整整地拥有她。
然而当他某日意外发现了一件事后，火般的热情登时为冰雪所浇灭。

原来钱谦益所激赏的《西湖绝句》，四句均脱胎于陈子龙的诗。陈子龙有《寒食》绝句三首云：

今年春早试罗衣，二月未尽桃花飞。
应有江南寒食路，美人芳草一行归。

垂杨小院倚花开，铃阁沉沉人未来。
不及城东年少子，春风齐上斗鸡台。

愁见鸳鸯满碧池，又将幽恨度芳时。
去年杨柳渰沱上，此日东风正别离。

柳诗首句“垂杨小院绣帘东”，即脱胎于陈诗第二首的“垂杨小院倚花开”。“莺阁残枝未思逢”一句，脱胎于陈诗第二首的“铃阁沉沉人未来”。柳诗“大抵西泠寒食路”，脱胎于陈诗第一首的“应有江南寒食路”。而名句“桃花得气美人中”，则脱胎于陈诗第一首的“二月未尽桃花飞”与“美人芳草一行归”。

化诗是常见之事，就连他也一字不改地引用过柳诗“桃花得气美人中”。然而柳诗四句均由陈子龙绝句转变而来，足见她心中眷念陈氏之深。钱谦益发现此点时，心中百般复杂滋味，是嫉妒，是失望，还是伤感，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唯一所做的，就是斩断了对柳如是的情丝，离开了杭州。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去年冬天，柳如是女扮男装，突然来到常熟虞山，访钱谦益于半野堂，并在钱家度岁。对于柳如是这样的女子，如此举动，显然是有投靠之意。钱谦益对她的突然出现并不以为鲁莽，花甲方年的他能有这样出色的女子主动追求，亦是喜出望外。他那种如获至宝、惊喜交加的心情都淋漓尽致地写在了脸上，而柳如是看在眼里，也愈发肯定自己独具慧眼，选择的没错——

时代正在发生剧变，个人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过是沧海一粟，面对惊涛骇浪，力不从心且无能无力。即使名气之大如她柳如是，亦只能拥有一方狭窄的世界。她急需寻到一个归宿、一处庇护所，以应付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动荡。对她而言，她想得到的无非是一种安全感和一种乱世中

时代感的实现。她经历了那么多的情感，最终不再将情爱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两情相悦固然重要，但她真正需要的是平等和尊重，对方能给她自由发挥的空间。她虽然与钱谦益只有几次交往，但却对这位年近六十的老名士印象深刻，为人通达旷放，有情有趣，雅洁不俗，颇识得真正的人生三昧，也许正是理想的对象。另一方面，当时她正为被谢三宾苦苦纠缠而烦恼，如果选择了钱谦益，钱谦益是谢三宾座师，必能令其知难而退。

后来，柳如是将这番心思如实告诉了钱谦益。钱谦益非但不在意，反而对她的大胆简洁、见识不同反响异常欣赏。

郎有心，妾有意，于是，寂静的半野堂中荡漾起一老一少一对忘年之交的笑声。他们一同踏雪赏梅、寒舟垂钓，相处得竟是那么和谐。柳如是虽然是初到常熟，却毫无拘束之态，谈诗论景，随心所欲，风度潇洒。而钱谦益无微不至的关照亦令她如沐春风，感到了从所未有的安稳恬静。经过这次试探性的到访后，她下定了决心，在与钱氏泛舟时，挥笔写下一首诗：

谁家乐府唱无愁，望断浮云西北楼。
汉佩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
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
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

正是当日她与好友王微初到松江时所作《冬日泛舟》。当年的“白头”，是喻天长地久。而今的“白头”，却是指白头翁钱谦益。

钱谦益虽是大名士、大诗人，但以诗书闻名的俏丽女妹柳如是年方二十三岁，而此时他已是五十九岁的大胡老翁了，黝颜鲑背，发已幡然，且历尽坎坷仕途，因此感到赢得年轻貌美才女的爱情不是易事，接读此诗时魂销心醉，大为感动，亦有和诗《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云：

冰心玉色正含愁，寒日多情炤柁楼。
万里何尝乘小艇，五湖已许办扁舟。
每临青镜憎红粉，莫为朱颜叹白头。
苦爱赤阑桥畔柳，探春仍放旧风流。

情思缠绵，二人遂由此定情，迅速升温到谈婚论嫁的地步。钱谦益将柳如是比作卓文君，而柳如是把钱谦益比作才高博洽、博通经籍的东汉大才子马融，说：“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钱谦益则回答说：“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

钱氏有妻有妾，有儿有女，因柳如是名分未定，不便住入钱宅拂水山庄，钱谦益便专门为她修建了一处新居，取名“我闻室”，因《金刚经》有“如是我闻”句，以此暗合柳如是名字。柳氏大喜之下，作《春日我闻室赋》一诗：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
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
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
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决一凭阑。

春暖花开时，柳如是患上风寒，钱谦益先将其送到嘉兴南湖养病，自己也随后赶来，除了陪伴佳人外，还要参加复社重要会议。虽然最终不得成为内阁大学士人选，然而有柳如是这样的佳人相伴，富贵浮云，又何足道哉^[9]！

一念及此，钱谦益心中悒郁一扫而光，脚步也变得轻快得多。刚到西泠楼前，便听见堂内传出来女子争吵声。忙跨门而入，却是金陵才女姚淑正与嘉兴本地才女黄媛介正在争论某首诗该不该入选。柳如是因为筹备编纂名媛诗集的缘故，邀请了闺中好友黄媛介、姚淑来西泠同住。另有一层，黄媛介与也竹亭湖墅主人吴昌时算有些亲戚关系——吴昌时嫡母^[10]姓黄，与黄媛介同族。只不过家境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黄氏这一系富甲一方，而黄媛介却是家道中落。凑巧的是，黄媛介姊夫朱茂时的私家别墅放鹤洲^[11]也位于南湖边上，与竹亭湖墅东、西相望。

姚淑见钱谦益进来，忙道：“钱公来得正好，快来做个评判。”钱谦益两边一望，不见柳如是人影，忙问道：“怎么不见河东君？她不是最好的裁判么？”

河东君即是柳如是新的别号，因其姓柳，河东则是柳氏郡望^[12]，

唐代大家柳宗元即号柳河东。

姚淑道：“柳姊姊收到一封信，说是要出门会客。”

钱谦益道：“她才大病初愈，怎么独自出了门？”姚淑笑道：“柳姊姊不是一个人，殷观国殷公子陪着她呢。”又咬着嘴唇笑道，“钱公，你该早些娶柳姊姊过门才对。不然总有人不死心，想要打柳姊姊的主意。”

钱谦益呵呵笑道：“快了，快了。老夫正在筹办，只等河东君选定日子了。”

姚淑和黄媛介都是未婚良家女子，他不便单独与二人相处，遂先辞了出去。

姚淑道：“黄姊姊觉得钱公配得上柳姊姊么？上次听王微姊姊说，她夫君拍案而起，称‘杨柳小蛮腰，一旦落沙叱利手中’，将钱公比作番将，对柳姊姊决定嫁给他很是不以为然呢。”她性情爽朗，想象许誉卿当时气愤的情形，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

黄道：“这是隐娘自己的选择。她自己觉得好，当然一切都好。”

姚淑只觉得这句话颇有深意，玩味再三，竟陷入了沉思。连未婚夫黄鉴什么时候进来的都不知道，直到他伸手，才醒过神来。

黄鉴道：“在想什么？都快想出魔障来了。”姚淑道：“没什么。”又问道，“你不是被叫去陪客么，怎么半途离席了？”

黄鉴道：“我又不是复社中人，他们叫我去陪客，完全是看你和柳娘子的面子。”顿了顿，又道，“不过今日来的贵客真不少，连嘉兴知府郑瑄和前阁老钱士升都到了。其他像嘉兴知县林之蕃、秀水知县李向中、嘉善知县李陈玉等官员地方，无不便服赴宴。”

姚淑道：“吴学士伤养好了，就要离开嘉兴，赴京做官，地方官赶来巴结，也是正常的。况且郑知府跟吴学士还是同年进士。不过钱阁老能来赴宴，倒是难得。吴学士面子大了去了。”

钱士升字抑之，号御冷，嘉兴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一，为

大明立国以来嘉兴第二位状元^[13]。天启年间，他曾破家营救东林赵南星、魏大中等人，一时名传天下。也由此惹怒魏忠贤一党，被削籍罢官。崇祯皇帝即位后，起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崇祯六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崇祯皇帝脾性急躁，急功近利，而内阁首辅温体仁为政刻薄，上下嚣然。钱士升撰《宽简虚平四箴》进呈，劝崇祯皇帝“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崇祯皇帝碍于面子，不得不下诏褒扬，但心中不悦。不久，武生李璡上疏，建议搜括江南富户以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此疏极大地迎合了崇祯皇帝急需捞钱充作军费的心理。然而钱士升却认为这是搅乱国政，预备将李璡逮下刑部狱审问。崇祯皇帝不赞同。温体仁为迎合帝意，立即上书建议对李璡从轻发落。钱士升再上奏疏反对。崇祯皇帝再也忍无可忍，赐诏道：“既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钱士升遂引罪乞休，回家讲学。他在朝野中名望极大，致仕后为避免闲话，从不轻易与人结交，此次破例来参加为吴伟业举办的送行宴，堪称罕见了。

姚淑又问道：“郑森来了么？”黄鉴道：“来了。他是复社郑重邀请的贵客，能不来么？听说他参加完今日吴学士的送别宴，就要赶回福建去。他的总兵老爹给他定了门亲事^[14]，女方是礼部郎中董颺先之女。”

郑森是郑芝龙长子，将来必然要继承其事业。郑芝龙在选择长媳上费了不少心思，福建人乡土观念浓厚，董颺先是福建泉州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与陈子龙同年，虽然不是出身世家大族，但既与郑氏同乡，又有进士出身。其女董西姑通文史，贤淑聪慧，识大体，遂被郑芝龙选中。

姚淑道：“郑森这样的身份，还是早点成亲好。不然……”

黄鉴笑道：“不然什么，难道你还想嫁给他不成？你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心里可不准再想别的男子，哪怕他是什么总兵公子。”

姚淑性情开朗，有事从不瞒未婚夫，便牵着黄鉴的手，一起走到窗边，低声道：“鉴郎可还记得那晚在大士阁的情形？我们正在房中议论当晚之事，忽有人拍门来告说柳姊姊中毒了，我们便急忙赶去后院查看……”黄鉴道：“当然记得。全寺的人都惊动了，一窝疯拥去了方丈室。”

姚淑道：“就是那个时候，郑公子摸了我的手……”

黄鉴大为惊讶，道：“什么？你看清是郑森么？”姚淑道：“我就知道你不会信，我自己都不能信。郑公子那种不苟言笑的人，怎么会如此失礼？可确实是他。他看我转头留意他，他还对我笑了一下，怪怪的。我当时挂念柳姊姊安危，心乱如麻，没太当回事，只站在一边去了。可后来大家伙儿抬了柳姊姊出门的时候，他又走过来，故意往我身上靠。”

黄鉴道：“可恶！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姚淑道：“当时那么乱，哪里顾得上这个？而且郑公子势力太大，咱们跟他比，不过是小老百姓，还是不要惹他的好。”黄鉴道：“哼，总兵公子又如何？只怕他……”

姚淑见未婚夫脸上黑气大盛，面目也变得狰狞了起来，吓了一跳，问道：“只怕什么？”黄鉴摇头道：“没什么。我就是生气他欺负你。哎，什么名门公子，终究还是海盗的儿子，改不了本性的。”

姚淑道：“算了，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以后我看到他就躲得远远的便是。”黄鉴道：“嗯，这样最好。”四下不见柳如是，问道：“柳娘子人呢？适才在宴席上听旁人说，陈子龙一会儿也会来。”

陈子龙于崇祯十年（1637）中进士后任绍兴推官，绍兴距离嘉兴不远。他是复社巨子，与吴伟业等人交好，公务之余，赶来相送老友也是正常应酬。

姚淑久闻陈子龙大名，亦听闻他与柳如是有一段缠绵悱恻的往事，却是从未见过其人，不由得来了兴趣，道：“黄姊姊，不如我们也去宴席上看看。”

通常名士之间交际应酬，亦会邀请一些女伴作陪，但多是年轻美貌的妓女。这些妓女收取不菲的报酬，陪客人喝酒吟诗，雅称为“诗妓”。黄媛介虽家境衰落，姊姊都嫁给了大族朱茂时为妾，但她自己还是自重身份，不愿意公开抛头露面，落个“诗妓”的名头，遂道：“不如赶快去找隐娘回来吧，她还不知道陈公子要来的消息呢。”

姚淑道：“说的极是。鉴郎，我们这就去瓶山阁叫柳姊姊回来吧。”黄鉴道：“好啊，正好我们也可以去瓶山逛上一逛。”

姚淑便取了眼罩、帷帽等出行必备之物，正欲出门，便有仆人急步奔来告道：“出事了！郑公子突然发羊癫风死了！”

黄媛介忙问道：“哪个郑公子？”仆人道：“就是福建总兵郑芝龙的大公子郑森呀。”

黄媛介惊讶极了。姚淑心中一动，转头去看未婚夫，却见黄鉴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来。

嘉兴一府荟萃南湖、运河、钱塘、海潮诸多神奇水观，风光旖旎，江南水乡韵味十足。府城则包含嘉兴、秀水两县，有“江东一大都会”之美誉。由于地处吴越故地，留有许多古老优美的传说，如春秋时期范蠡与西施的故事，又如宋朝梁红玉的故事。然携李亭荒，更夫椒树老，浣花池废，越王百计吞吴地，归去层台高起，只今亦是鸬鹚飞处。昔日的亭台楼榭，亦伴随着君王们的雄图伟业，被无情的时间雨打风吹去。倒是有些地名还保留有明显的历史痕迹，如府城西门名通越门，北门名望吴门，与东门春波门、南门澄海门形成鲜明的对比。

府衙所在的子城，是嘉兴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始建于三国时期，迄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子城周长二里有余，四周围有高墙，高、厚丈余。之所以叫子城，是因为城周沿护城河遍种梓树^[15]，得名梓城，后讹化为子城。

子城正门称丽谯，门前有石狮镇守。城上建天王殿、箭楼、谯楼等建筑。谯楼是汉之遗风，用于高望，即所谓“谯楼鼓角晚连营”。楼高两层，坐西朝东，为砖石台基木结构楼。面阔三楹，下层前后檐下用隔扇，上层前后檐下开窗。屋顶采用重檐歇山顶，花式屋脊，四铺水小脊，发戗如意头，戗角雕刻龙头，回廊飞檐，具有典型的明代特征。楼侧设一日圭，内置铜壶滴漏，以计时报更。

谯楼是嘉兴城内最高的建筑，号称“披云阁”。登楼揽胜，远远处嘉兴巷陌、南湖烟雨尽收眼底，近处则有清如玉带的护城河、彩虹一般的锦带桥以及郁郁葱葱的梓树林，自古以来就是首屈一指的嘉兴名胜，唐代刘禹锡、宋人张先、沈括、陆蒙老等都有吟咏之佳。陆蒙老《披云

阁》诗云：“城角巍栏见海涯，春风帘幕暖飘花。云烟断处沧江阔，一簇楼台十万家。”至于烟雨楼得享大名，后来者居上，一举超过披云阁，则是在明代中叶以后了。

嘉兴一地流传有“鬼饮谯楼”的故事。传闻因谯楼风景太好，连鬼怪都爱上这里饮酒作乐。岳飞之孙岳珂任嘉兴知府时，发现谯楼夜更鼓不鸣，叫来更夫询问，才知道每夜一更时分，有五人登楼饮酒，携带的都是金银器皿、山珍海味，还自称是岳珂亲眷。这一夜，岳珂派两人携带府印登楼，告知饮酒者道：“知嘉兴府岳侍郎有请。”那五人一听，立刻惊散。留下的金银器皿均交库公用，从此鬼魅遂息。

另一名胜之地是城中的瓶山。所谓“山”，既无奇峰怪石，也无重峦叠嶂，只是数丈高的土丘山。关于其来历，共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春秋时，越王勾践献美女西施到吴国，西施路过嘉兴时，受到当地百姓的热情款待。到吴国后，她特意派遣侍女月波送了三千瓶酒给嘉兴的乡亲父老。嘉兴人在瓶山一带饮宴，积瓶如山，遂得名“瓶山”；

第二种说法是，因瓶山之侧有韭溪，水质清澈，碧绿如玉，是酿酒的上好水源，宋朝时曾置酒务^[16]于此，废罍所弃，积久成山；

第三种说法是，北宋靖康之变后，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金人俘虏北上。康王赵构逃到南京，继位为宋高宗。金将兀术欲彻底灭亡宋朝，率兵穷追不舍。宋将韩世忠黄天荡设下伏兵，由夫人梁红玉击鼓助威，一举击败金兀术军。战斗结束后，韩世忠率军路过嘉兴，于吴越交战时伍子胥屯兵之处扎营。刚好宋高宗派遣使者送来十万瓶御酒犒劳三军，酒尽后酒瓶就地丢弃，堆积成山。当地百姓感念韩世忠抗金有功，不愿意将酒瓶搬走，遂运来一筐筐泥土，覆盖住酒瓶，将其固定下来，留作纪念。时隔不久，岳飞部将牛皋奉命筹办军粮，途经嘉兴时，与部下一道登瓶山观景。忽然，牛皋觉得脚下一滑，打了个趔趄，险些摔倒。往下一看，竟是一只七寸高低的酒瓶，往瓶口一闻，隐约还有酒香。再一转头，又在脚边发现了一只酒瓶。问下当地百姓后，才知道这是昔日韩世忠部卒留下的“战果”。牛皋性情豪爽，当即哈哈大笑着道：“别处都是土山、石山，这里却是个瓶山。”从此以后，这处酒瓶堆成的山便被叫做瓶

山。

不独有传奇的故事，当真不时有人在瓶山上挖出一种陶制酒瓶^[17]来，高近尺，口径三寸许，旁有二耳或无耳，当地人称其为“韩瓶”。

瓶山下临韭溪。韭溪与太湖^[18]相通，是太湖五水之一。传闻当年吴越相争，越王勾践战败，大施美人计，献西施给吴王夫差，令其沉溺于酒色，自己则卧薪尝胆，暗地里厉兵秣马，做着灭吴的准备。时机成熟后，大夫范蠡率领驻扎在濒临东太湖的一条小溪两侧。某日，越军正在吃饭，菜肴是韭菜。忽有命令下达，要求立即拔营进军。兵士们立即整装出发，将没有吃完的饭菜倒入了小溪。溪流上漂浮着一层韭菜，仿佛碧绿的水草一般，由此得名“韭溪”。这条溪流滋润了瓶山的一草一木，山上树木参天，芳草绵密。“瓶山积雪”是“嘉兴八景”之一，每到冬季大雪纷飞时，这座小山银装素裹，白雪茫茫，景色极殊。

山上除了松、梓、桃、梅、李等树木外，还有一座月波楼。月波即传说中西施侍女的名字。时人有诗云：“西埏里接韭溪流，一簑瓶山古木秋。惯是争枝乌未宿，夜深啼上月波楼。”即是指此。

瓶山西面，有一片坐西朝东的茶馆，名“瓶山阁”。嘉兴人都知道瓶山阁有一奇一怪：一奇是泡茶的水奇，茶馆用的是瓶山脚下灵光井的井水，水质清冽，甘甜可口，且大旱不竭；一怪是茶馆内部的摆设怪，因是傍山而筑，里面的地形呈坡度上升，相应地，桌椅也是越往上越高，最高一处的桌子面就像摆在房顶上，上座可以俯视下座。所以这里不设阁子、包间、雅座之类，只分上、中、下座。茶座四周打有竹帘，可遮可卷，十分方便。

柳如是一身男子儒服打扮，在下座最南面的位子已经坐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她刻意没有选择上座，是因为坐在那里只能俯视下面的人，而下座却可以从窗口欣赏外面的风景——

茶馆外的庭院中植满了携李。彼时已过端午，早过了花季，然闻见携李树叶及青涩李子独特的清香时，还是不难想象出李花怒放枝头的样子。携李蕊小花密，花瓣白浑如烟，清雅素洁，铅华净洗，更胜梅花，望去晶莹如雪，花影婆娑，衬以新透的绿叶，楚楚清新，不娇不艳，风

姿绰约。远处则是碧波荡漾的韭溪。近山远水，绿水青山，山翠花白，虚实相映，构成一幅天然图画。人坐在阁中，东风拂面，李花照眼，香气馥郁，沁人心脾，堪称人间绝美享受。这还只是十余株桃李。在嘉兴桐乡县，乡农成片成片地种植桃李。每到花开季节，铺天盖地的繁花似锦、惊心动魄的浓艳霜华，尽显眼前，时人有“入李园如入香雪海中”之说。

她一时幻想出神，顺手拿起杯子，轻轻啜了一口，入口才反应过来，杯中是黄酒^[19]而不是茶水，遂又将杯子放了下来。之前她中过见血封喉奇毒，虽得嘉兴名医殷观国解毒，然却由此大病了一场，新近才好些。她身子弱，殷观国教她不要饮茶，改饮嘉兴西塘^[20]所产的陆酒“梅花三白^[21]”，说是有助恢复元气。她遂以黄酒代作茶饮，只是这酒饮起来清淡，后劲颇大，不能多饮。

陪坐在对面的殷观国有些不耐烦起来，问道：“约了娘子的人，到底还来不来？”柳如是道：“他既说了要来，必定是要来的。”殷观国不满地道：“这人架子也太大了。让娘子大老远地进城，还劳娘子久等。”

柳如是心道：“若是今日见面后，能从此摆脱麻烦，等多久都是值得的。”她不便明说，又问道：“正好有一事想单独请教公子。公子可知道万历年间嘉兴一带，有没有姓杨的大夫？”殷观国道：“有，有位叫杨大中的，是嘉兴本地人，最擅长外伤。”

柳如是道：“殷公子可知道这位杨大夫的来历？”殷观国道：“杨大中也是出自医学世家，其祖父名杨得春，著有《疮科通玄论》三卷。杨大中本人著有《外科钞录》《外科方论》，家祖均收入了《医藏目录》中。不过听说后来他迷上了方术，成天忙着炼丹之类，为乡民所鄙视，他呆不下去了，就携家口离开了嘉兴，听说是去了松江。”

柳如是在盛泽妓院长大，养母徐佛曾告诉她，拐卖她的人贩子送她到归家院时，称她本姓杨，而她初到妓院时亦是讲一口嘉兴话，所以她理所当然嘉兴是自己的家乡。数年她到松江佘山为名儒陈继儒贺寿，意外由一卷《金瓶梅》钞本回忆起儿时画面，隐约推测父亲职业与医术或是方士有关，后来这条寻亲线索中断，她也未再追查下去。今日正好与殷观国单独在一起，想到其祖父殷仲春医学知识渊博，所编《医藏目

录》收录天下医者著述，殷观国虽然年轻，但他出身世家，或许会知道嘉兴当地有无杨姓医者。她不过是偶尔想起来，随口一问，听到回答后，立时呆住——

杨大中既迷恋方术，忙于炼丹，与她所忆起的红丸画面相符。而她所记忆的另一幅画面，与《金瓶梅》钞本有关。如果画面中的《金瓶梅》钞本真有其事，很可能是来自松江董其昌府上。杨大中以嘉兴呆不下去了，便举家去了松江，这难道仅仅是巧合么？还是其中有什么关联？

殷观国却没有留意到柳如是神色异样，续道：“好像他的妻子姓陆，是松江华亭人，跟陆兆芳——就是评书《黑白传》中的那位黑秀才——是亲戚。”

陆兆芳原是董其昌至交好友，后因使女绿英被董其昌引诱奸淫而交恶。由于董家人仗势欺人，嚣张不可一世，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抄董宦”事件，董氏豪华宅第被愤怒的民众焚毁，董其昌本人。由此此案涉及地方民政，朝廷怕引发民变，最后只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民间有《黑白传》评书流传，内有“白公子夜袭陆家庄，黑秀才怒斥龙门里”书目。“白秀才”是指董其昌，而黑秀才则是指陆兆芳。

柳如是闻言，愈发觉得杨大中可能是从董其昌得到了一卷《金瓶梅》钞本，而这个杨大中，极可能就是他的生父。忙问道：“公子可知道杨氏夫妇后来的下落？”殷观国道：“听说去了京城，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柳如是问道：“殷公子可有听过杨大夫跟红丸案有关联？”殷观国道：“这个倒是没有听过。难道杨大中到京城做了太医？不过听说太医院都是以书法工拙为去取^[22]，杨大中字写得不大好，理应考不上的。”顿了顿，又道，“其实太医这份职业，表面风光，实际上凶险得很，稍不留神就会丢了性命。”

江南名医甚多，仅嘉兴一地便有好几位名动天下的名医，如隆庆年间的吴正伦，曾治愈过明穆宗贵妃之怪病，又医治过明神宗。不料却遭到其他太医嫉妒，众人联合起来，往吴正伦酒中下毒，将其毒死。

柳如是道：“那么杨大夫在嘉兴可还有什么亲属？”殷观国道：“没有。他是五代单传，家中只有他一根独苗。不过杨夫人应该在松江还有亲眷。娘子问这个做什么？”

柳如是道：“没什么。我就是对红丸案感兴趣，曾听说它跟嘉兴某位杨姓大夫有关，忽然想了起来，随便问上一问。”殷观国道：“嗯，娘子实在想要知道的话，不妨去朱家借阅朱阁老的《明史》。”

柳如是道：“朱阁老？是那位状元出身的朱国祚朱老夫子么？”殷观国道：“是呀，朱阁老正好在万历末年入阁辅政，对红丸这件案子应该最清楚不过。他致仕回乡后，自己在家写了一本书，名为《明史》，听说记载了许多宫中秘事，不过从来没有人看到过。朱阁老临终前留有遗言，不准对外借阅。不过娘子不是与黄媛介黄娘子交好么？她姊姊黄媛贞嫁进了朱家，虽是作妾，可也是明媒正礼，算是朱阁老的孙媳妇，又极得朱老太爷喜爱，娘子不妨托她出面。”

殷观国所提《明史》即后来引发清初著名文字狱的《明史辑略》。明朝灭亡后，浙江乌程有富户名庄廷鑑，家资饶富。他出生于富贵之家，自小衣食无忧，然因眼盲而一生一事无成，心有不甘，便想效仿古人左丘明，著写一部史书，流芳百世。又匱于自己所知不多，便花费重金从朱国祚后人手中购得《明史》遗稿，以每千字润笔三十两白银的代价，延揽江南才子吴炎、潘柽章等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用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书中文字多触时讳。该书定名为《明书》，书凡一百余卷，庄廷鑑将其作为自己的著作，只说明此书是根据朱国祚原稿增删而成，“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题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陆圻等人名字于其上。

书成不久，庄廷鑑病死。其父庄允诚为完成爱子心愿，于顺治十七年冬（1660）将书刻成，即行刊书《明史纪略》。顺治十八年（1661）为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湖州知府陈永命接受了庄允诚数千两白银的贿赂，拒不审理。吴之荣敲诈庄允诚不成，再度告发。事情越闹

越大，最后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时康熙帝年幼尚未亲政，鳌拜责令刑部满官罗多等到湖州彻查，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吴之荣对南浔富人朱佑明怀恨在心，诬告“朱氏原稿”即朱佑明本人，而真正的作者朱国祚后人反而得逃大难。庄允诚被逮捕上京，不堪酷刑虐待，死于狱中，庄廷鑑被掘墓开棺焚骨。

但此案还没有结束。康熙二年（1663），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字、印刷、卖书、买书、藏书者及相关地方官吏均被宣布处死，重辟七十余人，凌迟十八人，家眷亲友受牵连被流放者多达千余人。告发者吴之荣得到庄允诚、朱佑明两家大量财产，并仕至右佥都御史。这起《明史》案遂成为清初最著名的文字狱。

凡名字被庄廷鑑列在卷首列于卷首之人均遭凌迟酷刑，死状极惨，唯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无罪开释。三人排名列前三位，在清廷的高压恐怖政策下，反而得逃大难，堪称世间奇事。朝野之间对此议论颇多，一种传闻是说查继佐得到了清广东水陆师提督吴六奇的鼎力相助。

查继佐，浙江海宁^[23]人。明亡后，随鲁王监国绍兴，授兵部职方，在浙东地区亲自率军抗击清军。顺治三年（1646），清军攻占绍兴，遂隐居海宁硖石东山万石窝。顺治九年（1652）出山，到西湖觉堂讲学，旋至杭州铁冶岭之敬修堂讲学，人称敬修先生。查继佐癖好历史，著作甚丰，因而从学者甚众，各省学子不远千里前来就学，成一时讲学之盛。

吴六奇，字鉴伯，别字葛如，广东人。因好赌而导致家道中落，明末行乞于吴越之间。某日查继佐在庙中看到一乞丐单手举起大钟，取出藏在钟内的剩饭吞食，一时惊为奇人。他见那乞丐破衣烂衫，却是气宇不凡，便置酒宴招其同饮，后又赠予寒衣，赠以“海内奇男子”称号，勉其自强。这乞丐便是吴六奇，他得查继佐勉励后，立志要有一番作为。先是投靠南明桂王朱由榔，后降清为将，因作战勇猛，以军功升为广东水陆师提督。吴六奇发达之后，不忘昔日查继佐接济之恩，送了一座名为英石峰的奇石到浙江海宁查宅。此石改名为皱云峰，后世誉为江南三大名石^[24]。

后来庄廷鑑明史案起，查继佐名列参校中，被逮捕入狱，几招不

测。全靠吴六奇出力为其奏辨，多方营救，终免一死。这种说法广为人知。

然而查继佐自己断然否认与吴六奇有交情，说：“吴葛如，方布衣野走，世传余有一饭之恩，怀之而思报。其实无是也。是则公在时已传其事，故公为之辨。”他能辩解与吴六奇无干，却不能解释为何自己名列《明史》卷首，反而未受牵连。于是才有了第二种传闻——

不少人认为查继佐才是《明史》案的真正检举者。庄廷鑑当初将查继佐等人的名字列在卷首，不过是要借这些名士的名气为自己延誉造势。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查继佐等并没有参与实际的编纂工作，事先对书的内容不得而知。查继佐看过《明史》后，大惊失色，立即向官府检举。他投送检举书时，又加上了好友范骧、陆圻的名字。不久后，才有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一事。查继佐被逮捕后，以曾主动向学道告发一事为自己辩护。清廷调查后，发现确有此事，于是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幸免于难。

直接证实这种传闻的是查继佐门人沈起所撰的《查东山先生年谱》。内中道：“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圻告先生曰：‘南浔有庄廷鑑者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先生，次范骧，次及某，共十八人。作序者李令哲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对查继佐最先向官府告发庄廷鑑一事叙之甚详，且无所讳言。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第二种传闻无疑对查继佐的声名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来第一种说法对查继佐更有利，但他却断然否认与吴六奇有旧，内中缘由不得而知，着实耐人寻味。此为小说中临时插入的一段后话，因庄廷鑑《明史》一案曲折离奇，实不忍舍弃，且相关人物会在本书中出现。下面重回正题。

柳如是闻言大喜，心道：“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

夫。原以为寻亲一事渺不可及，想不到真相原来近在咫尺。”一时间，心潮澎湃，恨不得立时奔去朱府，借出《明史》来一观。

正好有几名男子进来，径直来到座前。中间一名三十来岁的男子拱手道：“劳娘子久候了。”却是锦衣卫副千户王福禄。

殷观国在湖心岛大士阁中为柳如是解毒时，也见过王福禄，知晓对方身份，甚至知道另一被毒箭射中而死的宋良是其手下，奇道：“娘子等的原来是锦衣卫的人。”

王福禄道：“原来是殷公子。殷公子，王某有点要紧事要跟柳娘子谈，烦请你先出去逛一逛。”言下之意，无非是要殷观国回避。

殷观国虽不知缘由，料想锦衣卫找上柳如是必有大事，心中不大情愿，还是不得不起身，道：“我人就在院子里面，娘子有事就叫我。”起身去了。

王福禄在柳如是对面坐了下来，两名侍从则往邻桌坐了。王福禄道：“约娘子来这里，是因为王某就住在附近的客栈，方便办事。不过临出发时，客栈中发生了一件怪事，所以耽误了。抱歉。”又环视茶馆一周，道：“茶客们都爱往上坐，为何柳娘子独选在下座？仅仅因为窗边有风景么？”

柳如是不及回答，茶馆跑堂的已赶了过来，笑道：“官人要点些什么？小店除了供应上好的新茶外，还供应各种嘉兴特色小吃，黄酒什么的都有。”

王福禄问道：“只要是嘉兴特色小吃，这里都有么？”跑堂笑道：“只要客官点得出来，就算小店没有，也要专门跑出去为客官弄来。”王福禄大悦道：“这才是做生意的样子。那好，我要点南湖的和尚菱，梅家荡的蚬子，新篁的鸡哺笋，嘉兴西门的吴氏腐乳肉，东门的油氽阶沿石

[25]，乌镇的姑嫂饼，西塘的梅花三白。”

跑堂不禁咋舌，呆了一呆，才问道：“官人能吃得上这么多么？”

他原先听王福禄是京城口音，不过是随口一说，哪知道对方竟是个

行家，将嘉兴名吃如数家珍地点了出来。这些东西中，除了是和尚菱、梅花三白、油余阶沿石是现成的，是店里常备的东西，其余的都要现出去买。吴氏腐乳肉还好说，就在城中，梅家荡的蚬子也能到市集上买到，那姑嫂饼可远在桐乡乌镇，乘船来回得花费一二个时辰。

一旁侍从起身喝道：“你尽管上上来便是，难道怕我们付不起银子么？”从怀中掏出一锭足重二十两的元宝，“啪”地一声摆在桌上，道，“你只要将这位官人点的东西都摆上来，这锭银子就是你的。”

二十两银子数目不小，可供两户民家一年吃穿用度。瓶山阁地处嘉兴城中心，地段极佳，又是风景名胜之地，一个月的流水也才二十两。店主急奔过来，命道：“还不快去找齐官人点的东西？多找几个人去。”

跑堂应了一声，跑出几步，又回来道：“新鲜的新篁鸡哺笋怕是没有了。这竹笋是时令菜肴，而今已经过了季。就是初春时，人也得半夜蹲守在竹林中，新笋刚一冒头，就得立即挖出来。稍不留神，它就‘嗖嗖’长成竹子了，快着呢。”

王福禄听他说得有趣，笑道：“知道了，去吧。”又道，“那油余阶沿石太臭，我只是随口数出嘉兴名吃，臭豆腐干就不要上了。”命侍从将银锭先交给店主，让他再不要接客。

店主眉开眼笑道：“是，是。从现在开始，这茶馆就是官人的了，呆到明天都可以。”王福禄道：“你先退下，别让旁人来打扰我们。”店主干道：“是。”亲自为几人换上新餐具，又奉往两张桌上各上了一壶新茶、一壶梅花三白和一盘剥好的和尚菱，这才退开。

王福禄先倒了了一杯黄酒，一饮而尽，又抓起几只和尚菱丢入口中，品评道：“味道还不错，可惜是陈年的风菱。”又道，“时节不对，夏季吃携李，秋季吃菱角，都没赶上。”

那和尚菱即世人所称菱角。所谓“菱角”，即是有角的菱。在中国，菱通常被寓意为“棱角分明”、“锋芒毕露”，即源出于此。菱角生长在水中，叶片为深墨绿色，花为白色，会随着阳光转动，如同向日葵一般，非常神奇。花落结果时，先生出绿色的小菱角，等到长大成暗红色，便

可以采摘了。天下唯独嘉兴南湖所产的菱角与众不同，到成熟时仍为绿色，且没有两端的尖角，而是圆角^[26]，故称“和尚菱”或是“馄饨菱”，是菱中之奇珍。宋人范成大云：“有馄饨菱者，最甜香。”南湖菱刚出水时口味最佳，皮薄、肉嫩、汁多、甜脆、清香。老菱则需煮食，香甜浓郁，肉糯可口。由于菱角是时令果品，人们通常将当季吃不完的菱角在风中晾干，称为“风菱”，可长年存放，随时取食，岁肉质坚硬，但香味奇特，味美滋口。

柳如是道：“王千户约我来，还是为沈万三藏宝一事么？”王福禄笑道：“娘子是对锦衣卫有些成见了。难道王某约见娘子，只为那批宝藏么？”

柳如是道：“难道不是么？”王福禄笑道：“是，当然是。不过对柳娘子是一件好事，锦衣卫已经找到那批藏宝了。我是受人托付，特意绕道嘉兴，来告知娘子这个好消息的。”

[1] 谥是古代帝王或大官死后评给的称号，“文忠”是极好的谥号，如北宋名臣欧阳修、苏轼均谥文忠。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即位于南京后，曾削温体仁谥号，不久又恢复。袁崇焕冤案，实出于温体仁以密疏反复诋毁所致。温体仁曾在写给其弟温育仁的心中自夸道：“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

[2] 韩城：今陕西韩城。

[3] 钱宰：字子予，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吴越王钱镠十四世孙。元至正进士。洪武二年（1369）征为国子助教，后进为博士。关于《孟子节文》，朱元璋当皇帝后不久，有人告诉他说，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此后他的疑心变重，特别注意文字细节，以致疑忌丛生，酿成了人心惶惶的文字之狱。他还命令重新修订《孟子》，有些传播所谓的“犯上作乱”的话语都经删削。总起来说，大约有八十五段被删掉，只留下了一百七十节。

[4] 李彩凤故事见吴蔚小说《明宫奇案》。李氏尊号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简称慈圣太后。谥号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简称孝定太后。

[5] 九莲娘娘：即九莲菩萨，孝定太后的尊称。因李太后好佛，宫中佛像作九莲座，宫人称其为菩萨的化身，尊称为“九莲菩萨”。

[6] 关于崇祯年间皇宫中改奉天主教一事，清人王誉昌有诗云：“赫濯声灵果骇闻，引愆心许心宫分。清香一炷殷勤祝，半是君王忏悔文。”又注释道：“内玉皇殿永乐时建。有旨撤像，内侍启钥而入，大声陡发，震倒像前供桌，飞尘满室，相顾骇愕，莫敢执奏。像甚重，不可动

摇，遂用巨绳拽之下座。时内殿诸像并毁斥，盖起于礼部尚书徐光启之疏。”

[7] 皇五子朱慈煥（田贵妃次子）假死为历史真事，大诗人吴伟业诗“岂有神君语帐中，漫云王母降离宫”即指此事。朱慈煥即民间传说中的“朱三太子”。崇祯皇帝共生七子，其中二、六、七子早殇，只剩下长子朱慈烺、三子朱慈炯、四子朱慈炤、五子朱慈煥。朱慈煥因与四哥朱慈炤同岁，所以人们习惯把他称作“朱三太子”。甲申之变后，朱慈煥为躲避祸乱，隐姓埋名，先后多处安身。虽然他本人并无反清复明之意，但很多人借着拥立他的名号从事逆反活动，“朱三太子”是当时的一杆大旗，也由此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清廷为此动用了大量大力在民间搜捕朱三太子下落，甚至到了“一步一步挨查”的地步。康熙四十七年（1708），朱慈煥在山东汶上县被捕，以“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为罪名被凌迟处死。康熙皇帝认为凌迟太残忍，改为斩立决。其子嗣亦皆被杀害。崇祯皇帝一支的子嗣至此断绝。

[8] 西泠桥位于西霞岭麓到孤山之间，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环洞石拱桥，与长桥、断桥并称为西湖三大情人桥。白堤未筑时，此处原是一个渡口，名西村，后渡口建桥名西村桥，古人诗画中的所谓“看画船尽入西村”、“船向西泠佳处寻”，指的都是这里。“千载芳名留古迹，六朝韵事著西泠”，传说南齐名妓苏小小在这里与情人相遇，吟诗道：“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诗中西陵即西泠桥。苏小小死后，葬在西泠桥侧。所以西泠又称“苏小结同心处”，历代文人吟咏极多。明人袁宏道《西陵桥》：“西陵桥，水长生。松叶细如针，不肯结罗带。莺如衫，燕如钗，油壁车，斫为柴。青骢马，自西来。昨日树头花，今朝陌上土。恨血与啼魂，一半逐风雨。”清人许承祖有《西泠桥》道：“花花草草绮罗新，雨雨风风箫鼓陈，一掬西泠桥下水，半含秋思半含春。”

[9] 柳如是主动追求钱谦益，显然并不是出于爱情，她对钱氏更多的是“依”而不是“恋”。然而钱谦益对柳如是却是一片深情，至死不渝。他临死前作《病榻消寒杂咏》一诗：“老大聊为秉烛游，春春浑似在红楼。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生年百岁忧。留客笙歌围酒尾，看场神鬼坐人头。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并特别标注是“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即柳如是女扮男装、主动拜访钱谦益之事。人生如寄，风风雨雨的前尘往事终究成为了过眼云烟，只有这份真挚的情感依然铭刻心间，伴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

[10] 嫡母：妾生的子女称父之正妻。《元典章·礼部三·丧礼》：“妾生子唤父正室曰嫡母。”吴昌时为庶子，黄氏是正室夫人。

[11] 放鹤洲四面环湖，中多曲水，平岸杂树，且历史悠久。唐代德宗年间，贤相陆贽建宅园于放鹤洲，因园中有放鹤亭，故称为“鹤渚”。唐文宗时，宰相裴休又在洲上建别墅，改名为裴岛。南宋时，著名词人朱敦儒寓居嘉兴，辟裴岛为放鹤洲。明代时，朱茂时聘请江南园林大家张涟，重建了放鹤洲。入清后日渐衰落。

[12] 河东：今山西永济，为柳姓郡望。中国的每个姓氏，往往都有一些最著名的郡望。这些郡望，或为该姓发源地，或者有历史典故，往往都蕴含非常深刻的含意，不但能让族人缅怀先祖，而且能让世人一看就知道是哪姓哪宗。唐代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断然拒绝。关于此中典故，参见吴蔚小说《璇玑图》。宋朝编撰的《百家姓》颇能说明姓氏贵贱。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榜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郡望一说，其实是中华民族传统寻根文化的集中体现。

[13] 明朝嘉兴出过两位状元，万历十一年状元朱国祚和万历四十四年状元钱士升。朱国祚为明光宗、明熹宗时大学士，天启三年（1623）乞休归，次年卒。

[14] 古代对于适龄男女婚嫁问题，制定有相关法令：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规定男子20岁而娶，女子15岁而嫁；宋朝规定男子15岁而娶，女子13岁而嫁；明朝规定男子16岁而娶，女子14岁而嫁。

[15] 古代，人们喜欢在住宅周围栽植桑树和梓树。又说家乡的桑树和梓树是父母种的，要对它表示敬意。朱熹《诗集传》：“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桑梓父母所植。”后来人们就用物代处所，用“桑梓”代称故乡。赞扬某人为家乡造福，往往用“功在桑梓”。

[16] 酒务：宋官署名，管理有关榷酒酤酒的事务。

[17] 宋代之前，人们沽酒惯用升斗，运输多用坛罐。广泛使用酒瓶盛酒始于宋代，一升装酒瓶为最常见器物。据作者本人推测，瓶山（今江苏嘉兴瓶山公园）出土的酒瓶应为宋瓶。

[18] 太湖又名五湖，因其东通长洲松江，南通乌程苕溪，西通义兴荆溪，北通晋陵戚湖，东通嘉兴韭溪，水凡五道，故谓之五湖。

[19] 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源于中国，且唯中国有之，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它是一种低浓度酿造酒，酿制方法与其他种类的有明显不同，是以大米或粟米为原料，经过蒸煮、糖化、发酵以及压榨而成。酒性醇和，酒体丰富，有营养价值，为中国人民所喜爱。

[20] 西塘即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位于今江苏嘉兴，镇内有九条河道纵横交织，另有二十七座古桥。小镇有典型的水乡风情：“人家在水中，水上架小桥，桥上行人走，小舟行桥下，桥头立商铺，水中有倒影。”西塘设置有测量水位的石标，名“忧欢石”，为明成祖年间工部尚书夏元吉亲下江南治理水患时所置。

[21] 嘉兴嘉善黄酒生产历史悠久。西塘的黄酒生产历史悠久，最初叫三白酒。所谓三白酒是一种糯米酿的酒，一是米白，二是酒不加色为白，三是装酒的坛子涂石灰为白。做酒的都是私家生产，一般都是祖传的糟坊，最有名的酒叫“梅花三白”（作者本人曾在多部古典小说中看到类似“又沽一壶梅花三白”的情节）。明初诗人高启有诗《舟过斜塘》：“漫漫村塘水没沙，清明初过已无花。春寒欲雨归心急，懒驻扁舟问酒家。”诗人到西塘时，特地停船，打听卖酒的地方。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西塘人陆美煌创办陆家糟坊，以酿制“梅花三白”而闻名。至其孙陆景陶时，家业隆盛，“陆酒”闻名乡里，酒坊遍镇之东南西北。某年一个寒冷的冬夜，有贼来偷酒御寒，竟醉倒在酒缸边，后被发现抓住。陆景陶不但没有报官，还送了窃贼一些钱，劝其从善。此人自此与窃贼生涯告别，后来凡陆家遇到婚丧喜事，他总来帮忙。有诗记之道：“奇绝穿穷亦酒徒，慨然释缚成青蚨。化将梁上为君子，有事频来效仆奴。”

[22] 清人《眉庐丛话》记载：“考太医院医士亦用八股试贴，以楷法工拙为去取。时人为之语曰：‘太医院开方，只要字迹端好，虽药不对症无妨也。’曩余在京时，值考试医士，题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闻取第一者之文有云：‘知者何取于水，而竟乐夫水；仁者何取于山，而竟乐夫山。’只此一卷最佳，通场无出其右。”虽为清制，但明朝大致类似。

[23] 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接杭州，南濒钱塘江，明时属杭州府。又，明朝在嘉兴府海盐县城以西设置了海宁卫，是纯粹的军事机构，驻有重兵，虽距离海宁县极近，却并不在海宁县境内。查继佐后人中著名者颇多，当代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即是其一。

[24] 江南三大名石：指上海豫园的宋徽宗花石纲遗物玉玲珑、苏州留园的冠云峰、杭州西湖的绉云峰。玉玲珑和冠云峰都是太湖石，只有绉云峰是出自广东英德的英石峰。绉云峰高2.3米，中腰最窄处只有0.4米宽，削瘦却不寒伧，表面布满了皱褶，如同刀劈斧削，正得风骨毕现。整座石峰气势直起，但姿态曲折，宛如波光水影，层层而起，一脉至顶，于刚健中又透出了妩媚，融挺拔与灵秀于一身。查家家道中落后，此石归海盐顾氏，后又归海盐马氏。清道光年间，置于浙江桐乡福严寺内。1963年，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将此石运来杭州，放置在竹素园内。

[25] 油余（tǔn）阶沿石：即油余臭豆腐干，以形状取名。

[26] 关于南湖菱为何无角，民间有诸多传说。根据科学考证，这是由于南湖特殊地形所致。南湖地处长江和钱塘江之间，背靠太湖，面朝大海，更有大运河带来的北方水质。在多种

水质混杂因素的影响下，使得南湖菱在开花时，与萼冠之间的胶质层松软，最后脱落（一般情况下萼冠不会脱落并最终形成“角”）成为无角菱。南湖菱行圆无角，扁似馄饨，只产于南湖，其他各地均无出产。元代至元《嘉禾志》和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均有记载：以南湖为中心的水域，“此物（指南湖菱）东不至魏塘（嘉善）、西不逾陡门（桐乡）、南不及半逻（海盐）、北不过平望（吴江），周遮止百里内耳。”物以稀为贵，南湖菱因而久负盛名，清代成为进贡皇室的贡品。

第九章 天涯荡子，关心殊甚

她怔怔往石凳上坐了下来，心神激荡，如东风拂过南湖一般。无论她承不承认，其实她心底深处对他是有怨的，她觉得他对不起她。这件事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她离开了周府，获得了自尊和独立，而今已经能从容左右自己的人生；他则四处漂泊，风雨憔悴，不到三十岁的人，两鬓已有了白发。

倚柱空怀漆室忧，人家依旧有红楼。
思将细雨应同发，泪与飞花总不收。
折柳已成新伏腊，禁烟原是古春秋。
白云亲舍常凝望，一寸心当万斛愁。

——黄媛介《清明》

柳

如是虽早料到王福禄约见自己是为了沈万三藏宝，却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消息，大吃了一惊，急问道：“锦衣卫找到沈万三藏宝了？是如何找到的？”话一出口，便觉得自己太紧张了，问得文不对题，还是直接问最关切的事好，遂又改口道，“是不是你们捉到了罗吉甫罗公子？他不得已交出了聚宝盆，引你们找到了藏宝？他又请王千户来告知我，好让我放心？”

王福禄道：“不错，是罗吉甫交出了聚宝盆，指引了方位，我们才得以找到藏宝。娘子当真冰雪聪明，一猜即中。”

柳如是心道：“罗吉甫抢先从周府密室盗走了聚宝盆，是藏宝位置的唯一知情者，除了他之外，天下再没有别人能找到这批珍宝了。我猜到又有什么稀奇？”心中挂念罗吉甫安危，又问道，“罗公子人可还好？之前我跟王千户有过协议，我交出碧香升和五猿争果两件玉器，锦衣卫便不再缉拿罗公子。既然他都交出了藏宝，你们更要遵守协议，不可再为难他。”

王福禄道：“娘子放心，锦衣卫并没有再捉拿罗吉甫，是他自己主动寻上门来，表示愿意交出藏宝。”

柳如是不禁一呆，忙问道：“罗公子现下人在哪里？”王福禄道：“娘子先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难道娘子不想知道内中详情么？”当即叙述了经过。

自从锦衣卫奉崇祯皇帝之命开始寻找沈万三藏宝起，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线索，以至于不得不派出大量探子，散布到江南打探消息。譬如曾拜在东林党魁钱谦益门下的徐望便是探子之一，但仍然像是无头的苍

蝇，飞去飞去，并无方向，也不得要领，手中所有的，仅仅是一份藏宝名单。

数年前，锦衣卫从柳如是身上取得重大进展，终于得知吴江故相周道登是沈万三亲眷后人，也是藏宝的守护者。由于周道登是前大明首席，锦衣卫不敢轻举妄动，需要得到崇祯皇帝的批示。这之前，同知吴孟明盯上了柳如是，再三逼迫她交待真相。张岱为了保护她，主动告知除了周道登外，常熟游侠罗吉甫也是知情者，且寻宝的关键器物聚宝盆已经落入罗氏之手，就算锦衣卫寻到周道登也没什么用处，而罗吉甫又为绳伎红娘子所挟持，要想得到藏宝，非得寻到红娘子不可。

锦衣卫得知这一珍贵讯息后，终于放过了柳如是，改去追捕红娘子和罗吉甫，然而也不顺利。另一方面，当同知吴孟明得到崇祯皇帝准许、寻到吴江的时候，周道登已然病入膏肓，既说不出话来，也无力握笔写下任何字样，且不久后即撒手西去，这一条线索也算断了。柳如是由此重新进入锦衣卫的视线，同知吴孟明选中精干校尉宋良作为密探，专门负责监视柳如是，寻找与藏宝有关的线索。

三月前，宋良挺身挡在柳如是身上，死在了嘉兴士子钱度的袖箭之下。时在嘉兴的锦衣卫副千户王福祿惋惜之余，不得不立即将宋良之死上报，请教上司要如何处置他未完成任务。锦衣卫长官骆养性得知柳如是已然知道锦衣卫派了人跟踪她，也甚觉棘手——此女来历不凡，在影响颇大，而东林、复社策划了一系列，很可能会重新秉政，他不愿意因为这件事贸然得罪柳如是，倒是希望她自己能主动合作。

就在上头迟疑未决之时，有一名男子主动找上了仍然滞留在嘉兴的王福祿，称他便是罗吉甫。他愿意主动交出聚宝盆，并指引锦衣卫找到沈万三藏宝，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这批藏宝要一件不漏地充入国库；第二是锦衣卫不能再骚扰监视柳如是和叶渡当铺。王福祿欣喜若狂，满口答应。罗吉甫与其击掌为誓后，遂将沈万三藏宝真相和盘托出。

原来罗吉甫寻宝并不是为了自己富贵，而是预备将宝物变卖成现钱后救济民间的穷苦百姓。之前他从吴江故相周道登密室中盗取的一捧雪和碧香升都是如此处置，交由金陵叶渡当铺作为中间人售卖。一捧雪被东林党魁钱谦益买下，日后成为一条罪状，被绍兴师爷张汉儒告发，引

来一场祸事。碧香升则落入金陵名宦卞同通之手，之后因宝物外露而招致家破人亡的惨剧。其女卞玉京坠入风尘为妓，机缘巧合下再度与家传宝物碧香升相逢，实是人生罕见奇遇。

再说数年前罗吉甫在松江为红娘子所胁持后，便引她一路来了常熟取聚宝盆。他有救济天下贫苦百姓之志，当然不会任由藏宝落入心肠歹毒的红娘子手中，但他曾以柳如是生命立誓，又不得不听其吩咐。某日翻越山岭时，他假意失足，从羊肠山道上跌了下去。原以为就此跳崖死去，一了百了，却被树枝挂住，反而由此逃脱了红娘子的掌握。他猜想红娘子在山下找不到尸体，必定推测他好活着，又认定他会去找柳如是，会立即转返松江去找她算帐。虽然柳如是生命因此而处于危险之中，但他曾立誓终身听红娘子吩咐，只要一见到她面，便会重新为她挟制，被迫为她做事。唯有他再也不露面，才能解此厄，所以他强行忍住没有赶去松江解救柳如是，而是取了聚宝盆，躲进了深山。某日，他将聚宝盆对着太阳，反复翻看，当他将盆倒过来时，发现了日影令盆面底纹起了变化。他由此发现了端倪，得到了一幅形状似“日”字的地图。当晚正好月色皎洁，他又再次举盆对准月光，又得到一幅状似“月”字的地图。“日”字和月“字”两图叠加在一起，便是一幅完整的藏宝地图——原来沈万三将珍宝藏在了覆船山，传说中大明王朝的福地。而那只被世人称为“聚宝盆”的盆，其实是一只钵，倒过来后，便是覆钵。佛家认为覆钵即佛钵，是成佛的法门。覆钵、法门，正与覆船山石门相对应。

覆船山东接天目山，西连黄山，位于徽州歙县^[1]境内，因地貌酷似倾斜的覆船而得名。传说是大禹所乘之船，巨浪翻船而化。山高数千仞，磅薄堆积，最高峰为搁船尖^[2]。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在古代风水学上，山如覆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覆船山自古便被认为是神龙的居处，成为一方祈祷之处。

大明山西山谷有十道连续的自然岩壁，仿佛十道石门，联属断续，起伏顿挫，对峙如峡，形成独特的石门群景观。石门之上，巧石林立，如人似物，奇形怪状，千百万变。第一道称为天门；第二道为长命锁门。门内有月牙潭，莫测其低，传说是神龙的别宫。每天欲雨时，云出其上，如戴帽笠。当地人以此来占阴晴之候，无不验者；第三道门为连门锁门。山颠有龙池，泉出其中，裂山而下，至山之腰，倾为瀑布，与

石相触，澎湃激射，如喷异状，号称“玉女飞瀑”。天然造化，神奇迷人；第四道门为蝴蝶门。有日月谷、启明瀑、日月潭；第五道门为虎门。内有一块石壁硕大如牌坊，石纹状似“日”和“月”，故称“分明石”，又称“大明石牌坊”；第六道门为天心门。由于山势渐高，登上此门时豁然开朗；再往上就是七、八、九、十道门^[3]。

元朝末年，青田名士刘基年轻时孜孜好学，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一不窥，尤其偏好天文地理、兵法数学，每得一书，必要潜心钻研揣摩。有一次，他得知歙县南乡覆船山中藏有一本《六甲天书》，便慕名来探寻。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后，他在覆船山发现了一群隐居者，原来这里是明教总坛，隐居在这里的都是明教圣者。刘基与这些人结识后，虚心学习，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他离开覆船山返乡后，风貌焕然一新，众人都称他魏征、诸葛孔明之才。后来刘基果然辅佐朱元璋成就一代功业，建立了大明王朝。而“大明”的国号，也是出自明教。明教本有明王出世的传说，经过几百年的传播，这一预言为民间熟知。元末韩山童自称明王起事，败死后，他的儿子韩山童继续称小明王。朱元璋原是小明王的部将，害死小明王后才继之而起，但依旧延续“明”为国号。据说这是刘基的主意。

由于覆船山有大明山，有日月谷、日月潭、大明石，又有开国皇帝朱元璋本人在搁船尖惠昭寺出过家、并得到九门宝藏的传说，这里遂被视为大明王朝的真正发祥地，如同宋州^[4]之于大宋。据说朱元璋之所以选中金陵作为京师，也是因为太平门西侧有覆舟山^[5]，与大明发祥地地貌暗合。

而罗吉甫依照聚宝盆地图在找到藏宝后，取出几件拿到金陵叶渡售卖，再用卖得的钱财赈济江南遭受水灾的灾民。机缘巧合下，张岱买到了五猿争果。他因为曾与柳如是友善，是沈万三藏宝的知情者，知道那件玉器原先并不在吴江故相周道登密室中，很可能是寻到了沈万三藏宝的人拿出来变卖现钱的。他也猜到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柳如是念念不忘的罗吉甫，遂托好友李长祥将这件玉器与碧香升送给了柳如是。

柳如是听到果然是罗吉甫将五猿争果放在叶渡当铺后，忙问道：“那么张岱买到的碧香升，又是谁放在当铺中的？”

碧香升被罗吉甫盗走后，放在叶渡当铺中专卖，先是落入金陵名宦卞同通之手。后来是南京吏部侍郎王瑞雇请江湖人士闯入卞家，杀了卞同通，夺走碧香升。王瑞死后，碧香升传给了儿子王竹轩。偏偏王竹轩又恋上了卞同通之女卞玉京，卞玉京得知情郎原是杀父仇人之子后，愤然与其分手。后王竹轩在家中被杀，碧香升同日失踪，成为一桩悬案，迄今未破。既然又有人将碧香升放在叶渡当铺中售卖，那么那个人极可能就是杀害的凶手了。

王福祿道：“也是罗吉甫。不过娘子大可放心，罗吉甫并没有杀人，王竹轩是上吊自杀。”

罗吉甫因为时常在金陵一带活动，也颇关注名妓卞玉京。她父亲是因为碧香升而被杀，她则是因为家道中落而坠入风尘，多少跟他有些干系。某日，他假扮成嫖客前去拜访卞玉京，预备送一笔钱给她脱籍赎身。正好撞见王竹轩手持碧香升站在门前苦苦哀求，卞玉京却拒不开门，这才知道事情经过。后来，他再去王氏别墅清流园寻王竹轩，预备强行夺走碧香升，以惩戒王父当年谋财害命之恶行。他潜入有得楼后，才发现王竹轩已悬梁自尽，碧香升就摆在旁边桌上，外加一封遗书，详细说明了经过。罗吉甫料想对方是因为心中内疚，便直接取走了碧香升。不想次日王氏家人发现后，担心遗书中提及的王瑞杀害卞同通、夺取碧香升一事泄露，断然将遗书销毁。又因为碧香升不见了，便干脆报官谎称王竹轩是被窃贼杀死，将罪过推到窃贼身上。

柳如是这才知道真相原来是这样，一时颇为感慨，问道：“罗公子人呢？”王福祿道：“他已经隐居深山，说是从此以后不会再与世人相见。”迟疑了下，又道，“王某就要回京交差了。不过我还会去见一趟罗吉甫，有些公务上的事要处理。娘子有什么话，我可以代为转告。”

柳如是想了想，招手让店主取来纸笔，置在邻桌，微一沉吟，即提笔写道：“念子久无际，兼时离思侵。不自识愁量，何期得澹心。要语临岐发，行波托体沉。从今互为意，结想自然深。”又换了一张纸，续道，“大道固绵丽，郁为共一身。言时宜不尽，别绪岂成真。众草欣有在，高木何须因，纷纷多远思，游侠几时论。”写完后等笔墨干透，这才将纸折好，交给王福祿，道，“这两首《送别》诗，是我特意写给罗公子

的，他看后自会明白。山高水远，请多珍重。”

王福祿道：“好。”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又道，“柳娘子，你心中大石可以放下了，锦衣卫会信守承诺，从此不再找你麻烦。之前多有得罪之处，抱歉。因为寻到了沈万三藏宝，骆长官已经升任指挥使，是锦衣卫的掌印了。王某也升了千户，全是托娘子的福。骆指挥使让我带个话给娘子，他日娘子若有什么事需要锦衣卫帮忙，托人说一声，只要我们能做，一定为娘子尽力。”

锦衣卫是皇帝心腹机构，柳如是得锦衣卫掌印骆养性允诺，可算是一份大礼了。

柳如是忙道：“王千户，请等一等。我还有话说。”

王福祿便重新坐下来，笑道：“娘子有话尽管说。听说东林、复社即将执掌朝政，其实这件事厂卫也出了力。以娘子跟东林、复社的关系，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柳如是踌躇半晌，问道：“宋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王福祿大为意外，道：“原来娘子是要问这个。宋良受命监视娘子长达数年，洞悉娘子的不少私密之事，我还以为娘子恨他入骨呢。”

柳如是心道：“也许我是恨他的，但并不怪他，这是他职责所在。我恨的是他锦衣卫这份职业，而不是他这个人。然而如果没有他，很可能多年前我已经死在了红娘子手里。世事就是这般牵牵绊绊，谁又能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呢？最终，他还是为了救我而死。他在我心中，就是第二个罗吉甫。而今罗公子归隐山林，也算有了个归宿。宋良却永远地去了，我却连他到底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王福祿又道：“其实我对宋良所知也不算太多，只知道他是京城通县人，尚未成亲，当然也没有子嗣。父母都是普通百姓，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听说当年吴同知选中他，是因为他母亲是吴地人，他从小能说一口吴侬软语。”

柳如是道：“那么他的双亲还在世么？”王福祿道：“在，不过人都在京城中。”顿了顿，又道，“娘子放心，宋良算是因公殉职，锦衣卫会好

好抚恤他的家人。”

他见柳如是沉思不应，便拱手告辞。走出几步，又想起菱角美味，回身来取风菱，这才发现侍从桌上的一盘和尚菱早已被吃得一干二净，只剩空盘了。便到柳如是桌边，望盘中抓了一把风菱，叹道：“北方可没这些好吃的东西。”笑笑自去了。

殷观国正在韭溪边看人钓鱼，远远见到王福祿等人出来，急忙赶进来茶馆，问道：“锦衣卫有没有找娘子麻烦？”柳如是摇头道：“没有。王千户是受一个朋友托付来看我的。”殷观国这才松了口气，道：“没有便好。”

正好跑堂端着腐乳肉进来，盖子揭开，肉汤中尚冒出热气。殷观国一闻便道：“这是西门的吴氏腐乳肉。小哥儿是专门跑去西门买的么？”跑堂道：“是呀。咦，那位点菜的官人走了么？”柳如是道：“嗯，他点的东西，你们都不必再上了。”跑堂道：“可小的已经托人去乌镇买姑嫂饼了。”

店主托着一盘贝壳上来，道：“这就是嘉兴梅家荡的蚬子^[6]，壳薄，肉肥而嫩，远近闻名。”又道，“小店做生意，最讲诚信，客人点的东西，无论如何是要上齐的。既然点菜的官人走了，不是还有娘子在么？就由娘子来代为品尝好了。姑嫂饼还要等一会儿才到，不过那饼是可以携带的，小店可以打包，让娘子带回家去。”

殷观国好奇问道：“店家看得她是女扮男装？”店主笑道：“当然了，不是女子扮的，世上哪去寻这么俊美的年轻后生？”

殷观国便为柳如是盛了一碗腐乳肉，道：“娘子不妨尝尝看。”

柳如是来嘉兴日久，却极少出门。她住在竹亭湖墅西泠楼中，饮食有专人照顾，虽说不上日日山珍海味，却也是精致菜肴，哪里见到这样红彤彤的大碗大肉，不觉皱了皱眉。但料想锦衣卫都能点出名字来，必是名吃，遂勉强举筷，夹了一块肉，咬了一口。只觉得咸鲜异常，肉质酥软，入口即化，舌头尚未品尝够，那美味就直下咽喉入肚了。遂又连咬几口，只将那一大块肉吃完。

殷观国问道：“味道如何？”柳如是道：“殷公子看我吃完这么大一块，便知道味道如何了。”又问道，“这卤肉是怎么个说法？红的是什么？”

殷观国道：“腐乳肉，顾名思义，红的当然是腐乳卤了。这其实只是穷人的做法。当年西门吴阿大家贫，过年中家中只买得起一块肉。吴妻见没有配料，便将能找到的一点黄酒和半碗红腐乳卤倒进肉锅中，原是想过年图个吉利，即便煮出来的肉不好吃，也是红彤彤的好看。不想肉出锅时，香气满屋，闻之垂涎欲滴。隔壁左右邻居都闻香而至于，要求盛一碗肉吃，吃完后赞不绝口。吴阿大得到启发，干脆筹钱开了一家卤肉店，就叫吴氏腐乳肉，一时传开，居然成为嘉兴名吃。”

柳如是遂又就着黄酒吃了一块肉，笑道：“怎么我倒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快朵颐的模样了？”殷观国总算看到美人展颜一笑，忙道：“本来就该是娘子这样子，率性而为。来，我陪娘子吃一块，今日好不容易进趟城，必定要尽兴而归。”

二人吃得酒饱饭足，那乌镇姑嫂饼却还没有买回来。店主道：“娘子不妨先去月波楼逛逛，消消积食。要是不愿意上瓶山，嘉兴城中古迹甚多，四处看看。等娘子再回来，姑嫂饼一定买回来了。”

柳如是对月波楼兴趣不大，问道：“城中可还有什么名胜？”殷观国道：“除了瓶山之外，最著名的就是冷仙亭了。离这里不远，往东一、二里便是。亭子的东面，就是天星湖。”柳如是道：“那好，我们就去冷仙亭看看。”

二人便出了瓶山阁，往冷仙亭而来。

冷仙亭原是元末明初人冷谦住处。冷谦初为僧人，后入道，精通易经，擅长抚琴，著有琴书《太古遗音》和《琴声十六法》。他寓居在嘉兴玄妙观时，行踪颇为神秘，从不与人交往，街坊邻舍没人知道他的身世来历。他只在每日清晨天光未亮时出门，到街道对面的豆腐店赊一碗新磨出的鲜豆浆吃。日日如此，一连几年，从不间断，也从不付钱。某日，冷谦照旧来喝豆浆。豆腐店店主终于开口催他付清欠款，冷谦便回家拿了一锭元宝交给店主。几日后，店主拿着元宝去买黄豆，却被官府

差役逮捕。后来才知道这元宝是杭州府钱塘县的库银。知县得知库银来自冷谦后，便派人将其逮捕。一级一级地审讯，最终冷谦被解送京师，然而半途中神秘失踪，囚车中只剩下几副空镣铐。押送的官差浑然不知犯人何时逃脱。消息传回嘉兴后，人们称冷谦为仙人，在玄妙观北侧天星湖湖边修建了一座凉亭，名曰“冷仙亭”。

冷仙亭是因历史传说而享大名，风光远远不及瓶山。而东面的天星湖虽以神奇著名——大涝不满，大旱不干；湖谁深不测底，水草不生，鱼虾不长；湖中终年冰凉沁骨，寒冬腊月从不结冰封——却也只是个数百步方圆的小湖，比起南湖浩瀚缥缈的景致，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柳如是对冷仙亭有兴趣，当然不是因其景致。而是她曾听人说过冷仙冷谦琴技高超，其著述《太古遗音》收罗有天下琴曲，不少曲子极为珍稀罕见。更有冷谦自己创作的琴曲，他本人先禅后道，经历独特，琴曲韵味悠然，能令听者忘倦。可惜，这本书未能流传下来。如今她既来到城中，不如代朋友前去缅怀冷仙一番，抚古瞻今，也算是结一段往事的纪念。

刚到台阶下，柳如是便愣在了那里，望着亭中碑刻前的男子发呆。殷观国低声问道：“娘子认得这个人？”

那男子已闻声转过头来，看到柳如是，亦是呆住，一时说不出话来。

柳如是步上台阶，踏入亭中，道：“多年不见，澜郎可是老多了。我都快要认不出来你来了。”

那男子正是曾在吴江故相周道登府上当过琴师的王澜，闻声勉强笑道：“娘子倒是青春如往昔，虽是男装，却越发出落得标致了。”

殷观国听到二人原是故人相逢，料想必有许多话说，便走出亭去，假意观看天星湖风景。

柳如是遂走到碑刻前，仔细观摩一遍，这才问道：“这些年，澜郎过得还好么？”王澜冷笑道：“我这副穷酸落魄的样子，娘子不都亲眼看到了么？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八个字：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柳如是见当年和善可亲的大哥哥变得了愤世嫉俗的男人，一时无话，半晌才幽幽道：“当年……”王澜道：“我知道，当年是我对不起娘子，我欠娘子一声道歉。”

柳如是为周道登侍妾时，年纪还小，丈夫年纪足以做她祖父，其他侍妾则嫉妒她得宠，千方百计地诋毁她，她又没有亲人可依靠，便与同样孤苦无依的琴师王澜走得极近。二人常在一起抚琴谈心。其他侍妾便利用此节来诬陷柳如是与王澜私通，王澜抢先逃走，柳如是无以申辩。兼以周府密室珍宝被窃，她和王澜便成了理所当然的嫌疑人。她本人被逼迫交代王澜下落，几乎被鞭笞至死。期间，她一度怀疑确实王澜窃走了珍宝，后来虽然知道那窃贼其实罗吉甫，但当日王澜逃走、留下她独自面对奸情的诬陷毕竟是事实。甚至可以说，王澜的抢先逃走坐实了二人有私的指控。她这样性情的女子，即使能忘记王澜这个人，也难以忘记当年那件事。此番与王澜在冷仙亭重逢，既是意外，也是必然。人生不正是如此么？百转千回，喜怒伤悲，永远无法预料在下一个渡口会遇见谁。所以她遇见王澜的惊讶只在一瞬间，而所谓关切的问候，不过是出于礼节，她真正想了解的，只有当年的那件事。

她才提起话头，王澜便猜到了她想要说的是什么，大概在他的记忆中，那件事已作为柳如是的印记，牢牢刻在了心中。遂坦然相告道：“当年有人来告诉我，说周老太爷怀疑我和娘子有私情，预备捉拿我送官拷问。我为人本就怯弱，又想到若是上了公堂，受苦不说，供词还会涉及到娘子。那么娘子作为关键证人，必会被召上堂做证，不得不抛头露面。果真如此的话，无论官家判我有罪还是无罪，娘子因为通奸罪名上过公堂，名节尽毁，再也无法在周家立足了。”

柳如是一时呆住，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王澜续道：“旁人告诉我说，只要我抢先逃走，周老太爷找不到我，又没有证据，流言自会散去，柳娘子也不会有事。我想确实如此，便自作主张收拾衣服逃走了。原想这件事本是子虚乌有的谣言，无从证实，很快风消云散。以周老太爷对娘子的宠爱，也不会怎样。后来我在西湖遇到张岱师兄，还委托他打听你下落。再后来，无须旁人主动告知，我便耳闻得娘子大名。原来离开周老太爷后，娘子混得风生水起，已然成

了江南名妓了。”

他尽量想说得平静，压抑着心底深处的不满，但怨气和怒气还是不由自主地从语气中流露了出来。这让柳如是有些吃惊，因为这是她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王澜。她怔怔往石凳上坐了下来，心神激荡，如东风拂过南湖一般。无论她承不承认，其实她心底深处对他是有怨的，她觉得他对不起她，枉为男子汉，却为莫须有的指控逃走，让她一个人面对。然而听了他的述说后，她才知道是有人刻意设下了圈套，先用假消息诱骗他逃走，而他的离开，固然是为他自己，可也有为她着想的因素。这件事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她离开了周府，获得了自尊和独立，而今已经能从容左右自己的人生；他离开了周府，四处漂泊，风雨憔悴，不到三十岁的人，两鬓已有了白发。他含辛茹苦这么多年，大概也从未对旁人提起过真相，为的又是什么呢？

心绪好不容易平复下来。再转过头去，才发现王澜已经离开了。他的背朝前佝偻着，步履蹒跚而缓慢，流露出他这个年龄的人不该有的老态龙钟来。岁月改变了他，也改变了她。冥冥之中，到底是谁在操控着命运？

感慨过一回，柳如是重新站了起来，左右却望不见殷观国，便出了冷仙亭。忽见路边一名商贩打扮模样的人朝她招手，便走过去问道：“你是在叫我么？”那商贩道：“娘子是在找一位年青公子么？他进南面的小巷了，应该是去看那座废庙去了。”

商贩所称的废庙，其实是一座道观，名玄妙观，当年冷谦在嘉兴时即寓居在那里。冷谦被官府捉走后，大殿的大梁忽然莫名断了，上面悬挂的大钟也掉了下来，玄妙观随即荒废。但因为人们惧怕神灵，害怕冷仙显灵怪罪，也没有拆毁重修别的建筑，遂成为一处长满野草的废观。

柳如是闻言，便赶来玄妙观。观门的门板早已不在，门槛也被磨平，述说着古今的兴废。破石墙内是倾倒的院子，各种小灌木、荆棘、杂草生得密密麻麻，无处下脚，唯有中间碎石铺成的甬道勉强可以行走，倒还算还干净，兴许是有人打扫的缘故。大殿虽未完全倾倒，却也

是断壁残垣，有些异样的荒凉。

柳如是一跨进来，便闻见一股湿气和青草混杂的气息，带有些阴森森的味道。因此处距离嘉兴城中最主要的干道东西大街不远，她也不觉害怕，叫道：“殷公子，你在里面么？”

殷观国应了一声，又伸手敲了一下钟，“嗡”地一下，磬然有声。

柳如是道：“殷公子真是要雅致。”一脚跨进大殿，才见到殷观国被反绑了双手，跪在大钟旁，嘴中塞了一团麻布，说不出话来。两名黑衣男子各持一柄单刀，横在他颈中。

她尚不及反应，门边已闪出两名男子，一左一右执住她手臂，将她拖入殿中。适才指引柳如是的商贩也跟了进来，道：“柳娘子别声张，不然我先杀了你朋友。”

柳如是道：“你是谁？想做什么？”那商贩示意侍从放开她，道：“我是谁不重要。娘子放心，我跟你无缘无仇，亦无加害之心。我是受雇而来，要从娘子身上取件东西。娘子肯主动交出来，万事大吉，你和你朋友都会没事。”

柳如是道：“你想要什么？”那商贩道：“娘子离开燕子居时，从谢三宾书房中拿走的东西。”

柳如是道：“原来你们是谢三宾派来的。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下敢绑架人质，不要命了么？”

那商贩道：“而今乱世凶年，还谈什么光天化日。我们几个江湖兄弟只求和气生财，多赚些银子，别的也顾不得许多了。柳娘子，那件东西我势在必得，希望你老老实实交出来。再说了，你要它做什么呢？于你一点用处也没有。”

当日谢三宾在大士阁找到柳如是，亦要她交出从燕子居取走的书册，她称自己没有拿什么书册，谢三宾却是不信，拂袖而去。而今他又派了人来以武力夺取，可见深信书册在她手中。料想即使她辩称自己手中并没有谢三宾的私物，对方也不会相信，便道：“好。我交给你。不过

你要先放了殷公子。”

商贩道：“那可不行。那件东西，娘子应该不会带在身上，是藏在勺园中吧？只有你交出东西，我才会放人。或者你作为人质，让这姓殷的去取东西。”

柳如是想道：“此人有意说一些江湖行话，然言谈举止不俗，分明是读书人。寻常士人谈起来竹亭湖墅，自然称其正式名字“竹亭湖墅”或是“竹亭园”。民间老百姓则称“吴家大宅”、“吴家园子”之类。只有与主人相熟或是经常谈及这处园林的人，才会叫其“勺园”。这个人很有些来历，绝不是他自称的江湖人士。”想了像，便道，“那好，我留下来作人质，你放殷公子去勺园取书册。”

商贩道：“那可不行。旁人告诉我说，娘子机警过人，你说要自己留下做人质，那么便该留下这姓殷的。如果你说要姓殷的做人质，我才应该留下你来。”

柳如是不无嘲讽地道：“这也是听谢三宾说的么？”那商贩道：“听说柳娘子是个重情义的人，别说这姓殷的是你朋友，就算是毫不相干的人，你大概也不愿意他因为一本书册被你害死吧？”一边说着，一边使了个眼色。

一名黑衣侍从当即举刀，往殷观国右脸上划了一道，登时鲜血汨汨而出。侍从又抓住他头发，强迫他朝后仰头，举刀作出割颈之状。

商贩道：“这第一刀，是告诉娘子我们要拿到东西的决心。娘子再不表态的话，第二刀可就要了姓殷的命了。”

柳如是大骇，忙道：“停手！停手！我去取给你便是了。”商贩这才笑道：“好，我陪你去。”

忽听得门外有重重的脚步声，有人问道：“谁在里面？”

商贩忙令侍从将殷观国拖到塑像座后，又低声道：“你敢声张，我就要姓殷的性命。知道么？”柳如是点了点头。

外面那人人未到，先有饼香气传了进来。片刻后，一名身材魁梧的乞丐大踏步进来，警觉地打量着殿中几人，问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商贩忙道：“就是路过，随便进来看看。”

乞丐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显然不大相信对方的话，又上下打量着柳如是，问道：“你是柳娘子么？”柳如是道：“是，我就是柳如是。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如何会认得我？”

乞丐道：“什么尊不尊、大不大的，我就是个要饭的。今日我在瓶山阁乞讨，跑堂的给了我几个钱，让我去乌镇买姑嫂饼，刚刚才买回来。店家说你来了冷仙亭，正好我也要回玄妙观，顺路就给娘子带来了。正到处找不到娘子呢！”

柳如是道：“原来你平日歇宿在这里。”

乞丐点点头，将手中油纸包着的饼塞到柳如是手中，道：“一路闻见这饼香，我都饿了。”

径直走到大钟旁，将右手伸入砖缝，抓住大钟边缘，大喝了一声，居然单手将钟的半边举了起来。他又用左手往钟内去掏，居然掏出两根软塌塌的油炸桧来。原来他一直将乞讨得来的饭食存放在大钟底下。那大钟重逾千斤，他单手便能举起，虽然只是举起一角，但亦是神力惊人了。

此时，两名侍从已持刀从背后靠近，欲制住或击杀那乞丐。商贩见到他有举鼎之力，登时起了爱才之心，想收为己用，挥手令侍从退下，走过去笑道：“好汉有这等神力，还用得着吃冷馒头？小弟愿意做东，请好汉饱餐一顿，如何？”

乞丐道：“好啊，公子真是好心人。”话音刚落，便丢了馒头，一手抓住商贩右臂，反拧了过来，一手托住他下巴，只要对方稍有异动，只需一扭，便能折断商贩的脖子。

柳如是已经事先见到乞丐的眼色，急忙奔到他身边，倚钟而立。

侍从大惊失色，一齐亮出刀来。一人喝道：“快放了我家公子！”

乞丐却是不理，问道：“娘子是被这伙贼人胁持了么？”柳如是道：“是的，我还有一个朋友在他们手中。”

藏在塑像座后的同伙听见行踪已经暴露，首领更是落入了乞丐掌握，便押了殷观国出来。

乞丐虽有勇力，却不知该如何处置，问道：“现在要怎么办？”柳如是道：“一人换一人。我先有话说话。”正色对那商贩道，“公子气度非凡，应该出身名门。这一点，无论公子如何掩饰，都是遮掩不住的。我不管你跟谢三宾是什么关系，但我可以明白告诉你，我没有拿他的书册。”

商贩道：“娘子……刚才……刚才为何不说？”他下巴被乞丐用大力顶住，气息不畅，说话很是费劲。

柳如是道：“这话我早当面告诉过谢三宾，可他不信，又派你来找我。适才那种情形，我若说出来，你能相信么？算了，跟你们这种人说也是白说。眼下成了这种局面，僵持下去，谁也占不到便宜，我就拿公子换回殷公子如何？”商贩道：“好。”示意手下放人。

一名黑衣侍从便拔刀隔断殷观国手上绳索。柳如是也请乞丐放开商贩，又道：“你伤了殷公子，这件事难以罢休。你回去告诉谢三宾，他再敢胡来的话，可别怪我不顾昔日情面。当日他在湖心岛上用毒锥加害吴学士，复社已知道此事，虽然看在钱公的份上没有报官，但也不会就此干休。他该好好想想自己的处境才对。”

商贩愕然问道：“什么毒锥？当日谢公不已经当面向娘子解释清楚这件事了吗？他只是暂时控制不住自己，跟吴伟业扭打一番而已，拿刀刺伤姓吴的是旁人。谢公连他自己的黄金匕首都丢了，哪来的什么毒锥之类？”

柳如是一愣。侍从已抢上来护住商贩。一人道：“公子，我们人多，而且有兵器在手。他们三个人，只有这乞丐一个人能打，还怕他们不成？”

商贩摇了摇头，道：“我信柳娘子的话，就这样吧。”又道，“柳娘子，今日对你无礼冒犯，也是迫于无奈。我受命于人，务必取回你手中

书册。实不相瞒，我来嘉兴已经有些日子，一直在打听监视你，好不容易才等到你离开勾园，机会难得，手段狠了些。抱歉。”抬脚欲走，心中犹有不甘，转头问道，“好汉是如何识破我们的？”

乞丐道：“这还不明显么？你们这几个人，背后都藏着兵器。大钟旁还落有新鲜血迹。还有那两个人，刚才趁我从钟底取食的时候，从背后偷偷接近我，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么？”

商贩道：“原来如此。佩服，佩服。好汉如此身手，做乞丐实在太可惜了。”摇了两下头，又朝殷观国拱拱手，道，“得罪了。”不再多言，迅疾带着侍从离开了大殿。

殷观国刚经历一场生死，摸着脸上的刀伤，惊魂未定，问道：“他们到底在找什么书册，居然不惜害人性命？”

柳如是摇头道：“这件事，殷公子还是不知道的好。”又向那乞丐深深行礼，谢道，“多谢恩公及时相救，不然今日之事还不知会如何收场。敢问恩公高姓大名？”

乞丐连连摇头道：“我好赌败光了家产，沦为叫花子，哪里还好意思提自己的名字？没的辱没了祖宗先人。娘子住在哪里？我送娘子回去，免得那伙贼人又起歹意。”柳如是道：“如此，就多谢恩公了。”顺手将姑嫂饼放在供案上，留给乞丐充饥用。

三人出来玄妙观，刚上大道，便遇到了匆匆赶来的黄鉴。柳如是一见他神色，便知道今日的勾院送别宴出了事，忙问道：“发生了什么事？”黄鉴道：“郑森中毒死了。我是专门来寻二位回去的。”忽见柳如是身边站着一名高大的乞丐，不禁愣住。

柳如是忙介绍道：“这是刚刚救过我和殷公子的恩公。”

黄鉴一时不明白她如何与乞丐纠缠在一起，催道：“我们快些回去吧。大伙儿都等着殷兄去验毒呢。”

柳如是问道：“只有郑森一人中毒么？”黄鉴道：“是的，怪就怪在这

里。他和钱谦益钱公、钱士升钱阁老、张溥张先生、吴伟业吴学士、郑瑄郑知府等人同坐在首席，吃一样的菜，喝一样的酒，只有他一人中了毒。”又道，“当日秀水沈德符在烟雨楼摆下宴席，唯有韩敬一人中毒，关键就在那份戏折子上。莫非凶手也是通过类似的法子下毒。”

柳如是道：“不好说，先回去看看再说。”转头道，“恩公，你……”却见那乞丐已经转身大踏步地走了，连叫两声，也不见回头，愈发觉得对方是个怪人。

半途，黄鉴问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何会为乞丐所救。殷观国见柳如是沉默，料想她不愿意张扬，便道：“适才我们逛冷仙亭，遇到一伙强盗抢劫财物，在我脸上划了一刀，幸亏那乞丐出手，才将强盗打跑。”

黄鉴先是骇然，随即摇头道：“什么世道！连城中都有强盗明目张胆地劫人钱财了！”

殷观国道：“明目张胆的强盗还好些，就怕那种暗中下毒、暗箭伤人的小人。”黄鉴道：“那倒是。”见柳如是一直沉默，问道，“娘子是在忧心郑森之死么？”柳如是道：“嗯。”

她跟郑森交往不多，然对其印象极佳，认为他有恢宏气度，必能成大器。却不想如此年轻，便意外中毒遇害。

黄鉴道：“会不会是郑芝龙的仇家做的？”柳如是道：“不好说。”

黄鉴道：“听说郑芝龙为儿子订了一门亲事。本来郑森参加完送别宴，就要直接赶回福建成亲的。”

柳如是听了，愈发觉得人世无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难怪一代枭雄曹操在志得意满时，也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

嘉兴名园竹亭湖墅^[8]位于城外南湖西北处，面对滬湖，北背城壕，由松江大家张涟主持营建。

张涟字南垣，时称“张南垣”，是天下最著名的园林建筑师。他少时跟随书画大家董其昌学画^[9]，后专门从事造园，即以文人画意缀土累山，一反宋元以来流行的“全石叠山法”，开创出以土堆山、点缀以石的“园林叠山法”。他所布置的园林，皆似宋、元山水名家画作，以画入园，观园如画，松江陈继儒东余山居、李逢申横云山庄、常熟钱谦益拂水山庄、嘉兴朱茂时放鹤洲等江南名园，均出自其手。最难的是，张涟善于就地取材，因材施用，随心点缀，变化无穷。他常常一边高坐与客谈笑，一边指挥工匠造园，一石一树，一亭一沼，经其指画，各得其所，峦屿涧濑，曲洞远峰，巧夺天工。

有了张涟这样的建筑大家，又加上吴昌时的雄厚财力，竹亭园穷极土木之丽，设计得极具匠心，巧妙地利用了湖山胜地，临水而筑，并伸进南湖。其形状恰似一把勺子，勺柄在湖岸，勺腹在湖中，所以又称“勺园”。徜徉其间，但见重檐飞翼，雕梁画栋，朱柱明窗，典雅古朴。周围花木扶疏，绿树掩映。假山全部为太湖石叠成，疏密相间，错落有致，景色如画。由于竹亭园有一大半在碧波荡漾的南湖中，每每薄雾初起，烟态依稀如雨，朦朦胧胧，虚无飘渺，大有“楼台烟雨中”之诗情画意，景致不亚于湖心岛上的烟雨楼。

自竹亭湖墅建成后，里面可称得上是夜夜笙歌、灯红酒绿，极声伎歌舞之乐。时人有《烟雨楼词》来记录园中的歌舞盛况：“当楼选胜辟名园，隔水开林起歌院。妖童姿首似鸦头，小婢教歌皆粉面。舞衫歌扇满房栊，子弟梨园侍羞饌。画桡齐放水中央，湖舫留宾百戏张。冠玉参军低绿帟，明珠角伎赛红妆。目成色授潜留佩，怨粉愁香怅隔墙。”

由于主人吴昌时号称“复社眉目”，其特殊身份注定了竹亭湖墅不仅是江南士人诗酒流连、寻欢作乐的地方，还将成为复社活动集会的重要中心。而不时聚集在这里的复社诸子也没有停留或陶醉或沉沦于自我享乐之中，他们肩上有使命，心中有荣誉；肩上有责任，心中有国家。

伴随着复社日益扩张的声势，以及与朝中权贵争斗日趋白热化，竹亭湖墅亦成为朝廷严密监视的场所——里面文酒之会、纸醉金迷。外面则波谲云诡、暗流汹涌。在南湖这样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堪称咄咄怪事。有人将竹亭园比作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又因为主事者贺

顺是丹阳人，称为“丹阳镜^[10]”——明末复杂的时代背景、朝廷动态都能在这里得到具体而微的曲折反映。

也正因为如此，嘉兴名气之大者，无人能过吴昌时。他未中进士前，地方官便对其执贽称门下士，中进士步入仕途后，更是不可一世，一度大肆扩建竹亭园，侵占了不少公私之地。地方官府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正因为如此，嘉兴民间对吴昌时微词颇多，时人常在背后以其外号“摩登伽女”呼之。

柳如是回到竹亭湖墅，先直接赶来宴会所在的清友楼。钱谦益、张溥等人均已离开去相送吴伟业，复社主要人物中只剩下贺顺在场。他正手摇扇子，在楼前来回徘徊，见到殷观国等人到来，忙道：“殷兄可算到了。”只简单朝柳如是点了下头，算是招呼。忽留意到对方脸上刀伤，不禁一愣，问道，“殷兄的脸怎么了？”殷观国道：“被人划了一刀。这事回头再说。郑公子人在哪里？”

贺顺一指楼上道，“尸首在二楼宴会厅中。我特意命人保护了现场，宴席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动过。”

殷观国道：“我先上去看看。”黄鉴微一犹豫，也道：“我陪殷兄上楼。”

贺顺道：“隐娘，你先留一下。”又问道，“隐娘可有留意到这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柳如是心道：“我才刚回勺园，你便当头问我这个问题，不是很奇怪么？”见对方不拿折扇，而是摇一把蒲草做的圆扇，与富贵公子的身份、派头极不相衬，微觉诧异，但料想贺顺绝不至于因此而发问。左右一望，便发现了端倪，问道：“为何不见郑森的那些侍从？”

贺顺道：“隐娘居然一眼就留意到了！这正是最奇怪的地方。郑森中毒倒下后，他的侍从听说没救了，便聚到楼外商议了一通，然后就要赶回福建向郑芝龙禀报，就尽数离开，一个人都没留下。”

柳如是道：“这可真奇怪。不过郑森是郑芝龙长子，将来是要继承郑氏王国的，他突然暴死在这里，手下人护主不力，生怕遭到责罚，抢先逃走也可是能够理解的。”

贺顺道：“不对。郑芝龙能有今天的地位，手下部属绝非常人所想的乌合之众。隐娘也知道郑森是长子，是郑氏未来的继承人，郑芝龙必定会挑选最心腹最得力之人来当爱子的侍卫，如何会像今日这般一听到少主暴毙，便立即做鸟兽散？”

柳如是蓦然醒悟，道：“贺公子说得不错。我见过侍卫长杨英几次，是个忠诚可信的人。他今日没来么？”贺顺道：“没有。不是杨英、施琅那些人，都是生面孔。除了有一个叫袁明的、就是之前我们在大士阁见过的那个福建同乡，其余几个人，我之前一个也没有见过。隐娘也觉得古怪吧？”

柳如是道：“岂止古怪。实在太不寻常了。”想了想，又道，“先上去看看再说。”贺顺忙拉住她，道：“楼上有死人，秽气重。隐娘大病初愈，还是先回西泠楼歇息得好。万一有个闪失，我可没法向钱公交代。”

柳如是道：“这是贺公子的心里话么？”贺顺松了手，沉默半晌，才道：“不是。我其实希望隐娘留在这里，帮忙找出凶手。娘子也知道郑森身份非比寻常。”

柳如是道：“报官了么？”贺顺道：“还需要报官么？嘉兴知府、嘉兴知县、秀水知县人都在宴席上。但郑知府不肯接这案子，称凶案发生在府城外，应该归巡检司管辖。”

郑知府即现任嘉兴知府郑瑄，他是福建福州人，崇祯四年（1631）登进士二甲三十九名，与张溥、吴伟业同年。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北京开设学堂教学，教授学生数百人，桃李满天下，郑瑄因而遍交海内名士，人缘极好。他任嘉兴知府后，重视教育，兴修水利，深受百姓爱戴。其人更是难得的清官，为官清廉，一芥不取，生活清苦，妻子穿戴仍荆钗布裙。

正因为郑瑄是公认的好官，柳如是听说他推诿不理，颇有惊异。

贺顺道：“不过这也不能怪郑知府，听说他即将升任应天^[11]巡抚，如果因为这件案子栽个跟头，可就大大的不值了。”

竹亭湖墅位于南湖边上，郑瑄以其不在府城内不肯接案，嘉兴知县林之蕃、秀水知县李向中更不能接了。

柳如是道：“贺公子知会巡检司了么？”贺顺道：“暂时还没有。郑知府私下跟我说，这件案子先不要张扬得好，最好我们自己能找出凶手，直接交给巡检司。不然巡检司一开始介入，立即会封锁关卡要道，大肆盘查过往行人商贩，架势倒是做足了，对捉拿凶手却无半分用处。”

柳如是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纸终究包不住火，今日参加的宾客不少，巡检司应该很快就会收到风声。”贺顺道：“所以我才希望隐娘能助一臂之力，尽快找到凶手。”柳如是道：“不必贺公子多言，我也会尽一分绵薄之力的。”

贺顺叫道：“隐娘……”柳如是道：“什么？”

贺顺想了想，最终还是摇头道：“没什么，不是什么要紧事，回头再说。”

柳如是便不再多言，上来二楼宴会厅。

清友楼专门作宴饮及招待客人之用，楼高两层，坐北朝南，稍微偏向西侧，以避庙宇、祠堂正南向之讳。南临南湖，湖上白帆卧波，湖边小桥茂树，远处楼阁朦胧可见，风景极佳。北面楼前空旷，搭有戏台，供戏班唱戏用。清友楼上梁^[12]之日，吴昌时曾命戏班在这里连唱一月大戏，轰动一方。

楼门入口处置有一块上好的昆山石，高丈许，方七八尺，下半状胡桃块，上半乃鸡骨石，色白如玉，玲珑可爱。此石原为云间一大姓所有，被书画大家董其昌称为“平生甲观也”，吴昌时花费八万两银子购得。

二楼宴会大厅名“招鹤”，南北两面均是围栏。北面可俯瞰整座勺

园，更可观戏。南面则可观南湖风景，远眺至烟雨楼，大厅之所以取名“招鹤”，也是与湖心岛的钓鳌矶遥相呼应。

今日宴会，是专门为吴伟业举办的送别宴，规模不算大，可也不小，共开了六席。由于请了戏班唱戏，所以北面正中位置为主席。主人吴昌时临时有事去了京师，由张溥代充主人作主陪，主客自然是即将赴京的吴伟业。副陪则有钱谦益、钱士升。首席上的陪客还有嘉兴知府郑瑄、嘉兴知县林之蕃、秀水知县李向中，均是地方长官。另加一个郑森，刚好是八人。郑森能够上首席，并坐在吴伟业和钱谦益之间的座位，表面因为他是二人的爱徒及门生，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看他父亲郑芝龙的面子。即使争强好胜者如复社公子侯方域，也不敢对这一座次安排有疑问。

郑森仰坐花梨座椅上，双手扶着扶手，头往后倾，眼睛瞪得滚圆，还张大了嘴，情形倒似个喝醉了酒的市井之徒。殷观国仔细看过一回，露出困惑之色来。

柳如是走过来问道：“殷公子可能看出他中了什么毒？”殷观国道：“从面相上来看，没什么明显的中毒迹象。黄兄，你为何一口咬定郑森是中毒而死？”黄鉴先是一怔，随即道：“旁人都好好的，就他出了意外，他又这么年轻，身强体壮，不是中毒是什么？”

贺顺道：“事情发生后，我已经派人用银针检验过，宴会的酒水、食物均没有发现有毒性反应。”

黄鉴道：“对了，刚才我还跟柳娘子提过，当日湖心岛寿宴，韩敬因了翻了几下戏折子而中毒。郑森中毒，会不会也是如此？”

贺顺摇头道：“这不可能。黄兄你也在席中，该知道今日贵客甚多，无论如何是轮不到郑森点戏的。张先生、两位钱公，还有郑知府都摸过戏折子，不都没事么？所以我怀疑郑森是有什么急性病，饮酒多了，突然发病死了。”

殷观国道：“这位郑公子身体强健得很，应该没什么病。不过我也看不出他中了毒。也许正如贺公子所言，他身患隐疾，酒凑巧成了诱因。

可以找来他身边亲近的人问一问，看他是不是曾害过什么急病。”贺顺道：“他身边的侍卫全逃走了。”

殷观国愣了半晌，才道：“如此不是很诡异么？那么我倒觉得郑森极可能是被人毒害死的了。”

贺顺忙问道：“殷兄为何这样说？”殷观国道：“我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来，这只是医者的直觉。”

柳如是道：“可殷公子适才不也说郑森没有中毒迹象么？”殷观国道：“天下奇药甚多，有些毒药毒性奇特，要过一阵子才会有症状出现。家祖书中记录云南大理有一种秘药孔雀胆^[13]，中毒者死后无任何异状，尸体也不会变坏，与常人无异，只有三日后尸体才会变成绿色。我们不妨等等看。”

贺顺道：“如果是中毒，为什么偏偏只有郑森一人中毒呢？”殷观国道：“也许郑森并不是在宴席上中的毒，而是早已被人下毒，而他自己浑然不知。拿孔雀胆举例，此药无色无味，中毒后两个时辰才会毒发，且死者根本看不出是中毒而死。”

黄鉴道：“那么会不会是郑森赴宴之前之前吃过什么饮食，他的侍卫猜到究竟，所以一起赶去追捕凶手了？”贺顺摇头道：“郑森身边的侍卫应该全部是训练有素的人，就算去追捕凶手，也会留人来应付郑森后事。你们想想看，若是官府到来，因查不出死因，势必会脱衣验尸^[14]，这是对郑氏极大的侮辱。”

黄鉴道：“贺公子没有知会巡检司，原来是为郑氏着想。郑芝龙知道了，一定会感激贺公子虑事周全。”

贺顺摇了摇头，忽然发现郑森脸上起了变化，忙叫道：“殷兄，你快看。”

殷观国闻声望去，却见郑森脸皮皱了起来，准确地说，应该是浮了起来。一时大为惊异。人死后由于血流不畅，加上身体脱水，肌肉会慢慢萎缩。这郑森的脸不是凹陷下去，而是变得圆润，堪称怪事。

贺顺失声道：“难道郑森果真中了什么奇药不成？”殷观国道：“不，不可能。就算是中了奇药，他人已经死了，死肉只会变成腐肉、烂肉，或是干肉、枯肉，我从来没听过会变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说辞，干脆咬咬牙，伸手往郑森脸上摸去，轻轻一碰，便如火烫般缩了回来。

柳如是忙道：“怎么了？殷公子也中毒了么？”殷观国道：“没有，我没事。只是他的脸……好像……好像是一张皮。”

黄鉴本是手艺人，是刻工出身，出自号称“雕龙手”的歙县黄氏，不仅有一手刻版绝活儿，眼力也是绝佳，经殷观国一语提醒，立即留意到郑森颈中的异常，忙道：“三位先让开，让我凑近看看。”俯身查看一番，凝思半晌，忽伸出手去，往郑森颈中摸来摸去。旁人虽觉古怪，然触摸死人是禁忌，他不避忌讳，必定是有所发现，所以也不阻止。

黄鉴摸了一阵，忽然叫道：“哈，找到了。”手上用力，竟将郑森的脸皮揭了起来。

柳如是等人各自惊呼出声，然而更诡异的是——那张郑森的脸皮揭开后，又露出一张脸来，虽眉眼跟郑森长得甚像，然脸形轮廓肤色却分明是另外一个人。原来这个人脸上戴了一张酷似郑森的皮质面具。

众人一时呆住，若不是亲眼所见，简直不能相信。

黄鉴笑道：“这郑森是假的，他那些侍卫也是假的。假郑森死了，他们知道会暴露，所以抢先逃走了。”

他意外识破内中关窍，得意非凡之余，这才明白为什么一向庄正严肃的郑森会突然变得轻薄起来，趁众人惊伤柳如是中毒时对姚淑暗行非礼之事，原来那时的郑森已经是个冒牌货了。

殷观国道：“可是这面具……”黄鉴道：“这面具摸起来跟人的皮肤并无分别，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人皮面具。”

殷观国道：“人皮面具？是真的人皮么？”黄鉴道：“是真的。听说是从尚未腐烂的死尸上切下薄薄一层人皮，经过药浸火蒸消毒后，再配合活人的面孔制出。我只是小时候听村里的老公公提到过，想不到世上真

有人会做这种东西。”

殷观国骇异异常，道：“这……这怎么可能？”柳如是道：“应该是真的。成化年间男扮女装的奸民桑冲，其实就是靠戴女子模样的面具行骗。他行骗十年，诱奸上百名妇人而不曾事发。又被男子视为女子，欲行不轨之事，足见其面具足以以假乱真，很可能就是黄公子说的人皮面具。”

成化十三年（1477）的盛夏，有一名叫桑冲的女子路过河北真定府晋州，天黑时，到秀才高宣家借宿。高宣见她弱不禁风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就同意留她过夜。高宣女婿赵文举当晚正好在赵家，见到桑冲长得妩媚婀娜，不由动了邪念。半夜，赵文举悄悄潜入南房，摸到桑冲的床上，企图强奸他。桑冲被惊醒了，就和赵文举扭打起来。赵文举体格健壮，三下两下就将桑冲摔倒，按在炕上，欲图不轨，伸手去摸桑冲的胸部时，发现没有乳房，一愣，再往桑冲下身一摸，却摸到男子阴囊，他立刻大惊大叫起来。家人一拥而入，将桑冲捉起来扭送到晋州衙门。原来那桑冲本是名身材弱小的男子，模样丑陋，无以谋生。他偶尔听说江湖上有个擅长易容之术的谷才，经常男扮女装，以教女子描剪花样、绣花为由，混迹于妇人群中，趁机行诱奸事。桑冲便千方百计地寻到谷才，拜其为师，学到其术后，遂打扮成妇人模样，在各地漫游行骗，专门诱奸美貌出众的女子。而被奸污的女子为了保住名节，包羞忍辱，不敢声张，桑冲由是屡屡得手，十年间共奸污一百八十二名女子[15]。

桑冲一案广为人知，柳如是一提，贺顺便想了起来，道：“我记得这件公案。桑冲拜师学艺学了三年，这时间可不算短。想来这三年间，不独是学习女子绣术之类的本领，还要靠谷才为他制作一张面具。”

柳如是道：“但桑冲只是要打扮成女子，这个人却要装扮成郑森，难度可是大多了。”

贺顺道：“对，制作面具的人，必须得时时能接近郑森，才能依照他的样子做出一张面具。”他口中平静说得，但转眼看到桌上那张人皮面具时，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恶心感，忙招手命侍从取来一只木盒，先将面具收进去，日后好作为证物。又问道，“黄兄，你是如何发现破绽的？”

黄鉴道：“江湖一点诀，识破不值半文钱。人皮面具再精致、再仿真，终究是人身上多了一层皮，会有接头之处。这个人本人肤色比面具略黑，发际处接头不明显，很难看出破绽，脖颈这里可是有一长道呢。他平日穿着交领儒服，遮住了大半接缝，只露出喉结下一点，倒是不明显，不容易留意到。但他现下仰坐在这里，脖颈全露了出来，那道接缝就明显多了。”

殷观国道：“不管怎样，还是黄兄眼尖。要不然为何我们几个都没看出来？”黄鉴也不谦虚几句，笑道：“这倒是。我是刻书的，往木版上刻字时，那刻痕一丝一缕，细若毛发，眼力劲儿全是磨砺出来的。”

柳如是沉吟道：“这个人也不知道什么来历，竟然能成功假扮成郑森，瞒过了这么多双眼睛。”黄鉴道：“这个假冒者和那些假侍卫，很可能就是刘香的人。不是很可能，我敢打包票就是。”

他张口就来，旁人大吃一惊。贺顺皱眉道：“黄兄说的刘香，是海盗刘香么？他不是死在南海了么？”黄鉴道：“远在紫禁城深宫中的皇帝都听到过刘香逃脱的消息，贺公子难道没有听过么？”

贺顺道：“可那毕竟只是传闻。”黄鉴道：“不是传闻，是真事。郑芝龙派了人追查这件事，他的手下已经确认刘香还活着。”

贺顺道：“你如何会知道？”黄鉴道：“当晚在大士阁，就是出了很多事的那晚。贺公子一度怀疑我杀了沈德符，我心中气愤，本来打算就此离去，但人一到松林中，心绪就平静多了，所以我干脆就在那里好好欣赏月光下的碑刻，无意中听到郑森和手下人的谈话。原来郑芝龙一直怀疑刘香未死，且是前兵部尚书熊文灿做了手脚，他派去监视熊家的人，意外发现真的熊文灿没死……”

他自己因为早听到这番话，吃惊劲儿已经过了。而且真正论起来，明代狱政黑暗，诸如钱谦益乡试案震惊朝野，相关人物徐时敏、金保元都能随意被人在刑部大狱中灭口，熊文灿以替身代死，其实也不算奇怪。况且熊氏一事，无论如何都不比发现人皮面具的奥妙更出人意料。因而他的语气相当平静，旁人却是瞠目结舌，难以置信。

黄鉴道：“是真的。熊文灿犯下欺君大罪，为了自己和全家老小活命，不得不将真相告知了郑芝龙的手下，说是刘香还活着，就藏在江南一带。当晚大士阁来了许多郑氏侍卫，其实是担心刘香对郑森不利，赶来提醒。我敢肯定，就是那晚，有人用了调包计，用这个假郑森换了真郑森。”

柳如是道：“黄公子是指那突然出现的福建同乡袁明么？”黄鉴点点头，道：“郑森本该跟我和李长祥李兄住同一间房，就算他自恃身份，也该单独住一间房，为何独独要跟萍水相逢的同乡同房？其实，那些侍卫在松林边遇到的少主人，是已经调过包的假郑森。所以他听了刘香人在江南的消息后毫无反应，只才装出发怒的样子，将好心赶来通知他的侍卫赶走了。”

贺顺听了经过，眉目森严，肃色道：“黄兄既知道了这些，尤其是前兵部尚书熊文灿伪死一事，为何不报告官府？”

黄鉴道：“郑芝龙也知道了这件事，他不也没上报朝廷么？他可是大明总兵，而我只是个小老百姓，听见这样一番不该听见的话，真恨不得自己没有听到过，还报告旁人做什么？”

他有意不说“报告官府”只说“报告旁人”。还觉得意味不明显，又刻意补充了一句，道，“贺公子其实是怪我当晚在大士阁没有告诉你，对吧？告诉了你，你们复社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不定哪位阁老又能被罢官免职呢。”言下之意，亦是对复社干预朝政不以为然。

贺顺脸色愈发难看起来。柳如是忙道：“多亏今日黄公子在此，不然哪能发现这郑森居然是假冒的？黄公子，你可是帮了大忙了。”黄鉴道：“好说，好说。”

柳如是道：“假郑森意外被毒死，那么真的郑森又在哪里？”黄鉴道：“那还用说，当然是被刘香的人杀了。”柳如是道：“果真是被杀了的话，郑森尸首一定还在大士阁中，极可能就埋在袁明住过的那间厢房中。”

当晚变故连连，自大悲长老被发现死在方丈室中后，贺顺便派人封

锁了大士阁。而次日清晨即有巡检司人马到来，戒备森严，表明一方虽然跟随假郑森顺利离开，但绝不可能带着一具尸体出去，甚至因为大士阁不临水，连抛尸入南湖的机会都没有。如此，尸体很可能就地埋了，这是最好的掩人耳目的法子。

贺顺忙道：“我这就派人去湖心岛寻找。”柳如是道：“如果找不到，就表示郑森还活着，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又道，“这个凶手，一定是跟郑芝龙有仇，将假郑森当作真郑森杀了，却想不到反而救了郑芝龙。贺公子，你赶快派人到南京去寻杨英，告知其真相。再派人赶去福建，知会郑芝龙。”

殷观国道：“杨英还会在南京么？他是郑芝龙的心腹，指派给郑森的侍卫长，假郑森能放心他留在身边么？说不定早寻机会将他杀了。”柳如是道：“不会。刘香跟郑芝龙有仇，千方百计找人冒充郑森，要对付的其实是郑芝龙本人。如果郑森身边的侍卫离奇死去，以郑芝龙的精明，他会不起疑心么？”

贺顺也道：“柳娘子说得有理。这个人煞费苦心地装扮成郑森模样，无非是要借这副皮肉去对付郑芝龙，或是要他的命，或是接管他的王国，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可是一个非凡的大计划，此人才刚刚起步，得步步小心，怎敢轻易除去郑芝龙派来的侍卫？”正待招手叫人，侍从忽进来禀报道：“杨英求见贺公子，称有急事。”

贺顺奇道：“杨英？可是郑森的侍卫长？”侍从道：“是的，小的上次跟随贺公子到烟雨楼，曾在大士阁中见过他。”

贺顺大喜过望，忙问道：“杨英现下人在哪里？”侍从道：“小的因为清友楼出了事，不知道贺公子要如何处置，所以先将他挡在北门外了。”贺顺道：“快，快请他上这里来。”又道，“隐娘，你当真是料事如神，杨英果真还活得好好的。”

黄鉴因为曾在大士阁听到郑森部下的谈话，虽并非有意，但颇觉不好意思，又因出语讥讽贺顺起了嫌隙，便道：“我先去西泠楼看看淑娘。”柳如是道：“好，黄公子轻便。请转告淑娘，我一会儿就回来。”

黄鉴刚走，贺顺便道：“殷兄不是外人，我便直说了。隐娘可有怀疑过黄鉴？”

[1] 歙县：今安徽歙县，明时属徽州府，今属黄山市。歙县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置县始，统领徽州数千年，为徽州首县。歙县群山环抱，北部为黄山，东部为天目山，东南为白际山。覆船山是华东最大的高山喀斯特地貌石门群，有着“十门九不锁，天门夜不关”的神奇景观和东方的阿拉伯神话仙境。

[2] 搁船尖：这里自古有七夕民俗庙会，至今犹存。传闻织女即在搁船尖偷下凡间，遇见误进山中的牛郎，从此有了牛郎织女的千古佳话。这一带的村民世代都会织布，至今还有人掌握着这项技术。又，搁船尖处于北纬30°的神秘地带，号称中国最神奇的喀斯特地貌群，人类心灵的归宿地。北纬30°线贯穿四大文明古国，是一条神秘而又奇特的纬线，在这条纬线附近，有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也有海底最深处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有远古玛雅文明遗址、撒哈拉沙漠“火神火种”壁画、埃及金字塔（恰好建在精确的地球陆块中心）、巴比伦空中花园，也有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死海，以及神秘的百慕大三角。

[3] 民间有“十门九不锁，天门夜不关”的说法，天门即是第一道门，十道门中唯一有锁的是第三道门。“三”在佛教中是重要数字，蕴藏深厚的佛理。传说当年朱元璋发家，即是取走了九道门下的宝藏，唯留下第三道门的保藏留有储备。迄今仍有人往覆船山寻宝。据当地山民言，在第九道门右上的永定门上有一山坡，下有石窟，只听走过时，脚下便会“嘭嘭”作响，传说朱元璋留下的大明宝藏就藏在其中。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前往覆船山验证。

[4] 宋州：今河南商丘。大宋的国号即得自宋州，详见吴蔚小说《包青天：沧浪濯缨》。

[5] 覆舟山：即南京九华山。历史上曾数易其名，因临湖一侧陡峻如削，象一只倾覆的行船，古称覆舟山。山高100米，北临玄武湖，东接龙广山（俗称富贵山），与钟山形断而脉连。

[6] 蜆（xiǎn）子：贝壳类软体动物，介壳形状像心脏，表面暗褐色，有轮状纹，内面色紫，栖淡水软泥中。肉可食，壳可入药。亦称“扁螺”。蜆子干叫蛤蜊肉。梅家荡又名闻家湖。在今浙江嘉兴北约16公里处，京杭运河东侧。当地居民以闻姓为主，故名闻家湖，方言“闻”、“门”音同，后讹为“梅”，遂作今名。系太湖尾闾，属海迹湖。湖周围地势平坦，河湖密布，兼航运、灌溉、水产养殖之利。

[7] 油炸桧：即油条。南宋名将岳飞被奸臣秦桧和妻子王氏设计害死后，天下百姓无不义愤填膺。有一油炸食品店老板随手抓起一个面团，捏成一男一女，类似秦桧夫妇，将他们背靠背粘在一起，丢进油锅，并且连声高呼：“快来吃油炸桧！”大家遂争先恐后购而食之，一解心头之恨。后来吃油炸桧的人越来越多，老板来不及捏人形，就改成两根面条粘在一起，取其象征意义。今嘉兴一带农村老者仍习惯以油炸桧来称呼油条。

[8] 明代松江经济文化水平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在雅文化的熏陶下，松江能工巧匠中亦不乏博学多艺之士。他们除了熟练掌握建筑制度以外，对于文学诗词、琴棋书画亦无所不通。著名者除了张涟外，还有永乐年间松江府华亭县瓦工杨青。杨青“幼名阿孙，永乐初，以瓦工役京师”，“善心计，凡制度崇广。用材大小，悉称旨”，因博学多才、精通建筑而为明成祖朱棣信任，而官至工部右侍郎。

[9] 遗址在今嘉兴南湖西南湖渔村。

[10] 丹阳建置始于战国时期，初为云阳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实行郡县

制，改云阳置云阳县，秦朝设置的15个县份之一。唐天宝元年（742），因当时境内生长着众多的“赤杨树”，“赤”与“丹”同义，“杨”与“阳”谐音，故名“丹阳”，后取“丹凤朝阳”之意，定名丹阳。丹阳产铜，所制铜镜“和以银锡清且明”，自汉代以来便是镜中珍品。柳如是生平好收集古镜，收有六朝时所铸丹阳镜，名“蘼芜”，此镜至今犹存。蘼芜本为药名，柳如是曾号蘼芜君。

[11] 应天：明代时南京的旧称。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克建康，将建康改为应天府，治所仍为上元、江宁，辖境还包括句容、溧水等县，明初定都于此，永乐十九年改称南京，清代改应天府为江宁府。中国古代的政区地理变化十分复杂，北齐的魏收在《魏书·地形志》中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境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如南京，唐代时指成都（今四川成都）。蜀地于天下近西，而谓之南京，因其在京师长安之南。到了宋代，南京则指商丘（今河南商丘），也称应天府。

[12] 上梁：为房屋架梁，是建房最主要的一环。民间有许多讲究，如上梁时间最好择于“月圆”、“涨潮”时辰进行，取合家团圆、钱财如潮水般涌来之意。专为上梁而撰写的歌词称“上梁文”。明初诗人高启即因为苏州新府衙作《上梁文》而遭腰斩。

[13] 孔雀胆故事见吴蔚小说《孔雀胆》。

[14] 在中国古代，亲人的尸体被人翻弄被认为是一种亵渎行为，是孝子顺孙不忍言之事。而翻弄别人尸体的行为也被认为是一件伤阴德、犯忌讳的事，以此为业的人都会受到人们的歧视，只能成为世袭的专业户。

[15] 桑冲案为历史真事，史称“人妖案”，轰动一时，全部过程都载在当时的邸抄上。明清著作对此案多有著录，最详实的当属明人陆粲《庚巳编》记录：“犯人桑冲供：系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湾文水东都军籍李大刚侄，自幼卖与榆次县人桑茂为义男。成化元年，访得大同府山阴县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装女，随处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奸宿，一十八年不曾事发。冲要得仿效，到大同南关住入王家长家寻见谷才，投拜为师，将眉脸纹刺，分作三柳，戴上狄髻，妆作妇人身首。就彼学会女工，描剪花样，扣绣鞋、顶合包、造饭等项，相谢回家。……成化三年三月内冲离家，到今年，别无生理。在外专一图奸，经历大同、平阳、太原、真定、保定、顺天、顺德、河间、济南、东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州县及乡镇店七十八处。到处用心打听良家出色女子，设计假称逃走乞食妇人，先到傍住贫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传说引进，教做女工。遇晚同歇，诳言作戏，哄说喜允，默与奸宿。若有秉正不从者，候至更深，……合成迷药，喷于女子身上，默念昏迷咒，使其女子手脚不动，口不能言。……似此得计十年，奸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一向不曾事发。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酉时分，前到真定府晋州，地名聂村，生员高宣家，诈称是赵州民人张林妾，为夫打骂逃走，前来投宿。本人仍留在南房内宿歇。至起更时分，有高宣婿赵文举潜入房内求奸。冲将伊推打，被赵文举将冲摔倒在炕按住，用手揣无胸乳，摸有肾囊，将冲捉送晋州，审供前情是实。参照本犯立心异人，有类十恶，律无该载。除将本犯并奸宿良家女子姓名开单，连人牢固押法司收问外，乞勃法司将本犯问拟重罪等因，具本奏。……奉圣旨：是这厮情犯丑恶，有伤风化，便凌迟了，不必覆奏；任茂等七名，务要上紧挨究，得获解来。钦此（右得之友人家旧抄公牍中）。”明宪宗朱见深最后亲自下旨，将桑冲凌迟处死。“任茂等七名”，指桑冲所收的七名徒弟。

第十章 铜台高揭，汉水西流

起初，她也觉得上苍不公，令天下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悲夫同在百年之内，共为幽怨之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反而觉得空间的距离令爱人之间的情感得到了升华——虽知己而必别，纵暂别其必深。冀白首而同归，愿心志之固坚。苟两心之不移，虽万里而如贯。他心中有她，她心中有他，永不相忘，矢志不渝。

谁教春去也？人间恨、何处问斜阳？
见花褪残红，莺捎浓绿，思量往事，尘海茫茫。
芳心谢，锦梭停旧织，麝月懒新妆。
杜宇数声，觉馀惊梦；
碧栏三尺，空倚愁肠。

东君抛人易，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
留下长杨紫陌，付与谁行？
想折柳声中，吹来不尽；
落花影里，舞去还香。
难把一樽轻送，多少暄凉。

——李雯《风流子·送春》

柳

如是听贺顺说黄鉴可疑，满脸愕然，问道：“怀疑他什么？”贺顺道：“当日钓鳌矶和今日清友楼两起案子，黄鉴都在场，难道不可疑么？”

柳如是一愣，道：“两件案子同时在场的，又不止黄鉴一人。还有吴伟业吴学士，彭莱，郑……”本有意谈及郑森，忽想到今日清友楼之郑森是假冒的，便顿口不提。

贺顺道：“隐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指的是吴学士受伤中毒这件事，当日案发时，只有寥寥几个人靠近过他的身子，黄鉴就是其中一个，对不对？”柳如是道：“可当日的事情已经弄清楚，是钱度用匕首误伤了吴学士，是谢三宾用毒锥刺中了他呀。”

贺顺道：“靴藏匕首，作为防身之用，这并不罕见。而袖藏兵器，只有处心积虑的人才会如此。当年黄宗羲一心要为父报仇，才在袖中暗藏尖锥。又如那被复社除名的钱度，也是无家可归，无处可恋，袖中藏着袖箭。谢三宾跟什么人有着深仇大恨，以至在已有黄金匕首的情况下，还嫌不足，得在袖子中藏一把涂了乌头剧毒的尖锥呢？我一直觉得这里面有蹊跷，只是找不到谢三宾当面对质，也无从查证。”

柳如是道：“我明白贺公子的意思了，你是当日用毒锥刺伤吴学说的不是谢三宾，而是黄鉴，对不对？而你的依据是，黄鉴当日接触过吴学士，这不是太牵强了么？贺公子自己也说了，只有处心积虑的人才会袖藏毒锥。可彼时黄鉴人在烟雨楼，是陪姚淑几人与我会面，他怎能预料到当日吴学士会到湖心岛？他又有什么理由要杀吴学士呢？”

贺顺一时无言以对，只得道：“我辩不过隐娘，但直觉告诉我，黄鉴很可疑。”

柳如是知道对方心高气傲，无非是恼怒适才黄鉴讥讽复社，怀恨在心，也不理睬，只道：“直觉也告诉我，谢三宾很可疑。”

贺顺道：“这是因为隐娘事先对谢三宾有成见。”柳如是道：“这也是因为贺公子适才对黄鉴有了成见。”

他二人争执不下，殷观国却陡然想起一件事来，忙道：“今日在玄妙观时，娘子也提过谢三宾用毒锥刺伤吴学士一事，那商贩不是一口否认么？那个人，虽然一身商贩打扮，行事也有些古怪，倒是个敢做敢当的男子。难道娘子不信他的话么？”

那名商贩为威胁柳如是就范，命属下用刀划伤了殷观国的脸，他倒也不记恨，反而替对方说话，实为难得。

柳如是道：“那位公子的话，我自然是信的。但问题是，这话是谢三宾告诉他的。谢三宾这个人说出来的话，我可是不信的。”

贺顺道：“你们在说什么？什么玄妙观、商贩的？”柳如是便大致说了今日为人劫持之事，又道：“是我连累了殷公子，害得他破面受了伤。”殷观国忙道：“我是大夫，会自己医治，不会留下疤痕而破相的，娘子放心。”

贺顺奇道：“谢三宾派了人用武力劫持娘子？”柳如是道：“嗯，他想要取回一本书册。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拿过燕子居的任何东西。”

贺顺微一沉吟，即冷笑道：“什么书册能让谢三宾穷追不舍，多半是帐册了。听说他当年在山东监军，与主帅朱大典一道贪了不少钱财，不

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他留下了一本帐册，大概也为了制衡朱大典吧。那本帐册对他而言事关生死，忽然不见了，当然着急得要死。”又见柳如是并不惊讶，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隐娘早知道帐册一事。”

柳如是叹道：“我曾无意中在燕子居书房见过那本帐册。”贺顺道：“大概正因为如此，谢三宾才以为是隐娘你拿了帐册。”

柳如是道：“当日在大士阁，谢三宾曾当面找我索要，我已明白告诉他没有拿帐册，但他不信，这次居然还派人装扮成强盗，想要武力夺回。”

贺顺冷笑道：“而今谢三宾不比往日，无权无势，只徒然有几个钱而已。他又是钱公门生，哪里敢惹到娘子头上？这伙人，一定是江北总督朱大典派来的。你说那个商贩气度不凡，左一个‘勾园’右一个‘勾园’，很可能就是朱大典的长子朱万化。”

柳如是道：“朱万化？贺公子认得他？”贺顺道：“见过几次，他也来过勾园。此人英武果敢，极有其父之风，像今日这种冒充强调绑架之事，除了朱万化，再没别人敢做。”又道，“果真是朱万化的话，那么谢三宾告知他的话就可信了。”

柳如是道：“什么？”贺顺道：“就是谢三宾自称没有用毒锥刺伤吴学士一事……”正好侍从引着杨英上楼来，他便不再多言。

杨英急奔过来，先躬身行礼，然后急急问道：“我家大公子人呢？”

原来今日郑森赴宴后，就要返回福建成亲。杨英受命准备大船，亦跟来了嘉兴。他见侍卫许久不来通报郑森行踪，觉得放心不下，便赶来竹亭湖墅查看。谁料门前侍从只说郑森不在，也不说去了哪里。他一时发懵，不明所以，只得求见主事之人。

贺顺指着椅子上的死人道：“杨侍卫长请过来，看看这个人是谁？”杨英略略一扫死者，即道：“不认得，不过他穿的衣服是我家大公子的衣服。”

贺顺道：“这个人戴了一张面具，冒充郑森郑公子与我等同饮，半途

中忽然死了。”杨英道：“可东林、复社中人大多见过我家公子，这个人分明跟大公子不像，如何能瞒得过这么多人？”

殷观国道：“这个人原先戴了一张面具，适才有人把面具揭下来了，所以你看像不像。但刚才的时候，那可是跟郑森公子一模一样，我们都以为是真的郑森死了，可是吓人一跳呢。”

杨英愈发糊涂起来，道：“公子到底在说什么？”

贺顺便大致叙述了经过，杨英“啊”了一声，忙问道：“这个人是假冒的，那么真的大公子人呢？”贺顺道：“我们推测你家公子多半已经遇害了，就是大士阁出了许多事的那晚。”

杨英又“啊”了一声，呆了一呆，又转头望了一眼死者，眼泪登时流了出来。

柳如是忙道：“也不尽然。贺公子已经派人去大士阁寻找尸首。寻不到的话，就表明郑公子还活着。”顿了顿，又道，“既然刘香一心要对付郑总兵，应该事先预料到假郑森有被识破的可能，那么他必定要留一手。如此推测，郑森公子活着的可能性极大。”

杨英立即又觉得有了希望，忙举袖抹了抹眼泪，问道：“那要怎么做，才能尽快寻回我家公子？”贺顺道：“刘香要对付的是郑总兵，杨侍卫长不妨立即派人知会他，让他有所提防。另外，你们不是已经派了人追查刘香下落么？”杨英道：“对。他人叫冯锡范，人还在江南。”

贺顺道：“冯锡范既然专门负责追查这件事，所知道的线索肯定比我们要多，不如召他来嘉兴，看是否能根据这冒牌货的线索找出刘香。如果郑森公子还活着的话，找到刘香，就找到了他。”

杨英道：“是，我这就派人去办。”又抹了一把眼泪，道，“之前施琅还悄悄告诉我说：‘大公子变得很有些怪。’原来他看出了一些可疑之处，可惜我根本就没当回事。”

柳如是道：“这事怪不得杨侍卫长，谁能想得到对头竟能李代桃僵呢？”又问道，“施琅人呢？”杨英道：“之前我派他回福建办事，人还未

曾返回。”

柳如是与贺顺交换一下眼色，心中施琅既然发现了假郑森端倪，多半在路途中被杀了或是捉了。贺顺忙道：“杨侍卫长再派人沿施琅回去的路线追查，看是否有线索。”

杨英这次总算会意过来，“啊”了一声，道：“贺公子是说施琅已经……已经……”贺顺点点头，道：“施琅很可能已经遇害或是被捉。但杀人、绑人都非同一般，多半会留下线索。事不宜迟，杨侍卫长这就召集人手办事吧。”

杨英应了一声，走出几步，又想起了什么，回身指着死者道：“这个人……”

贺顺道：“这个人是刘香一伙，要对付的是郑总兵。而害死他的凶手也多半跟郑氏有仇。杨侍卫长放心，这件案子，就交给我……”转头看了看柳如是，又改口道，“交给我们几个来办。”

殷观国忍不住插口道：“你们郑总兵仇家还真多。不过杀死这冒牌大公子的人，也顺手救了你们郑大帅一命。不然的话，他能以郑森的身份瞒过你们这些心腹侍卫，瞒过不时常见面的郑总兵不也是轻而易举之事吗？”

杨英道：“是，是，好险，当真好险。那就拜托各位了。我家大船停在春波门码头，稍后我会派人来这里，好来回传递消息。”

贺顺道：“何须这么麻烦？杨侍卫长直接将船开来勺园码头就可以了。”杨英应了一声，匆匆下楼去了。

殷观国道：“贺公子，你答应了杨侍卫长要查找杀死冒牌郑森的凶手，我们要如何下手？死者没有明显的中毒迹象。即使他真的是中毒而死，可中毒的人只有他一个，也有可能是发生在赴宴之前。而他的侍卫全逃走了，根本无迹可寻。”

贺顺道：“我不这么认为。假郑森今日赴宴只是走个过场，重头戏在他冒充郑森真回福建成亲之时。他既然能瞒过杨英等人，也该是个谨慎

之人，不会在大戏即将开场前贸然行事，他身边的同伙也是如此，所以赴宴之前中毒的可能性极小。如果是中毒，一定是发生在清友楼中。”

殷观国道：“可贺公子不是已经派人验过了么？这些食物、酒水并无毒物反应。而且在场这么多人，也只有假郑森一个人倒下呀。”

贺顺道：“隐娘怎么看？”柳如是想了想，问道：“郑森……不，是假郑森一直坐在这里，对不对？”贺顺道：“对，他的左手是吴学士，右手是钱谦益钱公。”

柳如是问道：“有没有什么东西，只有假郑森一人碰过、或是只有他一人吃过？”贺顺道：“没有。噢，我因为在邻桌作主陪，并没有坐在首席。具体情形并不是十分清楚。但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殷观国道：“碗、筷、及酒杯，不是只有假郑森一个人碰过么？”

他身上随时带着一包银针，当即拈出来一根，沾上清水，往假郑森面前的餐具一一试探，然验过之后，银针还有银光发亮，毫无变黑迹象。甚至连假郑森的座椅都验了，还是没有反应。

今日酒宴极为丰盛，满桌菜肴尚有大半未动。贺顺见柳如是的眼光盯在一盘鱼上，忙道：“噢，这是嘉兴本地习俗，鱼头朝向贵客，吴学士是今日主客，鱼头当然是向着它了。”

柳如是道：“这条鱼就摆在假郑森面前，从鱼体上残留的鱼肉位置来看，他似乎并未动箸。”贺顺道：“嗯，看起来只有钱公吃了两口。”

柳如是道：“可是这鱼却少了一只眼睛。”贺顺道：“呀，我想起来了，早几日闲谈时，吴学士曾提过福建人好食鱼，郑森的嗜好则更加怪异，不好鱼肉，独好鱼眼，说是自小在日本时便是如此。”

柳如是道：“这么说，郑森好食鱼眼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贺顺道：“至少南京国子监都传遍了。”顿了顿，又道，“可这人明明是假的呀。”

柳如是道：“这也不难解释。此人装扮成郑森之前，必然刻意研究了

其言行举止、生活习性。既然郑森好食鱼眼众所周知，他必然刻意模仿，为的是不留下破绽。至于他今日在这里挑食鱼眼，有可能是习惯使然，也有可能是真的爱上了鱼眼。而凶手亦知道郑森好食鱼眼一事，有心利用了这一点。”

贺顺听说，忙命侍从去捕捉负责为今日宴席做鱼的厨子。殷观国忙用筷子将另一只鱼眼掏出来，小心地放在盘子上，用银针触碰，却没有变色。他想了想，又用针挑破了鱼眼表面一层鱼泡似的薄膜，薄膜刚破，银针尖便立即变得乌黑！

原来下毒者深知郑森嗜吃鱼眼的习性，事先将鱼眼掏出，浸泡在毒药中。泡制好毒鱼眼后，又精心在外面裹制了一层薄膜，再才将鱼眼塞会原处。之所以如此，既有不愿意毒药扩散、伤害无辜的因素，更多的则是想要逃脱事后追查。如果不是殷观国得到人皮面具的启发，突发奇想地想到鱼眼外可能还有一层薄膜，谁又能发现里面的玄机呢？

贺顺见状，耸然动容，“嘿嘿”了两声，道：“佩服！佩服！”

柳如是道：“既然投毒凶手如此费尽心机地掩藏痕迹，那么泡制鱼眼的应该不是什么难得的毒药，为何这假郑森身上没有任何中毒反应呢？”

殷观国道：“是啊，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百思不得其解。

正好侍从上来道：“钱公回来了，马上又要离开，请柳娘子下楼一见。”

柳如是便急急赶下楼来。暮色正浓，钱谦益站在楼前戏台边徘徊，一见她出来，便迎上前来，急急道：“朝廷马上要起用东林党人，老夫有要事，要跟张溥一道赶去淮安。不过你我婚期不变，河东君大可放心。”

柳如是道：“这么急么？竟是一晚都不能多留。”钱谦益道：“河东君也知道张溥那人的脾气，而今东林、复社掌权在即，他是一刻也等不及。加上出了郑森在清友楼暴毙这件事……”

柳如是忙道：“我还来不及告诉相公，揽鹤厅中死的郑森是假的，是有人冒名顶替。真的郑森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钱谦益惊讶异常，听了大致经过，跌足道：“居然有这样的事！老夫今早才收到郑芝龙的亲笔信，邀请老夫去福建参加郑森的大婚之礼。席上，老夫还跟郑森谈起了这件事。想不到他竟然是冒牌货。”又问道，“郑森活着的希望有多大？”柳如是道：“大概有七成。贺公子已经知会了郑森的侍卫长，目下正在全力寻找他的下落。”

钱谦益道：“郑森是老夫的得意门生，老夫本该留下，可惜……”柳如是道：“相公请放心去办事，这里有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协助贺公子处置好勺的园事。”

她说得甚是平静，却令人感到了一份力量。钱谦益本是焦灼的心立即宽慰了下来，道：“辛苦河东君了。”柳如是道：“我与相公已然订亲，不分彼此，东林的事即是我的事，当然要尽力。”

钱谦益道：“唉，张溥原先的意思，我们先一道赴淮安，找到他要找的人，商议好一些事宜后，再由老夫亲自赶赴福建向郑芝龙解释郑森暴毙一事。现在看来，计划要变更了。”

他虽仕途不顺，毕竟文名满天下，是不少达官贵人争相结交的对象。早在郑森来江南正式拜他为师前，他便与其父郑芝龙有交情，虽未正式谋面，然每每生辰，他都会送诗文到福州道贺。当初内阁首辅温体仁指使绍兴师爷张汉儒上书告发，其中一条罪名便是往海外私贩人口，暗指他与郑芝龙勾结走私人口渔利。这自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也由此证明他钱谦益确实与郑芝龙交情不菲。

柳如是道：“这件事，要尽快让张溥知道才好。”钱谦益道：“嗯，好，老夫这就赶去告诉张溥。他的座船已然出发，我再不走，可就追不上他了。”柳如是道：“那好，我送相公上船。”

嘉兴河道、湖泊交错纵横，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无论大户小家，大都临水而居，“窗外闻橹声，门前连市井”，出门则以船代步，一个个形状各异的码头便成了水乡特有的风景。竹亭园码头用大块大块的青色长条石砌成，呈半圆状，岸边挂满彩灯。正有仆人在举火燃灯，一盏一盏的纱灯渐次亮起，与南湖湖水交相辉映，煞是夺目。

柳如是、钱谦益一道来到竹亭园码头。相携登上钱氏的大游船。钱谦益熟知柳如是稟性，料想她要赋诗作别，已命家奴准备好笔墨纸砚。柳如是进来客舱，果然先走到案桌前，微一沉吟，即龙蛇飞舞。诗云：

梦里招招画舫催，鸳湖鸳翼若为开。
此时对月虚琴水，何处看云过钓台。
惜别已同莺久驻，衔书应有燕重来。
只怜不得因风去，飘拂征衫比落梅。

往怀中取印章时，随手掏出来的却是一方“问郎”，正是当年松江才子李待问送给她的私人名章。她微一沉吟，便将其递给一旁的仆人，道：“你拿了这方印去松江，送还给李待问李公子。”仆人应了一声。

钱谦益佯作不见，拿起纸笺读了一遍，道：“好个‘惜别已同莺久驻，衔书应有燕重来’。”顿了顿，又道，“携手期弦望，沉吟念陌阡。暂游非契阔，小别正流连。即席留诗苦，当杯出涕洟。茸城车坊辘，鸳浦棹觥缘。去水回香篆，归帆激矢弦。寄忧分悄悄，赠泪裹涟涟。迎汝双安桨，愁予独扣舷。从今吴榜梦，昔昔在君边。”

柳如是笑道：“确有‘即席留诗苦’，并无‘当杯出涕洟’。”钱谦益呵呵一笑，道：“六月初七，老夫必乘画舫来嘉兴迎娶河东君过门。”柳如是道：“那好，我日夜盼着相公早日到来。”道了一声“珍重”，便下了船，头也不回地去了。

钱谦益门生许经亦在旁侧，迟疑道：“恩公当真决定要以嫡妻之礼迎娶河东君么？”钱谦益道：“老夫已经决定的事，还能是假的么？”

许经道：“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恩公认为值得么？”钱谦益凝视着柳如是纤细瘦小的身影消失在绿树后，道：“值得，当然值得。”

柳如是离开码头，刚进园子，便见到月门灯下站着一名中年男子，古雅温润，眉宇间蔚然深秀，嘴角含着浅浅的笑容，却是陈子龙。她立即顿住脚步，不敢走过去。四目交汇，默默无言间，已胜过万语千言。

还是陈子龙主动走了过来，问道：“隐娘一向可还好？”柳如是道：“很好。卧子也是来参加送别宴会的么？”陈子龙点点头，道：“我有公务缠身，来得迟了，到的时候正好遇到张溥他们离开，所以一道去送了吴伟业一程。我这就要回绍兴了，心中还是放心不下隐娘，想来看一下你。”柳如是道：“嗯，多谢。我很好。”

陈子龙踌躇着，终于还是说了出来，道：“听说钱公不日就要迎娶隐娘，是真的么？恭喜了。”柳如是道：“多谢。”

陈子龙道：“隐娘来到嘉兴，是因为嘉兴是你故乡，你预备从嘉兴登船出嫁么？”柳如是叹道：“卧子，世间知我心意者，莫如你。”

她初来嘉兴时，旁人都说她为躲避谢三宾而重投复社领袖张溥怀抱，迄今坊间仍以这一流言最盛。而她与陈子龙几年未见，他却立时能猜中道她的真实心意。

陈子龙道：“你虽籍贯嘉兴，但其实在松江的日子最长。论起来，松江才是你的故乡，你一向也是如此自诩。所以，你该从云间^[1]出嫁才是。”

柳如是极是意外，问道：“你……你不在意么？”陈子龙道：“我当然在意。不过隐娘能有个好归宿，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你忘了么？当年你答应过眉公，出嫁时一定要风风光光，请他老人家做证婚人的。”

柳如是道：“好，我答应你，我一定从松江出嫁。”脸上带着甜美的微笑，一行泪水却缓缓从眼眶滑落。

二人深意浓时，有“满庭清露浸花明，携手月中行”的浪漫；被迫分离后，则有“当日香尘归后杳，独立斜阳人自老。不须此地怨东风，天涯何处销魂少”的怀念。只是毕竟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时隔这么久，再度重逢相见时，竟然还有当日在松江佘山初遇时的悸动。

她未再多说什么，擦身而过，缓缓地离去。而他徒然伸了一下手，却最终没有留住她的勇气。

紫燕翻风，青梅带雨，共寻芳草啼痕。明知此会，不得久殷勤。约

略别离时候，绿杨外、多少销魂。才提起，泪盈红袖，未说两三分。纷纷，从去后，瘦憎玉镜，宽损罗裙。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欲梦故人憔悴，依稀只隔楚山云。无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

短暂相逢之后即是契阔离别，此后万水千山，消息难通，一切可能如烟水一般迷茫。唯一能做到的，只是在花柳季节的黄昏时分互寄相思。而这相思里，又必然伴随着感伤。

柳如是重新回到清友楼时，天色已经黑定。楼里、楼外灯火高照，依旧如往日一般光鲜明亮。

进来时，正好大厅遇到管家向贺顺禀报，说是负责做鱼的厨子出去买鱼了，要过一会儿才能回来。

贺顺问道：“这厨子是什么来路？”管家道：“是新来的，小名叫阿三。”

贺顺道：“姓什么？”管家道：“他说他自小流落，无名无姓。”

贺顺道：“如此，你便相信了他？”管家道：“阿三看着很老实本分的样子啊，跟南湖上打鱼的渔夫没什么分别。”

贺顺道：“他一定是自己寻上门，称想找事情做吧？”管家道：“是啊，他是自己寻来的，自称会做鱼，想留在厨房做事。因为最近正好缺雇工，小人心想即使他鱼做得不好，招进来洗碗打杂也是好的，所以就收留了他。哪知道一试之下，阿三当真能做一手好鱼，遂提拔他做了厨子。”他见贺顺语气怪异，觉察到有所不妥，问道，“阿三……可是犯了什么事？”

贺顺冷冷道：“他往鱼眼中下了毒，你说算不算犯事？还好阿三只是想要杀郑森一人，不然他往鱼中下点料，今日多少重要人物都得中毒死了。”

管家闻言，双腿一软，跪倒在地，连连磕头道：“是小人的错，是小人的错。”

贺顺喝道：“磕头有什么用？起来！你立即带人去市集，将阿三抓回来，将功赎罪。”管家道：“是，是。”忙不迭地去了。

贺顺转头看到柳如是神色有异，微微一愣，即明白过来，问道：“隐娘可是见过子龙兄了？”

柳如是点点头，道：“贺公子之前不肯告诉我卧子来了嘉兴，是怕我有情绪，影响了帮你破案么？”贺顺倒也坦白，承认道：“是有这个意思，隐娘的心果真是太湖石做的，玲珑剔透，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柳如是心道：“我要是有一颗石头心，倒是好了。”轻喟一声，随即正色道，“我已经将假郑森一事告知钱公，钱公自会转告张溥，贺公子不必另外派人了。”

贺顺摇头道：“隐娘出去的时候，我已经派人乘坐快船去追张先生，应该能比钱公快。”

柳如是道：“贺公子怎么独自下来了？殷公子人呢？”贺顺道：“殷兄在上面验尸。”又补充道，“现下看来，应该就是这个厨子阿三往鱼眼中做了手脚，但假郑森又没有中毒迹象，殷兄怀疑另有蹊跷，必须得验尸才行。可这件案子涉及到的机密太多，暂时不能报官，所以只好请殷兄勉为其难。隐娘，我还有事……”

复社每每有事，最后留下来收拾乱摊子的总是贺顺，柳如是颇同情他，便道：“这里有我，贺公子自去忙。”贺顺道：“多谢。我去去就回。”

柳如是便自行上来二楼，却见假郑森平躺在地上，殷观国正蹲在一旁寻找着什么。她本有意走过去帮忙，忽见假郑森被剥光了衣服，精赤着身子，急慌忙转过身去。

等了好大一会儿，忽听见殷观国欢声笑道：“找到了！找到了！”柳如是问道：“找到什么？”

殷观国回头看了一眼，忙取过衣服，分别盖住假郑森的身子，只露

出后背一块，招手道：“隐娘可以过来了。”指着后倍靠近右肩一处黑点道，“娘子可曾见过这个？”

柳如是道：“这是什么？是黑痣么？”殷观国道：“锥伤啊，口径跟吴学士身上那处一模一样。噢，当时吴学士身上还有一处刀伤，与锥伤重叠在一起，可能娘子记不起来了。但我画过伤口图样，记得很清楚。”

柳如是惊呼一声，问道：“那么这黑色表示锥上有毒？”殷观国道：“正是。依我推测，假郑森先吃了鱼眼，之后凶手从他背后经过，用毒锥透过椅子靠背的镂空处扎了他一下。假郑森虽然中毒而死，然而两种毒药毒性不同，互相抵消了症状，他身上便没有。”

柳如是道：“这便是以毒攻毒么？”殷观国道：“是的。娘子今日问过的嘉兴名医杨得春最擅长此道，专以毒药来医治毒疮，治愈者十之八九。”

柳如是道：“鱼眼凶手是化名阿三的人，毒锥凶手……”殷观国道：“这名凶手人就在揽鹤厅中，要么是宾客，要么是上菜的仆人或是婢女。比较起来，后一种可能更大。一是下人走来走去不易惹人起疑，二来今日在座的宾客不都是东林、复社人士么？谁会想杀郑森呢？”

柳如是胸口“咯噔”一下，心道：“不，也有宾客不是东林、复社的。难道真如贺顺所言，凶手是……是……”

忽听得南面围栏外有人扬声叫道：“吴昌时，你出来！”

柳如是闻声走到围栏边，却见一只小船停在楼下水面上，一名二十来岁的长袍男子站在船头，对着清友楼指手画脚。最可笑的是，那男子手中提着一壶黄酒，往嘴里灌了两口，又道：“你……你家那么大，偏偏还要占我家的地……你……你这个摩登伽女……”竟是趁着酒兴来骂吴昌时泄愤的。

正好贺顺重新上楼，走过来看了一眼，皱眉道：“又是这姓曾的！”

原来那男子姓曾，名叫曾不凡，就住在隔壁，算是近邻。吴昌时最近花费巨资扩建竹亭湖墅，围墙建在了曾不凡的地上。曾不凡一向对勺

园中歌舞不断很是不满，见吴昌时居然将围墙推到了自家地上，便愤然上门理论，要求退地。吴昌时漫不经心道：“垣在尔基，即尔垣矣，何必争！”意思是围墙打在你家地上，你就当是你的围墙好了，还争什么啊。地当然是不会还的。曾不凡怒而告官。吴昌时还未做官时便雄霸一方，地方官员尊其为师长，步入仕途后更是不可一世，官府哪，只是拒不受理。曾不凡难消心头之气，便时常晚间灌上两口黄酒后，乘船来到清友楼下叫骂。不过他究竟是读书人，不好意思骂出污言秽语来，来来回回就是那几句话，贺顺等人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侍从问道：“要小的下去将他赶走么？”贺顺摆手道：“不必，随他去吧。”又对柳如是解释道，“每次这姓曾的灌两口黄酒后，都会趁着酒兴来清友楼下喊叫，叫一阵就自己走了，不必理他。”

柳如是心道：“明明是吴昌时不对，还好意思理么？”

贺顺又道：“有一个好消息是，大士阁厢房中未发现尸体。”柳如是道：“太好了，不管刘香那伙人是如何将郑森带出湖心岛，这说明他还活着。”贺顺点点头，道：“杨英的船刚刚到了，我已经知会了他。他亲自带人往福建方向去追踪刘香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假郑森既已暴露，刘香必定铤而走险使出明招儿，直接用手中的郑森来威胁郑芝龙。

贺顺道：“派去的侍从，还特意向大士阁僧人打听了借住在厢房的袁明。僧人明净说起初与袁明一道来的有好几个人，除了袁明外，其余个个都戴着竹笠，看不清面孔。他们捐了一大笔香油钱，称喜爱湖心岛景色，想多住几日。袁明独自住了一间，其余人分住在另外两间。有一间房，从来不让旁人进去，茶饭饮食等都是送到隔壁房中，再由同伴送进去。”

柳如是道：“那么，假郑森一定是藏在那间房里了。只是他们如何能知道郑森一定会进大士阁？”

贺顺道：“某日明净去送水时，曾无意中听到袁明在与人谈论郑森。这些人应该早打听到郑森会随吴学士来嘉兴，而嘉兴必游之地是烟雨

楼，郑森头一趟来嘉兴，必然会上湖心岛游览，遂事先住进大士阁中守株待兔。却想不到老天爷大大帮了忙，郑森当晚竟住进了大士阁中。”

柳如是摇了摇头。仇恨到底有多大的驱动力量，才能令人如此设心积虑、不择手段？

她正当青春年华，所谓阅世经历，也不过是比平常女子多了几分风尘、多了几段情缘而已，当然难以理解深仇大恨的真正意义。日后当她最爱的男子被人割下头颅、高悬示众的时候，她才明白那是一股无法抑制的热流，深切的伤，深切的痛，深切的悲，深切的怨，非但令人就此沉迷于复仇，且不再有任何自身安危的顾虑。

曾不凡还在楼外声嘶力竭地叫喊。柳如是却陡然想起一事来，转头问道：“殷公子，通常人在饮酒后容易亢奋，胆子也比平日大，对吧？”殷观国不解其意，答道：“是啊，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因为酒对人体有刺激作用。”

柳如是道：“那么，有没有类似酒的这种药，给人一下，人立即，行为异常，旁人看起来难以理解？”殷观国笑道：“当然有，这类药还不少呢。娘子问这个做什么？难道想给曾不凡下药么？他已经有黄酒助兴，不需要更多药力了。”

柳如是也不理睬他的玩笑，道：“殷公子可还记得当日在大士阁中，你为吴伟业吴学士验伤，吴学士提到他左腕上有个红点？”殷观国道：“记得。不过那处红点没有毒性，我当时以为是虫子咬的……”蓦然意识到柳如是的话外之音，愣在那里。

贺顺忙问道：“隐娘认为吴学士腕上的红点是人为刺的，上面涂了能令人激动兴奋的药？”

柳如是点点头，道：“当日谢三宾来找我索要书册，我看到他的右手腕上也有这样一处红点。一个是左腕有红点，一个是右腕有红点，这难道仅仅是巧合么？”贺顺道：“不是巧合，是有人站在他二人边上，拿什么东西分别往二人手腕上刺了一下。”

当日在烟雨楼前，吴伟业和谢三宾莫名争执，直至动手争斗，事发

时为旁观者所不解，事发后吴伟业及谢三宾本人也不能解释当时为何会突然失态。如果像柳如是所推测的那般，是有人用药力迷惑了二人本性，那么便好理解了。

殷观国道：“可这种药药力有限，中药后因为焦躁而立即发作，药力也只能持续一小会儿。”

柳如是道：“那么一定是谢三宾上前扯住吴学士后，有人从旁边靠近二人，趁纠缠不清之时用针锥之类的东西往二人手腕上刺了一下。药力很快发作，事态遂一发不可收拾。”

贺顺道：“莫非又是那钱度，想挑其争斗，他才好趁乱下毒？”柳如是道：“贺公子，恕我直言，这个人不是钱度，而是彭莱。”

当日因为发生命案，吴伟业和谢三宾的情形被证人反复讲述过，谢三宾与吴伟业起争执的时候，只有彭莱靠近过二人。

贺顺愣了一下，随即眉头深锁，半晌才道：“隐娘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有一次张先生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旁人劝他，他就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我见过他不停地挠手背上一个红点。莫非那次也因为药力所致？”

柳如是道：“那就愈发证明是彭莱了。他是张溥心腹侍从，能够轻而易举地在他身上下药。彭莱人在哪里？”贺顺道：“他跟在张先生身边，正在去淮安的路上。”他是果决之人，事关复社安危，即使只有疑点，也要立即将嫌疑人隔离起来，细细审问清楚，忙道，“我这就派人追他回来。”招手叫过侍从，低声吩咐了几句。

那侍从道：“彭莱是张先生心腹，张先生不肯放人怎么办？”贺顺道：“就说事关假郑森案，非得彭莱回来协助不可。”侍从遂应命去了。

贺顺还是想不通彭莱的动机，道：“彭莱跟随张先生已有数年，张先生对他甚为倚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他是朝廷派来的奸细，想在关键时刻用药力影响复社决策，这倒还说得过去。可当日吴学士跟谢三宾争执，吴学士是我复社中人，谢三宾出自东林钱公门下，都算是自己人，他又有什么必要用药力挑起二人争斗呢？这种手段说起来实在幼稚

可笑，正如黄鉴所言：“江湖一点诀，识破不值半文钱。”他每多用一次，暴露的风险就增加一分。”

柳如是道：“之前我对贺公子、还有钱公、张溥都说过，有人告诉我，说是女真皇太极采纳降人沈文奎之计，派了奸细混入京师，专门挑拨大明朝廷党派相斗。”

贺顺道：“我记得，那是徐霞客徐先生临终前托王微娘子转告钱公的，因为隐娘和复社东林的关系，王微便直接告诉了你。隐娘是说彭莱就是皇太极派来的奸细么？我觉得不大可能，即使要使离间之计，也应该将奸细放入京师朝堂啊。”

柳如是道：“这就是我一直在劝钱公、张溥的话。贺公子可能觉得不中听，可事已至此，我便直说了吧。自万历以来，数十年间党争激烈，参与党派有宣党、浙党、阉党等，一边对手走马观花，另一边则是东林，始终维系不变。而今东林势衰，复社又接过了党争大旗。一边对手先后是阁老温体仁、薛国观，另一边则是不变的复社，一切仿若历史重演。稍有点眼光的人，便能看出东林、复社才是党争的关窍。试问贺公子，换作你是女真人，是将奸细放在京师好呢，还是放在复社腹心好？”言下之意，无非是指斥复社是党争的积极参与者，对朝政败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贺顺一时答不上来，沉默了许久，才道：“一旦复社执掌朝政大权，自然会完完全全地摒除党争。”

柳如是不无嘲讽地道：“所以这次复社才会尽弃前嫌地与阉党合作，搞垮薛阁老？”

话不投机，气氛陡然一变。柳如是受托于李长祥后，曾多次规劝张溥不要再干涉朝政，非但没有任何效果，还被斥为妇人之见。此刻她见贺顺亦是一副全不以为然的表情，便觉得索然无味起来，道：“天色不早，我先回西泠楼了。”又谢道，“殷公子，多谢你今日陪我出门见客，还连累得你受了伤。真是不好意思。”

殷观国忙道：“娘子哪里的话。是我先被贼人捉住，娘子寻我不着，

才坠入了圈套。”柳如是道：“改日我再置宴为殷公子压惊。”

殷观国家在城中，回家还有一段水路。贺顺道：“殷兄今晚干脆就留下来，和我作个伴。”又派仆人提灯送柳如是回西泠楼。

送走柳如是后，殷观国问道：“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复社都是堂堂正人君子，为什么要跟阉党联合呢？”贺顺道：“这其中，自然有不得已的苦衷。”

所谓“不得已的苦衷”，实则与当今皇帝大力宠信阉党有关。崇祯皇帝即位后，果断诛杀了大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表面铲除阉党势力，令天下人欢欣鼓舞，其实就宠信太监而言，他比前朝任何一个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崇祯为人多疑，不信任大臣，只能倚靠宦官，当时辽东危局日甚一日，中原之乱又久不平，愈发有意将宦官置于要地，好就近监视大臣。工部员外郎骆方玺窥测帝意，上书道：“陛下即位遂置魏忠贤于大戮，岂为溺情阉宦，不过外廷诸臣无一可用而借才及之。人臣感激恩遇皆知仰报，何论内外。若内臣蒙恩受重任，孰不欲弃捐顶踵以酬陛下。”此奏疏大合崇祯心意，很快下诏以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戎，以太监李明哲提督五军营，杜勋提督神枢营，阎思印提督神机营，郑良辅总理京城巡捕，于是军中要职尽为宦官担任。

更有甚者，崇祯改封东厂提督为总督，虽一字之差，但东厂声价陡增。有大臣上疏指出弊害，崇祯充耳不闻。而厂卫亦恣意妄为，无孔不入，令人闻风丧胆。吏部曾推荐某人出任知府。崇祯皇帝不同意，说此人因买茶不称心而将奴仆的头敲破，这样的人，怎能治理一府百姓？吏部进行调查后，发现果有其事，震撼之余，亦是惊恐难安，深宫中的皇帝连这种琐事都一清二楚，可见厂卫侦缉之周密。

皇帝如此信任阉党，阉党便对其决策有极大的影响力。温体仁、薛国观先后倒台，阉党在其中出了大力。复社自成立之日起，便如逆水行舟，不迎风而上，将有灭顶之灾。如果不是张溥决意与阉党联手，又怎能援立内阁首辅，以彻底摆脱政治危机？

殷观国到底不是复社中人，贺顺不便对其明言，只轻叹一声，道：“去睡吧。”

柳如是由仆人相送，径直回来西泠楼。刚到院门，婢女小楼听到动静，摇着香扇迎了出来，先禀告道：“黄娘子的姊姊生了急病，黄娘子和姚娘子都赶去放鹤洲朱家了。本想顺道跟柳娘子打声招呼，可侍从说清友楼出了人命，最好不要过去，只得作罢。两位娘子让婢子转告柳娘子，怕是今晚不得回来了，让娘子不要等她们。”

柳如是本想今晚便与黄媛介商议向朱家借《明史》一事，想不到其姊黄媛贞却生了病，心道：“这样也好，我明日一早便去放鹤洲探访黄媛贞，当面提借书一事。”便打发仆人回去，掩了院门进屋。

小楼打了水，服侍柳如是洗漱，又奉上茶水糕点，这才问道：“娘子今晚还要写文章么？婢子这就去为娘子磨墨。”

柳如是满腹心事，当然不会立即就寝，可也不愿意耽误小楼歇息，道：“你先去睡吧。”她打发了小楼下去，自己随意吃了两块点心，这才来到书房。

吴昌时出身富贵，性好奢侈。这西泠楼中的陈设亦是极尽铺张之能事，如家具是产自嘉善西塘张成、杨茂两家的雕漆器，摆设则有魏塘朱华玉制作的银槎杯、张鸣岐所制铜炉、黄元吉所制锡壶，均是嘉兴著名手工特产，精美绝伦，巧夺天工，无不显露出主人的豪阔。

柳如是走到雕花书桌前，先打开花梨木盒，取出一块四眼端砚。砚高五寸，厚一寸，宽三寸八分，质地极为细腻，上面有云状花纹，四眼作星月形排列。砚背刻铭文曰：“奉云望诸，取水方渚。斯乃青虹贯岩之美璞，以孕兹五色珎戴之蟾蜍。”下隶书小字“蘼芜”款，有阴文“如是”长方印^[2]。

这是柳如是与陈子龙分手后，陈子龙托人送给她的一方砚台，每每于辗转流离中，睹物便能思人。起初，她也时常对砚流泪，觉得上苍不公，令天下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悲夫同在百年之内，共为幽怨之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反而觉得空间的距离令爱人之间的情感得到了升华——虽知己而必别，纵暂别其必深。冀白首而同归，愿心志之固坚。苟两心之不移，虽万里而如贯。他心中有她，她心中有他，永不相

忘，矢志不渝。就像风雪中傲然怒放的寒梅，愈远愈清，愈久愈烈。如此，才是最好的相知相许，岂不远远胜过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再回想当年她与张岱在泖水分手时的约定。如果张岱也如那些复社公子一般追求她，她早已经是他的人，那么今日又会是什么局面呢？反倒是再未谋面，一份羁绊眷念永系心间，足慰平生。张岱当真是个奇人，她生平阅人无数，心目中最杰出男子之首位，除了张岱，别无人选。他是富贵公子，尽情追逐红尘中的繁华与享受，却有一双洞悉世事人情的眼睛，从未真正迷失过。她真正的挚爱，自然是云间陈子龙，但在她心底深处，一直认为张岱是她的初恋。她始终不能忘记与他携手松江的情景。也许，令人难忘的，并不真的是初恋情人，而是情窦初开的别样情怀。

也不知道出神了多久，直到手臂有些酸软，柳如是才回过神来。她叹了口气，终于将蘼芜砚放回木盒中，重新盖好。忽看到书堆上有一封信，上面写着“柳娘子亲启”五字，书法甚差。随手拆了，却是她以前的使女荷衣写来的。

荷衣早已嫁给了小厮勇夫做妻子，夫妻二人在盛泽开了一家小店，开开心心地过着小日子。信中简略说了一些家常，又提及勇夫乘船出去采办物资时，曾见过一名模样酷似景三的男子，追过去时，却又不见了踪影。末了荷衣特别提醒柳如是，说是吴江一直有谣言说，是柳如是害死了周道登，有人要找她报仇。

这类谣言，柳如是早有所闻，以前就未太当回事，而今周道登已经死了近十年，她即将再披嫁衣，又如何会放在心上？当即将信放下，目光无意中落在“景三”上，蓦然想起一事来——今日往鱼眼中做手脚的厨子，小名是就叫阿三呢？会不会就是景三？当年在松江与郑芝龙亲弟郑芝虎一番恩怨后，白面、景大等人被杀，师徒中只有景二、景三跳水逃脱。难道是景三想报仇，又因郑芝虎已被刘香所杀，尸体抛入南海，尸骨无存，便将仇恨转嫁到其侄子郑森身上？

一念及此，急忙起身，预备赶去园中告知贺顺。冷不防在门前撞到一人，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却是黄鉴。

柳如是问道：“淑娘去了放鹤洲，黄公子不知道么？怎么还在这里？”黄鉴道：“淑娘不在，我就不能来找柳娘子么？”

柳如是认识黄鉴已经有好些年，这个人虽然有些怪异，但绝对不是什么轻浮浪子，而且他极爱姚淑，根本不将别的女子放在眼里。一时疑惑不已。却见对方目光炯炯，紧紧盯着她，人也挺身挡在面前，不肯让开。那一刹那，她看到他的眼睛，便明白了——

正如她之前所想到的那般，黄鉴便是毒锥凶手。适才在清友楼，殷观国说宾客都是东林、复社人士，没有杀郑森的动机，她立即想到了黄鉴。他不仅仅符合非东林、复社这个条件，而且正如贺顺所言，两起毒锥案发生时，他都在现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不由得人不怀疑。只是她尚不及说出来，便被楼下曾不凡的大呼小叫打断，反而由曾氏灌黄酒壮胆得到提示，怀疑彭莱便是女真人安插在复社内部的奸细。之后不欢而散，一时还来不及说出她也有些怀疑黄鉴。大概贺顺心中早将彭莱当作了毒锥凶手。这其实也是有可能的，毕竟两起毒锥案发时，彭莱也都在现场。可黄鉴突然深夜出现在西泠楼书房门前，以极其诡异的目光瞪视她时，她瞬间就醒悟了过来，他正是那名毒锥凶手。

黄鉴也从柳如是的眼神中读出了惊疑，虽有些失落，倒也不慌张，道：“娘子早猜到了么？我就知道，如果有人能查到真相，一定是你柳娘子。”从袖中挺出铁锥，抵在她胸前，低声道：“柳娘子该知道锥上有毒，见血必死，乖乖别出声，我有几句话要问。”

柳如是先是全身一麻，冷汗瞬息而出。她本能地转身就跑，刚跑出几步便被黄鉴追上。

黄鉴将柳如是推到木板墙上，左手按住她肩头，右手执尖锥对准她胸口，冷笑道：“别看你平日呼风唤雨，裙下狂蜂浪蝶无数，眼下他们都帮不上你。生死只在一线之间，柳娘子可要考虑清楚了。你再敢逃跑、或是喊叫的话，我就先杀了你，再杀了你的婢女。”

他的臂膀粗壮有力，压在柳如是胸前，便仿若一块巨石。既然难以挣脱，她反倒冷静下来，问道：“黄公子想知道什么？”黄鉴道：“你可有将怀疑我的话告诉旁人？”柳如是道：“黄公子以为呢？”黄鉴踌躇

道：“嗯，应该是没有，不然贺公子早派人来抓我了。不过我还是想当面跟柳娘子确认一下。”

原来黄鉴离开清友楼后，即用钱财贿赂了正要上清友楼清扫的仆人，请他留意贺顺、柳如是的话，由此打听到柳如是和殷观国今日曾被谢三宾派的人捉住，而对方坚称当日在钓鳖矶谢三宾并没有用毒锥刺伤吴伟业。他听到这件事后，便知道事情要糟，如果谢三宾的嫌疑被排除，那么他会立即升为头号嫌疑犯。事情再巧不过的是，柳如是又发现彭莱是女真人奸细，遂暂时将视线从黄鉴身上移开。黄鉴虽然略松了口气，但想到柳如是如此精明，怕是已经对他起了疑心，遂趁今晚西泠楼只有她和婢女二人，溜了进来，想问清楚事情经过后便杀人灭口。

柳如是冰雪聪明，一见黄鉴脸色，便知他想杀自己灭口。有心呼救，可西泠楼甚为偏僻，若是叫喊，只会惊动婢女小楼，徒然赔上一条性命而已。她脑海中瞬间转过千百个念头，却没有任何有效的脱身之计，最终还是先行拖延，道：“黄公子，你以刻书为业，出自歙县虬村雕龙手黄氏，这铁锥本是你刻版必备工具，却成了你的杀人工具，可谓怪异之极。”

黄鉴道：“我其实不姓黄，我本姓龙，名叫龙鉴。家父是京师第一号书商龙冰如，家母倒是姓黄，是真正出自歙县虬村黄氏家族。”

柳如是道：“既然如此，龙公子为何要隐姓埋名？”黄鉴冷笑道：“人人都说你柳如是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原来也不过如此。柳娘子竟是不知崇祯四年轰动京城的龙氏书商案么？”

柳如是道：“龙氏书商案，是那起因为刻印吴伟业会试试卷而引发的案子么？”

她终于明白黄鉴为什么要杀吴伟业了。崇祯四年，张溥、吴伟业等复社士子进士及第，吴伟业更是成为天下艳慕的榜眼。按照惯例，会试结束后，京城书商会将答卷中的上乘之作刻稿汇集出版，通常由房师作序。张溥自傲复社领袖兼吴伟业授业恩师双重身份，撇开房师翰林院庶吉士李明睿，由他本人为吴伟业刻稿作序。李明睿大怒，声称要与吴伟业绝交。最后还是吴伟业请人调停，又亲自向李明睿请罪，称这是书商

龙冰如的过失，这件事才算了结。然而书商龙冰如却因为吴伟业的一句话而倒了大霉，李明睿与内阁次辅温体仁本是一党，温体仁为打压张溥、吴伟业等复社中人，有意加重对龙冰如的处罚，派人查抄书肆，龙冰如本人则受了杖刑，回家后又气又怒，疼痛而死。后来龙妻黄氏也上吊而死。

这起书商案在京师一度轰动一时，但由于温体仁和吴伟业双方都有责任，所以未敢大肆声张，柳如是也是听复社中人偶然提过。此刻忽听到黄鉴自称是龙冰如之子，又提及龙氏书商案，这才想到对方是衔恨当初吴伟业为求自己脱身而推过于龙冰如之事。

黄鉴道：“柳娘子，我跟你无怨无仇，杀你也是情非得已。事已至此，再无回旋余地，我便让你做个明白鬼。”当即述说了缘由。

原来当年龙冰如夫人黄氏自杀前，派仆人将尚且年幼的爱子龙鉴送回了娘家歙县虬村。龙冰如夫妇死时，龙鉴还只是个十岁出头的少年，不明白好好的一家人，为何会突然会被官府抄家、父亲受杖重伤而死，而母亲则悬梁自尽。他回到虬村后，村子里的人也对他指指点点，称其父母死得不明不白。稍微年长，才从老仆口中了解到真相，得知害得他失去双亲的罪魁祸首有两个——一个是内阁大学士温体仁，另一个是吴伟业。可这两个人都是高高在上的大官，且远在京师，即使龙鉴有报仇之心，也是鞭长莫及。此后，他表面上从来不提及父母之死，而在内心深处，始终存有一股怨恨之气。他改为黄姓，跟随外祖父学了一手刻书技艺，成人后即离开虬村，到刻书业最为发达的金陵谋取出路，由于勤奋努力，竟成为江南一带的著名书商。

本可以就此太太平平地过日子，然而当黄鉴在一次文人集会上见到调任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后，心中大起波澜。想到当年因为这竖子一句话，即害得龙氏家破人亡，身为人子，不能为父母报仇，何以立于天地？遂决意杀死吴伟业为父母报仇。彼时他正努力追求金陵才女姚淑，虽生复仇之心，却在行动上有所迟疑，总觉得一旦选择复仇，便可能失去自己心爱的女子，毕竟，吴伟业是姚淑心目中极为尊崇的才子。他在矛盾中反复徘徊，直到听说吴伟业又高升了，将要奉旨进京，这才悚然而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遂立即着手准备，托人在军营中弄到乌头

毒药，再选了一把骨杆尖锥，往锥尖上涂了毒药。那尖锥本是他常用来刻书的工具，既顺手，又精致小巧，可以藏在袖子中。

柳如是听到这里，问道：“这么说起来，淑娘来嘉兴，称是仰慕黄媛介已久，要来与相识，其实是受了你的怂恿？”

黄鉴道：“是的。我打听到吴伟业北上前要先来嘉兴后，便借口要来为黄氏姊妹刻书，说服淑娘来嘉兴游玩，顺道拜访黄媛介，其实是想寻找机会动手。正好黄媛介受你邀请，将要搬去勺园编纂诗集，她又邀请了淑娘。我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如此，我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来勺园，方便接近吴伟业，于是劝说淑娘答应。只是想不到的，那日与娘子约在烟雨楼见面，尚未见到娘子本尊，竟先遇到了吴伟业。当真是老天有眼。”

当日因李长祥有话单独对柳如是说，黄鉴、姚淑等人便先去游湖心岛，正好撞见吴伟业和谢三宾等滚作一团。姚淑与吴伟业素来友善，见旁人只知看热闹，忙让未婚夫上前拉架。这对黄鉴而言，可谓绝好机会，他遂赶过去拉开众人，将压在最下面的吴伟业拉了起来，就在扶住对方的一瞬间，自右手袖中出锥，往其左腹扎了一下。他尚不知道吴伟业已受了刀伤，扶其站定后才发现对方身上有血，料想是在扭打中受的伤，心中登时欣喜若狂，简直恨不得要上天膜拜感恩，他不但得以杀了仇人，还能从容脱身！

钓鱼鳖宴会上，杀机毕露的不只黄鉴一人。钱度费尽心机，机关算尽，终究还是人算不如天算，全盘计划被意外搅乱。黄鉴则是天下掉下来馅饼，白捡到一个极好的杀死仇人的机会。因为旁人均不知道他是龙冰如之子，也不了解，所以即使聪慧如柳如是、精明如贺顺、心细如李长祥，均没有怀疑到他头上。

唯一不如意的是，偏偏有“吕医”之称的少年大夫吕留良当时正好在大士阁中，及时为吴伟业拔毒，救了他一命。黄鉴失望之余，想寻机再对吴伟业下手，遂又以陪伴柳如是为名，说服姚淑一道再返湖心岛。哪知当晚大士阁中变故频频，他更是因曾与沈德符争吵而被怀疑成杀人凶手，又见贺顺派了人守在吴伟业身边，寸步不离，料想良机难觅，只得悻悻作罢。不过柳如是既已邀请姚淑一道编纂诗集，他亦可以跟随未婚

妻时常出入复社的活动中心竹亭湖墅，总会寻到机会。至于当晚在松林听到郑森与冯锡范等人的对话，则是个意外。他之所以没有报官，没有告诉任何人，是想将来也许有一天这些消息可以为自己所利用。

而为下次动手准备计，黄鉴还刻意换了毒药，将砒霜、蒙汗药、夹竹桃、相思豆^[3]等常见毒药混合调制，配成一种新毒药。虽然柳如是等人认定是谢三宾用毒锥伤了吴伟业，但若他再度使用乌头毒的话，谢三宾的嫌疑便会洗清，而他因为同时出现在两件案子的现场，必然会成为首要嫌犯。换成另外一种毒药，便可以在极大程度上混淆查案者的视听。

可惜事情并不如想象中顺利，吴伟业虽也住在竹亭湖墅中养伤，然深居简出，其住处天然居是个单独的院落，来往探访者络绎不绝不说，更是复社的中心，秘密会议均在那里举行，因而戒备极其森严，不亚于嘉兴子城。黄鉴进都难以进去，更不要说接近吴伟业了。

好不容易等到今日的送别宴，他虽然坐在最角落的一桌，远离吴伟业所在的主席，然而人人都抢上主席敬酒，他也趁兴凑了上去，敬了吴伟业一杯。转身之时，用空酒杯做掩护，从袖中挺出尖锥，正要刺向吴伟业腰侧时，忽有人叫了他一声。他吓了一跳，忙收了尖锥，转头看去，却是郑森。

郑森招手叫了黄鉴过去，低声问道：“黄公子适才是要用什么东西刺吴学士么？”黄鉴道：“哪有的事？郑公子看错了。”郑森道：“嗯，也许吧。”似笑非笑地看了看他的右衣袖，又饶有意味道，“一会儿酒宴散后，我有话对黄公子说。”

黄鉴看到郑森眼睛中的笑意，料想他刚刚看到了尖锥，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叫喊，反而主动与他攀谈，亲近中隐有威胁之意。他难以想通其中关窍，只知道此人不除，一切计划将付之流水，遂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点头道：“敢不遵从郑公子之命。”趁郑森坐下时，自椅后擦过，挺出尖锥，往对方后腰处刺了一下。

一锥得手，黄鉴便立即回到座位，放了酒杯，再转头看郑森时，却见他木坐在那里。料想是毒药中的蒙汗药先行发作，再过不久，要他性

命的砒霜等毒药便会发作。遂又起身，假意离席如厕，直接来了西泠居，作出不在现场的样子。

不久后仆人来报，称郑森突然发羊癫风死了。黄鉴见旁人将中毒当作了羊癫风，不免心中窃喜。受托到嘉兴府城中寻找柳如是和殷观国时，他尚不知道郑森毒发症状，因而一见面就告知郑森中毒而死。回到清友楼后，他才知道郑森并没有明显的中毒迹象，他之前的话实际上是个大破绽。至于郑森为何显露不出中毒，大概是因为他自己配置的毒药奇特的缘故。之后他越想越觉得这郑森不对劲，明明看到他将要对付吴伟业不利，居然不喝破。正好殷观国发现郑森脸皮怪异，他也留意到其脖颈中有一道不明显的痕迹，灵机一动，想到这可能是一张面具，上前摸了两下，愈发肯定自己推测没错，遂用力揭下郑森面上的人皮，由此揭破了一桩大秘密。

黄鉴简略述说了经过，道：“后来的事，娘子全都知道了。两件事情的缘起都是为了杀吴伟业，可这竖子总是命大，两次都能死里逃生。柳娘子，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不会就此罢休，吴伟业非死不可。所以我必须得杀了你灭口，才有继续报仇的机会。”

柳如是忙道：“你杀我只为了灭口，可杀了我，你就能安然脱身么？贺公子精明干练，多一条人命，你就多一分暴露的危险。”黄鉴道：“旁人都以为我已经离开勾园，决计不会怀疑到我。况且不是还有一个凶手，叫什么阿三么？就让贺公子去怀疑他好了。”

柳如是见他眼中凶光大露，知道危在旦夕，忙道：“你既然爱淑娘发狂，偏偏忍心杀死未婚妻子的好友么？”

黄鉴不悦地道：“娘子生平恣意豁达，如何到这临死关头，反而看不开了？即便你巧舌如簧，今晚也难逃一死。不过娘子放心……”

他的声音陡然顿住，似乎想将手中的尖锥刺入柳如是胸口，却又迟疑起来，似乎想转过身去，却没有了力气。他的背后陡然冒出一人来，伸手将他一推，他身子一歪，侧倒在地上。柳如是这才看到他的背心插着一把尖刀。而眼前平地里冒出来救了她性命的人，正是多年未曾谋面的景三。

柳如是道：“你……竟然是你，景三？”景三笑道：“柳娘子，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美貌如花呀。这男人深夜在你住处，将你逼在墙上，是想对你不轨么？”

柳如是道：“是你往鱼眼中做了手脚，目的是要毒死郑森？”景三尚不知道死去的郑森是假冒的，道：“是啊。娘子居然识破了鱼眼机关？我还觉得蛮隐蔽的。”

柳如是道：“郑森跟你无缘无仇，你为什么要杀他？难道是因为当年松江之事么？”

景三本来一直嬉皮笑脸，一双眼睛往柳如是胸前扫来扫去，听了这话，脸色陡然变得阴森起来，道：“岂止当年松江之事那么简单？我跟姓郑的仇深似海，郑芝虎死了，他没有儿子，这大仇自然要落在他侄子身上。”顿了顿，又道，“柳娘子原来还不知道，你的第一任夫君吴江周阁老，其实就是被姓郑的害死的。”

当年柳如是雇请了白面、狮峰、景氏三兄弟师徒五人师徒做船夫。到佘山为名儒陈继儒拜寿时，柳氏画舫凑巧与郑芝虎的大船停在同一码头。狮峰因与郑氏有仇，与郑芝虎发生了剧烈冲突，然对方人多势众，白面师徒根本不是对手，被捆起来暴打一顿，还给送了官。白面师徒侥幸出狱后，又受江湖绳伎红娘子挑唆，绑架了郑芝虎所爱的杭州名妓林雪，以人质来要挟郑芝虎就范。不想红娘子机敏狡诈，又暗中将白面师徒与约见的时间、地方告知了官府。最后的结果是，雇佣红娘子下毒的女真人奸细陈锦被逮，白面、狮峰为郑芝虎手下所杀，景大被官兵射死，只有景二、景三跳水逃脱。

然事情还没有结束。郑芝虎因为心爱的女子林雪遭狮峰及景氏兄弟强暴轮奸，发誓要报复。他不知如何知道了白面师徒原是吴江故相周道登派来监视柳如是的心腹，不但悬赏重金协助官府追捕景二、景三，还派人到吴江找到周道登，持刀恶语威胁，要他交出人来，不然就要搅得周府鸡犬不宁。周道登受了惊吓，当场就晕厥了过去，从此卧床不起，一月后即病逝。

其实当时景二、景三正躲在周府，见郑氏海盗习性难改，如此肆无

忌惮，连前大明首辅也不放在眼里，料想绝不会就此罢休，遂设法逃了出去，打算离开江南，前去西北投奔农民起义军。郑芝龙势力再大，也到不了那里。然刚离开周府不远，郑芝虎的人便围了上来，景三趁夜色跳船逃走，景二则被捕获。那些人将他绑在船头，用刀将他的肉一道道割下来抛入水中喂鱼。游出老远后，景三还能听到二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等到景二只剩下一堆森森白骨，那些人又用铁锤将骨头一一击碎，丢入水中。

景三虽侥幸逃脱，可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在郑氏的搜捕中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直到几年前郑芝虎在海战中被刘香杀死，针对他的罗网才彻底松开。他辗转回到江南，想到兄弟三人自小相依为命，最终只剩了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忍不住大哭了一场。正好这个时候，他听到郑芝龙长子郑森已正式拜东林党魁钱谦益为师、要到南京国子监就读的消息。郑芝虎一生未曾婚娶，也无子嗣，郑芝龙不愿意弟弟绝后，将留在日本的次子田川七左卫门过继给郑芝虎为嗣子。这七左卫门，正是郑森的亲弟弟，二人一母同胞。景三心道：“就算我未能亲手杀死郑芝虎，不能到日本杀其嗣子，也要杀死他的侄子，杀死他们郑家中的重要人物，才能解我这么多年来心头之恨。”复仇遂成为他余生中的唯一念想。

景三到南京后，先设法混入国子监作杂役，打听到郑森爱吃鱼眼，便苦练烧鱼厨艺。等到他能烧一手好鱼、试图进入国子监食堂做厨子时，才知道那里都是大锅菜，有专门做菜的，有专门盛菜的。即使他能在鱼中做手脚，也很难保证有毒的鱼正好被盛给了郑森。而且郑森因为身边总有侍卫，为避免张扬，很少在食堂出现。如此，景三只能另谋它途。

正好不久前郑森陪前国子监司业吴伟业到嘉兴，吴伟业生了重病，留在嘉兴养病。景三见郑森虽返回了南京，但猜想他一定会常去探访吴伟业，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遂一路打听来到嘉兴，混进竹亭湖墅打杂，又因烧得鱼好吃而当上了厨子。果然，很快就有今日专为吴伟业举行的送别宴。多日前，管家即开始筹备宴会，宾客座次、酒水菜式等无不提前规划，事无巨细。景三早知道郑森会来，而且将作为贵客会坐在吴伟业和钱谦益之间，便建议将鱼作为主菜。由于鱼头将对准主客吴伟

业，一只鱼眼正好对着郑森，料想必将落入其筷底。他自认为计划天衣无缝，而郑森也果然吃下了一只鱼眼。

只是结局稍微有一点出人意料——郑森并没有很快毒发，而是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抖了几下身子，仰坐着死去。大概是因为他没有咀嚼鱼眼，而是整个儿囫囵吞下，鱼眼到了其肚腹，外面的薄膜被消化溶解后，内层的毒素才释放出来，所以有所延迟。但无论如何，景三一番苦心经营，最终得报大仇，欣喜无比。

柳如是听了大致经过，既意外又惊奇。原先她一直以为前夫周道登之死多少跟锦衣卫有些关系——虽然锦衣卫竭力否认这一点，始终强调得到崇祯皇帝允准后才登门“拜访”，那时周道登已经病入膏肓——锦衣卫又是从她这里得知了周氏密室中藏有部分沈万三珍宝，吴江一带谣传周道登被她害死并不是空穴来风，她心中还是有些愧疚。现下才意外得知原来周道登是被郑芝虎的手下吓死，不免暗暗心惊。而最离奇的是，景三费尽心思要杀死郑森为兄长报仇，实际毒杀的是刘香手下，反倒是帮了郑氏一个大忙。世事当真微妙难言。

她也不点破景三所毒杀的郑森是冒牌货色，问道：“你既然杀了郑森，报了大仇，为何不立即逃走，还要留在这里？”景三道：“本来确定郑森中毒死后，我是要立即逃走的。可我又想到了柳娘子，你可是我想了一辈子的女人，也是我生平唯一做梦都想得到的女人。”

当年林雪惨遭白面徒弟轮奸，其实缘起于柳如是。景氏兄弟想要占有柳如是，称对她朝思暮想。景三更是说：“反正柳娘子也是个娼妓，是专门陪男人睡觉的。她睡过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加上我们兄弟，也不算什么。”白面总算顾念旧情，出声阻止，又见徒弟们欲火难息，便指引他们去强暴林雪。柳如是脱难后，曾专程携礼物去探望，林雪却避而不见，后来更是跟随郑芝虎离开江南，回去了福建老家。不过后来一直努力追求林雪的富商汪汝谦出资为柳如是刻书，力邀林雪为《尺牘》作序。林雪也慨然应命，称“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4]，人多奇之”，极尽赞誉之词，足见并未因当年之事而怪罪柳如是，她只是不能面对过去的苦难而已。

景三也不再多言，径直扑了上来，将柳如是按在墙板上，一边将嘴

往她脸上凑去，一边嚷道：“不瞒娘子，我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占有你的身子。我刚才好歹救了你，今晚……”一语未毕，话音便生生顿住。低头望去，一只尖锥正插在自己肚腹上。

适才黄鉴被景三一刀刺中背心要害，丧失行动能力。柳如是趁机夺过了他手中的尖锥，笼入袖中，想不到此刻居然派上用场。她趁景三一愣之间，已低头从他臂膀下钻了出来。不想才迈出一步，又被他一把扯住了腰带。

景三狞笑道：“娘子以为这样一把小锥子就能伤我么？你再不顺从些，可别怪我用强了。”柳如是道：“这尖锥是地上这个人的，上面淬了各种剧毒。”景三一愣，道：“什么？”

柳如是趁他手上劲松，解开腰带，挣脱掌握，疾步走到门边，道：“另外，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毒死的那个人，并不是真的郑森，而是郑芝龙仇家刘香的部下。你如果不杀他，郑芝龙父子都难逃毒手。可惜……”

景三大怒道：“我不信……”抬脚欲追，只跨出半步，便软倒在地。

柳如是见他药力已开始发作，急忙奔到楼下，叫醒小楼，又一道出了西泠楼，呼叫巡夜的仆人，告知楼里出了事。等到贺顺、殷观国等人闻声赶到的时候，景三早已毒发身亡，跟被他杀死的黄鉴死了同一处。

贺顺得知原来黄鉴才是毒锥凶手，惊异不已，忙命人去放鹤洲找到姚淑，将她送官。

柳如是道：“等一等！淑娘对黄鉴作为一无所知，这不干她的事。她一个女孩子家，又生得这般貌美，进了大狱，还出得来么？我愿意为她作保。”贺顺想了想，道：“那好，就暂时放过姚淑，不过她可不能再踏进勺园半步。”

柳如是道：“可有派人去追钱公和张溥，将彭莱的真实身份告知？”贺顺道：“隐娘放心，我已经接连派了三拨人，还特意请出了踏白船^[5]的能手，乘坐的是巡检司专门缉私捕盗的梭船。最晚不过明日中午，一定能追上钱公和张先生的座船。”

他口中让柳如是放心，自己脸上却深现忧色来。又道：“这西泠楼暂时不能再住了，娘子不如先搬去南苑。”

这一夜，柳如是自然是耿耿难寐。一大清早，便叫了一名仆人，携了酒食，亲自赶来玄妙观，想向那无名乞丐道谢。不料在玄妙观等了很久，也没有见到那乞丐的人影。后来到瓶山阁打听，跑堂说他昨天黑前便已经离开嘉兴了。

她心中愈发感慨，便打发了仆人回去，自己独自坐在瓶山阁中饮茶。忽听到外面有歌声道：“屈指数春来，弹指惊春去。蛛丝网落花，也要留春住。几日喜春晴，几夜愁春雨。六曲小山屏，题满伤春句。春若有情应解语，问着无凭据。江东日暮云，渭北春天树，不知那答儿是春住处？”

彼时已是初夏，仍有人款款唱着惜春曲，多少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愈发思绪飘渺，无处着落。

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忽有人走到她身旁，问道：“你就是柳如是么？”

柳如是抬头一看，是个十八、九的陌生少年，生得颇为清秀俊朗，却是满面通红、横眉怒目，看上去来意不善，便随口应道：“你有什么？”

那少年从怀中掏出一把短刀，拍在桌上，道：“我是来找柳如是报仇的。你到底是不是她？”

柳如是吃了一惊，问道：“你是谁？”那少年道：“看来你就是柳如是了。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姓宋名友，你害死了我哥哥，我今日要杀你，为他报仇。”

柳如是道：“你哥哥是谁？如何会为我害死？”宋友道：“我哥哥叫宋良。你这么快就忘了么？”

柳如是本可以立即出声呼救，但她却没有这么做，只淡然坐在那

里。她甚至不再注视如临大敌一般的宋友，将头转向窗外——

小雨淅淅沥沥，如幕如织。春日飞花已经过去，夏季梅雨悄然来临。纵使世人钟爱春天，却无力挽留住每一次的季节更迭。幸亏美好的不只是花开满树，也有绚烂过后，尘土中的一缕幽香。桃李树上结出了累累果实，李子虽才刚刚成形，青涩中却充满了未来收获的希望。

年年风雨尽平生，梦里春晖作意行。惹起鸳河半江水，愁人自此不胜情。

对她而言，这个逝去的春天有着特别的意义。人们总说“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时间可以令一切蒙上灰尘，可总有些东西是历久而长新。牵在她手中的所有的人生、所有灿烂或是阴晦的日子，都因为这绵绵细雨而变得清亮起来。她背负着自己的情感，前行的步履注定变得沉重而迟缓。

崇祯十四年五月初八丑时，正值人体精气发生之时，张溥坐在舱中灯下写信，忽觉身子不适，刹时脸色惨白，冷汗直冒，连笔也握不住，就此倒下。钱谦益闻讯急忙赶过来，张溥已然肚腹破裂而死。这位一生历经忧患与磨难的复社领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月甚明，我将行矣。”带有一种落定尘埃的从容和宁静，与他平日张扬个性大不相同。

钱谦益惊痛之余，急命召集复社骨干速来商议后事，这才发现张溥心腹侍从彭莱人不见了。船夫称他在午夜时分离开了座船，再也没有回来。两个时辰后，贺顺侍从乘坐巡检司快船赶到，告知彭莱实为女真人奸细，众人这才恍然明白，张溥多半是为彭莱所毒害。钱谦益忙命人报官，发出图形告示，缉捕彭莱。

嘉兴民间有“五月里死来挑黄泥”的说法，人们对五月非常忌讳，在五月里故世也被视为不祥和命苦。之前张溥曾慕嘉兴才女黄媛介才名而欲聘之为妾，却遭其拒绝。黄媛介还说：“我以张公名士，欲一见之。今观其人，有才无命，可惜也。”称张溥“有才无命”，有短命之相，想不到一语成谶，居然应验。倒是黄媛介本人否极泰来，其未婚夫杨世功终于从外地漂泊归来。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妇。

而正如柳如是所推测的那样，毒害张溥的凶手正是彭莱，彭莱的真实身份是女真人奸细。他本名马鸣佩，籍贯山东蓬莱，母亲则为绍兴人氏。幼时举家迁居辽阳，成人后为诸生。他见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比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更具蓬勃朝气，遂投靠了皇太极，被授工部启心郎，直文馆。文馆长官名沈文奎，也是个归顺汉人书生，极受皇太极倚重。沈文奎熟读史书，很清楚明朝国力强大、人口众多，满清要想与其争锋，只有等明朝内部自己先乱作一团麻，遂向皇太极献挑拨大明内部党争之计。当年努尔哈赤得以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正是得益于万历一朝的党政及政治腐败，皇太极欣然同意。正好马鸣佩会讲一口地道的绍兴话，遂被选中。

马鸣佩化名彭莱，来到大明京师北京，以绍兴师爷的名头顺利投靠到内阁大学士温体仁麾下为幕僚，因精明能干，智计百出，很快得到温氏的信任。再巧不过的是，温体仁又选中彭莱作为内应派去跟随复社领袖张溥，负责监视复社的一举一动。他潜入大明的任务就是挑拨内阁和东林、复社相斗，以温体仁心腹身份混到张溥身边后，虽是误打误撞，反而对局面更加有利。他不断将复社的言行添油加醋地报告给温体仁，又利用促人亢奋烦躁的药物来影响张溥的决策。事情进行极度顺利，温体仁执政期间，将所有的精力和内阁资源都用在了打击东林、复社上，大力构陷排挤东林出身的大臣。而当东林复社岌岌可危、钱谦益被逮捕下狱、张溥被崇祯皇帝亲自下旨严究时，彭莱又将温体仁的弱点告知张溥，从而令东林、复社成功反击，联络阉党，一举扳倒了温体仁。

另一方面，温体仁八年苦心经营，虽然意外倒台，但他在位时机谋深刻，早安排好了后招，其门生薛国观继任为内阁首辅，继续遥控彭莱，命他严密监视张溥等人行踪。当日郑森随吴伟业来到嘉兴，张溥亦不敢轻易怠慢，命最得力的侍从彭莱陪其前往烟雨楼游览。彭莱本极不愿意，因为他知道当日慕云楼秘密会议极为重要，涉及复社对付首辅薛国观之大计。他若不能参与会议，便不能及时将复社的计划报告薛国观。而薛国观不似温体仁那么信任他，曾几度派人数落他，说不定会将他是温体仁安插在复社中的内奸一事泄露出来。然而张溥之命亦不可违，不得已，他只得陪郑森等人出来游玩。

至于吴伟业半途追来，则是个意外。薛国观特别交代过彭莱，最紧

要对付的人有两个：一是张溥，二是吴伟业。张溥因是复社领袖，众望所归，自然排在首位。而吴伟业能排在次位，并不是他是张溥的入室弟子，也不是因为他在复社中的地位，而是因其才华过人，为崇祯皇帝激赏，薛国观担心他终有一日会获大用。正好到湖心岛后，彭莱因《绿牡丹传奇》一事陪吴伟业到钓鳖矶找沈德符理论，见谢三宾因急于知道柳如是下落而揪住吴伟业不放，灵机一动，便借劝架之机上前，用藏在指环上的暗针往谢、吴手腕上各刺了一下。这一招他已练过千百次，极为娴熟。谢三宾本是机警之人，正倾心与吴伟业纠缠之时，竟是没有觉察。那暗针上淬有令人呼吸心跳加快的药物，发作得极快，谢三宾和吴伟业在药力驱动下，当众大打出手，现场一片登时混乱。这本是彭莱想要的效果——挑拨复社与他人相斗——然争斗过程中又有士子钱度和书商黄鉴复仇之举，则非他所能预料。

而东林复社与阉党联合倒薛一事，彭莱未参与会议，又一直受命照顾受伤吴伟业，竟不得预闻详细计划。他后来才知道是王微、柳如是先后向张溥告知有女真奸细挑拨党争一事，张溥虽然不信，却也多少生了警惕之心，不再通过侍从往南北传达指令，改由复社成员代劳。等到彭莱得知一些内幕时，薛国观已被罢官免职，不久又被赐死。这一事件，给复社带来了执政的希望，却给彭莱带来了极大的危机。

原来薛国观临死前除了怨恨吴昌时外，也怨恨彭莱，怪他没有及时将复社行动禀报。薛家人得知彭莱是前首辅温体仁安插在复社中的内应外，也没有向复社告发，而是找到彭莱，要他利用便利之机杀死吴昌时为薛国观报仇，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就要将他奸细的身份告知张溥。

彭莱原是满清派往内地的奸细，混在温体仁身边，却又被温体仁当作心腹派到张溥身边，有着双重内应的身份。他受到薛家人威胁后，知道无论自己从不从命，都不可能再继续在复社呆下去了。况且大明内外交困，天下已有土崩瓦解之势，遂决意杀一个复社重要人物，然后逃回辽东。这个重要人物，自然就是张溥。

尤其可气的是，彭莱毒杀张溥后，一路疾速北上，到京师后公然去找吴昌时。彼时吴昌时尚未收到张溥死讯，以为彭莱当真是张溥派来

的，应其要求，领其去拜见新任首辅周延儒。之后，彭莱才从容逃离京师，经山海关出关，回东北向满清复命。他随即恢复本名马鸣佩，甲申之变后随清兵南下，因军功官任大清江南总督，与江南诸多反清义士如李长祥、陈子龙等人又有一番交锋，这是后话。

由于彭莱逃走前布下了一招暗棋，吴昌时本人被认为是毒害张溥的真凶，许多人将其公然记入史籍^[6]。而新任首辅周延儒得知消息后，亦痛失强援，惋惜道：“张溥奈何遽死！”然又对座客道：“张溥死，我方好作官。”座客很是惊异，问道：“庶常吾道干城，公何为出此言？”周延儒便出示两册纸卷，告知道：“此皆张溥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无不骇然。后人有诗吟诵此事道：“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灯下鬼神环。西铭夫子郢都主，生死荣枯一笔间。”又云：“月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沉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

张溥死后，远近赴吊，哭多失声，海内会葬者万人，连一向与东林、复社不合的马士英也前去吊唁。众友人撰文作诗，纷纷哭祭，如陈子龙作诗云：“江城日日坐相思，尺素俄传绝命辞。读罢惊魂如梦里，千行清泪不成悲。”名儒黄道周为张溥作墓志铭，其文云：“念我哲人，喟焉发慨。西无华峨，东无泰岱，人无天如，精华尽晦。”

张溥生前享有大名，死后犹有波澜，仍受到某些朝臣及奸人攻讦。在新上任的内阁首辅周延儒的大力斡旋下，事终得解，崇祯皇帝特意下诏征其遗著。只是复社失去领袖人物，声势大不如从前，从此走向衰落。

张溥生前无子，只育有一女，由张采做主许给嘉定侯岐曾^[7]之孙侯槃为妻。另收养了一子一女，均早亡。张溥歿后，其妾生一遗腹女，亦很快夭折。钱谦益、张采等人将其次兄张泳之幼子立为后嗣，钱谦益为取名其永锡，字式似。然张溥身后家族急剧衰落，甚至发生了仆人陈三欺压张溥原配妻子王氏及继子张永锡的事件，后来还是吴伟业出面，整顿家法，才迫使陈三交还其霸占张家财产。

同年六月初七，东林党魁钱谦益在松江泖水设彩船，以正妻礼仪迎娶名妓柳如是如夫人。当日，接到喜帖前往道贺的绅士和看热闹的平民百姓挤得人山人海。钱谦益本人更是返老还童，喜笑颜开。众多门生

侍奉在一旁，其中也有刚刚逃脱大难的郑森。

当日书商黄鉴识破假郑森的奥妙后，郑芝龙部下杨英、冯锡范即派出大量人手搜寻真郑森及另一失踪侍从施琅的下落。二人甚至不惜向江左总督朱大典及应天巡抚郑瑄求助，借得官府力量在江南一带进行了拉网式搜索，还是未能寻到有用线索。郑芝龙得知消息后，倒也冷静，只道：“森儿果真落入敌手的话，刘香一定会带着他来找我的。不妨坐观其变。”果然不出半月，刘香身披斗篷，仅带几名侍从，公然到福建总兵府拜访郑芝龙。

彼时施琅生父施大瑄也在场，先急着问道：“五哥，我家琅儿可是也落入了你手？”刘香道：“不错，施琅也在我手中。八弟，你这儿子可是比那班脓包侍从精明多了，是第一个发现掉包后的大公子不对劲的。”

施大瑄道：“琅儿人可还好？”又意识到郑森也在对方手中，忙改口问道，“大公子人可还好？”刘香道：“好说不上，但都还活着。当年我们结拜为兄弟，发誓要同甘共苦，大哥和八弟的儿子即是我的儿子，我打一下、骂一下，也不算过分吧。”

郑芝龙这才问道：“你要怎样，才肯放了森儿和施琅？”刘香道：“一命换一命，你郑芝龙换郑森，你施大瑄换施琅。”

郑芝龙哼了一声，道：“老五，你是个精明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刘香道：“那么大哥和八弟就等着为郑森和施琅收尸吧。”

郑芝龙冷笑道：“你今日进来这里，难道还想活着出去么？”刘香道：“当然没想过。我其实早该死了，又多了这几年，也算值了，况且还有你们二位的大公子陪葬。”又道，“不劳大哥动手，我自己来。”从怀中掏出一柄尖刀，便欲往自己胸口插去。

施大瑄忙道：“五哥，等一等！”踌躇片刻，道，“我愿意以我的性命自己来换回琅儿。五哥，只要你肯放回我儿，我愿意当场在你面前自尽。”

郑芝龙拍案道：“八弟你做什么？还不快些退下！”施大瑄急道：“大哥，你子嗣兴旺，儿子众多，不在意森公子一个，我可是只有琅儿和显

儿两个儿子。琅儿要是有意外，我如何向他娘亲交待？”

郑芝龙大怒，挥手命亲兵将施大瑄扯出堂去，看管起来。

刘香见到这一幕，哈哈大笑，扯过身后一名侍从，道：“哼，哼，你看见了么？你老子当年为了追逐名利，断然抛弃了你母亲和你尚未出生的弟弟。而今为了保住权势，连你的性命都不顾。你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个姓郑的人而已。”

一边说着，一边掀开侍从头上的斗笠，又扯下他身上的斗篷及眼罩来。那侍从不是旁人，正是郑森，只不过双手被缚在身后，口中塞了口枚，说不出来话而已。

堂上一时大哗，众亲兵急忙拔出兵刃，抢过来营救大公子。刘香非但不阻拦，反而退开两步，笑道：“大哥，我将你的大公子还给你，不过他眼下可知道你六亲不认的真面目了。”

郑芝龙见郑森已被亲兵救出，爱子看上去并没有受伤，微微松了口气，又问道：“施琅人呢？”刘香道：“他人就在外面。今日一别，再见无期。大哥，我在地下等你，等着看你会死在什么人手里。”

他来总兵府之前，死志已决，话音一落，便果断握刀刺胸而死。其侍从也均效仿主人，抢在亲兵上来擒拿前自杀，情状甚是惨烈。郑芝龙竟一时呆住，直到郑森过来参见，才回过神来。再派人到总兵府外，果然在一顶空轿子中找到了手脚被绑施琅，亦是完好无损。

许久之后，郑芝龙尚不能猜透刘香最后当面自杀谢幕的真实心意。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在他和长子郑森、以及部将施大瑄之间留下了极为隐晦的芥蒂，要日后才会显露出来。

逃过一劫的郑森似乎并没有将遭刘香绑架一事放在心上，甚至主动为侍卫杨英、冯锡范等人求情，镇定与冷静远远超过了他的年纪。他在与新婚妻子董西姑洞房花烛后不久，便启程返回江南，好继续学业，正好赶上了恩师钱谦益大喜的日子。

人们聚在泖水边上，欢声笑语。忽有箫鼓声响起，闻声望去，一

艘装饰得五彩缤纷的画舫缓缓朝码头驶来。船中端坐的新娘娇媚艳丽，如鲜花丛中的彩蝶，引起沿岸一片喝采声。

大多数人尚不知道钱谦益如此大张旗鼓迎娶的就是名妓柳如是。有人憋不住问道：“请问钱翁，新娘是何方仙姑临凡？”这位为幸福所陶醉的白发新郎却顾左右而言他，笑道：“请诸公稍候，我会亲自为诸位引见新夫人。”

画舫临近时，钱谦益便过去将新人迎上彩船，这才高声宣布道：“将与老夫结为百年之好的美人，就是佳人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的柳隐柳如是。”

这一宣告，竟引起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钱谦益虽然仕途不顺，在名利场中几度沉浮，终究是声名卓著的大才子，在士林中深孚众望。堂堂东林党魁动用如此铺张的大礼，邀集了众多达官巨绅，隆重迎娶的原来是一个妓女。如此蔑视礼法，可谓“褻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传统”。而被骗来捧场的官绅们，等同于间接承认了这桩婚姻。一时间，物议沸腾。赶来看热闹的老百姓也火上加油，大肆笑闹，纷纷拣砖取瓦，掷打彩船，整个湖面都沸腾起来。

而钱谦益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丝毫不以为意，在舱中“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挥笔写道：“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生平百岁忧。”其欣喜珍惜之情跃然纸上。而柳如是见钱谦益为了她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且无怨无悔时，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她终于获得了大树底下的安全感。

然而这欢愉仅仅是个人的情绪。当她看到岸上人们心急火燎、戾气尽现时，意识到他们所发泄的不满及怒气并非仅仅是针对她和钱谦益的婚姻，这是与时代变革相通的气息，一场惊天大风暴即将到来。

[1] 云间：松江别称。柳如是《尺牋》即自称“云间柳隐如是”，参见附录“柳如是尺牋”图片。

[2] 关于“蘼芜砚”的后话：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冬天的夜晚，收藏家张伯驹到好友博雪斋

家夜话。博雪斋刚刚买到柳如是“蘼芜砚”，号称“河东君遗砚”，上有“水岩名品，罗振玉审定”小字。张伯驹把玩之后爱不释手，博雪斋遂割爱相让。当晚，张伯驹就把这方柳如是“蘼芜砚”带回了家。次日一早，琉璃厂一位古董商带着一方砚台到张家求售。张伯驹一看，竟是钱谦益的“玉凤硯”，白玉质、凤形，极古拙，紫檀木盒。上刻篆书铭文：“昆岗之精，璠玠之英，琢而成硯，温润可亲。出自汉制，为天下珍。永宜秘藏，裕我后昆。”小字篆书尾款“牧斋老人”四字，下刻阴文“谦益”方印。张伯驹佯作无可无不可的姿态将它买了下来，然后才将“蘼芜砚”给古董商看，古董商为自己要价太低而后悔不已。钱谦益、柳如是夫妇二砚离散近三百年，竟一昼夜之内重新珠联璧合，是收藏界极为罕见的一桩巧遇。

[3] 蒙汗药：主要成分是曼陀罗花。据明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曼陀罗又名洋金花、山茄花、酒醉花、醉仙桃、野蓖麻等，富含东莨菪碱，有剧毒，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少量的曼陀罗可用于麻醉镇痛，“八月采此花，阴干，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如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曼陀罗既可以让人“昏昏欲醉”，又让人“不觉苦”，只需就能让人产生倦意；夹竹桃：又名柳叶桃，因叶片像竹，花朵如桃，故得其名。全株含有强心毒甙，有剧毒。相思豆：亦称红豆，分布于我国南方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所以王维有诗“红豆生南国”，为木质藤本，枝细弱，春夏开花，种子米红色。其根、叶、种子均有毒，种子最毒。柳如是与钱谦益成亲后，二人在常熟居所即名“红豆山庄”。

[4] 六朝指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六个朝代，即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后世成为靡丽繁华的代名词。班指班婕妤（汉成帝妃子，班固祖姑），蔡为蔡文姬（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晚明小品文极盛，以张岱为个中翘楚。尺牋属小品文的一种，晚明尺牋如恒河沙数，但风头尽在男性文人。清人周亮工《尺牋新抄》认为女性尺牋“非抒闺怨，则报幽期；非申花月之盟，则订香茗之约。或青楼艳质，思炫价于捉刀；或绣口令才，竞托名于染黛。玉台遥忆，终类神山；翰墨导淫，徒沉欲海”，认为女性尺牋多有题材狭窄、格调不高之处。然柳如是《尺牋》堪称女性尺牋中的空谷足音，“尺牋含咀英华，有六朝松江江（淹）鲍（照）遗风”。

[5] 踏白船：即划船比赛，为嘉兴一带传统节日，今尚存。每年在农历三月十六蚕花娘娘生日举行，今为清明节前后。旧时以村为单位，挑选划船能手组成赛船，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插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赛手亦着同色服装列船河中。一声开赛，多船齐发，穿梭前进，以速度最快者为优胜。其来源，与蚕桑有关。传说古时嘉兴有一年春旱，桑树寸叶不长，眼见春蚕就要饿死。一蚕姑逃荒到湖州双林一带，看到当地桑叶茂盛，便日夜兼程回乡报信，叫人飞舟抢运桑叶。这一年的春蚕保住了丰收，而蚕姑却因劳累过度而死。嘉兴人为纪念她，尊她为蚕花娘娘，又称马头娘。清光绪《嘉兴府志》载：“马头娘，今佛寺中亦有塑像，妇饰而乘马，称马鸣王菩萨，乡人多拜之。”并在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这一天划船竞赛怀念她。另外，踏白船还有训练划船技术和提高船速的目的。嘉兴是著名蚕乡，养蚕时节桑叶常会出现短缺，“救蚕如救火”，蚕户往往不惜代价从很远的地方将桑叶以快船运回，以保蚕茧丰收。此地早有河上行船、让桑叶船先过的习俗。

[6] 计六奇《明季北略》：“（吴）昌时与张溥同为画策建功人（指推周延儒重为内阁首辅一事），淮安道上张溥破腹，（吴）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周）延儒密室有两人也，其忍心如此。”

[7] 侯岐曾：字雍瞻，号广线，侯震旸（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东林党人）第三子。11岁为县学生员。常夜读不辍。兄侯峒曾叮嘱他不宜过于刻苦，侯岐曾回答：“弟即使阅读不已，恐怕总追不上你。”侯岐曾说：“我不过年龄长你三岁罢了。”侯岐曾道：“人生能活多少岁，哪里差得起二三年时间的学习呢！”进入太学后，才学日增，声名日盛，与兄一起执掌文坛，成为数十年中江南名教宗主，声名不在钱谦益之下。复社领袖张溥为扭转复社长期遭受攻讦的被动局面，自崇祯八年起，开始积极活动，争取援立内阁首辅。由于各种原因，复社成员中及第者虽多，任高官者却寥寥无几。尤其是复社领袖张溥，因得罪了温体仁，长期乡居。因此，复社必须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张溥最先选中的内阁首辅人选就是侯岐曾。侯岐曾兄弟子侄多为复社成员，本人对复社持同情态度，但政治见解与张溥并不相同，对张溥的干政方式亦不以为然，便以体弱

多病、秉性懒散等借口一辞再辞，终未应承。张溥无奈之下，才选中周延儒。明朝灭亡后，侯岐曾与陈子龙等人一道抗清，被捕后宁死不屈，被清兵杀害于松江西门“云间第一桥”。

尾声

应诏出仕清廷的吴伟业乘船经过南湖，遥望勺园，一时触景生情，悲从心来。点点细雨，重重平湖。俯仰之间，已成陈迹。昔日复社名士的壮志豪言已匆匆掠过，遗留下来的仅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无奈与荒凉。而他被迫屈节仕清，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

周

延儒再度为相后，革除温体仁弊政，免除战乱地区百姓所欠粮税，允许受灾地区百姓以夏麦代漕粮，赦免戎罪以下犯人，召回因进谏而被降职的朝官，起用有名望的朝臣，追赠已故大臣，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得以安宁，政绩卓著，朝野称贤。崇祯皇帝也更加器重他。

然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大厦将倾，非周延儒独木所能支撑。先是山海关外被清军围困一年多的松山城被清军攻克，明军主帅洪承畴被俘，后降清。松山是宁锦咽喉，松山失陷，牵动整个明清战局，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而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被屠戮殆尽。

只是崇祯皇帝已顾及不到这些辽东子民的生死，为了集中兵力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他开始考虑与满清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暗承上意，偷偷派马绍愉去与皇太极谈判。皇太极也有求和的心理，双方一拍即合。皇太极致书崇祯皇帝，信中约以平等相交及岁币、疆界事等议和条款。然而事情突然出了意外，陈新甲的家僮将这一密件误作塘报，付之抄传，于是满朝文武都知道朝中有人在跟满清讲和。朝廷主战大臣大肆弹劾陈新甲通敌卖国，科道交攻，道路哗然。崇祯皇帝不好明说，为了推卸责任，只好下诏严斥陈新甲，将其逮捕下狱。陈新甲自然不服，心想这议和本来就你崇祯的意思。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之下，断然将陈新甲斩首，议和事亦自此作罢。

而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亦是凯歌高奏，李自成先后克汝宁、襄阳、开封，张献忠先后克舒城、庐州，而明军主帅左良玉不听朝廷节制。崇祯不得不听从周延儒建议，将对左良玉有恩的侯恂放出，起用为督师，利用他来笼络左军。

天下烽火不断，明朝内部亦不得安宁。由于周延儒此次复出得到复社张溥、吴昌时等人的资助，他亦大肆任用东林、复社党人作为回报。吴昌时一心想“掌百僚遴次黜陟权”，公开向周延儒索要吏部文选郎一

职，称“诚得一日称吏部郎，即死无恨”。他如愿以偿后，公然以复社代言人自居，开始把持朝政，任用私人，与朝中诸多大臣势同水火。许多复社成员因其太过飞扬跋扈而对他不满意。复社领袖张溥之英年早逝，加深了复社内部矛盾，甚至出现了彼此攻讦的现象。

而周延儒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他到通州巡师时，不仅不出战清军，反而跟人在帐中饮酒娱乐，还谎报军情，派飞骑往宫中奏捷，由此引起了公愤。不断有大臣上书弹劾周延儒与吴昌时勾结，“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崇祯起初还是半信半疑，正好这时后宫发生了一件小事，间接证明了吴昌时不只是“行私”，还将手眼伸到了紫禁城中。

皇宫惯例，凡节令之日，宫人以插带相饷，难免会互相攀比。贵妃田秀英宫婢所戴的绢花样式新颖，别宫皆无。于是中宫宫婢叩头乞赐，崇祯皇帝遂命宦官出去采办，然跑遍京畿一带，竟找不到田妃宫婢所戴的绢花式样。崇祯皇帝便直接问田贵妃从哪里得来的绢花。田贵妃答道：“此为象生花^[1]，出自嘉兴。有吴吏部家人携来京师，而妾买之。”吴吏部即是吴昌时。崇祯皇帝生性多疑，最恨内外交结，由此不悦。田贵妃亦从此失宠，被贬到别宫，不久后死去。

此节为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探知后，知道周延儒、吴昌时将要失宠，便抢上奏疏，揭发二人通贿等丑事，尤其弹劾之前周延儒谎称捷报，犯下了欺君大罪。瞬息间，形势逆转，周延儒再度失宠，罢官回乡。

御史蒋拱宸与吴昌时有私仇，趁机落井下石，弹劾吴昌时倚仗周延儒权势，贪墨弄权。崇祯皇帝想到象生花一事，决意亲自审问吴昌时。

崇祯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崇祯皇帝领太子、定王等御中左门，召府部九卿科道在文华殿参与庭审。崇祯叫吴昌时上前，质问其“通内”之罪，声色俱厉。吴昌时坚决不肯承认，争辩道：“祖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不才，安能犯此！”崇祯便叫蒋拱宸当面与吴昌时质证，蒋拱宸战栗发抖，“匍匐不能措一语”。吴昌时更加有恃无恐，道：“皇上必欲以是坐臣，巨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若欲屈招，则实不能。”

崇祯暴怒之下，下令用刑。殿中刑具均是明太祖朱元璋时制作，“凡抉齿裂吻之具咸备，二百年来未尝用，乍用之，无不震慄”。

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忙奏道：“殿陛之问，无用刑之例，伏乞将吴昌时伏法司究问。”崇祯对吴昌时暗中与田贵妃交结一事耿耿于怀，怒道：“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

蒋德璟道：“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来未有之事。”崇祯道：“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来未有之人。”忿怒之态，溢于言表。

吴昌时两只小腿均被夹断，几度昏死，最终抵受不住酷刑，招承了蒋拱宸弹劾他的罪名。但他又拖着断膝爬到崇祯皇帝面前，揭露蒋拱宸的奸贪罪，并一一举证。崇祯愈发生气，下令立即逮捕蒋拱宸，司刑者当头一下，蒋拱宸纱帽顿裂。崇祯皇帝随即推翻案桌，拂袖而去。吴昌时下锦衣卫诏狱，受尽酷刑，于崇祯十六年（1643）冬十二月被斩首于市，家产抄没入官。同月，周延儒则被赐上吊自尽。民间有歌谣唱道：“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之颈，一同狐狗之头。”

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崇祯皇帝贵为大明天子，也只比吴昌时、周延儒多活了三个月。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成为大明朝的亡国之君。

自从吴昌时被杀，竹亭湖墅便开始荒废，后毁于大火。吴昌时扩建时强行占据的邻居曾不凡的土地，也重新归曾家所有。

衰落的不只勺园，还有嘉兴。清代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二十六日，清军攻破嘉兴，进行了惨无人寰的大屠杀，约有五十万嘉兴被杀，嘉兴府城成为废墟，不复当年繁华。

顺治九年（1652），应诏出仕清廷的吴伟业乘船经过南湖，遥望勺园，林木池鱼灰烬寒，鸳湖恨水去漫漫。一时触景生情，悲从心来，挥笔写道：

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
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
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
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
烽火名园窜狐兔，画图偷窥老兵怒。
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
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
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
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
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
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
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此诗与他昔日描写勺园歌舞繁华诗作合在一起，并称《鸳湖曲》。寄远怀人，悱恻幽渺，堪称一幅声情并茂、形象逼真的“勺园兴废图”。

点点细雨，重重平湖。俯仰之间，已成陈迹。昔日复社名士的壮志豪言已匆匆掠过，遗留下来的仅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无奈与荒凉。而他被迫屈节仕清，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

[1] 象生花：一种绢花，做得象活的、真的一样。

附录一 寄钱牧斋书 / 柳如是

古来才子佳妇，儿女英雄，遇合甚奇，终始不易。如司马相如之遇文君，如红拂之归李靖，心窃慕之。

自悲沦落，堕入平康。每当花晨月夕，侑酒征歌之时，亦不鲜少年郎君，风流学士，绸缪缱绻，无尽无休。但是事过情移，便如梦幻泡影，故觉味同嚼蜡，情似春蚕。年复一年，因服饰之奢糜，食用之耗费，入不敷出，渐渐负债不贲，交游淡薄。故又觉一身躯壳以外，都是为累，几乎欲把八千烦恼丝割去，一意焚修，长斋事佛。

自从相公辱临寒家，一见倾心，密谈尽夕。此夕恩情美满，盟誓如山，为有生以来所未有，遂又觉入世尚有此生欢乐。复蒙挥霍万金，始得委身，服伺朝夕。春宵苦短，冬日正长。冰雪情坚，芙蓉帐暖；海棠睡足，松柏耐寒。此中情事，十年如一日。

不意河山变迁，家国多难。相公勤劳国家，日不暇给。奔走北上，跋涉风霜。从此分手，独抱灯昏。妾以为相公富贵已足，功业已高，正好偕隐林泉，以娱晚景。江南春好，柳丝牵舫，湖镜开颜。相公徜徉于此间，亦得乐趣。妾虽不足比文君、红拂之才之美，藉得追陪杖履，学朝云之侍东坡，了此一生，愿斯足矣。

这是明朝灭亡、钱谦益降清北上后，柳如是写给丈夫的信，不仅极富文思情采，更体现出高贵的操守，婉转劝钱不应降清。信中亦追忆了她嫁给钱氏前后的感情经历，与本书情节息息相关，特录于此，供读者玩赏。

就在这封信寄出后不久，南京疯传柳如是包养面首，钱谦益不得不亲自从北京返回江南处理，又引起另一番风波，将在续集中再叙。



柳如是妆镜

河东君妆镜拓本



柳如是妆镜

附录二

湖上草

己卯春

雨中游斷橋

柳隱如是著



野橋丹閣穩通煙
春氣虛無卷影前
北浦問誰芳草後
西冷應有恨情邊
看桃李夜論鶯鵲
折柳孤亭憶杜鵑
神女生涯倘是夢
何妨風雨照嬋娟

上已

湖上草



尺牘



雲間柳隱如是

一



湖上直是武陵谿此直是桂棟葯房矣非先生用意之深不止于此感甚感甚寄懷之同乃夢寐有素耳古人云千里猶比隣殆不虛也廿八之訂一如台命

二

永清

柳如是尺牘

附录三



附录四

月堤烟柳

月堤人並大堤游
墜粉飄香不斷頭
最是桃花能爛熳
可憐楊柳正風流
歌鶯隊、勾何滿
舞燕雙雙趁、莫愁
簾閣瑣窗應倦倚
紅闌橋外月如鉤

此山壯八景詩之一也
癸未寒食日偕河東君至山莊
於時細柳籠煙小桃初放
月堤景物殊有意趣
河東君顧而樂之
遂索紙筆坐花信樓中圖此
寄興余因并錄前詩以記其事

牧齋老人書



钱谦益跋柳如是《月堤烟柳图》

新雲樓新成吾家河東遊皆令止觀
匠羊屏清卷新花而山之翠微坐
東之畫障冊鉅新繪篇什沈博中大
閨閣修為應事南宋伯著十間圖歌賦
老梅樹筆奈手花如雪屏得聲字訣
皆今遊河東之作也而一事分于前
游小別是今數年往矣今年余赴湖上
皆今僑寓秦樓見其新詩皆格老蒼音
節頓挫雲山一角落筆清絕皆現有
加而其富亦日甚湖之人有目無睹
鳴之詩稿法二字在相題拂簾令其或
過而問焉我親經製地女中魏楊雪松
門以壁斷續古人賦亦不過云有馬門
其後天海橫流刻反落埽曲著其綠
老矣亦猶新天林之虛櫺覆園之樓桃
新文為想新天齊雲圖書方勒一多
盛興而清吏觀後而玉軸供矣紅袖
告行紫雲一云過清風而南題製以南
祖別少陵墜曲江之淚遠山頹小娘之歡
世非無才女乎陳沈王碑既我而南樓半
視皆令何如皆令羅賓清詞麗句兼崇
珠山刺水閣木為不孝也河東湖上
詩最是西冷筆金路桃花得裏美人
中皆今者相吟賞今月西湖道遠此味
豈非富厚性河東湖上詩兼難清心
識陰月露香燈隔晚津西巖然皆令
盡歸隱士當屬賦詩以揚之

辛卯清和月得此沈朗楊子補繪言一齊
錢又皆令過沈過見其幅曰錄序于前
左

錢謙益



錢謙益手迹

一峰老人游履徧宇內，願獨愛虞山。結廬其下，朝雲夕煙，
變幻百出，俱歸之老人筆。后此幅為四明謝象三所貽，適
以示檀園。檀園拊掌贊嘆，以為是必子久在虞時所
作，故能為虞山寫照精妙入神。至此夫子久相去三百年，
人得其片紙，輒珍如拱璧。今象三不遠千里，郵致此圖，
而又遇檀園法眼鑒定，懸之草堂，頓令生色。故樂而書。

辛巳二月望日謙益記



后记

神女生涯倘是梦，何妨风雨照婵娟

本书副标题名《如是我闻》，故事情节直接承接上一本《柳色独秀》。柳如是被第一任丈夫周道登驱逐后，“风尘憔悴，奔走于吴越之间，几达十年之久，中间离合悲欢，极人生之痛苦”。由于柳如是本身是个受人关注的热门女子，这一段经历被各种版本的书籍反复讲述过，本书直接跳过了她在这十年间广为人知的情事，故事开始于她与钱谦益定情后，目的在于带给读者一些阅读的新鲜感。

小说并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叙事，如《柳色独秀》引子描写的是崇祯上吊的甲申之变，在时间上晚于小说正文，这是作者刻意为之，意图以时空交错来营造历史的沧桑感。

要说明的是，明人习惯以字号互相称呼，而不是名字，还有用籍贯代称土人的习惯。因书中人物众多，为避免混淆，尽量不采用。

书中引用了大量诗词，这是作者个人偏爱使然。某些诗词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但并不直接推动情节，不喜欢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诗词、酒茶、戏曲及娼妓本就是明代中后期文人雅士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陈寅恪先生名著《柳如是别传》亦是完全以柳如是诗词为主线，以诗证史。

另外，作者习惯在书中埋伏长线。《如是我闻》中部分隐线埋藏在上一本《柳色独秀》中，而本书《如是我闻》中所述及的一些看起来与主体故事没有直接关联的情节（含注释），也可能是下一本续集的线索。到下本书时，将不会再度重复介绍背景。

特别谢谢台湾好友简伊婕，为作者查阅宝岛相关论文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柳如是》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

《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杨瑞雪女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肖启明社长、刘海涛先生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读者长久以来的支持。

冀白首而同归，愿心志之固坚。苟两心之不移，虽万里而如贯。谨以《柳如是》一书献给所有真心爱过、真正探寻过自我的人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孔雀胆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目录

[作者简介](#)

[作者题记](#)

[引子](#)

[第一章 无为寺](#)

[第二章 刺客](#)

[第三章 脱脱之死](#)

[第四章 五华楼](#)

[第五章 金指环](#)

[第六章 征战几人回](#)

[第七章 鸿门宴](#)

[第八章 新人美如玉](#)

[第九章 铁锤人](#)

[第十章 孔雀胆](#)

[尾声](#)

[《孔雀胆》大事编年](#)

[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孔雀胆》诗文辑录](#)

[后记——关于《孔雀胆》小说](#)

[返回总目录](#)

作者简介

吴蔚，理工科背景，喜文史，自称“故纸堆中寻生活”。已出版多部历史纪实体文学作品，包括“汉唐宋明大历史”系列及“案藏杀机”疑案系列，并参与多部电视剧的编剧创作。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孔雀胆

吴蔚®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雀胆（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吴蔚著．—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4

ISBN 978-7-80219-692-6

I．①孔...II．①吴...III．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8043号



图书出品人 杨瑞雪

文案统筹 陈时恩

责任编辑 刘海涛 苏 东 逯卫光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刘明清

责任校对 唐燕民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北京元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 名 孔雀胆

作 者 吴 蔚 / 著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传 真 010-63292526

书 号 ISBN 978-7-80219-692-6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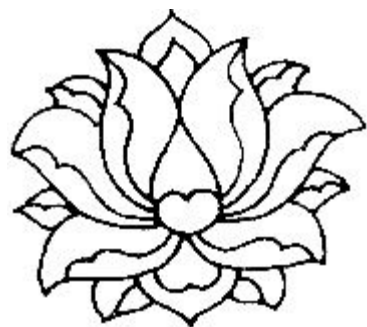
山河在，草木深。花溅泪，鸟惊心。

——作者题记



引子

峥嵘肃穆的苍山与静谧柔美的洱海之间，有一处狭长的坝子，长约百余里，宽不过十里，只在北、南两头山谷间有两个极窄的出口，分别称为龙首关和龙尾关，此处天然绝险、易守难攻的坝子就是大理。这是一片生生不息的富饶土地，作为东亚、南亚与青藏高原的交汇点，千百年来，上演着激情豪迈的传奇与故事，写就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与历史……



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蜀道难》一诗，其中三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极言蜀道之难以穿越，比上青天还难。实际上，在四川南部，还有一个古称为“滇”的地方，地形比四川更加错综复杂，更加难以到达——崇山峻岭绵亘不断，深谷急流逶迤密布，被人称为“彩云之南”，简称云南。正因为滇道之险峻远过蜀道，云南长久以来与中原隔绝，被认为是瘟疫盛行的蛮荒之地。实际上，那里四季如春，风光毓秀，绝非外人想象中的烟瘴之处。

而云南风光之最奇异者，莫过于滇西——山高林密，岭谷相间，虽九成以上土地为山地，然葱葱山脉之间，散布着许多俗称为“坝子”的盆地，坝子里又分布着茈碧湖、西湖、剑湖等高原湖泊，当真是山环水抱，天光云影，好一幅韶丽图卷。

在滇西，有一座著名的苍山山脉，又名点苍山，意为“白头之山”，为横断山的支脉，十九座山峰南北骈衍，绵延百里，莽莽苍苍，巍峨壮丽。苍山东面有一处大湖，称作洱海，也是南北走向，形似耳状，长不过百里，宽十里左右，碧波荡漾，宁静悠远，水深可以行船，有“高原明珠”之称。洱海之东，又有一处山脉自水面升起，奇峰险壑，怪石嶙峋，形成一道屏障，以致有人在大鹤湖石壁上刻下“此水可当兵十万”的诗句。

恰在峥嵘肃穆的苍山与静谧柔美的洱海之间，有一处狭长的坝子——长约百余里，宽不过十里，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洱海之东又是山屏峭立，因而坝子四面环山，只在北、南两头山谷间有两个极窄的出口——分别称为龙首关和龙尾关。这处天然绝险、易守难攻的坝子，就是大理。这是一片生生不息的富饶土地，作为东亚、南亚与青藏高原的交汇点，千百年来，上演着激情豪迈的传奇与故事，写就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与历史。

汉代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大夏国【1】看见当地竟然有中国蜀地产的布匹和竹杖售卖，这才知道原来从四川经大理可以直接到达身毒【2】。刘彻得报后，多次派遣使者发掘探索这条传说中隐蔽艰险的西南丝路，却始终未能成功。公元前120年，刘彻命人在京师长安开凿了一个四十余里大湖，取名为“昆明湖”【3】，并建造楼船在其中练习水战，征服云南的勃勃野心昭然若现，这就是“汉习楼船”的典故。到了公元前109年，刘彻派将军郭昌以武力强行入滇，终于成功在洱海地区设置叶榆县，就此将大理纳进中国版图。

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七擒七纵，降服南中大姓孟获，又派人

教以田陌、河渠、水磨、耕种、农事等，诸葛亮夫人黄氏亲授桑蚕、织丝之术，南地始开化。从此云南广立武侯祠，内塑诸葛亮、黄氏像，以表敬仰。

公元320年，爨（cuàn）氏入滇，爨琛在昆川（今云南曲靖）称王，爨氏统治维持四百年。

到了唐代，洱海地区形成六诏【4】和西洱河蛮等多个部落，六诏均为乌蛮【5】，其中蒙舍诏居住在六诏之南，又称“南诏”。当时吐蕃日益强大，自赞普【6】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不但称霸雪域高原，还大肆往东扩张，严重威胁到唐朝廷西南、西北边境的安危，而六诏之地恰好位于唐朝和吐蕃之间，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焦点利益所在。公元707年，唐中宗李显派唐九征为讨击使，自西南攻打吐蕃，拆毁漾水、濞水【7】上的铁索桥，切断了吐蕃与六诏之间的交通。唐九征就地以铁桥材料铸铁柱记功，即为“唐标铁柱”之典故。

为了进一步牵制吐蕃，唐玄宗李隆基暗中支持南诏兼并其他五诏，建立南诏国，统一了云南。南诏强大后，与唐朝时战时和，关系并不融洽。南诏内部也矛盾重重，到公元902年，汉人权臣郑买嗣夺位自立，改国号大长和。二十七年后，另一权臣赵善政又灭大长和国，建立大天兴国。次年，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夺位，改国号大义宁。公元937年，白族贵族段思平灭大义宁，立大理国【8】，都城阳苴咩城【9】。

与此同时，中原也正在进行改朝换代，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立即进行了统一中国的一系列战争。公元965年，宋将王全斌攻入四川，灭掉后蜀国，有意继续南进攻打大理。然赵匡胤鉴于北部边患更为严重，用玉斧指着地图上的大渡河说：“此外非吾所有也。”此即“宋挥玉斧”的出处。大理数位皇帝仰慕中原文化，积极与宋朝通好，但宋朝鉴于昔日南诏反唐的教训，始终心存戒备。幸得大理举国信佛，历任皇帝全无对外侵略扩张之心，因而双方关系虽无任何实质性进展，却也没有恶化到兵戎相见的一步。

南宋末年，蒙古为灭亡南宋，又担心中原势大，决议先征服西南诸番，而后形成南北夹攻南宋的战略。公元1253年，蒙古汗蒙哥派其弟忽必烈率十万大军攻取云南。忽必烈率军翻山越岭，涉江渡河，到达金沙江西岸时，命令将士杀死牛羊，塞其肛门，吹成革囊用以渡江，这就是著名的“元跨革囊”。蒙古军渡江后迅疾南下，败大理守军，杀死相国高泰祥，俘获大理皇帝段兴智，建国三百余年的大理至此灭亡。

蒙古汗蒙哥感于段氏人望所在，施以怀柔政策，赐段兴智金符，让

他回去继续统治云南。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为了抚慰民心，在大理设“大理路军民总管府”，以段氏任总管，为了控驭边徼襟喉，以宗王出镇，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前去阳苴咩镇守。不久，忽哥赤被人毒杀，忽必烈有感云南政事复杂，派回回人【10】赛典赤前去云南建立行省，并将省城移往鄯阐【11】，改名中庆，以此来削弱段氏实力。因为云南地处边境要冲，元朝廷又另派有宗王镇守，称“云南王”或是“梁王”——云南王拥有监督、干预行省事务及统兵、指挥作战等权；梁王级别更高，位在云南王之上，为一等王，颁赐金印兽钮【12】，握有重兵，有监督、干预行省事务和指挥用兵的权力，是蒙古皇族在云南的最高代表。大理段氏的统辖范围则由云南全境被压缩到大理一路，但实际上段氏对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广大滇西段氏旧地仍然有相当的控制力。从此，梁王、行省、段氏三家共掌云南大权，互相牵制，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权力之争。

正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时光也在不停地流逝着。到了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农民义军红巾军接连打败元军主力，实力渐强。关键时刻，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听信奸人谗言，将有“贤相”之称的脱脱贬死云南，导致上层统治集团矛盾急遽恶化——元朝各地统帅不但拥兵自重、拒绝与红巾军交战，而且内讧不断，互相攻伐，妥懽帖睦尔最终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君令不出京师大都【13】五十里。

公元1363年，元朝至正二十三年，中原局势渐趋明朗——盐商出身的张士诚经过多年惨淡经营，与红巾军出身的朱元璋和陈友谅分霸东南一带；四川富庶之地则为同样红巾出身的明玉珍占据；另有陈友定等人割据闽广地区，但势力相对弱小；中原自河南、山东以北地区依旧被元朝廷牢牢控制，元大将王宣率重兵驻守在山东一带，元军最有实力的大将王保保则盘踞河南腹地，但此人刚愎自用，为了争夺地盘与占据陕西、甘肃一带的元将李思齐、张良弼等人势同水火，积怨很深。元关中诸将甚至推选李思齐为盟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王保保。双方你来我往，真刀真枪地互相火并。元朝皇帝多次下诏令，也不能制止。

这一年，农历为癸卯年，烽火燃遍了中原，无论对谁而言，都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就连地处边陲的云南行省，也正处于兵燹的威胁中——占据西蜀肥沃之地的大夏皇帝明玉珍趁元朝廷首尾不能相顾之机，亲自率领大军攻打云南中庆。坐镇云南的元梁王孛罗见明玉珍大军来势汹汹，慌忙调集大军抵挡。

神州大地疮痍呻吟之际，西南却独有大理一方乐土，冬夏无寒暑，四季花木不绝。大理总管之位传到今日，已经是第九代，总管名为段功，三十余岁。本书故事就从大理开始了。

注释

【1】大夏国：音译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今阿富汗北部一带。

【2】身毒：西汉对古印度的叫法，东汉以后称天竺，后经唐代名僧玄奘考证，改称印度，为梵文音译。

【3】昆明：指汉武帝时在洱海地区生活的昆明族（白族祖先）。后清代乾隆皇帝在北京西郊修清漪园，因仰慕汉武帝武功，将园中西湖改名为昆明湖，即为今颐和园之昆明湖。

【4】诏：夷语，意为部落，也有王、酋之意。

【5】乌蛮：今彝族先民。

【6】赞普：吐蕃王号。赞，雄强之意。普，男子。

【7】漾水、濞水：分别为今漾濞江、顺濞河。

【8】当时大理疆域包括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以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

【9】阳苴咩：又称羊苴咩，南诏王阁罗凤始建于公元764年，后成为南诏都城。南诏灭亡后，又成为大理国都城。大理国灭亡后，则成为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所在地。今所存大理古城筑城时间远远晚于阳苴咩，为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所建，城址在阳苴咩城东。

【10】回回人：在元代，回回人是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11】鄯阐：今云南昆明。

【12】金印兽钮：元代诸王印章按封号高低分等级，印章材质分为金印、金镶银印、银印三个档次，印钮形状分兽、螭（chī，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驼、龟四种，其中，金印兽钮级别最高，为一等王。

【13】大都：今北京。

第一章 无为寺

他是蒙古人，自小便以铁蹄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为傲，万里江山似锦，无数英雄折腰，这段功竟对大好河山无动于衷，实在是有些出乎他意外，忍不住问道：“自古英雄披肝沥胆，无非是向马上求取功名，汉人也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信苴今日之实力，远在梁王之上，当真对云南全境无半分觊觎之心么？百年之前，这些地方可全是大理的地盘。”



大理阳苴咩城出北门十里，再往西十里，有座无为寺，坐西朝东，西倚苍山兰峰【1】，南临双鸳溪【2】，掩映于松柏之中，山明川丽，仿若画境。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寺庙，是昔日南诏国王阁罗凤为印度名僧赞陀所建，山寺门前的五株巨大香杉树，便是建寺时阁罗凤亲手种植。树下建有碧荷池，养有金鱼数千，为赞陀得自于各大江大河。到了大理国时期，无为寺成为皇家寺院，第二代皇帝段思英、第八代皇帝段素隆、第十六代皇帝段和誉【3】等八位皇帝逊位后，均在这里出家为僧。尘事如土，沧桑几度，回首汉宫楼阁暮，数声钟鼓自微茫，森森柏影中，隐藏着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皇室秘密。

无为寺内石泉之北建有翠华楼，专供身份特殊的段氏僧人居住。楼高六丈，为五重楼，梁柱均是须两人才能合围之巨柏。又取南中檀香为枋板，余香绕梁，百年不绝。顶层为观经处，内藏天下佛经、天下兵书、天下文华各一库，称“南中第一藏经楼”。在围栏式的楼顶，还可遥望阳苴咩城内的另一处雄伟壮丽的高楼——五华楼。四楼则是丹青室，内藏唐贞观以来名画、书法千轴，绢卷百余，多为南诏攻打中原蜀地时掠夺所得。

寺后有天然救疫泉一眼，泉水从石缝渗出，清凉甘甜，能治百病，是大理首屈一指的泉水。救疫泉北侧建有一座药师殿，格局建制要远远高出一般寺庙的药师殿。这里除了供奉药师佛外，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功用——大理的太医院，汇聚着大理医术最精湛的大夫，储藏有天下最贵重的药材，包括许多奇药。

除了藏书、医术两样外，武术也是无为寺一绝。大理尚武成风，皇帝也不例外。第八代皇帝段素隆在位时酷爱刀法，出家后习性不改，选取八百刀法精湛的精兵编为罗汉军，并辟无为寺为大理传武圣地，自此寺内僧人武艺高强者层出不穷，尤以无依功、罗汉刀、奇门拳【4】三样功夫最为独到。

翠华楼前又建有演武厅，专供皇室、贵族子弟学习武艺，遂成为大理习武重地。即使大理灭国后，此惯例照旧沿袭，段氏、高氏、杨氏、张氏、董氏等白族【5】大姓子弟，均在此练武强身。大理总管身边最精锐的羽仪【6】，也大多从这些人中挑选。

时值阳春三月，翠华楼周遭的千余株茶花、千余盆兰花一齐盛开，五颜六色，斑斓似锦。花海如潮，香气氤氲，人在其中，如置身仙境。演武厅前更有一株高达数十丈的白茶花，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尚如新植，花朵如玉兰般大小，花瓣莹白比玉，花心殷红胜血，艳而不妖。人站在茶树下，华盖若云，千万朵茶花繁密如星辰，几可把天遮住。

演武厅中也是春意盎然，南北两排刀剑、戈戟、棍棒等兵器架下，摆着一盆一盆的兰花，均是大雪兰、红梅素、凤尾兰、醉美人等各色罕见品种，花艳如彩霞，幽香似玉魂。

与室外室内明媚春光毫不相衬的是，堂中正有两名十八九岁的白族少年在比试武艺。二人个头高矮差不多——一个身板瘦削，面容苍白，颇见文弱之色，手执一柄铎鞘【7】；一个魁梧壮实，额头上有一块伤疤，平添几分彪悍之气，持一根铁鞭——紧紧缠斗在一起。

旁侧尚有二男二女在品度观战。一名蓝衣少女格外引人瞩目，她的服饰极其怪异——上衣又小又短，紧贴上身，还裸露出了滚圆的右臂和腰部；黝黑深邃的脸庞上两只大眼睛晶晶发亮，忽闪忽闪地好像会说话；耳上戴着两只金环，右臂上方缠着镶金的象牙臂镯；容貌既不似蒙古人，也不似当地人，更不似汉人。她名叫伽罗，是印度僧人之女【8】，自幼养在无为寺中，除了外貌外，其它均与大理人无异。

伽罗凝神看了一会儿场中的情形，叹道：“十招之内，杨宝必定要输。我早说过，无论他怎么练，也是打不过高浪的。”又转头向身旁的少女道：“宝姬【9】，这次打赌你输定了。”

那被称作“宝姬”的少女一袭白色衣裙，上身套着件紧身的绛红色领褂，一头乌黑亮发编成发辮，用红巾缠绕着盘在额顶，左腰间挂着一柄短剑。整个人看上去干练清爽，英姿勃勃，毫无女子的脂粉气。她便是大理第九代总管段功之长女段僧奴——在西南边陲虽无公主之名，却有公主之实——她自幼习武，武功不弱，早已经看清场内交战形势，内心颇为焦急，口中却故作不以为然地道：“才未必呢。”

伽罗笑道：“你徒弟杨宝虽说绝顶聪明，读书远比我们大伙儿强，可武艺需要的是气力，你瞧他，已经毫无还手之力。段僧奴道：“你又不懂武功，怎会知道？”伽罗笑道：“我自然比不上宝姬你那般武功高强，十岁便能独自射杀恶熊，可我好歹在无为寺长大，见过的比武不计其数，见得多了，孰高孰下，一望便知。你瞧，杨宝武功远远不及高浪是真，可最关键的是，他并无争强好胜之心，他就是这样平和性子，你非逼着他练武比试，他无论如何也赢不了。”

段僧奴知她说的是事实，不免有些怒杨宝不争起来，赌气道：“他连高浪都打不过，看他怎么能选得上羽仪？”伽罗笑道：“咦，杨宝为何非要选上羽仪不可？他学问好，即使将来不世袭他阿爹鹤庆【10】知事的位子，也可以去做文官当清平官【11】呀。不过，那可就不是宝姬你的功劳了，你只教了杨宝武艺，读书功课反倒是他教你呢。”

此时才是三月中旬，在无为寺习教的家子弟大多数因回乡祀祖

【12】过年犹逗留家中，须得三月底观音市【13】结束后才陆续返回，这几名少男少女约好提早来到无为寺，原来是在为三月底的羽仪选拔做准备。

段僧奴无话可说，却又不愿意服输，道：“伽罗，这很不公平。”伽罗笑道：“可是你自己非要赌的，高潜可以作证呢。”

高潜大约二十岁年纪，面色苍白，看起来体弱多病。他正站在二女身后，看了段僧奴一眼，嗫嚅着道：“嗯，这个……这个……”“这个”了半天，始终说不出下句话来。伽罗笑道：“瞧，高潜就是胆子小，不敢得罪宝姬。”

高潜父亲高蓬与段僧奴之母高兰是亲兄妹，因而与段僧奴有表兄妹之实，他也是几人中年纪最长者，当众受伽罗讥笑，明知道她是有口无心，面上还是有些挂不住，羞愧地低下头。

伽罗又问一旁的段宝道：“坦绰【14】，你说，你阿姊是不是有些太霸道了些？”段宝眉梢一挑，若有所思了一会儿，才道：“阿姊很好。”他年纪最小，却极沉稳，俨然一副大人的模样。

便在众人议论走神之时，高浪铁鞭一横，身子一撇，大喝一声，飞起一脚，踢在杨宝右手腕上。杨宝手腕剧痛，兵器登时脱手，飞向大门处。高浪逼上一步，将铁鞭抵在他胸前，大笑道：“哈哈，你小子输了。”杨宝眼角余光瞥见门处正有一人影，顾不得颈中白刃相加，急忙高声喝叫道：“小心！”

却见那柄铎鞘迅如闪电，瞬间即至门口。众人惊呼声中，来人让过铎刃，轻轻巧巧地将铎鞘金柄抄在手中，朗声笑道：“原来我这个羽仪长人缘这么不好，还没有见着面就先着了暗器了。”

杨宝忙道：“高浪，我输了。”拨开胸前铁鞭，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抢到门前，歉然道：“抱歉了，施秀羽仪长，是我不小心……”

那施秀大约三十余岁年纪，一张圆脸黑里透红，还带着孩子般的稚气，身形却是高大威武，腰间别一把浪剑，这是羽仪长才有的殊荣。他为人风趣幽默，见杨宝一脸愧色，忙笑道：“是我不好，你们正比武呢，我冒冒失失地就闯了进来。”倒转铎柄，将铎鞘还给了杨宝。

高浪上前道：“施秀羽仪长，你来得正巧，听说你当年是擂台胜主【15】，武艺不凡，不如这就下场指点一二吧。”

施秀出身贫苦，与兄长施宗全靠当年打擂台取胜才得以入仕段氏，如今兄弟二人双双为总管府羽仪长，对自身武艺向来自负，不过眼下有正

事要办，哪里有心思陪这群孩子练武，忙笑道：“无为寺中有无依、达智禅师这等绝顶高手，哪里轮得到我来指点？浪公子，你可是舍近求远了。”

伽罗见那边有惊无险，这才转头笑道：“哈，我赢了。”段僧奴撇了撇嘴角，悻悻道：“你这次想要什么赌注？”伽罗将嘴唇凑近她耳边，低声道：“不要别的，只要你今晚陪我去回光院那怪和尚房里寻宝。”段僧奴讶然道：“寻宝？呀，伽罗，你竟然想去普照禅师房中偷东西。”伽罗道：“嘘，小点声。”又笑道，“不是偷，就是想看看怪和尚那口箱子里藏着什么宝贝。”

段僧奴偏着脑袋，沉思不语。伽罗急道：“宝姬难道不好奇么？我知道你自己其实早就想去看了。”段僧奴道：“嗯，好吧。”看了一旁段宝一眼，不欲弟弟卷入此事，又低声叮嘱道，“不过，这事不能再让旁人知道。”伽罗道：“这是自然。”顿了顿，又道，“还是叫上高浪他们几个吧，万一……”

二女正悄然议论，施秀已经走过来，躬身行礼道：“宝姬，信苴（jū）【16】有令，请你即刻回总管府。”

段僧奴心中正盘算与伽罗密议之事，听了不免吃了一惊，问道：“明日不就是十五【17】么？阿爹阿姆按照惯例要来无为寺听经，为何今日还着急召我回府？羽仪长可知道是为了何事？”施秀微一迟疑，随即道：“具体是什么事，属下也不知道。”又道：“属下尚有事要留在无为寺。高潜、高浪，你二人立即护送宝姬回总管府，”顿了顿，故作严厉道，“若有差池，唯你二人是问。”高潜忙应声道：“是。”

高浪却颇有不屑之色。他是腾冲知府高惠之子，这一系的高氏曾经把持大理国朝政一百余年，若非蒙古人灭了大理国又还政给段氏，大理军政大权至今该还在他父子手中。如今高氏虽然失势已久，腾冲却依旧是世封领地，他是长子，按理日后该承袭腾冲知府职位，根本不稀罕加入羽仪卫队，因而并不十分将施秀放在眼里，也不愿意听其号令。不过因段宝姐弟在场，他也没有公然表示异议，只略微点了点头。

段宝忽然问道：“阿爹只召阿姊一人么？”施秀道：“回坦绰话，信苴只召了宝姬一人。”段宝点了点头，不再言语，只重重看了姊姊一眼。段僧奴见父亲只召自己一人，料来不是什么大事，便道：“伽罗，我晚饭前自当回来。”伽罗会意一笑。

几人出来演武厅，施秀自匆匆往前院赶去，似有什么要紧事。伽罗奇道：“呀，羽仪长这么般急，该不会是赶去南禅房看望那几名汉人？”段僧奴笑道：“你就是好奇心重，想知道的话，刚才干嘛不直接问

施秀羽仪长？”又道，“我得先回城去了。”伽罗道：“嗯，快去快回。”

杨宝忽道：“宝姬请等一下，你……果真猜不到是何事么？”伽罗忙道：“原来你早猜到了，快说说看。”

杨宝四下看了一眼，露出了古怪的神情，又犹豫起来。段僧奴疑心顿起，喝道：“杨宝，你这副样子怎么跟施秀羽仪长刚才的神情一样？快说，到底是什么事？”杨宝道：“嗯，宝姬只需去前院问问施秀羽仪长带来的羽仪，是不是建昌【18】头人阿荣派人来了大理，自可明白其中究竟。”

段僧奴脸色登时大变，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杨宝道：“如今红巾明玉珍正率大军进攻中庆，正值多事之秋，信苴之前特意交代宝姬、坦绰，不可再像往日那般随意出猎游玩，须得好好留在寺中，原是出于保护的考虑。信苴明日要来寺中听经，今日却突然派人前来，且只召宝姬一人，瞧施秀羽仪长的神态，分明是知道缘由却不肯相告，定然是怕宝姬知道真相后另生枝节。既是如此，事情必然是跟建昌头人阿荣有关了。”

这建昌是西南三十七部落中最强大的一支，素为大理倚重。须知大理军事制度不同于中原——大理境内全民皆兵，闲时为民，战时当兵，称为“乡兵”。乡兵一百户设总佐一人，一千人设理人官，一万人设都督，平时参加军事训练，均以武艺高强为荣耀。其中又选出精兵约三万，为常备军，分驻各处重镇及险要之地。驻守阳苴咩城的则是常备军的精锐，称“罗苴子”。由于人口有限，一旦有大的战事，大理自身军队不够，还须调动三十七部落军队，称“夷卒”，是极为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三十七部多数是乌蛮，也有几部是瑶人，居地分散在滇池东、北、南三方，其所派出的夷卒均是精锐中的精锐，骁勇善战，用作前锋，可以以一当百，甚至还有部落建有专门的象队，所向披靡。昔日段思平创建大理国，便是靠三十七部的助力，因而得国后永久免除三十七部的徭役，立盟誓互保和好。后来高氏擅权大理，却不敢废除段氏，就是因为有三十七部支持段氏。可以说，这三十七部颇有能力左右云南局势，以致后来梁王李罗【19】与大理第八代总管段光——也就是现任总管段功之兄长——互相攻伐、争夺地盘时，也想招徕西南三十七部落，试图利用他们来牵制段氏西南翼。然而自段思平创立大理国后，大力推行汉族文化，采取各种措施发展生产和贸易，西南经济远比南诏时发达，百姓富庶，段氏当然也极得人心。而元朝统治中原后，将人刻意分为三六九等，汉人列为最低等，又轻视儒生，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多属无知粗暴贪残之辈。即使是梁王李罗这样镇守云南宗王级的人物，也不过是眼光短浅的赳赳武夫，文化程度甚至远不及段氏，武功也有所不及，历次与段光争锋，只有采用下毒等卑劣手段时才有胜绩，真刀实枪对垒

时，无不大败而归。云南当地最崇尚英雄人物，有这样的比较，李罗在西南的名望便可想而知了。

但即便如此，段氏对西南部落亦是须时时笼络。这建昌头人阿荣比段僧奴要大上十岁，少年时随父亲阿黎到大理谒见大理总管段功，正遇段夫人高兰产下长女僧奴，阿黎觉得是天降吉兆，便为独子求娶僧奴。当时段功即大理总管位不久，威信不及父兄，东面又时时面临梁王李罗的武力威胁，借助建昌部落之处甚多，便一口答应了阿黎的求婚。段氏与部落联姻稀松平常，这本来是一桩美事——何况阿荣长成后高大威猛，英武过人，顺利继承了头人之位，多次出兵襄助段氏，段僧奴亦是生得美艳如花，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偏偏她生就了一副火爆脾气和执拗性格，多次为这桩婚事同父母闹别扭。她年满十岁时，阿荣便已经迫不及待地派人来迎娶，她却宁可出家为尼也不去建昌。段功无奈，只好以宝姬年纪尚幼为由，往后拖延婚事。今年段僧奴将满十六岁，按杨宝的推测，当是阿荣又派人来提亲了。

几人瞬间均恍然大悟。段僧奴花容惨淡，道：“呀，果真是呢。我可不想回府了，阿爹准是又要逼我嫁到建昌去。”

大理不似中原男女关防极严，女子未成亲前可随意与男子来往，即使双方发生关系也是平常。她与这几人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也没有什么可避讳的话语。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段宝道：“可是阿姊，联姻之事非同儿戏，你若是再违抗阿爹之命，他定然要大发脾气。”

段僧奴自是深知这层关节，父亲一直视她为掌上明珠，宠爱程度甚至远过其弟，但唯独在婚姻一事上不肯让步，总说什么“人无信则不立”，非要她嫁去建昌不可，吵闹过多次也无济于事。她生性爽朗，率性敢为，自然不似寻常女子忸怩作态，但此刻临此人生头等大事，也未免惶然起来，无计可施之下，只拿眼去望杨宝——他虽武功不济，却是博学多才，见识也是他们这群人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甚至他父亲鹤庆知事杨昇有时候还拿国家大事问他意见呢。

杨宝却沉默不语，他正想着阿荣挑选这个时机来提亲，似乎有些太过巧合——此时此刻，占据蜀中的红巾首领明玉珍及其弟明胜正围兵金马山【20】，预备攻打中庆。倘若李罗兵败，元军势力退出云南，那么，毫无疑问，大理将是明玉珍的下个目标。另有一层，建昌部落位于四川境内，与明玉珍自立的大夏国接壤，一直是大理北边的屏障，其中利害可想而知。

段僧奴见杨宝只顾埋头沉思，以为他畏惧段功，不敢相帮自己，便赌气道：“大不了我剃了头发做尼姑去。”伽罗忙道：“宝姬先别着急，杨宝只是推测，事实未必便如他所说。你先等在这里，我替你到前院问下

究竟。”不待段僧奴回答，便自步下台阶。

杨宝回过神来，叫道：“伽罗，等等我……我同你一起去。”疾步追上伽罗，拉起她的手，一道往前院跑去。

段僧奴见二人手牵手湮没在花海中，更加烦躁不安起来。她知道这里有许多男子都喜欢伽罗，却无人敢对她表示好感，她并不是嫉妒伽罗——当然偶尔也会有小小的酸意——她是大理总管独女，这样的身份，生下来注定就是要用作政治联姻的，尽管她很早就明白这一点，然而她还是希望人生会有所改变，而不是像早就计划好的那样——嫁给一个头人，做一个头人的妻子——所以她努力读书、学习作诗、苦练武艺。她甚至时常幻想能像自己的父母那样——自小一道在无为寺习文练武，青梅竹马，情谊笃厚，成人后自然结成了夫妻。然而，她在这里，人人敬畏她是总管之女，包括这些一起长大的伙伴——杨宝敢牵伽罗的手，却从来没有牵过她的手呢。

忽听得段宝问道：“阿姊，你真的很讨厌阿荣么？”段僧奴见他一脸严肃，有些惊讶，当即正色答道：“我都没有见过阿荣几面，怎么可能讨厌他？”段宝道：“那阿姊为什么不肯嫁他？”段僧奴道：“阿姊不讨厌他，可也不喜欢他，阿姊想嫁的是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阿宝，难道你将来会娶一个你不爱的女子做你的妻子么？”段宝大模大样点了点头，道：“如果阿爹要我这么做，我一定会的。”

段僧奴一时愣住，不知道这个才小自己一岁的弟弟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正诧异间，忽见伽罗去而复返，快步奔过来叫道：“寺里来了许多羽仪，还有许多罗苴子，怕是要发生大事了。”

段僧奴正烦恼不堪，没好气地道：“还能有什么大事？”伽罗同情地望着高潜一眼，才道：“大家都说明日梁王使者要与信苴一道来寺里听经，还说要蒙古人预备做一场大法事祭奠前信苴呢。

她所指“前信苴”，便是指大理第八代总管段光，也就是段僧奴的伯父。他壮年时忽患奇病，来到无为寺养病，不日后病死，火化【21】后骨灰就近洒在了兰峰上。寺内一直有传闻说，段光跟大理将军高蓬——即为高潜亲生父亲，也是当今总管段功正妻高兰之兄长——一样，是被梁王李罗暗中派人用孔雀胆剧毒毒死，甚至有寺僧亲眼见到段光入棺柩时通体发绿，这正是中了孔雀胆剧毒的症状。孔雀胆为大理特制秘药，无色无味，中毒后两个时辰才毒发，死者无任何异状，根本看不出是中毒而死，且尸体不朽坏，三天后会变绿。当然，高蓬被梁王买通厨子下孔雀胆毒杀是真事，段光中了孔雀胆而死却只是捕风捉影，至少从来没有被公开承认过。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自段光以来，梁王与大理段氏一直是死敌，段功即位后虽然关系有所缓和，不再大规模地兵戎相见，但也是老死不相往来。如今忽听到梁王李罗派了使者来为段光做法事，不免大吃一惊，几人一齐异口同声地问道：“当真？”伽罗尚不及回答，便听见有人朗声接道：“千真万确。”

只见花丛中转出三名男子来，除了杨宝外，其他二人年长一些，均是一身韦衣劲装，腰系韦带，中悬悬挂朱色双鞘大理刀【22】，正是羽仪的标准打扮。伽罗道：“瞧，他们二人都来了，说是要来无为寺准备。”

那两名羽仪打扮的男子分别叫杨安道、杨胜坚，均是白族世家子弟，也是在无为寺中长大，三年前被选作了羽仪。二人上前朝段僧奴姐弟欠身行礼，段僧奴摆手道：“都是自己人，何苦还来这一套。果真有梁王使者来了大理么？”杨胜坚道：“是的，不仅梁王派了使者到大理，就连行省也派了人来呢。”

伽罗奇道：“他们都是蒙古人，不是一伙儿的么？干嘛还分两家派人来？”杨胜坚笑道：“他们可不是一伙儿的，向来斗得厉害着呢。这次来的目的也各自不同，梁王使者是来向我大理求救，请求信苴发兵。开春以来，梁王军连战皆败，中庆已经被明玉珍大军团团围住，梁王困守在城中，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高浪冷笑道：“他们蒙古人不是最瞧不起汉人、自称天下无敌的么？如今怎么还被红巾那群乌合之众困住了。”杨胜坚往日最喜高谈阔论，自当了羽仪后言行已经收敛了许多，不便接话，只笑道：“总之，梁王老头这次可是糗（qiǔ）大了。”

段僧奴问道：“行省使者也是来求阿爹发兵救他们的么？”杨胜坚道：“他们明明是这样想，口中倒不这么说，说是来送朝廷赦免脱脱的诏书。”高浪皱眉道：“脱脱八年前不就死了么？赦免还有何用？”杨宝道：“还是有用的，一是可以为脱脱恢复名誉，二来脱脱家人也不必再受牵连，可以重新回去京师做官。”

杨宝心思机敏，口中这般说，心下却感蹊跷：脱脱当年被流放云南中庆后，又受到元梁王李罗的大力排挤，被进一步流放到大理腾冲【23】——也就是高浪父亲高惠的封地——后来也被朝廷赐药毒死，骸骨也埋在那里。虽然段氏与梁王交恶，但大理名义上还是受行省羁縻，行省可以找到许多借口派使者来大理，为何偏偏选择了送赦免脱脱的诏书这个奇怪的理由？他想了一想，甚觉不解，又问道，“信苴是如何答复使者的？”杨胜坚笑道：“两批使者信苴都没有召见。我猜，他们这次要吃闭门羹了。”顿了顿，道，“你们不知道，这次行省使者领头的竟然是个极年轻的回回小子，怕是比杨宝你还要小呢。”杨宝问道：“是么？那他当

有过人之处了。”

段僧奴却不耐烦去理会这些，急着追问道：“建昌阿荣果真派了使者来么？”杨胜坚与杨安道互相看了看，杨胜坚支吾道：“这个……施秀羽仪长特意交代，不准我们告诉宝姬。”他这么说，其实已经是回答“是”了。段僧奴气冲冲地道：“哼，我就知道是这样。”

杨安道忙道：“其实不是阿荣头人派了使者……”段僧奴正失望之极，忽听得有所转机，登时转怒为喜，嗔道：“早说明白……”却听见杨安道续道，“是阿荣头人亲自来迎亲了。”

段僧奴“啊”了一声，怔住了当场。她万料不到未婚夫会亲自前来，那当真是棘手之极。

伽罗道：“呀，宝姬，你这次麻烦可大了。杨宝，你快给出主意，我们要怎样才能帮到宝姬？”杨宝踌躇道：“嗯，这个……”露出了为难的神色来。高浪沉声道：“今晚直接去五华楼杀了阿荣不就得了。”

众人骇然失色，无不呆望着他。高浪冷冷道：“难道你们还有别的法子么？杀了阿荣，这才是唯一可以救宝姬的法子。”

诸人均知高浪所言不差，可他公然提议暗杀建昌头人，万一传到信苴耳中，必然要受重罚，搞不好连性命都要丢掉，若是被西南诸部落知道，更是要大起骚动。段僧奴既是总管之女，自识得轻重——阿荣绝非大理仇人，而是段氏臂膀，若他在大理被人暗杀，整个西南部落就全成了大理劲敌——忙道：“高浪不过是开句玩笑，大家千万别当真。”可众人打量高浪，一脸正经严肃，哪有半句玩笑的样子。

杨安道是个老实人，先期期艾艾地打破了难堪，道：“高浪，这话你可千万不能再说了，想也别想。”高浪冷笑道：“我都说出来了，难道你打算去向信苴告密么？”杨安道涨红了脸，道：“我……我可是好意……”杨胜坚忙道：“我和安道还有事，得先走了。刚才的话，我们可是一句都没有听见。”向杨安道使个眼色，正要离开，却被杨宝一把扯住，悄声问道：“住在南禅房的汉人，是不是四川明王明玉珍派来的使者？”

杨胜坚大吃一惊，本能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旋即意识到自己这句话是白问，那使者悄悄住进无为寺已经有数日，以杨宝的机警聪明，会看不出丝毫端倪么？忙摇头道，“我不知道，我可什么也没说。”慌忙拉着杨安道去了。

余人心思却依旧在如何帮段僧奴摆脱困境上，伽罗忽叫道：“哎呀，

施秀羽仪长又来了，还有张判官。宝姬，他们肯定是来逮你的，怎么办？”

抬眼望去，果见施秀正与同伦判官张继白一道朝练武厅走来。见到父亲的心腹传令官张继白也出现了，段僧奴知道避无可避，叹了口气，道：“让他们在这里等我，我回房换件衣服就来。”伽罗道：“宝姬真要就此跟他们回总管府么？”段僧奴点了点头，黯然道：“只能如此。”

伽罗完全没了主意，扯住杨宝的手臂，催道：“你快想法子救救宝姬呀。”段僧奴却似已经下定了决心，毅然转身离去。杨宝诧然望着她的背影，几乎不能相信她会就此屈服。

段僧奴匆忙离开演武厅，径直回到南侧小楼的住处，刚进院落，便见一人仰天横卧在甬道上，醉颜酡红，酒气熏天，右手还紧紧攥着一只皮酒袋。段僧奴皱紧了眉头，喝道：“段文，你怎么大白日的又喝醉了？”

这段文是第八代总管段光遗腹子，他尚在母亲腹中父亲便病逝，刚出生母亲又难产大出血而死。段功怜侄子孤苦，特意亲自教养在总管府中，预备将来将总管的位子传给他。不料这孩子自小就酗酒成性，训也训过，骂也骂过，关也关过，无论怎么教他读书写字，他就是不肯学，无奈之下，段功只好送他来了无为寺，任他作为。他的住处紫竹院在演武厅北面，与段僧奴居住的兰若楼正好南北相对，时常醉酒后走错方向。段僧奴倒是见怪不怪，只是素来反感这位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堂兄，见他不应，上前气恼地踢了他一脚。段文只哼了一声，连眼睛也未睁一下。段僧奴见他醉得着实不轻，不及睬他，任凭他躺在原地。匆匆上到二楼卧房，推开南窗，窗下便是潺潺的双鸳溪。她取出一条长绳，一头结在房中的木柱上，另一头丢出窗外，随即跃上窗台，抓住绳索攀下楼去。无为寺地面高出双鸳溪许多，石块垒成的墙基约有十余丈高，石缝间长满了荆棘杂草，不过她终是习武之人，又不是第一次爬窗，下去不费吹灰之力。

寒溪湛湛，流水冷冷。此处是双鸳溪下游，水势湍急，喷雪渐玉，好在溪边纵有水，尚有一些嶙峋瘦石可以垫脚。往西面山上爬了长长一段，溪面窄了许多，溪水渐小，水薄而清，透澈甘冽的水中能见到成群的透明小鱼，只有无名指般大小，正酣畅地游来游去。再往上行，露出水线的斑斓石头更多，成为通过溪流的捷径。段僧奴踩着几块突出的大石，跳到双鸳溪南面，进入了苍山兰峰树林。

虽是春风骀荡，然则一进林中，顿感森森凉意。虽然因为大树的遮挡，见不到连绵的山峦，大山的气息却是越来越浓，无可阻挡。林间不多远处，一只绿孔雀正在向一只雌孔雀求偶交配——那雄雀的尾羽足有

三尺来长，泛着幽幽的绿光；雌孔雀则无尾屏，背部羽毛绿中泛褐，远远不及求爱者美丽——却见雄雀将尾屏高高竖起，倏忽开屏伸展，恰如一面五彩缤纷的扇子，左右摇摆，颤动不已。

此时正是孔雀繁殖期，无为寺后院中也养有不少孔雀，段僧奴早见得多了，也不足为奇。只是那雄孔雀正做出各种优美的舞蹈动作、拼命炫耀自己的美丽时，忽听到人声，立即收了雀屏，大步飞奔，窜进了灌木丛中。雌孔雀倒是愣了下，回头瞧了一眼，这才踱踱地去追雄孔雀。

虽然轻而易举逃离了无为寺，可是要往何处去，段僧奴尚没有头绪。追兵转瞬即到，她须得立即做出决定，她猜施秀一旦发现她逃走，必定抢先调派人手到山口把守，既出不去，便干脆往峰顶攀去。兰峰足够大，施秀即使派人搜山，数天之内未必能找得到她。

苍山积雪，四季不消，愈往山上走，树木渐趋高大稠密，白雪亦愈来愈多，晶莹娴静，仿若一个冰清玉洁的水晶世界。幸运的是，她对这一带地形极为熟悉，走了大半个时辰，终于来到云雾缠绕的半山腰。这里树林边的悬崖上有棵半倾的大杉树，树繁叶茂，筋骨盘曲，华盖有五六丈之巨，大树下遮盖着一处不大的石台，不但极为隐蔽、藏身容易，还可以俯瞰无为寺全貌。

她来到石台坐下，脱下靴袜晾在一旁，裤脚裙裾也被溪水打湿，不过并不碍事。往下眺望，只见无为寺笼罩在兰峰山影下，内中人头像小黑蚁般来回攒动，也不知是在紧张她的失踪，还是在为明日段功、梁王使者的到来做准备。

日头不住地西坠，天风飒飒，云动如流水，眼见阳光一丝一缕地从面前溜走，一时之间，颇感茫然，天下之大，竟似没有她的容身之处，身为王女，被身份左右着婚姻大事，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她本是个豪迈慷慨的女子，一念及此，亦不禁有些硬咽起来。

正怏怏伤怀时，忽听到南侧有极细微的脚步声，一转眼，湖光潋影的一瞬间，她看见了一名青年男子——他正取下头上的次工【24】，露出一身汉人的装扮来。大理虽是白族为主，汉人却也不少，有数百年前南诏自四川掳掠的几万唐人后代，也有来往贸易的行商估客，更有历代逃避中原战乱举家迁来此处的汉人。只是眼前这名汉人很不一般，不过二十七八岁年纪，既非书生，亦非行商，面如冠玉，风神俊朗，一双眼睛如山鹰般锐利明亮。段僧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英俊好看的男子，只呆望着他，浑然忘记了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

那男子却是丝毫没有留意到有人在暗中窥探，他一手握一柄宝剑，一手拿着新取下的次工，慢慢沿着杉树虬根下来，似乎也想来平台躲

藏。忽听得有人好奇地问道：“喂，你是谁？你怎么在这里？”

那男子不防如此僻静之地竟然有人，一惊之下，本能地扔下次工，要去拔剑。忽见一白族少女颜若春花、目若点漆，正坐在树下向他招手。他眼光闪动，先落在她腰间佩剑上，又见她神色并无丝毫恶意，还带着几分孩子气的调皮及灵性，这才放开剑柄，沉声问道：“你又是谁？怎么藏在这里？”他的声音低沉浑厚，显得十分深邃。

段僧奴一时对这个汉人男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即自我介绍道：“我叫宝姐……”她头一次对一个陌生人说出了自己的乳名，脸上微微泛起红潮，顿了一顿，又续道，“我是逃婚到这里避难的。你叫什么名字？”

那男子道：“嗯。”探身往下望了望，见再也无路可下，转身便走。段僧奴忙叫道：“喂，等一下。”那男子弯腰捡起次工重新戴好，道：“还有什么事？”段僧奴道：“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男子冷冷道：“就是告诉你，你也不会认识我。”竟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段僧奴自生下地来便是众星捧月，受尽逢迎和奉承，还没有这般受人冷遇。她性子好强，呆得一呆，忙穿好靴子，追将上去，问道：“你是红巾明玉珍派来的使者，住在兰峰下面的无为寺，对不对？”男子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脚下却是丝毫不停。段僧奴道：“喂，你们汉人都这般没礼貌么？我问你名字，你为何不答？”

那男子却不再睬她，加快脚步。段僧奴气恼不已，追了几步，却见他往山下而去，心下不免有所迟疑。忽听到前面远远有人叫道：“喂，站住！”正是羽仪长施秀的声音。段僧奴吓了一跳，慌忙跳入山道旁的草丛中。

只听见施秀走近那男子，警惕地问道：“你是谁？在这里做什么？”段僧奴心道：“施秀既是不认识他，想来他不会明玉珍派来的使者了。”那男子答道：“在下头一次来到大理，久闻苍山风光秀丽，想来游览一番，不料不熟悉地形，胡乱走到了此处。”

施秀一时不语，显然是不相信那男子是游客，但他着急寻找段僧奴，不及仔细盘问对方，便厉声告道：“兰峰是大理禁地，外人不得擅入，你快些下山去。”那男子道：“是，多有冒犯。”刚走出数步，忽听得施秀又叫道：“等一下，你……在山上有没有见到一名十五六岁的绛衣少女？”

段僧奴心中登时狂跳不已，那男子只要说“刚刚才见过”，施秀定会派人仔细搜索这一片树林，那么她插翅也难逃脱。却听见那男子道：“没

有。”言语中没有丝毫的犹豫。

段僧奴一时愣住，心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是想帮我么？他又为什么要帮我？”发了好一阵子呆，回过神来，才发现周围人声全无，恍然明白施秀相信了那汉人男子的话，已经带人下山了，他果真救了她。

眼见得日尽西山，林间阴翳，寒气渐重。山脚的寺中又传来一阵浑厚的钟声，她突然得到了某种提示，决定要重新回到无为寺，那里是最危险的地方，却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也许，她还可以再见到那个汉人男子，无为寺前院有厢房专门提供给云游僧人及香客居住，那男子不及回城的话，说不定就在无为寺住下了。

她是个敢想敢做的人，一念及此，当即毫不迟疑地往山下而去。她当然不能从东面正门进寺，只好沿原路返回。到得兰若楼自己房间的南窗下，暮色朦胧中，竟然见到那根绳索还在原处挂着。想来施秀等人也是依葫芦画瓢地缒窗而下，一路追上山，因而不及收回。大喜之下，忙重新攀回卧房，收了绳索，掩好窗户，走过去敲了东面墙壁三下，轻轻叫道：“伽罗！伽罗！”又敲了三下，却是无人回应。见外面天色黑定，这才醒悟伽罗等人定然是去食堂吃晚饭了。再从门缝中往外探看，那醉酒横卧在甬道上的堂兄段文也不见了，大约是被施秀发现，命人抬回了北面紫竹院住处。

她向来好动，此刻却只能独自闷坐在房中，也不敢燃灯烛。无为寺不同总管府，兰若楼不设婢女，只在每日清晨、中午定时有仆妇来清扫整理。夜幕拉下，万物陷入沉睡，白日的喧嚣完全褪去，没有了伽罗的欢声笑语，住处显得异常静谧。一阵难以名状的寂寞，悄然涌上她心间，但她也不敢轻易离开小楼，怕被巡防的武僧撞见。

无为寺为东西向，主体建筑共分三处院落：一是前院——包括山门、过厅、三座大殿、练武场、藏经阁，以及北厢房、南禅房。北厢房供寺内僧人居住，南禅房则提供挂单的游僧及香客居住，能进得了无为寺，香客身份自然非富即贵。南禅房西首还有一座独立的回光院，小巧玲珑，为普照禅师住处；过了藏经阁西的树林，一道高墙由南至北高高耸立，高墙后便是中院了——是大理王室及世家子弟读书习武的地方，包括演武厅、念书堂、翠华楼，世家子弟的住处则分布在演武厅南北；翠华楼之西，还有一处独立的院落，西倚苍山兰峰，东临花苑，南侧有救疫泉，北侧种满奇花异草、养有数十只孔雀，这便是药师殿了。这里原本没有围墙，自从二十年前有人从殿内偷走大理密药孔雀胆、并用其毒死了大理将军高蓬——即为高潜亲生父亲——后，这里便成为了寺中禁地，加修了高墙，成为院中之院，被称为后院。由于地位尊崇特殊，无为寺跟阳苴咩城中总管府一样，实行夜禁制度，天黑山门即落锁，各

要害处均分派有武僧把守。中院、后院平日就是禁地，外人不得擅入，到晚上更是巡防森严。

虽然暂时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安身，却被逼足不能出户，宛若软禁，段僧奴不免有些郁郁起来。并不全然是因为被迫逃婚的缘故，她本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从小到大身边无时无刻有一群好伙伴，前呼后拥惯了，此刻孑然一身，浑身都不自在。不禁又想起适才在兰峰半山腰遇到那个新鲜又神秘的汉人男子来，心道：“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今晚有没有宿在寺中？嗯，他不过是个游客，谅来寺僧不会让他进来寺里。他生得这般气宇轩昂，应该不是普通人呀。哎，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胡思乱想着，面上又泛起一阵红潮来。

正少女思春时，忽听到南窗下有重物溅水之声，吓了一跳，忙悄悄走过去，推开窗缝往外看，只见夜色阒然，水雾缭绕，并无人影，这才放了心，料来不过是水貂之类的动物，施秀搜寻不到她，不至于仍从原路返回。

她顺势倚在窗口，怅然有所感思，不知明日欲往何方，又不知何处可往。春风寂寂，长夜寥寥，月下花飘，幽香阵阵。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忽听见窸窣窸窣一阵脚步声，几人走进院中，有人喟然忧道：“也不知道宝姬逃去了哪里？”正是伽罗的声音。

段僧奴大喜，走到门边，刚要出声叫喊，又听见杨宝道：“宝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多半还在兰峰上。”

段僧奴听他说“宝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语气中大有同情怜悯之意，仿佛是在谈一个无家可归的少女，不禁火冒三丈，拉开门怒道：“谁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院中几人一听见她的声音，又惊又喜，急忙奔上来楼。伽罗拉起她的手，道：“原来宝姬还在这里！可把我们几个担心坏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高浪也笑道：“宝姬真是聪明，亏得施秀还派了许多人出寺搜寻，哪知道正主儿却躲在这里。”

段僧奴一见到伙伴，早将所有不快抛到脑后，笑道：“我与伽罗今晚有约定，当然要回来这里了。”伽罗喜道：“呀，真是我的好姊妹呢。”段僧奴四下不见段宝，问道，“我阿弟呢？”伽罗道：“坦绰以为你偷偷跑掉，猜到信苴要大发脾气，先回城去请夫人出面说情了。”段僧奴瘪了瘪嘴唇，道：“阿姆【25】才不会为我说情呢，她什么事都听阿爹的。不过……”顿了顿，道，“阿宝倒真是好。”杨宝见二女在廊上说个不停，生怕被巡视的武僧发现，忙道：“先进伽罗房中再说。”

几人进得房中，关好门窗后才点燃灯烛。段僧奴这才发现高潜也不在，忙问道：“高潜人呢？”高浪不屑地道：“他娇贵得紧，不知怎生又肚子疼了。”言语中对这位族兄大有鄙夷之意。

伽罗也道：“今日高潜脸色一直不大好，我说给他看看是什么毛病，他却不肯，嘿嘿，我猜他是嫌我医术差，就让他自己去药师殿找我师傅看，也不知道后来去了没有。他晚饭都没出来吃呢。”她是药师殿白沙医师的弟子，颇精医道。

段僧奴道：“嗯，高潜表哥自小就是毛病多，吃了多少药也不见好，我阿姆说他是天生羸弱。”她口中这般说，心中也着实有些瞧不起这个表兄，自小体弱多病，文才武功样样不行不说，性情又窝囊软弱，毫无大志，她父亲几次叫他去朝中任职，学点本事，他却始终不肯，虽说身世可悯——父母均被梁王买凶毒死，只留下襁褓中的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可在大理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总管之子，也得凭真材实料才能赢得尊重。事实上，在无为寺中习教的世家子弟，就数高潜和段文最为人轻视。

此时，高浪提到要吃些什么，段僧奴这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了，叫道：“哎呀，我也还没有吃饭呢。”伽罗道：“呀，晚饭有宝姬最爱的乳扇和弓鱼【26】。”忙一推高浪，催道，“你快去食堂看看还有没有。”高浪心道：“这跑腿的事本该轮到高潜去做。”虽有些不情愿，还是应了一声出去了。

伽罗问道：“宝姬你一直躲在自己房中么？”段僧奴道：“你倒是猜猜看。”伽罗不愿多想，只拿眼去看杨宝。杨宝道：“宝姬去而复返，确实是最聪明的法子。”段僧奴道：“你怎么猜到我是去而复返？”杨宝道：“瞧宝姬的靴子和裙子，还是湿的呢。”段僧奴低头一看，笑道：“真是呢。”忙摸索着回到自己卧室，找出干净衣服鞋子换上，又重新梳拢了头发，这才回到伽罗房中。

三人说笑了一回，伽罗道：“可宝姬如此躲着，也不是长久之计。杨宝，你平日主意最多，快想个好法子。”杨宝摇头道：“没有好法子。”伽罗道：“要不然……我们设法把宝姬送去印度？”杨宝道：“不必着急。日前局势未明，宝姬躲过这一阵子，事情或许会有转机。”段僧奴忙问道：“什么转机？”杨宝道：“这个……”却有所迟疑，不愿意明说。

原来照杨宝所想，如今西南三足鼎立——大理段家掌管了云南西部，梁王控制了云南东部，明玉珍则夺取了蜀中。三方势力中，按理来说本该梁王最强，然而历任梁王与行省争权，狠斗了几十年，甚至还各自调发军队，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梁王虽然最终占到上风，但自己实力亦大为削弱，又穷兵黩武，妄想如同击败行省一般铲除段氏，陆

续与几任大理总管开战，早已经是兵微将寡。明玉珍出身红巾军，人多势众，又以恢复汉人统治为号召，极得中原人心，但毕竟占据四川时间不长，又是四面受敌的境地——北边有陕西元军精锐的威胁；东边湖北、湖南是他的死对头陈友谅的地盘；南边有梁王李罗；西南边面对的则是大理段氏的势力，尤其受段氏羁縻的建昌部落，便是位于四川境内——防线如此漫长，兵力再多，也必然要被分散。因而比较起来，大理反倒是最强的一支，虽百年前遭蒙古灭国之厄，地盘大大削减，然段家数百年经营云南，根深蒂固，非同小可。正因为如此，眼下明玉珍与梁王交战，双方均派使者来拉拢段功信苴，就是大理地位举足轻重的明证。而到目前为止，段功信苴的态度也相当微妙，他不令明玉珍使者居住在专门招待贵宾的五华楼，而是悄悄安排在无为寺，显然是不愿外人知道，尤其不想让梁王那一方知道。但是对梁王、行省使者，他也只是接了书信，不肯亲见使者，可见对自父兄起与蒙古人结下的梁子并不能轻易释怀。但无论如何，大理虽是掌握主动的一方，却必须要作出选择，因为坐山观虎斗等于同时拒绝了明玉珍和梁王两方，后患无穷。那么，段功信苴会选择与明玉珍结盟，还是与梁王和好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可是，对段僧奴来说，这其中却有个机会。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嫁给建昌头人阿荣都是上上之选，对大理有利，只是以她刚硬性格，势必难以成行。段功信苴宽厚仁爱，决计不会死逼爱女，然而一旦阿荣得知宝姬宁死不嫁，颜面扫地，必定怀恨在心，以建昌部落强悍凶狠的风气，多半要兴兵闹事。若是大理与明玉珍结盟，双方正好同时对建昌部落和梁王形成夹击之势，但若大理与梁王和好，局面便会不利得多，大理的北边和东部便分别处在建昌和明玉珍的威胁之下。杨宝所言有个机会，便是指一旦段功与明玉珍结盟，或许不必再顾虑建昌，也不会逼宝姬出嫁。只是这话他却不便说出口，大理段氏归顺元朝已近百年，一旦倾向明玉珍就等于是公然背叛朝廷，明玉珍若能夺得中原江山尚值得一试，可他争得到天下么？

段僧奴却是着急得很，连连催道：“你快说啊，到底是什么转机？”杨宝道：“我只是随口一说，这件事全在信苴。”段僧奴却是了解他性格，知道他绝对不会随口一说，上前一步，逼问道：“我既教过你武功，就是你师傅，师傅命令你，快说，转机到底是什么？”杨宝却是不肯松口，道：“没有。”

正僵持间，高浪匆匆进来道：“乳扇和弓鱼都没有了。”伽罗见他空手而回，大为不满。他身后突然冒出一人，讪讪道：“乳扇其实还剩几块，刚好被我吃掉了。我不知道宝姬还在……”

段僧奴不防高浪身后紧跟着一人，大吃一惊，以为是来逮她回城的羽仪，本能往窗口逃去。那人忙道：“是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高潜，这才松了口气，埋怨道：“高潜表哥，你怎么不吭一声冒出来？吓了我一

跳。”

高潜将一盘生肉放到桌上，慌忙赔礼道：“抱歉，我该先招呼一声的。”段僧奴道：“现在没事了。高潜表哥，你怎么突然来了？不是说肚子疼么？去药师殿看过了么？”高潜道：“唔，我身子是有些不舒服……”高浪道：“我适才可是亲眼瞧见高潜站在树下抹眼泪呢。”

众人大奇，伽罗道：“肚子疼得这般厉害么？快过来让我瞧瞧。”高潜忙道：“已经好了。再说哪有掉眼泪，不过是沙子迷了眼睛……”高浪道：“明明是……”杨宝及时拉了他一下，道：“宝姬饿了，赶紧先吃饭。”

伽罗望了一眼那盘生肉，惊道：“呀，高潜你怎么将香料蒜汁直接浇到肉上了？”高潜忙辩解道：“不是我……是高浪……”高浪瞪了他一眼，不以为然地道：“干嘛大惊小怪，反正宝姬切了肉也是蘸着香料吃，和在一起岂不方便？”

段僧奴早饿得慌了，哪里还顾得上讲究，忙道：“这样便很好。”自腰间抽出短剑，坐在桌边，边割边吃，狼吞虎咽之势，浑然不似名门之女。

她手中短剑是柄罕见的利器，颇有来历——她父亲段功初即大理总管之位时，有火球划天，声闻百里，由北往南而下，坠落在苍山玉局峰。火球冰冷后裂开，露出中心一大块玄铁，可剁铁而不伤刃，削发可下。因是天降神物，被百姓献于总管府，段功令十名匠人磨剑两年有余，取苍山雪水淬火，始成一长一短两柄剑。由于是玄铁所铸，长剑重达十二斤，长三尺，刃宽一寸六，中厚八分，色乌亮而冰寒，配双龙夺珠金鞘，称“乌钢剑”，成为段功的随身佩剑。短剑长一尺六，宽两指，配象皮鞘，镶五色宝石，称“女儿剑”，理所当然地给了段僧奴。此剑工艺精巧，削金断玉，吹毛立断，此刻却被她随意用来割肉，高浪看在眼里，不免有些可惜。

却听见伽罗问道：“高浪，你才吃过晚饭不久，又去食堂拿肉，没人怀疑你么？”高浪道：“他们正忙着架三脚架烧三道茶【27】呢，哪里顾得上理我。”

这三道茶是大理招待贵客的习俗，通常要在屋里现煮现喝，但达官贵人嫌烟气熏眼，往往命人在厨下煮好了茶才端上。

伽罗问道：“是给南禅房那几个汉人的么？嗯，杨宝说他们是明玉珍的使者，也算得上中原来的贵客。”高浪冷笑道：“果真是贵客，就该住进五华楼，怎么来了这里？”段僧奴道：“这你还不懂么？我大理虽然与

梁王交恶多年，但名义上毕竟还是大元朝的子民，这明玉珍自称为皇帝，是大元的反贼，阿爹怎能让人知道他正与反贼暗中来往？”高浪道：“知道了又怎样，我大理兵精马壮，还怕他们蒙古人么？”段僧奴笑道：“这话还是等你当上了将军再说吧。”

伽罗道：“也不对呀，就算是明玉珍的使者，可他们不是已经来了好几天了么，怎么突然又要上三道茶？”高浪甚是得意，笑道：“你们还不知道吧，那个中原大财主沈富又来了！”段僧奴道：“沈富虽然与首座无依禅师熟识，却算不上是什么贵客。”高浪道：“不过这次沈富又带了个书生同来……”

高潜忽插口道：“你们别瞎猜了，我听人说，茶是送去回光院的。”段僧奴奇道：“原来是有客人要来探访普照禅师。”伽罗摇头道：“我不信，怪和尚能有什么客人。杨宝，你说呢？”杨宝一直默不作声，听伽罗问到自己，才道：“这事倒很不寻常。”

他这般说，并非因为普照禅师素来行踪诡秘，从不出住处回光院半步，而是无为寺前院自有僧人专用的庖厨，与后院世家子弟的食堂分开，一是僧人只吃素食，二则是为了安全着想，防止有人向世家子弟投毒。然而此时却听说正用后院厨房为普照禅师烧茶，不免有些诧异了。

旁人却没有他这般细微心思。伽罗向段僧奴使了个眼色，二人早有默契，段僧奴当即咳嗽了声，道：“我跟伽罗一会儿要去普照禅师房里瞧瞧，你们几个有没有胆量跟我们去？”高浪道：“那怪和尚有什么好瞧的？”伽罗道：“他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都藏在一口箱子里。高浪，你不敢去就算了。”高浪冷笑道：“我有什么不敢去的？倒是伽罗你不会武功，一会儿翻墙头，还不是要我和杨宝拉你。”伽罗笑道：“嗯，那可要多谢你了。”

高浪又冷眼斜睨高潜，言下之意无非是说你武功也是不济，还是不要去了。高潜扭转了头，不敢看他，囁嚅道：“宝姬，我也想去……”段僧奴爽快地道：“当然是一道去了！放心，高潜表哥，一会儿我拉你上去。”切了一大片肉放入口中，拿短剑一拍桌子，站起身来，道：“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去吧。”

杨宝惊道：“宝姬真要去冒险么？”段僧奴道：“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就在寺里面，有什么可冒险的？”

伽罗本是首倡之人，见杨宝连使眼色，也颇为犹豫起来，道：“可是宝姬，你别忘了，你自己正在逃亡中呢，外面施秀羽仪长不知道派了多少人在搜寻你。”段僧奴笑道：“那是外面的事，施秀决计猜不到我人还在无为寺中。何况普照禅师的回光院也是寺中禁地，他决计不敢轻易闯

入。杨宝，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决定了的事情旁人无论如何都劝不回头，杨宝无奈，只得点了点头。

当下吹灭灯烛，取了绳索，来到院落中。四人先不着急出门，在门口静候了一盏茶功夫，果听见一队武僧轻轻巡过，继续往西，望翠华楼去了。几人忙悄悄溜出院子，也不敢走中院院门，那里有武僧把守，见众人夜晚外出，势必要追问，何况段僧奴目前亦不可露脸。不过从她居住的小楼径直往东五百步，便是隔断前院与中院的高墙，翻过这道墙，刚好就是回光院的院落。

众人虽然是第一次摸去回光院，但翻墙却是轻车熟路，先躲到墙根下。高浪将飞钩取出来，那飞钩又名“铁鸱脚”，形状如锚，带有四个尖锐的爪钩，用铁链系之，再续接绳索，原是军中用在战场上钩取敌人的兵器，用来翻墙也是绝好的工具。他往西退开数步，将飞钩在头上扬了几下，瞄准位置后，手上使劲，蓦然甩出，那飞钩带着绳索飞上墙头，“嗖”地一声落在另一面，再缓缓将绳索拉紧，直到钩子钩紧东墙面的石缝，这才叫道：“可以了。”随即率先拉着绳索爬上墙头。段僧奴第二个爬了上去。再次是高潜，抓紧绳索，段僧奴与高浪在上面使劲一扯，便连拖带爬地上去了。第四个是伽罗，她丝毫不会武功，又是弱质女子，手臂无力，只能另用绳索绑住腰间，杨宝在下面托，高浪、高潜在上面拉，饶是如此，还是颇为费力。

回光院中靠近石墙的位置刚好有一棵梨树，段僧奴沿墙头走近，跃到树身上，先溜了下来。

回光院坐南朝北，北面是处三开的房屋，为普照禅师住处。东面则是两间石屋，一间堆放些杂物，另一间本是侍奉普照的小沙弥的住处，但普照不喜旁人打扰，凡事宁可自己动手，将小沙弥逐了出去，遂一直空着，日常饮食茶水自有僧人定时送来院中。

只见院中悄然无声，唯独正堂灯火通明，一高大身影映在窗上，赫然便是那神秘的怪和尚普照禅师，似正在熏烛读书。

正欲走过去瞧得清楚些，忽听见背后墙头伽罗惊叫一声，回头一看，原来是她到了墙头，一时头晕，站立不稳，差点摔下墙来，幸好高浪眼疾手快，一把扯住了她腰间绳索。段僧奴忙“嘘”了一声，回望室内灯光人影，依旧在一页一页地翻书，看得极为仔细，并未觉察室外动静。

好不容易将伽罗吊下来，高浪从墙头一跃而下，低声埋怨道：“伽罗，你可比上次重了许多。”伽罗笑嘻嘻地道：“是么？说明我长大了。”

正说着，杨宝、高潜也顺着梨树滑了下来。几人一齐溜到廊下，高浪伸手将窗纸戳破，果见普照禅师正席坐在蒲团上读书，神情极是专注。

段僧奴悄声问道：“那口箱子在哪儿？”伽罗道：“在怪和尚的卧室里。”

正犯愁如何在普照禅师的眼皮底下溜进他的卧室，忽听到外面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远远有人命道：“注意四下警戒。”赫然是羽仪长施宗的声音。

段僧奴惊得嘴巴都张得大了，这施宗是施秀的兄长，也是她父亲最亲信的羽仪长，每每他一出现，就意味着段功也要出现。又听见有数人低声应道：“是。”各自分散了开去，似已将回光院围住。

五人登时猜到今晚来见普照禅师的贵客不是旁人，正是段僧奴的父亲——大理总管段功，大惊失色下，慌忙躲到石屋前的茶树丛中。偏偏这回光院中栽种的是数丛恨天高【28】，高尚不及一人，又来不及回去翻墙，只好一齐伏下身子，钻进茶花丛中，盼望能仗着夜色逃过那精明的施宗的眼睛。

不料施宗却始终没有进院来，只守在门口，众人料到他是在静候段功的到来，大气也不敢出。

杨宝心道：“信苴摸黑来到无为寺，事先竟不令宝姬姐弟知道，可见不想泄露一丁点行踪。既是如此神秘，当是为明玉珍使者而来，只是为何众多羽仪不去隔壁南禅房警卫，却来回光院门口呢？”百思不得其解。

过了一盏茶功夫，又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鹜骤而来，施宗抢上前道：“信苴！”段僧奴听到父亲到来，心中“砰砰”直跳。她已经有半月未见父亲，多少有些思念，此刻却是矛盾不已，既想见他，又不愿意他出现。

只听见门外段功淡淡“嗯”了声，问道：“禅师在里面么？”施宗道：“是。”又听见员外郎杨智的声音道：“张判官饭前已经将信苴要来的消息告知禅师了。”他是段氏家臣，足智多谋，素为段功倚重。

段功便不再多问，见院门虚掩，轻轻推门而入，朗声道：“有客夤夜拜访，还望禅师赐见。”回光院东面即是南禅房，明玉珍使者便住在一墙之隔，他不肯报“大理总管段功”的名号，自是不愿意张扬，也是怕旁人听见。

茶树丛中几人听得段功进来，埋低了头，不敢多看，只有段僧奴忍

不住从花间窥探——只见父亲头戴次工，一身白色便服平添几分儒雅之气，看上去不像个威震西南的大理总管，倒似学馆中的教书先生。

忽听见室内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答道：“请进。”藏在花丛中的几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普照禅师开口说话，大为称奇，他明明看起来已经年过五十，何以声音如此充沛？莫非也是习武之人？

只见段功自头上取下次工，交给身后的杨智，大踏步走进室内。普照禅师放下手中书册，指着对面的蒲团，道：“请坐。”

外面茶树下几人望见窗上映影，均是一般的心思：“这普照禅师好大的架子，信苴亲到，他竟是不起身迎接。”心下虽是大讶，身子却不敢丝毫动弹，因杨智正率三名羽仪捧茶进来，因未奉召唤，不敢擅自进屋，只在院中伫立等候。

只听见普照禅师缓缓道：“八年前的活命之恩，没齿难忘，我一直未有机会当面向信苴道谢。今日得以亲见信苴，果是龙章凤姿，我这个‘谢’字，也终于可以讲出口了。”段功道：“些须微劳，何劳禅师言谢。”又道，“禅师来大理八年，足不出户，还没有喝过我大理招待贵客的一道茶吧？”普照道：“确实没有尝过。不过听信苴言下之意，似有离别之意。”段功微笑不答，只朝外叫道：“上茶。”杨智一挥手，三名羽仪将茶送进室内，旋即又鱼贯退出。

段功拎起第一只木盘中的小陶罐，往两只茶杯中注入茶水。陶罐保温极好，倒出来时竟还是腾腾热气。段功做了个“请”的手势，道：“禅师请用。”

普照见那茶杯本小，还只注了小半杯，几乎一口便可以喝完，料来此茶必有讲究，便端起茶杯，却不饮用，只慢慢品玩那茶的气味。室外便是怒放的茶花，香气馥郁，那茶却独有一股清气，能够压倒绵绵不绝的花香。

段功笑道：“第一道是清茶，用的是大理特产沱茶。我大理习俗，酒满敬人，茶满欺人，因而这道茶只有小半杯。请禅师品尝。”当下端起茶杯，抿了一小口。普照也学着他的样子，轻饮一口，只觉得茶水又浓又酽又苦，他本是蒙古人，自小到大一直喝白酥油、牛奶煎煮的砖茶，当然喝不惯这种讲究清雅的清茶。

段功又端起第二只木盘中的陶罐，往杯中只注入六七分满，道：“这是第二道蜜茶，用茶叶混合蜂蜜、果仁、乳扇煎制而成。”普照尝了一口，鲜甜中有股羊奶味道，甚合自己口味，当即一口饮完。

段功道：“第三道是盐茶，顾名思义，茶中放了盐粒、花椒、桂皮等物。”普照端起来一饮而尽，味道跟咸汤差不多，更多了一股辛辣之气，过了一小会儿，才感觉舌尖微有麻辣之感回旋，当即道：“信苴这三道茶，先苦，再甜，后回味，想来必有深意。”段功道：“禅师苦尽甘来，如今朝廷中赦免禅师的诏书已正式下达，禅师终于可以回到大都与家人团聚了。”

二人声音甚低，然毕竟只有一窗之隔，廊下茶树丛中段僧奴几人听得一清二楚。杨宝心思机敏，最先会意过来，暗道：“原来普照禅师就是前丞相脱脱！这可真是让人意想不到。脱脱八年前在腾冲被朝廷赐饮毒酒而死，不知道为何被信苴救了，藏在无极寺中。难怪……难怪云南行省要在这个时候送朝廷赦免脱脱的诏书到大理来，看来他们早已经知道脱脱未死，此举隐有威胁信苴之意，虽然朝廷现下赦免了脱脱，毕竟信苴当年私救脱脱是违抗圣旨的大罪。”转念又想，“自与梁王李罗交恶以来，我大理违抗朝命的事多了，单说与梁王几场大战，也比救一个脱脱严重得多，哪用惧怕区区云南行省之威胁。何况此时蒙古人正有求信苴，想请他发兵抵抗明玉珍，岂敢轻易开罪？看来脱脱一事另有隐情。莫非……莫非是想趁机请脱脱回去辅佐梁王，甚至是辅佐蒙古皇帝，挽救危局？瞧他饮三道茶的样子，毫无出家人淡泊之心，可见豪情壮志犹在。”

正沉思间，忽觉有人拉扯自己的衣袖，转头一看，却是段僧奴，正焦急地指着室内，似也意识到普照的真实身份非同一般，有询问证实之意。他微微抬头，见杨智还带着羽仪站在庭院中，距离这边仅十余步远，忙朝段僧奴摇了摇头，示意她千万不可妄动。段僧奴本是个急性子，此刻被情势压制不能开口说话，当真是心急如焚。

室内静默无言，那普照禅师果真是前中书右丞相脱脱，此刻他本人亦是心潮澎湃——他本姓蔑里乞氏，是权臣伯颜之侄，于险恶的政治斗争中长大。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时权倾朝野，官衔长达二百四十六字，“时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省院台官皆出其门下，每罢朝，皆拥之而去，朝廷为之空也”，如此声势，自然深为皇帝受懽欢帖睦尔所忌。他担心将来伯父倒台后祸及自己，于是极力讨好皇帝，并联合拥皇势力，趁伯颜外出打猎罢黜了其官职，皇帝得以亲政，他也一跃成为中枢重臣，改伯颜旧政，大行文治，恢复科举取士【29】，由此得了“贤相”之名，被朝野视为重振大元国势的希望。然而，上天并不总是眷顾他，之后的几年灾荒频繁，国库吃紧。为了缓解危机，他下令印制至正交钞，新钞一出便迅速贬值，沦为废纸，民间物价暴涨，米价贵似珠。凑巧黄河连连决口，朝廷征发大量民工治河，弊端和暴政最终触发了红巾军大起义。巨大的危机倒成了他脱脱展露军事才华的契机，在精锐元军先后惨败的情况下，他亲率大军征讨，一举攻破红巾军将领芝麻李占据的徐州，残酷

屠城，鸡犬不留，并因此军功被封为太师，受命总制诸王诸省军，继续征讨占据高邮的张士诚。那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元军主力倾巢而出，大军号称百万，旌旗千里，金鼓震野，盛况前所未有的。张士诚连吃败仗，正要举城投降之际，皇帝突然下诏指责他“劳师费财，坐视寇盗”，削去所有官爵。这真无异于晴天霹雳，后来他才知道是有奸臣在背后中伤，而皇帝竟然听信了谗言。部下均劝他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他却不肯公然抗诏，顺从地交出了兵权，被流放到云南。他被临阵夺职后，百万大军一时溃散，元朝兵机不振自此开始。倘若当初皇帝信任他，放手任他作为，还会有今日之盗贼纵横、生灵涂炭么？想来皇帝午夜回忆，也有诸多追悔之处，不然何来眼前赦免一说。只是，时至今日，任是管仲、乐毅再世，怕是也无回天之力。一念及此，脱脱忍不住喟然长叹道：“唉，太迟了。”

段功道：“禅师在我大理蛰伏八年，雄心不减当年，何有‘太迟’一说？”脱脱先是一愣，心道：“看来我暗中绘制‘万里江山图’，还是没能逃过这段功的耳目。”又见对方态度平静，似并无敌意，当即摇了摇头，道：“我所言‘太迟’，是说目下天下局势已经一发不可收拾，非人力所能挽回。”

杨宝听了更是暗暗心惊——这脱脱足不出户，竟能知道天下局势，当真不可小觑。此人聪明绝顶，为中书丞相时便有“精干老练”之名，又在大理八年，尽知虚实，若他果真去了梁王身边，岂非对大理大大不利？

却听见段功道：“即便如此，禅师应该知道，你我皆是局中人，身不由己，须得作出选择。”言语中饶有深意。脱脱低着头，沉默了片刻，道：“信苴请稍候。”起身走向室内。

外面五人趴在茶树下，也不知道室内二人还要谈多久，偏偏杨智等一直如木桩般站在院中不走，无法动弹下，大有度时如年之感。伽罗心中早后悔了千遍万遍，真不该如此辛苦地爬墙来偷看这怪和尚的箱子，换作平日，她早主动站了出去，信苴为人宽厚，即使知道他们在外面偷听，也不过轻言训斥几句，偏偏此时宝姬正在逃婚当中，丝毫露不得行踪。正苦闷处，忽觉头发上有一只虫子蠕动，大惊下急忙去拉身旁的高浪，示意他帮着弄掉头上的虫子。高浪不明所以，随口问道：“做什么？”

声音虽轻，顿时有羽仪惊觉，也不作声，只走到门口向羽仪长施宗指了指廊下。施宗微一点头，做了个手势，几名羽仪各自手持兵刃，分成左右两队，悄悄朝茶树丛中包抄了过来。杨宝早已经瞧得真切，反应极快，急忙起身走出来，道：“是我，杨宝。”又回身叫道：“你们三个还

不快出来？”高浪、高潜、伽罗依言走出，只剩段僧奴依旧趴着，不敢动弹。

施宗乍然见到几人从茶树后走出，当即上前，沉声问道：“你们几个在这里做什么？”杨宝支吾道：“嗯，也没什么，就是想翻墙出去玩，结果刚巧被你们堵在院子里了。”

施宗知道这群孩子在寺中顽皮胡闹，时常还会翻墙出院，做出各种惊人之举，而要不惊动武僧溜出中院，翻墙走回光院确实是最为便捷的线路，因而丝毫不感到惊讶，只低声斥道：“还不快些回去睡觉。”杨宝忙应道：“是。”

高浪大方地走到墙角，将挂在墙头的绳索收了，这才昂然离去。施宗见他一副无法无天的派头，大有自己当年的影子，简直哭笑不得。

杨智一直默不作声，等高浪出去，才招手叫过一名羽仪，低声嘱咐道：“你悄悄跟住他们，说不定他们几个知道宝姬的去处，会暗中与她联络。”那羽仪道：“是。”应命而出。

茶树丛中段僧奴隐约听见，不禁大为气恼，暗道：“杨智员外可真是狡猾，难怪大家都称他是总管府的‘智囊’。这下可好，我连无为寺也呆不下去了，这可该如何是好？”

院中一番动静，虽然并不如何响亮，室内段功却也听得一清二楚，不过他生性沉稳，只佯作不知。等了片刻，却见脱脱抱着一口箱子出来，打开来看，却是装满了卷轴。脱脱指着那箱子道：“这是我在这八年内所绘的中原州域形势、山川险隘之图，还真要多谢信苴允准我借阅翠华楼藏书。”段功道：“何足挂齿。”

脱脱见他不动声色，讶然道：“很少有人能见到这一箱子图卷后还无动于衷，信苴难道不是为它们而来么？”段功笑道：“禅师误会了。我今晚前来，只为见禅师一面，顺便告知赦免诏书一事。”

脱脱一向桀骜骄傲，即使是段功对他有救命之恩，言语也甚是冷淡，如今见对方一无所图，这才真正折服于对方的胸襟气度，嘴上虽然不说什么，心中却是叹息不已。

段功见他不语，以为他还不明白，又进一步解释道：“之前我说作出选择，是说禅师可以选择留在这里，也可以跟行省使者回去中庆，只是北上大都要麻烦得多——中原烽火狼烟，南方尽不在朝廷掌握中，保险起见，禅师须得走海路。”脱脱毫不迟疑地道：“我要去梁王李罗那里。”

段功大为惊讶，道：“禅师适才不是说‘太迟了’么？”脱脱道：“我生

是大元人，死是大元鬼，即使是太迟，也须得尽力而为。”段功道：“那禅师何不立即北上大都？我自当派人护送。”脱脱摇了摇头，道：“日前汉人气盛，我朝大将又各起内讧，自乱阵脚，中原腹地已是难保，西南却可独立于中原之外。只要助梁王李罗守住云南，进可攻，退可守，与北方成呼应之势。将来我蒙古大军反攻中原，云南便是南方的重要基地。”

段功心道：“此人眼光谋略果是不同一般。若他能助梁王李罗一臂之力，或许可以反败为胜，阻止红巾明玉珍势力进入云南。”他胸怀坦荡，不似脱脱那般阴鸷深沉，当即道：“禅师远见卓识，果非常人。凑巧梁王派了使者来大理，现正住在城中五华楼……”脱脱道：“梁王是派人来向信苴求救的吧？”言中颇有揶揄嘲讽之意，似是对梁王很不以为然。段功答道：“正是。”

脱脱道：“信苴如何答复？”段功道：“嗯，我还没有召见使者。”他不愿意谎话欺人，道，“不敢有瞒禅师，这件事，我原也不打算管。”脱脱点头道：“信苴是个坦率之人，襟怀夷旷。李罗为人粗鄙狂妄，野心勃勃，自接管云南以来，数次派兵侵犯大理，又多有不义之举，信苴忌恨他，也是人之常情。”

段功缓缓道：“我并非因为忌恨梁王才不愿意发兵。”一指那口箱子，“禅师胸怀韬略，既有经世治国之才，又有八年心血凝结其中，想来这些图卷非同小可。”脱脱傲然道：“有心夺取江山、称霸天下者，得我图卷，可谓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段功道：“可在我眼中，这些图卷不过是普通的地图而已。自我先人四百年前创立‘大理’以来，一直只固守本土，从无向外扩张之心，更谈不上要去逐鹿中原、雄霸天下。”

脱脱吃惊地望着段功，仿佛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他是蒙古人，自小便是以铁蹄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为傲，万里江山似锦，无数英雄折腰，这段功竟对大好河山无动于衷，实在是有些出乎他意外，忍不住问道：“自古英雄披肝沥胆，无非是向马上求取功名，汉人也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信苴今日之实力，远在梁王之上，当真对云南全境无半分觊觎之心么？百年之前，这些地方可全是大理的地盘。”段功叹道：“若真被大理得了云南全境，如今被明玉珍三路大军围攻的就是我段氏了。”

脱脱道：“这么说，信苴是决意要坐山观虎斗了？”段功道：“并非段某有意如此，而是大理自靠佛佑立足西南以来，僻地自守，只以清平为国策。”脱脱道：“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旦明玉珍攻下中庆，下一个目标便会是大理。”段功道：“果真如此的话，我段功自当亲自率军抵挡，力保境内百姓晏然安稳。”

脱脱见他绝然果断，顿时想起一事来，惊道：“莫非……莫非明玉珍也派了使者来与信苴通好？”段功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道：“而今局面复杂，保一方太平才是我段氏首要之责。”脱脱料他已决意不肯出兵相助梁王，万难劝动，只好使出了最后一招，厉声道：“信苴切莫忘了，若非我大元世祖皇帝【30】的恩惠，段家哪有今日之风光？”

外面段僧奴听见，忍不住勃然大怒，心道：“这普照好生无礼，哪壶不开提哪壶，蒙古人明明于我大理有灭国之恨，何来恩惠一说？”

她却是不知道这其中的的是是非非，大理国自第十二任国王段廉义起，相国高智升便攫取了全部朝政，竭力巩固高家势力，后来更是发展到高家世居相国，专擅政柄，段氏形同虚设，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前——国王段兴智毫无实权，事事受为相国高泰祥制约。大理精兵本战斗力极强，丝毫不弱于蒙古军，却被蒙古忽必烈率大军直奔阳苴咩城下，就是因为相国高泰祥将绝大部分军队调在他的封地善阐【31】周围，王城防守极其虚弱。可以说，高氏对大理国的速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蒙古人杀相国高泰祥，扶持段兴智统治云南，大理虽然灭国，但段兴智却由此摆脱高氏欺压，对蒙古感恩戴德，主动献大理国地图《大理图志》，并率大理军队充当蒙军前锋。高氏在大理国擅权的这段历史，对段家来说不是什么光彩事，后世段氏总管除了对高氏严加防范外，很少对子孙提及，况且高氏子孙兴旺，至今仍是白族大姓，段功之母高药师便是高泰祥嫡系后人，就连段功自己也娶了高氏才女高兰为妻，再重复这些往事只会激化高氏与段氏子弟的矛盾。但无论如何，确实如脱脱所言，段氏重掌大理军政实权，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蒙古人。段僧奴不了解这些恩怨，段功却是知道，一时难以回答，沉吟不语。

脱脱又道：“况且中原汉人蛮子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若是被张士诚、明玉珍、朱元璋之辈得了江山，西南还有信苴立足之地么？”段功道：“禅师何出此言？我大理立国后，曾与中原宋朝和平相处三百余年，其间常常互通有无，友好往来。”



◎《梵像卷》局部图。《梵像卷》为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完成于公元1180年，是目前仅存古代大理长卷佛教画。此绘卷原为大理皇家所珍藏，后为中原人士以重金购得，辗转传至皇宫。卷末附有宋濂、释宗泐等人的赞、跋，卷前则附有乾隆皇帝的御笔序文。今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图表现的是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即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一灯大师原型）率领扈从礼佛的情形。段智兴头戴红绦头囊，身着冕服，腰系金佉苴。



◎12世纪唐卡

脱脱曾经任都总裁官，主修《宋史》、《辽史》、《金史》，对中原这段历史远比段功熟识，当即冷笑道：“你道是宋人友爱仁慈么？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国起，杯酒释兵权，导致举国武功极弱，北部燕云十六州又陷在契丹人手中，中原无所屏障，边患危机极其严重，先后面临辽国、西夏、金国的铁蹄威胁，三百年来，西北边境上几乎没有停止过

战争，若是再在西南向你大理开战，岂不是要腹背受敌【32】？况且中原之地不利养马，宋人没有马源，还须借助你大理【33】。”

段功道：“话虽如此……”脱脱蛮横地打断了他，道：“唐朝时，汉人武功强盛，那时还没有大理国，只有南诏。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为牵制吐蕃，有意支持南诏王皮罗阁吞并其他五诏部落，建立了南诏国。十年后，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即位，与爨氏部落联姻，势力由此进入滇池地区。唐人感到了压力，大搞政治阴谋，派李宓以反间计挑起爨氏内讧，导致爨归王被乱臣杀死，归王妻子阿姁求救于南诏，南诏出兵杀了乱臣，但由此与唐人关系破裂。唐人有意加倍征取南诏粮税，又计划扶持阁罗凤之弟于诚节取代阁罗凤。阁罗凤还想尽力挽回与唐朝的关系，亲自到姚州【34】拜会唐朝官员张虔陀，不料张虔陀见到阁罗凤妃子慕容玉珠貌美【35】，竟用酒灌醉了阁罗凤，奸污了慕容玉珠。阁罗凤酒醒后得知真相，十分愤怒，派人到长安向唐朝皇帝控诉张虔陀，唐玄宗只知道沉迷于杨贵妃的温柔乡中，根本不予理会。张虔陀又上书诬告阁罗凤谋反，唐人宰相杨国忠从中添油加醋。阁罗凤忍无可忍，起兵杀了张虔陀，就此拉开了天宝战争的序幕。宰相杨国忠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八万兵马，分三路进兵征伐南诏。阁罗凤三次派使臣谢罪求和，说明起兵实为张虔陀所逼，然而唐军置之不理。阁罗凤遂奋力御敌，并向吐蕃求援，一场恶战下来，唐军全军覆没，仅主帅鲜于仲通一人逃师夜遁。唐军惨败的消息，却被利欲熏心的唐人宰相杨国忠报成了大捷，只身逃回的鲜于仲通竟然也成了英雄人物，由唐玄宗亲自设宴招待，并擢升为京兆尹，而那些战死在洱海边的唐人战士只成为枉死的冤魂。第二年，唐朝再派大将贾贲率军三万攻打南诏，再次全军覆没，主将贾贲也被生擒。第三年，宰相杨国忠再派兵七万挥军南诏，因兵员不足，下令在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强制征兵，哭声连道【36】，这样的军队，士气可想而知。这一仗，唐军仗着人多势众，先后突破了龙首关、龙尾关【37】天险，一度逼近南诏王城，关键时刻，南诏得吐蕃军驰援，抄断了唐军后路，唐军大败，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主帅李宓也战死。战事结束后，南诏国王阁罗凤认为‘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下令收拾唐军将士死尸就地祭祀埋葬，这就是至今遗迹犹存大理的万人冢。之后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国势急遽衰微，自顾不暇，再无力大举进攻南诏……”

他顿了顿，又道：“南诏虽然取得了天宝战争的胜利，但从此又开始受吐蕃牵制。阁罗凤死后，异牟寻继为南诏国王，面对吐蕃繁重的税贡、军役以及遣送人质等要求，开始感到不满。清平官郑回本是唐朝西泸【38】县令，被掳掠到南诏为官，他极力劝说异牟寻重新归附唐朝。当时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是个颇有远见的官僚，也积极策划重新招降南诏，以牵制吐蕃。在几方努力下，南诏、唐人终于走向了缓和，双方派代表在苍山会盟，唐朝封异牟寻为云南王。点苍会盟后，南诏发兵，

大破吐蕃于神川【39】，夺其城邑十六座，将吐蕃势力全部赶出了云南。此后，吐蕃衰弱，无力进攻，唐朝国内藩镇林立，也无力干涉南诏，由于没有强邻，南诏遂成为西南强国。到了南诏国王世隆时，双方关系再度恶化，不因为别的，仅仅因为唐人认为世隆的名字犯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逼着他改名才予册封。在汉人看来，两个死了已经上百年的皇帝的名字，绝对比与异邦的和平友好要重要得多。幸好世隆是个有骨气之人，不但不肯改名，反而被激发了胸中高傲之气，于是自封为皇帝。当时唐朝腐朽，迫近崩溃，唐人边境官员贪暴昏懦，常常为私利制造边衅，比如逼迫南诏用好马一匹换取盐一斤，最终再次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唐人总结说：‘南诏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大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南诏故也。’明明是唐人自己处理不当，却将过错完全推到了南诏身上……”

他端起自己的硕大茶杯饮了一口，续道：“世隆之子隆舜即位后，因国内汉人郑买嗣【40】弄权，有心重新与唐修好。唐人西川节度使高骈突然提出愿以公主和亲，隆舜大喜，多次派人入唐诚心求娶，希望也能像昔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娶得文成公主那样，成就一段千古佳话。唐僖宗经过考虑，同意以安化公主许婚。隆舜为此特意派出国中三位清平官赵隆眉、杨奇混、段义宗入唐，商议迎娶公主事宜，结果三人在到达成都后被高骈一并毒死。所谓以公主和亲，正是唐人诡计，试图以此等卑劣伎俩来削弱南诏实力……”

他说到这里时，一直不动声色的段功皱了皱眉头。脱脱瞧在眼中，他本是个敏慧之人，又在宫廷争斗的漩涡中长大，极擅长从颜色中察人心思，心道：“莫非明玉珍也派使者来与大理联姻？可只听说明玉珍有一子，未听说他有女儿，不过红巾流行义子、义女那一套。”也不及多想，又继续道，“即便如此，隆舜还不死心，以为唐朝是礼仪之邦，必定不会不讲信义，更不会视两国外交如同儿戏，又再次派使臣来迎娶公主，并献上许多奇珍异宝。当时唐朝内乱，黄巢占领了京师长安，僖宗皇帝正避难四川，不敢直接得罪南诏，推说正为公主准备嫁妆。过了两年，南诏再派使者来迎娶公主，僖宗皇帝无可推托，只好约定礼使、副使及婚使，打算择日送安化公主南下和亲。刚好此时黄巢乱平，僖宗皇帝又推托要回京师再说。所谓唐人以公主和亲一事，到隆舜死也未能成行。不久，汉人郑买嗣忘恩负义，杀南诏王族八百余人，毁南诏祖庙陵墓，自立大长和国，南诏覆灭。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又灭大长和国，自立大义宁国。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也就是信苴之先祖——又灭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信苴只要看一看南诏的历史，便可知汉人朝廷时时刻刻充斥着阴谋与谎言。汉人总说以史为镜，这些往事，难道还不值得信苴对汉人警惕么？”

这些故事，段功大略知道一些，但却不如脱脱了解得这般细致入微，此番听其朗朗道来，当真是惊心动魄的一部血泪史。就连窗外的段僧奴听了也大是心惊，大理教习世家子弟，素来以诗词歌赋、释儒经典为主，极少涉及历史，这些故事她还是头一次听说，暗道：“原来汉人竟会以公主和亲为由诱杀南诏三位清平官，真可谓卑鄙。那清平官杨奇混……不正是杨宝的先祖么？原来是死在了汉人手中。”不由地朝杨宝望去，却见他眉头紧蹙，似在沉思。

又听见室内脱脱续道：“反观我大元朝，武功威震天下，虽然杀戮不少，然从无失信一说。昔日高丽臣服于我大元，世祖皇帝犹将亲生女儿下嫁高丽国王，以示天恩浩荡。当初大理国灭，我世祖皇帝也未加害，封令祖段兴智为摩诃罗嵯【41】。换作汉人得势，以其历朝历代作为来看，信苴扞胸自问，高丽、大理还有立足之地么？”

段功自是知晓脱脱这番长篇大论，目的在于说服自己不要相信明玉珍等汉人，然则对方学识渊博，引经据典，着实难以反驳，所言又确是事实。若是大宋有大唐那般强盛的武功，北部又无契丹、女真等边患，大理国果真能与其和平相处三百余年么？实际上，两国之间还真有那么一次一触即发的大战——宋仁宗在位时，广原蛮依智高投宋不成，被逼反宋，为宋人名将狄青平定，依智高率残余部众逃入大理。狄青一路追击到大理边境，先派人向大理国王段思廉索要，被拒后又招募大批死士到大理行刺，最终迫使大理国王段思廉将依智高杀死，献出首级。由于大理收容了部分依智高的随从，如医术高明的白和原、文采出众的黄玮等人还得到了重用，宋朝极为恐慌，疑忌段思廉并未杀死真的依智高，调派大军往四川和广南，有东、北夹击大理之势。大理为之震动，段思廉派使臣向宋朝辩白无用，又不愿意牺牲无辜的白和原、黄玮等人，也不得不立即征调重兵，往边境屯守。如此剑拔弩张，相持一年有余，最后还是因四川物价飞涨、将士多有哗变，宋朝被迫率先撤军。此事虽然最终避免了兵戈相见，却是芥蒂深结。到宋徽宗时，有宋臣提出在黎州大渡河外置城，以加强与大理的贸易，立即遭到了弹劾，一直力促大理归宋的广州观察使黄璘也获罪而死，宋朝完全是将大理当作了大敌，从此，大理与宋朝不相往来。若非北宋不久后被金人所灭、南宋建立后需要向大理购买军马，恐怕真的未必是相安无事。

脱脱见段功一直缄默不语，知道他心中已经有所触动，续劝道：“即便放开陈年往事不谈，信苴当是知晓，张士诚、朱元璋、陈友谅、明玉珍这些反贼尽是不讲信义之徒——张士诚穷途末路时，本已经投降归顺我大元，后来困境稍解，立又复叛，如此反复几次，倒是真应了他的名字——士，诚小人也；朱元璋本是红巾将领，如今羽翼丰满，以下犯上，挟持小明王韩林儿作威作福，哪有丝毫君臣之礼？他杀掉韩林儿自立为皇帝是早晚之事；陈友谅身为徐寿辉部属，贪图权势，弑主自立，

更是为天下英雄不耻；明玉珍也是红巾部将，奉徐寿辉之命进据四川，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主后，他本该继续奉韩林儿为主，结果他也学陈友谅，登基称帝。这几人对待他们自己人尚且如此，如今更是互相攻伐，毫无忠义友爱之心，结盟如同放屁，信苴谦谦君子，如何能与其相处？”

段功道：“禅师坦诚相劝，段某深受启发。今日我不妨告知禅师实话，我们白族人最讲忠信二字，自先祖百年前归顺了大元世祖皇帝，段氏便永世为大元子民，绝不会再生二心。”脱脱喜出望外，赞道：“好个有信有义的民族！如此说来，信苴是断然不会与明玉珍结盟了？”段功道：“正是。然则拒绝与明玉珍结盟是一回事，发兵相助梁王一臂之力则是另外一回事……”

正说到关键之处时，忽听得一墙之隔的南禅房有“乒乒乓乓”桌椅摔倒之声，正当夜深人静之际，甚是响亮。

注释

【1】兰峰：苍山十九峰由北至南的第八峰。

【2】双鸳溪：苍山十八溪由北至南的第八溪。

【3】段和誉（又名段正严）即为金庸先生名著《天龙八部》中大理世子段誉原型，无为寺即为小说中天龙寺原型。大理崇尚佛教，“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念珠”，苍山沿山遍布佛寺，最盛时多达五百座。大理国段氏传位二十二代，共有十位皇帝因各种原因先后退位为僧，其中八位在无为寺剃度。

【4】见明人李以恒（又号“玉笛山人”）所著《淮城夜话·元末大理十大高僧》。本小说中多数细节如建筑、武功、兰花、茶花等，均引自与大理相关的古代典籍。

【5】白族：又称民家，即中原史书中所称的“白蛮”，本书一律采用“白族”称呼，以示对这个与世无争的民族敬意。

【6】羽仪：类似中原皇室的心腹侍从。羽仪长则类似于侍卫长。

【7】云南金、银、铜、铁等矿产丰富，南诏、大理冶炼之术也极为高明。铎鞘为传自南诏的兵器，又称“铎槊”，形状像刀戟战刃，有孔傍达，柄部饰金，名贵且十分锋利，“所指无不洞也”，在唐朝时已经驰名天下。另有略次于铎鞘的郁刀，用毒药毒虫锻造，淬以白马血，经十余年才可使用，刀身有剧毒，中人肌肤无须见血立死。又有浪剑，为精利之剑。

【8】印度密宗阿吒力僧人均有家有室，著名僧人赞陀崛多曾娶南诏王劝丰佑之妹越英。阿吒力是梵文“Acarya”的音译。伽罗出自梵文tagara，意为香炉木。

【9】宝姬：大理国对皇帝之女的称呼，类似中原的“公主”。大理虽然灭国已久，但不少称谓依旧沿袭旧称。又，古大理习俗尊重女性：丈夫去世后妻子有继承权；贵族女子与世家子弟一道接受官学教育；平民女子未婚前可任意与男子交往发生性关系，无中原男女避嫌一说，婚姻大多是自由恋爱的形式，即《元史》中所言“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但婚后偷情则是违法行为，一旦事败，通奸男女均要处死。

【10】鹤庆：今云南鹤庆。

【11】清平官：大理官职名，类似中原的文官。

【12】古代大理每年腊月二十四为祀祖日。

【13】白族人以传说中观音会盟罗刹的地方（位于苍山中和峰下）为观音市，每年三月十五到二十五聚集此朝拜观音、踏歌、易物等，俗称“三月街”，风俗至今尚存。

【14】坦绰：大理国对皇帝之子的称呼，类似中原的“太子”。

【15】大理尚武，每年有官方举办的擂台比武，擂主为上任擂台胜者，参赛者不论身份、不论民族，只论本事，最终取胜者六人授予官职。颇类似中原的武举。

【16】信苴：大理国对诸王的称呼，类似中原的“殿下”，后成为大理总管段氏的名号。

【17】大理崇佛，举国上下每月初一、十五要吃素听经，听经寺庙也分等级，段氏到无为寺，大臣到崇圣寺，普通百姓则去一般的寺庙。

【18】建昌：今四川西昌一带。

【19】当时李罗只封云南王，公元1355年才进封梁王，本小说为方便，一律称梁王。

【20】金马山：今云南昆明附近。据清人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輿记要》：“金马山，府东（指昆明）二十五里，西对碧鸡山，相距五十余里，其中即滇池也。”金马、碧鸡二山隔滇池相对，山上有神祠，相传为汉时祭金马、碧鸡处。

【21】古代大理风俗，人死后先浴尸，再将死者装入棺材，棺材如方柜，死者被束缚坐在里面。亲属击铜鼓送葬，子孙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到葬地后先焚炬火化尸体，再盛骨而葬。然郑买嗣灭南诏后，杀南诏蒙氏皇族八百余人于五华楼，又发掘历代南诏王陵，取走地宫宝藏，将遗体焚烧后，抛骨灰于沧澜江。段氏鉴于前朝王陵劫难，自立国起便不再兴建王陵地宫，皇帝死后三日内火化，骨灰直接掩土，或随意撒于风景秀丽之处。唯独割下双耳装于金瓶中，再灌满水银函封，称“金瓶藏耳”。金瓶收藏地点极其秘密，只有继位的君主一人知晓。负责放置金瓶的人完成使命后必须自杀，以永久保守秘密。

【22】大理刀刀刃长四尺，刀鞘两层，放大小刀各一把。

【23】腾冲：今云南腾冲。

【24】次工：大理极为流行的一种帽子，男女均喜戴，竹子所编，类似中原渔夫所戴的蒲笠，上覆黑毡。大理无跪拜之礼，见面取下次工已经是极尊重对方的礼仪。

【25】阿姆：母亲。大理习俗，人称谓前加“阿”字，表示尊敬和亲切。

【26】乳扇：始于大理的云南名产，一般由羊乳制成。弓鱼：产于大理洱海。

【27】云南产茶，普洱茶最为著名。宋朝向西北、西南买马，常以茶叶为支付货币，唯独与大理交易，须支付金银、布帛、食盐，因大理本身产好茶，据说《红楼梦》中“女儿茶”即为大理茶。

【28】恨天高：花桃红色，重瓣，花瓣边缘多为粉色，是茶花中极其珍贵的品种，也是植株最矮小的品种，生长极为缓慢，百年老树高不过两米，故得其名。

【29】科举制始于隋唐，对中国影响深远。元朝建立后直到元仁宗时才实行科举制度，因汉人文化水平普遍要高出许多，中举者多为汉人。伯颜掌权后，为防止汉人做官，下令废止科举。

【30】大元世祖皇帝：指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率军灭大理国后，俘虏国王段兴智（即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中“南帝”之原型），后被赦免，赐予金符，回云南继续管理原属各部。

【31】善阐：又记为鄯阐，今云南昆明。

【32】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的是，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曾经用玉斧指着地图画大渡河为

界——约定大渡河以西归大理管辖，即所谓“宋挥玉斧”。

【33】大理马因善“驰骤”名动天下，好马能日行四百里。宋朝时，因北方边患严重，大多军马都是从大理购入。

【34】姚州：今云南姚安，当时唐朝于此设姚州都督府。

【35】南诏尊重女性，国王、酋长等外出公干，往往同时携带家眷。

【36】大诗人杜甫亲眼目睹当时情形，写下了《兵车行》这首千古传诵的诗作：“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37】苍山与洱海之间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冲积平原，大理腹心就位于这一狭长的平原上，东临洱海，西倚苍山。北、南苍山与洱海的最狭窄处分别筑有一城，称龙首关（今上关）和龙尾关（今下关），以扼守要冲。元人王明嗣有《龙首关》诗道：“万里云南道，壮哉龙首关。气吞西洱水，势扼点苍山。”

【38】西泸：今四川西昌。

【39】神川：今云南境内金沙江一带。

【40】郑买嗣：即前面所提唐朝县令郑回七世孙。

【41】摩诃罗嵯：蒙古语，意为大王。

第二章 刺客

施宗听了大吃一惊，无为寺号称皇家寺院，坦绰、宝姬等重要人物长年在此生活，守卫之严密不下城中总管府，竟有人能潜入寺中刺杀了红巾使者，这是从所未有之事，想来刺客武功非同小可，正欲亲自赶去，又担心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忙召入数名羽仪，命他们陪同杨智紧守在普照禅师门口，不得擅自离信直一步，安排妥当，这才率人赶去隔壁。



院中施宗反应极快，朝身后两名羽仪一努嘴，道：“过去看看。”二人尚未及应声，便听到又传来一阵惊呼声：“呀，呀，来人，快来人……杀人了……邹先生被人杀了！有刺客！”大略自东面院中西厢房中传来，声音虽弱，却是一字一句清晰可闻。

施宗听了大吃一惊，这邹先生便是明玉珍使者邹兴，无为寺号称皇家寺院，坦绰、宝姬等重要人物长年在此生活，守卫之严密不下城中总管府，竟有人能潜入寺中刺杀了红巾使者，这是从所未有之事，想来刺客武功非同小可，正欲亲自赶去，又担心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忙召入数名羽仪，命他们陪同杨智紧守在普照禅师门口，不得擅离信苴一步，安排妥当，这才率人赶去隔壁。

刚到达南禅院门口，便遇到一小队巡逻武僧，亦是闻声赶来。领头者正是达智和尚——他四十岁出头，自幼出家，是无为寺首座无依的大弟子，功夫极为了得，除了负责寺内巡防警卫外，还教习世家子弟武艺——一见到施宗便问道：“施宗羽仪长，里面出了什么事？”施宗道：“我也才到。”达智问道：“信苴人呢？”施宗低声道：“还在隔壁回光院内。”

方欲一同进门，忽又听到西北边树林远远有人厉声喝道：“是谁？站住！”分明是羽仪长施秀的声音，随即有呼喝打斗之声传来。达智道：“贫僧过去看看。”正要领人赶往林中，施宗忙叫道：“不必。请禅师速去调派武僧，严密警戒无为寺周遭，不许任何人出入。”

达智听到林中打斗声愈紧，瞬间便有人痛呼受伤，料来敌人武艺不凡，又有黑夜作掩护，我方正需要增援，施宗却让他调集武僧去守卫别处，未免有些不合常理。他却是不知施宗猎人出身，擅长狩猎，如此安排自有深意，无论施秀是否已经遭遇到刺客，只需紧守住出口，便可来个瓮中捉鳖，刺客与同伙均可一网打尽，而所有人一窝蜂赶往林中，四周警戒必定放松，混乱中反倒更容易为敌人所乘。

达智平素沉默寡言，虽愕然不解，却也不多问，立即应道：“是。”飞快地交代完巡视僧人，各自赶去调动人手。这寺内有数百武僧，尽是武艺高强之辈，且训练有素，一旦有敌来犯，可当一支精兵使用。施宗也顾不得林中施秀情形，匆忙来到南禅房院中。

南禅房也是一处独立院落，只是比回光院要大一倍，北面是数间单独的房间，东、西则各是一排廊房，院中的大片空地种有不少果树茶花，颇似一处小园林。

奇怪的是，使者所住的西厢房一片漆黑，反倒是对面的东厢房烛火通明。两名汉人站在东厢房廊檐下，一胖一瘦，均是三十余岁，作行商

打扮，正朝这边好奇张望。施宗一眼认出两名汉人并非明玉珍使者随从，却不知道为何住进了南禅房中，一时不及上前喝问，只回头交代羽仪道：“守住院门，不许任何人出入。”羽仪轰然应命。

忽见使者邹兴的随身小厮邹当慌里慌张地奔出西厢房，一见有人进来，又是害怕又是委屈，放声大哭道：“可算来人了！我家主人被杀了！”施宗皱眉问道：“在哪儿？”邹当一指一片漆黑的厢房道：“在那里。”

进来堂内，有羽仪抢先打亮火石，燃起灯烛，只见不大的正屋中甚是凌乱，桌椅均翻倒在地。那使者邹兴横躺在近大门处，仰面朝天，胸口为利器所伤。施宗上前一搭，却意外发现还有微弱鼻息，忙叫过一名羽仪，吩咐道：“快去药师殿叫白沙医师来。”

又见邹兴伤口处依旧鲜血汩汩，染红了大半边身子，担心他失血过多，撑不到医师来，微一沉思，自怀中取出金创药，整瓶倾倒在邹兴伤口上。大理白族密药妙绝天下，那金创药有奇效，登时便止了血。

邹当瑟缩在门板处，忍不住哭道：“这可如何是好……”施宗道：“你家人还没死。”邹当一愣，道：“当真？”施宗道：“怎么就你一人？邹大人不是还带有三名随从么？他们人呢？”邹当道：“这个……小的也不知道。他们三个晚上一直跟主人在房中说话，可我刚才听到声音进来时，只见到主人一人躺在门口。兴许……他们几个是追刺客去了？”又追问道，“这位官人，我家主人真的还有救么？”

施宗点了点头，不再理会邹当。他少年贫寒，敏锐多疑，微一沉吟，便觉得使者遇刺一事疑点极多，当即吩咐羽仪先将邹兴抬回床上，又下令封闭南禅房，就地扣押所有人，包括适才见过的两名汉人、在院中充作杂役的两名小沙弥、使者随从等，分别软禁在各自房中。羽仪当即上前，不顾邹当抗声哭闹，将他拖进房中关了起来。

大致处理完南禅房事宜，施宗这才匆忙赶往藏经阁西的树林。却见林中人影飘忽，白光霍霍，如云漏电光，往来闪烁，金刃之声大作。恰逢数名武僧赶到，燃起灯笼火炬，一时之间，亮如白昼。凝神细看，原来五条人影在恶斗一名持剑的蒙面人。那蒙面人武功玄妙，身形飘忽，轻灵奇诡，运剑如风，招式精妙，料来就是刺杀了邹兴的刺客。围攻刺客的五人中，有两名羽仪、两名武僧，另有一手执浪剑之人，却是前任总管段光之子段文。施秀与另外两名羽仪只守在一旁监视。

施宗一挥手，众羽仪一拥上前，将交战数人一并围住。施宗见段文脚下虚浮不稳，知其定然又饮了不少酒，不由得大惊失色，忙叫道：“文公子退下！”

场中翻翻滚滚，劲风鼓荡，正斗得惊险剧烈，根本无暇理会场外之事。施宗转头喝道：“施秀，你怎可让文公子涉险？”施秀手捂胸口，却是答不上话来。一名羽仪道：“敌人武功厉害，施秀羽仪长受伤岔了气。”顿了顿，又补充道：“我们二个也受伤了。”

恰在此时，一名武僧手中长棍被斩断，人也闷哼一声，捂住肩头，踉跄着倒退数步，将手中断棍拄在地上方才顿住身子，不停地喘气，显然是中了一剑。四名羽仪发一声喊，拔出长刀，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上前夹击，不料西边一人刚一加入战团便被段文浪剑撩中手臂，北边一人则被另一受伤的武僧撞倒，两人滚在了一处。

施宗知道虽然己方人数大占上风，黑夜中混战却只是各自为战，彼此拥挤，手脚难以施展开来，忙回头命道：“调弓箭手来！”

大理除了普通军队外，尚有一支精兵称“罗苴子”，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勇士，精于骑射，专门负责阳苴咩城的警卫。今晚段功亲来无为寺，施宗特意借调了一队罗苴子扈从身边。一名羽仪从怀中掏出了一只黑色哨子，放到唇边一吹，顿时一阵“咿咿”的声音划破了夜空的宁静，刺耳而尖锐。

施宗又喝道：“住手！”声音虽然不大，却是刚劲有力。场中几名羽仪闻令，各自迅疾退开，只有段文不肯停手，他酒意上来，只凭一股蛮力斗狠，意识不到凶险万状，羽仪跃开，反倒为他腾出了地方，当即猱身上前，与那刺客缠斗。二人均是使剑，以快打快，剑光冷冷，剑风激荡，轰轰有声，猎猎作响，人影晃来窜去，倏忽贴在一起，倏忽又分开，眼睛稍慢，便分不清敌我。

施宗料到段文酒兴发作，斗得兴起，只是他与那蒙面刺客近身缠在一起，身形极快，旁人难以插入战团相帮，便上前几步，厉声喝道：“段文快些退下！信苴在此，你敢抗命么？”

便在此时，段文手中浪剑直磕上刺客长剑。那浪剑是施秀随身兵刃，用冶炉炉底青铁锻治而成，锋锐异常，在月色下寒光凛凛，且剑重二十余斤，比寻常宝剑要重出许多。双方金刃一交，火光迸射，宛如黑夜繁星，刺客手中长剑“咯”地一声脆响，拦腰折断。他临危不乱，大喝一声，犹拿断剑向段文肩头斩下。段文本以为已经取胜，何况四周大援已到，没想到对方斗志如此顽强，见那断剑挟着风声，劲力十足，大有锐不可当之势，不敢正面迎击，向右一旋，绕过这一剑。刺客正等他如此，脱手甩掉断剑，身子疾转，已绕到他背后，反手抓住了他右腕，一把夺过浪剑，反拧右臂到背后，将剑刃横在他后颈上。

周围众人明明见到段文得胜在即，不料一个“好”字还没有叫出口，

转瞬又为敌人所制，不由得面面相觑。施秀胸口中了蒙面刺客一脚，好不同意才调匀气息，叫道：“快放开文公子，你已经插翅难飞，还不赶快投降！”

只见藏经阁两边各有一队罗苴子涌出，个个黑衣劲甲，腰间悬挂铎鞘，斜背筒箭，手执弓弩。领队的正是大将军张希矫本人，他已经年过五旬，金黄头发如狮毛一般，须萧若戟，极具威仪，略微一扫林中情形，挥了挥手，罗苴子顿时层层叠叠围了上去，蹲在羽仪之前，拉弩上箭，箭头一齐对准了场中的蒙面刺客，控弦欲发。更有人分赴林中四角把守，防刺客趁乱逃逸。

那蒙面刺客身陷重围之中，毫不惊慌，沉声道：“让开！不然我就杀了他！”手上加劲，推着段文往前走。段文早已经酒醒，略一挣扎，只觉得半身酸麻，无力挣脱掌握，便气喘吁吁地道：“你们不用管我，让他杀了我。”

羽仪、罗苴子未得号令，丝毫不退。蒙面刺客也不迟疑，望东走出数步。张希矫一张弓弩，发出一支短箭，“嗖”地一声，正射到刺客右脚旁，距他靴子仅半寸之遥。刺客见此神箭，当即顿住脚步，将浪剑一挺，冷笑道：“怎么，你们当真想要他死么？”

使者遇刺涉及两国邦交，事关重大，当此情形决计不能放这刺客离开，可段文是前任总管之子、当今总管之侄，也不能任其身陷险境，施宗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得当，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千万别伤了人。”

只见段功带领杨智等人疾步赶了过来。施宗忙迎上前去，低声道：“禀信苴，明王使者未死，只受了重伤。”段功点了点头，上前数步，朗声道：“壮士身手不凡，敢夜闯无为寺，也是一号人物，何苦为难一名醉酒的少年？”

那蒙面刺客见他不过三十七八岁年纪，不携兵刃，恂恂儒雅，浑身书卷之气，问道：“你就是大理总管段功？”似不能相信他以大理总管之身份，会深夜现身无为寺。段功道：“正是。壮士今夜要想离开此处，难如登天。想必你冒险到此刺杀明王使者，也不过是受人差遣，只要你放了这少年，一切都好商量。”

蒙面刺客微一沉吟，干脆地道：“好吧。”将段文推开，又抛下手中浪剑。段功料不到他如此轻易就放了手中人质，也不先提条件要求，竟意欲束手就擒，不禁大感意外。

施宗抢上前将段文拉开，一挥手，四名羽仪上前，两人用长刀前后

逼住蒙面刺客，防他暴起伤人，另两人取过绳索，将他双手双脚尽行缚住。这绳索是山中猎人打猎时专门用来捆绑野兽，常年浸泡在桐脂牛油中，又软又韧，堪比铁链。牢牢捆绑停当，才细细搜他身上，却只发现了打火石及几枚贝币【1】，别无它物，大概他也知道此行凶险，事先清理了不必要的物件。

段功见刺客已被擒住，挥手命罗苴子先行散去。羽仪将刺客如拖牲口般拖到段功面前跪下，施秀拾回自己的浪剑，上前一把撕下他的面巾，登时露出一张英俊不凡的脸来，尚带着一丝冷傲之气，不禁诧异道：“原来是你。”扭头道：“信苴，我白日寻找宝姬时在兰峰上见过这汉人小子，他自称是游客，迷失了道路，原来是要上兰峰俯瞰无为寺的地形。”

段功点了点头，走到那刺客面前，问道：“你武功不错，人也豪气，叫什么名字？是谁派你来行刺的？”

那刺客刚刚经历了一番剧斗之后，胸前背后衣衫尽皆湿透，神色疲惫之极，只冷笑一声，道：“既是被你们擒住，何须废话，要打要杀，悉听尊便。”傲骨英风，极有洒脱气概。施宗飞起一脚，狠狠踢在他腰间，喝道：“信苴问你话，还不快些回答！”

那刺客双手反缚，手足绳索相连，无法动弹，挨了一脚，身子登时失去平衡，歪倒在地。施宗又上前，用力踢了几下，他却极是硬气，哼也不哼一声。

段功见刺客神态倔强鸷悍，知道拷打苦刑无用，他心中记挂使者伤势，便止住施宗，道：“先将他押下去关起来，好生看守，明日再细细审问。”当下羽仪应声上前，将刺客拖走。

段功又道：“施秀，我今晚就在翠华楼住下，不回总管府了，你立即派人回总管府告知夫人，免得她牵挂，请她不必等我，自己早些安歇。”说到最后一句时，声音明显温润柔情了许多。施秀应道：“是。”

信苴与夫人伉俪情深，是大理众所周知的事，施秀正要去安排人手，又听见段功道，“再多派些人手去五华楼保护梁王使者。”施秀道：“是。”上前低声问道，“莫非信苴怀疑刺客是梁王那边的人？”段功道：“没有真凭实据，切不可胡乱猜测。”一挥手道，“去办事吧。”

无为寺中有一处监牢，在药师殿北侧，紧挨兰峰石壁，其实就是个葫芦状的天然石坑，深约五六丈，上面葫芦洞口处加建了一道铁栅，栅

栏粗如儿臂，大半天生，略加人力顺势而建，便是个构筑牢固的地牢。

施宗恼恨汉人刺客伤及数名手下、又曾踢掉弟弟施秀兵刃，有心折辱、挫他傲气，借口怕他挣断绳索逃走，命人取过一条长铁链，绕在他颈中几圈，牢牢缠住，放他下地牢时，却不完全放到地面，只让他脚尖勉强着地，再将铁链紧挂在牢窗的铁棱上。那刺客手脚被缚，毫无反抗之力，只能任凭摆布。

离开之时，只听见地牢中铁链哗哗作响，那刺客不断挣扎，试图脚掌够着地面。施宗知他呼吸不畅，痛苦难熬，望着地牢里冷笑道：“只要你说出是谁主使来行刺的，我立即就放你下去，让你少受些罪。”等了半晌，却不见牢中回应，知道那刺客无论如何都不肯屈服，当即怒道：“那你就活受罪吧，可惜你也就能多活这一夜了，明日就是你的死期。”他猜想以信苴之个性，多半要将刺客交给明玉珍使者处理，那使者身受重伤，其随从定然勃然大怒，这汉人刺客不被倒点天灯，也要被钩肠活锯，抑或被缝在牛皮袋中活埋。又安排了两名精干羽仪在牢口看守，交代道：“若是刺客愿意招供，便来禀报。”羽仪道：“遵令。”施宗这才往翠华楼回报。

及近翠华楼西侧门时，忽见到前面茶树丛中有黑影闪动，施宗忙手抚浪剑，厉声喝道：“谁在那里？”却见花丛后转出一人来，举手示意道：“是我，明王使者的随从。”上前一一看，果然是邹兴的随从李芝麻。施宗问道：“你怎么在这里？”李芝麻道：“邹大人被刺客刺杀，我和两名同伴追了出来，因天黑不认识路，胡乱追着，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这里，跟同伴也跑散了。”

施宗心道：“这不是胡说八道么？你住在前院，刺客也是在前院中被捕获，再不熟悉地形，也不能闯到有高墙的中院来，何况把守的武僧也不能让你进来。”也不揭破对方谎言，只厉声叮嘱道：“夜深了，请大人速回南禅房，寺内已经戒严，任何人不得擅自走动。”回头向身后一名羽仪使了个眼色，吩咐道：“你赶紧护送李大人回房休息。”

那羽仪名叫董桐，当即会意，上前道：“大人，请吧。”李芝麻道：“多有冒犯。”转身而去。

施宗见他根本不问刺客是否被擒获一事，不免疑忌更深，忙从侧门来到翠华楼，见段功正在堂内与无为寺住持了尘、首座无依、禅师本慧三人低声交谈，施秀、杨智、张希矫等人站在堂下，不敢上前惊扰。等了约摸一盏茶功夫，才见了尘三人向段功合十行礼，悄然退出翠华楼。

段功招手叫过施秀，问道：“使者伤势如何？”施秀道：“回禀信苴，才刚刚派人叫醒白沙医师，已经赶去南禅房，具体情形尚未得知。”段功

道：“被刺客所伤的武僧和羽仪呢？”施秀道：“都只受了轻伤，已经自行医治妥当。”

段功点了点头，又问道：“适才无依禅师提到，今日南禅房东厢房新住进了他的两位中原旧友，一位叫沈富，一位叫罗贯中，他们可曾受了惊吓？”

无依禅师本是汉人，为少林南宗传人，后来到大理见无为寺地灵钟秀、卧虎藏龙，又仰慕住持了尘奇功，便留在了寺中。他年轻时曾云游天下，交游广阔，偶尔亦会有旧友来访。

施宗听了当即一惊，忙道：“属下在南禅房确实见过两名陌生汉人，仓促之间未及询问姓名与来历，见他们并非使者随从，却无端出现在南禅房，为安全起见，已经将他们分开软禁在各自房中。”段功大奇，问道：“你下令关住了他们？”施宗道：“是。属下不知道他们是无依禅师旧友，这就派人将他们放出来。”

段功皱眉道：“嗯，沈富虽只是个富商，在中原一带却颇为有名，有‘沈万三’^[2]之称，听说张士诚也视其为座上宾。他兄弟沈贵长年经商于陕西、四川、云南三省，是为无为寺的大香客，每年往这里布施布帛盐粮无数，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胡乱扣押，万一沈贵向无依禅师抱怨，叫我如何交代？”语气虽然平和，却隐有斥责之意。

施宗道：“当时情形紧急，院内使者躺在血泊之中，院外施秀正与刺客狠斗，属下没有时间细问究竟，这二人不明身份，贸然出现在杀人现场，形迹可疑，所以不得不先行扣押，具体如何发落，还待信苴示下。不止沈富二人，就连邹兴大人的小厮邹当、在禅房打扫的小沙弥，属下也下令也一并关押了。”段功沉吟道：“你这样做，莫非是觉得使者遇刺事有蹊跷么？”



◎《梵像卷》局部图。本图表现的是宗教内容。据称张胜温绘制此画卷的目的是“以利苍生”，祈盼“家用国兴，身安富有”。



◎12世纪唐卡

在大理，上下等级不似中原那般森严，总管也时常与亲信的下属称兄道弟，公开场合下各人均是畅所欲言。施宗点点头，道：“何止蹊跷，实在是大有文章。”段功道：“嗯，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施宗当即说了适才在翠华楼后遇到使者随从李芝麻一事，又道：“当日属下送使者一行五人来寺中居住，再三叮嘱自中院以西是大理禁地，决计不可擅

入，他们也满口答应。从南禅房到演武厅隔有高墙，大门又有武僧把守，他如何能迷路迷到翠华楼这里来？”

施秀道：“阿兄说得极是。我应该是最先遇到刺客之人，从中院出来，刚好在藏经阁后的树林撞到他，他当时正从南边禅房方向奔过来，手里提着剑，剑上还在滴血。那李芝麻说是和同伴姬安礼、许江武追踪刺客而出，为何我们在林中鏖战半天，却始终不见他三人踪影？依属下看，这三人表面是出来追踪刺客，其实是别有用心。”

施宗道：“还有一事，刚才我人在回光院中，先听到南禅院中有桌椅摔倒之声，正命人过去查看时，又听见有人叫喊‘邹先生被人杀了！有刺客！’等我赶过去时，却只见到使者的随身小厮邹当，那求救声就是他喊的。”施秀道：“回光院与南禅房就一墙之隔，阿兄赶过去只在须臾之间，该迎头遇见李芝麻和姬安礼二人才对。”施宗道：“这倒未必。我在南禅房门口跟达智禅师说了句话，就听到树林中传来你的喊声，正是你遇到刺客之时。如此推断，李芝麻、姬安礼应当已经追了出去。”施秀道：“可我并没有看到他们呀。”

施宗道：“这就证明他们所说的出门追踪刺客是谎话。最可疑的是，我听小厮邹当说，李芝麻、姬安礼、许江武三人今晚一直跟邹兴在房中说话，他听到桌椅倒地声赶过来时，却只看到邹兴一个人躺在门口。几个大男人在正房中说话，若果真有刺客行刺，理当有呼喝打斗声，我和杨员外等人当时就在回光院中，肯定能听到声音，但我们最先听到的仅是桌椅倒地声。”

施秀道：“这使者邹兴一看就是文官，不会武功，那邹当也只是随身使唤的小厮，唯有李、姬、许三人脚下沉稳，显是会武艺，主人被刺，他二人不大呼求救，反而悄悄出门追踪刺客，直到小厮听到动静进来发现邹兴倒在血泊中才叫喊出声，这情形难道不可疑么？”他是个直性子，见段功眉头紧蹙，显然也起了疑心，当即道：“信苴，不如属下现在就去把李芝麻等人带过来，好好盘问。”

段功摇了摇头，沉吟道：“暂且不必。虽则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不合情理，不过使者遇刺是真，刺杀发生在无为寺，我大理难辞其咎。”转头问杨智道：“渊海，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渊海是杨智的字，他是段功自小长大的伙伴，现任大理员外郎，是段氏心腹家臣，深得信任。他一直站在旁边默不作声，见段功发问，才道：“红巾使者住在无为寺是机密大事，就连寺中僧人也均不知邹兴等人真实身份，以为不过是身份尊贵的香客而已，那刺客如何能知晓他就是明玉珍使者？”施宗道：“杨员外的意思是说我们内部有奸细？”颇有不满之意。杨智忙道：“绝非此意……”

张希矫自上任总管段光起便已经是统领大理精锐军队的将军，年纪既大，阅事也最多，忍不住插口道：“我看那汉人刺客一身中原功夫，说话也带有川蜀一带口音，也许跟使者根本就是一伙，所谓使者遇刺，不过是汉人的苦肉计。这里是无为寺，大理最好的医师就在这里，白氏医术精绝天下，有起死回生之能，他们定然早就打探清楚，不过是想借皮肉之伤引起信苴同情，迫使信苴答应与明玉珍一方结盟。”

施氏兄弟听了均觉有理。施秀问道：“杨员外是否也是此意？”杨智点了点头，道：“不仅如此，照我推断，邹兴一行本有六人，五人在明，一人在暗，今晚他们在一起商议好了，由在暗处的那人伪装成刺客，假意刺伤了邹兴。邹兴虽然受伤，神智不失，一直等刺客和李芝麻三人出了南禅房，才有意翻倒桌椅，目的在于引邹当过来，等邹当一叫喊，就能引起全寺的注意，这样才能方便先出去的四人行事。”

施宗道：“杨员外是说这些人别有所图，所谓使者遇刺只是为了引开我们的视线？”杨智道：“正是。施秀羽仪长曾在兰峰上遇到过刺客，他既已探明地形，为何在刺杀得手后反而奔去藏经阁，而不是往前面大殿方向逃走？我猜他们四人出南禅房后即分头行事，要赶去查探寻找什么。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信苴今晚来了无为寺，人就在隔壁回光院中，凑巧被施宗羽仪长听见了南禅房的所有动静，寺中戒备更是大胜往昔，那刺客刚到树林便遇到施秀羽仪长，以致行踪败露……”

张希矫道：“不过那刺客当时制住了文公子，本可以其为人质要挟信苴，却轻而易举地就缚，倒也是不失为一条光明磊落的汉子。”言语中大有佩服之意。施秀冷笑道：“那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文公子的真实身份。”上前禀道，“信苴，杨员外如此解释，所有的疑惑便迎刃而解。这些汉人装神弄鬼，贼喊捉贼，显然是居心叵测，不如现在就去把他们都抓起来严刑拷问。”

段功挥手道：“使者遇刺非同小可，除非握有实证，否则不要妄自推测。”施秀道：“这几人明明居心不良，岂可再任由他们留在寺中？”段功道：“这件事暂且到此为止。那刺客是个关键，施宗，你多派些人手，严加看管，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他虽然阻止手下臆断邹兴几人别有所图，但如此说，显然心中已经起疑。

施宗道：“要不要属下现在带人将刺客押回城中大狱监禁？”段功道：“暂且不必。明日梁王使者要来无为寺听经，等一切结束后，再来处理刺客一事。”施宗道：“遵令。”

正说着，那“护送”李芝麻回房的羽仪董桐疾步奔进来，向施秀回报道：“羽仪长，属下已将李芝麻送回南禅房中，不过始终没有见到另外两

名随从。”

施秀冷笑道：“早说他们不安好心。信苴，属下这就安排人手，四下搜寻。”段功却问道：“使者伤势如何？”董桐道：“回信苴的话，使者伤势……这个……”露出为难的神情来。张希矫问道：“莫非已是伤重难救？”忽听得厅外有人冷冷接道：“人自然还有救，可是我白家祖训，绝不医治汉人。”

众人愕然中，却见药师殿医师白沙昂然走了进来，向段功施了一礼，道：“信苴有命，白沙不敢不从，可祖训也不能违抗。”

无为寺首座无依禅师曾被怪蛇咬伤，就因为他是汉人，白沙坚决不肯出手医治，连住持了尘的情面都驳了回去，后来还是药师殿的药童拿一些解毒药乱试，这才误打误撞解了蛇毒，因医治得不及时，无依至今左腿还有些瘸。

段功知道白沙性情孤僻古怪，其先人白和原又与中原宋朝有一段宿怨，他生性宽厚，不愿意强人所难，却又着急使者伤势，一时沉吟不语。

张希矫却是知道红巾使者一旦死在大理，必然与明玉珍结下死仇，兵戎相见不可避免，这样一来，大理利益所在，就必须考虑与梁王结盟，他恨梁王李罗入骨，最不愿意看到如此，忙道：“医师，受伤汉人并非普通人，事关两国邦交，还请医师破例援手医治。”他官任大将军，是大理武将中的最高官职，白沙名望虽大，到底不过是一医师，他这般客气，已经是自降身份。

不料白沙却一点也不买账，双眼一翻，白他一眼，只向段功道：“请信苴另寻高明，迟了可就来不及了。”竟转身离去。

张希矫勃然大怒，道：“信苴，白沙如此无礼……”段功摆了摆手，道：“罢了。施秀，快去找伽罗救治使者。”施秀道：“遵令。”脚下却是不动，迟疑了片刻，才讪讪问道：“伽罗能行么？虽说她自小在药师殿学习医术，可听说白沙医师时常骂她愚钝不堪呢。”却见段功目光如电，严厉瞪了自己一眼，不敢再说，忙出来翠华楼，带着羽仪往东北伽罗住处而去。

却说那刺客被拿获之后悬吊在地牢之中，受尽苦楚，每一刻都分外难过，长夜漫漫，煎熬不知道何时才是尽头，当真是比任何毒刑加身都要厉害。

忽听得头顶上看守的羽仪喝道：“是谁？站住！”语气极是紧张。又有一个甜腻的女子声音答道：“是我，是我，伽罗。”羽仪这才松了口气，道：“原来是你，这么晚了，你到这里来做什么？”伽罗道：“嗯，我听说抓住了刺客，想过来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声音离地牢口愈来愈近。

刺客心中暗道：“莫非这伽罗就是我白日在兰峰半腰遇见的那个白族少女？她腰间宝剑非比寻常，又有众多羽仪在找寻她，我早猜到她不是一般人。”

看守刺客的两名羽仪正是与伽罗熟识的杨胜坚和杨安道，二人心知今晚信苴留宿寺中，半分马虎不得，忙上前阻拦。杨胜坚劝道：“不过是个汉人而已，没什么好看的。何况这里黑，他人在地牢里，你也看不见。”伽罗道：“我偏要看。”一把推开杨胜坚，抢到牢口，探身一望，果然洞中黑魆魆一片，什么也不看不见，当即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刺客无力仰望，只是默不作声。伽罗又放低声音道：“有人叫我来看你。”刺客听了心中一动，问道：“是……是……谁？”他勉强抬高头，话音甚是低沉吃力。杨安道却没有听见刺客出声应答，忙道：“他被铁链锁住了脖子，说不出来话，你问也是白问。”

伽罗目力逐渐适应了黑暗，隐约看到一个人影被吊在栏杆上，惊道：“呀，你们为什么要这般折磨他？绑住他双手还不够么？快解开铁链，放他下来。”杨安道道：“这是施宗羽仪长的主意，我们可不敢放他。”杨胜坚也道：“我的好伽罗，你可别在这里添乱了，赶紧回房去睡觉吧。”伽罗怒道：“你们……你们……”突然离开了牢口，飞一般地转身跑了。

杨安道和杨胜坚与她一道长大，深知她性情奔放任性，绝不会如此轻易罢手，不免面面相觑。杨胜坚奇道：“呀，伽罗是不是真的生气了，要不怎么这么容易就走了？”杨安道道：“我们这次可算是得罪了伽罗，她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再往我们饭菜下泻药？”一想到以前总被伽罗欺负的往事，不免心有余悸。杨胜坚道：“不用担心，她也就能在无为寺逞能，我们现在是羽仪了，她欺负不到我们……”

二人暗自嘀咕一阵，忽听见不远处有巡逻的武僧喝问道：“是谁？”又听见伽罗娇声应道：“是我。”一名武僧笑道：“这么晚了，伽罗还来药师殿。”声音逐渐远去。

正愕然间，却见伽罗去而复返，二话不说，拿出一把短剑，黯黯光华，上前一剑斩在缠绕在栏杆的铁链上。那短剑虽然异常锋锐，但她手上无力，斩了好几剑，那铁链“哗啦”一声才断为两截。刺客闷哼一声，

连同铁链直通通地掉到了洞底。

杨胜坚、杨安道二人目瞪口呆，傻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伽罗为所欲为。半晌杨安道才回过神来，抢上前来先将伽罗扯开，吹亮火摺伸进牢口——只见那刺客虽去了颈中束缚，铁链依旧缠绕在颈中，他手足被绑，难以伸展，只挣扎坐起，蜷缩在一角。

杨安道跺脚道：“伽罗，你私放刺客，可惹下大祸了。”伽罗道：“是又怎样？你去信苴那里告我呀！”

杨胜坚上前瞟了一眼，忙道：“不至于，刺客只是掉进了地牢，伽罗并没有放走他。”杨安道灭掉手中火摺，道：“可是施宗羽仪长明日问起……”

杨胜坚暗中扯了下他衣角，直盯着伽罗手中短剑，问道，“呀，这不是宝姬的女儿剑么？她人在哪里？”他心思颇快，伽罗如此闹一场，他二人免不了受一顿责骂，但若是找到逃婚出走的宝姬，那便是大功一件。

伽罗尚未完全会意过来，道：“我怎会知道宝姬在哪里？”杨胜坚道：“可是这剑……”伽罗也不睬他，走到牢口，往下探望，却什么也看不见，扬声叫道：“喂，你还活着么？”

刺客虽然人陷在地牢，上面情形却是听得一清二楚。月色如霜，伽罗刚在牢口一露脸，他便认出她并非白日遇到过的白族少女，她与他素不相识，却如此大费周章地斩断铁链助他，其中必有缘由。对方身份来历动机如此可疑，他疑心本重，又当此困境，因而只是闷不作声。

伽罗又重新问了一句，依旧不见回应，不禁忧道：“会不会适才摔下去摔得晕了？”杨安道忙上前将伽罗拉开，道：“刺客你也看了，人你也放了，再不走，我可真要去告诉羽仪长了。”伽罗道：“嗯，你最好现在就去向羽仪长告状。”

杨安道见威胁无用，一时烦恼不已，忽见杨胜坚四下窥望，似在黑暗中搜寻什么，忙上前问道：“你在做什么？”杨胜坚道：“嘘……”附耳过去，放低声音道，“我猜宝姬肯定就在这附近。”杨安道一愣：“什么？不是说宝姬已经逃去龙首关了么？”杨胜坚道：“你没见到伽罗手中拿着宝姬的女儿剑么？那可是宝姬从不离身之物。”微一沉吟，便朝适才伽罗与武僧对话的药师殿外墙走去。

杨安道急忙拉住他：“等等……”杨胜坚道：“什么事？”杨安道迟疑道，“宝姬跟我们一道长大，你真要去捉她么？”杨胜坚道：“信苴下了死命，凡是见到宝姬者，务须捉拿其回府，若有人胆敢包庇，绝不轻

饶。”欲往前走，杨安道却扯住他不放，讷讷道：“这……这……这样……不好……”他口舌本就笨拙，此刻一着急，更是结巴起来。杨胜坚回头凝视他片刻，挣脱他便往前走。杨安道见到一大队羽仪正提灯往这边过来，知道刻不容缓，口齿突然伶俐了起来，道：“难道你忘了我们十二岁那年玩火把误点藏经阁，闯下大祸，还是宝姬主动出头，为我们定罪……”杨胜坚听了，果然顿住脚步，一时也迟疑了起来。

伽罗见杨安道、杨胜坚二人突然走开，顿感机不可失，忙抢到牢口，叫道：“喂，我想法子救你出去好不好？”那刺客见她一个小女孩一味胡闹，看守的羽仪却不加阻止，疑虑更深，当即冷冷道：“我不用你救。”

伽罗不免大为意外。她回想起所发生的一切：她与杨宝、高浪、高潜四人被施宗发现后，不得已离开了回光院，但犹自惦记留在院中的段僧奴，因而只在附近徘徊，如此一来，杨智派来跟踪的羽仪很快就暴露了行踪。几人会意过来，低声商议了几句，杨宝有意提高声音道：“路上小心些。”高潜应了一声，便朝寺外走去。那羽仪果然上当，稍一犹豫，便跟上了高潜。虽然摆脱了监视的人，在藏经阁南面暗处藏妥，正好可以从花丛中远远监视回光院的大门，却依旧想不出法子救出段僧奴。干等了许久，忽见一条人影自南禅房闪出，往藏经阁后奔去。虽未看清面目，高浪却一眼看到那人手中提着把剑，大感好奇，正要追上前去问个究竟，又被杨宝扯住，道：“一会儿宝姬还得翻墙回去。”高浪道：“不是还有你和伽罗么？”正欲赶去，忽然南禅房又传来一阵动静，片刻后有人喊叫道：“呀，呀，来人，快来人……邹先生……邹先生被人杀了！有刺客！”伽罗问道：“邹先生是谁？”杨宝道：“应该是明玉珍的使者。”正愕然间，却见施宗率羽仪自回光院出来，迅疾赶去南禅房。片刻后，藏经阁后的树林传来打斗声。高浪道：“呀，刚才过去的那人肯定就是刺客。”忍不住要冲过去，杨宝忙拉住他道：“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信苴肯定马上就出来了。”但段功却并没有立即出回光院，倒是不久后施宗又从南禅房出来，匆匆赶往林中，正从三人藏身的茶树前经过。只听见林中呼喝不止，高浪爱武成癖，听得心痒不已，熬了好大一会儿，正蠢蠢欲动时，又见大将军张希矫率大批罗苴子风一般地飘过。伽罗惊道：“呀，寺中真出大事了呢！”高浪道：“我去看看。”杨宝道：“等一下，信苴出来了。”扭头望去，果见段功步出回光院，率大批羽仪赶往藏经阁后。杨宝道：“快去。”领先来到回光院门口，正见一名羽仪来掩大门，猝不及防，慌忙拉着伽罗闪过一旁。高浪却不耐烦等待，大模大样地走过去。那羽仪赵平先前见过伽罗几人毫无征兆地从院中出来，现又见高浪出现在这里，不免莫名其妙，问道：“你是来找信苴么？他已经走了。”高浪道：“信苴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赵平道：“寺中出了大事，信苴命我与杨丹留守回光院，以防万一。”高浪跺脚道：“你都知道出了大事，竟还在这里磨蹭！”赵平一呆，问道：“什么？”高浪道：“刺

客武功厉害，信苴叫你们速去林中帮手。”赵平与同伴杨丹交换了一下眼色，毫不起疑，拔腿往林中奔去，也未留意到躲在院外的杨宝、伽罗二人。诓走两名羽仪，三人急忙进来院中，只见脱脱犹自在窗下认真翻书，似毫不在意外面的动静，这份定力和气度非常人所有，确实令人钦佩。段僧奴早已经听得清楚，忙从花丛中站起，这才发现手足早已经麻木，稍微活动了下，这才朝伽罗等人奔过去，低声笑道：“好险。”几人忙回到西墙根，高浪甩出绳索，段僧奴先爬了上去，刚上墙头，正瞧见北面藏经阁后火炬熏天，亮如白昼，那刺客放开了挡在胸前的段文，抛下兵器，束手就擒，随即被扯下了脸上的蒙面巾。她只觉得心口一热，惊得呆了，心道：“怎么会是他？”那蒙面刺客不是旁人，正是在兰峰上有过一面之缘、令她心仪不已的汉人男子。几人刚翻回中院，便见那刺客也被拖进院子，往西而去，又见羽仪簇拥着段功往翠华楼而去。好不容易等大队人马过去，总算顺利溜回了伽罗住处。杨宝叮嘱了几句，约好明天再见面想法子安排宝姬后，自与高浪离去。段僧奴却放不下那汉人刺客，她是个直性子，胸无城府，当即告诉了伽罗心事。伽罗更是天真热情，立时要去看看这汉人刺客如何样貌，竟能令宝姬一见倾心。段僧奴也欲弄明白那汉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坚持要与伽罗一道去。此刻寺中戒备森严，她冒险去地牢探望刺客，当真凶险万分。仗着熟识地形，避开巡视的武僧，却又见地牢口有羽仪看守。伽罗便让段僧奴先躲在一旁，自己先去探风，看到刺客被悬吊在地牢后，一想到这是宝姬爱慕的男子，忍不住大生同情之心，不假思索地奔回段僧奴藏身之处，取了女儿剑，因不及解释，到她奔回牢口斩断铁链，段僧奴都未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伽罗却尚未会意已经由此暴露了段僧奴行踪，若非杨安道、杨胜坚有所犹豫，旁人只怕早已经召唤羽仪、武僧到此搜索。

想到此处，伽罗听见那刺客果断拒绝自己的好意，大为惊讶，道：“可是不救你的话，你明日说不定会被信苴处死。”刺客道：“我可死，也不要你救。”伽罗奇道：“为什么？”刺客冷冷道：“你还是快些走吧，又有人来了。”

伽罗见他面临生死关头，却依旧倔强骄傲，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与自己往日见过的男子很不相同，心中很是欢喜，暗道：“果然有大丈夫风度，难怪宝姬会为他心动。”她心思单纯，全然不关心世间林林总总的恩怨，甚至不关注刺客是敌是友，所在意者唯一“情”字，既对那刺客有好感，更是坚定了要救他的念头，最好是他出去后，由他带着宝姬远走高飞，如此岂不两全其美？

她愈想愈是得意，正思忖该如何救他出去时，忽听得背后有人问道：“伽罗，你在这里做什么？”她惊然回头，才发现施宗不知道何时站在了身后，以为自己心思被人知晓，又无应变之能，不由得吃了一惊，忙站了起来。

施宗两次看到伽罗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满腹疑虑，又问道：“你拿着宝姬的女儿剑在这里做什么？”他尚不知道伽罗来回取女儿剑一事，以为只是宝姬逃走时未带上佩剑。一旁杨胜坚内心交错彷徨，最终还是未揭露段僧奴很可能就藏在附近一事。

伽罗见施宗身后尚跟着不少羽仪，想必他亲至地牢，定是要加强看守，防那刺客逃走，心中登时沮丧透顶，知道今夜再无可能将刺客营救出去。

施宗不知伽罗心中盘算，见她 not 答话，疑心更重，只是此刻盘问多有不便之处，忙道：“信苴命你速去南禅房救治伤者。”伽罗惊道：“怎么要我去？白沙医师不在寺中么？”施宗不及多解释，道：“这是信苴的命令。伤者是外伤，你快去药师殿取了药箱赶去南禅房。”又招手叫过杨安道、杨胜坚道，“你们二人送她去，若是出了岔子，唯你们是问。”说到最后，语气格外严厉，显是对二人放任伽罗留在地牢附近大为不满。

杨安道、杨胜坚忙道：“遵命。”虽然畏惧施宗的严厉，心中却多少有些庆幸亏得他的意外到来，才制止了伽罗的胡闹。

伽罗犹自迟疑，道：“可是我……”她听说要去南禅房，猜到伤者定是明玉珍使者，她的医术平常糊弄自己人还能应付凑合，可真要作为大理医师去给使者治伤，她可没这个胆量，正要向施宗解释她的医术实在不怎么高明，却被杨胜坚不由分说地拉离了地牢。

伽罗道：“可是我的医术真的不怎么好呢，哪够资格给使者治病？”杨胜坚笑道：“你是白沙医师的弟子，谁敢说你不夠资格？”一边说着，一边扯着她往药师殿去拿药。

经过药师殿外院墙根时，伽罗忍不住转头望了一眼，那正是段僧奴藏身之处，不禁忧心起来，不知道她该如何从施宗眼皮下脱身，道：“哎……”杨胜坚忙道：“伽罗，你别拿着女儿剑到处跑，一会儿先留在药师殿。”

暗处段僧奴听得清楚，心道：“还是杨胜坚精明，不但猜到我藏在这里，还叮嘱伽罗将女儿剑收起来，免得别人看见了起疑，他到底还是顾念一同长大的情分。”

到得药师殿院门，因此处是禁中之禁，杨安道、杨胜坚不敢进去，只说在门口等她。伽罗无奈，独自进来院中。却见殿内灯火通明，师傅白沙正盘坐在药师爷神像下闭目念经，忙抢进去道：“师傅，原来你人在这里！信苴让我去南禅房给那汉人使者治伤，还是你替我去吧！”白沙缓缓睁开眼睛，不悦地道：“大呼小叫做什么？你不知道我从来不治汉人

么？”伽罗恍然大悟道：“是哟，难怪信苴要叫我去。”顿了顿，又道：“可是我……”白沙道：“信苴叫你去你就去。”

伽罗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世间唯一可惧者只师傅一人，她深知师傅脾性执拗，不敢再多说，只道：“是，徒弟这就去了。”白沙道：“嗯。我回房睡了，千万别再来吵我。”伽罗道：“是。”径直走到侧殿药房，放了女儿剑，拿过药箱，取了些止血生肌的药丸，匆匆朝外走去。

到得院中，她心中挂念墙外的段僧奴，不由自主地往北边围墙望去，只见那片种满了奇花异草的园苑中隐约有东西来回摆动，她以为只是跳舞草【3】听见了人声有所感应，丝毫未放在心上。不料正走到门口时，忽听得园苑方向传来了呻吟之声，她吓了一跳，回头凝神细看，真有一团黑影在北面墙根下蠕动，似是一个蹲着的人影。她心道：“莫非是宝姬怕被施宗等人发现，冒险翻墙进来药师殿？”想到此节，也不敢惊动旁人，忙悄悄走进园苑，轻声问道：“宝姬，是你么？”

那人影缩了缩身子，含含糊糊应了一声，却始终站不起来。伽罗又问道：“你是不是跳墙受伤了？”加紧走了几步，忽闻见一股清淡幽雅的花香，闻之神醉，当即会意过来——宝姬当是正好跳进了曼陀罗花丛中。那曼陀罗又称醉心花，有麻醉和迷幻效果，是制作蒙汗药的主要成分，人若是长时间接近花丛，会产生晕眩和幻觉。

恰在此时，那人挣扎着抬起头，月光下露出半边脸来——这哪里是段僧奴，分明是个方头大耳的精壮汉子。伽罗不防如此意外，尖叫了一声，转身就跑，刚出园苑，正遇杨安道、杨胜坚二人。杨安道急问道：“出了什么事？”伽罗指着园苑道：“那边……那边有人……”杨胜坚反应极快，压低声音道：“难道不是宝姬么？”伽罗连连摇头道：“不是……是个男人……”

杨安道闻言，立即拔出兵刃，望园苑中去。走得稍近，果见一黑衣男子倒在曼陀罗花下，忙上前用长刀指住他，喝问道：“你是谁？”那男子也不抵抗，只是哼哼唧唧答不出话来。杨胜坚抢过来一看，讶然道：“你……你不是明王使者的随从么？”

杨安道定睛一看，那男子果然明玉珍使者邹兴的随从姬安礼，面如土色，神态甚是沮丧，不禁诧道：“怎么是你？”忙收刀如鞘，上前拉他起来。那姬安礼仿若醉酒一般，浑身软绵绵的，得搀扶才能立得稳。

杨胜坚叫道：“伽罗，你快来看看他是不是受伤了？”伽罗正烦恼不堪，哪有心思理会旁人的伤势，只漫应道：“他是被曼陀罗花叶熏的，过几个时辰自己就好了。”

忽见施宗疾步过来，厉声斥道：“伽罗，你怎么还在这里？耽误了使者伤势，信苴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么？”

伽罗生父是印度名僧，大理以佛教为国之根本，名僧地位极其尊崇，她在无为寺任性娇纵惯了，哪里听过这般重话，换作平时，早就地撂挑子不干了，只是她眼下隐忧重重，既挂念墙外的段僧奴，又担心地牢中的刺客，少不得要忍气吞声，低声道：“是，我这就去。”

施宗一扭头，又见到杨安道、杨胜坚一左一右携着姬安礼走出园苑，心下登时明白了究竟——这后院药师殿虽无人把守，但本身位于禁地中院后，外人无法接近，又不断有武僧来回巡逻，这姬安礼必定是众人忙着围捕刺客时溜了进来，但不久后刺客被捕，四周戒备更严，他一时无从脱身，就藏身在园苑中，凑巧在曼陀罗花下中了花毒，失去了行动能力。他无端出现在这里，他的同伙李芝麻则被施秀撞见出现在翠华楼附近，药师殿和翠华楼正是无为寺最要紧的两处，这使者一伙的不良居心昭然若现——想透此节，也不说破，即命道：“姬大人既受了伤，便请先留在药师殿养伤吧。”一边说着，一边向身后羽仪使了个眼色。

药师殿是处两进的大宅，后面有两排廊房，可供人居住。此刻真相未明，当然要尽可能地将这些随从分开关押，以免他们串通口实。两名羽仪会意，上前将姬安礼接过，便要往殿后走去。伽罗忙抢过来道：“万万不可！他是汉人，决计不能进药师殿，万一被师傅知道，绝不会罢休。”施宗一时忽略此节，微一沉吟，道：“那先送他去演武厅。”

一行人出来药师殿，正遇上达智领一队武僧巡防过来。施宗立即上前，低声告知尚有一名叫许江武的使者随从未能找到，估摸人应该在禁地中，请务必细细留意。达智自幼出家，四十年来见过不少意图闯入无为寺的飞盗，有欲偷窃兵书秘笈的，有想盗窃灵丹妙药的，也有对无为寺镇寺之宝黄龙剑打主意的，更多的则是来寻找南诏藏宝图的。他一听施宗交代，立即明白了其弦外之音，点头应道：“请羽仪长放心。”自去安排人手遍搜禁地。

刚到翠华楼北侧，又遇到羽仪长施秀，一见伽罗便道：“伽罗，我正到处找你！你快赶去南禅房，信苴都问了两遍了！”伽罗赌气道：“这不是正要去么？”施秀道：“刚有羽仪来报，说使者已经醒了，只是伤口太深，稍加动弹即牵动了创口，现又开始流血不止。”

伽罗“哎哟”一声，脑海中登时出现了一幅鲜血淋漓、残肢断腿的画面，她本就对自己医术底气不足，愈想愈是心惊胆寒，忽道：“不行！”抬脚便往翠华楼跑去。施秀叫道：“哎，伽罗，南禅房该往这边走。”

伽罗却不理会，一鼓作气朝大厅跑去。翠华楼周围警卫的羽仪众多，但个个认识她，又见施宗、施秀率人跟在她后面，也不阻拦。

段功犹在厅中议事，译史李贤宗正在禀告城中五华楼刚刚出了大乱子，梁王使者大都手下和建昌部落头人阿荣为一女子大打出手，都动了真家伙，不仅双方各有损伤，还祸及不少无辜。

段功皱紧了眉头，道：“阿荣脾气有点急，人也有些莽撞，可大都是梁王王傅，是梁王府的第三号人物，怎么会为了一个女子跟阿荣贸然动手？”一时感到大惑不解。

杨智知道信苴已经很是为今晚刺客之事烦心，现在居然又出了更头疼的事，当即埋怨道：“译史，你既负责陪伴梁王使者一行，何以不加以劝阻？”李贤宗道：“是，属下失职，愿领责罚。”神态甚是恭谨惶恐。

他自称“属下”，其实并非总管段功的下属，更不受杨智统属。按照元朝官制，大理路设总管、达鲁花赤、同知各一人，总管由段氏世袭，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同知则由回回人担任。译史的直系上司，便是达鲁花赤而不是总管。达鲁花赤为蒙古语，意为长官，是元朝廷派驻大理、主管地区行政事务的官员，在地方官中地位最高，官秩与大理路总管一样，均是正三品。官秩虽一样，其中却大有分别，达鲁花赤虽由蒙古贵族担任，吃朝廷俸禄，却是云南行省派在大理的耳目，不仅要朝看朝廷的脸色，更得看地头蛇段氏的脸色。自几十年前梁王与段氏交恶以来，达鲁花赤便成了夹缝中的两难角色，处于段氏的严密监视下，本任达鲁花赤沙笛的前任上任三月便不堪忍受重压，弃官逃走。沙笛是回回人，本任大理同知一职，走马上任后，无心政事，成天只以诵古兰经为要，反倒能与段氏和睦相处，所以在无人上任大理达鲁花赤后，他又被命兼任达鲁花赤一职。数月前，沙笛与云南行省平章政事马哈只联袂去天方【4】朝圣，至今未归，官衙中琐碎事务全仗译史李贤宗和通事杨庆二人处理。杨庆是大理本地人，李贤宗则既不是蒙古人，也不是蒙古贵族亲信的回回人，更不是白族人，而是汉人，他先祖本是中原极有名望的士人，南宋灭亡后不愿出仕元朝，举家逃亡到大理，因文章才华被段氏聘用，后人均为历任总管信用。李贤宗因精通汉文、蒙古、吐蕃、回回等多种语言，官任译史多年，专事通译接待。

段功一向信任李氏，挥手道：“译史处事老练，多年来不曾出一点纰漏，想必事出有因。你先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都、阿荣两方都是我大理贵宾，怎么突然就打了起来？”

李贤宗道：“回禀信苴，详细经过情形是：夜更时分，属下陪同梁王使者大都一行往五华楼饭厅用餐，阿荣头人刚巧就在东首隔壁的饭厅。两方虽说认识，可也没有互相招呼，只是各自安安静静地喝酒。酒过三

巡时，楼丁突然领进来一位年轻女子，说她自称有急事要找梁王使者。大都问她是谁，那女子便取下头上的次工来……”

话到这里，他蓦然顿了一下。他在译史的位置上十余年，迎来送往的人多了，早练就了一身波澜不惊的本事，但他脑海中再次浮现那女子的情影时，呼吸竟不由自主地急促了起来——她实在太美了，美得不着边际，尤其是取下次工、露出面容的一刹那，当真是恍若仙女下凡。

他定了定神，续道，“那汉人女子……容貌十分美丽，大都一行所有人一见她，全都呆在了那里。只是还来不及说话，阿荣头人不知怎地就闯了进来，一把扯住那女子，非要她去隔壁陪他喝酒。大都一名手下隔得近，上前去拉开阿荣头人，不料一把被摔了个大跟头。阿荣头人又大声呼哨，叫进他的随从，预备强力将那女子抢走。属下正要上前劝解，大都一伙人已经拔刀在手，不由分说地冲上前去，似是要将那女子抢回来。事情发生得极快，双方就这么动上了手，从厅里打到厅外，从楼内打到楼外。混乱中那女子手臂也受了伤，属下赶上前将她扯在一旁后，立即去叫了五华楼守卫来，只是双方随从众多，又均是凶悍勇猛之辈，守卫不但阻止不成，还有数人被砍伤。属下万般无奈，只好派人去请罗苴子，幸得段真大将军及时赶到，用武力强行将两方分开，这场打斗才算勉强终止。”

段功道：“如此说来，阿荣挑衅在先，大都动手在先，双方各有不是。”李贤宗道：“是，信苴说得极是。”段功道：“后来情形如何？”李贤宗道：“双方各自回去住处，段真大将军暂且派人看管。蒙古使者一方有几人受伤，他们说自己带有金创药，也不让楼长请医师。属下特赶来请示信苴，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段功沉吟道：“嗯，症结在那女子，她……”

一语未毕，忽见伽罗闯了进来，嚷道：“信苴，我不行，真的不行！”她如此冒失，满堂无不愕然。段功一愣，问道：“什么不行？”施宗、施秀等人已经追了进来，见信苴已经发问，也只好肃立一旁。

伽罗道：“我是说我的医术不行。信苴，你还是赶紧派人从城中另请医师吧，别误了大事。”段功这才会意过来，笑道：“没试怎么就知道不行？上次夫人生病，不就是你治好的么？”伽罗道：“那可不一样……”段功道：“莫非你也跟白沙医师一样，绝不肯医治汉人？”伽罗急道：“当然不是……”段功温言道：“不是就好。伽罗，你也别紧张，我陪你一道去，如何？”伽罗见他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知道再也无法拒绝，只得点了点头。

段功又向李贤宗道：“五华楼打斗一事，阿荣挑衅在先，你回城去告诉他，他既是我的女婿，也算是大理的半个主人，可别酒后失了礼数，

让外人笑话。”李贤宗道：“遵令。那么梁王使者那边……”段功道：“你将我适才原话同样告知梁王使者便是了。”李贤宗应道：“遵令。”

杨智却蓦然想起一事来，问道：“梁王使者和阿荣头人在五华楼大打出手，行省使者没有卷入其中么？”李贤宗道：“没有。”顿了顿，又道，“现在想起来，这一点甚是奇怪，当时通事杨庆也陪着行省使者在隔壁西首饭厅用餐，这边打得惊天动地，他们应该听得一清二楚，竟是始终没有一人出来。”

段功回头问道：“渊海，你不是说行省使者只是个少年么？”杨智道：“是，行省使者名叫马文铭，是行省平章政事马哈只长子，才十余岁，在行省理问所【5】任知事。”段功嘿了一声，道：“这少年可不简单。”挥了挥手，道，“译史，你先回城去办事，明日一早再与张判官一道陪梁王使者到无为寺来。”

刚走出几步，施宗又抢上前来，低声禀告在药师殿园苑中发现姬安礼一事。段功道：“既如此，就带他跟我们一道去南禅房。”施宗一时不明信，直为何处置得如此宽宏大量，却不敢违命，只得应道：“遵令。”

一千人前呼后拥出来翠华楼。段功叫过施秀，低声问道：“宝姬可有了下落？”施秀道：“没有。有人说亲眼见到宝姬往龙首关去了，属下已经派人知会龙首、龙尾二关守将，命他们严查出关之人。”

段功“嗯”了声，拧紧了眉头，一向坚毅的脸上露出忧心忡忡的样子，似是很为此事烦恼。一旁伽罗心早已经砰砰乱跳，生怕信直向自己追问宝姬下落，自己偏偏又是个藏不住事的人，万一露了口风可就遭了。幸好段功不再发话，此后一路无言。

来到南禅房门口，守在院中的几名羽仪闻声迎将出来，见信直亲至，无不惊诧。段功问道：“使者伤势如何？”一名羽仪道：“正要去禀告信直知晓，有一位罗先生已经用药为使者止住了血。”

段功大奇，问道：“这位罗先生莫非就是无依禅师的旧友，住在东厢房中，名叫罗贯中的？”那羽仪道：“正是。罗先生说创口太深，还需得用针线缝上，属下正要去药师殿。”伽罗忙道：“我药箱中有桑皮针线。”

段功命人将姬安礼先扶回房内休息，又命众人留在院中，仅带伽罗、杨智、施宗、施秀几人来到邹兴房间。一名羽仪守在堂内，见到信直到来，忙抢上来参拜，却被段功挥手止住，示意他不得声张。

进得房来，正见一名瘦削文士坐在床侧，左手端着只瓷碗，右手正抓着一把糊状的药，往床上使者邹兴的伤口处抹去。邹兴本已经苏醒，

药膏抹在伤口虽然有止血效果，但触动伤口却是撕心裂肺的剧痛，当即又昏死过去。另有一身材臃肿的行商站在床侧，关切地注视着，正是那有“聚宝盆”之称的江南巨富沈富。

沈富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来，他不知道大理总管今晚来了无为寺，也不认识段功，先一眼留意到样貌异常的伽罗，不免一愣，又见她手中提着药箱，只以为是送药的来了，忙道：“罗先生，针线取来了。”言语之间极是客气。罗贯中颇为沉稳，也不回头，只道：“拿过来给我吧。”

段功向伽罗点了点头，伽罗便自药箱中取了桑皮针线穿好，走近床边递过去。忽见罗贯中左手碗中的灰黑药膏黏黏糊糊，有一股子怪异的味，像是厨房烧糊了的菜，很是很难闻，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药？”罗贯中也不答话，只用沾满药膏的手接过针线。一旁沈富忙道：“这是用菜油调制的还魂草灰。”

伽罗自是知道还魂草【6】是外伤良药，但将植株烧成灰，再用菜油调制入药，她还是头一次听说，又见罗贯中拿针线缝合伤口姿势甚是笨拙，浑然不似有经验的医师，忙问道：“罗先生，你真的懂医术么？”大有不相信的语气。

她快人快语，浑然不知忌讳，杨智忙斥道：“伽罗，不可无礼。”伽罗道：“我哪有无礼？你看他缝针的样子，根本就不懂医术。”杨智叫道：“伽罗……”罗贯中忽道：“这位小娘子说得不错，我确实不懂医术。”口中说着，手上却依旧有条不紊地缝着创口。

众人听他坦承其事，一时呆住。沈富忙道：“罗先生虽不懂医术，可他博学多才，读过许多书。”伽罗道：“可是……”段功道：“伽罗，你先出去看看姬大人的伤势如何了。”伽罗奇道：“姬大人？是躲在药师殿外的那个汉人么？他哪有受伤，不过是被曼陀罗花熏醉了而已。”

杨智向施秀使了个眼色，施秀忙上前道：“伽罗，我有一件奇事要告诉你……”不由分说地将伽罗扯了出去。

段功道：“小女孩子不懂事，口无遮拦，二位切莫见怪。”沈富连连道：“哪里！哪里！”态度甚是谦卑，浑然不似名动中原的大富商。罗贯中则始终不发一言，慢条斯理地将创口缝好，又将药膏尽数涂抹到邹兴胸口，这才起身往桌上的铜盆中洗手。

段功见他文质彬彬，书味十足，心中很是喜欢，问道，“罗先生还有什么其它需要么？”罗贯中道：“嗯，如果不麻烦的话，请再准备一锅人参汤，等伤者醒过来时服用，以助恢复神智。”沈富忙道：“今日刚巧买了一些人参，放在我房中，我这就去拿。”云南草药誉满天下，他既是商

人，到此采购有大批还魂草、人参等罕见药材，亦不足为奇。

段功如何能要他的人参，道：“不敢有劳先生费心。”回头道：“速派人去药师殿，命药童煎一锅人参汤端来。”施宗道：“遵令。”

段功又问道：“敢问罗先生，伤者伤势如何？”罗贯中道：“当无大碍。”段功道：“有劳先生，多谢了。”罗贯中道：“在下丝毫不懂医术，信苴却如此信任，我才应该多谢。”他注意力一直在伤者身上，甚至都未正眼瞧过旁人一眼，不知竟如何猜到段功身份。

段功微微一笑，道：“先生请到外面说话。”一旁沈富听说眼前这个谦和温儒的男子便是控驭西南的风云人物段功，早惊得呆了。

几人来到堂屋，忽闻得外面有拍门喊叫声。杨智走到门口，喝问道：“出了什么事？”施秀奔将过来，低声道：“是李芝麻吵着要来看使者伤势。”他在翠华楼后遇到李芝麻后，深知其形迹可疑，派人送回南禅房后，便将其锁在了房中。

杨智不敢擅决，上前禀报。段功道：“放他出来，将南禅房所有扣着的人都放了。”杨智迟疑了下，才道：“是。”命施秀去放人。

段功又道：“今夜无为寺中出了刺客，惊扰了二位不说，我属下又不明情况，一度软禁二位，实在是抱歉了。”沈富见他以大理总管之尊，亲自向自己赔礼道歉，早已经受宠若惊，忙道：“岂敢，岂敢。在下沈富，久仰信苴大名，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罗贯中也道：“信苴太客气了。”

段功道：“无依禅师跟我提过，说是罗先生这次不远千里来到大理，意在借阅翠华楼藏书。”罗贯中道：“正是。听说翠华楼藏书之多，为南中之最，存有大量唐宋书籍，而中原历遭兵祸，毁迹无算，只怕翠华楼中许多藏书早已成海内孤本。”一边说着，一边露出了悠然神往之色，显是对那些束之高阁的书籍向往不已。段功笑道：“借书原也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有个条件……”

正说着，李芝麻一头闯了进来，见堂内尚有好几个外人，不免一愣。沈富却一眼认出了他，惊道：“呀，这不是……不是李将军么？”李芝麻却不认识他，不便招呼，见他一身汉人打扮，只朝他一点头。

沈富道：“将军不认识我了么？我是沈富呀！将军驻守徐州时，我往城里运过十万石粮食……”李芝麻道：“呀，想起来了，你是张士诚的结拜兄弟沈万三！”沈富喜滋滋地道：“正是我！原来将军还活着！当年脱脱攻破徐州后大肆屠城，听说血流成河，鸡犬不留，我们都以为……”见

李芝麻皱了皱眉，忙改口道，“真想不到能在这里遇见将军。太好了！”

段功不便在此耽搁，当即道：“二位原来是旧识，他乡遇故知，当真可喜可贺。”李芝麻问道：“这位是……”沈富忙道：“这位便是大理总管。”

李芝麻大吃了一惊，他早已经留意到院中多了许多羽仪，以为不过是奉命来“保护”使者，完全没有料到会在这种情况下遇到段功，一时间不免有些窘迫，慌忙上前见礼道：“在下是个粗人，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还请信苴见谅。”段功道：“李大人何须多礼。邹大人伤势既无大碍，我等先行告辞。”

李芝麻自知今晚自己和同伴闯入禁区先后被人发现，无论如何都难以脱身，却见段功丝毫不提，不免又惊又疑，不知道对方心里打着什么算盘。

段功又道：“罗先生，你适才言及的借书一事，我们明日再谈。”罗贯中道：“是。”段功一挥手，当先而去，杨智忙跟了出去。片刻间，院中羽仪走掉大半。

一行人出来南禅房，伽罗尚追着段功问道：“使者的伤真的给罗先生治好了么？”段功道：“嗯。”伽罗道：“可是那罗先生……”

忽见一名羽仪自前方黑暗中飞奔而来，报道：“禀信苴，刚刚在翠华楼中抓到了一名窃贼。”施宗问道：“也是汉人么？”杨智道：“不用问了，肯定是那一直没有露面的使者随从许江武。”那羽仪道：“正是。”

伽罗犹自惦记藏身在地牢附近的段僧奴，见寺中是非源源不断，顿觉机不可失，忙道：“信苴既还有正事，我先回去睡觉了。”也不待段功答应，一溜烟地跑了。

那羽仪续道：“说来凑巧，属下和张契在翠华楼前当值，听到楼上有些动静，因不得信苴之命，不敢擅自上去。忽然达智禅师领人赶来，说是在外面巡视时，看到有人正从翠华楼顶攀援而下。我们便一道上楼，果然在三楼窗口堵住了那人，现正捆拿在翠华楼前，等信苴发落。”段功拧紧了眉头，道：“先回去再说。”

施宗冷笑道：“这明玉珍使者一行虚张声势，与我大理联姻结盟是假，盗取藏宝图才是真。”施秀道：“阿兄何以知道他们意在藏宝图？”施宗道：“偷入翠华楼的人，要么是为了武功秘笈，要么是为了藏宝图。我想不出堂堂明王使者费尽心机，会只为了几本武功秘笈。倒是如今中原群雄互相征伐，个个忙着招兵买马，真金白银才是他们最需要的。”杨智

道：“嗯，我赞同施宗羽仪长的说法。前几年不断有汉人假称要开采大理石，在苍山上四处探访，无非也是要找寻传说中的金库和玉库。”

他们所谈及的宝藏，正是广泛流传于西南民间的南诏四库。原来唐朝时期南诏王多次发兵攻打四川，中原最富庶之地无非蜀中与江淮两地，南诏由此掠夺金银财帛无数，富足甲天下。由于都城中的府库装盛不下，又逼迫俘虏的唐朝军民三千人在苍山上建造了西、中、南、北四座宝库，历时五年始成——西库位于佛顶峰【7】后山，储满金珠金沙，又称金库；中库位于岑峨峰【8】山腰，置历代珍宝玉石，又称玉库；南库位于斜阳峰【9】，藏有兵戈甲冑五万，又称兵库；北库位于猎豹峰【10】，装满白银，又称银库。宝库修好后，所有参与修洞者均被毒杀，宝库秘密遂不为外人所知。郑买嗣灭南诏后，于王宫密室得到四库藏宝图，按图遍寻，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他一怒之下派人发掘了五印山中的南诏王陵，将尸体残骸焚烧后扬灰于沧澜江中，取走地宫中丰厚的陪葬物品。不久后郑氏灭亡，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再次按图索骥，终于发现了银库入口，寻到白银两百余万两，只是首批进入库中的二十二名兵士死在了伏机之下。后又破开了兵库，得到军器数万，兵书两部。然最丰盛、最贵重的金库和玉库入口始终没有找到，段氏认为天意如此，亦不再费心找寻。不过宝库的流言并没有就此消失，几百年来，想方设法潜入王宫盗取藏宝图的人不计其数。由于有多位大理皇帝在无为寺出家，民间又传说藏书图其实收藏在翠华楼中，导致不少“梁上君子”盯上了无为寺，施宗所指，即怀疑明玉珍使者一行也是其一。

段功叹了一口气，道：“当初只在猎豹峰挖开前半座银库，便有二十二名兵士死于伏机之下，我段氏先祖认为人命关天，就此放弃寻宝，想不到四百年过去，依旧有人对这批宝藏念念不忘。就算真被他们寻得了藏宝图，未必能应付得了库中机关。”施秀笑道：“信苴宽厚仁爱，却不知汉人总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想来即使机关算尽、赔上性命，在他们看来也是值得的。”杨智道：“金库、玉库的财富数目巨大，无论谁得到，称霸中原指日可待，自古一将功成万骨枯，雄图霸业更是成就在累累白骨上。明玉珍、朱元璋、张士诚这些人为功业不择手段，才不会在意多少人死在机关之下呢。”

当下回到翠华楼，果见使者邹兴的随从许江武被捆绑在楼前阶下。他年纪甚轻，才二十岁出头，身材短小精悍，眉宇间却有一股凶神恶煞之气。看守的羽仪看见段功回来，忙抢过来参拜。那许江武听说大理总管亲至，眼睛瞪得老大，目光霍霍闪动，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段功，既惊讶好奇，又敌意极盛。段功只略略一扫，也不睬他，径自进了楼，只命施宗去审讯。只是无论施宗如何喝问，许江武始终一言不发。夜深人静之际，又在佛寺之中，施宗不便动粗拷打，回来请段功示下。

恰逢杨智上楼查验回来，上前禀道：“四楼丹青室、五楼观经处均有明显人为翻动的痕迹。看来他们确实是在找藏宝图。”施宗道：“不如将使者随从逮捕起来，连夜押回城中大狱严刑拷问。”段功道：“不妥。”又沉吟片刻，才道：“先放许江武回南禅房去。不过要派人将南禅房守住，不得我号令，任何人不可进出。”

施秀大为不解，问道：“只是软禁起来，岂不太便宜了他们？”段功道：“我本无意与明玉珍结盟，现下出了这样的事情，料来使者面上无光，伤好以后也不好意思再提结盟一事，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施宗，你去将那刺客带来，我有几句话要问他。”施宗道：“遵令。”自领人赶去地牢提审刺客。

段功又招手叫过施秀，道：“你去将派出去搜寻宝姬的人手都召回来。僧奴好讲义气，轻易离不开伽罗、杨宝这些伙伴，所以她绝不会去龙首关，应该就藏身在无为寺附近。你分别去问问高浪、高潜，他们一个毛躁自负，一个胆小怕事，或许能探出宝姬的下落。”施秀道：“遵令。”又迟疑问道，“要现在去么？夜色已深，他们说说不定早已经睡下了。”段功道：“这些孩子平时就爱看热闹，没热闹看时也要自己搞点乱子出来，现今寺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说他们睡得着么？”施秀道：“是，信苴高见，属下这就去办。”

段功这才坐回椅中，杨智见他颇露倦色，当即劝道：“夜深了，还请信苴先去歇息。刺客与使者勾结已是事实，改日再审不迟。”段功道：“嗯，刺客一事恐怕不是这般简单。”杨智道：“信苴明日还要召见梁王使者，实在不宜劳累过度。既然信苴认为刺客另有隐情，不如交给我来审问。”段功微一思忖，道：“也好，那就有劳渊海你了。”杨智低声道：“愿为敏斋分忧解劳。”

“敏斋”是段功的字，杨智已经许久不这样叫他，他先是一愣，随即微笑颌首，拍了拍老友肩头。杨智忙招手叫羽仪道：“送信苴上楼歇息。”

段功既预备就寝，杨智当然不便在翠华楼中审讯刺客，正要命人知会施宗将刺客押去演武厅，忽有羽仪飞奔来报道：“那刺客在地牢中昏死了过去，施宗羽仪长说今晚怕是审不成了。”杨智吃了一惊，问道：“何以会如此？有人拷打他了么？”羽仪道：“没有人打他，是之前围捕时他身上中了一刀，我们都没有发现。”

原来先前在树林动手时，刺客腰间已然受了极重的刀伤，就擒后双手被反缚在背后，无法为自己止血，血流了一路，但他自己不说，又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黑夜中旁人也留意不到。后来他被悬吊在地牢中，伤口血液总算自行凝结。但不久后伽罗跑来用剑斩断铁链，他摔下

地牢，创口再次迸裂，终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杨智自是不知道这其中究竟，赶到地牢处，羽仪已经将刺客用绳索吊了上来，平放在地上。施宗上前用火把一照，见他面若金纸，气息奄奄，知道他失血太多，又未及时发现医治，怕是有生命危险，回头问道：“这可要怎么办？他是汉人，白沙医师决计不肯出手医治。迟了怕是来不及了。”杨智道：“先送他去伽罗那里，让伽罗设法延治，我再派人回城去请医师来。”

施宗实在不怎么信任伽罗的医术，不过当此情形，也别无他法，当即命人抬了刺客，望伽罗住处兰若楼而来。到得院外，杨智见小楼上尚有灯光，扬声叫道：“伽罗！伽罗！”

那灯光却倏忽灭了，施宗大奇，抢进院中，喝道：“是谁在那里？”只听得伽罗应道：“是我……是我……”

却见灯光又亮了起来，伽罗举着灯烛走下楼来，道：“你们可是吓着我了。”施宗问道：“楼上就你一人么？”伽罗道：“宝姬又不在，当然只有我一人。大半夜的，你们又来做什么？”杨智道：“给你送了个病人来。”伽罗惊道：“哎哟，那可不行。你们干吗不去找那罗先生？”

忽转眼看到杨智身后被羽仪搀住的刺客，她虽与刺客交谈过，却未见到其面容，因而并不认识他，但见他被五花大绑，周围羽仪虎视眈眈，多少猜到了几分，好奇地问道：“他……就是那个刺客么？”杨智道：“正是，他受了刀伤，失血过多，你得……”伽罗道：“快，快把他抬进书房，让我看看。”

小楼一层是个颇为精致的书房，羽仪先进去遍燃灯烛，这才将刺客抬进去，放在窗口一张竹床上。

伽罗道：“呀，你们怎么还绑着他？他都伤成这样子了，能跑得了么？”施宗有所迟疑，终于还是点了点头，一名羽仪抽出双鞘中的短刀，割断了刺客手足间绳索。

伽罗见刺客一身黑衣，左腰间颜色格外深，猜是为血渍浸透，忙上前坐到竹床边，解开他上衣，只是他衣服腰间一大块早已经结成了血痂，紧紧粘在伤口上，微一用力拉扯，那刺客便痛得惊醒过来。他双手得脱束缚，本能地抓住伽罗手臂。伽罗出其不意，吓得尖叫了一声。刺客欲坐起身来，稍一用力，腰间仿若火炙，剧痛无比，立时又跌落到竹床上。施宗忙上前扯脱刺客双手，拉开伽罗，回头命道：“去找两副镣铐来。”

无为寺中有悔过园，犯有大过的僧人都会被发到园中劳作思过，因多是武僧，所以也备有手铐、脚镣等物。

伽罗花容失色，定了定神，再见那刺客时，只见他仰面朝天，大口喘气，胸口剧烈起伏，已是濒临死境，忙叫过一名羽仪道：“你快去药师殿找药童取一瓶凝珍粉、一瓶养荣丸来。”那羽仪尚等施宗示下，伽罗怒道：“人就要死了，还不快去！”她一向娇憨可亲，突然发怒，那羽仪吓了一跳，飞一般地奔了出去。

伽罗又连连吩咐道：“快去打桶水来，桶和水井都在院中老槐树下。施宗羽仪长，你过来抓住他手臂，别让他乱动。”施宗狐疑问道：“伽罗，你真能治好他么？”伽罗道：“噢，不是你送他到我这里来的么？”杨智忙叫道：“羽仪长！”施宗无奈，只好命人上前按住刺客手脚。伽罗重新坐到床边，对那刺客道：“我现在要撕开你伤口处的衣服，会有一点痛，你能忍一忍么？”

那刺客虽双目圆睁，却已经失去所有神采，也无丝毫反应。伽罗一狠心，伸手去撕衣服，那刺客立时痛哼一声，大力挣扎了一下。她平时调皮捣蛋无法无天，其实心肠极软，登时吓得又将手缩了回来。施宗一个箭步上前，抓起刺客衣襟猛力一带，迅疾将那块血衣从创口上扯了下来。刺客大叫了一声，便又重新昏死过去。

施宗见伽罗尚在目瞪口呆，催道：“他伤口又流血了，还不快些医治！”伽罗道：“噢。”手忙脚乱地取出绣帕，浸入清水打湿了给刺客洗净伤口。她院中的这口水井与药师殿救疫泉相通，治病疗伤有奇效，又叫道：“哎呀，我忘了让羽仪取金创药！”

羽仪大多各自带有金创药，施宗自己的已经给使者邹兴用了，便向身旁羽仪要了一瓶递过去。伽罗道：“太好了。”将那瓶药尽数倒在刺客创口上，大理秘药当真是名不虚传，泉涌般的血立即便止住。

她也不忙着包扎伤口，径自取过桌案上的大口茶杯，向羽仪借了短刀，一咬牙，割开了自己左腕，顿时鲜血直流，滴入茶杯中。她扭转了头，不敢多看自己手腕鲜血淋漓的样子。

杨智惊道：“伽罗，你这是要做什么？”伽罗道：“他失血太多，须得补血才能活命。”杨智和施宗一时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

刚好去药师殿取药的羽仪飞奔赶回，伽罗让他打开凝珍粉药瓶，弹了一些药粉在自己左腕伤口，血液便不再凝结，反而流得更快，瞬间已经注满大半茶杯。她往茶杯中倒入一些凝珍粉，又取过一只空茶杯继续接血，叫道：“施宗羽仪长，你快将这杯血喂他喝下。”

她一个年轻少女断然舍血救人，即使对象是刺客，也令施宗颇为动容，忙上前端了茶杯，命人扶起刺客灌下。

杨智道：“两杯还不够么？要不用我的吧。”也不待伽罗答应，如法炮制地取了茶杯割血。伽罗忙道：“三杯应当是够了，再拿金创药来。”等血液注满茶杯，便将金创药倒在手腕伤口止血。

三杯血灌将下去，那刺客惨淡的脸上竟有了几分血色，气息亦平和了许多。伽罗喜道：“师傅想出的这法子原来还真管用！”又取了两丸养荣丸，用井水喂他服下。

施宗问道：“他这就算救活了么？”伽罗道：“应该是吧。不过他暂时不能移动，须得留在我这里静养几天。”施宗道：“这可不行。他是个刺客，武艺高强，万一有所闪失……”伽罗道：“那么下次他再要死的时候，你可千万别送我这里来。”施宗道：“我可以命人用担架抬他走，不会触动他伤口。”伽罗道：“抬他回地牢关起来，是也不是？”

施宗一愣，伽罗说的确实是个问题，刺客眼下这副光景，怎能再丢入地牢？可无为寺中还真难以找到合适的地方来囚禁他。杨智大约也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劝道：“羽仪长，不如就依伽罗所言，多派些人手守在这里便是了。”

施宗尚在踌躇，之前他曾见到伽罗在地牢口出现，似在跟刺客交谈，如今她大有袒护之意，难免让人起疑。不过他也不相信以伽罗之天真个性，会跟刺客有什么牵连，多半是小女孩不知轻重，总想滋事胡闹。恰见羽仪找到了两副粗笨沉重的精钢镣铐拿进来，这才下定了决心，道：“好，就这么办。”命人拿镣铐锁了刺客手脚，又安排好羽仪轮班看守，这才与杨智一道离去。

杨智临走前特意交代伽罗道：“刺客若是醒了，记得先问问他叫什么名字，是打哪里来的。”他见那刺客刚硬傲气，料到强行拷打审问定然徒劳无功，来点软的也许反倒会有奇效，所以才极力赞成将刺客暂留此处。

伽罗哪里知道他心思，当即应道：“这是当然，你不说我也要问的。”送走杨智、施宗一行，回来先吃了一丸养荣丸以助滋血，这才到竹床边坐下，缓缓给那依然处在昏迷中的刺客缝合伤口，又擦净他嘴角边的血迹。

她原以为他不过是个傲骨铮铮的男子，没想到他长得也这般好看，只觉得满心欢喜。她在药师殿学习医术，不过是用来打发时间的百无聊赖之举，比起舞刀弄枪的武功来，拈花惹草的医术似乎还是更可爱些，

只是她从未上过心，医术当然也不怎么高明，至少师傅总这样说，她也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去救死扶伤，可如今她真的救了人，将他从鬼门关口拉了回来，才真真正正庆幸自己懂得医术，宝姬若是知道她救了她心仪的男子，应该再不会笑她了吧？

伽罗一想到宝姬，这才意识到段僧奴人还藏在楼上，而院中却多了这么多羽仪，算得上是她自己引狼入室了，当即惊叫道：“这下子可糟了！”一旁监守的羽仪奉命不得离开刺客一步，见状忙问道：“什么事糟了？”

注释

【1】云南矿产丰富，多产金银，然自古以来，大理境内交易一直用海贝（海里的贝壳），称“贝子”。海贝作为货币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因大理并不靠海，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

【2】万三：万户之中三秀，意为俊杰。万户，极言其多。三秀，灵芝草的别名，因灵芝一年开花三次，故称，后成为巨富别号。沈万三时年三十三岁，已经成为中原巨富，他本人支持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罗贯中时年三十三岁，为张士诚幕僚，落魄不得志，还未开始动笔写《三国演义》一书。

【3】跳舞草：生长于云南的一种奇草，闻歌则动，遇舞则舞，被视为灵异之草。据作者推测，此草当长有类似于当今声音探测器及震动感应器的细胞组织。

【4】天方：即伊斯兰教第一圣地麦加，位于今沙特阿拉伯西部赛拉特山区。马哈只，回回人，原名米里金，为元初名臣赛典赤·赡思丁后人，袭封云南滇阳侯，其幼子即为马三宝，也就是后来以“七下西洋”闻名于世的郑和。“马”姓意为汉化的阿拉伯语“穆罕默德”。

【5】理问所：行省下属机构，掌刑狱，类似审判机构。

【6】还魂草：生长于悬崖峭壁石缝中的一种植物，生命力极强，缺少水分时它会自动枝叶干枯，进入“假死”状态，然而一旦雨水、温度合适，它又会“苏醒”过来，继续生长，由此得名“还魂草”。能够治跌打损伤，因采取困难，十分贵重。

【7】佛顶峰：苍山十九峰由北至南的第十七峰。

【8】岑峨峰：又名小岑峰、观音峰，苍山十九峰由北至南的第十一峰。

【9】斜阳峰：苍山十九峰由北至南的第十九峰。

【10】猎豹峰：又名豹罗峰、沧浪峰，苍山十九峰由北至南第二峰，峰南为万花溪，又名银矿漠。

第三章 脱脱之死

雾气逐渐变薄变淡，缓缓往空中升去，山谷褪下了面纱，露出清晰的轮廓来，韶华如巨幅画卷舒然抖落。那女子十八九岁年纪，一身荷衣，正侧身而立，凝眸注视着那株“高夫人”巨兰。那一瞬间，段功几乎疑心她便是年轻时候的高兰——一般的娉婷玉立，一般的纤细柔美，如同这谷中兰花一样，岳岳萃萃，韶秀芳华，有一种天然的风姿。



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段功很早就醒了，其实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入睡。下楼来到大厅，施宗、施秀尚靠在角落柱子上打盹。当值的羽仪正欲上前叫醒二人，却被段功制止。出来翠华楼一看，天色朦胧，一切尚笼罩在白茫茫的晨雾当中。段功有清晨练剑、舒活筋骨的习惯，不过昨晚出城他未携带兵刃，早已习惯了那柄玄铁乌钢剑，用普通长剑总觉得太轻太软不趁手，索性想四处走走。

寺中安详静谧，悄悄沉沉，僧人的早课尚未开始，只有几名小沙弥在忙着清扫甬道，偶然遇到巡视的小队武僧，竟也未能认出戴着次工的段功。径自来到山门，领头的罗苴子见段功只带两名羽仪出行，不免有所担忧，问道：“信苴要去哪里？要不要再派些人手跟着？”段功道：“不必。我就在附近走走。”当先而去。

罗苴子还待再问，一名羽仪忙上前低声道：“信苴要去五老樟看兰花，他不喜欢人多，你们还是别跟着了。有事我再叫你们。”因五老樟就在附近，罗苴子这才作罢，道：“可要多加小心，一清早就有陌生人在这附近晃悠呢。”羽仪笑道：“知道了。”

出了山门往西北方向半里地有一处山谷，五座石峰如玉笋般耸出，环绕三面，情状颇似连着的五棵大树，因而被人戏称为“五老樟”。第三峰上有一道小小瀑布，宛如白练垂挂而下，极有诗情画意。因石峰如屏，山谷中常年不见阳光，云雾缭绕，背阴潮湿，正是适于兰花生长的绝好之地。谷中长出不少天然兰花，尤以一株巨兰最为突出——叶宽一指，每束七叶，高三尺余；花由根出，色白如乳，纤芥不容，素净无瑕；花心浓绿，艳若鹦鹉，清华朗润；花香如麝，沁心润腑；当真是芷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段功夫人高兰初见此花，忍不住惊叹道：“一代君王若见此花，必当下马拜之。”因而给花取名为“挡驾”。段功当即笑道：“何不给此花取名‘高夫人’，人见人爱。”由此传为大理佳话。此后夫妻二人每每到无为寺听经，必要来五老樟赏这株“高夫人”。

林木如翳，一条小径穿行其中，清雅幽静。苍藓绿苔，上面履痕犹新，似刚刚才有人走过。微风飏然穿过林中，带起晨雾团团流转，恍若轻烟般迷离。若非鸟鸣啾啾，清晰入耳，几乎要疑心漂浮在幻境。大理风光冠绝天下，峰壑林泉无一不可入画，后人所总结“风、花、雪、月”——即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不过是笼统概括万般绝美景致中之四景，实不能道尽细微之旖旎。段功虽习见苍山风光，但大清晨出来赏野兰花却还是第一次，鸟语花香，山林幽趣，轻风徐来，舒爽惬意，心头顿觉明朗，脚下也慢了起来，有心慢慢品味如斯美景。

走近五老樟，汨汨瀑布水声渐响，到得谷口，却见四下云霓雾霭，影影绰绰中，似有一人在兰花丛中穿梭，衣带随风飘舞，翩如飞鸟。一

名羽仪忙道：“信苴请稍候。”正待上前喝问，却被段功止住，他已经看清那人身形苗条婀娜，当是一名女子。

天光一下子亮了许多，雾气逐渐变薄变淡，缓缓往空中升去，山谷褪下了面纱，露出清晰的轮廓来，韶华如巨幅画卷舒然抖落。那女子十八九岁年纪，一身荷衣，正侧身而立，凝眸注视着那株“高夫人”巨兰。那一瞬间，段功几乎疑心她便是年轻时候的高兰——一般的娉婷玉立，一般的纤细柔美，如同这谷中兰花一样，岳岳芊芊，韶秀芳华，有一种天然的风姿。但她又跟高兰有所不同，她看上去更娇弱、更忧郁，这种愁思满怀使得她看上去神秘莫测，遥不可及。可是，可是，她怎么突然哭了？满目的姹紫嫣红、国色天香，她却是一腔痴怨，凝结成沧海的泪滴。这泪下潸然的凄美一幕，太令人心碎，段功一时顿住脚步，不敢再往前走，生怕惊扰了她寂寞的容颜、幽闭的神思、浩瀚的心事。

那女子便在这时候转过头来，如初日芙蓉、春月杨柳，只是清艳绝伦的脸庞上写满了浓浓淡淡的忧伤，令人不由自主地心生怜惜。段功尚在犹豫要如何开口问她，她却恍若受了惊吓，慌忙低下头，疾步往谷外走去。

羽仪有心拦住她盘问，但为她绝世容光所逼，不敢正视，有所迟疑时，那女子已然擦身而过，倏忽消失在谷口。只留下淡雅馨香，也不知道是花香，还是人香。

忽听见谷外有人喝道：“站住，你是什么人？”正是施宗的声音。一个女子声音道：“我……嗯……我……”

段功忙出来五老樟，见施宗正拦住了那女子，声色俱厉地盘问着。她神色虽然略带慌乱，但却并不害怕，仿佛只是邻家小妹遇到了问路的陌生人，这种气度很令段功激赏，他猜她这样的女子当不会是普通人，因而不愿意为难她，当即叫道：“施宗，让她去吧。”施宗道：“是。”挥手命人放行。

那女子见施宗随从众多，似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却要听命于段功，不由得回过头来，仔细地打量着他，迟疑问道：“你……你是不是……”段功料她已经猜到自己身份，正要应答，施宗抢将过来，低声禀道：“信苴，夫人到了。”段功大感意外，再也顾不得那女子，匆忙往无为寺中赶去。

路上施宗禀告了昨夜刺客伤重垂死一事，段功奇道：“是伽罗割血救了他？”施宗道：“是。城中请来的孟医师半夜赶到寺中，说从来没有听过喂人血这种法子，不过看过刺客伤势后，说他确实已经活了过来。实话说，我一直不大相信伽罗，那孟医师竟然还连夸她医术高明呢。”

这孟医师是西南药神孟优【1】后人，也是大理有名的医师，他竟然会没口子地夸赞伽罗，也难怪施宗惊讶了。

段功道：“殊不知强将手下无弱兵，白沙医师的弟子当不会浪得虚名。”又问道，“刺客醒了么？”施宗道：“犹在昏迷中，他伤势不轻，怕是要好几天才能恢复神智。”段功“嘿嘿”了两声，也不知道是称赞伽罗医术高明，还是暗叹刺客超强的忍耐力。

施宗道：“另有一事尚需回禀信苴，属下原本今日想将刺客押回城中大狱监禁，可杨员外想将刺客留在伽罗那里。”段功沉吟道：“嗯，先留他在伽罗那里养伤。”施宗道：“信苴也赞成杨员外用软法子套取刺客口供？”

段功愣了一下，这才会意过来，笑道：“原来渊海是想用美人计。不，我从来没有指望能让刺客招出幕后主使，我留他在寺中另有用处。”又问道，“施秀有没有从高浪、高潜那里问到宝姬下落？”施宗道：“没有。不过施秀说，看他们的神态，明明是知道宝姬下落的，可就是不肯说出来，他已经交代了武僧暗中监视他们。”

段功“嗯”了声，不再开言。尽管有许多头疼的事要处理，但女儿反抗婚姻这件事却是令他忧心，尤其在得知阿荣昨晚为一个女子跟梁王使者打架一事，他更觉烦恼，他当然是要将僧奴尽快找回来，可他将真能放心把她嫁给阿荣么？

刚出树林，便见到夫人高兰正带着人站等在寺门口，段功胸口顿时一阵发潮，一种奇异的情思涌上心头，不由自主地顿住了脚步。高兰却已经留意到丈夫，远远招了招手，露出了恬淡的微笑来，仿若大姊姊在召唤外出玩耍的弟弟回家吃晚饭一般，她比他要大上两岁，自小便是如姊姊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呵护着他。

那一瞬间，不知道为什么，段功突然又想起适才在五老樟遇到的那名女子，恍然回忆起一些重要的事来，忙叫过施宗，问道：“你有没有留意到适才那汉人女子有什么不妥之处？”施宗道：“属下正是见到她捂住左臂不放，似是受了伤，又是满身露水，当是在苍山下晃了大半夜，又恰好在无为寺附近，所以才觉得她形迹可疑，拦下盘问。信苴不是已经同意放她走了么？”他到底是猎人出身，有一双猎豹般敏锐的眼睛，观察入微。

段功道：“嗯，我现在想起来，昨日译史提过阿荣和大都为了一汉人女子打架，混乱中那女子还弄伤了手臂……”施宗也恍然大悟，忙道：“属下明白了，那女子应该还没有走远，我这就派人去把她抓起来审问。”段功道：“不急。你先派人跟着她，弄清她到底是什么来路。”施宗

道：“遵令。”自去安排人手追踪那女子。

段功脑海中又浮现出女子那张挂满泪珠的绝美的脸来，她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哭泣？她昨夜去五华楼找梁王使者大都，今日清晨又在无为寺周围徘徊，到底有什么目的？

高兰已经迎了上来，叫道：“郎君，你昨夜未归，我特意起早给你送了官服来。”他们二人青梅竹马，感情甚笃，成亲前她总是直呼段功的字“敏斋”，成亲后则改口郎君。段功这才想起今日要正式召见梁王使者一行，该穿正式官服，笑道：“还是夫人心细，我竟是忘了这事。”上前携了高兰的手，一道进寺。

到了翠华楼二楼寝房，高兰也不要侍女动手，亲自服侍丈夫仔细梳洗，换好官服，又奉上从府中带来的点心。一旁侍女笑道：“这可是夫人天还没亮就起床亲自做的。”



◎《梵像卷》局部图。本图所绘的是大理国高僧。用绚丽的色彩、流畅的笔墨记录了西南各民族特定时期的信仰与感情，刻画了那个时代人民的理想与生活。



◎12世纪唐卡

段功见妻子脸有倦色，知道自己昨夜不归，她也未能安然睡好，不觉满心歉意，拉起妻子的手，低声道：“真是对不住，有劳夫人了。”高兰笑道：“我可谈不上有劳，郎君是大理之主，整日为国事操劳，我是怕你吃不惯寺中斋饭，做些你爱吃的点心端来，原也不费什么力气。”又道，“也不知道僧奴起床没有。要不要叫她来一起吃？”段功道：“嗯，这

个……”心中颇为犯难，不知道该不该在此刻将女儿逃婚一事告知夫人。

原来昨日段僧奴为避未婚夫阿荣逃离无为寺后，段宝匆忙回城，想找母亲为姊姊说情，不想进总管府时先遇到父亲段功，段功得知女儿出逃的消息，虽然恼怒，却也不希望夫人为此事忧心，便告诫儿子不得再节外生枝，命他留在府中，暂时不必返回无为寺。段宝不敢违抗，只好照办，即便后来晚饭时见到母亲，也未敢提姊姊半句，因而高兰尚不知情。

段功尚在踌躇间，高兰留意到杨智一直在房门口徘徊，似有要事禀告，她从来不问政事，也不喜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便笑道：“郎君还有许多正事要办，我去看看僧奴，然后便带她一道回城。”段功闻言不再犹豫，简短地道：“夫人，我正要对你说僧奴的事，她不愿意见阿荣，昨日从羽仪眼皮底下逃走了。”

高兰微感愕然，却也不十分吃惊，毕竟还是了解自己的女儿，只道：“难怪昨日只见到阿宝，还推说他姊姊今日才能回城，原来……”段功道：“是我让阿宝那样说，夫人不必烦心，我已经派人去寻僧奴了。如今天下大乱，关口防范极严，她出不了大理。”高兰点了点头，道：“郎君说得极是，请先去忙正事，我在这里略歇一歇，一会儿便自己回城去了。”段功道：“这样也好，夫人辛苦。”

出来寝房，杨智上前禀道：“羽仪来报，明王使者随从李芝麻想求见信苴。”段功道：“他多半是想要说明昨晚诸多尴尬之事，让他先等一等，这会子可顾不上去听他的解释。”杨智道：“是。属下也认为不必再理会明王使者一行。”

段功下得楼下，正见一名武僧在向施秀禀报什么，猜到多半与段僧奴有关，便过去问道：“可是有宝姬的下落？”那武僧道：“回信苴话，施秀羽仪长命小僧监视高浪、高潜，他二人自昨晚施秀羽仪长走后，便去了杨宝房中密谋，一直到刚才三人才一齐出房，往兰若楼去找伽罗了。”段功道：“嗯，你去将三个叫来，我有话说。”武僧道：“遵令。”

施秀问道：“信苴可是要向他们三个追问宝姬下落？依属下看来，他们明明知道宝姬藏在哪儿，不过要讲义气，决计是不会说的。”段功道：“嗯，我知道，所以才要着落在‘义气’二字上。施秀，你不必再派人手去寻宝姬，她无处可逃，到了一定时候，自己就会冒出来的。”施秀虽然不完全明白，也不敢再问，只应道：“遵令。”

过了一盏茶功夫，杨宝、高浪、高潜被带来翠华楼，见四周羽仪环

伺，大有公堂审讯的架势，不禁各自露出不安之色。他三人昨夜回到住处后，均难以入睡。后来施秀前来，分别向高浪、高潜追问宝姬下落，他二人自是推说不知，然而毕竟少不经事，又都不擅长说谎，被审视怀疑下难免慌乱，施秀由此看出了端倪，交待武僧暗中监视二人。施秀前脚一走，二人后脚不约而同来到杨宝房中求计。杨宝问明究竟，只道：“既然施秀羽仪长来问，肯定还没有发现宝姬下落，你我一口咬紧不知道便是。”熬到清晨，终于还是忍不住出门，打算以寻伽罗的名义去看望段僧奴。不料刚到院门就被羽仪拦住，说是伽罗忙了一夜，尚且昏睡未醒，而一楼书房关押了刺客，无羽仪长许可，不得入内。正大奇刺客为何会关在此处之时，武僧赶来通知道：“信苴召你们三个，快去。”三人心知不妙，却不敢违令，只好磨磨蹭蹭来到翠华楼。因一路有武僧监视，杨宝甚至都没有找到机会跟高浪、高潜对好一套说辞。

正惴惴时，只听得段功笑道：“你们三个都长大了，我身边还少几个贴身羽仪，一时等不及施宗去挑选人手，你们三个愿意来补缺么？”

羽仪通常要经过极其严格的选拔，武功、身世均有专人考核，别说是普通大理人，即使贵族世家子弟，也莫不以到总管府担任羽仪为毕生荣幸。尤其杨宝等三人均以为信苴召见，必定要追问宝姬下落，忽听得段功破天荒地要亲自招徕自己当羽仪，不由得面面相觑，既受宠若惊，又大惑不解。不仅他们三人，就连一旁施秀也呆住了，只有杨智微笑颌首。

高浪性子最急，先问道：“信苴见召，就是为这事么？”段功道：“你以为是为了何事？”高浪道：“我们都以为……”忽听得杨宝咳嗽一声，忙改口道：“我自是愿意加入羽仪，只是……”他自负武功，有意借羽仪选拔之机大显身手，本想说未经武艺选拔怕其他羽仪不服气，高潜突然插口道：“我愿意加入羽仪，多谢姑父。”高浪有些不满地瞧着他，凭武艺一项，他可入选不了羽仪，蓦地心念一动：“信苴此举，莫非正是为了包庇这位内侄？”

杨宝却恍然明白过来，这是信苴怀疑他们几个暗中藏了宝姬、采用的釜底抽薪的策略，当了贴身羽仪，等于时刻被拘在信苴身边，再要与宝姬联络可就难了，伽罗毫无心机，单凭她一人，绝无可能遮住宝姬行踪，很快就会露出马脚来。正暗暗思忖，忽听得段功问道：“杨宝，高潜、高浪都同意了，你意下如何？”

杨宝知道无力拒绝，只得道：“信苴垂爱，敢不为信苴效命。”段功道：“嗯，好。施秀，他们三个拨给你管，先安排在五华楼四周警戒，一会儿再随我去大殿听经。”施秀道：“遵令。”

杨智见施秀尚不明白段功用意，忙上前附耳低语几句。施秀听了，

不觉暗笑，招手叫过一名羽仪，命他带高浪三人去轮班当值。

恰在此时，施宗奔进厅来，上前低声禀道：“信苴，抓到那女子了。”段功道：“是清晨在五老樟遇到的那汉人女子么？我不是让你只派人跟着她么？”施宗道：“属下确实只派人跟着她，可她一直只在无为寺周围游荡。适才羽仪孟昌俊认出了她，他昨夜回城去请医师来寺里时，那女子也正在医铺治手臂上的刀伤，听到孟昌俊提到医疗的伤者是个闯入无为寺的刺客……”

段功不禁皱了皱眉头，大概有些暗怪孟昌俊多舌。施宗忙道：“医师是孟昌俊的伯父，不过他随口泄露机密，属下已经处罚他了。”又续道，“那女子听到后，立即神色慌张地走了……”

段功已然明白过来，道：“原来她很可能是为了那刺客才在无为寺附近徘徊。”施宗道：“属下也是这般想，那女子应该与刺客是一伙子，至少也有些牵连，不过她看起来似乎并不会武功。”

杨智尚不知道汉人女子一事，问明情由，道：“这可说不通，我们已经知道昨夜行刺之事只是幌子，明王使者一行另有目的，因而刺客必定与明王使者有牵连。那女子如果是与刺客一伙，又怎么会去五华楼找梁王使者大都呢？”

众人深以为然。施秀忽突发奇想道，“她会不会就是明王许嫁给信苴的汉人公主？”杨智道：“你说她就是明玉珍义女明玥？这更不可能了。”施宗道：“我倒觉得施秀推测得有道理。杨员外，你是没有看到那女子，她异常美貌，羽仪捉拿她时，她也毫不惊慌，这样的女子，怎么可能是普通汉人家的女儿？”杨智笑道：“羽仪长，中原不比我大理，我大理女子可与男儿一样外出交往，汉人女子却是深受礼法桎梏，大户人家的小姐出嫁前往往往都不能出绣房一步，她若真是明玉珍义女，也就是大夏国的公主，怎么可能轻易远行来到大理？”施宗道：“原来如此。”

段功问道：“那女子现今人在哪里？”施宗道：“未得信苴号令，不敢擅自带她进来禁地，现监禁在前院一处空房中，由武僧看守。”段功沉吟道：“嗯……”似有心去看望。

忽见药师殿医师白沙不等羽仪通报便闯了进来，也不施礼，径直走到段功面前，低声道：“信苴，药师殿不见了两副孔雀胆。”段功大吃了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白沙道：“应该是昨日。”当下说明经过，原来白沙每日早上都会亲自打扫药师殿白草阁，这阁楼里存放有各种奇珍秘药，当然也包括孔雀胆这样的毒药。打扫本身就是一种点验，昨日一早，白沙清楚地记得药

柜中还有十副孔雀胆，分成两排放在最顶层的柜格中，但适才发现少了两副，四下都没有找到。因这种毒药毒性剧烈，犹在鹤顶红之上，他不敢怠慢，立即赶来禀报。

施宗惊讶道：“早不丢晚不丢，偏偏这个时候失了两副孔雀胆，会不会有人起意害人，然后再嫁祸给我大理？”

众人均知他言中之意，这又牵涉到一桩痛心往事——二十年前，梁王李罗与上一任总管段光构隙，遂至兵戎相见。当时段光派大将高蓬统重兵驻扎在罗那关【2】，阻挡梁王兵马。梁王派人送信给高蓬，许以高官厚禄，诱使他背叛段氏。高蓬答之以诗道：

寄语下番梁王翁，檄书何苦招高蓬。

身为五岳嵩山主，智过六丁缩地公。

铁甲铁盔持铁槊，花鞍花索驭花骢。

但挥眼前黄石阵，孤云击破几千重。

不但不肯接受梁王的招揽，还对梁王大力夸耀自己的武功，以显得梁王无能，李罗由此衔恨。不久，高蓬为孔雀胆毒杀，因孔雀胆原是王宫秘药，只有段氏才能得到，所以有流言说是段光所为，大理军心深为动摇。段光震怒下派人严查，才发现无为寺药师殿白草阁中丢失了三副孔雀胆，再深入查究，原来是梁王出重金买通了药师殿药童及高蓬厨师王九。李罗如此费尽心机，原是想一箭双雕，既拔出了眼中钉高蓬，又能用孔雀胆嫁祸给段光，令大理统兵将领人人自危。幸得药童自乱阵脚，暴露了形迹，王九惧祸下抢先逃去了梁王那边，谣言才算不攻自破。

若果真如施宗所虑，那么当是明玉珍使者一行偷了孔雀胆，预备毒杀梁王使者，然后嫁祸给段氏，因为这对死敌今日都在无为寺中。当然也有可能是梁王故伎重施，派人盗取了药，再下毒害死明玉珍使者，最后顺理成章地推到大理身上。可昨夜一场不合情理的大闹，使者随从姬安礼又在药师殿被发现，显然是前者可能性更大。

此刻人人心中均是一般的想法，施宗不免有些后悔不及，道：“昨晚在药师殿发现了姬安礼，带他回南禅房之前，真该好好搜一下他身上的。”施秀道：“即使姬安礼从药师殿中盗到了孔雀胆，南禅房已经被看守起来，他们形如软禁，出不来院子，如何能对梁王使者下手？”杨智

道：“这叫人算不如天算，他们大概没有料到信苴昨晚会来无为寺，以为可以不被发现。”

施宗道：“信苴，属下这就亲自去南禅房搜寻。”

段功虽不愿意对使者失礼，可事关重大，一旦真有孔雀胆毒杀使者事件发生，无论死的是梁王使者，还是明玉珍使者，大理均是百口莫辩，当即点了点头。又想到施宗脾气刚硬严酷，处事往往不留情面，施秀为人则要善圆婉得多，便道：“施宗你留下，让施秀去。”施秀道：“遵令。”

忽听得白沙道：“等一等！”众人见他黑红的脸上尽是肃色，不知他还有什么要紧话说，一齐竖耳聆听。只听他道：“自二十年前失窃三副孔雀胆后，白草阁加装了机关，虽然不是什么复杂难解的装置，但不知道的人贸然去开药柜，必然要触发报警的铃铛。”

众人当即会意过来，明玉珍使者住进无为寺不过数天，又不能公然进到禁区，理应不会知道这一机关。施秀问道：“医师是说寺中当有内应？”白沙白了他一眼，道：“我可没说，是你施秀羽仪长说的。我的话说了，告退。”朝段功欠了欠身，扬长而去。

众人一齐望向段功，等他示下。段功也感觉事情陡然间复杂了许多，正踌躇间，忽有武僧来报道：“住持请信苴立即去前面大殿，梁王使者和行省使者刚刚都到了。”段功道：“知道了，马上去。”等那武僧退下，叫过施秀道：“你去查孔雀胆失窃事件，特别要盯好南禅房，再将昨日到过药师殿的人先暂时拘起来，以免节外生枝。”施秀道：“遵令。南禅房还要不要仔细搜过？”段功道：“当然要搜，不过你需要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以便日后好向明王使者解释，决计不能说是找孔雀胆。”

施秀一愣，见段功已步向厅门，忙上前拉住杨智，压低声音道：“杨员外，你给拿个主意，信苴说不能提找孔雀胆，那我说要找什么？”杨智笑道：“眼下不是有个现成的借口么？”施秀急道：“到底是什么？”杨智道：“宝姬不是丢了么？这件事昨日已传遍全寺，想必使者一行也有所耳闻了。”施秀恍然大悟，道：“哈，还真是个好借口，多谢杨员外，改天我们兄弟请你喝酒。”杨智一笑，疾步去追段功。

杨安道、杨胜坚两名羽仪在无为寺长大，熟悉寺中情况，施秀特意留下二人，命他们叫上几名武僧，去弄清昨日有谁去过药师殿，连同药童一并关起来。杨安道迟疑道：“伽罗进去过，也要抓起来么？”杨胜坚忙道：“这么说来，白沙医师也该抓起来了，他人可就住在药师殿里。”施秀道：“你们两个成心跟我抬杠，是也不是？伽罗当然不用怀疑了。你们敢抓白沙医师？我都不敢惹他，我看就算借你们两个胆子你们

也不敢。”杨胜坚笑道：“羽仪长说得极是，那我们去了。”

施秀自带了人手赶来南禅房，未及院门，便见东首念经院门口有两名武僧在窃窃私语，一见到施秀，便有一武僧奔过来道：“施秀羽仪长，你来得正好，刚才施宗羽仪长监禁了一位小娘子在里面，她说我们没有理由关押她，要我们马上放了她。”

施秀这才知道那被他疑为明玉珍义女明玥的女子恰巧关在念经院空房中，不禁皱了皱眉，问道：“她哭闹了么？”颇担心那女子大吵大闹，即使不会惊扰前面大殿信苴听经，亦会被来往僧人及南禅房的住客听见，引来诸多不必要的猜测。正想着要不要下令将她绑起来堵上嘴，忽听得那武僧答道：“丝毫不曾哭闹，小娘子人很文静，说话也很和气。”施秀哑然失笑道：“那就先不要理她。”

正欲进院，那武僧又道：“不行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来。施秀道：“到底怎么了？”武僧道：“那小娘子一直说我们没有理由关她，又说这里明明是佛寺，却私自扣押良家女子，实在是亵渎神明。总之，她有许多道理，还有许多话小僧都听不懂呢。”施秀道：“嗯，这样，你带她来南禅房，交给羽仪看守。”武僧一听大喜，忙应道：“是。”

进来南禅房，施秀问了负责监视的羽仪，得知昨夜段功走后，除了中了曼陀罗花毒被醉倒的姬安礼在自己房内休养外，其余李芝麻等人尽数守在使者邹兴房内，包括无依禅师的朋友沈富和罗贯中在内。在翠华楼被捕获的许江武一回到南禅房，也立即进了邹兴房中，片刻后，沈富和罗贯中告辞出来，余人则直到清晨才离开。之后李芝麻请羽仪带话，求见段功，被拒后便回房歇息，当下各人还在房内睡觉，尚未起身。施秀便命羽仪先去搜索其余房间，包括杂物房、空房、庭院等，每一寸地都要仔细翻过。他自己先进来使者房间，见邹兴犹自昏迷不醒，那家仆邹当伏靠在床沿，竟也睡着了。

刚想上前叫醒邹当，让他回房去睡，忽听得外面有女子抗声辩道：“你们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出来一看，见武僧正将一女子交给羽仪。那女子不但容颜美丽，言谈举止中自有一股高贵气度，凛然不可侵犯，他不觉一愣。

武僧忙叫道：“施秀羽仪长，就是这位小娘子了。”施秀回过神来，上前问道：“请问娘子叫什么名字？”他见这女子绝非普通人，特意加了个“请”字。那女子上下打量着施秀，问道：“你便是这里管事的人么？请问阁下，为什么莫名其妙抓我来这里？”

施秀见她回避说出自己名字，自然是因为名字一旦说出，便会泄露真实身份，当即笑道：“娘子是不是姓明？单名一个玥字？”虽然杨智说

中原汉人大家女子不出闺房一步，施秀可不大相信那一套，既然这女子与明玉珍使者有牵连，又如此容貌，除了明玥，还能是谁？

不料那女子只淡淡道：“你认错人了。”施秀道：“正要请教高姓大名。”那女子道：“我叫阿盖。你还没有回答我，我到底犯了哪条王法，要将我关在这里？”施秀道：“嗯，寺中出了一些事情，昨夜闯进来一名刺客，伤了贵客……”

他一边说着，一边留意观察，果见那自称叫“阿盖”的女子一听见“刺客”二字，神色立即紧张起来，与她娴雅的气度极不相符，犹豫了半晌，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是什么样的刺客？”话一出口，顿觉失言，忙解释道，“嗯，我只是好奇……”

忽听得“吱呀”一声，李芝麻开门走了出来，见到施秀站在院中，微微一愣，随即颌首，算作招呼，径直朝邹兴房中走去。施秀见他神色从容，目光丝毫没有扫到阿盖。再观阿盖，也只是闻声望了李芝麻一眼，一副浑然不相识的样子。

施秀心头疑惑甚多，只是他还得去寻那两副丢失的孔雀胆，不及花精力在这阿盖身上，只道：“娘子少安毋躁，请去房中稍事休息，过后自会有人来放娘子出去。”示意羽仪带她去南首空房中。

阿盖却迟疑不肯走，道：“他……嗯，他……”似有什么话难以问出口。施秀见她大有焦躁之色，心念一动，试探问道：“娘子是想问那刺客还活着么？”阿盖心思被猜中，颇为吃惊，但还是点了点头。施秀道：“他受了重伤，不过人应该还活着。”

阿盖关切之下，再也顾不得矜持，问道：“什么叫应该还活着？到底是不是还活着？”施秀道：“昨夜他伤重垂死，经人救治，目下仍在昏迷当中。”

阿盖咬了咬牙，道：“我想去看看他，你们把他关在哪里？”施秀道：“这我可做不了主，娘子既肯承认与刺客相识，断不能再留在这里。”命羽仪将她带回念经院监禁。

阿盖急道：“我要见你们段功总管。”施秀听她口气大模大样，竟直呼信直名字，心想：“即使你是明玉珍义女，大夏国的公主，也不能对信直无礼。”当即不悦地道：“总管忙得很，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挥手命人将她带走。阿盖道：“可我有急事……”羽仪不由分说，将她拉了出去。

施秀重新进来邹兴房间，却见李芝麻正俯在床沿，低声与邹兴交

谈，不觉愕然，这才知道邹兴早已经舒醒。邹当见有人进来，急忙咳嗽了声。李芝麻回过身来，见到施秀，忙招呼道：“羽仪长有事么？”施秀道：“邹兴大人醒了么？”

邹兴虚弱地哼了一声，欲坐起身来。施秀知道尽管李芝麻等人形迹诡秘可疑，但邹兴伤重却是不假，忙上前道：“大人不必起身，请安心静养。”邹兴道：“多谢信苴派人多方照料。”施秀点了点头，道：“只是眼下有一件为难之事，总管爱女昨日在无为寺里失踪，想必二位已经听说。适才武僧来报看见有陌生人带宝姬的女儿剑进了这处院子，我职责所在，须得仔细搜一下，惊扰之处，还请见谅。”

邹兴、李芝麻本以为他是来兴师问罪昨夜擅闯禁区之罪，不料一开口却是另一桩事情，不免大为意外。李芝麻迅疾看了邹兴一眼，他当然知道施秀不过是要找个借口搜查房间，南禅房从昨夜行刺事件后便被羽仪严密把守，如临大敌，如何能有陌生人携剑避过众多耳目进来这里？也不说破，只道：“宝姬失踪，非同小可。羽仪长请便。”施秀道：“如此便得罪了。”当下命羽仪搜查邹兴及从人的房间。

这场大搜查如同筛子一般，细密得连只虱子都可以找出来，甚至连被褥、床垫、衣服也全都仔细抖过，却没有任何发现。那随从许江武被羽仪从床上吵起来，当面搜查他的行李，不禁怒容满面，拳头握得紧紧的，恨不得立时打将过来。

施秀见搜查毫无结果，忙派人前去大殿告知兄长施宗，好让他提高警惕。欲往药师殿去时，见到两名男子正要步入回光院中。他一眼认出其中一人是通事杨庆，另一人却是生面孔，从未见过。杨庆与译史李贤宗一样，均是负责招待兼通译的官员，位于正式朝廷编制之列，不过李贤宗这次负责的是梁王使者，杨庆负责的则是行省使者。施秀见另一名中年男子一身蒙古装束，猜他多半是行省官员，也未追上前查问。

刚走几步，便遇到了杨安道、杨胜坚二人，禀报说是除了白沙、伽罗、药童这些平日就在药师殿的人外，昨日另计有六人进过大殿——有两名是每日送饭菜茶水的僧人，有两名是去找白沙医师求诊的僧人，其中一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寺外病重的母亲；另有无依禅师和高潜去找药童要过药，无依禅师要的是金创药，高潜则要的是治肚子疼的药。

施秀道：“怎么才有六人？姬安礼不算么？”杨胜坚道：“姬安礼是在园苑中被发现的，没有人看见他进过大殿，因而没有算在内。另外还有一名羽仪为救刺客半夜去药师殿取药，人也在殿外站着，没有进去。”施秀问道：“都搜过了么？”杨安道道：“药师殿药童处已经由白沙医师亲自搜过，四名僧人也由武僧监禁起来，身上、住处均仔细搜过，并没有发

现孔雀胆，无依禅师和高潜未得指示，不便……”

一语未毕，忽见通事杨庆和一名蒙古男子从回光院疾奔出来，神色极度慌张。施秀一眼见到那蒙古男子右手上有血，忙上前喝道：“你们在做什么？”那蒙古男子一时呆住，看看施秀，又望望杨庆。杨庆面色苍白，结结巴巴地道：“我们……我们……”浑身抖簸个不停，始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那蒙古男子用血手指了指回光院，操着生硬的汉话道：“里面！里面！”

施秀暗知不妙，急忙抢进院里，一进房中便呆住了——普照禅师也就是前任丞相脱脱斜倒案桌旁，喉咙被利刀一刀割开，血涂满地。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疾步出院，命羽仪将杨庆和那蒙古男子带进回光院中，反捆在墙角的梨树上。

杨庆一向伶牙俐齿，此刻却垂头丧气，一言不发，似是被吓得傻了，那蒙古男子则操蒙古话大呼小叫，估计是在喊冤枉。施秀猎人出身，一看便知道脱脱死去已经有几个时辰，杨庆和蒙古人均刚到无为寺不久，二人绝不会是凶手，可他们无端出现在回光院，说不定会有什么关联，当此敌我难辨的情形，当然是宁可误抓误绑，也绝不可轻易放过。他见蒙古人连声喊叫，生怕惊扰了隔壁南禅房，命人将他嘴堵上，这才亲自赶去大雄宝殿。

无为寺正殿为南诏时所建，视野开阔，殿内没有一根柱子，梁架制作也极其简练，这正是唐朝大型木构建筑的典型特色，自有一股沧桑厚重的古朴味道。殿首佛像亦是原作，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共计有十七尊塑像。佛坛四周共有十六方版画，所画均为山水，设色涂金。一进殿中，佛法庄严，净土百年祖庭之下，清幽之地，更见庄严冷峭。

却见殿内羽仪、武僧环伺，佛学修为深厚的本慧禅师盘坐在金像下讲经，段功与梁王使者大都、行省使者马文铭三人并排席坐在本慧面前。那马文铭不过一十余岁少年，却生得眉目分明，耳白过面，又一脸老成模样，大有世家公子的派头。大将军段真、将军张连、铁万户、文官杨智、张继白及使者随从等余人则官职高低依次排坐在三人后面，僧人们则坐在两侧。

施宗正站在殿门口，警惕地扫视着大殿中每一处。施秀附耳对兄长说了刚刚发现脱脱被杀一事。施宗听了惊愕异常，只觉得自昨晚起，寺中怪事连连，怕是敌人有备而来，当即道：“先不要张扬，我留在这里寻机禀告信苴，你去寺门口通知张希矫，请他命罗苴子戒备无为寺四周，任何人不得出入。”施秀道：“是，阿兄多加小心。”

正要出殿，忽扫见到首座无依禅师自北侧起身，往后殿走去。此刻本慧禅师讲经正讲到绝妙之处，殿中几乎无人留意到他。施秀登时想起无依正是盗窃孔雀胆的嫌疑人之一，他恰好又是汉人，正要派羽仪去跟踪，转念又道：“无依武艺精湛，又是无为寺首座，恐怕寻常羽仪应付不了他。”

施宗见施秀不去办事、愣在门口，不觉大奇，走过来问道：“你还在这里做什么？”施秀便说了共有六人有盗窃孔雀胆嫌疑一事。施宗道：“嗯，无依禅师交给我处理。”又望了一眼侍卫在角落中的高潜，道：“高潜虽说是信苴内侄，既有嫌疑，也得按规矩办，这样才不致让旁人说了闲话，你派人细细搜一下他住处，包括与他交好的高浪、杨宝住处，也一并搜了。”施秀道：“是。”出来大殿，赶去山门，找到正在巡查的大将军张希矫，说了寺中发生的诸多事情。

张希矫听说脱脱被人杀死，当即喜道：“好！杀得好！这下他再也不能回去帮蒙古人了！”施秀知道他年轻时与梁王大打过几仗，有一次梁王暗施诡计，导致他全军覆没，一位兄长、两个弟弟、众多亲若手足的部下均惨死在元军埋伏圈里，只有他一人仗着坐骑神力侥幸身免，因而极度仇视蒙古人。多年来张希矫这态度从来不曾掩饰过，他也极力赞成段功与红巾军结盟，因而施秀也不觉奇怪，只请他守好门户，以防人有机可乘。张希矫爽快地道：“羽仪长放心，你我各司其职，有我张某在，一只鸟也飞不出这无为寺。”

施秀道：“好。”因惦记孔雀胆一事，忙辞别张希矫，重往寺内而去。张希矫犹自在后面叫道：“羽仪长，若是找到了凶手，一定代我谢他一声，好汉子，嘿嘿。”施秀听在耳中，只能苦笑。

他随即带人来到高潜住处，命羽仪仔细翻查，但尽量没有弄乱东西，最好避免让高潜发现有人来过这里。不但高潜住处，就连高浪、杨宝等人的房间也筛过一遍，却没有孔雀胆的踪影。这倒是意料中的结果，施秀本来就没有怀疑到高潜身上，正暗想如今只剩了无依禅师住处，也不知道阿兄如何安排，要不要径直去搜一番，忽有一名羽仪奔来报道：“施秀羽仪长，信苴召你即刻赶去回光院。”施秀知道兄长已经寻机将脱脱被人割喉一事告知了段功，忙往回光院赶去。

再到回光院时，已经是羽仪密布，森严肃穆。施宗在院中审问杨庆和那蒙古人，段功和杨智刚步入房内，望着地上脱脱的尸体，各自缄默不语。施秀叫道：“信苴……”段功回过头来，问道：“施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施秀道：“禅师如何被杀，属下具体也不清楚。”当即详细讲述了发现尸体的经过，从到南禅房搜索孔雀胆讲起，包括那汉人女子阿盖自承

与刺客相识之事都原原本本地说了。段功眉头拧得老紧，问道：“那两副孔雀胆还是没有找到么？”施秀道：“没有。”

他进来时不见高潜、高浪、杨宝三人在外面，正要询问高潜在何处，忽听得段功叫道：“施秀，我昨晚离开回光院时，派了两名羽仪守在院中，原是怕刺客惊扰了禅师。那两名羽仪人呢？你去将他们叫来。”施秀此时方知尚有这事，忙道：“遵令。”

段功又凝视了一眼那满地的黑血，感慨一代名相就此不明不白地死去，且死状如此凄惨，忍不住太息一声，离开房间到堂屋坐下，又见到桌案边上尚存着那一箱脱脱自傲的图卷，摇了摇头，问道：“脱脱正欲离开大理，便离奇被杀。渊海，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杨智自知他是想问谁有可能是凶手，便道：“无为寺向来风平浪静，除了偶有个别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飞贼闯进寺中，但无不功败垂成，被捉拿治罪。唯独明王使者一行住进寺中后，便是非不断……”段功道：“你是说隔壁大有嫌疑？”杨智点了点头，道：“信苴可否还记得昨夜那富商沈富认出了李芝麻，称他是‘李将军’？我后来才想到，他就是当年雄踞徐州的红巾芝麻李。”段功道：“沈富确实提过李芝麻曾驻守徐州。”

杨智叹道：“这芝麻李当年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仅以八人便夺取了徐州城，随即募兵十余万，与元军相抗，声势极大。徐州扼黄河与运河交会要冲，威胁极大，脱脱亲领重兵围攻徐州，以巨石为炮，日夜轰击，最终破城。元军入城后为了泄愤，大肆行凶报复，城毁损殆尽，杀光城中所有活物，包括芝麻李全族。”段功道：“虽说李芝麻与脱脱有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只有我方极少数人知道普照禅师就是脱脱，李芝麻一行来到大理不过数天，如何能知道这等机密。”杨智道：“如果他们不知道，就不会放着舒适的五华楼不住，主动要求住到无为寺里来。”段功轻叹了一声，不无遗憾地道：“我本以为他们是红巾，信奉白莲教，以弥勒佛为主，所以才望风钦敬，期住净土。”

正说着，施宗进来禀道：“杨庆已经招认，是他私下受了贿赂，才带梁王使者随从进来回光院，原是想请脱脱劝信苴发兵襄助。”又道，“外面这蒙古人是梁王手下的人，名叫合仲，他兄长合伯是梁王府司马。”杨智道：“这么说，梁王早知道普照禅师就是脱脱了。”施宗道：“这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合仲汉话说得不好，得有人从旁通译，要审讯的话，须叫李贤宗过来。不过，他们二人肯定不是杀人凶手，他们二人进寺还不到一个时辰，脱脱尸首开始僵硬，死了至少有两三个时辰了。”

段功道：“嗯，将杨庆秘密押回城中监牢，细细审问，问他到底向蒙古人泄漏了多少秘密。”杨智道：“可杨庆名义上不归总管府统辖。”杨庆能说会道，极讨夫人高兰欢心，段功对其人颇为厌恶，道：“他虽然名义

上是行省的官员，可我大理素来将他当作心腹，他负责照顾脱脱多年，脱脱在无为寺的风声走漏，他难辞其咎。”施宗道：“遵令。”又问道，“合仲要如何处置？”段功道：“合仲先放了，看他如何作为。”施宗道：“放了他，万一他四处胡说八道，岂不麻烦？”杨智从旁道：“不必担心，合仲偷入禁区，又撞上死人，自己也是有苦难言，难以脱身，哪敢四下乱说？”施宗道：“是。”又道，“属下已经问过寺中僧人，脱脱平时习惯读书到深夜，作息时间也大异常人，睡得晚起得晚，只准僧人在中午、日暮、晚上三次定时进院，送来日常用的茶水饮食。现下未到正午，因而今日还没有僧人进来过，昨晚因为知道信苴要来，晚上那次也提早送了。”

杨智道：“脱脱被害，当发生在昨晚信苴离开后。”施宗道：“自刺客被捕获后，寺里不断有武僧往来巡视，隔壁南禅房也驻守有羽仪，并未听到任何异常。”杨智道：“嗯，看起来还是李芝麻嫌疑最大。”

段功点了点头，正要命人去带李芝麻，却见施秀带着赵平、杨丹两名羽仪进来，禀道：“信苴昨夜留在回光院中的羽仪是他二人。”二人抢上来参拜段功，问道：“不知信苴召见，有何要事？”段功厉声道：“我昨夜命你二人留守回光院，你二人为何擅自离开？”

赵平、杨丹不明究竟，见段功声色俱厉，又不敢明问，不由得面面相觑。施秀道：“昨夜普照禅师被人杀死，你们怕是难辞其咎。”赵平、杨丹这才知道普照禅师在二人离开后被杀，大惊失色。杨丹忙道：“信苴确实命我与赵平留守回光院，以防万一，然而信苴刚走不久，高浪就来了，说是刺客武功厉害，信苴命我们去林中帮手……”

施秀惊道：“什么？你说是高浪诓走了你们？”赵平惊道：“难道高浪是假传信苴之命？”杨丹道：“我二人听见树林中金刃交加，信以为真，便立即赶去。后来刺客被擒，施宗羽仪长又调我二人去翠华楼换班，我二人以为隐患已除，就再也没有想到回光院。”段功沉下脸，喝道：“去前面大殿叫高浪来。”

杨智想起昨晚高浪几人潜伏在回光院中之事，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但很可能高浪偷听到信苴与普照对话，由此猜到普照就是脱脱，而他本人也与脱脱有一段难解冤仇。八年前，脱脱被发配云南腾冲，高浪父亲高惠正任腾冲知府。像腾冲这种地方，很难见到脱脱这样的大人物。高惠久仰脱脱大名，得见真人，不免喜出望外，丝毫不将其当作罪犯对待，多方照顾不说，还预备将长女嫁给脱脱。只不过当时中原正统人士普遍看不起大理，认为他们不过蛮夷之人，尤其脱脱这样的蒙古贵族，即使落难之时，也不愿意放低身段，当场拒绝。高惠一厢情愿，本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偏偏高女不知道怎的一时想不开，上吊自杀。高妻

杨氏心痛爱女，也一病而亡。高惠起初愤怒，有杀脱脱之意，派铁甲军监察其行踪，但很快再娶新妇，便渐渐忘了失妻丧女之痛。一年后新妇生下一子，取名高福，高惠宠爱有加，对前妻之子高浪也渐渐疏忽，后来干脆将其送到无为寺，不再理会。据说他这腾冲知府的世袭位子，也预备传给幼子高福，而非长子高浪。若真追究起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自然非脱脱莫属。

甚至杨智心下已经认定是高浪杀了脱脱，不禁心想：“竟然是他杀了脱脱，不过他若坚称为他阿姆、阿姊报仇，倒也情有可原。”见段功沉脸不语，猜他也是一般的想法。

高浪很快被召至，进来时尚是一脸莫名其妙，以为又是为宝姬下落的事，只是不明白为何独召他一人，又特别来这处回光院，当下打定主意，无论信苴如何逼问，只推说不知，因而也不问段功见召何事，只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旁。旁人见他这等讳莫如深的模样，不免疑忌更深。

段功也不愿意绕圈子，指着赵平、杨丹直接问道：“高浪，你昨晚为何假传我命，骗他二人离开回光院？”高浪心道：“原来是为了这事。”他当然不能说是为了接应尚被堵在回光院中的段僧奴，只是一时也想不出合适借口，只得随口道：“就是为了好玩。”段功冷笑道：“好玩？施秀，带他进房去看看尸首。”施秀道：“遵令。”领着高浪进到寝室。

高浪一眼见到普照禅师躺在血泊中，微微一愣，不过他跟这人没有丝毫关系，自然也没什么感情，只是见他伏尸当场，不免奇怪，问道：“他死了么？”施秀道：“你杀了他，怎么反倒问起我来？”高浪吃了一惊，道：“什么？”施秀道：“不是你杀了他么？”

高浪呆了一呆，逐渐会意过来，惊道：“什么？你……你们怀疑我杀了普照禅师？不，我不明白，为什么怀疑是我杀了他？”施秀道：“那你倒是说说看，你昨晚为什么要假传信苴的命令，将本来守在这里的赵平、杨丹骗走？”高浪道：“我……我……”却是始终说不出下面的话来。

他这才知道他陷入了极大的麻烦中——他昨夜骗走赵平、杨丹，是为了接应段僧奴出来，且有杨宝、伽罗作证，可偏偏不能和盘托出，不然段僧奴藏在无为寺中一事立时暴露，哪知道之后有人暗中潜进回光院，杀死了普照禅师，目今这桩罪名竟然要算在他头上。他虽骄傲好强，也知道杀死禅师罪名非同小可，忙奔出来辩道：“信苴明察，我真的没有杀人。”

段功问道：“那么你诬走两名守卫的羽仪，到底是为什么？”高浪道：“这个……”一时也编不出什么假话来，便干脆地道：“我不能说。”杨智大奇，问道：“为什么不能说？”高浪甚是硬气，道：“不能

说，自然有不能说的理由。我骗走羽仪后，确实进来过回光院，却没有进过房间，也没有杀人。”顿了顿，又道，“你们想想，我跟这老和尚无冤无仇，顶多也就是有好几次翻墙自他院子溜出禁区去，我为什么要杀他说？”

杨智听他称呼脱脱为“老和尚”，颇为惊讶，只是高浪曾预先埋伏回光院中，很可能从信苴与普照的对话中知道了脱脱真实身份，再与他后来骗走羽仪联系起来，嫌疑太重，当即又问道：“你之前为何与杨宝、伽罗二人躲在回光院中？难道只是为了好玩么？”高浪道：“嗯，就是为了好玩。哪知道刚翻进院子中，施宗羽仪长就来了，要是我们早知道信苴当晚来，我们怎么也不会去回光院捣乱的。”

杨智道：“你是不是偷听到信苴与禅师谈话后，才知道普照就是脱脱？”高浪一呆，愕然半晌，才问道：“你说普照禅师就是脱脱？”施秀道：“你不会说你现在才知道吧？”高浪道：“我确实现在才知道。”

他性子粗疏，昨夜虽躲在窗外花丛下，心思并不在偷听室内对话上，何况段功与普照那种谈古论今的长篇大论，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可眼下这局面，他要说他根本就没有怎么听，无论如何都难以取信。

果见满堂之人只是怀疑地望着他，高浪却走到寝房门口，朝那具尸体望了望，这才昂然道：“不过，我若早知道普照就是脱脱，一定会亲手杀了他的。”段功听了这话，皱了皱眉头，道：“来人，先将高浪押起来。”

两名羽仪应了一声，来拿高浪双臂。高浪急忙转身，拔出铁鞭逼开羽仪。羽仪见他敢在信苴面前拒捕，便一齐拔出兵刃围了上来。高浪喝道：“我没有杀人！让开！快些让开！”

施秀忙叫道：“高浪，快些放下兵刃！信苴又没说人是你杀的，现在正在调查，一旦查清楚了，自然会放了你。”高浪将鞭一挺，冷笑道：“我才不信。你们自己无能，找不到凶手，就想找我来当替罪羊。”

段功重重一拍桌子，喝道：“你胡闹些什么？难道还想反叛不成？”他在小辈面前一向和蔼可亲，高浪从来没见过信苴发这么大的火，不禁一呆。施秀趁机上前夺下他手中兵刃，两名羽仪抢过来执住他手臂，反剪到背后。高浪一想到为了掩饰段僧奴行踪要遭此冤枉，心中更是不平，挣扎道：“我不服！我不服！”

忽见杨宝不顾羽仪阻拦，飞奔进来，急道：“信苴，我可以作证，高浪绝对没有杀死脱脱。”

原来高浪被从大殿叫走后，杨宝心知不妙，知道如此反复盘问下去，段僧奴行踪早晚要暴露，忙叮嘱高潜去翠华楼找夫人求助，自己则来到回光院，怕万一高浪言语中露出马脚，还可以在段僧奴逃离无为寺前勉力掩饰一番。他本以为信苴召见高浪，无非是追查段僧奴下落，哪知道听到回光院外羽仪议论，才知道昨夜脱脱被杀，而高浪因为种种行迹，已经被怀疑成杀人凶手。又等了一会儿，只听见里面一阵聒噪，有拔出兵刃之声，他深知高浪性情，若是被诬为杀人犯，绝不会轻易就擒，担心他拒捕闯下更大的祸来，忙闯了进去。

杨智是杨宝堂叔，深知其敏慧，忙问道：“莫非高浪昨夜第二次入回光院时，你也在场？”杨宝道：“正是。”他知道须得立即解释清楚高浪为什么会骗走守在回光院中的两名羽仪，道，“昨晚我们几个听伽罗说普照禅师有一口神秘的箱子，一时好奇，想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结果刚翻墙进来就有大批羽仪来到，不得已只好躲在花丛下，后来被施宗羽仪长发现，将我们赶了出去。我们几个还不死心，就一直等在院子外面，结果发现有羽仪暗中跟踪我们……”

施秀尚不知道此事，奇道：“怎么会有羽仪跟着你们？”杨智忙道：“是我派的人。”他所派的羽仪被高潜引着绕着大殿转了一圈后才会意过来，行藏既已败露，只好就此回报杨智，当时众人吸引力全在那刺客身上，杨智也就算了。

杨宝续道：“于是我们就让高潜假装出寺，将羽仪引开。后来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个黑衣人提着剑从南禅房跑出来……”

杨智道：“你们几个亲眼见到刺客从南禅房出来？”杨宝点了点头：“不过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黑衣人就是刺客，不久就看见施宗羽仪长去了南禅房，树林中传来打斗之声。又等了会儿，就见到信苴出来，我们几个忙重新回去，没想到还有羽仪守在那里，于是高浪就假传信苴之命骗走羽仪，我和他再加上伽罗三人进来院子看了下，普照禅师正在窗下读书，我们见无机可乘，只好走了。之后我和高浪直接回了住处，不久后高潜也回来了，我们几个再未离开半步。”

施秀记得深夜曾奉段功之命去向高浪、高潜追问宝姬下落，后来又派交代武僧暗中监视几人，如此看来，高浪确实没有下手杀脱脱的机会，何况他自称不知道普照禅师就是脱脱，并不似作伪。

杨宝见段功沉吟不语，似并不十分相信，他自知适才所言虽然都是大实话，但却隐瞒了最重要的动机——接应困在院子中的段僧奴出去——当刺客闯寺之机，他们几个却要去看什么箱子的秘密，确实难以取信。便道：“信苴，能否让我看一看禅师的遗体？”

段功素听闻他敏悟聪慧，当即点了点头。杨宝走进寝房，蹲在尸体边上，细细观察，片刻即起身出房，肃色道：“信苴怀疑高浪，无非是因为他与脱脱有宿怨……”高浪惊道：“原来你早知道老和尚就是脱脱？”杨宝道：“我也是我昨晚听到信苴与禅师谈话才猜到的。”高浪道：“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杨宝道：“还是先洗脱你杀人嫌疑再说。”又道，“我刚才看了脱脱颈间伤口，刀口从右至左，割得并不深，却刚好致命，下手之人是个高手，分寸拿捏得刚刚好，非冷静缜密之人不能做到。信苴当知道高浪的个性，他若当真要杀脱脱，定是狠狠一刀，以他手劲，非得割断脖子不可。”

段功、杨智、施秀等人均检视过脱脱伤口，知道杨宝所言刀口深浅不虚，但却没有想到这一点，立时全都愣住了。却见高浪挣脱了羽仪掌握，大声道：“我才不会割他脖子，我会一刀刺穿他的心尖。”

段功忖道：“如此说来……”忽有一名羽仪奔进来禀道：“信苴，夫人急召杨宝、高浪二人去翠华楼，说是事关宝姬下落。”段功点了点头，道：“去吧。你们二个和高潜都不要再留在这里了，一会儿先随夫人回城。”杨宝道：“遵令。”拉着高浪退了出去。

段功凝视杨宝背影，若有所思，又叫过一名羽仪道：“你去告诉夫人，可要将杨宝他们三个看紧了。”那羽仪不明所以，一时愣住。段功道：“你传我原话，夫人自会明白。”羽仪应声而去。

施宗问道：“信苴莫非不相信杨宝的话？”段功道：“杨宝的话自是有始有终，并无破绽，然而你细想想看，他们几个与僧奴情若手足，僧奴出走，他们竟然还有心思来看什么箱子里的秘密？”杨智也道：“信苴说得极是。他们几个在回光院被发现后，犹自徘徊附近不去，更显得可疑。刺客在树林与施秀羽仪长遭遇后交手，这些孩子素爱热闹，不去树林，反而回来回光院骗走羽仪，不是很奇怪么？”

施宗道：“那信苴为何还放他们走？”段功道：“他们可疑归可疑，但杨宝说得对，若真是高浪下的手，脱脱颈间的刀口绝不会这么浅。”他随手翻了翻桌旁那箱被脱脱视为至宝的图卷，长叹一声，命道，“将这箱子先抬去翠华楼收起来，再带李芝麻到这里来。”

因南禅房就在隔壁，李芝麻很快被羽仪带来，一进来便跪下请罪道：“在下昨夜诸多冒犯之举，多谢信苴手下留情，尚未绳索加身。”段功见他是个明白人，尚知道好歹，便道：“大人请起来说话。”李芝麻道：“多谢信苴。”站起身来道，“不过昨晚一切只是我个人所为，姬安礼和许江武也只是听命于我，邹大人并不知情。”

段功猜他有心将过错全揽到自己身上，以免影响明玉珍的联姻结盟

计划，不过这只是他个人一面之词，真实情况不得而知。盗取藏宝图到底是明玉珍的主意，还是李芝麻本人的打算，他暂时无心去弄清楚。

忽见李芝麻蓦然露出警惕之色，敏捷地朝寝室望去。而站在他所处的位置，根本无法看见脱脱尸首，他如此反应，更令人将他与脱脱被杀一事联系起来。

段功站起身来，干脆地道：“李大人，我带你去看一个人。”当即领着李芝麻进来房间。李芝麻乍然见到血泊中躺着一人，却并不吃惊，他猜段功带自己来这里，必有缘由，上前两步，好看得仔细些，突然反应过来，仰天大笑道：“哈哈……”

施宗虽不知道李芝麻武艺到底如何，但见他眉目之间豪侠之气凛凛，昨夜又能闯入禁区，想来武功不弱，生怕他暴起伤了信苴，抢到段功面前，喝道：“你笑什么？”李芝麻顿住笑声，指着地上的尸体，森然道：“此乃与我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在下平生有两大志愿，一是将鞑子【3】赶出中原，二是将此人碎尸万段，生饮其血。”

杨智问道：“李大人可知道死者是谁？”李芝麻道：“难道不是脱脱么？”上前几步，俯身看清面目，大笑道：“果然是他！”

施秀道：“李大人刚才还没有看到他的脸，怎么就能认出他是脱脱？”言下之意李芝麻当早知道死者身份。李芝麻却未会意，道：“此人与我有血海深仇，别说只看背影，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不过，怨在下冒昧，敢问信苴，脱脱不是八年前已经被鞑子皇帝赐死了么？”又问道，“是谁杀了他？我虽不能手刃仇人，也该好好谢谢他！”

段功见他言语慷慨，不似作伪，便道：“李大人请到外面说话。”出来堂内，李芝麻却不肯坐，段功也不勉强，道：“我想听听李大人对昨夜之事的解释。”李芝麻道：“是。本来这次出使大理，我主只派了邹兴大人一人，但我早就听说大理有四幅藏宝图，其中金库和玉库藏尽天下财富，尚未发掘，因而起了贪念，便主动要求护送邹大人前来大理……”

杨智问道：“李大人如何得知藏宝图一事？”李芝麻道：“在下是个粗人，虽然家境尚属富足，可只略读过几年书，早年在东南贩卖芝麻为生，与贩卖私盐的张士诚兄弟投契，时常路上遇到后在一起喝酒骂娘。有一天醉酒后，张士诚二弟张士德向我提起大理藏宝图一事，说谁要是得到宝藏，足以富甲天下。他说得神往，我也听得眼馋，不过我们那时都还是刀口谋生的穷小子，哪里有能力万里迢迢来大理寻宝？这件事过去多年，本来我已经忘了，直到得知我主欲同信苴联姻结盟，我才想起这桩旧事。”

段功道：“李大人粗犷豪迈，可不像是贪恋财宝的人。”李芝麻道：“得蒙信苴称赞，当真是荣于华袞。不瞒信苴，在下孤身一人，金银珠宝对我也没什么用处。但日前中原诸侯势均力敌，若是能帮我主得到一笔财富，当如虎添翼，统一天下指日可待。”

杨智道：“这么说，贵主明王事先是知道此事的。”李芝麻忙道：“不，不，我可以以我项上人头作保，我主事先决不知道此事。我主仁厚，一心要与大理联姻，他若是知道，肯定不会同意我来大理。但若是找到了宝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能将宝藏用在正途，就可以将蒙古鞑子赶出中原，恢复我汉人江山。”

杨智道：“李大人应该知道我大理尚受元朝辖治，这些可是大大的反话。”李芝麻重重看了他一眼，道：“中原本是我汉人之地，百年前才为鞑子强力占领。大理隔绝于中原，历代总管爱惜百姓，富庶有余，当然不知道我中原百姓在鞑子铁蹄下水深火热的惨状——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看天下，尽胡虏，天道残缺匹夫补。我红巾就是要尽匹夫之责，替天行道，让鞑子永远退出我们汉人的地方。”

类似的话段功原也听过不少，但此刻从李芝麻这样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口中说出来，却另有一番滋味，一时沉吟不语。

又听见李芝麻续道：“这些话在下确实不该在这里说，抱歉了。我跟随邹大人来到大理，目的也确实是想找到传说中的藏宝图。男子汉大丈夫，原本不屑做这等偷鸡摸狗之事，然既能助我主一臂之力，帮助中原百姓脱离苦海，又何须在意这些小节？何况……说句不怕信苴怪罪的话，这藏宝图中的宝藏，本来就是咱们汉人的东西，即使寻到，也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他这话道理不差，藏宝图中的宝藏确实是南诏多年自蜀中掠夺所积，可当着段功的面说出来，可谓无礼之极。施宗大怒，当即喝道：“李芝麻，你好大的胆子，千方百计地来大理偷藏宝图，还敢说什么物归原主。”李芝麻昂然道：“这是我心中的实话，即使羽仪长要举刀杀我，我也还是这句话。”

施宗冷笑道：“举刀杀你还是便宜你！我大理法令，凡进入总管府、无为寺、五华楼三处要地行窃者，无论是否得手，均判处死刑，罪人要被缝入牛皮袋中，放在太阳底下，当众活活晒死。”躬身道，“信苴，李芝麻即使有使者身份，也该知道入乡随俗的道理，他自己不自重，还妄想旁人敬他么？请信苴立即下令，将昨夜擅入禁地的李芝麻、姬安礼、许江武绑了，押回城门，一个个晒死。”

这次来大理前，李芝麻早做足准备，他向行商打听过大理诸多情形

——虽说大多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然总比一无所知要好——据说西南蛮夷多酷刑重罚，昔日南诏王曾将五百名不听号令的奴隶装入牛皮袋缝住，晒在五华楼校场上，时值夏日，烈日炎炎，五百人在牛皮袋中凄厉呼号，挣扎了四五天，才先后脱水死去。那种满地蠕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状，想想都觉得脊梁上直冒冷气，据说五华楼至今还时不时地半夜闹吸血精，就是因为怨气太重、阴魂太多。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年率七名心腹伪装为挑河夫到徐州，自己亲率三人入城，四人留城外，半夜四更时，城内四人四处点火，齐声呐喊，城外四人也点火响应，内外喧呼，城中竟然大乱。再趁势夺守门军武器，打开城门，接应城外四人入城，同声叫杀。等天明时，竖起大旗募人从军，应募者至十余万，由此占据徐州及附近州县，成为乱世中的传奇佳话。他这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杀人如麻的桀骜人物，一想到要死得如此窝囊，睁眼都见不到天日，还要牵连到自己的两名心腹，也不禁心寒胆怯，忙躬身赔罪道：“信苴请息怒，在下粗人，确实多有冒犯之处，不过我还有话说，等我说完，信苴要杀要刷，悉听尊便。”顿了顿，又道，“不过，还请给我个一刀痛快。”

一旁杨智见李芝麻这等好汉也就此服软，不觉暗笑，施宗所言不虚，不过却是南诏时代的法令，后来大理立国，觉得此刑过重过酷，早已经废除，没想到这个胆大妄为的李芝麻竟由此被唬住了。

段功倒是颇赞赏李芝麻的诚实，便道：“施宗羽仪长只是跟李大人开玩笑，还请大人说说昨晚的详细情形。”李芝麻望了施宗一眼，道：“原来只是玩笑么？”施宗喝道：“信苴问你话，还不快些回答。”

李芝麻已经气馁，当即老老实实地道：“是。嗯，昨晚天黑后我带了姬安礼、许江武来到邹大人房间，谎称有要事商议一夜，将邹当支走。我告诉邹大人也许会有事发生，请他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自己的房间，随后我们三人即离开了南禅房，趁夜色潜入禁区……”

施秀奇道：“禁区有高墙隔断，又有武僧把守，你们如何能轻易混进去？”李芝麻道：“我们没有直接走寺内，而是从寺外进去的。”众人听得稀里糊涂，施秀问道：“如何从寺外进去？”

李芝麻当即做了解释，原来他们来到无为寺后，就特别留意观察地形及寺内防守情形，发现无为寺戒备相当森严，要悄无声息地溜进中院几乎不可能。但他们却意外发现南禅房南首角落的杂物房开有南面的窗户，拴条绳索，自窗户缒下，可以到达双鹭溪边，再沿溪流往上走上一段，便可以借助钩绳工具从一座小楼的边角翻入禁区——那座小楼，凑巧就是段僧奴和伽罗的住处。进入中院后，李芝麻和许江武去了翠华楼，这是事先商议好的路线，许江武负责找寻翠华楼五楼，李芝麻负责

找寻翠华楼其他地方，姬安礼则去了药师殿。

施秀想到孔雀胆失窃一事，忙问道：“为什么要派姬安礼去药师殿？”李芝麻道：“嗯，我们事先打听过，禁地中以翠华楼最为重要，但多年来潜入翠华楼取藏宝图的人不计其数，却无一人得手，除了戒备森严外，也许藏宝图真的没有收藏在那里。我又听说还有一处药师殿，也是要害机密之地，虽说听起来只是放药材的地方，或者收有什么宝物也说不准，要不然何以能成为禁中之禁？所以我特意安排了一人去药师殿，也是以防万一。”

施秀道：“这么说，你派姬安礼去药师殿，目的只是找藏宝图，并没有盗窃其它东西？”李芝麻道：“当然！我想不出无为寺中还有比藏宝图更贵重的东西。”

施宗道：“可翠华楼、药师殿防守非疏，周遭不断有武僧往来巡视，你们如何能进得去？”隐有问是否有内应的意思。李芝麻道：“我们之前未进过中院，不知道内中情形，进入禁区才发现这里守卫相当严密，一时进退不得，只好躲在花丛下等待时机。等了许久许久，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大机会，正打算原路退回时，突然前院传来了打斗之声，巡视的武僧立即都飞奔赶去，我们才得以乘虚而入。”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段功朝杨智点点头，杨智便问道：“这刺客应该也是你们计划之一吧？不然为何会如此凑巧？”李芝麻愕然道：“杨大人是说刺客是我们事先安排好的？不，不，刺客一事我绝不知情。再说了，就算我真的要安排刺客引开武僧，也不会以邹大人性命为赌注。”

施宗冷冷道：“可邹大人不是还活着么？”他这一诘问甚是有理，李芝麻一时呆住，难以反驳。

段功道：“嗯，多谢李大人坦诚相告昨夜详细情形。不过无为寺中出了一些事情……”指了指脱脱房内，续道，“贵使者一行不宜再留居寺中，况且邹大人受了伤，还是搬回城中医治方便些。”

李芝麻已经听说药师殿医师决不肯医治汉人，尤其昨夜闹了一场，他们也确实不好意思再留在这里，当即便点了点头。

段功道：“施秀，你安排使者一行今日搬回城中五华楼。至于联姻结盟一事，请李大人替我转告贵主明王及邹兴大人，恕我大理……”

李芝麻猜他将要拒绝结盟一事，知道话一出口，万难挽回，大叫道：“过错全在我一人，我愿意以死谢罪。”他入寺前已将兵刃交出，身上并无兵器，当即抓住旁侧施秀腰间浪剑拔出，手腕弯转，横过剑刃，

迅速往自己喉咙间抹去。

事出仓促，施秀武功不弱，却无论如何想不到李芝麻会突然动手，竟被一招抢去随身兵刃，又见他堂堂汉子横剑自杀，不由愣在当场。

李芝麻铁心要死在段功面前，手上毫不迟疑。那浪剑白光凛凛，剑刃未及颈间，已觉森森寒意。死亡的气息近在咫尺，他脑海中瞬间闪过老母、妻儿的音容笑貌，自亲人们十年前惨死在脱脱刀下，梦中从无相见，想不到临死之前还能清晰忆起他们的脸来。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心头微叹，闭上了眼睛。

忽感面前微风飒然，有人蹿上前来，抓住他右手大力一扯，那刚贴及他项间肌肤的剑身被生生拉开，他又从鬼门关转了回来。定睛一看，救他的人竟是总管段功。

段功手上加劲，夺过浪剑，还给施秀，这才道：“李大人何必如此。”又见李芝麻颈中已经划出一道血痕，血珠正慢慢渗出滚大，忙叫道：“来人，快送李大人回房治伤。”

李芝麻知道再说无益，只好行了一礼，跟羽仪走了出去。段功望着他背影，叹道：“也是一条好汉子。”

施宗不解地道：“信苴为何不问李芝麻脱脱被杀一事？”段功道：“脱脱被杀与他无关，他若能手刃仇人，定会痛快地承认。”杨智也道：“何况昨夜他们形迹暴露后，一直被软禁在南禅房，庭院中有羽仪把守，他不可能溜到回光院中来杀人。”施宗大惊道：“这么说，是……是我们自己人杀了脱脱？”

段功面色阴沉了下来，施宗不敢再说，屋中陷入难堪的沉默中。过了许久，段功才道：“渊海，你看这件事要如何处理？”杨智早有主意，忙道：“依属下看来，这件事若真追查起来，无为寺中定会人人自危。不如先不要声张，旁人问起，我们也不表态，只说已经将明王使者一行送去五华楼软禁，让人误以为我们依旧怀疑是他们，这样真凶定会放松警惕，才好趁机追查。”段功道：“嗯，渊海，这件案子就交给你去办。你再将李芝麻进去中院的法子告知达智，请他想法子弥补这防守上的漏洞。”杨智道：“遵令。不过，属下想让杨宝来帮忙。”段功道：“也好，你需要一个熟知无为寺的人从旁协助，杨宝聪慧过人，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正逢施秀安排好人手送明玉珍使者一行回城回来，上前请示道：“信苴，刺客和那汉人女子阿盖要如何处置？”施宗道：“不如将他们与使者一道送回城中，一路也可以看看他们的反应。”段功道：“你认为刺客确

实跟使者有勾结？”施秀习惯性地瘪了瘪嘴角，道：“没有勾结才怪！李芝麻他们几个正无法进去翠华楼时，忽然就有刺客冒出来引开了武僧视线，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

段功却道：“我相信李芝麻并不认识刺客。”他见李芝麻之前坦承闯入禁区之种种细节，真追究起来，已经是重罪，即使多条安排刺客假意行刺的罪名，也不过尺上多一寸，实无必要再刻意隐瞒，何况其人轻财重义，断无抛弃部下求生之理，指认刺客，反倒可以替他求情。再加上施秀提过那汉人女子阿盖自认与刺客相识，然她在南禅房见到李芝麻时，情状却是毫不相识，她能在五老樟对着兰花浩叹落泪，显然是个感性之极的女子，怎可能见到故人毫不动容？抑或她一开始就是惺惺作态，伪装得太好？可她独自在山谷中，事先并不知道段功也会去五老樟，怎么能未雨绸缪？

然而几人只有段功一人认为刺客与明玉珍使者无关，就连杨智也觉得行刺事件是人为事先安排好的计划，道：“或许李芝麻真的不知道此事，不过还有一个邹兴。李芝麻的话确实解释清楚了大致经过，但还有一些疑点，比如李芝麻说他们三个天黑后来到邹兴房间，将邹当支走，告诉邹兴不要离开房间，然后就离开了南禅房。可是根据邹当的说法，他听到李芝麻三人一直跟邹兴在房中说话，李芝麻三人已经不在，说话的肯定另有其人，这人会是谁呢？我觉得他就是刺客。我猜邹兴老早就知道李芝麻的计划，不过没有说破，任其作为，但暗中又安排了刺客这一着棋子。”施宗道：“杨员外说得极是，难怪邹兴能悄无声息地遇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先听到的是桌椅倒地声，而不是呼叫打斗声。”

段功听了也觉得有理。杨智又道：“不过邹兴既如此老谋深算，肯定早安排了退路，就算我们去质问他，他也决计不肯承认。”段功沉吟片刻，道：“走，去看看那刺客。”杨智安排好两名武僧守卫回光院，这才去追段功。

一行人刚出回光院，便遇到羽仪杨安道、杨胜坚二人，禀告说在高潜住处并未搜到孔雀胆，甚至连那一院住着的高浪、杨宝、段文等所有世家子弟的房间都仔细搜过，没有任何发现。段功道：“既然如此，就先放了那四名被关起来的僧人。理由嘛，就说是一场误会。再去药师殿告诉白沙医师，两副孔雀胆失窃一事，切记不可外泄。”杨胜坚道：“遵令。”慌忙拉着杨安道去了。

施秀想到六名嫌疑人只有无依禅师一人还未搜查，便悄悄问施宗道：“无依禅师那边你派人盯了么？”施宗道：“当然。一会儿就会有消息。”又问道，“高潜身上搜过么？”施秀道：“没有。他人不是一直在大

殿么？”段功已然听见，道：“既然僧人搜过身，高潜也该如此。施秀，你派人去办，虽然我不信高潜会去偷孔雀胆，可他既有嫌疑，就该与僧人一视同仁，免得旁人说我护短。”施秀道：“遵令。”

施宗心道：“高潜是夫人亲侄，这事还是尽量办得不动声色方为妥当，以免开罪了夫人。”忙低声吩咐道：“施秀，你亲自去办。”

施秀会意，当即带了几名羽仪往前面大殿而来，却不见高潜人影，问起来才知道高浪被召走后，他和杨宝前后脚都跟了出去。正揣度高潜去了何处时，忽远远见到总管夫人高兰携了随从正往山门而去，似欲出寺，杨宝、高浪、高潜三人正混在她身后的羽仪、侍女中。忙匆匆追了上去，叫道：“夫人请留步！”

高兰顿住脚步，回过头来，问道：“出了什么事？”施秀见她面带惊容，忙道：“回夫人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寺里目下人手短缺，属下想让高潜留下来帮忙。”

高潜大吃一惊，道：“我么？”连连摇头道，“我不留下！我能帮上什么忙？”他这样的反应，自然令人更加怀疑他就是那个盗窃了孔雀胆的内贼。施秀笑道：“有件事，只有你才能帮上忙。”高潜道：“不，我决不留下，我要跟姑姑回城去。”态度极是坚决。

施秀道：“你现在做了羽仪啦，是我下属，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顽皮胡闹了。我命令你留下。”见高潜欲往高兰身后躲，忙抢上前去，不由分说地将他扯到一边，命羽仪捉住他双手。不过毕竟他是高兰的亲侄子，羽仪也不敢过分无礼。

高潜挣扎叫道：“我不想留下！姑姑！姑姑！”高兰温言道：“羽仪长，高潜虽是你下属，不过信苴命他跟高浪、杨宝二个随我回城，想来你也明白信苴的用意，是也不是？”施秀道：“是，不过有件事尚须禀报夫人……”将高兰请到一旁，低声说了孔雀胆失窃一事。

高兰先是满脸愕然，半晌才道：“高潜自小在无为寺中长大，这里便是他的家，他胆子又极小，怎么会去偷孔雀胆？再说了，他偷那个东西能有什么用？”

施秀本来也认为高潜是六名嫌疑人中最无可能的一个，不过他适才的反应实在不能让人放心，见夫人极力为高潜说好话，不免十分为难——他知道高兰是总管府第一不能得罪的人，真较起劲来，信苴还得听夫人的——细想了想，便道：“既是如此，属下有个主意，不如先不说破，搜一下他身上，若什么都没有，就让他随夫人回城，属下也好交差。夫人以为如何？”高兰点头道：“很好，我来办这事。”

她回过身来，叫过高潜、高浪、杨宝三人，笑道：“我回过神来了，你们既然当了羽仪，就该换上羽仪的衣服。”高浪不明所以，问道：“夫人是让我们现在换么？这一时哪去找羽仪的衣服？”高兰道：“施秀，让你手下脱下衣服来，跟他们三个换。”她如此计谋，施秀很是佩服，忙道：“遵令。”招手叫过三名羽仪，命他们脱下衣服与高潜三人对换。羽仪不明究竟，面面相觑，施秀喝道：“还不快脱！”羽仪道：“是。”虽然无奈，也只好开始脱下外衣。

高浪出身富贵，不情愿穿别人穿过的衣服，猜到是施秀在捣鬼，瞪了他一眼，又问道：“夫人，一定要这样么？”高兰道：“今日是你们第一天当羽仪，理当如此。”高浪道：“可是……等到回城再换不行么？”高兰淡淡道：“嗯，你回城再换也行。高潜，你快换上，让姑姑看看你穿羽仪衣服的样子。”高潜道：“是，姑姑。”

高浪听高兰隐有不快之意，又见一旁见杨宝一言不发，已经脱下了衣服，忙道：“不敢有违夫人之命。”虽不愿意，也换上了羽仪的衣服。高兰笑道：“嗯，这才是好孩子。”

一旁施秀瞪大眼睛，瞅见三人均脱得只剩下贴身衣服才换上羽仪衣服，虽然身上也各有一些零碎物品，不过却没有孔雀胆。那孔雀胆非寻常粉末，而是类似麝香的胶块状物体，须得整块使用，所以才以副来论。

高兰等三人穿好衣服，上前笑道：“虽然衣服不怎么合身，不过人确实精神了不少。施秀羽仪长，我们可以走了吗？”施秀忙道：“恭送夫人。”

送走高兰一行，施秀匆忙赶回中院，却见段功尚滞留在翠华楼中，同伦判官张继白正在禀事，等他退出，这才告知孔雀胆仍无下落一事。段功刚好与高兰错过，这才知道夫人已经离寺。

施秀又道：“现在只剩了无依禅师身上及住处还未搜过。”施宗道：“无依禅师之事，羽仪不便出面，我已经请达智暗中监视，伺机搜索其住处，只是搜身一事，怕是得请了尘住持出面。”段功点头道：“你做得很对，此事尚须知会住持，等大殿法事了结后再说。那两副孔雀胆肯定还在寺内，速派人传令给张希矫，凡出寺者均仔细搜索。”交代完孔雀胆一事，这才起身去审问那刺客。

进来伽罗居住的兰若楼院子，一派清幽景致，只有院中老井泉水涌出，汩汩有声。书房中的羽仪听见人声，抢出来查看，见到段功，忙上前参见。

段功问道：“伽罗呢？”羽仪道：“伽罗昨日隔血救人，闹了大半夜才睡。一早白沙医师来看过，说她失血不少，虚弱得紧，需要静养休息，给她吃了药，她现今还在楼上昏睡。”顿了顿，又道，“夫人刚才也来过，到楼上坐了好一会儿才走。”

段功道：“嗯，知道了。”猜到夫人心疼爱女失踪，不过是想来僧奴住处看看，此刻也无暇顾及，又问道：“刺客醒了么？”羽仪道：“醒了，刚给他吃了饼喝了水。”

段功大步踏入书房，只见那刺客另换了一套干净的灰色僧服，仰面躺在竹床上，一动不动。段功走近他身侧，他也只是转眼看了看，苍白的脸上露出无动于衷的冷漠来，显然神志十分清醒。段功回头命道：“去带阿盖来。”

刺客突然起了反应，挣扎着侧起身来，手足间镣铐哗哗作响。段功见他如此失态，猜他必然认识那女子阿盖，且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施秀原以为那“阿盖”不过是个假名，如今看来，那女子还真的叫阿盖。

却听见段功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到现在还是不肯说么？”刺客料他预备以阿盖来要挟自己，忙道：“行刺一事只是我一人所为，与旁人无干，还请信苴不要牵连无辜。”施宗喝道：“信苴问你话，还不快答，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刺客无力坐起，用单臂支撑了一会儿，便重新跌回竹床中，喘了几口气，胸口起伏不定，过了好大一会儿，才颓然道：“我叫凌云。”他自就擒以来，一直缄口不言，倔强顽强，此刻终于屈服，可见阿盖对他是何等重要了。

施宗道：“是谁主使你来无为寺行刺的？”凌云道：“没有人主使我，我与明玉珍和邹兴结有世仇。”

杨智问道：“那你是怎么知道明玉珍使者住在无为寺中？”明玉珍使者住在无为寺一事极其机密，他猜应该是内部有人泄露了出去。凌云道：“我本来并不知道，只是听说……”喘了口气，才续道，“……听说明玉珍派使者来与大理结盟。刚巧我昨日在苍山游览迷路，遇到一位白族小娘子……”

施秀听了心念一动，心道：“莫非他说的就是宝姬？”只听见凌云道：“那小娘子看我是汉人，就问我不是红巾明玉珍派来的使者，住在兰峰下面的无为寺，我这才知道那些人原来藏在寺庙中。”

施秀忙问道：“你是说你昨日遇到我之前，见过宝姬？”凌云道：“原

来她就是总管之女。她对我只说她叫宝姐，是逃婚到山上避难的。”

本来众人对他的话尚半信半疑，但听到这里便全信了，“宝姐”是段僧奴乳名，只有极少人知道，她逃婚一事昨日才发生，知道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若不是她自己亲口说出，这凌云如何能知道？

杨智问道：“那你是如何潜入无为寺的？”凌云道：“我下山时遇到他……”指了指施秀，“他向我追问一位小娘子的下落，我这才猜到宝姐可能大有来历。于是我重新回去，悄悄跟踪她。她一路沿溪流下山，来到寺外一处小楼外，那里二楼的窗口处挂着条绳子，她沿绳子爬进了二楼窗口，我由此得到的提示……”他却是不知道他所说的小楼，正是他目下所在之地。

众人这才知道段僧奴逃走后又重新回到了无为寺，难怪四处关卡都回报说没有见过她。杨智惊道：“难怪……难怪杨宝他们几个如此言行怪异……”

段功也瞬间明白过来，高浪所称的不能说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僧奴当时也藏在回光院中，他们几个孩子讲义气，一定守口如瓶，所以才总会解释不清楚。这也确实让人想不到，谁知道他派人四处寻找的女儿，当时就在自己眼皮底下。一念及此，转头狠狠瞪了一眼施秀。

施秀忙道：“属下失职，我这就领人到楼上去搜。”段功道：“不必了，僧奴人已经不在这里了。”施秀道：“可是寺外有罗苴子守着，宝姬如何能出得去？除非她再上兰峰。”杨智连忙拉了拉他，低声提醒道：“夫人……”施秀这才恍然大悟道：“我知道了！”

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刚才他拦住高兰一行时夫人露出了紧张的神情，因为段僧奴当时正混在侍女当中。夫人一力维护高潜，不是要包庇侄儿，而是担心高潜一个人留下露出马脚，暴露了段僧奴行踪。也难怪夫人主动让高潜、高浪、杨宝脱衣表示清白，不过是为了赶紧了结后好将段僧奴带出无为寺。

段功哼了一声，又问道：“你是如何知道使者具体住处？又是如何行刺的？”凌云道：“我守在溪边时，见到有三人从一处窗口缒吊下来，其中一人说话是蜀中口音，我猜他就是使者随从，于是等他们从另一处翻墙进院后，从他们爬下的那根绳索爬了上去。我听见西厢房有人在读书，闯进去一看，果是明玉珍使者邹兴，便上前刺了他一剑，转身逃出……”

忽听得门外羽仪禀道：“信苴，人带来了。”将那汉人女子阿盖带了进来。凌云一见到她，“啊”了一声，便欲起身，只是他腰间伤势太重，

无力可使，刚抬起头胸，又重新倒了下去，但却依旧强拧着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

那阿盖一进门，目光仿佛被线牵引一样，不由自主地先落在凌云身上。她的反应却甚是奇怪，只紧蹙了一下眉头，迅疾将头扭转，不再看他，只向段功道：“我之前在山谷中见过你，你便是大理总管段功么？”

段功道：“正是段某。小娘子有何见教？”阿盖道：“我有很要紧的事要对信苴说，请跟我到外面来。”意殊落落，语气中自有一股不容拒绝的口吻。说完转身便走。

施宗见她语气甚是不敬，明明是阶下囚的身份，却浑然不将众人放在眼里，当即抢在她面前，一把抓住她手腕，喝道：“信苴没有发话，你不能离开。”

他习武之人，这一抓自然用力，阿盖吃痛，惊叫了一声。却听见凌云叫道：“快放开她！你们不可对她无礼！”情急之下，一骨碌从竹床上滚了下来，触动伤口，痛得大叫一声。

阿盖“啊”了一声，甩脱施宗的手，回过身来，脚下一动，似欲上前搀扶凌云，却又强行止住。众人见她双手颤动不止，极是激动，却始终不敢看那刺客一眼，显是怕一见之下，便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情绪。

段功知她正遭受巨大的情感折磨，她不过是个花样少女，年纪比自己的女儿僧奴大不了二三岁，心下颇感不忍，命人扶起凌云，抬回床上，又对阿盖道：“小娘子请随我来。”

到得庭院中，回身问道：“小娘子说有要紧事要对我说，到底是什么？”阿盖道：“嗯，是……”转头望了一眼书房，又顿住话头，迟疑起来。杨智问道：“阿盖娘子可认识邹兴邹大人？”阿盖道：“邹兴是谁？”段功道：“那么屋里这位叫凌云的刺客呢？”阿盖一呆，随即摇了摇头，意甚坚决地道：“不认识。”

施秀道：“小娘子，你不久前还亲口承认过认识刺客，说是想来瞧瞧他的伤势。”阿盖道：“那么一定是你听错了。”

段功听她提到邹兴时毫无感情，但一到刺客身上便大起波澜，猜她与凌云必有重大干系，要逼她说出邹兴与刺客勾结的实话，只能从凌云下手，当即道：“很好，小娘子既是不认识刺客，我也不必有所顾虑了。”朝身后使了个眼色。施宗会意，大声叫道：“来人，将刺客拖出来乱刀斩死。”阿盖果然大惊失色，几次欲言又止。

羽仪进房将凌云拖出来跪在院角大槐树下，拔出长刀架在他颈间，

只待段功一声令下，便要斩下他的头来。凌云重伤未愈，神色极是委顿，身子摇摇欲坠，既不出声求饶，也不再去看阿盖一眼，大约是受了她不肯与他相认的提示，只是默默地低着头，面容平静，丝毫不像是在赴死，而是在沉思某件事情。

阿盖此刻心如刀绞，进退两难。她知道段功言下之意只要说自己认识刺客，便有回旋之地，可她心中尚有一个更大的顾虑，逼迫她不能与凌云相认，否则万事皆休。但如果她不认他，他就会人头落地，她真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自己面前么？

眼见段功儒雅的外表下眉目森然，缓缓举起了手，她知道那只手一旦落下，凌云便要身首异处，再也无法忍耐，叫道：“停手！”正欲承认凌云是自己的同伴，忽听得有人问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众人闻声望去，却见伽罗站在二楼廊下，披头散发，一脸病容，惊愕地望着院中。段功见她只穿贴身衣裤，知她刚被从床上惊醒，颇觉歉意，只是不便说什么，轻轻咳嗽了声。杨智忙道：“我们在办正事！伽罗，你快回房睡觉去。”伽罗道：“你们的正事，就是要趁我睡觉的时候，拿刀在我的院子里杀死我的病人吗？”言语虽无礼，却是质问得义正词严。众人心想这里确实是她的地盘，又好气又好笑，不知该如何应对，便一齐等段功示下。

段功本意只是要逼阿盖说出实话，并无心杀凌云，只是一时未顾及场所，被伽罗误会。他虽是总管，权高威重，伽罗于他却是情若儿女，当此情形，很是尴尬，将来若被夫人知道他意欲在僧奴的住处杀人，更不知要如何怪他。

施宗见段功为难，忙上前道：“城中来了急报，请信苴速回去翠华楼。”段功道：“好。”抬脚便往外走。

施宗知道弟弟与这帮孩子厮混得不错，向施秀使了个眼色。施秀忙道：“伽罗，抱歉惊扰了你好梦，我们这就走了。改天我再向你赔罪。”挥手命人将阿盖和凌云都带出去。

伽罗却不肯甘休，叫道：“信苴，你不能就这么将刺客带走，我还没有完全医好他。你再派人拷打他，他会死掉的。”段功顿住脚步，道：“嗯，这个……”伽罗赌气道：“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用割自己的血救他了。”大有埋怨的口吻。

段功微一沉吟，道：“那好，还是先留他在这里养伤。有劳伽罗你了。”低声对施秀嘱咐了几句。施秀躬身道：“遵令。”命羽仪将凌云重新扶回书房躺下。

伽罗颇不放心，下楼要跟进书房看看究竟，施秀忙将她扯到一边，道：“伽罗，还有件事，昨日药师殿丢了两副孔雀胆，你看会不会是有人随手拿走的？”伽罗不以为然地道：“谁没事拿毒药做什么？再说了，孔雀胆虽是天下剧毒之药，偏偏药师殿有现成的解药，拿走又有什么用？”施秀绝无怀疑她之心，不过随口一问，希冀侥幸能得到些提示，听她这般说，也就算了。

阿盖被带走之时，颇有恋恋不舍之意，几次回首凝望书房。段功等人瞧在眼中，均知道她明明认识刺客，却要拼命矢口否认，当是怕受到牵连，可又偏偏不擅长撒谎，装也装得稚嫩，眉目神色之间，真情实感一览无遗，无不暗笑。

回到翠华楼，段功命人带阿盖进来，问道：“小娘子现下还打算告诉我要紧的事是什么？”阿盖道：“当然。我是梁王使者，如今中庆被红巾围困，危在旦夕，请信苴立即发兵援救。”

众人这才真真正正大吃了一惊，原本以为她跟刺客凌云相识，而刺客跟邹兴有勾结，那么她也应该是明玉珍的人，施秀更一度以为她是明玉珍义女明玥，孰料她一张口，竟然自称是梁王一方的使者。

段功愕然半晌，才问道：“小娘子自称是梁王使者，可有何凭证？”阿盖自怀中掏出一枚一寸见方的印章，道：“我有梁王的兽钮金印为信物。”

杨智接过来，只见那印章金光闪闪，乃纯金打造，印钮是一长尾异兽，正回首张口。再看印文，果然是梁王之印，持此印者可以任意调动军马，统兵作战，干涉地方一切事务。当即朝段功点了点头，示意阿盖所言不虚。

虽然知道了阿盖的真实身份，可众人心头疑惑更重——她既是梁王使者，为什么要化装成汉人出现？为什么来到大理后不直接到五华楼向接待官员表明其使者身份？她是不是早有预谋，派凌云去刺杀邹兴，以彻底断绝大理与明玉珍结盟的可能？

段功正欲询问究竟时，忽有羽仪进来禀告道：“梁王使者大都求见信苴，说是有要事，现正候在禁区门外。”

段功猜大都多半是因为合仲告知他脱脱被杀一事，不过他来得正巧，刚好可以验证眼前这个阿盖的身份，便命道：“请他进来。”又向阿盖问道：“小娘子是与王傅大都一道来的大理么？”

他这话问得饶有深意，若是阿盖与大都同时来到大理，她躲在暗处

不肯露面，自然是有所图谋，毫无疑问，凌云也是受她指使。然则以梁王之老谋深算，怎么会派如此稚弱的一个少女来主持此等大事？她不仅太过年轻，且少不更事，稍一逼问，便要露出马脚来。

却听见阿盖答道：“不是。大都是第一批使者，他十日前离开中庆【4】，当时明玉珍兵马前锋才刚到金马山。我比大都晚三日离开，中庆已经被红巾大军围困，我是乘船自滇池逃出。”段功吃了一惊，暗道：“红巾进兵竟如此神速，短短三天就突破了中庆外围防线。看来明玉珍率兵亲征，声势不可小觑。”又忖道，“大都到达大理不过才三日，她晚三日出发，至少昨日便该到了，看来她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吃了不少苦头。”

却听见阿盖语气明显急促了起来，连连催道，“还望信苴念在同为大元子民，唇亡齿寒，尽早发兵相救，梁王府上下，必感大理大恩大德。”段功听到她提到“唇亡齿寒”，不禁想到昨夜脱脱“覆巢无完卵”的长篇大论，斯人已逝，言犹在耳，颇为感念，当即道：“此事事关重大，段某尚须多斟酌，还需与大将军们商议。”

阿盖听他话中明显有推托之意，不过是不愿意当众明说，令自己难堪，然而中庆危急，她日夜忧心如焚，再也顾不得矜持，追问道：“大都比我早到几日，信苴一直不肯召见，推说须商议斟酌，是不是无意发兵襄助？”段功不愿意再谎言欺骗这样一个明媚少女，点了点头，道：“是的，段某确实不愿意大理卷入这场兵祸。”

阿盖不觉露出失望之极的表情，垂下头去，泪光涟涟。段功心肠本不刚硬，见此更是大起怜惜之心，然而调兵遣将非同儿戏，当真对梁王施以援手的话，如何能对得起那些往年在与梁王交战中死去的将士？

大厅中一时陷入沉默。恰好译史李贤宗陪着大都进来，大都前脚刚踏进门槛，一眼见到阿盖，登时惊喜交加，忙抢上前拜见道：“大都参见公主殿下【5】。”又奇道：“公主怎生到了这里？”阿盖正强忍泪水，只点了点头，道：“嗯，好。”

众人这才知道，这个一直被当作是明玉珍部下的阿盖，就是当朝公主押不芦花，也就是梁王李罗之爱女，也才明白过来为什么昨夜阿盖去五华楼找梁王使者大都一行时，蒙古人一见到她尽数呆住，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认出了她的身份，所以当阿荣不知好歹地纠缠轻薄她时，大都等人按捺不住愤懑，一齐动上了手。

段功也惊愕异常，他早料到她这样容貌气质的女子，一定有不平凡的身份，但却万万没有想到她会是大理死敌梁王李罗的女儿。

却听见大都又关切地问道：“公主到底是何时来了大理？昨晚来不及……”阿盖一路奔波，连日辛劳，身边唯一的侍卫凌云又身陷图囿、生死难卜，正满腹委屈，忽听得有人关切发问，再也忍不住，啜泣道：“王傅，信苴不愿意发兵襄助。”浓重的无奈和哀伤浮现在她的语气上，仿佛是发自心底的虚弱。话音未落，泪水已是豆滚而下。

她堂堂大元公主身份，泪洒当场，可见中庆情形危急，她父王命悬一线，她千里赶来求助，却无所作为，父女连心，难怪会如此难过哀伤。然而她梨花带雨中，自有一份楚楚可怜，看起来倒似段功欺负了她。他心中隐有不忍，想要抚慰几句，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大都虽早知段功有拒绝之意，这话却是从公主口中转述出来，难免措手不及。他望望阿盖，再看着段功，讷讷道：“信苴，这……”段功道：“公主远道而来，尚未好好休息。施秀，你派人护送公主先回五华楼休憩。王傅，请你暂且留下。”施秀道：“遵令。”走到阿盖面前，笑道：“之前不知公主身份，多有冒犯，还请恕罪则个。公主，这就请吧。”阿盖当众洒泪，虽情之所至，但回过味来，也颇觉尴尬，二话不说，转身便往外走去。

段功凝视她背影，颇多感慨，虽然她确有几分形似年轻时的高兰，可又是那么不同——高兰确是贤妻良母，自幼如姊姊般照顾他，包揽一切，半点不要他操劳，然其纤细中自有一股霸道，段功敬重她，可多少也有些怕她；而阿盖是如此娇贵，如此弱不禁风，一看到她泪眼婆娑的样子，就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总让人有种要去呵护她的冲动。

却听见大都道：“信苴，适才合仲说……”段功料他要替合仲辩解与脱脱被杀无干，当即道：“此事真相未明之前，请王傅暂且不必再提，以免祸及自身。”大都悚然而惊，当即躬身道：“是，下官谨遵信苴训示。”

段功道：“我倒有几句话想问清楚王傅。”大都道：“是。”段功道：“嗯，不知道王傅可否讲讲梁王派你出使来大理的前因后果。”大都道：“是。十几日前，明玉珍大军进入云南境内，势如破竹。十日前，红巾前锋已经到达中庆城东的金马山，虽尚隔有盘龙江【6】天险，可大王【7】见红巾来势汹汹，担心中庆难保，与驴儿丞相商议后，决定派下官来向信苴求救。”

杨智问道：“你们是不是早已经知道明玉珍也派使者来了大理？”大都是个率直的蒙古汉子，不擅撒谎，略加犹豫，便老老实实地道：“是。在下官出发前就已经知道了。士兵外出巡城时抓到了一个红巾探子，得知明玉珍派了司寇邹兴前往大理结盟。大王听了更加紧张，连连催下官和行省使者赶快上路。”

杨智道：“行省使者不是另有使命么？为什么还要梁王去催促？”大都道：“具体情形下官也不是十分清楚，只知道是驴儿丞相去找的行省，因为平章政事马哈只不在，又找了他儿子马文铭。”

段功道：“那么昨晚翠华楼打斗，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都道：“说起这事，下官实在惭愧极了。昨晚我们在饭厅吃饭，忽然有人来找，那人取下次工时，下官才发现那人竟是阿盖公主，一时呆住，不知道公主何时来了这里。谁知道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阿荣头人就闯了进来。不过当时下官并不知道他是建昌头人，公主是大王的掌上明珠，他胆敢对公主轻薄无礼，下官一时忍不住，便上前动了手。”

段功道：“既然你已经认出了阿盖公主，为何不表明她的身份？”大都道：“当时一片混乱，阿荣及他手下凶悍无比，哪里来得及解释？后来公主又悄悄拉住我，叮嘱我不可泄露她身份。”

段功与杨智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均是一般的心思，看来阿盖确有图谋，也许她来大理的使命就是刺杀明玉珍使者，想不到凌云被擒，她也被卷入其中，无可奈何下只能表明真实身份以求脱身，她不肯与凌云相认，自然是不愿意刺杀一事牵扯上梁王。可还是那句话，她明明是个毫无心计的女子，如何能主持行刺这等大事？既然她是梁王爱女，梁王又怎能让她的跋涉千里，到大理涉险？

忽见施秀匆匆进来，到段功身侧，低声禀道：“信苴，公主不肯走，她想去伽罗那里看看刺客。”段功心道：“她不是不肯与凌云相认么？嗯，她之前之所以不认凌云，是因为凌云刺杀明玉珍使者败露，她担心这种用卑劣手段铲除对手的行为引起我的反感，不同意重修旧好。然而适才我已经明言不会发兵，她大事难成，认不认凌云亦不那么重要了。”当即道，“让她去吧。”又低声交代道，“施秀，你陪着她去，弄清楚刺客到底是不是受她指使。”施秀道：“遵令。”

大都见施秀行色匆匆，忙问道：“是不是公主出了什么事情？”段功道：“没有，公主想在寺内逛逛。请问王傅，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凌云的人？”大都道：“凌云？当然认识，他是我们梁王府第一勇士，是大王身边最得力的侍卫。”又追问道，“是凌云护送公主前来大理的么？”段功点了点头。大都道：“他人在哪里？”杨智道：“他刺杀明玉珍使者被擒，现已被关押起来。”大都大惊道：“什么？”

忽见一名武僧与一名羽仪一同进来，武僧将一团物事交给施宗，三人附耳低语了一阵。施宗错愕万分，半晌才挥手命武僧、羽仪退下，走到段功身边，低声道：“脱脱被杀有重大发现。”段功便道：“王傅先回大殿，我们稍后再谈。”大都许多话想问，却不敢违命，只好道：“是。”

等李贤宗、大都完全退出，施宗才道：“适才达智暗中潜入无依禅师房中搜索，并未找到孔雀胆，不过却找到一件带血的僧衣。”段功道：“一件带血的僧衣也不能说明什么，兴许是无依禅师练武不小心，受了刀伤，他不是还去药师殿要过金创药么？”施宗道：“可这件僧衣血迹大不一般。”将手中僧衣抖开，命一名羽仪举给众人看——只见数点血迹大约成一排直线，散在右肩膀处。施宗站到血衣旁，抬起左手，虚握成拳，从右至左往自己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段功面色登时严肃了起来。杨智惊道：“羽仪长是说僧衣上的血是某人喉咙被割开时喷溅出的血？”他本想直接说“脱脱”，可一想到僧衣的主人是无依禅师，不免有些惊惧，便模糊说成了“某人”。施宗道：“正是。当时某人应该是站在桌案前，凶手潜入房中，预备从后面袭击，某人有所察觉，转过身来，凶手立即上前一刀，割在某人喉间，鲜血喷出。凶手身材应当比某人略高，如此才造成这般形状的血迹。”

厅中一时沉寂，脱脱身材高大，无为寺中比他高的人极少，无依禅师恰恰就是这极少人中的一个。

段功问道：“无依禅师目下人在何处？”施宗道：“去了南禅房。信苴放心，属下已经派有武僧监视。”杨智道：“寺中重要人物都在大殿听经，他此刻去南禅房做什么？”施宗道：“奇怪的就在这里，无依禅师表面是去找沈富、罗贯中，不过他进去时正好遇到李芝麻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暗中监视的羽仪说，看这二人的眼神，分明是认得的。”杨智惊道：“可无依禅师从没有提起过。”施宗道：“他可能不愿意旁人知道他认识明玉珍使者。”

杨智忖道：“李芝麻当然是想杀脱脱的，可他既没有兵刃，又被软禁在南禅房中，但无依禅师却多的是机会。”施宗道：“正是。脱脱出身蒙古世家，自小勤练骑射摔跤之术，却被一刀隔开喉咙，刀口如缝，利索干净，可见下手之人功夫非凡。”杨智道：“而且房中除了尸首倒地外，并无其它凌乱痕迹，脱脱没有丝毫反抗便被杀死，他应该与凶手认识。脱脱八年来足不出户，所认识者无非寺中之人，这……”一时迟疑，不敢再说下去。

段功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施宗，你吩咐监视的武僧，决计不可外泄一字，也千万别惊动无依禅师。等大殿法事做完后，请了尘住持、段真将军即刻来翠花楼议事。”他心中仍特别牵挂被盗走的孔雀胆下落，只因这毒药为大理独有，昔日曾引发过巨大危机，喃喃道，“相关的人、相关的地方都搜过了，那两副孔雀胆到底去了哪里？”

前院忽然传来一阵声响，沉沉钟声与诵经声协成一片，这是大殿中群僧开始做法事，集体为亡魂超度，抑扬顿挫之佛音，似轻烟之袅袅，

如清水之柔柔。施宗忽然得到了某种提示，问道：“孔雀胆会不会就藏在无依禅师身上？”

注释

【1】孟优：三国时西南少数民族人，孟获二弟，精通医术，长期治病救人，被当地人奉为本主药神立庙祭祀。孟获即为诸葛亮七擒七纵的部落酋长。

【2】罗那关：段氏与梁王的界关，位于今云南牟定境内。牟定正好在大理和昆明中间。

【3】鞑子：古时对蒙古族人的称呼。

【4】古代交通不比今日，当时中庆（昆明）到大理约一千里路程，骑马寻常速度须十天，但沿途若不断换乘驿马，兼程赶路，速度能大大加快。元朝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帝国，疆域极其辽阔，为了便于控制，建立发展了极为完善的驿传系统，“以通达边情，宣布号令”，驿站遍布境内，总计达一千五百余处。云南自古隔绝于中原，至元朝建立方大规模地修建驿道。

【5】元朝制度，凡出身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男子均封王，女子均为公主。阿盖是忽必烈六世孙，为拖雷（成吉思汗幼子）直系后人，名列黄金家族中。又，据《滇载记》、《南诏野史》等史籍记载，公主本名阿祿（kè）。据闻大理一带人均称呼公主为阿盖（张继白所著《僧奴传》中确实记为阿盖，当是“盖”古同“蓋”的缘故），阿盖遂为郭沫若先生采纳，用在其话剧《孔雀胆》中。本小说亦采用阿盖的叫法。

【6】盘龙江：发源于嵩明（昆明北郊）境内的梁王山北麓，出崇山峻岭后径直由北向南，汇入滇池，恰好成为中庆的天然护城河。被称为昆明的母亲河，今位于城区内，是昆明四城区的分界线，其上的德胜桥是四个城区边界交点，故称“一桥跨四区”。

【7】大王：指梁王亨罗。

第四章 五华楼

阿盖万料不到他会在此刻说出这番话来，“啊”了一声，呼吸骤然急促起来。“押不芦花”是她的蒙古名，意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只有她母亲才会这么叫她。自从她认识他以来，她还从来没有听他这么叫过。她凝视着他，他一贯冷漠的眼神中，闪动着罕见的焦灼的热情。又听见他柔声道：“你不是说过，只有在草原上，才会有真正快乐的人——男子像大地一样宽广厚实，女子像野花一样清香美丽，没有权势，没有争斗，没有战火，难道不好么？”



却说施秀陪着阿盖重新来到兰若楼，一进院中，便见几名羽仪守在那里，伽罗在书房中咯咯发笑，似在与那刺客凌云交谈。阿盖脸色微变，忙抢入房中，果见伽罗正坐在竹床边，笑颜如花，那凌云虽然依旧落落穆穆、不苟言笑，却不再似以往那般冰冷。

凌云见到阿盖进来，急欲坐起，刚抬身便又倒了下去。伽罗道：“哎呀，你这人真是的，都叫你不要乱动啦。”回过头来，问道：“你是谁？干吗随便闯进别人的屋子？”施秀道：“伽罗，不可无理，她是梁王的女儿，本朝公主。”

伽罗才懒得理她公主不公主，咯咯笑了两声，问道：“你们又来打什么坏主意？施秀羽仪长，咱们可说好了，我的病人伤好之前，你们谁也不许动他。”阿盖走近竹床，指着凌云道：“他是我父王的部属，是我的侍卫。”

施秀听她终于指认刺客，不免一惊，伽罗更是一愣，全然不明所以。

只听见凌云道：“属下擅自行刺，连累公主受惊，请公主恕罪。”伽罗惊道：“什么？你是梁王手下？你们两个……原来是一伙儿的？”

正惊疑间，忽听见外面羽仪道：“文公子，你不能进去。”又听见段文道：“别拦着我，我要去找那刺客比武。”羽仪叫道：“文公子！文公子！”

却见段文满身酒气，提着剑一头闯进来，指着竹床上的凌云道：“你起来，我们再来比过一回。”施秀上前劝道：“文公子，刺客受了伤，不能跟你比武。何况昨晚你也没输啊，他腰间那一剑，不就是你刺的么？”段文半信半疑道：“当真？”施秀笑道：“千真万确。”

段文道：“那好，我要亲眼看看他伤口。”跌跌撞撞往前走了几步。伽罗疾步走到他面前，扬手给了他一巴掌。她出手甚重，段文是前任总管之子，从小到大无人敢打他，一时给扇懵了，捂着脸道：“你……伽罗……你敢打我？”伽罗怒道：“有什么不敢的？就算你当了总管，我一样照打不误。”又喝道，“快给我滚出去！还想再挨一下么？”

施秀忙解围道：“文公子，你醉了，走，我叫人带你去药师殿醒酒。”上前扶住段文，夺过他手中长剑，将他半拉半拽了出去。

趁段文捣乱的功夫，凌云自怀中掏出一个布包，飞快地塞到阿盖手中，低声道：“公主快些收好。”阿盖问道：“这是什么？”凌云道：“极要紧的东西，千万别让旁人知道。”阿盖一向很信任他，当即顺从地收入怀

中。

施秀命人带走段文，这才进房问道：“公主既然承认认识刺客，那么凌云行刺明玉珍使者一事也当是受公主指使。”阿盖道：“凌云确实是我梁王府的人，是我父王的心腹侍卫，可我没有派他来杀明玉珍使者。”施秀笑道：“公主这话怕是无人相信。使者一死，明玉珍迁怒大理，两家结盟不成，反成死敌，受惠最大的难道不是梁王么？”阿盖道：“无论你信不信，我没有派凌云杀人。”

施秀道：“那凌云为什么要冒险行刺？”阿盖道：“嗯，这话我正要问他。”转过身去，凝视着凌云，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凌云道：“邹兴是我凌家死敌，红巾入四川时，他投靠明玉珍，杀死我全家。身为人子，此仇不报，何以存世？这些事，公主早就知道的。”阿盖点了点头，道：“的确，我早知道这些事，这次本不该带你来大理。”

施秀这才知道凌云刺杀使者不过是一己之私，行刺一事阿盖并不知情。可他这些话尚须向邹兴证实，当即道：“公主既与刺杀无关，就请不要再理会此事。”

阿盖不免又气又伤，气的是凌云为报私仇，阻碍了结盟大计，伤的是他如此伤重，还不知道未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刑罚，当即问道：“你们……你们打算如何处置他？”施秀道：“信苴自有安排。公主，这就请回五华楼吧。”

阿盖知道自己无力救凌云，也不能救他，只好向伽罗道：“有劳小娘子好好照顾他。”伽罗笑道：“这是当然。”又问道，“你当真是梁王的女儿么？”阿盖点了点头。伽罗道：“可惜僧奴不在这里，要不然你们一个是蒙古公主，一个是大理宝姬，肯定很合得来。”

阿盖自知父王在大理声名极差，人人提到无不咬牙切齿，那些人得知她公主身份后，表面尊重，实际上却是在暗中提防，她虽然单纯，却还是有所感觉。唯独伽罗不同，既不以她公主身份为贵，也不以她是梁王之女为忤，只视她为一个年纪相仿的有趣玩伴。只不过她有她的立场和处境，终究不能像伽罗那般洒脱，只勉强笑道：“有机会一定要结识这位宝姬。”再也不看凌云一眼，昂然走了出去。

凌云尚不知道他行刺邹兴后无为寺中又发生许多变故，自知生机渺茫，此次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当即叫道：“公主！”阿盖略微停顿脚步，又继续朝前走去，始终没有再回过头来。

出来庭院，施秀叫过一名羽仪，吩咐了几句，命他送阿盖去五华楼，又笑道：“公主正好还能赶上午饭。”

阿盖知道这些人不欲自己再留在这里，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从命。当下出寺上马，望城中而去。大理女子常如男子一般骑马外出，只是那羽仪见她公主之尊，又是一副娇弱模样，骑术却是娴熟精湛，不由地暗道：“到底还是蒙古人，天性如此。”

大理都城阳苴咩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延袤十五里，城防充分利用了地形优势——西依苍山中和峰【1】为屏障，东据洱海为天堑，南北则分别以桃溪【2】和龙溪【3】为天然护城河，两溪内侧用砖土垒起两道高大的城墙。城墙正中开有巨大的虎形【4】城门，城门上筑有两重牌楼，不断有全副武装的罗苴子往来巡视，煞是威武。

阳苴咩是云南重镇，商旅云集，贸易发达，一进城来，熙熙攘攘，繁华热闹，与无为寺的宁静清逸判若两重天。大街上有各色服饰的人来来往往，大理大约有七成为土生土长的白族人，其余均为汉人、蒙古人、回回人、吐蕃人、南洋人等，甚至能见到碧眼虬髯的西洋人。

阿盖一路闷闷不乐，丝毫没有留意到这些绝异中原的风土人情，甚至连经过总管府时都未留意到。阳苴咩的主道是一条南北笔直的通衢大道，通连北城门和南城门。羽仪领着她从北城门进来，径直往南，行了二三里路，路过总管府，再往前二里，便到达大理最高最大的建筑五华楼。

到得五华楼前的门楼下马，自有守卫上来牵马。奉命护送阿盖的羽仪还有要事要赶回总管府，便道：“公主，那台阶上站着的小胡子郑经就是五华楼的楼长，也是负责接待的官员，请公主自己过去，只须表明身份，他自会待以上礼。”阿盖点头道：“好。”那羽仪见她慢慢走上台阶，朝郑经而去，便不再理会，往北圈转马头，望总管府而去。

阿盖走到台座，那郑经早望见了她，忙走过来问道：“请问小娘子……”一语未毕，他身后抢出一虎背熊腰的高大男子，上前抓住阿盖手臂，大叫道：“原来你在这里！”那人力气奇大，一把将她揽入怀中。阿盖定睛一看，抓住她不放的正是昨晚那个对她肆意非礼的男子，据说叫什么阿荣头人的。

阿荣笑道：“你还在这里，太好了，这就陪我喝酒去吧。”阿盖道：“快放手，你好大胆！”阿荣笑道：“我别的没有，胆子最大了。”阿盖拼命挣扎，却始终挣脱不出他掌握。

一旁郑经大是着急——昨晚阿荣与梁王使者为争夺一女子大打出手，五华楼家什损失无算，还伤了好些人，甚至惊动了大将军段真和罗

苴子，今日一早梁王使者一行去了无为寺听经，罗苴子才撤走。谁知这阿荣一见到美貌娘子，又犯了老毛病。他昨晚不当值，并不知道阿盖就是昨晚引发纠纷的女子，虽说阿荣是建昌头人，又是总管未来的女婿，但总管并非护短不公之人，日后追究起来，他人在当场，难免落个劝阻不力的罪名——忙上前劝道：“阿荣头人，请你……”一语未毕，“哗啦”一声，阿荣的随从将腰刀拔出半截来，冲他怒目而视，他素知建昌族人凶狠强悍、嗜血成性，登时吓得不敢再说。

阿荣自往阿盖秀发上嗅了嗅，道：“好香！我昨晚可是为你大闹一场，今日你得好好补偿我。”一面吩咐随从道：“快去牵我的马来。”挟扶着阿盖便拾级而下。他昨晚在五华楼打架遭段功警告，多少也学了点乖，打算就此带着阿盖到外面风流快活去。阿盖惊叫道：“救命……救命……”数名守卫闻声赶过来，却畏惧阿荣彪悍凶猛，不敢上前。

忽听到有人叫道：“喂，还不快住手！光天化日下，你想强抢良家女子么？”阿荣扭头一看，见一名白族少女满面怒容，正瞪视自己。当真是女大十八变，他不知道这女子就是自己的未婚妻段僧奴，见她虽不及怀中女子貌美，可也长得相当不错，当即笑道：“你也一起来吧。”

郑经惊叫道：“阿荣头人，万万使不得！她是……”阿荣道：“有何使不得？”正欲上前抓住白族少女一起带走，她身后蓦然抢出一名少年，拔出兵刃，却是一根铁鞭，二话不说，凶神恶煞地朝他攻来，竟是拼命的架势。阿荣本就是冲动蛮横之人，好逞凶斗狠，忙推开阿盖，自腰间拔出双刀应战。又有另一名少年自段僧奴身后闪出，拔出刀来，加入战团。

阿盖得脱大难，惊魂未定，她虽是公主，却长年养尊处优，毫无应变之能，眼见一旁三人白光霍霍，竟吓得呆了，浑然不知闪避。忽有人抢将过来将她拖开，正是适才救她的白族少女。那少女笑道：“还不快走！”拉起她的手朝外跑去。

到得楼外，正遇到一队巡城的罗苴子。段僧奴忙叫道：“有人在五华楼闹事打架，快！快去帮忙！”那领头的罗苴子认得她是宝姬，闻声不及细问，忙带人冲进门楼去。

二女相携逃出五华楼，段僧奴越想越觉有趣，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她一直躲在无为寺小楼的住处，安全归安全，可既不能见人，也不能出门，实在比杀了她还难受。后来刺客被带来楼下书房疗伤，院中遍布羽仪，她更是连话都不能大声跟伽罗说了，生怕被人听见。幸好今日一大早高兰来无为寺给段功送衣服，段功不知道女儿躲在寺中，故

意将高潜、高浪、杨宝三个留下当羽仪。杨宝见高浪被段功召走，知道事情不妙，不能再将宝姬留在无为寺中，只好铤而走险，让高潜去翠华楼找夫人，将实话说了。高兰终究爱惜女儿，同意将段僧奴带出寺去。几人来到段僧奴住处，杨宝三个故意跟看守刺客的羽仪东扯西拉，引开注意力，高兰则带着侍女上楼接应，命段僧奴换上侍女的衣服，神不知鬼不觉，竟瞒过众多羽仪、武僧、罗苴子的目光，成功混了出去。只有在山门处施秀突然赶来一幕颇为离奇，而且奇奇怪怪地非要留下高潜，幸好只是有惊无险。然而离开无为寺后，高兰语重心长地告诉女儿，她生下来就是宝姬的身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逃避不是办法，要彻底解决这件事，须得与阿荣好好谈上一谈。段僧奴当然不愿意，不想杨宝由此得到提示，认为这是个相当值得一试的法子，段僧奴听完究竟，终于勉强同意来五华楼见阿荣，事先当然已经与伙伴们筹谋了许多恶整未婚夫的法子，要让他知道娶宝姬就是一场大灾难。唯一遗憾的是，杨宝突然被人叫走，不能亲自参加这场谈判。事情再凑巧不过，三人来到五华楼时，正遇到阿荣要强抢阿盖，段僧奴一眼就认出了未婚夫阿荣，他不但没有认出未婚妻，还想轻薄她。高浪早有意杀他，立即向高潜使个眼色，二人便一道攻了上去。他二人嫌临时的羽仪衣裳不合身，又换回了便装，阿荣自无法识别对方来历，当即便打了起来。以段僧奴的身份，当然不便站在一旁看着同伴和未婚夫打架——这也是之前杨宝反复叮嘱过的，万一动起手来，请宝姬迅即离开——她便干脆拉着阿盖逃了出来。她又指引罗苴子进楼，料来阿荣武功再强，也决计讨不了好去，所以放心牵着阿盖的手在街上闲逛。

阿盖见她发笑，似是异常开心，好奇问道：“小娘子笑什么？”段僧奴正畅快得意之时，需要一个听众，当即说明阿荣便是自己那令人生厌的未婚夫，又说了事情大致经过，只是未表明阿荣的头人身份及自己便是大理宝姬。阿盖初时惊讶不已，后来听到段僧奴提到要如何用恶毒的法子对付未婚夫、好叫他知难而退时，觉得十分有趣，不过也只是掩口莞然，颜色甚是矜持。等段僧奴滔滔讲完，这才道：“小娘子真是大胆。不过还要多谢小娘子相救。”

段僧奴笑道：“我虽救了你，你也救了我，咱们互相扯平了，别再提什么谢不谢的。”阿盖奇道：“我怎会救了你？”段僧奴道：“回头我向阿爹阿姆告阿荣的状，阿姊你为我作证，不就是救了我么？”阿盖莞尔道：“好，我一定将那阿荣说得十恶不赦，这样你父母决计不会再逼你嫁他。”段僧奴笑道：“正是要这样。”

阿盖于郁郁中突然遇到这等奇事，不免心情明快了许多，这才留意到阳苴咩满城鲜艳，沿街红花绿草，络绎不绝，简直就是一条花街。

段僧奴道：“我叫段僧奴，阿姊叫什么名字？”阿盖道：“我叫阿盖。”

你既姓段，该是大理王族了。”段僧奴最不愿意别人因宝姬的身份对自己刮目相看，忙道：“这城中倒有一小半姓段呢，岂能人人都是王族？”阿盖笑道：“也是呢。”

段僧奴又问道：“阿盖，你的名字有点怪，难道你没有姓么？”阿盖道：“当然有，我全名叫押不芦花帖睦尔。”段僧奴惊讶道：“原来你是蒙古人！我看你穿汉人的衣服，还以为……”笑道，“不过现在都是乱穿了，城东下鸡坊住着的蒙古人就常常穿我们白族的衣服。”又重新上下打量着她，道：“你真的不像蒙古人，听说蒙古女子粗犷豪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跟男儿一般。你看看你，粉妆玉琢，袅袅娜娜，说话也是细声细气，活脱脱的一个汉家美女。”阿盖微笑道：“汉家女子中也有豪爽的，蒙古女子当然也有温柔的。”段僧奴大笑道：“是呢。”重新念了一遍她的蒙古名字，觉得拗口极了，忙笑道，“我还是叫你阿姊好了。”阿盖道：“好，那我就叫你僧奴妹妹。”

段僧奴忽见到路边有商贩卖雪，忙要了两碗，端起一碗递给阿盖。阿盖听见那商贩高叫“卖血”，又见那碗水一片暗红，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也不敢喝，却见段僧奴一饮而尽，又叫道：“再来一碗。”忙问道，“僧奴妹妹，这是什么？”段僧奴道：“阿姊没有喝过么？嗯，你肯定是第一次来大理，这是雪，是用苍山雪调的乌梅蜜汁。”

阿盖这才知道是“卖雪”，轻轻抿了一口，酸酸甜甜，味道很好，一口下去，雪水寒气沁入肺腑，顿感清凉。阿盖惊道：“很好喝呢。”段僧奴笑道：“从苍山顶峰背下来的雪，当然好喝了。”阿盖几口喝完，又喝了一碗。

二女正要离开，商贩叫道：“喂，你们还没有给钱呢。”大理以海贝为货币交易，她二人都是金枝玉叶，从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身上哪来的贝币，亦无银两。段僧奴尴尬万分，低声道：“我身上没有带钱，阿姊有么？”阿盖道：“我也没有。”

商贩登时冷眼相看，道：“嘿，没钱你们买什么雪。走，跟我去见禾爽去！”段僧奴诧异道：“你不会因为四碗雪就要拉我们见官吧？”商贩大为气恼，提高声音道：“四碗雪对小娘子来说很少么？那你怎么还给不起钱？你白吃白喝还有理了。”

阿盖见四周已经有许多人围过来看热闹，忙拔下头上珠钗，递给那商贩道：“这个当作雪钱给你。”商贩见那钗顶端一颗大珍珠圆润光滑，知是上等货色，这才转怒为笑，心下却觉得奇怪，他见到那美貌汉人女子左手拇指上戴有一枚金指环，虽也值钱，却远远不及珠钗名贵，不知道她为何舍贵留贱，也不多想，只笑道：“好咧！二位要不要再来两碗雪？”

二女哪里还顾得上，急忙排开众人离开，走出老远，回首适才难堪一幕，不禁相视而笑。段僧奴歉然道：“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我是主人，该我尽东主之谊。这样吧，回头我再送支好钗给阿姊。”阿盖心不在焉地道：“不过一支珠钗，不算什么的，妹妹不必放在心上。”段僧奴见她目光始终不离路旁的茶花，道：“走，我带阿姊去个地方。”

当下领着阿盖来到城内东北的一片大园苑，园门处有人把守，不过那人凑巧认识段僧奴，只躬身行礼，便放二人进去。阿盖早见段僧奴带有随从，知她必出身官宦，也不以为奇。

进来一看，露红烟绿，万紫千红，殊香异色，一望无际。各种颜色的茶花繁多交错，纷纷拂拂，如一块缤纷大织锦。微风轻过，给红骇绿，蕊郁香气。

阿盖忍不住惊叹道：“真美！这是什么地方？”段僧奴道：“这里是百花厅，是第一任大理总管段实所建，这里的茶花可比你适才在大街上见到的那些名贵多了。”随手一指道：“门口这棵大树一样的茶花，名叫大富贵，花有八寸大，每朵花都是三十六瓣、十八蕊。”

阿盖见那花虽然娇艳，也不过是大而已，且有个俗气的名字，心中不喜，指着一株小巧玲珑的浅色茶花问道，“这叫什么名字？”段僧奴道：“粉面佳人。”阿盖道：“这名字好听。”段僧奴笑道：“当可配得上阿姊你了。”

又见到一株金红色茶花，中间一朵大花，四周四朵小花。阿盖道：“哎哟，这株花不一般大小。”段僧奴笑道：“别看怎么起眼，它可是山茶中奇品，每株只开五朵花——一大四小，所以叫子孙茶。”又指着子孙茶旁的茶树道：“这株也是不靠量多取胜的品种，每枝只开花二朵，一红一白，所以称为鸳鸯条。”

阿盖凝视着那高挑纤瘦的鸳鸯条，叹道：“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段僧奴道：“阿姊说什么？”阿盖一时忘情，忙道：“没什么。”忽看到一株大茶花，花径六寸，一朵花两种颜色，内花心花瓣红似胭脂，外花心花瓣白如玉脂，映日灼灼有光，似金星隐耀，不禁大为称赞，问道：“这叫什么名字？”段僧奴道：“胭脂白面郎君。好看吧？”阿盖点点头，叹道：“想来尘世间绝色，亦不过如此了。”

忽见到两名花匠有说有笑走过来，其中一人慢吞吞地道：“你知道么？蜀中明玉珍要跟咱们大理联姻，准备将他们大夏国的公主明玥嫁到大理来。”另一人嗓音沙哑，道：“坦绰【6】年纪还小，怕是十五岁还不到吧，不过能娶个公主也不错。”原先那人道：“你想什么呢！明玥公主主要嫁的不是坦绰，而是咱们信苴！”另一人奇道：“明玥公主当真要嫁信

直么？嘿嘿，怕是总管有心迎娶、夫人不让进门吧？”

段功是大理四百余年来唯一没有蓄养姬妾的段氏王族，虽则外人尽知段功与夫人高兰青梅竹马、夫妻情深，然王族历来均是后妃成群，段功如此清简，未免太过异类，旁人议论起来，难免要说高兰虽不问政事，却在房事上驭夫甚严，不准丈夫娶妾。那嗓音沙哑之花匠所指便是此事，隐有嘲讽段功惧内之意，同伴当即会意，二人一齐大笑了起来。

段僧奴再也忍不住，扬声喝道：“你们两个好大胆。”这百花厅是专门培养珍稀名贵茶花品种供给总管府的林苑，寻常百姓不得入内，那两名花匠不防花丛中还站的有人，吓了一跳，心道：“既能入来园中，定是总管府的人。”二人背后谈论总管，颇有不敬之语，心下发虚，也不及看发话人到底是谁，忙转过身，奔出几步，蹲入花丛，假意干活去了。

段僧奴叫道：“喂，你们……”却再也不见那两名花匠人影，这里花树密密匝匝，满目花海，园无隙地，他们躲到茶树下，一时间又上哪里去找？她心下气恼，狠狠跺了跺脚，回头却见阿盖歪着头发呆，似在凝思，忙叫道：“阿姊！”连叫两声，阿盖才回过神来。段僧奴再无心陪她赏花，道：“阿姊，我有事要回家一趟，你先自己慢慢逛着。你住在哪里？回头我再去找你。”阿盖道：“嗯，我住在中坊客栈。不过……”正要说明那是自己之前临时落脚的地方，现在正要搬去五华楼，却见段僧奴已道：“好，中坊客栈，我记下了。”匆匆即转身离去。

阿盖见状不禁有些惊讶，这段僧奴英姿飒爽，极有男子气概，适才还兴致勃勃，夸口要带她赏遍大理名花，如何突然间便满脸乌云？莫非是想起了什么急事？会不会是担心她那两名与阿荣交手的随从？当即想道：“不管僧奴妹妹预先准备如何对付那恶人阿荣，她总算是救了我。那阿荣屡次在五华楼胡作非为，却无人敢管他，想来他势力不同一般，我可不能让僧奴妹妹因为我而受累。”一念及此，忙离开了百花厅，重新往五华楼而去。

一路听见不少人在议论明玉珍要以公主与总管联姻一事，又大谈蜀中多美女，那明玥公主更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容，不觉又惶惶不安、愁上眉头，心道：“看来段功拒绝发兵襄助父王不全因为他父兄与父王结怨，明玉珍的美人计也是原因之一。哎，若是凌云当真刺死了红巾使者，说不定倒真可以破坏这桩联姻。嗯，他肯定是早知道了此事，不得不铤而走险，希图能一箭双雕，国仇家恨，一并解决。可他不与我商议便擅自做主……唉，我也知道，他是怕万一事败连累了我。”

她本来恼怒凌云坏了父王大事，这时念起他的好处来，不免又怅怅满怀。可是照目前的情势，她非但救不了他，还须得竭力向大理澄清梁王并没有参与刺杀明玉珍使者，不过是凌云擅自妄为、以报私仇，可这

样一来，他杀死红巾反贼使者的义举就变成了陷梁王、大理于不义，鞫讯起来，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虽说大元入主中原后统一了云南刑法，凡罪至当死者应申报朝廷断决，本意就是制止大理总管等土官擅自处决死囚，然而土官势大，这一条律令从来没有被很好地执行过。

阿盖是身份高贵的公主，又生得娇柔貌美，自小万事无忧，金贵无比，如今才是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愁闷无助的滋味，苦雨凄风，酸辛万状。她到底要怎样做，才能说服段功发兵襄助？她还有机会救出凌云么？一时间，种种思绪萦绕于怀，万般情愫难以割舍。

自百花厅到五华楼有三里之遥，路途不短，她满腹心事，竟在不知不觉中走完了。刚到门楼，便见几名五华楼守卫正七手八脚地将一人从篷车转抬到担架上，旁侧还拥着数人，有汉人，也有羽仪，并不见那恶人阿荣。心道：“那担架上的人会不会是僧奴妹妹的随从，与阿荣争斗受了伤？”忙上前问道，“请问……”忽见一名汉人转过脸来，警觉地瞟了她一眼，她登时记起早上在无为寺中见过这中年汉子。

这汉子正是在南禅房与阿盖照过面的李芝麻，不过他当时未留意到阿盖，此刻一见，自不相识，只是见到她异常美丽，又是汉人装束，不由得多看了一眼。

却见那小胡子楼长郑经率一名楼丁飞快地奔下台阶，满脸堆笑地迎上前来，招呼道：“各位远道而来，辛苦了。羽仪大哥，这几位是……”为首的羽仪答道：“这是明王使者。”

一旁阿盖登时愣住。她虽离开中庆时已经知道明玉珍派使者来结盟，但到大理后并未听闻此事，想来段功尚顾及身属大元子民，不愿意声张，将这些人藏了起来，以免授人话柄，但如今红巾使者堂而皇之地住进五华楼，可见段功的态度起了巨大的变化，且对梁王极其不利。

又听见那羽仪向李芝麻等人介绍道：“这位是五华楼楼长郑经。楼长，信苴命你给贵客们安排一处清静隐蔽的院子。”郑经尚未答话，便被羽仪扯过一旁，低声告诉他那担架上的是明玉珍使者邹兴，遭刺客行刺受了重伤，嘱咐他多派兵士守住院子，入院侍奉的楼丁也须得是心腹可靠之人。郑经虽立即会意，却连声叫苦道：“我哪有那么人手可调？昨晚阿荣头人跟梁王使者打架，伤了我九名手下，包括一名厨子！刚才阿荣又闹事打架，幸好罗苴子及时赶来把他带走，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搞成什么样。”

那羽仪沉吟道：“这样，我留下两名羽仪，专门负责明王使者一行。”郑经忙道：“两人不够！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你看看我这里，梁王使者，明王使者，还有阿荣头人，何止二虎！”那羽仪听他说的有

趣，笑道：“也是。这样，我先回去禀告羽仪长，请他再调派些人手来你这里。”郑经点头道：“好。”一转身，已然是满脸堆笑，道：“已经为各位准备了最好最清静的院子。请！”命楼丁在前面带路。

那为首的羽仪之前一直守在南禅房，曾见过羽仪长施秀在院子中向阿盖问话，又下令监禁她，不知道她何时又被放出了无为寺，此时见到她出现在五华楼，以为她与李芝麻等人相识，忙上前问道：“小娘子是跟明王使者一道的么？”又征询地望着李芝麻，却见他摇头道：“不，我们不认识这位小娘子。”

阿盖本来一直默不作声，蓦然被李芝麻这句话激起了胸中傲气，她的敌人如此大张声势，她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岂能输给这些反贼，当即傲然道：“我是梁王之女，堂堂大元公主，岂会认识这群红巾反贼？”

众人瞠目结舌，全部因巨大的震撼而呆住。就连躺在担架上的邹兴也闻声勉力抬起头来，想看看这位大元公主到底是何等模样。

还是郑经迎来送往的人多了，反应也格外敏捷一些，心道，“这下阿荣头人可闯下了大祸，搞不好连累我也要跟着倒霉。”

五华楼还从未接待过一位真正的朝廷公主，按照等级而言，公主甚至远在总管段功之上，他一心要讨好阿盖，好将功补过，慌忙上前，一边行礼，一边赔罪道：“原来是公主殿下，下官有眼不识泰山，适才多有怠慢之处。这就请公主随下官进楼歇息。”当即忙不迭引领阿盖进去，李芝麻等人反而落在其后。

五华楼后，有一个人工开凿的大湖，引龙溪之水，周回七里，水深数丈，内中养着各种鱼鳖。沿湖栽有各种花木，湖光水色，垂柳相依，绿树掩映，花木飘香，景色旖旎而优美。浓密树荫中，又建有二十余座各自独立的庭院楼台，恬静幽雅，专供贵宾居住。阿盖的住处，被安排在南苑四号院，紧挨着行省使者马文铭居住的庭院，邹兴一行则被刻意安排到北苑，与阿盖隔湖相望。

阿盖既亮明身份，便有意拿出公主的架子来，命郑经派人去中坊客栈取自己与凌云的行囊，郑经有求必应。又见阿盖孤身一人，虽不明究竟，却也担心她的安危，尤其适才她表白她是公主时，那明王使者的一名随从即露出了仇恨的神色，忙调派得力的守卫、楼丁往四号院来。

东首二号院即为梁王使者大都住处，大都去无为寺未归，几名蒙古侍从因昨晚与阿荣打架受伤，正留在院中休养，听见门口人来人往，出

来问明是阿盖公主住进五华楼，惊喜交加，急忙赶过来拜见。郑经见状，更不敢怠慢，亲自守在四号院中打点一切。

李芝麻一行自然受了冷遇，只被楼丁领进了北苑三号院，再也无人理睬。其时晌午已过，几人还未吃午饭，腹中饥饿。许江武怒道：“不如去一刀去杀了那鞑子公主。”李芝麻摇了摇头，道：“杀了她也无济于事。”顿了顿，又道，“想不到梁王会派自己的女儿来大理做说客。”忽见小厮邹当奔出来叫道：“邹先生请几位进房说话。”

几人进得房内，邹兴神智早已经清醒，精神也好许多，正半倚在床榻上，先命邹当出去为众人要些食物来，打发他出去，这才问道：“李将军如何看待目下的局势？”李芝麻道：“只怕那大理总管段功已经下定决心，无意与我主结盟。唉，都怪我办事不力，若不是在无为寺盗取藏宝图露了行踪，或许不至于如此。”邹兴道：“李将军何须自责？此次结盟不成，原也在意料之中。大理段氏与梁王积怨极深，也未必能就此化解。我猜大理必取中立姿态，两不相帮，此种局面，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邹兴在大夏国官任司寇【7】，职高位显，此次主动请缨，又说明明玉珍以公主明珞许嫁段功，李芝麻本以为是对联姻结盟一事势在必得，却不料他早有结盟不成的准备。既然如此，又何必亲自出马来大理，也不致于平白挨了刺客一剑，若非那书生罗贯中通晓医术，凑巧沈富又购买了许多珍贵药材，只怕早已经命丧在无为寺中。正欲直问邹兴真实意图到底如何，又听许江武恨恨道：“只是藏宝图一事，尚未有任何下落。”

邹兴道：“说起藏宝图，与我们在无为寺中同住南禅房中的沈富，与李将军不是旧识么？”李芝麻道：“正是。”邹兴道：“这沈富富甲中原，又是张士诚的结拜兄弟，却放着舒适的富翁生活不过，千里迢迢来到大理，想来必有所图。他身旁那位书生罗贯中，看来也非寻常人……”李芝麻忙道：“我已经问过沈富，这罗贯中原是太原府祁县人，自幼随父亲在姑苏做丝绸生意，由此结识沈富，不过他对经商并无兴趣，后投靠张士诚做了幕僚，但并不得赏识。前些日子他预备回老家太原祁县，半途遇到同乡，得知父亲病逝、继母改嫁，心灰意冷，决意隐居起来写书劝世，恰好遇到沈富要来大理，仰慕此处藏书丰富，所以特意跟随前来。这次住进无为寺，据说也是想一睹翠华楼藏书风采。”

许江武冷笑道：“这就是了，他无非是想借读书为名进翠华楼找藏宝图而已。”李芝麻道：“即便如此，段功如何能轻易让罗贯中进翠华楼读书？”邹兴道：“李将军有所不知，历代大理总管虽通汉文，却并不知文学，所以他们对中原饱学之士都很敬重。那罗贯中文质彬彬，若当真郑

重其事地提出要借阅翠华楼图书，段功定会应允。”姬安礼也道：“张士诚倒是高明，找个书生假称读书，便可以堂而皇之进翠华楼找藏宝图，不似我们几个冒性命危险，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邹兴忖道：“如今中原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与我主各据一方，势均力敌，谁若能得到藏宝图的财富，定可脱颖而出，称霸天下。”李芝麻道：“我也知道事关重大，必定要竭尽全力找到藏宝图。不过，藏宝图未必就在翠华楼中，我仔细找过丹青室，图卷虽多，都是字画而已。”许江武也道：“五楼也全部只是图书。”邹兴道：“嗯，藏宝图极有可能藏在别处。几百年来，多少人想得到这藏宝图，闯入总管府、无为寺的梁上君子不计其数，段氏肯定会有所防备。”

李芝麻道：“我听那羽仪长施宗提起，大理以总管府、无为寺、五华楼三处最为要紧，想找藏宝图的人目光素来都集中在戒备森严的总管府、无为寺上，反倒是作为迎宾馆的五华楼从无人注意……”许江武眼睛一亮，问道：“将军是说藏宝图有可能在五华楼中？”李芝麻点了点头。许江武道：“既然如此，我们还等什么，我这就出去打探地形，入夜才好动手。”邹兴笑道：“何必等到入夜，现在就可以去找寻，他张士诚会派商人和书生以读书为名混进翠华楼，我们何不以使者的身份，正大光明地要求参观五华楼？”

三人恍然大悟，连叹邹兴主意高明，低声商议了一回。虽则几人之前在无为寺行窃事败，然也算与大理正式打过一回交道，知道段功为人宽厚平和，即使这次再败露，也不致于有性命之虞。李芝麻更是有舍身取藏宝图之志更是看轻生死等邹当取食物回来，三人匆匆吃过几口，慌忙辞别邹兴出门，找到一名楼丁，递上一块银子，说如何仰慕五华楼之雄奇，想入楼游览云云。五华楼本非禁地，时常也有贵客要求登楼眺望，楼长无不允准，那楼丁白得了好处，格外热情起来，当即领着三人进楼来。

五华楼方围四里余，垒土五重为基，每重丈二，层收并立五重华表，所以取名为“五华”。这座楼始建于南诏，由巨匠杨连科主建，历时三年始成，屹立数百年不倒，坚固如初，每一块石头都镌刻时光的痕迹，每一根柱子都记载历史的风云。杆栏围屏均取自苍山白玉石，华丽精美。柱梁则是苍山上十丈以上粗二至三围之巨树，横空架成斗拱形状，古色古香。楼有五层，高达百尺，一层台座已然高出地面十余丈。楼前校场空旷无边，可容纳十万精兵。整座建筑气势恢宏，既古朴庄严，又雄峻瑰奇，难怪能成为阳苴咩的标志建筑。

正楼门面朝东方，门匾上写有三个鎏金大字——“五华楼”字大八尺，苍劲有力。姬安礼颇好书法，见那三个字气象纵横，酣畅淋漓，揣

度大理当无人有此笔力，有意问道：“这字是哪位总管所题？”那楼丁笑道：“这字可有几百年了，当时都还没有大理国呢，哪来的总管题字？不过我们大理也没人写得出这样的字，这字是你们汉人写的，他名字叫做赵林，他曾祖赵旭被南诏国王世隆俘虏来大理当了奴隶。”姬安礼点头道：“原来如此。”

进楼一看，底楼是个巨大的宴会厅，雕梁画栋，彩绘装饰，极其华丽精美，宽阔得能同时容纳千人入座，据称南诏、大理常常在此处盛宴百官。只是所有物事一目了然，并无什么隐秘之处可以遮掩。再上二楼、三楼、四楼，尽是如此，不过楼层愈高，厅堂面积愈小而已。走廊均是琉璃紫瓦，出阁架斗，工技极其精巧。上来五楼，视野顿时开阔，四周并无墙壁，只用三十六根朱色圆柱支撑起重檐楼，斗拱飞檐，碧瓦琉璃。莲蓬状的金盖宝顶下，并列悬挂着一口巨钟和一面大鼓。李芝麻等三人一上楼来，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钟鼓上。

那楼丁介绍道：“这口巨钟名为‘五凤钟’，重达万斤，这鼓名叫‘红龙鼓’。昔日大理国时，拿它们作为早朝的钟鼓，钟声尤其悠远，可直传到洱海东面。”李芝麻问道：“这么说，这钟鼓是大理建国后新造？”他言下之意，无非是想到五库藏宝图虽是南诏所绘，但后来大理立国，发掘了其中两库后，才将余下三库藏宝图收藏，若这钟鼓是大理所建，那么很可能就是藏宝图所在之处。楼丁笑道：“是的。南诏建了五华楼，我大理则造了钟鼓与其相配。”李芝麻心中有数，暗中向许江武使了个眼色。

楼丁哪知这些人心怀不轨，又一指四周，道：“此处为城中最高处，可以俯眺整个阳苴咩城。”李芝麻道：“果然是处宝地。这位小哥儿，不知可否方便让我们多留一会儿，此等风光平生难得一见。”楼丁笑道：“大人请随意。”与楼口处的两名守卫招呼了一声，先自下楼去了。

这五华楼每层楼梯口均有两名兵士把守，不过相比起无为寺的严密防守，可谓十分松懈了。李芝麻走向兵士，假意好奇，询问道：“西面的群山可就是苍山？”一名兵士道：“正是。”又伸手一指东面，热情地介绍道：“那边就是洱海。”

此时阳光正浓，只见蓝天白云下一派天高地阔——东面碧水无垠，与天相接，波光滟滟，映衬着明丽的光辉。又有点点渔船扬帆水面，尽展清新。西面群山苍翠，如玉笋般绵亘排列，山顶积雪皑皑，山腰白云缠绕，溪流宛如白练曲曲折折垂挂而下。峰峦岩岫，萦云载雪，夹在中间的城郭在玉洱银苍的辉映下，显得分外生动，当真是风光绮丽，充满了诗情画意。

只是李芝麻似全无心思在眼前美景上，又指着南面脚下一片灰色的石头建筑，问道：“那是什么？”兵士道：“是本城大狱。”李芝麻颇为惊

奇，不知道为何要将监牢修建在如此宏伟的五华楼旁，问起缘由，兵士笑道：“事起于一些风流韵事，南诏时，这一带是南诏宫后院，住的均是美貌受宠的女人，五华楼则建在后门出口，专供皇帝和妃子们登高观景。后宫妃子众多，一些人难耐寂寞，与羽仪有染。皇帝听到风声后当然是勃然大怒，立即命人在五华楼东南处修了一座石牢，置备各种刑具，日夜拷问几对通奸男女，让他们的受刑惨叫声传遍后院，以此来警示那些颇不安分的妃子。我大理立国后，将五华楼一带改作迎宾馆，石牢也未拆毁，略加扩建后，成了城中大狱所在。”李芝麻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又随意指着城中建筑，东扯西拉地发问，以引开兵士的注意力，好让姬安礼和许江武仔细查看钟鼓。

许江武见那鼓面凹凸不平，质厚粗糙，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皮。朱红色是后刷上的红漆，经历百年风雨，已然开始褪色剥落，多少露出一些流年的沧桑与无可奈何来。他将耳朵贴近鼓面，轻轻弹了弹，鼓面弹性极好，鼓中却似有异声。他扭头见那两名兵士正与李芝麻交谈甚欢，当即蹲低身子，从靴筒中拔出匕首。他猜测果真是有藏宝图的话，当藏在大鼓底部，于是握住匕首往底部鼓面扎了进去。那鼓面皮厚坚硬，他这一刀竟未能刺穿，这才猜到鼓面当是象皮，大理人时常用其作为铠甲，强度犹胜中原铁甲。腕上加劲，终于穿透，只听见异声更响。他忙用匕首将那口子左右拉开，勉强用右手挤进去，不料手指尖刚进鼓面，便有什么东西钉在他中指指尖上，剧痛之下，几乎要惊叫出声，本能地将手抽出，却见指尖有几个圆点，仿若针孔，已见血痕。一时不知道鼓中有什么厉害的机关，再也不敢轻易试探。

正踌躇间，忽闻见木梯“咚咚”作响，有人疾步奔上楼来，却是适才那楼丁，叫道：“三位快请下去，许多羽仪已经到了门楼，说是信苴马上要来五华楼。”李芝麻吃了一惊，心道：“段功又到五华楼来做什么？莫非是为那鞑子公主？”忙向姬安礼、许江武使了个眼色，随楼丁一道下楼。

刚到底楼，便见施宗先率数名羽仪涌进楼来，正遇到李芝麻三人。施宗脸色一沉，上前问道：“三位在五华楼做什么？”那楼丁忙道：“三位大人是想登高眺望城中风光。”施宗厉声道：“我问你了么？”那楼丁吓了一跳，忙退到一旁，惴惴不敢再说。

李芝麻道：“我们确实只是仰慕五华楼风采，想来游览一番，还请羽仪长不要见怪。”施宗道：“果真是这样么？”全然不能相信的语气，又拿刀锋般的目光来回审视着三人。李芝麻倒是泰然自若，姬安礼颇不自在，先垂下了头，许江武脾气暴躁，再也按捺不住，怒道：“羽仪长不如干脆将我们几个关起来好了。”施宗冷冷道：“我倒是很想这样呢。你自己当过一回贼，还想别人尊敬你么？”侧头叫那楼丁道：“你还不快送李

大人回去住处？”李芝麻知道成见已深，多说无益，何况已方确意有所图，当即领了姬安礼、许江武二人，跟随楼丁从侧门出去。

悻悻然回到北苑住处，却见院中已然站有两名羽仪，李芝麻颇为吃惊，问起才知道施秀刚进了邹兴房中，预备询问刺客身份。几人急忙进来，正见施秀站在床榻前问道：“邹大人可否看清刺客的面孔？”邹兴道：“当然，就算只看他身形我也认得出来，他是我世仇凌墨之子凌云。”

施秀虽早知凌云供词足以取信，却还是颇为吃惊，忙问道：“大人与凌家到底有何过节？”邹兴道：“说来话长，我邹家和凌家均为蜀中世家大族，百年来多有争斗，积怨甚深。不过我们两家一文一武，各有所长，谁也无法占到上风。凌家到了凌墨这一代，出仕为官，情况大为转变，凌墨利用手中职权，多方罗织罪名，对邹家残酷迫害，害得我家破人亡——长子和次子被诬与红巾勾结，被活活拷掠致死，我和幼子也被下狱，判了死刑，家产被抄没，妻子、女儿流落街头，受尽欺凌侮辱，终被逼上吊自缢。幸好老天有眼，就在我们父子即将成为刀下亡魂之际，明王率红巾入川，杀败元兵，砸开死牢，我父子重见天日，就此投奔明主，幸得明王不弃，加以重用，我才得以手刃凌墨，杀他满门。只有凌墨之子凌云武艺高强，被其逃脱。”施秀道：“原来如此，难怪凌云要找邹大人报仇了。”

邹兴道，“羽仪长，听说你们已经捉到了凌云，不知道你们预备如何处置他？”施秀道：“这个我尚不清楚。不过邹大人请放心，信苴一定会从重处罚，给大人一个交代。”

邹兴叹了口气，道：“我们邹凌两家如今各自人丁凋零，也算是两败俱伤。不知道羽仪长可否代我向信苴求个情，饶过凌云？”施秀大为惊讶，问道：“大人是想为凌云求情么？”邹兴道：“凌云刺杀我不过是为报家仇，情有可原。其实百年前邹凌两家多有联姻，说起来，我邹家有凌家的血脉，他凌家也有我邹家的血脉。若是凌云死了，凌家最后一点血骨就此歿亡于世，实在对不住我们两家的先人。”

一旁李芝麻闻言大感意外——邹兴极具韬略，其人在明玉珍入蜀时投效，才六年时间，如今在大夏国已经官任司寇，地位仅次于皇帝明玉珍及其弟明胜，其才干智谋可见一斑。他完全可拿刺客行刺一事大做文章，怪罪大理疏于防范，令段功生出歉疚之心，以在谈判中取得少许情感优势，没想到他却放弃了这个大好机会，还开口为刺客求情。转念又想：“邹大人深谋远虑，绝不致于白白放弃此良机，或许是因为我等三人潜入禁区一事败露，他自感脸上无光，不得已如此。说起来，倒也亏得那刺客引开了众人视线，不然我无论如何都难以进去翠华楼中。”

施秀倒是颇为佩服邹兴的气度，道：“大人可知道凌云已经投靠梁王，成为其心腹侍卫？”邹兴愣了一下，随即点头道：“他一心要杀死我、杀死明王为全家报仇，投靠梁王确实是最好的法子。”

施秀见他丝毫不认为凌云刺杀事件涉及梁王，也不再多提。李芝麻却道：“会不会是梁王有意派凌云来大理刺杀邹大人，想就此扰乱明王与大理的结盟？”施秀道：“凌云此次是护送阿盖公主前来大理，至少公主并不知道刺杀一事。”许江武冷笑道：“果真是这样么？适才我们遇到那鞑子公主，她还神气得很呢。”

阿盖温柔美丽，一派天真，而李芝麻等人偷入无为寺禁地，大显心机，施秀心中自有一杆秤，也不接话，只道：“如此，便请邹大人好好歇息。我已经派人去请医师，稍后便到，为大人复诊。”邹兴道：“羽仪长，请务必不要为难凌云，他只为报杀父大仇，何况我也只是受了点伤，并无性命之忧。”施秀道：“如何处置凌云，自有信苴决断。不过我一定会将邹大人的意思转禀信苴。”邹兴道：“有劳。”施秀点了点头，自领羽仪出了院子，往翠华楼赶去。

刚到楼前，正遇见段功领着大都、马文铭等人上来台座，一行人径自进入底楼大厅南部的议事厅，施宗早已经带人布置妥当。段功也不拐弯抹角，请大都、马文铭坐下，肃色道：“普照禅师在无为寺离奇被杀，二位均已经知晓，有些话在无为寺中不方便说，我特意请二位来这里，是想尽快将这件事做个交代。”

他所称的“不方便”，一是无为寺毕竟是佛门清净之地，实在不适于鞫问案情，二来也不愿意大都这些人反复进出寺中禁区。只是以他的目下身份地位，又何须亲自向梁王使者、行省使者做交代，他如此郑重其事，反倒令人不安。合仲正站在大都身后，慌忙辩解道：“下官真的与此事无关，我进去时脱脱大人……不，普照禅师已经死了。”他汉话说得不好，一着急就成了蒙古话，大都便又替他翻译了一遍。

段功道：“我知道。”合仲奇道：“信苴真的相信下官与此事无关？”他原以为自己卷入此事，无论如何都难逃干系，很可能大理就此要将杀人罪名加到他头上，以让梁王立场更加难堪，此刻见段功点头直认他无辜，不免惊讶万分。

段功道：“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渊海，你向两位使者说明一下详细情形。”杨智道：“遵令。昨夜信苴亲至无为寺回光院面见普照禅师，本意是在禅师离开大理前见上一面……”马文铭问道：“敢问信苴一句，普照禅师来到无为寺时日不短，难道信苴从未见过么？”他年纪虽轻，问得却是头头是道。段功道：“正因为素未谋面，所以才特意见上一面。”马文铭点了点头，道：“恕我冒昧。”

杨智续道：“禅师向信苴表示，不愿意再回大都，而是要去中庆辅佐梁王。”大都惊讶道：“普照禅师真这么说？”他知道昔日脱脱落难云南，梁王待其甚是刻薄，蒙古人素来恩怨分明，脱脱亦非大度之人，竟能不计前嫌。杨智道：“绝无虚言。”大都不由地叹息了一声，脱脱才干名闻天下，若其人不死，梁王可算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杨智又道：“就在信苴与普照禅师交谈之时，突然有刺客闯入隔壁南禅房，刺杀了红巾明玉珍使者邹兴，这名刺客，便是梁王的心腹侍卫凌云……”马文铭此刻方得知此事，错愕万分，望向大都，隐有问询之意，大都无奈地点了点头。

杨智道：“凌云行刺邹兴一事，尚有许多不明之处，等彻底查清真相后，再向二位大人通报。”顿了顿，又刻意道，“二位大人若是有什么线索，也请及时告知我方。”大都听出弦外之音，不知所答，不敢轻易接话，只有马文铭道：“这是当然。”

杨智续道：“凌云行凶后很快被人发现，经过一场血战，最终被擒住。信苴赶出去善后处理，离开南禅房时，特意留下两名羽仪保护普照禅师。凑巧信苴之女宝姬当时想借道溜出寺去，自禁区翻墙进入回光院，她的小伙伴为了接应她，将守在院中的羽仪骗走。不过刺杀事件后，全寺戒严，各处均有羽仪、武僧反复巡视，也无人想到回光院会出什么事。然则到了夜半时分，还是有人趁隙溜进了院子，潜入房中，用匕首割开了普照禅师的喉咙……”

马文铭道：“无为寺防卫如此森严，何以能被人如此轻易溜了进去？况且普照禅师绝非手无缚鸡之力之人，如何不加反抗，便被人轻易杀死？他只要呼叫一声，当能惊动外面巡逻的守卫。”杨智道：“只因为凶手并非寺外之人，普照禅师原也认识此人，所以未有任何防备，猝不及防才被对方一刀杀死。来人，带凶手进来。”

一千蒙古人和回回人纷纷瞪大了眼睛，想看看这位残忍割开脱脱喉咙的凶手到底是何方神圣。却见两名羽仪一前一后押着无依禅师走了进来，他手足间未加任何束缚，神态也甚是安详。大都、马文铭等人早上进无为寺时一一拜见过寺中各位高僧，知道无依是无为寺首座，武艺号称无为寺第一，却不知道他如何成了杀死脱脱的凶手，不由得惊奇得呆了。

原来施宗之前为寻找药师殿白草阁丢失的两副孔雀胆，派武僧暗中搜查了无依禅师住处，结果没有找到孔雀胆，却找到了团作一团塞在床角下的带血迹的僧衣，由此引发诸人的怀疑。段功与了尘住持商议后，将正在南禅房中与沈富、罗贯中交谈的无依禅师请到翠华楼，询问脱脱被杀一事。无依一派平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但施宗却在他身上搜

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刃口血迹犹在，遂成他杀死脱脱的铁证。无依开始尚且辩解说血迹是他把玩匕首时弄伤了手指所留，也证实他的确去药师殿要过金创药，他手指上也确实有伤。然而他武艺精湛，说他自己不小心弄伤了手指，实在难以令人取信。到后来取出带血的僧衣，无依才无话可说，干脆承认了杀人事实。大理佛教地位尊崇，享有很大的特权，甚至可以独立于法外，僧人犯罪，审讯处罚均不同于普通平民百姓，往往由佛寺住持自行料理。但由于脱脱身份特殊，无为寺从来待之以贵客，不敢视其为僧人，了尘不便插手，遂将无依交给段功处置。无依只是缄默不语，并不仗恃武功反抗，段功不看僧面看佛面，令不加以镣铐桎梏。

众人正张目结舌之际，又听见杨智道：“禅师，事关重大，这就请你向两位使者说明为什么要杀人。”言语甚是客气，丝毫没有强迫之意。无依道：“无它，不过是为报家仇而已。”马文铭道：“禅师如何与普照有仇？”无依道：“贫僧本姓徐，是徐州人氏，因自幼好武，被父母送到泉州少林寺出家为僧。后红巾造反，占据了徐州，脱脱率大军攻打，城下后杀死全城所有活物，我徐家上下二百余口，尽数死在这场屠杀中，其中八人是十岁不到的孩子。”

他语气甚是和缓，说到家人死于非命的惨烈之处，也不动声色，沉静得令人吃惊。小厅中鸦雀无声，人人心中均是一般的想法：“若是换作我，此等血海大仇，如何能不报？”

又听见无依道：“当时贫僧早已经在无为寺安顿下来，由于天高路远，两年后才得知全家死绝的消息，于是赶回中原奔丧报仇。正逢脱脱声势如日中天，率大军攻打张士诚，贫僧在元军大营外反复徘徊，只远远见到脱脱，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又见到战火纷飞，万姓死伤，尸骨露野，白地千里……”他的语气陡转低沉，大概回想起那哀鸿遍地的惨状，至今犹自心惊。顿了顿，又续道，“一时感到心冷，就此返回大理。不想过了几月，传来了脱脱被弹劾夺职、发配云南的消息。贫僧还在犹豫要不要趁此良机手刃仇人，又传来脱脱已经被朝廷以毒药赐死在腾冲。不久后，无为寺中特意将南禅房隔了一块出来，造了一座回光院，说是要供新来的挂单僧人普照居住。普照来的第一天，贫僧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就是改作了僧人打扮的脱脱。”

马文铭道：“既然禅师早已经认出了仇人，为何一直等到现在才动手？”无依道：“贫僧不知道脱脱是如何到了无为寺，亦从未向旁人提起问起，不过心想既然他已经放下屠刀，出家为僧，当是有所悔悟，该给他个改过的机会。虽然夜半梦醒，贫僧也有要去杀他的冲动，但终究还是忍耐了下来。他足不出户，八年来不过机缘巧合见过几面，贫僧以为他潜心改过，报仇的心思慢慢淡了。但直到昨日，贫僧得知朝廷下了赦

免脱脱的诏书，行省也派了使者来，大约是要迎他回朝，这才知道他躲在无为寺中，不过是为了避祸，化装成僧人也是为了掩人耳目。那一刻，在我胸中压抑了八年的仇恨突然迸发，这样的人再回去朝廷做官，还是一样会屠杀无辜，残害百姓……”

杨智知道昨日下午羽仪长施秀先率羽仪赶往无为寺警戒，有人无意中漏了口风也不足为奇，况且无依也不算外人，不过心中还是有些疑问，问道：“禅师如何能肯定普照定会就此离开无为寺？”无依道：“贫僧一直刻意留意脱脱行踪，八年来，信苴每月初一、十五来无为寺听经，风雨无阻，却从未与脱脱谋面，昨夜突然到访回光院，自有缘由。所以我猜到脱脱马上要离开这里，决意杀了他。”

众人这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以无依的身份，自可在无为寺中来去自如，他武艺了得，脱脱又知他是首座，毫不防范，一刀便能轻易得手，割喉案遂告水落石出。

杨智问道：“两位使者可听清楚了么？”马文铭、大都齐声道：“清楚了。”马文铭问道：“信苴要如何处置无依禅师？”段功道：“自有司狱司依律断处。”挥手命人带下无依，道：“我知道行省使者此行来意，既然普照禅师不幸去世，也是天意如此。禅师在大理八年，画有十余卷图轴，尽是中原山川地形之图，我已经命人将图轴送去使者住处，此为普照禅师呕心沥血之作，想必能对朝廷或是梁王有所用处。”

马文铭当即站起，向段功深深一揖，恭恭敬敬地道：“多谢信苴。”他久闻脱脱大名，深知其八年心血非同小可，常人即使不留为己用，也不能在并无他人知道的情况下，拱手送给对手，因而对段功胸襟气度十分佩服。

大都也慌忙站起，道：“多谢信苴。”段功点点头，道：“使者劳累了半天，请先去用餐歇息。”

大都问道：“敢问信苴，不知阿盖公主现今人在何处？”段功问道：“公主早已经到了五华楼。楼长人呢？”

郑经听到信苴到来，早已经赶至门外等候，闻声忙进来告道：“回禀信苴，公主殿下已经安顿在南苑四号院。”段功道：“妥善照顾，切不可怠慢。”郑经道：“遵令。”又道，“信苴，下官尚有要事禀报。”等大都、马文铭等人离去，才说阿荣头人不知道对方身份，先后轻侮了阿盖公主和宝姬。

施秀奇道：“宝姬来过五华楼？”郑经道：“是，据说是特意来看望阿荣头人的。”段功面色如铁，流露出罕见的令人敬畏的气派。郑经心中惴

惴，但还是壮着胆子说了高潜、高浪为了保护宝姬与阿荣打架被罗苴子带走一事。

段功道：“他们几个现下人在何处？”郑经道：“宝姬人不知去了哪里；高潜在争斗中被斩了一刀，血流不止，已经送去医铺救治；高浪和阿荣二人无论如何不肯停手，还误伤了一名罗苴子，被领队护军下令扣押，带去监牢监禁。”段功哼了一声，道：“护军做得对，先关着他们。”抬脚便往外走去。郑经忙道：“信苴，五华楼突然来了这么多贵客，下官担心没有足够人手……”施宗道：“楼长不必担心，信苴已有安排，张希矫大将军会亲率罗苴子驻在这里。”

郑经听了心中不喜反忧，张希矫是出名的仇视梁王一派，丝毫不加掩饰，这里住了三个院子梁王的人，其中包括梁王之女，会不生事端么？虽则犯疑，却不敢表示异议，只好道：“是。”施宗刻意压低了声音，道：“另有一件重要的事，无为寺药师殿昨日丢失了两副孔雀胆，至今尚未寻到，你可要特别当心这几方使者的饮食，千万别出了岔子。”郑经一时呆住，惊道：“什么？”

段功离开五华楼后，径自回了总管府，在大门处正遇见伽罗。伽罗匆忙下马，上来埋怨道：“信苴，你明明答应过我，要让刺客养好伤再带他走，如何又派人将他带走？”

原来今日段功一行离开无为寺，羽仪与罗苴子也随同撤离，虽然寺内仍有大批武僧，但仍不便将凌云留在伽罗住处，遂将他抬回了城中大狱监禁。

段功无心睬她，只道：“刺客武艺高强，虽然戴了枷锁，你却丝毫不会武功，留他在我楼下养伤，如何能让人放心？我答应你，不命人拷打他便是。你若想要继续为他治伤，尽可直接去南城大狱。”

伽罗一心袒护凌云，还要再闹，施秀忙扯她到一旁，低声道：“信苴正为了宝姬的事心烦，你就别再添乱了。”伽罗只知道高兰带段僧奴离开了无为寺，尚不知道后来的事，奇道：“宝姬又怎么了？”施秀遂说了五华楼一事，伽罗听了大喜，连连问道：“高浪有没有就此杀死阿荣？”施秀白了她一眼，道：“你怎么一副恨不得天下大乱的样子？高浪和阿荣都被罗苴子关进了大狱。”伽罗颇为失望，道：“高浪平日总是自诩功夫了得，关键时刻却是不顶事。”又听说高潜受了伤，忙道，“那我得赶紧去看看。”忙不迭地走了。

段功正向守门罗苴子询问女儿去向，罗苴子回禀宝姬已经回府，段

功厉声道：“没有我号令，不得再放宝姬离开总管府一步，知道么？”守门罗苴子尚不知道究竟，愣得一愣，才道：“遵令。”

总管府是处数进的大建筑，气势宏浑。正东门处建有三重楼，驻有罗苴子重兵。穿过重楼，即是一大片开阔地带，类似广场，可以宴会结兵。广场之西便是大衙门，重屋制如蛛网，大将军、清平官、达鲁花赤、同知、教授、司狱司、录事司、库仓、税务、药局等重要官员、机构均在此处办公。

再往西则建有一堵南北向的屏墙，隔断了东西视线。屏墙由五十四块取自苍山的大理石垒成，每块均是三尺见方，横成三排，上下两排为汉白玉石，冰澈如雪，滴尘不染，意趣淡远，清妙微婉。中间一排均为彩花石，玲珑剔透，五色粲然，纹理天籁生成，千姿百态——有似江河奔泻，有似飞瀑流云，有似奔腾骏马，有似崖上洋松，水墨山卷，珍禽异兽，花鸟虫鱼，时下风物，应有尽有，气象万千，活灵活现。传说大理石乃苍山精魂所蕴蓄，种种纹理神秘莫测，深藏石中，层叠远近，笔笔灵动，云皆能活，水若有声，因而有人写诗赞道：“天孙昔谪下天绿，雾鬓风鬟依草木。一朝骑凤上丹霞，翠翹花钿留空谷。”又被后人比为“恍如黄鹤楼前晴川芳草景，历历又若滕王阁上长天秋水烟蒙蒙”。鬼斧神工之妙，即便将最杰出的丹青圣手画作拿来比拟，也要相形见绌。

屏墙的南北建有两重门楼，由大批羽仪把守。绕过屏墙，才正式算是总管府所在，也是昔日的大理王宫，由东往西分有议事厅、大厅、小厅、寝宫等处。

进来府中，段功不似往日先去大衙门，命杨智等人候在议事厅，自己只带了两名羽仪，直奔寝宫，他如此反常，旁人也不敢多问。此刻，段功心中相当纠结，不为是否与梁王或是明玉珍结盟，也不为无为寺中的接连怪案，而是因为夫人——他猜以女儿性情，去五华楼探望阿荣本身就是心怀恶意，而这样的主意她本人和同伴是断然想不出来的，这一定是夫人的主意。本来高兰暗中从无为寺带走僧奴已经令他不快，如今又闹出了这样一档子事，她还当他是总管么？早有侍女迎上前来，段功问明高兰正在后苑育兰，当即穿过曲水长廊，望品兰亭而去。



◎《梵像卷》局部图。本图表现的是宗教内容。佛教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除了宗教属性，还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属性和社会属性。



◎12世纪唐卡

这品兰亭是段功即总管后新建，亭子落成之日，他亲书“幽芳仙苑”之匾额悬挂于亭上。又从苍山移植了二百余品珍品兰花到亭子周围，四季菲芳——清莲沁心润腑，玉腕国色天娇，碧玉株挺拔独立，彩云婀娜多姿，雪素纤尘不染，紫霞奇香如麝，挡架花大如碗而香飘数里。高兰特意作诗贺道：“兰生山野地，馨香无人知。移栽玉池侧，王孙莫攀

摘。花虽无言，玉蕊吐芬芳。但愿育花人，月下共品习。”时人均以为段功与夫人恩爱，特意为高兰修建了此亭，喜爱兰花也不过是爱屋及乌。其实段功爱兰，乃是出于天性。他母亲高药师曾梦见天神赐兰花一株，后怀孕生下段功时，更有兰花馨香四溢，因而母子均喜爱兰花。

及近后苑，果远远见到高兰正在摆弄兰花。段功一见到夫人身影，心下顿有所迟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侍女望见段功，慌忙告知高兰。高兰舍了手中兰花，迎上前来，笑道：“郎君今日回来得可早。”段功“嗯”了一声，心中有话，却不知道该如何说起。踌躇间，高兰已然挽住他手臂，拉他到亭中石凳坐下，道：“郎君先坐下来稍事歇息，我进去换件衣裳再来陪郎君赏兰。”又吩咐侍女道，“绿珠，快去取些茶水果子来。”

段功一坐下来，心情便好了许多，每每他有烦心之事，来这花团锦簇、桂馥兰香的品兰亭转上一圈，总会有所缓解。兰花的幽芳总能令他沉醉，令他回忆起无数美好的往事。

过了一会儿，那侍女绿珠端了茶点奉上来，神色却甚是慌张，匆忙将玉盘放在石桌上，转身便走。段功叫道：“等一等，我有话问你。”绿珠道：“是。”却不肯回过头来。段功微觉奇怪，问道：“你怎么了？”绿珠道：“回信直话，奴婢没怎么……信直有话请问。”

段功大多时间花在政事上，回到寝宫万事早有夫人料理妥当，极少留意到府中侍女，见绿珠不敢回头面对自己，大为惊讶，起身走到她面前，问道：“你是害怕我么？”

绿珠进总管府已有数年，深知夫人表面温柔贤淑，实则心机绵密深沉，大凡有侍女接近信直者，总会莫名其妙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她见段功走近自己，慌忙退开几步，不料已经到得阶边，一脚踩空，尖叫一声，仰身跌倒。段功抢将上来，一把拉住了她，关切地问道：“你到底怎么了？脸色苍白得如此厉害，是生病了么？”绿珠飞快挣脱他的手，跑到品兰亭外台阶下站定，头垂得老低，这才道：“奴婢没病。信直是有话要问奴婢么？”

段功自信待人宽厚，对府中下人更是从无一言重话，他本想问女儿人在何处，此刻却不由得十分好奇这侍女为何这等反应，当即道：“我真有那么可怕么？”绿珠噤了半晌，终于低声道：“回信直话，奴婢不是怕信直，是怕夫人……”说到最后“夫人”二字，已经是声如蚊嘤。段功呆了一呆，问道：“什么？”却见绿珠生怕染上瘟疫一般，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段功不明所以，随口问亭外羽仪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

是怕我，是怕夫人？”羽仪迟疑道：“这个……”段功喝道：“还不快说。”羽仪道：“是。属下猜绿珠的意思，是怕夫人……吃醋。”段功“啊”了一声，这才会意过来，一股混合着气愤，伤痛、难过、失望的复杂情感顿时涌上心头，手脚冰凉得难以名状。

此时此刻，高兰正坐在内室梳妆台前精心打扮，表面镇定自若，心中却是大起波澜。她已经从女儿段僧奴口中得知明玉珍要以爱女明玥公主与大理总管联姻结盟的消息，虽然是街头巷尾的传闻，但绝非杯弓蛇影、恍惚无凭。令她感到深重危机的并不是消息本身，而是丈夫竟然一直没有告诉她。这隐瞒的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呢？

铜镜中的女人，老态纹上了眼角，无论如何扑粉修饰，还是难以掩盖岁月的痕迹。她年近四十，女人最美好的年华已逝，而段功正当盛年，仪表风度翩翩，每每骑行穿在大街，有多少妙龄少女凝神向往。正因为如此，长久以来，她都不敢与丈夫同时在公开场合露面，她本比段功大上两岁，女人的衰老又来得太快，每每二人站在一起，她看起来更像是他的长姊，而不是一位妻子，她不愿意留给旁人这样的印象。

细心地描完眉，抹完粉，又用胭脂润满两腮，再往唇上涂上丹砂制成的唇膏。她年轻时也是个美人，有朝霞映雪之姿，从来不施粉黛，也是近年来深感年老色衰，才向侍女学习妆扮之术，但又自恃总管夫人身份，不敢在旁人面前显露，只是悄悄化过几次给自己看。由于练手得少，难免有些手拙，一不小心便将唇膏抹出了嘴唇，又忙用丝帕擦去。勉强弄得妥当，有心问侍女看起来效果如何，扭过头去，却见侍女们都垂首站得老远，一副低声下气的模样。她重新往铜镜中打量自己，面腮因为胭脂增添了不少红润之色，确实令她看起来年轻了不少，她满意地笑了下，起身道：“去品兰亭。”

然而当高兰重新回到品兰亭时，却已经不见了段功。那一刻，虽然她全力安慰自己丈夫是因为有事被人临时叫走，但她心中还是涌起一丝不祥之感，恍若湛蓝的湖水中掠过落花的阴影，惊疑瞬间替代了欢愉的情绪。然则更令她沮丧的事情还在后头，她听见背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转头，看见女儿段僧奴正疾奔过来，愣得一愣，勉强挤出笑容，重新露出慈母的样子来。

段僧奴却被母亲的样子吓得呆住了，生生顿住脚步，惊叫道：“阿姆，你的脸怎么了？你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高兰摸了摸自己的脸，紧张地问道：“怎么？很难看么？”段僧奴点了点头，她另有急事，不及评点母亲的妆容，又道：“阿姆，我刚刚才知道，高潜被阿荣砍了一刀，高浪也被关进了大狱，阿爹派人守在寝宫外，不让我出去。阿姆，他们两

个是为了保护我才弄成这样，你快去救救他们。”

高兰尚未从自己关注的事中回过神来，只是一呆，问道：“什么？”段僧奴又说了一遍，高兰听说侄子受了伤，这才惊醒，道：“他人在哪里？”段僧奴道：“听说送去了孟氏医铺救治。”高兰抬脚便走，段僧奴急忙拉住母亲，指了指自己的脸庞，道：“阿姆，你不能这样子出去。”女儿的直言不讳令高兰彻底失去了信心，匆忙回到内室，取清水洗干净脸，又取出一顶次工戴上，这才出来挽了段僧奴的手，往外走去。

刚到寝宫大门，便有羽仪上前问道：“夫人是要出门么？”高兰道：“嗯，我要去医铺看看高潜。”那羽仪道：“是，属下自当领人护送夫人前往，不过宝姬不能出去。”段僧奴道：“我只是跟阿姆一道去看看表哥，又不是要逃跑。”那羽仪道：“属下奉有严令，不得放宝姬离开，请宝姬恕罪。”高兰道：“宝姬跟我在一起，我可以担保她不会再惹事。”羽仪道：“信苴发过话，若有敢放宝姬离开者，定要处以严刑。”高兰怫然不悦，道：“怎么，连我的担保也不作数么？”羽仪道：“属下职责所在，还请夫人恕罪。”又道，“信苴还说，如果宝姬再一味胡闹，定要严惩高浪、高潜几人。”

段僧奴无奈，只好赌气道：“那我不出门总行了吧。阿姆，你一定要将高浪从大狱中救出来，那里阴气太重，时常闹吸血精。他那个脾气，关着他比杀了他还难受。”高兰早已经知道阿荣戏侮女儿之事，又经段僧奴一番添油加醋描述，心想此事确实是阿荣不对，高浪不过是挺身护主而已，当即道：“好吧。”

大理女子不比中原女子娇弱，即使高兰贵为总管夫人，也习惯骑马。她听说丈夫正在议事厅与大将军们议事，猜想是为了结盟一事，也不惊扰，绕道出了总管府，领人往医铺赶去。

孟氏医铺恰在五华楼与总管府之间，骑马转眼即到。高兰刚一下马，便见伽罗正陪着高潜从医铺出来，高潜左臂捆扎着夹板，用纱布缠绕着挂在脖子间，一见高兰便叫道：“姑姑，你怎么来了？”

高兰忙上前拉住他问道：“伤得重不重？痛不痛？”伽罗道：“夫人放心，只伤了小臂皮肉，未伤到筋骨。”高潜道：“不过，确实有点痛。”高兰心疼地道：“可怜的孩子。”又问道，“你们这是要去哪儿？”伽罗道：“我们正打算去大狱探望高浪，顺便再打骂阿荣一顿，好好替宝姬出口气。”

高兰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忙道：“你们两个先回总管府陪着宝姬，她现在不能出门，急得跟什么似的。我去看望高浪。”伽罗道：“可是……”高潜却不愿意再惹事，忙应道：“是。”

伽罗孤掌难鸣，也只好同意。她自有马匹，高兰担心高潜伤重无法骑马，命人扶他上马，再由一名羽仪牵了马，慢慢踱回总管府。等到眼见三人两骑走远，这才重新上马，往大狱而来。

大狱是处独立的院落，远看像个封闭的城堡——四周筑有十丈高的城墙，只在东面开有一扇大门，石墙宽约三尺，上可站人，守卫在墙上圈转巡视，足可俯瞰狱中一切。

及近狱门，便见数名带刀武士正围着一名狱卒争吵。高兰见那些武士打扮怪异，猜到是建昌部落的人。随侍羽仪上前喝道：“夫人在此，还不快些让开！”那些武士果是阿荣的随从，一听说总管夫人到来，忙抢上来参见。又有武士道：“还请夫人做主，放我们阿荣头人出来。”高兰道：“阿荣屡次胡闹，关着他，也是给他一点教训。你们先回五华楼去，别再惹事。”语气虽然平和，却自有一股威严。

那些武士还赖着不肯走，羽仪喝道：“你们是不是也想被关起来？”建昌族人好斗成性，绝不轻易受人威胁，然领头武士已经知晓阿荣头人先后轻薄了蒙古公主及大理宝姬，惹下的祸事不小，被羽仪一喝，心下多少有些气沮，只好领人走开。

狱吏闻听高兰亲来大狱，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忙抢出来迎接，问道：“夫人是来看望阿荣头人么？”高兰也不否认，只淡淡嗯了一声。一进来院子，先闻到一股恶臭，随即听见狱厅中传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及皮鞭抽打人体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不禁皱了皱眉，问道：“里面拷打的是什么人？是在无为寺捕到的刺客么？”狱吏忙道：“回夫人话，不是刺客，是通事杨庆。”

杨庆妻子曾为高兰侍女，高兰还是撮合他夫妇的中间人，闻言不禁大奇，忙问道：“杨庆犯了什么罪？”狱吏道：“他接受蒙古人贿赂，泄露许多大理机密。施宗羽仪长交代，务必要一宗一宗地审清楚，现下正在刑讯拷问。”高兰听了半信半疑，只是她从来不予政事，不便过问，只好道：“高浪人呢？”狱吏愣道：“高浪？关在南边监牢里。”顿了顿，又道，“阿荣头人关在北边，适才还叫嚷了半天要出来，这会子喊累了才没了动静。夫人是要见高浪么？”高兰点了点头，狱吏便领着高兰往南狱而去。

那大狱靠近城墙的南、北、西三面均为露天地牢，是南诏遗物，犯人一旦被关入其中，日晒雨淋，极尽荼毒，囚死过无数人，就连唐朝代国公郭元振的侄子郭仲翔也在这里面一间地牢被囚禁过。唐朝天宝年间，二十万唐军攻打南诏，兵败如山倒，主帅李宓沉水淹死，行军判官

郭仲翔也被俘虏，被迫当了奴隶，专为南诏王饲养战象，时常受到鞭挞。郭仲翔打熬不过，三次逃跑，三次均被抓回，双脚各被用铁钉钉上了五六尺长的木板，白天罚做苦工也是带板而行，晚上则关进地牢，直到十一年后，才被友人以一千匹绢的高昂代价赎回。因铁钉入肉年久，取下木板时，郭仲翔当场昏倒，数日后才得清醒，返回中原后，双脚疮口数年后才勉强愈合【8】。大理立国后，深感地牢太过阴毒，便改其为重监，专门关押重罪、死刑犯人，另紧挨狱厅修建了两排背靠的监房，各朝南北城墙敞开，外有铁栅栏挡住，名为轻监，用来关押罪行相对较轻的犯人。大理举境尚佛，民风淳朴，百姓向善，罪案较少，加上轻罪犯人允准以钱赎罪，重罪犯人一旦定罪，则要押去矿山服苦役，因而监房大多空置。

高浪被关在南边轻监第一间，正自烦躁不安，听到人声，抢将过来，见到高兰，不由得诉苦道：“夫人，你可要为我做主！”高兰点了点头，走近铁栏，低声道：“装病。”她虽答应了女儿要救出高浪，当然不能背着丈夫就此命狱吏放人，所以路上早想好让他装病的主意，先把人弄出去再说。

高浪听了只是一愣，高兰见他不解己意，又低声道：“一会儿你先装病，我好带你出去。”随即退开几步，提高声音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高浪道：“阿荣太过分了，竟然调戏宝姬。”他虽然会意了高兰的暗示，却要摆男子汉气概，不愿意装病。高兰向他连使眼色，他只是摇头，抗声道：“我又没有做错事，凭什么要关着我？快放我出去！”

高兰无奈，只好问狱吏道：“他们几个孩子不过闹着玩，现下高潜受了伤，很是牵挂高浪，可否通融一下，先让他出去？我可以做保，他决计不会再惹事。”狱吏一时不明白夫人为何偏袒高浪而不是帮自己的女婿阿荣，沉吟道：“这个……”忽听见背后有人叫道：“夫人！”

只见施秀率几名羽仪奔过来参见，又问道：“夫人是来看望高潜的么？”高兰点点头，问道：“你来做什么？”施秀道：“属下奉信苴之命，来提押刺客。”高兰试探问道：“信苴有没有提过要如何处置高浪和阿荣？”施秀道：“回夫人话，信苴只说先关着他们。”

高兰弄巧成拙，知道无法再巧言令狱吏释放高浪，只好道：“你们做正事吧，我先走了。”高浪忙叫道：“夫人，夫人，你可要救我。”见高兰头也不回，又向施秀道，“羽仪长，你评评理看，明明是那阿荣欺侮宝姬在先，我救助宝姬有功，怎么反倒把我关起来了？”施秀笑道：“若果真是阿荣欺侮了宝姬，她有手有脚，功夫又不差，不会自己动手教训阿荣么？还有，她为什么不主动表明宝姬的身份？为什么你们跟阿荣一打起来，宝姬自己反而先逃走？我可记得你们几个素来是极讲义气的，总是

说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高浪一时愣住，再也答不上话来。

施秀叹了口气，道：“所以说你们几个计划不够周密，露了破绽，还当旁人傻子看不出来么？”见高浪神色甚是沮丧，又安慰道：“你乖乖呆在这里，别再闹事，过几天等信苴气消了，自然就放你出来了。何况受罚的不独你一个，阿荣头人也被关在这里呢。”不再睬他，回头问狱吏道：“凌云关在何处？”狱吏忙道：“就在前面，我领羽仪长去。”

凌云是闯入无为寺行刺的重犯，本该上三木刑具，关入地牢，因怕他伤重，临时押在轻监中，距离高浪的囚室仅一间之隔。狱吏取钥匙开了牢门。凌云穿着单薄的囚衣，蜷缩在墙角中，颈项、双脚已经换上了大狱专用的锁镣【9】，不过在赭色囚衣的映衬下，气色似乎好转了许多，虽依旧快快意衰，却再无僂然病夫之容，也不知道伽罗给他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恢复竟是如此神速。

羽仪进去拉起他，押将出来。凌云问道：“你们要带我去哪里？”施秀道：“杀头的刑场。”凌云点了点头，不再多问。施秀见他神定气闲，浑然不将生死放在心上，倒也颇为佩服。

凌云先被带进狱厅，只见古旧的厅中摆满了各种血迹斑斑的刑具，甚是阴森恐怖。一名犯人被高吊在屋角屋梁下，血肉模糊，一名狱卒正手执皮鞭，狠狠往他身上抽去，他却哼也不哼一声，显是已然昏死过去。狱卒见有人进来，便停了手，等在一边。

凌云满以为死前要遭到刑讯拷打，多受些皮肉之苦，不料施秀在书吏的桌案旁站定，自怀中掏出几张纸来，道：“这是你之前供述的供词，一共两份，尚需你的画押。”凌云看也不看，嘲讽道：“原来大理还知道讲王法。只是不知道我刺杀红巾反贼，犯的是大元律令中的哪一条？”

施秀懒得多费唇舌，将纸状放在桌上，使了个眼色，两名羽仪左右去执凌云手臂。凌云不愿意就此服软，正好双手未戴任何刑具，立时便要抵挡，却被施秀一把抓住他颈间铁钳，往后一扯，登时将他勒得呼吸不畅，剧烈咳嗽起来。一名羽仪趁机反拧住他左臂，将他上身按在桌上，另一羽仪捉住他右手手腕，将他右手大拇指硬按入印泥盒中沾满红泥。

施秀见凌云犹自大力挣扎，又令一名羽仪上去才抓牢他手腕，强行往纸状上按去，不禁皱眉道：“为何不给他戴上手铐？”狱吏道：“这个……这个……”他知道施秀为人要比其兄施宗好许多，便老实说了实话，“实在是近来狱中犯人太少，粗笨活儿好久没有人做，原打算让这犯人劳作几日，做些苦役，不曾想他上了锁镣还如此凶悍。”役使狱中犯人终究不是什么光彩之事，顿了顿，又道，“羽仪长可不要告诉信苴。”施

秀点了点头。狱吏便慌忙奔去取刑具。凌云反抗不成，最终被羽仪强迫在两份供词上一一按上手印，不住冷笑。

狱吏取来一副绿锈斑斑的铜铁铐【10】，要亲手给凌云戴上，笑道：“给他套了这个，他就再也动不了啦。”施秀摆手道：“不必了，反正他也逃不掉。”收好供词，又向狱吏要了锁镣钥匙，这才出来。

此刻已经是日尽西山，淡紫色的薄暮笼罩了整座阳苴咩城，喧闹了一天的街巷市陌也渐趋沉静。施秀默默领人携着凌云出来大狱，因他腰间伤口初愈，身上锁镣又颇为沉重，只能一步一挪，行甚迟缓。一路蹒跚行去，却并非去施秀声称的杀头的刑场，而是径直来到五华楼南苑阿盖住处。大都、马文铭尽集此院中，正为如何说服段功出兵一事与阿盖公主商议，忽见施秀押凌云进来，不由得全部愣住。阿盖更是大起异色，死死瞪住凌云，手腕轻颤，杯中茶水溅上胸前衣衫，她却浑然不觉。

众人自然以阿盖为首，但她殊无应变之能，一见到凌云出现在眼前，便自乱了方寸。还是马文铭先道：“羽仪长突然驾临，有何贵干？”施秀道：“奉信苴之命，将刺客凌云交由阿盖公主自行处置。”命人开了禁锢凌云的锁镣，随即率人离去，只留下一干惊得目瞪口呆的蒙古人和回人。

大都是个豪爽汉子，上前一步，怒道：“凌云，亏你号称梁王府第一勇士，大王对你信任有加，派你护送公主前来大理，你却为报一己私仇，坏了大王大事不说，还险些连累公主。”扬手向他打去。凌云丝毫不避，只听得一声脆响，左脸颊上着了一记耳光，登时露出五个清晰的手指印来。他腰间有伤，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倒。

大都喝道：“来人，将凌云拿下。”两名蒙古武士应声上前，一左一右去捉凌云手臂，因忌惮他梁王府第一勇士威名，又素来心狠手辣、冷酷无情，是个不好惹的人物，惧他暴起搏击，这一抓各自用上了摔跤中的拧裹手法，手一沾上衣襟旋即如铁箍一般收紧，另有人疾奔出去寻找绳索。不料凌云一言不发，也不抵挡挣扎，任凭武士将双臂反拧到身后，只是脸色极其阴冷难看。

阿盖见状，将手中茶杯顿在桌案上，霍然站起来，道：“住手！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大都忙道：“公主，段功不但不杀凌云，还将他送还，分明认为是大王指使他夜闯无为寺行刺，送他回来，就等于是向我们下了逐客令，不如杀了他，用他的人头向大理表明我们与刺杀绝无干系。”阿盖坚决地道：“不行！”大都劝道：“公主，杀了凌云，或许说服段功发兵襄助大王还有一线生机。”

阿盖本无主见，闻言可以用凌云脑袋营救父王，立时又迟疑起来。大都命道：“来人，将凌云拉到院中砍了。”阿盖忙道：“住手！”大都道：“公主……”马文铭忙劝道：“王傅，凌云是大王心腹，不可轻易处死。况且大理送回凌云，未必便是认为大王才是行刺主谋，这或许反而是一种示好的姿态。”合仲更是道：“凌云刺杀的是红巾反贼头领，何罪之有？”

马文铭虽然年轻，却见识非凡，大都对其甚是佩服，一时踌躇，问道：“小侯爷果真认为送回凌云是大理示好的姿态么？”

马文铭先祖赛典赤原是中亚色目贵族，在蒙古军西征时被俘投降，因才干出众得到忽必烈信用，派往云南创建行省制度，担任第一任云南平章政事，死后追封为咸阳王。父亲马哈只袭封滇阳侯，马文铭是长子，将来也要世袭父亲的爵位，所以大都称其为“小侯爷”。

马文铭道：“只是有这个可能。再说这里是大理五华楼，我们在人屋檐下，不可随意喊打喊杀。”大都想了想，扭头吩咐道：“先将这小子绑了关起来，带回中庆再请大王处置。”

蒙古武士取来绳索，反剪了凌云双臂，正要押他出去，阿盖忽道：“等一等……你们……你们先出去，将凌云留下，我有话要跟他谈。”大都极为诧异，却也无可奈何，只好道：“是。”与马文铭各领下属，退了出去。

堂中一下安静了下来。沉默了许久，阿盖才幽幽问道：“你的伤好些了么？”凌云道：“多谢公主关心，已经好多了。”阿盖道：“他们……他们为何放了你？”凌云道：“属下不知。”阿盖柔声道：“你别怪大都，他要杀你绑你，只因我们目下有求于大理。”凌云道：“那么公主怎么想？”阿盖道：“你明明知道我们这趟来大理身负重任，你偏偏要在这节骨眼上惹事。为什么你心中总放不下父母大仇？”凌云面罩寒霜，冷冷道：“公主何不如大都所愿，就此杀了我，用我的人头来向段功表明心迹？”阿盖涨红了脸，道：“你怎会这般想？”凌云见她露出失望之极的表情来，心中有所不忍，叹了口气，不再言语。

阿盖道：“我确实该杀了你，不过你是父王的人，理当由父王处置。”自靴筒中取出一把小巧精致的弯刀，走过去割开绑索，道，“你现在就走吧。父王多半也不想再见到你，你回你的中原老家，去找明玉珍报仇去吧。”

凌云自是知道自己的命运灰暗难卜——留在大理极不安全，随时会有性命之忧，想杀他的人实在太多；而一旦被大都押解回中庆，以梁王猜忌之性格，也绝不会放过他，说不定会被凌迟处死；此刻阿盖赶他

走，实是要放他一条生路。只是，他真该就此离开么？

阿盖道：“你怎么还不走？”凌云道：“遵命。”走近门口，突然又顿住，回转身来道，“押不芦花，我们一道走吧，离开这里，离开云南，离开中原，去你常常念起的雁门关外的蒙古老家。”

阿盖万料不到凌云会在此刻说出这番话来，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过得片刻，她才反应过来，“啊”了一声，呼吸骤然急促起来。“押不芦花”是她的蒙古名，押不芦花^[11]是传说中能够起死回生的仙草，只有她母亲嘉僖王妃才会这么叫她。自从她认识凌云以来，她还从来没有听他这么叫过。她出生在塞外草原，五岁才与母亲一道来云南与父王团聚，虽则呆在中庆的时间更长，然而那苍茫辽阔的蒙古草原，那条潺潺的河流，却永远是她记忆中最美的风景。她时常追忆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追忆故乡的一草一木，也曾经暗暗憧憬，将来有一天能与心爱的男人一道再返回那里生活。

她仔细凝视着他，他一贯冷漠的眼神中，闪动着罕见的焦灼的热情。又听见他柔声道：“你不是说过，只有在草原上，才会有真正快乐的人——男子像大地一样宽广厚实，女子像野花一样清香美丽，没有权势，没有争斗，没有战火，难道不好么？”

他腼腆而局促地望着她，期待她的回答。二人的目光胶着到一起，刹那间心神荡漾，百脉沸涌，不知是梦是幻，是假是真。那一刻，周遭所有的杂音都止歇了，沉寂中，能听见二人心跳的声音。一个“好”字几乎就要自阿盖唇中脱口而出，可她转念想到父亲兄长正被红巾困在中庆城中，生死难卜，心中奔走激昂的热情又立时黯淡了下去。她不敢答话，扭转了头，眼睛望着桌案上的茶杯，以免他看到自己眼中的盈盈泪意。

凌云等了半晌，始终不见她回过头来，终于失望，蹒跚着往外走去。阿盖见他依旧是一身赭色囚衣，蓦然醒悟过来，叫道：“等一等……”他回过身来，眼中汹涌着惊喜的火焰，道：“公主，你……”却见阿盖飞快地步入内房，取出他的衣物行囊，又自怀中掏出一件物事来——正是他被关在伽罗住处时趁人不备交给她的布包——走上前来，一并交到他手中，道：“这些都是你的东西。”

灼灼火焰顿时熄灭了，凌云无可奈何地太息了一声，那一叹深沉得仿佛是自大地最深处发出，随即点了点头，道：“请公主多多保重。”不再迟疑，慢吞吞茹痛步出门去。

阿盖很清楚这次诀别或许便是永别，眼睁睁地望着他没入浓郁的夜色中，不由得柔肠寸断，心如刀割，有心追出门去，可脚下如同灌了铅

般沉重，始终迈不出那一步。她颓然跌坐在坐椅中，泪珠滑过脸颊，甚至连外面传来大都的呼喝声也没有听见。一时间心潮澎湃，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外面月上柳梢，清辉万里。这一晚对阿盖来说，必将是一个难眠之夜。一壻月色，清清冷冷，她久久凝视窗下，眼见茶花在风中摇曳，间有花瓣凋落，目光中渐有凄凉哀怨之意。花开花谢，轮回着生命的欢乐和悲苦；韶华红颜，又能经历几番命运的捉弄？人总有无法抗拒的宿命，她的宿命又将是什么？

与阿盖一般辗转反侧的还有总管夫人高兰。这一夜，段功竟是没有回来寝宫，她几次派人去问，均说信苴还在议事厅中处理政事。以往丈夫有要务羁绊，必会事先派人告知，以免她久候，然而这一晚，始终没有只言片语传来。她在堂前徘徊踟躅，金帊【12】玉阶，彤庭辉辉，眼见月华清凉柔美，如水流泻山河大地，思绪像微风一样拂过面庞，心头也似这溶溶月色一般惘然惆怅。

凡世间种种离人，举头望得见同一轮明月，却望不见彼此的容颜。人自心感，月则更明，想从愁绪中挣脱，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更深的忧郁中。长长短短的相思，深深浅浅的怀恋，弥久不散。这恬静宁馨的月夜，在充盈了诸多缥缈的情愫和念想后，便有了幽深黝黑的意象。月空下的仰望，是怀念，还是迷离？是寂寥，还是慰藉？是惆怅，还是彷徨？是温情，还是感伤？古往今来，素光中寄托了多少的相思与离情？沧海桑田中，可还记得是谁初次凝月兴叹？明月又是何时照见最初的离人？为何在俯视了古今离合悲欢、世间万般情态后，亦如往昔，一抹淡然，一抹纯粹，诉说着千年不老的梦幻？

注释

【1】中和峰：苍山十九峰由北至南第十二峰。

【2】桃溪：苍山十八溪由北至南的第十一溪。

【3】龙溪：苍山十八溪由北至南的第十四溪。

【4】南诏、大理王族以虎为图腾。

【5】禾爽：大理城中专门管理贸易的官员。

【6】坦绰：指段僧奴之弟段宝。

【7】司寇：官职名，西周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空、司士、司徒并称五官，掌管刑狱、纠察大臣等事。后世也用作刑部尚书的别称。

【8】郭仲翔此段经历后被明人冯梦龙写进其名著《喻世明言》中。

【9】锁镣：元律专称拘禁囚犯脚的铁链为“镣”，规定镣链连镣共重三斤；系犯人颈项之刑具为“锁”，铁链长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重五斤，一端为铁环或是颈钳，套在犯人脖子上，

另一端与脚镣中部相连。

【10】桎（gǒng）：古代一种铐手戒具，将囚犯双手一上一下束缚住，与桎（禁锢犯人脚的戒具）、梏（锁住犯人脖子的戒具）合称三木。

【11】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记载：“回回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类人形，若人参之状，其酋名之曰‘押不芦’。生土中深数丈，人或误触之，著其毒气必死...埋土坎中，经岁然后取出曝乾，别用他药制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痺而死，虽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后，别以少药投之即活。盖古华陀能割肠涤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药也。”可见押不芦是一种有麻醉作用的有毒药草。

【12】阼（shì）：堂前台阶两旁的斜石。

第五章 金指环

段功紧锁眉头，回过头去——日正当头，强烈的阳光中，阳苴咩伟岸高大的城墙也模糊了起来，只有城头星星点点地闪耀着点点金光，那是守城罗苴子铎鞘的反光。害死脱脱的另有凶手，真相未明，他离开后，大理又会发生些什么？再看前方，前途漫漫，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样的际遇？



这一夜，五华楼中有许多人都没有睡踏实，留宿在楼中的楼长郑经也是其中一个。天色未明，他便已经惊醒，匆匆抹了把脸，出得楼来，正遇见昨晚才住进南苑一号院的罗贯中在茶花间漫步，本该仪态悠闲，却是眉头紧锁。他对这个模样斯文、谈吐文雅的书生很有好感，又得了其同伴沈富的好处，特意上前问道：“罗先生可是有什么烦心之事？莫非嫌这里有怠慢之处？”罗贯中忙道：“哪里，楼长热忱招待，足见盛情。只是思及无依禅师杀人一事，颇多感叹，所以出来走走。”

他和沈富本是因无依缘故，才得以住进无为寺，不料寺中变故连生，南禅房驻进羽仪，严密监视诸住客，他二人已感不自在，后无依杀人被带走，他二人也不便再留在寺中，主动辞别住持搬了出来。沈家在阳苴咩、龙首关、龙尾关均有店铺，此次随沈富南下的仆从便住在阳苴咩城中的绸缎铺中。二人本欲就此搬回铺中，不料段功得知后特意交代羽仪送二人到五华楼，五华楼声名远播于西南，以二人身份，本没有住进五华楼的资格，得此良机，自是喜出望外。

郑经不知道罗贯中与无依是旧识，也不知种种情由，只道他感慨无依不顾首座身份杀死一名挂单僧人，道：“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又寒暄了两句，郑经便匆匆赶往厨房。自从昨日施宗提及有两副孔雀胆不知道去向，他便格外留心在饮食茶水上，生怕有所闪失。

详查过厨房，天光已是大亮，又沿湖边巡视了一圈，不断遇到手执铎鞘往来巡逻的罗苴子，令他忐忑的心情稍感安慰。一路走过来，南、北院落甚是安静，大约各人还未起床。他便又到五华楼里，不辞劳苦，自底楼往五楼一一察看，见无异样，又往门楼而去。

正欲下台座时，忽有一名楼丁疾奔而来，叫道：“楼长！楼长！”郑经一听这气急败坏的声调，心中登时一紧。果见那楼丁奔至眼前，气喘吁吁地道：“楼长，不好了，南苑二号院有两个蒙古武士半夜被人杀了，蒙古人说是红巾使者干的，要去北苑问个究竟，被罗苴子挡住，正闹得不可开交呢。”郑经恨恨地跺了跺脚，道：“我就知道，这些人一齐住进了这里，非要闹出点大事不可。”他前后忙活了一早上，早已是虚汗淋漓，抹了把额头，定了定神，交代道：“你赶紧去总管府报信。”眼见得楼丁飞一般地奔下台阶，这才往南苑赶去。

即近一号院，便听到汹汹喧哗声，有痛骂者，有劝谕者。走得近些，只见一大群人拥在一号院门口——蒙古人个个群情激奋，手按刀柄，正与全副武装的罗苴子对峙，马文铭则从旁拉住大都相劝。大约因为吵闹得太过厉害，罗贯中和沈富也拥出门口观望。

郑经忙挤了过去，连声道：“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到底出了什么

事？”大将军张希矫昨夜临时被召去了总管府议事，罗苴子群龙无首，见郑经到来，有人上前道：“楼长，你来得正好，这些蒙古人说北苑红巾使者半夜溜过来杀了他们两个人，正要去找他们拼命。”合仲道：“杀人偿命，天经地义。”郑经忙道：“大人如何肯定凶手就是住在北苑的红巾使者？”合仲道：“我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人，这五华楼里，只有他们这些反贼跟我们是死对头。定然是他们恼怒凌云刺杀了他们首领，想要以牙还牙地报复。”郑经道：“嗯，大人所言有理。”

蒙古人见郑经明显偏袒自己一方，不由地一阵附和，纷纷道：“既然楼长也这样认为，请下令这些卫士让开，让我们去找红巾反贼一决生死。”郑经道：“不忙。下官已经派人守住红巾使者院门，他们跑不了。请各位先带我去看看死者，以示哀悼之意。”

他任楼长近二十年，迎来送往多不胜数，圆滑老练的本事无人能比。果然蒙古人听了很是感激，当下不再吵闹，领他来到二号院东厢一间房中。却见房里两张南北对置的床榻上，各有一名蒙古人和衣仰天而卧，裸露在外的脸部、手、脚均是一片黑青干涩之色。

郑经一见这二人死状似曾相识，心中已是有数，忙道：“这二位官人并非为外人所杀，而是被吸血精吸血而死。想来各位都听说过五华楼建成之日、南诏王在楼前广场晒死五百名奴隶的故事，这里偶尔会有吸血精作祟，半夜出来吸血。”口中这样说，心下也颇为困惑，暗道：“往常都是到夏季天热之时，南苑才会偶有吸血精出现。目下才是春季，如何就闹起了吸血精？”

郑经搬出了吸血精，等于证明红巾使者无辜，一千蒙古人如何肯相信如此离奇诡异的说法？大都冷笑道：“吸血精？这我倒第一次听说。楼长，人命关天，请你不要再瞎扯。若是你不肯让我们去找红巾反贼报仇，那我们就要去总管府向信苴讨个说法。”郑经道：“等一等。”奔过去将一名死者上衣掀上去，道，“请大人来看，看得仔细些。”大都上前一步，嘲讽地道：“楼长莫非又想编些……”突然愣在当场——那武士尸身干瘪，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点，看上去像是极细微的针眼。

郑经道：“他是被吸血精吸干全身血而死，身上这些小孔便是吸血的明证。”又掀开另一具尸首，情形也是如此。众人仔细查看，发现二人身上除了之前与阿荣一行争斗所受的刀伤，确实再无其他伤口。半信半疑中，大都问道：“就算真有吸血精，为何只吸了我方二人的血？”

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惑着郑经，他当然不能说往年夏季吸血事件确实都是发生在南苑，不然蒙古人会更加不依不饶，认为他刻意如此安排，只道：“大约只是巧合吧。”转头扫了一眼在场众人，一号院中的罗贯中、沈富适才见过，二号院中的蒙古人，三号院中的回回人都聚在这

里，唯独不见四号院的阿盖公主。心中登时一惊，暗道：“哎哟，该不会公主也遭了吸血精毒手？若是公主死在五华楼，我这颗脑袋定然再也保不住。”慌忙问道：“为何不见公主殿下？”

大都猜到他心意，冷冷道：“楼长放心，公主安然无恙，还在歇息。”阿盖已经连续两夜未眠，到凌晨时终于支撑不住，倒头沉沉睡去。大都发现两名武士死后，曾赶去告知阿盖，阿盖大约睡意正浓，也未听进去，只隔窗漫应了两声。

郑经听说，这才放下心来。合仲道：“楼长，这就请带我们去总管府。我倒想问问你们信苴，为何五华楼的吸血精只吸了我们两名蒙古勇士的血，是不是有人故意扮成吸血精作怪？”郑经忙道：“大人请慎言。我已经派人去总管府送信，稍后便有人来料理，各位请少安毋躁，先回大堂等候。”

众人出来厢房，到正堂坐下，郑经又命楼丁送来点心水果，当作早点。合仲道：“楼长不必劳烦，我们可不敢再吃五华楼的食物，保不齐又有什么精在里面作怪，毒死了我们大伙儿，可是连一个申冤的人都没有了。”郑经忙道：“大人言重了。”

他知道事已至此，难以隐瞒，只好说明吸血精吸血事件已经闹了六十余年，最早是发生在大狱，后来五华楼也偶有出现，不过都在南苑，尤其以现下罗贯中、沈富居住一号院最为频繁，据推测应该是其最接近大狱的缘故，所以一入夏时，南苑便会禁人居住，大狱犯人也会尽数转移去别处。又道，“下官绝无虚言，大人若是不信，可亲自去大衙门查阅卷宗，吸血精事件是我大理的大疑案，积年卷宗，堆起来有两大柜子。”

大都道：“果真如楼长所言，春季也不该有吸血精出现。即使出现，为何一号院中的那两名汉人平安无事，被吸血的只有我们二号院中两人？”郑经抹了一把额头的汗，讪讪道：“这个……下官也不知道。”

合仲冷笑道：“这吸血精吸血的说法，楼长怕是难以自圆其说。走，大伙儿一齐去北边，看看红巾使者是不是也被吸血精吸血了。”蒙古人轰然答应，摩拳擦掌，朝外涌去。郑经有心阻拦，却被推到一旁。马文铭忙叫道：“等一等……”

他仔细看过两名蒙古武士的尸体，确实是血尽而亡，尤其蹊跷的是，厢房里面不见一点血迹，若果真是被人杀死，如何能做到不留丝毫痕迹？他说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大都道：“这么说，小侯爷也认为是吸血精吸血杀人？”马文铭道：“这吸血精吸血的故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看两位武士的死状，确实不像人力所为。”

正说着，只听见外面一阵嘈杂脚步声，施宗率数名羽仪直闯进来，森然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郑经忙道：“是吸血精昨夜吸了两位蒙古官人的血。”

施宗只听楼丁报说有人半夜杀了两名蒙古武士，生怕蒙古人与红巾使者械斗，急忙赶来，忽听得郑经说是吸血精吸血杀人，不由得满腹愕然，心道：“现今正是春寒料峭，哪里来的吸血精？”他生性精明，以为是郑经信口胡说，也不揭破，只问道：“人在哪儿？”

郑经忙领了施宗来到东厢房中，施宗一见之下，不由得愣住，死者情状确实是被吸血而死，可春季闹吸血精，又只在五华楼，还是头一次发生。回头问道：“大狱那边昨晚可有异常？”郑经道：“下官不知。”

施宗出来院中，叫过一名羽仪，低声命他速去大狱看看昨夜有无犯人被吸血精吸血而死。合仲却根本不信吸血精之说，见施宗处事神秘，跟出来冷笑道：“世间哪有什么吸血精，分明是那几名红巾反贼所为，羽仪长有意庇护凶手，莫非内中有什么隐情不成？”施宗道：“真相未明，大人何必着急指认凶手？大人说是红巾使者所为，若是红巾使者反口说是你们蒙古人有意杀害自己同伴，好挑起争端，又该怎么办？”

蒙古人顿时大噪，纷纷嚷道：“这是什么话？我们怎么会杀死自己人？你们大理分明是有意袒护反贼。”施宗不动声色，等众人一一吵完，这才冷冷道：“各位先各自回房歇息，等水落石出之时，我自会给大家一个交代。若是再不听劝，一定要去找红巾使者报仇，休怪我翻脸无情。”又命道，“去叫负责各院的楼丁及昨夜巡查的罗苴子来。”

当下详细查问，得知昨晚蒙古人本欲处置凌云，后来阿盖公主放了他，出来时又为大都所阻，争执一番，才勉强放凌云离去，大都与马文铭随即各带部属回院歇息，晚饭也是由楼丁送来院中，负责四周警戒的罗苴子再未听到任何异常。北苑那边除了阿荣头人随从居住的二号院偶有喧哗外，邹兴等居住的三号院一直极是静谧。

施宗心道：“原来蒙古人昨夜已将凌云赶走，想来是急于与他划清界限的缘故。他虽然身上有伤，终究还是个劲敌。信苴明明可将其处死，何必为了邹兴几句求情的话就放过他？”当即问道，“可知道凌云离开五华楼后去了哪里？”郑经道：“是施秀羽仪长押送来那位的年轻官人么？下官见他身上有伤，派人送他去了中坊客栈。”施宗点了点头，命道：“派人去客栈带他来这里。”郑经不明所以，只应道：“是。”

却见施宗派去大狱查探的羽仪飞奔进门，满头是汗，嚷道：“羽仪长料事如神，昨夜大狱果真有一名犯人被吸血精吸血而死，死状跟这两名蒙古武士一样。”喘了口气，又补充道，“死的是名重犯，狱吏正不知道

要怎么办才好呢。”施宗问道：“死者是谁？”羽仪道：“是杨庆。”施宗听了，不禁皱了皱眉。

此刻蒙古人、回回人犹聚集堂中，留意观察院中施宗举动，忽听得另有人也被吸血而死，不由得惊奇万分，一齐拥将出来，也不吵闹，只静等听事情经过。施宗环视众人一眼，道：“各位既然不信吸血精确有其事，便请跟我一起到大狱看看吧。”马文铭道：“愿观其详。”

一大群人匆忙赶来大狱。那杨庆本被关在北首地牢中，此刻已经被抬了上来，横尸在牢口。他身上虽然鞭伤累累，一望便受过严刑拷打，却与两名蒙古武士一样，遍布小红点，全身肌肤黑青干瘪。大都等人见状，这才开始慢慢相信世上真有吸血精一说。

狱吏却始终哭丧着脸，信苴特别交代要拷问清楚的要犯在他治下暴死，追究起来，他难免要落个看守不力的罪名，搞不好要流放他乡。施宗见状，窥测到他心意，道：“狱吏不必如此，杨庆被吸血精所杀，也不是你的过错。”

狱吏尚不知道五华楼也有蒙古武士被吸血而死，只道：“羽仪长不觉得奇怪么？”施宗问道：“有何奇怪之处？”狱吏道：“以往大狱闹吸血精，凡在场者，犯人、守卫、狱卒无一能逃脱，为何这次遭殃的只有杨庆一人？”一指对面的监牢，“无依禅师就关在这里，这间监牢正对杨庆被关押的地牢。为何杨庆被害，无依禅师却毫发无损？”顿了顿，又道，“若说禅师有天上佛祖庇护，可阿荣头人就关在隔壁两间，为什么他也没有被吸血精吸血？”合仲一拍大腿，道：“这就对了！我早说这世上没有什么吸血精，现在你们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了吧？”斜睨着施宗，表情甚是得意。

施宗也觉得这次吸血精事件极是怪异，时间、地点、对象均与以往有诸多不同，沉吟片刻，走到关押无依的监牢前，见他正盘膝坐在墙角，双目微闭。施宗叫道：“禅师！”无依缓缓睁开了眼睛。施宗问道：“禅师昨夜可曾听到什么异样动静？”无依道：“有窸窣窸窣之声。”施宗道：“窸窣窸窣之声？那是什么声音？”无依道：“仿若是大群老鼠爬过屋梁。”

合仲抢上来问道：“难道禅师没有听见人惨叫声么？”无依道：“确有惨叫声，不过却是白日有人被刑求的惨叫声。”

众人正感失望，忽听得有女子清脆的声音道：“让一下，让我看看。”施宗认得是伽罗的声音，一转头，正见她排开众人走向尸体。另有楼丁上前低声禀告道：“小人奉命去找凌云，先遇到了伽罗，说凌云一大早便已经离开了客栈，出城去了。”

原来段僧奴被父亲软禁在总管府中，不得出去，尚惦记有一面之缘的阿盖，正好伽罗、高潜二人进府陪她，她便托伽罗连夜送些财物到中坊客栈给阿盖。伽罗虽见过阿盖本人，却不知道她的名字，当即来到客栈，不料阿盖早已搬去五华楼，这才从客栈老板那里得知阿盖就是梁王公主。正欲转去五华楼时，又遇见凌云带伤回到客栈，一时惊喜交加，早将阿盖抛在一边，不顾凌云冷口冷面，留在客栈东扯西拉许久，直到半夜才离去。回总管府后，伽罗立即告知段僧奴信苴已经放了刺客，段僧奴也很高兴，只恨自己不能出去见凌云一面。二女各怀心事熬了一夜，一大早，伽罗带了药赶去中坊客栈，却意外得知凌云已经离去。她失落了老半天，才想到兴许他是去五华楼找阿盖公主了，便往五华楼而来，正好遇到楼丁来找凌云，方得知五华楼出了大事。大理吸血精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人被吸血精吸干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极少有人见过。伽罗一时好奇心大起，忙跟随楼丁前去看热闹。

施宗早知伽罗一直有心袒护凌云，她的话也不十分可信，正欲叫她过来问个清楚，忽听得伽罗问道：“这人是谁？”狱吏道：“是杨庆。”伽罗道：“杨庆？完全认不出了呢。”狱吏道：“他被吸血精吸干了血。”伽罗哈哈大笑道：“原来这就是你们说的吸血精的故事？哈哈，他可不是被什么吸血精吸血而死。”

蒙古人、回回人不知她身份来历，见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行事肆无忌惮，相貌又大异中原人，不免好奇地打量她。合仲更是大喜过望，连声赞道：“小娘子极有见识，当真是一针见血。”伽罗笑道：“我有什么见识，是你们这些人太笨而已。”合仲碰了个大钉子，难堪不已。

施宗赶过来斥道：“伽罗，别信口胡说。”伽罗道：“我哪有胡说？施宗羽仪长，你看尸体身上这些小孔，是壁虱咬的留痕，他是被壁虱吸干全身精血而死，你们竟然还说是吸血精，真真好笑。”

众人面面相觑了好一阵子，马文铭才问道：“请教小娘子，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小孔是壁虱咬过的留痕？还有，壁虱是什么物事？”伽罗不知道他是堂堂行省使者，见他年纪与自己相仿，问得又很是诚恳，颇为欢喜，笑道：“壁虱是一种褐色的小蜘蛛，靠吸血为生。我是药师殿的医师，当然知道这个了。有一次有病人中了奇毒，师傅便是用壁虱将他全身的毒血吸出，再灌入干净的血给他，由此才解了毒。”

药师殿声震天下，她一亮出名头，众人便皆信服，不再有任何怀疑，只唏嘘不已。

狱吏忙问道：“可为何大狱只有杨庆一人被壁虱吸了血？”伽罗道：“这个我就知道了。不过现下才是春季，壁虱正处在繁衍生长期，都还是些幼虫，照理不该有那么大的危害。”狱吏道：“这么说来，以往

夏季发生的吸血精吸血案都是壁虱作怪？”伽罗道：“我不能肯定，我又没见过以前的吸血案，不过眼前这人肯定是被壁虱害死的。”

马文铭道：“我还有个问题，想向小娘子请教。”伽罗笑道：“公子别客气，有话请说。”马文铭道：“我在想……这个人之前被鞭打过，身上有伤口。二号院中被吸血的二名武士前日在与阿荣争斗时也受了刀伤……”

施宗立即会意，问道：“伽罗，会不会这几人身上的血腥气吸引了壁虱？”伽罗懒洋洋地道：“嗯，有可能吧。”又问道，“还有其他人也被壁虱吸血而死么？”施宗道：“‘有可能’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伽罗道：“我就是信口胡说而已，施宗羽仪长可别当真。”施宗这才知道她还记仇适才斥责她的话，一时被当众噎得哭笑不得，余人也无不暗笑。

伽罗走过去，大大咧咧地拍了拍马文铭肩头，笑道：“你极有见识，壁虱幼虫鼻子不怎么灵光，闻不到人气，确实是血腥气吸引了它们。”

施宗向狱吏使了个眼色，施宗忙问道：“那么要如何找到这些壁虱？”伽罗道：“壁虱惧光，晚上才会出来。既然吸血事件只发生在大狱和五华楼，我猜母壁虱应当就在这附近。你不如放些畜血在外面，引幼虫出来，然后顺藤摸瓜找到母壁虱，用滚水烫死，才算永绝后患。”狱吏大喜，道：“多谢小娘子指点。”

吸血精大奇案无意中为伽罗点破，当真是出人意料。蒙古人虽然勉强接受了同伴是被壁虱吸血而死的事实，虽然表面不再多说什么，内心却依旧意气难平，为何独有今年在春节发生壁虱吸血事件？难道往年大狱春季从未拷打过犯人？为何死的只是蒙古武士以及与蒙古人有干系的杨庆？这些问题恰恰也同样困惑着施宗、狱吏等人。

众人回到五华楼，施宗心思缜密，生怕再出意外，命楼长郑经将南苑所有住客暂时先移往北苑，等今晚找到壁虱的源头后再作计较。郑经听说六十年来诡秘无比的吸血精原来竟是壁虱，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来。

伽罗笑道：“楼长，你少不得又要辛苦了，得用滚水清洗南苑，烫遍梁柱。”郑经愕然不能回答，伽罗不再理会，自去三号院看望阿盖。马文铭忙追上前去，道：“我陪娘子前去。”伽罗道：“好。不过你最好别再叫我娘子、小娘子什么的，听起来怪生疏的，我叫伽罗，你叫什么名字？”马文铭道：“我叫马文铭。”伽罗道：“嗯，你姓马，那一定是回回人了，难怪跟那些蒙古人看起来不大一样。”马文铭笑道：“回回人是什么样？蒙古人又是什么样？”

二人一边说笑，一边进来院中，正遇阿盖出来。马文铭躬身道：“参见公主殿下。公主，这位是……”阿盖道：“我在无为寺见过你，你叫伽罗，救过凌云一命。”伽罗道：“是啊，公主还记得我。”伸头四下张望，问道，“凌云人不在这里么？”阿盖道：“他已经走了。”伽罗道：“走了？去了哪里？”阿盖道：“我也不知道，许是回了中原老家。”伽罗听说，不由露出失望的神色来。阿盖一怔，心道：“她为何这般难过？是为见不到凌云么？”

却见大都领人拥了进来，道：“公主，这里有壁虱吸血，请公主速速移驾。”阿盖不知道壁虱是什么，也不多问，只道：“王傅，小侯爷，我想去总管府求见段功总管，你们也跟我一道去吧。”

伽罗闻言，讶然道：“你是小侯爷？莫非你就是行省派来的使者？”马文铭道：“正是。”

大都见阿盖一身盛装，颜色从容，不知道她有什么主意，问道：“公主去见段功，可是要劝他发兵援救大王？”阿盖点点头。大都道：“公主，这事怕是不妥。如今满城风雨，说段功要娶明玉珍义女明玥，以白头之盟订双方之好，大理让红巾反贼公然五华楼便饭是明证。”马文铭也道：“公主，你是本朝公主，不可以如此……”他本想说“低声下气”，又觉得不妥，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词语，便改口道：“不如让我和大都王傅先去总管府。”

阿盖尚未回答，却听得伽罗惊叫道：“你们说信苴要娶明玉珍的义女？呀，这怎么可能？”马文铭问道：“怎么不可能？”伽罗道：“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忽然又想起了什么，道，“呀，我得赶紧回去问问宝姬。”扭身奔出院子。

阿盖却已经打定主意，坚决地道：“我有重要事情要见段功总管，我意已决，二位不必再劝。”当先而出。大都和马文铭面面相觑，不知道一向柔弱的公主何以变得如此果断坚决，众人当然不能让她一人独自去总管府，慌忙跟了上去。

冤家路窄的是，出来五华楼时，一行人正遇到建昌头人阿荣。因壁虱吸血事件，狱吏正按伽罗嘱咐，烧滚水清洗大狱，犯人均被临时转移，至于阿荣、高浪两位特殊犯人，也在请示过施宗后予以释放。

阿荣已知阿盖本朝公主身份，此刻一见，前呼后拥，果有公主气派。任他勇悍异常，也知道同时得罪了梁王之女和段功之女后患无穷，有心上前赔罪，却见一干蒙古人个个怒目相视，阿盖竟是连正眼都没有

看他一眼，便擦身而过。

刚到门楼，便见一骑疾奔而至，马上骑士，正是凌云。众人大感惊愕，阿盖想不到还能再见到他，一时呆住。大都上前一步，喝道：“公主饶你不死，你为何还不离开？”凌云也不下马，只望着阿盖道：“公主，我刚得到消息，中庆已在三日前失陷于红巾之手。”

众人大吃一惊，齐声问道：“什么？”合仲更是道：“中庆三面环水，百年经营，既险且坚，又屯有重兵，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失陷？”大都道：“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凌云道：“这王傅就不必多问了，消息绝对是真。公主，大王、王妃、世子已经退往楚雄【1】，你切记不可再返回中庆。”随即一圈转马头，风驰电掣，绝尘而去，始终没有再回过头来。

在场诸人家眷均在中庆城中，忽听得中庆失陷，以红巾之痛恨蒙古人，铁定要大挥屠刀，一想到家人安危，不免惶惶不安起来。合仲道：“王傅，你看……”大都冷笑道：“大家别慌，凌云居心叵测，消息未必是真。”马文铭叹道：“恐怕是真的。”

合仲道：“小侯爷如何知道？”马文铭道：“昨日红巾使者住进五华楼后，段功特意安排大将军张希矫坐镇，以防异变。然而到晚上时，突然有人将张希矫叫走，至今未归，就连出了所谓吸血精事件后，来的也只是羽仪长而不是大将军，怕是段功昨夜便已经知道中庆失守的消息，所以连夜召集将军们议事。”众人面面相觑，心下各自七上八下，忐忑难安。

阿盖忽道：“我们直接去问段功。”面上满是从容淡定之色，再无半分黯然，她思索了一夜，心中已有对策，现下只需将它实现而已。

阿盖一行匆匆来到总管府，大都禀明来意，说公主有要事想求见信苴，罗苴子慌忙进去禀报。等了好一会儿，才见施秀率羽仪出来，歉然道：“信苴还在议事厅与将军们议事，只怕要劳公主久候。”阿盖甚是沉着，道：“不忙。”施秀便让众随从留在府外，只领着阿盖、大都、马文铭几人进去。

大都按捺不住心中焦急，问道：“请问羽仪长，中庆果真失守了么？”施秀道：“在下只是羽仪，负责保护信苴和总管府，军国大事一概不知，还请大人自己去问信苴。”

穿过重楼、大衙门，又绕过一处屏墙，曲曲折折地过了一处曲廊，到得一间雅致的厅堂，施秀请诸人坐下，又命人奉上来茶，自己站在一

旁相陪。如此静等了大半个时辰，终于有羽仪来报道：“信苴请公主去议事厅。”施秀闻言，便领着阿盖等人往大厅而来。

却见那大厅中羽仪密布，段功坐在西首堂上，面带倦色，大约议事一整宿，多少有些疲累。见到阿盖等人进来，便径直问道：“公主有何要事？”阿盖道：“信苴，若是蒙你不弃，我愿意嫁你为妻。”她傲然抬起了头，“我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先祖是拖雷、忽必烈，堂堂大元公主，难道还比不上区区反贼明玉珍的义女么？”

议事厅中一切地停顿了下来，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所有人张口结舌，均骇异地望着阿盖，包括段功本人在内——并不是因为她当众许嫁自己，大理时兴自由恋爱、私订终身，男女婚姻大多是自己选择，只是正如她所言，她堂堂大元公主，将自己当作结盟筹码公然抛了出来，从古至今，大概也只有她一个。

殊不知阿盖一派天真，浑然不解人情事故，她听到人们议论段功有意娶明玉珍义女明玥，以为他不过是贪图女色之徒，因而有了一个最简单的想法——既然明玉珍一心笼络段功，不惜用爱女终身幸福作为筹码，那么她为了救中庆、救父兄，也一样可以牺牲自己。

过了好半晌，大都才问道：“公主你……你说什么？”阿盖道：“我决意要嫁给信苴为妻。”大都结结巴巴地道：“公主你……你……”他本想说“你是不是疯了”，却始终说不出口。阿盖公主身份何其尊贵，段功势力再大，在朝廷眼中也不过是一雄霸地方的土酋而已，她怎能纡尊降贵，主动委身下嫁？何况段功早有正妻，她堂堂公主，终究要落个堂下妾的名份。若是被梁王知道，定然暴跳如雷，宁可血战沙场而死，也绝对不会同意将爱女许配给大理总管。

在大理一方看来，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意味——阿盖言行自然天真幼稚，然则看她神色，镇定异常，定然早已经深思熟虑。公主许嫁非同小可，自古以来，争相向中原朝廷请求通婚的边疆部落酋长、首领不计其数，均视中原公主下嫁为非凡的荣耀。吐蕃强盛时，赞普松赞干布求娶中原公主不成，屡兴兵事，打了许多年的仗，唐太宗李世民才许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欣喜异常，换上唐朝衣冠，以女婿之礼相见，又仿照唐朝样式，专门为文成公主修建城郭和宫室，这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千百年来，云南还没有哪位部落首领能够娶到中原公主。昔日南诏王隆舜卑躬屈膝，劳心竭力，也只勉强得到唐朝许嫁公主的诏书，却始终未见到公主下嫁，终在谎言中郁郁而终。阿盖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她是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六世孙，是真正的金枝玉叶，若其当真下嫁段功，确实是难得的殊荣，对维系大理段氏在西南乃至天下的名望地位大有裨益。

大将军段真似不能相信，问道：“公主当真想嫁给我们信苴么？”口气中已经完全不是段功想不想娶的问题，而是阿盖愿不愿嫁的问题。阿盖除下左手拇指上的金指环，道：“我愿意与大理饮金为盟【2】……”大都知道那枚金指环是出身黄金家族的标志，在蒙古人眼中尊贵无比，忙叫道：“公主，你不能……”

却听见阿盖将金指环高高举起，朗声道：“我押不芦花帖睦尔诚心诚意愿嫁大理总管段功为妻，永不反悔；梁王与大理誓结同盟，永不兵戈相见；若违此誓，定教我……我……嗯……”她想发个比刀剑穿心更厉害的重誓，一时想不起来什么合适，突然想起早上梳洗时听楼丁提过什么吸血精吸血，当即道，“定教我阿盖被吸血精吸血而死。”

众人听她众目睽睽下义正词严地发誓，却说出了吸血精吸血的话来，不禁有些莞尔。段功等人一直在议事，尚不知道吸血精疑案已破。只有大都道：“公主，没有什么吸血精，吸干人血的是壁虱。”阿盖不及问壁虱是什么东西，道：“嗯，那就让我被壁虱吸血而死。”

饮金为盟是国之重盟，阿盖誓言一出，众人便一齐朝段功望去。段功犹自呆在当场，他掌管大理已经十九年，军国大事均是一语立决，眼前却是平生从未遇的最棘手之事。昨夜之前，他已经决定保持中立，不与梁王或者明玉珍任何一方结盟。他也听到一些传闻，说是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他将要娶明玉珍义女明玥公主，明玉珍派使者来大理本是机密大事，尤其是明玉珍亲笔书信许嫁明玥公主一事，只有极少数心腹之人知道，现今却传得满城风雨，自是刻意有人兴风作浪。他本无意亲近红巾，也不愿意去理会。但过了昨夜，情势已经大起变化——明玉珍率红巾军在三日前攻下了中庆，梁王率残部退往楚雄，已经极度接近大理与梁王的界关罗那关，倘若明玉珍乘胜追击梁王，大理东部边境将会直接面临红巾的压力。为以防万一，段功已经派大将军张希矫及将军铁万户连夜率兵赶去罗那关增援。不仅如此，他还知道明玉珍除了亲率军队攻打中庆外，另有两路军队，一路指向建昌，一路直指北胜州【3】。建昌是阿荣领地，北胜州则是大理北部咽喉之地，可见明玉珍早有打算，派邹兴与大理结盟不过是拖延时间之举，他们也早料到大理依旧心向元朝，一旦宣称结盟失败，便师出有名，两路偏锋径直进攻大理。梁王已败，大理失去东部屏障，明玉珍再自东向西，就会形成夹击之势，大理境内将烽烟四起。而更为不妙的是，占据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的陈友谅也正调兵遣将，召集以能征善战著称的“黑旋风”皁旗军，有意南下与明玉珍联兵，一起攻打云南。当此情形，大理即使想保持中立姿态，只怕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与将军们商议一夜，决意先调集精兵赶往东部边境，再伺机而动。不料当此紧要关头，阿盖突然求见，饮金为盟，声称要嫁与他为妻。他当然知道她并非真心爱慕他，不过是想以联姻为手段，让他出兵营救梁王。不过这却是个极好的契机——目下大

理文武官员没有一人赞成发兵襄助梁王，这自然是因为历年积怨极深，尽管梁王派了使者前来求救，大理众人仍是愤愤难平。但实际情况是，与梁王联兵恰恰是大理摆脱即将来临的危机的最好出路，不然战火定将燃进大理，只有联军梁王，主动出击，击败明玉珍主力，收复中庆，才能保一方晏然无事。只不过大理众将放不下仇恨，又担心梁王一旦获救，将来喘过气来，过河拆桥，再与大理开仗，岂不成为千古笑话？但若有阿盖居中盟誓，她是梁王之女，身上又携有梁王金印，当可说服军中将士，岂不闻适才大将军段真话中语气，已有将信将疑的惊喜。只是，他真该就此接受阿盖的下嫁么？这确实是个他想都没有想过的意外问题。

毕竟众所注目，段功无法长久保持沉默，只好开口道：“公主，饮金为盟非同小可……”阿盖道：“我知道。”飞快地掏出那把小小的弯刀，众人惊呼声中，已经一刀割破左手手指，将血一滴一滴注在金指环上，道：“信苴，请你命人取酒来与我盟誓。”她也不问段功是否愿意娶她，只将弯刀倒转，斜搭在腹部，竟似一旦遭到拒绝，便要自刺当场。

段功吓了一跳，忙道：“公主，快些放下刀子。”阿盖摇了摇头，往厅中走了两步，以离得大都远些，免他阻拦，又重复道：“请信苴命人取酒来与我盟誓。”神色凛然，态度极是坚决。段功心头一震，暗道：“原以为她是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娇弱女子，没成想她为了救父亲，竟会有如此大的勇气。”

段真上前一步，低声道：“信苴，这是个大好机会。”段功便道：“好，我答应了。来人，去取酒来。”顿了顿，又道，“公主，请你放下刀子，别割伤了自己。”阿盖见有羽仪飞奔出去，便依言将弯刀垂下。大都明知已不可劝转，还是上前道：“公主，请三思。”阿盖却是不听。

厅中这场变故发生得极快，大多数人依旧尚未会过意来。羽仪拿进来两只玉杯，斟满酒。段功走下堂来，站到阿盖身旁。阿盖将手指的血依次滴入两只玉杯中，又用弯刀割下金指环上的金屑入杯。段功一挥手，施秀取过乌钢剑，从旁拔出奉上。段功执剑在手，低声道：“公主，其实你不必嫁我，我也不想强人所难，你只需代表梁王与我大理誓言结盟即可。”阿盖缓缓转起头，惨笑道：“誓言既出，覆水难收。这就请信苴滴血吧。”

段功自忖若不应承，她难以挽回颜面，必然要血溅当场，如此，大理与梁王势成死敌不说，梁王还会上奏朝廷，诬告大理暗结红巾谋反，从此大理兵结祸连，永无宁日，当下不再犹豫，用剑将手指割破，滴血入杯中。二人随即端起玉杯，一饮而尽。

阿盖将金指环交到段功手中，道：“这是我的信物，也请信苴送一件

随身物事给我。”段功一时想不出身上有什么可送之物，便道：“这乌钢剑是我随身佩剑，就此送给公主，作为信物。”阿盖道：“好。”取了佩剑，昂然道：“阿盖这就告辞了。”段功问道：“公主要去哪里？”阿盖道：“我要即刻赶去楚雄与我父兄会合。信苴，请你记得方才的誓言，你的未婚妻子在楚雄日夜盼你发兵前来相救。”竟不再流连，转身决然而去。

只在临出厅门的那一刹那，她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苍白憔悴的面容恰似早春二月的溪流，冰清玉洁而又涌动着脉脉忧伤。尤其那清如泉水的眼睛里，饱含着了悲苦期待的目光，仿佛烙印一般烙在了段功心里，尤其被灼伤瞬间所留下的痛，令他永远无法忘怀。

戏剧性的一幕随着阿盖戏剧性的离去又戏剧性地结束了。良久，段功才转头问道：“渊海，我这般做对吗？”杨智道：“信苴为了大理百姓，用心良苦。”到底还是一道长大的伙伴，了解他的心思，段功叹了口气，命道：“去带明玉珍使者来这里。”又道，“将阿荣也一并带过来。”

段真问道：“信苴打算派哪位将军领兵去救梁王？”段功道：“我想亲自去。”段真吃了一惊，道：“信苴身系大理百姓安危，不可轻易涉险，不如由我去。”段功道：“我意已决，大将军你留守阳苴咩。”段真还待再劝，段功挥手止住他，疲倦地道：“我先回寝宫一趟。大将军，请你去安排调军一事，此时正是春耕农忙时节，不宜劳民征集乡兵，我带五千罗苴子出发即可。”

昔日南诏与唐朝开战，均是全境征兵，出动军队人数在十万以上，最多一次达二十万人。大理受总管直接统辖的常备军大约只有三万人，分布在龙首关、龙尾关、阳苴咩等雄关要城，若有战事发生，这些军队须得就地驻守，不可轻易出动，而两支素来用作机动军队的张希矫部及铁万户部已经在昨夜赶去增援罗那关，再要出征，必须临时征召民间精壮男子，即所谓乡兵，称为寸白军。段功只调驻守阳苴咩的罗苴子，实是大大有违用兵之道，要知道，阳苴咩可是大理的心脏。段真道：“信苴亲自出征，五千罗苴子是否太少？”

杨智却是知道段功爱惜百姓，不愿损耗民力，当即道：“信苴大概是认为兵贵精不在多，何况我大理自立国起，四百余年从未与中原汉人交锋，外人不知我方虚实，有着大大的优势。”段功点点头：“渊海说的正是我心中所想，去办吧。”段真只得应道：“遵令。”

段功又道：“渊海，我先回寝宫一趟。等明玉珍使者与阿荣到了总管府，立即派人来叫我。”杨智道：“遵令。”

段功回去寝宫，不是要趁隙休息，而是要向高兰解释与阿盖饮金盟誓一事。他若不及早告知夫人来龙去脉及自己的真实心意，等到传闻沸反盈天时，怕是到她耳中又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说法了。

高兰正在书房中观赏一幅画，段功见她神色专注，一时顿住脚步。自昨日从品兰亭拂袖而去，他心中总有些疙瘩难解，乍然再见到夫人，感觉很是异样，她在他眼中完全陌生了起来。高兰见到段功进来，很是意外，忙招手道：“郎君，快些来看。”

段功依言走过去，却见案桌上摆着一幅水墨兰花图，数片简约清淡的兰叶中，一朵刚劲挺拔的兰花写意舒展，神意淡泊，墨妙无前，逸气儒雅，极有韵神。右上角题有“纯是君子，绝无小人。空山之中，以天为春”的字样。段功一见便爱其品格不凡，问道：“这画夫人是哪里得来的？”

高兰不便明说是杨庆妻子刚送来为她丈夫请托求情的礼物，只笑道：“郎君先别问我从哪里得来，只说这幅画如何。”段功道：“好画，好画。”高兰道：“自然是好画，这是南宋人郑所南所画《墨兰图》，其人工于画兰，却从不画土，寓意其故土中原大地为蒙古人所夺。”段功赞道：“好一个有气节的君子。”凝思那《墨兰图》片刻，忽作肃色，转头道：“我有话要对夫人说。”高兰笑道：“我也正有话要对郎君说。”段功道：“好，夫人请先说。”

高兰道：“昨日我到大狱看了高浪，僧奴已经知道错了，你就饶了他吧，他也是为了保护僧奴，才会与阿荣大打出手。”段功尚不知道大狱闹吸血精，阿荣和高浪已经被施宗下令释放，心想既然要放阿荣尽快回建昌抵挡红巾，高浪也不宜再予关押，当即点头道：“好。”

高兰却并不高兴，叹了口气，露出心事重重的样子来。段功道：“夫人不必再为僧奴与阿荣的婚事烦心，如今风云突变，红巾正派兵向建昌进发，阿荣须得尽快赶回去，儿女之事，怕是要暂且放在一边了。”高兰大出意外，问道：“昨晚郎君一夜未回寝宫，为的就是这事么？”段功点了点头，道：“红巾另派了一支人马进军北胜州，因军情紧急，连夜召集将军议事，直到刚刚才结束。抱歉让夫人牵挂。”高兰闻言心花怒放，红巾攻打大理，表明他们根本没有诚意与大理结盟，所谓明珙公主许嫁大理总管的谣言也不攻自破，忙喜滋滋地道：“郎君可别这么说，都老夫老妻了。况且郎君是在为军国大事日夜操劳，我这做妻子的，本来就该多体谅些。”段功听她这般说，到嘴边的话又溜了回去。

高兰又假装不经意地道：“昨日我去大狱，看到狱卒在拷打杨庆，很

有些意外，他可是犯了什么过错？郎君也知道，他妻子原是府中侍女，论起来也是故人。”段功猜她有要为杨庆求情之意，不觉有些奇怪，他虽然从来不违背她的意思，但她也从来不干预政事，不知道这次为何要为杨庆出头，当即咳嗽了声，道：“杨庆……”

忽听得有人疾步朝书房奔来，高兰笑道：“是僧奴来了。”段功皱眉道：“都这么大了，怎么还是这么毛躁？”高兰道：“再毛躁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又叮嘱道，“这回你们父女可要好好说说话。”

不料段僧奴人未到，声音便已经传了进来，道：“阿姆，你听说了么？阿爹要娶梁王的女儿，蒙古公主，适才已经盟过誓了。”风风火火地闯进书房来，一见到父亲正在房内，当场呆住。

高兰更是双目圆睁，失态地瞪视着段功。她的惊奇、愤怒令她瞬间老了十岁，露出老妪的困窘来。段功忙道：“我正要跟夫人说这事，我绝无意娶阿盖公主，与她盟誓，只是为了说服将士与梁王联兵抵挡红巾，将战火阻拦在大理境外。”高兰两耳嗡嗡作响，完全听不进一个字，她不懂战争，也丝毫不关心梁王、红巾，只知道自己倾心相爱的丈夫要娶另外一个女人。

又听见段僧奴讪讪问道：“阿爹是说那蒙古公主叫阿盖么？”她一直被软禁府中，这才知道她在五华楼前从阿荣手下救下的阿盖，就是梁王之女。难不成这个曾与她姊妹相称、一齐饮雪的温柔女子，将要成为她的庶母？见父亲不答，又一眼瞧见他左手小指上戴着一枚金指环，正是阿盖之物，不由得又气又恼，抗声问道，“阿爹，你应该知道阿盖的年纪比女儿大不了两岁吧？”

段功一时急怒交加，喝道：“我与你母亲正在商议事情，你跑进来插什么嘴？”他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火，段僧奴吓了一跳，愣得一愣，赌气转身跑出书房。段功道：“夫人……”却听见门外有羽仪禀道：“信苴，段真大将军请你速去议事厅，有急事。”段功不及再向高兰解释，叹了口气，离开了书房。

重回议事厅，却只见到阿荣一人等在堂前，不见明玉珍使者邹兴等人。施秀上前禀道：“属下派人去五华楼找明玉珍使者，发现邹兴几人已经不在。据楼丁说，他们在大伙儿都赶去大狱查看吸血精时离开，说是要四处逛逛，但再也没有回来。属下派人问过巡城的罗苴子，得知他们已经离开五华楼后便迅速出了北城门，骑马往龙首关去了。若是派人快马赶去龙首关通知守卫阻拦，怕是已经来不及。”

段真道：“邹兴等人作为实在令人失望。”杨智道：“怕是他们已经知道明玉珍占据中庆，而红巾在北边针对北胜州、建昌的两路进攻即将开始，所以才不告而别。”段功点头道：“我猜邹兴几个要赶去北胜州方向，与那一路的红巾会合。”段真冷笑道：“北胜州是我大理边防重镇，知府高斌祥向来注重练兵，建有小吉都兵寨，其部属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又有象队，可不是红巾那群散兵游勇轻易能够对付。”段功道：“尽管如此，还是要多加提防。来人，立即传书北胜知府高斌祥，命他迅疾发兵赶往金沙江北防御红巾，尽量不要让刀兵在我大理境内对垒。”当即有羽仪轰然答应。

段功又叫过阿荣，告知红巾正三路进攻云南，其中一路正是建昌。阿荣本以为段功要为昨日五华楼之事狠狠训斥自己，正有讪讪之意，忽听得红巾胆敢趁他不在时偷袭部落，登时大怒，拍胸道：“岳丈，你不必为此烦心，我这就赶回建昌，不将红巾杀得一个不剩，决不再来大理见你。”

段功倒不十分为建昌担心，虽说头人来了大理，群龙无首，但部落男女均彪悍雄健，红巾人数虽多，却大多是挟裹参军的贫民，未经任何军事训练，难以匹敌建昌骁勇善战之辈，岂不见前晚阿荣与大都打架，受伤的只是蒙古人。见阿荣信誓旦旦，便道：“也好，你尽快赶回去。切记红巾诡计多端，只有当他们来犯时，你才可出击，一旦对方败逃，绝不要冒险追击。”阿荣哪里听得进去，随意应道：“知道了，小婿这就告辞。”



◎《梵像卷》局部图。本图表现的是宗教内容。卷中诸像，相好庄严，傅色涂金，并极精彩。



◎12世纪唐卡

等阿荣出去，段真又上来禀告行军调度一事，预计最快也要三日后才能出发。段功已经得知明玉珍占领中庆后，自己率步兵留守，另派弟弟明胜率军向楚雄进发，预备乘胜追击，将梁王一举歼灭，红巾日下气势极盛，怕是沿途梁王军队难以抵挡，明胜轻骑前锋最快四日便可抵达楚雄，因而嫌三日准备太迟，便交代先带三千罗苴子，但明日午时之前

大军一定要出发。

自大理立国，从未有段氏亲自率军出征者，此刻大理国虽不复存在，然大理总管辖区广达大半个云南，段功亲自出征非同寻常，尚有无数事情要忙着交代。

这一夜，大理虽然平静依旧，但却有了小小的涟漪——南北城门灯火通明，一队队骑兵鱼贯进出，多少带来了战争的气息。大理总管要娶梁王公主的事也传遍了全城，虽然有识者叹服段功远见与气度，但大多平庸之人不明真相，难免议论段功是中了梁王的美人计。

一直忙到深夜，段真、杨智等人辞去，段功才略感到疲倦，却不愿意就此回寝宫休息，明日就要出征，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他不想再为娶阿盖一事却受妻子、女儿的冷言冷语。等到击败红巾后，他向梁王说明，婚姻之约是阿盖救父心切、情急之下信口而出，不必当真，梁王也不会愿意将爱女许嫁给一个已有妻室的中年男人，当然乐得取消婚约，到时既与梁王修好，又不必耽误阿盖的青春，他独自率军回到大理，所有人自会明了他心意。

正思忖间，忽见儿子段宝端着一只玉碗走了进来，不由得精神一振，笑道：“阿宝，你来得正好，阿爹有事要嘱咐你。”段宝将手中玉碗奉上，道：“阿爹先喝了汤。”段功接过来，汤还是热的，一口喝下，身子顿感一阵暖意，既有精神上的，又有生理上的。段功问道：“是阿姆让你送来的么？”段宝道：“是。”

段功将碗放下，正色道：“阿宝，阿爹明日便要领军出征，你是我独生爱子，早有坦绰名号，若是阿爹这次不能回来，便由你继承大理总管之位。”段宝道：“阿爹何出此言？阿爹保家卫国，自有佛祖庇护。孩儿日夜盼阿爹得胜归来，不作它想。”段功叹道：“战场上的生死，可是谁也说不清。”他知道儿子年纪虽幼，却是沉稳多思，对其远比对女儿放心，道：“阿爹不在时，你要多照顾阿姆、阿姊，军政大事自有段真大将军帮你，无须担忧。”段宝道：“是。”段功道：“你下去吧，阿爹还有事。明日你再到议事厅来，正式开始处理政事。”段宝道：“是。”

段功又叫过施宗、施秀，交代总管府中事宜。施秀忙道：“我们兄弟商量过了，信苴这次出征路途遥远，远离家乡，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大理，我们想带些羽仪，跟在信苴身边。虽说信苴有罗苴子保护，然而总是我们这些人跟随信苴日久，更得力些。”施宗道：“这，也是夫人的意思。”

大理总管在内部极少使用印信，传令多靠心腹羽仪直接宣达，段功早养成习惯，确实对羽仪有所依赖，沉吟片刻，道：“也好，就按你们说

的办。”施宗、施秀大喜，连声应了，自出去选拔精干人手。

议事厅中沉寂下来，愈发显得空旷。段功凝视着案头那只玉碗，叹了口气，起身往寝宫而去。来到卧房外，却见侍女迎上前来，告道：“夫人去了宝姬住处，不在这里。”

段功正欲去女儿住处，侍女又道：“夫人有话，若是信苴回来，不必等她，她今晚歇在宝姬那里了。”

段功知道夫人心中气恼，不欲与自己相见，然而他明日就要出征，总得有道别之语。当下又往段僧奴住处而来，却见小楼上一片漆黑，无丝毫光亮。问起侍女，说夫人与宝姬早就安歇了。段功这才知道并非高兰命段宝送汤，是儿子自己的心意，一时无语，站了片刻，终于转身离去。

他也不回房间，只往议事厅而来，坐下来想了会儿事情，便顺势靠上椅背，就此歪头沉沉睡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听得有人窃窃私语，似在议论吸血精，蓦然惊醒。果见厅门处两名羽仪正在交谈，杨胜坚正对杨安道道：“这下吸血精可成了大笑话了。”段功走过去问道：“你们在说什么？”二人见吵醒了段功，慌忙噤声请罪。

段功走出议事厅，天竟是已经矍矍亮，忽见东南方向有火光映天，不免大奇，往院中紧走几步，退到开阔处，望见火光正是来自五华楼楼顶，这一惊非同小可，忙叫道：“来人，快派人去五华楼救火。”杨胜坚笑道：“回信苴话，那不是着火，是狱吏跟楼长在楼顶烧滚水烫死吸血精呢。”

段功自昨夜一直专注政事，尚未得知昨夜又闹吸血精一事，问道：“什么吸血精？”杨胜坚忙从头到尾说了事情经过，又说伽罗偶然发现吸血精其实就是壁虱。段功听了大奇，道：“原来是壁虱。”杨胜坚道：“是的。不过，更奇的还在后头呢。”

原来当晚狱吏命人放了两大盆畜血在北狱地牢口，自己则领人藏在城墙上屏息凝神，暗中监视动静。这一夜月圆如盘，月色皎然，不用点烛火亦可清晰洞察一切。到了一更时分，果然听见悉悉之声，如无依所言，仿若是大群老鼠爬过屋梁。众人壮胆走近声响之处，却见无数小虫正密密麻麻顺狱墙而下，往畜血涌去，片刻间便将两盆畜血吸尽。狱吏慌忙下来城墙，奔出大狱，自墙外远远望去，正有虫成曲线由五华楼楼

顶红龙鼓而下，心中恍然有所悟。忙赶去五华楼告知郑经大鼓有蹊跷，一齐上来顶楼，却见那坚韧无比的大鼓下首不知道怎么开了一道口子，无数小虫正从那涌出，稍一近些，便闻到呛人的壁虱味。再轻轻敲鼓，鼓中悉索之声大作，狱吏道：“母壁虱当在这里面了。”郑经忙命楼丁抬来大锅和柴禾，就此在楼丁烧取热水，往壁虱虫线烫去。又打开鼓皮，里面有母壁虱石余，大者如指甲如巴豆，从未见过，忙一一烫死。现正接连烧水烫楼顶梁柱，彻底清洗。

段功百忙中突然听到如此奇闻怪谈，想不到笼罩阳苴咩六十年的阴森吸血精竟是壁虱，忍不住露出微笑来。又问道：“不过以往都是发生在夏季，如何这次春季又有了吸血事件？”杨胜坚道：“这都是明玉珍使者在暗中使坏。”段功大为不解，问道：“你适才不是说被吸血死的只有两名蒙古武士和杨庆，如何又扯上了明玉珍使者？”杨胜坚道：“狱吏发现那鼓皮上的口子是利刃所划，鼓皮刀口尚新，问过守卫兵士才知道，近来只有昨日李芝麻带着两名随从上了五华楼楼顶，停留了老大半天。后来那随从许江武还说手指麻木没有知觉，找楼丁要过药。据楼丁回忆，许江武指头的伤口，跟后来蒙古武士身上的壁虱咬痕一模一样，可见是他用刀划破了鼓皮，将手伸进鼓中想找什么，结果东西没有找到，反而放了壁虱幼虫出来害人。话说回来，倒也亏得他们使坏，不然这吸血精大疑案到现在也破不了。”

段功道：“许江武想到红龙鼓里找东西是谁的推测，是狱吏还是楼长？”杨胜坚笑道：“都不是，是住在五华楼中的罗贯中罗先生。”段功道：“难怪。”想了想道，“你去五华楼告诉罗先生，说我答应他之前的要求，允准他借阅翠华楼藏书，但有一个条件，他阅书的同时，须得住在无为寺中，教习世家子弟读书。”杨胜坚道：“遵令。”飞奔跑去五华楼传话。

忽见高潜走过来，讪讪道：“信苴。”段功道：“有事么？”高潜迟疑了半晌，终于鼓足勇气道：“我……我……也想跟随信苴一起出征。”段功大为意外，道：“沙场征战非同儿戏，你还是留下来，多陪陪你姑姑。”高潜道：“不，我想去。姑姑也赞成我去，说这是个历练的好机会。”段功笑道：“不是我不想带你去，而是此行凶险，你父亲只留下你一根独苗，万一有个差池，我如何向夫人、向你们高家交代？”高潜道：“我一定要去。”

段功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握紧，这等意志坚决之姿态竟是从未见过，不由得一愣，沉吟片刻，道：“那好吧，你去跟施秀羽仪长说，说是我的话，要带上你、高浪、杨宝三个。”高潜也不露欣喜之色，只淡淡道：“多谢信苴。”转身离去。段功从未见过内侄如此从容之风，一时间大感意外。

天大亮后，官员、将军们都赶来议事厅禀事，段功便将总管大印交给段宝，毕竟爱子年幼，无理政经验，又命众人先说明详细情形，再提出建议，段宝定夺后，再请段真大将军最后审核一遍，他自己只专注在调兵遣将上。

高潜、高浪也奉召到议事厅当值，高浪听说可以随同信苴出征，倒极是惊喜，又问道：“不是说信苴还指名召了杨宝，怎么一直不见他？”施秀道：“他还在无为寺中料理普照禅师后事。不过，我已经派人去叫他。”高浪大惑不解，道：“无为寺里那么多人，为何还要让杨宝留下善后？”

他自是不知道那两副丢失的孔雀胆一直没有找到，段功有所担心，他猜出入寺之人受到控制，盘查如此之严，那两副孔雀胆应该还留在寺中，不过一时找不到罢了，杨宝心思缜密，观察力远过常人，因而留其在寺中，名为操办脱脱后事，实则要暗访孔雀胆下落。这其中情由复杂，施秀不便明说，只笑道：“这是信苴的安排。”

到了正午，段功换上铠甲。他随身之物乌钢剑给了阿盖作信物，又派人从内库取来一柄松鹤古剑，正是大理建国时所铸四把雨铁【4】宝剑之一。当年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发动兵变自立大义宁国后，天降流星雨，落地有声，砸死了二名行人。人们发现流星雨都是些碎铁，比常铁更重，于是纷纷捡回家，以标炭扯炼搓熟，铸成刀剑，淬火后精磨数十日乃至百日始成，锋利远过寻常兵器，可剌常铁。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灭杨氏后，往民间搜寻得到雨铁八十斤，请名铸剑匠铸剑四柄，分别为黄龙、金雀、松鹤、鸳鸯，均为稀世之珍，尤以黄龙剑最为贵重，曾斩奸除恶一百二十七人。第二代皇帝段思英爱其锋锐，到无为寺出家时一并带走，黄龙剑遂成为无为寺镇寺之宝，金雀、松鹤、鸳鸯三剑则一直藏于内府中。此刻拔出松鹤剑一看，寒光射影，犹如四百余年年初铸之时，当真是一把好剑。

当下众人簇拥段功来到大衙门东首的开阔地带。却见旌旗如翼，甲冑似鳞。一匹六尺神骏昂立军前，双眼莹澈，气宇昂扬。这是段功所乘爱马，名为乌云托月——通体全黑，唯独腹毛白胜霜雪。段功得到该马已有十余载，至今骨干如初，飞奔如电，按辔徐行则不觉其驶，瞬间已是百里，可谓是百年难遇之良驹。

段功跨上爱马，一挥手道：“出发。”罗苴子、羽仪一齐上马，簇拥着段功出城。

自百年前忽必烈攻下大理后，阳苴咩城百年不见兵仗，是以段功出兵的这一天，成为一个无比隆重的大日子，全城轰动，男女老少奔走相告，无数人拥上大街看热闹。段功眼见大道两边百姓指指点点，知道许

多人对自己相助梁王颇有微词，暗道：“一旦兵连祸结，民生必然憔悴，我出兵正是为了保护你们免受战祸之苦，希望你们有朝一日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再不环顾，驱马往南城门赶去。路过五华楼时，见到罗贯中和沈富也挤在道旁，罗贯中见他投过来目光，忙叉手示意，表示恭谨之意。段功微微一笑，策马出了阳苴咩，往龙尾关而去。

忽闻见背后马蹄得得，有骑士急驰追赶上来。高浪认出来人正是杨宝，惊叫道：“杨宝，你怎么现在才来？”杨宝不及与他寒暄，上前道：“信苴……”段功见他脸有焦色，放缓马速，问道：“那两副孔雀胆找到了么？”杨宝道：“没有，属下有负信苴重托。不过，却有一件怪事……”段功道：“什么事？”杨宝道：“今日将普照禅师装进棺柜预备火化时，他尸体忽然变成了绿色。”段功失声道：“他中了孔雀胆剧毒？”杨宝点头道：“正是。据白沙医师所言，中了孔雀胆剧毒后，会全身麻木而死，但却不会立即死亡。属下猜普照禅师在被无依禅师割喉前，中了孔雀胆剧毒才刚刚不久，他觉得到不对，又听见动静，回过身来，正好遇到无依禅师进来，无依禅师诚然武功高强，普照禅师中毒下也无法反抗，所以才会无声无息地被一刀杀死。”

段功道：“这么说，无依禅师倒不是凶手了。”杨宝不敢接声，又道：“白沙医师已然验过，是茶水中有毒。这算是找到了一副孔雀胆的下落，只是不知道另外一副在哪里？”

段功紧锁眉头，回过头去——日正当头，强烈的阳光中，阳苴咩伟岸高大的城墙也模糊了起来，只有城头星星点点地闪耀着点点金光，那是守城罗苴子铎鞘的反光。害死脱脱的另有凶手，真相未明，他离开后，大理又会发生些什么？再看前方，前途漫漫，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样的际遇？

注释

【1】楚雄：今云南楚雄。

【2】饮金为盟：指刺臂血和金属与酒饮之，是蒙古极为隆重的仪式，被称为“国之重盟”。

【3】北胜州：今云南永胜，为茶马古道南线必经之地。

【4】雨铁即陨石。

第六章 征战几人回

罗苴子张开弓弩，箭头一起对准圈内的红巾俘虏。那些红巾知道大限已到，一齐站起身，互相挽起了手。一人带头唱道：“风从龙，云从虎，功名利禄尘与土……”余人尽随他唱了起来，“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看天下，尽胡虏，天道残缺匹夫补。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



大理到楚雄四百二十里，只有一条驿路。段功等兼程赶路，一路无事，只在次日晚上到达云南驿【1】时，驿吏说禀告昨夜有一名羽仪被人杀了。羽仪向来只负责总管府的宿卫，从不外派公干，众人不免大感不同寻常。

施宗忙赶去查看究竟，那羽仪名叫徐川，是个汉人，一直在高兰身边当差，不知怎生来了云南驿，被人刺死在驿站大门外。驿吏道：“徐羽仪只说奉命有要事要赶往罗那关，小吏也不敢多问。”施宗问明徐川昨夜才进驿站歇脚，恰在阿盖公主、蒙古使者一行之后，心中有数。

驿吏甚是精明，善于察言观色，猜到施宗怀疑是蒙古人下的毒手，忙道：“凶手不是蒙古人，当时公主与蒙古人、回回人正分成两桌在大厅吃饭喝酒，一个不少，小吏亲自陪在一旁，忽听得外面有人惨叫一声，奔出去查看，才发现徐羽仪被刺死在大门外。他本来换了驿马，正要摸黑上路。”杨宝仔细查看了尸首，也道：“他是被一剑穿心刺死，蒙古人用的都是弯刀【2】，刺不出这样的创口。”

施宗当下回来禀报。徐川出城，段功、施宗、施秀等人毫不知情，他奉命自然是奉高兰的命令。段功隐约猜到是怎么回事，紧蹙眉头，露出明显的不快，记忆中高兰的微笑也变得高深莫测来，只是时间太紧，不及查明是谁杀了徐川，只命驿吏料理后事，略略歇脚后，又继续率大军赶路。

离开大理后的第四日凌晨，段功终于率前锋到达罗那关。罗那关在云南驿道之北，是大理东部最重要的界关，驻守这里的大将是大理名将杨生。大将军张希矫及铁万户因早出发两日，已在之前抵至，忽听得信苴亲率大军来到，无不惊愕有加。尤其张希矫正沿边境布置兵力，严守要害，以防梁王军马为红巾追击窜入大理境内，并下令见到蒙古人一概格杀勿论，他满以为死敌梁王这次不死在自己银枪下，也要死在红巾手中，忽然得知段功已经与梁王结盟，且亲自赶来援救，既意外又气愤。

此刻，前方侦察来报，明玉珍之弟明胜率轻骑西击梁王，一路势如破竹，已经攻下回蹬关【3】。回蹬关距楚雄不到百里，是楚雄东面天然屏障，既然失守，楚雄已经岌岌可危。段功知道兵贵神速，遂命杨生继续留守罗那关，张希矫虽最熟悉这一带地形，却与梁王势不两立，只率部作为后备，暂住关内，随时准备驰援，自己则率原军及铁万户部继续赶往楚雄。

楚雄当四达之冲，东卫滇郡，西连大理，南控交趾，北接姚安，自

古便是云南重镇。又山川清秀，土壤肥饶，有盐井之利，商民走集，称为大郡。楚雄城跟阳苴咩城一般，位于一处坝子上，城内一马平川，城外却是地势险峻，四面环山，山外又有河流深涧环绕。只在东、西有两处通道——东面山谷壁高千仞，只在中间有一条狭窄的隘路，山谷外则是湍急的龙川江；西面有一道南北流向的平山河，有平山桥跨河。河西也是一道山谷，壁立险峻，谷宽两三里，传说八仙之一吕洞宾曾经来此修炼，由此得名吕阁。后元军在此处缘山为险，筑有石城，称为吕阁关，遂成为楚雄西面最重要的屏障。

段功到达罗那关时，便已经派人先行赶往楚雄知会梁王李罗。李罗听说段功亲自带兵前来，当此山穷水尽、困守孤城之际，虽有感激涕零之意，却也耿耿于怀，只命世子阿密、王相驴儿率逃难至楚雄的王府官员及行省官员及楚雄知府【4】、楚雄县令等人赶去吕阁关迎接，他自己守在知府衙门内闭门不出。

李罗具有蒙古人的典型特征，五短身材，紫膛面皮，连鬓胡须，望上去精力充沛。他站在日暮中的庭院，心中盘算段功伸出援手一事，不免感慨万分——自明玉珍进攻云南以来，他先后几次派人向驻守河南的王保保、驻守陕西的参政察台帖睦尔及大将李思齐求助，请他们发兵，从北边牵制明玉珍，缓解起云南攻势，却无一人理会。这些人做着大元的高官，食大元俸禄，个个手握重兵，当此危急关头，不思团结对敌，反而为了争权夺势大起内讧。尤其王保保被当今皇帝封作河南王，总领天下兵马，却支持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登基，与拥君派对仗，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斗争，导致朝中局势极度动荡。自己人完全指望不上，红巾又迅速突破前方防线，逼近中庆，无可奈何下，他才不得已派王傅大都去大理求救，又因大理总管的顶头上司是云南行省，听从王相驴儿建议，请出了行省平章政事马哈只之子马文铭。他也知道自己与大理宿怨极深，本没有什么期待，等到红巾围城后，心知城破是早晚之事，又派心腹侍卫凌云护送阿盖公主持梁王金印再次前往大理求救。他此举并非指望能够打动段功，而是他早有举家殉城而死的意念，只想让最心爱的女儿逃过这一劫。不料要到投滇池赴死的最后一刻，他却被小妾泉银淑的泪水哭软了心肠，终于在部下劝说下，率家属、官署逃出了中庆。一路西窜，仓皇失措，狼狈不堪，后面还有追兵穷追不舍，当真是伤感无限，他还特意作了一首诗：

野无青草有黄尘，道侧仍多战死人。

触目伤心无限事，鸡山【5】还似旧时春？

因接近大理边境，元军在楚雄驻有重兵，李罗逃到这里，境况才稍有好转。然则他也不报什么希望，楚雄虽有地利之便，红巾声势占了上风，定要对自己穷追猛打，不下楚雄誓不干休。这里已经是他梁王辖下最西边的城池，也将是他最后死战之地，因为他再无别处可去。殊不料在最绝望的时刻，阿盖带着大都等人赶至楚雄，称已经与大理饮金为盟，段功很快就要发兵。本感意外惊喜，忽又听说原来是爱女以许嫁她自己为筹码，才换来了一句盟约，不由得勃然大怒，认定段功落井下石，竟然以发兵要挟娶本朝公主为妾。阿盖却意甚坦然，竭力为段功辩解，说是她自己想嫁段功。他做父亲的当然知道这并非女儿的真心话，虽说饮金重盟决不可违背，但恨意的种子总是在心中种下了。

驴儿、大都等人在吕阁关翘盼张望良久，终于在日暮时分等到了段功一行。驴儿见为首铠甲将军胯下骑一匹罕见黑色神骏，猜他便是段功，慌忙迎上前去，道：“下官是梁王王相驴儿，信苴远道而来，着实辛苦。”心中却道，“段功担任大理总管十九年，不是半老，也早该过了不惑之年，原来比我想的要年轻得多。”段功跃下马来，道：“王相客气了。”驴儿又道：“这位是世子。”又一一为段功介绍在场重要官员，众人说了不少客气话。

驴儿道：“信苴鞍马劳顿，这就请去楚雄城里歇息，大王正在知府衙门中静候大驾，预备设宴为信苴接风洗尘。”顿了顿，又道，“信苴所带大军，请就此驻守在吕阁关。”

吕阁关距离楚雄城尚有四十里，段功不见梁王到场，早料到他心中多少有些芥蒂，现下听驴儿这般说，更是知晓梁王猜忌自己，不愿意大理军入城，便道：“不忙，楚雄防卫现下由谁指挥？”梁王府尉阿吉站出来道：“是我。信苴有何吩咐？”

按照元朝制度，行省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总领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云南平章马哈只既不在，军政当以都镇抚司为首，抑或是镇守楚雄的万户长，不料站出来的却是梁王府尉。阿吉自己也颇感歉意地望了一眼都镇抚司镇抚刘奇。刘奇是汉人，自李罗入主梁王以来，早就习惯了靠边站的处境，只默默地低着头。

段功又问道：“还有谁对楚雄一带地形特别熟悉？”一边问着，一边向楚雄县县令杨啸望去。杨啸是白族人，又是世袭县令，理该最了解本地山川地形，不料一遇段功目光，便迅即低下头去。

却见一名小吏自人群后站了出来，向段功施了一礼，道：“小吏是本地人，对这一带再熟悉不过。”驴儿正欲介绍，扭头一看，竟是不认识。那小吏道：“小吏毕辰，是吕阁驿的驿吏。”段功点头道：“好，这就请二位随我去军中商议布防一事。”驴儿诧异道：“信苴不进城么？”段功

道：“红巾已到回蹬关，我猜其前锋明日一早必近楚雄外围，等破了敌再进城不迟。”驴儿呆得一呆，随即讪笑道：“也好。”自率了官员回去楚雄城。那世子阿密倒有意留下与段功共同对敌，驴儿却是硬是将他劝了回去。

当下大理军马进了吕阁关，就地安营扎寨。段功也不去吕阁驿，只领着阿吉、毕辰到大帐中详细询问，得知进至楚雄只有东西两条道路，东面山外龙川江水流湍急，河上无桥，平常过河全靠小船，如今红巾西进，船夫都闻声躲了起来，船只也被元军尽数集在西岸，红巾急切之间绝难找到足够数量的小船渡河。河西通向楚雄城的山谷极其狭窄，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两面山腰修有兵寨，驻有弓弩手。既然有两道天险难以突破，红巾当不会选择东道，那么就只剩了吕阁关一个选择。

阿吉道：“我等也料到红巾必走吕阁关，所以已经派了精兵在此布防。信苴大军远道而来，不如先稍事休息，第一仗让我们蒙古人来打。”段功来时已经与杨智等人商议了一个计划，闻言忙道：“与其被动地等待红巾攻城，不如先派一支兵马埋伏在山谷外。”

原来在吕阁关西面山谷即变得开阔，又横有一条关滩江，江上有座小木桥，名为沙桥，且桥南桥北江水不深，只及成人男子胸前，人马均可以趟过，正是过江的最佳之处。照段功的想法，由阿吉率元军精锐在吕阁关守卫，大理军则伏兵在西岸树林中，红巾过关滩江时，大理军先不发动，等他们过江到了吕阁关下时，阿吉一军居高临下出击，大理军再抄断红巾后路，两下合围，当无一人漏网。阿吉极是赞赏，击掌道：“信苴高见！好，就依信苴之计行事。”段功又道：“红巾一直所向披靡，兵锋正健，因而打赢第一仗对我方士气极为重要，须得出尽全力，我想亲自带兵去山谷外埋伏。”阿吉极是意外，半晌才道：“如此，便有劳信苴。”又命道，“驿吏，你负责为信苴带路。”毕辰道：“遵令。”

果如段功所料，次日清晨，一支四千余人的红巾前锋在白茫茫的雾霏中，悄悄过了关滩江，往吕阁关摸去。段功驻扎在关滩江西南的繁密树林中，距离沙桥数里之遥，听侦骑报后命铁万户按兵不动，等到吕阁关杀声起后一盏茶功夫再出击。等了一会，果听见吕阁关方向喊杀声起，铁万户是员骁将，早就按捺不住，也不及等待段功交代的一盏茶功夫，亮出大刀，喝道：“杀啊！”率先奔出林中。他为人苛刻严峻，驭军极严，所部罗苴子立即争先恐后，策马朝东面吕阁关冲去。

红巾前锋将领名叫谢得，正驱军突破吕阁关。他一路追击梁王东来，均任前锋一职，眼见各处元军望风逃窜，抵抗微弱，就连回蹬关这样的用兵绝险之地，也是指日即下，由此对元军起了极度轻视之心。云

南地形复杂，绝大多数为山路，辎重、物资等难以运输，每到一座城池关隘须得就地制作攻城器械，他志骄意满，急于争得擒获梁王头功，也不待器具准备好，便径直来偷袭吕阁关。不料刚一近关，关上箭如雨下。红巾虽然人多势众，但武器装备却极差，没有足够的供给，兵器只能勉强充够数，铠甲只有将官才有，普通士兵身上没有丝毫防御装束，因而奔在前面的红巾迅即被羽箭、弩箭射倒。谢得不恤士卒，驱军再上，又有几排红巾被射倒。

谢得勃然大怒，正命弓弩手朝关上仰射攻城，忽听得背后杀声如雷，似有一支人马冲杀过来，不禁大奇，暗道：“这又是什么人？”他因后面中路大军即到，也不惊慌，分派部分人马回头迎敌，只须拖得一时，主力大军围上来，便如瓮中捉鳖。

孰料大理马名震天下，极善骤驰，红巾不及布阵，罗苴子已速奔至跟前。他们身上个个穿有甲冑【6】，又轻又韧，寻常弓箭无法射穿，一下子便冲进了红巾军中，乘势掩杀。红巾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守卫吕阁关的梁王府尉阿吉见状，忙令部下停止射箭，开关出击。三方在吕阁关外混战一场，铁蹄如雨，血流如注，金戈交接撞击声震天动地，不断有人倒下，伤者发出野兽一样的嚎叫。大理罗苴子还是第一次上阵杀敌，兴奋异常，纵横驰骋，往来冲突，杀得兴起之时，竟有元军军士也被误杀。

谢得见敌人凶猛无比，装束、马匹也大不同于元军，不禁大惊失色，暗道：“莫非这就是大理骑兵？然则不是说大理段氏与梁王是死敌么？”忙命传令兵吹响号角，召唤援军前来。

红巾号角“呜呜”吹响之时，段功已经得知明胜正亲自率中路大军向关滩江进发。他听说西进红巾总共来了三万人马，大为心惊，命将军张连迅疾率部出击，冲乱红巾阵脚，以免铁万户有后顾之忧。

张连率部到关滩江边时，红巾大队人马正在渡江，已有数百人到得南岸，正要赶去增援接应谢得军。忽见一队彪悍骑兵自林中呼啸杀出，如虎入羊群，任意砍杀。登岸的红巾猝不及防，不及抵挡，如刀切菜般纷纷倒下。沙桥上、关滩江中的红巾见此情状，一时骇异得呆住，不知是该进还是该退，忽听见背后鼓声大起，那是主帅敦促前进的声音，只好又继续往前走去。然则此时张连占尽地利，率领骑兵横冲直闯，只要有人上岸便挥刀屠戮。罗苴子个个有百步穿杨的绝技，又张弓弩，射死不少红巾在江中。北岸的红巾不顾鼓声猛响，均站在岸边，迟疑不敢下水。

正僵持间，忽见吕阁关方向一队红巾溃兵与一队大理骑兵交叉奔出，溃兵惊慌地大叫，追兵则大声呼啸。战马无情地践踏着人体，刀枪饱饮着鲜血，头颅、肢体四散飞抛，清晨的阳光刚刚升起，映照着这一场流血漂橹的厮杀。

正欲渡河接应的红巾眼见敌人如此声势和武功，出手之快，杀人之狠，下手之重，当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河边的屠戮更是触目惊心，被敌人追上的同伴非死即伤，各人脚下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心中惧意越来越浓，战战兢兢，几乎就要拔脚逃走，却又听见背后鼓声骤密，畏惧军法严厉，又不得不顿住脚步，不敢明目张胆地临阵脱逃。

忽见铁万户策马追上一名红巾，大刀挥出，那红巾头颅滚出老远，人犹自奔跑数步，一直冲到河边，这才直愣愣仆倒。颈部断口鲜血喷溅而出，犹如小小的溪流，汨汨鲜血就此流入缥碧的关滩江中。情形之阴森恐怖，令人过目难忘。一名站在河中间的年轻红巾吓得呆了，“呀”了一声，转身便逃。局面遂一发不可收拾，众人弃甲曳兵，争先逃命，甚至连相对安全的北岸红巾也争相往林中逃去，互相拥挤践踏，多有踩死者。北岸红巾军中鼓声这才停歇，改为鸣金收兵声。

铁万户还欲过河追击，恰好段功率军赶来接应，忙叫道：“铁将军，穷寇莫追。”铁万户性情严厉峻急，大声道：“信苴，何不让我乘胜追击，定然可将明胜生擒来见。”段功道：“我军连日赶路，未得好好修养，冒昧追击，怕是后力不继。往后还有许多硬仗要打，铁将军不必急在今日。”铁万户这才勉强作罢。

这一仗段功大获全胜，红巾前锋一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谢得等少数红巾仗着马匹脚力逃入江中，奔回北岸。不及逃走的一千余名红巾被铁万户及张连合围住，只好抛下兵器投降。而段功一方清点人数，只有数人阵亡，几十人受伤。

阿吉率元军赶将出来，见死者蔽野塞川，西岸林中尘头大起，滚滚往北而去，知道红巾大军已退，喜道：“这可是红巾进入云南以来吃的第一场败仗，多亏信苴神机妙算。”段功道：“红巾从未与我大理交锋，不了解我军虚实，只怕后面的仗就没那么好打了。”阿吉对段功才干很是心服，又见他为人谦和，不居功自傲，忙躬身道：“阿吉随时愿听信苴调遣。”段功点头道：“你我齐心合力，共抗强敌。”

阿吉转头见被俘虏的红巾围坐在河边空地上，走过去扫视一眼，见许多人眼中怒火不息，即回头命道：“将所有反贼的首级砍下来，在河边。”元军轰然答应，冲上前去，或用刀砍，或用箭射，将俘虏一一杀

死，惨叫声此起彼伏，一时不得止歇。

大理将士退在一旁，见元军残酷屠杀俘虏，大感不忍。杨宝脸有惻然，忍不住越众上前，走过去对阿吉道：“他们已经投降，府尉大人何必要再赶尽杀绝？”阿吉见他不过一名少年羽仪，也不计较，道：“这些都是反贼，尊羽仪何须同情他们？况且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对敌人仁慈，便是对自己残忍，尊羽仪年纪还小，再多经历几次战事就知道了。”

杨宝还待再说，突然一旁尸体中跃出一名红巾，挥刀向他砍来。杨宝明明身有武功，见那红巾满脸血污，面目狰狞，吓得呆住，完全忘记了闪避，还是阿吉上前一把将他拉开，但腿上已经被划了一个大口子。那红巾早已身负重伤，一击之后，蛮力即尽，就此仆倒。

阿吉问道：“羽仪有没有受伤？”杨宝浑然不觉腿上正在流血，只茫然摇了摇头。阿吉见那突施暗算的红巾还有气，喝道：“拉他起来。”

一旁元军抢上前去，将那红巾拉起来跪在地上。那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虽然被元军士兵紧紧执住，犹自不屈地挣扎，怒骂道：“你们这些蒙古鞑子，总有一天……”阿吉上前几步，拔出弯刀，一刀割在他的喉咙上，骂声戛然而止，鲜血喷泻而出，像是一把打开的猩红色的扇子，溅了阿吉满身。那红巾激烈地扭动着身子，一双眼睛怒目而视，仿佛要冒出火来，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渐渐无力垂下了头。元军就此放手，他歪倒在一旁，身子抽搐了两下，不再动弹。

杨宝望着那少年红巾断气，心中百般滋味。自有羽仪望见他受了伤，取了金创药出来为他敷治。

阿吉一直等到俘虏尽被杀死，这才松了口气，回身道：“这就请信苴进城，各位千里奔波，又连夜投入战斗，请一起进城休息，打扫战场的事就让我部下来做。”

众人回关之时，却见吕阁关下一边无头尸首堆积如一座小山，另一边首级则集聚成塔，一些首级犹自双目圆睁，凛然如有生气。高潜扶着受伤的杨宝跟在段功身后，不敢多看一眼。杨宝心道：“难怪古人说‘白刃血纷纷，沙场征战苦’，今日亲眼得见，果是惨烈至斯。战争如此可怕，为什么世间总不断有战争发生呢？大家和平相处不好么？为什么要为了一点利益，白白牺牲这么多条生命？”愈想愈是困惑。只有高浪眼见铁万户身上血迹斑斑，战场上尸横遍野，极为兴奋，恨不得立即加入罗苴子上阵杀敌。

段功等人来到楚雄城下，却见一名五十余岁的蒙古人率群官候在城门处。那人短小精悍，头戴着后檐帽，身上外着半臂长袍，内着蓝色长袍。段功猜到他便梁王，果见他呵呵干笑了两声，上前握了段功之手，道：“本王仰慕信苴大名已久，今日得以一见，真是生平幸事。”段功忙道：“大王抬爱了。”

李罗心中倒有几分欢喜，他原以为段功是个粗鄙无知的赳赳武夫，一想到女儿要嫁此人就感愤愤不平，此刻一见，段功一身铠甲，仪容缜畏，英武中不失儒雅，大有人中龙凤之姿，这才略感宽慰。

携手进入城中，来到知府衙门，却见堂内早摆好了宴席，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也十分丰盛，在这种时候也算十分难得了。梁王自坐了首席，请段功坐在右首【7】，世子阿密坐了左首，驴儿等人依官秩高低就座。段功一直不见阿盖公主，也不及问她是否安好，不免有些挂念，只是梁王不提，他也不便主动问出口。

好不容易应付完众人的轮番敬酒及各种阿谀奉承，等宴席散时，段功已是疲累不堪。梁王使了个眼色，楚雄县县令杨啸忙上前道：“鄙县虽有驿站，不过颇为粗陋，下官已经腾出了县衙最好的房间，这就请信苴移驾休息。”

段功实在太累，也不多推辞，当下来到杨啸的知县衙门住处，倒头便睡。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朦朦胧胧中似有人坐在床边，抚摸他的额头，又为他牵好被子。他顺势捉住那人的手，柔若无骨，原来是女子的手。只听得那女子轻声叹息，反复摩挲着他指上的金指环。他几次想强力睁开眼睛，眼皮却是太过沉重，终于又沉沉昏睡过去。

段功再醒来时已是晚上，见杨智正在门口徘徊，连忙叫他进来。杨智告知侦骑探得明胜三万大军已尽数赶到楚雄境内，目下大军主力围住在楚雄东北六十里的古田寺，另有五千人进驻关滩江西岸，正大肆砍伐树木，营造器械，预备攻打吕阁关。又道：“信苴只带来三千兵马，加上铁万户的二千军，也只有五千人马。元军虽有一万军，却有一半是跟随梁王逃难到楚雄的溃兵，士气不振，又有一半是汉人，梁王自己都对他们颇为提防，怕是难以派上用场。现今我方明显处于劣势，不如速派人去通知大将军张希矫赶来增援。”

段功盘桓良久，道：“不如直接派张希矫去攻打回蹬关，截断明胜与中庆明玉珍的联系。明胜后路被抄，自然恐慌，军心溃散，我军便可趁机出击。”与杨智商议了几句，见一旁当值羽仪正是杨胜坚，便吩咐道：“杨胜坚，你连夜出城赶去罗那关，传我口信，命张希矫火速攻占回

蹬关。”杨胜坚道：“遵令。”杨智道：“红巾既占据了关滩江西岸，驿道已被阻断，怕是你得抄小道出吕阁关。”杨胜坚笑道：“这我知道，我会先去找杨县令问明道路。”他与楚雄县县令杨啸同族，论起辈分他还是杨啸族叔。

杨胜坚临出去时，又回头嘻嘻一笑，道：“适才梁王王妃与阿盖公主来过，她们不让叫醒信苴，属下也没敢惊扰。”段功这才知道原来不是做梦，只是不知道他握住的是王妃的手，还是阿盖的手，一时无语感怀，半晌才道：“知道了。”

杨胜坚出来后衙，找到一名羽仪，说明去向，请他代向羽仪长禀明，这才去找杨啸。不料杨啸不在县衙内，据说正在知府衙门侍奉梁王。杨胜坚不过随口一说，心中想着的其实是去找吕阁驿驿吏毕辰，当下取马离开县衙。

楚雄城比阳苴咩城小一些，县衙又位于城中西南角，很快来到西门。当此非常时期，城门早已经关闭。杨胜坚下马说明奉段功之命要连夜出城，领头的元军百夫长却甚是傲慢，道：“深夜出城，须得有府尉令牌，或是大王手谕。”杨胜坚笑道：“我可不是出城去玩，而是去罗那关搬救兵，大哥行个方便，早日打败这些天杀的红巾，咱大伙儿就都可以回家抱女人了。”

元军军士听他说得有趣，一齐哄笑了起来。领头百夫长正要命人开门，却见铁万户领一队罗苴子赶过来，大声叫道：“出了什么事？”他咄咄逼人、反客为主的态度，令元军军士大为反感。

杨胜坚忙道：“铁将军，这里没什么事，我奉信苴之命回罗那关，正要出城。”铁万户厉声喝道：“还不快些打开城门。”领头百夫长见他如此颐指气使，当即冷笑道：“这里可是楚雄，不是大理，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铁万户嘲讽地道：“噢，既然你们蒙古人这么有本事，怎么还要牺牲你们自己公主的美色，才换得我们信苴领兵来救你们？”

领头百夫长勃然大怒，伸手去拔兵刃，铁万户却早已抢先一步，将大刀一扬，架在他颈中，道：“我倒真想试试看，你们蒙古人的脖子是不是比红巾反贼更硬。”一旁元军军士早就虎视眈眈，见状纷纷亮出兵器，围了上来。罗苴子虽然人少，却也不甘示弱，一哄而上，一场械斗一触即发。

杨胜坚料不到一件小事会酿成如此结果，忙道：“大家有话好说，快些放下兵器。铁将军，这位大哥本来已经打算打开城门……”铁万户厉声

道：“杨胜坚，你是我大理世家子弟，又是信苴身边心腹羽仪，怎么可以跟这些蒙古鞑子称兄道弟？”

蒙古人最重名誉，元军军士听他出言不逊，登时一阵鼓噪。铁万户手上加劲，刀刃陷入百夫长颈间数分，喝道：“还不快些打开城门？耽误了信苴大事，你担当得起么”他今日在战场上——人杀死数十名敌人，气势令敌人胆寒。此刻一喝，犹自威风凛凛。那百夫长被他制住，满心愤懑，虽不敢再顶撞，却也不愿意就此屈服。

正僵持间，忽见阿吉率人赶来，高声叫道：“铁将军，手下留情。”大理将士之前早得段功告诫，不可轻易与梁王一方生隙，铁万户知道事情闹大了并不利于自己，当即收了刀。

阿吉上来便骂那百夫长道：“铁将军他们千里迢迢赶来相助，大王礼如贵宾，你怎敢对贵客无礼？”百夫长极是委屈，辩道：“明明是他们先……”阿吉喝道：“还敢强辩？来人，拉他下去打五十军棍。”一旁元军军士尽是不服。阿吉道：“如今大敌当前，有本事便学铁将军一样上阵杀敌，自己内斗算什么本事？再有敢对贵客无礼者，军法从事！”又笑道，“铁将军不必气恼，我这就亲自送尊羽仪出城。”铁万户这才哼了一声，领人扬长而去。

杨胜坚忙道：“府尉，铁将军为人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也都怕他呢。那位百夫长大哥也不过是忠于职守，这就请你饶了他吧。”阿吉道：“军令如山，岂可轻饶？羽仪请上马，我亲自送尊羽仪出关。”

当下来到吕阁关，驿吏毕辰说关南薇溪山中有一条樵夫所走的小道，可以通向会基关，只是无法骑马。杨胜坚便将爱马留在吕阁驿，道：“请替我好好照顾他。”毕辰道：“这个自然。”杨胜坚上前拍了拍爱马，道：“好马儿，主人不在，你可要乖一点。”那马似知道将与主人分别，不断用前蹄刨地，悲鸣不已。杨胜坚笑道：“主人最迟明晚就回来了，不过暂时分别而已。”那马这才呼哧了两声，安静下来。众人见它如此灵性，竟能听懂人话，均诧异不已。

毕辰找来一身便服，请杨胜坚换了，说是方便些。杨胜坚依言换了，活脱脱成了一个山中猎人模样，毕辰这才带了一名驿丁，领着他进山。毕辰不苟言笑，总是苦着一张脸，那驿丁又不敢多言，三人一言不发地摸黑在山中盘旋，对性格开朗的杨胜坚而言甚是无趣。天矍矍亮时，终于出了薇溪山。

晨雾淡淡，像一条薄薄的纱巾，轻柔而不经意地披向大地，又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温柔地抚摸着山峦林木。一座座山头渐次苏醒，在雾霭中露出模糊的轮廓来。

毕辰道：“过了前面山涧，再过一片树林，便是驿道。再往西三里，就是合基关，驻兵将领是个回回人，羽仪可向他们表明身份，要匹驿马，再往罗那关去。”杨胜坚笑道：“知道了，多谢指引，二位这就请回吧，驿吏可别忘了照顾我的马。”毕辰点点头，道：“羽仪尽可放心。”

杨胜坚独自往前，来到山涧边，见涧水晶莹剔透，几若空明，蹲下来用手掬了一捧喝了，清冽甘甜，真是好水。他不敢多耽误，趟过涧水，来到林中，一股凉气扑面袭来，令人精神一爽。一路都是几抱围的大树，老干参天，黛痕匝地。忽见前面人影绰绰，林中阴暗，看不大分明，以为只是清晨进山的樵夫，也不以为意。往前走了数步，果见一名壮实的樵夫迎面走来，问道：“这位小哥，我们迷了路……”杨胜坚笑道：“你们可问错人了，我也不是本地人……”

一语未毕，那樵夫蓦然扑上来，将杨胜坚压到地上。杨胜坚急用膝盖猛顶那樵夫腹部，趁他剧痛难忍之机，终于将他掀到一旁，坐起来正要去拔兵刃，忽又有几名樵夫打扮的人从旁扑了上来，重新将他死死压在地上。杨胜坚又急又怒，喝道：“你们是什么……”一语未毕，口中已然被塞入一团物事，再也说不出来话来。又有人取来绳索，将他双手拉到背后牢牢缚住，又绑了双脚，用一根木杠穿过手脚，如猎获的野兽般地抬着，往东而去。

走了大约二三里地，来到一处破败荒凉的武侯庙中，不知何时所建，又何时而废。头门大殿都已倾塌，蓬蒿荒草，一路齐腰，新生的青草却才刚刚没过脚背。进来则是个三开小殿，殿外树上拴有数匹马。樵夫将杨胜坚放在地上，高喊了一声。小殿中抢出数人，一人问道：“抓到了么？”最先扑倒杨胜坚的樵夫答道：“抓到一个。”那人便道：“做得好，速速送他到司马大将军那里去。”

便有人牵过马来，将杨胜坚横放到马鞍上。他拼命挣扎，刚放上去便又掉下马来。有人道：“这小子不老实，得让他吃点苦头才行。”解下佩刀，倒转兵刃，砸在杨胜坚头上，他便昏晕了过去。

杨胜坚再醒来时，只觉得全身晃晃悠悠，如腾云驾雾一般，一切景致更是倒着往后飞去。过了好半天，才会意过来自己是面朝下被绑在马鞍上。正挣扎想仰起头来时，马突然停了下来，有人上前将他拖到地上，割断他脚上绳索，道：“到了。”杨胜坚定神一看，眼前竟是一座古庙，上面写着“古田寺”三个大字，心道：“呀，古田寺，这不是明胜驻军的地方么？原来我是被红巾捉了。”回头望去，峰峦四合，一边林木葱郁，另一边的开阔地带立有无数营帐。

原来明胜自入云南以来，凯歌长奏，眼见追得梁王山穷水尽之时，忽在吕阁关为一支奇兵所败。据逃回来的谢得说，这支军队来时毫无征

兆，便如幽灵一般。明胜听得惊奇不已，虽猜到是大理援兵，但却不知对方虚实，急欲了解状况。他派人找来一名当地猎人，许以重利，详细了解楚雄四周地形后，终于想到了一个诱捕大理信使的主意——他有意不派兵前去攻占会基关要津，而是派了许多精干的游哨化装成樵夫、猎人，守在薇溪山出口林中。关滩江西岸已在红巾之手，驿道被截断，大理要派人回罗那关求援，必然会走这条路，果然由此捕到了杨胜坚。

杨胜坚被押进寺内。只见林木葱郁，尤其几株马尾古松生得挺拔参天，鳞皮虬枝，亭亭如盖，可见这寺庙至少已有数百年，外人绝难想到这样一个幽雅响绝的地方会成为红巾驻兵之处。间或遇到几名僧人，却是对杨胜坚一行看也不看一眼，似是早已真正超脱尘世生死，对眼前兵戈刀戟毫不介怀。

曲曲折折走了一段，终于进来一间殿堂，堂下布满红巾士兵，堂首案前正有一名三十余岁的将军与一名文官在研习地图。樵夫将杨胜坚推到堂中，在他膝盖上猛踢一脚，将他按到地上跪下，这才上前禀道：“大将军神机妙算，我们当真捕到了一名大理信使。”又将杨胜坚双刀奉上：“这是他的兵刃。”

那将军正是明玉珍之弟明胜，听了很是欣喜，忙问道：“他身上可有书信？”樵夫道：“没有。”那文官名叫杨源，官任侍中，负责起草军中文书。他也是白族人，虽然不在大理长大，多少了解一些状况，道：“这兵刃是大理双刀，他应当是名羽仪。听说大理总管靠心腹羽仪传令时不用印信，莫非是段功亲自领军到了？”

樵夫将杨胜坚口中麻布团掏出，喝道：“侍中问你话，昨日领军在关滩江伏击我们的人，是不是你们大理总管段功？”杨胜坚道：“什么侍中、总管的，我根本听不懂。”杨源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杨胜坚道：“看来我是无法活着离开这里了，将名字告诉他们也无妨。”当即道：“杨胜坚。”杨源笑道：“你既姓杨，那么一定世家子弟了，难怪能成为总管的心腹羽仪。”杨胜坚道：“姓杨的就是世家子弟么？天底下姓杨的可多了去了，难不成杨国忠和他妹妹杨贵妃也是世家子弟？”杨源道：“瞧不出你嘴巴倒是挺会说的。只是巧得很，我也姓杨，也是白族人，所以你骗不了我。你明明是名羽仪，有刀为证，还想抵赖么？”杨胜坚道：“什么羽仪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是一名猎人，那刀是我从山上捡来的。”杨源道：“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快说实话，赶快将大理军情告诉大将军，免得皮肉受苦。”杨胜坚道：“我没有骗你，你们问的那些，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明胜拔出杨胜坚双刀中的长刀，用指弹了弹刀身，那刀嗡嗡长鸣，良久不绝于耳。明胜忍不住赞道：“好刀！好刀！这样的刀，可不是一名

普通猎人所能佩戴。”杨胜坚道：“我都说了，刀是我捡的。”明胜道：“你是奉段功之命去罗那关搬救兵，是也不是？你最好快些说实话，不然可有苦头吃了。”杨胜坚笑道：“我说的就是实话，你却是不信，我有什么法子？”

明胜叫过亲兵队长明潼，道：“你把他押到营寨里去，好好地审问。”明潼应了一声，正欲带人押杨胜坚出去。明玉珍又想到捕到一名段功身边的心腹羽仪着实不易，叮嘱道：“可别把他弄死了。”明潼道：“是。”

杨胜坚被押出庙堂时，正看到三人从旁侧甬道经过，为首之人背影很是眼熟，不禁大奇：“这既是红巾大营，我怎会有相识之人？”仔细一想，心道：“原来是他！他怎么也在这里？”正待回头看得仔细些，却被背后红巾大力一推，又听见明潼喝道：“快走。”

他被押到营寨门口，五花大绑在旗杆上。明潼知道主帅对大理军队一无所知，急需要得到一些对手的消息，撬开此人嘴巴至关重要，因而亲自取来马鞭行刑，每抽打一下，便喝问一句：“你投不投降？”杨胜坚开始尚且嬉皮笑脸，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大理羽仪，后来实在吃不住反复鞭打，忍不住破口大骂道：“你们这些红巾小人，就知道躲在林中偷袭。有本事解开绳索，咱们光明正大地打一架。”明潼也不理会，照旧打一鞭问一句。

杨胜坚被带到古田寺时正是正午，拷打一直持续到日暮时分，马鞭打坏了好几根，人也是皮开肉烂。明潼打得累了，又命手下亲兵继续讯问，杨胜坚一旦昏死过去，便用冷水泼醒。掌灯时，营寨中炬火遍地，煞是壮观。明胜亲自赶来，问道：“他说了什么没有？”明潼摇了摇头，道：“说了许多话，不过没有一句有用。”明胜道：“继续打，打到他说实话为止。”明潼道：“是。”

等到明胜离去，明潼却对主帅交代的任务甚感头疼，如此鞭打下去，俘虏不断晕厥，伤势越来越重，最终只会活活打死，实不是套取口供的好法子。他手下一名亲兵六子以前在富豪家中当羊倌，见过富豪用古怪的法子整治不听话的佃户，当即道：“小的倒有个主意，保管让这小子说开口实话。”明潼听了六子的法子，半信半疑道：“当真管用么？”六子道：“小的曾亲眼见过一名极厉害的江洋大盗被治得屎尿齐流，哭着求饶。”明潼也别无它法，便道：“那好，就照你说的办吧。一旦计成，重重有赏。”

杨胜坚浑身早已经麻木，感觉不到疼痛，但神志却还算清明，见明胜来过后，拷打便停了下来，明潼也带人暂时走开，不知道对方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他知道自己是将死之人，活不了多久了，他还有那么多的

愿望，却是再也没有机会去实现，那娇憨任性的伽罗，再也见不到了，不免有所遗憾。尤其口信尚未送到罗那关，楚雄城中的信苴会不会有危险？一想到此节，不由得急怒攻心，略一挣扎，立时又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他已经被从旗杆上解了下来。有红巾士兵取来一碗粥，喂他喝了下去。热粥下肚，杨胜坚精神一振，当即又笑道：“你们怎么突然对我好起来了？这还真不让人习惯了。”那红巾知道他巧言令色，爱贫嘴取乐，也不答话。

忽见明潼又走了过来，冷冷道：“一会儿可有得你受的。”命人取来两条长凳，并排放了，将杨胜坚仰面放上去，用绳索连人带凳牢牢捆住。杨胜坚身长，肩头以上部位全在长凳之外，没有依托，不免十分难受，勉强抬起头问道：“你们想要做什么？”忽听见有羊儿“咩咩”叫声，只见两名亲兵各牵了两只羊过来，更是大奇，不知道对方要用什么古怪恶毒的法子折磨他，心中竟有一股冰冷的寒意升起。

却见两名亲兵一齐上前，扯脱杨胜坚鞋袜，拔出佩刀，各在他脚底割了一道口子。人号称顶天立地，顶天的是脑袋，立地的则是双脚，因而脚是人体中仅次于人脑最复杂的器官，各种经脉都在脚上经过，杨胜坚双脚各着一刀，顿时痛得大叫。那两名亲兵却并不就此停手，又拿刀反复割来割去。六子一直从旁监视，见双脚鲜血淋漓时，才笑吟吟地叫道：“好了。”

当下赶过四只羊来，将羊头按到杨胜坚双脚上。羊儿最爱饮咸水、吃咸草，一闻见人血中的咸气，立即上前舔吸，伤口旧血一去，新血更是源源不断地随着羊儿的舌头涌出。杨胜坚双脚又痛又麻，忍不住大笑起来，只笑得两声，又难耐那种酥痒的苦楚，不禁哀求道：“杀了我！求求你，快些一刀杀了我！”明潼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口气，道：“想死可没那么容易。你投不投降？”杨胜坚心道：“只有战死的将军，没有投降的臣子，这投降两个字可不能轻易说出口。”当即道：“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就是个猎人，你们再如何拷打，也是没有用的。”明潼见他不肯松口，便命道：“再割几刀。”

杨胜坚脚板又挨了几刀，只觉得血脉贲张，全身血液似乎都在往脚底涌去。羊的舌头虽然远比鞭子柔软，可每往脚上舔一下，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战栗发抖，当真比万蚁啮心还要厉害。他努力挣扎扭动，想摆脱绳索束缚，不但徒劳无功，反而使脚上血流得更快，当真是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眼泪都流了出来。扛了一会儿，再也无法忍受，大声求饶道：“停手，快些停手！我投降，我投降了！”

明潼见这刑罚看似轻松，却是十分厉害，不但给俘虏造成难以忍受的痛楚，而且不会就此晕死，可以持续刑求，眼见杨胜坚支持不了一会

儿便已经服软，不免十分得意，命人将羊牵开，上前问道：“你们大理来了多少人马？领头的是不是总管段功？”杨胜坚道：“大理来了十万兵马。总管政事繁忙，哪里耐烦理睬你们汉人之事，当然不会亲自带兵前来。”

明潼听他信口开河，也不动怒，只命道：“在他脚上再割几刀，将羊牵过来。”杨胜坚慌忙道：“不，不要，我说实话……”明潼道：“到底来了多少人？”杨胜坚道：“确实是十万兵马。”明潼冷笑一声，命亲兵继续行刑。杨胜坚不断卑屈乞怜，哀告求饶，编些谎话，明潼却再也不上当。

红巾士兵听说营中在拷问大理俘虏，均围过来看热闹，兴起时，连连嘘声。有人道：“这小子是个懦夫，你看他眼泪都流出来了。”杨胜坚能说会道，最爱逞嘴皮子功夫，立即回叫道：“你们不是懦夫，你们来试试受刑的滋味，保管你不但流眼泪，还要尿裤子。”有人笑道：“瞧，这小子还有力气回嘴呢，不知道他有没有尿裤子。”有人道：“把他裤子扒下来不就知道了。”

红巾又是一阵哄笑，开始用各种恶毒的语言辱骂俘虏。杨胜坚大怒，立即大声回骂。只是他被绑在长凳上，处于火光中心，那些人则站在灯火暗处，他看不到对手，又一口对众嘴，声势上已是处在了下风。另外一则，他虽伶牙俐齿，终究是大理世家子弟，所会的骂人之词有限，遇上这些贩夫走卒出身的红巾，确实不是对手。只是他不甘示弱，便临时现学现卖，将红巾骂他的话又重新骂回去。

明潼见杨胜坚一边受刑，一边还叫骂得起劲，又命人卷起他裤脚，在他小腿上割出十几道口子，羊儿由此舔食得更欢。在红巾的嘲笑声中，杨胜坚汗水濡濡，气力逐渐耗尽，叫骂声也渐渐微弱下去，只有在羊儿舔舐他伤口血液的时候，才微有动弹。

如此折磨了大半个时辰，就连羊儿也对杨胜坚的血失去了兴趣，不愿意再舔。又有红巾出主意说拿猪鬃刷来刷俘虏脚心，准保让他痛不欲生，明潼却已经对拷打失去了耐性。明胜再次赶来，见杨胜坚虚弱地躺在长凳上，头无力仰垂着，口中喃喃发出微弱的呻吟，表情十分痛苦，忙问道：“他说了么？”明潼无奈地摇摇头，道，“小的瞧这人表面上花言巧语，是个没用的膏粱子弟，其实骨子里却是条硬汉，多半打死他也不会吐露口实。”

明潼虽然官职卑微，明胜却对他的意见甚是重视，这诱捕大理信使的主意就是他想出来的，便问道：“那你说要怎么办？一刀杀了他？”明潼道：“杀他不必急在一时，这小子还有点用处，大将军明日攻打吕阁关时也许可以派上用场。”上前附耳低语了几句。明胜问道：“你确信这样

做有用？”明潼点了点头。明胜道：“那好，就依你的计议行事。”明潼道：“是。”命人将羊牵走，将俘虏解下来。

杨胜坚被折磨得苦不堪言，却是神智不失，一被解下长凳，痛苦稍解，立即又恢复了巧舌如簧的禀性，与看守的红巾士兵巧言逗乐，只是无人出声回应。过了一会儿，又见明潼带了他的兵器匆忙返回，当即笑着问道：“你是准备用我的刀杀死我么？”明潼点头道：“正是如此，你还真是个聪明小子。”杨胜坚笑道：“那是，哈哈……”“哈哈”了两声，全身痛如火炙，再也笑不出来。明潼也不睬他，命人将他绑在马鞍上，自己带了一大队人马，押着俘虏朝吕阁关方向而去。

次日凌晨，抵达关滩江西岸。此刻天色未明，此地却是灯火通明，且已大不同于昨日——河西岸挖掘了一道深深的沟堑，又竖起了许多粗木栅栏作为防御工事。明潼先赶去见主将谢得，将杨胜坚的兵器交给他，传达明胜之命。谢得接过双刀，点头道：“请大将军放心，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命人按明胜之命去安排。

杨胜坚被押到关滩江后，先是被绑在营前马桩上，等到天亮时才被解了下来。他赤着双脚，脚上腿上又处处是刀伤，无力行走，红巾便照旧绑了他手脚，用木杠穿了，谢得亲自带人抬了他，自沙桥上过河，来到吕阁关外。却见红巾已在东岸集结停当，刀剑耀目，旌旗满野。谢得抬头看了看天，道：“时辰刚刚好。来人，先给大理人来点见面礼，开炮！”

当即有红巾上前，推出六架石炮到关下，正好停在元军箭弩射程之外，各有兵士装好矢石，一齐发射。巨石打破了清晨的寂静，在空中发出一种奇特的破空呼啸声，划出长长的弧线后，最终落在了下来，巨响声震耳欲聋——有射到关上的，伴随着一片惨叫惊呼声；有打着城墙的，则弹出了一个不小的窟窿，站得近的人被震得迷迷糊糊。

阿吉早料到红巾即将攻城，只是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眼见石炮威力不小，当即命将士躲在城墙后。铁万户也在关口，当即道：“不如由我带着骑兵冲杀出去，将石炮捣毁。”阿吉忙道：“万万不可，敌人人多，万一趁将军出关时他们涌将进来，可就是懊悔无穷了。”铁万户自昨晚闹了一场后，又被段功狠狠训斥一顿，他虽然心中鄙夷蒙古人胆小怕事，却也不敢再擅自行事。不料红巾只发射了三轮矢石，便不再攻击，且将石炮推走。

正诧异时，忽见一人双手反绑，被拖到原先石炮所在之处跪下。那人浑身是血，身子摇摇晃晃，半垂着头，瞧不清面孔。红巾主将谢得站在他身后，挥舞着一把长刀，朝关上大声叫喊。

阿吉听不清谢得所言，莫名其妙地道：“他们在搞什么鬼？”铁万户却依稀认出了那跪下之人身形甚是熟悉，忙叫过一名罗苴子，问道：“你看那人像不像杨胜坚？”

罗苴子尚不及开言，便见两名红巾士兵左右执住杨胜坚肩头，谢得拔出长刀，自杨胜坚后颈插入，一刀刺透了颈项，又大力往前一递，直至刀身穿透过半。

杨胜坚一时不得速死，口中喃喃有声，无力地拧动着身子。他只觉得火辣辣一阵剧痛，也分不清是哪个地方的伤口，殷红血色犹如海潮奔涌，渐渐淹没了眼前的世界，一股寒气正在扩散，全身渐渐发冷。模糊神志中，有一朵白净透明的木莲花在轻轻飘荡，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伽罗时，他从路边摘来送给她的，她是多么喜欢那朵苍山龙女花呀，顺手便戴在了秀发上……

红巾士兵松开手，杨胜坚就此往前仆下，长刀刀尖先点着沙地，又撑住了他的身子，他便半前倾着跪在地上，抽搐了几下，这才慢慢死去，犹保持着姿势不变。

铁万户远远望见，暴喝一声道：“呀！”随即飞快地奔下城墙，召集罗苴子上马。阿吉大惊，忙追下来拉住马头道：“将军千万请冷静些，红巾正是要以此激怒将军，引将军出去。”铁万户怒道：“本来他们不来引我，我也要杀将出去。”不再理会阿吉，连声下命道，“来人，将府尉拉开。快些打开关门，有敢阻拦者，通通杀无赦。”他红了眼，谁敢不听号令，罗苴子排开守门元军，打开了关门，铁万户挥舞着大刀，一马当先冲出了吕阁关。阿吉知道事情危急，忙命道：“快，快些派人到城中叫信苴。”

此刻段功正飞驰在赶往吕阁关的路上。他一大清早天还未亮便被梁王王傅大都请来知府衙门，与梁王李罗议事。进府时正遇到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子出来。那女子浑身浓香，甚是妖娆，也不避让，反倒是大都急忙让在一旁。段功不知道对方身份，也跟着让到一旁。那女子有意在段功面前停下，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这才扬头而去。

施宗猜这女子必是梁王家眷，见段功以总管之尊，居然要为一女子让道，不免有些气愤，有意问道：“这女人是谁？”大都忙道：“她是大王爱姬泉银淑。”又道，“各位可千万莫得罪她，她是当今皇后奇皇后的心腹，就连我们大王也要让她三分。”

段功听了大奇，不解如何梁王身边一名小妾能成为当朝皇后的心

腹。还是杨智博学多识，问道：“莫非她是高丽女子？”大都点点头。杨智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当今皇帝名妥懽帖睦尔，其在位前期一直受权臣控制，后来依靠脱脱夺回大权，又逐渐被皇后奇氏控制。奇氏本是高丽人，因美丽非凡，被高丽王献入皇宫，专门负责为皇帝煮茶。奇氏不断利用自己的美貌接近妥懽帖睦尔，终于讨得了皇帝欢心，专宠后宫，生下儿子爱猷识理达腊后，先是被立为第二皇后，妥懽帖睦尔的第二任皇后伯颜忽都死后，奇氏便被扶为正宫皇后。她心机很深，特意在自己的母国高丽选取大量美女，送给王公大臣，以此来结纳人心，培植了一大批自己的势力。泉银淑便是奇皇后送给梁王孛罗的礼物，梁王远在云南，奇皇后犹不忘刻意笼络，可见其人谋划何等深远。妥懽帖睦尔晚年怠于政事，荒于游宴，又听信谗言放逐了脱脱，失尽人心。奇皇后不满意丈夫所作所为，希望丈夫退位，由自己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妥懽帖睦尔当然不愿意就此放弃手中大权，矛盾遂急剧尖锐。朝臣也分化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皇太子，两派几乎势均力敌。明争暗斗的内讧造成朝纲混乱，元朝朝廷的号令已经失去作用，各地元军将领则拥兵自重，独霸一方，这才造成了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局面。

杨智心道：“这奇皇后当真了得，手竟然伸到了云南，用美人来控制梁王。自古以来，美人计从来是百试不爽，只盼我们信苴可千万别为阿盖公主美色所迷。”

进来知府大厅，孛罗早已经率众官员等候多时，一见段功进来，便道：“信苴，云南危矣，大理危矣。”原来他得到消息，陈友谅正派骁将康泰率劲旅阜旗军南下，前来增援明玉珍。

段功之前早已经得到陈友谅有意南下的消息，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么快发兵，如今明玉珍已占有中庆及东面半个云南，再得陈友谅相助，西面大理确实岌岌可危。一时颇感棘手。

马文铭却道：“昔日明玉珍和陈友谅同在红军主帅徐寿辉帐下，陈友谅为人阴险，杀死徐寿辉后才夺得了红巾大权。徐寿辉对明玉珍有知遇之恩，明玉珍一直念念不忘，立徐寿辉庙于重庆城南，四时致祭，称帝后又追尊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未必会真心与陈友谅结盟。”驴儿道：“小侯爷言之有理，怕是陈友谅想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孛罗恼怒道：“无论如何，这两方终是我们的大敌，他们联合也好，分裂也好，首先要对付还是我们。”众人见他发怒，便不敢再多言。

孛罗目下只剩了楚雄这一块小小的地盘，又被红巾大军围困在城

中，穷途末路，心中了如明镜，若不得段功出全力援助，就只有死路一条。便好言问道：“信苴，你以为如何？”段功道：“既然明玉珍预备联合陈友谅，不如我们在他们合势之前先各个击破。眼下明胜新到楚雄，还未安定，昨日前锋又败了一仗，如果我们趁胜全力出击，大有胜算。”李罗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红巾人多，我方处于劣势，主动出兵一旦吃了败仗，连守城的兵力都没有了，还是稳妥些好。”段功见他一心坐守孤城，不免有些失望。

杨智忽道：“既然小侯爷提到陈友谅、明玉珍这些红巾主帅本身并不和睦，信苴又说该各个击破，我倒有个主意。”他是段功心腹智囊，众人不敢小觑，便一齐望着他。杨智便道：“如今中原以陈友谅、明玉珍、朱元璋、张士诚四支最强，其中陈友谅、明玉珍、朱元璋三方都是红巾军将领出身，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都是死对头，又正好夹在二人的地盘中间，假如陈友谅、张士诚二人联合起来，朱元璋一定抵挡不住……”

梁王世子阿密道：“可张士诚与陈友谅也不和睦，二人如何会联合攻打朱元璋。”杨智道：“我们派人假装成陈友谅的信使，去送信给张士诚，说要联袂攻打朱元璋的老巢应天【8】，再有意让信使将信遗失在朱元璋的地盘。朱元璋为人阴鸷，看到信后，宁可信其有不会信其无，为避免两面受敌，必然会先发制人，而张士诚盐商出身，只重钱财，没什么野心，朱元璋最先对付的必然是陈友谅。只要朱元璋一有所行动，陈友谅担心后方有难，派康泰带兵南下云南之举必然告吹。”

段功道：“计是好计，只是要让朱元璋相信，那封伪造的书信须得以假乱真，还须仿造陈友谅的印信，这要如何办到？”马文铭道：“我这倒有个主意。我们理问所负责审阅全省罪案卷宗，我记得看过一起伪造文书的罪案，说是安宁有个叫陈惠的犯人为了救父出狱，伪造行省公文，骗得安宁【9】知府放了陈父。后来陈父出狱后喝醉酒漏了口风，为人检举告发，陈惠父子这才被捕下狱。最奇的是，这陈惠并不是什么读书人，不过是个打金箔【10】的，只是些微认识一些字，伪造的公文竟然骗过了安宁知府，可见其人本事不小。只要我们派人寻到他，带他一同中原，陈友谅地盘上当贴有许多公文告示，上面盖有大印，让陈惠看过后模仿，不难伪造一封书信。”

李罗道：“然而安宁已经落入红巾反贼之手，红巾往往开狱释囚，陈惠多半已经不在狱中，说不定已经加入红巾，如何能找到他？”杨智道：“想那陈惠为了营救父亲甘冒奇险，不惜以身试法，定然是个孝子，如何会舍弃慈父，加入红巾？他定然还留在安宁家中。”李罗道：“好。王傅，你马上派人去办。”大都道：“遵大王令。”

都镇抚司镇抚刘奇忽道：“这件事请大王交给下官去办。”刘奇是汉

人，李罗对他不是完全信任，问道：“你要如何去办？”刘奇道：“下官带几名汉人手下，化装成普通百姓，潜入安宁城中。”段功道：“甚好，镇抚是汉人，去中原办事自然方便些。”

段功既开了口，李罗也不便多说，当即厉声道：“那好，你去吧。此事事关重大，若有差池，不但你刘奇人头不保，你家一家妻儿老小也要一并斩首。”刘奇道：“下官不敢有负重托。”

刘奇主动请命，此行又凶险异常，梁王不但以言辞激励，还以身家性命威胁，不觉令人寒心。段功微微皱起了眉头，心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梁王连这个道理也不懂，难怪会一败涂地了。”回头向施秀使了个眼色，施秀心领神会，紧随着刘奇走了出去。

李罗又道：“信苴，你此行如何只带了五千人马？”段功道：“主要是考虑此时正是春耕季节，百姓忙于农事，因而没有征召乡兵。不过，我已经派人前去罗那关……”话音未落，忽然听到远远几声巨响，声音正是来自吕阁关方向，不由得一愣。李罗最先醒悟，忙道：“不好，这是红巾石炮，威力巨大，他们已经开始攻打吕阁关。当初他们攻破中庆，靠的就是这些石炮。”

吕阁关距离楚雄四十里，竟然能听到动静，可见石炮如何声势慑人。段功知道今日轮到铁万户守关，知其骁勇好战，生怕他擅自开关出击，忙辞别李罗等人，带了人马朝吕阁关赶去，然而他还是迟了一步。

到达吕阁关时，阿吉气急败坏地迎上来道：“铁将军被红巾激怒，带领部下冲出关去，中了红巾埋伏，现被围困在关滩江。”杨智道：“信苴昨日才训过他，命他听你号令，他如何敢私自违抗？”阿吉道：“红巾不知怎的抓到了尊羽仪杨胜坚，在关前当众处死了他。铁将军一见怒不可遏，二话不说，就率众冲了出去，我怎么都拦不住。”

杨安道一听，不顾段功在场，挤过众人，上前问道：“你说胜坚被红巾杀了？”阿吉见他也是羽仪，料来与杨胜坚交好，点了点头，道：“他被红巾用他自己的长刀刺穿喉咙而死，现在尸首还在关下。”

杨安道呆得一呆，转身便去牵了一匹马，往关门走去。段功喝道：“站住，你去做什么？”杨安道神色甚是平静，道：“回信苴话，我要去给胜坚报仇。”杨智道：“拦住他。”

一名元军军士上前阻拦，却被杨安道一把推开。段功大怒，命道：“来人，将杨安道绑了押起来，回头再作处置。临阵对敌，凡不听号令者，一律军法从事。”

施宗忙领人拦在关门处，杨安道还欲去拔兵刃反抗。施宗厉声道：“杨安道，你可要想清楚了，违抗信苴命令，不但不能为杨胜坚报仇，还要连累你自己。你想想这值得么？”

杨安道微一迟疑，羽仪趁机上前夺下兵刃，将他上了绑索。施宗道：“杨胜坚是你的兄弟，也是我们大伙儿的兄弟，你放心，信苴一定会为他报仇。”

杨安道这才瘫倒在地，号嚎大哭起来，甚是令人心酸。施宗遂命人将他暂时带去吕阁驿监押。

段功上来城墙，只见关下箭弩不及之处跪着一个人，身子前倾，颈间插着一把大理长刀，正是早已死去多时的杨胜坚，铁万户领兵出关，竟不命人搬取尸首，可见是如何报仇心切了。尸首的背后，则是大队红巾盾牌兵及弓弩手，大约预备阻截前去援救铁万户之军。西面更远处则尘头阵阵，杀声震天。

段功道：“铁万户出关多久了？”阿吉道：“已近一个时辰。”段功回头命道：“张将军，你速率部出关去援救铁将军。记住千万不可恋战，与铁将军会合后即刻退回关内。”张连道：“遵令。”阿吉忙道：“万万不可！这是一个连环陷阱，敌人人多，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红巾正盼着我们派援兵出去，然后加以围歼。”段功微一沉吟，道：“府尉说得对，张将军，你率部留在这里协助府尉守关，多备弓弩手守在城墙上，不得我号令，绝不可轻出。”张连道：“遵令。”

阿吉这才松了口气，却又听到段功道：“我亲自领军出关。府尉，吕阁关就倚靠你了。”阿吉大吃一惊，道：“信苴要亲自去救铁将军？”段功道：“正是。”猜到阿吉定要劝阻，道：“我意已决，府尉不必相劝。”决然走下关来，命道：“施宗，你领羽仪留下，我带罗苴子出击。我不在时，听杨智号令。”杨智道：“信苴……”段功喝道：“这是我的命令，违令者立斩无赦。”杨智从未见过他如此疾言厉色，无奈之下，只得道：“遵令。”施宗道：“属下不敢违令，不过敌人早有防备，在谷口前面设下盾牌兵及弓弩手，请让属下带羽仪们略尽薄力，顺便也可以抢回杨胜坚尸体。”段功沉吟片刻，点头道：“好。”

吕阁关内，有一座兵器库，内中装满各种武器装备，原是梁王与大理交战时修建，此刻却尽为大理所用。阿吉见段功不听劝阻，只得命人开关。

却见两队重装罗苴子先出，连胯下战马也披上了厚厚象甲，第一队

每人手执一根六七尺长的长枪，第二队则各抱一根粗圆木，均是临时从吕阁关兵器库中取出。施宗领着数十名羽仪紧随其后，各执强弩。罗苴子出关后即排成两排，一齐冲向红巾。红巾早等此刻，弓箭手引弓齐发，红巾弓弱，射不穿象甲，丝毫没有阻击到罗苴子的飞速前进。红巾见弓箭无效，忙调了几排长枪手到盾牌阵后。罗苴子冲到距离长枪阵数十步时，忽然将手中长枪投出，随即拉转马头，让到一旁。长枪枪头极长极锐，霎那间便穿透了阵前盾牌。手执盾牌的红巾慌忙去拔取长枪，这才发现长枪前端横穿着钉子，钉子上则有倒钩，不容易取下。欲用刀斩断长枪，却因为枪杆极长，立时搅动了左右，长枪手和弓弩手也跟着乱了阵法。这是昔日梁王特意命人设计，用来对付大理边关的藤牌军，想不到用在今日，竟奏奇效。

恰在此时，第二队罗苴子已然赶到，用力将圆木投出，数十根圆木投入红巾阵中，惊呼惨叫声顿起。

施宗已率羽仪紧随第二队罗苴子到得阵前，眼见红巾盾牌、长枪阵已被攻破，也不继续前进，只驻马原地，弓弩齐发。羽仪为千中之选，个个有百步穿杨的绝技，却有意不射毙敌人，而是刻意瞄准要害但不致命的四肢，这不仅能让被射中的红巾无力继续战斗，且使他发出凄厉的痛苦尖叫，这种哭喊哀嚎声极度影响士气。到得羽仪箭矢射尽，守卫谷口的大部红巾终被遍地哭爹喊娘的嘶叫声叫得心惊胆寒，开始朝西溃退。施宗这才让到一旁，段功即率千余名罗苴子冲出山谷，一路砍杀红巾溃部，一路往关滩江赶去。

施宗命众羽仪下马，将满地滚爬的受伤红巾一一杀死，自己亲自走过去，拔出杨胜坚颈间长刀，割断绳索，抱起了尸体——却见他双目圆睁，似是心愿未了，死不瞑目。又见他遍体鳞伤，手腕、脚腕留有一圈圈被绳索紧紧捆绑过的青紫瘀痕，裸露着的双脚、小腿上满是刀口，虽然不深，却足以让人流血而死，知他死前遭受过极为残酷的刑罚。施宗一直不大喜欢杨胜坚，嫌他有些轻佻油滑，然施秀却很与他投契，还总说将来他能当羽仪长。如今斯人惨死，话犹在耳边，一时无语，心中的愤懑却是一点一点地聚集。正将尸首横放马前时，高浪走过来道：“羽仪长，不如我们也一起跟随信苴上阵杀敌。”众羽仪便一齐望着施宗，等他示下，个个眼中有渴求之意。施宗厉声道：“信苴的命令，你们可是听得一清二楚，违令者立斩无赦。上马！回城！”

当下驮了杨胜坚进关，却见梁王世子阿密亲自领人等在关前，道：“尊羽仪壮烈身死，请让我等亲手抬他进城，以示敬意。”一挥手，有人抬过一副担架，将杨胜坚小心搬放了上去，阿密与马文铭在前，梁王司马合伯和梁王王傅大都在后，四人一同抬进吕阁关内。施宗虽然跟随段功前来襄助梁王，但心中着实对梁王一方没有任何好感，见此一

幕，颇为感动，这才开始有了同仇敌忾之气。

施宗也不回楚雄城，只继续领羽仪留在吕阁关。阿吉不断派出侦察出关，却始终没有一人回报。又等了一个多时辰，忽听见前面有鼓噪之声，过得片刻，只见一队骑兵进入山谷，驰向吕阁关，阿吉叫道：“弓弩手准备！”施宗忙道：“是铁将军！”众人一看，领先的果然铁万户，只是满脸灰尘血污，已经辨不清本来面目。

阿吉慌忙命人开关接应铁万户进来，施宗抢上前问道：“信苴人呢？怎么不见信苴？”铁万户愕然问道：“什么？”施宗道：“信苴亲自领兵出关救你，你不知道么？”铁万户道：“呀。”随即翻身上马，叫道：“信苴人还在关外，快些随我杀将出去接应。”众人尚在惊愕中，他竟又率领残部风驰电掣般地冲了出去。

阿吉连连跌足道：“这可要怎么办？”他很清楚段功一旦战死在楚雄，结局将不堪设想，大理人自然要杀红巾报仇，但也会由此迁怒到梁王身上，殊不见段功所带来将士，大多深怀敌意，不过为段功严令强行压制而已。他越想越是心惊，又忙问杨智道：“杨大人，你看要不要我带一队精锐骑兵前去接应信苴？”杨智自己也是心急如焚，但仔细想想，还是道：“眼下情况不明，还是先等一等再说。”阿吉便道：“来人，快些关上城门。”

却见背后忽然奔出两匹快马，恰在城门轧轧关闭前冲了出去。杨智道：“那不是杨安道么？是谁放了他出来？”施宗道：“是高浪。”

原来杨安道被带进吕阁驿后，因大敌当前，无人看守，只将他绑在驿站马厩边。杨安道心伤杨胜坚惨死，一直昏昏沉沉，神不守舍，外面马蹄杂沓，号角之声不绝，他也浑然不觉。忽然觉得脸上冰凉，有物事在舔自己的脸庞，定睛一看，竟是杨胜坚的爱马在舐他的脸，一时睹马思人，更觉伤怀。不久又见高浪闯了进来，一言不发，拔刀割断他身上绑索。杨安道大惑不解，道：“你为何要放我？”高浪道：“难道你不想为杨胜坚报仇么？”杨安道答道：“当然想。”高浪道：“那好，你我一起杀出关去，即使战死疆场，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不辱没了我大理好男儿的威名。”杨安道回道：“好。”便牵了杨胜坚的马，与高浪一直出来吕阁驿。正逢铁万户进关又杀了出去，二人便在关门关闭前策马冲了出去。

却见一路死尸，兵甲匝地。二人出来谷中，见铁万户一军正匆忙赶往关滩江北面，正欲追上前去，忽见南面一大队红巾步兵涌出树林，人头如蝼蚁一般，直奔二人而来。高浪道：“等一等，他们不是去攻打吕阁关，就是要抄铁将军后路。你我不能走。”杨安道问道：“你我只有二人，如何能抵挡这么多敌人？”

高浪却不理睬，高举铁鞭，跃马大呼，朝红巾冲去。他虽然当了羽仪，却不使用羽仪兵刃，照旧使用家传的铁鞭。那铁鞭为雨铁所铸，重达五十斤，须得臂力过人才能使用。只见他单枪匹马闯入红巾中，铁鞭过处，血飞如雨。红巾有数千人之多，竟被高浪一下子冲乱。杨安道这才会意过来，拔出长刀，奋武扬威，专门往红巾人群最多处冲杀过去。他二人武艺过人，虽只有两骑，全力出击之下，却是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红巾见二人勇猛强健，瞬间便杀死杀伤百余人，惊惧异常，竟由得二人砍杀一遍后又从容突出重围而去。

高浪、杨安道连人带马溅满鲜血，并不就此逃回吕阁关，依旧守在关外谷口。那队红巾奉命截断吕阁关与外面的联系，缓得片刻后，又挥军朝吕阁关围来。二人便再次上前，纵横驰奔，来回冲杀，大显神威，如此反复了六七次后，红巾再也不敢迫近。

早有侦骑将谷外情形报知吕阁关，阿吉等人听了惊奇不已。施秀之前领会段功之意前去送刘奇一行，一直送到东面龙川江边，此刻方赶到吕阁关，听说信苴出关未归，焦急之下，便想要出去接应。杨智道：“羽仪长，信苴留有严令，不奉他号令绝不可轻易出关。”施秀道：“那是信苴对你们说的，我又不在场，没有听见，自然算不上违令。”一旁羽仪纷纷请战道：“我们愿一起随羽仪长出关，接应信苴回来。”

杨智担心段功安危，亦有所心动，便望向施宗。施宗道：“等到日落之时，若是信苴再不回来，我当亲自领人出去接应。”杨智道：“我已经再派人前去罗那关，命大将军张希矫前来增援吕阁关，若是顺利的话，援兵明日便可抵达。”

阿吉见大理将士为在外拼杀的段功担忧，他们都是为帮助梁王而来，而自己一方却无任何作为，内心大感羞愧，再也按捺不住，当即道：“各位不必担心违抗信苴之命，便由我领一队骑兵出去。”当下调集了五百名骑兵，上马出了吕阁关。

却见高浪、杨安道二人横刀立马，威风八面，守在谷口，红巾远远观望，不敢靠近。阿吉见二人年纪轻轻，以单薄之力震慑住了如此多红巾，一时惊叹，也不多言，挥军向红巾冲去。红巾本已畏惧高浪、杨安道二人，见对方突然来了援军，当即松动，开始后退。阿吉所带尽为元军精锐，早就窝了一口恶气，趁势奔袭掩杀。红巾溃败如山倒，逃跑者自相践踏，死者不可胜记。

彻底击溃了吕阁关外的数千红巾，阿吉等人这才往北面赶去。行得两三里，便隐约听见前面传来拼杀声、呐喊声、马匹嘶鸣声及金属撞击

声。又行了数里，果见前面热血横流，一片沸腾，一场大鏖战正在平坦的坝子上展开。红巾漫山遍野，密密麻麻，已在四方结阵，围成一个极大的圈子，将段功及罗苴子困在中间地带。罗苴子们正奋力突围，红巾虽然马匹不够，但人数实在太多，前方阵中一旦有人倒下，后面立即有人填上。原来之前明潼向明胜献诱敌之计，在吕阁关下处死羽仪杨胜坚，果然引得大理军出来，当即引入事先设好的埋伏圈，预备包围起来加以围歼。明胜听说大理人轻生重义，也料到吕阁关必然再出援兵，又派了一队人马往相反方向埋伏，有意敲打兵器、制造尘头，造成交战的假象，果然又引来了段功所领之军。凑巧有人认出了段功，飞报明胜，明胜大喜过望，当即亲自赶来坐镇，不但将所有可用之兵都带了出来，更是许以高官厚禄，若有谁能生擒住大理总管，不但赏金万两，还可封侯拜相，是以红巾为名利所诱，人不畏死，争相上前。若非明胜决意生擒段功，以要挟大理投降，不下令放箭，不然以红巾之人众、合围之势已成，早就将段功等人万箭穿心射死。

高浪见状便要径直冲杀过去，阿吉忙道：“等一等！”他早瞧见东北林边旌旗飘扬，其中有一面旗帜上绣着个大大的“夏”字，猜到那是红巾大旗，旗下当是红巾主帅，当即道：“擒贼擒王，大伙儿一齐冲过去，擒了红巾头领。”高浪也见到那旗帜下站着众多穿着铠甲之人，服饰大不同于普通红巾，想来均是将官之流，当即喜形于色，也不多说，领头向那面旗帜冲去。

此刻红巾正布下阵势，全力围攻段功，酣战之时，忽见一队人马直奔主帅大旗而去，攻势顿时大为减弱。段功趁机挥军冲杀，红巾防他逃回吕阁关，在南面布兵最重，他便指挥罗苴子朝东北方向杀去，意欲与新赶来的援兵合势。东北方正是红巾主帅明胜所在，因背后即为山谷，没有出路，布兵最弱，又措手不及，罗苴子所过之处，如洪水决堤。

段功与阿吉两下冲击，红巾阵势有所松动，但毕竟人多，大理军与元军依旧距离甚远，想要会合困难之极。段功眼见红巾层层叠叠围了上来，再度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境地。正紧要关头，那面“夏”字大旗突然折断倒下。原来阿吉见一时难以冲近，便下了死令，须得将红巾大旗射倒，谁射倒大旗，便是首功，命部下不断发箭射击。他所带领的五百骑兵正是当年护送阿盖公主母子来云南与梁王团聚的怯薛【11】，与在中原安乐享受窝中长大的元军大不相同，尽是生于草原、长于马背的彪悍勇士，箭无虚发，那“夏”字旗面、旗杆上中了无数箭矢，如刺猬般密集，但却始终屹立不倒。高浪嫌疑箭矢的力道太小，不足以射断旗杆，他舍不得自己的铁鞭，当下夺过杨安道手中长刀，策马狂冲出十余步，顺势将长刀甩出，那长刀在阳光下划出一道光亮的弧线，斜斜砍中了旗杆中部，当即“咔嚓”一声折断。大旗一倒，红巾顿时混乱。段功遂麾师奋击，阿吉也下令不再进攻，改去接应段功，两下人马终于会合，再一同

往南杀去，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突出了红巾重围。

一直奔到吕阁关谷口，阿吉这才发现段功马前尚横着一人，背上插着数支羽箭，虽望不见面目，看象甲装束正是铁万户，这才知道他在赶去营救段功时即遭到红巾骑兵狙击，虽杀退了骑兵，然已精疲力竭，终在冲进包围圈时身中数箭，倒在了段功脚下。

杨智、张生、施宗等人得报，慌忙率军出关接应。段功将铁万户尸首交给羽仪抱着，回头望去，夕阳洒在春天的山野，大地暮霭沉沉，除了风声再无别的声音，四周浮动着淡淡的血腥味，鲜血与尸首到处都是，一派凄凉景象。

这一场激战双方各出增援，可以说出尽全力，罗苴子虽然仗着勇猛、马力与兵器之利，杀死红巾数倍于己，红巾在关滩江西的营寨也被铁万户一举捣毁，然铁万户与段功先后所带出去的四千罗苴子总共剩了千余人，一想到如此多大理好男儿血洒他乡，再也不得返回故乡，各人心头愈见沉重。

梁王李罗亲自迎段功进城，见他腿上受了刀伤，又亲手为他治伤。大理本有良药，李罗却坚持要亲力亲为。蒙古人有一套土方妙术，专治血创外伤。他让段功平躺在竹床上，竹床下生了两个火盆，再用力挤按段功受伤之腿，使得出血，等到恶血出尽，再上金创药敷治。段功见李罗如此尽心尽力，心中大是感激，低声道：“多谢大王。”李罗道：“大理将士为本王而战，本王些须微劳，又何足挂齿。信苴，你我以后就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又领着段功出来，却见知府衙门前搭了一座小小的高台，杨胜坚躺在上面，四周堆有柴薪。李罗扬声道：“尊羽仪为本王而死，本王心怀感激，特作了一篇祭文。”走到杨胜坚尸首前，念道：“生于江心【12】，为我拔扈，我旧不识，用备其数，死于卧龙，王侯重之，用显其意。噫！义重于生，生必有死，此尽大丈夫之事者能有几人！愿魂归苍洱，英杰复生，以保我之昆裔。”

他念到“愿魂归苍洱，英杰复生”一句时，在场大多人心有感怀，忍不住流下眼泪来。李罗用衣袖擦了擦眼角，这才叫道：“火来。”有人递上火把，李罗举火将柴薪点燃，熊熊火焰吞噬了杨胜坚的身体，也点燃了众人心头复仇的火焰。

回到知县衙门，段功脱下盔甲，换下里面早已干湿了多次的白色长袍，屏退诸人，独自站在庭院中，默默站在大树前。这是一棵老树，繁

茂得有如一抹淡然色的云，却还是露出浓重的沧桑来——粗涩糙砺的树皮一块块鼓起，青黑色的树身上长出几个黑色的隆起，凝重而深邃，像是岁月的眼睛。

夜色深沉，今晚似乎格外寒冷，到底是春寒？还是心冷？他出军之时，早知道战场上死伤难免，然而直到今日血战沙场，亲眼见到枕骸遍野，才真切感受到杀戮的无情。他心神激荡，一股气流在身体中来回游动，仿若生命流逝一般，然而并不是感慨年华易老，流年似水，也不是惋惜韶华已逝、青春不再，而是感到他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白日血战过的战场。一想到许多拼死保护他突围的将士，到现在还孤零零地躺在那里，骨暴沙砾，不得安息，心中凄凉无限，忍不住太息道：“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也？”

阿盖公主就在段功最失落的时候走了进来。她望见他一身绛红长袍，沉声静气地站在树下凝思。最奇妙的是，水气在他衣服上凝结成出一种白色花纹来，美如刺绣，在月色下像是层层龙鳞。她一时呆住，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奇迹。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段功突然有所感应，回过头来，诧然望着阿盖。她依然是一身汉家女子打扮，浓淡相宜，看来她对汉人服饰情有独钟。阿盖也看见了段功面色苍白，神情憔悴，脸上犹隐隐留着泪痕。他最初出现在她面前时，是个高高在上的总管，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死，包括凌云、包括她、也包括她父王，而此时此刻，她才看到了他真实的一面，她才知道他也是个有悲有苦有哀有怨有情感的男子，而促成他如此难过哀伤的人，正是她自己。她慢慢走上前去，举起自己的衣袖，为他拂拭着脸上的泪水，那情状仿若温柔的妻子在照顾远征归来的丈夫。段功尴尬而拘束地站着，动也不敢动，不知道该找一个怎样的话头开口。

忽听得阿盖柔声道：“信苴，是我害了你，可苦了你了。”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给段功心灵上带来极大的安慰，他握住她的手，想说点什么，嘴唇嚅动了几下，却说不出一个字。阿盖柔情凝视他良久，嘴唇有点颤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投入他怀中，嚤嚤哭了起来。段功感觉到她在簌簌发抖，似被阴气深入了骨髓，微一踌躇，即紧紧抱住了她，道：“不要怕，我会保护你。”她抬起头来，一双眼睛噙满泪水，如星星般闪耀，清彻透明，又深不见底，热情天真，却略带羞涩，道：“我知道……我知道……”

这一刻，两人终于真心地搂靠在一起，不是因为饮金之盟，而是想要相互同情，相互依赖，相互安慰，相互沉溺。当心与心不再有距离的时候，感动成了唯一的温暖。段功胸中本来充塞着压抑的气息，阿盖所

带来的真实的关怀如同每日清晨照射在他书房窗前的那缕阳光，点燃了他血性的火焰。作为回报，他也不再让她看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于是之前的焦虑苦思、万般凄楚就在这片刻间一扫而空，他的心境豁然开朗了许多，依旧觉得万物有情，生意盎然。眼前这棵老树不就是如此么？饱经岁月年轮的冲刷，树杈交错，犹指苍穹，粗根盘虬，深入大地。

温柔的月光轻轻洒在他俩身上，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安详。

这一夜，悲凉凄婉的气氛随着月色层层浸染，逐渐笼罩了楚雄城，唯独高浪极是亢奋，一夜未睡，不停地向杨宝、高潜讲述战场见闻。杨宝之前受了刀伤，留在城中养伤，高潜一直陪伴其右。杨宝道：“你挨了打还这般兴奋？”高浪和杨安道虽然立下大功，却因违抗命令，各自被打二十军棍。高浪道：“若能上阵杀敌，再挨军棍我也愿意。”高潜本一直沉默不语，忽恨恨道：“你可是在为了梁王作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高浪道：“我可不是为了什么狗屁梁王，他跟你杀父深仇，难道我不恨他么？我只是听信苴号令。苴说救梁王，必然是有道理的。杨宝，你说对也不对？”杨宝不答，心中忍不住想道：“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可这亡字的背后，要陪葬多少人的性命。眼前便有这么多人死去，还有更多的人要死，为何悲剧要周而复始地重演？世上何时才能永无战争？”

吕阁关上的将士却是衣不解甲、手不离弓，丝毫不敢懈怠，困了也只能就地坐下打个盹。白日大理军连番激战，死伤惨重，元气大伤，是以阿吉怀疑红巾会趁势来攻打关口，是以一夜在城墙上巡弋，不料竟然无事。等到天大亮时，有侦察来回报，说红巾死伤不少，关滩江西的营寨及攻城器械又被铁万户放火烧毁，因而大队人马已退回古田寺。他却不知道红巾死伤逾万，也伤了元气，又因楚雄距离大理边关极近，明胜担心大理援兵随时赶到，他亲眼见识罗苴子以一当十的厉害，又有骏马、兵器之利，多少有些畏惧，因而先退回古田寺休整，一边派人回中庆搬救兵，一边敦促另两路大军速速进发，牵制大理。阿吉听说红巾大军暂退，这才松了口气，回城向梁王禀报，将防务交给大理将军张连暂代。

到得正午，忽有一人孤身朝关口走来。罗苴子等他走进射程，放出一箭，射到那人脚下。那人即顿住脚步，解下腰间长剑，双手高举过头，示意并无威胁。走近城墙，仰头高声道：“我不是红巾，我是梁王侍卫凌云。”

此刻正是非常时期，关上又无人认识他，张连担心有诈，便从城墙上扔了条绳索，将他吊了上去，收了长剑，派人送他到楚雄城中。一进

城中，正遇到梁王傅大都。大都一见到凌云，眼睛瞪得老大，上前喝道：“你怎么来了这里？”凌云冷冷道：“我是大王心腹侍卫，大王人在楚雄，我当然要赶来护卫。”大都道：“好，是你自己送上门来。大王这次要砍你的头，公主也救不了你。”命人将凌云绑了，押到知府衙门面见梁王。

不料李罗一见凌云即命松绑，将他单独叫入内室中，悄悄问了许多话。这倒是令大都诧异了，他想不明白，悄悄赶去厢房问马文铭。马文铭心道：“梁王为人睚眦必报，凌云擅报私仇，几乎坏他大事，他却毫不追究。就算是爱惜人才，可段功人就在城中，他却连个表面处罚的姿态都不肯做，岂不奇怪？莫非……莫非当真是梁王指使凌云去刺杀明玉珍使者？原来他有意派凌云护送公主到大理，就是想利用凌云与红巾使者邹兴有血海深仇作为行刺的幌子。”这种话他当然不能说出口，便道：“凌云武艺高强，是个难得的人才。如今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大王当然要既往不咎，着意笼络。”

大都这才释然，出来厢房时又遇到凌云，不由一愣，问道：“你来这里做什么？”凌云道：“我奉大王之命行事，所作所为无须向你交代。”径直往后院而去。在月门处正遇到阿盖带着两名侍女陪母亲嘉僖往花园而去，忙上前参见道：“凌云奉大王之命前来保护王妃、公主。”嘉僖道：“你回来了？”凌云道：“是。”嘉僖道：“现今大敌当前，红巾在城外虎视眈眈，你还是去大王身边，保护他的安全为好。”凌云道：“大王说如今兵荒马乱，城中人马又多，怕万一有个闪失，特命凌云前来护卫。”嘉僖道：“这样也好。”重重看了女儿一眼，自往花园而去。

阿盖一直默不作声，咬着嘴唇站在一旁，也不看凌云一眼。凌云见她对自己的到来丝毫不感意外，不免惊讶。忽听得嘉僖远远叫道：“璎珞！冰遗！”跟在阿盖身后的侍女应道：“来了！”慌忙去追王妃。

阿盖道：“父王真的没有处罚你？”凌云道：“回公主话，大王确实已既往不咎，饶恕了我之前的鲁莽行为。”阿盖也不欣喜，只淡淡道：“嗯。”又问道，“你腰上的伤好些了么？”凌云道：“只是皮肉之伤，已经不碍事。”

阿盖垂下头去，过了一会儿，终于抬头道：“我已经与信苴饮金为盟，求得他来相助。”凌云道：“我早就知道了。”阿盖大为惊讶，问道：“你早知道了？”凌云道：“公主离开大理后，我便已在路上听说。”阿盖道：“那么，你也该知道，我……我要嫁给信苴。”凌云道：“我知道。不过，公主是大王唯一爱女，段功早有妻子儿女，大王定会斟酌此事。况且我瞧段功为人，不像是落井下石之人。”他言下之意，似不相信阿盖真的会嫁段功。

阿盖却坚决地摇了摇头。凌云心中一凉，有些战战兢兢起来，他已经猜到她将要说的，不会是他想听到的。阿盖却终于鼓起勇气，扬起头来，道：“我是真心实意要嫁给信苴。”他听到她话中的意思不是说要嫁人，而是就此要同他划清界限，在二人之间竖起一道高墙。

她不敢再看他，只用微弱的声音道：“我喜欢大理，我会嫁去那里，住下来。”那一瞬间，所有哀伤的感觉都涌上心头，他沉默了很久。她也沉默了。院外不断传来军马急速奔走的声音，却遥远得像是在梦中听到的一样。

下午申时，杨智派往罗那关的信使终于回来了，但他并未带回援兵，而是告知大将军张希矫已经径直带兵赶去古田寺，欲找明胜决一死战。段功听了大怒道：“张希矫怎敢不听我号令？”立即派人前去阻止，以免张希矫再次如铁万户一般坠入陷阱。施宗道：“张将军为人执拗，不如我亲自前去。”段功道：“好，速去速回。”施宗道：“遵令。”

不过信使也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进攻北胜州的一路红巾被知府高斌祥击溃，红巾先是在金沙江北陷入象阵，又被高斌祥重兵包围，几乎全军覆没。高斌祥得胜后听闻段功亲自领军营救楚雄，已经率领小吉都兵寨之精锐骑兵星夜赶来相助。段功这才颜色稍解，派人去将消息告知梁王，又令人严守吕阁关，静待援兵到来。

施宗只带了高浪一人，换了百姓衣服，出关朝古田寺方向赶去，竟然真在天黑时遇到了张希矫大军，施宗忙上前传达段功之命。此处离古田寺仅三十里地，张希矫听说铁万户已经战死，更是怒火中烧，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无论如何都不肯退兵，被施宗喝得急了，便干脆下令罗苴子将施宗、高浪二人绑起来。

施宗见再也无力阻止，只好道：“大将军请息怒，信苴请大将军回师，无非是怕红巾设下埋伏。”张希矫道：“有埋伏又如何，难道我还怕了他们不成？”施宗道：“大将军此行无非是要打败红巾，这样大张旗鼓地挥师前进，敌人早有防备，取胜可就难得多。若是大将军坚持要去古田寺，我倒有个主意。”当下上前附耳了几句。

张希矫沉吟片刻，道：“也好，就按你说的办。你二人就此回去禀告信苴，不将红巾杀得片甲不留，绝不回去见他。”高浪眼见大战在即，哪里愿意回去，忙道：“我愿意留下与大将军共进退。”施宗也担心张希矫再冒险轻进，便道：“既然如此，我也先留下来，等大将军取胜再回去禀报信苴不迟。”

张希矫便令副将尹岗率大军藏入林中，约定以火为号，待得看到火头大起，便一齐朝古田寺冲杀，自己则亲自挑选了二百精锐，多带火矢、火铳，连同施宗、高浪二人，摸黑朝古田寺赶去，十数里之遥时，远远见到红巾营寨光亮映天，便下了马，徒步朝映照赶去。

走了近一个时辰，终于摸近营寨，只听见营寨中有鼓声、铃铛声传来，似是红巾正在欢宴。张希矫暗骂了一声，命人蹲下来匍匐前进，看到寨门时，却惊得呆了，辕门两旁的栅栏上挂了数十具赤身裸体的尸首，均是战场上重伤未死的罗苴子，被红巾剥下铠甲，绑回古田寺拷打，后又一一吊死。张希矫大怒，唇下黄色须髯根根发直，立即便要去拔兵刃。施宗道：“等一等，提防有诈！”他们一路过来，没有遇到一个游哨，他早起疑心，此刻见到红巾大营门口竟无守卫，不免疑虑更深，生怕又有陷阱。

张希矫人已经到了红巾营寨跟前，哪里还顾得上有诈不有诈，命人点起一只火矢，亲手射到辕门上。二百罗苴子眼见众同伴横尸眼前，早按捺不住，遂火矢齐发。高浪不待张希矫下令，竟一挥铁鞭，叫道：“冲啊！”一人当先往营寨冲去。他得入红巾大营，早就预备大杀一场，不料一冲进来便呆住了，原来营寨中空无一人。只有四只羊前腿悬吊栏上，后腿踏在鼓面上，正是曾被用来拷讯杨胜坚的那几只羊，栏旁则拴有四只大鹅，项挂铃铛，鼓声、铃铛声正是这八只动物弄出。

张希矫只见到罗苴子的尸首，不见一名敌人，早已经气极，连声道：“烧！点头烧！将红巾都给我烧出来！”罗苴子遂四处举火，将营帐全部点燃，仍然不见一人，便一齐杀来古田寺。却见古田寺门前两旁大树上各五花大绑着两名罗苴子，胸前肺腑碎裂，血肉狼藉，均已遭开膛破肚而死，情状惨不忍睹。张希矫暴跳如雷，微一举手，罗苴子火矢齐发，尽数射到寺匾上。那匾是块老匾，古木黝然，顿时起火。两名僧人闻声赶出，见状忙叫道：“住手！将军快些住手！本寺里面尚住有十余名僧人。”张希矫怒道：“红巾在寺前残杀我大理将士时，你们为何不叫住手？”回头命道：“给我烧了这红巾老巢！”罗苴子大声应命，趁势冲进寺中放火。

施宗忙拉过一名僧人问道：“红巾都去了哪里？”僧人道：“天一黑，他们便从后山撤走了，说是大理援军已到，他们也须得回回蹬关等待中庆来的援兵。”

原来明胜亦得知进攻北胜州的一路红巾被尽数歼灭，从北部牵制大理的计划失败，昨日围攻段功不成，让他逃回吕阁关，大理损失兵马虽多，再无力大举出击，然他部下损失更重，况且此处离大理重兵之地罗那关不到百里，不迟一日，大理必然倾兵前来援助段功。他愈想愈是心

惊，决意先退回回蹬关，至少可仗着天险据守，等待中庆援兵到来再说。

施宗听说红巾已经撤军，便命罗苴子放出孔明灯，告知楚雄城内。那孔明灯为诸葛亮所创，原是用竹皮扎起灯笼，灯笼中有松脂做成的灯膏，再在外面裱糊一层皮纸，密不漏气，只留一细微小孔点灯。点燃灯膏后，松烟性轻，可携灯腾空，高高升起。这是诸葛亮南征行军扎营时为示意军情想出的法子，极利于两军夜里遥相呼应，便如春秋之烽火，灯最高时可升达数百丈，即使崇山峻岭也不能阻隔。果见三盏孔明灯望夜幕中飞去，越飞越高，到最后只剩了三个小小的亮点。

却见眼前古田寺也是大火腾起，僧人们哭喊着奔出寺来，罗苴子也不阻挠，任凭他们四下逃散。鲜红的火舌翻卷蔓延，飞快地吞没了古刹。

过了小半个时辰，张希矫副将尹岗率大队人马赶到，张希矫随即上马，要连夜率军去追击明胜一军。施宗忙道：“大将军，山高道险，天黑路滑，敌人又动向不明，不可轻出，不如先派人打探清楚再追击不迟。”张希矫道：“也好。”当即派出一小队骑兵，抓了一名僧人带路，从后山去探红巾去向。他却不愿意就此领兵前去楚雄与段功会合，那梁王与他仇深似海，他真担心一见到那张紫脸就会忍不住上前动手，干脆下令大军就此扎营。

红巾营寨与古田寺大火熊熊，一直烧到次日清晨才逐渐熄灭，寺庙完全变成了一堆残垣断壁。周围一些树木也遭殃被火烧焦，只剩下光秃秃的乌黑树干。一股股黑烟在余烬中升起，直入空中。和煦轻柔的晨风中，夹杂着浓烈呛鼻的烟味。

天色大明之时，段功率人赶到，施宗忙上前禀告红巾昨夜已抢先退回回蹬关。段功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抚剑走进寺中。他曾听过这座千年古刹的名字，而眼前不但建筑荡然无存，残垣断壁中还留有几具焦黑的骸骨，大约是寺中未及逃出的僧人，心头怒火顿起，大踏步出寺，厉声命道：“来人，将张希矫绑了。”两名羽仪上前，一人解下张希矫佩剑，一人拿绳索绑了他双手。

张希矫自知抗命在先，段功不会轻饶，忙道：“我愿意戴罪立功。请信苴下令解了绑索，我这就率部去攻打回蹬关，不斩下明胜人头，我愿自刎谢罪。”段功冷冷道：“不劳你动手，我自会亲自去打回蹬关。张希矫，你违抗军令，本该就地斩首，念你是员老将，多有战功，赦免死罪，流配鹤庆。张希矫部暂由副将尹岗率领。”

鹤庆正是杨宝父亲杨昇的封地，高潜听说，不由惊奇地看了杨宝一眼。

又听见段功厉声道：“速速将张希矫押走。施宗、高浪，你二人传令不力，张希矫擅来古田寺，你们不但不予劝阻，还任凭他烧毁了古田寺。来人，将他二人拖到一边，各打五十军棍。”

众人这才知道段功为什么如此怒气冲天，原来是因为古田寺被张希矫放火烧毁的缘故，见他正在气头上，也不敢开口求情，只得将施宗、高浪拉到一旁，装模作样地打了起来。段功怒火稍解，这才道：“召集人马，去回蹬关。”

回蹬关依旧在楚雄境内，距离古田寺仅三十余里，瞬息即到。段功有了之前遭伏击的前车之鉴，将人马分为前、中、后三队，各队中间隔了数里，邀相呼应。他自己亲率前队，竟在进入广通县境时追上了红巾将领谢得率领的后路军。

谢得自遭遇大理军以来，屡战屡败，被明胜罚在后路押送辎重。段功听探马报后，亲自督军，迅速将谢得人马包围，命人大呼道：“解甲投降者不杀！”红巾稍有妄动者，即遭箭矢射杀，谢得见无路可逃，只得抛下兵刃投降。

此处距离回蹬关仅二三里之遥，段功命人烧了辎重。又听说谢得便是动手杀死杨胜坚之人，他身上还穿着死去罗苴子身上剥下的象甲，便拔出松鹤剑来，预备亲手斩下他的首级。谢得忙道：“你刚才明明说解甲投降者不杀，可不能言而无信。”段功听说，便收了长剑，道：“不错，你虽是个小人，可我也不能失信于你。”便命将五六百红巾俘虏尽反剪了双手，用野山藤串成数排，押到回蹬关前跪下，刚好在关上羽箭射程之内。

明胜在关上瞧见，推测大理军要学蒙古人攻城时常用的法子，预备等攻城时将红巾俘虏推在前面用作人肉盾牌，便抢先下手，命弓箭手将数排俘虏全部射死。段功本无意杀死这些俘虏，见状叹息道：“红巾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狠毒，即使得到天下，又如何能得尽人心。”

谢得脸颊、胸前各中一箭，血流满面，却一时不得死去，大声咒骂，不但大骂段功，也怒骂明胜。段功也不派人去杀他，任凭他在关前挣扎叫喊，最终血流尽而死。

大理军轻骑追击，未带粮食补给，无法进行围困，段功颇为忧心，召来众人计议。杨智早向樵夫打听地形，道：“回蹬关倚回蹬山而建，易守难攻，况且攻城本不是我大理军所长。关中水源，出自回蹬山东面一条名叫‘观山河’的泉水，我们只需派身手矫捷之人，翻山越岭，往水中投毒，关内红巾要么被毒死，要么渴死，如此一来，回蹬关不攻自破。”

段功虽觉投毒太过阴险，然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也不再顾忌，点头道：“甚好。”施宗道：“属下猎人出身，擅长攀爬，愿请命前去。”施秀忙道：“阿兄新挨了军棍，如何去得？还是我去的好。”段功道：“就由施秀去，你自可挑几名精干人手带上。毒药去向军医领取。”施秀道：“遵令。”段功又道，“立即写一封信射入回蹬关，告诉明胜我们已经在泉水中下毒。”张连道：“何不等施秀完成任务回来再知会红巾？”杨智道：“这是一种策略，预先给敌人造成心灵的压力和恐慌。”众将这才恍然大悟。

信射入关中后，自有人取去送给明胜，普通红巾不知道信中内容，倒也没有异常。然而到了下午，关上开始有骚动之象，大约人人已经知道大理往水源投毒，想喝水却有心有恐惧。

日暮时分，施秀满头大汗地回来，告知已经完成了任务。段功便召来众将，道：“红巾今夜必弃关而走。”众将听令，各自去安排人手。

天黑后，一切都寂静了下来，大理营地一片漆黑，没有丝毫灯火。回蹬关中忽有大笑声传来，开始才是一人，后来逐渐增加到数人之多，狂笑不止，在夜深人静之际听起来煞是古怪。原来施秀往泉水中所投毒药名叫“猴笑天”，主要成分是苍山上的一种毒菌，中毒轻者会一直狂笑到虚脱晕厥，重者则会死亡。施秀等人听到笑声，知道关中终究还是有红巾耐不住饥渴饮了有毒之泉水。

到得半夜，果听得一声梆响，关门打开一道小缝，一小队红巾悄无声息地溜了出来，见关外没有任何动静，又是一声梆响，关门轧轧打开，一大队红巾骑兵冲了出去，往东而去。骑兵过后是步兵，刚出来数百人，在谢得等人尸体后埋伏了大半天的罗苴子一哄而上，将数百红巾尽数砍死，顺势冲进回蹬关，由此将关内关外红巾阻断。尸体甚至堵住了关门，后赶到的罗苴子骑兵不得不策马跃过尸体堆。预先逃出的红巾骑兵出关数里后遭到大理将军张生阻截，红巾无心恋战，只拼命逃窜，奔走之声如雷响。战斗完全没有料想中的激烈，甚至不到天明便已经结束，虽然仍然有不少红巾漏网，但罗苴子以少胜多，也算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红巾俘虏被押到回蹬关前，谢得等人的尸体还躺在原地，罗苴子策

马围成一个大圈，将俘虏们困在中间。段功听说俘虏竟有三千之多，不免有所犹豫，然上前看到有些俘虏身上穿着死去罗苴子的象甲时，怒火顿起，举起了手。罗苴子张开弓弩，箭头一起对准圈内的红巾俘虏。那些红巾知道大限已到，一齐站起身，互相挽起了手。一人带头唱道：“风从龙，云从虎，功名利禄尘与土……”余人尽随他唱了起来，“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看天下，尽胡虏，天道残缺匹夫补。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



◎《梵像卷》局部图。本图表现的是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率领扈从礼佛的情形。大理文官顶戴绛头囊，身穿华袍。武将则身着波罗（虎）皮，兵士则顶撮髻髻，身穿犀皮胄甲，跣足等。衣冠特征与唐宋文献所载相符，是了解大理国的典章制度、服饰、器用、风俗的最具体资料。



◎12世纪唐卡

杨智道：“这是红巾军军歌。”段功记得当日在无为寺时曾听李芝麻提过其中两句，忍不住叹道：“好个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大手挥下，上千支箭一齐发出，歌声顿时歇止，替代为一片惨叫声。只有那首歌者身中两箭，犹屹立不倒，憋足一口气，吼了一句“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这才慢慢倒下，情形煞是悲壮惨烈。罗

苴子又手执铎鞘上前，一具具翻看尸体，遇到尚未断气者，便用铎鞘捅死。

回蹬关一战后，明胜率残部逃向中庆。段功等人回楚雄休整了几日，与北胜州赶来的高斌祥部汇合后，这才护送着梁王缓缓东行。因中庆仍在明玉珍之手，家眷们依旧先留在楚雄。

大军离开吕阁关时，阿盖侍女璎珞忽然骑马追了上来，将一件物事递给段功道：“这是王妃送给信苴的礼物。”段功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串彩色的佛珠。璎珞道：“这佛珠虽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不过这上面的每一颗珠子都是用斡难河【13】中的石头磨成。”段功知道斡难河是蒙古的根本发祥之地，又见佛珠颜色老旧，想来是嘉禧自幼佩戴之物，忙戴到项中，道：“多谢王妃厚赐。”

璎珞一笑，又变戏法般地取出一件白色长袍，道：“这是公主亲手缝制，望信苴珍爱。”段功接了过来，一时心有所感，他爱穿白色长袍，原先那件为夫人高兰手缝，因在激战中染了大片血迹，难以洗净，无法再穿，想不到阿盖如此心细。

李罗瞧眼中，笑道：“阿盖自小娇贵，不识得女红，还望信苴不要嫌其粗陋。”段功低头一看，果见那长袍针线长短不一，极是粗糙。又听见梁王大笑道：“不过这长袍可是珍贵得紧，我这宝贝女儿可是给我这做父亲的都没有缝制过衣裳，当真是女大不中留。”段功当众甚是尴尬，只得道：“王妃、公主美意，段某受之有愧。”璎珞笑道：“这是信苴该得的。”自退了下去。

段功心中惴惴，感觉正日益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起初他答应与阿盖饮金盟誓时，不过是要救她性命，救她父王性命，更重要的是救大理百姓，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真的娶她。尽管她也许不知道这些，但他知道她其实并不是喜欢他，当然也不会真心要嫁他。然而，事情却不知道何时慢慢起了微妙的变化，现在她似乎变成了一心一意想要嫁他，梁王夫妇似也完全首肯，那么他自己呢？他当然知道他该婉言谢绝这桩婚事，为了阿盖的幸福，为了高兰的幸福，但这只是道义上的，那么他内心深处呢，到底是怎样真实的想法？阿盖对他起了变化，他难道没有对阿盖起一点变化么？浮生若梦，为欢几何？那一晚的月色如诗如画，是多么令人难忘啊！他渐有一种激情澎湃的感觉，又迷乱，又朦胧。

注释

【1】云南驿：位于今大理祥云县云南驿镇。

【2】弯刀的形状利于切割，快速移动中发力不容易折断。蒙古均是骑兵，策马飞驰时，弯刀可以轻易滑过盾牌铠甲，直取敌人首级。

【3】回蹬关：位于今云南禄丰县广通镇回蹬山，在楚雄东部。相传南诏王阁罗凤曾经亲率大军东征滇池，大军浩浩荡荡到达广通时，正遇上倾盆大雨，山险路滑，难以前进，只好就此回兵，由此得名“回蹬”。

【4】元代地方官制极为复杂，行省下设路设府，路下又有府，因而府有的属于路，有的属于行省，有的管辖州县，有的不统州县，官职、名称各不相同，只有不属于路的府才设知府。楚雄本是路，设有万户一职，路下有府，本书为避免混乱，一律做了简化处理。

【5】鸡山：指中庆（昆明）西面的碧鸡山。

【6】大理甲冑、毛毡、织造品闻名天下。甲冑为象皮制成，厚约半寸，坚比铁甲。犀皮甲则更为名贵。

【7】蒙古以右为贵。

【8】应天：今江苏南京。

【9】安宁：今云南安宁。

【10】打金箔就是将黄金用铁锤锤炼成薄片。打金箔人跟铁匠一样，是当时的一种职业。金箔主要用于寺庙、雕塑、牌匾、楹联、画框、屏风以及各种工艺品的贴饰。

【11】怯薛：蒙古语，意为护卫军。

【12】江心：杨胜坚出生地名为江心庄。

【13】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

第七章 鸿门宴【1】

阿盖见段功决然离去，始终再没有看自己一眼，颓然跌坐到地上。李罗俯下身子，低声问道：“女儿，你不是很喜欢段功么？怎么突然又要下毒害他？”阿盖一呆，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



段功、李罗率大军一路从容东进。原先明胜西追梁王时沿途占领了不少州县，本留有红巾驻守，明胜败走后，这些红巾也尽数退走，曾经风光显赫一时的红巾终只剩了明玉珍盘踞的中庆一城。

只是这些州县大多被大肆劫掠过，处处是残破之相，人烟荒芜。百姓们见到梁王领军回来，也不见得如何高兴，更不要说是欢迎，看他们的表情，似乎倒是更愿意红巾在此。不过这些人从未见过大理军，十分好奇，不少人还特意赶来看热闹。

此刻又传来建昌部落击败进犯红巾的消息，段功料得明玉珍孤军深入，必然萌生退志，因而并不十分急于去收复中庆。这是他的一种策略，中庆城高池深，若红巾死守，经月难下，他不愿意拿手下将士的生命冒险。他想到之前明胜捕获杨胜坚之计堪用，也派出许多游哨化装成百姓，飞马赶去埋伏在中庆通往四川的必经之路上，预备捕到红巾信使，利用书信大做文章。

不日到达安宁州，已进入中庆路辖区，距离中庆城不到百里。占据安宁的红巾早几日已望风而逃，安宁为中庆西部门户，红巾亦弃城而走，可见明玉珍只打算集中兵力，困守中庆一隅。

安宁有著名的朱砂温泉，远远胜过唐明皇之玉莲池，因而有“甲天下”的美名，是来往商旅最喜聚集之地。然大军进城时，全城萧然，如被寇盗。城中所有青壮年男子都不见了，或是自愿，或是被挟持，均加入了红巾。好好一座城池，只剩了一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女人和汉子，再无半分昔日中庆门户的繁华景象。

安宁知府衙门倒是完好无损，段功、李罗便直接进驻。安宁知府姓董，出身滇中大族，是世袭的知府，他本来已经在红巾进城前逃脱，却想起一处别宅中还藏有许多金银珠宝，舍不得丢下，又偷偷返回安宁，结果被红巾擒住杀死，尸体一直悬吊在知府衙门前牌楼下，风吹日晒，血肉早已经腐烂，露出骷髅的凄凉样子来。李罗命人将董知府放下来安葬，眼前情景固然令人痛惜，可只要想到再回到中庆更不知是何等惨状时，心中更感惶惶。

段功尚惦记行省都镇抚司镇抚刘奇到安宁是否寻到陈惠，正要派人去打探，忽见刘奇赶来拜见，不免惊奇万分。原来刘奇到达安宁日久，却打听不到陈惠下落，红巾进城时确实开狱释囚，陈父因年老体弱当堂释放，陈惠则被挟裹加入了红巾，派去跟随明胜西追梁王。不过后来又有人在安宁城中见到陈惠，他从红巾军中设法逃跑，回来安宁寻到父母后，担心又被红巾抓去当兵，所以带父母躲进了安宁东面的太华山。大山茫茫，刘奇带人找了数日，毫无头绪，后来听说明胜被段功击败，守

卫安宁的红巾也退回中庆，料到山中清苦，陈惠必带父母回家，因而回城守株待兔，果然在昨日等到了陈惠。陈惠却死活不愿意离开年迈病重的父母，刘奇无奈，只得命人绑起陈惠，强行带走，陈父受到惊吓，从床上滚下，就此跌死。刘奇见闹出这等惨剧来，心中颇感愧疚，便命人解开陈惠，让他先葬父再说。

李罗听得刘奇离开楚雄多日却没有办好事情，大怒道：“来人，将刘奇拉出去砍了。”刘奇昂然道：“我是朝廷命官，堂堂行省都镇抚司镇抚，不受梁王府辖属，大王无权杀我。”李罗怒火更盛，紫色面皮上笼罩了一层黑气，看上去十分吓人。他自怀中取出金印兽钮，高高举起，道：“本王受朝廷重托，监督行省一切事务，我以梁王金印杀你，何人敢不服气！来人，速速将刘奇拉出去斩了。”刘奇也不求饶，不待侍卫来拿，自己便朝外走去。

段功道：“且慢。大王请息怒，如今中庆未克，正是用人之际，不如让刘镇抚戴罪立功。”李罗道：“刘奇已耽误大事，如何个戴罪立功法？”段功道：“大王发怒，无非是刘镇抚耽误了离间朱元璋和陈友谅一事，其实这件事目下已经大起转机。我派出的游哨传来消息，说是朱元璋已经开始对陈友谅采取行动，两方各自调遣兵马，预备在鄱阳湖决战。”

原来朱元璋野心勃勃，志在天下，他夹在张士诚和陈友谅之间，早就担心张、陈合力夹攻他，决意抢先各个击破。正如杨智所料，他先要对付的正是陈友谅。朱元璋部下康茂才原是陈友谅旧部，与骁将康泰是堂兄弟，他便指使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假称愿为内应，献出应天府。陈友谅果然中计，认为机不可失，忙调回正南下云南的康泰部，转而进攻朱元璋，结果康泰完全进入了朱元璋事先布好的圈套，在龙湾大败。陈友谅知道事情究竟后，勃然大怒，集结重兵，发誓要攻下应天，将朱元璋和康茂才碎尸万段。他全力对付朱元璋，自然再也顾不上援助明玉珍，明玉珍另两路大军均被大理击溃，退回四川，他可以说已是孤掌难鸣。

李罗这才转怒为喜，命人将刘奇带回来，道：“念在信苴为你求情，今日暂且饶你一命，准你戴罪立功。”刘奇道：“多谢信苴，多谢大王不杀之恩。”

段功问道：“刘镇抚，陈惠可还在家中？”刘奇道：“是。我派了人守在他家里，寸步不离，他父亲新亡，母亲病重在床，谅他无力逃走。”段功道：“那好。你再去陈惠家，想方设法将他请来军中，只是有一点，须得让他自己心甘情愿跟随你来，不可使用武力。你若能办到，便可功过相抵。”刘奇为难地道：“这如何能办得到？他如今视为我杀父仇人，一

见我就要上来拼命。那小子浑身蛮力，好几个人才能拉住。”段功道：“若是不难办到，也不敢劳刘镇抚出马。”刘奇只觉得此事实太难，正迟疑间，忽听得李罗厉声喝道：“还不快去！不将陈惠带回来，提头来见。”只得应道：“遵令。”自带了人手，重新赶去陈惠家。

当下大军在安宁驻下。李罗对段功着意讨好，特意带他登上城墙高处，指着东面太华山道：“太华山东南有一座罗汉山，本王在半山建有避暑行宫【2】，背倚翠屏，上载危岩，下面即是浩渺滇池，堪与恒山悬空寺【3】比肩。等到克复中庆之日，本王要在行宫大开盛宴，一来为信苴庆功，二来将小女阿盖当众许配给你，让天下人知道梁王、段氏本是一家。”段功道：“大王盛情，段某铭感于心。只是，大王许配阿盖公主一事，还望大王斟酌。”李罗先是愕然，随即不快道：“莫非信苴嫌小女丑陋，配不上你大理总管？”段功忙道：“阿盖公主身份高贵，貌若天仙，我怎敢嫌弃公主？只是我年纪比她大许多，怕是耽误了她。”李罗这才释然，道：“信苴正当壮年，正是大有可为之机。小女嫁得如意郎君，本王也得一佳婿，岂不两全其美？”

李罗此番落难红巾之手，手下兵力消耗大半，就算重新夺中庆，也只是空有梁王的架子。如今中原腹地尽为反贼占领，互相混战，大元朝风雨飘摇，他虽爱惜女儿，却也知道要在此乱世中生存，非得重建一支军事力量不可，如果将段功笼络在中庆，借助大理精兵的威势，云南可暂保一方平安，他再趁机招兵买马，东山再起指日可待。但眼下一切的关键还是段功，必须要将他留在中庆，倚为后援，如此，非得牺牲女儿不可，况且女儿似也对段功有情，更是天赐良机。

段功自然猜不到梁王如此深谋远虑，还要推辞，李罗不由分说地道：“信苴不必再推谢。你与小女郎才女貌，当是一段千古风流佳话。本王会立即向朝廷上书，请求封你为驸马都尉，兼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后你我翁婿二人合心，其力当可断金。”段功一呆，李罗却已经哈哈大笑，自下城墙去了。

过了几日，段功派去中庆北面埋伏的游哨捆回了一名重庆赶往中庆的红巾信使。羽仪上前取下那信使头上黑布，挖出堵住嘴巴的破布，段功一见，颇为诧异，道：“原来是你。”

原来游哨捕到的不是别人，正是曾跟随邹兴出使大理的姬安礼。姬安礼颇感难堪，便低下头去。段功几次问话，他只以沉默回应。段功看了看他身上搜出来的书信，便将他交给施宗审问。

因此地正是安宁知府衙门，施宗便命人押着姬安礼来到大狱，先让他看狱厅里的各种枷杻刑具，道：“你之前到我们大理是使者身份，即使你偷入禁地，心怀不轨，信苴念你们是贵客，也宽容优厚，不加追究。如今情势大不相同，你我双方已是死敌，我大理许多将士惨死在红巾之手。你在无为寺中见过的羽仪杨胜坚，出城送信时被你们抓到，折磨得体无完肤后，又被押到我们自己人眼前残酷杀死。你回头看看我手下羽仪看你的表情，就该想到他们想对你做的事。”姬安礼回头望去，果见羽仪都有仇恨之色。一名羽仪道：“羽仪长何必跟他客气，这里刑具都是现成的，通通都在他身上试一遍，不信他不招。”向同伴使个眼色，一齐上前执了姬安礼手臂，便往一条血迹斑斑的长凳上拖去。

施宗道：“先等等。”走到姬安礼面前，正色道，“我不能承诺会放你一条生路，但你若是肯说实话，我保证亲手给你一个痛快，然后将你好生安葬。若你不肯吐实，虽然最后也是一死，却要在死前遭受到许多痛苦折磨。你愿意选哪种？”姬安礼低下头去，半晌不语。施宗等了片刻，见他还是不答，便道：“来人……”姬安礼忙道：“我愿意……我愿意招供。”当即详细说了他离开大理后的情形。原来邹兴早知道段氏不会与红巾结盟，他此次来大理的目的，本意只在拖住大理，当他得知明玉珍占据中庆后，便迅速带李芝麻逃出阳苴咩，赶往北胜州方向，与攻打北胜州的一路红巾会合。只是料不到北胜知府高斌祥的象阵厉害无比，一仗便彻底摧毁了红巾进攻，只剩邹兴、李芝麻等不到一百人逃回四川。不久又传来明胜大败的消息，大夏国听说大理总管亲自出马，红巾一败涂地，上下人心开始浮动。明玉珍听说另外两路大军已经败退后，也有意退兵回四川，只是明胜等重要将领均不同意，他本人还是有些不甘心，特写了一封家书回重庆，征询母亲赵氏的意见。姬安礼送去中庆的，便是明母赵氏的亲笔回信。

施宗道：“为何要派你送信？你不是李芝麻的人么？该留在军中打仗，为何干起了信使的差事？”姬安礼道：“赵太后……就是我主明王的母亲……希望我主能与你们大理决一死战，因为我去过大理，多少知道一些情况，所以特意选派我前来。”施宗道：“只派你一人么？”姬安礼道：“我是信使，一个人自然更容易掩人耳目。”施宗道：“没有援兵么？”姬安礼不答。一名羽仪喝道：“还不快说！”姬安礼知道自己迟早是死，与其被折磨而死，不如求个痛快，当即老老实实地道：“援兵自然是有的，司寇邹大人正率三万兵马星夜赶来支援。”又道，“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求羽仪长实践诺言，这就杀了我吧。”他是读书人出身，被迫吐露军情，心中大感羞愧，也料到既然开了口，逼供将会无穷无尽，等到他实在说不出来什么时，还是会有酷刑加身，与其到时生不如死，不如现在先求速死。

施宗果然不肯放过他，又追问中庆城中红巾军情。姬安礼道：“我人

一直不在中庆，如何能知道内中情况？”一旁羽仪见他不说话，立即要给他上大刑。姬安礼忙道：“羽仪长答应要给我个痛快，可不能言而无信。”施宗心想确实答应过他，料他再无用处，便拔出浪剑来，问道：“你们在大理时曾上过一次五华楼，划开了红龙鼓鼓皮，是为了找藏宝图么？”姬安礼道：“是，我们在无为寺找不到藏宝图，所以怀疑它藏在五华楼中。”施宗再无疑虑，道：“好，念在你尚且老实，就如你所愿，给你一个痛快。”

姬安礼本来一心求死，眼见剑尖一寸一寸刺向自己胸膛，心下又生怯意，本能地产生一种求生的强烈渴望。当即双腿跪下，哀告道：“我什么都说了，羽仪长，求你高抬贵手，饶我一命。我……我愿意投效信苴。”施宗冷笑道：“我们信苴可不会要你这种贪生怕死的胆小鬼。”长剑递出，刺入他胸口。

施宗一剑刺死姬安礼，又安排了他后事，以践之前诺言，这才回来大厅中，向段功详细禀告。段功沉吟道：“我本不欲攻打中庆，想逼迫明玉珍不战自退，如今他得知强援即将到来，肯定是要据城坚守了。”

正感头疼之际，却见镇抚刘奇带了一精瘦矮小的汉子进来，喜滋滋地道：“幸不辱命。信苴，我将人带回来了，这人就是陈惠。”段功大喜过望，道：“真是天助我也。刘镇抚，这回你可是立下了大功。”刘奇不知段功何以欣喜若狂，只好道：“愿为信苴效犬马之劳。”

段功道：“来人，快去书房准备好笔墨。”当即领陈惠来到书房，将姬安礼身上搜到的那封书信取出来，授意杨智模仿语气另拟了一封书信。明母原信为：“自尔去后，平安无虞。征取云南，务要得之。兵粮不足，随后发来，不可轻回。”

最妙的是，原信结尾处只有“大夏天统二年，明太后平安书”的字样，并无玺印盖在上面。那信通篇笔力纤弱，字体歪歪扭扭，不成章法，想来是明玉珍母亲赵氏亲手所书，明玉珍一见笔迹便能认出。

杨智便将内容改为：“自尔去后，老身不安，臣下乱法。又闻得中国兵马【4】入界，非止一处。尔须急回，迟则难保。”再详细向陈惠解释，须得让后一封信字体风格与前一封信内容一致。陈惠道：“这个人写的字不好看，很容易仿造。”将两封书信一齐摆上案头，自己到案前坐下，铺好信纸，拿起毛笔便写了起来。杨智见他捉笔姿势甚是笨拙，不免有些忧心。

过了一盏茶功夫，陈惠将笔一搁，道：“好了！”众人上前一一看，新

写书信当真与明母原信笔迹一模一样，仿若出自一人之手，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差异。

段功沉吟道：“信是没有丝毫破绽，只是还缺个送信的人。”杨智道：“若是姬安礼不死，倒可以派他进城送信。”施宗心下不快，道：“姬安礼是个贪生怕死之徒，所以才说愿意投降，若真派他进城送信，难保他不将真信内容告诉明玉珍。”杨智道：“话虽如此，究竟很难找到一个能瞒过明玉珍本人的送信者。”

刘奇道：“从我手下挑一名汉人如何？”杨智道：“镇抚手下都是出自中庆，万一城中有人认了出来，可就前功尽弃了，我们不能冒险。”

那陈惠写完书信后退在墙角，一直沉默不语，忽然插口道：“我愿意去送信。”见众人一齐投来惊异的目光，又道，“我祖籍在湖广汉阳【5】，距离明玉珍家乡随州【6】不远，年幼时父母才带我逃难到安宁，但说话仍带有鄂音，容易取信明玉珍。”段功道：“你可知道送信一事极其凶险，万一败露，明玉珍会杀了你？”陈惠道：“我知道，我不怕死。”

施宗道：“万一事败，可不仅仅是死那么简单，红巾定会对你酷刑逼供，逼你说出原信内容。你到时吃不住拷打，吐露原信内容，我们岂不是要前功尽弃？”陈惠白了他一眼，冷冷道：“你不说，我不说，红巾怎会知道我看过原信？我顶多不过是个送假信的小卒子而已。”众人一听，均觉得有理。

段功见陈惠虽只是个打金箔人，却是气度镇定，颇有见识，难得的是他有过人的胆量。昔日荆轲谋刺秦王以秦舞阳为副手，秦舞阳号称燕国第一勇士，十二岁时就开始杀人，剑下亡魂无数，旁人都不敢正眼看他，然而真到了秦国大殿时，却被秦王威仪吓得脸色陡变，浑身发抖，可见号称勇士的人并不一定真勇气。而这陈惠为了救父出狱，伪造官府公文，这等胆气足以令人另目相看。一念及此，问道：“明知送假信凶险难卜，你还是愿意去冒生命危险？”陈惠已经知道他就是大理总管，点了点头，道：“但是我有三个条件。”

段功道：“你说。”陈惠道：“第一，我阿爹无意中得罪了董知府，遭他陷害入狱，现下阿爹虽然死了，你还是得给他翻案，证明他无罪。”段功道：“好，我答应了。”

陈惠又道：“第二，我是家中独子，现在只剩了年高的寡母，又患了重病，你们须得请最好的大夫给我母亲治病。万一我回不来，还请为我老母养老送终。”段功道：“好，我即刻派人将你母亲送去大理，那里有天下最好的名医、最珍的药材，以后你母亲吃住都在总管府，与我段某决无二样。若是你能活着回来，尽可以一同住在总管府，我当你亲兄弟

般对待。”

陈惠料不到段功会许下这么大的好处，不禁一呆，问道：“此话当真？”段功叫过施宗、施秀，指着二人道：“这两兄弟是我身边最得力的羽仪，我派他二人立即去办，护送你母亲去我大理颐养天年。”施宗、施秀一齐躬身道：“遵令。”陈惠终于露出一丝欣喜之色，道：“如此，我便再无顾虑。”

段功道：“第三个条件呢？”陈惠道：“这个可就难多了。”指着刘奇道，“他害死了我阿爹，我要你杀了他。”众人大大为愕然。段功更是心头疑惑，暗想：“既然陈惠还怀恨刘奇，不知道刘奇又是用了什么法子将他请来知府衙门？是了，应该是以赦免陈惠所犯伪造公文之罪为条件。”陈惠冷笑道：“我早说这个条件要难得多。”段功道：“你本已触犯国法，押在狱中服刑，红巾进城才得侥幸逃脱，先前刘镇抚绑你，并没有不对的地方，反而是给了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父亲去世，固是不幸之事，可也不能怪到刘镇抚头上。何况刘镇抚非我属下，你这个条件，我确实办不到。”

刘奇忽道：“原来你想要我死，这也容易办到。”拔出佩刀，倒转刀柄，递到陈惠手中，道，“我甘愿受死。”陈惠道：“甚好。”抓起佩刀，便朝刘奇当头斩下。

段功当然不能容陈惠在眼前杀人，抢上前来，反手拿住他的手腕，右手去夺佩刀。不料陈惠气力极大，段功武艺不低，这一夺竟未能奏效，那佩刀被拉偏了几寸，力道也被消减了几分，但还是斩中了刘奇，“咔嚓”一声，深入肩头一寸有余。施宗急忙抢上来，横臂勒住陈惠颈项，抬腿狠狠顶在他后腰上。陈惠不会武功，全凭蛮力，迅疾被制服拖到一边。那口刀犹留在刘奇肩上，段功一手抓住刀柄，一手扶住刀尖，用力将刀拔出，鲜血喷泻，刘奇一直岿然不动，这才晃了两晃。施秀早取出金创药，上前为他敷治。

段功命施宗放开陈惠，道：“你这第三个条件，我不能办到。你若就此拒绝送信，我也会照旧履行前面两个条件……”陈惠大出意外，惊异地望着他，见他虽然英气，却不失儒雅，神色也和蔼可亲，完全没有统兵大帅的威严。

段功续道：“不过既然你已经洞悉机密军情，保险起见，须得暂时留在这里，等红巾退兵后再做处理。你家人我自会派人照顾，你不必担心。”命人将陈惠先带去大狱关起来。陈惠道：“等一等……”段目光炯炯，凝视着他，问道：“你还愿意去送信么？”

陈惠知道自己不肯送信的话，又会立时身陷牢狱，他原也料到第三

个条件无法实现，就此斩伤刘奇已是大出了一口恶气，况且段功承诺为他母亲所做的事，远过他的期望，他难以拒绝，当即便点头道：“我愿意。只盼总管大人还要认真履行前面两个条件，如此，我陈惠死而无憾。”当即取了假书信，昂首出去。

段功命捕获姬安礼的游哨护送陈惠到中庆东路，方便他自东门入城。又请刘奇选了几名可靠的汉人手下，想法先混入中庆城中，万一陈惠被红巾所杀，便即刻回报。再命施宗、施秀去将陈母先接来知府衙门。陈惠所要求翻案一事，段功想到马文铭年纪虽小，却是极有见识，办事得力，又在行省理问所当职，正管刑狱，便请他去处理。然马文铭也无能为力，因安宁府所有卷宗已被红巾一把火烧毁，片纸不存，只能盼着中庆行省卷宗还在，等克复中庆再说。

安宁距离中庆城仅七十里，陈惠走时恰是正午，段功预料一切顺利的话，他半夜便可进城见到明玉珍，接下来的一切就要看天意和造化，最快明早、最迟明晚，刘奇派出的探子便会传回来消息。惴惴等了一天，次日下午，段功正与李罗及重要将领、官员议事，忽见探子拥着陈惠回来，连声道：“成了！办成了！”原来陈惠此去相当顺利，向城门守军表明自己是太后信使，立即被送往明玉珍居住的梁王宫，明玉珍本已经睡下，一听母亲有信，立刻夤夜召见信使，拆信一看，半晌无言，竟没有多问陈惠一句话，只赏了一两银子，令他速回四川重庆去。陈惠遂连夜出了中庆城，赶回安宁。

段功一时沉吟不语。李罗听说明玉珍住在自己的宫殿，气得大骂道：“这明瞎子【7】胆敢睡在本王床上，回头本王抓住他，定要将他碎尸万段。”见众人并不出声附和，只望着默思的段功，这才醒悟，别提什么将明玉珍抓住碎尸万段了，没有段功，他怕是现在还在楚雄喝西北风。虽说他知道眼前事实，然则见在场官员如此势利，大有惟段功马首是瞻之势，心下极是不快，却也不再多说什么。

刘奇道：“依信直看，明玉珍相信了么？”段功见陈惠尚在当场，忙道：“壮士立下大功，段某十分感激。只有一事，你母亲病重，城中良医又均为红巾掳去，我已经命人送她前往大理救治。你若……”陈惠不等他说完，转身便往外冲去。梁王府尉阿吉皱眉道：“这人好生无礼。”段功道：“他也是爱母心切。”不再理会陈惠一事，转向众人道：“我猜红巾今夜必回。我们现下发兵，恰好能赶在红巾出城时出击。”军情紧急，也不再与李罗商议，命将军张连和尹岗各率本部罗苴子，分别绕到中庆城外，自东门和北门袭杀正出城的红巾；命梁王府尉阿吉和镇抚刘奇各率三千元军，自南门入中庆，攻打尚滞留城内的红巾，再分别夹攻东门和

北门；自己则率一队人马，与北胜知府高斌祥一起率轻骑追击已经出城的红巾。当下按照段功部署，各人自带人马，出了安宁，往东朝中庆赶去。

中庆古名拓东城，意为“开拓东境”，为唐朝广德年间南诏大肆扩张领土时所筑，后来大理立国，改名为善阐府城，元代才改名为中庆城。这座城池年代不如阳苴咩城久远，然自成为云南行省治所以来，蒙古人百年经营，繁华热闹不下于大理。城墙高大坚固，周围九里，共设六道城门，南名崇正，北名保顺，东名咸和和永清，西名广远和洪润。每道门上各有城楼，城墙四隅亦修有高楼。东、西、北三面有河水环城，可通舟楫，南面倚山，布有重关，形胜颇壮。

段功大军东进二十里时，暮色降临，前方探马来报，中庆城中一早便开始有一队队骑兵陆续出城，大队红巾步兵目下正蠢蠢往北面保顺门及东面咸和、永清三门集结，似是要等天黑时连夜出城。众人听了，无不惊叹段功料事如神。段功便命大军悄然前进，亥时抵达苴兰城，为中庆北面门户，距离中庆仅十余里。果见城门大开，驻城红巾已然撤走。段功便命阿吉和刘奇迅即挺近中庆北门，等见到孔明灯举时，再攻杀入城，自己率余部继续朝东赶去。半夜时分到达金陵河边，跃马通济桥上，朝北望去，遥见前面咸和门方向灯火通明，大批红巾正涌出城去，当即命张连和尹岗出击，等到杀声起时，才点起孔明灯升入空中。

红巾正出城一半时，突然遭遇大理军阻击，仓促应战之时，又遭到背后自北门入城的元军夹击，当即溃败。已经出城的红巾不顾后队人马生死，一路逃窜，如惊弓之鸟。段功领军一路追击，陆续救下了不少为红巾掳走的儒生、匠人、医师、技工、乐人等，虽耽误了一些时日，却始终穷追不舍，终于惹怒了明玉珍，下令在七星关【8】停下来，收拾残部，摆下阵势，要与追兵决一死战。却被段功抢先派高斌祥率轻骑击溃左右翼。高斌祥部下有巧匠名为焦玉，设计发明了一种火铳，以火药击石，每矢可毙敌二人，威力极大，众铳齐发，声震数十里。红巾无不惊恐万分，急忙逃跑。高斌祥顺势抄断红巾后路，彻底将明玉珍逼进七星关中，包围了起来。

七星关当川、滇、黔交通要冲，极其险要，河谷两岸峭壁如削，巍巍七峰绵延挺拔，宛如北斗七星。当年诸葛亮南征时经过这里时，曾点七星灯拜祭。段功见此关易守难攻，也不攻城，只命罗苴子守在出关要道上。明玉珍归家心切，果然无心坚守，一天后便按捺不住，想弃关而走，先派一队前锋兵马出关，被段功斥军尽数围歼。

又过了一日，关门突然打开一道缝，放出来一人，又迅即关上。罗

苴子见那人双手高举，身上并无兵刃，便等他走近，将他捆了去见段功。段功问明他即是侍中杨源，便道：“据说红巾公文告示均出自你手，我在安宁见过一篇，文采不错。”命人解了绑缚。杨源道：“多谢信苴。”段功道：“你来见我，有何要事？”杨源道：“我主听说信苴宽厚仁爱，想与信苴就此讲和，请信苴高抬贵手，让出一条回去四川的道路来。我主愿意亲自与信苴盟誓，不但永世不犯大理，而且愿结为兄弟。”段功沉吟片刻，道：“结为兄弟之事就罢了，但明王得允准行商自由来往于四川、大理。”杨源料不到段功如此干脆，喜出望外，忙道：“那是自然。”段功道：“好。”命人放杨源回去。

众将均感大惑不解，此时中庆已克，后队援兵即将赶到，明玉珍已是囊中之物，不知道为何突然要与他盟誓，放他离开。段功道：“我若拒绝，明玉珍遂会破釜沉舟，死守七星关。此刻邹兴正带三万红巾援兵赶来，距离此地已然不远，我军若就此攻城，容易腹背受敌，不如就此放明玉珍离开，他锐气已失，无心再战，即使遇到援兵后知道那封家书是假，也已与我盟誓，不得不退回四川。”遂与明玉珍在关前折箭为盟。

明玉珍为人平实，受身边将领挑拨发起了这场战事，颇多后悔，自接到母亲手书后，忧心如焚，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回重庆，却因一时激愤，被大理劲旅困在七星关，本来派杨源前去与大理军媾和也是心存侥幸，不料段功竟然答应，心中很是感激，举手道：“日后凡是信苴所至之处，我大夏军当后退六十里，聊表敬意。”段功点点头，挥一下手，一声梆响，罗苴子迅疾提马两旁，如劈浪般让出一条道路来。明玉珍见他号令森严，倒也不足为奇，但令行禁止，只在一瞬间，段氏雄霸西南数百年，果然有过人之能，不禁好生佩服。

全场刹那间安静了许多，关下马蹄如雨，竟始终不闻人声，红巾将士默默从大理军阵前走过，他们不必再血洒他乡，终于可以平安回去故土，心中均有欣喜之意。

等到阿吉、刘奇等人率元军赶到时，明玉珍早已经离开云南境内，段功将七星关防务交给元军，自率军回去中庆。他与明玉珍盟誓一事后来被梁王得知，表面不说什么，心中却大为恼怒，这是后话。

段功进中庆城时，心中颇多复杂滋味——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庆，这座名城山川明秀，民物阜昌，冬不祁寒，夏不剧暑，奇花异卉，四序不歇，在大理立国后不久即被弄权的高氏据为己有，大肆营建，驻有重兵，成为高氏的根本基地，蒙古人占据云南后，又成为云南行省的治所，可以说，段氏在这里没有留下过一点投影。而今，他却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极少数几位走进中庆的段氏皇族之一。令人惊讶的

是，中庆并不像一路东来大理军进据过的城池那样残破，并未遭到红巾的大肆破坏，看来明玉珍尚有一些爱民之心。

中庆城中心有一座五华山，是城中最高处，大致以五华山为界，分为南北两片：城北以军政区为主，军营、中庆路府、贡院、昆明县衙等均在这一带；城南则是居民集中区，不过云南最重要的两个枢纽建筑也在城南，梁王宫在南门崇政门东，云南行省署在梁王宫东面。

段功进城后，并没有住进驿馆，而是被梁王王傅大都直接领到城中心的五华寺住下。五华寺位于五华山上，风景熙熙，不仅可以俯瞰中庆全城，山脚即是菜海子【9】，碧波粼粼，蒲藻常青，为城中游赏之胜地。梁王安排他住在全城最好的位置，可谓十分尽心。段功既来之则安之，他接到回报，果然明玉珍与邹兴援兵在四川边境会合后即刻返回了重庆，并未再度进攻。他见中庆大局略定，便命北胜知府高斌祥先率部返回，以免大理北部边境有失。

红巾尽退，东部驿道重通，大理源源不断有信使前来，无非是禀告政事、请求决断等等。如此过了数日，有一日信使送来一封家书，是总管夫人高兰的亲笔信。段功拆看一看，并无它文，只有一句诗：“草草莺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一时陷入沉思。他初与高兰成亲时，还未当上总管，曾与夫人联袂遍游大理名胜，在鸡足山【10】遇到一个自称张三丰的邋邋道人，称是会看面相，索要了五两银子，送了高兰这两句诗。高兰起初不解其意，只爱句子缠绵绮丽，后教授中的一名博士看到，说此句不祥，暗示夫人将会孀闺独宿。当时段功夫妇新婚燕尔，感情甜蜜，二人听了都是大笑，直说被那张三丰骗去了五两银子。高兰事后回想，心中耿耿，还欲派人往鸡足山追捕张三丰，还是段功笑道：“夫人若真派人捕了他来，反倒是将这谎话当真了。”高兰这才作罢。如今二十年过去，段功再回首此事，竟是恍若隔世。

当夜段功梦见高兰发怒，杀死了总管府所有侍女，惊醒过来，额头冷汗涔涔，心中大生愧意，决心早日返回大理。次日一早再见到大都，便问道：“大王是在忙于政事么？为何始终不见大王前来相见？”大都道：“大王正在操忙一件大事。”段功道：“烦劳王傅转告大王，可否拨冗一见，我有一事相商，然后便要辞别返回大理。”大都笑道：“不敢有瞞信苴，大王目下并不在中庆城内。请信苴再多留两日，大王自会有请信苴前去相见。”

段功见他笑得颇为神秘，颇感诧异，正要仔细询问，却见施宗、施秀赶来相见，忙问道：“你二人这么快便将陈惠母子送到大理了么？”施宗道：“回信苴话，没有，陈老夫人已经不幸去世。”段功惊道：“什么？”施宗道：“陈老夫人病重，车马一路不敢走快，到达楚雄境内时，

我们遇到一股红巾溃兵正在抢劫行商财物，红巾人数不多，当即上前援手，交战时马儿受惊，拉着老夫人的车子跌下了悬崖。”杨智问道：“那么陈惠人呢？你们没有见到他么？”施秀道：“陈惠后来追上了我们，同我们一道西行，后来他母亲跌下悬崖，他非要下去寻找，我们便与他一道下去，到人力实在不及之处时才停下。他始终停在那里不肯走，我们劝说不动，只好留了一些财物给他。”

段功想不到会出了这种意外，叹惋不已。施宗道：“这全怪我兄弟二人办事不力，请信苴降罪处罚。”段功道：“这也怪不得你们。”派人召来将军尹岗，命他率所部罗苴子先回罗那关，一路肃清红巾残部。尹岗应命而去。

施秀道：“那被打劫的行商，信苴原也认识，便是那有沈万三之称的沈富。”段功道：“原来是他。他是要回中原去么？”施秀道：“是，他所运货物着实不少，大约还得过十天才能到达中庆。不过与他一道的罗贯中现在仍然留在无为寺中。”

段功有所感怀，又想起一事来，便带着施宗、施秀来到南城行省署，找到马文铭，问道：“前些日子拜托小侯爷的那桩案子可有了眉目？”马文铭道：“是陈惠之父陈亮的案子么？所幸理问所卷宗完好无损。我回中庆后这几日，一直在翻阅钻研陈亮的案子，他也是打金箔人，平生好饮酒，有一次在知府衙门贴金箔时，因喝多了酒摔下梯子，打坏了进献皇帝的贡品，被安宁知府判了死罪，上报后朝廷觉得有些重，他又略有些手艺，遂改判为终生服苦役。这案子案情简单，并无任何疑点。尤其现今董知府被杀，陈亮已死，既成定讞，绝无翻案可能。”段功听说，便道：“有劳小侯爷。”出来行省署，颇为怅然，吩咐道：“陈惠立下大功，我答应他的却一件事也没能做到。你们日后再遇到他，可要好生看待。”施宗道：“是。”

大都一直陪在左右，便道：“中庆尚有许多名胜古迹，信苴这几日一直忙于军务政事，不得丝毫空闲，好不容易今日下了五华山，不如趁势游览一番。下官也聊作向导，稍尽地主之谊。”段功不便推辞，当即道：“也好。”

中庆名山胜迹，数不胜数。又如大理一般，佛寺众多。段功记得当晚初到中庆城外时，曾在夜色中遥见过一座白塔，特意问起来。大都笑道：“共有东、西两座白塔，都在城外，城南常乐寺有一座，俗称西塔，高八十尺；城东觉照寺中有一座，俗称东塔，高一百五十尺；都是唐朝贞观遗物。不知道信苴所见是哪一座？”段功记得当初是在东城外通济桥上望见，便笑道：“当是东塔了。”大都道：“这就是了，我们大王也常去那里烧香布施。”遂引着段功往觉照寺而去。

如此游览了两日，第三日上午，大都又赶来五华山，说是梁王宴请段功，请前去罗汉山避暑行宫相会。段功这才记起当日李罗要大开盛宴庆功那番话来。他正有意回大理，预备面辞梁王，便带了杨智及众羽仪赶去罗汉山。

那罗汉山位于中庆城西南，与城隔滇池相望，远看山形，活像是一座大肚弥勒，由此而得名罗汉山。众人出了南门，到滇池边渡口上，早有一艘大船等在那里，上船后便径直往西。但见前方峰峦秀拔，危岩千仞，如屏山岭上，一群建筑突出半壁，那便是梁王避暑行宫，依山建造，绝壁而生，飞檐凌空，遥望如空中楼阁，有高不可攀之威，凌空欲飞之势。

到了山脚渡口，梁王司马合伯正率大批侍卫迎候在那里。奇峰汇聚，山崖险峭，苍松翠柏之间，有一条人工开凿的窄小石道蜿蜒而上，奇峭万状，至不可名。一路寒溪湛湛，流水冷冷，走在参天古树中，更是森森凉意。路上的险要之处均搭有望棚或是凉亭，有元兵把守戒备。行了大半个时辰，终于来到一处巨大的凉棚。但见四周山川明媚，危峰秀拔，峻岭崔嵬，云雾缭绕。那凉棚依着一棵千年古树而建，心思巧妙，一眼望去，竟然分不出哪里是树，哪里是棚。

却见梁王世子阿密正领了一大群人守在那里，寒暄几句，又领着段功往山南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建筑兀然出现，一半嵌入岩腹，一半凌驾悬空，地势造型，匪夷所思。并依山势逐步升高，层楼叠宇，叠连嵌缀，共有九层十一阁，上出重霄，下临无地，极其险峻壮观。

段功心道：“这楼阁修在半空中，全凭人力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何等凶险，昔日隋文帝修建仁寿宫已是颇伤绮丽，大损人丁，丁夫死者数以万计，这避暑宫可要比仁寿宫难多了。”心中对梁王不恤民力很不以为然。梁王李罗正领着一大群官员等在门楼下，一见段功，便迎上来笑道：“信苴一路辛苦。”亲自牵了段功的手，送入阁榭中。

那水阁雕梁画栋，钩心斗角，又朝东敞开，左右花鸟林壑，下面即是浩渺滇池，海如镜，舟如叶，风景如画。踞山临海，危楼圣境，高远而居，妙境豁然。

阁中早已经酒如池、肉如山，摆满了珍馐美味。李罗请段功与自己并排坐在上首，说了好些赞扬的话，才笑呵呵地道：“今日要为信苴大饮一场，不醉不归。”众人纷纷笑道：“正是要如此。”性子急的已经伸手去拿酒。李罗却道：“且慢！开宴之前，还是要先来一曲歌舞助兴才好。”众人料想梁王爱附庸风雅，特意安排了如此节目，立即纷纷大声叫好。

却听见屏风后马头琴响了几下，一名丽人随乐而出，轻快地转到堂中央，扭动手、足、肩，翩然起舞。众人尽皆呆住，目光落在那舞姬身上，阁楼中除了乐声，再无半点声音，她不是旁人，正是阿盖公主。段功也一时愣住，素闻蒙古人奔放豪迈，爱好歌舞，然阿盖毕竟是公主之尊，如何能当众以歌舞助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她一身蒙古女子的装束，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他还是觉得她穿汉女的衣裳更好看些。

只见阿盖目光在段功脸上停留了片刻，脸色一片晕红，这才开口嚶嚶唱道：

将星挺生扶宝阙，宝阙金枝接玉叶。

灵辉彻南北东西，皓皓中天光映月。

玉文金印大如斗，犹唐贵主结配偶。

父王永寿偕碧鸡，豪杰长作擎天手。

高浪站在段功身侧，听不大懂阿盖所唱之意，拿肘弯撞了撞杨宝，问道：“她唱的是什么意思？”杨宝道：“都是些称赞咱们信苴的话。”高浪很不以为然地撇了一下嘴角，他倒不是反感阿盖，他只是不满段功明明已有夫人，却还为阿盖美色所迷，要娶她为妻，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有了新欢，当然就忘了原来的旧爱，他自己的父亲不就是如此么？

等阿盖一曲唱完，段功才知道原来今日是梁王寿辰，忙道：“原来是大王寿诞，何不早说，我也好备下礼物。”李罗笑道：“还有比信苴领军驱走红巾更好的礼物么？”阿盖娉婷上前，端起酒壶，亲自取了两只缠丝玛瑙杯【11】，斟了两杯酒，先奉了一杯给段功，然后才端给父亲一杯。

李罗举起酒杯，道：“来，本王敬信苴一杯，先干为敬。”段功道：“好。”正要举杯，一旁高潜突然凑上前来，俯身到段功耳边，低声道：“信苴，当心酒里有毒。”段功一愣，随即斥道：“小孩子胡说些什么！”见李罗已经一饮而尽，便将酒杯递到唇边。高潜蓦地一把夺过酒杯，抢先饮下。众人见状，不明所以，一齐放下酒来，怔怔望过来。段功忙道：“这是我内侄，就爱胡闹。”转身命道，“来人，带高潜出去。”

李罗虽未听到高潜耳语，却已经猜到段功身边之人怀疑酒中有毒，正大起不快之心，忽听得高潜是段功夫人高兰亲侄，当即释然，暗

道：“段功要另娶新欢，小孩子为姑姑抱不平，出头捣乱，做不得数。”尤其见高潜不听号令，犹赖在当地，死活不肯走，心下更是肯定，忙圆场笑道：“由得他留下。今日本就是大喜欢庆的日子，还怕酒水少了。来人，快给高羽仪上酒。”梁王侍卫轰然答应，搬取了数大坛酒，放到段功身侧羽仪脚下。

忽有一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坦然排开众羽仪、侍卫，自怀中取出一柄尖刀，朝段功扎来。段功正侧头与李罗说话，丝毫未留意到背后之事。阿盖站在段功和李罗背后，最先看到刺客与尖刀，想也不想，便朝段功身上扑去。那刺客蓦然见一女子挡在段功身前，他这一刀下去，定会扎死她，略有迟疑，施宗、施秀已自后抢上，掰住他肩头。刺客力气极大，猛力甩脱掌握，大吼一声，又朝前扑去，双脚旋即被施宗兄弟抓住，他已距离段功极近，顺势往前仆倒，手上刀势却是不停。段功已然醒悟，抱住阿盖一滚，那一刀终未刺到要害，只割到了阿盖左臂。

一旁凌云抢上前来，飞起一脚，将刺客手中刀子踢掉，随即扶起阿盖，问道：“公主受伤了么？”

阿盖早已经吓得呆了，只迷蒙看了他一眼，又去望着段功。她原本清亮的眼睛，像是着染了一片雾霾。凌云的心“咯噔”一下，像是平静已久的池水中掉下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恍然间他有些明白了，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见她手臂流血，于是取了金创药为她裹伤。

段功已为施秀扶起，见那刺客已经被众人一哄而上压在地上。李罗也受惊不小，连声道：“是谁负责守卫行宫的？是谁？”施宗听了不住冷笑，暗道：“行宫处于半山，又戒备森严，刺客何以能混进来？说不定这刺客正是你梁王所派，不然为何那刺客适才见阿盖挡在前面便有所迟疑。”李罗不见人答，心中更怒，连声道：“快将刺客押上来。”

有人取来绳索，将那刺客手脚死死缠住，这才拉他起来跪到堂前。段功立即一眼认出刺客来，奇道：“怎么是你？”那刺客不是旁人，正是曾经为他送信给明玉珍的打金箔人陈惠。陈惠恨恨道：“很好，原来你还认得我。”段功道：“你本于我方有功，为何又突然来行刺于我？”陈惠道：“你答应赡养我老母，却累她惨死，尸骨无存，我要杀你报仇。”段功道：“你母亲病入膏肓，我命人送去大理医治，半途遇到红巾溃兵，非我所能预料。”

李罗见回头惊见爱女受伤，惊怒不已，喝道：“来人，将刺客拉出去凌迟处死，割下他的肉来，一条条抛入滇池喂鱼。”梁王侍卫应声上前，便要陈惠拖出去。段功正待阻止，却听见阿盖柔声道：“今日是父王大喜的日子，父王何苦动怒？信苴既说此人曾经立下大功，不如就此放他

去吧。”段功心念一动，暗道：“她倒是与我有几分默契。”便道：“公主言之有理，陈惠曾冒险送信给明玉珍，红巾退兵也有他一分功劳，现在杀他容易惹来闲话。况且今日是大王寿辰，杀人不吉，不如免他死罪，放他下山。”李罗勉强道：“好吧，就交由信苴处置。”

段功走近陈惠，正色道：“我段功顶天立地，从不失信于人。你母亲一事，我已尽心竭力，自认并无失信于你。今日我放你走，下次若再见到你，绝不会再手下留情。”见他肩头刀伤血流不止，命人取一瓶金创药给他。陈惠绑索一解，一把打掉药瓶，往地上“呸”了一声，转身昂然出去，竟似丝毫不将段功、梁王及满堂官员放在眼里。

李罗勃然大怒，心道：“此人如此不识好歹，又伤我爱女，绝不能容他再活在世上。”回头向凌云使个眼色，暗示他悄悄料理了陈惠，凌云会意，正欲跟上去，忽听得一声闷响，回头望着，羽仪高潜已摔倒在地。众人忙围过去，见他紧捂腹部，脸色煞白，嘴唇发青，似是中了剧毒，一时惊疑不定。还是高浪忍不住先问了出来：“他是中了毒么？”杨宝点了点头，道：“是。”

李罗抢上前来，惊问道：“中毒？怎么中的毒？”明知道已经来不及，还是回头命道：“快回城去请大夫来。”

高潜叫道：“信苴……信苴……姑父……”额头渐有豆大的汗珠冒出。段功俯身抱起他，问道：“好孩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高潜勉强点点头，声音哽咽，断断续续地道：“孔雀胆……孔雀胆……”段功问道：“孔雀胆怎么了？”

李罗这才想到高潜可能就是被他用孔雀胆毒死的大理名将高蓬的儿子，怵然而惊，不禁回头望了凌云一眼。

却见高潜抖缩着举起手，遥遥指着梁王一方，道：“他……他就是从药师殿盗走孔雀胆的人。”段功一呆，问道：“什么？”高潜道：“他……凌云……是他下的毒……想害死姑父……”

段功惊讶回头，看见凌云正站在梁王身侧，依旧是一副冷傲的神气。杨智追问道：“你是说凌云盗走了孔雀胆？”高潜嘴角渗出了一丝血迹，再也说不出话来，只眨了两下眼皮，头一歪，就此死去。杨宝与他一道长大，情若兄弟，大是悲恸，叫道：“高潜！高潜！”见他动也不动，忍不住哭出声来。

杨智等人心如肚明，高潜一路跟随段功上山，未进半分饮食，唯一的破绽就是适才抢在段功面前喝了那杯阿盖亲斟的酒。施宗也不多说，取过段功面前的那只玛瑙杯，见杯底尚留有一圈残酒，便取出一块银

子，将那酒倒了几滴在上面，银子瞬间变成了青黑色。马文铭也在当场，上前看了一眼，道：“尊羽仪似是中了砒毒。”

高浪恨恨道：“果然是酒中有毒。信苴，高潜是代你而死，他们想毒死的人其实是你。”扭头瞪视着阿盖，怒道，“你与信苴饮金盟誓，亲口许诺要嫁他为妻，如今强敌既退，你想要悔婚，直接开口便是，也不用下此等毒手。”阿盖莫名其妙道：“我……我怎会想要悔婚？”高浪道：“哼，你还要狡辩……”忽听得段功喝道：“高浪住口！”高浪见段功发怒，这才闭了嘴。

出了如此意外，比适才刺客行刺更为惊心动魄，众人尽皆呆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李罗骇然自惊，不由自主地向自己方才饮过的酒杯望去。马文铭忙向人要了两块银子，将李罗的酒杯及酒壶的酒水一一试过，却均没有毒药落入。既是如此，酒壶、酒杯只经过了阿盖之手，她理所当然地就是下毒之人。就连李罗也怀疑是她落毒，虽然不解其意，却还是将目光投向爱女。

阿盖见众人目光灼灼，不离己身，这才醒悟过来，连连道：“不，不是我，我已与信苴订有婚约，他是我未婚夫君，我怎会下毒害他？”

然则铁证如山，众人表面不再多说什么，心下却是如明镜般光亮皎然。更是有人心道：“公主性情柔弱，怎敢当众落毒？说不定正是梁王指使她如此。眼下借助段功之处极多，梁王这过河拆桥的一招，未免来得太快了。”

阿盖见众人并不相信自己，大理诸人望向自己的目光中尽是仇恨鄙夷之色，不由得更加慌乱，泪眼涟涟地道：“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凌云忽道：“是我下的毒。”走到李罗面前跪下请罪道，“是我不愿意公主嫁给段功，暗中在他的酒杯中抹了毒药，现既然败露，凌云也不愿意牵累他人，任凭大王处置。”李罗这才长舒一口气，叫道：“来人，快些将凌云绑了。”当即有侍卫上前，摘下凌云腰间兵刃，将他五花大绑起来。

李罗道：“本王驭下不严，出了这等事，万分抱歉。我这就将凌云交给信苴处置，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段功早知道凌云一直站在一侧，根本没有碰过酒壶酒杯，他挺身认罪，不过是为了不让梁王和公主面上难堪，当即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凌云是大王心腹侍卫，段某不敢擅处。”李罗道：“那好，小侯爷人也在这里，就将凌云交给你审问，你尽可以严刑拷讯。”马文铭心道：“你这不是将天大的难题推给行省么？凌云是为公主顶罪，谁敢拷打他？”不敢当众推谢，只得道：“遵大王命。”命人先将凌云带下。

段功肃色道：“还有一事，段某本是山野匹夫，配不上公主金枝玉叶，原也没有想要高攀大王千金。金盟一事，婚约可以不算数，只愿大王不要忘了曾答应过永不再与我大理开战。”李罗道：“这是自然。信苴请息怒，其实……”段功道：“大王还有许多事务要忙，段某这就要告辞回大理了。”李罗知道嫌隙已生，万难挽留，只好道：“我送一送信苴。”段功道：“不敢有劳大王。”命人抬了高潜尸首，率众自出阁下山。

阿盖见段功决然离去，始终再没有看自己一眼，颓然跌坐到地上。李罗俯下身子，低声问道：“女儿，你不是很喜欢段功么？怎么突然又要下毒害他？”阿盖一呆，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

一场寿宴不欢而散，大理诸人随即离开了中庆城，西回大理。之前与红巾恶战，大理军死伤不少，更有羽仪杨胜坚的惨死激愤人心，却均没有像今天高潜中毒而死这样令人郁闷憋气。杨智等人见段功郁郁寡欢，知道他既为高潜代死伤心，又为阿盖亲手下毒谋害难过，也不敢相劝，只是暗中议论。尤其是高潜死前指认凌云便是盗窃孔雀胆之人，更是留下一个巨大的谜团。

施宗道：“高潜临死前特意说这句话，必有深意。”施秀困惑道：“可是这说不通，凌云当晚潜入无为寺后刺杀了邹兴，一出南禅房就被我发现，随即遭擒，全身上下都被仔细搜过，哪里有孔雀胆？后来他一直被监禁，看守十分严密，更是没有机会带孔雀胆出寺。”又问杨智，杨智也始终想不明白，只能作罢。

大军一路缓行，安然无事，只在楚雄境内遇到了回去中庆的梁王妃嘉僖、姬妾泉银淑等一行，这才知道阿盖是独自提前赶回中庆，不免更加深了众人对她的猜忌。

回到大理已是六月，离开仅仅三月，却有恍若隔世之感。段功大军虽然得胜归来，也有足够的资格骄傲，却并无多少喜悦。当日三千罗苴子一道出征，回来却还不到一半。段功已经命人先行将阵亡将士骨灰送去无为寺，等高僧们念经超度后，再分别撒入苍山洱海，好让他们魂归故里。

进阳苴咩城的那一天，正巧是星回节【12】。这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背后，有一个极为凄美的故事——昔日云南六诏并存，南诏最强。南诏王皮罗阁野心勃勃，预备吞并其他五诏，事先用松明建了一座豪华无比的阁楼，邀请五诏首领聚会。邓赅诏首领王妃白洁知道皮罗阁心怀不

轨，极力劝阻丈夫不成，便亲手将一只铁钏戴在丈夫左臂上。六月二十三日，皮罗阁请五诏首领到松明楼饮酒，半途离开，命人封楼放火。六月二十五日，白洁赶到，在灰烬中扒出了铁钏，由此认出丈夫尸体，悲痛欲绝。首领妻妾均为皮罗阁占有，唯独白洁不从。当年八月初八，她在礼葬其夫后，抱着丈夫灵位跳入了洱海。人们感念白洁忠贞，以每年六月二十五日为星回节，以八月初八为捞尸会，来纪念这位传奇女子。

虽则时光早已经洗淡白洁夫人的哀愁，白族人也将星回节演变成欢乐喜庆的节日，然则今年的星回节却是格外不同的感受。这一天，小雨绵绵不绝，先是丝丝缕缕，随后便淅淅沥沥。水雾淡淡，像一层薄纱笼罩了整片大理坝子。段功心中感慨万分，那张肃穆庄重的脸上多少露出几丝悲情来，亦给周围许多人心上蒙上一层灰暗的色彩。

坦绰段宝、大将军段真等早已冒雨赶到南门外迎接，回来总管府，又见高兰、段僧奴、伽罗等人迎候在府门外，段功心底漾起一股暖意，慌忙下马，见高兰原先明朗红润的脸庞深陷了下去，显得苍白憔悴，一下子老了许多，上前握住她的手，叹道：“夫人，你可清减了不少。”高兰一怔，当即就落下泪来。

出征将士能够回家团聚的，家人欢喜异常；战死沙场的，亲人悲痛欲绝。这一夜，天幕无光，火把长燃，照亮了几家欢喜，又照亮了几家哀愁。

伽罗得知杨胜坚的死讯时，突然有一种悚然的感觉。所有的羽仪中，她最喜欢他，她实在想不到他这样倜傥的人会死在千里之外，也想不到与他在无为寺中的吵闹，竟是最后一面。还有高潜，与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伙伴，怎么会在欢庆胜利的宴席上中毒死了呢？要是她在他身边就好了，至少她可以用学到的医术尝试解毒，努力挽救他的性命。原以为分别不过就是晚些日子再见面，这才知道人生中有一些分别就是永别，她将再也见不到他们的人，他们的音容笑貌也将被光阴渐渐融解。于是，她平生第一次尝到了伤心的滋味。一阵风吹过，伽罗回过神来，突然觉得阴森森的，仿佛有鬼魂在身边俯视一样，忍不住全身颤栗起来。

对于高兰而言，欣喜却远大于哀伤，虽然唯一的亲侄客死他乡，然则杀他的人却是本来要夺走她丈夫的女人，最终导致她的夫君重新回到了她身边。从这点上来说，高潜是有功的。从此以后，她要紧紧抓住丈夫，再不让他的心从她身上溜走，是以她变得格外善解人意。就连段功也惊诧妻子温柔了许多，凡事都要小心翼翼地先问过他的意见，再做处理。

转眼到了七月，正是大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今年的夏天似乎格外的热，一个多月都不见雨水，每日都是艳阳高照，很是让人心烦，甚至心悸。七月十五这一天是中元节，段功亲自主持，为阵亡将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盂兰盆会，放水灯到洱海中，以祭奠亡灵。

中元节后，高兰忽然命人将杨智请去书房，特意问起羽仪徐川在云南驿被杀一事。杨智早猜到高兰派徐川前往罗那关，多半是要学隋朝独孤皇后杀宫女尉迟贞一般，命张希矫暗中杀死阿盖公主，来个釜底抽薪。昔日隋文帝杨坚敬爱皇后独孤氏，独孤氏独宠专房，性情好嫉，不准丈夫接近别的女子。后来独孤皇后年老色衰，杨坚偶尔临幸了美丽的宫女尉迟贞。独孤皇后知道后，趁杨坚上朝后，派人杀死了尉迟贞。杨坚气愤不已，又无可奈何，愤而出走，单骑离开皇宫到深山。还是宰相高颎及时追赶，劝杨坚回去。杨坚由此叹息说：“我贵为天子，竟然不得自由！”情形颇类似今日之段功与高兰。

杨智见高兰不动声色，也不戳破，只道：“徐川被杀，也是一桩疑案，不过有驿吏作证，凶手并非阿盖公主那一帮人。”他与段功、高兰一起长大，对这二人性情、心思均非常了解，揣度高兰其实在担心是段功暗中派人杀了徐川，又道，“不过，属下一直觉得有一人十分可疑，那就是梁王侍卫凌云。”高兰果然很是意外，问道：“是为无为寺抓到的那名刺客么？”杨智道：“正是他。”

杨智怀疑凌云，虽无实证，却也有一定道理。他早想到羽仪除了高潜这样极个别的例子外，均是武功不弱，徐川是汉人，并非白族世家子弟，却得以入侍总管府，更是有过人之处。这样的人物，被人无声无息一剑刺死在驿站大门外，凶手即使是偷袭，也当武艺了得。杨智当日在无为寺见过凌云与羽仪交手，身手不凡，他又正好用剑，且在阿盖之前离开阳苴咩，不久后才跟随段功大军到达了楚雄，可见他一直徘徊在驿道左右，有所图谋。

高兰听了杨智的推测，亦觉得合情合理，恨恨道：“当日就该杀了那凌云。”杨智道：“信苴下令放走凌云，不过是不想为他与梁王结怨，何况明玉珍使者也为他求情，等于没有了原告，无从量刑。不过凌云倒真是条汉子，有情有义，为救阿盖公主不惜牺牲自己，甘认下毒罪名。可惜梁王根本就没有将他当回事，立即命人像狗一样捆了他，还让人对他严刑拷打。”高兰道：“照你说来，凌云如此矫矫不群的出众人物，又怎会错投在梁王麾下？”

杨智听了心头一凛，暗道：“夫人极有见识。确实，梁王为人器量狭小，不恤下属，凌云这样的人物怎会甘愿受其驱使？他既与邹兴有累世深仇，所想者无非是报仇而已，邹兴在明玉珍手下担任要职，权高位

重，他个人难以与其相抗，须得借助外力，天下有实力与明玉珍匹敌者，无非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几人，以及南面大理、北面元军，梁王自顾不暇，势力最弱，凌云当懂得避险就吉，为何反而要投在梁王麾下？”忽听得高兰叹道：“女人，当是为了女人。”杨智愕然问道：“女人？”高兰道：“他肯定是为了阿盖公主，不然以他的本事，何必在留在梁王身边甘做牛马。”

杨智这才知道高兰是说凌云为阿盖美色所迷，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却听见高兰道：“你去吧。”杨智应了一声，站起身来。高兰低声嘀咕道：“我有主意了。”杨智一愣，只觉得她最后一句话饶有深意，但他自小就有些畏惧高兰，不单他如此，段功也是如此，不敢多问，慌忙告辞。高兰道：“渊海，我问你徐川的事，可不能对信苴说。”杨智道：“夫人放心，属下知道轻重。”高兰这才嫣然一笑，道：“你去吧。”

这一晚，段功回来寝宫，房内却是不见高兰，只剩了两名侍女，问道：“夫人呢？”一名圆脸的侍女道：“夫人去了宝姬那里，说是今晚就不过来了。”段功道：“嗯，好。”洗漱完毕，正要解衣就寝，侍女上前来，为他宽衣解带。以前这些亲昵的事都是高兰亲自动手，段功一时不能适应，道：“你们去睡吧，我自己来。”圆脸侍女轻声道：“夫人命奴婢二人尽心服侍信苴，奴婢不敢违命。”伺候段功上了床，又脱下自己衣服，肌肤映雪，柳腰袅娜。段功道：“你们这是做什么？”小个子的侍女道：“夫人有命，命奴婢……奴婢……”一时红了脸，再也说不下去。

段功恍然明白了过来，心中一时不知道什么滋味。那两名侍女自行脱光衣服，爬到床上，一左一右躺在他身边。等了一会儿，见段功动也不动，圆脸侍女便将手搭上段功胸膛，轻轻抚摸了起来。那轻盈娇小的侍女却是不敢动弹，段功感觉到她柔若无骨，全身发抖，登时心烦起来，道：“你们两个都下去！”圆脸侍女道：“夫人有命……”段功怒气顿生，一骨碌坐了起来，喝道：“你们不敢违抗夫人的命令，我的命令你们就可以不听么？”侍女见他发火，慌忙滚下床去，跪在地上，不敢起来。段功叹了口气，挥挥手道：“你们去吧，我自会跟夫人说明。”

次日一早，段功起床，早不见了那两名侍女，只有高兰笑容满面，捧衣站在床前。他心中颇觉怪异，也不提昨晚之事，高兰竟也不问。到得晚上，高兰仍然不在房内，不过又换了两名更年轻更美貌的侍女来伺候段功。段功已然猜到高兰这么做是因为自己差点娶了阿盖公主，但她如此刻意用侍女来笼络，实是认为他是惑于阿盖美色才发兵击退红巾，着实令他不快，哪还有心情花在侍女身上，当即命侍女退下。

高兰见夫君不肯接受送到嘴边的肥肉，一时也搞不明白他的心思，

又命人请来杨智，想讨个主意，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半晌才问道：“你看信苴还会娶阿盖公主么？”杨智道：“夫人有所不知，信苴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娶阿盖公主。他发兵并不是为了公主，也不是为了梁王，而是为了咱们大理呀。”高兰也是个冰雪聪明的女人，不过因为长久居于深宫的缘故，已经习惯用闺怨女人的视角来看待一切，但毕竟还是有些见识的，听了杨智这话，也逐渐明白过来，暗道：“我可真是蠢笨到家了，难怪夫君不肯接受侍女，我如此做，岂不是跟当面指责他荒淫好色一般？”一时追悔莫及。

杨智明白她是一心想将丈夫挽留在身边，心道：“别说我与夫人一道长大，就是为了大理，我也该帮她。”正欲开言，忽有羽仪奔来道：“信苴请杨员外速去议事厅议事。”只得匆忙辞别高兰，赶来议事厅。

却见段功、段宝及段真等文武官员均在，问起来才知道探马传来消息，陈友谅已在与朱元璋交战时中箭身死，而今朱元璋接管了陈友谅的绝大部分军队和地盘，已经成为中原群雄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传说朱元璋也有意南下，攻打云南，又传说他要趁胜挥师西进，并吞四川明玉珍。段功召集众人，就是要计议此事。杨智道：“四川和云南因为地形复杂，交通难以抵达，又各自物产丰富，有一定的封闭性。朱元璋志向远大，我猜其必定先取张士诚，再北上取大都。”

段真道：“杨员外是说朱元璋必得天下？”杨智道：“看情形确实如此。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三方中，陈友谅最强，朱元璋最弱，他却能以巧计首先战胜最强的对手，此人着实不简单。听说陈友谅每每俘虏了朱元璋部下，一律杀死，朱元璋则反其道而行，下令释放所有俘虏，伤员发药疗伤，还要公祭敌死难者，他如此笼络人心，必成大器。”他本想说为图后计，不如先派人与朱元璋修好，但话到嘴边又溜了回去。他知道段氏素来忠义，既已在百年前投降元朝，必定会奉元年号为正朔到底。

果听见段功道：“如此，倒是要提醒朝廷重点提防朱元璋此人。”命杨智去拟一封信，派人送去云南行省。忽有羽仪奔进来禀道：“朝中来了使者，请信苴立即出去迎接。”段功听他说的是“朝中”，忙问道：“什么使者？”羽仪道：“是大都来的中使【13】。”

大理还从未见过宫中的使者，段功忙迎出来，却见一名中年宦官站在门楼下，肥肥胖胖，面白无须，双手捧着个小小的青丝轴卷【14】，昂首向天，神态极是倨傲。他背后跟着一大群人，马文铭、大都等人也在其中。

大都见段功出来，忙上前介绍道：“大官，这位就是段功总管。信苴，这位是宫中的钦使。”那宦官便举起黄卷，叫道：“圣旨下，大理

总管段功跪下听旨。”

段功这一生还从未向谁跪拜，心道：“我既是大元子民，见圣旨如见皇帝，理当下跪。”上前跪下。只见那宦官将卷轴展开，有气无力地念道：“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15】……”

众人听得莫名其妙，问杨智道：“他在说些什么？”杨智也不懂蒙古文，摇了摇头。又听见那宦官道：“皇帝圣旨，段氏自归附以来，忠勤昭著，累世秉忠，征讨克捷。段功，簪纓世家，天生不凡，力抗红巾，有功社稷，宜示至优之数，以彰匡济之勋，兹特着段功尚梁王李罗帖睦尔女阿盖公主为夫，继续任大理总管，加封驸马都尉……”

段功吃了一惊，抬起头来，问道：“这……这是……”那宦官却不理他，继续道，“尔其不负初心，永保世爵。特赐黄龙伞一具，金刀一把，玉腰带两条……”念完了一长串赏赐之物，总共有四十余件，最后道，“段功兼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一职，即刻到中庆上任，不得有误。钦此。”念完合上卷轴，交到段功手中，道：“信苴，你如今是当朝一品丞相了，快快请起。”

段功站起身来，为难地道：“我已经向梁王当面说明，与阿盖公主婚约一事做不得数……”那宦官脸色一沉，冷冷道：“这可是皇上亲下的圣旨，信苴是想要抗旨么？信苴雄霸西南多年，原也有抗旨的本钱。”段功听他如此说，只得道：“段某不敢。”宦官道：“那就好。”抹了一把额头的汗，道：“这南方可真是又湿又热。信苴，这里可有歇脚的地方？”段功忙道：“来人，快送中使去五华楼歇息。”

送走中使，马文铭、大都才过来参见。大都笑道：“恭喜信苴。”段功苦笑道：“何喜之有？”又问道，“二位何以会随同中使一道前来？”大都道：“上次行宫宴会不欢而散，大王深感不安，特命下官前来谢罪。”段功道：“事情既已过去，不必再提。”

马文铭道：“尊羽仪高潜中毒一事，行省已经查明真凶，特意委派我来向信苴禀明真相。”段功颇感意外，道：“噢？外面天热，二位请到里面说话。”请二人到一间雅厅坐下，才问道：“真凶是谁？”马文铭道：“并不是阿盖公主。”段功道：“这我知道。”马文铭大为意外，道：“原来信苴早已经知晓？”

段功点了点头，他当日也曾怀疑是阿盖往酒中下毒，然转瞬一想，便知道不会是她。当时陈惠举刀扑向他时，距离只有数步之遥，情形极是凶险，若不是她挡了一挡，说不定他早就被陈惠一刀刺死。那时的情形，她根本无暇思索，只是本能地扑到他身上，她既能舍身救他，又何须再下毒害他？

大都问道：“信苴是如何知晓不是公主下毒？”段功不愿意细说，只道：“我知道公主不会下毒。难道真是凌云么？”马文铭笑道：“凌云也以为是公主下毒，为了替公主脱罪，才主动承担罪名，真凶其实是王九。”段功一听到这个名字，全身一震，半晌才道：“原来是他。”

王九便是高潜父亲高蓬的厨师，当时被梁王收买，往饭菜中投孔雀胆剧毒害死了高蓬，又逃到梁王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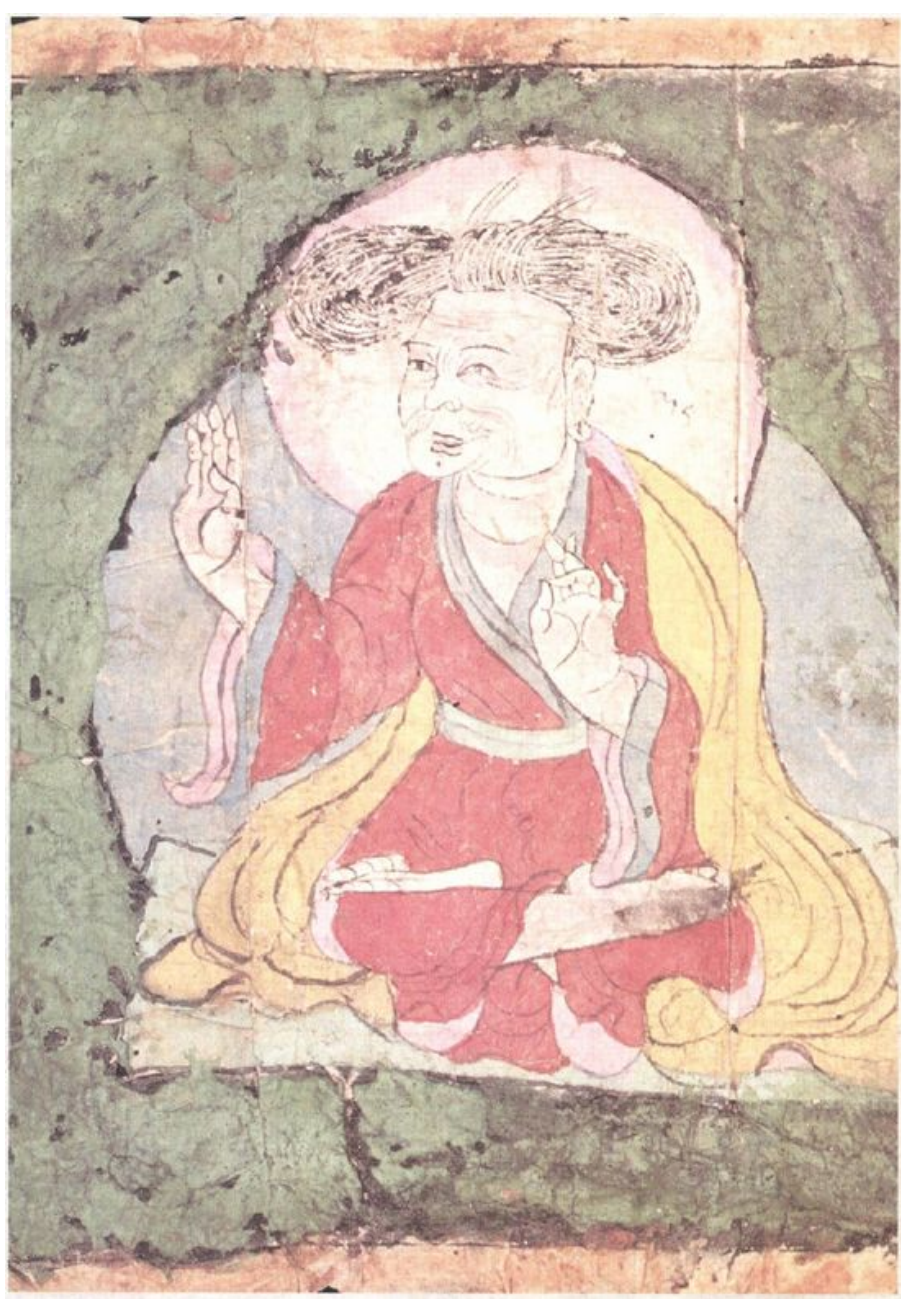
马文铭道：“王九自来到中庆，一直在大王行宫里当差，主管厨下大小事务。他得知大王与信苴结盟，十分恐慌，生怕大王会将他交给信苴处置，决意挑拨二位相斗，是他事先往信苴的杯子内壁中涂抹了毒药，计划害死信苴后，再嫁祸给大王。这是他的供词，请信苴过目。”

杨宝今日当值，忽然插口道：“我有一事颇感困惑，想请教小侯爷。”马文铭知道段功身边羽仪均是世家子弟，并非普通侍卫，忙道：“尊羽仪不必客气，有话请问。”杨宝道：“当日阁中西首案头除了食物外，已摆上一只酒壶、两只玛瑙酒杯，想来已经是预备好给梁王和信苴用的。阿盖公主歌舞之后上前奉酒，先取酒壶，再往两只酒杯中斟酒，酒先奉给信苴，酒杯却是梁王面前的那一只。”

众人当即明白他话中之意，有毒的实际上是梁王的酒杯，并非段功面前那一只。马文铭微感愕然，道：“当日阁中之人不下百人，局面混乱，尊羽仪却能明察秋毫，好生厉害，敢问尊姓大名？”杨宝道：“在下杨宝。”马文铭道：“杨羽仪问的极是要害，嗯，确实是这样，王九事先预备了两只玛瑙酒杯，只往其中一只抹了药，摆放时却是随意的，若是害死信苴，大家自然都会怀疑是梁王下毒，梁王死则罪名会落在大理头上。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令双方相斗，保他自己安稳。”杨宝这才释然，道：“原来如此，当真是一条毒计。”想到高潜之死，又是悲从心来。



◎《梵像卷》局部图。本图表现的是宗教内容。人物及身份皆被恰如其份地表现出来，系研究大理国佛教史的珍贵文献。



◎12世纪唐卡

段功略略翻看一遍供状，问道：“王九现今人在何处？”马文铭道：“他和家人均押在行省大狱中，大王说要等信苴亲自审问过后再处死。”段功心道：“梁王必是刻意如此，要表明内中绝无隐秘，好与我尽释前嫌。”梁王如此刻意修好，他当然也不能让对方下不来台，当即将王九供状交还给马文铭，道：“此案既已真相大白，彻底澄清，还请转告大

王，宽恕当日段某拂袖而去、扰了大王寿诞之罪。”马文铭道：“朝廷既已下旨，信苴也该去中庆走马上任，自可亲见梁王，何须我再转告？”

段功只觉得为难之极，历任段氏总管也有受封平章之职的，然不过是虚衔，到中庆上任者还从未有过，更不要说被宗王招为驸马。他上次发兵已经引来治下诸多不满，说他贪恋阿盖公主美色，才会襄助大理死敌梁王，他自认为保卫家园而战，问心无愧，也懒得理会。如今他若受旨去中庆当驸马、做平章，又为的是什么？至少再没有之前必须要出兵的铮铮理由了。他若抗旨，以现今大元朝江河日下的局面，朝廷当然也不能拿他怎样，只不过落下个不忠不义的罪名。若是朝廷就此大做文章，命梁王征讨大理，又该如何？虽则梁王不足为惧，然边境难免又起烽火，他之前与阿盖饮金为盟的一番苦心可就完全白费了。

马文铭似是猜到段功心意，道：“长期以来，云南一分为二，东属梁王，西归大理，多有内斗，才给了外敌可乘之机。若是两家合二为一，何惧强敌环伺？眼下就是个极好的机会，信苴是梁王爱婿，已经是一家人，又出任平章政事，掌管行省，全省钱粮、兵甲、军国重事尽在信苴手中，你翁婿齐心协力，励精图治，别说一个明玉珍，就是天下红巾齐来云南，也无所畏惧。将来更是能北上收取中原失地，助皇上恢复天下一统。”

段真、杨智等人见他年纪轻轻，还不到二十岁，却侃侃而谈，见识过人，不容人小觑，各自心道：“果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却听见马文铭顿了顿，又道，“这也是家父的意思。”他父亲便是滇阳侯马哈只，亦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一职。

段功问道：“令尊已经回中庆了么？为何不见沙笛回来大理？”沙笛在大理任达鲁花赤，数月前与马哈只一起去了天方朝圣。马文铭道：“家父新回中庆不久。沙笛大人已决意留在圣地不再回来，等家父上奏后，朝廷自会任命新的达鲁花赤到大理。”

段功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命人先送马文铭、大都去五华楼休息，又与属官商议朝廷圣旨一事。出乎意外的是，绝大多数人竟是极力赞成段功到中庆上任平章一职，段真更是道：“信苴去了中庆，娶阿盖为妻，日后云南全省尽在信苴掌握，这可是重振我段氏雄风的绝好机会。”

大理立国时虽有云南全境，然不久后即被权臣高氏把持朝政，云南东部成为高氏的私人领地，后又被蒙古人接管。段真一想到可以恢复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的荣光，十分兴奋，道，“信苴，娶阿盖事小，当平章事大，弟愿意领军随同兄长一起上任。”

段功见众人情慷慨，只得道：“此事重大，我尚须多斟酌几日。”遣散众人，只留下杨智，问道：“渊海以为如何？”杨智道：“眼下中原局势一片混乱，大元又内讧不已，怕是局面难以收拾。信苴还是会一心一意奉大元为主，对么？”段功正色道：“这个当然。既然百年前已是大元子民，就当与大元同生共死。这也是祖宗遗训，凡我段氏子孙，绝不敢违背。”顿了顿，又道，“不过梁王可不能代表朝廷，之前我出兵助他，并不是想与他共同进退。”杨智道：“属下知道，信苴是为了大理百姓免受战祸侵扰。既然如此，属下也建议信苴接受朝廷册封，到中庆上任，只要梁王不存歹意，肯定是利大于弊。”段功听智囊也这般说，一时无语，半晌才道：“你先去吧，我再好好想想。”杨智道：“遵令。”先行退下。

段功在厅中踱来踱去，施秀等人从未见过他如此郁闷烦躁，也不敢相劝。过了好大一会儿，施秀才小心翼翼地道：“屋里太闷太热，信苴不如出去走走。”段功幡然醒悟，道：“说得极是。”换上便装，带了施秀、杨宝等几名羽仪，策马出城，一路往北，来到无为寺。

却见伽罗正上山采草药归来，杨安道背着个极大的背篓，默默跟在她身后。自杨胜坚死后，他一直精神恍惚，施宗见他无心当差，便将他调来了无为寺。

施秀先叫道：“伽罗！”伽罗回头看了一眼，淡淡“嗯”了一声，再无昔日洋溢的热情，对段功也熟视无睹。众人知道杨胜坚和高潜之死对她打击甚大，并不计较。

段功又想起脱脱被杀前已中孔雀胆一事，回头问道：“那孔雀胆一事查得如何了？”杨宝道：“时至今日，无为寺进出依旧盘查得极严，可还是没有找到丢失的孔雀胆。想来当日药师殿所失两副，已经被凶手尽数用在了脱脱身上。”段功道：“既是如此，为何高潜临死前特意指认凌云便是盗窃孔雀胆之人？”杨宝道：“属下也不清楚高潜为何要这样说。不过凌云进无为寺后不久就被擒羁押，手脚锁住，又受了重伤，绝无可能偷到孔雀胆。”

高浪道：“会不会是无依禅师偷了孔雀胆，又用它毒死了脱脱？”杨宝道：“这不可能。若果真是无依禅师下毒，脱脱必死，他又何必再冒险去回光院再割脱脱一刀？”施秀道：“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无依禅师先往脱脱茶水中下了孔雀胆，以为他必死，后来又担心有人发现脱脱中毒，送他去药师殿，一样有解药可以救治，所以又赶回来割断了脱脱喉咙。”杨宝道：“这倒是。”施秀道：“我去狱中问过无依禅师，他并不否认是他下毒。”高浪不屑地道：“无依禅师功夫了得，一刀便可杀死脱脱，又何须下毒？”

议过一回，也无结论。进来寺中翠华楼，把守的武僧见段功到来，慌忙上来参见，禀告道：“罗先生正在五楼观经处读书。”段功道：“正好。”径直上楼。

罗贯中听到人声，猜到是段功到来，忙下楼来，正好在四楼遇见段功一行，忙上前参拜。段功便请他到丹青室坐下，问道：“罗先生书读得如何？”罗贯中道：“极好。大理久绝于兵祸，藏有许多绝版罕见的好书，这翠华楼当真是一座宝库。”段功听他说“大理久绝于兵祸”，一时心有所感，沉吟不语。

罗贯中料他不是来找自己谈论读书的，问道：“信苴似是心绪不佳，是否有烦心之事？”段功道：“正有事想请教罗先生。”当即说了朝廷圣旨一事，问道，“罗先生以为段某该如何抉择？”罗贯中道：“信苴原来是为了此事烦恼。”指着墙上一幅画道，“信苴请看这幅画，有花有叶，却是没有土。”

罗贯中所指正是旁人送给高兰的那幅《墨兰图》。段功曾听夫人提过画者是南宋遗民，画兰不画土寓为故土为蒙古人所夺，一时间不知罗贯中何所指，颇感茫然。罗贯中道：“没有土等于没有根，无法长活。信苴既忠于元人，元人才是信苴的土，并不是大理这一片土地。”话意大可玩味。段功恍然大悟道：“果真如此。”他知道罗贯中是汉人，又是张士诚的幕僚，与元朝为敌，出声指点实际上大违本心，当即谢道：“多谢罗先生指点。”罗贯中道：“不敢当。”

段功道：“那么，就不再多打搅罗先生读书了。”走出几步，又回头问道：“罗先生可曾找到了藏宝图？”罗贯中大吃一惊，呆了半晌，才讪讪道：“原来信苴早已经猜到我的来意，又为何还肯让我进来翠华楼？”段功笑一笑，只是又问道：“罗先生进楼读书已有几月，可曾找到藏宝图？”罗贯中沉默半晌，道：“找到了。”指着墙上的一柄宝剑道，“藏宝图就在那柄黄龙剑中。”

段功意外之极，重新走回来，问道：“罗先生是如何知道的？”已有严厉之意。罗贯中道：“我只是猜的。当日令先祖段思英舍弃皇位，到无为寺出家，别的不带，只带了一柄黄龙剑，后来更是成为无为寺镇寺之宝，可见此剑极不寻常。”段功目光炯炯，紧盯着罗贯中，厉声问道：“那么，藏宝图现在哪里？”

罗贯中见段功一向和气的脸上笼罩了一层重重的杀气，饶是他沉断有谋，并不贪生怕死，也不由得心中一凛。

注释

【1】鸿门宴：鸿门位于今陕西临潼东北。公元前206年，项羽率大军入关进驻鸿门，准备灭刘邦，经项羽叔父项伯的调解，刘邦亲赴鸿门去拜见项羽，项羽设宴相待。宴会上，项羽谋士范增命项庄舞剑，伺机刺杀刘邦，项伯见势不妙，也拔剑起舞，以掩护刘邦。后刘邦乘入厕之机逃回本营。后世遂以鸿门宴比喻不怀好意的宴请。

【2】梁王避暑行宫：即今云南西山悬空寺，位于昆明市西南郊十五公里处。

【3】恒山悬空寺：位于今山西浑源，始建于北魏晚期，号称“天下奇观”，是中国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

【4】中国兵马：指驻扎在陕甘一带的元军。

【5】汉阳：今湖北武汉。

【6】随州：今湖北随州。

【7】明玉珍称帝前曾与元军将领哈麻秃交战，被飞矢射中右眼失明。

【8】七星关：位于今贵州毕节西南七星山上。

【9】菜海子：又称九龙池（即今昆明之翠湖），中多废圃。其平者为稻田，下者为莲池。沿五华山之右贯城西南，流入顺城桥，汇于盘龙江，最后达滇池。

【10】鸡足山：位于今云南宾川，东南亚著名佛教圣地，唐朝著名僧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乃往鸡足山”的记载。

【11】云南永昌出产玛瑙，色红者最上，红白相间称为缠丝，通常用来制作酒杯、镇纸等物。

【12】星回节：即白族传统节日火把节，每年六月二十五晚上，家家户户点起火把，女人们用桃花染红指甲。

【13】中使：天子私使称中使，多指宫中派出的宦官。

【14】元代皇帝为示庄重，对部分地区的诏书（或圣旨）使用青缎上刺绣白字，称为刺绣诏书。据《辍耕录》记载，送给西番的诏书是用粉书诏文在青缎上，以白绒刺绣，并缀以珍珠。又，元代以蒙古语为国语，故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

【15】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蒙古文，意为“天眷命”，类似明代的“奉天承运”套语。

第八章 新人美如玉

来年春天，段功从大理带来的那些兰花果然开得茂盛无比，引来大片蝴蝶，将忠爱宫妆点得生机盎然，成为一大奇观。只是这大半年间，阿盖又闹过多次莫名流血之事，甚至段功也出现过几次流血。梁王请来中庆城中所有名医，苦无对策。宫中谣传是忠爱宫风水不好，地底下有怪物作祟。又有人说段功娶了仇人之女，是以上天降下这个莫名诡异的病来，惩罚他夫妻二人。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十二月，段功与阿盖奉旨成亲，盛大的婚礼在中庆城中举行。北方虽然已经冰天雪地，中庆却如春天般温暖，这一天遂成为许多人难以忘怀的大日子。

在婚礼上搀扶阿盖的喜娘也格外引人注目，她不是旁人，正是印度女子伽罗。伽罗跟随段功来中庆是她自己的意思，也是高兰和段僧奴的托付。高潜代替段功被毒死的阴影长久笼罩在大理诸人心头，虽说害死他的王九已被极刑处死，其家人也被全部诛杀，但大家还是觉得需要一个精通医术的人时刻跟在段功身边，正好伽罗自告奋勇，理所当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来到新的地方，她逐渐恢复生气，笑容又重新回到脸庞，她那样的个性和容貌，很快成为梁王宫中极受欢迎的人，上上下下都喜欢她，就连小侯爷马文铭也时不时地来找她，大理来的羽仪们都笑说伽罗就要成为小侯爷夫人了。她甚至与阿盖公主也成了极要好的姊妹，要知道，阿盖可是她另一好姊妹段僧奴恨极的人。

有人欢喜有人忧。凌云向梁王告了病假，一直躺在床上，听见前面吹吹打打的喜乐声、欢笑声，心头无端地茫然，不是滋味。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吵闹声似乎小了许多，忽听到有人轻轻敲门，凌云毫不理睬，气鼓鼓地翻了个身，睁大眼睛，面冲向墙。又有女子轻声叫道：“凌公子在么？淑妃娘娘有事召你。”

淑妃娘娘便是梁王爱妾泉银淑。凌云知道这高丽女子风流放浪，曾几次向他暗送过秋波，料来她找自己准没有好事，便假装没有听见，继续躺着不动。门外那女子又叫了两声，见始终没有人答应，只得悻悻离去。

又过了一刻，门外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有几人奔到门前，高声叫道：“凌侍卫在么？”

凌云只是不睬，旋即有人踢门而入，硬将他从床上拉起来。凌云见对方都是王宫侍卫，怒道：“你们要做什么？”侍卫忙陪笑道：“凌大哥别生气，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淑妃娘娘说无论如何都要将你请去。”凌云冷笑道：“你们这是请么？瞧你们的这样子，恨不得要将我绑去吧？”料来无法拒绝，只得甩开侍卫的手，喝道：“还不带路？”

出来才知道天早已经黑了。来到泉银淑的如意楼，早有侍女等在门外，只让凌云一人进去，等他跨进门槛，又迅即将门掩上。凌云微觉奇怪，却听见泉银淑在内室叫道：“凌公子进来。”凌云走近内室，先闻见一种奇怪的甜香，吸入鼻端，醉魂酥骨。再才见到红烛摇影，鸳鸯绿浦，翡翠锦屏，陈设极其绮丽豪华。泉银淑鬓云乱洒，酥胸半掩，正半躺在一座玉榻上。

凌云低下头，站在门边，躬身道：“不知道娘娘召凌云何事？”泉银淑笑道：“凌公子架子好大，请了好几次都请不来。”凌云是梁王心腹，知道这女人惹不得，李罗都要让她三分，只得道：“属下刚才睡着了，没有听到叫门。”泉银淑道：“今日是公主大喜的日子，凌公子不在前面喝喜酒，反是孤枕独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凌云道：“属下身体欠安，已向大王告了病假。”泉银淑古古怪怪一笑，招手叫道：“凌公子请过来坐。”凌云道：“属下不敢。”泉银淑道：“我叫你过来坐，有什么不敢的。”凌云脚下不动，只垂手而立，神态甚是冷淡。

泉银淑慢慢爬起来，道：“我前几日在回廊中看见了你和阿盖公主。”凌云道：“那又如何？难道娘娘走路从来不会遇上公主么？”泉银淑道：“嗯，段功抢走了你的心上人，你一定很恨他吧？”凌云道：“属下没有什么心上人。”

忽然前宫大殿传来三声礼炮巨响，那是新人礼成的表示。凌云脸色大变。泉银淑笑道：“你骗得过大王，可骗不过我，别忘了我也是女人。我们凌公子如此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何以恨一个人都不敢说出口呢？”凌云恨恨道：“不错，我是恨他，那又如何？这中庆城中，恨他的人可是不少，绝不止我一个。”

泉银淑走上前来，问道：“这个他，是指段功么？”凌云哼了一声，并不答话。泉银淑道：“你想报复他是不是？若是我想办法替你出这口气，你要如何谢我？”凌云道：“你虽是娘娘，又有皇后撑腰，毕竟是女流之辈。我凌云的事，不需要妇道人家帮手。”泉银淑欢笑道：“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傲骨铮铮的男儿气概。我偏要帮你，你能怎样？你敢跟我做对么？”凌云瞪视她半晌，垂下头去，低声道：“不敢。”

泉银淑见他这样刚硬傲气的男子最终还是向自己俯首贴耳，十分欢喜，当即上前来，单手勾住他脖子，又将半裸着的酥胸贴到他身上，道：“只要你从了我，乖乖做我的心肝宝贝，我自有办法帮你对付段功。”

她手指纤如春葱，肌肤滑如玉脂，全身香气馥馥袭人，狐媚妖冶，凌云登时全身一颤。泉银淑嘻嘻一笑，不停地在他耳边哈气，嘘气如兰，用手摩擦他的颈部。凌云面红耳赤，渐惭酸痒难耐，热血脉贲，神迷意荡。泉银淑以为他已上勾，将嘴唇凑到耳边，低声笑道：“我瞧上你许久了，你平日清高骄傲，如今你还不是我的人？”

凌云蓦然抓住她手臂，反拧到背后。泉银淑吃痛，却不惊叫，反而咯咯笑道：“原来你这么喜欢欺负女人！可为何连阿盖公主的指头都不敢动一下？”凌云大怒，扬手抽了她一耳光。泉银淑笑道：“哎哟，真是抱歉，戳到你心痛之处了。如今琵琶别抱，伤心人空自断肠……”

凌云喉咙发干，耳际嗡嗡作响，脑子里一片混沌，只觉得体内有一股热流在涌动膨胀，又听她肆意嘲弄自己和阿盖，终于彻底乱了方寸，再也忍不住，“哧拉”一声，一把扯烂她的外衣，将她掀倒在卧榻上，扑了上去。

一番粗暴的云雨后，二人滚烫的欲火降了下来。凌云从泉银淑身上爬起，茫然凝视着她胸脯上晶晶发亮的汗水，忽然惊醒，“啊”地一声轻呼，欠身下床，飞快地穿好衣服，打开门离去。泉银淑以为他畏惧奸污梁王爱妾罪名，忙叫道：“你别逃！放心，我不会告诉大王。”凌云仿若未闻，头也不回地去了。

从泉银淑处出来，凌云匆忙奔回住处，点燃灯烛，打了数桶水倒入浴桶中，脱光衣服跳进去。此时正是冬季，那水是地下井水，新打上来如同寒冰，初入其中，冻得一个激灵，哆嗦不已。他却不管不顾，继续泡在冷水当中，直冻得全身青紫。过了许久，身子适应了水温，冰冷感觉渐去，才从桶中爬出来，水淋淋地呆坐在床边。

忽听得“叽呀”一声，伽罗推门进来，惊讶地望着他，问道：“你怎么不穿衣服？”

凌云一时惊住，片刻后才反应过来，急忙扯过被子，遮住自己的身子，怒喝道：“你怎么随便乱闯进别人房间？”伽罗被他一喝，也很是恼怒，道：“你生这么大气干嘛？是因为我看见你光着身子么？我早就完完整整看过你身子了，你有必要这样么？”凌云一呆，问道：“什么？”伽罗道：“你被关在无为寺兰若楼我那里时，浑身是血，还不是我替你擦的身子，换的干净衣服？”凌云道：“原来是你。”伽罗道：“不然你以为是誰？你是刺客时，人人都要杀你，只有我对你最好，你竟然还敢吼我！快快向我赔礼道歉！”

凌云当真是哭笑不得，好在对方只是个小女孩，又几次救他性命，只好道：“刚才是我不对，不该冲你大吼大叫。你……找我有事么？”伽罗道：“嗯。”凌云道：“是什么事？”伽罗道：“我说出来，你会答应么？”凌云道：“那可不一定。”伽罗道：“你还真是个冷口冷心的男子。”凌云道：“不错。你说还是不说？”

伽罗道：“我来只想问你一句话，如果能够让她幸福，你能甘愿做一个旁观者么？”凌云一愣，问道：“你说什么？”伽罗道：“你这么聪明，难道不明白我的话么？”

凌云呆得一呆，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伽罗道：“你被囚禁在兰若楼时，公主来看你，我看你们两个的眼神就知道了。何止是我，看到的人都该猜到了。”凌云一呆，问道：“你是说段功也知道？”伽罗怒

道：“你好大胆，怎敢直呼信苴名字？”

凌云往床上缩了缩，沉默不语。伽罗走到床边坐下，伸出手来，抚摸着她湿漉漉的发髻，柔声安慰道：“我知道你不好受，可是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凌云一把抓住她手腕，问道：“你喜欢我，是也不是？”他的力气奇大，伽罗叫道：“喂，你抓痛我了，快放手！”凌云道：“你不是喜欢我么？我娶你做妻子如何？”一面说着，一面将她扯倒在床上，俯下身往她脸上凑去。伽罗挣扎着扬起手，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凌云挨个一个嘴巴，心中的邪火瞬间倏然熄灭，松了手，颓然靠在墙上。伽罗坐起来，幽幽道：“我自然是喜欢你的，可我也喜欢许多别的男子，心中一样放不下他们，这是我的天性，跟你们中原女子不同。何况，你并非真心想娶我为妻，不过是将我当成了别人的替代品。”同情地看了他一眼，叹道：“在爱的，被爱的，快乐的，伤心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少一些为情所苦。”仿佛是在为凌云感慨，又似在自怜。

凌云一动不动地缩在床上，也不知道伽罗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脑海中只是反复回味那句话——“如果能够让她幸福，你能甘愿做一个旁观者么”——他不知道伽罗是高僧之女，天生慧根，通明澄澈，只觉得她话中蕴有极深的禅机。

伽罗自然是出于一片好意。她不知道的是，幸得她这番及时的话语，才抑制住了凌云心中蠢蠢欲动的杀机。

成亲后，段功夫妇依旧住在梁王宫中，不过梁王事先在宫北园苑周围划出一大片空地，四周围以高墙，单独成院，内中加盖亭台楼榭，极尽奢华之能事，取名“忠爱宫”，与梁王宫有门相通，进出仍需通过王宫宫门。除供段功夫妇居住外，段功自大理带来的羽仪等一套人马也均居住在里面。

段功入主行省后，恢复科举，用贤汰冗，轻差减赋，垦荒浚河，恤孤赦罪，多有改革举措，确实带来新气象。此时中原依旧纷繁战乱，唯有云南、四川二地因山高水险而独立于烽火之外，成为传说中的世外桃源。许多中原汉人听说云南平章段功宽厚仁爱，果敢有为，广施仁政，有为避乱赶来安家的，有为求功名赶来投效的，云南一时人口大增。段功又趁机兴市井以通交易，轻抽收以广商贾，中庆商旅如织，人声鼎沸，列市纵横，声色犹胜江南大城，繁盛富庶异常，大有乱世乐土的味道。有趣的是，大多新入来云南的人丁拖家带口，带有不少金银细软，然则到了才发现此地风情迥异于中原，只以白色海币为流通货币【1】，不通行金银，又是诧异，又是哭笑不得，幸得有汉人开设的金铺，专门

兑换贝币。

段功亦意气干云，懂得举贤任良，知人善用，从投奔者中选拔了不少文采出众、才智突出的人，或引为幕僚，或安排入衙门任职。只是这些人都是汉人，令不少长期把持实权的蒙古人和回回人大为不满。然则另一行省平章政事马哈只极力支持段功，梁王虽然不满，只因段功是自己女婿，又要借助其声威、兵力防御红巾，亦不多说什么。如此两年过去，整个云南气象为之一新，段功声望之隆，远胜其仅任大理总管之时，甚至连正忙于争权的皇帝和奇皇后、太子也各自争相下手诏笼络。

大理诸人也给梁王宫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恬淡的微笑时常浮现阿盖脸上。她自饮金为盟开始，已经铁心要嫁给段功，然而那时不过是为了救她父王，心里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壮心情。她以为嫁给段功后，自此与凌云两相凄恋，弥难为怀。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的的心思竟然变了，那一日行宫寿宴，看到段功遇刺，她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事后连她自己也不说清为什么。成亲之后，段功除了往行省署办公，余下的时间都留在忠爱宫陪她。阿盖爱好诗文，段功颇娴文墨，二人常结伴在书房读书唱和，意甚相得。段功曾有一次登上宫中高楼，远眺南面滇池，又遥指着东面的盘龙江，叹息道：“跟这五百里无垠滇池比起来，盘龙江只是涓涓细流了。”阿盖听了悚然而惊，心道：“我懂了！因这一河瘦水，始懂得什么叫做涓涓细流，有涓涓细流，才能积得海纳百川，过尽千帆，终是无垠河汉。”这两年来，丈夫用一颗宽容温软的心传递难以言语的情怀，她的一颗心也不知不觉地全系在他身上。即使再偶然遇到昔日恋人凌云，也不再那种凄凉的心痛感觉。如今已经是暮春时节，春意阑珊，段功有事回了大理两月，她茶不思，饭不想，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好不容易挨近丈夫承诺归期的日子，日日登楼眺望，盼他早日归来。

这一日，伽罗飞奔进来，人还在楼外就高声叫道：“公主！公主！”阿盖听她语气急促，忙迎出来道：“什么事？”伽罗嚷道：“兰花！兰花！”阿盖莫名其妙，问道：“什么兰花？”伽罗指着阶下莎草道：“你这些誓俭草【2】该扔了，信苴从大理给你带了兰花来。”阿盖“啊”了一声，问道：“他回来了么？人在哪里？”伽罗道：“刚到宫门外。”阿盖顾不得再去补妆打扮，忙朝外赶去。

到得宫门口，却是不见段功，只见施秀正带着数名羽仪从车上搬取一盆盆不同品种的兰草、兰花下来。阿盖问道：“信苴人呢？”施秀道：“回公主话，信苴刚被人叫去行省署了。”阿盖道：“这些兰

花……”施秀道：“兰花是信苴亲自带人上苍山挖的。”

阿盖一时呆住，心如潮涌。今年春天的时候，她与段功到五华山上赏花，偶然看到几株兰花，不由地忆及大理苍山的兰花，叹道：“还是苍山的天然兰花好，才有那股子超凡脱俗的味道。”没想到段功一直没有忘记，这次回大理，还特意去苍山挖了兰花带来。此时正是晚春季节，虽已无花，那兰花一盆盆枝叶饱满，只待来年春天到来，便可打苞开花。阿盖惊喜异常，越看越爱，上前抱起一盆清秀的墨兰，匆忙往回走去，准备亲手将这盆花移植在书房窗下。

穿过回廊时，正遇到凌云。她自成亲来住在忠爱宫，宿卫自有大理来的羽仪担任，已经极少见到他，此刻见他消瘦了许多，以前那双灵活锐利的眼睛也变得有些呆滞，再无昔日气宇轩昂之气，见到她也不行礼，只是死死地盯着她看。阿盖从不见他如此失态，忙低下头，侧起身子，踮脚从廊边小心翼翼地擦过，竟似她在给凌云让路一般。

凌云忽然叫道：“公主！”阿盖道：“嗯。”凌云回过身，见她只背对自己，都不肯回头看一眼，大为气馁，长久以来积累的怨气终于喷发，冷笑问道：“公主是在躲着我么？”阿盖颇为慌乱，道：“不是……我是想赶紧回去将这盆苍山墨兰种在窗下。”凌云赌气道：“原来是大理苍山挖来的名兰！那么，就请公主将我送的那些兰花扔了吧。”

原来凌云知道阿盖性喜兰花，前些日子在梁王宫前遇到有人拉车叫卖兰花，便随意买了几钵，均是小巧玲珑的盆栽兰花，托伽罗送进忠爱宫，却言明不准说是他送的。后来他听说阿盖欢喜异常，就连那古意盎然的花盆也十分喜爱，特意摆在书房案头、书架上，又陆续买过一些送去。

阿盖这才知道那些兰花是凌云所送，一时呆住，道：“原来是你……”忽然一阵头晕，便即摔倒，手中的墨兰也在地上摔得粉碎。凌云大吃一惊，慌忙上前抱住她，叫道：“公主！公主！”却见她双眼紧闭，人已经昏迷了过去。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忽见阿盖指缝汩汩有血流出，登时吓得魂飞天外，忙高声叫道：“来人！快来人！”转眼见到伽罗正抱着两盆兰花过来，忙嚷道：“伽罗！快，快来救救公主！”

伽罗慌忙放下花盆，奔过来拉起阿盖双手，见她指缝并无伤口，却不断有血渗出。凌云道：“我这里有上好的金创药。”伽罗道：“她都没有伤口，要金创药有什么用？”凌云道：“可是她在不停地流血。”伽罗道：“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关心公主，也不能瞎添乱。你再多说一句，信不信我下毒把你毒哑？”凌云自上次轻薄不成挨了伽罗一耳光后，对她甚是畏惧，被她一骂，便不再作声。

伽罗想了想，先让凌云将阿盖抱回忠爱宫放平躺下，命侍女打水洗净阿盖双手，不料旧血刚刚洗去，又有新血渗出。施秀等人已经闻讯赶来，不知道公主为何会突然得如此怪病，各自惊惧不安。

伽罗问道：“宫中可有使用多年的木便桶？”凌云道：“这……应该是有的。”伽罗道：“你去找一只，要使用年头最长的，将桶上面的竹箍取下，拿到这里来？”凌云道：“什么？”伽罗道：“那竹箍就是能救公主的良药。”阿盖侍女瓔珞道：“那是便桶上的东西，又脏又臭，怎么能做药？”

凌云当日性命为伽罗所救，知道她的能耐，不再多问，飞一般地去了。过了两刻，他当真取来一圈黑漆漆的便桶竹箍，还沾有少许粪便，又腥又臭，一进来便让大伙儿捂住了鼻子。伽罗已经准备好一个铜火盆，让凌云将那竹箍扔进去，再泼了些灯油，点火烧起来。

施秀也极是疑惑，问道：“这东西当真能医好公主？”伽罗白他一眼，道：“羽仪长，你以为你经常用的金创药是什么做的？童子便！”施秀道：“这我知道，童子大便有通经化淤、清热解毒之效，许多药都要用它做药引。”伽罗道：“那你还惊讶什么？”施秀知她任性，也不计较。

凌云道：“既是如此，何不直接用金创药给公主涂上止血？”伽罗道：“你去涂上金创药试试，能止血算你本事。”凌云不敢忤逆她，也不敢动。伽罗又道：“你以为你上次喝过的救你性命凝珍粉是什么？”凌云奇道：“难道也是童子便？”伽罗道：“你还真是聪明，是十一月苍山上采到的野菊花，和童子大便晒干磨成的粉。”

众人听她大谈一番童子便，均感恶心。伽罗也不理会，等那竹箍燃尽，将箍灰取出，敷撒到阿盖指缝，血立即止住。伽罗又让侍女用布将阿盖双手缠住，好让箍灰药力渗入双手。过得片刻，阿盖缓缓睁开眼睛，见四周尽是目光，讶然道：“出了什么事？”

梁王夫妇闻讯赶来，见爱女已然苏醒，这才松了口气。泉银淑跟在王妃嘉禧身后，也赶来凑热闹，见凌云也在堂内，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嘉禧问道：“伽罗，公主怎么会突然晕倒流血，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伽罗道：“这个我也不知道。”

李罗听说，立即命人去遍请城中名医。大理诸人见他大有轻视伽罗之意，不免有些愤愤不平，伽罗却是毫不在意。

李罗又连声问道：“段平章人呢？不是说已经从大理回来了么？公主

病倒，他人去了哪里？”施秀道：“回大王话，信直人刚到宫门，就被马平章派人叫走，说是行省有急事。”马平章就是另一平章政事马哈只。李罗一声冷笑，道：“如今我这女婿倒真是勤于政事，一回大理几个月，人回了中庆，又赶着去中庆署，竟是连公主生病都不管不顾了。”

他往常一向对段功极为客气，今日却敌意极盛，众人只道他关心爱女，虽不满他冷嘲热讽段功，毕竟这是人家家事，也不好多说什么。阿盖忙道：“女儿已经没事了，父王不必担心。”李罗道：“还是要请名医来看看才好。”

他爱女心切，也不离开，一直等到几名大夫到来。只是大夫诊断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又听说伽罗竟将便桶竹箠用来给公主千金之躯治病，更是骇然。阿盖听说，也深觉恶心，望着自己的双手，紧蹙起了眉头。李罗见状，不免疑虑更深，问道：“伽罗，你将这么脏的东西用在公主身上，有何居心？”伽罗道：“当然是治病救人啰。大王，你宫里藏的医书我都已经读过，你随便去找一本翻看，上面都有记载人中黄、人中白是外伤良药，这竹箠长期受二便浸渍，竹子又有收敛之功效，是绝好绝好的药引。你可不能嫌它脏就否定它，不定哪天大王自己也会用上呢。”她说话随意惯了，也不管对方是谁。李罗大怒，道：“来人，快些将公主手上的……药清洗干净，再请大夫们延治。”

施秀再也忍不住，道：“大王，伽罗是我药师殿白沙医师高徒……”李罗道：“那又如何？你们大理……”

凌云忽然插口道：“伽罗医术高明，大王尽可放心。当日属下伤重即死，是她出手救治，将我从阎王爷那里拉了回来。”李罗听了半信半疑，道：“当真？”凌云道：“千真万确。大王只须想想，伽罗若没有非凡出众的本事，段平章怎会特意将她带来中庆？”

这一语极是有力，李罗心中轰然一响，暗道：“原来段功是有意将这个懂医术的印度小女孩放在身边，看来他犹自记恨当日行宫险些中毒一事，对本王并不放心。哼！”

一名大夫听了伽罗一番言论，也深觉有理，上前道：“这位姑娘说得确实有几分道理，许多外伤药也都是用人中黄来做药引。”李罗便道：“既是如此，就先看看疗效再说。”命人送大夫出去。见外面天色已黑，段功人还未归，心头更是有气，又不好发作，只得安慰了女儿两句，自领人离去。

段功一直到深夜才回来忠爱宫，听说阿盖白日晕倒流血，很是担

心。阿盖道：“已经没事了。就是一想到我手上的这个药是那个……做的，就觉得怪不舒服的。”段功道：“伽罗医术很好，人又热心，她绝不会害你。”阿盖道：“我知道。”低下头，道，“那些兰花，我很喜欢，还要多谢你。”段功道：“你我已是夫妻，何况我也爱赏兰花，有什么可谢的。”阿盖道：“那也要谢谢你亲自上山去挖，又千里迢迢运来中庆。阿奴【3】，我想好了，要将蕙兰摆在卧室窗口，墨兰则种在书房窗下，书房里原先那些兰花还是照旧放在那里。”段功道：“好，都由得你。”又笑道：“中原有位大诗人名叫屈原，对兰花极为赞美，诗曰‘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所以中原人将画兰称作‘写离骚’。”阿盖笑道：“那咱们夫妻二人爱兰至此，种了这么多兰花，当可称得上‘种离骚’。”

他夫妻二人为兰花计议一夜，情深绵绵，自不必多提。忠爱宫中的其他人却是气愤得难以入眠，施秀将白日李罗言语告知施宗、杨智等人后，大理诸人深为震惊。

施秀道：“你们都不在场，那梁王的口气，简直是伽罗在下毒害她女儿一般。”施宗道：“公主一向是他掌上明珠，他爱惜女儿，倒也罢了，只是为何他突然对信苴大加嘲讽，公开表示不满？”杨智道：“也许这只是他长久以来积累的不满的一次发作。云南自成立行省以来，历任梁王均有与行省争权之举，甚至还动过真刀真枪，到李罗这一任时，行省势衰，成为傀儡。然自信苴入主行省以来，以德服众，极得人心，行省又有复振之势，这正是梁王对信苴不满的原因。”

施秀道：“要我说，信苴何必再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平章？岂不比在这里为他人做嫁衣裳强得多？”施宗忙道：“可别胡说，让信苴听见，饶不了你。”

杨智道：“梁王今天既已露出真实心意，终究会有撕破脸皮的一天，日后我们要多加小心才是。”施宗道：“杨员外，你还是得找个机会提醒一下信苴才是。”杨智叹道：“怕是信苴根本听不进去。”众人知他暗指段功已经完全沉湎于阿盖美色，无力自拔，心头各自微微叹息。

来年春天，段功从大理带来的那些兰花果然开得茂盛无比，引来大片蝴蝶，将忠爱宫妆点得生机盎然，成为一大奇观。只是这大半年间，阿盖又闹过多次莫名流血之事，甚至段功也出现过几次流血，与阿盖极为相似，只是阿盖在指缝间，段功病在耳后发际处。梁王请来中庆城中所有名医，苦无对策，上好的金创药也不能止血。还是伽罗照旧用便桶竹箍灰治好，却始终找不出病因。宫中有人谣传是忠爱宫风水不好，地底下有怪物作祟，梁王便请了盘龙寺【4】高僧莲峰来做法驱邪，却还是

无效。传闻莲峰禅师能预知未来，段功特意问以国运，莲峰回答说：“二十年后国将亡。”梁王得知后极是不快，对莲峰也不再似以往那般礼敬。

奇怪的是，忠爱宫羽仪、侍女、仆从不少，唯独段功、阿盖二人有此怪病，因而又有人谣传说段功父兄与梁王本是死敌，段功兄长段光又是被梁王害死，段功却贪恋美色，娶了仇人之女，是以上天降下这个莫名诡异的病来，惩罚他夫妻二人。梁王听到风声大怒，下令追查散布谣言之人，只是这等风言风语本就是捕风捉影，找到源头极难，他一追查，更引来诸多猜测。翁婿二人也由此生出许多嫌隙来，梁王甚至一度打算将爱女接离忠爱宫，还是阿盖自己非要与段功一起，才没有惹出大的不快乐。幸好这些事只是在梁王宫中流传，外人并不得知。

到了兰花花开的时候，段功夫妇流血事件才逐渐减少。正好阿盖兄长阿密要新娶一房小妾，李罗想借机冲喜，特意下令大操大办，搞得倒是如同世子娶正妃一般。那新娶的小妾名叫李芳树，是个汉人小吏的女儿，长得极是美丽，容貌不在阿盖之下，只是始终木着脸，一脸愁容，似是并不欢喜这场婚事。她本已经出嫁，却不知道何故又被丈夫休掉，这才被阿密娶为姬妾。

没过几日，李芳树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全身水肿，肌肤出疹，头面肿大如斗，好好一个美人，转眼成了怪物，很是令阿密扫兴。宫中谣传是阿密正妻忽的斤嫉妒下毒所致，阿密愤去向妻子兴师问罪。忽的斤是蒙古贵族女子，性子泼辣刁钻，也不好惹，夫妻二人大吵一架，闹到了梁王面前。李罗已知道伽罗能耐，急忙命人将她请去看看究竟。伽罗一搭李芳树手腕，却是脉象平和，只是身体有些虚弱外，并无其他异样。她思索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出发病原因。

到得中午，阿密命人送了饭菜进来，香气扑鼻，伽罗便与李芳树一道进食，见她面容浮肿得厉害，两眼难以开合，食欲却是不错，更觉得奇怪，暗道：“哪有中毒生病的人还这么想吃东西呢？”

吃完饭，有人收拾了碗筷出去，关上窗子，屋里漆味渐浓。伽罗看到内室床、桌、椅、柜等都是新制，这才恍然大悟，忙让人准备另一间屋子，抬了李芳树进去躺下。又买来一筐生螃蟹，捣碎成糊状，遍敷李芳树全身。上好药，关上门出来道：“我已经给李家娘子上好药，只要过得一两天，她全身水肿自会消褪痊愈。”阿密道：“这到底是什么怪病？”伽罗道：“李家娘子对新漆过敏，世子只须将新家具换掉即可。”阿密道：“原来如此。伽罗娘子当真是神医……”

伽罗另有急事，只匆匆道：“世子有事再来叫我。”她已经从李芳树怪病上得到提示，约略明白段功、阿盖不住流血的原因，当即回到忠爱宫，直闯入段功书房。这间书房并不大，却是段功夫妇的私密天地，从

来不准外人进去，平日打扫等琐事也是由阿盖自己动手，原是学段功原配高兰亲自操持之故。侍女拦不住伽罗，只好跟进来告罪道：“公主，是伽罗娘子非要进来。”

阿盖正在窗下读书，放下手中书卷，问道：“伽罗，你有事么？”伽罗也不答话，环视书房，细细寻找可疑的事物，最终将目光落在书架上的兰花上，便上前先将案头的兰花搬下来。阿盖忙问道：“你这是要做什么？”伽罗道：“公主，你先让瓔珞她们出去。”阿盖不明所以，但她素来信任伽罗，便命侍女退出。

伽罗举起兰花，往地上砸烂，拨开碎渣碎土，细细查看，那陶器花盆制作得极为特别，内壁有许多小孔不说，内壁、外壁中间竟是中空的夹层，夹层当中有一些暗红色的枯干败草。她拿起一块碎陶片，闻了一下那枯草，道：“就是它了。”阿盖道：“这是什么？”伽罗道：“奈何草，一种慢性毒药，靠挥发气味散播毒性。你和信苴总是流血，就是因为中了它的毒。”

阿盖听了半信半疑，问道：“我流血的次数远远比信苴多，就是因为我只呆在书房，时间远比他长？”伽罗道：“正是如此。若不是我侥幸想到了便桶竹箍的法子，每次都及时医好了你和信苴，怕是你们两个日积月累之下，早就毒发流血不止而死了。”阿盖道：“哎呀，那你快些放下那毒草，小心中毒。”伽罗道：“这些草在里面已近一年，毒气挥发殆尽，毒性已经大为减弱。倒也多亏信苴，特意从苍山挖了兰花给你，不然的话，只怕你还要买这人的有毒兰花。”一边说着，一边随手自书架上取过一个木盒。

阿盖道：“那盒子千万动不得，里面装的都是信苴的重要之物。”伽罗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比命更重要的么？”将盒子里面的手札信笺一股脑儿倒出来，将奈何草一一挑出，扔进木盒。再搬下书架上的兰花，一一砸烂花盆，果然每个花盆都有夹层，中间夹有奈何草。

伽罗道：“我送给公主的那些兰花都在这里了么？”阿盖点了点头。伽罗将奈何草全部塞入木盒装好，合上盖子，道：“现在公主该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不能让外人知道了吧？”

阿盖脸色早是一片煞白，她当然知道这些兰花都是凌云送的，伽罗是在帮他掩饰，她当然也不愿意揭露他令他送命，只是一想到他竟然可以用这种手段来报复她，她还是不寒而栗，全身冷汗直冒。

伽罗道：“公主，这件事你先不要管，也千万不要对别人说。”阿盖道：“我知道……”她当然知道这件事只要泄露一个字，凌云必死无疑，又道，“可是……”伽罗道：“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抱了那盒毒

草，径自来找凌云。

凌云一直陪侍梁王在外面办事，晚上才回来，远远见到房间内燃着灯烛，人影映窗，腰肢纤弱，似是女子，心念一动，暗道：“莫非又是泉银淑派侍女来找我？抑或是她本人？她胆子可真是越来越大了，竟敢公然在我房中点灯，我早晚得被这女人害死。”抢进来一看，却是伽罗坐在灯下等他，不由地一愣，问道：“你怎么又随便闯进我房里来了？”伽罗道：“我有一件很要紧的事要问你。”凌云道：“什么事？”伽罗道：“你必须得老老实实回答我。”凌云解下长剑，放在枕边，道：“我又不知道是什么事，不能先承诺你。”

伽罗道：“那好，我找到了公主和信苴不停流血的病因，你想知道是什么？”凌云道：“是什么？”伽罗道：“你想知道的话，就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我问你话，你得老实回答；第二，你绝不能再插手管这件事。”凌云道：“这件事跟我又没什么关系，我凭什么要答应你？”伽罗道：“那好吧，我走了。”说着便慢慢吞吞地站起身来。凌云终究还是按捺不住好奇，道：“好，我答应你。病因是什么？”

伽罗道：“很简单，他们二人都中了毒。”凌云吃了一惊，道：“中毒？”伽罗道：“是啊，毒药就在你托我转送公主的兰花花盆里。”凌云道：“什么？”伽罗拍了拍木盒，道：“这是我从你那些花盆夹层中挖出的毒草，全在这里了。”凌云略一思索，便即醒悟，到床边取了长剑，拔腿便走。伽罗一把拉住他：“你答应过我，不能再管这件事。”

凌云道：“你相信不是我下毒？”伽罗道：“当然相信，不然你还能活着站在这里说话么？信苴手下人不杀你，梁王也要处死你。你快些坐下，我有话问你。”凌云道：“你是想知道那些兰花从哪儿来的么？好，我告诉你，总有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拉着车子在王宫门前叫卖兰花，我就是从他那里买的。他告诉我他在菜海子有块苗圃，我听你说公主喜欢那些兰花，又特意找去苗圃买过。”

伽罗道：“那花匠叫什么名字？”凌云道：“汪雨。”伽罗道：“好，我回去告诉施秀羽仪长他们，不过你绝对不能再插手这件事。”顿了顿，又道，“你也该知道你的梁王与我们信苴最近很有些不愉快，你若再卷入毒兰花这件事，不但你自己性命难保，还会引发两方猜忌。”凌云一时沉默，半晌才问道：“你.....是想揽到你自己身上么？”伽罗道：“是啊，兰花本来就是送给公主的嘛。”转身欲走。凌云道：“等一等，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下毒？”伽罗嫣然一笑，道：“我就是知道。”

抱着盒子离开凌云住处后，伽罗又赶回忠爱宫找到施宗，告诉段功和阿盖是中了奈何草毒，毒药就藏在自己买给阿盖的兰花的花盆中。施宗听了，急忙要领人去捕那种兰花的汪雨。杨宝听说汪雨不过是个跟自

己年纪差不多的少年，料来施宗抓了他来，无非是要严刑拷打，逼他认罪，再招供出背后主使，忙道：“我有个主意，说不定可以人赃并获，令他难以抵赖。”如此说了一番，施宗道：“好，就依你所言。”

伽罗本不是什么考虑周全之人，告知众人兰花有毒后才想起来若是那花匠招出买兰花的是梁王侍卫，岂不要立即露出马脚？便也闹着要跟去。施宗道：“伽罗认得路，又识得毒药，同去也好。”

众人连夜来到菜海子。菜海子实际上是滇池海湾，水域辽阔，湖中多水草、莲藕，四周多菜园、稻菽，极有田园风光。正当春季，花竹翳如，虽已是晚上，却还是有不少情侣在水堤边席坐私语，月色下别有一番景象。

伽罗坚持跟来，半路上才想到那花匠并不认识自己，一旦见面一样会露馅，有心想找杨宝出个主意，一路却不断被施宗追问各种细节，竟始终没有找到与杨宝单独说话的机会，甚是焦急。她虽也来过菜海子，却只是寻常游览，根本不知道那苗圃在哪里。绕了几圈，施宗狐疑问道：“你不是说来过好几趟么？怎么转来转去都找不到？”伽罗后悔不迭，只好道：“来的时候是白天，现今是晚上，所以不认得路了。”还是杨宝道：“兰花背阴生长，北边有个大坡，林木又密，应当在坡后。”正好遇到一名路人问路，果然得知北岸竹林后有一花圃，当即寻来。

那花圃不大，四面围有篱笆，东面有一间大木屋，有微弱烛火映出。杨宝先推开篱笆，走到花圃中，叫道：“卖兰花的在么？有主顾上门。”等了一会儿，一名汉人少年秉烛而出，点燃门边一个灯笼，连人也不瞧，随手一指圃地道：“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挑吧。”

杨宝往地里看了看，均是盆养兰花，品种稀松平常，实在无法与段功从大理带来的花色相提并论，便道：“还有好些的么？我是梁王宫里的，我家主人很是挑剔。”那少年道：“噢？”这才走上前来，仔细打量着杨宝，见他一身羽仪打扮，腰间跨着刀，忙道：“原来你是梁王宫的人。屋里还有些更好的品种，官人请进来。”当即领着杨宝进屋。

只见木屋中南面靠墙角处摆有一张床，床头有一只箱子，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家具，北面窗下摆了不少兰花，品种果然比外面圃地里的要好上许多，花盆也是上好的陶器，又古朴又精细，与伽罗在阿盖书房砸烂的那些有毒的夹层花盆一模一样。

杨宝心道：“他听说我是梁王宫的人，又见我一身羽仪打扮，特意领我进来，自然是因为屋里这些兰花盆中事先装有毒药的缘故。只是他自己就住在这屋子中，为何不会中毒？伽罗明明说这种毒草药性太慢，没有解药，莫非他也识得用那便桶竹箍止血？果真如此，他可真不是一般

人。”便假意道：“小哥儿叫什么名字？兰花养得真是不错。”那少年道：“我叫汪雨。”杨宝道：“好，请汪哥儿帮我挑上两盆。”

那少年汪雨随意拿了两盆，交给杨宝道：“我这里只收金银，不收海币。”杨宝道：“好。”突然一个失手，那花便掉了一盆在地上，登时摔得粉碎。杨宝道：“哎哟，真是抱歉。”汪雨道：“不要紧，我再拿一盆给你。”

杨宝等他转身去取兰花，趁机俯身拨开碎土，果见那花盆夹层中盆有一些红草，心中已是有数，当即笑道：“你这花盆夹层中装的是什什么？”汪雨吃了一惊，道：“什么？噢，那是花肥。”杨宝道：“是不是叫奈何草？”汪雨眼珠转了两转，突然扬起手中的花盆，朝杨宝一丢，转身便往门外跑去，却被早摸到门外的施宗伸脚一绊，摔将出去，吃了个嘴啃泥。众羽仪上前将他双手缚住，重新将他拉回屋中。

杨宝将屋里兰花砸了几盆，夹层中均有红草，忙叫道：“伽罗！”伽罗人在门外，迟疑着挪将进来，看了汪雨一眼，他正被羽仪牢牢抓住，紧盯着杨宝翻找盆中的毒药，全然没有留意到她进来。

杨宝道：“这里面的是奈何草么？”伽罗上前看了看，道：“是，快些将它们装进盒子里。”杨宝问道：“那为何他自己不中毒？”伽罗指着南边墙角道：“他在那里种了许多猪笼草，猪笼草专门吸气味。”

汪雨望着伽罗，脸上又是惊奇又是愤怒。杨宝道：“原来如此。那好，大伙儿一齐将毒药收集齐了，我再去屋外看看。”

施宗上前喝问道：“你为何要在兰花中下毒害人？”汪雨不知道如此机密机关如何能让人识破，那奈何草又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慢性毒药，百思不得其解，只道：“我没有害人。”施宗道：“事实俱在，你还想抵赖么？”汪雨昂然道：“我不是抵赖，我确实没有害人，只想报仇。这有毒的兰花，我也只卖给梁王宫里的人。”施宗道：“你可知道毒害信苴、公主，罪大恶极，当诛九族。”汪雨冷笑道：“九族？我的九族早就被你们信苴段功杀得一千二净，只剩了我一人，你们快快将我也杀了，方能凑足九族之数。”

施宗大奇，问道：“你明明是汉人，如何能跟我们信苴有仇？况且我们信苴为人宽厚，又怎会杀你九族？”汪雨料来今日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不如说出真名，也好让世人知道王家有后人如此，便道：“那好，我告诉你，我本名叫王豫……”

忽听见外面脚步声纷沓交至，有数人来到苗圃外。又听见杨宝的声音问道：“凌侍卫，你们怎么来了这里？”有人答道：“大王听说你们找到

了下毒谋害平章和公主的凶犯，想亲自审问。”正是凌云的声音。

伽罗心道：“凌云明明答应了我不再插手此事，却为何又去告诉梁王？他难道不知道他自己也难脱干系么？”正愕然间，凌云已领着几名侍卫进来，道：“施宗羽仪长，大王命我立即押凶犯回宫审问，这就请将人交给我吧。”施宗很是不快，道：“我们正向犯人询问究竟，问清楚了再交给凌侍卫不迟。”凌云道：“羽仪长是想违抗大王的命令么？”施宗冷笑道：“凌侍卫……”

一旁汪雨忽然道：“你不就是那个向我买兰花的人么？”施宗回头问道：“你说什么？”汪雨紧望着凌云，道：“他……”凌云道：“来人，将人带走。”两名王宫侍卫当即上前，将汪雨拉了过来。

羽仪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一齐望着施宗。施宗道：“凌侍卫如此强抢犯人，是想和我们动手么？”凌云道：“不敢。只是大王有严命，要立即审问凶犯，审问完了，自会将人交回给信苴处置。”挥挥手，命人将汪雨押了出去。施宗知道段功一再交代不得与梁王的人冲突，事情闹大了大家面子都不好看，也只好任凭凌云将人带走。

杨宝进来道：“我查过了，外面的花盆没有毒，有毒的只是屋里这些。”伽罗忙道：“屋里的毒药都收好了，我们走吧。”正欲抢先溜出门去，却被施宗一把抓住手腕，喝问道：“那些兰花当真是你送给公主的么？”他见汪雨见到伽罗时恍若不识，刚才又听到汪雨指认凌云向他买过兰花，再联想到之前伽罗带路半天找不到苗圃，心中登时起了疑心。

伽罗见施宗口气严厉异常，心下有些着慌，道：“我……是我……”然而她一双眼睛却骗不了人。施宗道：“那些兰花其实是凌云托你转送公主的，是也不是？”伽罗道：“真的不是他，是我。”施宗松了手，命道：“快去追上凌云，将犯人夺回来。”又命杨宝道，“你将伽罗带回去关起来，等候发落。”杨宝一愣。施宗又厉声道，“你若敢私自放伽罗逃走，与她同罪。”杨宝只得躬身道：“遵令。”

一千人瞬间走得干干净净。杨宝见伽罗尚在发呆，以为她心中害怕，便安慰道：“你不用担心，施宗羽仪长不过是吓唬你，他其实不会拿你怎样。”伽罗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杨宝道：“你公然包庇凌云，施宗羽仪长下不来台，当然要……”伽罗道：“哎呀，不是，我是说凌云，他明明答应我不再管这件事，怎么又突然跑来插手？”杨宝又惊又愕然，蓦然心念一动，道：“呀，不好，凌云要杀人灭口！”伽罗道：“你说什么？”杨宝道：“先追上去再说。”

二人慌忙去追施宗一行，走不多远，便见到水坝上围了一群人，分明是羽仪与王宫侍卫，施宗正与凌云厉声争吵。凌云道：“犯人想要逃

跑，我不得已才杀了他。”施宗冷笑道：“他人已经被绑住，如何能从你们这么多人手中逃掉？”

杨宝、伽罗二人挤过去一看，那汪雨匍匐在水边，后背尚在汨汨流血，已是不能动弹。伽罗呆望着尸体，心中百般复杂滋味。

施宗道：“凌云，我已知道是你买了兰花转送给公主，你抢走犯人，其实想要杀人灭口，免得他招出你来。”凌云淡淡道：“我不知道羽仪长在说些什么。他不过是个卖兰花的少年，跟我能扯得上关系么？”

施宗回头问道：“伽罗，你之前将事情揽在自己身上，我也不想再追究。现在你当面说清楚，是不是凌云托你转送兰花给公主？”伽罗望望凌云，又望望施宗，再望着汪雨尸体，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施宗厉声道：“伽罗，有人要谋害信苴，你还要包庇他么？”伽罗低下头去，始终不发一言。施宗大怒，道：“来人，将伽罗押回去。”杨宝叹了口气，上前牵起伽罗的手，道：“走吧。”

伽罗心中失望之极，走过凌云身边时，特意停下来，低声道：“如今，你是不是也要杀我灭口呢？”凌云目光炯炯，凝视着她，却不答话。

回来忠爱宫，段功与阿盖已经歇息，施宗便命人先将伽罗监押在一间空房中，明日一早奏知段功后再做处置。众羽仪大多喜欢伽罗，听说她公然庇护外人，不免又是惊讶又是气愤——惊讶的是兰花盆中有毒如此巧妙，伽罗竟能发现；气愤的则是凌云竟在她心目中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次日一早，施宗有意等阿盖离开去给梁王夫妇请安后才将昨夜之事禀告段功，段功便命人带来伽罗，询问究竟。伽罗想了一夜，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指认凌云，只是不语。施秀很是不解，问道：“伽罗，你到底为何要庇护凌云？明明是他买的兰花送给公主，你为何要揽在自己身上呢？”伽罗始终不答话。还是杨智道：“如今事情闹成这样，你再庇护凌云，大家也都知道是他下的毒……”伽罗忙道：“他没有下毒，他也不知道兰花中有毒……”话一出口，才知道已经被杨智诱出了实话。

施秀道：“你如何知道凌云不知道兰花中有毒？”伽罗道：“凌云即使想害信苴，又怎会谋害公主？他早知道兰花摆在书房中，公主难免中毒最深。况且公主第一次毒发，是他最先发现。当日我想出便桶竹箍的法子治病，人人嫌脏，只有他毫不犹豫，亲手从便桶上取了竹箍下来。你们觉得他这副样子，会预先知道兰花中有毒么？”

施宗道：“若不是凌云下毒，他为何要杀汪雨灭口？”伽罗摇了摇头，道：“这我也不知道。”杨智道：“也许凌云是怕汪雨早晚供出他才是梁王宫中买兰花之人。这件事让梁王知道，即使凌云不知道兰花中被下了毒，他也难辞其咎，多半要被梁王处死。”施宗道：“那好，我们便将这件事告知梁王，让梁王自己来处置凌云。”

段功摆手道：“算了。我也相信伽罗所言，凌云事先不知道花盆中藏有毒药。”他早知道阿盖最早喜欢的人是凌云，凌云也对公主倾心爱慕，心中多少有些过意不去。又道，“伽罗多次治愈我和公主，又是她发现了花中毒药，功过相抵，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也别让大王知道。”

正说着，忽然有羽仪来禀道：“凌云在门外求见。”众人大为意外，段功便命让他进来。凌云一进来，见羽仪环伺，伽罗也在当场，料来段功正在审问她，忙上前参见，道：“兰花确实是我所买，再托伽罗转送给公主，不过我事先并不知道花盆中有毒，后来知道后，又逼着伽罗不可说出去。请段平章不要责怪伽罗，事情因我而起，我愿一力承担，要打要杀，我绝不敢有怨言。”众人这才知道凌云是来为伽罗求情，他一向冷傲，今日如此低声下气，想来确实是顾念伽罗多次救命之恩。

段功沉吟片刻，道：“凌侍卫事先并不知情，凶犯又已经伏诛，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我还要赶去行省署，凌侍卫请自便。”当即站起身来，带人走出门去，只剩了伽罗和凌云二人。

伽罗很是气恼，走到凌云面前，逼视着他。凌云道：“伽罗，我……”伽罗道：“你明明应承我不再插手此事，为何又突然跑来杀死那汪雨？若不是信苴宽宏大量，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凌云一时沉默，半晌才道：“若是旁人误会了我，我原也不在意，但是伽罗你于我有恩，我便告诉你实话。我既然事先答应了你不再管这件事，就一定会做到。我昨夜带人去找汪雨，确实是奉了大王之命。”

伽罗道：“我才不信呢！昨晚我告诉你花盆中有毒后，立即就回来忠爱宫告诉了施宗羽仪长，随即赶去菜海子找那花匠汪雨，不过才一刻时间，大王如何能这么快知道这件事？定是你怕汪雨供出你，所以抢先去告诉大王我们抓到了下毒凶手，再故意带人来花圃抢走汪雨，半路将他杀死。”凌云道：“若果真是我要杀人灭口，何必多此一举将这件事告诉大王，我只须抢在你前头赶到花圃，提剑杀死那汪雨，如此神不知鬼不觉，岂不是更好？”

伽罗一时愣住，半信半疑地道：“当真不是你在背后捣鬼？”凌云道：“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要说的就只有这么多。伽罗，你几次救我性命，我的身体内还有你的救命之血，大恩大德，我绝不敢忘。”说完便

昂然走了出去。

伽罗喃喃道：“不是凌云告诉的梁王，又会是谁呢？”忽听得背后有人笑道：“你是在自言自语么？”

伽罗不防背后有人，吓了一跳，回头望去，正见杨宝和高浪自屏风后走了出来，当即嗔道：“怎么是你们两个？怎么不跟信苴去行省？”杨宝不便说是杨智暗中命他二人留下来监视凌云和伽罗，只道：“我们是怕你心情不好，特意留下来陪你。”

伽罗满腹疑惑，正想找人论个清楚，忙问道：“凌云刚才的话你听见了么？”杨宝点点头，道：“凌云说得确实有道理，他若想要杀人灭口，只要悄悄去花圃将汪雨一剑杀了。他去过那里多次，远比你熟悉地形，肯定能抢在前头。”

伽罗道：“这么说，真的不是凌云将这件事告知了梁王？”杨宝道：“应该不是他。不过这就是比较可怕的一点了，梁王能那么快知道，肯定是在忠爱宫布了眼线。这件事得尽快告知施宗羽仪长。走吧，我们去行省署，边走边说。”

出来阁楼，正见到阿盖和凌云正站在园中，隔着几棵茶树四目对望，却是谁也不说话。三人也不去惊扰，只从侧道远远绕开。出来梁王宫，伽罗才松了口气，道：“还是外头好，宫里憋气得紧。”见杨宝若有所思，问道：“你是在想咱们内部的眼线是谁么？”杨宝摇了摇头，道：“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那汪雨并不会武功，如何能从凌云手下逃脱？即使是偶有疏忽被他溜掉，他被绳索牢牢绑住，也逃不远，当可以立即捕回，为何非要一剑杀死他？如此不是十分可疑么？”

高浪道：“肯定还是凌云想杀人灭口。”伽罗道：“不会，凌云既然答应了我不再管这件事，定然不会违背诺言。”高浪道：“就算凌云答应了你不再插手，可后来梁王从眼线那里得知究竟，命他带人去捉拿汪雨，他不得不去。半路上又怕汪雨最终会牵连出他来，干脆就势杀人灭口，再假称是犯人要逃跑。”杨宝道：“这么说确实也说得通。”高浪十分得意，笑道：“可惜我昨晚不在那里，要不然肯定不让凌云将犯人抢走。”

伽罗忽然一指前面，道：“那不是世子爱妾李芳树么？”

果见那李芳树正独自朝北而去，边走边回头，似是生怕有人跟踪。高浪道：“我听公主侍女说，这女子原来有个丈夫，夫妻甚是恩爱，后来梁王世子看上了她，逼迫她原来的丈夫休了她，才娶为爱妾。”伽罗道：“呀，难怪我治好了她的怪病，她还哭啼啼地说我不该治她，原来如此，看来她心中一直没有忘记前夫呢。哎，又是个苦命的女子。”

梁王宫距离行省署极近，说着说着便已经到了大门口。杨宝向守门卫士出示腰牌，三人穿过仪门，进入外署，正遇到马文铭，他如今任理问所副理问，掌管全省刑狱。马文铭只简单招呼一声，便扭头往一旁厢房胥吏的办公之处而去。

高浪奇道：“小侯爷今天好奇怪呀，见了伽罗竟也这般冷淡，要是往日，早就上前嘘寒问暖了。”伽罗道：“尽胡说，人家忙正事呢。”

杨宝却是大起疑心——昨夜汪雨被凌云一剑刺杀，人既已死，也无可奈何，他们正要离开时，见到马文铭带大批人马赶来。按理来说，死尸自有昆明县衙来处理，如何能劳动堂堂行省理问所副理问大驾？即便汪雨是个要紧犯人，然而已是深夜，马文铭又是如何得知他刚刚被杀死在菜海子水边？杨宝当时便已经怀疑是梁王暗地通知了马文铭？但事情才刚刚发生，凌云等侍卫人还在现场，梁王又是如何得知汪雨已死？莫非他能预知未来不成？此刻见到马文铭，不但丝毫不提昨夜之事，且目光闪烁，转身即走，分明是有意回避。

眼见马文铭疾步走进抄案房，杨宝登时得到某种提示，心中想起一事来，不禁“哎哟”一声。伽罗问道：“你怎么了？”杨宝道：“今日听施宗羽仪长说，那汪雨被凌云带走前，曾说他本名叫做王豫，是也不是？”伽罗道：“是啊。”杨宝道：“你们在这里等我。”匆忙赶进抄案房，却见一名胥吏正将一卷公文交给马文铭。杨宝道：“小侯爷，我想查阅一下王九的卷宗。”

马文铭下意识地捏紧了卷宗，将手背到背后，道：“杨羽仪是奉段平章之命么？”杨宝道：“不是。”马文铭道：“如此，怕是多有不便之处。”又问道，“此案先由理问所审理，后由段平章亲自复审，犯人早已经伏法一年有余，杨羽仪如何突然要查阅陈年卷宗？”杨宝道：“不过是突然想起来而已，其实也没什么。”马文铭道：“既然如此，胥吏，你便辛苦一下，找出王九一案的卷宗给杨羽仪看。”胥吏迟疑道：“这个……”马文铭道：“就怕年日已久，那卷宗搬来搬去，一时之间难以找到。”

杨宝心如明镜，暗道：“那份卷宗不正在你手上么？”也不点破，只笑道：“算啦，我只是随口一问，小侯爷可别当了真。”忙从抄案房退出，招手叫高浪、伽罗道：“我们赶快去见信苴，迟了可就来不及了。”高浪莫名其妙地道：“什么来不及？”杨宝也不说透，直往莅事厅而去。

几人闯进厅时，段功正在与另一平章政事马哈只议事，见状不禁皱

眉道：“你们几个有事么？”杨宝道：“回信苴话，有要紧大事禀告。”段功道：“什么事？”杨宝却是不答。马哈只便道：“段平章请先去忙，公文我来处理。”

段功见伽罗也在，料想与汪雨下毒有关，便道：“有劳。”出来大厅，立即问道，“到底什么事？”杨宝道：“信苴可还记得当日王九一案？”段功道：“当然记得。”杨宝道：“当日杨员外曾经仔细翻看王九卷宗，查找疑点，我也从旁看过，犯人名单里面有一人名叫王豫，乃是王九投奔梁王后娶妻所生之子，年纪十八岁，与那花匠汪雨年纪差不多。”

施宗当即醒悟，道：“昨晚那汪雨自称他本名叫王豫，全家被信苴所杀，莫非就是同一人？”杨智道：“可王豫分明已被处死，当日信苴亲自监斩，我也在场，每个人都验明过正身。”杨宝道：“汪雨与王九之子王豫绝对是同一人。昨夜凌云带人去捕汪雨，确实是奉梁王之命，而且是奉梁王之命杀人灭口。”

施秀问道：“梁王为什么要这么做？”杨智道：“这只能说明当日在避暑行宫下毒谋害信苴之人，并不是王九，王九不过是他临时找来的替罪羊。”

杨宝道：“正是如此。大家可还记得上次马文铭特意到大理向信苴陈述王九下毒案始末？当日马文铭说是王九因毒死过高蓬将军，畏惧梁王与信苴结盟，有意挑拨二人相斗，事先在信苴的酒杯内壁中涂抹了毒药，信苴一死，我们自然认为是梁王下的手，联盟不攻自破。但我因为留意阿盖公主先取的是梁王面前的酒杯，注酒后又先奉给了信苴，所以很是不解，当场问了马文铭，结果他先是一愣，想了想才说有酒的酒杯摆放是随意的，反正无论死的是信苴还是梁王，王九目的都能达到。现在仔细想来，马文铭本没有料到我会问出那番话来，所以才会愣住，又临时编了谎话。但因为王九与我大理仇深似海，我们当时竟没有发现破绽，相信了这套说辞。”

施秀愈发糊涂，又问道：“可这与汪雨有什么关系？”杨宝道：“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当日行宫案发，高潜代信苴被毒死，信苴拂袖而去，回了大理，梁王担心红巾卷土重来，想重新请信苴回来坐镇中庆。为了让信苴对行宫下毒案释怀，梁王不得已要找一只替罪羊出来，因王九谋害过高蓬将军，大理恨他入骨，推他出来当替罪羊容易取信。我猜梁王一定派人王九及其家人严刑拷打，逼其认罪，又担心信苴复审时王九改口，所以答应以赦免王九之子王豫为条件，令王九至死也没有吐露内情。没想到王豫不知道其中究竟，以为是信苴害死他全家，矢志复仇，又化名汪雨，想出了兰花下毒的法子。昨夜事情败露，我们赶去菜海子之时，有人暗中通知了梁王，梁王也许猜到汪雨就是王豫，担心王九一

案真相由此暴露，便命凌云前去杀死汪雨灭口。”

施秀尚有疑虑，问道：“可是明明是凌云向汪雨购买有毒兰花，他是梁王心腹，怎会不认识汪雨？”杨智道：“如此倒是愈发可以证实王九无辜，整件案子一直隐秘进行，只有梁王和马文铭知情。”

众人听了，深觉得有理。施秀道：“原来行宫宴会上并不是王九下毒，下毒的会不会真的是凌云？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杨宝摇头道：“决计不会。当日凌云已经主动认罪，被梁王下令拿下，若真的是他，以梁王为人，一定会将他推出来杀头，以向信苴谢罪，绝不会顾念他是其心腹下属。”高浪道：“梁王如此处心积虑，说不定下毒的正是他本人。”

在场不少人均这样想，不过没有人敢说出来。段功一直一言不发，突然喝道：“住口，不可胡说。”

杨宝忙道：“信苴请息怒。还有一事，昨晚马文铭也赶来菜海子，亲自处理汪雨一案，我当时已经深觉奇怪，想来他是受了梁王之命。适才看到他前去抄案房，一时欠考虑，跟进去说想查阅王九一案卷宗，结果那份卷宗正被他握在手上，可见他已经知道汪雨就是王豫，担心我们追查下去，想抢先销毁卷宗。如今他已经知道我们起了疑心，定会前去禀告梁王，信苴处境极其危险，请速速回去大理。”

段功一时惊异，问道：“你是说梁王会因此对我下手？”杨宝道：“事有先兆，日将出霞明，雨将至础润。当日行宫下毒案，分明是针对信苴。我不敢说梁王是凶手，可这其中诸多诡异，难以一言明。梁王心胸狭隘，众所周知，近来又自西域招募大批番僧入宫，这些番僧个个会武艺，常常徘徊在忠爱宫周围，行迹十分可疑。况且忠爱宫中又被梁王放了眼线，实在不是个安全所在。信苴还是赶紧回去大理，方是上策。”

段功身处高位，正是挥斥方遒、大干一番伟业之时，忽见杨宝跑来，说是梁王将要害他，自然难以相信。不过他也知道杨宝心思缜密，有过人之能，只道：“你未免太过杞人忧天了。我与梁王有翁婿名份，他岂会害我？杨宝，你说的事我都知道了。”环视一圈，肃色道，“你们都听明白了，今日之事，切不可再提，也绝不能向外人泄露半句，违令者斩！”转身又进了莅事厅。

众人见段功不听，又惊又惧，面面相觑，便一齐望着杨智。杨智也是焦虑异常，但他也知道如今段功行省权柄在握，正要大展宏图，绝难轻易放手，想了一想，便命施秀派人回去大理，将一切禀告夫人，请高兰出面，劝说段功回去。

施秀道：“如今信苴与阿盖公主恩爱异常，早将夫人抛在了脑后，岂会再听夫人的话？”杨智道：“你不懂，信苴是爱公主，可他更怕夫人。你派人去办吧，越快越好。”施秀只得道：“是。”

杨智叫过杨宝，道：“据我观察，马文铭父子与梁王其实不是一路人，你去看看小侯爷还在不在行省署，想办法拦下他来，顶好别让他去告诉梁王说信苴已经知道王九一案真相。”杨宝道：“是。”叫上伽罗，嘱咐了几句，一齐出来，却见马文铭还在外署院中徘徊，似是有什么心事。

伽罗上前笑道：“小侯爷，你忙完公事了么？”马文铭道：“唔，没有……其实……”杨宝知道他年纪虽然比自己还小，却是个极精明厉害的人物，当即道：“小侯爷，请恕我适才多疑，信苴已经重重责骂了我，说我是兴风作浪，无端挑起是非。如今信苴与公主恩爱，情比金坚，早与大王成为一家人，我确实是多疑了。大王所做的一切，自然都是为了女儿和女婿好。还请小侯爷恕我鲁莽之罪。”

马文铭当即会意，他无端帮梁王制造出王九一狱，虽则王九死不足惜，但毕竟也是一场大大的冤案，心中早是有愧。尤其王九于梁王有功，梁王为了挽回段功，推他当替罪羊不说，还灭他满门，行径着实令人齿冷。当日以放王九之子王豫一条生路，换取王九不改口供，其实也是马文铭的主意，只是没想到王豫立志报仇，竟然以极其巧妙的手段下毒谋害段功和阿盖公主，案发后又牵扯出原来的王九一案。他知道杨宝已经看透其中诀窍，对方言下之意，不过是就此罢手，就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这也正是他想要的结果，便道：“杨羽仪何罪之有？你都把我说糊涂了。请杨羽仪转告段平章，我父子二人对他好生钦佩，定会竭全力支持放手作为。”顿了顿，又道，“伽罗，我早答应要请你饮酒，这就叫上杨羽仪，一起去吧，我做东。”

杨宝知道马文铭已经不会去告诉梁王，很是感激，道：“多谢小侯爷。”马文铭笑道：“何必谢我？我以前所做的，现今所做的，都是为了咱们大元朝。”

杨宝这才恍然大悟，之前马文铭配合梁王制造出王九冤狱，主要是为了迎段功回中庆，而今段功大有作为，云南蒸蒸日上，正是他马氏父子所望，汪雨也好，王九也罢，段功都不愿意追究，他又何须再去挑拨段功与梁王不和呢？一时之间，只觉得马文铭胸怀大志，远非自己所能想象。心念又是一动，暗道：“莫非信苴也是此般想法？他坚持留在中庆，其实是为了大元江山，并非为了美人？”

当日段功早早结束公事，回来忠爱宫。阿盖已经知道下毒的花匠被凌云杀死，以为他事先不知道兰花中有毒，杀人是为了替她报仇，因兰花终究是凌云所送，有意不提此事。只拿着一张信笺去问段功，道：“这是什么？”

段功吃了一惊，阿盖手中拿的正是高兰的亲笔信，上面只有一句诗：“草草莺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阿盖见丈夫惊讶，忙道：“我不是有意要偷看你木盒的信件，是伽罗找毒药时心急，将盒子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我才偶尔看到的。”段功道：“不碍事。这是夫人……原配夫人的信。原是一个邋遢道人送她的批语。”阿盖大感惊奇，道：“当真？”段功心道：“当真是孩子气的话。”他年纪比阿盖大出许多，处处让着她，只微笑着，“当真。”



◎《梵像卷》局部图。本图表现的是宗教内容。图像内容丰富，人物体态生动。



◎12世纪唐卡

阿盖道：“怎么会这么巧？我年幼时也遇到过一个邋邋道人，也批了一句诗给我，跟这句一模一样。”段功一惊，问道：“当真？”阿盖道：“当然了，所以父王一直舍不得我远嫁，要将我留在身边。”段功想过一回，这才道：“由此愈发可见那道人是个骗子，任谁都是这句批

语。”阿盖道：“嗯。”将头靠入段功怀中。

段功轻轻抚摸她的秀发，不禁想到高兰现今正是“沉沉风雨夜如年”的命运，正应了讖语，一时情思激荡，心中大起愧意，那些被他刻意放在记忆的井底、又用重重石板尘封了的往事，好似泉水涌泄，来势汹汹，不可阻挡。

光阴转瞬即逝，又过了半月。这一日，段功临去行省前，梁王突然派人前来，告知晚上要单独宴请世子阿密及女婿段功。大理诸人听说未请阿盖公主，难免心生警惕，然则自上次杨宝苦劝段功回大理失败后，再无人敢轻易出口相劝。正苦无计策时，忽有驿使自大理送来两封高兰急信，一封给段功，一封给杨智。杨智当即拆开自己的信看了，心下有了计较，拿着另一封信交给段功。段功拆开一看，原是高兰亲笔《玉娇枝》词一首，情思文采极佳。词中道：

风卷残云，九霄冉冉逐。

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

寂寞倚屏帟，春雨纷纷促。

蜀锦半闲，鸳鸯独自宿。

珊瑚枕冷，泪滴针穿目。

思难禁，将军一去无度。

身与影立，影与形独。

盼归来，只恐乐极悲生，冤鬼哭。

段功读了信，一时踌躇不已。高兰一直称呼他“郎君”，而今却变成了“将军”，生疏之意溢于言表。然则那信中情真意切，思念悠长，缠绵悱恻，诗意若伤，又令他真真感到了心痛。他又想起那句讖语来——“草草莺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而今草长莺飞，春意盎然，而她却是独卧孤裘，辗转难眠，她可是他的结发妻子呀，当年也有许多山盟海誓的诺言。

杨智等了好一会儿，才上前道：“恭喜信苴，夫人有喜，即将临盆。”段功随口问道：“什么？”杨智又说了一遍。段功这才会意，又惊又喜，问道：“当真？”想起来去年四月回去大理时，确实曾与高兰有过床

第之欢，也正是那次去苍山挖了兰花运来中庆，只是料不到高兰已年愈不惑之年，竟然还能怀孕。

杨智道：“夫人一直不准人告诉信苴，原是想等孩子生下来，给信苴一个惊喜。然而夫人毕竟年事已高，近来身子更是诸多不适，怕是生育时祸福难料，所以想请信苴立即赶回大理，以期能见到最后一面。”段功惊道：“最后一面？夫人她……”杨智道：“迟了怕是来不及了。”

段功心中一算，如今正是春季，算来确实是高兰十月怀胎生产之时，便道：“那好，你去安排人手、马匹。我先回去趟梁王宫，向公主交代一声。”杨智心道：“你一见到阿盖公主的脸，怕是又走不动路了。”忙上前道：“属下接到消息，夫人已经危在旦夕，只不过夫人怕信苴忧虑，不敢在信中提及。请信苴立即启程，片刻耽误不得，不然悔恨终生，长恨绵绵。”

段功听了最后一句，长叹一声，再不犹豫，道：“那好，我们即刻启程。你派人告诉公主和梁王……”杨智道：“信苴先走，属下自会留下来安排好一切。”向施宗、施秀使个眼色。施宗道：“信苴，杨员外自会处置一切。事情紧急，咱们还是先走吧。”也不待段功出声，上前便簇拥了他出去。

杨智一直将段功送出南门外，这才慢吞吞回到忠爱宫，先去告诉伽罗，让她准备离开。伽罗听说杨宝、高浪等均已随段功离去，问道：“走得这么匆忙，出大事了么？”杨智点点头，道：“不过你先别吭声。”

一直等到天黑，杨智料到即使梁王派出快马，也难以追上，这才来告诉阿盖，说高夫人临产病危，信苴已经赶回大理。阿盖“啊”了一声，随即满脸红晕，低下头去，半晌不语。杨智见她柔弱娇媚，远远不及高兰机巧多智，所仗恃者无非公主身份和美貌而已，不知道为何竟能让段功如此痴迷，不禁摇了摇头，也不相劝，静静退了出来。正遇到梁王侍卫来催段功前去大殿赴宴，杨智便将原话说了一遍，侍卫大为骇异，慌忙奔回去禀告梁王。杨智便立即带了伽罗及剩余羽仪出宫，预备连夜去追段功等人。他知道梁王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必然为段功不辞而别勃然大怒，一旦迁怒旁人，他们这些大理来的人少不得要吃许多苦头，暗中被加害也说不准。

到得宫门口，忽然有侍卫赶来叫道：“伽罗娘子，李家娘子刚刚又自己服了毒要自杀，王妃娘娘请你快去看看。”伽罗虽然天真无邪，但毕竟在梁王宫中呆得久了，知道这宫中人心叵测，忙道：“杨智员外，你们先走，我留下来。”杨智料来伽罗一个小姑娘，又是印度高僧之女，梁王当不会为难，便道：“那好，我会再派人与你联络。”

侍卫领着伽罗来到后宫，却见那李芳树躺在内室床榻上，面色发青，眼睛微闭。梁王妃嘉僖和世子妃忽的斤守在一旁，嘉僖面有关注之色，忽的斤却是大有幸灾乐祸之意。伽罗进来一看，便知道李芳树吃了砒毒，忙取了一粒催吐丸，喂她服下，又命人去煮一锅绿豆汤。

嘉僖问道：“她可还有救？”伽罗点点头，道：“幸得发现得早，毒素尚未侵入肺腑。”忽见李芳树“啊”了一声，捂紧胸口，忙扶她坐起，命侍女拿过铜盆来。李芳树“哇、哇”两下，便呕吐了一大滩东西出来，腥臭无比。忽的斤皱紧眉头，往门边站了站。

伽罗忽然发现李芳树脖颈处有两道伤，分明是鞭子抽过的痕迹，血肉犹新，问道：“娘子这里怎么有伤？”那李芳树在催吐丸的作用下，吐尽肠胃之物，本已十分辛苦，突然听到这句话，登时哭道：“你为何要救我？让我死吧。”重新躺回床榻，脸面朝里，抽泣个不停。

伽罗这才留意到她手臂也尽是伤痕，不禁骇然，问道：“李家娘子身上的这些伤……”她早听说世子妃厉害无比，经常殴打世子阿密身边的姬妾、侍女，不由自主地回头去看忽的斤。

忽的斤见侍女已将那污秽之物端了出去，忙上前道：“这可不是我的手。世子那么爱她，我可不敢打她，这是世子亲自拿鞭子打的。她偷偷跑出宫与原先的丈夫幽会，被许多人看见，世子的面子往哪里搁？要我说，打几鞭还是轻的……”忽听得嘉僖喝道：“闭嘴！”忽的斤见公婆发怒，这才住口不说。

伽罗对这些人并无好印象，见李芳树已无大碍，便道：“李家娘子已经没事了，一会儿绿豆汤煮好，给她服下。她刚刚大吐过一场，往后几日的饮食，须得清淡些。”嘉僖道：“伽罗，你可真是个好孩子。我明日去忠爱宫看阿盖时，再好好谢你。”

伽罗一笑，转身退了出来，却见凌云正持剑守在门外花树下，似正在等她出来。伽罗上前问道：“你是奉梁王之命来看守我的么？”凌云道：“是。”伽罗道：“你倒是老实，谎话也懒得编上一句。”凌云道：“嗯。”

伽罗道：“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是要去地牢么？”凌云道：“不是。大王命我送你回忠爱宫。”顿了顿，又道，“你若是想走，我也不会拦你。”伽罗笑道：“你傻子啊，梁王早知道我救过你性命，还特意派你来看管我，分明想试探你是不是真的忠心。我偏不走，你们又能拿我怎样？难道还能少了吃喝不成？”凌云也不吭声，只一声不响地跟在她身

后。伽罗果然回去忠爱宫住处，照旧吃喝，与平常并无二样。

到了半夜，忽然又有侍女来拍门，说是李芳树上吊自缢了，请伽罗速去救治。伽罗喝了不少酒，侍女在外面闹了半天才被惊醒过来，穿好衣服出来。她住处离阿盖闺房不远，阿盖根本未睡，也被惊动出房，听说兄长爱妾一日内连续服毒、上吊，惊愕异常，也跟着伽罗过来看个究竟。

那李芳树早已经被人家放了下来，双眼紧闭，唇口发黑，露出牙齿，颈中一道深紫红色的勒痕。伽罗进来一看，便知道人早已经死得透了，即使孟优再世，也无回天之力。只是生前一个美人，死后面目却如此狰狞，当真是皮囊之相，尽是虚幻泡影。感慨一番，忽然留意到李芳树右手紧握一团物事，上前取下一看，似是一封写在绢布上的遗书，便交给一旁的世子阿密。

阿密展开一看，原来是一首刺血诗：

去去复去去，凄恻门前路。行行重行行，辗转犹含情。
含情一回首，见我窗前柳。柳北是高楼，珠帘半上钩。
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鹉。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
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云何咫尺间，如隔千重山？
悲哉两决绝，从此终天别。别鹤空徘徊，谁念鸣声哀！
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裾，泣寄稿砧书。
可怜帛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
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捶。不然死君前，终胜生捐弃。
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大略一看，即知道是李芳树追忆前夫，刺血明志。阿密极爱李芳树，费尽心思才将她弄到手，新婚还不到一月，新妇便香消玉殒，正深感痛惜，忽然读到这首《刺血诗》，又是勃然大怒，道：“她前任丈夫为了钱财休了她，毫不留情，她却临死还念念不忘他，真是贱人一个！”恨恨将绢布扔在地上，转身走出房去。

阿盖与李芳树并无任何交情，不过一想到还是因为她对油漆过敏才揭破了兰花有毒之谜，也是伤感不已。上前捡起绢布，细细一读，只觉得珠泻玉盘，古意漾然，贞魂怨魄，精贯三光，一时呆住。这才重新去

打量李芳树，有另眼相看之意，却见已经有人将她尸首抬了出去，只留下房梁下一圈白绫，空荡荡地飘来飘去，似乎在展示世间痴情弃女的宿命。顿时，一股冰冷的寒意自阿盖心中升起，她全身颤栗，晃了两晃，忽有一双大手自后面扶住了她，她顿感温暖，喃喃道：“阿奴，你可算是回来了。”

那人却道：“女儿，段功不会再回来了。”阿盖惊然回过头去，原来是父王站在背后，不由得一阵委屈，又像小时候初到云南见面时那般，投入慈父怀中嘤嘤哭了起来。李罗道：“乖女儿，别哭，别哭。父王答应你，一定杀死段功为你雪恨。”阿盖一听到“段功”两个字，一情相引，万恨齐攒，更是放声大哭，泪如泉水。李罗又是心痛，又是恨极，一股黑气笼罩上紫膛面皮，煞是吓人，回身便叫道：“来人，速速去将伽罗杀了，为公主解恨。”

段功离开了中庆，心急如焚，往大理疾驰。他是平章兼大理总管的双重身份，一路官员奉承不及。到得大理境内，忽然接到消息，说是高兰已经顺利生产，产下一子。段功只有一子一女，长女段僧奴，次子段宝，如今人到中年，原配妻子竟然还生下了幼子，当真是喜出望外，狂喜下索要笔墨，在驿站墙壁上题下一首诗：

去时野火通山赤，凯歌回奏梁王悻。

自冬抵此又阳春，时变物迁今又昔。

归来草色绿无数，桃花正浓柳苞絮。

杜鹃啼处日如年，声声只促人归去。

随即弃笔上马，一路驰回阳苴咩，高兰果真已产下一子，虽则孩子异常瘦弱纤细，万幸母子平安，他心中的大石头这才放了下来。老夫老妻中年得子，一家人重新团聚，当真是欢喜无限。

段功回到大理三日后，杨智等人才赶回阳苴咩。段功见杨智撤回了全部羽仪，这才知道他不欲自己再返回中庆，如此推断，之前杨智说高兰危在旦夕的话难免也有诓骗之嫌。不过段功倒并未因此动怒，他虽然成为梁王女婿，却早知道朝廷和梁王是要利用自己，但毕竟尤其梁王与段氏交恶多年，仇怨极深，双方即使结亲，仍然多少有互相戒备防范之

心，杨智虽然擅作主张，但毕竟也是为他安全着想，何况夫人忝添一子，更是喜从天降，他暂时不必再考虑回中庆一事。

渐渐有些不好的消息传来，更是坚定了众人不欲段功再返回中庆之心。先是北胜知府高斌祥派人来报，他部下焦玉被人连夜从家中绑走，至今下落不明。焦玉虽只是个工匠，却懂得火铳制造之术，当日高斌祥与红巾对垒，靠火铳大展雄风，所向披靡。段功也意识到火器之利远胜弓弩，曾下令高斌祥加以改良后大批制造，以全面装备大理军。如今焦玉失踪，等于丢失一座犀利的火器库，绝非小事。然四下张贴焦玉画像，悬以重赏，寻找调查，始终找不到人，疑点也渐渐集中在梁王身上。这两年来，李罗一直对高斌祥着意笼络，封他为资善大夫，还挂有正二品的云南行省右丞一职，又多次派人到北胜军中，名为犒劳，实则想探访机密。不仅如此，鹤庆知事杨昇、腾冲知府高惠等大理地方实权派均收到过梁王的拉拢与恩惠，虽则这些大理世家大族并不十分买梁王的账，然李罗趁段功人不在大理时，刻意分化大理内部，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

伴随着这些令人不快的消息，段功开始觉得阿盖确实是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远得今生今世再见一面都很难。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无时无刻不在回忆曾几何时柔情蜜意。每当他在舞剑或是在批阅公文时，他便觉得她似乎还坐在自己的身旁，轻声与自己谈诗论文，她那柔美的秀发，她那欲说还羞的神色，她那顾盼生辉的秋波，仿佛又不断地在他的面前闪现。他很想见见阿盖的人，于是那中间隔着千里的距离和时光竟渐渐融解消失了。他觉得她好像就在他身边。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夕阳辉映下的草原，美丽而壮观；山上的青松在太阳的余晖下，更加苍翠挺拔。初秋的草原上青草茂密，野花盛开，一群群的牛羊，膘肥体壮。阿盖就站在如血的残阳中，她还是第一次他在山谷见到她时的样子，秀丽婀娜，娉娉婷婷，如弱柳扶风，道不尽的婉转风流。他决意写一封信给阿盖，告诉她他的真实感受，告诉她他真的看到了她所描绘的塞外的草原。提起笔来，想念顿时随着墨汁无限蔓延放大，他不由自主地迷茫烦乱起来。

看到丈夫这副样子，在春天的艳阳之下，高兰反而感到冰冷起来，全身都起了细密的鸡皮疙瘩。她这才明白她早已经失去了丈夫的心，他这次回来，也许是为了新生的幼子，也许是因为杨智那句耸人听闻她已是命悬一线的话，尚顾念结发之情，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因为思念她。一想明白这一点，高兰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布满了阴森的寒气，心尖也如针扎一般的疼痛。阿盖的阴影开始随着日光西斜在茶树影里渐渐扩大，她自己就要被完全吞没了。

转眼已是四月，这日又是十五，段功全家到无为寺听经，高兰担心家里襁褓中的小儿子，刚到寺中不久就先行离开。段功等讲经完毕，特意单独留下女儿，问道：“僧奴，阿爹不在的时候，阿昌没有来看过你么？”段僧奴道：“没有。”神态很是冷淡，自从段功娶了阿盖，她父女二人不但面见得极少，感情上也生份了。

段功道：“你还是不喜欢阿昌么？”段僧奴道：“是。”段功道：“那么好，你便自己选一个喜欢的男子嫁了。阿昌那里，我回头再派人去跟他说。”段僧奴大吃一惊，道：“阿爹是说真的么？”段功道：“真的。”叹了口气，道：“我不能逼你嫁给你不喜欢的人，那样只能让你一辈子活在痛苦当中。”拍了拍女儿肩头，道：“去吧。我还有事，要去趟翠华楼找罗先生。”

段僧奴尚在惊愕中，一旁高浪、施秀等人早已经听见，上前笑道：“恭喜宝姬，这下你可心想事成了。”有意无意地拿眼睛去瞟杨宝。杨宝脸一红，道：“信苴都走得远了，你们还愣在这里。”

段功来到中院，听见演武厅后的讲书堂笑语阵阵，走进去一看，原来是罗贯中在给世家子弟讲三国故事，正说到那蒋干盗书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为周瑜所用。罗贯中抬眼见到段功，忙道：“今日故事先讲到这里，大家自行温习一下功课。”走出来问道，“信苴可是找我有事？”段功道：“嗯，只是想与先生随意聊聊。”罗贯中道：“那好，我便陪着信苴四下走走。”

杨宝等人跟在段功后面。高浪见段功对罗贯中颇为信任，很是不解，问道：“当日这罗先生说是找到了藏在黄龙剑中的藏宝图，信苴为何不加追究？”杨宝道：“若罗先生真的拿到了藏宝图，他还会告诉信苴么？”高浪道：“你是说罗先生只是在试探？可当时信苴明明脸色大变，我还真以为藏宝图就在黄龙剑中呢。”杨宝道：“当时是在黄龙剑中，不过现在肯定已经不在。罗先生感激信苴大度，明知道他别有用心还肯让他进楼读书，所以即使猜到了藏宝图所在，也并没有拿走，他那般说，本意只在提醒信苴。”

高浪问道：“那藏宝图现在在哪里？”杨宝神秘一笑，摇了摇头。高浪急道：“到底在哪里？”他声音甚大，段功回过头来，严厉瞪了他一眼。施秀忙斥道：“你还敢公然谈论藏宝图，想让信苴听见么？”

高浪却还不肯作罢，讲嘴唇凑到杨宝耳边，低声问道：“藏宝图在哪里？”杨宝道：“我猜应该藏去了双耳金瓶中，你想去看么？”高浪吐了吐舌头，道：“不想。”大理惯例，凡看过双耳金瓶的人必须自杀，以永久

保存金瓶收藏地点秘密。

段功始终不发一言，罗贯中便只默默跟着他。来到紫竹院门口，正遇到段文醉醺醺地从院中出来，看到段功等人，只是一愣，也不见礼，又疯疯癫癫地回房去了。段功突然想起高潜来，当日他也是住在这紫竹院中，与段文、杨宝等人朝夕相伴，却在行宫代自己身死，当真是大不幸。他招手叫过杨宝，问道：“高潜的房间是哪一间？”杨宝道：“最西面那间便是。”段功有心进去瞧一瞧，却又怕睹物思人，心中难过，不免有所犹豫。

罗贯中忽道：“既然信苴提到高潜，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不过，这件事……”段功道：“罗先生不必顾虑，有话但说无妨。”罗贯中便道：“信苴宽宏大量，赦免了无依禅师杀人之罪。”段功因无依禅师与脱脱有血海深仇，脱脱被割喉前又已身中孔雀胆剧毒，因而特赦了无依杀人之罪，无依因此大彻大悟，隐居在鸡足山面壁修禅。罗贯中又道：“禅师赴鸡足山修禅之前，曾经对我提过他当晚去杀脱脱之前，见到高潜神色慌张地从回光院中出来。”高浪道：“我们几个那晚都去过回光院，信苴早就知道了。”罗贯中摇了摇头，似是对高浪之语不以为然。

杨宝回想了下，道：“不对，当晚我们几个被赶出回光院后，高潜随即去引开跟踪我们的羽仪，应该再没有回过回光院。”问道，“罗先生，无依禅师说是什么时辰见到高潜的？”罗贯中道：“大约是三更时分，已经是刺客事件之后的事了。”

施秀哑然失笑道：“你不会是说是高潜先下了孔雀胆谋害脱脱……”一语未毕，便即住口，蓦然想到当日盗取孔雀胆的嫌疑犯名单上，不正有高潜的名字么？只不过众人决然没有想到会是他而已。

高浪道：“施秀羽仪长是在说高潜偷盗孔雀胆毒死了脱脱么？”施秀道：“那晚我曾奉信苴之命来紫竹院向高潜和高浪追问宝姬下落，之后我派了武僧在这里监视，高潜如果离开，武僧一定会知道。”高浪道：“就是啊，施秀羽仪长你走后我和高潜就去了杨宝房中，一直呆到第二天早上呢。”施秀道：“不过，我到的时候，正见高潜从外回来，凑巧也是三更时分。”高浪连连摇头道：“不可能是高潜，他胆小怕事，根本没有下毒的胆子。况且脱脱是我的大仇人，跟他没有丝毫关系。他要下毒害人，害的也该是他的杀父仇人梁王才对。”

这一语恍若一个晴天霹雳，击打在杨宝头上，呆了半晌，才道：“原来是他。”高浪道：“你也怀疑脱脱茶杯中的孔雀胆是高潜下的？”见杨宝木着脸不答，料来高潜下毒已是定案，道，“果真如此，我倒是有几分佩服高潜了。”

罗贯中道：“本来这件事早已经过去，我也绝无心再提起。抱歉得紧，损了令侄声誉。”段功道：“不要紧。声名固然重要，真相却是更加重要。”罗贯中道：“信苴通态豁达，胸襟远过常人，只是有些人本就是狼子野心，与其共事，无异于与虎谋皮。”段功知道他是暗指梁王，心中一痛，又想起阿盖来。

施秀道：“可正如高浪所言，高潜为什么要谋害脱脱？他根本与脱脱无甚干系？”杨宝道：“我知道原因。”叹了口气，缓缓道，“那一日下午，我们都在演武厅中练习武艺，忽然施秀羽仪长率羽仪来到无为寺中，我们从杨胜坚那里得知次日梁王使者要来寺中听经，我猜当时高潜便已经心动，只是我们大家的心思都在宝姬逃婚一事上，完全没有觉察。后来高潜找机会去药师殿盗取了两副孔雀胆，预备次日分别毒杀梁王使者和行省使者。哪知道当晚我们几个在回光院窗下偷听到信苴与脱脱谈话，信苴问起脱脱何去何从，脱脱说要去中庆辅佐梁王，高潜大概觉得脱脱值得信苴亲来送行，肯定更有价值，于是改变主意，决定先毒死脱脱。不过因为当晚凌云行刺明玉珍使者，引来全寺戒严，高潜一直到午夜后才等到机会。他知道每天夜深之时有人往回光院中送茶点，但当晚因为信苴要来，茶水饮食其实已事先送过，他便装成送茶水的人，将孔雀胆下在了脱脱茶水中。出来时，被无依禅师看见。想来无依禅师自己心中有鬼，无论如何也不会对高潜起疑，所以等了一会儿，摸入院中，他不知道此时脱脱已中孔雀胆剧毒，所以下手又毒又快，用匕首割开了他的喉咙。第二天，脱脱尸首被人发现，满地是血，人人只以为他是被刀杀死，绝想不到他已经先中了毒，无依禅师也很快伏法。直到信苴领兵出征的那一天，脱脱尸首变成绿色，我才知道这是件案中案，不过一直想不出是谁下毒，直到罗先生今日说出关键线索，才想透其中关窍。”

段功听完，深深叹了口气，道：“虽则真相大白，高潜犯下杀人之罪，不过他终究是代我而死，足以功过相抵。”杨宝道：“信苴！”段功见他脸色有异，眼中噙着泪水，问道：“什么事？”杨宝道：“高潜的一片苦心，信苴现在还想不到么？”段功道：“我知道，高潜一早就提醒我小心酒中有毒，我却是不信，还命人将他带走……”杨宝道：“不是的，不是的……”一语未毕，泪水已是簌簌而下。

众人不知道杨宝怎么会突然失态至此，不由大奇。段功知他机敏聪慧，如此必有情由，忙问道：“你想说什么？”杨宝哽咽道：“他……高潜……他是自己喝了毒药。”众人一时呆住，不知所云。

段功半晌才问道：“你是说，当日行宫寿宴，那酒杯是高潜事先下的毒，他想毒死的人其实是梁王，只不过公主将梁王面前的酒杯先奉给了我，他怕我饮下毒酒，所以才抢过去自己一口饮下？”施秀道：“这绝不

可能。当日我们进阁时酒水食物已经摆好，高潜一直跟在信苴身后，他哪里有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下毒？”段功道：“不错。杨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宝道：“高潜没有往酒杯中下毒，他事先将毒药含在口中，抢过信苴酒杯饮酒时才将毒药吐进酒水中。”

段功愕然不能相信，道：“什么？高潜为什么要这么做？”杨宝哭道：“梁王用孔雀胆毒死高潜生父高蓬将军，高潜一心要报杀父大仇，信苴不但与他的仇人结盟，还要娶仇人之女，他武艺平常，无杀梁王之能力，只好出此下策，用他自己的死来离间信苴和梁王。”

众人这才明白杨宝话中之意，原来当日罗汉山避暑行宫上，并无任何人事先往酒杯中下毒，既不是梁王，也不是凌云，更不是王九，害死高潜的人不是旁人，正是他自己。初听此言，着实令人难以相信。然则仔细回想当日情形，确实疑点极多——为何高潜竟能事先知道酒中有毒，抢先提醒段功？段功不听，正要饮酒之时，又被他一把夺走？以高潜懦弱之性格，怎么会突然有此胆色？他当众令段功下不来台，若是酒中无毒，必然面临严重惩罚，多半要被送回大理，这些他不会不知道，可见他饮酒之时，已经确认酒中有毒，怀了必死之心。以当时情形，除非是酒杯中事先抹有毒药，有机会下毒的只有阿盖公主一人，然则不但段功不相信阿盖会下毒手，就连大理诸人深入了解阿盖个性后，也不相信她会起心害人。那玛瑙酒杯本是梁王之物，事先抹有毒药的可能性极小，而且须得有阿盖公主配合，才能到段功手中。即使果真是梁王父女预先密谋串通，梁王后来又为何一心要将阿盖嫁给段功？又费尽心机地找出王九当替罪羊，以去段功胸中芥蒂？要知道，梁王卸磨杀驴、杀光王九一家这一招，极损坏他名誉，这也是他千方百计拉拢大理实力派将领，许以高官厚禄，却始终无人理睬的根本原因。推来测去，确实如杨宝所言，是高潜自己服了毒药，这才是最合理的解释。他临死前特意指认凌云盗窃孔雀胆，无非是要深化矛盾，挑起段功与梁王相斗，这才有机会报杀父深仇。

杨宝所揭开的真相令人震撼，段功也是过了好几天才能慢慢接受事实。高兰更是不能相信唯一的亲侄为了报仇，会如此决绝服毒自杀，舍己而去，而他离去后的结果，又是如此无望，如此神伤，他指望为他报仇的信苴，照旧当了行省平章，照旧娶了仇人之女，照旧帮助梁王恢复了元气。她的脑子里开始昏昏沉沉，开始陷入混沌沌沌的一片混乱。

段功痛惜高潜之余，也有另一种想法，梁王所做的一切虽有歹毒一面，但对他并无恶意，而他和部属却误会了他。再想到阿盖温柔多情，更是恨不得立即见到她。正当冥思苦想时，又接到阿盖的亲笔书信，拆

开一看，竟如高兰那封书信一般，内中只有一句诗：“草草莺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心头里不知怎么就生生疼了起来，心里一疼，指头一凉，那封中庆来的家书便飘飘落到了地上。

高兰轻轻走过来，捡起阿盖的信，只略略瞟了一眼，便重新放回桌上。段功局促不安了半天，终于讪讪开口道：“夫人，我想返回中庆。”

高兰似早已料到他会说出这句话来，她的心思一直是系在丈夫身上，他喜她便喜，他忧她则忧。她既不吃惊，也不回答，只是用一种古怪的眼光凝视着他。她的面色苍白透明，渗出些晶莹温润的光泽来。

段功的眼睛里也在急遽闪过人世间纷纷扰扰的风云，种种的爱与恨，种种的期待与追寻，种种的争斗与谋算，种种的平淡与卓越。然而，他最终还是在高兰的目光下低下了头。高兰脸上的光泽倏忽熄灭了，她知道，一切再也无法挽回。

那一刻，仿若有一生那么长。

注释

【1】贝币自古为大理流通货币，通行云南全境。元代统治云南后，依旧沿用了贝币，以顺人情。

【2】忽必烈思创业艰难，命人移植沙漠莎草于宫中，称为“誓俭草”，示意后代不可忘记祖宗发祥之地。王公大臣多有仿效者。

【3】阿奴：阿盖对段功的昵称。

【4】盘龙寺：位于今云南晋宁盘龙山，盘龙寺由莲峰禅师始建。

第九章 铁锤人

那一日晚上，阿盖终于接到了段功书信，一时不知何感，倏而悲，倏而喜，倏而悟，倏而迷，犹豫许久，才移近灯前，要拆信开观看，刚掏出信来，泪珠已是扑簌簌滚落。拭了几遍眼泪，停了半晌，叹了几声，却始终不敢展开信来。



自段功不辞而别后，阿盖终日怅然若失，愁风愁水，娇容日益憔悴，失去了往日桃花颜色。原本热热闹闹的忠爱宫，随着大理诸人的一夜撤离，变得清冷了许多。她知道丈夫不会再回来了，不然他带来的人中不会只剩下一个伽罗。就连伽罗也不愿意说谎话来安慰她，只劝她该去大理看看段功，可是她父王是决计不会放她离开的，她确实如她兄长的小妾李芳树一般，被丈夫抛弃了。如此如同怨妇一般，每日再见到那些兰花时，心中也是充满了怔忡和恐慌的情绪，习惯了有段功睡在身边，再孤枕独眠时，仿佛睡在冰窖之中，这才知道度日如年的滋味。

那一日晚上，阿盖终于接到了段功书信，一时不知何感，倏而悲，倏而喜，倏而悟，倏而迷，犹豫许久，才移近灯前，要拆信开观看，刚掏出信来，泪珠已是扑簌簌滚落。拭了几遍眼泪，停了半晌，叹了几声，却始终不敢展开信来。

一旁伽罗忍不住笑道：“公主，你为了这封信，天天望着想着。等到了信来，怎么又这般苦恼？”阿盖听说，这才展开，看到一半，惊呼一声，红晕浮上脸庞，看到信末，这才将信抱在胸前，嘴角漾起微笑来。

伽罗忙问道：“信直信里说些什么？”阿盖道：“阿奴就要回来了！”伽罗道：“当真？”阿盖道：“当真。嗯，我得赶紧去告诉父王、母后。”

眼见阿盖飞一般地奔出阁楼，伽罗仍是不能相信，她实在有些想不通，段功刚得一个儿子，才不过几个月，为何又要抛家弃子地回来中庆？他难道不知道梁王恨他入骨么？还险些杀了她。她都已经将这些告诉马文铭，请他写在发往大理的公文中了呀。

不仅伽罗大为意外，段功在梁王寿宴当日重回中庆着实令所有知情人吃了一惊，当然也有许多人自有意料之外的惊喜，比如阿盖，比如行省的马文铭父子。李罗虽然余怒未消，然段功亲自来向他拜寿谢罪，告知当日原配夫人高兰命悬一线，也不便再多说什么。尤其段功将当日行宫高潜中毒案真实情形坦然相告，极出李罗意料，翁婿二人遂和好如初。

段功随即命人献上寿礼，原是一匹淡黄色的大理马，仅四尺高，耳朵仅人的指头大，眼睛有如铜铃。大理马驰名天下，李罗见那马虽小，但料来段功所送绝非凡物，上马一试，刚勒缰绳，便飞奔吐电，当即爱若至宝。

转眼已是夏季。天下大事，风云激荡，时势也在飞速发展着。元朝内部继续内讧，河南王王保保与关中李思齐、张良弼等元军将领大打出手。朱元璋却趁机崛起，不仅占领了之前陈友谅所属地，而且接连打败张士诚，夺取了大量地盘，成为中原实力最雄厚的一支力量。割据四川的夏主明玉珍在入夏时病死，时年三十五岁，据说临死前犹叹息“今元虏未逐，中华未复”，死得极不甘心。其幼子明昇继位，因明昇还是个幼童，朝政遂被权臣把持，夏国内部立即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梁王有意趁夏国内乱之机进兵四川，一举收复蜀中，但行省平章段功、马哈只均不同意，两方争论过好几次，难免又闹出些不愉快来。

这日一早，伽罗被叫去为梁王爱妾泉银淑诊治病情，刚从后宫出来，正遇到杨宝和高浪四处找她，知道他二人本该跟在段功身边当值，问道：“是信苴找我有事么？”高浪神秘一笑，道：“不是。走，带你去个地方。”三人骑马一道出了南门，往东而去。

中庆城有个特殊之处，城内有五华山、螺峰山、祖遍山和菜海子，号称“三山一海”，占据了不少面积，各色衙门、官办机构又占据了一半土地，因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并不在城内，而是在城外——自南门崇政门起，一直到银梭河大德桥【1】，商铺林立，房屋鳞次栉比，人烟之众，远胜城内。杨宝三人经常陪梁王、段功夫妇去城东五里地的觉照寺听经，对这条商业大路极为熟悉。

这银梭河及东面的金梭河均是大理国时人工开凿，引盘龙江之水。昔日大理皇帝段素兴好拈花寻柳，即位后不理国政，常年游山玩水，特意在盘龙江西边挖河引水，修建金银二堤，选取三百美女在堤上，日夜游玩取乐。又在跨银梭河的大德桥与跨金梭河的通济桥上种满黄花，劳民伤财，被史家称为败国之君。而今堤坝再无昔日旖旎风情，只有大德、通济二桥古风犹存。

伽罗耐不住好奇，问道：“到底要去哪里？是去觉照寺么？”高浪、杨宝均笑而不答，带着她来到银梭河旁的沙朗酒肆。这家酒肆不大，却是白族人所开，做的饵块【2】十分地道，极有大理风味，他们来过多次，很是熟悉。

伽罗道：“你们今日不是当值么？还敢私自出来饮酒，被施宗羽仪长知道可不得了。”杨宝一笑，指着临窗一桌的白衣少女道：“你看那是谁？”那少女闻声回头，取下头上的次工来，伽罗欢呼一声，道：“宝姬，你何时来了这里？”

那少女正是段功之女段僧奴，她暗中来了中庆，却不愿意去见另娶

新欢的父亲，更不愿意见到那个曾与她姊妹相称、现今却成为她庶母的阿盖，只叫人暗中通知了杨宝和高浪。四人重新相见，悲喜交加，叙了一大堆话后，段僧奴终于还是迟疑问道：“我阿爹……他可还好？”杨宝道：“信苴一切都好。自从信苴入主云南行省后，广行德政，带来许多变化，百姓们都称赞他呢。”段僧奴道：“我早知道阿爹想做的事，一定能做得好。”又道，“还有呢？”

伽罗知道她其实想问段功与阿盖是否和睦，可如果照直说信苴与公主情投意合、相亲相爱，不是一样要伤她的心么？正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时，杨宝忽指着窗外道：“你们看那人背影，像不像张希矫大将军？”高浪道：“你看花眼了吧？张希矫将军不是已经被流放到你爹的地盘了么？信苴发了狠话，永远不再起用他。他如今是囚徒身份，被羁管在军中服苦役，怎么可能来到中庆？”

段僧奴素来维护杨宝，忙道：“那也不一定，我这才等你们的时候，还看见了施宗羽仪长从桥上过了呢。”扭头看了一眼，见杨宝所指那人背影确实极像张希矫，可脚下虚浮，趑趄趑趄，分明是个醉汉，笑道：“还真是杨宝花眼了。”

高浪又道，“信苴也真是奇怪，一点小事便大做文章，他连无依禅师都可以赦免，为什么不能饶恕张将军？”杨宝见段僧奴在场，怕她难堪，也不接话。

伽罗问道：“宝姬，你来中庆是要呆一阵子么？”段僧奴点点头。伽罗道：“实在太好了。不过……你要住到哪里？”段僧奴道：“嗯……我也还没有想好。”

三人都知道她不愿意住进梁王宫，也不主动提起。伽罗道：“要不然住东寺吧，就是觉照寺，隔这里很近，往东过两座桥就到。马文铭跟住持很熟，请他去招呼一声。信苴每月初一、十五都会去那里听经，宝姬若想见他也方便。”她也不待段僧奴答应，径自站起来，道：“你们在这里等我，我这就去行省署找马文铭来。”奔出来牵了马，径自离去。

段僧奴问道：“马文铭是谁？”杨宝道：“就是上次到大理的行省使者，现今任副理问，因理问被红巾杀了，一直空缺，实际上是他掌管行省理问所。”高浪笑道：“还是个回回小侯爷，他先祖就是赛典赤，如今成天跟在伽罗屁股后头。”

赛典赤就是行省制度的创始者和建立者，并力主将云南行省中心从大理阳苴咩转移到了中庆，以此削弱段氏影响力，实是个极有远见卓识的人物。自他之手始，云南境内行政区域之划分历元、明、清，迄于今日，无甚大改变。其所创行省制对后世更是影响深远，即为今省级建制

之原型。

段僧奴听说，十分好奇，问道：“马文铭长的什么样子？人品如何？可千万不能让伽罗吃了亏。”杨宝道：“行省署就在南门附近，距离这里不过二三里，一会儿他本人就来了，宝姬见了就知道了。”

三人说笑了一回，忽听见外面有人遥呼道：“杀人了！杀人了！”分明是伽罗的声音。三人忙奔出酒肆，却见伽罗正骑马狂奔过来，一手牵着马缰，一手在空中乱舞。段僧奴问道：“她手上……是不是血？”

伽罗一人一马来得极快，瞬息到得眼前，生生将马顿住。那马一声嘶鸣，高高扬起前腿，溅了三人一脸沙尘。此地名叫“沙朗”，意思是多沙的坝子，确实是满地沙土。段僧奴顾不得许多，上前问道：“你受伤了么？怎么满手是血？”伽罗面色煞白，似是受了极大惊吓，答非所问地道：“杀人了！杀人了！”

杨宝道：“死的是谁？”伽罗道：“张……张……”嘴唇哆嗦，始终说不出来“张”下面那个字。杨宝心念一动，问道：“张希矫大将军？”高浪道：“你是不是昏头了？怎么又出来张希矫大将军？”不料伽罗竟点了点头。杨宝道：“快带我们去。”当即各自骑了马，往南门赶去。

伽罗死活不愿意在前面带路，只跟在三人身后，一进南门，便见到有些人正朝东面的一条小巷跑去。杨宝问道：“是那里么？”伽罗点了点头。

策马到巷子口，却见前面已经围有不少人，忙下了马，挤过众人，眼前是一幅极其残酷的画面：一人仰面躺在巷子中间，死状凄惨，血肉模糊，两边墙上、地上都是嫣红血迹，死者身子下更是积了一大滩血泊，黏稠得发黑。

杨宝踮起脚，小心翼翼地走近尸首，只见那人满头黄发，须髯尽张，眼睛睁得老大，像濒死的大鱼，绝望而无神，正是大理名将张希矫。他只觉得一股热血直涌头顶，双脚几乎站立不稳，心中只道：“原来我适才并不是眼花，我真的看到张将军。当时他还好好的，怎么瞬间就被人残忍杀死在这里？是我害了他，我当时若是叫他一声，他或许不会遭此毒手。”

正懊悔不已，忽见背后有人喝道：“让开！让开！”回头一看，是昆明县的差役到了，当即让到一旁。领头的巡检瞟了一眼地上的尸体，即将审视的目光投向杨宝，见他腰间佩戴着大理双刀，便客气地问道：“你是段平章的下属么？”杨宝点点头。

段僧奴等人也挤了过来，伽罗道：“你看，真的是……真的是……张……张……”巡检见她满手是血，上前问道：“小娘子认识死者么？”伽罗只望着尸体发愣，段僧奴便替她答道：“当然。这位是我们大理的大将军张希矫。”

巡检听说，便不再多问，派了一名差役赶去行省署报案，死者身份非凡，他小小的昆明县可不敢接办这样的案子。

等了两刻，理问所理问马文铭匆匆率人来到，一见伽罗等人也在，不由一愣，道：“你们也在啊。”又问道，“死者当真是大理张希矫将军么？”杨宝道：“是。我们刚刚还在南城外见过他，可不知道为何突然就被杀死在这里。”高浪道：“我本来还不相信张希矫将军会来中庆，真是奇怪。”

马文铭命仵作先验尸，又问道：“是谁最先发现死者的？”伽罗已然镇定了许多，道：“应该是我了。”

这巷子名叫鱼课司巷，南诏时收鱼税的衙门“鱼课司”原先位于这里，后来荒废，巷子宽不过六尺，北面尽头就是行省署。伽罗原想抄个近路去找马文铭，不料进巷子后发现有人俯卧在血泊中，她是医师，有救死扶伤的本能，当即下马去查看，没想到翻过那人身子，发现竟是张希矫，当即被吓得魂飞魄散，飞快地骑马返回酒肆去叫同伴，她一路高呼，惊动了行人，才有人留意到鱼课司巷中的尸首，有闻声赶来看热闹的，有去找巡视的昆明县差役报信的。

那仵作先从尸首身上翻出一个黑色的锦绣钱袋来，叫道：“大人。”马文铭接过来一掂，甚是沉重，解开一看，原来是一囊金沙，沉吟道：“看来凶手并非是为了抢劫财物而杀人。”高浪道：“张将军虽然年纪已大，却是武艺不凡，寻常盗贼哪是他的对手？”杨宝也道：“能将张将军打成这副样子，凶手一定是个极了不起的人物。”心中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人来，他所知武功奇高者不过寥寥数人，而最可疑的当属凌云了。尤其适才他与高浪、伽罗出南门的时候，亲眼看见凌云正站在一家铁匠铺门前。此人一向视大理若仇敌，即使当着梁王、段功的面也不掩饰，当是记恨当初在大理行刺被擒后多受折磨屈辱之故。

仵作验尸完毕，上前禀道：“大人，此人是活活被打死的，浑身上下都有伤，不过主要的伤口集中在头部、背部和腰部，凶器并不是刀，似乎是棒槌之类的重物。这里还有块破麻布，应该是凶手用来擦净凶器上的血迹的。”杨宝道：“可否容我上前看看？”

仵作名叫邱东，年过半百，是城中有名的老仵作，见他年纪轻轻，竟似怀疑自己的判断，大为不快，有意嘲讽道：“段平章身边的羽仪也管

起办案了。不过这里到处是血，杨羽仪可别弄脏了手。”

马文铭知道行省中不少人不服段功，经常到梁王面前挑拨离间，他不愿意多生事端，便道：“虽则死者是大理将军，然而如今梁王、大理已是一家人，我一定会调集最顶尖的人手来办这件案子。杨羽仪，不如你先去将这件事禀报段平章。”言下之意，不欲大理众人参与此案。

杨宝答应了一声，脚下却仿若生了钉子一般，硬是不动，且紧盯张希矫尸首不放。他知道这是杀人现场，最关键的证据都在这里，一旦马文铭命人搬走尸体，许多细节就再也无法找到。

段僧奴冷笑道：“你们连尸体都不敢让人看，是不是想蒙混过关？”马文铭不知道她是何许人，肃色道：“小娘子请慎言。今日看你是伽罗朋友的份上，我不予追究。若是小娘子再乱说话，我可就不客气了。”伽罗忙道：“小侯爷，她是……”

段僧奴大怒道：“怎么，我说句实话，你就想要治我的罪？看看这中庆城中都是些什么人，若不是张希矫将军率部奋力拼杀，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耀武扬威？怕是早成了红巾刀下亡魂。张将军惨死在你治下，你连尸首不愿意旁人看，是不是有意包庇真凶？”马文铭见巷口两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正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当即叫道：“来人，将他们几个都带回去。”

忽听得背后有人道：“且慢！”只见施宗率羽仪努力排开众人，段功自后匆忙而出，狠狠瞪了一眼段僧奴，才向马文铭道：“小侯爷，这是小女段僧奴。”马文铭大吃一惊，道：“她就是令千金宝姬？”段功点点头道：“她年轻不懂事，信口胡言，请小侯爷海涵不要计较。”

段僧奴许久不见父亲，一见面就被斥责，极是委屈，道：“我哪有信口胡言，不过说了句实话，他就仗着小侯爷的威风要抓我。”段功斥道：“还要胡说！来人，快些将宝姬带走。”

施秀过来低声劝道：“宝姬，信且今日心情不好，咱们还是走吧。你第一次来中庆，我带你玩去。”段僧奴赌气道：“我才不去呢。”施秀向身后羽仪使个眼色，二人一齐上前，不由分说，将段僧奴拉扯了出去。

段功转眼凝视着地上的尸体，半晌无言，许久才转过身来，指着杨宝道：“他父亲是鹤庆知事杨昇，将来他跟小侯爷一样，也要承袭他父亲的位子，目下在我身边当差，只是要多些历练。之前脱脱在无为寺中被人谋害，我们本来都怀疑是某人所为，是杨宝最先从刀口深浅发现了破绽，才让我们没有冤枉好人。也是他发现了行宫高潜中毒案的真相，才令我和梁王之间不再猜疑。”

马文铭猜段功是想要杨宝加入办案，忙道：“我早知杨羽仪才智过人，上次避暑行宫高潜中毒一案，杨羽仪最先问及两只酒杯摆放顺序时，我便已经见识过了。若是平章能准许他来理问所协助勘察此案，文铭感激不尽。”段功道：“好。杨宝，今日开始，你不必再当值，尽可去协助小侯爷办案。高浪、伽罗，你们两个也跟杨宝一起，看看能不能帮上忙。”三人一齐躬身道：“遵令。”

段功重新看了一眼张希矫，目光中闪烁着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微微叹息一声，随即带人离去。

杨宝慢慢围着张希矫尸首转了几圈，这才慢慢蹲下仔细察看。马文铭道：“杨羽仪若有发现，请及时报出，典吏在一旁会做笔录。”杨宝点点头，道：“张将军头部挫创，有严重外伤；太阳穴有淤斑；颞骨被重物击中，严重低陷；上颞破碎，掉了几颗牙齿……不过这些都不是致命伤。”他拨开张希矫的头发，指着天灵盖道：“这里才是致命的一击。”件作邱东上前道：“这里骨头是有裂纹，可是没有血迹。”伽罗道：“如果钝器直接砸中人的头盖骨，骨头会四下裂开，不会有血射出来，就跟一碗水一样，打破了碗，水四处流走，不会溅起来。”

邱东闻所未闻，又见她不过一个年轻少女，更不以为然，只连连摇头。马文铭却对伽罗甚是信服，命典吏一一记下，道：“这么说，凶手是用重物不断击打张将军，将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最后才在他头顶狠狠敲了一下。”杨宝道：“这完全说不通。你看张将军身上，伤痕累累，他挨了这么多下，流了这么多血，早就该倒在地上，凶手尽可以从容杀他，往心口也好，往咽喉也好，都是最容易下手的位置，他又怎会特意跑去前面，往张将军脑袋上来一下？”邱东道：“也许凶手就是刻意如此。”杨宝道：“不对，你看这击打的位置，凿痕下部比上部要深要宽，是斜朝上的针尖形，可见打击是自上而下，并非由左至右，或由右至左。”

马文铭听了大为佩服，问道：“那么，照杨羽仪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语气已经极是客气。杨宝起身仔细查看四周的血迹，沉吟片刻，才道：“我猜凶手应该首先是用重物打在张将军头顶，将他一下子打死，得手后，并没有就此罢手，依旧不停地打，而且非常用力，不让张将军身子落下。你看他额头、太阳穴均有伤口，再看他胸前、背上的这些伤口，虽然皮开肉绽，却没有紫色伤痕，说明伤口是死后被打击造成的。”邱东咋舌道：“人死了还不解气，下如此毒手，可见是有不解深仇了。”

杨宝点点头，道：“凶手手段确实残忍，从这些伤口深度来看，他臂力极大，所用的凶器，应该是类似铁锤之类的重物。”马文铭道：“铁锤

在这里很容易得到，南门附近就有好几家铁匠铺，我就派人一家一家地去盘查。”杨宝道：“小侯爷且慢！张将军身手不凡，凶手却能一击致命，手段高明，绝不是普通人。”马文铭目光炯炯，凝视着他，问道：“你可是已有怀疑的人选？”杨宝道：“是的。不过要想盘问此人，怕是有些为难之处。”马文铭点头道：“我知道是谁了。”

忽听见背后有人嚷道：“线阳金铺被人抢了！”又有人嚷道：“有人拿铁锤砸了线阳金铺！”大有幸灾乐祸之意。许多看热闹的人登时往南门赶去。马文铭也不理睬，续道：“杨羽仪怀疑是他，可有真凭实据？”杨宝道：“小侯爷听见了么？”马文铭道：“什么？是抢金铺么？不必理会，自有昆明县巡检去处理。”侧了一下头，那昆明县巡检还在一旁，慌忙领人去了。杨宝道：“那人喊的是有人拿铁锤砸了线阳金铺。”马文铭顿时醒悟，道：“哎呀！”忙命几人留下守着尸体，自己带人往南赶去。

线阳金铺位于最繁华的商业地段，正在南门外。众人赶到之时，却见施秀、段僧奴也在金铺中，正与那中原大富翁沈富交谈，这才知道线阳金铺也是沈氏产业，“线阳”正是沈富最钟爱的幼女的名字。

问起经过，原来适才有个汉子手持铁锤闯进了金铺，铺里两名伙计见他衣襟蒙着脸，来者不善，上前阻拦。那汉子挥舞着铁锤，趁二人闪避之时，趁势将二人掀翻在地，随即闯入柜台，砸烂柜子，拿走了两块生金。一名伙计追赶出去，抱住那汉子的脚，被他回身一锤子打在肩头，倒在地上，痛得大声叫喊。沈富正与掌柜陆玠在后院，闻声赶出来时，那汉子早已经去得远了。凑巧段僧奴不愿意回去梁王宫，正与施秀在集市一带闲逛，听到人叫喊，赶过来一看，正好遇到沈富。沈富本认识施秀，听说段僧奴是段功之女后，更是加意奉承。自上次段功揭露罗贯中入无为寺读书意在盗取翠华楼藏宝图后，施秀早猜到沈富来大理多半是受张士诚之命，却是不知他为何又来了中庆。沈富称是中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唯有云南一方净土，他正预备将所有产业转到中庆来。

高浪得知究竟，道：“呀，这里距离鱼课司巷不远，抢金子的汉子用的也是铁锤，他肯定就是杀死张将军的凶手。”马文铭道：“应该不会是同一人。这汉子持铁锤抢劫金铺，无非是为了财物；而张将军身上有一袋金沙，价值不在两块生金之下，凶手却没有取走。”

杨宝也道：“小侯爷言之有理，如果杀死张将军的凶手就是抢劫金铺的铁锤人，那么他杀了人后，为什么不直接取走张将军身上的财物，而要冒险来抢金铺呢？张将军被杀死在相对僻静的鱼课司巷，线阳金铺却是位于闹市，后者风险可比前者风险大了许多。”走过去问伙计道：“你看到的人是什么样子？”

那两名伙计惊魂未定，一人道：“他用布蒙了脸，看不清面孔，只知道是个男子。”杨宝道：“他身形如何？”伙计道：“个子很矮，很瘦，干瘦干瘦的，像是吃不饱饭的样子。”杨宝道：“他手中铁锤上可有血迹？”伙计一愣，半晌才摸着脑袋道：“这个小的倒未留意，不过应该是没有，若是有的话，小人就该留意到了。”

马文铭道：“这就是了，这样一个小个子男子，听情形也不会武艺，绝无可能一举杀死张将军。”他知道云南冶炼业发达，铁匠众多，铁锤是常见之物，查找起来相当麻烦，想将精力集中在张希矫被杀一案上，便道：“巡检，这抢金铺的案子就交给你们昆明县去办。你回去告诉你们姚县令，中庆许久没有发生过当街抢劫事件，请他务须多费些心。”巡检忙道：“是。”自回县衙去禀报。

马文铭这才向段僧奴道：“文铭实不知道宝姬身份，适才多有得罪，还请宝姬大人大量，恕罪则个。”段僧奴也不理睬。伽罗道：“俗话说，不打不相识，这是个好的开始。你们两个别赌气，赶紧握手言和吧。”段僧奴道：“我才不要现在跟他握手言和，等他抓到害死张将军的凶手再说。”马文铭道：“那好，我们一言为定，如果文铭侥幸抓到杀死张将军的凶手，还请宝姬既往不咎。”段僧奴道：“好啊。”

施秀道：“宝姬，小侯爷他们在办正事，咱们先回去吧，信苴多半正到处找你。”段僧奴道：“我不去。我才不要见她。”众人一时不知道她说的是“他”还是“她”，面面相觑。施秀劝道：“宝姬既来了中庆，可不能再像以前那般任性、总与信苴作对了。”段僧奴冷笑道：“作对？哼。”

施秀不解其意，见她执拗不听，只好道：“那属下可要得罪了。”上前一步，去抓段僧奴手臂，准备用强将她带走。段僧奴却早有防备，跳到一旁，拔出女儿剑，指着施秀，喝道：“快些走开！”

杨宝忙劝道：“羽仪长，宝姬今日才到中庆，又遇上张将军惨死，心情难过。你请先回去，向信苴禀明，我们几个会好好照顾好她。”施秀无奈，只得道：“人就交给你们了，可别出了岔子。”

等施秀带羽仪离开，伽罗才道：“本来正因为宝姬的事要拜托小侯爷，结果你们倒先吵起来了。”当即说了段僧奴不愿意见到庶母阿盖公主，想另找个清幽的住处住些日子。马文铭道：“若是宝姬不嫌侯府简陋，可去我那里暂住。”段僧奴道：“不必了，我想住在那个什么东寺。”马文铭道：“觉照寺？也好，文铭与住持智灵极是熟识，我这就派人去招呼一声。”段僧奴本是爽朗之人，虽然为之前的事很是不快，但见他此刻如此热心，也颇为感激，道：“有劳。”

伽罗见沈富不断冒汗，虽则是夏季，可中庆也不算十分炎热，又见

他脸部时不时地抽动，问道：“沈先生可是有什么痼疾？”沈富道：“老毛病了，不碍事，不碍事。”

马文铭趁机将杨宝拉到一边，低声问道：“你所怀疑的那个人，可有实证？”杨宝道：“没有。不过我想了一个办法，可以试探他一下。”马文铭道：“杨羽仪当知道他是梁王心腹，此事非同小可，稍有不妥，可能会再次引来两方猜忌。”杨宝道：“我知道，小侯爷放心，我绝不会露半点口风。”马文铭道：“那我们分头行事，我先将张将军尸首带回去，再派人到鱼课司巷附近店铺打听，看看有什么线索。”杨宝道：“好。”

出来金铺，伽罗问道：“你和马文铭嘀嘀咕咕说些什么？”杨宝道：“伽罗，有件事，还得你帮忙。”伽罗道：“什么事？”杨宝道：“你去将凌云约出来。”伽罗道：“约凌云做什么？我要陪着宝姬，你找凌云有事，随时可以在梁王宫中见到他。”杨宝道：“这件事非得约凌云出来不可，你曾于他有恩，他会听你的话。”

段僧奴听到凌云的名字，很是异样，她当初在苍山兰峰上第一眼见到他，便很是喜欢他。但不久后他即沦为阶下囚被监禁，她也因为逃婚一事自顾不暇，之后再未能见过面。本来她早已经忘记了他，甚至已经想不起来他的样子，此刻一听到他的名字，才知道仍然没有完全淡忘，心底里曾经爱过他的念头，又重新升腾了起来，重重地占据了她的全身。她见伽罗坚持不肯出面，忙道：“杨宝要约凌云，肯定是有助张将军案情。伽罗，你去约他出来，我也想见他一见。”伽罗道：“那好吧。杨宝，你有什么阴谋诡计我不管，可凌云那个人你是知道的，又冷酷又无情，万一他翻脸跟你动手，你可打不过他。”杨宝道：“我知道。”

伽罗便独自回来梁王宫去找凌云，哪知道凌云也正四处找她，一见她面便道：“你去了哪里？”伽罗道：“我又不是你下属，这你也要管么？”凌云被她抢白惯了，也不介意，将她拉出宫外，低声问道：“你今日是不是替泉妃娘娘看过病？”伽罗道：“是啊，不过她没什么病，只是有了身孕。”

凌云神色极是紧张，四下望了一眼，问道：“你跟旁人说了么？”伽罗道：“跟旁人说什么？”凌云道：“泉妃有喜的事。”伽罗道：“就告诉了她自己啊。你今天怎么了，婆婆妈妈地问这些做什么？喂，我有事找你，你跟我来。”

凌云跟上前追问道：“你真的没有将泉妃有喜的事跟别人说？”伽罗道：“当然没有，我刚从她那里出来，就立即被杨宝他们拉出宫了。你那么紧张做什么？”凌云道：“我不想瞒你，泉妃腹中的孩子是我的。”

伽罗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半天才嚷道：“天哪，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天哪！”凌云道：“我不敢多求你什么，只求你不要将这件事对任何人说。”伽罗极是恼怒，赌气道：“你的事我再也不想管了，你刚才说的我都没有听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快些从我面前消失。”凌云道：“你不是才说找我有事么？”

伽罗一想也是，便领着凌云来到南门附近的一家酒楼，到二楼一间雅室坐下，一拍桌子，喝道：“凌云跪下，我要审你。”凌云知道她喜欢自己，因此恼怒自己与泉银淑有私情，也不介怀，问道：“到底是什么事？”伽罗道：“你今天都去了哪里？快些从实招来？”凌云道：“问这些做什么？”伽罗道：“是你在问你。”凌云道：“我早上护送大王去过一趟行省，又去了北城城守营，再送大王回宫，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南门铁匠铺……”

伽罗立即紧张起来，问道：“你去铁匠铺做什么？”凌云道：“我新订了一把剑，去看看打好了没有。”伽罗松了口气，道：“后来呢？”凌云道：“后来我遇到泉妃娘娘侍女，说是娘娘命我立即回宫，我就随她回去了，然后就是四处找你。伽罗，你……”

伽罗知道段僧奴等人躲在隔壁偷听，生怕凌云说出他跟泉妃有私的话来，难免日后为人挟制，忙打断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快些走吧。”凌云满腹狐疑，问道：“你特意带我到这里，就只是要问我的行踪？”伽罗怒道：“你还敢啰嗦。”凌云恍然有所醒悟，侧头看了隔壁一眼，道：“那我走了。”

等凌云走出酒楼，段僧奴等人从隔壁赶过来。杨宝甚是气恼，他本安排好了计策，不料伽罗恼怒下自己直接问了凌云行踪。伽罗道：“你们都听到了，凌云没有去杀张将军？”杨宝道：“你就那么信任凌云的话？还有，你为什么不按照计划行事？”

伽罗苦着脸，摇了摇头。杨宝无奈，只好问道：“你们怎么看？”段僧奴道：“我看凌云似乎很怕伽罗，应该不会说假话。杨宝，你仅凭武功高强和出现在铁匠铺这两点，就怀疑是凌云，确实有些武断了。而且，我想不出他有任何杀张将军的理由。”高浪道：“就是。当日虽说张将军向凌云射过一箭，然而终究是羽仪们擒住他，他要报复，也该去向施宗或是施秀羽仪长下手，怎么会挑上张将军呢？”杨宝点头道：“那好，凌云的嫌疑就算排除了。可除了他外，这中庆城中能轻而易举杀死张将军的人，我还真想不出旁人。”

段僧奴道：“张将军之前脚下不稳，会不会患了重病，抑或醉了酒，所以才束手待毙，被人轻易杀死？”杨宝道：“这也有可能。伽罗，不如我们再去检查一下张将军的尸体。”

伽罗一想到巷子中见过张希矫血肉模糊的样子，连连摇头。高浪道：“难道你不想找出杀张将军的凶手么？”伽罗道：“当然想，可是……”段僧奴不由分说地拉她起来，道：“走吧。”

到了行省署门口，段僧奴生怕遇见父亲，又取出次工来戴上。

四人来到行省理问所的停尸房。这里处于半地下，凉气森森，但依然有股血腥和尸臭气。杨宝伸手揭开了尸首上的白布，强忍惊悸，俯下身去查验张希矫口中，看死前是否有过醉酒。伽罗犹豫许久，才上前验尸。结果却相当令人失望，张希矫生前既没有患病，也没有饮酒。杨宝又疑心是中了毒，但伽罗检验后，也无中毒迹象。

段僧奴道：“我当时分明看见张将军脚下不稳，身子摇摇晃晃，所以我才以为是个普通醉汉。”高浪道：“也许张将军当时已经受了重伤，他其实是想去城中找人医治。”段僧奴眼睛一亮：“你是说那个什么鱼课司巷不是第一现场？”杨宝道：“确有可能。走，我们再从鱼课司巷倒回大德桥看看。”伽罗道：“你是想找血迹么？这是条繁华大道，怕是极难。”杨宝道：“血迹自然是容易找，但张将军若是一路流血，总该有人看见。”

几人来到鱼课司巷，从张希矫遇害的地方往回，血迹仍然只是集中在张希矫倒地的那一片，稍远一些便很难找到。段僧奴见巷口不远处有两名正在等生意上门的轿夫，便上前招呼道：“两位大哥。”

那两名轿夫一个叫黄剑，另一个叫田川，年纪均与段功相仿，足以做段僧奴父亲，她却称呼“大哥”，二人极是高兴，又见对方是一个美貌少女，忙道：“小娘子是要坐轿么？”段僧奴从怀中掏出一手贝币【3】递过去，道：“我不坐轿，只想问点事。”指着巷口问道：“那里有个人新被杀了，你们知道么？”轿夫道：“知道知道。”黄剑抢着道：“那人被杀前我们还在南门外见过他呢。老田看他气色不好，走路都走不稳，好心上前问他要不要坐轿，却被他一把推开了。”杨宝忙上前问道：“那二位有没有看清他身上受了伤，正在流血？”田川道：“没有。不过……他倒确实像是患了重病，人高马大的，推我的那一下却是毫无气力。”

段僧奴又往怀中去掏，却是再无贝币，只掏了一片金叶子出来，她是宝姬身份，自小不懂得钱财得来不易，既不便收回去，就爽快地递过去，谢道：“多谢两位大哥。”黄剑见她如此慷慨大方，接过金叶子，喜道：“小娘子不必客气。想坐轿子随时来找我们兄弟，我们总在这一带，这中庆城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伽罗等人见段僧奴主动拿金钱贿赂轿夫，尽是目瞪口呆。伽罗道：“宝姬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本事了？”杨宝心道：“宝姬孤身一人东来，吃的苦头定然不少。哎，千里寻来，到了却又不愿意见亲生父亲。”

案情毫无头绪，几人一时茫然无措，只在南门附近徘徊。还是伽罗道：“张将军会不会是受了内伤？我曾听师傅说，若是凑巧打在人体某些位置，表面无事，也不会出血，而实际上却是受了重伤。”段僧奴道：“若真是如此，除非是凑巧，不然这人也得精通医术才行。”

忽见施秀又匆匆赶来，叫道：“你们几个还真在这里。”段僧奴以为他是奉父亲之命来带自己回去，忙缩到杨宝身后，右手去按剑柄。施秀道：“宝姬放心，我不是来捉你回去的。”四下望了一下，道，“咱们找个僻静地方说话。”杨宝见他神色甚是神秘，大起好奇之心，便道：“那我们还是去沙朗酒肆。”施秀道：“好。”

五人重新回来酒肆坐下，施秀见四下无人，这才道：“你们可知道，张希矫将军有一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落入了梁王王相驴儿之手。”杨宝道：“羽仪长是说驴儿私自截留了张将军写给信苴的信？”施秀道：“张将军确实自鹤庆写过不少信给信苴，但落入驴儿手中的那一封却不是写给信苴的，而是写给朱元璋的。”

众人面面相觑，过了好半晌，杨宝才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施秀道：“大约半月之前。”段僧奴道：“张将军为什么要写信给朱元璋？他是想要通敌叛国么？”施秀道：“其中情由，一言难尽，我还是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吧。”

原来段功这次不听劝阻，坚持回来中庆后，张希矫不断自鹤庆来信，指明梁王李罗不足信赖，且大元朝气数已尽，将来必是红巾得天下，劝段功要么远离梁王、回去大理，要么杀了李罗，夺取中庆大权，再与中原实力最强的朱元璋通好。然段功始终置若罔闻，不过也没有下令追究张希矫。但半月前，梁王突然拿来一封信给段功，称是驴儿自云南边境关口所得。段功展开一看，竟是张希矫写给朱元璋的信，称元人残暴，大理有心交好云云。段功自是认识张希矫笔迹，料来梁王也不致伪造这样一封信来陷害已被免职流配的张希矫，便当着梁王的面命施宗飞马传令鹤庆知事杨昇，命他即刻将张希矫斩首，人头送往中庆。但不知道是不是风声走漏，信使到达之前，张希矫早已经抢先逃走，今日一见，竟已经横尸巷中，着实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讲完这一番经过，施秀低声道：“这是我悄悄告诉你们的，信苴本人还没有发话，你们可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杨宝道：“我们知道轻重，多谢羽仪长。”施秀道：“不必谢我。张将军虽说有通敌之嫌，但毕竟战功显赫，曾为我大理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今日见他惨死巷中，实在令人不

安，只盼你们早日找出害死张将军的凶手。”拍了拍杨宝肩头，叹了口气，先行离去。

四人一时不语，心中却尽是一般的疑问和想法：张希矫暗通朱元璋，梁王当然恼怒，但他却可以不必自己下手，只将信交给段功，便可借段功之手杀张希矫。而张希矫从鹤庆逃走后，云南再无容身之地，必然要赶去投奔朱元璋，可他人鹤庆时，明明有一条极安全的近道，只须渡过金沙江，便出了大理辖境，再从容自四川到中原，怎么又来了中庆？想必一定有某种原因，促使他必须先东来中庆，再北上中原。如此一来，杀死张希矫最大的嫌疑人不是旁人，正是段功和梁王，因为以张希矫的威名才干以及对云南的了解，他一旦投靠朱元璋，必是二人巨大的威胁。那杀死张希矫的铁锤人臂力极强，下手又狠又准，很可能是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勇士，这中庆城中，除了段功和梁王，谁手下还有这等能人？

高浪先道：“莫不成真是信苴派人下的手？宝姬，你不是说见到张将军之前，还见过施宗羽仪长从桥上经过吗？以他的功夫，绝对能杀张将军一个措手不及。”段僧奴沉默不答，她也怀疑是父亲派人下的手，即使张希矫有罪，死有余辜，可下手如此之重，未免太过歹毒。

伽罗道：“怎么会是信苴呢？若是信苴有心杀张将军，应该当着梁王的面直接杀掉，既不必大费周章，又可向梁王表明心迹。要我说，肯定是梁王派人下的手。”心中却是“咯噔”一下，暗道：“哎呀，凌云是梁王手下武艺最高的侍卫，难不成真的是他？”

高浪道：“这你就不懂了。这恰恰是信苴心计所在，若是当众杀功劳极大的张将军，只会令部下心寒。你没听见适才施秀羽仪长说吗，他都对张将军很是佩服呢。”

伽罗问道：“杨宝，你怎么说？”杨宝道：“嗯，信苴为人宽厚，还是梁王嫌疑更大些，但信苴的嫌疑也不能排除。”伽罗道：“那我们还要调查这件案子么？”意思是嫌疑人均是位高权重、掌握旁人生死的要人，凶手是任何一人，他们都没有能力与其较量相抗。

杨宝显然也有此顾虑，一时沉吟不语，却见段僧奴重重一拍桌子，毅然道：“查！当然要查！”顿了顿，又道，“若不是阿爹所为，便可以还他清白；若真是他下的手，也好让我彻底看清他的面目。”几人听她又是失望又是气愤，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杨宝踌躇片刻，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分头行事，伽罗，你和高浪去找驴儿。宝姬，我们一道去找信苴。”段僧奴道：“不，我要跟伽罗一道。”杨宝道：“宝姬，你还是跟我一起更合适些。信苴是我上司，他

说什么我都只能听命，但他却是你父亲……”段僧奴道：“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杨宝道：“那我们……”段僧奴低头想了半天，终于还是站起身来，道：“就这一次。”杨宝忙道：“一定。”

四人进来城内，到梁王宫门前便即分手，段僧奴和杨宝继续朝东往行省署赶去，伽罗和高浪则径直进宫。

驴儿正在偏殿向李罗禀事，忽听侍卫报说伽罗要见自己，很是惊奇，道：“她能有什么事要见我？”李罗道：“伽罗这丫头甚是有趣，不妨让她进来。”驴儿便命侍卫去传话，让伽罗、高浪进来。

伽罗进来殿中，见凌云也在，先是一愣，随即便向李罗道：“大王可知道今日南门附近出了一起人命案？”李罗道：“本王一天都在忙于操持军务，尚未得知，死的是什么人？居然还劳动伽罗特意来告诉我。”伽罗道：“是前任大理大将军张希矫。”李罗道：“啊？”不由自主地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一旁的驴儿。驴儿忙道：“属下并不知情。伽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伽罗便大致讲了张希矫如何被人凶残地杀死在鱼课司巷中。驴儿道：“你们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伽罗点点头。高浪问道：“王相大人可知道张将军来了中庆？”驴儿道：“当然不知道。”

李罗已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口道：“张将军虽是通敌逃犯，但毕竟是前任大理大将军，这件案子非同小可，本王会交代下去，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伽罗，高浪，多谢你二人特意前来相告，你们先下去吧。”伽罗无奈，只得道：“是。”

等伽罗二人退出，李罗才道：“那张希矫既从鹤庆逃走，为何不取道四川去投奔朱元璋，反而来到中庆，不是很奇怪么？”驴儿道：“确实奇怪。”李罗回头命道：“你去盯紧段功那边的人，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凌云躬身道：“遵命。”

伽罗、高浪出来偏殿，见天色不早，又出宫去行省署找杨宝和段僧奴，正遇到二人悻悻出来。原来四川那边又有军情，段功正与官员议事，二人并未见到段功，只见到杨智。杨宝因为张希矫通敌叛国的消息是施秀暗中告知，不便点破，只随意问起段功如何看待张希矫。杨智也未多透露什么，只说张希矫对大理功劳很大，段功一气之下将他当众放逐到鹤庆后，一直很是后悔，有心将其召回，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

伽罗道：“杨智员外真这么说？”杨宝点了点头。段僧奴道：“我猜杨员外是有意想维护张将军的名誉。”杨宝摇了摇头道：“这只能更加深了信苴的嫌疑。因为杨员外这番话，我倒觉得信苴的嫌疑比梁王大多了。”

段僧奴道：“为什么这么说？”杨宝道：“因为一旦大家知道张将军通敌叛国，那么杀人嫌疑必然指向信苴和梁王。刚才伽罗说了，梁王一上来就很吃惊，似乎并不知道张将军来了中庆，后来又说‘张将军虽是通敌逃犯’，他并没有刻意掩盖，可见他心中比信苴坦然。”段僧奴道：“未必啊，梁王肯定以为我们早就知道张将军通敌书信落入了驴儿之手，要不然为何派伽罗去找驴儿呢？”

杨宝道：“若梁王想要杀张将军，只须将他来到中庆的消息告诉信苴，信苴自会派人杀他，根本不必自己动手。”段僧奴道：“如此更不会阿爹下的手！阿爹定会先派人捕了张将军，当着梁王的面杀他，岂不是更好？”她原本也怀疑是父亲派人杀了张希矫，但此时此刻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段功时，她又不自觉地为父亲辩护起来。

高浪道：“这点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信苴心计所在，张将军功劳极大，当众杀他，令许多人心寒。”段僧奴再无可辩，悻悻哼了一声。

杨宝不置可否，道：“还有一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张将军会死在鱼课司巷中，恰好被伽罗撞见？”伽罗道：“这还有为什么？不过是巧合而已。”杨宝道：“不，绝对不是巧合。鱼课司巷是南门通往行省署最近的小道，张将军跟你一样，当时也正想去行省署。”

段僧奴道：“你说张将军当时想去见我阿爹？那么更不会是阿爹派人杀他了。”杨宝道：“只怕有些话还是要去问信苴才能知道。”

天色不早，伽罗便陪了段僧奴前去觉照寺，赶在夜禁之前出城，杨宝和高浪自回忠爱宫，约好明日再议。吃完晚饭，天色早已黑透，杨宝回到住处，却见杨智正在房中等他，一见他便焦急地问道：“张将军一案可有什么进展？”杨宝摇了摇头。

杨智道：“你可知道……”忽听见外面有羽仪在院子中叫道，“杨员外在么？梁王邀信苴去大殿议事，信苴请你同去。”

杨智如今在行省任左右司员外郎一职，总管六曹，统率吏员处理行省文书案牒，权力很大，虽在城中也分有官邸，但为了方便，还是继续与羽仪们同住忠爱宫中的一个大院里。他听见外面叫喊，不及与杨宝多说，应了一声，匆匆出来，果见段功等在忠爱宫门口，身后只带了施宗

和施秀两人。

杨智重重看了施宗一眼，施宗则回以一道讥诮的目光。段功心事重重，道：“我们走吧。”又回头问道，“渊海，梁王突然深夜召我议事，你猜会不会是为了四川一事？”杨智道：“应该是，梁王久有攻取四川之心，这次又是天赐良机，他肯定不会放过。”

到得大殿，李罗请段功坐下，一开口，果然是谈四川之事。原来占据四川的明氏自明玉珍死后，一直内斗不止，近日更是因为争权夺利发生兵变，明玉珍之弟明胜以及重要将领李芝麻也被杀死。

李罗道：“明胜、李芝麻一死，明氏再无骁将，此乃天赐良机。段平章，本王已开始集结兵马，请你也迅即调动大理军，你我兵分两路，直指蜀中。攻取四川后，你我依旧如今日一般，共掌大权。”段功吃了一惊，道：“大王，与明氏开仗一事非同小可，还须从长计议。”李罗道：“目下正是为我大元恢复基业的大好机会，时机稍纵即逝，段平章，你有时候未免太优柔寡断了。”

段功沉吟不语，他知道李罗欲攻打四川一是为了报当日被明玉珍追杀得如丧家之犬之仇，二是要趁机扩展地盘，绝不是其所称的为了大元朝的基业。他也知道李罗此次势在必得，他若不答应出兵，翁婿便有决裂的危险。然而，大理在云南经营数百年，方才有今日屹立不倒的局面，元人残暴，早已失尽天下民心，四川虽然富庶，居民却多是汉人，即使能够夺取土地，也难以占据人心。不如安心退守云南一省，孜孜求治，兵精粮足，外敌无机可乘，自是一方乐土。但这些话他不便明说，说了梁王也听不进去，斟酌半晌，才道：“大王，出兵一事还是明日拿去行省议过再说。”顿了顿，又道，“夜色已深，请大王早些歇息。”

李罗道：“段平章……”却见段功已大踏步走出殿去，登时气得虎起了脸。驴儿道：“大王息怒，我早说段平章绝不会答应发兵。”李罗气呼呼地道：“亏他还总说什么愿意为朝廷大业赴汤蹈火。”驴儿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段平章当日明明可以在七星关杀了明玉珍，却有意放他离开，还与他结盟，这其中可是大有玄机。”李罗颓然道：“本王早知道我这女婿从来不跟我一条心。唉，虽说本王这几年招兵买马，实力大增，可若无大理军相助，只怕攻打明氏仍是有心无力。”

驴儿道：“属下有一计，定可助大王实现大业。”李罗道：“噢？快说。”驴儿道：“不如我们找一批生面孔的死士，冒充明氏红巾前去行刺段功，若真能刺伤段功，他恼怒下定会同意发兵。”李罗道：“计倒是好计，不过段功手下能人甚多，万一被他们发现真相……唉，还是算了。”

驴儿道：“古人有言：‘螳蛇螯手，壮士解腕。’做事要当机立断，切

不可迟疑姑息。如今四川红巾内乱，正是成就霸业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李罗道：“话是不错，本王也为了社稷大业日夜忧心如焚，可段功精明过人，又早与明玉珍订有休战盟约，岂会轻易上当？”

驴儿沉吟道：“那我们不如干脆假戏真做。”李罗道：“如何个假戏真做法？”驴儿道：“上次明玉珍虽然兵败退走，但明氏意图染指云南之心不减，在中庆派有不少探子。我们不如暗中派人散布消息，称段平章已决意与大王联兵，共图四川，所谓翁婿不和不过是为为之，目的在于麻痹敌人。段平章毕竟是大王女婿，又素与公主美满和睦，明氏得知后必然深信不疑。如今四川内讧不止，无力抵挡我方大军，要想不战而胜，行刺我方主帅是最好的法子，我们正好可以卖个破绽，引红巾刺客上钩。”

李罗连连摇头道：“不好，不好，如此一来，岂不是连本王也身处险境？”驴儿道：“大王放心，只要事先安排妥当，决计不会露出破绽，臣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上前附耳低语几句。

李罗迟疑半晌，终于下定了决心，道：“那好，你速去安排，一切妥当后再回报于我。”

杨宝奔波一天，甚是疲累伤神，等杨智走后便预备睡觉，刚和衣躺下，便见高浪直闯进来，一把将他从床上提起，低声道：“你知道你刚才在跟杀人凶手说话么？”杨宝道：“你是说杨员外么？”高浪道：“正是他！”杨宝道：“你怎么知道是他？”高浪道：“你虽然会动脑子，但却只会坐在那里死想，死想是想不出来凶手的。我一直觉得施宗羽仪长可疑。白天的时候，他本该跟在信苴身边，却为何从大德桥上经过？”杨宝道：“这点我早想过，他应该是奉信苴之命去觉照寺办事。”

高浪道：“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施宗羽仪长刚从桥上上过，张希矫将军便过来了？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施宗羽仪长肯定知道点什么，所以在你忙着吃晚饭的时候，我见信苴回来了忠爱宫，就悄悄躲进了羽仪长的房间，一会儿他们两兄弟进来换衣裳，果然听见他们吵架，施秀羽仪长说肯定是杨智派人杀了张希矫，因为担心他投靠中原朱元璋后尽露我大理机密。”

杨宝道：“有这样的事？那施宗羽仪长怎么说？”高浪道：“他呵斥施秀，警告他不要胡乱猜疑。”

杨宝道：“那也只是施秀羽仪长的怀疑，怎么就能肯定是杨智员外杀人呢？”高浪道：“肯定是他。因为我又听见施秀羽仪长说：‘阿兄，其实

你也怀疑是他，是也不是？”施宗羽仪长半天不答。你想想看，两位羽仪长都怀疑是他，那还能错得了？”

杨宝道：“嗯，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这次信苴重返中庆，所有人都极力反对，只有杨员外一人赞成。他现在行省中任职，大家都说了他暗中得了马平章许诺的好处，所以才极力劝说信苴回来。”

高浪道：“我有个主意，他们现在都去了梁王那边，不如你我今晚分头行事，一个躲进羽仪长房中，一个躲进杨智房中，看他们有何异动。”

杨宝吓了一跳，道：“怎么伽罗那些翻墙入院的坏点子你全学来了？万万不可。”高浪道：“翻墙入院绝对比你在这里瞎猜乱想要强。况且，我怎么跟伽罗学了？这可是我自己想到的法子。快点！搞不好一会儿他们就该回来了。”强拉着杨宝出来，将他推进了杨智房中，自己则照旧溜进了羽仪长的房间。施宗、施秀兄弟一直同住一房，未分开居住。

杨宝心想既然已经进来，就趁机查看一下杨智的房间，却见房中甚是齐整干净，正欲去翻看案上手札纸稿时，忽听见外面有羽仪嚷道：“信苴回来了！快去换班。”他吃了一惊，知道段功一回到忠爱宫便要同阿盖公主腻在一起，从不在宫中议事，杨智很快就回房，此时已经不及出去，便干脆如高浪所言，藏身到床下。才刚猫着身子藏好，就听见脚步声，有人推门进来，喝道：“你到底想做什么？”分明是杨智的声音。

只听见施宗答道：“这正是我想要问你的话，是你力劝信苴回来中庆，如今局势突变，我们劝信苴先返回大理，你却一再从中阻挠，到底有何居心？莫非除了马平章外，阿盖公主也给了你什么好处？”杨智道：“羽仪长，你既早对我起了不满之心，我说什么也没用。这些话，不如你自己去问信苴。”施宗冷笑道：“你明知道信苴只听你一人的话，我就算问他他也不会回答，所以你才敢如此托大。杨智，我警告你，可别得意得太早，小心落个跟张希矫一样的下场！”恨恨摔门而去。

杨智似极是气恼，在房中反复踱来踱去，最终下定了决心，推门而出。杨宝见机不可失，忙从床下钻出来，溜出房来，却见杨智正站在自己房门口，忙走过去问道：“杨员外是找我么？”

杨智回过头来，讶然道：“原来你不在房内？”杨宝道：“我刚去了趟茅厕。”话一出口，便意识到这是一句很容易就能被识破的谎话——茅厕在西北面，他却是自完全相反的方向走过来。杨智果然用狐疑的眼光审视着他，片刻后叹了口气，道：“没事了，你去睡吧。”却是不回房，而是朝院外走去。

杨宝愣在那里，内心忐忑不安。他久久回味杨智和施宗的对话，只觉得极有深意，他也从来不知道，他们二人之间竟会有如此深的矛盾。想了很长时间，决定明日一早要直接向施宗问个明白，他昨日为何会出现在南城外？他是否去见了张希矫？又为何要对杨智说出“小心落下跟张希矫一样的下场”这类威胁的话？

回到房中，杨宝犹自惦记尚躲藏在羽仪长房中的高浪，一夜未能睡踏实。高浪却是到天色将明时才摸他房中来，原来当晚只有施秀一人在房内，施宗竟是一夜未归。杨宝猜测他是因为与杨智争吵、气愤之极的缘故。

高浪白蹲了一夜，很是不平，问道：“你查到什么没有？”杨宝道：“施宗嫌疑最大，我们一会儿去找他问个明白。”高浪道：“凶手不是杨智么？怎么又变成了施宗？”杨宝道：“他二人都有嫌疑，但施宗嫌疑更大。”

忽听得外面杨智叫道：“杨宝，你醒了么？”杨宝忙去开门，道：“杨员外找我有事么？”杨智大踏步进来，回身掩好门，才道：“我有些事想告诉你，不过你得守口如瓶。”转头见高浪也在，颇为惊讶。高浪道：“我也会守口如瓶的。”

杨智道：“其实，张希矫来到中庆已有几日，其间还见过信苴一次。”杨宝吃了一惊，问道：“你说信苴早就知道张将军来到中庆？”杨智点点头。高浪道：“信苴不是传令将他斩首么？他怎么还敢来见信苴？”

杨智望了高浪一眼，似惊讶他已知道张希矫暗通朱元璋一事，转念一想：“鹤庆知事杨昇是杨宝父亲，这事原也瞒不过他们。”便道：“当日信苴确实下令杨昇将张希矫斩首，首级送来中庆，然则张希矫抢先逃走，且几日前潜入中庆。他打听信苴常去觉照寺听经，所以事先藏在那里，托僧人带书信给信苴，自称有焦玉的消息，信苴才肯见他。不过这件事极为机密，只有我和信苴知道，连两位羽仪长都不知道。”

焦玉原为北胜知府高斌祥手下能工巧匠，善造机关器械，又发明火铳制造之术，后被人夜间绑走，大理派人四处追寻，也没有下落。

杨宝听说，忙问道：“已经找到焦玉了么？”杨智摇头道：“据张希矫说，焦玉不是被人绑走，而是他自己投奔了红巾朱元璋，因一家妻儿老小难以一同带走，才有意伪造了被绑架的假象。”杨宝道：“什么？”杨智道：“不过信苴并不相信张希矫的话。”杨宝心中默然，段功当然难以相信，如今的信苴，比以前可是自负得多了。

高浪早已经忍不住，问道：“杨员外觉得会是谁杀了张希矫将军？信苴既知道他来了中庆，还会放过他么？”言下已经有猜疑段功之意。

杨智道：“信苴要杀他的话，绝不会偷偷摸摸在人背后下手。况且张将军并不承认自己通敌叛国，他只说有个心腹部将的妻弟在朱元璋军中任职，朱元璋由此听说了他被信苴免职流放一事，特意派人来拉拢过他，他也确实给朱元璋回过信，但只是普通问候及谢意之语，绝无要投靠朱元璋之意。”

杨宝道：“张将军若是真心要投靠朱元璋，还冒险来中庆见信苴做什么？”杨智道：“信苴也是这般想，所以命他先留在觉照寺外一户农家中，等候处置。不料……”杨宝心道：“如此一来，信苴便无嫌疑，自然也不会是杨智和施宗下的手。”

却听见杨智又道：“张希矫通敌一事是令尊告诉你的么？”杨宝听到杨智与施宗争吵，不愿意抖出施秀来，又不愿意撒谎，道：“杨员外问这个做什么？”杨智见他避而不答，料来心有顾虑，更加肯定是杨昇透露给他，道：“杨宝，你我同族，你长年跟在信苴身边，聪明机智，多有大功，我也不想瞒你，张希矫这次冒险来见信苴，特意提过令尊暗中与梁王结交。”杨宝大吃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杨智道：“不过信苴也不会因为一面之词就轻易相信。”杨宝心想：“张将军不顾生命危险，特意来中庆告知信苴，信苴会只认为是一面之词么？真是想不到阿爹他……”登时心乱如麻。

忽听见杨智又厉声道：“不过，你若是知道你阿爹的所作所为，须得坦白相告，你若是想借在信苴身边之机从中捣鬼，我知道了绝不轻饶。”高浪惊道：“羽仪长怎能怀疑杨宝？就算他阿爹暗通梁王，那是他爹的事，杨宝怎会知道？况且现在信苴自己不都做了梁王的女婿、成了一家人，怎么还有暗通一说了？”杨智也不睬他，只将灼灼目光盯在杨宝身上。

杨宝这才反应过来，杨智怀疑自己便是梁王布在忠爱宫的眼线，大惊失色，抖簸着声音道：“不，我实不知道家父……我不是梁王眼线……我在信苴身边长大，怎敢背叛……”杨智道：“那你如何知道张希矫暗通朱元璋这等机密大事？”高浪道：“原来你就是为这个怀疑杨宝？嗨，是施秀羽仪长告诉我们的。”杨智道：“是施秀？”杨宝道：“是。施秀羽仪长也是好心，想帮助我们早日找出害死张将军的凶手。”

杨智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错怪了杨宝，忙道：“对不住，好孩子，我不该怀疑你的。”杨宝摇了摇头，正要说话，忽听见外面有羽仪叫道：“杨宝，有人来传话，说小侯爷在宫门口等你，请你立即出去，有要

事相商。”

此时天光朦胧，夏日天亮得早，其实夜更未尽。杨智料来马文铭清晨赶来，定然是案情有重要突破，忙道：“你先去吧，回头堂叔再好好向你赔罪。”

杨宝与高浪匆匆出来，却见马文铭神色紧张，身后尚跟着数名差役，不禁一愣，问道：“出了什么事？”马文铭低声道：“施宗羽仪长被人杀了。”杨宝惊道：“啊，怎么会？”

高浪更是无法相信，道：“施宗羽仪长是我大理两任擂台胜主，功夫超群，什么人能杀得了他？”马文铭道：“多说无益，我带二位去现场看。”半路上，又解释道，“因为昨日发生的两起案子，我命昆明县尉加派了人手在南门附近巡视。四更时分，巡检发现春桃酒肆后面躺着一个死人，打着灯笼一照，发现死状跟昨日在鱼课司巷见到的差不多，便飞奔到侯府叫醒了我。我赶来一看，发现是施宗羽仪长，便立即去梁王宫叫了你们出来。眼下旁人都还不知道此事。”

一路来到南门西侧的一家酒肆后巷，已有几名差役守在那里。施宗羽浑身是伤，匍匐在地上，四周尽是淋漓鲜血，一片狼藉，可惊可怖。

杨宝一看场面血腥残酷，便“啊”了一声，只觉得眼前一团昏黑，接着天旋地转起来，耳朵“嗡嗡”作响，开始大口呕吐，不过他昨晚吃的食物本来就少，早就消化殆尽，吐出的也尽是黄水。过了好半晌，他才扶住墙，慢慢恢复了神志，怔怔望着尸首发呆。他本来还怀疑过是施宗羽下手杀死了张希矫，然而眼前尸体的死状竟是跟张希矫一模一样，不由得又是惊愕又是伤痛。

马文铭道：“你们也看到了，手法和伤口跟张将军一案完全一样，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用的凶器仍然是铁锤，现场也有一块用来擦拭血迹的麻布。”

高浪愕然不已，嚷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文铭道：“我已经命人查问过酒肆店家，施宗羽仪长昨晚独自来到春桃酒肆饮酒，一直喝得酩酊大醉，临到打烊时还不肯离开，又赖了半天，不得已，才醉醺醺地走了。我猜凶手一直在暗中留意施宗羽仪长，他虽然武艺高强，然而昨夜醉酒后无力反抗，你看他的剑还好好地挂在腰间，连拔都未拔出来。凶手又跟在他身后，暗中窥伺已久，所以能轻易一击得手。”

高浪道：“那坏人明明已经用铁锤锤死了他，还死命往他脸、身上砸

去。”他本不是什么心软之人，然而亲眼见到自己的上司死得如此惨酷，也忍不住惻然难过。

马文铭道：“所以我们要找的凶手是一个跟张将军和施宗羽仪长有刻骨仇恨的人。杨羽仪……”杨宝摇头道：“我想不出有这样一个。张将军一生征战沙场，吃住都在军营，施宗羽仪长日夜为信苴安危，他们都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哪会有私人恩怨，更不要说是共同的敌人了。除非……除非不是私人恩怨。”

马文铭自是知他所指，上前一步，低声道：“有一件事我本不该说，不过，唉……昨夜有差役亲眼见到凌云出了梁王宫，时间大约正是在施宗之后。”杨宝点点头，道：“多谢。”

忽见那老件作邱东睡眠惺忪，满头大汗，飞奔而来，一见马文铭就忙不迭地行礼道：“小人家住在城外，来得迟了，耽误了大人正事，实在是罪该万死。”马文铭道：“你先去验尸。另外，我还有件特别的事交代给你。”邱东道：“大人请说。”马文铭道：“回头你将羽仪长和张将军的尸首放在一块儿，根据他们身上的伤口大小、力道深浅，做一个铁锤凶器的模子出来。”邱东一愣，道：“这……”马文铭道：“怎么？很难做到么？”邱东忙道：“不难，不难。”

高浪道：“我们都已经知道凶器是铁锤，还要铁锤的样子做什么？”马文铭道：“这里铁匠铺不少，但每家的货色都各自有些差别，譬如都是铁锤，但形状、斤两上多少会有些区别，如果有一个比照的样子，寻找起凶器来就容易多了。”又转头向杨宝道：“段平章那边，就劳你知会一声。”

回去梁王宫的路上，杨宝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高浪知道他在想施宗被杀一案，道：“你觉得信苴会怎么想？”杨宝道：“什么信苴怎么想？”高浪道：“信苴……”忽见伽罗和段僧奴骑马飞驰而来，伽罗更是挥手大叫道：“喂……”

等到二女下马，高浪奇道：“你们是从觉照寺赶来的么？”伽罗不及回答，气喘吁吁地道：“我们一大早赶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件奇怪的事。昨天我和宝姬住进觉照寺，听小沙弥说寺后山林中发现了一只死孔雀的尸体……”

高浪道：“死孔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不定是猎人射死后未及拣走。”段僧奴瞪他一眼，道：“你见过哪个猎人没出息到要射杀孔雀？这可是要遭报应的。”高浪吐了下舌头，一时无语。原来在佛教传说中，孔

雀是由凤凰而生，曾经将佛祖吸入腹中，佛祖剖开其背，跨其飞上灵山后，封孔雀为佛母大明王菩萨。

伽罗道：“哎呀，你们不懂啦。小沙弥说那孔雀死得很是凄惨，被开膛破肚，我当时就觉得奇怪，特意和宝姬点灯摸黑去林中看了。果然是如此，那孔雀的胆被取走了。”高浪道：“什么人这么无聊，杀孔雀取胆取乐？真该遭天打雷劈。”伽罗跺脚道：“你不知道，那孔雀的胆，是可以解孔雀胆剧毒的。”

杨宝一直缄默，闻言忽道：“什么？你说什么？”

伽罗便详细解释，原来大理毒药孔雀胆并非如常人所想用孔雀胆汁配制，而是以使人麻痹的金丝条虫为主要成分，配以九节菖蒲药草，人中毒后毫无痛苦，只会全身慢慢麻木而死，死后绝无中毒症状。但孔雀的胆却能解这种奇毒，这是一大秘密，只有药师殿的人才知道。

高浪听了大是惊奇，道：“这毒药叫孔雀胆，原来是暗指孔雀的胆才是解药，好生奇怪。”伽罗道：“这有什么奇怪的，难不成不知道的人中了孔雀胆剧毒后，还敢再去吃孔雀的胆不成？”高浪道：“那倒也是。”

段僧奴道：“杨宝，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一只孔雀被取走了胆，肯定是为了解孔雀胆毒，可那孔雀胆是我大理秘药，旁人如何能轻易得到？”杨宝道：“你是说，这件事跟当日药师殿丢失的孔雀胆有关？”段僧奴道：“正是。当日药师殿一共丢失两副孔雀胆，其中一副被高潜用来毒死了脱脱，但还有一副一直没有找到。”高浪道：“不对，那副孔雀胆肯定还被高潜藏在无为寺中，他既要派上用场，肯定不会落入旁人之手，况且别人也不知道他有孔雀胆。”

伽罗道：“但眼下有只孔雀被杀取胆，表明确实还有另外的孔雀胆在中庆。我听师傅说过，二十年前，梁王收买药师殿药童，盗走了三副孔雀胆，一副被用来毒死了高蓬将军，可还有两副在他手中，保不齐这事跟梁王有关。”

高浪道：“梁王盗取孔雀胆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还能将孔雀胆留二十年？或许信苴派人从药师殿索要不孔雀胆留在手边，至于有几副这就不好说了。”段僧奴道：“你尽会胡扯，阿爹为什么要这么做？”

伽罗见段僧奴很是生气，忙道：“是我多想了，孔雀之死应该只是个巧合。孔雀胆名闻天下，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毒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会根据名字想当然，以为毒药当真就是孔雀的胆做的。如果有坏人起了害人之心，杀了一只孔雀，取走胆囊，目的只是为了当作毒药去毒害他人呢？所以了，你们两个不要争来争去了。”

段僧奴却不肯干休，道：“就算伽罗说得有理，可高浪刚才的话可是犯了大忌讳，万一被梁王的人听见了不知道要怎么想。”他们几个自小到大斗惯了，高浪才不顾及对方宝姬的身份，不甘示弱地道：“我不过是随口一句猜测，宝姬如此生气，莫非当真是……”

杨宝忽然发怒道：“眼下施宗羽仪长被人杀死，你们还顾得上斗嘴吵架么？”众人尽是愕然。段僧奴道：“你说错了吧？是张将军被杀。”高浪道：“确实是施宗羽仪长被杀了，尸首现在还在那边。”伽罗失声道：“天……”随即用手紧紧捂住了嘴唇，不让自己惊叫出声。

杨宝已然镇定了许多，道：“你们几个先去沙朗酒肆等我，我将这消息禀告信苴后即来与你们会合。”段僧奴依旧是惊愕不能相信，道：“我……我想去看看。”杨宝厉声道：“不准去。”段僧奴一呆，道：“你……你敢命令我？”杨宝道：“若想要为施宗羽仪长报仇，就不能去。高浪！”

高浪忙道：“别去看了，样子很吓人，杨宝看过后都吐了满地。”当下一手一个，拉扯着伽罗和段僧奴上马，自己与伽罗合乘一骑，往南城外而去。

到沙朗酒肆坐下，听完高浪转述的经过，段僧奴仍是无法相信施宗被杀的事实，伽罗却忽然“哇”地一声，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了起来。

段僧奴勃然大怒，重重一拍桌子，道：“到底是什么人总在背后偷偷摸摸暗箭伤人，若是被我知道，定然要一剑斩下他的头来！”忽然一个转眼，看见一个颇为熟悉的身影正从大德桥上经过，不由一愣，问道：“那人……那人不是……”

高浪闻声望去，也是错愕万分，道：“呀，那是阿盖公主。”又见阿盖不带侍卫，只带了两名侍女，更是大奇，道，“她这是要去觉照寺么？可今天并不是听经的日子呀。”

段僧奴道：“这女人搞不好又有什么阴谋诡计，我跟去看看。”高浪生怕她与阿盖冲突，忙拉住她，劝道：“宝姬，你恨公主是应该的。不过阿盖她想不出什么阴谋诡计，对信苴也很好……”

段僧奴讥讽道：“噢，想不到你在中庆呆了几年，也学会帮着外人了。你是怕我一剑杀了她吧？”高浪道：“告诉你吧，我们没几个喜欢公主，是她成天将信苴绊在这里，不过信苴喜欢她，我们也没办法。宝姬要真杀了她，信苴非杀了你不可，你何苦跟信苴作对？”

段僧奴大是恼怒，道：“我这就去杀了她！”提剑出门，正要上马，

却见杨宝匆匆骑马赶到，问道：“宝姬要去哪里？”高浪追出来道：“她要赶去杀阿盖公主。”杨宝不明所以。高浪道：“公主刚才往觉照寺方向去了。”

杨宝见段僧奴极是气恼，便道：“先找出凶手要紧，不然信苴会有性命之忧。”段僧奴果然问道：“你说这个所谓的铁锤人不断杀人，其实是针对我阿爹？”杨宝点点头，道：“我们进去再说。”

进来坐下，伽罗仍嘤嘤哭个不停。杨宝道：“好了，我知道大家都很难过，可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出真相，才能让死者安息。”段僧奴道：“你快些说。”杨宝道：“现在我大理连死两人，且均是名高望重，先说张将军之死，本来疑点极多，但信苴既已知道他来了中庆，命他静候处置，自然不会再派人暗中杀他。所以现在看来，梁王嫌疑最大。”

段僧奴道：“可你们不是总说梁王若要杀张将军，完全可以借阿爹之手吗？”杨宝道：“但现在事情起了变化，我们已经知道张将军未必是真的通敌叛国，如果正是梁王伪造了那封张将军通敌的书信，他自然担心张将军见到信苴后极力分辩，他凭空捏造诬陷一事败露。当日张将军死在鱼课司巷，正是要赶去见信苴，却被人抢先下手将他杀死，这一点足以加重梁王的嫌疑。”

伽罗忽然止住抽泣，道：“昨日我告知梁王张将军被杀一事后，梁王立即去望他的王相驴儿，我看他的样子，并不知情，倒像是他也在怀疑是驴儿下的手。”杨宝道：“嗯。我们再说施宗羽仪长被杀，他人在王宫中，晚上临时出宫饮酒，旁人并不知道，就连施秀羽仪长都不知道，凶手又是如何知道？那春桃酒肆距离梁王宫并不远，来去只须一刻工夫，凶手根本不可能未卜先知，在宫外等他。”段僧奴道：“我知道了，你是说凶手是梁王宫中的人，一直在暗中监视你们，所以施宗羽仪长一出宫，他便跟了出去。”杨宝道：“正是。而且昨晚有巡夜的人亲眼看见凌云出宫，他……”

高浪恨恨道：“我就知道是他，伽罗还总为他辩护。”又道：“不如再让伽罗去将凌云诱出来，我们一哄而上擒住他，捆绑起来，严刑逼供，不怕他不招。”杨宝道：“这样是行不通的，凌云不但什么都不会说，我们还会得罪梁王。”

段僧奴道：“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杨宝道：“我们去找马文铭，请他带头，一起去见梁王，当面问个明白。”

虽不是什么好计，也明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几人别无良策，只好

同意，当下一起来到行省署找到马文铭说明究竟。

马文铭道：“杨羽仪推断有根有据，梁王少不得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只怕是各位要多等一会儿了，大王刚进了莅事厅，正与段平章他们几个商议进兵攻打四川一事。”段僧奴道：“什么，接连发生了人命大案，他还有心思兴兵打仗？”

马文铭也不知道她口中的“他”是梁王还是段功，不便多问，只好道：“军国大事，非比儿戏，怕是时间不会太短，不如各位先回去。议事一旦结束，我再派人去请各位。”杨宝心道：“行省署距离梁王宫极近，来回也不费什么事。”便道：“好，有劳小侯爷。”

出来理问所，杨宝想起一事，便让高浪先带伽罗、段僧奴回梁王宫。段僧奴道：“我才不去那里，我还是留下跟你一起办事好了。”杨宝道：“我要去的地方，不适合宝姬去。眼下信苴和公主都不在宫中，宝姬难道不想去看看信苴的住处么？”

段僧奴被他说中心事，低头不语。伽罗挽起她手臂，道：“我领你去。”高浪便道：“我还是留下来跟杨宝一起的好。”

杨宝等段僧奴、伽罗二人走远，这才往停尸房赶去。高浪道：“你那里做什么？”杨宝道：“去找件作，看看他凶器模子做得如何了。”

下来房内，正见件作邱东拿着一团软泥在尸首上比划来比划去，忙得不亦乐乎。杨宝道：“何不找一些不同大小的铁锤来，找到比伤口略小的尺寸，再用泥巴去倒出模子？”邱东一愣，随即会意，道：“杨羽仪果真聪明得紧。我这就去铁匠铺找些铁锤来。”杨宝道：“我们帮你。”

三人一齐到最近的一间铁匠铺，借了一堆铁锤搬回来，从大往小，一一比照伤口深浅，不过依旧难度不小——虽然可以从头顶伤口判断凶手个子比两名死者都要矮，但具体高矮胖瘦仍很难确定，几人反复在泥巴上锤打试验，忙活了大半天，最终还是很难判断锤头大小。

杨宝忽然留意到施宗右耳背后伤口中有一缕麻丝，心念一动，道：“现场不是还有两块破麻布么？”邱东道：“是啊，那是凶手用来擦赶紧血迹的。”杨宝摇头道：“未必，说不定麻布是凶手用来包着锤头的，杀死人后再取下扔了，岂不比擦拭来得容易？”邱东“啊”了一声，喜道：“幸好我拣回来了，就在这里放着呢。”慌忙找出两块破布来，发现大小形状竟是差不多，似是从同一条麻袋上裁下。邱东这才叹服，道：“杨羽仪当真是孔明再世。”当即依照麻布尺寸，选取了一把近似的锤子，往尸首伤口上一比，果然大小差不多。

高浪奇道：“咦，这把锤子也不大嘛，原来凶手用的不是大铁锤。”杨宝道：“凶手一定是深思熟虑过的，大铁锤既不容易带在身上，又容易引人注目。不过，我觉得这个锤子头还得要再厚上半寸。”邱东与杨宝相处半日，见他不畏尸臭，留在这里帮手，很是感激，忙道：“那我使用泥再加上两圈试试。”

正忙着，马文铭奔下来叫道：“原来你们在这里，倒叫我好找。”杨宝忙往铜盆中洗干净手，问道：“梁王和信苴议事完了么？”马文铭道：“出去再说。”从停尸房出来，才道：“信苴早已经在一個时辰前离开行省署，脸有不悦之色，似乎与梁王谈得不投机。梁王却是刚刚才离开，直接回去了梁王宫。”杨宝道：“那我们直接去梁王宫。”

到得宫前，正遇到伽罗和段僧奴出来。伽罗脸色煞白，道：“不得了，不得了。”杨宝道：“又出了什么事？”段僧奴道：“原来杀死张将军和施宗羽仪长的主谋就是阿盖。”几人尽是惊讶之色，马文铭道：“宝姬这样说，可有凭据？”段僧奴道：“这是我阿爹说的，可不是我说的。”

原来伽罗领着段僧奴进来忠爱宫，先去看了段功住处，又来到书房，刚进去不久便听到阿盖带着侍女回来，段僧奴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露面，二人忙躲在屏风后。阿盖进来后心神极其不宁，不断在房里走来走去。如此过了许久，伽罗忍不住要出去时，段功又突然进来，炯炯凝视着阿盖，阿盖也不说话，只呆呆回望着他。良久，段功才道：“是你做的么？”阿盖道：“什么？”段功道：“是你派人杀了张希矫和施宗。”阿盖道：“不是……”才说出二个字，泪水已是哗然流出。段功心中登时一软，半晌才叹道：“施宗告诉我公主一直在暗中偷看大理送来的机密信件时，我本来还不相信，但我有一天亲眼看到时，我就知道你正是梁王布在忠爱宫中的眼线。公主，我一直念在夫妻之情，隐忍不说，想不到还是会有今日的局面。”阿盖哭道：“父王确实让我偷看你的信，可我从来没有出卖过阿奴。”段功道：“张希矫来中庆一事，只有我和杨智二人知道，但你却能在书房看到他写给我的书信和纸条。你派人杀他，我不怪你，可你为什么下手如此狠毒？”阿盖道：“我确实看到了纸条，知道张希矫来了中庆，可我为什么要杀他？我连父王都没有告诉。”段功道：“你知道他一心劝我与朱元璋通好，不利于你父王的人，你当然是要铲除的。可你为什么又要杀施宗，就因为他再三劝我回大理么？”阿盖道：“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段功狠了狠心肠，道：“你父王今日逼我发兵攻打四川，我不肯答应，他已当众与我撕破脸皮。中庆我是呆不下去了，过几日我就要返回大理去。公主，请好自为之。”拂袖而去，只留下阿盖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甚至连伽罗、段僧奴二人从书房中溜出都未觉察。

杨宝听了难以置信，道：“公主性情柔弱，怎么会下手杀人？”段僧奴冷笑道：“又不用她自己动手，有什么下不了手的。”

伽罗有心维护阿盖，道：“说不定是公主告诉了梁王，梁王再派人下的手。”段僧奴道：“难道你看不出来么？阿盖还是很爱我阿爹的，但她也爱她的父王，她若将这些事告诉梁王，梁王定然又对阿爹不满，只有她自己暗中派人下手，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杨宝道：“那好，我们先去问梁王，再去问公主。不过大家不能随意开口，要以小侯爷为主。”马文铭甚感为难，看了段僧奴一眼，还是道：“好，文铭一定尽力而为。”

一千人来到宫门前求见梁王，等了好半天，才有侍卫匆匆出来道：“大王要在偏殿见你们。”

众人进来，不等马文铭开口，李罗已道：“本王知道你们怀疑是我派人杀了张希矫和施宗，实话告诉你们说，本王心思全在攻打四川红巾一事上，他们两个人与本王大业全无干系，我杀他们何用？况且此刻本王正要借助段平章之力，我何必胡乱杀人引他起疑？”

各人听了均觉有理，马文铭更是心道：“梁王果然还是个人物，局面对他如此不利，他几句话就能扭转乾坤，将自己推得一千二净。”

杨宝道：“大王我们自是信得过，会不会是某些下属瞒着大王做的？”李罗道：“本王驭下严厉，况且张希矫与施宗非普通人，他们岂敢擅自做主杀人？各位，本王自问问心无愧，为以示清白，我将全力支持你们破案。你们需要什么，尽可以对本王开口。”众人见他如此说，也不好再问，只得一齐躬身道：“多谢大王。”

段僧奴未再进宫，只在宫门口等待。忽然见到一黑衣青年男子腰悬长剑，疾步从面前经过。她登时认出他来，叫了一声：“喂！”

那男子正是凌云，顿住脚步，凝视着段僧奴，愣在那里，似乎已经认不出她来。

段僧奴上前问道：“是不是阿盖派你杀了张希矫和施宗？”凌云道：“不是。”段僧奴道：“若果真是你杀的人，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凌云点点头，道：“凌云随时恭候宝姬大驾。”段僧奴骂道：“你个臭小子，原来还认得我。”凌云却只是冷漠地看了她一眼，仿佛根本没有把她这个宝姬放在眼里，即不再睬她，大踏步地走进宫去。

正在此时，杨宝等人悻悻出来。段僧奴一看众人脸色，就知道质问梁王并无任何结果，忙问道：“问过阿盖了么？”马文铭道：“公主眼下不在忠爱宫，大王不让我们见她。”段僧奴道：“早知道她会做贼心虚了。”

忽见一名差役前来，向马文铭禀道：“件作做好了凶器模子，正四处找大人呢。”众人闻言，忙回到行省署。却见件作邱东拿出一个模样颇为罕见的锤子来，道：“就是这个。”又对杨宝道，“小的拿了那把模子凶器到铁匠铺中，铁匠看了半天，才说那是打金箔的锤子，东翻西找地弄出来这么一把，小的赶紧拿回来给大人们看。”

马文铭道：“这种铁锤可不多见。”转头凝视着杨宝，道，“看来确实不是梁王或是公主派人下的手。”杨宝点头道：“若是梁王宫武士下手，为掩盖真实身份，随手往铁匠铺所取凶器当是最常见、最容易得到的铁锤，这铁锤却是十分罕见。走，我们再去一趟线阳金铺。”

来到线阳金铺，杨宝将锤子拿给伙计看。伙计一见便连声道：“是，是，昨日抢劫我们金铺的人，手中拿的正是这样的锤子。”



◎《梵像卷》局部图。本图表现的是天竺（印度）十六国王进贡的情形。



◎12世纪唐卡

马文铭吃了一惊，问道：“莫非杀死张将军的铁锤人跟抢劫金铺的是同一个人？杨羽仪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杨宝道：“说来话长，这铁锤人我们原来早就见过……”

一语未毕，忽见沈富紧捂着腹部进来。伙计忙迎上去道：“沈先生，

你昨晚去了哪里？你一夜未归，可是急死我们了。”沈富面色苍白，额头虚汗直冒，连连摆手道：“没事，就是肚子疼，在轿子中昏死过去了。”

伽罗道：“我看先生是有点绞痛的毛病，还要多注意休息才好。”沈富道：“知道的，知道的，多谢娘子。”自进去后院歇息。

回去行省署的路上，杨宝便详细说明，好让马文铭立即发出告示通缉凶犯，原来他认为铁锤人就是打金箔人陈惠。此人因善于模仿他人笔迹，曾经伪造行省公文骗过安宁知府，后来段功派人找到他，请他模仿了一封明母写给明玉珍的家书，陈惠又以治疗赡养他母亲为条件，毛遂自荐去给红巾送信，成为促使明玉珍自中庆退兵的关键。然而陈母在前往大理治病途中不幸掉下山崖身死，陈惠迁怒段功，曾经混入罗汉山避暑行宫，在梁王寿宴上行刺。虽然后来被擒住，段功怜他孤苦，又放他离去。想不到他依旧恨意难泯，如今又卷土重来，向大理诸人下手报复。他虽然个子矮小，身形瘦弱，却因为自小打金箔的缘故，有着超强的臂力。昔日他欲杀镇抚司镇抚刘奇，已经被段功拿住手腕，却还是未能将佩刀夺下，力气惊人早有明证。

马文铭道：“我还记得这个陈惠，当日他在寿宴上向段平章行刺，本来已经被羽仪抓住，却又甩脱了掌握，刺出一刀，幸得阿盖公主挺身而出，挡上一挡，不然怕是后果难以预料。”

段僧奴还是第一次听说，道：“竟有这等事？”马文铭点了点头，又问道：“不过就算陈惠怀恨在心，也该迁怒段平章、施宗羽仪长兄弟，跟张将军又有什么关系？”高浪道：“是啊，张将军早在陈惠出现之前就被免职流放了，陈惠根本就不认识他。”

杨宝道：“我猜陈惠一直躲在中庆城中，想伺机向信苴下手，但信苴本人功夫了得，四周又是羽仪环伺，他很难找到机会。此人也当真有耐心，一直暗中监视，信苴经常去觉照寺听经，他肯定早知道这一点，多半由此发现了张将军是我大理前任大将军，他既无法行刺信苴，便想杀死信苴身边的人来报复。那日张将军不知道什么原因，走路趔趄不稳，陈惠看到后觉得是天赐良机，便一路跟踪张将军到鱼课司巷，用铁锤杀了他。至于陈惠后来为何会冒险去抢劫金铺，我尚不能解释。施宗羽仪长更不必说，当日送陈母前去大理的正是他和施秀羽仪长，他兄弟二人是陈惠重点报复的对象。想来陈惠日夜在梁王宫附近监视，施宗羽仪长昨晚出宫之时就已经被他盯上，但施宗武艺超群，他不是对手，只能暗中等机会。刚好昨晚施宗心情不畅，喝得大醉，这才被陈惠有机可乘。”

马文铭道：“有理，杨羽仪真是神人。”当即长长舒了一口气，本来十分复杂的政治谋杀案件变成了简单的复仇案件，确实令他心中一块大石头放下，立即命人四处张贴告示缉拿陈惠。再派人速去告知梁王和段功，免得他们翁婿继续互相猜疑。

既然真凶陈惠浮出水面，杨宝揣度施秀必然是下一个目标，虽说陈惠不会武艺，但毕竟一直以来刻意复仇，施秀又正伤痛兄长惨死，怕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赶紧回来忠爱宫中，却是四下寻找施秀不着，问起羽仪，这才知道段功跟阿盖公主争吵后愤然出宫，身边只带了施秀一人，迄今未归。杨宝担心二人出意外，忙去找杨智，想请他调派羽仪出去寻找。来到杨智门前，叫道：“杨员外！”却是无人应声。他见房门只虚掩了半边，推门进去，杨智正木然坐在床边，泪流满面。

杨宝知道昨晚施宗一向小心谨慎，昨晚独自外出饮酒，当是心情苦闷，与杨智争吵有很大关系，杨智如此郁郁伤怀，自是心感愧疚。他无意中瞧见这一幕，自觉不妥，正要退出，杨智已然瞧见了，举袖抹了一把眼泪，问道：“有事么？”杨宝忙上前禀明寻找段功、施秀一事，杨智道：“嗯，信苴还不知道凶案已破，他若不是去了滇池，便是去了觉照寺，你我分头带人去找。”杨宝道：“是。”

段僧奴、伽罗等人还等在梁王宫门前，杨智便让杨宝几人带上几名羽仪前去觉照寺，自己则带人往西到滇池岸边搜索。正要上马出发之时，昆明县衙巡检领了两名差役赶来，说是有一桩人命官司要请段僧奴去做证人。段僧奴问道：“你们没有弄错吧，真的是我么？我可是昨日才到中庆。”

巡检早在鱼课司巷见过段僧奴，知道她是段功之女，忙道：“宝姬昨日是不是在南城给了两名轿夫一片金叶子？”段僧奴道：“是啊，怎么了？”巡检道：“那就没错。那两名轿夫昨夜谋财害命杀了人，现被拘捕在县衙。姚县令本来怀疑那片金叶子也是他们所偷，但他二人坚持是说是一个美貌小娘子所送，还说一道的还有个印度小娘子，我立时猜到他们所说的原来是宝姬。这就请宝姬移步去趟县衙，看看是不是那两名轿夫。”

段僧奴记得昨日见过的那两名轿夫黄剑、田川极是憨厚朴实，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奇道：“当真是他们二人谋财害命？”巡检道：“是，那二人已经供认不讳、画押招供了。”段僧奴道：“那好。但眼下我有要紧事，要先去找我阿爹，回来再去县衙，如何？”巡检哪里敢得罪她，忙道：“可以，可以，宝姬先去忙正事要紧。”

段僧奴点点头，飞身上马，与杨宝等人朝觉照寺赶去。不过却是一无所获，段功根本没有来过寺中，众人又赶回城里。梁王早已经得知两起命案的凶手是陈惠，欣喜若狂，下令全城仔细搜索，又悬赏黄金千两，务求要抓出真凶，好将他碎尸万段。中庆城内外由此被弄得鸡飞狗跳，尤其梁王宫、行省署附近更是被兵士一寸一寸地密密筛过一遍，竟是毫无踪迹。

到得傍晚时分，杨智才陪同段功回来忠爱宫，原来他真是与施秀去了滇池泛舟。众人见他双目红红，也不敢多问究竟。段功回来，不见阿盖公主，知她回去了梁王那边，一时怔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杨智便命伽罗去请公主回来，又去请一直躲在伽罗房中不肯出来的段僧奴出面劝慰父亲。段僧奴赌气道：“我要劝，也该去劝施秀羽仪长才是。”说到做到，真的来到施秀房中，果见他正躺在床上默默流泪。

段僧奴走过去，轻轻坐在床边，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施秀只以为是旁人，开口便道：“我知道那陈惠下一个要杀的人是我，既然四处搜他不到，不如由我来充当诱饵，引他出来，也好亲手杀了他，为阿兄报仇。”

段僧奴惊道：“羽仪长万万不可冒险！那陈惠凶残野蛮，又一直藏在暗处，怕是……”施秀慌忙坐起，道：“属下不知道是宝姬，多有失礼，请宝姬恕罪。”段僧奴道：“都是自己人，还什么礼不礼的。你快些躺下！”强行将施秀重新按倒在床。

忽听见外面杨宝叫道：“宝姬，你在这里么？”段僧奴忙叮嘱道：“羽仪长，你切记不可冒险轻出。”施秀哼了一声，不置可否。段僧奴生怕他一意孤行，怒道：“你到底听还是不听？”施秀无奈，只得道：“是。”

段僧奴出来施秀房间，杨宝、高浪正等在院中。段僧奴道：“施秀羽仪长想以自己为饵，去诱陈惠出来，你们可得看紧他，别让他胡来。”高浪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段僧奴白他一眼，道：“好什么好，你就会跟着瞎起哄。”高浪道：“施秀羽仪长武艺高强，当年也是擂台胜主，只要事先有所防备，那陈惠无论如何都不是对手。”

杨宝道：“先不说这个。宝姬，梁王请我们几个去宫中赴宴，特别邀请了你。”段僧奴吃了一惊，道：“梁王知道我来了王宫？”高浪道：“早跟你说过，这忠爱宫中有梁王的眼线，什么事能瞒得过他？”段僧奴道：“那我阿爹呢？”杨宝道：“阿盖公主已经回来忠爱宫，信苴正与她在房中说话。梁王只请了我们几个，说是要特意感谢我们出力破案。”段僧奴道：“那好，就去看看再说。”杨宝忙拉住她道：“梁王为人偏狭猜忌，好起猜疑之心，宝姬切记不可……”段僧奴道：“我知道，不能乱说话是吧，那我干脆扮哑巴好了。”

几人出来忠爱宫，早有侍卫等在门口，带路往后宫而去。来到一处雅致的水榭，伽罗人已在那里，正与马文铭说话，王相驴儿、王傅大都均候在一旁。见段僧奴到来，驴儿等人忙上来参见。段僧奴只点点头，也不开口说话。

等了半晌，才见李罗施然而来，笑容满面，凌云冷着脸，跟在他身后。宴席随后开始，李罗对段僧奴极是客气，让她坐在自己身边，说了许多感谢话。段僧奴要么只是点头，要么只是简短几字敷衍，果然信守要扮哑巴的前言。

宴席散时，李罗又上前握住杨宝的手，道：“小侯爷多次提及杨羽仪聪明过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不知道杨羽仪是否有兴趣与令叔一般，到行省任职？”

杨宝先是愕然，随即躬身道：“小子年轻识浅，还须得在信苴身边多加历练。大王好意，小子心领。”

李罗笑道：“杨羽仪是世家子弟，又是独子，将来要继承你阿爹的官职爵位，这行省的官位，原本也没放在眼里。”他面带笑意，言语中毫无讥讽之意，杨宝更觉得他话中有话，又想起杨智所说的父亲与梁王暗中勾结的话来，额头汗水涔涔而下，道：“不敢冒犯大王天威。”

回来忠爱宫，已经是亥时，城门早已关闭。段僧奴不及出城回去觉照寺，只能留在宫中与伽罗同住。杨智听说众人回来，忙赶过来道：“宝姬，信苴要见你。”段僧奴知道无可推托，只得随杨智来到书房。杨智道：“请宝姬自己进去吧。这书房，属下是不能进的。”段僧奴迟疑半晌，终于还是掀帘进去。

段功正秉烛读书，见女儿进来，放下手中书卷，招手道：“过来。”段僧奴依言走过去。段功道：“这两日频出意外，咱们父女竟是没有好好说过话。你是如何来了中庆？”段僧奴不答，只咬着嘴唇，埋头望着自己脚尖。段功心下明白女儿是关心自己，想来中庆探望，叹了口气，问道：“你母亲……她可还好么？”

段僧奴正要答话，却见竹帘一挑，阿盖端着个玉盘走了进去，当即冷下脸，道：“阿姆当然好了，两个弟弟也很好，阿爹不必挂念。”

阿盖见到段僧奴，极是尴尬，她二人当日携手游阳苴咩城时以姊妹相称，如今再见面，竟已经有母女的名份，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合适，只讪笑道：“你来了，我特意端了茶来给你。”

段僧奴也不接茶，只问道：“阿爹还有事么？女儿累了，想去歇息。”段功见此情状，料来女儿一时心结难解，无法与阿盖融洽相处，留在这里也是徒增难堪，只好道：“那你去吧。”

段僧奴愤愤出来，自回伽罗住处躺下。次日一早便闹着要回大理去，伽罗怎么也留不住。还是杨宝劝道：“宝姬既然一定要回去，不如再多等两日，等到张将军和施宗羽仪长尸骨火化后，信苴会派人送骨灰回大理，你再一道上路不迟，也好有个照应。”段僧奴这才答应要多留两日。

张希矫和施宗命案虽破，但后续的追捕并不顺利。马文铭早已经找了擅画人像的画师，根据众人描绘的形貌画出陈惠的样子，张贴城中要害之处，全城人仰马翻地搜索陈惠，地面都被翻过几遍，始终没有结果。

过了两日，该是火化张希矫和施宗的日子。梁王十分重视，早已经命人在行省署外署院中搭起高台，将两具遗体放在上面，又特意请来觉照寺智灵、遗缘等高僧作法超度。当日，中庆城中大小官员云集行省署，梁王夫妇、世子阿密夫妇、段功夫妇均早早赶到现场，郑重为死者送行。

正当僧人们念经完毕，段功亲自举火，登上高台，要去点燃尸首时，忽然一阵风来，扬起尸首上的布帛，他赫然望见白布下露出一点绿色来，心念一动，上前掀开白布——只见张希矫尸首全身呈现出惨淡绿色，在淡金色的阳光的照射下，恍若孔雀开屏一般，极其醒目耀眼。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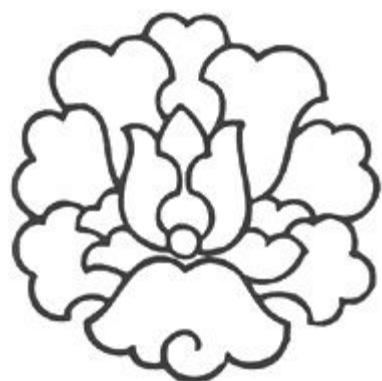
【1】大德桥：后改名云津桥，又名德胜桥。

【2】饵**快**：一种米制食物。

【3】贝币一枚称为一庄，四庄称为一手，四手为一苗，五苗为一索。

第十章 孔雀胆

流言蜚语早已经传遍城中，人们暗地里不断谈论着传说中的孔雀胆，又是惊奇，又是畏惧。伴随着那些梁王与段功不和的小道消息，夕阳渐渐西下。即使当最后的一抹殷红如血的亮光不知不觉中从天井上消失的时候，各种议论与猜测仍在黯淡迷蒙中继续。天空越来越暗，事情的真相似乎正被一层又一层的黑布紧紧地包裹起来，愈发扑朔迷离，神幻莫测。



发现张希矫尸身变绿后，这才彻底解了困惑杨宝已久的疑问，难怪当日看到张希矫步履蹒跚，走路摇摇晃晃，后来验尸时既没有发现病症，又没有中毒迹象，原来他是事先中了孔雀胆剧毒，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如此轻易被不会武艺的陈惠杀死。这显然跟脱脱被杀一样，是一起案中案，案情再一次复杂起来。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张希矫是被何人下毒？又是在何处中的毒？当日杨宝看到张希矫时他正经过大德桥，自东往西朝城中而去，大德桥以东虽也有一些零散商家、住户，但均是普通商人或百姓，根本就跟张希矫扯不上关系，但却有一个地方相当值得怀疑，那就是梁王、段功等人常去听经的觉照寺。再联想到伽罗提及的觉照寺后山林中发现的孔雀被取胆一事，多半是寺中有人邀请张希矫一道喝茶，往茶水下了孔雀胆，那人和张希矫同时中毒，等张希矫离开后，便杀了预先捕好的孔雀胆囊解毒。可那人既然有心杀张希矫，暗中下毒即可，又何必一道饮茶，导致自己也身中奇毒？他定然是有重大事情，须得取信于张希矫。如此推断起来，这个人身份一定非同小可。尤其孔雀胆是大理密药，常人难以得到，梁王手中可能还有，段功手里也可能会有，他二人实是最大的嫌疑人。这样一来，案情绕了一大圈，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但段功要杀张希矫，大可不必用孔雀胆，他若下令张希矫自杀，张希矫也不敢不听，何况他还是最先发现张希矫尸身变绿的人。如此，嫌疑人就只剩了梁王一人。

杨宝说了自己想法后，当即段僧奴、高浪等人一起前往觉照寺查证。伽罗却推说还有事情，不愿意同去。等到众人离开，她到王宫来找凌云，远远望见他正从泉银淑的如意楼出来，便站在甬道边等他。

凌云见到伽罗，微微一愣，走近来问道：“你又是来兴师问罪的么？我可没有毒杀张希矫。”伽罗道：“真的不是你？”凌云道：“那天你带我去酒楼，我早向你交代过行踪，当日我一直在城中跟随大王办事，行省和城守营的许多人都见到我，后来去铁匠铺取剑，不是还被你们看到么？别说去觉照寺，就连城门都没有出过。你那同伴杨宝是个聪明之极的人，你自己去问问他看，我有没有一点时间去觉照寺下毒？你再想想，以前张希矫在无为寺见过我，他早知道我是大王心腹侍卫，他会同我一起坐下喝茶聊天么？”

伽罗道：“你怎么知道张将军是与人喝茶聊天时中的毒？”凌云道：“瞎猜的。”顿了顿，又道，“你怎么凡是坏事都怀疑是我做的？”伽罗道：“我也不想怀疑你，可是……”

凌云眼神中掠过一丝冷冷的光，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怀疑我，所以我才向你解释清楚。不过，伽罗，这是最后一次。你再来质疑我，我可

是无论如何都不理了。”。

伽罗见他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似是自己真的冤枉了他，傻站了半晌，才闷闷回去忠爱宫。正迎头遇上施秀，问道：“你去了哪里？”语气极是警觉。伽罗随口道：“去找凌云。”施秀道：“你找他做什么？”伽罗摇了摇头。

施秀道：“伽罗！”伽罗道：“嗯？”施秀道：“是不是你从药师殿拿了孔雀胆给凌云？”伽罗震惊异常，道：“羽仪长怎么会这样想？”施秀冷笑道：“不是你还会有谁？高潜临死前，说凌云就是从药师殿盗走孔雀胆的人。凌云被擒后一直被监禁，哪有机会拿到孔雀胆？我猜高潜其实是想说：‘伽罗盗走了孔雀胆，又交给了凌云。’”

伽罗惊骇地望着他，这位平日爱开玩笑的和善的羽仪长脸上，充满了怨怼愤怒之气。仇恨总能蒙蔽人的眼睛，驱使人失去理智，变得多疑起来，就连身边亲信的人也不放过。

过了好半天，伽罗才正色道：“我是医师，只会治病救人，绝不会下毒害人。羽仪长若怀疑是我偷了孔雀胆，大可向信苴告发，我愿意接受调查。至于凌云，我喜欢他，就跟喜欢施秀羽仪长你一样，你们总分什么大理、梁王，讲什么白族人、汉人、蒙古人、回回人，对我来说全无意义，在我眼中，只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人。”施秀听了伽罗的话，一时呆住，露出一一种奇怪的表情来。

回到住处，伽罗全身疲惫无力，忍不住倒在床上大哭起来，倒不是为自己受了施秀冤枉腹中觉得委屈，而是最近的这些事令大家互相猜忌，各种追问、质疑不绝于耳，着实令她的心悲凉透了。

案中案的流言蜚语早已经传遍城中，人们暗地里不断谈论着传说中的孔雀胆，又是惊奇，又是畏惧。伴随着那些梁王与段功不和的小道消息，夕阳渐渐西下。即使当最后的一抹殷红如血的亮光不知不觉中天井上消失的时候，各种议论与猜测仍在黯淡迷蒙中继续。只是，这些议论并无法消除人们心中的疑惑，而猜测又加重了他们心里的忧虑，就像那越来越暗的天空一样，事情的真相似乎正被一层又一层的黑布紧紧地包裹起来，愈发扑朔迷离，神幻莫测。

这个盛夏的夜晚，冗长而沉闷。恐惧、绝望、惊惊、战栗、猜忌的气氛如同幽灵一般，弥漫在梁王宫上空，更是压抑得令人窒息。

到了晚上，段僧奴、杨宝等人筋疲力尽地从觉照寺回来，各有沮丧

之色。伽罗也不问案子查得如何，只道：“宝姬，我要与你一道回大理。”段僧奴昂然道：“我暂时不走了。现在孔雀胆一案未破，杀死张将军的真凶没有找到，我怎能放心离开？”杨宝觉察到伽罗眼睛红肿，问道：“是谁欺负你了？是不是凌云？”他早猜到伽罗天生喜聚不喜散，她不跟着大家同去觉照寺看热闹，肯定是有事去找凌云。伽罗道：“不是凌云，是施秀羽仪长，他说是我偷了孔雀胆，再交给了凌云。”

杨宝大奇，问道：“施秀羽仪长怎么会这么认为？”伽罗便将施秀的话重复一遍，说到最后，又忍不住掉下眼泪来。段僧奴大怒，道：“好个施秀，不去找凶手，竟怀疑起自家人来了。伽罗，你等着，我去让他来向你道歉。”气冲冲地去找施秀算账，杨宝拦也拦不住。

高浪见伽罗哭个不停，皱起眉头，道：“好了，不过是施秀羽仪长一点小疑心而已，谁叫你成天跟那个凌云粘在一起。你不知道，杨宝还被杨智员外怀疑是梁王的眼线呢，他怎么没掉一滴眼泪？”

伽罗惊奇地望了杨宝一眼，杨宝点了点头，示意高浪所言是真。伽罗抽抽搭搭地道：“我就是为这个哭，本来好好的人，现在都变成你怀疑我、我怀疑你了。”杨宝叹了口气，道：“所以世人才说人心比毒药更险恶，更可怕。世间之事，原是……”

却见段僧奴又风风火火闯了进来，道：“施秀羽仪长不在房内，羽仪说他天黑前就离开了忠爱宫。难不成他真的将自己当成诱饵，去引陈惠出来？”杨宝道：“哎哟，还真有可能。”也不敢去惊扰段功，忙出宫去侯府找到马文铭，请他加派人手全城巡查。但这一夜，竟始终没有找到施秀，当然也没有发现陈惠。

一直到次日清晨夜更尽时打开城门，才有守门兵士领着进城的山民赶来报案，说是南门外通济桥死了一个人，桥上到处是血。杨宝等人一夜未回忠爱宫，一直与马文铭一道守在行省署理问所等候消息，闻讯忙赶出城外，那死者竟然真的就是施秀，死状与张希矫、施宗二人相仿，凶手显然又是那铁锤人陈惠。虽说众人心中早有一种不祥之感，可还是互相安慰施秀武艺高强，料来不会有事，如今见他横尸桥头，不免又是伤痛又是愤怒。

伽罗昨天才跟施秀吵架，今日便见他惨死桥上，原来人生当真如朝露，太阳升起时就没有了，生死竟只在一夜之间，又惊又悔，一阵恶心直涌上来，鼻子一酸，喉头一片发苦，可很快嘴里又像吃蜡似的变得什么味道也没有，终于再也忍不住，一头扑到段僧奴怀中放声大哭起来，哭得声嘶力竭。段僧奴有心安慰，刚一张口，泪水便不自主地夺眶而

出。高浪也极是悲恸，不断用拳头狠砸桥上的石柱，心中充满了恨意。

只有杨宝久久凝视着尸体发呆，良久不发一言。马文铭知他机敏，上前问道：“杨羽仪可是留意到有什么特别之处？”杨宝道：“张希矫将军和羽仪长兄弟都是习武之人，陈惠气力再大，不过是一打金箔者。按理来说，他们三人与陈惠交手都会占尽上风，不过张将军是中孔雀胆剧毒在先，施宗当晚又喝醉了酒，容易被陈惠偷袭得手。但施秀羽仪长既没中毒，又没喝醉，事先又知道他是陈惠的下一个目标，何以能被陈惠轻易击倒？”

马文铭道：“这一点我也留意到了，所以我不命人搬走尸体，只等件作到来。”又问道：“伽罗不是说孔雀胆毒无法验出，只有三日后尸体自己发绿方能辨认，施秀羽仪长会不会是跟张希矫将军一样，先中了孔雀胆？”杨宝道：“这种可能性很小，且不说孔雀胆极其难得，施秀羽仪长一直有心以自己为饵，诱出陈惠来，他当事事谨慎小心，绝不会令旁人有机可乘往他身上下毒。”

正说着，件作邱东赶到桥头，他这两日连续见到被铁锤砸得稀烂的尸体，已经习以为常，况且死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像杨宝等人心中伤痛不敢上前仔细查看，上前匆忙翻转尸体，大略一看，便道：“这位羽仪表面跟前面两位死状一样，其实不然，他胸口中了一刀，是致命伤，伤口又窄又细，应该是一柄极薄的匕首。其余外伤倒确实是铁锤造成，应该跟陈惠用的打金箔锤是一类。”

杨宝闻言，忙抢上前来，只看了一眼，见施秀血肉模糊的脸上双眼睛瞪得像铜铃，怒气凛凛，犹如再生，急忙扭转了头，不敢再看。

马文铭道：“如此看来，凶手并不是陈惠，至少那一刀不是陈惠刺的。”邱东道：“还有一点，前面两起凶案，陈惠均在现场留下了满是血迹的麻布，按杨羽仪所言，是凶手用来包裹锤子头的，但这次却没有麻布留下。只是伤口大小深浅跟上次那把打金箔的铁锤很是相像。”

高浪道：“可是施秀羽仪长武艺不低，凶手功夫再高，也不能做到一刀置他于死地。他的浪剑挂在腰间，根本就没有拔出来过。”杨宝道：“凶手肯定认识施秀羽仪长，他先将匕首藏在袖中，再用什么吸引施秀羽仪长走到他面前，突然刺出，羽仪长完全没有提防，这才着了暗算。”马文铭道：“应该是如此，凶手也一定很了解案情，所以才能刻意伪造成陈惠杀人的样子。”

杨宝凝视施秀胸前伤口片刻，道，“小侯爷，请你立即派人去梁王宫，将昨晚所有不在宫中当值的侍卫召去理问所问话，再搜查这些人的住处，尤其要特别留意凌云。”

他昨日与同伴们前去觉照寺查询张希矫中孔雀胆一事，竟是一无所获，僧人们畏畏缩缩，问任何事情都推说不知，但正是这一无所知才更显得可疑，想来已经有人事先警告过觉照寺上下，以佛寺之尊崇地位，在中庆能够令众僧人俯首帖耳、惧不敢言的人当只有梁王了。既然梁王是下孔雀胆害张希矫的最大嫌疑人，施秀又死在通往觉照寺的路上，这其中必有重大关联，肯定是施秀发现了什么，才惨遭毒手被人灭口。施秀胸前一刀像一道小缝，凶手手法干净利落，定然是会武艺之人，杀人后又伪造铁锤人杀施秀的假象，想蒙混过关，更说明他就在梁王宫中，为了掩饰身份不得不如此。推断起来，当是凌云嫌疑最大了。

马文铭却极是为难，一摊双手道：“若是常人，既有嫌疑，原可以锁拿到公堂上，严刑拷问。可梁王侍卫不比一般人，凌云更是梁王心腹，尤其目下梁王正与段平章为进兵四川之事大起龃龉，闹得很不愉快，若是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就擅自捕人，这其中厉害，我不说，杨羽仪你也知道。”

高浪听他说了一大堆推托的话，很不高兴，道：“小侯爷莫非有心庇护真凶？当日王九一案……”杨宝忙叫道：“高浪，不可再提王九一案！”

自梁王避暑行宫高潜中毒案真相揭露后，段功严禁手下再提王九一案，原是考虑到双方各有尴尬之处——梁王与马文铭联手伪造冤案，高潜却以自杀挑拨两方猜忌，甚至一度起到了作用。此次段功返回中庆，跟高潜一案真相揭露有很大关系，有时杨宝午夜做梦，叹惋高潜为报父仇的良苦用心，总会心生对不起高潜之感，也常常怅惘迷茫，不知道当日揭露真相是该还是不该。

马文铭似并不在意，正色道：“当日王九一案，确实是文铭一手经办，然而我志在大元，只希望能力挽段平章回中庆，与梁王、行省共谋国事，匡扶社稷，文铭绝无助纣为虐之心。”段僧奴忽插口道：“你也知道他是纣了，却还不是要维护他。”这个“他”自然是指梁王了。马文铭情知说错了话，也不辩解，免得越抹越黑，传到梁王耳中，只摇头道：“无论如何，没有实证，我不能派人去梁王宫逮人搜查。”

件作邱东忽道：“羽仪长手里有东西。”众人上前一一看，果见施秀右手紧握着一小块布片，打开一看，是一片黑衣衣襟。段僧奴道：“我昨日见到凌云，他正是穿着黑色的衣服。小侯爷，你不会又要说这可能只是巧合吧？”马文铭道：“嗯，这个……”

忽见昆明县衙巡检飞奔而来，远远叫道：“马大人……马大人……”马文铭皱眉道：“什么事？”巡检奔到桥头，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道：“铁锤……铁锤人……陈惠……”高浪上前一把抓住他手腕，问道：“是发现铁锤人陈惠行踪了？在哪里？”巡检手腕被捏得生痛，忙掰

开高浪的手，道：“在县衙里……他人就在县衙里……”马文铭道：“你们已经捉住陈惠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巡检道：“不是……是……”马文铭道：“咱们去昆明县衙，边走边说。”

半路上，巡检才算把话说清楚：原来前天晚上有轿夫黄剑、田川见财起意，抢夺一顾主财物后将其杀死，正用轿子将尸体抬到螺峰山丢弃时，半途遇到巡逻的差役，于是将黄剑、田川缉拿回县衙，次日二人即招供了杀人谋财的事实。本来此案已经了结，但死者尸首一直停在县衙里，无人来认领，今日一早，差役回禀县令姚东子后，欲将尸体抬出县衙埋葬，忽然发现那尸体竟然变成了绿色，模样十分诡异。差役早听闻了孔雀胆的种种传闻，虽未亲眼见到行省署中前大理大将军张希矫尸体是如何变成绿色，但大致的情形总是听过，忙赶去禀告。县令姚东子亲自带人来查看究竟，巡检越看越觉得尸首面容脸熟，想了半天，命人取来告示图形一看，死者不是别人，正是那被通缉且四处寻访不到的铁锤人陈惠。姚东子不敢怠慢，急忙命巡检来请马文铭前去县衙。

众人听说，无不惊诧。陈惠尸身既然变绿，当是中了孔雀胆剧毒，他虽是杀人凶手，究竟只是一个普通打金箔人，浪费孔雀胆这等珍稀秘药来杀他，岂不是可惜？陈惠是杀死张希矫和施宗的凶手，已是确认无疑的事实，可他既然在前夜已死，昨夜就不可能再复活来杀施秀。到底是谁杀死了施秀？又是谁用孔雀胆毒毒死了陈惠？稍稍深入一想，疑问就越来越多，当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昆明县衙靠近小东门永清门，恰好在五华山、祖遍山、螺峰山三山之间。这三座位于中庆城中的大山各有特色——五华山逶迤玲珑，秀丽多泉石，上有五华寺，段功初入中庆时曾在上面住过数日；祖遍山连峰叠嶂，丹崖翠壁，有鹤停鹄峙之态，东瞰盘龙江，与金马山两相遥望；螺峰山为三山中最高者，峭拔陡峻，山林幽密，林中多是深碧色的大石。山洞极多，尤以潮音、幽谷二洞最为深杳莫测，又传说内中有蝙蝠妖作怪，常人不敢妄进，生怕迷失其中，或是被妖怪吸了血。山洞中潮湿处生有一种奇特的山菌，硕大如碗，极其美味，也偶有人为生计所迫，进洞采菌，因为难得之故，往往能卖个好价钱。

赶来昆明县衙，县令姚东子已经率差役迎候在门前。姚东子是名汉人，大约四十来岁，看上去肥头大耳，不像官宦，倒像是个脑满肠肥的商人。不过此人来历也算不小，他祖辈姚天福是元初名臣，曾任监察御史、刑部尚书等职，是极少数靠才干跻身高位的汉人之一，曾破获著名的“双钉案”^[1]，有“元代包青天”之称。

那具被认为是陈惠的发绿尸首已被抬到大堂，杨宝、高浪、马文铭均见过陈惠本人，上前一看，果真是那善于模仿旁人笔迹的打金箔人陈惠。姚东子命人取过轿夫供状，上面写着事情经过，原来是轿夫黄剑、田川前夜自北门贡院附近抬了一人前去南门，见顾主露出的钱袋中有不少金银，当即起了歹意，在经过螺峰山时，二人合力捂住顾主口鼻，将其闷死。不料因为分金银争吵，引来巡视的差役，差役发现轿中死人，当即将二人锁拿至县衙。次日姚县令上堂审问，黄剑、田川对杀人谋财一事供认不讳。

马文铭看完经过，沉吟道：“莫非陈惠也是跟张希矫将军一样，在被轿夫杀死前，先中了孔雀胆剧毒，所以毫无反抗之力？”杨宝道：“小侯爷言之有理。不过这其中有两个疑点：第一，陈惠为何冒着被人记住面孔的危险坐轿子？第二，他既一心一意复仇，凶器当从不离身，他那把铁锤何在？”

马文铭忙问道：“姚县令，死者和轿夫身上可搜出了什么物事？”姚东子却是茫然答不上来，回头望去，当日常办的差役祖笑笑忙道：“死者身上一无所有，轿夫身上除了零碎物件，就只有一袋金银。”另一差役姜闻补充道：“还有一些贝币和一片精致的金叶子。”

段僧奴道：“呀，那片金叶子是我给他们的。”这才想起巡检请自己来县衙指认轿夫一事，竟是忘得一干二净了。又道，“那两名轿夫我见过，怎么看也不像是会谋财害命之人。”姚东子不知她身份，闻言怫然不悦，但见她与马文铭一道前来，料来也有些来历，不便发作，只道：“犯人已经对行凶劫财一事供认不讳，有供状为凭。”

杨宝凝视陈惠的尸体良久，忽然走上前去，展开他右手，取下一片衣襟来，拿给马文铭看。马文铭陡然变色道：“这与施秀羽仪长手中发现的布片一样。”杨宝点头道：“线的色泽、纹理、细密完全一样，应该是从同一件衣服上扯下的。”转头问道：“不知道县令大人可否方便将那两名轿夫带上来？我有些话想问他们。”

姚东子面色一沉，也不答话。马文铭便命道：“人命关天，死者陈惠身上又背负着几条人命。姚县令，这就请你派人将犯人押上堂来。”姚东子无奈，只得命人去死牢提取犯人。

等了好大一会儿，才听见铁链声响，差役押着黄剑、田川进来，二人鼻青脸肿，均背了二十五斤的死罪大枷，连上手拷，脚上也钉了重镣，走路一瘸一拐，只能慢慢挪行。马文铭一见犯人情形，便知道受过重刑，多半是在严刑下被逼招供，不禁蹙起了眉头，他最反感拷掠犯人、酷刑逼供，可是转念一想，他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姚东子，当日他逼王九认罪，不也是用了类似手段么？

黄剑、田川一上堂便跪了下来，捧着大枷伏在地上，头也不敢抬。段僧奴见二人紧张得浑身发抖，情状极是可怜，大起恻隐之心，上前问道：“你们还认得我么？”黄剑勉力抬头瞟了她一眼，惊叫道：“原来是小娘子！”田川也抬起头来，大叫道：“娘子可要为小人作证，那片金叶子是你送给我兄弟的。”段僧奴道：“不错。”顿了顿，又道，“我看你二人憨厚老实，怎么会突起谋财害命之心？”二人互相看了一眼，随即重新低下头去，不敢接话。

杨宝猜他二人畏惧严刑，便问道：“你们二人合力杀死陈惠后，有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一把铁锤？”田川道：“没有。”杨宝道：“这就奇怪了，轿子中也没有么？”田川道：“没有。”姚东子喝道：“是不是你二人发现铁锤后觉得没什么用处，随手扔在了路边？还不赶快说实话，不然大刑伺候！”黄剑、田川吓得连连顿首道：“回大人话，真的没有铁锤，真的没有啊。”他二人颈项被枷枷住，头部活动范围极其有限，一上一下便仿若是小鸡啄米，煞是可笑。

姚东子道：“来人哪……”马文铭道：“算了，他们都已经认了杀人罪，再多认一把铁锤又有何妨？当真是没有找到。”姚东子挤出笑容道：“是，是，小侯爷高见，高明之至。”他年纪比马文铭大出许多，足以做其父亲，却不顾廉耻，当众讪笑大拍马屁，当真是令人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杨宝又问道：“你们二人能详细说说最初遇见陈惠的情形么？”黄剑道：“是。当晚我兄弟二人抬了个人去贡院，本准备收工回家，突然看到一人趑趄着走过来，双手捧着肚子，满头大汗，说是要坐轿子……”一边说着，一边偷着往旁边瞟去。他一直低着头，被押进来后便俯首跪在地上，堂上是些什么人没有看清楚，只是始终觉得眼角余光处有个绿色的东西，忍不住好奇，终于侧头看了一眼，见是一具绿色尸首，不禁愣住，问道，“他……他是个人么？”

杨宝道：“他就是被你们杀死的陈惠，因为事先中了毒，所以尸首变成了绿色。”黄剑道：“什么？不，不是他！”杨宝问道：“什么不是他？”田川也扭过头来，惊叫道：“哎哟，真的不是，那晚死在轿子中的根本不是这个人。”

马文铭吃了一惊，抢过来问道：“你们说什么？不会是当晚天黑你们没有看清吧？”黄剑道：“大人，小人不敢撒谎，真的不是这个人。这个人又瘦又小，那晚的主顾却是肥肥胖胖，跟……”慌忙四下看了一圈，道，“跟县令大人身材颇像。”姚东子听他口不择言，勃然大怒，道：“好你个刁民，来人，快些给我掌嘴。”

那差役祖笑笑应了一声，走到黄剑面前，高高扬起手，正要打下之

时，却被段僧奴抢过来攀住手臂，登时被甩到一边。段僧奴怒道：“怎么动不动就要打人？”姚东子怒道：“这里是公堂之上，小娘子……”马文铭忙道：“姚县令，这位是段平章千金，大理宝姬，你切不可无礼冒犯。”姚东子“啊”了一声，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来。段僧奴也不理他，上前一一扶起黄剑、田川，道：“你们有什么冤屈尽管说，小侯爷在此，当会为你们做主，不必怕这个县令。”

黄剑、田川听说她是段功之女，双膝一软，重新跪下，哭道：“宝姬，你可要为小人申冤，我们兄弟根本就没有杀过人……是……是县令大人非逼着我们招供，小人吃不住打，只好画了押……”段僧奴见他们两个大男人“呜呜”哭个不停，甚是局促，忙道：“你们先别忙着哭，把经过说清楚。”黄剑道：“是。”马文铭见二人浑身刑伤，站也站不稳，便命他二人先坐在地上，慢慢说来。

原来前夜黄剑、田川二人抬上那胖主顾后，一路往南，走到螺峰山山脚时，忽听得轿中那人“啊、啊”两声，忙放下轿子来看究竟，却见那人已经没了呼吸。二人这一惊非同小可，有心去官府报案，可人分明是死在轿子中，担心说不清道不明就此惹上人命官司，商议来商议去，决定将人抬上螺峰山扔掉，又见那人怀中露出钱袋，打开一看，里面有不少金银，足以令二人下半生衣食无忧，心想反正人也死了，这些钱财对他也没有用处，不如干脆兄弟二人分了。不料正分钱之时，有差役巡视经过此处，见到二人手中金银顿起疑心，打开轿子一看，又发现了死人，当即便将黄剑、田川当作杀人犯锁回县衙。次日姚县令升堂审案，还没有开始问话，就下令将二人各打了二十个耳光当作下马威。二人刚叫一声“冤枉”，分辩说没有杀人，又被上了大刑，二人硬挺不过，只好承认了贪财杀人的罪名。

马文铭听完经过，指着陈惠尸首问道：“你们当真能肯定前晚坐进轿子不是此人？”黄剑、田川忙道：“决计不是此人。”马文铭便叫过当日锁拿轿夫回县衙的差役，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差役名叫姚皋，是姚东子的远房亲戚，道：“前晚小人领头经过螺峰山，撞见这二人在分金银，轿子中又有个死人，当即就拿了他们回来，只留下祖笑笑、姜闻二人看守轿子，等天明作验过后才连轿带人抬回县衙。”

元代颁布有检验法令，其中对验尸一项有明文规定，须得地方长官带同典史、司吏、仵作等人到发现尸体处，严格按照中书省发布的“检尸法式”^{【2】}来检验。虽然真到执行时，地方官吏未必真会到场躬亲监视检验，但人命官司自有一套文书来规范流程，丝毫含糊不得。

马文铭道：“谁是祖笑笑、姜闻？”二名差役听叫，忙出列到堂前跪

下。马文铭道：“说，眼前这具陈惠的尸首你们是从哪里得来的？”祖笑笑、姜闻互相对视一眼，姜闻道：“这具尸首就是前夜轿子中发现的死人，大人切不可听这轿夫胡说。”

马文铭道：“姚大人，他们不肯说实话，少不得要用你经常用的法子。”姚东子抹了抹额头的汗，见马文铭不似玩笑，话中也无嘲讽之意，忙道：“是。来人，将祖笑笑、姜闻夹起来。”祖笑笑、姜闻在昆明县衙当差，自是知道县令的刑讯手段，忙道：“大人不必用刑，小人愿意招出实情。”

原来二差役当晚奉命看守轿子，等待天亮后佯作来验尸，因为张希轿凶案的缘故，行省下令昆明县昼夜巡查，他二人连续当差一天一夜，早困顿得不行，干脆倚靠着轿子睡了一觉。哪知道天色微明醒来时，发现轿子中的尸首竟是没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炸尸。二人吓得要死，又畏惧姚县令性情严酷，怕是不免落个失职之罪。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凑巧有赶早上山采山菌卖钱的百姓惊慌下山，告知潮音洞中有一具死尸。二人顿感有如天助，当即威胁那百姓不可对别人说起，不然告他个杀人罪，吓走百姓后，又赶忙去潮音洞抬了尸首出来，塞入轿中。天亮后，佯作来验尸，匆匆一看，见尸首身上并无伤口，也无任何异状，唯有脸部青筋暴露，只以为是被轿夫捂住口鼻窒息而死，便抬回去县衙停尸房。之后黄剑、田川在严刑下招供，尸体根本未抬上大堂，便一直放在停尸房，再无人关注，若不是今日下葬前凑巧发现尸体变绿，只怕这瞒天过海之计是天衣无缝。中庆全城正掘地三尺地追捕陈惠，梁王更是悬以黄金千两的重赏，谁料得到他竟躺在昆明县衙的停尸房中。

马文铭叫过姚皋，问道：“你既然捉拿了轿夫，当看过原先那具尸首，你看仔细些，这陈惠是原先轿子中那个死人么？”姚皋道：“当时天黑，未能看清楚……”姚东子怒喝道：“还不快说实话！”姚皋吓了一跳，只得嗫嚅着道：“因为天黑，头又低垂胸前，确实没有看清死者的脸。不过体形身材是有些差别……”

姚东子当众出丑，又有马文铭和段僧奴等人在跟前，此事难免要传入段功和马哈只耳中，他早想谋取外地知府的空缺，看来愿望泡汤，当即迁怒祖笑笑、姜闻二名差役，道：“来人，将他们两个收监关押，回头再重重治罪。”马文铭忙道：“姚大人且慢，不如命他二人戴罪立功，带我们去螺峰山破庙看个究竟。”姚东子奇道：“小侯爷还要亲自去么？”马文铭道：“当然。”又命人开了黄剑、田川二人死囚重枷，仍然先收入大狱监禁。

段僧奴道：“他二人明明无辜，为何还要继续关起来？”马文铭道：“原先那具被害人尸首还没有找到，案子疑点极多，他二人仍然是嫌

疑人，不能释放。”段僧奴冷笑道：“我就知道小侯爷明察秋毫……”

忽听得杨宝道：“我知道那具尸首在哪里。”马文铭大奇，问道：“在哪里？”杨宝道：“小侯爷请先去螺峰山，我去找那具尸首来。”马文铭见他不愿意多说，料来必有深意，道：“那好，我们分头行事。”杨宝道：“宝姬，你和伽罗……”段僧奴道：“我们当然要跟小侯爷去，免得他从中做手脚。”马文铭也不辩解，只道：“甚好。”当即命祖笑笑、姜闻带路，往螺峰山而去。

螺峰山山峰蟠旋如螺髻，由此得名，山路颇为难行，走了大半个时辰，才来到半山腰潮音洞口。猫腰进洞十余步，光线渐暗。众人早有准备，燃起火把，火光融融中，眼前豁然开朗，洞如大厅，高十数丈米至数十丈，洞内乳石千垂，石笋林立，千姿百态，洞中水声如潮，隐隐有江声浪涌之声。再往深里去，到处都是岔道，洞叠洞、洞连洞、洞洞相通，分不清到底有多少个洞。

姜闻道：“陈惠的尸首就是在这座石峰后面发现的。”马文铭见那石峰极大，与洞壁之间只有一人之宽，洞边一道细细的水流，生有几个大山菌，若不是那采菌人点火进来，沿水流声寻找山菌，还真不容易发现尸首。便命差役多点火把，四下仔细搜查一遍。

一名差役叫道：“这里！”却见一座乳石后面丢弃有笔墨砚台，段僧奴不禁大奇，问道：“这里如何会有笔墨？”马文铭道：“陈惠擅长模仿旁人笔迹，令尊当日正是用他所长，伪造了一封家书，才令明玉珍思归退兵。”段僧奴白他一眼，道：“我问你了么？”马文铭也不与她计较，扬声道：“这里当是陈惠的藏身之处了，大伙儿再好好搜搜。”

过了不久，果然在左首石壁上一处小石洞中发现了衣裳、被褥等，均是又霉又臭，污秽之极，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清洗过，正是陈惠居住之所，日常用物中竟然还有几块碎金。段僧奴问道：“莫非这些金子就是陈惠从线阳金铺抢来的生金？”马文铭道：“这块金子下有个‘人’字，当是‘沈’字中的一截。”段僧奴哼了一声，却不再抬杠。

当下马文铭命人将洞中搜到之物尽数带回昆明县衙。杨宝正带着沈富站在门口相候，段僧奴不禁大奇，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找到了沈先生当日被陈惠抢走的生金？”杨宝一愣，道：“是么？”指着沈富道，“沈先生就是黄剑、田川最先抬过的‘尸首’，我刚才领他去过大理，两名轿夫均认出了他来，还以为见到了鬼魂。”

原来沈富有心绞痛的毛病，前日他去北城办事，回去时夜色已深，且人很不舒服，只觉得心疼不已，正好遇到黄剑、田川二名轿夫，便打算坐轿子回南城去。半途时，他心口实在疼得厉害，终于假死了过去，

由此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天光亮时冷风一吹，他忽然又清醒过来，一摸身上钱袋不在，再一出轿见到两名差役在轿子边睡觉，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忙自己走了。到半路又靠在墙角歇了大半天，体力恢复了些，这才慢慢踱回线阳金铺，正好遇到杨宝等人拿着件作找到凶器模子在向伙计确认抢劫金铺的与杀害是同一人。伙计问起沈富昨夜去了何处，他自己也说不明白，只说是因为肚子疼在轿子中昏死过去了。

这起轿夫谋财害命案至此才算真相大白。马文铭忙命人放出黄剑、田川，又将钱袋、生金送还给沈富。沈富听说两名轿夫因为自己无端惹上一场官司，白受了许多皮肉之苦，很是过意不去，又从身上取出几块金子，连同陈惠处搜到的碎生金，一齐装入原来的钱袋中，递给黄剑、田川二人道：“劳二位受了许多苦，一点微物，聊表心意。”黄剑、田川本是朴实之人，白得了许多财物，也不知道是福是祸，一时惊愕，捧着钱袋面面相觑。段僧奴道：“二位大哥，还是赶紧回家去吧。”黄剑、田川这才恍然大悟，一再相谢，这才飞奔出衙。

解决了一桩案子，却还有更大更多的难题。陈惠手中发现的衣襟，竟然与在施秀手中发现的一模一样，这决计不是巧合。这两个本是死敌的仇人，怎么会有同一件衣服的衣襟呢？陈惠又是如何中的孔雀胆毒？又是被何人下毒害死？

众人越想越是困惑，均将希冀的目光投向杨宝，杨宝却只是在陈惠的尸体旁转来转去，反复查验，旁人也不敢惊扰他。闷闷等了好半天，杨宝突然叫道：“伽罗！”伽罗自从今日一早发现施秀惨死桥头后，一直心情低落，提不起精神，只漫声应道：“嗯。”杨宝道：“若是我早已经中了孔雀胆剧毒，你却不知情，来找我打架，我的毒血溅到了你身上伤口，你会由此连带中毒么？”伽罗道：“当然，那孔雀胆何等厉害，进入人体血液，还能不死么？”杨宝道：“但你中的毒素不多，毒性发作的时间要慢许多，是也不是？”伽罗道：“是，可以多活一些日子，但早晚也要死。”

高浪道：“不是说孔雀……”正要说出孔雀胆毒可以解孔雀胆毒的秘密，段僧奴重重咳嗽了声，插口道：“我知道杨宝的意思了，你是说，没有人下毒去害陈惠，他不过是连带中毒，他身上的孔雀胆毒是从张希矫将军身上转移过去的。”

杨宝道：“正是。”马文铭道：“可是县衙的件作验过尸首，陈惠身上并没有伤口，那孔雀胆是如何进入他体内血液中？”杨宝道：“身上确实没有伤口，但他的右手上却有。”指着陈惠右手虎口道：“这里有一道裂

口，我猜是陈惠在锤杀张将军时用力过度，张将军的血刚好溅到了他这道裂口上，他由此中了孔雀胆剧毒。大凡毒药，应该是先入四肢，再侵入肺腑，而孔雀胆起初的感觉是麻痹，陈惠尽管中毒量很少，但他怒气冲天，全身气血急流，毒素加速进入四肢，他出鱼课司巷后立即有所觉察。他是打金箔人，熟悉金子特性，当然知道生金可以解毒祛湿，于是临时蒙面闯进线阳金铺，抢劫了两块生金，靠食用生金碎屑来解毒。他中毒不深，生金又缓和了孔雀胆毒性，于是他得以继续进行复仇计划，在第二天晚上成功杀死了喝醉的施宗。但过度用力再度引发剧毒，生金也无力回天，于是他回到螺峰山潮音洞等死……”

马文铭听了觉得十分有理，对杨宝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道：“原来如此。杨羽仪推测合情合理，难怪陈惠不取张将军身上金砂，却要冒险去抢劫线阳金铺的生金。只是文铭尚有一点不明白，陈惠和施秀羽仪长手中如何会有一模一样的衣襟？”杨宝道：“我猜一直有个神秘人躲在背后，当日陈惠杀死施宗羽仪长时，神秘人暗中看见了一切，并一路跟踪陈惠来到潮音洞。不料陈惠发现了他，虽因中毒无力反抗，但拉扯中还是撕下了神秘人的一片衣襟。小侯爷在潮音洞中未能搜到铁锤，我猜这个神秘人已经将铁锤取走，正是为了当晚杀死施秀羽仪长后嫁祸给陈惠。这计划本来完美，我们即使从蛛丝马迹中怀疑杀死施秀羽仪长的另有他人，但也没有真凭实据，陈惠已死，藏尸在潮音洞的石缝中，极难被发现找到，我们却不知道这一点，依旧是漫无目的来回搜捕。幸好天理昭彰，竟然让采菌人意外发现了尸首，又阴差阳错地被开小差的差役拿来冒充另一起案件的死者，由此才得以揭开事实真相。”

高浪道：“神秘人到底是谁？”杨宝道：“神秘人肯定一直在暗中监视我们，所以他才能知道施宗和施秀羽仪长的行踪。”高浪道：“那不就是凌云么？他当晚跟着施宗出宫，巡夜的人亲眼所见。”段僧奴道：“我们这就去将凌云捉来，请那个喜欢拷打人的姚大人出来，对他严刑拷打，不怕他不招供。”杨宝忙道：“万万不可，小侯爷的顾忌有道理，现在是非常时机，必须得有真凭实据才行。”段僧奴道：“那就眼睁睁看着杀人凶手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么？你们能忍，我可不能忍。”杨宝道：“宝姬，这里可是中庆，不是大理。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们先回去禀告信苴再说。”

回来忠爱宫，段功刚从行省署回来，他的人明显苍老憔悴了许多，再无昔日勃勃英气。段僧奴一见，大起爱怜之意，上前挽起父亲的手，叫道：“阿爹，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太伤心了。”她本意在于安慰父亲，一语未毕，自己也是泪水潸然。段功轻轻叹了口气，道：“好孩子。”

杨宝上前禀告了陈惠之死及自己的种种推测。杨智道：“既是如此，凌云确实嫌疑最大。梁王近来忙于调兵，忙于四川军事，未必知道此事，不如信苴亲自去问他。”段功出神半晌，才道：“此事我自主张。”又道，“我有事要出去一趟，杨宝，你跟我来。”当即带了杨宝和两名羽仪出城，一路东去。杨宝猜段功要去觉照寺，以前在大理，每每信苴心烦意乱时，总是会去无为寺，来了中庆后，多少有些将觉照寺当作无为寺的替代。

路过通济桥时，桥上血迹犹在，段功驻马良久，才继续东行。来到觉照寺中，又与住持智灵、禅师遗缘在茶室中攀谈许久，多涉及人生。遗缘听到段功偶尔提到目下梁王正欲对四川红巾用兵，忽然问道：“听说张希矫大将军当日下令烧毁古田寺之时，红巾其实早已经退出那里，是也不是？”段功道：“是。”叹了口气，既然张希矫已死，也不愿意再提这段往事，只是提及三年前与明玉珍红巾交战时多杀俘虏，颇多追悔之意。

直到日尽西山，杨宝依旧不能忘记前几日伽罗提及的杀孔雀胆取胆囊一事，担心迟则有变，不顾身份再三催促，段功才敬意殷殷地道：“段某兴许会有一段时间不能再来寺中向二位禅师请教，今日便当作是告辞了。”智灵劝道：“凡事尽有定数，段平章不必太伤感了。”段功道：“多谢禅师指点。”

杨宝有意落在后头，等段功出去，忽然叫道：“二位禅师请留步。”智灵、遗缘知道段功身边羽仪都是世家子弟，当即站住。遗缘问道：“尊羽仪有事么？”杨宝问道：“两位禅师可认识张希矫大将军？”遗缘道：“昨日贫僧等人曾到行省署为张将军超度，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认识？”杨宝道：“张将军被还害前，没有来过寺里么？”智灵先是一愣，望了遗缘一眼，这才道：“没有。”杨宝点点头，道：“多谢二位。”迅疾步出茶室，去追段功。

杨宝临走所问的那两句话，实是有意为之。他在茶室中侍立一旁时，留意到段功所坐北首座褥下的地毯上粘有一根黄色的头发，而张希矫母亲为金发碧眼的西域人，他本人天生黄发，在云南极是罕见。若地毯那根黄发果真是张希矫所有，那么他很可能是在这间茶室里中了孔雀胆毒。只是一根头发太微乎其微，不足成为指认觉照寺的实证，因而杨宝有意提到张希矫，试探二僧的反应，果见那住持智灵反应古怪，之前遗缘禅师忽然问及张希矫火烧古田寺时，他也是一愣，情形极为可疑。只是有一点，僧人均是方外之人，孔雀胆又是如何出现在觉照寺？这二僧均是梁王座上宾，会不会跟梁王有所关联？正想将发现告知段功，却见他神色郁郁，极是阴沉，当即又将到了嘴边的话溜了回去。

回来的路上，段功一直挽马缓行，杨宝等人不敢催促。段功忽叫道：“杨宝！”杨宝道：“是，信苴。”段功道：“一会儿回去忠爱宫，你立即着手准备，明日一早便与高浪带着宝姬、伽罗回去大理。”杨宝吃了一惊，问道：“这么快？”段功点点头，道：“越快越好。”杨宝道：“遵令。”心中暗想：“信苴如此着急送宝姬回去，莫非是要发生什么事？”

段功又道：“杨宝，你是个聪明的好孩子，我将僧奴托付给你，你要照顾好她。”杨宝听他话中有将段僧奴许配给自己之意，面上一红，垂下头，道：“是。”段功叹道：“如此，我便再无放不下的事。”

杨宝听段功话中有一股深切的悲凉，似在交代后事，心头一热，叫道：“信苴！”段功回过头来，见他神色有异，问道：“你是有什么话要说么？”杨宝道：“我破了高潜中毒的案子，虽然人人夸我聪明能干，可我自己并不快乐，我心里总觉得对不起高潜。这几日，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我揭露了高潜自己服毒的真相，信苴兴许不会再回中庆，那么，张将军、施宗羽仪长、施秀羽仪长他们几个也就不会死。”段功愕然道：“你怎么会这么想？”杨宝道：“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总觉得是我害死了他们。”

段功叹了口气，问道：“你喜欢宝姬，是也不是？”杨宝自觉得对段僧奴的爱意隐藏得极深，甚至连她本人都没有发现，不知道段功如何知晓，不敢不答，只得红着脸道：“是。”声音低微，几不可闻。段功道：“如此，你当能理解喜欢一个女子的感受，恨不得要天天与她见面，终生厮守在一起。”杨宝心念一动，暗道：“莫非信苴是指阿盖公主？”段功正色道：“你没有什么不对的，即使你没有揭破高潜服毒一事，我也会返回中庆。如果一定要说有人害死了施宗、施秀，那么也该是我了。”

杨宝一时呆住，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半晌才道：“请信苴放心，属下一定会找出真凶，为施秀羽仪长报仇。”段功道：“不必，你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护送宝姬回去大理。”杨宝心道：“信苴如此，莫非已经知道凶手是谁？”忍不住好奇，正待询问，忽见杨智、段僧奴带着数名羽仪前来迎接，两下合作一道，这才快马加鞭，飞驰回城。

夜幕悄然降临，一切生命从绚烂走向平淡，一切喧闹渐渐归于沉寂。这一夜，忠爱宫中的羽仪们处在高度紧张的戒备当中，接连失去了两位羽仪长，无言的恐惧笼罩了每个人的心头，大家的心情就像这天气，又是燥热，又是潮湿。

当晚阿盖公主因母亲生病，去了梁王宫中探望，段功将段僧奴叫进

书房，半晌不见出来。杨宝将高浪、伽罗叫到自己房中，说了明日一早要返回大理。高浪当即反对，道：“我不回去。眼下杀死施秀羽仪长的真凶尚未找到，羽仪们人心惶惶，我可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被人骂作胆小鬼。”伽罗也道：“如果要去，大家一起走，我们不能只留下信苴一个人孤孤单单在这里。”杨宝道：“我也不想走，可这是信苴的命令，你们是想抗命么？”

伽罗、高浪便不再言语，各自回房歇息。高浪越想越是气愤，心道：“就算明日不得不回大理，也该在离开前为信苴除去一个心腹大患才是。”主意一定，当即携了铁鞭，趁夜色往梁王宫摸去。

梁王近日多呆在北城军营，即使回宫过夜，也往往是深夜，宫中高手侍卫大多跟在他身边，宫中的警戒比平日要松弛许多，高浪又向来特别留意梁王宫侍卫的巡防，竟是不费吹灰之力摸到了侍卫住处。正待寻找凌云住处时，忽见前面远远走来两个人影，忙闪身在一棵大树后。

那两人边走边谈，慢慢走近大树。一个女子道：“唉，我真的很是烦恼，恨自己没有一点本事，无法帮他分担忧劳。”分明是阿盖公主的声音。又听见一个男子答道：“公主身份尊贵，何须为琐事忧怀。段平章既是男子，又位高权重，本该承担这些。”竟然是凌云。

高浪大吃一惊，他潜入梁王宫，本意是躲入凌云房中，等他回来后杀了他，不想在这里撞见阿盖公主和凌云私会，不觉很是奇怪，暗道：“梁王既不在宫中，凌云为何没有随侍在身旁？公主不是称王妃有病么，怎么还有心思在这里与人谈天？”

又听见阿盖道：“可我总想为他做点什么，总是做得不好。这本来也没有什么，谁叫我天生就是一个笨人，只是……只是……他怀疑是我派人杀了张希矫和施宗，我……”忍不住啜泣起来。凌云道：“段平章怎敢怀疑到公主身上？”阿盖道：“好在现在真相大白。可我当时真的觉得心像是花盆被砸烂了，碎了一地，捡不起，也拼不全。”凌云听她提到花盆，又想起当日兰花中毒事件，多有感喟。

阿盖道：“唉，最近出了这么多事，父王又总不在宫中，母后一心只知道吃斋念佛，懒得理人，我真不知道该找谁倾诉，谢谢你肯来见我。”凌云道：“公主何须客气。”阿盖问道：“你不用在父王身边么？”凌云道：“属下奉大王之命在办一件大事，大王身边自有其他侍卫。”阿盖道：“原来如此。嗯，那你去忙吧，我也该回去了。”凌云道：“公主是要回忠爱宫么？”阿盖眼睛望着自己脚尖，摩挲了许久，轻轻叹了口气，才道：“是。”凌云道：“那好，我送公主到宫门口。”刚穿过园子，一名侍卫飞奔而来，叫道：“凌侍卫，大王回来了，命你速去书房见他。”凌云道：“好，我这就去，你送公主回去。”那侍卫道：“是。”

凌云来到梁王书房，李罗和世子阿密、王相驴儿都在，神色甚是严肃，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正上前参见之时，李罗忽喝道：“将凌云拿下。”两旁侍卫答应一声，取出粗索，上前将凌云捆翻，按在地上跪下。凌云愕然道：“不知道凌云犯了何罪，大王竟要命人拿我？”李罗命侍卫尽数退出，这才道：“听说你总是出入如意楼，可有此事？”凌云道：“大王切不可听信人言。”阿密道：“是忽的斤亲眼所见，你还想抵赖么？”凌云道：“原来是世子妃。”

李罗拔出佩刀，架在凌云颈中，道：“亏得本王一直视你为心腹，你竟敢勾结本王爱妾，胆子可算是不小……嗯，一刀杀了你，未免也太便宜你了……”凌云道：“属下确实去过几次如意楼，但均是奉泉妃娘娘之命前往，其中另有隐情。”李罗道：“我早知道那贱人不安份，她与你勾搭成奸，还有什么隐情？本王要想个法子，好好惩治你们这对狗男女。”

凌云见他脸上杀气大盛，忙道：“泉妃娘娘最近与大都通信频繁，她是奇皇后心腹，大王难道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么？”李罗道：“难道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凌云道：“请大王先恕凌云死罪，凌云才敢说。”李罗怒道：“你死到临头，还敢跟本王讲条件。奇皇后又如何，她还能亲自到云南来兴师问罪不成？我这就一刀杀了你，再一刀杀了那贱人。”阿密忙劝道：“父王息怒。反正这小子已经是砧板上的肉，跑也跑不了，不如听听他怎么说。”

李罗这才收起佩刀，怒道：“还不快些从实招来，若有一字不实，休怪本王刀下无情。”凌云道：“是。泉妃几次召属下到如意楼，原是要问一些大王和段平章的情形，听她说是皇后娘娘一直很关注云南这边。”阿密冷笑道：“奇皇后当然关注了，她想让自己的儿子太子登基，但实力最强的河南王王保保偏偏又是保皇派，她正是需要借助各地宗王之时。我父王王号是皇上钦封，又怎会去支持她呢？不过，泉妃为什么要跟你一个侍卫谈论这些？”凌云迟疑道：“这个……”李罗道：“说！”凌云道：“是。是泉妃向皇后娘娘奏告了云南情形后，奇皇后认为大王不足以成事，想扶持段平章当云南王，进而进攻四川，再出兵河南，牵制王保保。据说皇后娘娘有密旨，命泉妃拉拢段平章除掉大王，但似乎段平章拒绝了她。她就想先斩后奏，直接除掉大王，再嫁祸段平章，逼迫他上位。不过她毕竟只是一介女流，不足以成事，就想以名利美色诱惑属下，借属下之力向大王下手。”

李罗气得浑身发抖，道：“那贱人要你来对付本王，你竟敢不来禀告。”凌云道：“凌云自知有罪，可我若真的告诉大王，大王会相信么？泉妃总说她是奇皇后心腹，谁也不怕，属下一个小小侍卫，如何敢与她作对？只能是暗中保护大王，再寻机告知大王真相。”李罗道：“好！好！你好！”忽然大声叫道：“来人，速去如意楼……”

阿密忙道：“父王请息怒，这不过是凌云的片面之词，还是等弄清事情真相再处置泉妃不迟。”驴儿也道：“既然凌云说泉妃与奇皇后一直在暗中通信，想来能够在如意楼搜出书信为凭。”凌云道：“属下偶尔看到过一封书信，不过都是些奇奇怪怪的图画，没有字，属下也看不懂。”李罗恍然大悟道：“奇皇后和那贱人都不识字。”

中国汉字自汉代传入朝鲜半岛后，一直是高丽唯一的官方书写文字【3】，但只有极少数贵族才懂得读写，奇皇后和泉银淑出身贫寒，均是以美色得宠，根本不识汉字。本来李罗等人对凌云的话还只是半信半疑，听了这话，立即完全信了。

李罗在房中走来走去，忽然扶起凌云，亲手解开绑缚，道：“委屈你了。”凌云受宠若惊，道：“属下未能及时经过告知大王，还请大王恕罪。”李罗道：“你说得对，你若真来告诉本王，我不但不会相信，只怕还会一怒之下杀了你。”又问道：“你心中一直仰慕公主，对不对？”凌云吃了一惊，慌忙跪下道：“属下敬公主有若天人，不敢有丝毫邪念。”李罗道：“本王早看出来了，当日在罗汉山避暑行宫，众人都以为是公主下毒害死高潜，你甘愿挺身为公主顶罪。”凌云道：“凌云身为大王下属，理该为大王分忧解劳。”李罗道：“嗯，好，好，你心中有公主，所以本王相信你不会与那贱人勾搭。本王交给你一个任务……”凌云道：“大王请说，凌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李罗道：“本王要你去杀了段功，段功一死，本王就将公主嫁你为妻。”凌云一时呆住，就连阿密和驴儿也觉得不可思议。

李罗道：“如何？”凌云道：“属下……不能从命。”李罗大为意外，道：“难道你不愿意娶公主么？”凌云道：“公主是金枝玉叶，属下从来没有半分妄想。况且公主对段平章情深意重，属下不忍令公主伤心。”他说得情真意切，李罗听了颇为感动，上前扶起他，道：“你能对公主如此尽心，本王可算是彻底放心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凌云道：“多谢大王不杀之恩。”

李罗道：“还有一件事，本王交给你那副孔雀胆你真已经用了？”凌云一愣，半晌才会意过来，道：“当真用了。当日属下潜入无为寺中，依照大王之计，趁使者邹兴去茅厕之机，往他茶水中下了孔雀胆，但突然他没进茅厕又折返回来，还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措手不及，慌乱之下拔剑出来刺中了他。”阿密道：“你那一剑却没有将邹兴刺死。”凌云道：“是，大王用孔雀胆来离间红巾和大理之计本是天衣无缝，都怪凌云未能将事情办好，有负重托，请大王和世子惩处。”李罗道：“这也怪不得你，毕竟人算不如天算。”

驴儿道：“大王说得对，谁能料到当日段平章会突然到无为寺中，后

来凌侍卫失手被擒，也吃了不少苦头。亏得邹兴杯中有孔雀胆剧毒一事未被人发现，不然肯定会怀疑到凌云，进而疑忌到大王身上。”凌云道：“即使被大理发现茶中有孔雀胆，属下只要一口咬定是我从大王宫中偷的，想我与那邹兴老贼有血海深仇，不由得他们不信。”

李罗正是事先考虑到有可能事败，才特意选派与邹兴有仇的凌云去，听他这么说，很是欢喜，道：“本王知道你的忠心。你也累了，先下去吧。”等凌云退出，这才问道：“你们觉得凌云的话可信么？”驴儿道：“凌云一直对大王忠心耿耿，料来不敢违背大王之命，私自留下那副孔雀胆。况且他进寺不久后即被段平章手下羽仪擒住，全身上下当被仔细搜过，也没有发现孔雀胆。”

李罗道：“这点本王也知道，凌云并无可疑之处，只是有一点，当日行宫寿宴，那高潜临死前为何要特意指认凌云盗窃孔雀胆？”驴儿道：“高潜居心叵测，应该是有心挑拨离间。”阿密道：“未必。想那高潜心机深沉，不惜用自己的性命来引父王和段平章相斗，这等布局何等深远，他临死前说的那句话必有深意。父王，凌云虽然忠心，但毕竟是个汉人，你可不能将阿盖妹子嫁给他。”李罗道：“嗯，本王这么说，也只是试探他一下，他自己倒也有自知之明。”阿密松了口气，道：“儿臣还以为父王真要杀段平章。”李罗恨恨道：“本王确实想杀他。哼，本王不足以成事，他就能成事么？”

阿密知道下句潜台词是可惜段功威望太高，轻易动不得，道：“奇皇后妇人之见，父王何必理会。父王预备如何处置泉妃？”李罗道：“这贱人不安好心，兴风作浪，本王当然要杀了她，方能解心头之气。”阿密道：“她总算是奇皇后心腹，若就此杀她，怕是会得罪皇后，将来太子登基，定会想方设法地钳制父王。”李罗道：“嗯，所以才要想个稳妥的法子。”

正说着，忽见一名侍卫进来报道：“这是璎珞刚刚送来的。”阿密接过来一看，是一封信和一张纸，问道：“她人呢？”侍卫道：“她将东西交到门口就匆匆走了，说是忠爱宫今晚气氛不同寻常，段功正让人明天一早就护送宝姬回去大理，她得赶紧回去，免得旁人起疑。”驴儿奇道：“段平章这么快就要送他女儿回去大理，莫非有什么动作不成？”

阿密拆信一看，惊道：“呀，这是奇皇后写给段平章的信。”李罗忙抢过来一看，只见那信一手工整小楷，料来是奇皇后属官所书，信末盖着皇后的大红玺信。大致一读，果如凌云所言，信中奇皇后尽心笼络段功，许诺封他为云南王，将来若得四川，四川也归他所有。

阿密道：“我听阿盖妹子说过，她曾经见到段功衣服上结出龙鳞，莫非他当真有天命不成？”

李罗气得直吹胡子瞪眼睛，又展开另一张纸，却是段功的亲笔回信，虽然婉言谢绝了奇皇后，但信中多有涂改之处，信亦未写完，可见段功内心徘徊矛盾，尚未最后拿定主意。

李罗暴跳如雷，一张面孔完全被怨毒和忿恨扭曲，好半晌，才对那侍卫命道：“你去忠爱宫将公主请来。嗯，就说王妃身体不适，请她速回来探望。”侍卫应命而去。阿密道：“父王……”李罗道：“你先去吧，我只是找你妹子问点事。”阿密只得道：“是。”

驴儿等阿密退出，上前问道：“大王要微臣如何做？”李罗道：“你连夜去放出消息，说铁锤人陈惠既已伏法，本王明日正午要与段平章到觉照寺为死者祈福，然后就要联兵攻打四川。”驴儿道：“是。”

李罗又问道：“死士预备好了么？”驴儿道：“预备好了，一共十名，全部是汉人。”李罗道：“好。”又加重了语气，森然道，“不过这次的假戏真做，一定要做成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么？”驴儿死死望着李罗，脸有惊悸之色，道：“大王果真要如此么？万一……”李罗不耐烦地道：“万一又如何？难道非要等到他当上云南王，骑到本王头上来不成？”驴儿不敢再说，道：“是，臣这就去办。”

书房中霎那间安静了下来，李罗凝思片刻，自书案下暗格取出一个布包来，放在桌上。又等了一盏茶功夫，侍卫领着阿盖进来。阿盖早猜到所谓母亲身体不适不过是个幌子，问道：“父王深夜召女儿前来，有事么？”李罗见她眼睛发红，脸上犹有泪痕，显是刚刚哭过，又是爱怜又是心痛，问道：“段平章又欺负你了么？”阿盖道：“阿奴怎会欺负我？是我自己不好，见他伤痛施宗、施秀之死，想劝慰几句，自己却忍不住伤心起来。”李罗道：“原来是这样。”

阿盖忽然仰起头来，道，“我刚才听见羽仪议论，说是你派凌云杀了施秀，当真是父王下的手么？”李罗愕然道：“父王近来一直忙于军国大事，怎么会派凌云去杀施秀？女儿，你可别听旁人胡言乱语。”阿盖道：“可大家都这么说。”李罗心中“咯噔”一下，暗道，“难怪段功要将他女儿送回大理，他真以为是我派人杀了施秀，预备对我下手。哼哼，想杀我，怕是没有那么容易，幸好早做了准备。”

阿盖见父亲不答，当真以为是他所做，不免更加心灰意冷，她的一颗心早分作了两半，一半给了父王，一半给了夫君，而时不时的两难境地更是加深这种硬生生撕裂的痛苦。莫非当真如人们传言的那样，大理段氏和梁王本是世仇，段功娶仇人之女，注定是一场被上天诅咒的婚姻？

李罗见阿盖垂泪不止，忙劝道：“女儿，你可不能再痴迷段功了。你

不知道，他表面对你好，其实只是要利用你，暗地里早就背叛了你，与父王小妾泉妃勾搭成奸，又通过泉妃向奇皇后进言，求朝廷封为云南王，甚至还打算除掉父王，取而代之。”阿盖满面愕然，道：“父王说什么？”

李罗知道一时间难以令女儿相信，取过桌上的布包，交到她手中，道：“这是一副孔雀胆，也是父王手中最后一副，我要你将它用在段功身上。”

阿盖尚未能从父亲适才的话中清醒过来，也未会意李罗话中之意，只茫然打开布包，一看便惊道：“这就是孔雀胆？”李罗神色大是紧张，问道：“莫非你在段功那里见过？”阿盖摇了摇头，道：“我在凌云那里见过。”

李罗这才舒了口气，骂道：“凌云这小子，怎么会这么不小心？”阿盖道：“他没有让我看，是我自己偷偷看到的。”心头又是困顿又是迷惑，喃喃道，“怎么会这样？”

李罗以为她深怪自己当日表面派她去向大理求助，暗中却派凌云毒杀明玉珍使者，便解释道：“女儿，你不要怪父王，当日我派你前去大理，本就没有抱任何希望，只不过不希望你跟着父王受战争之苦。当然父王也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又派凌云暗中下毒，本意是要用孔雀胆毒死明玉珍使者，由此挑拨他们双方相斗。没成想凌云没办好事，反而累得女儿你不得不下嫁段功。”阿盖道：“不，女儿嫁给了阿奴，觉得很满足。”短暂的幸福感终于令她回过神来，问道，“父王给女儿孔雀胆，要做什么用？”李罗见爱女浑然没有听进去自己的话，显是心思全在段功身上，一时沉吟，又犹豫起来。

阿盖又问道，“阿奴……他当真与泉妃有……有那个么？那一日，我看到泉妃站在水边跟阿奴说话，还以为她只是来忠爱宫赏花……”李罗怒气又生，道：“原来段功当真与那贱人勾结。阿盖，你拿了这副孔雀胆去，下在段功茶水中……”

阿盖这才明白父王是要自己拿孔雀胆去毒杀段功，一时惊骇，哭道：“不要，我不要阿奴死。”李罗厉声道：“段功背着你与别的女人来往，你还要维护他么？他久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你不杀他，他明日就要对父王下手，你也任凭他来杀父王、杀母后、杀阿兄么？”



◎《梵像卷》局部图。本图表现的是经幢内容。此绘卷初以折叠形式画成，与某些敦煌佛经相类似，折叠起来即为长方形一帙，便于装篋，披览时逐页翻透，仍能连续不断，十分方便。



◎12世纪唐卡

自阿盖出生以来，还没有见过父王发这么大脾气。她瘫坐在地上，呆呆望着父亲，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红一阵，昏昏沉沉中，感到腹中如翻江倒海般地搅着五味瓶，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至于后来她是如何回到忠爱宫，更是惘然不知。

段功一直在房内踱步，颇见焦躁，见阿盖回来，也只淡淡问了声：“你回来了。”阿盖道：“嗯。”走近段功，道，“僧奴明日一早要回去大理，已经准备好了么？”段功道：“嗯。”阿盖道：“不如我们也跟僧奴一道回去大理，阿奴，你说好不好？”段功讶然道：“你说什么？”阿盖道：“我们一起回去大理，不好么？”段功凝视她半晌，摇了摇头，道：“我目下暂时不能离开中庆……”阿盖道：“那么皇后许诺封你为云南王的事是真的了？”段功目光森森，犀利如冰，紧盯着阿盖道：“莫非公主又偷看了我的信件，不然如何得知这件事？”阿盖道：“原来是真的。”段功正色道：“奇皇后确实拉拢过我，不过……”

忽听见段僧奴在外面叫道：“阿爹睡了么？”段功舍了阿盖，走出房来，见杨宝等人都在，问道：“出了什么事？”段僧奴道：“伽罗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段功道：“她出宫了么？”杨宝道：“高浪只看到她去了梁王宫，我刚去宫门口问过侍卫，她人并未离开王宫。我是担心她偷偷去找凌云了。”段功道：“噢？”杨宝道：“我们在陈惠和施秀羽仪长手中各发现了一片衣襟，宝姬曾看见凌云穿过一件同样颜色的衣服，伽罗提过若是能找出那件被撕破的衣裳，与两片衣襟配上，就是凌云杀死施秀羽仪长的铁证……”段功道：“你是说，伽罗去凌云房中找那件衣裳了。”杨宝道：“是，伽罗一派天真，她也不想想，若真被她找到了衣裳作为证据，凌云还能让她活么？”

段功道：“你们速去梁王宫，说我有要事，请凌云过来一趟。”杨宝道：“遵令。”

高浪上前一步，指着房中低声道：“信苴，你要提防着公主，她今晚称回宫去看王妃，其实是去找凌云了，我亲眼所见，决计不假。”他本来要去杀凌云，不料撞见阿盖与凌云谈话，不久凌云被人叫走，梁王回宫，宫中警戒骤然增强，他见无机下手，只得悻悻回来忠爱宫。

段功听了高浪的话，先是一怔，回头看了看房中，道：“我知道了。”

杨宝和高浪带了兩名羽仪来到梁王宫，向侍卫说明情形，侍卫便领着几人来到凌云住处，拍门叫道：“凌侍卫，段平章派人来找你。”等了片刻，只见房中灯亮，凌云披衣开门，问道：“有事么？”一名羽仪道：“信苴请凌侍卫去一趟忠爱宫，有要事相商。”凌云道：“好，等我穿好衣服。”进房穿了外衣，也不吹灭灯烛，将门一掩，便跟着羽仪离开。

杨宝和高浪一直守在一旁暗处，等凌云离开，迅疾闪入房中，然而搜过每一寸角落，既未发现伽罗，也未发现一件撕破的衣裳。杨宝知道以二人之力难以搜寻，慌忙奔去求见梁王。侍卫久闻他聪慧大名，敬他连破奇案，当下带着他和高浪往如意楼而来。侍卫正要进去禀报，忽听

见里面李罗大声叫道：“爱姬，你怎么了？来人，快来人！”

众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紧进去，却见泉银淑一身单薄内衣，悬吊在床梁上。李罗道：“快，快放她下来。”侍卫一哄而上，将绦带割断，将泉银淑放下来平放在床上。李罗连声叹气，道：“唉，爱姬，本王知道你与别的男人偷情，还怀上了骨肉，可你也用不着自尽。”其实他并不知道泉银淑肚子里有别人的孩子，不过有意这么说，好掩人耳目。

杨宝一眼望见泉银淑颈中有一深一浅两道勒痕，分明是先为人勒死或勒晕后再挂上绦带，伪造成自缢的假象，尸体犹温，这房中之前又只有梁王一人，肯定是他下的手，此刻见他有意露话为自己洗脱，也不点破，心道：“这泉银淑既是皇后派来的人，梁王依然下手杀她，多半是她发现了什么秘密。”他心中挂念伽罗安危，无暇他顾，忙上前道：“杨宝参见大王。”

李罗奇道：“杨羽仪，你怎么来了本王后宫？”杨宝道：“小子多有不敬，请大王恕罪。实是伽罗失踪，有人看见她进来梁王宫，却再也没出去。小子斗胆请大王调派人手，搜索宫中，有什么鬼怪作祟也不准。”李罗斥道：“尽会胡说，什么鬼怪作祟。本王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也没出过事，怎么你们大理人一来就有鬼怪了？”杨宝道：“是，小子信口胡说。恳请大王看在伽罗多次为宫中诸人治病的份上，派人寻找伽罗，抑或准许我们自己派人来宫中搜索。”

李罗本以为又是段功之计，但见杨宝强作镇定之色，却还是掩盖不住焦急万状，料来其言不虚，大理诸人中，他确实最喜欢伽罗，天真无邪，又会治病，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正好可以让那些羽仪忙活一夜，当即道：“那好吧。不过本王这里人手不够，你们要找伽罗，得自己派些羽仪过来，只是有一点，别打扰了宫中女眷。”杨宝道：“是，多谢大王。”走出如意楼，犹听见里面李罗叹道：“爱姬，你何苦如此！”

段功将凌云召到忠爱宫，也只随意问了些话，凌云自称晚上并无见过伽罗，丝毫不露口风。段功没有实证，只得放他离开。杨宝又调派一批羽仪往梁王宫寻找，直到次日清晨，伽罗始终没有回来，羽仪们搜寻一夜，也没有发现她的踪影。众人均怀疑伽罗是发现了凌云的罪证，所以被他杀人灭口，但尸体又去了哪里？只是偌大的梁王宫，藏个人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可是竟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着实不同寻常。

伽罗莫名失踪，段僧奴回大理一事自然告吹，她也怀疑是凌云下手，决意死死盯住他。凌云一早跟随梁王出宫到北城军营办事，她也一路跟随。临近正午时，梁王又去行省署，凌云却突然折返回梁王宫，有

意停在宫门口，等段僧奴过来，嘲讽地问道：“宝姬跟踪了我半日，可有什么发现？”段僧奴道：“一日找不到伽罗，我就缠你一日。”凌云冷笑一声，不再睬她。段僧奴道：“站住！伽罗多次救你，你竟然能下得了手杀她？”凌云道：“你怎么知道伽罗死了？”段僧奴一愣，问道：“伽罗还活着么？她在哪里？”凌云道：“你现在回去忠爱宫，也许就能见到她了。”段僧奴见他似玩笑，道：“当真？”凌云哼了一声，不置可否，径自往宫中走去。段僧奴叫道：“喂！”却始终不见他回头。

段僧奴与伽罗情若姊妹，即使凌云所言是假，也不愿意丧失一线希望，慌忙跑回忠爱宫，羽仪却说根本没有见过伽罗过来。段僧奴大怒，恨恨道：“这小子原来是使金蝉脱壳之计，用谎话将我甩掉。”打算再去找凌云，正见杨宝、高浪等人精疲力竭地从梁王宫找人归来，忙问道：“可有伽罗的下落？”杨宝道：“没有。信苴人呢？”段僧奴道：“一早去了行省署。阿爹临走吩咐……”忽然她的目光紧紧盯着杨宝背后，一时惊色无语。杨宝道：“什么？”见她神色有异，回过头去，正见伽罗跌跌撞撞地走来。

众人欢呼一声，一齐围上去，七嘴八舌地问道：“你昨晚去了哪里？可急死我们了！我们都以为你被人杀人灭口了呢，哈哈！”伽罗急道：“快，快，快去找信苴，不然来不及了。”杨宝道：“出了什么事？”伽罗道：“凌云告诉我，梁王马上要对信苴下毒手。”段僧奴道：“你说什么？”伽罗道：“快去找信苴。”

杨宝慌忙集齐所有羽仪，赶去行省署。路上伽罗才慢慢说清楚经过，原来她昨夜当真想去凌云住处找那件衣裳，不料刚到门口就被人从背后打晕，随即不省人事。醒来时发现躺在一个软软的处所，手脚均被绳索绑住，眼睛上蒙了黑布，口也被堵住，不知道人在哪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喊也喊不出来。直到刚才，忽然凌云进来解开绳索放了她，她才知道身在阿盖公主出嫁前所住的闺房里。

段僧奴道：“我就知道是凌云做的，他打晕了你，将你藏起来，现在又放了你，告诉你梁王已设下埋伏，要派人假冒红巾行刺阿爹，到底有何居心？会不会是一个圈套？”伽罗道：“打晕我的是不是凌云我不知道，不过他刚才说我救过他许多次，他从来没有回报过我，这一次他冒着生命危险透露讯息，就当是我以前救他的回报，从此以后我们就算扯平了。”杨宝道：“凌云的事以后再说，就算是圈套，我们也要去看看。”

到了行省署一问，才知道段功早在一个多时辰前去了觉照寺，梁王则在刚刚问了段功去向，也率大队人马赶去了觉照寺。众人大惊失色，这才不再怀疑凌云所言，忙策马出城朝东赶去。一出南门，便见有人乱跑乱叫，说是前面通济桥上打起来了。过了大德桥，前面金刃交接

之声大作，再奔近些，便见一大群人正在桥上混战厮杀，有羽仪，有梁王侍卫，有不明身份的黑衣蒙面人，还有不少身穿普通百姓服饰的人。

众人原以为是梁王带人伏击段功，却见梁王本人也陷在重围当中，一时难以分清敌我。段僧奴拔出女儿剑，道：“先将自己人抢出来再说。”跃下马来，率先冲进人群，见父亲肩头和胸口各中了一箭，手拄着松鹤剑，坐落在桥中石柱上大口喘气。杨智和两名羽仪各执兵刃，死命守护在一旁，正有数名黑衣人上前围攻。杨智左臂中了两箭，肩头挨了一刀，鲜血正汨汨流出，那两名羽仪也都受了重伤，左支右绌，渐有不支之势。

段僧奴见状大惊，叫道：“阿爹，女儿来了。”她手中女儿剑是玄铁所铸，削铁如泥，当即舞动成一团剑光，犹如白龙腾跃，从人群中杀开一条血路，又刺死一名阻截黑衣人，冲到段功身边，上前扶住他，见他脸色灰白，生气全无，忙问道：“阿爹，你要不要紧？”伸手折断箭杆，取出金创药，正要去拔出箭头。段功道：“不必了，我……我已经中了孔雀胆毒。”段僧奴道：“什么？阿爹怎么会中孔雀胆？”段功不答，只问道：“杨宝呢？”段僧奴回头一看，正见高浪挥舞铁鞭在前面开路，杨宝率众羽仪跟在后面，奋力拼杀，赶过来接应，忙大叫道：“杨宝，阿爹叫你。”

却听见杨智惨叫一声，一名黑衣人挥刀砍中他颈项，鲜血溅了段僧奴满脸。她虽会武艺，却只是在无为寺中与同伴交手玩耍，从未杀过人，更不要说眼前这种混战的场面，当即吓得呆了。杨智一倒，那黑衣人又挥刀向她砍来。刀锋及近后背之时，生生顿住，原来是高浪一鞭将那人脑袋打得稀烂。

杨宝抢过来，叫道：“杨员外，杨员外。”却见他脖子间有一道极深极大的口子，鲜血正如溪流般喷出，已经是活不成了。

段功道：“杨宝……”杨宝道：“是，信苴，我在这里。”段功道：“是遗缘……遗缘……”杨宝道：“遗缘？信苴是说是遗缘下孔雀胆毒害死了张将军么？”段功眨了两下眼睛，露出了欣慰的神色来，道：“好孩子，你已经知道了？你真是聪明。”杨宝心念一动，猛然间便如遭雷击，手足冰冷，全身发麻，失声道：“信苴也中了孔雀胆毒，是不是？”见段僧奴尚呆在一旁，忙叫道，“宝姬，快去找孔雀胆解药，快去。”段僧奴这才会意过来，道：“好。”刚要站起，却被段功一把拉住，道：“不，不必了。”脸上露出深深的厌倦来，叹了口气，仿佛是在说：“我太累了，让我死吧。”

他扭转了头，却见杨智已经死了旁边。在他一生中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杨智一直是他最知己的密友，他十分欣赏其那种有分寸的、又不失

恭敬的忠诚。他知道杨智年轻的时候也爱慕过高兰，高兰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她，也许是因为爱他，也许是因为他总管的身份。而今，旧爱早已随风而逝，新欢又在何方？要再与她们相逢，居然似水中捞月。世事来来去去，如白云苍狗，功名利禄最终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到了人生最后的时刻，不能忘怀的终究还是花月情根与刻骨铭心的爱恋。

他的手脚逐渐麻木，毒素已经侵入四肢，全身的血液在慢慢冷凝，身边有这么多张熟悉的脸，四周更有人潮水一般地杀来杀去。在这汹涌的喧嚣嘈杂之中，他心中却只觉得说不出的孤独、说不出的寂寞。心到底在哪里？不在人群中，不在阳光下，不在人所能看到的地方，甚至不在所能想象到的地方。

天地渐渐安静了下来，他感觉越来越冷了，阳光还是有的，只是冷冷的凉。

通济桥上的厮杀还在继续，但救兵最终还是到了，西面尘头大起，镇抚司镇抚刘奇带领大队兵马赶到，一声号令，盾牌在前，长枪在后，层层围了上来，只拉出梁王侍卫和羽仪，其余人一律刺死，混战的局面才算得到了控制。

伽罗越过众多尸体，匆忙赶到桥中，段功的双眼早已经失去了神采。段僧奴大哭道：“伽罗，快救救我阿爹，他中了孔雀胆。”伽罗惻然道：“信苴……他已经去了。”段僧奴却不愿意相信，道：“没有，阿爹只是睡着了。伽罗，你快救救他。”伽罗泪水潜然而下，再也说不出半句安慰的话来。

杨宝见刘奇正带人过来，挥手召集众羽仪过来，面色凝重，嘱咐道：“今日凌云对伽罗所言，真相不明之前，大伙儿切记不可泄露半句。”段功、施宗、施秀、杨智均已死去，幸存的羽仪群龙无首，各人敬佩杨宝聪慧过人，当即道：“是，杨宝，我们听你号令。”杨宝道：“那好，你们先等在这里。”上前迎上刘奇，叫道：“刘镇抚。”

刘奇问道：“段平章可还好？”杨宝道：“信苴已经去了。”刘奇惊道：“什么？”慌忙抢过去，果见段功半躺在段僧奴怀中，早已气绝身亡，当即双膝跪下，道：“段平章，刘奇来得迟了，累你身死，刘奇万死莫赎。”双目两行清泪流出，唏嘘不已。杨宝道：“并非大人之过，信苴中埋伏前早已经身中孔雀胆剧毒。”刘奇道：“孔雀胆？是谁下的毒？”

李罗在侍卫护卫下走了过来，正好听见，十分惊奇，问道：“段平章中了孔雀胆毒么？”心中暗道：“莫非是阿盖下的毒？想不到我这女儿到关键时刻竟是顶事了。”杨宝见他毫无悲恻之色，不愿意与他交谈，只点点头，道：“我们折损了好些人手，剩下的羽仪大多受了伤，还请刘镇抚

派人协助，将信苴、杨员外和羽仪们的尸首先送回行省署，等安排妥当后，我们自会运尸回大理。”刘奇道：“愿意效劳。”

杨宝又分派几名未受伤的羽仪赶回大理报信，受伤的先跟伽罗回忠爱宫医治，段僧奴死抱着父亲尸首不放，只得由她，自己与高浪带了两名羽仪往觉照寺而去。走出数步，忽闻见背后段僧奴哀呼宛转，如风引洞箫，使人心碎。

到得觉照寺山门，一名小沙弥正在门榄边翘首张望，一见杨宝几人下马，便上前问道：“各位是来找遗缘禅师的么？”杨宝道：“正是。”小沙弥道：“禅师已经在茶室等你们许久了。”高浪冷笑道：“他倒是敢作敢当，也不逃走。”小沙弥见他浑身是血，杀气腾腾，有心不让他进寺，却又不敢开口，迟疑间，高浪早已经大踏步闯进去了。

几人赶来茶室，果见遗缘正盘膝而坐，闭目参禅。杨宝也不想废话，直言不讳地道：“信苴已死，禅师今日也难逃一死。想来禅师清莹秀澈，生死也不放在心上。不过还请禅师明言，你为何要先后下毒害死张希矫大将军和信苴？”遗缘微笑道：“早听闻杨羽仪聪明过人，贫僧不是早暗示过你了么？”杨宝道：“小子愚钝，还请禅师明示。”遗缘道：“杨羽仪忘记贫僧曾提过古田寺了么？”杨宝道：“呀，你原是古田寺僧人。”遗缘道：“不错。当日张希矫火烧古田寺，贫僧侥幸逃出，流落到觉照寺智灵师兄处安身，原也想不到竟然还有机会向张希矫和段功报复。”

杨宝这才恍然大悟，当日红巾攻打云南，明胜率大军驻扎在古田寺，张希矫带兵前去偷袭，虽发现红巾已经退走，却因为发现许多罗苴子被惨酷虐杀在寺门前，一怒之下放火烧了这座千年古刹。之后段功震怒，为此将张希矫贬谪流放，想不到当日寺中还逃出了一名僧人，来到中庆，安安稳稳地策划复仇大计。张希矫来到觉照寺求见段功时，定然已经被遗缘发现认出，当时便起了杀机，设法将张希矫请入茶室中，在茶水中下了孔雀胆毒，他自己虽然也饮了茶水，却已经事先准备好了解药。张希矫离开觉照寺后，便已经感觉到中毒，他也许认不出遗缘是谁，但想到此人能以高僧的身份经常接近段功，很是可怕，当即赶往行省署，想将这一秘密告诉段功，不料陈惠经常在觉照寺附近徘徊，早留意到张希矫，一路跟踪他到鱼课司巷，用铁锤杀了他。至于今日的情形，若凌云所言是真，梁王当是预备邀请段功同去觉照寺，伏兵则埋伏在通济桥下，不料遗缘昨日听到段功言语中有要返回大理之意，抢先将段功请来寺中，请他饮下了有孔雀胆剧毒的茶。段功回去行省署时，在通济桥正遇到伏兵和梁王，由此开始了一场混战。那些黑衣人武艺高强，当时梁王的人，那些普通百姓服饰的人，拳脚功夫则要差许多，也许真是红巾的刺客。

这其中关窍，杨宝瞬间便已经想明白，只是心中仍有疑虑，问道：“禅师从哪里得来的两副孔雀胆？你又如何知道孔雀胆能解孔雀胆毒的秘密？”遗缘嘟囔道：“贫僧见过那位羽仪，他被折磨了许久……”杨宝道：“你是说杨胜坚么？”遗缘不答，只道：“贫僧也被仇恨折磨了许久，如今终于解脱……”头无力下垂，再也不动。

高浪问道：“他死了么？”杨宝道：“他应该是和信苴同时中了孔雀胆毒，撑到此时，已是不易。”高浪恨恨道：“如此死法岂不是便宜了他？”杨宝叹了口气，道：“走吧，回去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几人默然回城，先去了行省署，只见外署已大致搭起灵堂，刘奇正指挥人忙来忙去，满头大汗。杨宝也不去惊扰，正要离去，忽见马文铭疾步过来，握了他的手，道：“段平章不幸去世，文铭与家父深感痛惜。”杨宝道：“侯爷和小侯爷有心。”

马文铭压低声音道：“文铭尚有一言，杨羽仪，你该尽快派人护送宝姬离开中庆。”杨宝心头一凛，问道：“宝姬人在何处？”马文铭道：“她在堂内守着段平章的尸首。”杨宝道：“不过，我方羽仪大多受了伤，……”马文铭道：“若是杨羽仪信得过文铭，此事就交给我来办。段平章对刘镇抚有救命之恩，他也愿意协助。我们今日就可以安排宝姬离开，我自会派人沿途护送。”杨宝心中感激，道：“多谢小侯爷。”马文铭道：“杨羽仪何须客气。”

杨宝还待进去告诫段僧奴几句，马文铭道：“里面有梁王的人盯着，杨羽仪还是尽快离开为好，宝姬一事尽请放心。”杨宝知道对方聪明才干不下自己，便点点头，径自回到忠爱宫。伽罗正忙着给羽仪们治伤，见杨宝进来，问道：“找到下毒的人了么？”杨宝点点头，道：“是遗缘禅师，他自己也中了孔雀胆毒死了。”当即说明了事情经过。伽罗道：“呀，遗缘禅师如此念念不忘毁寺之仇，甚至迁怒信苴，还敢称什么高僧。”

杨宝又问道，“伽罗，除了药师殿的人，当真没有外人知道孔雀胆囊能解孔雀胆毒的事么？”伽罗道：“为什么这么问？”高浪道：“遗缘之前毒死张希矫将军的时候，自己也中了毒，就是靠孔雀胆囊解的毒，你在觉照寺后山林中看到过的那只被开膛破肚的孔雀胆，就是他下的手。”杨宝道：“遗缘手中一共有两副孔雀胆，我猜应该是同一个人交给他的，这个人也知道孔雀胆囊能解孔雀胆毒。”

伽罗露出沮丧之色来，喃喃道：“原来真的是他。”杨宝道：“是谁？”伽罗道：“凌云。当日他被囚禁在无为寺时，曾问过我孔雀胆是不

是真的很厉害，我随口就说了孔雀胆囊能解孔雀胆毒的事。”杨宝跺脚道：“你怎么不早说？”

伽罗嘴角漾起微微的苦涩来，她终于知道凌云一直在利用她，从她在无为寺中割血救他的那刻开始。对她个人情感而言，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她泄露药师殿机密，多少成为了害死张希娇和段功的帮凶，当即哭道：“是我不好。他当时受了重伤，气息奄奄，我没有丝毫防范之心……”忽听见有人问道：“当真是凌云么？”

众人回头望去，阿盖正站在门口，面色苍白。那一霎那集中的投视后，各人又纷纷回过头来，继续忙自己的事，仿佛既没有听见她的话，也当她这个人不存在。阿盖咬紧了嘴唇，泪光莹莹，甚是可怜。她才只有二十一岁，却仿若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深秋。

杨宝见无人睬她，不得已上前道：“回公主话，确实是凌云所为，不过他手中如何会有孔雀胆，我们尚不得而知。”阿盖道：“我知道凌云怎么会有孔雀胆。”

杨宝大为惊奇，道：“公主如何会知道？”阿盖道：“我就是知道。我父王曾经交给凌云一副孔雀胆，我猜他没有用，私自截留了下来。”杨宝恍然大悟，道：“原来当日凌云潜入无为寺，本意是想用孔雀胆毒死明玉珍使者，梁王这一计可真是毒辣。”孔雀胆既然是梁王交给凌云的，当然梁王就是主使。

阿盖也不为父亲辩解，道：“当日凌云还被关在伽罗住处时，我去看他，他趁人不备，塞给我一包东西，让我藏好。我当时不明究竟，也是最近才知道那里面就是孔雀胆。”杨宝奇道：“你是说凌云被擒拿后给过你一副孔雀胆么？”阿盖道：“是，后来他被放了出来，我又还给了他。”

伽罗道：“不对，凌云被关在我那里时，我给他换过衣服，他身上所有的东西早就被羽仪搜走，哪里有孔雀胆？”阿盖一时也想不明白，道：“想知道究竟并不难，只须将凌云叫过来一问便知。”杨宝也想弄清楚经过，便道：“那就有劳公主出面，派侍女去请凌云过来。”阿盖一口答应道：“好。”极是镇定，隐有坚毅之色，与她往日的婉转柔弱大不相同，似乎段功的死并未对她造成多大痛苦。

忽有羽仪在门外叫道：“杨宝，快来杨员外房中。”杨宝闻讯赶去杨智房中，只见房中一切井然，不明所以，问道：“什么？”羽仪道：“墙上有字。”杨宝抬头一看，果见粉色墙壁上题了一首诗，正是杨智亲笔。诗道：

半载功名百战身，不堪今日总红尘。

死生自古皆由命，祸福于今岂怨人。

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

哀怜永诀云南土，絮酒【4】还教洒泪频

字迹犹新，当是昨夜所题。杨宝道：“原来杨员外早有预感，只是……只是……”额头汗水混杂着泪水，涔涔而下。天塌地陷中，也不知道发呆了多久，忽有羽仪进来道：“凌云已经来了。公主请你去书房。”

杨宝慌忙用衣袖往脸上抹了几把，来到书房。阿盖公主正坐在窗下的椅子上，凝神望着窗外。凌云叉手而立，站在房中，依旧是往日冷漠骄傲的神色。高浪与几名羽仪早已各执兵刃，拥到门口，防止凌云逃脱。

杨宝进来看了凌云一眼，上前叫道：“公主。”阿盖回过头来，道：“噢，你们都来了。杨羽仪，这就请你当面直接问他吧。”杨宝走到凌云面前，道：“我们都知道是你将孔雀胆给了觉照寺缘缘，你也不必再抵赖，有一副当是梁王交给你去害明玉珍使者的，不过你私自留了下来，另一副……也就是你被关在无为寺时暗中交给公主的那一副，是从哪里来的？”

凌云冷笑道：“你们这是在私设公堂么？我凭什么要告诉你？”阿盖：“我想知道。”她虽然只是平静地看着凌云，眼中却射出寒光来。凌云回望着她，两人的目光针锋相对地对峙着，一时之间谁也不动，谁也不语。好半晌，凌云才昂然道：“好，既然公主想知道，我就从头说起。我本姓林，真名叫林峰，是邹兴的外甥……”杨宝失声道：“原来你是红巾的人。”众人亦大惊失色。一时间许多疑问都迎刃而解，原来凌云竟是明玉珍派在梁王身边的奸细。

凌云道：“对，我是红巾的人。明王入主四川后，已有谋取云南之心，舅舅深谋远虑，先派我冒充他世仇之子凌云来到中庆。我一身武功，自然轻易进了梁王宫为侍卫，几年下来，更是成为梁王心腹。”杨宝道：“后来明玉珍攻打中庆轻易得手，想必也是你从中捣乱。”凌云道：“不错，是我事先绘制了中庆城防图送去明王军中。凑巧我又被派去大理，梁王表面派公主前去大理求救，其实不抱希望，以他歹毒的性格，当然也不会轻易罢手，因而给了我一副孔雀胆，命我暗中毒死使者邹兴，孔雀胆为大理秘药，众人势必怀疑是段氏下手。只是他千算万算，却不知道邹兴正是我亲舅。我一到大理，舅舅的人便来告知我计划，于是我将孔雀胆藏好后潜入无为寺外，等李芝麻几人翻入禁区后再

去南禅房与舅舅会合，伪造行刺假象，引开众人注意力，好让禁区中的李芝麻等人有机会寻找藏宝图……”

杨宝道：“难怪你刺了邹兴一剑后不原路逃出寺去，还有意跑向藏经阁后，原来就是为了让别人发现。”凌云道：“不错，可我也没有想到当晚你们总管段功来了无为寺，寺中警戒大增。我见无法逃脱，也不想再无谓反抗，所以才被你们擒住。至于我在伽罗那里交给公主带出寺外的孔雀胆，原是你们自己人放在我怀中的……”

伽罗也挤来门前，高浪一听凌云说“你们自己人”，立即狐疑问道：“真的是你？”伽罗道：“怎么会是我？你居然也怀疑我？”挥拳朝高浪身上打去。高浪忙道：“我没怀疑你，我就是问一句。”

凌云道：“不是伽罗，是你们当中心机最为深远的那位——高潜。”高浪冷笑道：“怎么会是高潜？你别以为他人死了，你就可以将所有坏事推到他身上？”凌云道：“我今日就没有打算再活着走出这里，为什么还要骗你们？”

杨宝忽道：“真是高潜。”当下说明经过，原来当日高潜自药师殿盗窃了两副孔雀胆，头晚毒死了脱脱，次日白沙医师发现孔雀胆丢失，飞报段功，无为寺中立即开始大搜索，高潜本人也因为头天去过药师殿要名列嫌疑名单上，他当然很是恐慌，正好高兰欲带逃婚躲藏在兰若楼的段僧奴出寺，杨宝、高浪、高潜几人都在楼下等候，高潜趁机溜进一楼书房，见凌云依旧昏迷在竹床上，便将孔雀胆塞入了他怀中。高潜一直不说出此事，原是想等旁人自己发现，这样凌云难以抵赖，哪知道后来竟始终没有孔雀胆的消息，他猜一定是被凌云藏了起来，所以临死才特意提醒大家说是凌云偷了孔雀胆。

凌云道：“难怪人人都说杨羽仪聪明过人，果真是名不虚传。不错，大致情形就是这样，只是当时我人已经清醒，高潜的举止我瞧得一清二楚，不过佯作不知。你们走后，我掏出怀中东西一看，立即认出是孔雀胆。我虽不明白高潜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料来他是要诬陷我，不过孔雀胆十分难得，将来定然能派上大用场，正好公主来探望我，我找机会将孔雀胆交给她，由此将毒药带出了无为寺。”顿了顿，又道，“不过，这一切公主并不知情。”

杨宝道：“这我知道。你既是红巾的人，后来公主与大理结盟，形势明显不利于红巾。高夫人因为个人原因，派羽仪徐川从中阻挠联盟一事，分明对你有利，你为何还要杀了徐川？”凌云很是吃惊，道：“这事你也知道？”当下也不隐瞒，原来他离开大理后，一路跟在阿盖后头，后来在石门关遇到羽仪徐川，听他向驿站打听阿盖一行下落，他知道羽仪只负责总管府安危，绝不会轻易外出，当即猜到徐川不怀好意，一路跟

踪，终于从只言片语中猜到他奉高兰命要去安排人下手杀害阿盖。虽则公主一死，梁王大理联盟必破，局势对红巾有利，凌云却还是不愿意阿盖遭此毒手，因而杀了徐川。

伽罗心道：“原来他还是一心爱恋公主。”

杨宝问道：“后来呢？”凌云道：“后来我去了古田寺与明胜大将军会合。”高浪问道：“你是在那个时候认识遗缘的？”凌云道：“当然。我还见过羽仪杨胜坚。”原来当初杨胜坚为红巾游哨所捕，在古田寺中遇到的“熟人”，正是凌云。他叹了口气，道：“我本意是想从此投效军中，再也不用回去梁王身边，不料明将军见大理军骁勇，武力难以取胜，又将我派回了楚雄城中。梁王正是用人之时，见我回来，喜出望外，以前的一切就此作罢。”

高浪道：“后来明玉珍退兵，信苴与公主成亲，你便从中破坏，那有毒兰花是你特意送给公主的么？”凌云道：“不是。”重重看了伽罗一眼，仿佛是在说，“亏得你当日提醒，我才一直忍住没有下手。”

伽罗道：“你们看不出来么？即使凌云要杀信苴，也绝不会害公主。”阿盖只淡淡道：“请你继续说。”凌云看了她一眼，道：“是。近来明王去世，四川内斗，梁王预备对四川用兵，我接到舅舅书信，务必先设法挑拨段功与梁王相斗，再除掉段功。”

高浪道：“为什么不除掉梁王？”凌云道：“梁王志大才疏，成不了气候，段功却是精明能干。我早知道遗缘来了觉照寺，也知道他有意为古田寺中被烧死的僧人复仇，那一场大火，他伯父和亲弟弟都死在里面，所以我将两副孔雀胆交给他，让他伺机下手。为以防万一，又将解孔雀胆毒的法子告诉了他。不料遗缘当日认出了火烧古田寺的罪魁祸首张希矫，事先也没有告诉我，就下孔雀胆毒死了他。”高浪道：“张将军虽中了孔雀胆毒，最终还是被陈惠杀死的。”凌云道：“这后面的事，确实出乎人意料，我也没有想到平地里会冒出个铁锤人陈惠来。这之后，我奉命监视忠爱宫，那晚见到施宗愤然出宫，立即跟他到了酒肆，没想到那里还有人在暗中留意他。我在避暑行宫见过陈惠，他虽然戴了次工，有意盖着脸，我还是立即就认出他来。我知道他擅长仿冒旁人笔迹，便有了主意，从外面买了纸笔带在身上。后来施宗醉酒，在巷子中被陈惠追上，我也不出手相助，任凭陈惠将他杀死。然后我跟踪陈惠来到螺峰山，见他一路脚下不稳，似是受了伤……”杨宝道：“这点我们后来已经知道，陈惠其实是连带中了孔雀胆毒。”

凌云点点头，续道：“我跟陈惠进入山洞后，立即被他发现，举起铁锤，我将他一推，他便坐倒在地。我晃亮火摺，见他坐在那里大口喘气，已有垂死之像，只是一双眼睛仍然死死盯着我。我说：‘我知道你叫

陈惠，你心愿未了，还有施秀、段功未杀，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我就帮你了此心愿。’陈惠也认出了我，说：‘我认得你，你是梁王身边侍卫，我才不相信你。’我说：‘你不知道么？梁王处心积虑，正要害死段功，我受命完成此事。如果你肯助我一臂之力，事情当会容易办得多。’他一心复仇，根本不了解梁王和大理之间恩怨，踌躇良久，只是默不作声。我便告诉他说：‘你转瞬即死，相信我一次也对你没有什么损失。’他终于被我打动，问道：‘你要我做什么？’我便取出一封信，要他仿冒笔迹另写一封信。他问道：‘你是要陷害段功？’我说：‘是，只要你写，我一定亲手杀死施秀和段功，为你母亲报仇。’他便再无疑虑，按照我的示意写了一封信。他写好信后，死死抓住我衣襟，道：‘你可要信守承诺，不然我做鬼也不放过你。’我点点头，他就此撒手死去，我将他藏尸在石缝中，又取了他身上铁锤，这才出洞下山。至于后来种种巧合机遇，让你们发现了陈惠尸首，实在非我所能想象。”

杨宝问道：“你让陈惠伪造的是封什么信？”凌云道：“是模仿段功笔迹写的一封给奇皇后的回信。”见众人甚是困惑，知道他们不知道这等机密大事，便解释道：“目下鞑子皇帝和太子争位，梁王是皇帝一派，奇皇后就来拉拢段功，许诺封他为云南王。”杨宝道：“即使皇后笼络信苴，何等机密之事，你怎么会知道？”凌云道：“我能取到段功亲笔书信，当然也看过那封有皇后玉玺的信。”杨宝蓦然醒悟，道：“你在这里有眼线。”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阿盖。凌云道：“不是公主，是公主侍女瓔珞，她也是梁王的眼线。我正好让她将那封伪造的书信连同偷出来的皇后书信一起拿去交给梁王。梁王为了促使段功对四川用兵，正安排人假冒红巾刺客行刺，见信后勃然大怒，决意假戏真做，对段功下毒手。我也通知了红巾在中庆的眼线，他们觉得机会难得，也想趁机下手，将梁王和段功一并铲除。”

杨宝道：“施秀羽仪长是你杀的么？”凌云道：“是。我当晚出城去觉照寺，有事与遗缘商议，不料施秀跟踪在背后，我发觉后担心他猜到我与觉照寺那里有联系，便有意站在通济桥头，取出从陈惠身上得来的铁锤，放在地上，假意叫嚷，引他过来。他看见铁锤果然诧异万分，正要俯身去捡时，我用匕首杀了他，随后又用铁锤模仿成陈惠杀人。不过假的终究时假的，这一点你们很快就看穿了。”

施秀一案至此真相大白，一名羽仪悲愤异常，拔出长刀，道：“今日要为施秀羽仪长报仇。”伽罗忙道：“等一等！”高浪怒道：“他一再利用你，你还要庇护他么？”伽罗道：“我还有话问他。”扭头问道：“昨夜打昏我的人是你么？”凌云道：“是我。伽罗，抱歉，我不得不这么做。”伽罗道：“可我还没有进你房间，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杀人的证据。”凌云道：“我无意杀你，只想用你来报信。”伽罗道：“报信？你把我绑了一夜，第二天又放了我，就是为了让我回来告诉大家梁王要伏击信苴？”凌

云道：“是，我知道梁王要杀死段功，再嫁祸给红巾，挑起大理出兵攻打四川，当然不能让他得逞，所以我关你一夜，再放你出来，借你之口告诉大理实情。”

伽罗道：“这么说，你还是想救信苴？”高浪道：“胡说，他想救信苴，为何不早告诉你，非要等到梁王兵马出动后再放你？”伽罗失笑道：“那么你还是想害信苴了，不过是在利用我。”凌云沉默片刻，道：“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想杀他，还是想救他。只是没想到，姻缘已经抢在梁王之前下手……”

伽罗问道：“你为什么一心要害人？难道就因为信苴夺你所爱么？”凌云道：“你这般说，未免太小瞧我了。我是汉人，鞑子残暴酷虐，占我中原领土，我自幼立志，要将蒙古人赶出我们汉人的地方。只要有志我们汉人的复兴大业，别说杀一个段功，就是要杀光你们所有人，我也绝不会心软。”伽罗悲哀地道：“原来如此。”

高浪忍耐许久，早按捺不住，道：“既然真相大白，何必再多废话。凌云，你害死这么多人，今日就要你血债血偿。”与羽仪一道围了上来。凌云哼了一声，将长剑抛在地上，似是准备从容就死。众人见他丝毫不予反抗，大为意外。

杨宝有心阻止，毕竟凌云是梁王侍卫，若是任由羽仪杀他，说不定被梁王借题发挥，难免后患无穷。可若由他走出这里，只怕他早有后着，说不定会远走高飞，逃回四川，再也无法找到他，又说不定会回到梁王身边，反过来对付剩下的大理诸人。正矛盾不已时，阿盖忽道：“等一下！”杨宝便命众人先退开，看她有何话说。

阿盖捧着一只小小茶盏走过来，也不说话，只将茶杯端到凌云面前。凌云凝视她片刻，接过来一饮而尽。阿盖道：“茶中有毒。”凌云道：“我知道。”凄然一笑道，“公主赐死，属下不敢不死。”

伽罗惊道：“公主你真下了毒么？”阿盖点点头，道：“是孔雀胆毒。”杨宝一惊，问道：“公主哪里得来的孔雀胆？”阿盖道：“是父王给我来毒死阿奴的。你们放心，这是父王手里最后一副孔雀胆，再也没有了。”

伽罗见凌云闭目等死，颇为不忍，道：“你才刚刚中毒，如果能找到孔雀胆囊，应该还能救得回来……”凌云倏忽睁开眼睛，道：“不必救我。”只死死盯着阿盖，惆怅无语。

阿盖低下头去，神态黯然，心中又恨又悲，又痛又觉凄凉。忽听得凌云问道：“押不芦花，那晚在五华楼，我要你跟我走，一道去塞外，你

为什么不答应我？为什么？”

那一天，他亲口对她说：“押不芦花，我们一道走吧，离开这里，离开云南，离开中原，去你常常念起的雁门关外的蒙老家。”他想为自己而活，决意放下一切，放下他的身份，放下他的任务，放下他的志向，跟她一起离开中原。又说：“你不是说过，只有在草原上，才会有真正快乐的人——男子像大地一样宽广厚实，女子像野花一样清香美丽，没有权势，没有争斗，没有战火，难道不好么？”他流露真情，满心期待，她却终以沉默拒绝了他。那以后，他又恢复了虚假的面孔，再也没有真实地活过。

阿盖早已是泪眼婆娑，怔怔抬头仰视着凌云，他如白纸一般的脸上，写满了痛与怨、情与伤。四目相对，无力挽回的悲怆哀愁在书房中弥漫开去，湮没了所有。

注释

【1】元朝初年，武平（今内蒙古宁城一带）人刘义到官府控告嫂嫂勾结奸夫害死了兄长刘成。县令丁钦亲自验尸，找不到半点伤痕，心中忧闷。妻子韩氏说：“恐怕刘成的头顶上被钉进一颗钉子，头发将钉子遮住了。”丁钦再去检验，果然如此。此案呈报到辽东按察使姚天福那里，姚天福亲自召见丁钦，询问破案经过，又问道：“你妻子和你结婚时是处女吗？”丁钦说：“她是前夫死后改嫁给我的。”姚天福立即命人将韩氏前夫坟墓挖开验尸，果见尸首颅骨上也有一颗铁钉，于是审问韩氏，韩氏招认了钉杀前夫的罪行。

【2】检尸法式：颁发于元大德四年（1304年），现存最古老的通行验尸文件。

【3】直到1443年，朝鲜王朝第四代王才创建了自己的文字。

【4】絮酒：民间习俗用棉絮蘸酒祭奠死人。

尾声

离开中庆的那一日，许多平民百姓自发赶到南门，为段功送行。山云变，寒涛卷，万事付空烟。伤心泪，精魂显，悲愤向谁言。



凌云死后不久，梁王即派兵重重围困住忠爱宫，将杨宝等人软禁在其中，杨宝派出赶回大理报信的羽仪也尽数被梁王派人捕获囚禁。唯有段僧奴一人因有人暗中协助，成功逃回大理。过得十数日，大理往东面边境集结重兵，剑拔弩张。在行省马哈只、鹤庆知事杨昇等人斡旋下，梁王终于同意放杨宝等人护送段功灵柩回大理。

离开中庆的那一日，许多平民百姓自发赶到南门，为段功送行。山云变，寒涛卷，万事付空烟。伤心泪，精魂显，悲愤向谁言。

段功在通济桥上中箭落马时，爱马乌云托月受惊逸去，莫知所往，此刻又自行出现，默默守护在段功灵柩旁边。同样令人惊讶的还有阿盖，她换上一身素服，捧着段功的乌钢剑，坚持要跟随去大理。

段功终于回到了故乡，由于他是第一位死在大理之外的总管，尸体来不及处理，已经溃烂，所以没有采取传统的双耳金瓶的归葬方式，而是土葬在崇圣寺，其墓至今尚存。大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伴着巍峨的高山，生生不息，绿满人间，恰似他那不死的精魂，永不变色。大理最大的秘密双耳金瓶随着他的死去长埋地底，再无人知晓。

相比于悲摧肝肠、痛不欲生的高兰，段僧奴要冷静得多。她走近阿盖，冷冷道：“请你交还我阿爹的乌钢剑。”阿盖道：“可这是阿奴送给我的定情信物。”段僧奴不由分说，上前一把夺过剑来，冷笑道：“你配么？”拔剑出来，稍微一舞动，宝剑吐出圈圈寒光，犹如点点霜花缠绕剑锋。随即目光炯炯凝视着阿盖，一字一句地道：“我段僧奴在此立誓，定要用此剑斩下梁王的人头。”那种不加掩饰的恨，仿若烈焰一般尽可以吞噬一切。

爱人已逝，音容笑貌，恍如昨日，可活着的人还要遭受更多痛苦。阿盖茫然流落在阳苴咩城街头，她知道大理人不欢迎她，认为是她害死了段功，所以她要离开这里，临行前来做最后的流连。

行走在平实的石板路上，小城依旧是那么平淡祥和，甚至连叹息都不曾有。男人英姿潇洒，女人妩媚靓丽，洋溢着生机勃勃的生命之气。她身为公主，原也不过是这卑微众生中的沧海一粟。

一位老阿婆正站在街边卖雪，若能将人生融入这清甜的雪中，该有多好。阿婆年纪已大，稀疏花白的头发挽成一个紧致、干瘪的发髻，紧贴在脑后，额头的皱纹一道一道深如沟壑，仿若刚刚才从岁月深处走出。当她朝阿盖笑的时候，却有一种慈祥的安宁，又有一种沧桑的疼痛。

回到中庆的那一天，阿盖喝下了孔雀胆，这副孔雀胆，正是梁王交给她要她毒死段功的那副，她用在了凌云身上，也留给了自己。恍惚间，她终于回到了家乡——和煦的微风荡过一望无垠的草原，肥美的水草如波浪般起伏，蓝天白云之下，成群的牛羊若隐若现。那条玉带般的小河一如，夏肥冬瘦，于日月之间，无休无止地朝东奔流……

段功死后，其子段宝即位为第十代大理总管。段僧奴则主动下嫁建昌头人阿荣，意图阿荣发兵共讨梁王。临行前，段僧奴将一面“替父雪恨”丝线绣旗刺指血染红，交给段宝，相约三年后一齐发兵夹击梁王，为父报仇。

梁王李罗知道大理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决意趁段宝刚刚即位之时，抢先下手，派大军进攻大理，兵败后这才知道段宝虽然年幼，却是不好欺负，只得请人从中周旋，又奏升段宝为云南左丞，双方暂时罢兵，云南百姓得以暂安。虽然表面相安无事，但梁段两家之间裂痕大大加深，不久，明昇发兵进攻中庆，李罗遣使向大理借兵，段宝回信拒绝不说，还大肆挖苦李罗。李罗恨段宝入骨，派人往大理行刺段宝，结果未能成功。

因为段功终死于大理秘药孔雀胆，段宝下令药师殿销毁全部孔雀胆及药方。从此，世间再无孔雀胆，只有段功与阿盖的故事流传了下来，留给世人千古不绝的叹惋。

段功死后次年四月，梁王李罗照常在罗汉山避暑行宫举办寿宴，有人特意献诗道：

贤君添算宴嘉宾，幄殿先施巨海滨。

万里晴天开锦绣，一川芳草踏麒麟。

笙歌暖送金杯酒，铠仗宽围玉佩人。

醉饱百官咸稽首，愿王高寿过千春。

李罗听到“愿王高寿过千春”一句，不禁捋须微笑，正志得意满时，忽然两眼一翻，口吐白沫，歪倒在宝座上死去。其子阿密继为新任梁王，即历史上最后一任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阿密疑心是大理下毒害死李

罗，一心攻伐大理。

又过了一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军攻陷大都，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逃奔漠北，元朝灭亡。在此江山易主的局面下，大理和梁王阿密不得不共抗外敌，在新任鹤庆知事杨宝的劝说下，罢兵修好。

三年后，朱元璋遣汤和、廖永忠、傅友德等领兵征伐四川，明昇出城投降，明玉珍一手创建的夏国灭亡。明昇随即被变相流配到高丽，至今韩国有许多明姓人均明昇后人。

十三年后，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三十万将士往征云南。梁王阿密派人向大理乞援，此时第十代大理总管段宝与母亲高兰死去不过几个月，传说二人是被梁王阿密派人下毒害死，不然为何母子死在同一日，而那天又恰巧是梁王李罗的生日兼死忌？新即位不久的第十一代总管段世名衔于仇恨，拒绝发兵。中庆许多官员早不满梁王，见明军势如破竹，暗中策划举城投降，梁王阿密势蹙，终与王相驴儿带领全家跳滇池自尽。中庆不战而降，众父老焚香出迎明军。云南平章马哈只一家大小被明军俘虏，马哈只惊悸而死，马文铭等人则充军为奴，其幼弟马三宝时年十岁，因为年纪小，被阉割成太监，送往南京宫中为奴，后来机缘巧合下随侍燕王朱棣，因战功赐名郑和，即为鼎鼎大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因七下西洋显名发达后，将兄长马文铭长子过继为自己的嫡子，取名为郑文铭。

平定梁王后，明军兵锋直指大理，显示了一个新建立的强大的中原王朝的决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明军采取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步卒居中”新式战阵，大展神威的神机铳正是焦玉所发明的火铳。明军的武力惊碎了阳苴咩城的繁华，烽烟四起，人喊马嘶，城墙在混战中土崩瓦解，重楼火光映天，大理总管段世名也做了俘虏。段氏世土，至此而绝。

然而大理的劫难还不止于此。已经改投明军大将蓝玉麾下的许江武告知藏宝图一事，蓝玉志在金银珠宝，遍寻藏宝图不着，纵火烧了翠华楼和五华楼，大小熊熊，三天三夜后方才熄灭。大理号称“文献名邦”，二座楼中藏有大量蒙段历代经史，灿烂的文明，悲情地毁灭，从此大理史籍多中断湮灭。

为彻底铲除段氏在云南的势力，避免再出现元代大理与梁王分庭抗礼的局面，朱元璋命人将段氏所有重要人物及世家大族头面人物械送京师南京，数目达数百人之多，其中也包括一直滞留在无为寺读书的罗贯中。他们中的极少数人被授予官职，软禁在官邸，绝大部分则被是在狱

中被残酷折磨至死，如最后一任总管段世名被朱元璋以“名”犯“明”诛杀等。罗贯中因先为张士诚幕僚，后又为大理效力，格外引起朱元璋注意。最终在刘伯温的周旋下，朱元璋准许罗贯中出狱写《三国演义》一书。

中原巨富沈富因富可敌国为朱元璋所忌，被籍没家产后流配到北方苦寒之地为奴。两年后，沐英突然奏称云南多金矿，需要一个能发现矿产和善于理财的人，沈富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请求将沈富改为流配云南大理。沈万三擅长做生意不假，不过与看风水地形似乎是两码事，因而这个寻矿一说就饶有深意了，朱元璋竟也准奏，传闻其实是沈富知道大理宝藏下落。后来大将军蓝玉被杀，传说也与藏宝图有关。不过世人费尽心机，始终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宝库，南诏宝藏遂与双耳金瓶一道成为历史千古之谜，至今尚有人在不断发掘寻找。

明军毁坏大理都城后，又在城东新建了一座新城，是为今日之大理城。古老的阳苴咩和与它有关的一切美丽传说都化作烟尘，最终消失在冰冷的空气中。然而，大理最终还是浴血而生。这片大地上的人们有着坚韧、宽容、善良的禀性，他们受到了血与火的洗礼，依旧在蹒跚地成长。

云南全境平定后，朱元璋设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留义子沐英镇守云南，从此沐氏子孙世守其地，直到明朝灭亡。沐英听说段功和阿盖的故事后，很受感动，在觉照寺附近修建阿姑庙来纪念二人，后人作词叹道：

芳草晴沙，阿姑归庙。

杨柳参差，风景不殊。

山河已异，飞燕谁家？

香魂杳杳天涯。

诉幽恨，空闻暮鸦。

凭吊凄然，半轮冷月，一树茶花。

明军平定云南的次年，昔日的大理宝姬段僧奴回到家乡，感慨万分。在昔日父亲下属杨安道、张继白等人的协助下，于无为寺东侧建了一座庚子兰苑，里面种有名贵兰花百余种，从此持素布衣，自号“兰室居

士”，隐居于山林中。杨安道将庚子兰苑中的名贵兰花写成一本书，段僧奴亲自题名《南中幽芳录》。

那一日，段僧奴来到崇圣寺祭拜父母，回首如烟往事，心中激荡不已。昔日伙伴杨宝、高浪均死于战火，伽罗因嫁了段文也被明军捉到南京幽禁至死，如今只剩了她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形影相吊。她没有了国，没有了家，没有了父，没有了夫，与生俱来的自信和引以为傲的豪气早就被摧毁殆尽，以致时常怀疑起自己活在世上的意义来。

人有灵魂吗？它会离开人的躯体，在神秘的天国漫游吗？如果真有的话，她真的很想去天上找他们，父亲，母亲，杨宝，伽罗，那一个个熟悉而不能忘怀的名字，她想跟他们在一起。

一时间，热泪纵横，恣意汪洋，再也不能抑止。

忽听见背后有人走近，段僧奴惊然回过头去，立即看见了一个再熟悉、再痛恨不过的人，虽然形容枯槁憔悴，苍老了许多，却分明是那个早已经死在孔雀胆剧毒下的凌云，愣得一愣，才问道：“怎么会是你？”凌云道：“宝姬说过，要亲手杀了我报仇，现在我来受死了。”

《孔雀胆》大事编年



737年 南诏皮罗阁在唐朝支持下兼并其他五诏，取太和、阳苴咩城。

738年 唐朝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南诏迁都太和城。

748年 皮罗阁卒，子阁罗凤继为云南王。

750年 唐朝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贪婪残暴，挑畔滋事，阁罗凤杀张虔陀，天宝战争开始。

751年 阁罗凤大败鲜于仲通军于江口，鲜于仲通只身逃回。白居易诗《蛮子朝》写道：“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边岸，箭孔刀疮满枯骨。”

754年 南诏大败唐军于太和城下，唐军主帅李宓战死。

755年 唐朝发生安史之乱。

779年 阁罗凤死，孙异牟寻继立，以汉人郑回为清平官；南诏与吐蕃联兵侵唐，惨败而归，南诏迁都阳苴咩城。

794年 南诏与唐使者崔佐时会盟于点苍山；南诏发兵将吐蕃势力驱逐出云南。

799年 异牟寻送大臣子弟到唐成都就学。

859年 世隆即南诏王位，因名字犯唐朝皇帝讳，唐朝与其绝交，世隆自称皇帝，国号大礼。

902年 南诏清平官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夺位，自立大长和国，南诏灭亡。

929年 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夺位，自立大义宁国。

937年 白族贵族段思平杀杨干贞，立大理国；段思平好佛成性，岁岁造寺，铸佛万尊。

960年 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

965年 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传说宋太祖赵匡胤以玉斧画大渡河，称“此外非吾所有”。

1052年 广原蛮（今越南广渊）侬智高为摆脱交趾（今越南）的残

酷欺压，建立了南天国，请求归附宋朝，为宋仁宗拒绝，侬智高遂决意反宋。

1053年 宋名将狄青大败侬智高，一路追击其进入大理境内。

1095年 清平官高昇泰夺大理位，改国号大中。

1096年 高昇泰卒，临死嘱咐其子高泰明还国段氏。

1097年 高泰明立段正淳为帝，国号后理，然大理实权从此落入高氏之手。

1117年 大理皇帝段和誉积极与宋通好，被宋徽宗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

1127年 金人灭北宋，南宋建立。

1252年 七月，忽必烈出征大理，战事至次年十二月结束。

1254年 大理皇帝段兴智被元军俘虏，大理国灭亡。

1259年 七月，蒙哥死于宋前线钓鱼城下。

1260年 三月，忽必烈于开平即位，是为元世祖。

1261年 忽必烈敕封段实（段兴智之弟）为“总管”，赐其“虎符”，并诏准段实“领大理、鄯阐（今昆明）、威楚（今楚雄）、统矢（今姚安）、会川（今会理）、建昌（今西昌）和腾越（今腾冲）等城”，规定“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

1267年 忽必烈为钳制大理段氏，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统辖大理、鄯阐、茶罕章（今丽江地区）、赤秃哥儿（今贵州西部）、金齿（今保山、德宏、版纳、临沧等）等地。于王府之外，并置“大理等处行六部”，在云南王监督下统摄五城之地，管理云南行政事务。设“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理云南军事。

1270年 忽必烈置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治所在阳苴咩城。

1271年 二月，忽哥赤被都元帅宝合丁毒死在阳苴咩城；十一月，忽必烈改国号大元。

1274年 赛典赤到云南着手建立行省，并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1276年 赛典赤建省治于中庆（昆明），云南权力中心由阳苴咩城

移往中庆；段实被任命为大理总管，罢去节制整个云南地区万户以下诸土官之权，势力被限制在大理地区范围之内。

1329年 元朝内部发生内讧，新即位不久的元明宗和世（@）（元武宗长子）被毒杀，元文宗图帖睦尔（元武宗次子，元明宗亲弟）在丞相燕铁木儿的武力支持下即位，史称天历之变。

1330年 元明宗为藩王时手握重兵，曾经出镇云南，后长年驻守西北，云南诸王秃坚原为其部将，得知其暴毙后十分不满，举兵赶走云南行省左丞相也先吉尼，自立为云南王，抗拒元文宗，史称“天历镇兵之变”。

1331年 元朝廷派镇西武靖王等率数十万大军前来镇压云南兵变。十月，元兵围秃坚余党于孤山，“立云梯仰攻破其栅，杀五百余人。秃坚之弟必刺都古彖失举家赴海死。又获秃坚弟二人，子三人，诛之”。

1334年 大理第八代总管段光（段功兄）因先前与云南王李罗“分域构隙”（划分地盘时结下冤仇）交战，李罗使诡计打败大理军，大理将军张希矫仅以身免。

1337年 三月，权臣伯颜被免职，病死；十月，脱脱（伯颜侄）为中书省右丞相。

1341年 云南王李罗率军侵大理，段光亲自督兵与之大战于昆弥山（在今大理），李罗大败。

1343年 云南王李罗出重金买通厨师，毒杀大理名将高蓬。双方兵戎相见后，段氏最终以罗那关（牟定西）为界，派兵镇守，与李罗各自分地而治。

1344年 段光去世，其弟段功袭兄位为大理第九代总管。

1351年 红巾军起义爆发；明玉珍被当地富豪推为屯长，集乡兵千余屯青山，结栅自固；芝麻李占据徐州。

1352年 朱元璋至濠州（今安徽凤阳）参加郭子兴部红巾军，任九夫长；九月，元丞相脱脱亲率大军前来徐州，几天围攻不克，脱脱令以巨石为炮，日夜轰击，终于破城。

1353年 明玉珍投归徐寿辉天完红巾军，被授予统军元帅之职。

1354年 十一月，脱脱统领大军至高邮，大败张士诚军，十二月，张士诚正预备举城投降之时，脱脱被弹劾夺职。

1355年 中原红巾军建立政权，刘福通等立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年号龙凤；郭子兴死，朱元璋继任都元帅；元丞相脱脱被流放云南，后被元顺帝派人毒死；李罗因功由云南王进封梁王。

1357年 明玉珍奉徐寿辉命由巫峡引兵入蜀，占领重庆。后杀完者都，占领成都；陈友谅杀徐寿辉，建汉国，称帝，且命明玉珍出川助攻集庆（今江苏南京），明玉珍不理，断绝与陈友谅的关系。

1361年 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明玉珍称陇蜀王。

1362年 脱脱昭雪；明玉珍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年号天统，建都重庆。

1363年 明玉珍及其弟明胜率红巾攻打云南，占领中庆，梁王李罗逃奔楚雄；段功发兵打败红巾；陈友谅与朱元璋交战时中流矢身亡；段功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娶李罗女阿盖公主。

1364年 元顺帝与皇太子争权，各结外援；朱元璋陆续攻克两湖、江西原陈友谅所属地。

1365年 元内战激化，皇太子欲逼元顺帝禅位，不成。

1366年 夏主明玉珍死，子明昇继位，次年改元开熙；段功死，其子段宝继任为第十代大理总管；朱元璋军连败张士诚部，完全攻克徐州以南张氏辖境，北接扩廓势力范围；朱元璋命廖永忠等到滁州迎小明王韩林儿，至瓜洲覆洲，韩林儿溺死江中，龙凤政权结束。

1367年 朱元璋破苏州，杀张士诚；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北上灭元；梁王攻大理，被段宝打败，奏升段宝为云南左丞；梁王李罗死，子把匝剌瓦尔密即位。

1368年 明朝建立；明军占大都，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逃奔上都，元朝灭亡。

1370年 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病逝于应昌府，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明军取应昌，爱猷识理达腊走哈刺和林。

1371年 朱元璋遣汤和、廖永忠、傅友德等领兵征蜀。六月，明兵抵重庆，明昇出降，夏亡。

1381年 四月，段宝死，宗室段世名（部分史籍记为段名或段世）继为第十一代总管；九月，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

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一路从湖广而进，一路从四川南下，渐次进军，逐地攻占。十二月，傅友德、蓝玉、沐英分别攻取曲靖和昆明，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跳水自尽。

1382年 闰二月，明军攻克大理，云南全境平定，元梁王及大理段氏在云南的统治彻底结束。

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

——《孔雀胆》诗文辑录



古时候的天地现在还有，
古时候的日月现在还明，
古时候的山河现在还在，
古时候的人现在不见了。

——摘自白族《打歌》

《孔雀胆》小说中主要历史人物事迹和命运完全忠于史实，因而不再单独作传。本篇辑录了一些相关诗文，供读者赏析玩味。小说中已经引用过的均不再收录。

■妻叫东走莫朝西——段正淳

《孔雀胆》小说中所提皇室及世家子弟入无为寺习教均为历史真事。段正淳，大理第十五任皇帝，自小拜无为寺妙湛禅师为师，勤学精武，十七岁时参加寺中大考，文章擢第一，武试第三。可见这些皇帝子弟不仅要在寺中习文学武，学成后还要参加考试。

段正淳成人后娶高升泰（曾夺位自立为皇帝）之妹高升洁为正妻。高升洁从学于本慧国师，精奇门，有文才，与丈夫争辩，总能占到上风。段正淳二十二岁时，作诗一首道：

国有巾帼，家有娇妻。

夫不如妻，亦大好事。

妻叫东走莫朝西，朝东甜言蜜语，朝西比武赛诗。

丈夫天生不才，难与红妆娇妻比高低。

当时高氏把持了一切朝政，高泰明堂弟高祥明曾赠送给段正淳农奴三万二千户，堂堂皇帝竟要接受臣子的“赏赐”，也难怪段正淳会写出“妻叫东走莫朝西”这样的诗句了。

■茫茫尘缘事——段和誉

段和誉，又名段正严，即为金庸先生名著《天龙八部》男主角段誉原型，七岁入无为寺，拜正静为师。他少年时喜欢游玩，曾作有《游园诗》：

虎啸天生关，水泻银华翻。

梅开彩虹桥，龙吟碧水潭。

段和誉年轻时爱民用贤，思揽政权，然而励精图治四十年，也无法改变高氏专国的事实。到他年老时，王室动荡，诸子争权，他无力阻止，心力交瘁下禅位为僧。

段和誉一生中，颇多趣事。他为皇帝时无为寺进香，遭两名刺客行刺。刺客被捉住后本该处死，段和誉听说二人是为主人复仇，很是赞赏，不但赦免了二人，还特意立义士冢。

段和誉出家后入无为寺，特意在观音大士前塑金童玉女法相，即他本人和玲珑夫人年幼时的面容。又在壁间题诗：

茫茫尘缘事，迷迷执不悟。

一朝脱苦海，皈依三宝佛。

■由来人杰地应灵——高昌雅

高昌雅，字文中，元代人。有《点苍山》一诗：

水绕青山山绕城，由来人杰地应灵。

水光万顷开天镜，山色四时环翠屏。

■万家烟树一川明——李京

李京，字景山，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大德五年（1301年）任云南乌蒙道宣慰副使。著有《云南志略》一书。有诗《苍洱临眺》：

水绕青山山绕城，万家烟树一川明。
鸟从云母屏中过，鱼在鲛人镜里行。
翡翠罽毼笼海气，旃檀楼阁殷秋声。
虎头妙墨龙眠手，百帧生绡画不成。

罽毼（fú sī）是古代设在门外的一种屏风，旃（zhān）檀是一种香树。虎头指晋代画家顾恺之，龙眠指宋代画家李公麟。

■夜静钟声带月明——罗观

罗观，元代庐陵人，元顺帝时曾在云南任职，有《五华楼》一诗：

世祖平南九十春，苍山花木几枯荣。
晓寒海气连云湿，夜静钟声带月明。
满目微茫疏雨寺，几家篱落夕阳城。
不堪楼上吊今古，断雁西风两袖清。

■好山多被乱云遮——乔坚

乔坚，字鼎实，元朝时任云南顺庆路判官，有《题龙尾关驿壁》诗二首：

苍峰千丈玉搓牙，锦树模糊噪映鸦。
浊水难将明月浴，好山多被乱云遮。
江村日落人争渡，旅店年丰酒易赊。
可是炎方风景别，严冬开遍野桃花。

池上苍山翠作堆，池边花竹映楼台。
夜暄灯火庖人语，地覆松花使客来。
战马不嘶关柝静，哀猿天啸瘴云开。
征衣尽拂红尘去，且向邮亭进酒杯。

“柝”（tuò）是古代打更用的梆子。

■十年戎马尚纷纷——段福

段福，字表仁，大理国末代皇帝段兴智之叔。大理国灭亡后，曾经跟随蒙古军东征西讨，后来回乡，路上写下《春日白崖道中》一诗：

烟雨濛濛野外昏，
苍茫四合动阴云。
青归岸柳添春色，
碧入山荒破烧痕。
百里人烟诚杳杳，
十年戎马尚纷纷。
诗成更怕东风起，
添得吾曹老一分。

生动地描写了战争后遍地苍痍的凄凉。然而春天来到，新草添绿，又带给人无限的希望。

■押不芦花颜色改——阿盖

段功死后，妻子阿盖作《悲愤诗》：

吾家住在雁门深，
一片闲云到滇海。
心悬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语今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
误我一生踏里彩。
吐噜吐噜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好歹。
云片波鳞不见人，

押不芦花颜色改。

肉屏独坐细思量，

西山铁立霜潇洒。

“雁门”即为雁门关，指代阿盖塞外的蒙古老家；“踏里彩”为锦被名；“吐噜”为可惜的意思；“肉屏”为骆驼背；“铁立意”为松林。全诗虽然意境不高，但却表达了阿盖夹在父亲和丈夫之间两难矛盾的心理。

■孔雀胆毒殒将星——董法真

董法真为南诏董天官十八世孙，世袭赵州汤天大寺和仙支总管事，十八岁即入主九鼎寺凌霄阁，在大理地位很高，经常出入总管府。段功死后，董法真在五华楼前连续做法事十二天，并在五华楼铁门上题诗道：

吾主段功冠群英，文韬武略泣鬼神。

三军阵中勇如虎，征南战北建奇勋。

平生不爱江山美，一片痴心儿女情。

那防梁王施巧计，孔雀胆毒殒将星。

虽然极力称颂了段功的才干，但对他为阿盖美色所迷也是不以为然的，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大理人的看法。

■知空而实本幻——本慧

僧人本慧精诗文，与段功结为至交，他善于相人，曾经力劝段功远离梁王，但其不听。段功死后，本慧写诗悼念：

玉骢紫衣游拓东，吾念弥陀声如钟。

引得将军下战马，夜谈法华诸色空。

知空而实本幻，悟色恋色入迷途。

蛛丝罗网局中布，愿效飞蛾自投入。

孔雀屏丽胆毒储，难防心计坠壳中。

将军不曾沙场死，美人关上独丧生。

吾叹将军全才能，马打前失情结丝。

人间生死有定数，一诗悼念旧知己。

吟诗完毕，大哭三声，又大笑三声，声如巨雷，随即大喝道：“苍天无眼、梁王小人、杀我段功、必遭报应。”

■成败兴衰不属吾——段宝

段功死后，梁王与大理交恶。红巾军复攻昆明，梁王派其叔铁木的罕向大理借兵，段宝断然拒绝，作书回答说：“杀虎母，还喂虎子：分狙栗，自诈狙公。假途灭虢，献璧吞虞。金印玉书，设钓鱼之香饵，绣阁艳女，备掩雉之罗网。况平章已死，只遗一奴一婢。奴可配阿盖妃，婢可配华黎氏，二事许诺，当借大兵。不然，金马山换作点苍山，昆明海改作西洱海，兵来矣。”

书后还附诗一首：

烽火狼烟信不符，骊山一举任枝梧。

平章枉丧红罗帐，员外虚题粉壁图。

凤别岐山祥兆隐，麟游郊薮瑞光无。

自从界限鸿沟后，成败兴衰不属吾。

梁王读后，恨段宝入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段宝听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为帝后，曾派其叔段真前去上表，表云：

臣闻有天下者为天下之主，有列土者为列土之君。卑臣宝虽隔万里之遥，每切中原之向。大理有二帝三皇之后，一方九姓之传，汉晋六朝以来，大蒙国受封于前唐，残唐五季而终，二理国继守于两宋，臣祖思平等恪共藩复，贡礼屡修于中土，华风远畅于边隅。迨至故元，不尚仁义，专事暴残。顺帝已遁北方，梁王犹祸鄙阐。迺闻明主奉天承运，御极南京，中原太平，边徼宁义。意者中国有圣人，履尧舜之正统，陋汉唐之浅图，天时人事然也。或命臣依汉唐故例，岁贡天朝，或仿元代职名，俾守旧土。庶深谷回阳，幽扃照日，八方浴德，六合同春，垂怜边境，救恤一方。欲修进贡，恐触明威，合待事体之定，专候圣旨之颁，谨此。

这也是大理唯一一次表示要与明朝通好。朱元璋看表后曾表示，如果大理愿意出兵夹攻梁王，可以考虑沿袭汉唐故例，继续封段氏为云南王。但段宝出于某种考虑，最终没有同意，大理也始终奉元为正朔，沿用元代年号。

史籍记载，朱元璋先后派出七批使者到云南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投降，梁王不从，还杀死了明朝使者。朱元璋有意招降，是因为云南山高路远，他统一中原不久，不愿意轻易用兵。以朱元璋的眼光，肯定能够看出大理有实力与梁王相抗，既然招纳梁王不成，也应该花了不少功夫在劝降大理上，但大理始终不同意出兵攻灭梁王，由此惹怒朱元璋，以致后来对云南用兵毫不留情。段氏虽然奋力抵抗到最后一刻，最终还是败在明军的铁蹄下。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国力的较量，大理军能与梁王相抗数十年，但若与中原王朝较量，无异于以卵击石。

段宝死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好是朱元璋派大军攻打云南之前，当时他年仅三十岁，死因不详。

明军灭大理后惨酷镇压段氏和白姓大族，焚毁五华楼及典籍等，均为历史真事。

■千里关河几处逢——段僧奴

段宝继大理总管位为十五岁，因而可推测本故事开始时段宝十二岁，段僧奴十三岁，小说中略做了夸大处理。

段僧奴自幼聪慧，七岁能文，九岁琴棋书画崭露，极得父亲段功喜爱。她八岁时，段功命她以兰花为题吟诗一首，当即得诗道：

绿荫丛下吐幽芳，虽非国色得天香。

瑶台边上仙家草，移栽人间将相家。

清新可喜，对一个才八岁的小女孩来说，十分难得了。

段功死后，阿盖公主护柩归葬大理。高兰率儿女到龙关迎接灵柩，哭声载道。段僧奴亲作祭文道：

十万雄师哭声哀，愁云惨雾笼战街。

最是人间伤心事，从此难觅父笑颜。

她一直有志为父报仇，时常舞动段功生前的佩剑“乌钢剑”，说：“吾原以此剑雪父恨刃梁王而未遂，引以为憾。但以此剑配身，父容依然，言犹在耳。”

出嫁建昌时，段僧奴与弟弟段宝依依惜别，在龙关桥赠离别诗一首：

珊瑚钩起出深闺，满目潸然泪湿衣。

冰鉴银台前长大，金枝玉叶不芳菲。

鸟飞兔走频来往，桂秀梅香不暂移。

惆怅同胞未忍别，应知恨重点苍低。

走到翠柳堤时，感受离别亲人的痛苦，赋诗道：

何彼浓兮花正红，香车独去洱河东。

鸿飞雪岫难经目，风刺霜林易割胸。

云白天高连水远，月新春叠与秋重。

泪珠如泻通宵雨，千里关山几处逢。

到达建昌后，她与阿荣约法三章：操兵演武伺机伐梁王；戒酒色立德政；兴农田而罢狩猎。阿荣满口答应，但他只是垂涎段僧奴美色，娶到手后并不如何珍惜，整日沉于酒色，又连纳六名姬妾。段僧奴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另居别处。

丈夫指望不上，弟弟段宝也迫于形势与梁王修好，段僧奴彻底失望，从此便持素于沙门。她后来回到大理隐居，经常与无极、达果、安道、桂楼、张继白、玄素几人一起结社吟诗，号称“南中七隐”又称“叶榆七子”。

段僧奴一直活到九十四岁，其女琼芝嫁给大理总兵徐进次子，孙女

嫁给张继白孙。

后记——关于《孔雀胆》小说

我自幼钟爱古典诗词，小学时曾得到一本小书式的台历，每一页的上方印有日历等信息，下方则是一首诗。整整三百六十五页，每一页都细细翻过，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大家名作，而是一副对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这副长联一百八十字，上联写尽滇池风物，下联囊括云南历史，意境深远，气势磅礴，令人震撼。我心中从此有了一个梦想——希望能看五百里滇池、读数千年往事。值《孔雀胆》一书出版之际，要再一次向这副“天下第一联”致敬，正是它引发了我对历史的兴趣。

之前的《鱼玄机》和《韩熙载夜宴》从故事发生到结束，时间很短，这次想写一个有时间跨度的故事，因而选取了孔雀胆的题材。由于小说所发生的背景独特，不可能会有专业司法人员以详细取证来破案，所以本小说的结构又跟以往两部不同，不再完全靠悬疑和破案去推动情节，而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

《孔雀胆》是一本历史小说，而不是武侠小说，主体故事、人物关系全部取自正史。小说中之所以涉及到许多武功，实是因为史实如此——首脑人物如梁王李罗、大理总管段功均是武艺高强之辈，就连段功之女段僧奴亦是“三岁随母舞剑鸡鸣”，“十岁随父狩猎于石门，独射恶熊得之”。段氏以王室之尊，不论男女，不分长幼，个个精于骑射、舞剑如风，可见当时是如何尚武成风。

阅读《孔雀胆》小说，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小说所发生的时间，正是元末群雄并起、争霸天下的大乱时期，而云南除了地处西南要冲外，物产也相当富饶，铜矿、银矿产量占中国一半以上，又盛产盐井，这样一块有着巨大利益的地域，必然引来多方势力角逐，因而故事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除了展现风云动荡的时代原貌外，小说还涉及到大量历史掌故、典章制度、异域风情、民族习俗等，为了保持故事流畅、更好地还原历史环境，均不再在正文中讲述，采取单独注释的方式。

元末社会大动荡中，各色人等被卷入历史洪流，无力左右自身漂流的方向。无论是权威显赫的段功，还是身份高贵的阿盖，都正面临着亡国的命运，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因而即使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梦想，放在江山换代、人世沉沦之时，亦必然要承担最深沉的负重，衍生最复杂的内容。生命与爱情，个人与家国，遂成理想主义的遥远绝响。与郭沫若先生同名话剧不同的是，《孔雀胆》故事脉络没有侧重在歌颂大理王子与蒙古公主坚贞不渝的爱情上，而是用尽笔墨来记录一个时代下一群人的命运，借悲欢离合之情，写家国兴亡之感。正所谓“山河在，草木深。花溅泪，鸟惊心”——国家破碎，山河依旧；城空人稀，草木深密；离乱伤痛，花也溅泪；亲人恨别，鸟亦惊心。这里面既有个人的心绪，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唐代大诗人杜甫于安史之乱中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其中“家书抵万金”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可见战争动乱中盼望亲人平安是千百年来人们心中共同的愿望。《孔雀胆》小说中亦有许多关键情节与家书有关，无论是称霸一方的明玉珍，抑或是威震西南的段功，“身败”的最直接起因便是一封家书。我如此刻意突出，想要寓意的是——人非草木，即使是挥斥方遒的豪杰人物，在金戈铁马中征战时，他们心底最深处的那一丝眷念，无非是想望亲人。战争、动乱、分裂，从来就是双刃剑，是比孔雀胆要厉害千百倍的毒药，伤害的不仅是敌人，还有自己和家人。

读史以明智，学古以鉴今，请让我们珍惜眼前的和平。愿世界清怡，愿民族和睦，愿人们友爱，愿爱人相守。愿你，和你的家人，健康平安。

《孔雀胆》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以及即将出版的《大唐游侠》、《斧声烛影》、《璇玑图》等书共同组成了我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杨瑞雪女士对我的巨大鼓励，感谢刘海涛、逯卫光二君专业而细致的工作，感谢本书的设计师孟纪原先生，正是他们的热心帮助和不懈努力，才使得本书得以顺利付梓。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小说中有不少细节取自《叶榆稗史》、《三迤随笔》、《淮城夜话》三部地方志古籍。《叶榆稗史》作者张继白与段功之女段僧奴为多年至交好友，《三迤随笔》作者李浩与张继白是姻亲，且入明后接管全部大理藏书，《淮城夜话》作者李以恒则是李浩五世孙，这三位所写的笔记可以说是记录大理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在此特别向捐献出这三部古籍手抄稿的李莼先生（李浩后人）表示深深的敬意——若非他的慷慨义举，这三本书至今尚不为世人所知——斯人虽逝，侠名永留。

吴蔚

2010年1月30日 于北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图书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千年往事悠悠叹，一阙悲歌孔雀胆

元朝末年，群雄纷起，中原以朱元璋势力最强。为了应付危机，素有仇怨的梁王与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抗敌。就在大理总管段功新娶梁王之女押不芦花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一瓶孔雀胆，终于导致段功与梁王李罗开始互相猜忌，公主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 著

江东二乔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分册总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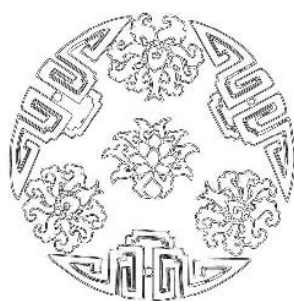
[上册](#)

[下册](#)

[返回总目录](#)

内容简介

东汉末年，天下纷乱，群雄并起。朝堂上，宦官外戚明争暗斗，尔虞我诈；郡国间，诸侯林立，各怀异志，伺机而动。汉灵帝驾崩后，各方势力围绕新君废立展开激烈角逐。恰在此时，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传国玉玺被断为两品，引发轩然大波。禁军将领袁绍建议掌权大将军何进引豪杰逼宫，一代枭雄董卓由此入京，终导致局面彻底失控。传国玉玺究竟落入何人之手？东汉天子命运何去何从？风云际会中，二乔、孙策、周瑜、曹操、蔡琰、袁绍、袁术等诸多风流人物一一登场，谱写了一曲奇谲动人的华彩传奇……





二乔像

策年十七得父整餘兵渡江轉關
所向皆破人聞孫郎至盡失魂魄
旬月之間威震江東後
遇害家以喪中期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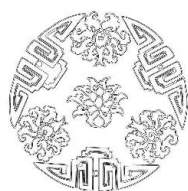


孫策像

周
瑜



周瑜像



江东二乔（上）

作者：吴蔚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东二乔 / 吴蔚著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16.5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1198-4

I . ①江...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8995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董 理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杨荣刚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聂 强

书名 江东二乔 (上)

作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话 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 mzfs@npcpub.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张 8.5

字数 244千字

版本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2-1198-4

定价 51.00元（全二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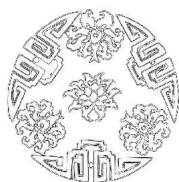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 引子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 第一章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 第二章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 第三章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 第四章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 第五章 车辙马迹，经纬四极
- [返回分册总目录](#)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操《短歌行》



引子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为家族墓群定做刻辞墓砖的那一年，曹操还是个张扬轻狂的任侠少年，或许有着远大的志向，却还不敢有勃勃野心。他并没有想到，『苍天乃死』会在他日成为一句谶语，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黄巾起义，导致东汉王朝就此走向衰乱。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真正兑现这句『苍天乃死』谶语的并非黄巾军首领张角，而是他曹操本人。

汉

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沛国谯县^[1]的工匠受雇为本地大族曹氏制作了一批宗墓墓砖，用来建造装饰墓室、墓前祠堂等墓葬建筑。按照当时的流行做法，墓砖入炉烧制前，照例要在上面刻辞即以书法艺术在砖上镂刻上文辞，写明墓主姓名、身世、生死年月，以及一些称颂哀悼的句子，此即后世所称“砖雕”艺术的起源。

其中一块墓砖上，赫然刻着“苍天乃死”^[2]四个大字。而出大价钱定做这批墓砖的人，就是后来成为一代枭雄人杰的曹操。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这时候的他，才刚刚年满十六岁，却已经是京师洛阳大名鼎鼎的人物。与同郡同乡华佗少时即因医术扬名四海不同的是，曹操的大出风头，并非有什么特殊出众的才华，而是他刻意任侠妄为，以此来掩饰其显赫却又不大光彩的出身——

曹操生父曹嵩自幼为乞丐携养，后被大宦官曹腾收为养子，由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后来更花一亿万钱买到了太尉的官职，为有史以来自费买官出价最高者。而东汉自中叶以来，宦官与外戚互相争权乱政，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声名极差。曹嵩虽得以跻身三公之列，但其阉宦之子身份不改，又是花费巨资买官，愈发遭到耻笑。世人讥讽他不知本姓，唯识姓曹。

既有这样的家世，曹操亦大大被人轻视，尤其是那些他一心想结交的文士及名家子弟，根本就瞧不起他。既不能选择父母，无法改变出身，便只能公然表明立场。为了表示自己与宦官势不两立，曹操手持利器去行刺臭名昭著的大宦官中常侍^[3]张让。只是运气不好，一进张府就被人发现。曹操临危不乱，“乃舞手戟^[4]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这才有了后世“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的赞语。

也有人表示怀疑，认为这不过是曹操刻意编造的故事，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所谓的行刺中常侍张让一事。虽则曹操祖父曹腾是宦官集团的中坚，但毕竟人已过世，张让时为宦官首领人物，权势熏天，若曹操当真闯入张府行刺，事后又岂能轻易脱身？

无论真相如何，这终归是一种明确的态度表达。行刺张让事件传扬

开去后，曹操名声大噪，人们将其祖父曹腾的太监身份“存而不论”，争相与其结交，如太尉张温内侄蔡瑁^[5]等世家子弟争相主动找上门来，要与曹操称兄道弟，甚至连出自“四世三公”^[6]之家的袁绍、袁术也不例外。

袁绍、袁术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均为司空袁逢之子。袁术虽是弟弟，却是地地道道的嫡子，看不起庶出的兄长。然世事难料，袁绍后来被过继给了伯父袁成，以袁成唯一嗣子的身份，获得了袁氏长房长孙的特权，地位反而在袁术之上。本是同父生的兄弟因互相不服气而愈发不睦，势同水火。

既然只能在袁氏兄弟中选择一个做朋友，出于某种实际的考虑，曹操选择了身份更为显赫的袁绍。二人一起吃吃喝喝，出入成双，情若兄弟。

但颇令曹操不满的是，每每二人结伴出行时，旁人的目光总是落在袁绍身上，曹氏所热切关注的妙龄美貌女郎们亦是如此，根本没有美人多看他一眼。

其实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除了出身之外，袁、曹二人在相貌身材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曹操生得粗壮矮小，貌不惊人，而袁绍则高大威猛，英俊潇洒，难怪世人皆瞩目于他。自卑之余，曹操亦很是愤愤不平。争强好胜的他在心中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必要占尽天下绝色美女。

当时洛阳有美女名何云，虽出身市井屠户之家，却有绝世姿容，号称“洛阳第一美人”，嫁给了大宦官张让养子太医令张奉。曹操既痛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又要刻意与宦官做对，便怂恿袁绍与自己一道去抢劫新娘。被人发现后，袁绍惊慌逃跑，跑不多远，便摔倒在地，因为害怕而双腿颤抖不止，死活爬不起来。曹操立即大声喊道：“劫妇贼在此！”追兵闻声而来，袁绍遂一弹而起，拔腿飞跑，比兔子还快。

当时何云之姊何宛已选入掖庭，得到汉灵帝临幸，生下皇子刘辩，并受封贵人。大宦官张让令其养子迎何云为儿媳，不仅是因其貌美，更因她是何贵人的妹妹，算是皇亲国戚。即便何云身份普通，抢新娘也绝

对不是一件小事，袁、曹二人个性如此不同，能力高下立分，日后兵多将广的袁绍在官渡惨败于远远处于弱势的曹操之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年少的曹操除了生性胆大、行为放荡外，还表现出精于权术的一面。譬如他为了掩饰阉宦之家的出身，除了与袁绍等名家弟子来往外，还竭力攀附当世名士。

在这之前，司隶校尉李膺因得罪宦官而遭逮捕下狱，诸多文人名士受到牵连，被诬为“党人”，内中包括太尉陈蕃、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当朝显贵。后诸人虽被释放，却皆归田里，禁锢终身，再不许入朝为官，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起时，“四世三公”之家的袁氏表面谁也不得罪，实际上暗中庇护了许多党人，袁绍由此跟李膺、陈蕃等党人领袖人物交情极深。曹操极其羡慕袁绍的名士关系网，也主动与当世名士结交，去拜访南阳名士宗承。然他几度登门，宗承“薄其为人，不与之交”。

曹操碰了钉子，很不服气，觉得自己除了出身、相貌外，其他样样不比袁绍差，凭什么袁绍能有“孟尝君”的美名，他曹孟德就做不到？

为了表达诚意，曹操久候在门外，等宗承外出时，疾步上前，“捉手请交”，可谓诚恳之极。不料宗承非但甩开了手，还取出丝绢擦手，再将其扔掉。曹操大受屈辱后，这才明白自己受人轻蔑的不只是出身，还有行事为人——“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

从南阳回到洛阳后，曹操闭门读书，发愤图强，谢绝与昔日的狐朋狗友来往。数年静心向学下来，居然在文学、音乐、书法上都小有成就。

二旬之外后，曹操自觉已然脱胎换骨，足以立于当世，遂决意再度出山，慕名去拜访名士乔玄^[7]。

乔玄字公祖，梁国睢阳^[8]人氏。原为地方小吏，因不畏权贵而被举

为孝廉，由此步入朝廷，一路升迁，曾先后居司空、司徒、太尉高位。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是时人广为称颂的名臣。近年来，乔氏因对局势失望而辞官，住在洛阳南郊别墅中养病。

乔玄好提携后进。他居于高位时，提携举荐了不少才学之士入朝为官，如大名士蔡邕等。如果曹操能得到乔氏的提点，哪怕是简单的一句夸奖，便会身价倍增。

正因为乔玄名望太高，曹操心中亦忐忑不安，担心会遭受冷遇。他反复思量后，放弃乘坐辎车，改为单身骑马出城，对旁人则称外出游览散心。如此，就算如之前南阳之行一般吃了闭门羹，亦不会在下人面前丢脸。

将近乔府大门时，正见到一名中年文士携着一名两三岁的小女孩下车，显然也是到乔府拜访。曹操这几年虽闷在家中埋头读书，却也不是足不出户，颇关注京师动向。他立时认出那中年文士便是受到乔玄举荐而入仕的议郎蔡邕。

蔡邕字伯喈，出身陈留^[9]望族。其母袁氏亦是名门之后，为司徒袁滂之妹。蔡邕“少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举凡碑诔、辞章、史志等，靡不精通。又工书擅画，精于音律，兼及天文律历、阴阳讖纬术数等，亦无不博洽，是大汉立国以来极为罕见的通才。

如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人物，自然声名远播。汉桓帝时，大宦官中常侍徐璜听说蔡邕的琴艺出众，于是上奏桓帝，召蔡邕入京。蔡邕厌恶宦官奸虐弄权，煽动内外，更耻于成为娱乐宫廷的琴师，不愿意赴召。但彼时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权势熏天，蔡邕也不敢公然拒绝，先假意动身出发，途中谎称病重，总算借此摆脱了这次征召。

返回家中的蔡邕不再与时人来往，而将时间精力都用在了文学创作上。直到三十八岁时，才应司徒乔玄征召，赴洛阳任其掾属。在乔玄的大力提携下，蔡邕很快被朝廷拜为郎中，进入东观校书。

东观位于洛阳南宫宫城内，建筑高大华丽，最上层高阁十二间，四周殿阁相望，绿树成荫，环境幽雅。汉明帝时，诏班固等人修撰《汉书》于此，书成名为《东观汉记》^[10]。汉章帝、汉和帝以后，东观成为宫廷收藏典籍、档案及修撰史书的主要处所，藏有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后又辟为近臣习读经传的地方。能进入东观校书，是诸多读书人的梦想，蔡邕得此机遇，亦感到很兴奋，发誓要将撰集汉事作为自己的终生使命，立言以不朽。

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蔡邕有感于儒学典籍距圣人著述的时间久远，文字多谬，被俗儒牵强附会，贻误学子，于是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颙等人，倡议“正定《五经》文字^[11]”，汉灵帝予以批准。

在蔡邕主持下，东观诸人参照各家诸体文字经书，开始校定六经。工作完成之后，蔡邕用红笔以小字八分将校正的经文书在石碑上，让工匠刻好后，立于太学门外，因始刻于熹平四年，故称“熹平石经”。共刻七部经典于四十六块石碑之上，字体一律采用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

熹平石经是官经文，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一经问世，每天前往观看和摹写者将街巷都塞满了。各家对文字的争吵也就此平息，后来的儒者学生都将熹平石经作为标准经文^[12]。

蔡邕因石经立成而升任议郎，并名扬四海，俨然有一代宗主之相。曹操曾几次慕名到太学瞻观石经，某日刚好撞见蔡邕亲自在石经前为太学生们讲解，是以认得对方。

而此时在乔府门前，蔡邕却没有留意到曹操，只携了小女孩，朝门仆招呼了一声。小女孩亦“呀呀”叫着，朝门仆招手，似是有所祈求。那门仆便抽出一条手巾，随意挽了几下，便将那手巾折叠出一只老虎模样来，上前交给小女孩。小女孩嘻嘻接了，这才任由蔡邕抱了进门。

曹操来不及与蔡邕招呼，颇为遗憾，转念又想对方目下既在乔府，仍有机会结识，便翻身下马，上前将名刺^[13]递给了门仆。

那门仆姓罗名韬，很不喜欢这个眼睛中闪烁着狡黠光芒的矮小青年，看也不看，便将曹操名刺推了回来，冷然道：“府上今日不见客……”忽意识到议郎蔡邕刚带着其独生爱女蔡琰进府，辎车还停在一旁，便又补充道：“不见外客。”重重在“外”字上顿了一下，以示强调。

曹操料不到出师如此不利，卑贱的奴仆竟连名刺都不接，还要对自己使脸色，不由得很有些恼怒，勉强耐着性子道：“我姓曹名操，也不算无名小卒，今日特地来拜访乔公，还请通传一声。”有意掂量了几下手中的礼盒，示意盒中礼物极其贵重。

罗韬极少出门，压根儿就没有听过曹操的名字，也不为厚礼所打动，仍是神色冷冷，道：“乔公今日不见客，请曹君改日再来。”不再理会曹操，转身跨进门槛，欲关上大门。

正好乔府管家罗忠出来，见儿子欲关大门，忙斥道：“接生婆还没有到，着急关门做什么？”

忽一眼瞥见门前站着个矮小青年，双眼中闪烁着如火焰般炽烈的怒意，罗忠竟凜然一惊，心里头有些发毛。愣了一愣，忙向儿子罗韬询问究竟，得知情由后，遂上前赔笑道：“原来是曹君大驾光临，久仰，久仰。小臣是乔府管家罗忠，犬子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曹君海涵。”

曹操颇为意外，问道：“罗翁知道我是谁？”罗忠笑答道：“小臣久侍乔公身边，时常听他老人家提起曹操曹君的名字，自然是知道的。”

曹操本是一肚子不高兴，闻言立即转怒为喜，问道：“乔公时常提起曹某吗？”

罗忠恭恭敬敬地答道：“是的。乔公还说希望有机会面见曹君本人呢。只是曹君今日来得不巧，少夫人临盆在即，接生婆又还没到，府里乱成了一锅粥，实在是不便招待像曹君这样的贵客。”

曹操顿时释然，忙道：“是我来得不巧……”

话音未落，罗忠的小孙子罗汤急奔出来，告道：“生了！生了，是个女孩儿！”

罗忠一怔，道：“这么快？”又问道：“接生婆不是还没到吗？是谁接的生？”罗汤道：“是张大夫。”

罗忠又是一怔，一时不及多问，向曹操作了一揖，表示歉意，便匆匆引着儿子、孙子进去帮忙。

曹操这才知道乔府今日添了新丁，亦觉得在此种情况下再入乔府拜访不妥，可又舍不得就此离去。一想到本朝名臣乔玄曾多次提及自己，他心中便很有些激动，恨不得立即与对方促膝长谈。

正徜徉徘徊时，一名三十来岁的中年男子大踏步跨出门槛来。那人虽穿了长袍，却明显不大合身，似是借来的衣衫，兼之一脸阴沉，与乔府名门高第很是不符，应该不是乔府中人。他以极为冷漠不屑的眼光横了曹操一眼，便出门扬长而去。

曹操很不喜欢中年男子的那一眼，扬声叫道：“喂，你站住！”

中年男子恍若未闻，曹操立时大怒。尽管静心蛰伏了几年，但他骨子里那股亡命之徒的痞性和戾气仍然被轻易激发了出来，当即左手抚剑，欲追上前去，对那中年男子不利。

管家罗忠忽急赶出来，招手叫道：“曹君留步……我家主人乔公请曹君进府一叙。”

曹操大为意外，这才勉强回身，随罗忠进去。

曹操所不知道的是，适才擦身而过的中年男子便是他的谯县同乡——大名鼎鼎的神医华佗。即便未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左右天下局势的显赫人物，也丝毫不敢小觑这位神医，甚至不惜屈尊向华佗低头，但结局却不大好。

乔玄辞官已久，却没有离开京师是非之地，及早归隐故里，实是因为有不得已的苦衷——他身患怪疾，只在洛阳有良医能治。这良医，便是有“医圣”之称的张机。

张机字仲景，南阳涅阳^[14]人氏，自幼热爱医术，四处拜师学艺，

兼之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成人后即成为一代名医。其人谦逊好学，成名之后，仍钻研医术不止，提倡终身坚持学习，曾道：“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汉灵帝时，张机被举孝廉入朝为官，依旧利用闲暇空余时间为官民治病。每月他会定时到洛阳郊外乔府为乔玄悉心治病，但始终未能根治。凑巧最近神医华佗路过洛阳，慕名拜访算是前辈的张机。二人极是投缘，张机便干脆约了华佗一起来到乔府，想看看华佗是否有良方彻底根除乔氏之怪病。不想事不凑巧，今日刚好遇到乔氏长媳临盆，接生婆久候不至，张机遂临时充当了接生公，华佗则因为有事，先行辞了出来。

乔玄曾与前太尉曹嵩同朝为官，颇为熟稔，听说一度出尽风头的曹嵩之子曹操忽然到访，很是意外，然心情大好之下，丝毫不予避讳，忙命人请曹氏入府一叙。

曹操被引入乔府时，乔玄正抱着襁褓出来花厅，与门生蔡邕一道分享老来得孙的喜悦。

蔡邕先是极言道贺，又问道：“恩师可为乔娘^[15]取好名字？”

乔玄也不掩饰，呵呵笑道：“本来期盼是个麟儿，早定了‘英’为名字，不过小娇娘也不错，嗯，既是女子，就加个女字，叫嫫好了。”

蔡邕之女蔡琰年纪虽幼，却颇老成，奶声奶气地笑道：“我表字文姬，与嫫娘的名字都有一个女字。”乔玄笑道：“将来你们一定会成为好姊妹。”

蔡琰问道：“嫫娘表字？”乔玄道：“原本想称玉立，取英英玉立之意。女子就不必麻烦了，干脆就叫大乔^[16]吧。”

蔡邕忙接口道：“有大乔就有小乔，恩师必定嗣续有人，多孙多福了。”

乔玄本有两子，幼子乔笛年纪还小，只有七八岁，为后妻梁氏所生；长子乔羽早已成人，成亲多年，有妻有妾，却一直没有生育下一儿

半女，人丁不旺。而今乔家终于添了长孙，虽然不是期盼中的男孩儿，却也令乔玄春风满面。年逾七旬的他听了蔡邕的祝辞，愈发欣然自得，喜不自胜。

医圣张机也祝贺道：“华佗老弟称能寻到法子治愈乔公病症，他既然说了这话，一定是有把握。而今府上又新添了一位小娇娘，可谓是双喜临门。”

乔玄哈哈大笑道：“多谢，多谢医圣吉言。”

他将孙女交给奶娘抱回内宅，又郑重向张机道谢，这才赶来客厅，热情接待了曹操。本来乔玄出来会客只是出于礼节，然一番接席^[17]长谈后，他立时对故人之子刮目相看，叹道：“天下将乱，安民生者，其在君乎？”

曹操闻言欣喜若狂，当即起身下拜，视乔玄为毕生知己。之后更是频频登门造访，并得缘与乔玄门生故吏蔡邕相识。蔡邕是当世文学、书法、绘画、音乐大家，在诸多领域均已登峰造极，代表着东汉的最高成就。而曹操亦爱好文学书法，虽难以与蔡邕并肩，但他性情中不拘一格、任情恣性的一面恰好为蔡氏激赏。二人志趣颇为相投，结为至交好友，时人称为“管鲍之交^[18]”。蔡邕见曹操志向远大，只是很为出身烦恼，便指点他去找名士许劭。

东汉有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名士郭泰则是这一风尚的领头羊。郭泰字林宗，因品行端正，学养深厚，为士林所仰慕，更被天下读书人奉为学习的楷模。某日郭泰外出游玩，正好赶上下雨，头巾沾湿，他随手将一角折叠了起来，结果立即被众人仿效，成为流行式样，人称“林宗巾”。郭泰游洛阳时，赶来投递名刺者络绎不绝，“载刺盈车”，收到的名刺多得必须用车拉运回去。而其人病歿后，“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涂”，有近万人赶去会葬，蔡邕为其撰写碑文，由此可见这位郭林宗名头之大。

郭泰在世时，善于鉴识品度人物。延熹九年（166年）他游太学时，针对当时宦官专权、肆行无道的腐败朝政，与贾彪等偕同太学生，大加挞伐，编顺口溜激浊扬清，褒贬朝臣。在郭氏的带动和影响下，一

时朝野成风，“竞以臧否相尚”，致使“公卿以下”均惧其贬议，而不敢登太学之门。

由于名士在士林中有着巨大影响力，他们的“清议”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仕途是否顺利。常人如果能得到郭泰这类大名士的褒赞，会立即受到各方关注，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是以有志之人常常千方百计地想要获得品评名士的褒赞。

郭泰之后，又有许劭，即蔡邕举荐给曹操之人。他是当世极负盛名的人物评论家，素有知人之名。经许氏评论过的人物，往往能一夜成名、身价倍增。名气大，派头也大，许劭只在每月初一点评一次，时人称之“月旦评”，又因看人极准，号称“金口”。就连同郡袁绍对许氏也是又敬又怕，回乡时有意精简车马仆从，装出谦虚节俭的样子，生怕得到一句恶评。

曹操决定听从蔡邕建议去找许劭时，心中还是很有些忐忑的，万一许劭说他不成材，抑或像南阳名士宗承那样当面拒绝，他该怎么办？但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场豪赌，他不能就此错过。

曹操带着一车贵重礼物来到许家，卑辞厚礼，毕恭毕敬。许劭倒是及时出来见客，只是神色淡然，问道：“是蔡邕蔡议郎让你来的吗？”

曹操觉得好友的名气够大、地位却不够高，遂回答道：“是乔玄乔公。”

许劭点了点头，道：“乔公安贫守道，世之高士耳。”

曹操登时满头大汗，讷讷问道：“我何许人也？”

许劭默然不应，不肯回答，内心实有不屑对方出身之意。

曹操感觉又要再现南阳宗承“拒而不纳”的一幕，他实在丢不起人，便老起脸皮，再三纠缠催促。

许劭审视了这个倔强的年轻人许久，最终还是开了口，道：“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意思是说，你是太平时代的能臣，乱世时代

的奸雄。

这话很有些刺耳，本是带有贬义的品评。然出乎许劭意料的是，曹操不怒反喜，大笑而去。反而是这一阵目空一切的笑声，令许劭不寒而栗，呆立良久。

曹操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他身上，体现出了自卑与超越的统一，而他的矛盾与混乱，恰好与时代合拍^[19]。

经许劭品评后，曹操名声大噪，不久便被举为孝廉，入朝为郎，正式步入了仕途。

汉代立国后，尚未建立科举制度，汉初选任官吏主要通过四种方式：一是军功，如开国名将留侯张良等均是因军功而得封爵位。二是任子。俸禄二千石以上官吏任职满三年后，可保举子弟一人到京师为郎^[20]。如西汉名臣苏武即是“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又如与曹操交好的世家子弟袁绍亦是年少为郎，以此步入仕途。三是货选，即以财买官；四是积久为官，即凭年资升迁。

除此之外，还有因上书言事，受到皇帝赏识而为官者，譬如大名鼎鼎的智者东方朔。

这些选官方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从平民阶层选拔到优秀人才。汉武帝刘彻即位后，除沿用旧制外，又开始实行征辟察举制。

征辟分征召和辟举两种：不经荐举，由皇帝直接下诏征用社会有名望的人士入朝为官，称为征召；年俸二千石以上官员聘请士人充当属官、幕僚，称为辟举。被征辟者通常都是声望极高的成名者，享受坐“公车”晋见的待遇，后世将参加科考的举子称为“公车”，即来源于此。

但征辟以自愿为主，偶尔也有被征辟者不赴召的情况。如名士蔡邕博学多闻，且多才艺，擅长音乐。汉桓帝时，经中常侍徐璜等人奏知蔡邕琴鼓得好，桓帝便征蔡邕入朝。蔡邕耻于以琴技扬名，遂装病不赴。

又如名臣乔玄曾因过失被罚服兵役，服刑完后，又被朝廷征召，出任汉阳太守。太守是二千石官员，亦有权辟举名士。当时有名士姜岐隐

居山中，乔玄慕名召其出仕。姜岐托病不应。乔玄性格刚直急躁，立即命手下转告姜岐道：“如果不来，马上就让你母亲改嫁。”姜岐仍然不从。人们都认为乔玄太过，纷纷劝说，乔玄这才罢休，算是辟举不成功的典型例子。

有趣的是，乔玄任司徒后，亦慕名辟举蔡邕。蔡邕欣然赴召，受到乔玄的厚待。后又召拜为郎中，升任议郎，在东观校书，参与刻印著名的熹平石经。

察举则是由下而上进行考察和推举人才的制度，比征辟更为广泛。起初，汉武帝下诏地方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咨询“治国之道”，觉得很有成效，又诏令各地郡国推举孝子、廉吏各一人。为了表示重视，又下诏：地方官员不举孝者，以大不敬论罪；不察廉者，免其官职。察举遂成制度，以后每年郡国都要向上推举孝廉。

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官府属吏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在察举中要经过乡间评议，即当地世家大族的评议，以保证真实性。举荐标准则以德行、才能为主，由此打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局限性，使更多平民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东汉亦继承了西汉的察举征辟制，然已流弊丛生，尤其是察举制，成为地方官员与豪门大族结党营私的工具。时有民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鼯。”

姑且不论曹操因何被举为孝廉，他所任郎官是郎中令属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照例，郎官任满，即可派出做县令、丞、尉。曹操当然不满足只做小小的郎官，积极谋求洛阳令的位子，但选部^[21]尚书梁鹗不同意，于是京兆尹司马防举荐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22]。曹操虽然不大高兴，然毕竟留在了京师，可以大有作为。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一鸣惊人的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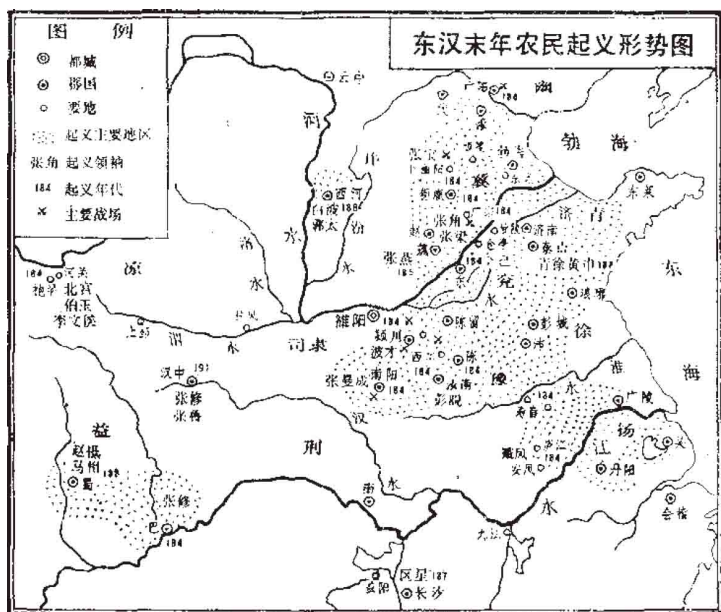
洛阳是京畿重地，皇亲贵戚聚集，倚仗权势行不法之事者大有人在，极难治理。曹操到职后，先公然申明禁令，并专门制作了十余根五色大棒，悬于官署左右，称要严肃法纪，“有犯禁者，皆棒杀之”。他也不只是口头说说，大宦官蹇硕叔父蹇图违禁夜行，当即被以五色棒处

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

彼时蹇硕正备受汉灵帝宠幸，虽然曹操亦是宦官之后，但他为求显名而公然与蹇硕叫板的行为还是很快遭到了报复，被调离了京师，到一个小小的偏远之地顿丘任县令。曹操不怒反喜，毕竟他做了一件令时人刮目相看的大事。许多年后，他在给儿子曹植的书信《戒子植》中写道：“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无悔于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曹操当时的心情。然殚思竭虑、费尽心机的曹氏还是没有真正获得世家名士的认同，于是，他更加态度坚决地与宦官集团决裂，四下广交名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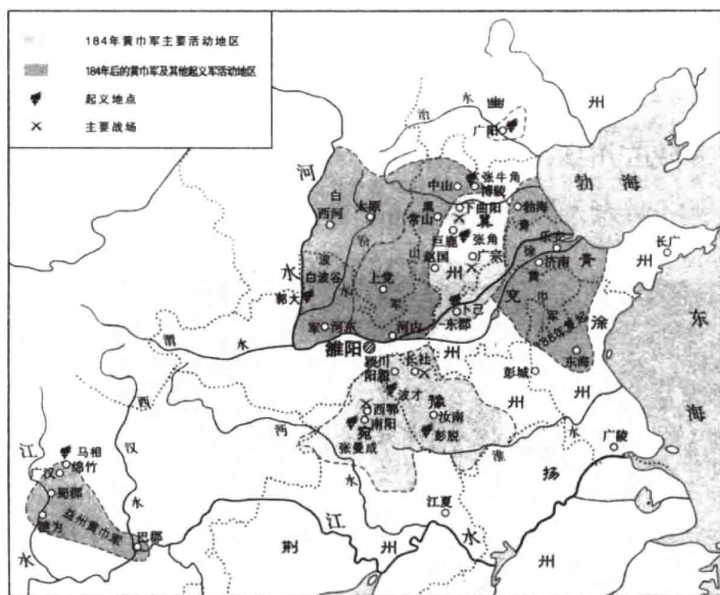
但对于“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而言，在他内心深处，已经感到了深深的屈辱，所以日后才有了“唯才是举”的求贤令，才有了大肆网罗未经清议品评人才之举，才有了对高族名士的大肆打击和杀戮，孔融[23]、荀彧、崔琰、杨修等当世名士均惨死在他手上。实际上，从曹操离开许劭住所时那一阵狂放的笑声中，已经可以预料到未来诸多名士的命运。自古以来，能保持本性且躲过政治旋涡席卷的名士寥寥无几，这其中，也包括被视为魏晋风度象征的“竹林七贤”。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图

中平元年（184年）甲子二月，“太平道”首领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聚徒众起义。因起义者均以黄巾缠头，时人称之为“黄巾”或是“蛾贼”。旬日之间，天下响应，许多人争相变卖家产以投奔张角，不惜千里迢迢，导致沿途水泄不通，据说光是在半路上争先恐后去投奔而被踩死的人就有一万余人。如此声势，不得不令东汉朝廷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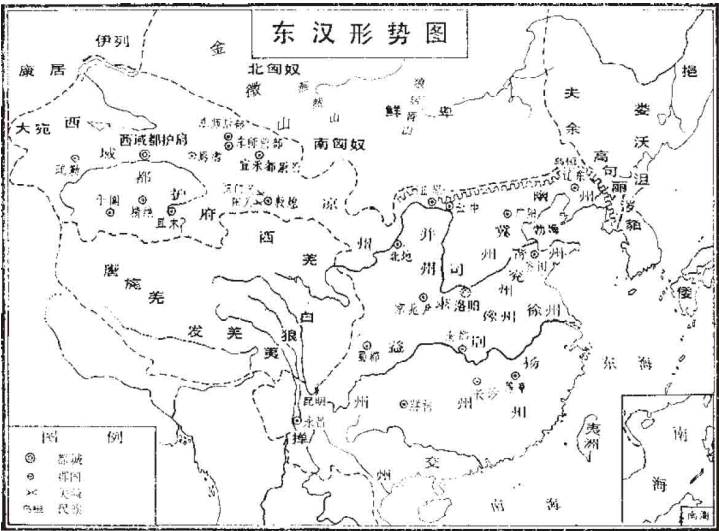
当时大汉在位皇帝为汉灵帝刘宏。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荒唐皇帝，一生宠信宦官，杀戮忠臣，搞得朝政日益凋敝，裸游馆、流香渠、鸡鸣堂、宫中市、卖官店诸多荒淫无耻的名堂都是他发明出来的。连东汉大臣亦道：“每念灵帝，令人愤毒。”其谥号“灵”便是取谥法中“乱而不损曰灵”之意。黄巾起义爆发后，平时只知道吃喝玩乐的汉灵帝彻底慌了神，急忙从各地调集精兵，围剿黄巾军。



黄巾起义形势图

这一场黄巾起义，也引发了权力的转移。为了防止黄巾军蔓延，尽快平定战事，汉灵帝不得不将军政实权从中央朝廷下放到地方。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士族豪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黄巾起义军。其中，最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这些人大多野心勃勃，趁围剿黄巾军之机大肆招兵买马，扩大自

己的实力和地盘。而当黄巾军被彻底剿灭后，这些人羽翼已成，开始凭着手中的兵力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为东汉末年群雄互攻混战揭开了序幕，也为日后三国分立种下了远因。自此，汉帝国一统天下的荣光成为了昨日昙花，局面一发而不可收，终至土崩瓦解，与曹氏“苍天乃死”墓砖刻辞不谋而合。



东汉形势图

为家族墓群定做刻辞墓砖的那一年，曹操还是个张扬轻狂的任侠少年，或许有着远大的志向，却还不敢有勃勃野心。他并没有想到，“苍天乃死”会在他日成为一句谶语，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黄巾起义，导致东汉王朝就此走向衰乱。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真正兑现这句“苍天乃死”谶语的并非黄巾军首领张角，而是他曹操本人——二十六年后，他踏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步；五十年后，汉家江山将在他儿子曹丕的手中彻底终结。

[1] 沛国谯县：今安徽亳（bó）州。

[2] 该墓砖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实物图片参见本书末附录。刻辞全文如下：“王复汝使作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搏汝属，仓（苍）天乃死，当搏。”

[3] 中常侍：西汉前期只有常侍之名，或称常侍郎，为郎官之一，获此号者多为皇帝爱幸之

臣，给事左右，职掌顾问应对。如汉武帝时东方朔曾为常侍郎。中常侍之名出现于西汉晚期，属于仅有虚衔的加官，性质、职责同常侍。东汉时，中常侍不再是加官，而成为有具体职掌的官职，秩为千石，后又增为比二千石。本无员数，汉明帝时定为四人，且多以宦者担任此职，如著名宦官蔡伦就是从小黄门迁为中常侍。汉安帝时，和熹邓皇后临朝，中常侍均任用宦官，并授以重任。自此，担任中常侍的宦官可权倾人主，员数也从四人增加到十人，东汉末增加到十二人。

[4] 手戟：汉代常用兵器，一种短戟，类似两把匕首90度角直角形状交叉连体。一般单手使用，可以持双戟，也可以一手持戟、一手盾牌，还常用于投掷。

[5] 蔡瑁：字德珪，襄阳蔡州（今湖北襄阳）人，荆州（襄阳是古荆州州治，始于东汉刘表）豪族蔡讽之子。姑母（蔡讽之姐）是太尉张温之妻，长姐与二姐先后嫁给黄承彦（襄阳名士，诸葛亮岳父）与刘表（汉宗室之后，汉末群雄之一）成为继室。

[6] 汉代表安在汉章帝刘炟时为司徒，儿子袁敞为司空，孙子袁涛为太尉，曾孙袁逢为司空，袁隗为太傅，四世居三公位，人称“四世三公”。另据《后汉书·杨彪传》：“自（杨）震至（杨）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弘农（今陕西华阴）杨氏与汝南（今河南商水西南）袁氏皆为汉末四世三公的大族。

[7] 乔玄又作桥玄，古代“桥（桥）”同“乔（乔）”。

[8] 睢阳：今河南商丘。

[9] 蔡邕为陈留郡圉（yǔ）（今河南开封于镇）人氏。圉镇现称于镇，镇内大西门里有蔡白街（蔡邕字伯喈的谐音），镇北望月楼遗址附近建有文姬（蔡邕女，名琰，本字昭姬，后因避司马昭讳，改字文姬）广场。

[10] 《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巨著，经过几代人的修撰才最后成书，记录了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大致经过是：东汉明帝时期，班固私撰《汉书》，汉明帝看后很欣赏他的才能，诏诒校书郎，除兰台令史，后又升迁为郎，典校秘书，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后又陆续有光武帝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是《东观汉记》的开篇之作。安帝时，刘珍、李尤、刘等奉命续撰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终于安帝永初时期，书始名《汉记》。此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承命撰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以及地理志。桓帝时，又命边韶、崔寔、朱穆、曹寿撰孝穆（刘开）、孝崇（刘翼）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外戚传中增入安思皇后等皇后，儒林传增入崔篆诸人。崔寔又与延笃作百官表和汉顺帝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至此，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始具规模。灵帝时，马日、蔡邕、杨彪、卢植、韩说等又补作纪、志、传数十篇，下限延伸到灵帝。《隋书·经籍志》所录《东观汉记》有一百四十三卷，经唐宋至元朝逐渐散佚，今天所见为清代及现代人辑本。

[11] 儒家经典本为古文篆字所写，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损失巨大，存世极少，世传多为隶书所记，故称“今文经”。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汉景帝之子，汉武帝异母兄弟，其侄孙女即为远嫁乌孙的和亲公主刘细君，详细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为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夹墙中发现一批以古文书写的儒家书籍，包括《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被称为“古文经”。这批简牍文书被发现之后，中国出现了搜集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命令广开献书之路，又设写书官抄写书籍，儒学得到很大发展，以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采纳，由此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正统地位。然后来发现的古文经与今文经在篇章、文字上都有较大出入，因而产生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对经文的解说不同，是两大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皆孔子所作，其中寓含着他的政治理想和思想精华，可以垂教万世，所以解经多着重于阐发其中的“微言大意”。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六经不过是他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作为传授弟子后人的教科书而已，所以解经多侧重说解章句训诂、名物典章。两派各依家法师法，争吵不已，互不相让。

[12] 熹平石经对统一书籍文字和思想有重要意义。在摹写过程中，还诱发了以后的捶拓复制、雕版印刷等技术。

[13] 名刺：即今名片。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称为“谒”，拜访者把名字和其他介绍文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当时纸张还没发明），作为给被拜访者的见面介绍文书。东汉时，“谒”之名称被“刺”所取代，材质仍为竹木之类。有人还在“刺”上添加了官职年龄等内容，专供拜见上峰之用，名曰“爵里刺”。至于“刺”的来源，梁朝人刘勰《文心雕龙》认为“刺”意为通达，“刺者，达也，若针之通结也”。谒有请求接见的意义，刺则是通报姓名，略有区别。东汉蔡伦发明的纸张开始普及后，“刺”便由竹木片改成了更便于携带的纸张。

[14] 涅阳：今河南邓州。又，本书中对历史人物称呼一律采取姓名，比如张仲景称张机，蔡文姬称蔡琰等。张机有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后成为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

[15] 娘：少女之号。汉乐府中有大量诗篇提及“娘”，均指少女。又，秦汉美貌女子通称“姬”，少妇和老妇通称“媼”。

[16] 因史籍记载孙策、周瑜得乔公二女，而汉代只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以上高官才能称“公”，所以后人多认为二乔是乔玄之女。但依年纪来推算，二乔更可能是乔玄孙女。乔公后成为东吴的乔国老，而乔玄在汉少帝刘辩即位前便已去世，不可能再到东吴为国老。本书设定二乔为乔玄孙女。

[17] 时人席地而坐，接席指坐席相连，表示距离极近。

[18] “管鲍之交”源自曹丕（曹操子）语：“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管鲍”指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鲍叔牙，二人是好朋友，彼此了解，相知很深，后常比喻交情深厚的朋友。《列子·力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19] 蔡邕亦在文学上体现出矛盾性与多变性。他主持“正定《五经》文字”，并亲笔书写“熹平石经”，为东汉学子制定了规范，还撰写了《圣皇篇》《女史篇》《班固典引注》等著述，是儒家思想和道德行为规范的坚决捍卫者。但另一方面，他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肆无忌惮地袒露相思爱欲等世俗化情感，非但被时人讥诮，且在后世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被认为是“淫媒文字始作俑者”。

[20] 郎：皇帝的侍从。也可在郎署熟习典章制度后补授别的官职，西汉前期许多名将、名臣均出于郎官，如李陵、苏武、霍光等。

[21] 选部即吏部，但专掌选举，不问祠祀。三国魏改选部为吏部，后以为吏部的代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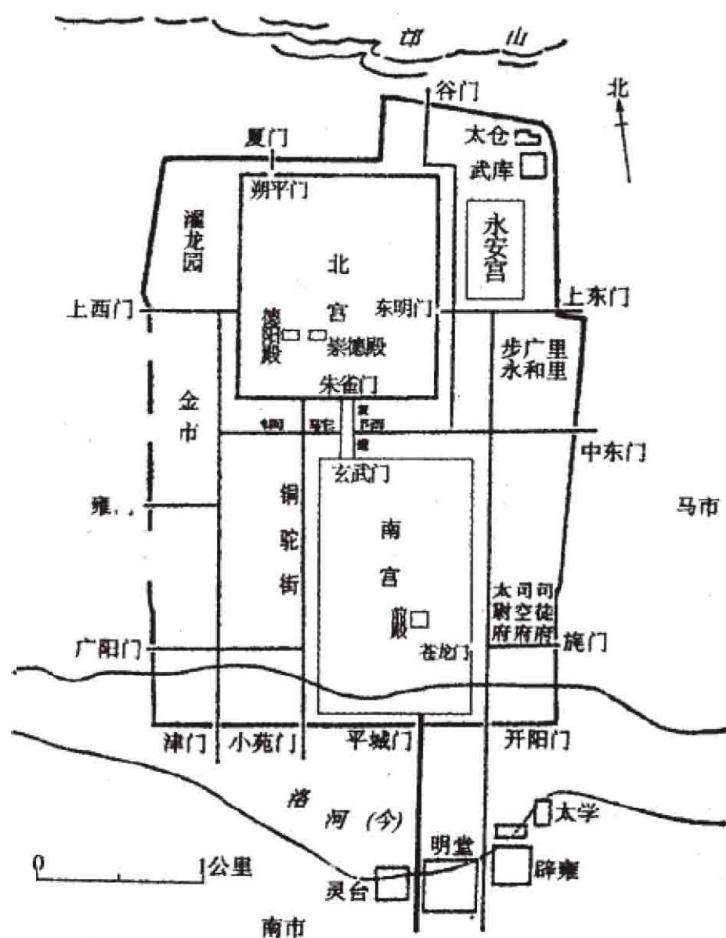
[22] 尉是掌管兵事或刑狱的官。秦汉时，在中央，有太尉掌武事，廷尉掌刑辟，卫尉掌宫门屯卫；另外还有中尉、都尉、校尉等。汉时，郡有郡尉，县有县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后汉洛阳“置四尉，皆孝廉作，有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尉”。

[23] 孔融：孔子第二十代孙。荀彧：荀子十二世孙。崔琰：出身北方最显赫的望族清河崔氏。杨修：出于汉代第一流高门弘农杨氏。“竹林七贤”故事将在另一本书中单独讲述。

第一章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太史令张平子』即指张衡，是东汉以来最著名、最传奇的学者，不世出的奇才。一生『约己博艺，无坚不钻』，『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非但居东汉著名六大画家之首，且与扬雄、司马相如、蔡邕并称汉赋四大家，在传统文学、书画、史学上彪炳青史，还有『科圣』『木圣』之称，在天文、地震、地理、算学、机械制造等方方面面均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东汉洛阳附近图

自熹平石经立成之日起，洛阳城南开阳门外的太学讲堂^[4]便成为莘莘学子们仰慕的圣地，全国各地赶来观览摩写石经者络绎于途，以至洛阳城外经常出现“车乘千余辆，填塞街陌”的盛景。甚至还由此带动了一方经济，南城郊外适时涌现出了众多专门为远道赶来太学抄录经文者提供食宿的“旅馆”。

诸多新晋旅馆中，以“八方旅馆”位置最佳，地处洛水边，环境极佳，且食宿条件不比西城外专事接待外宾的鸿胪寺差。当然价格亦是不菲，住在这里的基本都是富豪大家子弟。

来自江东庐江舒县^[5]的周瑜也是八方旅馆住客之一。只是今日一大早，他非但没有似往常一样赶去太学抄经，反而独自在大堂窗下闷坐，

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宁。

刚好店家郭瑞过来送早点，见周瑜神色不佳，试探问道：“周君昨晚没有睡好吗？”周瑜想了想问道：“店家昨晚可听到了琴音？”

郭瑞闻言一怔，随即连连摇头道：“正值国丧^[6]期间，哪里来的琴音？周君怕是听错了。况且今日还是先皇帝下葬之日呢。”

所谓“国丧”，即指两月前汉灵帝驾崩之事。汉灵帝姓刘名宏，汉章帝刘炟玄孙，河间孝王刘开曾孙，祖父刘淑和父亲刘苌世袭解渚亭侯爵位。刘开另有一孙，即为汉桓帝刘志。永康元年（167年），汉桓帝驾崩，无子继位。皇后窦妙临朝问政，与其父窦武等大臣商议后，最终决定选择与汉桓帝血缘亲近的从侄^[7]刘宏继承大统，是为汉灵帝。

桓、灵二帝执政是东汉王朝的转折点，直接导致了江河日下的局面。后来东汉灭亡、天下三分，蜀汉丞相诸葛亮兴兵北伐中原时，有《出师表》云：“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以汉室继承者自居的刘备都痛恨桓、灵二帝，足以说明二人在位时的“政绩”。

先说汉桓帝刘志。永熹元年（145年）正月，年仅三岁的汉冲帝因病去世。当时被尊称为梁太后的汉顺帝皇后梁妠与弟弟大将军梁冀秉持国政，决定拥立时年八岁的汉章帝玄孙刘缵继位，是为汉质帝。

东汉中后期，皇帝多盛年早崩或无子嗣，因而屡有外藩入继大统者。当权者多会择选年幼无知的小皇帝，以便继续控制朝政，汉质帝之帝位即因此得来。

汉质帝即位后，外戚大将军梁冀胡作非为，贪婪暴虐，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汉质帝虽然年幼，却是聪慧早熟，看梁氏十分不顺眼。在一次朝会中，汉质帝当着群臣的面，称梁冀“此跋扈将军也”。梁冀既怒又恨，担心汉质帝成人后难以控制，决定先下手为强。本初元年（146年）闰六月，梁冀命亲信暗中将毒药掺在煮饼^[8]中，奉给汉质帝。汉质帝吃过毒饼后，立时毒发身亡，在位不足一年。

当时刘志还是蠡吾侯身份，受太后梁妠征召来到洛阳，欲迎娶梁太后之妹梁女莹。婚礼尚未举行，便发生了梁冀毒杀汉质帝的大事。朝中议立新帝时，梁冀考虑到刘志年方十五，又娶了自己妹妹梁女莹为妻子，容易操纵，便提出要策立刘志。重臣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成等人为了削弱梁氏势力，坚决主张迎立年长的清河王刘蒜。刘蒜非但以“明德著称”，而且是汉质帝兄长，血缘最近。梁冀辩论不过群臣，便宣布暂停讨论。

下朝后，梁冀利用种种手段，威逼群臣同意策立刘志。大臣们都被迫屈服，只有太尉李固坚持己见。梁冀遂以梁太后的名义罢免李固，消除了阻力，最终以诸侯王青盖车迎刘志入南宫即皇帝位，是为汉桓帝。

策立桓帝后，梁冀权势达到巅峰，被尽委以朝中大权，甚至可以“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朝中大小政事，均由梁氏决定，“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百官获得升迁任免，都要先到梁冀府中谢恩，之后才能到尚书台办理手续。地方郡县每年进献的贡品，亦是经梁冀挑选后，这才将剩下的次等货色献给汉桓帝。

侥幸登上大宝的汉桓帝虽怨恨梁冀横暴，自己在朝堂上无置喙之地，不甘心做一个傀儡皇帝，但又忌惮汉质帝的前车之鉴，不敢忤逆梁氏，只能仰其鼻息。更因为梁冀亲妹梁皇后、梁贵人都在宫中，不敢流露丝毫不满情绪。

皇后梁女莹是梁冀二妹，长相平庸，无才无德，只是倚仗姊兄荫势，专制内宫。其人生活恣极奢靡，宫幄雕丽，服御珍华，巧饰制度，兼倍前世。又禁止汉桓帝宠幸其他嫔妃，凡怀孕宫人，均遭其毒手。其为人如此嚣张好嫉，自然引发了汉桓帝的厌恶。

延熹二年（159年），被皇帝丈夫日益疏远的梁女莹忧愁愤恨而死。汉桓帝身边少了一双监视的眼睛，决意反击。然朝中文臣武将多为梁冀心腹，兼之皇帝深居内宫之中，行动不便，所能倚仗者，只有身边的亲信宦官。

某日如厕时，汉桓帝单独叫上宦官唐衡，直截了当地问他，宦官中有哪些人与大将军梁冀不和。唐衡心领神会，回答有单超、左悺、徐璜

和具瑗四人。汉桓帝于是与唐衡等五人密谋诛灭梁氏，并当场用牙齿咬破手臂，歃血为盟。

经过一番周密准备后，汉桓帝在南宫前殿召见尚书令尹勋，宣告要惩办梁冀，命尹勋持节守卫宫廷，命心腹宦官具瑗率一千羽林军，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同包围梁冀住宅，收缴梁冀大将军印绶，徙封为比景都乡侯。

汉代皇帝降罪重臣，不会立即派兵入府抓人，而是先围住宅第，给对方服罪的时间。所谓服罪，即是自杀。梁冀与妻子孙寿双双选择了自杀，梁、孙两大家族全部弃市。卫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骑校尉梁让、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受牵连而死者数十人。太尉胡广被免职，司徒韩、司空孙朗下狱，梁氏故吏宾客被罢免者三百余人，朝官几乎为之一空。由于梁冀穷奢极欲，残忍贪暴，民愤极大，民间百姓对汉桓帝诛杀梁氏之举莫不拍手称庆。

但这只是表象。夜如何其？夜色未央。漫漫长夜并没有就此结束。

外戚梁冀虽被铲除，宦官却又重新登上舞台，唐衡^[9]、单超、左悺、徐璜、具瑗五名宦官因功同日受封侯爵，时称“五侯”。五侯封侯贵宠后，有恃无恐，贪财纳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贱，为人蠹害。

名士赵岐多才多艺，对经学有研究，娶大儒马融^[10]侄女为妻，仅仅因为贬议过唐衡兄长唐瑗，唐瑗任京兆尹后，将赵岐亲眷家属全部逮捕杀害。赵岐逃难四方，卖饼北海市中，被北海名士孙嵩救至家中，藏在复壁内数年，后来才被放出。

宦官涉政，比外戚更加贪暴，导致民不聊生，四处怨声载道。一些正直大臣和京师太学生不忍见到大汉政治衰颓、国势益弱，遂挺身而出，联合发起“清议”，议论政治，褒贬人物，激浊扬清，在舆论上对宦官集团进行猛烈抨击，要求朝廷整肃宦官、改革政治。于是清议之风大起，“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膺为反对宦官的领袖。李膺名满天下，士人有幸被他接待者，叫作“登龙门”。荀子之后荀爽^[11]曾经去拜访李膺，为李膺赶车，回去后欣喜地四下宣扬道：“今日居然为李君赶车。”足见李膺被人敬慕之程度。

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县令时，无法无天，竟然杀害无辜孕妇，被李膺下令调查追捕后，畏罪逃回京师，躲在张让家夹柱中。李膺得讯后，亲率吏卒破门而入，拆毁夹柱，将张朔逮捕归案，并不等张让出面营救，迅即将张朔正法处死。

张让援救不及，痛惜弟弟惨死，进宫向汉桓帝诉冤。汉桓帝遂下诏召李膺入殿，亲自到廊上责问李膺为何要先斩后奏。李膺当面诉说了张朔的罪恶，义愤填膺。汉桓帝听到张朔残害孕妇之惨状，亦觉惻然，不便再多说，只好回头责备张让道：“这是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有什么过失？”

自此，宫中宦官均屈身敛迹，不敢大声出气，休假时也不敢随意出宫。汉桓帝很是诧异，惊问缘由。众宦官都叩头流泪道：“害怕李司隶。”

汉桓帝由外藩入继大宝，曾长期生活在外戚专权的阴影下，对权势看得很重，见李膺竟能有如此威势，心中很是不快。宦官们善于察言观色，对此看在眼里，并牢牢记在心里。

延熹九年（166年），方士张成推算天下将要大赦，便故意让儿子在赦令下达前犯案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派人收捕了张成之子，不久果有令赦免。李膺恼恨张氏故意杀人，不顾赦令，断然将其处决。张成善于占卜，素与宦官亲近勾结，汉桓帝也颇信其术。于是，宦官唆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蓄养太学游士，交结郡国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已恨李膺不顾赦令、未奏先杀，下诏逮捕李膺。

李膺一案影响重大，李氏本人又身处高位，须经太尉、司徒、司空三府案验。太尉陈蕃称李膺忠诚无私，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陈蕃不肯签字，诏书便无法生效。汉桓帝勃然大怒，干脆跳过官方

司法程序，将李膺转押到黄门北寺狱^[12]，令宦官对其拷打讯问。又诏令逮捕李膺“党人”。时受牵连者，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名士陈寔、范滂等人。有名列党人者闻讯逃走，汉桓帝就重金悬赏。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李膺等人均受三木酷刑，却始终不肯承认宦官乱加的罪名。

因党人皆为天下名士，一时之选，也有人主动投身党人之列。度辽将军皇甫规^[13]虽是名将，但平日名气不高，不在被缉捕的党人名单中。他自认为是西州豪杰，却未能侧身党人之列，深以为耻，乃上疏说自己曾依附党人，党人也曾依附自己，请依党人之例入狱。朝廷认为其无事生非，不予理睬。

次年，外戚窦武^[14]上书切谏，称李膺等人立忠秉节，志在维护汉室，都是国家栋梁之才，朝廷应该任用忠良，分清好坏。奏书递上后，窦武便称病不朝，上还城门校尉、槐里侯印绶，意即辞官。汉桓帝不许。

宦官一党见天下人都为党人说话，且党人在狱中故意牵引供出宦官子弟，也担心事态闹大了不好收场。刚好夏季时发生了日食，宦官便请求汉桓帝按照天时大赦。汉桓帝遂大赦天下，下诏将李膺等人赦归田里，但规定他们都终身禁锢，不许再入朝做官，此即东汉历史上著名的“党锢”。

除了信任宦官、禁锢党人外，汉桓帝另一大特色是沉湎女色。他曾大规模选取美女入宫，数量高达五六千人，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只是极具讽刺性的是，后宫诸多佳丽，竟没有一人为汉桓帝生下儿子。

荒淫放纵的生活也消耗着皇帝的身体，永康元年（167年），即赦免李膺等党人的当年，三十六岁的汉桓帝病逝于德阳前殿，死前尚不忘擢升所宠爱的田圣等九名采女为贵人。

汉桓帝驾崩后，皇后窦妙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开始擅权。汉桓帝梓宫尚在前殿，窦妙便迫不及待地杀死了最得汉桓帝宠幸的贵人田圣，又任命父亲窦武为大将军，议立新帝。窦武召侍御史刘儵询问河间国中王

子、列侯中的优秀者，刘儵推举了解渎亭侯刘宏。窦妙亦表示同意，派刘儵率领左右羽林军到河间迎接刘宏继位。

建宁元年（168年）正月二十日，刘宏抵达洛阳夏门亭。窦武派窦武持符节，以王青盖车迎刘宏入宫。正月二十一日，刘宏即皇帝位，是为汉灵帝，时年十二岁。

汉灵帝即位之初，朝政大权尽由窦氏掌握。窦武自从辅政始，便常有剪除宦官之意，名臣陈蕃也素有此心，二人重新征召之前被汉桓帝废黜的名士李膺、刘猛、太仆杜密、朱寓等齐集朝廷，共同商定计策。

当年五月，天象异常，再度发生日食，窦武以此为由，请求窦太后下诏诛除宦官。窦太后受宦官首领曹节^[15]、王甫^[16]等人谄媚侍奉，又认为自汉元帝时就有宦官参政，属正常现象，心中有所迟疑，一时不能下定决心。

时间拖到了八月，窦武亲信侍中刘瑜写信劝窦武、陈蕃立即动手，以防意外之变。窦武便罢免了黄门令魏彪，以亲信小黄门山冰代之。又将宦官一党中最有智谋的郑飒逮捕，关入北寺狱。

陈蕃建议立即杀了郑飒，以绝后患。窦武却不同意，命人审问郑飒，预备用郑飒的供词牵连曹节、王甫等宦官，好一网打尽。

当晚，窦武归府歇宿时，宦官朱瑀偷看了窦武给太后窦妙的奏章，大为恐惧。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听说后，惊慌失措，立即利用地利之便，关闭宫门，软禁窦太后，与皇帝乳母赵娆一起游说汉灵帝，诬陷窦武等人大逆不道，图谋废除汉灵帝。再以皇帝名义下诏书，紧急任命王甫为黄门令。

王甫持皇帝符节，带兵到北寺狱收捕窦武亲信山冰等人。山冰怀疑诏书有假，不予接受。王甫当场杀死山冰，释放出郑飒。郑飒旋即持皇帝符节，带兵搜捕窦武、陈蕃等人。七十余岁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到皇宫诉冤，尚未入门，便被宦官当场杀死。

窦武驰入步兵营，射杀使者，并召集北军五部^[17]数千人屯于都亭下，对军士下令道：“黄门宦官反叛，尽力诛杀者，封侯重赏。”

宦官王甫称窦武作乱，以汉灵帝名义下诏护匈奴中郎将张奂讨伐。张奂是东汉名将，少立志节，常对朋友道：“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后来长大成人，果真负责东汉对羌人、匈奴事务，长期屯守边疆，威信极高，后来雄霸一方的董卓即为其下属。

此刻，张奂刚刚回到京师，不明状况，听信宦官之言，真的以为窦武谋反，遂率虎贲^[18]、羽林围攻窦武。窦武虽有兵权，但其部下北军均畏惧张奂声望，军心涣散，逐渐离去。窦武无路可走，伏剑自杀，之后被枭首于洛阳都亭，并夷其族，宗亲、宾客、姻属均遭杀害。太后窦妙虽免一死，却被软禁于南宫云台。被启用不久的党人李膺等人也再度被免官，并禁锢终身。

张奂因“平叛”大功被提拔为大司农。当他得知真相后，追悔莫及，不但坚决不肯受印，还趁机上疏汉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结果他本人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身。这一场大变故后，宦官再次完全控制了朝政。

窦武、陈蕃虽死，名望仍在。陈蕃友人朱震弃官不做，安葬了陈蕃尸体，并将陈蕃之子陈逸藏了起来。被人告发后，朱震全家被捕下狱，备受酷刑，朱震却始终没有说出陈逸的行踪。窦武府掾胡腾安葬了窦武尸体，也因此被禁锢终身。胡腾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将窦武之孙窦辅冒认为自己的儿子，偷偷藏了起来。在世的李膺、杜密、范滂等党人更是声名远扬，一言一行都成为当时士人的楷模。宦官集团对此忌恨在心，精心策划后，诬陷前党人张俭与其同乡共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危及社稷”。汉灵帝年仅十四岁，对宦官言听计从，于是下诏逮捕张俭等人。

张俭与孔子第十九世孙孔褒交好，便先逃到了孔家。刚好孔褒不在，孔褒之弟孔融自作主张收留了张俭。不料事情败露，孔褒、孔融均被捕入狱，两兄弟争相认罪。后由朝廷下诏，释放孔融，孔褒则被判处死刑。

张俭匆忙出逃，其所到之处，人人敬重他的品德，争相收留^[19]。不少人家为了掩护他的行踪而全家被害，“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由此可见天下人对党人是何等的同情。

后来张俭辗转逃到东莱郡^[20]李笃处，正好外黄县令毛饮率兵搜捕到门前。李笃见避无可避，便走出去对毛饮道：“张俭知名天下，虽然四处逃命却并没有罪，即便能找到，你忍心将他抓走吗？”毛饮于是叹息而去。张俭后被人冒险送出塞外，终于幸免于难^[21]。

宦官集团并没有就此罢休，又污蔑李膺等人均是“钩党”，即与张俭有勾结，“欲图社稷”，意图谋反。李膺、杜密等百余人皆下狱死，其妻、子流徙边地，附从钩党士人皆禁锢终身。

汝南督邮吴导奉诏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家乡，忍不住趴在驿舍床榻上大哭。范滂听说后道：“督邮一定是因为不忍心对我下手才会这样。”便自行投案自首监狱。

汝南县令郭揖解掉印绶，要跟范滂一起逃跑。范滂道：“我死了祸事就结束了，怎么敢连累您呢？”

与母亲诀别时，范母对范滂道：“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范滂连连点头，从容赴死。

汉灵帝又诏令州郡举报钩党，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天下名士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举为党人，加之挟怨相恶者官报私仇，死、流徙、罢免、禁锢者又有六七百人。这便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八年后，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疏为党人诉冤，言辞激烈，激怒了汉灵帝，曹鸾被活活打死。朝廷重申党人之禁，诏令州郡，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一直到后来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知道党人遭禁锢多年，积怨甚深，生怕党人与黄巾军勾结起来一同作乱，这才下诏大赦党人，“党锢之祸”遂告结束^[22]。

而汉灵帝之胡作非为，更胜于汉桓帝。他除了宠信宦官、公然称宦官为父母外，生活荒淫，聚敛无度，为修宫殿苑囿而大肆搜刮民财，甚至不惜卖官鬻爵——

朝廷公开宣布可花钱买到自关内侯以下至光禄勋下属虎贲、羽林等部门职位。官位标价以官吏年俸计算，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地方州郡长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

更变本加厉的是，后来官吏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许多官吏都因无法缴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

卖官所得收入，全部纳入皇帝个人腰包，专门用于西园的建设。汉灵帝在西园修建有“裸游馆”，馆中有一千间房屋，密如蛛网，用绿色苔藓覆盖在台阶上面，再引进渠水，绕着各处门槛环流，恍如仙境。渠水中种植着南国进贡的荷花，花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只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而月神名望舒，故又名“望舒荷”。宫女们全部脱光衣服，在渠水荷叶中嬉戏追逐，供皇帝娱乐，此即“裸游馆”得名之来历。汉灵帝为此特作《招商》诗云：“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惟日不足乐有余，清丝流管歌玉帛，千年万岁喜难逾。”

还有更怪异的花样。后宫仿造街市建有市场，内里有各种商铺、摊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商贩叫卖，另一部分则扮成顾客，还有扮成说唱卖艺的。汉灵帝自己则穿上平民的衣服，装成商人模样，在这人造的假集市上漫步，或到酒肆饮酒作乐，或与店家、顾客吵嘴取乐。

皇帝追求各种花样娱乐，不理朝政，大权则全部落入了宦官手中。百姓不堪盘剥，民变蜂起。中平元年（184年），终于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汉灵帝这才不得不从西园享乐中走出来。黄巾之乱虽然平定，土崩瓦解之势已成，叛乱此起彼伏，东汉王朝从此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中平五年（188年）十月，汉灵帝下诏铸剑，取名“中兴”，并在平乐观[23]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平乐观始建于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增修，位于长安上林苑。东汉定都洛阳后，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刘庄取长安飞帘铜马移于洛阳西门外，置平乐观，为大型皇家园林。观中有高台，可供凭眺。高台下有宽敞华丽、层楼通阁的平乐馆，是达官贵人宴乐之处。还有平乐会场，有神兽龙雀蟠绕，大宛天马腾空。每年春节期间，朝廷都会在会场举行百戏^[24]演出，十分热闹。

阅兵时，汉灵帝自称“无上将军”，身穿铠甲，骑马持剑检阅军队。又设坛张盖，大坛上建十二重五彩华盖，高十丈，以夸示威风，似有振兴汉室之志。

然不过几月，尚属盛年的皇帝便一病不起，终于该年四月十一日在南宫嘉德殿逝世，年仅三十三岁。而今日，六月十七日，凑巧就是汉灵帝灵柩出洛阳、归葬文陵的日子。

周瑜字公瑾，出身江东名门世家，父亲周异曾任洛阳令，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都官至太尉。他本人英俊异才，精通音律，江东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耳力的他听到店家以“国丧”为由断定不可能有乐音，又想到那几缕琴音细若游丝，不成音调，却纯净得仿若来自天籁，一时竟也有些疑心起来，暗道：“莫不是我久不抚琴吹曲，竟幻听了？”

店家郭瑞将食水摆好，刚要走开，又想起一事，忙回身告道：“周君前次打听的人，是不是叫陈是？给皇宫当差的工匠陈是？”周瑜忙道：“对，就是他。我受他家人所托，有书信带给他。”

郭瑞左右望了一眼，刻意压低声音道：“那么周君可要当心了，而今陈是正被官府通缉，还是少跟他扯上关系为好。”

周瑜闻言大吃一惊，道：“陈是如何会被官府通缉？上次我请店家帮忙打听他下落，不是说人莫名失踪了吗？”

郭瑞摇头道：“到底怎么回事，小臣也不知情。只看到昨日南市市集上贴出了大张通缉告示，悬重赏捉拿陈是，说是他窃取了官家之物。”又

补充道：“赏金可是高得吓人，有一千万钱，平常朝廷点名缉捕的钦命要犯，悬赏不及其一成呢。”又忖道：“会不会是陈是盗取的官家之物是皇宫宝物，不同凡响？”

周瑜一时不明所以，忙道：“多谢店家告知。”不及吃完早餐，回房拍醒仍在蒙头大睡的同伴孙策，告道：“陈是出事了。”

孙策字伯符，吴郡富春^[25]人氏，长沙太守孙坚长子，其父因讨伐黄巾起义而起家，长年征战在外。孙策留在家中照顾家人时，到处结交名士，由此与周瑜相识。二人年幼相知，一见如故，结为总角之好。后来孙策干脆举家移居周瑜家乡舒县，周瑜将路南的大宅院让给孙策全家居住，且升堂拜母，互通有无，情逾兄弟。这一次，二人联袂来到京师洛阳，除了慕名观摩熹平石经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找到工匠陈是，并将他带回江东。

孙策闻言一弹而起，懵懵懂懂地问道：“你终于找到陈是人了？”周瑜摇头道：“没有。”大致说了店家转告的官府通缉陈是一事。

孙策呆了一呆才会意过来，挠头道：“奇怪了，公瑾请这里的店家打听陈是下落，我也亲自去过他家里，左邻右舍都说他失踪已经一个月了。如果说他一个月前便已盗窃了官家宝物出逃，为何官府那时没有发出通缉告示，而是拖延到现在？难道因为先皇帝驾崩，所有事情耽误了下来？”

周瑜道：“事情怕不是那么简单。”他知道同伴武艺超群，勇猛过人，但心思不够缜密，于是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推测——

首先，周瑜并不相信陈是会窃取官家宝物。陈是出身吴郡工匠世家，是朝廷征召的在籍工匠，分配在西园当差，无论是私自离职，还是窃取官家财物，任何一样都会牵累家人。以周瑜之前的大致了解来看，为人至孝的陈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其次，单就窃取宝物的罪名而言，也颇为蹊跷。陈是本身就是能工巧匠，能制造出巧夺天工的宝物，官家又有什么宝物能入他的法眼，令他不惜以牵连家人入狱的代价去窃取？

还有第三点，周瑜得知陈是不知去向，也曾向洛阳县署中父亲旧属打听，根本没有人到官署报过案。而陈是所属的少府也没有派人追查手下工匠动向，甚至与陈是相熟的其他官匠向上报告后，也根本没人理会。以目下京师情势而论，汉灵帝新近崩逝，汉少帝刚即帝位，宫城内外气氛紧张，大小官署乱成一团麻，无人来管一名小工匠失踪的闲事，也是再正常不过。

孙策性子颇急，连连摇头道：“那我就不明白了，公瑾认为陈是不可能窃取宝物、私自逃走，可他人总归是不见了！而官府显然也不知道他的动向，所以才发了通缉告示。”

周瑜道：“我的推测跟伯符所猜并不矛盾。或许陈是不是私自逃离，而是受人胁迫，凑巧少府最近发现丢了极为贵重的宝物，便一并算在失踪的陈是头上。”

至于为何迟了一个月才发出通缉告示，或许是因为先皇帝新近病殁，具体管辖西园工匠的掖庭令毕岚也在一月前过世了，宫中忙乱，之前没人顾得上陈是失踪一事。

孙策这才会意过来，虎起脸皱着眉，怏怏不快地问道：“公瑾认为也有人跟我们一样，发现了陈是的价值？”周瑜点了点头，道：“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事。”

孙策明显烦躁起来，道：“这一趟西来洛阳，父亲命我务必带回陈是，现下却被人抢了先。回去后，我该如何向父亲大人交代？”

周瑜取过外袍递了过去，道：“伯符先穿上衣服，我们仍然有机会寻到陈是。”

孙策很是不解，道：“陈是一月前便已失踪，大概那时他已经被别人强行带离了京师。我们晚了整整一个月，又不知道对手是谁，该如何寻找？”

周瑜道：“近来京师接连发生了诸多大事，内外警戒，进出不易，我猜陈是多半还滞留在洛阳。”

周瑜所称“诸多大事”，是指汉灵帝驾崩后，朝堂内外不同势力围绕谁来继承皇位所进行的激烈争斗。

汉灵帝有二子长大成人，一是皇后何宛所生嫡长子刘辩，二是王美人所生幼子刘协。何皇后出身屠户之家，性情刚烈，因貌美而入宫得幸。王美人姓王名荣，为宦官之后，不但身姿丰满，而且机敏有才，会书写算数，气质风度远胜何皇后。自王荣生下皇子刘协后，汉灵帝对其宠爱得无以复加，已有立刘协为嗣之意。何皇后嫉妒王荣母子更为得宠，派人毒杀了王荣。汉灵帝得知后大怒，想要废黜何皇后，但宦官首领张让与何皇后是亲眷，其养子太医令张奉娶了何皇后的妹妹何云，宦官们既已与何皇后结成同盟，便坚决阻止汉灵帝废后。汉灵帝禁锢党人多年，与朝臣相当疏远，唯一能信任倚仗者只有宦官，见张让等人站在何皇后一方，不得不就此作罢。

王荣死后，汉灵帝将幼子刘协交给母亲董太后抚养，又怜悯刘协年幼失去母亲，格外疼爱，还想立其为太子，公开指责嫡长子行为轻佻，没有帝王威仪，不适合做皇帝。但何皇后既有宦官的大力支持，其兄何进又在朝任大将军，手握兵权，统领左右羽林及北军五营，位高权重，汉灵帝有所忌惮，不敢轻举妄动。

中平五年（188年）八月，汉灵帝在洛阳西园设置西园八校尉，分别是：上军校尉蹇硕，中军校尉袁绍，下军校尉鲍鸿，典军校尉曹操，助军左校尉赵融，助军右校尉冯芳，左校尉夏牟，右校尉淳于琼。宦官蹇硕直接受命于皇帝，总管各军，袁绍以下，皆归其节制，一时声势浩大。时人均认为这是皇帝有意制约大将军何进的军权，也是汉灵帝即将立宠爱的幼子刘协为太子的前兆。

然不过几月，皇帝一病不起，弥留之际，托孤寄命，将幼子刘协托付给心腹宦官蹇硕，指令其务必辅佐刘协登基。蹇硕当时人在南宫嘉德殿中，欲先杀大将军何进，再立刘协为皇帝。然何进进宫时，受到蹇硕司马潘隐眼神提醒，遂声称有病，不再进宫，命车夫掉转马头，抄近道跑回军营，立即派兵围住皇宫，并进驻各郡国位于京城的官邸，控制了洛阳各交通要道。

蹇硕还想调动西园兵马，与何进对抗。但西园校尉袁绍、曹操、淳

于琼等人素来厌恶宦官，又岂肯听其驱策？而皇宫中众宦官也支持何皇后所生嫡长子刘辩即位，十四岁的刘辩遂顺利继位为帝，史称汉少帝。

由于汉少帝年少，何宛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封九岁的刘协为陈留王。封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同录尚书事。

何进既已掌握朝政大权，怨恨蹇硕想谋害自己，遂将其诛杀。蹇硕所领西园八校尉，尽归何进所有。何进早与中军校尉袁绍暗中相结，令其统率西园诸军。

这一系列明刀暗枪的重大变故均发生在这两个月间。自汉灵帝驾崩，洛阳便已全城戒严，内外兵马重重，无论官民，进出城门均要受到严格盘查。而今汉灵帝尚未下葬，京师戒备亦未解除。而陈是失踪，发生在汉灵帝驾崩、汉少帝即位后。陈是尚不知道家人已置于长沙太守孙坚的羽翼保护之下，对他而言，擅离京师意味着牵累家人，所以他必定不会轻易就范。而要将一个大活人从警卫森严的洛阳城中带走，亦不是容易之事。

孙策听完好友分析，先喜后忧，道：“就算如此，你我人生地不熟，要在偌大的洛阳找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可谓海里捞针。”

周瑜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先做我们能做的。”遂与孙策一道出门，先赶去南市查看画有陈是头像的通缉告示，好先识得其相貌。

洛阳既是京都，亦是中国商业中心——“惟市之由兴，自帝炎之所创；聚财货以利用，等厮事之莫尚。尔乃巷列千所，罗居百族；街衢相望，连栋接屋，则能目语额瞬，动媛塞鼻，谈智于尺寸之间，窥翫于分毫之利”，商业气息十分浓厚。

众多市集中，以金市、马市、南市三市最为繁盛。金市在洛阳城内，位于南宫西北面，因西方属金、色白，故名金市。那里售卖的都是昂贵的金石玉器，及高档消费品，光顾者也多为高官贵戚。马市位于城东郊，亦名东市，为大宗交易集中地。旗亭建在高三丈的土台上，“上有

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日，撞之闻五十里”，可见其规模之大。朝廷将此地选为刑场，常在此杀人。南市位于南郊，人流最多，既有列肆贩卖各种货物的商家，也有叫卖茶粥与饼一类饮食的流动小贩，喧闹繁华名列三市之首。

三大市都设有平准令和市长，官秩均为六百石，每年正月可以入宫参加大朝贺，算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员。平准令主管物价。市长有属吏三十六人，主要职责是维持市场秩序，保障商品交易顺利进行，也负责治安捕盗。汉桓帝时，京师有游侠盗发汉顺帝陵墓，取陪葬御物售卖于南市。市长率属吏追捕，却无法与武艺高强的游侠对抗，还险些被对方所杀。后朝廷动用虎贲武士，才将游侠抓获。

但今日的南市却是冷冷清清，几近无人，连市长等官吏也不见了人影，盖因为今日汉灵帝正式出葬，官民们都涌去了北城看热闹。

帝王下葬也算是民间难得一遇的盛事，周瑜、孙策二人毕竟少年心性，听到城中钟鼓齐鸣，哀乐响彻云霄，引人神动，一时也按捺不住，便欲往北城而去。

路过灵台时，刚好见到两名年轻男子一前一后从官署中奔跑而出，旋即听到有人一边大声呼叫“捉贼”，一边追了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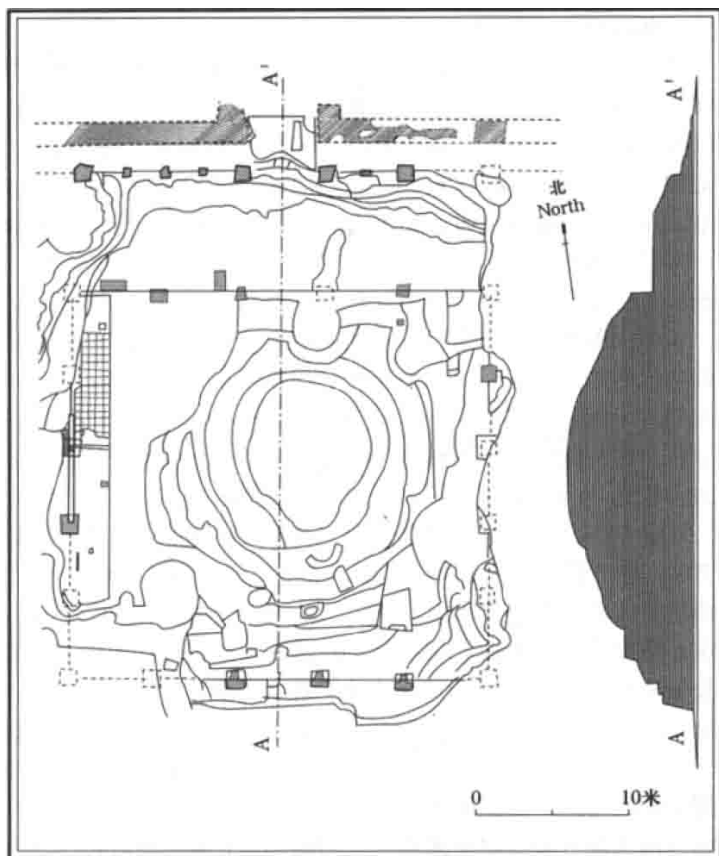
孙策当即一束腰带，上前拦住前面的青衣男子，揪住对方衣领，大声喝道：“好大胆的贼子，竟敢在天子脚下闯入灵台行窃！”

那青衣男子头巾掉落，露出一张略带惊慌的脸来。孙策一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向豪直的他竟有些结巴起来，问道：“你……你是叫陈是吗？”

青衣男子脸色大变，忽然发力，将孙策推开，继续朝前奔逃。孙策一时难以置信，竟迟疑未追，转头叫道：“公瑾，他……他好像是陈是……”

周瑜正挺身拦住落在后面的那名灰衣男子，闻言亦是一愣，问

道：“你没看错吗？”



灵台遗址考古图

孙策心中有些嘀咕，也不能完全确定，遂奋然道：“不管错没错，我先赶去捉住他再说。”

周瑜见灵台卫士已然追出，忙点头道：“好，伯符先去，我留下来应付这些人，一会儿老地方碰面。”

陈是既是通缉要犯，目下要紧之事，是不能让官府捉住他。看目下情形，灵台卫士只以为在追捕贼人，尚未发现陈是身份，不然以其赏格之高，该是争先恐后捉拿他才对。周瑜称“留下来应付”，自然是要设法稳住灵台卫士。孙、周二入相处日久，极有默契，孙策旋即会意，遂拔脚疾追陈是。

周瑜又低声问那灰衣男子道：“你跟陈是是朋友吗？”

那灰衣男子瘦削孱弱，脸色苍白，虽被周瑜捉住，却极为镇定，笑道：“不是朋友，算是同道。”

周瑜道：“你偷了什么东西？先交出来，一会儿我会试着为你求情。”

灰衣男子笑道：“阁下是在说笑吗？这里是灵台，能有什么东西可偷？”

灵台是东汉国家天文观测台，始建于汉光武年间，隶属太史令，掌管观测云气物候，察看祥瑞，占候灾害变异等。主建筑高达六丈，十二门，分上下两层。下层为环筑回廊式建筑，上层大殿供观测天象的场所。四周各有五间建筑，为灵台衙署。西房墙壁涂白粉，东房涂青粉，南房朱色，北房黑色，以应“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灵习俗。

灵台与对面的明堂、辟雍合称“三雍”，是礼乐教化的象征，属于皇家礼制场所，地位虽尊，然亦是清闲衙门。那灰衣男子一句反问，倒让周瑜一怔，心道：“是啊，这里是灵台，陈是明明已遭通缉，又为何冒険来这里？”

之前周瑜推算有人跟长沙太守孙坚一样，看中了陈是独特技能，想为己用，所以暗中绑架了他，但照适才陈是现身于灵台的情形来看，推测显然是错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导致陈是一月前离奇失踪呢？陈是潜入灵台官署，又是为了什么？

周瑜既要寻找陈是，便想不再为难其同伴，当即松开了手，欲放走灰衣男子。但这时灵台卫士已经赶了过来，拔出兵器，将周瑜和灰衣男子一并围住，不由分说，要将二人逮捕送官究治。

周瑜忙道：“我只是路人，听到有人叫捉贼，才停下来，想要帮忙。”

众卫士哪里肯听。一人道：“明明是你二人潜入灵台衙署，我等亲眼所见，还能有错？”

灰衣男子笑道：“捉贼捉脏，捉奸捉双，诸君口口声声说我等是贼人，可有搜出赃物？”主动掀起衣衫，任凭卫士搜查，果真身无长物。

卫士又要搜检服饰华贵的周瑜。周瑜见卫士几双眼睛一直在自己腰间玉佩上打转，登时明白过来，微一思忖，从怀里取出一串金珠，递过去道：“今日是先皇帝下葬之日，全城放假，诸位却还要当值，实在辛苦。这串珠子还值几个钱，几位拿去分了吧。”

卫士早知灵台除了收藏天文器械及图籍资料外，别无他物，所谓“贼人”，不过是想偷入官署一窥究竟的好奇者，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发生过多起。他等呼喝追捕，不过是闲得无聊，也没有真心想要捉住对方送官，只想借机讹点油水，见到周瑜机智聪明，又出手大方，远超期待，登时眉开眼笑，收了金珠自去了。

周瑜无奈地摇了摇头，目送卫士进了官署，这才转头，先自报了姓名，又问道：“还没有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灰衣男子拱拱手道：“在下姓郭名嘉，字奉孝，颍川人氏，幸会。”又问道：“我见周君气宇不凡，料想不是普通人，为何要自轻身份，不惜贿赂卫士，以求息事宁人？是因为陈是吗？”

周瑜不答，只道：“我们走吧。”郭嘉道：“去哪里？”周瑜道：“当然是去见陈是了。”

郭嘉道：“我昨日曾见到官府张贴通缉告示，悬以高赏，追捕一名叫陈是的男子，跟适才那位陈是可是同一人？”

周瑜大奇，问道：“郭君不认得陈是吗？那你为何称他是同道？”

郭嘉笑道：“我们同日同入灵台，又同时被卫士发现追捕，不是同道是什么？”

周瑜这才明白闹了个大大的误会，他既不知郭嘉来历底细，而陈是又是朝廷点名缉捕的要犯，这谈话便无法再继续下去，当即拱了拱手，道：“今日得遇郭君，实是幸会。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他日有缘再见。”走出几步，见郭嘉又跟了上来，便停下问道：“郭君还有事吗？”郭

嘉笑道：“我很好奇。”

周瑜故作糊涂，问道：“好奇什么？”郭嘉笑道：“好奇那陈是到底是什么人。”

他料想周瑜也不会实言相告，又自顾自地解释道：“那陈是只是个普通工匠，却被官府悬以重赏追捕，这是一奇。不过这一奇也能解释得通，陈是在皇宫中当差，也许一时鬼迷心窍，窃取了相当的宝物，所以转身变为钦命要犯。但这第一奇又与第二奇有矛盾之处。”

周瑜道：“郭君口中的第二奇又是什么？”

郭嘉道：“陈是既然窃取了官家宝物，理该立即逃亡，或是躲藏起来，等风声过去。为什么他非要冒着被捉的巨大危险，潜入灵台呢？当然，陈是选择今日，一定是跟我想的一样，先皇帝出殡下葬，百官放假，官署守卫松懈，大有可乘之机。但灵台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会比陈是自己的性命还重要呢？”

周瑜道：“郭君潜入灵台，一样冒着被卫士抓获的风险，这又是为了什么？”

郭嘉笑道：“无他，只是好奇而已。我听说灵台有昔日张衡张令君制造的浑象、浑仪，运转得当，便能暗窥天机。郭嘉虽然不才，却也极想知道未来天下之大势。”

周瑜道：“或许陈是跟郭君所想差不多。试问谁不想知道未来天机呢？”

郭嘉摇头道：“不对，我比陈是早到。他进来灵台大殿密室后，看都没看浑天仪、地动仪一眼，而是四下往箱柜中翻寻，似是在找什么东西。”见周瑜面露诧异之色，又笑道：“我本不知道同道就是被官府通缉的陈是，没有认出他来，但现下知道了，当然好奇他想从灵台得到什么。不过我更好奇的是，周君一身贵气，适才那位同伴也是气宇轩昂，为何二位会跟陈是扯上干系？”

周瑜略一沉吟，即实话告道：“不瞒郭君，我和朋友来自江东。孙策

刚好与陈是同郡，我二人受陈氏家人所托，有书信转交给他。我们找他有一阵子了，也是今早才知他被官府通缉一事。”大致说了缘由，连陈是一月前便已失踪一事也没有隐瞒。

郭嘉道：“原来如此。”他爱极对方的气度，遂上前握住周瑜双手，诚恳告道：“周老弟，我见你年纪比我小上几岁，我也就不客气了。既然周老弟坦诚相告，我也有一言奉劝，陈是目下是块极烫手的山芋，谁沾谁死，周老弟和贵友还是远离他为好。”

周瑜大惊失色，问道：“此话怎讲？莫非郭兄知道陈是惹上了什么事？”

郭嘉摇头道：“我新来洛阳不久，并不知悉什么隐秘内情，只是有一点猜测而已。周老弟可曾想过陈是窃取的官家宝物到底是什么，竟值得官府悬出一千万的重赏？”

周瑜摇头道：“我虽没有见过陈是……哦，刚才也算见过一面了……但以我对陈是家人的了解，他应该不会做出……”

郭嘉道：“玉玺！”周瑜一愣，问道：“郭兄说什么？”郭嘉道：“陈是窃取的官家宝物，极可能是传国玉玺。”

周瑜呆了一呆，旋即连连摇头，道：“这怎么可能？决计不可能。”

郭嘉道：“周老弟该知道，过世的先皇帝一直想把皇位传给幼子陈留王刘协。”周瑜道：“这是天下人皆知之事。”

郭嘉道：“陈留王既是庶出，又非长子，他登大宝之位，与礼制不合。但先皇帝对他情有独钟，一心要扶他上位，并事先做了精心安排。”

周瑜道：“不错，先皇帝特意建西园八校尉，以分大将军何进兵权。只是先皇帝失算，竟以大宦官蹇硕为首领，天下英雄豪杰人物，又怎肯听从阉宦调遣？据我所知，西园八校尉中的绝大多数，如袁绍、曹操等，都是支持大将军何进的。”

郭嘉笑道：“周老弟人在江湖，尚且知晓庙堂之事，先皇帝处于政治

旋涡中心，又岂会不知内中奥妙？”

周瑜心念一动，道：“郭兄是说，先皇帝生前对皇子继位一事，其实另有安排？”转念想到当今汉少帝已以嫡长子身份登基，内有何太后、宦官撑腰，外有大将军何进支持，无论汉灵帝生前心意如何，大局已定，已是不争的事实，便不再关注皇位之争，问道，“就算如此，这些都是皇室内部的事，跟陈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郭嘉道：“敢问周老弟，陈是以何手艺见长？”

周瑜略一犹豫，即如实答道：“陈是出身吴郡制镜世家，擅做铜镜。但陈是自幼天赋异禀，不但制镜上远胜前人，而且木工、玉工、金银之器，没有他不会做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被召到京师，做了皇家专职工匠。”

郭嘉踌躇道：“那么愈发验证我的猜测了。”

周瑜笑道：“郭兄的猜测，就是陈是盗窃了传国玉玺吗？”他虽年轻，却是儒雅有度，明明认为对方言语荒诞不经，仍无丝毫揶揄之意。

郭嘉不答，只道：“听周老弟口气，似乎很信任陈是。”

周瑜道：“我见过陈是家人，从他对家人的眷顾来看，决计不会是有胆盗取传国玉玺的人。”

郭嘉道：“我信得过周老弟的判断。那么也许传国玉玺不在陈是手中，而是事先被大宦官蹇硕藏在了别的地方。”忽然鬼使神差，转头去看灵台，失声道：“该不会是在灵台密室中吧？”

周瑜怔了一怔，道：“郭兄，你可是把我彻底弄糊涂了。你又没有小道消息，如何会知道官家丢失的宝物即是传国玉玺，还非要跟陈是扯上千系？”

他本该尽快赶去与孙策会合，而不是站在大道边与萍水相逢的郭嘉胡扯，但对方信口谈笑间，竟散发出一股奇特的魅力，牢牢吸引住了他，甚至开始有几分当起真来。

郭嘉笑道：“周老弟那位朋友不是去追陈是了吗？想必应该追到人了。我和周老弟一道去见他，容我路上再慢慢解释。”

周瑜明知就此带郭嘉去见孙策、陈是并不妥当，孙策多半会生气，然却难以当面对方的要求，转念暗道：“反正郭嘉已经知道陈是是朝廷通缉的重犯，且已在孙策手中，带他见见也无妨。”便点头应允，引郭嘉朝太学方向而去。

郭嘉好奇问道：“不是去周老弟下榻旅馆吗？”周瑜道：“旅馆人多眼杂，而且店家特意跟我提过陈是被通缉之事，孙策不会带陈是回那里。”

郭嘉叹道：“大隐隐于市，太学倒是个好地方，混迹于众多士子中，官府也绝对想不到去那里搜捕逃犯。”

二人便朝东而去。路上，郭嘉详细阐明了他的推测——

汉灵帝生前极爱幼子刘协，将他交给母亲董太后抚养，又不惜创建西园八校尉，以辅佐幼子登基。然汉灵帝在位时，只知信用宦官，禁锢党人，声名败坏，不得人心。也就是说，皇宫内外，汉灵帝都难以为爱子刘协找到可靠的同盟。想必他也知道单靠宦官蹇硕难以成事，但又不甘心皇位落入何皇后嫡子刘辩之手，必定还有备用计划。

而自秦始皇称皇帝以来，和氏璧所琢传国玉玺便是至高皇权的象征，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若无玉玺，即便登上皇位，也只是个白板皇帝。汉灵帝生前未敢公然违反礼制立刘协为太子，他也知道百年后一纸遗诏并不能确保爱子刘协登位，因为宫中宦官、宫外朝臣大多站在何皇后一方，但他却可以事先将代表至尊身份的传国玉玺交给爱子。

按照郭嘉的看法，汉灵帝为人既荒唐滑稽，又任性妄为，曾开创出裸泳馆、后宫市集、鸿都门学等闻所未闻之名堂，极可能想出这一招。当然，传国玉玺是国之重宝，一日不见，便会举朝而惊。而何皇后扶持儿子刘辩登基，最先要得到的一定是传国玉玺，如果得不到，便会大索宫中，那时刘协也会陷于岌岌可危的处境。

在蹇硕不能成事的情况下，如何能保住刘协性命，又给爱子留下东山再起的重要筹码？汉灵帝想必为此而煞费苦心。既然外无朝臣、内无宦官可以倚靠，便只能在传国玉玺上下功夫。汉灵帝一定事先派人伪造了一方传国玉玺，此玺在蹇硕被杀后即落入何皇后之手，成为汉少帝登基的凭证。

伪造传国玉玺不是一件小事，汉灵帝一定会命人寻找最好的工匠，以防露出破绽。掖庭令毕岚专门负责天子珍玩器物，是汉灵帝的心腹宦官，也正是工匠陈是的上司。极有可能，毕岚命陈是伪造了一方玉玺，这也就是当今汉少帝刘辩手中的传国玉玺。

然隔了一个月，毕岚莫名身故，陈是本假玉玺的知情者，怀疑长官死得不明不白，心中恐惧，于是主动失踪，消失不见，想以此来躲避杀身之祸。但京师戒严，他难以出城，只好先藏身城中，慢慢寻找机会。他虽是手工艺行业的翘楚，但在执政者眼中，仅是只微不足道的蚂蚁，正逢灵帝驾崩、新帝继位，暂时也没有人来管他失踪一事。

到了近日，宫中有人发现了传国玉玺为假一事，想必何太后、汉少帝已派人彻底搜过陈留王刘协住处，却一无所获。事情一路追查下来，蹇硕已然被杀，掖庭令毕岚身故，玉玺一事，必然要着落在经手者陈是身上，兼之他人已消失不见，由此也被视为真传国玉玺的唯一知情者。于是一夜之间，工匠失踪案被极度重视起来，官府以窃取官物的名义悬以重赏，通缉陈是。

至于陈是出现在灵台，极可能是为了寻找被宦官蹇硕暗藏的传国玉玺。灵台既是国家天文台，又号称“明堂之友”，是观天、通天场所，而传国玉玺则是天子象征，或许蹇硕预先将玉玺收藏在了那里也不准。陈是寻玺，当然也不是为了据为己有，而是他得知自己被通缉后，料想假玉玺一事已然败露，如果不寻到真的传国玉玺献给朝廷，追捕无休无止不说，还将牵累亲朋好友。

周瑜听完郭嘉洋洋洒洒一番推论，先是瞠目结舌，觉得匪夷所思，然细思之下，有头有尾，有因有果，且解释清楚了所有事情。

郭嘉笑道：“怎么，周老弟还觉得我是在信口胡说？”

周瑜迟疑道：“唔，这个……郭兄才识超群，敢想人之所不敢想……”

郭嘉道：“所以我一定要见见陈是，当面问他，以验证我这番推测。”

周瑜见对方一不关心传国玉玺下落，二不提及要将陈是送官领赏，显是超然于名利之上，很是欣喜，道：“那好，我们快些赶去太学，好及早验证郭兄之高论。”言谈之中，已有几分相信郭嘉之推测。

太学位于辟雍东北，讲堂“长十丈，宽三丈”，始创于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汉廷大肆扩建太学，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两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规模空前。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人数一度多至三万人，“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

今日太学却显得有些冷清，盖因为士子们大多赶去为灵帝夹道送葬了。周瑜带着郭嘉急急赶来熹平石经前，却未见到孙策及陈是，只见到三名女子在摩挲观赏石经。

熹平石经之所以为天下人激赏，除了经文权威外，还因蔡邕亲自书写的隶书^[26]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用笔方圆兼用，器量恢宏，端庄典雅，静穆雍容，虽然工稳整饬，却并不刻板乏味，还蕴含着一股罕见的书卷气，许多书法练习者将其作为书写的标准用字。

周瑜不敢多看石经，生怕再度为蔡邕书法所迷，只四下转了一圈，找不见孙策，便走过去，就近向荷衣女子打听道：“敢问小娘子，可有见到一位……”

那女子闻声转过头来，却只是一名十余岁的少女，长眉连娟，微睇绵藐，仙姿玉色，耀如春华。周瑜为对方容光所逼，一时竟然呆住。

那少女看到周瑜，先是怔了一怔，这才舒眉展颜，浅浅一笑，便如

霞光荡漾。

周瑜竭力按捺住心跳，想掩饰自己的失态，结结巴巴地道：“那个……那个……”

荷衣少女抿嘴笑道：“公子想问什么？”周瑜道：“那个……小娘子有没有见到……见到……我同伴？”

荷衣少女笑道：“见到了啊，公子的同伴正在那边跟我姊姊聊天呢。”

周瑜转过头去，却是郭嘉在一旁跟一名黄衫女子搭讪，忙摇头道：“不是他。”

荷衣少女笑道：“那我就没有再见过别人了。”

周瑜见对方转身欲走，忙道：“在下姓周名瑜，还没有请教小娘子高姓大名。”

荷衣少女咬咬嘴唇，道：“我姓乔名婧，字小乔，公子就叫我小乔好了。那是我姊姊乔媿，表字大乔。”又指着另一名年纪大些的素服女子道：“那边那位是蔡姊姊。”

周瑜未及回答，郭嘉忽然大叫一声，直奔过去，冲着那位蔡姊姊指手画脚，似是十分激动。

周瑜吓了一跳，以为郭嘉骤然发疯，生怕他对那姓蔡的女子不利，忙奔过去将他拉开。郭嘉满面通红，连声叫道：“她姓蔡！她姓蔡！”

周瑜皱起眉头，低声问道：“郭兄这是怎么了？”郭嘉道：“哎呀，她姓蔡，她就是蔡伯喈的女儿！”

周瑜这才明白郭嘉失态的原因，竟是在嘉平石经前遇见了正主儿的女儿。他也好奇地转过头去，打量传说中的蔡氏大才女。却见她一身素服，头戴白花，显然是在服孝，登时心中一沉，心道：“蔡伯喈自遭金商门之祸后，亡命江湖十余年，一再遭人追杀，莫非他已经……”

那素服女子正是蔡邕独女蔡琰，新回到洛阳，寄居在乔家，今日特趁众人为汉灵帝送葬之机来太学观瞻父亲手迹。她见周瑜神色由明转黯，似是猜中他所想，忙先告道：“小女子是在为亡夫卫君仲道^[27]戴孝。”

原来蔡琰不久前出嫁河东卫氏，成婚后不久丈夫病死，卫家人称她有克夫之相，待她冷淡凉薄。她在夫家待不下去了，只能离开。然其父蔡邕正在逃难，在江南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蔡琰已是寡妇的身份，不能再去给父亲徒增麻烦，只好动身回家乡去。南下时，收到乔嫖、乔婧姊妹热情相邀的私信，便转道来了洛阳，留居在乔府中，教乔氏姊妹及一些权贵之女读书弹琴。

周瑜心道：“蔡伯喈为天下名士，琴技举世无双^[28]，听说其女亦是博学有才辩，妙于音律^[29]。乔府又恰好在八方旅馆附近，莫非我昨晚听到的琴音是她随手所奏？”但因正处国丧时期，亦不敢当面提及琴音之事，只拱手道：“久仰蔡伯喈父女大名，今日得遇娘子，当真是幸会。”

蔡琰微微欠身，道：“不敢当。”

郭嘉忙道：“我适才从大乔口中听说娘子便是蔡伯喈后人，一时兴奋不已，有所失礼，还请娘子见谅。”

蔡琰笑道：“不碍事。”神色之间，也颇以父亲在士林中有如此盛名而骄傲。

周瑜忙报了自己籍贯姓名，正待询问蔡琰父亲蔡邕下落，孙策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急奔过来，气急败坏地叫道：“公瑾，坏事了！”

忽转头看到不远处华容婀娜、亭亭玉立的乔嫖，不由得呆住。乔嫖正仰头观赏石经书法，竟丝毫没有留意到孙策。

周瑜一见好友神色，便知陈是多半已经逃走，或是落入了官府之手，只是不便当着蔡琰等人谈及此事。刚好乔婧适时走过来，叫道：“蔡姊姊，姊姊，我们该回去了。”招手叫了车夫，蔡琰等人遂欲乘车离去。

郭嘉奔过来拦住乔嫖，颇为依依不舍，问道：“何时才能再见到

乔？”

即使在风气开放的东汉，这话也算是露骨。乔媛毕竟是名门闺秀，当即羞得红了脸，也不回答，埋头上车去了。

倒是乔媛临上车前，回头看了周瑜一眼，稚气地招了招手，笑道：“周公子，再会啦。”

周瑜只觉得胸口狂跳，又有些失魂落魄起来。人跟人的缘分是很奇妙的，有时候遇见一个陌生人，却觉得好像认识了对方很久很久，甚至有一辈子那么长。有时候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却有种熟悉的感觉。或许人当真有前世来生，他在前世便认得她，而在今世再度邂逅重逢。

正思及缘起的美妙时，孙策拿肩头撞了撞好友，闷闷问道：“那是谁？”周瑜深深叹了口气，道：“小乔。”孙策道：“我是问穿黄衣服的那个。”

车子已然驰远，周瑜这才略略回过神来，道：“那是大乔。另一位是蔡伯喈之女。”

孙策立时大为称奇，道：“竟然在熹平石经前遇到了蔡邕之女，实是生平奇遇。”

周瑜叹了口气，问道：“出了什么事？陈是人呢？”孙策道：“陈是跑了。而且你我怕是还有更大的麻烦。”

原来孙策本已追上了陈是，陈是却竭力反抗，孙策不得已施展武艺，制伏了对方。正待解释事情原委，那八方旅馆店家郭瑞却忽然冒了出来，上前扭住陈是，称他也有份捉拿钦犯，要分一半赏金。孙策本就不是为捉拿陈是，闻言便松了手。郭瑞遂自己上前捉拿陈是，孙策忙上前阻止，二人纠缠之时，陈是竟趁机逃走了。郭瑞大为恼恨，一时口出恶言，称要去向官府告发孙策、周瑜二人与陈是同伙。孙策一时气急，出拳如风，登时将郭瑞打倒……

周瑜知道好友武艺绝伦，又是年少气盛，听到这里，惊道：“莫非伯符一拳打死了郭店家？”

孙策道：“那一拳劲道不小，我也以为打死了他，不想那店家还有几两肉，人没死，只是晕了过去。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心想反正事已至此，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便拔出剑来……”

周瑜闻言大惊失色，道：“你竟杀了郭店家？”

孙策道：“我本想就此杀了他，一了百了，可剑指到他胸口时，忽然想他也没什么罪过，而且自从你我住进八方旅馆后，郭店家一直对我们不错。所以我只断下他衣带，将他手脚绑了，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这才赶来找你，想商量个对策。”

周瑜这才长舒一口气，道：“郭店家人还活着就好，我们得想个法子来解决这件事。”

孙策见郭嘉慢慢挪了过来，不由一怔，问道：“那是跟陈是一道闯入灵台的男子吗？”周瑜道：“是他，不过他……”

孙策不及听完，几步跨过去，一把抓住郭嘉衣领，仿若老鹰捉小鸡一般，几乎要把对方拎起来，大声喝问道：“快说，陈是在哪里？我要立即找到他。这洛阳城，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郭嘉几近窒息，却无挣扎之力，只叫道：“放手……快……放手……”

周瑜忙奔过来拉开孙策，将郭嘉真实身份告知。孙策闻言愈发沮丧，道：“这么说，郭嘉也不知道陈是会藏去哪里了？”

周瑜道：“但关于陈是之事，郭兄自有一番高论。”将郭嘉推测陈是涉入传国玉玺一事大致说了。

孙策闻言嗤笑一声，显然难以相信，见好友似乎并不觉得好笑，便问道：“难道公瑾也相信这番胡话？”

周瑜道：“似乎有几分道理，至少比我们之前的推测更合乎情理。”

孙策也不愿意多费脑子，道：“既然公瑾相信，我便相信。”又皱眉道：“果真这样的话，事情真是越来越古怪了。”

郭嘉笑道：“越古怪才越好玩呢。”又问道：“二位到底找陈是做什么？以二位身份，应该不是送信使者那么简单吧？”

孙策转头看了好友一眼，摇头不答。

郭嘉道：“孙君实在不愿意说就算了。不过我有法子能帮二位找到陈是。”

周瑜忙道：“愿听郭兄高见。”郭嘉道：“不管我的推测是否正确，陈是冒险潜入灵台，终归是要找东西，对吧？当时我人也在大殿密室中，据我观察，陈是还没有来得及找到他要的东西，便被巡查的卫士发现了。”

周瑜道：“郭兄是说，陈是一定还会再去灵台？”郭嘉道：“不错，你我只需在灵台外守株待兔，一定能等到他。”

孙策道：“那么我该拿八方旅馆的店家怎么办？既不能杀他，也不能放他，这该如何是好？”

周瑜沉吟道：“郭店家是生意人，无非求财，许以他重金，应该能封住他的口。不过朝廷悬赏太高，一半便是五百万，我们短期内实难筹到那么多钱。”

郭嘉笑道：“二位想要陈是这个人，而不是传国玉玺，对吧？那就好办了，我们想办法先找到陈是，利用他找到传国玉玺，再将玉玺交给郭店家，由他上交朝廷。堂堂传国玉玺，还换不到一千万钱吗？”

孙策本是因为周瑜才信任郭嘉，听到对方这番建议，反倒起了警惕之心，暗道：“这姓郭的谈论传国玉玺及一千万钱何等轻松，看他服饰打扮，也不是出身大户人家，如何会浑然不将钱财名利放在眼里？”但见郭嘉神色自如，全无盘算使诈之相，又有几分嘀咕起来，心道：“或许他当真是个奇人，不将世间俗物放在眼里。”

周瑜沉吟道：“郭兄这法子倒也行得通，但仍然有问题。一来我们不知道何时能找到陈是，二来就算郭店家上交传国玉玺，朝廷还是会想方设法处死陈是，我等离开洛阳可就不容易了。”

郭嘉笑道：“我倒是没想那么远，还是周老弟思虑周全。那么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找到陈是再说。”

孙策气鼓鼓地道：“所谓找，不就是到灵台附近等吗？守着是可以，但兔子什么时候出现就不知道了。那位郭店家可还被绑着呢，挺不了多久的。”

郭嘉道：“孙老弟莫急，如果我猜得不错，今晚陈是必会再去灵台。”

周瑜道：“就在今晚吗？”郭嘉点了点头，道：“而今朝廷追捕甚急，陈是今日又露了行踪，一定会尽快取到所需之物。而今日是先皇帝出殡的日子，也是灵台警卫最松懈之时，白天又发生过一起潜入事件，没人想到他还会再回去。”

孙策仍是半信半疑，但反正也只是一晚上的事，当即道：“那好，我们就去灵台附近等候。”

三人当即在附近找了家饭馆，吃得饱饱的，捱到夕阳西下时，便往灵台而来，抢先守候在灵台东面的林子里。

不久夜幕降临，月上柳梢。今日是六月十七，刚过十五，月盘大而皎洁，照得大地亮如白昼。

又过了半个多时辰，孙策有些不耐烦起来，道：“这陈是该不会等到夜半才动手吧。”

周瑜道：“不会，如果我是陈是，一定会提早来到灵台附近，暗中观察卫士动向，等待最佳时机。”

话音刚落，便见到一个人影自东而来，走近树林时，露出警觉之

色，微微侧脸，刚好被月光照到全脸，正是陈是无疑。

孙策大喜过望，附到郭嘉耳边道：“郭兄当真是料事如神。”他既服对方之能，也不顾场合，当即便盛情邀请道：“郭兄既有大才，何不跟我一道回去江东，共图大志？”

郭嘉亦是满口应允，道：“好呀，我早看出孙老弟不是常人，他日必成大器。”

孙策使用力握了握郭氏双手，这才起身，赶出林中捉拿陈是。陈是惊见人影闪动，急欲转身，却被绕到后面的周瑜挡住。

陈是便干脆朝灵台方向逃去，却被孙策追及，自身后大力抱住。陈是死命挣扎，却不敢呼喊出声。

孙策道：“你别怕，我们不是坏人，不会对你不利。你别再跑，我就放开你。”当真松开手，但仍然握住陈是手臂不放。

陈是转过身来，认出孙策，奇道：“怎么又是你？你紧追我不放，却不将我送官，到底是为什么？”

周瑜忙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卷轴，告道：“我这里有陈匠师娘亲的信。”

陈是大为震惊，颤声问道：“你怎么会认得我娘亲？她老人家可还好？”

周瑜道：“一切安好。尊母不识字，这信是她口述，由我代写。但信中附有尊母的信物，陈匠师一看便知真假。”

陈是忙从怀中取出一枚小小黑管，随意一晃，那黑管一端便冒出火焰，如同烛火一般。他将黑管递给孙策，这才从周瑜手中接过卷轴，双手高举过顶，朝东面拜了一拜，这才展信阅读。

郭嘉对孙策手中的黑管很有兴趣，问道：“孙老弟就这么拿着，不烫手吗？”孙策道：“没觉得烫手呀，只有些温热。”

郭嘉奇道：“这是什么做的？既不见燃索，也不见灯脂，居然能比油灯还亮。”

陈是不答，只安静读信。一字一句地读完，又验证了信物，又朝东方隆重拜了三拜，这才起身，将信收入怀中。又从孙策手中索回黑管，轻轻一按，灯火“嗤”的一声便熄灭了。

周瑜问道：“尊母的意思，陈匠师可是读明白了？”陈是点头道：“明白了。她老人家让我一切听从孙、周二位公子的安排。”

孙策忙道：“既然如此，你这就先将传国玉玺交出来吧。”陈是一怔，反问道：“什么传国玉玺？”

郭嘉料准陈是今晚再现灵台，孙策由此对他关于传国玉玺的一番推测信心满满，然陈是的反应却大出人意料。

周瑜忙问道：“那么你前后两次潜入灵台是为了什么？”陈是道：“我是工匠，到灵台还能为什么，当然是想看看昔日张太史的神奇设计了。”

郭嘉摇头道：“不对。你可别忘了我当时也在灵台，你根本看都没看大殿中的浑天仪、地动仪，而是直奔角落，翻箱倒柜。”

陈是道：“太史令张平子之神器设计，可远远不止浑天仪、地动仪。”

陈是所称“太史令张平子”，即指张衡，是东汉以来最著名、最传奇的学者。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30]人，是不世出的奇才，一生“约己博艺，无坚不钻”，“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非但居东汉著名六大画家之首^[31]，与扬雄、司马相如、蔡邕并称汉赋四大家——“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其代表作《二京赋》^[32]被誉为“长篇之极轨”。

张衡不仅在传统文学、书画、史学上彪炳青史，还有“科圣”“木

圣”^[33]之称，曾两度担任掌管天文工作的太史令，在天文、地震、地理、算学、机械制造等方方面面均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号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在天文学方面，张衡发明制作了利用漏壶滴水推动的大型“漏水转浑天仪”，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推动的大型观察星象的天文仪器。这台仪器能够自动演示恒星和太阳周日运行，为铜质空心球体，轴贯球心，轴和球体相接的两点为北极和南极。球外套有地平圈和子午圈，立有黄道圈和赤道圈，二者成二十四度夹角，分列有二十四节气等。仪器全靠漏壶流出水的力量推动齿轮，齿轮带动浑象，一昼夜转动一周。仪器上星宿出没与天象完全吻合，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日、月、星、辰的周日运行。浑天仪的制造成功和精确演示，一度轰动京师，闻讯赶来观看者络绎不绝，见者无不惊奇，叹为观止。

除此之外，张衡还著有《浑天仪图注》和《灵宪》两部不朽的天文学巨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天地的生成和结构，科学地解释了日、月、星、辰的本质和运动，揭示了月食的成因等^[34]。

中国自古地震频繁，为了测定地震方位，减轻百姓痛苦和损失，张衡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后，发明创造了“候风地动仪”^[35]。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樽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樽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

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地动仪向西北方向的龙吐出了铜球，测出西北地区发生了地震。当时洛阳毫无震感，官民为此议论纷纷，责怪仪器不灵。过了几天，距洛阳约七百公里的陇西来报，那里发生了一次地震，时间正与龙吐铜球相应，众人这才叹服，同赞地动仪之神妙。

在地理学方面，张衡绘制了地形图，标画了中国主要山川的位置和各地风俗。在算学方面，张氏著有《算罔论》，并计算出圆周率值在3.1466和3.1622之间。

另外，张衡还精心制作了“候风仪”“独飞木雕”“指南车”“计里鼓车”“瑞轮荚”等机械。候风仪又名候风铜鸟，用于气象预测，可预测风力风向[36]。

独飞木雕模仿鸟类高空翱翔设计，带有又宽又长的滑翔双翼，木雕内部则装有机关，称“腹内施机”，可推动木雕飞行数里。张衡在《应间》中云：“三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独飞”即指木雕依靠“腹内施机”的力量自身飞行，而无须像风筝那样由人牵行。

指南车是用来辨别方向的工具，在数千年前的中国古史传说中便已出现。传说当年黄帝与蚩尤作战，蚩尤大作雾气，令黄帝军队迷失了方向。后来，黄帝造出指南车，辨别了方向，终于打败了蚩尤。周朝周文王时，长白山肃慎氏入朝进贡，周公担心使者返回时迷失方向，特造指南车相送。尽管关于指南车的记载不少，但古籍中没有记录具体造法，更没有模型，张衡苦钻苦研，反复试验，终于造出了指南车。

张氏指南车由一辆双轮独辕车组成，车箱内装配有一种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统，车箱外壳上层置一木刻仙人，在机械原理和齿轮的作用下，无论车子朝哪个方向转动，木人伸出的手臂总是指向南方。

指南车问世后，立即获得了崇高的地位，被用于皇帝仪仗队中，且只有在隆重场合才会使用[37]。车身高大华贵，行走时前呼后拥，全部驾士多达十二人。

计里鼓车与指南车原理相同，是用来计算里程的机械，“车为二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层击鼓，行十里上层击镯”[38]。

瑞轮荚则是世界上最早的计时器。在一个立轴上装十五个拨板，依次分别作用于十五个荚，内装机关，利用水力运动，对照应有的时刻升降，从每月初一起，每天转出一片木叶，十五日后每天再转入一片，到月落为止，循环旋转开合，相当于一个活动日历。

这些仪器均利用了机械原理，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张衡本人虽才高于世，却无骄尚之情，从容淡静，不好交结外人。兼之中国自古不重视科技，张衡巧夺天工的设计虽然一度轰动四方，却无人继承发展其衣

钵。而那些精密器械也只是被收藏在灵台密室，最终封存于尘埃中。

陈是又道：“听说张太史除了已经制作出的器械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精妙构想，都绘成了草图，只是来不及一一实现便过世了。”

周瑜道：“你冒险潜入灵台，便是为了偷取故太史令公的草图？”

陈是点了点头，道：“张太史乃旷世奇才，那些草图都是有益百姓民生的绝妙构想，若就此烂掉，而不是被制作出来，造福人间，岂不可惜？”

他之前在少府任职时，曾跟随长官掖庭令毕岚进过灵台一次，浏览了一些张衡遗留的手稿草图，但因为图籍资料很多，来不及一一整理，后来再想进去，却因为身份卑微，没有了机会。

周瑜闻言很是欣慰，道：“看来我们没有找错人，不枉我与伯符远道而来。”言外之意，是承认这趟洛阳之行是专为陈是而来了。

孙策忙道：“陈匠师偷入灵台的目的，我们算是清楚了。那么你一月前莫名失踪，而今被官府悬以重赏通缉，这些又是怎么回事？”

陈是长叹一声道：“说来话长。”郭嘉忙道：“不如我们先回旅馆，坐下慢慢再说。”

陈是犹自惦记张衡草图一事，转头朝灵台方向看了看，迟疑道：“可是……”

郭嘉笑道：“天下即将有大变发生，陈匠师只须在洛阳多留些时日，多得是机会进入灵台。”

陈是见孙策、周瑜也无异议，便点头应允。四人遂往八方旅馆而来，预备听陈是讲完事情原委，再设法解决旅馆店家郭瑞一事。

走不多远，便见到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士策马驰过。四人忙避到道

旁，又听到旅馆方向人吵马嘶，料想出了变故，不由得小心翼翼起来，刻意放慢脚步。

将近八方旅馆时，却见大队禁军卫士已将旅馆团团围住，两名将官打扮的男子正在门前商议着什么，均是三十来岁模样，一人高大英武，一人则矮小壮实。

陈是暗中窥见，忙告道：“那是中军校尉袁绍和典军校尉曹操，一定是我白天露了行踪，他二人专程带兵来追捕我。”

孙策摇头道：“不，是我惹下的祸事。”指了指站在曹操身侧的中年男子，道：“那是旅馆店家郭瑞，想来他挣脱了绑缚，向官府举报了我。”

周瑜忙道：“官兵在旅馆找不到我等，一定会大举搜索附近一带，我们得先趁夜色寻个藏身之处。”

郭嘉忙道：“旅馆是投不得了，南郊民居也会成为重点搜索对象。”又转头问陈是道：“你之前藏身在哪里？”

陈是道：“唔，这个……”神情闪烁，显是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藏身之所。

郭嘉便指着孙策、周瑜道：“他二人都不是凡夫俗子，这一趟却是专为陈匠师来到京师，你甘心见他二人落入官兵之手，横尸洛阳吗？”

陈是虽心有所动，却仍是犹豫不决。

周瑜忙道：“陈匠师不愿意说，必是有难言之隐，何必强人所难？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陈是道：“乔府。我之前一直藏在乔府中。”

[1] 《古诗十九首》为一组五言诗，产生于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公元140年 - 190年），

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发展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其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刘勰在《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在《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诗史上公认《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明人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遂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2] 本书中所提洛阳，均指东汉都城洛阳，即今汉魏洛阳故城，而不是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遗址位于今河南洛阳东15公里处，虽然距今已有1600年历史，但仍然是近代以前世界所见范围最大的古城。东汉末年，董卓作乱，使得盛极一时的洛阳成为废墟。虽经后世努力营建，然到了南北朝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再度使洛阳遭到巨大破坏。隋朝统一全国后，在洛阳另辟新址建城。唐贞观六年（632年），唐廷将洛阳县与河南府治所从金墉城（魏明帝时效仿曹操铜雀台筑，为汉魏洛阳城西北角上一小城，魏晋时被废的帝、后均安置于此，城小而固，为攻防戍守要地）迁到东都洛阳毓德坊。自此，数百年锦绣帝都汉魏洛阳城被官方彻底放弃，逐渐沦为废墟。而隋唐洛阳城虽一度繁华，自金以后也逐渐变得萧条。明诗人宋荣有《洛阳怀古》云：“王气烟消九鼎移，萧条往事不胜悲。河流犹咽先朝恨，城郭空围故国基。暮雨孤村云暗暗，秋风满地禾离离。英雄多少凋零尽，惟有邙山似旧时。”

[3] 古代分中国为九州。对于九州的具体分布说法不一，《尚书·禹贡》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尔雅·释地》有幽、营州而无青、梁州；《周礼·夏官·职方》有幽、并州而无徐、梁州。

[4] 太学：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东汉太学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塔村。

[5] 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属合肥市管辖。

[6] 古代国丧指皇帝、皇后、太上皇、太后的丧事。国丧期间，朝野禁止宴乐婚嫁战事，以示哀悼。某国处于国丧中时，他国亦不可以进攻。春秋时期，楚共王进攻陈国，刚好遇到陈国君主死亡，楚军遂因陈有国丧而暂时退兵三年。

[7] 从侄：父亲的亲兄弟的孙子。汉桓帝刘志生父刘翼与汉灵帝刘宏祖父刘淑为亲兄弟。

[8] 当时的饼以麦制成，一般多将麦磨成面后，去掉麦皮，然后掺水和面。有蒸、烤、煮三种做法。蒸饼是将麦面捏成饼状，放入釜甑蒸熟而成。因当时尚未掌握发酵方法，故所蒸之饼为死面饼。烤饼即将捏成之麦饼用火烤熟，因学自胡人，又称胡饼。《太平御览》引《续汉书》曰：“灵帝始胡饼，京师皆食胡饼。”胡饼形状约与今日烧饼相似。煮饼又称汤饼，将和好的面揪成片，用沸水煮熟，类似今日之面片。除了这些常规麦饼外，史籍中还有蝎饼、金饼、髓饼、索饼等记载。据考证，索饼就是把饼切成细条，类似现在的切面。蝎饼应该同索饼类似，“蝎”“索”言饼之形状。金饼之“金”，明显是形容饼的外观色泽。髓饼则是在饼中掺入兽骨骨髓之油脂，类似今馅饼。晋代文学家束皙曾作过《饼赋》云：“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嚼而斜眄。”生动描写了饼的色、香、味，令人馋涎欲滴。又，麦还可以做干饭，称为麦饭，也是民间较为普遍的主食。麦饭的制法较饼为简单，不需磨制，只要将麦去秕，蒸或煮熟即可。做熟后的麦饭还可晒干，以备长期保存。麦饭多为平民主食，因制作粗糙，富人食麦饭者则被视为寒俭。

[9] 唐衡女婿即是大名鼎鼎的荀彧（yù）。当时宦官多有养子养女，唐衡亦有养女唐氏。唐衡封汝阳侯后，欲将女儿嫁给汝南名士傅公明，傅公明不愿意与宦官攀亲，以免自污名节，坚决不肯。唐氏遂转嫁荀彧。荀彧出身颍川（今河南许昌）荀氏，为荀子之后。其祖父荀淑知名当世，号为神君。其叔父荀爽领袖士人，九十七日做到三公高位。荀彧本人“少有才名”，自小被世人称作“王佐之才”，且长相伟美，瑰姿奇表，是有名的美男子。后成为曹操统一北方的首席谋臣和功臣，在建计、密谋、匡弼、举人多有建树，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官至汉侍中，守尚书令，谥曰敬侯。因其任尚书令，居中持重达十数年，被人敬称为“荀令君”。

[10] 马融为东汉开国功臣马援从孙，学识渊博，是当世通儒，史称“马融鸿儒，思治识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历任校书郎、郡功曹、议郎、大将军从事中郎及武都、南郡太守等职，后因得罪大将军梁冀，被人控告贪污，遭削发流放，途中自杀未遂，得以免罪召还。再任议郎，又在东观校勘儒学典籍，因病离职后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唐代时配享孔子，宋代时被迫封为扶风伯。马融曾设帐授徒，门人常有千人之多，卢植、郑玄（东汉另一著名经学家）等都是其门徒。他不拘于儒者的礼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即其人崇尚奢侈，常坐高堂，挂红纱帐，前面教授门徒，帐后设置女乐。其任性而为，对以后魏晋清谈家的破弃礼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又，太傅袁隗（袁绍、袁术叔）亦娶马融之女马伦为妻，后面故事中将会提及此段。

[11] 荀爽：字慈明，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名士荀淑第六子，荀彧之叔。其兄弟八人俱有才名，被时人称为“荀氏八龙”。荀爽排名第六位，但当时有“荀氏八龙，慈明无双”之评。荀爽自幼聪敏好学，潜心经籍，刻苦勤奋。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太常赵典举荀爽至孝，拜郎中，对策上奏见解后，弃官离去。为躲避党锢之祸，隐遁汉水滨达十余年，专以著述为事，号为硕儒。后荀爽见董卓残暴乱政，与司徒王允谋除董卓，但在举事前病卒。又，荀爽有女名荀采，字女荀，聪敏有才艺，十七岁时嫁阴瑜为妻。两年后阴瑜去世。荀爽答应将荀采嫁给郭奕（非书中人物郭嘉之子，而是荀爽同乡）。荀采立志与阴氏同穴，不愿改嫁，趁着旁人没有留意，用粉在门上写下：“尸还阴。”而后自缢而死。

[12] 北寺狱：东汉黄门署属下的监狱，主鞠禁将相大臣。因署在宫省北，故名。

[13]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人。度辽将军皇甫棱之孙，扶风都尉皇甫旗之子。出身将门世家，有见识，熟习兵法。为泰山太守时，成功平定叔孙无忌起义。后历任中郎将、度辽将军等职，多次击破、降服羌人，并缓和汉羌矛盾，与张奂、段熲合称“凉州三明”。官至护羌校尉。其侄皇甫嵩为汉末名将，曾与朱儁一起平定黄巾之乱，官至太尉、太常。皇甫规妻子马氏为当时著名才女，善草书。皇甫规病逝后，董卓想要强娶马氏，马氏坚决不肯，最终遇害。

[14] 窦武为第三任皇后窦妙之父。汉桓帝先后立有三任皇后，第一任是大将军梁冀之妹梁女莹，第二任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玄孙女邓猛女。邓猛女生父邓香早死，母亲改嫁梁纪（梁冀妻子孙寿的舅舅）。孙寿见邓猛女容貌美丽，便将她送入掖庭，成为采女（汉代六宫的一种称号，因其选自民家，故曰“采女”，后用作宫女的通称），后得到汉桓帝宠幸，先封贵人，梁冀被诛杀后，又进为皇后。邓猛女恃尊骄忌，与郭贵人在汉桓帝面前互相诬陷诽谤，引发汉桓帝反感，终遭废黜，被关入掖庭内暴室狱而死。邓猛女死后，名臣窦融之后窦妙被选入掖庭，先受封为贵人，不久又被立为皇后。窦武也父因女贵，封槐里侯，食邑五千户。但窦妙虽然贵为皇后，却很少受到汉桓帝的宠幸，“御见甚稀”，汉桓帝最宠幸的是采女田圣等人。

[15] 曹节：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大宦官。其父、兄弟、子侄都当上公卿、校尉、州牧、郡守、县令、县长职务，曹节家族为官者遍布天下。曹节弟曹破石担任越骑校尉时，越骑营中有位伍长，妻子长得很美。曹破石向伍长索要其妻，伍长不敢违拗，但其妻子坚决不肯同意，自杀而死。

[16] 王甫：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大宦官。第一次党锢之祸时，王甫负责审讯拷问范滂，为范滂之大义所感动，士人多得解桎梏。后联结曹节等弄权多年。

[17] 东汉宫廷宿卫军分两部，一部由光禄卿统辖，一部由卫尉统辖。光禄卿下属主要有虎贲及羽林，均为精锐禁军。卫尉下属主要有北军五部，分别是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为宿卫宫廷及京师主力。

[18] 虎贲隶属光禄卿，为精锐禁军，掌君主出入仪卫。长官为虎贲中郎将，秩比二千石。虎贲的意思是如同老虎勇猛地奔走追逐野兽，因而古代常称宫廷禁卫军的将领为虎贲，也称勇士为虎贲。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曾以虎贲为代号。该部尤以常德保卫战闻名，时全师孤军据守常德，以8529人，对抗三万多日军进攻，达半月之久，仅83人生还。

[19] 此即“望门投止”典故的来历。投止即投宿。望门投止意为逃难或出奔时，见有人家就去投宿，求得暂时存身。后泛指在仓促情况下，来不及选择存身的地方。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变法失败后，在狱中写下了豪气冲天的《狱中题壁诗》。诗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张俭即文中人物。杜根也是东汉人，因请求邓太后还政于汉安帝，被命杖死，但因行刑人手下留情，侥幸未死。

[20] 东莱郡：今山东掖县。

[21] 直到中平元年（184年），张俭才回到了家乡。当时执政的大将军何进和三公争相征召他，又推举他为敦朴，并派公车特征，起用为少府，但张俭都没有接受到任。汉献帝继位初年，四方战乱，百姓饥荒，张俭拿出家里财产救济乡人，得以生存数百人。建安初年（196年），朝廷征召张俭为卫尉，张俭不得已才接受任命。他看到曹操有篡夺汉室的野心，于是闭门不问世事，将驾车悬挂起来。一年多后于许都去世，终年八十四岁。孔融有《卫尉张俭碑铭》云：“桓桓我君，应天淑灵。皓素其质，允迪忠贞。肆志直道，进不为荣，赴戟骄臣，发如雷霆。凌刚摧坚，视危如宁。圣主克爱，命作喉唇。”

[22] 党锢之祸是东汉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党锢之祸之前，虽然有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但朝中尚有德高望重名臣主持朝政，权贵、豪强、士人并没有绝望，依旧心向朝廷。士大夫更是积极进取，尊崇节义，砥砺名实，有澄清天下之志，东汉朝廷长期“倾而未颠，决而为溃”，正是由于这些执着于道义的仁人君子支撑所致，即史书所称“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然两次党锢之祸后，儒家正直之士要么被害，要么被禁锢，奸佞当道，人心开始背离，局势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党锢之祸所作的总结是：“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蛇虺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大概意思是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君子立于朝廷，以道来处罚小人的罪过，没有人不服的。天下无道的时候，君子退避一旁，不发议论，想避开小人的陷害，也未必能成功。党人们生在昏乱的时代，无法处朝堂之位，便想用口舌清议来拯救天下大局，不料激怒了虺蛇虎狼一般残暴的宦官集团，遭受到残酷的刑罚，甚至连累家族朋友。士大夫们被害死，国家也随之灭亡，这实在是件令人悲痛的事情。

[23] 平乐观遗址在今河南洛阳市洛阳故城西，东汉时常在这里举行大型宴会及表演，曹植诗“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即指此。平乐观西有著名的长平桥，谷水由此桥分为南北而流，绕洛阳城东行。当时仕宦辈送行，多至此桥上。

[24] 百戏是对民间诸技的称呼，包括杂技、角抵、幻术、找鼎、寻幢、游戏等，尤以杂技为主。《汉文帝纂要》载：“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技后乃有高、吞刀、履火、寻幢等也。”

[25] 吴郡：郡治在今江苏苏州。富春：今浙江富阳。

[26] 蔡邕书法精于篆、隶。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名望最高，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创“飞白”书体。传说蔡邕到皇家藏书的鸿都门送文章时，看到修墙的工匠用扫把蘸石灰刷墙，常常每一刷下去，白道里有些地方透出墙皮来，由此得到启发，创造了黑色中隐隐露白的笔道，即飞白书——“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飞白书对后世影响甚大，唐张怀瓘《书断》评蔡邕飞白书“妙有绝伦，动合神功”。飞白曾经得到许多帝王喜爱，如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均擅飞白，武则天飞白作品至今犹存。

[27] 蔡琰第一任丈夫卫仲道本名不详，仲道是其表字。河东卫氏初兴于汉名将卫青及汉武帝皇后卫子夫。曹魏时有名臣卫觊，字伯儒（《华芳墓志》作伯觊），河东安邑（今山西运城）人，擅书法，善古文、篆、隶及草书。根据古人的表字习惯，伯为长子，仲排第二，卫仲道有可能是卫觊二弟。

[28] 蔡邕在家乡时，有邻居准备了酒菜，请他赴宴。蔡邕到时，酒宴已经开始，座上有客

人在屏风后面弹琴。蔡邕到大门前时，听出琴音中流露出杀机，怀疑邻居别有居心，遂转身回家去了。邻居听说后，赶快追来询问原因，蔡邕便说音乐中有杀心一事。邻居莫名其妙。还是弹琴的客人道：“我刚才弹琴的时候，看见一只螳螂正要扑向鸣蝉，蝉将飞走还没有飞走，螳螂的动作一前一后。我心里有些担心，唯恐螳螂丧失了机会，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杀心流露到音乐中来吗？”蔡邕听后这才莞然而笑。

[29] 蔡琰六岁时，蔡邕在外室抚琴，琴弦忽断。蔡琰在内室中听到，随口叫道：“第二根琴弦断了。”蔡邕听了非常吃惊，又有意将第四根琴弦拨断。蔡琰道：“这回是第四根弦断了。”蔡邕这才相信女儿有异才，将琴技倾囊相授。

[30] 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

[31] 《历代名画记》（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著作，唐张彦远著）记载了一个关于张衡用“足趾画怪兽”的传说：张衡听说建州浦城（今福建南平）水中有豕身人首的怪兽，于是前往写生。但这个怪兽怕人，不肯出来。张衡便扔掉纸笔，怪兽见张衡还算友好，就钻出水面。张衡悄悄地用足趾作画，记下了怪兽的形状。能用足趾写生，虽然只是传说，但也可见当时张衡的画名是不低的。

[32] 《二京赋》包括《西京赋》《东京赋》两篇。二京指汉代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后汉书》载：“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张）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这两篇赋的体制比班固的赋更宏大、更细致、更有特色。除了像它以前的事类赋一样，铺写东西南北所有以及宫室、动植物等外，还写了许多民情风俗，像《西京赋》里写了商贾、游侠、骑士、辩论之士以及角抵百戏杂技幻术等，《东京赋》里写驱逐疫鬼的大傩、方相等，都有极其生动、具体、绘声绘色的描写。由于其结构严谨精密，聚散有致，层次鲜明，语言清新，言简意赅，被认为是汉赋精品，长篇极致。自视极高的大名士称衡极赞赏张衡文采，在《吊张衡文》中，称其“下笔绣辞，扬手文飞”。

[33] 木圣：古代指刻削技艺超群者。后泛指精通木工或机械制造者。晋人葛洪《抱朴子辨问》：“善刻削之尤巧者，则谓之木圣，故张衡、马钧（即本书中人物马钧）于今有木圣之名焉。”

[34] 早在公元117年，张衡就画出了完备的星象图，提出“月光生于日之所照”的科学论断，并指出“微星之数”11520颗，这些研究成果，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张衡对人类文化和科技有巨大贡献，1970年、1977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分别命名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为“张衡山”，太阳系中一颗编号为1802的小行星为“张衡星”。

[35] 地动仪发明于公元132年，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及其方位的仪器。它利用倒立惯性摆摆的原理制成。其基本构造符合物理学原理，能探测到地震波的首先主冲方向，是现代地震仪的先驱，也是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发明。在国外，过了1000多年，直到13世纪，在波斯马拉哈天文台才有类似仪器出现。到18世纪，欧洲才出现利用水银溢流来记录地震的仪器。地动仪的灵敏度很高，最低可测地震震度为3度左右（据12度地震烈度表）的地震。约在4世纪初，地动仪在动乱中失落。但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开创了地震科学的新纪元，张衡也被世界公认为地震学先驱及鼻祖。

[36] 候风仪与西方的候风鸡类似，但西方的候风鸡到12世纪才始见于记载，要比张衡的候风铜鸟晚1000多年。

[37] 由于中国古代不重视科学技术，张衡病逝后，指南车的制造方法也随之失传。直到三国时期，曹魏大臣马钧与人赌气，才再度造出指南车。但由于指南车是皇帝的重要仪仗，因而前朝灭亡时，指南车往往随之毁坏。到新朝时，又有人重新研制指南车，于是出现了屡废屡制的局面。北宋灭亡后，南宋偏安一隅，无暇再制指南车。元代时，蒙古人不重视汉人传统，无人研制指南车，指南车自此绝迹。

[38] 指南车与计里鼓车所利用的差速齿轮原理，早于西方1800多年。又，指南车不同于指

南针（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内部为机械系统。而指南针则是利用地球天然地磁场的作用力，用磁针来指引方向。

第二章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洛阳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内城大致为方形，东西六里，南北五里，始建于西周时期，亦是洛阳建城的开始，著名的『周公营洛』即指此段故事。当时的洛阳称为邶鄘，城池落成之时，周成王专门将夏禹传国之宝九鼎迁移到新城的鼎中观，即『成王定鼎于邶鄘』之来历。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典

军校尉曹操带兵搜查乔府时，心中很是感慨。自从多年前他受汉灵帝皇后宋氏被废一事牵连、被免官离开京师后，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而等到去年被重新起用为西园校尉，却得知乔玄早已在几年前以七十五岁高龄过世^[1]，亦没有心情再登门拜访乔氏家人，不想这次却因为搜捕人犯，不得不站到了乔府大门前。

乔家主人乔羽正在外地为官，出来应付的并非传说中灵秀聪慧的大乔、小乔姊妹，而是曹操故人蔡邕之女蔡琰。曹操尚不知蔡琰人在京师，一见之下不免惊喜交加。自光和元年（178年）蔡、曹两家遭祸起，他便再未与蔡氏见过面——

光和元年（178年），对曹操、蔡邕而言，都是人生中非比寻常的一年。当年京师洛阳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一是宋皇后遭废，二是金商门事件。

宋皇后是汉章帝宋贵人堂曾孙女，为汉灵帝第一任皇后，其人端庄正直，并不受皇帝宠爱。先前大宦官中常侍王甫与勃海王刘悝^[2]结怨，王甫遂指示他人诬陷刘悝谋反，刘悝因此被逮捕下狱，因不堪侮辱而自杀，其妻、子等百余名亲眷均遭酷刑折磨，死于狱中。勃海王妃宋氏是宋皇后姑母，王甫担心会遭到宋皇后报复，遂联络宫中受宠嫔妃诬陷诋毁宋皇后，称宋后以巫蛊诅咒皇帝。汉灵帝本无主见，又视宦官为心腹，相信了王甫的谗言，下诏收回宋氏皇后玺绶，废黜其皇后之位，并

将她关入暴室。

不久，宋氏莫名死去，其父宋酆和兄长宋奇都受到牵连，被下狱诛杀。宋奇娶曹操从父曹炽之女为妻，又与妻舅曹操相为挚友，曹操受其牵连，被免去官职。正期待大展宏图的曹操就此折了羽翼，悻悻返回了家乡。相比于曹操的失势，蔡邕命运更为跌宕。这一年，他险些丢了性命。

当年，汉灵帝于洛阳鸿都门设置鸿都门学。汉灵帝虽然昏庸无能，却爱好文学书法，总想玩些前无古人、打破传统的新花样，遂设置鸿都门学，招收平民子弟入学。教学内容亦打破太学只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开设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3]。这些都是当时的新鲜事物，且士人不愿意与平民子弟一道入学，对鸿都门学普遍采取了抵制抗拒态度。宦官则乘虚而入，特别优待鸿都门学的学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学生毕业后，多给予高官厚禄，有出为刺史、太守者，有入为尚书、侍中者。因而鸿都门学一时非常兴盛，学生多达三千人。

是年灾异频现，祸难不断，常有地震、冰雹、蝗虫为害。洛阳更出现了雷霆疾风，伤树拔木，京师人人惊恐。

通常天降异象，皇帝都会下诏求直言。汉灵帝遂召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华、太史令单飏至金商门，入崇德殿，让中常侍曹节、王甫问他们关于灾异及消除变故所应当采取的办法。

众人答复后，蔡邕切言直对，最合汉灵帝心意。汉灵帝又单独召蔡邕入殿，告道：“近来灾异变故频频发生，不知是什么罪咎引起。朝廷焦心，朕亦载怀恐惧。每访群公卿士，想听到一些忠言，但他们都守口如瓶，不肯尽心。因为蔡卿你博学深奥，退食在公，所以朕特地召卿询问。卿当披演所怀，阐明得失，指陈政要所先后，不要唯唯否否，或依违顾忌。蔡卿放心，朕会为此保密，将奏章用皂囊封上，勿漏所问。”

蔡邕是才华横溢的名士，在政治上却是一派天真幼稚，被汉灵帝一句“博学深奥，退食在公”感动，便将皇帝的话当了真，认真准备了一份奏折——

称宦官把持朝政干预政事，是怪异发生的原因，并指名道姓弹劾了王甫、曹节、程璜^[4]等大宦官及部分朝中大臣。

汉灵帝看到奏章后，只叹息几声，便将“皂囊密封”的封事随手扔到一边，起身如厕去了。宦官曹节趁机偷看了奏章，将内容告诉了相关人等。众人遂决意联合起来，构陷报复蔡邕。一时间，“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

当时蔡邕与司徒刘郃不和。蔡邕早丧二亲，与叔父蔡质及从弟同居，感情很是亲密。彼时蔡质担任卫尉一职，又与尚书令阳球^[5]关系不好。

刘郃是河间王宗室。其兄刘倬曾向大将军窦武建议立汉灵帝为帝，因而有定鼎之功，汉灵帝对其十分感激。宦官首脑王甫、曹节等人不愿意刘倬得宠，设计将刘倬外放为太守，再派刺客在途中将其杀害。汉灵帝追悯刘倬功劳，就以重用刘郃来回报。

此时刘郃已居三公高位，阳球又以残酷著名，且二人均是中常侍程璜女婿，宦官巧妙地利用刘郃、阳球二人对蔡氏发难。蔡邕、蔡质被以“阿附党人、诽谤公卿”的罪名逮捕下狱，审讯后，又以“仇怨奉公之吏，议害大臣，犯有大不敬罪”，被判处死刑。

朝中大臣畏惧宦官势力，不敢出声。只有另一名大宦官中常侍吕强怜悯蔡邕无辜，又知汉灵帝最爱诵读蔡邕赋文，主动向皇帝求情。汉灵帝顺势下诏判处蔡邕减死罪一等，受髡钳刑^[6]，令其与家属流放到朔方郡居住，且遇赦不得免罪。

阳球虽然精干，却是睚眦必报之辈，犹不满足，又派出刺客行刺蔡邕。刺客追及蔡邕一行，预备动手时，意外被稚嫩的蔡琰所打动。蔡琰时年五岁^[7]，亦与父亲一道被流放边远之地。刺客不忍再下手，遂出面将阳球的险恶用心告知了蔡邕，让他提高警惕，多加小心。

刚好当时阳球升任司隶校尉，预备利用手中职权铲除朝中宦官势力，一时也顾不上再追杀蔡邕。蔡邕遂得以平安到达贬地，居住在五原安阳县。

次年天下大赦，汉灵帝收到蔡邕奏章，略生恻隐惜才之心，专门下诏赦免，准许蔡邕返回原籍。自蔡邕被放逐到赦免，前后历时九个月。

启程时，五原太守王智专门设宴为蔡邕送行。酒饱饭足后，王智要求蔡邕弹琴助兴，一展其精妙琴技。

王智是大宦官中常侍王甫之弟，而王甫正是陷害蔡邕的主谋之一，兼之其时士大夫清流均耻于结交阉竖^[8]，蔡邕虽不得不参加王智的宴会，却尚能守住最后的底线，坚决不肯为其抚琴。

王智本是因为仰慕蔡邕盛名，才刻意笼络，想不到却在众多宾客前失了面子，当即破口大骂道：“罪犯也敢轻侮我！”蔡邕遂起身振衣而去。

王智怀恨在心，上书密告蔡邕心怀怨恨，诽谤朝廷。王甫、曹节、程璜等大宦官也继续诽谤蔡邕，一心要置其于死地。蔡邕料想这次难以幸免，于是逃命江海，远走吴会之地。

幸运的是，王甫很快失势。只是因为汉灵帝梦见汉桓帝就宋皇后被废一事向他兴师问罪。汉灵帝醒后十分恐惧，以此事向羽林左监许永问策。

许永道：“宋皇后亲与陛下共承宗庙，母临万国，历年已久，海内蒙化，过恶无闻。”建议汉灵帝为宋皇后改葬，赦免其亲族，并恢复勃海王刘惔的封爵。汉灵帝虽未采纳，但由此与当初力主废后的王甫疏远。

司徒刘郃虽是大宦官程璜女婿，却因王甫曾派人刺杀其兄长刘倬，一直有心报仇。而永乐少府陈球、步兵校尉刘纳、司隶校尉阳球也对王甫等宦官十分不满，四人遂联合起来，预备收集罪证，将宦官势力逐渐铲除。

正好此时京兆尹杨彪得到了王甫之前唆使宾客勒索敲诈郡国财物共计七千余万的证据，阳球便将此事上报汉灵帝。汉灵帝既已不再亲信王甫，便下令逮捕王氏及其家属。

阳球倒是丝毫没有辜负他酷吏的声名，亲自动刑拷问，五毒备极，

王甫父子均惨死于杖下，之后还被分尸，悬挂在洛阳各城门示众。

阳球又道：“暂且干掉大头，其次再搞定豪右。”意思是要一个一个地对付宦官。京师畏震。权门闻之，莫不屏气。诸奢侈之物，皆各缄滕，不敢陈设。

凑巧此时洛阳发生一桩劫质事件。前太尉乔玄幼子乔笛独自外出游玩时，被三名男子劫持，并进入乔府楼阁，要求乔玄拿钱赎人。乔玄不顾妻子梁氏的苦苦哀求，严词拒绝。

不久，司隶校尉阳球率领河南尹、洛阳县令赶到南郊，包围了乔府。阳球虽以严酷著名，却钦佩乔玄谦俭下士，担心劫匪杀害乔笛，不敢下令围捕。

乔玄大声道：“奸人无状，乔玄岂能以一子之性命，而纵容国贼乎！”促令兵进。

于是阳球命人进攻，劫匪当场被杀，乔笛亦死，年仅十岁。

乔玄又入宫面见汉灵帝谢罪，请求皇帝诏令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

汉灵帝如其所请，发布了诏令。当时洛阳劫质事件频有发生，且多是针对权贵大家，自乔笛事件后，再无一起劫质事件。

但京师并没有就此太平下来。大宦官曹节知道自己将会是阳球下一个目标，遂进宫告发阳球愆过之人，好为妄作，不宜担任司隶校尉，以聘毒虐。当时朝中非议阳球的大臣不在少数，汉灵帝也觉得阳球将王甫分尸示众有些过了，于是下诏改任阳球为卫尉。

阳球闻诏，紧急求见汉灵帝，磕头道：“臣无清高之行，横蒙鹰犬之任。前虽纠诛王甫、段熲、盖简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假如给微臣一个月的时间，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头流血。

汉灵帝已有不满之意，在殿上大声粗喝道：“卫尉扞诏邪！”反复喝骂再三，阳球不得不受拜为卫尉。

但阳球并没有就此熄灭诛杀宦官之心，又与司徒刘郃商议计划。曹节听闻后，遂串通阳球岳父程璜诬陷阳球、刘郃、陈球、刘纳四人谋反。汉灵帝见程璜亲自指证女婿阳球、刘郃犯法，信以为真，下诏将四人逮捕处死。

虽则曹节不久后病死，但汉灵帝又宠幸张让、赵忠等人，宦官集团始终得势，横行朝野，放纵为害。逃亡在外的蔡邕基于此点，一直不敢返回故乡，只能滞留吴地，流寓异乡。

蔡邕曾是曹操密友，曹操对其动向自然也颇为关注，只是他自己这些年亦是郁郁不得志，闲居乡野，新近才被重新起用为西园校尉。多年来，每每回忆起当年与蔡邕在洛阳的相识相知，他总是格外感怀，觉得二人不但是志趣相投，且是命脉相连——蔡邕起，他亦盛；蔡邕落，他亦败。而此刻忽然在乔府门前与故人之女相逢，见到当年的小女孩已长成为亭亭玉立的少妇，不由得心中激荡。只是还来不及叙旧，顶头上司中军校尉袁绍便驱军到了。

袁绍笑道：“有人举报曾见到乔府有可疑人等进出，我料想曹校尉虽与乔氏有旧，却不会徇私。然而为了堵人口实，我还是想亲自过来看看。”

曹操本只打算走下过场，却不想袁绍亲自赶到，言语之中还一再暗示他有徇私之嫌，不得已，只好请蔡琰退到一旁，大声下令道：“来人，细细搜查乔府，一棵花草都不能放过。”

军士大声应命，正涌入庭院时，忽有一名十四五岁的紫衣少女从内堂趋出，厉声喝道：“是谁要搜查乔府？谁是领队将官？”

曹操一怔，忙上前问道：“小娘子是大乔还是小乔？”

少女未及回答，袁绍已抢了过来，一面朝那少女行礼，一面告道：“这位是伏寿伏小娘子，是不其侯伏完伏公之女。”

伏完是西汉著名经学家伏胜^[9]之后，又娶汉桓帝刘志长女阳安长公主刘华为妻，是汉桓帝的乘龙快婿。伏寿是伏完小妾樊盈所生，非公主亲女，但已经被内定选入掖庭，是当今汉少帝刘辩未来的皇后。

刘辩出生时，汉灵帝诸子均已夭折，皇后何宛不敢将儿子养在皇宫中，于是改寄养在道人^[10]史子眇家里，亦不敢叫他本名刘辩，只称“史侯”，史家遂称为史侯府。史侯府位于城东永和里，与伏府相邻。刘辩时常在邻家玩耍，与伏寿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何皇后亦有意与伏氏结亲，很早之前就将伏寿当作了儿媳人选。

曹操离开京师已久，回到洛阳任西园校尉还不到一年，自然不知道皇宫之事。袁绍却是一直亲近中枢，对内了如指掌，是以一认出伏寿，便慌忙上前行入臣大礼，赔笑道：“曹操与臣等不知伏小娘子在此，多有冒犯，实是罪过。”又转头厉声喝道：“曹校尉，乔府是名门高第，怎么可能窝藏贼人？还不快下令撤军？”

曹操登时灰头土脸，他虽与袁绍同为校尉，却要受对方节制，无可奈何，当即朝伏寿行了一礼，讪讪率军退了出去。

伏寿收敛怒色，笑道：“袁校尉，听说你年轻时风流浪荡，曾与曹校尉一道抢劫他人新娘，可有此事？”

袁绍登时大窘，既不敢否认，又不能承认，只好支支吾吾地道：“嗯，那个……臣不记得了……”

伏寿道：“听说二位校尉君所抢新娘就是中常侍张让的儿媳，袁校尉可知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即是当今何太后的亲妹妹？”

当年曹操伙同袁绍去抢劫新娘何云，除了仰慕对方“洛阳第一美人”的名号外，另一层意义是要跟宦官作对。当时何云之姊何宛虽入宫受到汉灵帝宠幸，也仅是贵人身份，孰料日后竟成为皇后，而今更是太后，且兄长何进贵为东汉大将军，朝政大权均在何氏掌握之中。

袁绍的直接上司便是大将军何进，忽听伏寿提及封存许久的陈年往事，且语气阴森，料想其人不怀好意，一时冷汗直冒。出身名门、见过无数大场面的他，竟被一名少女当场噎住，不知该如何对答。

好在伏寿也没有再继续追问，挥了挥手道：“我还要继续跟蔡琰姊姊学习书法呢。袁校尉，你请自便吧。”

袁绍如蒙大赦，行了一礼，匆忙退出乔府。却见曹操还等在乔府门前，神情古怪地看着自己，隐有嘲讽之意，心中愈发恼恨，也不招呼，翻身上马，引军自去了。

乔婧一直躲在厅堂屏风后，见袁绍率军退去，便急忙赶来后院书房，将经过情形告知孙策、周瑜等人。

周瑜闻言很是不解，问道：“蔡伯喈是天下名士，袁绍出身名门世家，按理该给蔡家娘子几分面子，为何她阻止不了袁绍，伏寿反而可以做到？”

乔婧笑道：“周公子有所不知，伏姊姊已被何太后内定为未来的皇后。”

孙策等人虽然均是豁达率性之人，但毕竟还是平民百姓的身份，忽听到乔府中有一位未来的大汉皇后，且出手相助，帮忙喝走了官兵，不免很有些受宠若惊，各有惊讶之色。

乔婧忙道：“大家千万不要拿异样的眼光看待伏姊姊。其实她也不想做皇后，总说一入宫门深似海，只不过她与当今皇帝自幼相识，身不由己罢了。”

孙策问道：“那么伏寿小娘子知道我们几个藏身乔府、正被官兵搜捕吗？”乔婧笑道：“当然不知道。不让伏姊姊知道，不是不信任她，而是怕她为难。”

郭嘉赞道：“小乔当真是聪慧过人。”

乔婧嘻嘻一笑，露出几分少女的顽皮来，又似笑非笑地看了周瑜一眼，颇含情意。周瑜目光一直在乔婧身上，忽与对方视线交接，颇为难堪，忙假意抱拳掩饰，道：“多谢了。”

郭嘉拉过陈是，迫不及待地追问道：“陈匠师之前一直不肯说明缘由，说是怕牵累诸人。而今官兵已被伏寿喝退，你总该说个清楚明白吧。”

陈是尚在迟疑，乔婧已搬过一张高足凳坐下，又笑道：“我一直相信陈匠师不是坏人，所以才答应罗韬收留你，但其实我也一直想知道你为什么躲起来，而今又被朝廷点名追捕。”

她是主人，既然发了话，陈是便不能再拒绝，只好大致说了经过

原来陈是并没有涉入什么宫廷秘密，所有事情都跟故掖庭令毕岚有关。陈是一直在毕岚手下做事，因精于巧思、技艺高超而极得对方宠爱。毕岚是汉灵帝心腹宦官，亦是十常侍之一，与张让、赵忠等大宦官朋比为奸，祸乱朝纲，制造出党锢之祸。又横征暴敛，卖官鬻爵，父兄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

但与其他宦官不同的是，毕岚颇擅手工技艺。他曾主持铸造铜人，四列于苍龙、玄武宫阙。又曾铸造四口大钟，容量高达二千斛，悬挂于玉堂及云台殿前。

除此之外，毕岚还会自己设计器械，曾铸“天禄虾蟆”，依靠水力驱动，虾蟆口中能自动吐水。汉灵帝一见之下，很是欢喜，下诏将天禄虾蟆安置平城门外桥东，用其转水，引水入宫。

毕岚又制造出“翻车渴乌^[11]”，翻车靠旋转为动力，可从河水中取水，专门用来为京师道路洒水，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

正因为毕岚在机械方面有所作为，因而在朝野中的形象还不算太差。但外人不知道的是，那些为毕岚带来好名声的设计并非由他创造，而是陈是所制，毕氏不过是将他人成果据为己有而已。作为回报，毕岚除了在生活起居上竭力照顾陈是之外，还承诺自己死前会替陈是去除匠籍，放他还乡，早日与家人团聚。

然一月前毕岚病重不起，陈是慌忙赶到其府求见，请求毕岚兑现承诺。不料毕岚反悔不说，还称要让陈是为自己生殉，而且这是汉灵帝在世前已亲口允准之事。

“殉”即殉葬，又称陪葬，是指以财物、器具、牲畜等陪同死者葬入墓穴，以保证死者亡魂的冥福。生殉即以活人陪葬，是中国古代丧葬常

有的习俗。殷、周时，用活人殉葬和祭祖的做法十分盛行，且规模很大，殉葬者人数众多，多为死者妻妾、侍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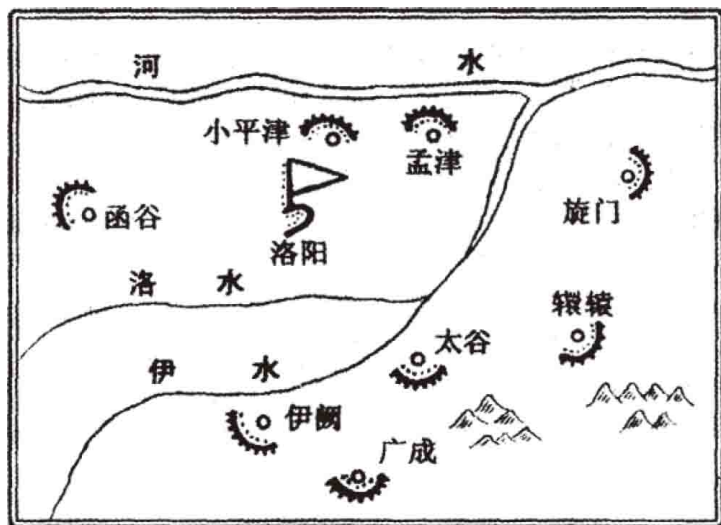
春秋战国时期，活人殉葬蔚然成风。秦国秦武公死时，“初以人殉死，从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死后，“从死者一百七十七人，其中还有三位著名大臣。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下令宫中没有生育过的宫女全部殉葬，加上为秦始皇营造陵墓的工匠，殉葬者数以万计。

吴王阖闾爱女死后，阖闾为大造坟墓，“凿地为池，积土为山”，又雕制了精美的石椁，并用金鼎、银樽、珠玉等珍宝作为随葬品。到了下葬那一天，阖闾令人一路舞着白鹤，吸引大量百姓围观。到了墓地，阖闾“使男女与鹤俱入门，因塞之”，即派武士将跟随观看的民众全部赶进地宫，再封闭墓门。成千上万的观鹤百姓就这样被埋进坟墓，成了阖闾之女的生殉者。

西汉时，有盗墓者掘开晋幽公陵墓，见内中有百余具殉葬者，横相枕藉，尸体未腐，除一男子之外，全部是妙龄女子，或坐或卧或立，服饰肤色不异活人。

生殉制度十分残酷。墨家始祖墨翟曾论及此事道：“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舆马女乐皆具。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就连一向崇尚厚葬的名儒荀况亦道：“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

到了汉朝，生殉之风有所收敛，往往代之以木俑、陶俑。但若有奴仆主动愿意为主人殉葬，听凭自愿。陈是当然不会自愿为毕岚殉葬，竭力抗议，却被毕岚下令扣押，关入毕府密室，此即为他忽然消失、莫名失踪之缘由。



东汉洛阳外围八关示意图

陈是被囚禁后，起初也愤怒毕岚的出尔反尔，但不久后便已想通——毕岚不是缺人生殉，而是要杀他灭口，如此，便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虾蟆、翻车等名动京师的器械并非毕氏制作。明白了这一点，陈是亦一再对看守者承诺，保证永远不会泄露秘密，然始终无人理睬。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毕岚是非要他死不可。

没几日，毕岚便撒手西去。但此时正值国丧时期，汉灵帝尚未出殡，身为皇帝奴仆的毕岚当然不能抢在皇帝前头，因而毕府只能将丧事延后，预备等汉灵帝下葬后再为毕岚操办后事。自古殉人都是生殉，也就是说，要等毕岚灵柩入土时，再将陈是捆绑起来，一道活埋，因而他也暂时得以活命，只被锁在暗无天日的密室中。

陈是心中悲愤，不甘心就此坐以待毙。他既是能工巧匠，少年时代即精通机括之术，自有一番本领，终于在三日前设法打开镣铐，寻机逃出密室。他本想立即逃回家乡吴郡，然洛阳内外盘查严密，即使出了洛阳城，外围还有八关之禁，料想在汉灵帝下葬前，八关不会解禁，只得赶来乔府，投奔旧识罗韬。昔日乔玄在世，陈是曾受命为乔府制作屏风，发现乔府仆人罗韬亦擅机巧之术，二人极是投缘，由此结为好友。罗韬亦不问情由，请求乔府收留了陈是。

不想官府很快有告示出来，竟冠以陈是盗取官家宝物的罪名，悬以

重赏通缉。陈是料想一切都是毕氏家人在捣鬼，意欲以官方之力捉拿自己，好送去为毕岚殉葬。他无力与其相抗，更不想牵累乔家，但心中又对张衡草图念念不忘，遂决意潜入灵台盗取草图，再设法尽快逃出洛阳。至于在灵台巧遇郭嘉，又同被卫士发现追捕，逃出官署时遇到孙策、周瑜，则是另外一番奇遇了。

众人听完陈是一番讲述，这才明白事情原委，既不耻毕岚沽名钓誉夺占他人发明，更气愤其以活人殉葬的行径。

陈是又道：“我本来也想死了算了，以免牵累家人，可实在心有不甘，兼之离开家乡几年，总想再见娘亲最后一面，是才奋力逃离毕府。但我一时无法逃离洛阳，被困在这里，最担心的就是官府对我家人不利，幸亏孙、周二位公子已将我娘亲接走，做了妥善安排，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谢谢二位。”当即站起身来，朝孙策、周瑜跪拜了下去。

周瑜忙扶住陈是，安慰道：“我们一定会设法带陈匠师离开洛阳，让你与你娘亲早日团聚。”

郭嘉则很是失望，拍了拍脑门儿，长叹道：“看来我太过自负了！我全料错了，陈是被通缉，只是出于大宦官毕岚的私心，与传国玉玺根本扯不上干系。”

乔婧得知郭嘉一度认为当今天子汉少帝手中的传国玉玺是赝品，忙告道：“郭公子，我倒是认为你的推测有几分道理。我听伏姊姊说，皇宫中丢了重要宝物。她前几日进宫拜见太后时，何大将军正亲自带人在南、北两宫大索，何太后的脸色也很不好。”

周瑜也道：“如果只是毕氏家人从中作梗，令官府出面通缉追捕陈是，一千万的赏格，未免也太高了。”

姑且不论传国玉玺，会不会是宫中所丢失的重要宝物本是由掖庭令毕岚经手，而陈是是毕岚最信用的工匠，是以这窃取宝物的罪名辗转落到了他头上？而朝廷对追回宝物势在必得，是以悬以重赏通缉陈是，官兵追捕陈是，跟毕氏家人要以其生殉毕岚并无半点关系？

众人议论一番，也无半点眉目。陈是道：“这不过是平白无故扣在我头上的罪名，反正我从来没有盗取过官家宝物，各位何必再多费神？”

乔婧道：“关键是朝廷认为陈匠师窃取了宝物，且一心要追回，追捕将无穷无尽。要我说，还是得想个法子为陈匠师正名才好。”

周瑜立即点头表示赞同，道：“一千万的赏格极高，总有人会被打劫，如此一来，等于民间遍布朝廷耳目，怕是陈匠师等不及逃出洛阳，便会落入官府之手。而八方旅馆郭店家已将我和伯符告发，官府定然已将我二人当作了陈是一党，不为他正名，等于也将我二人也置于从犯境地。”

陈是苦笑道：“要如何正名？他们都是手眼通天的人物，而我只是个小小的工匠。”

乔婧道：“未必。至少毕岚那一边，陈匠师不必再多烦心。且不说毕岚已死，人走茶凉，而今何大将军掌权，与宦官多有矛盾冲突，皇帝是何大将军的亲外甥，理该帮亲，怕是宦官一手遮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众人见她小小年纪，又是女流之辈，却侃侃而谈，对时势洞若观火，无不佩服。

孙策忍不住问道：“小乔，你姊姊大乔也如同你这般聪慧吗？”

乔婧笑道：“我姊姊温婉贤淑，可不像我这般活泼好动，爱管闲事。”有意无意地看了郭嘉一眼，似是有意说给他听。

郭嘉却没有留意，仰天太息道：“如此，愈发表明天下将要大乱了。”语气中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伤感。他似是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遂将话锋一转，道：“也不是没有法子为陈匠师正名，只要找到真正窃取宝物的贼人，便能洗清冤屈。而一旦陈匠师脱去罪名，周老弟之冤也随之而解，不会因为跟陈匠师亲近再遭官兵追捕了。”

周瑜道：“不错，这是个好办法，也是唯一治本的法子。”孙策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从哪里下手？”

郭嘉道：“如果能查到皇宫中具体失窃的宝物是什么，事情就好办了。”目光炯炯，瞩目于乔婧，显是期盼她出面向伏寿探询。

乔婧立即会意，摇了摇头，道：“不，我不想让伏姊姊牵涉进这件事。她正因为即将入宫而苦恼，我不能再让她烦心了。”

孙策奇道：“伏寿就要当上皇后了，母仪天下，这是多少女子求之不得的事，还有什么可苦恼的？”

乔婧道：“高处不胜寒，世人只看到了皇后的风光，却看不到背后的凄凉。”

郭嘉立即附和道：“凡事各有利弊，做皇后显然是弊大于利。”

他还想再劝乔婧去试探伏寿，周瑜道：“郭兄何必强人所难，小乔既不愿意令伏寿卷入，我们便再想别的法子。”

乔婧面现红晕，感激地看了周瑜一眼，这才道：“我还有个疑问，朝廷悬出重赏，势必追回失物，想必是真的认为是陈匠师拿了宝物。那么他们为什么一心认定是陈匠师所为呢？”

陈是忖道：“想必是因为我一个月前就失踪了的缘故。”

乔婧道：“这只是一方面，更可能是因为那丢失的宝物确实曾经由陈匠师之手。”

郭嘉登时眼睛发亮，忙问道：“陈匠师，你被毕岚下令囚禁前，摸过传国玉玺没有？”

陈是先是一怔，随即连连摇头道：“当然没有。传国玉玺一直置放在南宫，我多在西园当差，去南宫也只是去官署办事。这一年来，我未进过南宫半步。”又道：“也许跟传国玉玺没什么关系，只是西园丢失了宝物，我人又凑巧失踪，所以他们才会怀疑到我头上。”

周瑜道：“陈匠师可能想到西园中有什么珍贵宝物，值得朝廷悬出如此高赏？”又补充道：“除非当权者如皇帝、太后等对这宝物有私人情感，它一定是能左右时势大局的宝物，譬如传国玉玺。”

陈是摇头道：“传国玉玺不在西园中，何太后母子也从未住在那里，甚至连先皇帝宠爱的陈留王也是住在董太子宫中，极少到西园来，我想不出来有什么西园宝物能左右大局。在我看来，那些珠宝玉石都不算什么宝物，真正的宝物在灵台中。”

周瑜道：“那么就无干私人情感了。那件丢失的宝物一定是有重大象征意义，朝廷不容它落到旁人之手，所以才会悬出重赏，追捕陈匠师只是次要，重要的是要寻回宝物。”

郭嘉道：“不错，一定是这样。可我想来想去，除了传国玉玺外，再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宝物有重大象征意义。”

孙策道：“这类宝物也有不少，譬如龙袍、皇冠等。”

郭嘉道：“但这些物事是不能传承的，这个皇帝穿着这身龙袍，下个皇帝登基，则会制作新的龙袍。传国玉玺则大不相同，那可是秦代传下来的宝物，自秦始皇以来，每一代帝王都亲手摸过。”

乔婧道：“能够代代传承的宝物也不少，譬如高帝斩白蛇剑、骠骑将军[12]夺自匈奴的祭天金人等。”

高帝斩白蛇剑[13]即为大汉开国皇帝刘邦斩白蛇起义所用之剑，与传国玉玺并为大汉镇国之宝。金人即是佛像。汉武帝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国，汉武帝听说匈奴有祭天金人，是匈奴的庇护神，遂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精锐骑兵深入匈奴腹地，以重大代价夺取了祭天金人，隆重地供养在长安甘泉宫中。

确如乔婧所言，高帝斩白蛇剑和祭天金人对大汉意义非凡，然二者均未能抵挡住历史的翻云覆雨。西汉末年，王莽从刘氏政权手中篡位，建立了新朝，之后又败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身败名裂。在一系列血腥的争斗、阴谋、屠杀中，高帝斩白蛇剑和祭天金人先后神秘而诡异地失去了踪影，自此下落不明。

但历史还在继续，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刘秀是刘氏皇族后裔，未发迹前，居住在南阳，自幼钟情于南阳新野著名美女阴丽华，少年时期就立下一个心愿——“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如阴丽华”。

阴丽华出身名门，阴家先祖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一脉，传到第七代管修，以医术名世，从齐国迁居楚国，为阴大夫，便开始以阴为姓。阴家在南阳是高门望族。而刘秀虽是皇室后代，当时王莽已经篡位称尊，刘氏子孙更受到无情的压迫打击，刘秀一家早失去贵族的身份，在乡里的财势与声望上，刘家远远不及阴家。所以，刘秀想娶阴丽华的愿望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不着边际的空想。然而时势造英雄，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刘秀不但得偿所愿娶到了朝思暮想的阴丽华，还成为了中兴汉室的光武帝。

阴丽华虽为刘秀原配，却并非唯一，后来刘秀出于政治结盟，又娶了真定王刘扬外甥女郭圣通。刘秀称帝后议立皇后，他认为先娶阴丽华，又雅性宽仁，欲立其为皇后，但阴丽华认为郭氏已育有子嗣，又生长于皇室之家，身份尊贵，坚决辞让。最后还是立郭圣通为后，立其子刘强为皇太子。

但刘秀不忘旧情，对阴丽华非常宠爱，这使得郭皇后嫉恨交加，因此“数怀怨怼”，结果反而给了刘秀废后的借口。建武十七年（41年），刘秀下诏废除了郭圣通的皇后位，改立阴丽华为皇后。不仅如此，还废除了郭圣通子刘强的太子位，改立阴丽华之子刘庄为太子，刘庄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本已经被遗忘的祭天金人的故事再一次从已经即位登基为帝的汉明帝刘庄开始了。

汉明帝登基后第七年，母亲阴丽华患病去世。汉明帝能够登上皇位，完全是因为汉光武帝刘秀对阴丽华的宠爱，因此他与母亲感情深厚，自母亲病逝，日夜思念，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有一天晚上，汉明帝终于在疲惫中睡着了，但他做了一个很奇怪梦——梦中有一个金人，项间和头顶上有一圈白光，像是一个闪烁的日轮，忽闪忽闪的，在宫殿中四处飘浮摇晃，神情怡然自得。汉明帝十分惊讶，正要问他是谁，从哪儿来，那个金人却突然冉冉上升，升到半空，径自往西飞去……

梦到这里就醒了。汉明帝吓了一跳，仔细察看四周，除了闪烁不

定的烛光，什么都没有。

汉明帝觉得这个梦有很强烈的暗示意味，于是在第二天上朝时将梦告诉了群臣。大臣们对皇帝这个莫名其妙的梦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更无法预测吉凶。还是汉明帝自己说：“听说西域有个神，名字叫作‘佛’。我梦见金人是往西去的，说不定就是佛。”

博士傅毅见多识广，当即说：“从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带回来匈奴人供奉的祭天金人，据说这祭天金人是从印度传到休屠国去的。武帝本来把金人供养在甘泉宫里，后来打了这么多年仗，金人不知哪儿去了。皇上梦见的金人，一定就是那个祭天金人，是印度来的佛。”

众人都认为傅毅的说法很有道理。议论一番后，汉明帝听说西方不仅有叫佛的神，还有佛经，十分好奇，决定派郎中蔡愔和秦景到印度去求取佛像和佛经。

蔡愔和秦景离开中土后，历尽千辛万苦穿越了西域，准备前往印度之时，在大月氏意外遇见了来自印度的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

当时中国对佛教仍属陌生，蔡愔和秦景所谓的西行求法，意义上完全不同于后世唐僧玄奘的求法。他们在大月氏遇到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后，认为只要邀请二僧一道回去中国，便是求到了佛法。永平十年（67年），蔡、秦带领印度僧人回到了洛阳，随身还带着白马，上面驮着佛像和佛经。

汉明帝看了印度僧人带来的佛像，也不记得是否就是梦中的金人，翻了翻佛经，全部是梵文，自然一个字也看不懂。而摄摩腾和竺法兰给他讲了一段经，他也完全听不明白。但因为来之不易，汉明帝还是下令画工画佛像，供奉在清凉台和显节陵上，佛经收藏在兰台石室。印度僧人则被安置在洛阳东门外负责外交事务的鸿胪寺中，驮佛经的白马也养在里面。在那里，摄摩腾和竺法兰翻译了一部分所携带的佛经，即为后世流传的《四十二章经》，为《阿含经》的节要译本，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

次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了纪念

白马驮经之劳，以“白马”^[14]为名，这就是白马寺的来历。“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成为寺院的泛称。

汉明帝因梦见金人而产生的求经想法，就是中国佛教的起源，此为最为传奇之处。正是在汉明帝的首肯下，佛教文化得以在中国传播。

有意思的是，汉明帝君臣最早不懂佛经，并不重视佛教，更谈不上信佛了。众人只是视白马寺中的佛像、佛经和两位印度僧人为外国传来的新鲜玩意儿，当作热闹来看。只有汉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特别有兴趣，专门派使者来到洛阳，向两位印度僧人请教。印度僧人满以为遇到了知音，特意画了一幅佛像，抄了一章佛经，交给楚王使者。刘英将佛像供在王宫里，学着为浮屠斋戒、祭祀，求佛祖保佑他“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是史籍中所记载中国人中最早的信奉佛教者。

然而，当时中原对佛教认识的水平极为有限，僧人只是被视作方士一类，佛经也被当成谶纬看待。而楚王刘英也不过是打着信佛的幌子结交方士，他本人还有着更大的野心，刻制图文作为“符命”，说他本人该做皇帝。刘英的举止为人所告发，汉明帝派人调查后，废除了刘英的爵位。刘英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自杀了事，最终佛祖也没有帮助他实现野心。

最初，汉明帝因为梦见金人一事而供奉佛像，遭到了一些儒生的批评和反对，楚王刘英一案事发后，他们趁机奏请汉明帝专重儒教，此为 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与儒教之争的最早记录。汉明帝本来也不相信佛教，遂大肆安抚儒生，并亲自到鲁地祭奠孔子，因而东汉时即使有了新的佛像，却也未取得当年得自匈奴的祭天金人的地位。

乔靖早知高帝斩白蛇剑与祭天金人失踪日久，不过是顺口一提。陈是却得到提示，忽然又想起一事来，忙告道：“西园中曾经丢失了一把剑，就是先皇帝创建西园八校尉后为阅兵专铸的中兴剑，那剑是由毕岚主持铸造的。”

但中兴剑在半年前汉灵帝平乐观阅兵之后便已丢失，汉灵帝还为此大发雷霆，将当晚当值的将官免职。而今换了新天子，局面尚未完全稳

定，新掌大权的何进、何太后兄妹不可能因为一把早已亡失的宝剑而大动干戈。

周瑜道：“先不管丢失的是西园宝物还是南宫奇珍，正如小乔所言，朝廷将失物罪名加于陈是头上，必定有他们的理由。”

孙策道：“但以陈是的身份，怎么可能接触到能左右大局的宝物呢？”

郭嘉忖道：“会不会是因为掖庭令毕岚的缘故？毕岚是十常侍之一，更是先皇帝心腹中的心腹，权位堪比三公。陈是接触不到宝物，毕岚却能。而在外人眼中看来，陈是是毕岚的心腹。”

陈是也觉得甚有道理，道：“这倒是极有可能。除了要以我殉葬这件事外，他……毕岚平日其实待我是极好的。”

孙策道：“但目下毕岚已死，死无对证了呀。”

周瑜道：“如果伯符你负责追回失物，你怀疑毕岚拿了宝物，偏偏他人在一个月前死了，你会怎么办？”

孙策道：“当然要首先追索毕岚家人。”周瑜道：“正是如此。”

宫中丢失了重要宝物，查证之下，掖庭令毕岚成为首要嫌犯。但其人已死，大将军何进一定会追索其家人，然官府随后发出的通缉告示却是针对陈是的，极可能是毕家人将矛头引向了陈是。凑巧一月前，掖庭令毕岚病死前将陈是秘密关押，外人不知真相，只以为陈是潜逃，正是最好的替罪羊。无论毕岚是否真的卷入宝物失窃一案，其家人是否真的知情，经过大将军何进一番追查盘问后，毕家人也一定知道失踪的宝物到底是什么。

乔婧拍手笑道：“周公子推测的极是，我们可以从毕氏家人那里打听失窃宝物到底是什么，不必再麻烦伏姊姊。”

郭嘉摇头道：“就算毕氏家人知道失物是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们。失窃宝物事关重大，他们撇清干系尚且来不及，怎么还会再置身事中？”

周瑜道：“郭兄说得不错。盘问毕氏家人这件事，你我都做不到，须得官家人出面才行。”

乔婧想了想，建议道：“找典军校尉曹操如何？他与先祖父是忘年交，有一份老交情在。当年跟蔡姊姊生父蔡伯喈也是至交好友，凑巧蔡姊姊目下住在我家。蔡姊姊已大略知道我家中藏人一事，一早请伏寿来府中以防万一，也是她的主意，不如就由蔡姊姊出面，请曹操出手相助。”

孙策道：“我听过曹操的名字。听说他年轻时游手好闲，行为放荡，又是宦官之后，信得过吗？”

不待旁人回答，郭嘉便抢先插口道：“我觉得曹操可信。”

孙策道：“郭兄只在昨晚远远见过曹操一面，何以能下此断言？”

郭嘉道：“理由很简单，听说曹父曹嵩曾花一亿万钱买太尉官职，曹氏如此富有，想来也不会将朝廷悬赏的一千万钱放在眼里。”

孙策闻言，不禁哑然失笑，道：“就因为这个吗？”

乔婧忙道：“我没有见过曹操本人，不知道其为人如何，但先祖父对他评价很高。听蔡姊姊说，蔡伯喈也认为曹操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周瑜道：“既是乔公、蔡伯喈所信任的人，我们当然也信得过。”想了想，又道：“不过这件事单提陈是即可，不必将我和伯符牵入其中。”显然是不愿意被曹操知道名字来历了。

乔婧一双妙目忽闪忽闪，充满狐疑，显是难解周瑜用意。

周瑜不愿意瞒她，便实话告道：“我与伯符这次自江东来洛阳，是专程来找陈是，要将他悄悄带回江东。”

陈是忙插口道：“我自己早就不愿意待在京师了。”

乔婧点了点头，道：“周公子的意思我明白了。几位稍候，我去与姊姊和蔡姊姊商议一下，看看要如何请曹操出面。”

周瑜亦跟着起身，道：“我送你出去。”

来到庭院中，周瑜踌躇道：“前晚我住在八方旅馆时，辗转难寐，曾听到几缕琴音……嗯，那个……我想问……其实我想问会不会是我自己起了幻听？”

乔婧抿嘴微笑，道：“周公子请跟我来。”引周瑜来到自己和姊姊平日读书作画的阁楼。

周瑜一眼便望见楼台案上摆着一具七弦琴，不由得又惊又喜，问道：“莫非前晚是……”

乔婧点头应道：“是我。那晚我亦难以入眠，是以独上高楼，见到月光照到这具七弦琴上，静谧难言。虽因国丧不敢弹奏，还是忍不住随手抚摸了几下，便发出了那几缕乐音。”

周瑜道：“这琴尾部如何会有烧焦的痕迹？”乔婧笑道：“它的名字就叫焦尾琴。不过不是我的琴，是蔡姊姊暂时寄放在这里的。”大致说了琴的来历。

原来焦尾琴新问世不久，是大名士蔡邕亲手制作。蔡邕在“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曾听到桐木在火中爆裂的声音，立即意识到那是一块好木材，忙赶去抢救，于烈火中拣出一段尚未烧完、声音异常的梧桐木。蔡邕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将其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音色美妙悦耳。因琴尾尚留有焦痕，便取名为“焦尾”^[15]。

周瑜道：“原来这琴是蔡伯喈亲手制作，难怪如此不凡，仅仅几缕琴音，便如天籁。”

乔婧道：“周公子既是行家，又是解人，不妨等国丧期满后，来试试这具焦尾琴。”

周瑜喜道：“那实在太好了。如此，你我也算是因前晚琴音而结缘。难怪我第一眼见到小乔，便有异常熟悉的感觉。”

乔婧道：“小乔也是……”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举袖掩面，虽未将话说完，却露出喜色来。

二人出来阁楼，乔婧忽顿住脚步，道：“周公子，我有个不情之请。”

周瑜忙道：“乔府冒险收留我们，可谓是我周瑜的救命恩人，哪敢当一个请字！有事尽管吩咐。”

乔婧道：“我祖母、母亲均是庐江皖县^[16]人氏，与周公子同郡，祖母一直很思念家乡。周公子闲暇时，可否为她老人家讲讲江东的风土人情？”

周瑜道：“好啊，这事再简单不过了。”又问道：“尊祖母人在哪里？何不请出来相见？”

乔婧道：“祖母目下不在府中，改日我带周公子去拜见她老人家。”幽幽叹了口气，道：“自从祖父去世，家母便格外思念故乡，一直希望能带上祖母，举家迁回庐江去。家父也有这个意思。不巧又被朝廷征召，派去外地做官，事情便耽搁了下来。但近来家母来信，又提及此事，希望我和姊姊做好准备。”

周瑜大喜过望，脱口便道：“太好了。不如这次我们一道起程，结伴同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乔婧脸现红晕，道：“这件事，还得再议。而且还得帮周公子先解决陈是的事情，不然官兵亦会穷追不舍。”

周瑜见她眉头微蹙，娇羞可人，大为心动，正待趁左右无人，说几句倾心仰慕的话，郭嘉却大步跟了出来，问道：“怎么一直不见大乔？”

乔婧忙退开两步，站得离周瑜远些，这才告道：“我姊姊在前院陪着伏姊姊、蔡姊姊，一会儿送走伏姊姊，她自会出来见客。郭公子稍安勿躁，有什么需要，尽管告知下人，我去去就回。”行了一礼，自往前院去了。

郭嘉四下看了看，笑道：“这处宅子大，环境又好，我得好好逛逛，坐在屋子里太气闷。”周瑜拱手道：“郭兄请自便。”

再进来书房时，孙策正在询问陈是连弩之事。原来孙母吴氏是吴郡人，爱极陈氏所制铜镜，孙策自小便知道陈氏举家手艺精湛。而陈是更是自幼巧手，制作过许多器械。他曾帮一名猎户制作过一支弩机，装有三支箭槽，带有机关，三箭既可齐发，也能续发，十分神奇。孙策之父孙坚送妻子吴氏回吴郡探亲访友时，偶然听说了连弩之事，特意寻到猎户，借连弩一观。一见之下，孙坚立即大为叹服。他靠武功起家，当即意识到这连弩巨大的军事价值，又听说连弩是十年前制作的，当时陈是年仅十二岁，愈发惊叹，遂萌生了要将陈是收为己用之意。

虽则陈是早在几年前已被召入京师，成为皇家御用工匠，然自张角黄巾起义以来，地方武将拥兵自重，汉室皇权衰微，政令难以抵达。孙坚已是名重一方的武将，也不太将陈是的匠籍身份当回事，回长沙后立即写信给长子孙策，命他立即秘密操办此事。孙策闻风而动，在好友周瑜的协助下，先找到陈是家人，将其母亲接到庐江安顿，又以瞻观熏平石经的名义，东赴洛阳接应陈是。

虽则陈母在家信中命陈是一切听从孙策、周瑜安排，但陈是也是至此方知对方真正用意，怔了一怔，问道：“孙太守派二位来接我，就是为了让我为他制作连弩吗？”

孙策道：“这是其一。家父说你十二岁就能设计三箭连弩，而今已经成人，应该能制作出更精巧、威力更大的连弩。”

陈是道：“三连弩是我受猎户启发而作，当时还很是得意了一阵子。后来来到洛阳，方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世上早有人设计出了十连弩。相比之下，我那支三连弩完全是小孩子的玩具了。”

孙策闻言大吃一惊，与周瑜交换了一下眼色，忙问道：“竟然还有十连弩，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陈是道：“因为十连弩未真正制作出来，我所见的，也只是图纸残

片。”

周瑜问道：“莫非是张衡张令君生前设计绘制了十连弩草图，尚来不及制作？”

孙策曾听父亲孙坚对陈是的三连弩赞不绝口，料想制作非同一般，此刻忽听到世上还有十连弩，连陈是都自认不如，立即大为兴奋，忙道：“那图纸是不是还在灵台中？干脆我们再走一趟，这就去灵台将图纸盗出来。”

陈是忙道：“那图纸不在灵台，也不是张衡张令君设计的，而是蔡伦蔡常侍的作品。”

蔡伦字敬仲，桂阳^[17]人氏。桂阳自古号称“八宝”之地，因金、银、铜、铁、铅、锡等聚集而称为“大凑”。蔡伦出身于大凑山铁匠世家，自小精通冶炼铸造之术。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蔡伦受京师到桂阳管理调运采冶铸铁的官员推荐，入宫为宦官，很快便脱颖而出，一再升迁。

到汉和帝即位时（89年），蔡伦升任中常侍，成为天子近臣，参预了许多重大宫廷事件。永初元年（107年），邓太后封蔡伦为龙亭侯，食邑三百户。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卒，汉安帝亲政，下诏追查当年蔡伦审讯迫害祖母宋贵人一事，蔡伦遂自杀而死，其封邑被废除。

虽然蔡伦宦官身份为时人不耻，但其人在制造技艺方面确实有杰出才华。他以中常侍兼任尚方令时，掌管尚方^[18]，大幅改进制作工艺，“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晚蔡伦三四十年的大名士崔寔^[19]在其《政论》中记道：“有蔡太仆之弩，及龙亭九年之剑，至今擅名天下。”

蔡伦生平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其人改进^[20]了造纸术。他挑选出树皮、破麻布、旧渔网等物，剪断切碎后浸泡在大水池中。过一段时间，将池中之物捞起来。这时候，杂物均已烂掉，所保留下来的只有不易腐烂的纤维，此即造纸原料。再将原料放入石臼中，不停搅拌，直到成为黏糊糊的浆状物。然后再把浆淋在细竹篾上，平摊放好，等到浆完全干

燥，揭下来就成了纸张。

蔡伦带着工匠们反复试验，终于试制出轻薄柔韧的纸张。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向汉和帝献纸。他将造纸的方法写成奏折，连同纸张一起呈上。汉和帝称奇不已，并诏令在朝廷内外推广使用，天下均视作奇迹，称为“蔡侯纸”。由于蔡伦造纸法取材容易，来源广泛，因而价格低廉，很快得到了广泛传播^[21]。

蔡伦也因为造纸术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获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称赞。虽然后来他因卷入宫廷权力争斗而自杀，封地被除，但其人声名不朽。工匠陈是上司大宦官毕岚也是看到蔡伦的例子，很是羡慕，亦想留名青史，所以才将陈是发明制作的虾蟆、翻车据为己有。

张衡与蔡伦大略同时代，蔡伦比张衡约大上二十岁。二人出身大不相同，张衡出身书香门第，蔡伦则出自打铁世家。后者虽不像前者那样在文学、书画、天文、机械设计等各方面均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由于出身之故，在工艺上有个人独到见解，擅长改进制造流程。尤其蔡伦精于冶炼之术，曾制作出许多经典的神兵利器，民间迄今还习惯将利剑称为“蔡伦剑”。

周瑜一听到陈是提及蔡伦，便恍然大悟道：“是了，如果说世间有人能造出十连弩，那一定是蔡伦。”

陈是摇头道：“未必。世界之大，能人极多。当年我在平城门外安装天禄虾蟆时，有一只管子始终插不上去。正着急时，看热闹的人群中挤过来一名男子，年纪跟我相仿，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子，塞在虾蟆舌头下，便立时解决了难题。”

他料想周瑜不会明白这其中的巧妙之处，便又补充道：“我遇到的难题不是装配，而是重量平衡，这是铸造时的固有缺陷，只有极高明极老到的工匠才能看出来。那男子不但一眼看到症结所在，而且立时找出了破点，足见眼光见识远远在我之上。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

孙策心道：“父亲大人认定陈是有大用，而能令他佩服的人，想必也

不是普通人。”忙问道：“那人是什么来历？叫什么名字？”

陈是道：“好像是叫马钧，他是个结巴，说话听不大清楚。毕岚当时也在场，见我连连称赞感谢马钧，还特意上前搭话，有拉拢之意。马钧大概也是对宦官没有好感，转身就跑了。”

孙策道：“马钧，好，我记下了。先不说这个马钧了，你说的那张蔡伦十连弩图纸，收藏在什么地方？”陈是道：“在我家里。”

原来当年蔡伦自杀后，家产被抄，其著述也均被付之一炬，没能留下什么。去年年初，陈是到少府办事，翻阅档案时，在一处角落中偶然发现了三张残纸，竟是蔡伦手书。第一页尚属完好，叙述了他正欲制造十连弩和轮转式发石车，均为攻防利器。第二页便是十连弩图样，只是纸已残破大半，只能勉强辨别出大致形状。第三页应该就是轮转式发石车图样，可惜只剩一角，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陈是发现蔡伦手书后，惊喜交加，立即报告给了长官毕岚。他知道毕岚很崇拜蔡伦，表示自己很希望能花时间研制蔡伦未能完成的十连弩和轮转式发石车，以用于充实边防。不想毕岚大加斥责，称少府专为天子造物，皇帝喜欢什么，才会造什么。又道：“你身为皇家工匠，却只想着去造这些诡异的兵器，莫非想造反吗？当年蔡伦就是因为沾了太多兵器，才会招来杀身之祸。”喝令陈是将蔡伦残稿烧了，安心为天子制作器物玩具。陈是虽然灰心，但没有就此毁掉蔡伦残稿，而是暗中带回了家，妥为收藏。

孙策闻言道：“朝廷所用非人，不能人尽其才，所以才会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陈匠师，你放心，等你到了家父那里，尽可以安心研制兵器，家父会提供一切便利。”

周瑜问道：“适才陈匠师说，那十连弩图样已残破了大半，你有多大把握能依照残样制出十连弩？”

陈是道：“那图样只剩轮廓，内部细节全看不到了，可以说没有太大用处。但若给我人力物力支持，我应该能尝试着制造出实物来。”

周瑜、孙策在灵台初遇陈是时，他正处于逃亡当中，集憔悴、疲惫、恐慌于一身，甚至有些狼狈猥琐。但到了这时候，他整个人都生动明亮起来，且有一种自信而无畏的气度。孙策很是欢喜，道：“不枉我和公瑾千里奔波来找陈匠师，家父果然没有看错人。”

陈是道：“但我还是想回家拿蔡伦残稿，也许日后还有帮助。”

周瑜道：“你相貌被张贴得到处都是，如何还能进城？不如请你的朋友罗韬替你走一趟。”

陈是摇头道：“不行，残稿收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机关只有我能打开。哦，罗韬也擅长机巧，但那机关要靠我的右手掌才能打开。”

孙策大为惊奇，道：“你是说，除了你本人，旁人都打不开那机关？”陈是道：“是，也不是。如果有人砍下我的右手掌，凭断掌也一样能打开机关。”

孙策登时极感兴趣，道：“这是什么新鲜机关，我得亲眼看到才能相信。陈匠师，我陪你走一趟。”

孙氏要陪陈是冒险入城，周瑜当然也要一道前往。

陈是道：“我家在东城永和里，得趁天黑前入城，取到东西后再赶出来，一旦夜禁，城门关闭，就不能任意进出了。”

周瑜道：“是中东门附近的永和里吗？听说那是权贵聚居之处。”

陈是道：“是。我能住在永和里，是因为毕岚。我住的那个小院子，是他朋友张让的。”又补充道：“张让是宫里的大宦官，位高权重，跟当今何太后还是姻亲。”

周瑜道：“我知道这个张让。十常侍中最有名的就是他了，听说先皇帝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张常侍是张让，赵常侍是赵忠，对吧？”

陈是道：“是。张让特别得先皇帝宠爱，先皇帝在世时，从来不称呼他名字，只叫‘阿父’。”又道：“想不到周君第一次来洛阳，对宫里的事倒

是知道得很清楚。”

孙策笑道：“你不知道公瑾出身官宦之家吗？”

陈是道：“这个张让是典型的两面三刀，他跟何太后结亲，之前又跟董太后极为亲近，不管哪位皇子登基当皇帝，他都不会失势。”

孙策是个急性子，不耐烦听这些宫廷逸事，先起身道：“先不管这些了，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准备动身吧。”

三人出来书房，却见郭嘉正在花树下与乔媛站着攀谈。郭嘉大概说了什么有趣的事，乔媛举袖掩嘴而笑。她人刚好站在池边，风姿绝佳，当真是淡妆素艳，照影水之湄。孙策一眼望见，竟有些痴呆了。

郭嘉忽举起手来，往乔媛头上拂去，却是一片枯叶。孙策见状，很是不快，但又不好发作。

正好乔媛进来告道：“蔡姊姊已经同意了。只是我等妇道人家，不便公然抛头露面，蔡姊姊又是寄居在乔家，不可能公然请曹操登门，反之亦然。所以我们预备先以乔家的名义，请曹氏家眷到府中做客，再设法将实情告知曹操。怕是几位要多等几日，还望不要见怪。”

周瑜忙道：“无妨。诸位娘子与我等非亲非故，却是竭力相助，我等感激还来不及，哪敢见怪！多等几日也好，正好等风头过去。”又说了欲与孙策一道护送陈是进城取物一事。

乔媛不无忧虑地道：“几位一定要去冒险吗？”周瑜道：“一定得去。旁人也替代不了陈医师。”

乔媛道：“既然如此，请几位务必多加小心。”

周瑜、孙策二人衣物尽陷在八方客馆中，乔媛命人找来几套旧衣衫。周瑜相貌英俊，绝难改装成役夫之类，只好依旧扮成士子，孙策、陈是则打扮成仆从模样。

乔婧还待让乔府仆人罗汤为三人赶车，周瑜决然道：“不行，此行危险，我三人被捉是小事，可不能就此牵累了乔府。也不能用乔府的车子，我等会自去南市雇一辆车子。”

乔婧闻言只好作罢，一直送到门口，这才依依作别。孙策始终不见郭嘉过来招呼，料想正与乔媛相洽正欢，不免心头愈发有气。

周瑜三人自后门离开乔府，先来到南市。幸运的是，市集上只张贴有缉捕陈是的告示，未见画有周瑜、孙策头像的新告示。或许才事隔一日，昨日又是汉灵帝出殡之日，官府之人大多仍在文陵送葬，一时未来得及请画工摹画图像。

南市虽不似昨日那般门可罗雀，却也是冷冷清清。自汉灵帝驾崩后，洛阳城内外一直被奇诡的气氛笼罩，市集明显萧条，再也没有往日的喧闹盛景。周瑜等人来回找了几遍，竟没有找到一辆可雇的车子。只在东角门大门边停着一辆装饰华丽的车子，车体半倾，正有人举锤往轮心上敲打，似是车轴坏了。

陈是在一旁看了看，忍不住出声指点道：“车轴虽然磨损得厉害，但应该不是主要问题，你看看右轮的辐条。”

那人道：“辐……辐……条……”辐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却是个结巴。

陈是登时如遭雷击，不敢再应，慌忙走开。

周瑜心念一动，跟了过去，低声问道：“他就是陈匠师之前提过的马钧，对吧？”陈是点了点头，道：“原来他是个修车匠。我们快些走吧，免得他认出我。”

周瑜道：“不，我们要用他那辆车。”

陈是很是不解，道：“不乘车子也没什么，路程不算太远，我们步行进城完全来得及啊。”

周瑜道：“而今城禁未解，入城多半要受城门守卫盘查，我和伯符还好，你早露了相，极可能被卫士认出，这是其一。其二，你家在永和里，那里是达官贵人聚居地，戒备本严，官府既然在你身上下了重赏，想来不会不派人监视你家动静，至少里坊的里正会格外留意，以防你万一回去。”又指着那辆车子道：“那是辆公车^[22]，车厢两侧涂朱，足见主人是二千石以上的大官。有了它，既可以轻易混进城去，到你永和里住处也不会引人怀疑。”

陈是这才明白原委，心中不免为适才暗地埋怨周瑜太过金贵而惭愧，忙道：“周君深谋远虑，全听你的。”又不无忧虑地道：“那车子一定是某位官员送来这里修的，我们要如何从马钧手里弄到车子？再说了，也没有马匹。”

孙策道：“我和公瑾所乘之马应该还在八方旅馆中，就算已被官兵没收牵走，后院马厩中也还有别家富家子弟的马，都是良马，我去设法弄两匹来。公瑾，你和陈是负责解决车子的问题，我们分头行事。”

周瑜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点头同意，又道：“多加小心。”孙策便自往八方旅馆去了。

周瑜转过头去，远远见到马钧已经装好车轴，心中盘算着可行的计划，左手不由自主地去抚摸剑柄。陈是看到后吓了一跳，忙问道：“周君是不是想对马钧不利？这可不是我想看到的。”

周瑜正色道：“陈匠师放心，我不会伤害无辜的人。目下只有两个法子，上策是将实情告知马钧，再以言辞打动他，好言好语请他帮忙，将车子借给咱们。下策则是擒住马钧，以武力相逼。陈匠师觉得哪个法子更可行？”

陈是想了想，道：“就算日后我能正名，官府也会追究马钧私借公车之罪。还是下策吧，不会牵累他。”

周瑜笑道：“正是如此。上策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行得通，下策则最简单最实在。有时候，上策未必是好计，下策未必就是坏主意。”

陈是仍有顾虑，问道：“万一马钧宁死不肯屈服呢？”周瑜笑道：“这

个嘛，我们得试过才知道。”

二人遂又朝东角门而来。马钧已将车轮辐条换上，转头看到陈是，结结巴巴地道：“轴……轴……没……没坏……”

周瑜见左右无人，便走近几步，问道：“你是叫马钧吧？”又指着陈是问道：“你可认得他？”

马钧点点头，又朝角门上张贴的通缉告示指了指。

陈是大为惊奇，问道：“马匠师刚才便已认出我了？”马钧道：“我……我结巴……不瞎……”

陈是道：“那你为什么不叫人拿我？那可是一千万赏金。”

周瑜见他二人似要开始婆婆妈妈地唠叨叙旧，那马钧是结巴，要说清楚缘由，还不知要费多少事，当即拔出佩剑，抵在马钧胸口，道：“废话少说，我们要借用这辆车子。这是谁的车子？”马钧道：“董……董……”

陈是久在京城，多少知道朝中之事，问道：“是不是骠骑将军董重？”马钧点了点头。

周瑜道：“抱歉，我们要借乘董将军的车子入城，还要请马匠师暂时委屈一下，做我们的人质，跟我们入城。”

陈是惊道：“我们要带着马钧吗？”周瑜道：“如果将他打晕绑起来，还得找个地方将他藏起来。万一再发生郭店家那样的情况怎么办？”陈是道：“不会的……”

马钧却道：“我……做人质……”周瑜问道：“你愿意做我们的人质？”马钧点了点头，指着车子道：“没有马……”周瑜道：“我有朋友去寻马了。”

等了小半个时辰，周瑜有些不放心的起来，正预备赶去接应好友时，孙策带着两匹高头大马出现了。

周瑜大喜，忙迎上前问道：“可还顺利吗？”孙策不无得意地道：“再顺利不过了。”

原来孙策先在路边找了个小童，称他在八方旅馆附近看到了陈是，让小童去八方旅馆喊人帮忙围捕。小童到旅馆门前稚声稚气一叫，众人贪图重赏，蜂拥而出，竞相赶出，竟无一人剩下，孙策便趁机进去，从容到马厩挑了两匹好马。

周瑜听后大笑道：“这法子实在妙，够机智。”

孙策见陈是正与马钧对着车轴指指点点，似在讨论什么，好奇问道：“公瑾又用什么法子说服了马钧？”

周瑜道：“没费口舌，基本上什么都没说。那马钧是个再明白不过的人，主动愿意做我们的人质。”随即转头叫道：“喂，我们该进城了。”

几人将马套好，孙策与马钧并坐赶车，周瑜坐在车中，陈是则藏身在车座下。

周瑜笑道：“今日竟能坐上伯符赶的车子。”孙策也不以为意，笑道：“谁让我打扮成仆从呢。”遂往洛阳城驰去。

洛阳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内城大致为方形，东西六里，南北五里，始建于西周时期，亦是洛阳建城的开始，著名的“周营洛”即指此段故事。当时的洛阳称为邶鄘，城池落成之时，周成王专门将夏禹传国之宝九鼎^[23]迁移到新城的鼎中观，即“成王定鼎于邶鄘”之来历。

彼时洛阳还只是西周的东都，并非正式王城，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直接导致西周灭亡。其子周平王即位后，迁都洛阳，由此开创了东周王朝，并对洛阳开始了增筑扩建。

战国时期，秦国在河南设三川郡^[24]，以洛阳为治所，加封吕不韦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吕不韦对封地进行了大肆扩建，使得洛阳城达到了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规模，俗名“九六城”，后世洛阳城基本沿用了这一建制。

大汉立国后，汉高祖刘邦起初定都于洛阳，并在南宫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宴，然由于娄敬、张良等大臣劝说，又在三个月后迁都长安，而改三河郡为河南郡，治所依旧设于洛阳。并于洛阳城置洛阳县，于东周王城地区置河南县。二县均属河南郡，以司隶校尉统之。

建武元年（25年）冬十月，曾与大汉京师擦身而过的洛阳再度迎来了历史的机遇，正式成为东汉王朝的首都。然汉光武帝刘秀认为“洛”字含水，不合大汉所崇火德^[25]，遂将洛阳改为雒阳^[26]。又改“河南郡”为“河南尹”，依旧领河南、洛阳二县。

此时的洛阳城仍为“九六城”规模，略有扩大。每隔百步就有一座防御工事，即所谓“百步一楼櫓”。城周设十二座城门，由城门校尉和司马掌管。各门设侯一人，负责看守城门事务。城门每门各有三个门洞，平时关闭中门洞，仅走两边。只有皇帝出入，才能通过中间门洞。

东城垣三门，自北向南依次为上东门、中东门、耗门。

东汉初年某日，汉光武帝刘秀游猎晚归，夜至上东门门下。虽举起火把，亮明身份，上东门侯官郅恽仍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不准皇帝入城，刘秀不得不改由中东门入城。次日，刘秀欲召郅恽责问，不想郅恽奏章已递上案头，内中道：“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于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刘秀阅后大为感慨，遂以恪忠职守奖励了郅恽，中东门侯官则受到严厉处罚。

西城垣设三门，由南向北依次为广阳门、雍门、上西门。上西门饰以红漆，并设有观测天象的铜玑玉衡等仪器。北垣有二门，由西向东依次为夏门、谷门。南城垣设四门，自东向西依次为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

相传开阳门刚刚建成而尚未命名之时，夜有一木柱自远方飞至门楼上。次日，琅琊郡开阳县^[27]上报其南城门上一柱飞走，不知去向。光武帝刘秀让人辨认，果然是开阳县南城门木柱，因此遂命名为开阳门。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

平城门为正阳之门，不置侯设南屯司马，与掌管宫门的官吏一样。举行祭祀典礼时，皇帝的车驾多由此门出入，是诸门中之最尊者。门前置有铜质天禄和蛤蟆吐水等装饰。

将近开阳门时，周瑜先跳下车子，自行步行入城门。孙策与马钧驾着车子继续前行，到右门洞门前时，照例被拦下。城门卫士大致一看，不见车中有人，遂问道：“这是谁的车驾？”马钧答道：“董……董……”

孙策着急，忙代答道：“是骠骑将军的车驾。不久前车子坏了，送去南市修理，而今车已修好，要送回董府。”

东汉设有五级常设将军，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直接隶属于皇帝，地位相当于三公，除统军外，也参与政事。董重不但官任骠骑将军，还是汉灵帝的亲舅舅，执掌朝政大权，军士一听，不敢再拦，遂挥手放车子过去。

孙策等人赶车走出一段，远离城门卫士视线，遂将车子停在道旁。不一会儿，通过检查的周瑜也赶了上来，重新登上车子。

伏在座下的陈是问道：“等到一会儿出城时，还用这个法子吗？”周瑜沉吟道：“怕是空车出城，引人起疑，得另外想个法子。”

孙策一路驱车，驰来永和里。将近西门时，转头叫道：“就要到了，我都看到前面坊门上‘永和里’三个大字了。”勒马停车，让周瑜先行下车。

陈是却骤然想起一件事来，忙告道：“一会儿进坊门时，怕是会遇到些麻烦。我跟骠骑将军都住在永和里，怕是里正或是坊卒认得这辆车子。”

孙策道：“那不是更好吗？他们认得这是骠骑将军的车驾，就不会拦下盘问了。”陈是道：“不好。他们认得车子，也认得车夫。”

孙策道：“这没关系啊，车子坏了送去南市修理，而今修好，自然是他人送车子回来。”又拍了拍马钧肩膀，笑道：“正牌修车匠就在这里，如假包换。”马钧急道：“不……不是……”

孙策道：“难道你不是修车匠？”马钧道：“不……是……”

孙策大急，问道：“到底是，还是不是？”

马钧又是摇头，又是点头，着急之下，愈不能说出一个字。

陈是忙道：“以骠骑将军的地位和身份，车子坏了，只会叫官匠上门修理。之所以送去南市，应该是在那附近坏了，所以才会就近。”

马钧大喜，连连点头道：“对……对……”

周瑜忙道：“我明白你二人的意思了。骠骑将军车子坏了后，就近送去南市修理，马匹却带回了董府。车子修好后，理该由董府车夫带马去南市取回。而今驾车的是陌生人，而且马也不是董府的马。里正稍微精明些，便会起疑心。我一时疏忽，竟没有想到这一点。”

孙策这才明白过来，但他为人刚急，不愿意再走回头路，遂决然道：“都已经到了坊门门口，临时改主意也来不及了，随机应变吧。”一拉缰绳，继续纵马朝前。

洛阳城中主要建筑是若干个宫殿。各种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遍布城内，主要作为皇宫禁苑、仓库、官署等使用，礼制建筑、市场及一般居民区大都在城外。城内有二十四条大街，长衢夹巷，四通八达。铜驼街是最宽的中央大道，连接南、北二宫，中段有一对高大的铜驼，夹道相向而立。这条大街也是京师最重要的枢纽要害，“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戒备十分森严。

由于宫城占据了洛阳城大部分面积，可供官民居住的地方极少，只

在东、西城有几块里坊。里坊均是封闭式结构，四周围以高墙，东南西北开有坊门，供居民出入。里坊设有里正，专门管理里坊治安等事务。

所有里坊中，以东城步广里和永和里位置最好。步广里靠近上东门，北为永安宫，西为北宫。永和里靠近中东门，南为东宫，西为北宫。二坊同为最靠近宫城的官民居住区，非贵戚不能入住。

快到永和里西大门时，孙策见到里正穿着官服，左右晃手，也不知是在打招呼，还是示意他停下来接受查验，一咬牙，竟然“驾”一声，驱车闯过了坊门。

后面周瑜远远看见，吓了一跳。所幸那里正只是愣了愣，旋即摇了摇头，退让到一边，并未有进一步的动作。大概仓促之间并未看清孙策、马钧面孔，只以为是董府车夫。又或许见到车夫如此嚣张蛮横，定是权贵家中奴仆，心中发怯，即使对方面生，也不愿意再多惹事端。

周瑜进来坊门时，里正转头看到，忙过来盘问道：“小公子面生得紧，应该不是住永和里吧？”

周瑜拱手道：“我是太学生，姓江名东，是骠骑将军的朋友，今日特来拜会。”

里正道：“骠骑将军还在文陵，为先皇帝料理后事，尚未回城。”再打量周瑜的眼光，明显多了许多审视和狐疑。

周瑜忙道：“我当然知道骠骑将军去了文陵，但适才我在街上远远见到他车驾，以为他回到洛阳城了。”

里正闻言立即释然，道：“车子是骠骑将军的没错，但他人不在车上。”

他见周瑜气宇轩昂，又自称是骠骑将军的朋友，料想不是普通人，也不敢太过怠慢，便让到一边，道：“小公子不信的话，可自行去董府询问。”

周瑜笑道：“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就当闲逛了。”又向里正道了谢，这才慢慢踱进永和里。

孙策已将车马停在僻静处，自与陈是、马钧等在路口，见周瑜信步过来，忙迎上前问道：“怎么这么久？那里正拦你了吗？”

周瑜点了点头，道：“里正拦住我问了几句话。原来骠骑将军董重人还在文陵，不在家中，我冒充是他朋友，险些露馅。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里正才没有怀疑你，大概以为骠骑将军先派人驰车回府办事。”

陈是道：“适才孙君不理睬里正，强行闯过坊门，可是吓死我了。里正手下有诸多坊卒不说，这里更是靠近宫城，附近驻有大量警卫，只要一击金柝，便能召来大量禁军。”

周瑜也道：“适才伯符所为，确实有些冒险。”

孙策笑道：“我当时可没想那么多后果，而是突然想到了卧虎的故事。”

周瑜奇道：“卧虎？”孙策道：“这次来洛阳的路上，公瑾不是给我讲过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吗？”

董宣字少平，陈留圉^[28]人。东汉初年任北海相、江夏太守、洛阳令等职，为人刚直，不畏强暴。湖阳公主奴仆曾仗势杀人，董宣时任洛阳令，下令追捕。湖阳公主名刘黄^[29]，是汉光武帝刘秀亲姊，自小操劳主持家务，很得汉光武帝敬重。湖阳公主自认为是皇帝之姊，享有特权，奴仆杀人也没什么，遂将奴仆藏在车中，予以庇护。董宣带人拦住公主车驾，以刀画地，大言数落公主过失。又命人拖奴仆下车，当场将其格杀。围观者如潮，皆拍手称快。

湖阳公主旋即进宫向汉光武帝刘秀哭诉。刘秀认为董宣捉拿奴仆是有公职在身，不算什么，但听到董宣竟敢当众以言语呵斥长姊时，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召董宣入宫，令其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拒不低头，刘秀令人强按。年近七十的董宣用两只胳膊支撑着地，硬着脖子，怎么也

不肯俯首。

一旁湖阳公主道：“弟弟还是普通百姓时，在家中藏匿逃亡和犯死罪的人，官吏畏惧你的声名，不敢上门搜索。而今你做了天子，威权不能行于一个小小县令吗？”

刘秀道：“天子不与白衣同。”又转头对董宣喝道：“你这个强项令，脖子可真够硬的，还不快点退下去！”

自此，京师豪族贵戚莫不畏惧董宣，号为“卧虎”。时有歌谣云：“枹鼓不鸣董少平。”董宣也由此成为正直官员的楷模。周瑜生父周异也曾任洛阳令，算是董宣的后任，极仰慕其人品，时常给儿子周瑜提及董宣风范。这次来洛阳途中，孙策想听名臣事迹，周瑜便特意讲述了强项令董宣的故事。

孙策又笑道：“公瑾说过，风从虎，云从龙，良臣得遇明主，之所以有卧虎董宣，也是因为光武帝那样的明主。而今朝纲不振，权贵大多横行不法，其奴仆亦是仗势欺人。我既然冒充的是骠骑将军的车夫，那该有骠骑将军车夫作威作福的威风，哪管什么里正。”

周瑜未及回答，马钧先连连点头，还朝孙策竖起了大拇指。

周瑜道：“既然里正已先入为主，我们一会儿还用这法子，直闯出坊里。再由上东门出城，称要去文陵迎接骠骑将军，如何？”

孙策拍手笑道：“大妙，大妙，就这么办！”

周瑜又安慰马钧道：“马匠师不必忧心，我们会将你和车子送回南市，日后官府追查，你大可说是为我等胁迫，被劫作了人质，不得不任由摆布，如此便可脱罪。”

马钧道：“多……谢……”

走不多远，便见到前面有一处大宅，亭台高筑，飞檐翘角，竟是从

所未见的豪华。

孙策一见之下，大为惊奇，问明那便是大宦官张让宅第后，忍不住叹道：“当真是宦官得志，无所畏惧。早听说宦官仿照宫室营造私人住宅，今日亲见，方知传闻不虚。”

陈是道：“但这些宅子逾越规制，按理是要杀头的。先皇帝在世时，常登永安侯台远眺。永安侯台就在北面永安宫中，正好可以看到永和里的全貌。张让生怕皇帝看到他的住宅比皇宫还要华丽，就劝皇帝说：‘天子不应当登高，登高，老百姓就要虚散。’先皇帝当真听了他的话，从此不再登亭台楼阁。”

孙策摇了摇头，道：“虚散，怕是虚散之势不可抑也。”

来到陈是住处附近时，周瑜担心有人在暗中监视，遂让孙策等人不要露面，藏在一旁，自己先赶来陈家试探。

这是一处小巧玲珑的小偏院，正屋三间，带着一个小院子，刚好位于张宅东南角。当年大宦官张让大兴土木扩充宅第时，有方士说此角风水不好，血光之气太重，张让遂用高墙将其隔离出来，一直闲置，后来干脆做顺水人情借给了另一大宦官毕岚宠爱的工匠陈是居住。

周瑜装模作样地走到院门前，叩了叩门环，不见人应，便推门而入。刚跨进一步，便有人从门后闪出，一把捉住周瑜右臂，反拧到身后，待看清他面孔后，便松开了手。

周瑜武艺不弱，却被对方一招制住，虽事出突然，然自己竟无反抗之力，亦是大为称奇。

那人警觉之色不减，侧身堵在门前，手抚剑柄，喝问道：“你是什么人？”

周瑜见对方年长自己数岁，一袭青衣，长身玉立，更生有一把美髯，大有好感，便道：“我只是个路人，听说这家主人犯了事，一时好奇，想进来看看。阁下又是什么人？看你打扮，不是官家人，为何持械

守在这里？”

那人不答，上下打量周瑜一番后，才道：“我跟你一样的目的。”

周瑜道：“请恕在下愚钝，此话何解？”那人答道：“这话还不明白吗？阁下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什么。”

周瑜原以为对方是官差，或是永和里坊卒，奉命换了便服，躲在陈是家中监视，以防他万一回来，但听对方口气，竟不是官家人身份，一时大为疑惑，问道：“阁下以为我来这里做什么？”

那人松开剑柄，不满地道：“你这少年看起来一表人才，却是不够爽直。这样好了，一千万钱不是小数目，如果能逮住，你我平分，各得五百万，如何？”

周瑜这才恍然大悟，对方想捉住陈是后交给官府，以得到重赏，以为他进来这里，也是在找寻陈是踪迹。

那人见周瑜不答，连声冷笑，道：“怎么，五百万你还嫌少吗？陈是若是回来，我一人便可将他擒住。我见你年纪小，才肯让你。”

周瑜忙道：“阁下误会了。我真的只是路人，只是好奇才进来，并不是为了那一千万赏钱。”

那人半信半疑，道：“当真？”周瑜笑道：“阁下看我像是说谎话的人吗？”

那人摇头道：“这我可看不出来。你一身华贵之气，应该是出身豪族之家，但朝廷悬赏不是小数目，能打动你也未可知。更何况你口音不是洛阳本地人，却莫名闯进朝廷钦犯家中，我想不出除了那一千万钱之外，还有什么能吸引你进来这个旁人避之不及的地方。”

周瑜笑了笑，转头看到墙角堆放有食水，料想对方已在这里守了不止一日，不禁好奇问道：“陈是已被通缉几日，料想早已逃出京师，阁下却坚守在这里，如何知道他会再回来？”

那人微一踌躇，即道：“这个……我自有我的理由，但不必告知阁

下。”周瑜闻言，亦不再追问遂拱了拱手，辞了出来。

周瑜退出陈是住处，赶来与孙策等人会合，告知有名武装男子守在陈是院内，而且还准备了充足的食物，似是不等到陈是誓不罢休。

陈是连声叹气，道：“这可如何是好？”孙策道：“不如用老法子，谎称在别处看到了陈是，将他诱骗开去。”

周瑜摇头道：“那人一看便是个壮士，有大丈夫气概，怕是不会轻易上当。”

孙策道：“既然如此，他只有一个人，不如我先进去擒住他，将他绑起来。等旁人发现时，我们早已出城了。”

周瑜道：“这倒是可行，但其中却有难处。那人武艺了得，怕是不在伯符之下。一旦你们交手过招，势必惊动旁人。”

众人一时无法可想，陈是急道：“天色已然不早，我们在城中又没有歇脚的地方，如果不能在不惊动旁人的情况下进去我家，只能先行出城，改日再想办法。”

周瑜道：“我和孙策已经在里正前露了形貌，我等劫持骠骑将军车驾一事也很快就会败露，不能再延后，必须得今日解决。”想了想，道：“你们先藏在一旁，我看能不能设法调开那人。”

他也不回陈是住处，而是赶来西坊门，告知里正道：“我仰慕张常侍宅子豪华，适才过去观看他家大宅邸时，听到东南角独院中有动静。听说那是朝廷钦犯陈是的住处，会不会是他偷偷潜回来了？”

里正大笑道：“陈是一个月前就已经消失不见，而今又被朝廷点名缉拿，逃亡尚且不及，怎么可能再回来这里？不过这几日确实有名男子在陈是家中，是个外地来的贪图厚赏的莽夫，大概以为陈是还会再回来，所以苦守在那里。不过他好像跟张常侍公子太医令张令君相熟，所以我命坊卒不用管他，随他折腾去。”

周瑜闻言颇为失望，他本想借里正之手驱逐守在陈是住处的男子，

却不想对方早已知晓，一时无计可施，又怕里正起疑，只好假意道：“原来是这样。我倒是对那莽夫有兴趣，想问问他为何断定陈是一定会再回来。”转身便走。

里正在后面叫道：“不过是那莽夫异想天开罢了，小公子何必费事？”见周瑜只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去了，忍不住摇头嘟囔道：“又是一个贪图厚赏的。”

里正当然也不是不垂涎那一千万钱，只是因为吃的是公家饭，捉拿钦犯是本务，就算捉拿到陈是，他也领不到赏金。

周瑜自往东南面而来。转过一个巷口时，忽听到有嚶嚶哭泣之声。循声望去，却见一旁大柳树下站着一名素衣少女，正举袖抹泪，梨花带雨，愈显楚楚可怜。周瑜另有要事要办，本不欲多管闲事，忽瞥见那少女腰间插着一支竹笛，丝纹细密，幽绿可爱，一时呆住。

少女蓦地转头，发现有名男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登时满脸通红，又羞又愧，狠狠瞪了周瑜一眼，转身便走。

周瑜忙叫道：“小娘子莫慌，我不是什么登徒浪子，而是见到小娘子腰间那支笛子奇妙异常，看得呆了，所以才会失礼。”

少女闻言停下脚步，问道：“公子也懂音律吗？”周瑜道：“略知一点。”

少女便将笛子抽出，递了过来。周瑜本不欲多耽误，但对方既将笛子拿给自己赏玩，也不能拂其好意，不得不接了过来，翻转一看，即道：“这笛子当是会稽郡^[30]良竹所制。听说当地高迁产美竹，最宜为笛，风清月明，登楼一吹，可以来凤凰，惊蛰龙，我仰慕已久。”顿了顿，又道，“但这支笛有些奇怪。一般都是寻到良竹，未经杀青便直接制笛，这支笛子，似是枯竹所制。”

少女闻言大为惊奇，道：“公子当真是个大行家，竟然一眼看出了这么多门道。会稽高迁有亭名柯亭，是个小巧玲珑的竹亭，尽为竹子所

制。有游览者到柯亭休息歇脚时，发现屋东间第十六竹椽有异材，遂找来工匠拆亭取竹，方制成为此笛。”

周瑜大为惊叹，道：“那游览者竟能有此等眼力，敢问他姓甚名谁？”少女犹豫了下，这才答道：“是蔡邕蔡议郎^[31]。”

周瑜“啊”了一声，有所醒悟，问道：“小娘子是不是姓伏？”

那少女一怔，随即问道：“莫非公子就是藏在南郊乔府之人？”见周瑜有所迟疑，忙解释道：“我就是伏寿。适才乔府仆人罗韬骑快马赶来，专程告知公子几人要来永和里一事。我本来要立即派人去陈是住处查探，不巧刚好遇到嗣母，被她训斥，一时心中难过，奔出宅子，想不到竟在这里巧遇公子。”

周瑜极为意外，问道：“罗韬竟然来见过寿娘，他是受小乔所派吗？”

伏寿点了点头，道：“周公子莫怪，小乔不是多口之人，她不是有意要泄露你几人行踪，只是我凑巧住在永和里，或许能提供一些便利和帮助。”

周瑜问道：“寿娘如何知道我就是周瑜？”

伏寿微微一笑，道：“公子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肯定就是小乔赞不绝口的周公子了。”

周瑜脸色一红，问道：“那个……那件事，寿娘也知道吗？”

伏寿道：“那件事是说陈是跟周公子在一起吗？我现下也知道了。周公子，旁人之事，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朝廷钦犯，官家失物，在我眼中只是狗屁。但我与大乔、小乔一起长大，情如姊妹，小乔托付之事，我一定会帮忙。周公子可有什么需要？”

周瑜正愁若是事情不顺无处安身，忽然得遇伏寿，以对方未来皇后的身份，当可倚为援助，惊喜交加，又感激小乔周道和细心，忙道：“我现下要赶去与陈是几人会合。若是事情顺利，我们会就此出城。如果不

顺，又遇上夜禁，寿娘可方便收留我等一晚？”

伏寿道：“当然可以。家父和兄长们都在文陵，家母也去了舅舅家，府中只有我和嗣母。”

周瑜道：“寿娘嗣母，就是阳安长公主吧？”伏寿道：“是，不过公主适才约了舞阳君——哦，就是太医令张奉的妻子，也是当今何太后的亲妹——二人一道入宫去见何太后了，目下天色不早，她们今晚应该会留宿宫中，不及回坊。”又道：“这样，我先回府稍作安排，一会儿再派心腹婢女豆儿在此地相候。周公子若需要藏身之处，直接来这里便可。”

周瑜道了谢，就此与伏寿分手。赶来寻孙策几人商议对策，却见原处只有陈是、马钧二人，不由一怔，忙问道：“孙策人呢？”

陈是道：“孙君去我住处了。”又解释道：“周君久去不归，孙君很是烦躁，也很为周君那句话心烦。”

周瑜疑惑问道：“什么话？”陈是道：“周君说过：‘那人武艺了得，怕是不在你之下。’孙君似乎对此很不服气，念叨了好多遍，刚才忽然发怒，说是要去找对方比试。我阻止不及，又无法跟过去，只能等在这里干着急。”

周瑜“哎哟”一声，慌忙赶来陈是住处。尚未奔近，便听到前面金刃之声大作，显是孙策已与苦等陈是的男子动上了手。

赶到陈家院中时，正见到孙策与那青衣男子交手。孙策执剑，青衣男子手持双戟，酣战正热。周瑜大为焦虑，忙大声喝止，然二人棋逢对手，打得兴起，根本不予理会。周瑜有心阻止，却是刀光剑影，劲风激荡，始终近不了身。

几名坊卒闻声而到，见到院中有二人各执兵刃相斗，开始神情紧张，待认清面孔后，便笑嘻嘻地问道：“那持剑的是不是也想捉拿陈是领赏？”周瑜道：“唔，好像是的……”

年纪最大的老坊卒笑道：“人家都在这里守了好几天了，当然不会相让。”

一名年轻坊卒道：“要我说，这两个人都有毛病。陈是消失一个月了，人早跑到天南海北了，还会再回来吗？正主儿没有出现，这两个人反而为一笔根本不可能领到的赏金争得不可开交，真是疯子。”

老坊卒笑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一千万，想想也是好的。不过这两个人武艺倒是都不错。”

几名坊卒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热闹，听到夜禁鼓声响起，便转身离去，分头赶去各坊门，准备闭门事宜。

周瑜见坊卒走远，略略松了口气，回身叫道：“喂，别打了，你们别打了！”

孙策和青衣男子却都不肯听，周瑜无法靠近劝阻，只能站在一旁着急。

忽听有人喝道：“住手！别动，都别动！再动我可就放箭了！”

[1] 乔玄死后，其门吏蔡邕撰有《太尉乔玄碑》《太尉乔玄碑阴》《中鼎铭》《东鼎铭》《西鼎铭》《黄钺铭》等传于后世。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前往乔玄坟墓拜祭，并亲自撰写吊文，表达思念故人之情。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征吴会师自谯经过梁，遣使以太牢礼祀乔玄。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豕（shǐ，猪）三牲全备为“太牢”。古代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先饲养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又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少牢只有羊、豕，没有牛。由于祭祀者和祭祀对象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所区别：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

[2] 刘桢：东汉宗室。汉章帝刘炟曾孙，河间孝王刘开之孙，蠡吾侯刘翼之子，汉桓帝刘志之弟，封为勃海王。

[3] 鸿都门学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专科学校，而且也是世界上创立最早的文艺专科学校。在“独尊儒术”的汉代，汉灵帝一改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育内容的旧观念，提倡对文学艺术的研究，是对教育的一大贡献。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学，突破权贵阶层对学校的垄断，使平民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有相当的进步意义。鸿都门学虽然设立时间不长，但它的出现，为后来唐代的科举和设立各种专科学校开辟了道路。

[4] 程璜：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大宦官，以其资格老而年长作威作福，被人喻为“程大人”。司徒刘郃娶其养女，阳球小妻亦为其女。

[5] 阳球：字方正，渔阳泉州（今天津市武清县）人，出身世代豪门，家世大姓冠盖。能击剑，习弓马，但天性严厉残酷。郡中有官员侮辱母阳，阳球纠集了几十名少年，将官吏及全家杀死，自此知名。被举为孝廉，补任尚书侍郎。后出京担任高唐令，因太过苛刻残酷，被太守

拘捕强劲，赶上大赦被释放。当时九江郡（治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贼起，三府推举阳球有理奸之才，遂出任九江太守。阳球上任后，设下方略，将凶贼全部歼灭，又收捕郡中奸吏尽杀之。升任平原相，因治事严苦，犯严酷罪，被征召到廷尉府受审，罪当免官。但汉灵帝以其在九江时有功，任命其为议郎，不久升任将作大匠。不久，任尚书令，曾奏请罢鸿都文学。

[6] 髡（kūn）是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一种刑罚。髡刑即剃去头发，并用铁圈束颈。

[7] 关于蔡琰（蔡文姬）生年，因其父蔡邕曾在公元177年上书：“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余荣。”因而多人认为蔡文姬生在177年或之后。但这样一来，便有诸多矛盾。蔡邕自178年遭难金商门后，之后一直在逃难，直到189年受董卓征召，才公开身份，重新回朝中任职，并在192年被王允所杀。如果蔡琰出生在177年或之后，蔡邕死时，她至多15岁。按照礼制，她还要为父亲守制三年，这期间不能出嫁。而两年后，蔡琰便在战乱中被匈奴骑兵掳去，根本不可能再嫁河东卫仲道。也就是说，除非蔡琰15岁之前就已嫁人，才能解释得通她嫁过河东卫仲道一事。但彼时女子15岁才算成年，对于古风浓厚的蔡家，似乎蔡琰不会那么早出嫁。推算之下，蔡琰生年应该更早几年才最为合理，本书定为174年。至于蔡邕称“孤特一身”，盖因为古时上奏，不会把家中女眷算到其中，蔡邕没有儿子，所以也可以说自己孤身一人。

[8] 汉灵帝一朝，宦官势力达到了巅峰。除了铲除异己外，宦官也蓄意拉拢士人，对于党附其人者，“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而对于反对势力，则是“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蔡邕的命运由此可见一斑。时人畏惧宦官淫威，多方巴结依附，以至有“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的局面，荀彧娶大宦官唐衡之女即源出于此。但仍有相当多的士人保持了气节，不肯与宦官结交。譬如大宦官张让葬父时，官民俱情愿或不情愿地赶去参加葬礼，却没有一名名士到场，即史书所称“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

[9] 伏胜：世称伏生，济南（今山东邹平，属滨州管辖）人。曾为秦博士。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胜冒着生命危险，暗将述录唐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由此逃避焚烧之难。秦亡汉立，儒家学派逐渐复兴，汉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伏胜掘开墙壁，取出尚保存完好的29篇，这便是成为中国古代史宝贵资料的《尚书》。汉文帝时，下诏求能治《尚书》者，欲召伏胜进朝。但此时伏胜已九十余岁，老不能行。汉文帝便遣太常史掌故晃错前往济南，当面求教。伏胜因年迈无法正常说话，其语只有女儿羲娥（xié本义是日御羲和与月神嫦娥的并称，借指日月）才能听懂，只好先由伏胜言于羲娥，再由羲娥转述给晃错，如此，终于将伏胜胸藏《尚书》整理记录下来，补叙出所失篇章，才使《尚书》得以完整流传。自此迄后世，《尚书》之为学，伏胜实为传授的渊源。以后伏生弟子又据他对《尚书》的解释，编成《尚书大传》一书，属“外传”之体。后世对伏胜极为推崇尊拜，评其传书之功曰：“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伏胜被尊为圣人，进文庙与孔子一起享受万民祭祀，其后裔世袭五经博士（博士是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汉初《易》《书》《诗》《礼》《春秋》每经只有一家，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伏生墓位于今山东邹平魏桥镇冢子村西南，为汉代墓葬，原有石碑坊大门有“尚书在造”的金字匾额。几经破坏，现墓封土直径45米，残高2米，有“徵君伏生墓”“伏生墓序”石碑三通。历代文人墨客都赋诗称颂，唐王维画《伏生授经图》现藏日本大阪美术馆，明崔子忠画《伏生授经图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10] “道人”二字即始于此，因史子眇自称有道术，能够庇护皇子。“道人”意为道术之人。

[11] 此翻车即为“龙骨水车”的原型。至三国时，曹魏大臣马钧（也将在本书中作为小配角出现）改进了毕岚翻车，将其用作农业灌溉水车。水车由水槽、木链、刮板等组成。水槽是水车车身，由木板作成，最长达两丈。槽内用木条和刮板做成链子，连成一圈，套在木槽中。使用时，一般将水车安放在河边，把水槽的一端放入水中，利用链轮传动原理，以人力或畜力为动力，带动木链不断转动。装在木链上的刮板就能把水顺着水槽提升到岸上，进行农田灌溉。串在一起的一节一节的木链类似于龙骨，因此得名龙骨水车。改进后的水车轻快省力，儿童也

能转动，“其巧百倍于常”，比当时其他提水工具强好多倍。如果以牛为动力，一天可浇地10亩，两个人或四个人的足踏车，一天最多可浇5亩。它不但能提水，而且还能在雨涝的时候向外排水。由于龙骨水车结构合理，可靠实用，千百年来一直流传沿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广大农村还在使用。后来由于电动水泵逐渐兴起，龙骨水车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龙骨水车，比西方使用同类的水车要早1500年。

[12] 骠骑将军：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始置，以霍去病为之，金印紫绶，位同三公。东汉各代沿置，有时加‘大’，可称“骠骑大将军”。历史上著名的骠骑将军有：西汉霍去病，第一位骠骑将军，蜀汉刘禅、蜀汉马超、魏曹洪、魏司马懿等。

[13] 高帝斩白蛇剑在历史上确有其事。《西京杂记》卷一载：“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即传国玉玺）、高帝斩白蛇剑。剑上有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高帝斩白蛇剑、金人故事具体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

[14] 相比于后来唐朝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白马驮经到中国的故事其实早了六百年之久。而后世《西游记》中唐僧的坐骑白龙马，应该就是由“白马驮经”的故事化出。

[15] 蔡邕死后，焦尾琴被收入皇家内库。三百多年后，齐明帝在位时，曾取出焦尾琴请古琴高手王仲雄弹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了五天，奇声独绝，尽一时之妙，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后焦尾琴传至南唐中主李璟手中，后又赠予大周后，南唐后主李煜死后归宋室所有（李煜、大周后等南唐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韩熙载夜宴》）。据传，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过蔡邕制造的焦尾琴。

[16] 皖县：今安徽潜山。

[17] 桂阳：今湖南。

[18] 尚方：掌管制造供应御用器物的官署，“主掌工作刀剑诸物及刻玉为器”，属少府，秦已有之，汉负盛名。“尚方宝剑”就是尚方制作的宝剑，汉代称“尚方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也”，为皇帝御用宝剑，后来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持有皇帝所赐尚方宝剑的大臣，具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19] 崔寔（shí）：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冀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一带）人。出身于名门高第。祖父崔骊为东汉著名文学家，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父亲崔瑗，书法家，对天文历法和京房易传等术数也有所研究，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崔寔本人曾任郎、五原太守等职，并曾参与撰述本朝史书《东观汉记》，一生“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各类著作凡十类15篇，其中《政论》为代表作，在文林中享有盛名，与稍晚的蔡邕齐名，号称崔蔡。

[20] 由于中国古代不重视科技，史书上关于蔡伦造纸的记载十分简略，只说他“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但世人由此公认蔡伦是纸的发明者。唐代以后，不少人对蔡伦发明造纸术一说提出异议。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写道：“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意思是，早在汉初就已经用纸逐渐代替竹简做书写材料了，而蔡伦不过是改进提高了造纸技术。北宋陈旉在《负暄野录》中说，“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南宋史绳祖在《学斋拈笔》中认为，“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于此二人则不可也。”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了一张纸，纸面平整光滑，又薄又软，上面有墨绘的山、川、路等。据考证，这是西汉早期用麻做的纸，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纸。由此可见，早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中国已创造出了麻质植物纤维纸。由于当时未对纸的发明作出确切的记载，而且纸也未得到普遍推广，所以后人都认为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关于造纸起源问题，本书不予更多讨论，有兴趣者可参见考古报告。

[21] 蔡伦造纸术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由于蔡伦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千百年来备受人们的尊崇，被纸工奉为造纸鼻祖、“纸神”。麦克·哈特的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蔡伦排在第七位。美国《时代》周刊认为蔡伦是“有史以来的最佳发明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特别展示了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又，新中国成立后，1962年12月1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纪92《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一组）纪念邮票，全套共8枚，专门介绍古代科学家，其中包括蔡伦。由于蔡伦生年难以考证，故在邮票上写为“蔡伦（公元？～一二一）汉”，而邮票设计家却在设计邮票图稿上写成了“蔡伦（公元前？～一二一）汉”，这个错误直到印刷打样时才发现。印刷工人只好在印版上将“前”字一个改掉。因一时疏忽，有一个“前”字漏改，从而使每个邮局全张第16号票位形成错体。出售时才被一些集邮者发现。邮票发行部门将错体票收回，但仍有约数千枚流出。蔡伦邮票参见本书附录。

[22] 汉代官员上朝必须乘车，二千石官员乘坐的车厢两侧要涂上红色，不足二千石，只能将车左涂红。东汉官员用车一般都是公车，车辆、马匹均由朝廷供应，每匹马的食粮也由国家计划供应。《后汉书·安帝纪》载其永初元年诏书道：“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可见每匹马有一定的食粮标准。所谓“减半食”，表明“半食”也可喂饱马匹，间接说明马的口粮标准高。正因为公马需要，东汉对马很重视，养有大量官马，凉州有36苑，养马300万匹。洛阳内外厩马匹也超过一苑，即8万匹。另外，《汉律》规定盗马者死，杀马者就更不用说了。

[23] 传说夏禹收九州之金，铸成九鼎，为传国重器，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鼎亦被视为立国的重器，是政权的象征。东周时，周室日衰。周定王元年（前606年），楚庄王攻打陆浑（今河南嵩县北）之戎，来到洛阳，“观兵于周疆”，并公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意欲以武力移鼎于楚。周室大臣王孙满道：“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建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这才悻悻而去。

[24] 因境内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

[25] 中国传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象征帝德，以五行相生相克表示王朝的嬗替——黄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接受了“五德终始”说，因从前秦文公出猎时曾获得一条黑龙，认为这是秦得天命，代表水德。阴阳五行中，水属北方，颜色属黑，故秦尚黑。汉高祖刘邦认为“水”循序为“火”，自称代表火德，尚红。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刘邦后裔，因袭先祖国号“汉”，也自称“应运火德”。

[26] 直到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即位。因魏主土德，土得土乃流，土遇水则柔，故仍改雒阳为洛阳。因土为黄色，故定年号为黄初。为避免混淆，本书中一律以洛阳称呼。

[27] 开阳：原名启阳，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名。今山东临沂。

[28] 陈留国（yǔ）：今河南开封。

[29] 湖阳公主丈夫去世后，汉光武帝刘秀不忍姊姊寡居，打算为她再找一位丈夫，于是有意与姊姊谈论朝臣，暗中观察她的心意。湖阳公主道：“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刘秀心领神会，道：“我来想办法。”于是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再召宋弘进来，告道：“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宋弘回答道：“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知道不可行，只好回头告诉湖阳公主道：“事不谐矣。”湖阳公主只好放弃。此即为“糟糠之妻”的典故出处。

[30] 会稽郡：秦置，治所在今吴县（今江苏苏州）。东汉永建四年（129年）移治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东晋初改为会稽国。秦时辖境相当今江苏长江以南，浙江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地。西汉时扩大：相当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浙江大部（除天目山、淳安县以西小部分）及福建全省。东汉顺帝后辖境渐小。

[31] 因蔡邕慧眼识材，柯亭笛遂成典故，后泛指美笛，也比喻良才。唐李颀《浙东罢府西归酬张广文皮先辈陆秀才》诗：“兰亭旧趾虽曾见，柯笛遗音更不传。”宋曹组《夜归曲》：“酒酣横管咽孤吹，吹裂柯亭傲霜竹。”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温庭筠》：“（温庭筠）善鼓

琴吹笛，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何必爨桐（cuàntóng烧焦的桐木，指绝世名琴焦尾琴）与柯亭也。’”清纳兰性德《水龙吟·题文姬图》词：“须知名士倾城，一般易到伤心处。柯亭向绝，四弦才断，恶风吹去。”

第三章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东汉实行的是南、北双宫城制，类似西汉的长乐、未央宫城。大汉开国皇帝刘邦得天下后，初定都于洛阳，在南宫大宴群臣，后来才改都城于长安。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因而南宫地位更尊。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

——《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

霭

霭暮色中，一名男子手持一具弩机，指向院中剧斗不止的孙策和青衣男子。那男子，赫然便是正被朝廷点名追捕的工匠陈是。他见对方不肯听从，便一扣弩机，一支黑箭发出，“嗖”地钉在孙策脚下，力道极大，竟深入地中，只余箭尾。

孙策吓了一跳，忙退开两步，跳出圈子。陈是便将弩机指向青衣男子胸口，喝道：“不准动，也不准叫喊出声。”

青衣男子讶然道：“你……你不就是陈是吗？”

见自己苦苦等候的钦犯蓦然出现在眼前，忍不住想要上前擒拿。刚刚抬起脚步，便有一只弩箭飞来，钉在身前。他有所迟疑，一时不敢再动。又见周瑜已关上院门，便点头道：“原来你们是一伙儿的。我走了眼，竟没有看出来，还以为你们也是来擒拿陈是领赏的。”转头看了陈是一眼，又走上两步。

陈是忌惮对方武艺了得，连连后退，又道：“快些抛下兵器。我这是五连弩，刚才射出两箭，还剩三支，三箭齐发，饶你武功盖世，也避不开去。”见青衣男子仍不肯屈服，便道：“你该知道我是京师最顶尖的工匠，不会骗你。”

青衣男子居然点了点头，应道：“我知道你这具弩的威力。早前我细细搜过你住处，在院子里发现了这具弩，精巧无比，为我生平仅见。我想你能造出这等神兵利器，不会轻易舍弃，一定会再冒险回来。”

周瑜好奇问道：“你便是因为这具五连弩而认定陈是必定会重返住处吗？”

青衣男子迟疑了下，答道：“我料想陈是不会轻易舍弃这具五连弩，但也料不到他会自己回来，只以为他会派同党或是托付他人，所以才苦候在此处。阁下气宇轩昂，适才进来后始终未朝屋里探望，我竟没有想到你就是陈是同党。”

孙策见青衣男子畏惧五连弩威力，不再有反抗之意，便上前夺下其手戟。周瑜从院角扯出一根绳索，将青衣男子反手缚好，押入堂屋，连人带索缚在柱子上。又撕下一片衣襟，塞入其口中，防止他骤然出声呼救。

陈是将门窗闷好，又放下厚厚的麻布帘子，这才点亮灯火。

周瑜道：“此处不能久留，刚刚又发生了打架斗殴之事，说不定坊卒还会再回来。你赶紧去取出东西，我们尽快离开。”

陈是踌躇道：“目下已经夜禁，不留在这里，我们还能去哪里？”周瑜道：“我自有去处。”

陈是遂进来厨下，将角落边的柜橱移开，墙上露出一个石槽来。又从火灶旁取了松毛、细枝等易燃物，堆入石槽，打火引燃。

孙策好奇问道：“陈匠师不是要取蔡伦残稿吗？生火做什么，不怕烧掉残稿吗？”

一直默不作声的马钧忽道：“光……光影……”

陈是讶然道：“马匠师果然是个大行家，一眼便看出了这机关的玄妙。”

只听“噔”的一声，墙内壁后似有脂膏点燃，映得半边墙壁通红一片。墙面竟似半浊半透，呈现出几分玉石的质感来。陈是将右手举起，五指张开放在墙壁上。等了一会儿，便听到“咿咿呀呀”一阵响，墙壁上露出一个孔洞来，内壁之火亦蓦地熄灭。

孙策看得目不转睛，仍是不解其妙，问道：“这机关到底是怎么打开的？”

陈是道：“正如马匠师所言，利用光影。墙里一共有两重机关，火点燃时，第一重机关打开，点燃了内置的油膏。我手掌的投影遮住机关时，便打开了第二重机关。”

周瑜道：“那么陈匠师为什么说只有你的手掌才能打开？”陈是道：“那机关尺寸是按照我手掌大小设计的，它只有刚好被遮住时，才能打开。”

旁人这才明白情由，无不惊叹称妙。孙策更是欣慰，道：“陈匠师，你当真是世上第一巧人。我果然没有找错人，这趟冒险太值得了。”

陈是摇头道：“第一巧人可不敢当。面前这位马匠师亦是大能人，其绝技不在我之下。”探手入洞，小心翼翼地取出油布包裹来。

马钧问道：“这……这是……”陈是感激对方自愿成为己方人质，且一路配合，便实话告道：“这是蔡伦留下的几页残稿。”

马钧双眼立即有了神采，急道：“可否……让我……我……一眼……”

陈是见孙策和周瑜也不反对，便将油布包递给了马钧。

孙策问道：“一会儿离开这里，公瑾打算去哪里？”周瑜便低声说了小乔拜托伏寿暗中相助一事。

孙策喜道：“再没有比未来皇后家更稳妥的藏身之处了。”又笑道：“我本来以为今日会有不少波折，说不定还会被官兵识破伪装，由此大战一场，想不到竟如此顺利。这次乔氏姊妹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马钧果真只看了一眼，便将蔡伦残稿还给了陈是。陈是用油布重新包好，收入怀中。几人一道出来，陈是指着青衣男子问道：“他怎么

办？”

周瑜道：“不如将他留在这里，日后自有人发现他。”

陈是道：“我们今晚出不了城，这人武艺高强，万一挣脱绳索呼叫，洛阳全城戒严，我们一个也走不掉。”

陈是的顾虑确实有道理，但也不能带着青衣男子去伏寿家中，万一事败，便会牵累伏氏、乔氏。想来想去，只有杀了他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孙策却起了惺惺相惜之心，道：“这人是个壮士。家父正四处招徕人才，若是他能为我所用，家父麾下可添一员虎将。”便上前挖出青衣男子口中衣襟，道：“你功夫很好啊，我在江东人称小霸王，打架从来没输过，想不到却始终拿不住你。还没有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青衣男子不答，只道：“阁下武艺了得，怎么会助纣为虐，相助盗取官家宝物的盗贼？”

陈是急道：“我是冤枉的，我根本没有盗取什么官家宝物。”

青衣男子道：“就算你所言是真，私造五连弩这样的利器，也是死罪。”又转向孙策道：“阁下来自江东，又有一身惊人武艺，却跟陈是这样的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想必也是为了他手中的五连弩吧。”

孙策见话不投机，自己来到洛阳的目的也被对方识破，便隐约动了杀机，道：“今日你我胜负未分，你被擒住，只是因为陈是有五连弩在手。此刻我再对付你，实在枉称‘小霸王’三个字。但情非得已，情势所逼之下，我不得不如此。为表诚意，我将亲手杀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剑下不杀无名之辈。”

青衣男子道：“你们又是什么人？我即将见杀，总该知道杀我者姓名。”

孙策遂道：“我姓孙名策，这是我朋友周瑜。陈是你认得，那边那位叫马钧，跟你一样，是我们的人质。”

青衣男子点了点头，勉力挺起胸膛，这才傲然道：“我叫太史慈，动手吧。”

孙策失声道：“原来你就是太史慈。”

太史慈也很是意外，问道：“孙君也知道我的名字？”

孙策点点头道：“我多次听家父提起过你的名字。就是你，太史慈，害得青州刺史颜面失尽，还差点儿被免官下狱。”

大汉地方行政制度最早为郡县制。每郡置太守一人，官二千石。东汉郡太守不仅听郡政，而且典领郡兵，握有兵权，故又称“郡将”。

西汉初年，汉文帝以御史多失职，命丞相另派人员出刺各地，即为刺史，“刺”意为检核问事，但不常置。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为巩固皇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行推恩令以弱藩国，以内朝御外朝以削相权，文化上独尊儒术等，针对地方郡县，则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刺史制度。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州，各州置刺史^[1]一人。这时候的刺史只是中央朝廷派往地方的监察官员，官秩六百石，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并非固定的行政官吏。后来刺史职权进一步扩大，到东汉时，刺史官秩提高到二千石，已有固定治所和衙门，每年遣吏向司徒府汇报。如此，刺史便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

东汉时，全国有郡国一百零五个，分属于十三州。除司隶所部七郡外，豫州有郡国六，冀州九，兖州八，徐州五，并州九，幽州十一，青州六，荊州七，扬州六，益州十二，凉州十二，交州九。譬如孙策父亲孙坚任长沙郡太守，长沙郡又隶属于荊州。

按照制度，州统领郡，州刺史地位理应在郡太守之上，但郡守与刺史官秩相同，且东汉以后，地方军队归于郡守统领，太守是实际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权势远在刺史之上，因而对所谓的上级并不服气。州、郡素来矛盾激烈，双方经常互相向朝廷告状。每每郡、州之间冲突时，朝廷鞭长莫及，不明地方状况，是非难辨，因而往往谁的奏章先到，便

对谁有利。

数年前，青州刺史与东莱郡太守相互争斗。青州刺史抢先向朝廷告状，东莱太守得知消息时，青州刺史早已将奏章发出。东莱太守情急之下，急命下属推荐精干人选。彼时太史慈二十一岁，在东莱郡为小吏，被选中为使者，赶赴京师打探消息。

太史慈日夜兼程，抄小道抢先抵达洛阳，先在司徒府门前等候。不久，青州刺史使者来到司徒府，太史慈假意上前问道：“你是来呈送奏章的吗？”使者回答说是。

太史慈又问道：“你的奏章在哪里？署名有没有错误？”

青州刺史使者不知道太史慈身份，看他大大咧咧要检视奏章，以为他是司徒府官吏，便取出奏章交给了太史慈。太史慈一拿到青州刺史奏章，便几下毁去。

青州刺史使者大急，忙叫人抓捕太史慈。太史慈便表明自己东莱太守使者的身份，正色告道：“你不给我奏章，我也毁不了，我们双方都有过错。目下我二人处境一样，我有毁去奏章之罪，你有亡失奏章之罪，罪名不轻。不如我们结伴逃亡，也可以避免受到上司处罚。”

青州刺史使者大惑不解，问道：“东莱太守派你来，就是要阻止我呈报奏章，而今你已经达到目的，为何还要逃亡？”

太史慈道：“太守派我来，只是让我查探奏章是否已经上奏，但我适才冲动之下，毁了你的奏章。我有违上司命令，回去后必会受到惩罚，所以才想要跟你一起逃亡。”

青州刺史使者信以为真，便与太史慈一道逃跑。出洛阳不久，太史慈便扔下青州刺史使者，独自赶回东莱郡，向长官禀报事情经过。东莱太守立即派使者日夜兼程，将奏章递交给司徒府。等到青州太守得知事情经过、打算再次派人递送奏章时，朝廷责罚青州太守的命令已经下达。

因此一事，太史慈出尽风头，成为天下知名人士。但他的所作所为

也将州、郡之间的矛盾彻底暴露了出来，天下州刺史均视他为眼中钉。半年之内，太史慈接连遭遇三次行刺，虽然侥幸化险为夷，但他自己也起了畏惧之心，辞去官职，亡命天涯，不知所踪。

孙策又道：“当日我听到太史君巧计设陷青州刺史使者一事，以为阁下只是个心计深刻的酸书生，今日一见，方知是当世英雄豪杰。”拔剑上前，割断了太史慈身上的绑缚。

太史慈抚摸手腕，不解地问道：“孙君明知我是敌非友，为何还要放我？”

孙策道：“陈匠师并没有盗取官家宝物，他只是被人陷害。之前一个月，他一直被关在掖庭令毕岚府中，若不是侥幸逃出，怕是已成了毕岚的生殉品。至于我和公瑾的洛阳之行，确实是为了陈是。陈是有过人巧思，却被朝廷拘在皇宫，专门制作娱乐皇帝权贵的无聊玩意儿。家父长沙太守孙坚孙公觉得该人尽其才，所以派我来找陈是，陈是自己也愿意跟我回去江东。”顿了顿，又道，“我已将实情尽数告知，太史君要如何应付，尽可自便。”

太史慈道：“孙君不怕我向官府告发吗？我只需一声叫喊，坊卒便会蜂拥而至，你们连这个门都出不去。”

孙策笑道：“你太史慈是当世英雄豪杰，不会做这样的事。”又道，“况且官府捉住我后，定会将我处死，那时太史君就再也找不到旗鼓相当的对手打架了。”

太史慈面色一直凝重而严肃，听了后半句话，这才松开眉头，微微露出笑容，道：“今日这场架打得痛快。”

孙策道：“有机会，咱们再大打一场，非分个胜负高下不可。”太史慈道：“好。”简短的一个字，就表明他不会再向官府检举告发孙策了。

周瑜忽道：“以太史君的声名，应该不会为了一千万赏钱而捉拿陈

是，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缘故吧？”

太史慈道：“我当年之作为，得罪了天下刺史，而今四海之内难有容身之地，连老母亲也受我牵累，不得不离开故里，远走他乡避难。这次我是为母亲求药来到京师，得人指点，称陈是所取官中宝物非同小可，若能将其寻回，将是盖世奇功一件。”又叹道：“这些年我历经江湖风雨，功名利禄之心早已淡去，只希冀能解脱祸事，陪老母重返故乡。刚巧这次来洛阳遇到陈是被官府通缉一事，故而决意挺身而出，替朝廷捉拿钦犯，以功弥过。”

周瑜忙问道：“既是盖世奇功，想必官家失物非同小可，太史君可知到底是什么？”

太史慈道：“不知道，指点我的人没提，应该是不方便提及。不过我想只要捉住陈是，总有法子能追索回失物。”

周瑜又问道：“那么指点太史君的人是谁？”太史慈有所迟疑，似是不愿意提及对方名字。

周瑜忙解释道：“我并非有意刺探太史君私事，而是陈是根本没有盗窃所谓官中宝物，我等想要为他正名，首先得探知失物是什么。”

孙策道：“太史君，其实我们也算是殊途同归，不如一起合作来调查这桩案子。一旦查明真相及真凶，贼人和宝物都归太史君所有，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朝廷不再通缉追捕陈是。如此，你我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太史慈心有所动，但仍有疑虑，转头看了陈是一眼。

陈是忙道：“我对宝物一事，决计一无所知。”挽起衣袖，露出手腕上一圈黑紫伤痕来，道：“我被毕氏家人锁在密室中一个月，这是锁链留下的。就算太史君信不过我的话，但这些新伤总不会是假的。”又将足踝上的淤伤展示出来。

太史慈这才完全释然，告道：“指点我的人是谁？”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2]人，为大儒荀子之后。其父荀绌曾任济南相，叔父荀爽曾任司空。荀绌出仕时畏惧宦官，于是命荀彧娶中常侍唐衡之女为妻。与宦官交往通常被士林视为奇耻大辱，更不要说联姻，尤其是荀氏这样的名门世家。但荀彧年少时即有才名^[3]，虽娶了宦官之女，才学出众也是真事，被誉为“王佐之才”，倒也没有太多人敢当面讥议他。

荀彧一直未入仕途，直到最近，才被举孝廉，出任守宫令。守宫令掌管皇帝笔、墨、纸张等物品，官职不高，却因为日日亲近天子，能抢先知道许多机密大事。

孙策和周瑜一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对视一眼，各有惊惧之意。二人均是一般的心思：荀彧称失物非同小可，一定是举足轻重。莫非正如郭嘉一开始推测的那般，那失物正是传国玉玺？

太史慈见二人脸色有异，问道：“怎么了？”

周瑜不便立即提起郭嘉推测的传国玉玺一事，只道：“荀彧应该知道官中失物具体是什么，但没有提及，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缘由。”

孙策道：“荀彧也算是天下名士，恕我无礼，太史君跟他关系如何？”

太史慈道：“没有任何交情，只有这次来洛阳，替孔御史带了一封信给他，仅仅见过一次面而已。”

孔御史名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十九世孙。七世祖孔霸是汉元帝的老师，官至侍中。父亲孔宙曾任泰山都尉。孔融自幼丧父，却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才学出众。第二次党锢之祸时，名士张俭受到朝廷追捕，因与孔融兄长孔褒交好，遂逃亡鲁国^[4]孔家。碰巧一家之主孔褒外出，只有孔融在家。当时孔融年仅十六岁，张俭认为孔融太过年轻，遂未提及自己的处境，预备离去。孔融看见张俭模样窘迫，忙道：“家兄虽然在外未归，我一样可以为东道主。”因此将张俭留了下来。后来事情泄露，孔褒、孔融被逮捕入狱。兄弟二人争相认罪。孔融道：“收容匿藏张俭的是我，有罪归我。”孔褒说：“张俭来找我，不是弟弟的罪过，罪在

我，我心甘情愿。”官吏又问孔母，孔母说：“长者承担家事，罪责在我。”一门争着赴死，主审官员难以断决，于是向朝廷请示。汉灵帝亲下诏书，定孔褒有罪。孔褒被杀，孔融亦因此而闻名。何进任大将军后，为笼络天下名士，征辟孔融，举其为高第，任侍御史。孔融做了几天官，因与上司御史中丞赵舍不和，便托病归家。

太史慈自青州事件后，一直远离中原，避祸于辽东，然老母却不耐辽东苦寒天气，遂栖身于鲁国。孔融不知如何知道了此事，一直对太史慈母亲多方照顾。最近母亲生病，太史慈赶去鲁国探视，听说医圣张机有药能治老母之病，遂赶来洛阳找张机求药。孔氏与荀氏两家是世交，孔融听说荀彧被举孝廉为守宫令，遂备了贺礼及书信，请太史慈一并带及。

数日前，太史慈来到洛阳，打听之后，方知医圣张机已经辞官归隐，但太医令张奉一直跟随张机学习医术，算是半个弟子，医术也还算不错。虽则张奉是大宦官张让养子，情急之下，太史慈也顾不得许多，遂来永和里张让宅第等到张奉，求了一剂方药。

太史慈又去求见荀彧，将孔融贺礼、书信奉上。荀彧居然也知道太史慈当年诓骗青州官吏之事，颇同情他目下的处境，孔融也在书信中极力称赞太史慈是当世义士，托请老友方便时设法替其解祸。刚好有皇家工匠陈是被朝廷追缉一事，荀彧遂指点太史慈设法捉住陈是、追回宝物，一旦事成，就算有十起青州之祸，亦可迎刃而解。

对于荀彧这样大名士的话，太史慈当然深信不疑，遂将方药托人带回鲁国，自己留在京师，一心一意追捕陈是。他起初也认为陈是既已失踪一月，又盗取了官家重要宝物，一定早已逃出京师，但荀彧有所暗示，称陈是人一定还在京师。太史慈也是个聪明人，当即意识到陈是所盗宝物必与宫廷相关，那件宝物大概离开京师后就再无用处了，是以他先来到永和里搜查，想获取一些线索。

陈是住处早被官府翻了个底朝天，太史慈却不肯就此死心，料想钦犯是个工匠，有什么官差尚未发现的秘密机关也说不准。他里里外外转悠了几个时辰，终于发现了院中舂米槽下暗藏着一具弩机，精工细作，为他生平仅见。太史慈试射了几次，发现那非但可以五箭齐射，亦能连

射，且配有用于瞄准的望山，极为精准，就是普通人也能成为神射手，大为称奇，心道：“若是军队都装配了这种弩机，当是无往而不胜了。”料想这弩机被藏在隐秘之处，陈是必是格外珍惜，多半还会回来，遂将弩机装好后重新放回原处，自己则死守在院中。

周瑜等人听完太史慈叙述，这才明白经过。

陈是道：“那五连弩只是我的试制，刚做成不久，也向上司毕岚稟报过，却被他厉声呵斥，让我不要再弄兵器之类。我一时舍不得毁去，遂先自己收藏了起来。”

太史慈见陈是似乎并不太将那五连弩当回事，很是纳罕，问道：“这五连弩何等威力，陈匠师却不放在眼里。你在厨下到底藏了什么东西，竟能比这神妙的五连弩还要珍贵？”

陈是未及回答，忽有狗吠声传来，周瑜忙道：“这里不能再留。太史君，我们几个正被官府追捕，行动不便，你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你先留在这里，如果明日我们能侥幸出城，再设法在南郊太学相会。”

太史慈应了一声，道：“我会想办法打听那失物到底是什么。”

周瑜道：“当初荀彧不愿意明说，怕是现下仍不能说。”太史慈道：“总得试上一试。”

四人出来庭院，外面早已是黑漆漆一片。周瑜道：“马匠师，我们不能再带着你了。为了替你脱罪，得将你绑起来，藏在骠骑将军的马车里。车子停在僻静处，至少要明日天亮后才会被人发现，那时我们应该已经出城了。”

马钧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自己结巴，难以表达一句完整的话，便上前用力按了按陈是肩头，示意对方保重。陈是道：“多谢，马匠师也多多保重。”

孙策见陈是对马钧极为佩服，料想对方必有过人之能，忙道：“等到这件事了结，马匠师不如跟我们一起返回江东。”

马钧立即摇了摇头，朝地面指了指，示意这里才是他的家。孙策见难以勉强，只好作罢。

几人先摸黑回到车驾所停之处，周瑜取出绳索，将马钧手脚缚住，又以衣襟塞其口，将他塞入车里，这才引孙策、陈是往伏府赶来。伏寿心腹婢女豆儿一直等在巷口柳树下，听到周瑜报上姓名，便引几人从角门进来伏府。

周瑜问道：“寿娘人呢？”豆儿道：“小主母正在堂屋陪客，命奴婢接到几位公子，便直接引去那里。”

周瑜闻言一愣，不禁起了警觉之心，问道：“客人是谁？”

那豆儿甚是机灵，有意卖起了关子，抿嘴而笑道：“公子一见便知分晓。”

来到堂屋一看，那客人竟是乔嫋、乔婧姊妹。周瑜大为意外。孙策更是惊喜交加，一个箭步跨过门槛，直奔到乔嫋面前，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局促地招呼道：“大乔，你也来了。”

乔嫋忙衿衽行礼，道：“孙公子有礼。”又上下打量孙策一番，抿嘴而笑。

孙策这才意识到自己穿着一身下人的衣服，忙道：“噢，我这是特意乔装打扮，装成周瑜的仆从。”

乔嫋微微一笑，道：“孙公子气度异于常人，即便穿上奴仆衣服，也不会有半分相像。”孙策闻言，心下大悦。

伏寿甚是体贴人意，忙命婢女寻来一套衣衫，给孙策换上。

周瑜问道：“二位什么时候到的？”乔婧道：“我们刚好赶在夜禁前进来，来这里见过伏姊姊后，她说已经见过周公子，但不知道你……你们会不会来，说若是事情顺利，便有可能抢在夜禁前出城了。我还担心……”忽满脸红晕，没有再说下去。

她本已拜托伏寿暗中相助，却仍与姊姊赶来永和里，自然是因为担心周瑜、孙策。若是周瑜一行已经出城，就表明事情顺利，她却仍然说“担心”，下面的话显然就是“担心今晚见不到公子了”，足见已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情。这本是极为微妙的少女心理，旁人难以明白，但周瑜既情之所钟，心之所系，此刻注意力更是全部在乔婧身上，一见她脸上红潮，立即会意，心中又是感动又是感激，恨不得立即上前揽佳人入怀，温言怜惜，可有外人在场，他亦不敢放浪造次，只低声道：“多谢。”

伏寿问道：“事情还顺利吗？”周瑜道：“托各位的福，还算顺利。”

伏寿遂命仆人先引陈是下去歇息，又命人为孙策、周瑜准备了一桌热饭热菜，二乔也陪着用餐。可惜国丧期间，不能饮酒，不免有所遗憾。

饭后闲聊，又谈及官家失物一事。周瑜便说了今日在陈是住处遇到太史慈一事。伏寿听说太史慈是得守宫令荀彧指点，道：“如此看来，通缉告示上所提的官家宝物，一定就是目下扰得皇宫不得安宁的失物了。”

周瑜等人之前觉得郭嘉关于传国玉玺的推测匪夷所思，此刻越想越像是这么回事。周瑜与孙策相视一眼，遂试探问道：“那失物既然如此重要，会不会是……”正有所迟疑时，伏寿已抢先问道：“传国玉玺？”

郭嘉虽然早有官家宝物即是传国玉玺的推测，但因事关重大，周瑜等人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提及。乔婧亦未告知过伏寿，此刻忽听好友一口道出，大为惊异，问道：“伏姊姊，你怎么会……”

伏寿道：“我只是自己猜的。我曾告诉过你，前几日我进宫拜见何太后时，何大将军正率人在皇宫内外大加搜索，说是丢了重要东西。”

乔婧点了点头，道：“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公子他们几个。因为

陈是皇家工匠，那时我们就认为通缉告示上的官家宝物应该就是皇宫失物了。”

伏寿道：“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没有说。”摇了摇头，似乎颇为无奈，道：“昨晚皇帝来过永和里。当然，他是自行微服出宫，偷偷跑来与我相会。我们在隔壁史道人家中见了面，他神色很紧张，说怕是他做不成皇帝了。”

汉少帝刘辩与伏寿一起长大，前者性情懦弱，后者则刚毅深沉，有男子之风，因而刘辩自小便对伏寿十分依赖。伏寿见刘辩已贵为天子，却因为一点不顺便私下出宫，更是在她当面哭哭啼啼、惊慌失措，像个没有见识的妇人，心中颇为厌烦，但仍然好言抚慰。

刘辩一再说怕是他做不成皇帝了，伏寿问他为什么这么讲，刘辩又支支吾吾不肯明说。伏寿以为刘辩是担心董太后想立陈留王刘协为帝之事，便劝道：“陛下是皇后所生，有嫡子身份。陈留王只是美人所生，不过是个庶子。陛下还是先皇帝长子，无论立嫡立长，都是你占优。更何况还有何大将军作为后盾，陛下何必忧心。”

刘辩哭道：“不……不是……父皇在世时不喜欢我，使了些手段，而今董太后那边占了先……”未及说完，便被赶来的宦官扯走，带回了皇宫。

伏寿素知刘辩性格，只以为他又在杞人忧天，也没太当回事，而今既知守宫令荀彧指点太史慈追索官家宝物以脱昔日之祸，守宫令掌管皇帝文书，有诸多机会接近玺印，再将前后诸事联系起来，便立即想到那件失物极可能是传国玉玺。

周瑜不敢说郭嘉早已猜及传国玉玺一事，只道：“传国玉玺是国之重器，若果真丢失，倒能解释何大将军大索宫中，皇帝忧心坐不稳九五宝座，以及朝廷悬出一千万重赏之事。可我有一点不明白，追索失物是最近之事，而工匠陈是一月前便被人囚禁，为何忽然将罪名加到他头上呢？”

伏寿道：“我猜多半是先皇帝在世时，派掖庭令毕岚造了一方假传国玉玺，将真玉玺藏了起来，传给当今天子的则是假玉玺。但由于这件事进行得极为隐秘，知情者极少，假玉玺亦是做工精致，能够以假乱真。直到最近，有人发现玉玺为假，这个人极可能就是守宫令荀彧。听说他是荀子后人，博学多识，且精通古玩，能辨出玉玺真假也不足为奇。何太后得知后，忙召何大将军入宫，大索宫中，却未搜到传国玉玺，遂一路追查。掖庭令毕岚是先皇帝心腹，掌管天子器物，他本人亦精通工艺，肯定会成为首要嫌疑犯。他既已在一月前病故，何大将军必会追索其家人。传国玉玺事关重大，毕氏家人如果否认知情，势必遭受酷刑拷问。如果承认知情，即便交出传国玉玺，也是灭门大祸。毕氏家人不是傻子，知道最好的脱身办法就是找个替罪羊。刚好陈是在这个时候逃离了毕府，他又是皇宫工匠，是毕岚手下第一能人，只要毕氏家人巧妙应答，便能令何大将军相信是陈是伪造了假传国玉玺，而真玉玺的下落也只有他知道。我想何大将军也相信了这套说辞，遂以盗取官家宝物的罪名，悬重赏通缉陈是。”

这一番洋洋洒洒的推测，与之前郭嘉所猜大致不差，甚至在分析朝廷追缉陈是缘由上比郭氏更胜一筹。至于守宫令荀彧认定陈是人还在京师，必是以为他手持传国玉玺，且已投靠董太后一方。而汉少帝刘辩之前不得父皇汉灵帝宠爱，受了不少窝囊气，对其自尊、自信打击极大，而今又得知手中的传国玉玺是赝品，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白板皇帝，虽有母亲何太后及舅舅大将军何进撑腰，却还是心中没底，遂跑出宫来，向最信任的伏寿哭诉。

至此，众人皆已认定皇宫失物必是传国玉玺，一时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应对。

过了好大一会儿，乔嫖才先开口，缓缓道：“传国玉玺涉及江山社稷，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过问。而今既知陈是已跟玉玺一事绝无干系，可否请寿娘设法帮忙圆转，将真相告知何太后？如此，孙、周二位公子也不会因为与陈是亲近被官兵追捕。”

乔嫖言下之意，无非是传国玉玺干系太大，以众人之力，根本难以

干涉。目下最要紧之事，只是为陈是正名，如此孙策、周瑜亦可摆脱麻烦。至于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是谁伪造了传国玉玺，真玉玺又在哪儿，反倒不重要了。

周瑜想到曾应允与太史慈共查真相，不免有所犹豫。孙策却立即接口道：“大乔所言，正是我心中所想。”他既表了态，周瑜也不好反对，只好点了点头。

伏寿抿了一口蜜水，道：“大乔所托，我本该尽力而为。若在以往，这件事于我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但在目下，却是不行。”

乔靖很是不解，道：“为什么？伏姊姊不是很快就要进宫了吗？你进宫后便是皇后，只要你在何太后面前说上几句好话，便可立解众人之厄。”

伏寿踌躇道：“这个……我实有为难之处……”

乔嫫还是第一次恳请伏寿帮忙，却被对方当面拒绝，心念一动，问道：“莫非……起了变故？”

伏寿咬咬嘴唇，道：“实话告诉各位，未来的大汉皇后不是我，我也没有再进宫的打算。几日前，就因为这件事，我跟何太后当面闹崩，何太后下令收缴注销了我入宫的门籍。我嗣母这几日一再训斥我，也是因为这件事。”

洛阳官民均知皇子刘辩在永和里史道人家中长大，与邻里伏氏之女有青梅竹马之情，而今刘辩当了皇帝，伏氏便是未来的皇后，这是众所周知之事，是以伏寿只要挺身而出，便能让中军校尉袁绍退兵。然此刻伏寿忽然神情落寞，道出她不会成为皇后，众人惊闻巨变，一时愣住，又因不知原委，不知该如何安慰。

周瑜忽想到初遇伏寿时她正在柳树下哭泣，尽管之前小乔曾说伏寿为入宫而烦恼，但那绵绵的哭泣声，显然是为不能入宫而难过了。

还是乔嫫先道：“既然如此，也不好让寿娘为难，我们再想办法。”

乔靖道：“那好，天色不早，先各自歇息吧，我们明日一早出城，我和姊姊会将陈是藏在车上。孙公子，周公子，你们二位……”

孙策道：“我们分头走，出城后再在南郊会合。”

计议已定，遂各去安歇。

周瑜与孙策同睡一榻，抵足而卧。孙策一再感念二乔的深情厚谊，又道：“这趟洛阳之行当真不虚，不仅找到了陈是，还与佳人相识。公瑾，你我情同手足，我心思从不瞒你，我实话告诉你，我要娶大乔做妻子。”

周瑜道：“唔，大乔温柔貌美，又知书达礼，是再理想不过的妻子。不过伯符可曾当面问过她自己的意思？”

孙策嘻嘻一笑，道：“这个……当面问，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大乔是大家闺秀，当面问这种事会不会让她难堪？再说了，我觉得大乔喜欢我啊，今晚一见面就朝我笑呢。”又道：“我看你和小乔也是情投意合，这样，我娶大乔，你娶小乔，咱们两个就是连襟了。”

周瑜含含糊糊地道：“那自然再好不过。只是目下我们危难未解，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

孙策喜滋滋地道：“不需要从长计议。我早向乔府下人打听过，二乔尚待字闺中，均未许亲定亲。等这里事情一了，我便请父亲大人派人携带聘礼到乔家提亲，两份聘礼，我聘大乔，你聘小乔。我们再择良辰吉日同日成亲，岂不是美事一桩？”

周瑜不答，沉吟许久，才道：“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总得你情我愿。还是先找个机会问问二乔心意到底如何，也许她们早有了心仪的对象呢。”

却听到鼾声大起，孙策竟已睡着了。周瑜叹了口气，合上眼睛，但始终无法入睡，又怕辗转反侧惊扰了好友，遂干脆披衣起身，出房散心。他知道伏氏是大户人家，生怕四下闲逛时遇到不知情的下人，令伏

寿他日不好交代，便径自来到角门，开了门出来，来到巷口大柳树下乘凉。

夏夜星空繁星点点，银河飘渺浩瀚，被凉风一吹，当真有几分心旷神怡的感觉，连日来的奔波疲乏亦一扫而空。周瑜长舒一口气，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忽听到柳树后有窸窣窸窣之声，刚刚松弛下来的身体又崩紧起来。本想走开，又怕对方看到了什么，便低声喝问道：“是谁在哪里？”

柳树后走出一人来，却是个跟周瑜年纪相仿的少年，瘦削苍白，穿着短衣长裤，似是大户人家的僮仆。

周瑜问道：“你是谁？鬼鬼祟祟在这里做什么？”那少年道：“我睡不着……出来散散心。”朝后面宅院指了指。

周瑜道：“你是史侯府家的？”少年点了点头，问道：“你也是心中烦闷，难以入眠吗？”

周瑜道：“我确有苦闷烦恼之事。你又为了什么而烦闷？”少年道：“我……”迟疑了下，问道，“你愿意听我述说烦恼之事吗？我平日都找不到可以一吐心事的人。”

周瑜心道：“你只是个下人，哪里有人愿意听你的心事？”但他自己并不轻贱他人，又见对方与自己年纪差不多，遂道：“当然，你可以将烦恼之事讲给我听。”

那少年道：“我有个心仪的女子，想娶她做妻子，可是目下我不能再娶她……”

周瑜听到这里，忍不住摇了摇头。那少年见状颇为着恼，道：“怎么了，你觉得我很可笑？”周瑜忙道：“不是，我的苦恼也跟你大致类似。”

少年“哦”了一声，大起同病相怜之意，遂再无忌讳，道：“我自小允诺要娶她做妻子，可目下情势有变，我不能再娶她做……做正妻，只能做侍妾，这是她决计不能容忍之事。”

周瑜本以为那少年是史侯府僮仆，听到“正妻”“侍妾”，才知有所误会。

那少年又道：“她告诉我说，宁可不要嫁，也不要做侍妾。可我的婚事是大人们决定的，我自己完全做不了主。她也不肯再见我，我该怎么办才好？”

周瑜道：“她若是真心爱你，一定能体谅你的难处，不会计较妻妾的名分。”

少年一怔，问道：“是这样吗？”周瑜道：“是这样。但如果我是你，一定要尽力给心爱的女子一个名分。”

少年忙道：“这也是我想做的，可是我做不了主，该如何是好？”周瑜道：“既然你非她不娶，她非你不嫁，何不一道远走高飞？”

少年“哎哟”了一声，未及回答，便听到有人喝问道：“谁在那边？不知道夜禁了吗？”却是坊卒提灯过来了。

少年忙道：“我该回去了。”又道：“谢谢你，刚才那些话说出来，我心里好受多了。”周瑜道：“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少年迟疑道：“那些话……”周瑜拍了拍胸脯，道：“放心，我决计不会对第二人说起。”

少年这才会心一笑。二人也不互问姓名，就此拱手作别，各自回去安歇。

过了几日，周瑜才意外知道，他在大柳树下巧遇的少年，便是当今大汉天子汉少帝刘辩。其所苦恼之事，即是他与青梅竹马伙伴伏寿的婚姻——

刘辩自幼立誓娶伏寿为妻，其母皇后何宛也默认这桩婚事，允诺等他当上皇帝，就立伏寿为皇后。然当刘辩即位后，何宛心思又起了变化，想为儿子选一位娘家势力更强大的皇后。而伏寿依然可以进宫，成

为刘辩宠爱的美人或是贵人，只是没有皇后名分而已。

但伏寿却是名利之心极重，她虽出生名门，但只是庶出，其生母樊盈只是个地位卑微的侍妾。而嫡母阳安长公主刘华则是汉桓帝刘志之女。汉桓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好色皇帝，生平临幸的美女无数，但却没有儿子，只生有三女。刘华是汉桓帝长女，身份尊贵，且最为父皇宠爱，养成了强势霸道的性格，其所生六子亦是颐指气使。伏寿虽是唯一女儿，甚得父亲宠爱，却还是避免不了要受嫡母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们的气，所以她自幼发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但她只是妇人之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强过男子，既无功业，便无权势地位，唯一所能倚仗者，便是婚姻——能嫁一位人中龙。

而上天也格外青睐伏寿，她身边凑巧出现了一位人中龙——虽然不是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却有无比显赫的皇子身份，父为皇帝，母为皇后——这便是养在史道人家的刘辩了。她费尽心机接近这位未来的大汉皇帝，多年下来，终于完全占有了他的情感世界。

刘辩因在宫外长大，没有皇子威严，甚至性格还有些软弱，遇事完全依赖伏寿。譬如汉灵帝不喜欢刘辩，一直想立幼子刘协为太子。汉灵帝先建西园八校尉，总领骠骑位在大将军何进之上。汉灵帝还带着幼子刘协到平乐观阅兵，已是明显的要立刘协为嗣的信号。刘辩听到旁人议论后，惶恐无助，当着伏寿的面痛哭流涕，告诉她自己做不了皇帝，而她也当不上皇后了。伏寿却甚是镇定，一再抚慰刘辩，分析局势，称其母何皇后与宦官联姻，背后有宦官集团支持，其舅大将军何进手握兵权，而刘辩自己更是有嫡长子身份，是朝臣心目中储君的不二人选，因而皇宫内外都会支持刘辩，他也一定能当上皇帝。刘辩素来对她言听计从，这才平复情绪，重新有了信心。

皇后何宛听说后，也很佩服伏寿的见识，特意将她召入宫中，当面承诺只要等刘辩登上皇位，她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伏寿当场泪下，她终于看到了即将出人头地的那一天。

不想等到刘辩在刀光剑影中即位为汉少帝后，事情又起了变故——

汉灵帝虽死，其母董太后仍然在世。大汉以孝治国，东汉自汉光武

帝刘秀之后，每位皇帝的谥号都带有一个孝字。按照礼法，董氏懿旨高于何太后懿旨，何太后懿旨又高于汉少帝圣旨。董太后在宫中日久，身后也自有一股宦官势力支持。兼之其兄董重任骠骑将军，地位不在何太后兄长大将军何进之下。而陈留王刘协由董太后抚育长大，董氏一直希望能立刘协为帝，所以大宦官蹇硕虽死，宫中隐患仍在。

为了进一步巩固势力，何太后希望能为儿子刘辩选娶一位实力更强的皇后，正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明明已有结发妻子阴丽华，却又不得不娶真定王刘扬外甥女郭圣通为正室一样。

但伏寿没有阴丽华的隐忍与谦让，坚决不肯以贵人身份入宫，还带信给汉少帝刘辩，威胁说如果不能以皇后身份入宫，她宁可不要皇帝。话说得斩钉截铁，这下刘辩着慌了，慌忙去见母亲何太后，恳求允准立伏寿为皇后。

何太后见儿子不识大体，为了一小女子全然不知所措，也有些生气，数落道：“伏寿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要挟天子，她不嫁便不嫁吧，天下多少女子想求入宫为一采女而不得呢。”

懦弱的刘辩不敢忤逆母亲，却又舍不得伏寿，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宦官们见天子落泪，均从旁相劝。何太后心软了下来，这才道：“伏寿不能立为皇后，这是我和你舅舅商议后定下的事，不容更改。但伏寿可以入宫为贵人，你可以多宠爱她，多作弥补。天下哪有女子不想嫁皇帝的？你只要哄哄她，她也会顺水推舟同意的。”

何太后随即又召伏寿入宫，半劝半命地让她尽快入宫。伏寿听说只能封作贵人，竟当面抗拒，表示宁可终身不嫁，也不要跟生母一样做他人侍妾。何太后出身卑微，原是屠夫之女，入宫后也是母因子贵，生下皇子后进为贵人，后来才得封皇后，见伏寿言辞如此激烈，也是勃然大怒，命人立即收缴伏寿入宫门籍，将她赶出宫去。

刘辩听闻事情变得更糟，整日忐忑不安，接连两次溜出宫来，想劝伏寿找机会向太后赔罪——

第一次，伏寿应约来了史侯府，态度坚决，向刘辩表示不做皇后绝

不入宫。无论刘辩如何恳求，她都不肯松口。

第二次，刘辩再度溜到史侯府，派人去隔壁请伏寿时，她却再也不肯出来相会。刘辩在史侯府中徘徊，望墙兴叹，不肯轻易离去，竟由此赶上了夜禁，滞留在永和里过夜。他难以入眠，跑来伏宅附近窥探，又由此在巷口大柳树巧遇周瑜，更在对对方身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吐心事。

尽管黑暗笼罩大地，仍然有人在夜幕下取下伪装，流露出了真性情，这应该算是周瑜一生中最离奇的际遇吧。但他和皇帝之间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次日晨醒鼓声一响，孙策便从床上跳了起来，见窗外天光已亮，忙拍醒周瑜，道：“该准备出城了。”周瑜慌忙起身。

孙策见好友双眼发红，不由一愣，问道：“怎么，公瑾昨晚没睡好？”

周瑜不提昨晚偶遇史家少年一事，只摇了摇头。

陈是已等在院中，见孙、周二人出来，忙告道：“二位乔家娘子已经准备好车马，预备出发了。”

孙策道：“这么早？”陈是道：“二位小娘子说是怕出意外，还是早些动身好。”

周瑜忙问道：“她们人在哪里？”陈是道：“在侧门，我引二位过去。”

伏府婢女豆儿匆匆过来，叫道：“孙公子，请留步，我家小主母请你过去一趟。”

孙策大为意外，问道：“寿娘只叫我一个人吗？”豆儿道：“是。时间不等人，孙公子请跟我来，怕是长公主一会儿就要从宫中回来了。”

孙策遂朝周瑜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和陈是先走，自己随豆儿来见伏寿。

伏寿已穿戴得整整齐齐，从容候在堂屋中。孙策进来便径直问道：“寿娘找我，有什么吩咐？”

伏寿道：“我找孙公子来，是要当面告诉你，昨日大乔当面嘱托之事，我会尽力去办。”

孙策大为惊讶，问道：“寿娘是说会去将真相禀报何太后吗？可是你……你不是已经不能入宫了吗？”

伏寿道：“只要我肯，我今日便能入宫，只是稍稍委屈我自己而已。”

孙策闻言，便深深行了一礼，道：“大恩不敢言谢。以娘子的显贵身份，我目下也只能说一声谢了。”

伏寿摇了摇头，瞩目孙策片刻，道：“我见孙公子气度异于常人，料想将来必会出人头地。若是伏寿未来需要孙公子援手，还望不要推辞。”

孙策一怔，对方是名门之后，更是当今皇帝钟爱的女子，入宫后即便做不了皇后，也必有贵人封号，贵不可言，竟然当面嘱托，暗示可能需要自己的帮助，既大感意外，又受宠若惊，当即慨然道：“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更何况寿娘于我有大恩。无论现下，还是将来，只要寿娘有用得着孙策之处，一声吩咐，孙策甘为驱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伏寿笑道：“万望孙公子不要忘记今日之承诺。”

此时孙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预想不到自己未来会有雄霸江东的局面。而伏寿则在日后成为了汉少帝弟弟汉献帝刘协的皇后，为使皇帝丈夫摆脱傀儡地位而竭力对付另一位大枭雄曹操，孙策亦成为其计划之一，若非曹操心腹谋士郭嘉及时识破阻止，本大有成功的可能。这是后话，后面再表。

孙策既知伏寿会出面相助，想来今日之内，朝廷通缉陈是的告示便会被撤销，而自己和周瑜也不会再被官兵追捕，一想到这些，脚下亦轻快了许多。赶来侧门时，却见二乔已带着陈是离去，只有周瑜还在门边等候。

孙策道：“我不是让公瑾先走吗？”周瑜笑道：“伯符是我的仆从，我怎能舍你独去？”

孙策哈哈大笑，又告知伏寿今日便会入宫禀明何太后一事。

周瑜沉吟道：“如此再好不过。只是你曾当面允诺太史慈要调查陈是案子的真相，二乔又不希望我们继续卷入此事，要如何处置才好？”

孙策道：“你想不想知道陈是案子背后的真相？”

周瑜道：“想是想，只是这背后风险太大，万一卷入是非，怕会惹来杀身之祸。我受孙太守重托，护送伯符西来洛阳，可不想你有什么闪失。”

孙策笑道：“我们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找到陈是不说，还有蔡伦十连弩的残稿，陈是也已经制出了五连弩实物，比之前的三连弩还多了两弩，只怕家父知道这些后要欢喜得发疯了。继续追查传国玉玺案，是我自己的选择，就算将来有大祸临头，那也不关公瑾你的事。”又拍了拍好友肩膀，道：“而且我知道你一定会留下来帮我。”

周瑜叹了口气，道：“我当然会帮你。那么陈是呢？”

孙策道：“等到通缉告示一撤，就让陈是自己先回江东。我会写封书信给家父，说明情况。”

周瑜道：“可二乔已经知晓我们是为陈是来到洛阳，若陈是回去江东，你我二人留下，如何解释？”

孙策笑道：“这还不好办？就说你我留恋洛阳繁华，想多待些时日。当然，她们会以为我们其实是为姊妹二人而留下，这也是实情，不必掩

饰。”

周瑜见好友心意已决，只得答应。二人遂离开伏府，预备先离开永和里，再尽快出城。料想西坊门直通北宫，是四座坊门中最重要的一座，里正多半守在那里，不欲与其照面，便打算取道南门出坊。

刚出巷口，便见到大批禁军军士分成数列奔跑过来，瞬间便占据了两边道路，将整条街道封锁起来。

孙策遽然色变，道：“莫非二乔车马上藏有钦犯一事已然败露？”心下大急，欲赶去查看，却被军士挺长戟拦住，喝道：“这里不准通行，退后！”孙策无奈，只得重新退回巷子中。

周瑜道：“情形不对！这些禁军似乎不是来拿人的，没有立即展开搜索，只是封锁了街道。”又指着一名骑着高头大马的官校道：“那不是典军校尉曹操吗？那晚他曾带人到八方旅馆搜捕你我二人。”

孙策道：“果然是曹操。他来这里做什么？”

周瑜道：“之前不是跟小乔他们商议要请官家人来帮我们查案吗？而今已过去一天一夜，会不会蔡琰已设法将事情经过告诉了曹操，他是为我你而来？”

孙策道：“这倒是有可能。我们先站过去，静观其变。若曹操果真是受了蔡琰托付，他看到你我二人，应该有所反应。”

二人遂来到路边站定，军士只是禁止人通过，倒也不予驱赶。曹操驰到近前时，只略略扫了孙策、周瑜一眼，便策马朝前去了。

孙策颇为失望，道：“看来跟你我无干。”

等了好大一会儿，才见曹操护着一辆辎车出现，往西驰去。那辎车四周围以青幔，看不清乘坐者面孔，但能劳动禁军入坊迎接，甚至封锁达官权贵云集的永和里街面，想来也并非常人。

轺车过去后，仍不见禁军解禁。周瑜遂上前试探问道：“诸位是专程来迎轺车的吗？那车子已经走了，总该让我们过了吧。”一名军士扭头答道：“上头没有命令，我们不敢随意撤走。”

又等了一刻多工夫，才有武士飞骑过来，挥动手中令旗高叫道：“收兵！”禁军遂开始往西坊门方向撤去。

忽有一名坊卒奔过来叫道：“不好，出事了！那边有人劫持了骠骑将军的车驾，车里还捆绑有人质！”

一名禁军军侯忙道：“立即封锁里坊，禁止任何人出入！”又命人赶去禀报长官曹操，自己则引人跟随坊卒去查看车驾。

孙策不由得跌足道：“你我本可早些离开，偏偏赶上禁军来接什么人。现下马钧被人发现，永和里全坊封锁，怕是会立即展开搜查，我们只能暂时退回伏府。”

周瑜道：“不妥……”一语未毕，便有人纵马过来叫道：“长公主回府。”

孙策“哎哟”一声，问道：“这长公主，莫非就是伏府女主人阳安长公主？”

周瑜道：“应该是。先皇帝只有一女，封万年公主，目下年纪尚幼，仍养在宫中。能被称长公主的，只有桓帝之女，你我怕是不能回去伏府了。”

孙策道：“伏寿已应承入宫，将真相告知何太后，就算今日你我被官兵捉住，是不是也能脱身？”

周瑜却没有那么乐观，道：“伏寿能否再入宫，还要看何太后的意思。她之前得罪过何太后，万一何太后不肯原谅她，你我岂不危哉？说不定何太后恼恨伏寿为之求情之人，又要防止传国玉玺遗失一事泄露出去，将你我二人秘密处死不说，还会牵累孙、周两家，令尊虽贵为一方太守，怕是也难逃一厄。”顿了顿，又道：“能指望自己时，千万不要依赖旁人。这，也是我不反对伯符你继续追查传国玉玺一案的原因。”

孙策闻言一凛，当即道：“公瑾说得不错，能指望自己时，千万不要依赖旁人。我们只能将伏寿之助当作锦上添花，不能视为雪中送炭。”

周瑜道：“长公主既已回府，伏府是回不去了。实在不行的话，只好先躲入陈是住处，应该不会有人去那里搜查。如果太史慈还在那里的话，对我们就更有利了。”又想到先行一步的二乔与陈是，再度忧心忡忡起来，叹道，“也不知道他们三人脱险出城没有。”

二人见军士尚未挨家挨户开始搜索，遂先朝东南方向而来，预备找机会潜入陈是住处。二人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一前一后，有意拉开了数步距离，万一有事，也不至于一同落网，还能互相援救照应。

刚走不远，便听到有人高声叫道：“那边那个白衣少年，快，抓住他。”

闻声一看，竟是昨日照过面的里正率领禁军军士赶了过来。周瑜一听“白衣少年”四个字，便知是指自己，忙道：“伯符，别管我，你先走。”

孙策刚一转身，想去援救好友，却见军士已弯弓搭箭，三面朝周瑜围去，料想自己上前也是送死，只得作罢，但也不肯离去，只装作看热闹的路人，让到一边，欲伺机而动。

里正与周瑜、孙策均照过面，却只认出了周瑜，昨日孙策是仆从打扮，今日换了长衫，一表人才，他从其面前经过，都没有认出来。

军士上前制住周瑜，解下他腰间佩剑。正好军侯带着马钧赶过来。里正忙指着周瑜告道：“这少年昨日来到永和里，自称姓江名东，是名太学生，还是骠骑将军的朋友。我告知他骠骑将军人在文陵，他说看到了骠骑将军的车驾，坚持要进来。后来又来找我，有意无意打听钦犯陈是之事。”

军侯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周瑜道：“江东。”

军侯问道：“你当真是太学生，是骠骑董将军的朋友？”

周瑜料想若再说谎话，很快就会被揭穿，遂道：“不是。”又道：“我那么说，只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撒谎是犯法吗？”

军侯便招手叫过马钧，问道：“你说你被人绑架，是这个人绑架了你吗？”

马钧摇了摇头，道：“不是……不是他。绑……绑架架……我……我的……是个大……大汉……”

里正蓦然醒悟，忙道：“听坊卒说，昨日傍晚时，有人闯入陈是家中，跟守在那里等待捉拿陈是的青衣男子大打了一架。那闯入者一定就是劫夺车驾、绑架人质的人。”

军侯皱紧眉头，问道：“青衣男子又是谁？”

里正道：“好像叫太史什么，来过永和里几次，跟太医令张令君有些交情。不过今日一早他已匆匆离开了。”又指着周瑜道：“昨日那两人打架时，听说这江东人也在场，还一再出声劝架，明显是那闯入者的朋友。”

周瑜大叫道：“我只是听到有人打架，赶去劝架而已，怎么反倒成了同党了？”

军侯一时难以分辨真假，便又问马钧道：“你见过这江东跟绑架你的人在一起吗？”马钧连连摇头。

周瑜双手一摊，道：“连这被绑架的受害者都证明我是清白的，为何里正还要冤枉我？”

刚好典军校尉曹操过来，听了经过，挥手命道：“来人，先把江东绑起来带走。”

周瑜大声呼冤，道：“我犯了什么罪？为何要绑我？就算我撒谎说我是骠骑将军的朋友，那也只是我趋炎附势，不算犯法，好不好？”

曹操问道：“那么你昨日来永和里做什么？你昨晚歇宿在哪里？可有人为你作证？”

后面两个问题十分厉害，一下子就问到了关键，周瑜一怔，再也答不出来。

曹操冷笑一声，命道：“立即绑了，押去洛阳县署严刑拷问。”

周瑜被五花大绑起来。他远远见到孙策手抚剑柄，走过来两步，忙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动手，先行逃命要紧。孙策见在场军士众多，且个个全副武装，料想即便能成功劫夺周瑜，也无法冲出永和里，只得退开。

曹操亲自押解周瑜前往洛阳县署。刚走过半条街，忽有一阵香风袭来，迎面奔来一辆轺车。路过周瑜身边时，车子忽然停了下来，有妇人娇声笑问道：“这不是典军校尉曹校尉吗？”

曹操忙翻身下马，上前拜见道：“臣参见舞阳君。”

那妇人姓何名云，是大宦官张让的儿媳，太医令张奉的妻子，还是当今何太后的亲妹，被朝廷封为舞阳君。她也不大理会曹操，半掀纱幔，瞟了周瑜一眼，问道：“你们绑他做什么？”

曹操少年时曾伙同好友袁绍一道抢劫新娘，那新娘便是时有“洛阳第一美人”之称的何云，那时曹操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何云会成为当今皇帝的小姨。也正因为这段陈年往事，他对何云怕得要死，此刻竟当面遇上，叫苦不迭，又不能就此避开，只好恭恭敬敬地禀告道：“这白衣少年名叫江东，来历不明，还撒谎是骠骑将军的朋友。刚好昨日发生了贼人劫夺骠骑将军车驾事件，我怀疑江东有些干系，所以捉他去洛阳县署拷问。”

周瑜大叫道：“冤枉，我根本就不认得什么贼人，我是……”何云笑道：“他是我的客人。”

曹操一怔道：“舞阳君说什么？”

何云道：“江东是我的客人。他来永和里是为了找我，不巧我昨日被长公主拉去宫中见太后，所以他没有见到我。”

曹操问道：“那江东为何谎称是骠骑将军的朋友？”

何云笑道：“你说呢？莫非曹校尉也想做本君的入幕之宾？”言如蜜糖，又柔又腻，充满挑逗意味，令人怦然心动。

曹操大窘，不敢再招惹对方，忙命人解开周瑜绑缚。

何云笑道：“不必，人交给我就好，本君要亲手为江郎解缚。”也不避嫌，命人将周瑜扶上车，坐在自己旁边。

周瑜满鼻香气，心中更是困惑不已，低声问道：“邑君为何要出面救我？”

何云嫣然一笑，道：“回头你就知道了。”命人驱车回府。

里正先是目瞪口呆，随即一拍脑门儿，道：“我知道江东自称骠骑将军朋友是谎话时，便该猜到他是来找舞阳君了。他生得那般英俊好看，唉。”

曹操很是不解，问道：“里正为何这样说？”

里正道：“校尉君新来洛阳不及一年，不知舞阳君的风流韵事，也不足为奇。”

原来太医令张奉身有残疾，偏偏妻子何云风流成性，丈夫既不能满足她需要，遂四下搜罗美少年，养在府中供自己享用。那时她姊姊何宛已是皇后，张奉也不敢多管。直到几年前何宛、刘辩母子失宠，汉灵帝一心要立幼子刘协为储君，何云在姊兄的警告下，不得不有所收敛，将畜养的美少年全部放出。而今刘辩既已登基为帝，何进、何宛共掌朝政大权，何云又故态重萌，尚在国丧期间，便公然与美少年同车出游。

曹操听了里正讲述，这才明白究竟。然东汉贵族妇女多有淫乱好蓄美男子者，最著名的当数阴城公主，这也不是他所能干涉之事，只得拍了拍里正肩膀，率军回营去了。

周瑜被带上车后，何云不解其绑缚，只拿手不停抚摸他大腿。周瑜有所醒悟，意欲转头呼叫曹操，告知自己并非何氏朋友，却被何云拿丝帕塞入口中。又附耳上来，轻笑道：“只要你听话，我会好好待你，洛阳城没有人再敢动你。”

自周瑜被禁军逮捕，孙策一直跟在后面，试图寻机营救。不想事情忽然出现了大转折，舞阳君何云出面营救周瑜，称周瑜是她朋友，曹操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便立即将人交了出去。孙策远远望见，不明情由，又不敢随意打听，只好继续跟在何云车后。

忽听到有人叫道：“孙公子！”却是乔婧站在路边朝他招手，身旁还有一名高大雄伟的男子，正是太史慈。

孙策大奇，忙过去问道：“你二人如何在一起？”乔婧道：“我和姊姊一早出坊时遇到点麻烦，有个醉酒的浪荡子率恶仆拦住车子，非要我们姊妹下车陪他饮酒。因为车上藏了陈是，我们也不敢出声呼救。幸亏太史公子及时出现，三拳两脚赶走了那些恶人，我们才得以脱身。躲在车上的陈是认出了太史君，说他就是昨日跟孙公子大打一架的人，也算是机缘巧合了。”

孙策道：“大乔和陈是人呢？”乔婧道：“我们出坊不久，便见到大队禁军朝永和里赶来。我怕二位公子会遇到麻烦，就让姊姊先乘车带陈是回去，太史公子则陪我进来找你们。不过适才里坊封锁，禁军不准人通过，我们等了很久才赶来这边。”又问道：“周公子人呢？”

孙策道：“周瑜本来被禁军捉住了，但那个叫什么舞阳君的妇人出面营救，人被她带走了。”

乔婧登时色变，失声道：“舞阳君带走了周公子吗？”

孙策道：“怎么了？我昨日好像听伏寿提过舞阳君的名字，她也算大有来头，是当今何太后的亲妹，对吧？我就纳罕了，她与我们素昧平生，为什么要当众营救周瑜呢？会不会是伏寿托付了她？”

乔婧跌足道：“孙公子全然想错了，舞阳君可不是什么好人。她……她……”本有些不好意思说出口，但见孙策急欲知情，只好道：“她好勾

搭美男子，曾掳取过不少美少年，养在府中。”

孙策怔了一会儿，才会意过来，大怒道：“天子脚下，还有王法吗？”转身便欲去追何云车子，将周瑜劫夺回来。

乔婧忙道：“不能直接这样闯去。舞阳君是张让张常侍的儿媳，住在张府中，那里戒备森严。这些年来，想行刺张让的侠客义士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人得手，足见防范之严密。”

太史慈也道：“我曾去过张府两次，确实非同小可。”

孙策很是气愤，道：“这舞阳君公然掠取男子，就没人管她吗？”

乔婧道：“这种事在京师常有所闻，当权者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太史慈皱紧眉头，问道：“这种淫乱之事，朝廷竟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又道：“舞阳君是太医令张奉的妻子，对吧？我因为母亲求药，跟张奉打过两次交道，觉得他人还不错，跟一般宦官子弟大不相同，他如何能容忍妻子的行径？”

乔婧叹了口气，问道：“太史公子知道扶风班氏吗？”

太史慈道：“当然知道。天下没有听说过扶风班氏的人，怕是没有几个。可惜……”

东汉初年，学博才高的扶风大儒班彪醉心于史学，想写一部继司马迁《史记》的后续之作，于是采集前朝历史遗事，还从旁贯穿一些异闻，写成《后传》六十余篇，斟酌前史，纠正得失。班彪病逝后，其子班固修成《汉书》^[6]，史料多依班彪，实际上是其修史工作的继续。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外戚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到牵连，死于狱中。汉和帝听说《汉书》未竟，下诏命班固之妹班昭到东观藏书阁，补充兄长所未及完成者。扶风班氏由此显名于世。

除班固、班昭之外，班彪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儿子，即班超。班超字仲升，是班彪幼子。班超与长兄班固、妹妹班昭性格完全不同，不喜欢文案工作。起初他为了生计，经常替官府抄写文书，但每日伏案挥毫，心思却不在文书上，常辍业投笔叹道：“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班家是当世名门，学术渊源深厚，旁人都因此而取笑坐不住的班超。班超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一气之下去找人看相。相士道：“君额头如燕，颈脖如虎，飞翔食肉，当封侯万里之外。”自此，班超便有了投笔从戎的打算。

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随其北征，因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又奉命出使西域。当时西域各国与汉朝已断交五十余年，局势复杂。班超在极为凶险的情况下，先后促使西域诸国脱离匈奴统治，重新与汉朝恢复了外交关系。永平十七年（74年），东汉朝廷在西域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府及戊己校尉府，任命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关宠为己校尉。

匈奴不甘心失去对西域的统治，永平十八年（75年），匈奴所控制的焉耆、龟兹等国突然发兵攻击汉西域都护府，都护府被攻陷，汉都护陈睦被杀。

次年，东汉朝廷得到消息，立即派援军击退匈奴，将戊校尉耿恭和残存的吏士二十余人从大雪中救了回来。

经过这次战役之后，中原地区因连年灾荒，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困难，无力继续应付西域的局面，于是撤销都护和戊、己校尉。又担心班超独处边陲，无力支撑，遂召班超回国。

西域各国担心汉使一旦撤离，匈奴卷土重来，势必进行野蛮报复，因此都苦留班超。班超离开疏勒时，疏勒举国忧恐。都尉黎弇道：“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竟然拔刀自刎而死。

至于阗时，于阗王侯哭着拦住班超，不肯放行。班超大为感动，便毅然决定留在西域，完成他立功异域的宏愿。

此时西域的形势对班超相当不利。东汉朝廷撤走了都护和戊己校尉后，匈奴重新占据了天山以北和山南北道的广大地区，并切断了西域通往内地的通路，班超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包围圈里。

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班超依靠西域诸国力量，阻止地区纷争，再孤立亲近匈奴的国家，逐步削弱匈奴势力。当时西域已与中原不通，班超的一系列活动，东汉朝廷毫无知情，自然也不会有任何援助。然到了建初五年（80年），班超再度打通了西域通往内地之路，并上书给当时在位的汉章帝，建议东汉朝廷增兵保护西域^[7]。

永元元年（89年），匈奴被东汉大军击败，被迫西迁，天山南北麓各国大都归附东汉。东汉朝廷遂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并复置戊己校尉。永元六年（94年），焉耆等国归汉，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内属，班超以此受封为定远侯，终于实现了他投笔从戎的愿望。

班超在西域居住了三十一年，久在他乡，年老思归，向汉和帝上疏道：“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皇帝感念不已，遂诏班超回国。

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抵达洛阳，被朝廷拜为射声校尉。他离开西域时本已有病，兼之旅途劳顿，回家一个月就病逝了。享年七十一岁，葬于洛阳邙山之上。

班超之后，又有班勇。班勇字宣僚，是班超少子，年少时便有父亲风范。班超去世后，班勇代父进驻西域，进一步巩固了汉朝在西域的治疗，在西域各国中威名很高^[8]。班勇死后，东汉朝廷再无力控制西域，西域内部情况也混乱起来。

班勇兄长班雄也是一员虎将，多次任屯骑校尉，率军平定羌人反叛。班雄有子名班始，娶阴城公主为妻。

阴城公主是汉顺帝刘保姑母，恃贵而骄，淫乱无道，下嫁班始后，常常与美男子在帷帐中厮混，却有意召丈夫进屋，令其伏于床下。班始敢怒不敢言，后来终于忍无可忍，于永建五年（130年）某日拔刀杀死阴城公主。

班始以为自己占理，又是定远侯之孙，顶多只是流放边关，然最后他不但搭上自己的性命，还牵连了整个班氏家族。勃然大怒的汉顺帝以最残酷的腰斩之刑杀了班始，班氏举家被杀，尸体被陈列在马市示众。扶风班氏自此衰落，此即为太史慈所叹“可惜”者。

太史慈道：“当年班氏举族遭灭一事甚为蹊跷，传闻是因为班氏卷入了宫廷争斗，原来……原来……”

乔靖道：“阴城公主荒淫无耻，又是被丈夫亲手杀死，终归不是什么值得宣扬之事，是以朝廷谎称班氏是因卷入宫廷争斗而遭祸，阴城公主则是殉夫自杀而死。”

太史慈道：“奇闻！天下奇闻！”想到名闻天下的班氏只因为一名贵族女子的淫乱而遭夷族之祸，只觉得怅恨无穷，甚至觉得自己那点儿祸事也不算什么了。

孙策道：“难怪舞阳君公然给丈夫戴绿帽子，张奉却吭都不敢吭一声，原来是怕步班始后尘。”又道：“我们总得想个法子救周瑜出来。”

乔靖道：“这其中有个难处，孙公子和周公子仍被官兵追捕，不好暴露身份。”

孙策道：“哎呀，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小乔，伏寿已经答应今日进宫，将真相禀报何太后，以解我等之厄。不过周瑜怀疑此事未必能成，伏寿之前大大得罪了何太后，何太后也许不会原谅她。”

乔靖道：“伏姊姊是个有主意的人，但何太后也是个倔强性子，后宫之中，没有人不怕她。伏姊姊当面忤逆她，肯定不会有好结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想办法营救周公子。”

孙策忽然笑了起来，道：“小乔说话的语气，跟周瑜很有几分相像呢。他说：‘能指望自己时，千万不要依赖旁人。’小乔你则说：‘要自己想办法。’算是一个意思。”颇有打趣的意思。

乔靖跺脚道：“都这个时候了，孙公子还笑得出来吗？快些想个办

法。”

孙策道：“我的办法就是直接冲进去，可小乔你说动武不行。太史君，你当年以巧计设计青州刺史，在后人一步的情况下扭转局面，足见是个能够随机应变的人，可有想到什么主意？”

太史慈道：“适才小乔说伏寿会入宫将真相禀报何太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乔婧道：“这个……”微有迟疑，不知说出传国玉玺一事是否妥当。

还是孙策道：“我答应过太史君，要跟他共同调查这桩案子，不妨将事情全部告诉他。”

乔婧便大致说了经过。太史慈瞪大眼睛，道：“原来是传国玉玺。”

乔婧又道：“对朝廷而言，目下最重要的是要找回传国玉玺。我们推测如果何太后知道事情与陈是无干后，极可能会撤销对陈是的通缉，孙、周二位公子的困境也自会烟消云散。”

太史慈道：“应该是这样。新皇帝即位不久，何氏势力也尚未稳固，没有传国玉玺，无论如何会坐不安稳。”又道：“也许我有法子能救周瑜。”大致说了计划。

孙策道：“有些冒险，但结果应该与伏寿入宫是一样的。就这么办！”又道：“小乔，你不能露面。你先回去，我一个人去找舞阳君。”

太史慈道：“我跟孙君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孙策大喜道：“如此再好不过。”

乔婧道：“那好，我先去伏府找伏姊姊，她没有了门籍，不能随意进宫，只能等何太后宣召。照情形来看，她应该还没有进宫。我让她不要再管陈是这件案子，万一事情变糟，可以少一份牵连。”

孙策道：“这样最好。不过还是要谢谢伏寿，也请转告她，我对她的承诺不变。”

乔靖一怔，也没有再多问，转身去了。

孙策和太史慈遂联袂赶来张府，对门仆称来拜访舞阳君何云。

门仆道：“舞阳君刚刚从宫中回来，正在歇息。二位可有名刺？”孙策挺了挺胸，道：“我本人不就是最好的名刺吗？”

门仆古怪一笑，又认出太史慈来，道：“你不是之前来向我家少主求药的男子吗？”

太史慈道：“正是我，前次是求见太医令，这次是求见他妻子舞阳君。”

门仆又是一笑，笑得十分诡异，点了点头，道：“那好，二位解下兵器，在门厅候着，小臣进去禀报。见不见二位，还要看舞阳君的意思。”

孙策与太史慈遂将兵器交了出去，静静等候。门厅里站有两名全副武装的守卫，非但佩有长短兵器，还背着弓箭，神情警觉，不断上下打量审视孙策、太史慈。

孙策很不自在，喝道：“看也该看够了，没见过男子吗？”

一名守卫鄙夷一笑，道：“我等看看算什么，关键是舞阳君看不够才好。”大概也将孙策当作了来投靠何云的面首。

孙策大为恼恨，然想到好友周瑜尚陷身在张府，少不得要忍气吞声。等了一刻工夫，门仆进来，招手叫进一名婢女，命她引客人进去。

一路穿堂入室，曲曲折折走了许多路。沿途彩花种种，金间玉错，芳香入鼻，幽远可爱。终于来到一处花丛包围的楼阁，匾上写着“腾云楼”三个隶体大字。婢女引孙策二人来到堂前，却不许二人进去。

只听到里面窸窣窸窣有卷帘之声，旋即有人叫道：“那个年轻些的少年，让他进来。”婢女遂引孙策进堂。

却见堂首地毯上斜卧着一名三十岁出头的美艳妇人，长发散地，只穿着绮罗轻纱，半明半透，兼之酥胸半裸，妩媚诱人。

堂东竖置着一个大大的圆形木盒，下有支柱，盒面镂空，呈花鸟缠枝状。木盒里面不知装有什么机关，竟有轻风徐徐从盒孔中吹出，拂动那美妇的轻纱秀发，极具仙气。孙策一见之下，呼吸便立即紧促起来，喉咙发干，胸口“咚咚”剧烈跳个不停。

那妇人笑道：“你这少年倒是大胆，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孙策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道：“你就是舞阳君吗？邑君也没不让我看呀。”

那妇人正是舞阳君何云，也不以为意，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来见我做什么？”孙策道：“我叫孙策。适才舞阳君带回的男子叫周瑜，我是他的朋友。”

何云道：“就是那被禁军捉住的美少年吗？他自称叫江东。”孙策道：“我二人都来自江东，叫江东也无妨。”

何云笑道：“你这少年性情有趣，就一道留下来，跟你朋友周瑜一起陪我吧。他人就在里面呢。”

孙策决然道：“不行。”何云笑道：“你说不行就不行？这里可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

孙策道：“不妨实话告诉舞阳君，我和周瑜正被官兵追捕，是朝廷要犯，留下来只会牵累舞阳君。”

何云拍手笑道：“那样更好了，你们没有别处可去，只能倚仗我的庇护。孙郎不知道我的身份吗？我可不是怕被牵累的人。”

孙策道：“我二人并没有犯下过错，只是因为跟陈是亲近而遭通缉。”

何云端起金盏，轻抿了一口葡萄酒，问道：“陈是又是什么人？”孙策道：“呀，舞阳君竟然连陈是谁都不知道！那么皇宫中丢了重要宝

物，邑君总该知道吧？”

何云霍然坐起，将金盏随手抛掉，叫道：“来人！快来人！”

最先闯进来的却不是守卫，而是太史慈。他上前几步，将何云拉起来，反拧其手到背后。几名守卫闻声而进，见状忙拔出兵刃，喝道：“大胆贼子，竟敢在这里造次！快放开舞阳君！”

太史慈用脚钩起金盏，伸手抄住，用盏尖对准何云咽喉，喝道：“都别动，再动我可就对舞阳君不客气了。舞阳君，请你下令，让他们退出去。”

何云吓得花容失色，脸色惨白，一时说不出话来。

孙策也料不到会有此局面，忙道：“我们对舞阳君并无恶意，只是想要将陈是一案的真相禀报邑君。”示意太史慈放开何云。

太史慈道：“请舞阳君先放周瑜出来。”

何云道：“他……他人在里面……”指了指挂在颈间的金钥匙。孙策便上前扯下钥匙，进来阁中——

却见周瑜全身赤裸，四肢伸展张开，被镣铐锁在矮榻上。他口中塞了木丸，无法叫喊，只能“呜呜”出声。孙策忙拿钥匙开了镣铐，扯开皮绳，挖出好友口中木丸，问道：“有没有失身给舞阳君？”

周瑜哼了一声，道：“伯符再来晚些，怕是就发生了。”

他从榻下扯过自己的衣衫穿上。出来时，见太史慈挟持何云，仍与守卫对峙，便道：“舞阳君于我有恩，不必如此待她。”上前夺下金盏，扶何云坐下，又从旁取过外袍，为她披上。

何云虽惊魂未定，却更意外于周瑜举止，略略定了定神，便挥手命守卫退出。

守卫尚在迟疑，周瑜道：“我们绝无恶意，只是有要事禀报舞阳君，说完任凭舞阳君处置，要打要杀，绝不反抗。”

孙策忙将周瑜拉到一旁，道：“绝不反抗我可做不到。除了解救你之外，你知道我和太史慈还想做什么？”周瑜会心一笑，道：“当然知道。”

何云道：“你们都退出去，他们几个是我朋友，刚才一时起了口角，闹着玩儿的。”

守卫虽然半信半疑，然见太史慈已让到一边，何云完全可以从容离去，但她仍然坚持如此，只得躬身退出。

何云这才道：“我那样对待周郎，周郎连一句恶言也没有，反而妥善照顾我，当真是个奇男子。”眼波勾魂摄魄，在周瑜脸上转来转去，又有挑逗之意。

周瑜正色道：“我和朋友有求于舞阳君，不得不如此。”

何云道：“你和孙策既是受陈是牵累成为朝廷钦犯，想让我入宫向太后求情吗？”

周瑜道：“求情不敢，只请舞阳君能将真相转告何太后。”

何云问道：“什么真相？”孙策早已按捺不住，径直问道：“皇宫中丢失的宝物，可是传国玉玺？”

何云登时色变，死死盯着孙策，虽然未答一字，但神色已表明一切。

孙策道：“看来确实是传国玉玺了。”

何云霍然起身，神色紧张，尖着嗓子问道：“你们是陈是的同党，是不是？他人在哪里？快些将他和传国玉玺交出来，我可以为你们向太后求情，也许能勉强保住性命，不然将是灭族大祸。”

周瑜忙道：“舞阳君不必着急，请听我们说完。”大致说了陈是被掖庭令毕岚家人囚禁一月，对传国玉玺一事一无所知之事。

何云难以置信，狐疑问道：“你二人只是因为替陈是带封家信，才无意中卷了进来？”

周瑜道：“我等绝不敢对舞阳君撒谎。邑君不信的话，可以召八方旅馆郭店家盘问，正是他向官府举报我和孙策是陈是同党。其实陈是没被通缉前，郭店家还帮我们打听陈是下落。”

何云道：“既然如此，你们又如何知道官家丢失的宝物就是传国玉玺？”

周瑜道：“完全是凭空猜测。但如果不是传国玉玺，朝廷如何会开出如此高的悬赏，仅为捉拿一名小小的工匠？”

孙策道：“这正是我等想舞阳君将真相告知太后的原因。传国玉玺失踪一事决计不能外泄，但我等只是外地来的小民，都能猜到陈是一案与传国玉玺有关，京师许多见过大场面的官民，又怎么会猜不到呢？”

周瑜也道：“陈是本就无辜，朝廷再悬重赏通缉，只会欲盖弥彰，令更多人猜到事情与传国玉玺失踪有关。”

何云思虑了一番，才问道：“那照你们看，应该怎么处置才好？”

孙策忙道：“依我看，朝廷应该立即取消通缉令，公告已经找到官家宝物，为陈是正名。”又特意拍了拍太史慈肩膀，道：“再选派精干人手，秘密调查传国玉玺失踪一事。譬如这位太史慈，就是个极厉害的人物，人人都以为陈是已逃出京师，或是躲在了什么隐秘之处，只有他猜到陈是一定还会再回住处。”

何云莞尔笑道：“说来说去，你们无非是想让我设法取消对陈是的通缉令，如此，你二人便也是自由身了。”顿了顿，又道：“不过你们说得也有几分道理，如此大张旗鼓地追捕一个皇家工匠，还真是欲盖弥彰。”

周瑜深深一揖，道：“我等今日才与舞阳君相识，舞阳君却能够相信我们的说辞，周瑜深为感激。”

何云笑道：“周郎当真是个君子。要我帮你们不难，但我有个条件，你们得留在这里。只要你们愿意束手就擒，我现下就入宫禀报太后。”

孙策大为惊奇，问道：“舞阳君既相信我们的话，为何还要拿我

们？”

何云道：“传国玉玺干系重大，万一我姊姊何太后不愿意玉玺失踪一事外泄，要杀你们灭口，我交不出人来，可是要受责罚的。”

周瑜等人闻言，不由得面面相觑。

何云又嫣然笑道：“不过在我看来，你们都是朝廷的功臣，如果不是你们来告知真相，只怕家兄何大将军还是在倾尽全力追捕陈是，最终也只是徒劳无功而已。二位放心，有我在，一定保你们安然无恙。”又走到太史慈面前道：“你就难说了。你不得我召唤，擅自闯入腾云楼，还胁持我做人质，按照律令，这可是要斩首弃市。”

周瑜忙道：“太史慈只是一时情急，才会冒犯舞阳君，并非故意。”

何云道：“这个人，是你们昨晚才在陈是住处结识的，对吧？”

孙策道：“是，我们大打了一架，起了惺惺相惜之意。这本不干太史慈的事，他当我们是朋友，才会与我一道来见舞阳君。还望邑君手下留情，不追究他冒犯之过。”

何云笑道：“那得看我心情如何了。”忽大声召进守卫，命道：“将他们三个带去地牢囚禁，不必上缚，不可怠慢，但要严加看管，不能让他们逃走。”

何云时常下一些出人意料的命令，守卫也不惊讶，上前便来执拿周瑜三人。太史慈一甩手臂，立时将身侧的守卫摔倒。孙策亦不甘心就此陷入圈套，欲出手抗拒。

何云正色道：“我们有言在先，除非你们束手就擒，我才会入宫去见太后。你们跑来腾云楼，跟我说了一番匪夷所思的真相，总该表示点诚意。”

孙策道：“诚意就是我们的自由吗？”

何云笑道：“不然你们还有什么？我若要强留，孙郎一样无法活着走出腾云楼，这里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周瑜便道：“舞阳君说得有理，我们应该拿出点诚意。这样，我愿意留下来，无论将来朝廷如何处置我，或放或杀，我都毫无怨言。但请邑君放他二人走。”

孙策道：“不，我也留下。请邑君放太史慈走。他只是一心想捉住陈是，在今日进张府前，他都不知道事情跟传国玉玺有关。”

何云道：“那好，看在周郎面子上，我再退让一步。太史慈，我本来最不愿意放你走，是你运气好，交了两个这样的好朋友。”

太史慈点了点头，道：“还望舞阳君记住今日的承诺，要保孙策、周瑜安然无恙。如果他二人有事，我一定会再回来找你。”也不看旁人，转身大踏步走了出去。

一名守卫忙道：“这人好生无礼，竟敢当面威胁舞阳君，不如由臣等人追上去将他乱箭射死。”

何云摆手道：“不必，由他去吧。”又命人带孙策、周瑜下去囚禁，自己则梳妆打扮，预备进宫去见何太后。

孙策、周瑜被带来地牢，关入一间石室。二人心中都有些没底，何云非但臭名在外，而且性格捉摸不定。她应该是相信周瑜等人的话，她的立场和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何太后是否会相信真相，但何太后会作何反应呢？就算何太后决定不杀人灭口，陈是一案就此作罢，一向肆意妄为的何云又会如何处置孙、周二？会不会继续打二人的主意，当作面首包养起来？

孙策忽然大笑起来，道：“想不到你我二人也会有今天，栽在了妇人之手。”

周瑜道：“这不算什么，而今大汉天下，不是也被妇人掌握吗？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委屈。你看那曹操手握重兵，平日威风凛凛，一见到何云，立即矮缩了半截。”

又想到之前还想通过蔡邕之女蔡琰与曹操交结，设法调查陈是一

案真相，不想两日之内变故连连，非经曹操插手，便已确认宫中失物是传国玉玺，不由得很有些感慨。

忽听到隔壁“咚咚”作响，似是有人在凿什么东西。孙策走过去敲了敲墙壁，大声问道：“什么人在那边？”无人回应，但“咚咚”之声却是响个不停。

孙策忍不住奔到门边叫来守卫，问道：“隔壁是什么人，闹这么大动静？”

卫士道：“那是府里的工匠在凿东西，忍忍就好了，我们都习惯了。”

孙策好奇问道：“贵府工匠也住地牢吗？”

卫士道：“不然还能住在哪里？他在上面敲敲打打，大家伙儿都嫌吵，只好让他把工房搬到地牢来，他在地下敲，除了地牢里面，其他地方都听不到。”

周瑜道：“听这声响动静，应该是泥石工，贵府还专门养有这类工匠吗？”

卫士道：“我们张府地大园子大，工匠都是自养。”不再理睬，挥手自去了。

好在隔壁那“咚咚”声也没响太久，过了一会儿便停了下来。周、孙二人本来以为至少要等到下午或是晚间才会再见到何云，不想入牢不及一个时辰，便有一群人冲了进来，看服饰，并非张府守卫，而是羽林军士。军士执住孙策、周瑜，又拿起手梏，分往二人手上套去。孙策惊问道：“做什么？舞阳君人呢？”

军士不答，给二人手足均上了械具，以麻核塞口，黑布套头，拉扯着带到张府后门，塞入早已停在那里的一辆囚车，一路西行。

周瑜一见到禁军出现，便有所醒悟，料想何太后已经见过何云，大

概觉得真相难以令人相信，便下令带自己和孙策进宫，当面讯问。但一入宫门深似海，怕是见过何太后，交代清楚一切后，他和孙策便会被处死灭口，或是秘密关押起来拷问陈是下落和其他知情者，就算是何云有心，也救不了他二人。

然事已至此，只能听天由命。况且结局也不算太意外，只是几种可能中最糟糕的一种而已。

走了小半个时辰，又通过了许多关卡，车子终于停了下来。周瑜被粗暴地拉扯下来，挟持着前行，最后停在一间屋子里。军士迫他跪下，这才取下黑布、麻核。

周瑜左右一望，除了看守军士外，并无他人，不由一怔，问道：“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孙策人呢？”一名军士喝道：“老实点，别说话。”

等了一刻工夫，一名四五十岁的男子大踏步进来，虽然年纪已大，却是壮武异常。周瑜一见其打扮及腰间紫绶金印，便知是大将军何进到了。果听到军士喝道：“这是何大将军，还不快些参拜。”

何进字遂高，是屠户何真之子，先丧母，其父再娶，生有一子何苗及二女何宛、何云。后来何真去世，何进以长子身份，一人养育全家五口人，极为辛苦。其继母及异母弟妹均视他为一家之主，极为感激。直到何宛被选入皇宫，因美色受到汉灵帝的宠幸，封为贵人，一家人的生活才好起来。何进被拜为郎中。光和三年（180年），何宛被立为皇后，何进也因此而拜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成为洛阳最高长官。后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恐惧异常，又拜何进为大将军，保卫京师。

汉灵帝晚年，因喜爱幼子刘协，欲废长立幼，但又忌惮大将军何进握有兵权，不敢妄动。后来汉灵帝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分何进的兵权，甚至想将他调出京师，但何进取得了禁军首领人物袁绍的支持，又博征智谋之士为己所用，其主簿便是大名士陈琳。在众人奇谋妙计的辅佐下，何进多次化险为夷。汉灵帝驾崩后，何进再度侥幸逃过宦官蹇硕的圈套，以重兵围困皇宫，终于扶持外甥刘辩登上皇位。何进则尽握兵权，成为举朝第一权臣。

何进是穷苦出身，显贵后也没什么架子。他走到周瑜面前，来回打量了一番，便命军士去掉械具，扶周瑜起身，自己则往案后坐了，问道：“你就是江东来的周瑜吗？”周瑜道：“是，周瑜参见何大将军。”

何进道：“闲话不提，你将你卷入陈是案子的经过原原本本讲一遍。”周瑜道：“是。”大致说了经过，只是不提来洛阳找陈是的真正目的，略去乔氏、伏寿曾暗中相助等情节。

何进道：“那么你昨日潜入永和里，又是为了什么？”周瑜道：“陈是曾在少府官署中捡到几张蔡伦残稿，视为珍宝，我想替他取回。”

何进一怔，随即叹道：“陈是这个人还真是个呆子，被朝廷点名缉捕，念念不忘的却是灵台张衡草图及家中蔡伦残稿。”站起身来，道：“你先留在这里，听候发落。”

周瑜应了一声，又问道：“我朋友孙策呢？”

何进道：“何太后正在亲自讯问他。如果你的说辞跟你朋友的不一样，你可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周瑜道：“当然知道。臣不敢欺瞒大将军。”

何进点了点头，转身自去了。周瑜虽然手足桎梏已解，但既不知身处何处，旁边又有禁军军士虎视眈眈，亦不敢轻举妄动。

过了一个多时辰，何进再度进来，身后跟着一人，却是孙策。周瑜惊喜交加，忙迎上去。孙策却不像好友这么自在，只是苦笑一下，想来吃了何太后的苦头。

周瑜见好友换了一身新衣衫，头发也是湿漉未干，颇为惊讶，问道：“外面下雨了吗？”

孙策未及回答，何进已道：“我和太后相信你们的话，我个人也很感激你二人肯冒险出面告知真相，我已经派人取消了对陈是的通缉令，也不会有官兵再追捕你们。”

这便是最好的结局，还是由大将军当面告知，周瑜大喜过望，忙道：“多谢大将军。”

何进却又板起了脸，道：“可你二人也闹了不少事，譬如打伤了八方旅馆店家，劫走骠骑将军车驾，甚至还试图劫持舞阳君，这些都是大罪。不过此时正值用人之际，你二人可愿意将功赎罪？”

周瑜与孙策交换了一下眼色，试探问道：“大将军所说的将功赎罪，可是要臣等代为寻找传国玉玺下落？”

何进道：“正是如此。”长叹一声道：“之前我与太后一直以为是陈是盗取了传国玉玺，但他既然与事情无干，线索便就此中断。目下我实在无法可想。我妹妹舞阳君说你二人都是聪明人，竟能从蛛丝马迹中推测官家宝物便是传国玉玺，实有过人之能。如若授以权柄，应该能追查到传国玉玺的下落。我已经跟太后商议过，她也无异议。你二人可愿担此重任？”

周瑜未及回答，孙策已喜滋滋地应道：“当然愿意。”又道：“不过我还想找一个朋友帮忙。在推测出传国玉玺这件事上，他功不可没。”

何进道：“可以，但一定不能过多张扬。另外，我会派中军校尉袁绍从旁相助。”

周瑜忙问道：“大将军如何会认为事情一定跟陈是有关呢？是掖庭令毕岚家人说的吗？”

何进摇了摇头，却不肯说出实情，似有所顾虑。

周瑜道：“这件事很关键，极可能是重要线索。”

何进犹豫良久，才道：“是董太后身边的人告诉何太后的。”

原来两月前汉灵帝驾崩于南宫，经过一番惊险的明争暗斗后，何进扶外甥刘辩即位，也诛杀了威胁极大的大宦官蹇硕，将其统领的西园禁军收归自己麾下。但这并不代表危机解除——

蹇硕临死前称汉灵帝留下遗诏，诏令陈留王刘协即位，何进公然违抗皇帝圣旨，是为大逆不道。蹇硕虽然被杀，汉灵帝遗诏却未找到。是为危机之一。

汉灵帝生母董太后尚且在世，且亲自抚育陈留王刘协长大，一直想立刘协为帝。何进虽贵为大将军，但董太后兄弟董重任骠骑将军，均佩紫绶金印，地位同尊。何太后是董太后儿媳，地位还略逊一筹。董氏朝野势力不及何氏，但极可能董太后手中握有汉灵帝遗诏。此为危机之二。

何进兄妹自知刘辩皇位尚不稳固，便预备用最古老的联姻法子来巩固刘辩的地位，为他选一位娘家实力强大的皇后。另外，为了应付来自董太后一方的威胁，何太后派人秘密收买董太后宫中宫人，严密监视董氏及陈留王刘协的一举一动。

数日前，守宫令荀彧意外发现汉少帝刘辩手中的传国玉玺是赝品，紧急报告给了何太后。何太后又立即召兄长何进入宫，以禁军大索皇宫，连董太后寝宫也没有放过，但却没有搜到传国玉玺，也无人知情。甚至连张让等大宦官听到传国玉玺被人掉包一事时，也是目瞪口呆，震惊异常，显是一无所知。

于是又有了危机之三，何氏、董氏势均力敌，互相制衡，各有所惧，但如果任意一方有了传国玉玺，便会占据上风。尤其对董太后而言，如果同时拿出汉灵帝遗诏和传国玉玺，只怕拥戴她的大臣也不在少数。是以何氏一方必须夺回传国玉玺。

何进怀疑掖庭令毕岚是知情者，偏巧其人在一个月前死去，正想要逮捕毕家上下拷问时，董太后宫人送来一个秘密消息，称董太后一再向兄长董重追问陈是去了哪里，为何东西还未送来。陈是虽是皇宫第一能工巧匠，为掖庭令毕岚亲信，但以董太后身份，提及陈是这样一个地位卑微的工匠未免太不寻常。再派人去陈家搜索，找到几块残留玉石及许多玉屑，枕头下还藏有传国玉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花鸟篆字图样，遂成为陈是是伪造传国玉玺工匠的铁证。但陈是已于一月前失踪，去向不明。既然董太后还没有拿到传国玉玺，玉玺应该还在陈是手中。何进不敢大肆张扬传国玉玺失踪一事，只以盗取官家宝物罪名发出通缉令，

悬出重赏通缉陈是。另一方面，为防陈是与董氏联络，也派了大量精干人手暗中监视陈留王、董太后兄妹及其亲朋好友。

孙策、周瑜听了何进讲述，这才知道追捕陈是的缘由。

孙策好奇问道：“且不说那些证据是真是假，但看起来确实像那么回事，为什么大将军还肯相信陈是无辜的？”

何进道：“本来那些证据都是铁证，但舞阳君为你二人作保，称你们都是世间罕见的奇男子。既然你们在灵台遇到陈是真有其事，去他住处帮他取蔡伦残稿也是真有其事，那么就表明他是清白无辜的，所谓证据，只是遭人陷害而已。”

周瑜忙道：“大将军实在英明！如果陈是果真有传国玉玺在手，哪还会管什么蔡伦残稿！”

孙策道：“这些用来陷害陈是的证据，未免做得太逼真了些。”

周瑜踌躇道：“陷害陈是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

守宫令荀彧识破汉少帝刘辩手中传国玉玺为赝品后，何太后召何进率禁军大索宫中，虽然只说是搜寻重要宝物，但如此大规模的搜索从所未有，不免人心惶惶，流言四起。而董太后早知有一真一假两方传国玉玺一事，但她尚未拿到真的传国玉玺，因宫中耳目众多，何氏一方又监视甚严，遂决意先转移视线，将事先准备好的证据放在皇宫工匠陈是家中，再派心腹宫人向何太后放出假消息，果然由此将何氏视线引到陈是身上。

何进思虑片刻，道：“周卿推测有几分道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如果陈是不是因为生殉毕岚一事逃走，他定会立即落入有司之手，过堂讯问，命他说出传国玉玺下落。陈是既然毫不知情，当然只能竭力为自己自辩。如果有司相信了他的话，还是会掉转过来重新调查。”

孙策不以为然地道：“自古官威如虎，又有那么多证据指向陈是，就算他全力自辩，有司会相信他的话吗？肯定是动用酷刑逼供。陈是挨不

过苦刑，只好胡乱招供，说已将传国玉玺丢入洛水之类，有司急于交差，案子便就此了结。”

此话甚为无礼，有公然指责法司滥行淫威之意，周瑜连使眼色，示意孙策不要信口开河，孙策只佯作未见。

何进居然不以为意，只道：“现下仍有那么多实证指向陈是，我不是一样相信他是清白的吗？”

周瑜道：“我大概明白大将军的意思了。大将军是说，如果有司禀报陈是有可能无辜的，你便会怀疑证据真假。首先要怀疑的，就是董太后的宫人。”

何进忙道：“周卿，你果真是个聪明人。我自小家中贫困，读书不多，说话也常常词不达意，旁人很难明白我的意思，你一下子就领悟了，难怪舞阳君一再夸奖你。”极力称许了周瑜一番，这才道：“我正是这个意思。董太后在宫中数十年，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她所设计谋，一定会思虑周全，不会留下这样一个隐患。”

孙策反而糊涂了，挠头道：“我不明白你们二位到底在说什么。”

周瑜道：“就是说董太后为转移视线而派人陷害陈是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董太后深处内宫，不会知道陈是早已失踪一事。陷害陈是的人，一定是知道陈是一个月前便已失踪的人，而且这个人一定是皇宫中人，而且是掖庭令毕岚的朋友。这个人，也就是真正知道传国玉玺下落的人。”

事情经过应该是，大将军何进大索皇宫后，某人料想是在搜索传国玉玺，心中发慌，生怕怀疑到自己身上，于是决定找个替罪羊。某人知道掖庭令毕岚生前留有遗命，要让工匠陈是为其殉葬，而陈是也早被拘禁在毕府密室中，遂选中他为替罪羊人选。安放好相关证据后，果然将何进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如果陈是没有逃出毕府，便会被一道埋入毕岚坟墓。除了毕氏家人，没有人知道他死了。而拿皇宫工匠为宦官殉葬这种事，毕氏家人也不会对外透露半个字，否则也不会事先将陈是秘密囚禁了。

如此，官府只以为陈是畏罪潜逃，不遗余力地追捕，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他身上，浑然不知被追捕者早已被埋在了邙山之下。

孙策道：“陷害陈是的人，是掖庭令毕岚的朋友，知道陈是是将死之人，他又是皇家工匠，是最完美的替罪羊。但为什么说这个人一定是皇宫中人呢？”

周瑜笑道：“如果不是皇宫中人巧妙安排，何太后如何能得到董太后一再提及工匠陈是的消息？”

何进道：“周卿，你转瞬之间便想明白这么多事，要是早些找你帮忙就好了。”颇有相见恨晚的意味。又道：“那个传话给何太后的宫人，我会派人将她秘密逮捕审讯，有什么消息，我再知会二位。”走出几步，又回头问道：“二位认为毕氏家人会不会也知道些什么？要不要将他们尽数逮捕，下狱拷问？”

周瑜忙道：“目下最要紧的是寻回传国玉玺，如此大张旗鼓地逮人，奸人会有所防范，一旦狗急跳墙，将传国玉玺丢弃或是毁掉，可就是大大的遗憾了。”

何进道：“也对。那好，就照周卿的意思办。”

孙策道：“我还有一点不明白，那人既知传国玉玺下落，又是皇宫中人，为什么不设法将玉玺交给董太后？”忽意识到失言，忙道，“抱歉，我不是有意这么说，那个……”

何进道：“孙卿不必解释，我明白。很简单，那人如果不是自己有异图，就是想坐观其变。”又问道，“二位住在哪里？”周瑜道：“八方旅馆。”

何进道：“好，我记下了，稍后我便会派袁绍去八方旅馆与二位相会。若仍有不便之处，也可以到永和里找我妹妹舞阳君。”微一点头，自引入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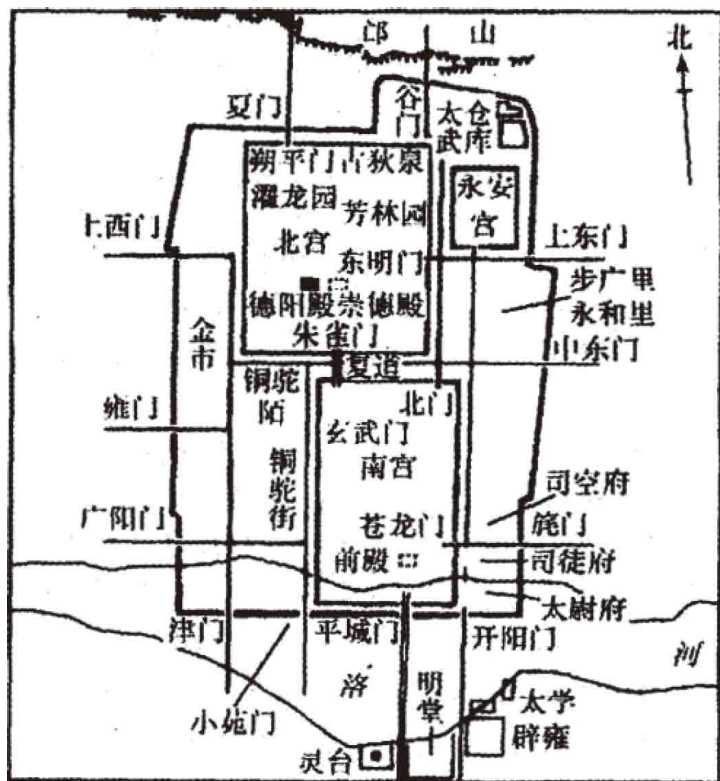
禁军军士引周瑜、孙策出宫，二人问过军士，方知身在南宫。

东汉实行的是南、北双宫城制，类似西汉的长乐、未央宫城。大汉开国皇帝刘邦得天下后，初定都于洛阳，在南宫大宴群臣，后来才改都城于长安。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因而南宫地位更尊。

最初，东汉以南宫却非殿为大朝正殿。但由于却非殿位于南宫稍南处，不符合正殿“居中”的原则，汉光武帝刘秀遂于建武十四年（38年）正月兴建了崇德殿，作为南宫的前殿。崇德殿在却非殿之北，南宫中央。又在都城南墙开辟平城门，北对宫门，郊祀法驾所由从出，平城门遂成为南宫正门，亦是洛阳城所有城门中地位最尊者。

南宫宫殿甚多，排列紧密，除崇德殿、却非殿外，还有东宫、西宫、嘉德殿、承福殿、宣德殿、乐成殿、宣室殿、长秋宫、广德殿、千秋万岁殿、杨安殿、玉堂、东观、云台、太极殿、和欢殿、灵台殿等殿堂。其中，东宫、西宫分别为汉帝和皇后使用。东观则是收藏图籍和名儒校书的场所，著名的《东观汉记》即是在这里完成。司徒府、司空府和太尉府等中央府曹则分布在南宫东侧。

相比于南宫，北宫规模更大。永平三年（60年），汉明帝重建北宫及诸官府，五年后，北宫始成。呈方形，位于南宫以北略偏西，即中东门大街以北、津门大街以东、谷门大街以西、北靠城墙的区域。



东汉洛阳北宫复原图

北宫正殿是德阳殿，极为宏伟，“南北行七丈，东西行三十七丈四尺”，“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尺，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自到偃师，去宫四十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自此，德阳殿与崇德殿南北对峙，故有诗云：“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北宫主要是太后、嫔妃的住所，但也被用作正旦节等重大节日之际的朝会之所。除正殿德阳殿外，还有章德殿、含德殿、宣明殿、寿安殿、温明殿、白虎观、增喜观等，也十分宏丽。永元四年（92年），汉和帝亲临北宫章德殿，讲经于白虎观。班固据此撰有《白虎通义》一书。

北宫西侧有濯龙园，东北为太仓和武库，东侧有永安宫。永安宫是皇家苑囿，周回七百丈，规模宏大，建筑华美。张衡在其名作《东京赋》中云：“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

南北两宫均有四座同向同名的阙门。四门名东为苍龙，西为白虎，南为朱雀，北为玄武。门两侧有望楼，门阙高达百余尺。

二宫南北纵列稍错，平面大致呈现“吕”字形。两宫相去一里^[9]，其间有复道相连，中间道备皇帝行，从官陪行于两侧道，并以大屋相覆。

巍峨的宫阙，华丽的殿宇，凝聚着无数能工巧匠的血汗。汉章帝时，扶风人梁鸿偕同妻子孟光途经洛阳，遥望京都，触景生情，作《五噫歌》云：

陟彼北芒兮，噫！
顾瞻帝京兮，噫！
宫阙崔巍兮，噫！
民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以洛阳二宫的“宫阙崔巍”来反衬“民之劬劳”。不巧的是，这首诗传到了汉章帝耳中，汉章帝大怒，下诏搜捕梁鸿。梁鸿被迫逃亡，改姓运期，改名耀，南逃至吴地，为人佣耕。东家见孟光进食举案齐眉^[10]，认为妻子对丈夫如此敬重，绝非平常佣工，乃以礼相待，从而梁鸿得以闭门著书。

周瑜、孙策也不知方位，只跟在军士身后，转来绕去，走了一刻工夫，才到了宫门。军士道：“这是苍龙门。出门往南，就是开阳门。”

周瑜道了谢，等军士走远，才叹道：“早闻宫阙崔巍，辽辽未央，今日亲临其境，方知更在其中。”所称“宫阙崔巍”“辽辽未央”，正是引自梁鸿《五噫歌》。

孙策回望宫门，颇为得意，道：“想不到何大将军竟会亲自托付我二人协助寻找传国玉玺，这可是大大的面子，也不枉我今日受了一番苦刑了。”

周瑜惊然道：“何太后拷打过你了？你这身新衣衫……呀，你有没有

受伤？”

孙策道：“受伤倒没有，只是吃了些苦头。我一被带进去，何太后就下令把我吊起来，要先打二十鞭示威。舞阳君从旁劝阻，说万一人是清白的，打坏了就难办了。”

周瑜道：“如此看来，舞阳君为人还算不错。”

孙策愤然道：“狗屁！舞阳君接着给何太后出主意说，不如找个不会落下伤口的法子拷问。随即命人抬来一口大缸，往缸里灌满了水，再将我头按进去，直到我快要溺毙时，才将我拉出去。如此反复多次，我力气耗尽，除了喘气之外，连手指头都不能动了。”

周瑜道：“想不到何太后果决狠辣，远在其兄之上。”

孙策道：“正是如此。那舞阳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何太后只是要立威，她则是以折磨人取乐。后来何大将军赶来，何太后这才命人放开我，盘问了一番。何大将军命人松了绑缚，带我去换衣衫。再后来，他就带我来见你了。”

周瑜道：“看来如果不是有何大将军在场，何太后多半会杀了我灭口。”

孙策道：“一定是这样。你是没有见过何太后，长得倒有几分姿色，却是眉眼森森，令人不寒而栗。我当时就想，到底不愧是屠户的女儿，眼光都是带着杀气。”顿了顿，又道：“而且她对兄长何大将军似乎也不如何亲近。”

周瑜道：“大概因为是同父异母吧。”

孙策道：“不是同产，就不是亲兄弟吗？”周瑜道：“当今河南尹袁术与中军校尉袁绍也是异母兄弟，听说二人不但不亲近，还势同水火，跟仇人一样。”

孙策道：“我也有异母兄弟，我是嫡出，他们是庶出，但感情一样好啊。”

周瑜道：“这跟人有关。听说主要是袁术气量狭小，容不得庶出的兄长袁绍地位在他之上。”

孙策之父孙坚虽自称孙武后人，然只是出身小吏之家，为提高地位，曾拜在袁术门下，算是门生。孙策遂不便公然附和，只哼哼了两声，算是应答。

二人因着急让二乔知道自己无事，略作商议，决定孙策先回乔府，周瑜则赶去永和里伏府寻小乔。

路过中央官署时，果见通缉陈是的告示已被扯下，另有公告云官家宝物已寻回等。周瑜长舒一口气，加快脚步，来到永和里西门，正好遇到里正。里正忙迎上来招呼。

周瑜好奇问道：“里正知道陈是一事吗？”里正笑道：“知道。不久前河南尹派官吏驰告全城，说陈是无罪，我们这坊是最早得到通知的。”

周瑜遂点了点头，径直进来里坊，到伏府门前时，却见门前站着大队禁军，不禁一愣，心道：“这是来迎伏寿入宫的吗？为何只有军士，不见法驾？”

正待上前请门仆通报，忽见典军校尉曹操大踏步走了出来。曹操一眼望见周瑜，居然举手招呼。周瑜便抱拳行礼，道：“周瑜见过校尉君。”

曹操点了点头，问道：“周君来伏府做什么？”周瑜道：“我……我找伏小娘子有点事。”

曹操也不多问，只道：“伏小娘子人在里面，周君请。”

进来见到伏寿时，她神色已比昨日好了许多，不再见恹恹之气。周瑜也不及寒暄，迫不及待地问道：“小乔人呢？”

伏寿道：“小乔早已经离开了呀。之前她来知会我，说孙公子会通过

舞阳君将真相禀报何太后，让我不要再多管这件事，说完她便走了。之后有个叫太史慈的也来寻过小乔，听说她人不在便走了。”

周瑜与乔婧彼此一见倾心，小乔对他青眼有加，更是在他处于危难之时，为他冒着生命危险而东奔西走。原以为她担心自己安危，定然还留在伏府，却不想已经离去，料想是赶回家中与姊姊乔媛商议对策去了，便道：“小乔应该是回家了，我这就去乔府看看。”

伏寿叫道：“周公子，你和孙公子已然无事，何须着急？我一直很担心你们，舞阳君那个人性格难以捉摸，我还怕你们被她……被她玩弄了。”

周瑜忙道：“舞阳君也算帮了忙，将真相转告了何太后，何太后与何大将军相信了我们的话，而今已经没事了。”

伏寿拍手道：“实在太好了！其实我见到周公子泰然自若进来时，应该就猜到这一点了。”又问道：“舞阳君把周公子带走后，发生了什么事？”

周瑜因伏寿曾在自己困窘时伸出援手，又与二乔情若姊妹，也不瞒她，大致说了自己与孙策被带入南宫问话，而今大将军何进嘱托追寻传国玉玺一事。

伏寿道：“原来如此。想不到朝廷追捕陈是一事，内中竟有这么多玄妙。”又问道：“寻找传国玉玺一事，可有什么眉目吗？”

周瑜道：“目下只有董太子宫人那条线索，宫廷机密重大，我和孙策只是平民百姓，不能插手皇宫之事，何大将军会自行处置，有了进一步消息，再往下追查。”

伏寿道：“甚好。”亲自送周瑜出来，告道：“请周公子转告二乔及蔡姊妹，方便时我自会去南郊探望。”

周瑜应了一声，告辞出来。走不多远，便有一名仆从模样的人拦住去路，问道：“你是叫周瑜吗？我家主人想请阁下到府中一叙。”

周瑜问道：“你家主人是谁？”那黑衣仆从道：“周君去了，一见便知。”

周瑜道：“抱歉，我还有要事在身。你若方便，就请留下你主人姓名住址，改日我再登门拜访。若是不便提及，就请代周瑜向你家主人致歉。”

那仆从立即变了脸色，道：“今日你不来也得去。”打声呼哨，邻近巷子里钻出四五个人来，个个手持兵器，上来将周瑜围住。

周瑜愕然道：“请不到便要强请，这算什么待客之道？各位更是手持利刃，意欲当街劫人，天子脚下，还有王法吗？”

黑衣仆从冷笑一声，道：“废话少说！来人，把他抓起来带回去。”

周瑜身无兵器，无法抵抗，只好高声叫道：“救命……”忽听到有人大声喝道：“你们在做什么？”却是典军校尉曹操率人赶了过来。

那仆从一见禁军出现，慌忙舍了周瑜，带着人从巷子里跑了。

曹操奔过来问道：“周君可有受伤？”

周瑜摇了摇头，见曹操阻止手下军士追赶黑衣仆从一行，不由一怔，问道：“莫非校尉君认得那些人？”

曹操微一踌躇，即实话告道：“不瞒周君，那些人是骠骑将军董将军手下。应该是骠骑将军知道了车驾被劫一事，所以派手下来找周君。”

周瑜心道：“当日劫持骠骑将军，不过是巧合，并非针对董将军本人。何大将军都已称既往不咎，堂堂骠骑将军，有多少大事要办，还会对这点小事斤斤计较吗？”

如果骠骑将军董重对车驾被劫一事怀恨在心，又查明周瑜与其相关，大可直接派人将他当街暴打一顿，犯不上请回府中做客。会不会是董氏知道了周瑜入宫一事，想从他口中探些风声？

曹操似乎并不知道传国玉玺一事，只告道：“骠骑将军极不好惹，一次不成，怕是还有第二次，要不要我派人护送周君回去？”

周瑜摇头道：“不必，不敢有劳校尉君。”曹操道：“周君自己当心些。”拱了拱手，自引军去了。

周瑜刚走出数步，适才那黑衣仆从不知又从哪里钻了出来，更是明目张胆地追上来叫道：“周君留步！”

周瑜道：“怎么，阁下是非要跟周瑜纠缠到底吗？”

黑衣仆从道：“适才周君见问我家主人姓名，不怕告诉周君知晓，敝上是骠骑将军董大将军。董大将军想请周君到府上一叙，来不来，全在周君自己。”言语极为倨傲。

周瑜遂抱拳道：“多谢告知贵主姓名，周瑜目下确实有事要去办，改日再登门拜访董将军。”

黑衣仆从一怔，随即冷笑道：“天下有多少人想结识我们骠骑将军而不得其门呢，周君可不要不识抬举。”

周瑜不卑不亢地道：“是，我也算是想结识骠骑将军的天下人之一，只是现下的确有不便之处。改日我一定会登门拜访，当面向骠骑将军赔罪。”

黑衣仆从这才勉强道：“那好，周君先去办事，我家主人随时恭候大驾光临。”

周瑜一路急奔，出开阳门，来到南郊乔府。却见太史慈正在大门外徘徊，神色焦虑。

周瑜忙上前问道：“太史君在这站着做什么，为何不进去？”太史慈忙问道：“周君见到小乔了吗？”

周瑜道：“我刚去过伏府寻她，伏寿说她早走了。”太史慈道：“之前我也去过伏府，那时小乔便已不在那里，可她人也没有回家。”

周瑜心中一沉，隐约感到不妙，忙问道：“孙策人呢？”太史慈道：“孙君人在里面。”

周瑜道：“先进去再说。”

二人进来乔府，刚及中门，便听到中庭有争吵之声。跨门一看，孙策半跪在地上，身下还压着一名男子，正是郭嘉。二人在争论着什么，却有意压低声音，听不清楚内容。

周瑜见状大吃一惊，忙赶过去拉开孙策，扶起郭嘉，问道：“你们这是做什么？”

太史慈也好奇地问道：“怎么你们两个突然打起来了？”

孙策气鼓鼓地道：“你们问他。”郭嘉道：“那好，我便实话实说了……”孙策忽恶狠狠地道：“不准说！敢说一个字，我就杀了你。”

周瑜忙道：“好了，二位不要闹了。目下还有更紧急之事，小乔可能失踪了。”

孙策一怔，问道：“怎么回事？”

周瑜未及回答，仆人罗汤便引着一名禁军将领进来，告道：“这位校尉君说要找孙、周二位公子。”

那将领抱拳道：“我是……”周瑜道：“中军校尉袁校尉，久仰。”

那将领正是袁绍，虽是军将，却不失名门大家风范，与众人一一见礼。

孙策问道：“袁校尉是受何大将军之命前来吗？”袁绍道：“是，我刚去过八方旅馆，二位不在那里。幸好有人报称见过周君，我打听了方向，便赶来了这里。二位马匹、行囊等物，我也一并从八方旅馆带来

了，就在外面。”一面说着，一面将之前被禁军收缴的周瑜佩剑还了回来。

周瑜道了谢，又问道：“可是何大将军那边发现了新的线索？”

袁绍道：“这个……”一边踌躇，一边将眼光投向郭嘉、太史慈二人。

周瑜忙道：“他们二位都是信得过的朋友，也是知情者。”

袁绍遂答道：“何大将军命我转告二位，不必再追查那件事了。”他虽然没有明说“那件事”是什么，但显然就是指传国玉玺了。

孙策愕然道：“为什么？”

袁绍起初有所犹豫，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道：“本来我只是受命传话，不该多口，但二位既曾受托追查那件事，想必是何大将军深信之人，告诉你们也无妨。那传话给何太后的董太子宫人，已被人抢先灭口。何大将军带人赶去逮捕她时，只在北京一口井中找到了她的尸体，手足被绑，口中还塞着麻布。”

曾以传话给何太后来陷害工匠陈是的董太子宫人遭人灭口，即表明追查传国玉玺的唯一线索已断。就算知道这一事件的主谋是掖庭令毕岚的朋友，预知工匠陈是将会被生殉，然毕岚是十常侍之一，宫中大宦官个个都是他的朋友。仅以此点来追查的话，宦官集团首脑人物都有嫌疑，牵连实在太太。宦官在皇帝左右者有的已几十年，封侯贵宠，内外勾结极为巩固。东汉历史上有好几次外戚与宦官争权，但最终都是以外戚惨败遭族灭而告终。汉灵帝在位晚年，已着手制衡削弱何氏势力，而今汉少帝新即帝位，何进新当重任，地位尚不稳固，素来也忌惮宦官势力，当然不能冒险得罪整个宦官集团。

对何氏而言，危机还不仅仅是失去了传国玉玺。孙策、周瑜入宫被讯后，才有何进嘱托二人协助追查传国玉玺下落的一番对话，那时才推测出董太子宫人有重大嫌疑。何进随即引兵去捉，宫人却被捆绑起来丢入井中灭口，表明何氏——无论是太后，还是大将军何进——身边都有主谋的耳目，所以对方才能抢先一步。没有什么比知道身边伏有心怀叵

测之人，却不知道对方是谁更可怕的事了。何氏连自己身边之人都搞不定，又如何敢冒险去得罪根深蒂固的宦官集团？是以何进才有停止追查传国玉玺下落之命。

袁绍又道：“目下宫中大乱，两宫太后差点儿打起架来。”

原来董太后得知心腹宫人被杀后，从永乐宫赶去南宫，当着汉少帝刘辩的面，大大闹了一场。何太后身为儿媳，不便出声。大将军何进出面劝了几句，董太后便将他斥出。何太后本不是什么好脾气之人，忍无可忍，上前道：“天子在此，还请太后自重。”

董太后忿恨责骂道：“你现在这般强横跋扈，是倚仗你哥哥的权势吗？应当敕令骠骑将军董重斩断何进之首拿来。”

殿上汉少帝刘辩见祖母与母亲争吵，自己却无法劝阻，便起身避回内宫。董太后见天子拂袖而去，这才作罢，愤愤离去。

郭嘉闻言，道：“京师怕是有流血之变了。”袁绍一怔，问道：“郭君说什么？”郭嘉摇了摇头，自转身去了。

袁绍道：“袁绍不辱使命，已将何大将军之命带到。得此机缘，能够与几位相识，更是幸哉。”着意结纳孙策、周瑜二人。

太史慈见不惯袁绍的做作，先行离去。孙策遂道：“家父是长沙太守孙坚，曾受袁尹君将举荐，算是袁氏门生。孙策是后生晚辈，不敢劳袁校尉折节下交。”

袁尹君将即指袁术，官任河南尹，是洛阳最高长官。袁术与袁绍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素来不睦。

袁绍闻言，“啊”了一声，道：“原来孙君是孙太守的虎子。”料想孙坚既以袁术为宗主，孙策、周瑜二人也不会投向自己，神色立即淡了下来，随意聊了两句，便借口公事匆匆辞去。

孙策道：“这袁绍名气那么大，想不到却是个虚伪之人。”

周瑜道：“何必管他，先谈正事要紧。”

进来见到乔媛，告知未在城中见到乔婧一事。周瑜不敢提“失踪”二字，只问道：“小乔还可能去了哪里？”

乔媛道：“会不会去河南尹府找袁蜜了？也许小乔对舞阳君没有把握，想再寻援助，以防万一。袁蜜是河南尹袁术之女，袁尹君很得何大将军信任。”

袁蜜幼时曾与伏寿来乔府与乔氏姊妹一道读书，但其人性格大大咧咧，不爱书册爱习武，所以没几天便退出学堂，但与乔氏姊妹仍偶有往来。

周瑜忙道：“极有可能，我这就去河南尹府找她。”太史慈忙道：“我跟你一起去。”

孙策想多给好友制造单独与佳人在一起的机会，忙道：“哎，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周瑜一个人去就行了。太史君，你和我一道去送陈是上路。”

周瑜道：“陈是这么快就要离开洛阳了吗？”孙策道：“宜早不宜迟。我总觉得京师气氛不大对头。”

周瑜低声问道：“那么陈是念念不忘的张衡张令公草图呢？他不是一直想再入灵台窃取吗？”

孙策道：“陈是只是个工匠，却惹上了传国玉玺这样的惊天大案，受惊不小，而今劫后余生，已是庆幸，也顾不上再去灵台窃取张衡草图了。”又连使眼色，示意好友快些去接乔婧。

周瑜点了点头，道：“天色不早，我速去速回。”挂了佩剑，骑马直奔城里而来。

来到河南尹官署，门吏却说未见过乔婧。正好袁蜜从外面回来，听到乔婧的名字，便跳下车子，走过来问道：“小乔出了什么事？”

周瑜见对方比乔婧年纪还小，一脸稚气，却学男子一般，腰间挂着一柄短剑，忙问道：“你是袁蜜吗？我是小乔的朋友，特来这里寻她。”

袁蜜笑道：“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小乔了。也许刚好我出门，错过了也说不准。”又问门吏道，“今日可有人来找过我？”门吏道：“没有。”

周瑜闻言，颇为失望，只好道：“小乔没有回家，大乔揣度她可能来找袁小娘子了，不想却没有。实在抱歉，打扰了。”拱手辞去。

袁蜜叫道：“喂，记得转告二乔，我过几日就去南郊看她们。”

周瑜应了一声，翻身上马，行了一段，不知该往何处去寻乔婧。又见天色不早，若不尽早出城，一旦夜禁，便要困在城中了。

正踌躇不决时，忽见路边有一名铜脸男子在朝自己招手，周瑜便策马过去，问道：“阁下是叫我吗？”

铜脸男子点了点头，道：“你是在找人吧？我知道你找的人在哪里。”

周瑜大奇，遂下马问道：“阁下如何知道我在找人？你知道我要找的人是谁吗？”

铜脸男子笑道：“当然知道。”伸出右手，掌心露出一枚金色饰物，正是小乔的束发金环。

周瑜立时拔出长剑，指住铜脸男子胸口，喝道：“小乔人在哪里？你是什么人？”

铜脸男子笑道：“你杀我容易，想再见乔家娘子可就难了。”

周瑜道：“我这就送你去河南府，官府酷刑厉害，三木交下，不信你不交代出来。”

铜脸男子道：“慢着！你若以厉害手段对付我，我同伴也不会对乔家

娘子客气。那样一个娇媚可人的小美人……”

周瑜大怒，挺剑刺入那男子肌肤，喝道：“快说，小乔在哪里？”

铜脸男子道：“你交出兵器，乖乖听话，我就带你去见乔家娘子。”

周瑜咬牙出血，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收剑入鞘，将佩剑交给对方。

铜脸男子笑道：“这才像话。咱们走吧。”

周瑜左顾右盼，想有意引起路人注意，留下一些痕迹。

铜脸男子道：“你别使花招，我见过的场面多了，你有什么诡计，都瞒不过我。”

周瑜道：“我不是使花招，而是在想我的马怎么办。”

铜脸男子道：“一会儿自会有人来牵走。快走，一会儿就该夜禁了。”

二人一前一后往东而行，到了耗门附近，夜禁鼓声开始响起。周瑜问道：“我们是要出城吗？”

铜脸男子道：“你话怎么那么多？”忽举手招了招，道，“他人在这里，快来拿下他！”

周瑜刚一回头，便听到脑后生风，不及避开，只觉后脑一痛，眼前一黑，登时什么都知道了……

[1] 刺史在汉朝几度改名，曾称州牧，本书一律以刺史称呼。

[2] 颍阴：今河南许昌。

[3] 史载荀彧（xún yù）为人伟美有仪容，好熏香，久而久之身带香气。《襄阳记》载“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此典故又有“令公香”“令君香”“荀令香”等称。《旧唐书》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曾献诗：“熏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唐代王维《春日直门下省早朝》一诗中有“骑省直明光，鸡鸣谒建章。遥闻侍中佩，闇识令君香”句。李颀诗作《寄綦毋三》

中有“顾盼一过丞相府，风流三接令公香”之语。李百药《安德山池宴集》诗则有“云飞凤台管，风动令君香”语。后“留香荀令（荀彧）”与“掷果潘郎（潘安）”都成为美男子的代名词。

[4] 鲁国：今山东曲阜。

[5] 扶风：今陕西咸阳。

[6]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新体例，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全书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230年的史事。在构书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规整法度清晰、体例整齐合理，更易使人效法，开启了官方修史的端绪。除此之外，《汉书》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通过叙述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时代精神风貌，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艺术特色上，《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形成了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又，汉明帝曾命小黄门持《史记》，询问司马迁所作史论是否有不当或错误之处。班固认为司马迁撰《史记》，成一家之言，足以扬名后世，但他因身受腐刑，心怀怨恨，在书中暗含讥刺，贬损武帝，这不是忠臣义士所为；而司马相如虽然节操有亏，文辞浮华，不切实用，但一再称颂功德，临死还作封禅文献给汉武帝，证明了他的忠心，比司马迁更值得肯定。司马迁及司马相如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

[7] 正是在这封奏书中，班超首次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就是这一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策略，为后来的统治者用兵边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之处，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8] 班勇自幼随父在西域成长，深悉西域道里、风土和政治情况，曾编著《西域记》一书，对西域的地理环境、物产、风俗、各国的政治制度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是范曄撰《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根据。

[9]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蔡质《汉典职仪》曰：“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两宫相去七里。”据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推测，此处七里恐为一里之误。

[10] 梁鸿字伯鸾，原为太学生，后回乡。许多大户人家想将女儿嫁给梁鸿，梁鸿却不为所动。当地有女孟氏，又胖又丑又黑，而且力气极大，能把石臼轻易举起来。她也坚持不肯嫁人，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梁鸿得闻，遂娶孟氏，因妻子有德无容，为她取名孟光，字德曜。夫妻二人极为恩爱，孟光敬重丈夫，每次为丈夫准备饭菜，“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即送饭时把托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后“举案齐眉”也被用来形容夫妻互相尊敬。

第四章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身子僵硬、膝盖麻木之后，肉体的痛楚似乎稍微减轻，但饥饿又紧随而至，难受程度甚至超越了刑具所带来的伤害。又困又乏又饿之下，竟然产生了许多幻觉，幻想跟小乔一起弹琴论乐，携手徜徉于山水之间。这真是奇特的体验。人在最苦难之时，往往产生许多最纯真的幻想，而这幻想总是一种魔力，引导人走出心中的阴霾，奔向光明。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汉

灵帝归葬文陵不到三日，京师洛阳便发生了重大事件——

大将军何进与其异母弟车骑将军何苗及三公等上奏，称汉灵帝之母董太后指使前中常侍夏惲、永乐太仆封谓等人交结州郡，垄断各地珍宝财货，将贡品全部送进董太后所居永乐宫。又依据藩王之后不得留住京城之故例，请求将董太后迁回封国。汉少帝刘辩虽不喜欢祖母，却也觉得此举大为过分，只沉默不语。临朝听制的何太后遂以皇帝名义表示同意。

洛阳城随即全城戒严，禁军封锁了所有交通要道。大将军何进亲自带兵包围了永和里骠骑将军董重府第，显是要报复董太后那句“敕令骠骑将军董重斩断何进之首拿来”。董重为免受辱，自杀而死。董太后则在迁往封国的途中中毒而死，朝野风传是何太后派人所为。大汉以孝治国，何太后不尽儿媳之礼，为了争权夺势，更是不惜对婆婆下毒，因此而声名俱毁。

除去董太后兄妹后，何进亲自带人搜索永乐宫及董重府第，拆墙毁屋，掘地三尺，也未搜到传国玉玺。玉玺线索彻底中断，无迹可查，何氏又不敢声张汉少帝是个白板皇帝，只得继续以假玺冒充真玺，并严令知情者不得泄露半句。

对于孙策等人而言，重大事件并不是董、何两宫之争，何氏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董氏铲除，而是乔靖、周瑜二人先后失踪。然当日众人确认周瑜失踪时已是夜禁，到次日欲进城找寻时，洛阳城又因宫变而全城戒严。即使孙策搬出大将军何进的名头，也未能如愿通过城门，还险些被逮捕送官府究罪。

还是乔媛道：“或许周公子找到小乔时已是夜禁时分，今日又遇到戒严，无法出城，就跟我们不能进城一样。我们还是先回去，安心等待。”

戒严持续了一日一夜。第三日天光刚亮，一夜未眠的孙策便迫不及待朝城里赶去。路过八方旅馆时，却被人意外拦住。对方称孙策之前在八方旅馆盗窃了他的马匹，要求归还。孙策理屈，又着急去找周瑜，便将自己的坐骑赔给了对方，徒步进城。一路小跑，到开阳门附近时，正见到周瑜手扶胸口，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

孙策惊喜交加，忙上去扶住好友肩头，问道：“这两日你去了哪里？好让我着急。”

周瑜被孙策大力一摇，几乎摔倒。孙策这才留意到好友脸色惨白，忙问道：“你受伤了吗？”周瑜摇头道：“没有。只是饿的。”

孙策一时难以置信，大叫道：“你周瑜是世家子弟，还能饿成这样？”

周瑜苦笑道：“我也料不到我人生最痛苦的经历居然是饿了两日一夜。”

孙策莫名其妙，问道：“到底怎么回事，你没找到小乔吗？”

周瑜道：“我见到小乔了。”重重叹了口气道：“说来话长，我们路上再说。”一路讲述了这两日的离奇经历。

原来那日周瑜被铜脸男子带到耗门附近后，随即被打晕过去。等到他再醒来时，人侧卧在地上，头上套了黑布，只隐约觉得灯烛摇红、人影憧憧，浑然不知身处何处。手脚微缩，才发现双手已被牢牢缚在背后，动弹不得。

周瑜刚挣扎着坐起身来，便有人走过来，揭下他头上的黑布套，正是那设计捕捉他的铜脸男子。

周瑜道：“阁下答应带我来见小乔，为何不能信守承诺？”

铜脸男子遂打了个手势，门边两名黑衣守卫走过来，一左一右，将周瑜提起，将他拉到一堵墙壁前。铜脸男子走过来，打开墙上一扇滑板，道：“乔家娘子人就在隔壁，你好好看看。”

却见灯光映照中，乔婧和衣躺在木榻上，神色甚为安详，仿佛只是在熟睡，并不是身处危险中。

周瑜惊问道：“你……你们对她做了什么？”

铜脸男子道：“乔家娘子只是吸了迷烟，昏睡了过去。”关上滑板，命守卫将周瑜重新拖回室中。

那囚室甚为古怪，空空荡荡，只在室正中立有一根碗口粗的柱子。周瑜被迫倚柱跪下，一名守卫从墙角拖过来一具粗笨的立式木桎，放在柱后，将周瑜双脚分开，拘入桎孔中，另一名守卫则合上固在木柱上的枷板，锁住他脖颈。那枷板带有一个销子，拔掉销子，就能上下移动。周瑜身材颇长，守卫将枷板上移，直到周瑜被迫高高仰起头、下巴完全托在枷板上为止。周瑜只能勉强贴紧木柱，挺直身子，好减轻下巴及脖颈的拉伸力道，颇为难受。

铜脸男子挥手命守卫退出，这才道：“现在我有些话要问你，你据实回答，若有一个字不实，我便去对付乔家娘子，你听清楚了吗？”

周瑜竭力仰起头来，道：“阁下也是堂堂七尺男儿，却挟持要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好汉？”铜脸男子摇头道：“我不是好汉。我也是受命于人，不得已而为之。”

周瑜道：“你想知道什么？”铜脸男子道：“传国玉玺。你将你所知道的事全部说出来。”

周瑜心念一动，问道：“你是不是骠骑将军董重手下？”铜脸男子道：“这不是你所该过问之事。”

周瑜道：“骠骑将军何须如此！今日我虽未曾赴邀，拂了骠骑将军面子，但也答应他日必登门赔罪，又何必使出如此手段？”

铜脸男子道：“你已是阶下囚，说这些有什么用！而今我为刀俎，你为鱼肉，你只能原原本本交代一切。”

周瑜道：“我尽吐实情，你便会放了小乔吗？”

铜脸男子倒也干脆，直截了当地道：“不会。”顿了顿，又道：“这件事，没什么商量的余地。你如果不说，我便会尽力对付乔家娘子，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手段我都会用上。你不忍亲眼见到她受苦，最终还是会交代一切。所以你现下老实交代，对我们三方都好——乔家娘子不会受罪，你不会伤心，我也可以省些力气。”

周瑜道：“那么我交代一切后又会怎样？”铜脸男子道：“我会放你走，留下乔家娘子做人质。但不管怎样，你终究还有营救乔家娘子的机会。”

周瑜与铜脸男子一番对答，见对方喜怒不形于色，料来是个厉害角色，只得大致说了事情经过，从在灵台遇到陈是开始，到后来被带入南宫面见大将军何进，又受对方嘱托追寻传国玉玺，然董太子宫人刚刚被杀灭口，线索已断，何进决意放弃，等等，均没有隐瞒。

铜脸男子听了颇为惊奇，道：“你所提之事，不少我早已知悉，你竟没有撒谎，我还以为你会编一番谎话来骗我呢。”

周瑜苦笑道：“阁下之精明犀利，我生平未见。你能知道我心系小乔，利用她来捕捉我、讯问我，足见是知晓内幕之人，我撒谎也骗不过你。”

铜脸男子道：“你既然交代了原委，我也会遵守诺言。目下已经夜禁，你先暂时留在这里，明日我自会放你走。”

周瑜道：“那么小乔呢？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还扣着她做什么？”

铜脸男子道：“周君这般聪明，还猜不到吗？”

周瑜“啊”了一声，道：“你……难道你想要传国玉玺？”

铜脸男子道：“不错，我要你继续追寻传国玉玺，一旦找到，不可直接交给何大将军，而是交给我，那时我自会把乔家娘子完整无缺地还你。”

周瑜正色道：“这我做不到。且不说我根本不可能找到传国玉玺，就算找到，也不能任由它落入你这样别有用心的好人之手。”

铜脸男子道：“乔家娘子也不值得你付出吗？”

周瑜道：“在我心目中，小乔自然比传国玉玺贵重百倍，但日后小乔若知道我拿传国玉玺交换她性命，绝不会原谅我，我便会永久失去她的心。”

铜脸男子怔了一怔，沉默片刻，忽转身去了。

周瑜大叫道：“喂，你到哪里？对付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有种冲我来。”却是无人回应。等了一会儿，并未听到隔壁有动静，他这才略略放心。

过了半刻工夫，铜脸男子重新回来室中，问道：“你当真不肯交出传国玉玺吗？”周瑜苦笑道：“我手中没有传国玉玺，你让我如何交出来？”

铜脸男子道：“我是指寻到传国玉玺之后，你也不肯交出吗？”周瑜摇头道：“不肯。”

铜脸男子道：“那好，我这就带小乔过来，当着你的面奸污了她。”

周瑜忙道：“等一下。之前你曾经承诺，只要我交代一切，便会放我走，还算不算数？”铜脸男子道：“当然算数。”

周瑜道：“如果你对小乔无礼，我出去后便立即自杀，那么之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知晓。”

铜脸男子奇道：“你居然以你自己的性命来威胁我？”

周瑜道：“我人一死，小乔就是空质，对你也没什么用，你顶多杀了

她。如此，我们仍然能在黄泉路上做伴。”

铜脸男子冷笑道：“你是在赌我不敢对乔家娘子动手。来人，带乔婧过来，先剥光她衣衫……”

忽听到有人敲了敲墙壁上的滑板，铜脸男子闻声，便立即转身出去了。

周瑜心道：“原来还有人在隔壁偷听我们对答。难怪要将我摆布成这般模样，让我跪在这里，以木枷束住我颈项，令我面朝滑板方向，最终目的是要让隔壁之人看清我面孔。似乎这囚室是专门审讯重犯用的，将犯人绑得一动不能动，审讯之人还能从隔壁观察犯人细微神情。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专门设置这样的囚室？”

百思不得其解，又忖道：“那厉害男子说他只是受命于人，隔壁偷听之人，应该就是他的上司了。会不会就是骠骑将军董重本人？”

一想到这不择手段的骠骑将军正跟昏迷中的乔婧同处一室，大为心急，然手脚均被束缚住，无法挣脱，只能干着急。

铜脸男子听到敲板声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那间囚室四面无窗，室门也是一整块木板，不见阳光，也不知时日。周瑜双脚和脖颈被刑具牢牢固定住，禁住他双脚的木栓孔高出地面不少，致使他全身重量大多落在双膝上，若是挣动身子，力道便会传到膝盖和下巴上，时间一久，极为痛苦。他几次想要呼叫守卫进来，恳请对方打开枷板，但又强行忍住。

身子僵硬、膝盖麻木之后，肉体的痛楚似乎稍微减轻，但饥饿又紧随而至。周瑜自清晨离开伏府起便滴水未进，开始肚子还只是饿得咕咕作响，后来饥饿感的难受程度甚至超越了刑具所带来的伤害。又困又乏又饿之下，竟然产生了许多幻觉，幻想跟小乔一起弹琴论乐，携手徜徉于山水之间。

这真是奇特的体验。人在最苦难之时，往往产生许多最纯真的幻

想，而这幻想总是一种魔力，引导人走出心中的阴霾，奔向光明。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瑜终于被从柱子上解了下来。他已经奄奄一息，枷板一打开，身子晃了两晃，便扑倒在地，如同铁板一样。守卫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也有应对的法子，一左一右提起周瑜，将他在囚室中来回拖了十几圈，等到周瑜全身筋骨稍活，这才扶他倚柱而坐。

一名守卫端来一碗热粥，喂周瑜喝下。周瑜这才觉得有了点儿生气，似乎又从濒死中活过来了，低声道：“多谢。”

那守卫道：“目下已经夜禁，等到明日天亮，就会放你走。你再多忍耐一晚。”

周瑜惊道：“之前那人审讯我时，便说目下已经夜禁，要我先暂时留在这里，明日才会放我走。但时间似乎过了很久，我来这里几日了？”

那名守卫犹豫了一下，仍然答道：“你是昨晚被带进来的，现下是第二个晚上。”

周瑜道：“为什么多关了我一日？那古铜脸男子不守信用，叫我来见我。”

那守卫道：“不是他不守信用，而是京师发生了大事，全城戒严，没有何大将军亲笔手令，谁也出不了城，不得不多留你一日。”

周瑜遽然而惊，忙问道：“什么大事？”那守卫却不愿意多费唇舌，道：“明日你出去后自会知道。上头交代不得与你交谈，告诉你这些，已然是冒了风险了。”

另一名守卫忍不住道：“你年纪轻轻，骨头倒是硬，被锁在这根刑柱上的人，没有捱过十个时辰的，你竟然挺了十二个时辰。”

周瑜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守卫摇了摇头，拿了空碗，起身自去了。

周瑜双手仍被缚在身后，但已不似原先那样被拘禁得不能移动。他先略微活动了一下身子和双腿，觉得力气稍复，慢慢站起身来，挪到墙壁前，张开嘴唇，用牙齿咬住滑板边角，一点一点挪动。费了好半天劲，终于滑开一道缝隙。凑过去一看，隔壁房间木榻上空无一人，乔靖人已经不在那里。料想已被带去了别处，也不知那些人会如何对待她，一时惊惧交加。

他被折磨了一日一夜，困乏之极，守卫喂服的那碗粥不知添加了什么，似有催眠的作用，在极度忧心的状态下，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昏睡了过去。

再醒来时，那铜脸男子已站在面前，正冷然瞪着他。周瑜忙问道：“小乔人呢？”

铜脸男子道：“乔家娘子已经被送去另一个安妥的地方。不过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我下次联络你之前，我决计不会动她一根毫毛。”

周瑜道：“下次联络我，是等我找到传国玉玺吗？”

铜脸男子道：“你明白就好。”又从袖中抽出一条帕子，告道：“这帕上有迷药，你嗅过后便会晕过去，再醒来时，人会在洛阳街市上，你大可就此自便。但你若是自杀，我便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乔家娘子，好让你们黄泉路上做伴。至于你寻到传国玉玺后要怎么处置，那是以后的事，到时再说。”

周瑜道：“好，我答应你，我不会自杀，也会尽力去找传国玉玺。但正如你所言，寻到传国玉玺后要怎么处置，那是以后的事。”

铜脸男子道：“正是如此。”又道，“也许到时你会改变心意，愿意将传国玉玺交给我。”

周瑜沉吟片刻，又问道：“万一别人抢在我前面找到传国玉玺呢？”

铜脸男子道：“那要看情况。如果你已经尽力，我还是会放了乔家娘

子。如果你有意让他人得到传国玉玺，与我作对，我一样会杀死乔婧。”

周瑜道：“如果我始终找不到玉玺呢？目下连何大将军都放弃了追寻传国玉玺，足见难如登天，我就算尽力而为，也未必能如愿以偿。”

铜脸男子道：“那么我也会在适当时候释放乔家娘子。”

周瑜大为意外，追问道：“当真？”铜脸男子道：“但只是适当时候。”

周瑜问道：“什么叫适当时候？”铜脸男子道：“到时你就会知道。”

周瑜又问道：“阁下如何称呼？万一我改变主意，该如何联络你？”

铜脸男子道：“需要时，我自会与你联络。”又正色道：“我知道你不会改变主意，你只是想探听我的身份，好设法营救乔家娘子。我明白告诉你，没用的。”一边说着，一边将帕子捂上周瑜口鼻。周瑜难以闪避，吸了几口气，便晕了过去。

周瑜再醒来时，果如铜脸男子所言，人已在洛阳街道上。他手上绑缚已去，躺在靠近耗门的小巷中，正是他当日被打晕的地方。一时不及多想，只觉得又饿又累，然身上物品尽为铜脸男子搜去，连买一张胡饼的钱也没有，只好出开阳门，往南郊乔府而去，正好迎面遇到孙策。

孙策听了经过，忙告道：“绑走你和小乔的奸人，绝对不是骠骑将军董重手下。”

周瑜愕然道：“为什么这么说？除了董氏，还能有谁如此想得到传国玉玺，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孙策道：“骠骑将军董重已经自杀死了，董太后也已经离开了洛阳，在迁往封国的途中。”

周瑜大吃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孙策道：“昨日。”

周瑜“啊”了一声，呆了好半晌，这才道：“难怪那些人将我多关了一日，还说京师发生了大事。适才我出城时，也明显感到守卫戒备比平日严密了许多。”

他本来极有把握是骠骑将军董重派人绑架了乔婧，预备自己一旦脱离险境，就去求见大将军何进，利用何氏来牵制、制衡董氏，再设法营救出乔婧。而今既知董氏已在昨日一败涂地，再从铜脸男子最后露面时依然神色自若来看，他肯定不是骠骑将军手下。那么他又是哪一方的人呢？

传国玉玺之争，本来是何氏与董氏之争，事关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谁当皇帝。汉灵帝在世时，为废长立幼埋下种种伏笔，但传国玉玺一事，是不是真出于汉灵帝的安排呢？

汉灵帝死时，身边只有心腹宦官蹇硕，蹇硕也接受了汉灵帝遗命，辅佐庶出的小皇子刘协即位。按照蹇硕的计划，先以汉灵帝之命召大将军何进入宫，杀其于汉灵帝灵柩前，如此，何后、刘辩母子便失去了最大的强援。蹇硕再联合董太后及骠骑将军董重，以武力扶持刘协登基。如果计划顺利，何进被杀，刘协当上了皇帝，那么刘协得到的传国玉玺，会是真玺，还是假印？

这是一个再也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蹇硕计划失败，他本人也被何进杀死，何氏占了上风，刘辩当上了皇帝，却只拿到了一方假传国玉玺。即便它能以假乱真，也依旧只是赝品。如此便可知道，那手握传国玉玺的神秘人物肯定不是站在何氏一方。但他也未及时将传国玉玺交给董氏，这便是大将军何进所言“那人如果不是自己有异图，就是想坐观其变”。

再从何进之言进一步推测。先说“坐观其变”。神秘人物是皇宫中人已确认无疑的事，他应该能清楚看到，无论是从权位上，还是声势上，何氏都已占据上风，刘辩更是以嫡长子身份登上了皇位。而董氏一方势力虽然也不小，但要扶刘协上位，首先得先废除汉少帝刘辩皇位，这本身就是于礼法不容的事，困难极大。那一直观望的神秘人物既清楚大局已定，应该主动将真传国玉玺交给何氏。就算他想立下拥戴之功，改扶刘协为帝，也会立即将传国玉玺移交董氏，好让董太后一方取得优

势。而今何氏苦寻传国玉玺未得，董氏也被何氏一举铲除，就表明神秘人什么都没做，传国玉玺仍在他手里。什么都没做，就表明不是“坐观其变”那么简单了。

再说“有异图”。神秘人握有传国玉玺，有异图无非是他自己想当皇帝，或是扶持其亲眷做皇帝。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他在何、董双方争斗最烈时始终不拿出传国玉玺。他既能接触传国玉玺，再以假换真，定然是汉灵帝近臣。那么他事先伪造传国玉玺一事，到底是他自己的主意，还是出于汉灵帝的授意呢？

再回头对照那个再也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如果刘协当上了皇帝，那么他得到的传国玉玺，会是真玺，还是假印？似乎前一种的可能性更大，即那神秘人野心勃勃，自己事先伪造了传国玉玺。

孙策听完周瑜分析，摇头道：“管那神秘人是什么目的！他肯定是宫中的大宦官，所以何大将军也不愿意再继续追查传国玉玺一事，宁可自毁声名，先对付董氏。而今最要紧的倒不是神秘人，他手里已经握有传国玉玺，不会再绑架小乔好要挟你去找传国玉玺。要紧的是查出谁绑架了小乔。”

周瑜道：“天下想得到传国玉玺的人估计不少，但有能力在京师绑人者却不多。我们先回乔府，将事情告诉大乔，再商议个对策，想办法寻到小乔。”

孙策忙道：“你不是说有能力在京师绑人者不多吗？何不去请何大将军帮忙。那奸人一心想得到传国玉玺，也算是何大将军的对头。”

周瑜摇头道：“不可。我与小乔倾心相许之事，没几个人知道……”孙策忙插口道：“你连我都没告诉，是我自己瞧出来的。”

周瑜道：“我谁都没告诉。依小乔性子，多半也只告诉了大乔和蔡家娘子。但奸人却知道我会为小乔赴汤蹈火，事先绑架她来要挟我。”

孙策道：“你是说，我们身边一定有奸人的耳目？”

周瑜点头道：“而且是极亲近之人。”叹了口气，道：“目下为难的是，我们不能公然去查他，一来是可能促使他对小乔不利，二来我们是寄人篱下，不便指出身边有奸细。”

孙策揣度道：“奸细会不会就是郭嘉？”

周瑜一怔，问道：“那日你跟郭嘉动手是因为什么？”孙策忽然忸怩起来，道：“没什么。”

周瑜道：“那你刚才为什么又怀疑郭嘉是奸细？”孙策道：“太史慈肯定不会是奸细，除了郭嘉，我们身边就再也没有外人了。总不会是大乔和蔡家娘子吧。”

周瑜正色道：“伯符，等洛阳事了，我请你务必带一个人回江东。”孙策道：“你是说陈是吗？我已经送他离开洛阳了呀。”

周瑜道：“不，我是说郭嘉。这个人看起来散漫随意，却极其敏锐。当日我们初遇，在尚未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他便能猜出陈是一案与传国玉玺有关。这等洞察力极为罕见，世上没有几人能够做到。”

孙策与郭嘉相识不久即服其能，然后来郭嘉常与大乔亲近，令他不由自主地生出怨气来，也不愿再认郭嘉有异才。又听到周瑜夸赞郭嘉，心中更觉不快，当即反驳，道：“那不过是郭嘉信口开河，碰巧对上罢了。”

周瑜见好友面色不豫，显是对郭嘉成见已深，料想一时难以劝转，便道：“先回乔府再说。”

到乔府时，太史慈和郭嘉正在牵马，预备进城寻人，见到孙策引着周瑜回来，又惊又喜。

太史慈忙问道：“小乔人呢？周君可有找到她？”周瑜道：“小乔她……”

孙策既对郭嘉起了疑忌之心，便不欲当其面提及诸事，忙插口问

道：“大乔呢？”郭嘉道：“她去相送蔡家娘子了。”

原来蔡琰小姨赵五娘病重，托人带信给蔡琰，说想临死前见她一面。蔡琰自幼丧母，由小姨抚育，感情深厚，接信后也顾不得小乔失踪一事，连夜打点行囊，今早便启程返回家乡陈留去了。

孙策忙道：“是了，我倒忘记蔡家娘子今日要动身返乡这件事了。她们是往东去了吗？我去接大乔。”

郭嘉道：“不必。大乔说她去去就回，让我们先进城找人。周老弟，你人倒是回来了，小乔人呢？”

周瑜心道：“就算郭嘉真是奸细，发生了这么多事，他早就知道了，不必瞒他。”遂道：“小乔被人绑走了，扣作了人质。具体经过情形，等大乔回来，我再一并告知。”

太史慈闻言大急，道：“快说，是什么人绑走了小乔？救人要紧。”

周瑜道：“对手相当厉害，我连他的身份都猜不到。”被太史慈一再催促，不得不大致说了经过情形。

太史慈道：“这么说，小乔是因为周君才会被歹人捉去了？”

周瑜面露愧色，道：“我深知此点。一会儿见到大乔，我会当面请罪。”

太史慈跺脚道：“人都被掳走了，请罪有什么用？先想办法救人吧。周君不是见过审讯你的男子吗？可还记得他的相貌？”

周瑜蓦然醒悟，道：“是了，至少我们可以找画工把那人相貌画出来，按图索骥，总会有些线索。”

郭嘉忙指着鼻子道：“不必去找画工，这里就有现成的。”

周瑜道：“太好了，我们这就进去画像。”有意落在后面，告知孙策道：“我怎么也看不出郭嘉是奸细，他似乎全不知情。”

孙策反问道：“如果奸细不是郭嘉，那会是谁？”周瑜摇头道：“我不

知道。”

孙策道：“这不就得了，奸细就在你身边，你这么聪明的人，一直没看出来。郭嘉何等老谋深算，能让你看出来吗？”

周瑜见孙策认定郭嘉是奸细，便不再多言。

进来乔府书房，郭嘉先备了笔墨，周瑜则随意找了些吃食，大吃猛吃。等笔墨备好，周瑜描述了一番那铜脸男子外貌，郭嘉勾画大致轮廓，再一一添加上眉毛、眼睛、鼻子和嘴，若有差异，便及时修正。如此反复多次，终于画成。

周瑜道：“就是这个人。郭兄，想不到你画技相当不错。”

郭嘉笑道：“不过是主人不在，我越俎代庖罢了。大乔如果在这里，一定比我画得好上许多。”

忽听得有人问道：“你们在谈什么？”却是乔媛回来了。

孙策忙迎上前问道：“大乔原来也会画工？”乔媛道：“略知一二。”走过去看了看，问道：“这画像中的人是谁？”郭嘉道：“就是这个人掳走了小乔。”

乔媛大为惊讶，未及询问，周瑜已上前一步，双膝跪下，道：“小乔是受我牵累，才会至此。乔氏于我有恩，在危难之时，不避凶险，将我等收留于府中。而今我尚未报答恩情，反而害得小乔落入奸人之手。”

乔媛忙将周瑜扶起，道：“周公子不必如此。小乔遭此厄难，也是她的命数。不过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还望周君告知。”

她当真有名门风范，家无长男，骤遇大事，却仍然不失沉静。

周瑜抹了抹眼泪，正待将经过详细道出，忽听到一阵银铃笑声，旋即有人风风火火闯了进来，却是河南尹袁术之女袁蜜到了。

袁蜜笑道：“大乔姊姊，好久没来这里了。”跨进房中才意识到气氛不对，“咦，这么多人，大乔姊姊是在会客吗？哎哟，实在抱歉，我听说

大乔姊姊来了书房，便径直寻过来了。”又转头看到周瑜，忙问道，“你不是前日到河南府寻找小乔的那个人吗？后来在哪里找到了小乔？”

周瑜道：“唔，这个……”他对袁蜜一无所知，一时不知该不该将小乔之事告诉她。

乔媛因旧日情分，也不瞒袁蜜，说了小乔被歹人绑架一事。

袁蜜闻言，既惊讶又愤怒，道：“这洛阳城当真乱得不成样子，居然有人当街绑人。”又问道，“为什么要绑架小乔呢？是不是要索取赎金？”

周瑜见乔媛信任袁蜜，也有心利用对方官宦之女身份追查小乔下落，便实话告道：“不是，全是因为我。奸人想逼迫我去寻一件东西，所以绑架了小乔做人质。”

袁蜜道：“周公子跟小乔是很要好的朋友吗？为什么我从来没听她提过你？”

周瑜闻言颇为尴尬。乔媛忙道：“周公子是最近才来洛阳，机缘巧合下跟小乔认识，虽然时日不长，交情却是很好。加上周公子义薄云天，是肯为朋友两肋插刀之人，所以奸人就利用了这一点。”

袁蜜这才释然，又问道：“那小乔有没有危险？那些人有没有对她怎样？”

周瑜道：“我只匆匆见过小乔一面，当时她人在昏迷中。后来我再设法弄开滑板时，她人已经被带走了。”

郭嘉问道：“什么滑板？”周瑜道：“我被关押的囚室很奇怪，应该是一间专门用于讯问的囚室，我虽然只是被绑在柱子上，没有挨打，但难过程度比受刑还要厉害。”大致描述了一般。

袁蜜“呀”了一声，问道：“周公子，你说你被带到一个地方盘问，对方没有动刑，只将你以特别的姿势绑在柱子上，但却比酷刑还要厉害？”

周瑜道：“是。我因为气血不畅，全身僵直，几度濒死，被解下来时，动都不能动了。”

袁蜜忙道：“我曾听说过那间囚室。”

众人本毫无线索，不想却从袁蜜口中突然冒了出来，还告知知道那间刑讯周瑜的囚室，不由得大喜过望。

周瑜忙问道：“莫非那是河南尹的秘密囚室？”

袁蜜道：“不是，跟河南尹没有关系，我是听我伯父说的。想来各位也知道家父和伯父不和，但伯父对我还算疼爱，常常接我去他府里玩儿。前一阵子，家父为了一桩案子苦恼，没有实证，只能靠犯人口供。但那犯人挺过了所有酷刑，还很狂妄地说：‘久闻官府刑罚厉害，原来也不过如此。’我伯父知道了这件事，当着我的面讥笑道：‘河南尹当真没什么用，连个犯人都治不了，把他带到我们军营监狱去，不用动手拷问，只绑在刑柱上，不出十个时辰，他就会乖乖招出一切。’”

周瑜道：“之前我被关在囚室时，一名守卫说：‘被锁在这柱子上的，没有捱过十个时辰的。’看来跟娘子所言是同一个地方了。”又道：“伯符，你还记得之前你我被带入宫时，禁军用黑布套住你我二人吗？”

孙策道：“那应该是不让你我看到四周情形。”

周瑜道：“那晚我初醒过来时，人躺在地上，双手背缚，头上也套着块黑布。现下想来，那黑布同之前带我们入宫时禁军所用黑布，似乎没什么两样。”

郭嘉道：“听起来，那黑布应该是禁军秘密捕人时的惯用装备。”

周瑜忙问道：“郭兄认为掳走小乔的奸人也可能是禁军吗？”

郭嘉道：“不是可能，而是肯定。周老弟所提那间囚室，肯定是官家所有，寻常人哪会在家里专门造一间讯问犯人的地方？还设计得如此巧妙。不过如果不是袁小娘子提到军营监狱，我会认为这是某处诏狱^[1]，譬如暴室狱，又譬如黄门北寺狱。”

周瑜道：“但目下已经能肯定不是骠骑将军董重及手下所为，我想不

出还会有别的禁军将领卷入此事。”

袁蜜未知详情，听到这里完全糊涂了，问道：“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呢？禁军将领是说我伯父袁绍吗？难道你们怀疑他派人绑架了周公子和小乔？”

周瑜忙道：“不是。尊伯父袁绍袁校尉完全没有嫌疑。”

袁蜜却道：“为什么说我伯父没有嫌疑？他是禁军首领，也是个敢作敢为的厉害人物。如果周公子和小乔当真曾被关在军营监狱的话，他不会不知情。”又特意加重语气道：“你们放心，如果真是我伯父所为，我一定不会袒护他。大乔姊姊，我知道你担心小乔，我这就去找我伯父，当面向他要人。”

乔媛知道袁蜜是个刚猛性子，言出必行，忙道：“蜜儿先不要着急。周公子既然说袁校尉完全没有嫌疑，一定是这样。”

周瑜与乔媛低声商议了几句，因想借助袁蜜之力，便将原委和盘托出。

袁蜜瞪大眼睛，失声道：“传国玉玺？原来奸人要的是传国玉玺。难怪家父提到宫中失物时，面色凝重。”又忍不住细细打量周瑜，道：“周公子虽然一表人才，可是你……你凭什么能找到传国玉玺？”

周瑜苦笑道：“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

孙策道：“大概奸人认为周瑜聪明，只有他能找到传国玉玺。”

袁蜜道：“这么说，奸人一定很了解周公子了。”

周瑜与孙策交换了一下眼色，一时无语。

郭嘉却道：“周老弟来洛阳时间不长，交游也不算广。但最近发生了许多事，奸人打听到周老弟牵涉进陈是的案子，又设法为其正名，由此认定周老弟有能力寻到传国玉玺，这倒也不足为奇。但传国玉玺牵涉重大，连何大将军都放弃了追查，奸人又如何知道周老弟肯为小乔挺身而出、利用小乔来要挟你呢？”

周瑜道：“唔，这个……”

郭嘉道：“我不是瞎子，我早看出周老弟对小乔……”忽见乔媛向自己连使眼色，便改口道：“我的意思是，我赞同袁家小娘子的说法，奸人一定很了解周老弟，甚至可能派有耳目在我们身边。”

周瑜与孙策虽早已推测出此点，然听郭嘉公然说了出来，还是一怔。

乔媛见众人面面相觑后，都望向自己，便以主人身份告道：“这里的人我都信得过，耳目只是一说，也许只是有人见到小乔和周公子在一起，无意中说了出去，遂为奸人利用。耳目这件事，就此作罢。我们先想办法救出小乔要紧。”

孙策闻言大为佩服，竖起大拇指，道：“大乔，你当真有气度，巾帼不让须眉。”

乔媛红了脸，摇头道：“我妇道人家，哪里比得上各位！”

袁蜜早已按捺不住，问道：“周公子为何说我伯父一定没有嫌疑？”

周瑜道：“尊伯父袁校尉是何大将军心腹，之前何大将军曾命他协助我等追查传国玉玺下落，但后来何大将军又主动放弃此事。如果袁校尉想要我继续帮忙寻找传国玉玺，只要开口说一声就行，不必使用这种极端手段。”

郭嘉却道：“未必。”

袁蜜问道：“什么未必？”郭嘉道：“也许这只是何大将军之计，表面放弃了追查，但暗中仍在寻找传国玉玺。皇宫内外宦官耳目众多，他知道无法动用官方力量，遂仍想借助周瑜之力。”

孙策当即驳斥道：“又在胡说八道！就算何大将军想私下追查传国玉玺，犯得着派人捉小乔当人质吗？他只要再派袁校尉来知会一声，我等自会尽力。”

郭嘉不以为然地道：“你们不管说什么，都只是推测，没有任何实据。但周瑜曾被带到军营监狱审讯，却是铁一般的事实。适才袁小娘子说过，她伯父袁绍袁校尉是禁军首领，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治下监狱发生了什么事。袁校尉既知情，此事又是为了传国玉玺，必是受何大将军之命。”

孙策有心反驳，却只是嘴唇动了动，找不出半个字来。

乔媛道：“我倒认为郭郎言之有据，而今只有这张画像，以及军营监狱囚室的线索。蜜儿……”

她呼叫郭嘉为“郭郎”，称呼孙策却是“孙公子”，亲疏立分。孙策心中很不舒服，幸好众人都在看袁蜜的反应，没有人留意到他的异常。

袁蜜忙道：“我会帮忙，我这就带着这张画像去我伯父的军营，看能不能打听到他的姓名住址。”

周瑜忙道：“不可轻举妄动。军营非等闲之地。况且大家也只是听我描述，未必能完全肯定那间囚室就一定是在军营监狱中。万一弄错了……”

袁蜜笑道：“要验证还不简单，我设法带周公子到军营监狱去，果真是那间囚室的话，不就能确定了吗？”

周瑜一怔，见乔媛点了点头，便道：“如此，就多谢小娘子了。”

乔媛不无忧虑地道：“蜜儿，这件事万一跟你伯父有关……”

袁蜜道：“大乔姊姊放心，我一定不会偏袒我伯父，他弄得灰头土脸我才高兴呢。周公子，事不宜迟，我们这就走吧。”

周瑜道：“请小娘子稍候，我先去换一身衣裳。”

太史慈一直一言不发，忽起身道：“我也去。”

孙策自然也要跟周瑜同行，但见郭嘉不动，不愿意他留下来与乔媛

单独相处，忙道：“那我留下来做策应。”嘴里说着，眼睛却望着郭嘉。

郭嘉也不理睬，道：“大乔，你我各执画笔，将这张画像再多复制几份，也好方便未来寻人使用，如何？”乔媛道：“我正有此意。”

孙策在一旁站了一会儿，颇觉冷落，遂讪讪道：“我还是跟周瑜一道赴军营吧，也好有个照应。”

乔媛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忙告道：“起初因不能确认陈是到底为何被官府通缉，孙公子等人想请典军校尉曹操曹校尉暗助一臂之力，我便以蔡姊姊的名义发了请帖给曹校尉小妾卞氏，请她到乔府做客……”见孙策露出困惑之情，忙解释道：“曹校尉原配丁夫人尚留在其家乡，只有卞氏带着儿子来了洛阳。”

孙策问道：“卞氏已经来过府上了？”乔媛道：“没有。当日答复说是这几日忙着为生病的孩儿打点行装，要将他先送回谯县老家去，请神医华佗治病。等送爱子上路后，她再来拜访。今日我送蔡姊姊上路时，正好遇到卞氏一行，原来她孩儿曹丕才三岁。虽然年幼，但看起来不像有病的样子。只是母子骨肉分离，卞氏抹泪不停，看着好让人心酸。”

郭嘉摇头道：“生病一定只是个借口。母子强行分离，实在不同寻常。”

乔媛道：“我想多半是曹操曹校尉觉察到京师气氛不对，所以想先行将爱子送回家乡，以防万一。不过正好蔡姊姊有事离去，卞氏也许不会再来乔府。”

孙策道：“这曹操还真是奇怪性子，送走儿子，留下小妾，让母子生生分离，他就忍心吗？那可是他自己的儿子。”

乔媛迟疑了下，还是告道：“听说卞氏原是江湖舞伎，才艺双绝，曹校尉一日也离不开她。”

孙策道：“原来如此。”听到袁蜜在外面催叫，便顺手取了张铜脸汉子的画像，揣在怀中。

乔嫖又想到一事，便匆忙赶来客房。周瑜刚换好衣衫，见乔嫖独自寻来，忙问道：“大乔可是还有什么嘱托？”

乔嫖问道：“小乔可有跟周公子提过我乔家的不幸往事？”周瑜一怔，答道：“没有啊，什么不幸往事？”

乔嫖道：“十一年前，我小叔乔笛遭歹人绑架，索要巨额赎金。祖父认为不能纵容歹人之行为，不肯屈服，急催司隶校尉阳球派兵围攻歹人。歹人当场被杀，我小叔亦在混乱中被歹人先行杀死。”叹了口气，又道：“那件事后，祖母难以释怀，离开了乔府，始终不肯再回来。再过了几年，祖父亦病重过世。而今家父、家母均在外地，乔府只有我和小乔二人。父母大人一再叮嘱我好好照顾小乔，却不想她又遭奸人绑架……”想到一向相依为命的妹妹生死未卜，不由得潸然泪下。

周瑜忙道：“请大乔放心，我一定不会再让悲剧上演。就算拼上周瑜自己的性命，我也一定会救出小乔。”

乔嫖问道：“如果周公子找到传国玉玺，会拿它向奸人换回小乔吗？”

周瑜之前本无交玺之意，而今既知乔笛之事，心思便起了变化，毫不迟疑地点头道：“会。虽然我也不愿意传国玉玺落入奸人之手，但既然能救得一人性命，且是对周瑜重要之极之人，我愿意将玉玺交出去。”

乔嫖当即盈盈下拜道：“多谢周公子。”周瑜忙扶住她，道：“事情因我而起，我理当尽力。”

出来大门时，孙策等人已等在门前。袁蜜先行登上车子，引周瑜等三骑径直来到上西门附近的军营。到辕门时，诸人分下车马，却被军士挺戟拦住。

袁蜜板起脸道：“怎么，你们不认得我吗？”军士告道：“袁校尉被何大将军召去大将军府了，人不在军营中。小娘子进去也是白跑一趟。”

袁蜜道：“我准备了酒食和礼物，要先送进军帐，好给伯父一个惊

喜。”

军士却仍不肯放行，道：“军营重地，没有校尉命令，不敢放闲人入营。”

刚好典军校尉曹操引军出营，见到周瑜，很是惊讶，问道：“周君如何来了这里？”周瑜道：“我陪袁小娘子。”

曹操遂上前招呼，问道：“蜜儿是来见袁校尉的吗？他去见何大将军了，人不在军营里。”又指着周瑜等三人问道，“蜜儿如何会跟他们在一起？”

袁蜜信口道：“他们三位都是旁人推荐的忠勇侠义之士，我预备引荐给我伯父。让开，我要先进去做好安排，好给我伯父一个大大的惊喜。”将辕门守卫一把推开，自行进营去了。

守卫待去追赶，曹操摆手道：“权且放她进去，立即派人去禀报袁校尉。”

周瑜、孙策、太史慈三人见状，忙紧随袁蜜步入军营。

曹操又追了上来，道：“适才蜜儿说这三位都是忠勇之士，周君我认得，还没有来得及请教这两位高姓大名。”

袁蜜很不耐烦，但曹操素有声名，当年以五色棒杀大宦官蹇硕叔父蹇图一事迄今仍在京师流传，生怕他一怒之下搬出军令，命人将己方一行强行逐出军营，遂勉强引见道：“这位是孙策。这位是……”这才想到还不知道太史慈的名字。

太史慈忙道：“在下太史慈。”曹操“呀”了一声，道：“你就是青州太史慈？”太史慈道：“区区贱名，不足挂齿。”

曹操笑道：“蜜儿，你可真是有眼力，这三位果真都是才俊豪杰之士。”

袁蜜道：“莫非曹校尉也在打他们三个的主意，要跟我伯父争夺一番？”

曹操忙道：“不敢，不敢。”饶有意味地看了周瑜一眼，拱手去了。

袁蜜道：“原来你叫太史慈，我好像在哪里听过你的名字。”

太史慈不愿再提往事，遂道：“我只是一介平民，来到京师还不到十日，怕是小娘子听错了。”

袁蜜“唔”了一声，也不再追问，引三人来到西面军营监狱。门前守卫抚刀问道：“你们几个来这里做什么？”

袁蜜先表明了身份，又指着周瑜三人道：“他们都有过人本领，是我伯父将要任用的人，但都当惯了闲云野鹤，不大服管束，所以我想带他们先到监狱看看，好煞煞威风。”

那守卫名叫董大，居然信以为真，笑道：“小娘子真来对了地方。”

孙策嗤笑一声，低声道：“太史兄，这位袁蜜小娘子说谎的本领，可不比你当年诓骗青州使者差。”太史慈不答，只苦笑了一下。

那守卫董大又不无得意地告道：“我们军营监狱不但比官府监狱周全严密得多，也自有一套独特的刑罚。因为犯人多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普通刑罚对他们不起作用。”

袁蜜忙问道：“那你们最厉害的刑罚是什么？是夹手指，还是夹双脚？”

董大道：“都不是。我们这里有一间囚室，只要将犯人绑到刑柱上，他一动不能动，会越来越难受，一般两三个时辰就会屁滚尿流地求饶了。”一边说着，一边引着袁蜜等人进来，又特意告道：“小娘子当心些，里面秽气重，臭得很。不是万不得已，小臣都不进来的。”

来到一间囚室，室中有柱，柱上有枷，墙上有板，与周瑜之前的描

述一模一样。周瑜又抢到墙壁前，看到滑板边角齿印犹在，这才对袁蜜点点头，示意正是这间囚室。

袁蜜便问道：“这几日有没有讯问过什么犯人？”

董大道：“最近一直没有。倒是上军校尉蹇硕被杀后，袁校尉抓了一些小黄门来这里拷问，没有一个能挺过一个时辰的。”

袁蜜道：“真的没有吗？”又指着周瑜问道，“你有没有见过他？”

董大看了看周瑜，摇头道：“没有。”

袁蜜道：“你前日、昨日都当值吗？”董大道：“当值啊。”

太史慈瞬间爆发，将董大一把推到墙上，喝道：“你还敢撒谎！”指着周瑜道：“他昨晚就被关在这里。前晚隔壁还关过一个女子，她人在哪里？快说！”

董大大叫道：“来人……反了……”刚喊了两声，便被太史慈扼住了咽喉。

对方腕劲奇大，董大难以挣脱，便将求助的目光投向袁蜜。袁蜜指着柱子笑道：“你不是说那刑罚很厉害吗？不如我们来试试，看你能挺多长时间。”

董大道：“我……不想……试……”

袁蜜道：“那你就说实话，是谁带这位周公子来这里的？隔壁那位小娘子又被谁带走了？”

太史慈略略松手，董大喘了几口气，道：“小臣真的没见过这位周公子，也没有什么女子被带来这里。”

孙策怒道：“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把他拖过来，锁到柱子上。”

众人正要一起动手，忽听到脚步声纷沓而至，随即有人喝道：“蜜儿，你在这里做什么？”却是袁绍带人到了。

袁蜜没想到伯父如此快速赶回军营，一时语塞。袁绍扫了众人一眼，喝道：“都拿下了！”

周瑜忙道：“校尉君别误会，我们并没有什么企图，只是想问这位军爷几句话而已。是不是？”

守卫见袁蜜正凶巴巴地瞪着自己，不敢得罪她，只好道：“是，是。”

袁绍不明所以，遂道：“先去我军帐再说。”

来到中军军帐，袁绍先道：“我适才半途遇到曹操，他说蜜儿要给我引荐几位忠勇侠义之士，就是他们三个吗？”

袁蜜不过是为了应付曹操随口瞎编，此时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撑下来，只得道：“是。”

袁绍道：“我早在乔府见过他们几个。”袁蜜道：“那我也可以继续为伯父引荐啊。”袁绍道：“好。你先回去，我要跟他们三个好好谈谈。”

袁蜜摇头道：“我不走。我一走，伯父就会派人把他们三个抓起来，对他们不利，说不定还会严刑拷打。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不准你这么 做。”

袁绍愕然道：“我怎么会那么做？孙策、周瑜二位都是何大将军信重的人，我岂敢对他们无礼？还有这位孙策，他父亲是长沙太守孙坚，是你父亲的得意门生呢。”

袁蜜道：“呀，还有这种事。”又摇头道：“总之，我不会走。”

袁绍对这位侄女颇为无奈，只好道：“那好，你到外面等着，一旦听到我要对他三人不利，你再进来阻止，总可以吧？”

袁蜜干脆地答道：“不可以。”但她也不是一味地蛮横，料想自己若坚持留在帐中，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遂撇撇嘴，道，“那好，我就等在外

面。伯父可不准对我的朋友无礼。”

袁绍等侄女出去，这才问道：“是我弟弟袁术派你们三个来军营捣乱的吗？”

周瑜反问道：“校尉君看我等像是没事找事的人吗？”袁绍道：“不像。你们到底来我军营做什么？”

太史慈冷笑道：“袁校尉何必明知故问？你大概料不到刚刚送周瑜出去，他便又溯迹寻回来了吧。”

袁绍皱了皱眉，勉强保持温和的风度，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各位有话，但请直说无妨。”

周瑜遂道：“我前晚受人挟持，被带到一个地方讯问，直到今早才被放出。”大致描述了一番自己被绑在囚室受审的情形。

袁绍不待他说完，便惊然问道：“莫非周君是指你之前被关在我军营监狱？”

周瑜道：“我也觉得难以相信，所以才一定要进军营亲眼验证，这便是我们今日来军营的目的。”

袁绍摆手道：“先不谈这个。对方抓了周君审问，想知道什么？是关于传国玉玺的消息吗？”见周瑜等人露出惊奇之色，便笑道：“你们不必惊讶。几位可别忘了，我也是知情者。我知道何大将军曾托付孙、周二位追寻传国玉玺，还不到一日，便有人找上周君，还如此大费周章，一定是因为传国玉玺。”

太史慈冷然道：“袁校尉否认与这件事有关吗？可我们刚才去过监狱，周瑜能肯定昨晚被关在那间囚室中。”

袁绍道：“那间囚室确实是军营监狱独有，但也许有人想利用这一点，故意引周君怀疑是我所为。”

孙策道：“莫非袁校尉认为有人仿造了一间一模一样的囚室，有意将周瑜带进去讯问，好让我们怀疑是袁校尉你所为？这种说法，怕是袁校尉自己都不能相信吧。”

袁绍奇道：“周瑜知道的事情，我全部知道，何须多费力气讯问？”

孙策道：“因为袁校尉还想要周瑜替你寻找传国玉玺。为了要挟他就范，还事先掳走了小乔做人质。”

袁绍一怔，随即连连摇头，道：“没有的事，决计没有的事。一定是有人造了一间相同的囚室来陷害我。那人既意在传国玉玺，定然也非等闲之辈，别说一间囚室，一座监狱都能造出来。”

太史慈道：“盖房子耗费时日，得一砖一瓦、一木一石才能建起来。何大将军托付周瑜还不到一日，便有人捉了周瑜，还临时仿盖了一间囚室审讯他，好嫁祸给袁校尉。袁校尉倒是说说看，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袁绍一时语塞，随即沉下脸道：“我已经说过，我对此事毫不知情。看在蜜儿面子上，今日就不追究你三人擅闯军营之罪，下次再让我遇到，可就没这么容易脱身了。各位请便吧。”

周瑜道：“请校尉君息怒。还有一处细节，我未来得及提起。我昨晚被关在囚室中时，为了察看隔壁小乔是否还在，曾用牙拨弄过墙上的滑板，留下齿痕。适才我在贵军营监狱检视过，咬印还在。校尉君不信的话，可以亲自去查看。不过我相信袁校尉跟这件事无关。”

袁绍颇为困惑，问道：“你同伴适才口口声声指斥我是主使，周君既然已能肯定你受刑之处就是军营监狱，为何还要相信我？”

周瑜道：“对方手中已握有小乔，无须对我动刑，我便会说出一切。如果对方还想折辱于我，随便想个法子，都可以达成目的。但那木柱刑罚太过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且也不难打听到这是军营监狱所独有……”

袁绍蓦然醒悟，道：“周君是说，是有人故意把你带来军营监狱审问，好让你怀疑是我所为？”

周瑜道：“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但即便如此，这个人也必是位高权重，能够自由进出军营之人，袁校尉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袁绍忙道：“当然明白，这是有奸人要暗地整我。”

袁蜜忽然进来问道：“为什么说有奸人要暗地整伯父？”她虽然勉强出去，却一直躲在帐外偷听，此刻终于忍不住疑问，又冲了进来。

袁绍道：“何大将军已下令停止追查传国玉玺，奸人却在借周瑜之手继续寻找玉玺，还有意将证据指向我，弄得好像是我派人掳走了小乔，再逼迫周瑜寻找玉玺。一旦事发，何大将军定会以为我有野心，意图窥测大宝，这可是灭族大祸。”

袁蜜吐了吐舌头，道：“这么厉害。”

袁绍见侄女仍然不当回事，知其年纪太小，不懂政治险恶，忙问道：“蜜儿，你老实回答我，你是怎么赶上周瑜这件事的？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进军营？是不是你父亲指使你这么做的？”

袁蜜呆了一呆，问道：“伯父是在怀疑家父吗？”

周瑜忙道：“袁小娘子卷入这件事，完全是巧合。”大致说了自己前日去河南府寻小乔、曾遇到袁蜜一事。

袁绍仍难释疑心，道：“可蜜儿为何偏偏在周君被放出后去了乔府，还告诉周君，你所受刑罚正是军营木柱之刑？”

太史慈忽道：“袁校尉适才自己也说了，如果奸人嫁祸给你计谋得逞，将是灭族大祸。你跑不掉，你弟弟袁术也跑不掉。他官任河南尹，与你官秩相同，会不知道这些吗？”

这一诘问极为有力，袁绍立即笑了，道：“是了，我一着急，竟没有想到这一点。蜜儿，实在抱歉，我不该怀疑你父亲的。”

袁蜜居然笑道：“这没什么啊，伯父你不怀疑家父才不正常呢。”

袁绍尴尬一笑，又道：“各位也该知道昨日京师发生了大事，自清晨

开始，西园禁军全部出动，都不在军营。我和典军校尉曹操一直跟在何大将军身边，另外六校尉则封锁全城，分守京师要道。”

周瑜道：“军营非等闲之地，就算禁军尽数而出，也还有卫士把守。再说我是前晚被带进来的，监狱总该有人当值。”

袁绍闻言，忙命人去带昨日监狱当值的卫士。

孙策从怀中掏出那铜脸男子画像，道：“就是这个人，这是根据周瑜描述画出来的。”

袁绍看了看，摇头道：“不认得。”又拿给几名将官看，也都说没见过这个人。

过了一会儿，军营监狱守卫董大被带了进来。袁绍询问周瑜曾于监狱刑柱被拷问一事，董大忙道：“小臣虽然当值，却从来没有见过周君，适才袁小娘子就问过了。”

袁绍喝道：“周瑜人在这里，当着证人的面还敢撒谎。来人，拖出去打二十大棍。”

董大慌忙磕头求饶，哀告道：“小臣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没有见过周君，请校尉君饶过小臣。”

事情牵涉袁绍自身，他哪能轻易放过，厉声喝道：“拖出去，打！”

周瑜自己曾身受酷刑，不愿牵涉更多人进来，忙道：“等一等！”指着董大道：“我确实没有见过他，因而他说没见过我也有可能。”又将铜脸男子画像拿给董大看，问道：“你见过这个人吗？”

董大道：“没有，真的没有。”

袁绍怒道：“放屁！你是狱门守卫，有人带周瑜进监狱拷问，你会不知道？”

董大哭丧着脸道：“近来监狱没什么事，小臣有时候会开溜，坐到墙

角打个盹儿。也许有人乘隙带人进去拷问也说不准。小臣极少进去，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小臣也不会知道。”

周瑜道：“除了铜脸男子外，我还见过其他两名守卫，那二人应该是监狱里的人。”大致描述了一下二人的相貌特征，又道：“那二人眉眼有几分相像，似乎是亲兄弟。”

董大蓦然醒悟，道：“这是张简、张丹兄弟，专门负责囚室事宜。”

袁绍忙问道：“张氏兄弟人在哪里？”董大道：“刚才人本来还在的，但突然有人来把他们叫走了，说是他们的母亲生病了。”

袁蜜道：“这么巧？一定是我们进来军营时，有人看到周公子，怕他认出张氏兄弟来，所以赶紧通风报信。”

袁绍忙取了令牌，派一名将官率兵去逮捕张氏兄弟，又喝令拿下董大，等日后查明真相，再行处罚。

董大磕头道：“校尉君饶命。小臣上有老，下有小，小儿子才刚刚满月。求校尉君饶命。”

袁绍身后一直站着一名三十来岁的男子，一身袍服，似是幕僚、文书之类，从始至终未曾开言，此时忽然举手，轻轻咳嗽了声。袁绍闻声，便匆忙走下帐过去与他低声商议了几句什么，再回身时，挥手命军士放开董大，只训斥了几句，命他退了出去。

袁蜜奇道：“伯父就如此算了么？这董大分明在撒谎。他是监狱守卫，周公子这么个大活人，被带进去再带出来，就发生在鼻子下，他会不知情？”

袁绍挥手道：“我自有处置。”又将身后的袍服男子介绍给众人，道：“这是我帐下幕僚午远午先生，我会委派他来调查这件事。周君，你可否将这张画像留下来？”

周瑜忙道：“当然可以。我们绘制了多份，就是为了预备这种情况。”

袁蜜道：“不如也给我一张，我拿回去交给父亲大人，请他以河南尹的名义发出通缉告示。”袁绍忙道：“万万不可。这件事，决计不能张扬。”

袁蜜道：“为什么？”袁绍道：“目下这件事，只有周瑜一人的证词，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很难证实真有其事。”

袁蜜道：“可是伯父已经派人去拿张氏兄弟了呀，一旦拿到他二人，真相不就清楚了吗？”

那幕僚午远忽道：“即便拿到了张氏兄弟，如果他们也像董大一样，一口咬死说没见过周瑜，事态就会变得不利，旁人会认定根本没有这回事。”

袁蜜道：“莫非伯父还在怀疑周公子说谎？”袁绍忙道：“当然没有。但指证要的是证据。周君，我想你和你的几位朋友也不会放弃追查，你们想要找乔家娘子，我也想找到这件事的主谋，你们就跟午先生通力合作，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我得立即赶去见何大将军。”

周瑜问道：“袁校尉是要将这件事禀报何大将军吗？”

袁绍点了点头，不无忧虑地道：“这件事分明是针对我。而且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即便追查下去，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所以我得立即将事情经过对何大将军预先禀明。”拱了拱手，匆匆去了。

袁绍是禁军首领，统领西园八校尉，兵权极重，却说“即便追查下去，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周瑜等人听在耳中，不免又添一分忧惧。孙策本来尚不能肯定袁绍是否真的对此事一无所知，但见到袁氏如此神色，才确信他不知情。

周瑜本来还想询问袁绍为何会忽出此语，那幕僚午远却甚为倨傲，只摆手道：“各位先回去，等事情有了眉目，我自会派人去通知各位。”竟就此拂袖而去。

袁蜜大为气恼，道：“我伯父手下还真养能人呢。”又问道：“我们下

一步该怎么办？”

孙策道：“目下别无线索，只能等袁校尉手下捉到张氏兄弟后再说了。”

太史慈忽道：“那监狱守卫董大一定是在撒谎，不如我们再去找他，暴打他一顿，不信他不说实话。”

周瑜道：“袁校尉应该没有相信董大的话，却就此放过了他，表明另有安排，譬如派了人暗中监视之类。”

太史慈道：“万一董大想等风声过去，始终没有异动呢？他等得及，小乔还在奸人手里，可是等不及。”

周瑜道：“我猜董大肯定知道些什么，但他不会随便开口。”

袁蜜道：“那我们就把董大绑到刑柱上，看他能熬到几时。”

周瑜道：“这法子有用的话，尊伯父袁校尉一定已经用上了。我猜刚才袁校尉本来就是打算这样做的，但为那幕僚午远阻止。午远应该已经看了出来，就算酷刑缠身，董大都不会开口的。”

袁蜜道：“奇怪了，他怎么看出来的？我为什么没看出来？我觉得那董大就是猥琐小人，打他几下，说不定就招了。”

周瑜道：“蜜娘可曾听到董大求饶时称‘上有老，下有小，小儿子才刚刚满月’？这是他无意中说出来的，表明这些人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但按正常理，一般下面会说全家全仗我一人养活，然后才是饶命之类，但董大却没有提这一句。”

太史慈插口道：“他一定是被人重金买通了。”

周瑜道：“这是一种可能，也有可能董大家人性命被他人掌握，他不敢随意开口。或者两种可能兼而有之。”

太史慈道：“那我们还等什么，这就是找董大家人吧。”孙策道：“不如先找一趟董大。”

几人遂往监狱而来。走不多远，便被一队军士赶来拦住，称奉命立即送诸人出营。

袁蜜道：“你们不认得我是谁吗？我伯父都出营去了，你们奉谁的命令？”

对方答道：“上头的命令。”不由分说，将周瑜一行驱赶了出来。

太史慈若有所思，道：“这倒是验证了周君的猜测，袁校尉一定派了人暗中监视董大。监视的人看我等欲去监狱，便迫不及待地出面阻止。”

出来军营时，正好遇到典军校尉曹操。曹操道：“我适才遇到袁校尉了，蜜儿见过他了吗？”袁蜜道：“见过了。”

曹操笑咪咪地道：“怎么，袁校尉没收留蜜儿推荐的三位忠勇侠义之士吗？”袁蜜没好气地道：“要你管。”

然出了军营，却不知如何打听董大住处。袁蜜到底还是官宦之女，颇有见识，道：“董大既是本地人，又做狱卒的营生，说不定河南尹有认得他的。”于是又赶来河南尹署，果然从尹狱一名狱卒那里得知了董大家地址。

出来时，正好遇到河南尹袁术。袁蜜刚要闪躲，袁术已然叫道：“蜜儿。”袁蜜只得上前拜见。

袁术笑道：“听说你一早就出了门，今日倒是回来得早。”袁蜜道：“我有事，还要再出去。”

袁术扫视着周瑜等人，问道：“这些是你朋友吗？”袁蜜道：“是。”报了三人姓名。

孙策因袁术是父亲孙坚座主，便先上前拜见。

袁术笑道：“久闻孙坚长子精明强干，今日一见，果然是一表人

才。”又问道：“孙君何时来了京师，竟不事先知会一声？”

孙策道：“我与朋友纯粹是来京师游玩，想到袁尹君公务繁忙，不便打扰，所以就没有登门拜访，还请袁尹君见谅。”

袁术笑道：“既然我与孙太守有师生之谊，说起来也算是一家人。这几日京师不太平，官署里事多，改日清闲些，我备下酒宴，再请孙君和朋友过府做客。”孙策满口应了。

袁术又将女儿拉到一旁，问道：“你是要跟孙策他们出去游玩吗？”袁蜜道：“是啊。莫非爹爹不同意？”

袁术叹道：“好好的女儿家，偏偏是一副男孩子的性格。如果不是这样，你本来可以选入宫中，说不定还会成为皇后呢。”

袁蜜道：“爹爹又在胡说八道了。谁稀罕当皇后？再说了，未来的皇后是伏姊姊，当今皇帝从小就喜欢她，而且只爱她一个。听说已经好几次为她偷偷溜出宫，甚至还留在宫外过夜，把太后都吓死了。”

袁术摇头道：“而今情况有变，伏家女儿未必能当上皇后。”

袁蜜一惊，问道：“怎么会是这样？”

袁术不愿多提，遂岔开话题道：“那位周瑜周公子仪表堂堂，看起来很不错啊。”

袁蜜道：“当然了，他们三个都不错。”忽见父亲笑得奇奇怪怪，蓦然醒悟过来，登时红了脸，慌忙转身跑开。

众人一路向东，出耗门，过马市，一路打听寻来董村董大家，却见一男一女两个孩童在门前追逐奔跑，董父坐在槐树下编织渔网，董妻则背着襁褓中的婴孩，往簸箕里翻晒菜干。全家人都是面带笑容，大人虽然劳作辛苦，却也是其乐融融的样子。

这情形大出众人意料。袁蜜道：“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家人有遭人威胁胁持的迹象。周公子，你能看出异样吗？”

周瑜摇了摇头，遂上前问道：“阿翁可是董大的家人？”董父忙停下手中活计，起身道：“我是董大阿爹。公子找董大吗？他人在军营监狱当值，好几日没回来了。”

周瑜问道：“董大多久回来一次？”

董父道：“以前是三天回来一次。而今家里又添了一张嘴，要多花不少钱，董大主动替人代值，好多赚些禄米，往往得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又问道：“公子找他有事吗？不方便去军营的话，留话也可以的。”

周瑜忙道：“不必了，我自去军营找他。”走出几步，再回头时，董父又重新坐下织网。他见这家人如此勤劳淳朴，实在想不出董大会卷入什么阴谋。

出了村口，太史慈不免有些灰心，道：“本以为董大家人是条重要线索，可就目下情形看来，董大极可能确实与这件事无干。”

话音刚落，便有数名黑衣男子平地冒了出来，拔出佩刀，四下散开，呈合围包抄之势。周瑜急忙挺身挡在袁蜜面前，道：“难怪尊父说京师不太平，今日亲见，方知所言不虚。”

袁蜜面色一红，定了定神，随即喝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挡住去路，是要抢劫吗？”

孙策卷起衣袖，摩拳擦掌，道：“是强盗倒好了，我便可以大打一场了，正好一肚子火没处发呢。”

周瑜忙道：“且慢动手！”又问那些黑衣男子道：“你们是中军校尉袁绍手下吗？”对方一怔，却是迟疑不答。

周瑜道：“各位不必疑虑我等身份，这位是袁绍校尉侄女袁蜜。”

袁蜜狐疑道：“你们当真是我伯父手下？为何做起了拦路抢劫的勾当，不想活命了吗？”

太史慈道：“他们不是做强盗，而是奉命监视董大家人，再暗中抓捕与董氏联络过的人。料想袁校尉着急去见何大将军，不及思虑如此细致，这一定是午远之策。”

一名首领模样的男子颇为惊奇，问道：“你如何知道？”周瑜忙告道：“我们也是来找董氏家人查线索的。”那首领便拱了拱手，喝退手下自去了。

袁蜜好奇问道：“周公子为何一眼看出他们是我伯父手下？”

周瑜道：“这些人脚步轻盈，个个身怀武艺，四面包抄之时，配合默契，暗合阵法，应该是久经操练的军士。董村甚为偏僻，住在这里的也都是乡民，突然冒出一群军士，不难想到跟董大有关。”

袁蜜道：“我们来董村一无所获，那些军士不也是白等吗？现下要怎么办？”

周瑜道：“尊伯父那位幕僚午远十分厉害，想来已在董大和张氏兄弟身上下足功夫，这也是我们手头仅有的线索，怕是一时难有进展。”

袁蜜道：“不是还有那铜脸男子画像吗？”

周瑜道：“嗯，蜜娘说得是，这也是条重要线索。不如我们分头行事，蜜娘和太史君先回乔府，拿了画像去南市、马市这等人多之处打听，看有没有人见过他。我和孙策去追踪传国玉玺。奸人意在传国玉玺，一定也在倾力找寻，也许我们会有交会之处，由此查到对方身份也说不准。”

太史慈道：“甚好，就这么办。”

袁蜜却道：“不好，我要跟周公子一道去找传国玉玺。”忽觉得直言不妥，忙解释道：“我不是不关心小乔，而是打听人这种事不是我所长。我好歹也是河南尹的女儿，在传国玉玺这件事上应该能帮上忙。”

孙策也道：“袁小娘子身份特别，她跟公瑾一道，也许会有所帮

助。”

周瑜满腹心思全在尽快找到乔婧上，也不及思虑更多，点头道：“好，就这么办。”

四人遂就此作别，孙策、太史慈直接往洛阳南郊驰去，周瑜、袁蜜则往城中赶来。

袁蜜颇为兴奋，问道：“我们要从哪里着手？”周瑜道：“我也不知道，目下我们只能先去见一个人。”

他猜想传国玉玺必在宫中某位大宦官手中，极可能便是十常侍之一。然他不熟宫中之事，不知该如何查起，便预备去找伏寿，设法从她口中多问一些宫中情形，譬如各宦官性格、爱好等，再来判定谁最有嫌疑。

袁蜜听说要去永和里找伏寿，忙道：“我也好久没见过伏姊姊了，也正想念她呢。”顿了顿，又道：“不过我爹爹说也许伏姊姊当不上皇后了。”

周瑜早已知道这件事，倒也不意外。袁蜜却很是为伏寿不平，又道：“我就不明白，伏寿哪里不好了，人长得好，又有见识，虽然是庶出，却是伏家唯一的女孩儿，长公主也视她为亲女。而且她跟皇帝一起长大，感情深厚，这是谁也及不上的。”

周瑜不便议及宫廷之事，只能嘿然不语。

到中东门时，有一名仆从模样的男子奔过来叫道：“尊驾是周瑜周君吗？小臣是张府家奴。舞阳君命小臣来告知周君，闲暇时，不妨到腾云楼坐坐。”又特意补充道：“不必非是现下，等到周君有空方便时。”

袁蜜哼了一声，抢先应答道：“舞阳君有空，周公子可没空。舞阳君方便，周公子可不方便。”

周瑜颇为尴尬，忙道：“我知道了。你先回去转告舞阳君，说我有空时自会登门拜访。”

等仆从走远，袁蜜古古怪怪一笑。周瑜问道：“怎么了？”袁蜜不答，只抿嘴暗笑不止。

到了伏府，居然未能见到伏寿，说是她一早便被接进皇宫了。

周瑜很是意外，心道：“伏寿曾当面忤逆何太后，而今又发生了何太后以儿媳身份驱逐长辈董太后事件，难保不会让人有所联想。我还以为以何太后狠辣的性格，一定有所忌讳，拒绝再让伏寿入宫呢。看来还是皇帝在其间起了作用。”

袁蜜不知究竟，喜道：“这么说，伏姊姊就快要成为皇后了？实在太好了。”

门仆面露愧色，犹豫了下，还是答道：“未用皇后车舆，只用了普通采女之礼。”

袁蜜奇道：“普通采女？怎么可能？”

周瑜见她口无忌讳，忙将她拉开，道：“这种事，就不要再问啦，不然只会让伏家人难堪。”

袁蜜道：“是了，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又问道：“现下我们该怎么办？本来了解宫廷的人也有不少，譬如长公主，但我们又不能随意张扬我要找传国玉玺这件事。”

周瑜道：“是，蜜娘思虑得很周全，不能随随便便找个人。”袁蜜被他一语褒赞，登时满面喜色。

周瑜又道：“我们这就去找舞阳君何云吧。”

袁蜜讶然道：“舞阳君？是因为她刚派人邀请过周公子吗？”

周瑜道：“不是。她算是知情者，而且在为陈是正名一事上帮了大

忙。”

袁蜜迟疑道：“可是舞阳君……她……她声名可是不大好。”

周瑜道：“我知道，但就目下而论，舞阳君是最合适的人选。”

袁蜜见周瑜已策马向前，也只得命车夫跟上，又问道：“我在京师日久，只听过舞阳君的大名，却没有见过。听说她年轻时有洛阳第一美人之称，她……她当真有那般美貌吗？”

周瑜想了想，道：“舞阳君虽然年纪大了些，却还是风韵绝佳。”

来到张府，门仆通报后，有婢女迎面出来，称舞阳君只让周瑜一人进去。袁蜜很是气愤，指着自己鼻梁道：“怎么，我堂堂袁氏，河南尹之女，配不上舞阳君名门高第吗？可别忘了，姓何的自己……”

周瑜生怕袁蜜说出何云只是屠户之女之类的话来——如此，不仅冒犯了何云，还大大得罪了何太后及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等一干人——忙道：“想来舞阳君不是有意不见蜜娘，只是有不便之处。”

门仆忙道：“是，舞阳君从来不见女客。不过小娘子可以到门厅等候，小臣自会奉上汤水。”

袁蜜自恃名门之后，却被人拒于门外，这还是从所未有之事，忍不住义愤填膺，但周瑜一再使眼色，又用力握住她的手，略觉安慰，遂道：“那好吧，周公子速去速回。”

周瑜应了一声，随婢女进门。刚到中庭，迎面遇到一大群人。为首老者眉发全白，却是皮肉细嫩白净，颌下无须。婢女忙拉着周瑜避让到一边。虽素未谋面，然从这前呼后拥的架势来看，老者显然就是大宦官张让了。

张让眯缝着眼睛，一副慈祥面容，但双眼陡然睁开时，便可见到一股凶顽之光。他脚下未停，只迅疾转头扫了周瑜一眼，眼珠咕噜转了两下，便又眯成一条缝，引人继续朝前去了。

婢女长舒一口气，道：“幸好常侍君没有过问周公子身份，要不然婢子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呢。”

周瑜愕然道：“我姓周名瑜，有事向舞阳君请教，正大光明地登门拜访，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婢女也不应答，只古怪一笑。

一路曲折，再度来到腾云楼。婢女刚卷起竹帘，便听到何云笑道：“我还以为周郎再也不会踏入我这腾云楼了。”

周瑜大踏步进来，躬身行了一礼，道：“舞阳君近来可好？”

何云笑道：“有什么好坏的，还不是变着花样打发无聊又无趣的日子呗。”

周瑜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便直说了，今日我来，是想向舞阳君打听一些宫中之事。”

何云柳眉一挑，问道：“周郎还想寻找传国玉玺吗？我哥哥已经下令停止追查，你小小百姓，竟敢违抗大将军的命令？”

周瑜料想袁绍已将事情经过禀报了何进，何云稍后也会知道，便道：“我是受人所迫，不得不如此。”大致说了原委。

何云笑道：“如此看来，小乔在周郎心目中一定很重要了？”

周瑜道：“小乔是受我牵累，如果不是我，她便不会卷入这些事，我无论如何也要救她出来。”

何云道：“周郎只是打听宫中之事，可找的人很多，为何独独要来腾云楼找我何云？是因为伏寿入宫了吗？”

周瑜只得道：“是，什么都瞒不过舞阳君。”又问道：“听说寿娘是以采女身份入宫，她当真愿意吗？”

何云笑道：“这是伏寿自己提出来的。她原先虽然做不了皇后，却还可以封为贵人，但偏偏她脾气坏，当面让我姊姊何太后下不了台，所以已经没有入宫的可能。虽然我那皇帝外甥成天在太后面前哭哭啼啼，但太后的性子也不好惹，一直不肯松口。可昨日伏寿忽然请长公主出面斡旋，称愿意以采女身份入宫，只要能有机会服侍太后，就死而无憾。”顿了顿，又道：“也是贱吧，还以为伏寿多有骨气呢。她虽然不是长公主亲生，可长公主也不愿意伏家女儿只做一个卑贱的采女，遂请太后原谅伏寿之前的过错，念在她和皇帝青梅竹马的情分上，给她一个贵人的名分。但太后却认为这是伏寿以退为进之计，今早便派人以采女礼仪迎她入宫，在太后宫中做了一名扫洒的宫女。”

周瑜这才明白经过，心道：“伏寿表示愿以采女身份入宫，其实只是一种妥协求饶的姿态。她原先是皇后人选，怎么可能只做个普通宫女？这何太后当真不容小觑，不肯让步不说，还果断将伏寿以采女身份召入宫中，有意加以折辱。可伏寿是皇帝爱慕的女子，何太后如此作为，等于公然与皇帝作对。日后皇帝亲政掌权，伏寿还是能爬上枝头变凤凰，但太后与皇帝的母子关系却是彻底疏远了。”

何云笑道：“周郎是不是在想我那皇帝外甥非伏寿不欢，日后她一定能出人头地？”

周瑜心道：“这妇人表明淫荡好色，其实心如明镜，我当是找对人了。”便道：“我今日登门，不是为了伏寿而来，她未来命运如何，也轮不到我来指点。”

何云道：“甚好。周郎想知道什么？”周瑜道：“只想请舞阳君详细介绍宫中头面人物。”

何云也不推辞，当真如数家珍，从自己的公公张让开始，将宫中十常侍等权宦尽数介绍了一遍，连已经过世的毕岚也没有放过。又笑道：“周郎以为这样就能找出谁窃走了传国玉玺吗？我姊姊何太后在宫中十余年，对南、北二宫之事了如指掌，还不是一样找不到传国玉玺？”

周瑜道：“那么舞阳君认为那暗窥传国玉玺的奸人为何一定要找上我？”

何云笑道：“我猜一是因为周郎你聪明，能识常人之所不能识，所以我当日才向我哥哥何大将军力荐由周郎你来追寻传国玉玺。二来嘛，对方应该也想乘机整一整袁绍。第二点其实是无干之事，并不能回答周郎的问题，但这一点倒是让我格外好奇对方的身份了。”

周瑜苦笑道：“姑且认为奸人也如舞阳君一般赏识我周瑜吧，但其实我并不想如此。”

何云道：“传国玉玺失踪已有两月，可能还不止两月，太后和我哥哥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彻底搜过，终是一无所获。就算周郎聪明绝顶，想在短时期内寻到玉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周瑜苦笑道：“我自然知道。可是对方挟持了小乔，我不得不勉强为之。”

何云道：“何不从奸人身份着手？周郎真正关心的不是传国玉玺，而是小乔安危，只要追查奸人身份，不难救出小乔。”

周瑜道：“我已绘制了绑架者的相貌，托请朋友在四下寻找。”

何云摇头道：“洛阳几十万人，仅凭画像去寻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何不查查是谁最想整治袁绍？”

周瑜之前曾想到此节，但料想袁绍幕僚午远亦会将重心放在此处，所以未曾深入探究，此刻听到何云建议，忙问道：“照邑君看来，谁最希望整垮中军校尉袁绍？”

何云道：“袁绍一时之杰，虽智不能济，却能爱士养名，倾心折节，以宽厚得众心。我想不出除了他那同父异母的弟弟河南尹袁术之外，还有谁想整垮他。当然，这件事也不可能是袁术所为，私窥传国玉玺，一旦坐实罪名，将是灭族大罪。”

她顿了顿，又道：“这件事，未必是直接针对袁绍，或许是针对我哥哥。袁绍是我哥哥手下第一能人，他垮了，我哥哥便少了一个有力助手。”周瑜道：“邑君分析得有理。”

何云道：“而且袁氏即将有更大的富贵临门，太后已选中袁家女儿为皇后，预备等国丧期满，就正式迎其入宫呢。”

周瑜闻言大吃一惊，问道：“袁家女儿？是袁蜜吗？”

何云笑道：“不是袁蜜。袁蜜那大大咧咧的性子，太后怎么能看得上？是太傅袁隗的女儿，袁绍的堂妹，袁蜜的姑姑。”

原来太后何宛为儿子汉少帝选中的皇后人选，正是太傅袁隗之女，也就是袁绍、袁术的堂妹。袁隗是安国康侯袁汤幼子，年少做官，娶海内大儒马融之女马伦为妻。马氏家世丰豪，出嫁时嫁妆巨万，连出身四世三公的袁隗也极为惊叹^[2]。袁隗仕途极顺，比其兄袁逢更早登三公位，先后任太尉、太傅，宠贵当时，其妻马伦亦有名于世。

就地位及实力而论，满朝文武中，没有一人能比得上袁氏。汉灵帝在世时，袁绍任中军校尉，掌管禁军，地位仅次于上军校尉蹇硕。袁术任河南尹，掌管京师大小事务。其叔袁隗则以太傅身份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总揽朝廷政务。

何云又不无得意地道：“这其实是我出的主意，太后一听便拍案叫绝，其他人也没有意见，袁家女儿可谓众望所归。”又道：“何、袁两家联姻，必将势倾天下，所以针对袁绍之举，极可能是针对我哥哥的。本来董氏最有可能，但现下来看，也不太像。会不会是宫中宦官呢？”

周瑜奇道：“莫非邑君是指那位手握传国玉玺的权宦吗？他已有传国玉玺，为何还要利用我来找寻？”

何云摇头道：“不是他，而是另外的中常侍。周郎该知道，我哥哥手下的大将，如袁绍、曹操等，都是极力反对宦官涉政的。”

她本来意态慵懒，说到此处，神色忽然警觉起来，起身朝外看了一眼，又道：“这一点，我也不想多提，周郎自己会意吧。”匆匆将周瑜打发了出来。

周瑜对谈话戛然而止颇为惊讶，以为何云发现了帘外有人偷听，然

出来腾云楼时，并无异常之处，然何云已下令放下竹帘，只得就此离开。

出来张府时，却不见了袁蜜。门仆告道：“适才有人来告诉袁小娘子，说河南尹遇刺受伤，她一时等不及周君出来，先行赶回去了。”

周瑜惊道：“河南尹遇刺了吗？”门仆道：“小臣也不知情。”

周瑜心道：“先是有人用一箭双雕之计陷害袁绍，接下来又是袁术遇刺，看来有人忌惮何、袁两家即将联姻，想先行铲除袁氏。这两件事都非同小可，应该是同一伙奸人所为，主谋就是那铜脸男子的主人。也不知道河南尹属吏捉到刺客没有，也许可以从刺客来追查奸人身份。”

正待赶去河南尹查看究竟，忽听到有人叫道：“周君是在找人吗？”

回过头去，一人正站在巷口朝他招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绑架讯问他的铜脸男子。

周瑜乍然见到正苦苦追寻的人，极为意外，随即走过去，问道：“河南尹并未遇刺，是你派人用谎言诓骗走了袁蜜，再绑架了她，是也不是？你好大胆子，竟然绑架袁氏之女。”

铜脸男子摇头道：“我可没那么大胆子！我知道袁蜜是什么人，只是派人将她用谎言骗走，她人正在回河南府的路上呢。”

周瑜这才略略放心，问道：“阁下忽然现身找我，是为了什么？”

铜脸男子道：“你明知处境，不全心全意追查传国玉玺下落，反而一再追查我的身份来历，不怕我对乔家娘子不利吗？”

周瑜料想若不是身边伏有奸细，便是对方派了人暗中跟踪监视自己，也不否认，只道：“我正遵你之命，全力追寻传国玉玺，但对小乔无辜被掳一事，我的朋友们也不能袖手旁观。”

铜脸男子道：“如此说来，倒也公平。”

周瑜道：“阁下自认为身份隐秘，我那些朋友找不到你吗？”

铜脸男子道：“我不关心你朋友找不找得到我，找得到是本事，我会很佩服。我只关心传国玉玺，你既找舞阳君打探过，可有什么收获？”

周瑜道：“我猜传国玉玺一定在某位权宦手中。”铜脸男子道：“这我也知道。你得找出这个人是谁，玉玺又藏在何处。”

周瑜负气道：“阁下能将我带入军营拷问后再秘密送出，且不下任何痕迹，而今连袁绍袁校尉都找不到线索，这番本事，世上没几人能做到。如此本领，连阁下都查不到传国玉玺所在，我周瑜只是个小小百姓，又如何能做到？”

铜脸男子道：“有人认为你能做到。而且现下乔婧在我手中，你更是不得不做到。”

周瑜默然半晌，问道：“小乔人可还好？”

铜脸男子不答，只道：“你不安心寻找传国玉玺，反与同伴四处追查我下落。而今你一无所获，没有玉玺的任何线索，我主人很不开心，今日将会有一场大大的惊喜送上。请你即刻回去乔府，静心等待。”

周瑜吃了一惊，问道：“什么大大的惊喜？”铜脸男子道：“到时你会知道。”

周瑜料想对方必要去对付乔婧，说不定会割下耳鼻送来乔府，又急又怒，叫道：“不行！今日我绝不能再让你走脱。”

一边说着，一边上前扭住铜脸男子，想以武力制伏对方。忽觉胸口一紧，铜脸男子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具黑色小弩，贴在他胸前，喝道：“想让我用强吗？别说你不是我对手，就算你擒住我杀了我，我手下也照样会对付乔婧。”

周瑜无奈，只得松开手，退开数步。

铜脸男子道：“你先回去。惊喜不日即到。”见周瑜不肯走开，便一边倒退，一边用弩指着其胸口，到巷口方才收手，翻身上马去了。

周瑜急忙牵过自己的马匹，跨马去追，忽听到背后大呼小叫——

回过头去，却是张府门仆追了出来，一边挥手，一边大呼小叫，大概是何云又叫他回去。周瑜挂念乔婧安危，不及返身招呼，就此策马而去。

一路追到耗门，已不见了铜脸男子踪迹。周瑜心道：“前晚我在这一带被他打晕，今早醒来时人也在附近，现下又是在这里失去对方踪迹，莫非这一带有什么玄妙？”

遂下马打听，然无人声称见过铜脸男子。周瑜身无画像，描述起来极是费劲，又想到那句“惊喜不日即到”，忧心如焚，一时又无法可想，只得先赶回乔府。乔嫖等人均出门未归，应该是携带铜脸男子画像四下打听去了，府中只有罗韬、罗汤父子。

周瑜便往书房取了一张画像，预备再赶去耗门，设法打听铜脸男子踪迹。

罗韬叫道：“天色不早，眼看就要夜禁了，周君还要进城吗？”

周瑜未及回答，忽有一队禁军飞骑而到，却是典军校尉曹操率军到了。

曹操问道：“周君要去哪里？”周瑜道：“出去随意逛逛。”

曹操道：“天就快黑了，还要出去随意逛逛？不是想要逃走吗？”周瑜诧然道：“此话何解？”

曹操喝道：“来人，将周瑜给我拿下了！”

周瑜退后两步，大声抗议道：“为何要拿我？我犯了过错，自会承担，但请曹校尉给一个交代。”

曹操道：“那好，我问你，你适才去了哪里？”周瑜道：“城里。”

曹操道：“城里哪里？是不是永和里中常侍张让府上？”

周瑜见对方已然知情，只得实话答道：“是，我去永和里见过舞阳君。”

曹操肃色道：“你不但见过舞阳君，你还杀了她。”

[1] 诏狱：奉诏设置的直属于朝廷的特别监狱，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

[2] 马伦聪慧有才辩。袁隗成亲时看到妻子嫁妆丰厚，把袁家比了下去，很不高兴，就故意问道：“妇人不过侍弄箕帚而已，何必如此过分珍丽？”马伦答道：“这是慈亲垂爱，妾不敢逆命。君若羡慕鲍宣、梁鸿之清高，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迹。”袁隗又道：“弟先兄举，世以为笑柄。而今姊姊未嫁，妹妹可以先行嫁人吗？”马伦回答道：“我姊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像我鄙陋浅薄，只能苟然。”袁隗又问道：“南郡君（指马伦父马融，曾任南郡太守）学穷道奥，文为辞宗，而所在之职，辄以货财为损（指马融因贪污罪名被免官），为什么？”马伦回答说：“孔子大圣，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贤，犹有伯寮之诉。家君获此，再正常不过。”袁隗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

第五章 车辙马迹，经纬四极

中国锁具历史悠久，早期多为竹、木结构，起源于门闩。著名巧匠鲁班在门闩基础上改进创制了木锁，于木栓内设堂奥机关——在木栓上挖一圆孔，内装上下两根圆木柱，只有专制的铜钥匙才能打开木柱，由此打开木栓。在这之前，钥匙均为鱼形，鲁班则将钥匙改制为Z形，大大提高了保密性，由此开启了锁具机巧之纪元。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
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踟躅。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

周瑜被曹操逮捕后，并没有送去洛阳县或是河南尹，或是司隶校尉府，而是径直带到了西园军营。此时夜色已浓，曹操也没有立即审问周瑜，只下令将他绑在囚室的刑柱上，便率人离去。

周瑜开始尚不明究竟，他头上套了黑布，口中亦塞有麻核，无法出声询问。临进军营的一刹那，才蓦然恍然大悟——

这一定就是铜脸男子所称的“大大的惊喜”。对方竟设法杀了舞阳君何云，而周瑜刚好到过张府，由此成为重要嫌犯。之前张府门仆大叫着追出，大概就是发现何云已死，想拦截住周瑜。

但疑问随之而至——铜脸男子既说“惊喜不日即到”，表明他已知道官府一定会立即找上周瑜，那么追查传国玉玺一事又该如何进行？还是说，铜脸男子只是要让周瑜吃点苦头，比如像他现下这般再度被绑在刑柱上，而之后周瑜自有办法证明自己无罪？

另一处更大的疑问是，张府戒备森严，腾云楼处于腹心之地，铜脸男子又是如何在不惊动旁人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杀了何云？之前何云骤然露出警觉之色，随即将周瑜送走，是不是觉察到帘外有人，而那人正是凶手？

他越想越是困惑，然既无朋友可以商议，也无法询问经过情形到底如何，只是被孤零零地绑在柱子上，忍受着难以名状的折磨。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听到外面有人争吵，竟是袁绍和曹操的声音。

袁绍道：“笑话，这军营还有我袁绍不能去的地方吗？我一定要会见周瑜。”

曹操道：“臣是为校尉君着想，周瑜涉案非轻，之前校尉君又跟他甚为亲近，目下犯人尚未录取口供，袁校尉若是见他，怕是有人说闲话，还是等何大将军亲自派人来审讯为好。”

袁绍平日以宽厚温淳知名，但对曹操却始终态度不大好，怒道：“既然逮捕了犯人，又带来了军营，就该立即审讯，以防他还有同党，以及同党闻讯逃脱。”顿了顿，又道，“如果曹校尉不放心，就跟我一起进去好了。”

曹操道：“如此，臣便无话可说了。”

袁绍大踏步进来，命人取下周瑜身上黑布、麻核，径直问道：“周瑜，我问你，是你杀了舞阳君吗？”

周瑜道：“不是。臣只是刚好到张府拜访舞阳君……”本想说袁蜜可以做证，转念想到死者何云非等闲之辈，既是大宦官张让儿媳，又是何太后及何大将军之妹，此案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还是尽量少牵涉旁人为妙，遂吞下后面的话，续道：“我辞出时，舞阳君人还好好的，张府婢女可以做证。”

曹操冷笑道：“你当然要这么说了，因为你将婢女一道杀了。”

周瑜先是一怔，随即问道：“杀人是极重的罪名，更何况是连杀二人。曹校尉一再指认是我杀人，可有凭据？”

曹操使命人取来一柄带血的长剑，却是周瑜的佩剑，当日被那铜脸

男子收去，对方一直未曾归还。

曹操道：“这是你的佩剑吧？上面刻有一个‘周’字。”

周瑜道：“是。可此剑早前已经失去，我入张府时，并未携带兵刃，门仆可以做证。”

曹操道：“外人不得携带兵器入张府，这一点，我倒是相信。但极可能是舞阳君替你找到了失剑，想要归还于你，你却用这柄剑杀了她，又杀了在场的婢女灭口。”

周瑜道：“杀人总要有动机，说起来，舞阳君还对我有恩，我为何忽然起意杀她？再说了，我如果用自己的佩剑杀了人，为何还要将佩剑留在现场？”

袁绍忙道：“不错，这是两个重大疑点。”

曹操道：“料想周瑜也不会说实话，我来替袁校尉解答困惑。当日周瑜在永和里被里正指认，我当场将他抓捕。结果途中遇到舞阳君，称周瑜是她的朋友，强行带走了他。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舞阳君的谎言，真实情况是，周瑜英俊潇洒，舞阳君一眼看中，想让周瑜做她的男宠。以我所观察，周瑜是不以为荣、反以为耻的那类人，一定就此怀恨舞阳君。而今张府上下都拿他当舞阳君男宠看待，他愈发觉得愤恨，今日一时忍不住，便杀了舞阳君。”又道：“至于第二个疑点。张府非等闲之地，周瑜不可能携带兵器出府，也来不及掩藏，只能先行脱身而去。”

周瑜忙道：“没有的事，我根本没有杀人。”

曹操道：“张府上下都力证除了你周瑜之外，再无旁人进过腾云楼。而案发后，门仆听到叫喊，追将出来，你还策马逃走，可有此事？”周瑜道：“我是策马离开，却不是逃走。”

曹操道：“周瑜，我劝你早些坦白，也少受些皮肉之苦。”

周瑜见情况对自己极为不利，忙道：“袁校尉应该知道我去找舞阳君是为了什么事，校尉君也相信我杀人吗？”

袁绍道：“张府非等闲之地，别说普通人，就是身怀绝技的江湖游侠也难以逾越一步。你是唯一进过腾云楼的人，现场又有你的兵器，令人没有理由不怀疑你。”叹了口气，转身自去了。

曹操很是得意，命人将对话记录下来，作为讯问结果飞送大将军府。

周瑜道：“等等，你们不能将我绑在这里秘密审问，至少要上公堂，召齐证人对质。”

曹操冷笑道：“你杀的不是普通人，还想上堂公开审讯？这不是让何太后和何大将军丢脸吗？杀死舞阳君时，你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命人重新以麻核塞入周瑜之口，防他害怕受不住刑罚而先行咬舌自杀。又命守卫将木桎抬高数寸，好让犯人更加痛苦，笑道：“上次你能挺十二个时辰，这次看你能挺多久。”幸灾乐祸地嘲笑了一番，又命道：“没有何大将军手令，任何人不得再进这间囚室。”这才扬长而去。

周瑜暗道：“以目下情形看来，只怕我难逃一劫。那奸人到底作何想，为何掳了小乔迫我寻找传国玉玺，转身便以如此大的阴谋陷害我？我身陷囹圄，对他又有什么好处？”

百思不得其解。但肉体的痛楚越来越深。他几次出声呼叫，想要解手，但苦于嘴中塞了麻核，喊叫不出来。

好在这次没有过十二个时辰那么长，仅过了一个多时辰，便有一名中年文士进来。他看起来甚是温和，一进来就命人将周瑜从刑柱上解下来，绑缚也去了。周瑜道：“多谢。我想先解个手。”

文士忍不住微笑起来，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他又觉得失态，忙咳嗽一声，正正姿态，命守卫带周瑜出去解手。

周瑜方便完，又重新被带回囚室，问道：“敢问阁下高姓大名？”

文士道：“我叫陈琳，是何大将军的主簿。”

周瑜道：“啊，你便是大名士陈琳陈孔璋^[1]？我在江东，亦久闻你的大名。”

陈琳笑了笑，道：“先说正事吧。何大将军不相信是周瑜君杀人，但目下所有的证物、证人、证词都指向周君，几乎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何大将军命我来问周君，你可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未曾杀人？”

周瑜摇头道：“没有证据。但只要何大将军信任我，这就足够了。如果何大将军放我出去，三日之内，我必能找到真凶。”

陈琳讶然问道：“周君知道真凶是谁？”

周瑜便从怀中掏出铜脸男子画像，道：“这个人，即使不是凶手，也必与凶手有关。”

陈琳道：“我已经看过之前袁、曹二位校尉君讯问周君的笔录，没有详细记录行凶的过程。”

周瑜摇头道：“我没有行凶杀人，而且之前我根本没有机会讲出经过。”

陈琳道：“那好，就请周君将经过情形叙述一遍，书吏会如实记录下来。”

周瑜便从乔婧被铜脸男子胁持讲起，一直到后来自己与河南尹袁术之女袁蜜为追寻传国玉玺线索去找舞阳君何云等。

陈琳道：“这么说，一切都是那铜脸男子在捣鬼。可他既然要周君去寻传国玉玺，且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为何又要用周君佩剑杀人，以此来陷害你？”

周瑜道：“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陈先生是当世高人，也许能明白其中奥妙。”

陈琳道：“这铜脸男子窥测传国玉玺，明显有不轨野心，杀了舞阳君，或许是想挑起事端，引发争斗……”

周瑜奇道：“争斗？什么争斗？”

陈琳微微侧头，沉吟半晌，才道：“告诉周君也无妨。舞阳君身份特殊，既是何太后亲妹，还是张常侍儿媳，算是外戚和宦官的纽带。而今她被人残忍杀死在家中，凶手是周君你，至少证物和证人证词显示是这样。宫城内外，不少人知道何大将军瞩目于周君，是他信任器重之人。在旁人眼中，早将周君看成了何大将军的心腹，而今你杀了张常侍的儿媳，宦官们会怎么想？难免会联想到何大将军身上。”

周瑜惊问道：“难道宦官们会认为是何大将军指使我杀了舞阳君吗？舞阳君可是何大将军的亲妹妹。”

陈琳道：“并非同产亲妹，只是同父而已。周君大概不知道，何大将军厌恶宦官，但何太后和舞阳君，还有车骑将军何苗，他们三位同产，都是亲近宦官的。除了因为舞阳君是宦官儿媳外，何太后当年得保皇后之位，也是全赖宦官之力。”顿了顿又道：“这铜脸男子一定熟知宫廷秘事，也许他的主人就是宫廷中人，竟能想到以杀死舞阳君来挑起争斗。目下宫中炸了锅，张让张常侍哭着请求何太后将周君碎尸万段，何太后也有此意，若非何大将军一再力谏，怕是周君早不能活着站在这里了。”

周瑜蓦然醒悟，道：“所以何大将军目下处于两难境地，他明明相信我没有杀人，却不得不屈从于压力，要将我正法，以正视听。”

陈琳道：“不错，是这样，周君能体谅何大将军的难处就好。目下董氏已败，何大将军这方与宦官势力冲突日益激烈，奸人选择这个时候杀害舞阳君，明显是要进一步激化矛盾。这里面虽有大阴谋，但那铜脸男子也分明有刻意针对周君之意，这一点，我就想不通了。而且那张府内外戒备，铜脸男子又是如何下的手呢？”

周瑜道：“敢问陈先生，张府比起这西园军营如何？”

陈琳一怔，随即答道：“西园驻有八部校尉，每部五千人，总共超过四万禁军。张常侍势力再大，也不及西园一毛。”

周瑜道：“这便是了！西园军营如此森严，那铜脸男子依旧能带同我出入，且事后不留下痕迹，连西园总领袁绍袁校尉也追查不到。区区张

府，对他而言又算什么？”

陈琳一怔，随即叹道：“想不到周君能用之前的疑点来解释现下的疑点，实在妙不可言。不错，这是极为有力的自辩。”又拿起画像，自言自语道：“这铜脸男子到底是什么人，能如此手眼通天，出入军营、张府如履平地呢？”

忽有一人进来道：“这个人，何大将军和袁校尉都不认得，算什么手眼通天。”却是袁绍幕僚午远到了。

周瑜忙问道：“午先生可捕到了张氏兄弟？”

午远摇了摇头，道：“张氏兄弟失踪了，想来不是遭人灭口，便是已经潜逃。不过这倒是提醒了我一件事，这铜脸男子手段再高明，也需要有人做内应。张氏兄弟就是他在军营监狱中的内应。”

周瑜心念一动，问道：“莫非午先生认为奸人在张府中也有内应？”

午远点了点头，道：“各位想想看，当日周瑜被带来这里拷问，事后追查，竟查不到蛛丝马迹，所有人都声称没有见过外人出入军营。若不是袁校尉相信周瑜为人，旁人不免以为他在胡说八道。再看今日之事，周瑜明明没有杀人，但所有证据、所有人证都指向他，他百口莫辩。这两件事，何其相似，明显是同一奸人所为。”

周瑜闻言大喜，道：“多谢午先生信任我。”

午远却道：“我对周君一无所知，谈不上信任，只是就事论事而已。这两件事前后相连，一定涉及极大的阴谋。”一边说着，一边朝身后望去。

周瑜起初不明所以，待看到墙上的滑板时，这才恍然大悟，隔壁一定还有旁人在听审。

又有人大步进来，却是大将军何进到了。他面色极为难看，也不多言，挥手命陈琳、午远退出，手抚剑柄，森然道：“刚才的话，我在隔壁

都听到了。但无论怎样，太后命我务必带着你的首级去见她。周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周瑜本以为生机已现，却不想仍是如此结局，很是气愤，道：“我死不足惜，但杀害舞阳君的凶手就此逍遥法外，舞阳君地下有灵，该何等痛惜！何太后爱惜亲妹，也不能罔顾事实，滥杀无辜。”

何进道：“事实就是，所有证据都指向你周瑜，不由得太后不信。”一边说着，一边缓缓拔出剑来。

周瑜见势不可挽，便道：“既然大将军已决心杀臣，臣也只能认命。但臣有一个请求，臣死后，请大将军务必派人继续追查铜脸男子，营救小乔。”

何进道：“这就是你最后的遗愿吗？乔婧是乔公孙女，我一定会尽力营救。”

周瑜道：“多谢。”退开两步，转身背朝何进跪下，道：“动手吧。这就请何大将军斩下臣的首级，带入宫中向太后谢罪吧。”

想到乔婧生死未卜，而自己也即将身首异处，再也不能与她相见，不由得满心凄凉，几乎就要落下泪来。转念又想到世事多艰，自己出身富贵，已比艰难谋生的寻常小民好了不知多少倍，遂收敛泪意，勉强露出笑容。心道：“此生能结识孙策、小乔，也算无悔了。”

等了一会儿，始终不觉长剑砍下，忽听到金刃滑动之声，转头看去，何进竟已收剑入鞘。

周瑜奇道：“大将军……”何进道：“你起来。”来回踱了数圈，这才道：“适才你说如果我放你出去，三日之内，你必能找到真凶，可有把握？”周瑜点了点头。

何进道：“可能正如陈琳所言，这件事，是要挑起我和宦官相斗。而今太后也对我充满不满，我实不便再出面。我放你出去，三日之内，你交出真凶给我。如若不能，我仍然要砍下你的人头，向太后赔罪。”

周瑜道：“是，多谢大将军。”

午远忽不顾卫士阻挠，再度冲进囚室，道：“大将军，臣有一计……”

何进因其是袁绍心腹谋士，也颇为客气，问道：“午先生有何妙计，但说无妨。”

午远道：“而今世人皆以为是周瑜行凶杀人，何大将军顶住巨大压力，愿意放他出去追查凶手，此等胆识，令人佩服。只是公然行事的话，不免引人议论。何不一切秘密从事？暗中派人送周瑜出营，不露其事，对外则称他坚决不肯认罪，受不住酷刑，人已昏死过去。”

何进便对着墙壁问道：“袁校尉，陈先生，你们以为如何？”

不一会儿，袁绍和陈琳鱼贯而进，齐声道：“这是个好主意。”

何进便道：“那好，就依此计行事。我会回禀太后，说此案仍有疑点，需再行审讯，但周瑜人已受刑昏死，只能再等几日了。袁校尉，你调派心腹人手封锁监狱，除了我本人，任何人不得入内。”又森然道：“这件事，只有我们五人知道，如果走漏风声，诸位该知道后果如何。”

周瑜道：“但奸人一方势力不小，我还需要我朋友及袁校尉的帮助。”

袁绍忙告道：“周君，你的朋友目下都在军营中。”

原来孙策等人从乔府仆人口中得知周瑜被禁军逮捕后，便联同袁蜜连夜赶来军营，要求见周瑜一面，却被军士拦住。袁蜜大吵大闹不已。袁绍因侄女之故，便勉强放众人入营，却不敢违令带他们去见周瑜，只命软禁在军帐中。

周瑜闻言大喜，忙道：“那好，这就请袁校尉带我去见他们。”

午远却道：“不行。奸人在军营中应该还有内应，周瑜一旦露面，便会被奸人知晓。而且周瑜也不能找自己的朋友帮忙。目下他们留在军营中，反倒是最好的幌子。”

孙策等人闯来军营，无非是想见周瑜一面。如果他们始终徘徊于军营中，就表明周瑜人还在监狱，的确是绝佳的掩护。

周瑜亦觉有理，踌躇道：“但奸人身份非同小可，凭我一人之力……”

午远立即自告奋勇道：“我愿意与周君一道追寻真凶。”袁绍忙道：“我再挑数名精干人手，充作二位侍从，从旁协助。”

何进遂道：“那好，就这么办。”又正色告道：“周瑜，我可是为你冒了不少险。三日，你只有三日时间。如果三日内你还找不到凶手，我可就要取你的项上人头了。”

周瑜点了点头，换上戎服，打扮成大将军卫士，与午远一道随何进车骑出营。袁绍自留在军营善后。

出来军营时，天光新亮，晨鼓已响，竟是一夜过去了。到了大将军府附近，周瑜等人才离开队伍，寻了一个隐蔽地方，换上事先准备好的便服。

午远问道：“除了画像之外，周君手上可还有什么线索，所以才如此有把握？”

周瑜道：“目下我不能多言，但我确实有条重要线索，只是时间紧迫，不能用常规法子，需要用些厉害手段。”

午远道：“只要能查到真相，手段激烈些也无妨。”

周瑜道：“那好，午先生可知典军校尉曹操住在哪里？”

午远“啊”了一声，惊异之极，问道：“周君为何忽然提及曹校尉？莫

非怀疑他牵涉此事？”

周瑜道：“不错，我敢肯定曹操一定牵涉其中。”

午远道：“那你为什么适才不当面向何大将军告发？”

周瑜道：“因为我并没有确凿证据来指证曹操。而这是我救出小乔的唯一线索，一旦打草惊蛇，后果不堪设想。午先生，我看你神色古怪，指认禁军首领人物也非同小可，如果你现下想要退出，我也不阻拦。”

午远忙道：“周君如此坦诚，为我生平仅见。我适才惊异有加，实是因为我与曹操有旧，而今并不方便再见到他。而且昨夜曹操当值宫中，此刻应该还没有离宫，你我不可能在他家遇到他。”

周瑜道：“我是去找曹操爱妾，不是找曹操本人。”遂往曹府而来。

曹操祖父曹腾原是大宦官，在步广里有一处豪宅，虽然曹氏势衰，宅子还在，只是有些破旧了。

到了曹宅附近，周瑜命侍从以乔府名义诓骗曹操爱妾卞氏出来。卞氏听说乔嫖邀请自己急赴乔府，信以为真，告知侍从道：“我曾听夫君说起小乔遭人绑架，乔府与夫君有故，我还正想要去乔府安抚大乔呢。”又见天色尚早，迟疑道：“我夫君受过乔府大恩，而今他在皇宫当值未归，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不如等我禀报过他后，再与他一道赶赴乔府。”

侍从道：“大乔有急事找娘子商议，人命关天，请勿迟疑。”

卞氏闻言，急忙随侍从出来，正待登上自己的车子，却被侍从自后面拦腰抱住，横上马背。侍从自己随即飞身上马，风驰电掣而去，瞬间便没了踪迹。

曹府车夫这才反应过来，大叫道：“抢人啦！抢人啦！”

曹府下人闻声而出，却是手足无措，全府登时乱成一团麻。

周瑜、午远均未走开，只躲在远处暗中观察。

午远道：“这卞氏原是琅琊开阳人氏，就是洛阳南门开阳门那个开阳，出身倡家^[2]，世操卑贱职业，以声色谋生。后来家庭出了变故，四散飘零，卞氏流落到谯地，以卖艺为生。当时曹操受宋皇后遭废一案牵连，免官还乡，在城外筑起别墅，读书放猎，自娱自乐。机缘巧合下，他见到了才色过人的卞氏，十分爱慕，遂纳为侍妾，自此一日也离不开她。一年前曹操受征为典军校尉，不带正妻长子，只携卞氏及所生幼子上任，在谯地一时传为笑柄。”

周瑜道：“午先生对曹操家事倒是了如指掌。”

午远道：“年轻时交往多些，而今早已疏远了。”又想起一事，问道：“曹操与乔玄乔公有旧，这我知道。但周君目下亦与乔府走得极近，曹操一定知道这一点，为何还要用乔府的名义诓骗卞氏出来？”

周瑜道：“这正是关窍之处。”

曹操得知爱妾被掳后，第一反应应该是立即赶去乔府。当他得知乔嫔人在军营、根本与之无关后，便会即刻报官，甚至自己调派军士搜索寻找卞氏。

但这只是正常人的反应，若曹操果真如周瑜所疑，卷入小乔一案，所谓以乔府名义邀请卞氏，就显得别有深意了。那等于是说——我已经知道你曹操掳走了乔婧，而今我也掳走你爱妾，一报还一报。

午远听了周瑜阐述，深觉有理，道：“曹操心计颇深，一定会立即联想到乔家娘子。”

周瑜道：“午先生熟知曹操性情，若他果真有染其间，先生认为他会如何应对？是报官，还是出动禁军大索城中？”

午远摇头道：“如果我是曹操，一定不会这么做。”

对头瞬间追查到曹操，还敢当街掳走其爱妾，表明其来历也不简单。既然之前在军营拷问周瑜是针对中军校尉袁绍，而今杀害舞阳君又有牵累大将军何进之意，那么极可能对头就是袁绍，甚至是大将军何进。曹操位处袁绍之下，更无力与何进明争，只能设法暗中了结此事。

午远细细分析了一遍，又道：“所以，曹操既不会报官，也不会调派禁军四下搜寻，因为他知道这是徒劳无功的。如果我是他，会立即去召铜脸男子，命他设法斡旋，看是否能以小乔易换卞氏。”又笑道：“周君应该早猜到此处，所以才坚持留下来暗中监视吧？”

周瑜点了点头，道：“又或者，曹操背后还有主谋，他料想对头已经怀疑到他身上，所以才有意掳走卞氏。他不敢轻举妄动，又挂念爱妾安危，不得不立即赶去向主谋请示。”

午远讶然道：“怎么，周君认为曹操背后还有主谋。他可是个极有野心的人，当年月旦评许劭称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今之世道，无论如何也不算治世吧。”

周瑜道：“午先生是暗指曹操是奸雄吗？”午远点点头，似又思及往事，道：“不过……”

周瑜道：“不过什么？”午远道：“没什么。周君，你怀疑曹操背后另有主谋，可有凭据？”

周瑜道：“我其实不了解曹操为人，只是感觉他一个禁军校尉，怎么可能跟袁氏甚至何大将军做对？”

午远道：“不错，也许另外有人在背地里支持曹操。他与袁绍年轻时交好，后来反而不大和睦，这是众所周知之事。他想暗中整整袁绍，这倒不是奇事。但他绝对不敢窥测传国玉玺，更不敢与何大将军做对。想来想去，敢与何大将军叫板者，只有宦官了。不过曹操虽是宦官之后，但其人一直反对宦官呀。”

周瑜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午远道：“也对。比起声名，曹操更爱权势。当然，这也是天下绝大多数男子的通病。”

周瑜又问道：“早前民间风传曹操曾入张府行刺张让，还与袁绍袁校尉一道抢劫张让儿媳，也就是舞阳君，可是真有其事？”

午远笑道：“前一件是子虚乌有，若真有其事的话，以张让的势力，曹操还有命活到今天吗？先皇帝在位时，可是一直称呼张让为阿父的。

后一件倒是有，不过是少年浪荡，喝醉了酒，糊里糊涂闹事而已，当时也没人太当回事。”

周瑜道：“舞阳君会不会因此跟曹操有了芥蒂，而今曹操重返京师为官，担心遭到舞阳君报复，便寻机杀了她？”

午远想了想，道：“以曹操之为人，倒是能做得出这种事。”

二人等了小半个时辰，天光开始暗淡，仍然不见曹操回府。正困惑时，负责监视的侍从奔过来告道：“曹校尉单骑急驰出宫，奔永和里去了。”

周瑜奇道：“他一个人去永和里做什么？”与午远交换了一下眼色，二人齐声道：“张府。”

午远忙问道：“可有派人跟踪曹校尉？”侍从道：“有，一直跟进了里坊。”

午远忙道：“你先留在此处，严密监视曹府动向。”翻身上马，与周瑜朝永和里赶来。

到永和里北门时，早有侍从等在那里。周瑜忙问道：“曹操可是进了张常侍张府？”侍从道：“不是张府，是那边史侯府，就是抚养过当今皇帝的史道人家。”

周瑜闻言大为惊讶。他既认为曹操与宦官勾结，得知其人赶赴永和里后，立即猜想曹操是去找大宦官张让。张让不但有能力与何进、袁绍做对，而且有强烈杀死儿媳舞阳君何云的动机——何云好包男宠，令他丢尽了脸面。不想却是去了史侯府，一时之间，又想起那晚在大柳树下邂逅的单衣少年来。

午远还不大相信，追问道：“你可看清楚了，果真是史侯府吗？”

侍从道：“小臣看得真真切切。曹校尉下马后大力拍门，先有一人开

门出来，跟曹校尉简短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才引他进去。”

周瑜料想铜脸男子或是背后主谋必在其间，说不定小乔也关押在那里，一时按捺不住，连马也舍了，朝史侯府奔跑过去。

午远忙召过侍从，命道：“你速回军营，将经过禀报袁校尉，请他派人来接应。”这才去追赶周瑜。

周瑜脚快，先赶到史侯府，也不叫门，而是踩着石窝爬上高墙。午远赶到时，阻止不及，周瑜已跃入院中。不想曹操坐骑正拴在墙边树上，受了惊吓，嘶叫出声。堂屋中有人闻声而出，为首之人，正是那铜脸男子。

周瑜见形迹已露，干脆大大方方地上前招呼道：“阁下还好吗？我们又见面了，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铜脸男子素来镇定，此刻却如见鬼魅，道：“你……你不是被关在监狱中吗？”一边说着，一边朝堂内看了一眼。

周瑜几步抢上台阶，果见到曹操人在堂中，也是愣在了当场。

铜脸男子遂拔出佩剑来，道：“周瑜，我本来不想害你性命，但你既寻到了此处，我不得不动手了。是你自寻死路，怨不得我。”

周瑜愤然道：“你害得我背负杀人罪名，还说什么不想害我性命。”

铜脸男子也不多言，挥剑急攻了过来。周瑜徒手难以相抗，连退数步，一直退到墙角。

又有几名侍从从内室抢出，持刀制住周瑜，将他拖来堂中跪下。

曹操这才醒过神来，走到周瑜面前问道：“是你派人掳走我小妾卞儿吗？她人在哪里？”

周瑜亦不示弱，反问道：“小乔人在哪里？曹校尉想要回爱妾，就拿小乔来换。”又道：“乔公于曹校尉有知遇之恩，而今校尉君就以绑架其

孙女小乔来回报吗？”

曹操一时语塞，否认也不是，承认也不妥。

铜脸男子道：“曹校尉，你先行离开。你爱妾的事，我来处置。”

周瑜道：“曹校尉以为现下离开就能置身事外吗？你好好想想，我何以能从军营出来？”

曹操忙回身问道：“难道是袁绍悄悄放你出来的？”周瑜道：“不仅袁绍校尉，连何大将军也已经怀疑你。”

曹操怔了一怔，随即摇头道：“不可能，我自认做得机密，未曾留下半分破绽。”

周瑜道：“你是做得巧妙。可你逮我入军营时，不该说那句：‘上次你能挺十二个时辰，这次看你能挺多久。’这件事，除了我和眼前这位铜脸仁兄，以及已经失踪的张氏兄弟外，没有旁人知道。曹校尉如果不是跟奸人有勾结，如何能知道我曾在囚室受刑十二个时辰一事？”

曹操这才知道仅是失言之过，一时大为懊悔。

铜脸男子皱眉道：“曹校尉，你随口一句话，竟坏了大事。”明显露出恼怒之色来。

周瑜又道：“而今众人皆怀疑曹校尉勾结宦官，图谋不轨。亏你年轻时做了那么多事，口口声声宣称要跟宦官一刀两断。”

曹操忙道：“不是这样，我只是奉命行事。”

周瑜道：“奉命行事，奉谁的命令？我竟不知曹校尉的上司除了袁绍袁校尉、何进何大将军外，还有宦官。”

曹操大为窘困，道：“我……”

铜脸男子挥手道：“曹校尉，你速速离去，不必再来这里。”

曹操仍有所迟疑，道：“可是……”铜脸男子道：“我已经说过了，曹

校尉爱妾之事，我会处置。”语气渐有严厉之意。

曹操却不肯就此离去，嗫嚅道：“史君还答应过不加害小乔。”

铜脸男子道：“我自会办到。”又指着周瑜道：“但这个人，我可不能担保。”

曹操劝道：“事已至此，史君何不实言相告？这周瑜是个再聪明不过的人，一定会理解你我之难处。而且他的本领，史君也亲眼见识到了，不过随口一句话，便令他追查到这里。若能借助他继续寻找传国玉玺，一定事半功倍。”

铜脸男子似有所动，转头凝视周瑜。周瑜大声道：“我决计不会助纣为虐，帮助你等乱臣贼子寻找传国玉玺。”

铜脸男子大怒，扬手扇了周瑜一耳光，喝道：“你说谁是乱臣贼子？”又挥手道：“曹校尉，这里不能久留，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走。”

曹操见对方意态坚决，不得不点点头，转身趋出。

铜脸男子问道：“还有谁知道你人在这里？”见周瑜不答，便命道：“带他去后庭拷问，他不肯说，就剥光乔婧衣服，吊起来打。”

周瑜惊喜交加，道：“小乔果然在这里。”又道：“你不是答应过曹操不加害小乔吗？你不能对她动手。”

铜脸男子道：“我只是答应不害乔婧性命，并没有应承不对她动刑。”

侍从将周瑜拉起来，欲带去后庭拷问。周瑜始终不闻外面午远动静，很是困惑，忙高声叫道：“快些进来，小乔就在这里。目下证据确凿，他们再也无法抵赖了。”

曹操本已走到庭中，正待解马，闻言又回来堂中，问道：“还有谁在外面？”

周瑜料想午远因与曹操有旧，不愿相见，然此刻非得他现身解救不可，遂道：“是曹校尉的一位故人。”

曹操登时露出惊惧之色，问道：“是谁？”周瑜道：“午远。”

曹操一怔，忽听到有人拍门叫道：“曹校尉，你人在里面吗？劳烦开一下门。”竟是袁绍的声音。

堂内众人皆大为意外。曹操长叹一声，摇了摇头，露出沮丧之色来。

铜脸男子还想命人先将周瑜带去后庭囚禁，周瑜道：“阁下是个明白人，该知道目下已是山穷水尽。史宅已被禁军重重包围，这里不仅是史家宅子，更是史侯府，是当今皇帝的成长之所，莫非阁下真想弄得刀光剑影、四壁涂血吗？”

铜脸男子闻言，遂命侍从放开周瑜，又命人开了大门。禁军一拥而入，瞬间布满内外。

袁绍大踏步进来，扫了堂中诸人一眼，先问道：“这家主人史道人呢？”铜脸男子答道：“史道人入山修道去了。”

袁绍问道：“你是谁？”铜脸男子道：“我是史道人的侄子史春。”

袁绍道：“史春，好名字。我竟是不知史道人还有个侄子。”

史春冷冷道：“袁校尉地位显赫，如何能知道我这等山野草民的名字。”

袁绍又扫了一眼曹操，意味深长地问道：“曹校尉，你怎么也在这里？”

曹操不知该如何对答，只好漫应道：“袁校尉又如何来了这里？”

袁绍笑道：“不瞒曹校尉，何大将军派我到中常侍张府抚慰家人，顺便将审讯凶手的结果相告。不想途中有人赶来举报，说是见到有凶徒溜

进了史侯府，我遂立即率军赶来了这里。”

曹操道：“杀害舞阳君的凶徒周瑜，就在这里。”

袁绍道：“凶徒周瑜正关在军营监狱，还是曹校尉亲自将他捉拿来的。不过眼前这个年轻人倒是跟周瑜长得有几分相像。”

曹操勉强问道：“那么袁校尉说的凶徒是指谁？”

袁绍从怀中掏出一张画像，问道：“曹校尉，你看这画像中的男子，像不像那个人？就是那边古铜色脸、自称史春的人。”

曹操看了史春一眼，不知所措。史春遂道：“袁校尉说我是凶徒，敢问我所犯何罪？”

袁绍道：“你绑架人质，任意出入军营，还杀害舞阳君，这些算不算大罪？来人，将史春拿下了。”

史春倒是爽快，解下佩剑，放在地上，任凭军士将自己反绑，又道：“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请袁校尉拿出实据来。”

周瑜忙道：“适才史春一再用小乔要挟我，她人应该就在这里。”

袁绍点了点头，示意周瑜带人到后面去搜。自己则走到曹操面前，痛心疾首地道：“阿瞒，你我也算少年相交，同吃同喝，同住同睡，而今你见我位在你上，心中不服，我也能理解。想不到你竟一心要整垮我袁氏，不惜采用卑劣手段。”

曹操见对方忽然称呼起自己的小名，便也称呼对方的小名道：“二郎，也许我是背着你做了不少事，可我决计没有任何针对你的意思。”

袁绍道：“你还敢狡辩！不是你居中策应，这史春如何能带周瑜出入军营如履平地？你有意选择军营监狱拷问周瑜，还敢妄称不是针对我？”

曹操道：“二郎，我实有难言之隐，请你体谅。”见对方全然不相信自己，又道：“我若要整倒袁校尉，何须用如此手段？袁校尉在帐中暗中养了不少幕僚，其中有个叫午远的。旁人兴许不知他来历，我可是一清

二楚。我若将他真实身份上报，袁校尉自认能逃脱包庇反贼的罪名吗？”

袁绍先是一怔，随即笑道：“原来曹校尉早已认出了许攸。”顿了顿，又道：“当年那件事，我也略知一二。许攸谋事时，曾写信力邀曹校尉加入。曹校尉虽然回信拒绝，却并未及时向朝廷告发，这不也是包庇反贼吗？”

曹操料不到袁绍也对当年之事一清二楚，只好讪笑了两声，道：“适才周瑜说午远人就在门外，他是怕被我认出，才一直不肯现身的吧？”袁绍道：“不错。”

原来袁绍幕僚午远本名许攸，字子远，午远只是他的化名。许攸年轻时与袁绍、曹操交好，后袁绍、曹操步入仕途，许攸则继续游荡于四海，帮人出谋划策。几年前汉灵帝在位，许攸认为皇帝无道，信用宦官，才会导致天下大乱，遂与冀州刺史王芬、沛国周旌等联结豪杰，意欲趁汉灵帝回河间省亲之际发动政变，先诛杀黄门、中常侍，再废黜汉灵帝，改立皇室合肥侯为帝。

许攸认为曹操果断敢为，是能成事之人，又受宋皇后被废案牵连，被免职还乡，应该仇视汉灵帝等当权者，遂以旧友身份邀请他加入。曹操认为王芬等人不足以成事，严词拒绝^[3]，但也未向朝廷告发。

当时正好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汉灵帝遂取消了河间省亲计划，并召冀州刺史王芬入朝。王芬担心阴谋败露，畏罪自杀，许攸等人则逃亡，后投在袁绍门下。袁绍以养士著名，也不嫌弃许攸亡命之徒身份，令其改名换姓，收为心腹幕僚，极少露面。只是料不到曹操早已识穿许攸，且一直没有说破。

曹操见事情有了转机，便道：“袁校尉，你我自幼知交，该知道我绝不会害你。”

袁绍道：“那你倒是说说看，你为什么要让史春在军营监狱拷问周瑜？”

曹操道：“那其实不是我的主意，也跟史春无关，我们都是受命……”

史春大叫道：“曹操，当日你立过重誓，要忠心于主，永不背叛，无论出现任何后果，都会自己一力承担。你怎能违背誓言？”

曹操闻言，便闭口不言。

袁绍道：“我听说曹校尉爱子患了重病，要送回家乡请神医华佗诊治，原来患病只是个借口，你真正担心的是史春所说的‘后果’。只是曹校尉既敢窥测传国玉玺，犯下谋逆大罪，难逃株连九族之罪，你爱子即便回到家乡，也一样难逃性命。只怕是你一番精心安排，全是白费工夫。”

曹操忙道：“袁校尉……二郎，请你务必相信我，我决计没有做出背叛朝廷的事，我只是……”

袁绍追问道：“只是什么？”曹操看了史春一眼，摇了摇头，再也不肯开口。

忽有军士赶出来报道：“禀报校尉君，周公子在后庭发现了一个密室，里面锁着一名年轻女子，正是之前失踪的乔家娘子。不过那锁链十分精巧，臣等费了半天劲，也未能打开。周公子命臣出来，向这家主人索取钥匙。”

袁绍便命人搜史春身上，却未曾找到钥匙，忙问道：“钥匙呢？”史春道：“不在我这里。”

袁绍又将目光投向曹操。曹操忙道：“我不知道。我见都没有见过小乔的面，一切都是史春操办。”

再问史春，却始终一言不发，不肯交代钥匙下落。袁绍因史道人对当今皇帝有抚育之恩，不敢随意对史春动刑，便命道：“四处找找，钥匙一定在宅子里。”亦不知该如何处置曹操、史春等人，便派人赶去禀报大将军何进，请他示下。

然搜遍史宅，亦未找到钥匙，袁绍只得亲自来到后庭。却见那密室建在书房书架之后，甚为隐秘。室以巨石垒成，内中有榻有案，还有帷幔，布置得颇为华贵，像是富贵人家的卧室。乔靖坐在榻上，半倚在周瑜怀中。其颈间戴有一副锃亮的颈钳，颈钳一端系以锁链，以铁汁浇铸在石墙上。

听到袁绍进来，乔靖慌忙坐直身子。周瑜也站起身来，问道：“可有寻到钥匙？”袁绍摇了摇头，告道：“我已派人去寻能工巧匠，应该有法子能打开锁。”

周瑜道：“要是陈是还在洛阳就好了，他一定有法子开锁。”

乔靖闻言忙道：“我府中下人罗韬亦擅机巧，不妨叫他一试。”

袁绍道：“好，我这就派人去乔府接罗韬过来。还请小娘子暂时委屈一下。”

乔靖道：“无妨。”转头看了周瑜一眼，柔情蜜意，款款若现。

周瑜忙道：“我会在这里陪着小乔，直到打开锁链为止。”又问道：“怎么不见午远午先生？”

袁绍道：“他不便与曹操相见，所以先走了。”也不隐瞒，大致说了当年许攸谋变之事。

周瑜倒不关心许攸之身份，只道：“原来曹操早已知道许攸身份。或许正如他所言，之前在军营讯问我一事，并非刻意针对袁校尉。”

袁绍却不相信曹操，道：“曹操确实可以利用许攸之事来整垮我，但他若举报许攸，一样会牵出当年他隐瞒不报之事。他知道在这件事上我二人同船而坐，一损俱损，所以才另想办法。周君被带去军营讯问之事，总不是假的，没有曹操的帮忙，史春一介平民，怎么可能随意进出军营？”

周瑜想想也觉得有理，又问道：“外面情形如何了？”

袁绍道：“人是拿了，可你也知道史侯府不是普通场所，我还在等何

大将军示下。”又转问乔婧道：“当日小娘子是如何被奸人掳走的？”

乔婧道：“这个……”似有所迟疑。

周瑜忙道：“你若实在不愿意讲就算了。适才我一直未曾问及，就是怕触动你的伤心回忆。”他自找到小乔，便拥她入怀，一直抱紧她，温言抚慰，丝毫不提旁事。

乔婧道：“其实也没什么。当日我离开伏府，有人从后面袭击并打晕了我。我再醒来时，人便在这里了。”

袁绍道：“那些人为了要胁周瑜，曾带小娘子到军营走了一趟，你还有印象？”

乔婧道：“没有，我应该是晕了很久。回忆起当日之事，就如同梦魇，真真不堪回首。”

周瑜见爱人神伤，便连使眼色，示意袁绍不要再问。

乔婧是绑架案的关键证人，袁绍却不肯轻易放弃，又道：“除了曹操和史春外，小娘子在这里还见过什么人？”

乔婧讶然道：“曹操曹校尉也卷入其中了吗？”摇了摇头，告道：“我未见到曹校尉，只见过几名侍从和那个古铜色脸的男子，好像叫什么史君，是袁校尉所说的史春吗？”

周瑜忙道：“史君就是史春，是史道人的侄子，而今你人在史侯府。”

乔婧“啊”了一声，道：“原来是这样。”

袁绍又问道：“除了史春和他的侍从，再没有别人来过这里吗？”乔婧犹豫了一下，答道：“没有了。”

袁绍道：“那么他们可有对小娘子说过什么？”

乔婧道：“只说让我老老实实待着，不要妄想逃走。时候到了，自然会放我出去。”

袁绍见再也问不出什么，略略安抚了几句，忽听到前院有嘈杂之声，料想是大将军何进使者到了，便立即赶了出去。

周瑜重新坐下，握住乔婧双手，正色问道：“你没有完全说实话，对吗？”乔婧忙道：“我没有……”

周瑜道：“你骗得了袁校尉，骗不过我。刚才我说史春是史道人之侄、你人在史侯府时，你眼睛张得老大，显是意外之极，而那句‘原来是这样’，亦是饱含深意，好像是你终于想明白了困惑已久的问题。还有你回答还有没有别人进来过这里时，你停顿了一下，表明你在思考要如何回答，所以后面那句‘没有了’明显是谎话。”又恳切地道：“小乔，从第一次见面，我便倾心于你。到如今，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可以为了你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乔婧忙举手掩住周瑜嘴唇，不准他继续说下去，又叹道：“自我被掳做人质，我便已完全明白周郎心思。那人虽是个聪明人，但若不是周郎真情流露，如何会落入那人眼中，随即想到以我做人质来要挟周郎就范呢？”

周瑜道：“你完全明白我的心意？”又问道：“那人又是谁？”

乔婧不答，只道：“刚才我的确撒了谎，但我不能告诉周郎实话。这实话虽关乎真相，却只会给人造成负担。我亦是倾心爱慕周郎，不忍见到你承受更多压力。这负担，还是我自己来承担好了。”

周瑜呆了一呆，忍不住叹道：“小乔，你和你姊姊大乔真是我见过的最为奇绝的女子，偏偏还生得如此美丽。”

忽有军士进来，躬身道：“袁校尉请周君出去议事。”

周瑜道：“我不去。”乔婧忙道：“还是正事要紧，周郎这就去吧。反正日后有的是机会与周郎相处。”

说到后面一句，已是嚤嚤若蚊声。如此，便是私许终身了。周瑜大喜过望，也不顾军士在场，往乔婧脸上亲了一口，应承道：“等忙完这件事，我便写信回江东，请父母正式下聘，早日娶你为妻。”

乔婧满面喜色，又怕失态，忙深深埋下头去。

周瑜恋恋不舍地出来。却见前堂血流满地，史春肩膀不知如何被人斩了一刀，受伤甚重，正歪在堂中大口喘气。

周瑜大惊失色，问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袁绍指着曹操道：“我念在相交一场的情分上，未曾收缴他兵器，也未对他上绑缚。适才史春以话语暗示曹操杀他，曹操当真就动了手。幸亏我手下眼疾手快，扑了史春一下，这才避开了要害，只砍中肩膀。”

周瑜走到史春面前道：“阁下当真是条好汉，佩服！如此愈发显得你背后有个大主谋了，你死了，便可以将所有的事扛下来，你背后的主谋也能安然无恙了。”

史春喘了几口粗气，道：“你不是聪明得紧吗？有本事，自己去查好了。”

周瑜道：“这么自信？老实说，我挺喜欢你的个性，狠辣果决，做事从不拖泥带水。”

史春道：“我也挺欣赏你，有情有义，而且确实很聪明。”

周瑜道：“那挺好啊，我们彼此欣赏，谈话就方便多了。”示意军士割断绑缚，扶史春倚墙坐下，好让他舒服些。

史春低声道：“多谢。”周瑜道：“真想感谢我的话，就把密室锁链的钥匙交出来。”

史春道：“我说过了，钥匙不在我这里，有人带走了。”

周瑜道：“你是这里的看守，却将锁链钥匙给了旁人。谁会相信这样

的说辞？之前我闯进这里，你已有撤离之意，难道你打算就此率手下离开，而将小乔一个人留在密室吗？”

史春道：“我确实是这么打算的。我没有钥匙，一样打不开锁链，无法带走乔家娘子。”

周瑜道：“那好，我问你，带走钥匙的人是谁？是你背后的主谋吗？他倒是有闲情逸致，放着好好的主人不做，替你当起狱卒来了。”

史春冷笑道：“我告诉你实话，你反而不信，我也没有好说的。若以为松开绑绳就能让我领你的情，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就算你救过我性命，该怎样，我还是会怎样。”

周瑜见对方倔强，料想再盘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便道：“我看你一时也死不了，但伤得这么重，流了一地血，应该也不好受。不如我们来玩个猜谜游戏，看我能不能猜到你背后的主谋是谁，如此也能转移你的思绪，略微减轻你伤处的痛苦。”

史春冷然道：“什么猜谜游戏，你只是想套我的话。从一开始我就说过，你有什么诡计，都瞒不过我。”

周瑜道：“你怕被我套话，大可以拒绝回答，就当 I 自言自语好了。”史春冷笑道：“有趣，有趣得紧。”

周瑜遂道：“我猜史君背后主谋在得知传国玉玺失踪一事，便起了歹意，试图据为己有。在史君挟持我之前，你我未曾谋面，你肯定不会知道我和小乔的事，一定是有人告诉了你，有意或是无心。而这个人，应该跟小乔十分亲密。既跟小乔亲近，又跟史君相识，想来想去，只能是伏寿，对不对？”

史春登时露出骇异之色，半晌才叹道：“周君果真不枉此名。”

周瑜道：“适才小乔得知人在史侯府时，应该也猜到了这一点，但她却不肯提及伏寿半句，大概是怕我怪罪她。”

史春遂承认道：“不错，我是偶然从伏寿那里听说的，但她只是无心

提起，她说她很羡慕你看着乔家娘子的眼神，饱含深情。”

袁绍、曹操及诸军士仍然在场，闻言一齐望向周瑜。周瑜面色一红，忙道：“史君和你背后的主谋绑架小乔的动机，已是不言自明。你利用我来寻找传国玉玺，一来你背后的主谋认为我有这个能力——事实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找到传国玉玺，二来即使事败，也不会暴露你背后的主谋。这一点我早已想通，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会忽然杀死舞阳君呢？如果仅仅是为了嫁祸我，我人在监狱或是刑场，又怎能替你寻找传国玉玺？这不是与你最初的计划相悖吗？”

史春不无嘲讽地道：“周君到底还是有想不通之事。”言外之意，等于承认是他杀死了舞阳君何云。如此，便算是为周瑜洗脱罪名了。

袁绍长舒一口气，又转头问曹操道：“当日是你逮捕了周瑜，还迫不及待地指认他是凶手。杀死舞阳君这件事，你应该也有份吧？”

曹操知道何云身份非同小可，稍微牵涉其中，便会遭到何氏和张氏两方的疯狂报复，非但自己死得惨烈无比，曹氏全族将会身首异处，忙道：“我对此事全不知情。确实是我逮捕了周瑜。我当时人在永和里，听到张府出事，赶去查看。张府上下都说周瑜是舞阳君的新男宠，只有他进过腾云楼，指认他就是凶手。我开始还不相信，但却在现场找到了周瑜的佩剑，想到他虽然外表俊秀，却是副刚烈心肠，应该是对舞阳君视他为男宠一事不满，一怒之下动了杀机。我又听说周瑜刚刚逃离永和里，遂带军赶去南郊，果然在乔府门前堵到了他。当时他正要独自离开，分明是预备逃走。众多铁证之下，我不得不认定他是凶手。”

他极力要摆脱与何云一案的干系，又恳切地道：“别人不知道，袁校尉你应该最清楚不过，舞阳君地位显贵，我因为当年那件事，很是怕她，看都不敢多看她一眼，哪敢心起歹意？”所谓“那件事”，便是指少年时与袁绍一道抢劫新娘何云的事了。

袁绍一时忆起无限往事来，叹了口气，遂又问史春道：“你又为什么要杀死舞阳君？”史春不答，只不断冷笑。

袁绍慢悠悠地道：“我倒是有个推测，适才曹校尉所述说的他所认为

的周瑜的杀人动机，大致也可以套用在史春身上。史春虽然生就一张古铜色脸，却也是个英武的美男子。史侯府与张府都在永和里，相距不远，或许舞阳君看上了史春，收作了男宠。不想近来舞阳君与周瑜来往频繁，史春误以为周瑜是舞阳君的新欢，心起嫉妒，找舞阳君理论，二人话不投机，史春一怒之下，便杀了舞阳君泄愤。”

史春大怒道：“胡说八道，我向来不住在京师，如何能与舞阳君相识？况且我大好男儿，怎会拜倒在那淫荡妇人裙下？”

袁绍道：“舞阳君可不是普通妇人，非但貌美，而且地位显赫。”一再暗指史春是何云男宠，是因为嫉恨何云喜欢周瑜才气愤杀人，而且有意嫁祸给周瑜，行一箭双雕之计。又道：“如果不是恨极周瑜，又如何解释你明明费尽心机逼迫他寻找传国玉玺，转身就栽赃令他身陷囹圄、险些丢掉性命呢？”

史春气怒之下，肩头创口再度崩裂，又是血流如注。周瑜见状，忙撕下自己衣襟，为他裹伤。

史春喘了几口粗气，道：“我知道袁校尉是在用激将之法，但我堂堂男子，实不能忍受被人怀疑是淫妇男宠。实话告诉你们，我没有杀人，舞阳君不是我杀的。”

袁绍冷笑道：“就算不是你动手，也是你派手下人所为。周瑜离开张府时，你人已等在门口，还称有一场大大的惊喜送上。这惊喜，就是指周瑜会因杀害舞阳君的罪名被逮捕了？如果你没有牵涉其中，如何知道舞阳君刚刚遇害？”顿了顿，又道：“再说杀人动机，你堂堂男子，如果不是因为情爱，如何会莫名其妙地去加害一名对你无害的妇人？”

史春道：“袁校尉说得都不错，只不过这个人不是我。我只是知道有人要舞阳君死，便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袁绍其实也知道史春不会是舞阳君男宠，他派人杀死何云应该是出于政治目的，但见对方心高气傲，便有意指斥对方与舞阳君有过勾搭。史春明知是计，却还是受不过激，居然说出了实话。

周瑜闻言大为意外，忙问道：“是谁要舞阳君死？”史春道：“我不能

说。总之舞阳君这件事，跟我毫无关系。”

袁绍却是难以置信，道：“当日是你缴去了周瑜佩剑，而后这佩剑成了杀死舞阳君和婢女的凶器，怎么会跟你毫无关系？”史春道：“我说过，我只是利用了这一点。”

周瑜心念一动，问道：“是你有意将我佩剑交给凶手的吗？”史春道：“是，实在抱歉。”

周瑜大惑不解，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此，我不是就没命再为你寻传国玉玺了吗？”

史春摇了摇头，道：“这其实并非我本意。”叹了口气，道：“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袁绍忙将周瑜拉到一旁，道：“这史春性情高傲，应该说的是实话。我相信舞阳君一案另有玄机，应该是另外有人要舞阳君死，而且是那人一心要嫁祸给周君，姑且叫他某甲吧。虽然与史春胁迫周君寻找传国玉玺的计划冲突，但某甲应该来头更大，史春不得不从命。”

周瑜不解地道：“某甲为何要针对我？”

袁绍道：“也许针对的不是周君，而是何大将军。这某甲，是成心要挑起何大将军与那些人相斗。”朝西边皇宫方向指了指。又道：“某甲应该也知道史春正胁迫周君寻找传国玉玺，但在他看来，挑起朝中争斗比寻找玉玺更为重要，足见其人计谋之深远了。”说着说着，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周瑜道：“舞阳君是大宦官张让的儿媳，因为之前我入宫见过何大将军一事，宦官会认为我是他这方的人，若是我成了凶手，宦官便会认为是受何大将军指使？这未免有些儿戏了。”

袁绍道：“周君觉得儿戏，宦官们却不会这么想。”左右望了一眼，又压低声音道：“之前在军营时我没敢说，何大将军除了与宦官不睦外，与何太后以及舞阳君及车骑将军也有矛盾。那三位是同产，而何大将军

只是异母兄，隔了一层不说，他们还认为何大将军能有今日地位，完全是沾了何太后的光，因而言谈举止常有不尊不敬之处，甚至当着外人的面也是如此。何大将军虽然不说，但我看得出来，他也一肚子火。而今舞阳君被杀，凶手是你周瑜，又与何大将军有些干系，就算何太后相信何大将军不是主谋，但你想他们兄妹还会和睦吗？怕是连表面的姿态都做不到了。”

周瑜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想不到宫廷政治竟如此错综复杂。”

袁绍叹道：“谁说不是呢。而今何太后选中我堂妹为皇后，虽说对我袁氏大有好处，但为堂妹幸福着想，我倒不希望她入宫呢。她一个弱女子独处深宫，日后卷入这些是非，该怎么办才好？”

又议及某甲的身份。周瑜道：“他既不是宦官一方，也不是何大将军一方，更不是什么太后一方，还会是什么人？”

袁绍道：“应该是一个能从三方争斗中得利的人……”忽见派去大将军府的心腹进来，忙迎上去问道：“为何去了这么久？大将军有何示下？”

那心腹道：“大将军跟陈主簿商议了很久，然后才说让袁校尉先等在这里，继续等他命令，犯人也先就地拘禁。”

史道人是何太后心腹，更于当今皇帝有抚育之恩，袁绍料想何进也是忌惮史氏身份，预备先入宫向何太后请示，忙问道：“大将军赶去宫中了么？”心腹道：“臣不知。”

袁绍只得重新回转堂中，告道：“大将军让我们先留在这里，等他命令。”

周瑜道：“小乔身上锁链尚未打开，我反正都会留下来。”又想起一事，忙道：“我朋友孙策他们人还在军营中吗，可否请袁校尉派人知会一声？”

袁绍道：“周君离开军营后不久，何大将军便派人来将你朋友接走

了，包括大乔在内，只留下蜜儿一人。”

周瑜先是一怔，随即想到因有三日之约，一定是何进担心自己会寻机逃亡，所以将孙策诸人预先扣作人质。一时颇为心冷，暗道：“我还以为何大将军完全信任我，甚至连那些大宦官也将我看作了他的人，却不想他仍然不放心。”

一旁曹操忽道：“而今周君已寻回小乔，又如愿洗脱了罪名，总该放了卞儿了吧？”

周瑜道：“呀，我倒是忘了这件事。”招手叫过一名军士，命他寻去关押卞氏之处，将其释放，送回家中。又在宅中寻了些药，过去为史春敷上。

史春低声道：“我一再害你，掳走你心爱的女子，又将你的佩剑交给旁人，以杀人罪名陷害你，你为何还要对我这么好？”

周瑜摇头道：“你只是受命于人，并非有意针对我。”忽然手上加劲，用力按住伤口。史春骤然吃痛，忍不住呼叫出声。

周瑜道：“原来史君还知道喊痛，我还以为你内外都是铁石做的。”又道：“我确实恼恨你对小乔下手，而且几次想要对她动刑，以污她清白来要挟我。”

史春苦笑道：“我只是那么说，好威胁你就范。我可不会也不敢动乔家娘子一根毫毛。”

周瑜正色道：“之前我被陷害，你应该料想不到何大将军会放我出来，而且我很快通过曹操追查到你的藏身之处。”

史春道：“不错，这些我都没料到，我认为你必死无疑。你能在这等困境下逃过大难，应该是福泽深厚之人，日后必将大有作为，扬名天下。”

周瑜摇了摇头，道：“不必扯那么远。你陷害我……不，应该是杀害

舞阳君真凶陷害我的理由，袁校尉已经解释得清楚，我也不想再多问。我要问的是，我死之后，你预备如何处置小乔？我未能找到传国玉玺，而且再也没有机会，但总算尽了力，那是否算是你所说的‘适当时候’，你会放小乔走？”

史春露出古怪之极的神色来，注视周瑜好半晌，这才压低声音道：“多谢你为我治伤，我便告诉你一句实话，之前陷害你，是有人想要你死。而且你目下危机未解，仍然会遭遇极大的危险。”

周瑜道：“我知道啊，杀死舞阳君的真凶尚未捉到，他怕我追查到他，一定还会来对付我。”史春连连摇头，道：“不是这样。”

周瑜道：“那你告诉我实话，是谁想要我死？”史春闭口不答。

周瑜叹道：“我自认为人还算不错，不想来京师一月余，竟结下了如此厉害的仇家，非要置我于死地。”

忽想到一事，暗道：“那人既想要舞阳君死，又想要我死，莫非是深爱舞阳君的男宠？他误以为我是舞阳君新欢，所以由爱生恨，先杀舞阳君，再嫁祸于我，从而一石二鸟？”

但那人既能令史春俯首听令，甚至放弃胁迫周瑜追寻传国玉玺的计划，交出周瑜佩剑以为陷害之计，一定是个地位身份了不起的人。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是舞阳君的男宠？

想到这里，周瑜陡然心念一动，低声问道：“要我死的人，是不是太医令张奉，舞阳君的丈夫？”

史春面露惊奇之色，道：“周君如何会这样想？”

周瑜道：“张奉嫌疑最大，既有恼恨妻子不忠进而将其杀死的动机，也极可能误以为我是舞阳君什么人，刚好他也需要一个替罪羊，所以趁机嫁祸于我，要将我一并铲除。”顿了顿，又道：“而且只有张奉，才能悄无声息地进出腾云楼，而不为人觉察。”

史春道：“何云包养男宠已非一日，张奉又身有残疾，不能行人道，

夫妇二人素来各过各的。”

周瑜本来也只是试探一问，但见史春神色反应，那要害自己的人，明显不是张奉了。心道：“我虽未见过张奉，但他曾拜医圣张机为师，医术高明，有乐善好施之名，太史慈也对他称赞有加。他可能会不满妻子行为放荡，但嫁祸他人这种事应该做不出来。那何云年轻时号称洛阳第一美人，虽然只是屠户之女，但自古男子多好色，想来其裙下之臣不少。或许她一直有个秘密情人，而今也是朝中显贵。那人知道何云曾当街救我，误以为我与她有私，遂将她杀死，再嫁祸于我。虽然袁校尉的分析更有道理，也与目下洛阳一触即发的时局吻合，但却不能解释对方为何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史春见周瑜神情闪动，显然还在思考真相到底如何，便道：“周君，你听我一句，即刻离开这里，离开京城，最好现下就走。”

周瑜道：“你也知道我不会走。除非你现下交出钥匙，我打开锁链，便会立即带小乔离开这里。”

史春摇头道：“不行，你不能带走乔家娘子，你得自己一个人走。”

周瑜不解地道：“这是何故？小乔是我要娶的女子，我怎可抛下她独自离去？”

史春道：“我言尽于此。无论周君再问什么，我都不会再说一个字。”果真就此缄默。

周瑜愈发疑惑。刚好军士引着乔府下人罗韬进来，周瑜大喜过望，忙带着罗韬来到后庭密室，让他设法打开乔婧颈间锁链。

罗韬大致一看，便告道：“这锁链是陈是所制，又精巧又牢固，小臣打不开。”

周瑜大为惊奇，问道：“当真是陈是的手艺吗？”

罗韬道：“上面刻有陈是的独门花记。周君请看，这锁孔的花纹，表面只是个装饰，其实是个异体的‘陈’字。”

周瑜道：“我明白了，皇家不允许工匠在器物上刻留姓名，但人总有留名的愿望，所以工匠总是会暗中想些办法。”又问道：“你与陈是朋友，熟悉他的手法，当真打不开这锁吗？”

罗韬摇了摇头，道：“这锁是三环锁，三锁锁扣连环相套，无法撬开，只能用钥匙，要转动三下，才能打开。而且这锁链材质并非铁铜，是一种极为稀少的石铁，贵重之极，寻常刀剑斩它不断。”

周瑜惊道：“难道这是宫中之物？”转念想到这里是当今皇帝的成长之所，有宫中之物也不足为奇，只是觉得略有些诡异。

乔婧本来颇为镇定，闻言也慌张起来，问道：“那要怎么办？没有钥匙，我就要终身被锁在这里吗？”

周瑜忙安慰道：“你别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实在不行，就派人去江东将陈是追回来。”

乔婧摇头道：“来不及的。”周瑜道：“怎么会来不及？顶多多耗费些时日罢了。你放心，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伴你。”

罗韬忙道：“也许还有别的法子。这三连环锁并非陈是所创，他是学自另一位姓丁的工匠，名叫丁丈，是名匠丁缓后人。”

周瑜道：“是长安巧工丁缓吗？我在江南听人提过他的名字，他曾造出许多机巧奇物。”

罗韬道：“是。当年丁缓以设计制造七环锁、七枝灯、博山炉、被中香炉、七轮扇闻名，均是大型器械。那博山香炉高九层，每层雕镂成不同的奇禽怪兽，自行转动。那七轮扇是一轴上装有七扇，每扇扇叶都超过一丈长，一人运轮，满堂寒颤。”

乔婧道：“听起来很像罗叔早年为祖父制作的五轮扇。”

罗韬道：“道理是一样的，那五轮扇也是小臣根据传说中的七轮扇摸索出来的。但当年丁缓所造七轮扇早已毁去，此后再无人能制出七轮扇，丁丈也不能。”

周瑜忙问道：“罗叔所说的丁丈，而今也在皇宫中当差吗？”

罗韬道：“原先是。两年前丁丈因年纪已大，又时常患病，朝廷就让他回乡去了。”周瑜道：“那么得到长安去寻他了。”

罗韬忙道：“丁氏原是长安人，后来光武帝定都洛阳，召丁缓入宫，丁氏也举族迁来洛阳，就住在北郊邙山下。小臣曾陪陈是去过丁丈住处，不算太远。”

周瑜大喜过望，道：“太好了，就劳烦罗叔走一趟，请丁丈入城。”

罗韬道：“小臣这就动身。”又道：“不过怕是今日赶不及在夜禁前回城，得明日一早了。”

周瑜道：“无妨，我们就等在这里。”又笑道：“总比去江东追回陈是要快多了。”

送走罗韬，周瑜见乔婧仍是眉头紧蹙，忧心忡忡，便安慰道：“不必担心，不过多费一日而已。”

乔婧道：“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这件事，怕是不会那么顺利。”周瑜道：“不会的。就算真的不大顺利，我也会一直留在这里陪你。”

二人闲话一回，乔婧问及这几日所发生之事，周瑜便将原委经过细细述说了一遍。

乔婧叹道：“真想不到，几日之内，周郎吃了这么多苦，实在委屈你了。”

周瑜柔声道：“你才是受委屈的那个人，被锁在这处不见天日的密室中，而且全是因为我才会如此。”

乔婧笑道：“我一点也不埋怨，相反我还很欣慰，若非如此，我怎能知道周郎对我的心意？”

话音刚落，罗韬便急急闯了进来。原来他出永和里不远，便遇到一

名相识的皇宫工匠，告知他丁丈因忍受不住病痛折磨，早已在十个月前跳河自杀。

周瑜忙问道：“丁氏应该还有其他人会制三连环锁吧？”

罗韬道：“会制三连环锁的人，世上只有陈是一人。倒是七环锁，丁氏中应该有不少人会制。”

原来丁氏最著名的锁具是七环锁及三连环锁。中国锁具历史悠久，又有“牡”“闭”“钥”“链”“铃”等多种称呼。早期多为竹、木结构，起源于门闩。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以五张羊皮从楚国赎回百里奚，用之为相，秦国由此大治，成为可与晋国、楚国争高低的强国，为日后秦国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某日，百里奚在家中宴饮，有妇人在堂下抚琴歌道：“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享伏雌，炊扈蓼，今日富贵忘我为。”扈蓼即门闩。百里奚贫穷时，家里一度连烧火的柴禾都没有，只好让妻子用门闩为柴。听到歌声，百里奚立即认出妇人便是故妻，夫妻由此团聚，传为佳话。

当时的门闩，是在门扇内两侧各钉上一根中空木条，合上门扇后，将一根长木两端分置于两木条中空之处，如此门便被横木挡住，门外之人无法进来，横木因之被称为木栓。

不久，著名巧匠鲁班在门闩基础上改进创制了木锁，于木栓内设堂奥机关——在木栓上挖一圆孔，内装上下两根圆木柱，只有专制的铜钥匙才能打开木柱，由此打开木栓。在这之前，钥匙均为鱼形，鲁班则将钥匙改制为Z形，大大提高了保密性，由此开启锁具机巧之纪元。

发展到汉代，能工巧匠已经能制沟槽锁，采用金属簧片结构^[4]，精致奥妙，七环锁及三连环锁均属此类。七环锁形状狭长，共有七个锁眼。开动它时，必须用七把钥匙对号插入锁眼，然后按一定的顺序转动，方可打开。这种锁听起来很牢固，但其实没有三连环锁精巧。三连环锁三锁环环相连，只需要一把钥匙。不过两种锁用途大不相同，前一种多用在箱柜上，后一种则用来联结物品，但更多的是作为刑事锁使用，用来锁禁极为重要的犯人。

罗韬又道：“小臣曾听陈是说过，三连环锁太过机巧，丁氏除了丁丈一人，没有其他人学会。丁丈怕制锁之法失传，所以才传给了陈是。”

周瑜料想派人去追陈是回来洛阳并不现实，还是得设法从史春口中探明钥匙下落，遂让罗韬先回去，且不要张扬此事。

乔婧这次倒是没有惊慌，甚至也无沮丧之色，招手让情郎坐到自己身边，道：“周郎，你对我的情意，我已尽知。如果我求你一件事，你会答应我吗？”

周瑜笑道：“我早已将你当作我的未婚妻子，别说求，任何吩咐，我都不敢不听。”

乔婧道：“可是这件事对周郎而言，不是小事，周郎保证会尽力做到吗？”

周瑜道：“当然，即便要我舍弃性命，我也不会退缩半步。”

乔婧道：“那好，我要周郎离开这里，立即与孙策会合，动身返回江东去。”

周瑜大吃一惊，道：“为何你也这样说？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乔婧道：“还有其他人要周郎尽快离开吗？”

周瑜道：“史春，就是那个绑架你的铜脸男子，史道人的侄子。刚才他也让我尽快离开洛阳，却不肯说明原因。”

乔婧一怔，随即叹道：“想不到史春这个人冷面热心，还不算太坏。”又道：“史春是洞悉真相的人，他既然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周郎应当听从。”

周瑜问道：“那么小乔你为何也这么说？”

乔婧道：“我……我只是觉得有人要对付周郎，竟以杀人罪名陷害你。对方一计不成，怕是不会就此罢手。”

周瑜这才释然，道：“他要对付我，尽管来吧，我不会怕他。”

乔婧道：“周郎在明，对方在暗，甚至连他的身份都不知道。他既能号令曹操和史春这样的人，一定大有来头，就算知道了他是谁，周郎也万万不是他的对手。希望周郎言而有信，这就与孙策一道离开洛阳。他日我若能脱身，自会寻去江东与周郎相会，不负今日之约。若是一年内不见我来，便请周郎将小乔忘了吧。”说到后来，已是泪如雨下。

周瑜疑心大起，问道：“我已经找到了你，打开锁链虽然麻烦些，也是有法可想，为何还说‘他日我若能脱身’？小乔，你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你是不是受人胁迫，服下了毒药之类？”

乔婧哭道：“我……我不能说……”

周瑜见爱人哭得梨花带雨，既心痛又愤怒，随即咬牙切齿地道：“一定是史春对你做了什么。这个卑鄙小人，亏我还以为他是个有骨气的男子，我这就去找他。”

乔婧忙扯住周瑜衣袖，道：“不要去……周郎也不要再追查这件案子，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周瑜便重新坐下，柔声道：“我宁可做个言而无信的小人，也不会就此舍你而去。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我和你共同面对。如果你我仍然无法解决，那么我们死在一起，也是好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再离开我的视线。”

乔婧感泣不已，半晌才道：“我是怕周郎根本无力与对头相抗，周郎忘了这是什么地方吗？”

周瑜道：“这里是史侯府啊，虽然史道人对当今皇帝有抚养之恩，但他人并不在，只有他侄子……”忽然会意过来，“啊”了一声，道：“难道你是说……是……”

乔婧点头道：“肯定是他。除了他，还有谁能令曹操背叛何大将军？也只有他，才能任意使用这处史侯府，驱策史春如奴仆。”

周瑜本来只是有个模糊的念头，听了乔婧的回答，方能肯定“他”是谁。只觉得脑子忽然一片空白，人也迷离起来，浑然不知身处何处。怔

了好久，才回神来，道：“可传国玉玺本来就是他的，他为什么要用胁迫我的法子来寻玉玺？就算怕宦官起疑，也完全可以选派忠直之士秘密进行。或是派史春直接找到我，我不会拒绝的呀。”

乔婧道：“我也不大明白。但他性情懦弱，不敢用常规法子解决问题，也属正常。”

周瑜道：“如此，就表明何太后和何大将军对此事一无所知了。”

乔婧道：“何大将军大概猜到传国玉玺失踪跟宫中宦官不无关系，但因新皇帝登基不久，而今又因铲除董氏一事而遭朝野非议，不敢再轻易得罪宦官，所以放弃了追寻传国玉玺。那个‘他’，听说后大概心有不甘，又听说何大将军曾托付周郎寻觅传国玉玺，料想周郎才智过人，所以想出了胁迫你的主意。”

周瑜道：“可他为什么要杀舞阳君呢？”

乔婧道：“这涉及宫中秘事，我曾听伏寿大略提过。舞阳君声名很差，在其姊当上皇后后愈发变本加厉。先皇帝开始不以为意，因为何皇后为他诞下了唯一的皇子，也就是当今皇帝。但不久后王美人生下了皇子刘协，也就是当今的陈留王，皇帝心思全部转到了王美人母子身上，便想以舞阳君淫荡为理由废除其姊皇后位，再立王美人为皇后，结果何皇后抢先毒杀了王美人。先皇帝震怒之下，打算立即废后，但宦官们却不肯。先皇帝拧不过宦官，只得作罢。后面的事，周郎就知道了。但那个‘他’忌恨此事，认为舞阳君险些害得他丢了嫡子地位，所以跟姨母一直不怎么亲近，据说见面连话都不大说。而今舞阳君又有故态重萌之势，那个‘他’杀她也许只是为了泄当年之愤，但一心嫁祸周郎就难以解释了。”

又问道：“周郎上次入宫，见到皇帝了吗？是不是有得罪他的地方？”

周瑜道：“没有。上次孙策还见到了何太后，我连太后都没有见到，只见过何大将军一人。”乔婧道：“这可就奇怪了。”

周瑜道：“但是有一件事，跟史侯府有关。”大致说了曾在伏府附近

大柳树下邂逅一名史府少年。

乔婧忙问道：“年纪倒是跟那个‘他’相仿。少年长什么模样？”

周瑜便描述了一番少年外貌，问道：“会是他吗？”

乔婧摇了摇头，道：“我从未见过他，但那少年似乎很像是伏寿口中的人，莫非真的就是他？”

周瑜道：“一定是了。难怪次日禁军一大清早封锁了永和里，典军校尉曹操更是亲自赶来，原来是为了迎当今天子回宫，我竟然到现在才明白。”

原来周瑜和乔婧所称的“他”，便是汉少帝刘辩。乔婧怀疑刘辩是这一切的主谋，也不仅仅因为人在史侯府。她被囚禁时，史春偶尔会进来点上一炉香，然后她便会昏睡过去。有了第一次的经历后，乔婧有所警觉，在将要昏迷时，用力咬破了舌尖，迫使自己保持清醒。她隐约看到史春捂着鼻子再度进来，封盖上香炉，又拿钥匙开了她颈间锁链，这才离去。片刻后，又有一名锦衣少年走近，到榻边坐下，凝视着她，伸手往她脸上摸来摸去。她本来还想抗拒，但还是抵抗不住药力，神智逐渐模糊，之后什么都知道了。

再醒来时，乔婧隐约见到那锦衣少年正在穿鞋，却是半天套不上去，忍不住出声叫人。史春闻声而进，跪下来为那少年穿上靴子，态度极为恭谨。等少年起身，史春便用颈钳重新锁了乔婧。乔婧假意仍昏迷未醒，一动不动。那少年本已走到门边，却又回转身来，索要锁链钥匙。史春不敢多问，双手将钥匙奉上，送那少年出去。

虽然史春和锦衣少年均未有泄露身份之言行，但乔婧跟锦衣少年近距离接触过，隐约感到对方服饰华贵异常，定是出于显宦之家。之前她不知人在史侯府，只以为是某位京师权贵之子见到自己美貌，所以将自己掳掠囚禁在密室中，当作玩物取乐。待到周瑜寻来，之后又告知身在史侯府时，她已恍然有所觉察，怀疑那锦衣少年便是当今汉少帝刘辩，只是深有顾忌，一时不敢告诉周瑜。只盼能有法子打开锁链，尽快离开

这个梦魇之地。

不想乔府仆人罗韬赶到，告知锁是三环锁，为皇宫第一能工巧匠陈是所制，除了钥匙之外，怕是别无他法打开。虽然罗韬称前工匠丁丈也许会有法子，但随后又回来告知丁氏已因病痛而跳河自杀。

如此，便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法子，那就是向锦衣少年索取钥匙，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至于他的身份，乔婧想都不敢多想，只想保住情郎性命，所以才一再催促他尽快离开京师。然周瑜一番话又深深打动了她，她遂迟疑告知情郎她怀疑皇帝涉入了其中，只是不敢提锦衣少年到过密室之事。

一遍推测下来，等到周瑜告知曾邂逅史府少年时，乔婧已经完全能够肯定那锦衣少年就是汉少帝刘辩。一想到当今皇帝不知出于某种原因，一心要置周瑜于死地，而且还是用杀人嫁祸这等下三烂的手段，当真不寒而栗。又叹道：“我一直以为当今皇帝性子软，至少伏寿口中的皇帝是这样。但这些事，可不像他能做得出来的。”

周瑜道：“也许皇帝压抑得太久了。之前他养在宫外，不得父皇宠爱，即便有嫡长子身份，仍是过得战战兢兢。而今虽然做了皇帝，大权仍把持在太后和大将军手中。他有心想要反抗，但又做不了什么，遂想以寻到传国玉玺来证明他自己。想想他做的这些事，完全不像皇帝所为，倒像是个十来岁的叛逆少年在发泄怨气。”

乔婧道：“当今皇帝长在民间，性情自然跟前代皇帝大有区别。”忽站起身来，道：“我得去找伏寿，请她出面斡旋。只有这样，周郎才有活命机会。”走出几步，便被锁链扯住。她脖颈被勒，当即痛呼出声。

周瑜忙扶爱人重新坐好，告道：“伏寿已经入宫了。而且目下她处境艰难，只做了何太后身边的普通宫女。”

乔婧大为惊讶，道：“啊，这是何太后在有意报复伏寿。她现下自身难保，那么我也不能通过她恳求那个‘他’手下容情了。”

周瑜慨然道：“不必管他。就让那个‘他’来找我好了。就算要死，我也要问个清楚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一定要我死。”顿了顿

顿，又道：“我还以为是我当晚说了那些话呢。”

乔婧道：“什么话？很过分吗？”

周瑜迟疑道：“也不算什么过分的话。他那时正为情感而困惑，很是苦闷，我不知道他是当今天子，就随口安慰了他几句。”顿了顿，又道：“会不会是因为我知道了皇帝的隐秘心思，他事后觉得丢人，才要杀我灭口？不过当时是夜晚，只能大致看清对方，我们也没有互通姓名，他不可能查到我身份啊。”

乔婧想了想，告道：“之前我不能肯定对方是谁，所以不敢告诉周郎，目下既然确认皇帝牵涉其中，我大概能知道他为什么针对周郎。”

周瑜奇道：“你知道原因？”

乔婧道：“我被关在这里时，皇帝偷偷进来瞧过。他以为我已昏睡过去，其实我还有意识。不过我想起初他不是为我而来，只是来向史春查问事情进展，但他看到我后……”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

周瑜却尚未会意，问道：“皇帝看到你后怎么了？”

乔婧道：“我想他喜欢上了我，所以……他临走时，找史春要走了锁链的钥匙。”

这等于是一种男子主权的宣布——这女子已属我所有，只有我才能打开她身上的锁链。

周瑜恍然大悟，失声道：“原来是皇帝本人带走了钥匙，难怪这件事这么怪异。”

这才会意乔婧为何会如此镇定，这是一种决绝的冷静，知道完全没有了希望，惊慌无济于事。周瑜忙道：“不，也不是没有希望，我要想办法从皇帝身上拿回钥匙。”

但如何从皇帝身上得到钥匙呢？皇帝绝对不会承认跟绑架事件有关，也不会主动交出钥匙，得设法在他处理甚至扔掉钥匙前，将钥匙偷到手。然对象是皇帝，居住在天下守卫最森严的宫禁之中，又如何有可

乘之机呢？

乔婧柔声道：“不要再想钥匙的事，我已经毫不在意了。就算我人永远地被锁在这里，我的心也会跟在周郎身边。而今我只希望周郎好好活下去。”见情郎流露出困惑之色，便解释道，“史春知道周郎关爱小乔，才掳了我做人质。皇帝应该也知道这一点，他既然喜欢上了我，当然要……要……”

周瑜“啊”了一声，接口道：“要下手铲除情敌！难怪之前史春明明有胁迫我寻找玉玺的计划，随即便将舞阳君之死栽赃到我头上，原来是皇帝改变了主意。”

乔婧点了点头，道：“现下皇帝计谋不成，周郎还追查到了史侯府，发现我被囚禁在这里。皇帝心中恼怒，即使不明里逮捕周郎问罪，也会再下手对付你。而我被困在这里，也不能随周郎一起逃亡。”

周瑜忽然笑道，“我是不是应该觉得很荣幸，我竟比传国玉玺还重要。本来是受命寻找玉玺的人，却因为小乔而被皇帝嫉妒，连玉玺也不管了，只一心要取我性命。”

乔婧嗔道：“都到了这个时候，周郎竟然还有心思说笑。”又正色道：“我实话告诉周郎，我可以为了你去死，但我更愿意你活着。周郎若坚持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当然我也会陪你一起死。”

周瑜接口道：“我若离开，还有侥幸活命的机会。而小乔你非但没有性命危险，极可能会随皇帝入宫为妃，从此荣华富贵，贵不可言。”

乔婧道：“我猜应该是这样。周郎，你选择活，还是死？”

周瑜道：“那么小乔是选择活，还是死？我的决定全在你。”

乔婧笑道：“当然是死。我一开始就说了啊，我可以为了周郎去死。”

二人相视一笑，紧紧相拥在一起。既已决定同生共死，便再无畏惧。

过了许久，乔婧才轻轻叫道：“周郎，你该出去了。”

周瑜愕然道：“不是说好生生死死都在一起的吗？”

乔婧道：“我不是让周郎离开，而是让你出去将实情告知袁绍袁校尉，好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周瑜道：“是了，这几起案子，总该有个了结。”又踌躇道：“这其中还有个难处，袁绍袁校尉的堂妹已被内定为皇后人选，我该不该将皇帝喜欢上了你这件事告诉他？”

乔婧忙道：“当然不要，对谁也不要提，我不想再有人知道，只希望这件事快快过去，我好早些忘记了它。”

周瑜道：“那么袁校尉会很奇怪皇帝为何要取我性命。”乔婧道：“那就让袁校尉去问史春，看他怎么回答。”

周瑜便往乔婧额头亲了一下，这才赶来前庭，问道：“何大将军还没派人来吗？”

袁绍摇头道：“没有。”将周瑜拉出堂外，道：“这可有点奇怪，完全不像何大将军作风。”

周瑜道：“袁校尉，你我虽无深交，但你一直信任我。这次我能逃脱大难，你也算帮了大忙。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希望你不要太过吃惊。”

袁绍笑道：“我袁绍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没有什么能让我吃惊的事。”

周瑜便大致说了怀疑皇帝是史春背后主谋一事。

袁绍骇异得张大了嘴，半晌才道：“周君，你真是吓到我了。这是小乔说的吗？她见到皇帝在这里出现过？”

周瑜道：“不，小乔只见过史春和他的侍从，没见过其他人，这是我自己推测的。校尉君想想看，史春只是史道人的侄子，眼下闹出了这么

大的事，他还是杀死舞阳君的嫌凶，至少也是帮凶，别说他只是普通人，就是王侯将相，也会被立即下狱拷问，好及时追索真凶。但袁校尉向上禀告后，何大将军只说在这里候命，但这命令又久久不至，这不是很蹊跷吗？”

袁绍道：“是很奇怪。若是皇帝亲自下了诏令，倒确实可以令曹操俯首。难怪他一再声称只是奉命行事，从来没有背叛过朝廷。但皇帝为何要杀舞阳君，再嫁祸给周君你呢？前一件事，尚能勉强说通，舞阳君风流淫荡，好养男宠，令皇室丢了颜面，用行刺暗杀手段予以铲除，双方都有面子。但后一件，我可就实在想不通了。”

周瑜苦笑道：“或许只是皇帝碰巧不喜欢我周瑜而已。”

他只是随口一说，袁绍居然点头道：“那倒也有可能。皇帝既不喜欢舞阳君，当然也不喜欢跟她来往的男子。哦，我不是说周君跟舞阳君怎样，而是舞阳君当街从曹操手中救走了周君，全城人都在疯传，想必皇帝也知道了。”

周瑜心道：“我倒真希望是这样，而不是因为小乔。我也希望皇帝只是为了皇室颜面才决定杀死舞阳君，如此便不会涉及复杂的政治争斗了。”

袁绍又道：“周君能将这等事及时告知，足见对我信任之极，我深为感激。周君目下处境微妙，你不如暂时离开这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如果查明不是皇帝有意找你麻烦，你再出来不迟。”

周瑜摇头道：“我不会再躲藏。这几件案子，我一定要查明真相。”又道：“皇帝不会亲自杀人，史春也不是下手者，一定另外有人杀了舞阳君，一个能任意进出张府的人。”

袁绍已认定皇帝多少参与其中，心中有些胆怯，不敢继续探究，只讪笑道：“还是等何大将军示下再说。”

周瑜便走到曹操面前，问道：“关于舞阳君被杀一事，曹校尉知道多

少？”

曹操忙道：“一无所知。不瞒周君说，我当时赶来永和里，本是要来找史春的，但还未到史侯府，便听到张府出了事。后面发生的事，我早已详述过，不必再多提。”

周瑜道：“但曹校尉不会不知道我佩剑原本在史春手中吧？”曹操道：“那个……我确实不知道。”

周瑜正色道：“曹校尉是个聪明人，即便你开始不知情，但你在腾云楼看到我佩剑时，应该立即反应过来了。所以你毫不迟疑地认定我是凶手，立即赶去南郊逮捕我归案。”

曹操道：“铁证如山，人人都认定周君是凶手，我也是循章办事。”

周瑜道：“不对，你看到凶器正是我周瑜的佩剑时，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个要你协助史春追寻传国玉玺的人，才是这起凶杀案的主谋。”

曹操闻言大震，随即紧闭双唇，转过头去。

周瑜却不肯就此放过他，又转到他正面，道：“但目下史春已承认杀人行凶者另有其人，舞阳君又非等闲之辈，曹校尉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曹操道：“什么下一步？”周瑜道：“只有交出动手杀人者，才能平息这件事。如此，也不会牵出主谋来。”

曹操惊道：“你……你已经知道了？”周瑜点点头，道：“告诉我，是谁动手杀了舞阳君，也许还有补救的法子。”

曹操道：“什么补救的法子？”周瑜道：“你我都知道不能牵扯出主谋来，但凶手不伏法，何太后和张常侍岂肯甘休？你有忠君为国之心，该知道君为大，到了目下局面，不是袒护凶手的时候了。”

曹操怔了许久才道：“周君竟有这样的心胸和见识。好，我实话告诉你，我确实是因为看到你的佩剑才反应过来，但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杀舞阳君，又为什么要嫁祸你，还有到底是谁动的手，我全不知情。

我所奉之命只是一切听从史春调遣，他才是首脑人物。”

周瑜道：“当真是这样吗？”曹操叹道：“你都已经知道‘君为大’，我还有什么可隐瞒的？”

周瑜又走到史春面前，道：“史君为他办事，换作旁人，一定是有恃无恐，但你却只求一死，好将所有罪责揽到自己头上，我很佩服你。”

史春木然看了周瑜一眼，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周瑜道：“那么史君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史春道：“我不想猜测自己未来的命运，徒增烦恼而已。但周君若不肯听劝，怕是有性命之虞。”

周瑜未及回答，便听到院外马蹄得得，随即有人高声叫道：“大将军到。”竟是大将军何进亲自到了。

何进大踏步进来，环视了一眼，先指着曹操命道：“放了曹校尉。”

袁绍已得周瑜提醒，立时猜到何进已知曹操只是替皇帝办事，忙命军士解开曹操绑缚。曹操也颇意外，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退在一旁，不敢随意开言。

袁绍小心翼翼地问道：“史春和他手下人该如何处置？”

何进道：“这些人我都要带走。来人，全部带回大将军府。”等史春等人被押解出去，这才走到周瑜面前，道：“周君，我已派人送你朋友回去南郊乔府，他们正等你去相会，你这就走吧。”

周瑜道：“小乔人在密室，锁链未开，我不能走。”

何进问道：“什么锁链未开？”

周瑜便说了未找到锁链钥匙，却不敢说乔婧见到皇帝索走了钥匙，以免令她遭祸。

何进道：“原来是因为这个。你先回去，我自会想办法为小乔开锁。”

周瑜道：“开锁之后呢，大将军要如何处置小乔？”

何进道：“小乔是重要证人，我自当有处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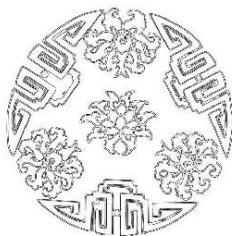
周瑜见何进神色有忸怩之意，料想皇帝已将喜欢小乔的心意告知了这位舅舅，便摇头道：“我要留下来陪小乔。”

何进见周瑜神色坚决，料想对方不会轻易让步，遂命道：“来人，送周瑜出城。他若不肯听从，就将他捆绑起来。”

几名军士应了一声，上前来执周瑜。周瑜退后几步，随手拔出身侧军士佩刀，翻转手腕，横刀刃于颈中，喝道：“都退下！不然我将血溅当场。”

众人大为愕然。何进沉声道：“周君这是做什么？”

周瑜道：“我曾立下重誓，与小乔生生死死都要在一起。大将军若是强逼，我便当场自杀。我死后，小乔也不会独活。”



[1]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人。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虐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府。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爆发，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痛斥曹操及其父亲、祖父，史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曹操当时正苦于头风，病发在床，因卧读陈琳檄文，竟惊出一身冷汗，翕然而起，头风顿愈。袁绍失败后，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道：“陈君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曹操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谢罪。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曹操深爱其才，对于陈琳作品，有时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丁酉大疫暴发，陈琳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又，汉末因战乱绵延，伤亡甚重，疫病因之大流行，当时人口锐减，固有战争频繁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疫疾，本书会

在后面涉及。

[2] 倡家：非娼妓，而是指汉代专门从事音乐歌舞的乐人家庭。

[3] 曹操《拒王芬辞》：“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成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国太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王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谏人，议出密近，故计成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昔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4] 奥地利格拉茨有一座钥匙和锁的陈列馆，里面收藏有中国汉代铁质簧片锁实物，应该是经由丝绸之路外传。该片簧锁为三簧片结构锁，依靠左右两片或三片、四片板状铜片的弹力作用来锁紧或开启。锁紧时，将门按到头，附带弹簧打开，将其锁在当前位置。开启时，从锁孔插紧钥匙，压紧弹簧，门被放开，锁也因此打开。这种锁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后来更是在中国沿用了一千多年之久。

江东二乔（下）

作者：吴 蔚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东二乔/吴蔚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5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1198-4

I . ①江...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8995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董 理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杨荣刚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聂 强

书名 江东二乔 (下)

作者 吴 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话 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 mzfs@npcpub.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张 8.875

字数 255千字

版本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2-1198-4

定价 51.00元（全二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录

CONTENTS

第六章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第七章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第八章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第九章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第十章 黜陟幽明，黎庶繁息

尾声 歌以言志，去不可追

附录一 东汉疆域图

附录二 东汉年号表

附录三 东汉官制简介

附录四 东汉末年文物

附录五 蔡文姬像、手迹、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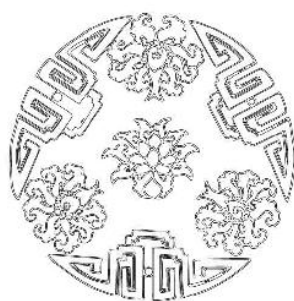
附录六 《江东二乔》人物像

附录七 张衡地动仪、候风地动仪

附录八 蔡伦邮票

后记——以思世路，斯何远矣

返回分册总目录



第六章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夜色深沉，大地就此沉寂。对许多人而言，又是一个难眠之夜。天幕荫翳，没有月亮。但对于一些善良的人们而言，心头仍驻有月光。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却转兮，声幼眇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大将军何进一进史侯府，便下令释放了曹操，还命人将史春等人直接带去大将军府，不再让袁绍经手。周瑜料想何进已知皇帝涉案一事，他赶走自己，还不知道会如何处置乔婧，哪儿肯轻易离开？是以不惜以刀横颈。想来皇帝既对乔婧有情，何进即使不在乎周瑜，也该在乎小乔性命。

何进脸色愈发阴沉，沉吟不决，似乎颇为踌躇。

袁绍很是不解，问道：“小乔人困在这里，周瑜留下来陪她也是对的，大将军为何一定要赶周瑜走？”

何进忽然暴怒，怒斥道：“你猪头猪脑，懂个狗屁！”

他虽然出身卑贱，但自靠妹妹何宛平步青云以来，一直礼贤下士，对士人爱护有加，是以被袁绍等人寄予厚望，希望能借助何氏之力彻底清除宦官，为当年遭受党锢之祸的名士平反。此刻何进突然口出秽语，额头青筋暴露，又露出当年市井屠夫的本性来，袁绍等人无不吓了一跳。

一语骂出，何进自己也是一怔，随即挥手道：“你们都出去，我有话要私下跟周瑜说。”

袁绍等人忙不迭地退了出去，只有曹操上前道：“周瑜敢以自己性命

要挟大将军，还可能做出更出格之事。为大将军安全计，臣不能就此离开。”

何进便示意周瑜抛下兵器，道：“我知道曹校尉忠心，但现下已不碍事，你出去吧。”

等曹操离开，何进这才走到周瑜面前，道：“我看你神色，似乎一点儿也不惊讶，应该已经猜到了。你是不是还告诉了袁绍？”

周瑜点点头，又道：“大将军放心，臣只告知了袁校尉一人，之后也不会再对他人提及半句，包括我的朋友们在内。”

何进这才略舒一口气，道：“周君果然是个解人。”又叹道：“我也想不到我那性格软弱的外甥会做出这种事。”以手抚额，似乎十分苦恼。好半晌，才道：“实在抱歉，周君，他如此待你，只是年少不懂事，又被他母后压抑得太久，所以才一时进发。”

周瑜道：“臣对前事不敢有怨，只希望大将军能允准我跟小乔在一起。”

何进道：“这也是个难题。”支支吾吾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还是说了出来：“皇帝对小乔……很是倾心，希望你能割爱。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开口。”

周瑜道：“大将军该知道臣的为人，这话不必再提。”

何进道：“我这是为了你好。就算我能保你一时，也保不了你一世。你想想他连嫁祸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对付你，还会有别的顾忌吗？他可是皇帝，虽然目下有太后训政，但将来朝政大权都要归到他手里。”

周瑜道：“大将军不必再多言，我意已决。”

何进长叹一声，道：“那好，你就留下吧。”招手叫进袁绍，命道：“袁校尉，你派人将史侯府内外封锁起来，不准人随意出入。”

袁绍看了周瑜一眼，迟疑问道：“那周瑜呢？”

何进道：“周瑜也是一样。”又道：“再说了，就算赶他走，他也不会走的。”

袁绍应了一声，送走何进，又进堂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周瑜摇了摇头，道：“袁校尉还是不知道的好。”

袁绍便不再追问，道：“虽然大将军下了严令，不过我敬慕周君为人，还是愿意尽量行些方便。我这就派人置些酒食饭菜，送去密室。”

周瑜大喜道：“多谢。”又想到一事，忙道：“烦请袁校尉派人到南郊乔府向我朋友知会一声，就说小乔锁链钥匙尚未找到，等锁开了，我自会带小乔回去。”

袁绍道：“举手之劳而已。”又命人将史府搜出的兵器一并送去大将军府。

周瑜见一名军士手中拿着一具黑色小弩，心念一动，忙叫住军士，取过小弩来回翻看。

袁绍道：“怎么，周君很爱这具小弩吗？”

周瑜道：“史春曾用这具弩指住我，我也是一时好奇看看。”

袁绍笑道：“这弩虽然制得十分精巧，但只能近身使用，射不了太远，也就是权贵子弟的玩具罢了。改日我送周君一件好兵器。”自率人去了。

周瑜回来密室，说了大将军何进到来之事。乔婧道：“大将军如此处置，分明是要庇护史春那些人，还将周郎也软禁了起来。”周瑜笑道：“大将军本来要赶我走，是我自己坚持留了下来。”

乔婧叹道：“这些事，最终会如何收场呢？”周瑜道：“不管怎样，我都会留在你身边。”

二人久久相拥，直到几名军士端着饭食进来，这才放开。

周瑜见菜肴丰富，还有一小瓮酒，道：“是了，国丧期满，可以饮酒

了。袁校尉考虑得实在周全。”

尚未举箸，便有军士进来告道：“有贵客要见周君。”周瑜奇道：“什么贵客？何大将军不是下令封锁了宅子，不准人出入吗？”

军士道：“周君出去一见，自会知晓。”

周瑜不得已，只得重返前庭。贵客却是一位眉发全白的老者。他斥退军士，细声细气地问道：“你就是周瑜？”

周瑜道：“尊驾就是张常侍吗？我在张府见过你。”

那老者正是大宦官张让。他也不回答，只眯起眼，上下打量周瑜。

周瑜问道：“张常侍特意找来这里，是来兴师问罪的吗？必须得先说一句，我没有杀死舞阳君。”张让道：“我知道。”

周瑜大为惊奇，问道：“张常侍是如何知道的？”

张让道：“有人告诉我的。我问你，你昨日到我张府见舞阳君，是为了什么？”

张让是宫中权宦，也算是传国玉玺一案的嫌疑人，周瑜当然不能将直言相告，道：“这个……我不想以谎言欺骗张常侍，但也请恕我不能明言。”

张让阴阴笑了两声，道：“原来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周瑜道：“随张常侍怎么说。总之我坦坦荡荡，无愧于心。张常侍，你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吗？恕我无法相告。”本待离开，忽又想到舞阳君多少有恩于自己，便又回身道：“舞阳君不幸为人所害，还望张常侍节哀自重。张常侍既已知道我只是遭人陷害，可有查到真凶是谁？”

张让道：“嗯，人死不能复生，真凶是谁，也不重要了。”周瑜闻言，惊讶万状。

张让居然又道：“你也知道我那儿媳声名浪荡，一直是我肉中之刺，而今去了倒好，舒畅多了。”

周瑜讶然道：“可她到底还是张常侍儿媳，张常侍觉得她做得不对，大可以直接教训她。”

张让摇了摇头，道：“而今人已经去了，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又问道：“何大将军都走了，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周瑜知道对方只是随口一问，自己也不欲回答，忽然心念一动，暗道：“这张让雄霸宫中几十年，受三代皇帝宠信，一定有过人之处。密室锁链是皇宫之物，也许他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张让在朝野耳目众多，既知道自己人在史府，多半也知悉了一些事，且早晚会知悉全部真相。甚至极可能已然知晓全部真相，所以他刚才有意显出不再在乎舞阳君被杀一事。”

他虽不喜对方为人，但既关系爱人自由，少不得要勉力一试，忙有意朝外看了一眼，这才低声道：“这内中自有隐情。”

张让果然大感兴趣，忙道：“什么隐情？”周瑜有意沉吟了一会儿，才道：“这其中关联甚多，还牵涉了舞阳君被杀案，怕是……”

张让忙道：“如此我更要知道了。舞阳君是我儿媳，周君又跟她交好，说起来也都不算外人。”

周瑜吊足了对方胃口，这才道：“史道人的侄子史春绑架了我心爱的女子，以她做人质，胁迫我替他办事。”

张让追问道：“办什么事？”周瑜踌躇道：“这个……”

张让道：“史春已经就擒，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周瑜道：“可是这件事非同小可……也罢，正如张常侍所言，你也不算外人，我便实话告诉你，他要我替他去寻传国玉玺。”

张让吃了一惊，道：“我倒是知道何大将军曾找过周君帮忙，只是想不到史春一介平民，竟有这样的胆子。”又忙问道：“周君去找舞阳君，就是想找她帮忙吗？那她可有说过什么？”

周瑜道：“只是随意聊了聊宫中之事，也没什么线索，我便告辞出来

了。紧接着就发生了舞阳君被杀一事……”

忽心念一动，暗道：“我如果不是知道这是皇帝和史春的设计，一定会以为事情跟张让有关，会怀疑他就是那盗取传国玉玺的人。他既知何大将军曾托我寻找传国玉玺，想必早已对我暗中留意。当日我进张府，正好遇到张让，或许他猜到我来是为了找舞阳君打听传国玉玺之事。舞阳君应该不知情，但张让却害怕我发现了什么，所以先杀了舞阳君，再嫁祸给我，如此，便一举除去两个隐患。而且这一切更顺理成章。可惜，偏偏杀人凶器是我的佩剑，表明事情跟张让无干。史春之前受激不过，说了不少事情，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张让见周瑜神色有异，狐疑问道：“莫非周君想到了什么？”

周瑜道：“那时贵府门仆出来追我，我还不知道舞阳君被杀，只顾着去追史春……”忽又想起一事，问道：“张常侍既然不知道史春之事，杀人凶器又是我的佩剑，如何知道我不是凶手？”

张让转头朝外看了一眼，故作神秘地道：“既然周君告知我这么多秘事，那么我也不妨告诉周君实话，这是凶手自己告诉我的。”

周瑜“啊”了一声，忙问道：“凶手是谁？”

张让摇了摇头，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来。

周瑜已知舞阳君一案主谋是皇帝，但行凶者应该另有其人，忽听到张让称凶手当面自承认罪，不由得大吃一惊，心道：“难道是皇帝亲自将真相告诉了张让？这不可能。皇帝年少不更事，顶多因史春败露，不得不将真相告诉何太后、何大将军，哪会与张让当面对质？”再见到张让神色，立即醒悟过来，失声道：“凶手是令公子张令君吗？”

张让叹了口气，道：“犬子张奉不孝，酿成大祸。我适才已向何太后当面请罪，幸得太后宽宏大量，认为舞阳君德行有亏在先，决定不再追查此事，对外声称是飞盗杀了舞阳君。”

周瑜心道：“何太后不予追究，一定知道皇帝也牵涉其中，而不是什么舞阳君德行有亏在先。”

张奉是皇亲国戚，又官任太医令，常常接近皇帝。或许汉少帝刘辩看出张奉不满妻子舞阳君行为放荡，他亦不喜欢这位姨母。刚好刘辩因为爱上小乔而想要对付情敌周瑜，便想借张奉之手铲除小姨，再嫁祸周瑜，行一箭双雕之计。张奉深厌妻子已久，与皇帝合谋杀害衔恨之人，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遂一拍即合。史春事先将周瑜佩剑交给张奉，令其静心等待时机，又派人暗中监视周瑜行踪。不过他再有本事，也算计不到周瑜何时会再到张府，所以事先派人假扮成张府家奴，等在道边，称舞阳君邀请周瑜相会。就算周瑜不立即奔赴张府，也算是埋下了一个引子。

刚好周瑜到永和里寻伏寿不遇，不得不转道张府向舞阳君何云求助。史侯府就在张府附近，史春得报后，立即派人知会张奉，令其把握时机，做好准备。

周瑜人尚在腾云楼时，张奉应该已经到了楼外，打发走了附近的守卫，自己潜伏在一旁。而楼里的何云虽有所察觉，却也未曾多想。等到周瑜离开，张奉便提剑闯入楼中，将妻子和婢女杀死，又按照预定计划，有意将杀人凶器留在现场。

而早已知悉一切的史春竟有意等在张府外，当面嘲讽周瑜，料来也是认为其计划天衣无缝，更是有恃无恐。也难怪史春得意——这计划极为精巧周密，且需要准确拿捏，也只有史春这样的人才能办到。

后面一如史春所料，周瑜被禁军逮捕，关入军营监狱，因铁证如山，百口莫辩，几无逃脱可能。大概因为知道周瑜必死无疑，知悉内情的曹操有些得意忘形，随口一句话竟露了马脚。即便如此，周瑜的命运也依然不能由自己掌控，他的生死仍然徘徊在一线之间。

幸运的是，由于怀疑何云一案涉及权力斗争，大将军何进选择了相信周瑜。这其实也是史春失算。早前他出于某种目的，有意选择在军营监狱拷问周瑜。袁绍怀疑有人针对自己，恐慌之下，迅即将这一事件禀报了大将军何进，因而何进早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凶案背后另有隐情，遂顶住来自何太后的强大压力，给了周瑜三日时间。周瑜亦不负所望，险中求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追查到了史侯府。

这些事情刚刚发生不久，且只有袁绍等极度少数人知情，并未张扬。同住永和里的张奉大概看到禁军包围了史侯府，怀疑事情即将败露，遂决定站出来，当面向父亲自首。

也或许因为张奉身为医者，有悬壶济世之心，杀死妻子尚有缘由，嫁祸他人则非君子所为，他心中愧疚。又或许他怕牵扯出皇帝，不得不抢先站了出来。

不管张奉动机如何，真凶现身，何云一案算是了结。令许多人——包括何太后在内——长舒一口气，此事原来根本不涉及复杂的政治争斗，仅仅是夫妇之间的相爱相杀而已。何太后及大将军何进即便痛惜妹妹之死，然何云已死，目下最要紧的是不要牵扯出皇帝，乐得不追究张奉之罪。而张氏也未步昔日班氏杀死阴城公主之后尘，没有因杀死太后亲妹而遭灭族之祸，可谓皆大欢喜。

张让见周瑜沉默不语，以为他暗怪张奉嫁祸于他，忙道：“奉儿素来宽厚，从无害人之心。他这次一定是鬼迷心窍，受了史春挑唆。史春还有意将周君佩剑给奉儿，以嫁祸周君。奉儿说他事后知道周君因之被逮捕下狱，也很后悔，让我对周君说一声抱歉。”

周瑜摇头道：“我得脱大难，已是幸运，哪儿敢抱怨。”

张让道：“对了，周君还未告知为何独自留在这里？”

周瑜便说了乔婧被锁在密室一事，又道：“而今遍寻钥匙不到，史春又不肯交代钥匙下落。”

张让道：“这个史春心肠太坏，早晚会有报应。”又道，“不过是三连环锁而已，应该会有法子。”

周瑜闻言忙问道：“莫非张常侍有法子开锁？”

张让不答，只道：“我如果帮了周君的忙，我是说如果能帮上忙，周君要如何报答？”

周瑜道：“张常侍位比王侯，周瑜只是一介草民，有什么能用得上周瑜的地方，尽管开口。”

张让道：“目下我还想不到，但他日我若有借助周君之力，周君切不可推辞。”

周瑜心道：“这是一招厉害的伏笔，我若是答应，便就此受制于对方。张让何等样人，真来找我替他办事，一定是非同小可的大事。”

张让笑道：“只要周君肯答应，我有法子立即为乔家娘子开锁。”

周瑜心道：“让小乔尽快脱离苦厄要紧。就算日后张让要我做法不法之事，我大可自残自杀了事，如此他也不能怪我不守诺言。”一念及此，当即应允道，“那，我们一言为定。”伸出右掌，与张让轻轻击了一下。

张让笑道：“这就请周君带我去见乔家娘子吧。”周瑜道：“张常侍不要另外召工匠能人帮手吗？”张让道：“不需要。”

周瑜大惑不解，但仍引张让来到密室。张让道：“这史侯府中还真是别有洞天。”

乔婧见有人近前，连忙起身。张让道：“小娘子受苦了。”略略寒暄，拿起锁链看了看，便往自己颈间摸索，扯出一根银色细链，细链上挂着个小小的钥匙。

乔婧一眼认出那钥匙跟之前史春手持的一模一样，大为惊奇，失声道：“张常侍你怎么……”一时不明所以，转头去看周瑜。周瑜也是困惑不已，只摇了摇头。

张让将钥匙取下，塞入锁孔，往右拧动三下，只听见“咔嚓”一声，颈钳应声而开。乔婧本已有终身被锁在此处的心理准备，忽得脱大难，喜极而泣，当即扑入情郎怀中。又立即意识到失礼，忙举袖抹了抹眼泪，向张让敛衽行礼。

张让举手虚扶，笑道：“张某与尊祖乔公交情颇好，而今小娘子受困于此，我能尽点力，也感欣慰。”

周瑜心头疑云大起，问道：“张常侍如何会有这三连环锁的钥匙？”

张让笑道：“这不是周君该关心之事。周君，枷锁已解，我算是不负重托。你与乔家娘子劫后重生，先稍事庆贺，之后我再派人与你联络。”拱了拱手，先辞了出去。

乔婧问道：“张常侍为什么那么说？周郎是不是答应了他什么事？”

周瑜道：“先别管那么多，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乔婧道：“可是何大将军派禁军封锁了内外，怕是你我没那么容易出去。”

周瑜道：“何大将军并没有明言要将我关押在这里，你就更不用说了。再说了，何大将军明明说过禁止人随意出入，张让不也进来了吗？”

乔婧道：“我有个主意。”如此叙说一番。周瑜道：“终归得试上一试。”遂抱起乔婧，直奔前庭，高声叫道：“小乔晕过去了，怕是快要不行了。”

一名军士奇道：“不是说没有钥匙吗？乔家娘子身上的枷锁是如何打开的？”

周瑜道：“她人都成了这样，你还关心这个。”抱着乔婧便往外闯。领头的军侯上前拦住，道：“何大将军有令……”

周瑜道：“何大将军命将军强行将我留在此地了吗？”军侯道：“那倒是没有。”

周瑜厉声喝道：“军侯一再阻挠，小乔若是有三长两短，我发誓必取你项上人头。”

军侯是袁绍心腹爱将，知晓周瑜深得大将军何进信任，闻言退开两步，但仍道：“我有军令在身……”

周瑜道：“适才军侯放张让进来，便已经违抗军令了。况且我又不是逃走，只是带小乔出去治病。何大将军找军侯要人的话，大可以直接派

人来南郊乔府找我。”

军侯闻言，只好挥手放行，还借了一匹马给周瑜。

周瑜将小乔扶上马，刚翻身上马，便见到孙策、太史慈二人急急赶来，大喜过望，忙策马迎了上去。

太史慈见乔婧双眼紧闭，歪倒在周瑜怀中，忙问道：“小乔怎么了？受伤了吗？”

周瑜略略摇了摇头。乔婧倏地睁开眼睛，调皮地眨了眨。太史慈一时怔住。

孙策奇道：“这是怎么回事？乔府下人罗韬刚刚还说没有办法打开小乔身上的锁链，大乔着急得很，让我们来看看，这会儿怎么又没事了？你找到钥匙了？”

周瑜回头看了一眼，见军侯正向一名军士吩咐着什么，大概是要将离开一事飞报大将军何进，忙道：“先离开这里再说。”

出来永和里，乔婧才坐直身子，告道：“周郎，你暂时不能回去乔府。”

周瑜倒不如何关心自己安危，只是怕皇帝会派人强行夺走乔婧，忙问道：“我们还能躲去哪里？”

乔婧想了想，道：“我知道一个地方，西郊的白马寺，我祖母一直住在那里。”

周瑜已知当年乔笛事件后，乔婧祖母便离开乔府，去了白马寺潜心学佛，也不惊奇，道：“那倒是个好地方，且跟乔家没有任何关联。”

孙策问道：“公瑾不是已经洗清罪名了吗，为什么还要逃命？”

周瑜道：“一言难尽。目下我得罪了皇帝，最好是先躲一阵子。”

孙策便不再多问，道：“那好，我们一起去白马寺。”

太史慈道：“可大乔和郭嘉还在家里等着呢。”孙策道：“你们三人先走，我去接大乔。”

太史慈道：“还是我去吧。孙君和周君情如兄弟，如果皇帝要对付周君，怕是也不会放过孙君。我跟二位相识不久，身份到底方便些。”

孙策虽然极想亲自去接乔媛，但也觉得太史慈说得有理，遂表示同意。

一路西驰。周瑜生怕仍有人暗中跟踪监视自己，又刻意往人来人往的金市转了一圈，这才出雍门，往白马寺奔去。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第一古刹”之称。中国佛教宗派繁多，寺庙林立，但都公认白马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特殊地位，尊其为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整个寺庙坐北朝南，为一长形院落，采用印度式格局及建筑，有五重大殿、四座大院以及东西厢房，规模颇大。红色门楣上，镶嵌着“白马寺”三字青石题刻，为始建时汉明帝亲书。

但彼时佛教在中国尚未传播开去，僧人也被视作方士一类，因而寺庙冷冷清清，信徒极少。二乔祖母梁氏便是极少的信徒之一，以至坚持要留住寺中学法。当时寺庙也末有不准女子入寺一说，乔氏姊妹见祖母能从佛法中获得极大的宁静和满足，便也任由她去。

来到白马寺，乔媛找到祖母梁氏，亲人相见，自有一番惊喜。乔媛称目下有些麻烦，想与朋友在白马寺避避风头。梁氏倒也平静，只道：“佛观红尘，冷眼悲悯。你们想留就留下吧，留多久都可以。”

孙策等梁氏出去，问道：“尊祖母神色如此冷淡，是不欢迎我们吗？”

乔媛忙道：“不是这样。我祖母经历过很多事，又在这里学佛法多

年，所以跟常人不大一样。”

孙策愈发不解，道：“尊祖母不是乔公夫人吗？她应该也有朝廷封号，如何会来这种地方？”

乔婧叹道：“每个人的想法不同。祖母觉得这里好，能让她心里又平静又满足。”

孙策还是难以理解，但他没有耐性，便摆了摆手，道：“不说这些了。对了，公瑾，你到底是如何得罪了当今皇帝？”

周瑜看了看乔婧，叹了口气，道：“皇帝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谋。”大致讲了经过。只是略去汉少帝刘辩到史侯府偷见乔婧，又喜欢上她一事。

孙策呆了半晌，道：“姑且认为皇帝是个好赌气任性的叛逆少年，做出了这些稀奇古怪的事，他既然要周瑜替他找传国玉玺，为何要以杀人罪名陷害呢？”

这是最明显的前后矛盾，任谁都能第一眼发现。周瑜正待回答，乔婧抢着道：“应该是皇帝已经找到了传国玉玺，周郎对他再无用处，但这件事又不能泄露出去，遂以杀人罪名陷害他。”

这解释甚为巧妙，孙策一听便信了，又道：“那史春不是说就算周瑜找不到传国玉玺，也会在适当时候释放小乔吗？兴许就是指这个。”

周瑜道：“虽然目下已知太医令张奉便是杀人凶手，但何氏和张氏双方各有顾忌，都表示不会再继续追究，这件案子算是了结了。只是我洞悉皇帝诸多秘密，怕是他不会就此甘休。”

孙策道：“还真是这样。虽然皇帝还没有完全掌权，可他究竟是皇帝，随便出几个捧臭脚的，像曹操、史春那样的，公瑾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不过惹不起，还是躲得起，我们尽快动身，返回江东，如何？公瑾人不在京师，皇帝再想陷害你，也没有机会了。”

周瑜便转头去看乔婧，意思分明是要她也随他一道返回江东。孙策

道：“不用看了，小乔也跟我们一起走。”乔婧红了脸，低下头道：“我听姊姊的。”

孙策道：“你姊姊人还未到，等她人到了，你们姊妹两个商议一下，最好都跟我们一起走。”

乔婧道：“以前祖母总说想返回江东老家去，我还得问问她老人家的意见。”

孙策道：“如果尊祖母也愿意一道走，那当然再好不过了。”又连连催促乔婧立即去找梁氏。

乔婧遂出来厢房。此时夜幕已然降临，依稀可见梁氏站在庭中的大树下，似在发呆。乔婧走得近些，方看到树下尚坐着一名老僧，只因其又瘦又小，且一身黑衣，与树干混成一体，稍微离得远些，便难以分辨。

只听到那老僧喃喃道：“洛阳上空连日出现血光之气，京师将会有大兵变，两宫流血。”

梁氏极为平静，漫不经心地应道：“如此，岂不是又要天下大乱了？”

老僧道：“谁说不是呢。虽说白马寺是方外之地，可这里距离京师太近，只怕这次也难逃一劫^[1]。阿梁，你早些去吧。”

梁氏语气明显急促些，摇头道：“我不走，我舍不得师傅。”

老僧道：“舍不得也得舍，有舍才有得。你孙女忽然来到白马寺避难，本身就是机缘。你要珍惜这种缘分，这就随她去吧。”

梁氏缄默不语言，老僧也闭上双眼，完全静默了下来。

二人对话起时，乔婧便往远处退开，不欲打断他二人。但寺庙静谧，她已完全看不到老僧身形，还是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不欲偷听谈

话，仍尽收耳中。又见老僧和祖母默然于树下，自有一番天地，一时不知该不该去打扰，便先回来厢房。

周瑜和孙策正在议论乔媛之事。孙策不无羡慕地道：“而今你坐拥佳人，志得意满，我可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周瑜道：“你既仰慕大乔，何不直言表白？”

孙策摇了摇头，道：“我看得出来，大乔喜欢的是郭嘉。她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跟郭嘉这种书生更为合拍，而我只是个赳赳武夫。”颇为黯然。

周瑜也不好相劝，只好道：“日后伯符一定能遇到更好的女子。”

孙策道：“公瑾觉得世间还有比二乔姊妹更好的女子吗？”

这不是问题，而是感叹。周瑜也没有回答，只道：“这次来京师，结识了不少特别的女子，除了大乔、小乔，还有蔡琰、伏寿，甚至舞阳君，都跟以前在江东遇到的女子大不一样。不过那个袁蜜的性情，倒是跟一个人很像。”

孙策笑道：“你是说我小妹吗？她二人真有几分相像，都是男孩子性格，好舞刀弄枪。”

刚好乔婧进来，闻言问道：“孙公子还有个妹妹？”

孙策笑道：“我有四个弟弟、三个妹妹呢。不过幼弟和大妹、二妹不是同产，是家父侍妾所生。大妹、二妹还好，小妹孙仁自小跟着我们男孩子厮混，结果女红什么的一概不会，倒是练就了一身武艺。”

乔婧道：“仁妹妹倒是个女中豪杰了。”

孙策笑道：“仁儿脾气不大好，日后小乔嫁到我们江东，跟她相处，得分外小心些。”

乔婧虽与周瑜私订终身，但此刻听到孙策随口一句“嫁到江东”，似

是早将她当作了周瑜的妻子，还是颇为困窘。幸好有僧人来敲门，却是太史慈引着乔嫫、郭嘉到了，随行的还有充作车夫的乔府下人罗汤。乔嫫虽已听说妹妹安然无恙，但亲眼见到，仍是惊喜交加，姊妹二人紧紧搂抱在一起。

劫后重逢，均是喜不自胜。诸人最关心的还是周瑜如何得罪了皇帝，周瑜便将事情经过详述了一遍，只隐下汉少帝刘辩喜欢小乔一节。

郭嘉道：“周老弟竟被皇帝派人胁迫，又被皇帝派人陷害。自古以来，有如此奇遇者，唯周瑜一人了。”周瑜唯有苦笑。

太史慈问道：“那大宦官张让如何会有锁链的钥匙？”

周瑜道：“我和小乔也商议过这一点，料想张让是从皇帝手中取得了钥匙。”

郭嘉奇道：“小乔不是被关在史侯府吗？史春才是那处宅子的主人，钥匙如何又会到皇帝手中？”周瑜踌躇道：“这个……”

乔婧知道郭嘉、太史慈及姊姊大乔均是聪明人，不似孙策那般好瞒，又不忍见情郎为难，只得说了实话，告道：“我亲眼看到皇帝拿走了钥匙，不过我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就是皇帝。”

众人听了原委，得知皇帝因钟情于乔婧才对周瑜痛下狠手，均大为愕然。

太史慈皱眉道：“那皇帝喜欢的人不是伏寿吗，怎么转眼就变了心思？难怪孝灵皇帝在位时，总指责皇长子——也就是当今皇帝——轻浮无行。”

郭嘉也道：“原来周老弟不是得罪了皇帝，而是皇帝的情敌。”

周瑜生怕乔婧有自责之心，忙道：“我追查到史侯府，揭破了秘密，不也是得罪了皇帝吗？”

郭嘉仍然困惑不解，道：“既然钥匙在皇帝手中，而今事败，他竭力撇清关系尚来不及，又怎肯轻易交出锁链钥匙给张让？”

太史慈道：“但皇帝既然喜欢小乔，总不能让她一直被锁在那里。皇帝将钥匙交给张让，再令他去史侯府解救小乔，也算是个折中的法子。不然张让明明知道他儿子杀人，还跑去史侯府找周瑜做什么，当真是想说一句抱歉吗？”

周瑜道：“如果是这样，皇帝应该将事情原委告诉张让，至少要让张让知道这钥匙是做什么用的。但以我观察来看，张让来史侯府，似乎是为了打探什么而来，他得知小乔被三连环锁锁在密室时，神色相当意外。”

乔媛道：“我想到了一件事，罗韬提过这三连环锁很特别。”

乔媛忙问道：“对了，怎么不见罗韬？”乔媛道：“他不知你身上锁链已开，从史侯府回来后，忽然想到一件事，便又赶去北郊找丁氏了，尚未回来。”

周瑜道：“罗韬说过除了丁丈外，世上只有陈是能造三连环锁。而丁丈早已自杀身亡，他还去找丁氏做什么？”

乔媛道：“罗韬说虽然只有丁丈会造三连环锁，但其亲眷可能会保留有丁丈生前制造的三连环锁及钥匙，凑巧那种锁的钥匙是共通的。”

周瑜大为惊讶，道：“这么说来，张让身上的钥匙，并不是皇帝手中的那一把。”

乔媛道：“这就说得通了。张让是宫中大宦官，手上有三连环锁不奇怪，他也知道这种锁钥匙都是共通的。但奇怪的是，他如何会随身带着钥匙，还如同珍宝一样将它挂在颈间？”

孙策笑道：“这是张让的小秘密，暂且不必管他。开心的是，小乔安然脱身，而张让不知道小乔是皇帝要的人，还将小乔锁链打开，放走了人。事后张让必有麻烦缠身。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宦官，怕是日后不会有那么威风了。”

众人细想，果是这个道理，均感好笑。

乔嫖问道：“张让就那么爽快同意帮忙了吗？”

周瑜道：“他说日后会有借助我之处，让我到时不要推辞。不过我已经准备动身返回江东，张让要找我，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乔嫖奇道：“周公子要回江东了吗？”忍不住转头看了妹妹一眼。

周瑜忙道：“我也想带小乔一起走，当然大乔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去江东。尊祖母和尊母都是江东人，不是一直想回江东老家吗？”

乔嫖沉吟道：“话虽如此，但这件事没那么容易。我还得写信给父母大人，征询他们的意见。”

周瑜道：“尊父是在兖州^[2]任任城相吗？”

乔嫖道：“是，家母也在那里。我姊妹二人是因为祖母人在白马寺，才没有离开洛阳。”

话音刚落，便有人叩门而进，正是乔氏祖母梁氏。她面无表情，也不招呼众人，只淡淡道：“我想动身回去江东故乡，你姊妹二人可愿意陪我一道回去？”

乔嫖先是一怔，随即道：“那当然好，可是……”梁氏不待她说完，便道：“甚好。”转身而去。

孙策拍了拍周瑜肩头，低声笑道：“看来是天助你也。”

乔嫖忙向乔婧使个眼色，又道：“我姊妹二人先行告退，也请几位公子早些安歇。其他事，我们明早再议。”急与妹妹去找祖母去了。

周瑜连续折腾多日，早已疲惫不堪，和衣往榻上躺倒。

郭嘉却仍然精神十足，坐到周瑜身边，推了推他，告道：“我觉得仍有疑点。当日史春胁持了周老弟，通过曹操的关系把你带入军营监狱拷问，以史春后来行事作风来看，他一定有什么目的，才会这么做，不会平白无故折腾一番。”

周瑜道：“袁绍是西园禁军首脑，这件事明显是针对他。先前我以为是曹操不满袁绍，故意如此，但后来听了曹操当面对袁绍的一番解释，又觉得不是。”

孙策道：“能指挥史春和曹操的只有皇帝，一定是皇帝对袁绍不满呗。”

郭嘉一拍大腿，道：“孙老弟说得太对了！一定是袁绍得罪过皇帝，皇帝对袁绍大为不满，但目下朝政都掌握在何太后与何大将军手中，袁绍又是何大将军心腹，皇帝拿他没办法，只好用这个法子来整他。其实也只是顺便，既可以给周瑜一个下马威，又能整治袁绍，跟杀死舞阳君再嫁祸周瑜一样，都是一石二鸟之计。”

太史慈皱眉道：“人人都说皇帝年少无知，他真有这个心计，还不会想方设法从何氏手中夺回大权吗？要我看，皇帝想不出这些计划，一定是那个史春的主意。”

周瑜道：“应该不是史春，他曾跟我说过陷害我非他本意。但皇帝身边谄媚的小人不少，也许是什么宦官的主意。这些所谓的计谋都是些小伎俩，没什么眼界，但却相当阴毒，也只有宫中的宦官才能想出来。”

郭嘉道：“你不是合眼睡着了吗？”周瑜苦笑道：“早被你那一下拍腿给惊醒了。”

太史慈道：“孝灵皇帝在世时，袁绍便力主立皇长子为太子。他本是大宦官蹇硕手下，而蹇硕想立陈留王为帝，全靠袁绍倒戈支持，何大将军才能顺利控制局面。按理说，袁绍有定鼎之功，又是出自名门高第，皇帝刚刚即位不久，笼络尚且不及，为何还要找他麻烦？”

周瑜忽然想到一事，忖道：“会不会是因为皇后人选？”郭嘉忙问道：“什么皇后人选？”

周瑜道：“听说何太后已选中袁绍堂妹为皇后，之前皇帝不是一心想立伏寿为皇后吗？也许因为这个，皇帝格外反感袁氏。”

郭嘉道：“这倒是符合皇帝小打小闹拿你周瑜开刀的个性。”

周瑜蓦然想到一事，道：“虽然是太医令张奉杀了妻子舞阳君，但皇帝肯定是唆使者。我现下明白皇帝为什么一定要舞阳君死了，正是舞阳君向何太后推荐了袁氏之女做皇后。”

郭嘉却仍狐疑问道：“皇帝既肯为伏寿搞出这么多事，情义之深厚，旷古罕见，为何他转身就爱上了小乔？”

太史慈道：“还有，皇帝指使太医令张奉杀死舞阳君，是因为她向何太后推荐了袁氏之女，导致伏寿当不上皇后。皇帝令史春嫁祸给周瑜，则是因为爱上了小乔，要先行除去情敌。这两件事，不是自相矛盾吗？”

周瑜神色登时凝重起来。郭嘉长叹一声，连连摇头，露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来。

孙策道：“你们在说什么呢？官宦人家都有三妻四妾，皇帝左拥右抱，不是很平常吗？”

周瑜摇头道：“这件事情不是这样……”

忽有僧人叩门告道：“有客来访。”

房中诸人先是一怔，随即各现警觉之色，周瑜也从榻上坐起身来。孙策见太史慈已闪身到门口，便走过去开门。访客却是伏寿，一身宫装打扮，一见到孙策，便扑入其怀中，嘤嘤哭了起来。

众人无不愕然。孙策更是手足无措，想将伏寿推开，但闻到她身上的香气，又被她发丝轻拂颌下，不觉有些意乱情迷起来。

伏寿自觉失态，忙松了手，泣道：“小女子以为再也见不到孙公子，所以才会……才会……”

孙策忙让她进来坐下，问道：“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吗？你如何会知道我在这里？”

伏寿告道：“我是逃出宫来的。何太后日日打骂，我实在受不了侮

辱。皇帝念在昔日情分，助我逃出皇宫。我本想去投奔乔府，但见乔府空无一人，料想二乔不会轻易离开洛阳，必先来白马寺寻找祖母，所以我一路赶来。想不到先见到孙公子，我一时激动，才会忍不住。”

郭嘉道：“小娘子与皇帝有青梅竹马的情分，何太后如此虐待，皇帝就任凭她作为吗？”

伏寿道：“皇帝性情软弱，又长在民间，跟何太后并不亲密。在何太后面前，他就像是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话也不敢多说一句。”

太史慈冷冷道：“这只小绵羊可是将周瑜害得不浅。”

伏寿愕然问道：“周公子出了什么事？”周瑜摇头道：“没什么。”

孙策见伏寿满脸泪痕，楚楚可怜，大为怜惜，特意取过自己披风为她披上，问道：“寿娘可有什么打算？”

伏寿泣道：“我是逃出宫的，不能回家，怕是何太后也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忽朝孙策跪下，哀告道：“请孙公子带伏寿回江东吧，我愿为奴为婢，终身服侍公子。”

孙策大惊，忙扶起伏寿道：“寿娘切不可如此。寿娘出身名门，我孙策只是一介武夫，才疏学浅，哪敢以娘子为奴婢？”

伏寿哭道：“那么孙公子是拒绝收留我了？”孙策忙道：“当然不是。如果寿娘不嫌弃……”

周瑜忽然叫道：“孙策！”孙策愕然回首，问道：“做什么？”周瑜道：“你不能答应她。”

孙策未及回答，郭嘉已摇头道：“孙策，我们三个都看出这位伏寿小娘子是在演戏，怎么就你看不出来？”

孙策不悦地道：“伏寿好不容易逃出皇宫，一路寻来白马寺，艰辛自不必说，如何还有演戏一说？”

郭嘉道：“我知道孙老弟对我不满，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周瑜，

你来告诉他。”

周瑜只得道：“伏寿才是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谋。”

伏寿愕然道：“周公子在说什么？”

周瑜道：“寿娘不必再演戏。如果你不出现，我们还只是怀疑你。目下你深夜寻来这里，愈发证实了我们的猜想。你逃出宫来，不是因为何太后虐待你，而是因为何太后知道了你才是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谋，而不是皇帝。”

郭嘉道：“我猜是你想出了胁迫周瑜寻找传国玉玺的法子。”

伏寿愕然道：“我跟皇帝情分不浅，我为什么要找传国玉玺？”郭嘉道：“因为你若寻到传国玉玺，便能在何太后面前邀功，再度成为皇后的有力人选。”

周瑜道：“你知道何太后已选中袁家女儿做皇后，所以想出了一箭双雕的法子，有意令史春、曹操拷问我。你知道我早晚会查到那是袁绍军营监狱，如此便会怀疑是袁氏窥测传国玉玺，一番折腾下来，就算不能搞垮袁氏，也会弄得袁绍灰头土脸，袁家女儿入宫也就难了。”

伏寿道：“史春算是旧识，可我哪有这个本事去指挥禁军校尉曹操。”

郭嘉道：“你当然没有这个本事，皇帝却有。那时皇帝还深爱着你，肯为你做任何事，于是秘密召了史春、曹操，命他们按照你的计划行事。”

伏寿道：“你们可别忘了，当今皇帝只是个摆设，朝政大权全在何太后及何大将军手中。”

郭嘉道：“虽然皇帝尚未亲政，可他毕竟是当今天子，下一道诏令，史春、曹操敢不从命吗？”

孙策尚难以置信，问道：“当真是你吗？”伏寿脸色极是难看，只连声道：“荒谬！荒谬！”

周瑜道：“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于我们都没什么区别。在我们眼中，你就是个心肠歹毒，为当上皇后而不择手段的妇人。但我想二乔仍然信任你，所以我要你亲口承认你做了这些事。”

话音刚落，乔嫔、乔婧便推门而进。她姊妹二人与祖母议妥回江东一事，听说有客来访，担心有意外，便赶来厢房，正好在门外听到周瑜等人指斥伏寿才是真正的主谋，骇异异常。乔婧问道：“伏姊姊，当真不是你吗？”

伏寿见事已至此，便道：“不错，是我叫皇帝那么做的。”又指着周瑜道：“但这件事的起因，却是因为他。”

周瑜不免莫名其妙。乔婧忙问道：“周郎到底做错了什么，伏姊姊竟如此恨他？”

伏寿道：“周瑜告诉当今天子，说我不是真心爱他。”

周瑜大惊道：“这话从何说起？我虽入宫一次，却并没有机缘得见天子。”

伏寿咳嗽一声，学着男子的声音道：“‘她若是真心爱你，一定能体谅你的难处，不会计较妻妾的名分。’周瑜，你敢否认你说过这句话？”

周瑜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那晚我在大柳树下遇到的少年，当真是皇帝。”

伏寿冷笑道：“你的周郎还让皇帝放弃皇位，跟我私奔。这可是大逆不道。”

乔婧大惊失色，问道：“周郎，你当真说过这些话？”

周瑜道：“我是说过。可当时我不知道对方就是天子，只以为他是个为情所困的普通人。”

伏寿道：“后来皇帝派人将这番话告诉了我。皇帝虽然不知道对方身份，但提及在伏府角门附近所遇，我猜一定就是周瑜。我那时正为不能当上皇后，又被太后收去入宫门籍而烦恼，周瑜还对皇帝说了这样一番

话，这不是成心添乱吗？”

次日一早，汉少帝刘辩被典军校尉曹操率军迎回皇宫，但皇帝离开前，派小黄门将周瑜一番话告诉了伏寿，目的是让伏寿拿个主意。伏寿由此而恼恨周瑜，但于她而言，最要紧的是解决自身困境。她既已从周瑜那里知悉传国玉玺失踪一事，便起了寻玺之意。如果她能寻到传国玉玺，将会大大增加当上皇后的机会。

小黄门将伏寿计划转告皇帝后，刘辩亦是拍手称快。刚好史春受叔父史道人之命入宫献药，刘辩自小养在史家，与史春相熟，立即命史春筹划寻玺之事，又秘密召见典军校尉曹操，命其协助史春行事。

之所以选中曹操，是因为刘辩在民间时，听说了许多有关曹操的逸闻趣事，譬如他行刺大宦官张让、抢劫新娘何云等，这些都令刘辩印象深刻，认为曹操做事不依常理，胆大敢为。而且曹操当年任洛阳北部尉时，曾以五色大棒杖杀大宦官蹇硕叔父蹇图。一年前，闲居多年的曹操重回京师，被任命为西园八校尉之一，其顶头上司正是上军校尉蹇硕。而曹操依然能与蹇硕周旋相处，并未受到打压排挤，这在刘辩看来，也是不可思议之事，表明曹操一定有过人权谋。因而刘辩早在登基为帝之前，便已经牢牢记住了曹操这个名字。这次既要选精干人手来执行秘密使命，皇帝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曹操。

之后诸多事情皆出于伏寿之计。她既恼恨周瑜，有心要令他尝尝痛苦滋味。刚好乔婧来到伏府，称孙策等人计划借舞阳君之口揭开真相，让伏寿不必再管陈是一案。乔婧本是好心，不欲好友受到牵连，伏寿却更有恨意，认为乔婧认定自己入不了宫才会如此。她既恨周瑜，又恼乔婧，便起了恶意，派心腹婢女豆儿以皇帝名义传令史春，令其在乔婧离开伏府后将其绑架，秘密囚禁在史侯府密室中。乔婧莫名失踪，周瑜必定焦急万状，可算是对他的报复。

不过伏寿只是一时恶念，至于之后如何收场，又如何处置乔婧，全然没有多想。

而史春虽对绑架乔婧一事莫名其妙，但皇帝选中他来寻传国玉玺，

本身就是咄咄怪事。刘辩更是当面告知为避免惹人注意，会经常派小黄门到伏府赏赐财物给长公主，再通过伏府婢女豆儿传令史春。这其实是伏寿的安排，如此她便能暗中操纵史春、曹操作为。史春自是知道皇帝与伏寿青梅竹马，刘辩自小便极其依赖伏寿，料想伏寿亦在其中出谋划策，但他不愿意多问，身为臣民，怎能去质疑君主之命令？

后来周瑜意外得到大将军何进垂青，并托以追寻传国玉玺重任。汉少帝刘辩从伏太后那里听说后，忙派人通知了伏寿。伏寿遂起了以乔婧胁迫周瑜之意，命史春挟持周瑜，刻意带到军营监狱拷问，将袁绍牵连进来，好阻挠袁家女儿入宫为后。

除了袁氏，伏寿还有衔恨之人，那就是舞阳君何云。何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伏寿，后来也是她向何太后推荐了袁氏之女。但伏寿自己没有能力对付何云，仍然得借助皇帝之手。

汉少帝刘辩也对姨母早有不满意，小黄门趁机告知张让父子其实都不喜欢舞阳君，张让不过是因儿媳是何太后亲妹才对其作为不闻不问。但对太医令张奉而言，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痛苦早已超越了他对妻子身份的忌惮。刘辩听说张奉恨舞阳君入骨，如获至宝，派人与伏寿商议后，便微服来到史侯府，召张奉进来，有意无意地试探了一番，又将史春引见给张奉，便先行离去。

史春以言相激，张奉受辱多年，早有杀妻之心，又得皇帝为强援，亦不多问，当即应允。史春便将周瑜佩剑交给张奉，让他等待恰当时机动手。这亦是出于伏寿之计，如此便可将舞阳君命案转嫁到周瑜头上。

乔婧听到这里，忍不住出声问道：“伏姊姊明知那是周郎佩剑，却有意陷害，你真如此恨周郎，一心要置他于死地吗？”

郭嘉也道：“你不是还要周瑜替你追寻传国玉玺吗？嫁祸他成为杀人凶手，对你有什么好处？”

伏寿嘶声道：“我本来就没有指望周瑜能寻到传国玉玺。他虽然聪明，却只是一介平民，能比皇帝能耐还大吗？”顿了顿，又道：“至于为

什么恨他，你们还想不明白吗？他建议皇帝跟我私奔，而皇帝竟一度真的起了这念头。一想到这个，我就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周瑜正色道：“我当时不知对方是皇帝，只是从普通人视角加以安慰，并非有意针对娘子。”

郭嘉接口道：“而今我们都知道，娘子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的权势，你怎么能忍受皇帝抛弃皇位，跟你私奔呢？”

伏寿居然直认不讳，道：“那又如何？他如果不是皇帝，我看都不会多看他一眼。”

太史慈道：“从始至终娘子都是在利用皇帝，他知道吗？”

伏寿很是不屑地道：“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是心甘情愿的。”又转头瞪着乔婧，一字一句地道：“可是我想不到事情会坏在小乔你身上。”

乔婧道：“你……你知道了？”伏寿点了点头，道：“皇帝当面告诉了我。”

一切计划本来天衣无缝，就算事败，也有皇帝挡在前头。而且伏寿一直隐藏在幕后，所有命令均以汉少帝刘辩的名义发出，即使是史春、曹操等知悉内幕者，也均以为计出皇帝。但事情也同样出在皇帝身上。刘辩厌恶宫中生活，微服到史侯府时，因好奇去看望了密室中的乔婧，被其美貌深深打动，甚至当面向史春要走了锁链钥匙。

而当时伏寿已经入宫，又在何太子宫中为宫女，行动多不自由。她原来计划先入皇宫，封作贵人也好，美人也好，可以与皇帝一起筹划诸多事情，遂上表请以采女身份入宫服侍太后。这不过是习惯性的谦辞，不料何太后正因为皇帝频繁出宫探访伏寿，甚至留宿宫外而不快，竟真的用采女之礼迎伏寿入宫，并安排她在自己宫中做了一名普通宫女。

汉少帝刘辩开始尚且与母后争论，想册封伏寿为贵人，妥善安置，但没过多久便不再据理力争。伏寿有所察觉，找到皇帝质问。刘辩抵赖

不住，便干脆承认自己爱上了乔婧。伏寿大怒，若不是身在皇宫，不得自由出入，只怕要立即奔去史侯府，将乔婧一刀杀死。

刘辩到底还是念着旧情，便告诉伏寿，称日后还是会给她贵人名分，只请她先忍耐些日子。伏寿见事已至此，皇帝心中有了他人，也不再对自己言听计从，只得忍气吞声。

今日大将军何进忽紧急入宫，当面向皇帝质问史侯府一事。刘辩难以抵赖，遂承认史春、曹操均是受了自己指使。何进以为皇帝只是年少无知，妄图背着宦官势力追寻传国玉玺，虽然手段极端了些，但究竟还算有勇气，也没有过多责怪，只能先设法善后。刘辩仍念念不忘史侯府密室中的乔婧，便请舅舅先派兵封锁史侯府，只留下乔婧一人，等他日后亲自去处置，竟有金屋藏娇的意图。

何进闻言很是不满，道：“陛下惹出这么大的事，到现在，还只是惦记着一名女子吗？”

刘辩忽然大怒，道：“你们不让我娶伏寿做皇后，我同意了。目下我爱上了小乔，只是请舅舅先帮忙照看下，舅舅也要推三阻四吗？速去办事吧。还有，这件事不必再让他人知道，尤其是太后。”

他忽然一改性情，拿出皇帝的威严和架子来，倒让何进多了几分佩服，遂满口允诺。因事情重大，史侯府主人史道人更是何太后极为信任的人，何进又赶去禀报何太后。

收过伏寿好处的小黄门抢在前头，偷偷赶去何太子宫中，将一切禀报给了伏寿。伏寿听说皇帝心思全在乔婧身上，竟然一反常态地对何大将军下了命令，大起危机之感——何进性子粗疏，对外甥也算恭顺宽厚，但何太后精明异常，又深知皇帝性情，一定会猜到这一系列事定有他人出谋划策。而皇帝既移情别恋，对伏寿不会再似以往那么坚贞，一旦何太后召问，只需厉声训斥几句，他便会抵挡不住，将伏寿招供出来。旁事还好，杀死舞阳君这件事，何太后决计不能容忍。

一想到何太后手段厉害，伏寿大为恐惧，遂谎称要去南市为太后采办胭脂，以往日皇帝相送的信物作为凭据出宫，躲到南郊。又因一身宫

女服饰太过扎眼，等天黑后，才去投奔乔府，欲以被太后欺凌者的形象露面，博取众人同情。不料乔府漆黑一片，空无一人。她立即想到乔婧心系周瑜，多半不愿进宫，又怕被皇帝宣召，所以先行躲藏了起来。于是到附近旅馆偷了一匹马，一路驰来白马寺。

孙策听到伏寿亲述，这才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个弱女子便是一系列案件的真正主谋，而她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当皇后。他先是目瞪口呆，随即又大惑不解，问道：“寿娘既已逃出洛阳城，为何还要找寻乔氏，并一路跟来白马寺？”

周瑜也颇为不解，问道：“娘子做了那些坏事，其中还有针对小乔的，且不说你会不会心中有愧，难道你就不怕我们发现真相吗？”

伏寿抬头看了孙策一眼，又迅疾埋下头去，缄默不语。

郭嘉讶然道：“莫非娘子喜欢孙策？呀，你刚才不是还承认你喜欢的是权势吗？”

伏寿始终不答，只紧咬嘴唇，露出血痕来。

乔媛便回自己房中取了一包细软，交给伏寿道：“这些应该够寿娘过个三年五载，但我们不能再收留寿娘了，你走吧。”

伏寿不接细软，道：“我是为孙公子而来，能赶走我的人，只能是他。”昂起头来，目光炯炯，凝视着孙策。

孙策本是勇武之人，此时在众目睽睽之下，竟不知该如何自处。

伏寿点了点头，道：“我知道孙公子的意思了。”揭下披风，递还给孙策，转身跨门而出。

孙策犹豫片刻，“嗨”了一声，抬脚追了出去。

众人面面相觑。郭嘉问道：“孙策该不会想留下伏寿吧？”周瑜

道：“不会。”

郭嘉道：“你怎么知道？这女子既有心计，又有手段，长得也不算差，再哭上几哭，孙策一定会心软。”

周瑜道：“孙策并不爱伏寿，即使心软，也不会留下她。”有意无意地看了乔媛一眼。乔媛先是一怔，随即满面红晕。

乔媛忙道：“目下既然知道不是皇帝要周郎死，而且最大的对手伏寿自己也踏上了逃亡之路，不能再兴风作浪，周郎危机已解，我们是不是不必再躲藏了？正好祖母还想再回一趟乔府，收拾一下祖父的遗物。”

太史慈道：“但皇帝对小乔念念不忘，可能随时会征召你入宫。”

乔媛道：“就算皇帝想召我入宫，那也是在册立皇后之后了。”

周瑜道：“又或许何大将军会将我宁死也不肯与小乔分开一事告知皇帝，皇帝知道强求不得，会就此作罢。”

乔媛也道：“目下皇宫发生了这么多事，皇帝一定受到很大的压力，应该暂时不会有所动作。”

既然她姊妹二人均赞同明日一早返回乔府，旁人也无异议。

郭嘉始终不见孙策回来，狐疑问道：“该不会被伏寿使什么手段拐走了吧？”

周瑜想到伏寿为人阴刻，也有所担心，正待出去查看，孙策便闷闷不乐地跨进门来，手中披风亦消失不见。

周瑜道：“伏寿走了吗？”孙策“嗯”了一声。

郭嘉道：“这个大祸害走了还不好吗，为什么还这副神情？”

孙策叹道：“她又返回洛阳城中了。”

乔媛惊道：“伏寿做了那些事，就算皇帝保她，何太后和宦官也不会

放过她，她回去不是白白送死吗？”

孙策道：“她说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算要死，也要见父母最后一面。”又叹道：“我总觉得好像是我的过错，是我不肯收留她，她才决定回去送死。”

郭嘉摇头道：“孙老弟又上当了。不错，伏寿这趟回城凶险无比，可她回城却不是想见父母，而是因为无处可去。最关键的是，她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如果皇帝对她仍然有情，兴许能保住性命，日后东山再起。”

孙策一呆，半晌才道：“这妇人心思，竟是这般深沉复杂吗？”

众人闻言，心头各有一番复杂滋味，见天色不早，便分去安歇就寝。

乔靖特意招手，将孙策叫到庭院中，问道：“孙公子可有想过伏寿为什么要走这一趟？”

孙策道：“这妇人心机深刻，我可不愿意揣摩。”乔靖道：“她应该对孙公子有情。”

孙策一怔，随即道：“她当着我的面承认只爱权势，连皇帝都只是她手中的棋子，我只是个平民百姓，她如何会对我有情？这不可能。”

乔靖道：“既是如此，伏寿为何还要费尽心思逃出宫来，这不等于兜了一个圈子，又转了回去？而且这一趟逃走，愈发会加重她的罪名。”

对于伏寿而言，权势地位是最重要之物，她虽然失败，却还有机会。以她的个性，宁可冒险，也不会离开皇宫。而她之所以逃了出来，是因为洗心得真情的那一刻，还有比权力名位更重要的东西吸引着她

这便是与爱慕的男子在一起。她辗转寻来白马寺，终于见到了孙策，实现了心愿。然她的出现也证实周瑜等人的猜疑，她由此而败露，

再无容身之地，不得不黯然返回。

孙策很是不解，问道：“伏寿那样对待小乔，小乔为何还要帮她说话？”

乔婧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

真情易写，怨句难工。也许乔婧不愿意见到伏寿心底深处唯一的一线真情就此泯灭，不为他人所知，尤其是不为所钟情者知晓。

只是乔婧不知道的是，伏寿真正喜欢的人，并不是孙策，而是周瑜。自从那晚在永和里柳树下初遇周瑜，周瑜一眼认出她腰间竹笛取自会稽良竹，她便深深为对方仪表风度所倾倒。但当时周瑜与乔婧已彼此爱慕，二人虽未明言，但举手投足，无不昭然若现。伏寿一旁望见，颇生嫉妒之心。但相比于男子，她更爱权势，所以才一心要嫁给皇帝做皇后，对周瑜的爱意，不过是一时的少女怀春罢了。

然这依然在伏寿心底深处种下了一缕情愫，偶尔拿来作为美妙幻想的构思，直到后来她从小黄门口中得知了周瑜告诉皇帝的一番话，情愫立即转为极深的怨气——她暗中喜欢的男子，非但不喜欢她，反而告诉她要嫁的皇帝，说她不是真爱皇帝，还有怂恿皇帝与她私奔之举。这怨气如此之深，超越了她与乔婧的友情，以至她后来报复周瑜时不再有任何顾念。盖因为爱与恨，往往只在一线之间，而爱越深，恨也越深。

真相隐约浮出水面时，伏寿已知皇帝爱上了乔婧，不再那么可信，绝望之下，又想起了大柳树下偶遇周瑜的情形。她知道周瑜对乔婧情根深种，但能再见到他，总是好的。于是她辗转来到了白马寺，却当机立断地投入了孙策的怀抱中，自是因为周瑜已不可得，但身为周瑜好友的孙策，却大有可能落于她的掌握之中。而且她生长于豪门世家，自有阅人之能，早看出孙策不同凡响，日后必成大器，堪为终身依靠。

她心机无限，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的情感。她不知道周瑜等人已怀疑到她身上，赶来白马寺这一趟，只验证了众人的猜疑，成为她人生中的最大惨败。

直到许多年之后，已经成为汉献帝皇后的伏寿在写给东吴大将周瑜的信中，再度毫无隐讳地提及这段往事，并无追悔之意，只有惋惜之心。只是这封信，周瑜从来都没有拆开过。

而伏寿临时起意绑架囚禁乔婧，给乔婧所带来的伤害，远远不是担惊受怕数日那么简单，她还因此失去了少女最宝贵的东西——女子的贞操。

当晚，乔氏姊妹有一番不为外人所知道的对话。

乔婧平静地告诉姊姊道：“我已失身于人，先后遭人奸污两次，不再是清白之身。但我却不能告诉周郎。”

乔媛沉默良久，才道：“相爱的人应该坦诚相见。妹妹为什么要瞒住周瑜，是担心他不会娶你吗？”

乔婧道：“不是。无论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周郎都会娶我做妻子，但他却会对奸污我的人怀恨在心，我不愿意他这样做。”

乔媛道：“这是为什么？”乔婧道：“奸污我的人，就是当今皇帝。”

当日乔婧被史春用香迷晕后，再醒来时便发觉了异常——虽然依旧是和衣躺在床上，但下体有所异样，似是失去了处女贞操。虽然她从未与男子交媾，于性事毫无经验，但处女失贞这种事，总会有所感觉。她一时颇为慌乱，又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于是史春第二次端着香炉进来时，她咬破了舌尖，假装晕厥过去。

不一会儿，史春再度捂着口鼻进来，封上香炉，将乔婧抱到榻上仰面躺好，拿钥匙开了锁链。却又取过一条帛带，将她双手交叉绑住，伸过头顶，捆绑在榻首横栏上。乔婧满以为史春要对自己暗行不轨之事，虽然全身酸软无力，仍然打算出声责骂，不料史春做好这一切，立即转身退了出去。

一名锦衣少年迫不及待地进来，坐到榻边，伸手摩挲乔婧脸庞。乔婧此时尚未昏迷，仍有意识。她好奇对方身份，又知自己双手被缚，毫

无反抗之力，便竭力忍耐，仍佯装未醒。

那少年摸得够了，便掀开乔婧衣衫，露出双乳，又褪下她内裤，欲将她奸污。她又是恐慌又是迷惑，随即感到一件物事径直插入了私处，随后便翻江倒海，随心所欲地扭动起来。而少年的一双手分握住她的左右乳房，不停地揉搓摆弄。她又是害怕又是空虚，不知是因为所吸迷烟药力发作，还是惊惧交加，抑或两者皆有，就此晕了过去。

也不知是乔婧之前刻意屏息、吸入迷烟有限，还是锦衣少年在她身上消耗了太多时光，等到她再醒来时，只觉得右乳又麻又酥。勉力抬头一看，锦衣少年正将头埋在她双乳中，双唇凑在她右乳房上，不停地吮吸。她惊怒交加，“啊”了一声，一拧身子，却是挣不开双手绑缚，又晕了过去。

第三次醒来时，锦衣少年正在穿衣，准备离去。乔婧微微抬头，见自己仍然裸露出双乳及大腿以上的部分，不由得羞愤交加，脑子一阵发热，浑然不知该如何应对。只希望眼前一切只是一场噩梦，等到从梦中醒来，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锦衣少年忽大叫了一声“来人”，乔婧吓了一跳。这一声叫喊亦让她略为清醒，她看到史春闻声进来，走近榻前跪下，为锦衣少年穿好靴子。

少年又指着乔婧道：“将床榻收拾干净了，别让她知觉。”

史春遂上前为乔婧拉上裤子，正好衣衫，重新拿颈钳锁了她脖子，这才解开其双手绑缚。又将她抱到一旁，换上新床单，再重新抱回床上安置好。

乔婧先后被两名男子看过身体，羞愤交加，却不敢睁开眼睛，似乎她看到对方，便如同看到了自己的胴体，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侮辱。但她听力未失，仍真真实实地听到了一切——锦衣少年离开时，居然开口索取锁链钥匙，并声明任何人都不准动她一根毫毛。史春亦毫不犹豫地，将钥匙双手奉上，除了应命之外，问都不敢多问一句。

乔婧自被掳禁之后，史春看管甚严，照顾也颇周全，不时亲自来送

食水、衣物等。她亦多次以言语试探，知其性情高傲冷酷，然此刻见到史春对那少年态度恭谨之极，登时疑心大起——

之前史春以为她吸入迷香后已然昏迷，但仍用帛带捆绑住她，显是怕她万一醒来，奋力反抗，伤害了锦衣少年。而那少年虽轻佻淫邪，十分迷恋乔婧的肉体，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贵气，应该身份非同一般。然当时乔婧尚不知人在史侯府，丝毫未联系到当今皇帝身上，只是由此确定已两次失身于那锦衣少年，且其地位显赫，必是权贵子弟。

乔嫖听到这里，不由得叹道：“可怜的妹妹，我真不敢想象，这样的事居然发生在你身上。你那时一定是如坠冰窟，痛不欲生吧？”

乔婧道：“是有过一阵那样的感受。但我想事情既已发生，我不能因为恶人的恶行毁了我自己，我还是要好好活下去。”

这当然只是乔婧对她自己的勉力宽慰，自小母亲便教导她说，如果不能对尘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希望和善意，就无法拥有长久的幸福与快乐。换句话说，不相信尘世的美好，便无法拥有美好的人生。尽管如此，失身于人的屈辱仍不时袭遍她全身。好在锦衣少年没有再来，周瑜也很快找到了她，她终于感受到了从所未有的安全感。只是当她猜到锦衣少年便是当今皇帝汉少帝刘辩后，早前的惊惧化作了震惊，震惊之后又是惶恐。她最终决定完全忘掉这件事，就当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也不会让周瑜得知。

乔嫖缓缓道：“这件事，妹妹不说出来，别的知情者应该也不会说。你做得对，彻底忘掉它吧，也永远不要对周瑜提起。”

夜色深沉，大地就此沉寂。对许多人而言，又是一个难眠之夜。天幕荫翳，没有月亮。但对于一些善良的人们而言，心头仍驻有月光。

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却转兮，声幼眇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

伏寿当真就此返回洛阳城中，回到永和里伏宅时，竟被嗣母阳安长公主拒于大门之外。她也不哭不闹，只默默来到皇宫，立即被门前禁军逮捕，捆送到何太后宫中。何太后才刚刚起床，也没有立即处死伏寿，只命她跪在庭中，等到汉少帝刘辩来问晨安时，这才当着皇帝的面，一一数说伏氏罪恶，并问刘辩该如何处置这等教唆皇帝犯罪杀人的恶妇。

刘辩噤了半晌，才说了一句话：“只求母后留她一命。”

何太后遂下令剃光伏寿头发，换上囚衣，戴上刑具，送去暴室囚禁。

暴室隶属于掖庭令，本是织作染练之所，故取暴晒为名。宫中妇女有病，及皇后、贵人等有罪，均幽禁于此室，因亦称暴室狱。自东汉立国以来，死在这里的宫人不计其数，其中不乏身份显赫者，如汉灵帝皇后宋氏等。一入暴室，基本等于被判了死刑，再无翻身之日。但伏寿却福大命大，非但没有被折磨死于暴室狱中，还奇迹般再逢生机，东山再起。这是后话，后面再表。

次日一早，周瑜等人协助乔氏祖母梁氏打点行装，预备启程时，才发现太史慈不见了。四下找遍，又等了许久，仍不见人影。

周瑜道：“我们先走。太史慈若是回来，自会知道我们回了乔府。”

一路南行，刚到广阳门附近，便见到太史慈匆匆驰来。原来他仍然不放心，担心事情尚有余波，所以天不亮就出发，先行入城打探了一遍，而且到南郊乔府查看过，并无异常，这才赶来与众人相会。

乔嫫见太史慈一头汗水，显是奔波劳碌所致，感激异常，道：“多谢太史公子。”太史慈道：“这不算什么。”

周瑜招手叫道：“太史君，借一步说话。”又低声告道：“我与孙策商议过了，既然我们暂时还会留在京师，仍打算继续追查传国玉玺，但这次要以太史君为主。”

太史慈大为意外，问道：“出了这么多事，周君更是几次身临险境，

还要继续追查下去吗？”

周瑜笑道：“孙策答应了你，就等于是我答应了你，目下尚有条件，当然要履行承诺。”

太史慈也是爽快之人，当即道了谢，又问道：“要如何查起？”

周瑜道：“传国玉玺必在宫中某位大宦官的手中，这是确认无疑的事。之前我们一直在找嫌疑人，想通过嫌疑人来找玉玺。但一个个排查的话，容易打草惊蛇。那些宦官个个位高权重，我们根本无力与其对抗。连何大将军也放弃了追查，更不要说我们了。现下我们不如换个法子，不找人，来找物。”

目下宫中的传国玉玺虽然是假，但也足以以假乱真，以至新皇帝即位两个月后才被人识破。要造一方好的玉玺，需要一块上好的良玉，且体积不小。但各地所产大玉石均被列为郡国贡品，要按时进贡朝廷，尤其是与传国玉玺玉质相近的玉石，更是如此。那奸人没有别的渠道获取大玉石，只能采用截取贡品的手段，这应该是能追索得到的。

太史慈骤然醒悟，道：“这倒是个好办法。如果能查看少府账簿就好了。”

少府长官许相出身名门，因“月旦评”而驰名的名士许劭即与许相同族。但许相素来以谄事宦官著名，在士人中名声很臭。如果通过许相查看账簿，宦官一定会抢先得知消息。

周瑜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道：“我们先回乔府，等个一两天，如果朝中无事，再来想想办法。”

回到乔府时，刚好乔府仆人罗韬从邙山回来。他本来沮丧得很，忽然见到乔婧，大喜过望，忙奔过来问道：“是周君找到了锁链钥匙吗？”

乔婧点点头，道：“本来昨天就已经脱困了，只是来不及告诉罗叔，害得你多跑了一趟。”

罗韬连声道：“应该的，应该的。”又告道：“丁家倒是收藏有一副三连环锁，也有钥匙，是丁丈生前所造，但是是铜质的，跟小乔娘子那锁链材质不同，所以一样打不开。周公子找到钥匙就好了。”又从怀中取出一面铜镜，道：“这是丁家送小娘子的，说是它能给小娘子带来好运。”

那铜镜造型雅致，镜面如寒霜凜冽，光可鉴人。背面铸有铭文：“尚方御镜大毋伤，冶炼银锡清且明，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如侯王兮。”

乔婧十分喜欢，连声道谢，道：“这块铭文镜很是不凡，丁家人实在有心。”

罗韬忙告道：“这是丁丈生前所磨之镜，镜面这边有个异体的‘丈’字，是他的独有暗记。”

周瑜一眼瞟见，觉得那暗记很有些眼熟，忙道：“给我看看。”又问道：“这肯定是丁丈的独有暗记吗？”

罗韬道：“因为丁家已十分有名，所以都用名字作为暗记。”

周瑜道：“我在张府腾云楼中见过这暗记。”大致说了堂中竖立着一个圆形木盒，内中有风吹出之事。又道：“在那木盒下面，也有个这样的暗记。孙策和太史慈二位也见过的，对不对？”

孙策道：“我是看到了那木盒，当时还奇怪那玩意儿里面怎么有风吹出来，但没留意什么暗记。”

倒是太史慈道：“我也记得木盒下面有个这样的花纹。”

罗韬道：“那木盒似乎很像是传说的七轮扇，可是七轮扇制法已经失传了呀。会不会当年丁绥所制的七轮扇流出了宫，辗转落到了舞阳君手中？”

周瑜道：“不，那东西是木质的，看起来很新，绝不是陈年旧物。”

他想到了一些事情，便请二乔先护送梁氏进去，自己引罗韬来到书房，问道：“你这次去邕山，可有问过丁丈是如何过世的？”

罗韬道：“当然问过。我本来是要到丁丈坟前拜上一拜，但丁家人说那只是衣冠冢，丁丈跳的是黄河，尸体根本无法打捞。”

周瑜道：“那么可有人看到丁丈跳河？”

孙策早已不耐烦，问道：“公瑾你婆婆妈妈地问这些做什么？”周瑜道：“等我问清楚丁丈的事情，奥妙自现。”

罗韬道：“还真没有。丁家人只是发现丁丈人不见了，四下寻找，最后在黄河边发现了他的鞋子。”

周瑜若有所思，沉吟了好半晌，又问道：“那么丁丈自杀前几天，丁家那一带可有发生过奇怪的事情？”

罗韬讶然道：“周君是如何知道的？还真有奇怪的事发生。丁丈自杀前几日，那一带的狗都莫名中毒死了，包括丁丈最喜欢的大黄狗。丁家人说丁丈很难过，可能因此受了刺激，病痛加重，难以忍受，才跳河自杀。”

周瑜遂谢过罗韬，让他自去歇息。郭嘉问道：“周老弟问东问西，都是关于那丁丈的，又称在张府看到了丁丈暗记，可是有什么关联？”

周瑜道：“我怀疑丁丈并没有死，有人绑走了他，再故意伪造了他自杀的假象。”

太史慈忙问道：“莫非周君认为腾云楼那个能自己吹出风来的木盒，就是丁丈所造？”

周瑜道：“木盒上有丁丈暗记，我记得很清楚。不独于此，我还有别的证据。罗韬说过，世上只有陈是和丁丈两个人会造三连环锁。史侯府密室的三连环锁是陈是所造，罗韬亲眼看过，认出了他的标记。宦官张让颈中有能开陈是三连环锁的钥匙，表明他家中也有副三连环锁，而且锁着极为重要的东西，他才会将钥匙挂在颈中，亲自收藏。”

太史慈道：“这三连环锁一般是用来锁禁囚犯的，莫非周君认为被张让锁住的人就是丁丈？”

郭嘉摇头道：“这说不通啊。丁丈既会造三连环锁，那锁如何能锁住他？他大可以自己设法造一把钥匙打开锁链啊。你们别忘了，当初陈是被囚禁在宦官毕岚家的密室中，就是这么逃出来的。”

周瑜道：“罗韜说过，史侯府密室的三连环锁锁链材质特别，是一种叫石铁的矿石，极为罕见，寻常刀剑斩它不断。而且只有相同材质的钥匙，才能打开同材质的锁。张让颈间钥匙既然能打开小乔身上锁链，表明锁住丁丈的三连环锁也是石铁所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丁丈手工再厉害，但他既被囚禁，又怎能有法子寻到石铁，为他自己造一把开锁的钥匙？”

郭嘉道：“这么说倒是有几分道理。可张让势力不小，如果他是想要丁丈为他制作木盒风扇之类，何必用这种法子？难道他也想学毕岚，等他死后，让丁丈为他殉葬？”

周瑜道：“就算有这个可能，张让费尽心机地绑架丁丈应该还有更大目的。我怀疑……”

孙策忽然插口道：“哎呀，公瑾，你还记不记得我二人被关在张府地牢时，有个人在隔壁凿什么东西，咚咚咚的，吵得要死。守卫说那是工匠的工房。会不会那工匠就是丁丈，人被锁在地牢里，专门给张府制作精巧玩意儿？”

郭嘉询问了究竟，“呀”了一声，道：“除了精巧玩意儿外，还有传国玉玺，一定有传国玉玺。”张让绑架丁丈，又用三连环锁将他锁在地牢，是为了让他制作一方假传国玉玺。至于其他新奇玩意儿，不过是顺带罢了。

众人自卷入传国玉玺一案，一直苦苦追寻其下落，忽然查到了重要线索，尽管不能完全确定玉玺就在张府，但可能性极大，一时欢喜异常，当即紧紧相拥。接下来便是想个法子，进入张府地牢，寻到工匠丁丈验证此事。如果丁丈亲口承认给张让造了一方假传国玉玺，事情就容易了，直接由太史慈密报大将军何进，即可解决一切问题。

郭嘉仍有疑惑，道：“伪造传国玉玺可是诛灭九族大罪，张让不是傻子，既已达到目的，为何还留着丁丈，不杀了他灭口？这不是留着一个大大的隐患吗？”

周瑜道：“张让大概是爱惜丁丈手艺，觉得还有用处，不舍得杀他。从张让颈间随时挂着锁链钥匙来看，他也许很自信丁丈不会透露秘密。”

太史慈道：“也许张让是拿丁氏家眷性命要挟丁丈。如此，就算我们进入地牢寻到丁丈，他也不会开口。”

周瑜沉吟道：“太史君思虑得很周全，稳妥起见，不妨先将此事禀报何大将军，告知我们的怀疑，请何大将军先派兵到北郊保护丁氏，再设法到张府地牢寻到丁丈。”

郭嘉道：“只是这一切得秘密进行，不然张让有所警觉，不但会杀人灭口，杀了丁丈，说不定还会毁去传国玉玺。如此，便是千古遗憾了。”

众人既已议定，便决定由周瑜和太史慈入城去见大将军何进。事关重大，二人即刻动身。入城时，满城正纷传董太后于赴封国途中被毒死一事，无不摇头叹息。

太史慈道：“何氏下手如此狠辣，却不知会如何处置陈留王。”

周瑜道：“孝灵帝只有二子，董氏已除，陈留王再无依靠，何氏应该不会再下狠手。顶多等到陈留王成人，将他迁到封国去。”顿了顿，又道：“不过陈留王目下仍居住在皇宫中，何太后性子跟何大将军大不相同，也不好说。”想到陈留王刘协还不到十岁，却也难免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深为叹息。

太史慈道：“为了权势地位，多少人变得面目狰狞，连骨肉至亲都不顾了。”

来到大将军府，却见一队一队的军士持令驰出，络绎不绝，似是发

生了大事。主簿陈琳正倚在门柱边叹息，周瑜忙上前招呼，询问之下，才知道何进受部将袁绍、袁术等人激励，有心诛杀宦官。他手握兵权，这本是举手之劳。但何进是因妹妹何太后而显贵，诸事均与何太后商议后方才定策。何太后久在宫中，对宦官颇为宠信，不同意何进诛杀宦官，道：“宦官统领禁省，自古到今，汉家老规矩，不可废也。况且先帝新弃天下，我怎能堂而皇之与士人共事呢？”

宦官听到风声，便告诉何太后道：“大将军擅杀左右亲信，专权以弱皇上。”何太后由此跟何进不睦。

何进不敢忤逆何太后之意，对诛杀宦官一事有所犹豫，又想只诛杀几名为首的常侍，作为对太后的让步。袁绍认为宦官亲近皇上，出入号令，如果不能一举全部消灭，以后一定会再度为害社稷。但何进一定要取得何太后同意后才肯动手。袁绍又出主意，建议何进多召集四方猛将及大批豪杰，使他们都引兵向京城，以此来威胁何太后就范。何进同意了。

陈琳劝谏道：“《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徵于他。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不必成，祇为乱阶。”

但何进不肯听从。适才周瑜所见一队一队的持令军士，便是受命驰往四方召兵入朝的使者。陈琳苦劝不成，只能深为叹息。

太史慈道：“何太后终究是妇人之见，何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又手握禁军兵权，直接调兵入宫即可，何须多问太后？”

陈琳摇头道：“何大将军的性子就是这样。大将军虽是长兄，何氏当家做主的却是太后。当年如此，而今亦是如此。不过当年是何氏小家，而今是大汉天下。”太息了一阵，步履蹒跚地离去了。

周瑜、太史慈在门前等了许久，才得何进召见。何进听说周瑜等人怀疑传国玉玺在大宦官张让手中，当即屏退左右，告道：“昨晚太后召我

入宫，张让人也在场，居然当面告知我曾奉先帝之命伪造了传国玉玺。”

周瑜大吃一惊，问道：“张让承认他手中有真的传国玉玺吗？”

何进点了点头，道：“不过张让又说传国玉玺已再度失窃，所以他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按照张让的说法，十个月前，汉灵帝忽然密召蹇硕、张让、毕岚，交给三位心腹大宦官一个令人吃惊的任务——伪造一方传国玉玺。玉石可以以皇帝名义命少府许相选取，缺的只是一名能工巧匠。毕岚推荐了陈是，但汉灵帝更中意老工匠丁丈。于是张让派人伪造了丁丈跳河自杀的假象，将其绑架后囚禁张府地牢中，秘密进行造玺任务。四月前，伪玺造成，汉灵帝很是满意，将真玺交给了张让收藏，命他等到日后幼子刘协顺利即位再拿出来。当时汉灵帝已有所警觉，感到何氏势力太大，即便蹇硕统领西园八校尉，也未必能成功辅佐刘协即位，传国玉玺不过是一招预防措施罢了。

正如汉灵帝所担心的那样，他刚刚撒手西去，蹇硕便被大将军何进所杀，皇长子刘辩即位。如此，知悉传国玉玺一事者便只有张让、毕岚。二人既奉了汉灵帝遗命，除非是刘协即位，不然一定不能拿出传国玉玺，只好先隐忍不言。

但以大势看来，何氏主政已成定局。张让想顺天应命，将真的传国玉玺交出去，毕岚却不同意，且一再搬出汉灵帝之命，又告知张让一旦交出传国玉玺，定会被何氏报复，遭灭族之祸。但毕岚也知这其中的巨大风险，很快他便因为压力太大患病而死。

张让本打算就此交出传国玉玺，彻底倒向何氏一方，但这时候董太后有意立刘协为帝，又来拉拢张让。原来董太后非但手中握有汉灵帝命刘协即位的遗诏，而且也知道真传国玉玺在张让手中一事。董太后命令张让务必妥善保存传国玉玺，一定要等刘协即位后才能拿出来，如此才能不负先帝所托。张让心中犹豫不决，便打算等汉灵帝下葬后再说。

不想平地再起风波，守宫令荀彧发现了汉少帝刘辩手中传国玉玺是

贗品，引发了宫中大搜索。张让恐慌之下，为引开视线，遂设计陷害工匠陈是。他知道毕岚病重时已将陈是秘密囚禁，官府也不可能捉到陈是对质，是最完美的替罪羊。至于陈是侥幸逃脱、自有一番奇遇，则是出人意料、又令人大跌眼镜之事。

后来周瑜等人涉入，令案情逐步明朗起来。何进既知事情与陈是无干，便立即怀疑到董太后宫人身上。张让抢先通知了董太后，董太后不得不杀宫人灭口，并借此大闹皇宫，反而触发了危机。次日，何氏抢先下手，一举铲除了董氏。张让见大势已去，便不再犹豫，欲取出传国玉玺上交何太后时，才发现玉玺竟已丢失。那收藏传国玉玺之处十分隐秘，又有玄妙机关，只有张让一人知道开启之法。他恐慌万状，又不敢大举搜索，只好亲自调查。

那日张让出府，迎面遇到周瑜，立刻便留意上他。调查后，方得知儿媳何云曾将周瑜、孙策关入张府地牢，凑巧关在工匠丁丈牢房的隔壁。张让怀疑周、孙二人设法从丁丈处得到了什么信息，由此知道了传国玉玺收在张府一事。又怀疑周瑜得何云相助，盗走了传国玉玺。但当时他正赶着入宫，便打算回头再对付周瑜。不想当日即发生了何云被杀、周瑜被逮入军营之事，等到张让有机会见到周瑜，已经是他人在史侯府之后的事了。

周瑜听到这里，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张让巴巴跑来史侯府，原来是要来试探我，想看看我是否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

何进道：“不错，张让也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他一番刺探后，认定你不知情，但又转而怀疑史春。”

周瑜道：“难怪张让不问为何史春放弃寻找玉玺计划，要转嫁杀人罪名给我，原来他怀疑史春已查到传国玉玺藏在张府，不必再利用我。而巧妙利用杀死舞阳君一事，只是史春有意为之，好趁乱寻找玉玺。”

何进点头道：“张让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史春根本不知传国玉玺就藏在张府中，更无从窃取。”

周瑜忙问道：“史春人呢？”何进道：“他被曹操斩了一刀，受伤不轻，尚留在大将军府养伤。”

周瑜又问道：“大将军要如何处置他？”

何进沉吟道：“史春犯了许多重罪，但他是皇帝的人，实不好处置。”顿了顿，又道：“目下尚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先不管他了。”

太史慈仍有疑惑，问道：“大将军相信张让那套说辞吗？”

何进道：“我只是半信半疑，但太后却完全相信张让，还一再为他开脱，说他也是受了先帝之命，不得已而为之。目下只要张让设法寻回传国玉玺，便可将功赎罪。”一边说着，一边连连摇头，显然对何太后庇护张让一事十分痛心疾首。

周瑜问道：“大将军决意召猛将精兵入京，也是源于此事吗？”何进很是意外，问道：“你们已经知道了？”

周瑜便说了曾在官署外遇到陈琳，又劝道：“陈主簿说得对，大将军掌握兵权，统领京城禁军，或高或下，全在大将军心中，只需下定决心即可，何须抛弃利器，寻找外援？”

何进很是不悦，拂袖道：“这是军国大事，不是你等小民所能预闻。”他既然决心召集天下精兵云集洛阳，以武力兵谏太后，便不再关注传国玉玺下落。

周瑜见何进已是意不可转，便朝太史慈使了个眼色，一道退了去。

太史慈皱眉道：“周君怎么看这件事？”周瑜叹道：“正如陈主簿所言，功不必成，祇为乱阶。”

太史慈道：“我不是说何大将军，他到底只是个屠户，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照他这般打算，洛阳非得大乱不可。我是说张让称传国玉玺失踪一事。”

周瑜道：“张让既敢承认手中有传国玉玺，表明当真有其事了。”

太史慈道：“但张让何等狡诈，岂能让旁人从眼皮底下盗走传国玉玺？要我说，从一开始就是他自己心怀不轨。他自称受先帝之命伪造玉玺，但能佐证其事的蹇硕、毕岚、董太后等人都已经死了。如果真是孝灵皇帝下令伪造玉玺，为陈留王预留一记杀招，又岂能将真玺交给宦官，交给母亲董太后不是更可靠吗？”

周瑜道：“但一旦伪玺事败，最先受到怀疑的必是董太后，交给张让保管反倒更稳妥。先皇帝不是总称张让是阿父吗？也许先皇帝信任张让多过信任母亲董太后。而且玉玺失窃应该是真有其事，不然张让不会专门跑来史侯府，多方试探于我。倒是也亏得如此，才侥幸打开了锁链，不然小乔现下还困在史侯府密室中。”

太史慈道：“但张府戒备森严，玉玺一事，又是极度机密，连我们也是今日才怀疑到张让头上。什么人能事先知道，又悄无声息地盗走玉玺？”

议论一番，二人因不知张府秘密收藏玉玺之处情形究竟如何，也无法推断。

回来乔府，有位客人正等在堂屋，正是大宦官张让。

孙策先奔出来告道：“张让指名找你，却不肯说明缘由。我一时忍不住，直接问了丁丈一事，张让居然承认了，还说已经释放了丁丈，令其归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周瑜道：“我知道他来找我做些什么，一定是想让我替他找回传国玉玺。”大致说了何进转告的一番话。

孙策道：“这可奇怪了。什么人能从张府盗走传国玉玺？”

周瑜遂进堂与张让见礼。张让满面堆笑道：“昨日我助周君开锁，周君答应日后我若有借助之处，周君不会推辞，我今日便登门求助来了。”

周瑜点点头，道：“张常侍请讲。”

张让道：“周君一早奔去大将军府，现下才回，又素与何大将军亲近，想来已经知道传国玉玺失踪一事了。我便开门见山道明来意，我想托请周君帮忙寻找传国玉玺。当然，不是为我，是为了朝廷。”

周瑜踌躇道：“这件事……”

乔府仆人罗汤忽引着一名男子进来，却是周瑜家奴马开，风尘仆仆，一脸疲累之色。

周瑜大为惊异，忙迎上前问道：“你怎么来了这里？”马开慌忙拜见主人，告道：“主母病危，想见公子一面，命小臣星夜赶来京师知会公子。”

周瑜闻言，二话不说，道：“快些去准备，我马上就要动身出发。”

孙策忙道：“我跟你一道回去江东。”自去收拾行囊，准备马匹。

周瑜对张让说了声抱歉，告道：“我朋友太史慈和郭嘉都是聪明绝顶、值得信任之人，他二人当可助张常侍一臂之力。”

不料太史慈冷冷道：“我很忙，没这个工夫，郭嘉也是。”昂然走了出去，显然是不愿意为宦官办事了。

张让早已对此种场面见怪不怪，只好摆手道：“周君至孝，得立即回乡探母，那么他日有机会再见吧。”拱手辞了出去。

周瑜遂打点行装，准备出发。乔婧自是依依不舍。周瑜温言安慰道：“不过是暂时分别而已。”

乔婧道：“等知会过父亲大人，我姊妹也会启程，护送祖母回去江东。”周瑜道：“那么我们江东再见，相见有期。”

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二人就此作别。却不知世事沧桑，二人再见时，已是数年之后了。

大将军何进用袁绍之计，召天下兵马兵谏何太后——西召前将军董卓驻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发动其郡强弩手，召东郡太守桥瑁驻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光映天，照得洛阳一片通红。众将都声称除非诛杀宦官，不然不肯退兵。但太后何宛却是个倔强性子，坚决不肯同意。何进因而与何太后关系极僵，甚至到了不再见面的地步。

何太后亲弟车骑将军何苗收了宦官重贿，一直站在宦官一方，前去告诉兄长何进道：“我们一家原本贫贱，一路能从南阳来到洛阳，都是依靠官中获得贵富。国家大事也不容易，古话常说覆水难收，大将军应当好好考虑，应与宫中保持友好。”

何进才略不足，又优柔寡断，听了弟弟的话，心中有所犹豫。袁绍担心何进改变主意，一再劝谏。何进于是用袁绍为司隶校尉，持符节，专命击断，任命袁术为虎贲中郎将，王允为河南尹，何颀为北军中候，许攸为黄门侍郎，卢植为尚书，均是京师、朝廷要害之职。

袁绍一上任，便派洛阳方略武吏监视宦官，使董卓等驰驱驿上，准备进兵平乐观。一时四方兵起，京师震动。何太后终于害怕起来，下令罢退全体小黄门，使还里舍，只留何进平素亲近的人，守卫省中。

以张让为首的诸常侍小黄门惶惶然若丧家之犬，都赶去大将军府请罪，称任凭何进处置。袁绍再三劝何进趁此机会将张让等人一并处决，但何进始终不肯依从，只命宦官就此离开京师，各自还乡。

袁绍为踩断宦官后路，立即派骑士以何进名义驰告各州郡，命各地官府逮捕宦官亲属下狱。京师宦官们得知消息后无不恐惧，决定联合起来反击。张让通过车骑将军何苗求肯太后何宛，请求最后一次入宫，好向太后、皇帝告别。当年何宛因嫉妒下毒杀害王美人，即陈留王刘协生母，汉灵帝狂怒下，欲废黜何宛，是张让率众宦官拼死力保，又利用汉灵帝贪财的特点，凑了一笔巨额财富贿赂皇帝，这才保住了何宛皇后之位。何后一直念念不忘，深为感激，兼之恼怒何进兵谏之举，于是允准张让等人再度入宫。

张让等人召集心腹，携带兵器进入皇宫，又以何太后名义召何进入宫。何进见到之前何太后终于让步罢退宦官，以为事情已经解决，毫不

提防，到嘉德殿时，被尚方监渠穆杀死。渠穆所持利剑，正是当年蔡伦监制尚方斩马剑，锋利无比，一剑挥下，便斩下了何进首级。

张让随即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用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卢植得诏板后，怀疑有假，道：“请大将军出来共同商议。”

宦官便将何进首级掷给卢植道：“何进谋反，已经杀掉了。”

当时袁绍、袁术等人有所警觉，已领兵布在宫外。袁绍得知何进被杀，即带兵冲入皇宫。袁术引军攻打宫城，焚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张让等人抵挡不住，遂利用地利之便，挟持汉少帝刘辩及陈留王刘协从复道仓皇外逃。

袁绍与叔父袁隗商议后，谎称奉有皇帝诏令，杀死宦官亲党许相、樊陵，然后列兵朱雀阙下，将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宦官赵忠等人捕杀。又下令关闭宫门，严禁出入，指挥士兵搜索宫中的宦官，不论老幼皆杀戮殆尽，死者多达两千多人。有些男子未长胡须，也被当成宦官杀死。除何太后本人外，何氏亲属如车骑将军何苗、何太后母亲等均被军士杀死。这一重大事变，史称“十常侍之乱”，东汉长期以来外戚宦官专权的局面，终于由此而终结。

袁绍在皇宫中大肆屠戮宦官时，奉召入京的前将军董卓率三千骑兵抵达洛阳西郊，于北邙阪下与张让一行相遇。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3]人，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族，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曾漫游羌人居住地，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他不仅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精通骑射之术，能同时携带两只弓箭左右驰射。后来羌人不堪东汉朝廷压迫，奋起反抗，东汉朝廷无力应付，只得起用地方豪族，董卓由此步入仕途，并因战功显赫一路升迁，汉灵帝在位晚年，已进为前将军，封台乡侯，食邑千户，整个陇西都是其势力范围。

董卓所部以凉州人为主体的，兼杂胡人和汉人，战斗力极强。汉灵帝

晚年亦对董卓有所警觉，多方采取了抑制措施，如征董卓为不掌实权的少府，又如拜董卓为并州牧，所属部队隶属皇甫嵩等，均为董卓拒绝，不肯就任。汉灵帝鞭长莫及，也无可奈何。

汉灵帝死后，董卓留意到朝中外戚与宦官争权，正密切关注时，便接到大将军何进密信，召他立即进京讨伐宦官张让，并以此来胁迫何太后。董卓接信后大喜过望，立即召集精兵赶赴京师，并遵何进之意上书汉少帝，要求“逐君侧之恶”“收让军，以清奸秽”。只是他尚未进抵洛阳，京师便发生了巨变，且在洛阳外巧遇汉少帝刘辩一行。

董卓听说皇帝车驾在此时，忙上前参见，又询问事变经过。汉少帝刘辩先是被张让劫持，又遇到董卓大军，吓得浑身哆嗦，双腿战栗，口不能言。张让等宦官也不敢吭声，生怕稍有闪失，便惹来杀身之祸。倒是九岁的陈留王刘协镇定异常，主动上前，一一讲述了事变经过。董卓由此对刘协大起好感，又自认为与抚育刘协长大的董太后同族，遂起了改立皇帝的心思。

刚好此时尚书卢植率军追到，杀死张让等宦官，与董卓合兵，将汉少帝和陈留王迎回宫内。

在大将军何进决定调董卓领兵入京时，已有人极力劝谏，但何进不听。何进部将鲍信受命外出募兵，回到京师时，董卓已经拥兵入城。当时京师百官以袁绍为首，鲍信忙告诉袁绍道：“董卓拥有强兵，居心叵测，如果不能及早采取措施，就要陷入被动，如果乘他长途行军，士马劳顿，发起突然袭击，还能擒拿他。”

袁绍也忌惮董卓骄横势强，有心将其铲除。然“性粗猛有谋”的董卓早有准备，引军入城后，半夜又让军队悄悄出城，第二日再度入城，旌旗招展，战鼓震天，浩浩荡荡，造成兵强马壮的假象。袁绍看到后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鲍信非常失望，就此离开了洛阳。

董卓见朝廷上下无人敢与自己抗衡，便决意行废立之事，傲慢地告知袁绍道：“天下之主，应该选择贤明的人。刘协似乎还可以，我想立他为帝。如果还不行，刘氏后裔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袁绍一听非常生气，道：“东西两汉王朝恩德布满四海，万民拥戴，国泰民安。今皇上年纪虽小，但并没有恶行传布天下。董卓如果要罢黜皇上，改立新帝，恐怕没有人赞同你的意见。”

董卓当即凶相毕露，拔出他那柄有名的霸王刀^[4]，怒叱道：“我是有意看重你，没想到你如此不识抬举。今天不杀掉你，今后总是祸害。”

袁绍也横握佩剑，针锋相对地道：“天底下强大的人，难道只有董卓你吗？”

董卓扬起手中佩刀，道：“我这可是西楚霸王之刀。”

袁绍却毫不退让，道：“我这是先帝孝灵帝亲赐尚方斩马剑，虽远远不及高帝斩白蛇剑，但挟我大汉之威，未必输于董卓项羽之刀。”

昔日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却最终“时不利兮骓不逝”，四面楚歌，败于垓下，汉高帝刘邦由此得天下。袁绍言语慷慨激昂，董卓遂不敢轻举妄动。袁绍这才向董卓拱了拱手，扬长而去。

袁绍以为董卓实力极强，不敢举兵与其相抗，但也不敢继续留在京师，将朝廷所颁符节挂在上东门上，连夜逃出洛阳。这等于是公然不给董卓面子，董卓大怒，下令通缉袁绍。

有人劝道：“废立大事，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袁绍不识大体，因此害怕逃跑了，并非有其他意思。如果通缉他太急，势必激起事变。袁氏四代广布恩德，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果袁绍召集豪杰，拉起队伍，群雄都会乘势而起，那时，关东恐怕就不是明公所能控制得了，所以不如赦免他，给他一个郡守当当，那么，他庆幸免罪，也就不会招惹事端了。”

董卓听了觉得有理，便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赐爵位为邳乡侯。

袁绍逃走后，京城禁军群龙无首，全部被董卓吞并。不肯归附听令者，则被董卓心腹大将吕布杀死。

控制了军队，就等于控制了朝廷。董卓先逼着汉少帝刘辩免去司空

刘弘，自己身居其位。接着又召集百官，议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群臣大惊失色，但慑于董卓淫威，大多不敢出声。只有尚书卢植当面反对，认为汉少帝尚且年幼，不算愚昧懦弱之主。董卓大怒，立即命令士兵将卢植推出斩首，幸亏新入朝为官的侍中蔡邕极力劝阻，卢植才免于死。

第二天，董卓宣布废除汉少帝刘辩，贬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时年九岁。太傅袁隗上前，从刘辩腰间解下玺绶，双手奉给汉献帝。再搀扶刘辩下殿，北面称臣。太后何宛人也在场，亲眼目睹，哽咽流泪。

董卓又命群臣议何太后之罪，称其毒杀董太后，不符合儿媳侍奉婆婆之礼，于是将何太后迁到永安宫囚禁。

不久，董卓又借故杀死废帝刘辩，用毒酒毒死何太后。何宛死后，董卓完全不按太后治丧礼仪，只让汉献帝到奉常亭为何氏举哀治丧，公卿百官身着白衣参加葬礼。

董卓立刘协为帝后，被关入暴室的伏寿也因为何太后母子倒台而再度崛起。某日董卓心血来潮视察暴室狱时，听说伏寿是受何太后母子迫害，便当场将她释放。又见她相貌端庄，是名门之后，遂封为汉献帝贵人。

年长刘协几岁的伏寿终于嫁给了皇帝，只是眼前的皇帝，早已不是当初的皇帝。日后在一系列的辗转逃亡中，伏寿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和毅力，令汉献帝印象深刻，遂立其为皇后，史称“孝献皇后”。这是后话。

刘协登基后，董卓自封为丞相，后又加封为太师，享有“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专擅朝政。其军队在洛阳实行所谓“收牢”运动，杀人放火，劫掠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把整个京师闹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

董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协众，睚眦之隙必扳，人不自保”。为了威慑官民，经常派遣手下残暴虐待百姓，杀死郊外全部男子，割下首

级，挂在车辕上，车上则装满掳掠来的妇女及财物。

又专门设宴宴请百官。酒过三巡时，董卓击掌示意，几百名俘虏被押入会场。军士当众一一剪掉俘虏的舌头，然后是挖眼割鼻，再斩断手脚，最后才一刀杀死。手段残忍之极，许多在场官员双手颤抖，连筷子都握不住。而董卓依然举杯饮酒，谈笑如故。

有不堪压迫而奋起反抗者，董卓将这些人擒住后，先用浇满油膏的布条缠住全身，头朝下倒吊起来，然后当众点火，活活将人烧死。

许多人不耻董卓倒行逆施，不愿意与他合作。如董卓入京后任命袁术为后将军，袁术出奔南阳。董卓又拉拢曹操，封他为骁骑校尉，曹操也连夜逃出洛阳，连爱妾卞氏都没有来得及带走。

曹操逃离京师后，流言纷纷，有人说他已死在乱兵之中。曹府上下无主，仆从要作鸟兽散各自离去，卞氏挺身而出，劝说大家不可轻信谣言。她虽是女流之辈，却以平静的话语及镇定的风度感染了众人，由此安定了人心。

后来曹操知悉此事，极为赞赏，称爱妾“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在与原配丁氏离异后，扶卞氏做了正室。又因曹操长子曹昂战死，卞氏所生之子曹丕由此有了嫡长子的身份，也因此得以继承曹操衣钵，并在曹操死后称帝自立，取代了傀儡天子汉献帝，卞氏也因此成为曹魏第一任太后。这是后话。

董卓掌权后，也采取措施笼络士人，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为昔日遭宦官迫害而死的党人平反。又大肆征召名士，流落江湖多年的蔡邕也因此而再度入朝。蔡邕先被署任为祭酒，旋即被举为高第，历任侍御史、治书御史、尚书，三日之内，遍历三台。后更是被封为高阳乡侯，甚得董卓敬重。蔡邕流离多年，此刻方能扬眉吐气，可谓平生快事。

但董卓残忍嗜杀，始终不得人心。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各地州郡牧守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包括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南阳太守张咨，渤海太守袁绍，长沙太守孙坚，河内太守王

匡，颍州太守李旻等。由于起兵州郡都在潼关以东，故称“关东联军”。许多地方豪强响应了这次起兵，带着自己的私兵万里相赴，自此正式拉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关东联军共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从北、东、西三面包围洛阳。

董卓见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决定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既离老巢更近，又可以避联军锋芒。为了防止官民逃回故都洛阳，董卓还派人四下放火，将整个洛阳城以及附近二百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等大批建筑物全部焚火烧毁。昔日繁华兴盛的洛阳城，瞬间化为废墟，白马寺、熹平石经^[5]等名胜均毁于这场大火。又派吕布洗劫皇家陵墓和公卿坟冢，攫取财富，尽收珍宝，凄凉惨景令人顿首痛惜。曹操有《薤露行》诗云：

贼臣持国柄，杀主死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生动描述了董卓肆意践踏破坏洛阳的情形。

时有《千里草》谣云：“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自下而上解字，暗示董卓将自下摩上，以臣凌君。时人为了表达对董卓的痛恨，到处传唱，希望他“不得生”，早些死去。

反董卓大潮愈演愈烈，联军逐步往西推进，声势浩大。董卓却不将众人放在眼中，只在意已是破虏将军兼领豫州刺史的孙坚一人，道：“关东部队屡遭失败，都怕了我，只有孙坚颇能用人，应该告诉部将，让他们有所防范。”还告知手下道：“只要杀掉袁绍、袁术、刘表、孙坚四人，天下自然会服从我！”

果然只有孙坚屡败董军，最先逼近洛阳，而联军其他人则忙着争权夺利，大肆扩张个人地盘，争夺土地和人口。时人因之道：“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孙坚而已矣。”董卓派骁勇善战的爱将吕布出战，被孙坚击败。

董卓与孙坚有旧仇^[6]，本来非要杀死对方不可，然听说孙坚勇武威猛，连吕布也不是对手，开始有些害怕起来，派部将李傕向孙坚求和，想与孙坚结为婚姻之好，将孙女董白嫁给孙坚长子孙策。并且让孙坚开列子弟中能任刺史、郡守的名单，答应一一保举任用。

孙坚不予理会，继续向洛阳进发。董卓亲自引军出战，被孙坚击败。吕布赶来援救，又被孙坚打败。自此，孙坚名声大起，威望更著，连其宗主袁术也起了猜忌之心，担心孙坚会尾大不掉，不再为孙军供应粮草。

孙坚连夜赶去求见袁术，大声道：“孙坚与董卓并无刻骨仇恨，我所以如此献身不顾，上为国家讨伐逆贼，下为将军报家门私仇^[7]。而将军您却听信小人拨弄之言，居然对我起疑！”袁术惭愧，于是下令给孙坚调拨军粮。

孙坚得到粮草供应后，再败吕布，挥军攻入洛阳。当时洛阳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方圆二百里荒芜凋敝，无复人烟。孙坚见此惨状，无限惆怅，潸然泪下，下令清理汉室宗庙祠，用太牢之礼祭祀。

某日清晨，洛阳上空有五彩云气浮动，众军惊怪。孙坚循迹寻去，发现城南甄官^[8]官署水井中有宝气冲出，遂命人下到井内勘验，竟意外从井中打捞出了传国玉玺。玉玺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缺一角^[9]，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孙坚早已从长子孙策处知悉传国玉玺失踪一事，此刻既在甄官井中打捞到玉玺，当即猜到是大宦官张让之子太医令张奉从张府盗走了传国玉玺。只是张奉早已在“十常侍之乱”中被杀，无从验证，也难知其心意及真正动机。

大喜过望的孙坚没有将玉玺上交给宗主袁术，而是秘而不宣，暗中据为己有，窥测天下之心昭然可见，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这是后话，后面再表。

此时，董卓尚未讨平，关东诸军却因私利相互争斗。因汉献帝是董

卓所立，袁绍想另立汉宗室幽州牧刘虞^[10]为帝，曹操反对。袁绍便派人通知袁术，希望得到袁术支持。袁术见汉室衰微，已心怀异志，更不愿意拥立成年的汉朝皇帝，也附和曹操，反对袁绍的提议。汉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倾心笼络袁绍、袁术，并居中说项斡旋，兄弟二人关系本有所缓和，至此再度翻脸。

当时孙坚进攻董卓未归，袁绍以周昕为豫州刺史，想夺取孙坚地盘，袁术引兵击退周昕。袁术又与公孙瓒以及陶谦结盟，与袁绍相互争霸。但袁绍更得人心，群雄大多前去依附。袁术大怒道：“这些竖子不跟随我，反而跟随我的奴仆吗？”写信公告天下，称袁绍不是袁氏子孙。

袁绍很是生气，于是联合刘表，想南北钳制袁术。袁术遂召回孙坚，命其率军攻打刘表。

初平二年（191年）四月，孙坚征讨荆州^[11]，攻打刘表。刘表派黄祖在樊城、邓县之间迎战。孙坚击败黄祖，乘胜追击，渡过汉水，包围襄阳。刘表闭门不战，派黄祖乘夜出城调集援兵。援兵到时，孙坚复与黄祖大战。黄祖不敌败走，逃到襄阳城南的岷山之中。孙坚带领数骑登岷山察看襄阳地形时，被躲在竹林中的黄祖部将以暗箭射中，孙坚坠马身亡。

孙坚死后，因长子孙策不在身边，余部由其侄孙贲统率，后依附袁术。孙坚军队由此被袁术吞并。孙策为父亲守丧期满后，想向袁术讨回父亲旧部。袁术忌惮孙策勇猛，非但不肯归还孙军，还将孙策留在身边。后来孙策用计，称要帮袁术对付对头扬州刺史刘繇，由此从袁术手中借了一千兵马，进军江东。由于得到好友周瑜的帮助，孙策先后占领江东六郡，正式与袁术分道扬镳，开始了扫荡称霸江东的生涯。

就在中原风起云涌时，长安也发生了一系列倒戈董卓的事件。

越骑校尉伍孚原是大将军何进旧部，痛恨董卓逆行，发誓要亲手将他杀死。某日，伍孚身藏利刃，借公务之便到太师府拜见董卓。交谈完毕后，伍孚告辞离去。董卓起身相送，到门口时，习惯性地用手轻拍伍孚后背，以表亲切之意。伍孚正等待此刻，从怀中抽出利刃，刺向董

卓。董卓身体肥胖，伍孚又太过急切，第一刀并没刺中要害。董卓大惊失色，一面奋起反击，一面大声呼救。侍卫赶来援救，董卓侥幸逃脱。伍孚则寡不敌众，被乱剑刺死。事后，董卓大骂伍孚包藏祸心，不讲仁义，自此加强了戒备和防卫。

当时朝中主持具体政务者是司徒王允。王允出自山西王氏^[12]，十九岁开始任公职，壮年时任豫州刺史。后来因得罪了大宦官张让，多次被其陷害入狱。何进、袁隗、杨赐等三公要员勉力营救，王允才被释放，自此隐居不仕。

汉灵帝驾崩后，大将军何进掌权，召王允入朝，担任从事中郎一职，即皇帝近侍官。董卓改立汉献帝后，王允表面上依附董卓，不惜矫情曲意，由此赢得了董卓的信任，很快被拜为司徒，同时兼任尚书令。但王允一直密谋刺杀董卓，并在身边聚集了一批朝中官员，先后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执金吾士孙瑞等人多次商议诛杀董卓之事。

只是董卓防范甚严，又孔武有力，寻常之人难以接近下手。王允经过细致观察后，选中董卓义子吕布为内应。

吕布字奉先，善长骑射，膂力过人，被称为“飞将”，原是骑都尉丁原部将。其人骁勇，且有骏马，时人为之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汉灵帝死后，丁原受大将军何进征召入京，被任命为执金吾。不久何进被宦官杀死，董卓入京，引诱吕布杀害丁原，由此吞并了丁原军队，并收吕布为义子，任命为骑都尉。吕布常伴在董卓身边，深得董氏信任和依赖。但其人勇而无谋，性情反复无常，易受名利引诱，王允遂设连环计、反间计，引吕布上钩。

当时吕布手下有部将名秦谊，原是大将军何进部属，董卓入朝后，秦谊归于吕布。后秦谊奉命给袁术送信，受袁术赏识而留下，并妻以汉宗室之女。秦谊前妻杜氏姿容绝代，带着儿子秦朗住在洛阳。董卓迁都长安时，驱逐洛阳官民一道前往，杜氏也被迫随行。一路上，为避祸而有意蓬头垢面的杜氏仍然被董军部将相中，欲强行掳走。刚好王允车驾路过，不忍见到杜氏母子哭泣分离，遂出面解救，收留了杜氏及其子秦

朗。

王允先认杜氏为义女，将她引见给吕布，称要许配给吕布为妻。吕布为杜氏绝世容光所迷，大喜过望，满口答应。等吕布离开，王允又将杜氏献给董卓做婢女，却告诉吕布说是董卓强行夺走，吕布为此而衔恨董卓。王允趁机劝说吕布刺杀董卓，如此便可夺回杜氏。吕布同意了。

不久，正逢汉献帝刘协大病初愈，群臣集于未央殿道贺。吕布事先安排亲兵隐藏在宫殿侧门后。董卓一到侧门，便遭到吕布亲兵突袭。董卓大骇，急向吕布呼救。吕布正襟危坐，大声道：“我们是奉诏讨杀乱臣贼子，你死有余辜。”上前夺下董卓腰间的项羽霸王刀，挂在自己身上。

董卓于绝望中当场被杀，并株连三族。尸体还被置于东市示众。守尸吏将捻子插入董卓肚脐眼中，打火点燃，因董氏体胖脂厚，“光明达曙，如是积日”。官民奔走相告，载歌载舞，庆贺国贼被杀。只有蔡邕深感董卓知遇之恩，为这名乱臣贼子掬了一把同情之泪，由此被王允逮捕下狱而死^[13]。

董卓死后，王允录尚书事，吕布晋升为奋威将军，二人共同主持朝政。吕布娶得杜氏为妻，心满意足，朝政皆归王允。

王允守节秉义，而才不足以济，在处理董卓部属的问题上气量狭小，且态度反复无常——先是打算全部赦免董卓部下，后又企图收缴将领兵权，取缔全部兵马。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樊稠等人心怀恐惧，遂举兵叛乱，很快攻破长安，吕布东逃，王允被杀，李傕等人控制了朝政。

不久，李傕因利益之争杀死樊稠，又与郭汜火拼。二人在长安城中各自拥兵相攻，汉献帝刘协一再派人说解，二人不从。为了占据上风，李傕干脆派兵将汉献帝刘协、皇后伏寿等人劫到自己军营。郭汜欲夺取皇帝，双方相攻数月，死者万数。

昔日张衡作《二京赋》，内中盛赞西京长安宫室辉煌，官署严整，苑囿华美，百戏繁华，笔下尽现富丽堂皇、穷奢极侈的京都景象。而经过李傕、郭汜的内讧争斗后，长安城人口锐减，死伤者处处可见，处处

焦土青烟，几乎变成一片废墟。

在皇后伏寿的谋划下，汉献帝用手段拉拢了一些同情汉室的兵将，带着百官乘隙逃出长安。在摆脱李傕、郭汜追击时，因无兵可用，汉献帝暗中派使者到河东郡招纳白波军将领李乐、韩暹、胡才以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得数千骑兵，由此总算打败了追兵，辗转东行。

逃难中，大批輜重及官员女眷被丢弃，被各方乱兵掳去。其中，名士蔡邕之女蔡琰落入匈奴左贤王之手。直到十二年后，才被曹操以重金赎回，谱写了一曲感天泣地的《胡笳十八拍》传奇——

越汉国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无生。
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羶为味兮枉遏我情。
鼙鼓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

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
天灾国乱兮人无主，唯我薄命兮没戎虏。
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

雁南征兮欲寄边心，雁北归兮为得汉音。
雁飞高兮邈难寻，空断肠兮思愔愔。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饥对肉酪兮不能餐。
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

悲怨之情，浩然之怨，惊蓬坐振，沙砾自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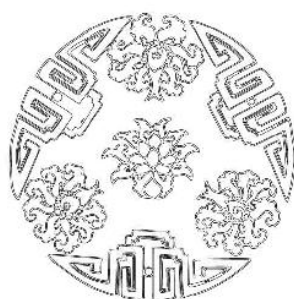
建安元年（196年），时任兖州刺史的曹操抢先率军迎汉献帝刘协入驻洛阳。刘协赐曹操节钺，曹操遂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

不久，曹操又胁迫刘协迁都到许昌，改称许都。刘协封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已以听。后曹操废三公，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汉朝丞相^[14]。

此时，尽管曹操占据兖州，孙策占据江东，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割

据益州，韩遂、马腾占有凉州，公孙度盘踞辽东，中原仍以袁绍势力最强。袁氏一门，自袁绍曾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力本来就大，后袁绍又取得冀、并、幽、青四州之地，实力大增。袁绍以其长子袁谭、次子袁熙、外甥高干分守青、幽、并三州，自守冀州，互相拱卫，兵精粮足，有军队数十万人。

然而对曹操而言，将汉献帝抢在手中是一件高瞻远瞩的大事，开启了他“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时代。尽管他并非最具实力者，但天下雄主之气魄俨然已露。



[1] 东汉末年，白马寺在董卓火烧洛阳时被毁。其后，历代曾多次被毁，又多次被重修。其最繁荣时期是在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武则天命首薛怀义为白马寺主持（详细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薛怀义大兴土木，广修殿阁，使白马寺规模宏大，殿宇辉煌。寺内僧众多达三千余人，因僧舍距山门遥远，致有“跑马关山门”之说。唐诗人王昌龄曾夜宿白马寺，有诗云：“月明见古寺，林外登高楼。南风开长廊，夏夜如凉秋。”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太监黄锦又一次大修白马寺，大体上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

[2] 兖州：治所在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40里），下辖陈留、东郡、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阳、东平八个郡国，大体范围在今山东西部及河南东部。

[3] 临洮：今甘肃岷县。

[4] 董卓少年时在田间耕地，拾到一把刀，刀上面没有文字，四面隐起作山云文，玉如泥。后来董卓入朝专权，召名士蔡邕入朝。蔡邕精通古玩文物，董卓便将刀拿给蔡邕看。蔡邕道：“这是昔日西楚霸王项羽所用佩刀。”董卓由此认为自己有天命，愈发自负。

[5] 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后，太学荒废，石经遭到严重破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石经曾几次搬迁，损耗殆尽。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石碑却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已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都运往长安，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至唐贞观年间，魏徵去收集残存石经时，已毁坏殆尽。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后又陆续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两地发现一些零碎残石。至民国时期，在太学旧址有残石出土，达数百余块之多，据统计共8275字。新中国成立后，又发掘和收集了六百余字，总计八千八百多字。自宋代洪适在《隶释》中著录石经拓本以来，历代文人学者收集、传拓石经残字以校勘经文、研究书法。现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分别收藏于西安碑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还有的已流散到国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就收藏残石数块。1933年，于右任为抢救文物，慨然以四千银元从洛阳一个古董商人手里买来一块略似三角形的东汉刻石。关中著名史学家张扶万确认此石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出，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于右任所得石经残石为两面刻，一面刻《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另一面刻《文言》和《说卦》，存二百零五字。这是数十年来出土残石中中字最多的一块，向来为书法界、考古界所珍视。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于右任为确保碑石安全，将其由上海转运至西安，后捐赠于西安碑林，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

[6] 汉灵帝时，边章、韩遂在凉州制造骚乱，中郎将董卓奉命讨伐，一年未见成效。中平三年（186年），朝廷派司空张温代理车骑将军，西讨边章等乱兵，孙坚时任佐军司马，跟随张部前往。张温抵达长安后，以皇帝诏书召见董卓。董卓拖延了许久才到。张温稍作责备，董卓不仅不听，还出言不逊。孙坚立即上前称董卓有三条罪名：一是狂妄自傲，轻上无礼；二是进讨不力，沮丧军心；三是受召滞缓不前。建议立即将董卓斩杀。张温没有听从。

[7] 指董卓杀袁术叔叔袁隗全家之事。董卓专权后，因为袁绍、袁术兄弟起兵反卓，恐太傅袁隗为内应，将其全家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袁绍、袁术兄长袁基。两家人遇害者多达五十余人。

[8] 东汉甄官见之记载者，有孔融《肉刑论》：“置南甄官使者，主养病徒。”即朝廷任命官医为南甄官使者，专门为生病的刑徒治病。刑徒是被判处剥夺一定时期自由的徒刑罪犯。徒本是指服徭役的平民，由于长期被囚拘的犯人也要服役，故当时人以刑徒来称呼他们。西汉时，主管土木工程之官为司空，故司空又成为管理刑徒的机构。东汉时，洛阳的刑徒归将作大匠下的左、右校管辖，刑徒服役场所为“作部”。又，东汉有甄官官署，属少府，掌制造陶器，受甄官署令和丞统率。

[9] 西汉元寿二年（前1年）六月，二十六岁的汉哀帝（汉元帝之孙，汉成帝刘之侄）病死。汉哀帝也没有儿子，死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临死前把传国玉玺交给了男宠董贤。太皇太后王政君（汉元帝皇后）当天驾临未央宫，临朝称制，从董贤手中夺回了玉玺。十年后，王政君侄子篡汉自立，派人向王政君讨要传国玉玺。王政君不肯交出，后来被逼得没法子，只好气

愤地把玉玺扔在地上，玉玺因此崩掉了一块。王莽不得已用黄金修补，但终留缺痕。又，有一历史典故与王政君有关。当时，为了避讳她父亲王禁的名字，特意将“禁中”改称为“省中”（都是指皇宫内的禁地）。古代避讳的例子很多，春秋时期，晋国简文帝改“春秋”为“阳秋”，就是因为简文帝母亲的小名叫“阿春”。又，中国有成语“吕武操莽”，是吕雉、武则天、曹操、王莽四个人的合称。这四入旧时都被认为是以阴谋手段篡夺君位的野心家，通常用此成语来指窃取政权的国贼。

[10] 刘虞：汉光武帝刘秀之子东海恭王刘强之后，以恩厚得众心，后被北方诸侯公孙瓒所杀。刘强是东汉光武帝嫡长子，皇后郭圣通所生，初立为太子，郭圣通被废后，刘强也被废太子位，改封为东海王。

[11] 荆州：州治襄阳，今湖北襄阳。

[12] 山西王氏是名倾天下的高门望族，后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并列为“五姓七族高门”，历代出将入相者不计其数。自晋到唐，各朝皇族为巩固提高自身地位，曾多次与太原王氏联姻，或以公主下嫁，或娶王氏女立为后妃，如东晋哀帝、简文帝、孝武帝三帝皇后均是晋阳王氏之女，荣贵无双，影响巨大，以致有“天下王姓出太原”的说法。盛唐大诗人王昌龄、王翰、王之涣均是出自这一望族。千百年来，后人于唐人绝句中推选压卷之作，虽有争议，但无非是在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和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中徘徊不定。事实上，要将这三首诗正儿八经地排出名次来，还真是不容易。

[13] 由于董卓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极坏，蔡邕这一把泪也为他个人命运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不但身死，而且名败——《三国演义》中他是“政治失守”的形象，被认为是乱臣贼子的附庸，死有余辜；《赵贞女》《琵琶记》等戏曲中则是以不忠不孝、道德沦丧的面目示人。宋诗人陆游有诗云：“死后是非谁管了，满街争说蔡中郎。”

[14] 本书故事有时间跨度，其间曹操官职多次更改，但无论任何官职，都是百官之首。为避免混淆，书中自此一律以丞相称呼曹操。

第七章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秦始皇第五次东巡，来到朱方一带。望气者称此地有天子气，秦始皇派三千赭衣刑徒凿断北坑山长岗，以败其势，并改朱方为丹徒。因长岗位于大湖中，刑徒们顺应丘陵地势，开凿出一条弯曲长坑，成为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西南抵钱塘。秦始皇再派人截断丹徒西乡京岷山东南长岗，使『水北注江也』，由此开辟了丹徒水道新的入江口——京口。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
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丹

阳郡古称鄣郡，为秦始皇三十六郡之一，下辖宛陵、建业、丹阳、芜湖、永平、句容、宣城、陵阳、安吴、临城、石城、泾县、春谷、广德、宁国、怀安十六县，郡治宛陵。东汉时，天下分十三州，丹阳郡隶属于扬州^[1]。

但此时此刻，已被汉献帝封为吴侯兼讨逆将军的孙策却没有率兵进攻扬州牧治寿春，而是倾尽全力攻打泾县。不但孙策亲自领军，手下如周瑜、韩当、宋谦、黄盖、程普等猛将亦是倾巢而出。

原来泾县守将太史慈正为扬州刺史刘繇效力。刘繇是东汉皇族，与太史慈同郡。昔日太史慈因青州刺史一事逃亡时，受过刘繇恩惠，后董卓乱政、群雄争霸，刘繇以信招引，太史慈便投奔到其麾下。因举荐太史慈的人很多，刘繇本欲重用，但以“月旦评”知名的大名士许劭正依附刘繇，称太史慈有短命之相，刘繇遂放弃计划，只让太史慈在帐下做了一名小官，负责侦视敌情轻重。

孙策早有称霸江东之意，扬州刺史刘繇是其劲敌。某日孙策率十三从骑出营观察地形，正好在神亭遇到了同样出来侦伺军情的太史慈。孙策身边侍从虽然不多，却尽是黄盖等精锐，当即欲上前擒拿太史慈。孙策却斥退众人，独自上前与太史慈单挑。二人剧斗许久，孙策刺中太史慈坐骑，趁其跌落下马时，夺下其手戟。而太史慈徒手反击，亦拉扯下了孙策兜鍪。

孙策一方人多，又有弓箭在手，太史慈失去坐骑，难以逃脱，就擒只是举手之事。孙策却止住黄盖等人，亲自下马劝说太史慈投降。太史慈不肯。刚好刘繇和周瑜各自率大队人马赶到，双方不欲大战，遂就此作罢。但孙策念念不忘兜鍪之仇，发誓要生擒太史慈。

刘繇收军后，听说太史慈与孙策有旧，又曾亲眼见到孙策下马与太史慈交谈，怀疑二人暗中有勾结，遂将太史慈逮捕下狱。然不久刘繇一再败于孙策，孙策又声称要与太史慈一战。刘繇不得不放出太史慈。太史慈连败程普、黄盖等名将，却中了周瑜计谋，扬州全军溃败。主帅刘繇逃走，太史慈则受命到泾县建立屯府，招募附近的山越之众^[2]归附。孙策也不追赶刘繇，只亲率大军，一路尾随太史慈而来，遂有泾县大战。

泾县因境内有泾水而得名，只是一座小城，而吴军又有极为精良的军械，强弩手所配八连弩射程远超寻常弓箭不说，且能八箭齐发。当担任攻城主帅的中护军^[3]周瑜下令放箭时，箭矢如蝗虫般飞向城头，嘶声大作，声势骇人。仅破空之声，便令敌人心惊胆寒。吴军本可一鼓作气，一举攻克城池。然主帅周瑜只下令以投石机及强弩遥射城头一遍，便停止了进攻。

副帅程普是员老将，曾跟随孙坚讨伐过黄巾、董卓，斩华雄、破吕布，又助孙策平定江东，功勋卓著。因在东吴诸将中年岁最长，被尊称为“程公”，连孙策也如此称呼，从不直呼其名。他本来就不满周瑜二十来岁年纪便出任中护军，一跃成为东吴武将之首，时常当面顶撞，有意令周氏难堪，现下见周瑜身为主帅，却不肯全力攻城，便上前当众质问道：“吴侯亲自率军来此，原是对泾县志在必得，目下我军士气正旺，主帅不趁此大好机会攻城，莫非是要给太史慈逃走之机吗？”

程氏咄咄逼人，周瑜却不以为意，耐心解释道：“吴侯要的不是泾县城池，而是太史慈。太史慈新入泾县不久，守军多是新募之徒。如果我们立即倾尽全力进攻，守军必与太史慈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如果我们只是显示一下我军军威，却不立即攻城，便表示给守军留了余地。他们权衡利害后，必会考虑开城投降。如此，我军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得到泾县，也不会有伤亡。”

程普冷笑道：“说了半天，原来只是考虑开城投降。我不知道主帅上过几次战场，仗可不是这么打的。就算吴侯欲得太史慈，也应该立即攻下城池，将他擒下，捆绑到吴侯面前。主帅既不攻城，还妄想守军投降，不是异想天开的笑话吗？我军粮草有限，可是耽误不起时日。如果主帅实在不知道仗该怎么打，就交给我等老将来好了。”

这话极为无礼，等于是公开挑战周瑜权威，请他让出主帅位子。在场众将虽也怀疑周瑜计谋是否可行，却不敢公然质疑，闻言均变了脸色。

周瑜天性宽厚，能折节容下，也不动怒，依然一脸平和，只道：“程公稍安勿躁，再多等上一日，如果守军仍无动静，我便下令攻城。”

程普大怒道：“自古兵贵神速，主帅竟还要再多等一日？”

但周瑜既是主帅，他也不能逾越主帅下令攻城，便愤愤转身，去找吴侯孙策告状。

周瑜部将吕蒙低声问道：“将军有把握泾县守军会开城投降吗？”周瑜道：“不好说。”

吕蒙道：“既然如此，将军何不听从程公意见，即刻攻城？”周瑜道：“攻城的话，太史慈所募新军多是山越，勇悍善战，兼之居高临下，我军必有损伤，为了太史慈一人而搭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可就十分不值了。”

破贼校尉凌操插口道：“可太史慈对刘繇忠心耿耿，绝不会投降。”

周瑜道：“太史慈跟吴侯是旧识，二人武艺相当，不分上下，早有惺惺相惜之意。他目下也是处于困境中，既不肯投降，但也知我东吴大军为他一人而来，他若抵抗，便会拉上全城人陪葬。”

凌操完全糊涂了，道：“投降也不是，抵抗也不是，太史慈到底会如何做呢？”

周瑜道：“不好说，我若处于太史慈的位置，也会彷徨不已，不知该

如何自处。不妨再等一日看看。”

只过了一个多时辰，事态便有了发展，泾县城头高挂起白旗来。军士远远望见，立即赶来禀报周瑜。吕蒙、凌操等众将均感惊讶，不由对周瑜神算多了几分钦佩之情。

周瑜忙率众出营。赶来城下时，城门已开，但率众出城投降的却不是太史慈，而是军侯于当。

周瑜忙提马上前，问道：“是你们自作主张投降吗？你们主将太史慈呢？”

于当跪在马前告道：“太史将军说吴侯亲自率军来此，不为泾县，只为找他报当日兜鍪之仇。为了不牵累城中军民，他已事先换上百姓衣服，缒下城墙，逃出城去了。”

周瑜先是一怔，随即摇头道：“这可不像我所认识的太史慈。”于当道：“太史将军并非临阵脱逃，也是怕牵累臣等，不得已而为之。”

周瑜微一沉吟，即道：“你们知道难以抵挡吴侯大军，早有投降之心，但太史慈却不肯，于是你们暗中拿了主将，却又不愿意见到他被吴侯杀死，于是将他私藏了起来，想等大军退后，再悄悄将他放出，是也不是？”

于当大惊失色，问道：“将军如何会知晓这些？莫非能未卜先知吗？”

周瑜笑道：“这不难猜到。太史慈宁可战死，也不会举城投降，更不会弃城逃走。你们只有拿下他藏了起来，才能解释眼前的局面。”

于当见计谋已被识破，而主帅周瑜竟如此年轻，既惊奇又佩服，只得将五花大绑的太史慈交了出来。

周瑜举手招呼道：“太史君，我们又见面了。”太史慈既成俘囚，神色颇冷，也不答话。

周瑜又道：“上次神亭匆匆一会，竟没有机会向太史君道谢。”翻身下马，走到太史慈面前，深深一揖，道：“多谢你救了大乔、小乔，又一路护送她们还乡。”

太史慈侧身避开，道：“那不算什么，太史慈也不需要任何人因此而领情。我已是阶下囚，周将军要杀便杀，不必顾念往日之情。”

周瑜叹道：“太史君的性子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硬。”遂命人押解太史慈去见孙策。

程普向孙策告状未成，反而被留在吴侯大帐，忽听说泾县守军开城投降，太史慈亦已就擒，惊奇万分，却还是嫌弃周瑜年轻，不肯赔礼道歉，自躲到一边去了。

军士将太史慈推到主帐前跪下。孙策闻报，急忙趋出，扶太史慈起身，亲自解开绑缚，又握着对方双手，笑道：“太史君，我们又见面了。”

太史慈点了点头，道：“吴侯亲自率军攻讨泾县，发誓不拿住太史慈誓不罢休，应该早有预料。”

孙策笑道：“尚记得神亭一战吗？如果太史君当时将我生获，会怎样处置我？”太史慈想了想，道：“不可知也。”

孙策闻言大笑，又道：“今后之路，我孙策当与太史君共闯。”即拜太史慈为折冲中郎将，授以兵权。

太史慈刚要推谢，孙策道：“我曾立过重誓，不得娶太史慈，绝不娶新妇。大乔是姊姊，小乔是妹妹，妹妹不能在姊姊前面结婚，我不娶大乔，周瑜也不能娶小乔。我二人的婚事，都因你太史慈一人而耽误。”

太史慈闻言大为惊异，不由得转头去看周瑜。周瑜点了点头，示意孙策所言不虚。

孙策道：“我和周瑜今年都二十四岁了，二乔也过了适婚年龄^[4]，太史君还要令我们继续等下去吗？”

太史慈微微踌躇，便朝孙策下拜，双手接过令符。如此，便是表示肯归降吴侯了。

孙策大喜，扶起太史慈道：“太史将军这就随我返回京口，我和周瑜要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

太史慈虽为孙策所用，却始终不肯为其出谋划策。孙策料想他仍心恋旧主，也不强逼。

归返吴地途中，孙策听说有贼寇作乱，逐走当地官吏，占领了全城，遂引军去讨伐贼寇。

贼首站在屯里城楼上，举起手来，高声痛骂诋毁孙策，称其黄毛小儿。孙策大怒。此时，站在孙策身后的太史慈引弓射出一箭，箭矢当即贯穿贼首手腕，更将其牢牢钉在后面的楼柱上。如此精妙射术，震惊了双方，围外万人无不称善。贼寇本是乌合之众，当即打开城门投降。太史慈由此赢得了“江东第一神射手”的称号。

刚好此时传来了扬州刺史刘繇病逝的消息。孙策知道其部下尚有士众万余人无人可附，想将这支兵马招为己用，便有意召太史慈询问进取之术。太史慈答道：“破军之将，不足与论事。”

孙策道：“昔日韩信能定计于广武，今日孙策亦能向仁者询求解惑之法，太史将军为何一再推辞？”

太史慈既知旧主刘繇已故，也感念孙策的知遇之恩，这才道：“扬州军近日新破，士卒皆离心分散，难复再合聚。我愿出去宣示恩惠，以安其心并集其众，但只恐不合尊意而已。”

孙策大喜，当即跪而答道：“这实是我本心所望。”

太史慈遭擒后不得已降吴，但始终心系扬州，与江东诸将疏离。众人都怀疑太史慈会趁此机会逃走，甚至连周瑜也有此虑，只有孙策满怀信心，道：“太史慈是青州名士，向以信义为先，他终不会欺骗我。”又专门设下宴席为太史慈饯行，亲自送别至城门。

临行时，孙策把着太史慈的手腕问道：“太史将军何时能够回来？”太史慈答道：“不过六十日。”

孙策道：“那好，我就等太史将军六十日。将军归来之日，便是我和周瑜大喜之日。”

京口^[5]古名朱方，商周时期为江南东夷族的一个方国，春秋时期被“春秋五霸”之一的吴国兼并。齐国大臣庆封逃到吴国后，吴王句余不仅将女儿嫁给庆封，还将朱方送给其作封邑，庆封于此“聚族而居，富于其旧”。后楚灵王会诸侯之兵伐吴，“执庆封而尽灭其族”，此即著名的“朱方之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朱方属会稽郡。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东巡，来到朱方一带。望气者称此地有天子气，秦始皇于是派三千赭衣刑徒凿断北坑山长岗，以败其势，并改朱方为丹徒。

因长岗位于大湖中，刑徒们顺应丘陵地势，开凿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坑，成为河道。该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6]，而至会稽郡。又向西南开凿新水道，抵钱塘^[7]，因是赭衣刑徒所开，故名丹徒水道。秦始皇再派人截断丹徒西乡京岷山东南长岗，使“水北注江也”，由此开辟了丹徒水道新的入江口——京口。

京口河道的开凿，使丹徒水道东通吴会，西连建业，北接邗河，京口由此成为诸水交汇之地，“前引荆、楚之固，东引吴会之粟”，商业和手工业皆应运而生。

东汉末年，中原战争频繁，民众大举南下，以避战乱。这些人不但令南方人口大大增加，且带去了相对先进的文化及技术，一改“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之局面。京口当南北之要冲，控长江之下流，交通极其便利，往往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到汉献帝时，京口虽然只是会稽郡丹徒县西乡下属的一个里，却已成为繁华大镇。孙策控制江东后，因根据地吴郡太偏东南，于战守之势不利，从战略考虑，亦看中位于长江之滨的京口，派情若手足的大将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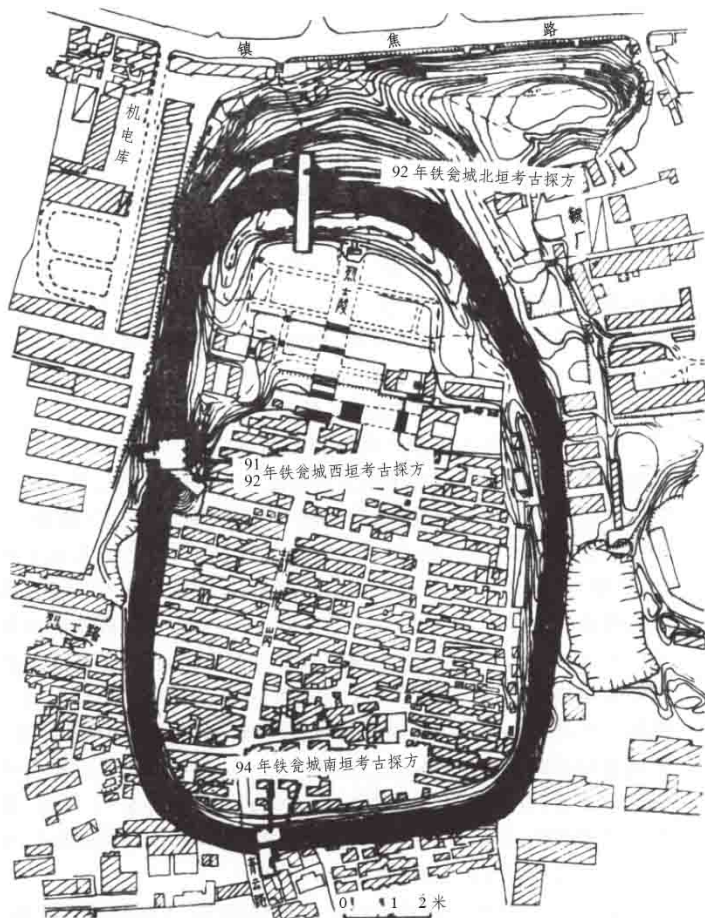
瑜刻意经营。

为守备需要，周瑜发动军民修筑了一座城池，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因京岷山为名，号京城。周回六百三十步，形似瓮状，开南、西二门，并一改以往仅用土夯筑之法，内外皆固以砖壁，时人因而称之为“铁瓮城”^[8]。

京城建成之日，孙策率军亲至，赐给周瑜鼓吹乐队，替其修建住所，赏赐之厚，无人能与之比肩。

孙策还担心军民不服周瑜，又特意公告吴地道：“周公瑾雄姿英发，才能绝伦，和我有总角之好，骨肉之情。在丹阳时，他率领兵众，调发钱粮相助，使我能成就大事。论功酬德，今日之赏赐远不能回报他在关键时刻给我的支持。”

周瑜时年二十多岁，年轻英俊，才华横溢，又运筹帷幄，多谋善断，吴郡人爱其若子，皆称之为“周郎”。



铁瓮城平面图

最近京城格外热闹，因为吴侯孙策与中护军周瑜即将分娶乔氏二女为妻。全城都在疯传二乔的美貌，更有太史慈与吴侯相约六十日如期而返之事。

京口军营亦在热议太史慈，别部司马吕蒙更是当面告知长官周瑜道：“这次太史慈为吴侯招纳了几万精兵，那些轻视他降将身份的人，再也无话可说了。”又笑道：“不过当日我也以为太史慈离开后不会再回来了。”

周瑜叹道：“何止吕司马不相信太史慈，我当日亦是如此。”

吕蒙道：“将军与吴侯跟太史慈俱是旧识，如何吴侯深信其人，将军却有所怀疑？”

周瑜心道：“吴侯不知太史慈爱慕大乔已久，还以婚事说服太史慈就范。换作旁人，一定会就此离去，哪还会为情敌效力？”只是不便在部下面前提及此节，只摇了摇头。

吕蒙遂劝道：“将军即将大婚，何不早些回去，也好准备得更周全些。”周瑜亦觉有理，遂出来军营。

刚出辕门，便见到有红衣少女飞骑而来，却是孙策幼妹孙仁。她早先与母亲、兄长等人依附于周瑜家，孙坚死后，又与母亲吴夫人搬回故乡吴县居住。最近孙策因婚事临近，专程派人去迎母亲、妹妹到京口。推算行程，却是提早到了。

周瑜又惊又喜，迎上前问道：“仁妹是刚到吗？可比吴侯预计的日子提早两日。”

孙仁跃下马来，身手极为利落，走到周瑜面前，气呼呼地问道：“瑜哥哥，你当年答应要娶我做妻子，而今为何违背诺言，要娶别的女子？”

周瑜大为尴尬，忙命随行卫士先行离开，等到左右无人，才问道：“我何时说过要娶仁妹做妻子？”

吴夫人生四子一女，孙仁是唯一的女孩儿，年纪最小，自幼得父母及众兄长宠爱，横行无忌惯了。她也没有女儿家的羞涩，径直叙道：“那时我们全家住在瑜哥哥家中，有一日瑜哥哥坐在梅树下吹笛，梅花花瓣一片一片地飞下，落在瑜哥哥身上，就好像是听懂了音律，在你伴舞。我看得呆了，便走过去对你说，等我长大了，就嫁给你做妻子，你要专门吹笛子给我听。”

周瑜“啊”了一声，道：“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不过你那时年纪小，还是个几岁的小女孩，我不好笑话你，只能随口应了，你怎么能当真？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当你是亲妹妹的。”

孙仁双眼立即湿润起来，泪水直在眼眶，但她强行忍住，不让她落下来，又问道：“这么说，瑜哥哥是一定要娶小乔了？”

周瑜道：“先别说这些。你一路鞍马劳顿，先好好歇息。来，我扶你上马，送你去见吴侯。”

孙仁愤然甩开周瑜的手，翻身上马，绝尘而去。周瑜追也不是，不追又怕出事，也只得上马跟在后面，往城中而来。

走不多远，卫队长冯则便飞驰来告道：“前面出了事，太史将军在市集那边跟人动手打架。”

周瑜吃了一惊，道：“我军严禁私下斗殴，你既然撞见，为何不立即上前制止？”冯则道：“他二人武功厉害，我们根本近不了身。”

周瑜亲眼见识过太史慈的武艺，若论排位，在江东当是数一数二的一流高手，听说居然一时力战不下，那么对方也一定相当了得了，除了吴侯孙策本人，他真想不出还有谁能与太史慈旗鼓相当，忙问道：“跟太史慈动手的是谁，是吴侯吗？”

冯则道：“瞧不清面孔，不过应该不是吴侯，也不是熟人。如果是吴侯的话，太史慈哪敢如此放肆？他完全是拼命的打法。”

周瑜知道江东还是有不少人不服太史慈，料想必是军中将领嫉妒吴侯优待降将，有意找碴儿，太史慈也不是省油的灯，双方一语不合，即动起了手。一时顾不得再去追赶抚慰孙仁，忙命冯则引路。

驰来市集，果见太史慈正与一名灰衣男子相斗。二人俱是用剑，以快打快。太史慈一身戎服，对方则是一袭长袍，似是平民。因身形来回穿梭，看不清面孔。周瑜下马挤过围观人群时，灰衣男子步伐已乱，破绽大露，太史慈趁机一剑递出，直刺灰衣男子要害。周瑜料想太史慈斗得兴起，动了杀机，一时收剑不住，忙大叫道：“手下留情！太史将军，手下留情！”

彼时长剑已递到灰衣男子胸口，刺破其外袍。听到第一声“手下留情”时，太史慈凝劲不发，但剑指灰衣男子胸口，直到周瑜叫了第二声“手下留情”，这才勉强收手。他与对方恶战一场，汗下如雨，衣衫尽

已湿透。灰衣男子也弯下腰来，双手扶住膝盖，大口喘气，显然气力耗尽，疲惫之极。

周瑜遂上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位将军麾下？为什么要跟太史将军打架？”

原以为或许是程普等老将不服太史慈，故意派人挑刺，不想那灰衣男子直起身来道：“多年不见，周将军已是吴地武将之首，这就不认得我了么？”竟是多年前在京师洛阳有过一番纠缠的史春。他明显老了，倒也显出几分沧桑成熟来。

周瑜意外之极，怔了一怔，转头去看太史慈。太史慈忙道：“我刚才路过市集，正好看到史春从市集出来。我本来还不相信竟会是他，试探着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转头看到我，拔腿就想跑。我追上前扭住他，他不肯就范，由此动上了手。”

周瑜遂上前问道：“史君何时来了我们吴地？你到京口做什么？”史春道：“游览风光而已。”周瑜冷笑道：“鬼才信你。”

刚好破贼校尉凌操率军赶到，周瑜便命道：“凌校尉，将此人拿下了，押回军营去，严加看管。”

史春大概知道反抗亦是徒然，倒也不再负隅顽抗，抛下长剑，束手就擒。

周瑜问道：“太史将军可有受伤？”太史慈摇了摇头。

周瑜遂赶来吴侯府拜见孙策，禀报无意中捉到史春一事。孙策因母亲、妹妹等亲眷刚刚抵达京城，无暇分身，只道：“这个史春当年可是让公瑾和小乔吃了不少苦。极刑处死也好，酷刑折磨也好，任由公瑾处置。”

周瑜道了谢，又问道：“吴夫人和仁妹都顺利进府了吗？”孙策道：“嗯。但母亲大人不大高兴，说是二弟还在袁术处做人质，竟不能回来参加婚礼。”又道：“这几日，我得想方设法哄她老人家开心。军中之

事，就全托付给公瑾了。”

周瑜应了一声，辞出吴侯府，也顾不上回家，又赶来军营，命带史春进来审问。

周瑜卫队长冯则道：“凌校尉已派人搜过史春身上，除了一些金钱及随身佩剑外，再无其他。”

周瑜道：“史春千里迢迢来到吴地，不可能没有马匹行囊，你多派人手，到城内外客店找寻。”

史春被押进军帐后，周瑜即令军士和从者尽行退出，走到史春面前，来回徘徊了好几圈，才问道：“你为什么来京口？”史春道：“我说过，来游览风光。”

周瑜道：“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吐实，老实说，我也不关心你来京口的目的。”

史春见周瑜始终手抚佩剑，问道：“周将军有意杀我吗？”周瑜道：“你是聪明人，我也不兜圈子，我确有杀你之心。”

史春道：“原来周将军还记恨当年洛阳之事。将军该知道，我当年那样待你，也只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

周瑜道：“你当年如何对待我，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但你曾对我未婚妻子无礼……”他的嗓音语气明显尖锐急促起来，顿了顿，终于还是说出了下面的话，“你害得小乔失去贞节不说，还导致这件事困扰了她许多年。我听大乔说，好多次，她都是从噩梦中惊醒。”

当年乔婧为史春所掳，囚禁在永和里史侯府密室中，于昏迷中遭汉少帝刘辩轻薄奸污。她本与姊姊乔嫫商议，就此忘记这件事，永远不告诉周瑜。但时间证明，想忘记一件深深伤害了身心的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

当乔婧历经磨难，再度与周瑜重逢，周瑜表示要立即娶她为妻，再也不分离时，她泪如雨下，再也忍不住，便将曾失贞于汉少帝一事和盘

托出。事情过去多年，周瑜也不在意，只是见到乔婧记忆犹新，依然走不出密室阴影，即使自己多方抚慰，但在她内心深处，岁月青苔始终覆盖不了那段往事，便由此而深恨肇事者，史春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史春微感愕然，沉默许久，才道：“如此，我也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周将军要杀我，这就动手吧。”

周瑜握紧剑柄，但始终没有拔出剑来。他知道史春只是受命于人，而且下命令的人是皇帝，换了谁，都不敢违抗圣旨。夺走小乔清白的人也不是史春，而是早已被董卓杀死的汉少帝刘辩。甚至对皇帝而言，那都不叫奸淫，而叫临幸，是女子的荣幸，正如皇宫中宫女均不准穿内裤，以方便皇帝随时性交一样。真正的罪魁祸首则是当今汉献帝皇后伏寿，是她设计了一切。

史春见周瑜有所犹豫，又道：“怎么，周将军还有狠不下心的时候？这可不像是一军主帅。”

周瑜问道：“是不是伏寿伏皇后派你来的？”史春道：“不是。”

周瑜沉吟许久，才道：“我不杀你，你是生是死，将由小乔决定。”命卫队长冯则将史春押回周府，交由乔婧处置。

乔婧母亲已经过世，父亲乔羽尚滞留在皖县，她和姊姊乔嫫自来到京口，便一直借居在周瑜府中。当乔婧见到五花大绑的史春跪在面前时，心绪也是极为复杂——

周瑜虽已知晓她曾失身于汉少帝一事，但却不知道史春也看过她的裸体。汉少帝刘辩当时毫无顾忌，奸污了乔婧后，又命令史春善后，大概是因为在皇宫时身边尽是宦官，早已习惯如此，却忘记了史春是名正常的男子。乔婧明显感觉到史春触摸到她身子时，双手在发颤。即便她佯作不知，永不提及，但那种感觉在看到史春本人时，再度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脑海中。她一时羞愤交加，竟失去了平日的娴静风度，冲上前扬手打了史春两巴掌。

冯则忙劝道：“夫人息怒，小心气坏了身子。将军有令，这个人任由夫人处置，要打要杀，只需要夫人一句话，臣等自会替夫人动手。”

乔婧狠狠瞪着史春。史春也似是心中有愧，垂下头去，眼睛始终不敢与乔婧对视。

冯则见乔婧始终不下命令，便试探问道：“这个人既然冒犯过夫人，不如由臣将他押到江边，一刀杀了，首级悬在城头示众，尸身抛入江中喂鱼。”见乔婧不答，似是默许，便道：“来人，把他押往江边处死。”

卫士上前拉起史春，正要将他带出去。乔婧忽道：“不，不要那么做。”

冯则忙问道：“那么夫人想要如何处置他？”乔婧道：“送回军营交给周郎好了。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冯则只得应道：“遵命。”

史春忽然叫道：“夫人……小乔……请听我一言……”见乔婧不理，径直往内室而去，便大力挣开卫士掌握，追上去叫道：“当年那件事，实在抱歉……”话未说完，便被冯则带人从后面抱住。

乔媛不便露面，只在内室等候。乔婧就势扑到姊姊怀中，忍不住哭出声来。

史春人尚在堂中，听闻到嘤嘤哭声，浑身发颤，忍不住又想挣脱。冯则虽不明情由，但见此入竟惹得夫人哭泣，当即毫不客气，上前以拳脚狠狠招呼，直至史春痛得弯下腰、几欲跌倒，这才命人将他拖出去。

史春被重新押回军营。周瑜听说乔婧不愿处置其人，只得作罢。但料想史春千里来到京口，必有所图，也不能就此放了他，便下令先行扣押。

史春被戴上手脚镣铐，关入一座营帐的木笼中。他忘不了今日初见乔婧时，她脸上的惊愕复杂表情，幽怨凝绝，令人神伤。当年乔婧被秘密囚禁于史侯府中，他与其人相处几日，知其外柔内刚，即便被锁禁在不见天日的密室中时，也始终未曾说过半句软话，没有流露过恐惧害怕

的神情。而今往事再度重现，她竟至失声痛哭，显然正如周瑜所言，当年那件事对她人生影响巨大，她迄今都没有放下。一时胸口波澜翻涌，竟隐隐有些心痛的感觉。

到半夜时，忽有军士举火走进营帐，低声叫道：“是史春史君吗？我来救你。”

史春问道：“你是谁？”那军士笑道：“无名之辈，不劳史君知晓姓名。总之，有人派我来救你。”

取出钥匙，打开笼门，又开了史春手脚镣铐，递给他一套军士衣服及兵刃，等他换好，便引他出来营帐。

今晚月色极好，皎皎月轮映着一江春水，江天一色，水天开阔，风景极为壮美。

一路遇到巡夜军士询问口令，那军士均顺利答出，到辕门时，亦以令牌顺利通过。

离开军营一二里时，史春取下兜鍪，随手抛到路边，问道：“我们现下要去哪里？”

军士笑道：“我只负责带你出军营，其他的，可就管不着了，史君请自便吧。”

史春忽然笑了起来。军士奇道：“史君何以发笑？”史春道：“是周瑜派你来的，是不是？”

军士道：“不是周瑜周将军捉了史君吗？他怎么还会派我来救你？”

史春道：“我在京口没有亲朋好友，不会有人来救我。周瑜想查明我来京口的目的，又知道我不会说出来，便假意派你来救我，想利用你套取我的话。”

那军士很是惊讶，道：“呀，你还真是精明，这么快就识破我

了。”拍了拍腰间长剑，道：“我有个提议，听说你武功很好，连太史慈都夸你剑术高明，只要你打赢我，我就放你走。不但带你离开这里，还送你出京口。”

史春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军士道：“问那么多干嘛？先打了再说。快快拔剑，你若不抵抗，便只能被我一剑杀死。”

话音未落，他便就势拔出长剑来，抢先攻上，竟是毫不留情，招招致命。史春不得已，只得拔剑招架。二人便在江边月下翻翻滚滚斗了起来……

周瑜因尚未正式成亲之故，怕旁人说闲话，自乔氏姊妹来到京口后，便一直留宿在军营中。冯则进来禀报史春逃走时，他尚未入睡，正在灯下读书，闻言忙放下书册，一跃而起，问道：“怎么会让囚犯逃走，没有派人看守吗？”

冯则道：“营帐前的两名看守被人打晕了。史春戴了枷锁，不可能自己出来囚笼，应该是有人来救他。另外，辕门守卫说不久前有两名军士出营。”

周瑜皱眉道：“没有我的令牌，守卫怎敢半夜放人出去？”冯则道：“对方持的是吴侯府令牌，守卫不敢阻拦。”

周瑜“呀”了一声，忙取过外衣穿上。冯则问道：“将军要亲自去追捕吗？”

刚好别部司马吕蒙听说犯人逃走，忙赶来请令，请求率军出营追捕。周瑜摆手道：“不必了，我亲自走一趟。也不必兴师动众，冯则，你带一队人马跟着我即可。”

驰出军营北行，走不多远便听到前面有金刃交接声，周瑜忙催马急赶。到江边时，见到史春与一名军士正在恶斗。那军士已占得上风，挺剑朝史春胸口刺去，招式与之前太史慈击败史春时一模一样。

周瑜忙叫道：“吴侯，请手下留情。”却是已经迟了，他叫“吴侯”时，军士那一剑已递入史春胸口。

扈从闻声均大吃一惊。冯则问道：“那是吴侯吗？怎么是军中军士的打扮？”

周瑜不及回答，下马赶了过去。那军士果然便是吴侯孙策。当然也不是周瑜令孙策纵走史春，而是他自己想找机会跟史氏打上一架。

之前周瑜到吴侯府禀报擒拿到史春一事时，孙策没有心思，但后来听说史春武艺惊人，虽然最终败在太史慈剑下，也令太史慈力气耗尽，全身虚脱如散架一般。孙策曾与太史慈两番交手，一次在洛阳，一次在神亭，均是敌非友的情况，是以各自出尽全力鏖斗。自太史慈归降，孙策虽也召其比试，然太史慈却总是畏畏缩缩，不敢再与吴侯一较高低，令孙策觉得无趣之极。当他听说史春武功高强，堪称太史慈对手时，登时心痒难耐，心中计议一番，遂取了亲信卫士凌统的令牌，打扮成普通军士，赶来军营，假装营救史春出营，即便不能探知史春来京口的目的，亦可以打一场痛痛快快的架。

周瑜深悉孙策嗜武秉性，一听到救走史春的人手持吴侯府令牌，便猜到了七八分。赶来一看，果见是孙策在与史春相斗，孙策更是占得先机，一剑刺中史春要害。但奇怪的是，那一剑并没有刺进史春身体，只将他往江边推得退了几步。

而史春听到周瑜那一声“吴侯手下留情”时，更是吃惊。当年在洛阳，郭嘉绘出了史春相貌，因而孙策、太史慈等人均认得史氏，但史春却只对周瑜一人熟悉，不认识孙策。忽听说与自己交手的人是吴侯本人时，不由得愣住。

孙策亦是吃惊之极，道：“我这一剑本要取你性命，为何竟没有刺进去？”

周瑜已率人赶到，命人执住史春，夺下长剑，重新捆绑起来。孙策收剑入鞘，奔过去撕开史春衣衫，见他贴身穿着一件灰白色的细软坎肩，看似丝织物，又似是甲衣，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你穿了软

甲。”又道：“你这件甲衣不错啊，竟能挡得住我太阿剑的锋芒。”史春冷然不语。

周瑜便命人先押史春回营，又道：“史春来意不明，万一他还伏有帮手，吴侯可就危险了。”

孙策笑道：“这史春剑术确实不错，今晚打得还算痛快。”

周瑜不敢指斥孙策任性胡闹，只好道：“而今吴侯已是江东之主，地位显贵，切莫再单身涉险。”

孙策摇了摇头，道：“我倒是还想跟以前一样，不希望旁人因为我是吴侯而怕我。”又告道：“我本想跟史春大打一架后，再杀了他，如此便可以为你和小乔报仇，不想他身上穿有甲衣，难怪胸口卖了个那么大的破绽。”

周瑜见孙策神色，知道其心中喜欢那件甲衣，便道：“回头我会派人将甲衣送回吴侯府。”又招手叫道：“来人，送吴侯回去歇息。”

孙策笑道：“公瑾也好好歇息，再过几日，就是你我大喜的日子。你我盼这一天，可是很久了。”

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春光还与美人同。终于到了举行婚礼的日子。吴侯府早已张灯结彩，二乔梳洗打扮妥当，坐在后宅中，等候行礼。相比于当年洛阳懵懂天真的少女，二乔已稚气尽褪，一个星眸微嗔，一个幽韵撩人，均绝一代之丽。

对乔婧而言，这一刻她已经盼了许久，当然是满心喜悦。而乔嫫却是神色惆怅，不见太多欢愉。乔婧知道姊姊仍然没有忘记旧情人，遂告道：“孙君是当世英雄，倾心爱慕姊姊多年，而今又贵为吴侯，虽已有妻室，却也是以正室之礼娶姊姊，姊姊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乔嫫叹道：“老天爷对我太好，给了我这样一个完美的夫婿，我实在没有什么不满足。可我心中……我……”

乔婧道：“姊姊，你看太史慈比郭嘉如何？”乔媛道：“妹妹为何这样问？”仍然答道：“太史慈武功盖世，于你我救命之恩，而今又有六十日之约之事，可谓义薄云天。郭嘉聪明绝顶……”一时踌躇，难以说下去。

乔婧道：“周郎也是聪明绝顶之人，吴侯也不笨，为何姊姊独独钟情于郭嘉？”

乔媛道：“我也不知道，也许觉得郭郎很特别吧。”又想到郭嘉而今是曹操最器重的谋士，运筹决胜，功绩卓然，已被封为洧阳亭侯，与自己算是不同阵营的人，人世沧桑如斯，不由得很是感慨。

乔婧道：“当日你我遇险，太史慈全力营救，且千里迢迢护送父母及我姊妹回到江东。若不是他，你我都会落入董卓恶魔之手，只怕现下早已不在人世。太史慈于我姊妹有活命再造之恩，这么大的恩德，等你们回到江东安全之地，他却只是不发一言地离开。姊姊可知道，当时父亲是想将你嫁给太史慈做妻子的，而且当面跟太史慈提过。”

乔媛道：“但太史慈喜欢的人是你妹妹你，他又知道妹妹心中只有周郎，所以才没有同意。”

乔婧忙道：“不，姊姊，你这么聪明，竟没有看出来吗？太史慈真正喜欢的人是你。”

乔媛奇道：“我一直以为太史慈喜欢你妹妹你呀。你那时被奸人绑架，他不知有多着急，恨不得以身相代。”

乔婧摇头道：“不，太史慈爱慕的人其实是姊姊你。他之所以关心我的安危，是因为我是姊姊的妹妹，只有救出我，姊姊才会松开眉头，露出笑容来。周郎跟我提过，说太史慈总是一脸肃色，只有看到姊姊你时，眼神便会立即变得温柔起来。但他知道你心系旁人，即便父亲当面提亲，他也不愿强求。”

乔媛沉默许久，才道：“如此，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又叹道：“太史慈这样的人，我实在配不上他，他值得有更好的女子。”

乔婧忽然笑道：“我姊妹二人是不是疯魔了，大喜日子，莫名提这些旧事做什么？”

乔嫖也笑道：“不提那些了。”又探身朝门外望了望，道：“快到吉时了，为何还不见人来？”

乔婧道：“吴侯和周郎都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应该不会拖延，或许是出了大事。”

京城的确出了大事，朝廷不知从何处听说了孙策将娶乔嫖的消息，竟派了使者携带重礼，星夜赶来京城道贺。孙策已有妻室，再娶乔嫖不过是多房小妾，汉献帝刘协竟遣使送礼，孙策觉得荣耀之极，立即与周瑜出城迎接。

使者名叫种辑，一见面便告道：“种辑只是副使者，正使者已先行入城，须得由正使者宣读朝廷诏书，种辑不能逾礼。”

孙策便问道：“正使者是谁？我这就派人去请。”种辑道：“史春，是曹丞相亲自指定的使者人选。”

孙策不禁呆住，又转头去看周瑜。周瑜也是意外之极，只好道：“臣亲自去请正使者。”

周瑜赶回军营，命人开了锁链，将史春从囚笼中放出，问道：“原来史君是朝廷使者，为何不早言明？”

史春仍是神色冷然，只道：“周将军现下知道，也不算晚。”

周瑜很是烦躁，来回徘徊几圈，道：“难道许都朝中无人了吗？为何偏偏选你前来？”史春道：“这是曹丞相的意思。”

周瑜冷笑道：“怕是因为当年洛阳之事，曹操才选中你做使者吧，有意派你在我成亲之日来羞辱我，羞辱小乔，我却不能对你怎样。”

史春摇头道：“曹丞相不知道那件事。那件事原本只有三个人知道，弘农王、我、小乔。弘农王早已被董卓杀死，我从来没有对旁人说过，我也料不到小乔会将那件事说出……。”

周瑜忽然大怒，道：“住口，不准你再叫小乔的名字，你没这个资格。”额头青筋暴现，右手紧握剑柄。

史春冷冷道：“之前周将军本可杀了我，但你没动手，现下情势已完全不同。我得提醒周将军一句，我目下是朝廷使者身份，你敢杀我，就等于反叛朝廷，对吴侯可是大大的不利。”

周瑜怒极，但仍不得不松开握剑的手，又命人备马，护送史春来到城门外。

等史春换上使者衣服，孙策遂上前问道：“孙策愚钝，竟不知史君在为朝廷效力。敢问使者君一句，你此次前来，是奉皇帝旨意，还是受曹操曹丞相之命？”

史春冷然道：“我是朝廷正式任命的使者，有印绶及皇帝诏书在此，莫非吴侯及手下目无王法，有意藐视朝廷吗？”

孙策无奈，只得上前跪下，迎接诏书。他一下跪，周瑜等人便也跟着跪下。

史春大声读完诏书，又指着身后的车子道：“前面一车是皇帝的赏赐，后面一车是皇后的赐物。”

孙策听说皇后伏寿也有一车礼物相送，不禁一怔，转头去看周瑜。周瑜叹了口气，又想起无数往事来。

史春又道：“礼单在此，请吴侯清点查收。”孙策勉强点头道谢，又招手叫道：“来人，送使者一行进城入客馆歇息。”

周瑜忙上前请命道：“臣愿护送使者前往客馆。”

孙策一怔，随即低声道：“你我今日成亲，虽然这史春有些扫兴，也许是曹操有意为之，但谅他在京城也掀不起大浪来，何必多去理他？顶

多我再派人包围客馆，将史春一行软禁起来。”

周瑜却甚是固执，坚持要亲送史春到客馆，道：“我会尽快赶到吴侯府。”

孙策不免有些狐疑，然他与周瑜自幼相交，料想必另有隐情，便点头同意。

周瑜引史春先行，孙策刚刚准备入城，又有一队人马飞驰而来，却是宗主袁术派爱女袁蜜到了，非但送来贺仪，还将拘作人质的孙策之弟孙权也放了回来。

孙策大喜，忙道：“哥哥我今日成亲，母亲今早还当着三弟、四弟的面念叨过，说要是权儿在就好了。你回来就好了，我们兄弟算是聚齐了。走，我这就带你去拜见母亲大人。”又见几年不见，袁蜜已出落得英姿飒爽，忍不住夸赞了几句。

袁蜜却已不是当年鲁莽好动的少女，应答得体，颇令孙策刮目相看。

袁蜜道：“这就请吴侯引路，我也想看看传说中固若金汤的铁瓮城是什么样子。”

孙策哈哈大笑，忙引领众人入城。

周瑜引着史春一行进来客馆，安置了众人，又单独将史春叫进一间空房。二人一路未曾交谈过一句，此时单独相对，亦是良久无语。

周瑜道：“曹操手下能人甚多，他心计又深，选派史君前来，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使者君之前不露身份，先行进入京城，愈发证明此节。”

史春道：“那好，我就开门见山了。不错，我除了受皇帝诏命来向吴侯道贺新婚外，还奉有曹丞相交代的两项秘密使命：一是曹丞相听说传国玉玺落在了吴侯手中，命我查验此事；二是曹丞相想与吴侯结亲，将

侄女许配给吴侯，特派我转达美意。”

周瑜冷笑道：“吴侯今日大婚，曹操派你来转达结亲之意，还真是美意。”

史春道：“我只是奉命行事。本来前一项不该告知周将军，而后一项更是应该当众宣布，我是顾全了吴侯的面子，才私下在这里告诉周将军。”

周瑜大怒道：“你倒是会做好人。”

史春见周瑜抬脚欲走，忙叫道：“周将军且慢！之前周将军手下从我身上剥走的软甲，烦请归还，那是曹丞相所赐厚礼，史春不敢有失。”

周瑜道：“软甲稍后便会归还使者君。”

史春又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道：“这是曹丞相亲笔私信，烦请周将军转交吴侯。”

周瑜哼了一声，劈手夺过书信，摔门而出。又招手叫过部将吕蒙，命他立即调派兵马，将客馆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出入。

吕蒙小心翼翼地道：“如果是出于使者安全考虑，这里是官客馆，平日就有守卫。如此再调派兵马，旁人会不会认为我们东吴刻意针对朝廷使者？”见周瑜神色不定，又道：“将军该知道，臣当年曾一时意气用事，犯下大错，至今还后悔不已。”

吕蒙少时不喜欢读书，被人称为“吴下阿蒙”，依附于姊夫邓当。邓当为孙策部将，数次征伐山越，吕蒙也跟随姊夫作战，时年十六岁。邓当手下将领见吕蒙年幼，很是轻视，嘲笑道：“这小子能干什么事，不过是送肉喂虎而已。”甚至当面羞辱吕蒙。吕蒙大怒，拔刀杀死对方，惧祸逃走。后来又主动出来向孙策自首，并通过姊夫邓当说情。孙策颇欣赏吕蒙的胆气，遂赦免了他，安排在周瑜手下做事。

周瑜本知晓这段往事，此刻经吕蒙提醒，渐渐冷静下来，心道：“我竟是如此放不下当年那件事吗？以至因为恼恨史春而失去了理智。”想了

想，道：“吕司马提醒得极是。但朝廷使者不光是为道贺而来，你去选些精干人手，换下衣衫，派到客馆来充作仆役，暗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任何异样，立即向我禀报。”

吕蒙应了一声，自去安排。周瑜便离开客馆，赶去吴侯府面见孙策。

孙策人在吴侯府后庭，吴夫人正因为不见女儿孙仁而责备长子，道：“你妹妹不见了，你怎么不派人去找？”

孙策知道妹妹孙仁喜欢周瑜，今日周瑜娶乔婧为妻，孙仁无论如何都是不会出现的，但又不便公然跟母亲说明，只好敷衍道：“孩儿这就去办。”

吴夫人这才招手叫孙权近身，问道：“袁术有没有虐待你？”孙权道：“没有，袁公一直对孩儿很好。”

吴夫人冷笑道：“袁术真对你好，就不会一直将你拘禁作人质了。这次他放你回来，倒是天良发现。”

孙权忙告道：“这次袁公肯放孩儿回来，全靠蜜娘从中斡旋。”

吴夫人道：“是袁术之女袁蜜吗？她跟二乔和你大哥他们是旧识，听说人不错，很热心。”听说袁蜜人就在外面，便命人带她进来。又见孙策还站在一边，板起脸催道：“你不是要去找你妹妹吗？还有，你今日大婚，多少事等着去做，怎么还杵在这里？”

孙策如蒙大赦，忙退了出来。正好看到罗汤手里拿着根大棒子，在庭院中敲打着树干。

罗汤原是乔府下人。当年乔嫋、乔婧姊妹与孙策、周瑜分别，欲护送祖母梁氏返回江东时，其父乔羽忽然回到洛阳。原来汉少帝刘辩将自己爱慕乔婧的心意告诉了舅舅何进，何进遂以大将军名义召乔羽回朝任职。但乔羽尚不及拜见何进，便发生了“十常侍之乱”，何进遭宦官杀害，董卓率军入京，京师大乱，内外通道阻截。乔氏难以离开洛阳，乔

府也险些遭到乱兵洗掠。幸亏董卓仰慕名士蔡邕，听说乔玄曾是蔡邕座主，下令不得骚扰乔府。后蔡邕返回洛阳，得到董卓重用，对乔府多方庇护，又引乔羽入朝任职。乔羽本不愿意为董卓效力，但见其人凶虐成性，怕遭杀身之祸，牵累家人，遂勉强接受了蔡邕举荐。

乔羽本想让二乔护送母亲梁氏返回江东，乔氏姊妹不忍抛下父母，有所迟疑。当时许多大臣不满董卓施行暴政，暗中逃走，如袁术、曹操等，董卓十分生气，对朝中官员监管甚严，出入关卡均需要凭证。等到二乔终于下定决心返回江东时，已是难以成行，遂一直滞留在洛阳。

不久四方诸侯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强迫洛阳官民全部迁往长安，乔氏也在其列。到长安后，本以为能就此安定下来，但梁氏得病去世。乔羽想借机辞去官职，护送灵柩返回母亲老家，董卓却不同意，称梁氏是乔玄之妻，理该与丈夫合葬，只准乔羽送灵柩去乔玄故乡，且办完丧事必须得回朝任职，又将乔妻、乔女均扣在长安作人质。乔羽无奈，只得将母亲棺木运去睢阳，与父亲葬在一起，再返回京师。

如此过了一两年。正当一家人生活趋于平静时，蔡邕忽然携女儿蔡琰赶来乔府，告知汉献帝刘协听说乔氏姊妹貌美，欲纳二乔为妃，已正式对董卓提出。

原来当年汉少帝刘辩与还是陈留王的刘协分别被何太后及董太后操纵争权，自董氏败后，刘协为保性命，不得不努力巴结皇帝兄长。刘辩也只有这一个弟弟，倒也接纳了他，颇为亲近。他曾悄悄提及在史侯府密室临幸乔婧之事，称那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女子，有着世上最完美无缺的胴体。刘协当时只是听着，后来当上皇帝，又被董卓控制，东奔西走，然等到年纪大了些，生活也略微安定后，他忽然想到当年兄长刘辩对乔婧的盛赞。汉代时节烈观点淡薄，汉武帝刘彻生母王娡便是先嫁金王孙，还生下了女儿金俗，后被母亲夺回，改嫁给汉景帝刘启，这才有了后来的汉武大帝。刘协既动了心思，急忙派人打听，方知乔氏有大乔、小乔二女，均是国色天香，遂向董卓提出要纳二乔为妃。董卓听了不置可否，下殿后又向蔡邕详细打听二乔，似有占为己有之意。

乔羽闻言，焦急万状，请求蔡邕协助自己全家逃出长安。蔡邕虽得董卓信任，却只是文臣，难以取得出关凭证。

危急时刻，已是汉献帝皇后的伏寿忽然派人送来了通关凭证，于是乔氏举家逃亡。乔羽与妻子乘坐一车在前，由仆人罗韬驾驶。乔嫫、乔婧姊妹乘坐一车在后，由罗韬之子罗汤驾驶。东出潼关不久，便有追兵赶来。奔逃中，二乔与父母失散。

追兵紧追二乔车驾不放，罗汤料想车子始终跑不过精骑，便让二乔下车步行，独自驾车引开追兵，结果摔下了山崖。二乔也被追兵搜及。幸亏当时太史慈欲到长安行刺董卓，为天下人除去公害，追兵一路声势浩大，引起了他的注意，徇迹追去，意外发现二乔被擒，遂出手援救。

不久，乔羽车驾返回，一家人遂得以团聚。乔氏姊妹说了罗汤连人带车掉下山崖之事，罗韬长泪纵横，但又劝乔氏立即上路，以摆脱追兵。乔嫫坚持要入山寻找罗汤，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乔羽赞同。

于是一路找去，结果发现罗汤还活着。他跌落时衣衫几次被树枝挂住，减缓了下坠之势，人未摔死，但因脑袋先着地，人已经成了傻子，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除了二乔外，连父亲罗韬都认不出来了。乔羽念他祖孙三代都在乔府当差，又是为了营救二乔而遭难，不肯舍弃。在太史慈的护送下，乔氏带着罗汤辗转回到庐江皖县。罗韬过世后，二乔视罗汤为手足，尽心照顾，但其疯病始终不见好转。

半年前，孙策与周瑜引军攻下皖县，与二乔团聚，又正式提亲，得乔羽允许，遂将二乔接到京城居住。因罗汤只认得二乔，乔氏姊妹亦将他带在身边。刚好京口有名医焦隐士，为罗汤诊治后，开了一些药。罗汤服过后，病情大有好转，竟能开口说话。

孙策见罗汤敲个不停，还傻呵呵地笑，颇为心烦，走过去问道：“焦隐士给你开的药吃完了吗？”

焦隐士名焦光，籍贯来历不明，董卓大乱天下时来到京口谯山，结草为庐，隐居于此，人称焦隐士。其人医术高明^[9]，时常为附近百姓看病，名声渐渐传了开去。京城官民染恙，也时常来找焦光。

某夜大雪，有野火焚毁了焦光草庐。焦光无处可居，遂露寝于大雪

中。次日一早，有人发现焦光袒身卧在雪中，一动不动，以为已经冻死，走近一看，才发现仍熟睡如常，这才知道焦光是位奇人异士。就连远在许都的汉献帝也知道了焦光大名，三次征召，均不应命。

罗汤听到孙策发问，侧过头来，笑嘻嘻地问道：“你是谁？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

孙策道：“我是这里的主人……”忽想到自己堂堂吴侯，何必跟一个傻子多废话，摇了摇头。正好有军士进来禀报，说周瑜人在前堂相候，也顾不上再理会罗汤，忙赶来前庭。

周瑜道：“适才我进来吴侯府时，门前卫士抓住了一名可疑男子。他在附近徘徊了很久，而且身上藏有利器，应该是名刺客。”

孙策道：“审问清楚了吗？”周瑜道：“那人见事已难成，便爽快地招出了身份，他是许贡门客杨如。”

孙策皱眉道：“这个许贡，还真是阴魂不散。”

许贡原是吴郡太守，孙策经略江东时，将其击败。因许贡久在吴郡为官，颇有声望，门客众多，孙策没有赶尽杀绝，而是放了他一条生路。但许贡不甘心失去吴郡，于是写了一封密信给曹操，道：“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于外必作世患。”建议曹操以皇帝诏命召孙策进京，不然其势坐大，终成大患。然信被孙策手下截获。孙策召许贡来对质，许贡推说没有这回事，孙策很是恼怒，命武士当场将许贡绞杀。

许贡死后，仍有门客矢志为他复仇，孙策先后经历过两次行刺事件，刺客均自称是许贡门客。今日这起未遂事件，算是第三次了，这也是周瑜对孙策之前单身赴军营找史春格斗格外忧心的原因。但孙策自恃骁勇，也不怎么当回事。

周瑜道：“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史春的。”先说了史春欲索回软甲一事。孙策虽爱软甲，但既然史春亮出了朝廷使者的身份，软甲又是曹操亲赠，无法再强夺，只好命人将软甲包好，送去客馆，交还史春。

周瑜屏退左右，大致说了史春关于传国玉玺及孙曹结亲的一番话，又将曹操亲笔信交给孙策。

孙策拆开看了，皱眉道：“适才在城外时，史春为何不说？”

周瑜道：“也许是曹操授意史春故意如此。总之，史春没有等你我拜堂成亲时出现，当众宣布曹操心意，已然不错了。”

孙策咬牙道：“曹操老贼，有意如此。”

周瑜道：“但目下曹操势大，又有皇帝在手，更隐有以传国玉玺一事威胁之意，除了答允婚事，别无他法。”

孙策道：“你知道我倾心大乔许多年，而今终于可以抱得美人归，我怎能再改娶他人？也罢，反正曹操只是要安排一枚棋子在江东，就让我二弟孙权娶他侄女好了。”

周瑜道：“我听说袁术放回了孙权。吴侯有没有想过袁术为什么要这么做？”

孙策不无得意地道：“袁术虽是先父的宗主，但家父过世后，对我多方抑制。而今我势力不在他之下，又被朝廷封作吴侯，他当然要加以笼络了。”

周瑜正待告知自己的猜测，忽有仆人来告道：“吉时就要到了，请二位快些准备婚礼。”

孙策忙道：“等了这么些年，可不能错过吉时。”拉着周瑜便往礼堂跑去。

礼堂中鼓吹乐队早已准备妥当，等孙策、周瑜一到，便奏起了喜乐。婚礼主持者是长史张昭，也是孙策最信任的文臣，见新人已经就位，便大声道：“吉时到！”

于是两对新人在堂前站定，有人搀扶吴夫人出来。周瑜父母均已过

世，堂上双亲便只有孙母一人。周瑜忆及双亲，颇为心酸，忽见侍立在吴夫人身边的不是婢女，竟是袁蜜，不由一怔。

当年孙坚战死，周瑜曾陪同孙策前去拜见袁术，欲得孙坚旧部。袁术不肯将旧部拨回给孙策，又见周瑜有才，欲留为己用，私下多次召见，又称要将爱女袁蜜许配给周瑜为妻。周瑜婉言谢绝。袁术为此很不高兴，一度想要加害周瑜。还是袁蜜从帷幔后冲出，才及时制止了父亲。但她亲耳听到周瑜拒绝婚事，亦极是羞愧，虽送周瑜出去，亦不肯再说一个字。

此刻当周瑜新婚之际，意外在礼堂上见到袁蜜，且以极为古怪的眼光打量自己，不觉颇为难堪。

一旁乔婧有所察觉，轻声问道：“怎么了？”周瑜道：“袁蜜也来了。”乔婧道：“我知道呀，我刚刚在后庭见过她呢。”

张昭又叫道：“新人上前！”

周瑜一时也不及思虑更多，按照张昭的提示来回行礼，折腾了好一阵子，终于听到“礼成”一句，长舒一口气。照例要先送新娘入洞房，新郎再出来招待宾客。周瑜另有住处，虽距吴侯府不远，却也麻烦，于是预备只象征性地将乔婧送到吴侯府后庭，等到宴饮完毕，夫妇二人再一同返回周府。

两对新人一前一后，正随礼仪官下堂时，忽有一人从孙策之弟孙权身后钻了出来，手持利刃，直朝孙策扎来。孙策满面笑容，正侧头打量新婚妻子，虽是武艺高强之辈，却丝毫没有戒备，更没有想到危险近在咫尺。

事出突然，刺客又离孙策极近，堂中众将援救不及，惊呼出声。忽有一人闪身扑来，却是太史慈。他因救过二乔性命，吴夫人特别优待，命他站在上首观礼。他站在周瑜那侧，见有刺客行刺孙策，阻止不及，只能奋力一扑，扑到孙策背后。刺客那一刀刚好扎到，“扑哧”一声，径直刺入太史慈肩头。

孙策已反应过来，上前扭住刺客手腕，将他一脚踢倒。又顺手从卫

士腰间拔出佩刀，欲将刺客当场杀死。周瑜忙叫道：“吴侯手下留情。”

孙策手下略缓，打量那刺客面目时，不由呆住，那人竟是罗汤。

罗汤已被卫士制住，他竟大哭起来，连声叫道：“大乔救我……大乔救我……”

堂中众宾客大多不知罗汤来历，见刺客如此幼稚，又当众呼叫吴侯新夫人名字，无不愕然。

孙策面色极为难看，命道：“先带他下去，回头我亲自审问。”又命人先送母亲及乔媼、乔婧姊妹回去后庭，这才走到太史慈身边，谢道：“多谢太史将军挺身相护。”太史慈道：“这是臣的本分。”

孙策便拔出太史慈肩后匕首，亲自为他裹伤。太史慈忙道：“不过一点皮肉伤，不敢有劳吴侯。”又道：“罗汤有些疯傻，应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望吴侯从宽发落。”

孙策道：“罗汤刺了太史将军一刀，你反而为他求情？再说了，他可不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堂上这么多宾客，他行刺的只是我孙策一人。”

太史慈道：“当年我亲眼见到罗汤因忠心护主而摔下山崖，他……”

孙策摆手道：“好了，别提当年的事了。走，咱们去跟大家伙儿喝酒，今日一定要喝个痛快。”

周瑜本待跟着孙策去与众人饮酒，忽见部将吕蒙站在门柱边朝自己招手，便道：“请吴侯先去招呼宾客，臣有事先出去一下。”

孙策一怔，随即会意，问道：“是不是朝廷使者要作怪？”周瑜点点头。孙策道：“去吧，只是有劳你这位新郎官了。”

周瑜遂脱下礼帽，走出堂来，问道：“可是客馆有什么动静？”

吕蒙点了点头，道：“将军命臣监视朝廷使者一行，有一个人离开旅

馆，去了江边，远远观察我军大船，看了许久。然后又去军营打探，不过他打探的不是我军布防，而是工匠陈是。”

周瑜立时警觉起来，问道：“那人现下在哪里？”

吕蒙道：“他听说陈工匠今日不在营中，便一路寻去了陈家。臣因对方是朝廷使者随从，未得将军号令，不敢擅自抓人，只派了人暗中监视。”又道：“但这人一定是曹操的探子，想窥测我军虚实。竟然事先打探到陈工匠负责制造军械兵器，是关键人物。”

周瑜道：“你带几个人赶去陈家，等那人出来，就将他逮捕，先找个地方关起来。我等这边完事，会亲去审问。”

吕蒙道：“要是朝廷使者问起来怎么办？”周瑜道：“先不必理会。去办事吧。”

刚打发走吕蒙，便见太史慈出来。周瑜奇道：“太史将军为何不在里面饮酒？”

太史慈道：“我跟诸将不熟，兼之伤口有些疼痛，所以向吴侯告了假，想先回家去。”

他新来江东不久，却深得孙策器重，极力夸赞，其他老资格的将领不免有所嫉妒，太史慈心知肚明，便寻借口先辞了出来。

周瑜一时也顾不上更多，便道：“那好，太史将军先回去歇息，改日我再让小乔置酒，专门请将军到我家做客。”

太史慈又再次向周瑜道贺，这才拱手去了。

周瑜也不回堂中，先赶来关押罗汤之处，却见乔氏姊妹也在附近徘徊，忙问道：“你们如何会在这里？是想见罗汤吗？”

乔媛支吾不语。乔婧也不隐瞒，实话告道：“罗汤当众行刺吴侯，令

吴侯难堪，姊姊怕吴侯一气之下杀了他，与我商议，想悄悄放他走。可那边卫士看管甚严，我们正想寻个办法。”

周瑜道：“罗汤行刺吴侯，罪名重大。我知道他对你们姊妹有恩，你们想救他，但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

乔媛道：“不如我亲自去求吴侯好了。”乔婧忙道：“罗汤当众拂了吴侯面子，吴侯心中不快，姊姊与吴侯新婚大喜，何必为这件事而生嫌隙？”

周瑜也道：“大乔不便出面说情。”

乔婧道：“所以我们才想悄悄放罗汤走，对外只说罗汤逃走，如此，罗汤保住了性命，这件事也不会影响吴侯和姊姊的感情。”

周瑜道：“本来我该遵从你姊妹二人的意愿，但目下京城还出了别的事，我怕有所牵连，所以罗汤人是决计不能放的。这样好了，我先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会向吴侯求情。”

乔婧见丈夫不同意放人，只得扶姊姊去了。

周瑜遂赶来审问罗汤。卫士告道：“这小子哭闹个不停，总叫吴侯夫人的名字，臣只好将他的嘴堵起来了。”周瑜点点头，推门而进。

罗汤被反绑在柱子上，一见人进来，便“呜呜”个不停。周瑜上前拉出他口中的破布，道：“你认得出我吗？我是周瑜，小乔的丈夫。”罗汤哭叫道：“大乔……我要见大乔……”

周瑜问道：“你为什么要见大乔？”罗汤道：“她要嫁给别人了，我不准她嫁给别人。”

周瑜奇道：“你为什么不准大乔嫁给别人？你也喜欢她吗？”

罗汤居然点点头，道：“喜欢，很喜欢，很喜欢。”

周瑜道：“那么你是不想大乔嫁给别人，所以才行刺吴侯的吗？”

罗汤道：“是呀，我杀了他，大乔就不能嫁给他了呀。”

周瑜登时哭笑不得。他适才不肯答应二乔放走罗汤，原是怕罗汤行刺孙策一事另有隐情。尤其今日凑巧有曹操和袁术两方使者来到京城，袁蜜更是住在吴侯府中。如果罗汤是受他人指使，这两方都难逃嫌疑。不想罗汤疯傻依旧，行刺吴侯，只因为私下喜欢乔媛，不欲她另嫁他人。

罗汤又道：“你们不能绑我在这里。大乔人呢？我要见她。”

周瑜便解开罗汤绑绳，正色告道：“而今大乔已正式嫁给吴侯，是吴侯的妻子，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

罗汤道：“不行，我要见大乔，我非见大乔不可。”吵闹着便往外冲。

周瑜无奈，只得横掌一击，切在罗汤后颈，将他打晕。又出去告知卫士道：“一会儿我会派人来带罗汤走。”

卫士问道：“将军要带刺客去哪里？吴侯说过要亲自审问刺客，万一吴侯问起来……”

周瑜道：“吴侯问起来，就说我带走了刺客。”

卫士自是知道周瑜与吴侯关系亲密，也不敢多问，当即应了。

周瑜出来，召了自己卫队长冯则，命他立即带罗汤出城，送去谯山焦隐士那里，多付金银，请对方及附近山民妥善照顾。安置妥当，这才回去礼堂，与众人饮酒。等到日入三商时，便接了乔婧返回周府，以取古礼“昏礼下达”之意。

送妻子入洞房后，周瑜却不坐下，只道：“抱歉……”

乔婧忙道：“夫君既然有事，请先去忙。你我已是夫妇，来日方长。”又道：“况且夫君背着吴侯放走罗汤，成全了姊姊和我的心愿，我

还不知道怎么感谢呢。”

周瑜笑道：“感谢的话就不必再提。你是我妻子，你心中所想，便是我情之所愿。”

乔婧叹道：“夫君待小乔实在太好，我真不知该怎么才能回报夫君你。”

周瑜笑道：“正好有一件事，小乔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就算是你的报答如何？”附到妻子耳边，低语一番。

乔婧叹道：“原来是这件事，夫君要的报答，还真不好办呢。”又道：“夫君先去办事吧，快去快回。这件事，我自会安排。”

周瑜便俯下身子，往妻子额头亲吻了一下，这才出房。等他换下吉服，出来周府时，夜幕已然降临。

吕蒙正候在门前，见周瑜出来，便当先引路，来到江边一处宅子。又告道：“曹操探子就在里面。不过臣等忌惮他是朝廷使者的随从，没有暴露身份，特意换上便服，从背后袭击了他，又用黑布蒙住了他双眼，他没有看到我等面目。臣又找了这处民居作为关押之所。他大概以为强盗绑了他。”

周瑜道：“吕司马考虑得很周全。不过他既是曹操探子，一定会猜到拿他的人不是强盗。”

吕蒙歪着头想了想，道：“也是。干脆直接问他身份目的好了。”

这处宅院不小，堂中只点有一盏油灯，颇为昏暗。那探子双手反绑，跪在堂中。周瑜见他眼睛被厚黑布蒙住，遂上前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探子道：“我……我是……是……”十分害怕，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吕蒙喝道：“快说，你是什么人？来京城做什么？”

那探子道：“我……我……”却仍然说不出来。

周瑜心念一动，问道：“你是不是叫马钧？”

那探子大吃一惊，问道：“你……你怎么……怎么……”虽然没有说全，显然是想问“你怎么知道我叫马钧”，如此，便等于承认他就是马钧了。

周瑜使命吕蒙取下黑布，果然便是当年在洛阳见过的马钧。周瑜上前扶起他，问道：“你可还认得我？”

马钧道：“你是周……”周瑜道：“我是周瑜。马匠师，当年洛阳一别，数年过去，想不到能在吴地见到你。”命人解开绑缚。

吕蒙忙低声问道：“原来将军与这个叫马钧的探子是旧识，要如何处置他？”

周瑜道：“先放了他，派人送他回去客馆。我去找一趟陈是。”

吕蒙道：“如果使者史春问起来怎么办？”周瑜道：“就实话告诉史春，说马钧去了军营窥测，你以为他是奸细，下令逮捕了他。后来知道他是朝廷使者的随从，料想是场误会，所以不得不放人。”吕蒙应了一声。

周瑜又上前拍了拍马钧肩膀，道：“我竟不知马匠师也在使者队伍中。”他知道对方是个结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难以交谈，遂拱手道：“我还有事，改日再聊。”

赶来陈家时，陈是尚未就寝，正在灯下做活儿，听到周瑜亲自喊门，慌忙叫醒妻子，命她准备汤水待客，自己赶来开门。

周瑜道：“抱歉，这么晚还来打扰陈匠师……”

陈是道：“没事，没事。”引着周瑜入堂坐下，又问道：“今晚不是周

将军的新婚之夜吗，如何肯舍弃新娘子，屈尊来到寒舍？”

周瑜道：“是为马钧而来。”陈是道：“哦，马钧今日来过臣这里，臣还奇怪他怎么突然出现了，当时吓了一跳。”

周瑜问道：“他可有说他为什么而来？”

陈是摇头道：“将军该知道马钧是个结巴，他比画半天，臣也没听明白。他见臣正忙着做梳妆匣，便不再多说，四下看了看，便转身走了，说是改日再来找臣。臣听说他要在京城待上一阵子，也就没有挽留。”

刚好陈妻端着汤水进来，道：“周郎慢用。”周瑜年轻英俊，又多才多艺，在江东很有声誉，吴地百姓皆称之为“周郎”。

陈是闻言忙斥道：“你怎么也学那些人了，当着周将军的面，竟敢随意称呼。”

周瑜笑道：“不碍事，娘子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周郎反而更亲切些。”陈妻红着脸，讪讪退了下去。

周瑜又将马钧是随朝廷使者来到京城一事告知。陈是道：“臣还以为马钧听说我造出了八连弩及其他器械，专程赶来探访，原来……”

周瑜道：“他极可能是曹操派来的探子。”陈是忙道：“将军来意，臣已知晓。臣明日一早便回军营，不会再与马钧见面。”又取了两具梳妆匣，告道：“这是臣专门为大乔、小乔两位娘子制作的玩意儿，一点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两具匣子均是木制，漆成黑色，盒面描绘有深红色花纹，一个构成“嫫”字图案，另一个则是“婧”字，暗合乔氏姊妹的名字。

陈妻在一旁道：“夫君在这两具匣子上花了不少工夫，周郎不妨打开看看。”

周瑜闻言，便打开其中一个盒子。盒盖内侧是面精致的铜镜。盒匣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用来盛装首饰等物，上层则立有一些小人木偶，非但造型精美，栩栩如生，而且木人还能动，有的击鼓，有的骑马，有的

耍剑，有的吹箫，有的跳舞。

周瑜一见之下，大为惊叹，问道：“这是如何做到的？”

陈是笑道：“这些木人由机簧控制，只有打开盒盖，才会触发机关，木人便会自己动起来。不过等到簧力用尽，会就此停止。这边有一个环钮，只需再往右转动数下，便可重新上紧机簧。还有，将军夫人要取放物事时，只需要轻轻推动外沿，上层便会转到一边，不会影响木人行动。”

周瑜试了几下，极是叹服，道：“陈匠师果然不愧是吴地第一巧匠，二乔一定会喜欢这件礼物，我替她们谢谢你了。”

辞出时，周瑜又特意叮嘱道：“曹操派遣史春以朝廷使者名义来到京城，另有所图，怕是军械图纸也在其中。马钧如不能得手，史春必会另想他法。陈匠师可要特别小心。”陈是满口应了。

离开陈家，周瑜径直回来家中，乔婧正坐在灯下相候。多年前二人在熹平石经前一见钟情，之后意外分别，苦思多年。现今熹平石经早已毁去，而有情人终能成眷属，实是真心感激上苍的眷顾。

这一夜，自是极尽缠绵。

次日周瑜起来晚了些，但仍然坚持要去军营视事。又觉得对不起新婚妻子，解释道：“而今有曹操探子在京城，不比寻常，得时时警惕些。”

乔婧吃了一惊，道：“城中来了曹操的探子吗？夫君既知道，为何不立即收捕？”

周瑜这才意识到说漏了嘴，料想也无法隐瞒，只得告知朝廷使者一行来到京城，史春其实是正使一事。

乔婧很是惊讶，道：“我知道朝廷派了人来向吴侯道贺，却想不到史春竟是使者。”

周瑜觉察到妻子神情有异，却不知该如何安慰，道：“你若还是放不下那件事，我便替你杀了史春，不管他有没有朝廷使者身份。”

乔婧摇了摇头，道：“他究竟还是朝廷使者。之前我没杀他，现下更是不能杀他了。”又很是不解，问道：“史春之前不露身份，先行来到京城，必是有所图谋。但他既落入夫君之手，身陷险境，为何还不肯显示使者身份呢？”

周瑜道：“这一点，我也想不明白，也许他有把握我不会杀他。”

乔婧便催道：“夫君快些去做正事吧。你交代的事，我也会即刻去办。”

周瑜闷闷出来，吕蒙早已等在堂前，禀告道：“昨晚朝廷使者史春悄悄出门了一趟。”

周瑜道：“他去了哪里？”吕蒙道：“这个……没人知道。监视的军士不知道史春什么时候离开的，只在他半夜回来时才发现。全怪臣无能，办事不力。”深有愧色。

周瑜安慰道：“这个不怪你，史春不是普通人。当年他和曹操……”忽觉在部下面前提及妻子曾为史春所掳一事不妥，便道：“你去告诉史春，说我过后会去客馆拜访，再带他在城中稍作游览，聊尽地主之谊。”

吕蒙刚走，孙策便到了，也不带随从卫士，只单骑一人。

周瑜闻报忙迎出府来，道：“吴侯有事，派人召周瑜一声即可，如何亲自前来？”

孙策道：“我一大早就醒了，看大乔还在熟睡，就想着先去处置刺客罗汤。可他人已经不见了，卫士说人被周将军带走了。公瑾，你已经私下放了罗汤，对不对？”周瑜道：“对。抱歉，臣未经吴侯允准，便私纵

刺客。”

孙策道：“是二乔让公瑾这么做的吗？”周瑜道：“不是，是臣自己想这么做。臣放走刺客，自知有罪，请吴侯处罚。”解下佩剑，单膝跪下。

孙策忙扶起周瑜，道：“别这样。你我自幼相交，就算我做了吴侯，你还是挚友兄弟。你放得好，如此倒是让我省心。我本想杀了罗汤，可我知道大乔不愿意，但不杀他，我颜面何存？现下你放走了人，我也不再用再矛盾了。”

周瑜道：“多谢吴侯宽宏大量。”又说了昨晚马钧和史春一事。

孙策道：“马钧是那个结巴吗？我还记得他。陈是曾说他手艺也相当了得。”周瑜道：“所以臣怀疑马钧是受曹操所派，专门来打探我军军备。”

孙策道：“先父当年派我二人到洛阳寻找陈是，真可谓深谋远虑。而今我吴军水军舰船、陆军军械均为天下第一，曹操老贼起了垂涎之心，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又问道：“公瑾预备如何做？要将史春一行驱逐出吴地吗？”

周瑜道：“史春留下来还有用处，臣预备……”

忽有一名军士浑身是血，奔了进来，正是周瑜的卫队长冯则。

周瑜大惊问道：“出了什么事？”冯则道：“臣奉命送……”忽见孙策也在一旁，忙行礼参拜，却不敢再说下去。

周瑜道：“吴侯已知我私放罗汤一事，直言无妨。”

冯则便道：“臣受将军之命，带人护送罗汤前往焦隐士处，焦隐士同意收留罗汤。因当时天色已黑，臣等也留宿在谯山。不想半夜出了意外……”

半夜时，忽有人来草庐求医，焦光闻声点灯而起。不想来人二话不说，抓住焦光便往外走。对方力气奇大，焦光挣脱不开，便大声呼救。冯则等人惊醒，急忙挺刀出来相救。那人料不到草庐中竟滞留有数名吴

军军士，于是将焦光推在一边，拔剑与冯则诸人格斗。

本来冯则一方人多，但对方武艺了得，竟能以寡敌众，将冯则等人全部放倒，或死或伤。那人再去找焦光时，焦光已经藏了起来。那人四下搜寻未能寻到，又见有附近山民猎户听到动静，正举火赶来，便转身离开。

等山民赶到，焦光才敢出来。往草庐内外查看时，发现除了冯则还活着外，其他军士均已死去，而罗汤也不知去向。今日一早，冯则醒来，不顾伤重，坚持驰回城中禀报。

周瑜听了经过，忙问道：“你可看清凶手外貌？”冯则道：“天色昏黑，臣未曾看清，只记得对方身材适中。”

周瑜便命人送冯则去歇息，又再派人到谯山保护焦光，并搜索行凶者。

孙策道：“冯则等人也是勇武之辈，那人竟能一对五，可见武功不凡。对了，公瑾不是说史春昨晚曾溜出客馆吗？会不会是他？”

周瑜道：“但史春人在城中，天黑城门锁禁，他不可能溜出去大杀一通，再顺顺利利进来铁瓮城。”

只是凑巧在这个时候出了这么多事情，应该不是巧合。曹操明知史春与孙策、周瑜二人有私仇，却还派他充作朝廷使者，一定是有意为之。史春抵达京城，孙策、周瑜定会对他格外留意，严密监视。曹操再派另外一队人马尾随史春来到吴地，趁孙策等人关注史春时，从容行欲行之事。

然对曹操而言，吴地有重大价值的人物甚多，譬如孙策，又譬如陈是，但焦光无论如何都排不上号。

孙策忖道：“焦隐士名气不小，皇帝曾几次征召。会不会是因为恼怒他不肯赴京，干脆派人强行掳走？”

周瑜道：“当今皇帝只是个傀儡，不会做这种事，曹操倒有可能。之

前董卓召蔡邕赴京，以蔡氏全族性命要挟。曹操表面礼贤下士，其实与董卓同为虎狼之辈。他召名士不至，恼羞成怒下以武力威逼，这是极可能的事。只是焦隐士的声名才学，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当年的蔡邕相提并论，曹操如何会如此大费周章？”百思不得其解，便欲先往客馆见史春，再赶去谯山。

孙策心中发痒，想跟周瑜一道去追查案子，又知对方不会同意，好声好语地恳求道：“就跟当年在洛阳一样，再来一次，好不好？”

周瑜正色道：“你已贵为吴侯，不可再像当年那样。”命人护送孙策回去吴侯府，自己则召集亲信，往客馆而来。

部将吕蒙正候在客馆门前，忙上前禀告道：“一早有客到客馆拜访朝廷使者。臣不好阻拦，就放她进去了。”

周瑜问道：“是谁？”吕蒙道：“袁术袁公的女儿，袁蜜。”

周瑜大为惊讶，便进来客馆，却不立即去见史春，只等在庭院中。

过了好大一会儿，便见到袁蜜快快出来。周瑜咳嗽了声，招呼道：“蜜娘。”

袁蜜一惊，随即强作镇定道：“周将军。”

周瑜道：“蜜娘来这里做什么？”

袁蜜道：“嗯，那个……我听说有朝廷使者来，便想打听许都之事，问问伏姊姊……不，伏皇后还好不好。”

周瑜道：“你发现使者就是史春，难道不惊讶吗？”

袁蜜似是满腹心事，支支吾吾地道：“我……惊讶，很惊讶的。可是……”似是不愿再说下去，竟垂头擦身走了。

周瑜一时踌躇，忽有仆役过来禀道：“朝廷使者想见周将军，正在房中相候。”

周瑜便跟随仆役来到客房，果有一名三十来岁的男子候在房中。周瑜道：“我记得你，你是副使者种辑对不对？”

种辑道：“是，周将军好记性。”

周瑜道：“使者君找我有事吗？”种辑道：“请周将军派人带我去见吴侯，我有机密大事禀报。”

周瑜道：“什么机密大事？”种辑道：“这件事，我只能告诉吴侯一个人，而且不能让旁人知晓。”有意朝对面史春房间指了指。

周瑜道：“那好，我一会儿会带史春出去。等我们离开后，自会有人送使者君去吴侯府。”出来招手叫过吕蒙，嘱咐了几句，这才赶来见史春。

史春道：“我正在想，周将军今日会不会登门呢。”

周瑜道：“莫不是使者君昨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怕我登门问罪？”

史春摇头道：“我没做坏事，况且周将军派了人监视客馆，我也不敢做坏事。但昨晚确实出了件不好的事，我的软甲丢了。”

周瑜本不以为意，然见史春神情严肃，方知不是戏言，忙问道：“那软甲不是一直穿在使者君身上吗？”

史春道：“昨日吴侯派人将软甲送还后，我嫌脱衣麻烦，没有立即穿上，而是顺手收入箱篋中。今早打开箱篋时，才发现软甲已然不见了。”又道：“若是别的东西丢了，也不算什么，但软甲是曹丞相所赠，还望周将军归还。”

周瑜闻言很是不悦，道：“难道使者君怀疑是我派人偷取了软甲吗？”

史春道：“我身怀软甲一事，只有吴侯、周将军及二位的手下知道。当然，我相信吴侯和周将军都不会做这种事。但吴侯心爱软甲，不得已才归还，保不齐有手下人暗中偷了软甲，以谄媚讨好长官。也可能是那人自己起了垂涎之心，想将软甲据为己有。”

周瑜道：“既是如此，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替使者君追还软甲。”

史春立即追问道：“周将军预备如何追还？我不是怀疑周将军能力，周将军的智慧，早年在洛阳我便已经见识过了。只是调查自己部属，总会有些难以下手。”

周瑜道：“那好，就请使者君与我一道调查这件事，任由使者君从旁监察。”

史春这才满意，又问道：“周将军预备如何着手呢？哦，我尚未告知，我昨晚悄悄离开客馆一趟，出去了大概两个时辰。我离开时开过箱篋，软甲还在。回来后倒头就睡了，人始终未离开过房间。我自认为还算警觉，不至于到有人进房偷窃而一无所知的地步。”

周瑜道：“所以软甲应该就是在使者君离开客馆时丢的。”又问道：“使者君昨晚瞒过守卫，偷偷溜出客馆，请问去了哪里？”

史春道：“随意走走。”又道：“窃取软甲的人，一定知道吴侯昨日派人归还了软甲，极可能是吴侯府的人。刚好我昨晚外出，便给了对方可乘之机。”

周瑜沉吟道：“使者君的怀疑不无道理。但这个人不会是为讨好吴侯而窃取软甲，因为吴侯不会喜欢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应该是我方某名将士见过使者身上的软甲，自己起了贪心。我会将自软甲归还始，到今早进出过客馆的人列出名单来，一一加以调查。”

史春道：“如此岂不是太容易了？我是说，我发现软甲失踪后，一定会告知周将军，对方应该能料到周将军最先怀疑的便是进出过客馆的人。”

周瑜登时醒悟，道：“偷取软甲的人，有可能已经携甲潜逃了。”忙出来叫过部将吕蒙，命他将进出客馆的吴军将士列出名单，一一找到人，盘查昨夜行踪，并予以证实，如果有谁出了城，即刻予以追捕。

吕蒙听说使者丢了宝物，不敢怠慢，立即带人去办。

周瑜又回来史春房间，道：“查问证实要一番时间，既然使者君喜欢随意走走，就请让我尽地主之谊，引使者君一览京口风光，如何？”史春道：“甚好。”

铁瓮城因山为垒，三面环山，筑城时利用了北固山南峰逶迤的山势，依山加筑夯土，雉堞缘岗，弯环回合，形成与山一体的巍峨城垣。北城垣则面临长江，缘江为境，以长江天堑作护城河。整座城市因地制宜，负山背江，看上去十分雄壮。

周瑜带着史春来到城墙高处。一览之下，史春大为称奇，道：“难怪昔日秦始皇称此处有天子之气，果然是块宝地。吴侯好眼光，选中此处筑城。”

周瑜只笑了笑，又引史春往谯山而来。史春道：“只听说吴地有北固山、京岷山，这谯山有何出奇之处？”

周瑜道：“使者君可有听过焦光？”史春道：“我曾听人提过这个名字，说他医术高明，曾靠一种汤药治活了一郡百姓。”

周瑜道：“话是不错。不过昨晚有人闯进草庐，欲掳走焦光，为此还杀了我几名亲兵卫士。”

史春一点也不动声色，只问道：“莫非周将军怀疑是我所为？”

周瑜道：“使者君最喜用掳人这一招，听起来很像你的作风呢。使者君何不直接告知我你昨晚去了哪里？也许能寻到人证，证明你没有到谯山草庐杀人。”

史春道：“我人在城中，就算能走水路侥幸出城，也不可能在两个时辰中逛一趟谯山，再回去客馆。周将军怀疑我，倒像是对京城城防完全没有信心呢。”周瑜一时无语可对。

来到草庐，虽然已经过整治，依然是一片狼藉。

军士正要亲兵尸体运走，周瑜举手拦住，揭开白布，一一察看面容。想到这些人昨日还在活生生地扈从自己，今日便横尸于此，而其亲人家眷更要经历失去至亲的伤痛，久久不能平复，不由得很是难过。

史春道：“人死不能复生，伤心亦是于事无补。周将军请让开些，让我查验一下伤口，也许能有些线索。”语气极冷。

周瑜知其性情，也不在意，让到一旁。史春遂上前细细检视了一番伤口，道：“这人武功相当厉害。”

周瑜道：“我手下卫士非无能之辈，凶手以一敌五，犹占据上风，绝非等闲之辈。”将史春留在外面，自己进来拜见焦光。

焦光正与一名老者交谈，见周瑜进来，忙起身相迎，又告道：“山民帮忙山上山下都找了，仍未寻到罗汤。”

周瑜道：“我来不是为了罗汤。焦隐士可认得昨晚欲掳你之人？”焦光道：“不认得。对方进来，问也不问，拉着我便走，我到现在还莫名其妙呢。”

周瑜道：“对方一举杀死杀伤我五名手下，绝不是普通人，焦隐士可曾结下什么厉害的仇家？”

焦光摇头道：“我无亲无故，也从不与人结怨。”

一旁老者忽插口道：“会不会是为我而来？”周瑜道：“还没有请教老先生高姓大名。”焦光忙介绍道：“这位是华佗华神医。”

华佗是当世名气最大的医师，医术全面，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多年来行医各地，声誉极著。他能一眼看出同病情患者的脏腑病位，对症下药。曾有军吏倪寻、李延同时就诊，均是头痛发烧，症状相同。华佗所开处方却大不一样，一用发汗药，一用泻下药。倪寻、李延大感奇怪，但服药后均告痊愈。原来华佗诊视后，已知倪寻为表证，用发汗法可解；李延为里热证，非泻下难于为治。正因为华佗治学得法，医术高明，名震远近。

周瑜亦是久闻神医大名，忽听说眼前老者便是大名鼎鼎的华佗，“啊”了一声，忙上前拜见，又询问来此缘由。

华佗告道：“早年我在家乡，曾为曹操诊治头风之病。那时他还不是如今威风凛凛的丞相，只是个闲居在家无所事事的青年。我告诉他，说头风只有开刀能治，但曹操不信，于是就此作罢。”

而今曹操已是显贵，头风病愈发厉害，时常难以忍受，又想起当年华佗的话来，于是派人四处寻找华佗，欲召到许都治其头风病。华佗为了避免被曹操手下找到，到处逃亡，不久前来到京口，投靠老友焦光。

周瑜道：“曹操寻找神医只为治病，神医为何要躲藏呢？”

华佗道：“因为曹操之风病深入骨髓，无药可医，得打开颅盖，割掉病根，才能医治。而曹操生性多疑，宁我负人，休教人负我，一定会怀疑我要趁机加害他，必会杀我。”

“宁我负人，休教人负我”，涉及一段极为惨烈的故事。当年曹操不满董卓当权，逃出洛阳。董卓下令通缉追捕曹操。曹操走投无路时，赶去投奔故人吕伯奢。吕伯奢刚好外出，吕氏五个儿子接纳了曹操，极尽宾主之礼。吕子磨刀杀猪时，曹操听到，怀疑对方要杀自己，于是拔剑将吕氏五个儿子及两名仆人全部杀害。出门时遇到吕伯奢归来，又将对方一并杀死，还大言不惭地道：“宁我负人，休教人负我。”

周瑜闻言，忙问道：“华神医认为昨晚的凶手是曹操所派，想将神医掳去许都？”

华佗站到焦光身边，道：“将军看我二人是不是年纪、体貌都差不多？”

周瑜点点头，道：“服饰打扮也差不多。若在半夜灯光下看，还真是容易混淆。”

华佗道：“焦光不时上山采药，我便代他坐诊，就连附近山民也常常将我当成了他。凶手将焦光当作了，也是极有可能的。”

周瑜问道：“昨晚华神医不在草庐吗？”华佗道：“昨日我出去采药，下山晚了，就近宿在山民家里，今早回来，才知草庐出了意外。”

周瑜又指着门外的史春，问道：“二位可有见过他？他是朝廷来的使者。如果真是曹操派人来掳神医，他一定多少知情。”

华佗、焦光均摇头道：“看起来面生得很。”

外面又有人来求医，周瑜竟然认识，却是随从朝廷使者史春到京口的马钧。马钧不知史春也在此处，再见到周瑜时，更加意外，也甚为局促。周瑜既知曹操正派人寻找华佗，不免对马钧起了疑心。

焦光出来，一见便问道：“阁下是患有口吃吗？”

马钧连连点头，又上前拜倒，似是要请焦光为自己治口吃之病。周瑜见焦光已引马钧进去草庐，便走过去问道：“马钧如何加入了使者君队伍？”

史春道：“马钧经人举荐，一直在朝中担任郎中一职。”

周瑜奇道：“马钧原来只是个修车匠，又有口吃的毛病，竟能入朝为郎中，想来举荐他的人大有来历了。”

史春不答，只道：“这次来江东，是马钧主动要求的，说是听说京口谯山有名医，能治口吃之病。”这回答倒是完美无缺。

史春又问道：“听曹丞相说，当年吴侯和周将军在洛阳闹事，还绑架过马钧作人质，可有此事？”

周瑜道：“曹丞相竟然还记得这等芝麻小事。”

他虽然怀疑马钧另有所图，可就医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便叮嘱了留守在草庐的军士几句，向华佗、焦光告了别，又引史春往城中赶来。

史春问道：“周将军这一番大费周章，可有什么收获？”

周瑜正色道：“使者君无须冷嘲热讽，我知道你来京口是另有所图。无论你有什么诡计阴谋，都不会得逞。”

史春道：“我所图只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查验传国玉玺是否在吴地，尚未做到。第二件是撮合曹孙联姻，已托将军转交曹丞相书信，只等吴侯回话。周将军所称诡计阴谋，莫非是指前事，如此不是等于承认传国玉玺在吴侯手中吗？”

周瑜每每与他斗口，总是处于下风，只好冷笑道：“荒谬，荒谬。”

史春正色道：“周将军而今已是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将，该知道轻重，传国玉玺不是凡物，留在吴地，只会给吴侯带来灾难。”

周瑜道：“传国玉玺多年前便已失踪，而且是从皇宫中被人掉包，我京口距离洛阳千里之遥，使者君如何肯定传国玉玺一定在吴地？”

史春道：“我那番话只是假设传言是真。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听不听得进去，全在周将军自己。”

周瑜摇头道：“我对传国玉玺一事毫无兴趣，目下最要紧的，难道不是替使者君找回软甲吗？”史春道：“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软甲一事，怕是没那么容易。”

周瑜忽道：“恕我冒昧，使者君又不是上阵杀敌，却时时穿着如此贵重的软甲，是不是结下了什么厉害仇家，担心对方寻上门行刺？如此，使者君日夜提心吊胆，未免也太辛苦了。”

史春道：“宝甲是曹丞相所赠，我穿上防身，另有珍视之意。况且就算有软甲在身，周将军有机会杀我时，不是也没动手吗？”

周瑜道：“这么说，使者君认为我周瑜也是你的仇家了？”

史春沉默许久，才道：“我自幼父母双亡，入邙山随师傅学艺。后来叔叔受命抚育皇子，不时召我赴京，也只是叔侄相聚而已。在遇到周将军之前，我自认未曾做过任何一件伤害他人的事。周将军和小乔，是我……”一时说不下去。

周瑜正色道：“人是可以选择的。当年洛阳之事，就算使者君是受命于人，身不由己，你也仍然可以选择做个好人。”

史春沉默许久，才道：“我自知有错，不敢多辩。如果一定要说仇家，周将军确实可以说是我唯一的仇家。”

周瑜道：“既然使者君经历并不复杂，为何你当年挟持我时，还一再声称你见过的场面多了，我即便使花招诡计，也瞒不过你？”

史春道：“那是因为我师父。他老人家生平极为复杂，也曾叱咤风云过，不但教会我剑术，还将他的人生经历全部教给了我。”

他声音渐渐低沉了下来，叹道：“我有时候会想，当年如果不是何太后选中叔叔抚育皇子，我也就没有机会结识皇帝，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些事，我现在应该还在邙山陪伴清风白云吧。”

周瑜默然，史春也不再言语。虽然这番话意外拉近了二人的距离，但彼此立场身份不同，兼之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几无成为朋友的可能，也就不必再深谈下去。

[1] 扬州刺史部管辖的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英山黄梅、广济；河南固始、商城等地。东汉时治所在历阳（今安徽和县），末年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合肥（今安徽合肥西北）。三国时魏、吴各置扬州，魏的治所在寿春，吴的治所在建业（今江苏南京）。西晋灭吴后，治所仍在建邺（曾改名建业，后又改名建康）。

[2] 东汉末年，黄巾之始，天下大乱，江南地区出现了一种山贼式武装集团，大多是因朝廷腐败、民不聊生而起义，因往往占山为根据地，故称为山越。山越的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种植谷物，又因“山出铜铁”，而常常“自铸兵甲”。他们大分散、小聚居，好习武，以山险为依托，组成武装集团，其首领有“帅”“大帅”“宗帅”等诸多称谓，对于中央封建政权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3] 中护军：高级军事长官官名，原名护军。护军官名最早出现是在秦朝时所设置的护军都尉，汉朝则沿用秦制。汉高祖时，曾以陈平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汉武帝时，置护军将军，以韩安国任其职，尽护北击匈奴诸将领，隶属于大司马府，后复名为护军都尉。汉成帝时，护军都尉成为大司马府重要属官，位比丞相司直（秩比二千石）。汉哀帝时，将护军改名为司寇。汉平帝元始元年，又改回护军，掌管禁军、主持选拔武官、监督管制诸武将等。

[4] 中国古制，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但汉代执政者鼓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于是民间普遍早婚，男子结婚年龄多在十四岁到二十岁，女子初婚年龄则在十三岁到十七岁之间。

[5] 京口：今江苏镇江。

[6] 古江南河：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年—前473年）在太湖地区陆续开凿的运河之一。水出吴都平门（今江苏苏州北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江苏无锡东南梅村）、入杨湖（今江苏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岗）。吴都以南，于今海宁境内开“百尺渎”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系江南运河的前身。

[7] 钱塘：今浙江杭州。秦始皇虽然是出于个人私心开挖长坑，但这条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却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弯曲水道因顺应地势而增加了弯道，减低坡降，减缓河水走泄，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三弯抵一闸”的民谚。

[8] 铁瓮城遗址在今江苏镇江。因南朝梁陈顾野王在《舆地志》记述道：“（铁瓮城）吴大帝孙权所筑，周回六百三十步，开南、西二门，内外皆固以砖壁。”因而普遍认为京城始建于孙权执政时期。但据晋人陈寿《三国志》：东汉兴平二年（195年），孙策占据江东，派将军孙河“屯京城”，因而作者认为孙策崛起江东后，看到京口的军事价值，即着手在京口筑城。此后京城一直是江东政治军事中心，孙策最后于丹徒山遇刺身亡，愈发能证明此点。之所以有孙权筑城的记载，大概是因为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正式将吴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治所迁徙到京城，由此给了世人孙权建城的印象。清代康熙皇帝有诗句称赞铁瓮城的雄险：“万里晴江拥舳舻，高城铁瓮接康衢。半面烟岚雄北固，一方形势控东吴。”

[9] 又传宋真宗患病时，曾梦见一老人入殿，自称“东南隐者焦光持奉丹药”。梦醒时果然病愈。询问近医，回答说：“光乃汉末高隐，遨游天塹，洞隐焦山，甘贫乐道，三诏不起，廉节自持。”因敕封为光明应公。今江苏镇江焦山因其得名。山上有三诏洞、焦公像，供游人观赏。

第八章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殒我越荒州？当看到其他人的艰辛与痛苦时，才恍然明白过来，她从未放下的痛不欲生的往事，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再忆及当年董卓焚毁洛阳及乔氏全家逃离长安时一路白骨相望的惨状，相比于众生的苦难，她实在幸运得太多。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

周

瑜送史春回来时，客馆竟已是人满为患，荆州牧刘表和大将军袁绍等多方诸侯使者均抵达京城，甚至连与孙氏有宿仇的江夏太守黄祖也派了人来向吴侯孙策道贺。

荆州刘表一方使者名蔡瑁，其人出身襄阳大族，姑母是故太尉张温夫人，二姊嫁给刘表为继室，是刘表内兄。

袁绍一方使者竟是许攸。周瑜大为意外，许攸亦一改往日冷色，上前握住周瑜双手，嘘寒问暖。副使者则是淳于琼，曾任西园八校尉中的右校尉，周瑜当年亦在西园军营中见过，算是有旧。

名气最大的却是江夏太守黄祖使者祢衡。祢衡字正平，平原郡^[1]人。少有才辩，文章才华出众，而尚气刚傲，喜欢指摘时事，轻视别人。二十岁游许都时，与大名士孔融结识。彼时孔融已经四十岁，又是孔子后人，深得曹操信任，仍与一文不名的祢衡结为忘年交。时人称“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

孔融极欣赏祢衡的才气，专门写了一篇《荐祢衡表》^[2]向曹操举荐。曹操有心招揽，但祢衡看不起曹操出身，更厌恶其人凌驾于汉献帝之上，自称有狂病，不肯去见曹操，还多出狂言。曹操因此而怀恨，但因为孔融的推荐，祢衡已声名鹊起，曹操不便杀他，只有另想办法报复。

祢衡擅长击鼓，曹操听说后，便召祢衡为鼓吏，即掌鼓的官吏，有侮辱之意。又刻意大会宾客，令祢衡击鼓。祢衡到达后，击《渔阳三挝》，音节殊妙，深沉辽远，如金石之声。座上宾客听闻，莫不慷慨流涕。

曹操本人亦精通音律，兼之爱惜人才，遂召祢衡上堂。一旁下吏见祢衡穿着平日衣衫，未换鼓吏官服，于是厉声斥责道：“鼓吏为何不换衣服，就敢轻率进见？”

祢衡应了一声，先当众脱掉外袍，然后将内衣全部脱掉，一丝不挂地站在堂上。赤身裸体地站了好大一会儿，才取过鼓吏衣服穿上。又在众目睽睽下出去击鼓，然后怡然离开，毫无愧色。

满堂宾客皆惊，无不面面相觑。曹操难以下台，只好自我解嘲地笑道：“本想着辱祢衡，没想祢衡反而当众羞辱了我。”

孔融当时也在场，宴席散后，即赶去数落祢衡，极力夸赞曹操招揽人才的诚意。祢衡碍不过老友的面子，遂同意去向曹操赔罪。

孔融再次拜见曹操时，称祢衡患有狂病，而今已经清醒过来，请求当面向曹操谢罪。曹操大喜过望，精心准备了一番，通知门吏，如果祢衡到来，就立即通报。

一直等到很晚，祢衡才姗姗来迟，手中拿着一根三尺长的木棍。也不进府，只坐在门前，一边大声痛骂曹操，一边以棍敲地作节。见者无不骇然，甚至无人敢围观，生怕因此而遭祸。

曹操恼怒不已，道：“祢衡竖子，我杀他犹如杀死老鼠鸟雀一般容易。只是此人素有虚名，这样一来，天下人认为我不能容人。”因祢衡曾在荆州躲避战乱，便派人将他送给荆州牧刘表。

刘表字景升，山阳郡高平^[3]人，鲁恭王刘余之后，为汉宗室子弟。身長八尺余，姿貌温厚伟壮。少时参加过太学生运动，很有才名。第二次党锢之祸起时，刘表与同郡张俭受到讪议，被迫逃亡，直到后来黄巾起义爆发，党禁解除，刘表才受大将军何进征辟，入朝任北军中候。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迁任荆州刺史，恩威并著，招诱有方，得到

蒯越、蔡瑁等当地名士、大族的支持，平定了长江中游，徙治襄阳。

董卓之乱后，群雄并起，刘表被授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袁术割据南阳时，一度与刘表争霸，派麾下爱将孙坚进袭刘表。孙坚虽然几度大败刘表及部下江夏太守黄祖，却被黄祖部下以暗箭射杀，袁术袭夺刘表地盘的企图未能实现。刘表因爱民养士，立意自守，远交袁绍，近结张绣，故实力雄厚，据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称雄荆江。

刘表本人无四方之志，只求自保，好于坐谈，于境内开经立学，博求儒士。他之前便听说过祢衡的才气声名，因而对祢衡的到来非常欢迎，凡是奏表、公文等，一定要经祢衡过目。但祢衡又逐渐狂傲起来，对刘表不时有侮辱、轻慢之语。刘表多次当众受窘，实在不能忍受，动了杀机。后经内弟蔡瑁劝说，才意识到曹操相送祢衡的用意，无非是要借自己之手除掉祢衡而已。刘表不愿意让曹操之计得逞，但也不想放过祢衡，于是将他送给部下江夏太守黄祖。黄祖性情急躁，刘表料想黄祖必不能容忍祢衡之无礼，定会将其处死，如此也算是为自己除去一根肉中刺。

然出人意料的是，祢衡到达江夏后，与黄祖长子黄射一拍即合。二人一同游历，共读蔡邕碑文，相处十分融洽。有人送了一只鹦鹉给黄射，祢衡为此作《鹦鹉赋》^[4]，下笔千言，但笔不停缀，文不加点，瞬间一挥而就。

因为黄射之故，祢衡也主动替黄祖处理公文信函等事，孰轻孰重，孰疏孰亲，都处理得周全妥当。黄祖很是感激，拉着祢衡的手道：“此正得黄祖心意，如黄祖腹中之所欲言也。”愈发器重祢衡。

黄祖因部下曾射杀孙坚而与江东孙氏结下深仇大怨，他亦畏惧孙坚之子孙策羽翼已成，声名势力更在其父之上，一直有心修好，刚好听闻孙策新纳夫人，便选派祢衡为使者，令其出使江东道贺。

周瑜早闻祢衡大名，但并不喜欢其嚣张个性，兼之江夏黄祖是吴侯孙策杀父大敌，遂只是淡淡招呼，并无过分热情。

祢衡自恃才高，所到之处俱是中心人物，看到周瑜对待袁绍使者许攸要热忱得多，很不高兴，便大声叫道：“周郎小儿，亦只是趋炎附势之徒而已。”他只比周瑜大上两岁，却呼其“小儿”，显是十分轻蔑了。

周瑜是吴地武将之首，地位尊崇，仅在吴侯孙策之下，被祢衡当着众使者辱骂，旁人听到，无不色变，均等着看周瑜反应。却不想周瑜胸襟广阔，又素知祢衡性情尖锐，只笑了一笑，不予理睬，也丝毫没有下不来台的意思。

倒是史春冷冷道：“四处招人嫌的家伙！自以为才高，而今你人不在许都、荆州，曹、刘二位明公不是过得更好？黄祖与吴侯有杀父之仇，派你来江东，只怕也是不怀好意，想借吴侯之手杀你而已。这么多人都想你死，你觉得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不老老实实回房待着去。”

祢衡一怔，居然没有回骂，只问道：“你这竖子又是什么人？”周瑜忙道：“这位是朝廷使者史君。”

祢衡道：“原来是曹操的爪牙，当真是恶主养恶狗。”还待再骂，从人张硕、陈就怕其惹祸，忙将祢衡强行拉回房中去了。

许攸笑道：“多了这位祢先生，客馆可要热闹多了。蔡使者，你们荆州明知此人遭人厌烦，为何还要派他做江夏使者？”

刘表使者蔡瑁苦笑道：“我根本不知道黄祖会派使者来，更不知道使者是祢衡。”又看了一眼史春，道：“但据我所知，祢衡在江夏甚得敬重，黄祖不会是因为想借吴侯之手加害才派他来江东。”

许攸笑道：“那我们就当看一出好戏了。”言语之中，不无幸灾乐祸之意。

周瑜料想以祢衡性情，接下来还会惹出不少事端，一想到此点，便大为头疼。

正应酬不暇时，孙策派人急召周瑜到吴侯府议事。周瑜忙借此机会告辞离开，又对史春道：“软甲一事，我会全力追查，一旦有了线索，会立即派人知会使者君。”

到吴侯府时，孙策亲信卫队长凌统正护送朝廷副使者种辑离开。周瑜见种辑目光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怔了一怔，忙进来拜见孙策。

孙策搓手道：“这种辑虽然也是朝廷使者，却跟史春不是一路，他给我出了个大大的难题。”

原来种辑在朝中任长水校尉，与车骑将军董承交好。董承原是董卓女婿牛辅部将，后受到汉献帝皇后伏寿拉拢，许诺汉献帝会纳董女为妃，董承于是带兵护送汉献帝一行逃离长安。汉献帝脱险后，果然纳董女为贵人，并封董承为车骑将军，准其开府^[5]。

自迁都许昌后，汉献帝刘协徒有虚名，不但在军国大事上做不了主，连个人生活也受到严密监视，皇宫内外值宿警卫，无一不是曹操姻亲党羽。凡敢于反抗曹操的大臣，均被诛杀。汉献帝忍无可忍，某日当面告诉曹操道：“丞相若愿意辅助我，那么希望优礼相待；否则就请丞相开恩，直接把我抛弃。”

曹操大惊失色，磕头求出。汉家故事，三公及以上高官领兵朝见皇帝，要让虎贲武士执锐器左右相挟。曹操退出之后，顾盼左右，汗流浹背。此后，再也不敢如此朝见汉献帝。

这件事后，汉献帝料及曹操必会代汉自立为帝，遂以鲜血写成诏书，派心腹将诏书缝在衣带里，密付车骑将军董承，令其设计诛杀曹操。

因左将军刘备是宗室子弟，被汉献帝尊称为“皇叔”，董承得衣带诏后，最先联络了他。

刘备字玄德，幽州涿郡^[6]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后裔。但刘备出生时家道中落，父亲刘弘早亡，少年刘备与母亲以织席贩履为业，生活非常艰苦。十五岁成人后，刘备外出行学，四下结交豪杰。后黄巾起义爆发，刘备在家乡组织义勇军，得到关羽、张飞等良将依附，由此开始崛起，但始终未成气候，先后依附于多路诸侯。徐州牧陶谦病亡后，将徐州让与刘备。刘备被袁术、吕布两方夹攻，丢失徐州，不得不

投奔了曹操，受到曹操礼遇，被拜为左将军。

刘备亦觉察到曹操有篡汉之心，很是不满，但他畏惧曹操精明，不敢加入董承集团。董承又联络昭信将军吴子兰、越骑校尉王子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诸人组成反曹联盟，定下密谋。

刚好不久曹操邀请刘备饮酒，论述天下英雄。曹操指着刘备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备闻言心惊，手中筷子掉落在地，恐曹操不能容己，遂加入了董承的反曹集团。

但曹操经营许都多年，心腹遍布朝野，必须得有一件大事将他的目光引开，事情才可能成功。所谓大事，无非是令曹操宿敌袁绍、袁术、张绣、刘表、孙策等人与曹操相斗，曹操领重兵在外，董承等人才有机可乘。正好有吴侯孙策将娶新妇一事。曹操欲平北方，打算先对付袁绍、袁术兄弟，对孙策素来笼络有加，便奏请汉献帝派使者赶去京城道贺。汉献帝已知董承之计，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不但准奏，与皇后伏寿各自准备了重礼，更有意将种辑列入使者名单，令其秘密联络吴侯起兵。

在汉献帝看来，天下诸侯中，袁术气量狭小，反复无常，无信无义，不足一提。而袁绍当年手握数万禁军，却不敢与仅率三千步骑的董卓对抗，自行弃官逃走，导致董卓从容把持了朝堂。尽管这亦是汉献帝即位的契机，但刘协从来就看不起袁绍，认为他没有胆气，不配称当世英雄。

江东孙氏一直是汉献帝最赏识的人，当年孙坚一人连败吕布、董卓，孤军杀入洛阳。又派人清扫汉室宗庙，以太牢之礼祭祀。比起为争名夺利而内讧不休的袁绍等关东联军，可谓真正忠心于汉室，若不是意外为刘表部将黄祖所杀，当可大有作为。但孙策亦不在孙坚之下，在父亲旧部被袁术收去、又一再受到袁术抑制的情况下，仍能东山再起，二十岁出头，便已有雄霸江东的局面。又勇冠一世，有隼才大志，将来必能一举超越袁氏兄弟，成为天下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

是以汉献帝期待孙策能先发兵攻伐曹操，引开曹操视线，如此，朝中董承等人有机可乘，必能一举将曹氏铲除。到那个时候，孙策将立下

不世奇功，功名利禄，应有尽有。

周瑜听完孙策一番叙述，吃了一惊，问道：“这些都是种辑亲口告诉吴侯的吗？”

孙策点点头，道：“从事情起因，到先后加入的大臣，再到目下计划进行的情况，事无巨细，一一都说得很清楚。”

周瑜道：“那么吴侯有何打算？”

孙策红光满面，颇为兴奋，道：“皇帝这般看得起我，将我视作肱股之臣，汉之栋梁，我很是动心。况且我当年答应了伏寿，她若需要帮忙援手，我绝不会推辞。而今伏寿已是皇后身份，有亲笔书信给我，命我务必兑现当年诺言。”

周瑜意外之极，问道：“伏寿有信写给吴侯吗？”孙策忙道：“信中并未提及他事，只是命我兑现当年诺言而已。”

周瑜忙道：“虽然江东局面蒸蒸日上，但我军兵马实不足以与曹操对抗。”孙策道：“我当然知道，所以才说这是个大大的难题。”

周瑜道：“曹操兵强马壮，又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轻惹。况且他目下最想对付的是袁绍、袁术兄弟，对吴侯则素来友好，不如等他们三方互相拼杀后，我江东再坐收渔翁之利。”

孙策点头赞许。但他内心深处实对天子赞誉极为得意，仍然想借机立下超越前人的丰功伟业，又沉吟道：“如果能与董承、刘备等人里应外合，时机把握得恰当，我军仍有机会大胜曹军。”

周瑜忙谏止道：“吴侯万万不可作此想。当年何大将军手握重兵，犹不能铲除区区宦官，袁绍掌管京师禁军，竟不能应付外来董卓区区三千兵马，足见形势瞬息万变，犹比人强。何大将军和袁绍身在京师，尚且如此，而今吴侯远在江东，根本不知许都情形到底如何，切莫将希望寄托在董承、刘备等人身上。董承自不必说，原是董卓部将，因女而贵。刘备虽是宗室，然家室早已衰落，早年以织席贩履为生，后来才靠平定

黄巾起家，但也不成气候，先后依附于陶谦、曹操，不过是寄人篱下之人。这二人机权干略根本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事必不成。”

孙策问道：“那么公瑾认为我该如何做？”周瑜道：“拒绝加入。若是吴侯觉得为难，便由臣来告诉种辑。”

孙策仍有顾虑，道：“可如此一来，我岂不是要失信于伏寿？”

周瑜道：“伏寿这妇人心计深远，当年那样对待小乔不说，还先以言辞套住吴侯，好在日后得利。吴侯这次不理睬她，日后她还会再来，到方便时，再还她一个承诺好了。”

孙策顿时释然，道：“听了公瑾一番话，我便茅塞顿开了。”又道：“我会召史春到吴侯府，答允与曹操联姻一事。至于种辑那边，就由公瑾当面辞谢。”

周瑜应了一声，又问道：“吴侯将娶曹操侄女一事告知权公子了吗？”

孙策叹道：“我二弟坚决不肯娶曹女为妻，平日是个好性子，这会子倒倔强得很。可气的是，家母也站在他那一边，我无法强逼。好在我四弟孙匡同意迎娶曹女。”

因涉及孙氏家事，周瑜不便议论，又禀报了众诸侯使者抵达京口一事。

孙策点头道：“我已经知道了，只是实在想不到黄祖竟然有胆派使者来。”又笑道：“不过我倒是知道黄祖为什么要派祢衡来，旁人都说黄祖厌恶祢衡，想借我手杀他，我却知道不是这样。”

周瑜大奇，问道：“吴侯竟然知道真正的原因？”

孙策笑道：“这个祢衡性子张狂，很难相处，但他跟咱们张昭张长史是神交。我猜黄祖选派使者时，没人愿意到江东来，都怕被我杀了，是祢衡主动要求来的。他胆大妄为，又仰慕张昭已久，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张昭字子布，彭城^[7]人。年二十被举孝廉，辞不就。徐州刺史陶谦举以为茂才，仍不接受。陶谦认为他轻视自己，就收押了他。后经友人营救得释。张昭遂离开徐州而避乱江东，得为孙策谋士，官拜长史和抚军中郎将。孙策很尊重张昭，与他一起登堂拜见张母。

张昭好学善书，是当时的著名人物。荆州牧刘表曾亲自写信给孙策，写完后担心不妥，先给大名士祢衡看。祢衡看完后讥笑道：“像这样的文章，是想要让孙策帐下的孩童读吗？还是想让张子布看到？”足见一向狂傲的祢衡都认同张昭的才华。

周瑜道：“果真是这样就好。不过祢衡确实性格不好，言语多有无礼之处。其人虽英才卓犖，然修己驳刺，迷而不觉，开口见憎，吴侯日后召见时，只怕要多担待些。”

孙策笑道：“我不会召见祢衡的，顶多只会派张昭接待他。就算我跟黄祖没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也会如此。祢衡这种人没什么稀奇，就是旁人惯他成这样，你越仰视他，他越是看得你低，不拿他当回事，他自然就夹起尾巴做人了。”

周瑜深以为然，又道：“还有一件事，使者史春软甲昨夜被人窃去，臣已经派人开始调查。因为知悉软甲者只有军中之人，不独我手下，只怕吴侯手下人也有嫌疑。”

孙策闻言很是生气，道：“我江东男儿都是大英雄大丈夫，我不相信他们会做出偷窃这种事。”

周瑜道：“但那软甲确实是世间难得的宝物，不但坚固如铠甲，而且轻薄如常衣，可以穿在里面，而不为人觉察，十分方便。”

孙策连连摇头，道：“这只是史春的离间之计。软甲如此珍贵，又是曹操所赠，他岂会随手收入箱中？他昨晚不是溜出去一次吗，说不定就是出去将软甲藏了起来，然后再谎称软甲失窃，令我等猜忌自己部属，以达到离间我东吴将士的目的。”

周瑜道：“我看史春不像那种人。”

孙策怒道：“公瑾宁可相信那个坏人，也不相信自己部属吗？”忽觉得语气太严厉了些，遂道，“公瑾，你立即停止调查这件事。若被部属知道长官怀疑自己盗取东西，只会寒心。上下若不能齐心协力，便会给敌人可乘之机。”

周瑜道：“可是……”孙策道：“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准再查。若是史春对此有所不满，就让他来找我好了。”又道：“公瑾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怀疑你偷取了软甲，你会怎么想？”

周瑜只得躬身道：“臣明白吴侯的深意了，臣遵命便是。”

出来吴侯府时，孙策卫队长凌统正等在吴侯府前，见周瑜出来，忙上前告道：“那朝廷副使者种辑不肯回客馆，说还有事要告知周将军。可他不愿意在门外等，说是涉及机密，怕旁人看见，一定要去将军府中。臣心想也不是什么大事，便自作主张将他送去将军府上了。”

周瑜点头道：“你做得很好，我正好有事要找种辑。”转头见到破贼校尉凌操来找儿子凌统，便命道：“凌校尉，麻烦你多派些人手到客馆，暗中保护荆州牧刘表使者蔡瑁。”

凌操不解地道：“荆州刘表与吴侯有杀父之仇，不将使者上绑已是极大的优待，将军为何还要专门派人去保护？”

也难怪凌操疑惑，当年孙坚受袁术之命进攻刘表，刘表下属江夏太守黄祖部下以暗箭射死了孙坚，孙策彼时人在江东，竟未能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可谓终身遗憾。

周瑜耐心解释道：“蔡瑁非但是刘表内弟，姑母更是太尉张温夫人。孙坚将军还未显名时，得张温张公恩惠甚多。孙将军第一次见到董卓，便料到其人有异志，曾劝张公杀他，但张公没有同意。后来董卓因此而报复孙将军，也多赖张公回护。”

凌操恍然大悟，道：“这个刘表还真是狡诈，特意选了这样一个人来

作使者。”

周瑜道：“但我吴军中仍有许多孙坚孙将军旧部，都是忠勇之辈。也许有人想要为孙将军报仇，会不顾军令，私下动手。”

凌操这才完全醒悟，忙道：“遵令，臣这就去安排。”

周瑜遂赶回周府，却听说朝廷副使者正在书房拜会新夫人，大为惊异。原来种辑到周府后，便请求拜见将军夫人，称当今皇后伏寿有密信给乔婧，须得亲手面交。军士入禀后，乔婧念及当年若不是伏寿帮忙，只怕是难以逃出长安董卓的魔掌，便同意在书房与种辑见面。

周瑜闻报，忙赶到书房。推门时，乔婧正举袖抹泪，见丈夫蓦然出现，慌忙转身掩饰。

周瑜见状大怒，上前逼住种辑，问道：“你都做了些什么？”种辑道：“不过是略提往事。”

周瑜便将种辑带到庭院中，正色告道：“吴侯命我转告使者君，他不会同意参预你们的计划。”

种辑虽不觉意外，但仍然流露出失望之色来。

周瑜道：“使者君请吧。你和董承、刘备等人图谋之事，吴侯和我都不会泄露半句。我再奉劝使者君一句，不要再枉费心机，妄图利用我妻子，望好自为之。”

种辑居然又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道：“这是伏皇后写给周将军的亲笔信。希望周将军看过信后，念及旧情，再设法劝劝吴侯。”见周瑜迟疑不动，又道：“这是皇后书信，周将军仍是大汉臣民，不能不接。”

周瑜只得勉强接了信，又正色道：“我实话告诉使者君，我跟伏皇后只有旧怨，没有旧情。无论她在信中说什么，我都只会劝吴侯远离这场是非。”又招手叫军士送种辑出去。

种辑长叹一声，深深一揖，就此退出。

周瑜也不拆信，只收入怀中，进来书房，问道：“种辑到底说了什么，竟能令小乔如此难过？”

乔婧道：“种辑没说什么，是伏姊姊……伏寿她在信中提了一些不好的事。”

周瑜怒气顿生，道：“当年伏寿以皇帝名义，操纵史春绑架小乔，将你囚禁在史侯府密室，那些事，她竟然还有脸再提吗？”

乔婧忙道：“不是那件事。”幽幽叹了口气，道：“伏寿说她当年离开白马寺回宫后，即被关进了暴室狱，每日都要受刑，被锁在刑柱上两个时辰，就是夫君在西园监狱所受的那种酷刑。痛苦不堪时，她才对所作所为极为追悔，觉得不该辜负多年的姊妹情谊，那样待我，也不该因为嫉妒，那样对待夫君。”

周瑜道：“嫉妒？嫉妒什么？”乔婧道：“伏寿说她喜欢夫君你，但你心中只有小乔，她由爱生嫉……”

周瑜忙打断道：“目下皇帝有大事相求于吴侯，这是伏寿之计，想有意博得同情，好间接促成皇帝所求之事。小乔也了解伏寿为人，居然还为此掉泪，实在太不值当。”

乔婧忙道：“我落泪不是因为伏寿，而是因为蔡姊姊。”

周瑜道：“蔡姊姊？是蔡邕蔡中郎之女蔡琰吗？”乔婧点了点头。

原来当年蔡邕因同情董卓遭祸而死，蔡琰无所依附，一直滞留在长安。多亏已是汉献帝皇后的伏寿感念昔日教导之情，多方照顾。后来长安大乱，汉献帝率群臣逃出长安，蔡琰也在其中。只是半路追兵将要迫及时，汉献帝舍弃群臣，只带少数人轻骑逃走。蔡琰辗转逃亡，落入了汉献帝所招引的匈奴骑兵之手，因其人有姿色，被献给匈奴左贤王为侍妾。而今曹操欲平北方群雄，先与匈奴通好，许都、北地使者来往频繁。蔡琰亲属均已亡故，旧识亦已离散，只认得皇后伏寿，遂常托付使

者寄些诗书给伏寿，聊慰思国怀乡之情。

伏寿在写给乔婧的长信中，特意摘录了蔡琰的部分诗句：

日暮风悲兮边声四起，不知愁心兮说向谁是！
原野萧条兮烽戍万里，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
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
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殒我越荒州？

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
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
怨兮欲问天，天苍苍兮上无缘。

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
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
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

思乡凄楚，怨气浩然。乔婧读至“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一句时，终忍不住潸然而泪下。

周瑜这才明白究竟，张臂拥妻入怀，温存抚慰。

乔婧道：“伏寿说她读信后亦流泪不止，她也知道蔡琰有归国之意，可她却帮不上忙。”

周瑜叹道：“生逢乱世，时局不靖，烽火连延，战端四起，只有廓清天下，蔡琰才有归乡之日。”

乔婧泣告道：“所以小乔愈发觉得我姊妹二人特别幸运，尤其是我，能嫁得周郎这样的如意郎君，夫复何求？”

周瑜温言道：“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绝不会再让你伤心难过。”

伏寿所附蔡琰悲叹身世的诗句，对乔婧而言，还另有一番意义——

当看到其他人的艰辛与痛苦时，才恍然明白过来，她从未放下的痛不欲生的往事，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再忆及当年董卓焚毁洛阳及乔氏全家逃离长安时一路白骨相望的惨状，相比于众生的苦难，她实在幸运得太多。于是，她决定彻底原谅伏寿与史春，甚至包括早已死去的汉少帝刘辩。

直到这一刻，困扰了她许多年的过去终于就此淡去，她也由此翻开了人生中新的一页。

若是走不出阴影，便无法沐浴到明媚的阳光。过去的伤痛，终于得以抚平。曾经镌镂心中的伤口，在经过岁月沧桑后，不知何时已了无痕迹。

正感激相拥之时，忽有军士在门外报道：“袁术袁公使者求见将军夫人。”

乔婧忙推开丈夫，道：“是袁蜜来了。我得先回房换套衣衫。”命军士引袁蜜去后堂。

周瑜不欲与袁蜜遇见，又多等了一会儿，这才出来书房，出门径往军营而来。前脚刚刚入帐，部将吕蒙后脚跟了进来，问道：“将军为何派人命我停止调查软甲失踪案？”周瑜便说了这是吴侯孙策的意思。

吕蒙道：“那史春武功了得，不像是会耍手段离间我军将士的奸诈小人。吴侯信任厚待部属，诚然可敬可佩，可事情张扬开去，岂不会被外人说我们护短？”

周瑜无奈地道：“吴侯是吴地之主，他既下了命令，只能如此。”

吕蒙道：“史春是朝廷使者，要如何向他交代？”

周瑜想了想，道：“我亲自去一趟吧。吴侯不让我们继续调查，但史春可以自己查去。”

周瑜先绕路去探望了在家养伤的卫队长冯则一趟，这才来到客馆。守卫却说朝廷使者出门去了。周瑜召来负责监视的便服军士，军士告道：“史使者去了江边的琼浆酒肆。”

琼浆酒肆是江边一家小酒肆，店主姓步，能整治一手好菜肴，虽则地方简陋，但周瑜亦爱其僻静，闲暇时偶去光顾。刚要赶去琼浆酒肆，忽听到客馆有人激烈争吵。本以为又是那难缠的江夏黄祖使者祢衡跟人起了口角，进来一看，却是荆州刘表使者蔡瑁在与袁术使者梁纲争吵。

不独袁术进攻过刘表，两方更是多年宿敌，蔡瑁还跟袁术结有私怨

蔡瑁自小依附姑父张温，张温是汉代第一位不在朝廷的三公^[8]，曾受曹操祖父大宦官曹腾提拔。蔡瑁在京师洛阳长大，与袁绍、曹操等人交好，因袁绍跟同父异母弟袁术不和，所以蔡瑁、曹操也从来不理睬袁术。

董卓乱政时，蔡瑁已经回到荆州。张温时任卫尉，因曾是董卓长官，颇得敬重。袁绍与董卓分裂逃走后，袁术惧怕牵累自己，也在张温的帮助下携家眷逃离了洛阳。后袁绍、袁术先后起兵讨伐董卓，袁术四下宣扬受过卫尉张温恩惠一事。消息传到董卓耳中，董卓大怒，遂以勾结袁术的罪名，将张温逮捕后绑在市街上，以各种酷刑轮番拷打，最终将张温当众活活折磨致死。后来有人称袁术是故意如此，其真实用意是要削弱与张温亲近的刘表一方的势力，蔡瑁亦因此而衔恨袁术。

这次刘表、袁术两方使者在京口客馆相遇，横竖看对方不顺眼。梁纲自恃主公袁术是孙氏座主，因而自命是江东的半个主人，又认为荆州刘表与孙策有杀父大仇，必定不讨吴侯喜欢，是以对蔡瑁一方冷嘲热讽，有意刁难。而蔡瑁怀恨袁术已久，心中早有熊熊怒火燃烧，亦不肯相让，坚决还以颜色。一点小摩擦，便引发成大口角，且迅即恶化。

袁术副使者秦谊娶汉宗室之女，与刘表沾亲带故，忙上前表明身份，居中劝架。

蔡瑁瞟了一眼秦谊腰间那柄装饰有五彩宝石的佩剑，冷笑道：“我听说过你的名字，你原是何大将军部属，后归吕布，出使时被袁术留住，妻以宗室之女。果然是仪表堂堂，难怪袁术一见之下就喜欢上你。不过你的名声可远远及不上你前妻，天下人知道你秦谊，全是因为你前妻。你前妻姓杜，曾先后失身于董卓、吕布，而今吕布被曹操所杀，杜氏亦成了曹操的新欢。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连自家妻子尚不能保住，竟然还有脸做袁术使者。”

秦谊前妻杜氏即是当年司徒王允连环美人计的关键人物，因她以美色相诱，才导致董卓、吕布父子反目。董卓被杀后，杜氏归吕布。后吕布为曹操所围，名将关羽^[9]时随刘备在曹操麾下听令，听说杜氏美貌无双，便请于曹操，求攻破吕布后以杜氏为妻。曹操亦觉杜氏有绝色，城陷后见之，果不其然，遂自纳为妾^[10]。

秦谊早已习惯因前妻杜氏而遭人冷嘲热讽一事，也不动怒，只正色道：“生于乱世，世风日下，连皇帝尚且成为众人争夺的棋子，身不由己，先后为董卓、吕布、李傕、曹操掌控，更何况一弱女子乎？曹操夺我前妻，更夺了大汉皇帝，蔡使者只知秦谊前妻，不知尚有天子乎？”

蔡瑁哈哈大笑道：“秦使者当真是好口才！那么你自己的亲生儿子成了曹操假子，也是不知尚有天子乎？真没有见过你这般厚颜无耻之徒。”

秦谊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当即讪讪退去。梁纲见副使受窘，愈发生气，挥手召集从者。

蔡瑁也大叫道：“想打架吗？我们荆州好汉从来没怕过谁，绝对奉陪到底。”

周瑜刚好进来，见两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忙上前道：“各位使者来京口是来为吴侯贺喜的，吴侯才是这里的主人，请各位给他个面子。要打要杀，等出了吴地再动手不迟。若再无理取闹，不肯听劝，休怪周瑜将他请出客馆。”

忽听到祢衡阴恻恻地笑道：“刘表就是没种，袁术则是个窝囊废，手

下人也是如此。”

之前祢衡在荆州时，便常常奚落刘表，蔡瑁也被他当面骂过，早已习惯，倒不以为意。梁纲却是勃然大怒，欲朝祢衡动手。周瑜挺身拦住，低声问道：“这祢衡曾坐在许都丞相府门前痛骂曹操，曹操也无可奈何。梁使者自问比曹操如何？”

梁纲这才退了回去，又指着蔡瑁道：“他是刘表的人，是刘表杀害了孙坚孙将军，令袁公折损了麾下最精锐的大将，更令吴侯韶龄失父，我不能与他同住一个客馆。”

周瑜问道：“那么梁使者是想跟正使者袁蜜一般，搬到吴侯府住了？”梁纲一怔，忙道：“梁纲不敢。”

周瑜道：“远来者都是客，客随主便，入乡随俗，我想这个道理……”

祢衡又插口道：“未必，客者，寄也……”

忽听到有人叫道：“祢君，可算见到你真人了。真想不到你会来我们江东。”却是吴侯孙策手下长史张昭到了。

祢衡先是一怔，随即问道：“是彭城张子布吗？哎呀，你可比我想象的老多了。”

张昭亦是天下名士，文采风流，祢衡仰慕已久，见张昭只与自己一人招呼，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忙引他往自己房中而去。张昭暗中朝周瑜使了个眼色，周瑜点了点头，命梁纲、蔡瑁等人就此散去。

周瑜离开客馆，寻来琼浆酒肆时，史春正独自坐在窗边，侧头凝视着夕阳下的美景——

江水浩荡，浩渺天际。落日溶金，水面上升腾起了一层淡蓝的雾霭，如轻纱般随风荡漾。点点白帆，归舟破水，遥闻渔歌由远而近，怡然自得，极具诗情画意。

店家步安见中护军周瑜到了，忙迎了出来。周瑜指着史春道：“我跟

他同桌即可。”步安忙呼叫女儿步练师添加碗筷。

周瑜径直走到史春对面坐下，问道：“这家酒浆菜肴还好吗？”史春点了点头，又指了指窗外，道：“风光尤其好，比起邛山脚下之滔滔黄河，又是另一番景象。”

周瑜笑道：“使者君孤身到这里饮酒，倒像是我们客馆菜式不合你口味。”

史春摇头道：“没有什么合不合口味的。我原本就是山野之人，山珍海味也好，粗茶淡饭也好，于我没什么区别。”又道：“我离开客馆，是因为听不惯那祢衡不停击节唱歌，指桑骂槐。周将军应该刚从客馆来，那边是不是已经打闹起来了？”

周瑜道：“是闹了一场小风波，不过跟祢衡没有关系。那个人不可理喻，大概大家都已知晓，只要都不理睬他，他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样来。”

史春摇了摇头，道：“不满时世，内心愤懑，世上不独祢衡一人。但他这样自命清高，一定要把自己凌驾于众人之上，实是无自知之明。”

周瑜道：“不错，祢衡没有权利将自己的痛苦宣泄在旁人身上。”

史春道：“何必多提这个人？”刚好店家女儿送了碗筷上来，便为周瑜斟酒入杯，道：“来，我敬周将军一杯。”

周瑜道：“我来找使者君，是因为软甲一事。吴侯自信不会有部属窃取使者君软甲，下令停止追查。实在抱歉……”

史春忙道：“刚好我也要提这件事，说抱歉的人应该是我。今日周将军离开客馆后，我回去自己房间，仔细检查了各处，发现房间正中地上有少许灰，不是尘土，是那种黑色瓦灰。再看头顶上，有一枚瓦片盖得歪了半寸，其下正是落灰之处。”

周瑜心念一动，问道：“莫非使者君认为房顶上曾经有人潜伏过？”

史春点点头道：“对方不光是曾潜伏在房顶，还趁我离开客馆时，缒绳而下，盗走了软甲。周将军，你们京城中出了个了不得的飞天大盗。”

周瑜奇道：“飞天大盗？那是什么？”

史春道：“就是轻身功夫了得的窃贼，能够飞檐走壁，随意出入深宅大院。二十年前，洛阳曾闹过一次，众多权贵家中失窃，但门窗完好，并无外人闯入迹象。后来司隶校尉怀疑窃贼是从房顶进入，有意设下诱饵，出动大量虎贲武士预先埋伏，才将贼人擒获。原来对方是平乐观表演百技杂耍的艺人，擅长安息五案^[1]，能凌空走绳，因而穿堂入室对他不在话下。”又问道：“之前京城中可曾出现过闭门失窃的案子？”

周瑜道：“没有，京口一向太平。”

史春忖道：“那么这名不知身份来历的飞天大盗应该是新来京口了。”

周瑜道：“可他如何知道使者君身怀软甲？”

史春道：“对方既是飞天大盗，就好解释了。可能他只是纯粹想窃取财物，我是朝廷使者，也许他认为我箱篚中置有贵重物品。也可能他是受人托付，来窃取我携带的机密书信、印绶等物。总之，发现软甲只是意外之喜。这类情形之下，一定不是贵方军将所为。”

周瑜听了大喜，道：“实在太好了！”又忙解释道：“哦，我没有幸灾乐祸之意，而是我方将士没有了嫌疑，吴侯就不会不准我再继续追查。”又问道：“使者君认为哪种可能性更大？”

史春道：“京城来了这么多使者，偏巧就出现了飞天大盗，周将军以为呢？当然以后者可能性更大。”又见店家女儿步练师一直在旁窥测，便招手叫道：“小娘子有事吗？”

步练师才五六岁，羞涩地走到周瑜面前，怯生生地问道：“你就是周郎吗？”

周瑜笑道：“是啊，我来过这里好些次，你不是早认得我吗？”

步练师道：“我以为你只是周将军。”又问道：“周郎当真能听出所有曲子中的谬误吗？”

这便是指“曲有误，周郎顾”的典故了。周瑜精通音律，雅量高致，即使在喝醉时也能听出曲中的谬误，因此吴地有民谣云：“曲有误，周郎顾。”又因姿容俊美，无数女子暗中倾慕，千方百计想要引起周瑜的注意，有歌谣云：“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周瑜笑道：“我是略通音律，但说到听出所有曲中谬误，可就是旁人夸赞了。”

忽有吴侯府军士赶来，道：“周将军和使者君都在这里，实在太好了，吴侯召二位到吴侯府议事。”

周瑜听说，忙与史春一道赶来吴侯府。抵达吴侯府时，天色已黑，孙策正等在堂中，却是为孙、曹两家结亲一事。

孙策道：“我预备三日后在吴侯府宴请各位使者，当众宣布这件事，使者君以为如何？”史春道：“全听吴侯裁断。”

又议了一番，孙策忽然问道：“听说昨晚使者君离开了客馆，软甲由此失窃。我想问问使者君，那软甲如此珍贵，使者君为何没有穿在身上？”

史春道：“吴侯一定要知道吗？”孙策道：“不错。使者君早年曾设计对付公瑾和小乔，我对你有成见，想要知道软甲失窃一事是不是你的诡计。”

周瑜刚要说出飞天大盗一事，史春摆了摆手，道：“原来吴侯怀疑我是在行离间之计。”

孙策笑道：“使者君自己说了出来，如此最好不过。反正孙、曹两家即将结亲，成为一家人，还有什么说不开的？”

史春道：“那好，我便直说了。当晚我去见太史慈了，因为他之故，我不想穿上软甲。”

孙策笑道：“这番话倒是让我困惑了。太史将军也知晓当年洛阳之

事，有心杀使者君，你不是不知情，为何反而不穿软甲去见面？”

史春道：“当日我在市集与太史慈交手，我看得出他一心要取我性命。最后一剑，太史慈虽然收手，我本该当场受伤，但我却没有。我看得出他面有疑惑，想必心中亦是不服，因为当晚我有事相求于他，便有意不穿软甲，如果他仍然想取我性命，我也会任由他作为。”

孙策奇道：“你是堂堂朝廷使者，会有什么事相求太史慈？”转头看到周瑜神色，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曹操派使者君来拉拢收买我手下大将。”

原来太史慈神箭惊人，威名传遍天下。曹操听说后，起了招揽之心，亲自写一封书信，以篋封之，内无多物，而放了少量当归^[12]，寓意太史慈应当向其投诚，此即昨晚史春面见太史慈时所送之物。

史春也不否认，道：“不过太史慈没有同意，还特意问我当日剧斗之时，身上有没有穿甲衣。我便实话告知。他才叹道：‘若不是周将军及时赶到，怕是我已死在使者君剑下。’我料到他会这样说，于是道：‘论武艺，我未必敌得过太史将军。我今晚特意没有穿软甲，将军如果还想再比试一场，我乐意奉陪。’太史慈却自认剑术不及我，说：‘我当日一心要杀你，你一再退让，仍然是此结果。而今我已知你是朝廷使者，不敢再下重手，气势上已经输了，就算你没穿软甲，我最终仍然敌不过你。’”

孙策闻言笑道：“这倒像是太史慈的性子。”这才相信史春软甲失窃是真，道：“抱歉，我错疑了使者。实在也是因为以前洛阳之事，我对使者君成见已深。”又问道：“那晚我与使者君在江边相斗，你可有出尽全力？”

史春道：“我那时不知你是吴侯，见你跟之前太史慈一样，一心要取我性命，只好奋力自保。最后一招露出胸口破绽，确实是我有意如此，欲仗软甲之利，诱吴侯上当。但若论及武艺，我实不是吴侯对手。”

孙策道：“哎，使者君无须谦虚。我跟太史慈两次恶斗，均是未分胜负，而今他自认剑术不及使者君，就表明我也是不及你了。”又道：“不

然这样，刚好你没有了软甲，不能再恃其利，我们再打一场如何？”

史春道：“史春不敢与吴侯动手。”孙策道：“你就不要拿我当吴侯，仍然当我是普通军士，跟上次在江边一样。”

史春道：“可吴侯究竟还是吴侯，史春不敢冒犯。”孙策听了不免失望之极，道：“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周瑜忙道：“使者君精通剑术，吴侯又嗜好武艺，不妨日后再邀使者君到校场切磋。”

孙策只好道：“也好。”又道：“天色不早，请使者君早些安歇。”命人送史春回去客馆。

等史春离开，周瑜才说了史春发现了新线索、怀疑京城来了飞天大盗一事。又道：“我相信这飞天大盗是受雇于人，不独是为了盗取史春所携机密信函而来，更有重大图谋。”

孙策立即会意，问道：“公瑾是指对方意在传国玉玺吗？”周瑜道：“正是此意。”

孙策沉思片刻，道：“好在公瑾有先见之明，已做了周密安排。那么这个飞天大盗是万万不可放过了，如果任由他放肆，只怕日后京城都没人睡得好觉。”

周瑜道：“吴侯放心，臣一定会全力追查。”

刚好乔媛派人来请，孙策便笑道：“我得去陪新婚夫人了。公瑾也有些回去，别让小乔受了冷落。”

出来吴侯府时，正好遇到孙策幼妹孙仁从外面进来。周瑜避之不及，只得上前招呼道：“仁妹外出游玩了吗？这么晚才回来。”

孙仁板起脸道：“大半夜的，瑜哥哥不在家中陪伴新婚妻子，跑来这

里做什么？”

周瑜道：“吴侯召我议事……”孙仁赌气道：“谁爱听这些？你们男子，就知道谈些什么军国大事。”甩手自往内府去了。

周瑜无奈，摇了摇头，遂上马回府。乔婧见丈夫回来，忙命婢女去端饭菜，告道：“今晚我亲自下厨，为夫君准备了酒食。”

周瑜大奇，道：“小乔也会下厨吗？我竟是不知道。”

乔婧笑道：“夫君以为我只会弹琴作画吗？我既然做了周郎妻子，夫君衣食，当然要由我亲手料理。”

不一会儿菜肴摆上案桌，周瑜迫不及待地尝了一遍，笑道：“不错，小乔能有这般手艺，身为丈夫的我实在很满足了。”

乔婧嗔道：“夫君分明是不满意。不过这是我第一次下厨，夫君先担待些，日后厨艺还会有所长进。”周瑜笑道：“只要是爱妻做的，我都满意。”

二人新婚燕尔，于灯下调笑，心中既甜蜜又欢愉，只希望在这乱世之中，幸福不是如履薄冰，能够更长久些。

半夜时，忽有人来到窗外，叫道：“将军，周将军！”

周瑜迷迷糊糊醒转过来，听出是亲信卫士林尚的声音，隔窗问道：“有事吗？”

林尚告道：“客馆出了大事，吕司马不敢惊扰吴侯，只请周将军尽快赶去处置。”

周瑜叹道：“这些使者，就不能安分一晚吗？”只得坐起身来。乔婧早已惊醒，先披衣下床，为丈夫准备好衣鞋，替他穿上。

周瑜叹道：“你安心睡吧，不必再等我，我这一去，定然要忙到明日。”

乔婧柔声应道：“是，正事要紧，夫君不必记挂小乔。”

赶来客馆，方知袁术副使者秦谊被人杀死，且死在了刘表使者蔡瑁窗外，一刀致命，穿透全身，明显是武人所为。袁术正使者梁纲大吵大闹，称是蔡瑁所为。蔡瑁则发誓对此一无所知。若不是周瑜部将吕蒙带兵赶到，强行将两方分开，只怕客馆早已经真刀真枪干起架来了。

周瑜到后，现场才安静了下来。周瑜问道：“是谁最先发现了尸体？”一名仆役模样的人应声答道：“是臣最先发现的。”

吕蒙忙低声告道：“他是凌操将军手下，名叫井原，受命暗中保护蔡瑁。”

周瑜便将井原带到一边，问道：“你是如何发现尸体的？又看到了些什么？”

井原遂禀报道：“臣今夜当值。晚上的时候，有两名黄祖侍从来找刘表使者蔡瑁，三人在房中交谈了一会儿，黄祖侍从不久后离去。后来袁绍副使者淳于琼又来找蔡瑁，直接进了房间，一直交谈到深夜才开门出来。淳于琼离开后不久，臣远远看到西墙上黑影闪动，怀疑有人翻墙而入，便赶过去察看，却不想是只野猫。等臣再回来这边时，撞见朝廷使者史春携剑奔了过来。臣上前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一言不发，转身离去。臣起了疑心，就赶去大门寻到卫士，让他们特别留意朝廷使者。等臣再回来蔡瑁这边时，灯火俱灭，没什么特别的动静。臣便守在一旁，直到后来闻见了淡淡的血腥气。臣提灯寻去，才发现蔡瑁窗下躺着个人。臣将他翻过来一看，竟是袁术副使者秦谊，人已经死了。”

吕蒙低声道：“井原叫喊后，惊动了客馆上下，几乎所有人都赶来了，连祢衡也来了，只缺一。”

周瑜早已留意到史春不在围观人群中，遂问道：“朝廷使者人呢？”

吕蒙道：“臣派人去他房间查看过，人不在，应该是又溜出去了。要不要即刻派人去找？”

周瑜道：“史春武功高强，能照顾好自己。”

吕蒙忙道：“臣是说，有证人看到史春提剑出现在这里，时间也对得上，会不会是他杀了袁术使者？”

周瑜沉吟道：“就算史春杀了人，也不会逃走。他一定是有事出去了，办完事自会回来。”又引着井原来到蔡瑁窗下，问道：“你起初发现秦谊时，他是俯朝地面的吗？”

井原点点头，道：“头朝大门，身子横在窗下。”

周瑜便让井原将尸体摆出原样来，凝视了好一阵，忽然问道：“秦谊身上可有兵器？”

吕蒙忙道：“臣检查过了，没有。”又道：“秦谊就死在蔡瑁窗下，就算不是蔡瑁杀人，但他人在房间里，不可能不知情。他却坚称自己睡得很熟，什么都没听见。还说是别人杀了秦谊，有意将尸体抛在此处，好嫁祸给他。”

周瑜使命井原先退下，又对吕蒙低语交代一番，这才招手叫过蔡瑁，告道：“使者君请看，这是仆役最初发现尸体时秦谊的样子，四周没有拖曳痕迹，身子下一大摊血，已将黄土浸透，表明他是在此处被人所杀。”

蔡瑁无言以对，半晌才道：“总之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周瑜道：“我也相信不是使者君杀人，如果你杀人，总不会在自己窗下动手。但秦谊被杀的时候，使者君人就在房中，当真什么都没听见吗？”蔡瑁道：“当真没有。”

周瑜摇头道：“这话我不相信。”

依现场情形来看，是秦谊自己溜到蔡瑁窗下，欲从窗口朝内窥测时，被人从后面杀死。蔡瑁是习武之人，白天又跟袁术使者大大闹过一场，不可能没有警觉之心，连窗外有人被杀都不知道。

周瑜又道：“白天时，蔡使者与秦谊起过口角，令他当众下不来台。秦谊大概怀恨在心，于是深夜溜到蔡使者窗下，想对蔡使者不利。但不

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看到了秦谊，猜到他动机不良，便从背后杀了他。蔡使者那时也惊醒了过来，但因为认识凶手，不得不加以庇护，只好坚称没有听到窗外动静。”

蔡瑁急道：“没有这回事。莫非周将军怀疑是我手下杀死了秦谊？果真如此的话，我怎会任凭尸体留在这里？我白天跟秦谊争吵过，他死在这里，不是明显对我不利吗？”

周瑜道：“因为蔡使者知道即便转移尸体也会留下痕迹，而且客馆人多眼杂，极可能被人撞见。再说，终归不是蔡使者动手杀人，就算局面不利，你也能极力辩解。”

蔡瑁道：“周将军相信我没有杀人，我很感激，但我确实没有听到窗外动静。我也不会庇护凶手，我若知道凶手是谁，一定会交他出来。”

周瑜道：“那好，凶手很快就会现形，到时再来看蔡使者到底认不认凶手。”

蔡瑁一惊，问道：“周将军这么快就捉住凶手了？”

周瑜正色道：“蔡使者并没有杀人，想必凶手杀死秦谊也出乎你的意料。你本与这件凶案无干，何必因为庇护凶手而成为从犯？你现下说出实情还来得及，若是拖到一会儿与凶手当面对质时，便是自陷困境了。”

蔡瑁似有所动，随即又咬牙道：“我不知道凶手是谁。”

刚好吕蒙奔过来禀道：“找到了。”奉上一柄装饰有五彩宝石的长剑。

蔡瑁神色大变，惊道：“这不是秦谊的佩剑吗？”

周瑜道：“不错。秦谊深夜潜到蔡使者窗下，想对你不利，不会不带兵器。但他身上却找不到兵器，表明凶手一时起了贪心，顺手拿走了他的佩剑。蔡使者……”

正待指出在蔡瑁从人搜出了秦谊佩剑，吕蒙却低声告道：“秦谊佩剑不是在蔡瑁从人房中找到，是从祢衡侍者张硕、陈就房中搜出来的。不过黄祖本就是刘表手下，蔡瑁为他二人掩饰也不足为奇。”

周瑜点点头，高声叫道：“张硕、陈就在这里吗？”

张硕、陈就二人挤在围观人群中，见到吕蒙手持秦谊佩剑出现时便心知不妙，然客馆内外遍布军士，也无法逃走，听到周瑜呼喊，只得站了出来。吕蒙命军士执住二人，缴下兵器，抽出来一看，并无血迹，料想已被擦去。

周瑜问道：“秦谊是被人一刀杀死，你们二人是谁动的手？”张硕与陈就对视一眼，均不肯答话。

倒是祢衡站出来质问道：“你二人为何要私下杀人？”张硕、陈就只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

袁术使者梁纲大怒，道：“这二人都是黄祖手下，跟蔡瑁是旧识，蔡瑁还坚称跟秦谊之死没有关系。他分明知道凶手是谁，却一直在暗中庇护。”

蔡瑁忙道：“此事决计与我无干。如果周将军和梁使者不相信我，我愿意将张硕、陈就立斩于剑下，以证明我的清白。”一边说着，一边当真去拔剑。

周瑜忙制止道：“这里是吴地，如何处置张硕、陈就，只能由吴侯决定。来人，拿下他二人，先行监押。”又对祢衡道：“祢使者，你手下人杀害袁术袁公副使，你已成众矢之的，不宜再留在客馆，我会为你和从人另外安排住处。”

祢衡冷笑道：“另外安排住处，说得倒是好听，周将军不就是要软禁我等吗？”

周瑜正色道：“不管怎么说，祢使者手下在客馆行凶杀人，你也难辞其咎。请祢使者先去收拾私人物品，立即随吕将军离开，等候吴侯发落。”

黄祖使者一行被强行带离客馆时，天早已大亮。大门处又传来祢衡大叫“曹操走狗”骂声，却是史春回来了。

周瑜正等在史春房前，史春听说杀死秦谊的凶手已经就擒，愕然道：“这么快？”

周瑜道：“客馆人多，嫌犯也不少，本来一时难以追查，好在凶手一时贪心，取了死者那柄装饰华贵的佩剑，由剑下手，很快就找出了凶手。”

史春道：“那也全靠周将军一双慧眼。”又问道：“我人不在客馆，昨晚又出现在蔡瑁房间附近，没人怀疑我行凶杀人后逃走了吗？”

周瑜笑了一笑，道：“我留下来，正是等使者君回来，查问你昨晚行踪。但若使者君不肯见告，我也不会勉强。”

史春道：“周将军放心，我没有再去收买吴侯麾下大将，我是去追飞天大盗去了。”

原来昨晚史春久久难以入眠，只和衣躺在床上，忽听到房顶有极细微的窸窣之声，当即意识到飞天大盗再度现身，忙摸黑穿好衣鞋，提剑出来查看。隐约看到西墙头有人影闪动，忙追了过去，却只撞见仆役井原。料想飞天大盗受了惊吓，已离开客馆，便赶到西墙墙角，翻墙跟了出去。

刚一落地，便见到对面巷口有黑影一闪，急追过去，人影却不见了。史春一路追到底，却发现是条死巷。再原路返回时，忽觉察到一旁柴垛有轻微呼吸声，遂拔剑去刺，果有一条黑影抢先跃出。

其人身材适中，比史春矮上一截，一身夜行衣打扮，头也为黑布包住，只露出两只眼睛。手中亦握有兵器，但似是知道史春武艺出众，也不敢交手，转身就跑。

史春一路追赶，那人脚下功夫极好，始终将史春甩在后面。史春遂猛提一口气，将手中长剑掷出，正中那人背心。这一掷出尽全力，以长

剑之利，本可立即穿透那人身体，但长剑只是“当”的一声落地，显是对方身上穿有史春失窃的软甲了。

但一掷之力力道不小，那人当即往前仆倒，但随即翻转身子，取出一具小弩对准史春便射，史春侧身避开。那人又袖出一根黑管来，史春以为是飞针之类的细小暗器，又手无兵器抵挡，忙急退数步。那人却转过管口，一按机括，黑管中“嗖”地飞出一根极细的绳索，钉在一旁房顶上。那人提起一跃，竟随着绳索荡起，飞上了屋顶。史春忙拾起佩剑，在周遭反复搜索，却再也没有发现那人踪影。

周瑜听了经过，忙道：“使者君也不算一无所获，至少能够确定京城中确实有个飞天大盗，而且是他盗走了软甲，正如使者君之前所猜测的那般。”

史春摇头道：“但我还是猜错了。飞天大盗盯上我，不是因为我是朝廷使者，他前晚潜入客馆，既不是为了财物，也不是为了机密信函等，而是专程为软甲而来。”

周瑜却是不解，问道：“飞天大盗如何会知道使者君身怀软甲一事？”

史春道：“数日前，我跟太史慈当街动手，引来许多人围观，飞天大盗一定也在围观人群中。我最后一招以胸口破绽诱敌，剑刺中我胸口，我却没有受伤，旁人均以为太史慈收剑及时，但飞天大盗一定看出了端倪，知道我身上穿有甲衣，由此盯上了我。”

周瑜这才会意过来，道：“这个飞天大盗，还真是个大行家。”但仍觉疑惑，道：“这只是使者君的推测，你如何能肯定上一次飞天大盗光顾客馆只为软甲？”

史春道：“窃贼一道，不会选同一处地方接连下手。即便是飞天大盗这样的身手，接连两晚光顾客馆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也太过冒险。”

飞天大盗前晚盗走史春软甲，而昨晚再度进入客馆，明显不合常规。他既已得到世间罕见的软甲宝物，又何须再次冒险？只能说明他必须再潜入客馆一次。第一次潜入客馆只是抵不住软甲诱惑，是私事，第

二次光顾，才是为雇主办要办的正事。这正事，显然是针对某一方使者了。

当日史春与太史慈交手后，即被周瑜捕去，囚禁在吴军大营中。飞天大盗本领再强，也不可能随意出入军营，即便垂涎软甲，只能就此作罢。但后来史春亮出使者身份，吴侯孙策不得已归还了本已据为己有的软甲。软甲归还当晚，也就是前晚，软甲即被窃去，这说明飞天大盗一定在客馆附近徘徊，所以才会知道吴侯已归还软甲一事。

但飞天大盗并不能未卜先知，他不能事先预料到吴侯会归还软甲，表明他在客馆附近监视打探是另有所图，再联想到他今晚再度潜入客馆，一切便清晰起来——

飞天大盗受雇于某人，要对客馆中的某位使者下手，之前盗取史春软甲，不过是出于他自己的贪心。然正事未办，必受雇主责罚，是以飞天大盗不得不违反行规，再度踏入曾光顾过的客馆。

行踪意外暴露后，飞天大盗虽出客馆，却也没有立即逃走，而是潜在客馆对面的暗巷中，显然是为任务所逼，不得不再次伺机而动。然史春紧随而出，一路追赶过来。飞天大盗之前亲眼见识过史春剑术厉害，根本不敢与其交手，只一味逃避。虽最终成功逃脱，然其昨晚任务也算失败了。

周瑜听了史春分析，大感欣慰，他原以为飞天大盗是为传国玉玺而来，而今既知其意在某位使者，心中牵挂便少了一大半。

史春见周瑜面露喜色，问道：“周将军如何这般高兴，莫非有良策擒拿飞天大盗？”

周瑜忙道：“任务未成，飞天大盗必定会再次光顾客馆。我等只需设下埋伏，便可将其一举擒获，替使者君夺回软甲。”

史春道：“我见周将军派人将江夏黄祖使者一行驱逐出客馆，如何知道飞天大盗不是为祢衡等人而来？”

周瑜笑道：“黄祖派祢衡为使者，到江东讲和修好，出乎所有人意

料。而某人雇请飞天大盗，势必策划了许久，他不可能算到黄祖派遣使者到京城，所以飞天大盗潜入客馆，决计不是针对祢衡等人。”

史春道：“又或许是江夏黄祖雇请了飞天大盗。”

周瑜道：“那么黄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我瞧祢衡神色，对手下张硕、陈就杀死袁术副使一事十分意外，蔡瑁似乎也不知情。但张硕、陈就也不会无故杀人，一定是受了黄祖嘱托，想挑起风波。如此，不是与飞天大盗暗中图谋之事冲突吗？”

史春道：“这倒是，杀人动静太大，飞天大盗则完全得靠低调谨慎过活。”

正议着，有军士来报道：“吴侯请周将军去吴侯府议事。”

周瑜便道：“我会派破贼校尉凌操与使者君商议设伏一事。但若是能知道飞天大盗的目标到底是谁，事情便容易得多。”

史春问道：“周将军是托请我暗中调查此事吗？”周瑜笑道：“我正有此意。使者君是朝廷使者，身份比我方便得多。”

史春满口应了，周瑜遂告辞出来。

吴侯府中，孙策正与长史张昭议事，见周瑜到来，忙道：“公瑾来得正好，我正与张长史商议如何处理黄祖使者祢衡一事。”

张昭道：“臣已经审问过张硕、陈就，他二人均不肯开口，一言不发。因是使者从人，臣也不好动刑拷问。”

孙策道：“我猜这是江夏黄祖的奸计，有意派这二人来捣乱。若不是公瑾及时查出了凶手，只怕客馆中人人自危，众使者还会怪我东吴保护使者不力。”又道，“荆州刘表是黄祖上司，蔡瑁不可能不知情。”

周瑜忙禀报道：“臣原以为蔡瑁知情，他似乎很怕臣找到凶手，但后

来真相浮出水面后，他又长舒一口气。臣猜他也没有看到谁杀了袁术副使，以为是手下人做的，所以谎称没有听到窗外动静，但后来发现是黄祖一方杀人，这才放了心。”

孙策道：“如此，蔡瑁的猜测不是很奇怪吗，他手下人在窗外杀了人，哪会不禀报，就自己悄悄溜走？”

周瑜蓦然醒悟，道：“不错，臣竟忽略了此点。蔡瑁在客馆还有个同盟，会不会是袁绍使者淳于琼？他昨晚也去过蔡瑁房间。”

袁术副使秦谊怀恨白日之事，欲对蔡瑁不利，却被黄祖使者祢衡侍从杀死。蔡瑁听到动静，出来查看时，凶手已经离开。他见到秦谊死在窗下，大概猜到经过，以为是淳于琼所为。因为淳于琼昨晚在他房间待了很长时间，他怕牵连出自己来，所以坚称不知秦谊死于窗外一事。

孙策很是恼怒，道：“先不管刘表这边，总之是黄祖派人来我这里兴风作浪，不如斩下张硕、陈就首级，交给袁术正使梁纲，让他连同秦谊尸首一起带回去，也好向袁术有个交代。”

张昭忙道：“如此黄祖使者祢衡颜面大失，怕是回去江夏后难以交差。”

孙策知道张昭爱祢衡文才，长史开了口，少不得要给几分面子，只得道：“那便将张硕、陈就二人各杖打五十后，交还给祢衡，送这一行人即刻出境，片刻不得停留。”

周瑜道：“吴侯知会袁蜜了吗？虽然袁术派了正副使者，她其实才是真正的主角。”

孙策道：“蜜娘和我二弟一大早陪家母到甘露寺去了，还不知道这件事。”

张昭料想袁蜜若是知晓副使秦谊被杀，必定不会甘休，袁术是孙氏座主，而黄祖则是杀父仇家，吴侯终究还是要倒向袁术一方，对祢衡等人大大不利，忙道：“那臣就遵照吴侯的意思，将张硕、陈就行刑杖责后，派兵押解黄祖使者一行出境。”

孙策也不愿意再多生事端，挥手道：“去办吧。”

祢衡返回江夏不久，受命到黄祖座船参加宴会。当日宾客如云，一向骄横的祢衡再度出言不逊，令黄祖很难堪，于是当众斥责祢衡。祢衡有意眯眼，上下打量着黄祖，一字一句地道：“原来是个死老头！”黄祖非常生气，举手欲打。祢衡干脆破口大骂，污言秽语滚滚而出。黄祖气愤到极点，下令处死祢衡。

这不过是黄祖的气话，但黄祖主簿向来恼恨祢衡，即刻抽刀杀了祢衡。黄射得知消息后光着脚来救，然已来不及，祢衡已人头落地，时年二十六岁。

黄祖也很后悔，只好下令厚葬祢衡于鹦鹉洲^[13]。后人诗云：“黄祖才非长者俦，祢衡珠碎此江头。今来鹦鹉洲边过，惟有无情碧水流。”曹操、刘表听说祢衡终为黄祖所杀，俱各自设宴庆贺。

后来人们才知道张硕、陈就与黄祖主簿交好，受命暗中败坏祢衡以及其他使者使命。所谓败坏，就是无端生事，挑起纷争，让各方包括祢衡都过得不痛快。

当日在客馆，袁术使者与刘表使者起了口角，张硕、陈就看在眼里，决意夜间对袁术使者梁纲下手，以进一步恶化事态。然二人潜到梁纲房间附近时，刚好看到袁术副使秦谊提剑出房，往刘表使者蔡瑁房间赶去。二人当即猜到秦谊欲对其不利，于是决定利用此点大做文章。

张硕、陈就是黄祖部下，黄祖又是刘表部属，当然不能任由秦谊杀死刘表使者蔡瑁，但如果杀了秦谊，便可令刘表使者与袁术使者互相猜忌指责，跟之前欲杀梁纲之计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刚好飞天大盗到来，引开了暗中保护蔡瑁的东吴军士。秦谊溜到蔡瑁窗下窥探时，被暗中尾随其后的张硕自后一剑杀死。陈就早就留意到秦谊佩剑上装饰有宝石，便顺手取走。

也正是这柄珠光宝气的佩剑，令张硕、陈就恶行极快败露，险些丧

命江东，也令黄祖颜面扫尽。但黄祖既知与江东孙氏有不共戴天之仇，修好只是心存侥幸，不成也在预料之中，遂饶恕了张硕、陈就，命二人依旧在军中效力。日后周瑜率军攻破江夏，张硕为凌统所杀，陈就则为吕蒙所杀。黄祖逃走途中，被周瑜手下卫士冯则追及，一刀斩下首级。这是后话。

等张昭出去，周瑜道：“吴侯放走张硕、陈就二人，怕是不好向袁术交代。”

孙策摇头道：“而今情势不同，我自有主张，无须再向袁术交代什么。公瑾忘记当年家父过世后，他是如何打压我的吗？”

周瑜这才明白孙策有意如此，隐有向袁术示威之意，并非全因为看了张昭的面子，遂不再多言。又说了飞天大盗一事。

孙策登时来了兴趣，道：“世上当真有轻身功夫如此了得的人吗？去做飞天大盗，实在可惜。公瑾，你不要取此人性命，设法将他生擒住，再带来见我。”又问道：“既是飞天大盗，想必是为了财物，但使者带来东吴的厚礼均已送到吴侯府，客馆中难道还有更值钱的物事吗？他为何不来我吴侯府？”言语之中，竟对那飞天大盗光临吴侯府颇为期待。

周瑜道：“这件事，臣也想过。那飞天大盗既是受雇于人，想要的应该是对其雇主有利的东西，有可能是信函，也有可能是礼物，譬如曹操托史春转送给太史慈的箱子。”

孙策道：“对了，关于史春夜访送礼这件事，太史慈始终没有禀报，若不是史春自己说出来，我还不会知道。公瑾认为太史慈是不是由此动了心？毕竟是曹操亲自笼络，面子不小。”

周瑜道：“太史慈义薄云天，吴侯应该最了解他的为人。他不曾禀报，也许根本没有当回事，认为不值得让吴侯知道。史春虽是曹操心腹，但为人还不算太坏，也说了太史慈已当面拒绝。”

孙策这才释然，笑道：“是了，世人都称赞我有知人之明，我竟是不

及公瑾。”

周瑜道：“哪里，只因吴侯太珍爱太史慈及部属，所以才会如此。”

二人又议了一些军政，过了正午，军士进来禀报道：“荆州刘表使者蔡瑁在府外求见。”

孙策道：“蔡瑁这个时候来做什么？”他对刘表也无好感，不欲召见，便道，“你出去告诉蔡使者，说我两日后会在吴侯府举行宴会，到时再见面不迟。”

军士应命出去，一会儿又进来报道：“蔡使者一定要见吴侯，还说见不到吴侯，他就不肯走。”

孙策皱眉道：“刘表是堂堂宗室，这蔡瑁也是出身高姓大族，怎么如无知孩童一般耍起赖来了？”

周瑜道：“蔡瑁也许是因为袁术副使被杀一事而来，不妨听听他怎么说。”

孙策便命人引蔡瑁进来。蔡瑁见过礼后，半句不提袁术副使被杀之事，只气呼呼地道：“吴侯是不是派了人暗中监视我？”

孙策愕然道：“哪有这回事？”周瑜忙道：“是我派了人跟着蔡使者，不过不是监视，是保护。吴侯对此并不知情。”

蔡瑁奇道：“周将军为什么派人要保护我？莫非认为我蔡瑁武功不济，自己保护不了自己吗？”

周瑜道：“当然不是，纯粹是出于为蔡使者安全考虑。”

蔡瑁反诘道：“那怎么没见周将军保护他人，袁术副使者秦谊不是被人杀死在客馆了吗？”

孙策大怒，喝道：“蔡瑁，你敢对我东吴中护军无礼，莫非不将我这个吴侯放在眼里？”

蔡瑁忙躬身道：“蔡瑁不敢。我只是觉得我荆州使者不该在吴地受到特别优待，请吴侯立即撤去人手。”

对方所提并非过分要求，孙策只好道：“既然蔡使者自己要求了，周将军，你就将人撤了吧。”周瑜应道：“是，臣领命。”招手叫过亲信卫士，命他立即去办。

蔡瑁这才满意，道：“多谢了。”

打发走蔡瑁，孙策命人送上饭菜，与周瑜一道用餐。又告道：“二乔本来还说要回娘家省亲，但目下出了这么多事，我有些不放心的。我想派人将岳父大人接来京城居住，这样一家人团聚，到底方便些。大乔也很是赞同。”

周瑜道：“那再好不过。臣回头问过小乔，便立即派人去办。”

孙策笑道：“又没有外人在，什么臣不臣的。我二人是连襟，我娶的姊姊，公瑾娶的是妹妹，我算是你兄长——事实上，我二人同年而生，我本来也比你大上一个月——这件事，当然由当哥哥的我来操办。”

周瑜道：“吴侯要亲自去皖城迎接岳丈大人吗？”

孙策点了点头，道：“如此方显诚意。”又笑道：“乔公之孙女，虽经战乱流离之苦，但得我们二人做女婿，也足可庆幸了。不过这件事不急，等过上半个月一个月再动身不迟，也好让二乔做些准备。”

破贼校尉凌操早已等在堂外，直到孙策、周瑜二人吃完饭才入来禀事，告道：“臣派了人到朝廷使者提及的地方搜索，找到了这具弩和这支箭。”

周瑜道：“这应该就是昨晚飞天大盗用来射击史春的弩箭，看起来箭头淬了剧毒。”

孙策接过来一看，果见箭头在日光下闪现幽蓝色，“呀”了一声，道：“会不会我们之前都想错了，飞天大盗要的不是东西，而是人命？要

不然他随身携带这淬毒的弩箭做什么？”

周瑜蓦然醒悟，道：“吴侯提醒得极是。昨晚史春与飞天大盗遭遇，对方有兵刃在手，却始终只是闪避，想必只擅长轻身功夫，自知武功不如史春。”

孙策接口道：“但要潜入戒备森严的客馆，飞天大盗的轻身功夫反而最有用。”

凌操很是不解，问道：“飞天大盗既只为行刺，为何不在使者来京口途中下手？客馆守卫严密，总要困难得多。”

周瑜道：“这正是主谋的险恶之处，有意要让使者死在我京城客馆中，如此吴侯便难辞其咎。”

孙策道：“那飞天大盗一次不成，必还会再来第二次。凌校尉，你再多派人手到客馆，内外戒备。”又特别交代道：“最好不要伤害那飞天大盗，将他生擒住。”

凌操是个直性子，为难地道：“那飞天大盗号称能飞天，能飞檐走壁，唯有弓弩，才是对付他的利器。他若是深夜到来，箭矢无眼，臣怕做不到生擒……”

孙策一想也对，道：“保护使者要紧，凌校尉尽力便是。”

凌操应了一声，急急出去，不一会儿又转身奔了进来，告道：“有军士来报，说前面望江楼出了事，好像是跟刘表使者蔡瑁有关。”又特意告道，“这军士负责暗中保护蔡瑁，也是刚刚才接到周将军撤人的命令。”

孙策闻言很是着恼，道：“这个蔡瑁，就不能省点心。”

周瑜道：“时辰已过正午，吴侯还要去甘露寺接尊母吴夫人，望江楼那边就由我去处置。”

孙策点头应了，周瑜遂引人朝望江楼赶去。

望江楼位于长江边，是京口最大的酒楼，由吴亭经营。吴亭不但是江东富豪，且与吴侯母亲吴夫人同族。吴夫人原是吴郡吴县人，早年父母去世，不得不依附族人生活。年轻时的吴夫人才貌双全，号称“吴郡第一美人”。孙坚听说后，大胆上门，求娶吴氏为妻。

当时孙坚尚未发迹，吴氏族人认为其人轻浮狡诈，预备将其拒之门外。但吴夫人却慧眼独具，自己坚持要嫁给孙坚，吴亭父亲遂为她置办了全套嫁妆。孙策占据江东后，听母亲感念往日恩情，便想给吴亭一官半职，吴亭却不愿意做官，只以经商为业。彼时商人地位低下，吴亭由此被视为奇人怪胎。

周瑜赶到时，望江楼一派平和，并无打斗争吵。召伙计询问，方知之前望江楼二楼被一名叫甘宁的男子整层包下，而刚好刘表使者蔡瑁慕名来到望江楼，不愿意坐在一楼，非要上去二楼，由此跟甘宁起了争执。但二人很快握手言和，甘宁还主动邀请蔡瑁与自己一同就座饮酒。

周瑜问道：“蔡使者人在楼上吗？”伙计道：“是，跟甘公子洽谈正欢呢。不过蔡使者从人都在一楼，楼上只有他和甘公子二人。”

周瑜闻言，便不再理会，径直来到客馆，找到史春，告知飞天大盗所射弩箭涂有剧毒一事。又道：“昨晚若不是使者君闪开得快，怕是已遭毒手。”

史春道：“如此，这飞天大盗不是为财或物，而是为杀人而来了。”

周瑜道：“但使者君应该不是他的目标，他前晚盗窃软甲时，已有机会向你下手。”

史春道：“不错。而今客馆除了我这方外，还有袁绍、袁术、刘表三方的使者，飞天大盗所图，无非其中一位使者而已。但主谋既费尽心机要让人死在京城客馆中，应该不是跟某位使者有私怨，而是要挑起使者方与吴侯生隙。又或者是要将使者之死嫁祸给另一方使者，挑起几方相斗，跟之前黄祖手下杀死袁术副使秦谊目的一样。”顿了顿，又道：“但我想来想去，若想要乱子最大，应该是以我为目标才对。”

史春是朝廷使者，身份最尊，杀了他，嫁祸吴侯也好，嫁祸任何一

方也好，都足以引发大战。但飞天大盗的目标却不是史春，而是另有其人，这就令人费解了。

周瑜道：“天下群雄中，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以北方袁绍实力最强，曹操兵力不及其二三。也许飞天大盗的目标是袁绍使者许攸，或是副使淳于琼。”

史春道：“袁绍使者一方这几天倒是平静得很。”

周瑜道：“无论如何，飞天大盗尚未完成任务，应该还会再来。”又道：“若是知道飞天大盗的相貌就好了，至少不会像这样，只能守株待兔。”

史春道：“而今客馆内外皆有伏兵，飞天大盗若敢再来，可不会再像上次那样那么容易逃脱了。”

话音刚落，便有便服军士来报道：“望江楼出了事，有人行刺刘表使者。”

周瑜大惊，问道：“蔡瑁人可还好？”军士道：“臣只在楼外监视，不知内里情形究竟如何，但听起来刺客并未得手，已被蔡瑁侍从包围。臣离开时，二楼正在格斗。蔡瑁侍从守住了楼梯道口，不准旁人上去。”

周瑜这才略舒一口气，道：“我不是下令不再跟着蔡瑁吗？”

那军士道：“凌校尉说，这两日城中出了不少事，虽然周将军下令撤人，但还是先跟着刘表使者，以防万一。只是要离得远些，不要再让对方发现。”

周瑜遂不再多言，朝史春点点头，辞了出来。

望江楼距离客馆不远，半刻即到。周瑜率人赶到时，二楼仍在格斗。蔡瑁与一名二十来岁的锦衣男子站在一旁，蔡瑁侍从则将一名蒙面老者团团围住，挥刀乱砍。老者已负伤多处，只能勉强持剑抵挡，已露乱相。

周瑜大叫道：“住手！都住手！再不停手，我可要下令放箭了。”

蔡瑁侍从却不肯退开，围攻老者如旧，显是要当场杀死对方。周瑜打了个眼色，卫士林尚弯弓搭箭，一箭射中一名侍从大腿。那人“啊”了一声，当即跪了下来。

蔡瑁大怒道：“周将军为何不射刺客，反倒射起我手下来了？”

周瑜道：“再不停手，一律格杀勿论！我们江东良木甚多，不怕多送几口棺材。”一挥手，一排羽箭“嗖嗖”飞出，钉在蔡瑁身侧的墙板上。

蔡瑁铁青着脸不发话，但其侍从却被周瑜果断的态度吓住，各自停手，讪讪退开。刺客只是勉力提气支持，此刻再也支撑不住，当即以剑杵地，跪倒在地。

蔡瑁道：“这人向我行刺，无论如何我都要杀他报仇。”拔出佩剑，直朝老者刺来。

周瑜挺身上前拦住，冷冷道：“江东之地，一切由吴侯做主，不容外人放肆。刺客是生是死，将由吴侯决定。”回头命道：“来人，将刺客绑了，押回军营。”

蔡瑁身边的锦衣男子忽道：“刺客既已就擒，总该取下他面上黑布，让人看看他的样子。”

周瑜问道：“阁下是谁？”锦衣男子道：“我叫甘宁，是来望江楼饮酒的酒客。”

周瑜点点头，道：“幸会。”也不回应甘宁之前的话，自带人押着刺客下楼。

楼主吴亭苦着脸迎上来，问道：“楼上打坏了多少东西？”

周瑜道：“不少，我还放箭射坏了墙板，实在抱歉。不过楼主请放心，我会自掏腰包赔付。”

吴亭摇了摇头，也不上楼察看损失，自往厨下去了。

回到军营，周瑜命人带刺客入帐，亲解其缚，又命人去请军医来为刺客治伤。卫士林尚很是不解，问道：“将军为何如此善待刺客？”周瑜叹道：“你认不出来吗？他是程普程将军。”

那老者正是东吴老将程普，他本一直默不作声，见周瑜已识破自己身份，便取下面上黑布，悻悻道：“多谢中护军救我程普性命。”

周瑜道：“都是自家人，程公何须客气。”等军医为程普治完伤口，又命人置酒，与其对饮。

程普闷闷不乐，话也极少，忽问道：“我刺杀刘表使者，犯了军令，吴侯会杀我吗？”周瑜道：“吴侯自有决断，我不敢妄自揣摩吴侯心意。”

程普摇头道：“我不后悔行刺一事，做这件事之前，我便做好了以身赴死的准备。只恨那锦衣男子冲了上来，替蔡瑁挡了一剑，致使我未能得手。”

周瑜心念一动，忙问道：“程公说甘宁……就是那锦衣男子替蔡瑁挡了一剑吗？可我适才在望江楼见到他，他似乎并未受伤。”

程普恨恨道：“那甘宁身上一定穿了甲衣之类。我那一剑拼尽全力，本可一举杀死蔡瑁，甘宁却忽然挺身跃起，扑到蔡瑁面前，用身体挡了一剑。不过我那一剑虽未刺进甘宁胸口，却也让他大大吐了一口血。”

周瑜一跃而起，叫道：“来人，快来人，立即派轻骑赶去望江楼逮捕甘宁。如果他人已不在，就令画工画出其相貌，全城缉捕。再派人去客馆，将蔡瑁一行就地软禁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得离开房门一步。”

程普大惑不解，问道：“出了什么事？”周瑜道：“甘宁就是飞天大盗。”

程普问道：“什么飞天大盗？”周瑜一时不及细说，只道：“程公请先留在这里，不必忧心，吴侯那边，我自会为程公求情。”

赶到客馆时，天色已黑。军士赶来禀报甘宁早已离开望江楼，且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画工已赶去望江楼，预备根据伙计描摹绘出其画像来。周瑜点了点头，也不去见蔡瑁，只赶来史春房中，说了望江楼一事。

史春道：“这甘宁身形倒是与我昨晚所遇男子相符。”

周瑜道：“如果甘宁身上没有穿软甲，只穿了普通甲衣，肯定挡不住程普那一剑。”

史春“嘿嘿”了两声，道：“吴侯手下有太史慈这样的新晋，更有程普这样忠于旧主的老将，更有周将军这样的人杰，真是不容小觑。”

周瑜道：“甘宁挺身为蔡瑁挡剑，等于白露身穿软甲一事，所以蔡瑁下令手下务必当场杀死程普，以保住秘密。我赶到后，再三喝令，依然不能阻止。”

那时周瑜已从身形认出刺客即是程普，料想蔡瑁等人也猜到刺客是孙坚旧部，怕将来吴侯孙策护短，所以要将刺客先杀死再说。反正刺客行刺在先，日后吴侯知道刺客身份，也无话可说。周瑜看出此点，遂果决下令放箭，震慑住了蔡瑁侍从，令诸人退去，由此救了程普一命。

回到军营后，程普才因怅恨说出甘宁挺身挡剑一事。周瑜这才恍然大悟，蔡瑁与甘宁原是一伙，而甘宁正是飞天大盗。他极可能受雇于蔡瑁，意图到京城生事。甘宁挡剑却未受伤，程普必然起疑。蔡瑁为保住甘宁身穿软甲的秘密，必须得当场杀死程普灭口，所以下令守住楼梯口，不让其他人上来，再命手下务必格杀程普。

史春听说甘宁已消失不见，道：“既然周将军怀疑甘宁受雇于蔡瑁，何不当面问他？”

周瑜道：“我尚无十足把握能压服蔡瑁。今日蔡瑁是第一次到望江楼，为争座与甘宁起过口角，似乎二人之前并不相识。但我怀疑这只是

做戏。那甘宁曾多次包下望江楼二楼，都是独自一人斟饮，似乎没有亲朋故友在京口。但蔡瑁可以此来搪塞，说之前并未见过甘宁，今日才在望江楼与其结识。”

至于甘宁挺身为蔡瑁挡剑一事，蔡瑁也可以说二人虽然投缘，但也未料到甘宁会如此。他感激之下，才下令侍从务必当场杀死刺客，以谢甘宁。至于甘宁身穿软甲一事，他更是一无所知。如此，便推脱得干干净净。

史春踌躇道：“不错，蔡瑁果真拿这番话来抵挡的话，倒也难以辩驳。周将军并无实据指证他与甘宁勾结。”

周瑜道：“所以我只下令将蔡瑁软禁，却不去见他，让他先惶然一阵子。甘宁肯为蔡瑁挡剑，奋不顾身，除了仗恃身穿软甲外，大概也有忠心护主之意。不如拿蔡瑁来诱他上钩，只要擒住甘宁，得到口供，蔡瑁便无可抵赖。”

史春沉吟道：“甘宁露了形容，虽不至于逃走，但一定藏了起来，不敢轻易抛头露面，怕是一时搜捕不到。而且他在暗，我们在明，一味苦等他出现总不是办法。我有个更好的法子，先从蔡瑁下手，谎称擒到甘宁，以此来试探蔡瑁的反应。”

周瑜道：“但如果蔡瑁坚信甘宁不会出卖他，抵赖到底呢？”

史春道：“这就要看周将军讯问的技巧了。不妨向蔡瑁分析一番利害得失，甘宁就擒，蔡瑁不承认与其勾结，甘宁会被立即处死。若蔡瑁承认甘宁是自己手下，吴侯尊重其使者身份，甘宁由此可以保住性命。”

周瑜道：“不错，使者君果然高明。”拱手辞出，径自来见刘表使者蔡瑁。

蔡瑁正坐在灯下发呆，一见周瑜进来，便愤怒地质问道：“明明是我遭遇刺客行刺，为何周将军还派人将我幽禁在房中？这便是江东待客之道吗？我要见吴侯，当面向他申诉。”

周瑜道：“蔡使者稍安勿躁，听我先把话说完，再一道去见吴侯不迟。”有意停了片刻，才道：“甘宁已然就擒，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件甲衣，正是之前朝廷使者史春失窃的软甲。不过我想蔡使者应该早知道了。”

蔡瑁吃了一惊，忙道：“我如何会知道？我与甘宁今日才相识，他挺身为我挡剑，我感激不尽。但他是何来历，之前又做过什么，我一概不知。”

周瑜道：“甘宁也是这般说，说今日才认识蔡使者。他倒真是条汉子，顶住了严刑，宁死也不承认是在为荆州蔡使者做事。”

蔡瑁大怒道：“我都说了我今日才认识甘宁，周将军如何口口声声说他是为我做事？”

周瑜也不回应，只慢悠悠地道：“这甘宁也是死不开窍，他若招承是蔡使者下属，尚能活命，若始终不认，不被酷刑拷打致死，也要被当街斩首。如何会这般顽强呢？是不是蔡使者图谋之事太过重大，甘宁知道自己一旦承认，便会引祸荆州？”

蔡瑁道：“没有这回事，甘宁根本不是我下属。”

史春忽仗剑闯了进来，问道：“周将军，甘宁人关在哪里？我要亲手杀了他。这小贼不但盗去我软甲，还以毒箭射我。不亲手杀他，难消我心头之恨。”

周瑜恍然大悟道：“原来蔡使者想要的是朝廷使者的性命。难怪你抵死不肯承认甘宁是你下属，这确实算是重大图谋了。”

史春上前两步，逼住蔡瑁，冷笑道：“蔡使者想要我性命不难，但总得给皇帝和曹丞相几分面子。现下天下人都知道了，荆州刘表根本不把天子和曹丞相放在眼里。”

蔡瑁急道：“不是……不是这样……我真的不认识甘宁。”

周瑜道：“那好，我这就回去军营，将甘宁处死，明日蔡使者便能在

城头看到他的首级。”

史春道：“且慢！周将军何必着急动手？不如把人交给我，由我带回许都，曹丞相手下能人甚多，一定有办法让甘宁开口。又或许曹丞相根本不需要甘宁的口供，只需要一个发兵荆州的借口，刚好眼前就有一个。”

蔡瑁额头汗水滚滚而下，他自是知道得罪不起曹操，遂咬牙道：“好，我说实话，甘宁确实……”

忽听到房顶有细微声响，史春脸色一变，迅疾转身趋出。

蔡瑁亦是神色异常，阴晴闪烁不定，半晌才问道：“周将军并没有擒住甘宁，之前只是用言辞套我，是吗？”

周瑜点了点头，道：“现下蔡使者想要后悔，已然迟了，这就请说实话吧。”蔡瑁见事已至此，只得将实情吐出。

甘宁当真是蔡瑁手下，且新到荆州投奔刘表不到一年。其人字兴霸，巴郡临江^[14]人。少有力气，好游侠，纠集了一伙亡命之徒，自任首领。甘宁带着这些人，穿着华丽的衣饰，头插鸟羽，身佩铃铛，携弓带箭，在地方上为非作歹，轻侠杀人，组成渠师抢夺船只财物，人称“锦帆贼”。当地人闻铃响，即知道是甘宁出现。所过之处，地方官员若隆重地接待，甘宁便倾心相交，可以为其赴汤蹈火；若礼节不隆，甘宁便放纵手下抢掠资财，甚至残害官长吏员。

到二十多岁时，甘宁爱上一名女子。对方却极度轻视甘宁，称宁可死，也不嫁给锦帆贼。甘宁大受刺激，遂停止攻掠抢劫，熟读诸子，想有所作为，改去投奔荆州刘表。

刘表并无大志，只想保土自守。但他料想既与江东孙策有杀父之仇，孙氏早晚来攻，遂想提前修好。他刻意选派内弟蔡瑁为使者，携带重礼，以示隆重。再派甘宁在暗处，假意行刺蔡瑁，将其刺伤。如此，旁人均以为是吴侯孙策或是其部属欲为孙坚报仇而行刺。蔡瑁既在京口

客馆遇刺受伤，孙策对此多少负有责任，必有愧疚之心，再提江东、荆州修好之事便容易得多。

之所以选中甘宁做副手，是因为他少时到洛阳平乐观观看百戏，对绳技极为迷恋，曾拜艺人为师，学过轻身功夫，会飞檐走壁，有着极大的优势和便利。

周瑜听了大出意料，问道：“原来甘宁要行刺的对象是蔡使者。”

蔡瑁点点头，道：“我们事先约好，在我入住客馆当晚动手。甘宁以带毒弩箭自房顶遥射我，但我事先已服解药，因而并无性命之虞，只是受点箭伤而已。不料当晚他并未出现，后来我才知道他看上了朝廷使者史春的软甲。”

原来当日太史慈与史春在京城市集外交手，一场恶战惊动了不少人。正在附近的甘宁也赶去观战，对整场打斗看得目不转睛。太史慈凶狠斗蛮，招招致命，非要置对方于死地，显是因怀有私怨而满腔怒气。史春开始只取守势，后来抵挡不住太史慈的猛烈攻击，为了自保，不得不全力反击。最后一招时，史春步法大乱，胸口露出破绽，太史慈趁机一剑刺出，本可立即取史春性命，但正好此时周瑜赶到，高叫“手下留情”，太史慈遂凝劲不发。

当时甘宁已挤到太史慈边上，亲眼看到其长剑已抵到史春胸口。按照常理，即便太史慈及时收手，史春亦会受伤，但他却毫发无损。甘宁是大行家，兼之旁观者清，立即想到史春身材瘦削，身上穿有甲衣，最后一招其实史春有意卖出胸口大破绽，引太史慈刺出一剑后，再以后手压服对方。周瑜赶到，高喊一声“手下留情”，其实真正手下留情的是史春，而不是太史慈。

然不久史春就擒，破军校尉凌操亲自搜其身上，并未露出甲衣之类。甘宁却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既然史春没有穿寻常皮甲、铠甲之类，表明他贴身穿着一件质地看起来类似寻常衣服的甲衣。

甘宁曾为贼盗，对奇珍异宝格外关注。他听说世间有一种软甲，以

西域雪蛛吐丝织成，极坚极韧极软，穿起来跟寻常内衣一样，但却刀枪不入，为世间罕见奇物，曹操身上便穿有一件。那史春武功如此厉害，东吴中护军周瑜看起来也认识他，想必其人一定大有来头，也许他身上穿有软甲也不准。

尽管甘宁猜到这些，却因为史春被周瑜捕去军营，再也无法验证，只得就此作罢。他既受命行刺蔡瑁，便时常在客馆附近观察出口地形等。吴侯孙策与中护军周瑜婚礼当日，朝廷使者抵达京口，入住客馆，正使竟是之前与太史慈当街恶斗的史春。甘宁愈发确认史春身上穿有软甲。

刚好当日吴侯孙策派卫队长凌统归还软甲。凌统年纪还小，还不满十八岁，随意取了块布，将软甲包了，送来客馆。包袱裹得不严，露了一角出来。甘宁正在客馆附近徘徊，一眼看出凌统手中包袱内物不凡，又听到凌统跟客馆门前卫士招呼，得知包袱是给朝廷使者史春，料想内中便是天下奇物软甲，遂起了据为己有之心。

当晚，甘宁换上夜行衣，准备停当，来到客馆附近。他早已将这一带地形摸得极熟，又设法打听了史春的具体住处，等到夜深人静之际，经由客馆外的大槐树跃到客馆客房屋顶上。但仍然忌惮史春武功高强，不敢随意靠近其房，只能伏在屋顶苦守，预备等其出去如厕时动手。

凑巧的是，刚好这时候史春提着一个小箱子出来，从客馆侧墙翻了出去。甘宁看得一清二楚，虽不知史春为何要偷偷翻墙而出，更不知他手里提的是什么，亦不知软甲到底是穿在史春身上，还是留在了房间里，然窃贼一道，很多时候本来就是靠碰运气。甘宁遂溜到史春房间，揭开房瓦，垂椽而下，打开床头箱筐，不由得大喜过望，软甲当真就在里面。他忙脱下衣衫，自己穿上软甲，再缘绳上到屋顶，盖好房瓦，自原路离开。

周瑜听到这里，问道：“既然甘宁的目标只是蔡使者，你二人又早有约定，他为何不在得到软甲后再以弩箭对你下手？”

蔡瑁道：“我后来也问过甘宁，他说做事得专心致志，一次只能做好

一件事，否则就容易出纰漏。”

两件事不能同时进行，必须有先有后。若当晚甘宁先行刺蔡瑁，按照原定计划，蔡瑁中箭后须得有意惊动旁人，那么史春势必有所警觉，盗取软甲一事必然泡汤。如果先取软甲，再去行刺，则变数太多，甘宁不能确定什么时候才能等到盗取软甲的最佳时机。如果不是当晚史春离开客馆，他甚至都不能肯定有没有机会。

周瑜听了，颇有感悟，对甘宁的见识也颇为佩服。

当晚甘宁未曾出现，蔡瑁料想必是有事，第二晚定会再来，于是安心等在房中。半夜时，他听到窗外声响，赶出来查看时，只见到袁术使者秦谊死在窗下，身体还是热的。蔡瑁立即想到秦谊记恨白日争吵，想趁夜来杀自己，又以为甘宁暗中窥见秦谊心怀不轨，便先下手替自己杀了他，遂极力掩饰，坚称没有听到窗外动静。而当蔡瑁听到周瑜说凶手即将现形，要让对方与自己对质时，更是一惊，以为甘宁已经被捕，还问了一句“周将军这么快就捉住凶手了”。不想凶手另有其人，并非甘宁，蔡瑁这才长舒一口气。

但袁术使者被杀惊扰了客馆上下，蔡瑁料想甘宁今晚不会再出现，于是决意次日找甘宁商议，再度拟订计划。

第二日，蔡瑁出客馆后，即发现有人跟踪，无论如何都甩不掉。他心中有鬼，怀疑是吴侯孙策派人监视自己，不敢命侍从用武力驱逐，只好赶来吴侯府求见吴侯，请孙策撤走人手。

之后，蔡瑁来到望江楼与甘宁见面。伙计告知二楼已被人包下，新客人只能坐在一楼时，蔡瑁便假意斥责，再上楼与甘宁理论，如此旁人便不会起疑他是事先与甘宁约好。就座后，甘宁告知了这两晚发生之事，称昨晚已被朝廷使者史春识破追及，若非有软甲护身，怕是早已死在其剑下，实在不能再冒险到客馆行刺，只能另想办法。

正商议时，有人直奔上楼，二人正垂首窃窃私语，以为只是侍从，也未当回事。但来者迅疾拔剑，直刺蔡瑁胸口。蔡瑁目瞪口呆，浑然没

有机会反击。甘宁毕竟贼盗出身，反应要敏捷得多，飞身扑上，替蔡瑁挡下了致命的一剑。

蔡瑁侍从闻声上楼，将刺客围住。蔡瑁还好奇刺客身份，甘宁低声提醒道：“此人多半是孙坚旧部，为替旧主报仇而来。我适才替将军挡了一剑，他若知悉朝廷使者软甲失窃一事，必会立即怀疑到我身上。”

蔡瑁这才会意，下令侍从务必格杀刺客，即便周瑜赶到后再三喝止，也不肯听从。然周瑜最终还是带走了刺客，甘宁料想自己身份即将败露，遂即刻离开了望江楼，行刺之事只能暂时作罢。

蔡瑁也自行回来客馆，心中惴惴难安。当周瑜派人将他和侍从软禁时，他意识到不妙，但除了强行抵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坚称之前不认识甘宁。不想还是被周瑜、史春巧计引入彀中，等到蔡瑁意识到上当时，已然迟了一步。

周瑜问道：“甘宁藏在那里？把他交出来。我不会杀他，但软甲一物必须得归还给朝廷使者。”

蔡瑁道：“我也不知道甘宁藏在什么地方。他比我先到京口，做事又很周全，想必早安排了稳妥的藏身之处。”

周瑜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道：“天色不早，请使者君好好歇息。虽则闹出了不少风波，但蔡使者的用意并不坏，只是一心想跟吴侯修好而已。”

蔡瑁闻言，大喜过望，忙道：“周将军不见怪就好，还请多在吴侯面前美言几句。”

周瑜遂告辞出来，正好遇到史春提剑回来，遂问道：“适才房顶轻响，是甘宁吗？”

史春道：“应该是。我追到客馆后巷，只看到巷口一条黑影一闪，再追过去时，人影已经不见了。我已经请凌校尉派人搜索了附近一带，没有发现。”

周瑜骇然道：“这个人能借夜色为掩护，在众多守卫中来去自如，实在厉害。”又将蔡瑁一番话告知了史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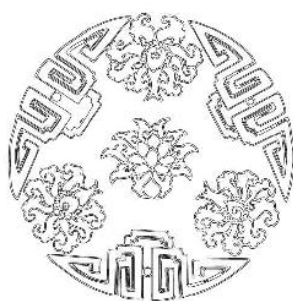
史春先是讶然，随即摇头道：“什么叫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算是亲眼见识到了。”正要回房，忽又停下，转身问道，“周将军还有事吗？没事的话，一道去琼浆酒肆喝上两杯，如何？还是周将军想回去陪伴新婚夫人？”

周瑜本待拒绝，听了后面那句话，又改变了主意，道：“去琼浆酒肆吧。”

二人来到琼浆酒肆，刚刚坐下，便有军士飞奔赶来报道：“客馆又出事了，吴侯已亲至客馆，召周将军立即回去。”

周瑜愕然去看史春，史春摇头道：“我不回去，天塌下来我也懒得理了，我就在这里饮酒。店家，快些送酒上来。”

周瑜无奈，只得一路急奔回客馆。尚未进门，便听到一个尖锐的女子声音道：“他杀了我的副使，我就不能杀他吗？”



[1] 平原郡：今山东临沂东北。

[2] 《荐祢衡表》是骈文名篇，为孔融代表作，刘勰并称《荐祢衡表》与《出师表》（诸葛亮作）为“表之英也”。《荐祢衡表》全文为：“淑质贞亮，英才卓犖。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所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衡宜与为比。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若衡等辈，不可多得。”又，孔融对汉室忠心耿耿，见曹操名为兴汉，实欲图汉，数不能堪，对其所为多加嘲讽。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屠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曹操之子曹丕掠袁绍之子袁熙妻，孔融与曹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北征乌桓，孔融又与书嘲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曹操怀恨在心。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再也无法容忍孔融，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之，罪名是昔日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今日跌荡放言，大逆不道。其中一条罪名就是，孔融和祢衡相互吹捧，祢衡称孔融“仲尼不死”，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孔融下狱弃市，妻子儿女皆被诛杀。

[3] 山阳郡：故治在今山东金乡县西。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

[4] 《鹦鹉赋》为祢衡代表作，是一篇托物言志之作。赋中描写具有“奇姿”“殊智”的鹦鹉，却不幸被“闭以雕笼，剪其翅羽”，失去自由。赋中“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的不自由生活，虽写鹦鹉，实以自喻，抒写才智之士生于乱世的愤闷心情，也稍微可见祢衡偏激性情的根源。赋中于寄人篱下之苦，颇有流露，至有“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显是祢衡虽知世途之艰险而不能自免。此赋辞采华丽，寓意深刻，状物惟肖，感慨深沉，融咏物、抒情、刺世为一体，是汉末小赋中的优秀之作。

[5] 开府：古代指高级官员（如三公、大将军、将军等）建立府署并自选僚属之意。汉朝三公、大将军可以开府。汉末局势混乱，将军等亦开府。幕府之中，一般有“长史”“丞”“参军”“主簿”等官职。

[6] 幽州涿郡：今河北涿州。

[7] 彭城：今江苏徐州。东汉末年徐州治所郯城（今山东郯城），徐州刺史陶谦与曹操有杀父之仇。当时曹操之父、前任太尉曹嵩在琅琊躲避战乱，曹操命令泰山太守应劭迎接曹嵩到己处。陶谦素来怨恨曹操，派遣骑兵掩杀曹嵩及其幼子曹德。一说陶谦派部将张闾护送曹嵩，因曹嵩携带辎重一百余车，张闾贪图财物，将曹嵩杀害，而陶谦并不知情。无论真相如何，不久曹操即以为父报仇为由起兵讨伐陶谦，袁绍亦派部将朱灵督三营军相助，陶谦在彭城迎击曹、袁联军，大败而逃。曹操尽屠彭城之众，数万（一说数十万）人被驱赶到泗水河中淹死，尸体阻塞了河道，致使河水都不能流动。

[8] 指中平三年（186年）张温于长安被拜为太尉一事，有传闻张温以巨款行贿方式得到此位，《后汉书》云：“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

[9] 关羽：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早年因犯事逃离家乡至幽州涿郡。中平元年（184年），汉室宗亲刘备在家乡涿县组织起了一支义勇军，参与扑灭黄巾军的战争。少年关羽与张飞（字益德，幽州涿郡人氏）一起加入，随刘备辗转各地。三人情同兄弟，寝则同床，刘备出席各种宴会时，张飞和关羽终日侍立在刘备身旁。二人均勇力绝伦，骁勇善战，并称为“万人敌”。

[10] 杜氏后来还为曹操生了曹林和曹衮两个儿子。杜氏与第一任丈夫秦谊所生之子秦朗随母住在曹府，因其低调谨慎，曹操很是喜欢，亦视为亲子，曾经对宾客道：“世有人爱假子如操

者乎？”

[11] 安息五案：汉代常见的杂技节目，来源于西方柔术，是一种在叠摞起的木案上进行表演的节目，现代杂技叠椅倒立以此发展而来。安息：古代中东的地名和国名，又作“帕提亚”（英文作Parthia，国家名），帕提亚为取英语Parthia之名的现代汉语音译，而Parthia之名源自波斯游牧民族——帕尔尼部落（Parni）之名，帕提亚人属于白匈奴的一支。汉朝则取其开国者Arsacids汉语音译“安息”作为国名。与汉朝关系密切，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国民以安息回马箭而著称。作为地名，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作为国名，指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的帕提亚（Parthia）帝国。

[12] 当归根可入药，是最常用的中药之一。被以当归劝谏投诚者，还有姜维。姜维字伯约，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南）人，自幼少孤，由母亲抚育成人，推崇郑玄经学。他本是魏国人，任魏天水郡中郎将时，正好遇上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姜维被上级、同僚猜忌，被迫投降蜀汉，因胆智出色为诸葛亮赏识，从此成为其北伐事业的衣钵继承者。据东晋史学家孙盛所著《杂记》记载，姜维在投奔诸葛亮时与母亲失散，姜母一直留在魏国，曾经写信给姜维，希望他帮忙找一些当归的药材。所谓“当归”，自然是寓意姜维当设法归还魏国。然而姜维回信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一种药材，用于安神、祛痰、开窍），不在当归也。”

[13] 鹦鹉洲：原在今湖北武汉武昌城外江中，因祢衡在此作《鹦鹉赋》而得名，在明末逐渐沉没。清乾隆年间，新淤鹦鹉洲，已和汉阳连成一片。古人多有凭吊鹦鹉洲及祢衡诗句，如唐诗人崔颢名作《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代大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被赦返回时，亦作《望鹦鹉洲悲祢衡》：“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鸂鶒啄孤凤，千春伤我情。”清诗人沈德潜《鹦鹉洲吊祢处士》诗云：“蚊视曹公气不摧，兰焚玉碎剧堪哀。故人慷慨推奇士，乱世纵横露俊才。洲沁何妨激涛浪，文章那肯辱蒿莱。只今后代经过者，烟雨茫茫酹一杯。”

[14] 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

第九章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原来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于是创编了一种锻炼方法，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使得练习者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

客

馆庭院中，袁术之女袁蜜正挥舞着一柄短剑，要赶去杀刘表使者蔡瑁。吴侯孙策挺身挡住，劝道：“杀害副使的是江夏黄祖手下，是我放走了他们，蜜娘不能将怒气出在刘表使者身上。”

袁蜜道：“你而今已贵为吴侯，我不敢再指责你做得不对。但刘表是黄祖上司，黄祖手下杀人，蔡瑁会不知道吗？我们十七个人来，却只有十六个人回去，让我如何向父亲大人交代？”

孙策道：“冤有头，债有主，就算要报仇，也要去找黄祖。”

袁蜜道：“听说今日有人行刺蔡瑁，想来是吴侯手下所为。当年射杀吴侯尊父的是黄祖部下，为何今日吴侯手下要找蔡瑁报仇呢？因为他也知道刘表、黄祖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孙策尚不知悉此事，闻言极感愕然，问道：“蜜娘刚刚与我一道从甘露寺回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蜜娘如何会知晓？”

袁蜜不答，只道：“吴侯请让开，无论如何，我都要带着蔡瑁的人头回去。”

她是袁术之女，又相识多年，孙策不敢用强，又不能任由她胡乱杀人，不免十分为难。

袁蜜亦看出孙策拿她没办法，正待强冲过去，忽手臂被人捉住，有人低声道：“蜜娘不要再胡闹了。”

袁蜜大怒道：“我胡闹……”转头看到捉住她的人是周瑜，登时面红耳赤，挥剑的手也停了下来。

周瑜遂低声劝道：“江夏黄祖与吴侯有杀父大仇，将来黄祖等人必死在孙氏之手，蜜娘何不将眼光放得长远些？吴侯亲自赶来客馆相劝，算是给足了蜜娘面子，蜜娘不要再让吴侯为难了。”

袁蜜怔了怔，忽跺脚道：“你们这些男子就是这样。”插剑入鞘，自行离开了客馆。

孙策叹道：“我还以为袁蜜长大后变得懂事多了，想不到还是那个性子。”见周瑜神色古怪，忙问道，“怎么了？”

周瑜道：“袁蜜说十七个人来，实际上客馆中只有十一个人，算上袁蜜和死去的秦谊，也只有十三个人。另外四个人在哪里？”

孙策愣了一愣，才叹道：“公瑾料事如神，之前你说袁蜜有所图谋，我还不相信，看来果真如此。”

周瑜又将蔡瑁、程普等诸事一一禀报，孙策便与周瑜一道赶来军营，欲连夜看望程普。

程普见孙策脸色不善，忙跪下请罪。孙策虎起脸，未及发话，周瑜已抢上前扶起程普，道：“程公何罪之有，不过是想为故主孙将军报仇而已。若不是程公，天下尚不知道我江东多忠勇之士。”

程普讪讪道：“我本来也没觉得这件事做错了，只是怕折了吴侯面子，所以才上前请罪。”

孙策喝道：“你违抗军令，私下行刺刘表使者，还敢说没做错？”

程普道：“臣本来想杀死黄祖使者，可那使者祢衡只是个手无缚鸡之

力的文士，臣不能下手，只好改向刘表使者下手，总不能让他们白来一趟，轻视我们江东无人。”

周瑜见孙策面色不豫，忙道：“程公说得有理，如果黄祖、刘表使者此行顺利，倒像是江东已忘记了吴侯身负杀父大仇，不免被天下人耻笑。这一点上，程公实是有功。况且刘表使者自己也是心怀鬼胎。好在现下都没事了，蔡瑁也决计不敢再追究此事。不如两相抵消，请吴侯宽恕程公吧。”

孙策听说连朝廷使者史春听说程普舍身行刺蔡瑁后，亦是赞叹不已，为孙策庆幸有这样的部属，顿觉荣光，脸色这才和缓了下来，又沉吟道：“但程普违抗军令，总不能不追究。”

周瑜道：“若不是程公那一剑，迄今尚不能发现飞天大盗就是甘宁，且是刘表使者手下。这件事上，程公立了大功，足以抵消违抗军令之罪。”

孙策听了，遂摆手道：“这次就这么算了。下次若再有违抗军令之举，定不轻饶。”

程普想不到竟能全身而退，大喜过望，一再道谢后，这才退了出去。

孙策问道：“程普自命元老，向来不服公瑾，曾当面令公瑾难堪，你为何反而一再为他求情？”

周瑜道：“程公对孙氏忠心耿耿，臣不愿吴侯失一良将。”

彼时程普仍在帐外，听到后老泪纵横，后与周瑜结为至交，对人道：“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孙策又详细问了甘宁来历，显然对这位飞天大盗极感兴趣。周瑜道：“甘宁尚未就擒，朝廷使者软甲尚未追回，不如发布公告，准甘宁自首。他见蔡瑁无事，一定会出来。”孙策道：“甚好，就这么办。”

周瑜道：“臣见吴侯今晚心情不好，是不是另有烦忧之事？”

孙策遂告道：“我今日去甘露寺接母亲时，在那里见到了罗汤。”

罗汤是乔氏旧仆，之前曾在婚礼上当众行刺孙策，周瑜因其神志不清，暗中将其放走，送去谯山焦光处。但后来有人夜闯草庐，欲掳走焦光，并格杀了周瑜几名亲兵卫士。罗汤也在当夜受惊失踪，自此下落不明。

周瑜听说罗汤出现在甘露寺，不由得吃了一惊，问道：“罗汤在甘露寺做什么，莫非他又想对吴侯不利？”

孙策摇了摇头，道：“我身边扈从甚多，罗汤根本近不了我身。而且他人似是早就在甘露寺，跟一帮愚民一道，在那里拜一名叫于吉的道士。我看到他后，就派人去叫他，但他扭头就跑。我看在二乔的面子上，也没有再派人去追捕。”

周瑜道：“罗汤痴痴傻傻，既然已经跑了，也不会再回来，吴侯又何须再烦心？”

孙策道：“我不是因为罗汤而心烦，而是因为那名道士于吉。”

原来有道士名于吉者，在北固山甘露寺附近建了一座精舍，烧香读道书，又制作符水为附近民众治病，很得人心，众人像拜神一般供奉祭拜他。孙策率人经过时，民众根本不予理睬，眼中只有于吉，没有吴侯。

周瑜这才明白究竟，忙劝道：“不过是一帮愚民而已，吴侯何须放在心上。”

孙策道：“非但有附近民众，还有许多官宦家眷，甚至连吴侯府功曹魏腾也在其中。你能想象吗？他们全部跪在于吉面前，恭恭敬敬地磕头。那于吉就像皇帝一样，坦然受拜。”越说越是气愤，左手紧紧握住剑柄。

周瑜道：“不过是无知而已，吴侯何须动怒。”

孙策冷笑道：“那于吉可不是无知。公瑾还记得当年黄巾张角如何起事的吗？”

最早张角亦信奉道教，后自行创立了太平道，以教主身份布道，布道的方式主要是以给人治病，以此来扩大影响。张角常持九节杖，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等，多有疗效。再趁机宣传太平道教义，发展徒众，教徒人数一度达到几十万。不但有贫民商贾，也有官吏，甚至宦官。张角势大后，便到处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动了黄巾起义。

孙策以于吉比张角，显是动了杀机。周瑜料想难以劝转，遂道：“于吉既曾为大众治病，甚得民心，公开杀害，于吴侯声名有损，不如派人暗中将其逮捕，驱逐出吴地。”

孙策难忘今日万众朝拜于吉的场面，听了周瑜建议，反而愈发恼怒，道：“于吉竖子妖妄，能幻惑众心，我就是要将他公开处死，以儆效尤。”

狂怒之下，即刻发出令牌，命人连夜赶到甘露寺附近逮捕于吉。又下令逮捕功曹魏腾下狱，等捕捉到于吉，一并斩首示众。

当夜于吉即被逮至京城，孙策遂下令次日将其与魏腾一道在市集处斩。消息传开后，许多官吏通过孙策母亲吴夫人说情，孙策不肯同意，坚持要杀于吉。吴夫人遂改为魏腾求情。孙策仍不愿意，吴夫人便以跳井自杀威胁。孙策见母亲一定要救魏腾，只好退让一步，释放了魏腾，只将于吉处死。

周瑜本认为于吉罪不至死，但见到为其求情者前仆后继，也是悚然而惊。当年汉武帝怒杀游侠郭解^[1]，并诛其族，并不是郭解本人犯了大罪，而是其名太盛，被捕后连大将军卫青都为其说情，跟今日孙策杀于吉颇有相似之处。孙策见诸将之中只有周瑜理解自己的心思，愈发亲密。

于吉被杀后次日，终于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军中工匠陈是试制出了

九连弩，且加了立柱，能用来装备水师船舰。周瑜便下令即刻装配，一直忙到次日下午，有军士来禀报，说吴侯晚间在吴侯府设宴招待众使者，请周瑜早些赴席。周瑜闻报，见天色不早，只得先赶回家换衣。

刚好乔氏姊妹陪袁蜜外出游览归来，周瑜闪避不及，便上前招呼，告知吴侯宴请使者一事。袁蜜道：“我虽是女流之辈，究竟也是一方使者，一定会准时赴席。”乔婧笑道：“蜜娘越来越有丈夫气概。”

袁蜜因得吴侯母亲吴夫人喜爱，住在吴侯府中，遂道：“那我先回去沐浴更衣，为晚宴做准备。”又问道：“大乔姊姊不回吴侯府吗？”

乔媵摇头道：“我不喜欢热闹。今晚吴侯请客，吴侯府一定吵得很，我今晚留宿在小乔这里好了。”周瑜忙道：“大乔请自便。”

乔婧见袁蜜转身欲走，忙道：“蜜娘何不等周郎换过衣衫，一道赴吴侯府？”

袁蜜却是不肯多候，也学男子般拱了拱手，自上车去了。

周瑜遂入家梳洗一番，换过衣衫，这才与乔氏姊妹告别，自往吴侯府而来。

宾客大多已经抵达，孙策正亲自向众使者引见太史慈，足见对太史慈之器重。一干老将如程普等均愤愤不平，见周瑜到来，纷纷赶来诉说吴侯偏心外人。

周瑜道：“太史慈虽是青州人，却是义士。吴侯热忱待他，只因他新来京口，人生地不熟，须得格外引见，各位不必多疑。”

程普已对周瑜心悦诚服，听了他的一番解释，这才勉强作罢。

不一会儿，宴席大开。孙策安排史春坐了首席，自己亲自作陪，二弟孙权和四弟孙匡则分侍左右。史氏有朝廷使者身份，如此安排，旁人也无异议。

孙策麾下，文官以长史张昭为首，武官则以中护军周瑜为首。虽则诸侯逐鹿中原，但各方仍接受朝廷册封任命，如孙策之吴侯、袁绍之大将军等。东汉自外戚掌权，外戚多以大将军身份凌驾于百官之上，因而武官地位更高。以官职论，袁绍大将军地位最高，位在三公之上，其人实力也最强，其使者许攸本该坐右首第一，由周瑜作陪，但袁术是孙氏座主，至少面子上的事要做足，遂由袁术使者袁蜜坐了右首第一，周瑜作陪。袁绍使者许攸坐了左首第一，长史张昭作陪。刘表使者蔡瑁则由孙策三弟孙翊作陪。余下宾客则各按官职身份依次就座。

彼时民间饮料以酒、浆为主，酒多以粮食酿造，浆则是用米粉或面粉调水制成的水饮，略带酸味，用以佐酒，风味极佳。但在吴地，茶叶已开始流行，因而席间亦备有三种饮料，供宾客选择。袁绍使者许攸等人一时好奇，饮了一口茶水，便立即嫌苦吐了出来，仍改饮酒浆。

酒过三巡后，孙策直接宣布要与曹操结亲，四弟孙匡将娶曹操侄女为妻，堂中一片哗然。除史春外，各使者显是意外之极。

袁绍使者许攸忽阴阳怪气地道：“听说袁术袁公曾道：‘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我等一直以为吴侯要与袁术结亲呢。”

又有意无意地望着袁术之女袁蜜。席中诸人由此皆以为孙策原本要娶袁蜜，却不知为何又改娶了乔公孙女乔媛。袁蜜也不辩驳，冷笑一声，当即起身离去。

周瑜既是袁术一方主陪，见状忙追了出去，问道：“蜜娘要去哪里？”

袁蜜道：“我饮不惯吴地的酒，头有些晕，得找个地方醒醒酒。”走出几步，忽又转身回来，走到周瑜面前，问道：“当日周郎当面拒绝家父提亲，可是嫌弃袁蜜长得不如小乔，又不及她温柔？”

周瑜料不到袁蜜会当面提起这件事，极是尴尬，忙道：“当然不是。我心中只有小乔，蜜娘是知道的。”

袁蜜道：“我当然知道。当年在洛阳，周郎因为寻找小乔来到官署，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看到了你脸上的焦急，由此知道小乔一定对你

十分重要。可是周郎，当年我也是对你一见倾心，可你心中只有小乔。我常常想，要是我比小乔先认识你就好了。”

此时二人站得极近，周瑜闻见她浑身酒气，忙道：“蜜娘，你醉了，我叫人送你回去歇息。”

袁蜜举手抚额，身子晃了晃，周瑜忙伸手扶住。袁蜜勉强站直身子，奋力推开周瑜，道：“我袁蜜是堂堂袁氏之女，不需要人可怜，尤其是你周瑜。”

周瑜愕然道：“我哪有……”

忽听到有人问道：“蜜娘是不舒服吗？”却是孙策二弟孙权跟了出来。

袁蜜道：“我没事。”狠狠瞪了周瑜一眼，扬长而去。

孙权很是费解，问道：“蜜娘怎么了？她为何那样看着周将军？”

周瑜颇为难堪，因对方是吴侯亲弟，又不能不答，道：“这个……可能是……”

忽听到门外有呼喝之声，周瑜忙借故告辞，赶出去察看。大门处当真出了事，有人往吴侯府门匾射了一箭。

周瑜忙问道：“那人呢？”卫士道：“箭是从暗处射来的，臣等追过去时，人已经不见了。”

周瑜命人搭梯子取下羽箭，只是普通箭支，并无特别之处。但这入既朝吴侯府射箭，分明是想警示什么，当即安排人手，加强巡防。

袁蜜径直进来内府，却不回自己住处，而是溜到乔媛住处。孙策早娶有妻室，且有子有女，这次再娶乔媛，专门为她安排了一处偏院。乔媛今晚不在，院中只有婢女雀儿，见袁蜜进来，忙告道：“夫人不在房中。”

袁蜜道：“我知道大乔姊姊不在，我只是有些口渴，想喝她后院中的井水。上次来这里时喝过，甘冽可口，很想再喝。”

雀儿闻言忙道：“吴侯府人人都说这口井的水好喝呢。娘子请稍候，婢子这就去打些新鲜井水。”

袁蜜道：“我饮了不少酒，头有些晕，你再研磨些菰菜子^[2]放进去，好为我解酒。”

雀儿笑道：“这是井华水，是洛阳一带惯用的醒酒法子，对不对？夫人也教过婢子。”笑着自去了。

袁蜜见雀儿去了后院，便悄悄溜入乔媛房中，见堂中点有灯烛，便顺手取了。直奔到卧房，举灯略略一照，立即留意到窗下的圆肚凳。这种凳子在江东特别流行，凳面为圆形，侧面呈鼓状。她将灯放下，搬起圆凳，甚为沉甸，翻过来一看，凳肚中空，放置着一个精致的箱体。袁蜜大喜过望，小心翼翼地将箱体取出，打开看了一眼，又迅速合上。重新将灯烛放回堂中，带了箱体出来偏院，先赶回自己住处，取了些衣服包在外面，做成包袱行囊状，往侧门而来。

卫士奇道：“使者君不是该在宴席上吗？如何深夜带着个大包袱出门？”

袁蜜道：“我住不惯吴侯府，要回去客馆。”卫士不敢阻拦，任凭她去了。

走出不远，便有两人从黑暗中闪身而出，为首之人是袁蜜兄长袁耀。他早已另率随从来到京口，与袁蜜暗中保持联络。

袁耀一直等在侧门附近，见袁蜜出来，忙迎上来问道：“得手了吗？”

袁蜜道：“得手了。果如我所料，孙策将这物事交给了大乔收藏，大乔自以为聪明，将它藏在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地方，我一下子就找到了。”

袁耀道：“这么重要的物事，竟然放在窗下的圆凳中？这可不容易想

到。”

袁蜜不无得意地道：“我跟乔氏姊妹一道长大，她们性情我最熟悉不过。”

袁耀道：“船只早已经准备好，我们连夜走水路离开京口。”

袁蜜忙从怀中掏出一面令牌，道：“这是周瑜的中护军符令，我刚才趁他不注意从他身上偷的。哥哥带上它，如遇水军拦截盘问，可凭它顺利通关。”

袁耀道：“妹妹不跟我一道吗？”袁蜜道：“我先留下来。目下他们尚未发现丢了东西，我是装作醉酒溜出来的，再回去席中，他们也不会起疑。这样可以为哥哥赢得逃走的时间。”又道：“哥哥放心，就算他们查到是我所为，又能怎样？虽然孙策羽翼已成，阿爹究竟还是孙氏宗主，他绝不敢动我一根毫毛。”

袁耀遂不再迟疑，道：“妹妹多加小心。”自携了箱匣、符令去了。

袁蜜便绕了半圈，又从吴侯府大门进去。适才有贼人向吴侯府门匾射箭，卫士曾赶去追捕，以为袁蜜正好在那时候出府，也不以为意。

堂中众人见袁蜜离席许久，又大模大样地回来，均感惊诧。但此刻正要散席，也没有人再追问她去了哪里。

孙策送众使者出来时，袁绍使者许攸忽抱怨道：“客馆的水很难喝，而且只有那一口井。吴侯何不修条水渠，引江水入馆？”

孙策今晚心情极好，随口应道：“客馆水很难喝吗？实在抱歉。我这就亲自去客馆查勘，果真难喝的话，一定设法解决。”

长史张昭忙低声告道：“这许攸是不满吴侯跟曹操结盟，有意滋事，何必理他？吴侯也犯不着为这个亲自去趟客馆，就由臣去好了。”

孙策笑道：“不管怎样，他是客，我是主，主人总得让客人满意，这

才是待客之道。我亲自去客馆，算是最大的诚意。”不顾张昭阻拦，亲自跟随众使者来到客馆。

到客馆门前时，依例要贵客先进，其后才是主宾。史春是朝廷使者，身份最尊，于是孙策让到一旁，请史春先进。史春冷然道：“想不到东吴之地，礼仪倒是周道。”

刚抬脚踏过门槛，便有寒气扑面，剑光耀眼。史春身怀武艺，剑术不凡，忙伸手去拔剑，剑尚未出鞘，被对方迎面一剑刺中胸口。刺客又迅疾回手收剑，鲜血激射而出，少许溅到一旁孙策脸上。

朝廷使者于客馆门前、众目睽睽下遇刺，孙策大惊失色，忙拔出佩剑，上前与刺客格斗。

众人这才会意，早有刺客埋伏在客馆中，只等史春进门。那刺客中等身材，穿着客馆仆役的衣衫，以黑布蒙脸，只露出两只眼睛。周瑜见吴侯亲自上前擒拿刺客，忙请众使者退到一边，命军士持强弩包围客馆。又怕孙策有失，忙上前叫道：“请吴侯退下，臣好下令放箭。”

刺客武功高强，孙策亦是虎将，打得兴起，不肯听从。二人又正好在客馆大门内剧斗，剑气森森，将大门堵得严严实实，旁人无法冲入。

军士已抱住史春，将他拖到一旁。周瑜上前检视，见史春伤在要害处，已是奄奄一息，忙招手叫部将吕蒙，命道：“持我符令，速速出城，去谯山请神医到此。”

往身上一摸，才发现符令已失，便解下腰间佩剑，交给吕蒙道：“你先凭此剑出城，务必请到神医到此，不过不要提伤者是朝廷使者，只说是吴侯贵客。”吕蒙应命去了。

许攸正好站在周瑜身边，闻言问道：“周将军说的神医，是名闻天下的神医华佗吗？”

周瑜这才知道自己情急之下，竟无意泄露了华佗行踪，一时难以回答，只好不置可否。正要起身去相助孙策，却被史春紧紧抓住手腕。

周瑜问道：“使者君可是有什么话说？”史春道：“小乔……劳烦将军转告小乔……我……”

忽听到孙策大叫一声，周瑜一时顾不上更多，忙挣脱手腕，赶来察看——

原来刘表使者蔡瑁见孙策久战刺客不下，自恃骁勇，拔剑强行入馆助战。那刺客竟舍了孙策，赶来擒拿蔡瑁。虽被孙策一剑斩中后背，却也一招制住蔡瑁，将他擒作人质。

众人尽皆愣住，孙策也不敢再上前，喝令众军士退下。

倒是许攸笑道：“阁下不知道江东孙氏跟荆州刘表有杀父之仇吗？你擒住的这个人叫蔡瑁，是刘表使者，也是刘表内弟，吴侯不杀他就不错了，丝毫不会将他性命放在心上。”

刺客一怔，随即大声道：“就算是杀父仇人，而今他也是使者身份。日后传出吴侯为私怨而害死来使性命，于孙氏声名可是大大的不利。”

孙策颇好颜面，当即道：“只要你放了蔡瑁，就此投降受擒，我保证不会杀你。”

许攸道：“吴侯是最讲信义之人，他既答应饶你性命，还不快快放人投降。”

刺客道：“我要的可不止这些。”孙策道：“你还想要什么？莫非想取我性命吗？”

刺客摇头道：“吴侯武功盖世，我久仰大名，今日亲见，方知所传不虚。我不是吴侯对手，若不是这蔡瑁贸然闯入，再过一阵，我便会为吴侯所擒，哪有本事能取吴侯性命？”

孙策闻言心下大悦，问道：“那么你想要什么？”

刺客道：“当然是要放我离开这里。请吴侯下令，让弓弩手退开。”

孙策爱惜对方骁勇，道：“就算阁下能逃出客馆，也无法离开铁瓮城。何不放了使者，束手就擒？我保证不会害你性命。”

刺客道：“虽然吴侯知人善用，可未必人人愿意为你效力。让开，再不让开，我便要与这刘表使者同归于尽。”

孙策见对方意志坚定，总不能任凭蔡瑁在自己面前被杀死，只得下令，命包围客馆的弓弩手退去。刺客忽将蔡瑁朝前大力一推，转身便往客馆后面跑去。

周瑜急令军士追赶，孙策忙叫道：“我要活的。”

进来客馆查看时，仆役、守卫倒了一地，但只是被打晕了过去，人无大碍。

孙策皱眉道：“那刺客只有一个人，客馆有这么多守卫、仆役，竟如此不济吗？”

周瑜忽想到一事，忙问道：“使者君之前说井水难喝，是吗？”许攸道：“是啊，有一股子怪味。”

周瑜忙赶来后院井边，亲手打了一桶水，闻上一闻，果有一股微酸之气味。孙策跟过来，道：“果真很难喝吗？让我喝一口。”

周瑜忙道：“不能喝，井中被人下了毒。客馆上下喝的水都是这口井中打上来的，仆役、卫士都中了毒，人数虽多，却根本不是刺客对手。”

孙策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史春被刺客当胸一剑刺中，蔡瑁也是一招受制，毫无反抗之力，原来都事先中了毒。”忙命人将井口封了，另外为众使者安排住处。

周瑜道：“史春受了重伤，宿于别处多有不便，不如交由臣带去军营，好予以照顾。”

孙策道：“公瑾不是一直视史春为仇人吗？为何还要如此待他？”

早前周瑜深恨史春，但这几日与他一道查案，甚至还相约到酒肆饮酒，早已有惺惺相惜之意，但不好明说，只好道：“史春是朝廷使者，无论如何都不能死在这里。就算我要取他性命，也要等日后再私下了结。”

孙策道：“公瑾如此识大体，我也就放心了。”

负责追捕的军士回来禀报道：“刺客逃到江边，人就不见了。”

孙策遂下令全城搜捕，军士为难地道：“那刺客以布蒙脸，未露真面目，臣等要如何搜捕？”

孙策心想也是，便斥退军士，招手叫过周瑜，低声问道：“你见过甘宁，你看这刺客像不像是甘宁？”

周瑜道：“身材倒是都差不多。不过之前史春曾追击甘宁，甘宁根本不敢与他交手，足见自知武艺与对方差得太远。但今晚的刺客能抵挡吴侯这么久，武艺应该不会比史春差太多。”

孙策道：“这么说，刺客不是甘宁了。”又道：“但除了甘宁，还有谁有本事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入客馆，往井中投毒？也许他只是真人不露相，之前一再躲避，不过是不想因跟史春交手而惊动官兵。”

周瑜道：“甘宁是蔡瑁手下，只是受命假意行刺蔡瑁，为什么突然要杀朝廷使者呢？蔡瑁可绝对不敢得罪曹操。”

孙策道：“那为什么告示贴了两天，甘宁仍然不肯来自首？莫非他贪图那件软甲？”

周瑜也不明情由，遂命人叫来蔡瑁，问道：“吴侯允准甘宁自首，为何他迟迟不肯出来？他可有与蔡使者暗中联络？”

蔡瑁忙道：“没有，没有联络。自从望江楼一别，我再也没见过甘宁。至于他为什么不肯向吴侯自首，我也不大清楚。或许他一直躲藏在什么隐蔽之处，没有看到吴侯公告。”

孙策道：“那么刚才制住蔡使者的刺客，你觉得他像不像甘宁？”蔡瑁一怔，道：“我……我不知道……”

孙策问道：“甘宁武艺到底如何？”蔡瑁道：“他曾是贼盗首领，当然还算不错了，不然何以服众？”

孙策得意地看了周瑜一眼，又问道：“蔡使者当真没有认出刺客到底是不是甘宁吗？”蔡瑁道：“身材差不多，可是看不清脸，不好说。”

孙策却还是不肯甘休，道：“会不会是蔡使者认出刺客是甘宁，所以才刻意上前？”

蔡瑁忙道：“不，不是。我曾惹了不少风波，幸亏吴侯宽宏大量，不予追究。我一直有心谢罪，而且我自问武艺还算过得去，所以想上前助吴侯一臂之力，却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毒。”顿了顿，又问道：“而且甘宁为什么要杀朝廷使者？适才吴侯斩了刺客一剑，刺客受了重伤，如果是甘宁，他身上穿有软甲，一定能抵挡那一剑。”

这是个极为有力的证据，孙策遂不再怀疑刺客是甘宁，便命人送蔡瑁去新住处。

客馆馆长已醒了过来，听说出了大事，忙赶来向吴侯请罪。

孙策责备道：“这里是客馆，内外均有守卫，竟然还有人往井中下毒，而今刺客更是穿着仆役的衣服埋伏在客馆中。你身为馆长，可有尽过一点本分吗？”

馆长结结巴巴地道：“吕司马派了许多军士打扮成仆役，混在客馆中，个个都面生得很。如果陌生人出现，只要穿着仆役的衣服，臣也会以为他是吕司马手下。”

周瑜忙道：“这不怪吕蒙，是臣的主意。臣原先是为了方便监视史春一行，不想给了歹人可乘之机。”

孙策斥责了馆长几句，令他尽快解决水井问题，又知乔媛今晚不在

吴侯府，便与周瑜一道来到军营。

凌晨时，吕蒙才带着神医华佗赶来军营。华佗一检视史春伤口，便皱眉道：“刺伤吴侯贵客的人，就是在谯山持剑杀人的凶手。”

周瑜闻言大惊失色，问道：“华神医有把握吗？”华佗道：“十足把握。”

孙策闻言大奇，问道：“华神医仅凭伤势，就能看出门道来吗？”

华佗道：“伤口能看出许多东西，譬如对方剑法、力道等。”

孙策大奇，忙将周瑜拉到一边，道：“公瑾之前不是说杀死你亲信卫士的凶手是曹操所派吗？为何他又要行刺史春？”

周瑜道：“主使凶手者或许另有其人。又或许是曹操有意如此，好将害死朝廷使者的过失加到吴侯头上。”

孙策道：“如果是后者，曹操为什么要主动跟我结亲呢？那可是他亲弟弟的女儿，他的亲侄女。”

周瑜道：“朝廷使者在吴地甚至是吴侯面前遇刺，朝廷定会追究，曹操从中斡旋，再加上结亲之事，便能令吴侯对他感激涕零。”

孙策自从知道蔡瑁自己派刺客甘宁来刺杀自己后，对各种奇怪的权谋诡计倒是见怪不怪了，道：“我倒是相信，曹操绝对有此心计。”

周瑜道：“目下只盼朝廷使者不要死在吴地。”走过去问道：“请教华神医，伤者活下来的希望有多大？”

华佗道：“我有五成把握能救他，剩下的，要看他自己。”

孙策笑道：“那就没问题了。这个人表面看起来文质彬彬，却不是那种常见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墨客，武功相当不错，而且为人又冷又硬，一定会活下来的。”

华佗道：“阁下是谁？怎么到了这个时候，还有闲心在这里说风凉话？”周瑜忙道：“这位就是吴侯。”

华佗只“哦”了一声，似乎并不将吴地之主放在眼里，便道：“我要准备给伤者动手术了。”

华佗以善于养生、用药精当、针灸简捷、手术神奇而著名于世，尤其是最后一项，独步当时，同侪不能望其项背。其人有独门方药麻沸散^[3]，和热酒喂患者服下后，患者即失去知觉，如醉死一般。华佗再施行“剖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等手术，完成后用桑皮线缝合伤口，涂上神膏，四五日除痛，一月间伤口便可愈合复原。孙策等人久闻华佗手术精妙，忽听到他要给史春做手术，不免想从旁观看，华佗却毫不客气，将众人驱逐出军帐，连吴侯面子也不肯给。

出帐后，孙策呵呵笑道：“我已经许久没有受到这般待遇，尤其是我当上吴侯后。”

周瑜道：“神医嘛，总是有些古怪脾气的，还望吴侯不要见怪。”

孙策道：“无妨，我倒是喜欢华神医的直性子。”又道：“公瑾，你还拿我当知心挚友吗？”

周瑜道：“当然。吴侯有任何话，都可以跟臣说。”

孙策道：“那好，我要跟着你去查这件案子。而且你不能当我是吴侯，我们还是像从前那样，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周瑜忙道：“吴侯贵为吴侯……”

孙策不悦地道：“你怎么又来了？再这样，我可就要正式下令，命令你不准拿我当吴侯了。”

周瑜无可奈何，只得勉强答应。又道：“天就快要亮了，请吴侯先去歇息。这里有臣一人守着就足够了。”

孙策道：“刚才还说要像从前那样，从前可都是同起同卧，同进同出。总之，你不睡，我也不会睡。”

周瑜见孙策当了真，只得引其来到自己帐中。二人脱下外袍，和衣卧到榻上。

周瑜吞吞吐吐地道：“有件事，须得禀报吴侯，有人盗走了臣的中护军符令。”

孙策一跃而起，道：“公瑾丢了随身符令吗？奇怪了，公瑾这么精干，什么人能从你身上盗走符令？”

周瑜叹了口气，道：“当然是想也想不到的人。”

二人为婚礼准备多日，这几日也连续忙碌，未曾酣睡过，天将亮时，终于双双迷糊了过去。

周瑜醒来时，天已大亮，他见孙策还在熟睡中，便取过毡毯，为他盖上，自己穿好衣服，赶出来看望史春伤势。吕蒙仍守在帐前，告道：“华神医刚刚才结束手术，到江边散步去了。”

周瑜问道：“华神医忙了一整夜吗？”吕蒙点点头，道：“华神医说伤者中毒在先，重伤在后，得先驱毒，再治伤，所以费时费力。不过华神医说了，伤者体魄、意志均是人中之杰，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只须安心静养，一个月便可痊愈。”

周瑜想到昨晚孙策坚信史春一定能活下来之语，不禁会心一笑。

吕蒙又告道：“华神医另外单开了方子，可解客馆井水之毒，臣已连夜派人配药熬汤送去，这会子诸人之毒应该已解，再无大碍。”

周瑜很满意吕蒙的周到，点头道：“辛苦你了，你先去歇息，派两名军士守在这里即可。”

进来探视史春，他刚服了华佗熬制的汤药，神志初醒。

周瑜问道：“使者君昨晚想说什么，让我转告小乔什么？”史春忽有

些局促起来，摇头道：“没什么。”

周瑜道：“使者君伤在要害，你当时以为你要死了，那是你临终之语，一定很重要。”

史春苦笑道：“现下我不是还活着吗？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又问道：“为何我昨晚拔剑时忽然失去了气力，我是不是在酒宴上中了毒？”

周瑜道：“使者君是中了毒，不独你，客馆中所有人都中了毒，毒药就投在客馆的水井中。”

史春皱眉道：“这么说，还有人在暗中算计客馆使者了。”

周瑜道：“使者君安心养伤，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又问道：“使者君觉得行刺你的刺客会是什么来头？”

史春道：“还有什么来头，当然是曹丞相的仇家。依我看，袁术使者梁纲嫌疑最大，其次是袁绍使者许攸、淳于琼。刘表使者蔡瑁也有嫌疑。他居然能想到自己行刺自己，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周瑜等的就是这句话，趁机问道：“会不会有人跟蔡瑁想法一样，自己行刺自己？”

史春身负重伤，虽然醒转，但仍然难以集中精力思索，怔了好半晌，才明白周瑜话意，笑道：“莫非周将军认为是曹丞相派人来刺杀我？”

周瑜道：“自从洛阳相识以来，很少看到使者君展露出笑容。如此，你是有把握刺客不是曹操所派了？”

史春道：“十足把握。”又道：“出发前，曹丞相曾提过，此行极可能会遭遇刺客行刺，所以他送了软甲给我，想不到果然被他说中了。”

周瑜登时醒悟，心道：“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曹操哪能猜到软甲会被人窃去，他既将如此珍贵的软甲送给史春，显是对其十分关爱，生怕他受伤了。既是如此，又怎会另外派人行刺？”

他见史春虚弱之极，便令其好好歇息，自己出帐寻找华佗。却见工匠陈是正与华佗站在一艘兵船船头热聊。

周瑜遂上船问道：“华神医也对我们东吴兵船感兴趣吗？”

华佗道：“我漫游各地，还从未见过这样大的船，一时好奇。正好遇到陈工匠，他便引我上船，为我详作介绍。”

陈是听到二人对话，倒是吃了一惊，道：“这位不是焦隐士吗，如何成了华神医？莫非就是名闻天下的华佗华神医？”

周瑜笑道：“这位正是华神医，你如何会将他当成焦隐士？”

陈是道：“臣曾陪妻子到谯山草庐请焦隐士治病，是这位大夫出来为拙荆诊治，我以为他就是焦隐士，想不到竟是华神医。”

华佗道：“当时焦隐士采药去了，我临时冒充了他。”

华佗大名鼎鼎，陈是很是激动，道：“华神医能来到我们京口，实在是太好了。”

周瑜道：“华神医，我有问题请教。”华佗道：“正好，我也有问题请教周将军。”周瑜忙道：“华神医是贵客，请先说。”

华佗问道：“军帐中受伤的男子是什么人？”周瑜道：“他叫史春，是朝廷使者，同时也是曹操的人。”

华佗讶然道：“他是曹操的人吗？那为何……”一时沉吟，不肯说完。

周瑜道：“华神医也看出关窍了？史春是曹操心腹，这点已经确认无疑。可昨晚刺客冒着生命危险埋伏在客馆中，只为杀他一人，足见刺客不是曹操一方的。”

陈是人在军营，不知外面情形，忙问道：“什么刺客？”

周瑜便大致说了经过，又道：“那刺客就是前晚在谯山草庐行凶的凶手，还试图绑走焦隐士。”

华佗道：“我明白周将军的意思了，你是想问除了曹操外，谁还有可能一定要掳走我。也许对方只是针对焦光呢？”

周瑜道：“焦光只是隐士，不以医术著名。对方要绑走的应该是华神医，毕竟你身怀绝技，价值重大。”又想起当年远赴洛阳寻找工匠陈是一事来。陈是见周瑜望向自己，也有所会意，连连点头。

华佗道：“不管对方是谁，我形迹已露，怕是曹操很快就会派人找上门来，京口是留不得了。”

陈是忙道：“有吴侯庇护，华神医何须再东躲西藏？”

周瑜道：“一味这样躲下去也不是办法。华神医不妨先留在这里，我们看看是否能想个解决的法子，至少要先抓到刺客再说。那人武功了得，还敢公然行刺朝廷使者，怕是大有来历之人。”

华佗叹道：“如此说来，我岂不是既得罪了大有来历的曹操，又得罪了另一个大有来历的人？”

周瑜心念一动，刚要说话，华佗又道：“吴侯夫人大乔出生当日，我也在乔府中，大乔是医圣张机亲自接生。尊夫人小乔出生当日，凑巧我在乔府为乔公治病，也是因为产婆未至，只好临时上阵，亲手接生了小乔。”

周瑜闻言大诧，道：“我竟不知道这件事。大乔、小乔得医圣、神医亲自接生，当真荣耀之至。”

华佗道：“只怕二位乔夫人也不知道。乔公为人清廉自律，不会将这种事当作炫耀之资。”

忽有军士来报道：“吴侯夫人派人来请吴侯回府，吴侯请周将军同去。”

周瑜点头道：“我知道了。”又道：“陈匠师，你既与华神医相识，便请妥善照顾。有任何需要，尽可以直接来找我。”

陈是满口应允，不断挠头，喜不自胜，显然觉得能有机会亲近神医

是莫大的荣幸。

华佗问道：“前几日在谯山草庐受伤的卫士，人可在军营中？”周瑜道：“那是我的卫士长冯则，他是京口本地人，我让人送他回家养伤去了。”

华佗道：“我想去看看他，他究竟是因为我才受了重伤。”陈是忙道：“冯家离我家不远，我带华神医去便是。”

周瑜不便拂了华佗好意，遂点头应允，又道：“目下刺客尚未就擒，怕是还会对华神医不利。你带上几名卫士随行，好好保护华神医。”

陈是满口应了，周瑜这才告辞下船。

孙策正在军帐前来回徘徊，见周瑜回来，忙迎上来问道：“公瑾去了哪里？我还生怕你丢下我一个人去破案了。”

周瑜道：“我刚见过华神医。华神医感叹说，他得罪大有来历的曹操，又得罪了另一个大有来历的人。我在想，这是不是同一件事？”

孙策狐疑道：“什么同一件事？”周瑜道：“曹操是因为要治头风病，才四下疯狂找华神医。会不会他的对头知道了这件事，便想抢先将华神医抓在手里，好以此来要挟曹操？”

孙策道：“哎呀，还真是！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又道：“曹操对头无非袁绍、袁术、刘表，他三人目下都有使者在京口，都有嫌疑。”

周瑜道：“我倒觉得更像是许都那位所为。”

“许都那位”自然是指汉献帝刘协。他虽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但绝对会视曹操为最大的对头。他肯定也知道曹操为头风病所苦，不得不遍寻神医华佗一事，更有掳走华佗以要挟曹操就范的动机。而史春明为朝廷使者，实为曹操心腹，汉献帝亦有足够理由将他暗中除掉。

华佗与史春两件事比较而言，显然华佗更为重要。除非有私人恩

怨，行刺史春只显多余，因为曹操心腹并非只有史春一个，杀了史春，还会有王春、张春冒头。刺客却冒险埋伏在客馆，为保证一击得手，更是事先往井中投毒。

以昨晚情形而论，刘表使者蔡瑁被挟为人质只是意外，蔡瑁不贸然冲出的话，刺客必为孙策所擒。刺客不会不知道当众行刺的危险，他等于是做好了牺牲自己来杀史春，表明有比神医华佗更重要的事，促使他不得不先行除掉史春。

还有什么比神医华佗更重要的事呢？对汉献帝而言，显然就是副使者种辑的秘密使命了。

孙策骤然醒悟，道：“昨晚种辑托病未曾赴宴，完全有时间来安排此事。”又道：“昨晚在客馆也一直未见种辑，该不会与我交手的人就是他吧？他既在朝中任长水校尉，武功自是不弱。”

周瑜道：“如果种辑就是刺客，那么他也是在谯山杀死我四名卫士的凶手。不过当日我派了人监视史春一行，没人见到种辑离开客馆。”

孙策笑道：“种辑不是普通人，要想进出客馆，总有法子。那史春不就半夜溜出去见太史慈，从容回来时才被人发现吗？”又道：“别忘了京城中还有一位飞天大盗甘宁，更是出入客馆如履平地。”

周瑜也认为种辑嫌疑很大，道：“这个倒也不难验证，刺客昨晚被吴侯斩了一剑，受伤不轻，只需检视种辑背部是否有伤，便能一见分晓。”

驰回吴侯府时，远远见到门前挤了不少人，似在与长史张昭争吵什么。

孙策驱马过去，问道：“出了什么事？”张昭忙禀道：“这些人都是朝廷使者的侍从，目下使者受伤被带走，他们群龙无首，便吵着要吴侯交出凶手。”

孙策便上前道：“你们副使者种辑呢？叫他出来见我。”

一名侍从道：“种校尉昨晚就不见了，到现在还不见人影。”

当即有人猜测道：“会不会种校尉也被刺客杀了？”

一时又喧闹起来，众人纷纷要求吴侯交出凶手来。

孙策听说朝廷副使者种辑失踪，与周瑜交换了一下眼色，二人愈发肯定种辑便是昨晚的刺客。孙策忙命人到各处医铺去搜捕背上有剑伤的男子，又命人找画工将种辑面貌画出，以寻人的名义张贴在城门要害处。

刚及安排完这些，又有军士来报道：“夫人请吴侯立即回内府，说有要事。”又告道：“周将军夫人也来了。”

孙策便引着周瑜一道进来内府。堂中非但有乔氏姊妹，袁蜜亦在这里。

孙策进来便问道：“夫人不是今日才回府吗，有什么要事？”

乔媛嗫嚅道：“夫君交给我的东西，不见了。”孙策道：“什么东西不见了？”乔媛道：“就是那件东西。”

乔婧问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见了，姊姊神色如此紧张？”乔媛道：“我不能说，但夫君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孙策神色立即警觉起来，问道：“难道是那只箱匣不见了？”见妻子略略点头，当即大怒道：“我将那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保管，等于是将性命托付给你，你竟然弄丢了。”

乔媛从未见过孙策对自己发这么大脾气，低头不语。

周瑜忙道：“吴侯夫人昨晚不在府中，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孙策怒道：“她是我的新婚夫人，不宿在吴侯府，反倒还成弄丢东西的理由了？”

袁蜜不忍见到乔媛被孙策当众责骂，遂挺身道：“那东西是我拿走的。”

孙策大为震动，道：“是你？你怎么……”

袁蜜道：“家父收到消息，说吴侯手里有重要物事，家父很有兴趣，遂派我来京口寻找。”

孙策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袁公肯放我二弟回来。好，好，好。”连说了三个“好”字，铁青着脸扬长而去。

袁蜜走到乔媛面前，歉然道：“大乔姊姊，实在抱歉，我也不想这样……”

乔媛很是难过，但仍然保持了风度，只道：“这个……其实……”

周瑜已招手叫进军士，道：“蜜娘不宜再留在吴侯府，这就请吧。”

袁蜜遂不再多言，默默转身出门。周瑜意味深长地看了二乔一眼，摇了摇头，这才跟了出去。

乔媛追到门口，目送袁蜜走远，问道：“我们这么做对吗？”乔婧道：“是蜜娘心怀歹意在先，我们不过是顺势设局引她入瓮而已。”

乔媛道：“吴侯会如何处置蜜娘？”乔婧道：“有周郎在，吴侯不会拿她怎样的，顶多关押起来，当作未来应付袁术的筹码。”

乔媛道：“生为公侯的女儿，还真是有难处。”叹道：“自小一起玩耍的四姊妹，你我姊妹算是有了好归宿。伏寿虽然经历了一番磨难，但也总算当上了皇后，如愿以偿。只有蜜娘……唉，而今我们姊妹竟然还设计她。”

再联想到当今中原诸侯争霸，袁绍、袁术本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袁绍又与曹操少年交好，曹操年轻时亦与蔡瑁交好，而今却各处不同阵营，成为了生死仇敌。足见天道不测，造化弄人，无从捉摸。不由得深感怅然。

原来袁蜜从乔媛房中所盗箱匣，内中所放之物便是失踪多年的传国玉玺。当日周瑜告诉史春受曹操之命查验传国玉玺是否在吴地一事时，孙策皱眉道：“传国玉玺为先父所得一事，只有极少数人知情，曹操怎会知道？会不会是有意试探？”

周瑜道：“应该只是试探。尊父孙将军是董卓乱政后第一个进入洛阳的人，曹操猜想他可能得到传国玉玺不足为奇。”又道：“但就算曹操不能肯定，这试探也是极为凶险不利的征兆，应该尽快将传国玉玺处置掉。”

孙策道：“传国玉玺是国之重宝，我孙策只是凡夫俗子，实不敢据为己有。然先父临终派人将玉玺送交给我，嘱托千万妥善保管，我不敢有失。”

周瑜道：“吴侯可曾听过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孙策点点头，道：“现下是汉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周瑜道：“目下汉家天子还在，传国玉玺其实不也是那只鹿，但一旦天下人知道玉玺在吴地，哪怕只放出一点点风声，说传国玉玺可能在吴地，吴侯便会成为众矢之的，可就大大不妙了。”又道：“我猜若是吴侯不肯答应与曹操结亲，这便是他接下来要做的事。”

孙策很是烦恼，道：“我总不能就此将玉玺交给史春，如此既对不起先人，也显得我畏曹操如虎，被天下英雄耻笑。”

周瑜道：“吴侯信得过臣周瑜吗？”孙策不悦地道：“你比我亲兄弟还要亲，怎么问起这话来了？”

周瑜道：“吴侯若信得过臣，就将传国玉玺交给臣，一切听臣安排。”

孙策虽觉有违先父遗愿，但也知道传国玉玺将会带来的危机，只得同意。

周瑜当时便已料到袁蜜到京城是别有所图，因为孙权是吴夫人最宠

爱的儿子，也因此缘故，一直被袁术留为人质，而此刻将他放回，等于失去一枚重要棋子，全然不符合袁术个性。

既然曹操猜及传国玉玺可能在吴地，袁术多半也有此怀疑。而袁术狂妄自大，一直认为袁姓出自于陈，陈是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以为讖文云：“代汉者，当涂高也。”袁术认为说的就是他自己，是天下诸侯中称帝野心最明显的一个，因而也最想获得传国玉玺。

袁术既知玉玺可能在吴地，料想强索难成，孙策肯定不会承认手中有传国玉玺，便想要暗取，派使者借道贺之机偷取传国玉玺。放回孙权不过是要取悦孙策，令其放松警惕。选派女儿袁蜜作使者，更是刻意为之。果然吴夫人见爱子归来，大为欢欣，特准袁蜜以贵客身份住在吴侯府中，等于给了袁蜜极大的便利。

对孙策而言，传国玉玺已成烫手山芋，必须得立即舍弃，却又不能就此交给曹操使者。刚好袁术一心想得到传国玉玺，若任由袁术使者盗去，可谓两全其美之策。袁术素来自重身份，得到玉玺后，绝不会提及是以下三烂手段从吴地盗得，定会编另一套谎话，孙策便能由此彻底摆脱困境。

周瑜既猜到这些，料想袁蜜必会最先利用旧情，从乔氏姊妹身上打探，遂在新婚之夜将计谋告知了妻子。乔婧与姊姊乔媛谋划后，便安排下计策。袁蜜几次有意无意提出要参观乔媛卧房，乔媛均不肯答允，说是吴侯有令，只有她和吴侯能进卧房，袁蜜由此怀疑传国玉玺就藏在乔媛房中。这也正是乔氏姊妹所希望的。

刚好当晚孙策大宴使者，乔媛有意不回吴侯府，给袁蜜造成机会。虽费了一点周折，袁蜜最终还是取得了箱匣，并将其顺利带出吴侯府，交给了负责接应的兄长袁耀。

之前以羽箭暗射吴侯府门匾，其实是袁耀手下所为，无非是想制造一点骚乱，令袁蜜有更多机会。

袁蜜自以为得手，甚至因为孙策责备乔媛而主动承认罪名，却不知孙策等人只是在演戏。周瑜将她从吴侯府带出，却不送去官衙或是军营

关押，只道：“你走吧。昨晚客馆出了事，使者梁纲和侍从中了毒，都安排去了别处，稍后等到毒解，我也会放他们走。”

袁蜜很是意外，问道：“吴侯适才因为失物而震怒，连大乔都骂了。周郎私下放我逃走，不怕吴侯责怪吗？”

周瑜摇了摇头，命军士牵过自己坐骑，将缰绳递给了袁蜜。袁蜜亦是果决之人，遂不再迟疑，翻身上马，朝周瑜点点头，策马而去。

送走袁蜜，周瑜又命人去使者住处，将袁蜜已离开京城一事告知袁术使者梁纲，任凭他及侍从离去。

孙策紧跟出来，笑问道：“适才戏演得如何？袁蜜完全相信了吗？是不是她还很感激你放她走？”

周瑜心中略有愧意，不愿多提，只支吾了一句。

孙策又道：“总算解决了一件大事，目下该去寻找刺客了，不然还真不好向朝廷……不，不好向曹操交代。”

周瑜道：“种辑受了重伤，人应该还在城中，京城城门贴有他的画像，他人生地不熟，藏不了多久。”

话音刚落，便有军士来报道：“找到种使者了。”

孙策大喜道：“说种辑，种辑就到，实在再好不过了。”又问道：“他在哪里？”军士道：“在江边一家叫琼浆的酒肆中，刚有人报称昨晚在那里见过他。臣等正要赶去，先来禀报吴侯。”

孙策道：“不必，我亲自去拿他。”与周瑜只带了几名卫士，赶来琼浆酒肆。

孙策为人亲厚，没有架子，又幽默风趣，在吴地很有声誉。然店家步安见吴侯亲临，还是吓了一跳，忙赶来拜见。

孙策便命人取出种辑画像，问道：“这个人现下在哪里？”

步安忙问道：“吴侯认得这个人吗？”孙策道：“他是朝廷的副使者种辑。”

步安吓了一跳，道：“哎呀，小臣闯下大祸了。”又慌忙解释道：“这位使者君昨晚到敝店饮酒，饮光了三坛酒，醉得厉害，到打烊还不肯走，之后还没有钱付酒账。小臣有些生气，就数落了他两句，又问他住在哪家客馆，要派伙计送他回去，再顺便取回酒钱。不料他忽然脾气暴发，痛骂我们江东人如何如何，连吴侯也连带骂了，说吴侯是胆小鬼。小臣女儿听了很生气，上前找他理论，却被他一把推倒。小臣气他连小女孩都欺负，就让伙计把他捆起来，丢在后院柴房中，预备等他酒醒了，再作理论。”

周瑜忙问道：“种辑昨晚人一直在这里吗？”步安道：“天未黑就进来了，一直都在。”

孙策忙道：“快带我去见他。”又命卫士取了一些银钱，当作酒账。步安道：“哪敢要吴侯付钱？”

孙策笑道：“该怎样还是怎样。朝廷使者和吴侯也不能白吃白喝。”

来到柴房，只见种辑双手反缚，伏在柴禾中，竟是宿醉未醒。周瑜上前往其后背摸按一番，不见动静，摇了摇头，示意种氏不是刺客。

孙策便命卫士解开绑缚，先将种辑送走，自己与周瑜回来堂中，往窗边坐了，低声商议刺客一事。

种辑是汉献帝一方的人，他不肯参加吴侯府宴会，却来到酒肆饮酒，喝得酩酊大醉，更是借着酒兴怒骂吴侯，显是为孙策不肯与朝中密谋反曹的董承、刘备等人结盟而苦闷。既是如此情形，他非但于昨晚客馆一事毫不知情，汉献帝也应该与史春遇刺一事无干。

刺客既要掳走神医华佗，又要刺杀史春，明显是针对曹操。目下京城中使者不少，使者背后，以袁绍、袁术、刘表三方最强，且个个是曹

操对头。三方之中，只有袁术使者没有任何嫌疑，因为袁蜜一心要盗取传国玉玺，亦刻意选在宴会当晚动手，不会再有心思安排行刺史春之事，那么剩下的就是袁绍使者许攸和刘表使者蔡瑁了。

孙策道：“会不会是蔡瑁？哦，我不是说蔡瑁是刺客，而是说他跟刺客是同党。不过刺客不是甘宁，而是他另一个手下。昨晚情形，我与刺客剧斗正烈，旁人都不敢上前，以免被误伤。但他却贸然冲了上来，这才导致刺客有机会逃走。如果他跟刺客是一伙，有意上前成为人质，好掩护对方逃走呢？而且刘表也算是曹操的大对头，他也有动机将华神医抢在手里，作为制衡曹操的筹码。”

又道：“虽则蔡瑁自己说是想助我一臂之力，可那么多人，为何只有他冲了上来？总之，这个人曾计划自己行刺自己，让我感觉很不好，总觉得他一肚子阴谋诡计。”

周瑜道：“蔡瑁确实有重大嫌隙。刺客埋伏在客馆中行刺，又事先往井中投毒，令众人失去抵抗能力，表明他在客馆中有内应。”

孙策道：“要我说，蔡瑁就是刺客内应，投毒的多半也是他，有地利之便。”

周瑜道：“那么蔡瑁为什么要派刺客行刺史春呢？”

孙策笑道：“这道理还不简单？任谁都知道，朝廷使者一定是曹操的人。杀了他，便令曹操怀恨江东，孙曹两家联姻难成，说不定还会因此兴兵，促成曹操派军征伐我东吴。如此，刘表便能坐收渔翁之利。”又道：“刘表这个两面派，一边派甘宁假意行刺蔡瑁，以达到与我修好的目的。另一边，又另外派刺客行刺朝廷使者，令我与曹操交恶。如此双管齐下，便可促成江东、荆州联盟。”

按照孙策推测，或许刘表派了三队人马来到京口，蔡瑁在明，甘宁和刺客某甲在暗。蔡瑁的首要任务是与吴侯修好，兼之杀死朝廷使者，嫁祸江东也好，嫁祸袁绍一方也好，总之就是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某甲原本不负责行刺，其任务是掳走神医华佗，将唯一可以医治曹操头风病的人握在手里。

本来某甲武功高强，既已知神医华佗下落，掳走其人不过是小菜一碟。不想当晚出了意外，华佗人不在草庐，周瑜卫士冯则等人也凑巧宿在谯山，某甲虽然杀伤杀死冯则等人，却未能完成使命，反而因杀人引起注意。周瑜专门派了人保护草庐，谯山山民猎户也自发组织起来，安排人手在草庐附近日夜巡防。某甲再想悄无声息地带走神医华佗，几无可能。

再说蔡瑁这边。他先安排甘宁行刺自己，如此后面再发生行刺事件，便决计不会有人怀疑到他。甘宁应该也受命去行刺朝廷使者，这应该他始终不肯出来自首的原因。但甘宁露了相貌，被内外缉捕，再难以得手，蔡瑁只能另作计划。

蔡瑁既已向周瑜坦白交代甘宁一事，料想再有事发生，自己也无嫌疑。于是他事先往客馆水井投毒，客馆上下包括使者、仆役等均中了毒，他自己这方肯定不会饮下了毒的井水。史春既已中毒，虽行走如常，但一旦提气交手，便会毒性发作，立时失去反抗能力。

蔡瑁大可以半夜溜进史春房中，将其悄悄了结。史春已中毒在先，剑术再高，也派不上用场。但因为客馆内外均有守卫，次日事发，很容易猜到是客馆中人所为。兼之考虑到利益关系，刘表、袁绍、袁术三方使者嫌疑最大。袁术一方袁蜜人不在客馆，而是住在吴侯府中。副使者秦谊被杀，正使者梁纲正忙着置办后事，无心顾及其他。那么只剩下刘表、袁绍两方使者有重大嫌疑。吴侯孙策以知人善用著称，手下多有能人，蔡瑁已亲眼见识中护军周瑜之精明厉害，二选一不是难事。孙策甚至不需要多做什么，只须将谁嫌疑最大告知曹操即可。没有人敢冒公然惹怒曹操的危险，蔡瑁也不会冒这个险。所以他又想了个法子，安排刺客事先埋伏在客馆，等吴侯宴会完毕、史春归馆时行刺。那时蔡瑁也刚从宴会回来，不会有人怀疑到他头上。

行刺原本该是甘宁之责，但蔡瑁被周瑜、史春设计坦白当晚，甘宁曾到过客馆，想必伏在屋顶偷听到了谈话，对蔡瑁如此轻易将其供出感到心寒，兼之被通缉追捕，遂藏匿不肯现身。蔡瑁不能直接动用侍从，只得临时调派某甲行刺。

然事情又出了意外，因为袁绍使者许攸抱怨客馆井水难喝，吴侯孙

策亲自来到客馆。某甲虽然按照原计划动手行刺，且一击得手。然吴侯孙策武功了得，立即上前擒拿，阻止刺客逃跑。且当时吴侯侍从极多，周瑜等人均在身边，客馆被迅即包围，周瑜又调来了弓弩手，那某甲几无逃走可能。

蔡瑁见状不免着急，即便某甲性命对他不算什么，也担心对方遭擒后牵连出自己，于是假意欲助一臂之力，拔剑上前助战。某甲立即会意，宁可受孙策一剑，也要将蔡瑁擒作人质。蔡瑁既早知客馆井水有毒，日后亦可以中毒来为搪塞一招即为刺客所擒之事。

周瑜听了孙策推测，道：“吴侯分析得大有道理，我竟忘了考虑昨晚吴侯亲至客馆也是个意外。”又道：“往井中下毒肯定只在宴会前一日，不然以史春之精明，必定有所察觉。”

孙策笑道：“我这只是瞎猜，接下来该去验证了。”

二人遂赶来到客馆，召馆长及仆役询问使者食水之事。

馆长道：“倒是没有留意谁不肯饮客馆井水。但众使者都带有行囊水袋，方便路上饮用。水袋可以盛不少水，将就些的话，足可以撑过这两日。”

孙策本以为这是条可以追查的线索，不料瞬间即断，颇为沮丧。打发走馆长等人，又道：“蔡瑁既然早有投毒的计划，肯定事先也灌满了水袋，这条线索行不通啦。”

忽有军士来报道：“荆州使者想去军营探访朝廷使者，请吴侯允准。”

孙策道：“我正疑心蔡瑁，想不到他还要假好心去探史春，这倒是愈发有趣了。”

周瑜道：“如果不是蔡瑁手下甘宁盗走了软甲，史春身上有软甲护

身，就算中毒在先，刺客那一剑仍然伤不了他。”

孙策笑道：“前后之事联系起来，愈发显得蔡瑁可疑了。极可能他先让甘宁盗走软甲，才好对史春下手行刺。”又问道：“公瑾以为该如何应付？”

周瑜道：“不妨允准蔡瑁去探访，看看双方有何反应。”

孙策既怀疑蔡瑁，便想亲眼看到他的反应，命军士去寻蔡瑁，自己与周瑜先奔赴军营。

刚进辕门，便听到前面有纷扰之声，随即有军士叫喊道：“有刺客，有刺客！”军营登时炸开了锅，众兵将生怕吴侯受伤，纷纷赶来保护孙策。

孙策摆手道：“不必大惊小怪，各自守好门户，别让刺客逃走。”又道：“我倒是没料到这刺客还有胆子再来军营。”

周瑜道：“会不会是他知道史春未死，所以继续来完成任务？”

孙策道：“他昨晚受了我一剑，仍然赶来军营再度行刺，也可谓十分刚毅了。”

周瑜道：“果如吴侯所料，一切是蔡瑁主使的话，今日闯入军营之刺客一定不是昨晚刺伤史春的某甲，而是甘宁。”

赶来史春所居营帐，帐前看守的军士已被人打晕，但入帐一看，史春却是无事，正半倚在榻上。

孙策不及多问，忙道：“公瑾，你留在这里保护朝廷使者。我带人去围捕刺客。”

周瑜遂上前道：“使者君气色看起来好多了。”史春道：“有华神医亲自医治，神医圣手，想不好转也难。”

周瑜问道：“甘宁来过了吗？”史春很是意外，问道：“周将军如何知道擅闯军营的人是甘宁？”

周瑜道：“我只是猜的，还真是甘宁。”又问道：“他为何没有对使者君动手？”

史春一怔，显然很是意外。周瑜转瞬即明白过来，道：“甘宁潜入军营，不是来行刺，而是来送还软甲的，对不对？”

史春见周瑜已然猜中，便从毡毯下取出软甲，道：“不错，适才甘宁进来过，主动将软甲还给了我。”

如此，就表明刘表使者蔡瑁与史春遇刺无关。吴侯孙策已公告准许甘宁自首，他却迟迟不肯出来，多半是怕史春报复他窃取软甲兼射以毒箭一事。毕竟史春是朝廷使者身份，若是坚持要处置甘宁，怕是孙策也不得不听从。

然甘宁窃甲只是个人所为，与蔡瑁无干。他死活不肯出来，除非抓住他，不然也不能怎样。偏巧史春遇刺，事情便变得严重了。旁人极可能怀疑是蔡瑁先派甘宁盗取软甲，再派人行刺史春。就算蔡瑁坚称与之无关，史春毕竟因身无软甲才会身受重伤，日后曹操势必迁怒于荆州刘表，后果不堪设想。

甘宁大概也想到这些，是以冒险潜入军营，来见史春，将软甲还给了他。

周瑜问道：“甘宁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就将软甲还给使者君，他一定会提出条件吧？”

史春道：“当然有条件，甘宁拿出软甲后，便以兵刃横在我脖颈上，迫我承诺不再追究前事。”

周瑜道：“不然呢？难道他会就此杀了使者君不成？”

史春道：“甘宁确实是这么说的。但我告诉他说，他受命假意行刺蔡

瑁，只是诸侯权谋之争，不算什么，但他私下窃取宝甲，却是贼性难改。我可以原谅他射我那一箭，却不能原谅他因贪心而盗窃软甲一事。”

周瑜道：“然后呢？甘宁没有以死要挟使者君吗？”

史春道：“甘宁听了我那一番话，居然没有动手杀我，默默放下软甲便出去了。我听到凌操校尉在外面问道：‘你是什么人？’大概已觉察出甘宁可疑。二人一前一后跑远，之后不久，吴侯和周将军就到了。”

刚好别部司马吕蒙进来，禀报道：“刺客原来是甘宁，已被凌操将军带人围困在军械营，吴侯人也在场。”

周瑜问道：“甘宁不肯就擒吗？”吕蒙道：“非但不肯，还挟持了陈匠师作人质。吴侯请周将军立即过去。”

周瑜忙命吕蒙多派人手，保护史春，自己赶来军械营。却见甘宁一身东吴军士衣服，背倚土墙，大腿上被破贼校尉凌操射中一箭，已被团团围住。但他捉住了工匠陈是，将其挡在身前作人质。

周瑜忙将甘宁已还软甲且并未伤害史春一事相告。孙策大奇道：“这么说蔡瑁与行刺无关了。那为何甘宁一直不肯来自首？”周瑜道：“应该是怕史春不肯甘休，一力追究他窃甲之罪。”又说了甘宁要挟史春，但遭对方拒绝一事。

孙策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甘宁要偷偷潜入军营，还如此负隅顽抗了。”

太史慈亦闻讯赶来，仔细观测了一番现场情形，低声告道：“臣有把握在甘宁伤害陈匠师前，一箭将他射死。”

孙策爱惜人才，不愿痛下杀手，遂上前大声道：“甘宁，你既已将软甲归还给朝廷使者，大事便可化小。先放了陈匠师，缴械投降，我保你性命无忧。”

甘宁却不肯听从，只道：“既是要保甘宁性命无忧，就请吴侯下令放

我出营。”

孙策也有些恼怒起来，道：“这个甘宁竟然不相信我的保证。”又问道：“太史将军，可否有办法只将甘宁射伤生擒？”

太史慈道：“甘宁刀刃顶在陈匠师背心，轻轻往前一递，便可送了陈匠师性命。臣无法瞄准甘宁手腕，只有将他当场射死，才能保陈匠师无虞。”

孙策尚在踌躇时，刘表使者蔡瑁赶到了军营，听说甘宁又闹出了一件大事，大惊失色，忙赶来军械营，叫道：“甘宁，你是作死吗？竟然敢当面挟持吴侯手下。快些放下兵器，向吴侯请罪。”

甘宁知道自己今日万难逃脱，见长官下了命令，便顺势松了手。陈是惊魂未定，急忙跑开。军士上前夺下甘宁兵刃，剥下军服，将他反缚住，推到孙策面前。甘宁却是不肯下跪求饶。孙策颇欣赏他的骨气，摆手道：“算了。”

蔡瑁见孙策面色还不算太坏，便大着胆子为甘宁求情，又道：“甘宁是得罪了朝廷使者，但目下已将软甲归还。黄祖一方杀了袁术使者，吴侯不还是一样放过他们了吗？还望吴侯宽宏大量，大人不记小人过。”

孙策心中尚惦记追查刺客一事，不愿意再多跟蔡瑁纠缠，遂道：“蔡使者这趟来到江东，惹出了不少风波，我看在刘荆州的分上，不予追究。蔡使者这就请吧，甘宁也一并带走。”

这等于是下了驱逐令。然蔡瑁也知错在己方，只得讪讪拜谢。甘宁一直一言不发，只在一瘸一拐地离开前，望了破贼校尉凌操一眼，敌意极深。凌操知其心意，冷笑道：“阁下若想报一箭之仇，尽管来找我。”

孙策命众将散去，只留周瑜一人，道：“如今只剩下袁绍使者和袁术使者了。这一次，袁术专门派了袁蜜来盗传国玉玺，而史春所负秘密使命，除了传国玉玺外，大概也有神医华佗。会不会是袁蜜也有相同的目的，另外派了人劫夺神医华佗，自己则负责盗取玉玺？”

周瑜道：“但袁蜜选了宴会晚上下手盗取玉玺，刺客也是选了当晚行刺。按理来说，这两件都是重大之事，如果都是袁蜜一人主使，怕是一心难以二用。”又问道，“吴侯为什么不怀疑袁绍使者？”

孙策道：“袁绍一方没什么可疑的呀，公瑾可别忘了是许攸最早发现客馆井水有问题，还当面向我抱怨过。既然不是袁绍使者，便只剩袁术一方了。即便袁蜜无暇分身，袁术一方还有其他使者呢。”

周瑜沉吟道：“目下袁蜜已经离开京口，使者梁纲因为要安排副使秦谊后事，尚滞留城中，但很快也会启程。”

孙策道：“那我们得在梁纲人走之前，赶快找到证据。”

周瑜道：“之前吴侯曾说过，往井中投毒之人，自己必不会喝井水，而是会事先储备好水袋。”

孙策道：“可那条线索不是断了吗？”周瑜道：“臣有个法子，也许能直接试探出来。”

孙策听了周瑜计策，大喜道：“那我们还等什么？”遂赶来使者新住处。

新住处不是什么深宅大院，只是一座已废置不用的军营，虽然简陋了些，但好在能提供足够多的营房给众使者及侍从。

周瑜命人将使者及从人都召到军营食堂。众人见吴侯孙策大驾光临，颇为忐忑不安，不少人窃窃议论。

周瑜大声道：“吴侯亲至，只是来抚慰使者，诸位不必疑忌。”又问道：“各位可有服过神医开的解药？”众人纷纷道：“服过了。”

又有人问道：“将军所称神医，是神医华佗吗？”

周瑜随口答道：“是我们京口谯山神医。”又告道：“还有个问题。之前有人往客馆水井投毒，各位饮用过井水，才由此中毒，这一节，想必

各位早已知悉。但我听说有人早发现客馆井水有异味……”

袁绍使者许攸接口道：“那不就是我吗？客馆井水实在难喝之极，所以我才当面向吴侯抱怨。”

周瑜点点头，道：“许使者稍安勿躁，请听我先把话说完。”清了清嗓子，续道：“我听说有人闻见井水有酸气，于是改喝自己所带水袋之水。”

蔡瑁、甘宁尚未归来，刘表副使蒯越还不知道今日吴军军营发生之事，闻言很是不悦，道：“那有什么问题吗？吴侯手下看管不严，才给了奸人投毒之机，害得我等中毒，更导致我方正使蔡将军昨晚一招即被刺客所制。”

周瑜道：“关于这一点，实在抱歉，稍后吴侯会亲自给各位一个交代。我要说的是，之前饮过井水的人，喝过神医药汤后，毒性已解。但是只喝所携水袋者，现下却中了剧毒。”

许攸闻言吓了一跳，忙问道：“周将军此话何解？”

周瑜道：“神医所开解毒药方，是以毒攻毒，即以另一种剧毒来攻克各位之前所中慢性毒药。我本来没有在意，但刚刚在客馆听到馆长说有人只喝过水袋之水，这才意识到事情紧急，特意赶来告知各位。有哪位没有喝过客馆井水，请立即站出来，随我赶去江边大营，请神医解毒。”

孙策一直站在一旁，留意观察众人反应，忽插口道：“不必去了。”走到许攸面前：“是你往客馆井中投毒，对不对？”

许攸强笑道：“吴侯切莫血口喷人。”

孙策道：“这里的人听到解毒一事，虽然惊讶，却都是正常反应。只有许使者你脸色瞬时惨白，因为你没有喝过井水，你早上喝下的解药，其实是毒药。”

许攸额头汗珠滚滚而下，却仍然竭力辩解，道：“我是没有喝过客馆井水，那只是因为我闻到有怪味。周将军，你快些带我去见神医，请他

为我解毒。”

周瑜道：“可是使者君曾当面告知吴侯，说客馆的水很难喝。你没喝过，怎么会知道难喝？”

许攸道：“我一闻就知道难喝，不必真的喝上一口。再说了，若是我往客馆井中投毒，我何须事先告知吴侯说井水难喝？”

周瑜道：“这正是使者君心计所在。水井落毒迟早事发，你到时便可提到早已对吴侯说过井水难喝，如此，便不会再有人怀疑你。只是使者君千算万算，算不到神医解毒独辟蹊径，竟用了以毒攻毒的法子。”

孙策拍了拍许攸肩头，笑道：“许使者不承认也没关系，反正我们都没有中毒，有的是时间等。”

许攸忍了片刻，终于咬牙承认道：“好，我承认是我下毒。这就请带我去见神医吧。”

在场众人闻言，登时哗然一片。也出声咒骂者，有愤然欲上前者，若不是忌惮吴侯在场，只怕已冲上前对许攸不利。

孙策刚要说破许攸其实没有中毒，不过是周瑜设计令他招供而已，周瑜却使了个眼色，道：“那好，事不宜迟，这就请使者君随我去见神医。”

带了许攸出来，没有多远，便有人追出来叫道：“我也中了毒，请带我一道去见神医。”

孙策大为意外，问道：“许使者认得他吗？”许攸连连摇头，道：“他不是我这边的人。”

周瑜道：“你是不是朝廷使者的侍从？”那人道：“是，我叫姜进，奉命随侍史春史使者来到京口。”

周瑜道：“你为何没有喝客馆的井水？”

许攸连连催促道：“快些说实话，不然他们不肯为我二人解毒。”

姜进遂道：“前日一早，许使者走出房间，即左晃右晃，好像是在参观客馆一般。后来又往后院溜去，正好被我看见。我一路跟在他后面，亲眼看到他趁左右无人之时，将一包药粉撒入井中。虽不知道那是什么，料想不是什么好事，遂未再饮井中之水。也未再碰过客馆食物。”

周瑜道：“那你这两日是如何挺过来的？据我所知，你之前并没有离开过客馆。”

姜进道：“我知道周将军派了人监视我等，不敢擅离客馆，以免有人起疑，于是谎称吃不惯吴地风味，拿给仆役一些钱，请他到外面代买了一些小吃。”

孙策道：“你既知井水有问题，为何不告知馆长，甚至连你的长官史春也要瞒过？”姜进咬咬嘴唇，垂首不答。

许攸急道：“这还不明白吗？史春是曹操的人，这姜进一定是皇帝或者忠于汉室大臣的眼线。他虽看到我投毒，却不肯说破，想日后拿此事来要挟我主袁公。”

孙策料想也是如此，便命军士将许攸、姜进一道带往大营，入营后即分开关押。

正好工匠陈是来奏报下年军械用度，周瑜忙问道：“华神医人可还好？”陈是道：“一切均好。华神医已去探访过冯则，还教了他一套五禽戏。”

周瑜好奇问道：“五禽戏？那是什么？”陈是道：“是一套模仿猿、鹿、熊、虎、鸟五种禽兽姿态的动作。华神医说经常习练可以强身健体，更对冯则恢复伤势有莫大帮助。”

原来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于是创编了一种锻炼方法，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使得练习者全身

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陈是又道：“冯则只练了一遍，便大汗淋漓，食欲一直不振的他，直喊腹中饥饿呢。”

周瑜闻言很是叹息，道：“神医之神，果然名不虚传。日后要让冯则将这套五禽戏广授吴地军民，勤加练习才是。”又问道：“华神医在军营中可还过得惯？”

陈是笑道：“神医说军中茶汤好喝，还说：‘苦茶久食益意思。’但他老人家吃不惯军中食物。臣妾听说后，特意烧了些酒菜送来，神医正在帐中享用。”

周瑜道：“甚好，有什么需要，尽管来禀报。”陈是应了，躬身退去。

孙策满心只关注客馆投毒一案，问道：“公瑾如何能事先猜到除了投毒者外，还有人未饮井水？”

周瑜道：“我可没料到这个，不说破许攸中毒是假一事，只是想利用这一点，继续逼迫他交出刺客。”随意取了两枚寻常药丸，命人送一丸给姜进服下，自己与孙策先赶来审问许攸。

许攸早已等得不耐烦，见孙策、周瑜进来，便迎上来，急不可待地问道：“神医人呢？”

周瑜道：“神医已将解药给了我。”一扬手中药丸，却不交给许攸，又问道，“昨晚客馆行刺朝廷使者的刺客也是许使者的人，对吧？他人在哪里，交出他来。”

许攸急道：“刺客跟我没有关系，我往井中下的毒也不是致命的毒药，只是针对好勇斗狠之辈，让他们无法动手打架而已。快些给我解药。”

孙策笑道：“事已至此，许使者居然还要强行抵赖。刺客如果不是预

先知道众人皆已中毒，如何会冒险潜入客馆埋伏？他是谁，叫什么名字，人在哪里？我已知道许使者心怀叵测，再隐瞒抵赖也是无用，只是徒然陪上你一条性命。”

许攸无奈，只得吐实道：“刺客名叫张郃，是袁公手下大将。但我也不知道他人去了哪里。昨晚他与吴侯相斗，被吴侯斩了一剑，应该躲到什么地方养伤去了。”

周瑜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将丸药递给了许攸。许攸一口吞下，这才长舒一口气。

孙策道：“许使者先留在这里。你那些侍从，我也会派人逮捕收监。等捉到张郃，再一并处置。”

许攸道：“吴侯为何不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孙策笑道：“不用问！大家都知道，你主人袁绍跟曹操是死对头。曹操要找神医治病，袁绍就要抢先把神医抓到手。曹操派使者来我京口，袁绍就派你来捣乱，将使者杀了，挑拨曹操和我东吴相斗。”

许攸沉默了一会儿，道：“那么吴侯该知道，我也只是受命于人而已。”话中已有明显的求饶之意。

孙策却对其往井中下毒一事极为鄙夷，当即笑道：“我知道。我也看出来了，许使者很爱惜自己性命。放心，我不会就这么杀了你的。况且现下想杀许使者的人很多，怕是轮不到我孙策。”

出来营帐，孙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笑道：“痛快，这么快就把案子破了，实在是痛快。”又问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周瑜道：“只等搜捕到张郃，便可结案。吴侯日理万机，不必再理会这点小事，还是请先回吴侯府。”

孙策摇头道：“不行，我非得亲手抓到张郃不可。再说了，我已向张长史告过假，他也同意暂时代我处置军政。”又道：“我爱惜张郃骁勇，

打算收他为己用。公瑾会不会因此而生我的气？毕竟他杀了你四名亲兵卫士。”

周瑜素来宽待下属，对亲信卫士被杀一事极为愤怒，但孙策既开了口，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得道：“臣不敢。吴侯得一良将，臣更该贺喜才是。”

孙策哈哈笑道：“说这话还早了些，得先拿到张郃人再说。就算拿到他，要他心悦诚服归顺于我，怕是也不容易。”

周瑜道：“但张郃是行刺朝廷使者的凶手，就算他肯归顺吴侯，只怕曹操不会就此甘休。”

孙策不以为然道：“曹操四下招揽人才，还搞什么求贤令，我招揽一员良将就不成吗？张郃是刺了史春一剑，但我们也请出神医救了史春呀。况且平息曹操怒气不难，只要将华神医交给他即可。对病痛缠身的曹操而言，一个神医，抵得上一千个张郃。”

周瑜惊道：“吴侯竟有将华神医交出的打算吗？万万不可。”

孙策大奇道：“为何不可？”

周瑜便说了要根治曹操之头风，须得动刀打开头颅，华佗认为曹操多疑，一定会怀疑有诈，会由此加害他。

孙策摇头道：“曹操之前不肯任由华神医动刀，只因讳疾忌医，是人之本性。而今他病入骨髓，实在抵抗不住痛楚，未必还跟以前一样想法。他派人到处寻找华神医，难道只是找去装饰吗？要我说，华神医到许都后，一定会被曹操视为上宾，礼敬有加，谈何加害？”

周瑜道：“就算曹操真是如此，但这件事，总还是要看华神医自己的意愿。”

孙策道：“我自是不愿意强人所难。但华神医既是神医，该以救治众生为本分，不管对方是史春还是曹操，对吧？”又道：“目下还没有捉到张郃，华神医一事还不紧要，日后再议不迟。公瑾，你先借口保护华神

医，将他留在军营中，千万别让他逃走。”

周瑜见孙策已起意拿华佗换张郃，心中万般不愿，但又知孙策素来爱惜勇将，常常为收服对方而不顾一切，太史慈便是极好的例子，料想再劝也是无用，只得应了。又心道：“为一个张郃，而牺牲华神医，实在不值得。许攸与侍从均已被捕，张郃很快就会知道。他也一定不会束手就擒，我若派人抢先将他射死，吴侯便不能再议以华神医换张郃一事。”

孙策却不知道周瑜正盘算除掉张郃，又笑道：“袁绍使者一行均遭收捕，只余张郃一人。此人是英豪之辈，如果知道我等正拷打许攸等人，逼问他下落，一定会设法营救。”

周瑜道：“吴侯主意甚妙，臣这就去安排，设下圈套，好引张郃上钩。”

孙策道：“哎，这件事，就交给太史慈去做。他新来我军中，正闲得发慌，给他一点小事做做，他必能做得很好。你我去审问姜进，看他到底什么来头。”

周瑜只得应了，派人去召太史慈，又跟孙策来到关押姜进的营帐。姜进既知毒药已解，便镇定多了。

孙策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姜进道：“朝廷使者的侍从。”

周瑜道：“你长官史春目下人也在军营，尚在昏迷中，还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如果史春不是因为中毒在先，根本不会被那刺客一剑刺中要害。你明明知道井水有毒，却任由长官饮下毒药，还敢自称是朝廷使者的侍从？”

孙策喝道：“别再婆婆妈妈的拖延时间了，快说，到底是谁派你来的，到底有什么企图？”

姜进见吴侯亲至帐中审问，本已有所畏惧，忽被对方一喝，更是一惊，忙问：“我的确是受命于人，但只是负责监视使者一行，不是要害什么人，跟袁绍、刘表那些使者也毫无关系。我虽看到袁绍使者往井中投毒，可正如许使者所云，说破这件事对我没什么好处，日后我也许还能

拿这件事要挟袁绍。”

孙策道：“朝中有人派你暗中监视史春？”姜进点点头，又道：“还有副使者种辑。”

孙策闻言大奇，与周瑜交换了一下眼色。二人均是一般的心思：史春是曹操心腹，种辑是汉献帝一方的人，两人均已明确向孙策、周瑜当面表白，确认无疑。想不到使者队伍中还有个姜进，受命监视史春、种辑，表示朝中尚有第三方势力，意图与曹操、汉献帝角逐，会是谁呢？

但姜进却死活不肯说出背后主使是谁，道：“我立过重誓，绝不泄露事主身份。”

周瑜道：“而今你同伴都知道你未饮井中之水，怀疑你跟袁绍使者勾结，怕是不会就此放过你。只有说实话，吴侯才会庇护你。”

姜进摇头道：“不会，我同伴只以为我是跟来探访史使者，他们并不知道我未饮过井中之水。”

孙策道：“那好啊，你不肯说实话，我这就派人将你送回去，然后告诉大家你其实早看到了袁绍使者下毒。别说你那些同伴，怕是刘表使者一行也不会放过你。”

周瑜道：“对你而言，灾难才刚刚开始。等你回去许都后，曹操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你，以他个性，不但你自己将身首异处，怕是家眷也难逃性命。”

姜进沉默许久，忽昂然道：“就算我爱惜自己和家人性命，也不能违背誓言。况且有人告诉过我，说吴侯和周将军都是有情有义之人，我不相信二位仅仅因想知道事主是谁，便要害我及我家人性命。”

孙策道：“呀，听起来这位事主还是个熟人。”

周瑜心念一动，问道：“事主是不是伏寿？”姜进一惊，随即摇头道：“我再也没什么好说的，要杀要剐，全凭吴侯处置。”

孙策忙将周瑜拉到一旁，问道：“怎么会是伏寿？她怎会说你我二人

好话？”周瑜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猜的。”商议几句，觉得再逼迫姜进也是无用，便决定放姜进回去。

姜进问道：“二位会就此泄露我的身份吗？”周瑜道：“不会。你回去告诉你同伴，史春依旧昏迷未醒，如果伤势有所好转，我会派人及时知会。”

姜进大喜过望，连声道：“多谢。”

刚送走姜进，太史慈便奉命赶到，听了孙策交代，问道：“吴侯是要我拷问许攸和那些侍从，好引出张郃吗？”孙策笑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太史慈道：“可是许攸是袁绍使者，不能轻易动刑。其他侍从均饮过客馆井水，多半不知悉内情，拷问亦是无用。”

周瑜忙道：“未必真的动刑拷问，只是做个样子。”

太史慈道：“昨晚臣不在客馆，未亲眼得见现场情形。但张郃能自重重包围中突围而出，应该极有能耐。我如果是他，一定不会来救许攸。”

孙策闻言嘿然不悦，道：“这么说，一旦我陷落敌手，太史将军一定不会来救了？”太史慈忙道：“臣不是这个意思，臣是说……”

忽听到有军士禀道：“有人自称名叫张郃，求见周将军。”

周瑜大诧，问道：“他人在哪里？”军士道：“正候在辕门外。不过他似是受了重伤，行走不便。”

孙策大喜过望，忙道：“快些带他进来。”

等了好大一会儿，两名军士搀扶着一名中等身材的壮实男子进来军帐。那男子见到孙策也在帐中，很是意外，遂主动单膝跪下，道：“臣张郃，特来向吴侯及周将军谢罪。”

孙策问道：“你便是昨晚与我交手的刺客吗？”张郃道：“是，臣冒犯

了吴侯虎威，死罪。”

孙策忙上前相扶，笑道：“你身手很好，何罪之有？我东吴正需要你这样的良将。”

张郃却坚持不肯起身，摇头道：“臣是袁绍袁公帐下大将，只知为袁公效力。但客馆投毒和行刺朝廷使者诸事，是我一人主张，许使者全不知情。我愿意留下来谢罪，请吴侯释放许使者和其他侍从回去。吴侯要打要杀，或是将我捆送许都交给曹操，我都绝无怨言。”

孙策见张郃忠心护主，更是喜爱，用力扶起对方，道：“此事以后再议。张将军受了重伤，我这就派人请神医来为将军疗伤。”命人速速去请神医华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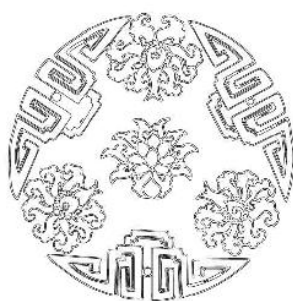
过了一刻工夫，华佗提着药箱赶到，见张郃后背衣衫已为鲜血浸透，不禁皱起眉头。遂命他脱下外袍坐下，去撕内衣衣衫时，衣衫已完全与伤口凝结在一起，根本拉扯不开。

孙策见张氏伤势不轻，歉然道：“实在抱歉，昨晚那一剑，我下手重了些。”

张郃道：“你我是敌非友，吴侯何须抱歉。”

华佗蓦然醒悟，问道：“你就是当晚闯入谯山草庐的男子，你是为我而来吗？”

张郃道：“正是。”忽往靴中一摸，抽出一柄精光灿然的匕首，爬起身子，左臂横揽住华佗脖颈，右手匕首对准他背心。



[1] 汉武帝及郭解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

[2] 菘（sōng）菜：白菜的古称。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栽培，最早得名于汉代。南北朝时是中国南方最常食用的蔬菜之一。唐代出现了白菘、紫菘和牛肚菘等不同的品种。宋代陆佃的《埤雅》中说：“菘性凌冬不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而本草以为耐霜雪也”。元朝时民间开始称其为“白菜”。明朝中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菘性凌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今俗之白菜，其色清白。”白菜有药用价值，《本草纲目》有记载。菘菜子即白菜子，可以解酒。对于酒醉不醒者，可用新从水井中打上来的井水，调白菜子研末，成“井华水”，服之有效。

[3] 华佗所发明的麻沸散，是世界史上最早的麻醉剂，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华佗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造手术外科的专家，他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种全身麻醉手术，不但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十八世纪初，由美国牙科医生摩尔顿于1846年发明乙醚麻醉，比华佗晚一千六百余年。华佗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推崇，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又，《世界药学史》指出阿拉伯人使用麻药可能是由中国传去，因为“中国名医华佗最精此术”。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

第十章 黜陟幽明，黎庶繁息

舒缓悠扬的音符渐渐弥漫开去，于清淡晚风中飘荡，在朦胧暮色中回响。一段美妙恣意的遐想由此展开——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江面。粼粼金光中，有一片白帆随波逐流，桅头歇有两只雪白的白鹭。当最后一缕霞光恋恋不舍地移开水波时，白鹭骤然腾空而起，比翼双飞，展翅翱翔，最终消融于寥廓江天中。

凛凛岁云暮，蟋蟀夕鸣悲。
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
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
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
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
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
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
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希。
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

张郃进来军营时，随身兵刃已被军士缴去，但却未顾及靴子。谁也没料不到他伤得如此重，竟在众目睽睽下蓦然暴起，一举制住了神医华佗。

周瑜斥道：“张将军这是做什么？你身负重伤，吴侯好心请神医为你治病，你竟然还胁持了神医！”

张郃挟持华佗退后几步，背靠柱子，喘了几口粗气，才道：“抱歉，张郃辜负了吴侯好意。还是那句话，你我是敌非友，我不得不如此。”

孙策道：“你想要什么？”张郃道：“我要吴侯答应放走许使者一行，不得派兵追赶。还有，我要带华佗走，吴侯得派人护送我们安然离开吴地。”

华佗被张郃一举制住，丝毫没有惊惶害怕之色，忽插口道：“吴侯不必理会这个人。他受伤不轻，坚持不了三个时辰，便会倒地晕厥过去。”

孙策微一思忖，道：“这样，我会放许攸一行走，张将军也尽可以跟着许攸离开吴地，但不能带走华神医。”

这已是极好的条件，等于完全不追究许攸、张郃在吴地所犯罪行，

任其离开，但张郃却摇了摇头，道：“不行，我的两个条件不容商议。”

孙策道：“你支撑不过三个时辰，难道你不相信华神医的话吗？”

张郃道：“神医的话，我不敢不信。但在我倒下之前，我会杀了华佗。”顿了顿，又道：“我不一定要带华佗走，我可以杀了他。”

周瑜“啊”了一声，道：“原来袁绍派你来吴地兴风作浪，就是要跟曹操作对。杀了华神医，天下就再也无人能治曹操的头风病。”

张郃冷笑道：“周将军果然是聪明人，一点即透。几位现下该明白了吧，我不怕死，所以无论怎样我都处于上风。吴侯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让我带华佗和许攸走，二是我与华佗同归于尽，许攸及侍从随你们处置。对我而言，任何一个结果，都算是圆满完成任务。我也等不了三个时辰，我给你们半个时辰考虑。半个时辰后，还得不到吴侯许诺，我便先杀华佗，再刺喉自杀，一拍两散。至于吴侯如何处置许攸等人，我根本毫不在意。”

孙策瞪视张郃许久，才道：“张将军，你当真是一号人物。”摇了摇头，命太史慈留下看守，自己与周瑜赶来找许攸。

许攸听说张郃主动来军营自首，并趁疗伤之机制住了神医华佗，当即哈哈大笑道：“张郃果然不负我所望。”

周瑜问道：“许使者早知道张郃会这样吗？”

许攸笑道：“我又不是傻子，周将军那套以毒攻毒的说法骗得过姜进，却骗不过我。不过一开始确实把我唬住了，我变了颜色，被吴侯看到，料想推诿不过，只得将计就计。”

周瑜道：“你原本计划见到华神医后，即设法挟持他，然后跟张郃一样，以华神医性命要挟吴侯放你走？”

许攸道：“不错，这是我们事先商议好的，实在不行，就走最后这着棋。但周将军没让我见到华佗，我只有指望张郃了。”

孙策很是不快，道：“你仍然落在我手中，为何还如此得意？”

许攸笑道：“吴侯很快就会知道，张郃不是虚张声势。他杀了华佗后，你顶多只能杀我泄愤，但曹操之病势必无人可治。以曹操个性，依然会将这件事算在吴侯头上。”

孙策按剑瞋目，声如乳虎，怒道：“一切都是袁绍捣鬼，跟我有什么关系？”许攸笑着反问道：“华佗死在吴地，吴侯能脱得了干系吗？”

孙策大怒，恨不得要立即将许攸斩于剑下。周瑜忙劝阻道：“此案尚有疑问，等臣问清楚，吴侯再处置许攸不迟。”又问道：“袁绍使者此行，原来是为华神医而来，许使者在明，张郃在暗，互相配合，此节我已然知晓。那么许使者为何又要冒险对朝廷使者史春下手行刺，甚至不惜往客馆水井中投毒戕害众人，仅仅是因为要跟曹操作对吗？”

许攸道：“事已至此，我实话告知周将军亦无妨。我等此行只为华佗而来，行刺朝廷使者原本不在计划之列。那史春当年曾在关东联军面前当众辱骂袁公，袁公迄今念念不忘，多次提及。我等本不知道朝廷使者是谁，知道是史春后，才临时决意杀他。投毒一事，则是事先早有准备，只为挑起纷争，令各方互相猜忌。”

当年大将军何进手握重兵，却碍于妹妹何太后的面子，不敢公然与宦官对抗，袁绍遂出主意让何进召精兵猛将入京，以兵谏太后。但众将至时，宦官抢先杀害了何进，袁绍等人遂催兵大杀宦官，皇宫大乱，董卓由此入京。强龙不压地头蛇，更何况彼时袁绍手握重兵，但其人畏惧董卓声势，不敢与其相抗，只顾自己逃出洛阳，由此导致董卓顺利接管洛阳禁军，全盘控制了东汉朝廷，这才有董卓废杀汉少帝、改立汉献帝之事。

后袁绍起兵反董卓、组建关东联军时，曾见过史春，对其倾心笼络。史春当众指斥一切祸事皆由袁绍而起，是他劝何进引董卓入京威胁太后，又是他舍弃皇帝及朝中文武独自逃走。袁绍当时已是诸军盟主，十分难堪，但史春所言尽是事实，亦莫之奈何，只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等到后来诸侯争霸，袁绍听说史春已入朝为曹操效力，再度回忆往事，恨意犹深。

袁绍麾下，文武人才甚多，其中沮授擅于谋略，最得袁绍信任。许

攸与沮授有隙，遂想以奇谋压过沮氏风头，在袁绍面前争宠。这次到江东掳取神医华佗便是许攸出的主意，袁绍也很是赞同，调派淳于琼和张郃两员大将听其号令。等到许攸发现朝廷使者就是袁绍痛恨不已的史春时，立即动了心思，若能一举杀死史春，必能在袁绍面前盖过沮授。刚好张郃劫取华佗一事不顺，许攸便令张郃先刺杀史春，再以险招谋取华佗。

周瑜听完许攸讲述，这才明白究竟，见孙策气极，有拔剑之势，忙将他拉出营帐，告道：“这许攸性行不纯，但确实是个智计之士。他说得不错，一旦华佗死在这里，曹操势必迁怒于吴侯。”

孙策怒道：“难道就任由张郃带走华神医吗？”

周瑜道：“以目下情形，只能如此。华佗被张郃带走，必会成为袁绍的工具，但总算还能勉强活命。张郃和许攸这次大大得罪了吴侯，此仇日后再报不迟。曹操也不会放过袁绍，一定会设法反击。”

他知道孙策既好强又好颜面，之前还想将华佗送给曹操以换张郃，现下却不愿意张郃带走华佗，并不是特别看重华佗的医术，而是因为丢不起人，遂道：“二乔姊妹出生时，华神医人都在乔府，更是亲手接生了小乔。兼之名扬四海，活人无数，因此才得了神医的名号。日后天下人知道吴侯为保神医性命不得不委屈求全，定会钦佩吴侯胸襟广阔，而鄙夷袁绍之为人。”

孙策闻言顿感释然得多，沉吟了一会儿，苦无良策，遂长叹一声，道：“就照公瑾的意思办吧。”也不愿意再见到张郃、许攸等人，从腰间解下吴侯印绶交给周瑜，命他持印绶去向张郃宣示。

周瑜遂赶来军帐，告知吴侯已应允张郃所提条件。张郃这才放开华佗，颓然倚柱坐下。

周瑜招手叫进部将吕蒙，命他去做准备，率军护送袁绍使者一行出境。又向华佗赔礼道歉道：“情势如此，吴侯不得不同意对方的条件，实在对不起华神医。”

华佗摇头道：“这已经是很好的结局了。以吴侯刚硬霸道的个性，我原以为他宁可我血溅军帐，也不会让人从他面前带走我呢。”

周瑜道：“神医活人无数，誉满中原，吴侯无论如何都会出尽全力营救。”

华佗摇了摇头，重新取过药箱，要为张郃治伤。张郃却道：“不必，我不想领华神医的情。”又见许攸已到帐外，便道：“华神医，这就请吧。”

工匠陈是惊闻事情经过，奔进来问道：“当真要让袁绍使者带走华神医吗？”周瑜叹道：“这是没法子的事。”

陈是道：“何不等他们出了京口，周将军再派人追赶，将神医夺回来？”周瑜道：“吴侯已承诺送他们出吴境，绝不会派人拦截。若是不守承诺，如何立于天地？”

陈是大急，道：“袁绍使者不安好心，用这种手段强行带走华神医。袁绍跟曹操又是死敌，说不定会就此杀死华神医。”

周瑜道：“袁绍为人比曹操厚道，不会这么做。他应该只想将华神医抓在手里，作为筹码来要挟曹操答应什么事情。”

太史慈却不无忧心地插口道：“但华神医这一趟可谓凶险之极，未必能活着到达袁绍地盘。”

陈是忙问道：“太史将军这话怎么说？”

太史慈道：“目下华神医行迹已露，又落入了袁绍使者手中，曹操必定全力派人劫夺。而张郃等人无力应付的话，一定会杀死华神医，就是刚才张郃所称一拍两散的局面。”

陈是惊道：“果真这样的话，周将军该多派兵马保护才是。”

周瑜道：“吴侯已同意护送袁绍使者一行出吴境，出了吴地，就不是

吴侯所能掌控的了。”

陈是焦急万状，却又无法可想，忽然情绪失控，一屁股坐到地上，举手便抹起眼泪来。周瑜自己心中也是憋屈得很，不好安慰，只叹了一口气，便走出帐来。

太史慈跟出来问道：“史春人还在军营中吗？”周瑜道“嗯”了一声。

太史慈道：“史春是曹操心腹，不宜留在军中。还有，我适才进来时，看到马钧在军营外徘徊，问他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是想探访史春。”

周瑜蓦然醒悟，道：“是了，我军中机密军械甚多，马钧是个行家，他一再到军营附近转悠，定有图谋。太史将军，你这就带人将史春送出去，与种辑等人一道，重新安排回客馆。客馆水井已处理过，不会再有问题了。”太史慈微一迟疑，即应命而去。

周瑜见天色不早，忙了一整天，加上心情不好，愈发感到疲累，便径直往家中赶来。乔媛亦在周府做客，乔婧正向姊姊讲述从朝廷副使者种辑处听来的故事，竟与张衡《二京赋》有关。

不久前，有人在许都当街张贴告示，称曹操狼子野心，对皇帝汉献帝不敬，有取代汉室之心。曹操很是气愤，一定要追查出此人，但告示是匿名书写，官吏无从查起。郭嘉看过告示后，发现里面谈及曹操是出于私心才由洛阳迁都许都时，引用了许多《二京赋》之句，当即道：“不难查到此人。”于是官府以教习官吏学习为名，四下征寻能读通《二京赋》之人，再暗中取得其笔迹，与告示比照，顺利找出那人。那人被逮捕后，亦供认不讳。

周瑜进来时，刚好听到这一段，闻言叹道：“郭嘉还是如此鬼才奇思。”

乔媛曾心系郭嘉，又忆起诸多往事来，生怕被精明的周瑜瞧出端倪，便辞了出去。

尽管乔媛一度因为再听到郭嘉的名字而心潮起伏，但她万万想不到

的是，她和郭嘉的牵连并没有就此结束，日后将有一场震动天下的赤壁大战因之而起。

乔婧送姊姊登车离去，这才重新回房，助周瑜脱下外袍，亲手打了热水服侍丈夫洗漱，让他舒舒服服地躺到榻上。又取过一封书信，道：“这是伏寿写给夫君的信，我为夫君整理衣衫时发现的。你不拆开吗？”

周瑜以手抚额，道：“我不想看信。伏寿心计深远，凡事都有图谋，她明知我恨她入骨，还要写信给我，一定是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乔婧道：“那好，我先替夫君收去书房。你什么想看，直接打开便是。”

周瑜将信随手抛到一边，道：“何必管它？”乔婧道：“夫君看起来心情不好。”

周瑜便大致提了白日军营发生之事，又道：“许攸、张郃玩弄心计，硬是当着我的面和吴侯的面，强行把华佗带走。我虽然劝吴侯不要生气，但其实自己心中也是气愤难平。”

乔婧柔声劝道：“事已至此，只能随它去吧。吴侯性子急，怕是心里更不好受，也不知姊姊能否劝转抚慰。”一边说着，一边走到窗边案前坐下，举手撩拨琴弦，道：“我抚琴一曲，助夫君平复心绪。”

琴声叮咚，从小乔一双纤纤玉手中流泻了出来。舒缓悠扬的音符渐渐弥漫开去，于清淡晚风中飘荡，在朦胧暮色中回响。一段美妙恣意的遐想由此展开——

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江面。粼粼金光中，有一片白帆随波逐流，桅头歇有两只雪白的白鹭。当最后一缕霞光恋恋不舍地移开水波时，白鹭骤然腾空而起，比翼双飞，展翅翱翔，最终消融于寥廓江天中。

悠悠琴曲中，周瑜逐渐放松了下来，任凭音乐沁入脑海，涤荡心灵。他回忆起了许多曼妙美好的往事，亦对未来重新充满了憧憬与希望。

后世有《菩萨蛮》词描写周瑜与小乔琴瑟相和、互相扶持的情形：

画楼影蘸清溪水，歌声响彻行云里。

帘幕燕双双，绿杨低映窗。

曲中特地误，要试周郎顾。

醉里客魂消，春风大小乔。

周郎才高，小乔貌美，自此人间又多了一番风流佳话。

次日上午，朝廷使者种辑来吴侯府辞行，称欲动身返回许都。孙策道：“烦请种使者再多留两日，我会修封致谢奏疏，请种使者一并带回朝中。”

种辑道：“种辑只是副使，吴侯有奏疏上奏朝廷，或是另有书信给曹丞相，还是请史春史使者代转为好。”孙策道：“甚是。等我写好奏疏、书信，会派人送去客馆。”

今日亦是吴侯临视兵舰、检验新制九连弩威力的日子。孙策送走种辑，正待出发前往军营，周瑜快马赶到，告道：“陈是人不见了。”

原来昨日傍晚时分，陈是离开了军营，称要回家一趟。今早周瑜人到军营时，陈是仍未出现。因为须得提早准备试射新弩事宜，周瑜立即派了人前往陈家催促。但卫士回禀说，陈家空无一人，非但不见陈是人影，连他妻子也不见了。卫士慌忙向左右邻居打听，竟没有人留意到陈家有异常情况发生。

孙策面色登时凝重起来，道：“公瑾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周瑜点了点头，道：“应该是有人先行带走了陈是妻子，再以陈妻要挟陈是就范。”

陈是是吴地军匠之首，负责军械设计及制造，价值重大。意图挟持陈是者，定是垂涎吴军兵器锐利之辈，有嫌疑者也不多，无非是袁绍、袁术、刘表、曹操各路诸侯而已。袁术使者意在传国玉玺，袁绍使者意在神医华佗，刘表使者一心要跟江东修好，黄祖手下则一心要捣乱滋

事，这几方为达到自己目的，各自生出了不少事端，只有以朝廷身份出现的曹操一方甚为平静。但精通器械的马钧曾私访陈是，又两次到吴军江边大营转悠，再联系今日陈是失踪一事，不由得人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朝廷使者一方。

周瑜道：“但史春自前晚遇刺，人一直滞留在军营中，昨晚才由太史慈护送离开。他身受重伤，几近丧命，连床榻都下不了，身边又没有其他侍从，不可能暗中策划挟持陈是一事。”

孙策道：“种辑适才来过吴侯府，称要离开京口，会不会是他绑架了陈是，又做贼心虚，想早些离开？”周瑜道：“吴侯既然怀疑种辑，何不当面问他？”遂赶来客馆。

种辑见吴侯和周瑜同至，还以为是为奏疏一事，又特意屏退从人，试图再劝孙策加入车骑将军董承组织的反曹联盟。

周瑜正色道：“那件事，吴侯已明确答复过种使者，望使者君不要再提。今日吴侯亲至客馆，是因为有一件大事，想当面问清楚。”

种辑便问道：“吴侯有事，但问无妨。”孙策问道：“是不是种使者派人绑架了军匠陈是？”

种辑大为愕然，问清楚事情经过，不由得很是郁闷，道：“旁人不知道，吴侯和周将军该知道我此来江东的真正目的。我掳走陈是做什么，难道为曹操再奉送一件杀人利器吗？”

这一反问极为有力，孙策也立即相信了种辑无辜，向他致歉。

种辑道：“吴侯怀疑我等也是应该的，史春此行目的绝不简单。一进吴地，他便撒下大队人马，先单骑赶来京口。”

周瑜道：“可史春遇刺后一直在军营养伤，他如何能隔空指挥？”种辑道：“此行随从十之八九都是史春的人，只要他事先交代过，掳走陈是，一点也不难办到。他人在军营中，反而能成为自证无干的理由。”

孙策也怀疑起史春来，又与周瑜一道赶来史春房间。史春重伤未

愈，正半躺在卧榻上，与马钧交谈着什么，忽见孙策、周瑜前后脚进来，倒也不意外，只问道：“可是京城中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孙策道：“史使者，你是个聪明人，我就开门见山了，是不是你派人掳走了我军营匠师陈是？”

史春未及回答，马钧先愕然问道：“陈是失踪了吗？”他结巴多年，口吃之病虽然治愈，但舌头仍然不大利索，语气听起来颇为诡异。

周瑜问道：“马郎中对此事一无所知吗？”马钧道：“当然一无所知。”忽意识到自己是受疑一方，登时着急万分，道：“难道……道……你……你们……怀……怀疑……”一紧张，便又结巴了起来。

史春道：“马郎中请先出去，我有话要对吴侯和周将军说。”

马钧“啊”了几声，始终未能说完上句话，料想他口吃毛病又犯了，只得悻悻出去。

史春道：“我知道我若说跟陈是失踪一事无干，吴侯不会相信，所以也不想再多费唇舌。我自愿留下来做人质，等到吴侯查明陈是下落，再放我走不迟。”

孙策本已因袁绍使者当面掳走神医华佗一事而愤慨，而今又出了工匠陈是失踪之事，对史春的怀疑始终难以消除，当即应道：“甚好，就如使者君所请。不光是你，马钧也得留下来，但种辑和其他侍从可以先行离开。”

史春无奈地摇了摇头，道：“看来我也没得选择，只能遵吴侯之命了。”

孙策便叫过亲信卫士凌统，命道：“去召太史慈来，命他率一队人马保护史使者。没我的命令，不准他和马钧离开客馆半步。”

史春闻言苦笑道：“吴侯专门派太史慈来作看守，实在太看得起我史春了。”

孙策哼了一声，道：“使者君放心，在查明陈是下落前，不会有人动

你分毫，你安心留在客馆养伤便是。”说罢拂袖而出。

史春见周瑜也欲转身离去，忙叫道：“周将军，请你留步，我有几句话要问你。”

周瑜便停下脚步，问道：“使者君有话请讲。”史春道：“听说袁绍使者强行掳走了神医华佗，是也不是？”周瑜道：“是。”

史春叹道：“不瞒周将军，我此行江东，受有曹丞相密令，务必要带华神医回去，本想借遇刺受伤之机与华神医多多亲近，但不想还是被袁绍使者抢了先手。”

周瑜道：“使者君特意强调另负使命，是在暗示你跟陈是失踪一事无关吗？”

史春道：“我自知嫌疑重大，也不敢强辩，所以才心甘情愿留下来做人质。适才问及华神医，只因他老人家救过我性命。我自知伤在要害，若不是华神医妙手回春，怕是早已不在人世。”

周瑜见他语气诚恳，感恩之意发自内心，遂坐下来问道：“曹丞相派了大量人手四下搜寻华神医，是因为实在难忍头风之病吗？”

史春摇头道：“不仅仅如此。不错，头风病困扰曹丞相多年，但他也是我所见过的意志最顽强的人，也只有他，才能忍受住那种病痛的折磨。”

周瑜道：“那么曹操寻找华神医还有什么其他目的？”史春道：“为收服人心。”

原来曹操费尽心力寻找华佗，不独是为了他自己的头风病。彼时战争频繁，田园荒芜，军民死伤惨重，满目疮痍，即所谓“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依附荆州刘表的名士王粲^[1]有《七哀诗》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生动地描述了战乱之后触目惊心的惨状。因为许多尸体得不到及时掩埋，导致民间瘟疫疾病频繁暴发，成千上万人因无药医治而痛苦死去，人口锐减，往往有一县一郡而为之一空者。曹操敏锐

地意识到疫病的巨大危害，认为如果能掌握医治疫病的良药，便能赢取人心、控制人口，于是他派人四下寻找神医华佗和医圣张机。

尤其是华佗，以用药精准著称，已有诸多成功案例。民间黄疸病流传较广时，华佗用春三月的茵陈蒿嫩叶施治，救治了许多病人。民间因此而流唱歌谣道：“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世切记牢，三月茵陈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华佗又以温汤热敷，治疗蝎子螫痛；用青苔炼膏，治疗马蜂螫后的肿痛；用蒜苗大酢治虫病；用紫苏治食鱼蟹中毒；用白前治咳嗽；用黄精补虚劳，如此等等。药材均是唾手可得，既简便易行，又收效神速。

彼时医圣张机因忠于汉室，不愿为曹操效力，已逃往岭南深山隐居，后来亦死在那里。华佗由此成为了唯一人选，曹操对其势在必得。

周瑜这才明白经过，不由得亦佩服起曹操的远见卓识来，与当年洛阳相识之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又想到吴侯孙策新杀了医术高明的道士于吉，见识非但逊了曹操一筹，且已受到军民非议，一时心中很是感慨。

后来曹操听说孙策杀死擅治疫病的于吉，亦大笑道：“小民从来不可轻^[2]，孙策无知小儿，他日必死在庸民之手。”这是后话。

周瑜又说了袁绍使者许攸派人行刺史春的动机。史春叹道：“原来是因为当年之事，我早已忘记，竟丝毫没有想到是当年当众嘲骂袁绍种下了祸根。”

周瑜本欲起身离去，但还是有些好奇，忍不住又问道：“使者君与汉室颇有渊源，而今曹操挟持天子，视皇帝为傀儡，自立之野心昭然若现，使者君与为何还要为他效力？”

史春道：“周将军不是说人是可以选择的吗？这便是我的选择。”

一时又回忆起无数往事来，顿了顿，才道：“当年周将军追查史侯府后，何大将军派人将我带回大将军府拘禁。不日我叔叔赶到京师，托何太后出面求情，将我救了出来，送回邙山养伤。那之后，京师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大事，甚至连大汉京师也由洛阳迁去了长安。我师父虽久在山

中，却依旧关注天下大势，称未来能定天下者，唯孙坚与曹操二人。”

周瑜闻言大为惊异，道：“尊师竟如此推许孙将军吗？”史春点点头，道：“当年各地诸侯起兵反董卓，袁绍更是被推为盟主，但真正有所行动、做出实事者，只有孙、曹二人。尤其是孙坚，接连击败吕布、董卓，最先进入洛阳，而此时袁绍等人还在为争权夺利而大起内讧。曹操亦是一力西进，只是不敌董卓，屡战屡败，不得不退兵。师傅对二人深为嘉许，命我日后下山辅佐他二人中的一人。”

周瑜道：“使者君与曹操有旧，却与孙坚将军之子孙策有隙，所以您选择为曹操效力？”

史春摇头道：“我尚未做出决定时，便传来孙坚死于刘表之手的消息。师父很是痛惜，不久便郁郁病逝，之后叔叔也撒手西去。我心灰意冷，不愿再入红尘，只想守在邙山师父坟前。但不久曹操迎到皇帝，又迁都许昌，成了大汉丞相，他派人寻来邙山，要召我赴许都，我推辞不就。曹丞相手下也煞是厉害，竟用药将我迷倒，强行绑到了许都。”

史春与曹操并无太深交情，当年二人在洛阳合力对付周瑜等人，只不过是受汉少帝刘辩之命，且曹操须得听命于史春。史侯府之事败露后，袁绍带兵赶到，将史春擒住。史春不愿意牵扯出汉少帝，遂以目光示意曹操，令其当场杀死自己，如此便可死无对证，由自己扛下一切罪名。曹操倒也会意过来，片刻犹豫后，即拔刀斩向史春，却意外为袁绍手下所阻，史春只受了重伤，并未丧命。之后史春被大将军何进带走，之后又回了邙山，再未与曹操见过面。但那一刀却给曹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仍然记忆犹新。他认定史春为护主宁可舍弃自己性命，忠勇可嘉，是值得托付大事的人，等到迁都许都、一切安定下来，便派人寻找史春，要收为己用。

史春又道：“与曹丞相见面后，他说他知道我随意惯了，不会接受朝廷官职，但只要我留在他身边，助他一臂之力即可。我到许都几日，亲眼看到官员各司其职，百姓安居乐业，料想师父预言不错，未来能定天下者，非曹操莫属，便答应了下来。”

周瑜道：“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篡汉谋反之心已露，史君就甘心

为叛臣贼子效力吗？”

史春道：“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只是你们用来攻击曹丞相的借口。吴侯未必没有此心，只是未能抢得先机迎得皇帝而已。当年天子逃出长安，惶惶如丧家之犬，最先想到迎接皇帝的其实是袁绍手下谋士沮授，但袁绍眼界狭小，听从了淳于琼、郭图等蠢材的建议，主动放弃了皇帝，这才给了曹丞相机会。”

当年汉献帝侥幸逃出长安后，被董卓残部李傕等人穷追不舍，危在旦夕。袁绍谋士沮授最先看到了皇帝的困境及价值，忙告诉袁绍道：“明公袁氏累朝担任朝中宰相，历代以忠义辅佐国家。而今汉室宗庙破败，天子四处流离，各州郡虽然表面打着义兵的名义，内心却只在盘算谋取私利，根本没有为朝廷为国家为百姓着想过。而冀州城大体平定，军队强大，士人归附，明公如果到西边迎接皇上，以邺县作为皇城，挟制天子而号令诸侯，畜养兵马，专门讨伐不向王庭朝拜者，又有谁能抵御呢？”

袁绍听了很是动心，预备率兵迎接汉献帝到邺县，但其心腹淳于琼和郭图却阻止道：“明公若接来天子安置，动不动就要上书奏闻皇帝，服从则权力太小，不服从则是违抗皇命，此非上上之策。况且汉室衰败，为时已久，现下想重新振兴汉室，不是太难了吗？再说，各路英雄并起，各占州郡，联聚徒众，动辄有上万人，这正像当初秦失帝位，先得者将成为天子。”暗示袁绍不如将精力用于招兵买马，如同秦末刘邦一般，逐鹿中原，抢占天下，及早称帝。

沮授不屑与淳于琼等人辩解，只苦口婆心地劝袁绍道：“迎接天子不仅符合道义，而且是最佳时机。如果我们不先下手，一定会有人抢在前头。胜负不由众寡，成败在于须臾，希望明公考虑。”

早年袁绍得宠于大将军何进，坚决支持汉少帝刘辩，汉献帝刘协登基实不合他心意。后来起兵反董卓，袁绍不想承认董卓所立的汉献帝，想另立宗室刘虞为帝，以便于驾驭，但遭刘虞坚决拒绝，才不得已作罢。袁绍忆及往事，担心汉献帝怀恨刘虞一事，最终没有采纳沮授建议。

与此同时，曹操却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力排众议，率军迎接汉献帝到故都洛阳。又借口洛阳残破不堪，粮食奇缺，把皇帝及朝廷转移到许昌，于许昌建立新都，从而将天子控制在自己手中。

之后，曹操挟皇帝之威名，略取了河南大片土地，甚至关中割据势力也纷纷归附，势力发展很快。许都竟由此成为了中原政治中心，曹操也成为了皇帝的代言人，随心所欲，号令四方。汉灵帝、汉少帝在位时，曹操是袁绍部属，之后关东诸军起兵反董卓，袁绍也没有将曹操放在眼里，仍视其为自己的附庸，以至曹操为报父仇兴兵徐州时，袁绍还发兵相助。到此时，曹操借天子以自重，羽翼已成，袁绍这才追悔莫及。但仍自恃地广兵强、粮食充足，想与曹操一争高下，上书称许都低洼潮湿，洛阳又残缺不堪，要求迁都鄴城，因距离他的势力范围较近，便于控制。

曹操不但一口回绝，还以汉献帝名义下诏书责备袁绍道：“你地广兵多，而专门树立私党，不见你出师勤王，但见你发兵与他人互相攻伐。”

袁绍明知是曹操捣鬼，但诏令上盖有皇帝玉玺，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也不得上书为自己申辩。之后每次接到诏书，总担心对自己不利，忐忑不安。曹操得意非凡，遂自任为大将军，任命袁绍为太尉，改封邺侯。太尉虽贵，但地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深感屈辱，上表不受封拜。又愤愤地道：“曹操竖子几次差点死去，都是我出面救他，如今他以天子的名义对我发号施令！”

谋臣田丰道：“迁都之计既然不能实现，应该及早夺取许都，奉迎天子。那时我们也可以事事以诏书为名，号令四海，这才是上策。否则，最终将受制于他人，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袁绍遂预备发兵攻打许都。

曹操实力远远不如袁绍，且处于四战之地^[3]，四周有袁术、张绣、刘表等诸多对手虎视眈眈，忧惧之下，不得不采取克制忍耐的策略，派孔子后人孔融持天子符节出使邺城，拜袁绍为大将军，赐弓箭、符节、斧铁和一百虎贲，令其兼管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个州。袁绍赢回了面子，便放弃了攻打许都的计划，专心讨伐北方的公孙瓒，曹操的危机这才有所缓解。

史春又道：“至于曹丞相是否有篡汉之心，我不能承认，亦不能否认。但天子若落入袁绍、袁术等人手中，情势还不是一样？执政者只为追逐权势名利，黎明百姓受苦如斯，只有早日一统天下，才能有海晏河清、国泰民安之日。”

他的声音逐渐嘶哑低沉起来，曼声道：“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暝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愬？”

这是名家班彪的《北征赋》，感时伤世，哀民生多难。此时此刻，从史春口中吟诵出来，竟是有一种深曲的情思及沉至的怨愤。

是退隐山中，还是经世致用？是遗世独立，还是建功立业？是彼时士人普遍面临及思考的问题。汉末动乱，士人茫然自失，无所适从，追求幻灭，理想沉沦，自身价值无以实现，更何谈兼济天下，留名青史？大汉王朝分崩离析，君国无力，又何以效忠报国？

周瑜这才知道史春志向高远，有心助曹操统一天下，却不是为了雄图霸业，而是希冀世界早日太平，一时心中感慨激荡，良久无言。

史春又道：“周将军，你我立场不同，但我看得出你也是胸怀大志，你觉得是吴侯统一天下的可能性大，还是曹操可能性更大？”

周瑜不愿白口夸大孙氏实力，却也不能当面承认曹操更有谋略，只好道：“使者君累了，还是安心养伤为好。陈是失踪一案多有蹊跷，等查明真相，与使者君无干的话，吴侯自会放你回去。”

史春道：“若是陈是失踪当真与我有关呢？”

周瑜正色道：“即便使者君是朝廷使者、曹操心腹，也最好不要挑战吴侯底线，我可不希望看到你身首异处的模样。”

史春嘴唇蠕动了几下，似乎有话想说，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周瑜道：“如果使者君现在交代出陈是下落，我还可以替你向吴侯求

情。”

史春摇了摇头，道：“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言外之意，无非是暗怨周瑜竟不肯相信他。

周瑜沉默许久，才道：“我若与使者君成为朋友，不但小乔不会原谅我，就连我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

离开客馆，周瑜便赶来陈是家中，试图寻找线索。然陈家内外整整齐齐，没有任何陈妻被强行掳走的迹象。几番查询下来，倒是有西城门卫士记得陈是一早出了城，往西去了。既然陈是独自出城，并未遭人胁持，那么一定是有人事先掳走了陈妻，以其性命威胁，陈是不得不单身赴会。

周瑜遂派出数队轻骑，自西门而出，往各方追赶。然连日下来，不断有探马返城回报，始终没有发现陈是的踪影。

如此过了半月有余，奉命护送袁绍使者许攸一行离境的别部司马吕蒙返回城中，竟带回了失踪多日的陈是。周瑜大为惊奇，忙询问究竟。

吕蒙道：“臣将袁绍使者一行送出吴地，回来的路上，竟遇到了陈是。他说有件礼物要赶去送给华神医，臣知道华神医救治过他妻子，所以也没有阻拦。”

周瑜道：“陈是是我军军匠首领人物，若是被许攸等人识破身份，趁机带走了怎么办？”

吕蒙道：“臣也思及此点，提出要亲自护送陈是前去追赶许攸一行，但陈是称不必多此一举，他有十足把握。臣因当时人在边境，便没有过界，只等在原处。过了两个多时辰，还不见陈是回来，臣有些担心起来，正想派人换上便服越境去察看，陈是人又回来了，而且满面喜色。”

周瑜闻言，忙问道：“陈是人呢？”吕蒙道：“他说想先回家一趟。”

周瑜便亲自赶来陈家，陈是人又不在，门前积满尘土，显是主人未曾归来过。周瑜大惑不解，生怕陈是又出了意外，急派人四处找寻。

过了一个多时辰，总算有卫士回报，称陈是人在周府。周瑜忙赶回家中，却见妻子乔婧正与陈是笑语晏晏。

原来陈是返家途中，正好遇到外出的乔婧。乔婧已知陈是失踪之事，忙命人停车，与其攀谈。又提及陈是所送梳妆匣出了故障，有一个吹箫的木人不动了。陈是便跟随乔婧回来周府，为其修好了梳妆匣。

周瑜也无暇顾及其他，先问道：“陈匠师只是离城去追许攸一行，没有其他吗？”陈是道：“是，臣是临时起意，未及禀报周将军，还望恕罪。”

周瑜道：“那你妻子如何也不在家中？”陈是立即忸怩了起来，吞吞吐吐地道：“这件事，容臣慢慢禀报将军。”

周瑜遂引陈是到书房，问道：“你妻子是被人绑架了吗？”

陈是怔了一怔，这才会意过来，忙道：“没有这回事。臣知道将要出大事，就让妻子先逃了。”

周瑜愈发狐疑，问道：“要出什么大事？”陈是道：“臣去追许攸一行，并不是要去给华神医送礼物，而是用八连弩图纸作为代价，向许攸换回了华神医。”

周瑜先是大吃一惊，聪敏如他，居然脑子里转了好几道弯，才回过神来，失声问道：“你将我军的八连弩图纸交给了许攸？”

陈是点头道：“是，臣有心营救华神医，却没有好的法子。后来臣想袁绍派人掳走华神医不过是想要挟曹操，他既有称霸天下之心，应该知道神兵利器可大大助他一臂之力，也许我可以用八连弩图纸换回华神医。”

一念及此，陈是也毫不犹豫，从军中取了八连弩图纸，先赶回家中，让妻子连夜乘船逃走，他自己则次日一早出城，去追袁绍使者一

行。但因为许攸等人有吕蒙率兵监护，陈是担心为吕蒙所阻，不敢轻易露面，只远远跟在后头。

直到许攸一行出了吴地，陈是才急追上去，表明身份和意图，说愿意用八连弩图纸换取华佗。许攸愕然之极，尚未回过神来，那张郤立即满口应承。许攸与张郤商议一番，便点头应允，同意以图易人。

张郤还想顺便带走陈是。陈是昂然道：“我是吴郡人，宁死也不会为袁绍效力。而今我背着吴侯将图纸交给你们，已算是死人一个，不会再对你们造成任何危害。”

张郤见陈是意志坚决，又料想他返回京城后亦会被孙策处死，便就此作罢。

陈是已知吴侯曾打算将华佗送往许都，交予曹操，亦不敢带华佗回来吴地，只让其悄悄逃走，远离袁绍、曹操、孙策三方势力范围。

华佗叹道：“天下之大，竟无我华佗容身之地。”又担心陈是因泄露吴军机密而遭祸，想随他返回京城向吴侯谢罪。陈是便又将利器杀人与神医救人的道理说了一番，告道：“神医是有用之身，只要能多活人性命，将精妙医术传承下去，陈是死而无憾。”华佗遂不再坚持，就此与陈是作别。

周瑜听完经过，抚额跌足不已，道：“你可知道，你交出的是八连弩图纸！”

陈是道：“是，臣爱机巧如命，如何会不知道八连弩图纸的重大价值？但臣交出的只是杀人利器，换来的却是能救无数人性命的神医。臣自知犯了死罪，也不敢逃走，只是不想牵累家人，所以让妻子先行逃了。我愿随周将军去面见吴侯，任凭吴侯处置。”

周瑜自是知道此去吴侯府，陈是必是人头落地的下场，一时有所迟疑。又道：“陈匠师是军匠，在你心目中，华神医远比八连弩重要，这实是出乎我意料。你大可以先同我商议，再想别的法子来救华神医的。”

陈是道：“将军可还记得当年你我在洛阳南市从马钧手中劫夺公车一

事？”周瑜道：“当然记得。”

陈是道：“将军当时说过一句话，臣迄今印象深刻。将军说：‘上策未必是好计，下策则未必就是坏主意。’”

周瑜道：“陈匠师觉得你将八连弩交给袁绍使者是下策？”陈是点了点头，又反问道：“周将军以为呢？”

周瑜沉默许久，无奈地叹了口气，道：“你走吧，趁我改变主意前赶快离开京城，好自为之。”

陈是大为诧异，问道：“将军为何要放我走？不怕吴侯责罚吗？”

周瑜道：“放你走是下策。还是那句话，下策未必就是坏主意。”又道：“陈匠师过得了我这一关，却过不了吴侯那一关，这就赶快逃命去吧。”

由于周瑜手下留情，陈是侥幸逃出了江东。孙策得知情由后，虽然拍案震怒，却也未追究周瑜私纵陈是之责。被拘禁在客馆中的史春、马钧二人既洗清嫌疑，也得以获释，启程返回许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旁人均以为陈是会投奔北方袁绍，抑或选择曹操，或是刘表、袁术等诸侯，但他却没有倒向任何一方，而是背井离乡，离开中国，历尽千辛万苦，东渡去了日本。到了海外，陈是重拾家族老本行，以制镜谋生，成为日本一代制镜大师^[4]。至死，也没有人知道他除了擅长制镜外，还有能力制造出世上最顶尖的兵器。一代名匠，虽高才过人，却就此销声匿迹。而与陈是惺惺相惜的马钧反而因日后在机械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得以留名青史，与前辈伟人张衡并称“木圣”。此为后话。

戏剧性的事还在后头，袁绍使者许攸及张郃意识到八连弩的巨大价值，同意用华佗交换了八连弩图纸。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表使者蔡瑁自从知道是许攸往客馆井中投毒起，便紧紧盯上了他。许攸、张郃一行离开吴地后不久，蔡瑁亲自带人拦截，用武力抢走图纸，带回荆

州。但刘表手下缺乏能工巧匠，始终未能造出八连弩实物。

后来刘备因衣带诏反曹事泄，被曹操疯狂追杀，辗转到荆州投靠刘表，八连弩图纸意外落到刘备手中。刘备三顾茅庐请到诸葛亮后，诸葛亮看到八连弩图纸，大为惊叹，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不但造出了八连弩，并在陈是图纸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造出了十连弩，成为举世无双的利器。后袁绍麾下大将张郃投降曹操，率军进攻蜀地，便是死在诸葛亮所造十连弩之下。这是后话。

而华佗与陈是分手后，怆惶伤怀之下，意欲先返回故乡探望妻子，途中意外遭逢朝廷使者种辑一行。种辑命人扣下华佗，将其带往许都，献给了曹操。

曹操头风病日益沉重，每每发作时，心乱目眩，头痛难忍。诸医施治，疗效甚微。华佗到后，往曹操胸椎鬲俞穴施针，片刻便脑清目明，疼痛立止。曹操很是高兴，请华佗做进一步治疗。

华佗却道：“此病乃脑部痼疾，近期难于根除，须长期攻治，逐步缓解，以求延长寿命。”

曹操认为华佗故弄玄虚，有意推诿，心中不悦，只是未形于色。华佗又称离家已久，请求回去家乡探亲。曹操因有求于华佗，勉强允准。

再说袁术一方，袁蜜带回传国玉玺后，袁术如获至宝，立即迫不及待地在寿春称帝，建号仲氏，置公卿，祠南北郊。又广置公卿朝臣，还在城南、城北筑起皇帝祭祀天帝所用的祭坛。

然一山不能容二虎，汉献帝再有名无实，也是天下公认的皇帝。袁术称帝后，立即成为众矢之的。江东孙策正式宣布脱离袁术，袁术部属广陵太守吴景、将军孙贲等均投靠了孙策，孙策由此得到广陵等大片江东土地。曹操更声明要替汉献帝讨伐奸贼，亲自率军征讨袁术，大败袁军。

袁术众叛亲离，狼狽奔亡，走投无路下，不得不向他所看不起的庶出兄长袁绍求助。派人将帝号及传国玉玺送给袁绍，又写信道：“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莫与争大，以位则无所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运，起已灭乎！谨归大命，君其兴之。”

袁绍也有称帝野心，只不过不像袁术那样毛躁心急。他曾指使主簿耿苞为自己当皇帝寻找根据。耿苞道：“赤德已经衰败，袁氏是黄帝后裔，应该顺天意、从人心。”赤德即火德，代表汉朝。根据“五德相生”理论，火德由土德替代，黄帝是土德，而袁氏是黄帝后人，代汉自立是天意。袁绍听了很高兴，便将耿苞这番话告知幕僚部属，但僚属们都认为耿苞妖言惑众，混淆视听，应当杀头。袁绍知道时机还不成熟，生怕露出马脚，不得已杀了耿苞。

袁术送来传国玉玺后，袁绍自认是天命所归，虽不敢张扬，却很是欣喜，也同意接纳袁术，让袁术先投奔长子青州刺史袁谭。但袁术行进途中，被曹操派刘备率军截住去路，难以通过。

当时士众绝粮，军中仅有麦屑三十斛。时六月盛暑，袁术欲得蜜浆解渴，又无蜜汁。叹息良久，乃大曰：“袁术怎么会到这个地步！”最后呕血斗余而死。

后人诗道：“汉末刀兵起四方，无端袁术太猖狂。不思累世为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强暴枉夸传国玺，骄奢妄说应天祥。渴思蜜水无由得，独卧空床呕血亡。”这是后话。袁术虽死，袁耀、袁蜜兄妹另有一番奇遇，后面再表。

袁术称帝消息传来的这一天，袁术亦有使者来到京城，除了给吴侯孙策正式书信外，还有一个小箱子另交中护军周瑜。周瑜打开一看，除了自己的中护军符令外，还有一块玉佩，正是袁蜜自小佩戴的护身玉佩。周瑜不明其意，然又不便退还，只将玉佩交给妻子乔婧收藏。

袁术败亡后，孙策实力大增，于是亲自引军西征江夏黄祖，欲报杀

父之仇。江东精英豪杰人物周瑜、吕范、程普、韩当、黄盖等倾巢而出，誓取江夏。荆州刘表亦派亲侄刘虎及大将韩晞赶来支援黄祖。双方展开大战，黄祖一方，韩晞战死，士卒溺死者甚众。孙策一方，校尉凌操被刘表部将甘宁射死，亦是死伤惨重。孙策后来在给汉献帝的奏折中称：“臣身跨马阵，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竞用命。越渡重壑，迅疾若飞。火飞上风，兵激烟下，弓弩齐发，流矢雨集。可谓惊心动魄。”足见战况之激烈。吴军掳取了大量物资人口，但由于刘表的倾力支援，仍未能占领江夏，剿灭黄祖，最终退兵。

曹操听闻孙策雄踞江东，叹息道：“猗儿难与争锋也！”

早先曹操已将从弟曹仁之女许配孙策四弟孙匡，为了进一步笼络孙策，又让第三子曹彰娶孙策堂兄孙贲之女为妻，并以朝廷名义征召孙策二弟孙权到许都为官，实际上是想以孙权做人质，以牵制孙策势力。但孙策没有同意，曹操正准备对付袁绍，也未进一步强求。

之前车骑将军董承奉汉献帝密诏，组织反曹联盟，拉拢了不少文武大臣。正要准备动手时，袁术称帝，刘备被曹操派去讨伐袁术，事情由此搁置下来。

不久，衣带诏事发，与事者董承、种辑、吴子兰、王子服等人均被曹操杀死，只有刘备因率军在外而幸免于难。

董承之女为汉献帝贵人，已怀有身孕，曹操不顾汉献帝亲自求情，决然将其处死。汉献帝痛不欲生，日夜哭泣。皇后伏寿写信给父亲伏完，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伏完只将密信收起，不敢与曹操对抗。

因为刘备亦参与董承之事，曹操怒不可遏，亲自率军东征刘备，刘备战败，关羽被擒，受到曹操礼遇。但后来关羽仍尽封曹操赏赐，留书告辞，辗转千里，终于回到刘备身边，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千里走单骑”。

曹操一再遭遇背叛，头风病转重，遂派人征召华佗入朝。华佗称妻子有病，不能离开家乡。曹操派人调查，查明华妻安然无恙后，遂将华佗逮捕，用传车递解到许都监狱。华佗受到严刑拷打，承认犯下欺君之罪及不从征罪，被判处死刑。

大名士荀彧出面求情，道：“华佗方术^[5]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称华佗是一代神医，能医治许多人性命，应该予以保全。

之前是种辑将华佗带到许都，而种辑又参与了图谋曹操的计划，曹操怀疑华佗亦与种辑、董承等人有所勾结，再想到当年在洛阳南郊乔府初遇华佗时的情形，愈发恼恨，不肯饶恕，森然道：“华佗无能鼠辈也。”下令以严刑处死华佗。

华佗自知不免后，取出一卷医书交付狱吏，道：“这书可以用来救活许多人。”狱吏害怕触怒曹操，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将医书烧毁。一代名医之精妙医术，亦随其主消逝于人间。

华佗遇害时，史春受命外出办事，人不在许都，归来后得知华佗被杀，默默收其骸骨安葬。曹操知道华佗曾救过史春性命，亦不愿意因这点小事处罚史春，任其作为。

建安四年（199年），割据河内的眭固欲与袁绍和纵，却被曹操所灭，袁、曹决战势所难免。袁绍决定驱使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南下，进攻许都，一举歼灭曹操。又令幕僚陈琳撰写讨伐曹操檄文，内中指控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良，专为梟雄”。曹操读到陈琳檄文后，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头风病竟由此痊愈。面对强敌，曹操丝毫不敢怠慢，率大军倾城而出，于官渡^[6]据守，准备与袁绍决一死战。

当时形势袁强曹弱。袁绍占据四州之地，地广人众，且无后顾之忧。曹操则是四面受敌，除了北方袁绍外，南有刘表、张绣不肯降服，东南则有孙策蠢蠢欲动。但一些有识之士如曹操谋士荀彧、郭嘉，张绣谋士贾诩，凉州从事杨阜等，均认为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眼光、谋略远远不及曹操，认为局势会向着有利于曹操的方向变化。

袁绍还企图联合张绣和刘表夹击曹操。张绣打算应允，未及开口，其谋士贾诩抢先道：“请使者回去转告袁公，兄弟都不能相容，怎么容得了天下的国土呢？”暗指袁绍曾与弟弟袁术相斗激烈之事。使者遂快快而回。不久，张绣在贾诩劝说下，率众投降曹操。

袁绍又派人到荆州刘表处求援，刘表表面答应，实际却按兵不动，对袁曹之争只作壁上观。

本来兵贵神速，但因张绣、刘表二人的态度，袁绍迟迟没有行动，以至失去了最佳时机，其临事无策、优柔寡断之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时，留在许都的皇后伏寿为帮助丈夫汉献帝摆脱傀儡天子的地位，分别派人秘密送信给袁绍及孙策，告知许都空虚，若派一支精骑连夜奔袭，许都唾手可得。一旦占领许都，便可奉迎天子以讨伐曹操，必能捉住曹操。

袁绍因昔日汉少帝在位时，伏寿曾设计陷害自己，知其心计深远，不愿理会。其心腹谋士许攸称伏寿之计是上上之策，力劝袁绍遵照而行。袁绍不能释怀当日之事，坚持不肯听从。

而江东孙策得信后大喜，立即着手准备，欲趁曹、袁二军对垒于官渡之时，亲自率军袭击许都。曹操听说孙策准备渡江北上，很是惊恐，生怕被孙策抄断后路，起了退兵之意。

其谋士郭嘉却道：“孙策平定江东不久，诛杀了不少知名人物。此人又自恃骁勇，虽拥有百万之众，却时常轻骑简从外出。如遇刺客伏击，那他就不过是一人之敌罢了。在我看来，孙策必定要死于刺客之手。”

没过多久，郭嘉这番话便神秘应验。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四日，孙策前往丹徒山中打猎。由于其坐骑是万中挑一的精骏宝马，扈从卫士都被远远甩在后面。

到一条小道时，忽然遇到三名携带弓箭打猎的男子。孙策见其中居然有乔氏旧仆罗汤，大为惊奇，遂上前询问究竟。罗汤忽举箭朝孙策射

来，孙策侧头避开，回射一箭，将罗汤射倒。但余下二人羽箭已呼啸而至，孙策仓促间只避开一箭，被另一支箭射中面颊。箭头淬了剧毒，孙策创痛甚剧，当即倒地。

扈从卫士赶到，将余下两名男子杀死，送孙策回京城医治。隐士焦光看过后，连连摇头，称毒入骨髓，除非神医华佗在此，不然无药可医。

孙策听闻后，便派人叫来二弟孙权及长史张昭等人，托以后事。他将印绶亲手给孙权佩上，告道：“率领江东兵众，决战两阵之间，横行争衡天下，你不如我；但举贤任能，使其各尽其心，用以保守江东，我不如你。”又嘱咐张昭等人道：“中原正在大乱之中，凭我们吴越兵众，三江险固，足以观其虎斗成败，请诸君好好辅佐我弟弟！”

当夜，孙策在爱人乔媛的怀抱中过世，享年二十六岁。张昭扶孙权巡视军队，将孙权继承吴侯之位的消息传达出去。

彼时周瑜正驻守外地，接报后率重兵赶回京口奔丧。孙权年仅十八岁，又无父兄那般显赫战功，江东多有对其不服者。周瑜一见到孙权，便行君臣大礼，旁人见周瑜如此，不敢再有异议。孙权得以顺利接管江东，成为一方新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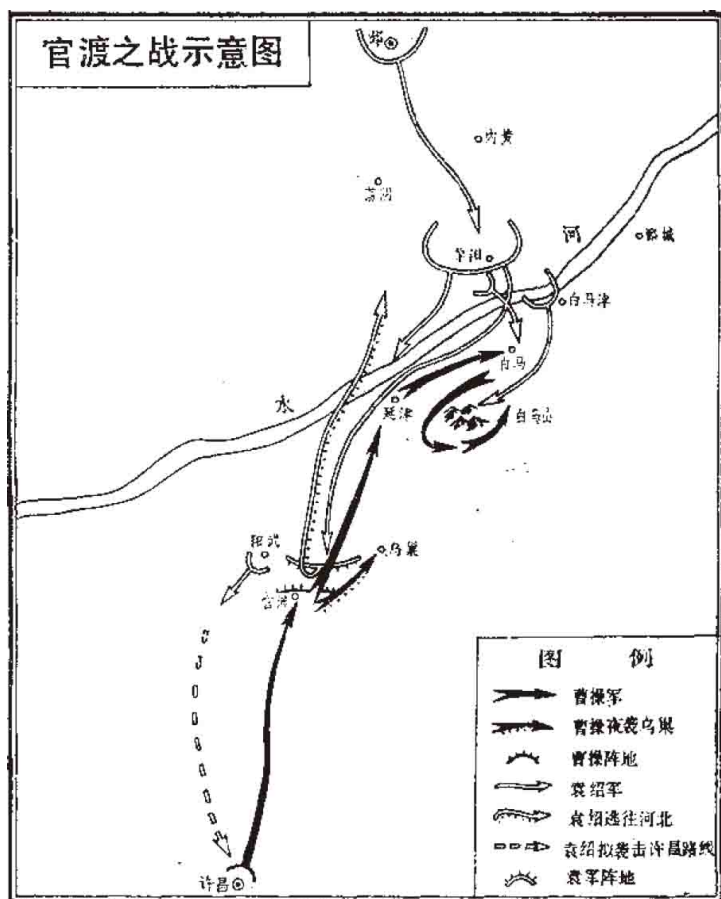
关于孙策遇刺一事，除了罗汤之外，其余两名刺客的身份始终未曾查明，一时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被孙策杀死的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也有人说是方士于吉的门徒，甚至有人称是曹操派来的刺客。彼时正是曹操和袁绍准备决战的紧急时刻，而孙策又准备率军北上袭击许都，迎接汉献帝，凑巧在此关键时刻遇刺身亡，再联系到曹操谋士郭嘉之语，似乎是曹操派人行刺的可能性最大。至于乔氏旧仆罗汤为何又夹在刺客之中，实无人猜到情由。

孙权即位后，求贤若渴，大肆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7]等纷纷投效。曾是江东死敌的刘表部将甘宁听说后，亦觉得刘表无能，而孙权有人杰之像，转而投奔江东。周瑜不计前嫌，向孙权隆重引荐了甘宁，孙权由此很器重甘宁。又因甘氏为刘表部将时，曾射杀破贼

校尉凌操，与凌统有杀父之仇，孙权亲自引甘宁到凌统面前，令二人握手言和。

在张昭、周瑜等人的辅佐下，孙权地位逐渐稳定。由于其人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麾下聚集了大量人才。

与兄长孙策只醉心于武功不同的是，孙权重视读书教育，并激励教导武将多读书多学习。譬如部将吕蒙^[8]因不喜读书、不学无术，而被人讥称为“吴下阿蒙”。孙权遂教导吕蒙说：“你现在当权掌事了，不可不学！”吕蒙一见书本就头疼，便借口说军务繁忙。孙权道：“我又不是让你去当儒家博士，但当涉猎历史，见往事耳。你说你军务多，能比我还忙吗？我也常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吕蒙推辞不过，只得于军务空馀之际努力学习读书。



官渡之战示意图

吕蒙本是果敢有胆之人，但亦急躁易怒，就学读书后，见识日益精博，渐能克己让人，有国土之风，俾成一代名将之资^[9]。大将甘宁性情粗暴，轻于杀戮，时常连孙权的命令也不当回事。孙权很是恼火，几次想要处置甘宁。当年甘宁以飞天大盗身份大闹京城时，吕蒙与其有隙，到此时反而为甘宁求情，道：“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孙权这才作罢。

后甘宁厨下有一小童犯了过失，料想甘宁不能容忍，逃到吕蒙那里。吕蒙将小童藏匿起来。甘宁随后带着礼物来拜谒吕蒙母亲，又索要小童，答应不会杀他。但一回到坐船上，甘宁就下令将小童捆绑于柱子上，亲手挽弓，将其射死。自己再解衣卧在船中，丝毫不以为意。吕蒙闻后大怒，鸣鼓聚兵，准备上船进击甘宁，将其擒住处死。甘宁听到动静，不敢举兵与长官对抗，便故意躺着不起来。吕蒙母亲闻讯，光着脚赶来劝阻吕蒙。吕蒙为人至孝，只好不再追究，上船招呼甘宁，再一道去拜见吕母，欢宴竟日。

天下不宁，群雄纷争，中原官渡大战亦如火如荼地进行。袁绍军兵力占据优势，在官渡依沙堆立营，东西宽约数十里。曹操也立营与袁军对峙，一度主动出击，但交战不利，便退回营垒坚守。袁绍构筑楼橹，堆土如山，用箭俯射曹营。曹操手下官吏马钧制作出了霹雳车，可以抛射巨石，发石击毁了袁军所筑的楼橹。

双方相持三月，曹操外境困难，前方兵少粮缺，士卒疲乏，后方也不稳固，曹操几乎失去坚守的信心。刚好此时袁绍心腹谋士许攸家人犯法，被地方逮捕，许攸得知后大怒，就此倒戈相向，投奔了曹操，曹操由此尽知袁绍军中虚实。

许攸又献计道：“今孟德孤军独守，既无援军，亦无粮食，此乃危急存亡。现在袁军有粮食存于乌巢，虽然有士兵，但无防备，只要派轻兵急袭乌巢，烧其粮草，不过三天，袁军自己败亡。”

曹操闻言大喜，遂命心腹史春选取精兵假扮成袁军，带着柴草向乌巢进发。途中遇到真的袁军盘问时，史春回答道：“袁公怕曹操奇袭，派

我们去鸟巢把守。”袁军不疑有诈，放其通行。

到达鸟巢后，史春命人四下放火，粮草尽烧，袁军大乱。曹军趁机攻打袁营，俘虏兵将无数，甚至包括袁绍爱将淳于琼。曹军将所有俘虏的鼻子割下，连同牛、马舌头一同送往袁绍大营。袁军将士听说粮草被烧，无不大惊失色。

淳于琼被带到曹操面前。曹操念及当年曾同为西园校尉，想将其收为己用。许攸却道：“淳于琼的鼻子已被割下，日后他照镜子，决计不会忘记今日之辱。”曹操遂杀淳于琼。

鸟巢失守后，正在攻打曹军营寨的袁绍大将张郃、高览倒戈投降，袁军全盘崩溃，袁绍仅率八百骑兵逃回河北，曹操大获全胜。当时许多人不看好曹操，曹营中与袁绍以书信暗通款曲者甚众。曹操缴获这些书信后，看也不看，下令全部烧掉，人心由此安定。

袁绍最得力的谋士沮授与曹操有旧，亦被曹军俘虏，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投降，终被杀死。而袁氏另一重要谋士田丰因在战守用兵上与袁绍意见不和，早被袁绍以“败坏军心”的罪名下狱。袁绍回到河北后，后悔不用田丰之言，又觉得没有面目再相见，竟然先派人将田丰处死。

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袁绍主力在此战中尽被歼灭，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袁绍逃回河北后不久，即郁郁病死。

袁绍有三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袁绍最爱幼子，有意以袁尚为嗣，因而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以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只留袁尚在身边。袁绍死后，其部属奉袁尚为主，袁谭愤愤不平，兄弟二人为争位而自相残杀，被曹操乘虚而入，各个击破，袁氏三兄弟先后被杀。

袁熙妻子甄氏姿貌绝伦，美艳动人，为曹丕所纳。甄氏还为曹丕生下长子曹叡，后来成为曹魏第二位皇帝。

袁术死后，其一双儿女袁耀、袁蜜无所依靠，不得不投靠了伯父袁绍。袁绍及诸子败后，袁耀、袁蜜又遭曹操追杀，四处亡命，走投无路

时，意外为江东名将太史慈所救。竟是江东新吴侯孙权不忘旧情，派了太史慈专门来接袁氏兄妹。袁蜜于绝境中获救，对此感激涕零。后袁蜜成为孙权夫人，袁耀则仕吴为郎中，袁耀之女又许配给孙权之子孙奋。

袁绍败后，曹操一跃成为中原实力最强的诸侯。许攸自恃功劳最大，屡次轻慢曹操，每次出席，不分场合，直呼曹操小名，说：“阿瞒，没有我，你得不到冀州。”曹操表面上嘻笑，但心里颇有芥蒂。

许攸颇嫉妒与曹操行则同车、坐则同席的谋士郭嘉，时常告状称其生活放浪不检点。曹操再也不能忍受，终于找罪名将许攸杀死。后人云：“堪笑南阳一许攸，欲凭胸次傲王侯。不思曹操如熊虎，犹道吾才得冀州。”

曹操消灭袁绍后，志得意满，又欺负吴侯孙权年轻，新掌江东不久，威逼孙权将兄长孙策唯一爱子孙绍送为人质。孙权昔日曾在袁术处当过人质，深知受制于人的屈辱，但他也担心曹操会挥军南下，有些举棋不定，遂召集群臣商议。张昭、秦松等重臣众说纷纭、犹豫再三，不能决断。

孙权得不到群臣支持，很是郁闷。其母吴夫人道：“你带着周瑜来见我。”孙权便遵命将周瑜带到母亲面前。

吴夫人当面问起周瑜对送质的态度。周瑜坚决反对送人质，又称曹操新灭袁绍，骄纵无比，但玩兵如玩火，玩火必自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孙权未及反应，吴夫人便赞许道：“公瑾的话极有道理。权儿，公瑾比你大哥只小一个月，我一向把他当儿子对待，你该把他当成兄长才是。”孙权遂听从了周瑜和母亲的建议，拒绝向曹操送质。

当时曹操正忙着追剿袁氏残部，意图先统一北方，夺回传国玉玺，也顾不上向孙权兴师问罪。但曹操得知事情经过后，开始重视起周瑜来，认为其人在江东也算是一号人物，文武兼备，想纳为己用，遂派周

瑜少时同窗好友蒋干前去劝降。

蒋干字子翼，相貌堂堂，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是当时的名士。受命后，蒋干头戴葛巾，身着布衣，装作闲游江东，顺道拜访周瑜。

周瑜早猜出蒋干来历，出来迎接时，直接笑道：“子翼用心良苦，居然远涉江湖，来为曹操作说客！”

蒋干颇为尴尬。勉强自解道：“我与足下州里乡亲，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你却说我是说客，岂不过分？”

周瑜笑道：“我虽不及夔与师旷，称不上知音，但闻韶赏乐，足知雅曲。”言下之意，对蒋干用意一清二楚。

三天之后，周瑜又将蒋干请入军营，带他检视仓库和军资器仗等。又置酒高会，酒酣时，周瑜执住蒋干之手，正色告道：“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忠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即使苏、张更生，酈叟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

蒋干无话可说，只好一直干笑。返回后，蒋干禀报曹操，称周瑜器量端雅，趣致高卓，言辞说他不动。曹操闻言，只好作罢。

曹操招纳周瑜不成，又折损一员心腹爱将。在平定袁尚回师途中，曹操虽如愿以偿夺到了传国玉玺，但其最信任、最宠爱的谋士郭嘉却染上了重病，不治身亡。

郭嘉死前，曹操紧紧守在病榻前，问他有何未了心愿。郭嘉迟疑了许久，忽泪流满面，握紧曹操的手，只说出了两个字：“大乔。”随即溘然长逝。

曹操与故太尉乔玄交好，甚至为其作吊文，自然知道这“大乔”便是乔玄长孙女乔媛，也是前任吴侯孙策夫人，其妹小乔则是江东大将周瑜之妻。郭嘉临死不提子嗣家眷半句，唯念“大乔”，大乔必在其心目中十分重要。一时间，又忆起当年第一次到洛阳南郊拜访前太尉乔玄的情形

来，那一日，正是大乔诞生之日。

沉思许久许久后，曹操才转头去望心腹史春，想从他口中打探更多关于二乔的情形。史春却默默转身走了出去，并留下一封书信，称曹氏已得传国玉玺，霸业指日可待，已经没有再用得上他的地方，就此离开了曹操，返回了邙山。

据说曹操读完史春留书后，忽暴怒而起，指天发誓道：“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二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

早先曹操从袁氏手中夺取邺城后，即大兴土木，在城中地势高耸处建铜雀苑，于苑中筑铜雀台^[10]。台高十六丈，殿宇百余间。又立铜雀于楼巅，舒翼欲飞。台成之日，曹操命诸子登台作赋，曹丕作《登台赋》云：“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又于铜雀台上置声伎鼓乐，大肆蓄养美女歌伎^[11]，供其玩乐。

安顿好郭嘉后事后，曹操便点齐精锐主力，挥师南下，欲平江东。有传闻说，曹氏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只为二乔。也有人说，曹操欲得大乔，是为实现郭嘉遗愿。但也有人声称这些流言只是好附庸风雅的曹操的权术，有意令用兵江东蒙上了几分风流旖旎的色彩，但其实他是怕孙权在荆州之地占了先机。

消息传到江东后，有心人不免将郭嘉临死遗言与数年前孙策遇刺一事联系起来。虽然刺客被当场杀死，但孙策遇刺一案始终真相不明。周瑜等人熟知曹营情形，认为是曹操听从了郭嘉建议，派刺客到江东行刺。而今既知郭嘉临死前仍念念不忘孙策夫人大乔，愈发能肯定其事。或许当年郭嘉建议派刺客刺死孙策，既是从全局考虑，也有嫉恨情敌的心意。

成为寡妇多年的大乔听到种种议论，已如止水的心再一次被搅动得起了波澜。她又想到与孙策成婚当日，妹妹小乔问“太史慈比郭嘉如何”的话来，这才明白小乔话外的深意——

郭嘉与太史慈同样倾心于她，她却嫁给了孙策，而郭嘉指使刺客刺

杀了孙策，太史慈则为了保护江东太平在沙场上与曹军力战而死^[12]。再联系到郭嘉临终遗言“大乔”二字，他对她，这到底是永系爱心，还是难忘恨意？若有爱心，为何要派刺客杀死她的夫君，让她成为寡妇？若是恨意，又为何至死不忘她的名字？

而此时江东孙氏正忙着兴兵讨伐江夏黄祖。周瑜率军经过苦战，终于击溃黄祖军。黄祖逃走时，被周瑜手下卫士冯则追及枭首。孙权下令将黄祖首级盛放在容器中，用以献祭亡父孙坚。

所谓报杀父之仇，不过是个开端，孙权不仅想夺取江夏，还相中了荆州刘表之地盘。正欲乘胜进击时，传来曹操大军南下的消息。孙权担心江东根本之地有失，不得不先行退兵。但曹操并没有朝江东进发，而是直奔荆州而去。原来预备夺取荆州的不独孙权，还有已露霸主之相的曹操。

彼时刘备中原逐鹿失败，正寄居在荆州刘表那里。当年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所论之言发自肺腑，他唯一忌惮忧虑者，便是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曹操既担心刘备坐大，又怕孙权抢了先手，于是亲率大军南下。

刚好这时刘表因背疽发作病死，蔡瑁等荆州将领奉其子刘琮为主，实际事务由蔡瑁主持。蔡瑁跟曹操有旧，又与江东孙氏不和，力主降曹。刘琮性格软弱，没有主见，遂决意不战而降，向曹操大军投降。

此时刘备已请到诸葛亮出山，得其《隆中对》之计，但因势单力孤，无法与曹操争衡，遂率众南逃。这一路，险象环生，亦诞生了许多精彩故事——

曹军精骑在当阳长坂^[13]追到刘备，刘备军被击溃。刘备见情势危急，便舍弃妻儿，只率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慌乱之间，赵云却忽然反向往北。有人告诉刘备道：“赵云向北投靠曹操去了。”刘备当即以手戟掷告状者，道：“子龙是不会弃我而去的。”

追兵仍然穷追不舍，刘备遂留下张飞断后。张飞召集二十余骑立于当阳桥上。曹操大军泉涌而至，张飞据水断桥，高声道：“我就是张益

德，可以来决一死战！”曹军为张飞勇猛气概慑服，虽对方人少，却也没有人敢上前挑战，刘备由此顺利逃脱。而后赵云也在乱兵中救出了刘备妻子甘夫人及儿子刘禅，平安返回到刘备身边。

刘备逃走后，曹操顺利占领荆州，吞并了刘表的全部地盘和人马，骄横益甚，扬言要顺流而下，席卷江东。行前，曹操写信给孙权，信中说：“我奉旨南征，刘琮束手就擒。如今我训练了大军八十万，准备与你会猎江东。”

曹操挟天子之名，其师不可拒，其势力亦不可轻敌。面对曹军泰山压顶之势，东吴的谋臣将士十分惊恐。孙权也有些惶然无措，召集文官武将商议对策。以张昭为首的大部分官员都主张“迎曹”，即投降曹操，理由是：“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艨艟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只有鲁肃等极少数人力主“抗曹”，然而不足以扭转局势。

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14]人，出生于当地世家豪族。周瑜在江东起兵策应孙策时，听闻鲁肃仗义疏财，向其借粮。当时鲁家有两个粮仓，每仓三千斛米，周瑜刚说出借粮之意，鲁肃毫不犹豫，手指其中一仓，将三千斛粮食白送给周瑜。周瑜由此与鲁肃结为生死之交，二人后来一道跟随孙策扫平江东。

鲁肃看出孙权虽然表面不说抗曹，但内心深处实不想投降曹操，只是主张迎曹者占了多数，孙权年轻，有些压服不住，于是建议孙权将正在外地驻防的周瑜召回。

周瑜一回到京城，便坚决反对降曹，掷地有声地当众道：“曹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吴侯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且曹操自行送死，怎能迎之耶？”

当晚，周瑜又单独进谒孙权，分析了双方形势，认为曹操号称八十

万兵力，只是虚数，曹军顶多只有十五六万，而收降刘表的人马最多不过七八万。且曹军多是中原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周瑜称只要五万兵马，便可打败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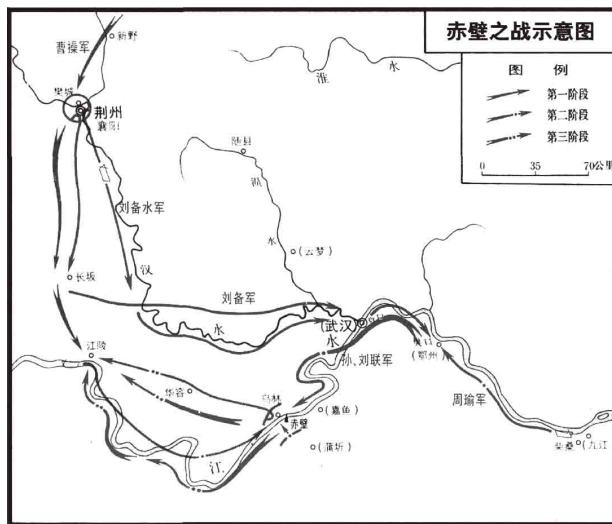
孙权听了大受感动，到：“公瑾之言，大合我心。张昭等人顾惜家人妻小，只为小我考虑，真令人失望。只有公瑾与鲁肃的看法跟我一致，这是老天让你们二人来辅佐我。五万人一时难以凑全，但我已调好三万人马，船只粮草及战具器械也已准备妥当，公瑾马上就可以带兵出发。我会继续调发人众、粮草，做公瑾的后援。公瑾能一战破曹，当然好，若是遇到挫折，就回来找我，我将亲自与曹操决一死战！”

当时刘备被曹操追击，欲率军渡江，与奉命打探曹军军情的鲁肃在当阳相遇。双方既有共同强敌，遂共图退敌大计。刘备为表诚意，派军师诸葛亮到京城谒见孙权。孙权遂与刘备结成联盟，共同抗曹。

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统兵三万。鲁肃为赞军校尉，协助周瑜。刘备一方出兵两万，双方合兵五万，会师后，逆水而上，与曹军在赤壁^[15]相遇。

当时曹军正准备渡江，但因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兼之新编水军及新附荆州水军难以磨合，士气明显不足，接战即被周瑜水军打败。曹操只好先停止渡江，驻军在江北，等待良机。周瑜则在南岸赤壁一侧扎营，与曹军隔江对峙，剑拔弩张。

曹操虽然初战战败，但因为兵多将广，并不将敌手当回事。尤其听说周瑜是孙刘联军的主帅后，愈发轻视。当年在洛阳时，曹操与周瑜有一番交锋，亦知对方聪慧机警，然那时的周瑜不过是个十几岁的风流少年郎，仗着点儿小聪明，胆大妄为，也不算什么，正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16]。尽管曹操亦曾派蒋干游说周瑜归降，但那只是为了瓦解江东，从始至终，他都不认为周瑜是个有谋略的男子，更担负不起一方主帅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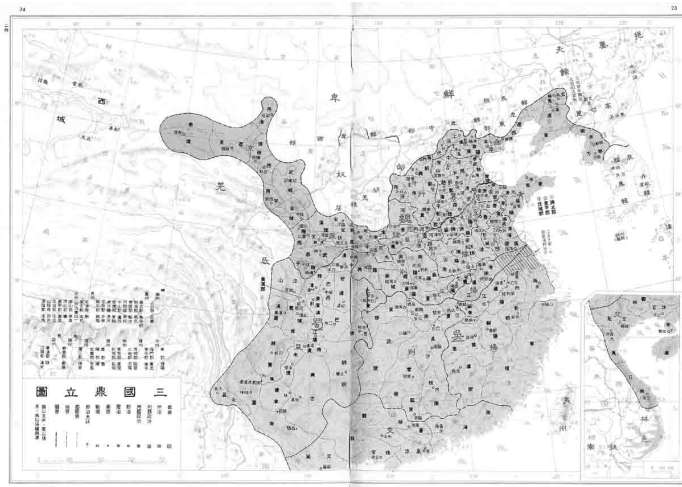
赤壁之战示意图

曹军多为北方士卒，不习水战，兼之许多人染上了疫病，一上船便呕吐不已。曹操为了练兵方便，下令将舰船首尾连接起来，人马于船上如履平地。

周瑜部将黄盖打探到敌情后，献计道：“如今敌众我寡，难与持久。但曹军将战船连在一起，首尾相接，可以用火攻，烧而走也。”

周瑜认为此计可行，便选艨艟战船数十艘，装上干荻和枯柴，浇上油脂，外面用帐幕包裹，上插旌旗，做好火攻准备。再预先备好快艇，系在船尾，供黄盖等人撤退时使用。

黄盖又使诈降之计，先派人送信给曹操，称：“我世受孙氏厚恩，地位待遇本不低卑，但为人当识时务。孙氏以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与中原百万之众对抗，众寡悬殊，胜负已定。江东士吏，不分贤愚，均知此理，只有周瑜、鲁肃执意拒战此。”还在信中表示：“交锋之日，黄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



三国鼎立图

交战之日，东南风正急，黄盖带领数十艘战船，乘风向曹营进发。曹军以为黄盖真来投降，毫不防备，争相赶出来围观指点。船队行到距离曹军水寨二里有余，黄盖下令各船同时点火——火借风势，不仅将曹军战船全部烧光，火势还蔓延到地面曹军营寨。此即史书中所记“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顷刻间，烟炎张天，曹军人马烧溺死者不计其数。

周瑜率领轻装精锐军士紧随在后，鼓声震天，奋勇向前，曹军大败，溃不成军。曹操率亲信仓促从华容道撤退，败退回北方。周瑜、刘备军队水陆并进，尾随追击，但未能追及曹操。

曹操自吞并荆州后，实力无比强大，众诸侯莫能与其争锋，曹操已着手准备一统天下，然赤壁之战令其进程严重受挫，江东诸葛瑾称此战“扬国威德，华夏是震”。孙刘双方借此战发展壮大各自势力，尤其是刘备，向孙权借得荆州后实力迅速壮大，进而谋取益州，使三足鼎立的局面初露端倪。周瑜亦凭借此战声威大震，名扬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将之一^[17]。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精彩程度远在当年官渡之战之上。再巧不过的是，当年曹操以火烧粮草打败了袁绍，而今亦被一场大火烧掉了统一中国的梦想，惨败于后生小子周瑜之手。

由于此战是当时分裂和统一的关键，且是三国史事的节点，即所谓“赤壁半帆风，四海忽三分”，而决胜的要害全在周瑜一人指挥若定的气度，后世无数诗人争相吟诵——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云：“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初张照云海，周瑜曾此破曹公。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余迹。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

因彼时有曹操南下是为夺取二乔置铜雀台淫乐的传闻，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唐人胡曾有诗曰：“烈火西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破英雄百万师。”

另一位唐诗人孙元宴有诗道：“会猎书来举国惊，只应周鲁不教迎。曹公一战奔波后，赤壁功传万古名。”

北宋大文豪苏轼有《赤壁怀古》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全词借古抒怀，雄浑苍凉，笔力遒劲，境界宏阔，大气磅礴，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撼魂荡魄，被誉为“古今绝唱”。

宋人张耒有诗道：“周郎战处沧江回，鱼龙荡潏山石摧。荆州滕膺莫举楫，走君不劳一炬灰。当年雄豪谁复在，乔木荒烟忽千载。蕲州截竹作笛材，一写山川万古哀。”

明人朱桢有《赤壁石刻》道：“赤壁之山上摩空，三江之波浩无穷。峭壁穷峙江流东，当年鏖战乘天风。百万北走无曹公，鼎立已成烟焰中。大书石上莓苔封，千年不泯周郎功。我今送客放舟去，江山如旧还英雄。”

清人郑板桥则有《周瑜宅》云：“周郎年少，正雄姿历落，江东人

杰。八十万军飞一炬，风卷滩前黄叶。楼舫云崩，旌旗电扫，射江流血。咸阳三月，火光无此横绝。想他豪竹哀丝，回头顾曲，虎帐谈兵歇。公瑾伯符天挺秀，中道君臣惜别。吴蜀交疏，炎刘鼎沸，老魅成奸黠。至今遗恨，秦淮夜夜幽咽。”

江上渡，江边路，形胜地，兴亡处。滔滔不绝的长江水见证了那场惊天动地的赤壁之战——万骑临江貔虎躁，千艘列炬鱼龙怒。周郎赤壁走曹公，万里江流斗二雄。

江南的传说也多了起来，曹操的轻敌，黄盖的诈降，天借东风等，但这些都是次要的，重点还在孙刘联军的主帅周瑜身上，不光是他有英明果断、从容不迫的大将风度，还有他是如何为了保住二乔将东吴带入赤壁战场，于是二乔美貌借赤壁之战重新名扬天下。

一场惊天动地的赤壁之战，在一些人眼里，却只是婉约隽永的旷世爱情。烽火佳人，亦为血雨腥风中平添了一笔浪漫。

赤壁之战后，周瑜意识到刘备有枭雄之姿，而关羽、张飞则是熊虎之将，向孙权献计软禁刘备，直接接管刘备的军队，将刘、关、张三人分开。当时刘备军师诸葛亮尚未显名，根本未引起周瑜重视。但孙权不同意周瑜的建议，认为北方曹操太过强大，需要广泛招揽联络像刘备这样的英雄人物，才能与曹氏抗衡。为了笼络刘备，进一步巩固联盟，孙权主动与刘备结亲，将妹妹孙仁嫁给刘备做继室。

彼时孙仁已长大成人，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听说兄长要将自己嫁给年纪足以做自己祖父的刘备，很是不满，大大闹了一场。孙权不敢惹怒幼妹，便推说这是周瑜的主意。刚好周瑜回到京城稟事，孙仁寻上门去，当面怒斥。周瑜不提自己事先毫不知情，始终只隐忍不言，任凭孙仁责骂。然即使是吴侯之妹，终究还是无法抗拒政治联姻的巨大压力。当孙仁看到乔婧闻声而出、竭力回护周瑜时，忽然死了心，同意嫁给刘备。

刘备来到京口招亲，在北固山甘露寺^[18]与吴夫人及孙仁会面。孙仁令百余名侍婢执刀佩箭侍立两旁，房中军器摆列遍满，虽男子不及，刘备入见，心中凛凛而惊。但这场政治婚姻仍给刘备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他不仅趁周瑜与曹操后军激烈交锋之际夺得了荆州四郡，还招抚收复了大量刘表旧部，并从孙权手中借得了荆州江陵之地，由此完全占据了荆州五郡。

刘备亦知孙权年轻可欺，但周瑜却有雄才大略，且目光如炬，因而一再私下挑拨周瑜和孙权的关系，想借孙权之手除掉周瑜。

某日孙权、张昭等人送刘备回荆州，张昭等人先行离开，刘备趁机有意对孙权叹息道：“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只是他器量太大，恐不久为人臣耳。”

孙权听在耳中，只是一笑置之。

历史兴废无常，人生虚幻无定。正所谓天妒英才，建安十五年（210年），一代名将周瑜在筹备孙氏与曹操二分天下的战略计划时，病死在出征途中，时年三十六岁。一代名将，未及大展宏图，便就此逝去^[19]。

有传闻称周瑜是被曹操暗害，曾为曹操心腹的邳山游侠史春星夜赶至周瑜军中，试图提醒其注意，但还是迟了一步。一代风流人杰，终被雨打风吹去。这一年，周瑜的女儿才刚刚出世。

宋人范成大有诗挽道：“年少曾将社稷扶，三分独数一周瑜。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功迹巍巍齐北斗，声名烈烈震东吴。青春年纪归黄壤，提起教人转叹吁。”

消息传回江东后，孙权失声痛哭，道：“公瑾有王佐之才，如今短命而死，我何赖哉？”亲自穿上丧服，为周瑜吊唁，感动左右。周瑜灵柩运回江东时，孙权又赶到芜湖亲迎。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周瑜死时，小乔并不在他身边，所以也没有觉得特别悲伤。反而是孙策死的那天晚上，她看到了姊夫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深沉和惋惜，也看到了姊姊悲痛欲绝的神情。从那时候起，她就隐约知道周瑜和自己迟早也会有这样一天，面临生离死别的场面，而且他一定会走在她的前头。多年来，光是闪过这个念头，便已经耗尽了心底深处全部的悲哀。

周瑜遗体运回来的时候，大地已经盖上了一层阴影，但山脉的边缘依旧有太阳的余晖。小乔素服举哀，她没有看见丈夫的脸，只看到了金棺在夕阳下闪烁，映出晚霞的光芒，却并不辉煌。

周郎已去，何人顾曲？

[1] 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两城镇）人。建安七子之一，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又与曹植并称“曹王”。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父王龚在汉顺帝时任太尉，祖父王畅在汉灵帝时任司空，父亲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王粲少有才名，为大名士蔡邕所赏识。他登门拜谒蔡邕时，蔡邕“倒履迎之”，并言“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予之”。蔡邕身故后，其藏书数千六百余卷尽赠予王粲。初平二年（191年），因关中骚乱，前往荆州依靠刘表，客居荆州十余年，有志不伸，心怀郁郁，襄阳仲宣楼即因之得名（具体参见同系列小说《战襄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投降，王粲也归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建安十八年（213年），魏王国建立，王粲任侍中。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于北还途中病逝，终年四十一岁。当时曹丕还是世子，亲率众文士为王粲送葬。曹丕道：“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此即著名的驴鸣送葬。

[2] 东汉末年，有民谣唱道：“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3] 四战之地：指四面平坦，无险可守，容易受攻击的地方。本指战国时期赵国邯郸城，出自《东周列国志》第九十三回：“（赵）武灵王自念赵国北边于燕，东边于胡，西边于林胡、楼烦；与赵为邻，而秦止一河之隔；居四战之地，恐日就微弱。”

[4] 陈是逃往日本为历史真事。迄今日本出土的三百余枚三角缘神兽镜，其中有一枚景初三年（239年）铭文铜镜。出自日本岛根县神原神社古坟，镜背铸有浮雕式的东王公、西王母、伯牙弹琴、黄帝等神像及侍神像，间有龙、虎等兽纹。并铸有一圈铭文：“景初三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京师，（绝）地亡出，吏人铭之，位之三公，母人铭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陈是在铭文中如实记录了自己“绝地亡出”之事，“京师”指京口（今江苏镇江）匠师。考古发掘的陈是东渡日本所作铭文镜，还有三枚正始元年（240年）镜，皆自铭“陈是作镜”，分别出土于日本群马县柴崎古坟、兵库县森尾古坟和山口县竹岛古坟。又，因在出土东吴各式镜中，“以是为氏”的铭文较多见，因而有学者认为陈是即陈氏，并非名“是”，本书对此不做考据。中国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及日本学者梅原未治均有专文考证论述陈是铜镜，感兴趣的读者可进

一步作深入探索研究。

[5] 中国古代医生属于“方技”，往往被视为“贱业”。

[6] 官渡：位于许都（今河南许昌）之北，黄河之南，离许昌有200里之远，是从河北进军河南地界的军事要冲之地。

[7] 诸葛亮：字子瑜，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诸葛亮之兄。因中原战乱而避乱江东，得遇孙权姊婿弘咨（娶孙策、孙权庶妹，非孙仁），弘咨惊叹其才华，推荐给孙权。其人胸怀宽广，温厚诚信，得到孙权的深深信赖。

[8] 孙权接掌江东大权后，一度大刀阔斧地整合军队，好便于自己控制。吕蒙已是一部主将，听说孙权打算将几部合并后，料想自己不能再担任主将，想有所作为，可就难了。于是，吕蒙想办法买来物品，为部下赶制了新衣和装备，并加紧操练。孙权到军营检阅时，唯吕蒙兵马“陈列赫然，兵人练习”。孙权见后大悦，认为吕蒙治军有方，不但没有削减其部，反而增加了他的兵力。自此，吕蒙开始受到孙权重用。

[9] “吴下阿蒙”本是贬义，后因吕蒙折节读书后转变很大，便被用来称誉他人变化很大，长进明显；或反其意而用之，谦指自己毫无长进，也作“阿蒙吴下”。金元敏之《读裕之弟诗稿》：“吴下阿蒙非向日，新篇争遣九泉知。”清黄景仁《闻稚存丁母忧》：“阿蒙吴下还依旧，他日登堂欲拜难。”

[10] 铜雀台遗址在河北省临漳县城西南三台村，地处汉魏邺城遗址范围内。后赵石虎时，又筑五层楼于台上，高50米，置铜雀于楼顶，高5米，又深掘两井，井间有铁梁、地道相通，内藏珍宝奇玩。元末于台上筑永宁寺。明末大部被漳水冲毁，现仅存遗址。

[11] 曹操临死时，仍不忘铜雀台诸多美女，遗令她们早晚供食，每月十五要在台上奏乐起舞。此事后被谱入乐府歌辞《铜雀伎》，历代文人题咏不辍，“后人悲其意，而为之咏也”。中唐诗人朱放有《铜雀伎》云：“恨唱歌声咽，愁翻舞袖迟。西陵日欲暮，是妾断肠时。”西陵指邺城西岗的曹操墓。可叹这些铜雀歌伎，在曹操死了后，还要继续为他唱歌跳舞，内心悲苦难言。唐诗人刘长卿有七古《铜雀台》云：“娇爱更何日？高台空数层。含啼映双袖，不忍看西陵。漳水东流无复来，百花辇路为苍苔。青楼月夜长寂寞，碧云日暮空徘徊。君不见邺中万事非昔时，古人不在今人悲。春风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旧宫路。”触景而生怀古之幽情，愈发沉重悲凉。

[12] 建安十一年（206年），太史慈与曹操大将张辽交战，被强弩手射成重伤，回营不治身死，寿止四十一岁。太史慈临死感慨壮志未酬，叹息道：“大丈夫生于世上，应当带着三尺长剑，以升于天子阶堂。如今所志未从，奈何却要死啊。”

[13] 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

[14] 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

[15] 赤壁：在今湖北蒲圻西北。

[16] 此句原指孔融，即本书中间提到过的孔子二十世孙。孔融十岁时，随父亲来到京师洛阳。当时天下名士以司隶校尉李膺名气最大，孔融想看看李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就登门拜访，自称是李膺的亲戚。门人通报后，李膺接见了孔融，问道：“请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孔融回答道：“从前我祖先孔子和你家祖先老子有师资之尊（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关于周礼的问题），因而我和你算是世交呀！”当时有很多宾客在场，对孔融的回答十分惊奇。后来中大夫陈璜到来，宾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小时候聪明，长大后就不一定聪明了。孔融立即反驳道：“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陈璜大为局促，又无话可对。李膺大笑道：“高明必为伟器。”

[17] 曹操军队多于周瑜数倍，却一战惨败，曹操对此耿耿于怀多年，更不满赤壁之战成就了周瑜的一代英名，曾愤愤写信给孙权道：“赤壁之役，值有疾病，我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

此名。”想以此来诋毁周瑜的声威。

[18] 甘露寺位于北固山后峰顶，因而有寺冠山之说，因孙刘联姻而闻名。刘备到东吴招亲时，登上北固山，不禁赞叹道：“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山中古迹甚多。传说刘备、孙权一同游山时，刘备见水池中有一块巨石，便拔出配剑，仰天默祷：“我若能返回荆州，成王霸之业，剑下石裂，若死于此地，剁石不开。”手起剑落，石头应声开裂。孙权在旁明知故问道：“玄德为何剑劈此石？”刘备自然口是心非。孙权也拔出宝剑，向另一块石头劈去，剑落石开。孙权这一剑问卜的是什么，刘备明知故不问。两人相视，仰天长笑，遂留下了这两块裂开的石头，后人称为“试剑石”。二人又在甘露寺中饮酒，江风浩荡，刘备见江面上的一只小船在波涛中行驶自如，不禁赞叹道：“南人善舟，北人善骑，信有之也。”孙权闻言不悦，道：“谁言南人不善骑。”命左右牵马，飞身上马，沿山涧向山下驰骋而去。刘备见状，也不甘落后，打马朝孙权追去。因孙刘赛马逞强，后人将那条山涧称为“溜马涧”。又，北固山后峰绝高处有北固亭。相传刘备西征入川后，孙权诡称母病，骗得孙仁回吴。后孙仁闻刘备兵败，死于军中，悲痛不已，望西遥哭，投江殉情，后人遂称北固亭为“祭江亭”。

[19] 周瑜病死后，鲁肃接任其职务。鲁肃到陆口，途经吕蒙驻地。鲁肃为一代儒将，认为吕蒙是武夫出身，有些轻视他。有人对鲁肃道：“吕将军功名日益显赫，不可用老眼光看他，您应当去拜访他。”于是鲁肃去拜访吕蒙。一番长谈后，鲁肃大惊失色，越席而起，靠近吕蒙，亲切地拍着他的背，赞叹道：“以你如今的才略，已经不再是吴下阿蒙了。”吕蒙笑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兄长知道这件事太晚了啊！”从此，二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后吕蒙因袭杀关羽而名扬天下，亦跟周瑜一样，壮年而逝，死于彼时流行的瘟疫，享年四十二岁。明人高启有诗道：“何处吹愁角一声，大江东岸吕蒙营。天随流水茫茫去，月共长庚耿耿明。敌意有图秋暂息，客魂无定夜还惊。欲陪酺酒楼船座，借问风潮早晚平。”

尾声 歌以言志，去不可追

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在这寡独的黄昏，和着轻雾与细雨，在她悠远淡泊的心里，仍然能感觉到孤寂的叹息。又信步来到丈夫生前最爱的琼浆酒肆，却见窗口案桌已坐有一名男子，依稀便是她至爱的周郎的样子。那男子有所感应，回过头来。岁月悠悠，初心依旧。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建

安十九年（214年），汉献帝皇后伏寿亲舅樊普向曹操告发伏寿暗中谋曹多年，并将当年伏寿写给父亲伏完的密信作为证据呈交。曹操阅信后大怒，亲自勒兵入宫逮捕伏寿。

汉献帝刘协骇然失色。曹操告道：“伏寿当年因过被何太后关入暴室，早该死在那里，是国贼董卓将她放了出来，强行立为陛下贵人。而今其人阴怀妒害，包藏祸心，不宜再侍奉陛下。”不顾汉献帝反应，命亲信华歆直接冲入内宫捉拿伏寿。

伏寿紧闭宫门，匿藏于墙壁中。华歆破门而入，凿破墙壁，亲手将伏寿拖出。

当时汉献帝刘协坐在外殿，伏寿披头散发，被押着从皇帝面前经过，哭着向丈夫求救，道：“不能复相活邪？”汉献帝叹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此即后世所吟“可怜帝后分离处，不及民间妇与夫”。

伏寿被带到曹操面前。她既知不可免，便朝曹操“呸”了一口，斥其为乱臣贼子。曹操大怒，又知皇宫内外仍有许多大臣及宫人心向汉室，为警戒众人及汉献帝，也不立即处死伏寿，而是于内宫立一木柱。伏寿身穿赭色囚衣，赤着双脚，项戴铁钳，嘴勒口枚，被绑在木桩上，被当众剃去满头秀发。又受黥面之刑，额头文上“罪囚”二字，面颊则分别刺上“死”“杀”二字，容颜尽毁。又当面将服侍过伏寿的宫人侍者一一杖杀，伏氏所生二位皇子也被毒死。伏寿口中塞了禁制，无法再怒骂或是求饶，只泪流不止。

曹操恼恨伏寿当面骂他“乱臣贼子”，还不罢休，下令每日拔掉伏寿一颗牙齿，以教训她的嘴尖齿利。伏氏疼痛难忍，大小便多次失禁，日夜呜咽哀号，闻者无不胆寒心惊。

彼时伏寿皇后之位未遭废黜，她以皇后身份当众遭受酷刑，精神上的屈辱更远在身体之上，只求一死，却因手足均遭禁锢，不得丝毫松懈，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等到伏寿满口牙齿拔光，曹操才下令将其囚入宫中暴室狱。虽然没

人知道接下来在伏寿身上发生了什么，然每晚夜深人静之际，便会有凄厉的惨叫声从暴室狱中传出，夹以哭喊声，令人毛骨悚然。宫人均听得出那是皇后的声音。离暴室狱近的，还能听到伏寿自称有罪的告饶声。皇宫人人知道皇后为人坚忍，刚强犹胜男子，连她都苦苦求饶，足见刑罚何等残酷惨烈。

有宫人实在忍受不住，跪请汉献帝刘协设法赐皇后一死，不要让她继续被曹操侮辱。然刘协只是铁青着脸，从始至终不发一言。

彼时伏完已经去世，伏寿同父异母兄长伏德等人为汉桓帝之女阳安公主刘华所生，亦受牵累被杀，宗族死者百余人。另有屯田都尉董祀因与伏德交好，也被牵连其中，判处斩首。董祀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大才女蔡琰的丈夫。

早先蔡琰陷落胡地，为奴为婢，被迫以肉体侍奉匈奴左贤王，还为其生下两个儿子。曹操平定北方后，念及当年与蔡邕的交情，痛心他没有子嗣后人，便派使者用金银宝玉赎回了蔡琰，又将她嫁给其同乡董祀为妻。

蔡琰自回到中原，深以失身胡人为耻，深居简出，极少出门。听到丈夫受累被判死刑后，忙赶来求见曹操，想为丈夫求情。

曹操正在大宴宾客，很得意地道：“蔡伯喈之女在外头，今日让各位见见她。”下令放蔡琰进来。

蔡邕名动天下，其女亦是才气英英^[1]，众人均翘首期盼。时值严冬，蔡琰“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在场宾客皆为动容。曹操因恨极伏寿，不愿赦免董祀，推托行刑文书已经发出。蔡琰道：“明公厖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有所感怀，便专门赦免了董祀。

曹操酷爱读书，又趁势询问蔡琰是否还记得当年蔡邕所藏书卷内容。蔡琰称只记得四百多篇，愿凭记忆为曹操默写抄出。曹操听了很是高兴，蔡琰便借机请曹操赐皇后伏寿一死。曹操倒没有动怒，他料想伏寿也被折磨得够了，便给了蔡琰一个面子，答允由她送伏寿上路。

蔡琰进来暴室狱时，伏寿正跪在囚室中受木柱之刑，面目已因多日来的折磨而扭曲得变了形，兼之受黥面之刑，即使是时常相见的熟人，也难以认出这是曾母仪天下的皇后。

更可怖的是，其身上囚衣早已褴褛，只能勉强遮住身体。下身裤子裤裆更被大大撕开，隐私之处完全露了出来，体下置一瓦罐充作溺器，腥臭难当，似是已被禁锢了很长时间。

蔡琰见状大吃一惊，忙宣示曹操之令，命狱卒解下伏寿，将所携带的皇后冠服披在她身上。

伏寿之前被缚在木柱上动弹不得，下巴托在枷板上，高高扬起，撑到极限，无法开口说话，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声。狱卒刚一松开刑具，她人便虚脱软倒，口中喃喃念道：“伏寿有罪，丞相开恩……伏寿有罪，丞相开恩……”双眼浮肿，没有任何生气，只呆滞地告饶不止。

蔡琰登时鼻子一酸，泪如雨下，忽觉比起眼前的凄凉情形来，自己流落胡地、失身绝域的遭遇完全不算什么。她向狱卒索要了一碗热粥，喂伏寿服下。伏寿才略略有生气，认出蔡琰来，坐起身子，虽然衣不蔽体，却似已对此等非人的羞辱感到麻木，并无愧色，只道：“多谢。”又问道，“蔡姊姊是专门来探视我的吗？”

蔡琰面容惨淡，踌躇许久，才轻声道：“我是奉曹丞相之命，来送皇后上路。”

伏寿也不意外，神情镇定，点了点头，道：“多谢。”又问了蔡琰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蔡姊姊是愿意活在地狱，还是死在天堂？”

蔡琰不明所以，又因尚有狱卒在旁监视，不敢询问，只模棱两可地道：“心能地狱，亦能天堂。”

伏寿摇了摇头，自答道：“皇宫不是女人的天堂，而是地狱。”

此刻，她再一次想起了汉少帝、汉献帝，既是皇帝，也背叛她最深的两名男子，她从来没有真心爱过他们，想来他们对她也是一样。然此时，已没有幽怨，没有仇恨，只有云淡风轻的记忆——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她在大柳树下意外邂逅了一名英俊男子，因她腰间所插竹笛而瞩目结缘。弦心艳卓女，曲误动周郎，她竟从未为他吹奏过一曲。

伏寿拒绝换上蔡琰事先准备好的皇后冠服，重新索要了一套普通妇人的衣服穿上，随即令狱卒设好白绫，从容投缳赴死^[2]。

伏寿死后，汉献帝被迫立曹操之女曹节为皇后，从此内外均处于严密监视之下，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然朝中大臣不愿汉祚变迁，仍有喟然发愤之举，如不久后即发生了大臣金祿、吉本、耿纪、韦晃等举兵攻打许都丞相府事件。曹操意识到汉室威名仍在，遂起了代汉自立之心，想以此来杜绝人望。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旗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蹕，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国都邺城。王子皆为列侯。曹操名义上尚为汉臣，实际上已是皇帝。

曹操手下群臣多次向曹操劝进，曹操有所顾忌，还不想废汉献帝自立，道：“若天命在我，我为周文王矣。”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当年十月，汉献帝刘协将象征皇位的玺绶诏册，包括传国玉玺在内，一并奉交曹操长子曹丕，宣布退位，名为“禅让”。曹丕遂取代汉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刘协被封为山阳公，软禁在山阳浊鹿城^[3]，十四年后寿终正寝，享年五十四岁。

令人玩味的是，曹丕为自己的第一个年号取名为“黄初”，据说正是暗合了当年黄巾军首领张角喊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意。

至此，东汉正式灭亡，传八世十四帝，历经一百九十五年。苍天乃死。后刘备^[4]、孙权^[5]先后称帝，由此形成三分天下、三国鼎立的局面。

伏寿被杀之事传到江东时，二乔伤悼故人之余，又对伏寿起了几分钦佩之情。当年，伏寿在洛阳犯下种种恶迹，只是为了当上大汉皇后。

而今她已在皇后位上坐了二十余年，不甘心做傀儡，仍在与命运奋然抗争——虽然也是为了争夺权势，但敢于挺身与曹操对抗者，天下之大，亦是寥寥无几，她更是唯一的女儿身。

当年若不是何氏、董氏争权，伏寿本可以顺利当上汉少帝刘辩的皇后。若不是何太后拒绝铲除宦官，亦不会有董卓入京之事，更不会有后来汉献帝之立。然时势使然，个人命运始终与家国大势紧密相连，伏寿亦是如此。

伏寿曾先后写过五封信给周瑜，周瑜从未拆开看过。而在周瑜过世后，小乔亦将其信付之一炬，以示对丈夫的尊重。而今他二人大概已在地下重逢，又会是怎样的风貌情形？

局势依旧动荡，天下仍不太平。但二乔已先后失去丈夫，她们的个人世界，已是一片平静。无名日子的感触，包裹在二人心上，像是绿色苔藓，攀缘在老树周身。

那一日傍晚，乔婧随意漫步到江边。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在这孤独的黄昏，和着轻雾与细雨，在她悠远淡泊的心里，仍然能感觉到孤寂的叹息。又信步来到丈夫生前最爱的琼浆酒肆。酒肆还在，店主却早已换人，步安因女儿步练师^[6]嫁给了吴侯孙权而平步青云，一跃成为吴地国丈，当然不会再以经营为生，便将酒肆送给以前的伙计。

窗口案桌正坐有一名男子，身影甚是熟悉，依稀便是她至爱的周郎的样子。岁月悠悠，初心依旧。

那男子有所感应，回过头来，却是多年未见的史春。一时心中激荡，百感交集。

正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全文完）

[1]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1979年正式颁布了310座水星环形山的专有名称。它们的命名借用了世界历代著名文学艺术家的名字。中国有15位杰出文学家艺术家名字登上了水星环形山，蔡琰环形山就是其中之一。

[2] 民国史学家吕思勉对伏寿被诛杀一案存有不同看法，认为以曹操的地位和气魄不会简单因为伏皇后给她父亲的一封信有诋毁之言而加害，而且汉献帝也不会因为董承被害而迁怒曹操（董承本身也不是靠得住的忠臣），认为这个案件背后“一定另有原因”，而且背后的事情很大、不便于记载到正史之上。吕思勉认为伏寿深沉有度，推测她有一个通盘的政治计划，而且事关大局，因此曹操不得不动手将她除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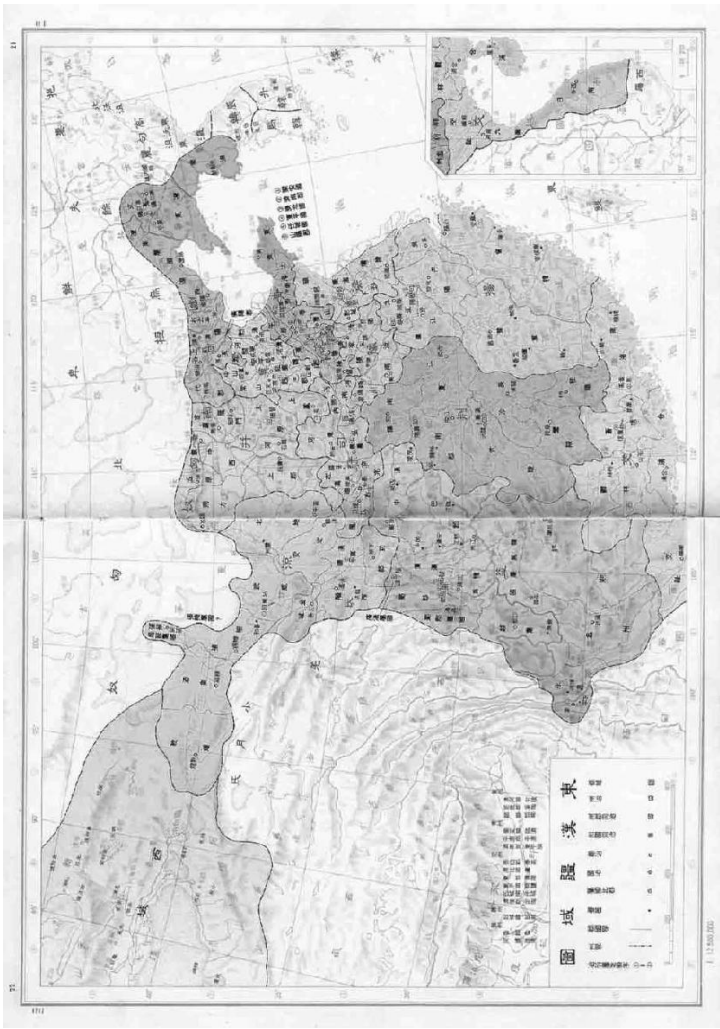
[3] 山阳：今河南焦作。

[4] 曹丕称帝后，蜀中传闻汉献帝已遇害，汉中王刘备乃发丧制服，谥曰孝愍皇帝。是后，群臣竞言符瑞，劝刘备即帝位。刘备不许。军师将军诸葛亮上言，谓如不从众议，恐士心离散。乃允。以军师诸葛亮、博士许慈，议郎孟光建立礼仪，择令辰，上尊号。前部司马费诗上疏，谓刘备“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刘备不悦，左迁费诗为益州刺史部永昌从事。魏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六日，汉中王刘备在成都即帝位，是为汉昭烈皇帝、蜀先主。大赦，改元章武。蜀国建立，史称“蜀汉”，又称“季汉”。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置百官，立宗庙，袷祭高皇帝以下。

[5] 吴黄龙元年（229年）四月十三日，孙权于武昌南郊即皇帝位。因夏口（今湖北武汉）、武昌（今湖北鄂城）并言黄龙、凤凰见，遂改元黄龙，大赦。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兄长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子孙登为皇太子。孙权将能得帝位归功于周瑜。张昭正欲歌功颂德，孙权却道：“若如张昭之计（指赤壁之战前张昭主张投降曹操一事），已乞食矣。”张昭大惭，伏地流汗，遂称老病辞官。

[6] 步练师与孙权所生之女孙鲁班（即有名的全公主，由于孙权对其宠重无比，一度权倾一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左右了吴国政局）嫁给了周瑜长子周循。周瑜次子周胤亦娶吴宗室之女。周瑜女儿则嫁给了孙权长子孙登，彼时孙登已被立为太子，周女亦册封为太子妃。

东汉疆域图



东汉疆域图

附录二

东汉年号表

年号	庙号	谥号	名字	在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年数	死时年龄	世系	备注
建武、建武中元	世祖	光武皇帝	刘秀	25—57年	31	32	63	汉高祖刘邦九世孙	葬于原陵。
永平	显宗	孝明皇帝	刘庄	57—75年	30	18	48	光武帝第四子	葬于显节陵。
建初、元和、章和	肃宗	孝章皇帝	刘炟	75—88年	18	13	31	明帝第五子	葬于敬陵。章帝擅草书，被后世称“章草”。
永元、元兴	穆宗	孝和皇帝	刘肇	88—105年	10	17	27	章帝第四子	葬于慎陵。
延平		孝殇皇帝	刘隆	105—106年	1	1	1	和帝幼子	即位时刚满月，在位8个月就得病而死。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帝，葬于康陵。
永初、元初、永宁、建光、延光	恭宗	孝安皇帝	刘祜	106—125年	14	18	32	章帝孙，父清河孝王刘庆	葬于恭陵。
		北乡侯	刘懿	125年		1		章帝孙，济北惠王刘寿子	又称婴帝。汉安帝去世后，太后阎姬为了把持国政，在阎显支持下，迎立刘懿为帝。但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

年号	庙号	谥号	名字	在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年数	死时年龄	世系	备注
永建、阳嘉、永和、汉安、建康	敬宗	孝顺皇帝	刘保	125—144 年	11	19	30	安帝子	葬于宪陵。
永熹（嘉）		孝冲皇帝	刘炳	144—145 年	2	1	3	顺帝子	葬于怀陵。
本初		孝质皇帝	刘缵	145—146 年	8	1	9	章帝的曾孙，渤海孝王刘鸿子	即位时 8 岁，聪明伶俐，因称大将军梁翼为“跋扈将军”，被梁翼毒死，葬于静陵。
建和、和平、元嘉、永兴、永寿、延熹、永康	威宗	孝桓皇帝	刘志	146—167 年	15	21	36	章帝曾孙，蠡吾侯刘异子	即位时 15 岁，依靠宦官诛杀掌权外戚梁冀，此后又被宦官专政。死后葬于宣陵。
建宁、熹平、光和、中平		孝灵皇帝	刘宏	168—189 年	10	23	33	章帝玄孙，桓帝死无子，刘宏即位	葬于文陵。
光熹、昭宁、永汉		弘农怀王	刘辩	189 年	15	1	15	灵帝长子	即汉少帝，在位 4 月，为董卓毒杀，是东汉唯一被废黜的皇帝。
中平、初平、兴平、建安、延康		孝献皇帝	刘协	189—220 年	9	30	54	灵帝子	葬于祔陵。

附录三

东汉官制简介

东汉官制的基本特点是：1、中央集权加强，朝政大权集中于尚书台，三公九卿成为摆设；2、地方形成州、郡、县三级制。下面一一说明。

中央官制

一、上公

皇帝以下，中央设置三公九卿。但三公之上有上公，在新皇帝即位之时，则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揽政务。

西汉时，上公有太师、太傅、太保，而东汉则仅有太傅一人。汉光武帝刘秀曾以卓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此后，每当新皇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总揽朝政。东汉末，董卓曾在长安自尊为太师，位在太傅之上，但死后即除其官称。

太傅有属吏，据《汉官》记载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二十四人，令史、御属二十二人。

二、三公

1. 太尉（曾名大司马）

督理全国军事，也兼管民政。分领太常、卫尉、光三卿。

其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总管各曹事务。诸曹掾、史、属二十四人。在诸曹中，西曹主府中官吏的任用；东曹主二千石的迁转和任用；户曹主管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管奏议；辞曹主管辞讼；法曹主管邮驿日程期限；尉曹主管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管盗贼；决曹主管刑法；兵曹主管兵事；金曹主管货币、盐铁；仓曹主管仓谷。此外，还有

黄阁，主簿录省众事，为阁下诸吏之长。

又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阁下令史掌管仪仗执事；记室令史掌管上章表报书记；门令史主管府门。其余令史掌管各曹文书。

2．司徒（曾名大司徒）

掌人民事。掌教化，凡孝民孝悌、逊顺、谦逊、养生送死之事，则议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若国家有大事，即与太尉、司空共同商议。分领太仆、鸿胪、廷尉三卿。

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

3．司空（曾名大司空）

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国有大事，则与太尉、司徒共商议。分领宗正、少府、司农三卿。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改司空为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其属吏有长史一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四十二人。

三、九卿

西汉时，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东汉沿西汉旧制，也置九卿。九卿之长均加“卿”字，其秩皆中二千石。其所职掌，也与西汉略同，只是机构裁并，属官精简，有异于前。

此外，东汉的九卿，分别隶属于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隶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隶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隶司空所部。

1．太常（曾名奉常）

掌宗庙事，一般不参加具体的行政事务，是九卿之首。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太常机构主要官吏：太常丞，秩俸千石，铜印黑绶，掌凡祭祀及行礼之事，总署曹事，典诸陵邑；太常掾，秩俸四百石，铜印黑绶，助太常丞；太史令，秩俸六百石，铜印黑绶，掌天时、星历；太史丞，秩俸四百石，铜印黑绶，辅佐太史令；侍诏，秩俸二百石，分掌星历，龟卜，请雨事；治历，主历法。

2．光禄勋（曾名郎中令）

原掌宫殿掖门户，同时也是皇帝的顾问参谋和宿卫侍从。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属官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东汉末还有东、北、西、南中郎将。署中各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皆无定员，多至千人，主要是执戟宿卫宫殿。

主要属吏：车郎将，秩俸比千石；户郎将，秩俸比千石；骑郎将，秩俸比千石。此三郎将统称郎中三将，主宿卫扈从。左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五官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右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此三郎将统称中郎将，主宿卫扈从。

虎贲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羽林中郎将，秩俸比二千石。此二将统称为虎贲羽林，主宿卫扈从。光禄大夫，秩俸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俸比一千石；中散大夫，秩俸六百石；谏议大夫，秩俸六百石。此四大夫掌故问应对，为皇帝谋事。议郎，秩俸六百石，为皇帝谋事。

3．卫尉

卫尉，职掌宫门卫屯兵，是皇帝的卫队长。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主要属吏：卫尉丞，秩俸千石，卫尉卿助手；公车司令，秩俸六百石，掌殿司马门，夜缴宫中；宫殿掖门司马，秩俸比千石。

4．太仆

太仆掌车马，天子每出，负责安排前后的礼仪队伍。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属吏：考工令，秩俸六百石，制作兵器，弓弩刀铠。

5. 廷尉

廷尉主管刑法和监狱以及审判案件，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属吏：廷尉丞；廷尉左监；廷尉右监；廷尉左平；廷尉右平；廷尉正。

6. 大行

分管诸侯及外事。秦及汉初称典客，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改名大行，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名大鸿胪。为九卿之一，秩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属吏：治礼丞；卒史；行人；翻译；主客。

7. 宗正

宗正主管皇室的宗室事务，皇帝、诸侯王、外戚男女的姻亲嫡庶等关系都由宗正来记录。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属吏：宗正丞，秩俸比千石；宗正员吏；公主家令；公主丞。

8. 大司农

大司农主管全国的赋税钱财，是汉朝的中央政府财政部。凡国家财政开支，军国的用度，诸如田租，口赋，盐铁专卖，均输漕运，货币管理等都由大司农管理。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属吏：大司农丞，秩俸千石，掌财政收支的统计财会事；大司农部丞，共有十三人，负责十三州事务；治粟都尉；太仓令。

9. 少府

少府主管皇室的财钱和皇帝的衣食住行等各项事务以及山海池泽之税，是皇帝的私库。秩俸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少府机构属吏：少府丞，秩俸比一千石，辅佐少府卿治事；符节令，秩俸六百石，率符节台，主符节事。

兰台属官：御史中丞，秩俸一千石，领殿中兰台，掌图书秘籍，受公卿奏事，纠举不法；侍御史，秩俸六百石，分五曹办事；御史员，秩俸六百石，留台治百官。

供皇帝服御诸令丞属官：织室令，主织；御府令，主天子衣服；水衡都尉，掌上林苑；上林令，主上林；六厩令，掌天子六厩。

黄门令丞属官：黄门令，掌侍左右，通报内外；中谒者，掌侍左右，通报内外。

四、尚书台

从表面上看，东汉中央职权似乎是三公、九卿在行使，但实际的权力掌握在尚书台手中，所谓“三公”只不过是傀儡，虽然分管了九卿，但都不能发号施令。《后汉书·仲长统传·法诫篇》：“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政归台阁（即尚书台），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故东汉中央官署与西汉之不同者，主要在于尚书台之设。尚书之官称创始于秦代，但当时只是少府属吏，主管传达诏令，当时皆以文人为之。至西汉武帝，改尚书为中书，以宦官任之。西汉成帝时，再恢复尚书旧名，仍以文人任职。但终西汉一朝，尚书在中央政府中地位不高，只不过是宫廷收发而已。

东汉立国，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不信任三公，将国家大权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为了处理政务需要，侍从左右的尚书便成为皇帝最好的助手，自此尚书权威日益高涨。

尚书台本质即皇帝的宫廷办公厅，执掌政务，事权极重，称之为“政归台阁”。所谓“台阁”，就是指宫廷办事处的意思。

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秩六百石；尚书六人，秩六百石，分为六曹：三公曹、吏曹、民曹、二千石、南主客曹、北主客

曹。

又设左右丞二人，秩四百石；侍郎三十六人，每曹六人，秩四百石，掌文书起草；令史十八人，每曹三人，秩二百石；后增剧曹三人，合为二十一人。

五、除九卿外的其他要员

除三公、九卿、尚书台以外，东汉又有各级将军，也是中央要员，《后汉书·百官志一》云：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

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在三公之下。前、后、左、右将军，位在上卿之下，不常置，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执政，常假借兵权以自重。于是，大将军便成为中央的主要官员了，并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

地方官制

一、州郡

东汉划天下为十二州，每州置刺史一人，其首都所属之州，设司隶校尉一人。《后汉书·百官志》云：“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成帝更为州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42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

东汉地方官之权力比西汉要大得多，例如司隶校尉，不仅部领三辅、三河、弘农七郡，主察举非法，而且“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司隶校尉能出席中央的“廷议”，且座位位在九卿之上，见《后汉书·宣秉传》云：“光武特诏御史中丞（宣秉）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

司隶校尉属吏有从事史十二人；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功曹从事，主州部选署官吏及一应事务；别驾从事，凡校尉巡察州部时，则牵引，并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如有军事，则置兵曹从事，

掌兵事。此外，每郡国各设郡国从事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由州自行辟除，通为百石。

又有假左二十五人，主簿录阁下事，省文书。门亭长掌州正门。门功曹书佐掌选用。《孝经》师主监试经。《月令》师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主平法律。簿曹书佐主簿书。每郡国各有典郡书佐一人，各主一郡文书，以郡吏补用，每年换一次。

司隶校尉所部之外的十二州，建武十八年（42年）改州牧为刺史。刺史常以每年八月巡察所部郡国，录囚徒，课殿最。西汉的刺史，本是中央派遣的一种视察官，他们的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原非固定的行政官吏。但到东汉时，刺史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门，每年遣吏向司徒府汇报。西汉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称职者，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东汉光武不任三公，权归刺史，有所劾奏，便加黜退，刺史权威愈重。其属吏皆有从事史，假佐，人员与司隶略同，但无都官从事，以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又改刺史为州牧。自此以后，刺史就由中央派遣的视察官，一变而为地方行政官。东汉的地方行政，也由郡县的二级制，一变而为州、郡、县三级制了。

二、郡国

东汉有郡国一百零五个，除司隶所部七郡外，有王国二十七个，列郡七十一个。其中豫州部郡国六，冀州部九，兖州部八，徐州部五，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青州部六，荊州部七，扬州部六，益州部十二，凉州部十二，交州部九。

《后汉书·百官五》云：“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有长史，如郡丞。还有中尉一人，皆二千石，职如郡都尉，主盗贼，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郎中令是掌王、大夫及郎中等宿卫官，还有仆一人，仆主车及驭。又有治书，六百石，如尚书。谒者，四百石，随王所使。又有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苍长、祠祀长，皆比四百石。《百官志》又云：“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

侯国置相一人，如县令长，不臣于侯，但须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食封千户以上者，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千户者，不置家丞。县侯、乡侯、亭侯之封，为东汉所创设，但东汉侯王不过徒拥虚号，权力已远远不如西汉了。其所属封国的政治，皆由中央所派之傅相主持，而所谓王侯傅相其实就是中央派遣的地方官。

列郡，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因东汉建都洛阳，河南郡为京畿所在地，故称河南尹。其地位高于太守。河南尹奉朝请如九卿，秩中二千石。

每郡置丞一人，掌治民。郡在边地的，又有长史一人，掌兵马，皆六百石。又有郡司马，在长史之下（都尉下也有司马，二者不可混同）。

王国之相、列卿太守皆掌治民，进贤能，除奸猾，春行所属县，劝民农桑，赈救贫乏。秋冬遣文无害吏（公平正直，无所枉害），审讯囚犯，使罪当其法，无所冤滥。对属官课其殿最。

西汉有郡都尉，比二千石，治郡兵，备盗贼，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建武六年（30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东汉以郡都尉并于太守，可见东汉太守不仅听郡政，并且典郡兵了，所以东汉的太守又称“郡将”。

在边郡，往往置都尉或属国都尉，且有分县，掌治其民，比于小郡。如和帝永元元年（89年），置西河，上郡属国都尉。十五年（103年）又置辽东西部都尉。安帝以西羌数犯三辅，复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

郡太守置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即掌任用迁转与记录功过）；五官掾署，理功曹及诸曹事；有五部督邮书掾，以监督所属各县；有门亭长一人，主府门；有主记室史，主录事和发出通知。阁下和诸曹各有书佐、幹，主文书。

三、县邑道

郡国之下为县，皇后、公主食邑为邑，在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为道

（“道”在西汉已有）。

大县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侯国的相，其官阶如县令或县长，皆掌治其民，劝善惩恶，理讼狱，禁盗贼。秋冬各计其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然后向所属的郡国汇报。

在县令、长之下，置县丞一人；县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丞主文书，典管仓狱，尉主盗贼，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诸曹掾、史，大致如郡掾。皆有主簿、功曹、狱掾，有县三老，掌教化。

县以下为乡，大率十里为乡。乡置有秩、嗇夫、三老游徼。凡大乡，由郡任命有秩一人，秩百石。小乡，由县任命嗇夫一人。皆主一乡之事，了解民间善恶，定其徭役先后。了解民间贫富，定其赋税多少。三老掌教化，凡忠孝节义，足为法式者，皆旌表其门，以倡导从善去恶。游徼掌巡察，禁止奸盗。又有乡佐，主收赋税。

乡之下为亭，亭置亭长，主求捕盗贼。尉、游徼、亭长皆习五兵，即弓弩、戟、盾、刀剑、甲铠。

亭之下为里，里置里魁，掌一里百家。里之下为什，什有什长，主十家事。什之下有伍，伍有伍长，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恶，以告监官。伍之下就是最基层的人民群众。

边郡有障塞尉，守卫边塞，以防外敌侵犯。近塞县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边塞。

凡县出盐多的，置盐官，主收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手工业者多的，置工官，主工税，有水池渔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鱼税。随事置吏，不在县吏名额之内。

附录四

东汉末年文物



“苍天乃死”字砖 汉

此砖是曹操先世宗族墓的壁砖，字砖中“苍天乃死”四字与黄巾起义的口号不谋而合。



熹平石经残片

附录五

蔡文姬像、手迹、小传



蔡文姬像

豕主之初
主之改漢

蔡文姬手迹

蔡文姬傳炎字文姬六歲時父邕夜鼓琴絃絕
炎聞之曰第二絃邕又故斷一絃問之炎曰第
四絃邕曰偶得之耳炎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
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云不知
也及長博學才辨善鼓琴漢末兵亂被擄左賢
王以爲后感箴之音作歌言志爲離鸞別鵠之
操在彼十二年生二子魏武帝憫邕無嗣遣使
以金帛贖回嫁爲陳留董祀妻

附录六
《江东二乔》人物像



蔡邕像



漢名醫華佗

华佗像

東太史應姓名昭
漢梁繼



太史慈像

孝親親親吳仁令
崖不曉歸蜀譜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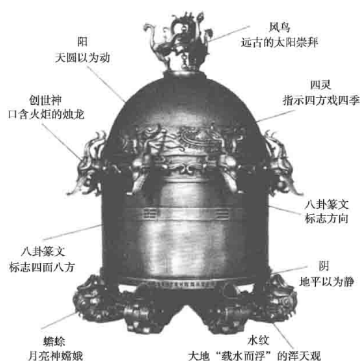
一全道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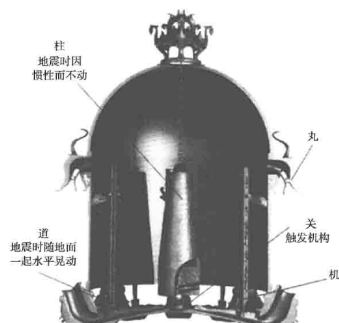
孙仁像

附录七

张衡地动仪、候风地动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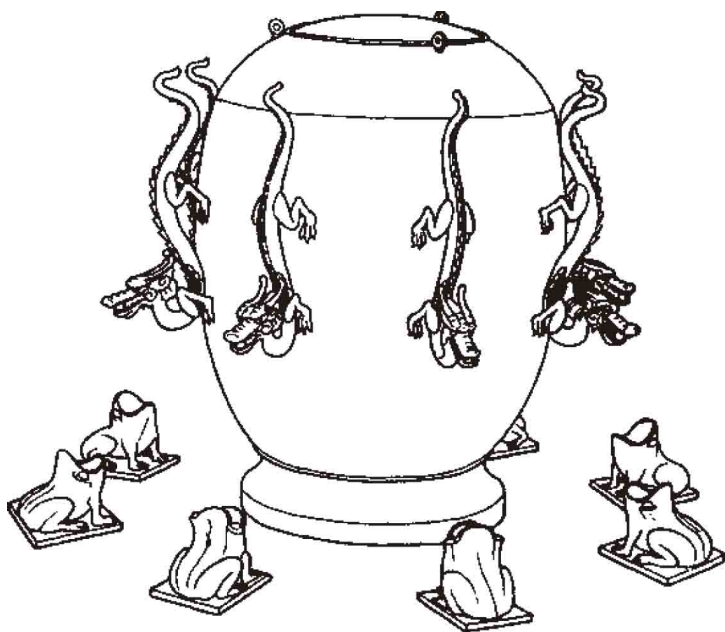


中国地震局等单位复原的张衡所制地动仪



中国地震局等单位复原张衡地动仪的内部工作原理示意图

张衡地动仪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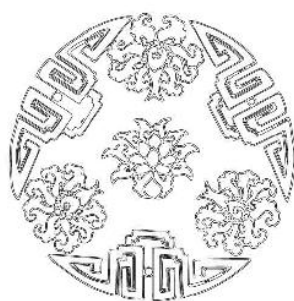
张衡候风地动仪

附录八

蔡伦邮票



蔡伦邮票



后记

——以思世路，斯何远矣

汉、魏之际，英雄虎争，一时豪杰志义之士，磊磊落落，皆非后人所能冀。这一段历史充满权术、智谋与争斗，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精妙的章节，其实也是最暗黑的历史之一——兵祸绵延，处处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加上疫病流行，无数人死于非命，但仍然有诸多智慧才干杰出之士在历史大潮中一展身手。

五湖范蠡携西子，三国周郎嫁小乔。盖世功名聊唾手，何妨樽酒醉妖娆。作者截取了一个横断面，以一段最著名最经典的英雄美人故事，来展现东汉末年无比混乱却又无比精彩的激荡风云。

本书名《江东二乔》，二乔即指大乔、小乔姊妹，但实际上二乔并不是书中的正主，只能说是女主角。作者最初的计划，是以女性的视角来写一本三国时期的历史小说，选中了二乔、伏寿、蔡琰等历史人物，但写作时，始终难遂初心。这是因为古代女性被局限在相对狭小的世界，要展现出时代的大开大合，仍然只能通过男性人物来描绘。历史小说必须忠于历史原貌，作者也做不到将情节刻意转移到女主角身上。但书成后，亦不想再改书名，就请各位读者理解成《江东二乔》。

书中摒弃了一些汉代习惯性称谓，部分成语、俗语用法也晚于故事所发生的时代，仅仅是为了行文及阅读流畅。另外，作者刻意在文中插入了大量东汉杰出科技人物的介绍，有张衡、蔡伦，有张机（张仲景）、华佗，也有毕岚、陈是、马钧，以此来证明中国不但有早熟的政治及权谋，还有曾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的各项发明创造。

今年作者到台湾做访问时，曾到过高雄图书馆，里面有一处书墙设计，分别以达摩和达芬奇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代表。达摩是否能代表东方文化姑且不论，仅以达芬奇来做比照。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科学家、发明家、画家，现代学者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

表”，号称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事实上，早于达芬奇1400年的张衡在文学、历史、绘画、天文、地震、地理、算术、机械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均可与达芬奇比肩。由于张衡的突出贡献，联合国天文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内涵丰富的历史，也一样有令人引以为傲的天才人物。如果我们的目光更多关注文明与科技本身，而不是历史中的各种权术政治，理该走得更远。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已将要接近尾声，预计收官之作将在2017年完成。多年来作者读书笔耕不辍，不敢有丝毫懈怠，以致老花镜过早爬上了鼻梁。而今可望“探奇录”终结有时，心中百感交集。借此机会，想特别声明一下创作的初衷：从一开始，作者便预备写一些有历史传承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好看的故事，最好能通过这一系列图书，将中国悠久的历史及灿烂的文化尽可能地展现出来。

为了做好这一点，作者在史料阅读及考证上花了大量工夫，力求还原最真实的历史风貌。举例而言，有些读者认为匪夷所思的“血水西瓜”（《韩熙载夜宴》），还有些读者认为可笑的辛弃疾侍妾的名字卿卿等（《宋慈洗冤录》），均取自史籍，为历史真事。再举例而言，《包青天》讲述的是青年包拯在南京（商丘）求学时的一段故事，但核心线索却是唐代张巡浴血守城的历史事迹，更展现了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在雕版印刷术已日臻完善的情况下，工匠毕又进一步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恪守了计划之初的原则，但可能有时候对历史背景涉及太多，影响了剧情的顺畅性，由此令许多更关注故事本身的读者失望，在这里特向读者致歉。写作也是一个自我升华的过程，作者会努力在还原历史和构思故事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力争日后做得更好。

《江东二乔》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柳如是》《钓鱼城》《战襄阳》《敦煌》《青花瓷》《交子》《开元悬疑录》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

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支持，从第一本《鱼玄机》到这一系列的即将终结，一路携手，同舟共济。如此长久的合作，也算是出版业较为罕见的例子。

吴蔚

2015年12月31日 于北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宋慈洗冤录

满怀冰雪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宋慈洗冤录
满怀冰雪

作者：吴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慈洗冤录： / 吴蔚著．——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7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391-0

I . ①宋...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48662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图书策划 刘海涛

责任编辑 陈 曦 董 理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孟纪元 聂 强

书 名 宋慈洗冤录

作 者 吴 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 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字 数 295千字

版 本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054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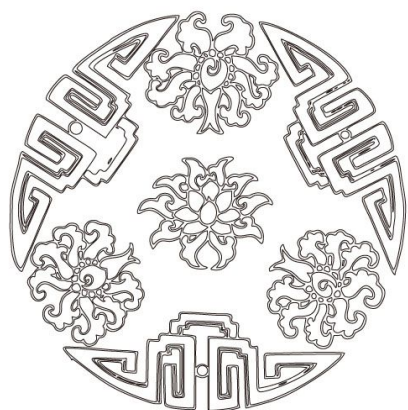
定 价 32.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昏聩无能，只知在山外青山楼外楼中醉生梦死。权相韩侂胄不顾朝廷内忧外患之局势，欲倾举国之力北伐，以不世之功来固己权势。一时间，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临安城中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杀机陡现。国仇与家恨，忠诚与背叛，斗争与阴谋，朝廷权臣、掌兵大将、爱国名士、金人间谍、江湖异侠、民间高人无不在这深不见底的历史漩涡中各怀奇谋、各显身手……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一蓑烟雨

第二章 鱼龙惊起

第三章 冷月无声

第四章 吹动岑寂

第五章 片时春梦

第六章 岁月失语

第七章 满怀冰雪

第八章 宝镜难寻

第九章 玉容销酒

第十章 今夕何夕

尾声

附录一 金年号表

附录二 金纸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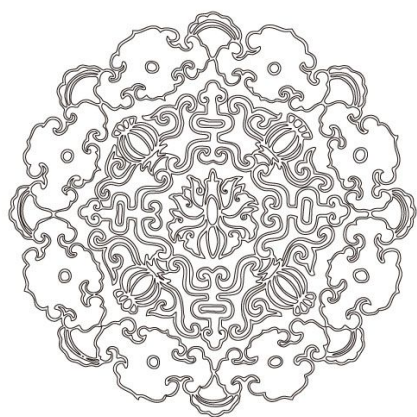
附录三 宋慈手迹

后记——关于《宋慈洗冤录——满怀冰雪》

[返回总目录](#)

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

——题记



引子

繁华都市，诗画美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却难改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的事实。这边是『西湖歌舞浮云外，南渡江山落照中』，北方却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安葬在西湖边上的岳飞将军若是地下有知，大约要再度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了。



自

鸿蒙开辟以来，天高地厚，乾坤朗朗，大自然亦从未停止过以神奇之手来改变世间万物的风貌。一万年以前，杭州西湖一带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岁月悠悠，斗转星移，这片水域逐渐被自西面逶迤而起的天目山所环抱，形成了一个三面环山的浅海湾，只有东面与钱塘江相通。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群山溪流和钱塘江水挟带来的泥沙不断淤积，海湾愈变愈小，水位愈来愈浅。南北两个岬角的前端泥沙堆积最多，到后来，沙洲面积迅速增长，首尾互相衔接起来，形成了沙堤，堤内则被圈成为一个巨大的泻湖^[1]，这便是后世西湖的雏形。

当时，泻湖周围群峰称武林山，故此湖相应地被称为武林水。秦汉时，改名为明圣湖，又称钱塘湖，隶属于会稽郡辖下的钱塘县。最初的钱塘在行政区划上只是一个小县，后来才升为郡。

到了隋代，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废钱塘郡，改郡为州，因州治设在余杭县，故称杭州，此为“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历史。开皇十一年（591年），隋重臣杨素依凤凰山建杭州州城，泻湖在城池的西面，故改称为西湖。所谓“三面云山一面城”，即是西湖地势的真实写照。

在唐代以前，西湖依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唐代宗大历年间，李泌出任杭州刺史。杭州地域受到钱塘江潮的侵蚀，地下水咸苦难饮。为了解决居民生活用水，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的西湖边上开凿了相国井、西井、方井、白龟井、小方井、金牛池共六口大井，引西湖水入井，直接促进了六井周遭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繁荣，杭州的城市中心也开始由钱塘江边向西湖边转移。

唐穆宗时，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见西湖日渐壅塞、湖水干涸，便调集民工“筑堤捍湖，资以灌溉”，大规模地疏浚西湖后，还将挖出来的湖泥筑成了一道长堤。最值得称道的是，这位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在离任杭州后依然念念不忘西湖美景，写下了大量诗歌，盛赞西湖风光。由于白居易诗名的巨大影响力，西湖的秀山丽水最终传扬开去，遂成为四方文人墨客偏好的聚集之地。

西湖形成之初，泻湖会时常随潮水出没，民众多次筑塘拦截海水，加之海平面逐渐下降，西湖才正式形成。然而杭州仍然随时面临钱塘江潮的威胁，这一洪水隐患极大地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五代时，吴越定都于杭州，吴越王钱镠为保证都城不受潮汐的侵袭，在候潮门外修筑了捍海塘。

与唐代土塘不同的是，捍海塘采用了竹石塘技术——以大竹为笼，长数十丈，笼中填以巨石，再用成排大木植入水中，拦住竹笼。捍海塘的建成，有效地解决了水患，钱塘自此富庶盛于东南。

北宋年间，大名士苏轼出任杭州知州，见西湖水浅葑横，堙塞其半，荒草芜蔓，如雪翳空，便上书朝廷，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请求重开西湖。

次年，苏轼动用二十万民工，再度大规模浚治西湖，将挖出的湖泥葑草堆成一条南北横贯湖面的长堤，堤上夹种花柳。柳性宜水，其色如烟，烟水空蒙，摇漾于赤栏桥畔，望之如画。又修建了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及九个亭子供游人玩赏歇息。小桥流水，亭子冠盖，或古朴，或玲珑，或奇巧，或轻盈，或风雅，无一不令人击节赞赏，低回遐思。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外加后世人们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西湖“地下天宫”的美景——春有“暖雾如烟熏翠柳”，夏有“映日荷花别样红”，秋有“桂花风送木兰桡”，冬有“山头白白六花铺”。一年四季，烟水渺渺，绿波盈盈，湖光山色，无不令人陶醉。苏轼有诗云：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若是把西湖的美景比作西子的美貌，任凭她是淡妆，还是浓抹，都能恰到好处，美丽动人。西子即春秋时代越国美女西施，有史籍记录道：“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东坡居士开自然美人化之先河，以风姿万千的绝代

佳人西施来比喻西湖之美，可谓异常新颖，这首诗遂被公认为是咏诵西湖美景的绝唱，广为传诵，西湖亦被人们雅称为“西子湖”。

宋室南渡后，宋高宗赵构升杭州为临安府，定为都城，临安由此一跃成为天下最繁荣的城市，号称“华贵之城”。京师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西湖湖光可爱，东有钱塘江潮堪观，自古以来就是世间绝景。尤其是西湖之美，四时景色不同，而赏心乐事者亦与之无穷，其娇媚为以白居易、苏轼为首的众多诗人所歌咏过，成为众所憧憬之地。西湖亦步入历史上最繁盛时期。

湖畔新建的亭台楼阁一座接一座，笙歌盈耳，灯烛闪烁，引得行人流连忘返，游子销魂难捺。水面上游船画舫如织，彩灯闪亮，都雇了绝色女子、上等琴师，听曲子的游客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今夕何年。有诗称西子湖畔是“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可大略窥见其风貌。

繁华都市，诗画美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却难改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的事实。这边是“西湖歌舞浮云外，南渡江山落照中”，北方却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宋人林升曾在临安旅店壁上题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言辞犀利，矛头直指残山剩水中荒淫糜烂、贪图享乐的南宋小朝廷。

虽则此恨不关风与月，却也是满目江山无限愁。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安葬在西湖边上的岳飞将军若是地下有知，大约要再度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了。

[1]泻湖：即潟湖，是一种因为海湾被沙洲所封闭而演变成的湖泊，所以一般都在海边。这些湖本来都是海湾，后来在海湾的出海口处由于泥沙沉积，使出海口形成了沙洲，继而将海湾与海洋分隔，成为湖泊。潟音xì，意为咸水浸渍的土地。

第一章 一蓑烟雨

登临丰乐楼楼顶，既可俯瞰西湖全貌，又可远眺群山——但见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坞，历历栏槛间；而游橈画舫，棹讴堤唱，往往会于楼下，为游览之最。由于景色迷人，官僚、缙绅、士人设同年宴或是举办乡会团拜，多选择此处，天下名士更是以『游必于是，宴必于是』为幸。



东南第一名州，西湖自古多佳丽。
临堤台榭，画船楼阁，游人歌吹。
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四山晴翠。
使百年南渡，一时豪杰，都忘却、平生志。

可惜天旋时异，藉何人、雪当年耻？
登临形胜，感伤今古，发挥英气。
力士推山，天吴移水，作农桑地。
借钱塘潮汐，为君洗尽，岳将军泪！

——南宋·陈德武《水龙吟·西湖怀古》

西湖大略有十里见方。由临安城出嘉会门，往西北数里，便是万松岭。这一带山岭多植巨松，苍翠夹道，阴霭如云，日光穿漏，若碎金屑玉，人行其间，衣袂尽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赞道：“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万松岭即以此而名。

沿步行山道过岭，经长桥，便是西湖东南缘。南面是南屏山，慧日峰下有净慈报恩寺，为吴越王钱俶^[1]始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罗汉堂等主体建筑，重檐分翘，斗拱交错，建筑宏丽，与灵隐寺、余杭的径山寺、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同列为“禅院五山”。这里香火极旺，寺僧多达数千人，仅寺中伙房用来做饭的大铁锅便重达数千斤，由此可见寺庙僧众之盛。每到傍晚，僧人会准时敲响晚钟^[2]，此即为杭州十景之一“南屏晚钟”之来历。民众喜爱崇拜的济公和尚即在净慈寺为僧。这位喜欢穿破衣破帽、手持破扇的高僧医术精湛，时常救助百姓，被世人尊称为“活佛”。

净慈寺正北面，便是夕照山雷峰。上建有高塔，名雷峰塔，是吴越王钱俶为庆贺妃子黄氏生子而建，又名黄妃塔，俗称西关砖塔。塔身七级，形制与六和塔相似，金碧翠飞，重檐飞栋，极为壮观。每当夕阳西

下之时，宝塔与湖光山色辉映，塔影横空，金碧耀目，如梦似幻，别具风韵。宋人有诗写道：“烟光山色淡溟濛，千尺浮图兀倚空。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带夕阳红。”“雷峰夕照”之景即由此而来。

过净慈寺西半里许，即到达北宋名士苏东坡所建之长堤，自南向北穿过西湖，直达葛岭，其景名“苏堤春晓”。堤上有桥六座，即俗语所称“西湖景致六条桥”。第五桥桥西有横堤，称小横堤。过玉带桥，则是金沙港，即金沙涧^[3]流入西湖处。湖边建有宫廷酒坊曲院，专取金沙港清澈之水酿造官酒。这一带湖面种满荷花，夏日花开时，清风徐来，荷香与酒香四处飘逸，闻者身心俱爽，不饮即醉，亦是西湖十景之一，称为“曲院风荷”。

再往北一二里，即是岳飞坟。之前岳飞遇害于大理寺风波亭后，一名叫隗顺的狱卒冒着生命危险将其遗体运出，偷偷埋葬在钱塘门外的九曲丛祠。孝宗皇帝登基之初，即追复岳飞原官，为岳飞正名，这才“起枯骨于九泉之下”，以一品“孤仪”礼将岳飞遗骸改葬于西湖栖霞岭下。淳熙六年（1179年），宋孝宗又为岳飞加谥号为“武穆”。岳飞虽死，盛名不衰，其坟遂成为西湖一大名胜，时称“武穆坟”，四方赶来吊唁者络绎不绝。

沿湖继续东行，过西泠桥，桥边有苏小小墓。苏小小是南齐著名歌妓，常乘油壁车^[4]出行。她本人有诗云：“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可谓才貌双全的浪漫多情女子。可惜年仅十九岁就咯血而死，死后葬在西湖，赢得了后世无数文人骚客的凭吊。

古迹尤其是古墓其实并没有多少看头，然而它却提供了一个凭吊历史、展露历史情怀的地方，人们总能在想象的空间里延续着历史的哀音。时有《苏小小歌》云：“桃花流水杳然去，油壁香车不再逢。”上句集自唐代大诗人李白《山中问答》“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下句集自北宋名臣晏殊《寓意》“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佳人已逝，芳名犹存，称得上足慰平生。

再沿湖东行，则是六一泉、五柳居、庐舍庵、中冷财神庙、行宫、圣因寺、望湖楼、照胆台、莲池庵、苏公祠等。临湖为“平湖秋月”。“平湖秋月”往北，为孤山放鹤亭。断桥里湖，有闲地庵、葛岭、保叔塔、大

佛头、昭庆寺等名胜。再往北，则直通河道，港汊分歧，四通八达。

再往东，则是唐代白居易所筑之白堤，直达钱塘门，堤上为“断桥残雪”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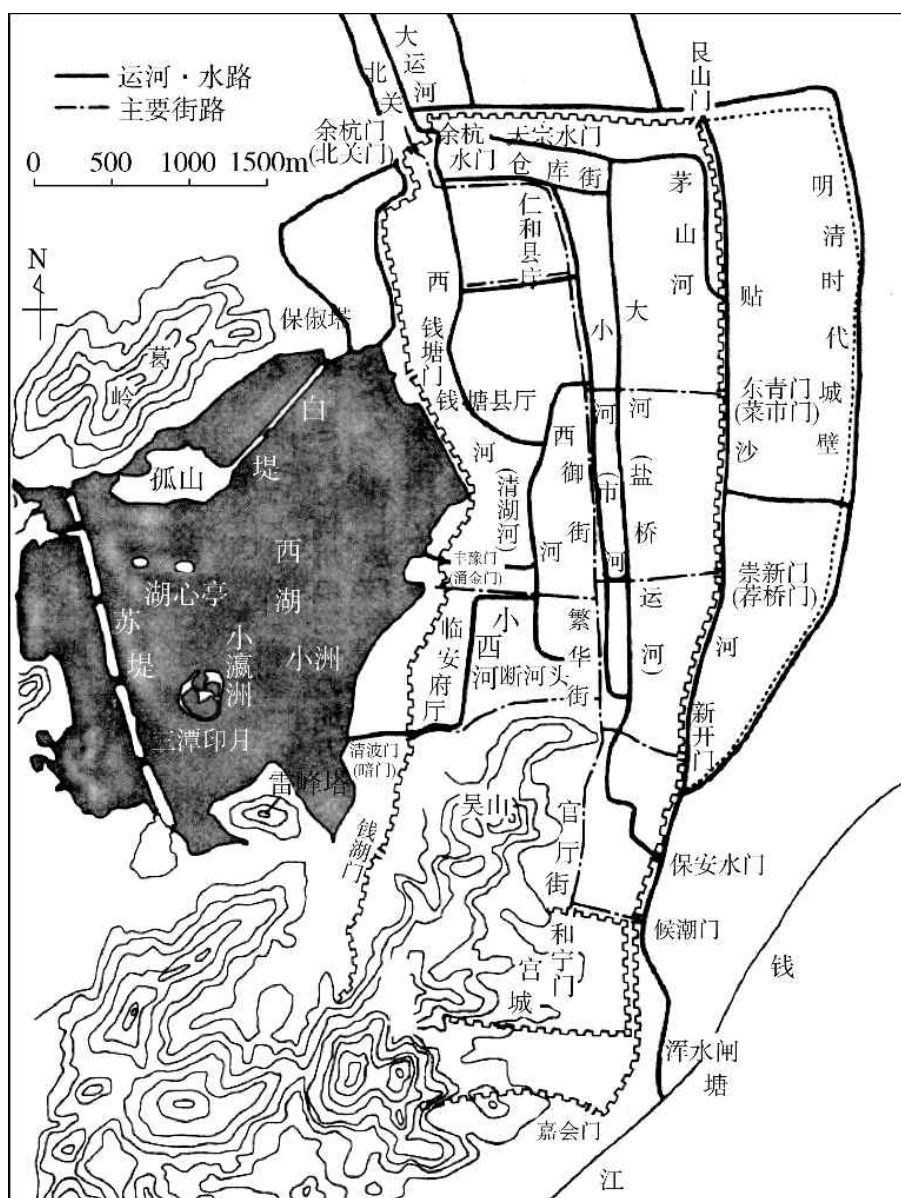
过钱塘门往南，为丰豫门，又名涌金门，传说是西湖中涌现金牛的地方。这里是西湖上的大码头，游船画舫多聚于此。

继续往南，依次有藕香居茶室、听水亭、子路夫人祠、三义阁、白祖坛、钱王祠等名胜。沿途种有大批杨柳，是鸟儿们的乐园，有“柳浪闻莺”一景。再往南，则是清波门，沿湖边可达长桥。湖中有湖心亭，稍南为“三潭印月”一景，潭中有放生池。

此则为西湖景致之大概。湖山之景，四时无穷，虽有画工，莫能摹写。

西湖既是天下胜景，游人如织，东岸亦成为繁华街市——酒店酒楼，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且不论风雨寒暑，白日夜晚通宵营业。

观赏西湖风貌的最佳位置，当属丰豫门外的丰乐楼。临安城之西共有四门，出钱湖、清波、钱塘三门，均看不见西湖，唯有丰豫门正与西湖相对，于是建楼掩之，关闭风水。丰乐楼位于西湖东岸边，坐南朝北，西面正跨西湖，对南、北两山之胜，时人称之为“楼外湖山一望中”，位置堪称绝佳。



临安城门分布图（引自梅原郁译注《梦梁录——南宋临安繁昌记》）

丰乐楼前身为建于北宋年间的耸翠楼。宋高宗建都临安后，一度怀念故都汴京的风土人情，遂改耸翠楼为丰乐楼，名字即取自昔日汴京最大之酒楼^[5]，后将此楼赐给了名将杨沂中。

这位杨沂中是北宋名将杨业的玄孙，是名副其实的“杨家将”出身，也算是南宋开国后的一员猛将，先任名将张俊军下统制，累立战功，后

协助宰相陈康伯指挥对金保卫战。因此战获胜，杨沂中为宋高宗所器重，被赐名杨存中，开始主持南宋军事。宋高宗将位置极佳的丰乐楼赐给杨沂中，足见对他宠爱有加。可叹的是，这常人企之不及的帝王恩宠其实是以名将岳飞的性命为代价换来的。

当年岳飞被解除兵权后，愤然回到庐山，预备在山中终老。但宋高宗和秦桧忌惮岳飞在军中威名太高，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秦桧先是收买岳飞部下副都统制王俊，指使他诬告张宪、岳云谋反，说张宪曾经写信给岳飞劝进，先将张宪、岳云逮捕下狱。随即又派与岳飞交好的杨沂中去庐山诱捕岳飞。杨沂中见到岳飞后，称岳云、张宪是因为一件小事被逮捕，需要岳飞亲自到朝廷对质。岳飞一向信任杨沂中，遂不顾部将劝阻，跟随他来到京师。哪知道刚一进城，就被直接带到南宋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岳飞仍然不能相信已被杨沂中出卖，问道：“我为国家出力半生，今日为何带我到这里来？”当他转头看到岳云、张宪露着头、光着脚、脖子手脚戴着枷锁、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时，这才明白过来，长叹道：“我方知己落秦桧奸贼手中，使我为国忠心，一旦都休！”

后来岳飞以谋反罪名被赐死，岳云、张宪于军前被当众斩首，宋高宗钦命的监斩者即是杨沂中。其人有这样一段经历，无论如何都难以引起世人的好感。当时的临安市民无论行路还是乘船，都要远远避开丰乐楼，以表示对杨沂中的厌恶。

丰乐楼的转机，始于临安知府张构。张构字定叟，是名臣张浚次子，以父恩步入仕途。他极有做官的天赋，在地方官任上时抑豪强，敛盗贼，吏材敏给，遇事不凝滞，多随宜变通，在任皆以治辨称。遂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临安知府。

张构上任京师最高长官后，立即着手做了两件惊世骇俗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将临安按地界分为一片一片的区域，每区设立警捕，专捕盗贼和行为不法者。之前京师号称“奸盗聚藪，浩穰之地”，自从张构设立警捕制度后，临安治安形势陡然好转，竟然到了“夜户不闭”的地步。张构由此赢得了朝野间广泛的赞誉，被称为南渡后京尹之首。

第二件大事则跟丰乐楼有关。“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宋人大

多嗜酒，吃酒是时代风尚，相应地，酒楼、酒肆便成了临安最赚钱的行业。甚至连官方的香药局除了经营香药外，还专门做起了为官、私宴会提供醒酒药的营生，副业远比主业要赚钱多。时有俗谚称：“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6]卖酒醋。”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酒楼云集，如三元楼、熙春楼、赏心楼、花月楼等均是著名的私营酒楼。酒楼盈利巨大，官府一心想要捞钱，自然不舍得放弃这块肥肉，户部点检所官营酒库亦设有官酒楼，对外经营。官酒楼由于有官方背景，财大气粗，往往比私营酒楼规模更大。丰乐楼据西湖之会，临水而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张杓当时还兼领户部酒库事，一眼便看到了丰乐楼巨大的商业价值，便利用权势，强行将此楼收归官有，改作为西子库[7]官营的酒楼。

事实果如张杓所预料的那样，丰乐楼稍一崭露头角，便跃升为京师最红火的酒楼，客流、财源滚滚而来，几乎达到了日进斗金的地步，堪称临安最大的销金窝儿，是第一等奢靡之所。民间责备、指斥铺张浪费之人，均称“作丰作乐”，即源自丰乐楼。

改作官酒楼后的丰乐楼以主楼得名，实则为一个独立院落，地基比北面的街道要高，除了西面临水之外，其余三面建有围墙。正门开在北面，东、西两侧各有一棵大柳树。大门入口处也不是寻常的台阶加上高高的门槛，而是拱形石条垒成的半斜面，方便酒客乘坐的车马通过。门前支设有红绿色的杈子，挂着绯绿色的门帘、贴金的红纱桅子灯，到了晚上点亮灯烛，灯火辉煌，五光十色，格外耀目。

进来大门，则是一处院落，花木亭榭，映带参错，气象尤奇。穿过甬道，经过迎宾大厅，便可进入主楼丰乐楼。

丰乐楼楼高三层，歇山屋顶，四角飞翘，高接云霄。登临楼顶，既可俯瞰西湖全貌，又可远眺群山。但见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坞，历历栏槛间；而游舫画舫，棹讴堤唱，往往会于楼下，为游览之最。由于景色迷人，官僚、缙绅、士人设同年宴或是举办乡会团拜，多选择此处，天下名士更是以“游必于是，宴必于是”为幸。

宋朝唯一的宗室宰相赵汝愚有《柳梢青》一词专咏丰乐楼：

水月光中，烟霞影里，涌出楼台。
空外笙箫，云间笑语，人在蓬莱。

天香暗逐风回，正十里，荷花盛开。
买个扁舟，山南游遍，山北归来。

赵汝愚在笔下毫不吝啬地将丰乐楼喻为蓬莱仙山。他既是赵氏宗室身份，又任过宰相等中枢要职，见多识广自不待言，尚有如此惊叹之语，足见丰乐楼楼顶风光满目，好景良辰，堪比仙境。

西湖天下美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正值阳春三月，物华冉冉，西湖堤岸桃红柳绿，万紫千红，正是一年中最浓艳缤纷的季节。四方游客应时蜂拥而至，或游山，或行乐，比肩接踵，已到了张袂成荫、挥汗如雨的地步。

从上午巳时开始，丰乐楼门前便高悬出“客满”的木牌。阶下则站着两名酒保，都是唇红齿白的俊美少年，却不是主动招徕主顾，而是向欲进丰乐楼的客人解释楼里早就人满为患、不能再接客了。许多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亦有因此而心怀不满者，然而丰乐楼是官营酒楼，除了发两句牢骚外，也不敢多生事端。犹自有一些不肯就此离开、徘徊在门外等待座位者。

霍仪先是掏了两吊钱塞给坐在墙角边卖唱的盲人父女，随即便站在阶下，瞩目着那块“客满”的木牌——那木牌虽然陈旧，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但两个大字却写得龙飞凤舞，笔力苍劲，极见功力，一望便是名家所书。

陪同霍仪的是一名五十来岁的黑袍长者，虎背熊腰，虽年纪已大，又身穿便衣，没有佩带兵刃，却自有一股威严的军人风范。他姓毕名再遇，出身将门，是岳飞部将毕进之子，现在侍卫马军司[8]任职，今日是特意陪同乡来品尝丰乐楼的名吃宋嫂鱼羹。

毕再遇见霍仪目光灼灼，始终不离木牌，便主动告知，道：“那是名

士楼钥^[9]所书。”

霍仪大约二十岁出头，一身青衣长衫，似商非商，似士非士。他还是第一次来到临安，不熟悉京师掌故，亦不知道楼钥是谁，只是礼节性地点了点头。

毕再遇叹道：“你可算来得不巧，不然还能看到楼钥为丰乐楼写的金字招牌。那可是三尺见方的大字，比这两个字写得好多了。”

原来那“客满”木牌并不是楼钥为丰乐楼留下的唯一墨宝，他还写过楼匾，但数月前的一个夜晚被人悄无声息地窃走了。最为有趣的是，这位风雅而且手段高明的窃贼不光窃走了丰乐楼的招牌，还戏谑性地用粉笔在原楼匾悬挂处写下了三个大字：“我来也。”于是这位梁上君子相应得了“我来也”的绰号，一夜之间成为京师妇孺皆知的人物。

其后，我来也更是顶风作案，接连盗取临安数家富户，每于人家作窃，必要粉书“我来也”三字，既是夸耀，亦是示威。临安知府赵师霁震怒拍案，调集大量精干人手，深入临安各厢坊街巷查访缉捕，并为此悬出一百万钱^[10]的巨赏，鼓励市民举报线索，却始终没有捉住这位神秘的我来也，甚至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目。

新近被盗的是同知枢密院事^[11]程松。据传我来也刚好偷走了程松预备送给丞相陈自强的寿礼，价值数百万。程松肉痛得要死，不顾执政大臣的体面，哀号大哭，并亲自到临安府报案。然而知府赵师霁派人四处搜捕一番，提高赏格到二百万钱，还是没有发现我来也的蛛丝马迹。

京师乃浮华之地，市井坊间最喜谈论是非，一时间，我来也成为风头无二的热门话题，流言纷起——有人说，我来也是一位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男子，武艺高强，能扛举千斤大鼎；有人说，我来也是一位貌不惊人、嶙峋瘦削的小个子，能够飞檐走壁，来去自如；还有人议论“我来也”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说他本姓武，名来业，“我来也”不过是他本名的谐音而已。

无论我来也是什么人，在普通人看来，他艺高胆大，专劫富得流油的大户人家，与官府作对，颇有古代游侠风范。在不少贫民百姓心中，

甚至暗中盼着我来也偷得越多越好。而京师的富户们则惶惶不安，日夜忧惧，睡不好觉的大有人在。临安人还将俗谚“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改作了“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其中“须胡做”一句，便是特指我来也。

丰乐楼是我来也第一次公然光顾留名的地方，只丢了一块楼匾，虽有些失官家的面子，倒也没有造成实质的损失。这其实得益于丰乐楼官酒库的身份——按照规定，每日酒楼的现钱收入均需在特定时刻运送到西子库中储存，那里有兵士把守，戒备森严，远比闲杂人等尽可以随意出入的丰乐楼安全妥当。因而有流言说，我来也当夜光顾丰乐楼，因未能如愿偷到财物，才恼羞成怒地偷走了招牌，并留下名字耀武扬威，其实是要砸丰乐楼的场子。

而旧楼匾丢失后，丰乐楼也一时未能请到合适的名家再题新楼匾，悬挂楼匾处空空如也，只派人搭了梯子，将“我来也”三个粉笔字抹去了事。

霍仪听了我来也的故事，既新奇又惊讶，感慨道：“那我来也有这样一身本事，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可惜误入歧途，若是能为大宋朝廷所用……”

他的本意是惋惜我来也一身本领，却荒废于江湖市井之间，自甘堕落实为偷鸡摸狗的小贼，蓦然想到同伴毕再遇是名将毕进之子，其本人亦武艺惊绝——挽弓至二石七斗^[12]，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马射一石五斗，一拳能击碎砖石，功夫堪称大宋禁军中的头号人物——然年过五旬，却还只是小小的侍卫马军司武节郎^[13]，且是以父荫入仕，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典范，便忙住了口。

毕再遇却根本没有留意到霍仪失言的尴尬，只短促地“啊”了一声，便拽着他手臂急忙走开，离了丰乐楼大门好一段距离，这才松手。

霍仪转头望去，正看到两名三四十岁的男子自丰乐楼中出来。当先一人一身白袍，气度潇洒，若不是右脸颊上有一块茶碗大扎眼的红疤，倒也是个俊美如玉的美男子。他手执扇柄，站在阶上左顾右盼，似在等待什么人。后面那男子似是他下属，一身黑色劲衣，腰间挎刀，手扶刀

柄，须臾不离。

霍仪料想毕再遇匆忙走开是为了避开那两人，一时好奇，问道：“他们是谁？”毕再遇道：“白衣男子是殿前都指挥使加太尉吴曦。后面的是殿前司统制夏震。”

殿前都指挥使即是殿前司的最高长官，太尉虽是虚衔和加官，却是三公之一，武官的最高等级。那吴曦官职既高，官阶更高，以他的少壮年纪，可谓十分罕见。

霍仪“呀”了一声，道：“他就是吴曦？”意外的似乎不是吴曦如何年轻轻轻即高居显位，而是对方的来历。

毕再遇道：“霍小官也听过吴曦？”霍仪道：“当然，西蜀吴家军第三代首领，谁能不知道呢。不过我实在想象不到堂堂将门虎子会是如此一副翩翩佳公子模样。”

吴曦的祖父名吴玠，与其兄吴玠同为南宋名将，在与金人作战中先后取得了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的胜利。兄弟二人都是由卒伍成长为大将，英勇果敢，忠义刚直，因而在军队中深孚众望，是当时南宋将领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绍兴和议后，吴玠出任利州^[14]东西两路安抚使，坐镇兴州，节制西部七州军马。川陕是大西北的边防要塞，一向是南宋的战略要地，虽然宋金处于平时时期，吴玠却始终治军经武如同战时，常备不懈。他守蜀三十余年，在军民中有很高威望。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举兵南下，吴玠任四川宣抚使，先后收复陇、洮、兰、原等州，因功加太傅，封新安郡王。病逝于任上后，又被南宋朝廷追封为信王，谥号武顺，生前死后都极尽荣光。

吴玠死后，其第五子吴玠任兴州诸军都统制，兼任利州西路安抚使、知兴州，接替父亲掌握了四川兵权。如此，吴氏自吴玠、吴玠一代起，世职西陲，威行四川，其军号为“吴家军”。

天水一朝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国，江山得来十分容易，没有经过“马上打天下”一关，以致国无良将，所谓的开国名将也大多徒有虚名。而太祖皇帝赵匡胤为了防止唐末藩镇割据、武人作乱再度重现，立

国不久即有“杯酒释兵权”之举，大力抑制武将地位，从此武人位轻。

大宋重文轻武，亦是典型的内向型王朝，对外采取守势，一切苟且；对内则千方百计地压制、提防武将。北宋名将狄青品行、武功出众，在对西夏的作战中浴血奋战、屡战屡胜，成为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心目中的盖世英雄，引发了狂热的崇拜之潮。每当狄青露面时，人群便如同潮水般涌过去，将他围得水泄不通，只求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以致道路为之堵塞不通。而狄青的种种事迹，也在民间越传越神奇，甚至被赋予了神话般的色彩。朝廷一向忌惮武将功高权重，军民爱戴狄青之举，纯出于自发行为，反而更加重了皇帝和文臣们对他的猜忌。这位曾经驰骋沙场的一代名将，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最终却未能在疆场上马革裹尸，而是死在了皇帝和文臣的迫害中，上演了一出“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

北宋灭亡后，南宋王朝创建于忧患之间。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金人追得逃窜流离，无处容身。因战争需要，高宗皇帝不得不一改前策，将兵权尽付大将——也正是靠着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吴玠五支主力军的奋勇抵抗，局势才渐渐稳定了下来，扭转了南宋初年混乱无序的状态。其中，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被称为“中兴四将”，均为当世名将。尤其是岳飞、韩世忠先后率军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战功赫赫。宰相张浚对二人极为赞赏，多次向宋高宗称赞韩世忠忠勇、岳飞沉鸷，可以倚办大事。

岳飞资历虽不及其他三将，然而他独掌一方兵马，所部号“岳家军”。金军曾哀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足见岳飞一军战斗力极强。他不仅武略超人，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其文激情磅礴，文辞刚劲；其诗格调高昂，一如其文；其词更是气势磅礴，一阙《满江红》不知令天下多少男儿热血沸腾。得张浚赞语推荐后，岳飞声名鹊起，威望渐有超越其他三将之势，就连皇帝都不得不对他格外侧目。

绍兴七年（1137年）二月，岳飞的武阶官升为最高的太尉，职衔也升为宣抚使。而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因在伪齐刘豫南侵时，不守庐州[15]，退保采石，几误大事，被宰相张浚弹劾，说其人沉溺酒色，不重国事，不宜仍握兵柄。于是宋高宗罢免了刘光世的兵权。

本来宋高宗已经诏令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统辖，但新任枢密使秦桧极力反对。宰相张浚当时兼任都督，想将刘光世部收归都督府，便将刘光世部划给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并任命相州观察使、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为都统制，刘光世旧部将郦琼为副都统制。岳飞认为吕祉不熟悉军旅之事，而且王德位轻望微，不足以居郦琼之上。但张浚认为岳飞有私心，不过是因为没有得到刘光世部而怨恨，没有听从。

果然不久后，郦琼与其属下八人把顶头上司王德告到了都督府，都督府判王德有理。郦琼还不服气，又上告到御史台。王德也反过来指责郦琼。宋朝廷为了平息纷争，将王德召往建康，将原归王德统率的部队重新交给吕祉节制。郦琼又向吕祉诉说王德的不是，吕祉不但大力袒护王德，还密奏朝廷，请求罢除郦琼及统制官靳赛兵权。但负责书写密奏的书吏朱照泄露了奏语，郦琼派人在半途抢劫了密奏，看了内容后，一怒之下杀死吕祉，率四万精兵投奔了金人所立的傀儡政权伪齐刘豫。这就是著名的“淮西之变”。

“淮西之变”是南宋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变事件，主战派首领张浚由此被罢相，从此闲置二十余年，直到宋孝宗赵昚即位后才重新被起用。

不仅如此，这一重大兵变促使宋高宗对武将产生了高度警觉之心，岳飞、韩世忠等人之前用战功赢取的皇帝的信任，在这次淮西兵变后全部转成了猜忌。宋高宗的思想由此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决意再次拣起老祖宗的“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奉为国策，由之前的同意北伐迅即转为求和，派往金国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投降派秦桧也接替张浚当上了宰相。在宋高宗看来，国亡的巨痛和家破的深仇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保住他的皇位，之前宋军浴血奋战取得的战果刚好也为他与金国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岳飞后来蒙冤被害，虽然内中原因复杂，却也与他文武双全、名望过高不无干系。

西蜀“吴家军”声名虽不及昔日“岳家军”，然而却一样令朝廷忌惮。大臣留正公然称：“西边三将，唯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赵汝愚亦云：“吴氏世专蜀兵，非国家专利，请及今以渐抑之。”

朝廷担心吴氏权力过大，最终尾大不掉，于是千方百计地予以掣肘。第二代吴家军领军人物吴玠在世时，南宋先后任命名臣留正、赵汝

愚、范成大等人出任四川制置使，以抑制吴氏。又将吴挺爱子吴曦另授官职，强行调离四川。

绍熙三年（1192年），吴挺病重，已有濒死之状。时宋光宗在位，得到密报后，急派户部侍郎丘密^[16]出任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丘密是当时有名的能吏，为人慷慨放言豪迈，曾道：“生无以报国，死愿为猛将以灭敌。”他本人素以吴氏世掌西兵为虑，这次出任四川制置使，自然肩负秘密使命，一到任上，便着手铲除吴挺势力。吴挺本人对朝廷的猜忌亦心知肚明，备受煎熬，最终在临死前上表请求致仕。朝廷喜出望外，顺水推舟，免去其兴州诸军都统制的军职。

不久，吴挺在难以名状的痛苦中死去。其子吴曦时任武功大夫^[17]，任和州知州，按理该立即回四川奔父丧，却被朝廷强令起复，不准回川奔丧。

然而兴州都统人选迟迟未定，兴州大军异常不安，军中籍籍，几近生变。吴家军将士强烈要求少主人吴曦回兴州继承父职，丘密先后派去军中暂代都统制的人全部都莫名其妙地死去，事态极为严重。

当时韩侂胄任知阁门事^[18]，主张朝廷顺应形势，任命吴曦回川承袭兴州诸军都统制一职，以稳定四川军心。宋光宗见四川局势一触即发，也有些沉不住气，急召吴曦赴临安听旨，已有派吴曦回川安定大局之意。

就在吴曦赴临安途中，另一重臣赵汝愚用手段劝说宋光宗改变了主意，任命荆鄂诸军都统制张詔为成州团练使、兴州诸军都统制，以李世广为副都统制。张詔原是名将张俊部下，李世广则是吴挺心腹，在吴家军中有很高威信，加上朝廷接连采取措施削减兴州都统制的权力，四川局面才勉强安定了下来。

吴曦到达临安后，由于朝廷任命张詔的诏书已下，他回川承袭父职的希望完全化为了泡影。而朝廷亦有意不再将他外放为官，而是任命为虚有其名的环卫官^[19]，留在京师，其实隐有将他扣作人质、威胁吴家军不得轻举妄动之意。

吴曦外号吴巴子，得名于他右脸颊上的那块红疤。传闻小时候父亲吴挺问他志向，他回答得不合父意，吴挺勃然大怒下，顺手将其投入火炉中。虽经侍从抢救，但他脸上还是留下一块火灼的伤疤。

成人后的吴曦不再有少年时尖锐的锋芒，他长袖善舞，擅长敛财，加上为人豪气大方，挥金如土，交游极为广阔。即便这次未能回四川在父亲灵前尽最后的孝道，他似乎也能体谅朝廷的难处，并未如何放在心上。当然，身为名将后人，心中多少会期待有重掌兵权的机会。

半年过去，南宋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光宗皇帝在皇后李凤娘威压之下得了疯病，无力处理朝政，被逼退位为太上皇。宁宗皇帝即位，与吴曦交好的韩侂胄执掌了朝政，他的转机也随之到来，被任命为建康都制统。不久又被调回京师任殿前都指挥使，升任禁军最高统帅，加太尉，深得权臣韩侂胄倚重。

霍仪虽是第一次来临安，对吴曦的经历倒是一清二楚，道：“吴太尉地位虽高，却不真领兵，不过是空有虚职而已。毕公又不是他下属，何须着急避他？”

毕再遇叹道：“若只是吴曦，老夫自然是不需回避的。我们岳家军一系，跟他们吴家军一系一向不大和睦，素无往来。不过这位吴太尉八面玲珑，将朝中权贵都奉承得极好，又刚刚跟我们的马军司郭帅结了儿女亲家。”

郭帅即是侍卫马军司都指挥使郭倪。郭氏亦是武将世家，郭倪祖父郭浩在抗金战场上多有战功，然而因与吴玠结怨，多受压制，未能成为一代名将。到了孝宗时期，郭氏家族才开始崭露头角。由于朝廷一再对吴氏抑制打压，郭氏反而有后来居上之意。郭倪有兄弟三人，都是朝中极有权势的将领，其叔父即是当初以武力支持宁宗皇帝即位的郭杲，张诏病死后，又接替兴州都统一职，目下正统领西蜀军队。

霍仪亦知吴氏与郭氏宿怨极深一事，听说吴曦居然能在吴家势衰之时，将女儿吴翎嫁给了正当红的郭氏中坚郭倪之子郭亮，惊讶之极，叹道：“这位吴太尉，能耐当真不小。”

毕再遇点点头，道：“若是被吴太尉瞧见老夫带你来了丰乐楼，回头他告诉他的亲家，郭帅再问起你来历，老夫又不能谎言欺瞒长官，被他们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怕是对你不好。”转头见到吴曦已带着夏震重新进了丰乐楼，想到霍仪来一趟临安十分不易，又道：“不如……”

霍仪忙道：“临安风物众多，这宋嫂鱼羹不吃也罢，咱们不妨再到别处看看。”毕再遇微一迟疑，道：“也好。那边有家太平楼，也是相当不错的。”霍仪道：“全凭毕公做主。”刚一转身，便与一名年轻男子撞了个满怀。

霍仪连忙道歉，那男子却顾不上回应，径直上前执住毕再遇的手，欣喜地问道：“毕叔叔，你何时回了京师？”

那年轻男子正是名将岳飞之孙岳珂，早先为人举荐入朝为官，而今担任军器监少监^[20]职务，在目下权臣韩侂胄蠢蠢欲北伐建功的局势下，正是要害机构的要害职务。

毕再遇是岳飞部将毕进之子，素来依礼奉岳飞后人为主，“啊”了一声，忙躬身施礼，道：“小公子，想不到能在这里遇见你。”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下官奉命回京公干，正好有些空闲，带这位同乡小友游西湖，刚好路过这里，居然撞见了小公子。”忙为霍仪引见。

霍仪早听闻岳珂大名，忙抱拳道：“久仰，久仰。”

岳珂亦介绍自己的两位同伴给毕、霍认识，道：“宋慈、连世荣二位都是福建人氏，是朱熹老夫子的弟子，亦是我的好友。最近朝廷松了党禁，他二人为地方府学举荐，来了京师太学就读。”

宋慈出自建阳大族宋氏，是大儒朱熹的再传弟子。连氏亦是书香门第，连世荣祖父连康时是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父亲连士登则是绍熙四年（1193年）进士。连世荣祖姑姑嫁给了大儒朱熹的师傅兼岳父刘勉之，论起辈分，连世荣是朱熹子侄辈，比宋慈还高了一辈。

毕再遇道：“原来都是名家子弟，少年俊杰，好，好。”宋慈忙道：“我亦久闻毕公大名，想不到今日有缘得见。”

毕再遇很是惊讶，奇道：“宋公子居然也知道老夫的名字。”宋慈道：“我在家乡有个朋友名叫孙应龙，是建宁府武学的武学生，他一直称毕公武功天下第一，还说要找机会与毕公较量。”

岳珂笑道：“这话我也亲耳听到过。”

众人互相厮见寒暄一番。岳珂问起毕再遇突然回京缘由，毕再遇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据说有金国使者要来临安，下官受命回京候命，以接比箭之差。”

宋、金两国使者互相往来，通常都要到校场上比试射箭。原先只是金人嘲笑大宋重文轻武、国中无人，有意让宋臣出丑之举，后来成为惯例。南宋朝廷亦着意选拔文武双全的官员作为使臣，如名臣虞允文才名既高，箭术亦相当了得，反而令金人对手处在了下风。而金国派往宋朝的使者处境则更加尴尬，南宋往往会从禁军选拔射艺精良的卫士参与较量，金使往往不敌。是以金人曾有规定，使臣若与宋人比试射箭不胜，回国后要重重治罪。到了金世宗一朝，才免去“治罪”一说，改为在选拔赴宋使者时，要提前考校其骑射武艺等，以免与宋人比试箭法时受辱。

毕再遇武艺惊绝，骑射拳法在禁军中均排名第一，已多次参与与金使比试箭术，这次奉召回京，亦是因此类差事。

岳珂听了不免心中嗟叹——金人骑射之术横行天下，是以在短短时间内先后灭掉辽国和北宋，金人以箭术向外国使臣夸耀，算是人之常情。而南宋本是战败之国，向金俯首称臣，却为了争面子，不惜选拔国中射术最高的武士来与金国使臣较量，未免有些小题大做。毕再遇等人，却只沦为金宋两国比箭娱乐的玩偶。如果朝廷能将这等争强好胜之心用在治国上，使国富民强，金人箭术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毕再遇亦对这类无聊的比试甚感无趣，便绝口不再提及此事，问道：“小公子也是带着朋友来游西湖吗？”岳珂笑道：“西湖早游过了。今日刚好是宋慈、小连入太学满一百日，我们在丰乐楼订了座，要庆贺一下。”

毕再遇讶然道：“我们来这边已经有小半个时辰了，始终挂着‘客

满’的招牌。三位公子居然能在丰乐楼预先订座？”岳珂笑道：“这实在是沾了宋慈未婚妻子月娘的光了。”

原来宋慈的未婚妻子余月月亦来了临安。她表兄王壮飞在城里开了一家饮子^[21]店，兼卖草药，生意极好。她虽与宋慈订了亲，但毕竟未正式过门，在老家建阳孤零零的一个人难以立足，遂干脆来京师帮衬表兄。她医术颇精，又是女子，名声渐渐传扬开去，便有一些不方便让男大夫看病的女主顾特意找上门来，其中就有丰乐楼名厨宋易安。

酒楼、酒肆虽则卖酒，究竟还是要靠可口菜式来吸引食客，如此，请得一个好厨子就格外重要。凡京师有名的私营酒楼，招牌都直接写上大厨的名字，如南瓦子的熙春楼王厨、新街巷口的花月楼施厨、金波桥的风月楼严厨、灵椒巷口的赏新楼沈厨、下瓦子前的日新楼郑厨等。丰乐楼是官酒库，当然不能叫丰乐楼某厨，但这丝毫不影响宋易安的第一大厨身份。她亦只会做一道菜——宋嫂鱼羹，可就是这一道菜，奠定了宋氏在京师菜肴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鱼羹本身做得好吃外，还因为它被高宗皇帝亲口赞赏过。

北宋灭亡后，汴京人氏宋五嫂跟随难民一路逃到临安，与小叔一道栖息在西湖边上，以捕鱼为生。有一天，小叔淋雨后患重病卧床不起，宋五嫂在家中为其熬煮鱼汤和鸡蛋补身子，正好官差来抓捕壮丁建造皇宫，要带走小叔。宋五嫂向官差苦苦哀求，慌乱中，不慎打翻了灶上的调味瓶。官差走后，锅中鱼蛋已成羹状。不料小叔食后觉得味道异常鲜美，胃口大开，身体也很快康复。宋五嫂由此得到启发，遂专门制作此鱼羹在西湖边售卖，并称之为“宋嫂鱼羹”。

淳熙六年（1171年），宋高宗赵构登乘龙舟游西湖，命内侍买龟、鱼放生湖中，并宣唤在湖边做买卖的小商贩，各加赐予，表示与民同乐。高宗皇帝无意中听到宋五嫂的汴京口音，感到十分亲切，便命她进献了一碗鱼羹，吃后赞美不已，并念宋五嫂年老，赐予金银绢匹。从此，宋嫂鱼羹声名鹊起，“人所共趋”，富家巨室争相购食，成了驰誉京城的名肴。宋五嫂本人亦成为临安巨富，被奉为脍炙之“师祖”。

宋嫂鱼羹如此受欢迎，效仿制作者不计其数，但风味始终不及宋嫂鱼羹味道正宗。宋五嫂的丈夫、子女均在靖康之祸中为金人所杀，她便

将做法传给侄子周年，周年又传给儿子周双全。事实上，在周年一辈时，周家便已是富翁，周双全本人对经营祖传鱼羹并无多大兴趣，其子女亦是如此。十年前，就在宋嫂鱼羹面临失传的危险时，周氏远亲周易安自北方金人占领区逃归。她生性心高气傲，又正值豆蔻年华，不愿意就此寄人篱下，无以谋生，表示愿意学习鱼羹制法，拜周双全为义父不说，还改姓为宋。周双全见其诚意十足，遂将鱼羹秘方完完整整地传给了义女。

宋易安学会制作宋嫂鱼羹后，又在烹饪方法上进行了改进和提高，配料更为精细讲究，其所制成的成品鱼羹色泽黄亮，鲜嫩滑润，宛若蟹羹，故有“赛蟹羹”之称，一经面市，便被临安食客视为巧夺天工之珍品，一时闻名遐迩，声誉更在当年宋五嫂鱼羹之上。

宋代厨娘是一种专门职业，虽在女伎中最为“下色”，却需要十分精湛的技艺才能胜任。北宋时期，南馐未通行京师，开封城里竟没有能斫脍者，只有大臣梅圣俞家中有一位厨娘会此技艺，故欧阳修等人想吃脍时，便提鱼前往梅家。

南宋年间，有一名喜食美食的官员托人物色一位厨娘。很快，委托人寻到了一位有容艺、晓书算的厨娘。厨娘临到之前，先派一位脚夫送信来，要求用车去接她。官员见书信辞语委婉、字迹端楷，便知此厨娘非庸碌之辈。果然，厨娘到达后，气度不凡，容止俱雅。官员还未品尝她做的菜肴，就已十分高兴。待初试厨娘手艺，只见她掉臂而入，切抹批脍，惯熟条理，真有庄子比喻的运斤成风之势。所做出的食馐，芳香脆美，济楚细腻，难以用语言形容。

在以“享乐为上”的京师，厨娘是热门职业，临安城中以女子命名的名牌食品和食店不在少数。突出者如李婆婆杂菜羹、王小姑酒店、王妈妈家茶肆等，要么厨艺精良，要么经营得法，均是厨娘中之佼佼者。

宋易安学会了制作宋嫂鱼羹这样一门技艺，瞬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各大酒楼争相花高价延请，想将她罗致麾下。连众多官酒楼也放下架子，加入了竞争的行列。宋易安最终选择了丰乐楼，她本人也由此成为这座天下最大官酒楼的头牌大厨，虽只是个厨娘的身份，却是临安达官贵人争相巴结的对象。这次宋慈三人能够在人潮汹涌的丰乐楼预订到

一张桌子，完全是宋易安的面子。

宋慈见毕再遇有流连之意，忙道：“听说这丰乐楼的位子极不好等，相请不如偶遇，毕公和霍君若是不嫌弃，不妨与我等三人一同入楼就座，如何？”

岳珂也道：“是啊，今日凑巧是右丞相陈相公的生辰，听说他包下了丰乐楼三楼整整一层，而今只有一楼散席和二楼阁子可以接客，等到空座可是不大容易。”

毕再遇“噢”了一声，这才明白为什么适才会看到吴曦从丰乐楼出来，料想他是提前到此安排便衣禁军警戒——既是右丞相陈自强要在丰乐楼庆生贺寿，全京城的权贵们今日都会集结在这里了。

岳珂道：“毕叔叔，我许久不见你，正有些军器上的事情要向你请教，不如一同进楼喝上一杯。”毕再遇呵呵笑道：“既是如此，那下官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话音刚落，霍仪便插口道：“毕公好坏的记性，我们不是还要赶着去见一位朋友吗？”

毕再遇为人耿直，不擅作伪，闻言一愣，问道：“有吗？哪位朋友？”霍仪道：“就是城里的那位朋友。”

毕再遇总算明白过来，他虽然极想与岳珂一聚，但既然客人坚持要走，只能就此作罢，当即拱手辞去。又问道：“小公子，你住在哪里？回头得空我再来寻你。”

岳珂道：“在西面三桥一带。毕叔叔打听三桥巷大瓦子王家饮子便知道了。”毕再遇道：“记下了。”

等毕再遇和霍仪走远，岳珂这才问道：“你可认得那霍仪？”宋慈道：“不认识。”

岳珂道：“奇怪，我看他一直在暗中打量你，而且是那种警觉审视的眼神。”宋慈道：“嗯，我也留意到了。”

连世荣道：“我怎么觉得那霍仪的口音跟辛公有些像啊。”

他口中的辛公，即是指归正人辛弃疾，而今任浙东安抚使兼知绍兴府。

岳珂道：“辛公是济南历城人。毕叔叔适才随口提到了霍仪是他同乡小友，毕叔叔的籍贯是兖州泗水^[22]人，那么霍仪也该是山东人了，口音跟辛公相似没什么奇怪的。”

他自己刚说完没什么可奇怪的，转念便醒悟过来——辛弃疾有山东口音，是因为自小出生成长在济南，毕再遇在南宋之地长大，言谈之间便不带任何乡音。那霍仪既是与辛弃疾口音相近，又如此年轻，必是自金人占领区潜逃到大宋的。至于霍仪为何用那种古怪的眼光打量宋慈，可能性有很多种。最大的可能性是，他听过宋慈其人其事。既然毕再遇也是今日才认识宋慈，那么霍仪只能是在北方听说的。宋慈虽在建阳小有名气，然而以中国地大人众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名不见经传。谈论他的北方人，一定是到过福建建阳，亲眼见识或是听说过他精细缜密、擅长查案，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杨安国和杨妙真兄妹。

当年杨安国和杨妙真欲起兵反金，有心利用辛弃疾在南、北汉人中的巨大号召力，一路跟随寻访到闽地，力邀他回山东主事。虽为辛弃疾拒绝，兄妹二人却阴差阳错地卷入一系列事件，最终渔翁得利，得到了辛弃疾苦苦寻访多年的秦氏宝藏。杨氏兄妹返回北方后即利用这笔财富招兵买马，聚众起义抗金，因义军将士均身穿红袄为标志，时人称为“红袄军”。

山东响马自古有名，西汉王莽时期有赤眉军，隋末有瓦岗军，唐末有黄巢，北宋末年则有水泊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起义。红袄军起事后，杀掠官吏，开仓济贫，立即得到广大汉民的响应，支持者甚众，杨氏兄妹一度称雄一方。彼时金人忙于应付北方蒙古人的扰边及境内契丹人的反抗，根本无暇对付红袄军，便采取招安的策略，向杨安国许以高官厚禄。杨安国经过考虑后，接受了金人的官职，而今官任防御使，仍节制原班人马，倒应了宋人的那句俗谚：“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如果霍仪果真是从杨安国和杨妙真口中听说宋慈事迹，那么他一定

与这对兄妹熟识，说不定正是其下属，那么他这次来南宋又是为了什么呢？自韩侂胄主政以来，密谋北伐已久，他力排众议，起用争议极大的辛弃疾便是明证。而今南宋更是公然在襄阳造船，增设兵马，战争的硝烟陡然浓厚了起来。金人虽有所觉察，停止了几处与南宋交易的榷场，但因为疲于应付北方的蒙古，无力南顾，又素来轻视宋人软弱，只派使臣警告南宋不要轻举妄动，强调金、宋两国务须恪守宋孝宗年间达成的“隆兴和议”。那么会不会是杨氏兄妹眼见金国国力日衰，亦有心东山再起，所以派霍仪来与南宋朝廷联络？既是如此，霍仪为何不直接向边境接待官员表露身份，而是要通过同乡毕再遇偷偷摸摸地来到临安呢？

岳珂是极聪明机警之人，这些前后关联转念便即想到，料想以宋慈之精细，必然也已猜到霍仪极可能与杨氏兄妹有所牵连。然而他既与毕再遇在一起，料想不至于生出什么枝节来。便笑道：“这件事回头有机会再问毕叔叔吧。我们可是说好今日要大吃一顿的，可别辜负了美味的宋嫂鱼羹。”

连世荣笑道：“总听说宋嫂鱼羹如何如何好吃，耳朵都快要起茧子了。百闻不如一见，我们还在等什么？”

三人遂往丰乐楼而来。刚到大门前，便被一名酒保伸手拦住。那酒保名叫任昌，道：“三位公子，实在抱歉，今日客满，里面一个空位都没有，请改日再来吧。”挤出的笑容极见勉强，语气也颇为不耐烦。忽有一辆厢车驰到门前停下，他转头见到，立即舍了岳珂、宋慈几人，满脸堆笑，迎了上去。

厢车帘子掀开，一股奇特的香气溢出，令人闻之心醉。一名青衣女使先钻了出来，敏捷地跳下车，打起帘子，这才露出正主儿的脸——却是一名绝色女子，红华曼理，海棠标韵。她临出来的一刹那间，一旁盛开的桃花似是都黯然失色了。

那粉衣女子扶着女使的手下了车。酒保任昌已然抢过来奉承，点头哈腰地笑道：“艳娘可算到了。吴太尉已经催问了好几次了。”

那艳娘轻轻“嗯”了一声，便如风娇水媚，声音动听之极。她走出几

步，不知如何留意到宋慈等人，转头将三人一一扫视，含情凝睇，撩人心怀。

宋慈为人沉穆，又已与名医王且光外孙女余月月定亲。岳珂已娶信王赵璩之女赵师滢为妻，赵师滢本身就是大美人。二人倒也罢了，只有连世荣尚未婚娶，被那艳娘一望，心驰神荡，几乎不能自持。

艳娘似早已习惯天下男子为其容光倾倒，浅浅一笑，露出两颊笑窝来。又特意多瞩目连世荣了片刻，这才转身。登阶时，看到墙角卖唱的盲人父女，笑容立敛，皱紧了眉头。

那拉胡琴^[23]的老者姓金，人称金老。唱歌的年轻女子是他女儿，名叫金满子。父女二人均患有严重的青盲症^[24]，只略比盲人强些。二人长期在丰乐楼前卖唱，倒也有些酒客喜欢金满子温柔可人，歌声婉转清亮，特意点她的场，叫她进楼唱歌。因而丰乐楼并不驱逐这对父女，甚至在刮风下雨的时候，还允许他二人到楼里躲避。

艳娘问道：“今日是什么日子，他们父女为何还在这里？”任昌忙道：“陈丞相特别交代过，今日寿宴不得惊动外人，要让丰乐楼看起来跟平日一样。若是驱走了他们父女，那不是跟平日不一样了吗？”又笑道：“娘子不喜欢他们，小的这就去赶他们走。”

艳娘撇了撇嘴，不屑地道：“算了，一对脏东西，理他们作甚。”扶着女使小环的手，一拧纤腰，进门去了。

连世荣一直眼巴巴地望着艳娘，为她的柔情绰态迷恋不已，心道：“昔日李太白有诗云：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呼来上云梯，含笑出帘栊。对客小垂手，罗衣舞春风。这艳娘艳极丽极，窈窕之极，望之如沐春风，我该如何亲近她才好？”当她的背影蓦然消失于视线中时，登感失魂落魄，心中惆怅不已。

岳珂叹了口气，道：“这位小娘子一定就是中瓦子的上厅行首^[25]艳歌行。”

临安既是风流繁茂之地，娼妓业也相当发达，如大瓦子、中瓦子、

下瓦子等客栈集中之地亦有大量妓馆。

瓦子亦称瓦，有“来时瓦合，去时瓦散”之意。宋高宗时，名将杨沂中因部卒多来自西北，没有家室，遂于城内外大建瓦舍，招妓为冶游之所，即为临安瓦子之来历，瓦子亦成为妓院的别称。

临安城中有五处瓦子，城外则有十九处。大瓦子位于保佑坊之西，地甚繁华。中瓦子则在木瓜弄、上后市街、由义弄至三元坊一带，由于地处御街中心，歌馆平康诸坊均汇集此处，为临安娼妓业的中心地段。下瓦子又名北瓦，位于众安桥至粥教坊、扁担弄一带，以表演为特色，建有十三座勾栏，日夜演出杂剧、说书、杂技、皮影戏、傀儡戏等，游人甚众，极是热闹。自古以来，当权者多选人烟繁茂处作为行刑场所，临安的行刑之地就是众安桥，岳云、张宪及行刺奸相秦桧的义士施全均在此遇难。另外还有南瓦子和东瓦子，又有抱剑营，亦是妓馆青楼云集之地。

每一行都自有这一行的翘楚，诸多妓女中，以抱剑营柳翠和中瓦子艳歌行最为出名，都是色艺双全的绝代佳人，柳翠擅抚琴吹箫，艳歌行则是能歌善舞。只不过她成名已久，今日一见，竟然是一副天真烂漫的少女模样，却不知是她年纪本轻，还是驻颜有术。

酒保任昌送了艳娘进去，出来见宋慈几人还站在一旁，忙赶过来道：“几位公子还要等座吗？小的不妨悄悄告诉几位，今日酒楼有事，怕是等不到了。”

岳珂便报了己方三人名字。任昌慌忙赔笑道：“原来三位就是宋嫂的贵客，小的多有怠慢。宋嫂交代过今日有贵客来，特意为几位留了二楼最好的阁子，快些请进。”点头哈腰，忙不迭地领路先行。

宋慈特意从怀中掏了一小块银子，拿过去塞到那盲女金满子的手中，这才去追岳珂等人。

进来丰乐楼，愈发觉得此楼位置极好——正好建在一块往西伸出的凸地上，西面和南面均临水，西窗可远眺苏公堤，南窗外则能望见夕照

山雷峰塔。

庭院中已停有不少车马，还有三三两两蹲在墙角等候主人的车夫和小厮。

进来迎宾大厅时，正好遇见禁军统制夏震。任昌忙解释道：“这三位是宋嫂的贵客，宋嫂为他们留了二楼阁子。”夏震点点头，道：“本官认得岳郡马。”

今日是宰相陈自强生辰，岳珂也接到了帖子。只是他本就对陈自强印象不佳，不愿意借寿宴之机公然拍马屁，况且早已定下今日要与好友宋慈到丰乐楼相聚庆祝，便借有私事推脱。想不到陈自强也将寿宴定在了丰乐楼，此番巧合着实难遇。倘若遇见同僚，不免有些难以自处。好在他为人豁达，只朝夏震点头招呼，也不多言解释，便擦身去了。

一楼散席大厅却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虽然也坐着不少客人，可并没有客满，离传说中人声鼎沸的程度差远了。客人们情态各异，有站在扶廊边欣赏湖景的，有与同伴窃窃私语的，有自斟自饮、哼唱小曲的，但却少有高声喧哗者。

连世荣道：“这不是没有客满吗？为何不让外面的客人进来？”任昌忙低声解释道：“今日有贵客包了三楼，上头来了命令，为安全起见，不准一楼散厅和二楼阁子接客。公子见到的这些人要么是时常来的熟客，要么是有些来头的，不得已才放他们进来。”

宋慈道：“那宋嫂为我们三人安排阁子，是不是也担了风险？如此，实在不好意思。”

连世荣道：“我们可是一个多月前就预订下要来丰乐楼庆祝，当时谁会知道今日凑巧是陈丞相生日呢。”宋慈道：“若是我们事先知道，其实可以改期的。”

任昌笑道：“别说只是陈丞相要在丰乐楼庆生，就是韩太师^[26]来了这里，也不能得罪我们宋嫂的贵客。几位公子就放心吧。”

连世荣明知酒楼人多眼杂之地，可心中还是忍不住，愤愤道：“名为庆生，不过是又一个捞钱的门道罢了。”

虽则宰相陈自强向下级官员索要贿赂是众所周知的事，岳珂还是急忙朝连世荣使了个眼色，道：“今日我们只谈鱼羹，不谈时政。”

连世荣道：“唉，哪有谈时政，我不过是随口发句牢骚罢了。”

任昌笑道：“公子放心，这牢骚小的听多了，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他绝不会泄露主顾的谈话了。虽不知真假，但这酒保既势利又机灵，倒也蛮适合酒楼这种地方。

连世荣心中犹惦记适才惊鸿一瞥的艳娘，有意拉了任昌落在后头，向他打听艳娘来历。

任昌笑道：“那位小娘子是中瓦子丽春院的行首艳歌行，公子应该听过她的芳名吧？不过小的好心劝公子现实些，不要轻易去招惹她，想做她入幕之宾的，无一不是当朝权贵。去年有个浪荡子慕名到丽春院拜访，因不得其门而入，便站在院外高声怒骂了几句。结果第二日就被人发现横躺在自家门口，浑身上下都是伤，三个月都下不了床。”连世荣不禁咋舌道：“这么厉害！”

任昌道：“还有赵知府家的三公子，因为与客人争风吃醋，扬言要砸了丽春院，结果走在半道时被人用砖头砸下了马来，虽然伤得不重，受的惊可是不小，从此再也不敢去招惹艳娘。这可是赵三公子，宗室子弟！赵知府都不敢吭一声。公子想想看，那艳娘背后的人有多厉害。”

连世荣听了，自忖没有那个本事能与艳娘一亲芳泽，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是无可奈何，心头的欲火便慢慢被无望一点一点地浇灭了。

上来二楼，只见楼廊里拥着十余名黑衣挎刀男子，封锁了通往三楼的楼梯口，应该是身着便衣的禁军卫士。卫士一扫几人，便齐刷刷地将眼光汇集到岳珂腰间的长刀上。

那长刀是现任大理国王段智廉之弟段智祥送给辛弃疾的礼物，原是一长一短两把，辛弃疾将长刀给了岳珂，将短刀给了宋慈，宋慈又转送给未婚妻余月月防身。刀鞘是象皮做成，刀柄缠皮藤，外表着实并不起眼，然大理刀为天下名器，有“吹毛透风”之称，即使刀在鞘中，亦有隐隐光华，行家一望便知是一柄好刀。

岳珂早已习惯如此场面，微微一笑。有卫士认出了他，正要抢上来拜见，他忙举手“嘘”了一声。那卫士会意，笑着让到一旁。

正好奉议郎郭亮自三楼下来，一眼望见岳珂，叫道：“岳郡马！”岳珂避之不及，只得上前招呼。

郭亮是侍卫马军司都指挥使郭倪之子，也是殿前司都指挥使吴曦的女婿，新娶了吴曦之女吴翎。他虽出身武将世家，又因父亲敬慕崇拜三国名臣诸葛亮而得名“亮”，却不如父兄那般爱耍刀弄棒，目下因年纪还小，在朝中任奉议郎散官。

郭亮奇道：“岳郡马来了不上楼去，怎么反而朝一边去？”岳珂道：“我陪朋友有点私事，已经向长官告过假了。”

郭亮会意苦笑道：“若不是家父远在建康，非得逼我替他老人家来贺寿，我也要告假。郡马快些去吧，免得再被旁人撞见尴尬。”遂拱手作别。

连世荣道：“郭氏在朝中势力如此庞大，这位郭家少公子倒是没有丝毫骄横跋扈之气，难得。”岳珂笑道：“凡事总有例外，郭亮斯文儒雅，倒不大像出自将门。”

连世荣道：“不过听说郭夫人十分厉害，倒有几分吴家将的做派，可是真事？”

郭亮夫人即殿前司都指挥使吴曦长女吴翎。郭吴二人成亲是典型的政治联姻，夫妻感情不大和睦，常常争吵不休。不过年轻夫妻拌嘴是常见之事，男女双方又各自出身名门，有点小脾气小闹腾也是正常之事。岳珂不愿意在背后议论旁人私事，只一笑置之。

丰乐楼二楼中央是一个四方的大储物间，西子库运来的官酒都是大坛装，酒楼卖酒则以瓶论，将坛酒用酒瓶分装后，就存放在这里，随时取用。储物间四面是一道回字主廊，约有一二十步长，主廊对面则是一顺水的小阁子间，时称阁子，即专为尊贵客人提供的包房。

就位置而论，西面一排阁子正朝西湖长堤，视野最为开阔，是上上之选，价格也最贵。其次是南面阁子，窗外即是雷峰塔及西湖南段，算是上选。再次则是北面阁子，可以远眺西湖北段及孤山，算是中选。最差的则是东面阁子，窗外便是临安城的西城墙，是下选，不过价钱比其他三面阁子便宜得多，几与一楼散席大厅无异，只想找个清静地方谈事的人，大多会选择此处。

酒保任昌引着三人径直来到西南角落的二一三号阁子，笑道：“这是这一层楼最大最好的阁子了，既宽敞又亮堂，窗外即是西湖。”

进来一看，果然如此。这间阁子比普通的小阁子大数倍，因为把角，西、南两面均开有窗户，内中置一张长方形大桌。

任昌道：“几位公子先请稍坐，小的这就去告知宋嫂。只是眼下楼里楼外都在忙陈相公的寿宴，没有足够的人手，宋嫂也不得空，怕是公子们要多等一会儿了。”

岳珂道：“无妨，你自去忙。久闻丰乐楼风光旖旎，美酒佳肴还在其次，我三人正好先一饱眼福。”

任昌讪笑道：“景色虽好，可也不能当饭吃啊。小的这就去为几位公子取些果子点心来。”打起帘子去了。

宋慈三人遂来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股清凉水气登时迎面袭来。今日天阴，西湖上略有薄雾笼罩，虽不能远眺，然则烟水朦胧，愈显苍茫浩淼之意。南面的青山及雷峰塔影影绰绰，只能依稀看到大致的轮廓。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仿若绝代美女披上了面纱，若即若离，愈发显出几分神秘美感来。

站在窗前，留恋美景，竟不知酒保任昌何时又进了阁子，正将托盘上的餐具、酒瓶、果子、点心一一摆在大桌上。

任昌道：“宋嫂已经知道三位公子，然而厨房事务实在太多，她一时分不出身来。请几位公子先用些点心，稍后宋嫂会亲自来奉酒菜。”宋慈道：“有劳。”

忽有一人掀开帘子进来，却是适才在丰乐楼门前见过的艳歌行的女使小环。她不过十六七岁模样，其主人艳歌行芳菲妩媚，风情万种，她却气势汹汹，怒目横生，挥着手帕，指点着任昌的鼻子，大声道：“这间阁子是我小娘子早就预订了，你为何又将它让给旁人？”

任昌吃了一惊，道：“艳娘不是要在三楼陪客吗？如何还要预订二楼的阁子？”小环道：“小娘子是为她的师傅预订的。”

任昌忙道：“原来是这样。那小的这就去为艳娘的师傅另安排一间上好阁子。”小环道：“不行，这间二一三号阁子景致最好，我家小娘子指名要这间。”

宋慈为人随和，不欲生事，便道：“既然如此，我们三个另换一间也无妨。”

任昌连连摆手道：“哎呀，不行，不行的。宋嫂那脾性，被她知道了可不得了。小环娘子，小的实在不知道你家小娘子什么时候预订了这间阁子，可小的知道宋嫂早在一个月前就为这三位公子预订好了。你看要怎么办？不如小环娘子去跟艳娘说一声，求恳她暂且通融一下？”

小环怒道：“小娘子的师傅人就在外面，还怎么通融？听你话里的意思，好像是我们没理了，非要强夺宋嫂预订的阁子。你是要我上去请我家小娘子下来主持公道吗？”

任昌慌忙道：“不是，当然不是。”他既不敢惹艳歌行，可得罪了宋嫂，他也别想再在丰乐楼里做事，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还是岳珂道：“既是艳娘的师傅人已经到了，不妨先请进来一见，然后再决定谁让出阁子，如何？”小环赌气道：“见就见，难道还怕了你。”打起帘子，扬声叫道：“姜先生，琼娘，请进来吧。”

进来的却是一名灰衣老者，扶着一名四十余岁的妇人。那妇人面色

蜡黄，脸颊深深凹陷了下去，看起来病得厉害。

小环道：“这位是姜先生。这位是琼娘，就是教过我家小娘子歌舞的师傅。喂，你们几个报上名来。”

岳珂却一眼认出那灰衣老者正是当今词作名家姜夔，忙上前见礼，道：“姜先生可还记得我？我是岳珂，几年前曾随辛公与陆游陆公相会，在沈园^[27]见过先生一次。”

姜夔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世称姜白石。他早年孤贫，屡试不第，干脆以布衣身份过着放浪山水的生活，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与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等名士多有交往。因其人能制谱度曲，韵味谐婉，跌宕多姿，词作则熔铸工炼，精深华妙，因而音节文采，并冠一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格律词派，即世人所称的婉约派，时称“词莫善于姜夔”。

除了诗词外，姜夔还对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北宋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范成大称其道：“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其著名词作《扬州慢》被誉为有“黍离之悲”，词云：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
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
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姜夔也认出了岳珂，却料不到在此机遇下相会，忙问道：“辛公可还好？”岳珂道：“辛公正在浙东安抚使任上，最近就要来京陛见，听说已动身上路，大约这几日就会到京。到时我做东，再约请先生与辛公一

聚。”姜夔道：“好，甚好。”

宋慈见姜夔初遇岳珂时虽略现喜色，然依旧眉头紧锁，也无引见琼娘给众人相识之意，料想他带女伴来此，无非是因为琼娘病重，时日无多，想要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共度一段安静时光，遂向任昌使了个眼色，先拉着连世荣走了出去。

任昌跟了出来，为难地问道：“宋公子是打算让出二一三号阁子给姜先生吗？那小的要如何向宋嫂交代，她知道了，定然不依不饶。”

宋慈道：“你就跟宋嫂说，换阁子是我的意思，是我嫌这阁子太大，桌子也太大，吃饭喝酒不方便，我想换一间小些的。”

任昌登时转忧为喜，笑道：“宋公子真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又道：“西北角的二二五号阁子也不错，与刚才那间同样大小，唯一不同的就是西面、北面开窗，虽看不到雷峰塔，却可以看见孤山，视线也是极好。”引着宋慈进来二二五号阁子。

推门后，才发现阁子内早已经有人——西窗前站着一名五十岁出头的老者，一旁立着两名侍从模样的中年男子。

侍从见有人闯进来，几步跨过来，挺身拦住，厉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要做什么？”

那老者始终未回过身来，任昌也不知道对方来头，慌忙赔笑道：“小的是丰乐楼酒保，正领客人入座，实不知这间阁子有人，叨扰了。”忙不迭地退了出去，就近引宋慈和连世荣来到二二四号阁子，道：“公子请稍等，小的这就再去置酒。”

等了一会儿，任昌重新取了碗筷、注子、旋子^[28]等酒具摆好，端上时新菜蔬果品，亦有肥羊、嫩鸡，酿鹅、精肉等下酒肴馔，一式的朱红盘碟，极是丰盛，令人胃口大开。

刚将酒烫好，岳珂便从二一三号阁子赶了过来，解下腰刀放在桌上，笑道：“姜先生让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肯主动让出大阁子。”宋慈道：“举手之劳而已，有什么可谢的。”

连世荣道：“不过那小女使着实太凶了，态度真让人吃不消。”

谈话间，外面渐有嘈杂之音，楼廊里不断传来喧哗声、笑语声、招呼声，楼上也开始不断有来来回回走动的脚步声，大约是为宰相陈自强庆生的宾客陆续到达，寿宴就快要开始了。

丰乐楼的酒由官酒库西子库供应，口味清甜，酒劲绵软，不容易醺醉。宋慈几人边聊边饮，刚饮完一注酒，便听见酒保任昌抢先打起帘子，在门前嚷道：“宋嫂鱼羹到！”

却见一名二十来岁的女子用木盘托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陶盆进来。这女子，就是丰乐楼厨娘宋易安了。她梳着高高的发髻，穿交领短衣，着长裙。袖子高挽，银索攀膊^[29]，露出手腕长圈套镯来。虽村妆野服，鼻尖还缀着汗珠，却是姿致天然，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宋慈等人忙起身迎接。宋易安将陶盆小心放置妥当，施了一礼，道：“公子万福。初次见面，不成敬意，这就请趁热品尝小女子亲手制作的鱼羹吧。”

她虽然礼数周全，但神色却有些冷淡，并不因为宋慈是她救命恩人的未婚夫而多装出几分热情。这亦是她一贯的性格，大约与她本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她是汉人，与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同乡^[30]，据称其家离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昔日闲居住所甚近，其名字即取自李清照之号。她自小生长在金人占领区，备受歧视，吃了许多苦头，成年后被当地的猛安^[31]看上，欲霸占为侍妾。她不甘心沦为金人玩物，在新婚之夜反抗逃走，结果全家被那猛安杀死。她自己历尽艰险，南逃来大宋，到临安投奔亲戚，却一再遭遇周家白眼。好在她有一股子逆境中磨炼出来的韧劲，不但学到了宋嫂鱼羹的制作方法，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方有了今日的盛名和地位。

宋慈几人慌忙致谢，宋易安略略点点头，又问道：“月娘没来吗？”宋慈道：“月月出门为人看病去了，晚一些会过来。”

楼长蒋进忽然急奔进来，叫道：“陈丞相到了，指名要宋嫂去看菜式。宋嫂，麻烦你赶快上去看看，这可是怠慢不起的贵客。一会儿韩太

师要来，得赶在他老人家到之前将菜式准备妥当。”

宋易安脸上明显露出不快之色，但也并未多说什么，只向宋慈等人点了点头，辞了出去。

连世荣早已等不及了，先取勺子舀了一勺鱼羹，一口吞下。

岳珂道：“味道如何？”连世荣伸出舌头，“噓噓”出声，模样甚是滑稽，道：“烫！好烫！”

岳珂笑道：“你慢点吃不行吗？这么一大碗鱼羹，足够数人吃的，又没人跟你抢。”

三人各盛了一碗鱼羹，稍稍放得凉些，再细细品尝，果觉咸中带甜，鲜美异常，滋味无穷。

连世荣连吃了两碗，这才出声赞道：“不错，真不错，名不虚传。这位宋嫂虽然态度差了些，是个冰山美人，做出的鱼羹味道当真不差，难怪能驰名临安。”

岳珂笑道：“你埋怨这位宋嫂对你态度差？你可知道辛公听说宋易安是从北方逃归的同乡后，曾慕名到丰乐楼来，不过不是为吃她的鱼羹，只是想跟她聊聊家乡的风物，却吃了个大大的闭门羹，人家宋嫂连脸都没露半分。”

连世荣道：“呀，原来宋嫂这般冷傲，连辛公都不理睬，看来我们月娘的面子可大了去了。”

宋慈道：“月月跟我提过宋嫂，说她很不容易，而今即使有名动京华的手艺，内心还是有许多外人难以想象的苦。”

岳珂道：“那是肯定了。她全家被害，自己一人逃来南方，人生地不熟，不得不独立谋生，又是女子……”

正议着，忽听见窗外有男子放歌道：“朝出耕田暮饭牛，林泉风月共悠悠。九重虽窃阿衡贵，争得功名到白头^[32]。”歌声悠扬洪亮，中气十足，一字一句，清晰入耳。

宋慈和岳珂相视一眼，一齐起身。连世荣只顾吃鱼羹，头也不抬地道：“你们去瞧什么热闹？这唱歌的人是存心去三楼捣乱的，一会儿就会有赤老^[33]赶去捉他。”

宋、岳二人忙赶来西窗前——却见几只灰白色的水鸟正飞掠过水面，一名渔夫打扮的男子撑着一叶小舟，划破水面，正自湖心朝丰乐楼驶来。他身材高大，披着的棕色蓑衣只到膝盖之处，头上戴一顶宽大的竹笠，看不清面孔。

西湖有“灵石樵歌”一景，指灵石山灵石坞一带幽静深窈，人迹罕至，唯有樵夫往来其间，山歌一曲，辄与樵斧“叮叮”之声相应答，岩石皆响，号称“山中之清籁”。眼前之湖中渔唱，虽无山水相应，却别有诗般意境——

孤舟蓑笠，背后是若隐若现的长堤画桥，脚下是如影随形的薄雾水汽，空蒙灵秀，仿若一幅绝美的山水图画。

[1]钱俶：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王，948—978年在位。本名弘俶，以犯宋太祖父讳，去“弘”字。吴越国建立者钱镠之孙，后归宋。

[2]净慈寺伙房大铁锅迄今犹存。今杭州净慈寺寺门右侧新钟楼内之大梵钟则不是古物，是1984年日本水平寺为报法乳之恩与净慈寺共同出资重铸。

[3]据赵彦卫《云麓漫钞》载：“武林（杭州别称）东西二水，东曰龙源，西曰钱源，合流过横坑桥入于钱湖，盖即此也。涧水入湖之处，名金沙港。因此港之沙皆为金色，故此又名金溪。”“曲院”字原为“麋院”。

[4]油壁车：古代一种乘坐用的轻车，车壁用油涂饰，多为妇女乘坐。

[5]汴京最大之酒楼即樊楼，又名丰乐楼。樊楼故事参见作者另一本小说《斧声烛影》。

[6]行在：即指临安。南宋建立后，宋高宗一度驻蹕建康（今江苏南京），临安（今浙江杭州）称行在。直到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才进驻临安，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

[7]宋代对酒实行专卖，酒库为官方管理的专门藏酒或酿酒的地方。南宋点检所（宋代管理酒库的机构，通常由临安知府兼管）在临安设有十三所官营酒库，其中七所设有酒楼，对外经营。西酒库即设在丰豫门外，设有太平楼。因此地面临西湖，风景绝佳，游人众多，故又分出子库，称西子库，丰乐楼则归西子库。

[8]宋代军制，殿前司和侍卫司两大机构分领中央禁军，并兼总各地厢军。侍卫司又分为马军司及步军司，均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南宋绍兴年间，马军司位居御前诸军下。宋孝宗时，马军司留驻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成为屯驻大兵。

[9]楼钥：字大防，号攻媿主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曾修《淳熙法》。宋光宗时，为起居郎兼中书舍人。韩侂胄当权，朱熹被逐，楼钥挺身为朱熹辩护，由此被罢官为民。楼钥书写楼匾为好奇者取去为历史真事。

[10]一百万钱指一百万铜钱，即一千贯铜钱。一千个铜钱为一贯（又称一缗mín），价值约等于一两白银。一金约等于十两白银。北宋物价，宋神宗年间熙宁八年（1075年）斗米约值五十钱。南宋物价高于北宋物价，最低记录为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斗米值一百五六十钱。通常为斗米二百钱上下，逢灾年往往涨到三百钱以上，最高曾达七百钱。

[11]宋制，枢密院掌管军政，统率全国军队，与中书省并称“二府”，最高长官枢密使位高权重，与中书省之同平章事合称“宰执”。枢密院长官依次为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等。

[12]一石约等于一百一十市斤。南宋军人挽弓最高纪录为岳飞所创。岳飞年轻时曾专门拜师学习射箭、枪法，武艺高强，臂力过人，能手挽三石三斗强弓、脚开八石强弩。而当时，手挽弓一石五斗、脚开弩三石五斗就有资格当禁军。

[13]宋武将官阶自上而下，有横行正使十四阶，诸司正使八阶，横行副使十二阶，诸司副使八阶，共五十三阶。武节郎是诸司副使第四阶，总第三十八阶，属于下级军官。又，太尉为武官最高官阶，正二品，在许多场合下，则作为对武将的尊称。

[14]南宋行政区划分路、州（或称府，或称军）、县三级。利州：今四川广元。兴州：今陕西略阳。

[15]庐州：今安徽合肥。采石：今安徽当涂北。

[16]崇（chóng）：古同“崇”。

[17]武功大夫：第二十七级武阶。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

[18]知阁门事：宋代阁门司主管官员，掌朝会、游幸、宴享赞相礼仪等事。《宋史·职官志六》：“旧制有东、西阁上门，多以处外戚勋贵。建炎初元，并省为一……五年，诏右武大夫以上并称知阁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

[19]宋承前代之制，置左、右金吾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领军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十六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四十八阶，并为环卫官。无职事，无定员。初太祖赵匡胤为诸节度使罢后安置而设，其后则用以安置宗室，或为武臣的赠典。南宋初多不除授。孝宗隆兴中，始命学士院讨论典故，复置十六卫，仍是环卫官，诸卫将以下是中郎将、郎将两阶，并规定：节度使则领左、右金吾卫上将军；承宣使，政和前为节度观察留后，则领左、右卫上将军；在内则兼带，在外则不带，正任为上将军，遥郡为大将军；诸司使正使为将军，副使为中郎将，使臣以下为左、右郎将。是时，帝谕宰相：“欲以此储将才，重环卫如文臣储才于馆阁也。”

[20]军器监：中央级兵工厂，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最早设立于北周建德四年（575年）。唐代沿其旧制设置军器监，置军器监丞，一人，正七品上，掌判监事。北宋初年，制造兵器之事由三司胄案（官署名）统理。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以兵器不够精良，废胄案，重新设立军器监，监官以文官充任。南宋以来，军器监归工部管辖，内分六案（部门）：工作、营造、材料、兵匠、知杂检法、御前军械所。官职先后设有丞、监、少监及主簿等。宋

孝宗隆兴以后，南宋军器制造活动大为减少，官吏员额也有所裁撤，军器监事务稀简，成为储才之所。

[21] 饮子：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汤料，类似于中草药汤药和现代饮料的混合物。

[22] 兖州泗水：今属山东。此泗水即大儒朱熹诗句“胜日寻芳泗水滨”之泗水，时为金人占领。

[23] 胡琴：即中国传统的二胡，因张两条弦，故名。又称胡琴、二弦、嗡子、胡胡等。其前身可能是中国唐代的奚琴，为唐末北方民族西奚的一种乐器。在宋代又称稽琴、二弦。唐宋之际，奚琴（稽琴）有拉奏和弹拨两种演奏方式。拉奏时以竹片在两弦之间摩擦发音。北宋时才出现以马尾弓拉弦的胡琴，并逐渐替代了以竹片擦弦的稽琴。经过后代发展，除原有的二弦胡琴外，又出现了四胡、京胡和板胡等。

[24] 青盲症：黑睛与瞳神之气色、形态正常，唯视力严重下降，甚至失明的慢性内障眼病。

[25] 宋代妓女称“录事”或“酒纠”，亦称为“小姐”（也用来称呼对散乐路歧人即卖唱歌女等地位低微的女性）。妓院中姿色出众、地位最高者称为“上厅行首”或“行首”。

[26] 指权臣韩侂胄。他于嘉泰三年（1203年）加太师（三公之首）爵位，长期躲在幕后操控朝政大权，朝廷宰相、执政官员无不对其倾心巴结奉承，是南宋举足轻重的人物，地位和权力远高出一般的宰相。直到开禧元年（1205年）才加平章军国事，班次在宰相之上，正式由幕后走到台前。

[27] 沈园：为宋代江南著名的私家园林，因为主人姓沈，故名。遗址在今浙江绍兴，原有楼台亭阁皆已不存，仅有假山、小桥、水井等系当年旧物。南宋诗人陆游初娶表妹唐婉，后被迫分离，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邂逅于沈园，时唐婉已改嫁赵氏宗室，陆游亦另娶，重忆往事，感慨万端，陆游当即题《钗头凤》词于园壁，极言离索之痛。四十四年后，庆元五年（1199年），陆游再游沈园，作《沈园》一诗：“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上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彼时唐婉早已郁郁去世，陆游已经七十五岁，然心中创伤依旧，写下了这首终生不渝的哀思恋歌。

[28] 注子：酌酒器具。旋子：又称旋杓，烫酒器具。古人喝酒，多要温热后才饮。将酒盛在旋子中，放在热水桶里旋转几下，酒即温热。

[29] 攀膊：民间为便于操作而发明的通用工具，将衣袖用绳索缚定挂于颈项间，以把袖子高高捋起。高级者才用银索“攀膊”。

[30]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与辛弃疾同乡。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李清照公赵挺之去世，与赵氏有仇的权相蔡京趁机构陷赵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遂远离政治漩涡，回到山东老家，“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

[31] 猛安：金人官职名，可世袭。

[32] 阿衡：商初辅宰，商汤至太甲时任相，辅导帝王，主持国政。后引申为任国家辅弼之任，宰相之职。九重：指代皇宫。古制，天子之居有门九重，故称。这首歌词前两句是说：耕田牧牛，朝朝暮暮，伴着林泉明月，自有一份悠闲自在，自有与世无争的宁静和人生至乐。后两句则是反问，就算取得了朝廷宰辅之位，不过是一时之贵，到时连性命都保不住，又哪能保得

住功名。

[33]赤老：宋时对军人的鄙称。见宋人江休复《江邻畿杂志》：“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莫原其意，缘尺籍得此名耶。”名将狄青官拜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亦被人蔑称为“赤枢”。

第二章 鱼龙惊起

却见湖上渔夫愣了一下，停了手中竹竿，又扬声唱道：『朝出耕田暮饭牛，林泉风月共悠悠。南渡衣冠非故国，恸哭遗民总白头。』这是暗中讽刺当今朝廷偏安一隅了。楼中女声又应唱道：『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
三十六，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
翠叶吹凉，玉容销酒，更洒菰蒲雨。
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
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
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
田田多少，几回沙际归路。

——南宋·姜夔《念奴娇》

渔

夫意态悠闲，一边撑船，一边将适才的《白头歌》又洋洋洒洒地唱了一遍。

诚如连世荣所言，这渔夫分明是来刻意捣乱的——丰乐楼三楼京师权贵云集，争相赶来为当今宰相陈自强贺寿，他却撑船到附近，高唱衰歌，称自古经纶世务、热衷利禄者，常常一去不返，乃至身死被戮，落得个可悲的下场。虽是大大的实话，却是败兴之极。须知他败兴的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一整层楼的高官重臣。这渔夫也可谓胆大妄为了。

岳珂看清渔夫身形，不禁“呀”了一声，道：“我认得他，他是江湖奇士独孤策。”

几年前，岳珂曾随辛弃疾到绍兴沈园与大诗人陆游相会，陆游亦介绍了新交的朋友独孤策给众人认识。辛弃疾与独孤策倾心交谈，虽感彼此政见不同，却是志气相投，且对其印象极为深刻，称其为江湖奇士。

岳珂认出那唱歌的渔夫就是陆游引见的朋友独孤策后，大大吃了一惊——今日丰乐楼中重臣云集，表面看跟平日一样，其实楼里暗藏着许多便衣的禁军卫士。无论独孤策是否清楚楼内真实情形，他摇船到附近

高唱“耕田饭牛”歌，明显带有挑衅之意，瞬间便会惹祸上身。

宋慈急忙脱下外衣递给岳珂，道：“向他打声招呼，让他快些退走。”

岳珂依言接了衣服，又脱下自己的外衣，一手抓了一件，伸出窗外，举起来交叉挥舞。他打的是军事手势，代表着“即刻退兵”之意。兴许是没看见，兴许是根本无所畏惧，独孤策还是继续唱着歌，将船朝丰乐楼划来。

岳珂愈发着急起来，忽听到头上有动静，仰头望去，三楼正有许多只手伸出栏杆，在对着湖上指指点点。再朝南边望去，正有数名便衣卫士奔到丰乐楼自家的码头，一边大声呼喝着，一边抢着去解缆绳，显是预备乘船去追捕独孤策。

岳珂眼见独孤策即将大祸临头，不由得焦急万状。然而他已尽了全力，再也无法可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遭难了。

忽听得楼里有女子应声唱道：“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经行几处江山改，多少亲朋尽白头。”声音清脆，甚是悦耳。

岳珂“呀”了一声，道：“这歌词是辛公旧作的上半阙。”

辛弃疾退居田野时，曾作《鹧鸪天》云：

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
经行几处江山改，多少亲朋尽白头。

归休去，去归休，不成人总要封侯。
浮云出处元无定，得似浮云也自由。

表达了因罢职退隐、壮志未成而难以排解的“闲愁”，想不到此刻却被人拿来与渔夫对唱，颇为新奇。

却见湖上独孤策愣了一下，停了手中竹竿，又扬声唱道：“朝出耕田暮饭牛，林泉风月共悠悠。南渡衣冠非故国，恸哭遗民总白头。”词意是暗中讽刺当今朝廷偏安一隅了。

楼中女声又应唱道：“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岳珂愈发惊讶，道：“这依然是辛公词作的上半阙。”

这歌词果然又是取自辛弃疾的另一首《鹧鸪天》，词云：

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
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
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

湖心的独孤策大约觉得有趣，停止撑船，沉吟凝思如何回唱。楼里忽然有个嗓门粗大的男音吼唱道：“朝出耕田暮饭牛，林泉风月共悠悠。天公丧母地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

此时丰乐楼里一、二、三楼的酒客几乎都聚在西面栏杆或是窗边瞧这场大大的热闹，忽听到平白冒出来的这句文不对题的“天公丧母地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一齐哄笑了起来。连世荣嘴中还含着鱼羹，居然乐得一口喷了出来。

那独孤策呆了一呆，也跟着哈哈大笑了两声，居然就此掉转船头，朝南面去了。

此时已有便衣禁军登上小船，欲划去追捕独孤策，却见事态陡然起了变化，似乎只是一场对歌闹剧。再抬头望见三楼的长官们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显然都不再认为渔夫是有意来闹事者，也就干脆放弃了追击。

岳珂想不到一场大大的危机居然由对歌而解，很是惊喜意外，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转头问同伴道：“那女音是宋嫂的声音吗？”连世荣道：“听起来很像啊。”宋慈道：“这可真是奇怪。”

几人心中均是一般的疑问：那宋易安平日冷若冰霜，见到她一丝笑容已是十分不易，为什么今日会突然应声与渔夫对唱？会不会是她早与独孤策相识，而独孤策今日并不是来寻宰相陈自强的晦气，根本就是为她而来？她眼见再不出声，对方就要惹上麻烦，才不得不一改往日冷漠姿态，主动回应？可她曾拒慕名来访的同乡辛弃疾于千里之外，为什么又独爱他的词作，熟背如流呢？

正好余月月提着药箱进来，连世荣忙道：“呀，月月，你来得晚了，刚刚错过了一场大大的好戏。”随即说了适才发生的古怪又有趣的经过。

余月月道：“呀，难怪我远远就见到湖边拥着许多人，原来是在看这场热闹。宋姊姊本就是爱读书的人，她喜欢辛公的词作不奇怪啊，她只是不喜欢跟陌生人或是不熟的人打交道而已。不过你所说的对歌实在太古怪，不似宋姊姊所为，回头我要问问她。”

正说着，忽有一名三四十岁的男子打了帘子进来，唱了个喏，自我介绍道：“小的名叫韩器之，是丰乐楼的采办。今日宋嫂实在太忙，不及招呼几位。几位公子和小娘子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小的便是。”岳珂道：“韩采办有心，这里酒肉菜肴已然十分丰盛了。”

韩器之又问余月月道：“小娘子不记得小的了吗？”

余月月对他毫无印象，却又不便失礼，便笑问道：“韩采办来三桥买过王家饮子？”

韩器之笑道：“看来小娘子是真不记得了。几年前小的患上怪病，曾慕名到建阳向王医师求医，还是小娘子帮小的拿的药呢。”

余月月道：“啊，韩采办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有印象，真有印象。”想到外公去世已有三年，而今王家只剩下自己和表兄王壮飞相依为命，不免有些伤感。但她本是爽朗明快之人，又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流露出悲伤之情，瞬间换上笑容，道：“如此，我和韩采办也算是故人重逢

了。”

韩器之道：“王医师是小人的救命恩人，小的一直心存感激。小娘子有什么吩咐，尽管发话便是。”余月月道：“有心。”

韩器之又招手叫过一名酒保，命他再添置几样酒菜，加倍照应，这才叉手退了出去。

忽听得楼上有乐声响起，脚步声纷纷沓沓，直朝东面楼梯口拥去，大约正主儿韩侂胄到了，众人要争相赶去迎接。宋慈几人也不理睬，自顾饮酒吃菜。过了好大一会儿，三楼才略略安静下来。

忽有人在门外问道：“宋慈人可在里面？”宋慈忙应道：“在，请进。”

进来的却是他的太学同学陈德武。陈德武亦是福建人氏，诗词文章写得极好，平日与宋慈颇为投契。

宋慈极是意外，问道：“陈兄如何会知道我在这里？”陈德武道：“适才对歌之前，我在三楼俯身看到二楼这间阁子窗内有人挥舞衣服，一时好奇，便向酒保打听谁在这间阁子里，辗转问了好几次，这才问到原来是宋慈兄人在这里。”转头见到桌上酒菜丰富，中间一盆鱼羹金黄油亮，香气浓郁，登时口水直流，埋怨道：“哎呀，原来你们几个在这里偷偷摸摸开小灶吃宋嫂鱼羹，居然也不叫上我。”

宋慈歉然道：“我本来要叫上陈兄的，之前还特意问过你今日有没有空，你回答说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今日是令叔陈丞相生日。”

连世荣道：“是啊，今日是陈兄叔叔的生日，你自己有机会在三楼跟那帮达官贵人吃香的喝辣的，哪里还用得着跟我们凑热闹？”

陈德武不悦地道：“小连，我就不喜欢你这种酸溜溜的语气。我也不想有这样一个叔叔，可是没办法，老天爷非要让他姓陈，非要让他是家父的亲兄弟。”

陈德武的叔叔即是当今右丞相陈自强。论南宋宰相生平经历之曲折

而富有戏剧性，无人能比得过这位陈相公。起初，陈氏家境贫寒，陈自强奋发读书，终于考取了太学生，来到临安太学就读。由于京师粮贵，他身无余钱，只能利用平日闲暇到富贵人家做“童子师”糊口。

绍兴三十年（1160年），陈自强受承宣使^[1]韩诚之请，去做其幼子韩侂胄的启蒙老师。韩诚为北宋名臣韩琦之孙，他本人虽然官职不高，但妻子吴氏却是宋高宗皇后吴芄芬的亲妹妹，门第高贵显赫。陈自强教得相当卖力，韩夫人吴氏对他极其尊重，曾叮嘱儿子韩侂胄道：“他日如得志，一定重用陈先生。”一语成谶，后来果然应验此话。

教完韩侂胄后，陈自强又到他处谋生，运气仍然相当不好，直到淳熙五年（1178年）年近五十岁时才考中进士。由于缺少靠山，无人提拔，官运也很不济，到六十岁仍然只是福建一个小县的县丞，被年轻同僚讥笑不已。庆元二年（1196年）夏季，陈自强任满入京候缺，此时韩侂胄已经掌握了朝中大权，偶然在候补官员名单中发现了陈自强的名字，意外惊喜，于是全力举荐恩师。陈自强自此官运亨通，先任太学录迁博士，又任秘书郎、御史中丞，随后升任右丞相高位，以六十老翁之身，短短数年扶摇直上，可谓史所罕见。

初登高位时，陈自强倒是摆出一副清廉的样子，在宋宁宗面前大讲“君德”和“时事”，对朝中一些不正风气大加指责，还处置了一些贪官污吏，一度博取了公正无私的名声。福建福州人某甲进京求职，因其父与陈自强是同乡兼老友，便大大咧咧地打出宰相的旗号，点名要做礼部的掌故官。陈自强知道后，当众严厉斥责了某甲。旁人均以为某甲的官宦生涯差不多就此结束了，然而不久某甲委任状下来，正是他事先要求的礼部掌故官。有人追问缘由，某甲得意洋洋地取出陈自强的亲笔信给众人看，上书八个大字：“珍贐鼎至，光耀老目。”意思是，你所送的珍贵礼物已经收到，我高兴得老眼都生辉了。原来某甲不惜用重金买下一套“金粟玉盏”，花费四千缗，作为礼物送给了陈自强，终于官愿得偿。众人听后，这才知道表面廉洁奉公的陈丞相其实也是个大贪官。

当人们知道真相后，陈自强干脆撕下了表面的伪装，不但鼓动亲属、子弟到外边收受贿赂，自己也明目张胆地向下级官吏索要贿赂。地方官府公文到京城，除非封面上写着“某物若干并献”字样，他才肯拆看

办理。没有礼物“并献”，再大的事，也任其延误而不顾。

对于提拔他的学生韩侂胄，陈自强当然也是倾力回馈。只是韩侂胄出身显赫，以他的身份和地位，金银珠宝自然不会放在眼中。陈自强便每日亲自往韩府送去几份空头委任状，韩侂胄需要任用某人时，只需挥笔在委任状上填写姓名和官职，便可即时生效。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卖官行为，为韩侂胄任用私人大开方便之门。

为使贪财名正言顺，陈自强还专门设置了国用司^[2]，以宰相身份自任国用使。由于其人太过贪心，不断搜刮地方，扰乱民众，致使“州郡骚动”，天下人无不痛恨切肤。

陈德武虽与其叔不是一路人，对陈自强贪污受贿之种种行为也极为看不惯，然而毕竟是血缘至亲，他因此受了不少同学的奉承，却也受了更多的白眼。

连世荣道：“陈兄原来也知道陈丞相是你叔叔是改不了的事实，那为何还要屈尊……”

岳珂忙插口打断道：“小陈，上面都来了哪些官员？”陈德武道：“嗯，挺多的，文武官员都有。”

连世荣冷冷道：“韩太师都来了，朝中有头有脸的官员能不争相赶来巴结吗？”

岳珂忙道：“具体都有哪些？”陈德武道：“韩太师，我叔叔，左丞相谢深甫，参知政事何澹，枢密使许及之，吏部尚书钱象祖，殿前都指挥使吴曦，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史弥远……人挺多的，逐一数也数不过来。岳兄是朝廷命官，我叔叔事先也下过请帖给你，你既然来了这里，何不自己跟我上去看看？”

岳珂不好意思地道：“我今日只是与朋友来丰乐楼相聚，并没有预备礼物。”

陈德武道：“要什么礼物！你是岳将军后人，诗词文章兵法无一不精，又有郡马爷^[3]的身份，我曾听韩太师当面向我叔叔夸耀过你，你正

是他倾力要笼络的人。”

岳珂很是意外，问道：“韩太师向陈丞相夸过我？”陈德武笑道：“不然你以为呢？岳兄本领虽大，然而如此年纪便掌管大宋军国之用根本者，自开国以来，你还是第一人。”

军器监掌管武器军械制造，自宋金议和以来，再无大的战事，军器监亦是监务稀简，因而人员精简，只设有军器监丞一员，从七品，名义上掌军器监大小事务，其实是个闲差。现任军器监丞名史弥坚，是宋孝宗时宰相史浩的第四子，亦是礼部侍郎史弥远的双胞胎弟弟。他因是名臣之子，又与赵氏宗室结亲，娶了宋孝宗亲兄长之女为妻，才得到了这份差事。然自权臣韩侂胄有意兴兵北伐以来，军器监一跃成为大宋举足轻重的官署，史弥坚便显得不大称职。韩侂胄虽没有明目张胆地罢免史弥坚，却又新设了少监一职，从六品，任命岳飞之孙岳珂为军器监少监，位在史弥坚之上。

岳珂以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执掌军器监，虽是名将岳飞之后，却也引来了一些人的议论，认为韩侂胄是有意如此，想借岳珂祖父岳飞之名提高他个人的威信。好在岳珂上任以来兢兢业业，又有熟悉火器制作的内兄赵师檠从旁协助，很快用能力压服了悠悠之口。岳珂一直以为自己出任要职全是因恩师辛弃疾举荐，现下听陈德武言外之意，原来当真如外面流言所传，韩侂胄有利用岳飞名头的意思，一时心头颇不是滋味。

陈德武却只是随口一说，他早看出连世荣对自己敌意甚重，也不愿意再多留，便强拉了岳珂，一道往三楼而来。

到楼梯口时，正遇见便衣卫士拦住一名中年文士盘问。那文士倒是毫不慌张，从怀中掏出一张名刺来，大大咧咧地道：“在下叶适^[4]，字正则，号水心，浙江永嘉人氏，诗文翰墨略有薄名。听说韩太师喜欢结交文人雅士，今日特慕名前来拜会。”

一旁岳珂听见，很是惊讶，道：“我久闻叶适先生的大名，原以为他是位老夫子，想不到如此年轻。”

陈德武忍不住笑了起来，附耳道：“我悄悄告诉岳兄，楼上早已经有一位叶适了，是临安知府赵师^舜向众人引见的，正如岳兄所言，是位五六十岁的老夫子。”

岳珂道：“那么眼前这人就是假的了。”转念想到三楼重臣云集，万一这假叶适是有意混进来，意图不轨，那可就麻烦了。正要上前告诉卫士，却被陈德武拉住，低声笑道：“拆穿他做什么？这人一定是想混去三楼闹事的，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他闹上一闹，说不定正好可以早些结束寿宴呢。”言下之意，竟也似盼着他叔叔的寿宴早散早了。

岳珂摇了摇头，道：“想要闹场是不大可能的。你没看见假叶适递了名刺吗？卫士一禀报，便会立即露馅。”

果见一名便衣卫士接了名刺，赶去楼上通传，片刻后又“噔噔”下来。然出乎岳珂意料的是，那卫士竟道：“韩太师有请先生上楼。”施了一礼，极恭敬地请假叶适上去。

岳珂起初问三楼来了哪些官员贺寿，本意是用话头阻止陈德武、连世荣二人争吵，不想被陈德武真拉了出来。他原想出来阁子后就改口去庭院中散步，但却在楼梯口遇见冒牌叶适的奇事，更不明白楼上明明有真叶适到场，韩侂胄为何还要再召假叶适上去。一时好奇心大起，忙跟陈德武一道上来三楼。

丰乐楼三楼是一通间正正方方的大厅，周回四十八丈，采用半围栏式结构。西面完全是开放式的围栏，人只要登上三楼，无论站在何处，都可以望西一览西湖风光；南、北两面则各开有二十四扇大窗户，南窗外远景是雷峰塔，近景则是钱王祠；北窗外远景是西湖湖面，可以一直望到钱塘门和白堤，近景则是繁华热闹的丰豫门。

只有东面堂首是木板做的墙壁。正中摆放着一具六折大屏风，边框和底座都是用珍贵的楠木制成，屏幕则是上等缙丝织成的细纱，上面用红色丝线绣有朵朵红梅。屏风背后，还放着一张半人高的窄案桌，上有三个古铜小香炉，内燃熏香，轻烟袅袅。而在堂中众人看来，香雾不断从纱屏上沁出，氤氲弥漫，芳香扑鼻，朵朵梅花也仿若有了生气一般。

可谓匠心独具，别有雅趣。

屏风的正前方，便是主桌，正中放着一把黑色交椅，上面铺了软软的丝垫，正是本朝太师韩侂胄的座席。主席左右首各有三排座位，用桌案拼成长龙式样，参宴者依官秩就座。右首前排依次坐着右丞相陈自强、参知政事何澹、同知枢密院事程松；左首前排则坐着左丞相谢深甫、枢密使许及之、殿前指挥使吴曦等。一些名人雅士虽见重于权贵，却因为没有官阶，只能坐在第二排或是最末排。

岳珂与陈德武上来时，卫士正引假叶适拜见太师韩侂胄和丞相陈自强。

陈德武低声道：“看到韩太师右首第二排第一席的青衣白发老者了吗？那就是真的叶适。真真有趣，韩太师明明知道这中年文士是冒名顶替者，还故意以礼接见，必然是要拿他寻开心。”

果听见韩侂胄笑道：“老夫读过叶先生之对句：‘初分大道非常道，才有先天未后天。’老夫一直有心向先生当面请教，不知这先天与后天如何区别呢？又听说先生以‘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作为书斋的门联，不知先生为何独爱吕大临这一句？”

叶适虽以文章扬名，但其更多的成就还是在学术思想上，其学派号称“永嘉学派”，韩侂胄一上来就用永嘉学派的学识观点来提问，明显是要试探假叶适的底细。

那假叶适答道：“‘先天后天’不过是过去的旧句，没什么可提的。书斋对句，而今叶某略作修改，改作‘独立孔门无一事，唯传颜氏得心斋’。”

岳珂一听便道：“呀，这假叶适水准不在真叶适之下，他改后的诗句，竟比吕大临原作还要好些。”

陈德武道：“我也看出来了。此人避开韩太师前一个问题，显然是不大了解永嘉学派的学术，但就诗文水平而言，已是十分了得。”岳珂道：“懂得扬长避短，是个聪明之极的人。”

韩侂胄转头看了一眼真叶适，见他亦无言可对，便又问坐在叶适身后的亲信堂吏道：“史先生，你以为这句改得如何？”

那堂吏名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亦是当世有名的词家。然一生科举不中，而今任韩侂胄的省吏，负责撰拟机要文书，“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是韩氏最倚重的心腹。韩侂胄从来不直呼其名，只尊称其为“先生”。史达祖亦借着韩侂胄的威风，横行一时，“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官员向他进送书礼时，都要毕恭毕敬地用上“申”“呈”等字样，不然不予拆阅。其人人品不为人称赏，诗词水准却是已臻上乘。他曾为亡妻作《寿楼春》云：

载春衫寻芳。
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
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
谁念我，今无裳？
自少年、消磨疏狂。
但听雨挑灯，敲床病酒，多梦睡时妆。

飞花去，良宵长。
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
最恨湘云人散，楚兰魂伤。
身是客、愁为乡。
算玉箫、犹逢韦郎。
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

情与文一气旋转，辞情俱到，自是名手。此词作于史达祖见重于韩侂胄时，虽则权炙缙绅、炙手可热，依然无法磨灭他心中的悲伤之情，可见其对亡妻的情意非同一般，令人哀叹。

史达祖正是出主意让韩侂胄试探假叶适的人，见主人征询自己的意见，便含笑道：“改得确实比原句好。我曾听说叶先生文章书法无一不精，却不知真相到底如何？”

韩侂胄立即会意，笑道：“古语有云：百闻不如一见。今日是老夫恩师陈丞相生辰，陈丞相收了不少贺礼。难得叶先生今日在此，何不取出来，请他当场品评一番？”

在场诸人均知道后来的叶适是假，眼见他自己尚蒙在鼓里，大言不惭，却一再被韩侂胄、史达祖主仆戏耍，有心看这场好戏如何演完，于是都哄然附和。韩侂胄发了话，陈自强自当遵从，忙命儿子陈跃将所收礼物中最名贵的书画拣了出来。

瞬间有人收拾了一张桌案，抬放到厅中的空处，摆放好文房四宝等物。韩侂胄亲自取了一卷诗卷展开，道：“这是唐代杨贵妃亲笔书写的诗卷。久闻叶先生书法精妙，何不于上题跋，也让老夫等一开眼界？”

那诗卷是唐代遗物，由唐玄宗宠妃杨玉环亲笔所书，世上只此一卷，珍稀无比。陈自强闻言便心中一痛，仿若针扎一般，但开口让假叶适题跋的人是韩侂胄，他如何能阻止？心中只盼望那假叶适就此怯场，自行退去，千万不要胡乱涂鸦，弄污了诗卷。

不料假叶适当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拱手道：“叶某恭敬不如从命。”略一沉吟，挥毫往诗卷卷首写下，片刻后即搁笔回架，道：“题好了，请指教。”

众人拥过去一看，却是一句“当时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此姝，难怪世道乖张”。对仗工整，书法亦不差，诸人大出意外，无不啧啧称奇。

韩侂胄哈哈大笑，转头问真叶适道：“先生以为如何？”叶适含笑点头。

史达祖一向狂傲，也点头道：“不错。”

韩侂胄愈发来了兴趣，又命人取过北宋书法名家米芾的手迹，让假叶适写跋。

假叶适写道：“米南宫笔迹，尽归天上，尚有此纸，散落人间，唉！欲野无遗贤，难矣！”

一样是一挥而就，且辞简意赅，堪配米芾真迹。座中客人本等着假叶适出丑卖乖，却想不到此人才华出众，竟不在真叶适之下，无不惊奇。

韩侂胄喜悦异常，连声道：“今日大开眼界，大开眼界。”招手叫过假叶适，笑道：“叶先生，老夫姑且称你为新叶先生，老夫身边的这位是旧叶先生，亦是姓叶名适，号水心，莫非天下有两个叶水心不成？”

那假叶适先是一愣，随即笑道：“天下文人才子，像叶先生这样好的实在太多了。但若今日我不冒叶先生之名，又怎能来此雅集？”

韩侂胄哈哈大笑，便问那假叶适的真名，原来他叫陈说，福建人氏。

韩侂胄极爱此人的才华与聪明，道：“好一个陈说，好！闽地果然多佳士！恩师，你们都姓陈，都是福建人，不妨认作同族好了。”陈自强道：“是，遵太师命。”忙上前握了陈说的手，嘘寒问暖，甚是亲昵。

一旁陈德武却实在看不下去了，叹道：“陈说此人才华是有的，可惜人品不佳，为谄媚权臣不惜想出冒名顶替的法子来。可惜，可惜。”

身侧一人接口道：“有什么可惜的，天下有才有品的人总是绝少，有才无品的人多了去了。换作我，宁可做个无才有品的人。”

陈德武闻言转过头去，却是一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男子，自己并不认识。今日丰乐楼寿宴，陈自强称不要张扬，因而到场官员都是便服。他以为对方是某官署的官员，忙问道：“兄台是……”

那人道：“在下姓贾名涉。”陈德武道：“幸会。”贾涉道：“没什么可幸会的，兄台还是离我远些好。”

岳珂听这贾涉言行古怪，依稀觉得他的名字耳熟，正要再问，贾涉却不再理会旁人，上前几步，抢到堂中，大声道：“各位，我有话要说。”也不待众人反应过来，自顾自地道：“这位殿前都指挥使吴曦吴太尉，大伙儿都是认识的，他是吴家军第三代首领。吴家世受国恩，却不思恩图报，第二代首领吴玠执掌四川兵权时，坐大一方，骄横无比。家

父名讳贾伟……”

正滔滔不绝之时，忽一眼见到夹杂在男人丛中的名妓艳歌行和柳翠，但觉一厅之内，二姝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顾盼之间，神采慑人。贾涉不由得一愣，定了定神，这才续道：“家父任四川官员时，亲眼看到吴挺拥兵自重，遂上书向朝廷告发，却反被吴家凭空诬陷，捏造罪名害死。”

原来贾涉父亲贾伟曾任四川开江地方长官，见到吴家军势力横行西蜀，蜀人只知有吴挺，不知有朝廷，对此很是担心，特意将吴家军的种种弊端接连写成奏表，上报朝廷。然彼时还是宋孝宗赵昚执政，宋孝宗出于对吴挺的绝对信任，并没有将贾伟的奏章太当回事。这位因“斧声烛影”疑云再现^[5]而侥幸登上大宝的皇帝一度意图恢复中原，偏偏南宋军力不足与金人匹敌，他便寄希望于外援，命吴挺暗中与故辽契丹人联络，欲两方联合，夹攻金国。

故辽即指西辽。金人攻灭辽国前夕，辽国皇族耶律大石率兵西走，自立为帝，定都中亚，重新建立了辽国，史称西辽。辽国虽然丧失了大部分子民和土地，但西辽仍然十分强大，不仅有着彪悍的骑兵，而且金人占领区的契丹人亦不服金人统治，不断起兵反抗，与西辽政权遥相呼应。耶律大石曾派出七万精兵东征金国，意图恢复契丹故土，然而由于途艰路险，辽军到了西域一带便因粮草不济而不得不退军。

到耶律大石的孙子直鲁古执政时，宋孝宗听说故辽有意再次东进，一雪金人灭国之恨，激动万分，立即下密诏给西蜀军队主帅吴挺，指令他厉兵秣马，准备配合西辽攻势，出兵北伐。然而当时西辽国内正值多事之秋，东征金国又需先行通过一向依附于金的西夏或是日益强大的蒙古，直鲁古虽有恢复契丹故土的志向，但考虑到种种实际困难，并没有真正动兵。

吴挺奉联合故辽事虽不成，却加重了西蜀地区及他本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孝宗皇帝认为宋军难以在江淮一带正面战场有所作为，唯有靠侧翼西蜀建立奇功。至于朝廷后来着意削弱吴家军势力，甚至在吴挺死后不准天理人伦，禁止其子吴曦回四川奔丧，则是宋孝宗退位、宋光宗即位之后的事了。

贾伟告发吴挺不成，反而为自己惹来祸端，被人设下圈套，诬陷他暗通金人，被逮捕下狱。他是朝廷命官，按律该押回京师由大理寺复审，但其人尚在利州路钤辖司大狱时便离奇死去。吴挺对外声称贾伟是畏罪自杀，他当时正得朝廷倚重，此事遂不了了之。当年贾涉只有十岁，已知父亲是蒙冤而死，立志为父复仇。然而过了几年，宋光宗即位，开始改变对西蜀策略，大力抑制吴家军势力，吴挺本人也在极度郁闷中病死。于是，为父亲平反又成了贾涉的人生目标。

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实则相当困难。当年贾伟上书陈述吴家军的弊端时，也提及了另一系武将郭氏家族的潜在危害，由此得罪了以郭杲为首的整个郭氏家族。郭杲时任殿前都指挥使，后因武力支持宁宗皇帝即位成为定鼎重臣，接替吴氏掌管了四川十万吴家军，其兄弟子侄均是手握重兵的将领。郭氏有这等权势，岂能容许贾伟一案平反？

贾涉却是个百折不挠、意志坚定的人，亲身到四川查访案情，到处寻找证人，厘清事实，又不辞劳苦，奔走申诉，甚至到皇宫门前伏阙上书。虽不得其门而入，却最终让郭杲、郭倪、吴曦等利益相关人士都知道了当年的贾伟还留下了一个叫贾涉的儿子。郭、吴两方都是位高权重的大臣，仅凭贾涉一介小小平民自然难以撼动，他们出面到各级官署一打招呼，再无人理会贾涉的上诉。

贾涉在临安辗转奔走几年，不断向朝中各官署递书上告，却没有任何进展。他最终明白了官官相护的道理，只要郭、吴两方还在高位，他就万难平反父亲冤案。但他还是不肯就此离开京师，心道：“害死父亲的罪魁祸首是吴挺，吴挺早已经病死，这一层就算揭过了。然而父亲生前的愿望，就是要抑制武将势力，防止吴家军坐大，我无论如何都要达成他的心愿。”

他人久在京师流连，长期密切关注甚至监视吴曦的一举一动，知道这个人表面是放浪风流的贵公子，待人豪阔大方，实则颇有野心，广交权贵、朋友的目的，无非是想回四川重掌吴家军。当贾涉偶然得知宰相陈自强今日要在丰乐楼举办寿宴，京师权贵均会到场后，一时计上心来，暗想：“以我目下的能力，即使不能为父亲平反，亦要去闹个大大的没趣，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吴曦重回四川掌权。不然，父亲沉冤昭雪更是

无望。”

当即赶来丰乐楼，趁对歌转移众人视线时，混进楼来。到楼道时，又跟在出来方便的临安知府赵师霁身后，居然被卫士认为是赵师霁的随从，顺利上到三楼，混入宾客中。

然而贾涉一跳出来，殿前都指挥使吴曦便立即认出了他，忙走到楼梯口召集卫士，示意他们上前拿人。贾涉[6]才刚刚说到父亲被吴挺捏造罪名害死，便被卫士抢过来捉住，反剪了双臂，强行往楼下拖去。

他犹自不肯屈服，大力挣扎，叫道：“吴曦花费重金收买，结交权臣，包藏祸心，一心想重回四川做他的第三代吴家军首领！各位可别忘了当年朝廷是如何辛苦才从吴挺手中夺回兵权。丘尚书，你当年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应该最清楚吴家军的危害。”

丘尚书即是刑部尚书丘霁，在吴挺死前出任四川安抚使，最终成功削夺了吴氏兵权，为稳定四川局势立下大功。然其人慷慨耿直，与朝中诸多权贵不和，长期被排斥在中枢之外，一直担任地方官，最近才被召回京师，出任刑部尚书。他并不认识贾涉，听到对方指名叫他，还是迟疑着回应道：“这个……”

贾涉忙道：“我有证据，我有能证明吴曦……”一语未毕，便被一名卫士横臂勒住喉咙，脸憋得通红，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坚持片刻，便晕厥了过去，被卫士抬着下了楼。

吴曦脸色甚是难看，走过来向陈自强躬身请罪，道：“这姓贾的浑人是因下官而来，不小心扰了陈相公的寿宴，下官愿意自请弹劾，辞去官职，在家待罪。”

陈自强咳嗽了声，道：“嗯，这个……”一边支吾，一边转头去看昔日的学生。

韩侂胄笑道：“哎，什么弹劾、待罪的，吴太尉太过严肃了。今日大家都是便服在此，不谈公事，适才的事，大家伙儿就权当是看了场好戏。”

自韩侂胄执政以来，权柄贵震天下，其亲幸者由禁从不一二岁至宰辅，而不附者往往沉滞不偶，因而朝政极其腐败，朝中大臣多是趋炎附势之徒。如现任枢密使许及之原为吏部尚书，竭尽全力迎合韩侂胄，阿谀奉承，无所不为。某日他见到韩侂胄后，为表达自己如何忠心、希望得到赏识，痛哭流涕，不知不觉竟至屈膝下跪。韩侂胄觉得此人有趣，遂提拔他当了枢密使，位居执政，掌管大宋兵权。韩侂胄过生日时，群臣为其祝寿。寿宴结束时，许及之才刚刚赶到，守门人有意降下门闸，打算将他拒之门外。许及之大为窘迫，乘门闸还没有闭合之时，急忙低头弯腰从缝隙中钻了进去。此即为时人所盛传“由谏尚书，屈膝执政”笑料之来历。

又如同知枢密院事程松，献媚韩侂胄到了令人肉麻的地步。他原先任谏议大夫，为了爬上高位，便花重金买了一名绝色女子，取名松寿，献给韩侂胄。松寿正是程松的字号，韩侂胄对此很是奇怪，特意问这女子怎么会与程松同名。程松回答道：“就是为了让太师经常听到下官的贱名。”韩侂胄哈哈大笑，立即提拔他进了枢密院。

再如临安知府赵师^舜，他是宋太祖长子赵德昭后人，有赵氏宗室身份，工于书画，尤其擅画花草，却也是拼命谄事权贵。韩侂胄过生日时，百官争相进献珍奇异宝。赵师^舜有意姗姗来迟，拿出一只小盒道：“希望所献小礼物能为您祝寿。”韩侂胄打开小盒一看，里面盛着金制的葡萄小架，架上缀着百余颗大珍珠，珠光宝气，熠熠生辉。众人看后，自愧礼物远远不如赵师^舜所献，均感沮丧。

韩侂胄有爱妾张氏、谭氏、王氏、陈氏四人，都被朝廷册封为郡夫人^[7]，另外还有十名有外命妇封号的侍妾。有人献了四顶嵌有北珠^[8]的头冠，韩侂胄分别转送给了张、谭、王、陈四位爱妾。其他十名侍妾眼红，也吵着要珠冠。然而北珠珍贵无比，就连韩侂胄也满足不了她们的要求。赵师^舜听说后，急忙派专人潜到北方金国采买北珠，最终制好十顶珠冠进献给韩侂胄。十名侍妾得到珠冠后，欢欣无比，纷纷在韩侂胄面前称赞赵师^舜，请求提拔他。赵师^舜由此升任临安知府，兼领酒库事，一跃成为掌管京畿之地的最高长官。

又一次，韩侂胄与众官员在南园宴饮。路过一座山庄时，他看到草

庐竹篱等物，随口道：“这真是乡村田舍的气象，只可惜少了犬吠鸡鸣。”话音刚落，就听到一旁草丛之中传来狗叫之声。大家寻声望去，原来是赵师^昇在学狗叫。韩侂胄见状，忍不住大笑起来。赵师^昇遂“荣升”为工部侍郎，仍知临安府事。

在场官员几乎全是靠逢迎巴结起家，从来都是看韩侂胄脸色行事，听他将殿前都指挥使吴曦的请罪轻松带过，立即松了一口气，齐声道：“是，是，太师说的极是。”更有人道：“刚才那人就是个疯子，吴太尉何须介怀？”

陈德武忙挤过来道：“但这个疯子坏了大家兴致，可不能轻易放过他。赵知府，你是临安府领酒库事，论起来，丰乐楼归你管辖，你一定要重重处罚他。韩太师，叔叔，你们说是也不是？”

陈自强忙斥道：“你小子冒出来插什么嘴，一切自有韩太师做主，还不快些退下。”

韩侂胄适才经历假叶适一事，心情极好，丝毫不在意贾涉一事，笑道：“哎，恩师对小辈太严厉了，陈公子说得对啊。赵知府，你这就派人将那疯子押回临安府，好好审问清楚。”

临安知府赵师^昇即是有名的狗叫知府，虽被时人鄙视，却还是很有些吏才，素有干练之名。他见韩侂胄发了话，忙应了一声，自赶下楼去办事。到楼梯口时，一眼看见岳珂，不由一愣，问道：“岳郡马也来了？”

赵师^昇除了任临安知府外，还兼任工部侍郎，工部正是军器监的上级官署，赵师^昇则是岳珂的顶头上司。岳珂之前曾向他告假，称有私务缠身，不能来丰乐楼参加陈丞相寿宴。此番居然遇见，颇为尴尬。

岳珂忙躬身道：“下官正在附近办事，碰巧遇到陈公子，便跟他上来看热闹。”赵师^昇皮笑肉不笑地道：“本府原以为岳郡马告假是顾念祖先之冤，想不到你还是来了。岳郡马，你可比令祖父世故多了。”

他的意思，自然是说丰乐楼旧主原是名将杨沂中，而杨沂中也曾参与谋害岳珂祖父岳飞。之前岳珂托故向他告假，他以为是岳珂厌恶杨沂

中而致恨乌及屋，然此刻对方又来了，应该是想到宰相寿宴是官场最好的应酬交际场所，于仕途前程大大有利，当然要趋利而行。

岳珂其实并不以丰乐楼曾是杨沂中产业为念，但料想越是解释越是糟糕，便干脆闭口不言。幸好赵师霁也不再多问，只饶有深意地“嘿嘿”了两声，便自下楼去了。岳珂往柱子旁躲了一躲，预备与陈德武打声招呼后，就此离开。

中心人物韩侂胄丝毫不受贾涉一事影响，兴致勃勃与真假两位叶适谈论文章诗词。宰相陈自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招手叫过楼长蒋进，吩咐道：“上菜，快些上菜。”又命乐师奏乐，请韩侂胄坐下。

韩侂胄道：“此时暮色正浓，正是阴天观赏西湖的最好时光，两位叶先生，这就随老夫到栏边一览美景如何？”叶适忙道：“太师吩咐，敢不从命。”

丰乐楼三楼四周并无墙壁，只用圆柱支撑起重檐楼，视野极为开阔。韩侂胄领头走到西面栏杆处，陈自强等人忙跟了过去。陈德武见众人争相逢迎韩侂胄，觉得无趣之极，便转身来寻岳珂。

今日寿宴，丰乐楼亦接了数名名头最响的行首来侍酒，如京师名妓艳歌行等。艳歌行一直倚靠在柱子边，见陈德武欲走，忙跟了过来，笑道：“陈公子，你好聪明呀。”

陈德武道：“小娘子这话从何说起？”艳歌行道：“陈公子适才救了那贾涉一命，可他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未必领情。”

适才贾涉忽然出面数落吴家军和吴曦的不是，被卫士带走。抓捕他的人是禁军，正是吴曦部属，他公然在满朝文武之前揭吴氏的短，吴曦手下如何肯放过他？卫士带他出去，多半会押到僻静无人处，一顿拳打脚踢，就此打死了事。陈德武有此担心，起意救人，岳珂便从旁指点，他依计而行，果然一举成功。贾涉落到了临安知府赵师霁手中，虽然免不了吃些苦头，但过堂、审问、刑讯等都要走正规司法程序，他的罪名又不算重，顶多挨一顿打就给放了。吴曦表面位高权重，其实在朝中素

来也是夹着尾巴做人，韩侂胄既发话让赵师^昇处置贾涉，他绝不敢再惹是生非。

陈德武却料不到自己的一点私心被当红娼妓艳歌行看了出来，他知道这女子是诸多权贵的宠儿，不愿意与其深交，忙搪塞道：“小娘子在说什么呢！那疯子搅了我叔叔的寿宴，我恨不得亲手揍他一顿才好。”不再理睬艳歌行，朝岳珂打了个眼色，正要一起下楼，忽听得有侍从高声叫道：“荣王到。”

荣王名赵曦，并非当今宁宗皇帝亲子，而是跟临安知府赵师^昇一样，是宋太祖长子赵德昭后裔。宋宁宗只有一子赵浚，尚在襁褓之中便已夭折，从此再也无子。左丞相京镗执政时，请求皇帝收养宗室子弟，育为皇子。在京镗的主持下，时年六岁的宋太祖十世孙赵与愿被选中，赐名赵曦，立为皇子，封荣王。

皇室抚育宗室子弟为养子并不是没有先例，但事情奇就奇在赵曦被选入皇宫不久，左丞相京镗独生爱女京瑚投西湖自杀，入赘女婿向玉书被逐，京镗本人亦暴毙而死。所以有谣言说，京镗卷入皇室子嗣纷争，死因可疑。但这类风言风语并没有流传开去，时人更相信京镗是受了天谴，因为他正是庆元党禁的最积极倡议者，也是迫害朱熹等理学大家的最有力支持者。

无论选立皇子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赵曦却是最大的赢家，就此一步登天，只要宁宗皇帝再无亲子出世，他便和宋孝宗一样，以养子的身份荣登大宝。

在众朝臣的眼中，赵曦就是未来的皇帝，他的意外到来，当然令寿星陈自强脸上格外有光，忙迎了上去，躬身道：“大王大驾光临，下官不胜荣幸。”

宰相带了头，众官员便一齐拥了过来，向荣王行礼道：“参见大王。”

赵曦还不到十岁，仍是个幼稚孩童。他生于民间，因机缘巧合才被选入皇宫，仍不改质朴天性，见眼前忽然涌来这么多人，本能地胆怯起

来，不知该如何回应，忙转头去看身后的师傅。

那师傅却是岳珂的内兄赵师橐。他是信王赵璩庶子，宋太祖八世孙，久居福建建阳，擅制机关火器，有“茶树公子”的外号，与赵曦亲生父亲赵希恠交好。赵曦被选入宫后，赵希恠被迫与爱子分离，而自己又碍于礼法制度不能入京探视，便举荐好友赵师橐入朝。赵师橐生性只好机关器械，于仕途名利相当淡漠，虽勉强接受了老友的托付，却不肯接受官职，只以叔祖的身份留在赵曦身边，照顾他起居，由此反而赢得了宁宗皇帝、韩侂胄等人的绝对信任。

赵师橐见荣王怯场，忙附耳上前，低声说了几句。赵曦这才大起胆子，稚声稚气地道：“陈丞相免礼。各位大臣免礼。本王祝韩太师日月昌明，福如海深。祝陈丞相寿比山长，永享富贵。”

众人聚在丰乐楼的由头，原是为宰相陈自强贺寿，赵曦却将祝词先献给了韩侂胄，显然也是为奉承当朝太师之意了。韩侂胄早受惯群臣吹捧，但这话出自荣王之口，还是倍感荣耀，忙道：“多谢殿下金口玉言。”

赵师橐忙奉上荣王的贺礼，又道：“还有一位大官^[9]贵客。”

其身后应声闪出一名宦官，却是入内内侍省都知^[10]高知味。高知味笑道：“老臣奉官家之命，特来为陈丞相贺寿。”

他略一挥手，两名侍从上展开一条横幅，却是四个飞白大字：“寿元无量”。字写得还算不错，然体态颇见窈窕，有娟秀之气。

朝野疯传，当今宁宗皇帝只爱美人，不爱江山，根本无心政事，任凭朝政大权落入韩侂胄手中。后宫美人如云，最得宠的则是贵妃杨桂枝。她出身卑微，原是宫乐部女优，美艳出众，能歌善舞，且才华出众，善于作诗，词意清新，由此引起宁宗皇帝瞩目。而杨桂枝之妹杨珪更是了不得。杨珪又名杨妹子，精诗词，擅书画，号称当世才女。她模仿宋宁宗笔迹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据说宁宗皇帝赐给臣下的御笔大多都是由她代写。

众人一见那贺词笔力文弱靡软，不由得各自在心中犯起了嘀咕，暗

道：“莫非这又是杨妹子代笔的？”

然而横幅上鲜红的皇帝玺印却做不得假，陈自强忙上前跪接，连声称谢。

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史弥远见赵曦到来，极是惊讶，特意上前行礼，道：“下官实在料不到大王会出宫来参加寿宴。”

史弥远是名臣史浩之子，十七岁铨试^[11]第一，二十三岁中进士，学识渊博，文章水平很高，因而还兼任资善堂直讲，专门负责给皇室子弟讲书，官职虽小，却称得上是皇子的老师，能够接近皇室。当年他父亲史浩就是因为做孝宗皇帝的王府教授，才一路仕途显达，最终拜相，位极人臣。

赵曦与史弥远相处日久，总算不再像刚才那般生疏见外，大模大样地道：“史先生来得，本王也来得。何况是陈相公的寿宴，本王一定要讨杯水酒喝。”

此时酒水已如流水般地上来。陈自强道：“贵客满堂，不如先坐下来，一起饮杯水酒。太师先请。”

韩侂胄哈哈一笑，伸手来牵赵曦的小手，道：“殿下，请到上首入座吧。”

赵曦却对这位权势极大的太师甚是畏惧，居然将身子一缩，连退了两步。赵师檠忙扶住赵曦肩头，道：“荣王的意思，韩太师和陈丞相才是今日的主角，他只是来贺寿的普通宾客，不敢与主人争锋，理该坐在下席。”

韩侂胄骄纵霸道惯了，对赵曦和赵师檠的谦恭很是满意，呵呵笑道：“那好，就请赵先生陪着荣王殿下到北面就座。”自己则挽着陈自强并排坐在上首。

主席坐东朝西，北面就是右首，宋以右为尊，譬如右丞相的官职大于左丞相，右丞相称主相，班次在皇帝右手，左丞相称副相，班次在皇帝左手。右首第一席原是为丞相陈自强准备，他既坐了上首，便由邻座

的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何澹临时补了上来。

何澹字自然，却是典型的名利之徒，亦是依附权臣韩侂胄起家，排除异己，立“庆元党禁”，时人评其“急于荣进，阿附权奸，斥逐善类，主伪党之禁，贤士为之一空”。他听到韩侂胄发了话，忙不迭地将位子让出给荣王，自己依旧回原来的座次。酒保又往荣王座后添了一张椅子，方便赵师檠照应。

高知味虽是天子近臣，亦是官员争相巴结的对象，毕竟是宦官身份，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不敢与堂上重臣争锋，只在右首第三排寻了个位子坐了。

赵师檠陪同荣王赵曦上来时，众人蜂拥上来参见，岳珂尚不及与内兄打声招呼。他在一旁等了一会儿，见韩侂胄骄傲跋扈，不知进退，居然以臣子身份大大咧咧地坐在荣王之上，心道：“《易乾》有云：‘亢龙有悔。’亢阳之至，大而极盛。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才有悔。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居高位而不知谦退，则盛极而衰，不免败亡之悔。”又瞧见群臣争相讨好韩侂胄，谀词如潮，种种丑态，不以为耻，反为荣耀，心中憋闷难过之极，也等不及再寻机会与赵师檠交谈，便自转身与陈德武一道下楼去了。

正好楼长蒋进抢到楼梯口，大声道：“宋嫂鱼羹到！”

果见丰乐楼厨娘宋易安领头上来，双手捧着一个月白的瓷器汤钵，虽然钵体上盖有盖子，然犹能看见汤钵中热气腾腾。她身后还跟着若干名酒保，手中各捧汤钵，均是清一色月白官瓷，不过口径比宋易安手中的汤钵要小上一大圈。

宋代有五大名窑，称钧窑、汝窑、哥窑、定窑、官窑。钧窑位于河南钧台，所产瓷器称钧瓷。烧制时常常发生窑变，除本色釉外还会变出其他颜色，因而每一件钧瓷的釉色都是唯一的，时有“钧瓷无双”的说法。钧窑瓷器晶莹玉润，釉质深厚，有明快的流动感。然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钧瓷受挫，从此停滞不前。汝窑位于河南汝州，以烧制青瓷闻名，色泽青翠华滋，釉汁肥润莹亮，有“雨过天青云破

处”之誉。然中原沦陷后，汝州为金人所占，汝窑也随之消亡。哥窑又名哥哥窑，产于浙江处州。瓷器胚呈紫黑铁色，质厚耐藏。定窑位于河北定州，以出产白瓷著称，胎薄而轻，质地坚硬，色泽洁白，不太透明。官窑顾名思义，是由官方营建的瓷窑，北宋时位于开封，南宋时则位于临安凤凰山，瓷釉有月白、粉青、米黄三色。

五大瓷窑所产瓷器，论品质特色，各有过人之处，论色泽，当以定瓷最配宋嫂鱼羹。然定窑所在之地早落入金人之手，定瓷已然十分罕见，只能退而求其次，选用月白官窑瓷器了。

宋易安虽只是弱质女流，然长期在厨房工作，习惯托承重物，早练出男子一般的臂力。她轻轻巧巧地迈上楼来，将手中汤钵放在上首主桌上——这是三楼宴会厅中的最佳位置，坐东朝西，正对西湖——揭开盖子，这才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道：“宋嫂鱼羹，请官人趁热享用。”

她口中称的是“官人”，然而这是最大的一钵，自然是专为首席韩侂胄准备的了。此时三楼已尽燃灯火，亮如白昼，灯光映着黄澄澄的鱼羹，莹润透亮，愈发勾起人的食欲。

韩侂胄正亲自走过去与赵师檟谈论荣王教育之事，他既站起，旁人便不敢独坐，一齐起身。等到宋嫂鱼羹摆上，韩侂胄转头一看，哈哈一笑，回到上首主桌，招呼一声，与陈自强并排坐下。他举手一挥，众人这才依官职大小往南、北两边坐了。

楼长蒋进道：“韩太师，陈相公，各位官人，今日的宋嫂鱼羹是以新鲜草鱼蒸熟剔去皮骨，加上火腿丝、笋尖丝、香菇丝等佐料，用鸡汤烩制而成。”又上前一步，笑道：“太师面前的这盆鱼羹跟其他的不同，更为特别，主料是鲜嫩的桂鱼肉和鸡蛋黄，请细细品尝。愿太师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世世代代，华贵骄人。”

他在宰相陈自强的寿宴上当众对韩侂胄说这等阿谀之词，实在有些肉麻。然而在座绝大多数官员都是靠奉承韩侂胄起家，更有人连门洞都钻过、连狗叫都学过，毫不以为意，齐声附和道：“愿太师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韩侂胄心下大悦，又见那钵鱼羹色泽黄亮，热气腾腾，确实馋人，哈哈笑道：“好，说得好。宋嫂鱼羹得趁热吃，大家伙儿就别客气了。”亲自动手为陈自强盛了一小碗鱼羹，道：“恩师，今日是你华诞，你先请品尝。”

陈自强连声道谢，接了过来，正要举勺，艳歌行已然蝶穿花柳，附上来娇笑道：“太师，礼数不对，大家伙儿还没有为陈相公敬寿酒呢。奴家先为两位相公斟酒。”举起酒瓶，将桌上的酒杯一一斟满。

韩侂胄这才醒悟过来，笑道：“艳娘提醒得极是，老夫一看到美味的宋嫂鱼羹，就全然忘了敬酒一事。宋嫂，这可全要怪你，你做的鱼羹实在太香了。”

宋易安远远侍立在楼梯口，闻言只是勉强一笑。

韩侂胄道：“恩师，今日是你寿诞，请你先说几句祝酒词。”

陈自强忙放下鱼羹，转而举起酒杯，站起身来。众宾客便一起举杯起身。

陈自强道：“各位，陈某能有今日，全仗韩太师他老人家……”

忽听得“哗啦”一声水响，众人闻声一愣，一齐朝西面望去。有人纳闷问道：“是有人掉水里了吗？”

却见朦胧暮色中，正有一道长长的青色物事直朝丰乐楼飞来，具体情形看不清楚。诸人皆大吃了一惊，有人想那一定是什么大鱼，还有人怀疑那是一条水龙。更有联想丰富者，怀疑那便是传说中想要营救雷峰塔底白蛇妖的青蛇妖。

传说宋高宗绍兴年间，南廊阁子库官员李仁内弟许宣出门祭祖时在西湖雨中渡船上遇到一名白衣女子，容色绝代。她自称是白姓三班殿直[12]之妹，丈夫张某已亡。一番借伞还伞后，白娘子要与许宣结为夫妇，又命丫鬟小青赠银十两。后被发现为失窃官府库银，许宣由此遭流配，在苏州与白娘子相遇而结婚。不久，白娘子又盗物而累及许宣，许宣被发配至镇江，白娘子寻夫至此，法海从中作梗。许宣得知白娘子为

蛇妖后，惊恐万状，拜法海为师，修炼法术成功后，将白娘子镇在了雷峰塔下，自己则留警世之言后坐化。白娘子虽然被镇，但其同伙小青却一直还在西湖一带作祟，不断兴风作浪，想营救白娘子出来。曾有多名渔夫声称亲眼见到一条大大的青蛇掠过湖面，真假难辨，愈发添加了几分神秘色彩。

白娘子传说带有浓厚的神话和荒诞色彩，兼以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有人信，有人不信，然而此刻亲眼见到一条巨长的青色条状物扑面而来，竟有人脱口喊了出来：“青蛇！青蛇妖现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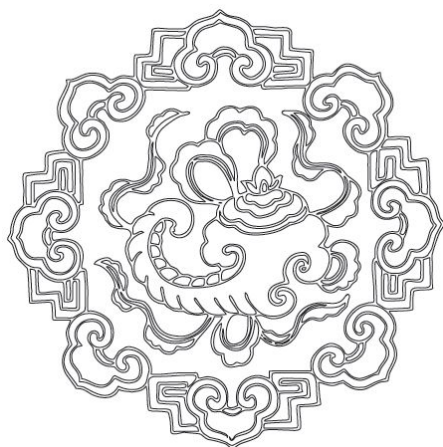
那“青蛇”来得极快，如风驰电掣，在众人惊疑、尚不及回避之间，已直挺挺地撞上了丰乐楼的屋檐。只听见“哗啦”一声，头上似有瓦片松动坠下，更有“嗖嗖”的利器破空之声，似是羽箭射出一般。那“青蛇”却又往后缩了一缩，旋即又再度朝丰乐楼扑来。但这次却没有再撞上屋檐，只在楼前晃了一下，又朝西退了回去。

一阵哗然过后，众人这才看清并没有什么青蛇，而是一根巨长的青色竹竿，竖立在丰乐楼前，隔西面栏杆仅有一两丈远，兀自来回颤抖晃动个不停。适才撞上屋檐的应该就是它了。

有人大着胆子走到栏杆边上，探头下望，发现那竹子似乎是凌波竖插在水中。一时人人惊惧，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忽听得有人疾步上楼，惊叫道：“出事了，来人，快来人！”

众人闻声回转头去，这才发现楼里已起了巨大变故——东首的韩侂胄歪倒在椅子中，陈自强、艳歌行则跌倒在地上，三人身上各插着一支或几支小箭。



[1]唐、五代时代，藩镇离镇时，常以亲信为留后，统辖所部，主持本镇事务。称为“节度观察留后”，位在“节度使”之次。宋初，沿唐制仍有“节度观察留后”之官，后为剥夺藩镇实权，只留官名而无职掌，不驻本州，亦无定员，仅为武臣寄禄官（即武臣之加官虚衔）。政和七年（1117年）改称“承宣使”。秩正四品，位在“节度使”之下，“观察使”之上。

[2]国用司：官署名，“三省户房国用司”的简称。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始置，设制国用使一员，由宰相兼任，参政同知国用事，总管国家财政收支事项。乾道五年废置。宋宁宗时由陈自强复置，开禧二年（1206年）更名为“国用参计所”，次年又被罢除。

[3]宋代官员和百姓都尊称皇帝为“官家”。宫中称皇后为“圣人”，称嫔妃为“娘子”。驸马俗称“国婿”“粉侯”。宗室之女封为郡主者，其夫称为“郡马”；封为县主者，其夫称为“县马”。

[4]叶适是永嘉学派首领人物，其永嘉学派，与朱熹为首的理学派（亦称福建学派或考亭学派），以及陆九渊为首的心学派（亦称江西学派），是南宋时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

[5]北宋初年，开国皇帝宋太祖在可疑的“斧声烛影”中去世，其弟赵光义继位为宋太宗，成为大宋第二位皇帝。其后的北宋皇帝包括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都是宋太宗子孙。北宋灭亡后，民间开始重新流传阴森诡异的“斧声烛影”，说“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又传说北宋灭亡的原因是宋太祖要借金人之手报当年亲弟宋太宗暗中加害之仇。宋高宗无子，遂选宋太祖七世孙赵昚（宋太祖幼子赵德芳的直系后人）为养子，后将皇位传给赵昚，即为宋孝宗。

[6]贾涉父亲贾伟冤死四川、贾涉为父亲平反在京师东奔西走均为历史真事。贾涉之子即为南宋末年祸国殃民的大奸臣贾似道，这是后话，再表。

[7]宋制，宫中妃、嫔之类称内命妇。官员的母妻等按官位而得封号，如国夫人、郡夫人等，称外命妇。

[8]北珠：产于辽东大海中的大珍珠，因难以采取而成为极为珍贵之物。当地有天鹅专门以珠蚌为食，吞食蚌后，将珍珠藏在嗉（鸟类喉咙下装食物的地方）内。又有飞鹰名海东青，擅捕杀天鹅。辽国为得到更多的北珠和海东青，每年都要派使者到辽东女真部落征收。女真人不堪催逼，奋起反抗，“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北珠和海东青实际上是辽国衰亡的引子，也是女真崛起、建立大金的契机。

[9]大官：对宦官的尊称。官家：宋人对皇帝的称呼。

[10]入内内侍省：宋宦官官署名，掌宫廷内部侍奉事务，与内侍省号称前、后省，而入内内侍省更接近皇帝。设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等官，皆以宦官充任。

[11]铨选制度：即候选制，是自唐、宋至明、清时期的一种选用官吏的制度。指除高级官吏由皇帝任命外，一般官员由吏部按照有关规定（如考试、捐纳或原官因故开缺后又依例起复），选补某种官缺。

[12]三班殿直：低级武职，比三班奉职高一阶。宋时武职分东、西、横三班。入仕者先为三班借职，转三班奉职，以次递迁，最高可至节度使。《宋史·太宗纪二》：“淳化二年乙酉，置内殿崇班、左右侍禁，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宋史·职官志九》：“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叙迁之制：三班借职，三班奉职，右班殿直，左班殿直，右侍禁，左侍禁，西头供奉官，东头供奉官，内殿崇班……节度使。”

第三章 冷月无声

天上乌云散尽，一轮明月挂在半空，清亮皎洁。银光洒在湖面，微微漾起，点点波心。忽然楼北有胡琴声悠悠响起，有女子和着音律曼声唱道：『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月波疑滴，望玉壶天近，了无尘隔。
翠眼圈花，冰丝织练，黄道宝光相直。
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
最无赖，是随香趁烛，曾伴狂客。

踪迹，漫记忆，老了杜郎，忍听东风笛。
柳院灯疏，梅厅雪在，谁与细倾春碧？
旧情拘未定，犹自学，当年游历。
怕万一，误玉人夜寒帘隙。

——南宋·史达祖《喜迁莺》

惊

变遽起，展露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幅血淋淋的画面。荣王赵曦毕竟年幼，位置又离韩侂胄最近，吓得尖叫一声，竟“哇哇”哭了起来。

赵师榘忙举手捂住他的双眼，道：“大王别看。”又叫道：“吴太尉，丰乐楼里有刺客，请你立即调派人手，护送大王回宫。”

荣王赵曦是皇子身份，而且是当今宁宗皇帝唯一的皇子，论实权是一回事，论地位则是另一回事，在场诸人中，以荣王身份最尊，即使是韩侂胄也不能与他比肩，他若是当众出了意外，后果只怕比韩太师遇刺还要严重。到底什么后果，众人想都不敢想。

吴曦忙应道：“是，下官这就亲自带兵护送大王回宫，这边请。”又喝令统制夏震领兵留在现场，保护众人。

吴曦女婿郭亮一时惊疑不定，见岳父要护送荣王离开，忙上前问道：“泰山大人，那我……”

吴曦简短地道：“你先留在这里。”语气颇为冷淡，显是对这女婿如何关爱。郭亮无奈，只得退到一旁。

赵师栻忙抱起尚在啼哭的赵曦，紧随吴曦下去，正好在楼梯口遇见妹夫岳珂，不及说话，只略点了点头。

高知味这才回过神来，叫道：“荣王殿下，等一等老臣。”匆忙跟着去了。

变故忽起，场中众人都不知道韩侂胄三人是如何中箭受伤，若是有人行刺，刺客是如何出现，而今又去了哪里？一时面面相觑，虽然人人皆想立即离开丰乐楼，却也不敢随意乱动。

陈德武本已跟岳珂一同下楼，到二楼阁子与宋慈等人饮酒，忽听到楼顶巨响，虽不明究竟，料想应该是三楼出了变故，急赶来查看，哪知道第一眼就看到叔叔陈自强躺在血泊之中，忙奔过去扶起他，叫道：“叔叔！叔叔！”

岳珂抢过来一看，见小箭力道极大，直没入体，然三人均没有伤在要害，却是脸色发青，气息微弱，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忙道：“箭上有毒。先别动他们三个，不然毒发更快。”转身下楼，叫了余月月上来救人。

事也凑巧，余月月今日到城外出诊，完事后不及回家，而是直接来了丰乐楼，身上尚带着药箱，箱中装有各种应急药品。她上前一看，道：“毒药涂抹在箭头上，我看不出是什么毒，我的药只能解砒霜一类。”

陈德武恳求道：“事态紧急，请娘子权且一试。”

余月月虽然一点也不喜欢受伤中毒的三个人，然毕竟医者父母心，还是飞快地取出解毒丸，先喂三人各吃了一粒。又道：“目下不明毒药种类，解毒丸只能缓解毒性蔓延。须得立即拔出小箭……”又觉得“拔”字不妥，那小箭劲道强劲，几近穿透，只能看到尾端，还能怎么拔？于是改口道：“先用刀挖出小箭，再将伤者伤口的毒吸出来。”左右一望，黑压压几乎全是男子，女使小环软倒在屏风前，如一摊烂泥一般，爬都爬不起来，只好道：“我来负责艳娘。”

陈德武道：“那我负责我叔叔。”正要上前蹲下，陈自强之子陈跃已然抢过来，道：“武弟，你退下，让我来为家父吸毒。请小娘子告诉我如何做。”

余月月道：“郎君先吃一粒解毒丸，再学着我的样子做。这毒毒性厉害，郎君须得分外小心，不然救人不成，郎君自己也可能丧命。”

旁人听说韩侂胄未伤到要害，本来有数人想抢过去为太师吸毒，忽听到余月月说救人者亦有中毒丧命的危险，不由得各自顿住脚步，略微踌躇之下，又悄悄退了回去。枢密院都承旨苏师旦原为韩侂胄堂吏，有今日之地位，全靠主人提拔，他本冲在最前面，听到余月月的话后，急忙缩脚，差点将旁边的同僚同知枢密院事程松绊倒。

临安知府赵师^舜更是直接奔到楼梯口，大声嚷道：“来人，立即封锁丰乐楼，不准任何人进出。”急忙做出追捕凶手的样子，与禁军统制夏震一道下楼去了。

岳珂本可以为韩侂胄吸毒，但他是现任朝廷命官，虽也受邀参加今日的寿宴，却已事先寻辞推诿，此刻变故忽起，旁人争相退却，他若挺身而出，难免有赶来谄媚上司之嫌。况且之前韩侂胄大搞党禁，迫害朱熹等诸多名儒，失尽士子之心，他如果顶风而上，日后逃不了口诛笔伐的命运，被人议论岳飞后人为韩侂胄吮痛舐痔、厚颜无耻巴结当朝太师之类的话，不仅难听，污了他本人名节，更是会令祖父岳飞蒙羞。身为名将之后，一言一行都要虑及不能辱没先人声名，顾虑终究比寻常人要多许多。

宋慈亦跟在余月月身后，见关键时刻反而无人理睬韩侂胄，便道：“我来吸这一位。”

他不称“韩太师”，只称“这一位”，显然是表示对对方的身份并不如何在意了。

余月月忙递了一粒解毒丸给未婚夫，叮嘱道：“小心些，千万别将毒血吞下。”

宋慈道：“好。你也多小心。”遂吞下解毒丸，便从药箱取了一柄小

刀，俯下身来，道：“得罪了。”

韩侂胄虽口不能言，神志尚且清醒，眨了两下眼皮。宋慈举手一划，扯开他伤处衣衫，再用刀挖进伤处。韩侂胄闷哼一声，虽强行忍住没有叫出声来，身子却剧烈地挺了一下，显是痛得厉害。

宋慈忙按住他肩头，道：“太师别慌，知道痛就表示还有知觉，是好事。”将小刀一旋，已将小箭挖了出来，手法极是利落。

反而一旁的陈跃往父亲陈自强肩头挖了好几下都未能弄出小箭，眼见父亲大汗淋漓，疼痛难忍，再也不敢下手。余月月见状，只得亲自代劳，又道：“现在可以吸血拔毒了，郎君千万要小心。”

宋慈挖出小箭后，先丢到一边，再将嘴唇凑到韩侂胄伤口之处。他自小一得空闲，便要去隔壁王氏医铺观摩名医王且光治病救人，医术虽不及未婚妻余月月，可也不算差，治疗外伤尤其有经验，当即一点一点吮舐，将毒血吸出来。吸到十余口时，黑血逐渐转红，忽听得韩侂胄叫道：“啊，好痒。”

既是伤者已能开口说话，毒性便已拔除大半。宋慈又往韩侂胄肩头强吸了两口，这才从药箱取来外伤药，敷好伤口。岳珂一直站在一旁密切关注，忙到桌面上取了一杯酒，递给宋慈漱口。

众人一见韩侂胄脱险，立即争相赶来扶持慰问，一时前拥后挤，竟有人因此被推倒。

韩侂胄大怒道：“滚！你们都给我滚得远远的！”他气力未复，说完这句话，竟然连站都站不起来。还是心腹堂吏史达祖过来扶了他一把，才勉强站直身子，喘了几口粗气，道：“滚，叫他们这些人都滚。”

史达祖忙扭头道：“各位相公，请先行退去……”

扈从韩侂胄来丰乐楼的禁军统制罗日愿已闻声上楼，便下令卫士驱赶众人下楼。

临安知府赵师霁却抢上前来，大声道：“不，不能走。韩太师未走，

我等岂能先行？况且刺客行刺后消失不见，丰乐楼里的人都有重大嫌疑。在未查清楚真相前，没有韩太师的允准，谁也不能走。”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大义凛然。

韩侂胄怒色稍解，寻思有理，这才点点头，道：“还是赵知府思虑周全，难怪许多人向老夫称赞你能干，一到紧要关头，立即便显露出来了。你是临安知府，丰乐楼是你的地盘，一切就交由你处置。”

赵师^驤道：“领命。”转过身来，大声下令道：“各位，请自去二楼找间阁子休息，没有韩太师的允准，谁也不能离开，不然以同谋罪论处。下官就要搜查全楼、追捕刺客了，有得罪之处，还望包涵。”

众人一时无语，只得默默往楼下走去。不少人在心中暗骂赵师^驤：“这个马屁精，什么搜查全楼、追捕刺客，都是说给韩太师听的。刚才明明他溜得最快，这会儿又威风了起来，还在韩太师面前好好出了一下风头。”虽然嫉恨，倒也有几分佩服他的脑子转得极快，遇事当机立断。

韩侂胄心中恼恨未消，问道：“今日负责丰乐楼警戒的禁军头领是谁？”史达祖道：“回太师话，是殿前司禁军统制夏震。”

韩侂胄道：“立即将夏震逮捕，执送大理寺审讯，以军法处置。罗统制，你立即接管丰乐楼警卫。”罗日愿道：“遵命。”

韩侂胄这才招手叫过宋慈，问道：“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宋慈刚用酒漱完口，张了张口，却只发出“啊、啊”声，说不出话来。

韩侂胄惊道：“你怎么了？”岳珂忙道：“回太师话，他叫宋慈，是太学的外舍生。他虽然事先吃了解毒丸才为太师吸毒，但那毒药毒性厉害，他口中麻痹，说不出话来，等上一会儿就好了。”

韩侂胄转过头去，见余月月和陈跃也是如此情形，这才恍然大悟，心中愈发感激，道：“宋公子，你是老夫的救命恩人。此恩此德，老夫必当回报。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只要你不是要天上的星星月亮，再难办的事，老夫也能替你办到。”

余月月从药箱翻出一束新鲜的草药，自己先拿了一棵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又将剩下的分给宋慈和陈跃。二人便照猫画虎地学她，如兔子般吃草。那草药是余月月出城时顺便在道旁采的，虽然还算鲜嫩，但嚼了一会儿后，便感觉到又苦又涩，到后来简直无法忍受。陈跃忍不住先吐了出来，叫道：“这是什么东西？好苦。”

余月月也吐出草药渣滓，道：“郎君知道苦了，就表明毒性去了。”

韩侂胄呵呵笑道：“小娘子的医术很好啊，你也算是老夫的救命恩人。你叫什么名字？跟谁学的医术？”余月月道：“余月月……”

艳歌行中了三箭，她为其拔毒，吸出毒血最多，依然有些口齿不清。

韩侂胄没有听清，问道：“什么？”岳珂忙介绍道：“这位小娘子是宋慈的未婚妻子，姓余名月月，是福建名医王且光王医师的外孙女。”

韩侂胄道：“天下二王，京先闽光，就是那位跟御医王继先齐名的王且光吗？”余月月点了点头。

韩侂胄道：“好，好，郎才女貌，小娘子跟宋公子堪称绝配。”

余月月道：“太师，你和那两位吃的解毒丸是我花了好大力气才配成的，有几味药十分难得，你可要赔我。”

她倒不是真心想要药钱，而是厌恶韩侂胄和陈自强为人，不愿意将药白花在他们身上。

韩侂胄哪里懂得余月月的心思，还以为她天真无邪，有意恃功撒娇，忙笑道：“放心，老夫一定加倍赔偿。史先生，你回头替老夫办了这事。”史达祖道：“是，下官记下了。”

韩侂胄转头见陈自强受惊不小，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大口喘气，忙命道：“陈跃，你先扶恩师回府，好好养伤歇息。抱歉今日刺客搅了恩师寿宴，日后老夫定有补偿。”

陈跃泣道：“哪敢要太师补偿？为了家父这场寿宴，还连累得太师受

伤，太师不予降罪，陈家已是感激涕零了。”

韩侂胄又转头叫道：“艳娘，你还不过来谢过救命恩人？”

艳歌行早吓得花容失色，勉强扶了女使小环过来，话也说不出，只与陈跃一道向余月月拜了一拜，感谢她救命之恩，这才去了。

陈德武本想留下来陪伴宋慈，但心中究竟还是挂念叔叔，便打了声招呼，道了谢，跟在陈跃后面下楼去了。

韩侂胄见再无外人，这才道：“宋慈，老夫看你比岳珂也小不了几岁，他而今是朝廷命官，执掌军器监。你身为男子，也到了该建功立业的时候了。想做什么官？三省六部，或是想外放为地方官，任你选择。”

史达祖也道：“韩太师历来有恩必报。宋公子若是不喜欢做官，有其他要求，也尽管说出来，金银珠宝，宝马豪宅，无一不可。天下韩太师办不到的事，怕是没有几件。”

宋慈目光闪动，凝视着韩侂胄。今日是他第一次见到韩侂胄真人，而在这之前，奸相、权臣等种种贬义之语作为对方的代名词，早已根深蒂固种植于他心中。他是朱熹的徒孙，而当年大兴党禁、迫害理学弟子的元凶，正是眼前这位威严的老者。

其实韩侂胄跟宰相陈自强比起来，还不算太老，才五十岁出头，加上自小出身富贵、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保养得体，颌下少须，看起来只是中年人模样。然而经过了刚才的劫难后，他的背有些佝偻，不再挺拔，脸上则明显流露出了焦躁不安，眉头深锁，宽额上显露一道一道浅浅的沟壑。虽然这些都增加了他的老态，但却使得他多了几分世俗人情味——原来高高在上、权倾朝野十余年的韩侂胄也有担心畏惧的时候。适才宋慈为他吸毒的时候，他勉强抓住了宋慈的衣襟，即使他不说什么，那份力道也令人感受到了他想活下去的强烈渴望。原来在生死一线之时，人的本能反应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要活下去，千方百计地活下去。

韩侂胄见宋慈沉吟不语，以为他害怕，温言道：“老夫素来有恩必报。宋慈，你无须有任何顾虑。有任何要求，但直言无妨。”宋慈

道：“那好，学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适才韩侂胄亲耳听到宋慈说“我来吸这一位”，言语颇为冷淡，仿佛并不如何将他当朝太师的身份放在眼中。自吸毒以来，他亦一直神态坦然，既不惊慌，也不畏惧，仿佛所面对的只是一个普通病者，这与韩侂胄往日见过的人大不相同。原以为他是淡泊名利之人，必然要先推谢一番，哪知道他竟一口答应了，连岳珂、余月也极是意外。

韩侂胄道：“原来宋公子是个爽快人，老夫喜欢这种性格。你说，你想要什么？”

宋慈道：“学生有两个要求。第一件，学生是朱熹朱夫子的再传弟子，虽然朝廷近来松了党禁，然而朱夫子平生心血依旧被斥作伪学，始终不得正名，朱夫子、赵相公、蔡先生等人死后还背负党籍恶名。每每想来，终是一件憾事。”

韩侂胄道：“老夫明白了，原来你是朱熹的徒孙。”一时沉吟不语。

宋慈言语虽然委婉，但表达的意思却很明白，那就是要让朝廷公开为朱熹和理学正名。这件事并不难办，只是当年驱逐朱熹出朝、定理学为伪学、加害朱熹好友赵汝愚、蔡元定的正是韩侂胄本人，他若重翻旧案，不是等于扇自己耳光吗？旁人只知道他禁止理学，却不知道当年赵汝愚伙同朱熹与他争权时，那可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朱熹被逐，一是因为宁宗皇帝本就不喜欢他；二来朱熹在皇帝面前不断攻讦韩侂胄，他岂能不反击？三来朱熹本人言行不一，落下了口实。他引诱两名尼姑做妾，时刻带在身边。在长沙时，藏匿朝廷赦书不执行，导致很多原该被赦免的犯人继续服刑。任浙东提刑司提举时，收受各处贿赂，一年就得钱好几万。开门授徒，则专收富家子弟，好多要学费。朱熹自己也曾上表认罪，说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承认了“私敌人之财”“纳其尼女”等罪名。朝廷只将他罢免落职，已是格外开恩了。

至于赵汝愚，则更是愚昧狂妄。其人是宋太宗八世孙，宁宗即位后当上了宰相，他韩侂胄同样有拥立之功，却被排挤在一旁。赵汝愚还公

开宣扬“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分明将不利于宁宗，有窥测皇位之意。若不是他及时透过妻子联络姨母太皇太后吴芄芬^[1]，设法请得圣旨，又得到殿前司长官郭杲的支持，罢去了赵汝愚宰相位，现下坐在至尊宝座上的人还不知道是谁呢。

自庆元党禁以来，虽有不少人劝说韩侂胄放松党禁，收取天下士子之心，但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起宿敌赵汝愚的名字。这宋慈年纪虽轻，胆子却当真不小，一张口就是要他为朱熹和赵汝愚平反。

往日回忆和各种复杂滋味在韩侂胄心中反复交替徘徊。换作旁人，他早就拍案大怒，偏偏眼前这个少年刚刚救过他性命。他为人虽然骄横，但却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其启蒙老师陈自强由小小县丞急剧升到宰相高位即是明证。

楼下不断有人来回奔跑，夹杂着呵斥声、叫喊声、哭诉声，大约临安知府赵师霁正调兵遣将，一面搜索丰乐楼一带，一面逮捕拷问可疑人员。忽听得“哗啦”一声，冷不防地吓人一跳，却是西面回廊边上又掉了一块瓦片下来。

韩侂胄又回想起适才惊心动魄的情形，便不再犹豫，道：“好，这第一件老夫答应了。稍后老夫就会下令追复赵、朱二位官职。”

一旁岳珂、余月月均忐忑不安，生怕宋慈就此惹怒这位位极人臣的太师，招来大祸，却不想韩侂胄居然点头同意了，但见他脸上犹有不豫之色，想来答应得勉强，心中仍然不痛快。

韩侂胄又问道：“另外一件事呢？”宋慈道：“本朝太师和宰相今日同时遇刺，此事非同小可。学生斗胆请韩太师暂息雷霆之怒，召回赵知府，请他不要如此大张旗鼓地追查。”

他料想韩侂胄遇刺受伤，若不是余月月凑巧在此，身上又带有药箱，多半此刻已毒发身亡。这位位极人臣的大人物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心中定然恼恨无比，一定会竭尽全力追捕凶手，别说丰乐楼中人人自危，只怕连整个临安城都要翻过来。那临安知府赵师霁虽以精练著称，却常常罗织民罪，没其家赀，以此来发一笔横财。他若利用丰乐楼

行刺一案大做文章，牵连无辜，从中捞取油水，京师不知道又要闹出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了。

韩侂胄一时不明白宋慈的意思，问道：“你想要老夫不追究今日这件事？那怎么可能！”宋慈道：“不，不是不追究，而是请太师暗中派人调查。”

韩侂胄道：“哼，刺客明目张胆地到丰乐楼行刺，若非月娘凑巧在此，老夫和陈丞相都几近丧命。刺客如此胆大妄为，就算找遍京城，老夫也要找他出来。”

岳珂道：“太师，可否容下官插一言？”

他是岳飞之孙，韩侂胄正有意北伐，想借岳飞声名鼓舞军心士气，对其颇为客气，道：“岳郡马有话不妨直说。”

岳珂道：“太师不幸受伤，刺客固然可恶之极，理该将他绳之以法，处以极刑都不为过。但太师可有想过，刺客行刺对象真的就是太师吗？”

韩侂胄目光闪烁，不解地问道：“不是老夫，还能是谁？”

岳珂道：“适才宋慈为太师吸毒时，下官已四下勘验过，箭簇从正西面射来，而西面就是西湖，丰乐楼附近湖面又没有船只靠近，因而多半非人力所为。”

韩侂胄道：“这明明是弓弩射出的弩箭，如果不是人力所为，难道还是青蛇妖不成？”

岳珂道：“当然不会是青蛇妖。适才有竹竿撞上丰乐楼，随即便有箭簇发出。据下官推测，机关很可能就装在竹竿上。下官仔细查看过，虽然看不大清楚，但那竹竿上绑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应该是具弓弩。刺客事先做了精心安排，利用竹竿弹上时的一撞之力，牵发了弓弩扳机，弓弩瞄准的，就是坐在上首的人。”

韩侂胄往西面看了一眼，哼了一声，森然道：“原来还有这等机关。老夫不正是坐在上首吗？这刺客费尽心机，就是要置老夫于死地，老夫

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他。”

岳珂微微迟疑，不便明言。倒是那堂吏史达祖转念间明白了过来，忙低声提醒道：“太师，今日荣王到场，若非他自己竭力谦让，本该是殿下坐在上首的。”

韩侂胄一经提醒，“啊”了一声，这才回过神来，问道：“岳郡马认为刺客行刺的对象其实是荣王吗？”

岳珂道：“这个……下官不能肯定。只是现场物证表明刺客要杀的只是坐在上首的人，但情势千变万化，大约刺客也料不到最终坐在上首的是谁。”

韩侂胄听了，一时踌躇不语。

今日虽是为宰相陈自强举办的寿宴，但韩侂胄是理所当然的核心人物，自当坐在上桌首席，这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然而陈自强是他小时候的启蒙老师，他不愿意当众失礼，所以才力邀恩师与自己并排同坐。换句话说，按照常理，坐在上首应该只有他一人，陈自强坐上来是个意外，这应该就是岳珂所称的情势千变万化，出乎凶手意料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陈自强不会是刺客行刺的对象。至于上厅行首艳歌行被射中，只是因为她凑巧站在上首为韩、陈两人侑酒，连带中箭受伤了。

再说荣王一层。寿宴之前，陈自强虽然亲自出面邀请了荣王，荣王也当场表示同意，但他年纪太小，还不懂事。他那位嗣母杨桂枝杨贵妃又正与宋宁宗另一宠妃曹美人争当皇后，支持曹美人的正是韩侂胄。杨桂枝因而对韩侂胄多有怨言，未必会同意荣王出宫出席寿宴。荣王最后的到来，其实是有些出乎众人意料的。但不管怎样，荣王曾当面向陈自强许诺要来参加寿宴。他是皇子身份，未来的储君，地位最尊，按照制度，的确应该坐在上首，即便是太师、丞相也不能与其并坐，所以刺客的目标也极有可能是荣王。

岳珂又道：“宋慈适才请求太师召回赵知府，改为派人暗中调查，正是因为刺杀目标不明。如果刺客要杀的真是荣王，那事情就复杂棘手多了，刺客一定不简单。”

他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韩侂胄本人的仇家比荣王多得多。而荣王只是小孩子，刚入皇宫没几年，满朝文武都认不全。要杀他的人，一定不是出于私人恩怨，而是涉及皇室内部纷争了。

韩侂胄悚然动容，脸色愈发阴沉起来，但其实内心深处反而松了一口气。被人行刺，肉体的痛楚还在其次，心理上的压力尤其沉重，即使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师也不能免俗。试想天下有那么一个处心积虑要刺死他的人，如何能让他就此释怀、睡得安稳？但若刺客要杀的真是荣王，不过是误伤了他，他心里就好受多了。就这一层心理来看，他倒隐隐期盼那刺客真的是为荣王赵曦而来，甚至有些懊悔，当时真该让荣王坐到上首。如果荣王死了，就等于剪除了杨贵妃的倚靠，曹美人铁定能当上皇后，看她还有什么本领与他争雄？

韩侂胄其实并不讨厌荣王，最初选中赵曦的是左丞相京镗，京镗正是他的心腹。韩侂胄本人亲自指派京镗去做这件事，无非是要示恩于新皇子，无论谁被选中，最感激的必然是主持挑选的人。京镗最终选中了赵曦，称是天命所归。韩侂胄对天意不天意的并不在乎，只要被选中的皇子容易操控就足够了，因而当他第一次看到畏缩不敢向前的赵曦时，相当满意京镗的眼光和选择。孰想深宫中的宁宗皇帝偏爱杨桂枝，将新收的皇子赵曦指给她作养子，令他的精心谋划化作了流水。若是将来荣王即位，杨贵妃就是皇太后了呀！这妇人机警聪明，野心勃勃，将宁宗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她掌权。韩侂胄正考虑建议宋宁宗效仿当年宋高宗的做法，再选一名宗室子弟入宫立为皇子，交给曹美人抚育，再在两名皇子之间取贤者立为太子。他早已经物色好了新皇子人选，只等寻到合适的时机和理由。但若是今晚荣王遇刺身亡，他便再无须寻找任何托词，直接便能上奏请求官家再立皇子了。唉，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啊！

宋慈虽然聪明机智，却远不及韩侂胄老谋深算。他一心要阻止临安知府赵师霁接管此案，忙道：“岳兄所言，正是学生之意。若是像赵知府这般兴师动众追捕凶手，说不定正中刺客下怀，正是他希望看到的。他正想借韩太师之手来搅得京师鸡犬不宁，高兴还不及呢。”

韩侂胄道：“那么依宋公子看，要如何处理这件事？”宋慈道：“我方

在明，敌方在暗，赵知府不知道真凶是谁，真凶却能打听到赵知府的举措。太师何不就此偃旗息鼓，另行指派心腹，暗中调查？如此，真凶摸不透太师真实心意，说不定会庸人自扰，露出马脚来。”

韩侂胄尚在沉吟，史达祖附耳过去，悄悄说了一番话。韩侂胄便点头道：“好，宋公子，老夫答应你的第二件事。但你也要答应老夫一个条件，老夫指派你来调查这件案子。你直接向老夫报告，无须再经过任何官署。”

宋慈听到对方要指派他来调查丰乐楼行刺一案，大吃一惊，忙推谢道：“承蒙太师看得起。可学生只是个太学生，这件案子干系重大，只怕学生没有这个能力。”

韩侂胄道：“哎，宋公子无须自谦。其实老夫早听辛弃疾辛公提过你的名字，听说你才智过人，全仗你，辛公方才寻到了那笔秦氏宝藏。”

辛弃疾寻找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财富一直极为隐秘，事前、事后均未张扬，又因内中牵涉数起凶杀案，更是极力掩饰真相。宋慈虽然知情，却料不到辛弃疾会将这件事告诉了韩侂胄，讶然道：“太师知道这件事？”

韩侂胄道：“不错，辛公曾将宝藏之事原原本本禀报给了老夫，包括最后宝藏落入了山东杨氏兄妹之手。”

岳珂全然不知道这件事，问道：“太师不怪罪辛公吗？”韩侂胄哈哈大笑道：“辛公一心为国筹集军饷，老夫感谢他还来不及，又何罪之有？至于宝藏流失，那是辛公有意让给杨氏兄妹，好让他们在北方招兵买马，牵制金人。岳郡马，你跟随辛公多年，居然不知道他的真正心意？”

岳珂一时无言以对，只得应道：“下官惭愧。”

韩侂胄道：“就这么定了，宋慈，你来负责调查今日的丰乐楼行刺案。岳郡马，你有朝廷官职，负责从旁协助宋公子。这样，他做事方便些。你二人需要用人、用兵、用钱，直接告诉史先生，无所不可。案情有什么结果，立即向老夫禀报。”

宋慈见韩侂胄态度坚决，料想推谢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由自己去查案，总比临安知府赵师霁肆意扰动京师百姓要好，只得上前躬身道：“宋慈领命。”

忽听得“啪”的一声，转过头去，却见余月月脸色苍白，身子摇摇欲坠，手中汤勺落了下来。

宋慈大吃一惊，忙过去扶住她，问道：“月月姊，你怎么了？”余月月道：“鱼羹……鱼羹中有毒……”

宋慈大惊失色，忙转身去药箱中取药。

余月月拉住他衣袖，道：“我没事，我没事。我之前吃了解毒丸，只需要立即将鱼羹吐出来。”一时不及取针刺扎穴位，干脆直接伸手入喉催吐，自行掏了几下，将头一歪，“哇”的一声，残羹喷了一地。

宋慈忙去取酒水给余月月漱口，又不知道酒里有没有下毒，一时呆住，伸出手去，却不敢去抓壶柄。

韩侂胄见余月月吃的正是最大的那钵，也正是丰乐楼厨娘宋易安亲手端上来、专门为他准备的桂鱼鱼羹，脸上黑气大盛。

一旁岳珂看见，料想韩侂胄狂怒之下，多半会立即下令逮捕宋易安及其他厨子、杂役等人严刑拷问，这些人大多无辜，一旦落入急于立功的官差之手，不死也要脱几层皮，忙道：“目下丰乐楼危机重重，不宜久留，请太师立即离开，以策万全。这里的一切，就请交由下官和宋慈来处置。”

韩侂胄尚不肯罢休。史达祖忙道：“歹人手段阴险，无所不用其极，太师是金贵之体，还是先离开的好。”

韩侂胄这才重重哼了一声，拂袖下楼去了。

宋慈忙扶了余月月到一旁坐下，道：“现下可好些？”余月月道：“好多了。怪我自己贪吃，实在不该去动那钵鱼羹的。”

岳珂道：“好在有惊无险。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月娘偷吃这么一

下，我们还不知道鱼羹中被人下了毒。”

余月月笑道：“那我不成了舍身试羹了？你们两个还猜刺客要杀的是荣王，依我看，目标就是韩太师。又是毒箭，又是毒羹，这人是跟他有深仇大恨，非要他死不可。”

宋慈道：“毒箭和毒羹，应该不是同一人做的。”

余月月道：“你怎么知道？”宋慈道：“这箭头上的毒，虽然还没有确切检验过，但月月姊的解毒丸如此快奏效，能令垂死的人迅疾恢复，应该是对症下药，箭上的毒药多半就是最常见的砒霜。”

余月月笑道：“这个还用你说吗？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医师。”

宋慈道：“但这鱼羹里的毒药，却一定不是砒霜。”

余月月道：“你看不都看，如何能这般肯定？我倒觉得鱼羹中的毒药极有可能就是砒霜，说不定并不是有人下毒，而是适才那机关发箭时，有只毒箭射入了鱼羹中，所以才连带鱼羹有了毒。”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测，她果真拿了一双筷子，往汤钵中掏寻，来来回回多次，却没有发现小箭。

岳珂笑道：“月娘别找了。这里面肯定没有毒箭，不然瓷钵最上面的那圈银丝早变黑了。”

官瓷是为皇室生产的专供品，除了美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能够验毒，在釉层较薄的器口烧制有一圈银丝。银遇毒即变黑，若是有人往食物中下毒，一盛入官瓷器皿中，便能立即显现出来。

余月月这才明白过来。又从药箱中取出针包，拈出一根银针，探入鱼羹中，果然没有变色。愈发疑惑不解，道：“可我适才尝过鱼羹后，明明中毒了呀。”

岳珂道：“艳歌行中了三箭，你拔的毒最多，会不会是余毒未清？”

余月月本想说她对鱼羹和箭毒的反应截然不同，肯定是不同种类的

毒药，转念想到若是自己坚持说宋嫂鱼羹有毒，那么厨娘宋易安就是头号嫌犯，她是北方逃归的归正人，多半会立即被加上金人奸细、谋害大宋太师、宰相等罪名，下场惨不可言。就算最后能捉住真凶，只怕她也在酷刑之下非死即残。况且岳珂说得对，如果鱼羹有毒，为何银针会不变色呢？思虑过一回，才道：“这也有可能。”

三人正议着，数名便衣卫士急奔上楼，为首的武官躬身道：“下官是殿前司胜捷军统制罗日愿，奉韩太师命令，听候两位官人差遣。官人有何吩咐？”

宋慈问道：“楼下情形如何？”罗日愿道：“赵知府已派人搜完全楼，现将三楼宾客集中在二楼阁子处，原先二楼阁子和一楼大厅的客人尽数集中在大厅，丰乐楼楼长、采办、厨子、杂役等，分别关押在一楼的迎宾大厅和杂物间里，都还没有来得及审问。”

岳珂道：“赵知府人呢？”罗日愿道：“韩太师发了话，让赵知府也以嫌犯的身份到二楼阁子里候命，说是一切得听宋官人和岳郡马示下。”

宋慈道：“你既是负责禁卫，可有留意有可疑人等出入？”罗日愿道：“没有。”顿了顿，又补充道：“虽则陈丞相特意交代不必大张旗鼓，卫士都是身穿便衣，但其实丰乐楼早接到命令，今日不能接客。只是京畿之地，有来历的人大有人在，总有人能设法进来。不过自从韩太师到达，丰乐楼便已封锁，周边也加强了警戒，只准人出，不准人进。只是到事发时，始终没有客人离开。”

岳珂道：“这很正常，客人傍晚还坐在丰乐楼里，就是要等着看西湖的灯火。”又问道：“那么竹竿撞上丰乐楼西面回廊之后呢？”

罗日愿道：“那时候，想要离开的人就多了，大多是一楼散席和二楼阁子的客人，但都被卫士驱逐回大厅，就地看管了起来。再之后，吴太尉带了一队人马，护送荣王和他的侍从离开。但有一件事很奇怪……”

岳珂忙问道：“有什么奇怪的？”罗日愿道：“入内内侍省高都知跟随荣王出门时，除了他自己的侍从外，还带走了大厅的两个客人，一男一

女，年纪都不小了。那妇人看起来病得厉害，不断咳嗽。”

岳珂奇道：“难道是姜先生和他的女伴？”罗日愿道：“对，那位老先生是姓姜。他认得高都知，说是身边妇人病得厉害，求恳高都知带他们出去，好让他送妇人去就医。高都知发了话，下官也不好强行阻拦。”

岳珂道：“既是有高都知为姜先生二人作保，你为何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奇怪？”

罗日愿道：“奇怪的就是高都知肯出头为姜先生作保。岳官人新入朝不久，还不了解高都知其人，他为人最谨慎不过，多少官员争相巴结他，他既不亲热，也不冷淡，是个典型的不愿意惹事上身的主儿。正因为如此，官家才格外信任他。那姜先生或许有些来头，究竟只是一介平民，今晚丰乐楼闹出了这么大的事，连左丞相、枢密使都还被扣在二楼阁子中，高都知却出面说情，带走了姜先生和他的女伴，这不是很奇怪吗？”

岳珂点点头，道：“将军心思细密，很好。不过那位姜先生也不是普通平民，他是姜夔。”见罗日愿还是一片茫然，便道，“就是那位写了《暗香·疏影》的姜白石。”

罗日愿这才恍然大悟道：“啊，下官听过姜白石的名字。听说他因为诗词写得好，前参政知事范成大范相公还送了一名美女给他。”

岳珂笑道：“正是那位‘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姜白石。大凡世人，对文人雅士总是有几分尊敬之情的。高都知肯为姜先生出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他本是针对姜夔而言，语及“文人雅士”时，心中蓦然一动——他十岁时，父亲岳霖病卒，临死前曾再三叮嘱他，务必搜集先人岳飞诗词、遗文，修编成书，因而他自小有志于文学，投奔到名士辛弃疾门下。虽然文章有成，却在上一年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最终受举荐入朝为官，担任军器监少监，负责大宋军器的制作与督造，与文学无半分干系，不是武官，却与武官无异。他当然愿意为国家出力，尽管外面非议当权者提拔他做执掌军器的最高长官，是因为有意兴兵北伐，想要利用他祖父

岳父的威名，但他仍然不抗拒这份官职，自然也是想为国家尽一份力。只是自他上任以来，日夜忙于公务，似乎与他著书立学的志向渐行渐远了。且大宋自立国以来，推行“与士大夫治天下”，文治蔚然，科举是国家公器，“士君子不由进士第者，为终身之耻”。他虽然已身居中央官署机构的长官，然毕竟是沾了祖父岳飞声名的光，尚没有考取进士功名，终是一大憾事。

宋慈见岳珂忽地发起呆来，忙接口问道：“后来还有谁离开？”罗日愿道：“随后离开的是陈丞相和家人、侍从等，还有艳娘艳歌行、女使小环和她的车夫。外加上适才离开的韩太师一行。除了这些人之外，再无旁人离开。”

岳珂回过神来，笑道：“将军倒是记得一清二楚。”罗日愿道：“下官负责大门警卫，理该如此。”又道：“韩太师有令，任何人要离开丰乐楼，须得到两位的允准。请教二位官人，现下要如何办？二楼阁子的那些大官人都吵着要回家呢。”

宋慈便与岳珂低声商议了几句，这才道：“麻烦将军将今日受邀到场的宾客及从人一一登记后，先放他们离去。再将一楼散席和二楼阁子的顾客也一一登记，但人暂且扣押在原处。请他们少安勿躁，等我们按名册排查后，自然会放他们离去。再请派人叫丰乐楼的头领人物上来。”

罗日愿一一记了下来，又留了几名卫士在三楼，方便宋慈召唤分派差使，这才下楼去办事。

宋慈便请卫士到二楼二二四号阁子叫了同学连世荣上来。三楼出了变故后，连世荣本随同宋慈上来，但随后又与众官员一道被赶去了二楼，再次上楼，满桌佳肴未动，却已是人去楼空。

宋慈道：“小连，你的字写得又好又快，麻烦你来帮我记录现场情形。”

连世荣先将岳珂留在阁子间的腰刀递了过来，又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宋慈道：“我还没有勘验过现场，具体经过，我也不清楚。”

一旁余月月甚是无聊，心中也有话想问宋易安，道：“我想下去找宋姊姊。”

宋慈有心阻拦，但又不便公然令未婚妻难堪，便向岳珂使了个眼色。岳珂会意，忙上前拦阻，道：“月娘最好别去，目下宋易安是重要嫌犯。”

余月月道：“咦，你不是说鱼羹中没有毒吗，为何宋姊姊又成了重要嫌犯？”

岳珂看了一眼卫士，特意将余月月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道：“你来得晚，没有见到宋易安与渔夫对歌的一幕。但你自己也说了，宋易安一向冷傲，她主动跟人对歌，很是古怪。”

余月月道：“是有些古怪。但也许宋姊姊认得渔夫，怕他唱歌惹怒了三楼的权贵，脱不了身。又或者她不认得，只是好心暗示那渔夫快些离开。”

岳珂道：“这倒是有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宋易安知道丰乐楼西面的水中装了机关，她怕渔夫靠近后发现端倪，令全盘计划泡汤。所以不得已才出声对唱，实际上是要打发渔夫走。不瞒月娘，我认得那渔夫，他名叫独孤策，常年漫游江湖，与天下名士结交，宋易安认得他的可能性极小。”

宋慈忽叫道：“岳兄！”岳珂道：“什么？”宋慈却欲言又止，道：“没什么。”

岳珂尚不及追问，余月月便开始反驳，道：“我才不相信宋姊姊跟这件事有关。她历尽千辛万苦，才在临安有了立身之地，她为什么要杀本朝太师，或是荣王？你可别跟我说她是什么金人奸细，她的名字叫易安，取的正是易安居士李清照的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她全家为金人所杀，恨金人入骨，为什么要做金人的奸细呢？”

她的声音又清又脆，语速极快，质问连珠炮般甩了过来。岳珂一时竟无言以对，这才明白为什么宋慈从来不肯同余月月争论。

连世荣却是个好与人争辩的性子，且李清照虽有才藻名，偶饶有丈夫气，然其晚年改嫁后又告发丈夫^[2]，在士林中声名极其不佳，当即笑道：“易安居士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之句，可是亦有‘玉壶颁金^[3]’一说呢。”

余月月自小学医，对文史少有涉猎，闻言一愣，问道：“什么玉壶颁金？”

宋慈忙道：“小连扯得远了。岳兄只是针对宋嫂对歌一事，行刺一事未必就跟她有关。月月姊，你若是累了，不妨先回家歇息。”

余月月摇头道：“不，我要留在这里陪你。万一再出个毒箭什么的，我是大夫，还可以派上用场。”说着说着便笑了起来，不再坚持下楼去找宋易安。

宋慈道：“也好。正好月亮出来了，月月姊不妨过来观赏月景。”

余月月闻声走去西面回廊——果见天上乌云散尽，一轮明月挂在半空，高旷幽远，晶莹璀璨。眼前的西子湖像是睡着了一样，任凭月光在它身上游移、流淌。湖面上银光微微漾起，仿若点点波心闪烁。夜色杳渺深邃，一如千年的冷峻；月光清朗明净，一如千年的皎洁。远处画舫游船灯火通明，水声、桨声、人声混杂成一片，热闹非凡。一方静谧，另一方喧闹，形成鲜明的对比。

忽然丰乐楼北亦有胡琴声悠悠响起，有女子和着音律曼声唱道：“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这是北宋名臣苏轼的《陌上花》，取“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之意。第一任吴越王钱镠有爱妃戴氏，每年春天都要回娘家省亲。某一年，戴氏回家住得久了，钱镠思念不已，便写了一封信寄给戴氏，其中便有“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句。平实温馨，情愫尤重，戴氏接信后感动得当场落泪。此事传扬开去，一时成为佳话。尤其“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之句，被时人赞为“艳称千古”。在这月圆的春夜，一曲吴语《陌上花》唱起，可谓含思宛转，闻之凄然。

听那胡琴和女子声音，似乎正是在丰乐楼外卖唱的金氏父女。这对

父女倒是耐得住性子，丰乐楼内发生了大事，他们即使目不能视物，听也早该听见了，居然还逗留在楼外卖唱。想来谋生不易，亦是为生活所迫。

江水澄澄江月明，江上何人奏玉箏？隔江和泪听，满江长叹声。

不知怎的，宋慈忽然想起几年前在建阳王家医铺的那个晚上——余月月外祖父王且光新丧，她独力支撑门户，伤心不能自持，取出铜笛，斜靠窗前，一曲笛韵，肝肠寸断。

他转头去看未婚妻子，她正怔怔望着远方的湖面，不知是为月色所迷，还是如他一般，亦回忆起了往事？

忽听得东面丰豫门处传来一阵嘈杂声，似乎不断有人惊呼奔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韩侂胄返城时，命侍从驱赶道旁摊贩所致。

岳珂也皱眉道：“会不会是韩太师恼怒之下，随意拿路边的商贩出气？”

正好卫士带了丰乐楼楼长蒋进和采办韩器之上来，禀报道：“蒋楼长和韩采办到了。”

蒋进双腿不停地哆嗦，怕得厉害。韩器之倒是很镇定，上前行了一礼，道：“见过二位官人。”

宋慈见蒋进嘴唇发白，站都站不直，忙道：“蒋楼长不用害怕，我需要你提供丰乐楼全部供职人员的名单。”蒋进道：“名……名册……”

韩器之连忙从怀中掏出一本册子，道：“名册在这里。从楼长到杂役，丰乐楼一共登记有九十二名供职人员，今日到楼里当值的有八十人，其中大堂酒保五人，二楼阁子酒保十人，三楼酒保二十五人，厨房厨子十二人，杂役二十人，其他八人，包括楼长、账房、管库等。名字前面画了勾的便是今日当值人员。未到职的十二人，有两人是挂名的，有五人是请了假的，另有五人是小的手下，负责采办楼里所需物品，平日都是在外跑，不在楼里供职。”

他瞬间便将宋慈需要的信息提供了出来，而且更为详细，不由得使人对他刮目相看。

岳珂赞了一声，道：“韩采办好记性。”韩器之道：“不瞒官人，小的做的就是采办的营生，平日常手的物品数目可比这大多了。如果这点儿都点不清楚，那小的早该砸了饭碗了。”

宋慈道：“这么说，今日几乎是全体人员到职了？”

韩器之见蒋进依旧抖簌个不停，只好代答道：“是的。因为知道陈丞相今日要在丰乐楼举办寿宴，半分马虎不得，所以要求各人均要到职，那请假的五人要么是病得起不了床的，要么就是家中有事回了乡下不及赶回的。”

连世荣道：“只听说有人在禁军中挂名，好拿取高薪俸禄，想不到丰乐楼也有人挂名。”

岳珂问道：“那挂名的两人是谁？”韩器之犹豫了下，才答道：“蒋平和苏汉。蒋平是蒋楼长的侄子，苏汉是参知政事何澹何相公的远房亲戚。”连世荣冷笑道：“果然如此。”

韩器之道：“本朝太师和宰相在丰乐楼遇刺，小的一千人等自知罪责难逃。不过箭似乎是从湖面射来，这应该与酒保、杂役、厨子等人无干，可否请官人先放他们离去？”

宋慈对这位遇事冷静、又多方照顾下人的采办印象很好，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勘验三楼现场，等查验后才能做出决定，抱歉了。”又将他叫到一旁，道：“我有个问题想私下请教韩采办。”

韩器之忙道：“官人有话尽管问，小的知无不言。”

宋慈道：“你可听到不久前的对歌？”韩器之道：“当然听到了。那湖面唱歌的渔夫分明是来捣乱的，但宋嫂居然与他合唱，实是出乎我们大伙儿的意料之外。”

宋慈道：“那么韩采办怎么看这件事？”韩器之道：“小的起初也是奇

怪呀，特意跑去厨房问宋嫂。她正忙得团团转，只说她听到歌词有趣，顺口回唱的。”

宋慈道：“宋嫂可是与那渔夫认识？”韩器之道：“认不认识小的倒没问，不过就算认识，估计宋嫂也没空去认。她是丰乐楼头牌厨娘，平日都是忙个不停，今日更是如此，一早上到现在，根本没有一刻歇过。她身前身后围着数名帮手的杂役，哪里有闲暇往窗外看呢？况且厨房在东南角，她顶多只能望见南面的雷峰塔，是根本不可能看到西面湖上的渔夫的。官人若是不信，可以自己下去瞧瞧。”

最后一句话彻底打消了宋慈的疑虑，忙道：“我只是好奇对歌一事，顺口问问，并无怀疑宋嫂之意。韩采办这就请下楼告诉大家，请他们不要惊慌，只要跟丰乐楼没有关联，稍后就会放他们离去。”韩器之道：“是，多谢官人。”

宋慈又招手叫过余月月，低声道：“对歌一事，宋易安已然没有嫌疑了。月月姊适才说鱼羹有毒……”余月月道：“我是真的怀疑鱼羹中有毒，可又不敢张扬，怕牵累无辜。”

宋慈心道：“月月姊说鱼羹中有毒，肯定是有所觉察。但若就此声张，以韩太师的狠手，丰乐楼人人都难逃一死，不如暗中调查，等查明真相再说。”便将自己的心意对未婚妻说了。

余月月道：“这件事交给我来办，你和岳珂先忙毒箭的案子吧。”取了一只小碗，盛了一碗疑似有毒的鱼羹，转身下楼去了。

宋慈这才得闲勘验现场，一边检视，一边喝报道：“共有小箭十二支。其中一支自韩太师左肩取出，一支自陈丞相右肩取出，三支自艳歌行腰腹取出。另有一支钉在韩太师座椅靠右靠背上，两支钉在陈丞相座椅靠右靠背上，还有四支穿透了首席后的梅花纱屏，射入了东面墙板。”

一旁连世荣运笔如风，一边记录，一边叹道：“听小宋这般描述，眼睛再瞎的人也能明白过来，这簇涂了毒的小箭对准的是首席正中啊。”

岳珂道：“不错，这簇箭虽然是自竹竿上借助机关发出，位置和角度却是精心计算过的，箭簇对准的是首席正中人物。然而韩太师力请陈丞

相并排同坐，所以侍从将他的座位往北面挪了挪，另搬了一张椅子放在他的左首，两张椅子并在中央，箭簇对准的便是韩太师的左肩和丞相的右肩，由此未能射中要害。加上月月凑巧在此，解毒及时，才挽救了中箭的三人。这大概是行刺之人事先全然未能预料到的。”

宋慈点点头，续道：“箭上涂了毒药，虽还未经确认，根据月月解毒时的情形看来，应该是最普通的砒霜。”用手帕包了一支小箭举起来，想了一想，觉得有些不对头，转头道：“岳兄，你执掌军器监已经有一年多了，称得上是武器方面的行家，你来看这小箭如何？”

岳珂道：“不瞒你说，我自问并非孤陋寡闻之人，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形制的箭。”

箭又称矢，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用弓或弩发射，是历史最悠久的攻击性武器。结构上分为箭镞、箭杆、箭羽三部分。箭镞即箭头，通常由金属制成，又分薄匕式、三棱式、圆锥式、平头式四种。薄匕式类似匕首的锋部，镞中有脊，两侧分叶，外缘带刃，两刃向前聚成锋并向后形成倒刺，中脊向下伸出。三棱式镞呈长条形，有三刃棱，上有尖锋，下出铤。圆锥式镞头短而体轻，上锐下圆，形似圆锥。平头式形如圆柱，镞头平而无锋，仅可撞击不能射杀，是专门用做习射时的“志矢”。经过长期的实战后发现，三棱式镞最实用，镞体坚固，平衡性好，准确度高，镞锋锐利，穿透力强，因而到战国末年时，三棱镞已成为军用箭镞的主要形制。箭杆又称“挺干”，一般用竹或木两种材料制作。箭羽则是鸟的羽毛做成。镞和羽都经缠丝涂漆与箭杆相固定。

箭的射击，不仅与选材有关，箭镞形状、箭杆长度、箭羽多少，以及各部分的尺寸、比例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射击质量。一般来说，箭镞愈尖愈锐，杀伤力越强。箭杆越长，箭的飞行越稳定，远距离命中率更高。弩机使用的箭矢箭身远远短于弓箭矢，所以在进行远距离射击和曲射时命中率大大不如弓箭，这也是为什么弩箭虽然可以大批量装备军队、对射手箭术要求不高，却始终未能取代弓箭的原因。箭羽则与箭的飞行速度和准确性关系密切。箭羽太多，会减慢箭的飞行速度，射程缩短；箭羽太少，则飞行时箭身不平衡，影响准确度。通常军事用矢都是带三根尾羽。箭羽以翎羽最好，其次是角鹰羽、鴟梟，最差是雁鹅羽，

遇风易斜窜。

弓箭涂毒始于东汉。当时东汉名将耿恭以弱势兵力对抗匈奴骑兵，命士兵事先在箭头上涂上一种药物，然后对匈奴军喊话：“汉军的箭是神箭，中箭者创口会有怪异情况发生。”后来，匈奴兵中箭者伤口果然溃烂，军中大为恐惧，纷纷道：“汉兵是神兵，太可怕了。”匈奴军由此不战自溃。

毒箭的诞生，大大增加了伤者的致残、致死率，从此在对战中被广泛使用。三国时，关羽率军攻打樊城，遭到曹仁带领的五百名弓箭手的乱箭狙击。关羽右臂中一弩箭，伤虽不在致命处，却因箭头上有毒，毒立入骨髓，右臂青肿，不能动弹，遂请神医华佗医治。华佗一检视伤口便道：“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乌头是一种药用植物，学名“附子”，其茎、叶、根均有毒。遂为关羽刮骨疗伤。乌头从此也变成军中标准配置毒药。

宋慈查验小箭，觉得它锻造得极为精致，应该是出自熟悉军事兵器的工匠之手，绝非民间所出，但毒药却是民间拿来药耗子的砒霜，未免有些不匹配，这才转而问岳珂意见。

岳珂又道：“这小箭外观类似军中弩机用的箭矢，但又有两点不同：军中箭矢，箭镞是三棱式，尖锐异常，这支箭却是扁平形双棱状，箭头略宽一些；军中箭矢，箭杆为木质，这支却是通体铁质，而且比常规的要短一寸。这箭应该是专门打造的，工匠也必是个行家，一定极有经验。”

宋慈道：“可有办法从锻造工艺上追踪到制作的工匠？”岳珂道：“明日天亮后，我拿几支箭到官署，派人打听一下。装配这般大小弩箭的弩机只能用于近距离射击，无法及远，生产极少，打听起来应该不难。”

宋慈道：“那好，追踪小箭来历一事，就拜托岳兄了。”又沉吟道：“这十二支箭，正好覆盖首席正中位置，没有一点偏差，非常精准，不会误伤旁人。要做到这一点，事先需要周密计算和反复实验，如果刺客不是丰乐楼的人，他也一定来这里勘察过多次。”

岳珂道：“不错，刺客必定多次来过三楼。但丰乐楼本就是名胜之地，日日夜夜游客如云，哪怕是普通主顾，只要出得起钱，平日也可以登临三楼，一览风光。只从这一点来寻找刺客踪迹，怕是极难。”

宋慈道：“岳兄说得极是。但既是这一带游客如云，人多眼杂，刺客又是如何瞒天过海，将竹竿机关埋在水中的呢？”

岳珂听后，深感这是目前最该着手追查的线索，便与宋慈、连世荣一道赶来楼下查看。

宋慈想起丰乐楼采办韩器之的描述，顺道到厨房看了一眼，出来时，正好在柜台处遇见如厕回来的宋易安。他犹豫了下，还是问道：“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宋家娘子，傍晚时与湖上渔夫对歌的是娘子吗？”

宋易安大约已经被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爽快地应道：“是。”

宋慈好奇道：“听说娘子个性超脱，面对权贵也是淡然处之，如何会突然与那渔夫对歌呢？”宋易安冷冷道：“这个问题，我没有必要向你们解释，也不会向任何人解释。宋公子，就算你让月月来问我，我的答案也是一样。”

宋慈碰了个软钉子，一时颇为难堪。

岳珂冷不防地问道：“娘子可认得独孤策？”宋易安道：“不认得。三位公子若是没别的事，我先告辞了。”

连世荣道：“你觉得宋易安认识独孤策吗？”岳珂道：“她想都没想便断然否认，应该不认识。回头我看能不能想办法寻到独孤兄，向他确认这件事。不过适才宋易安的态度你们也看到了，我实在不能相信这样一个冷若冰霜的女子，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莫名其妙地与陌生男子对歌。”

宋慈道：“虽然奇怪，但她应该跟行刺一事无干。我刚才去看过，厨房在东南角上，东面有窗，南面只有门，就算走到门口，也全然看不见西面湖面的情形。也许，对歌只是宋易安一时兴起，她事后亦觉得尴尬，所以不愿意再提起。”

来到一楼散席大厅，禁军卫士正一一登记宾客姓名。这些宾客能在当今宰相包下丰乐楼三楼当日进来大厅坐下，大多有些来头，三楼出了事，他们根本不明所以，却被强行扣留在这里，一时颇多怨言。又见到楼上陆续有官员下来，在卫士的指引下离去，愈发骚动起来，纷纷向卫士要求放行。

领头卫士没好气地答道：“适才赵知府在这里，要将这里的每个人逮送临安府拷问，你们怎么没一个人敢出声？这会子只是登记一下姓名来历，就这么多废话？你们想尽快回家，我们还想回家呢。”

宋慈三人也不理睬厅中众人，穿过大堂，来到西面回廊。西湖东岸靠近临安城，为预防水患，这一带堤岸都是由巨型条石垒成。丰乐楼临水而建，西面一段回廊实际上建在堤坝之上，一楼回廊外即是湖水。但地基高出水面许多，人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够到水面的。

再俯身下望，却见那根大竹子底部位于楼西大约一二丈处，笔挺地深插在水里，顶部还吊着一小截绳索。

宋慈道：“看样子，是有人先将竹子深埋在前面水中，设法固定住，再将竹梢朝西拉得弯下水面，用绳索绑住。等时机到来，便自水中斩断绳索，竹竿弹起，径直撞上丰乐楼屋檐。竹竿受阻后，机关随即打开，发出箭簇，竹竿则自行弹了回去。”

连世荣听了，呆了一呆，才忍不住赞叹道：“这刺客行刺手段当真高明，像荆轲刺秦那种自杀式的贴身肉搏，与他一比，简直是小儿科。”

宋慈道：“各有利弊。这刺客计算精确，事先做了周密安排，却只能射杀坐在首席正中的人。情势一旦有变化，如今晚情形，他的计划便不能奏效。”

连世荣道：“但不管怎样，这利用竹竿弹力行刺的方式巧妙无比，刺客自己还可以脱身，从容置身事外，堪称古往今来第一刺啊。”

岳珂皱眉道：“西湖湖水不浅，果真这样的话，得多长一根的竹子？起码得一二十丈吧。”

宋慈道：“我家乡建阳号称‘林海竹乡’，但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的竹子。从竹子粗细来看，似乎也不大可能，也许从中间接了一段。”岳珂往上看了看，道：“瞧不出是两根竹子啊。”

连世荣笑道：“接竹子，不一定要用绳子将两根竹子首尾绑在一起。高明的篾匠，只需用竹刀将大竹子自底部掏空几段竹节，做成一个竹筒模样，再将另一根略小一圈的竹子敲入竹筒，就可以将两根竹子天衣无缝地接起来，那比绳索捆绑牢固多了。我们闽地的大竹筏，包括家常用的吹火筒，都是这么做的。”

岳珂再仔细仰望，果然发现二楼屋檐高度的竹身有一段由细变粗，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竹子也有这么多诀窍，又多学了一招。”连世荣道：“学了一招？难道岳兄还想将这接竹子的方法用在兵器制作中不成？”

岳珂道：“正有此意。”又道，“要将这么长的竹子笔直立在水中，一定埋得相当深了。竹子也许能事先接好，可往水底打桩，水性再好的人，也不可能一时半刻就能完成。他到底是如何避开众人耳目的呢？”百思不得其解。

连世荣道：“也许是趁半夜无人时潜水做的。”

岳珂摇了摇头，道：“这应该不大可能。我来过丰乐楼几次，有一次还是和西子库的官员一起来的，听说丰乐楼虽然也在后半夜打烊，但进货、卸货时间都安排在那个时候，通常忙完就已经天亮了。”转头见宋慈凝视着水面，一言不发，通常是有所发现时他才会露出这副沉思的表情，忙问道：“可是有什么发现？”

宋慈道：“我在想，那竹子，为什么要立在楼西一丈之外？”

岳珂亦是聪明之人，立即想到了疑点，困惑道：“对呀。按照常理，应该将竹子贴着堤岸插入水中，如此，更容易控制位置和方向。”

连世荣道：“岳兄自己不也说过吗，丰乐楼人来人往，刺客要将这么长的竹竿贴着岸边插到西窗外水下，风险太大，隔个一丈远，动静相对就小多了，还有可能避过旁人耳目。”

他随口一语，却是点醒了梦中人，宋慈与岳珂异口同声地道：“游船！”

那竹竿竖立在距离堤岸大概一丈处，一丈凑巧是一艘中等游船的宽度。若有游船凑巧停在丰乐楼西面，挡住了楼里顾客西眺的视线，就不可能有人看到船西的情形。如果刺客利用游船做掩护，就可以避开众人耳目，处理竹竿埋入水中事宜。进来丰乐楼的游客成千上万，但敢将船停在丰乐楼正西面的游船应该不多。宋慈忙命人叫来采办韩器之，向他询问究竟。

韩器之道：“这个……应该不大可能，丰乐楼正西是绝不允许停船的，因为会阻挡一楼大厅客人的视线，有的大船甚至会挡住二楼阁子的窗户。为了解决停船问题，丰乐楼专门在楼后西南角建了一个码头，游船也好，货船也好，都只能停靠在那里。”

连世荣道：“有没有可能是深更半夜客人离开酒楼后，有人潜到西湖水中，偷偷埋下那根竹子呢？”韩器之道：“这也不大可能，丰乐楼打烊后只是顾客离去，楼里还有一拨人继续忙进货、卸货之事，通常都得到第二天天亮。”果然跟岳珂说的一样。

连世荣道：“既然丰乐楼通宵有人忙碌值守，楼匾为什么还会被我来也窃去？”

韩器之道：“楼匾挂在丰乐楼北门门额上，前面还有迎宾大厅，其实是个死角，不走到中间院落，是看不到楼匾的。酒楼打烊后，都是后勤人员在码头和仓库忙碌，都在南面，谁顾得上北面中院和前院呢？这才被那我来也钻了空子。”

岳珂道：“这么说来，我来也一定熟悉丰乐楼的情形了？”

韩器之点点头，道：“他肯定来踩过点。可惜，丰乐楼每日宾客如云，实在无从查起。”顿了顿，又道，“不过小的有一点不明白，那我来也偷别的富户家的金银珠宝，倒能马上变成现钱，却不知偷丰乐楼楼匾有什么用，虽然也算是名人墨宝，可那么一大块木板，怎么能卖得出去？又有什么人敢买官酒库的楼匾？而且那楼匾块头不小，我来也带着

它，不可能再飞檐走壁。据小的推测，他一定是自院落悄悄入西湖，将楼匾浮在水中运走。楼匾已有许多年头，再被水一泡，墨书全泡了汤，还有什么用呢？”

岳珂道：“韩采办分析得有理。临安府查案的人怎么说？”韩器之甚是沮丧，摇了摇头，道：“根本没人听进去小人的话。”

岳珂道：“那么依韩采办看来，我来也为什么要盗窃这块没什么太大用的楼匾？”

韩器之很是意外，道：“岳官人是特意问小人的看法吗？”岳珂道：“是啊，你在丰乐楼工作了许多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你适才的分析也极有道理，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

韩器之道：“其实小的早就想过这个问题。楼匾嘛，是当年楼钥楼中舍亲笔所书，也许是有仇家很不喜欢看到楼中舍的字，所以雇请我来也偷走了楼匾。”

楼钥亦是当世名士，曾任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一度是天子近臣，后因为名儒朱熹辩护而忤逆了韩侂胄，被罢官为民，已闲居在野多年。

岳珂道：“这楼匾在丰乐楼悬挂了许多年，楼中舍也离开京师多年，仇家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动手呢？”

韩器之一时愣住，答不上来，半晌才问道：“那么岳官人以为呢？”岳珂道：“依我看，最大的可能，是你们丰乐楼的竞争对手雇了我来也偷走了楼匾。”

临安酒楼，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类。官营酒楼都归官酒库所有，如南宋点检所辖十三所官营酒库，其中七所设有酒楼，最著名的当属西酒库辖下的太平楼和西子库辖下的丰乐楼。私营酒楼又分为脚店和拍户两类，同是经营酒水食物，不过是高低档之分。私营酒楼也有经营得极有声色的，如三元楼，但地段、规模都无法与官酒楼相比。尤其是太平楼和丰乐楼各自位于西湖边上，沾了风景绝佳的光，是临安最红火的两座酒楼。虽同为官酒楼，却因为对外经营，自负盈亏，不免要暗中互相竞争——丰乐楼花费重金聘得宋易安烹制招牌菜“宋嫂鱼羹”，太平楼立即

请到退休御厨制作“御爱玉灌肺”^[4]；丰乐楼用一色英俊小生做酒保，太平楼则招年轻漂亮女子做跑堂，学昔日汴京樊楼俊糟的模样，个个绾着高髻，腰系青花手巾。两家你来我往，争斗多年，但由于丰乐楼历史悠久，多有文人雅士诗文吟诵，加上地理位置更佳，太平楼始终落在了下风。

韩器之听岳珂说很可能是竞争对手派我来也偷走了楼匾，不禁吐了吐舌头。他心中第一个念头，当然是想到太平楼了，虽不大相信同为官酒楼的太平楼会与盗贼勾结，但也确实只有这种推测才最合情合理。不过这话他无论如何是不敢说出来的，好在岳珂也并未指名道姓说出酒楼的名字。

宋慈却又想起另外一个疑点，问道：“今日是陈丞相生辰，虽则他早已包下丰乐楼三楼，但并未刻意张扬，外人其实并不知道，外面仍然有不少顾客来光顾丰乐楼。但为什么今日除了那唱歌的渔夫试图靠近外，没有其他游船来到丰乐楼呢？”

连世荣也道：“对啊，这一点很奇怪，丰乐楼湖面附近并没有禁军船只巡逻警戒，为什么一只船都没有看见呢？”

韩器之道：“几位官人有所不知，丰乐楼是官酒库，多有达官贵人聚集于此，普通渔夫根本不敢靠近。而客船使用丰乐楼的码头要单独收取租金，价格不菲，游船画舫之类也不爱来此。只需将船停在丰豫门码头，那里分文不取，到丰乐楼这里也不过是几步路的事。再加上客人乘船游览西湖，都是在钱湖门、清波门、丰豫门、钱塘门、余杭门五大码头登船，半个月前，蒋楼长就已派人在各大码头张贴了告示，称近日丰乐楼要疏通附近湖中淤泥，不能靠近，更不能停船。”

岳珂问道：“这么说起来，近日丰乐楼请过专门疏浚湖水的船工了？”

韩器之有些腼腆起来，向后看了一眼，见无人留意，这才压低声音道：“这其实只是个由头，蒋楼长想就此向顶头上司临安府要点钱。”

宋慈道：“那么丰乐楼到底有没有真正请过船工？”韩器之道：“这件

事不归小的管，官人还得问蒋楼长或是账房张瑞才能知道。不过就算是真的有船工来清理附近水域，应该也是在半夜酒楼打烊后。不然那些烂泥臭气熏天，早将客人熏走了。”

宋慈道：“如此，便有劳韩采办去叫蒋楼长过来一趟。”韩器之应道：“遵命。”走出几步，又回转身禀道：“小的突然想起来，其实还真有过一艘停靠楼西的游船。”

宋慈道：“噢，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韩器之道：“每晚都会发生。”

丰乐楼是西子库官营酒楼，每晚酒楼打烊后，西子库都会派来一艘官船，表面看起来是游船，其实是货船，一是往丰乐楼运酒，二是将当日现钱、现银收入尽数收走，这是惯例。而之所以不停在码头，直接靠在西面，是因为丰乐楼每日消耗的酒数量巨大，一坛一坛搬运太过麻烦。丰乐楼专门在一楼大厅东南角回廊处装了一个天秤，类似打水的桔槔，上面是木杠，下面有网子，可以极方便地将楼西船上的酒吊进来，一次数坛，省时又省力。至于往官船中输送现钱，则更加简单，自回廊栏杆空处往船上搭一块木板，将钱装在木箱中，往木板上一推，便自行滑下去了。

宋慈特意去看了一眼天秤，道：“原来如此。这设计当真巧妙无比。”又问道：“丰乐楼由谁负责接应官船？”韩器之道：“管库蔡扬负责接酒，账房张瑞负责交钱，他二人负责官船之事。”

宋慈道：“那好，烦请韩采办将这二位也叫过来。”韩器之应了一声，施礼退下。

正好卫士登记完一楼大厅顾客，拿过来交给宋慈。宋慈过了一遍，一个名字也不认识，更不要说什么发现，便又递给岳珂。

岳珂道：“有没有可能刺客今晚就在丰乐楼中？他精心布置了一切，也许会想着要亲眼看到机关是否奏效。”

宋慈道：“果真如此的话，他一定不会在一楼大厅，也不大可能在二

楼阁子中，更不可能是丰乐楼的人，最大的可能，他混在三楼宾客中。”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刺客想看自己布局的结果，这倒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足为奇。可事情一旦发生，官方会立即封锁丰乐楼，一楼和二楼的顾客都不在受邀名单中，而是自己想方设法地混进楼来，嫌疑最重。今晚若不是宋慈出面，案子继续由临安知府赵师^霁负责的话，这些人都会被尽数逮捕，捆送临安府讯问，那么真的刺客也就难以脱身了。正如连世荣所言，利用竹竿制成机关行刺，既巧妙又高明，最重要的是，刺客可以从容置身事外，不受牵连，所以才有“古往今来第一刺”一说。由此推测，刺客为人谨慎周密，他以普通宾客身份混进丰乐楼的可能性极小。

岳珂也赞同宋慈的看法，便道：“既然已经记下了姓名、住址，不如先放他们离开。”宋慈道：“好。”交代了卫士几句。

卫士躬身领命，转身告知被扣押的客人道：“好了，你们暂时可以离开了。不过近期内不得离开京师，有事自会有人来传唤你们。”

那些人嘟嘟囔囔，不情愿地答应了，忙不迭地起身离去。不少人离开时好奇地打量宋慈几人，心中大约在猜测他们是何方神圣，如何能向禁军下令放人。

忽见余月月欢天喜地地奔了过来，道：“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宋姊姊为韩太师准备的那碗鱼羹没毒。正如岳大哥所言，我适才有所反应，应该是因为之前为艳歌行吸毒，口中余毒未清。”

岳珂道：“月娘如何能这般肯定？”余月月道：“我盛了一碗鱼羹拿到外面给野狗吃。它吃了开心得很，还‘汪汪’摇着尾巴朝我要呢。”

宋慈道：“也可能是月月姊太过劳累，毒物才趁虚而入，不如你先回家歇息。我们这里一时半刻完不了事，估计得到明天天亮。”

余月月也确实累了，道：“那好吧。”又问道，“客人们都已经放了，什么时候才能放宋姊姊她们啊？其实这件事摆明跟丰乐楼无关，谁会在自己地盘行刺天下最有权势的大官，那不是比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还严重吗？”

她说得有趣，岳珂和连世荣都笑了起来。

岳珂道：“月娘说得有理。丰乐楼是官酒库，不比寻常酒楼，就算是酒保、杂役，也须得有人作保才能进来做事，不如只留下首脑人物，先放其他人回家歇息，免得人心惶惶。”

宋慈道：“岳兄既这么说，那就这样办了。”招手叫过一名卫士，命他对照名册放了丰乐楼的人。

余月月登时欢天喜地，道：“正好我可以和宋姊姊一道回城。”又叮嘱宋慈不要太过劳累，说明日一早会去太学为他请假，这才笑着去找宋易安。

禁军统制罗日愿亦拿着一叠名单过来，禀告道：“二楼已经全部登记完了，除了各位官人之外，还有他们各自的侍从、车夫，以及请来侑酒的当红行首，出门时，也一一清点人数。”又道，“吴太尉调派了更多全副武装的禁军来丰乐楼，需要下官立即派人乘船往湖面搜索吗？”

宋慈道：“暂时不需要。不过请将军设法找两名水性好的人，等天亮时，请他们潜入水下看一下这竹竿是如何立在水中的。”罗日愿道：“遵命。”

岳珂大致一翻名单，看到了司农寺丞^[5]张铤的名字，不由得一愣，问道：“张铤张公今日也到场了吗？为何我在三楼没有见到他？”

罗日愿道：“张寺丞吗？他原先在二楼一间阁子中，变故起后，卫士不认得他，将他当作普通客人驱逐到了一楼大厅看管，他自己也未表露身份。但韩太师离开时认出了他，所以叫上他一起走了。”

岳珂道：“张寺丞是一个人吗？”罗日愿道：“有两名侍从，跟他一起走了。”

岳珂道：“我知道了，多谢将军。”罗日愿点点头，抱拳辞去。

连世荣道：“呀，这个张寺丞是不是就是二二五号阁子的老者？我们

让出大阁子后，酒保不知道隔壁二二五号阁子有人，带我和宋慈二人进去，那两名侍从急忙上来拦住，样子气急败坏的，好像阁子里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生怕被我们看见。”宋慈道：“嗯，我有印象。”

他不但有印象，而且印象深刻，只因那二二五号阁子里的老者一直站在西窗前，始终没有回过头来，要么是正集中精力思考着什么大事，要么是刻意如此，不愿外人看到其真实面容。

宋慈还来不及将这处重大疑点说出来，便听见岳珂道：“这可真是奇怪。”

[1]韩侂胄父亲韩诚的夫人是宋高宗皇后吴芄芬之妹，韩侂胄本人也娶了吴芄芬的侄女。宋宁宗赵扩第一任皇后韩氏则是韩侂胄的侄孙女。

[2]李清照晚年孤苦，到临安依附于同父异母弟李迈。李迈官位不显，又将姊姊嫁给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属吏张汝舟。婚后仅几个月，夫妻即因诉讼反目，李清照投书揭发夫谎报参加科举省试次数，以此冒取入官资格。于是张汝舟被除名，遣送柳州（今属广西）编管。按照宋代法律，妻子告发丈夫，即使情状得实，妻子仍要处二年徒刑。但由于有人援手相助，李清照被关押九日便获自由。

[3]南宋初建时，有人秘密向宋高宗上奏，称李清照丈夫赵明诚在世时，曾以玉壶投献金人，贿赂通敌，即所谓“玉壶颁金”。当时得宠御医王继先窥测赵明诚死后留下的大量珍贵金石文物，想以三百两黄金强买，虽未得逞，但始终怀恨在心。

[4]宋宫廷名菜，据《山家清供》载，此菜以“真粉、油饼、芝麻、松子、核桃去皮，加蒟蒻（一种植物，果实椭圆形，可做香料，亦称“小茴香”）少许，白糖、红曲少许，为末，拌和，入甗（zèng古代蒸饭的一种瓦器。底部有许多透蒸汽的孔格，置于火上蒸煮，如同现代蒸锅）蒸熟。切作肺样块子，用辣汁供”，美其名曰“御爱玉灌肺”。

[5]司农寺：官署名。汉有司农，九卿之一，掌钱谷之事。北齐设司农寺，历代沿置，掌粮食积储、仓廩管理及京朝官禄米供应等事务。下领四署。宋神宗时成为推行王安石新法的重要机构，青苗、农田水利、募役、保甲、免役等法都由其制定、推行。

第四章 吹动岑寂

钱塘之潮，天下伟观。每八月涨潮之时，有善泳者手持大彩旗，蹀水于江潮中，溯迎潮水而上，以迎海神伍子胥。有绝顶高手号称『弄潮儿』，能作弄潮之戏，出入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表演各种技巧。



云卧衣裳冷。
看萧然、风前月下，水边幽影。
罗袜尘生凌波去，汤沐烟江万顷。
爱一点、娇黄成晕。
不记相逢曾解佩，甚多情、为我香成阵。
待和泪，收残粉。

灵均千古怀沙恨。
恨当时、匆匆忘把，此仙题品。
烟雨凄迷倏尔损，翠袂摇摇谁整？
谩写入、瑶琴幽愤。
弦断招魂无人赋，但金杯的砾银台润。
愁殢酒，又独醒。

——南宋·辛弃疾《贺新郎》

宋慈尚未来得及说出张镒可疑之处，便听到岳珂称“真是奇怪”，不明所以，忙问道：“有什么奇怪的？”岳珂道：“张镒家有南湖园，是天下最有名的私家园林，号称赛西湖。他本人性情豪阔，最喜热闹，今日却独自来到丰乐楼，不奇怪吗？”

张镒字时可，号约斋，因仰慕北宋名士郭功甫^[1]，又改字功甫。他出身富贵，是循王张俊曾孙。本人亦才华横溢，能诗擅词，又擅画竹石古木，曾向大诗人陆游学诗，跟尤袤、杨万里、辛弃疾、姜夔等诗词大家多有交游。

然张镒之扬名京师，并非其文章才华，而是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有“甲天下”之称。他在临安艮山门内白洋池畔建有一处园林，名南湖园，占地百亩，构筑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名士姜夔曾作《喜迁莺慢》，庆贺张镒新第落成，词云：

玉珂朱组，又占了道人，林下真趣。
窗户新成，青红犹润，双燕为君胥宇。
秦淮贵人宅第，问谁记六朝歌舞。
总付与，在柳桥花馆，玲珑深处。

居士，闲记取。高卧未成，且种松千树。
觅句堂深，写经窗静，他日任听风雨。
列仙更教谁做，一院双成俦侣。
世间住，且休将鸡犬，云中飞去。

时人称南湖园“匠生于心，指随景变”，足见园中景点之多、规模之巨。园区分为东寺、西宅、南湖、北园四大片，东寺为光宗皇帝赐额广寿慧云禅寺，俗称“张家寺”；西宅为安身携幼之所；南湖则管领风月；北园林泉花卉钟萃，最为秀美精致，专供娱宴宾亲之用；此外还有“亦庵”“约斋”供晨居昼读；又有众妙峰山，供畅怀林泉，登赏吟啸。整处园林“幽当北郭之邻，秀踞南湖之上。虽混京尘，而有山林之趣；虽在人间，而无车马之喧”，宛如人间仙境。南宋名臣史浩年高致仕时曾到南湖园一游，赞不绝口，直称乃神仙宅邸。

自从南湖园建成，其风头毫不逊于西湖，成为京城中文人雅集的另一处中心，名流如云，如朱熹、辛弃疾等均到过南湖园。

绍熙五年（1194年）三月，张镒邀请中书舍人楼钥、陈傅良以及待制黄裳、起居舍人彭龟年、将作监黄由、著作郎沈有开等人齐聚南湖园，欣赏满园春光，即席酬唱。张镒作《木兰花慢》词曰：

清明初过后，正空翠、霭晴鲜。
念水际楼台，城隅花柳，春意无边。
清时自多暇日，看连镳、飞盖拥群贤。
朱邸横经满座，紫微渊思如泉。

高情那更属云天。语笑杂歌弦。

向啼鸪声中，落红影里，忍负芳年。

浮生转头是梦，恐他时、高会却难全。

快意淋浪醉墨，要令海内喧传。

又有诸多美妓名姬以歌舞侑酒助兴。富贵之余，宴游高会，湖山歌舞，极意奢华。

宋慈听说张镒豪阔无比，沉吟道：“是有些古怪。不过既是韩太师亲自叫走了张镒，想来对其十分信任。”

岳珂道：“张镒与韩太师关系不错，时常邀他到南湖园宴游，与堂吏史达祖更是交情匪浅，曾专门为史氏的《梅溪词》作序。”顿了顿，又道：“这也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张镒与韩太师、陈丞相关系都不错，他肯定收到了邀请帖子，不去三楼凑热闹，却独自待在二楼阁子，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连世荣笑道：“收到了陈丞相寿宴的邀请帖子，却又托词不去，还悄悄来到丰乐楼，躲在二楼阁子中饮酒的可不只张镒一人，郡马爷你不也是吗？”

岳珂一时语塞，居然无话可答。

连世荣忙道：“岳兄不要在意，小弟只是开个玩笑。关键是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刺客的目标人物到底是谁。如果刺客要杀的是韩太师，张镒当然没有嫌疑，他今日出现在丰乐楼中，或许只是巧合。但如果刺客的行刺对象当真是荣王，这个就很难说了。”

宋慈道：“听起来张镒是个风流浪荡的人物，一向对朝政毫不关心。他为什么会来丰乐楼，我们虽不清楚，但我觉得回头可以从韩太师那里得到答案。既然韩太师信任他，便暂时可以将他排除在嫌疑之外。至于行刺对象到底是韩太师还是荣王，从目前的物证来看，实在难以明确判断。我们只能利用仅有的线索，从刺客是如何安置机关来着手追查。”

他虽年纪最小，阅历、经验远远不及岳珂丰富，却总能从千丝万

缕、纷繁复杂的头绪中拎出一根最重要的主线来，这便是旁人最佩服他的地方。

岳珂点点头，道：“正该如此。”

丰乐楼采办韩器之早领着楼长蒋进、管库蔡扬、账房张瑞到来，见宋慈三人低声商议事情，也不敢惊扰，只静静候在一旁。

宋慈转头看到，忙招了招手，叫几人过来。又见除韩器之外，其余三人皆惴惴不安，便安慰道：“各位不必惊慌，我只是有些问题想问。蒋楼长，你最近有否请过船工来疏浚丰乐楼附近水域？”

蒋进结结巴巴地道：“有……有……这是临安府赵知府……赵知府亲自签字批准了的……”

连世荣道：“蒋楼长向临安府递了文书，申请了经费，赵知府也批给了你，这我们知道。我们问的是，你有没有真的请船工来疏浚湖水？”蒋进道：“有……”

连世荣见他满头大汗，不免半信半疑，又问道：“真的吗？”

蒋进吃了一惊，居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只牙齿不断打战。

还是账房张瑞道：“禀报二位官人，丰乐楼不敢虚报经费，真的请了船工。”宋慈道：“那好，烦请张翁告诉我那领头船工的名字。”张瑞迟疑道：“这个……”

岳珂道：“行刺韩太师的机关安装在水中。这船工嫌疑重大，你难道想包庇他吗？”张瑞吓了一跳，忙道：“不敢，不敢。领头船工名叫任会，不过这个……”

岳珂道：“这个什么？”张瑞道：“这个……本来要请的不是他，文书上写的是顿筑的名字。”

岳珂道：“顿筑？是那个有名的弄潮儿吗？”张瑞道：“原来岳官人也听过他的名字，正是他。”

弄潮儿是指娴习水性、技术高超的戏水游泳者。杭州东有钱塘江，钱塘之潮，天下伟观，每年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最盛，苏轼曾有诗云：“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潮水从远处奔来，刚出海门时，仅是一条银线。往近来时，酷似千万匹白色骏马奔腾咆哮。瞬间到达眼前，变成了一堵立在滔滔江面上的高墙，吞天沃日，浪花飞溅，玉城雪岭，震撼激射，声大如雷，势极雄豪。

自汉代以来，当地民众便有钱塘江观潮的风俗。每每八月涨潮之时，有善泳者手持大彩旗，踩水于江潮中，溯迎潮水而上，以迎海神伍子胥^[2]。有绝顶高手号称“弄潮儿”，能作弄潮之戏，出入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表演各种技巧，而旗尾一点也不沾湿。此即北宋名士潘阆“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诗句所描述情形。

到南宋时，观潮成为京师一大盛事，上至皇帝大臣，下至文人百姓，无不倾城而出，争睹钱塘江潮水风采。江岸上下十余里间，车马塞途，珠翠罗绮挤满两岸，饮食百倍于往时。而弄潮儿因以生命为戏，被视为英雄人物，受到市民的狂热崇拜。有人作《看弄潮诗》云：

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贴贴白旗轻。

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

顿筑便是近年来风头最劲的弄潮儿，其戏水技术无人能及。闲暇之余，他也兼营些水上、水下打捞之类的营生，但由于他的名头极大，酬金自然也比旁人贵出许多。

自从一个多月前宰相陈自强临时决定要在丰乐楼举办寿宴后，楼长蒋进便想从中捞上一笔，他特意向上级官署西子库、点检所和临安府递交了文书，申请一笔疏浚丰乐楼附近水面的经费。临安府心中也有小算盘，欣然同意，还火速向朝廷请批了一大笔钱。最初蒋进递交的申请书上，拟定的疏浚船工便是顿筑，经费当然也是比照弄潮儿的酬金申请。但是款子拨下来后，蒋进并没有如文书上所言去请顿筑，而是另找了一名极便宜的船工任会。本来预定工期半个月，蒋进也只给了任会三天工期和工钱，不过是勉强做了个样子而已。如此，省下的大笔钱，便

可以中饱私囊了。

宋慈弄清楚经过，这才明白为什么楼长蒋进一直如此紧张——想来他见到毒箭自水中而起时，便已猜到事情可能与之前聘请的船工任会有关，他贪污公款一事也将因此暴露。只是也一时顾不上追究楼长蒋进贪污之事，问道：“这任会是什么时候来疏浚水域的？”张瑞道：“就是前几天。”

连世荣道：“一定是晚上开工的吧？”张瑞道：“是。因为白天客人太多，所以只能让船工在酒楼打烊后干活儿。”

任会既是丰乐楼专门请来的船工，他入水办事，即使旁人看见，也不能说什么。如此，他可以从容来安排水中的机关，在目前的情况下，正是头号嫌疑人。

宋慈与岳珂商议几句，忙请罗日愿派人去找船工任会。又命卫士扣下丰乐楼楼长蒋进、管库蔡扬、账房张瑞等丰乐楼首脑人物，将各人分开关押起来，以免他们互相串供。只放了韩器之一人。

韩器之却不肯走，道：“小的在丰乐楼做了二十年，这里就是小人的家，而今丰乐楼有事，小的不能就此撒手离去。”

患难时刻见真情。旁人见他以楼为家，不愿意在丰乐楼落难之时袖手作壁上观，均很受感动。

宋慈道：“如此也好，丰乐楼是临安第一大酒楼，即使歇业，也要有人打理，便暂且由韩采办代理楼长一职。丰乐楼事宜具体要如何处置，等明日我禀报过韩太师后再做定夺。”韩器之道：“是。”

忽有卫士来禀报道：“弄潮儿顿筑求见。”

岳珂道：“弄潮儿顿筑？”卫士道：“正是，他人就候在门外。”

众人意外之极，宋慈忙道：“快些请进。”

片刻后，卫士引着顿筑进来。他大约二三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子，却是瘦削强健，面皮黑瘦，穿着也甚是朴素，布衣短衫长裤与田间劳作

的农夫并无二样，就连最普通的临安市民的服饰也比他要华丽。他如此声名，却是貌不惊人，众人一见，均是一愣。

顿筑被卫士引见给宋慈等人，他见对方均是年纪轻轻，居然也很惊讶，问道：“哪位官人是负责案子的？”连世荣忙道：“宋慈，这位就是。”

顿筑上下打量宋慈一番，狐疑问道：“宋官人是韩太师什么人？”

旁人见他憨直得可爱，一齐笑了起来。

宋慈忙介绍己方三人，又道：“我们跟韩太师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凑巧赶上了，才临时被指派负责这件案子。”

顿筑听了不免半信半疑，道：“凑巧赶上，天下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又朝岳珂打量一番，道：“不过俺倒是听过岳官人大名，你是岳飞将军的孙子。”

岳珂道：“顿君有‘第一弄潮儿’美名，在临安城中闻名遐迩，今日当真是幸会。却不知道顿君来见宋慈有何要事？”他见顿筑年纪甚轻，一时不知该如何称呼，便干脆尊称为“君”字。

顿筑道：“什么顿君顿君的，怪别扭的。俺虚长你几岁，岳官人不嫌弃，就称俺一声‘兄’好了。”这才说起了正事，道：“俺在太平楼饮酒，听说丰乐楼出了大事。适才回家路过这里时，正好见到门前的卫士是相熟的人，便向他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说了一大通，俺虽然没有听得太明白，但似乎是有什么竹竿从水中弹出，机关发射出的弩箭射中了韩太师，对吗？”

宋慈道：“不错，大概情形就是这样。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关，要等天明具体查验过才能知道。”

顿筑也是个爽快性子，直截了当地道：“不瞒各位官人，半个月前，丰乐楼出钱请俺在楼西水下打了两个铁桩。俺刚才听到卫士说起机关后，怀疑那件事跟今晚的行刺有些干系。明人不做暗事，俺听说韩太师指定负责案子的人还在楼里，便想进来告知，这该算是主动报官了。”

宋慈几人本来刚刚怀疑到船工任会头上，却没想到弄潮儿顿筑主动寻上门来，还承认是他往水底打了桩，这多半就是用来固住竹竿的了。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宋慈忙道：“多谢顿兄坦诚相告，还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叙述一遍。”

顿筑便说了大概原委——大半个月前，丰乐楼有人找到他，请他在指定位置打两个铁桩，酬金是五十金，先付一半，完成后再付一半。临安普通人家一年收入不超过二十贯铜钱，五十金相当于五百贯钱，算是一大笔钱。顿筑又刚好需要一笔钱来买条新船，当即心动，便答应了下来。来人遂取出两个桩子，一个是一根粗长的铁管，另一个则是一个巨大的铁钩，均是沉重之物。铁管一半和铁钩三分之一处各带有长长的翼耳，显是考虑到水下泥沙松软，以重石砌上翼耳，便可加固。

来人又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是要秘密进行，不能让旁人知道，因为铁桩是丰乐楼楼长蒋进用来给宰相陈自强贺寿用的，要的就是到时有意意外惊喜的效果；第二是两个铁桩必须准确地打在指定的位置，铁管打在离楼西正中一丈远的地方，铁钩则打在离楼西正中十丈之处，偏一分都不行。铁桩入泥沙后，要打到桩上的标记处，即翼耳部，少一分都不行。

顿筑慨然道：“俺既答应了你，一定做得到。十日内，等俺好消息。”

他自认为能到惊涛骇浪中立于潮头，手中的红旗一点不湿，在西湖湖底打两个铁桩，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次日一早，顿筑将船摇到丰乐楼附近，命徒弟看好船，自己口中含了独门制作的软管跳入水中。那软管用动物肠子接成，长达数丈，一端套在一截竹管上，竹管上缠有数枚鱼鳔，可以浮在水面，带动竹管朝上露出开口，这样他潜水时可以照常呼吸，是他替人打捞水底物品时的专用工具。一路泅渡到丰乐楼西面水域后，查看水下情形。本来西湖湖水不浅，水下浮力太强，人体难以沉到水底，但他天赋异禀，会一种奇特的呼吸之法，只要吐尽胸腹之气后暂时闭住呼吸，就能径直沉到湖底。

他用事先准备好的长线量好位置，作下标记，这才从容离开。

当晚，顿筑再次乘船来到丰乐楼，将铁管和打桩用的锤子、打桩塞丢进了楼西的水中，又将铁钩和另一副铁锤丢到十丈远的地方。他的私船看起来跟普通货船一样，旁人即便看见，也以为他是来丰乐楼送货的。

隔了三日，正是西湖一年一度的游船会。游船会自北宋以来就成为杭州的一大盛事，始于名臣苏轼。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公务之余，常约宾朋共游西湖。大概的次序是：早晨，先在山水最佳的地方吃饭。饭后，再让每位客人领着几名妓女，各挑乘一只船，随便游览。午后，以锣声召集众船，重新集合在一处，登上望湖楼、竹阁等处欢闹，一直到深夜一二鼓，才点着烛火回城。参与游船的妓女人数多达千人。归还回城时，个个华服纵马，踩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下界，引得人们夹道观看，遂成胜景。

后来的游船会再无地方长官出面组织，却成为各权贵富家子弟争相炫耀比拼的传统盛会，呼朋唤友，各携美妓，游船画舫，齐齐出动。每到这一天，西湖水面上船只往来如梭，锣鼓喧天。顿筑亦携了徒弟驾船混杂在其中，趁船多聒噪之时跳入水中，仍然用软管泅渡，先到了丰乐楼西，沉到水底捡了铁管和铁锤。这次有了铁锤的负重，他便可以蹲在水底，照常用软管呼吸，也不会被水力浮上去。打完铁管，他回到船上休息了一会儿，再接着下水打铁钩，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虽然打桩也费了不少力气和时间，但这活计比起在风头浪尖弄潮要容易多了，在他看来远远达不到惊险刺激的程度。而丰乐楼客人的目光和注意力全在远处竞渡的游船上，丝毫没有留意有人在眼皮底下做手脚，还以为那“咚咚”声是岸边助威的鼓声。

打桩一事办妥后，隔了三日，丰乐楼来了人，称已经派人下水看过，楼长蒋进非常满意，将剩下的二十五金尾款结清。又特意叮嘱顿筑一定不要事先泄露。顿筑道：“俺跟太平楼楼长交好，而今为了银子替他的对头丰乐楼打桩，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还告诉旁人做什么？”果然绝口不提这件事，直到适才意外得知丰乐楼事故，他才想到那两枚铁桩很可能跟行刺机关有关。

宋慈听顿筑讲述了经过，大概测算了一下距离长度——丰乐楼一楼高二丈半，二楼和三楼各高二丈，加上地基高于西湖湖面的一丈，算来三楼屋檐距离水面距离大约七丈半。楼西水域稍浅，大约有一二丈深，那铁桩距离丰乐楼一丈远，铁钩距离十丈远，铁桩和铁钩之间的距离是九丈，竹竿长度应该不低于这个数，超过十丈更为保险。如果将竹竿一端插入空心的铁桩，另一端弯下后，用绳索牵在铁钩上。斩断绳索，十余丈的竹竿弹跳起来，差不多正好可以撞到丰乐楼三楼的屋檐。眼下有了顿筑的证词，可以肯定地说，那花费重金请顿筑打下铁桩的人就是刺客。

岳珂问道：“顿兄接下这生意时，没有想过铁桩是用来做什么的？”顿筑道：“空心铁桩能做什么用？不是用来插彩旗，就是用来装填火药发射爆竹烟花之类的。至于铁钩，俺一时想不到用处。不过俺接过比这单古怪得多的生意，也没有感到特别奇怪。”

宋慈道：“来找顿兄的人是谁？”顿筑道：“丰乐楼的蒋平啊，听说是楼长蒋进的侄子。”

宋慈忙命卫士立即赶去蒋家逮捕蒋平，又让人带来蒋进，将顿筑的话说了一遍。蒋进颤声道：“不……这不可能……”

岳珂道：“蒋楼长，你也算是食官家俸禄的人，见过世面，该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自保尚且极难，更不要说庇护你侄子了。”

蒋进道：“小的知道……小的该死……可这……这真的不可能。”

宋慈道：“蒋楼长的意思是，不是你派令侄蒋平去找顿筑的？”蒋进道：“不是，当然不是。”他忧惧到极致，反而镇静下来，定了定神，道：“而且也不会是小人侄子。他哪里去弄五百贯现钱？”

连世荣道：“临安府批了两千贯钱，供你疏浚水域用，绝大部分不是都被你中饱私囊了吗？”蒋进道：“不，不是。那两千贯钱……”

他见事已至此，再也难以隐瞒，便交代了实话——原来临安府批了

两千贯钱，拨到丰乐楼的现银其实只有一千贯，另外一千贯是丰乐楼给临安知府赵师_舜的孝敬，赵师_舜直接扣下了。这一千贯钱，蒋进又取了四百贯孝敬顶头上司西子库和点检所，再取了四百贯孝敬相关上级官署。最后剩下的二百贯，则由楼里的几位首脑人物平分，包括他自己、管库蔡扬、账房张瑞，再加上挂名的蒋平、苏汉，每人到手才四十贯。付给船工任会的三贯工钱，实际上是从丰乐楼账面另外支出。

旁人只听得目瞪口呆。饶是宋慈聪明绝顶，也想不到官库中出来的两千贯疏浚费，到了真正干活儿的船工手里，已是不剩分文，三贯工钱还得东挪西借才能解决。这两千贯现钱，可抵得上临安一千余普通民户一年的收入，就这样被层层瓜分，一文不剩。丰乐楼不过是一座自负盈亏的官营酒楼，已是如此腐败，朝廷官署更是可想而知。一时间，心凉透顶。

岳珂到底久在官场，不似宋慈那般感慨惆怅，忙问道：“顿兄肯定来找你的人是蒋楼长的侄子蒋平吗？”

他倒不是相信蒋进，而是这一群蛀虫只知道贪污官库，中饱私囊，连三贯铜钱都舍不得，又怎肯拿出五百贯来做行刺重臣的冒险勾当？

顿筑道：“来人自称是蒋平啊，俺只听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是丰乐楼长的侄子，是个吃喝玩乐的主儿，并不是真的认得他。”

岳珂道：“这么说，也有可能是人冒名顶替了。”忙命卫士连夜赶去临安府，去找擅画人像的画工来。又道：“麻烦顿兄再多留一些时辰，天亮后自有画工到来，会根据顿兄的描述画下那蒋平的相貌，再与蒋平真人对比，便可知真伪。”

顿筑道：“好，正好俺明日也没什么事。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俺多少有些责任，几位官人不是也在等天亮查验机关吗？俺倒是可以效劳。”

岳珂大喜过望，道：“如此，实在太好了。”又问道：“顿兄下水需要些什么物事？我这就叫人去准备。”

顿筑道：“那根竹竿还立在水中，俺上下可以借助竿身，不需要特别之物。”想了想，又道：“还是准备一根长绳吧，俺的铁锤、打桩塞都还

沉在水中，正好可以一并捡回来。”

岳珂应道：“是。”又特意为顿筑安排了一间阁子休息，请采办韩器之取了一些酒水来招待。

连世荣是个旱鸭子，对顿筑出入海潮、湖水如履平地之水技十分佩服，自愿作陪，要向这位名动京师的弄潮儿请教游泳之术。

顿筑摇头道：“不是俺想藏私，俺还真没什么可教你的，游水弄潮这些，俺天生就会。不过人各有所长，你是太学生，会写文章，这些俺就不会。”

连世荣忙道：“我可不是天生就会写文章，也是自小勤学苦读，为此没少挨长辈的骂。不如这样，我也不学什么水技了，顿兄谈谈你的弄潮经历，或许我可以将其写成一篇文章，他日若能流传，后世也可知你弄潮儿顿筑的美名。”

顿筑道：“俺风里来，浪里去，不定哪天就跟着海神走了，还要那些名声做什么？”

他虽质朴醇厚，不过人终有虚荣之心，还是乐于谈论生平得意之事，当即挑了一件事谈了起来。

岳珂见顿筑、连世荣二人似是颇为投缘，倒也难得，微微一笑，自下楼来。却见宋慈独立西窗，扶栏而站，目光深沉，凝视着湖水，忙走过去问道：“怎么了？”

宋慈叹道：“我现在才明白曾祖父当年弃官不做的心情。”

宋慈曾祖宋翔从小就有“神童”之称，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中进士，曾为名将张浚参议官。后因见朝政腐败，有志之士难有作为，便主动辞官归隐。

岳珂料想宋慈是因临安知府赵师^舜等人贪污公款一事而失望，便道：“官场总是有正邪对立的两方存在，自古便是如此。若正义之士总是

因为失望等原因而隐忍退让，那么邪恶一方的势力便会越来越大。你心中早明白这个道理，不然也不会答应韩太师，接下这桩案子。”

宋慈叹道：“我当然不会退让，只是有时候……心中忍不住难过。”

忽有夜鸟自丰乐楼俯冲而下，张翅掠过水面，猝不及防，吓了二人一跳。

岳珂心有所感，随口吟诵道：“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得几时？不见而今汾河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又见宋慈抬头观月，生怕引起他伤怀，忙自我解嘲道：“而今春光正媚，花不尽，月无穷，李峤这句诗太不应景了。”

宋慈却丝毫没有留意“花前月下”之类，道：“岳兄，我想到一件事。那竹竿不会自动弹起，必定是有人触发，对不对？”

岳珂道：“当然，只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时机。这个不难做到，只需一名善泳之士游到铁钩上方，斩断绑住竹竿的绳索，由于在十丈开外，距离丰乐楼甚远，又是夜晚。对方不但不会被人发现，还能从容逃走。”蓦然想到宋慈言外之意，失声道：“要把握准确时机，必须得有人在楼上向湖中人放出信号。”

宋慈道：“正是如此。”叹了口气，道：“我事先未曾想到这一点，处置不当，居然亲手将刺客内奸放走了。”

岳珂道：“我也没有想到。若是明日韩太师怪罪下来，我与你同担责任。”顿了顿，又道：“不过这样看来，张铍反倒没有嫌疑了。”

机关上的箭瞄准的是首席正中的座客，若是目标人没到，或者人到了，又没有坐在首席，一切苦心便白费了。所以一定有内奸在三楼，亲眼看到目标人物坐在首席后，这才向湖中同伙发出信号。

如此推测，便能肯定刺客的目标一定是韩侂胄了。无论在朝在野，是官是民，都能想到这样的场合，一定是韩侂胄坐在首席。荣王到来只是个意外，大概刺客之前也未料到。还好荣王赵曦虽是皇子身份，却也不敢与本朝太师争座，这大概与他究竟并非宁宗皇帝亲子有关。而韩侂

胄之所以大难不死，全在他尚有一点尊重恩师之心，拉了宰相陈自强并排同坐，原先正中的座位被往北挪了两尺，由此才避免了毒箭直入胸腹的命运。

而司农寺丞张铤固然有种种可疑之处，但他人在二楼阁子中，对三楼的情形一无所知，也无从向湖中人发出信号，断然与行刺事件无干了。

韩侂胄邀请恩师并排同坐，三楼的内奸亲眼看到，但仍然向湖中同伙发出了信号，原是这行刺方案事先筹备多时，花费了无数金钱力气，甚至请到了顿筑这样的弄潮儿，方能安置妥当，若是就此放弃，岂不太过可惜？而内奸亦知道小箭上涂了毒药，只要射中目标，即使不在要害之处，也会毒发身亡，所以才冒险一试，按预定计划发了信号。

岳珂道：“可三楼宾客如云，除了官员外，还有警戒的禁军卫士，服侍上菜的酒保，助酒的当红妓女，叶适一类的文人雅士，甚至还有假叶适这样不请自来的人物，算起来不下百人。我这里的名单，第一份登记的是三楼宾客及侍从，第二份登记的是一楼大厅和二楼阁子的客人，第三份则是丰乐楼供职人员，但事实上，第一份和第三份名单上的人当时都可能在三楼，也都有可能是行刺的内奸。这要如何查起？”

宋慈道：“机关装在湖西，湖中人也是在楼西十丈之处，要发出信号，必须得走到西面围栏。这样，有些人是可以排除掉的，譬如艳歌行，她当时正站在韩太师身后，不可能走到围栏去发信号。我只是打个比方，艳歌行自己也中了箭，受伤最重，当然绝无可能是内奸。”

岳珂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竹竿弹起时，陈丞相正要祝酒词，因而大多数人都是各就各位的，比如荣王坐在韩太师右首，谢丞相坐在陈丞相左首。”

宋慈点点头，道：“正是如此，这些官员可以直接排除掉。寿宴既已开始，各人已就座，再走去围栏观赏月色风光便会显得十分奇怪。还有一点，内奸到西面围栏，向湖中同伙发出斩断绳索的信号。这信号到底是什么呢？是事先约好的手势？还是灯火烛光之类？无论是什么，肯定会显出异样来。当时三楼在场那么多人，总有人会留意到这些怪异之

处。”

岳珂道：“有了头绪就好办了。我们只需按照名单，一一向当时在三楼现场的人问话，逐一取证排查，再比照各人证词，迟早可以揪出内奸来。”

宋慈道：“但取证得暗中进行，一旦被旁人知道我们问话的目的，内奸多半会因此编出谎话来。第一份名单怕是要由岳兄你亲自出面，你是朝廷官员，与他们是同僚，问上几句表示关切，他们也不会疑心。”

岳珂道：“我还可以请德武兄来帮手，他是陈丞相的侄子，身份比我更有利，与这些官员议论丰乐楼发生的事，旁人更不会疑心了。”

宋慈道：“嗯，这第三份名单，就由我来负责吧。”

岳珂道：“你尚有许多事要忙，何不请韩器之帮手？他为人重情重义，又有担当，当年还不远千里到建阳王氏医铺求医，跟你也算得上有缘。也可以叫上月娘，她本性开朗，还为宋易安治过病。眼下大伙儿都知道韩太师指定你专门负责调查行刺案，寻常人都不敢正眼看你，月娘出面可比你方便多了。我知道你不愿意她卷入这些事，但你人在这里，她就放心得下吗？”宋慈想了想，道：“也好。”

由此及彼，一提到月月，岳珂忽然想到远在江州^[3]的妻子赵师滢来。他自从与赵师滢成亲，便是聚少离多，他人在外奔波，赵师滢则一直留在江州老宅与公婆同住。他来京师上任，本也想接妻子前来同住，但想到赵师滢是堂堂郡主身份，自小养尊处优，奴仆成群，而自己为官清贫，在京师还是临时租住的住处，她跟着自己，只会吃苦，不如留在老家，尚有亲人可以互相照应。

宋慈见岳珂忽然出神不语，料想他正怀念江州的妻子，心中居然怅然起来。身边的这些朋友，陈址娶了岳瓊，陈成父娶了辛穉，岳珂娶了赵师滢，而他也将要娶余月月。他们这几对人人称羡的才子佳人，是真的两情相悦吗？师滢，她远在他乡还好吗？

夜凉如水，思绪渺然。情感似乎重新抬了头，他好像又重新变回了几年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她仍然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少女。

清风缓缓拂过湖面，吹动岑寂，在深深的夜里传播开来。月色多么美好，却不一定为世人所钟情。千里婵娟，离别愁苦，在黑夜的映衬下便是一份煎熬。可此时的月夜，宁静祥和，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莫名的抚慰。但抚慰的到底是什么呢？他的心，还是她的心？

天光微明时，赶来逮捕船工任会的卫士先折返回来，称根本找不到任会这个人。任会与丰乐楼签有契约，上面登记有住处，卫士按照地址寻去，却是城北一座荒废了许多年的宅子，人称“断肠宅”。

岳珂闻言心中一动，忙问道：“断肠宅？莫不是女词人朱淑真的旧宅？”卫士道：“是曾住过一个姓朱的女子，后来投水自杀了。”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杭州钱塘人氏，宋孝宗时期在世。她出身于官宦家庭，小时候家境富足，受过良好的教育，通音律，能诗善画，加上天生丽质，是名动一方的美女，被誉为“文章幽艳，才色清丽”。少女时，她爱上了寄居在朱家读书的一名士子，然终迫于父母之命，嫁给一名文法官吏为妻。官吏不通文学，夫妻因志趣不合而不睦。朱淑真失望之余，将一腔幽怨诉诸笔下，抱怨道：“鸥鹭远洋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依。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以休生连理枝？”她终日郁郁寡欢，含思凄婉，只能吟诗作词打发时日，又有诗云：“朱粉慵调倦理妆，知音难遇有情郎。可怜一片西湖月，只向深闺照断肠。”

后来丈夫纳妾，朱淑真便与他分居，自行回到娘家居住。寂寞之余，曾作《生查子》云：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诗中记录的便是朱淑真少女时与情人的约会。最终，她又与昔日恋人旧情复燃，重新好上。然人言可畏，情人承受不了风言风语的压力，

还是与朱淑真分手。她遂悒悒抱恨投西湖自尽，其墓在杭州青芝坞。

尤为可惜的是，朱淑真过世后，父母将其生前文稿付之一炬。直到二十年前，士子魏仲恭辑录朱淑真的残作，刻印出版，取名《断肠词》。朱淑真死后，父母迁居他处，旧宅日久荒废，被人称为“断肠宅”。

岳珂跟随辛弃疾学习文学时，亦曾读过朱氏《断肠词》，虽是女流之辈所作，却是清新婉丽，一唱三叹，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堪比女词家李清照。他虽来京师日久，却时时困于公务，不及游览诸多名胜，忽听卫士说任会留的住处便是朱淑真旧第“断肠宅”，不免意外之极。

宋慈道：“分明是个假地址了。这丰乐楼签订契约的人实在糊涂，居然没有看出端倪来。”忙上来二楼阁子叫醒顿筑询问。

顿筑道：“临安的船工没有俺不知道的，但从来没有听过任会这个人。”

宋慈道：“任会自称从前是跑船运的，也就是最近来到临安落脚。”顿筑道：“俺几乎日日在码头厮混，船工也好，船运也好，都没有听说过任会。”

宋慈又命卫士带来楼长蒋进，问他是如何找到任会这个人的。蒋进哭丧着脸答道：“是小人侄子蒋平找来的，说他做活儿好，工钱便宜。”

正好卫士捕来蒋进的侄子蒋平，宋慈命人将他带到顿筑面前，问道：“请顿兄打桩的人是他吗？”顿筑道：“不是。那个人比他矮，看起来比他结实多了。”

宋慈遂与岳珂找了间空阁子，命卫士带蒋平进来，又请连世荣从旁记录。

蒋平人在城中，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到丰乐楼，只见内外禁军密布，这才意识到出了大事。被带来二楼阁子时，见叔叔蒋进亦苦着脸被卫士押在一旁，还以为之前贪污事发，一进来阁子，便慌忙跪下磕

头求饶。

宋慈道：“你先起来。我问你，你是如何找到任会的？”

蒋平道：“任会？”岳珂道：“就是你寻来疏浚水域的船工任会。”

蒋平见这两位官人虽不苟言笑，态度还算和蔼客气，也让自己站起来说话，忙道：“小的愿意说实话，愿意将功赎罪。这次的事，全是任会起的头。”

原来蒋平喜欢喝花酒，时常流连中瓦子一带的妓馆，但他毕竟不是挥金如土的豪门公子，因此欠下了不少债务。前些日子，他在丽春院认识了一名男子，名叫任会，二人一见如故。任会甚是大方，主动替蒋平还了酒债。蒋平心中感激，与任会称兄道弟，又问起对方来历。任会自称刚来临安，手下有几艘船，原先是专替人运货的，现在想在京师安顿下来，但临安人极其排外，他深感难以立足。

蒋平拍着胸脯道：“我叔叔是丰乐楼楼长，认识的官员不计其数。下个月，陈丞相的生日寿宴还要在丰乐楼举办呢。有机会的话，我叫我叔叔把你引荐给那些权贵。”

任会连声道谢，称蒋平是生命中的贵人，奉承得他心花怒放。又问道：“听说每年朝廷要拨一笔款子疏浚西湖，哥哥可能帮小弟接到这个活计？”蒋平为难地道：“疏浚西湖是临安府的事，我们丰乐楼一点插不上手。”左右望了一眼，低声道：“哥哥告诉你实话吧，朝廷确实有款子拨给临安府，临安府却从来不找专业船工，而是征发民间役夫，只给极少的工钱，大部分钱全落临安知府自己腰包了。而且就算能托人接到这差事，钱又少，活儿又苦，哥哥不缺钱花，何必出头揽这事？”

任会笑道：“赚不赚得到钱还在其次，那名声可就大了，不是正好还可以跟临安知府攀上线吗？我任某人从此也能在临安有一席之地。”蒋平恍然大悟道：“原来贤弟深谋远虑，倒是哥哥我比不上了。”

任会道：“小弟倒有个主意，哥哥不是说陈丞相下个月要在丰乐楼办寿宴吗？何不让丰乐楼出面，向临安府请一笔款子，专门用来疏浚丰乐楼附近水域，好为陈丞相寿宴做准备。临安府拨下的钱，小弟一文不

要，只求哥哥能将这差事让给我，好让我有个扬名立万的机会。哥哥得了实惠，小弟则得了名头，一举两得。”

蒋平细细一想，觉得这主意极好，有赚无赔，何乐而不为。便立即来丰乐楼找叔叔商议。楼长蒋进也是敛财黠货之辈，不但飞快地按照任会的建议往临安府递交了申请款子的文书，还特意强调为慎重起见，预备请弄潮儿顿筑来主持疏浚之事。当然，他亲自去递交文书时，亦求见了临安知府赵师^舜，说明疏浚的“必要性”。赵师^舜心领神会，不几日就批下了款子。相关人等分了钱，疏浚活儿自然就装模作样地交给任会。蒋平还特意与任会立了契约，写明工钱两千贯，其实实付只有三贯。

一旁记录的连世荣听得勃然大怒，将笔往桌案上重重一顿，怒道：“你们这些人当真是贪心不足，整整两千贯现钱，居然能贪得一文不剩！”

蒋平连忙跪下，连声道：“小的有罪，小的该死。”又咬牙切齿地道：“这全怪那任会，有心引诱小人贪污，他才是罪魁祸首。”

岳珂问道：“你可知道如何能找到任会？”蒋平道：“小的没去过他住处，我们平日都是在丽春院碰头。”

宋慈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命卫士带蒋平出去，单独关押起来，等画工来了画出任会的相貌，再做处置。

岳珂道：“看来一切都是这个叫任会的人精心布置的。有意亲近蒋平，又用极为牵强的理由说服他申请疏浚款子，其实一切都是在为他自己创造安装机关的机会。”

宋慈道：“其实任会的计划漏洞甚多，只要稍微警觉一点就能发现，可惜，蒋平不但听进去了，居然连蒋楼长也完全照办。”

岳珂叹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时，人便极容易被蒙蔽住眼睛。所谓利欲熏心，即是这个道理。”

连世荣道：“任会这个人也不简单，谋划周密不说，还能花大价钱请动顿筑打桩，财力一定非同小可。”

岳珂道：“这个人不光是财力雄厚这么简单。竹竿上机关用的弩箭是专门定制的，工艺上乘，堪比军器监最好的箭矢，这是专业工匠的手艺，非一般铁匠可比。我大宋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任会能请动军匠为他冒险，一定大有来头。”顿了顿，又道：“但有一点我不明白，既然任会这般能耐，能请人制作出工艺精良的箭矢，为何箭头上抹的毒却是普通的砒霜呢？”

砒霜号称“阳精大毒之物”，民间常用其来药耗子。人中砒霜毒后，一般不会立即死去，而先是感到口渴、恶心，接着出现剧烈腹痛与呕吐，再不及时解救的话，一个时辰后就会虚脱昏迷，直至死亡。因为砒霜最为常见，民间解毒之法颇多，如萝卜须、防风、白矾、甘草^[4]等，调制服用得当的话，均能解砒霜之毒。

而军中武器装备，乌头为标准配置毒药，中毒者会立即眩晕、肢体麻木，丧失活动能力，比砒霜毒性更强，毒发更快，也更难解。昔日三国名将关公中乌头毒，神医华佗亦无药可解，只能采取开刀刮骨疗伤的方式。

任会费尽心思，安排下如此周密的计划，一定跟韩侂胄有深仇大恨，非要他死不可，然而世上的毒药千种万种，为何不用更厉害的、中毒立死的毒药，一定要用最常见的砒霜呢？

连世荣道：“也许任会料想韩太师一定会独自坐在首席，这十二支箭对准了他的胸口要害，绝不会落空，毒药从一开始就只是后备计划。”

岳珂道：“这次行刺事件，从安排到施行前后有一个月时间，但任会起码为此谋划了好个月。他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一定事先考虑过种种可能性。即使毒药只是后备计划，也该选用更为致命的毒药，至少不该是砒霜。试想一下，如果小箭上涂的是乌头，中箭的三人还能活到现在吗？”

宋慈道：“韩太师三人能被及时施救，当场缓解了过来，其实还有很关键的一点，他们中的毒剂量并不大。那机关绑在竹竿上，深埋于水中，而砒霜是可溶于水的，即使机关外裹了油纸，但水无孔不入，那箭上的砒霜之毒还是会慢慢淡去。如果是乌头，就另当别论了。此毒不能

溶于水，所以才被选作军用，风雨中战斗时也能使用。”

岳珂道：“正因为弩箭很像是出自军匠之手，我才觉得箭头涂上乌头更为合理。”

宋慈道：“如果箭上真的涂的是乌头，艳歌行中箭最多，中毒也最多，必死无疑。就算月月及时上来开刀抢救，也只能在韩太师和陈丞相中选一人，另一人很快也会死去，而被救的人也未必能活，这全要看运气了。”

连世荣道：“但不管怎样，箭头上涂的确实只是砒霜呀，这是事实。也许你们两个都高估了任会，他自认为计划万无一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用毒药杀人。”

岳珂道：“世上的确有一些人是不屑于用毒的，像我们昨日在丰乐楼门前遇到的毕再遇毕叔叔，他生平最反感使用毒箭，认为军人就该真刀明枪，以武力一决胜负。”

连世荣道：“有没有可能任会也是毕将军这种人，他只是定做了机关箭矢，但他手下人觉得不保险，临时买来一包砒霜，涂在了箭头上？又或者任会本来选了一种遇血即死的毒药，却被什么人用砒霜调了包？”

岳珂笑道：“这些都是我们凭空猜测。不过我不得不说，我们三人中，以你想象力最为丰富。”连世荣道：“多谢郡马爷褒奖。”

岳珂道：“好在蒋平见过任会多次，可以请画工根据描述画出面貌来，再设法追捕。”转头见宋慈又开始出神，忙问道：“你可是又想到了什么？”

宋慈道：“岳兄适才说，任会起码为行刺这件事谋划了好几个月。我在想，这整件事中，最难做到的是什么呢？”

连世荣道：“最难的当然是安装机关了，尤其是打桩，那可是水底打桩，而且还要在众人眼皮底下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如果任会不是花重金请出顿筑，怕是世上再无第二人能够做到。”

宋慈道：“安装机关固然极难，但却不是最难之处。如果陈丞相没有将寿宴安排在丰乐楼，任会的这一切心思不是都白费了吗？”

岳珂蓦然醒悟，道：“你的意思是，任会也跟说服蒋平一样，出面游说过陈丞相或是他身边的人，建议将寿宴安排在丰乐楼？”

宋慈道：“陈丞相虽住在官宅，但想来宰相府的园林应该也不小，他为何一定要将寿宴选办在丰乐楼呢？丰乐楼固然风光秀丽，堪称杭州之冠，但包括太师、宰相在内的众多官员齐聚在城外，本身就是大忌，安全、警卫都难免会有疏漏。”

岳珂道：“丰乐楼是官酒楼，算是临安府下辖的机构，或许只是临安知府赵师霁为讨好韩太师和陈丞相而主动提出来的建议。陈丞相贪财是众所周知的事，他在自己家里操办寿宴，一切花费都得自掏腰包，若是改在丰乐楼办，花销很可能就由丰乐楼、也就等于是官库出了。如此，能省下一笔钱，还能收取价值不菲的贺礼，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断，他命卫士带来楼长蒋进，一问果是如此——此次寿宴由临安知府赵师霁交办下来，开销全是丰乐楼垫钱，先行记账，寿星陈自强没掏一文钱。

连世荣连声赞叹道：“郡马爷，了不得，你到底是官场上的人，这么精深的门道，你瞬间便能猜到。”

岳珂道：“但宋慈提醒得对，为保万全，任会一定还是会游说赵师霁或是陈丞相。当然他是不会自己出面的，多半也收买了什么人。要想更快地查出三楼的内奸是谁，可以从这方面着手。”宋慈道：“如此，就必须得请德武兄帮忙了。”

连世荣见左右并无外人，低声道：“有一句话，虽然明知道不该问，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我们当真要帮那位太师去捉任会吗？”

自韩侂胄当权以来，把持朝政十余年，信用私人，任意卖官，导致吏治混乱，满朝小人。也就是最近他有兴趣兵北伐，才开始松弛党禁，笼络天下士子，又擢用如辛弃疾之类的力主恢复之士，但朝政腐败依旧。天下盼其倒台的人不计其数，偏偏宁宗皇帝极信任他，到了言听计

从的地步。

韩侂胄亦知道朝野之间非议他的人极多，干脆学起昔日奸相秦桧，下令民间禁修私史，又让心腹主修国史，想通过篡改历史来掩饰自己的“政绩”。宋慈家乡建阳以刻书闻名，建本名扬四海，韩侂胄一道禁修令下，许多书坊因被官府查抄、罚款而破产，天下爱书人无不恨韩入骨。

连世荣言外之意，无非是暗示像韩侂胄这类奸臣，早该早日倒台才对，任会行刺他，即使是出于私仇，其实也是在为民除害。如果任会被捕，势必遭受最残酷的刑罚，最终被判磔死，下场奇惨无比，这可不是许多正义之士希望看到的。

宋慈一时无语。还是岳珂道：“大宋天下有律法。任会行刺现任朝廷命官，触犯了律法，理该受有司制裁。我们如果放他一马，等于也触犯刑律，自己受罚还在其次，韩太师必然还会另外派人追查这件案子。若换作临安知府赵师霁来接手……”

连世荣极反感这位狗吠知府，忙道：“快些别提这个赵师霁了。两千贯钱他都能贪污一半，再让他来接手这件案子，他肯定要将所有相关、甚至不相关的人直接抓进临安府拷问，给得起钱的就放人，给不起钱的就冠上个与刺客通谋的罪名，不知道多少人家破人亡了。算了，刚才的话当我没说，我们还是努力去捉这个任会吧。”

宋慈道：“嗯。别的不说，我既答应了韩太师，必当竭尽全力，查清楚这件案子的真相。”

连世荣道：“不过这赵师霁贪污疏浚公款一事证据确凿，如果我们告诉韩太师，他应该当不了临安知府了吧？”

岳珂道：“你人不在官场，不熟悉官场上那一套。你当那一千贯钱全落赵师霁自己腰包了吗？肯定也是要拿出一部分来上供的。这位狗吠知府，可没少拿民脂民膏来向上司溜须拍马。”

连世荣道：“这么说，即使我们有了人证、物证，去向韩太师告发赵师霁，他也不会有事？”

岳珂道：“当然了，你用贪污公款这件事去告发赵师^舜，那是绝对扳不倒他的。但如果去跟韩太师说，是赵师^舜主动提议在丰乐楼举办寿宴，其人居心叵测，这类的话倒可以令他迅速去职。”连世荣道：“太好了。回头韩太师再询问案情，我们就如此叙述一番，让这位狗吠再也做不了知府。”

岳珂见他当了真，道：“我只是开个玩笑，事实上，我们绝对不能这么做。如果我们也要使用诬良为娼的手段，跟那些小人又有什么分别？”

连世荣道：“那照你说，该怎么办？”岳珂道：“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置吧。”

连世荣道：“你夫人师滢是朝廷郡主，跟赵师^舜同辈，论起来你和他沾亲带故，他还是你顶头上司，你可千万不要徇私。”岳珂道：“这个你大可放心。贪污这件事不足以扳倒赵师^舜，但用它来做文章救人总是可以的。”

连世荣一愣，正要问他想救谁，忽有卫士来禀报道：“顿员外已经下水了，罗统制命小的请几位官人下去。”

三人闻言，急忙赶来一楼散席大厅。

天已经大亮，东方曙光已露，尽是红灿灿的朝霞，看样子今日会是个艳阳天。顿筑当真是水性奇好，动作又快，宋慈几人到回廊时，卫士正用绳索将他自水下捡到的铁锤拉上来。却见水面上空空如也，丝毫不见人影。

等了一会儿，忽见顿筑从竹竿处冒出头来，大声道：“前面铁钩处，俺已经查看过了，这是铁钩上绑着的残余绳索。”一面说着，一面举起绳索抛将过来，旋即潜下水面。

卫士急忙取钩挠将绳索打捞起来，搭在栏杆上滤水。

又隔了一会儿，顿筑重新冒出头来，道：“竹竿底端大小正好与铁桩内环差不多，再上面一短截一短截的竹子互相套接起来，套得很紧，人

力难以拔出。岳官人，借你腰间宝刀给俺一用。”

岳珂便摘下长刀抛了过去，顿筑举手抄起，再度潜入水中。片刻后，只听见竹竿“嘎嘎”响了两声，略略摇曳了几下，便朝西倒了下去。顿筑冒出水面，拖着竹竿来到岸边，早有卫士守在码头，七手八脚将竹竿拉上岸来。

岳珂早已命人准备了一套干净衣衫，忙亲自捧了毛巾和衣服去迎接顿筑，又道：“画工已经到了，还要麻烦顿兄再多坐一会儿。”

顿筑道：“无妨。”将长刀还给岳珂，又道：“俺已从底部将竹竿斩断，但那铁桩打得极深，四周又有好几层条石压死了翼耳，凭我一人之力，断然是取不出来了。”岳珂道：“现下已然不碍事，船只可以照常来往，铁桩就暂时留在水底吧。”

他命卫士引了顿筑去见画工，自己则到岸边来查看那绑在竹竿上的机弩。那弩臂比寻常的军弩要小，用销子卡在竹身上。弩弓上有个封闭的铁盒，内有上、中、下三排共十二个卡槽，用来安装弩箭。奇异的是，边上三排卡槽各向左、右微偏，显是要覆盖更大的射击范围；弓弦竟是钢丝；弩机则用极细的钢丝牵引到竹竿顶部。当竹竿撞上丰乐楼边缘，钢丝受力收紧，便会打开铁盒，牵发弩机，射出弩箭。

连世荣道：“岳兄，你执掌军器监，算是军器行家，依你看，这弩也是定做的吗？”

岳珂点点头，道：“这种弓弩设计，我从来没有见过，非但是行家，还是大行家所为。即使是我辖下的一流工匠，也没有这等水平。我若知道设计这弓弩的人是谁，一定要请他来军器监做事，只为刺客设计机关实在太浪费了他的才华。”

又来看绳索，也是藤丝所织，既轻且韧，也不是寻常集市上所能买到的物品。

这任会谋划这一切，不可谓不殚精竭虑——他在施行了种种谋略后，终于促使宰相陈自强同意将寿宴安排在丰乐楼，又调动了天下水性最好的弄潮儿顿筑，动用了最高明的工匠设计机关，在丰乐楼发动惊天

一击，却最终功亏一篑。回想之前林林总总的心血，瞬间付诸流水，颇令人遗憾。也令人感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再周密精确的计划，也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人算究竟不如天算啊。

再回来大厅。那一大早被从被中强拉出来的画工是临安府专职画师，极有经验，很快根据顿筑的描述画出了假蒋平，又根据蒋平的描述画出了任会的相貌。比照一看，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宋慈心道：“接近蒋平的任会，和去找顿筑的假蒋平，都是口才极佳之士，具有相当说服力，应该就是同一人，可偏偏画工画出来两张完全不同的画像。嗯，蒋平麻烦缠身，恨不得要立即抓住任会，他是绝对不会撒谎的。顿筑是有名的弄潮儿，官府也曾慕名请他去教习水军水技，却被他谢绝。他虽为人憨厚，却知道官场黑暗，是非极多，很有可能对那行刺韩侂胄的刺客生出同情之心，故意对画工乱说，画出另一个完全不像的人来。”

心如明镜，口上也不道破。转头去看顿筑，正好与他目光对上。他眼睛闪出一丝异样，迅疾扭转了头，拱手告辞。岳珂忙谢了顿筑，亲自送他出门。

连世荣道：“虽然顿筑事先并不知情，可究竟是他帮刺客打了铁桩，算是帮凶，韩太师知道后必然不会放过他。岳兄有没有提醒他，让他暂时先躲起来？”

岳珂道：“顿筑打桩一事，只有他自己和那假蒋平知道，他不说出来，没有人知道。以他弄潮儿的盛名，也决计没有人怀疑到他身上。他却主动来告知真相，令案情有了重大突破，算是自首。况且他还下水帮助我们取回竹竿等证物，足以将功赎罪。”

连世荣道：“但听闻韩太师其人睚眦必报。当年太学生敖陶孙仅因醉酒题诗讽刺了他，便被他派兵千里追捕。另一位华岳因上书忤逆了他，更是差点被他整死，至今还关押在建宁府圜狱中。昨天的事非同小可，他几近丧命，没有立即狂性大发，搅动全城，搜捕凶手，全是因为宋慈出面制止了他，可他心中愠怒未平，绝不会轻易放过涉入行刺一案

的人。”

岳珂道：“顿筑处境的确不妙，韩太师是要重罚他，还是轻松放过，就要看我们如何向他禀报了。依我看来，韩太师那个人极好面子，当年太学生敖陶孙便是利用了这一点，才免受刑罚。目下韩太师急欲提高声望，只要强调顿筑自首有功，又是京师第一弄潮儿，赦免他可以收揽人心，韩太师应该会顺水推舟。”

昔日太学生敖陶孙在三元楼饮酒，酒酣之时于屏风上题诗，大力嘲讽韩侂胄。敖陶孙酒醒后知道大祸即将临头，逃出临安，一路奔逃回福建家乡，最终还是被追兵追上，押回临安受审。敖陶孙连称三元楼屏风上的诗非他本人所作，又大力吹捧韩侂胄如何如何。韩侂胄遂展颜一笑，不但放了敖陶孙，还准他重回太学。而今敖陶孙早已中进士，步入仕途为官。

连世荣嘟囔道：“怎么能将顿筑与敖陶孙那软骨头相提并论。”但目下顿筑身陷困境，要想救他，也只能采纳岳珂的办法了。

宋慈也道：“我会特别向韩太师说明这件事，请求他对顿筑从宽发落，免于追究。”

岳珂道：“既是现在有了任会和假蒋平画像，发出通缉告示捕人要紧，我先和罗统制将证人、证物移交去临安府，再回来这里与你们会合。”宋慈道：“好，我留在丰乐楼，与连兄一道整理一下笔录文书。再到四周看看，也许还会有什么发现。”

岳珂刚将楼长蒋进、蒋平等一行人押走，采办韩器之便慌里慌张从楼上下来，叫道：“宋官人，你快到三楼看看。”

宋慈见他脸色诡异，料想出了大事，急提一口气，奔上三楼一看——一只大花猫侧躺在首席桌案上，已然死去。它的脑袋正对着那钵最大的桂鱼鱼羹，唇边、胡须上犹有鱼羹残迹。

韩器之颤声道：“鱼羹……韩太师的这碗鱼羹有毒。这下……这下我们丰乐楼谁也脱不了干系了。”

宋慈走到桌边，一摸花猫，身子已然僵硬，死去至少已有两个时辰了。应该是昨晚所有人下楼后，那花猫闻见鱼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爬了上来，偷吃鱼羹后中毒而死。可那瓷钵上沿的一圈银线并没有变色，表示钵中的鱼羹无毒呀。

当然，世上也有一些无色无味的麻痹一类的毒药，能躲过银线的检验，然而那都是极为难得的奇药，普通人是决计弄不到的。如果真有人将银线不能验出的毒药下到了鱼羹当中，想要对付的应该就是韩侂胄。可惜的是，昨晚寿宴之时，韩侂胄还没有来得及品尝这钵鱼羹，西湖水中机关便已发出，寿宴一惊而散。而这钵所谓专门为韩太师精心烹调的桂鱼鱼羹，实际上只有余月月一人尝过，当时她立即有所反应，声称中了毒，但旋即采取措施自我催吐，将吃下去的鱼羹呕吐了出来。因为汤钵上的银线并没有变色，岳珂怀疑余月月有中毒反应是因为之前吸毒后余毒未清所致。虽然余月月仍有疑虑之色，但也同意了岳珂的看法，大概她不希望在有真凭实据之前给丰乐楼的宋易安等人带来灾祸。她就是这样善良的男孩子，刀子嘴，豆腐心。

但最终证明鱼羹无毒，还是余月月盛了一碗拿下楼去喂野狗，而狗吃后并没有事。难道是月月撒谎了吗？这当然不可能。难道是昨晚宴会散后，有人趁三楼无人之时，有意往鱼羹中下了毒，再放猫上楼，想以此证明鱼羹有毒，然后嫁祸给什么人？鱼羹有毒，首先受怀疑的当然就是宋易安，由她延展至丰乐楼其他人。然而她虽然厨艺高超，名闻京师，究竟只是个厨娘，什么人会用能避开银线检验的难得奇药来陷害她呢？

宋慈一时难以想通。他昨晚离开三楼时，曾留下一名卫士把守，预备等天亮后再过一遍现场，以免遗漏线索，忙招手叫过负责留守的卫士，问昨晚他和岳珂几人下楼后，可有人来过这里。

卫士道：“韩采办半夜来过一次，问可要收拾一下三楼的残羹冷炙。小的说宋官人特别交代过，三楼的一切物事都不能动。”

韩器之道：“可小的昨晚上来时还没这只死猫啊。”

他本一直不敢看那只死猫，此时语及，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立即

全身一抖，慌忙转过头去，神态仓皇之极。丰乐楼出事后，上下人等自知难逃责罚，无不惊慌失措，唯有他临危不乱，处事冷静，还帮了宋慈不少忙。此时他却如此畏惧一只死猫，旁人看到不免奇怪。

连世荣问道：“韩采办，你到底是怕这只猫，还是因为鱼羹中有毒，怕担责任呀？”韩器之道：“不怕官人见笑，小的自小就怕见到猫。”

他身为男子，却肯公然承认怕猫这等丢脸的事，也足见为人坦荡。

连世荣忙安慰道：“没事，人人都有怕见的物事，我最怕鬼了。”

韩器之勉强一笑，定了定神，才道：“昨晚宋官人命小的暂时代理丰乐楼事务后，小的就四下收拾了一下，后来又走到三楼，问需不需要打扫一下。卫士说了宋官人交代过，小的也就算了。不过小的也没有立即离去，因心中好奇，特意走到围栏处，想看看那竹竿上到底是什么机关。看了一会儿后，就直接下楼了。小的离开时，真的还没有死猫出现。”

卫士也道：“当时小的也在场，可以证明韩采办说的是实话。”顿了顿，又道：“不过，半夜时楼上曾有过声响。”

他奉命留在三楼保护现场，因为三楼再没有旁人，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大厅，又是狼藉一片，很有些异样的感觉，他便下了半层楼梯，坐在楼梯口。到半夜时，忽然听到三楼有声音，急忙赶上来，却是一只夜鸟展翅掠了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动静。

宋慈沉吟道：“夜鸟惊飞时，我和岳珂兄正在一楼围栏处，也有留意到。花猫应该是那个时候爬了上来。”

韩器之道：“既然再无旁人上来，会不会早有人往鱼羹中下了药？”一语既出，他又摇头否认了自己的猜测，道：“这不可能呀。就连宋嫂本人都没有下毒的机会，旁人怎么可能下毒？”

宋嫂鱼羹是丰乐楼的招牌菜，宋易安自然也是丰乐楼的头牌厨娘，她有六个供她专用的杂役，烹制时，总是候在她左右，随时为她递上所需的佐料。宋易安以女子之身，能在酒楼业有如此地位，自非浪得虚名之辈，她本人也是精益求精，每锅鱼羹入汤钵后，她都要自己先品尝一

口，以试火候和口味如何。昨晚的桂鱼鱼羹也好，草鱼鱼羹也好，她都一一亲自品尝过，厨房几十号人亲眼所见，之后便带领酒保端鱼羹上楼。这期间，连路上多停一刻的机会都没有，楼长蒋进更是要求宋易安亲自捧上桂鱼鱼羹，好借她的名头奉承韩侂胄，没有任何人有下毒的机会呀。

连世荣却蓦然想到一事，失声道：“不对，有人有机会。”一时心中起伏不定。

他想到的有机会下毒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念念不忘的临安名妓艳歌行。他虽然人不在寿宴现场，却在行刺案发后负责笔录，他也趁机向卫士多方打听艳歌行在寿宴上的言行表现，虽是出于私心，却对各种细节知道得远比旁人清楚——宋嫂鱼羹上桌后，丰乐楼楼长蒋进说了一番话，韩侂胄便令众人趁热品尝宋嫂鱼羹，还亲自动手为宰相陈自强盛了一碗。正当陈自强举勺时，艳歌行上前阻拦，称要先为寿星敬酒。于是陈自强放下碗勺，举酒站了起来，恰在此时，西湖水中机关发起，最终打断了寿宴。此时仔细回想这一经过，艳歌行上前阻止陈自强品尝鱼羹，未免太过凑巧。或许是她知道鱼羹中有毒，若是陈自强先行品尝，便会立即毒发身亡，而真正的目标人物韩侂胄断然会立即离去，事先的计划全泡了汤。她既知道鱼羹中有毒，很可能就是那个下毒者，自从宋易安将鱼羹摆上首席，靠近过桌案的只有她和韩侂胄、陈自强三人。可她是京师当红妓女，历来靠侍奉权贵生活，为什么要谋害时下大宋最有权势的韩太师呢？外人盛传她背后有极厉害的贵人，莫非是她背后所谓的贵人要与韩侂胄争夺朝政大权，所以派她出面毒害对手？

韩器之忙问道：“谁？谁有机会？”连世荣踌躇道：“这个……其实我也是瞎猜……”

他毕竟还是爱慕艳歌行的美色，不愿意就此说出她的名字，因为一旦说了出来，即使她仅仅是涉嫌，也会被立即逮捕下狱拷问。美人受此荼毒，就算劫后余生，怕再也不是什么美人了。

韩器之却不肯罢休，追问道：“到底是谁？是寿宴上的人吗？”

宋慈却道：“不会是寿宴上的人下的毒。昨晚我未婚妻子还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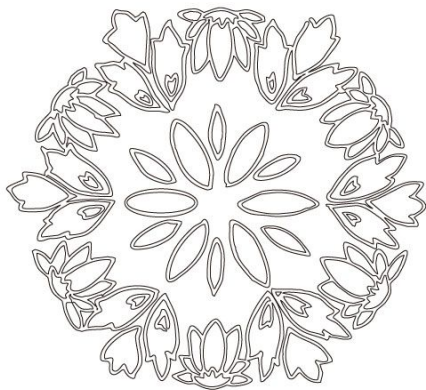
时，也偷尝了一口鱼羹，并没有什么事，而且之后为了进一步证明，她还特意盛了一碗鱼羹拿下去喂狗，狗也没事。”

连世荣忙道：“对对，是我想错了，我倒是将这一层给忘了。”

宋慈道：“如果真有人下毒，一定是在我们所有人离开三楼之后。”卫士道：“可小的一直守在楼梯口，除了韩采办外，没有旁人上来过呀。”

众人一时猜不到其中关窍，陷于苦思沉默中。

韩器之忽道：“小的想到一个人，那个人能做到，我来也。”又特意补充道：“我来也能无声无息地窃走丰乐楼的楼匾，迄今逍遥法外，这等本领，怕是天下没几个人能做到。比起偷楼匾，趁无人时潜上丰乐楼往鱼羹中下毒，不过是小菜一碟。”



[1]郭祥正，字功甫，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史传其母梦李白而生，少年即倜傥不羁，诗文纵横奔放，酷似李白，有飘逸之气。少时曾拜访过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呈上诗作。梅尧臣阅后惊叹道：“天才如此，真太白后生也。”有《金山行》一诗，中有“卷帘夜阁挂北斗，大鲸驾浪吹长空。寒蟾八月荡瑶海，秋光上下磨青铜。鸟飞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蓬莱久闻未曾往，壮观绝致遥应同”句，被称为“造语豪壮”。当时诗坛大家郑獬、潘兴嗣等也纷纷以“江南又有谪仙人”“人疑太白是重生”等诗句称誉。

[2]伍子胥：春秋时楚国大臣。因父兄被楚平王杀害，只身逃到吴国，后借吴兵击败楚国，破楚都郢，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终报父兄之仇。吴王夫差继位后，不听伍子胥“联齐抗越”的主张，公元前484年赐伍子胥宝剑，令他自尽。伍子胥在愤恨之余，留下遗言，要家人于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挖出，挂在东城门上，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吴王夫差听说后怒极，将伍子胥的尸首用鸱夷革裹着抛弃于钱塘江中。后吴国果然被越王勾践所灭，夫差羞于在阴间见到伍子胥，用白布蒙住双眼后才举剑自尽。后人因伍子胥忠心为国，却惨遭赐死且沉尸水底，将他尊为海神“水仙王”之一。传闻举世闻名的钱塘江潮即为伍子胥愤怒下所兴，所以当地流行在涨潮时派出善泳者迎接伍氏。王充《论衡》也说：“子胥患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

[3]江州：今江西九江。岳氏江州住宅为岳飞生前所置，岳珂所著《鄂王行实编年》载：“武穆乐施疏财，不殖资产，不计生事有无，所得赐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足，则资粮于私廩。九江有宅一区，聚家族之北来者。”岳飞正名后，岳霖（岳飞子，岳珂父）奏请朝廷归还江州田宅，岳飞夫人李娃即携全家从岭南（岳飞家属流放地）回到江州旧宅。

[4]防风：中药，为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防风的根。性味辛、甘、微温。主治头眩痛、恶风、风邪、目盲无所见、风行周身、骨节疼痛、烦满等。白矾：即明矾，具有收敛作用，外用能解

毒杀虫、燥湿止痒，内用止血、止泻、化痰。但内服刺激性很大，故除了用于铅绞痛外，一般均外用。北宋京师开封第一大酒楼樊楼之得名，即因曾是白矾集中交易地点。甘草：豆科甘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和根状茎用作中药，能补脾和胃，缓急止痛，祛痰止咳，解毒。

第五章 片时春梦

杏花花色又红又白，会随着花期发生变化，此即大名士杨万里所云：『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目下正是杏花花期尽时，落英纷纷，如同白雪一般，在春风中回旋飘洒，极见超逸。一时间，几疑是在春梦中了。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南宋·陈与义《临江仙》

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应天府南京^[1]，不久即在金兵的追击下放弃登基之地南渡，驻跸扬州，在那里设置行宫。金军再次大举南下时，宋高宗又弃扬州逃到杭州。

杭州号武林，又称钱塘，次称胥山。武林又作虎林，原是杭城之西灵隐山的称谓。钱塘得名于钱塘江，是一直沿用的古县名。胥山即指吴山，是内城南山脉的总称。三种代称均得自山水，形象地描述出了杭州“地倚山林，环抱江湖”的天然地理面貌。

杭州城在隋代便初具规模，大运河开通后，因是大运河的南终端，一跃成为交通枢纽，到唐代时，已跻身大城市之列，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东南名郡。五代时期，杭州成为吴越国首府。大宋得天下后，吴越王钱俶又主动向大宋纳土称臣，因而杭州未受中原战乱影响，一时成为南方乐土，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号称“东南形胜第一州”。宋初名士潘阆有《酒泉子》赞道：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
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

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

别来隋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

稍晚于潘阆的词人张先则有《破阵乐》道：

四堂互映，双门并丽，龙阁开府。

郡美东南第一，望故苑、楼台霏雾。

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吴歌处处。

近黄昏，渐更宜良夜，簇簇繁星灯烛，长衢如昼，暝色韶光，几许粉面，飞甍朱户。

和煦。雁齿桥红，裙腰草绿，云际寺、林下路。

酒熟梨花宾客醉，但觉满山箫鼓。

尽朋游、同民乐，芳菲有主。

自此归从泥诏，去指沙堤，南屏水石，西湖风月，好作千骑行春，画图写取。

与张先齐名的大词人柳永更有《望海潮》云：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三位词人笔下均极尽灿烂华丽之状，可见北宋年间的杭州已是美轮美奂，令人流连忘返。

传说柳永《望海潮》咏钱塘之词远播四方，为金主完颜亮所闻，“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他每次派使节出使宋朝时，都要暗中派画工混在其中，目的即是观摩宋京师临安山水。画工归国后，便将所见描摹成画，制作成屏风。完颜亮还派人在吴山绝顶上画了自己的像，并在上面题诗，其中有“万里车书已混同，江南岂有别江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表明他要灭亡南宋的勃勃雄心。可惜他最终身死名裂，既未能掳获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称的宋高宗妃子刘氏，亦未能亲眼得见杭州的繁华。

宋高宗赵构逃到杭州后，亲眼见到杭州烟柳画桥，楼台霏雾，不是人寰是天上，已有定都于此的心意。然而当时宋、金尚未议和，朝堂上仍然是主战派占据上风。为了恢复中原需要，大臣们大多强烈建议将京师定在江宁府建康。如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卫肤敏道：“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唯钱氏节度二浙而窃居之，盖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远狭隘，欲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难矣。前年冬，大驾将巡于东也，臣固尝三次以建康为请，盖倚山带河，实王者之都也，可以控扼险阻，以建不拔之基。”迪功郎张邵也上书说：“钱塘僻在海隅，其地狭，恐金人闻之，谓我弃江淮而退……诚非持久之便。”

当时一些领兵大将也赞成定都建康。宋高宗一时有所顾忌，不得不妥协，下诏道：“钱塘非可久留之地，便当移蹕江宁府。”

然而很快南宋朝廷再度被金兀术军队追得望风而逃，宋高宗感到所谓的建康“险实天设”“可控扼险阻”等，不过是句空话。比起莅临前线的建康，杭州显然要安全得多；比起收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保住自己的性命显然更为重要。高宗皇帝最终下定决心，升杭州为临安府，宣布以临安府为“行在所”，相当于正式定都于此了。

名儒朱熹曾对此评价道：“东南论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诸方水道所凑，一望则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应处。临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视外面，殊不相应。”

他认为宋高宗最终定都于僻居一隅的临安是重大失策，由此失去了恢复北方的机会，深为惋惜。

由于临安无险可恃，许多仁人志士都跟朱熹看法一样，认为南宋朝廷选择它作都城并非万全之策。甚至在宋高宗退位、宋孝宗即位后，仍有人上书极言迁都。如名士陈亮以临安地势低于西湖，容易引发湖水倒灌为由，主张移都建康，并在武昌^[2]设立行宫，联控江、淮、荆、襄，实现北伐恢复大计。

自从南宋小朝廷定都后，迁都之议不绝于耳，但临安作为京师的地位从来就没有真正动摇过。这座城市由于成为“天下首善之地”，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一时间，城池苑囿最富，风俗人物最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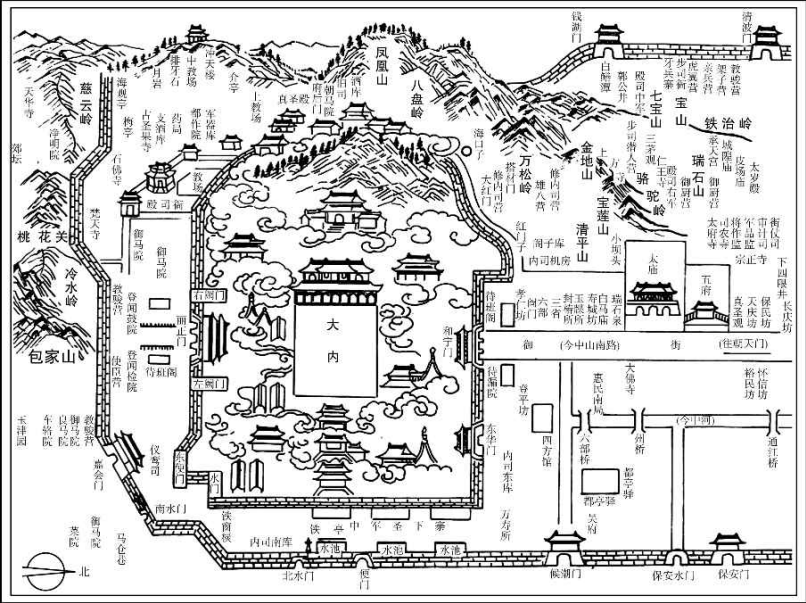
临安府下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於潜、富阳、新城、盐官、昌化九县，其中钱塘、仁和为附郭赤县，临安城区为两县共辖。城市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是平原地带。南宋朝廷定都临安后，便开始花费巨资扩建原有宫殿建筑，增建礼制坛庙，同时疏浚河湖，增辟道路，改善交通，大力倡导商业、手工业，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可惜不尽如人意的是，尽管杭州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占尽天时，却无地利——它不像唐代长安和洛阳那样一开始就是作为都城而设计，杭州最初只是作为州城而建设，从吴山北端向北扩展的街市，早在隋代就已定型，加上运河、西湖、钱塘江等地理条件的限制，整座城市南北修长而东西狭窄，被形象地称为“腰子城”，又称“腰鼓城”^[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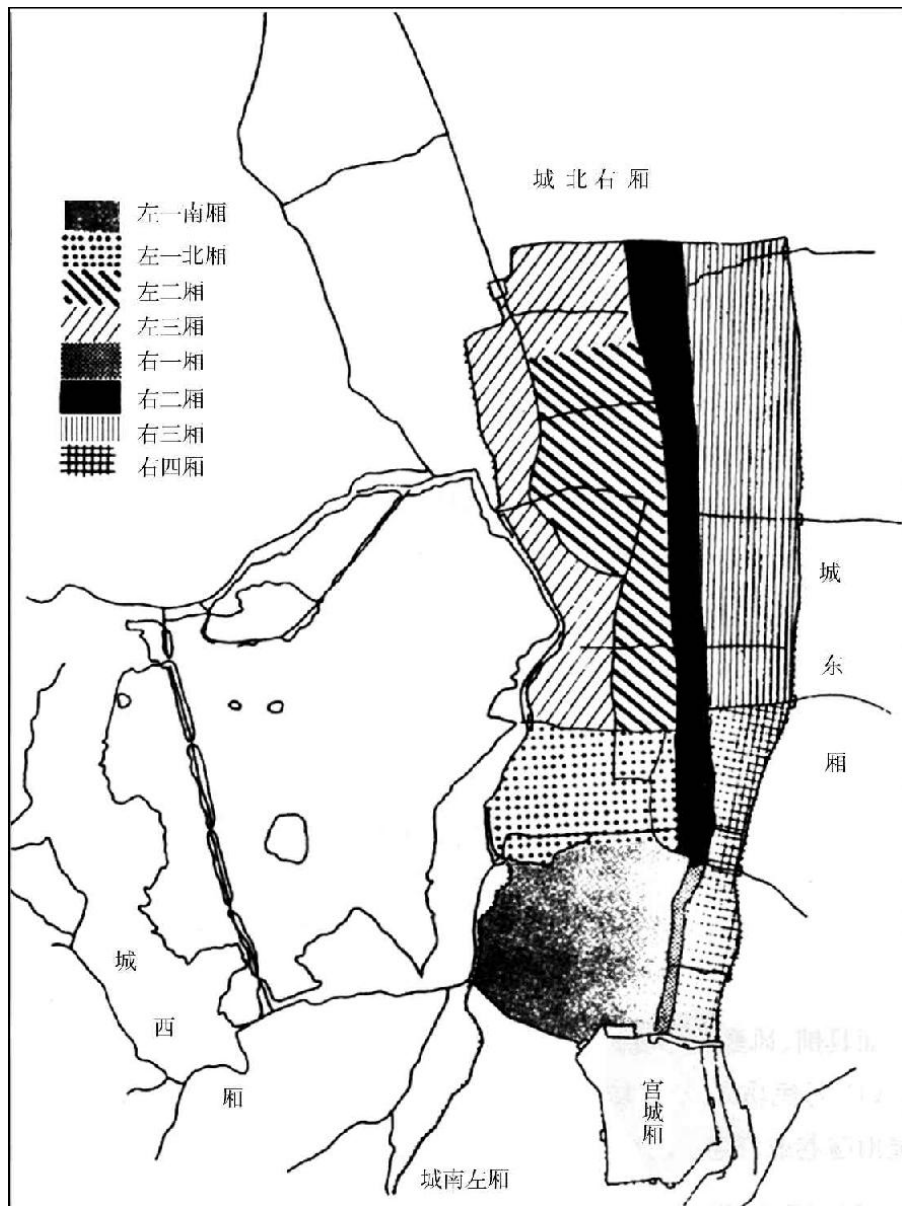
作为南宋都城，临安沿城设有十三座旱门，五座水门——旱门南有嘉会门，东有便门、候潮门、新开门、崇新门、东青门，北有艮山门、余杭门，西有钱塘门、丰豫门、清波门、钱湖门等；水门则有保安水门、天宗水门、余杭水门、涌金门等。

“腰子”的最南端是凤凰山，由皇帝居住的宫城占据。这里原先是吴越国钱氏时代的子城，也就是北宋杭州的州治所在地——周围大约九里，坐西朝东。西面是凤凰山，东面是军营，军营外即为钱塘江。由于地势的限制，宫城不设东、西两门。北侧靠东设东华门，南侧靠东设东便门，作为出入宫城的侧门。

宫城真正的大门是正北门、和宁门。和宁门亦是天街的起点。天街又称御街，横贯临安南北，南起和宁门，北面一直到达景灵宫^[4]，长达十里。



南宋皇城图（据《咸淳临安志》）



临安的厢界划分（引自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御街是临安城最重要的主干道，以其为界，城市分为左右两大区域。每区又划分为四个厢，加上皇宫所在的宫城厢，共有九厢。除宫城厢外，每厢下设若干坊巷，但这里的坊不同于唐代长安封闭式坊里结构，只是在街巷入口处建上牌楼，作为地域标记。

御街南段，即从和宁门往北到朝天门一带，是中央官署机构所在

地，依次为六部、三省、白马庙、太庙、五府、太医局等，因而又被称为“官厅街”。这一段东侧亦设有商业区，但多为官府经营。

过了朝天门往北，即是御街中段，是全城最繁华的区域，为中心商业区，又称“繁华街”。街道两旁画栋雕楼，商肆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商品琳琅满目，纷繁多样，数不胜数。街巷中还有若干行业市街及娱乐表演集中的“瓦子”，令人目不暇接，热闹非凡。许多达官贵戚的府邸就设在御街旁商业街市的背后。

御街北段武林坊、招贤坊一带是官营手工业区及仓库区，有御酒库、草料场及存放官粮的丰储仓、常平仓等。最大的粮食批发市场城北米市及鱼行也位于这一片。米市中俱是米行，米分数等，有早米、晚米、冬春、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红莲子、黄芒、上秆、梗米、糯米、箭子米、黄灿米、蒸米、红米、黄米、陈米等。米市每日消耗不下一二千石，足见临安居民之众。而鱼行中亦是种类繁多，其品种多达二百余种。因杭人喜食鲜物，鱼类销量极大，日不下千万。

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武学则位于靠近西湖西北角的钱塘门内，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区。

临安城中还有盐桥河、市河、西河和小西河四条主要河道，水深足以行船，其中南北走向的盐桥河为主要运输河道。沿河两岸多置闹市。城外河流更多，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均与大运河相勾连。水运极大方便了货运交通，对促进临安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南宋定都临安以来，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城市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人口多达一百多万，堪称彼时世界城市之最。因经济发达，为全国之冠，城中市民生活亦颇为富足，就连普通的贩夫走卒穿的也是丝制的鞋子和衣服，这就是为什么宋慈、岳珂等初遇弄潮儿顿筑，发现他一身短打布衫时会格外惊异。

临安府官署位于御街西面的左三厢，恰好在丰豫门和清波门之间，离丰乐楼极近，只不过一个在城内，一个在城外，隔城墙东西相望而已。

丰豫门原名涌金门。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其妹方百花曾率领义军血战涌金门，自此门攻破杭州，东南由此大震。

进来丰豫门，北面便是涌金池。这是第二任吴越国王钱元瓘在位时开凿的大池，目的是引西湖水灌入城中运河，以利舟楫和居民饮用。钱元瓘曾大书“涌金池”三字，刻石留念。有人赋诗咏道：“涌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经十万家。”

丰豫门南面则是临安府府署。再往东是临安府学，继续往东便是岳珂寓居的三桥了，因西河、小西河及涌金池水道相汇于此而得名。

岳珂与禁军统制罗日愿一道进城后便分道扬镳，罗日愿赶去太师府向韩侂胄禀报案情进展，岳珂则带着禁军卫士押送丰乐楼楼长等人到府署，预备将这些人及证物先移交给府署。刚到北门，便迎头遇见殿前司武官徐景望。徐景望是蜀中人氏，虽只是个武节郎，官秩不高，却是吴家军旧部之子，亦是殿前都指挥使吴曦的心腹。

一见到岳珂，徐景望便主动扬声招呼，略一寒暄，径直问道：“昨日丰乐楼那些案子如何了？蒋楼长他们都有嫌疑吗？”

岳珂料想是吴曦派他来打探案情进展，便道：“目下只查到事情由一名叫任会的男子而起，我带来了他的画像，正要请赵知府发出图形告示缉拿。”

徐景望有意左右望了一眼，将岳珂扯到一旁，避开卫士，低声问道：“之前那疯汉子贾涉混进丰乐楼来，当众侮辱我家少主。他会不会跟刺客有所牵连，其实是故意来分散旁人注意力？”

岳珂心下这才明白徐景望是有意等在这里——无非是吴曦恼恨昨日贾涉当众令他出丑，想将其攀诬进行刺案，如此便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这颗眼中钉——明知道不能轻易得罪吴曦，还是答道：“行刺一案应该跟贾涉无干。弩箭通过西湖水中的机关发出，是事先布置好的。贾涉如果知情，断然不会前来丰乐楼捣乱。因为他这样做，除了徒然惹祸上身外，并无半分好处。”

徐景望“嗯”了一声，又道：“岳飞将军是我家少主生平最仰慕的英雄人物，岳郡马是将门之后，少主也一直有心与郡马结交。不知可否请岳郡马帮一个忙，少主自有回报。”

他虽没有提及到底想让岳珂帮什么忙，但不言自明，自是希望能指控贾涉涉入行刺案。

岳珂道：“吴太尉是殿前司长官，统领京师禁军，下官则执掌军器监，于公而言，下官理该为吴太尉效力。吴太尉有任何需要，只要直接下令即是，哪里谈得上‘帮忙’二字？下官惶恐，愧不敢当。”

他表面谦和，实则将对方提及的私交概念偷换到了公务之上。徐景望毕竟只是个粗人，如何是岳珂的对手？一时哽住，半晌才道：“岳郡马昨晚一直在丰乐楼中今日才离开吗？”

岳珂一时不明其意，答道：“是的。徐将军想必已经知道，韩太师指定太学生宋慈来查丰乐楼行刺案，又命下官从旁协助。”

徐景望道：“那么岳郡马也不知道韩太师昨晚离开后又再度遇刺了？”

原来昨晚丰乐楼变故忽起后，殿前都指挥使吴曦亲自护送荣王赵曦一行人回宫，进城后方才觉得不妥——荣王是贵妃杨桂枝嗣子，而杨贵妃正是韩侂胄所支持的曹美人的死对头。他身为禁军统帅，主动请缨护送皇子回宫本是分内之事，但在旁人眼中却是弃韩侂胄离去，这可是个致命的错误，是以他在半路召集了一队巡逻的禁军，只护送荣王到御街，命禁军继续护卫荣王回宫，他自己则带领卫士折返回丰乐楼。

自古中国都城有城禁制度，即到傍晚时便关闭城门，然而临安因有西湖在城外，为方便达官贵人寻欢作乐，西面主要城门如钱塘门、丰豫门、清波门等虽关闭了主城门，城门旁却还开有小门，供车骑、行人通过。城门内外，买卖昼夜不绝。夜间篝火烛照如同白日，人影杂沓，热闹不减元宵灯市。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已开店。道路两旁，几乎时时刻刻挤满了做生意的小摊贩，熙熙攘攘，堪称门庭若市。市集供应，尤以饮食居多，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

象生花果、鱼鲜猪羊蹄肉等，是以行人走近丰豫门，口鼻便被各种食物香气所占据。

吴曦刚一出丰豫门，正好远远见到韩侂胄乘坐的肩舆过来。他忙下马，预备上前迎接，忽然留意一旁卖果子的摊贩的挂灯旁站着一人，极是眼熟。那人见到吴曦，立即转身就走。吴曦忙命道：“快捉住他！”

便在此时，那几个卖果子的掀翻了摊子，从摊子下面取出机弩来，张弩便射，场面登时一片混乱。卫士虽被射死两人，然而究竟人多势众，又有兵器在手，当场将刺客格杀了几人，擒住一人，只有吴曦最早留意到的那人趁乱逃脱。

岳珂闻言大吃一惊，道：“竟有这等事！”又问道：“既是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城中没有听到半点消息？”

徐景望道：“这就是韩太师和我家少主的高明之处了。他们特意交代过，不令人传扬开去。死者的尸首被飞快地抬走，卫士提水冲了血迹，惊散的小商贩不久后又重新回来收拾了摊子，跟没事人儿一样。大约京师奇怪的事情太多，韩太师和我家少主他们又刚巧便服打扮，旁人只以为是普通人打架、斗殴之类，早见得习惯了。”“嘿嘿”了两声，不无讥讽地道：“这就是临安人，旧事忘得最快，最现实不过。”

岳珂问道：“韩太师可有受伤？”徐景望道：“韩太师吉人天相，当然没有伤及分毫。只是我家少主当场中了一箭，所幸没有伤到要害。”

岳珂道：“可谓不幸中的万幸了。请代下官向吴太尉问安。”蓦然心念一动，暗道：“莫非这就是那任会的后招？毒箭射不死韩太师，又安排了人持弩箭伏在路边二度行刺？”忙问道：“可知道那些刺客是什么人？”

徐景望摇摇头道：“刺客逃走一人，生擒一人，其余四人被当场格杀。被擒者已被带到军营中监管，到底是什么来历，要等我家少主亲自讯问过才知道。”

岳珂愈发惊愕，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出了这么大的案子，难道不该由临安府或是大理寺来负责吗？”

徐景望嘿然道：“这其中的缘故，难道岳郡马不知道吗？”

岳珂道：“我如何能知道？”徐景望道：“那好，下官就此告辞了。但愿岳郡马不要后悔。”

岳珂虽然豁达，闻言还是拂然不悦，道：“下官已知道吴太尉派徐将军来的用意。我如果是他，断然不会做这类的事，如果对贾涉公报私仇，不是正好坐实了他当众指责吴太尉的那些话吗？”

徐景望愣了一愣，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拱手去了。

临安府内种有许多杏树，亦是京师一景。古有“南梅北杏”的说法，意思是南方多梅花，北方多杏花。然而临安府的杏花却生长得极好，均是几十年以上的老杏树，姿态苍劲，冠大枝垂，映着府署东面的小西河，倒影成双，趣味无穷。每每初春盛开之时，繁花丽色，艳态娇姿，占尽春风，非常壮观动人。

杏花花色又红又白，会随着花期发生变化，含苞待放时，朵朵胭脂，绯红万点，随着花期的推移，色彩由浓渐渐转淡，到花谢时，便是雪白一片。此即大名士杨万里所云：“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

古人以杏林代指良医，并以“杏林春满”“誉满杏林”等词来称颂医术高明，又以“杏林得意”来借指进士及第，因而杏林往往成为新科进士游宴处。临安许多酒楼为吸引新科进士光顾，曾大力培植杏子林，但极少有成功者。偏偏杏树生长得好的地方又在临安府署之内，不免令人望杏兴叹了。

岳珂心中又自有一番感慨——当初他在建阳时，曾住在逍遥居养伤，专为赵师滢写过一首《满江红》，内中便有“洛浦梦回留珮客，秦楼声断吹箫侣。正黄昏时候杏花寒，廉纤雨”之句。“杏花寒”一句，化自唐代诗人戴叔伦之“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他也因此词与赵师滢彼此相知，最终结为伉俪。

目下正是杏花花期尽时，落英纷纷，如同雪花一般，在春风中回旋

飘洒，极见超逸。一时间，几疑是在春梦中了。唐人韩偓有《寒食夜》一诗，将杏花的妍态写到了极致。诗云：

惻惻轻寒翦翦风，
杏花飘雪小桃红。
夜深斜搭秋千索，
楼阁朦胧细雨中。

朦胧烟雨，翦翦清风，杏花飘雪，堪称绝美的图画。然而，在宋人心中，描写杏花最著名的当属宋徽宗赵佶的《燕山亭之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
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
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
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当年靖康之变，宋徽宗被金人俘虏，押送北上时，于途中见到杏花烂漫，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这首词。上阕中，宋徽宗将怒放的杏花比作染了胭脂的白丝绸，再轻轻地重叠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淡然又繁茂的美，令花容月貌的宫女亦自愧不如。随即笔锋一转，描写他想象下的风雨摧残后杏花凋零的情形，由极盛到衰败，暗示自身的遭遇。下阕则转到宋徽宗自己的愁绪离恨，层层深入，愈深愈痛。先是燕子不解人语，不能托它带去重重离恨。接着叹息路途遥遥，跋涉艰辛，自此将远离故国，只能在梦中重游。但近来连梦也不做了，真令人肝肠寸断，绝望至极。

历史当真是巧合得可怕！当年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派大将曹彬攻灭南唐，南唐国主李煜亦成为阶下囚。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初七，这一天既是乞巧节，又是李煜的生日。他在感慨中填了一阕《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样是悲哀无奈的心境，一样是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与宋徽宗的《燕山亭之北行见杏花》有异曲同工之处。

彼时宋太宗赵光义在位，闻知后认为李煜是故意借词作发泄心中的不满，当晚就派人赐牵机药。牵机药是一种剧毒药，吃下去后，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拘挛相接而死，状似牵机。李煜在使者的监督下被迫服药后，在极度痛苦中悲惨地死去。

后人常将南唐国主李煜与宋徽宗赵佶相提并论，都是风流才子，亦都是亡国之君。更有人称大宋有负于南唐，在南唐早已称臣的情况下灭其国、掳其主，好色的宋太宗还将李煜的妻子小周后霸占。古语有云：“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于是天道循环，大宋加之于李煜身上的一切，又同样被还加于赵佶身上——其国被金人所夺，其嫔妃、子女、宫女均为金人所占。如其妃子韦氏，也就是宋高宗赵构的生母在金国浣衣院为奴，其实就是人尽可夫的下等娼妓。

那么，当真是因果循环的报应，还是仅为历史的巧合？如果宋徽宗不信用蔡京、童贯等奸臣，不妄想靠联金灭辽来建立盖世功勋，北宋会走到灭亡的这一步吗？如果宋高宗定都在建康，逐秦桧，远小人，励精图治，宋徽宗会以一国皇帝之尊困死他乡，中原还会至今沦陷于金人之手吗？

可惜，历史无法改写，时光不能倒流。所设想的，只是假如而已。

岳珂感慨一回，勉强定了定神，命卫士先将蒋进等押去大狱收监，自己径直赶来临安府大堂办理移交公文，正好听到堂前差役在议论飞天大盗我来也。

一名差役刚从堂内出来，笑嘻嘻地告诉同伴道：“昨晚我来也又出动了。”

另一差役忙问道：“这次盗的是哪户人家？”那差役笑道：“你们想都想不到，中瓦子丽春院的上厅行首艳歌行！”

众差役果然大为意外，一齐发出“哇”的一声惊叹。

那差役又道：“这次我来也还玩起了新鲜花样儿。”立即有人阴恻恻地笑道：“该不会那我来也也为艳歌行美色所迷，将她‘就地正法’了吧？”那差役道：“那倒没有，至少人家没这么说，到底正没正法咱也不知道。”

有人问道：“那到底是什么新鲜花样儿？”那差役这才悠悠道：“听说我来也不但将艳歌行多年积存的金银细软偷了个精光，还用墨笔在她的脸蛋上写下‘我来也’三个大字。那墨里不知道添加了什么东西，竟是洗也洗不掉。而今那艳歌行连门都不敢出了，只躲在房中哭个不停。”

众差役听说这等奇事，忍不住哄笑了起来。

一人道：“呀，我来也这次改粉笔为墨笔了，想来是专门为艳歌行改的。”又有一人笑道：“人人都说这婆娘背后有大靠山，这下倒要看看她的靠山如何帮她。哈哈……”

又有人问道：“你如何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原先那差役道：“艳歌行派了她的女使小环来找赵知府报案，人是我领进来的。小环正在里面向赵知府哭诉呢。”

众人又哄笑起来，纷纷道：“哈哈，亏这艳歌行还号称临安第一名妓，怎么这般没脑子？赵三公子为了她，被人暗中砸了一砖头，赵知府

表面没说什么，其实心中早恨死这婆娘。这次她可算撞到赵知府手里了，居然还敢派女使来临安府报案，赵知府一定理都不理。”

岳珂一旁听见，暗道：“艳歌行昨日在丰乐楼中了毒箭，先于韩太师离开。她身上的伤虽不致命，却是伤了元气。却不知道我来也是早盯上了她，还是知道她受了伤，刻意挑了昨晚动手？”一时也顾不上我来也之事，忙上前请差役通传。

岳珂进来大堂之时，临安知府赵师^舜正打发了艳歌行女使小环出去，自己则起身预备赶去太师府探望韩侂胄。

岳珂忙说明来意。赵师^舜道：“既是韩太师指定岳郡马来调查丰乐楼行刺案，那么所有有关案子的事自然由岳郡马全权处置。临安府的官吏、差役，任你调遣便是。”顿了顿，又道：“不过岳郡马仍然执掌军器监，可别耽搁了本职工作，不然我这个工部侍郎也不好交代。”

那意思无非是说，你岳珂现在虽然暂时在韩太师面前得势，可别忘记你还是我的下属。

岳珂忙道：“那是自然。行刺案由太学生宋慈负责，下官只是受命从旁协助而已。”又道：“另外，有一件事怕是先禀告府君，丰乐楼楼长蒋进等人间接做了刺客的帮凶，他们几人的证词，亦有涉及赵知府之处。”

赵师^舜脸色陡变，瞪着岳珂，冷冷道：“岳郡马不妨将话说明白些。”

岳珂便大致说了刺客任会设下圈套接近、操纵丰乐楼蒋平等人的经过，又道：“下官赶来禀报府君，完全是一番好意。”

赵师^舜这才大惊失色，道：“啊，这下要怎么办？”一时惶然无主，忙将求救的眼光投向岳珂，恳切地道：“岳郡马，你我是工部同僚。尊夫人是信王爱女，本府也称得上是你内兄。郡马先赶来临安府告知本府这件事，我十分感激。既是自己人，客气话日后再说，但不知郡马目下可否通融一下？”

岳珂道：“府君明鉴，要瞒下此事断然是不可能了。我们昨晚在丰乐

楼查案时，韩太师的亲信罗日愿一直在场，其实就是奉命从旁监视。他已赶回南园太师府，向韩太师禀明经过。”

赵师^昇沮丧之极，跌回座中，连声哀叹道：“要死了，要死了。”

岳珂道：“其实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法子。如果韩太师问起来，府君便称已将这笔钱捐给了钱塘江的贫苦船工。不过要取信于人，府君也得破点财，赶快将那笔截留的疏浚款子拿出来，自己再添补一些，派人送去给弄潮儿顿筑，请他代为散发给船工，不仅得了名声，也显得与任会行刺一案毫无干系。”

赵师^昇击桌道：“对对对，就这么办。”虽然要将落入腰包的钱重新掏出来有些肉痛，但总比就此失去韩太师的信任要好。忙招手叫过心腹家奴，令他即刻去办。又搓手叹道：“哎呀，岳郡马，这事还真亏了你提醒，本府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岳珂道：“正好我也想请府君帮个忙。有人托我来为贾涉说个情，就是昨日闯到丰乐楼闹事的那个年轻人。他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还望府君手下留情。”

赵师^昇道：“贾涉吗？哎呀，他的事还真有些难办。吴太尉派了人来打过招呼，称贾涉在机关发射前出现在丰乐楼，形迹可疑，大概跟刺客很有些干系。嘿嘿，大概，莫须有而已。”

“莫须有”是本地方言，意为“或许有”。昔日岳飞被下大理寺狱，另一名将韩世忠质问秦桧，问岳飞到底犯了何罪。秦桧回答说：“岳飞子岳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悲愤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莫须有”遂成为岳飞的罪名，最终成为冤狱的代名词。

赵师^昇本只是随口一说，话一出口，才想到“莫须有”三字典故正来自岳珂祖父岳飞。虽然岳珂不足畏，可目下韩太师正要借助岳飞的声名鼓舞士气，死去的岳飞也好，活着的岳珂也罢，都是香饽饽，是不能轻易得罪的。也不敢多解释，只道：“既是岳郡马出面说了情，本府就放了那贾涉吧，只口头警示一下。”

岳珂试探问道：“那么府君要如何向吴太尉交代？”赵师^鼻慨然道：“我临安府的事，轮得到吴太尉来插手吗？他还真把自己当太尉了。”心中惦记着要赶去巴结韩太师，也不及多言，招手命胥吏办理手续，去大狱释放贾涉，又命人一切听从岳珂吩咐，自己则匆匆去了。

岳珂便请胥吏将证人、证物等一一登记，又发出通缉任会和假蒋平的告示。忙碌完毕，好奇地翻看了一遍小环的报案文书，这才抹了抹额头的汗水，出来办公房。

贾涉正候在门口，忙迎上来问道：“阁下就是岳珂岳公子吗？多谢岳公子出面营救。”深深作了一揖。

岳珂道：“举手之劳而已。贾君是有为之身，日后切莫再公然与吴太尉顶撞了。”

贾涉道：“家父蒙冤而死，在九泉下也不得安宁。我身为子，不能为他伸张正义，岂敢谈什么有为之身？这种感觉，想必没有人比岳家人及岳公子本人更清楚。”

岳珂一时默然，半晌才道：“吴太尉位高权重，你斗不过他的。况且跟令尊结怨的是吴太尉的父亲，他人早已过世，你又何必要将这笔账算在吴太尉头上呢？”

贾涉愤然道：“真想不到岳公子会这般看贾某，可真是从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吴曦这个人狼子野心，岳公子看不出来吗？算了，自古以来官官相护，岳公子虽是岳飞将军之后，其实也比吴曦强不了多少。”拱了拱手，转身昂首去了。

岳珂见贾涉如此愤世嫉俗，料想他不会轻易就此罢休，无奈地摇了摇头，自赶来丰乐楼与宋慈会合。

丰乐楼警戒未解，门前围了不少游客，有交头接耳的，有指指点点的，亦有冷眼旁观的。

岳珂排开众人进楼，上来三楼时，正听到采办韩器之说道：“之前岳

官人说过，多半是竞争对手雇请我来也偷了丰乐楼楼匾。想来他们的本意是要打击丰乐楼的人气，不想楼匾丢了，不但没有影响丰乐楼的生意，反而吸引了更多人来看热闹。那些人心有不甘，便利用昨晚寿宴的机会，再次雇请我来也往韩太师的鱼羹中投毒，当然不是真的要毒害人，只是要嫁祸给丰乐楼，好令这里被查封。如此，客人就全往他们那里去了。”

宋慈摇头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不可能发生。昨晚丰乐楼出了变故，附近的人多少都有听到动静和风声，包括太平楼的酒客等。但听到归听到，他们并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本朝太师和宰相人在里面。就算对头知道昨晚寿宴的事，有心要陷害丰乐楼，甚至早早雇请了我来也做准备，又为何要选用不能被银线验出的毒药呢？所谓的嫁祸，祸得在明里，人人都能看见，才能转嫁，不然就达不到目的。”

韩器之道：“可如果不是我来也做的，还能有谁在这么多禁军卫士的眼皮底下溜上三楼下毒？而且不久前他还来偷过楼匾，未免也太凑巧了。”

连世荣笑道：“韩采办这是跟我来也较上劲了。”

岳珂走过来问道：“你们在说我来也什么？”转头一眼看到案桌上的死猫，不禁皱起了眉头。

宋慈忙道：“岳兄走后，我们发现这只猫中毒死在这里，由此推算韩太师的桂鱼鱼羹中有毒，韩采办认为是我来也做的。”大致讲述了经过。

岳珂大是称奇，道：“这案子倒是越来越复杂了，还以为抓住任会，就万事大吉了呢。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不会是我来也下的毒。”当即说了昨晚我来也出手盗了名妓艳歌行一事。又道：“如果是有人下毒，应该是在我们几人下楼后，夜鸟惊飞之前，对不对？”宋慈道：“对，大概是在四更丑时。”

岳珂道：“而根据女使小环的证词，她也是四更在上茅房时，发现有人提着包袱从艳歌行居住的小楼出来，几乎跟丰乐楼下毒是同一时间

段。我来也不可能既在丽春院行窃，又同时来丰乐楼，除非他会分身之术。”

连世荣忙问道：“艳歌行被我来也光顾了？那她有没有事？”岳珂道：“艳歌行没事，只是暂时出不了门，我来也往她脸上写了墨字。”

韩器之道：“墨字？我来也不是一贯用粉笔留字吗？墨字实不像是他的一贯作风啊。那人当真是我来也吗？”

岳珂道：“这个不难验证。听说艳歌行脸上的墨中加了料，水洗不掉，只要派人去将字样描绘下来，再与我来也之前粉笔留下的笔迹比较，自然就能知道是不是同一人。”

连世荣忙道：“我去，我愿意去丽春院描摹艳歌行脸上的墨字。”

旁人见他急不可待，分明是想见到那娇艳美人艳歌行，不由心中暗笑，又不好明说。

岳珂道：“小连去也好。那任会之前不是跟蒋平在丽春院认识的吗？你顺路去临安府署取一张画工绘出的画像，到丽春院问问，也许能多打听些任会的消息。”连世荣道：“好。”喜滋滋地自去了。

岳珂这才转向东首，肃色道：“鱼羹中当真有毒吗？”

他心中疑问极多。照他看来，宋慈和韩器之所推测的有人在半夜投毒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想象。试问有谁肯冒着被禁军发现的危险，赶来曲终人散的寿宴下毒呢？那盘桂鱼鱼羹虽然是人间难得的美味，但亦已属于残羹冷炙的范围，最终的命运是被倒掉，抑或是施舍给城墙跟下的乞丐。往鱼羹中下了毒，要毒害谁呢，难道还会是乞丐不成？如果真是竞争对手，正如宋慈所言，为何又要用银线不能检验出的奇毒，如此不是有意不令人发现吗？

鱼羹中有毒的话，一定是在寿宴惊散前投入，要毒害的当然仍然是本朝太师韩侂胄。可是按照丰乐楼的上菜惯例，鱼羹入碗后，厨娘宋易安要先尝，她既没死，表明鱼羹当时没毒。随即汤钵被端上了桌。三楼官员云集，那么多双眼睛都盯着首桌，别说艳歌行，手脚再快的人都没

有这本事下毒。不久后，机关自水中弹起，韩侂胄等人中箭，寿宴不欢而散。寿宴前无人有机会往桂鱼鱼羹中下毒，寿宴后不可能有人投毒，如此，就是一对明显的矛盾。

要解释这种矛盾，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鱼羹还在烹制时，内中便已下了毒，宋易安之所以品尝鱼羹后没有中毒，是因为她事先吃了解药。而余月月也没有中毒，亦是因为她之前为艳歌行吸毒前吃了一粒解毒丸的缘故，但她的解毒丸并不是鱼羹之毒的匹配解药，所以她当时有强烈的中毒反应。好在她本人就是大夫，用催吐的法子将有毒鱼羹呕吐了出来，由此保住了性命。

如此，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后来余月月喂的野狗没有中毒。兴许是那野狗生命力够强，没有当场死掉，而在余月月离开后，一样逃不过毒发而死的厄运。

岳珂反问一句“鱼羹中当真有毒吗”，其实不是不相信那钵鱼羹有毒，而是不相信会有人事后投毒。

韩器之先是一愣，随口答道：“小的倒是希望没毒，可眼下就有死猫在这里，鱼羹中分明是有毒的。”

忽听得有人接口道：“是谁说鱼羹中有毒的？”转过头去，正好见到余月月 and 宋易安一道上楼来。

韩器之忙道：“有一只偷吃了桂鱼鱼羹的野猫死了，所以……”

余月月忙将带来的食盒交给宋慈，自己走过去查看，见那猫呲牙咧嘴，死状凄惨，小舌头全成了紫黑色，的确是中毒而死。不由得一愣，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昨晚明明盛了一碗鱼羹带下去喂野狗，那狗没事啊。”

岳珂道：“有没有可能那只野狗只是没有当场死掉，你离开后，它发生了什么事，你并不知道？”

余月月道：“岳大哥的意思是，那个时候鱼羹中就已经有毒了？”岳珂道：“月娘难道忘记了，昨晚你自己尝过鱼羹后，是有中毒反应的。亏

得你及时将鱼羹吐了出来，方得没事。”

余月月“啊”了一声，怔怔地看了一眼花猫，不由自主地转头去看宋易安。她人不傻，如果她偷尝的桂鱼鱼羹真的有毒的话，唯一有机会下毒的人，就是宋易安了，因为从鱼入锅，到出锅，到端上三楼首席，只经过了她一人之手。

宋慈已全然明白岳珂的言外之意，亦将目光投向了宋易安。

宋易安倒是镇定之极，只微微蹙紧眉头，问道：“你们怀疑是我下毒？”余月月忙道：“不是，宋姊姊，我没有……”

岳珂厉声道：“宋嫂，不是我们有心怀疑你，而是除了你之外，再无旁人有下毒的机会。眼下就有花猫吃过桂鱼鱼羹后死在桌上，你要如何解释？”

宋易安冷然道：“我不能解释，也无须向你解释。”

岳珂道：“那好，就请宋嫂往临安府走一趟。来人……”

余月月忙道：“岳大哥，你这是做什么呀。你忘记了吗，如果不是宋姊姊帮忙，昨晚我们根本进不来丰乐楼。”又转头劝道：“宋姊姊，既然不是你下的毒，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

韩器之也道：“宋嫂可千万别赌气，岳官人和宋官人都是好人，如果不是他们，我们丰乐楼所有人早就该蹲进大狱了。何不就此把话说清楚？”

宋易安想了想，这才问道：“岳官人，你最爱的是什么？”岳珂一时愣住，不知该如何回答。

宋易安也不是真正想知道对方的答案，续道：“我最爱的就是宋嫂鱼羹，我是决计不会往我最爱的东西里面下毒的。那样做，不但糟蹋了鱼羹，更是对我自己的践踏。你明白了吗？”

岳珂一时无言以对，只好学宋慈一般，干脆闭口不答。

宋易安走到桌案前，道：“为了证明鱼羹中没有毒，我愿意当面尝给你们看。”用大汤勺舀了一勺鱼羹，便往自己唇边送去。

岳珂道：“喂……”刚要上前阻止，却被宋慈拉住，轻轻地摇了摇头。他立即明白宋慈是想看看宋易安到底是在做戏，还是真的有胆子去尝那有毒的鱼羹。

哪知道一旁余月月眼疾手快，飞快地夺下汤勺，道：“我相信宋姊姊。”举勺便往自己口中送去。

宋慈这才大惊失色，叫道：“月月姊，千万不要……”

却已是晚了一步，余月月将头一仰，已将勺子里的鱼羹尽数吞了下去。

宋慈急奔了过来，一边大力拍余月月后背，一边催道：“快，快吐出来！”

宋易安见状深为动容，道：“月月，谢谢你如此信任我。如果这鱼羹中真的有毒，我宋易安愿意陪你一起死。”拿起勺子，也学着余月月饮了一勺鱼羹。

岳珂道：“哎呀，这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宋嫂，月月这般信任你，你还不快些将解药拿出来救她？”

宋易安道：“什么解药？我根本就没有往鱼羹中下过毒，又哪里来的解药？”

宋慈急得直跳脚，按住余月月的头，强迫她弯下腰，催道：“吐出来……快些吐出来……”

余月月奋力将他推开，道：“哎，闹什么！我没中毒。”举手转了两个圈子，道：“看见了吗？我没有中毒，没有任何反应。”

再看宋易安也是一般，面不改色心不跳，除了脸色难看些外，并无其他异样。宋慈与岳珂面面相觑，浑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韩器之问道：“二位娘子真的没中毒？”余月月道：“我是大夫，中没中毒，我自己还不知道吗？”

韩器之又问道：“宋嫂，你真没中毒？”宋易安道：“我没觉得有任何不适。”

韩器之道：“可这花猫又是怎么回事？”余月月道：“大概它在别处吃了人家药死的死耗子，到丰乐楼偷吃鱼羹时，正好毒发了呗。”

韩器之登时释然，喜笑颜开地道：“当真没有比这更合理的说法了。鱼羹没毒就好，没毒就好。”又叫过宋易安道：“宋官人说稍后会去太师府为丰乐楼求情，请太师准许丰乐楼照常营业。而今丰乐楼首脑人物只剩了我一人，我怕虑事不周，还请宋嫂多多帮忙担待。”宋易安道：“那是当然。”

二人便自下楼去召集酒保、杂役，预备清扫丰乐楼楼里楼外，为重新开业做准备。

宋慈见再无外人，忙上前握住未婚妻子的手，问道：“你真没事吗？”余月月道：“放心吧，当真没事。”又道：“我知道你和岳大哥一直在忙案子，来不及吃东西，特意给你们做了糕点。”从食盒中取出几碟不同的点心，一一摆好，笑道：“放心吧，糕点里面没下毒。”

她说得有趣，宋慈和岳珂一齐笑了起来。

忽有王家饮子铺的伙计上来，道：“有个姓向的外乡人来寻月娘，说是月娘老家建阳的人。”

余月月道：“壮飞哥哥不在店里吗？”伙计道：“王员外倒是在。可那姓向的非要见到月娘才肯说什么事，说是跟什么勤有堂有关。”

勤有堂是福建建阳著名刻书世家余氏的标号，所刻印出版的书籍称为“建本”或是“勤有堂本”，是天下书籍中最著名的刻本。现任堂主余万卷即是余月月亲生父亲，不过余月月与父亲不和，一直在外祖父家长大。

余月月听说事涉勤有堂，料想是父亲或是同父异母的弟弟余文兴派了人来京师寻自己，便道：“那我先回饮子铺了。我已经替你和小连向太学请了几天假，不过你们也别太忙了，为那位韩太师，不值当。”叮嘱宋慈几句，这才跟着伙计去了。

宋慈送走未婚妻，回身又来到桌案前，一会儿看看鱼羹，一会儿看看花猫。

岳珂道：“怎么，你还认为鱼羹有毒吗？月月都亲自试过了。”宋慈道：“不，我相信现在的鱼羹中没有毒。”

岳珂立即觉察到他话外有音，问道：“你说‘现在’是什么意思？”宋慈道：“嗯，就是现在的没毒，但昨晚的鱼羹有毒，这只花猫就是明证。”

岳珂愈发糊涂了，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人偷换了鱼羹不成？”

宋慈道：“当然不是。我先给岳兄讲一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次贪吃，吃螃蟹时还不肯放下手中的柿子，一边一口，结果柿子吃到一半时就中了毒^[5]。幸亏我家离王氏医铺极近，王医师用了药性极猛的泻药抢救，我才保住了性命。”

岳珂道：“螃蟹和柿子都是大寒之物，不能同吃，这我倒是听过。宋兄的意思是，这鱼羹中原先已经有一种类似螃蟹的东西，但并没有毒性，人吃后无事，昨晚宋易安和月月都是如此。后来又有一种类似柿子的东西混合进来，鱼羹立即变得有毒，花猫偷吃后立即死去。可鱼羹既已有毒，刚才为什么月月和宋易安吃过后又没事，难道有人取走了类似柿子的东西？”他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连自己都道：“这实在太荒诞了。”

宋慈道：“我赞同岳兄的大部分看法。鱼羹在厨房时，里面只是有类似蟹肉的东西，本身并没有毒，因而宋易安尝过后，没有任何反应。接下来，鱼羹到了寿宴上，当即有人往里面混进了类似柿子的东西，鱼羹变成了剧毒之物，只是韩太师还来不及吃下鱼羹，西湖湖水中竹竿弹

起，触发机关，他中了毒箭，寿宴就此惊散。然后是月月尝了鱼羹，这时候鱼羹依然有毒，但她刚巧服过解毒丸不久，又及时催吐，所以也没有中毒。再后来，被毒死的就是这只花猫了。然后是今日，天大亮后，那柿子似的东西经历一夜，已消耗殆尽，鱼羹又重新变得无毒，所以适才月月和宋易安吃了无事。”

岳珂如此机敏，居然一时未听明白，回味了好大一会儿，才道：“先不说凶手是如何做到将‘柿子’之物混进鱼羹的，单只说推测，你的推测听起来极有道理，只有一个漏洞——月月昨晚盛了一碗鱼羹下楼喂狗，按你的说法，那时的鱼羹有毒，可狗吃了并没有事。”

宋慈道：“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沉吟了好大一会儿，道：“不妨这样来想，那件‘柿子’只在三楼寿宴上有，其他地方没有，所以吃过鱼羹的狗没有中毒，花猫却中了毒。同时，那件东西只在晚上有，白天没有，所以昨晚月月有中毒反应，今日却是没事。”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目光四下搜寻，忽然留意到东首那具梅花屏风，与岳珂相视一眼。二人一起异口同声地道：“炉香。”

赶到屏风后一看，三个铜炉内的香丝均已燃尽，只有香灰尚有一点余温。北首铜炉的香灰混杂有淡淡的粉色，与其他两炉的青灰色略有不同，但若不是刻意去找，还是极难发现差异。

宋慈微一凝思，回首席取了一把小勺，舀取了一些粉色香灰，回来倒入桂鱼鱼羹中，汤钵上的一圈银线登时变得乌黑。

岳珂惊奇不已，“啊”了一声，道：“原来是这样。”

至此，方才明白那下毒之人是如何往鱼羹中下毒的——桂鱼鱼羹离开厨房时，里面早已多了一味“蟹肉”，因其本身无毒，瓷钵的银线并没有变色。鱼羹被端上三楼后，依然无毒，但一旦进入人的肚子，佐以香炉的轻烟，也就是“柿子”，立即成为了剧毒。此即为余月月昨晚有中毒反应、花猫被毒死的原因。没有轻烟，鱼羹则依然是美味之物，并不夺命，所以野狗吃后无事。而适才余月月 and 宋易安吃过鱼羹后之所以无事，是因为香炉香丝早已燃尽，没有了“柿子”，“蟹肉”依旧是“蟹肉”。

这个毒局布置得巧妙之极，它只会毒死吃桂鱼鱼羹的人，丝毫不会伤及他人，其余官员的草鱼鱼羹中少一味“蟹肉”，即使吸入“柿子”，也成不了毒药。之前宋慈等人还赞叹任会心思高深，布下了竹竿弩箭这等高明机关行刺，然而跟眼前这毒局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如果不是任会的机关先行发动，搅乱了场面，韩侂胄此时早已经是死人一个。

而今虽然已查明弩箭机关为任会所布，但尚未找到在三楼发出信号的内奸，更是不知道任会到底是何方神圣，又跟韩侂胄有什么仇怨，不惜设计了这样复杂又极难设置的机关来行刺，因而这个案子还不算水落石出。这一波真相未明，另一风波又起。毒局看似简单，远不及弩箭机关，然则其致命力和准确度却远远超过后者，说其高明千百倍都不为过。当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

宋慈沉吟道：“看起来，昨晚有两伙不同的人想要杀韩太师。”

岳珂道：“也许是三伙人。”当即说了昨晚韩侂胄返城时，在丰豫门外遭到了商贩打扮的刺客用弩箭伏击的事。若不是殿前司都指挥使吴曦提前发现了端倪，韩侂胄怕也难逃毒手。

宋慈道：“啊，昨晚我听到丰豫门方向有骚动，原来就是这件事。”又大惑不解地问道：“以韩太师的个性，早该封闭全城，派出禁军大肆搜捕刺客，为什么反倒若无其事、一点都不肯张扬呢？”

岳珂道：“内中情形我也不清楚。大概韩太师之前在丰乐楼遇刺，已当众丢了人，气有所沮，不愿意再行张扬。”

一时只觉得韩侂胄心意高深莫测，话题遂又回到眼前的香炉毒局上来。香炉放置在东首大屏风后，屏风遮挡住了视线，几乎所有上来三楼的宾客都有机会往里面添“柿子”，仅从这一点线索，实难以追踪。“蟹肉”的线索就相对简单多了，那味料必然是在厨房中就已落入鱼羹中。按照丰乐楼的流程，厨娘宋易安烹制好鱼羹后即入汤钵，她品尝后便亲手端上了楼，因而“蟹肉”在鱼羹烹制时混在配料中下锅的可能性最大。如此，宋易安的嫌疑当然就最大了，至少她是涉入其中的。

岳珂道：“我早看出宋易安不简单，她遇事太过冷静，不仅在女子

中，就是比起众多男子，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慈道：“我倒不认为是宋易安下的毒。她是厨娘，随便往鱼羹中添加什么银线不能检验的毒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人，又何须布下香炉毒局呢？”

岳珂道：“你忘了吗，丰乐楼惯例，宋易安自己是要先品尝鱼羹的，若是直接下毒，第一个中毒的就是她自己。她不但就是下毒者，很可能就是设计毒局的人。”

宋慈道：“那么岳兄如何看待眼前这个毒局？”岳珂道：“布下毒局之人心机深远，智力之高，思虑之周，为我生平仅见。”

宋慈道：“这个毒局的设计的确令人不得不由衷佩服。然而毒局的最终目的是要杀人，如果没有任会的机关，韩太师和陈丞相早晚会吃下桂鱼鱼羹，当场毒发身亡，就跟这只花猫一样。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无须另外发现香炉的奥妙，都会知道这钵鱼羹中有毒，宋易安立即会成为头号嫌犯，会被逮捕下狱拷问。无论她是否招供，基本上已经是踏上了死路。她如果就是毒局的设计者，岂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她自己暴露的可能？又怎么能称得上心机深远呢？”

岳珂这才信服宋易安不可能是设计毒局的人，也不会是往鱼羹中加“蟹肉”的人，道：“但她还是为数不多有机会往鱼羹中添加‘蟹肉’的人，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这一味‘蟹肉’会与三楼香炉的‘柿子’反应，变成毒药而已。”

宋慈点头道：“‘蟹肉’一定混在配料中，也许它本身就是配料，也许是有人悄悄放进了配料中，但不管怎样，最终都是经过了宋易安的手才落入鱼羹。如果有人毒发身亡，她也必死无疑，不死在刀下，也会死在刑讯中。我倒觉得这个局最巧妙的地方，不但可以毒死目标人物，而且将所有罪责全部推到了宋易安头上。因为旁人都知道她是头牌厨娘，除了她，没人有机会往鱼羹中下毒。”

岳珂道：“你的意思是，这个毒局是一箭双雕？”宋慈道：“我只是这么一说，毒局要杀的是韩太师，我想不出会有什么人与韩太师有仇，还

同时恨宋易安入骨。”

岳珂道：“这布下毒局之人非同小可，肯定是专门针对韩太师。至于嫁祸给宋易安，不过是寻找最合适的替罪羊而已。”

宋慈道：“那么我们要如何向韩太师禀报这件事？”

岳珂想了想，才道：“不如我们暂时先瞒下此事。就按月月的说法，说花猫是因为吃了毒耗子而死，让凶手自以为已经瞒天过海，高枕无忧，你我再暗中调查。先从宋易安身边的杂役开始查起。这几个人是最接近她的人，最有可能在配料中加料。”

宋慈亦表示赞同，遂拿盖子盖了那钵有毒的鱼羹，带下楼来，倒在墙根下。

韩器之跟过来问道：“宋官人在做什么？”宋慈道：“那花猫吃过死耗子，又污了这钵汤，着实恶心，我怕再有人误吃，所以先行倒掉。”

韩器之笑道：“还是宋官人考虑周到。不过这种粗活儿小的来做就可以了，别弄脏了官人的手。”伸手便去接汤钵。

宋慈却不肯交还，道：“这个汤钵被死猫污过，断然不能再给贵人们用了。这么好的官瓷，浪费了不少可惜。我家里正好缺一个汤钵，不知道韩采办可否行个方便，将这个汤钵送给我？”

他已用酒杯采集了一些粉色香灰，收入余月月带来的食盒中，再留下汤钵，自然是要当作查案物证，只是不便明说。

韩器之先是一愣，随即笑道：“丰乐楼库里还有新的，小的这就再去为官人取一个。”

宋慈道：“不必了，这个就很好。”偏偏那汤钵太大，放不进食盒，只得抱在手中，招手叫过一名卫士，道：“劳烦大哥先将这食盒和汤钵送去三桥巷大瓦子王家饮子店，就说是我的私物，先收到便院岳珂房里，等我们回来再处置。”

卫士应了一声，接过食盒和汤钵去了。宋慈便自赶来厨房寻找岳

珂。

丰乐楼是临安第一酒楼，厨房亦是极大，且窗明几净，不似寻常人家那般一进去就有烟熏火燎之感。

临靠南窗的位置，放着一张高木方桌，上面置有一座大圆木菜墩，旁边有数把尺寸不一的短刀。桌下放有数个盛放清水的铜盆。方桌东边是三口大水缸，西边则是数座方形火炉，上置双耳铁锅。

宋易安正站在方桌前擦拭刀具，岳珂向她打听宋嫂鱼羹的配料。宋易安半冷不热地答道：“不过是寻常的配料罢了，鸡汤、笋、蘑菇之类。”

岳珂道：“宋嫂鱼羹名动京华，就只用这些配料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难得一见的？”

宋易安道：“宋嫂鱼羹初创时，宋嫂本人还是贫困之户，用来调制鱼羹的都是最简单的料，哪有什么特别的？宋嫂的家训，便是不能用金贵的配料。其实，简单的东西也能做得好吃，重要的是比例和火候。”

她的一番话虽是针对鱼羹而言，听起来却颇有哲理。尤其宋慈看她忙前忙后收拾，将灶台打扫得一尘不染，显然是一个热爱厨房的人，一时极有感触。

韩器之笑道：“岳官人问宋嫂这些，莫非想偷师开鱼羹店？”岳珂道：“一时好奇罢了。”转了一圈，没有什么发现，便与宋慈一道出来。

宋慈道：“可有问到宋易安专用杂役的名字？”岳珂道：“问到了。正好我这里丰乐楼人员名册，上面登记了各人住址，我们只需一个一个去盘问，应该能找到线索。”

宋慈道：“不知道小连去丽春院办事办得怎样了？我们要不要先去找他？”

岳珂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怀疑艳歌行涉入了毒局案？”宋慈点

了点头，道：“在三楼的宾客中，她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嫌疑的一个。”

昨晚桂鱼鱼羹上后，韩侂胄先替宰相陈自强盛了一碗。然而正当陈自强举勺欲吃时，临安名妓艳歌行称要先敬酒。陈自强遂放下鱼羹，反而因此逃过一劫。如果艳歌行是知情者，而毒杀目标是韩侂胄，她当然要阻止陈自强先尝，以免韩侂胄还没死，事情便已经败露。本来之前连世荣也怀疑过艳歌行，但当时还不知道毒局的玄妙，宋慈主动否认了这一说法。现下看起来，艳歌行之言行举止，固然有巧合的可能，但也至少有一半的几率表明她是知情者。

岳珂遂道：“那好，我们先去中瓦子。正好有一名杂役也住在那附近。”

二人去跟韩器之打了声招呼，辞别出来。刚到庭院中，便遇到禁军统制罗日愿忽然率领一群全副武装的卫士冲了进来。

岳珂愕然道：“怎么，韩太师要查封丰乐楼吗？”罗日愿道：“不是，下官是专为岳郡马而来。岳郡马，你涉嫌行刺朝廷命官，韩太师有命，要逮你到太师府问话。”

岳珂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禁一呆，道：“什么？”

转头去看宋慈，却见他一言不发，面色甚是平静，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幕的发生。微一凝思，这才想到自己被列入嫌犯是因为独孤策。昨日独孤策扮作渔夫，驾船到丰乐楼附近唱歌，明显是来挑事的。后来仓猝退去，却是因为宋易安古古怪怪地与他对话。

岳珂这才知道当时他告诉余月月为什么宋易安是重要嫌犯时，宋慈叫了他一声——最初他怀疑宋易安，是因为她与打扮成渔夫的独孤策对歌，若非她出声，独孤策似乎是要直朝丰乐楼来的。但他自己其实也曾经挥舞衣服、打军事手势阻止过独孤策靠近，陈德武便是在楼上看到这一幕后才寻来二楼。也许还有旁人看到，将此情形告诉了韩侂胄。

独孤策虽然及时离开，但不久后水中即有机关触发，即使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独孤策跟这件事有关，但他在事发前乘船在布置机关的水域一带活动，极为可疑，很可能也是知情者。如此，向他打过手势的岳珂也

有重大嫌疑，之前他因对歌一事而怀疑宋易安的理由，完全可以分毫不改地加在他自己身上。宋慈一定是早已想到了这一点。

罗日愿挥了挥手，便有数名卫士上前，分别围住了岳珂和宋慈。岳珂一时无语可辩，主动摘下腰间长刀，递给了卫士。

罗日愿道：“岳郡马，下官敬重你是将门之后，就不给你上械具了。宋官人，韩太师有命，要带你一起到太师府。”宋慈道：“好。请罗将军前面带路。”

出来丰乐楼时，那对盲眼的金氏父女依然守在门前卖唱。金满子伴着“咿咿呀呀”的胡琴乐声唱道：“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花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垆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髻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

宋慈凝神听完，走过去问道：“小娘子唱的是孝宗皇帝时期太学生俞国宝所作的《风入松》吗？歌词是从哪里学来的？”金满子道：“都是过往的客人教的。”

岳珂道：“有什么不对吗？”宋慈道：“我读过俞师兄所著的《醒庵遗珠记》，里面记载有这首词，原本是他醉酒后题在西湖酒肆墙壁上的。只是‘明日重扶残醉’一句，书中所记是‘明日重携残酒’。”

岳珂道：“‘重携残酒’寒酸气太重，还是‘重扶残醉’好。”宋慈道：“所以我有些好奇，特意问金家小娘子是从哪里学的词。”

罗日愿在一旁等得不耐烦，忍不住催促道：“二位官人好兴致，到了这个关头，还有心思听歌论词。咱们这就走吧，别劳太师久等。”

[1]南京：今河南商丘。

[2]武昌：今湖北武汉。荆：今湖北荆州。襄：今湖北襄阳。

[3]唐代乾宁三年（895年），淮帅杨行密预备率军攻打杭州，事先派遣僧人祖肩秘密来杭州侦查。祖肩回告杨行密道：“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杨行密才就此作罢。

[4]景灵宫：宋代供奉天神及皇帝之列祖列宗之所在。宋王朝在奉祀祖宗制度方面，先建太庙以奉已死帝后之神主，再建景灵宫以供奉已死帝后之塑像，于每岁四季之孟月，由皇帝亲享。遇郊祀、明堂大礼，则先期二日，亲诣景灵宫行朝享礼。北宋景灵宫创建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经历代皇帝增建，共有前殿九、后殿八、山殿六、阁一、钟楼一、碑楼四、经阁一、斋殿三、神厨二、道院一，以及斋宫廊庑，共计二千三百二十区。北宋末年，朝廷在兖州（今山东，即书中人物毕再遇之故乡）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景灵宫及孔庙，未及完成，便被金人烧成一片瓦砾。预备为宋徽宗庆寿的两座巨大石碑（俗称万人愁）至今尚存。南宋时，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在临安城北仿建景灵宫，但规模甚小。

[5]柿子性寒，含有大量的果胶和柿胶酚，柿胶酚进入人体胃中，遇到胃酸可凝结成块，对胃黏膜造成损害。而螃蟹蟹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柿子含有许多鞣酸，蛋白质遇到鞣酸也会发生凝结。所以柿子和螃蟹不能同吃。

第六章 岁月失语

奇葩美木，争效于前，清泉秀石，若顾若揖。于是飞观杰阁，虚堂广厦，上足以陈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毕备。升而高明显敞，如蛻尘垢；入而窈窕邃深，疑于无穷。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皆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



江上春山远，山下暮云长。
相留相送，时见双燕语风樯。
满目飞花万点，回首故人千里，把酒沃愁肠。
回雁峰前路，烟树正苍苍。

漏声残，灯焰短，马蹄香。
浮云飞絮，一身将影向潇湘。
多少风前月下，迢递天涯海角，魂梦亦凄凉。
又是春将暮，无语对斜阳。

——南宋·葛长庚《水调歌头》

韩

侂胄宅邸太师府位于临安城西南吴山一带。吴山在春秋时期是吴国南部边界，故名吴山，以别于越国。又有吴人怜惜伍子胥冤死而立祠于此，因而又名胥山。

昔日金主完颜亮起投鞭渡江之意，曾题诗云：“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对完颜亮而言，西湖和吴山即代表了南宋京师临安，足见这一湖一山地位之重要。

南宋时，吴山上除了私宅外，尚有城隍庙、忠清宫、天明宫、中兴观、太史局、太岁殿、承天宫等建筑。后人曾有诗云：“一掬吴山在眼中，楼台累累问青红。”

太师府府名“南园”，是宋高宗皇后吴芄亲赐给韩侂胄的别园。名诗人陆游曾应韩侂胄邀请作《南园记》云：“其地实武林之东麓，而西湖之水汇于其下，天造地设，极山湖之美。……因其自然，辅以雅趣。奇葩美木，争效于前，清泉秀石，若顾若揖。于是飞观杰阁，虚堂广厦，上足以陈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毕备。升而高明显敞，如蛻尘垢；入而窈窕邃深，疑于无穷。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皆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

其园奇大，需三日才能游遍。园中亭台楼榭，华美壮观，京师只有张镒之南湖园方能与其比肩。然南湖园位于临安东北角的艮山门一带，属于城中相对冷僻的地段，居民尤少；而南园则位于太庙之西，极近中枢，离皇宫大内仅一步之遥。两下比较，位置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来到太师府时，东门附近的太庙巷巷口尚聚集着不少官员，都是赶来探望韩侂胄，却被卫士阻挡在外。众人见到罗日愿一行，立即认出其身后的正是昨晚在丰乐楼当众为韩侂胄吸毒的太学生宋慈，忙争相过来招呼，还不忘报上各自的官职和姓名。

罗日愿皱紧眉头，命卫士将众人挡开，道：“韩太师目下受了伤，需要静养。各位官人先请回吧，万一惊扰到太师，可就不妙了。”众官员听了，这才无语退开。

只有名士叶适和昨日曾冒充叶适混上丰乐楼的陈说立在一旁未动，不似旁人那般抢上来巴结宋慈。这一真一假叶适倒似不打不相识，正窃窃密语，谈得颇为投机。

之前韩侂胄在旁人劝解下，放宽对理学的禁令，删去科举及推荐官员的奏文中“不系伪学”的字样。也正是由于党禁松弛，宋慈才有机会来太学就读。这位劝解韩侂胄的“旁人”，其实就是叶适。宋慈身为理学弟子，心中对他颇为感激，见叶适正转过头来打量自己，明知道对方不一定知道自己姓甚名谁，还是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谢意。叶适却甚是冷淡，又迅疾将头转了过去，大约是对宋慈昨晚在丰乐楼的行为甚为不齿。

岳珂低声道：“奇怪，这叶适明明是个谄媚之徒，他也知道你经过昨晚后必深得韩太师信任，为何见了你反而是这般态度？”宋慈道：“嗯。不管叶先生人品如何，他确实为朝廷同意松弛党禁做了不少事。”

岳珂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会不会就是……”

他因为前有禁军统制罗日愿，后有卫士跟随，有意没有说完后面的话。宋慈立时会意了过来，岳珂怀疑叶适便是向湖中刺客发出信号的内

奸——因为其人平日以巴结韩侂胄为能事，而宋慈是韩侂胄的救命恩人，前途不可限量，他应该也会如其他官员一般，不说奉承宋慈，起码要对其点头有所回应。他却马上回避，似是不愿意有所交往。

这背后的意味，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叶适真心不喜欢宋慈这个人，二则是他本能地畏惧宋慈受命主持查案的身份。

包括眼前这次在内，叶适跟宋慈总共才见过两面，那么自然是后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叶适又为什么对宋慈的身份有所抵触呢？最大的可能就是他本人涉入了丰乐楼行刺案，所以不愿意正面撞上查案者的目光，因为眼睛往往会泄露一个人心中很多的秘密。

再回头看时，叶适已经撇下陈说转身走了。宋慈便朝岳珂点点头，表示已将叶适这个人记在心中，会当作嫌犯来调查。

南园东府门为正门，门名“藏春”。南首的石狮子旁停着几辆囚车，正有镣铐银铛的囚犯被卫士从车内拖了出来。

忽有一名囚犯挣扎着叫道：“姊夫，姊夫！”

宋慈听到声音极为熟悉，不禁顿住脚步，见那呼叫的囚犯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光着双脚，如乞丐一般。一时难以辨认，问道：“你是……”

那囚犯手脚上戴有笨重的镣铐，双手又被卫士执住，难以举手撩开遮在脸上的散发，只好叫道：“我是文兴，余文兴，余月月的弟弟。”

宋慈“啊”了一声，忙上前拨开那囚犯的散发，登时露出一张年轻稚气的面孔来，果然是他的小舅子余文兴。一时不明所以，问道：“你怎么会来了京师？又怎么会被官府捉了？”余文兴道：“我不能说，我要见辛公。姊夫，请你代我转告他。”

宋慈愈发困惑，不待再问，卫士却不由分说地将余文兴拖走了。

宋慈见犯人尽数被带进了太师府，忙问道：“这些人犯了什么事，要

劳韩太师亲自讯问？”罗日愿道：“下官也不大清楚，宋官人不妨自己去问韩太师。”

一行人刚进府门，便遇见了白发苍苍的陆游。这位大名士、大诗人虽然才名满天下，却是仕途不顺，历任编修及四川、陕西等处军府幕僚，之后长期归隐，此即他诗中所云：“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

直到最近，陆游才被韩侂胄聘任为秘书监，专门负责修史。有意思的是，京师秘书省馆藏藏书，内中有一万三千卷是抄自陆家^[1]。

然陆游此等声名，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堂记》，不免见讥于清议。韩侂胄曾祖父韩琦曾经说过：“保初节易，保晚节难。”名儒朱熹已道：“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时人认为正是陆游晚年失身的真实写照。

有学生曾转述张九成^[2]的一番话道：“习俗坏人，正理难行。动多龌龊，不如归来，多少快活。久而后渐渐病入矣。”意思是自韩侂胄执政，官场风气败坏，即使是正人君子，浸染其中太久，也难免会“得病”。以此来规劝陆游不要为韩侂胄所用。

陆游对此答道：“当官励节，心中常怀道义，不忘廉耻，亦足堪激励风俗。”

他出于某种考虑，仍然置悠悠众口于不顾，不但接受了秘书监一职，且与韩侂胄走得极近^[3]。

岳珂因恩师辛弃疾之故，与陆游常有来往，此刻意外在南园遇到，忙上前拜见。

陆游已年近八旬，却依旧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双手扶起岳珂，呵呵笑道：“听说辛公已经到了京师，老夫正要赶去都亭驿见他。”

岳珂又惊又喜，道：“辛公已经到了吗？太好了。请陆公代为转告辛公，我这边还有一些事务处置，稍后再去驿馆拜见。”

陆游着急会见老友，也不及问岳珂来南园做什么，甚至没有留意到他身后跟着全副武装的禁军卫士，微一点头，兴高采烈地去了。一路小跑出门，显然为即将见到辛弃疾而欢欣，颇有些老顽童的味道。

韩侂胄平日起居办公都在阅古堂。阅古堂位于宝莲山北，旁有青衣洞，洞中有石穴杳而深，泉水自内涓涓而出。这一石一泉，是临安著名奇观，人称“有泉清深，有石离奇，不越園阅而都山水之胜”。石头没有名字，泉水则叫“阅古泉”，也有人认为这是“阅石泉”的讹写。正好韩侂胄曾祖父魏国公韩琦曾在定州建阅古堂，他便在阅古泉一带兴建楼阁，取名阅古堂，作为居处。

南园其他建筑的名字，也均是取自韩琦之诗句，如东府门名“藏春”，正堂名“许闲”，射厅名“和容”，高台名“寒碧”，假山名“西湖洞天”等。

宋慈、岳珂被罗日愿径直带来阅古堂之“许闲”大厅。许闲是南园最大的厅堂，厅匾亦是宁宗皇帝亲笔翰墨。

众人进来时，韩侂胄正与殿前司都指挥使吴曦和史达祖等堂吏在商议着什么。吴曦右臂上缠着厚厚的药布，似是受伤颇重。

罗日愿上前禀报道：“岳郡马、宋官人带到。”

韩侂胄招手命宋慈上前，先问道：“丰乐楼那件案子查得如何了？”宋慈道：“目下学生已查到是一个名叫任会的人安排布置了水中机关。岳少监已经请画工根据证人描述画了他的画像，发出了通缉告示。下一步，学生预备追查在丰乐楼三楼向任会发出信号的内奸。”

韩侂胄道：“很好，一夜之间能查到这么多，已经相当了得了。难怪之前辛公对你赞不绝口。”

他其实早已从心腹罗日愿口中得知案情经过。只是罗日愿离开时，宋慈等人还没有发现死猫，所以罗氏根本不知道后来的事情，还以为正如岳珂一开始所判断，余月月所谓的鱼羹中毒，只是之前拔箭毒后余毒未净，也不再关注这件事。

宋慈道：“学生侥幸而已，全靠弄潮儿顿筑从旁协助。还请太师体谅他事先不知情，事后又立即赶来投案，协助学生采集证物。请太师对他从宽发落。”

韩侂胄道：“第一弄潮儿顿筑，老夫听过他的名字。这个年轻人倔得很，朝廷请他去做水军统领，教习军中水技，他却一口拒绝，着实不识抬举。”

宋慈见对方隐有怀恨之意，忙道：“太师若是见过顿筑，就知道他只是个憨直的汉子，一身好水性全是天生，若让他去教水军水技，只怕是太难为他了，他自己大概都不知道什么叫作水技。这次丰乐楼行刺一案，顿筑固然有错，但其人在民间声名极佳，太师若是赦免他，他必会感恩戴德，百姓们也会认为太师宽厚大度，爱惜人才。”

拍马屁的话，韩侂胄听过无数，但这话从他所赏识的人口中说出来，还是悦耳极了，便点了点头，道：“那好，就依宋公子所言，顿筑为刺客打桩一事，就不再追究了。”

宋慈道：“多谢太师。”又请求准许丰乐楼照常营业。

韩侂胄道：“你不是说三楼还混有发信号的内奸吗？如何能知道丰乐楼没有人涉入？”宋慈道：“先不管内奸是什么人，如果太师准许丰乐楼重新开业，内奸多半以为我们没有想到发出信号这一点，他已经蒙混过关了。这样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优势。”

韩侂胄点点头，道：“老夫也知道内奸决不会是普通人，跟丰乐楼没有直接干系。好，就准你所言，允准丰乐楼继续营业。”

宋慈又想起禁军统制夏震已被逮捕下了大理寺狱，忙道：“这起行刺事件，机关事先早已安装好，负责戒备的禁军统制夏震并没有什么失职，反倒是丰乐楼蒋进、蒋平等人过错要大得多，还请太师斟酌，对夏统制从轻发落。”

韩侂胄道：“夏震是禁军统领，负责丰乐楼警戒，他事先没有发现水中机关，就是失职，就该受罚。不过既是宋公子开口为他说情，可免除流配苦役之刑。嗯，就改为杖脊加黥面吧。老夫格外开恩，准他以原职

在军中效力，戴罪立功。”

一旁有堂吏笔走龙蛇，飞快地记录下来，双手交给史达祖。史达祖拿进内堂用印，再出来交给一名侍从，令他即刻赶赴大理寺去宣读对夏震的处刑。

宋慈一旁望见，不免心中很是不安——韩侂胄以太师虚衔凌驾于群臣之上，视有司如无物，视律法如家法，重刑厚赏，一任个人喜好。他个人的权威，就是大宋的权威；这风景秀丽的南园，就是大宋的朝堂，群小阿附，势焰熏灼。难怪之前太学生华岳上书称其人“位居极品，专执权柄，睥睨神器，窥觊宗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任会行刺韩侂胄，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利，不正是在为大宋铲除腹心外患吗？那么，他宋慈全力缉捕任会，是不是也有助纣为虐之嫌？陆游此等名士，仅因接受了史官职务，便招来各种风言风语，后世又会怎样评论他宋慈呢？

正思虑如潮时，忽听得韩侂胄问道：“宋公子，听说老夫到场之前，曾有一个叫独孤策的江湖男子，打扮成渔夫的样子，在西湖上唱歌闹事，后来又自行退去，你可有怀疑过他？”

宋慈虽早猜到韩侂胄会问这个问题，但还是想不到对方竟已知道独孤策的名字，一时难以回答，最终踌躇道：“目前没有证据或证词指向独孤策，还不好说。”

韩侂胄道：“你早知道那渔夫叫独孤策？”宋慈道：“这个……”

岳珂上前一步，躬身道：“太师明鉴，下官认得独孤策，宋慈是从下官口中听说他的名字。”

韩侂胄道：“很好，老夫还没有问郡马，你自己倒先承认了。岳珂，你跟独孤策是什么关系？”岳珂道：“下官还是布衣时，曾在江湖山水间漫游，见过独孤策几次，谈不上有什么关系。”

韩侂胄道：“那么昨日独孤策驾船来丰乐楼捣乱，你为什么要打手势警告他？”

岳珂早料到会有此一问，坦然道：“下官当时认出了渔夫就是独孤策，因为丰乐楼有宰相寿宴，不希望他来捣乱，也不愿意看到他惹祸上身，所以脱下衣服，朝他挥手，但他似乎并没有瞧见。”

韩侂胄道：“你怎么知道独孤策没有看见呢？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因为你的警告才离开呢？岳珂，之后你可有再见过独孤策？”

岳珂道：“没有。下官昨晚一直在丰乐楼，今日上午去了临安府，随后又折返到丰乐楼，刚刚又被卫士带来太师府。”

韩侂胄道：“你没看见独孤策，吴太尉可是看见了。史先生，劳烦你将事情经过讲给岳郡马听。”

原来殿前都指挥使吴曦刻意交结天下名士，非但认得独孤策，还曾数次在一起饮酒。昨日独孤策到丰乐楼附近高唱《白头歌》，吴曦一望之下便认了出来，急忙派卫士乘船去捕捉，倒不是要一定将其定罪，而是想问清楚他来丰乐楼做什么。也就是那个时候，吴曦看见有人在楼下朝独孤策打军事手语，他觉得奇怪，派人去打听，才知道阁子里有军器监少监岳珂。事情很快变得奇怪起来，独孤策唱了几首歌，便莫名其妙地退去。卫士追赶不及，只好就此作罢。

昨晚变故发生后，吴曦护送荣王进城后，又赶来丰乐楼接韩侂胄，出丰豫门后正好看到韩侂胄一行人过来，便下马迎候。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独孤策站在果子摊旁边，不由一愣，尚不及反应，对方也看见了他，立即扭头就走。吴曦心想之前独孤策在丰乐楼附近水域出现，之后便有机自水中弹出，怕是此人难脱干系，就算是熟人，也顾不得旧情，忙命卫士上前追捕。令一出口，一旁的几名摊贩忽抽出机弩来，张弩便射，他臂膀中了一箭。所幸他出城时多召集了两队卫士，那些刺客手中只有弩箭，扣箭远不及弓箭便捷迅速，很快就被卫士围住，四人被格杀，一人受伤就擒，只有独孤策趁乱逃走。

变故再起，韩侂胄自然恼怒异常，只是他伤后无力，吴曦又对他耳语一番，称刺客手中的弩箭全是军器，非寻常人所能得到，怕是刺客跟某些身处要职的官员不无干系，事情闹大了反而会促使狗急跳墙，不如

先隐忍不发，先返回城中再说。韩侂胄上了年纪，又刚刚中过弩箭，折腾了一大番，确实又累又困，便依计而行。死伤的刺客都交给吴曦部下带回军营，等秘密审讯清楚后再作议。

吴曦强忍伤痛，也不及返家，连夜赶去殿司右军军营审讯那被擒的刺客。那人开始不肯开口，后来抵不住拷打，终于被迫吐了真言。他自称姓秦名大，与同伙等候在城门边，要刺杀的人并不是韩侂胄，而是吴曦。吴曦听了自然觉得极不可思议，问他行刺原因。

秦大道：“而今四海安宁无事，偏偏皇帝听信谗言，有意兴兵。打起仗来，受苦的还不是我们老百姓。”

吴曦问道：“这跟本太尉又有什么关系？”秦大道：“太尉是吴挺的儿子，虽然不能回四川继承父职，但蜀中仍然视你为吴家军第三代首领。蜀中传闻，朝廷不但不肯放你回去，还一心要除掉你。当年太尉年轻时，朝廷有意派你出使金国，其实是希望金人扣下你，不想你却完成了使命。而今你虽然官任太尉，但朝廷其实对你并不放心。我们只要杀了太尉，蜀中人便会认定是朝廷所为。蜀中骚动，朝廷侧翼受制，什么兴兵北伐，就只是一句空话。吴太尉，我跟你并无私仇，这次行刺于你，只是要为大宋百姓出头。”

吴曦听了不免半信半疑，又问道：“那么你手上的军用弩箭是从哪里得来的？瞧你的样子，也不像是什么有远见卓识的人，你背后可还有主谋？”秦大道：“当然有，但我只能告诉你一人。”

吴曦便走下堂去。秦大本跪伏在地上，忽然暴起，夺过吴曦腰间宝剑，横锋便往自己脖子上抹去，登时血溅三尺，就此倒地死去。

吴曦又惊又骇，也不知道秦大适才的供词是真是假，一时不敢擅作主张。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急忙带了秦大的笔录赶来太师府见韩侂胄。他平日处理公务都在宝莲山北的殿司右军军营，距南园极近，骑马片刻即到。彼时韩侂胄尚未起身，堂吏史达祖先看了笔录，问道：“吴太尉相信这秦大的供词吗？”

吴曦一时愣住，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堂堂一国太尉，殿前司最高长

官，却受窘于一个没有官秩的堂吏，未免有些可笑。

史达祖见他的样子，反而笑道：“吴太尉不必紧张，下官只是随口一问。既是秦大还有同伙逃走，何不立即派人去追捕？捉到了他，不就可以证明这份供词是真是假了吗？”

吴曦道：“我已经派人画了独孤策的画像，分发给各城门卫士。但这个人很不简单，怕是一时难以寻到踪迹。”又说了独孤策便是之前在丰乐楼唱歌的渔夫，以及看到岳珂向其打军事手势之事。

史达祖道：“岳郡马是韩太师十分看重的人。太尉可曾看清楚，向独孤策打手势的人当真是他吗？”吴曦道：“史公若是不信，不妨派人召岳郡马来这里对质。”

史达祖却不敢轻易做主，道：“这件事还是等太师醒来再说。”又派人出去打发赶来南园探访韩侂胄的大小官员，好言劝众人先各自回去，携来的礼物倒是可以与名帖一道留在门房中。连临安知府赵师^彝也被挡在了大门外，不得不悻悻离开。

等到韩侂胄起身，扶了美妾出来内室，史达祖便先进去内堂禀报。韩侂胄遂出来“许闲”大厅，边吃早餐，边听罗日愿叙述宋慈等人的查案经过，很是满意，精神略略好些，这才召吴曦进来。吴曦遂奉上秦大的供词，将经过说了一遍。

韩侂胄道：“吴太尉，老夫问你，你自问老夫待你如何？”

吴曦忙上前拜倒，道：“下官原本只是个受人排挤的环卫官，是太师指派我为太皇太后修建陵墓，终于立下些许功劳，令官家和群臣改变对下官的印象。下官能有今日，全靠太师一手提拔，太师就是吴曦的再生父母，下官粉身碎骨，不足回报。”

他这些话倒也不是奉承之词，全是事实。当年朝廷大力抑制武将，蜀中吴家军首当其冲，吴曦父亲吴玠最终在难以名状的忧患中病死。而朝廷不但不准吴曦回四川吊唁，还派人严密监视他的行动，生怕他与吴家军同谋，或是私自潜回四川。当时吴家军骚动不安，朝廷派去的官员均被谋杀，外人难以镇抚。还是韩侂胄出面，请求朝廷同意派吴曦回四

川继承父职。然而彼时的韩侂胄尚未掌握朝政大权，吴曦到达京师时，朝廷已另派官员统率吴家军，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平定了蜀中蠢蠢欲动的局势。而吴曦本人也被朝廷留在京师，担任了一名有名无实的环卫官，出入京师均受到限制，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黯淡的日子。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朝廷居然派他为使者，携带国书出使金国。

自南宋开国以来，出使金国便是一项相当危险的使命，从建炎到绍兴三十余年间，出使金国的大宋使者近三十人，生还者仅赴金通问使徽猷阁待制洪皓^[4]、直龙图阁张邵^[5]、修武郎朱弁^[6]三人，余者都被扣押，死在金国。吴家军以抗金闻名，吴曦的叔祖吴玠、祖父吴玠、父亲吴玠均是抗金名将，当年和尚原之战^[7]，吴玠、吴玠大败金兀术军，兀术本人也身中两箭，最后不得不剃掉须髯，化装逃走。在不久后的仙人关之战^[8]中，吴玠、吴玠与金军激战，若非金将韩常挺身相救，兀术几被吴玠所杀，韩常本人也被宋军射中左眼。兀术汉名完颜宗弼，是金太祖第四子，在金国地位极高，其生平最切齿痛恨者，并非另一名岳飞，而是吴玠、吴玠兄弟。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朝廷派吴家第三代首领人物出使金国，可谓用心险恶。好在吴曦吉人自有天相，不但完成了使命，归国后还很快因为韩侂胄的崛起而重新得到重用，受命为宋高宗皇后吴芄芬修建坟茔，终因此功而得到了殿前司都指挥使的高位。他能有今日，的确全亏了韩侂胄，虽然他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奉上了无数金银珠宝、女子美婢，但对男人而言，那些物质又算得了什么呢，权势、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呀。

韩侂胄很满意吴曦感恩戴德的态度，举手虚扶，道：“吴太尉请起。老夫再问你一句，你相信秦大的证词吗？老实回答我。”

吴曦讪讪道：“下官倒是有几分相信刺客要刺杀的人是我本人，而不是太师。”

当时的局面，吴曦站得离刺客的摊子不远，而韩侂胄乘坐的肩舆及侍从的马队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刺客要行刺的是韩侂胄，大可以利用独孤策逃走吸引吴曦和卫士的注意力，再利用混乱从容射杀目标人物。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立即从摊子下取出弩箭，对准吴曦及侍从射击。

韩侂胄沉吟道：“吴太尉分析得有道理。老夫不怕实话告诉你，当年你任容州观察使，朝廷却有意派你出使金国，的确有借刀杀人的意思。你所携带的国书，内中多有傲慢不逊之词，是执政大臣有意为之，其实就是想激怒金人，杀了你或是扣下你。”

吴曦这才知道究竟，道：“难怪下官到金国递交国书当日，驿馆就被金兵重重包围，下官和副使程松亦被各自软禁在房中。”

韩侂胄道：“但这件事没有几个人知道。这秦大既自称是一普通百姓，如何能知晓连吴太尉本人都不清楚的机密大事呢？”吴曦道：“秦大背后有人，下官也已经猜到。怪下官看守不力，让他寻到机会自杀了。”

韩侂胄道：“不是还有一个逃走的独孤策吗？来人，立即逮岳珂来南园讯问。顺便把宋慈也带过来，老夫有话问他。”罗日愿这才赶来丰乐楼逮捕岳珂。

史达祖大致说了经过，岳珂这才知道之前吴曦心腹徐景望口中提及的逃走刺客即是独孤策，一时惊住。

韩侂胄道：“岳珂，你在丰乐楼向刺客打军事手势，要他停止前进，用意可想而知。而今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岳珂昂然道：“下官无话可说。就算强行自辩，料想也不能再取信于太师。”

韩侂胄冷笑道：“这会子你倒是老实起来了。哼，岳珂，亏老夫还一直想重用你，想不到你身为名将后人，居然勾结刺客，图谋作乱。来人……”

宋慈忙道：“太师请息怒，请先听学生一言。”

韩侂胄道：“宋公子又想为岳珂求情吗？”宋慈道：“岳珂认识独孤策是实，向其打过手势也是实，学生不想为他狡辩，也不想在这件事上为他说什么好话。但是请太师仔细看看岳珂，他从昨晚就跟学生在丰乐楼寻找线索，天亮后又将证人、证物送去临安府，再返回丰乐楼，忙碌了一夜，中间只吃过学生未婚妻子送来的两块糕点，喝过几口汤。请太师想想，如此呕心沥血、一心要捉住行刺太师凶手的人，会跟刺客勾结作

乱吗？”

他的语气极是恳切。韩侂胄这才仔细打量岳珂，果见他一脸风尘倦色。

宋慈又道：“不瞒太师，学生因为尚有繁重学业在身，曾对是否要将精力放在这件案子上有过犹豫，是岳珂告诉我，大宋天下有律法，任会触犯了律法，理该受有司制裁，这才坚定了学生协助太师查案的信心。太师以为，什么样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再请太师仔细回想昨晚情形，太师中箭后，其他人都呆若木鸡，不知该如何是好，是岳珂最早发现箭上有毒，让旁人不要乱动，又急奔下楼找来月月施救。如果他跟刺客勾结，又何须多此一举呢？”

韩侂胄颇受触动，举手捋摸胡须。他显然已相信岳珂不会勾结刺客作乱，可他身为太师，刚刚才严厉指斥过对方，又不好立即收回，一时沉吟不语。

宋慈又转头道：“吴太尉，学生有一事不明，想当面向你请教。”

吴曦早看出韩侂胄极欣赏这年纪轻轻的太学生，丝毫不敢轻视，忙道：“宋公子有话请说。”

宋慈道：“吴太尉认为秦大及同伙要射杀的人是你本人，可太尉之前不是护送荣王殿下回宫了吗？太尉第一次经过丰豫门回城时，想必秦大等人已经看见，他们没有动手，又怎么能预料到太尉还会再折返回来？”

吴曦道：“啊，这个……这个……”一时哽住，实在不知道“这个”下面该说什么。

韩侂胄先是一愣，史达祖附到他耳边低语了几句，他便哈哈大笑起来，连声道：“问得好，问得好！这是个大大的破绽！”又笑道：“吴太尉，后生可畏，你不服不行呀。”

吴曦臊得满脸通红，只得应道：“是下官一时不察，这才相信了秦大那贼人的供词。”

韩侂胄道：“秦大的证词有真有假，譬如你出使金国那段就是真事，这一点，倒是说明他背后有能人。宋慈，你怎么看秦大这件事？”

宋慈道：“秦大要行刺的目标应该是太师，只不过因为独孤策被吴太尉先认了出来，不得不转身逃走。秦大那些人或许是他的手下，为了护主，也等不及行刺太师，先取出弩箭射中了吴太尉。”

韩侂胄道：“不错不错，这推测显然更合理。”又问道：“那么照你看来，任会跟秦大会是同一伙吗？”

宋慈道：“任会用来行刺的机关布置难度极大，非一般人所能。秦大一伙，按照韩太师的推断，他既知道吴太尉出使金国的秘密，其背后主谋也不是普通人。所以任会和秦大很可能是受同一主谋指使，任会水中机关先发，秦大及同伙持弩守在太师回城的必经之路上，是后备计划。”蓦然想到那香炉毒局，暗道：“如果说任会和秦大可能是同伙，布下毒局者一定另有其人了。”

韩侂胄很赞同宋慈的推测，笑道：“吴太尉，你公务繁忙，秦大这案子就不劳烦你了，还是交给宋慈来办吧。”吴曦应道：“是，下官遵命。”

韩侂胄这才谈及岳珂，道：“宋公子，老夫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将岳珂交给你看管。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来调查秦大的案子，如果一个月后，你还不能证明岳珂与独孤策无干，可别怪老夫翻脸无情。”宋慈道：“是。”

韩侂胄道：“嗯，你们两个都出去办事吧。不是还要查那个发信号的内奸吗？够你们忙的。”

他适才还威胁如果宋慈不能查明秦大一案，就要将岳珂治罪，此时却又称“你们两个”，分明是在暗示岳珂要继续从旁协助宋慈查案，言下之意，已是对岳珂全无怀疑了。

岳珂忙道：“多谢太师。”韩侂胄道：“嗯，退下吧。”

宋慈却不肯退下，道：“学生适才进来时，遇到几名囚犯，其中一人是学生未婚妻子余月月的弟弟余文兴。学生想冒昧问一句，他犯了什么

罪？”

韩侂胄显然还是第一次听到“余文兴”这个名字，转头问道：“余文兴是谁？”史达祖想了想，答道：“前几日收到边关公文，说是有商贾偷贩十六车私书北渡入金境，被巡逻卫士抓获，领头的好像就叫余文兴。”

宋慈听了，这才知道小舅子犯了什么罪——他一定是做起了贩卖书籍的勾当，运书往金国售卖并不犯法，但若是货物中夹有朝廷禁修的私史一类的书，便是触犯新颁布不久的“禁私史”诏令了。

大凡昏君奸臣，即使权势熏天，不可一世，亦有害怕的人，这就是有记载特权的史官。中国自古注重修史，历朝历代均设置了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为史官，大致可分为记录、编纂两类。隋唐时期，设史馆史官和起居注史官：前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宰相往往参与监修；后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就连皇帝也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

“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因为自知责任重大，中国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其品藻、史德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

如此，“君举必书”的修史制度对君主有极大的约束作用，因为君主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若想在青史留下好的名声，必然要注意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有所检点，做到谨言慎行。唐太宗李世民一代天骄，政绩卓著，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治绩，却因为皇位系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储而得，顾虑史官对此事的记录，多次提出要看国史记载，却为史官拒绝。但唐太宗仍然不肯罢休，最后亲信房玄龄只得顺旨，删削国史成实录进呈。唐太宗因见所载玄武门事变之事“语多微文”，恐怕后世究其真相，于是以周公诛管、蔡而安周室为例相类比，要求史官重写，并美其名曰应当“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唐太宗文过饰非、掩恶扬善之举一改帝王不干预国史的旧例。自他之后，历代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宋代史学发达，私人著史风气盛行。南宋奸相秦桧当政时，为防其罪恶载入私史，屡次禁修私史，并为此而大兴文字狱，还将国史交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而靖康之变后，大批赵氏皇室贵族妇女成为金人俘虏，被押到北方，受尽凌辱。有到过金国的官员记载说：“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这些往日身份尊贵的女性个个衣不蔽体，受到了极其惨烈的侮辱，甚至比起金国的官妓还不如。宋高宗生母韦氏便曾在上京浣衣院为奴，充当金人发泄性欲的工具。直到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韦氏身份变得特殊，才被转送五国城，与她的丈夫宋徽宗关押在一起。为了掩盖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宋高宗伙同秦桧，下诏禁止私人修史，自此“无复有公是非”。

秦桧死后，私史之禁松弛，私史又再度流行起来。然而韩侂胄掌权后，因禁理学、兴党狱而失去人心，亦有秦桧之担忧，生怕被天下读书人口诛笔伐，遂劝说宋宁宗下诏，再次禁私史，仅留《续通鉴长编》《东都事略》《九朝道略》《丁未录》及诸家传等书交与史官考订。朝廷更驰令各地书坊，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大诗人陆游而今之所以饱受诟病，受尽天下读书人的嘲讽，便是因为他在禁修私史的局面下接受了韩侂胄提供的史官一职，与当年秦桧任命养子秦熺主持修订国史之状况颇为类似，甚至有人干脆拿陆游比秦熺。

韩侂胄历来对于私修史书、私贩史书的案子极为重视，要求地方将抓获的犯人械送京师，由他本人亲自审问，无非还是惧怕被写书人白纸黑字地非议，必须得彻底堵住根源。此时忽听得宋慈的小舅子余文兴是因贩卖私书而被捕，微微一愣，随即脸色一沉，道：“朝廷早有明令，禁修私书，禁卖私书，你小舅子不但违反禁令，还往金境私下输运，居心叵测，有与金人通谋的嫌疑，可是轻饶不得。求情的话，宋公子就不要再说了。”

宋慈道：“太师，余文兴是建阳勤有堂坊刻本的唯一传人，也是月月的唯一弟弟，还请太师手下留情。”

韩侂胄却不愿意再听，拂袖起身，进了内堂。

史达祖忙跟了上去，走到内堂门口时，微一犹豫，又折返了回来，问道：“宋公子的未婚妻子就是现任建阳勤有堂堂主余万卷之女吗？”宋

慈道：“是的。月月跟文兴是同父异母的姊弟。”

史达祖道：“嗯，史某家中藏书，有五成以上都是建阳勤有堂刻本。我个人私下仰慕余堂主已经很久了。”

宋慈听对方言语中对余氏大有好感，忙道：“那么……”

史达祖笑道：“宋公子放心，太师是个爱才之人。他爱惜你人才难得，不会对余文兴太过。史某也会设法从中转圜，救余文兴脱身。宋公子就放心去查案吧。”

他虽然没有官秩，只有堂吏之名，却是韩侂胄身边红人，炙手可热，连本朝宰相、执政大臣都要看他三分脸色。他既做了如此承诺，当是有极大的把握。宋慈便放下心来，郑重道了谢，这才告辞出来。

吴曦特意过来问道：“宋公子，韩太师既是指派了你来调查秦大的案子，他和同伙的尸首及弩箭等物证目下还在殿前司右军营中，敢请问要如何处置？那几个死人也没什么用了，是要拖出去葬了吗？”

宋慈想了想，道：“眼下我还有点急事赶着去办，尸首、物证之类可否请太尉暂时代为看管？等我办完事，会尽快赶来军营，查验一遍后，再将那些人下葬不迟。”吴曦道：“好，我这就回军营交代部下。”拱手去了。

正好御史邓友龙有事来南园禀报，一见到岳珂，便招手叫道：“岳郡马，下官正想要找你，却不想在这里遇到你。”

岳珂问道：“邓御史是刚刚出使金国归来吗？”邓友龙道：“是的。下官这次在金国遇到一位神秘人，托我带一件东西回朝，说要当面交给岳郡马。”

原来他到金国京师燕京后，住在金人驿所里。忽然有人夜半扣门求见，不肯报上姓名，只称金国外为北方蒙古所困，国内饥馑连年，民不聊生，若是宋军趁此大好良机北伐，定能速胜。那人离开前，又拿出一样东西，称是交给宋臣岳珂的私物。

岳珂听了不免半信半疑，他知道邓友龙是韩侂胄的亲信，这次奉命出使也肩负着打探金国国情的任务。韩侂胄一心用兵，邓友龙用昔日马植之故事，编一些谎话来迎合其北伐之意，也是极有可能之事。又抑或真有神秘人效仿马植进灭金之策，金国虽则内外交困，南宋国内局势也一样不容乐观，军政腐败，奸佞横行，执政大臣多为小人，仓促起兵，会不会再一次重蹈北宋灭亡的覆辙？

自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国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边防的主要威胁来自西北的西夏，但对于宋朝而言，北部边防问题始终就像是蠢蠢欲动的火山暗流，因为中原燕云十六州在辽国手中。自战国以来，北部边患便成为令中原十分头疼的大问题，中原与游牧民族的交锋频频，不绝于史。宋朝自开国始，宋太祖赵匡胤便决定收复燕云失地，解决北疆的边防问题。到了雄心万丈的宋太宗赵光义手中，不但激化了与党项族的矛盾，还在两次对辽战争中惨败，从此，宋朝廷再也没有武力收复失地的决心，被迫采取向辽国献纳“岁币”的形式，来维持所谓的“友好”关系。

宋辽双方名义是兄弟之国，但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实际上是辽尊而宋卑。宋朝使者在辽国屡次受辱的记载不在少数，这些屈辱难免会使宋朝君臣怀恨在心。当自身实力和信心不够时，选择一个合适的同盟者就成为不错的选择，金人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入了宋朝的视线。而最早提出联金灭辽之策的，竟然是辽国的官吏马植。

北宋末年，西北的西夏开始走上了重文轻武之路，对宋朝的威胁大大减弱，宋将童贯在西夏边事上屡屡得志，由此激发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侥幸心理。宋徽宗在一首诗中写道：“道德方今喜造兴，万邦从化本天成。”不但将自己治下千疮百孔的江山美化成歌舞升平的样子，还希图对外用兵，用武力让四周的少数民族政权也跟着“从化”。于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宏图伟业终于在北宋朝政最腐朽、矛盾最尖锐的宋徽宗一朝重新提上了日程。

政和元年（1111年）九月，宋徽宗派童贯出使辽国，表面上是庆贺辽国皇帝天祚帝的生辰，真正的目的是要让童贯了解辽国的政治形势，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作准备。又因为童贯是宦官，为了避免契丹人嘲

笑宋朝没有人才，便由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贺辽生辰使，童贯为副使，但其实真正的主使仍然是童贯。就是在这次出使辽国的路上，童贯遇到了燕京人马植。

马植，祖籍燕京，自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马氏成为辽国的汉人大姓，世代都在辽国为官。北宋末年，马植在辽国任光禄卿。光禄卿是管理皇室膳食的官，掌祭祀、朝会、宴乡酒醴膳馐之事。但其人因为生性奸诈，品行低劣，为同僚所不齿。马植在辽国有些混不下去了，又见到北方女真族日益强大，已经对辽国构成强大的威胁，而辽国却日益腐败堕落，便想为自己谋取一条后路。

刚好此时宋徽宗派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使辽国。马植觉得机不可失，因为他本是汉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投靠宋朝廷。在童贯经过卢沟时，马植连夜谒府求见，说要向童贯面陈灭燕之策。童贯起初还很疑惑，暗自思忖：“马植本是辽国人，反倒要向我献灭辽之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但“灭辽之策”四个字很是吸引他，这也正是宋徽宗派他出使辽国的目的，便立即吩咐小吏将马植请进来。

马植一见到童贯，立即慷慨陈词，说：“大家本是天朝大国，皇上圣明，万民恭顺，马植心中向往已久，只是无缘表述。今天祚帝荒淫无道，辽已是奄奄一息，马植一心弃暗投明，希望您能明察心迹！”接着又说：“不仅大宋欲除燕保国，女真人对辽也是恨入骨髓，如此宋如派遣使臣从登州^[9]、莱州渡海去同金人结盟，与之相约，南北夹击共灭辽国，辽指日可图！”童贯听罢，喜出望外，认定马植是一个深谋远略且识时务的“才俊之士”，决定秘密带他回国，但又怕走露风声，便约好等到出使完辽国后，再带马植回京城开封。

当时宋辽名为兄弟之国，实际情况却是宋卑辽尊，郑允中、童贯身为宋朝使者，一见到辽天祚帝就被嘲笑说：“南朝^[10]人才如此！”

郑允中、童贯受到当面嘲讽，心中当然很不是滋味儿，可也不敢发作，只好急忙将带来的礼物双手奉上。童贯这次出使辽国，下足了本钱，携带了大量辽主喜爱的珍奇异宝，特别是两浙漆器，博得了辽天祚帝的喜爱，并回赠了同等的礼品。

童贯虽是宦官，但在宋朝却是个实权人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此次被辽主当面羞辱后，记恨在心，越想越觉得马植的出现是向辽国报仇的天赐良机。于是在回国途中，童贯又冒着风险去秘密寻访马植，将他改名为李良嗣，偷偷带回宋朝，并郑重其事地举荐给宋徽宗。宋徽宗一听童贯天花乱坠的吹捧，立即对马植刮目相看，以相当高的礼遇规格隆重地请其入朝。

在皇宫中的延庆殿，马植再次展现出了滔滔不绝的口才，向宋徽宗当面陈述了辽天祚帝荒淫无道、政治腐败和金兵已逼近燕京等情况，并富有煽动性地说：“辽必亡国。陛下如果代天行罚，王师一出，百姓必壶浆来迎。既可拯救黎民于水火，又可恢复中国故土。倘若犹豫不决，一旦女真得志，便失去机会了。”再三强调如果宋朝能从山东登州、莱州过海，与女真结好，约期攻辽，则燕地可取。

这是宋朝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明确提出要宋朝与金国结盟，共同灭辽。好大喜功的宋徽宗听后如获至宝，表示要采纳马植的计策，并赐以国姓，改称赵良嗣，给加上朝议大夫、秘阁待诏的职衔。在辽国为人不齿的马植，转瞬就成为了宋徽宗的座上宾。自此，宋朝廷便开始了联金灭辽、谋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一系列活动。

宋与辽国自“澶渊之盟”以来，百余年没有大的兵仗发生，是以“联金灭辽”的策略在宋朝廷内一度引起激烈的争论。蔡京、童贯等实权派人物力主联合金人夹攻辽国，认为“中国与契丹虽为兄弟之邦，然百余年来，彼常开边衅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今我不取燕云，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我有”。

而朝中反对的大臣也大有人在，太宰郑居中认为：“自澶渊之盟后，两国百年平和，边境宴然，兵不识戈，农不加役。今若毁约背盟，自当仔细计议。何况用兵之道，胜负无常，即使获胜，府库乏于犒赏，编户困于供役，也是蠹国害民之举，如果失败，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

朝散郎宋昭更是上书指出彼时契丹弱而女真强，“灭一弱国而与强国为邻，恐非中国之福，徒为女真之利耳”。另一大臣杨朴也认为若使女真入关后，“轻侮中国，为患甚大”。

中书舍人宇文虚中则说得更加形象：“这件事就好像有一个家财万贯的财主，与穷人为邻。财主想兼并穷人的房子，扩张自己的地盘，就对强盗说：‘我们一起消灭穷人，穷人的家财归你，房屋一半归我，一半归你。’然而，当穷人死后，财主开始与强盗为邻，想守着万贯家产过高枕无忧的日子可就难了。”他更是一鸣惊人地提出，宋朝不应该联合女真，而是应该联合契丹。

此时高丽国王听到消息后，对当时正在高丽的两名宋朝御医说：“听说天子将联合女真攻打辽国，恐非良策。契丹若存，尚足以为大宋捍卫边疆。女真虎狼之辈，切不可交往，还是早做防备的好。”看法与宇文虚中倒是不谋而合。事实证明，这些看法相当有预见性。

然而，当时北宋国内矛盾急剧激化，宋徽宗、蔡京等执政者处境尴尬，为了维持统治、转移民众的视线，一心想要投机取巧，靠收复燕云十六州来获取威望。尤其是北宋派往辽国的探子回来说：“辽天祚帝有灭国之相。”宋徽宗大喜过望，立即派擅长画人物的画学正陈尧臣率两名画学生以水部员外郎假尚书的身份出使辽国。陈尧臣的主要使命当然不在外交，而在于绘下辽天祚帝的画像及辽地山川险易图。他不负重托，果然带着图回来了，还告诉宋徽宗说：“辽天祚帝根本不像个皇帝，按照面相来看，他已经亡在旦夕。”

宋徽宗由此坚定了决心，甘冒与虎谋皮的风险，最终确定了联金抗辽的主张。这样，女真这个直接导致灭掉北宋的危险之极的敌人，竟然一开始是以盟友的身份走进了宋朝廷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极大的讽刺。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明明是宋徽宗君臣腐败无能、引狼入室导致了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即位后为了保住赵氏王朝的面子，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认为是他坏了人心风俗，才导致靖康之难的悲剧。于是朝廷内外争相攻击王安石，竟成为时尚。既不能正视失败的根源，当然也谈不上知耻而后勇。

昔日女真人于白山黑水之间崛起，建立了大金国，金戈铁马，南征北战，短短数年间，便先后攻灭辽、宋，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强国，张狂不可一世，就连金国皇帝身边最卑贱的端茶送水的侍婢都是辽国太子

妃、大宋公主。而今的大金却是日落西山，国力衰微，正如同昔日之辽国，而北方蒙古日益强大，便如昔日新崛起的女真。果然日中则昃，盛极而衰，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

然而此时的局势与北宋末年又是何等相似，即便南宋侥幸取胜，攻灭金国，收复了中原领土，便是与更加强大的蒙古为邻。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蒙古跟女真一样，是虎狼之辈，又岂会放弃南下侵宋的大好机会？杨万里、独孤策等人强烈反对北伐，与辛弃疾、陆游等主战派人士争论时，都会拿出北宋灭亡作为前危后则的例子。此即前人所言“灭弱临强”的道理。

岳珂思虑过一回，又问道：“那神秘人托邓御史转交给给我的是什
么？”邓友龙道：“是一支铁枪的枪头。下官没有带在身上，回头再派人送去郡马府上。”拱手去了。

岳珂一时不得其解，问道：“你觉得那神秘人会是杨妙真吗？”宋慈道：“应该不会。如果是她女扮男装，邓御史应该会察觉到她是女儿身，会特别提到。”

岳珂道：“也不可能是杨安国，他虽投降做了金国的大官，但身边应该时时刻刻有金人官吏监视，到驿所求见宋使，实在太过冒险。”

宋慈道：“既然是特别交代送给岳兄的礼物，必有蕴意，或许是杨安国兄妹手下人也说不准。”

正好禁军统制罗日愿追了出来，将之前收缴的大理长刀还给了岳珂，又道：“不好意思了，下官奉太师之命跟随二位官人，不得离开左右一步，一是方便二位官人差遣查案，二来也可以随时派人知会太师，让他老人家即刻知晓案情进展。”

宋慈、岳珂料想对方是受韩侂胄之命来监视自己，这是没有办法推辞的事，只得应了。好在罗日愿仍是昨日的一身便服，走到大街上也不算扎眼。

宋慈道：“对了，请罗将军派人去知会丰乐楼，韩太师已允准他们重

新营业。”罗日愿道：“好。”正好见到路边有一处警铺，便自过去向警捕传令。

宋慈趁机道：“正好丰乐楼重新开业，你我讯问香炉毒局案中宋易安的专用杂役，无须再一个一个单独去寻了。我们专门找一日去丰乐楼，可以一次问个清楚明白。”

岳珂笑道：“这个法子好，省时省力。”又道，“我已派卫士将竹竿机关上取下的机弩和小箭送去军器监官署，看看有没有工匠能认得出手法。实在不行，还得去请教我那位内兄。”

他的内兄即是赵师檠，外号茶树公子，擅制机关、火器。

宋慈叹道：“而今赵公子当真与昔日隐居在建阳的时候判若两人。”岳珂道：“我内兄也是没办法，受了荣王亲生父亲兼好友赵希悻的托付。你想荣王小小年纪，却要与亲生父母分离，进入险恶的皇宫。虽有皇子的身份，可大内的一切对他都是陌生之极，如果没有心腹之人照顾，他的亲生父母如何能放心？”重重叹了口气，又道：“有一件事，我悄悄告诉你，我内兄与内子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他的亲生母亲，其实就是高宗皇帝所宠爱的刘贵妃。”

刘贵妃名叫刘傲霜，有倾城倾国之色，号称“天下第一美人”。当年金国国主完颜亮久闻其艳名，爱慕不已，发誓攻下南宋后要掳她为自己的嫔妃，甚至还事先为她准备了新被褥。宋慈亦早闻刘贵妃原是宋高宗养子赵璩的侍妾，后来才归宋高宗所有，与昔日唐玄宗将儿媳杨玉环据为己有情形类似。据说宋高宗最终没有选立赵璩为太子，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但乍然听到赵师檠就是信王赵璩和刘贵妃所生时，宋慈还是吃了一惊。

岳珂道：“刘贵妃入宫时，刚生下我内兄不久，不舍得离开丈夫儿子，然而君命难违，最终还是不得不成为高宗皇帝的妃子。信王因为我内兄自小失去母亲抚育，对其格外照顾。”

赵师檠自小极得父亲赵璩钟爱，告知其生母是正室夫人杨氏。但他长大懂事后，发现赵夫人杨氏对他并不像对三个兄长那样关爱，但也不

如何冷淡，甚至对他还有些畏惧，总之很奇怪的感觉。赵璩临死前，才将真实身世告知赵师檠，原来他是刘贵妃所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层的关系，赵璩也彻底失去了当上太子的希望。

岳珂道：“正因为如此，我内兄特别能理解荣王小小年纪便要被迫与骨肉至亲分离的痛苦，这才答应了赵希悻的请求，来京师做了荣王的师傅，照顾他起居。”

宋慈道：“如此也好。赵公子性情淡然，却又识得进退，对荣王的成长大有好处。”

正好罗日愿过来道：“下官已派人赶去通知临安府和丰乐楼了，明日或是后日应该便可以重新开业。”宋慈道：“甚好。明日我们也去看看，凑个热闹。”

三人离开南园后，先赶来大瓦子三桥巷。余月月的表兄王壮飞在这里开了一家饮子铺，取名“王家饮子”。

饮子其实就是汤中加药，简称汤药，种类很多，如二陈汤、枣汤、生姜汤、薄荷汤、益智汤、檀汤、杏霜汤、胡椒汤等，所加药材不同，功效亦不同。如二陈汤主治头眩心悸、寒热、呕吐恶心，及因食生冷引起的脾胃不和等症状。每日早上起来喝上一盏二陈汤，会产生提神养身的效果，欧阳修称“论功可以疗百疾，轻身久服胜胡麻”，说的就是饮子的功效。

自北宋开始，皇帝常将汤药和茶作为礼物赐给臣僚。宋真宗召见大臣晏殊时，赐座后便喝茶，然后点汤。当年王安石罢相后返乡，途中痰火病发，便吩咐随从取来沸汤，将丸药、茶饼等调配，倒入沸汤中煎服，病才痊愈。上行下效，朝中大臣、民间百姓纷纷学起了制作饮子，最后竟成为宋人早上起床后的习惯饮品。

王壮飞虽没有学会祖父王且光的医术，却跟随养父学会制作一手好饮子，自开业以来，生意极为红火，规模也一扩再扩。

岳珂租住的就是王家饮子铺的后便院，是一座独立小院，算是闹中

取静。宋慈平日住在太学校舍，得闲时也会来与岳珂同住。

宋慈料想之前伙计称有人来找余月月，应该是为其弟余文兴贩书被捕一事，所以先赶来找余月月，打算将余文兴已被带到太师府的消息告诉她，免得她干着急。哪知道回来王家饮子铺，才从伙计口中知道余月月今日一早去丰乐楼送饭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而那来找她的姓向的建阳老乡也因为实在等不及，已先行离开了。

宋慈不免有些着急起来。岳珂安慰道：“朗朗乾坤，京畿之地，月月又来临安有一阵子了，能有什么事？多半是半途被人叫去看病了。”

正好那去丰乐楼的伙计进来，忙过来告道：“月娘的确半途被人叫走了，说是有名妇人得了急病，就快要不行了，非逼着月娘立即赶去救人。月娘的药箱还是小的回来拿了给送去的。”

宋慈这才放了心，既然来了大瓦子，便就近接着办上午没来得及办的事，赶去中瓦子丽春院寻访艳歌行。此刻还是下午申时，妓院中客人不多，小姐们也大多在午睡。进来大厅，却见连世荣坐在角落中干等，居然连艳歌行的面都没有见到。

岳珂冷笑道：“这艳歌行好大的架子，果然是京师第一名妓。”连世荣忙道：“不是，我来的时候，艳娘已经出了门，小厮又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我只好等在这里。”

宋慈好奇道：“听说艳娘脸上被我来也写了墨字，水洗不掉，她毁了容颜，还敢出门奉客吗？”连世荣道：“好像是有什么私事赶着去办。”岳珂道：“兴许是去找大夫设法除掉她脸上的墨字了。”

正好老鸨扭着腰肢进来，罗日愿一把捉住她手腕，取出腰牌一晃，道：“快说，艳歌行去了哪里？”

老鸨吃了一惊，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丽春院撒野。你可知道……”

罗日愿不耐烦地道：“不就是艳歌行背后有人吗，连赵知府家的三公

子都挨了打，这我都知道。别人吃这一套，我可不吃，你信不信我可以立即召集兵马封了你这丽春院。”

老鸨原是欺软怕硬之辈，见对方声色俱厉，似是来头更大，立时气馁，忙好言好语赔笑道：“将军息怒，有话好说。艳娘去了姜夔姜先生家中，她师傅琼娘一直住在那里。听说琼娘已经不行了，她是赶着去见最后一面。”

岳珂道：“呀，月月多半也是被姜先生派人找去救琼娘了。”

他昨日在丰乐楼二楼阁子遇到姜夔时，见其身边的女伴琼娘病得厉害，虽不便多问，但大致提了好友宋慈的未婚妻余月月是名医王且光外孙女，精通医术，又是女子，为女患者治病有许多方便。也许姜夔记在心中，今日琼娘病危，便当真寻到余月月，请她为琼娘治病。

连世荣已经坐等了许久，想早些见到艳歌行的愿望愈发强烈，忙道：“那我们还等什么？正好借机去拜访一下姜先生。”

宋慈心中仍然挂念余文兴被捕一事，想早些告诉余月月，便点头应允。几人遂往清波门姜夔住处而来。

清波门是临安西城门之一，俗称暗门。这一带名胜极多，因北宋僧人仲殊曾作《诉衷情》云：

清波门外拥轻衣，杨花相送飞。
西湖又还春晚，水树乱莺啼。

闲院宇，小帘帏。晚初归。
钟声已过，篆香才点，月到门时。

人们赞赏词文雅致，意趣横生，称为“清波门外诉衷情”，遂成典故。

清波门外有皇家园林聚景园，又名西园。园中有会芳殿、瀛春堂、揽远堂、芳华亭、花光亭及柳浪、学士二桥，是春游观赏桃花的胜地，当今宁宗皇帝常常到园中游览。

出清波门往南，是一大片丘陵地带，其实就是吴山和宝莲山的西面。这一带正对西湖苏公堤，又因为地势颇高，可以俯瞰西湖，风景绝佳。传闻仲殊便是贪恋此地美景，才在宝月寺出家为僧。他有一首《南柯子》云：

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
数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

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霞。
绿杨堤畔问荷花：记得年时沽酒那人家？

站在宝莲山西面高岗上，便是活脱脱的“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美景。但因为这一片被城墙分隔，已在临安城外，所以地段远不如吴山东面金贵。山东面住的全是太师韩侂胄、宰相陈自强之类的权臣，山西面则住的以著作《清波杂志》及藏书闻名的文人周煊、著名画家刘松年等一类的文人雅士。刘松年人称“暗门刘”，是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擅画山水，笔墨精严，着色妍丽，界画工整。

姜夔以精通诗词、音乐而知名当世，亦住在此处，他虽出身贫寒，也因科举不第未能入仕为官，然其词名远扬，许多权贵争相与其结交，赠钱赠物，连女人都有人送，倒也过上了富足翁的生活。

来到姜府，还不及近门，便看见身穿衰服的仆人在往门首挂出丧灯，大概那琼娘已经过世了。

岳珂刚要上前打听，忽见到殿前司武官徐景望从里面出来，一时愕然，不知这位吴太尉的心腹来姜府做什么。

徐景望也极是惊奇，却也不多言，只朝岳珂略略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反倒是罗日愿出声问道：“徐将军在这里做什么？”徐景望踌躇片刻，才道：“我家少主想请姜先生填一首新词，可事不凑巧，姜先生的红颜知己刚刚去世。”朝门首的丧灯努了一下嘴，叹了口气，便拱手去了。

正好余月月提着药箱出来，见到宋慈等人站在大门前，惊讶之极。宋慈便大致说了遇到余文兴的经过。

余月月听了却是不大相信，道：“余家只以刻书为业，又不缺钱。难道勤有堂出的刻本卖不出去了么，竟致做起了贩书的勾当？还要文兴自己出面贩书？他才多大点，连建阳县的门都没有出过。”

宋慈道：“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但韩太师不准我与文兴见面，我也没法问个清楚明白。”忽然想到之前余文兴曾大叫要见辛弃疾，忙道，“也许我们该去找一下辛公。”

他着急内弟之事，一时顾不上再进去拜访姜夔，便让连世荣留下代转慰问，又道：“小连见到艳歌行，先不要提别的，只描下她脸上的墨字就好。回头我会再去拜访她。”连世荣道：“知道了。你们放心去吧。”

岳珂见罗日愿死死盯着姜府大门不放，便叫道：“罗将军，我们可是要走了。你可是想要进去？”

罗日愿回过神来，忙道：“不是。”走出几步，又转身看了一眼，道，“下官只是觉得那艳歌行的车夫十分眼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他是谁。”

岳珂道：“这个不难打听。我们还会再去丽春院找艳歌行，到时候罗将军可以自己问她车夫的名字。”

罗日愿狐疑道：“岳官人还要再去找艳歌行，是怀疑她跟丰乐楼行刺一案有关吗？”

岳珂蓦地想到罗日愿并不知道香炉毒局一事，忙道：“不是。艳歌行

自己都当场中了三箭，险些丧命，怎么可能跟刺客有干系？我们只是想查一查那个我来也，他在不久前偷走丰乐楼匾，又在昨晚丰乐楼出事后洗劫了艳歌行，时间上未免太过巧合。”

罗日愿这才知道艳歌行的金银细软被我来也盗取一空，先是一怔，随即微微一笑，模样甚是古怪。

余月月看起来脸色不大好。宋慈道：“你别担心，韩太师的堂吏答应了我，一定会救文兴出来。”

余月月回头看了一眼，见罗日愿正与岳珂交谈，这才低声道：“这个韩太师，都做了些什么事，禁这个书禁那个书的，贩个书都犯了法！死了一个秦丞相，又来一个韩太师，想想就气不过。你为什么还要帮这种坏人？”

宋慈道：“那月月姊你昨晚不也及时出手，救了韩太师吗？”余月月道：“我是大夫，救人是我的职责。再说了，真正救他的是你。算了，不提这个了。其实我不高兴，不全是因为文兴的事。琼娘，唉，我实在救不了她，也怪我自己医术不精，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她去了。”

她虽然自小见惯病患死者，然而像今日这般亲手抢救后无回天之力的事，还是第一次遇到，免不了心情沉重。

宋慈劝道：“月月姊，你尽力了就好，何必自责。如果都像你这样想，人间每死一个人，都是大夫的责任，那还有谁要当大夫？”

余月月道：“算了，不提这个了。想着琼娘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我就难受。”又回头看了一眼，道：“有一件事，我悄悄告诉你，别让那个罗将军听见。”

宋慈道：“什么事这么神秘？”余月月道：“原来琼娘的弟弟是皇宫中的大官，他人现在还在姜府里。”

宋慈颇感惊讶，问道：“他是叫高知味吗？”余月月道：“呀，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宋慈道：“昨晚丰乐楼出事后全楼封锁，所有人不得轻易离开，高都知跟随荣王离开时，带走了姜先生和琼娘。罗将军还奇怪高都知为人谨慎，怎会为两个平民出头。原来他是琼娘的亲弟弟。”

余月月道：“有一件事你肯定猜不到。高琼娘、高知味，你有没有联想到什么？”宋慈道：“没有。”

余月月道：“他们都姓高啊。”宋慈微笑道：“这个，好像不用联想也能知道。”

余月月笑道：“你想不到其中诀窍罢了，原来你宋慈也不是样样都能未卜先知。我告诉你吧，他们姊弟两个的祖父是高世荣。”

宋慈还是不明白，问道：“高世荣又是谁？”余月月道：“啊，你忘记了吗，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吃粥驸马’呀。他和柔福帝姬^[11]的故事，可一直是建阳说书人最爱讲的。”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包围了宋京师开封。宋徽宗、宋钦宗及大臣们心存幻想，妄图通过献珠宝和妇女给金人来保存北宋政权。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二十二日，北宋与金人达成协议。协议规定：金人准免宋徽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宋宫廷器物充贡；准免割黄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匹两贡大金；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附加条件是：“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

为了满足金人的要求，宋徽宗、宋钦宗开始源源不断向金军营寨输送妇女。第一批是蔡京、童贯、王黼家的歌妓各二十四人，其中福金帝姬作为蔡京家中女眷也在遣送之列。福金帝姬见到金军统帅完颜宗望后，战栗无人色，当夜即被完颜宗望占有，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人蹂躏的宋朝公主。第二批则是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都被明码标价地抵押给了金军，数目多达万人。

这些充当抵押品的女子从进入金人大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被奸污的命运，稍有不顺从者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有三名女子被斩首示众，一人被利箭穿喉而死。另有三人因反抗激烈、拒不受辱，被金兵剥光衣衫当众拷打后，再用铁杆捅入下体，立在营寨前。三日后，受刑的女子方因冻饿及脱水痛苦死去。而更多的女子则死于金人无止境的交媾求欢中，此即史书所记“各寨妇女死亡相继”，保福、仁福、贤福三名帝姬均在入金营后不久抵挡不住反复蹂躏而死。怀上身孕的妇女，则要被逼服下打胎药，“听医官下胎”。

可叹的是，北宋君臣为求苟延残喘，只知拼命满足金人的狮子大张口，不惜往民间挖地三尺。宋徽宗、宋钦宗更是忙不迭地将按玉牒点名，连自己的嫔妃、女儿都全部送去金营，厚颜无耻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却不知道金人从一开始就打算要彻底消灭北宋，所谓“协议”，不过是为了搜刮更多的财物、女子，北宋厄运遂不可避免。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这是令宋人心痛而不能忘怀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虏北上，宋宫中所有的法驾、卤簿等仪仗法物、宫中用品、书籍、印板、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各州府地图，连同宫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全部被金人席卷一空，北宋就此灭亡。

金兵入侵中原，百姓远比皇室承受了更多的灾难，无数人家因此而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不少民间的美貌女子也被掳北上，专供金人玩乐，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蒋兴祖之女便是其中一员。其父蒋兴祖靖康时任阳武令，金兵入侵时，蒋兴祖夫妇及长子死节，女儿则被掳北上。途中，蒋兴祖之女在雄州驿站题了一首《减字木兰花》：

朝云横度，辘轳车声如水去。
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
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上阙写被掳北去，朝行暮宿，百般困苦，所过之处，经战火洗劫，荒凉破败，凄凉满目，行人更是难得歇息之地。下阙以“飞鸿”南飞之自由，反衬被掳北去之痛苦，在身不由己的无奈中，离家乡越来越远，抒发了欲归不得的愁苦。词风沉痛悲咽，体现出时代的苦难。

柔福帝姬小名嬛嬛，是宋徽宗第十女，生母是极受宠爱的王贵妃，与宋钦宗赵桓以及后来的宋高宗赵构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靖康之难时，她也被折金一千锭送与金人，与其他充作犒军费的妇女一道，被金人押送北上。柔福时年十七岁，为宋徽宗未出阁公主中年纪最大者，虽然相貌平常，但因为还没有嫁过人，金兵对她格外重视，打算将这一处子公主进献给金太宗。

国破家亡之际，战争就不再只是男人们的事，而女子往往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苦难，成为俘虏，就意味着是战争的战利品和敌人的玩物，其中的屈辱是不言而喻的。在北上途中，皇室妇女包括宋徽宗皇后郑氏、宋钦宗皇后朱氏都受到金军的争相调戏和侮辱。柔福帝姬也难逃被凌辱的命运，不过占有了她身子的金将也因擅自动了留给金太宗的女人而被残酷杀死。

到达金国后，柔福帝姬被郑重其事地献给金太宗做侍妾。可惜金太宗一点也不喜欢她，直接将她送到了上京浣衣院为奴。

这个名为“浣衣院”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金人寻欢作乐的官方妓院。除了柔福帝姬外，许多皇室贵妇皇后、妃嫔、帝姬、宗女、女官、宫女亦在其中，包括宋高宗赵构的发妻邢秉懿、生母韦氏，均在浣衣院中为奴，除了要用身体侍奉金人外，还要做各种苦活儿。华福帝姬赵赛月时年九岁，庆福帝姬赵金姑时年七岁，纯福帝姬赵金铃时年四岁，一样在浣衣院充作女奴。所有妇人都被迫袒露上体，只斜披着一件羊裘，受到了最惨烈最残酷的对待，甚至比金国的官妓还要下贱。而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贵族女人，绝大多数没有自杀的勇气，为了苟且偷生，宁可逆来顺受，忍受各种各样的磨难。

最早脱离浣衣院的是宋高宗生母韦氏。她的亲生儿子赵构在南方登基为帝，她的身份变得特殊，终于结束了娼妓生涯，被金人转送到五国城，与她的丈夫宋徽宗关押在一起。

而柔福帝姬在浣衣院过了几年的屈辱生活后，又被盖天大王完颜宗贤所得。完颜宗贤对柔福帝姬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也没有太多侮辱她，而是从安置在五国城的汉人中选了一名叫徐还的男人，将柔福帝姬许配给他，柔福帝姬这才算结束了悲惨不幸的浣衣院生涯。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宋官军剿匪之时，俘虏的匪眷中有一女子自称是高宗皇帝的妹妹柔福帝姬。官兵一时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位柔福帝姬送到临安。柔福帝姬一见到宋高宗，就叫出了他的小名，令皇帝备感亲切。柔福帝姬自称好不容易才从金国奔逃回来，其间历尽了风霜雨雪。

彼时许多人都不相信能有帝姬从北方逃归，因为帝姬从小生活在帝王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谋生都很难，更不要说野外逃生了，又如何能从万里之外的金人手中逃脱呢？

但柔福帝姬对此自有一套解释，称是与汉人丈夫徐还一起逃归，一路全亏徐还照顾。但到了宋境后，夫妇二人不幸落入山贼之手，徐还被杀，她则沦为匪首的侍妾。直至南宋官兵剿灭了这伙山贼，她才得以重见天日。

宋高宗确实记得父皇有个公主叫嬛嬛，为王贵妃所生，被封为柔福帝姬。但阔别几年，他自己也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已记不大清楚柔福帝姬的面貌身材，于是命老宫女查验。老宫女都感觉这女子相貌确实很像当年的柔福帝姬，用宫中旧事盘问她，也能够回答得圆满。唯一值得怀疑的地方是，这女子有一双大脚，不似柔福帝姬的纤足。对此疑点，柔福帝姬泪流满面地解释说：“金人驱逐如牛羊，乘间逃脱，赤脚奔走到此，山河万里，岂能尚使一双纤足仍如旧时模样？”

宋高宗听后深为恻然。他的亲眷已然不多，在世的也都沦落在金国，他愿意相信眼前的柔福帝姬就是他的妹妹，加上他所信任的大宦官冯益从旁力证，便不再有任何怀疑，下诏让柔福帝姬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不久又为她选择英俊高大的永州防御使高世荣为驸马，赐予嫁妆一万八千贯。柔福帝姬南还的故事，一时广为流传。

大约是受了柔福帝姬还京传奇的影响，绍兴二年（1122年），在柔

福帝姬还宫后两年，发生了一起荣德帝姬假公主事件。事情大概的经过是：一名姓易的商人妻子因为贪图富贵，假冒宋钦宗亲妹、宋徽宗王皇后之女荣德帝姬，来到皇宫认亲。荣德帝姬小字金奴，为宋徽宗第一任皇后王氏所生，在宋徽宗的儿女中年纪较长，北宋亡国之前就已经嫁给左卫将军曹晟为妻，后来被掳往金国，成为金国皇族完颜昌的侍妾，很得宠爱。完颜昌被金熙宗诛杀后，荣德帝姬又入宫中侍奉金熙宗，还得到了“夫人”的封号，为入金帝姬中地位最高者。易氏颇有几分姿色，金军南下时，全家南逃，兵荒马乱中，易氏与丈夫失散。之后意外遇到了荣德帝姬以前的侍卫。聊天的时候，易氏从侍卫口中了解到荣德帝姬的形貌举止，以及一些深宫秘事。到达南方后，易氏听说了柔福帝姬的故事，心中艳慕皇家尊荣，竟然想到冒充公主的主意，于是就来到南宋朝廷，自称是逃归的荣德帝姬。宋高宗从来没有见过荣德帝姬，干脆照葫芦画瓢，派老宫女和老宦官去检验真伪，结果易氏经不起盘问，露出了马脚。宋高宗下令将她送交大理寺审讯，易氏认罪后，被乱杖打死。

虽然出了荣德帝姬事件，却丝毫没有影响柔福帝姬的地位，宋高宗对这位妹妹呵护备至，宠渥有加，先后赏赐多达四十七万九千贯。

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后，宋高宗生母韦氏被金国放归，被宋高宗尊封为“显仁太后”。母子重逢，喜极而泣。韦太后听到柔福帝姬一事，不禁诧异道：“柔福早已病死于金国，怎么又有一个柔福呢？”宋高宗便说了柔福由金逃回的情状。韦太后道：“金人都在笑话你呢！说你错买了颜子，真正的柔福早已经死了。”

“颜子”就是假货的意思。北宋开封城有条街名叫颜家巷，街内有家松漆店，里面卖各种纸做的器具，表面松漆得极为精美，样式新颖，看上去十分炫目。但因为是纸做的，购买回去，不能经久使用，所以当时的人称其为“颜子”，后来演变成假货的代名词。

宋高宗听了母亲的话，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拘捕了柔福帝姬，交大理寺审问，严刑拷问之下，假柔福帝姬被迫招供了真相——

原来，她本是汴京一家尼姑庵的女尼，法号静善。汴京被攻破后，她被乱兵掠往北方。在路上时，遇到一个名叫张喜儿的宫女。张喜儿曾在柔福帝姬生母王贵妃宫中侍奉，知道许多宫闱秘事，一一都说给了静

善听，尤其称静善的相貌气质酷似柔福帝姬。静善对这一巧合十分动心，于是开始留心记忆各种宫廷之事，且刻意模仿张喜儿所描述的公主形态。之后静善也经历了战乱的颠沛流离，曾经三次被人拐卖，最后被土匪陈忠掳入盗伙，被迫嫁给了一名小土匪。宋官军剿匪之时，抓住了静善，打算以匪眷的名义将她处死。她为了活命，谎称自己就是柔福帝姬。官兵见她气度不凡，还真被吓住了，于是将她送到临安。成功蒙骗过宋高宗后，静善得到了十多年的富贵。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韦太后回到京师，道破了此事。

宋高宗得到供状后，立即下令将假柔福帝姬斩首于东市。最倒霉的是高世荣，先是奉旨娶了假柔福帝姬，又因为此事而被削夺了驸马都尉的爵位，还因此被人们嘲笑说：“向来都尉，恰如弥勒降生时；此去人间，又到如来吃粥处。”此即其人“吃粥驸马”外号的来历。

假柔福帝姬虽然被杀，民间却流言纷纷，为其抱屈不平者大有人在。当时就有史学家认为被杀的柔福帝姬其实是真正的公主，之所以被揭穿是因为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自北方回来后，担心柔福帝姬说出自己在北方被凌辱、糟蹋的各种丑事，于是威胁宋高宗将柔福帝姬杀死灭口。宋高宗跟柔福帝姬以兄妹相称十余年，虽有些真感情，然而在母亲严命之下，不得已牺牲了柔福帝姬。最有力的佐证是：当初柔福帝姬初来投奔之时，许多旧日宫女和大宦官冯益都断定柔福帝姬是真的，即使假柔福帝姬相貌长得再像，但如果没有十足把握，宫人绝不敢乱说。而这些人后来相继改口，指认柔福帝姬是假，则是因为严刑拷打的缘故。

大宦官冯益的际遇也令人惊讶——他先是因曾力指柔福帝姬为真公主而被送昭州编管，不久又东山再起，不但重新回到皇宫担任要职，还与韦太后联姻，成为了亲家。有流言说，冯益手段高明，握有韦太后丑事的证据，韦太后最终不得不屈服。这件事，亦成为柔福帝姬实为真公主的旁证。

也正是在假柔福帝姬事件后，宋高宗同意了奸相秦桧所请，下诏禁修私史，尤其禁止民间记录、谈论北方见闻，显是要为母亲的浣衣院生涯遮羞。

据说假柔福帝姬被杀前甚是平静，没有一句为她自己求饶的话，只

求饶过她的孩子，宋高宗也答应了这一要求。大概高琼娘和高知味兄妹，就是假柔福帝姬和高世荣所生的孩子。

宋慈皱眉道：“原来他们姊弟也算是有些来历。”余月月道：“是啊，你也想不到他们姊弟是柔福帝姬的后人吧。不过好像他们姊弟自小就生活得不好，父母早逝，琼娘不得不卖身到富人人家，做了歌妓。高知味就更不用说了，大凡男人，不是没办法，谁都不会去当太监。”

宋慈道：“他姊弟二人的真实身世，有旁人知道吗？”余月月道：“姜先生应该知道吧。琼娘死前拉着他的手说了好多好多话，听她的意思，好像姜先生最有名的那首《疏影·暗香》^[12]，就是为柔福帝姬所作。”

宋慈道：“琼娘这些话，都是当着你的面说的？”余月月道：“当时琼娘叙述她和弟弟的身世，如何如何艰辛，如何如何难过，又说祖母就是真的柔福帝姬之类。我看她神志有些糊涂了，本来是要出去的。可姜先生非拉着我，说琼娘还有气，希望我能尽到最后一份力。所以她说的这些话，我一字不落地全听到了。不过后来姜先生专门叮嘱我，要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可你也知道我的性子，任何事情不告诉你的话，我总要去想个不停，对你说了出来，我就轻松多了。”顿了顿，又补充道：“况且，你也不是什么别人。”

宋慈道：“我知道。不过既然高氏兄妹不愿意张扬身份，月月姊可千万不要再对外人说。”余月月道：“嗯。其实在临安，除了你和宋姊姊，我也没有别人可说了。宋姊姊也是经历坎坷之人，我可不想将这么悲惨又不知道真假的故事讲给她听。”

宋慈听了最后那句话，似乎恍然有些理解起宋易安来——她的冷淡和超脱，不过一种世俗的伪装，是对自我卑微和立世孤独的顽抗。

岳珂和罗日愿一直落在后面，其实也是有意让宋慈和余月月有相处的时间。

宋慈忽然想到香炉毒局的奇妙玄机，问道：“世上有没有一种东西甲，吃起来非常美味，但混了另外一种东西乙后，东西甲就会变成剧

毒？”

余月月笑道：“哈哈，当然有。你忘记了吗，你小时候贪吃，吃了柿子又吃螃蟹，结果中了毒。柿子就是甲，螃蟹就是乙，两样都非常美味，但混在一起吃，就成了毒药了。外公还特意将这件事作为医案记在手札里了。”

宋慈颇为难为情，道：“这件事，王医师还作为医案记录了？”余月月道：“我原先也不知道，是外公去世后，我整理他手札时才偶然读到的。文兴还说等有空时，就帮我将外公这些手札刻印出版，好给别的医师和后人提供参考。”又道：“其实你破了不少案子了，也应该记录下来。嗯，就叫《宋慈洗冤》，怎么样？”

宋慈道：“月月姊提醒得极是，我要好好考虑，前人的著述也好，个人的经验也好，都应该抽时间记录整理一下。”又问道：“有没有可能一种美味食物，混合了一种气味就变成了剧毒呢？”

余月月道：“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外公在记录了你吃中毒的病例后，又在下面补注了一行字，说是他曾听说西域昆仑山有奇花名‘彼岸’，总是花谢了以后才长叶子，花和叶子注定永不能相见，所以得了‘彼岸’的名称。奇特的是，彼岸花和叶子均可以做香料，但一旦相遇，就会成为剧毒之物，所以这花又叫‘黄泉引路花’。但爷爷也是听药草商人闲聊时提到的，是不是真有这样一种奇花，他也不清楚。”

宋慈叹道：“应该真有这种彼岸花。黄泉引路，当真是引路到黄泉。”

余月月道：“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该不会是有人用彼岸花和叶子混合杀人吧？那倒真是可以杀人于无形之间。”她性情外向豪爽，人却不傻，蓦地想到了其中究竟，瞪大眼睛，失声道：“难道昨晚……昨晚……”

宋慈忙低声道：“小点声，这件事，暂时只有我和岳珂知道。”余月月道：“那鱼羹……我……”

宋慈道：“月月姊和宋嫂吃的桂鱼鱼羹中加了彼岸叶子，但今早香炉

中的香料已燃尽，所以你们都没有中毒。但是昨晚……昨晚……”

想到昨晚余月月偷吃了一口鱼羹，立即有了强烈的中毒反应，其实正是彼岸花和叶子起了反应。若不是她事先服了解毒丸，又及时催吐，怕是早已经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当时懵懂不知真相，尚不觉得可怕，现在想来当真是惊心动魄，出了一身冷汗。

余月月道：“可宋姊姊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彼岸花？”

她早知鱼羹烹制过程，旁人不大可能下毒，因而第一个联想到的嫌犯，就是她最信任的宋易安了。

宋慈道：“我和岳兄都认为不会是宋易安所为，但她身边的杂役应该脱不了干系。”

余月月这才放下心来，道：“不是宋姊姊做的就好。”又道：“之前小连还称赞任会机关如何如何厉害，这下毒的人，心思可比任会玲珑多了。”

宋慈道：“嗯，目下这件事不能张扬，就是要让凶手误以为我们什么都没发现。还请月月姊暂时不要告诉宋易安，等我们查明真相再说。”余月月道：“当然，我知道轻重。”

南宋在京师临安设有都亭驿、怀远驿、同文馆三大中央客馆，均归礼部管辖。怀远驿专门款待安南使者。同文馆则是接待高丽使节。都亭驿则专门接待金国使臣及外地进京的大宋高级官员，位于御街南段，与白马庙隔御街东西相望。

白马庙南临三省，北临太庙，建于宋高宗赵构即位后。仅凭其所在位置，便可知其重要程度。而这座庙如其名，供奉的确实是一匹白马

靖康之变时，赵构以康王身份到金军大营做人质。传闻他曾因射箭连中，加上在金营镇定自若，金人怀疑他并非皇子，而是将家之子，于

是遣还换质。后来得知赵构确实是皇子后，金人无比后悔，立即派军队去追赵构。而赵构一路奔逃，因疲劳在一座江边的庙中睡着了。突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神人提醒他说：“金人追赶将至，快逃走，已备马在门外。”赵构惊醒过来，出来看到月光下果然有一匹白马，于是就乘骑这匹马渡过了大江。渡江后，发现马不能动了，变成了一匹泥马，原来白马就是庙中的泥马。此即流传极广的“泥马渡康王”故事。

宋徽宗总共有三十一个儿子，赵构为宋徽宗第九子，既非嫡出，也非长子，母亲韦氏地位低下，其人在众皇子中也不算出色，并不得宠，之所以得登大宝，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全然因为他是皇子中唯一的漏网之鱼。否则，皇帝无论如何是轮不到他头上的。自古以来，开国帝王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传奇，比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据说他出生时身带异香，三日不散，因此小名叫“香孩儿”。为了显示嗣位的正统性，宋高宗亦绞尽了脑汁，“泥马渡康王”的传说极大地加强了他的天命形象，是以特意在京师修建白马庙祭祀白马，表明泥马化白马是真有此事。

而都亭驿作为南宋最大的驿馆，近百年来，留下的传奇故事一点也不比白马庙差。

宋高宗绍兴年间，金国国主完颜亮野心勃勃，有意南伐。他生平有三大志向：“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第一即是当皇帝，第二即是攻灭南宋，第三是得到天下第一美人宋高宗贵妃刘傲霜。汉人施宜生时在金国任翰林学士，以使者身份出使宋朝。宋臣张焘奉命在都亭驿迎接时，见施宜生明明是汉人，却事金为主，忍不住以“首丘”^[13]讽之。施宜生受到刺激后，蓦然良心发现，告诉张焘道：“今日北风甚劲。”意思是金主完颜亮有南侵意图。见张焘还不明白，又取笔扣之曰：“笔来，笔来。”施宜生是中州人，中州“笔”与“北”同音。

然而十分可惜的是，自宋高宗杀害岳飞与金人签订《绍兴和议》以来，宋金之间一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张焘将此重大消息上报后，根本没有引起南宋朝廷重视。而施宜生的提醒之语则被金国派在临安的间谍告发，回国后即被残酷地烹死。

施宜生死后不久，金主完颜亮派遣枢密院事高景山出使宋朝。高景

山到达宋朝后，不但倨傲无礼，目空一切，还明目张胆地派人测量临安水门水闸的宽狭，显然是想为日后派水师从河道攻击临安做准备。见到宋高宗后，高景山更是当面厉声数落，索取从金叛逃的大臣和淮汉之地，又宣布说宋钦宗赵桓已死，将由他来处理宋金之事，气势极为嚣张。宋钦宗其实已经死了五年，但一直隐瞒。宋朝廷得知消息后，上下十分震惊，这才意识到金国敌意已现，开始调兵备战。

同年九月，经过多年精心准备的完颜亮御驾亲征，发兵四十万，号称六十万，分四路南侵。宋金战争全面爆发。宋高宗起用已病的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前线的抗金重任。

自金军南侵，宋军大多闻风而逃，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宋浙西马步军副总管李宝愤而上书，自请率战船一百二十艘、弓弩手三千名，深入北方袭击金军。李宝所率的水师与金军水师相遇后，李宝令军士以火箭射金船油帆，烧毁金军战船数百艘。此战中，金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完颜亮从水道直捣临安的计划遂告失败。

而陆路金军则进师顺利，攻下淮南，直抵长江，准备强攻采石从杨林渡渡江。当时驻守采石的宋军因统帅王权已被罢职，继任的新帅李显忠尚未到任，群龙无首，一万八千多名士兵加数百匹战马，宛如一盘散沙，三五成群地散坐路边，士气低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强敌。而长江北岸，金营遍野，兵戈耀眼，令宋军望而生畏。就在这关键时刻，虞允文出其不意地出场，以极富有戏剧性的方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虞允文，字彬甫，早年以文学入仕，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中进士，时年四十五岁，属于大器晚成型。其人身高六尺四寸，长相雄伟，时人称其“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动有则度，人望而知为任重之器”。虞允文的文采、诗文、书法均非常出色，曾为《唐书》及《五代史》加注，并著有诗文十卷、经筵春秋讲义三卷、奏议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他为人举荐，由地方调任中央，开始到朝廷任职。

就在完颜亮大举南侵的前一年，虞允文受命出使金国。在驿馆时，负责接待的金官员见到对方不过是一介文官，便有意邀请他参加射箭比赛，想令他出丑。不料虞允文手抬箭出，正中靶心，让金人愕然不已。

在这次出使途中，虞允文发现金军正大力造战船，还有大批粮草络绎不绝地运往南方。他断定金国正在做南侵的准备，便急欲回国报信。辞行时，金主完颜亮得意忘形，向虞允文夸耀说：“我将看花洛阳！”这实际上是完颜亮将要御驾亲征的信号。虞允文回到临安后，急忙向宋高宗做了汇报，但宋高宗还沉湎在“绍兴和议”的梦幻中，心存侥幸，也不做任何抗战准备。以致后来金军南下，长驱直入，一路打到了长江边。

南宋立国，仗恃的就是大江天险。当时完颜亮已经在江对岸筑坛，杀黑马、白马祭天，又将一头羊和一头猪投入江中祭河神，随即宣称次日渡江，先登岸者赏黄金一两。而此时防守采石的宋军因没有统帅，形如散兵游勇，眼见就要一败涂地之时，刚好虞允文受命到采石犒军，看见宋军没有主帅，形势危在旦夕，便毅然挺身而出，主动担负起抗御金兵南侵的重任。

虞允文召集统制时俊、王琪等商议，晓以大义，激以厚赏，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众人很受感动，都表示愿意听命。虞允文命各将列骑兵于江岸不动，分船队为五：两队傍东、西岸；一队驻守中流，载精兵拦截金兵；另两队隐蔽于小港，待机援救。

这时，金军已开始渡江，王琪领宋军乘海鳅船迎敌，以强弓射击金船。金军每条渡船上都密密麻麻布满了人，大多数动弹不得，只有船外围的十数人能施展弓箭还击。相比之下，宋军船体灵活，手脚方便，大占优势，船上金兵大多被射死。另有少数金兵已进至长江南岸，虞允文遂亲临前线指挥，时俊则身先士卒，手挥双刀，领兵与金军展开激战。虽然金军渡河不利，但人多势重，完颜亮又势在必得，亲自督阵，因而双方一直僵持到晚上，依旧处在对峙鏖战状态。

刚好此时三百溃败下来的宋军来到，虞允文当即发给他们旗鼓兵械，令其从后山转出。金人以为宋援军赶到，方始退兵。虞允文命将士以劲弩追射，金兵大败。次日，虞允文又派盛新率水师进攻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再败金兵，烧毁其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采石之战。

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著名词人张孝祥听到采石大捷后，挥毫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
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
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
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
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
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
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词中将采石之战与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相提并论，将虞允文比作周瑜和谢玄。

至此，完颜亮从采石渡江的计划宣告失败，只好移军瓜洲。金兵锐气大减，内部矛盾加剧，不久军中发生哗变，完颜亮被杀。而金国内部皇族完颜雍已抢先即位，是为金世宗。金军全面北撤，归附新即位的金世宗，宋军由此收复两淮地区。

正当虞允文闪亮于历史舞台时，六十四岁的老将刘锜病情却日益加重。刘锜和另两位名将韩世忠、岳飞的私第均在钱塘门往东到众安桥一带，然自从岳飞遇害，其私第被朝廷没收、改建为太学后，韩世忠和刘锜均不愿意再居住在那里。刘锜因久在外为官，未在临安再置住所，当时寓居在临安都亭驿梅园养病。而一力讨好金人的秦桧余党汤思退竟然以“金使将至”的理由，让刘锜搬去别处。刘锜发怒，当场吐血而死。迄今都亭驿梅园一棵梅树下尚有斑斑红点，传闻那便是刘锜死前吐出的大摊大摊的鲜血。

还有无名氏曾夜间潜入驿馆，在墙壁上题诗道：“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最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与宋诗人林升“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句异曲同工，都是直斥南宋朝廷苟且偷安、不思收复中原的冷酷现实。

宋慈几人赶来都亭驿，虽被驿卒领到了辛弃疾居住的梅园门前，却又被侍从拦住，道：“辛公正在会见贵客，特别交代不能打扰。”他因为认得岳珂，又道：“岳公子可以进去。”

岳珂便道：“那好，我先进去通禀一声。”

辛弃疾确实正在堂中会见客人，除了老诗人陆游外，还有马军司武官毕再遇及他那位同乡霍仪。他的女婿陈成父、岳珂的妹夫陈址两位心腹幕僚也侍奉在一边。

几人正在议论北方局势，话题焦点是新近崛起的蒙古那颜部首领铁木真——

在金国北方，尚有许多游牧民族部落，其中以鞑靼最为强大，拥有营帐七万，长期对金称臣纳贡。但金人最忌惮的并不是鞑靼，而是蒙古。金国国势最强盛之时，已经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蒙古崛起，对蒙古各部落实行“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分而治之”就是挑拨蒙古各个部落互相争斗，使他们不能团结，而金国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减丁”即指金国定时派人到蒙古高原，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某一地区的所有成年男子，将妇女儿童尽掳掠为奴隶，甚至有不少蒙古奴隶被贩卖到中原地区^[14]。

宋庆元元年（1195年），金国出兵攻打蒙古部落。鞑靼因与蒙古结有世仇，主动出兵相助，乘机掳掠了大批羊马、物资。金人大为不满，责令鞑靼部首领以财赎罪，鞑靼因而叛金。金国命右丞相完颜襄率兵进讨鞑靼，蒙古部落首领铁木真配合金军夹击鞑靼人，因功被封为“札兀忽里”，意为“统帅”。由于鞑靼跟金国反目成仇，铁木真获得了夹缝中崛起的大好机会，先后攻灭克烈部、鞑靼、塔塔儿、乃蛮、蔑里乞等部，而今已成为游牧部落中最强大的一支，被公推为大汗。

陆游道：“北方原本游牧部落众多，实力不相上下，金人素来从中挑拨离间，令他们彼此互相争斗牵制，好坐收渔翁之利。而今铁木真马不停蹄地讨平了各部落，实力已远在昔日鞑靼之上，难怪金人要寝食难安了。”

辛弃疾面色凝重，道：“这铁木真可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蒙古原本无文字，凡颁发命令，遣使往来，均是刻指记之。铁木真灭乃蛮部后，俘虏了精通文字的塔塔统阿，命他在畏兀儿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蒙古文字^[15]。又听从塔塔统阿的建议，开始使用印章，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而今蒙古已成一统，铁木真雄才大略，正逐渐建立完善各种制度，只怕他将来不但是金国强敌，亦会对我大宋构成不小的威胁。”

陆游道：“但蒙古的崛起令金人应对不暇，亦可以说是我大宋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辛弃疾道：“恢复之志不可忘，恢复之事未易举。目下朝廷中的这些所谓重臣……”

他没有说完下面的话，然而在场众人均知他是暗示朝中执政大臣大多是无能之辈，要指望这样一群人主持恢复之事，何其难也。

刚好岳珂走近门槛，辛弃疾一眼瞧见，叫道：“岳珂进来。”

岳珂一步跨进去，躬身道：“辛公。”又向余人一一行礼。

辛弃疾介绍道：“陆公和毕公你都认识，这位是北方来的霍仪。老夫派去金国的探子已被金人逮捕处死，他临死前设法交了一封机密情报给杨安国。杨安国现在做了金人的官，不便出面，所以托他同乡霍仪来转达。不巧老夫进京陛见，未能碰上，只好劳烦他寻来京师了，幸好有毕公从旁协助。”

岳珂道：“原来如此。其实我昨日已在西湖边见过霍君了，只是当时尚不知道霍君是一路追寻辛公而来。”

辛弃疾皱眉道：“瞧你心不在焉的样子，可是有什么急事吗？”岳珂道：“宋慈和余月月人都在外面，余月月的弟弟余文兴私书北渡被查获，被逮进了太师府。余文兴连称要见辛公，所以……”

辛弃疾重重一拍桌子，怒道：“果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岳珂一呆，问道：“难道是辛公派余文兴往北方贩书吗？他毕竟年纪还小……”

辛弃疾道：“老夫说的不是余文兴，而是这位韩太师！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连说了几遍，足见内心愤怒之情，见众人大惑不解，这才解释道：“老夫派余文兴贩书是个幌子，书里夹带的是金国的交钞。”

[1]陆游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祖父陆佃官至尚书左丞，受经学于王安石，精于礼家、名数之说。父亲陆宰官朝请大夫、直秘阁，也是南宋著名藏书家。绍兴十三年（1143年），南宋朝廷在临安新建秘书省，因藏书不多，为充实馆藏，特向陆家借抄藏书。

[2]张九成：南宋初年人，绍兴二年（1132年）壬子科殿试状元。其殿试策文有云：“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动，两宫得无忧乎？”一时流传很广。当时身居临安的李清照闻知此文后，曾作诗嘲笑道：“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张九成虽是状元，却因主张恢复，反对和议，为奸相秦桧所忌，长期被谪，仕途不顺。他研思经学，多有训解，是绍兴年间影响极大的儒家学者。由于他早年喜与佛者交游，一度被时论所不容，朱熹斥其学为“洪水猛兽之灾”。

[3]因韩侂胄在历史上声名不佳，陆游晚年受其官职，被认为是其生平重大污点，饱受非议。韩侂胄死后，陆游立即被罢去官职。朝廷下《制词》云：“山林之兴方适，已遂挂冠；子孙之累未忘，胡为改节？虽文人不顾于细行，而贤者责备于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寢跻臚仕，功名已老，萧然鉴曲之酒船，文采未衰，藉甚长安之纸价。岂谓宜休之晚节，蔽于不义之浮云。深刻大书，固可追于前辈；高风劲节，得无愧于古人？时以是而深讥，朕亦为之慨叹。二疏既远，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来归，朕岂忘善养之道。”对陆游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4]岳飞被杀时，洪皓还被扣留在金国，写密信送回南宋，称金人听说岳飞被杀，争相摆酒庆贺。洪皓之子洪迈也曾出使金国，其人学识博洽，熟悉典故，一生著述极为繁富，其中最著名的为《容斋随笔》，以资料丰富、格调高雅、议论精彩、考证确切等特点，卓然超越众多的同类著作之上，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

[5]张邵：著名词人张孝祥伯父。张孝祥十六岁时，在明州进士预选中考了第一名。两年后，又在省里的进士预选中考了第一名。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二十三岁的张孝祥到临安应试。此次考试完全被秦桧一党左右，廷试结果秦桧孙子秦埙排在第一，张孝祥排在第二。但在殿试时，宋高宗御览策对，觉得秦埙的策对都是往日秦桧经常说的那一套，毫无新意。而张孝祥的策对“议论雅正，词翰爽美”，令人耳目一新。加上宋高宗喜欢书法，张孝祥的字笔力遒劲，卓然颜鲁，令宋高宗大为惊叹，于是亲自将张孝祥定为第一，后人称张孝祥为“甬上第一状元”。秦桧气恼万分，对张孝祥语带讥讽地说：“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断。”最让秦桧难以容忍的是，张孝祥中状元后，立即上书要求给岳飞平反。秦桧大怒，立即着手报复，诬告张孝祥父亲张祁犯僭。张祁兄长张邵曾以直龙图阁身份出使金国，结果被金人扣押，囚禁了十五年。在此期间，张邵妻子病逝。后来张邵归国，因奏事得罪秦桧，为了避祸，只好装疯卖傻，故意说了不少疯话，其中一句就说他妻子死于非命。结果秦桧抓住这句话大作文章，编造出张祁侵犯婢子，导致婢子怀孕，又杀婢子灭口，并由此导致知道真相后的张邵发疯的离奇故事。张祁被逮进大理寺拷掠，更因此牵连出五十多人。幸运的是，此时秦桧已经病重，他想写下文书判处张祁等人死刑，却已经病得不能书写，且很快病死，张祁等人才得以重见天日。

[6]朱弁：著名理学家，朱熹叔祖。

[7]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金将没立出兵会攻和尚原。当时关、陇六路尽陷于金，只有阶（今甘肃武都）、成（今四川成县）、岷（甘肃岷县）、凤（陕西凤县）、洮州（甘肃临潭）及和尚原和陇州之方山原（今陕西宝鸡西）尚在宋军控制之下，其中和尚原为金兵入川的必经之地。宋将吴玠与其弟吴玠率军还击没立，四战皆胜。十月，兀术亲率诸道兵十余万西进，自宝鸡造浮桥渡渭水进攻和尚原。吴玠，吴玠等选强弩劲弓，轮番迭射，发箭如雨，连续不断，金兵稍退。复以奇兵邀击，激战三日，大败金兵，俘获甲兵以万计。兀术身中流矢，仅以身免。此战是自宋与金交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胜利。

[8]绍兴三年（1133年）十一月，兀术率兵攻打和尚原，宋将吴玠以粮运不继，拔寨弃去，金军攻克和尚原。绍兴四年二月，兀术自和尚原凿山开道，沿秦岭东下，进攻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宋将吴玠自和尚原失守以后，即在仙人关筑垒，取名“杀金坪”，严阵以待。二月末，双方接战。吴玠得讯后自阶州率军驰援，转战七昼夜，才得与吴玠合兵。三月，金兵继续进攻。相持数日，吴玠派兵主动出击，攻入金营，金军败退。大将韩常被宋军射中左眼。兀术下令撤兵，退回凤翔（今陕西）。四月，宋军出击，收复秦（今甘肃天水）、凤、陇（今陕西千阳）等州。此后数年，金军均不敢轻举妄动。

[9]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

[10]南朝：金人对宋朝的称呼。

[11]皇帝的女儿一般被称为公主。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因蔡京建议，宋徽宗仿照周代的“王姬”称号，宣布一律称“公主”为“帝姬”。这一制度维持了十多年，直到南宋初才恢复旧制。

[12]姜夔《疏影暗香》被认为是托物言志的杰作，影响极为深远。但由于寄寓其中的情志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后世对其诠释解读时往往产生分歧和争执，“为柔福帝姬所作”为其中一家之言（见汪琬《旅潭》），本小说采纳此观点。

[13]《礼记·檀弓》：“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郑玄注：“正丘首正首丘也。”孔颖达疏：“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处虽狼狽而死意犹向此丘。”后以“首丘”比喻归葬故乡。

[14]后来蒙古人对这一段耻辱的历史忌讳很深，修《金史》时故意删去了这方面的史料。

[15]至元年间，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字母创造蒙古新字，定为官方文字，但畏兀儿字（即回鹘文）蒙古文并未废弃，后经改革，日趋完备，一直沿用至今。而八思巴字在元亡后就基本不再使用。

第七章 满怀冰雪

『唤起』三句是辛弃疾旧作，极言明月皎皎，照见我辈冰雪般纯洁的肝胆，和百川奔涌似的浩荡胸怀，一如著名词人张孝祥『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之句。此刻由陆游口中吟诵而出，可谓直抒胸臆，畅酣淋漓，令闻者豪气顿生。



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
西楼着意吟赏，何必问更筹？
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
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

野光浮，天宇回，物华幽。
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
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
此事费分说，来日且扶头！

——南宋·辛弃疾·《水调歌头》

利用经济手段，甚至直接在流通货币上大做文章来打击敌国，自古有之。早在北宋时期，北方辽、金两国因为国内缺少金属，便大量收购南方的铜铁制钱币，熔炼后用以制作兵器。宋徽宗时，蔡京奏请铸造夹锡钱，专门用来应对敌国的恶意收购。夹锡钱是一种铜铁锡合金的货币，在钱中加入锡，使钱币变脆，这样即使敌国得到铜钱铁钱，也无法用来铸造兵器。但因为钱中铜的成色低，民间百姓常常拒用。

南宋初年，奸相秦桧也曾出色地利用“夹锡钱”来套取民间财富。当时市场上缺少现钱流通，商贩的东西卖不出去，造成大量积压。时任临安知府曹泳是秦桧姻亲，对此很是苦闷。秦桧得知后，立即派人将文思院^[1]长官叫来，命道：“刚才得到圣旨，官家准备改变现行钞法，现钞要立即废除不用。麻烦你按过去夹锡的样式铸造一缗，呈入宫中，研究决定新钞样式。明天中午一定要将样钞铸出来。”

文思院长官见时间紧迫，赶紧回去执行，命令工匠连夜赶铸。此时消息已传扬开去，百姓们无论贫富，纷纷把家中积蓄的钱财拿出来，采购谷物等日常生活用资，好抢在新钱面市前花掉旧钱。如此一来，临安物价暴涨，现钞横溢，充斥市场。然而等文思院长官把铸造好的新钱样

钞呈上后，却再也没有了下文。人们后来才知道这是秦桧的伎俩，根本就没有换钞这回事，完全是秦桧编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市场萎缩、缺乏现钱的问题。

交钞即金国纸币。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后，因国内铜少，不得不接受汉臣蔡松年的建议，仿北宋交子，发行交钞。金交钞有大钞、小钞两种。大钞面额有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小钞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五种。以七年为限，期满旧钞作废，换发新钞。旧钞换新钞，每贯收工墨费十五文。后来又取消了七年期限，交钞可以长期使用，破烂以后即可换领新钞，算是纸币史上的一大进步。

交钞发行早期，可以与铜钱自由兑换，既可以“纳钱换钞”，又可以“纳钞换钱”，故其币值比较稳定。因交钞远比铜钱轻便，便于携带，商贾常常前来换领后到远方使用。然而到了后期，由于政治、军事及经济等各方面原因，金国对交钞的发行失去控制，通货膨胀严重，民间仍然流行使用铜钱和现银。

而金人虽在北宋灭亡时抢掠走大量珍宝财宝，但随着和议后两国交流的加强，金人对南宋物资的依赖日益加重，现钱大量流出，在经济上日渐处于不利的地位。举例而言，宋朝茶叶传入金国后，深得金人喜爱，很快发展到“上下竞啜”的地步。金国使者出使南宋，首先就是索要茶叶，以致后来成为约定俗成的招待礼仪：北使到阙，南宋朝廷先派人赠送龙茶^[2]一斤，合银三十两。这一斤龙茶当然是馈赠给金使个人的礼物。对普通金人而言，想要喝到南方出产的茶叶，得付出不菲的价钱来购买。虽然宋朝每年要向金国进贡一定数量的茶叶，充作“岁币”，但由于金国国内对茶叶的需求量激增，贡茶数目远远不够，金人不得不从榷场贸易中向南宋大量购买茶叶。到后来，民间走私贩茶者日益增多，直接导致金国的金银铜钱、绢帛等实物货币大量流入宋境。

当今金国皇帝金章宗完颜璟即位后，立即意识到金人大量消费茶叶是“费国用而资敌”，消耗了本国大量钱财，对经济造成巨大伤害^[3]。于是，金章宗以“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下令禁止从宋朝输入茶叶，并限制人们饮茶，规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但不得买卖

及馈献。

最不可思议的是，金章宗还试图通过自力更生生产茶叶来解决国人的饮茶消费问题，派官员到金境河南、山东等地，督促民众栽植茶树，设置茶坊。然而所谓“南方有嘉木”，这个“南方”，指的是茶树生长既需要特定的地理条件，还需要温暖潮湿的气候，金章宗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他先后采取禁茶和种茶两项重大举措来摆脱对南宋茶叶的依赖，足见茶叶消费对金人经济影响之大，甚至已到了令金国财政吃紧的地步。

金国国库中既没有足够的现钱储备，又急于解决经济危机，便采取了大量印发交钞的方式。为防止交钞贬值、铜银大量外流，金章宗更是采取强硬措施，严禁议论币制问题，告发后赏钱三百贯；强行要求民间交易典质在一贯以上都必须用交钞，不准用钱；商旅携带现钱不准超过十贯，其余都必须换成交钞，称为“限钱法”。

辛弃疾是归正人，深知中原金人统治下汉人没有家国归属感的痛苦，他也一直有志恢复，是天下主战派的代表。可惜他长期被排除在权力圈外，直到韩侂胄掌权，有意北伐，大力拔擢主战派人士，他才重新得到重用，现任浙东安抚使兼知绍兴府，正暗中练兵，为日后北伐备战。

有趣的是，辛弃疾虽见重于韩侂胄，却并不如何真心欣赏这位韩太师，总觉得其人志大才疏，私心太重。之前在福建提刑司提举任上时，辛弃疾不得已将好不容易寻到的秦桧宝藏让给山东故人后代杨安国、杨妙真兄妹后，突然想到了另一个计划——金人因境内银铜稀少，大量发行交钞作为流通货币。金人印刷术远远不及宋人发达，交钞的印制水准甚至不及某些建本，如果能仿制一大批大钞，送往金国国都燕京，暗中散发，令真正的交钞贬值。如此，金国经济崩溃，国势自乱，对日后南宋的北伐大有好处。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早建议在金国推行交钞的汉人大臣蔡松年，正是辛弃疾的恩师，而蔡松年幼女蔡玉珠，正是他青梅竹马的知心恋人。

为了验证这一计划的可行性，辛弃疾先后派出数批探子前往金国打探，更为此制定了周密的步骤。要实施这一计划，关键当然是要刻印出能够以假乱真的交钞。辛弃疾考虑很久后，选中了余文兴——他是天下最好坊刻本勤有堂的唯一传人，家世、人品都没有问题，还有一手精湛的刻书手艺；他还是宋慈的内弟，是值得信任、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辛弃疾遂召来余文兴，径直说了预备请他参与刻印金国交钞一事。余文兴沉默了许久，答道：“好。”

计划遂由此而定。整件事情只有辛弃疾、余文兴及心腹幕僚陈成父、陈址四人知情，写版、上样、刻版、校对、补修、印刷流程均由余文兴一人独立完成。交钞印好后，又将其混入史书中，预备派人伪装成商贩，以贩书的名义运往金国京师燕京。金人爱读宋书，建本尤其受欢迎，关卡的金兵对贩书的商贩也相当客气，往往大致扫上一眼，就挥手放行了。余文兴因事关重大，便主动请缨，要求亲自押运书籍前往北方。辛弃疾赞赏其壮气，遂派了多名侍从，打扮成行商模样，与余文兴一道上路。

哪知道十六车书尚未出宋境，就被边防巡逻官兵查获，称违反了朝廷禁书禁令，不由分说，将所有书没收。余文兴等人均被逮捕，解送京师。

余文兴的仆人向某当时正好有事落在后面，反而因此逃脱，见主人被捕，不由得着了慌。他也不知道主人是在为辛弃疾办事，又没有其他门路，只得赶来临安寻余文兴的姊姊余月月求助。

反而是宋慈在余月月得知消息前，意外在太师府外遇见了余文兴，得知小舅子是因为往金国贩卖史书被捕，心中很不是滋味。但仍然不知内中情形，所以赶来都亭驿向辛弃疾询问。

辛弃疾大致说了伪造交钞的经过，又道：“到了目下的局面，文兴始终都没有说出交钞的事，可见老夫法眼无花，没有看错人。”还想派人叫宋慈和余月月进来，当面抚慰几句。

岳珂忙道：“眼下不大方便，禁军统制罗日愿奉韩太师之命跟着我和宋慈，他人也在外面。”大致说了丰乐楼变故及奉命查案一事。

辛弃疾“嘿嘿”两声，道：“看来京师也不太平，想取韩太师性命的人不少。”又道：“毕公和霍仪人在这里，不方便让外人看到。就先不见宋慈了。岳珂，你私下跟他说一声，文兴的事，交给老夫来办，让他放心。”

岳珂道：“是。”又道：“也许不必辛公出面，韩太师的心腹堂吏史达祖也是个爱书之人，当面应允了宋慈，会设法从中周旋，救出余文兴。”

辛弃疾沉吟道：“如此也好，就不必将假交钞一事告知韩太师。陆公，还请你设法将那十六车夹带了交钞的史书讨还。”

陆游笑道：“正好我是史官，讨书是天经地义的事。辛公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辛弃疾点点头，道：“老夫也不是有心要隐瞒韩太师。只是这件事非同小可，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泄露的危险。霍仪转送来的书信，就是老夫派去北方的探子被杀前设法送给杨安国的密信。信上说，金人在临安有一个潜伏了很多年的间谍组织，专门负责刺探我朝情报和机密，而今正在进行一项重大图谋，由间谍组织首领亲自主持，意图颠覆我大宋。可惜他还没来得及打探出图谋到底是什么及间谍首领的名字，就被金人捉住杀害了。”深为惋惜，嗟叹不止。

陆游道：“昨晚丰乐楼行刺事件，会不会是金人所为呢？韩太师有意北伐，天下尽知。金人目下正穷于应付北边蒙古的侵扰和国内契丹人的反抗起义，一旦宋金开战，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为了消弭战事，金人兴许会考虑行刺的手段。”

辛弃疾道：“有这个可能，很可能这就是探子说的金人的重大图谋。”

岳珂道：“正好我和宋慈受命调查行刺案，或许内中有所关联。金人间谍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吧。”又问道：“杨安国兄妹投降金人是假，其实一直在与辛公暗通消息，对吗？”

辛弃疾道：“不错。但也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前些日子，杨安国兄妹受金人之命去磨旗山^[4]平定李全李铁枪义军。那李全仗着地利之便，事先布下陷阱，将杨妙真擒了，目下她人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岳珂闻言一惊，问道：“李全外号是叫李铁枪吗？”辛弃疾点点头，道：“你认得他？”岳珂道：“不，不认得，但有一件奇事，似乎跟这有点干系。”说了御史邓友龙出使金国时有人夜叩驿所一事。

辛弃疾沉吟道：“这件事着实有些奇怪。现下朝中小人甚多，岳珂你自己要多小心些。为防落人口实，无论铁枪是谁所送，你先不要收下，让它暂时留在邓友龙手中。”

岳珂道：“是。不过我猜邓御史会向韩太师禀报这件事，韩太师好奇多疑，一定会先让邓御史将铁枪头送往南园。”辛弃疾道：“如此最好不过。”

岳珂正要辞出，又想到一事，转头问道：“陆公近来也有见过独孤策？”陆游道。“没有啊，独孤老弟也来了京师吗？”

岳珂道：“我昨日见过他。”说了独孤策游湖唱歌及后来在丰豫门为殿前都指挥使吴曦认出之事。

陆游想了想，道：“这话我只在这里说。独孤策和杨万里杨兄一样，是不主张贸然出兵恢复中原的。他个性慷慨果敢，敢作敢为，设法行刺韩太师是有可能之事。但有一点，他决不会与金人勾结。”又道：“岳公子放心，我若是见到独孤策，自然会当面问他个明白。”

陆游和杨万里同为中兴四大诗人，本是至交好友，却因彼此政见不同，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二人绝交已久，也是文坛的一件大憾事。独孤策倒不似杨万里那般极端，与陆游、辛弃疾等政见不同者仍保持交往。

岳珂料想独孤策既现了身，必会设法与陆游见面，忙道：“多谢。目下吴曦吴太尉已将独孤策的画像发到城门守军及城中巡逻卫士手中，他的处境极其危险，陆公也千万小心。”陆游道：“好。”

辛弃疾又问道：“宋慈还在太学上学吗？”岳珂道：“是。不过因为被韩太师指定来调查行刺案，大概不能参加太学本月的月考了。”顿了顿，又道：“我看宋慈自己也蛮矛盾的，明知道韩太师为人如何如何，还为他办事，估计没少受月月的埋怨。”话一出口，才醒悟眼前的陆游也是类似情形，心中后悔不已，可又不知道该不该明里向陆游道歉。

辛弃疾道：“宋慈是个好孩子，他只要保持心中的浩然正气，自然知道该怎么做。跟韩太师为人又有什么干系！”

他和陆游虽同是由韩侂胄拔擢起用，境遇却截然不同——陆游备受诟病，被指为丧失晚节；而辛弃疾却被无数仁人志士寄予厚望。名儒朱熹得意门徒兼女婿黄干曾写信给他道：“明公以果毅之资，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尽其才。一旦有警，拔起于山谷之间，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朋公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已足以折冲于千里之外。”之所以有如此天壤之别，自然是因为辛弃疾有经世治国之才，早已为天下人共知。而陆游在韩侂胄大力禁修私史的时刻接受史官职务，不免有谄媚之嫌。

辛弃疾又道：“我辈都是在为国家做事，为朝廷做事，不是在为某太师、某宰相、某大臣做事。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管他人议论做什么？”

陆游慨然应声道：“不错，我辈正当如此。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

“唤起”三句是辛弃疾旧作《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中的一句，极言明月皎皎，照见我辈冰雪般纯洁的肝胆，和百川奔涌似的浩荡胸怀，一如著名词人张孝祥“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之句。此刻由陆游口中吟诵而出，可谓直抒胸臆，畅酣淋漓，令闻者豪气顿生。

这位出身名门世家的老诗人，对时代的忧患感同身受，积极热烈地投身其中，从来没有当过冷眼旁观者。他一生的经历如此坎坷，却始终没有泯灭恢复故土的志向和报国的豪气，依旧凛然独立，不畏人言毁誉，堪称真性情、真精神。

岳珂当即肃然起敬，拱手道：“岳珂今日受教。”向妹夫陈址简单打了声招呼，道：“回头方便时，我再来寻你。”便行礼退了出去。

出来梅园，岳珂道：“辛公正与陆公谈论诗词文章，兴致颇高，不耐烦听见旁事，我只好退了出来。”一边说着，一边向宋慈打了个眼色。

余月月道：“那辛公有没有说文兴为什么吵着要见他？”岳珂道：“辛公想将旧的诗词作品重新编录后出版，派人找了您弟弟来做刻版，大概是为了这事。”

余月月道：“可是……”宋慈忙道：“文兴不会有事的。”

就连罗日愿也从旁劝道：“宋官人如此得韩太师信任，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太师又怎会为难他的内弟呢？不过是有外人在场，不得不做做样子罢了。月娘就安心吧。”

余月月这才点了点头，道：“那好吧，你们自己去忙，我先回饮子铺了。万一姓向的那人再来找我，我也好将文兴的情况告诉他，免得他白白担心。”先自去了。

宋慈便与岳珂商议道：“目下丰乐楼行刺案已查到任会头上，余下的事，只要查出三楼发信号的內奸即可。但丰豫门行刺案还没有任何头绪，不如我们先去殿前司军营，看能不能从秦大等人的尸首上发现线索。”

岳珂也正想知道独孤策是否真与秦大等人有干系，道：“甚好。”

罗日愿忽叫道：“想起来了！”

他嗓门粗大，蓦然出声，倒吓了二人一跳，忙询问究竟。

罗日愿道：“下官想到一件事，昨晚与艳娘艳歌行同时离开的有女使小环和车夫，下官当时觉得那车夫眼熟，但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适才听到月娘说什么姓向的，下官才忽然想到，那车夫是前宰相京镗京相公的女婿向玉书。”

宋慈和岳珂听了均感意外。京镗曾是韩侂胄的左膀右臂，官任宰相，封翼国公，位极人臣，死后也极尽恩宠，赠太保，谥庄定，其女婿如何会沦落到做青楼小姐的车夫？

罗日愿道：“向玉书贫困落魄倒是不奇怪。下官要告诉二位官人的是，他跟韩太师有私仇。”

京镗虽官运亨通，子嗣却是不旺，膝下只有一女名京瑚，因是老来得女，自小视为掌上明珠。数年前，京瑚到西湖游春，遇到了落魄书生向玉书，春心萌动，对其一见钟情。京镗虽然不满向玉书出身，但拗不过爱女的软磨硬泡，最终同意了这门亲事，强行招向玉书为上门女婿，让他担任自己的堂吏，协助处理文书。

奇怪的是，向玉书本人似乎并不以娶了宰相之女为傲，言谈举止总是冷冷淡淡。一次跟随京镗出席南园私宴时，居然酒后失态，冲上前对韩侂胄语出不逊，称与韩氏有不共戴天之仇。好在韩侂胄看在京镗面子上，并未多计较，只下令禁止向玉书再入南园。回家后，京镗严厉斥责了女婿，并罚他在庭院中跪了一天一夜。

之后，向玉书愈发冷漠，常常背着岳父和妻子光顾烟花之地，久而久之终于泄露了出来。京瑚为此也哭闹过，向玉书睬也不睬。京镗好几次命人将女婿捆起来鞭打，预备好好教训他。京瑚总是心疼，哭着出面求情，可还是改不了丈夫的性情。

三年前，京瑚出门散心后再也没有回来，女使和车夫也都失了踪。京镗发疯一般派人到处寻找，但却始终没有爱女的下落。他狂怒下将女婿向玉书暴打了一顿，逐出了家门。不久，京镗在忙完为宁宗皇帝选立赵曦为皇子一事后即卧床不起，很快撒手西去。

又过了一些日子，有人在西湖长桥一带发现一具女尸，急忙报官。官府派人捞起女尸，因浸泡时间太长，已认不出面目。却有官差认出女尸头上佩戴的束发金玉环正是京镗传家之宝，众人这才知道京瑚因婚姻不幸，早已投西湖自杀，而其女使和车夫畏惧主人迁怒怪罪，暗中潜逃已久。

罗日愿大致叙述了经过，又道：“向玉书是艳歌行的车夫，一定早早便跟随她进了丰乐楼。会不会是他跟刺客勾结，设法混上三楼，趁机向湖中的同伙发出了斩断竹竿绑绳的信号？”

岳珂道：“向玉书进丰乐楼容易，但楼梯口有禁军卫士把守，须得凭请柬才能上去，他要混上三楼，怕是没那么容易。”

罗日愿道：“那闹事的贾涉不就顺顺当当混上楼了吗？”

他觉得这是重大线索，应该立即赶去姜夔宅第或是丽春院讯问调查向玉书，再将其扣押，以免他察觉后潜逃。罗日愿本就是韩侂胄派来的监察官，他既然坚持，宋慈和岳珂也只能听他的。

出来都亭驿时，正遇到礼部侍郎史弥远领着一行人进来，除了史弥远身穿大宋官服外，余人都是一式的髡发胡服。

岳珂与史弥远之弟史弥坚同在军器监任职，算是熟络，上前招呼了一声，低声问道：“这是金人使者一行吗？”

宋金两国自和议以来，每逢重大节假日，如元旦、皇帝生辰等，都会互相派使节送礼问安。可目下并没有什么重大日子，岳珂特意多问一句，是觉得临安刚刚发生了不少大事，金国使者正好这时候赶到，未免有些太过巧合。

史弥远为人深沉，只略略点了点头，低声告道：“使者名叫完颜弼，是当今金国皇帝的老师，身份尊贵。听说他原名叫完颜匡，为了避本朝太祖皇帝之名讳，临出使前，奉金国皇帝之命，特意改了名字。”岳珂道：“如此，金人倒也显出几分敬意了。”

史弥远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道：“若真有敬意，就应归还陵寝之地。”

“当今金国皇帝”即指金章宗完颜璟，女真名麻達葛，是金国第六位皇帝，也是金国皇帝中文化水准最高者。传闻其生母是宋徽宗某位公主之女^[5]。他本人亦有许多明显与宋徽宗酷似的特征，譬如爱好书法，自

小热衷临摹宋徽宗之瘦金体，到后来竟能以假乱真，曾有宋名家将金章宗笔迹当作宋徽宗真迹高价买下。

“太祖皇帝”即指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陵寝之地”则指北宋诸皇帝陵寝所在地河南巩县，早在北宋灭亡后便落入了金人之手。北宋一朝传九个皇帝共一百六十六年，除末帝宋徽宗、钦宗外，其余七个皇帝和皇后陵均在这里。祖茔沦陷，对南宋来说，是难以言说的奇耻大辱。宋孝宗执政时，曾试图以四州换取河南陵寝之地，又先后两次派使臣赴金索取陵寝之地，但均被金人拒绝。宋孝宗愤恨不已，厌倦再接触国事，退位为太上皇，宋光宗即位，这才有了后来光宗皇后李凤娘胡作非为、韩侂胄联络诸人扶持宁宗皇帝即位一事。

史弥远所言“归还陵寝之地”，即指宋孝宗等君臣耿耿于怀多年之事。他因有接待公职在身，不便与岳珂多语，自引着金使者等人往荷园去了。

宋慈、岳珂、罗日愿三人便重新往中瓦子而来。一路上，街坊巷里都在热议昨晚我来也再度出手盗取京师名妓艳歌行一事。幸灾乐祸者有之，叹息感慨者有之，更多者打赌猜测美人有没有被梁上君子趁机轻薄染指，竟没有听到半句关于丰乐楼的话。看来飞天大盗、上厅行首一类的香艳话题，可是要比朝廷太师、宰相等热门多了。

岳珂小声对宋慈说了辛弃疾的一番话，又以“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之句相赠。

宋慈道：“我明白辛公的意思了。”

他虽然一直在尽心尽力查案，但内心深处却有些彷徨，偶尔也会反思，到底要不要为韩侂胄办事。而今听了岳珂转述的话语，心胸顿时豁然开朗——刺杀韩侂胄的人，有可能是金人，也有可能是要与这位太师争权夺利的人。对于这些扰乱大宋天下和朝纲的人，自然不能宽恕；如果真是那些为天下苍生着想、不愿意宋金战事再起、以致想用冒险刺杀韩侂胄来力挽狂澜的人，虽然想法有些天真幼稚，但亦是力图有所作为，且冒着生命危险付出了实际行动，比起世间那些愤世嫉俗者、夸夸

其谈者、冷眼旁观者、隐逸遁世者，更值得尊敬。无论如何，他需要查明真相，最后的结局将完全基于真相。

罗日愿见宋慈和岳珂在一旁窃窃私语，不免纳罕，问道：“二位官人可是有什么悄悄话？”

二人相视一笑，便不再多言。

到朝天门时，正好迎面遇到临安知府赵师霁，大约是得到了丰乐楼可以重新开业的通知，要再次赶往南园去拜见韩侂胄。

赵师霁急忙下马，招手叫过岳珂，低声道：“岳郡马，上午你来临安府为那冒犯了吴曦吴太尉的男子贾涉求情，可还记得吗？”岳珂道：“当然记得。多谢府君肯给这个面子。”

赵师霁道：“好说，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不过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那贾涉离开临安府后，没走出几步，就被几名彪形大汉拦住，强行架了起来。临安府的门子远远看见，忙赶过去喝止。但那伙人有马有车，瞬间就跑得没影了。”

岳珂道：“可有看清绑架者的相貌？”赵师霁道：“隔得太远，门子没有看清楚。不过以岳郡马的聪明才智，不用看清面貌，也应该猜到是谁做的吧。可惜没有证据，而且也没有苦主来告贾涉失踪，本府不能贸然派人去他府上搜查。”言外之意，无非是暗示殿前都指挥使吴曦派人绑架了贾涉。

岳珂也认为贾涉被当街劫走，多半是吴曦手下人所为，心道：“之前吴曦曾派人跟赵知府打招呼，又派心腹徐景望来找我，暗示要将贾涉牵进行刺案，好堂而皇之地除掉他，我当然婉转拒绝。徐景望则态度立变，语带威胁，原来是想拿独孤策一事来要挟我，可惜我当时完全不明究竟。就算知道吴曦怀疑我跟独孤策勾结，我也不会答应他。他大概早猜到未必会奏效，预先留了后招，派人守在临安府附近，等贾涉一被释放，就立即将他劫走。但正如赵知府所言，吴曦不是普通人，甚至不是普通官员，无凭无据，不可能直接去找他要人。贾涉落入他手中，怕是

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要如何才能救贾涉出来呢？”

赵师霁作别后，罗日愿狐疑地问道：“赵知府有什么悄悄话只对岳官人一个人说，还这般神秘？”

岳珂便如实说了贾涉一事，道：“其实我也不认得贾涉。昨日他到丰乐楼闹事，我那时才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很有勇气。况且也不过当众数落了吴太尉几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除了诉说父亲贾伟是被吴挺害死之外，其余的那些，吴家军拥兵自重之类的话，都是朝廷公论。却不知吴太尉为何如此耿耿于怀？”

罗日愿“嘿嘿”了两声，道：“吴太尉耿耿于怀的，怕还是贾涉当众说出了他正结交满朝文武大臣，一心想回四川做第三代吴家军首领吧。”

岳珂故作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我倒是没想到这一点。可眼下贾涉失踪，旁人难免怀疑是吴太尉派人下的手。如果是事实的话，吴太尉如此对付一个平民，不等于承认贾涉说的是真事吗？”

罗日愿道：“岳郡马说得极是。我们还是尽快找到向玉书要紧。”便不再提及贾涉的话题。

岳珂便低声问宋慈道：“你觉得吴曦会对贾涉下毒手吗？”宋慈道：“如果吴曦杀了贾涉，就算找不到尸首，旁人也会怀疑跟他有关。正如岳兄所言，就等于坐实了贾涉的话——他想回四川执掌吴家军。想想当年吴曦还只是个环卫官，受到朝廷猜忌，而今他却能坐到禁军最高长官的位子，可不是傻子。我猜他顶多是想教训一下贾涉，让他知难而退，不会真的怎样。”

岳珂仔细想过一回，确实是这个道理，便暂时不再挂念贾涉安危。

来到清波门姜夔宅邸，向门人打听，才知道大约在余月月离开后不久，艳歌行就乘车离开了。

宋慈问道：“那我的同学连世荣呢？”门子道：“连公子是来找艳娘的，但艳娘有急事赶着去办，所以叫连公子先回去，说改日再约他。”

罗日愿生怕向玉书跑了，忙召集了一队禁军卫士，急忙赶来中瓦子丽春院。

老鸨忙迎上来道：“各位官人又是来找艳娘的吗？艳娘刚刚才回来，正在房中沐浴更衣……”

罗日愿喝道：“艳娘的车夫向玉书呢？”老鸨道：“车夫……应该在艳娘的院子里吧。”

罗日愿便命卫士守住出口，与宋慈、岳珂赶来艳歌行居住的“西楼”。

西楼位于丽春院西厢最为清幽的一处院落中，名字取自女词人李清照《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之词句，又因主人艳歌行酷爱词人姜夔《鹧鸪天》之词句“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将其二楼宴厅书斋取名“一缕云”，颇见雅意。

西楼楼高两层，挂满纱幔，装饰得颇为华丽。这里分前院、后院，前院有小门与丽春院主院落相通，后院则有大门直接通向后市街。后市街的西面，便是太常寺和秘书省官署。如此设置，主要是方便特殊身份的嫖客进出。整座丽春院，只有艳歌行一人享受这一待遇。

进来院落时，正见到车夫向玉书从井里打了水上来，提着去冲洗厢车。罗日愿喝道：“拿下了。”

便有卫士上前，夺下向玉书手中水桶，将他双手执住，反剪到背后。

向玉书虽然吃惊，却还是表现得相当镇定，问道：“你们要做什么？”

罗日愿道：“我问你，可是你……”忽听得岳珂重重咳嗽了声，便改口道：“我们是来调查我来也的案子，刚才只是想试你一试。”又命卫士放开向玉书。

宋慈忽然留意到车子前座上有血迹，心中一动，走过去探身一望，车板和车座上均是血迹斑斑。有一些血点才刚刚凝结，看起来是新血。

宋慈问道：“这是谁的血？”向玉书道：“是我的。”忽想到自己是车夫的身份，不可能坐进车子里，又改口道：“是女使小环的血。”顿了顿，还是觉得不妥，又改口道：“是艳娘的血。她昨晚在丰乐楼中箭受伤，适才乘车时不小心弄破了伤口。”

罗日愿冷笑道：“这西楼里的人可真是越来越古怪了。”命卫士看住向玉书，自己带头直闯入西楼。

刚迈进大厅，女使小环急急赶过来阻拦，又摆出那副凶巴巴的样子，喝道：“娘子正在沐浴，你们想做什么？”罗日愿道：“我还正想看看美人出浴的样子呢。”

他知道艳歌行平日歇宿都在一楼，二楼则是书房和歌舞厅，是专门待客用的，便将小环推到一旁，径直冲到里面，一脚踢开闺房房门——

艳歌行一身白衣，裙裾上染有大块大块的血迹，面上也挂着白纱，只露出了两只眼睛，正拿着毛巾坐在床榻边。床榻上躺着一名赤裸着上身的男子，身上鞭伤伤痕犹新。一旁方桌上铜盆里的水尽是红色，还有一碗半液体状的黑色药膏。房中弥漫着浓重的药气。

罗日愿也不愿意平白无故得罪艳歌行，忙道：“下官是来调查我来也案子的，见到外面车上有血，还以为艳娘遭了不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艳歌行倒也没有生气，只柔声道：“将军请到外面稍坐，奴家马上出来为将军奉茶。”

罗日愿道：“艳娘客气了。”却不肯就此离开，假意问道：“听说我来也不但偷光了娘子的全部积蓄，还在娘子脸上留下了墨字。娘子挂着面纱，是为了遮住墨字吗？这可是重要的证据。”一边说着，一边有意走近床榻。一眼瞥见那受伤男子的面容，登时惊住，忙回头叫道：“岳官人，你要找的人在这里。”

岳珂和宋慈不便鲁莽闯入女子闺房，正等在外面，闻声忙跟了进来，果见那床榻上伤痕累累的男子正是不久前还谈到的贾涉。

岳珂惊奇得无以复加，问道：“贾兄，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贾涉受伤甚重，神志却还算清醒，道：“我被吴曦手下捉住暴打了一顿，是艳娘……艳娘救了我。”

罗日愿道：“艳娘，请你出来一下，有些话得问清楚，是关于案子和你手下车夫的。”艳歌行道：“玉书？他怎么会跟我来也的案子有关？”忙站了起来，又望望床榻上的贾涉，一时踌躇。

宋慈忙道：“我对治疗外伤有些经验，不妨让我来为贾兄擦药。”艳歌行道：“宋公子贤伉俪妙手医术，奴家昨晚早就见识过了。”便放心将药膏交给宋慈，自己跟罗日愿走了出去。

宋慈坐到贾涉身边，先用竹片挑起少许药膏，闻了一闻，道：“这是上好的金创药，但要见效快，最好是一层一层涂抹，可能会有些疼，还请贾兄稍稍忍耐些。”贾涉慨然道：“宋兄尽管动手。”

宋慈问道：“贾兄是一出临安府就被人绑架了吗？”贾涉道：“是。我虽然早料到吴曦会设法报复，可没想到他竟然派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

宋慈道：“你如何能肯定一定是吴曦的手下？”贾涉道：“他们自己都承认了。”

原来贾涉在临安府大门前被一些人强行拖上车后，便被打晕了过去。再醒过来时，手脚已被绑住，眼睛也被黑布蒙住，侧躺在地上。他听见有人进来，便问道：“是不是吴巴子派你们来的？”

有人爽快地承认道：“不错，我们是吴太尉的手下。你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到丰乐楼闹事，当众侮辱太尉，说，是不是有人指使你？”贾涉道：“吴挺害死家父，我跟吴家有深仇大恨，哪里还需要什么人指使？”

那人叫道：“给他点苦头尝尝。”

有人上前将贾涉拖到一口水缸边，抓住头发，将他的头强按进水中。等到他即将窒息时，才放他起来。如此几次，他连挣扎叫骂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等贾涉气息平复些，最初那人问道：“小子，这下服气了吗？你昨日当众说你有证据证明太尉如何如何，说，是什么证据？”贾涉道：“原来你们绑架我、折磨我，就是要得到这个。我偏不告诉你，如何？”

那人气极，便下令将贾涉绑到柱子上，取来马鞭，死命抽打，鞭下如雨。等到他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泼醒，继续拷问，火炙、刀割等各种酷刑都轮番上阵，对方甚至还威胁要割下他胯下的阳物。

贾涉开始尚觉得疼痛难忍，后来身体慢慢失去知觉，对高高扬起的鞭子完全麻木，神志也开始模糊起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人将他身上绑绳解开。他倒在地上，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吴曦还要派手下人对自己下怎样的毒手。

有人朝他身上吐了一口唾沫，道：“哼，你自命英雄好汉，最终还不是要靠女人活命？若不是艳娘在太尉面前为你求情，你这次死定了。”又狠狠踢了他两脚，这才扬长而去。

忽然闻见一股淡淡的香气，有人进来，惊叫道：“他们怎么把你打成了这样？快，快扶他上车，带他回去。”

便有人上前搀贾涉起来。他勉强站直身子，虽见面前的白衣女子挂着面纱，但还是依稀可见绝代美人的风华，不由一愣，问道：“你……你不是昨晚在丰乐楼的女子吗？你……你为什么要救我？”不及等到回答，便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人已在丽春院西楼了。艳歌行告诉了贾涉事情的经过——整件事情吴曦一无所知，是他手下人偷偷做的。有神秘人同情贾涉，暗中通知了她，她遂赶去求见吴曦。吴曦知道后很是惊讶，立即下令放人，还责罚了那些绑架拷打贾涉的人。

贾涉开始尚且不信，一是不信吴曦居然不知情，二是有神秘人向艳歌行通风报信，三是吴曦这样的人物居然会买一名妓女的账。

艳歌行柔声道：“贾郎也许瞧不起奴家身份卑微，但报信的人是奴家恩人，他托付的事，奴家自然是竭尽全力去做的。吴太尉应该是真的不知情，他昨晚遇刺，受了重伤，没有心思理会别的事情。吴太尉肯立即下令放人，其实也不是给奴家面子，而是给奴家某位恩客的面子。”

贾涉见她柔情似水，言语一片至诚，这才信以为真。可无论他如何打听报信的神秘人是谁，她始终不肯透露名字。

宋慈听了经过，沉吟道：“贾兄这次得罪了吴太尉，后患不小。艳娘救你，也不过是暂时之计。等贾兄伤好些，还是考虑尽快离开京师吧。”贾涉愤然道：“家父冤情一日未能洗清，我决不会离开京师一步。”

宋慈道：“但贾兄之前也试过往官府申冤，却始终无人理睬，该知道只要吴曦尚在位上，令尊的案子是不可能翻转过来的。”

贾涉道：“这个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千方百计地要揭发出吴曦的野心，绝不能让他如愿以偿回去四川当第三代吴家军首领，那样便会衍生出第四代、第五代吴家军首领，吴家坐大一方，家父的案子更是没有昭雪的希望了。”顿了顿，又道：“宋兄，你既是岳珂兄的好友，应该也是个有正义感的好人，难道你忍心看到一个无辜蒙冤的人永远背负通敌叛国的恶名吗？”

宋慈道：“听岳兄说，你昨晚在丰乐楼高喊你有证明吴太尉包藏祸心的证据，大概这也是吴太尉手下人不肯放过你的原因。他们拷打你，也是为了得到它。那证据到底是什么？”

贾涉神秘一笑，道：“其实我没有证据。我只是有意那么说，目的就是要吓吓吴曦，让他从此睡不好觉。”

宋慈这才恍然大悟，既赞赏贾涉为父申冤的毅力和勇气，又惋惜他的莽撞和笨拙，想了想，问道：“这件事……我是说，贾兄并没有证据这件事，可有告诉艳娘？”贾涉道：“适才艳娘也问过我这个，我直言不讳

地告诉她了。”

宋慈道：“甚好。贾兄只要不再去惹吴太尉，暂时不会有事。”又道：“药上完了。贾兄请先坐一会儿，等药膏晾得干些，才能再上药布。”贾涉道：“是，多谢。”

艳歌行跟随罗日愿和岳珂出来客厅，罗日愿便径直问她车夫向玉书昨晚可有上过丰乐楼三楼。

艳歌行道：“玉书说想见见世面，奴家便带了他上去，但他一直躲在人群后面，没有碍官人们的正事啊。”

罗日愿道：“那么艳娘该知道向玉书跟韩太师有私仇了？”艳歌行支吾道：“这个……应该是陈年旧事了，具体奴家也不十分清楚。”

罗日愿道：“昨晚西湖水中弹出机关，除了藏在水中斩断绳索的任会外，应该还有一个同伙在三楼向他发出信号。这个人，就是向玉书吧？”

艳歌行这才知道对方不是为西楼失窃案而来，惊得花容变色，忙道：“将军说玉书跟刺客同谋？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着慌之下，眼泪都流了出来。

岳珂忙道：“艳娘别慌。其实，三楼的许多人都有嫌疑，我们只是在一个一个地排查。当然，像向玉书这种不在宾客名单上却想到三楼看热闹的，嫌疑肯定是要大些。”

艳歌行道：“玉书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举袖抹了抹眼泪，幽幽道：“他本是宰相贵婿，为了奴家才落到今日的地步。奴家当时就站在上首，他亲眼所见，怎么可能还发信号催促刺客发射机关？”

罗日愿道：“也许向玉书怀恨艳娘，正想连你一并铲除呢？”

艳歌行道：“将军也许不信奴家的话，但玉书是绝不会害奴家的，他宁可赔上自己的性命，也不愿意看到奴家受伤。”又问道：“奴家想多嘴问一句，如果真是有内奸，要如何发出信号呢？”

岳珂道：“从现场的情形来推测，最大的可能是，内奸走到宴会厅的西南或西北位置，向湖中同伙打出手势。”

艳歌行摇了摇头，道：“那么就肯定不会是玉书了。他当时正要离开三楼，楼梯口可是在东南角。奴家留意到当时宋嫂宋易安也站在那里，她应该可以为玉书作证。”

罗日愿发现了向玉书的线索后，急不可待地赶来丽春院追查，原本是想立个大功，此刻听到向玉书很可能与行刺无关，不免有些气馁，到门口挥手令卫士放人，再进来往一旁闷闷坐了。

岳珂问道：“机关弹起时，艳娘正站在东首屏风前，视线正好对着西湖，可有留意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

艳歌行道：“当时陈丞相举杯致辞，全体人都站了起来，奴家只能看到南、北两面最前排的情形，看不到岳公子所说的西南或西北角位置。不过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话，奴家看到南首末位的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史弥远史官人转头去看西湖了。因为所有人都望着东首的陈丞相，唯独他转过了头去，所以显得相当突出，奴家一眼就看到了。”

史弥远是名臣史浩之子，跟韩侂胄一向不大和睦，从来不肯巴结依附，由此被朝中正直大臣视为未来的中流砥柱。韩侂胄为此很是不满，偏偏史弥远是名家子弟，文章写得极好，很讨宁宗皇帝的喜欢，又跟后宫贵妃杨桂枝结盟，韩侂胄也拿其无可奈何。

史弥远还兼任资善堂直讲，专门负责给皇子讲书。昨晚荣王赵曷到来时，他显是十分意外，还特意上前道：“下官实在料不到大王会出宫来参加寿宴。”现在想来，这句话着实可疑。如果史弥远真是参与了刺杀，他早知道当晚坐在首席的人将死于乱箭之下。然而荣王既到，理该他替代韩侂胄坐在首席，这大概就是史弥远的忧虑了，所以才有那么一句话。

罗日愿重重一拍桌子，道：“哼，还是韩太师看得准，早就猜到行刺这件事不简单，多半跟宫里那位姓杨的有关。果不其然是这样！内奸一定就是史弥远了。”

艳歌行最害怕听到涉及宫闱秘密一类的事，忙道：“几位官人来到奴家这里，不是来调查我来也的案子吗？”

正好宋慈为贾涉上完药出来，罗日愿便道：“我来也的案子由宋官人主持。艳娘也别小觑了他，他目下可是韩太师眼中的大红人。”

他听到艳歌行适才指认了史弥远，急于赶回南园向韩侂胄禀报，便问道：“下官已经打发卫士走了。天色不早，两位官人……”

岳珂抢着道：“我和宋慈今晚想留在这里。”罗日愿道：“那下官就先回去了。明日一早再来这里与二位会合。”古古怪怪一笑，拱手去了。

艳歌行嚤嚤泣道：“那我来也不但窃走了奴家的全部家当，还在奴家脸上留字侮辱。之前奴家派女使小环到临安府报案，赵知府称目下京师大事甚多，不予理睬。还请宋官人为奴家做主。”

宋慈本没有受命调查我来也一案，但到了眼前这个地步，也不得不应了下来，先请女使小环取来纸笔，又道：“可否请艳娘将面纱取下来？我得描下我来也留下的字样，作为采样证据。”

艳歌行犹豫了下，还是举手摘下了面纱，捋起刘海。她白皙如玉的脸颊上各写着一个“我”和“也”字，额头正中则是一个“来”字，两边还各画有一只乌龟。墨字都是近两寸见方，尽可能地占据了整个脸颊和额头。

艳歌行泣道：“奴家请人看过，据说这墨里加了什么粉，水洗不掉，要半个月后才会自行褪色淡去。”

岳珂道：“前一阵同知枢密院事程松家里也被我来也光顾，因为他的宅子正好在军器监官署附近，我与同僚到他家去看过，见到我来也在墙壁上留下的粉字。艳娘脸上的虽是墨字，但的确是我来也的笔迹。”

小环忍不住插口道：“那我来也盗走钱财也就罢了，却为何还要在娘子脸上留下水洗不掉的墨字？干嘛不用他的老手段，用粉笔在墙壁上留字？”

宋慈道：“我来也这次换用墨笔，只有一种可能，他跟娘子有私人恩怨。”

艳歌行停止哭泣，愕然道：“私人恩怨？此话何解？”宋慈道：“就是说，艳娘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来也，并因为什么事结下了什么仇怨。”

小环惊道：“宋公子是说艳娘认得我来了？”宋慈道：“艳娘不一定认识对方，但一定因为什么事得罪过他。”

小环道：“我家娘子出门都是乘坐车子，没有什么机会跟外人打交道。若真要说得罪人，就是那些慕名来访、却被拒之门外的风流公子了。”又道：“会不会是赵知府家的赵三公子？他一直怀恨艳娘，而且我去临安府报案时，赵知府还不断推诿搪塞。”

岳珂摇头道：“不会是赵三公子。且不说他不可能有一身飞檐走壁的功夫，单是从这字便可以看出来，我来也是个粗人，字写得乱七八糟，笔画也没有写全。他应该读书不多，长期混迹于市井之间。”

宋慈道：“我描好了，请艳娘戴上面纱吧。”

艳歌行忽然盈盈下拜，恳求道：“请二位公子务必捉住我来也，追回奴家的失物。别的财物也就罢了，那里面有一只金盒，是奴家祖传之物，意义重大，请二位公子援手。”

岳珂忙示意小环扶她起来，道：“我来也来无影、去无踪，单从艳娘这件案子极难追踪，还得查阅之前他犯下的案子，寻找共通点，才能有迹可寻。”

艳歌行道：“是。二位公子需要什么，尽管开口，奴家一定尽力去办，只求帮忙找回母亲的遗物。”

岳珂见她一脸倦色，忙道：“艳娘忙了一天，先去歇息吧。我来也的案子就交给我们。”

艳歌行明日一早还要赶去清波门姜夔府邸为师傅高琼娘守灵，便点了点头，道：“楼上有现成客房，小环会准备妥当。奴家已在前院订了酒

菜，一会儿就会送到，请二位公子用餐后早些歇息。奴家告退。”

趁旁人都不在的工夫，宋慈便将余月月提及的西域奇花彼岸一事说了。岳珂极是骇然，道：“既然彼岸生长在昆仑之巅，极为难得，这布置毒局的人，一定相当不简单了。”

正好小环出来，问道：“客房在楼上，二位公子是这就要上去看看吗？”宋慈道：“不用麻烦娘子。我和岳兄正好有点事要说，实在困了，往交椅上一靠就行。”

小环冷笑道：“宋公子是嫌那些嫖客脏吧？”

宋慈确实是这么想，可被对方明语揭穿，又极是尴尬，不知该如何回答。

岳珂忙道：“小环，我正好有事问你。你家娘子又是中箭、又是中毒，还被我来也窃走了全部家当，你怎么好像无事人一般，一点也不难过？”

小环道：“我没必要难过啊。我家娘子中箭未死，大难不死，表明她必有后福。至于财物被窃，更不值当了，娘子的钱来得容易极了。这次我来也窃走了所有金银财宝，不出几月，她房中便又是金山银山了。况且，丢的又不是我的钱，我为什么要难过？”

岳珂道：“你年纪虽小，却有见识。我瞧你不像是走投无路的人，你是有意留在艳歌行身边的吗？”小环从容道：“小环丧父丧母，京师虽大，却无小环容身之地，是艳娘好心收留了我，我没有什么目的。”

岳珂道：“那你为什么……”小环道：“我为什么对西楼失窃无动于衷，对吧？因为我觉得对艳娘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自由和爱她的人，这些都是我来也偷不走的。最珍贵的东西都还在，又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岳珂和宋慈相视一眼，心中各自大为惊叹，愈发觉得此女不凡。

忽听得有人在外面叫道：“艳娘订的酒菜到了。”小环道：“进来吧，就放在这里。”

几名小厮鱼贯而入，各自将食盒中菜肴、器具摆好。又有人将一个食盒交给小环，道：“这是小环你的。”

岳珂闻见酒香，登时精神一振，道：“真的饿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贾兄人歇下了吗？不妨请他出来。”

小环道：“贾公子受了伤，不能吃这些酒肉，这碗菜粥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自己端了菜粥，提了食盒进去。

宋慈和岳珂便狼吞虎咽地开吃，等到吃完，守在门外的小厮进来收了残羹和器具去了。

小环又重新出来，到门前叫向玉书关了两边院子门，问道：“明日还要忙，我也要歇下了。二位公子当真不上楼上客房就寝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干脆地道：“既然两位公子愿意坐上一夜冷板凳，那么小环就告退了。明日我家娘子问起，可要说这是公子们自愿的。”

小环走出几步，又回头问道：“宋公子可是福建建阳人氏？”宋慈道：“是的。小环娘子认得我吗？”小环道：“不认得，但我听人提起过你的名字。”也不再多寒暄，扭身去了。

岳珂凝视她的背影，不由得叹道：“这西楼里当真藏龙卧虎，车夫是故宰相的女婿，一个小女使都有这般见识，其主人艳歌行更不知如何了得了。”

宋慈使个眼色，出来庭院，与岳珂一道往紫藤花架下坐了。见左右无人，而车夫向玉书居住的厢房在后院，距离甚远，这才道：“艳歌行师傅新丧，她却丢下高琼娘丧事不管，出面救人，我猜艳娘应该是吴曦的女人。”当即说了贾涉叙述的被救经过。

岳珂道：“这分明是吴曦见手下人无法用强从贾涉身上拷问出所谓的证据，便改用美人计。我们在清波门遇到吴曦心腹徐景望时，他其实是

来叫艳歌行出面、假意去营救贾涉的。什么神秘人，什么吴太尉不知情，全是他们合伙编造出来的假话。可惜贾涉为人耿直，还被蒙在鼓里。”

宋慈道：“这样对贾涉也好。艳歌行已从他口中套出他手中并没有什么对吴曦不利的证据，想来此刻吴曦已经知道，应该不会再对贾涉下毒手。但问题是……”

他没有说完，岳珂却已明白他的意思——吴曦如此大费周折，不惜对贾涉使出美人计，无非是想知道证据是什么。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吴曦一定是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以为被贾涉知道了。到底是什么惊天秘密，能令堂堂大宋太尉如此紧张呢？

吴曦挥金如土，大肆结交权贵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朝廷猜忌吴家军一样是事实。即使权倾朝野如韩侂胄，也不可能一改光宗前朝制度，冒天下之大不韪派吴曦回去四川重掌吴家军。难道是吴曦与吴家军旧部有所密谋，预备用武力强逼朝廷同意吴曦承袭父职？

岳珂道：“会不会昨晚丰豫门秦大行刺事件的确跟吴曦有关？”宋慈道：“可行刺目标是吴曦的话，秦大等人不可能预料他还会再回丰乐楼啊。”

岳珂道：“这我赞同，秦大一伙的行刺目标应该不是吴曦，但秦大未免死得太过简单。他是行刺朝廷重臣的要犯，被捕后必然是镣铐缠身，在殿前司军营受审时，怎么可能手足不上械具？而吴曦当晚受了箭伤，伤势不轻，居然还敢走下堂去，去听这个危险人物的悄悄话？他身边侍从、卫士环绕，又是做什么吃的？秦大能在堂堂禁军军营中夺剑自杀，未免太过儿戏了。”

宋慈道：“听岳兄这么一分析，方才觉得秦大之死不简单。”

岳珂道：“我倒觉得秦大很可能是被杀人灭口，虽然我暂时还想不到他被灭口的原因。”宋慈道：“好在秦大尸首还在，自杀还是他杀，不难从伤口上验证。”

二人分析一通，均觉得秦大死在吴曦军营极其可疑。但始终想不明

白的是，秦大只是个假扮成卖果子摊贩的刺客，要刺杀的是韩侂胄，怎么会跟吴曦扯上关系呢？除非是吴曦安排的刺客，他受伤不过是苦肉计，但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还有之前出现又被吴曦认出的独孤策，跟秦大等人到底是不是一伙呢？

另外，之前宋慈和岳珂曾怀疑艳歌行卷入了香炉毒局，因为她在宰相陈自强食用有毒的桂鱼羹前及时阻止了对方，但如果她是吴曦的女人，断然就跟毒局无干了。韩侂胄是吴曦的恩人，吴曦有今天的地位，全靠韩侂胄拔擢。无论他想回去四川重掌吴家军，还是保住目下的权势地位，都必须仰仗韩侂胄，他和手下人全力讨好都来不及，又怎么会去谋害当朝太师呢？

他二人着意分析，一时沉迷其中，竟未留意贾涉拄着拐杖走了出来，问道：“你们是在说丰豫门外卖果子的摊贩吗？”

岳珂大为惊异，忙过去扶他过来坐下，道：“是啊。你认得那摊贩秦大？”

贾涉道：“他叫秦大吗？不，不认得。我昨晚在丰乐楼闹事，被卫士绑了起来，押去临安府的路上经过了丰豫门，无意中留意到门边卖果子的摊贩，觉得他好生面熟，本来还想多看他几眼，却被卫士不由分说地拖走了。但我刚才听岳兄提起吴曦的名字，我才想起来，我是在吴曦家大门前见过他。”

宋慈吃了一惊，忙问道：“吴太尉认得那摊贩吗？还是那摊贩只是去吴太尉府上送水果？”

贾涉道：“他们二人当然是认得的，而且那人应该也不是真的摊贩。不瞒二位，我没事的时候，都在吴曦家门前蹲守，心想总有一天能让我发现他不可告人的勾当。那卖果子的摊贩嘛，最近一段日子，我见过他好多次。某一天晚上，还是吴曦亲自送他出来的。”

岳珂道：“如果再见到那摊贩的话，贾兄应该能认得出来？”贾涉道：“当然。别的能耐没有，记人的本领我可是一流。凡是出入过吴曦府邸的人，我都能认出来，况且那叫什么秦大的是最近才见过的人。”

岳珂道：“好，明日一早就有劳贾兄跟我们一起去殿前司军营验尸。”贾涉道：“那摊贩死了？这可奇怪了。”

岳珂大致说了经过，道：“我们二人也觉得其中疑点甚多，打算去军营重新验一下秦大尸首。若他真是贾兄口中的那个假摊贩，里面的问题可就大了。”

贾涉道：“我敢说，秦大一定不是自杀，而是被吴曦杀人灭口。”一想到终于可以明目张胆地去抓吴曦的小辫子，很是兴奋。忽见宋慈、岳珂呵欠连天，疲倦不堪，忙道：“二位看起来累得很。”

岳珂苦笑道：“我二人昨夜一夜未睡，今日又奔波了一日。适才说要留在西楼，不过是不想跟罗将军同道。”

贾涉忙道：“艳娘去小环房中睡了。眼下我独霸她的闺房，二位若是不嫌弃我浑身药味，不如跟我挤上一晚。”

宋慈、岳珂确实累了，二人也都不是忸怩之人，便如贾涉所言，来到艳歌行闺房，同挤到一张床上。宋慈只脱了外衫和鞋袜，和衣一躺，便就此沉沉睡去。

恍惚间，他又回到了家乡武夷山——群山环抱的幽深世界，与世无争的宁静乐土——山峦起伏，连绵不断，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树木铺就成广阔的绿色海洋，一直蔓延到天边。忽然，一朵灿烂的复瓣粉花自丛林中缓缓升起，花瓣晶莹剔透，明亮如晨光，花蕊鲜嫩欲滴，娇俏似少女，透出勃勃生机和清新气息。盛开之后，粉花花瓣一片片地飘落，绿色的叶子又从茎上一片片生了出来。蓦然间，一片花瓣被清风卷起，飘落在绿叶上，登时有一股青色的岚烟升起，明暗相间，仿佛严酷的杀气，直逼人的眼睛。岚烟越来越重，逐渐弥漫山野，弥漫天地，湮没了所有的一切。一个悠远的声音叫道：“彼岸……彼岸一苇航……”

宋慈蓦地惊醒过来，略略回思，这才会意是梦见余月月提及的西域奇花彼岸了。只听见外面红光映床，喧闹嘈杂，有人奔走叫喊，大约妓院的夜晚大抵如此吧。他实在太困，翻了个身，便再次入睡。

次日一早，宋慈醒来时，贾涉已经起床，正由小环服侍洗脸。他忙穿好衣衫下床，问道：“艳娘人呢？”小环道：“娘子去清波门姜先生府上了，她让我留下照顾贾公子。”

宋慈本来还想让贾涉搭一程艳歌行的车子，听说她已出门，只得道：“可否烦请小环雇一辆车来？贾兄要跟我们出去一趟。”

小环道：“公子要去哪里？”宋慈道：“去官厅街官署办事。”

小环道：“去不得了。昨晚临安城失了火，大火现在还没灭呢，听说从朝天门往南的官厅街全部被禁军封锁了，任谁也不能通过。”

临安多火灾，岁必数发，发必延数里，且有蹈火以死者。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五月，临安失火，绵亘六七里，烧毁民舍一万余家。当年十二月，吏部、刑部、工部、御史台等官署和许多民舍、军垒又失火被焚。当时除了出动专业的消防队伍外，名将张俊麾下神武军亦全体出动，参与救火人员有数千人众，然而被烧者还是多达数万家，死者若干人。宰相朱胜非为此引咎辞职。

之后几乎隔年便有火灾发生，尤以朝天门地区火灾最为频繁，包括三省六部所在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带多为权臣门下堂吏居住，他们在空地上建起临时性的木板房，租给外人居住。由于人多混乱，茅屋之家甚多，又是挨门挨户，遂成为频发火灾的温床。一旦火起，极易延烧，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朝廷为此专门下过诏令，命朝天门以南，除诸军营寨外，其余建筑均必须改造成瓦屋。但自古胥吏便号称“有通神之力”，堂吏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诏令置若罔闻。每当火灾过后，他们继续在废墟上修建成本极低的木板屋，再次成为引起大火的隐患，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绍兴十年（1140年），临安再生大火，城内城外居家损失过万。有商贩名裴老者急命仆人到江下村大量收集竹木砖瓦芦苇等物。次日，朝廷下诏，通知“竹木材料免征税”。需要修葺房屋的受灾者都赶来裴老处购买建筑材料，他由此大赚了一笔。

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三月，临安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火灾，

大火连续燃烧了四天，十数里内的近六万家被烧毁，其中还包括了御史台、将作监、军器监、进奏院、文思院、太史局、军头司、法物库等重要官署。火灾直接烧死五十九人，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

这场大火完全是人为引起，当时御史台六察点检文字杨浩在家饮酒作乐，不慎失火。厢巡发现后急欲救扑，杨浩之子喝醉了酒，赶出来叱骂捶打厢巡，不准人救。而负责消防任务的观察使、右武卫大夫、主管侍卫步军司夏侯恪却酣醉未醒，没有首领指挥消防人员救火，遂致延烧。事后，相关人员均受到严厉处罚，然而大火造成的损失却不可估量。岳珂上任军器监少监时，官署焦烂犹历历在目。

宋慈听说朝天门一带再次失火，忙叫醒岳珂。岳珂第一反应就是吴曦要毁尸灭迹，问道：“具体是哪里失火？是不是殿前司军营失火？”小环奇道：“岳公子睡糊涂了吗，军营怎么可能失火？听说是三省六部和太庙。”

正说着，忽见小厮领着罗日愿、赵师檠二人进来。岳珂想不到内兄会来妓院寻找自己，一时极是尴尬。

赵师檠道：“我昨日到军器监寻过妹夫，见过你派人送回来的弩机和小箭。”

岳珂忙道：“我本来还想就机关去请教兄长的，可巧兄长自己看过了，可有什么发现？”赵师檠道：“弩机和小箭都是专门制作的。至于工匠到底是谁，这个我可说不上来，天下之大，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又道：“我来找你，是为师滢的事。”

岳珂听说，忙跟着内兄出来庭院，问道：“师滢可还好？”赵师檠笑道：“我那妹妹现下只写信给你这位郡马，早忘记我这个哥哥了。你明明知道，还问我师滢可好？我叫你出来，其实是有线索相告，但不想让罗统制听见。”

岳珂忙问道：“兄长发现了能追查到制作工匠的线索？”赵师檠道：“那倒是没有。其实不管制作者是什么人，民间艺人也好，军中工匠也好，他制作完成后，需要安装在竹竿上，然后再借竹竿一弹之力打开

机括，射出的小箭还须命中目标。我自命天赋极高，手艺过人，但若是经过反复试验调制，也做不到如此精确。”

岳珂道：“兄长的意思是，那任会一定在什么地方有个试验场所，反复测验竹子、弩机等？”赵师橧点点头，道：“而且不是一般的地方，需要有池子，有水，有近似于丰乐楼高度的建筑。妹夫既是受韩太师之命调查这件案子，任会又未能捕获，不妨从这里着手追查。”

岳珂大喜过望，道：“兄长果然是大行家，这一线索可比在临安城中大海捞针地搜捕任会容易多了。多谢。”

赵师橧道：“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又问道：“妹夫认为那任会费心布置下这等厉害机关，要刺杀的是荣王，还是韩太师？”

岳珂沉吟道：“我和宋慈反复分析过这一点，还是觉得韩太师是行刺目标的可能性更大。”

赵师橧道：“但若当日荣王不是得过我嘱咐，很可能就往上首坐了，那任会发动机关，岂不是会误杀了荣王？”岳珂道：“所以我们认为任会应该还有同伙在三楼，这个人专门负责向他发出信号。”

赵师橧道：“不管真相到底如何，刺客机关最终未能得逞，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当晚情形，我想想就是一身冷汗，现下荣王殿下还没有从惊吓中恢复过来。杨贵妃也极后悔，称不该同意让荣王出宫赴宴的。”

昨晚艳歌行称看到礼部侍郎史弥远在酒宴开始时将头转向西湖，偏偏史弥远与荣王嗣母杨贵妃兄长杨次山走得极近，罗日愿由此怀疑史弥远是刺客任会的内奸，贵妃杨桂枝是主谋。但此时岳珂听赵师橧的言谈，竟是杨桂枝并不知情，如果她是主谋，又怎会同意让养子赴会，受此惊吓？史弥远当晚似意料不到荣王会来，若他果真事先与杨次山、杨桂枝兄妹通谋行刺，如何会不知道荣王将会来丰乐楼赴宴的消息？

赵师橧一向性情疏淡，既然荣王无事，也对这件案子没有太大兴趣，转头打量了一圈院子，问道：“这就是临安第一名妓艳歌行的住处西楼吗？若不是适才凑巧碰到罗统制，还真不知道妹夫你来了这里。”

岳珂大见窘迫，红着脸解释道：“我来这里完全是为了查案子，教习过艳歌行歌舞的师傅高琼娘昨日去世了，她一早上便赶去清波门姜夔姜先生府上守灵了。”

赵师橧笑道：“我当然知道你的为人，不然也不会把最心爱的妹妹嫁给你了。好了，你忙吧，我还得回去陪荣王殿下读书习字。”

赵师橧刚走，便有小厮自前门进来，道：“适才有人送来一封信，说是要交给宋慈宋官人。”

岳珂接了信，拿进来交给宋慈。宋慈很是惊讶，道：“谁会知道我昨晚留宿在这里？”拆信一看，里面只写有一个地址，落款是“任会”。

宋慈道：“啊，是任会！岳兄，你看这地址是不是断肠宅的地址？”

岳珂凑过去一看，还真是之前任会在丰乐楼契约上留下的地址。

罗日愿道：“现在满城都贴着缉捕任会的告示，他送信给宋官人做什么？”

宋慈道：“应该是约我们前去这个地方相会。”便与贾涉招呼了一声，道：“既是三省六部发生了大火，那边道路已经封锁，贾兄身上又十分不便。那就干脆等大火灭了后，我再约贾兄。”贾涉道：“好。”

几人离开丽春院，疾步赶来城北的断肠宅。外面天幕阴沉似铁，南边天空犹能看见浓烟滚滚。大街上甚是混乱，不断有行人来回奔跑，有赶去援救亲朋的，更多的则是担心火灾后物价飞涨而大肆抢购物资的。罗日愿本来还预备召集一队禁军，只是走了半天都未看见一名卫士，大约都赶去朝天门救火了。

宋慈道：“任会敢送信来，应该不是什么恶意，罗将军大可放心。”罗日愿道：“下官可不能放心。这任会敢在丰乐楼外布置机关行刺，万一他在断肠宅埋伏了机弩，我们可就是白白送死了。”

宋慈道：“我们几个不是目标，杀死我们无益，任会这样的聪明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罗日愿还是不放心，可看到宋慈身为文弱书生尚且不惧，也只得手扶剑柄，跟在后面。

断肠宅位于御酒库北面，位置颇偏。原主人朱家的女儿朱淑真作为话题人物传扬开去后，朱淑真投水自杀，其父母也不能忍受流言，搬离了这里。人们将此处取名“断肠宅”，起初还作为名胜之地，时不时地来凭吊一番。但在京师这种地方，较朱淑真更风流更有才气的大名士大美女比比皆是，她慢慢也就被遗忘了。断肠宅遂成为荒宅，据说还常常闹鬼，大白天的也没人敢轻易进去。

来到断肠宅，果然荒废得厉害，周围蔓草丛生，幽绿得发黑，带有森森鬼气。宅子的门槛已被虫子蛀得只剩下木头渣子，大门掉了半扇，剩下的半扇也只剩下半截户枢支撑，摇摇欲坠。

不及进门，便听得里面有人拿筷子敲着桌子，合着节拍唱道：“悄无人，宿雨厌厌，空庭乍歇。听檐前铁马戛叮当，敲破梦魂残结。丁年事，天涯恨，又早在心头咽。谁怜我、绮帘前，镇日鞋儿双跌。今番也、石人应下千行血。拟展青天，写作断肠文，难尽说。”

岳珂朗声道：“好个‘拟展青天，写作断肠文，难尽说’。敢问里面是任会任君吗？宋慈、岳珂，还有禁军统制罗日愿，三位前来拜访。”里面有人应声道：“我就是任会。请进。”

三人遂穿过甬道，进来堂中。宅子的建筑尚属完好，只是处处灰尘，蛛网密布，不由得使人怀疑临安城中居然还有这种地方。

一名三十来岁的男子正坐在堂中饮酒，见三人进来，放下手中筷子，问道：“只有你们三位吗？”岳珂道：“是的。本来也想带上一队禁军的，可三省六部发生了火灾，大伙儿都去救火了，没有富余人手。”

任会微微一笑，道：“岳公子，我认得你，你倒是个老实人。”又转头问道：“你就是负责调查案子的宋慈？听说你是朱熹老夫子的再传弟

子，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小小年纪，好生了得。”

宋慈道：“我虽是理学弟子，学业不及朱夫子万分之一，不敢受此谬赞。请教阁下真名真的叫任会吗？”

任会道：“名字不过是个符号，那么较真干什么？譬如你，叫宋慈也好，叫宋祥也好，还不都是你这个人。”

宋慈道：“有理。那么请教任君约宋慈来这里有什么事？”任会笑道：“宋公子不正在到处找区区在下吗？我是为公子着想，想替你省些力气。其实前晚你查到我头上，连夜派禁军赶来断肠宅捉我，我人就在这里。偏偏那些禁军胆小，见是座荒宅，里面有灯火，还以为闹鬼，进都没进来，转身就跑了。”

宋慈道：“原来任君早有事败后投案自首的打算。”

任会道：“既然敢做，就要敢当。只可惜我费尽心思，事终不成。”

罗日愿早等得不耐烦了，拔出佩剑，指着任会喝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你的同伙就是礼部侍郎史弥远，韩太师已下令将他软禁在南园审讯。快说，你可还有别的同伙？”

任会一愣，问道：“什么同伙？跟礼部侍郎史弥远有什么关系？”罗日愿道：“哼，就是他在三楼给你发信号，让你斩断绳索，弹出机关。”

任会这才领会过来，摇头道：“不，我根本不需要有人向我发出信号。我伏在离丰乐楼十丈远的水中，是可以看到坐在最西面的宾客的。只要我听到‘哗’的一声，又见到宾客站起，那就表示开始祝酒了，于是我斩断绳索，弹出机关。”

宋慈仔细回想众人证词，果然是在宰相陈自强端起酒杯致辞、众宾客一齐站起后才有机关发动，这才恍然大悟。但他生性谨慎，没有实据，不愿意就此下定论，忙道：“罗将军，这里交给你。我和岳兄要去趟丰乐楼，验证任君的口供是否与现场对得上。”

任会叹道：“有宋慈这样的能人做帮手，真是韩太师的福气啊。宋公

子，且再听任某一句话。你和岳公子都是受韩太师之命查案，这位罗将军也是韩太师的心腹，那么都是自己人了。我跟几位交底说实话，我对不住韩太师。”

他的语气平平无奇，听在众人耳中却如同晴天霹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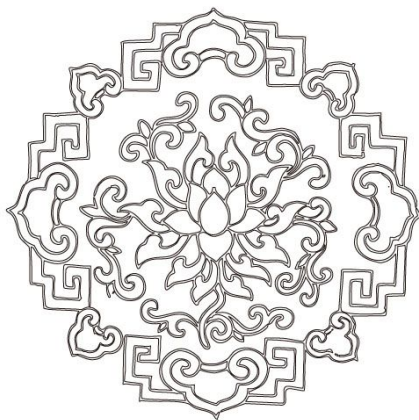
宋慈颤声问道：“你……你说什么？”任会道：“我对不住韩太师。我是受韩太师之命行刺荣王，不料机关反而加在了韩太师本人身上，所幸他老人家大难不死，不然我可就万死莫赎了。”

岳珂不相信地问道：“你说你是受韩太师之命，布置机关，是为了刺杀荣王？”任会点点头，又摇摇头，道：“我是受韩太师密命刺杀荣王，但为了不牵涉太师，我受命后跟太师再无联系，他也不知道机关之事，丰乐楼行刺都是我自己谋划的。要是知道坐在首席的不是荣王，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斩断绳索、发动机关的。可惜我人在水中，看不见东首，所以才误伤了韩太师。现下你们该相信我并没有同伙在三楼了吧。”

宋慈和岳珂不由得面面相觑，也不知道对方言语中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假。

罗日愿脸色通红，再也忍不住，怒道：“谎言！谎言！你不但污蔑韩太师，还想离间太师和荣王的关系，我这就一剑杀了你！”便欲挺剑刺去。岳珂急忙拦住，道：“罗将军切莫上当。你杀了他，就是杀人灭口，愈发坐实他的话了。”

任会道：“不劳罗将军动手。我有辱韩太师交付的使命，又误伤了他老人家，理该自决谢罪。”手腕一翻，便将一柄匕首倒插入自己胸口，微笑道，“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吗？抬着我的尸首去问韩太师吧。”



[1]文思院：宋隶工部。掌金银、犀玉工巧及彩绘、装钿之饰。凡仪物、器仗、权量、舆服用以供上方、百司者，皆从此支付。置提辖官一人，监官三人，监门官一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始设，以京朝官、诸司使、副使、内侍、三班使臣任职。元丰改制，隶少府监。南宋初，少府监归入工部，故文思院亦归之。

[2]龙茶：即龙团茶，宋代贡茶。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即蔡襄，他撰写的《茶录》是继唐代陆羽《茶经》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茶学专著）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陆游《雪夜作》诗：“龙茶与羔酒，得失不足评。”

[3]古罗马帝国曾经盛极一时，拥有巨大财富，然而人们追求生活品质，不断向东方购买香料、丝绸及其他奢侈品，现钱大量外流，耗干了帝国的现金储备，以致最后连制造货币的金银都不够，不得不大肆减少货币中金银的含量，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

[4]磨旗山：今山东莒县马髻山。

[5]据周密《癸辛杂识》：“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宋徽宗年号，此处指代宋徽宗），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金章宗年号，此处指金章宗时期）为盛。”

第八章 宝镜难寻

自古以来，恶魔都是如此行事，当野心无止境膨胀时，战争便不可避免。而战火一起，受苦受难的还不是老百姓。岳飞将军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情，但亦有『兵安在？膏锋镝。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的感慨。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
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
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
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
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
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
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南宋·辛弃疾·《念奴娇》

宋慈和岳珂赶来丰乐楼时，正好在三桥遇到余月月。余月月道：“哎呀，你们两个去了哪里，我到处找你们。”宋慈忙问道：“是文兴出了事么？”余月月道：“文兴昨日已经放出来了。我本来准备了晚饭，说一家人好好团聚一下，可到处找不到你。壮飞哥哥又跟文兴争了几句，文兴便赌气走了，怎么留都留不住。不过我找你们不是为了这事，你们猜昨晚我见到谁了，你们想也想不到，独孤策！”

原来昨晚家宴不欢而散后，余月月心情极不好，可偏偏又寻不到宋慈倾诉，便去找家住得不远的宋易安聊天。宋易安心情似也不大好，称似乎有贼人闯进了她家中，但仔细查寻下，又没有发现丢失财物。二女互相安慰勉励一番，余月月晚上干脆留宿在她家里。

正当二人预备歇下时，门外忽有男子唱歌道：“朝出耕田暮饭牛，林泉风月共悠悠。九重虽窃阿衡贵，争得功名到白头。”

当日独孤策与宋易安隔楼对歌，余月月虽不在场，后来亦听过此事，听到歌声，不由一愣，问道：“这是昨日与宋姊姊对歌的渔夫的声音么？”宋易安道：“谁知道呢？别理他。”

外面男子听见屋内无人回应，便又唱道：“重扶残醉西湖上，不见春风见画船。头白故人无在者，断堤杨柳舞青烟。”

宋易安霍然从床上坐起，怒道：“这人好生无礼，居然偷看我的诗稿。他一定就是那个贼人。”眼见如不出去打发了那男子，对方必然一直唱下去，非得惊动左邻右舍不可，只得出去开了门，问道：“你是谁？想做什么？”

那男子道：“在下复姓独孤，单名一个策字。昨日与娘子对《白头歌》的，正是区区在下。”

宋易安道：“我昨日因被迫要为不喜欢的客人上菜，心中烦闷，顺口接唱了你的歌。对此，我很是抱歉。还请你不要再来烦我。”顿了顿，又道：“还有翻墙入室、窥人诗稿那一套，阁下最好不要再做。”

独孤策忙道：“我寻来这里并无恶意，只是从歌声中仰慕娘子，想一睹真容……”

余月月早跟了出来，忍不住上前斥道：“好你个独孤策，你莫名其妙在湖上唱歌，害得宋姊姊受了怀疑。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丰豫门，害得岳珂差点倒了大霉。”

独孤策道：“你又是谁？莫名其妙地跑出来教训人。”余月月便报了姓名，道：“眼下全城禁军都在搜捕你，你还是快些去官府投案自首，免得岳珂继续因你受累。”

独孤策摇头道：“我完全不明白月娘的话。不过我跟岳珂是好朋友，明日我自会去寻他，当面问个清楚明白。”又朝宋易安道：“初次见面，实在有些冒昧，改日再来拜访娘子。”拱手去了。

宋慈听了经过，沉吟道：“听起来，独孤策前晚只是偶然出现在丰豫门，跟秦大一伙并无干系。”

岳珂道：“独孤策虽为人古怪，任侠好气，但却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既说了要来找我，就一定会做到。我们就安心等他自己出现吧。”

余月月道：“那好吧。你们去忙吧。”

宋慈见她有些郁郁寡欢，忙道：“月月姊放心，我一定设法寻到文兴，今晚带他回来王家饮子吃饭。”

余月月登时笑逐颜开，道：“一言为定。我这就回去准备。”又问道：“你想不起今日是什么日子吗？”宋慈道：“啊，是月月姊生日，我倒忘了。抱歉。”

余月月道：“我知道你忙，只是今晚别忘了回家吃饭。”宋慈道：“是。”

等余月月走远，岳珂才笑问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宋慈道：“我才刚入太学，总得学业略有所成，才好向家里提起。”

岳珂道：“嗯，倒也是。反正你年纪还小，现在是太学外舍生，等你考上上舍生的时候，就是官户^[1]的身份，还可以朝见天颜，差不多算是学业有成，到时再正式成亲不迟。”

来到丰乐楼时，酒楼尚未正常营业，但门口竖了一个木牌，特别写明“内部整修，三日后开业”。

宋慈特意在大门前驻足，四下打量，却未见到那对卖唱的金氏父女。

岳珂很是奇怪，问道：“你找他们做什么？”宋慈道：“嗯，你还记得金满子唱过俞国宝俞师兄的《风入松》吗？”岳珂道：“记得，你说原句是‘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但金满子唱的是‘明日重扶残醉’。”

宋慈道：“昨日独孤策在宋易安门外，唱的新歌第一句便是‘重扶残醉西湖上’。正是听了这首歌，宋易安才蓦然发怒，去开了门，还称独孤策是偷入其家窥其诗稿的贼人。”岳珂道：“你的意思是，‘重扶残醉’一句是宋易安改的？而金满子唱的《风入松》，也是跟宋易安学的？”

宋易安的名字“易安”取自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号。她虽为厨娘，然

喜爱读书，着意文学，能将太学生俞国宝的《风入松》改得更好，也不是不可能之事。但问题就在于宋慈第一次听到金氏父女弹唱《风入松》时，特意问歌词是从哪里学来的，金满子称是过往的客人教的。他父女虽然眼盲，然每日在丰乐楼门前卖唱，不可能听不出大名鼎鼎的宋嫂宋易安的声音，更不会不记得是她教的《风入松》歌词。金满子拿过往客人做托词，明显是在为宋易安隐瞒。这倒不是她有意撒谎，而应该是受过宋易安的嘱咐，让她不要告知旁人。只是自古女子有才者，无一不希望知晓的人越多越好，宋易安以厨艺知名，文章诗词亦有相当造诣，却不显山露水，刻意遮掩，倒也是另类了。

岳珂、宋慈二人议论一番，不免对这位名动京华的宋嫂越发好奇。

进来丰乐楼时，正好遇到代楼长韩器之。宋慈称想到湖上转转，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正好酒保任昌经过，韩器之便命他划船，带着宋慈、岳珂下湖。

宋慈先命任昌将船划到丰乐楼西面楼下。任昌道：“这里不是已经请弄潮儿顿员外看过了么？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机关不成？”

宋慈道：“我们只是随意看看。”又命任昌朝西撑船，大约到距楼十丈处停下，仰头上望，果然正好能望见南、北两面最西首的座位。

岳珂道：“看来任会说的是真的了。”宋慈点点头，道：“前晚前半夜的时候，天幕无光，任会人在暗处，楼上灯火通明，他当时看到的情形应该比我们此刻看到的更为清楚。”

岳珂道：“看来是艳歌行误会史弥远了，他当时转过头向西，很可能是听到水里有动静。”

宋慈想了想，又命任昌将船往北划了一段，抬头凝视片刻，便命任昌将船划回南岸码头，在后院中寻了一根竹竿，与岳珂上来二楼。寻到东北方向往西第二间阁子，推门进去，又重新掩上门。

岳珂不明所以，问道：“你这是要做什么？”宋慈推开窗户，道：“岳兄一望便知。”

岳珂忙走近北窗，却见窗外树梢上挂着一方手帕，这才会意过来，忙从旁协助宋慈，用竹竿将那手帕挑了进来。二人一见手帕，便异口同声地道：“小环，原来是她。”

任会自杀身亡前，一再声明三楼并没有人向他发信号。宋慈本相信了他的话，但其人却又声称行刺是受韩侂胄之命，真正目标人物是荣王，便不得不令人起疑了——

荣王年纪虽小，又是宁宗皇帝的养子，却是目下唯一的皇子，身份非同小可。即使真是韩侂胄因与其嗣母贵妃杨桂枝争权，有心除掉他，派出任会来执行，任会此人有勇有谋，思虑周全，布置严密，然而他既是韩侂胄亲信，接近荣王身边的机会极多，又怎么会选用竹竿机关的手段？这一计划虽然能令行刺者全身而退，置身事外，毕竟实施起来难度太大，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

另外一层，任会称人在水中，看不到三楼宴会厅具体情形，他误以为荣王坐了上首，所以才在众人起身祝酒时发动了机关。就算他事先知道荣王当晚会出宫参加寿宴，以他自认的韩侂胄心腹的身份，如何会想不到韩氏为人骄横自大，荣王未必敢与其争锋，坐在首席的很可能还是韩侂胄？

这些疑点，宋慈当时便已想到，但见任会临死前声称韩侂胄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而罗日愿惊惶异常，似也表明任会供述中有真实之处，料想事情也许不是那么简单，甚至真的有可能是任会供述的那样，所以并未当场说出矛盾之处。

等到罗日愿召集人手、带着任会尸首赶去南园的工夫，宋慈便和岳珂赶来丰乐楼验证任会的供述。虽然现场情形与任会所言一致，埋伏在水中的人的确只需从西南或西北角宾客举止便可以轻易判断出宴会已经开场，但宋慈因为一开始就有疑虑，总怀疑任会是在刻意掩饰什么，所以又让酒保往北划了一段，由此注意到庭院东面的一个大树树梢上有一片衣襟似的东西。他和岳珂赶来二楼阁子，设法捞过来一看，立时便认出了这是京师名妓艳歌行女使小环的手帕。她前日与宋慈等人争夺位置最好的二一三号阁子时，手中挥舞的就是这块粉色丝帕。

宋慈道：“案发时，艳歌行站在东首韩太师身后，小环是女使，要随时服侍，应该站得离艳歌行不远。东南面是楼梯，洒保要随时上菜，所以她只能站在东北面。如果她从三楼宴会厅靠近东首的北窗丢下这方手帕，落下来正好是这间阁子的位子。”

岳珂道：“我早知小环这名女子不简单。但问题是，就算她丢下帕子，任会所在的位置也是看不到的。这一点，你我刚才亲身试过了。”探身往外望了一眼，蓦然想到了什么，“啊”了一声，道：“我知道了！”

今早赵师栻来找岳珂，告知任会的机关如此精准，一定事先经过反复测试，如此，就需要有近似西湖水深的池子，有近似丰乐楼高度的建筑或是临时搭起的木架，而测试机关必须隐蔽地进行，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地方一定是处私人园林。当晚，司农寺丞张镒不正是在二楼二二五号阁子么？那间阁子位于西北角，西面、北面都有窗户，既能看到三楼飘下的手帕，又能向湖中的任会发出信号。而张镒家中有南湖园，号称“赛西湖”，规模之大，犹在韩侂胄的南园之上。虽然张镒参与其中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所有现场情形都能对上，他是截至目前最大的嫌犯。

岳珂虽推断出真相——真正向湖中任会发出信号的人不在三楼，而是在二楼，心头却是一阵茫然。这一系列事件都是精心策划过的，多少人参与其中无法推断，而任会伏罪自杀，亦是为了保护这些人。仅就张镒而言，他是名家子弟，家境富裕，又对权势没有兴趣，成日只以交友为乐。他曾向陆游学习作诗，名义是陆游的弟子，跟杨万里、辛弃疾、姜夔等名士均有交游。因为他本人出身显贵，又无名利之心，与太师韩侂胄的交情亦相当不错，常常不是他到南园饮酒，就是韩侂胄应邀到他的南湖园宴游。这般贵公子似的人物，怎么会卷入行刺一案呢？

沉默良久，岳珂才问道：“你相信任会真是为韩太师而行刺荣王么？”

宋慈道：“当然不信，从任会说出他的目标是荣王开始，我就再不能相信他的话。他若真是韩太师的心腹，受命行刺荣王，且不说韩太师对此计划一无所知不合情理，后来败露，他又何必留在断肠宅等死？任会有意那么说，甚至不惜自杀而死，无非是要独力承担后果，不想再牵连

出旁人。”顿了顿，又道：“这个人，当真是个敢作敢为的真汉子。”

岳珂道：“可任会临死前留下的那句话，分明是说他跟韩太师确实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宋慈道：“或许韩太师真的认识任会，或许他以前真的是韩太师的心腹。”

如此，就愈发显得这一行刺计划的严密性——直接参与案子的任会与韩侂胄有牵连，间接涉案的张镒则是韩侂胄的好友。一旦事情不成或是败露，任会主动出面顶罪，抛出准备好的一套说辞，将根源引到韩侂胄身上。世人均知道韩侂胄与杨贵妃不和，他设法铲除其嗣子也不奇怪。韩侂胄明明是被刺目标，却因为跟刺客任会有干系，有苦说不出，畏惧背负刺杀荣王的黑锅，绝不敢再继续追查此案，一场本有可能牵连极众的惊天大案由此而止。

岳珂道：“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宋慈道：“如果任会真的跟韩太师有关联，韩太师应该很快就会下令，不准你我再追查这件案子，由此不了了之，倒也不失为一个不坏的结局。不如你我就当今日没来过丰乐楼，什么都没看见，岳兄以为如何？”

宋慈所言正是岳珂心中所想，但他身为朝廷命官，却不敢公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忙点头道：“甚好，就依宋兄所言。”长长地吁出一口气，那些沉重的包袱终于全融化了，消失殆尽。

下楼时，正好在散席大厅遇到代楼长韩器之。宋慈便问道：“今日丰乐楼的人员可到齐了？”韩器之道：“官人是想问前日在丰乐楼当过职的人到齐了没有么？除了宋嫂等厨子在家歇息外，余下有五人请了病假，只有一人没到，也没有请假。”

宋慈道：“这人是谁？”韩器之道：“刘大，是宋嫂的专用杂役，专门负责配料的。”

宋慈与岳珂交换一下眼色，忙问道：“刘大可是住在朝天门一带？”韩器之道：“对对，他租住朝天门西面的棚屋。宋官人如何会知道？”宋慈道：“我看过丰乐楼的名册，有印象。”

韩器之道：“哎呀，昨夜朝天门一带失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小的还担心刘大会不会有事呢。要不小的这就派人去看看？”

宋慈道：“那边的路被禁军封锁了，等火灭了再去吧。如果刘大来了丰乐楼，请韩采办派人知会我一声。”韩器之道：“是。”又问道：“是刘大犯了事吗？”

宋慈道：“丰乐楼刚刚出过大事，对于事后不能按时到班的人都要重点排查，这是查案的惯例。”韩器之道：“小的明白了。”

离开丰乐楼，宋慈和岳珂先赶来中瓦子丽春院寻找小环。虽然二人一致同意不再将丰乐楼行刺一案查下去，先等着看韩侂胄的反应，但宋慈还是觉得小环眉眼颇为熟悉，似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也自称听过宋慈的名字，他想将手帕还给她，提醒她不要再做如此危险的事。

刚拐进巷子，便见一名灰衣男子站在西楼后门前，正扯着小环衣袖在说着什么。小环大力挣扎，但那男子高大魁梧，抓住她就跟老鹰抓小鸡一般，无论她如何使劲，总是挣不脱对方掌握。

岳珂喝道：“做什么？”几步抢过去，扯开那男子，待看到对方面孔，却立时惊住，那灰衣男子正是独孤策。

岳珂奇道：“独孤兄，怎么是你？你在这里做什么？”独孤策道：“我来找小环。”

岳珂道：“那你为何在大门前就动上了手？”独孤策道：“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早就认识小环，她是我一位故人的小妹，我是专门来劝她离开丽春院的。”

小环冷冷道：“你们是要在大门口说话，好让路人都听见么？”引着三人进来向玉书居住的小屋，道：“向玉书陪艳娘去了清波门，今日是不会回来了。有什么话，就赶紧在这里说吧。”

岳珂道：“独孤兄，你前日为何打扮成渔夫的样子，在丰乐楼外出现？”

独孤策哈哈一笑，道：“我就是听说当日陈宰相要在丰乐楼办寿宴，特意赶去捣乱的。我见到有人朝我打手语，当时不知道是你，昨夜才听一名名叫余月月的女子提起，她是岳兄的朋友吗？”

岳珂道：“月月是宋慈的未婚妻子。”又问了当晚在丰豫门与殿前都指挥使吴曦相遇一事。

独孤策道：“原来岳兄被猜疑是因为这件事。我当晚就在附近饮酒，后来听说丰乐楼出了事，赶过去看热闹，却又被禁军挡住，便在丰豫门一带瞎逛，无意中发现有几名卖果子的摊贩根本不叫卖，还互相打眼色，很是古怪。”

临安商业繁华，竞争亦是相当激烈。商贩们为招揽生意，奇招百出

有用发声器物吸引人们驻足的，称为“代声”。如货郎走街串巷时，常常通过手摇拨浪鼓来吸引人注意力。又如临安有店肆卖梅花酒，边吹奏《梅花引》的曲子，边用银盂勺盏子售酒，堪称代声叫卖的韵事。

有通过歌唱叫卖的，称为“卖花声”，起初是指兜售四时簪戴鲜花的卖花者吟唱花名，如大诗人陆游有《临安春雨初霁》云：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诗中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一大清早时临安街巷中传来了阵阵清脆的卖花声，引人神往。后“卖花声”成为歌声叫卖的代名词。临安中瓦子前有一个叫洪进的卖糖果的商贩，擅用小曲唱出他家糖果的优点好处，歌声低发缓引，清奇可听，吸引了不少主顾。

亦有吆喝叫卖的，称为“喝故衣”，本意是吆喝卖旧衣服。“喝故衣”最有名的当属北宋末年的卖馓子客。当时开封卖熟食的小贩都要在吆

喝上下功夫，“必为诡异标表语言”，这样才能引人注目，生意才能兴隆。唯独有个卖馓子^[2]的汉子，每天都到瑶华宫前，放下担子，既不吆喝他卖什么，也不说馓子好吃，只是长叹一声：“亏便亏我也。”意思是，吃亏就让我吃亏吧。宋哲宗皇后孟氏无故被废后，正好居住在瑶华宫，卖馓人这话在别的地方说都没事，在瑶华宫门口“太息大言”，便让人感觉是明目张胆地在为孟后被废叫屈。开封府听说后，派人抓捕卖馓人，打了他一百大棍，警告他不准再那样吆喝。于是，卖馓人改吆喝为：“待我放下歇则个。”他竟然就此成了名人，生意兴隆无比。临安孝仁坊口有家小酒肆专卖水晶红白烧酒，其味香软，入口便化，起初不为人知，全靠店主雇请了一群大汉在门前大声吆喝，方才打出招牌。

还有设计古怪标识旗帜的。总之，是越热闹越好，越吸人眼球越好。而独孤策在丰豫门看到那几名果子摊贩根本不招徕主顾，有人询价也是冷冷淡淡，一时好奇，就等在一旁，想看个究竟。

岳珂道：“这么说，独孤兄是早就留意到秦大几人了？”

独孤策点点头，道：“忽然这个时候吴曦就出来了。我早年与他相识，算是合得来的朋友，但近年来他变得太多，早已沦为抗尘走俗^[3]之徒，我们绝交已久。我见他明明看到了我，却是一副审视怀疑的眼神，遂转身离去。哪知道这件事竟给岳兄带来了麻烦，实在抱歉。一会儿我就去找吴曦，当面向他解释。”

岳珂道：“多亏宋慈解围，韩太师已不再怀疑我。独孤兄也不必再去找吴曦，你看到卖果子的摊贩是刺客，他正怀疑你跟刺客是一伙呢。”

独孤策道：“也好，我实在懒得再见吴曦这张脸。”又劝道：“小环，你明明知道艳歌行是吴曦的女人，他养她，就是要用她去勾引权贵，做对他有利的事。这两个人，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你还是听我劝，跟我离开这里吧。”小环道：“我的事不用你管。”

宋慈便从怀中掏出手帕，问道：“小环，这是你的手帕，对不对？”

小环立即生出警惕之色，问道：“什么手帕？”接入手帕，装出惊讶的样子，道：“哎呀，好像真是我的手帕，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丢

了。”

宋慈道：“说实话，如果不是任会有意替你遮掩，我们还真发现不了这块手帕。”

小环脸色大变，问道：“你们把任大哥怎样了？”岳珂道：“我们没有把他怎样，是他自己写信约我们前去断肠宅相会，然后自杀了。”

小环颓然跌坐在椅子上，眼泪怔怔便流了下来。

岳珂道：“你早该知道这件事是何等凶险了，你年纪还小，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你留在艳歌行身边，到底有什么目的？”

小环很快镇定下来，举袖抹了眼泪，昂然道：“岳公子想知道究竟么？我告诉你，我本姓华，是华岳的妹妹。宋公子，多谢你曾出力营救我哥哥。岳公子，也要多谢你夫人赵郡主曾冒险收留他。”

她忽然表露出真实身份，宋慈和岳珂骇然而惊，不由得一齐转头去看独孤策。独孤策点了点头，示意小环的话是真的。

宋慈道：“当年出力营救华岳君的是建宁府武士斋的武学生，岳珂内兄赵师檠亦功不可没，我是事后才知道，可没有出什么力。”

岳珂也道：“当时我还不认得内子，她收留华岳，完全是看宋慈的面子。其实我自己还奉命搜捕过华岳君。”

小环道：“不管怎样，你们都是我哥哥的恩人，也就是我小环的恩人。”

岳珂道：“你兄长华岳君可还好？”小环愤然道：“岳公子是明知故问！我哥哥现在还被关在建宁府圜狱中，受尽苦楚，全是拜韩侂胄所赐。但你们若以为我是为私仇才参与行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韩侂胄名利熏心，想兴兵北伐巩固其地位，收复中原、还我河山不过是个幌子，罪恶的欲望才是其根源。这位韩太师根本就是地地道道的恶魔，自古以来，恶魔都是如此行事，当野心无止境膨胀时，战争便不可避免。韩侂胄也跳不出这一套把戏。而战火一起，受苦受难的还不是老百姓。”

姓？况且中原沦陷近百年，想要一朝收复，不过是白日做梦。杀了韩侂胄，群魔无首，再无人敢提北伐之事，天下从此太平，难道不好么？”

岳珂道：“无论韩太师想出兵北伐出于什么目的，中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不能任由沦陷在金人之手。”

小环道：“岳公子，我哥哥生平最佩服令祖岳飞将军，不惜改名为‘岳’，除了岳将军英雄盖世之外，更因为他有悲天悯人的胸怀。岳将军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志豪情，但亦有‘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的沉痛感慨。他身为领兵大将，亲见战争后人间惨状，才会有如此悲凉之语。你难道愿意用民填沟壑换回千村寥落的河山吗？”

小屋中的男子都沉默了。安静了许久，独孤策才叹道：“我堂堂男子，竟不如一名女子有见识。小环，你做你想做的事吧，独孤大哥支持你。”

宋慈和岳珂快快离开丽春院，刚出来巷口，便遇到禁军统制罗日愿。

罗日愿道：“韩太师有命，丰乐楼行刺案凶手任会已伏罪自杀，这件案子可以结案了。但两位官人又有新的任务，要设法捉住我来也。当然，既然已经肯定任会跟秦大那伙刺客无干，秦大等人的来历也是要继续调查的。”

宋慈和岳珂交换了一下眼色，一齐躬身道：“领命。”宋慈又道：“不过我来也的案子急不得，我还有太学的学业，请太师多宽限些时日，不要催得太急。”

罗日愿道：“那是当然。”又嘱咐道：“三省六部失了火，南园一带为浓烟覆盖，韩太师临时搬去了玉津园^[4]居住。二位官人有事的话，就直接去那里禀报。”这才拱手告辞。

回来王家饮子铺后，岳珂自回后院歇息。宋慈听说余月月去修义坊肉市买菜还没有回来，正要出去寻找接应，岳珂忽冲出来叫道：“宋慈，

你得进来看看。”

宋慈见他表情凝重，又直呼自己的名字，知道发生了大事，急忙赶来后院。却见堂中方桌上有白色粉笔写就的三个大字：“我来也。”

宋慈一愣，问道：“岳兄丢了什么？”岳珂苦笑道：“我来也光顾的都是富户，我这里能有什么他看得上眼的？可这的确是我来也的笔迹。”

宋慈道：“这可奇怪了。”蓦然想到一事，失声道：“我知道我来也偷走的是什么了。”

之前他发现了香炉毒局的奥妙时，采集了一些粉色香灰放入食盒，连带那盛过有毒鱼羹的汤钵交给了卫士，请他送来王家饮子铺岳珂房中。伙计应该是将食盒和汤钵直接放在了堂屋的方桌上，昨夜二人没有回来过夜，竟是半夜被我来也窃走了。

岳珂道：“难道香炉毒局跟我来也有关？不然他为何要偷走这关键证物？”

宋慈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来也应该就是丰乐楼中的某个人。我们得立即去找那专管鱼羹配料的刘大。”

二人遂赶来朝天门。大火已经扑灭，但为了避免混乱，禁军仍然封锁了街道，不准人随意通行。岳珂不及表明身份，已被一名卫士认出，遂顺利得以通过。边打听边寻来刘大住处。这一带早已化成废墟，随处可以见到有人坐在被烧毁的家园前嚎嚎大哭。

岳珂叫住一名汉子，问他可认得刘大。那人道：“刘大么，怎么会不认得？小人与他同住一间棚屋。”

岳珂见他哭丧着脸，心中一紧，问道：“那刘大他……”那人道：“啊，没有没有，刘大人不在里面。他前日一早就离家走了，说是丰乐楼要办宰相寿宴，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小人还奇怪呢。”

岳珂道了谢，因这一带尘埃弥漫，交谈困难，便急忙捂住鼻子，扯

着宋慈离开。走出朝天门，空气才稍微好些。

岳珂道：“看来刘大就是那个将彼岸叶子混入配料的人。”

前晚丰乐楼出事后，所有丰乐楼的当班人员本被禁军扣押。但当时尚未发现香炉毒局的玄机，因为考虑西湖水中机关多半与丰乐楼无关，所以宋慈做主将这些人放了。刘大概心有畏惧，趁机潜逃。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刘大不过是个小角色，已被人暗中灭口。

宋慈道：“刘大潜逃也好，被灭口也好，他都不再需要偷走香灰和汤钵等证物。”

岳珂道：“是的。而且刘大的身份是杂役，只能在厨房工作，还需要一个同伙将彼岸花制成的香料投入香炉中。偷走证物的一定就是这个同伙。可我还是想不通，这个人怎么会是我来也呢？”

宋慈心头疑虑亦是极多——他是昨日天亮后才发现香炉毒局，知道他从丰乐楼拿走汤钵的应该只有采办韩器之和禁军卫士。尤其是韩器之，一度还想索回汤钵，宁可换一个新钵给宋慈。如此，他嫌疑最大，可不管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传说中的我来也。而且前晚他为了协助宋慈查案，主动留在丰乐楼照应，到昨日宋慈离开时，他都未曾离开。而前晚又事逢丽春院艳歌行被窃，所以，韩器之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我来也。

那么，我来也到底是谁呢？他应该前夜不在丰乐楼中，如此才有时间去丽春院盗取财物，但天亮后他又来了丰乐楼，由此看见了宋慈拿走了汤钵。前夜不在丰乐楼的人有一大堆，但天亮后又来这里的则寥寥可数了。

岳珂道：“除了宋易安之外，我再想不到旁人。”宋慈道：“然而我们都知道宋易安不可能跟这个毒局有关。”

岳珂道：“是啊，毒局一旦成功，宋易安和韩太师都是受害者，只不过韩太师是中毒而死，她则是受尽酷刑而死。可除了她之外，真的没有谁符合前晚不在、昨日又来的特征了。”

宋慈道：“这就是矛盾之处。一定有什么人还在楼中，只不过我们没

有想到。”

二人边走边聊，已到中瓦子一带。岳珂无意中看到路边有一家乐器铺，蓦然得到提示，道：“我知道我来也是谁了！是一直在丰乐楼外卖唱的金氏父女！当然我来也只有一个，金老年纪已大，多半是金满子出手，她就是我来也。”

宋慈却是不能相信，道：“可他们父女患了青盲症，跟瞎子无异啊。”

岳珂道：“你只是听说他们父女患了青盲症，旁人也只是听说，是不是真的眼盲，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你想想看，金氏父女前夜不在，但昨日一早又来丰乐楼，还唱了《风入松》，对吧？你再想想，之前丰乐楼楼匾无声无息地失窃，应该是极熟悉丰乐楼地形的人做的，金氏父女也符合，对吧？至于原因，我猜一定是丰乐楼的楼长蒋进或是其他什么人侮辱了金氏父女，他们想要报复，所以窃走了丰乐楼的金字招牌。”

宋慈仔细寻思一番，也有几分相信起来，道：“确实有道理。前日艳歌行到丰乐楼，见到金氏父女时很是不屑，虽然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但想来不是什么好话。当晚我来也盗走她的全部家当不说，还在她脸上写字画画，显示出极大的憎恶。”

岳珂道：“正是如此。这金氏父女假扮成卖唱的盲人，守候在丰乐楼外，其实是在窥探哪些人有钱。我敢打赌，如果去临安府将我来也的卷宗全部调出来，会发现被窃者无一例外地去过丰乐楼。”

宋慈道：“但金氏父女看起来真的很可怜，或许他们跟小环一样，又有什么一定要杀人的理由。”

岳珂道：“我之前赞成放过丰乐楼行刺案，是因为觉得张铤这样的人如此冒险，一定不是出于私利，大约就跟小环说的一样，只想偃武息兵，天下无事，虽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但至少出发点是好的。但香炉毒局和秦大行刺案未必如此，有一件事，我一直还没有机会对你说。”

当即说了山东人霍仪转送来的机密情报——金人在临安有一个潜伏

了许多年的组织，新近正由首领主持，在策划一件图谋颠覆南宋的大事。

宋慈道：“金人困顿于国内和北方局势，不愿意与南边开战，派人行刺韩太师也是极有可能之事。”

岳珂道：“那彼岸奇花何等难得，常人更是闻所未闻，如果有金国在背后支持，情况就全然不同了。西域诸国，自来依附西夏，西夏又向金国俯首称臣，金人由此得到彼岸奇花也非难事。”顿了顿，又道：“但调查奸细这件事，还是暗中调查，有了真凭实据后再说。不然一旦有官府介入，又是鸡飞狗跳，不知道多少人要无辜遭殃了。”

宋慈道：“还是岳兄考虑得周全。我们这就先去找金氏父女吧。”

二人也不知道金氏父女的住处，只得又重新回来丰乐楼向韩器之打探，韩器之却是为重新开张出门采办物品去了。

一名酒保答道：“官人是找楼前那对卖唱的父女么？听说他们是外地来的，居无定所，晚上都是歇息在一艘小船上，具体在什么位置，小的也不清楚。”

宋慈还想去码头找弄潮儿顿筑帮忙打听金氏父女住处。岳珂见天色不早，劝道：“案子的事情也不急在今日。今日是月月生辰，你不是答应了她，今晚要带她弟弟回家吃饭么？你这就先去买件礼物，然后回家去吧。余文兴应该在辛公那里，我跑一趟都亭驿，帮你寻他回来。”

宋慈尚在沉吟。岳珂道：“你看不出来么？月月很是寂寞，你平日在太学，表兄王壮飞又忙着张罗饮子店的生意，她远离家乡，人生地不熟，连个可以倾诉的人都没有。”

宋慈这才有些恍然明白过来——难怪月月能跟宋易安走得那么近，宋易安也是个孤身女子，大龄未嫁，两个人应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他默然片刻，点了点头，道：“好，我这就赶回王家饮子店帮月月。”

宋慈与岳珂在三桥分手，到附近铺子选了一把梳子，出来走出没几步，便见到同学连世荣迎面奔来，隔得老远便挥手叫道：“宋慈！宋慈！”宋慈道：“小连，你怎么跑得满头大汗？”

连世荣道：“还不是因为到处找你！宋慈，你忘了今日是月考的日子了？”

南宋太学采用三舍五年制，初入学为外舍，一年后升为内舍，二年后升为上舍，上舍再读二年毕业。上舍毕业成绩上等者，按科举状元待遇，称为“释褐状元”，由皇帝召见，亲自任命官职；成绩中等者，免去科举进士考试而出仕；成绩下等者，免去科举乡试，直接参加进士考试。

虽然名义上是五年制，但事实上学生不一定能如期升级。外舍生每月有月考，月考合格者经过公试即学年考试合格后，才可以升入内舍，再经内舍公试合格，方能升上舍。曾有人在太学学习十五年而升不上上舍，极其困滞。

连世荣一语提醒，宋慈这才想起来，暗叫“糟糕”，不参加月考等于弃试，成绩为零，一年之内都不能参加公试，还会影响日后的考评。

连世荣道：“不过你放心，我特意将你的情况禀报给了太学真教授，他同意多给你一次机会，让我寻到你后，就立即带你回去太学补考。”

宋慈一愣，问道：“现在就去么？”连世荣道：“当然是现在。真教授还在学堂等你，这次你可不能再错失良机了。快走快走。”

宋慈便说了今日是未婚妻余月月生日，已经答应了她要回家去吃晚饭。

连世荣道：“你们很快就是正式的夫妻，生生世世都在一起，吃个饭庆祝生日还没机会么？但补考可就只有这一次机会，我可是向真教授恳求了半天呢。你实在不放心，你自己赶去太学，我去替你向月月请假。你现在赶去太学，快的话，一个时辰就能完事，还能赶得上晚饭。”

宋慈一想有理，忙道：“那好，你代我向月月致歉，就说我考完试后

会尽快赶回来。”

二人就此分手。连世荣也去买了一件礼物，才赶来大瓦子王家饮子铺。却见暮色朦胧中，余月月正站在巷口的桂花树下抹眼泪，连世荣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忙上前问道：“是谁欺负我们月娘了？”

他冷不防地出现，余月月倒吓了一跳，慌忙往脸上胡乱抹了两下，道：“没有的事。”

连世荣道：“是不是有些想家了？前几日我收到小妹的家信，说了一些闽地的风物，我读着读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余月月破涕为笑道：“你以为谁都像你？”连世荣道：“那是那是。不过月月你听了别难过，宋慈刚赶去太学补考了，可能得晚些才回来。”

余月月道：“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他总是有重要的事要忙。”忍不住眼泪又掉了下来。

连世荣道：“好了好了，回头你再好好教训宋慈。你不是说今晚有家宴吗？走，我来帮你，你就把我当宋慈使唤好了。”

余月月道：“昨日大火，修义坊市集上的物品早被抢购一空，买不到合适的料。我到三元楼订了菜式，一会儿就能送到。”连世荣道：“呀，三元楼的菜式，月月这次可是狠下血本了，得亏我今晚蹭上了。”

余月月笑道：“你平日蹭饭还少么？”又问道：“宋慈去了太学，那文兴人呢？”连世荣道：“月月放心，我们的岳珂岳驂马亲自出马去寻令弟了。”

临安商业繁茂，尤以饮食业最为发达，形成了许多独具风格的特色风味。饮子是人们每日必不可少的饮品，全城的饮子店及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零售商贩不计其数。而临安人的消费习惯，通常会选择有名的店铺或商号。譬如一家名叫“东京脏三”的饭店专卖猪胰胡饼，有人模仿做起了猪胰胡饼，口味也不差，可人们就是不肯买，宁愿到“东京脏三”排大队等待。类似的还有后市街“卖酥贺家”的酪面、街市王宣家的旋饼、

望仙桥的糕糜等。王壮飞开这家饮子店时，首先打出了祖父王且光的招牌，声称王家饮子有独特配方，不但味道醇正，还有滋补功效，竟由此一炮而红，很快就在偌大的临安城占据了一席之地。

生意红火了，王壮飞也雇请了一些人手，终日忙忙碌碌。余月月为了离未婚夫宋慈近些，来到京师，称是来帮表兄的忙，但王壮飞却心疼表妹，从不让她沾店里的事情。

余月月 and 连世荣进店时，铺子刚刚掌灯打烊，外住的伙计正陆续离去。

王壮飞见表妹终于回来，忙迎上来道：“你去买菜怎么去了大半天？买的菜呢？”

余月月道：“市集上乱得很，到处买不到菜，我只好去三元楼订了菜式。不过店家听说是送来王家饮子店，便不肯收钱，但要用二十桶饮子抵账。壮飞哥哥，我没同你商量，就直接答应他了。”

王壮飞不满地道：“我们自家铺子都不够卖的，哪里有多多的二十桶饮子？”但表妹既答应了人家，也无可奈何，只得取出账簿记上。

连世荣不由得直咋舌，道：“你们王家饮子这么厉害，连三元楼这样的名酒楼都不放在眼里？”余月月道：“饮子说起来容易，配料却是麻烦之极，而且一次只能做那么多桶，再多就变味了。”又道：“反正宋慈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我是不是该请宋姊姊过来？人多热闹些。”

王壮飞吓了一跳，忙道：“说好是家宴，可别再请一些不相干的人。小连，你不算不相干的人，你是我们闽地老乡。”

王壮飞尚未娶亲，宋易安尚未嫁人，余月月曾有意撮合他二人。虽则宋易安比王壮飞大了几岁，然而彼时擅长醢醢苴鮓的厨娘被视为大好女子，是人们征婚时争相聘娶的对象。曾有人家介绍自家的女儿道：“我家女子不善裁袍补袄，若修治水蛇黄鳝，一条胜似一条。”足见庖厨刀俎之技是择偶的重要标准。余月月既与宋易安交好，便想亲上加亲，欲将她说给表兄，不料王壮飞却似乎没有多大兴趣。此刻见他反对请宋易安来，还称对方是“不相干的人”，料想即使请来宋氏，场面也是极为尴

尬，便干脆算了，自己进屋换了一身衣裳出来。

过了一刻，三元楼的伙计用食盒送来菜肴。三元楼位于中瓦子东面莅临御街处，距离大瓦子虽然不远，可也不近，有两三个坊区，那食盒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保温效果绝佳，菜端出来还是热气腾腾。

又等了小半个时辰，终于等到了岳珂，却只有他一个人。余月月问道：“文兴人呢？”岳珂歉然道：“不好意思，文兴今日一早就离开临安了。”

余月月大为吃惊，问道：“他是回建阳了么？”岳珂支吾道：“应该是吧。”

余月月道：“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走了？”王壮飞道：“要我说，人家可没把你当余家人……”见表妹脸色大变，只得讪讪住了口，道：“我先到后面收拾一下，宋慈回来了再叫我。”

岳珂和连世荣忙取出生日礼物奉上，岳珂送的是一只玉镯，连世荣选的是一支玉簪。余月月道了谢。几人便望着满桌菜肴苦等，然而到近亥时，宋慈还没有回来。

王壮飞实在忍不住，道：“月月，实在抱歉，哥哥明日还要起早做饮子，这饭我也不吃了，你自己慢慢等。”

余月月恼怒道：“谁说一定要等他了？我们自己先吃。”拿起筷子，为每个人碗里夹了一块肉。

众人见她发了怒，便各自拿起筷子，就着冷菜冷饭吃了起来。余月月吃了几口，又拿过一只大碗，将所有菜式各夹了一些，拿到一旁。众人见她表面气恼，心中却还是挂念未婚夫，无不暗笑。

闷闷吃完饭，宋慈还是没有回来，余月月自收拾了碗筷，众人便各自去睡了。连世荣平日来王家，都是跟宋慈一起，挤住在岳珂住处，便也跟了过来。

岳珂道：“按理，宋慈这会儿也该考完了。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连世荣道：“真教授平日对宋慈就格外严厉，许是另外多加了几道题目也说不准。”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放不下，便与岳珂一道出来，预备往太学去寻宋慈。

刚出院门，便见到余月月提着食盒，闪身出来，往北面去了。

连世荣笑道：“宋夫人亲自出马，不劳你我再去点灯了。”遂与岳珂一道回来睡下。

他白日参加完月考，又四处奔寻宋慈，岳珂跑的地方也不少，二人都是疲累之极，往床上一倒，便是鼾声大起。

忽有大力拍门声，随即有人冲进房来，叫道：“喂，喂，醒醒！”

岳珂勉强睁开眼睛，却是余月月站在床前，遂坐起身问道：“出了什么事？”又闻见一股强烈的酒气，问道：“月娘喝了很多酒么？”余月月只道：“是宋慈出了事。”

连世荣尚在懵懂当中，顺口道：“宋慈昨晚不是跟你在一起么？”余月月道：“哪有的事！宋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连世荣道：“那你昨晚去了哪里？”余月月这才知道昨晚出门时被对方看见了，道：“哎呀，我去了宋姊姊家，一晚上都在她那里，今早才回来。快，宋慈一定出事了。小连，你去太学。岳大哥，你去临安府报案。我去宋慈常去的睦亲坊陈氏书籍铺看看。”

岳珂忙拉住她，道：“哪有人一大早就去书铺的？你先别着急，等我们一起去太学问过后再做打算。”

余月月六神无主，只得应了一声。却又在房中转来转去，即使是瞎子，也能感到她此刻的心情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连世荣叫道：“月月！”余月月道：“嗯？什么事？”

连世荣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你先出去一下，让我和岳珂兄穿好衣服。”

余月月这才会意过来，“啊”了一声，道：“我在前面店铺等你们，你们快点出来。”急急出去了。

岳珂一边穿衣服，一边问道：“你看宋慈会去了哪里？”连世荣道：“应该是真教授留下他谈什么事吧。宋慈跟真教授从前是旧识，真教授对他格外严厉，他的文章诗词，都是要逐句点评的。”

岳珂道：“我也觉得是月娘多心了，她看起来有些古古怪怪。”连世荣道：“昨日我还看见她偷偷掉眼泪了，但一看见我，就装作没事人一样。哎，她表面好强，其实心底里有好多苦。”

二人穿好衣服，又打水洗完脸，却因昨晚吃得太饱，肚子里积食太多，各自有反应，不得不先去茅厕解决问题。

刚整理好出来，便见到宋慈慢悠悠地进来，样子极是疲惫。

连世荣大叫一声，道：“哈哈，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你看见月月了么？”宋慈点了点头，道：“我们刚刚在前院碰到了。”

连世荣道：“她担心死了，生怕你出了意外。”又问道：“你昨夜去了哪里？”宋慈道：“昨晚完成太学补试后，被同学临时拉去谈点事情，今早才谈完。”

连世荣道：“幸好你及时回来，不然月月还要逼着岳兄去临安府报案呢。”见宋慈很累的样子，便道：“你一夜未睡，先好好休息，有话回头再说。我先回太学了。”

宋慈道：“好。昨晚有劳你们久候，回头我做东请客，好好补偿各位。”

连世荣笑道：“要补偿三元楼的菜式哟。”岳珂道：“小连惦记上三元楼了。快走吧，让他好好睡觉。”

连世荣刚走，岳珂便道：“你瞒得过小连，可瞒不过我。”抓起他手腕，道：“这是绳索捆绑留下的瘀青。昨晚到底出了什么事？”

宋慈叹道：“我本来也没打算瞒岳兄，不过饮子铺人来人往，隔墙有耳，我们到里面说话。”来到房中，掩好门窗，道：“我昨晚接连遇到两桩怪事。”

原来昨晚宋慈早早完成补试后，便离开太学学堂，想赶来王氏饮子铺为余月月庆祝生辰。穿过小巷时，忽听到背后有人追来叫道：“喂，前面那位公子，你落东西了。”

他一摸身上，为余月月准备的礼物还在，便回应道：“应该不是我的，多谢……”一语未毕，后脑勺便挨了一记重击，当即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他已被反缚住双手、悬空吊了起来，全身重量都落在手腕和胸腹间皮肉上，被绳索勒得生生作疼。后脑伤处更是疼痛如裂，他甚至能感到头发被血液黏成了一缕一缕。略一挣扎，才发现双脚也被并排捆在一起，完全动弹不得。脑袋上套着一个麻布口袋，只能透过缕丝的缝隙看到面前的桌子上点有油灯，油灯边有三个朦朦胧胧的影子，一人坐着，另有两名侍从模样的人站在他身后。

宋慈问道：“你……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

那坐着的首领人物冷冷道：“你现下是阶下囚，没有发问的资格。如果你还想活着看到明天的日头，就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宋慈道：“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太学外舍生，不知道什么朝廷机密大事。”首领道：“若是想问朝廷机密大事，自然无须来问你。但你却恰恰知道我想知道的事情。”

宋慈道：“你想知道什么？”首领问道：“关于丰乐楼的案子，你知道多少？”宋慈道：“丰乐楼的案子是任会所为，他已经服罪自杀，这案子已经结了。”

首领道：“就这么多？”宋慈道：“就这么多。韩太师亲自下了结案的命令，你不信的话，可以去临安府打听。”

首领道：“我听说你精明过人，今日又到过丰乐楼，可有什么发现？”宋慈道：“没有。如果有的话，我早就禀报给韩太师了。”

一名侍从道：“这小子不肯说实话。要不要属下带他到僻静无人处，动用严刑逼问？他不过是个娇贵的世家公子，没吃过苦，一旦刑罚加身，就什么都招了。”首领道：“不必了，他也许根本就不知道。”

那首领人物说完这句便起身出去了。宋慈心中一紧，他知道自己很可能不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了，但心中仍然有许多疑问——

这些人绑架了他，听起来似乎是担心他知道丰乐楼行刺一案的真相。但他已将丰乐楼寻到的手帕还给了小环，小环及另一参与人物张镒都应该已经知道他并无恶意，也没有要揭发深究参与者的意思。那么眼前这些人又是什么人呢？他们也应该牵涉进了丰乐楼的案子，但却没有及时从张镒那方得知讯息。又或者已经知道他在丰乐楼发现了手帕，以及小环和张镒均牵扯其中，却惧怕他发现更多的线索，引出比张镒更有背景的人，所以要问个清楚明白。再或者这些人跟行刺一案毫无关系，只是觉得丰乐楼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韩侂胄匆匆结案不同寻常，所以捉了他来，想套问出真相。但他们想利用真相对付的到底是被刺的韩侂胄，还是行刺方张镒一伙儿呢？

岳珂听到这里，沉吟道：“鉴于刺客任会本人身份神秘，与韩太师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很难判断那些绑架者到底是哪一方的。但有一点很奇怪，如果那些人一直在暗中关注案情，你我同进同出，你知道的事我也知道，为什么他们单单只绑架你呢？”

宋慈苦笑道：“你是朝廷命官，又是岳飞将军后人，若是出了意外，必是另一场轩然大波，只怕会震动天下。那些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岳珂道：“可是你如果遭了不测，我一样会穷追不舍，追查到底。那些人为了自保，最终还是要对我下毒手。”

宋慈闻言很是感动，叹道：“你我虽非兄弟，却是情逾兄弟，但那些人未必知道这一点。”

岳珂道：“那些人表明要杀你灭口，你后来又是如何脱险的呢？”宋慈道：“我是被人救了。世事无常，这个救我的人当真是想也想不到他是谁。”

正当宋慈身处险境、盘算着要如何问对方到底是什么人时，最初审问他的首领人物重新进来，道：“宋公子，有人说你太聪明，必须得除掉你。但是恭喜你，你还能多活一个时辰。”

也不待宋慈回答，将麻布口袋揭起来一些，拿出早准备好的破布塞入他口中，防他绝望之下呼喊求救。又重新系好口袋，对待从命道：“再过一个时辰，等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老法子解决他。记得这次埋得深点，别再让野猪什么的给拱出尸首来。”

侍从应了，那首领便先行离去。

时间，对于等死的人格外难熬。宋慈生平还从未遭遇过如此困境，他曾几次被人举刀挟持，最终逢凶化吉，但是这一次，他心中很清楚，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没有人会赶来救他，他必死无疑。他也试图挣扎，“呜呜”地叫喊，但一切只是徒劳。他甚至能听到有丧歌丧乐传来，一时之间，竟不知目下的困境是幻是真，多么希望这只是一个噩梦。

然而眼前的现实冷酷而无情，留下看守的侍从取来一柄重斧，往宋慈颈中摩擦比划了几下，问同伴道：“你说这次要用几下才能砍下他的头？”另一侍从答道：“瞧他这斤两，我说两下就足够。”同伴道：“他究竟是男子，骨头要硬些，我说至少得三下。你输了，可要请酒喝。”

两人打完赌，过去坐下，笑嘻嘻地在一旁望着阶下囚无奈地扭动身子，就像打量刀俎上的鱼肉一样。

宋慈彻底绝望了！今晚是他未婚妻子余月月的生辰，也将是他的死期。他没有如约回家，已经令她深深失望。而他的失踪，还将带给她旷日持久的悲恸。她会明白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失踪，除非他已经死去。可是她绝不会就此放弃寻找他的希望，期待他还活在人间。然而当终有一天他发现他早已死去的时候，那种山崩地裂的打击会带走她人生的全部希望么？抑或他被凶手深埋地底，永远没有人发现真相，她会苦苦追寻

他一辈子，直至死去么？他心中感到从所未有的苦涩和悲伤，甚至不敢去回想未婚妻的哀戚模样。直至今晚，他才发现，原来月月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而在以前，他暗中所迷恋的空谷幽兰其实只是一个幻象。

正当宋慈心事如潮时，忽听得一名侍从问同伴道：“你有没有觉得不对劲儿？”另一侍从笑着答道：“有什么不对劲儿，这小子不是好好吊在那里吗？他跑不了的。你若是实在不放心，干脆现在就一刀杀了他，再砍下他的头，丢进西湖喂鱼去。”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刚一起身，便重新软倒在椅子上，失声叫道：“真的不对劲儿。”还想伸手往腰间拔刀，却是手臂酸软，使不出半分力气，随即头一歪，就此晕了过去。同伴也早已伏在桌子上，不省人事。

有人悄无声息地进来，割断吊索，将宋慈背负在身上，转身出去。宋慈也如同那两名侍从一般吸入了迷烟，但他脑袋上罩了麻布口袋，吸入的分量不及侍从多，因而虽然晕晕沉沉，但并未完全失去神志。他只觉得那及时救下他的人身手甚是敏捷，背负着一个成年男子，还能照常行走。

眼前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只觉得四周静得很、黑得很。那人终于将他放下来，掏出他口中破布，却不解开他手脚的绑缚及面上麻袋，问道：“喂，你还活着么？就算吸了我的迷烟，现下也该清醒了。”

宋慈道：“嗯，我还活着。承蒙恩人仗义相救，宋慈感激涕零。敢问恩人高姓大名？也好叫宋慈记在心间。”那人道：“虽则贱名不足挂齿，但说出来也无妨，我就是我来也。”

宋慈“啊”了一声。之前他跟岳珂由各种线索推测我来也就是卖唱女子金满子，哪知道此刻忽然冒出个人救了他性命，而且自称是我来也。但若对方不是真的我来也，如何能有迅疾将人放倒的迷烟？又如何能有这样一身黑夜中疾行如飞的本领？对方明明是个男子，这样看来，金满子无论如何不会是我来也了。

我来也道：“怎么，宋公子不相信我的话么？”宋慈忙道：“不是。久

闻足下大名，今晚实在是幸会。却不知我兄如何会救我？”他听对方声音年纪不大，便使用了一个“兄”字。

我来也道：“我救宋公子不过是凑巧赶上。但既然救了你，你是不是也该有所回报？”宋慈道：“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我兄想要什么，但请示下，我一定尽力去筹办。”

我来也道：“我不要什么，我只是有件事要找宋公子帮忙，但是这件事……哎呀……”听起来十分为难。

宋慈道：“我兄有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出入富户之家如履平地，还有什么事能需要我帮忙？我兄认得我么？”我来也道：“不认得，但我听说你机智聪明。对了，昨晚我到你家，偷了食盒和汤钵，这件事，实在是不好意思。”

宋慈忙道：“我兄也是受人所托，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

我来也奇道：“咦，你怎么知道我是受人所托？”宋慈道：“那两样东西是关键证物，我原想既是我兄窃走，我兄一定就是涉案者，生怕我发现真相，才出手盗走了证物。但今晚我兄又主动救了我，应该跟案子无关。我兄又自认盗走证物，那么就一定是受人所托了。”

我来也笑道：“宋公子果然聪明伶俐，看来我没有找错人。”宋慈道：“原来我兄今晚是特意来找我的。”

他已然明白过来，我来也及时出现救他，并不是凑巧赶上，而是其人遇到了困难，想找他帮忙解决，所以一路跟随身后，大概也想用武力绑架，威逼于他，却想不到有人抢了先。便又干脆出手救人示好，由此索要回报。

我来也爽快地承认道：“反正我的心思也瞒不过宋公子。不错，我一直尾随在你身后，亲眼看到那伙人绑架了你。但他们人多，我不是对手，后来等到屋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才用迷烟放倒他们，救了你出来。但你不能问我们将你带到了什么地方，那些人不是普通人，我已经为救你惹下了麻烦，是不会再惹事的。”

宋慈道：“无论怎样，我兄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有什么难题，尽管说出来。”

我来也道：“嗯，我知道宋公子是个好人，所以才敢来找你。只是这件事……”宋慈道：“我兄为难，无非是担心你向我求助的这件事可能泄露你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请放心，即便我因此而猜到，也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除了岳珂之外。他跟我一起查案，势必要问起今晚的事，我不可能瞒过他。”

我来也道：“岳公子是岳将军的孙子，我自然信得过。”他见宋慈瞬间便能猜中自己心思，愈发觉得自己选对了人，便老老实实地道：“是这样，我昨晚到你家行窃，不是受人所托，而是受人所逼。我爱的女子被人挟持，对方要我用手中的食盒和汤钵去换她的性命。虽然我不知道那两样东西有什么贵重之处，但为了救我爱的人，我还是被迫答应了他。”

宋慈道：“那么我兄来找我，是因为对方还没有释放你爱的女子，想找我帮忙吗？”我来也道：“那倒不是。对方虽是恶人，倒是言而有信，及时放回了她。我自认做事干脆，从不留痕迹，连官府也查不到我半分，因而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那恶人如何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生平遇到过许多危险之事，都能举手化解，但唯独这件事……”

宋慈道：“你一是奇怪那恶人不知如何知道了你就是我来也，二是奇怪他为何轻易放了你爱的人，还肯替你保守秘密，对吧？”

我来也道：“正是这个意思。我原先已做好要被恶人杀人灭口的准备，预备在他动手时就引爆毒烟，与他同归于尽，不想他极是守信，还表示从此与我两不相欠，互为陌路。他越是这样，反倒越让我害怕。”

宋慈道：“那恶人，是不是就是丰乐楼代楼长韩器之？”

我来也本坐在宋慈旁边，闻言霍然站起，吃惊地瞪着他，结结巴巴地道：“你……你怎么知道？”

其实从发现香灰和汤钵被窃开始，宋慈和岳珂就都怀疑过韩器之，只是因为当时认为涉案者是我来也，而我来到丽春院行窃当晚，韩器

之人在丰乐楼，不可能分身。然而目下既知我来也并非涉案者，只是被胁迫窃取证据，韩器之便又重新成为头号嫌犯。本来宋慈料想韩器之即使是涉案者，他未必会亲自出面应付我来也，只是试探一问，哪知竟将我来也吓得跳了起来，如此便完全证实了香炉毒局的两名参与者——丰乐楼杂役刘大和采办韩器之。刘大负责将彼岸叶子混入配料，由此进入桂鱼鱼羹中。韩器之则负责将彼岸花香料投入三楼宴会厅香炉中。

然而尚有一点，是韩器之最先发现的死猫。他本可以悄悄将猫的尸首藏起来，或是处理掉，当时香炉香料燃尽，旁人即使吃下桂鱼鱼羹也是无毒，这样宋慈无论如何不会发现香炉毒局的奥妙。然而韩器之却有意叫来宋慈，称桂鱼鱼羹中有毒，明摆着是想就此栽赃厨娘宋易安。如此，愈发证明最初的香炉毒局是一箭双雕之计，既要毒杀韩侂胄，亦要嫁祸给宋易安。但计既不成，又没有人发现，及时处理证物如倒掉香灰等，才是上策，韩器之却有意将宋慈的目光引向死猫，分明是跟宋易安有不解之仇，即使不能毒杀目标人物韩侂胄，也要借死猫指出桂鱼鱼羹有毒，将她置于死地。至于他声称极可能是我来也下毒之类，不过是有意扰乱视线，刻意不表现出对宋易安的敌意，他知道最终怀疑的目光还是会聚集到她身上。不想余月月和宋易安胆大，当场尝了桂鱼鱼羹，虽然彼时香炉毒局奥妙尚未解开，却由此证明鱼羹无毒，他的诡计才未能得逞。

之后韩器之一直刻意留意宋慈举止，待看到宋慈倒掉桂鱼鱼羹、要带走汤钵时，这才想到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毒局计划很可能已经被对方看出破绽。他于是又捉了我来也倾心的女人，威逼我来也去盗取证物，并让我来也继续留下粉字名号。如此，他自己依然能置身事外。

人算总是不如天算——正如之前任会的竹竿机关，以及韩器之的香炉毒局一样，都是巧妙无比的行刺手段，却均未能奏效——我来也困惑于韩器之是如何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居然异想天开地想找宋慈解答，反而阴差阳错地救了宋慈一命。宋慈知道救他的人是我来也后，便瞬间推断出香炉毒局的策划者是韩器之。

我来也见宋慈不答，又问道：“宋公子到底是怎么知道韩器之就是恶人的？”

宋慈叹道：“这些经过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不过韩器之让你盗取证物，还有意让你留下粉笔名号，是典型的不怀好意。如若不是你今晚救了我，我无论如何不会再怀疑他，而他所犯下的罪行就要全部算到你头上了。”

我来也这才恍然大悟，道：“难怪韩器之那么爽快地履行承诺放人，原来还有后招。我算是弄明白一点了。还有一点，他怎么会知道我就是我来也呢？”

宋慈道：“你在丰乐楼供职，与韩器之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发现你的秘密也不足为奇啊。”

我来也“啊”了一声，颤声问道：“我还什么都没说，你……你是怎么知道我在丰乐楼中供职的？难道你听出了我的声音？”

宋慈道：“之前我和岳珂兄本来怀疑金满子就是我来也，因为她符合许多特征，现在虽然知道之前的推测错了，但某些特征没有错，譬如丰乐楼楼匾的失窃，又譬如艳歌行的被窃，在丰乐楼供职的人才最可能符合这些特征。”顿了顿，道：“亏了你刚才的最后一句，我现下已经知道你是谁了，酒保任昌，对不对？”

我来也待了半天，才重重叹了口气，取下宋慈面上的麻布，又解开他手脚的绳索。微弱的灯光映照着他瘦削英俊的脸，果然就是丰乐楼酒保任昌。

任昌重重叹了口气，道：“我也不想知道宋公子是如何推出我的身份了。我现在就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请你帮我想想，为什么韩器之会看穿我就是我来也。”

原来任昌出身贫贱，原是南方一个杂耍班班主的儿子，自小学了一身飞索走绳的轻身绝技。后来杂耍班惹怒当地恶霸，遭了官司，人死的死，走的走，班子就此散了。任昌一个人流落到临安，因长相俊美，进了丰乐楼做酒保。他每日亲眼瞧见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回想起自己小时候食不果腹的生活，心中常常愤愤不平。但他性格怯懦，气愤归气愤，为了生计，还得对那些有钱人笑脸相迎。

真正令任昌起意劫富济贫的，是丰乐楼前卖唱的盲人父女金老和金满子。他看到金氏父女相依为命，就想到了自己自小丧母、只与父亲相依的日子，因而对这对父女格外同情。为了筹钱给二人治好青盲眼症，便做起了梁上君子的勾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专偷那些来过丰乐楼的临安富户。偷来的钱财，都被他暗中散给了穷苦人家。“我来也”声名鹊起后，穷人爱他，富人恨他，他倒是乐在其中，很享受这种双面人的生活——白天是丰乐楼低三下四的酒保，夜晚则化身飞檐走壁的侠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原来也能成为传奇人物，能够帮助到别人，能够有所作为。

任昌偷走丰乐楼的招牌，则是因为前些日子一名酒保搭梯子去擦楼匾时，不慎跌下。那酒保受了重伤不说，还被楼长蒋进痛骂一顿。他一气之下，当晚就偷了楼匾，拿回家劈了当柴火烧了，本意就是要给蒋进一个大大的难看。

宰相陈自强寿宴当日，当红娼妓艳歌行一见到金氏父女便露出极其鄙夷之色，那避之不及的样子，仿若见到瘟疫一般。任昌在一旁亲眼看见，表面若无其事，还连声附和，心中却异常生气。当晚丰乐楼出了事，他和丰乐楼的其他人都被羁留到半夜才释放。回到家后，他立即换上行头，赶往中瓦子丽春院，打算将艳歌行偷得一文不剩。与往常一样，他先往艳歌行闺房中吹进了迷药，再洗劫了她藏在床下的财物。为了羞辱这个卖笑为生的贱女人，他还特意用加了料的墨笔往她脸上写下“我来也”三个字，加画了两只乌龟。

昨日任昌出城来到丰乐楼时，听说金氏父女本已到来，却又离去，心中微觉不妥，因为除非刮风下雨，不然这对父女是一定会卖唱到晚上才回去的。他心中挂怀，便向代楼长韩器之打了声招呼，到附近店铺买了一些吃食和零用之物，赶来清波门宝月寺附近金氏父女栖身的土屋。到门前时，见金氏日常外出使用的背篓、褡裢、小凳还在屋檐下，这才略略放心，扬声问道：“金老和满子在么？”

屋里金满子问道：“是谁在外面？”任昌道：“是我，阿昌，给你们送东西来了。”金满子应道：“阿昌哥哥啊，请进来吧。”声音依旧是那么清脆悦耳，宛如莺啼。

任昌喜滋滋地推门进来，后脚刚跨过门槛，便有一张大网当头兜下，朝前一拉，将他带得往前扑倒在地，手上油纸包的食物摔到堂中地上，登时香气扑鼻。

任昌刚欲用力撑起，却被人往后背一脚踩住，随即有刀刃横在了后颈之上。他心中一沉，知道再无反抗之力，满以为落入了官府之手，孰料转头一看，围捕他的人都是用黑布蒙面，只露出两只眼睛，不由得一愣，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旁人也不理睬他，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将他连人带网牢牢捆绑起来，带到了里屋，掳在地上。他挣扎着爬起来，这才看到金氏父女都被反缚了双手，跪在屋子中间，身后各站着一名蒙面人，举刀架在他二人脖子上。

一名蒙面男子抓住任昌的头发，强迫他面朝向金氏父女，道：“你看清楚了？”任昌道：“看清楚了。你……你是谁？想要做什么？”

那男子便拖了任昌出来，迫他跪在堂中，掩好大门，自己搬了一条长凳，坐到他面前，低声道：“大家伙儿都忙得很，我也就不废话了。我知道你是丰乐楼的酒保任昌，不过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搅得京城鸡犬不宁的我来也。”听此人声音已有三四十岁年纪。

任昌忙装出害怕的样子，支吾道：“什么我来也？小的根本不知道官人在说什么。”

那男子道：“你承不承认都无所谓。眼下有两件事，第一，你要交出你从丽春院艳歌行那里偷到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少一件都不行；第二件事，要麻烦你出手，帮我去取件东西。”

任昌道：“小的只是一个酒保，如何能有官人说的这般能耐？”

那蒙面男子便再将他拖进里屋，自己走到金满子背后，道：“我知道你对这瞎眼婆娘很有点意思。听说她不是真的眼盲，只是得了什么病，只要肯花功夫花大价钱寻到高明的大夫，还是有希望治得好的。但如果我将她的眼珠子挖出来，你觉得天下还有能治愈她的大夫吗？”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柄匕首，往金满子眼睛上来回比划。

金满子恐惧异常，尖叫一声，忍不住“嘤嘤”哭出声来。

任昌忙道：“住手！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蒙面男子道：“很好。”重新拖了任昌出来堂屋，显然是不想让金氏父女听见对话。

任昌道：“但你得先放了他们父女，我才能答应你。”那男子道：“一件事换一个人，你先交出艳歌行的财物，我就将金老交给你。取回我要的东西，我再将金满子还给你。”

任昌道：“你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绑人，应该不是普通人。我如何知道我替你办成事后，你不会杀我们三个灭口？”那男子道：“嗯，这是个问题。”举手取下面上的黑巾，笑道：“阿昌，我们朝夕相对几年，居然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任昌看到对方的脸，登时骇异得呆了，那男子正是丰乐楼代楼长韩器之。

任昌颤声道：“韩采办，怎么会是你？”韩器之重新蒙好黑巾，笑道：“今日之前，我也不知道丰乐楼酒保任昌即是大名鼎鼎的我来也。”

任昌道：“你……你是怎么知道的？”韩器之道：“这就不能告诉你了。眼下你和金氏父女的性命都在我掌握之中，你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但若你答应替我办了这两件事，我们就算两清，以后各走各的，你不拆穿我，我也不会拆穿你。”

任昌道：“韩采办有这么多手下，我自然斗不过你。可要我答应替你办事，你得先立个重誓，不然我身在刀剑逼迫之下，如何能相信你？”

韩器之便伸手取了桌上一根竹筷，道：“那好，我以筷代箭，折箭为誓，只要我来也替我办到这两件事，从此两不相欠，各走各路，若违此誓，便有如此箭。”双手握住竹筷，轻轻用力，将竹筷折成两半。

任昌道：“这誓言未免太过简单，你须得用你最爱的人或是家人的性命发誓。”

韩器之登时发怒，喝道：“你认为你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么？”伸

手扯开衣衫，露出胸口一只巨大的狼头刺青来，道，“折箭为誓是我们契丹人最重的誓言，还需要用别人的性命起誓么？”

宋慈听到这里，大大吃了一惊，这才恍然明白当晚韩器之为何会畏惧那只中毒而死的花猫——契丹风俗，尊狼恶虎。据说是契丹人祖先曾受到老虎攻击，关键时刻，一群野狼出现了。它们将契丹人祖先围在中央，使得老虎不能靠近，直到老虎无奈退走。自此，狼被认为是守护神，成为契丹族的图腾。老虎在契丹人眼中则是不祥之物，猫虎同科，契丹人亦视其为邪物，会带来厄运。难怪韩器之会有古怪的反应。

任昌看出了宋慈的意外，道：“我当时也惊讶极了，‘啊’了一声，想到辽国已灭，国土早被金人占领，契丹族人已是金国子民，便结结巴巴地问他：‘原来你是契丹人。你……你是金人的奸细？’”

宋慈道：“你就这么直接问韩器之的么？他又如何回答？”任昌道：“他满口承认了。”当即详述了经过——

韩器之应声答道：“什么金人奸细，我本来就是金人。只有那些暗中为我大金国做事的宋人，才能叫奸细。少废话，你到底答不答应？”

任昌想了想，道：“第一件事，交出艳歌行的财物，我立即就可以办到。但第二件事，你若要我助纣为虐，我……我可办不到。”

韩器之道：“什么助纣为虐？你们汉人口中的纣王其实都是你们自己人。我潜伏在临安，只是奉命监视南朝动向，又做什么坏事了？对南朝百姓做尽坏事的，都是你们自己的皇帝和大臣。你在丰乐楼做酒保，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

任昌一时无语，只得道：“那第二件事是什么？”韩器之道：“很简单，你到大瓦子王家饮子铺宋慈房中盗取一个食盒和汤钵，然后如以往一样，留下你的名号就可以了。”

任昌别无选择，只好点头答应，先交代了艳歌行财物的藏处。韩器之道：“你既有诚意，我就先放了金老，但金满子我要带走，事情办妥，我自会放她回来，你我就此两清。你继续做你的我来也，我继续做我的

丰乐楼采办，我们再见面，还是跟从前一样。”将任昌重新拖回里屋，命人解开金老身上的绑绳，自己则带人挟了金满子离去。

金满子不停地哭叫道：“阿昌哥哥，救我……救我……”刚一出门，呼救声戛然而止，大约人已被打晕了过去。

任昌心中大急，勉强站起来，转身欲追，他大半个身子都被渔网缠住，刚迈出一步，便摔倒在地，只好叫道：“金老，快，快些过来帮我解开绳索。”

金老眼睛不能视物，只能摸索着走过来，费了老大工夫，才将任昌手上的绳子解开。他急忙脱下渔网，追出门去，哪里还有金满子的身影？只得回到屋里，安慰金老道：“金老放心，我一定会设法救出满子，然后带你们远走高飞。”

金老哭道：“那些人那么凶，人多势众，你哪里斗得过他们？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求求你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也说了，只要你做好交代的事，会放满子回来的。”一边哭着，一边跪了下来。

任昌忙扶起他，道：“这些人不是普通人，要挟我做的事虽然简单，但就算我做到了，他们还是会杀了我和你们父女灭口的。”

金老一呆，随即拿头往墙上撞去，道：“反正是个死，也见不到满子了，我还是先死了的好。”任昌急忙挡住他，最终无可奈何地应道：“好，我这就去做他们交代的事。”

金老登时喜出望外，道：“只要这次能渡过危难，满子平安归来，我就将她许配给你，做妻做妾，任你选择。”

任昌登时满脸通红，心中却甚感甜蜜，抚慰了金老几句，将他安顿好，这才进城回去家中。检查之下，果见藏在烟囱口中的艳歌行财物已全被人取走。他亦无可奈何，只得晚上穿上行头出发，到王家饮子铺窃取韩器之要的物品。所幸岳珂和宋慈当晚都不在家，这件事当真办得顺利之极。

等任昌回到家中时，韩器之已独自坐在堂中灯下等他，笑吟吟地

道：“我来也果然了得，不愧是名震京师的飞天大盗，一出手便手到擒来。”任昌道：“你要我做的事我都做到了。满子人呢？”韩器之道：“她人就在你房中。”

任昌急忙赶来房中，果见金满子手脚都被绑住，躺在他床上。他忙赶过去，挖出她口中破布，问道：“满子，你还好么？”

金满子道：“是阿昌哥哥么？”任昌道：“是我。”

刚解开金满子手脚上的绳索，她便起身扑入他怀中，道：“阿昌哥哥，我……我好害怕……”任昌道：“别怕，有我在，我不会再让坏人伤害你。”

金满子却还是不肯放手，只将嘴唇在他耳边吻来吻去。任昌又酥又麻，又闻见她身上的少女体香，一时抵挡不住诱惑，就势将她带倒在床上。金满子不但不躲避，反而扯开自己的衣服，主动迎了上来……

天亮后，任昌送金满子回家。金老喜出望外自然感激涕零，当即表示要履行诺言，将金满子许配给任昌。任昌昨晚已与金满子玉成好事，也不推辞，当即拜谢，又道：“而今我们已是一家人，为将来打算，我们要尽快离开京师才好。”

他料想韩器之不惜以真面目对他，必是有恃无恐，怕是事情不会像之前说好的那样就此两清。可金老和金满子都不愿意离去。金老道：“我老了，挪不动窝了。满子虽然还小，可天下最好的大夫都在京师，要为她治好眼睛，非得留在这里不可。”金满子也道：“阿昌哥哥，你是不是怕昨日那伙强人？他们既答应了你不会再找麻烦，应该就不会再来了。”

任昌生怕金老父女担心，也不好将韩器之的真实身份告知，只得道：“那暂时这样吧。”闷闷回来丰乐楼，遇到韩器之时，对方果然像没事人一样，还招手命他去为宋慈、岳珂撑船。

但任昌心中一直有许多疑惑，尤其想知道韩器之是如何知晓他就是我来也。他这几日不断听人夸奖太学生宋慈机智过人，是第一聪明人，为韩太师激赏，又曾亲眼见到宋慈主动送钱给金氏父女，觉得对方应该是个可以信赖的好人，遂想向他求助。当然，这求助不能明着进

行，只能换一种方式。可宋慈一直跟岳珂在一起，为案情东奔西走，他难有接近的机会，只得一路跟踪，寻找最佳时机。到晚上时，却被他意外撞见了一伙人强力绑架了宋慈，由此才有后来的事。

宋慈听了经过，道：“听起来，韩器之似乎是在昨日才知道你就是我来也。”

任昌点头道：“这就是我最困惑的地方。以往我偷了钱财，都是悄悄在半夜丢进穷苦人家的院子中。这次我偷了艳歌行的家当，还没有来得及处理赃物，都藏在自家烟囱中，全然无迹可寻，却不知韩器之如何查到了我头上。我自问平日小心谨慎，从没有露过半分形迹，全天下应该没有人会知道我就是我来也。”

宋慈道：“我兄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所求助之事，我必当奋力解答。我猜应该不是韩器之本人发现了你的踪迹，因为新近丰乐楼出了大事，他的心思全在那件事上，不可能还有精力来管别的事。一定是有人早从别的途径知道了你的身份，凑巧在这个时候告诉了他。”

任昌听了悚然而惊，道：“居然会有人早知道我就是我来也，却一直没有说出来？”宋慈道：“这看起来是最合理的解释。”又想起余月月外祖父王且光在死后才暴露出金人奸细身份的事，叹道：“人往往会看不清楚自己身边的人。”

任昌道：“宋公子是什么意思？”宋慈道：“噢，我是说，我暂时还不知道这个最早知道你真实身份的人是谁，我会努力去追查。但在我查明这件事前，你要先消失一段时间，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暂时不要出现。”

任昌道：“可我若就此消失，韩器之怕我泄露他真实身份，必会杀了金氏父女。”

宋慈道：“不。整件事中，韩器之针对的只是你一个人，金氏父女只是他用来要挟你的筹码。你在意他们，他们便会对韩器之有利用价值。但你若就此失踪，不再理会金氏父女，就再也不会有人刻意去伤害他们。”

任昌听了半信半疑，道：“当真是这样吗？”宋慈道：“你放心，韩器

之不但涉嫌谋杀，还自认是金人间谍。我回去后就会立即设法对付他，但万一他被捕后供出了你就是我来也，官府肯定会赶来追捕你。所以在这之前，你还是失踪比较好。至于金氏父女，你也大可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照顾他们周全。等到这件事解决，你再回来与他们团聚不迟。”

任昌道：“那好，一会儿天亮后，我去清波门跟他们父女道个别，暂时离开临安躲一阵子。”宋慈道：“绝对不行。你如果想知道真相，就不能再见任何人，尤其是金氏父女。”

任昌一呆，问道：“为什么？他们一个是我岳父，一个是我妻子，我怎么能不告而别？”

宋慈厉声道：“就是你老子也不行。你想害死金氏父女么？你也知道韩器之厉害，他敢当面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足见是有恃无恐。金氏父女是他制约你的筹码，他怎么会不暗中派人监视？”

任昌这才恍然大悟，道：“对呀，还是宋公子考虑周全。”

宋慈道：“这样，一会儿天亮后我们就分手，你立即离开京师，往南方去，去福建建宁府给我的好友孙应龙带个口信，请他来临安相会。等你再回来临安时，事情就应该解决了。”任昌道：“这样也好。我还真有些六神无主了，全靠宋公子指点。”

宋慈又想到昨日在西楼时，艳歌行曾特意恳请要帮忙找回一只金盒，说是祖传之物，忙问道：“你窃取的艳歌行的财物中，有没有一只金盒？”

任昌道：“有。那盒子里面没装什么，但盒子通体是金子制成，值几个钱。不过跟艳歌行其他首饰珠宝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了。眼下艳歌行的家当都落入了韩器之手中，也不知道他为何指名要这批财物，也许是预备还给艳歌行，来讨好这位名妓吧。”

正好外面传来鸡鸣声，宋慈便道：“天快要亮了，我们就此告辞吧。我兄马上动身离开京师，千万不要回头。”

任昌道：“是。请宋公子务必设法保全金老和满子，他们是我在这世

上唯一的亲人。”宋慈微一踌躇，慨然应道：“好，我答应你。”

二人就此分手。任昌先走，宋慈出来时才发现身在吴山城隍庙。往东走出一段，便到了御街朝天门，遇到一队巡逻的卫士，盘问了他几句才放行。他便径直赶回王家饮子铺，本是要找岳珂商议后，再去临安府调派人手，围捕韩器之。

岳珂听了经过，忙道：“原来韩器之就是辛公密探所称的间谍首领。走，我们快去临安府。”

宋慈一把扯住他衣袖，摇了摇头，道：“不能去。”

岳珂跺脚道：“你已经放走可以指正韩器之的证人我来也，不过他救了你性命，我也能理解。可逮捕韩器之事不宜迟，还要等什么？”

宋慈摇了摇头，道：“韩器之手里握有王家的把柄。他昨日找过月月，让她转告我，一旦我轻举妄动，他就会公布对王家不利的证据，不但会令王家身败名裂，牵累月月、壮飞兄，怕是连朱熹朱老夫子身后之名也不能幸免。”

[1]宋太学实行“三舍法”，学生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入内舍者，可免其家户役，入上舍者，则依“官户法”享受免赋役的特权。南宋朝廷给太学生的待遇很丰厚，太学生都有国家统一发给的服装，以资识别，不但供给膳食、住宿和书籍文具，还按月发给卢金。对上舍生的待遇尤为优容，凡升入上舍者，可以由皇帝面试。

[2]馊（sǎn）子：一种油炸的食品，古时环钏形，现细如面条，呈栅状。

[3]抗尘走俗：意为热衷名利而奔走于尘俗之中。语本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焚芟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

[4]玉津园名字取自东都汴京园林旧名，位于临安城外，在嘉会门外南四里洋洋桥边，属于皇家园林，专供帝王宴射。

第九章 玉容销酒

西湖之美在于它仪态万方、安详静谧，而钱塘江之美则在于它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前者的美是静态的，后者的美是动态的，每一块岸石上激起的水花，每一浪滚动向前的波涛，都显示着抖擞的精神，汹涌的气魄。它就像一个执着而多情的女子，勇敢地追寻着她的爱人，义无反顾，永无休止。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
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闲愁最苦。
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南宋·辛弃疾·《摸鱼儿》

岳珂见宋慈阻止举报韩器之金人间谍的身份，大为诧异，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证据能令王家身败名裂，还会牵累朱熹朱老夫子的清名？”宋慈道：“我不能说，我答应过月月，这件秘密世间只能有我和她二个人知道。”

岳珂大为气恼，道：“那韩器之又是如何知道的？”

宋慈跌坐在椅子中，双手抱头，伏在膝盖上，显是苦闷之极。

岳珂正色道：“宋慈，你我虽情比兄弟，但韩器之是金人间谍，干系重大，你别怪我不讲情面，你今日必须得将事情说清楚。不然的话，我可就要押你去见辛公。”

余月月忽推门进来，道：“岳大哥，你不要再强逼宋慈了，我来告诉你经过。”一时思虑如潮，眼光中亦有泪意。

她外祖父王且光在金国长大，跟随朱熹叔祖朱弁归国时已是金人奸细。由于朱弁回到临安后便迅疾病死，他也跟随朱家辗转离开了京师，等于离开了金人的视线和掌管。但后来金人又设法找到他，要他继续为金国做事，还派人充做医铺弟子，方便从旁监视。这弟子，就是猛哥

了。

昨日韩器之派人找到她，称是王且光和猛哥的金方接头人。余月月也是在外祖父死后才从其手札中知道了他的金人奸细身份，后来只将这件事告诉过宋慈，又烧了手札，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好友孙应龙和成人后归来的表哥王壮飞都没有提过半个字。但金人一方应该还是有知情者，自从她发现外祖父的真实身份以来，最害怕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

韩器之见到余月月后，直截了当地道：“我已将你外祖父的真实身份写成公告，里面还有你曾外祖父曾在黄天荡指点兀术元帅冲出韩世忠大军包围的故事。我这就放你回去，你告诉宋慈，他胆敢动我一下，这些公告就会被张贴在临安的大街小巷。到那个时候，你们王家就成为大宋最有名、最轰动的细作了，月娘觉得如何呢？”

余月月又惊又怕，只得答应下来。她忽然碰到这种事，难免六神无主，哪里还有心思买菜置办晚宴？便直接到三元楼订了菜式，预备晚上将这件事告诉宋慈。哪知道未婚夫一夜未归，她生怕是遭了韩器之毒手，急忙来催岳珂去报案。幸好宋慈这时候又回来了，她这才将韩器之的一番话对未婚夫说了。

宋慈昨夜为我来也所救，早已得知韩器之是金人奸细，听说他昨日公开威胁过余月月，亦不惊奇，只柔声安慰未婚妻子道：“你别担心，一切有我。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便径直赶来找岳珂商议，这才有了后来之事。

岳珂听了余月月外公王且光原为金人奸细的经过，大出意外，竟跌坐在椅中，喃喃道：“怎么会是这样？”

宋慈道：“王医师自小在金国，没有选择的自由。但他跟随朱弁朱先生归国后，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大宋的事。”

岳珂道：“但王医师父亲指点金兀术军逃出黄天荡是事实，仅这一条，就足够你们这几家人家破人亡，还要为天下人唾骂。”

余月月垂泪泣道：“都是我们王家的错，牵累了大家，现下还要被韩

器之挟制。”

岳珂心道：“韩器之敢向我来也表露身份，是因为掌握了其关爱的人的性命，我来也也忌惮自己的身份暴露。然则他敢来找月月挑明，实在太胆大妄为。虽然宋慈已事先从我来也口中知道了他的身份，但那只是偶然事件，韩器之是无论如何想不到我来也会向宋慈坦白。但他找到月月，明言让她转告宋慈，就有些狂妄得不可思议了。他明知道宋慈目下见重于韩太师，难道不怕宋慈将他的身份公开么？他如此有恃无恐，除了有置王家于死地的证据外，是不是还因为有金人使者在此，他即使身份暴露，也可以仗着金国庇护从容而退？毕竟大宋目下还臣服于金国，朝廷不敢明目张胆地露出兴兵企图，金人有所觉察后，每每派人来询问，朝廷都是再三推诿，不肯承认。三年前，朝廷户部尚书赵善义出使金国，祝贺金章宗生日。途中，赵善义因小事与金国送伴使起了争执。赵善义是韩太师心腹，当即狂妄地道：‘尔方为蒙国鞑靼所扰，何暇与我较，莫待要南朝举兵夹攻耶？’等于是公开用发动战争来威胁金人。金国致书朝廷后，朝廷不得已免去赵善义官职，将其送外地编管，并再三向金人道歉。由此可见，韩太师虽有攻金之意，却还是不愿意明目张胆地撕破脸皮。又或者，韩器之正跟金国使者完颜弼策划着什么大计划，一旦这次行动成功，他便功成名就，将返回金国？”

一时只觉得韩器之其人高深莫测，岳珂当即皱眉道：“韩器之是金人潜伏在临安的间谍组织首领，危害太大，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不如这样，我去临安府调派人手围捕韩器之和他的手下，宋慈和月娘赶去玉津园求见韩太师。你们二位都是太师的救命恩人，也许他会网开一面，不再追究前人往事。”

余月月抢先跪到岳珂面前，声泪俱下，道：“岳大哥，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就算韩太师肯不追究往事，韩器之的手下还是会将王家祖先的丑事张贴出来，那时候人人都会知道。我一个小女子的名声倒没有什么，宋慈……宋慈的前程可就全毁了。还有朱熹老夫子，旁人都知道会他叔祖带回来的是个金人奸细，而朱夫子跟这个金人奸细朝夕相处了几十年，他的清名也全毁了。”

岳珂忙道：“你起来，快起来！”余月月道：“不，你若不答应我，我

就跪死在你面前。”

宋慈上前扶起未婚妻，叹道：“月月姊不要为难岳兄了。这件事，大抵也只能这样处置了。”余月月哭道：“可是……”

“砰”的一声，连世荣忽然踢门闯了进来，连声嚷道：“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朝廷张了榜文，追复前宰相赵汝愚赵相公为资政殿学士，追复朱熹朱夫子为焕章阁待制^[1]。党籍中人尚还在世的，也都要一一恢复官职。”

早先反对理学最强烈的宰相京镗死后，权臣韩侂胄在名士叶适劝说下，已逐步放宽对理学的禁令，允准理学弟子参加科考并做官。正因为如此，身为理学子弟的宋慈才有了机会来太学就读。但党籍并未取消，目下朝廷公开追复党籍首领人物赵汝愚和朱熹官职，就等于彻底取消党禁了。尤其待制是朱熹入朝担任宁宗皇帝讲读时的官职，是他生平最接近中枢的最高官职，追复此官，实际上是为朱熹正名。

宋慈等人于困顿中忽然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愕然。

连世荣又喜滋滋地道：“宋慈，大家说这都是你的功劳，是你向韩太师恳求，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宋慈道：“嗯。”

连世荣道：“好了，我就是赶回来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我还有事，得先走了。”神秘一笑，便匆匆辞出，竟是丝毫没有留意到堂中的诡异气氛。

岳珂重新将堂门掩好，沉吟道：“这样，月娘暂时先别出门，或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别让韩器之接近你。这样他就无法再要挟你办事。这件事，怕是也瞒不过你表哥。”

宋慈道：“暂时不要惊动壮飞大哥，他为了饮子店成日忙进忙出，累个半死，别再让他为这件事烦心了。”

岳珂道：“然而他是王医师的孙子……”忽想到王壮飞其实是辛弃疾的亲生儿子，沉吟片刻，又改口道：“那好，这件事暂时就这样，我们表面答应韩器之的要求，隐瞒下来。宋慈先留在这里，以防万一韩器之来

找你。我赶去找辛公商议，看能不能请他派一队人马将韩器之这伙人悄悄捕获，带到什么地方关起来，审问清楚后再做决断。”

余月月大喜，连声道谢。忽听见门外有伙计叫道：“店铺里有一位禁军统制罗将军来找宋公子和岳郡马。”

宋慈便让余月月先回房，自己和岳珂出来见客。罗日愿一身戎衣，全副武装，身后还跟着两名卫士。

宋慈忙问道：“罗将军有事么？”罗日愿道：“太师命下官来问宋官人，秦大和我也两件案子查得如何了？”宋慈道：“昨日太学有月考，我回校应试了，一时还没有来得及去查验物证。”

罗日愿道：“我来也搅得京城鸡犬不宁，总有一些被盗的权贵去向太师哭诉，太师见临安府毫无头绪，为了安慰众人，才将案子转交给宋官人负责。不过那终究是旁人的事，也不用太着急，倒是秦大的案子，可得要抓紧了。”宋慈道：“是。”

忽有一名老主顾冲进来买饮子喝，一口气喝下一碗，又叫了一碗，转头看见店里有禁军卫士，愣了一愣，才结结巴巴地道：“杀人了！”

罗日愿皱眉问道：“什么杀人了？”那老主顾道：“小的邻里韩员外被人杀了，就在御街那边。”

宋慈心中一动，问道：“韩员外名字叫什么？”老主顾道：“韩器之，是丰乐楼的采办。”

原来这位老主顾正好跟韩器之是邻里，他早上出来喝饮子时，路过韩家，见院门虚掩，不似平常两门紧闭，叫了一声，听见没有人应，便预备将门代为扣好。忽从门缝中看见韩器之摊着双脚，半坐在台阶上，瞪大眼睛，双手捧着肚子，肚子上则有几个大血窟窿，台阶上满是鲜血。他生平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一幕，不敢再多看，转身发足便走，一口气奔到王家饮子铺，喝下一碗饮子，这才心神略定，正好看见禁军，便说出了“杀人”的话。

罗日愿道：“啊，韩器之不是丰乐楼的代楼长么？怎么事情又跟丰乐

楼有关？”话音未落，便见到宋慈和岳珂已急急奔了出去，微一迟疑，也带着卫士跟了上去。

韩器之住所位于御街荐桥东面的一条巷子里，西面即是一家绸缎铺的仓库，算是闹中取静的宝地。

宋慈等人赶到时，本区警捕适才巡视经过时已发现了尸体，正要赶去临安府报案，转头却看见已有禁军赶到，似是从未见过官府有这么高的效率，不由一愣。

宋慈道：“劳烦罗将军先多候一会儿，等我先进去看过后再说。”

罗日愿这几日跟在宋慈身边，亲眼见他思维缜密，心细如发，往往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线索，已深服其能，点头道：“下官全听宋官人的。”命众人都退到院门外，只放宋慈和岳珂进去。

一进来便觉得这处住所有些怪异，房子小，院子却相当大，而且里面光秃秃的，既无花草树木，也无草垛、柴垛之类，跟寻常人家大不一样。但这倒也更符合韩器之的身份，如此便极难有外人藏身在门外或窗外偷听。

宋慈忧惧韩器之提及的公告一事，四下搜寻了一番。韩器之家中物品甚少，房内虽有桌案纸笔，却不见什么书信、书籍之类，更没有什么张扬王家几代人为金国奸细的公告。他受我来也启发，连火灶都细细掏过，却没有任何发现。

岳珂道：“如果我是韩器之，一定不会将公告藏在自己家中，这可是要挟你就范的法宝。你先别慌，韩器之死得突然，他手下人群龙无首，大概也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做。我们设法查到他们的联络点，应该就可以找到公告。”

宋慈这才略略心安，又怕院外的罗日愿起疑，便出来查勘凶案现场。

韩器之半坐在台阶上，头微微垂下，目光仍然对着院门。院子和屋里均没有任何挣扎、打斗的痕迹。堂屋方桌上有一把短刀，一盏古铜油灯。灯盏灯芯已尽，灯油亦见了底，显是燃了整整一夜。

看现场情形，应该是韩器之听到有人进来院子，赶了出来，却冷不防被来人一刀刺中下腹，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凶手紧接着又连捅了两刀，这才将他放在台阶上坐好，往他衣衫上擦了血迹，从容离去，连屋子都未进去半步。

岳珂道：“堂屋的桌上就放着一把短刀，韩器之出来却没有带上，来人应该就是他相熟的人。”

宋慈往墙角转了一遍，也道：“没有发现人为翻越的痕迹。很可能正如岳兄所言，是熟人杀了韩器之，院门既然没关，应该是他正在等待的人。”

他二人相视一眼，心中均是一般的想法——人命关天，杀人案非比寻常，凶手通常要有强烈的杀人欲望和动机，才能下得了狠手。韩器之固然是个危险人物，但其金人间谍身份尚未公开暴露。以目下情况来说，余月月 and 宋慈是知情者，他对这对未婚夫妻威胁最大，最有杀人动机的就是他们两个。如果论嫌疑犯，他二人要排在首位。

但宋慈昨夜自有一番奇遇，先是被人绑架，差点命赴黄泉，又被我来也离奇救下，天亮时才分手，径直回来了王家饮子铺。那么，余月月就是首要嫌犯了。

岳珂将宋慈拉到一旁，低声说了昨晚曾见过余月月提着酒菜出去之事。

宋慈道：“大约月月见我久久不归，心中烦闷无法排解，所以出去散心。她既提了食盒，一定是去找宋易安了。可是她……”

岳珂忙道：“我不是怀疑月月杀人。若是她杀了韩器之，刚才就不会苦苦哀求我不要张扬了。况且你看韩器之的死状，分明是在没有任何防备下被凶手杀死。如果是月月或是你本人来找他，他会如此轻松地赶出来迎接你们么？”

宋慈道：“我来也知道韩器之的真实身份，倒是也有杀人的动机。可他昨晚一直跟我在一起，直到天亮我们才分手。而韩器之身子已然僵硬，至少死了两个时辰以上了。”

岳珂道：“我在想，也许韩器之不是因为他的金人间谍身份被杀。”

宋慈道：“那还能是为什么？”岳珂道：“月月跟宋易安一向走得很近，若是宋易安从她口中知道香炉毒局的事，知道韩器之栽赃嫁祸的险恶用心，说不定会赶来杀了他。”

宋慈摇头道：“之前我特别叮嘱过月月，千万不能对旁人提起香炉毒局，尤其是对宋易安。月月虽然有些孩子气，却是个识大体的女子，知道轻重。而且韩器之想用栽赃来害死宋易安，多半是因为宋易安发现了他的什么秘密，他对她充满警觉之心，又怎么会任凭她走到面前，一刀刺中自己呢？”

但宋慈也承认这是条必须追寻的重大线索，因为从韩器之的身材和中刀部位偏下来看，凶手个子不算太高，恰好符合宋易安的身高。遂叮嘱罗日愿派人仔细搜查韩器之住处，自己则与岳珂赶回王家饮子铺，到余月月房中，询问她可有对宋易安说过香炉毒局的事。

余月月尚不明白究竟，道：“你特意交代过我，不能对任何人提起，我怎么会冒冒失失地告诉宋姊姊呢？”

岳珂道：“但月娘是个心中藏不住事的人，你常和宋易安在一起，会不会是你无意中提过香炉毒局？”

余月月道：“我又不知道下毒的人是谁，提它做什么？不是让宋姊姊白白担心么？等你们查出真相，我才有可能忍不住告诉她。”

宋慈和岳珂这才想到余月月尚不知道韩器之就是香炉毒局的策划者，她只以为宋慈发现了对方的金人间谍身份。

岳珂迟疑道：“我昨晚碰巧见到月娘出了门，你是去找宋易安了吧？”余月月点头道：“是，我昨晚睡在她那里，今早才回来。”一边说着，一边颇为幽怨地看了宋慈一眼。

岳珂小心翼翼地试探问道：“那么月娘昨晚可有向宋易安提过韩器之？”

余月月闻言很是气愤，道：“岳大哥是想问我有没有将韩器之的真实身份告诉宋姊姊么？我虽是个蠢笨的女子，但烦闷归烦闷，韩器之的真实身份干系如此重大，还牵扯着我外公、先人，我怎么可能将这种事对旁人说？我恨不得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死了才好。”

她越说越怒，就像忽然爆发的火山，涨红了脸，愤然道：“你以为我对你们那些所谓的大事有兴趣么？我和宋姊姊在一起，谈的大多是古往今来的苦命女子。”说着说着，眼泪便怔怔落了下来。

宋慈忙道：“月月姊，岳兄不过随口问一句，并没有其他意思，你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脾气？”余月月道：“我哪有发脾气。我只是想说，我对你们的大事没有丝毫兴趣，也绝没有露出半句口风，我和宋姊姊谈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私事。”

岳珂极是尴尬，道：“是我言重了，抱歉。”便朝宋慈点点头，先退了出去。

宋慈上前扶住她肩头，柔声道：“好了，不要哭了。韩器之已经死了，他昨晚被人杀了。”

余月月瞪大眼睛，吃惊极了，愣了半晌，才问道：“韩器之死了？”宋慈叹道：“死得透透的，被人往肚腹上刺了三刀，所以你明白岳兄刚才为什么要问你那些话了吧。”

余月月“啊”了一声，脸色登时变得煞白，急忙转身，往刚换下来的满是酒气的衣服中翻找。

宋慈问道：“你找什么？”

余月月不答，又往衣柜中去找，来回翻了几遍，却始终没有找到想寻的东西，颓然坐到床沿上，泪水“哗”地就流了下来。

宋慈蓦然醒悟过来，道：“月月姊在找我送给你的那柄大理短刀，你

昨晚带着它去了宋易安家里，现在不见了，对不对？岳兄没有冤枉你，你到底对宋易安说过什么？”

余月月已强行忍耐了许久，见未婚夫从所未有的一脸严肃，还带着一副质问的语气，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道：“你怎么这么聪明，怎么什么都能猜到，却猜不到自己的未婚妻子经历了什么？”

原来她昨日经历了女人一生中最可怕的噩梦——被人轮奸，而事情全因她外公王且光的徒弟猛哥而起。

猛哥本名韩重之，正是丰乐楼采办韩器之的兄长。兄弟二人都是契丹人，辽国为金人攻灭后，大多数契丹国民归降了金国。韩器之曾祖父原先在辽国为官，亦投奔新主，做了金国的猛安谋克。祖父韩常因精于骑射，任千户，屡屡作为先锋跟随金兀术攻打南宋，因功封万户都统。当年仙人关之战，金兀术为宋将吴玠军所困，生死一线之时，全赖韩常挺身相救。韩常也在此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但却愈发得到金兀术信任。

然而韩家的富贵荣华并未长久，金国自熙宗即位以来，内讧严重，金兀术死后，韩常因卷入金人内部权力争夺，急剧失势。到韩器之这辈时，他与兄长韩重之因汉文说得流利，一同被金人选为派往大宋的间谍。韩重之被派到福建建阳监视另一名金人奸细王且光，韩器之则在南宋京师临安主持间谍工作，专门收集南宋朝廷的重要情报。在某些投降派大臣的协助下，韩器之顺利进了丰乐楼，混得如鱼得水，先是做个经办，后因精细能干升做了采办，俨然成为丰乐楼的骨干人物。

再说韩重之，即建阳名医王且光的徒弟猛哥，他就没有弟弟韩器之那么一帆风顺了，跟在王且光身边二十年，欲寻找传说中的秦氏宝藏，却始终一无所获，这当然与王且光已厌恶奸细身份、一点也不上心有关。

几年前，韩器之假意到建阳求医，实际上是去与兄长韩重之联络。而韩重之被杀前，亦曾写过一封信给韩器之，告知王且光早无为金人效力之意，寻宝一事已毫无希望。韩器之向上头汇报后，打算亲自到建阳处理这件事，如果王且光还不顺从，就要将其除掉，以绝后患。但他还

不及动身，便传来韩重之即猛哥的死讯。他派人多方打探之下，得知猛哥是被师傅王且光所杀，因其在朱熹死后偷了财物。王且光自己也在刺死猛哥后服毒自杀。当晚朱熹、王且光、猛哥死在了同一房间，一个病死，一个中毒而死，一个中刀而死，建阳县署私下称这件案子为“一室三命”。

对于这种半官方的解释，韩器之并不相信，他宁可相信是王且光为保住家人性命，抢先下手杀了韩重之，而对于他杀兄仇人的孙子王壮飞、外孙女余月月，从他们踏上临安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有打算放过他们，一直在暗中关注他们。王壮飞还好说，他自小遭遇奇特，为人掳走，并不在建阳长大。可余月月是王且光最爱的外孙女，这杀兄之仇，当然要着落在她身上。

这韩器之也当真能忍，当日在丰乐楼遇到余月月，当面未表现出半分敌意，反而以曾到建阳王家医铺就医为名与她套近乎。然而后来丰乐楼发生惊变，余月月的未婚夫宋慈竟被太师韩侂胄指名负责调查行刺案。起初旁人都以为宋慈以太学生身份乍得重用，不过是因为他救了韩太师的命，然而这名貌不惊人的少年只在一夜之间就追查到了行刺的主谋任会，当真令人刮目相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从混乱不堪的三楼宴会厅现场中发现了香炉毒局的奥秘，为人始料不及。

其实这件事最终还是要怪韩器之自己，太想除掉丰乐楼头牌厨娘宋易安。若是他暗中处理掉死猫尸体，不去惊动宋慈，这毒局虽未成功，却也绝不至于败露。他亲眼见到宋慈拿走了汤钵，意识到对方已发现了端倪，开始着起慌来。幸亏宋慈既没有将这件事向韩侂胄禀报，也没有对外张扬，大约他只是起了疑心，却还是想不透彼岸花叶的玄机。然则对韩器之而言，只要有人起了疑心，便是危险之极。

幸好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这时候有人因为旁事找到他，告知他丰乐楼酒保任昌就是飞天大盗我来也，要他利用任昌对金氏父女的情感，取得我来也自丽春院盗得的财物。他便趁机多加了一个条件，要挟我来也从王家饮子铺盗取汤钵等证物。但他亲手砸烂汤钵后，又迅速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个错误，虽然他由此能将宋慈的怀疑视线引到我来也身上，但我来也本人也具有相当的危险性，他却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杀其

灭口。如此，他便决意铤而走险，想用死去的王且光的金人奸细身份来要挟宋慈放弃查香炉毒局的案子。

昨日韩器之派人找到余月月，称是她外祖父王且光的接头人，有话要对她说。余月月一时惊慌失措，又没有人可以商议，在对方威胁之下，只得顺从地跟着他到了候潮门城东蟹行附近一处宅子。刚一进门，就被韩器之和手下人制服，绑了起来。

韩器之明目张胆地表明了身份，称与王家有不共戴天之仇，取出兄长韩重之的灵牌摆上，逼迫余月月跪下磕头。余月月性情刚烈，自然不肯就范，只是破口大骂。

韩器之便向手下人下令道：“你们立即赶去大瓦子将她未婚夫宋慈和表兄王壮飞全杀了。”余月月闻言忙道：“等一下。杀你兄长的是我外公，跟宋慈无关，你要报仇，直接冲我来好了。你杀了我吧。”

韩器之狞笑道：“杀了你，哪有那么便宜？我要你痛苦终生，生不如死。”当即上前将她强行按到地上，扯下襦裙和裤子，就地奸污了她。

余月月竭力反抗，然而她双手被绳索牢牢反缚住，除了出声怒骂外，一切挣扎只是徒劳而已。韩器之被骂得火起，狠狠扇了她两个耳光，道：“贱婆娘，老子偏偏就要干了你，看你能叫到天上去。”自己爽过后，又将手下人全部叫进来，笑道：“原来这婆娘还是个处女，刚被我开了苞，大伙儿最近辛苦了，就用她的身子来犒赏大家吧。”

等众人一一染指后，韩器之这才命人解开余月月双手束缚，让她穿好衣服，笑道：“月娘现在已经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女人了，乖乖听话，不然就杀了你未婚夫宋慈。”又将她拖到韩重之灵牌前跪下，将她的头往地上重重按了三下，这才道：“月娘已经用自己的身子还了债，杀兄之仇，就算揭过了。”又称已将王家通金叛国的种种丑事写成了公告，要挟余月月转告宋慈，不得再追查他的事，否则就将公告贴遍临安。

余月月身心俱遭蹂躏，悲痛欲绝，已生了求死之心，听了后面的话才悚然而惊——如果韩器之真这么做了，王家人固然通通会被处死，且死无葬身之地，她的父家余氏、夫家宋氏亦都将受牵累身败名裂，两大

家族上下人等均面临流放充军的命运。她的宋慈，她爱的宋慈，是天下第一聪明人，绝不该是如此命运。

韩器之见余月月止住哭泣，歪坐在地上发呆，知道威胁已然奏效，又喝问道：“你听明白了么？”余月月低声道：“明白了。”

韩器之道：“好，你再对着我阿兄磕三个响头，就此滚吧。”

余月月不敢违抗，只得又屈辱地磕了三个头，这才在韩器之等人的嘲笑声中离开。她跌跌撞撞地出来后，没有直接回大瓦子，而是奔出候潮门，来到钱塘岸边，对着滔滔的江水大哭了一场。

西湖之美在于它仪态万方、安详静谧，而钱塘江之美则在于它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前者的美是静态的，后者的美是动态的，每一块岸石上激起的水花，每一浪滚动向前的波涛，都显示着抖擞的精神，汹涌的气魄。它就像一个执着而多情的女子，勇敢地追寻着她的爱人，义无反顾，永无休止。

北宋名臣苏轼有《八声甘州》云：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约它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东坡居士提及钱塘江，用的是“有情风”“万里卷潮”，提及西湖，则是“空翠”“烟霏”，生动地描述出了两者的差异：湖水柔美，意境妙趣，惹人怜惜；而江水澎湃，激荡心魄，则令人豪情横溢，愈发生出感慨

来。

余月月也不知道哭了多久，似乎泪水已经哭干，再也流不出来。她愣愣地伫立在岸边，只觉得此时的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而是一团坠入江中的泡沫，和着摇曳的浪花和漩涡，身不由己地上下起伏。

逝水滚滚，渺无尽处，冷漠又无情。远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会有很美很美的仙山吗？如果她对尘世已没有了任何留恋，如果她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抑或是才刚刚开始人生的旅程，她真的很想随波逐流而去。她甚至能感到自己的身体在随着波浪的节奏，向前，再向前，滚滚向前。

忽然脚下一空，身子打了个趔趄，不由自主地往前倾去。一旁抢过来一名男子，及时拉住她，将她带离岸边，喝道：“做什么？”

余月月这才惊醒过来，她神志恍惚之下差点自己走着走着掉进了江里。

那男子只是凑巧路过这里，见到一名女子衣衫不整，满腹心事，站在岸边哭泣，似有轻生之意，便赶了过来。他见余月月泪痕满面，便劝道：“小娘子还年轻，有什么想不开的呢？”余月月摇头道：“郎君不会懂的。”

那男子道：“小娘子的心思自然只有小娘子自己能懂。但有一条，人只能活一次，若是就此死了，可就再也活不过来了。你看这钱塘江水，千百年来滔滔不尽，席卷走了多少人的性命。它也不懂，又有谁能懂呢？”

大江东去，奔泻入海，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涌起千万重白色浪花。

“浙江悠悠海西绿，惊涛日夜两翻覆。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这是唐人徐凝留下的诗句，说明观潮者人数众多，对钱塘江的壮丽景色百看不厌。事实上，钱塘江自古以风涛险恶出名，因而又称“罗刹江”。当年秦始皇出游到此地，亦为惊涛骇浪所阻，不得不往西绕行百余里，才得以渡江到会稽祭拜大禹。

这条大江还给周边百姓带来了许多灾难，风浪一旦上岸，洪流遍野，人畜溺亡，茅屋漂如浮舟，堪称人间地狱，惨不忍睹。即使潮水退去，被淹过的土地也将变成咸土，数年之内不能再耕种。千百年来，钱塘江潮卷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有渔民，有船夫，有渡江客，还有观潮者。人之性命在伍子胥之怒面前，便似毫无抵抗力的孩童，它轻轻一伸手，便能将人带进无底的深渊，尸骨无存。为了镇住这股怒潮，历代江堤修造者铸造了专门用于镇潮的铁牛及宝塔，然而，风浪一来，上万斤的铁牛被轻松掀翻，高达数丈的宝塔亦被冲垮。

她的愤怒，比得过排山倒海的钱塘江潮么？她的仇恨，赶得上死不瞑目的伍子胥么？

面对这肆无忌惮、笑傲尘世的钱塘江潮，余月月心头陡然升起一股悲凉的恐惧感来。

回来大瓦子的路上，余月月的心绪已平静了许多。事实已经是这样，无可挽回，而一旦她死了，会给爱她的人、关心她的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她只能就此苟且地活下去，设法除掉韩器之，他不仅是个禽兽，还是悬在王、余、宋三家头顶上的利剑，随时可能落下杀人。

想通之后，余月月勉强振奋精神，赶来三元楼订了菜。出来时，正见到庭院中一名五六岁的小女孩子坐在地上“哇哇”大哭。

酒保道：“这是厨房杂役龙五的女儿，平日常来三元楼后院玩耍，大家伙儿都叫她小龙女。前晚大火，龙大一家人都烧没了，只剩下了小龙女一个人。她没处可去，居然寻来了这里。”又叹息道：“本来好好的一家人，一夜之间就只剩下这么个孤女。听说她家乡远在吴城^[2]，也没有别的亲人，还不知道要怎么活呢。可怜！”

余月月心道：“天下不幸之人成千上万，每天都有家庭遭受到无妄之灾。比起小龙女来，我可是幸运了百倍。她小小年纪便是孤苦无依，日后还不知道要面临怎样的命运，而我至少还有宋慈，还有壮飞哥哥。”

她虽然心里宽慰了一些，回来大瓦子时，看见前面王家众人进进出出，还是忍不住躲在树下抹起了眼泪。今日是她的生辰，家还是那个

家，她却已经不是那个她了。后来连世荣撞见了她哭泣，她只得强作欢笑，装着如没事儿人一般。

生日晚宴因为宋慈的未归不欢而散，这其实是余月月早已料到的场面。她起初倒没有想到会是宋慈遭了不测，只是未婚夫一向很忙，找他帮忙的人很多，通常要等他忙完一切，才会最后想到她。可今天毕竟是她的生日呀。她心中郁结难解，一时忍不住，便提着饭菜酒肉来找宋易安倾诉。

宋易安住在积善坊西，与王家饮子店只隔两条巷子。两名女子见面后，自饮自话，余月月酒喝得多了，不由自主地就哭了起来，断断续续将被韩器之及其他男人奸污的经过告诉了宋易安。宋易安长叹一声，但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只是扶余月月到自己床上歇息。

今日一早，余月月酒醒过来，发现居然躺在宋易安床上，虽则对方是自己好友，然其所述之事背后干系极多人的生死，一时颇为惊悔。偏偏宋易安半句也不提昨晚之事，只是劝道：“月月，人要学会忘记过去。你看宋姊姊我经历了那么多事，不还是走到今天这一步了么？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你若朝前看，就会有新的希望。”

余月月心情索然，哪里听得进去这些。就此告别，回来王家饮子铺，才知道宋慈昨晚一夜未归。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宋慈已经查到了韩器之身份的秘密，大概被他捉去或是灭口了。于是急忙赶来叫醒岳珂和连世荣，催他们去找人。

孰知她刚回到前院，便遇见了归来的宋慈。宋慈连声道歉，又掏出预先买好的木梳送给她。她忍不住落下泪来，将宋慈带回自己房中，述说了今日之事，只是隐去钱塘江边、在宋易安家中饮醉及被韩器之等人奸污几节。

彼时程朱理学并未发展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时人乐于追求现世享乐，更看重自己的感受，女子贞节观点淡薄。而且闽地长久以来一直独立在中原之外，风俗亦迥异于内地。如福建当地有“洗儿”习俗，完全不同于中原的婴儿满月“洗儿”，而是将新生儿溺入水中杀死，又称为“不举子”^[3]。又如闽地妇女言行相对自由，婚前有性行为、改嫁、再嫁等俱

是稀松平常之事。然而余月月毕竟是以处子之身被多人强奸，她不但耻于提及，亦有羞于面对未婚夫之心。

余月月昨晚出门去寻宋易安时，特意带上了宋慈赠送的大理短刀防身。她在宋易安家中饮到半醉不醉时，也曾掏出短刀，咬牙切齿地称要去杀了韩器之。然今日早上醒来，穿衣起床时却未见到短刀，还问了一句宋易安。宋易安称没有看见。她宿醉初醒，也记不大清楚昨晚之事，只以为自己糊涂，便没有放在心上。适才宋慈称韩器之昨晚被人杀死，她想到的第一个凶手就是宋易安，念及此，才明白之所以宋氏会说“若朝前看，就会有新的希望”那番话，所以短刀才不见了。

此刻余月月情绪如山崩地裂般爆发，将所有事情和盘托出。宋慈先是诧异，随即紧锁了眉头，站在窗前待了一会儿。

彼时已是暮春，天气洋暖，时人穿着单衣即可。宋慈却感到浑身冰冷，像是严冬时节被一桶冰水当头浇下，令他哆嗦不已。他看到余月月泪如雨下，头一次体会到无能为力的茫然与难过。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浸染似的悲伤，远远胜过他昨晚生死悬于一线时因无助和恐惧而产生的绝望。他仿若漂泊在钱塘江潮的风口浪尖，狂风巨浪挟裹住了他全身，他想要反抗，却不知道如何抵挡住这骤然而至的惊涛骇浪。无计可施之下，只能走过去搂住未婚妻子，任凭她将满腔的痛苦发泄出来。而他自己心中的忧愤却无处可泄，便如一股旺火在全身上下游走，左突右驰，始终找不到出口。他的身子开始发热，脸涨得通红，渐至发紫，仿若醺醉一般，模样看起来十分骇人。

反倒是余月月泪眼朦胧中看到宋慈脸色诡秘得可怕，勉强止住哭泣，道：“你不要生气，不要这样子。事情已经这样了，这是我的命，只怪我自己命苦。”

这是她为人的最大优点，总是为人着想，即使她昨日刚遭受过备受蹂躏的非人经历，当此忧患时刻，却还是不忘去抚慰未婚夫。

宋慈搀住未婚妻到床边坐下，柔声道：“是我不好，我是你的未婚夫，应该留在你身边保护你。我答应你，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会多管

别人的闲事，月月姊的事就是我的头等大事。”

余月月听了这话，怔了一怔，又再度放声哭了起来，抽抽搭搭地道：“我不要成为你的累赘。宋姊姊说过，一旦女人成为男人情感上的累赘，便会受到嫌弃。你是有为之身，我不要勉强你把心思都放在我这里。”

宋慈忙赔礼道：“是我不好，是我说错了话，还请月月姊念在我们青梅竹马的情分，不要怪我。我们这就成亲，好么？”

余月月哭道：“你这是做什么？是想故意气我么？”宋慈忙道：“当然不是，我只是害怕……害怕……失去你。”

余月月赌气道：“你想娶，我还不想嫁呢。”

她嘴里这样说，心中终究还是觉得温暖，伏在未婚夫肩头抽泣个不停。

宋慈默默抚摸未婚妻的秀发，情绪渐渐平复下来，心中思忖道：“宋易安倒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女子，冷漠的外表下，有一副刚烈火热的心肠。韩器之是金人间谍，又同他手下人玷污了月月的清白，即使昨晚不死，我也绝不会放过他。但我又能怎样呢？顶多是带着官府的人捉了他，可在审讯时，他还是会泄露出王医师和月月的事，我又不能事先杀他灭口。所以宋易安其实是帮了我和月月一个大忙，是我们宋、王、余三家的救命恩人，我真该感谢她。”

余月月哭声渐止，问道：“昨日太学月考如何？”宋慈道：“还好。”

余月月坐直身子，凝思半晌，才道：“宋慈，你我自小相识，我可有求过你什么？”宋慈道：“从来没有。反倒是王医师和月月姊多次救过我性命，大恩不敢言谢。”

余月月道：“那好，我今日求你一件事，宋姊姊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我求你无论如何要保她周全。”宋慈道：“我答应你，我不会让她有事的。”

余月月道：“那你还不快去办事？”宋慈道：“嗯，我怕我走了，月月姊……”

忽听得岳珂敲门叫道：“宋慈，你出来一下。”

宋慈应了一声，却还是握着余月月的手，既不松手，也不起身，只打量着她，神情很是紧张。

余月月见他憨傻得可爱，不由得破涕为笑，道：“你担心你走了我就会自杀么？放心吧，我还有要紧事去做。况且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就算要死，也得等你死了再说，不然谁来照顾你？瞧你这一身衣服脏的。”她从柜子里取了一套新衣裳，亲手为宋慈换上，这才道：“快去吧。”

宋慈道：“月月姊要去办什么要紧事？不如由我代劳。”

余月月笑道：“放心，我不是去杀人放火。你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婆婆妈妈？倒像个老妈子。”开了门，将未婚夫强行推了出去。

岳珂正候在门外，问道：“月月还在生我的气么？”宋慈道：“她生气是因为别的事，不是因为岳兄。”

岳珂心中有事，也顾不上多问，忙道：“走，先去我房中，来了一位你想不到的客人。”

回来住处，推门一看，坐在堂中的却是独孤策。

宋慈忙问道：“是小环出事了么？”独孤策道：“不是。小环那么机灵，能有什么事？我来找你们，是昨晚我看到了一件怪事，丰乐楼采办韩器之被人杀了。”

岳珂道：“我和宋慈刚刚才从韩器之家中回来。听独孤兄的口气，你昨晚亲眼见到凶手杀人了？”独孤策道：“没有亲眼见到，可也差不多。”

原来昨晚独孤策去都亭驿拜见辛弃疾，一番畅谈，辞出时已是深夜，凑巧见到有人摸黑从荷园出来。荷园时为金国使者完颜弼一行居住。辛弃疾提过完颜弼这次来南宋必是有所为而来，白日他曾派人跟踪几名金人到中瓦子、大瓦子一带，见到金人在一家名叫“荐桥”的绸缎铺

盘桓逗留尤久，怀疑其中有诈。但南宋官方不便公然派人调查金国使臣及手下人行踪，辛弃疾便委托独孤策多加留意。独孤策虽不赞成北伐收复之议，但对铲除金人间谍、奸细之类的事却是义不容辞。他见到有两人兜帽遮面，鬼鬼祟祟，自荷园出来，便留了心，一路跟踪。

临安不似汉唐长安那般实行夜禁，事实上，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正是南宋京师的特色。加上新近三省六部到朝天门一带发生大火，烧毁数万家，就连宰相陈自强的豪华府邸也未能幸免于难，大街上多有无家可归者露宿。即使是半夜，街道上人也还不少。

那两名金人出来都亭驿后，沿御街一路往北。到朝天门时，有两名市民打扮的人迎了上来，嘀咕几句，四人便一齐继续往北。到中瓦子时，又有一人迎上来。五人一齐往北，到了荐桥附近一家绸缎铺门前时，一人上前敲了三下门，门板迅疾打开，五人闪身进去，门又关上，灯火也相应灭了。

独孤策见这家绸缎铺正是辛弃疾手下人所称的荐桥绸缎铺，料想这里必是金人在临安的联络点，然而凑近门板一看，铺子里面一片漆黑，既无灯火，也无人声。他微一凝思，即想到绸缎铺必有后门，便辗转往东，绕到后巷，果见前面有人打着灯笼引着那两名金人进去一所宅子。宅子中有灯火射出，院门大开。

只是事情忽现蹊跷，那几人一到院子门口就站住了，愣在了那里。其中一名金人还取下了头上兜帽，正是金国使者完颜弼，他就那么瞪大了眼睛，痴痴地望着院子，仿若看见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

独孤策自边侧跃上墙头，往院中一望，亦觉得诡异异常——却见丰乐楼采办韩器之正捧腹坐在台阶上，宋易安手中握着一柄短刀，站在他身前，正听到人声，转过头来。她大约未曾料到被人当场撞见，亦愣在那里，浑然不知闪避。

独孤策一时不明白宋易安为何深夜至此杀人，但韩器之与金人有勾结是确认无疑的事，生怕她就此遭了这伙金人的毒手，忙重重咳嗽了一声。那几人果然一惊，便灭了灯笼，转身往北巷口去了。他本还想去追完颜弼几人，却见宋易安急急出来，朝自己这边儿赶来，便从墙头跃下

来，挡在她面前，问道：“娘子在这里做什么？”

宋易安起初吓了一跳，本能地拔出短刀，见到来人是独孤策，才略松了一口气，问道：“怎么又是你？你在这里做什么？”独孤策道：“我是追踪金人使者至此，韩器之是金人奸细。不过娘子为何要杀他？”

宋易安道：“你想知道么？好吧，那我就告诉你。”走近独孤策，冷不防挺出短刀，横在他颈中，喝道：“你小子成天神出鬼没，到底是什么人？”

独孤策道：“在下早已向娘子介绍过自己，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山野小民。但我爱慕娘子的心意，却是真真切切的。”宋易安斥道：“油腔滑调！”

独孤策道：“那么娘子是要杀了我，挖我的心出来看看么？”宋易安道：“你既然跟岳珂是朋友，今日就看在岳公子分上放过你，以后再纠缠不休，休怪我不客气。”收了短刀，迅疾去了。

独孤策一时追赶不及，便进去韩家院子，见韩器之人已死，便连夜赶来都亭驿，将事情经过告诉了辛弃疾。此刻天就快要亮了，辛弃疾正准备要入宫陛见，一时顾不上，便让独孤策来找岳珂和宋慈商议，让二人设法调查这件案子。

宋慈听了经过，忙问道：“宋易安用来制住独孤兄的短刀，是不是比寻常匕首长些宽些，刀刃是铁青色，刀鞘是皮质，刀柄缠了皮藤？”

独孤策道：“当时黑漆漆一片，只有韩器之院子中映出一点灯光，我没太看清楚。不过的确有须条之类的东西触碰到我的脖子，应该是刀柄上的皮藤。”

岳珂道：“看来还真是宋易安杀了韩器之。”

独孤策更加惊异，道：“我是昨晚凑巧撞上，你们又是怎么知道是宋易安杀人的？”岳珂道：“因为之前韩器之设下毒局……”

宋慈摇头道：“不是因为那件事。”他虽不愿意提及未婚妻所遇不幸之事，但若不说出真相，不足以证明余月月和宋易安之人品，便道：“是因为韩器之昨日威胁月月时，还欺负了她。凑巧我昨晚未归，月月心中愁苦，去了宋易安家中，酒醉后说了被韩器之侮辱的事。”

岳珂和独孤策闻言均感讶然。宋慈道：“我已经答应了月月，无论如何要保宋易安周全，所以……”

独孤策道：“哎呀，你肯放过她，官府肯放过她？那金人使者完颜弼亲眼看见她杀死韩器之，只怕不会那么轻易放过她。都怪我，昨晚着急赶去向辛公稟报，竟没有想到这一点。”

岳珂道：“独孤兄别急，这里是大宋，又不是金国。金方死了间谍首领，也不知道事情究竟，他们目下最急于做的是将其他人及关键证据转移。”

宋慈道：“说得极是。独孤兄，你去通知宋易安，请转达我的感激，请她暂时先躲上一躲，日后我会当面向她致谢。”

三人遂分头行事，独孤策赶去宋易安家中，岳珂和宋慈则赶来荐桥绸缎铺。这里既是金人联络点，那么韩器之用来要挟宋慈的公告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果见绸缎铺并没有开业，正有一名伙计模样的人从里面出来，往门板上贴了“暂时歇业”的条子。

宋慈叫道：“喂，这位小哥……”

孰料那人一见他，转身就跑。岳珂本想去追，却又不放心宋慈一人进店搜查，道：“算了，反正看见他的面目了，回头张榜通缉他便是。”

二人进来绸缎铺，堂中空无一人。又往后院去看，亦是如此。大约店铺上下尽知此联络处已经暴露，人已跑得精光了。

宋慈先四下扫了一遍，凝思片刻，便往铺面柜台而来。他先将架上

的绸缎卷翻了一遍，一一摸过，最终在最底层货架最不起眼的两卷帛布中各发现了数份公告，当即长舒一口气，道：“这都是手抄卷，不是刻印版，幸好。”

岳珂二话不说，便将公告拿到后院中烧了。

宋慈心中重负却并未就此减轻，心道：“亏得宋易安仗义出手，危机暂时解决，可这一切都是偶然。王医师父子两代助纣为虐、为金人奸细之事毕竟是事实，一味遮瞒，瞒得了一时，能瞒得了一世么？岳兄帮我，可谓冒了很大风险，日后事情一旦败露，他势必也要受牵连。这件事，到底要怎样解决才好呢？”

他正郁郁满怀之时，忽有大队禁军卫士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将他扭住，押到一旁。岳珂亦被从后院中带了出来。幸好殿前都指挥使吴曦及时进来，忙命卫士放开二人，问道：“二位如何会在这里？”

岳珂道：“昨晚丰乐楼采办韩器之被杀，我们一路追踪线索，来到这里。”吴曦闻言一愣，道：“韩器之昨晚被杀了？丰乐楼可真是多事之地。”

岳珂问道：“吴太尉又怎么会来这里？”吴曦道：“听说昨日金使随从进来这里后，一个时辰后才出去。我料想这家绸缎铺必有什么蹊跷，但朝廷不便出面，正好最近刚烧了大火，所以就以禁军搜查易燃、易爆物品为名，要对御街沿街的店铺一一进行搜查。”

岳珂心道：“看来暗中监视金使的人不只辛公一个。韩太师一心寻找战争借口，多半派了吴曦来寻找对金人不利的证据。但看吴曦的样子，即使不知道韩器之被杀一事，想来也不知道金国使者完颜弼昨晚到过这里。”

有卫士过来禀报道：“除了现场抓到这两个人，店中再也没有其他人。不过后院中有火烧过的痕迹，小的刚进去时，岳少监正在点火烧毁什么书信。”

吴曦闻言，微微挑起了眉毛，转过头来，凝视着岳珂，目光极为意味深长。

宋慈知道吴曦已起了疑心，岳珂本就因向独孤策打手语受到怀疑，这件事若是再不解释清楚，他很可能会被冠上通敌叛国的罪名，忙道：“这不关岳珂的事。事情是因我而起。”

当即说了韩器之设下香炉毒局被自己觉察，韩器之为了掩盖真相，拿余月月要挟自己，自己来绸缎铺，是为了找到对余月月不利的证据烧毁。

吴曦越听脸色越是难看，厉声斥道：“宋公子，你受韩太师之命主持调查丰乐楼一案，韩太师对你何其信任，你早发现了香炉毒局，却不及时上报，是何居心用意？原来你早知道韩器之身份不简单，却不及时通知官府抓捕，是不是你未婚妻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握在他手中？还有，昨晚韩器之被杀，是不是你下的手？”

岳珂忙道：“吴太尉，请听下官慢慢解释。我们是很早就发现了香炉毒局，但却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当时之所以没有上报，是不想牵涉无辜，原是想将事情调查清楚后再禀报韩太师。太尉可知道香炉毒局的奥妙在于杀人于无形之间，只有当晚吃下桂鱼鱼羹的人才会中毒，而根据当时现场的情形来看，嫌疑最大的是临安第一名妓艳歌行。直到后来丰乐楼杂役刘大失踪、韩器之派人盗走证物，我们才怀疑到他身上，但这也就是昨晚之事。还来不及找到韩器之验证，他便已经被人杀了。”

吴曦这才脸色稍缓，问道：“那么岳郡马适才烧毁的是什么？”岳珂道：“与案子无关，完全是个人私事。”他也料到不说实话实在难以取信于对方，只得道：“是关于宋慈妻子余月月名节的几张纸片。”

吴曦“噢”了一声，似有些觉悟。

岳珂道：“吴太尉也知道余月月是韩太师的救命恩人，她一个小女子，没有别的期待，只希望这件事就此平静过去。”

吴曦道：“那是当然。”想了想，又问道：“想来二位已经仔细搜过这间绸缎铺了，可有别的发现？”宋慈道：“只有……”

岳珂道：“太尉放心，我们找到的所有纸片一类的东西，都已经悉数烧毁。”

这句话回答得很奇怪，尤其是“太尉放心”四个字，本是跟吴曦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为何又叫他放心呢？

吴曦露出古怪之极的表情，眯着眼睛打量了一眼岳珂，随即哈哈一笑，道：“甚好。岳郡马，我交了你这个朋友。今日我就当从没在这里遇见过二位，不会向任何人提起。不过我尚有公务在身，就不远送了。来人，送岳郡马和宋公子出去。”

离开荐桥绸缎铺，宋慈亦对岳珂最后一句话极感困惑，问道：“岳兄特别加重‘太尉放心’四个字，可是意有所指？”岳珂道：“我只是大胆一猜，但看起来猜对了。”

他见吴曦莫名出现，猜想必有缘由。堂堂禁军最高长官，居然亲自带兵来搜查一家绸缎铺，即使是他知道这家绸缎铺是金人间谍在临安的联络点，也有些小题大做了。况且追捕间谍一类的事，从来就不是禁军的职责范围。所谓无利不起早，尤其是对吴曦这样的人，他亲自至此，很可能为私心而来。

联想到之前韩器之曾利用卖唱的金氏父女抓住了我来也，从他手上强行索走了他所盗取的艳歌行的全部财物。韩器之既是金人间谍首领，当然不会在意这批财宝的本身价值，除非里面是有他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才不惜自暴身份逼迫我来也就范。之前艳歌行曾特别托付过宋慈，请务必寻回一只金盒。那金盒多半不是祖传之物那么简单，很可能是内壁中空，藏有机密，这也是韩器之真正兴趣之所在。

而进一步说，艳歌行正是吴曦的人，说不定是那金盒中藏有什么事关吴曦的秘密。吴曦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知道金盒落入了韩器之之手，立即假公济私，赶来搜查。

当然，吴曦来这家荐桥绸缎铺，也许真的是为公事，也许有别的缘由。但岳珂将前后线索串联起来，所能想到的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尤其当吴曦不放心地多问了一句“可有别的发现”，他愈发能肯定吴曦来这里是有别企图，遂干脆回答了一句“太尉放心”，暗示无论找到了什么，有关无关吴曦的，都已经被烧毁。想不到吴曦居然会意，答以“甚

好”两个字。以他这种反应和回答，便反过来验证了岳珂的推测完全无误。

宋慈道：“之前贾涉称有对吴曦不利的证据，虽是谎话，却差点惹来杀身大祸。由此可见吴曦确实有见不得光的事，那藏在金盒里面的物事，会不会就是吴曦的死穴？”

岳珂道：“如果吴曦仅仅是交结朝中权贵，图谋回去四川做他的第三代吴家军首领，那倒也罢了。可现下事情牵扯到金人，连金人对金盒都如此有兴趣，内中一定藏有重大机密。”

宋慈道：“今早到了韩器之家中后，因为担心公告的事，我仔细搜过，并没有发现金盒，也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珠宝。也许韩器之将这些东西放在了绸缎铺中。适才我一心想找到公告，只考虑了铺子中最有可能藏下纸片的地方，未作他想。如果金盒还在那里，现下可就落回吴曦手中了。”

岳珂道：“未必是这样。如果金盒确有机密，前晚便已落入韩器之手中，他应该早将其中的物事取出来了。既然那足以威胁吴曦，应该不是小事，最大的可能是他将其交给了金国使者完颜弼，而完颜弼也派人暗示过吴曦，吴曦恐惧之下，才派人监视完颜弼一行动向，想夺回物事。不管怎样，吴曦比我们更想找到金盒。他可以调动全城禁军，有他在，我们无论如何也占不了先机。”

宋慈道：“岳兄说得极是。而今任会行刺和香炉毒局案均已尘埃落定，正好我们也该查查秦大那件案子了。”

二人计议一番，遂决定赶去丽春院找贾涉。宋慈犹自不放心余月月，要先回王家饮子铺一趟。

岳珂道：“你不能放心月月，我也不能放心你，万一昨晚绑架你的那伙人再找上你呢？”

宋慈道：“那伙人绑架我，是想了解我在任会行刺案上还发现了什么线索，如果他们跟张镒、小环本是一伙，现下应该已经知道我并无恶

意。如果不是一伙，可就有些麻烦，因为我对他们的身份一无所知，不清楚他们是想知道真相，还是想利用真相来对付谁。又或者还真有什么线索，是我没有发现的。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知道我所知有限，应该不会再找上我了。”

岳珂道：“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同进同出为好。等秦大的案子了了，再来好好查找这伙人的身份。”

赶回王家饮子铺，伙计称余月月刚出门回来。宋慈便进来后院，却见余月月正站在井边打水为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洗手，不由一愣，问道：“这是谁？”

余月月道：“她叫小龙女。她家人都在大火中烧死了，就剩了她一个人，孤苦无依。我想收养她，正想着要和你商量这件事。”

宋慈见余月月有此心思，当然不会再想着自杀了，很是高兴，忙道：“这件事月月姊自己做主便是。”蹲下来问道，“你的大名叫什么？”小龙女道：“小龙女。”

余月月忙道：“她阿爹姓龙，大家都叫她小龙女，也没个正式的名字。你给她取一个吧。”

宋慈故作正经地道：“名字是人生大事，可不能随便取。这件事，回头要叫上小连、岳兄几个，好好商议一通，才能定下来。”

余月月“扑哧”笑出声来，道：“取个名字，用得着集会么？”宋慈道：“当然了。”

余月月道：“宋姊姊那边怎么样了？”宋慈道：“我还没有见过她的人。不好的消息是，昨晚她在韩器之家中杀人时，有好几个人都见到了。好消息是，目击者中，除了独孤策外，其余都是金人，他们不敢出来指证她。你放心，宋易安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但月月姊最近最好不要去找她，以免被金人盯上。”

余月月这才略略放心，道：“那你去忙吧，岳大哥不还在那里等你

么？我也要为小龙女置办一些行头。”

宋慈出来对岳珂说了余月月收养了一名火后遗孤之事。

岳珂道：“这是好事。”又叹道：“月月真是一个坚强的女子，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早不知道怎样了。她却还能主动去帮助别人，这样心地善良的好女子，世上大概没有几个。还有那宋易安，当真也是个奇女子。难怪她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

宋慈道：“嗯，等秦大的案子了结后，我要好好补偿月月和宋易安。”

二人先雇了一辆大车，这才赶来丽春院。艳歌行主仆仍在清波门姜夔宅中，小环亦出门去办事，西楼中只有贾涉一人。

贾涉正百无聊赖，忽见岳珂、宋慈来约，说要一起去殿前司右军军营验尸，大喜道：“太好了。要不是我身上有伤，行走不便，早就主动去寻二位了。”

遂乘车赶来骆驼岭北面的殿前司右军军营。到辕门前时，正遇到殿前司统制夏震低着头出来。他之前因丰乐楼行刺一案被判失职，连夜被押到大理寺，关入大狱。宋慈调查清楚案件后，认为水中机关早在寿宴之前便已安装完毕，夏震只是当日负责丰乐楼禁卫，并无过失。但韩侂胄因夏震是军人，不肯原谅，处以杖脊加黥面。大宋低级军士都要黥面，一是标识，二来逃亡时便于追捕，因而时人都以当兵为耻。夏震本是武官，无须黥面，却因丰乐楼任会一案牵累，受了杖刑不说，额头也被黥上了字。杖脊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黥刑则完全是精神上的羞辱。

宋慈几人让到一旁，见他面本不欲招呼，以免对方难堪。夏震却转头看到，主动过来道：“听说是宋公子向韩太师求情，才免去下官流配之罪，多谢。下官新受了刑，身上有伤，不便行礼，下次再向宋公子拜谢。”

宋慈忙道：“夏将军本无过错，我不过是实话实说，谈不上说情。”

夏震道：“无论如何，宋公子恩情，下官定会铭记于心。”欠了欠身，一瘸一拐地走了。

宋慈便过去向门前卫士打听秦大尸首停放之处。卫士道：“是那些刺客的尸首么？早就抬到刑部去了。”

宋慈吃了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卫士道：“大概是前天吧。”

岳珂道：“那么是在三省六部失火之前了？”卫士道：“对，是在失火之前。”

宋慈道：“为什么要将尸首抬去刑部？”卫士道：“听说是刑部派了人来接手案子。正好吴太尉人不在营中，对方又有公文，当值的武官就让他们把尸首给抬走了，结果还闹了一场小小的乱子。”

当日刑部有差役手持公文来到殿前司军营，称奉刑部侍郎史弥远之命，要将刺客尸首全部抬去刑部。死人也不是什么抢手货，当值武官验过公文无误，就挥手放行。正好同知枢密院事程松来殿前司找吴曦议事，无意中看到了那自杀而死的秦大的尸首，登时脸色大变，忙上前拦住刑部差役，问是怎么回事。刑部差役解释过后，程松却不准对方抬走尸首，说要等吴曦回来处置。有差役冷冷道：“这案子现在不归吴太尉管，而是由宋慈宋官人处置，这是韩太师的命令。怎么，程相公连韩太师也不放在眼里么？”他抬出了韩太师的名号，程松才不得已放行。

岳珂道：“这位就是宋慈。他又没有下令，为什么刑部要将尸首抬走呢？”卫士道：“这小的可就知道了。几位官人不妨到刑部问问去。”

几人忙赶来官厅街，却见三省六部官署尽在大火中化作了废墟，不要说去寻几具尸首，就连办公的大堂都没有了，更不用说文书、卷宗之类了。

岳珂找到一名差役，询问尸首之事。那差役道：“是从殿前司抬回来的五具尸首么？有这回事，小的亲眼见到被抬进了停尸房。但现下，官人也看到了，什么都没了。”

岳珂问道：“可知道大火是从哪里烧起来的？”差役道：“这个暂时还不清楚。不过既是三省六部烧得最厉害，应该就是从官厅街的某间官署燃起来的。”

宋慈几人见再无线索可寻，只得又乘车离开。

宋慈道：“前日离开南园时，吴曦特意来问过我，要如何处置秦大等人的尸首，我说先留在军营，等我重新勘验过再说，结果当日尸首就被送去了刑部。”

岳珂道：“而当晚三省六部就失了火，一切化作灰烬，所有的物证也随之消失了。”

贾涉道：“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一定是吴曦有意先派人将尸首送去刑部，再放一把火毁尸灭迹。”岳珂道：“吴曦嫌疑的确很大。根据贾兄的描述，他是认得刺客秦大的，但他自己从来没有提过这一点。”

宋慈道：“非但吴曦认识刺客秦大，同知枢密院事程松程相公应该也是认得的。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前日在南园，吴曦提及他当年受命出使金国时，副使正是程松。”

岳珂道：“你的意思是，刺客秦大很可能是金人？”

[1]焕章阁，南宋孝宗淳熙初建，内藏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的诏谕政令手迹等文书。淳熙十五年（1188年），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

[2]吴城：今江西。中国有多处地名吴城。小龙女所题名作《清平乐令》有“家在吴头楚尾”之句，而豫章之地号称吴头楚尾。豫章即指江西，因其在吴地之上游、楚地之下游，故名。

[3]与中原传统“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不同，闽俗“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举，曰是将分吾贗”。这种对财产分割的风俗，使父母不愿多子，长兄不愿多弟，为了保住或多得家产，只好溺婴弃子。不仅细民百姓、田野小人，连富户、士大夫家庭也往往选择“生子不举”，因而宋人评价“福建仕途之人，多肤浅轻狂、狭隘者”。宋仁宗朝名臣章得象（北宋四大孤儿宰相之一，其余三人为晏殊、庞籍、王随）为福建福州人，“生时家姬将不举”，幸亏动手之人一时不忍，才活下来。另外，“生子不举”之子不仅是指男子，亦包括女子，而且溺杀女婴比男婴更为严重，以致于“村落间至无妇可娶，买于它州”。

第十章 今夕何夕

朝堂之上，众官吏黄缘奔竞，以期荣升，俨然一间名利场；京城之内，人们喜谈风花雪月，追求享乐，人心、世风日趋浮华萎靡，仿若一座大戏台。风流不老，令人忘记了今夕是何年。倏忽之间，旧人零落，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就此流失在蹉跎岁月里。



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酺初赐。
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
层楼高峙。
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
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

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
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
天涯情味。
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
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南宋·姜夔《翠楼吟》

岳珂说出刺客秦大很可能是金人后，先将贾涉吓了一跳，问道：“秦大不是常常出入吴曦府邸么？怎么又变成金人了？”随即又道：“难不成吴曦竟会与金人勾结？这应该不大可能吧。”

即使以他与吴家仇深似海，也不能相信吴曦这等抗金名将之后会与金人来往勾结。

宋慈沉吟道：“秦大等人应该是丰乐楼采办韩器之的手下，他们预先埋伏在丰豫门一带，应该是香炉毒局的后备计划。”

韩器之是金人间谍，预备通过行刺当朝太师韩侂胄来消弭南北战争，这确实是一步好棋。他所布下的香炉毒局亦是巧妙无比，不但能杀人于无形之间，且能嫁祸给丰乐楼厨娘宋易安，丝毫不会牵连他自己。可惜老天爷偏不让他得逞，任会等人的机关抢先发动，搅乱了寿宴，他精心设计的毒局功亏一篑。

但此人真不愧金人在临安间谍组织的首领，谋略、眼光要比任会等

人高出许多。他早料到也许会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还事先安排了秦大等人埋伏在丰豫门外。假若丰乐楼中发生了变故，韩侂胄必然匆忙离开，而城门之处的伏击能出其不意，一举奏效。

可惜的是，老天爷仍然没有眷顾于他，这一计划被吴曦意外打乱。当时的情形应该是——吴曦赶回丰乐楼接应时，先是看到了道旁的独孤策。之前独孤策在西湖上划船唱歌时，已为吴曦认出，他怀疑独孤策跟丰乐楼行刺案有关，下令禁军追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吴曦令下，卫士一动，秦大等人不知对方是针对独孤策，误以为己方形迹已露，遂取出弩箭负隅顽抗。而此时韩侂胄距丰豫门尚有一段距离，秦大等人提前发动，自然难以命中目标，只在混乱中射中了吴曦。最终结果是五名刺客四人被杀，秦大受伤被擒。

事态发展发生偏离，是自吴曦劝说韩侂胄对此事暂且隐忍开始——吴曦称刺客全部手持军用弩箭，怕是这些人来历非凡，不如秘密审讯就擒刺客，弄清楚事情究竟后再作计议。韩侂胄遂将这件案子交给了吴曦。其实等于是吴曦自己将这件烂摊子揽上了身，大不符合他一贯不过问朝事的谨慎作风。

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吴曦当时就已经认出被擒住的刺客秦大原是认得的人，他担心这一案子落入临安府或是大理寺，或是其他官署之手后，秦大供词会对其不利，所以他必须抢先将这件案子握住，这亦是为什么当晚秦大即在殿前司大堂夺剑“自杀身亡”的缘故。

秦大预谋行刺是真，他是金人的可能性也极大，程松的反应亦能间接证明此点。那么他之前为何会频繁出入吴曦府邸，他被擒为何又会令吴曦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安呢？吴曦会不会是从他口中得知金人正在努力寻找被我来也盗走的金盒呢？然而秦大被擒当晚，韩器之尚未找到我来也，吴曦又是如何知道金盒最终落入了韩器之手上？金盒中到底有什么重大机密？

再说秦大尸首这件事，他人虽已死，尸体上却还保留着许多物证——一则旁人尚能认出他的面貌，譬如与吴曦一道出使过金国的同知枢密院事程松，又譬如与吴氏有仇、长期暗中监视吴曦行踪的贾涉；二来秦大到底是否是吴曦所称的“横剑自杀”，还是他杀灭口，从尸体伤口上

不难辨别，宋慈尤其是这一方面的行家。如此一来，毁尸灭迹就是必然之事。但殿前司军营不比别处，戒备森严不亚于皇宫大内，若是尸体在此处被盗被毁，旁人必然会对殿帅吴曦起疑。先移尸别处，再设法焚毁，是最好的法子。

再说刑部索要秦大等刺客尸首一事。刑部日常事务由刑部侍郎史弥远主持，他同时兼任礼部侍郎，移尸当日，正负责接待金国使者完颜弼一行。大宋外交礼仪极其繁琐，他一大早就需着手准备，事务缠身，不大可能还会有闲暇顾及秦大一案。况且应吴曦的要求，丰豫门秦大行刺一案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所知者仅有韩侂胄、吴曦及宋慈、岳珂寥寥几人。即便刑部官员从别的渠道得知有行刺案再度发生，又怎么会不经韩侂胄同意，贸然发出公文，派人到殿前司强行接手尸首？移尸当晚，由于艳歌行指认史弥远在寿宴开场时有异动，罗日愿向韩侂胄禀报后，史弥远即被带到南园软禁起来，当晚三省六部即发生了大火，到底是巧合，还是人为？

岳珂也赞同宋慈的看法，认为秦大是韩器之手下，但还是揣摩不透吴曦为何要杀其灭口，道：“如果杀死秦大仅仅是要掩饰真相，尚能理解。但若真是吴曦派人到刑部放火，导致大火延烧，三省六部尽成废墟，数万户居民无家可归，如此罪行，便不可饶恕了。”

贾涉道：“殿前司军士不是称来提尸首的人是奉刑部侍郎史弥远之命吗？既是他签发的文书，找他一问不就清楚了么？”宋慈道：“贾兄有所不知，史弥远兼任礼部侍郎，当日有接待金国使者的任务。我和岳兄曾在都亭驿撞到过他，以他的日程安排，根本不可能腾出手来管这件案子。”

贾涉道：“但刑部的差役的确看到尸首抬进了停尸房啊。”岳珂道：“这应该是有人伪造了刑部公文，有意陷害史弥远。但现在没有了尸首和公文，无论如何难以追查到真相了。”

贾涉道：“真相就在眼前，就是吴曦派人做的。要我说，直接找到他，当面问个明白。”

宋慈也别无他法，便与岳珂商议道：“秦大的案子，所有的物证都毁

于大火，重新取证，也只能得到吴曦的片面之词。不如就依贾兄建议，直接去找吴曦询问究竟。毕竟韩太师当着吴曦的面将这件案子指派给了我，他也知道我必须得有个交代。”

岳珂道：“如此也好。”又道：“只是贾兄既与吴曦结下了梁子，不宜出面，不如……”贾涉昂然道：“我行得正坐得端，无愧于心，何须怕他？况且若没有我当面指认秦大，吴曦未必肯说实话。”

宋慈、岳珂见他意志坚定，便不再坚持。

三人遂又赶来大瓦子。一路见到禁军正挨家挨户地搜查当街店铺，弄得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宋慈和岳珂均明白这是吴曦为了掩饰他搜查荐桥绸缎铺、寻找金盒的真实目的，不由得对这位名将之后大起反感之心。

吴曦果然还在荐桥绸缎铺中坐镇，见宋慈、岳珂去而复返，还多带上了贾涉，很是惊愕，问道：“几位到此，有何贵干？”

宋慈道：“吴太尉是个明白人，我也就不兜圈子了。韩太师曾交代我调查秦大一案，太尉可还记得？”吴曦道：“当然，当日我也在场。”

宋慈道：“当日太尉答应我，要将秦大等人的尸首暂留在殿前司军营中，后来却又将尸首送去了刑部？”吴曦道：“这件事，我也是后来听程相公提到。来人持有刑部公文，属于正常移交范围。我还一直以为是宋公子下的命令。”

贾涉见吴曦将所有事情推得干干净净，早已忍耐不住，冷笑道：“吴太尉，你何必再装腔作势？分明就是你想要毁尸灭迹，所以事先伪造了公文，将秦大尸首移去刑部，再一把火烧掉。如此，责任全在刑部，你再无半点干系。”

吴曦脸色阴沉如铁，也不理睬贾涉，只问道：“宋公子，你带了这疯汉来这里，任凭他信口雌黄，污蔑本官，这是你的本意么？”

宋慈道：“贾涉是证人，他指认吴太尉与秦大本是认识的。”

吴曦满脸愕然，道：“当晚秦大等人在丰豫门行刺时，贾涉已被关进临安府大狱。事后他又没有见过秦大尸首，如何能充当证人？”

贾涉道：“你忘了么？我被押去临安府，一样是要经过丰豫门的。当时我就觉得那果子摊贩眼熟，后来才想起曾几次见到他出入你吴太尉府上。眼下宋公子已证明秦大就是金人间谍首领韩器之的手下，吴太尉目下所站之处，正是金人在临安的联络点。不知道吴太尉对此有何解释呢？”

吴曦愣了一愣，随即冷笑道：“二位可知道这疯汉的父亲贾伟原是先父属下官员，却暗中勾结金人、图谋不轨，在被逮送京师途中畏罪自杀。这疯汉反而归咎于先父，在京师到处告状，对我吴家极尽诋毁之能事。眼下他口吐狂言，肆意污蔑本官，我是不能再忍了。来人……”

宋慈忙道：“等一下！太尉，适才贾涉这番话，前半段话只是证词，后半段话与事实并无出入。我的确认为秦大就是韩器之的手下，太尉所在的荐桥绸缎铺，也正是金人在临安的联络点。吴太尉愿不愿意解释，我不能勉强，但要证明贾涉前半段所述，一点也不难。吴太尉不妨去请一位画工来，根据贾涉描述画出秦大容貌，再请吴太尉自己来看，这画像中的是不是秦大。”

岳珂道：“我妹夫陈址最擅长画工，他正好随辛公来了京师，眼下人就住在都亭驿，不如我们一道去找他帮忙。为了公正起见，还可以邀请辛公甚至是韩太师从旁作证。”

吴曦脸色由黑转红，额头渐有汗珠沁出，目光来回转动，沉默了片刻，挥手命道：“你们先都退出去。”又指着贾涉道：“宋公子和岳郡马若想听实话，请务必让这疯汉出去。”

贾涉冷笑道：“怎么，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生怕被我听见么？”

宋慈道：“贾兄，你是秦大一案的证人。按照惯例，当事人做陈述时，旁证是不能在场的，这是为了防止证人更改证词。尤其你跟吴太尉有私仇，更是需要回避。抱歉，请你暂且回避一下。”

贾涉虽然极不情愿，但料想若是自己在场，吴曦无论如何都不会开

口，只得悻悻退了出去。

吴曦亲自掩了大门，请宋慈和岳珂坐下，这才道：“不瞒二位，我的确认得秦大。”

吴曦当年作为南宋使者出使金国，到燕京递交国书后，便立即被金人逮捕，与副使程松一道被押回驿所软禁了起来，不得走出房间半步。这期间，不断有金人来向他劝降，有些金国官员不通汉语，需要通事从中翻译，秦大就是通事之一。因而不但吴曦熟识他，程松也是认得的。

秦大甚至以岳飞为例私下劝过吴曦：岳飞威名、战功如此显赫，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最后还是被宋廷猜忌，被杀且连累亲族，而吴氏功劳远远不及岳飞，难道不更应该惧怕吗？又称南宋朝廷刻薄寡恩到了不顾天理人伦的地步，吴挺病死，为防吴曦接管吴家军，竟然不准他回四川奔丧，强行将他留在临安，与软禁无异。

秦大所言固然都是事实，但吴曦始终不为所动。金人见他意不可改，最终还是释放他回国。不想最近秦大不知如何来了临安，居然又找上了他，几次三番登门，称已然知道吴曦与蜀中吴家军旧部暗中勾结杀害兴州都统郭杲一事，要他做出选择——如果降金，那么金人就会用尽一切力量帮助他回四川重掌吴家军；如果不肯依从，就会有人向南宋朝廷告发他害死郭杲一事。

现任兴州都统郭杲即为前任禁军统帅，曾联络韩侂胄以武力支持宁宗皇帝即位。韩侂胄执掌政权后，即派郭杲到蜀中统领吴家军。因吴曦与郭杲之侄侍卫马军司都指挥使郭倪结成了儿女亲家，吴、郭两家算是一家人，川中吴家军倒也服从郭杲的调遣。

吴曦起初听到秦大的威胁时，大吃了一惊，因为他刚刚才接到四川密报，称郭杲一病不起，怕是捱不过春天了。郭杲辅助当今皇帝即位，有定鼎之功，地位非同小可。他明知道郭杲病重很可能真的出于金人阴谋，却不知该如何是好——如果他将秦大捆送官方，秦大会抛出事先想好的一套说辞，历数他吴曦是如何勾结四川吴家军旧部残害了兴州都统郭杲。明明是一套谎话，却会有许多人愿意选择相信；如果他杀了秦大灭口，结果跟前面一样，秦大的同党依然会四处散布消息。反复权衡

之下，他选择了暂时敷衍秦大的做法，表示事关重大，要慎重考虑之后才能答复。而另一方面，他派人赶赴四川调查真相，救治郭杲，想从根源上杜绝秦大的威胁。

宰相陈自强寿宴当晚，变故连连。吴曦送走荣王一行后，即赶回来接应韩侂胄。正如宋慈所预料的那样，他先看到了独孤策，怀疑其人跟丰乐楼机关行刺案有关，遂下令缉拿。此时便有摊贩取出弩箭来，现场登时大乱。他便是在那个时候认出了秦大，一愣之机，秦大居然举箭射中了他。秦大就擒后，他心中忐忑不安，生怕其人说出不利自己的供词，遂说服韩侂胄，由他接管了案子。

吴曦将韩侂胄送回南园后，便强忍箭伤疼痛，赶来殿前司军营审问秦大。彼时他尚未收到四川一方的回复，不敢与对方翻脸，遂只在堂中留下几名心腹，命人开了秦大手足的械具，好言相问。秦大倒也爽快，不等用刑，便主动供称与同伙埋伏在丰豫门，本是要伏击吴曦——因为吴曦一直没有明确答复，金人认定他是有意拖延，并无诚意。而蜀军统帅郭杲一旦去世，旁人均会以为是吴曦指使人下的手，目的是方便他自己回川统领军队。若吴曦再被人杀死在京师，蜀中吴家军便会认为是朝廷下的手，愤愤不平之下，军心骚乱，川中由此动荡不安，南宋朝廷既有西顾之忧，便再也无暇北伐，金国南北腹背受敌之困厄由此而解。

秦大的叙述有头有尾，听起来亦相当合理，吴曦当时信了他的话，正不知该如何处置时，秦大又称另有机密大事相告，诱骗他下堂，趁机夺取他腰中宝剑，横剑自刎而死。

事后，吴曦向韩侂胄禀报，除了隐瞒秦大的金人身份外，其余均据实相告。后来得宋慈一语提醒，他护送荣王第一次经过丰豫门时，秦大等人并没有动手，对方不可能预料到他还会上折返回来，所以他也不会是行刺对象，吴曦才想到秦大所言可能是谎话，可惜其人已死，他的供述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假，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宋慈听了经过，问道：“这么说，吴太尉对刑部公文一事全然不知情了？”

吴曦道：“宋公子已尽知事情经过，就算你重新验尸，所检验的结果也是一样的，秦大确是自杀而死，我又何须移尸毁迹？程松程相公认出了秦大，来找我质问，我将内中苦衷告知，他亦表示理解。我原想等到蜀中一方有了消息，就将全部实情向韩太师禀报。不瞒二位，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前晚大火烧毁三省六部时，连带秦大尸首也化成了灰。若这件事真是我一手策划，我早先在绸缎铺遇见二位时，应该会主动提及秦大尸首已移交刑部一事。”

他最后一句自辩相当有力——如果真是吴曦伪造公文，有意将秦大移尸刑部，再纵火毁灭证据，他如此做的目的，无非是应对宋慈的再次验尸。这其中涉及一系列重大犯罪，尤其是纵火焚烧一事，大火延烧后焚毁了整条官厅街，就连宰相陈自强府邸也不能幸免，影响何等巨大，吴曦心中必定不会平静。而当他第一眼见到宋慈时，便必然会想到移尸一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立即告知对方，以提前摆脱嫌疑。

宋慈与岳珂低声商议几句，道：“我们相信吴太尉的话。另外还有一件事，太尉以禁军最高长官之尊，亲临绸缎铺搜查，想必是有所为而来。却不知道发生了我来也大闹西楼事件后，太尉如何会知道你想要索回的东西在韩器之手里？”

吴曦显然料不到宋慈连这等隐秘之事都知道了，震惊之余，又见对方并不点破，显是留了余地，心想不如实话实说，也许还能得到宋慈的帮助，便如实答道：“秦大死后，我府里收到了匿名投书，称已有我暗通四川吴家军旧部的实证。我是与先父旧部有一些书信往来，但却没有收在府里，而是……而是在西楼中，丰乐楼出事当晚，即被飞天大盗我来也盗去。收到匿名书信后，我怀疑我来也是金人奸细，但其人飘忽不定，无踪无迹，实难追捕。别无他法之下，便派人暗中监视了金国使者一行。昨日有几名金人离开都亭驿，有意东逛西逛，唯独在这家荐桥绸缎铺待了很久。我得报后，猜想这家绸缎铺一定不简单，说不定就是金人间谍在临安的联络点，所以便借搜查之名，赶来了这里。但直到遇到二位之前，我始终不知道韩器之原来就是金人间谍组织的首领。”

正说着，门外忽有卫士轻轻拍门叫道：“太尉！”

吴曦不耐烦地喝道：“做什么？”卫士道：“是翊娘子有急事找太

尉。”

翎娘子即是吴曦长女吴翎。吴曦忙开了门，果见女儿香汗淋漓，正站在门前大口喘气，显是一路疾跑赶来，忙问道：“出了什么事？”吴翎道：“我适才偷偷听到……听到……郭亮跟人说……说……”

一语未毕，吴曦心腹徐景望匆匆赶了过来，面色凝重，也不见礼，径直上前附耳低语了几句。吴曦登时脸色大变，转头问女儿道：“你可是听到郭亮说蜀中出事了？”吴翎点了点头。

岳珂见外面气氛不同寻常，忙跟出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吴曦简短地道：“郭杲郭帅过世了。”

他重新走进堂中，抱着头坐下，显是沮丧苦闷之极。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起身道：“郭帅过世是重大消息，我必须得立即禀报朝廷。二位，我已将我所知和盘托出，要如何处置吴某，悉听尊便。”

宋慈道：“吴太尉，多谢你坦诚相告。有一件事，我也要告诉你，之前辛公有密探冒死从北方送回情报，称金人正在策划一项重大行动。我们之前都以为这个大阴谋是要行刺韩太师，但现在根据种种蛛丝马迹来判断，金人要针对的其实是吴太尉你。”

吴曦愕然道：“我是金人阴谋的目标人物，而不是韩太师么？”宋慈点点头，道：“正如太尉自己所言，你无论是死是活，都紧密牵动着蜀中的局势，金人非常清楚这一点。眼下韩器之意外被杀，金人间谍组织群龙无首，暂时无力再执行什么新计划。但金人不会就此放弃，一定还会继续在太尉身上下功夫。太尉日后行事，务请三思，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坠了吴氏先人的一世英名。”

吴曦默然半晌，拱手谢道：“承教。多谢。”自领人去了。

岳珂道：“你适才那番话，好像是预料朝廷会派吴曦重回四川镇抚吴家军似的。”宋慈道：“要是在以往，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可眼下韩太师一意兴兵，郭杲又骤然病逝，若是蜀中生乱，必会影响他的全盘计划。韩太师本就是一个私心大于公利之人，所以我推测，在目前的局势

前，他一定会派吴曦……”

正好贾涉进来，问道：“吴曦怎么了？他承认是他毁尸灭迹了么？”宋慈道：“应该不是吴曦做的。”当即简略说了经过。

贾涉却是不信，道：“秦大身份暴露，对吴曦危害最大，如果不是他，还会有谁呢？”岳珂道：“自然是想搞垮吴曦的人。”

贾涉道：“我就想搞垮吴曦。不过不是我做的，我被吴曦手下毒打了一顿，身上有伤，走路都十分困难，哪做得了放火的勾当？”

岳珂道：“当然不可能是贾兄。这人能伪造刑部公文，以假乱真，一定是官场上的人物。”

贾涉道：“但我想不到官场上会有谁这么恨吴曦，他从来都是舍得花钱巴结所有要害官员的。”

宋慈道：“唯一能追踪那人的证据就是刑部公文，可目下三省六部官署完全瘫痪，文书卷宗尽毁，这件案子不会再有头绪，只能暂时这样了。贾兄，你身上有伤，需要好生休息。你是要回去丽春院，还是你自己的住处？我们送你一程。”

贾涉自然是想返回丽春院西楼，以有更多机会亲近佳人，可又觉得不大好意思，便道：“不劳烦二位，我自己乘车回去客栈就行。”

送走贾涉，宋慈问道：“岳兄当真认为秦大移尸这件事是想搞垮吴曦的人做的么？”岳珂道：“不一定，这件事很有些诡异，内中疑点极多。我那么说，只是敷衍贾涉，不让他再卷入其中而已。你怎么看？”

宋慈道：“这个人，姑且叫他某甲吧，一定是官场的人，所以能伪造出刑部公文，这一点是不错的。”

岳珂道：“六部办公流程，长官签署好的公文，会按紧急、加急、普通等不同级别，分别放在不同的箱篋中。属吏会定时查验箱篋，取出公文，分派下去执行。”

宋慈道：“所以某甲不但能伪造以假乱真的刑部公文，还能自由出入刑部官署，而不被旁人留意到。”

岳珂道：“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嫌疑人实在太多，三省六部官署连在一起，每日出入办事的属吏、差役数以千计。况且目下物证尽被焚毁，无论是这个人有意放火，还是巧合，唯一的线索也失去了，追查起来实在太难。”

宋慈道：“但秦大的案子并未张扬开去，知道秦大尸首停放在殿前司军营的，只有韩太师、吴曦及他们身边的人。”

岳珂道：“那样嫌疑人也不少，仅韩太师门下，堂吏、书吏、差役便有数百，都能自由出入三省六部。吴曦手下人也不少，况且京城禁军只有一小部分归他统属，诸班直都不服他。秦大当晚行刺，射伤了禁军最高长官，这种小道消息很快会在各司禁军内部传扬开去。”

宋慈道：“那么就只能从动机来追查了。实话说，我真不明白某甲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将秦大等刺客尸首移往刑部。尸首被焚毁后，你我当然会怀疑吴曦，但吴曦亦能解释清楚。如此，某甲的苦心安排，不全是白费了么？”

岳珂蓦然得到了提示，道：“某甲一定知道秦大的真实身份，他移尸后又设法焚尸，只是要引你我去怀疑吴曦。我们进一步追查案子，必然能查到秦大其实是金人，之前又曾多次出入过吴府，与吴曦相识。而他能够免于刑讯，寻到机会自杀，也是因为吴曦心有顾忌，主动去除了他身上的镣铐。这些真相大白后，吴曦便有勾结金人的嫌疑，跳进黄河也就洗不清了。”顿了顿，又道：“这件事倒真像是贾涉复仇。他父亲贾伟便是被吴挺以暗通金人、图谋不轨的罪名逮捕，之后莫名死在狱中。”

宋慈道：“贾涉为人莽撞，且不说其能力，他亦没有这份心机。我们推理出秦大是金人后，他还说：‘难不成吴曦竟会与金人勾结？这应该不大可能吧。’”

岳珂道：“我也知道不可能是贾涉做的。但推断起来，某甲处心积虑地安排一切，似乎就是想让吴曦曾与金人秦大交结一事败露。”

知道秦大真实身份的，只有金人一方和吴曦及心腹。金人应该没有这个能耐，况且移尸刑部当日，韩器之正忙于捕捉我来也，好要挟他去办事，当晚他亦守候在我来也家中，等待对方盗回证物。如此，嫌疑人某甲范围便缩小到吴曦周边人身上。即便如此，追查起来仍是不易，吴曦身边仆从如云，一一排查，亦需要相当的时间。

岳珂道：“盲目追查，如同大海捞针。不如等高琼娘丧事了后，我们设法找艳歌行了解一下。”

宋慈道：“甚好。”又道，“刚才岳兄提及丧事，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昨晚我被人绑到某处后，曾听到过丧乐的声音。”

岳珂道：“啊，你与我来也是在吴山城隍庙分的手。城隍庙往西即是清波门，往东即是御街，而我来也住在城隍庙往北，他救了你之后，不可能反其家方向而行，所以你被关的地方应该是在城隍庙往南，那就是吴山一带了。姜夔姜先生府邸在清波门外往南，正好符合你的描述。”

宋慈道：“居住在吴山一带的都是权贵，难怪我来说绑我的人不是普通人。”岳珂道：“既能推测出你被关的位置，应该不难追查。你能听到丧乐，必然是在吴山西面。”

宋慈道：“嗯，那个地方，四周都应该有人家，所以审问者才没有用刑拷问于我，想来怕惊动了左邻右舍。他的侍从也曾建议，称要带我到僻静无人处拷打。”

岳珂道：“四周有人家应该不大可能，吴山本就是权贵住处，以豪宅居多，住家极少。不过吴山西自清波门往钱湖门一带，兵营居多，如教骏营、架子营、亲兵营、虎翼营、步司衙、牙兵寨等，都在那一片。绑你的人既然害怕惊动旁人，很可能你们当时的位置就在兵营附近。”

宋慈忽然又想起一事，道：“审问我的人曾交代过手下，要用老法子解决我，还特意叮嘱要埋得深点，别再让野猪拱出尸首来。听起来，应该他们曾经杀了人，埋在山上，却被嗅觉灵敏的野猪找到，将尸首刨了出来。岳兄可记得临安府有没有类似的案子？”

岳珂道：“我还真听过一起无头女尸案。一年多前，有游客到吴山游

玩，听到林子中有动静，大着胆子过去一看，是野猪在啃一具无头女尸，遂将野猪驱走，报了官。官府派了人来，据女尸皮肉和骨骼来看，是个年轻女子，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只被一条粗布床单裹着。身上有许多青紫的瘀痕，手脚上有厚厚一圈血痂，似乎是被镣铐长期锁过，死前应该受了不少苦楚。不过因为没有了首级，难以辨别身份。临安府张贴了告示，寻找适龄的失踪女子，却始终没有人揭榜。想来那女子多半是卖身到富贵人家的侍妾或婢女，因事得罪了主人而不幸遇害。后来因为没有苦主来认领尸体，临安府只好作为无头悬案结案，将残尸抬到城外乱坟岗葬了。”

宋慈道：“我记得有人取重斧往我颈中比划过，还说要砍下我的头。作案手法如此之像，应该就是同一伙人了。可惜不知道那死去女子的身份，不然可以有更多线索。”

岳珂道：“既然能判断出你被关的大致位置，就不难追查。回头我去了解一下都什么人在吴山西一带有私宅，应该可以找到你被关之地。”

议过一回，二人便先回来王家饮子铺，预备稍事休息后再去找独孤策，看他是否安顿好了宋易安。不想刚一进门，便被余月月拉进后院，低声告道：“不是宋姊姊杀的人。”

宋慈问道：“月月姊见过宋易安的人了？”

余月月点点头，从怀中掏出那柄大理短刀，道：“刚刚宋姊姊来还刀给我，说是她收拾床铺时在枕头边发现的。我当然不会相信，直接问是不是她帮我杀了韩器之，她说不是。我还是不相信，就用宋慈你教我的法子，将短刀拿去了茅厕中试验。”

岳珂奇道：“这是什么古怪的试验法子？”余月月道：“宋慈说刀子沾过血后，即使用水洗净，依然还是有残留的血腥气，只不过人嗅不出来，得借助天下第一灵鼻之物——蝇虫。”

宋慈道：“月月姊试过后，可有发现血迹？”余月月道：“半点也没有。茅厕苍蝇那么多，没一只来叮我这把刀。”

宋慈道：“也许宋易安用了她自己的刀子。她是厨娘，随便取一柄剔肉刀便行。”

余月月道：“宋姊姊说她没有杀人，不信你自己问她去。”引着宋慈和岳珂来到自己房中。

却见内堂坐着一男一女，正是宋易安和独孤策。二人正在逗小龙女说话，看起来倒像是其乐融融的一家子。

余月月招手叫道：“来，小龙女，我们到外面去玩，让叔叔阿姨们说话。”

小龙女应了一声，怯生生地看了宋慈一眼，这才跟余月月出去了。

独孤策道：“大家都不是外人，还是娘子自己说吧。”

宋易安便点点头，开门见山地道：“你们都认为是我杀了韩器之。不错，我昨晚是要赶去杀他，但我到他家中的时候，他人已经死了。我还觉得奇怪，正俯身查看时，有一群人打着灯笼进来。后来又撞见独孤公子，说那些人都是金人，韩器之是金人奸细，我一时不明所以，也难以置信，便自己回家了。适才独孤公子又找到我，说韩器之曾在丰乐楼寿宴当晚设下香炉毒局要暗杀韩太师，然后嫁祸于我，联想到往日他种种异常之处，我这才相信原来他的真实身份是金人。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

宋慈道：“我相信宋家娘子的话。之前韩器之设下毒局，想嫁祸于娘子。娘子若是去找他，他必然会有所警惕，不会那么轻易被杀死在台阶上。”

岳珂道：“娘子起意去杀韩器之，是因为月月么？”

宋易安反问道：“岳公子以为呢？”冷笑一声，道：“不瞒各位，昨晚我看到韩器之被杀，还想过有没有可能是宋公子下的手，后来想到宋公子连月月生日晚宴都没空参加，怎么还会有那等闲暇工夫！月月在她生日当天经历了那样的事，别说宋公子是她的未婚夫，稍有正义感的男子，都会义愤填膺。宋公子却在她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忙碌得一夜不

归。”

岳珂正色道：“娘子这是在责怪宋慈么？他昨晚被人绑架，险些丧命，并不是有意爽约。月月昨日经历的不幸，他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

独孤策忙问道：“宋慈兄昨晚遇险了么？是什么人绑架了你？”

宋慈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这件事说来话长，不提也罢。”又道：“无论如何，娘子昨晚赶去韩器之家中，是为月月出头，我很是感激。但请恕我无礼多问一句，娘子既然知道韩器之昨晚已被人杀死，为何今早不及时告知月月？”

宋易安冷冷道：“宋公子以为那恶人死了，月月所受的伤害便会就此平复如初么？她这辈子，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韩器之这个名字。宋公子聪明绝顶，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

宋慈一时无言以对，竟而感觉宋易安远比自己了解未婚妻子的心思。又觉得对方句句话里都有指责自己之意，他亦不由自主地自责起来，好像他对月月所遭遇的不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仔细想想，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如果他没有发现香炉毒局的奥秘，韩器之就不会找上月月，她也不会被那伙人玷污了清白。他默默地思忖着，只觉得心头一点一点疼痛起来，堂内气氛亦憋屈得很，令人难以忍受，便转身出去了。

岳珂忙问道：“娘子到韩器之住处时，可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

宋易安奇道：“难道岳公子还想找出杀死韩器之的凶手不成？无论对方是谁，都是帮了你们的大忙，也是帮了我的大忙。你们不顾月月的感受，非要死死纠缠住这件案子不放，到底是何居心？”

独孤策忙道：“娘子别生气。韩器之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但他还有另外一层身份，是金人间谍。他在金国使者来访之前突然莫名被杀，这不是很奇怪么？岳珂兄只是想弄清楚真相而已。”

岳珂也道：“我不是说韩器之的不该死，而是目下凶手杀人动机不明，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杀人，于公于私，都必须找出这个人。”

宋易安道：“如果韩器之是因为私人恩怨被杀，那是他咎由自取。如果是因为金人间谍身份被杀，那自然是朝廷派人下的手，还有什么可查的？抱歉，我什么异常之处也没发现。”站起身来，准备离去。

独孤策忙阻拦道：“昨晚那些金人亲眼看到娘子站在韩器之面前，他们又不清楚其实不是你杀人，必然还是要将这笔记到娘子头上。如果找不到真凶，娘子处境堪忧，暂时不能再抛头露面。”

宋易安道：“这是我自己的事，不敢烦劳旁人操心。”冷冷扫了岳珂一眼，拂袖而去。

独孤策道：“岳珂兄，我跟去看看。如果能从宋家娘子口中问到真凶的线索，我再告诉你。”岳珂道：“也好。”

岳珂送独孤策出去，却寻不见宋慈，在前院也只见到余月月和小龙女。想了一想，转身回来自己住处，果见宋慈坐在堂中发呆，便上前劝道：“你别因为听了宋易安的话而自责，月月的事，根本不关你的事。”

宋慈摇摇头道：“如果不是我在丰乐楼觉察到香炉毒局，加上对韩器之毫无警惕之心，当着他的面取走了证物，他大概也不会寻到月月头上。”

岳珂道：“你可千万别这么想。韩器之是金人间谍首领，他知道月月外祖父王医师曾做过金人间谍，岂能不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他找上月月和你，是早晚的事。”

宋慈这才略略宽慰了一些，心道：“对了，韩器之是猛哥的亲弟弟，他恼恨王医师刺死他兄长，肆意荼毒月月，是为了报杀兄之仇。此人是金人间谍组织首领，潜伏临安多年，低调行事是安身立命之根本。他此次不惜自暴身份，将自己的来历当面透露给月月，大大有违于常规，大概是久有复仇之心，已强行忍耐了许久。想想也真真可怕，竟然有这样一双恶毒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月月，我不但毫无觉察，反而一度对韩器之生出好感来，可谓识人不明了。”

又想到幼年时曾见过猛哥胸口有形状古怪的大块伤疤，想来那里原

先是契丹族人特有的狼头刺青。而福建夏季炎热，男子多赤裸上身，他为了不引人注目，不得不用药和器具强力去除了刺青，是以在胸口留下疤痕。

岳珂见宋慈依旧闷闷不乐，便想用查案来转移他的注意力，道：“不管怎样，韩器之昨晚被杀太过蹊跷，我们还是得设法找出真相。”

如此考虑，自然是基于韩器之金人间谍组织首领的身份，怕是有什人或是什势力在其中兴风作浪。

宋慈问道：“宋易安可有提供什线索？”岳珂道：“宋易安说她没有任何发现。她恨死了韩器之，对凶手感激还来不及，即使真发现了什，应该也不会说出来。她这边是指望不上了。不过她的一句话倒是点醒了我，韩器之有可能是因为个人恩怨被杀，也极有可能是因为他的间谍身份。宋慈，你一向敏锐，你怎么看？”

宋慈道：“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极小。在昨晚之前，韩器之的真实身份应该没有暴露。吴曦受到金人威胁后，利益攸关，肯定派了心腹追查秦大这伙人的落脚处，凡是跟金人沾边的都会受到他手下人严密的监视，连他都不知道韩器之是间谍首领，朝廷中更不会有人发现。这是其一。其二，如果朝廷发现了韩器之的间谍首领身份，上上策不是派人暗杀他，而是将其秘密抓捕后囚禁起来，拷问间谍组织其他成员下落，如此，比简单地杀死他要有用得更多。”

岳珂道：“分析得极是，那么韩器之被杀一定还是出于私人恩怨了。但此人心机颇深，丰乐楼楼长蒋进等人行贿贪污，他从来不参与，对手下人也还算友善，口碑颇好。我们在丰乐楼查案，他忙前忙后，一副老好人的样子，将你我二人全都骗过了。”

宋慈道：“他既然另有一重身份，平日必然刻意掩饰本性，对周围的人也不会太恶劣。我适才说韩器之多半是因个人恩怨被杀，跟朝廷无关，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在走下台阶时被杀，脸上的表情，显然是料不到来者会杀死他，那么来者肯定是熟人。”

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韩器之将院门虚掩，自己坐在堂中灯下等待

金国使者完颜弼一行的到来。他大概对当晚的会面相当重视，将手下人尽数派出接应。但就在完颜弼等人到达前，有人先行到来，他听到声音，即赶出来迎接，却被来人连捅三刀，杀死在台阶上。凶手离开后，宋易安又寻上门来，意外发现韩器之已死，惊愕异常，俯身查看究竟，此即完颜弼一行及独孤策到达时所看见之情形。

韩器之本人兼有双重身份，一重是丰乐楼采办，负责采买酒楼所需物品，打交道的以商贩居多；另一重则是金人间谍组织首领，交际人群无非是其上级、下属。这些人同处在敌营腹心，不大可能自相残杀。凶手既与韩器之相熟，令其毫无防备，很可能是在丰乐楼工作的人，或是跟他来往紧密的商贩。

岳珂沉吟道：“有没有可能是那个一直下落不明的厨房杂役刘大？”宋慈道：“似乎不大可能。除非刘大跟韩器之是一伙，才有可能出其不意地杀死他。而刘大在丰乐楼出事当夜便已失踪，当时香炉毒局尚未暴露，毒局的设计者韩器之都没有逃亡，他怎么可能先行消失呢？从这点上推测，刘大绝不是金人一伙，他也不会知晓香炉毒局内中的奥妙，更不知道韩器之陷害了他，更谈不上深夜冒险杀人。最大的可能是，韩器之收买了刘大，让他往鱼羹配料中加了彼岸花叶，之后又派手下人杀了他灭口。我有九成把握，刘大早已经死了，只不过尸首尚未被人发现罢了。”

二人又议过一回，实在理不清头绪，想不出会有什么人在金人使者将至的节骨眼儿上杀了韩器之。

岳珂道：“不如我们再去看看韩器之尸首，也许能从伤口中有所发现。”

正说着，连世荣忽跨门进来，笑道：“你们猜我刚刚遇到谁了？弄潮儿顿筑。”

岳珂道：“这倒是稀客。顿兄人呢？小连为何不请他进来坐上一坐？”连世荣道：“顿兄说他只是凑巧路过这里，等改日有机会再来拜访你们二位。”

宋慈问道：“我从来没有提过我和岳兄住在这里啊，是小连告诉顿筑的么？”连世荣道：“没有啊，他直接就那么回答我的。我还以为你自己告诉过他。”

宋慈道：“不对。”忙赶了出去。却见小龙女正独自守在店铺门前，忙问道：“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你月姨呢？”小龙女道：“刚刚月姨看到一位叔叔经过，样子突然变得好奇怪，一句话都没交代，就去追赶那位叔叔了。”

宋慈问了方向，匆匆追了过去。跑出不远，便见到余月月正与顿筑站在街边说话。余月月转头一见到未婚夫，便急忙推攘顿筑，似是催他快走的意思。

顿筑叹道：“月娘适才见到俺，都能从俺眼神中猜到事情经过，宋官人绝顶聪明，一定也已经猜到了。”

原来余月月昨日惨遭韩器之等人奸污后，身心俱损，直奔到钱塘江边。神志恍惚之下，几欲跌入水中，幸亏被路人拉住。那及时救下她的男子正是弄潮儿顿筑。他日夜与水为伍，大部分时间都在钱塘江边，昨日凑巧在候潮门一带徘徊，远远见到一名女子痛哭不止，似有轻生之意，便留了心思。又见她踉踉跄跄地踱向江中，忙赶过去将其拉住。他不善言谈，只略微劝慰了几句。

后来余月月转身回城，顿筑见有人暗中鬼鬼祟祟跟在她身后，还是不大放心，便也一路跟了过来。直到余月月与连世荣一道进了大瓦子王家饮子店，他向附近店家打听，才知道对方就是太学生宋慈的未婚妻子，一时惊愕异常，也不知道余月月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她既然回了家，应该不会再有事，遂离开大瓦子去办自己的事。

再凑巧不过的是，顿筑办完事归家时，正好又看到余月月提着食盒独自在大街上行走，担心她有事，便又悄悄跟上了她，一路来到丰乐楼厨娘宋易安家中。他本不是多事之人，但见余月月还在敲门时就已痛哭流涕，便想弄清楚究竟，于是暗中潜入宋家窗下，由此偷听到余月月和宋易安的谈话。余月月虽未提及韩器之的金人间谍身份，却将被其奸污的经过如数告知了宋易安。顿筑本人曾有过一段伤心往事，其未婚妻子

亦是被歹人奸污后自缢身亡。他虽不知道韩器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余月月，却对其禽兽行为极为痛恨，立即离开了宋家，向熟人打听了韩器之住处，赶来荐桥一带。

彼时韩器之正坐在堂中灯下等待金国使节完颜弼的到来，院门虚掩，顿筑推门进来时，他已听见动静，还以为是手下人五子回来了，扬声问道：“五子，人到了么？”顿筑回答道：“是我，顿筑。”

顿筑号称“第一弄潮儿”，临安城中无人不知其大名，是男女老少疯狂膜拜的英雄人物。韩器之虽不知对方来意，但顿筑这样的人可是平时无论如何都难以巴结上的，登时又惊又喜，起身迎了出来，道：“弄潮儿大驾光临，不知……”

一语未毕，便被顿筑挺刀刺中小腹。他惊愕之极，抓住对方的左膀，问道：“你……你……”

顿筑不愿意废话，又补上两刀。韩器之颓然坐倒在台阶上，歪头死去。顿筑便往他身上擦了血迹，转身离开，自行回去家中，换了血衣，洗净凶器，喝了一通酒，美美睡了一觉。

今日午后，顿筑才起床，到码头办完事，天色已是不早。他心中尚惦记韩器之一案，虽则此人死有余辜，但又怕官府牵连无辜，遂赶到荐桥打听消息。

当时宋慈、岳珂已在荐桥绸缎铺被禁军长官吴曦撞见，并将韩器之的真实身份告之。吴曦旋即派人封锁了绸缎铺和韩器之住处。顿筑到时，只见巷子口布满了禁军卫士，闲人想要靠近一步都不可能。幸好有卫士认出了他，才暗中透露消息，说韩器之是金人间谍，上头来了命令，要压下这件案子，不得对外泄露。

顿筑愈发惊奇，便想来找宋慈问明经过，哪知先在饮子铺前遇到了连世荣，闲聊时，又见到余月月出来。他是因为偷听到余月月 and 宋易安对话才怒杀韩器之，对她的经历一清二楚，不愿意再面对这个身遭不幸的女子，以免引发她伤心的回忆，遂转头就走。

余月月却一眼认出顿筑正是昨日在江边救了自己的男子，忙追上来

道谢。她亦是聪慧过人的女子，见到顿筑吞吐吐、难以自处的表情时，便立即明白了究竟——是这个与她仅有一面之缘的男子杀了韩器之，为她报了大仇，登时热泪盈眶，便要盈盈下拜。顿筑急忙扶住她，道：“俺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只多劝小娘子一句，为了爱你的人，切莫再寻死。”

余月月垂泪道：“是。郎君两次救了我，我自当珍惜这条性命。”正不知该如何向对方道谢时，忽转头见到宋慈追来，心下大急，忙道：“我未婚夫来了，他和岳珂正在追查杀死那恶人的凶手。郎君快走，由我来应付他。”

顿筑料想宋慈既已追来，多半发现了蛛丝马迹。他是个耿直坦率之人，不愿再行回避，径直上前问道：“宋官人是来捉拿俺的么？”

宋慈追得太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喘了几口气，等气息略略平复些，才道：“顿兄是我们的大恩人，大恩不敢言谢，何来一个捉字？”

余月月登时转忧为喜，问道：“你是怎么猜到的？”顿筑道：“宋官人小小年纪，便受韩太师之命，以太学生身份调查丰乐楼的案子，其过人之处，不待人言。”

宋慈道：“月月姊跟我提过，她在钱塘江边遇到的男子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望向江面时，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眷念渴慕之情。但如果不是顿兄适才从王家饮子店门前经过，我无论如何也联想不到你身上。”

此时暮色已浓，街道两旁店铺人家陆续点燃灯火，透出浓浓的暖意来。

余月月忙道：“天色不早，何不请顿郎到店里坐上一坐。我也略微置办几个酒菜，聊表谢意。”

顿筑尚在踌躇中，宋慈连连摆手道：“暂时不行。我受韩太师之命追查丰乐楼的案子，目下京师盯着我的人太多，顿兄不宜跟我及我身边的这些人走得过近。顿兄，我是不希望事情牵涉到你，还望你体谅。”

顿筑问道：“韩器之当真是金人间谍么？”宋慈道：“是的。”大致说

了经过情形。

顿筑长吐了一口气，道：“这个人，当真是禽兽不如，死有余辜。俺激愤之下一刀杀了他，倒是便宜他了。”又道：“人是俺杀的，宋官人大大可不必为难，拿俺向韩太师交差便是。”

宋慈道：“韩器之之前曾设下香炉毒局谋害韩太师，而今他身份已经泄露，又有金国使者牵连其中，事情变得相当复杂。出于大局考虑，顿兄还是隐瞒这件事为好。”

顿筑道：“朝廷素来对金人极尽谄媚之能事，难道不会因为要向金国使者交代，胡乱抓捕一个无辜人士充当替罪羊么？”

宋慈道：“这件案子太过敏感，朝廷应该不会按照常规来处置。”见顿筑困惑，便又进一步解释道：“韩器之正好在金国使者完颜弼到达之前被杀，完颜弼亲眼看到宋易安站在尸首前，多半以为是她杀了人。即使澄清了事实，与宋易安无干，完颜弼也会以为是朝廷派人动手的。但韩器之的间谍身份不能张扬，完颜弼自己昨晚到过韩家的事更不能泄露半分，所以他只能绝口不提此事，甚至要否认认识韩器之。而朝廷其实并没有派人杀韩器之，目下也不知道真凶是谁，只能从金国使者完颜弼到过韩家一事推测他必然牵涉其中，出于两国邦交考虑，亦不会公布韩器之的身份。所以这件案子的最后结果，多半会被压下来，不了了之。即使有事，也由我一力承担。”

顿筑道：“如此，岂不是会牵连宋官人自己么？”余月月忙道：“郎君放心，宋慈是一等一的聪明人，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他既然让郎君隐瞒这件事，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正好连世荣追了过来，远远叫道：“饮子店来了禁军卫士，指名要带你去南园。”

宋慈忙道：“请顿兄务必听我嘱咐。”顿筑沉吟道：“好，就听宋官人的。”

宋慈道：“等风头过去，我再向顿兄好好道谢。”拱手谢过，携了余月月，与连世荣一道返回饮子店。

果见店里有两名卫士候着，称奉韩太师之命召岳珂和宋慈前去南园问话。宋慈料想是为韩器之的缘故，便向余月月交代了几句，自己和岳珂随了卫士出来。

半路上，岳珂问卫士可有人在吴山西面军营驻扎过。一名卫士道：“小的驻过西营。”

岳珂便问他可知道军营附近一带的私宅。那卫士笑道：“那一带不比别处，住户极少，倒也有几处私宅，都是宫里有头有脸的大官们的。”

“大官”即是对皇宫中有权有势的宦官的尊称。宋慈一听到这两个字，立即想到了入内侍省都知高知味——他是姜夔红颜知己高琼娘的亲弟弟，而高琼娘新逝，宋慈昨晚听到的丧乐很可能就是来自姜夔家中。

岳珂也是一般的想法，立即问道：“那么内侍省高知味高都知可有私宅在那一带？”卫士道：“有。高都知的宅子就在宝山半山中。”

宝山位于清波门和钱潮门中间，再往西的城墙外，恰恰就是姜夔的宅子。如果宋慈昨晚是被关押在高知味的私宅中，刚好可以听到姜夔府中传出的丧乐。这到底是巧合，还是高知味大不简单？可他是宫里的宦官，虽然能够亲近皇帝，权力不小，但其为人谨慎，极少与外臣交结，为什么会派人绑架宋慈呢？跟丰乐楼任会行刺案又有什么关联呢？

倒是宋慈已从余月月口中得知高琼娘、高知味是假柔福帝姬的后人，丰乐楼变故当晚，这姊弟二人正好都在楼里，是巧合，还是精心安排的？会不会高知味就是任会背后的真正主谋？他与皇室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难解恩怨，祖母被重杖活活杖死，自身亦沦落到阉割为宦，好不容易爬上内侍省高位，又为何会卷入行刺本朝太师一事？

岳珂低声道：“这件事居然牵扯出了高知味，实在离奇。不如改天我们一道去他私宅看看，也许你可以凭感知判断到底是不是那个地方。高知味嫌疑虽重，究竟还是要眼见为实。”宋慈道：“甚好。”

沿着御街一路南行。路过中瓦子时，只见街道两边的茶肆酒楼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又有妓馆传出的歌乐声，不时夹杂着阵阵放纵浪荡的大笑。难怪陆机有诗云：“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作缁。”京师是个风俗浇薄的地方，若是随波逐流的话，便容易玷污了人品。

陆游曾有诗云：“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远坊寂寂门尽闭，只有烟月无人行。谁家小楼歌恼侬，余响缥缈萦帘栊。苦心自古乏真赏，此恨略与吾曹同。”

徘徊在临安的大街小巷，悠游乐闲，朝歌暮舞，却终究挥不去心底的哀忧。朝堂之上，众官吏黄缘奔竞，以期荣升，俨然一间名利场；京城之内，人们喜谈风花雪月，追求享乐，人心、世风日趋浮华萎靡，仿若一座大戏台。杨柳如烟，湖云似梦，竟酌美酒；一歌一曲，前殿金莲，后庭玉树。风流不老，令人忘记了今夕是何年。倏忽之间，旧人零落，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就此流失在蹉跎岁月里。

宋慈来京师已有一段时日，尽管日日进进出出，但从未真正驻足留恋过。此刻行走在御街上，街道两边千般繁华、万种风情一一展现，他却陡然感觉与这座城市疏离了起来。他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好的感觉，诸多仁人志士扫荡胡尘、建功立业的理想，最终都消磨在眼前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中。

一行人径直来到南园阅古堂。未近许闲大厅，即听到有丝竹乐声传来。有女子曼声唱道：“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正是韩侂胄心腹堂吏史达祖之名作《绮罗香》。

岳珂和宋慈相顾愕然，临安新近刚刚发生了大火灾，不仅三省六部化作废墟，更有无数百姓家园尽毁，无家可归，不得不流离失所。外面还是断壁残垣，这里是所谓的朝堂枢纽之地，却也跟中瓦子等市井闹市一般，瞬间忘记了灾难带来的苦痛，换上了歌舞升平，足见在当朝最大权臣韩侂胄的心目中，平头百姓不过是一群蝼蚁，丝毫不足挂怀。

大厅中亮如白昼，芬芳扑鼻，所点数十支香烛全是用龙涎沉脑屑与蜡混合而成。

北宋年间，宣政宫中每每盛宴，均用此烛。两行列数百支，艳明而香溢。南渡之后，宋室再无此等财力。唯在韦太后回銮祝寿时，宋高宗破例用宣政故事，点了十数炬龙涎香烛，已是极天下之养。韦太后却似根本不以为意。高宗皇帝小心翼翼地问道：“难道此烛不惬圣意么？”韦太后道：“你爹爹每夜常设数百支，诸阁亦然。”高宗皇帝这才知道母亲是嫌灯烛点得太少，后来私下对人道：“如何比得爹爹富贵？”

而此时许闲大厅所点巨烛数目，虽不及昔日宋徽宗时铺张，却也远远超过了高宗皇帝为韦太后贺寿的规模。再比照外面官厅街一带的废墟焦土，愈发令人感慨了。

韩侂胄与宰相陈自强并排坐在上首，交谈甚欢。左右两边宾客不多，均是韩、陈两家的亲眷。今晚大约是韩侂胄特意为恩师补过生日而设了私宴。

厅中一队歌伎正伴着乐声起舞，领舞的女子娇羞妩媚、风情万种，正是临安第一名妓艳歌行。她非但人美，舞姿更美，身姿曼妙，柔若无骨。

领头卫士令宋慈和岳珂先在门前，自己进去禀报。岳珂一眼瞥见厅中情形，登时脸色大变，瞪大眼睛，死死盯着什么人。

宋慈见好友神情有异，忙问道：“怎么了？”岳珂却是不答，仅摇了摇头。

宋慈料想是因身旁尚有卫士、交谈不得其便之缘故，亦不再多问。

过了一会儿，堂吏史达祖先出来，引着岳珂和宋慈来到书房，道：“请二位稍候。太师正陪陈丞相补过寿宴，随后就到。”又取出一截铁枪头交给岳珂，道：“这是邓友龙邓御史使金时，有神秘人夜叩驿所，托他转交给岳郡马的。邓御史将这件事禀报给了太师，太师一时好奇，便命邓御史先呈到南园，如今原物奉上。”

岳珂道：“邓御史可有查到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史达祖摇了摇头，又问道：“那人既是有物件转交给岳郡马，想来你应该知道。”

岳珂道：“这个……下官所认识的人中，只有山东杨安国、杨妙真兄妹使用铁枪作兵器，也许神秘人跟他二人有关。但来人到底为何要特意托邓御史转交这铁枪头，下官实在猜不到究竟。”

史达祖又转头问道：“宋公子，你如何看这件事？”

宋慈道：“当年在建阳时，杨氏兄妹与我们一路不打不相识。但从始至终，与他们兄妹最为投契的是武学生孙应龙。如果神秘人真是杨安国手下，或许铁枪头其实是要让岳少监转给孙大哥的，之前他和杨妙真之间有什么约定也说不准。如果神秘人跟杨安国无干，我就想不通其中缘由了。”

史达祖沉吟道：“我信得过宋公子的推测。如此，怕是要专门派人走一趟闽北，向孙应龙打听铁枪头的来历了。”

宋慈道：“之前邓御史向岳少监提及铁枪头一事，我已想到此节，已经请人带信给孙大哥，不久他即会赶来京师相会。”

史达祖既惊又喜，连声赞道：“难怪人人都说宋公子心细如发，聪明绝顶，果然如此。还能事事预料在先，当真是个稀罕难得的人才。”

正好韩侂胄进来，闻声笑道：“宋慈，你能得史先生满口夸赞，可真是不简单。史先生极少夸人的。”

宋慈忙道：“学生愧不敢当。学生犯下了大错，正要向太师请罪。”

岳珂料想他是要说出余月月外祖父王且光曾为金人奸细一事，大吃一惊，然其话已出口，来不及阻止。

韩侂胄却不以为意，道：“宋公子是说丰乐楼香炉毒局一事么？哎，这件事你和岳珂处理得极好。若是当时就大肆追查，张扬开去，那罪魁祸首韩器之肯定早就逃走了，甚至无法知道他就是金人间谍组织首领。对了，说起韩器之被杀这件事，宋公子怎么看？老夫今晚召二位来，就

想听听你们对这件案子的看法。”

宋慈顾虑颇多，一时不敢回答，只支吾道：“韩器之身份复杂，这件案子涉及两国邦交，学生不敢妄言。”

韩侂胄使了个眼色，史达祖便解释道：“韩器之是金人间谍首领，他意外被杀，虽则金使不敢公然承认韩氏是他们所派的间谍，不会说什么做什么。但无论官府如何处置，找出替罪羊也好，抓到真凶也好，金使怕是都要将这笔账算在我方头上。万一金人由此认为我大宋敌意已现，立即开始备战，那么形势将对我大宋不利，这可是太师不希望看到的。宋公子可有什么解决的法子？”

宋慈道：“金人未必会认为与朝廷有关。这其中另有情由。”当即说了丰乐楼厨娘宋易安为了替未婚妻子余月月出头、赶去杀韩器之而被金使完颜弼看到一事，甚至连余月月被韩器之要挟曝光其外祖父金人间谍身份都原原本本地说了，随即躬身请罪道：“王医师身份一事，几年前学生在建阳时便已经知道，我却一直隐瞒了下来，此即大错。”

韩侂胄听说金使亲眼看到宋易安提刀站在韩器之尸首前，很可能以为是她因私怨杀人，登时喜出望外，哪里还顾得上王且光曾为金人奸细之类的事，忙道：“王且光父子曾为金人效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必再提。月娘是老夫的救命恩人，竟受到韩器之荼毒，当真可恨。老夫会专门请圣上一道圣旨，赦免王家之前所犯过错。如此，即使韩器之在临安还有余党，也不能再威胁宋公子和月娘了。”

自韩器之公然要挟余月月以后，王且光父子曾为虎作伥之事便如同一根芒刺，插入了王、宋两家人的后背，令人寝食难安，坐卧不宁。宋慈表面宽慰未婚妻子，其实心中亦是忧虑不已。他选择今晚将实话托出，心中其实也忐忑难安，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却实在料不到韩侂胄毫不在意，竟一语轻松带过，愣了一愣，才上前道谢。

韩侂胄道：“宋公子大可放心，老夫担保不会再有人拿金人奸细一事来败坏宋、王两家的名声。”他对这件事毫不关心，话头一转，又道：“宋嫂当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女子。不过既然她没有杀人，到底是谁杀了韩器之呢？”

岳珂道：“既是金使已认定是宋易安杀人，太师又何必过分追究？万一追查了真凶出来，哪怕跟官府有一丝一缕的联系，又要被金人大加利用了。”

韩侂胄虽然心中好奇真凶是谁，但转念想到要以大局为重，忙道：“岳郡马说得极是。不过宋嫂不能再抛头露面了，史先生，你找个去处妥善安置宋嫂，等金使离开临安后再做安排。”史达祖道：“遵命。”

韩侂胄心头顾虑既去，便好言抚慰了宋慈、岳珂几句，挥手令二人退出，自己则重新回去宴会。

岳珂叹道：“临安新遭大火，蜀中大帅新亡，这都是牵动天下的大事。韩太师念念不忘的却是为陈丞相补办寿宴，唉。不过他总算同意赦免王医师，你和月月从此可以安心了。”

宋慈面上却不见丝毫喜色，黯难道：“话虽如此，可我心中却总有不祥的感觉。月月她……”

岳珂猜想他还是不能对未婚妻子横遭污辱一事释怀，这种事旁人也不好安慰，只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宋慈点了点头，忽想起一件事来，问道：“对了，岳兄适才为何在大厅前露出那般古怪的表情？”

岳珂道：“不是我古怪，而是我看到了古怪的事——艳歌行……她的舞步跟卿卿一模一样。”

卿卿曾是辛弃疾侍妾，奉其主人之命潜伏在辛弃疾身边数年，目的是要寻找一件所谓关乎皇室重大机密的信件。艳歌行歌舞学自高琼娘，卿卿舞步既是与她一样，该是出自同一师傅了。

宋慈闻言极是骇异，与岳珂对视一眼。二人心中均是一般的想法——莫非之前卿卿死活不肯透露姓名的神秘主人，就是大宦官高知味？那封所谓牵涉的宫廷机密和大宋江山的锦囊秘信，究竟是什么？之前绑架并险些杀害宋慈的人，是不是高知味手下？他处心积虑，想要遮掩的到底是什么？

尾声

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又缓和了下来。其实人人都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平静。韩侂胄急功近利，其野心蠢蠢欲动，已成为牵动天下局势的隐忧。



宋

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出使金国归来的御史邓友龙上倡兵之书，称金国受北方蒙古等部族侵扰，年年兴师讨伐，士卒疲敝，府库空匮；国内则内讧迭起，盗贼相寻，民不堪命，国势日渐衰弱；建议朝廷建师北伐，一举收复中原。

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入朝拜见宋宁宗时，亦提到金章宗完颜璟沉湎酒色，不修朝政，内宠元妃李师儿，外宠佞臣胥持国，金人为之语道：“经童作相，监婢为妃^[1]。”金国政治大紊，兵刑废弛，必定内乱而亡，恳请朝廷早做准备，以为仓猝应变之策。北伐之议遂起。

把持南宋朝政的权臣韩侂胄本人曾两度出使金国^[2]，对其国内混乱局势略有了解，所以才一直有意兴兵伐金，想建盖世功名以固其位，对此欣然赞同。于是宋朝廷开始招兵买马，调整军事部署，加快了北伐的准备工作。又拿出封桩库中的黄金万两，准备用以奖赏战功。

同年五月，宋宁宗下诏追封岳飞为鄂王，以激励将士。又刻意贬削杀害岳飞的权臣秦桧，改其谥号为“谬丑”。作词云：“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传诵一时。

金国因国内和北方边境多事，不欲与南宋交恶，始终保持着克制态度。然而为了防备日益增长的宋朝军事威胁，金章宗还是有所应对，特增设河南宣抚司，委任平章政事仆散揆为宣抚使，统领南边诸道兵马，不断往沿边聚粮增戍，为战争做准备。

仆散揆到任后，即致书责备宋廷败盟，增兵之举违背了当年的“隆兴和议”。南宋朝廷则极力否认正准备兴兵北进，称宋之增戍只是为了防盜，且戍兵皆非正卒，并无战斗力，并派了一名善言之士到金国游说。不可思议的是，仆散揆居然相信了宋廷的解释，为了表示对南宋的友好，主动请求金章宗罢除了河南宣抚司，并遣散了西线新置的弓箭手。

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又缓和了下来。其实人人都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平静。韩侂胄急功近利，其野心蠢蠢欲动，已成为牵动天下局势的隐忧。

这一日，宋慈从太学出来，没有直接回大瓦子，而是出城赶来丰乐楼。到楼前时，不见卖唱的金老父女，便又根据之前我来也的描述，自行寻来清波门宝月寺附近金老住处。

金满子听到叫门声，摸索着来开了门，瞪着两只无神的眼睛，茫然问道：“官人找谁？”宋慈道：“我来找小娘子和金老。我叫宋慈，不过我想小娘子早就认得我了。”

金满子道：“官人说笑了，奴家患有青盲症，虽不是全瞎，却也差不多，只能勉强看得见光亮，看不到人的相貌，如何能认得官人？”

宋慈道：“如果小娘子双眼真的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如何能发现丰乐楼酒保任昌就是如雷贯耳的我来也呢？”

话音刚落，门后闪出一人，敏捷地将宋慈扯进堂中，推到墙上，左手摁住他肩头，右手挺出短刀对准他胸口，喝道：“宋官人好亮的一双招子。别出声，敢出声的话，我就一刀杀了你。”

那人正是金满子的父亲金老，他身手矫健，双手强劲有力，全无平日老弱病残的模样。

金满子则飞快地奔出院去，左右望了一望，即回来掩了大门，道：“没有其他人。”一双眼睛晶晶发亮，哪有半分盲的样子。

宋慈道：“金老爹，我今日是独自前来，并无半分恶意。”

金老却是满脸警惕，手持刀刃，喝问道：“还有谁知道？”宋慈道：“金老是问二位真面目一事么？请放心，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过。”

金老道：“你虽不是官府的人，却总跟那些当官的在一起，哪会有这么好心。快说，你来到这里有什么目的？任昌人不见了，是不是你带人捉了他？”手上加劲，刀尖刺透宋慈衣衫，刺入胸口皮肉。

宋慈道：“听到金老最后这句，知道老爹尚且关心任昌，我就放心多了。任昌没事，只是暂时躲起来了。请老爹先放手，容我把话说完。”

金老道：“哼，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满子，快去找条绳索，把他手脚绑起来。”

金满子对宋慈印象颇好，劝道：“阿爹，我看宋官人不像坏人。他要是对我们父女有所企图，也不会一个人寻来这里了。不如先放开他，听他怎么说。”

金老勉强收回短刀，喝道：“你最好说实话，不然今日休想活着走出这里。”

金满子忙招呼道：“宋官人，请过来这边坐。官人别怪我阿爹鲁莽，他也是着了慌，还从来没有人识穿我们父女的真面目。”又问道：“宋官人是怎么知道我们父女底细的？”

宋慈道：“之前我朋友曾因为旁事怀疑你们父女是假盲，我们甚至一度怀疑你们父女俩中的一人就是我来也，曾去丰乐楼一带找过你们，因没有打听到你们的住址而作罢。就在当晚，我被一群歹人绑架，危急关头，是我来也救了我，我才知道之前的推测全然不对。”

金满子极是惊讶，道：“宋官人被人绑架，竟然是阿昌哥哥救了你？”宋慈道：“不错。不过当时他只表明他就是我来也，而我被蒙住了眼睛，看不到对方，尚不知道他就是丰乐楼酒保任昌。”

金老听了半信半疑，道：“你受韩太师之命查案，算是半个官家人身份，任昌救你也罢了，怎么还会当面告诉你他就是我来也？”

宋慈叹道：“这就跟二位有关了。”当即说了任昌最初起意找自己的目的，又道：“他自信掩饰得极好，因而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韩器之是如何知道了他就是我来也。”

金老问道：“你便是由此怀疑上我们父女的？”

宋慈道：“任昌纵横京师，从未失手，官府追捕我来也甚急，却从未发现半分蛛丝马迹。他既从来没有向人透露过他就是我来也，那么便是有人偶然发现了他的身份。这个人，一定是跟他走得极近之人。想来想去，只有二位了。二位假装患了青盲症，以盲人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

前，任昌又对二位关爱有加，无论如何都不会提防。他以为你们父女看不见，行事便再无顾忌，不会刻意遮掩，事实上，他的一举一动都落入了你们的眼中。当然，长假扮盲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二位能瞒过丰乐楼进进出出那么多双眼睛，可谓相当不简单。若不是之前我朋友曾推测二位很可能是假盲，我也想不到我来也暴露的原因。”

金老狐疑道：“任昌从来不露真面目，跟他亲近的人不止我们父女，丰乐楼的好几名酒保跟他关系都不错，你如何能肯定一定是我二人发现了他就是我来也？”

宋慈道：“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韩器之捉了你们父女来要挟任昌办事，事后却没有杀你们二人灭口。”

金老道：“这又能说明什么？任昌跟韩器之达成过协议，只要他办好事，韩器之就会放了你们。”

宋慈摇摇头，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与韩器之只有几面之缘，但已深刻领略其心计深沉得可怕。他捉你们父女作为人质后，一开始就向任昌袒露了真实身份，可见他早有十成的把握能够控制任昌。之后他不但没有杀任昌灭口，还遵从诺言释放了金小娘子，只能说明你们父女本身就是韩器之的手下。你们父女也是金人间谍，对不对？你们日日在丰乐楼外卖唱，实际是方便为韩器之传递消息。”

丰乐楼变故当晚，金氏父女始终滞留在楼外，如此不避利害，实在大异常人。大概是因为当时韩器之尚被困在楼中，不得离开半步，他二人未得到指令，自然不敢轻易离开。而当时埋伏在丰豫门外的秦大等人尚未发动，需要信号。韩侂胄离开之后，金满子唱的是《陌上花》，取意“陌上花开缓缓归”，正是有意提醒楼里的韩器之及丰豫门外的秦大等人，告知目标人物韩侂胄已归。

金老闻言脸色登时大变，重新挺出短刀，对准宋慈脖颈，喝道：“你既然连这些知道了，竟然还敢只身来这里，到底有什么企图？”

宋慈道：“我只身前来，只因为临分别时，任昌郑重嘱咐我说：‘请宋公子务必设法保全金老和满子，他们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金老的身子陡然一震，手劲松了下来，刀尖渐渐离开了宋慈的要害。

金满子颤声问道：“阿昌哥哥当真这么说？”宋慈道：“千真万确。其实我当时就已经大致猜到你们的身份，但我见任昌对你们父女用情极深，心中不忍，所以非但没有揭破真相，还当面答应了他。”

金满子再也忍耐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嚤嚤”哭了起来。

金老虽收了短刀，却在屋里走来走去，甚是烦躁，又训斥女儿道：“你哭什么？”金满子泣道：“阿昌哥哥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我们居然还骗他……”

宋慈道：“阿昌起初不过是丰乐楼中一名低三下四的小酒保，他怜惜你们父女孤苦，为了筹钱寻访名医为二位治疗眼睛，改变了他自己。可以说，是二位的境遇激发了他心底深处的侠义情怀。人心都是肉做的，你们父女虽是金人，但我相信二位不会对任昌没有感情，如果不是二位苦苦求情、为他作保，韩器之也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任昌。我猜是金老爹提出将金小娘子嫁给任昌为妻，逐渐控制他，说不定日后还能拉拢他为金人办事。如此，韩器之才没有杀任昌灭口。”

金老极是骇异，问道：“这些都是你自己推测到的？”宋慈道：“是的，只要将事情串联起来，不难想通其中缘由。我已将详细经过告知二位，只是尚有一事不明——你们父女应该早就发现了任昌就是我来也，为何会在丰乐楼出事后才告诉韩器之呢？”

金老道：“实话告诉你也无妨。我们父女虽是金人，却也知道好歹。任昌是个好人，他将偷来的钱财都散给了穷苦百姓，并没有自己享用。如果我们早将他的另一重身份泄露，一定会被韩器之利用。况且我们父女向来只负责传递消息，韩器之也不如何重用我们。但后来事情起了变化，韩器之想要逼迫满子去追寻我来也盗取的艳歌行的财物，称只要能拿到那只金盒，我们父女便不必再假扮盲人。为了满子的将来着想，我不得不说出了任昌就是我来也，于是才有了那场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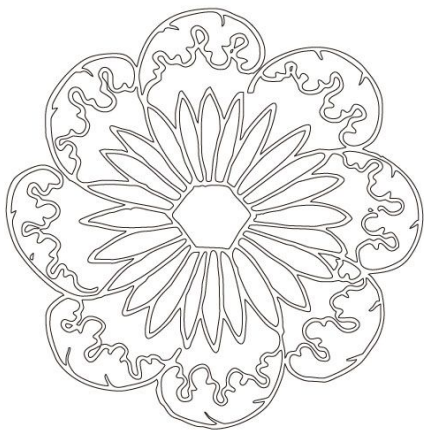
宋慈道：“原来如此。我曾当面答应任昌，要保你们二位周全，眼下

韩器之已死，其金人间谍首领身份已经暴露，临安府正大肆追索、逮捕与他来往密切的一切人等。二位即使不受牵连，却难保不受到金国的处罚。何不就此离开临安，远离这些纷争，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金老道：“你今天来，就是要说这些？”宋慈道：“不错。你们是金人，我是宋人，我们各为其主，我本该向官府告发，引官差来捉你们父女。今日只身来这里，全是为报答任昌救命之恩，还他一个承诺。稍后我走出这个门，二位还没有离开京师的话，我便不会再为你们遮掩。当然，金老爹也可以一刀杀了我，就此杀人灭口。”

金老神情沮丧，却再也没有拔出刀来，只望着泪流满面的女儿发呆。

金满子问道：“阿昌哥哥……他人在哪里？”宋慈道：“他已经离开了京师，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等待与二位相会。”



[1]这句话是讥讽两个出身低下的人成了大气候。经童作相：金有经童科，凡是十三岁以下的小孩子，能背诵几部指定的经书如《论语》、诸子等，再通过几场考试，就可以入选。此考试的级别和规格极低，不受人重视，获经童出身的人也往往不被看重。胥持国即是经童出身。监婢为妃：元妃李师儿出身贫贱，因家人犯罪被没入宫中为宫女。后宫有请宫教教宫女识字的传统，而且宫教与宫女之间用纱帐隔开，宫女在内，宫教在外，不得见面，双方均只闻其声而不知其名。当时张建任宫教，发觉有个声音清亮的宫女领悟力最高，经常提问。刚好金章宗问他宫女中有谁堪教，张建回答说：“声音最清亮者最可教。”金章宗便让张建根据声音，寻出这名最堪教的宫女，她就是李师儿。从此，李师儿为金章宗所爱，宠冠后宫。金章宗一度要立她为皇后，因朝臣极力反对才未成功，但仍然进其为元妃。金章宗未立皇后，元妃已经是最高的封号，且李师儿“势敌正后”，李师儿兄弟均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权势熏天。

[2]淳熙十六年（1189年）闰五月，沈揆、韩侂胄出使金国贺登位。庆元元年（1195年），汪义端、韩侂胄至金国贺生辰。

附录一 金年号表

年号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收国、天辅	太祖	完颜阿骨打	1115 年	48	9	23	父劬里钵	辽天庆三年，阿骨打继任都勃极烈（完颜部首领），天庆四年大败辽军，后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天庆五年（1115 年）称帝，国号金，都会宁。
天会	太宗	完颜晟	1123 年	49	13	61	刻里钵第四子，太祖阿骨打弟	太祖卒，嗣位。即位后，于天会三年（1125 年）灭辽，臣服西夏。天会四年冬，陷开封。天会五年（1127 年）四月，金兵虏宋徽宗、钦宗北归，灭北宋。
天会、天眷、皇统	熙宗	完颜亶	1135 年	17	15	31	宗峻	太宗晚年，改兄终弟及继承制，立太祖孙完颜亶为诸班勃极烈（皇位继承人）。太宗卒，嗣位。1149 年，为完颜亮所杀。
天德、贞元、正隆	废帝	完颜亮	1149 年	28	13	40	太祖庶长子	皇统九年十二月，杀熙宗自立。贞元元年迁都于燕京，后迁都于汴京。正隆六年（1161 年）在与宋军作战败逃途中，被部将杀死。
大定	世宗	完颜雍	1161 年	39	29	67	宗尧	正隆六年（1161 年），海陵王（废帝）自辽东征调大批女真南下侵宋。从征的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率万余人于中途叛乱，逃回辽阳，杀东京副留守高存福，拥立留守完颜雍即帝位。即位后下诏书废海陵王，定都于中都（今北京）。
大定、明昌、承安、泰和	章宗	完颜璟	1189 年	22	20	41	父允恭，世宗第二子	以皇太子嗣位。
泰和、大安、崇庆、至宁	卫绍王	完颜永济	1208 年	41	6	46	世宗第七子	章宗时，封潞王，进封韩王、卫王。章宗卒，嗣位。至宁元年（1213 年），抗击蒙古军的金国右副元帅胡沙虎叛乱，率兵入宫，帝被杀。缢曰绍，复卫王爵。
贞祐、兴定、元光	宣宗	完颜珣	1213 年	51	11	61	世宗孙，章宗兄，父允恭	章宗时封翼王、邢王、升王。卫绍王被杀，乃即位。
正大、开兴、天兴	哀宗	完颜守绪	1223 年	26	12	37	宣宗第三子	以皇太子嗣位。开兴元年（1232 年），蒙古军围汴京，帝出逃，至蔡州，帝传位于完颜承麟，百官朝贺甫毕，城破，帝自缢，承麟率群臣入哭，缢曰哀宗。是日，承麟亦为乱兵所杀，金亡。

附录二 金纸币

附录三 宋慈手迹

洗冤集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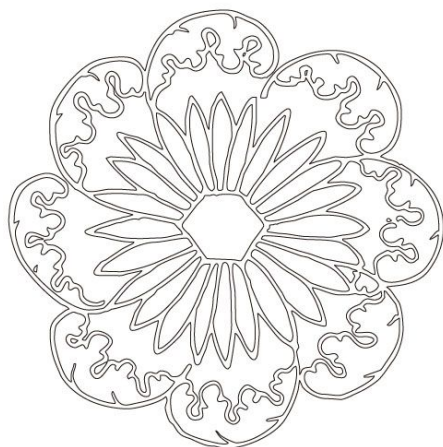
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
初情莫重於檢驗蓋死生出入之權輿
函枉屈伸之機括於是乎決法中所以
通羌今依理據者謹之至也年來如縣
志以委之初官付之右選更應求深繇
於審試重以件作之欺偽吏胥之姦巧虛
幻變化茫不可詰雖有敏者不兩目亦
無所用也嘗而況急望而弗覩掩鼻而
不屑者哉慈四叨臬寄他世寸長獨於獄

案審之又審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若灼
然知生為形乃亟與駁亡或疑信未決
必反覆深思惟恐率然而行死者虛被
滂濫每念獄情之失多起於發端之老
定驗之誤此原於應試之涉遠博採近
世所傳法也自內中錄以下凡數家會而
粹之釐而正之增以已見總為一編名曰洗
冤集錄刊于湖南憲治示各同寅使以參
證互攷如醫師討論古法脈絡表裏先已
洞澈一旦按此施鍼砭發覺不中則其

洗冤澤物當與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淳祐丁未嘉禾節前十日朝散大夫新降直秘丞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叅議官宋慈惠父序

賢士大夫或有得於見聞及親所歷涉出於此集之作者切望以紙錄賜以廣未備慈叔稟

洗冤集錄序終



后记

——关于《宋慈洗冤录——满怀冰雪》

本书副标题名《满怀冰雪》，为《宋慈洗冤录》系列第二本。《满怀冰雪》从时间上承接第一本书《一天明月》，但故事相对独立。凡续集书中所涉及到前书的情节及人物背景，均不再在后续书中重复介绍。

《满怀冰雪》以开禧北伐之前的临安为背景，以太学生宋慈的视角，对当时南宋临安庙堂上下、市井坊巷的方方面面做了深入描述和刻画，探讨了未来开禧北伐最终失败的原因。残破与繁华，压抑与放纵，妥协与反抗，纷争与喧闹，尽凝聚于这一奇特的历史时期。各种不同面目、各怀不同心机的历史人物一一粉墨登场，共同谱绘出一幅庞大复杂的历史画卷。内中悲喜跌宕，堪可追怀。

故事终止于宋金开战前夕，当时宋慈依旧在太学就读，还未参加科考、步入仕途为官，因而还会有一本或几本续集。

在吴蔚系列小说中，注释是正文的有效补充。对于同一题材，所涉及的相同历史常识，一般情况下只注释一次，譬如《一天明月》所涉及的典故、制度等，在《宋慈洗冤录》后续书籍中再出现时，均不再单独注释。

《宋慈洗冤录》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感谢杨瑞雪女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肖启明社长、刘海涛先生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读者长久以来的支持，你们是作者努力前行的最大动力。

历史是文明的积累，文明是历史的价值。“探奇录”系列丛书展现的既有中国浩瀚的历史和文化，亦试图呈现出历史背后的一方心灵净土——即使面临种种阴谋、杀伐的困境，历史英雄人物依然心怀忠诚和正义，信念和勇气，永不妥协、放弃。如果用心去想象、去感受、去思考，会发现英雄的生命能在我们自己的血液中延展，这便是精神的力量。人始终只是历史中的一小分子，当精神延续，生命也得以延续。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在为米开朗基罗立传时说过：“伟大的心灵俨如高高山峰。风吹袭它，云遮住它，但你在那儿比在别处呼吸更畅更爽。那里空气清新，涤尽心灵的污秽；而当云开雾散时，你俯临着人类。”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即使只是登山朝拜，也可以吐故纳新，涤荡灵魂。

吴蔚

2013年1月30日于北京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宋慈洗冤录

一天明月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宋慈洗冤录

一天明月

吴蔚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慈洗冤录/吴蔚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3.7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391-0

I . ①宋... II . ①吴... III .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48662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图书策划 刘海涛

责任编辑 陈 曦 董 理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孟纪元 聂 强



书 名 宋慈洗冤录

作 者 吴 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 mz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11.5

字 数 295千字

版 本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5162-03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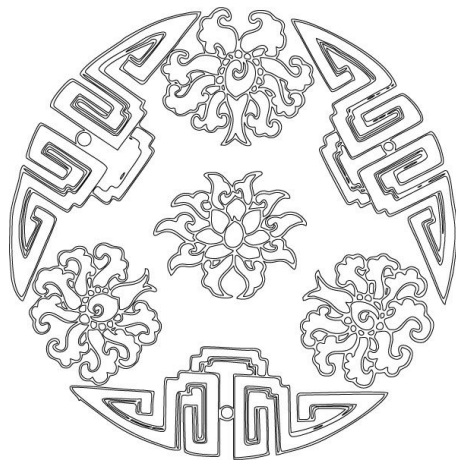
定 价 32.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扩昏庸无能，奸相韩侂胄勾结太皇太后吴玠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亦全部深深卷入其中……



目录

CONTENTS

内容简介

引子

第一章 千峰云起

第二章 春色如愁

第三章 一天明月

第四章 会解连环

第五章 众里寻他

第六章 无端风雨

第七章 故人何在

第八章 旧欢新梦

第九章 此意徘徊

第十章 柳外斜阳

尾声

附录一 南宋年号表

附录二 宋慈像

附录三 余氏勤有堂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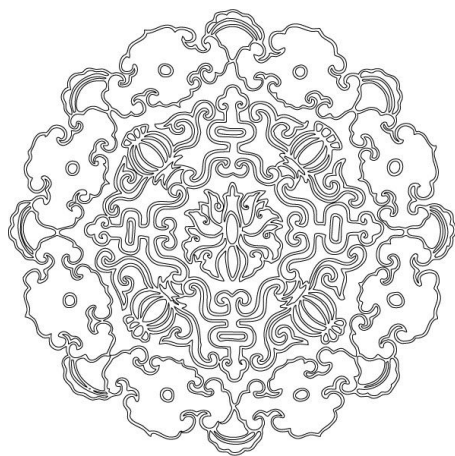
附录四 余氏勤有堂刻书牌记

后记——关于《宋慈洗冤录》小说

返回总目录

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题记



引子

城北的德寿宫中，宋高宗赵构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活了八十一岁，当了三十六年皇帝，又退位做了二十五年太上皇。他的一生，既经历过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又享受过至高无上的帝王荣光。



淳

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南宋京师临安寒风凛冽，天幕多日不现阳光，阴沉得如铁板一块，却又始终降不下雨雪来。恰在这个时候，太上皇宋高宗赵构最宠爱的刘贵妃一病不起，撒手西去。

刘贵妃年轻时姿质艳美，绝色倾国，号称“天下第一美人”。她原是赵氏宗室之妻，宋高宗第一次见到她的画像就爱慕不已，随即“命召入，遂有宠”。金国国主完颜亮亦为其美貌垂涎三尺，决意南下攻宋，道：“宋有刘贵妃，天下绝色也。今一举而两得之，所谓因行掉臂也。”所谓两得，一指江南之地，二指刘贵妃。并在南侵前特意命人准备好新被褥，预备等掳到刘贵妃时使用。

可惜完颜亮最终未能实现“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梦想，意外在采石^[1]败给了南宋白面书生虞允文。这场败仗非但引发了金国内部政变，导致完颜亮本人身死名裂，还完全改变了南宋政局——虞允文一战成名，名扬天下，引发了南宋军民空前的爱国热情。宋高宗赵构不敢抗金，依旧推行投降路线，但朝野上下都反对其投降策略。宋高宗声名日下，进退两难之余，不得不效仿他父亲宋徽宗传位给宋钦宗的法子，将皇位传给养子赵昀（shèn），是为宋孝宗，自己则退位为太上皇，由凤凰山大内搬去了城北的德寿宫^[2]。

与北宋皇帝大多短命不同，身为南宋第一位皇帝的宋高宗相当长寿，这大概与他年轻时就已经丧失性能力、不能再恣意亲近女色有关，尽管有绝世神医王继先的壮阳药黑虎丹，还是挽救不了皇帝不能再行人事的凄凉命运，因而刘贵妃虽然明艳绝伦、丽冠天下，却始终没有得到过宋高宗真正的爱抚。

刘贵妃死后没几天，宋高宗也步其后尘，病入膏肓，几近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已经八十一岁，当了三十六年皇帝，又退位做了二十五年太上皇，他的一生，自然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既经历过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又享受过至高无上的帝王荣光。

即将辞世的太上皇神志相当清醒，但他只是张大眼睛，安静地躺在床榻上，周遭的一切都成了虚无，仿佛整个尘世都处在沉睡之中，唯有

他是清醒的。他的人生，将从岁月的天空中消逝，所留下的，只有绵绵不绝的记忆。

他知道，许多大宋子民都在暗中骂他是偏安皇帝，不图恢复祖宗基业，只一心与金人讲和。其实他也曾有过发愤图强的决心，一度将南宋京师定在建康^[3]，几近边防前沿。可惨痛的经历最终告诉他，南宋军队根本无力与金军抗衡，他一改初衷，重用秦桧，猥琐地向金人求和，不过是不得不顺应天时而已。

当年北宋灭亡，宋徽宗、宋钦宗及皇室人员尽数被金人俘虏北上，赵构作为大宋唯一幸存的皇子，为众大臣拥立即位，就此开创了南宋王朝。可惜他这个“生于忧患”的皇帝注定当不了太平天子，还来不及坐稳九鼎宝座，就被金人一路追杀，狼狈逃窜，一度不得不入海避敌。当时皇帝身边的大臣除了宰相执政外，只有御史中丞赵鼎、中书舍人李正民等六人而已。一千人乘船入海，漂泊到海上避难。由于衣食物资无法及时得到供给，时时处在饥寒交迫中。到了后来，身为皇帝的他实在饿得不行了，命令停船靠岸，亲自步行到一座寺庙乞讨食物。僧人见皇帝驾临，大吃一惊，因为来不及准备，临时以五个炊饼进献，他一口气就吃掉了三个半，窘迫之状由此可见。

关键时刻，多亏了大将韩世忠，他仅率八千水师，及时将十万金军主力逼入建康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韩世忠夫人梁红玉亲自擂鼓助战，宋兵用铁铤贯大钩，把金兵小船逐只钩沉，金兵屡次突围均告失败。后来由于福建人王某的指点，金军主帅兀术^[4]才利用老鹳河故道冲出宋军包围，渡江逃走。金军总共被堵截四十八天，这就是著名的黄天荡之战。金兀术军逃出了韩世忠的包围后，又遭遇岳飞部，交战之下，金军大败而逃，岳飞由此收复建康。此后，金军再也不敢渡江，宋高宗赵构这才得以返回建康。

但那段漂泊海上的经历无疑是宋高宗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当此弥留之际，他甚至听到了海涛的声音，重新感受到喷溅而起的浪花、扑面而来的海洋的独特咸味……

闸门“哗啦”一声打开了，记忆仿若钱塘江的潮水一般涌来——那些人，那些对他有特殊意义的人，那些他以为早已经忘得干干净净的人，

又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除了生母韦太后外，就数丞相秦桧了。而他平生最感愧疚的人，一个是冤死风波亭的名将岳飞，另一个是因冒充柔福帝姬被处死的女尼李静善。他当然也有最恨的人，排在第一位的首推追得他几无容身之地的金军统帅兀术，第二位则是于他有着双重意义的秦桧。世间亦有令他惊叹的奇男子，一个是在采石一战成名的虞允文，另一个则是归正人^[5]辛弃疾。辛弃疾曾于千军万马中轻取叛将首级，不仅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传奇经历，其妻子赵彦鸾竟然还是秦王赵廷美七世孙^[6]。

行将离世之际，一张张熟悉或是不那么熟悉的面孔重新浮现在眼前，给宋高宗内心深处带来一阵莫名的悸动。这些在他临死前再度忆起的人，除了辛弃疾尚且在世外，其余的人都已经先行离去，若是地下重逢，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守候在病榻前的宋孝宗赵昚见太上皇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微笑，忙上前叫道：“父皇可还有什么心愿？”见宋高宗毫无反应，大着胆子伸手一探鼻息，才发现对方早已断气。

宋孝宗先是一愣，随即放声大哭起来。他虽非宋高宗亲子，却感激养父传位之恩，历来谨守孝道。宋高宗死后，宋孝宗哀伤不能自己，加上厌恶政事，下诏传位给皇子赵惇。赵惇以太子身份即位，是为宋光宗。

宋光宗是宋孝宗第三子，为宋孝宗原配郭氏所生。郭氏出身名门，是宋真宗郭皇后外家的六世孙。郭氏在宋孝宗继位前病死，后被追封为皇后。她在世时共生育四子：长子赵愔，封邓王；次子赵恺，封庆王；三子赵惇，封恭王；第四子则不幸早夭。按照宗法，郭氏之子均是嫡子身份，按照立嫡与立长的原则，赵愔最早被立为太子，但不幸赵愔不久后病死。按照顺序，太子位应该轮到次子赵恺。然而宋孝宗嫌弃次子赵恺过于宽厚仁慈，更偏爱三子赵惇，不仅是因为赵惇“英武类己”，而且赵惇正妃李凤娘有大吉之相——她出生时有黑凤凰聚集房顶，又被相士皇甫坦断言有“母仪天下”之相。宋高宗便是听到传闻后，亲自选定她为恭王赵惇的正妃。

赵惇在各种机缘巧合下被幸运地立为太子，又继承了皇位。但实际上，他父亲宋孝宗并不是什么英武之辈，他自己不但不“类己”，还是历史上著名“妻管严”——其正妻李凤娘骄横阴险，当上皇后后不断在宋孝宗和宋光宗之间搬弄是非，引得父子互相猜忌。宋孝宗一度决定废黜李凤娘，招来老臣史浩商议废后之事。不料史浩认为宋光宗刚刚登上皇位，如果立即废黜皇后，会引起天下人的议论，不利于大局，坚决不同意废后一事。此时，宋孝宗已经退位为太上皇，得不到大臣的支持，废后一事只好作罢。

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宋光宗君临天下，拥有无上的权威，却在家里怕老婆，凡是李凤娘说的话，只能唯命是从。对妻子的惧怕，加上对父亲的猜忌，宋光宗身心备受折磨，得了怔忡病。李凤娘借机控制了宋光宗，不准他去重华宫给宋孝宗请安。

绍熙五年（1194年），宋孝宗生病，宋光宗连续三个月不肯过宫探视父亲，还天天与李凤娘游宴玩乐。皇帝如此行径，完全丧失了人心。群臣因宋光宗不听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由此竟然出现了“举朝求去，如出一口”的现象，宋光宗则统统置之不理。

宋孝宗临死前，想见儿子宋光宗一面，顾视左右，却又说不出口，无奈地流下泪来。消息传入朝中，宰相留正、兵部尚书罗点、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舍人彭龟年等纷纷进谏，劝宋光宗过宫去尽最后的孝道。留正甚至拉住宋光宗的衣裾哭谏，但宋光宗不听，最后只同意由次子嘉王赵扩前去探视。六月，宋孝宗在无限的遗憾和落寞中崩逝于重华宫。

在李凤娘的挑唆下，宋光宗居然不相信父亲是真死，怀疑是个圈套，不但不去重华宫，连丧事也不肯出面主持，只是称病不出。宰相留正与礼部尚书、知枢密院事赵汝愚无可奈何，只好请已经八十多岁的宋高宗皇后太皇太后吴芎芬出面主持丧礼。

由于宋光宗称病不出，朝中骚动。宰相留正心中不安，故意在上朝时摔了一跤，随即称病离朝。留正一走，朝政更加混乱。赵汝愚与大臣韩侂胄密谋，认为宋光宗已经失去人心，不宜再居皇位。赵汝愚是赵氏宗室，而韩侂胄则是外戚，是北宋大臣韩琦曾孙、太皇太后吴芎芬家外甥。这二人在朝中影响力非同小可，然而要想发动宫廷政变，仍需要军

队的支持，可掌管禁军的郭杲不愿意卷入政治风波。宗室子弟、秦王赵廷美七世孙赵彦逾曾对郭杲有救命之恩，赵汝愚请其出面，最终说服了郭杲。有了禁军的武力支持，事情便几成定局，再由韩侂胄出面，请太皇太后吴玠下诏，称宋光宗愿意自动退位为太上皇，由嘉王赵扩即皇帝位。

赵扩为皇后李凤娘所生，其即位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当太皇太后吴玠命赵扩穿上黄袍登基时，赵扩却坚决推辞不就。自古以来，新皇帝即位，装腔作势推辞者不在少数。但赵扩却显然是极少见的真心不想做皇帝的人，他力辞不成，竟然吓得逃跑，一边绕着殿柱大兜圈子，一边大声喊道：“儿臣做不得，做不得！”最后还是吴太后下令大臣挟持住赵扩，强行逼迫他穿上黄袍，这才顺利登位，是为宋宁宗。

等到儿子赵扩正式当了皇帝，宋光宗才知道消息，但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好说：“事先怎么不让我知道？”宋光宗在位仅有五年时间，且昏庸不堪，碌碌无为。他被迫退位后，李凤娘也随着丈夫的失势而被权力所遗弃。

宋宁宗本来不愿意当皇帝，被迫当上皇帝后，也是碌碌无所作为，丝毫不想为国家大事劳心费神。皇帝不理朝政，奏章很快就堆积如山。为了省事，宋宁宗就在所有的奏章上都批示“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大臣的奏章意见相左，竟然得到的批示都是“可”。宋宁宗上朝时，经常一言不发，大臣们在下面奏事，说得口干舌燥，他既不表态，也不决断，由此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位皇帝的智力水平。

皇帝昏庸无能，朝臣便开始党争。赵汝愚因拥立有功，升任枢密使，兼任右相，韩侂胄则任枢密院都承旨，二人之前因利益而临时结成的联盟很快土崩瓦解。赵汝愚执掌朝政大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力荐名儒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名义上是为宋宁宗讲道学，实则是要与朱熹合力排挤韩侂胄。

朱熹字仲晦，别称紫阳，婺源^[7]人氏，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世称“朱子”。他幼年跟随父亲朱松读书学习，十三岁时朱松病逝，朱熹遵父遗命，到崇安五夫里依附父亲生前挚友刘子羽。刘子羽建紫阳楼供朱熹母子居住，视朱熹如己子，亲自教导，朱熹年十八岁时即登进士。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三十一岁时正式拜程颐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重要人物。他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且《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越了传统儒家的《五经》。他所发扬的《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成为后世学者必宗的追求。

尽管学术上显赫非凡，朱熹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为官仅十余年，且多为地方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兴学教育上。晚年朱熹定居在建阳考亭，办书院讲学，著书立说，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遂形成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

受宰相赵汝愚推荐担任新皇帝侍讲时，朱熹已经六十五岁。他第一次有亲近皇帝的机会，于是欣然赶赴京师临安，与赵汝愚结为死党，协力对付另一权臣韩侂胄。两方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赵汝愚虽是赵氏宗室，又得到朱熹为首的理学派的全力支持，然而韩侂胄背后靠山更大，不但有太皇太后吴玠撑腰，宋宁宗皇后韩氏还是其侄孙女，占尽天时地利。韩侂胄本人更是一改南宋王朝卑躬屈膝的投降姿态，摆出誓死抗金的架势，由此得到参知政事京镗等主战派官员和民间大量爱国人士的支持。之前参与拥立宁宗的宗室赵彥逾和禁军首领郭杲也都站在韩侂胄一方。

宋宁宗本就不爱读书听课，身为侍讲的朱熹又急于求成，不断在皇帝面前攻讦韩侂胄包藏祸心，为皇帝所不喜。朱熹仅仅当了四十六天侍讲，就被皇帝罢免出朝。而赵汝愚最终也败下阵来，韩侂胄利用“宗室不得为宰执”的祖宗家法，说服宋宁宗罢免了赵汝愚的宰相职务。赵汝愚于贬斥途中被残酷迫害致死。韩侂胄从此成为南宋举足轻重的人物，地位和权力远高于一般的宰相。

为了进一步打击政敌，韩侂胄将理学称为“伪学”，对朱熹等理学学者大肆打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朱熹本人身败名裂，一生辛苦经营的道学集团亦迅速瓦解，道学一片声名狼藉，成为朝中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打击，朱熹表现得相当坦然，道：“福祸之来，命也。”又特赋一首《念奴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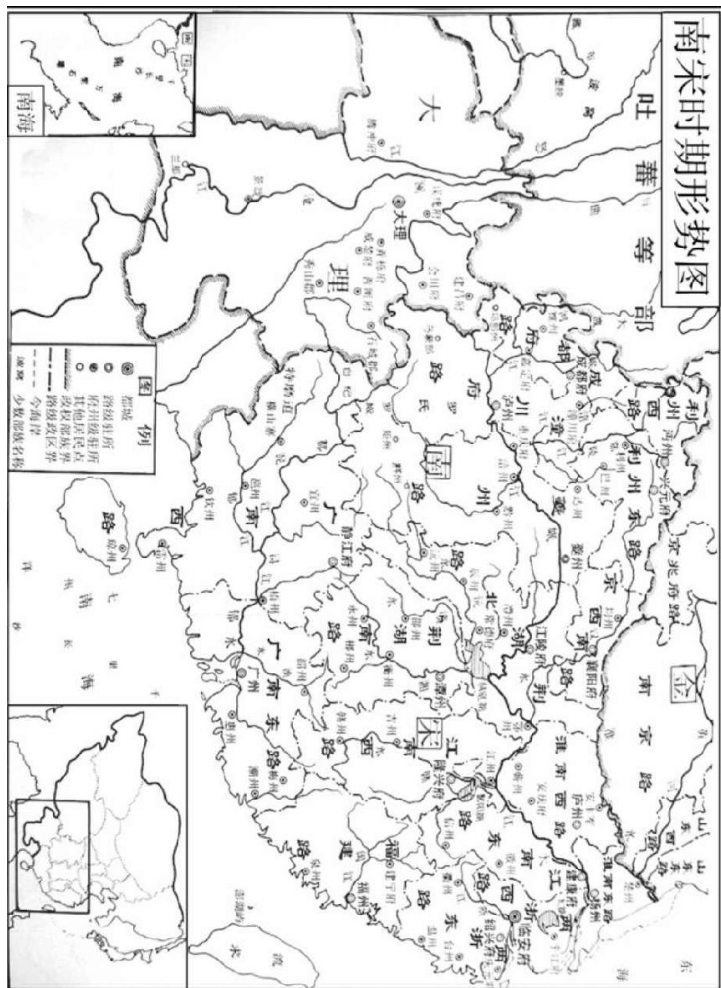
临风一笑，问群芳谁是，真香纯白。
独立无朋，算只有，姑射山头仙客。
绝艳谁怜，真心自保，邈与尘缘隔。
天然殊胜，不关风露冰雪。

应笑俗李羸桃，无言翻引得，狂蜂轻蝶。
争似黄昏闲弄影，清浅一溪霜月。
画角吹残，瑶台梦断，直下成休歇。
绿阴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他以冰清玉洁的白梅自比。从此回到建阳三桂里，潜心著述，过起了老骥伏枥的日子。

南宋朝廷大兴党禁之时，北方局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金人内乱不断，实力大衰，而漠北的蒙古则日益壮大。

就在“庆元党禁”开始的这一年，蒙古草原发生了著名的十三翼之战，乞颜部铁木真大败札答兰部札木合十三路军，一跃成为蒙古诸部中实力最强大者。这位有着征服天下野心的天骄人物，随即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统一蒙古的步伐。



[1] 采石：今安徽当涂北。

[2] 德寿宫遗址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路北侧，南与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仅一街之隔，西与鼓楼相望，原为权相秦桧府第。有人说此地有“王气”。秦桧死后，赵构便令有关部门将这快“宝地”收归朝廷，并以原秦府为基础，大兴土木，扩建成一座金碧辉煌的新宫殿，取名“德寿宫”，与坐落在临安城南凤凰山的皇宫并称为“南北大内”。其占地东西长约二百五十米，南北长约七十米，东临今杭州盐桥大河，南至望仙桥直街，西达吉祥巷，北抵佑圣观路。

[3] 建康：今江苏南京。南宋建立后，宋高宗一度驻蹕建康，直到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才进驻临安（今浙江杭州），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

[4] 兀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女真名兀术，词义是“头”，汉名完颜宗弼。多称金兀术。挾懶：金太祖堂弟，汉名完颜昌。

[5] 归正意为投归正统，归正人则是投归正统之人，是南宋特有的对北方金人沦陷区南下投奔之人的蔑称。

[6] 辛弃疾娶赵氏时尚身陷金人沦陷区，而赵氏家族一直寓居江阴（今江苏江阴），他如何能与赵氏结识并娶其为妻一直是未解历史之谜。本小说中所涉及相关情节只是作者个人推想，没有文献或考古实据。

[7] 婺源：今江西婺源。

第一章 千峰云起

山水之妙，在于丘壑深邃，景象变幻。荀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方能自审人生应有之地位。



风前欲劝春光住，春在城南芳草路。
未随流落水边花，且作飘零泥上絮。

镜中已觉星星误，人不负春春自负。
梦回人远许多愁，只在梨花风雨处。

——辛弃疾《玉楼春》

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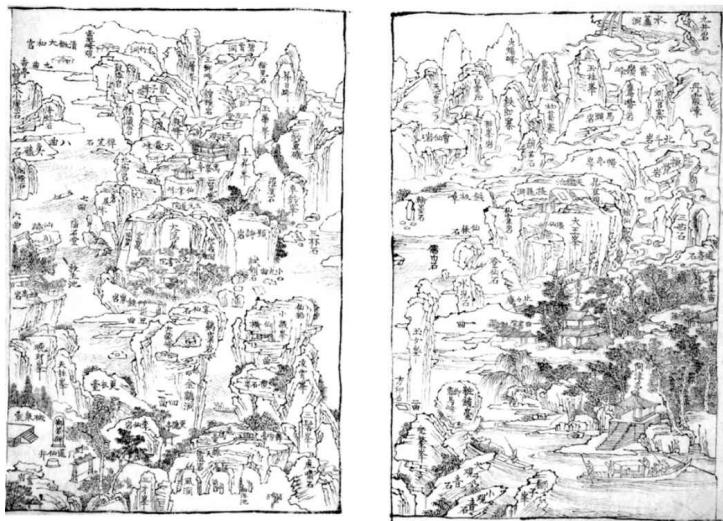
绣中华，江山万里，钟灵毓秀，瑰奇壮丽。

山水之妙，在于丘壑深邃，景象变幻。处身于境，视境于心，一扫尘世间喧嚣之气，令观者驰思，深得其情，从而升华到荣辱皆忘的境界。荀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方能自审人生应有之地位。昔日太史公行走天下，阅遍名山大川而为文疏荡，大见清奇之气，此为得天地灵性。世间潜隐默修之士亦喜遁居幽静山林，期荫仙风而得道升天。

神州东南一带，风光极丽绝秀之冠当属武夷山——重峦叠嶂，绵络不绝；丹崖奇峰，奇拔秀伟；青岫带水，千姿百态；绿树红花，争奇斗艳。古往今来，仁者比德于山，智者比智于水，故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说。而武夷山丹山碧水，山水俱备，九曲溪曲折萦回于褐崖群峰之间，如玉带贯串珍珠，将武夷三十六峰、九十九岩连为一体。山临水而立，水绕山而行，溪光山色，构成“一溪贯群山，两岩列仙岫”的独特美景。

自秦汉以来，武夷山就是羽流禅家栖息之地，历代道士、隐士多往其间建宫立观，精勤修行，留下诸多名胜古迹。历史文物与水光山色交相映衬，相得益彰。如天游峰号称“武夷第一峰”，上有一览亭，濒临悬崖，高踞万仞之巅。站在亭中凭栏四望，云海茫茫，气象雄阔，犹如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大海，极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苍莽之感。览台上题有楹联云：“遗世独立；与天为徒。”与眼前实景极称，令人击节赞叹。又如石湖涧建有不少道院、庵堂，有对联道：“松声竹声钟

磬声，声声自应；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生动地描绘了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的情形。



除了武夷九曲外，武夷山最独特的景致当数位于崇安和建阳交界之处的武夷山洞。此处名为“武夷山洞”，并非实指深邃不见天日的山洞，而是一处四面崖壁如刀的长缝形大峡谷，周回达一百二十里，除峰南有裂隙可以进谷外，其他无处可进。峡谷幽深神秘，山临水而立，水绕山而行，山重水复，韵律有致，如一道山水画廊，内中不时有多彩的迷雾和波光涌动，如梦似幻，灵动百出，仿若仙境，因形貌独特、风光秀美，被道教列为天下三十六洞天^[1]第十六洞“升真升化玄天”。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芣祁祁。草应时而绿，花应时而开，频叶软，杏花明，又是一年好春光。

这也是武夷山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最紧张忙碌的人当属茶农，因为他们一整年的生活指望全在这个时段。同样忙着奔波于大山内外的，还有采集草药的山民，只是他们的谋生比种植茶园的茶农要危险得多——药材大多生长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上，愈是珍贵之奇药，愈是长在人迹罕至的艰险之处。

两男一女正在武夷山洞中艰难地跋涉着。两面峭壁千仞，中间清流

潺潺，人只能从水边高矮不一的石头上跳跃而过，行进得极是费力。名山出奇草，三名年轻人来到这人迹罕至的大峡谷，并不是游览风光，而是要寻觅一种俗名为“九死还魂草”的神奇草药。

三人中，年纪最长的男子姓孙名应龙，二十岁出头，中等个子，身板壮健有力，古铜色的脸上泛着油光，晶晶发亮。他是佃农孙年之子，幼年时父亲病逝，靠母亲金三娘摆小摊卖扁肉抚养长大。虽然家境贫寒、成长艰辛，却自小对武术极有兴趣，孜孜求学，到处偷师学艺，居然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不久前，朝廷破天荒在地方设置武学，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建宁府的武学生，成为金三娘生平最得意之事，逢人便要夸耀一番。

孙应龙一身灰衣，短襟长裤，手提长剑，肩上斜背着一大圈绳索。他虽领先走在最前面，却是明显的不懂草药，一边往两边山崖张望，一边不断回头问青衣女伴道：“月月，那是不是还魂草？”

青衣女子十七八岁年纪，标准的鹅蛋形脸，鼻梁及两旁各生着数粒雀斑，一双上翘的丹凤眼灵活有神，如同男子一样束着发髻，看上去格外清爽干练。她名叫余月月，是建阳名医王且光的外孙女，将门出虎女，年纪虽轻，却已是本地颇有名气的小医师。

世间医师大多是自小学艺，耳濡目染，见惯了病人的苦痛和在生死之间的挣扎，因而往往在处理事务上比常人要冷静得多。余月月身上亦有明显的名医风范，右手提着药锄，左肩单肩背着装草药的竹篓，对于孙应龙反复的外行询问，她保持着不理不睬的淡漠姿态，只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峡谷两边的悬壁上，努力搜寻着那难得一见的还魂草。

孙应龙问了一遍又一遍，余月月却始终不回应，他本不是什么好性子，愈发急躁了起来，可又不敢随意向对方发脾气，因为余月月是出名的尖酸刻薄，他可不想被她抢白几句后好几天噎得吃不下饭，便改去问后面的男伴道：“宋慈，大伙儿都说你读书多、学问大，你说说看，那九死还魂草到底长什么样子？”

宋慈约莫十五六岁年纪，身高与孙应龙差不多，身板却明显瘦了几圈，颇见白面书生的儒雅文弱之气。他在三人中年纪最小，出身书香世

家，其曾祖宋翔自小就是建阳有名的神童，七岁时曾作《赋灯》诗：

景景照幽房，荧荧吐焰长。

昔年江上女，曾向乞余光。

意境优美，意味绵长，居然出自一个小孩子笔下，一时传为奇谈。

民间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说法，意思是小时候很聪明的孩子，长大了未必能够成材。但宋翔成人后亦是诗文出众，著有《梅谷集》，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进士及第，文才名动京师，被中兴名将张浚慕名辟为参议官。后来宋翔因见不惯张浚为逢迎宋高宗赵构和丞相秦桧而参与陷害岳飞的阴谋，主动辞官，结束了短暂的仕途生涯。此后，宋氏一直安居建阳乡里读书，再无人出仕。

宋慈父亲宋玠亦是从小就有“聪慧”之名，读书不专务章句，文章辞藻焕发，是建阳有名的文士。母亲吴氏亦是出自本地大族，舅父吴雉是名儒朱熹的得意门生。宋玠四十岁时，吴氏才生下宋慈。晚来得子，宋氏夫妇对其极是珍爱，特意为独生爱子取名为“慈”，字“惠父”，取《管子》“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之义。

宋慈虽得父母溺爱，但自小受教于舅父吴雉。吴雉督教极严，除了要求外甥熟读经典外，还命令他在生活中一言一行都要仿效圣贤，稍有过错，便要予以责罚——背书、抄字、打手心、罚跪，等等，不一而足。宋慈在舅父的严厉管教下长大，性格多少有些古板，平日也是谨小慎微，深沉少言。

与孙应龙、余月月各自一身短打不同的是，宋慈穿着一袭藏青色长袍，为了行走、跳跃方便，不得不将衣襟折上来塞入腰带中。他两手空空，默默地走在最后面，听到孙应龙发问，举袖拂拭了一下额头的汗水，仔细想了想，才回答道：“《神农百草》一书中虽然画出了卷柏的形貌，但却是卷缩焦干的样子，跟寻常的枯枝败叶并无分别。”

卷柏即九死还魂草的学名，又名回阳草、长生不死草，通常生长于

裸露的山顶岩石上。这种草遇到干旱时就自动卷缩，变得焦干，进入“假死”状态，而当得到雨水、温度适宜时，它就大量吸水，舒展枝叶，重新苏醒过来，是为“还魂”。由于石崖难以保持水分，它要经过多次的“枯死”和“还魂”才能繁衍长大，所以被称为“九死还魂草”。

更为奇特的是，这种草不但自己能反复还魂，入药亦有起死回生之效，只因不易发现、采取困难，极其贵重难得。余月月七岁时，外祖父王且光曾向山民购得一株还魂草，晒干后妥为收藏，视为珍宝，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用。去年五月，宋慈前去沧洲精舍拜访师祖朱熹时，不幸遇刺，受了极重的外伤，生命垂危。王家与宋家是近邻，王且光亦不肯拿出还魂草来救治宋慈性命。最后还是朱熹出面讨人情，王且光才不得不看在旧主人的份儿上才勉强将还魂草拿了出来。那株还魂草枯干了十年，一浸泡在水中，居然再次“还魂”复活，恢复生机，可谓生命力惊人，难怪有“长生不死草”的别号。

孙应龙道：“这么说，你也不认得还魂草的样子了？”宋慈道：“嗯，确实不认得。”

孙应龙挂念那病者命悬一线，心想若不能及时找到良药，即便华佗再世，亦是回天乏力，着恼之下，不免有些拿宋慈出气的意思，嘲讽道：“那你还巴巴地跟着来做什么？”顿了顿，又补充道：“如果之前不是为了救你用掉了那株九死还魂草，今日我们也不用千辛万苦地来峡谷找药了。”

宋慈虽因还魂草才得以活命，但他伤后昏迷了许多天，竟然连救命的还魂草到底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见到，不免心中有所遗憾。此时经孙应龙一语提醒，又想到当日精舍血案迄今未破，官府方面也好，朱熹门生也好，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凶徒的线索，愈发郁郁寡欢起来，黯然道：“不错，还魂草应该用来救更该救的人，用在我身上全然是浪费了。”

余月月停下脚步，正色道：“天下的伤者、病者全是该救的人，没有谁比谁更该救。”又转头斥道：“孙大哥，你好歹是跟宋慈一起长大，而今考上了武学，还是这般小家子气，跟小时候一样，成天惦记挑宋慈的不是。”

孙应龙虽然年长，却对她甚是畏惧，慌忙辩解道：“我哪有……”

余月月道：“是我求恳宋慈陪我来采药的。自从你考上武学、去了建宁府，我每次出来采药，都会叫上他。”

孙应龙忙道：“是我的不对，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陪你出来采药。其实我也不想考建宁府武学，可我娘亲她……噢，我的意思是，你也不一定要找宋慈啊，他本来就是金贵的公子哥儿，又受过极重的刀伤，伤了筋骨。你瞧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不及你一个姑娘家敏捷呢。”

余月月道：“我爷爷说了，宋慈从小体弱，受伤后更该多出来活动，才能慢慢恢复元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理儿，哪儿还那么多废话？”

孙应龙却还要强辩，道：“我的意思是，宋慈是世家公子，书读得好，文章写得^[2]好，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咱们建阳有名的才子，跟着咱们来武夷山洞采草药，不是大材小用了么？”

余月月道：“噢，你终于承认宋慈是‘大材’了？那你平时还一百个不服气，总是拿话挖苦他。从小你就嫉妒宋慈，长大了还是这样。”

孙应龙道：“我嫉妒他？论写文章呢，他也许是不错。可论武艺呢，我比他强太多了。我将来能当咱们大宋的武状元，他宋慈能当文状元么？”余月月道：“好啊，等你真的当上武状元，我就承认你比宋慈强。”

他二人一道长大，自小拌嘴惯了，起口角不是什么稀奇事，倒是争论的中心人物宋慈始终一言不发。最后孙应龙自己先笑了起来，道：“月月你看，又成这样了——我们两个吵得不亦乐乎，宋慈在一旁，反倒是个没事儿人。”

余月月正色道：“这是宋慈的好处，平和宽厚，从不与人计较。”转头见宋慈脸有疲色，便道：“喂，孙大哥，我累了，我们坐下歇会儿。”遂选了一块大石头坐下休息。

孙应龙卸下绳索，取竹筒到溪边打了水，自己饮饱后，又重新盛满，拿过来递给余月月。余月月却转递给宋慈，道：“你先喝。”颇有长姊风范。

三人都是建阳同由里^[3]人氏，出身、家境全然不同，却因为是乡邻乡里，年纪相近，打小熟识。宋家是本地的世家大户，拥有同由里一半以上的良田。孙应龙的父亲孙年原先就是宋家的佃农，靠租种田亩为生。孙父不幸早死后，孙家只剩下了孤儿寡母，一贫如洗，受宋家接济良多。孙应龙从小就是宋慈的跟班，后来还当过一阵子陪读，虽然谈不上嫉恨，但对宋慈这样出生就衔着金勺子的娇贵公子多少有些醋意，他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浑小子，不由得言语间就流露了出来，渐渐地，冷嘲热讽就成了习惯。偏偏宋慈天生是那种不爱争嘴上闲气的人，既不与孙应龙计较，也不因此而跟他亲近或是疏远，颇有昔日名士之风。但二人都与余月月交好，还是少不得经常见面，于是就演变成了孙应龙不断伺机挖苦宋慈，余月月忍不住打抱不平，最终孙、余二人吵嘴，宋慈冷眼旁观的情形。

这种有趣的局面一直到最近——朝廷新在地方上设置武学^[4]，孙应龙考上武学、去了建宁府武士斋就学才算终结。想不到这次孙应龙有急事赶回建阳，居然又是旧事重演，以至自己都觉得好笑。

幽谷险壑，秀水奇峰。溪流潺潺，鸟语花香。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云转。眼前所见所闻，尽是人间美景，充满了原始气息，无愧于“福地洞天”的称号。若不是尚有药材要寻，真恨不得多停留一刻才好。

孙应龙叹道：“这些天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时刻高度警觉，真想不到现在能这么舒服地坐在这里！”

余月月道：“那你还不得感谢宋慈？不是他，你早就被官府抓去蹲圜狱了。”孙应龙讪笑两声，道：“我承认，这次的确亏了宋慈机灵，月月功劳也不小，还有赵郡主。等华大哥转危为安后，我再好好谢你们。”

原来三人来武夷山洞寻找还魂草救治的病患者名叫华山，字子西，池州贵池^[5]人氏。华山少年时即立志苦学，文才出众，成年后成为太学生。太学是中央最高学府，位于京师临安钱塘县西，原为名将岳飞府邸。华山日夜徘徊于太学学堂，睹物思人，想到当年岳飞无辜遇害，悲愤得垂泪，于是自行改名为华岳，号翠微，名“岳”即取自名将岳飞之姓

氏，“翠微”号取岳飞《池州翠微亭》诗句“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6]。

华岳志向很大，入太学后学而不厌，加上其人喜习技击、谈议兵事，又被选入武学堂，成为太学武学生，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知识。

宋朝以重文抑武，猜忌武将，而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武学偏偏始建于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宋仁宗下诏在武成王庙[7]设置武学，任命建阳名士阮逸为武学教授，意图建立并完善一种武官选拔制度。然而事与愿违，宋朝自立国以来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武将既没有前途，武学也就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就算宋仁宗亲自下诏，还是没有人愿意入学充当武学生。参知政事范仲淹上疏道：“国家兴置武学，但却苦于无人愿意入学，长此下去，只怕敌国认为我国没有英雄。不如下令取消武学的名义，如果学生中有喜好兵法者，可由本监官员作保，让其秘密习读兵书。”于是，世界上第一所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武学只存在了九十余天，就因门可罗雀而被迫关闭。

宋神宗在位时，王安石支持变法，为求富国强兵，再次提出学校教育要“求专门，兼文武”，重新在京师开封设立武学，以唐前七种兵书为《武学七书》，即七种主要教材，教授军事知识。又设武学博士等官，“掌以弓马武艺训诱学者”。乾道七年（1171年）七月庚寅，诏武学该赴解试人，以五十人为额。淳熙五年（1178年），置武学国子员。

南宋建立后，沿袭了北宋的太学和武学制度。不久前，当今宁宗皇帝更是从言者之请，下诏在诸路州学设置武士斋，选官按其武艺，且在官荒田以备支用。华岳和孙应龙同称为武学生，但前者是京师太学武学堂的武学生，后者则是刚刚设立不久的建宁府武士斋的武学生，一个就读于中央最高学府，一个才刚刚进入地方府学，身份不可同日而语。

华岳为人轻财好侠，豪迈伉直，不满当今权相韩侂胄把持朝政、胡作非为，为打击政敌不择手段，又大兴党狱，迫害理学名家朱熹及其弟子，曾几次上书朝廷，请求宋宁宗将韩侂胄斩首以谢天下，为此得罪了韩侂胄，被逮捕后下大理狱拷问。后判处编管建宁府，被囚禁在令人闻名色变的建宁府圜狱中。

建宁知府傅伯成欣赏华岳文武双全、才气纵横，命狱卒去掉他身上的刑具，放出圜狱，只将他软禁在府署中，尽管失去了人身自由，但由于傅知府的关照，有纸笔书籍等物供应，生活得还算不错。

与华岳同时上书的还有寿州^[8]人氏吕祖泰。吕祖泰字泰然，出身名门，是北宋宰相吕夷简之六世孙。他不满韩侂胄弄权，到登闻鼓院上书，请诛韩侂胄，结果身受杖刑，被流配到偏远之地。韩侂胄还欲在押解途中置其于死地，但阴谋并未得逞，吕祖泰半途为武艺高强的侠士救走，不知所终。

另有华岳同学——太学生敖陶孙亦因忤逆韩侂胄而得罪。敖陶孙是福建人氏，以诗知名。其人有强烈的用世之心，曾感慨时局“阵云起西北，中原暗黄尘”，个人报国无门之下，“匣剑似识时，中宵哑然鸣。我说发悲歌，沾衣涕纵横”。

某日，敖陶孙到临安最大的私营酒楼三元楼饮酒，联想到奸臣当道，他所尊崇的前宰相赵汝愚被贬身死，名师朱熹亦一再被迫害，愤然提笔，往屏风上题诗云：

左手旋干右转坤，如何群小恣流言。
狼胡无地居姬旦，鱼腹终天吊屈原。
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长存。
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如今有末孙。

酒过三巡后，敖陶孙惊然回头，发现屏风已然被人抬走，当即猜到有人赶去向韩侂胄告密，急忙换上酒保的衣服，抱着暖酒壶下楼。

到楼梯口时，正好遇到赶来逮捕他的差役。差役问道：“敖上舍^[9]人可还在上面？”敖陶孙道：“你问的可是太学秀才？他在上面饮酒正酣呢。”

差役闻言便赶上楼捕人，敖陶孙则顺利逃离临安，预备回家乡闽地避难。然而人未到建阳，即被尾随而至的官兵捕获，被押送回京师。敖

陶孙一改之前气骨铮铮的姿态，作书向韩侂胄祈哀，称三元楼屏风上的诗非他本人所作。韩侂胄见敖陶孙服软求饶，便放过了他，准其重入太学，不久又中进士，步入仕途。

与敖陶孙前倨后恭行为全然不同的是，华岳虽受磨难，依旧不肯就此屈服，发誓要勇斗权奸，作《狱中作》诗云：

壮士刚肠不受冤，髑髅可断志难干。
越仇未报薪当卧，汉贼犹存铁漫弹。

直抒胸臆，充满忠烈之气。

不仅如此，华岳还在建宁写下了大量文章，言涉边机，议论风生，系统阐发了他抗金复国的理想，以及具体的政治军事措施。又上书皇帝，再次请求用贤汰冗、罢免奸臣、广施仁政。奏书中称韩侂胄：“以后族之亲，位居极品，专执权柄，睥睨神器，窥觊宗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臣愿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写得情辞并茂，慷慨激昂。

韩侂胄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利用权势调走了同情华岳的建宁知府傅伯成，改派心腹李大异到建宁任知府。李大异到任后，对华岳多方陷害，不仅将他戴上枷具重新关入圜狱中，还常常以各种理由施以酷刑，目的无非是要将华岳整死在狱中。

孙应龙久闻华岳大名，考上武学后，到建宁府武士斋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去圜狱，设法探望华岳，略一交谈，对其人品、才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见华岳刑具缠身，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当时就动了心思，想设法营救他出来。可他只是个普通的武学生，既无权又无势，不要说跟当今宰相韩侂胄作对，就连建宁知府、建阳县令都是他眼中了不得的大官，要想救人，只能暗中设法劫狱了。

幸运的是，孙应龙在武士斋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福州人郑公侃、莆田人林登、长溪人徐森木等，都是各怀绝技、血气方刚的青年。众人都对华岳的胆识和才气极为钦佩，私下结为生死之交，约定合力营

救华岳出黑狱。

建宁府的圜狱建在一个天然的大坑中，四周建有围屋和碉楼，虽然不及京师临安大理狱那般戒备森严、出入有序，但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靠蛮力救人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偏偏除了孙应龙等人之外，还有一位神秘的刘姓男子想救华岳，而且冷眼旁观已久，早看出这帮武学生的心思。在这名自称“刘先生”的有心人主持下，一千人开始了营救行动。

按照原定计划，众人本来预备在三月二十三日动手——这天是天后妈祖的诞辰，福建各地都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建宁府因为有天后庙，一向是闽北的活动中心。到了那一天，全城人都会赶去天后庙看热闹，知府李大异更是要亲自到场主持祭祀天后仪式，所以当天也是圜狱防守最松懈的时候。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刘先生得到消息：知府李大异收到丞相韩侂胄密函，让他务必在新任福建路提刑辛弃疾到任前将华岳秘密处死。刘先生担心事情有变，不得不提前仓促动手。当日华岳被提出牢房拷打，几次昏死，奄奄一息。众人用昔日范雎^[10]伪死脱身之计，重金买通狱卒，谎称华岳已死，将其带出官署。可惜华岳受刑过重，真的已是濒死状态。众人又怕走漏风声，不敢为他请大夫医治，遂决定由孙应龙将华岳运回建阳，请其同乡兼好友余月月出手相助。

孙应龙事先已向武学教授请假，称母亲金三娘得了急病，需回家探望。他在好友郑公侃的协助下，驾车带着华岳上路。建宁到建阳不过五十里，当日即到。孙应龙将华岳藏在自家后院柴房里，暗中请来余月月为他疗伤。为避免引来怀疑，郑公侃当日即单骑返回建宁。

起初，孙应龙还想瞒着家中，但余月月认为既然他向武学教授告假返家是因为母亲生病，就必须做得周全。尤其金三娘每日在拱辰桥中心市集摆摊卖扁肉，生意红火，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得见，万一她生龙活虎的消息传到建宁府，整件事情岂不是要穿帮？

孙应龙认为余月月说得有理，因而不得不将事情大致真相告诉了金三娘，请母亲暂时收摊歇业几天，以装病来配合营救行动。

金三娘自然少不得一通埋怨，道：“那韩丞相是什么人物，得罪他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你一个小小的武学生，敢跟本朝宰相作对，不是找死么？”但事已至此，也不得不答应帮儿子掩饰。又道：“要我装病也可以，但有一个条件，这件事，还得找宋公子来帮忙。”

宋公子便是隔壁宋巩宋公的儿子宋慈。金三娘亲眼看着孙应龙和宋慈一道长大，虽然也对宝贝儿子习得一身惊人武艺颇为自豪，但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最希望儿子能成为宋慈那样的谦谦文士。

孙应龙自小就常听母亲夸赞宋慈，这恰恰是他极为反感的一点，本能地嚷道：“叫宋慈来做什么？”

金三娘伸手重重打了一下儿子的头，道：“娘是为你好，懂么？就你这性子，怕是要出乱子，到时非但救不了这个太学生，还要连累月月。”

孙应龙道：“宋慈小小年纪，成天就知道死读书，又能懂什么呀？”金三娘道：“话说到这里，小龙，你别怪娘亲又埋怨你，人家宋公子比你小上好几岁，可那文章学识，啧啧，一点儿不比大人们差。你要有他那脑子的一半，娘亲我就不用那么为你操心了。”

孙应龙还待反对，余月月却表示同意，道：“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况且宋慈聪明机智，又不是外人。”

孙应龙有求于二人，二人都同意叫宋慈来出主意，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同意。

宋慈应约来到孙家，听完经过，既不惊讶，也不忧惧，只平静地坐在那里沉思。他虽然年纪小，却意度沉厚，总有一股“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派头，按照读书人的说法，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金三娘最喜欢他的地方。

孙应龙不满地道：“喂，你倒是说句话啊。要是害怕受连累，就赶紧走出这个门。”

宋慈道：“华岳不能再留在这里，得赶紧另外找个地方。”

余月月道：“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这件事。我家人来人往，而且我外公为人乖戾，肯定不能去。你家虽然宅子大房间多，可下人也多，来来往往的容易被人看见，也不合适。论起来，只有孙大哥这里最合适了，家里只有母子二人，不会有外人来，离你我两家都近。”

宋慈道：“不是这个意思。华岳既然是韩丞相恨之入骨的人，就算狱卒报称他死了，李知府也必定要亲眼看他的尸首，才好向韩丞相交代。他找不到华岳的人，必定会怀疑内中有蹊跷。”

金三娘道：“哎呀，那些狱卒交不出华公子的尸首，无法向上司交差，会不会供出阿龙他们几个来？”孙应龙道：“这点娘放一万个心，狱卒绝对不会供出真相来。那位刘先生早预料到这种可能性，事先留下了高招，狱卒胆敢出卖我们，就是拿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放心，就算酷刑加身，他们也决计不会说的。”虽然按照事先约定，孙应龙不肯说出“高招”到底是什么，但言谈之间充溢钦佩之情，显然对那刘先生极有信心。

宋慈道：“愈是如此，李知府愈发会怀疑是有外人涉入其中。孙大哥曾几次到圜狱探访，又正好在这个时候告假回家，有可能会被官府列为首要怀疑对象。嗯，如果我没有估计错，建宁府的追兵很快就会到。”

孙应龙听了，不由得半信半疑。金三娘却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忙道：“哎呀，幸亏叫了宋公子来。那么赶快将这个太学生先送到你家吧。”宋慈道：“不行，不能去我家。孙大哥一被怀疑，他周围邻居及交往亲密的人，如我家、月月姊家等，都会一并被怀疑。尤其那李知府是韩丞相的心腹，正想要找朱老夫子的把柄，与朱老夫子有关的人，都会被列为重点搜查对象。”

余月月道：“那怎么办？要是个正常人还好说，随便跑到哪座山上，找个山洞藏起来，够官兵找上一年半载的。可华公子受了重伤，既不能登山，又受不得山洞的寒气。”

宋慈道：“嗯，我想到个地方，既方便华公子养伤，官兵也不敢去搜那里。不过先等我去跟人家说一声。”也不说明要找的人家是谁，匆忙去了。

金三娘母子满腹狐疑，不免好奇宋慈赶去求助的人是谁，猜测了半天，也不得要领。最后还是余月月先猜了出来：“宋慈一定是去了逍遥居，他去找赵郡主了！”

赵郡主名叫赵师滢，是信王赵璩之幼女。赵璩字润夫，初名伯玖，是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后成为宋高宗赵构的养子，一度是皇太子的热门人选，甚至为名将岳飞所拥护。他本人的经历，可谓厚厚的一本传奇——

北宋初年，宋太祖于可疑的“斧声烛影”中去世，其弟赵光义“兄终弟及”，荣登大宝，成为大宋第二位皇帝。后来皇位一直在宋太宗一系中，其后的北宋皇帝包括宋高宗赵构都是其子孙。然而北宋灭亡后，民间开始重新流传阴森诡异的“斧声烛影”传说，说“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更匪夷所思的是，传说北宋灭亡的原因是宋太祖赵匡胤要借金人之手报当年亲弟弟宋太宗赵光义暗中加害之仇，甚至连孟太后^[11]也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而南宋王朝初创之时，宋高宗赵构为躲避金人的追击四处流亡，当真如丧家之犬，一度漂泊海上，最终在颠沛流离中丧失了生育能力。他唯一的儿子赵昀也因惊吓过度而早夭。宋高宗担心自己的子嗣问题，决定收养几名养子，以备周全。

宋高宗本人心机深沉，深知自己之所以能登大宝、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全然因为他是皇子中唯一的“漏网之鱼”。他既非嫡出，也非长子，也不出色，母亲韦氏在宋徽宗嫔妃中地位低下，并不得宠。而当时兄长宋钦宗还被拘禁在金国，对他的皇位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为了显示嗣位的正统性，宋高宗绞尽了脑汁，“泥马渡康王”的传说便是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天命”形象而制造出来的舆论。“斧声烛影”一说重新流行，宋高宗不怒反喜，他反倒从中看出了宋太宗当年的“兄终弟及”在民间始终是非正统形象，这促使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从宋太祖的直系子孙中选一名后人作为自己的养子，定然能大大加强他上承天命的正统形象。于是，宋太祖这一系子孙在阔别九五之尊近百年之后，重新有了得到皇位的希望。

此时，宋太祖后代的数目已经相当庞大，传孙多达一千六百人。经过仔细筛选后，最终留下了两名孩子，均是宋太祖的七世孙。其中一名瘦小的叫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赵昚。宋高宗看了两个人选后，嫌赵伯琮太过瘦弱，怕不好养育，想留下另一名更壮实的孩子。刚好这时候有一只猫从两个孩子身边经过，赵伯琮一动不动，而壮实的小孩却伸出脚去，踢了猫一下。这一脚踢走了猫不说，也踢掉了宋高宗对他的好印象。于是，宋高宗留下六岁的赵伯琮。

这时的宋高宗还不到三十岁，仍然相当年轻，他虽然丧失了生育能力，却还是希望将来能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并没有立即册立赵伯琮为太子，只是将其交给后宫张贤妃抚养。

宋高宗宠妃吴玠看到张贤妃收了养子，心中很是不平，有意争宠，也向宋高宗请求收养一名宗室子弟作为养子，选中的人就是赵伯玖，也就是后来的赵璩。吴玠是河南开封人，其父吴近曾梦见一个亭子，匾额上写着“侍康”，亭子旁种着姸丽芬芳的芍药花，花下有一只白羊。后来吴妻生下女儿，吴近特意为其取名“玠”。吴玠十四岁被选入宫，侍奉康王赵构，大家都说“侍康”应验了。赵构即帝位之初，外受金兵追击，内部时常发生兵变，吴玠身穿戎装，跟随丈夫左右，英姿飒爽，颇有胆略，因此晋封为才人。时局稳定下来后，吴玠又开始博览书史，勤习翰墨，很得宋高宗欢心，很快升为贵妃。

赵璩入宫后不久，宋高宗生母韦氏自金国还朝，告知高宗第一任皇后邢秉懿已死在金国的消息，宋高宗遂立吴玠为皇后。吴皇后养子赵璩也跟着养母水涨船高，有了嫡子的身份，比张贤妃收养的赵昚更有希望成为皇太子。

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不久张贤妃病逝，宋高宗下命将赵昚交由吴皇后一并收养，并分别封为普安郡王、恩平郡王。表面看起来，宋高宗对两个养子一视同仁。但他将赵昚交给皇后抚育，令其也有了嫡子的身份，其实已经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吴玠久在高宗身边，岂能不知丈夫心意，遂以“恭俭勤敏，聪慧好学，可当大任”为由，劝宋高宗立赵昚为皇太子。

据说宋高宗仍然在赵昚和赵璩二人之间举棋不定。后来，他终于想

到了一个测试办法：同时赐给赵昶和赵璩各十名美貌宫女。数日后，宋高宗重新将宫女召回，结果，赐给赵昶的十名宫女仍然是处女，而赐给赵璩的宫女已然破处。宋高宗因此觉得赵昶品行更为高尚，最后决定立他为太子。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三十六岁的赵昶被正式立为皇太子，封建王。“建”指福建建州，此即赵昶即位为宋孝宗后、建州升为建宁府之来历。赵昶和赵璩入宫后，储位未定者垂三十年，中外颇以为疑，直到此刻，方才尘埃落定。

同年，宋高宗禅位于赵昶，赵昶即位为宋孝宗。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宋太祖一系。宋孝宗对宋高宗感恩戴德，谦恭而仁孝，并保持了终生。

赵璩既再无继承皇位的希望，按惯例不能再留居皇宫，以皇侄的身份出居绍兴。他倒也无所谓，要么闭门读书，要么游山玩水，丝毫不以为意。宋孝宗天性友爱，对待昔日的竞争对手亦是极为友善，每逢赵璩入朝，均要亲自在内殿设宴招待，呼以官职，从来不叫名字，赏赐财物不计其数。

宋高宗赵构病逝后，赵璩在奔丧时因哀伤过度得了重病，不久后死去，被追封信王。昔日他判西外宗正司^[12]时曾路过建阳，爱慕当地的山清水秀，特意在同由里庵山修建了一处宅子，取名“逍遥居”，作为闲来居处。还作有《还山》诗一首：

剩借红尘一日闲，有劳妙语彻幽关。
岂知隐几如南郭，也愧移文向北山。
有意清风怜我在，无心孤月伴君还。
三茅若问今消息，为报道遥天地间。

临终时，赵璩留有遗言，要求后人定居在建阳，说那里是真正的福地，正如昔日名儒朱松去世前，交代儿子朱熹将来一定迁居建阳一样。

而今赵璩的大多数子孙虽在朝中为官，尚有庶子赵师檠和幼女赵师滢居住在建阳同由里。

这一对兄妹一向是建阳的中心话题人物——赵师檠有皇室子弟名分，却不肯入仕为官，甘心沦做手工艺木工石匠之辈，日夜沉迷于各种机关制作。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无师自通，成为器械方面的高手，曾经用自己制作的火器轰掉了偷入逍遥居窃贼的脑袋；赵师滢则是有名的才女，非但有朝廷的“郡主”封号，而且学识渊博，容貌无双，时人送美号曰“空谷幽兰”。常有无赖少年到庵山关刀峡一带盘桓，名为游览，实则是想一窥传说中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郡主真容。若不是忌惮其兄长赵师檠在四周布下了厉害机关，只怕逍遥居早就成为建阳的另一处风景名胜了。

但这位婉兮清扬的郡主赵师滢却与宋慈交好，她生平无所喜爱，唯好读书，读遍了家中的藏书后，又派仆人向定居在建阳的名儒朱熹等人借书，辗转打听到建阳甚至福建最大的藏书之处是宋氏家中的“景楼”。然而景楼的主人宋玠深居简出，从不与外人打交道，要想借出书来，唯一的办法是从宋家少主人宋慈身上着手。赵师滢虽是矜持的贵族女子，可究竟还是少女心性，又抵挡不住图书的诱惑，便女扮男装，假装成游学的少年士子，亲自去向宋慈借书，却被对方第一眼就猜到了真实身份，二人由此结识。

金三娘听余月月猜出宋慈多半是去找郡主赵师滢相助，拍掌笑道：“好，好，不愧是宋公子，果然想得周到。如果说建阳还有一个地方是官府不敢去骚扰的，那么一定是逍遥居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这次孙应龙冒险劫囚，宋慈想华岳是得罪了本朝宰相韩侂胄的要犯，必然会惹来官兵大肆搜捕。说不定还会给奸人陷害朱熹的机会，称劫囚是朱老夫子的主意，引发朝廷新一轮对理学门生的陷害，便赶去逍遥居请赵师滢相助。赵师滢兄长赵师檠正好出了远门，又有宋慈出面求情，赵师滢便自己做主收留了华岳，将其藏了起来。

孙应龙将华岳送到逍遥居后返回，刚到家中，便见到刀枪林立，大批官兵正在里里外外地搜查他家，不由得吃了一惊，连叫道：“娘！娘！”

闯进内室一看——金三娘面如金纸，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探手一摸额头，竟是寒冷如冰，登时如坠冰窖，大叫道：“娘，娘，你怎么了？”

金三娘只是哼哼，说不出话来。孙应龙心急如焚，忙拉了被子为母亲盖好，道：“娘，你先忍着，忍一小会儿，我这就去找王医师。”急奔出来，却被领头的首铨辖司^[13]武官下令拦住。

孙应龙道：“做什么？”武官道：“华岳人在哪里？”孙应龙道：“什么华岳？他不是圜狱中么？快放开我，我娘得了重病。”

武官道：“华岳不见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定是有人暗中救走了他。本官曾亲眼见到你到圜狱探访那囚犯，交谈了半天，想来你二人关系应该不错。这次华岳逃脱，你嫌疑最大。快说，他人在哪里？”

孙应龙大怒道：“捉贼捉赃，你把我家都搜遍了，可有找到华岳的半根头发？你是武官没错，可老子也是武官，老子的武学生资格是在校场上一场一场比试赢来的。我娘在屋里病着，你他妈的还要跟老子闲扯淡，耽误了时间救人，老子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你！”推开挡在面前的长枪，用脚勾起院中一块砖头，伸掌一劈，登时将其分作两半。又恶狠狠地道：“今天我娘要是死了，你们这些人的下场，就跟这块砖头一样！识相的，快点儿从老子眼前消失！”恨恨甩下半块残砖，扬长而去。

官兵们都惊在当场，不知该如何是好。一名兵士道：“小的刚才进内室看了，那位大婶确实病得不轻，那脸……都跟死人一样。”

武官也乐得就势下台，道：“看孙应龙急成这样子，肯定不会是假的了。算了，劫囚这件事跟孙应龙没有关系，咱们走吧。”

一名兵士忙道：“隔壁就是宋家，是李知府指名要仔细搜查的地方。”武官立即道：“那还不快去搜？”又恢复了先前颐指气使的官样。

孙应龙赶到王氏医铺时，医铺也有官兵搜索。看情形，建宁知府李

大异是非要寻到华岳不可。孙应龙找到余月月，才知道母亲是在装病，事先服了令人体寒的药，看起来就跟将死之人一样。他这才放下心来，与余月月返回家中时，官兵早已离开。金三娘从床上爬起来，将窗外官兵的言行一一学给二人听，二人听得哈哈大笑。

孙应龙又问起华岳的伤势。余月月道：“华公子受过许多次拷打，伤了元气，我现在只能用药治疗他的外伤，但治不了根本，除非有还魂草。”孙应龙道：“不是传说武夷山洞就有还魂草么，我们还等什么？”于是才有今日一早三人出来寻药之事。

又聊到营救华岳的经过。余月月道：“你们这次救人，全是靠贿赂狱卒才能成事，应该费了不少钱。”孙应龙道：“那是当然的。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虽然狱卒是冒了些险，可那是他们数辈子也赚不到的钱，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余月月道：“你是没什么钱了，就算你同学中有家里有钱的主儿，这么大笔的花销，他家里人能不起疑心么？”孙应龙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道：“说来你不会相信，这笔钱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这群人自己没掏一个子儿。”

余月月道：“天上掉下来的？我怎么看你的样子，都不像是会被馅饼砸中的幸运儿，还天上掉下来的。”孙应龙道：“好吧，我实话告诉你，是那位高人刘先生指点我们去山里挖了点土，嘿嘿，就是半夜去挖土。”

余月月道：“你们去盗了死人的墓？”孙应龙忙道：“嘘。你小点儿声！”虽然明知道峡谷中不会有人，他还是本能地前后左右望了一圈，才道：“我们又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是为了救人，而且是好人。”

余月月哼了一声，道：“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去武学没几天，又是盗墓，又是劫囚，真不知道下面还会做出什么事来。”孙应龙道：“我这不是为了救人么。喂，盗墓这件事，可千万不能告诉我娘。”

三人又喝了些水，略作歇息，便起身重新出发。

孙应龙虽然跟出来寻药，却对是否能在武夷山洞寻到还魂草半信半疑，道：“这涧谷中最不缺的就是草木和流水，根本看不到裸露的山岩，会生有还魂草么？”余月月道：“上次卖我爷爷的还魂草，就是山民在这谷中发现的。既然有第一株，一定还有第二株。”

孙应龙道：“可山谷这么大，我们天不亮就进山，而今两三个时辰过去，走出数里地，却一无所获。况且我们根本不知道还魂草到底长在什么地方，不是等于大海捞针么？”余月月道：“而今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我爷爷说过，还魂草本来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药，有缘人才能遇到。”

孙应龙忍不住又嘲讽道：“这么说，宋慈就是有缘人了，上次那株珍贵的还魂草就用在了他身上，这次他进山找药，一定能找到了。”

余月月道：“你又来了！宋慈可是一直在冒险帮你。如果不是他事先猜到李知府会立即怀疑是你们这群武学生从圜狱劫走了重囚，赶在官府搜捕前将人藏了起来，你和你的同学这会儿早在圜狱大牢里蹲着了。为了恳求人家收留你的朋友，他还拿出了祖传的建本^[14]作为交换。”

孙应龙哼了一声，不以为然地道：“几本破书而已，你们余家书肆堆满了这种玩意儿……”话一出口，才想起余月月与余家不和，誓死不相往来，忙改口道：“那还不是宋慈自己想见那位天仙般的赵郡主，人家可是……”

忽见余月月脸色陡变，心中一惊，忙收了口，讪讪地挠了挠头。他一向口齿伶俐，争强好胜，此刻却极是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正好见到一名山民从谷中出来，忙扬声招呼道：“阿叔，你是来钓鱼的么？”

前方不远处有两道神奇、罕见的瀑布，人称“鸳鸯”。瀑布下有深不见底的翡翠潭，晶莹剔透，翠绿诱人，时常有大青鱼跃出。那山民林七清早进谷，正是要到翡翠潭叉鱼，但他今天运气不好，青鱼影子都没有见到，双手空空而归，只适才侥幸用铁叉叉住了一只小猴。

林七心情极其不好，也不应答，冷冷与三人擦肩而过。那小猴被铁

又尖刺穿腹部，却并未死去，犹自挣扎，“喳喳”惨叫不止，甚是可怜。它将一双眼睛瞪得滚圆，强扭过头来，眼巴巴地望着宋慈三人，似是求助。

不知为何，见惯苦痛的余月月心中一动，蓦然起了恻隐之情，忙叫道：“阿叔，我买了你这猴子。”林七却连连摇头道：“不卖不卖。今天运气不好，就叉住了这只猴子，家里等肉下锅呢。”

孙应龙上前一步，用力一踏，登时将一块碗大的石头踩裂，半威胁道：“你卖不卖？”

福建民风彪悍，民间素有习武之风，林七也自诩有几分功夫，然而看到对方年纪轻轻，脚下却有这等气力，还是吃了一惊，问道：“你该不会就是金三娘的崽儿，考上武学生、武艺很好的那个孙应龙吧？”孙应龙登时大感荣耀，洋洋道：“正是我，原来阿叔也听过我的名字。”

林七道：“我认得你娘，每次去县城卖鱼，都要吃金三娘家的扁肉。也罢，看在熟人的份儿上，卖小猴子给这位小娘子也可以，得十贯钱，你们有钱么？”

十贯钱就是一万枚铜钱，大约等值于十两银子，相当于建阳小户人家一家人一整年的生活费用，林七张口漫天要价，别说余月月临时出来采药，就是在家中，也一时难以拿出这么多钱来。

孙应龙很是愤慨，道：“阿叔，不过是一只小猴子，又受了伤，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一回事，哪里值这么多钱？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可别太过分了。”拉开马步，双手叉在腰间，摆出武力威胁的架势来。

林七倒退两步，道：“哎，你别乱来，我可记得你了。下次再到县城卖鱼，我非告诉你娘不可，说你低价强买，还当什么武学生！”

余月月道：“我这里有两吊钱，阿叔先拿去打酒吃，剩下的，回头我补给你。”林七道：“那可不行。这做生意，非得要当面点清，方能童叟无欺。”

孙应龙见林七摆出一副无赖的姿态，分明是看准余月月一心要救小

猴，想要借机讹诈，心头登时火起，握紧拳头，嚷道：“武学生怎么了，就算老子当了武状元，今日也要先打了你这泼皮无赖再说！”

他出身贫寒之家，读书学医不成，却是天生的武学胚子，小时候在街头看市井拳师卖艺，跟着一比划便即学会。后来跟随朱熹得意门生蔡元定习武，亦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久前，朝廷在地方设置武学，他奉母亲金三娘之命参与建宁府的选拔考核，以头名成绩被录取，是建宁府武士斋武官中年纪最小者。旁人都说他若是去京师临安参考武举，定能一举夺得武状元。

名头既响，当然并非浪得虚名。孙应龙身子一转，夹手便将林七的铁叉夺了过来，顺手扔给余月月。再上前打掉林七头上的竹笠，别住他手臂，反拧了过来。

林七痛得大叫一声，道：“你敢向长辈动手，不怕我告诉金三娘么？”孙应龙道：“你算什么狗屁长辈，有种去向我娘告状好了！”转头见余月月已将铁叉从小猴身上拔出，便举拳虚打了一下，随即放开林七，喝道：“快滚！”

林七料想自己绝非孙应龙对手，也不敢轻易自讨苦吃，走过去捡起铁叉，悻悻离去。

宋慈叫道：“等一下！”从腰带上解下一块玉佩，追上去道，“我身上没有带钱。这块玉佩值个百十来两银子，阿叔不妨拿去，权当买这小猴子的钱，如何？”

林七虽不认识宋慈，然见对方文质彬彬，那玉佩又是古意盎然，幽绿可爱，料想必是值钱之物，便接了过来，借机下台道：“那好，瞧在公子的份儿上，我就收了这玉佩。”

宋慈道：“按阿叔的说法，我们这是当面点清，童叟无欺，先前的不愉快也算揭过了。”言外之意，无非是暗示林七不必再将这件事告知孙应龙之母金三娘。

林七占了大便宜，料想即使向金三娘告状也不能对孙应龙怎样，毕竟人家母子连心，忙见好就收，道：“那是当然。”正要收起玉佩，却被

孙应龙一把夺过。他畏惧对方，忙退开两步，道：“姓孙的，你可别太过了。”

孙应龙道：“这是宋慈的家传玉佩，岂能让你得去？我这里也有一件宝贝，你拿去。”从怀中掏出一件物事，丢了过去。

林七接着一看，却是一颗弹丸般大小的乳黄珠子，光滑莹润，中有一细小圆孔，大概是穿绳之用。他虽不认得这是什么东西，但不知什么缘故，他第一眼看到那颗珠子的时候，心中就起了一股奇特的感觉。转念想道：“虽然珠子不起眼，但孙应龙到最后关头才肯拿出来，一定比玉佩值钱。”忙接了过来，摩挲一番后收下，讪笑两声，自己去了。

孙应龙将玉佩还给宋慈，道：“这人分明就是敲诈，你干吗还要助长他的气焰？显得你宋家有钱么？”

宋慈摇了摇头，道：“不是这个意思。不过真的要谢谢孙大哥，适那颗珠子……”孙应龙道：“嘘，别再提了。”又叹了一声，道：“果然应了一句老话，不是自己的，想留也留不住。”

宋慈见余月月已为小猴洗干净伤口，正取出金创药涂上，便撕下一大片衣襟，走过去蹲下来，裹在小猴前后伤口上，一圈圈缠好，在腰侧打结，手法甚是娴熟。

孙应龙道：“呀！真看不出来，宋慈不仅书念得好，居然也可以当名医了。月月，这是你教他的么？”余月月道：“这还用教么？多看几遍就会了，是你笨，连熬药都能熬糊了。”

孙应龙小时候做过宋慈的陪读，入书斋读书，却是读书无成。金三娘见儿子不是读书的材料，便将他送去王氏医铺学医，哪知道他干了不到一个月就逃回家，无论如何再也不肯去了。余月月提及的“熬药”，即是其短暂医铺学徒生涯中的糗事之一。

孙应龙笑道：“学医我是不成，可学武我一学就会呀，所以你不能说我笨。”

余月月不再理他，抱起小猴，道：“它受伤虽然不算严重，可也得养

上一阵子。这期间，它根本无力自行觅食，没办法，只能先带回家养着了。”小心翼翼地将小猴放进竹篓中。

孙应龙主动背起了竹篓，叹道：“还魂草还没有寻到，反倒又多了一个负累。”

三人继续往峡谷深处进发，走出一里地，忽听到一旁的藤萝“哗哗”作响，伴随有诡异的怪叫声。徇声望去，却是一只母猴正一边扯动藤萝，一边朝众人龇牙咧嘴，神色极是愤怒。

余月月道：“呀，这一定是小猴子的妈妈了。”从竹篓中抱出小猴，轻轻将它放在藤萝下面。刚一转身，母猴便跃了下来，抱起小猴。母子埋头在一起，嘶鸣不已。

孙应龙道：“好了，人家猴子母子团聚了，咱们也可以安心找还魂草了。”

刚走出半里地，便听见后面有“喳喳”的声音，却是那只母猴追了上来。余月月笑道：“瞧，猴子通人性，它一定是特意来感激我们的。”

那母猴当真走到她面前，站起身来，两只前掌合在一起，作了一个揖，随即递过来一株半青半黄的卷草。余月月惊喜地“啊”了一声，叫道：“还魂草！这是还魂草！”

孙应龙和宋慈一齐围了上来，异口同声地问道：“真的是还魂草？”余月月道：“千真万确。”

孙应龙欣喜若狂，上前抓住母猴，一把举了起来，连声道：“谢谢，谢谢。救活了华大哥，你就是最大的功臣。”

母猴受了惊吓，迅疾出爪，一爪抓在孙应龙手背上，登时鲜血淋漓。他狂喜之下，毫不生气，笑嘻嘻地放母猴下地。母猴“咻溜”一声，自行跃到峭壁上，腾跳几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孙应龙哈哈笑道：“果然是好人有好报。原先听教书先生说古代有大

蛇送和氏璧，我还不相信，今日亲身遇到猴子送还魂草才知道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余月月狐疑道：“什么大蛇送和氏璧？”孙应龙道：“你没有听过那个故事么？就是有个古代国君救了一条大蛇，大蛇为了报恩，送了一块和氏璧给他。”

他说的大蛇报恩是指“随侯珠”的故事。春秋时，随国^[15]的国君随侯出行，路遇一条受伤的大蛇，一时起了怜悯之心，取药为蛇敷治。大蛇痊愈后，于大江中衔取夜明珠送给随侯，以报救命之恩。此珠径长一寸，能在夜色中发光，同时照亮十二辆车子，所以又称明月珠，是随国的镇国之宝，与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并称为“楚璧随珠”，是天下公认的两件奇珍，价值连城。孙应龙读书马虎，虽记得大蛇报恩的故事，却将随侯珠张冠李戴成了和氏璧。一旁宋慈听见，虽觉好笑，亦不愿意出声指正，只佯作不察。

既是寻到了还魂草，三人俱是欢天喜地，便急忙掉头折返，预备尽快赶回去救人。

归途中，孙应龙心情大好，居然拿时下热门的话题主动跟宋慈搭腔，问道：“你可有听说新一任的福建路提刑官是辛弃疾？”宋慈道：“听说了。”

提刑官全名提点刑狱官，是路级区划上职位仅次于安抚使的长官，不仅要监管刑狱，而且负责督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还要负责校阅保甲、弓手、军兵，主持境内大小军事活动，权力极重。

孙应龙道：“这可奇怪了。辛弃疾名气虽大，却是北方来的归正人，按惯例不该受到重用，之前虽任过地方官，但也是恶名累累，每次都被弹劾落职。他闲居乡里多年，年纪已老，怎么这次朝廷会突然起用他呢？”宋慈道：“嗯。”

孙应龙见同伴不肯轻易发表意见，便自顾自地道：“武士斋的同学都议论说，这是朝廷即将对北边用兵的前兆。”

“北边”是隐晦的说法，指北方女真人创建的金国，也是南宋最大的对头。当年靖康之变，金人灭掉北宋，宋高宗赵构于风雨飘摇中即位，一手开创了南宋王朝。但他勉强站稳脚跟后，满足于偏安一隅，重用秦桧，在抗金战场捷报频传、金兵节节败退之时开始与金议和，为了讨好金人，甚至不惜制造冤狱，杀害名将岳飞，最终达成了“绍兴和议”——宋、金划定疆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而和议规定，南宋每年向金国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称为“岁贡”，这笔额外的支出自然被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福建赋税尤重，民众不堪压迫，先后爆发一百多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参与人数多达数十万。屈辱的和议并没有换来长久的和平，金主完颜亮在位时，即撕毁和议，大举兴兵南下侵宋。辛弃疾出生成长于金人统治区，即在这段时期渡江投宋。战火持续了数年，双方都元气大伤，经过一系列的外交努力，宋、金双方再度签署了“隆兴和议”，两国从此休战。而果真如孙应龙所推测的那般，南宋真的对金开战的话，便会就此打破宋金近四十年的和平关系。

余月月常在医铺与患者谈天说地，对时局也不陌生，应道：“这不奇怪啊，当今宰相韩侂胄韩丞相当年与前宰相赵汝愚赵相公争权，本就是打着‘主战’的名义才赢得了朝野的支持。而今韩丞相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天下，也许他觉得是时候履行他当初的诺言了。”

孙应龙问道：“那么你也觉得朝廷是该出兵收复失地了？”余月月道：“这些个国家大事，我可说不不好。但建阳人暗中议论，说韩丞相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你看他对待前宰相赵汝愚相公，再看看他对待朱熹朱老夫子。”转头看了一眼宋慈，叹了口气，道：“对待自己人倒是能下得了狠手，这样的人，能打得赢金兵么？”

朱熹正是在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权力斗争中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其建阳居处沧州精舍至今仍然处于官方的严密监视下——建阳知县林充即是宰相韩侂胄的心腹，奉命监察朱熹及其主要弟子的一举一动，宋慈的舅父兼恩师吴玠亦是名单上重点关注的人物，出门见客都会有官府的人跟踪。

孙应龙武艺高强，又有嫉恶如仇的脾性，满腔豪气，素来视名将岳飞为人生楷模，主张出兵北上，直捣黄龙，收复失地。但他曾跟随理学

名家蔡元定学习武艺，虽无师徒之名，却有师徒之实，而韩侂胄执掌大权后，对朱熹理学一派多方迫害，最先对付的就是文武兼备的蔡元定，将其流放到偏远之地，至死方休，因而孙应龙虽然与现任宰相韩侂胄志同道合，却对其没有任何好感，忙道：“不错，我也觉得韩丞相没有容人之量，只知道排除异己，任用他自己的亲信。北伐是举国大事，绝不是宰相一个人的私事。”

余月月道：“辛先生是北方人，也是坚决的主战派。也许朝廷临时起用他，正是想借用他的名气，为北伐造势。”孙应龙道：“大家都这么说。可为什么偏偏要派辛弃疾来福建任提刑呢？如果是为了北伐需要，该把他放到前线去呀，譬如淮西，或是襄阳，又或者是蜀中。”

余月月道：“朝廷有它的考虑吧。怎么听你的口气，倒像是不愿意辛先生来咱们闽地似的。”

孙应龙很是不以为然地道：“你觉得辛弃疾名气大，是因为他的经历传奇，文章、诗词写得好，你可知道他任地方官时都做了哪些事吗？可不是什么好事，大肆揽财、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油水这种坏事，他没少做。武士斋的同学说，旁人都称他‘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呢。”

余月月道：“‘杀人如草芥’多半是说辛先生当年诱杀了抗税的茶商赖文政，这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不过‘用钱如泥沙’从何说起呢？”孙应龙冷笑道：“如果不是贪污受贿，你以为他如何能在上饶修建私人庄园，还养了许许多多的美婢。那些全是他当地方官时从百姓身上捞来的钱。”

余月月道：“怎么会呢？”一时难以置信，转头去问宋慈道：“真有这回事？”宋慈踌躇片刻，道：“嗯，辛先生确实被御史弹劾过，称他任地方官时‘奸贪凶暴，虐害田里’，‘黎民善士，疾首蹙额，饮恨吞声而无所控诉’。”顿了顿，又特意补充道：“这是小报[16]中记录的奏章原话。”

孙应龙道：“我敢说，这位辛先生这次来福建上任，福建的百姓日子都要不好过了。”余月月道：“难道辛先生会对老百姓加赋收税么？”孙应龙道：“那是肯定了。像我娘亲这种做小生意的，还有你们家的医铺，都要加重收税，免不掉的。”

余月月不免半信半疑，将目光投向宋慈，明显是想听他的意见。

宋慈道：“这倒是未必。辛先生以往被指斥残害地方的举措，无非是加重民间赋税、商税，但他此次赴任的是福建提刑。本朝惯例，一路的民政、军政、财赋、司法各有长官，互不统辖，各司其职，辛先生既是提刑官，只能管司法、监察、刑狱事务，不可能插手税事。”

孙应龙道：“咦，你倒是为辛弃疾说起话来了。听说你师祖朱熹老夫子也对他很有些意见，所以当年才有意不赴鹅湖之会呢。”宋慈道：“嗯，这件事我听朱老夫子亲口提过，其实事实并不是那样……”

一路有了话题，三人脚下不知不觉快了许多，此时正好走近峡谷口，即将离开武夷山洞，忽听到前面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似是紧锣密鼓，还夹杂着“呀呀”的嘈杂声。

余月月道：“这是什么声音？祭茶神么？应该还不到日子啊。”孙应龙道：“呀！这是刀剑声，有人打架，人还不少。”

余月月道：“说不定是有山贼劫道。”孙应龙道：“不大可能吧，这光天化日的。”口中虽这么说，但他究竟是习武之人，反应最为敏捷，将身上竹篓往道旁一甩，提了长剑便朝前赶去。

武夷山洞的出口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山谷。由于四面环山，地势独特，即使周边大雨倾盆，这里也只有小雨降下，当地人称“小雨谷”。这里不但是经武夷山南下八闽的必经之路，还是崇安和建阳两县的交界处，立有界碑，建有驿亭，供来往行商歇息。

之前“绍兴和议”初成时，南宋朝廷为献金银布帛给金人，大肆搜刮民间财富，福建赋税极重，以致民怨沸腾，义军蜂起。一些山民亦趁机占山为王，拦劫过往客商的财物，甚至不惜杀人越货，小雨谷亦一度是行商谈而色变的地方。

后来又有茶商赖文政起义，曾率众在小雨谷与追剿的官兵激战。双方各自损伤严重，尸横遍地，赖文政最终率众冲破了官军的包围圈，退

往江西，又转战湖北、湖南、广东，屡败官兵，朝廷对之无可奈何，一筹莫展。

当年辛弃疾三十六岁，在朝中任仓部郎官，是个无所事事的闲官，正是由这次茶商起义事件迎来了后面仕途的崛起。起初，宋孝宗任命方师尹为江西提刑，前去镇压赖文政，但方师尹畏死不敢上任，辛弃疾主动请命，遂出任江西提刑，到任后节制诸军，进击茶商军。这是辛弃疾南归后首次担任要职，他意图有所作为，见围剿一时难以奏效，便采取招降的措施，主动派人向赖文政劝降。由于辛弃疾本人经历极具传奇色彩，其勇斩叛徒的英雄行为传遍大江南北，声望甚隆，有“肝肠似火，色貌如花”的美名，赖文政对其仰慕已久，亦愿意倾心归附，遂亲自率领心腹来到江州^[17]商议招安一事，却被辛弃疾派兵杀害。

茶商军群龙无首，就此解体。辛弃疾上任江西提刑不到两个月，便一举平定了起事已然两年的茶商军起义，随即升任江西安抚使，成为一方诸侯，是极罕有的担任路级最高长官的归正人。然而辛弃疾终究是利用赖文政对其人品的信任成事，不守信义之举颇受人非议，由此得了“杀人如泥沙”的恶评。民间普遍对赖文政报以同情态度，甚至有他并未真正死去的传说。

自当年茶商军和官兵激战后，再未听过有人在小雨谷当道打劫的事。据说这是盗亦有道，山贼们同情赖文政，想藉此来表达一点儿敬意。所以孙应龙虽然听到了金刃交接声，却难以相信是有人劫道。

赶到小雨谷一看，果见一群人正在混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令人惊奇的是，旁观者中居然还有孙应龙认识的人——一个是宋慈的同门师兄陈成父，另一个则是郡主赵师滢。陈成父似是受了伤，赵师滢与另一名年轻的黄衣女子正扶他站在岩石边上。

陈成父是宁德人氏，父亲陈骏亦是朱熹得意门生，高中进士后步入仕途。朱熹为权相韩侂胄迫害遭难后，陈骏辞去官职，专门赶来建阳侍奉恩师，不离不弃。陈成父则寄居在宋慈家中，一道跟随吴雉读书习字。二人同吃同住，同起同卧，情若兄弟。这次孙应龙与武学同学冒险劫囚并将其偷运回建阳，陈成父因与宋慈起居在一起，亦是知情者。

孙应龙见赵师滢打扮怪异，穿着一身男子衣服，颈后还背着一顶福建山民常戴的竹笠，第一个反应就是劫囚之事已然暴露，慌忙奔过去，握住她手臂，问道：“郡主，你怎么来了这里？华大哥人呢？”

他力气极大，情急之下没有节制，赵师滢忍不住呼痛出声。

孙应龙却浑然不觉，催问道：“是不是华大哥他……”忽听得耳后风声飒然，忙放开赵师滢，举剑转身，格开了背后刺来的一剑。

出招的是一名白衣少年，年纪比孙应龙要小，仪容俊朗，长身玉立，极有风姿。

孙应龙不由得大怒：“鼠辈，只会从背后偷袭么？吃我一剑！”挺剑上前，与那白衣男子缠斗在一起。他日夜勤练武功，却不常有实战机会，好不容易遇到一次，又恼恨对方适才自背后偷袭，是以一出手便出尽全力。

白衣男子道：“呀！你武艺很好，你是……”稍有走神，手中长剑即被磕飞。

孙应龙正要上前制住对方，忽有一名荷衣女子抢将过来，喝道：“休伤我阿兄！”荡开了他的长剑。

孙应龙“哼”了一声，道：“你兄长是个卑鄙小人，我非要拿下他不可。快让开，我不跟女人打架。”正待挺剑上前，赵师滢已然奔过来，握住他手腕，叫道：“孙公子，别打了，他们都是辛提刑的人。”

孙应龙愣了一愣，问道：“辛提刑？是辛弃疾么？”那扶着陈成父的黄衣女子怒道：“你是什么人？敢直呼我父亲的名字。”

孙应龙听黄衣女子自认是辛弃疾的女儿，愈发糊涂了，道：“你们是辛提刑的人，那些拿刀的又是什么人？”白衣男子道：“他们是刺客。”

孙应龙道：“刺客？他们明明是茶商的打扮，我还以为你是山贼……”荷衣女子怒道：“谁是山贼？”

余月月和宋慈已然赶到山谷，见到赵师滢居然在小雨谷，女扮男

装，跟其郡主身份全然不符，陈成父则受了伤，谷中还有一些茶商打扮的人正持刀与几名黑衣侍从恶斗，不由得极为惊异，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白衣男子是众人之首，遂简略介绍道：“在下岳珂，是福建新任提刑辛弃疾辛公的幕僚。”指着身边持剑的荷衣女子道，“这是我妹妹岳璿。岩石边的黄衣小娘子，是辛公的爱女辛。”

宋慈虽然来得迟些，思维却比孙应龙快得多，忙问道：“那些茶商是专门等在这里行刺辛提刑的么？”岳珂微一迟疑，即点头道：“应该是这样。”

宋慈转头见到前面马车上歪着一名白发老者，捂着胸口一动不动，眼睛睁得老大，显然已经死去，不由得心中一紧，忙问道：“那位老先生就是辛提刑么？他……他已经……”

[1] 洞天：道教语，意为地上的仙山，指神仙居住游憩之地。世人以为通天之境，祥瑞多福，咸怀仰慕。道教地上仙境的主体部分包括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又名洞天福地），均为锦绣河山之胜境。洞天说与福地说都取自地理纬。

[2] 宋慈除法医学名著《洗冤集录》（简称《洗冤录》）外，别无著述存世，但其同时代词人刘克庄（被誉为当时文坛宗主、“中兴一大家数”，与陆游、杨万里并称“渡江三大家”）认为宋慈可与辛弃疾相颉颃。将宋慈与大名家长弃疾并称，可见其才学非凡。另外，宋慈本人酷好读书，涉猎广泛，成人后着意收藏异书名帖，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小说中多次用到此情节。

[3] 同由里于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年）改名为童游里。“里”原指古代一种居民组织，先秦时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即以二十五家为里），后演化为地名。又，南宋后期虽提倡程朱理学，但彼时社会风气仍然开放，男女关防极严是在明代以后。

[4] 武学：中国古代的军事学校。

[5] 池州贵池：今属安徽。

[6] 翠微：青翠的山色，也泛指青翠的山。岳飞被害后，名将韩世忠于绍兴十二年三月在灵隐山飞来峰山麓建“翠微亭”，亦取自岳飞“寻芳上翠微”诗句，以资悼念。此即清人张日照《翠微亭》诗云：“一把雪，阵前舞；一字巾，湖上里。残山剩水画图间，今日骑驴昔卧虎。难忘翠微句，题作翠微亭。云林静对山如屏，何处风波夜杳冥。”今杭州存有韩世忠之子韩彦直书写的翠微亭题名石刻。

[7] 唐代立姜太公庙，唐肃宗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宋承唐制，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诏修武成王庙，与国学相对。景德四年（1007年），诏西京择地建庙，制如东京。大中祥符元

年（1008年），加谥昭烈。其祭祀礼仪与祭孔类似。

[8] 寿州：今安徽凤台。

[9] 太学生有等级之分，由上至下依次为上舍、内舍、外舍。通过考试才能升级。

[10] 范雎：战国时期魏国人。范雎善辩，曾从魏人须贾出使齐国，被诬以通齐卖魏。归魏后，魏相魏齐派人对其严刑拷打。范雎收买狱卒，装死逃脱。后易名张禄逃到秦国，被秦昭王拜相。范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认为韩、魏与秦接壤，在地理上有“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的重要战略地位，是秦向外兼并发展的首要目标。这些主张日后基本上被秦昭王采纳施行。秦国许多重大政治及军事举措，如秦昭王削除驱逐宣太后（秦昭王生母，长期把握秦国朝政）势力、秦国与赵国之间的长平之战，均为范雎一手谋划，其人为秦国统一天下作出了巨大贡献。

[11] 孟太后：即宋哲宗赵煦第一任皇后孟氏，后被废，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神奇的是，宋哲宗死后，宋徽宗即位，由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很喜欢孟氏，派人迎她回宫，复皇后位，为了区别宋哲宗的第二任皇后刘氏（元符皇后），称元祐皇后（因在元祐年间所立）。向太后病逝后，宋徽宗重用的蔡京等人勾结元符皇后刘氏，再度废掉孟氏，重居瑶华宫。孟氏重回瑶华宫后不久，瑶华宫失火，她不得不移居延宁宫，延宁宫不久又毁于火，而朝廷也不给安排新的道观居住。因为无家可归，孟氏只得住进弟弟孟忠厚家。恰恰如此，她反而逃过了一场大浩劫。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自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始，三千多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宗室近戚，都被金兵俘往北国。北宋就此灭亡。孟氏因住在宫外民居，竟然奇迹般地幸免于难。由于孟氏特殊的身份，同年四月，她重新被宋臣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孟氏听政之后，立即派人迎接宋徽宗唯一幸免于难的儿子康王赵构，请他即皇帝之位，是为南宋第一任皇帝宋高宗。宋高宗对孟氏的眷顾之情感激涕零，尊她为“元祐太后”，为避其祖父孟元之讳，改称“隆祐太后”。“斧声烛影”故事见同系列图书《斧声烛影》。

[12] 西外宗正司：宋官署名，崇宁元年（1102年）置于西京（今河南洛阳），并置敦宗院以居宗室疏属。以宗室之贤者为知宗，掌外居宗室事务。南宋初年，先移扬州（今江苏扬州），几经迁徙后，止于福州（今福建福州）。

[13] 钤辖司：宋地方军政机构。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以太中大夫以上知州，为都总管，置副总管、钤辖各一员。钤辖为武官，掌总治军旅屯戍、营防守御之政令。凡将兵隶属本州者，其训练、教阅、赏罚之事，亦归钤辖司所掌。

[14] 建本：即“建阳刻本”的简称，指古代福建建阳刻印的书籍，是宋代最著名的刻书。宋祝穆《方輿胜览》称建阳麻沙、崇化为“图书之府”，以其“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麻沙、崇化在建阳县治西，麻沙属永忠里，麻沙所刻书籍，称作麻沙本；崇化属崇化里，其刻书称为崇化本，其坊肆中心在书坊，又叫书林，于今名址俱在。一般而言，如果书籍版本上没有明确铭刻麻沙或崇化坊肆名，麻沙、崇化刻书都称之为建本。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在崇化书坊首先付梓的。

[15] 随国：姬姓诸侯国之一，后被楚国所灭，王都在今湖北随县。随侯珠、和氏璧相关故事参见同系列图书《和氏璧》。

[16] 宋门下省每日编纂朝中发生的大事、已行的差除黜罢等命令，由给事中审定，交都进奏院印发全国，称“朝报”或“邸报”。至南宋，亦有专门打听朝报未报之事，或官员陈乞未行之事等，将其刻印，私相传递，从中谋利，称为“小报”。

[17] 江州：今江西九江。

第二章 春色如愁

雪楼是辛弃疾的会客场所，四周植满梅花，典雅富丽。每到花开季节，冰作骨，玉为魂，骨清香嫩，着意争妍，人间至美梅景，莫过于此。



满斟绿醕留君住，莫匆匆归去。

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花开花谢，都来几许？且高歌休诉。

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

——叶清臣《贺圣朝》

宋

慈见到一名老者歪倒在马车上，以为他就是新任福建路提刑官辛弃疾，不由得心中一沉。

岳珂转头一看，忙解释道：“噢，那不是辛公。辛公另外有事，并不跟我们一路。不幸遇害的那位老者是辛公的朋友。”

赵师滢却大约猜到了岳珂身份，讶然道：“莫非岳公子就是岳将军的后人？”岳珂道：“正是。”

原来岳珂是名将岳飞的后人，其父岳霖是岳飞第四子。岳飞遇害时，岳霖年仅十二岁，亦被蒙冤流放。宋高宗特意下诏命将岳飞子孙与北宋奸臣蔡京、童贯家属拘管在一处，表示岳飞也是蔡京一类的奸臣。岳霖在险恶的牢狱环境下长大，身心受到双重摧残，直到宋孝宗即位后为岳飞平反昭雪，他才被放出，时年三十二岁，被关押了整整二十年，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消耗在监狱中。

岳霖获释后，宋孝宗在便殿召见了，他，当面抚慰道：“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卿家”即指岳飞，“张、韩”指与岳飞同时代的另外两位名将张浚和韩世忠。这是自岳飞遇害以来朝廷首次正式承认岳飞一案是冤案，而且出自孝宗皇帝之口。岳霖稽首涕道：“仰蒙圣察抚念，故家臣不胜感激。”并只向宋孝宗提了一个要求——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所赐岳飞的御札、手诏等，预备将来结集刻印出版，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被宋高宗称为“奸臣”的父亲清白。宋孝宗感慨之余，诏令准左藏^[1]南库归还。

岳飞既然正名，其子孙也各授官职。岳霖步入仕途后，在地方上多有政绩。他育有三子一女，岳珂即是其第三子。

绍熙三年（1192年）十月，岳霖卒于广州知州任上。岳珂年方十岁，独自护送父亲灵柩自岭南北归。岳珂生母陈氏是前宰相陈俊卿^[2]之女。岳霖死后，岳家失去依靠，陈氏不得不依附于娘家。岳珂却甚有骨气，不肯寄人篱下，他牢记父亲临终遗嘱，立誓在有生之年搜集祖父岳飞遗文修编成书，因而有志于文学，投奔到文学大家辛弃疾门下。辛弃疾怜其为忠良之后，关爱呵护有加，犹胜己子。

孙应龙这才反应过来，惊喜地大叫一声，上前握住岳珂的双手，结结巴巴地道：“你就是岳飞将军的孙子岳珂？这可太好了。我……我叫孙应龙。”

岳珂道：“原来是孙壮士。你武艺很好啊。我适才从背后刺你一剑，是以为你要伤害这位小娘子，想不到原来你们认识，实在抱歉。”不及多寒暄，匆匆道：“事情紧急，稍后再说。各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请你们先退到一边，等我们擒杀了刺客再说。”捡起长剑，向岳璿使个眼色，兄妹二人一道杀入战团。

孙应龙尚在踌躇，犹豫要不要帮助以贫著名的辛弃疾的从人。余月月催道：“你还站着做什么？还不快去帮忙？”他这才应了，挥剑杀了上去。余月月自去救治陈成父等伤者。

宋慈忙将赵师滢拉到一边，低声问道：“郡主千金之躯，如何会来这种山野之地？”赵师滢颤声道：“我……我是专门来寻你的。”

宋慈登时一惊，忙问道：“是郡主收留华岳一事暴露了么？”赵师滢道：“不，不是……”

她生平养尊处优，还是第一次见到眼前这种刀光剑影、厮杀连声的场面，吓得不能轻，惊魂难定，好不容易才讲清楚事情的经过——

原来赵师滢受宋慈托付，收留了孙应龙自建宁府圜狱中劫出来的囚犯华岳，但那华岳刑伤极重，性命垂危。宋慈等三人今日天不亮就赶来武夷山洞寻找还魂草，目的就是要救治华岳。宋慈等人出发后，赵师滢

左右无事，兄长赵师檠又正好不在家，无人管束，便留下心腹婢女迎儿照顾华岳，自己则换了男子服饰，悄悄溜下庵山，赶去崇化里书坊买书，居然意外撞到一套孤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一名青年男子同样相中那套孤本，但比赵师滢晚到了一步，他提出以两倍甚至多倍价钱收购，均被拒绝。那男子远道而来，不愿意就此舍弃，便表示愿意以随身携带的一篓珍贵药材交换孤本，内中就有三株还魂草。赵师滢心想还魂草是能救死扶伤的神药，当然比孤本更难得，又正好能解宋慈等人的燃眉之急，遂欣然同意以书换药。

余月月正好走过来，听到赵师滢的话，全然不信，道：“还魂草何等难得，怎么可能一下子冒出来三株？那人是想骗郡主的书吧。”赵师滢道：“不是的。那男子自己说他是大理人，药材全是他从大理带来，本来是预备拿去海边跟渔民换海贝[3]的。”

余月月这才恍然大悟，道：“这就难怪了，大理多出名药、奇药。”赵师滢道：“嗯。我也是这么想。拿到药后，我就想来找你们，免得你们继续冒险在武夷山洞寻药。正好在拱辰桥遇到陈成父陈公子，被他认了出来。他听说究竟后，说武夷山洞一带山高水险，有许多野兽出没，不放心我一个人，于是就陪我一道来这里了。”

余月月道：“那些药呢？”赵师滢道：“寄放在尊外祖父的医铺里。”

余月月吃了一惊，忙问道：“那我外公有没有看过？”赵师滢道：“有啊。为了稳妥起见，我特意把药材拿给王医师看了，他说那是真的还魂草。”

余月月惊道：“呀，郡主该不会把我出来找还魂草的事告诉我外公了吧？”赵师滢道：“没有没有。月娘请放心，我知道这件事干系重大，不能泄露半点儿风声，只说了那些药是我用书换来的，决计半点儿没有提月娘的事。”

余月月连连跺脚道：“你这不提跟提有什么区别？你不是大夫，手里却有那么多珍贵药材，我又刚好不在。我外公生性警觉多疑，一定会追问清楚的。这件事万一暴露了，牵累了宋慈或是朱老夫子他们，可全要怪郡主。”

赵师滢性情温婉柔弱，从来都是被人捧在手心，忽遭余月月厉声埋怨，不由得呆住，随即垂下头去，眼中泪意盈盈。

宋慈皱眉道：“月月姊……”余月月却自己先醒悟了过来，道：“对不住，是我太性急了，郡主别怪。郡主好心冒险收留孙大哥的朋友，又赶来武夷山洞报信，这份恩情，月月是懂的。主要是我外公那脾气，郡主不知道，他要是看到那么一篓珍贵药材，非得想方设法弄到手不可。”

赵师滢破涕为笑道：“这不是难事，我要那些药材也没什么用，就留下一株还魂草给你们的朋友，其余的送给王医师便是。”

余月月道：“这还不是关键，外公他一定会刨根问底，譬如郡主自己留下的那株还魂草做什么去了，救了什么人，能否让他看看病者，等等。还有我外公的徒弟猛哥，医术没学到几分，我外公的好奇、多疑倒是一分不落地全学会了。万一他暗中跟踪、监视我，我就没有机会为孙大哥的朋友治疗了。”

赵师滢歉然道：“啊，全怪我考虑不周，惹来这么多麻烦，是我不好。”

宋慈忙道：“这怎么能怪郡主呢，你全是好意。这件事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自己寻到了一株还魂草，就请郡主把那篓药材尽数送给王医师，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刨根问底了。”

赵师滢不敢作答，只怯生生地望着余月月。

余月月歪着头想了想，道：“这样也好，只怕委屈了郡主。”赵师滢忙道：“无妨的，不过是一篓药材而已，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宋慈问道：“成父是被那些茶商所伤么？”赵师滢道：“不是的，是被那黄衣小娘子用匕首刺伤的。”

宋慈道：“她当真是辛弃疾辛先生的女儿？”赵师滢道：“不知道啊，应该是吧。如果不是刚才那位岳公子开口介绍，我还不知道他们几个的名字。”

原来赵师滢和陈成父赶来寻找宋慈几人，预备知会意外得到还魂草的消息。二人到达小雨谷时，谷中已有二十来名茶商模样的人在驿亭内外歇脚。时值春茶季节，建阳又是天下第一名茶建茶的产地，正是各地茶商蜂拥而至的时候。但陈成父一望之下，便觉得这些茶商有些奇怪——他们没有携带什么大的行囊，虽然表面是在休息，但防身刀剑就放在手边，个个神色紧张，不断地往北面的谷口张望，似是在等待什么人。

赵师滢着急寻找宋慈，陈成父亦挂念好友安危，不欲多管闲事，正要往西折入武夷山洞入口时，偏偏有个茶商留意他二人，起身呵斥道：“看什么看？还不快走！”

陈成父少年时随父在外宦游，虽然与宋慈同门，同是理学子弟，却是性格迥异，是个慷慨豪迈之人。他见这些茶商分明是别有意图，却没来由地呵斥不相干的路人，不由得心头火起。正好这时候有个望风的茶商奔入谷中，大呼道：“来了！来了！”众茶商遂各安其位，装出怡然的姿态来，但还是有人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兵器，露出马脚来。

陈成父也是个有计谋之人，他自己虽会些防身的武艺，但见茶商人数不少，且个个怀有兵刃，万难匹敌，便假意转身，带着赵师滢离开，走出一截后又蹑手蹑脚地折返回来，隐身在一块大岩石后。

过了一会儿，渐有车马声和女子嬉笑声传来。谷口随后出现了一队人马，领先的骑士是名不到二十岁的白衣男子，这就是辛弃疾的幕僚岳珂了。他妹妹岳璿和辛弃疾之女辛骑马跟在后面，三人正有说有笑，丝毫没有留意到小雨谷中不同寻常的气氛。三骑过后，是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左右有数名带刀的黑衣侍从跟随。再后面则是一辆牛拉的太平车^[4]，车上堆满了箱子、行囊等物事。阵势不小，旁人一望便知道肯定是官宦人家出行。

一行人缓缓进入谷中后，岳珂见谷中有不少人，便翻身下马，上前打听道：“请问前面……”一语未毕，见对方表情怪异，终于开始意识到苗头不对。

此时此刻，陈成父从岩石后站了出来，大声叫道：“快走！”声音在

空旷的山谷中飘荡回旋：“走……走……走……”

瞬间的迟疑后，茶商各自亮出了兵刃，怪叫着向岳珂等人扑来。岳珂急忙转身，从坐骑上摘下佩剑，叫道：“妹妹，你带辛先走！”

太平车刚好堵住了北面的入口，后退已是不可能，只能朝前冲出一条路来。岳瓔也是将门虎女，遇变倒也不慌，应了一声，叫道：“阿，跟我走。”提马先行，往南面谷口冲去。

辛不会武艺，见适才还是春光无限的美景，瞬间就变成了格斗厮杀的屠场，又惊又慌，走出几步，便从马上跌了下来。登时天旋地转，头昏眼花。忽觉有人大力将自己从地上拖了起来，勉强转头望去，正是适才站在岩石上高叫“快动手”的陌生男子。她虽不会武功，但见歹人头目自来擒拿自己，也绝不愿意坐以待毙，从腰间拔出父亲赠予的“金错刀”匕首，顺手捅入对方体内。

那人正是陈成父。他本是赶过来相助，却莫名其妙地挨了一刀。好在辛力气弱小，入口不深，算不上致命伤。他勉强退开两步，捂住伤口，道：“我……”却被岳瓔拔剑赶过来制住，喝问道：“你是什么人？你们有什么阴谋？”

躲在岩石后观望的赵师滢急忙取下头上的竹笠，奔了出来，叫道：“两位小娘子请住手，陈公子是好人，我们都是好人。那些坏人……我们并不认识。”

她一身男子打扮，声音娇媚无比，虽令人惊愕，但眉目间自有一股气派，令人不由得不相信她的话。岳瓔也是个豪爽之人，当即收了长剑，道：“抱歉。”扭头见兄长等人正与茶商混战在一起，对方人多，形势不容乐观，便道：“阿，你们先躲起来，我去帮我哥哥。”

赵师滢遂与辛扶着受伤的陈成父退让到一边，互相打探，这才知道是闹了一场误会——陈成父说话带有浓重的闽地口音，加上山谷回响，辛将他那一声听成了“快动手”，还以为他是歹人首领。

陈成父苦笑道：“这不怪娘子。不过下次动手前，娘子还是要先问清楚。”辛忙连声道歉。

陈成父道：“算了，不过是一点儿小伤。娘子是什么人？这些茶商为什么要对付你们？”

辛不知对方身份，一时迟疑不答。陈成父猜测对方适逢大变，疑心未能尽去，亦是情理之中的事，遂不再多问，只凝神观望。

谷中恶斗正剧。岳珂兄妹和那几名黑衣侍从虽然会武，但这些茶商并不是假冒货色，而是真正的茶商——他们常年从事长途贩卖货物的勾当，行走江湖，大多身怀护身武艺，许多人功夫还不浅^[5]。当年茶商赖文政手下不过区区数百人，官兵却始终莫之奈何，最终还是靠辛弃疾用假招安的方式解决，便是茶商极其不好对付的明证。加上这些人又是有备而来，岳珂等人只能是勉强抵御而已。

好在那些茶商目的并不在多杀人，仅仅是分出人手缠住岳珂等人，其余人则全力攻向豪华马车。那车中老者刚露出脑袋，便被人抢上前刺了两刀，当场毙命。领头茶商见目标人物已死，随即呼啸一声，招呼同伴往北撤退。

岳珂本是奉辛弃疾之命送车中老者先去建阳，而今老者被杀，于他而言是重大失职，岂肯轻易放那些茶商离去？遂命令侍从全力截击，无论如何要活捉一个，才好追查真相，日后向辛弃疾交代。茶商们目的既已达到，便不再恋战，且战且退。正僵持之时，孙应龙和宋慈、余月月便前后脚赶到了。

赵师滢也不清楚岳珂和茶商两方的具体情形，只大致叙述了自己所看到的经过。

余月月听了当即道：“这些茶商多半跟当年的赖文政有一些干系，听说辛先生将要上任福建提刑，而小雨谷是必经之路，特意算好日子等在这里，好击杀辛先生为赖文政报仇。”赵师滢道：“嗯，我也是这么想。”宋慈却道：“未必。”

赵师滢素来佩服宋慈见识非凡，忙问道：“宋公子怎么看这件事？”宋慈道：“从郡主叙述的经过推测，那些茶商要杀的人是车中老

者。但适才岳公子已经说了，那位老者并不是辛先生。”

余月月道：“也许这些茶商并不知道呢，他们以为马车中坐的就是首脑人物，所以将他当做辛先生杀了。”宋慈道：“有这种可能，但也有可能茶商真正的目标就是车中老者。”顿了顿又道：“我倒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

赵师滢道：“何以见得呢？”宋慈道：“郡主请看，那老者被茶商杀死，就横尸在众人眼前，岳公子一行人却没有一个流露出悲伤之意，可见那老者与他们关系并不亲密，甚至可能根本不认识。”

赵师滢道：“可岳公子明明说了，死者是辛先生的朋友啊。”宋慈“嘿”了一声，不再回答。

赵师滢仍是不解，余月月忍不住插口解释道：“辛先生的‘朋友’，意思可多着呢。当年辛先生平定茶商军，也是写信称要跟赖文政做朋友，这才将他诱去江州杀了呢。这被杀的老者既是辛先生的朋友，为何不与辛先生一道，反而与岳公子兄妹先行呢？而且神神秘秘地藏车中，好像生怕见人的样子。”

她自己也有诸多疑问，又转头问宋慈道：“即使这样，仍然不能断定茶商的目标人物一定就是这老者啊。”

宋慈道：“岳公子自小跟随在辛先生身边，堪称心腹，他独自引车先行，还带着这么多带刀的侍从，绝非仅仅护送老者和家眷这么简单。”

宋慈自小受理学熏陶，又被舅父严格约束，养成了端庄、凝重的性格，从来不多说该说的话，回答也是言简意赅，点到即止。但转头见到赵师滢一双秋水般的大眼睛露出困惑之色，微一踌躇，又详细解释道：“这些茶商人数大占上风，并不弱于岳公子一行，但他们已生退意，可见目的已然达到。而岳公子却指挥侍从全力阻截，不惜拿手下人性命冒险，分明是想生擒对方一人或几人，大概是想事后弄清楚这些人的来历，好向辛先生交代。如此可以推测，那老者身份绝不平凡。既是大有来历，很可能他本人就是茶商的目标人物了。”

赵师滢道：“嗯，宋公子分析得极有道理，事情应该不简单。”

余月月了解宋慈为人，知道他观察入微，总能看到旁人忽视的蛛丝马迹，本来也认同他的看法，但听到赵师滢在一旁附和，不由得心头火起，赌气道：“我才不信呢。茶商的目的一定是要杀辛先生本人，不过是将那老者误当做辛先生罢了。”

她是医师，自小见惯了病人、死人，也不如何害怕，径自走到车子边，仔细察看那死去的老者——但见他侧歪在车边，眼睛瞪得滚圆，胸口有两个大血窟窿，下半边身子还在车内。掀开车帘，登时惊住——倒不是看到了如何恐怖血腥的场面，而是那老者的双脚上戴着粗重的脚镣。

余月月愣了好半晌，直到宋慈跟过来查看究竟，她才回过神来，叹道：“宋慈，你真聪明绝顶，以后我再也不跟你唱反调了。”又指着车中老者道：“你说得对，那些茶商一定是赶来杀他的，这个人一定是个重要囚犯。不过既然是重要囚犯，为什么不用官兵押送呢？岳公子和侍从都是便装打扮，是不是刻意掩饰？”

宋慈道：“嗯，如果岳兄愿意讲，他会主动告诉我们的。”

小雨谷的混战已然结束。岳珂一方死了一名侍从，伤了四人，岳瓔也受了伤。茶商一方则死了两人，另有两人受伤被擒。多亏了孙应龙出手相助，茶商首领见他功夫出众，勇猛难敌，又担心滞留在山谷鏖战会引来大队官兵截击，这才不及营救被擒的同伴，匆忙带人退去。

天色已然不早，余月月 and 宋慈忙赶过去帮伤者简单处理伤口。众人随即预备动身出发，尽快赶回建阳县城。按照岳珂的想法，要将死者就地掩埋，包括车中丁姓老者和己方被杀的侍从，日后方便时再行迁葬。宋慈却道：“尸首一旦入土，许多证据就毁了。”

岳珂听了一愣，问道：“什么证据？”余月月道：“岳公子拼命带人截击那些茶商，不就是想捉到活口好追查他们的来历么？其实死者身上也有线索的，不一定要从活人身上找。”

岳珂道：“月娘既是大夫，这般说也有道理。那好，把我们的人带

上。那两名茶商的尸首就地埋了。”

孙应龙和岳珂在一旁挖坑的时候，宋慈自行走到两名茶商死者的身边，蹲下来仔细察看。岳瓔等人远远看见，很是好奇。

辛问道：“郡主，宋公子在那边做什么？”赵师滢道：“嗯，他大概是在寻找证据，看能不能推测出死者身份。”

辛道：“宋公子不是朱熹老夫子的再传弟子么，怎么也会对仵作这类的事感兴趣？”

适才宋慈与余月月一道为伤者包扎伤口已然令人惊讶，仵作、皂隶、禁卒等低级官署人员属于贱民身份，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准做官，其职业亦是时人眼中的贱业。辛对宋慈自降身份的举止显然不大能理解，语气中亦流露出明显的轻视之意。

赵师滢道：“嗯，这个……”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余月月冷冷插口道：“宋慈可是完完全全地在帮你们。你们读书人不总是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小娘子是名门之后，居然不懂得这个道理么？”

辛当场闹了个大大的红脸。她毕竟是名门之后，涵养很好，虽然心中有些不是滋味，还是歉然道：“对不起，是我的不对。宋公子是好意，我只是好奇，才随口一问。”

余月月却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反唇相讥道：“小娘子还是看不起仵作么？如果没有这些人明辨真伪，不知道多少冤案不能平反昭雪呢。”

她反应如此强烈，倒也不全是出于要为宋慈打抱不平，而是仵作负责处理尸体、检验伤痕也需要医学知识，尤其是外科知识，因而这门行业跟医术有诸多交叠之处，甚至有的仵作本身就是半个大夫。譬如建阳县的老仵作冒良以前就当过医师，与她外祖父王且光交好，时不时地就一些外伤疑难问题来王氏医铺请教。余月月生平最恨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达官贵人，每每有大户人家来求医，稍微有不恭谨之处，都免不了要被她讥讽一通，所以才落下个“尖酸刻薄”的名声。

辛一时呆住。她的确瞧不起件作，但不是她一个人这样，世人和世俗眼光都是如此。可余月月说得也对，如果没有这些人为非正常死者验尸，那么世上有许多杀人凶手要逍遥法外了。只是她当众被人斥责，很是下不来台，又无语可辩，一时间又气又急，眼泪都流了出来。

还是陈成父从旁劝道：“月娘，辛家小娘子不是那个意思。”

余月月见辛窘迫得流了泪，也就算了，自己赌气过去找宋慈。

陈成父又温言道：“小娘子不要见怪，月娘这个人嘴是厉害些，其实心地极好。她外祖父王医师名气大，收取的费用很高，常常将付不起酬金的病人赶出医铺，但月娘总是偷偷跟出来，自己为病人医治。”

岳瓔道：“真的呀？适才月娘为我包扎伤口，我忍不住叫痛，她当面就数落我娇气。我还想，这人重手重脚，对伤者完全没有同情心，怎么会当了大夫呢？看来她是刀子嘴豆腐心。”转头道：“阿，你也别哭了，一句口角就成这样，让别人看见，又要笑话你了。”

辛抽抽搭搭地道：“我哭不是因为余月月，是想到我娘……”想到母亲新逝不久，父亲便另娶新欢，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辛弃疾南归前，已在山东娶妻，妻子赵彦鸾是赵氏宗室，为秦王赵廷美的七世孙。赵廷美与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和第二任皇帝宋太宗赵光义是亲兄弟，均为杜太后所生。杜太后病逝前，秘立金匱誓书，由大臣赵普记录，要求赵匡胤将来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赵光义再传给赵廷美，再由赵廷美传回给赵匡胤的儿子。后来发展的事实是——赵匡胤在位时始终未立太子，最终在大雪纷飞的“斧声烛影”中神秘死去。赵光义抢先即位，是为宋太宗。几年后，赵匡胤长子赵德昭自杀，次子赵德芳暴病身亡，愈发加重了“斧声烛影”的迷雾。朝野纷传宋太宗得位不正，流言纷起。宋太宗为了澄清流言，不得不让赵普公布了杜太后所立的金匱誓书。然而事隔太祖之死已有六年，时人多怀疑是宋太宗勾结赵普所编造出来的谎言。唯有赵廷美欣喜若狂，因为他名列誓书之上，即将成为大宋第三任皇帝。可惜他高兴得太早了，他的兄长宋太宗根本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他很快以谋反罪被逮捕下狱，最终惊悸而死。其子孙家眷均被幽禁于房州，直到宋真宗即位才被放还，各授官职。

赵彦骞这一系的宗室一直居住在江阴，其祖父赵修之曾与名将岳飞交好，为此还一度受到奸相秦桧的迫害。至于赵彦骞后来成人后是如何从南宋偷渡去了金人占领区，并嫁给了辛弃疾为妻，相干人士绝口不提，旁人也无从得知。但人们私下揣度，那赵彦骞一定是个非凡的女子，方才有如此过人的胆略和传奇的经历。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辛弃疾聚众起义，后携妻南归，朝廷特授其江阴签判一职，便是因为江阴是赵彦骞一系的寓居之地。这一系的宗室与皇室血缘已相当疏远，且人丁凋零，赵彦骞父母早已去世，家中由堂兄赵彦逾主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归家后日子不长，赵彦骞便暴病而亡，时年二十五岁。

发妻尸骨未寒时，辛弃疾又娶妻范氏，是另一位归正人范邦彦之女。范氏容颜绝代，胜过赵彦骞百倍，传闻若不是她有归正人的身份，早就被选入皇宫去侍奉皇帝了。得到这样一位佳人，辛弃疾喜之不胜，爱若至宝，特意为范氏写下不少诗词，“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便是其中名句。

辛弃疾在地方上为官时，范氏忽然得了一场急病，虽请名医延治，却始终未见好转。这时候有一位姓王的年轻大夫上门，称有办法治好范氏，但有一个条件，要用侍女整整作为酬谢。宋时风俗，权贵豪门家中大都养有家妓，其实就是姿色出众、擅长音乐歌舞的侍妾，随时供主人玩乐。整整貌若天仙，擅长吹笛，是辛弃疾最钟爱的家妓。他虽然很舍不得，但为了给范氏治病，还是勉强答应。那王大夫当真了得，不几天就治好了范氏的病。辛弃疾便让人把整整好好打扮了一番，当做酬谢送给了王大夫。临行之前，整整泪眼涟涟，很是不舍。辛弃疾口占一首《好事近》相送，词曰：

医者索酬劳，哪得许多钱物？
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盘盛得。

下官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枝笛。
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

虽然履行了诺言，还是流露出几许不情愿的味道。但这件事却传为佳话，由此可以看出辛弃疾对范氏的呵护。

辛即是范氏所生。辛弃疾有九个儿子，却只有两个女儿，辛又是最小的幼女，自幼备受宠爱。她曾经以为自己是世上最幸运的女子——父亲有倾动天下的才名，母亲则是倾国倾城的绝色美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二人都深爱着自己。

然而美好的感觉一朝即逝。不久前，范氏病逝。当年的一幕再度上演，范氏刚下葬不久，辛弃疾便娶了铅山林氏做第三任妻子。偏偏带湖雪楼又起了大火，豪华庄园化为灰烬。辛无处容身，不得不随父亲搬去铅山继母家居住。若不是凑巧辛弃疾被起用为福建提刑，她坚决要求跟随父亲赴任，我真不知道在家中该如何与那仅仅比自己大几岁的年轻继母相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辛一时感怀，不顾矜持，痛哭起来。旁人不明究竟，未免诧异极了。

孙应龙狐疑道：“那位小娘子怎么了？月月，是不是你说话重了？”余月月道：“什么重不重的，她看不起人，我就反问了她一句而已。真是富贵人家的娇小娘啊，我才说了一句，就哭成那样。辛先生那么大的名气，怎么有这样的女儿？”

岳珂低声道：“辛虽然娇气些，但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也许不是因为月娘的话。她母亲新近去世了，辛公的庄园又被烧成一片白地，她不得不住在继母家里，受了不少气。”

余月月“哎哟”一声，同情心顿生，还想过去安慰辛。岳珂忙道：“辛公的家事比较复杂，旁人也劝不来，她哭上一阵就好了。”余月月听说，这才罢了。

埋葬了两名茶商死者后，众人遂押解着俘虏上路。虽然伤者不少，但一路山道平坦，还算顺利。到一处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的山道

时，意外发生了，那两名被绳索捆住的茶商互相使了个眼色，一齐挣开侍从的掌握，跳下了悬崖。

岳珂阻止不及，站在悬崖边发愣，好半晌才回头道：“宋兄，多谢你事先提醒，要是适才将我们的人埋了，可就一点儿线索都没有了。你思虑得如此周全，好生令人钦佩。”

余月月很是不屑地道：“这有什么稀奇的？宋慈早就知道这些茶商是冲车上的那位白发老者来的。”有心要在众人面前炫耀宋慈的聪明，不顾他一再使眼色，刻意大声说了其早先的一番推断。

岳珂得知宋慈推测出茶商是冲马车中的丁姓老者而来的时候，相当惊讶，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只是本能地认为这些茶商与当年的赖文政有关，是赶来报仇的，不过误将丁姓老者当做了辛弃疾杀死。

他凝思了许久，才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么宋兄认为这些茶商是伪装的么？”宋慈道：“应该不是。”

岳珂歪着头想了想，愈发困惑起来，挠头道：“那可就奇怪了。”

辛弃疾昔日诱杀赖文政，虽然有失光明正大，却是替朝廷办事。别说他本人胸怀大志，认为做大事用些手段也无妨，不如何在意失信于茶商这件事，就是大宋皇帝也常常公然做出背信弃义之事。当年宋徽宗即位，下诏求直言，结果应诏上书及廷试直言者均获罪。京师有谶词云：“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接连三个“误”字，辛辣地揭露宋徽宗的“下诏求直言”完全是一个大骗局，不知坑害了多少无辜百姓。

比起宋徽宗的行径，辛弃疾的所作所为完全算不得什么。旁人最多只敢在背后非议，绝不敢当面发难，不然就有可能被贯上“通贼”的罪名——不管民间百姓如何同情赖文政等茶商，毕竟在朝廷看来，这些与官府作对的人都是十恶不赦的反贼。今日那些茶商等候在小雨谷，如果志在替赖文政复仇，那么就等于是跟朝廷作对，一样是反叛行为，犯下了谋逆重罪。但如果这些茶商只是要刺杀马车中丁姓老者，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是普通的杀人行为而已。问题是，丁姓老者的身份极其隐秘，那些茶商又如何知道他藏身在岳珂一行的马车上呢？

沉吟过一回，岳珂招手叫过宋慈，命众人先行，自己有意落在最后，恳切地道：“宋兄眼力过人，岳珂十分佩服。我心头疑问甚多，愿意将实情告知宋兄，万望宋兄帮忙排疑解惑。只是事关重大，我讲到的这件事，还请宋兄不要再对旁人提起。”

宋慈踌躇了半晌，经过慎重考虑，才点头道：“好，我答应岳兄。”

岳珂道：“那被杀的老者姓丁名毅，是一件案子的关键人犯，但只有极少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我们这一行人中，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妹妹和辛都是不知道的，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犯人。”

宋慈问道：“岳兄是奉辛提刑之名先行将丁毅转押去福建路监狱么？”岳珂道：“是的。只是这件事极为隐秘，除了辛公和我们几个之外，再无人知晓。所以我理所当然地以为那些茶商是冲辛公来的，不过是误将丁毅当成辛公杀死，这样才说得通。如果不是冲着辛公而来，目标人物就是丁毅本人，那么这些人一定不是真的茶商。”

宋慈道：“岳兄的意思是，如果刺客的目标是丁毅的话，这些人也是大有来头，绝不是普通人？”岳珂道：“嗯。其实我倒希望他们真的是冲着辛公来的。这样，事情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宋慈道：“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些人既是真的茶商，又是冲着丁毅而来？”岳珂道：“这绝对不可能。其中的关键，恕我暂时不能明说，得先请示辛公。”

宋慈道：“那好，我也可以肯定地告诉岳兄，这些刺客都是真的茶商。我生长在建茶之乡，见过的茶商不计其数，对方是不是真的，我一眼就能辨别出来。”

岳珂道：“宋兄的眼力，我已然见识过了，我当然信得过你。可我的看法应该也不会有错，知道丁毅真实身份的人少之又少，不是辛公身边的心腹，就是个别位高权重者。这件事……哎，宋兄明白我的意思么？”

他既不能明说自己所知道的真相，又感到迷茫困惑，不由自主地绞搓双手，很是苦恼。

宋慈道：“嗯，有一种可能，可以解释这种矛盾——行刺的茶商是真的，无论是否得手，旁人都会以为他们跟赖文政有干系，目的是要复仇，杀死丁毅只是误将其当做了辛先生。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刻意收买了茶商，令他们来刺杀丁毅，有意让人误会目标是辛先生，这其实是很高明的掩饰。”

岳珂道：“但朝廷素来对茶商严酷，赖文政一案曾牵累成千上万的茶商家破人亡。同道相怜，茶商是绝不会买旁人的账，冒险来伏击一名囚犯的。况且刺杀朝廷命官的罪名最终要算在这些茶商头上，他们从此再无容身之地，付出的代价太大。”宋慈道：“但如果这些茶商能得到最想要的呢？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

岳珂道：“宋兄的意思是……”宋慈道：“保险起见，我建议岳兄立即掉头去找辛先生，劝他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岳珂这才会意过来，忙叫道：“来人……”

宋慈忙道：“岳兄手下大多受了伤，无力再战，不如先不要惊动他人。岳兄带上孙大哥回去，他武艺高强，应该能帮得上岳兄。”

岳珂想了想，道：“也好，那么我妹妹他们就拜托宋兄了。”宋慈道：“放心。”

岳珂便追上前告知众人，称要赶回崇安去向辛弃疾禀告今天在小雨谷发生的事。

辛道：“着什么急？前面就是建阳城，爹爹他最晚后天也就到了。”岳珂道：“这件事非同小可，还是早些让辛公知道的好。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宋兄一路会照顾你们。”又转头问道：“孙兄，你可愿意跟我一道去崇安县见辛公？”

对方是心中楷模岳飞的孙子，孙应龙求之不得，忙应道：“当然好。”

岳珂便让侍从让了一匹马给孙应龙。二人翻身上马，拉转马头，绝尘而去。

孙应龙并不像宋慈那般知道事情原委，但能与名将岳飞的孙子同行，还是感到极大的荣幸，哪怕他要去见的是“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的辛弃疾，心中也认了。

一路疾驰，当晚到达崇安县城。由于城门天黑便已经关闭，没有知县亲笔手令不得开启，二人只得留宿在南门外的客栈中。

次日一早，二人进城去拜见正在崇安知县家中做客的辛弃疾，才知道辛弃疾昨日就离开了县城，到武夷山中的一处私人庄园会见大诗人陆游去了。

岳珂打听了庄园所在，带着孙应龙一路赶来。越往深山中行去，道路越来越窄，人烟越来越少，走出小半个时辰后，几乎连人影子都看不见了。

孙应龙问道：“那庄园还有多远？”岳珂道：“县署的人说，往邵武方向过四个山头，我们才过了一个山头，应该还有十来里地。”

孙应龙埋怨道：“为什么有些人总爱把房子修在偏远的地方？”岳珂笑道：“这完全是个人的喜好。”

孙应龙道：“听说辛先生在上饶带湖的庄园又大又豪华，当年朱熹老夫子去看了也吓了一跳，是这样么？”

昔日辛弃疾在江西为官时，曾买下上饶城外的大片土地，并亲自设计了规模宏大的居第，因门前有湖如宝带，特取名“带湖”。新居落成之日，辛弃疾作《上梁文》道：“百万买宅，千万买邻，人生孰若安居之乐？一年种谷，十年树木，君子常有静退之心。久矣倦游，兹焉卜筑。稼轩居士，生长西北，仕宦东南，顷列郎星，继之发将鹤。欲得置锥之地，遂营环堵之宫。”

带湖庄园依山面水，视野开阔，交通便利，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名士洪迈有文记载道：“既筑室百楹，财占地十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轩下临

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东冈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扉，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朱熹路经上饶时曾暗中去游览辛氏庄园，大开眼界，叹为“耳目所未曾睹”。

岳珂道：“辛公为带湖庄园费了极大心血，亦花了许多年来经营，还算不错。外人只看到回廊曲折，花木扶疏，好像很大，其实庄园里只有稼轩斋和雪楼两处是主要建筑，也最有特色。稼轩斋是辛公读书、独处的地方，被绿竹环绕，清幽可爱。雪楼是会客场所，四周植满梅花，典雅富丽。每到花开季节，冰作骨，玉为魂，骨清香嫩，着意争妍，人间至美梅景，莫过于此。”一时颇为陶醉，随即叹息了一声，道：“可惜不久前莫名其妙生了一场大火，烧得什么都不剩了。”

孙应龙大奇道：“带湖庄园被烧毁了么？既然叫带湖，就是修在湖边上，又是春季，怎么会失火？”岳珂道：“嗯，我们都觉得这场火生得蹊跷，是半夜从雪楼烧起来的，那是辛公专门会客的地方，晚上是不会有人的。可辛公自己不愿意追究，我们也不好深问。”正好一阵山风吹来，鼻中忽然闻见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叫道：“不好！”急忙催马朝前赶去。

山道虽然崎岖狭窄，却是平平坦坦的土道，比大峡谷好走得多。二人一路疾奔，转过山坳，便看见空阔的山谷中横七竖八地躺着十余人，一看服饰打扮便知道是来武夷山贩卖茶叶的茶商，有的已被杀死，有的受了重伤，正倒在血泊中呻吟。

谷口的大岩石下半坐着一名蓝衫女子，双目紧闭，胸口汩汩冒血。一匹枣红马用鼻子顶她的耳鬓，大约是想叫主人起来，蓝衫女子却就此一歪，顺势倒了下去。

另有一名绿衫女子披头散发，满脸血污，似是受了重伤，正努力半撑起身子。岳珂急忙翻身下马，抢过去扶起她，问道：“卿娘，出了什么事？”

绿衫女子名叫卿卿，仿若看到救星一般，抓紧岳珂手臂，道：“岳公

子……快……快去救我家相公……歹人……歹人劫走了他……”

岳珂抬头一看，除了自己来的方向外，谷中尚有两个岔道口，相距极近，忙问道：“他们往哪条山道去了？”卿卿道：“我……我没看清……”

岳珂道：“你先待在这里别动。”放下卿卿，叫道：“孙兄，辛公被歹人劫走了，你我一人一边去追，发现了踪迹就大声喊叫。”

孙应龙不及多问，应道：“好。”他嫌马匹在山道上走得慢，又有失足的危险，干脆翻身下马，选了谷口狭窄的一条道追去。

出了谷口，奔过一条笔直的碎石子小道，再拐过山坳，便是一片开阔地带。前面不远处正有一男一女手里各提一杆铁枪，挟持着一名老者。那老者须发全白，生得一张铜红色的国字脸，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虽被铁枪逼住，却挣扎着不肯上马，三人正僵持在那里。

本来按照与岳珂的事先约定，孙应龙应该立即大声呼叫，可他一看到敌人近在眼前，登时全忘了，大喝一声，叫道：“这位是辛提刑么？快些放了他。”拔出长剑，径直冲了上去。

褐衣男子说了一句什么，他的红衣女伴便举着铁枪迎上来，挡在前面。孙应龙见对方是个年轻少女，年纪比自己还要小，面色和蔼可亲，摆出的迎战架势倒是十足像那么回事，先是一怔，随即一摆长剑，喝道：“大丈夫不打女人，快些让开！”

红衣少女笑道：“你是小瞧女人，以为天下女人都打不过你么？我偏不让，你能拿我怎样？”一抖铁枪，枪尖如数点寒星，当面扑来。

孙应龙大吃一惊，忙举剑格住铁枪，“叮当”一声，只觉得手臂一震，微微发麻。那铁枪不知道什么材料做成，坚硬无比，竟将他的长剑磕出了一个不小的豁口。

孙应龙极是惊异，道：“咦，看不出来小娘子娇娇弱弱，原来是个会家子。”那少女笑道：“是啊，你想要强出头救人，得先问问我手中的铁

枪答不答应。”

孙应龙哼了一声，一挽剑花，刺出一剑。行家一出手便知深浅，他不敢再起轻敌之心，但那少女武艺极为了得，枪法精妙，竟是他生平从未遇到的强手，他使出浑身解数，也占不到丝毫便宜。所幸那褐衣男子并未立即强行带白发老者离开，只站在一旁与那老者交谈，似是在劝说对方什么。

孙应龙愈打愈是心惊，忍不住停手跃开，赞道：“好身手，好身手。在下孙应龙，敢问小娘子高姓大名？枪法师承何派？”那少女笑道：“我叫杨妙真，那是我哥哥杨安国，我使的是我家祖传的梨花枪法，你肯定没有听过。”

孙应龙暗道：“我打遍建宁无敌手，人人都赞我武艺了得，将来必是大宋的武状元，我也自认必当如此。想不到天下之大，多出能人异士，对方一介女子，武艺只在我之上，决不在我之下，我竟然连她的名字和师门都没有听过。”揣度天下枪法以杨家将的杨家枪为最，忙问道：“小娘子的家传梨花枪法，可跟太原杨业杨令公的杨家枪法有渊源？”

杨妙真却摇了摇头，道：“一点儿干系也没有。”

孙应龙愈发起了相形见绌之心，正要再问，忽听见白发老者沉声道：“老夫已经说得很明白，不行！”

孙应龙心道：“这老者一定就是辛弃疾了。我虽然对他没什么好感，但他是新任福建提刑，又是岳珂的座师，总不能让歹人在我眼皮底下劫走他，让旁人看笑话。”一摆长剑，喝道：“我不知道你们兄妹什么来路，又如何做起了绑架朝廷命官的勾当，总之快些放了辛提刑。”

杨妙真笑道：“就不放，你能怎样？反正你也打不过我。”孙应龙道：“打不过也要打！”大喝一声，正待上前，忽听得辛弃疾叫道：“住手！”他的声音不大，却有一股威严。

孙应龙愕然顿住脚步，问道：“你是辛提刑么？”辛弃疾道：“正是老夫。”

令人意外的是，杨安国不知如何放开了辛弃疾，杨妙真也收了长枪，退到一边。

辛弃疾手捂住肩膀，慢慢踱步过来，低声道：“收剑吧。这对兄妹不是坏人，刚才如果不是他们两个出手相救，老夫早死在那些茶商手中了。”

孙应龙一呆，道：“什么，是他们救了你？”如云山雾罩，完全不明所以。

杨妙真抿嘴一笑，收了长枪，走过去与兄长低语了几句，这才翻身上马，驰出一截，又回头叫道：“孙应龙，我记住你了！”

辛弃疾道：“你叫孙应龙？”孙应龙道：“是，建宁府武学生孙应龙见过辛提刑。”

他虽然对辛弃疾颇有微词，但毕竟对方大名鼎鼎，还是忍不住好奇之心，仔细打量这位近乎传奇的归正人。但见对方气度不凡，一双眼睛尤其炯炯有神，青芒逼人，果然如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眉宇间有一股燕赵奇士的慷慨侠义之气。

辛弃疾出生于济南府历城县^[6]，其时距靖康之变已有十三年，北方早已沦陷于金人之手。其祖父辛赞曾任金国官职，一度官至开封知府。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他时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教育孙子要抗金复宋、报国雪耻。辛弃疾亦从小胸怀大志，立誓恢复中原。他长大成人后，遵从祖父之命，放弃青梅竹马的恋人，娶了机缘巧合来到济南的赵氏宗室女子赵彦鸾做妻子，目的就是为将来恢复故土。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国主完颜亮大举兴兵侵宋。巨大的战争开销自然转嫁到百姓头上，山东、河北等金人占领区的汉民实在不堪严苛的压榨，纷纷奋起反抗。辛弃疾父母和祖父辛赞均已去世，他既无家族拖累，便干脆放弃了官宦子弟的身份，召集两千多人起兵反金。当时义军蜂起，以耿京势力最大，手下有二十多万人马，而且北方义军

都愿听其节制，奉其号令。辛弃疾为避免孤军作战，率领人马投奔了耿京，担任其军中的掌书记，为义军积极出谋划策。

令辛弃疾声名鹊起的是义端事件。义端原本是一名僧人，喜谈兵论战，跟辛弃疾是好朋友。辛弃疾起兵后，义端也拉起了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响应老朋友，后来又听从辛弃疾的劝告加入了耿京的义军。但义端并不像辛弃疾那么受耿京重用，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前途黯淡无望，便偷了耿京的大印逃走了。大印归掌书记辛弃疾保管，盗印的义端又是他的好朋友，他自然有通敌嫌疑。耿京下令逮捕了辛弃疾，要以军法处死。辛弃疾慨然请命道：“请给我三天时间，如果不能捉住义端、夺回大印，我愿意以项上人头谢罪。”耿京相信辛弃疾的为人，同意再给他一次机会。辛弃疾料想义军大印对义端无用，对方必是拿其作为投降金人的见面礼，遂单骑独剑往金人军营方向追赶，果然在半路截住了义端，毫不留情，一剑将其杀死，夺回了军印。辛弃疾由此名声大噪，得了“青兕”^[7]的称号。

起兵第二年初，辛弃疾奉耿京之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合力抗金事宜。完成使命后，辛弃疾在归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义军溃散的消息，既意外又愤慨，他没有转身返回南宋，而是手持一把名为“龙泉”的宝剑，邀集五十名死士，千里奔袭，直闯敌军大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临危不惧，最终出其不意，于五万金兵中生擒张安国，并将其押送到建康，交由南宋朝廷处决。

当年辛弃疾年仅二十二岁，所表现出来“气吞万里如虎”的果断勇敢使他轰动一时。连素来反感猜忌归正人的宋高宗赵构亦慕名亲自召见辛弃疾，对其风姿赞叹不已，此即史书中所记“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然而，大宋朝廷对北方汉人一直存着很深的戒心。早在北宋宣和年间，朝散郎宋昭就曾经上书宋徽宗道：“或则又谓山后之民皆有思汉之心，或欲归顺，此尤妄诞之易见者。不唯北虏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谈论的虽然是燕云地区^[8]的汉人，但实际上代表了宋朝对待北方汉人的普遍态度。北宋抗金名将李纲也曾

抱怨燕云汉人道：“以金人夷狄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狴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甚至有不少人认为金人灭掉北宋其实是“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协谋所致”。

而到了南宋，对北方汉人的歧视和戒备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右丞相史浩与名将张浚辩论，道：“中原绝无豪杰。若有，何不起而亡金？”首称北方沦陷区南归者为“归正人”，不赞成对归正人委以重任，遂成为定制。特例是归正人南归时带有重兵，如与耿京齐名的北方义军领袖王友直率数万军队南归，被南宋朝廷特授为复州^[9]防御使。辛弃疾第二任岳父范邦彦曾任金国蔡州新息^[10]县令，乘宋金交战时开城迎接宋军，虽举城南归，却因为不够“重兵”的条件，只授湖州长兴丞官职。辛弃疾如此声名，于千军万马中生擒叛徒张安国，也因为无兵南归，只授江阴签判。江阴即是他结发妻子赵彦鸾的故乡。

辛弃疾一世之豪杰，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回到南宋后，念念不忘祖父志向，力主抗金北伐，收复失地。起初，他对南宋朝廷畏金如虎的怯懦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宋高宗赵构曾当面赞许过他叱咤风云、勇闯敌营的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抗金北伐、报仇雪耻的锐气，他便积极筹划，向皇帝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向当时的宰相虞允文上《九议》一书，条陈战守之策，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然而南宋始终是主和思想占据上风，他的建议都未得到采纳施行。

幸运的是，辛弃疾在建议书中表现出的政治才干引起了掌权者的高度关注，他先后被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等重要地方官职。虽然与他的理想大相径庭，但以其归正人的身份，能够一再出任路级最高长官，已然是十分难得。

到任江西安抚使时，当地正值严重旱灾，人心惶惶，盗贼蜂起，辛弃疾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命人在大街上四处张贴赈济榜文，只有八个字：“劫禾者斩，闭粜者配！”意思是，抢劫粮食的处以死刑，囤粮不卖的发配充军。以简驭繁，立竿见影，使民无浮殍，一境赖以平安。大儒朱熹听说后，连声夸奖道：“这便见得辛弃疾有才。”二人由此结为莫逆之交。朱熹对辛弃疾的才华能力极为赞赏，称赞他“卓犖奇才，疏通远

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还亲自为辛弃疾的两间斋室题字“克己复礼”和“夙兴夜寐”。

然而辛弃疾性格刚拙自信，行事多不依朝廷体例，犯下大忌。他任湖南安抚使兼任知潭州时，私下招兵买马，创置了战斗力极强的“飞虎军”，并拿出大量缗钱购买飞虎军所需的铁甲、马匹等，花费巨大。关于辛弃疾财力的来源，一直有颇多议论——传说他为获得充足的军费，除了打击贪官污吏、加重商人赋税、敲诈勒索富户外，还不惜走私军用物资。据称，朱熹任地方官时，便截获过辛弃疾走私牛皮的商船。如此独断专行，任意妄为，引来朝中大臣争相上书弹劾，多称辛弃疾贪污受贿、聚敛民财。宋孝宗命枢密院下“御前金字牌”，命辛弃疾立即停建飞虎军营房。枢密院是大宋最高军事机构，御前金字牌为军机级别最高的令牌，性质同于昔日名将岳飞所接的十二道金牌。不料辛弃疾接到金字牌后，二话不说，先悄悄藏了起来，不让旁人知晓，只日夜督促加快建设军事设施，等到飞虎营栅修成后，这才上表向宋孝宗“开陈本末”，来了个先斩后奏。飞虎军建成后，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然而辛弃疾才干既高，名气又大，争议也大，在南宋官员中是个典型的另类人物，直接导致他的宦宦生涯并不平坦，最终在四十二岁时受谏官的联名弹劾，罪名是“搜刮民财”“任用私人”“大兴土木”“横行乡里”“私建军队”“目无朝廷”等。当时还是宋孝宗在位，孝宗皇帝本人十分欣赏辛弃疾的才华，不忍就此罢其官职，还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好言好语地对大臣道：“辛弃疾才兼文武，写的诗词脍炙人口。这等人材如若不用，怕是有失众望。”

当即有御史大夫道：“辛弃疾新写了一首《摸鱼儿》，内中道：‘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称自己南来后‘闲愁最苦’，又比大宋江山为‘危栏’‘斜阳’。请陛下明鉴，这算是好词么？分明是一肚子怨气。”

宋孝宗当场勃然色变，辛弃疾的免职命运遂不可避免。他本人对此结局倒是有心理准备，早已事先在江西上饶带湖湖畔修建了豪华壮丽的园榭，离职后便归居上饶。尽管政治抱负难以实现，辛弃疾本人却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和天赋，在文章、诗词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令他愈发名

重天下。虽然辛弃疾多年来从未放弃收复中原的志向，他一再派人到金国打探敌情，又暗中查访秦桧宝藏，都是他意图有所作为的明证。只是这一次他被以庸碌闻名的宋宁宗起用为福建提刑，执掌福建路提刑司，非但出乎许多人意料，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然而这终究是一次大好机会，等他入京面圣后，蛰伏已久的雄图大志又重新被激发了起来。

这次到福建赴任，辛弃疾一路都是微服简行，没有惊动地方官府。到了福建境内后，他更让心腹幕僚岳珂带着女儿和侍从先行，自己身边只留下两名侍女卿卿和田田，预备携佳人、登名山，饱览武夷山风光后，再到建阳与众人会合。

昨日辛弃疾意外得知大诗人陆游正在武夷山隐士丘山人家中做客，遂赶去了丘山人家相会，到达时才知道陆游已经走了，遂在山中留宿一夜，今日一早出山，哪知道途经一处山谷中时，忽然意外遭遇十余名茶商截杀。田田当场被杀死，辛弃疾和卿卿都会武艺，勉强抵挡了一阵子，但对方人多势众，个个身手都不差。卿卿很快重伤倒地，不知死活。辛弃疾自己也受了伤，被茶商擒住。那些茶商强迫他跪在地上，似乎要举行一个什么祭奠仪式后，再将他从容杀死。

辛弃疾正以为自己就要死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时，杨安国和杨妙真兄妹杀了出来，两杆铁枪无人可敌，如天降神兵，风卷残云一般将众茶商截倒。辛弃疾全然不认识这两位凭空冒出来的救命恩人，正上前道谢时，却被两兄妹趁机制住，挟持着离开了山谷。

而随后居然又有人赶来营救，对方更是自称是建宁府武学生孙应龙，更是让辛弃疾大感意外，问道：“你是专门来救老夫的？是谁派你来的？”孙应龙道：“岳珂。”

他既然说出了岳珂的名字，当然毫无疑问是自己人，辛弃疾便不再多问。

孙应龙扶着辛弃疾回到尸横遍野的山谷，远远见到绿衫女子卿卿与蓝衫女子田田并排坐在一块大岩石下——卿卿闭着眼睛，胸口剧烈起伏；田田却是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了。

孙应龙“喂”了一声，卿卿倏地睁开眼睛，见到辛弃疾，登时喜极而泣，叫道：“相公……相公……”挣扎着要站起来。辛弃疾忙过去按住她肩头，道：“你伤了要害，坐着别动。”又过去查看田田。

卿卿凄然道：“田田她……她……”

孙应龙伸手一探，田田鼻息全无，但体温还是热的，起身摇了摇头。辛弃疾叹了口气，伸手为她合上眼睛。

正好岳珂从另一条岔道折返回来，见孙应龙单枪匹马救回了辛弃疾，喜出望外，连声道谢。

孙应龙摇头道：“我可不敢居功，我虽然追到了辛提刑，但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劫走辛提刑的歹人，其实就是杀死这些茶商的人。”

他是武学行家，一扫山谷的尸首，就知道这些人大多是被杨氏兄妹梨花枪所杀。

岳珂大惑不解，转头去看辛弃疾。辛弃疾道：“这件事回头再说。”牵马过来，抱了卿卿上去，道：“你还能自己骑马么？我送你到崇安县治伤。”

卿卿道：“那田田……”辛弃疾道：“她人已经死了，先留在这里，回头我会请崇安知县派人来善后。”招呼了岳珂和孙应龙一声，翻身上马，领先而去，竟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崇安知县刘知安是辛弃疾的老朋友，听说辛弃疾去而复返，喜滋滋地迎了出来，待听到辛弃疾一行在自己辖区下遇刺，登时跌坐在地，吓得不轻。

朋友归朋友，刘知安跟辛弃疾官秩相差甚大——宋朝行政区划分为路、州、县三级，辛弃疾是路级官员，掌管整个八闽之地的司法、刑狱，而刘知安只是个小小的知县。若是辛弃疾当真在崇安境内遇害，他非但保不住官位，还要量刑流放，连累家人。至于上一级的建宁府、甚至更上一级福建路的主管捕盗的官员，都会被依律追究责任。

好在辛弃疾似乎并不在意遇刺一事，也不让刘知安声张和追查，只命他派人去山谷善后，将田田和那些死去的茶商妥为安葬。他虽然肩部受了伤，却并未放在心上，只略做包扎，将卿卿安顿好后，便将岳珂和孙应龙叫进静室，询问昨日在小雨谷发生的事。

岳珂详细禀报了事情经过，又道：“全亏了宋慈提醒，我才想起来事情不简单，与孙兄折返回来提醒辛公。”

孙应龙道：“其实我们不来也没事，对不对？那对杨氏兄妹出手救了辛提刑，好像也没有什么恶意，即使我们不赶到，他们大概也会放人的。对不对，辛提刑？”

辛弃疾也不回答，只问道：“这宋慈是什么人？”岳珂道：“听说是建阳本地的世家子弟，是朱老夫子的再传弟子。”

辛弃疾道：“朱公能有这样不读死书的徒孙，不简单，不简单。”见孙应龙有愤然之色，微微一笑，夸赞道：“小孙，这次也要多谢你。要不是你武功厉害，小雨谷那帮茶商怕不会那么轻易退去。”

他是声名卓著的人物，出语夸赞，孙应龙自然倍觉脸上有光，只是欣喜之色一闪而逝，随即黯然道：“其实之前我也觉得自己厉害，足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今日与那杨妙真打了一架，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辛弃疾笑道：“你也没有败给她啊。”孙应龙道：“她只是个女流之辈，比我矮，比我瘦，我既不能赢她，当然就是落败了。”

辛弃疾哈哈大笑道：“你这个后生很诚实，难得，好，好。”

孙应龙对杨安国兄妹的来历十分好奇，问道：“辛提刑，杨氏兄妹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先救你，再捉你，最后又放了你？”辛弃疾道：“老夫也不清楚这对兄妹的来头，但他们救我也好，捉我也好，放我也好，都只是想要挟老夫为他们办事，软的不成来硬的，硬的不成便只能再来软的了。”

岳珂沉吟道：“从这对兄妹及时出现救了辛公来看，他们很可能一直

跟在辛公后面。费了如此大的周章，应该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辛公，要不要派人画出杨氏兄妹的样貌，发告示通缉他们？”辛弃疾道：“不必，他们好歹也算救了老夫。”

正好辛弃疾门生陈址自铅山赶来送信，既有家信，亦有辛弃疾在朝中的朋友写来的书信。崇安知县刘知安亲自引他进来，又禀报道：“下官已经按辛公的吩咐，派人赶去山谷善后了。那些茶商未能得手，也许还会再次行刺，要不要下官派县尉率领弓手护送辛公前去福州？”

辛弃疾道：“不必，茶商折损了许多人手，暂时不会再有动静。再说我已经安排了得力人手调查这件案子，你不必再管。”刘知安道：“是。”

等刘知安退出，岳珂掩好房门，问道：“辛公是要让我去调查这件案子么？”辛弃疾道：“不，你还有别的任务，老夫有个更合适的人选。”顿了顿，缓缓道：“这件案子，交给宋慈来查。”

一语既出，旁人均感惊讶。但岳珂熟悉辛弃疾性格，知道他话一出口，绝难更改，当即点头道：“那好，一会儿我出去准备，明天一早，我就和孙兄赶赴建阳。”又问道：“辛公跟我们一路么？还是要留下来照顾卿娘？”

辛弃疾道：“老夫和你一起去建阳，加上陈址。呀！真是迫不及待地想见见宋慈了。这件案子，非他莫属。”

孙应龙愈发不平，插口道：“宋慈不过是个布衣，他凭什么查案呀？”随即想到辛弃疾是福建路提刑，负责八闽之地的司法，别说查个茶商行刺案，就是再大的权力也有。又改口冷笑道：“辛提刑还是别抱太高期望的好，不然很可能会失望。”

辛弃疾道：“为什么这么说？你好像对宋慈很是不满。”孙应龙道：“不是不满，而是实话。宋慈是有些小聪明，可要他查案，真就抬举他了。他自己去年在朱熹老夫子的住处沧洲精舍遇刺，事情过了快一年了，不也没查出个真相么？”

辛弃疾登时严肃起来，问道：“怎么回事？”孙应龙道：“那日宋慈有事去沧洲精舍，进茅厕时，不巧撞见了刺客，所以挨了一刀。”

辛弃疾道：“刺客是去行刺朱公的么？”孙应龙道：“这个我就知道了。吴雉先生那些人也争论了许久，有的说刺客就是去刺朱老夫子的，还有的说不是。”

岳珂道：“刺客藏在沧洲精舍的茅厕里等待机会，不是去刺朱老夫子，难道还是专门去刺宋慈的么？”孙应龙道：“宋慈肯定不是目标啦。大家伙儿之所以不能肯定刺客的行刺对象到底是不是朱熹老夫子，主要是因为当时沧洲精舍还死了一名老先生，是朱熹老夫子的客人，好像叫……叫……什么一来着。”

岳珂脱口而出，问道：“毛一平？”

孙应龙大吃一惊，道：“呀！就是他，毛一平！朱熹老夫子其实不清楚这位毛老先生的具体来历，无从告知家属，官府也不准相关人士声张，只有建阳本地跟朱熹老夫子有些干系的人才知道这件案子。岳兄怎么会知道？你不是说这是你第一次来福建么？”

孙应龙自然是诧异之极，然而岳珂与辛弃疾对视一眼，各自露出骇然无比的神情来，显然也料不到死者竟会是毛一平。

[1] 左藏库：古代国库之一，以其在左方，故称“左藏”。唐代左藏掌钱帛、杂彩、天下赋调。宋初诸州贡赋均输左藏。南宋又设左藏南库，原为御前桩管激赏库。宋高宗时，权奸秦桧将户部的某些收入项目转归激赏库，由自己掌管，户部告乏，则予以补助。秦桧死前，将此库转归御前。宋孝宗即位，即以此库为左藏南库。与左藏库隶属于户部不同，左藏南库隶属于朝廷。

[2] 陈俊卿，字应求，福建莆田人，绍兴八年（1138年）进士。当年状元是另一名莆田人黄公度，陈俊卿是榜眼。发榜后，光禄寺摆宴，宋高宗亲自道贺，对状元和榜眼均出自莆田感到惊讶，问道：“卿土何奇？”黄公度答：“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答以莆田山海特产，不免有夸大之处。陈俊卿则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实话告诉皇帝莆田地方贫瘠，然而百姓珍视土地，重视教育。宋高宗听了道：“公度不如俊卿，俊卿应该是状元。”

[3] 中国夏、商、周时期曾以齿贝作为实物货币，后逐渐为金属货币所替代。云南矿产丰富，多产金银，然而自古以来，大理境内一直用海贝（海里的贝壳）交易，称为“贝子”。海贝作为通行货币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而大理并不靠海，这是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大理相关历史及故事参见同系列图书《孔雀胆》。

[4] 太平车：一种四面围有栏杆的大平板车，专门用于运送货物。

[5] 当时茶叶是由官府专卖经营，不是普通商品。由于茶税繁重，茶商通常通过武装走私来

避税。宋代有五项专卖品，分别是香、酒、矾、盐、茶。

[6] 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

[7] 青兕（sì）：兕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青色犀牛，体型很大，重量在千斤以上。因辛弃疾年轻时虎背熊腰，壮健英伟，双眼发青，故得此外号。

[8] 燕云：指燕云十六州，大致是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十二万平方公里，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一直是中原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五代时，石敬瑭将其割让给辽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影响了之后中国四百年的格局。

[9] 复州：今湖北天门。

[10] 蔡州新息：今河南息县。

第三章 一天明月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春日》可谓写尽了春光的美妙。唯一的遗憾是——圣贤孔子讲学之地泗水之滨早在北宋末年就已被金人侵占，朱熹从未有机会亲见。



仙苑春浓，小桃开，枝枝已堪攀折。
乍雨乍晴，轻暖轻寒，渐近赏花时节。
柳摇台榭东风软，帘栊静、幽禽调舌。
断魂远、闲寻翠径，顿成愁结。

此恨无人共说。还立尽黄昏，寸心空切。
强整绣衾，独掩朱扉，簟枕为谁铺设。
夜长更漏传声远，纱窗映、银缸明灭。
梦回处，梅梢半笼淡月。

——阮逸女（即书中提及建阳名士阮逸之女）《花心动》

福

建古称“闽”。秦代之前，闽地一带生活着七个土著部落，所以又有“七闽”之称。唐代在闽地增设漳州，即所谓“七闽宜增为八”，“八闽”由此成为福建的通称。到南宋时，中央朝廷在八闽之地设置福建路，下辖建宁府一府，福、泉、漳、汀、南剑五州，及邵武、兴化二军^[1]，共四十八县，府、州、军行政区划总数恰好为八，遂继续沿用此前已有的“八闽”称谓。

自古以来，八闽就是著名的险远之地。自唐代开始，闽地才开始兴盛，独为东南之望。入宋后，福州更是成为沿海一带的繁华都会，有诗句称其“潮回画楫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便是商旅如织的真实写照。然而福建凸显地位重要、得失关系全国安危还是在中原沦陷于金人之手、南宋王朝南渡建都临安后，即大儒朱熹所言：“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

虽然福建路的路治设在福州，但地位最高的却是由建州升府的建宁府，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当水陆要冲，工商繁盛，更重要的是宋孝宗赵昚即位前曾被封为建王，建宁俨然有潜邸之名。最奇特的是，建宁府名望最高的也不是府治建安^[2]，而是下面的一个小县——建阳。

建阳位于武夷山南麓，是福建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汉武帝时闽

越王余善于此筑城，称大潭城。因而建阳又有别称“潭城”。

这里地处闽浙之要冲，而路踵轮蹄之往来，为古代中原入闽必经之地，素有“闽地咽喉”之称。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这里还是满目青山，层林叠翠，成片的竹林随处可见，有“林海竹乡”之称，又被喻呼成“绿玛瑙”。县境内溪流纵横密布，主要水系如崇阳溪、南浦溪、麻阳溪等均可以通行木船和竹排。如此山清水秀、土地肥沃之地，使得建阳成为福建最重要的产粮区，号称“闽北粮仓”。这里广泛种植着北宋真宗时期自交趾^[3]引进的占城稻，一年可以两收。

除了生产高质稻米之外，建阳一带出产的建茶、建盏等早在北宋时就是朝廷贡品。建茶泛指建阳到建安一带出产的茶叶，唐代茶圣陆羽曾评价建茶道：“其味极佳。”北宋周绛《补茶经》曰：“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记载：“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由于历代名人，甚至皇帝的推崇，建茶得到了“天下第一名茶”的称号，价格不菲。北宋名臣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录道：“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大诗人陆游曾任福建路平茶公事，掌管贡茶整整十年，留下大量描述建茶的诗句。如他上任路过建阳时，名儒朱熹以武夷茶中极品——白云庵佛共茶赠送，陆游写下《喜得建茶》诗云：

玉食何由到草莱，生尝初喜拆封开。
雪霏庾岭红丝碓，乳泛闽溪绿地材。
舌本常留甘尽日，鼻端无复馥如雷。
故应不负朋游意，自挈风炉竹下来。

好山好水出好茶，也孕育了茶乡的“斗茶”之风。斗茶又称“茗战”，即新茶制成之时，茶农之间互相比试茶品高低。这原只是闽北的地方习俗，后经北宋名臣丁谓、蔡襄等人倡导，迅即发展成鉴赏茶品、冲泡茶艺的盛会，经大批文人用笔墨渲染后，进而演变成一种雅致的茶道艺术。

宋代斗茶，茶色尚白，宜配黑色茶盏，于是应运而生了陶瓷史上的杰作“兔毫盏”。兔毫盏学名黑釉瓷茶盏，因产于建州，又名建盏。^[4]这种茶盏体形不大，除沿口较薄外，胎胚微厚，特别是从腹部至圈足底围厚度最大。颜色一般是很深的紺黑色，略带一点儿银灰的褐色。黑色釉层中，并排呈现出一丝丝、一条条的褐色纹路，酷似兔毫毛，被称为兔毫斑，其盏故名兔毫盏。这种茶盏的优点是：紺色之黑如漆，银灰则斑莹如星，器皿重如铁，击声响如磬。注入清水，银光闪烁；倒入浓茶，其色溶溶。自问世之日起，兔毫盏便被世人尊为瓷中珍品。有荷兰商人由福建贩运兔毫盏至欧洲，其价值几与黄金相埒，且有供不应求之势。

由于鱼米飘香，物产丰富，建阳居民多达四万户，人口数则超过十万。北宋最盛之时，洛阳、应天等陪都级别的大城市人口也不过十万，而建阳仅仅是一个县级小城，却堪与陪都比肩，可见富庶之程度。

经济繁荣，相应则会带来文教鼎盛、人文荟萃。建阳还是南宋三大印刷中心之一，有“图书之府”的美称。建阳出产的图书称“建本”，远销海内外，号称“书坊之书犹水行地”，正如名儒朱熹《建阳县学藏书记》文中言：“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朱熹本人久居建阳，许多知名学者和藏书家都曾委托他代购图书，有人甚至写信称：“务在必得，惜书而不惜钱物。”可见建本名气之大。

每年春季之时，建阳一带总是商旅云集，除了采买茶叶的茶商外，更多的还是慕名来建阳采购图书的书贩或是游客。此即后人诗云：“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归。”

建本之精，以永忠里刘氏和崇化里余氏所刻为最。刘氏和余氏原先均是中原望族，唐末战乱时才移居建阳。刘氏刻本称为“慎独斋”^[5]，余氏刻本则称作“勤有堂”^[6]。刘氏刻书内容偏重正统的经史子集，余氏则四部皆备，且更趋向通俗化、大众化。论工艺，论质量，两家刻书均是中翘楚，难分轩轻。

地灵亦有人杰，理学名家蔡发、蔡元定均是建阳人氏，当世大儒朱熹亦选中建阳作为后半生寓居之所，在城南三桂里考亭兴建精舍，著书立说，言传身教，建阳由此成为南宋理学中心，四海崇仰，各地学子辐辏而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朱熹受权臣韩侂胄迫害后。当然，也依然

有不畏朝廷高压政策慕名来探访朱熹的学子名士。朱熹毕竟是一代儒宗，盛名闻于天下，权臣韩侂胄敢指使心腹将前宰相赵汝愚拖到雪地中冻死，却还是不敢轻易对朱熹下毒手，最多只能以流放其得意弟子蔡元定来一泄私愤。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这首《春日》可谓写尽了春光的美妙。唯一的遗憾是——圣贤孔子讲学之地泗水之滨^[7]早在北宋末年就被金人侵占，朱熹从未有机会亲至，所谓“胜日寻芳”的吟赏，只是他个人的美好遐想而已。

自从朱熹定居在建阳，朱子及考亭学派就是当地一贯的热门话题。建阳民众不见得人人都对理学有兴趣，但在文风极盛的宋朝，吟诗以附庸风雅却是争相爱做的事，人们外出游春时，总是要吟诵朱熹的《春日》，以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位大儒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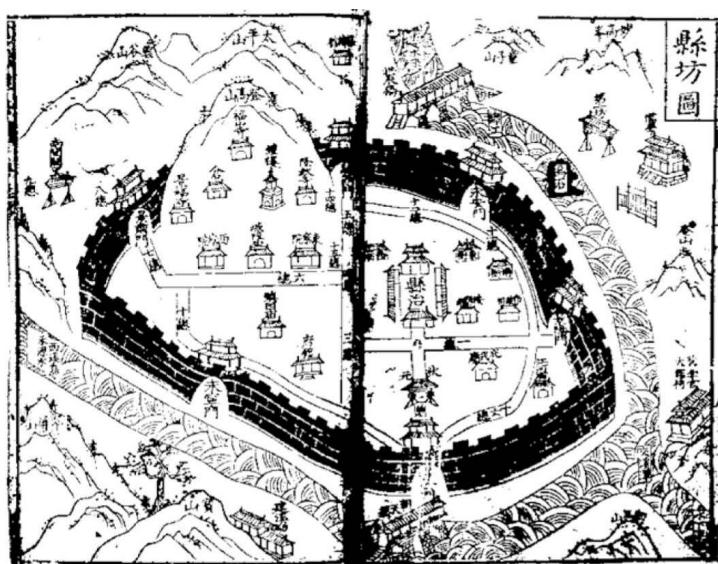
尽管在朝廷大肆打压理学后，朱熹众多弟子鸟散而去，他本人亦是深居简出、行事低调，但依旧不可避免成为众所瞩目的中心人物。目下建阳民众热议的，正是新上任的福建提刑辛弃疾是否会顺路到建阳探访朱熹。

建阳县治并不大，周回不过十余里，三面环水，北面临山。由于受到天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县城基本上只有官署，百姓甚至大户人家都住在城外。而建阳的中心市集也不在地上或山上，而是在桥上——

县城的南、北城门外分别建有两座宽大的木桥，名为濯锦南桥和濯锦北桥。濯锦南桥又名朝天桥、通都桥，位于县城南门外，横跨麻阳溪，是县城南北交通要道。濯锦北桥又名拱辰桥、同由桥，由本地名士宋翔即宋慈曾祖父私人出资兴建，位于县城北门外，横跨崇阳溪，是县城东西交通要道。两座桥都是石墩木梁，桥高五丈，酬^[8]水十三道。更为独特的是，桁木桥面并不是露天的，而是覆以屋顶，建有房屋，拱辰桥上有八十五间，朝天桥上有七十三间，此即当地人所称的“桥屋”。桥屋当然不能住人，而是租给商贩开店用，因而建阳两座最要害的交通木

桥，亦是本地最繁华热闹的市集所在。

拱辰桥最东头的桥屋是一家卖“水吉扁肉”的小店。水吉扁肉是源于水吉乡的一种风味小吃，其实就是红遍大江南北的馄饨。唯一的不同的是它的肉馅不是用刀剁，而是用一种圆柱状的木槌反复地砸，直到肉变成一摊软泥为止。



南街在縣治前直抵南門

北街在縣治北隅由崇儒坊直抵北門

即烏石街

西街在縣治西隅中兩折由禮義坊直通西門

橫街在縣治西南隅東通南街西折街頭達北街

新街在縣治之左北通烏石巷永寧門南通東門街

學巷在東察院左成化間儒學遷此故名

筆巷在縣治之右東達縣治前西折街頭達北街

浮橋巷在縣治東南隅東下橫山渡西出街

庇民巷在縣之左東通浮橋巷西抵縣治前有庇民

女店家金三娘正一边举锤砸肉，一边对客人道：“要照我看，这辛提刑啊，肯定不会去看望朱熹老夫子。别人都说辛提刑好不容易东山再起，一定会怕朱老夫子连累他自己。我金三娘偏不这么认为，我看辛先生那个人，其实还算是个有担待的人。”

她口中滔滔不绝，手上的锤子也毫不停顿，一下一下地砸到厚厚的圆木砧板上。

桥屋空间狭小，店里只放得下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桌子上坐了一名

老者和一名年轻男子，看样子像是父子，这便是金三娘目下的听客了。

那年轻男子有些口吃，结结巴巴地问道：“三娘说……说……辛……辛提刑……有……担待，为……什么……又说他……他不会去……去看朱……朱……”

金三娘见他说话费时又费力，忙道：“三娘听明白小哥儿的话了。我觉得吧，朱老夫子和辛提刑，那就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手拿书本，开馆授徒；另一个是手提长剑，‘咔嚓’一声，砍下敌人的首级。这能一样么？就算他们两个坐到一块儿，也说不到一起去。”

年轻男子听她说得有趣，忍不住笑出声来。一旁老者也捻须微笑。

金三娘又道：“其实啊，朱老夫子自己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当年才有意不赴那个鹅湖之会。”

昔日朱熹与另一大儒陆九渊^[9]齐名，但二人学术主张相悖，经常互相攻辩。淳熙二年（1175年），应吕祖谦之邀，陆九渊与朱熹在铅山鹅湖寺^[10]展开大辩论。朱熹承认性善，但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主张“问道问学”和“即物而穷其理”，克服“气质之性”。陆九渊则以为人心全善，主张“尊德性”和“发明本心”，认为“心即理也”，只要明心，自然见性。陆指责朱“支离”，朱讥讽陆“禅学”。两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此即史学家所称“鹅湖之会”，是学术史上极为光彩的一笔。但与朱熹和经学家唐仲友因观点不同而涉及人身攻击不同的是，陆朱的争议始终只限于学术观点范围，二人私下友谊极厚，鹅湖之会后，依然书信往来频繁，论辩不已。

朱熹为学者宗师，名满天下。他的学术思想虽然是唯心而论，但在抗金问题上，却是旗帜鲜明的抗战派，明确提出：“金人与我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坚决反对和议，一度被认为“赤手丹心扑不破”，是“四海所系望”。

除朱熹之外，天下还有一人被名士陈亮推为“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非凡人物，那就是归正人辛弃疾。辛弃疾本人极赞赏朱熹，称其学术成就“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可谓推崇备至。

陈亮本人也是当世奇人，没有师承，没有家学，全靠自学成才，以学问著于当世，世称龙川先生。他好谈霸王大略，曾六次朝廷上书，纵论上下两千年英雄人物之策略，主张起用人才，成汉、唐大业，气势激越，笔锋沉雄，深为时人传诵，名噪一时。然其言辞激烈亦遭当权者嫉恨，曾三次被捕入狱，惨受笞刑，经人力救才得出狱。他读书完全以“经济”为目的，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反对空谈道德性命、不讲求实际事功的理学，由此被朱熹称为“可忧”“可畏”，两方曾就“王霸义利”问题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关于王霸义利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争论。在王霸问题上，春秋战国时孟子主张王道，商鞅主张霸道，荀子主张实行王道兼采霸道。在义利问题上，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孙武则主张“非利不动”，孟子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而韩非主张“明割利害以致其功”，后期墨家主张“义，利也”。西汉时，董仲舒发展了孔孟思想，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到了南宋，朱熹认为天理则王，人欲则霸，天理则义，人欲则利，将王与霸、义与利绝对对立。又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反对功利，并致书陈亮，称其主张抗金是“直在利欲胶漆盆中”，劝其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陈亮则回信反驳，认为义利应该表现在事功之中，王和霸并无本质区别，义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利，王就在于最高程度地实现霸。二人唇枪舌剑，几度信函往来，始终未能在观点上取得一致，但这场辩论却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学术上针锋相对，但并不妨碍私交。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亮出面邀请朱熹到辛弃疾上饶^[11]带湖居处相聚，仿当年“鹅湖故事”，畅谈国事与学问。然而，朱熹未能如约而至，只有陈亮一人来到上饶，与辛弃疾在带湖雪楼“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此即世称第二次“鹅湖之会”，因朱熹没有出席，不免小有缺憾。

关于朱熹不肯赴带湖之约的缘由，坊间也有颇多流言：一说朱熹一向主张以穷理尽性为首务，反对仓促出兵。而辛弃疾本身就是北方人，自南渡之日起，便以恢复宋室江山为己任。因而从政治主张上而言，这二人其实是完全背道而驰。尤其当时辛弃疾正好是被弹劾后罢职在家，朱熹不肯赴这次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鹅湖之会”，显然是刻意回避。

两次鹅湖之会均是哄传一时的佳话，广为人知，但金三娘不过是个卖馄饨的商贩，那老者见她非但知道经过，还能谈得头头是道，很是诧异，问道：“三娘怎么对鹅湖之会知道得这么多？”

金三娘笑道：“我家住在同由里，就在宋巩宋先生隔壁。他家大舅子吴先生是朱老夫子的高徒，常常端坐在门前的大槐树下，给后生小子们讲课。无事可做的时候，三娘我也会凑过去听上一耳朵。鹅湖之会不算什么，我听吴先生讲过很多次了。”

老者闻言深为感叹，道：“原来如此。建阳到底是理学之乡，果然跟其他地方不同。”

话音刚落，就听到桥东有人大声对骂争吵，尽是些不堪入耳的污秽之语。金三娘笑道：“不好意思，叫老先生和小哥儿看笑话了。理学之乡，也有许多无赖之徒，这是卖鱼的在争夺地盘呢。”

老者闻言便站起身来，道：“我们先过去看看。”与他同行的年轻男子急忙提起行囊，跟了出去。

金三娘道：“小哥儿去看热闹，包袱可以留在我店里。这么几步路也要带在身上，不嫌麻烦么？”年轻男子只扬了扬手，头也不回地去了。

金三娘嘟囔道：“分明是信不过我。也不打听打听，我金三娘在这摆摊卖扁肉二十年，从来都是拾带重还[\[12\]](#)，没拿过一文不是自己的钱。”

那两位食客刚走，孙应龙便十万火急地冲了进来。

金三娘道：“咦，你办完事回来了？”孙应龙急道：“娘，我不是让你躺在家里装病吗？你怎么又出来摆摊了？”

金三娘扬起大锤，作势欲打，道：“成天装病，你让我喝西北风啊。”孙应龙道：“不是啊，万一被官府的人看见……”

金三娘道：“生病也可以病好啊，我前几天是病了，但我今天好了，重新出来摆摊了，有什么不对么？再说了，建宁府来搜人的官兵不是早走了么，还装什么病？”

孙应龙道：“全走了？”金三娘道：“昨天就全撤回建宁了，一个不剩。听说是因为辛提刑就要到了，那可是一号大人物，他们怕惹出事来，万一招恼了提刑官，那能有好果子吃么？从这点上看，辛提刑倒为建阳做了一件好事。”又道：“对了，前晚宋慈来家里，说你跟着岳飞将军的孙子去办大事了，是真的么？”

孙应龙道：“是真的。”他知道母亲含辛茹苦挣钱养家，最盼望之事莫过于自己有所出息，便上前夺了大锤放好，扶母亲坐下，道：“我这次可是见到了不少奇人。”

金三娘道：“奇人？什么奇人？还有比庵山上那位专布机关的茶树公子更奇的人么？”她说的“茶树公子”即指赵师滢的兄长赵师檠，“檠”是茶树的古称。

孙应龙笑道：“赵公子是奇怪的怪人，但我这几日遇见的可都是奇异的异人。”朝外望了一眼，刻意压低了声音，道：“除了岳公子外，我还见到了辛提刑。”

金三娘道：“辛提刑？辛弃疾？”孙应龙道：“是啊，娘你别不信，我们还是一道回来的建阳呢。不过我挂念娘，所以我们在第一坊坊门分了手，我和岳珂回去了同由里，辛提刑则带着他的弟子陈址直接赶往县署了。”

金三娘道：“呀，那他们一定会过拱辰桥，说不定我见过呢。”孙应龙道：“是啊，拱辰桥是到县署的必经之路。他们两个好认，辛提刑身材高大威猛，虽然年纪大了，但身上仍然有那种北国男儿的豪气。跟在他身边的弟子陈址是前宰相陈俊卿相公的孙子，莆田人氏，算得上娘亲你的老乡。”

金三娘道：“陈相公的孙子？那也就是大娘奶^[13]那一系的贵人吧？大娘奶保佑，保佑。”合十虚作了几下揖，才问道：“陈公子长得什么样子？”孙应龙道：“就是那种白面书生，相貌嘛，没什么特色，但说话结巴，开口就‘啊’‘啊’的，半天挤不出来一个字，让人着急死了。”

金三娘惊道：“哎呀，该不会就是……”

忽听得桥头有人大喊道：“快来看，断案了！辛提刑断案了！”

金三娘母子各自惊愕无比，相视一眼，连摊子也顾不得了，急忙一齐朝桥下赶去。

却见拱辰桥东面的空地上聚集了不少人。那适才在金三娘店里吃扁肉的老者正是辛弃疾，他端坐在人群中心的一条板凳上，弟子陈址捧着官印站在身侧，面前跪着两名壮年男子，一个叫潘五，一个叫林七，都是鼻青脸肿，看样子刚刚打了一场大架。

金三娘道：“哎呀妈呀，原来他就是辛提刑！小龙，我告诉你，他们两个，就是他们两个，刚才在咱们店里吃过扁肉。”

孙应龙道：“啊！娘你该不会跟平时一样，又乱说一气吧？”金三娘颇为慌乱，道：“我都是信口说话，也不记得我到底说什么了。”孙应龙道：“先看看再说。”遂凝神听辛弃疾问案。

原来这潘五是本地的商贩，居于建阳县城，平素以贩鱼为业。林七则是唐石里的山民，偶然也会来县城贩鱼，并非常业。潘五一向占据建阳的活鱼市场，却时不时地被林七抢了主顾，心中一直忿忿然。今日凑巧林七又来县城贩鱼，潘五有意在拱辰桥头将其拦住。二人先是起了口角，随即大打出手，哪知道正好被辛弃疾撞见。他上前呵斥制止不能奏效，连陈址都被推了一个大跟头，不得已取出官印，亮出身份。百姓大多惧官，何况来的是新任福建路提刑，潘五和林七这才停了手，跪在辛弃疾面前，等候他处置。

辛弃疾了解事情经过后，微一思索，随即大声判道：“大凡城市之中，以买卖获利之业，尽为游手好闲之辈所专，而田里小民不擅长此道。潘五终年享受买卖所获之利，不曾体察养鱼之劳，而今为独享卖鱼之利，仇视林七，故意寻衅斗殴。虽然未打伤林七，却不可不示惩罚，决杖十五。林七虽是山民，争斗时毫不相让，口出恶语，可见平素也非质朴之人，决杖十下。你二人可服？”

潘五和林七一齐道：“不服。”林七更是道：“明明是潘五先挑头，是

他的不对，为什么还要打小人？”

辛弃疾也不理会，只扬声问道：“这里可有官府的人。”

看热闹的人群中有几人是巡逻经过的弓手，忙上前拜见，问道：“提刑官人有何吩咐？”

辛弃疾指着潘五、林七二人道：“打！当众行刑！”

弓手虽觉不妥，但既是提刑发了话，也只能遵命。设法找来两根木棒，再上前将潘五、林七拖翻在地，对准臀部，一棍一棍地打下去。潘五、林七二人本就是强悍之徒，四周又有众多乡邻围观，是以咬牙强忍，竟无一人出声呼痛。

打足辛弃疾所断的数目，弓手上前禀报道：“行刑完毕。”

辛弃疾这才起身道：“好了，这件案子算是了结。大伙儿看也看够了，都散了吧。”

潘五是县城的人，日日在这一带活动，几乎人人认识，当即有熟人过来，搀扶了他离开。林七自行从地上爬了起来，恨恨瞪了辛弃疾一眼，转身离开。

辛弃疾发现林七适才趴下受刑的地方有一颗乳黄色的珠子，走过去捡起来，叫道：“林七，先等一等，你落东西了。”将那珠子高举起来示意。

围观者正慢慢散去，一名白衣年轻男子正要带着随从离去，忽见到辛弃疾手中的珠子，登时脸色大变，急忙奔过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颗珠子。

辛弃疾见他面色有异，道：“这位公子，你认得这颗珠子？”白衣男子连声嚷道：“当然认得。黠忿^[14]犀，这是黠忿犀啊！”

辛弃疾却是半信半疑，道：“黠忿犀？公子如何会认得黠忿犀？”白衣男子肯定地道：“我小时候亲眼见过黠忿犀。”

辛弃疾道：“你是……”白衣男子略一迟疑，即压低声音道：“本来在下不便透露身份，但既然是辛提刑当面垂询，我也不能相瞒。我姓段，并非大宋人氏。”

辛弃疾道：“啊，老夫明白了。”忙转头问道：“林七，这颗黠忿犀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么？”

林七完全听不懂什么叫“黠忿犀”，转头看到辛弃疾手中正拿着前日在武夷山洞时孙应龙用来充抵小猴子钱的那颗珠子，忙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道：“这是我的。”

辛弃疾换了一副口气，好言好语地问道：“这黠忿犀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林七刚刚受过杖责，对这位提刑官人恼恨无比，没好气地答道：“这是我家传宝物，行了吧？”一把夺过珠子。正好见到有一辆牛车出城，便扬手叫了一声，抚腰走过去，爬上车子，搭便车离去。

辛弃疾急忙转过身来，却见那姓段的男子已带着随从离开。他本可以立即派人强行拦下他，但想到对方身份特殊，与其结交对自己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犹豫间，那男子一行已然步上拱辰桥，消失在桥头的人流中。

陈址跟过来问道：“那……那珠子……真的……真的是黠忿……黠忿……”

孙应龙早在一旁看得清楚，忙跟过来问道：“什么叫捐粪？”陈址道：“就是……就是……”

孙应龙道：“陈兄，你一开口我就头疼，我是在问辛提刑。”陈址很是尴尬，只好默默退到一旁。

辛弃疾道：“黠忿就是平息愤怒的意思，黠忿犀是昔日南诏进奉给唐朝皇帝的宝物，听说是由犀骨制成，永不朽烂，佩带能使人心平气和，消除忿怒。”孙应龙若有所思，道：“这样啊。”

辛弃疾不知道那颗珠子之前经过了孙应龙的手，见他神情怪异，又盯着林七离开的方向若有所思，不由得起了疑心，问道：“关于蠲忿犀，你知道些什么？”孙应龙道：“啊，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都不知道原来它叫蠲忿犀。”

辛弃疾道：“嗯？当真是这样么？老夫听你的口气，好像以前见过那颗珠子似的。”

孙应龙忙道：“没有，没有。我是觉得事情有点儿可笑。辛提刑说佩带那个什么蠲忿犀可以消除忿怒，可林七明明戴着它，不刚跟潘五打了一架么？哈哈哈，真真好笑。”

他其实不是个擅长撒谎的人，生怕辛弃疾就此看出破绽，忙扯过金三娘，道：“这是我娘，辛提刑适才见过的。”

金三娘精明泼辣，阅人无数，此刻居然罕见地局促起来，不断将双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道：“是啊，是啊。提刑官人，不好意思，三娘适才有眼不识泰山，多有怠慢。”

辛弃疾“呵呵”笑道：“哪有，三娘的扁肉很好吃。老夫还没吃够呢。”金三娘忙道：“那三娘就再下一大碗。”

辛弃疾走出几步，招手叫过孙应龙，问道：“岳珂人呢？”孙应龙道：“他在宋慈家里，还有他妹妹、辛提刑您的女儿以及那些侍从。”

辛弃疾想了想，道：“这样，老夫先去桥屋吃你娘做的扁肉馄饨，你这就赶去宋慈家，叫岳珂到沧洲精舍等我。对了，你再告诉宋慈，明日一早，老夫会到他府上造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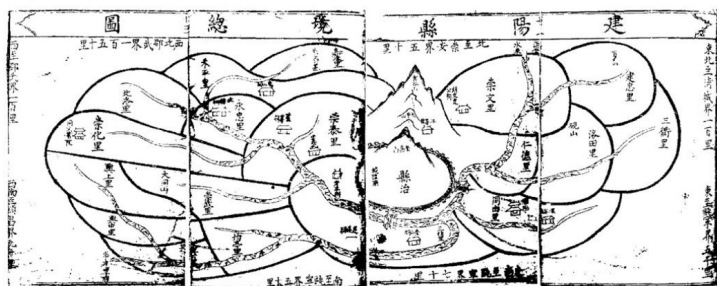
孙应龙应了一声，正要走开，却又被辛弃疾叫住，问道：“小孙，适才林七身上的那颗蠲忿犀，你以前真的没见过？”

孙应龙料想辛弃疾已经因自己的神色起了疑心，他既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当面撒谎，只含糊地哼了一声，慌忙辞去。

建阳除了县治外，下设六乡，即群玉、升龙、建宁、崇政、仁义、开耀，乡设乡正。乡下又设里，有三桂、崇仁、均亭、招贤、同由、崇政、崇泰、宁化、三衢、崇化、永忠、唐石^[15]等二十三里，里设里正。奇特的是，一些里反而比中心县城更繁华更知名，如以出产建本著称的永忠里和崇化里，又如以考亭及朱熹闻名的三桂里等。

同由里位于县治东南，有麻阳溪、崇阳溪在这里交汇。福建虽然溪流纵横，大多深可行船，但水流极是湍急，只适于漂浮竹排，所以除了胆大的渔民外，很少有人会选水路。

同由里多出文人雅士，最早建阳县学即建在麻阳、崇阳两溪交汇处。南宋王朝初建时，宋金尚在交战，金人对一路南逃的宋高宗穷追不舍，一度追及福建海边，建阳县学就是在那次兵荒马乱中被毁。后来虽然重建，但考虑到同由里是建阳最南的乡里，距离永忠、崇化等大乡里太远，遂将其与护国寺交换，即原护国寺搬来了同由里，县学则搬去了县治西面的护国寺故址。



除了中国最早的佛寺灵耀教寺^[16]古迹外，同由里境内还有建阳第一高峰庵山，因山中有庵而得名。孤峰独耸，环山似揖，四时风景皆不同，如善变的少女，妖娆怡人。登临绝顶，下至建阳，北至崇安，南至建宁府，山川图画，尽收眼底。

同由里的名人，除了居住在庵山逍遥居的信王赵璩的一双子女外，就数得上宋氏和王氏了——

宋氏即宋慈的父亲宋巩。宋巩字宜卿，是建阳有名的才子，家中有景楼，藏书数千。此公行事为人颇为古怪。宋朝是个官本位的王朝，官员称官人，皇帝称官家，时人无不以做官为荣，而科举考试则是普通士

子步入仕途的正途。宋巩自小有文名，诗词文章书法均臻一流。在旁人看来，以他的水平，完全能金殿题名，他却从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17]，只安居乡里，心满意足地做他的富足翁。

王氏即王氏医铺的主人王且光。他能闻名闽地，除了医术高超外，还因其经历传奇——王且光原是朱熹叔祖朱弁的奴仆。朱弁亦是理学名家，年轻时为太学生，才气很高，以诗闻名。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派遣使者到金国问候做了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当时出使金国是一件危险之极的事，使者多有被拘甚至被杀者。朱弁见众臣畏惧不前，奋身自荐，受诏为通问副使，于次年正月跟随正使王伦出发。

到达金国后，王伦、朱弁一行立即被金人拘禁。直到五年后，金主提出议和，要派一名宋朝使者回奏。朱弁主动推让王伦返朝，毅然道：“我既来金国，准备一死报效朝廷，岂能侥幸先回？”要王伦把正使图印留下，表示：“印即信也，愿抱印以守节，死不离矣。”

王伦走后，金人逼朱弁向投靠金人的伪齐皇帝刘豫投降。朱弁慷慨道：“刘豫，国贼也，我恨不食其肉！”金人发怒，断其饮食。朱弁忍受饥饿，坚决不从。金人压不能服，又以改换官职相诱，朱弁不受诱惑，誓不屈服，并做好舍身取义的一切准备，择了葬身地，喝了诀别酒。金人无可奈何，遂罢劝降。

直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金达成和议，朱弁、洪皓、张邵等被拘留的宋使才得以归朝。至此，朱弁被羁留金国十六年，始终坚贞不屈，宋高宗诏为“忠义守节”，有司提议论朱弁之功应晋升数级，但秦桧专权，仅授奉议郎。次年病逝。

王且光原是河南开封人氏，其父王继廉在靖康之变后被金人掳掠北上，沦为奴隶，凑巧被分在驿馆中做杂工。王且光自小在驿馆长大，一来二往，与朱弁等被拘禁的使者混得熟了，常常设法暗中照顾。朱弁曾被金人关起来，不给食物和水，全靠王且光用自己的口粮接济。朱弁归国时，王继廉已死。朱弁见王且光无依无靠，表示愿意出资为他赎身，赎金等他归国后再设法交给金国使者，金人倒也同意。王且光遂以朱弁奴仆的身份被带回南宋。名为奴仆，但朱弁视其如子侄，以报昔日活命之恩。王且光倒是从不居功，只敢以奴仆身份自居。朱弁归国后不久便

病死，临终前将王且光交给侄子朱松照顾。朱松即朱熹之父，去世前又将王且光交给了朱熹。朱松生前极留恋武夷山山水风光，常在福建一带徘徊，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友，朱熹亦在父亲病故后举家迁移到福建，受到朱松生前挚友的多方照顾。他后来亦是以建州本地户籍的身份[18]参加科举考试，十七岁举建州乡贡，十九岁登王佐榜进士。

朱松好友建阳名士蔡发精通医术[19]，常对人道：“为人不可不知地理和医药。”其子蔡元定博学精识，对天文、地理、堪舆、历数、乐律、兵阵、武术、技击无所不通。凡古书奇辞奥句，学者不能分句，蔡元定一旦过目，即能梳理剖析，无不畅达。朱熹视其为毕生知己，赞道：“人读易书难，季通读难书易。”又作诔文曾评之为：“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蔡元定才气纵横，唯独没有学到其父蔡发毕生最得意的医术，反倒是朱熹家中的管家王且光误打误撞地跟了蔡发一段时间，居然对蔡氏医术、医书有兴趣，孜孜不倦地钻研，后来更是卓然有成，成为福建有名的名医。

时有“天下二王，京先闽光”的俗谚——“北先”即指京城临安御医王继先。宋高宗曾道：“秦桧，国之司命；王继先，朕之司命。”所谓的“司命”，是指宋高宗于逃难中得了阳痿症，迫切需要擅长壮阳的医师。王继先出身医术世家，祖父以卖黑虎丹出名，被引荐入皇宫后，立即成为宋高宗的心腹爱宠，甚至能够左右政局。就连宰相秦桧也倾心巴结，让妻子王唤妹与王继先结为干亲。虽然王继先有“奸黠谄佞”的恶名，但其人医术高明却是公认的事实，如果不是有两下子，也不会成为宋高宗须臾离不开身的人物；“闽光”即指福建名医王且光，他能与王继先这等成名已久的御医并称，足见其名声和本领了。尤其是他半路出家，成就尚在诸多自小学医的医师之上，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

孙应龙一路急奔回同由里，来宋府找到岳珂，对他说了辛弃疾的一番话。

岳珂颇感惊讶，问道：“辛公只召我一人，不用叫上辛？”孙应龙道：“嗯。不过辛提刑说明日一早要来这里造访，大概不想辛家小娘子她们多跑一趟吧。”

岳珂道：“也许辛公预备今晚与朱老夫子促膝长谈，不愿意有人打扰。那好，我先去了。”

孙应龙左右不见宋慈，问道：“宋慈呢？”岳珂道：“适才月娘有事叫他出去了。”

孙应龙听说，忙赶来王氏医铺。

王氏医铺就在宋府东北面，弥漫着浓郁的药味。王且光的徒弟猛哥正在院子里晒草药，见孙应龙进来，随口问道：“又来找月月呀？”

猛哥是名四十余岁的彪形大汉，国字脸，宽额头，浓眉大眼，外貌和口音都有典型的北国人特征。许多人怀疑他是北方逃归的汉民，但他自己从不承认这一点。旁人料想是担心遣返^[20]的缘故，也不再多问。他之所以能成为王且光的徒弟，倒不是因为有什么医学天赋，他在王家近二十年，迄今他的医术连余月月都不如，而是王且光虽是医者，却为人冷漠，见钱眼开，对于付不起诊金的患者一律不予医治。偏偏他收费又贵，常有病患者家属因付不起药费耽误了医治或其他原因而迁怒王且光，甚至有不惜以身拼命者。猛哥学医不灵光，阻止这类事倒是一把好手。王且光也感到身边需要这样一个体形壮硕的帮手，所以收了他做徒弟，也是唯一的徒弟。这位医术高明的大夫一直拒绝收徒授医，也是世人眼中严重的怪病之一。

虽然自小相识，孙应龙对这位猛哥印象并不好，总觉得他眼睛中时时闪露出凶光，实在不像个大夫模样。大约正是这个缘故，王且光才破例收下他吧。

孙应龙应了一声，问道：“月月可在里面？”猛哥道：“不久前还看见过。你自己进医铺找找看。”

医铺堂中放着几张带扶手的半卧型竹床，一名肥头大耳的胖子正躺在一张竹床上哼哼唧唧，旁边还站着几名侍从。王且光正坐在竹床旁的圆凳上，为那胖子把脉。这位由金人奴隶到朱氏家仆，再成长为八闽名医的传奇人物，相貌稀松平常，唯独额头上有一大块暗紫色胎记，占据了整整左半边额头，配上他一向阴沉的脸色，看上去极其诡异。他已年

过七旬，须发全白，但依旧手脚敏捷轻便，不露老态。

孙应龙对猛哥是不喜，对王且光则是畏惧，进来医铺，见他正坐在堂中，一时不敢向前。犹豫了一下，才讪讪问道：“王医师，月月在吗？”王且光回头瞪了他一眼，道：“她出去了。”

孙应龙听说余月月也出了门，料想她肯定是约了宋慈去逍遥居探访华岳，忙告了一声辞，又掉头朝庵山赶来。

逍遥居位于关刀峡，翠竹环抱，绿意森森。这还是孙应龙第一次来到大名鼎鼎的逍遥居，他早听闻主人赵师檠布下的机关厉害，只敢走正道。一路小心翼翼，来到大门处，告知门仆来找宋慈，门仆便叫过一名婢女，命她带孙应龙进去。

宋慈和郡主赵师滢正在厅堂中说话。余月月刚为华岳上完药出来，见孙应龙满头大汗，显是一路急奔上山，忙笑道：“看你着急的！放心吧，华岳已经没有大碍了。再养息个把月，他就能下地走路了。”

宋慈听说，便道：“眼下风头似已过去，我们得另外再找一个地方安顿华岳。毕竟郡主不是一个人住这里，万一她兄长回来发现，事情就不好办了。”

赵师滢是家中最小的幼女，上面还有四位兄长，大哥、二哥、三哥都在朝中为官，四哥就是“茶树公子”赵师檠了。他比赵师滢要大许多，而今已有四十岁。当年信王赵璩在世时，于诸子女中最宠爱赵师檠，为其娶了一位贤淑善良的妻子房氏。赵璩病逝后，房氏亦因伤痛过度病歿。赵师檠有宗室的身份，本可再娶名门女子为续弦，但他对亡妻房氏很有感情，不再成家，只日夜以专研机关为要，且脾性变得古怪，常人难以接近。他也不准妹妹与外人来往，幸亏他常常出去寻访搜罗民间的各种奇具，赵师滢才没有被看管得那么紧。若不是凑巧这次赵师檠出了远门，赵师滢无论如何是不敢收留华岳的。

余月月道：“我家肯定不行，你家现在又住着岳珂那些人，更不行了，那就只有孙大哥家了。”

孙应龙忙道：“我家更不行了！哎，我不是怕事啊。我来找你们，正是为了这件事，事情出了意外，我劫囚这件事怕是很快就要穿帮了。”

余月月吃了一惊，忙问道：“什么意外？是那些受贿的狱卒供出了你么？”孙应龙道：“不是。唉，这件事……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随手端起桌上的茶碗，一口气喝干，这才道：“宋慈，这件事有点棘手，你得给我拿个主意。”

宋慈知道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来找自己拿主意，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忙道：“我与孙大哥自小相识，亲若兄弟，何须见外。”

孙应龙咬咬牙，问道：“那个什么黼忿犀，你知道么？”宋慈道：“知道，是唐代的一件宝物，原产自南诏，后来被唐懿宗赐给了爱女同昌公主。”

孙应龙道：“那黼忿犀后来在谁手里你知道么？”宋慈摇了摇头，道：“不知道。”

孙应龙道：“哎呀，那天我们三个去武夷山洞寻还魂药，遇到山民林七，我不忍心见你的家传玉佩被他拿去，就随意拿了一颗珠子出来，换回了玉佩。你还记得么？”宋慈道：“当然记得。莫非那珠子……就是黼忿犀？”孙应龙道：“正是。”

赵师滢道：“黼忿犀当年与九鸾钗^[21]齐名，这两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唐亡后再没有听到过消息，据说是被用做了同昌公主的殉葬物品。”

孙应龙听了半信半疑，道：“还有价值连城一说？只听辛提刑说那黼忿犀由犀骨制成，佩带能使人心平气和，消除忿怒，我还觉得好笑呢。”

赵师滢笑道：“黼忿犀十分难得，至于它是不是真的能黼忿，还是只是虚有其名，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

孙应龙道：“那么这黼忿犀的价值在哪里？郡主，你最博学了，快给我讲讲。”

赵师滢道：“我哪里及得上宋慈读书多？也就是多看了几本闲书而已。”本待要推给宋慈讲解，却见他打了个眼色，心中会意，便笑道：“嗯，到底罽毘犀有什么妙处，我也不是很清楚。如果让我自己猜的话，应该是物以稀为贵，罽毘犀产自云南，据说天底下只有两颗，是六诏用来联盟的信物，南诏统一大理后，将其中的一颗进献给了唐玄宗，另一颗应该还在南诏，也就是今日之大理。”

唐代开元年间，西南吐蕃日益强盛，对唐王朝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唐玄宗李隆基为了牵制吐蕃，有意支持南诏王皮罗阁吞并其他五诏部落，在大理一带建立了南诏国。十年后，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即位，与爨氏部落联姻，势力由此进入滇池地区。唐朝廷对南诏的日益壮大感到不安，大搞政治阴谋，挑拨离间，手段极为卑劣，南诏一怒之下与唐朝交恶，从此战争连绵。后来白族贵族段思平建立大理国，成为云南的新主，才又与中原保持了友好关系。大宋立国后，因北部边患严重，无暇南顾，宋太祖赵匡胤便以玉斧画大渡河，称“此外非吾所有”，即“宋挥玉斧”的来历，表示大宋将与大渡河南的大理国和平相处，迄今已有二百余年。

孙应龙道：“听起来也没什么稀奇的。”赵师滢笑道：“有一些宝物之所以称宝物，并不是因为它们跟金银一样，价值几何，而是蕴含了历史内涵。譬如这只茶盏，也不过是只普通的杯子，但若说它被秦始皇用过，那它就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宝物了。”孙应龙道：“郡主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赵师滢又问道：“孙公子手里怎么会有罽毘犀？”余月月道：“是啊，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孙应龙叹了口气，道：“死人墓里。它是我们之前盗墓所得财物中的一件，但没有人知道它叫罽毘犀。我也不是有意贪污，我将盗来的财物如数送给了狱卒，他们翻来拣去一番，嫌这珠子不起眼，也不值钱，挑出来扔回给我。我顺手就收了起来。前几天寻药的时候在山里遇到林七，又顺手拿出来给了他。哪知道林七今天跟鱼贩打架被辛弃疾辛提刑撞见，当众打了他板子，将那珠子打掉了出来，结果被一位白衣公子认出那是宝物罽毘犀。我一时惊慌失态，被辛提刑觉察到，追问了我好几

次是不是见过那珠子。”

余月月道：“那么林七有没有说出蠲忿犀是你给他的？”孙应龙道：“那倒没有，他正怀恨辛提刑打他板子呢，没好气地说那是他家传宝物。”

赵师滢道：“只要林七不说，应该就没事。盗墓和劫囚都发生在建宁府，这里是建阳，辛先生还不知道这些事。况且就算他日后知道，林七也只是个普通山民，很难将几件事联系在一起。”

孙应龙道：“唉，郡主，我实话全招了吧。我娘今日忍不住出去摆摊子，被辛提刑撞上了。而且那个被盗墓的主儿，也不是普通人。如果林安抚使听到蠲忿犀的事，很快就会追查到建阳来。”

赵师滢惊道：“你说的林安抚使，是福建路安抚使林枹林大帅[22]么？”孙应龙快快道：“除了他，还能有谁？”

林枹字子方，福建莆田人氏，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入仕后一路官运亨通，颇有清名，曾被孝宗皇帝亲口誉为“风力之士”，现以朝请大夫、直徽猷阁任福建路安抚使兼知福州。而孙应龙几个武学生为救华岳而挖盗的是林士澜的墓，那墓主林士澜不是旁人，正是林枹之祖父。其祖父林士澜曾在建州——也就是后来建宁府任职，病死任上后，就地安葬。虽然当地早有传闻说林士澜下葬时陪葬甚厚，但由于林氏是莆田大族，没人敢打主意。想不到他居然在孙子林枹执掌福建路军政大权的时候，被人盗了墓。

这也正是劫囚策划者刘先生的“高招”——即用盗墓所得之财贿赂了狱卒，等到华岳被救出后，再告诉这些人他们所收的金银珠宝是林士澜的陪葬品。狱卒大惊失色，后悔已然来不及，这件事稍微走漏风声，不但李知府要找他们算私放华岳的账，林安抚使更是要追究挖掘盗墓之罪。虽然按照律法而言，这两条罪均不至死，可挖了林安抚使祖父的坟，那还有活路可走么？只怕死得奇惨无比。所以即便是严刑加身，也是绝不能说出真相的，只一口咬定华岳是受不住酷刑死了，不得不将他的尸首拖出去扔了，至于为何华岳尸体会不见了，也许是狗吃了，也许是狼吃了，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宋慈听孙应龙讲完经过，皱紧眉头，问道：“盗墓的主意可是那位刘先生出的？”孙应龙道：“是。”

余月月道：“这个人极厉害，能如此深谋远虑，幸好他是站在好人这一方，不然的话……”孙应龙道：“这位刘先生有些神秘，笠帽总是挂有面幛，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真面目。不过听他言谈，真的是位忧国忧民的大好人。这次能顺利救华大哥出圜狱，全亏了他。”

余月月道：“可惜‘顺利’不‘顺利’了，眼见就要功亏一篑，事情全坏在你的那颗珠子上。”

宋慈忙道：“这不能怪孙大哥，他是不忍心见我的家传玉佩落入旁人之手，才随手拿出了那颗珠子，完全是好意。”

孙应龙道：“是啊，我是好意。其实这件事真的要怪宋慈。如果不是你非要给林七玉佩，我也就不会好心拿出珠子，事情也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

赵师滢不知道这三人自小吵嘴惯了，自有乐趣在其中，觉得这几人完全是在浪费口舌，忍不住出声提醒道：“事已至此，也没有法子再回头。还是快些想想要如何善后。”

余月月道：“郡主说得对，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宋慈道：“林七称蠲忿犀是他家传宝物，明显是假话。官府知道蠲忿犀是林士澜墓葬失物后，会立即逮捕林七严刑拷问，事情迟早要追到孙大哥身上。而今之计，只有我们去找林七谈一谈，给他一些财物，让他改口说是路上捡的。只有他守口如瓶，才能保证事态不继续蔓延下去。”

孙应龙道：“那个林七，上次就一只受伤的小猴子就要讹诈十贯钱，这回我们主动找上门去，他还不得老虎大张口，要个一千两银子？我们哪里去弄那么多钱？”

赵师滢往内室取来一个丝质锦囊，道：“我这里还有些财物，你们先拿去用。”余月月道：“又要郡主出钱。难道没有别的法子么？”赵师滢道：“反正这些东西我留着也没什么用，不如你们拿去救人。”

孙应龙一把夺过锦囊，道：“做大事者不拘小节，多谢郡主。”打开锦囊一看，都是首饰，有金银，有珍珠，有翡翠，五彩斑斓，珠光宝气，登时大喜，道：“这些足够了。林七一看到这些，一定眼都花了。”

余月月道：“是你自己眼花了吧？”又道：“我想到了一个可以收留华岳的地方，我舅母的华阳观，你们觉得怎样？”

孙应龙道：“你舅母？你都多久没见过她了？她肯帮忙么？”余月月道：“半年，不算长吧。”叹了口气，道：“她虽然出家做了道士，我们终归曾经是一家人，我想她是不会拒绝的。”

余月月口中的舅母即是她舅父王惊的妻子，其出家则涉及一桩不堪回首的往事——

王且光名声在外，无数人慕名前来求医，医生生涯一帆风顺，但其家庭生活则十分不顺。他跟随朱熹到闽地定居后，娶妻邓氏，生有一子一女，子名王惊，女名王悔。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王且光很不喜欢长子王惊，自小对他又打又骂，王惊少年时即离家出走。二十年前，离家十几年的王惊突然又回来了，还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郑氏。这本该是一家人团圆的大喜事，但王且光不喜反怒，依旧对儿子横眉冷对，若不是郑氏劝阻，王惊早就再次拂袖离去。郑氏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壮飞。喜抱孙子后的王且光终于改变了态度，同意接受儿子一家人。可惜好景不长，王壮飞半岁时，王惊抱着他出去看山，父子二人再也没有回来。一年后，不堪忍受思念折磨的郑氏到庵山华阳观出家做了道士，道号出尘。

王惊父子神秘失踪引来诸多猜测，许多人都认为王且光跟这件事大有干系，因为他对儿子、孙子的失踪似乎无动于衷，也不见得如何悲伤。官府接到乡邻告发后，也派人调查过一阵子，但一无所获，王惊失踪遂成迷案。

王家头上好像总被阴影笼罩，儿子王惊一门不幸，女儿王悔也不如何幸福。王悔贤淑善良，成人后嫁给了崇化里刻书世家余仁仲之子余万卷，生下女儿余月月。余仁仲是当世刻书名家，其所出的建本称“勤有堂”本，是天下公认的最好刻本之一。当年王且光治好了余仁仲的怪病，

余仁仲心存感激，主动与王且光结亲，让独生爱子娶了王家的女儿王悔。但余万卷并不真心喜欢王悔，经常呼朋唤友，外出游山玩水，数月不归。余仁仲一生只孜孜专注于刻书，除了向儿媳妇感慨教子无方外，也别无他法。王悔终日郁郁满怀，刚好闽地有出嫁妇人可以长住在娘家的习俗，她便干脆带着女儿余月月回来王氏医铺居住。如此，倒也相安无事。后来余仁仲去世，余万卷继承父业，对结发妻子不理不睬，反倒公然将在外面所纳小妾和所生之子接回家中。不久王悔病故，王家便干脆与余家断了关系。余月月虽然姓余，却是在王家长大。

有了外孙女之后，王且光的日子还算平和，近二十年过去，王惊父子失踪一事也就慢慢淡了。余月月成人后才听旁人提起舅父的事，向母亲问起，无人知道究竟。她心中好奇，私自上庵山探访已经出家多年的郑氏。虽然郑氏也对当年的事一无所知，但却很喜欢余月月，偶尔也会有来往。

宋慈听余月月提到华阳观，倒觉得是个好场所，忙道：“这件事最好先征求出尘尊师^[23]同意。”余月月道：“那好，我们分头行事，我去华阳观找舅母商议，你和孙大哥去找林七。”

众人遂按计划而行。余月月又从随身的药箱中取出一些金创药，让宋慈转交给林七，作治疗杖伤之用。

告别时，赵师滢亲自送出大门。宋慈几次想找机会跟郡主单独说上几句话，却始终不得其便，最终只得快快下山。

宋慈自孩童起，便由舅父吴雉管教，要求甚严，每日都要按规矩奉祀光贤——早晨起床后，先穿戴整齐到影堂^[24]击板，等候吴雉出来；厅堂正中摆放着供品，初一供酒果，十五献茶。吴雉开门走出后，升堂领着弟子们按顺序拜香，两拜而退，然后登楼拜圣人画像。楼上悬挂有先圣孔子，配祀颜回、曾参、孔汲、孟子四贤，和宋代学者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司马光和朱熹的老师李侗等七人。礼毕，吴雉到学堂端坐，受宋慈、陈成父等学生拜揖。学生随后提出要请教的问题，吴雉一一解答后，再回到学堂读书。

如此一套作息时间，在宋慈身上已经进行了十来年。直到去年他在朱熹住处沧洲精舍遇刺，大病了一场，吴雉才不再严格要求外甥日日早起奉祀，痊愈后亦不再催逼读书习字，准他自便。余月月曾笑宋慈是因祸得福，若不是被刺成重伤，现在还日日被关在书斋念书，不得私自外出呢。

宋慈也认为遇刺一事会对自己的人生带来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是什么，他一时还不能准确描述出来。他曾将这种感觉对同门师兄陈成父提起，陈成父也说不上来，只建议找最了解他的朋友谈谈，因为只有自小熟悉的伙伴，才能体会到他心理历程的变化。最合适的人当然是余月月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大情愿将这件事告诉余月月，每每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合适，如此便拖延了下来。可适才与赵师滢在厅堂中独处时，他心底忽然涌起一种莫名的冲动，跟郡主谈了遇刺后的悸动和感受。

赵师滢沉吟半晌，才道：“宋公子在病中的时候，我几次前去探望，发现公子枕边放的都是律法、刑名之类的书。现下公子也是爱读这一类的书，还向我借阅过。这或许就是一种志趣的变化。”

宋慈闻言，当即如醍醐灌顶般惊醒——遇刺前，他的人生只是谨遵师长们的教诲，苦读圣贤之书，即使再无治国平天下的机会^[25]，也要以修身为本。遇刺之后，他在经历过身体的痛楚和思绪的茫然后，忽然改为对医书、律法之类的书极有兴趣。医术也许是受到余月月的影响，但律法、刑名一类呢？是不是他内心深处强烈想查清楚沧洲精舍命案的真相，好给死者毛一平一个交代，给师祖朱熹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但案子已经过去了一年，连精舍的弟子们都放弃了调查，自己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为什么还会去阅读钻研跟案子并无实际关联的律法书籍呢？跟岁月的沧桑相比，这也许不算什么明显的变化，但经旁人指出，确实是一种人生志趣的改变。这一年来，舅父准他好好休息养病，他便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长辈们眼中的杂书上，到底是因为他更喜爱这类书，还是因为再也不愿意再碰以前读过的那些书？

离开庵山的路上，宋慈又将事情回忆了一遍，对自己身上的变化也颇觉得可惊可怖，又很诧异自己居然会在冲动下对赵师滢一诉衷肠，可

惜尚不及深谈，只能下次再找机会了。

林七是唐石里后塘村人。唐石里距离同由里虽不算太远，约摸十来里，然而一半以上都是要靠脚力行走的山路。宋慈预料今晚难以及时返家，多半要在山中歇宿，便先与孙应龙回来宋府，向家中长辈打了声招呼。正好见到辛弃疾之女辛正扶着陈成父在甬道上散步，她误刺对方一刀，心中愧疚，主动对陈成父加倍照顾。

岳瓔在一旁嘻嘻笑着，也不知道在笑什么，见到宋慈经过，忙叫道：“宋公子，你是要出门么？”宋慈道：“嗯。寒舍简陋，小娘子可还住得惯？”

岳瓔道：“还好啦。你们要去哪里？”孙应龙忙道：“我们去山里办事。”

岳瓔道：“山里？一定很好玩，我也想去。”孙应龙吓了一跳，连连摆手道：“那可不行。”

岳瓔道：“为什么不行？我只受了点儿轻伤，而且月娘给我上药后，已经全好了。”

宋慈生怕她纠缠不清，忙道：“小娘子还不知道吧，辛提刑已经到建阳了。”岳瓔果然立即转移了注意力，问道：“呀，这么快就到了？那陈址来了没有？”

宋慈道：“陈址？”岳瓔道：“嗯，跟我三哥一样，也是辛公的弟子，他说话有些结巴。”孙应龙道：“哦，陈公子，来了，来了，跟辛提刑在一起。小娘子要找他，就去三桂里朱老夫子的沧洲精舍。”

岳瓔转头道：“阿，我去找陈址了，你在这里好好陪着这位陈公子。”辛笑道：“这么等不及？那你去吧，小心点儿。”

宋慈见岳瓔风风火火，抬脚就要出门，生怕她身上伤势未愈，忙招手叫过一名仆人，命他陪同岳瓔前去三桂里。

金三娘还未归家，孙应龙便向宋府门仆交代了一声，让他转告母亲金三娘，称有事要与宋慈外出，明日才能回来。金三娘最信任宋慈，孙应龙只要提是跟宋慈一起出门，就算去个十天半个月，她都不会多问半句。

一路上，宋慈闷闷不乐。孙应龙以为他在为鬻忿犀一事烦心，笑着安慰道：“放心吧，人为财死，有贵重的金银珠宝摆在眼前，再难的事，林七也会答应的。”宋慈叹了口气，道：“但愿如此。”

唐石里位于县治西北，北面与邵武和崇安两县接壤。境内山中有一块巨石，方三四丈，厚五尺，下有二小石架之中虚，如同一座鬼斧神工的天然石室，里面可容数十人。相传唐代时有神人云游到此，施展神力架此石室，以作为休息之所，故名里为“唐石”。每当风雨骤作之时，可以听到石响犹如击鼓，声传十余里。

唐石里虽是建阳面积最小的乡里，却是土地肥沃，多产嘉禾。北宋真宗时期，中国从交趾引进了耐寒耐旱、早熟高产的优质稻种“占城稻”，在福建广泛种植，唯闽北建阳产量最高，唐石里更是可以达到一年两收，即世间所谓的“早晚稻”。^[26]建阳县人江翱中进士后，被分往一贫瘠之地担任县令，不携他物，只带唐石里早晚稻种子上任。当地多旷土，连岁枯旱，百姓多食不果腹，自改种建阳早晚稻后，岁岁足食。江翱亦被当地人奉为“衣食父母”。建阳稻愈发闻名遐迩，许多外地人甚至专门到唐石里取种。

唐石里有后塘村，村后有一处大林谷，谷中林木苍莽，大树参天，空气异常清新，在建阳有“世外桃源”之称。大林谷北面，迤迤排列着九座青翠的山峰，当地人称为“九峰山”，形成天然屏障。朱熹极爱这里的风光，曾多次携带弟子前来游览，赋有《唐石雪中诗》一首：

春风欲动客辞家，霖潦纵横路转赊。
行到溪山愁绝处，千林一夜玉成花。

他还将大林谷前林后山的特殊地形形容为“风飘罗带”，认为是上佳的风水宝地。

关于“风飘罗带”这一点，还与朱熹的一个怪梦有关。朱熹来到建阳后，曾梦见一位异人对他说：“龙归后塘，乃先生归藏之所。”后来朱熹来到唐石里游玩，发现这里的大林谷以九峰山为屏，远远望去，好像是被风吹动着的罗带，与梦境相符，又正好名叫“后塘村”，于是选中大林谷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归藏之所”。

宋慈和孙应龙二人到达唐石里时，暮色已浓。这里完全是山野之地，与世隔绝，人烟稀少，好不容易才在田埂上遇到一个归家的牧童，问到了林七住所。

夜幕骤然降临，山中夜晚寒气极重，身子一下子感觉冷了起来。幸运的是，月亮很快升起，月色皎然。借着月光，二人高一脚、低一脚地来到后塘村。所谓“村”，不过五六户人家而已。家家都是矮小的土屋，围有土墙。灯光如豆，微弱得就像濒死者的呼吸，但却不时有欢笑声和狗吠声传出。

辗转来到村尾林七家外，里面却是黑乎乎一片，不见半点灯光。

孙应龙踏进院子，叫道：“林七在么？”却是无人应声。

宋慈道：“事情不对头。林七有家有口，晚饭时分正是全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怎么会这么早歇息呢？”

孙应龙忙取出火折晃燃，推开木门，一脚跨了进去。鼻中立即闻见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借微光一照，却见门侧侧歪着一名妇人，应该是林七的妻子。一名大汉仆倒在方桌前，手中还抓着一盏油灯，看身材应当是林七无疑。

孙应龙虽不明白究竟，但林七全家遇害已是确认无疑的事，心中暗惊。

宋慈问道：“怎么了？”孙应龙忙道：“你先别进来，等我点灯！”

举火到厨下寻了一盏油灯点燃，却见火灶口倒着一名五六岁的孩子，眼睛瞪得老大，惊恐之状溢于言表，应该就是林七的儿子了。大概凶手先在外面叫门，林七妻子赶来开门，当场被一刀杀死，倒在门侧。林七正坐在桌旁，见状吃了一惊，随即抄起手边的铜制油灯，向凶手打来，却又被杀死。孩子见父母被杀，转身逃入厨下，却被凶手追及，一刀杀死。

孙应龙也是勇悍之辈，而且对林七本人也极其厌恶，但见他的孩子无辜被杀，一时悲愤得无以复加，连声问道：“这是谁干的？谁干的？”

宋慈听到异样，忙跟了进来，惊见屋中横着两具尸首，倒也不似孙应龙那般反应强烈，只愣了一愣，随即俯身往林七身上按了一下，道：“他们死了已经有一阵子了，不过尸首皮肉还有弹性，没有开始发僵，应该不会超过半个时辰。”又进来厨下，见孩子死在灶后，急忙转过头去，不忍心看到那双天真又惊悸的眼睛。好半晌，才叹了口气，道：“林七只是个普通山民，却在自己家中遭人灭门，一定跟鬲忿犀有关。”

孙应龙道：“可他……他才是个孩子呀。想要鬲忿犀，直接拿走就好了，为什么要杀人呢？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可谓灭绝人性。”宋慈摇头道：“这不是普通的抢劫财物。凶手想要鬲忿犀，更想要林七的命。”目光炯炯，凝视着孙应龙。

孙应龙记忆中还是第一次看到对方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不禁有些发毛起来，问道：“做什么？”宋慈道：“你的武学同学最近有到建阳的么？”

孙应龙道：“我不知道啊，问这个做什么？”愣了一愣，才反应过来，道：“你……你怀疑是我同学？”

宋慈道：“不是我有意怀疑他们，而是这件事来得太突然。凶手必然是知悉鬲忿犀一事的人，又必须有强烈的杀人动机，才会冒险赶来这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杀死林七全家。”

孙应龙道：“这么说，我其实是首要嫌疑犯了？”宋慈道：“嗯，林七

一死，蠲忿犀的线索就再也无从追查，对你和你的同学最有利。”

孙应龙道：“你怀疑我是对的，可我同学并不知道蠲忿犀的事啊。盗来的财宝由我负责送交，我只大致清理了一下，便一股脑儿地全给狱卒了。谁都没有留意到这么个珠子，更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蠲忿犀。而且林七手中有蠲忿犀的事，也是今日才在拱辰桥头显露的，我同学都在建宁，怎么可能长上顺风耳呢？”

宋慈道：“可是除了你们这几个武学生外，我想不出还有别人有必须得立即杀死林七的动机。嗯，有没有一种可能，比方说你的同学郑公侃因为挂念华岳而赶来建阳看你，凑巧今日在拱辰桥头看到了辛提刑审案的一幕。他对林七手中的蠲忿犀有印象，记得它是你们盗墓的战利品，他亲眼见到辛提刑就蠲忿犀追问了林七，又向你追问，感到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有没有这种可能？”

孙应龙道：“这倒是有可能的。但我在桥头便与辛提刑分了手，郑公侃应该叫住我、跟我商量才合情理。况且，我们武学生绝不会做这种杀人灭门的勾当。”

宋慈“嗯”了一声，走到堂屋，默默凝视着林七的尸首。

孙应龙跺脚催道：“还不走么？等天一亮，想走都走不了了。”宋慈道：“又不是我们杀人，为什么要急着走？”

孙应龙道：“你也知道，我嫌疑最大。就算旁人不知道林七手中的蠲忿犀是我给他的，林七全家暴死在屋中，你我深更半夜莫名出现在村子里，一样要被官府追问究竟。到时候你我如何解释？”

宋慈摇头道：“你我向唐石里的山民和牧童打听过林七住处，官府很快会找到我们头上，逃走不是上上之策。”

孙应龙道：“我知道，你凡事有主意。可这件事我不能听你的，官府怀疑我一个人不要紧，怕的是他们会将眼前的三条人命跟建宁盗墓案、劫囚案联系起来，只怕到那时，武学的同学就难脱干系了，还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我们必须走！快走！”重重将油灯往方桌上一顿，上前挟住宋慈胳膊，强行拖了他出来。

宋慈挣扎着叫道：“不行，不能这样！孙大哥，你听我说，这件事……”孙应龙道：“嘘，你小点声，别惊动了村里人。”

忽听见有人朗声问道：“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寻声望去，却是岳珂，正抚剑站在院门口。

孙应龙大惊失色，道：“我……我们……”一时脑子热潮潮的，恍若被浓米汤糊住，竟是想不起半个词来。

还是宋慈沉声反问道：“岳兄又来这做什么？”岳珂道：“岳某是奉辛提刑之命行事，详细情形恕不便奉告。”大踏步进来院子，问道：“林七人可在里面？”宋慈道：“他全家三口都被害了。”

岳珂身子大大一震，面色登时变得冷峻起来。他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剑柄，目光如刀子一般掠过宋慈、孙应龙二人，随即镇定下来，道：“你们先等我一下，别着急走。”自行进屋察看。

宋慈忙叫道：“岳兄，里面灯光太暗，千万小心脚下，别动屋里的东西。”岳珂道：“嗯，我知道，我不会破坏凶案现场的。”

孙应龙慌不可言，连声道：“怎么办？怎么办？”宋慈道：“孙大哥放心，岳珂并没有怀疑你我是凶手，不然他不会这般说话。”孙应龙道：“可是……”

一语未毕，岳珂已重新钻出屋来，他的脸在月光下隐隐泛着青光，难看之极，长叹了一口气，才问道：“二位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宋慈道：“还不到一刻工夫。林七一家死了大概有半个时辰了。”

岳珂道：“嗯，我之前来过这里，当时太阳正下山，林七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饭。看来有人在我来之后、你们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杀了林七全家。”

孙应龙忍不住问道：“岳兄是为林七手中的罽毼犀而来么？”岳珂躊躇半晌，道：“本来不得辛公允准，我不得将这件事告知。但我与二位极有缘分，二位又多少知情，我便实情相告了。不错，辛公派我来问林七，他是从哪里得来的罽毼犀。我第一次来时，林七仍然坚持说这是他

家传宝物。我劝说无效，只得无功而返。但半途又觉得林七极爱他的孩子，也许可以从他的孩子口中套话。”

孙应龙道：“所以岳兄就黑灯瞎火地掉头重新赶来后塘村？”岳珂道：“嗯，主要是这鬲忿犀关系重大，能早一刻知道真相，也是好的。”

孙应龙一听“关系重大”，料想辛弃疾已经知道福建安抚使林枬祖父林士澜坟茔被盗一事，愈发紧张起来，不由得转头去望宋慈。

宋慈心道：“建阳到建宁府仅五十里地，本地却尚未听到林士澜坟茔被盗的消息。当日官兵来建阳搜捕，也只提重犯华岳，丝毫不提盗墓二字，可见建宁府刻意压住了这件案子，不令张扬，民间才没有小道消息流传。即使建宁府有公文发到了建阳县，辛提刑今日才刚刚到建阳，当时还在拱辰桥吃三娘家的水吉扁肉，桥都没过，当然还没有去过县署。也就是说，他在林七身上发现鬲忿犀时，应该还不知道林士澜坟茔被盗案，更不会知道失物中有这颗珠子。可他为何对鬲忿犀穷追不舍，当场盘问林七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后，又专程派心腹岳珂赶来唐石里询问？难道他早知道鬲忿犀的原主就是林士澜，所以一认出林七手中的珠子是鬲忿犀，立即猜到其来路不正？”

岳珂道：“好了，我回答完了，轮到我问二位了。你们二位如何会在这里？”

宋慈盘算着心事，不及回答，孙应龙已然抢着回答道：“当日我们几个到武夷山洞采药，遇到林七，向他买了一只小猴子。因为没有那么多现钱，所以临时欠着，我们今日是专门来送钱的。”为了证实自己所言无误，特意将赵师滢赠送的那袋珠宝首饰取了出来。

岳珂摇了摇头，表示不相信孙应龙的说法，又道：“孙兄，其实你不擅长撒谎。你今日在拱辰桥就已经露了破绽，辛公怀疑你跟鬲忿犀多少有些干系。本来我也不能相信，直到我在这里看见了你。我猜二位今日来唐石里，是想用这袋财物换走林七手中的那颗鬲忿犀，是也不是？”

孙应龙忙道：“当然不是。我都不知道鬲忿犀有什么宝贝之处，要它有什么用处？”

岳珂道：“孙兄手中的这袋珍宝，价值不下千金，别说买一只小猴子，几千只猴子也够了。携带如此贵重的财物来到林七家中，是为一只猴子，还是为鬪忿犀，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孙兄的谎话，编得实在不高明。”孙应龙登时词穷，只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宋慈。

宋慈心道：“岳兄为人精明，我和孙大哥大晚上的进山来找林七，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除非讲出真相，可讲出真相就意味着供出是孙大哥一伙人劫走了重囚华岳。辛提刑官任提刑，掌管福建司法刑狱，又素来强硬，怎么可能容忍武学生在他眼皮底下兴风作浪？他这次重新被朝廷起用，多半是由于韩侂胄韩丞相之力，想要华岳死的人正是韩丞相，即便他不去刻意奉迎韩丞相，也绝不会因为华岳而去得罪朝廷。按照他一贯做大事不拘小节的原则，或许不会追究孙大哥等人，但必然会重新逮捕华岳，才好向上面交代。孙大哥为人义气，宁可自己死，也不能让华岳有事。而今最明智之计，只能利用林七已死，死无对证，一口咬定孙大哥跟鬪忿犀没有任何干系。”一念及此，便道：“孙大哥说得没错，我们确实只是来向林七还猴子钱的。至于一只猴子到底值多少钱，其实完全是个人的事。那猴子既然对月月姊十分重要，无论是一文钱，还是一千金，我们都会设法买下来。譬如那颗鬪忿犀，在一些人眼中它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但在另一些人眼中，不过是颗毫无用处的珠子而已。”

宋慈平时沉默寡言，此刻居然也能强辩得有些道理，孙应龙大喜道：“对，正是这个道理。”

岳珂见宋慈这般说法，颇感失望，便道：“两位不愿意说实话，我也不能勉强。于私而言，两位算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就此置身事外。于公而言，两位深夜从林七家中出来，嫌疑重大，我不能放你们离开。至于如何处置，要看辛公的决定。”宋慈道：“如此倒也公平。”

孙应龙见宋慈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心中也跟着踏实了许多，忙问道：“那岳兄是预备捉我们去见辛提刑么？”岳珂道：“山道艰险难行，连夜出山太危险。我们先留在这里一晚，明早让村长去县署报官，等官府的人来了再说。”

三人遂在院子中木墩上坐下，情态各异——有仰天望月的，有埋头

思索的，有无聊地拿小树枝拨弄地上石头的。屋里方桌上那盏微弱的油灯，就在这时候燃尽了灯芯，“扑哧”一声灭了。

月华千古。今夜月盘圆润恬静，月光清朗醉人。孤独明月，几番照人。人自人，月自月，只因月之有照，人之有见，遂弄出无限风光，无限烦恼来，明月亦被文人雅士们赋予了各种想象和意境——

三国才子曹植有《七哀诗》道：“明月照离楼，流光正徘徊。”月影移动，自然会照着楼上闺人的梳妆台，多么清冷的思人愁绪。

唐人张若虚有《春江花月夜》诗云：“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畔哪一个人最初见月，江月又哪一年初来照人呢？

后主李煜在《虞美人》中哀叹道：“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春天还是开花，秋天仍有明月，那令人伤心欲绝的往事，究竟还有多少呢？

北宋名士苏轼则在《水调歌头》中高唱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既有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又有对亲朋好友的美好祝愿。

这样的夜色，这样的月光，弥漫着迷离而空蒙的气息，澹然消融了心事，晕开了静水般的梦境。心似乎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变得极轻极轻。

夜幕中，忽有悠扬的山歌声传来。有一个清脆的女声唱道：“什么的圆圆挂天上哟？什么那个圆圆在水边哟？什么那个圆圆街上卖哟？什么那个圆圆姐妹前哟？”

又有另一个略微沙哑的女声应道：“月亮圆来是挂在天哟，团鱼圆来是在水边，铜锣圆来是街上卖噢，镜子圆来是姐妹前。”

歌声听起来悠远缥缈，却是字字清晰，显然是山头那边的村女在对唱。

这是闽北一带最流行的山歌，名叫“锁歌”^[27]。曲调多合拍子，一字一音，节奏清晰，音调朴实。通常由两人对唱，前一人所唱歌词是一段提问句，称为“锁”；后一人所唱歌词是对提问句的回答，称为“开”，代表着要用智慧的钥匙，开启知识的门户。

岳珂还是第一次听到锁歌，觉得十分新奇，问道：“这种山歌的歌词都是谁编的？”宋慈道：“没有事先编好的歌词。都是唱的人现编的，只要求七字一句，四句一锁，四句一开。”

岳珂道：“那么有人锁，就会有人开么？”宋慈道：“嗯，通常都是这样。”

孙应龙道：“你要不要试试？来个什么林七后塘村，什么凶手唐石里，说不定会有人来接着开呢。”岳珂虽觉有趣，还是摇了摇头，道：“不要了。”

月光下的山村自有一股独特的气质，安详宁静，深邃邈远——正如唐代大诗人王维笔下所描述的那般：“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春山空寂，独立于红尘之外，纤尘不染，却有桂花仍在悄然落地。惊鸟时鸣，声传深涧，益加静穆。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柔柔的山风飘过山峦的罅隙，飘过茂密的森林，轻盈地来到院子中，仿若妩媚多情的女子一般，撩拨爱人的发梢，抚摸爱人的脸庞。依依素影，何处飞来？人好像飘了起来，缓缓上升，融入一种和谐而温静的梦境里，忘记了一切，只感觉无限的轻松和宁静。

云外月，风前絮。情与恨，长如许。想绮窗今夜，为谁凝伫？

[1] 福州：下辖十二县，今福建福州一带。泉州：下辖七县，今福建泉州、厦门一带。漳州：下辖四县，今福建漳州一带。汀州：下辖六县，今福建长汀一带。南剑州：下辖五县，今福建南平、将乐等地。邵武军：下辖四县，今福建邵武、光泽一带。兴化军：下辖三县，今福建莆田、仙游一带。建宁：下辖七县，今福建武夷山市、建瓯、浦城等地。

[2] 建宁府辖建安（今福建建瓯）、瓯宁（今福建建瓯）、建阳（今福建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浦城（今福建浦城）、政和（今福建政和）和松溪（今福建松溪），共七县。

[3] 交趾：今越南。

[4] 建窑遗址在今福建建阳水吉乡，小说中提及的“水吉扁肉”亦是这一带的地方特产。

[5] 慎独：语出《礼记·大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思是，在独处中谨慎不苟。慎独讲究个人道德水平的修养，看重个人品行的操守，是儒家风范的最高境界。

[6] 余氏刻书代代相传，不同传人有时会采用单独堂名，如本书中人物余仁仲用“万卷堂”，其后代余志安（元代人）用“勤有堂”，余象斗（明代人）用“三台馆”。本书为简化起见，采纳使用最多“勤有堂”堂号。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皇帝某次读米芾墨迹印本时，见到内“勤有”二字，后来又在其他书中见到“勤有堂”字样，继而又读到宋人岳珂著述，称私家刻书者以建阳余氏为最精。乾隆皇帝一时好奇，特下敕文，由军机大臣传谕闽浙总督钟音，对余氏刻书历史进行调查，查问：“建宁府余氏子孙现是否尚习刊书之业？勤有堂建于何代、何年，今尚存否？其家在宋曾否造纸、有无印记？”钟音最终找到建阳余氏后人余廷襄，余廷襄呈出族谱。上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极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到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袭袭旧有堂名为号。今余姓见绍庆堂书集，据称即勤有堂故址。其年已不可考。

[7] 泗水：在今山东中部，发源于山东泗水东蒙山南麓，四源并发，所以得名。全长数百里，为淮河下游第一大支流。泗水是位于中国山东省的一条河流，发源于山东省泗水县东蒙山南麓，四源并发，所以得名。泗水县因水得名，东临沂蒙与大海相连，西邻孔子故里曲阜，南峙孟子家乡邹城，北依五岳之尊泰山，是泗河文化的发祥地。

[8] 𡿨（shì）：疏导河渠意。

[9] 陆九渊世称“陆子”，是宋明两代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开山鼻祖。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

[10] 鹅湖寺：今江西铅山鹅湖书院，古迹犹存，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1] 上饶：今江西上饶。

[12] 相传唐宰相裴度少时游香山寺，拾得某妇人所遗失的三条宝带。裴度一直守候在原处，等待妇人回头，将宝带还给了她。后以喻拾到财物，物归原主，不占为己有。

[13] 大娘奶：方言为大母亲的意思，指唐代莆田人陈靖姑。相传陈靖姑曾经到闾山学法，能降妖伏魔，扶危济难，二十四岁时毅然施法祈雨抗旱，为民除害而献身。当地人感念恩德，建造临水宫纪念她。历代帝王都对陈靖姑进行加封敕赐。陈靖姑遂与妈祖（林默）一样，成为福建民间百姓尊崇的女性，妈祖为“海上保护神”，陈靖姑为“妇幼保护神”。

[14] 𦵏忿（juān fèn）：消除忿怒。魏人嵇康《养生论》：“合欢𦵏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合欢是传说中的神草名。晋人王嘉《拾遗记·魏》：“有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则合为一茎，万不遗一，谓之神草。”萱草即俗称的金针菜、黄花菜，花漏斗状，橘黄色或橘红色，无香气，可作蔬菜，或供观赏。根可入药。古人以为种植此草可以使人忘忧，故称忘忧草。汉人蔡琰（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对萱草兮忧不忘，弹鸣琴兮情何伤。”

[15] 建阳诸多古迹至今犹存，如今崇雒乡（即宋之崇雒里）有宋慈墓，黄坑镇（即宋之唐石里，又称嘉禾里）有朱熹墓；又如今麻沙乡（即宋永忠里）和今书坊乡（即宋之崇化里）尚有印刷刻板墨池遗迹。又如今水吉乡尚有建窑（出产著名的黑釉兔毫盏）遗址。

[16] 灵耀教寺：建于西晋元康八年（299年）。寺名冠以“教”字，可见是为传教而建。寺庙虽有一定规模，道场常设，但由于当时佛教在中国尚未传开，信徒寥寥，发展停滞不前。

[17] 宋巩的奇特还不仅如此，他最后在晚年参加科考，以特科登嘉定七年（1214年）甲戌袁甫榜进士，时年六十八岁。授承事郎、广州通判，这是宋巩第一次步入仕途。随后辞归，闲居乡里。三年后，其子宋慈亦中进士。

[18] 宋科考改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进行——乡试即各地州府举办的考试，旨在从本地户籍考生中选拔出类拔萃者，到中央朝廷参加礼部主办的会试。会试合格者再进皇宫谢恩，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轮殿试。按照惯例，乡试在秋季举行，会试和殿试则分别在次年的正月和二月举行。州府均有“解额”限制，即朝廷分配的录取指标有数目规定。为防止外地人在本地应试发解，占用本地解额，各地对考生的户籍资格要求极严，只有有户籍且长居本地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19] 蔡发不仅医术高明，同时还是中国甚至世界上实施胎教、优生优育的先驱，宋臣詹体仁在《蔡牧堂公墓表》中记载道：蔡发“常设古今圣贤像，俾使詹氏（蔡发妻、蔡元定母）日夕观之，以踵太任胎教之风。故季通（蔡元定字）生而聪睿超群，高出常儿”。

[20] 宋金签订和议时曾有约定，不接受对方叛逃人员。对于逃亡南宋的重要人员，金人多指名追索，而南宋朝廷也往往将逃亡者逮捕后送交金国。

[21] 九鸾钗故事见同系列小说《鱼玄机》。

[22] 帅：对路级长官的尊称，唐代则是对节度使的尊称。福建路安抚使为福建最高长官，习惯上称闽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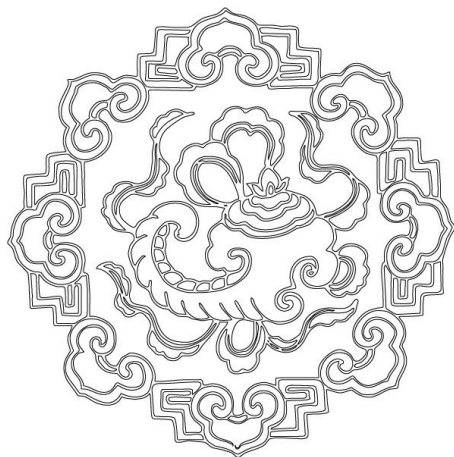
[23] 宋代尚方外之交，称高僧为“大士”，称道士为“尊师”。

[24] 影堂：旧时供奉神佛或陈设祖先图像的厅堂。

[25] 指庆元党禁时，朝廷迫害理学，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必须在家状上写上“委不是伪学”，才准进考场。宋慈有朱熹再传弟子身份，在党禁时期是没有资格参加科考的。

[26] 唐石里（今福建建阳黄坑镇）出产优质稻米为历史真事。景定元年（1260年），唐石里稻子一本十五穗，被视为祥瑞。宋理宗龙颜大悦，下诏改建阳为嘉禾县，唐石里为嘉禾里。

[27] 本锁歌采自福建崇安星村，至今犹唱。



第四章 会解连环

天色朦朦，晨雾像跳舞的精灵随着山风流转不息，整个村落都湮没在乳白色当中，安详得令人窒息。谁又能想到，灭门血案就发生在这个山村，土屋中还躺着三具尸首。



已分江湖寄此生，长蓑短笠任阴晴。
鸣桡细雨沧洲远，系舸斜阳画阁明。

奇绝处，未忘情，几时还得去寻盟。
江妃定许捐双佩，渔父何劳笑独醒。

——朱熹《鹧鸪天》

孙

应龙性子急躁，忍受不了这般寂静的枯坐，最先按捺不住，将手中的树枝甩得老远，站起来道：“难道我们就要这么在院子中干坐一夜么？不如这就去把村长叫来，报官也好，追捕凶手也好，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岳珂忙道：“等一下！这里出了三条人命，不要说在这样一个小村庄里，就是在建阳应该也不多见。孙兄去叫醒村长，吓坏他不说，全村人今夜都要睡不着觉了。宋兄，你认为呢？”宋慈道：“嗯。”

岳珂道：“孙兄……”孙应龙道：“别叫我‘孙兄’了，怎么听起来那么不舒服？叫我的名字，叫小孙也行。你不见外的话，我也直接叫你的名字岳珂，就跟我叫他宋慈一样。”

岳珂只好道：“那好，应龙兄，你别心急。来，坐下，既是左右无事，不如你来谈谈你对林七灭门案的看法，你认为凶手最有可能是谁？”

孙应龙道：“这个……”随即想到“言多必失”的道理，岳珂为人虽好，可毕竟是新任福建提刑辛弃疾的心腹，有官家人的身份，万一漏了口风，后悔就来不及了，忙道：“我可说不好，你还是问宋慈吧。”

宋慈心头正有疑问，顺势问道：“今日辛提刑在拱辰桥头审案，珠子从林七身上掉出来，是谁认出那是鬪忿犀的？”孙应龙道：“是个白衣男子，外地口音，二十来岁，身材不高，人长得白白净净，似乎有些来头，身后跟着好几个随从。你怀疑他跟命案有关？”

宋慈道：“林七白日当众露了财，傍晚便全家被杀，事情必定是因裼忿犀而起。凶手既知道裼忿犀在林七手中，今日辛提刑审案时，他必然也在拱辰桥头。推断起来，那名白衣男子嫌疑很大。”

岳珂忙道：“应该不会是白衣男子。辛公专门跟我提过这个人，他自称姓段，又一眼认出了裼忿犀，应该是大理国皇室子弟。”

孙应龙道：“那男子姓段？呀！赵郡主不是说她在崇化里书坊买书时遇到了一名白衣男子么？他用还魂草跟她换了一部书，那个人正是大理人，莫非跟这姓段的是同一人？”

岳珂道：“这一点不难确认。段公子应该还在建阳，只要找到他，再请郡主去辨认，就可知道究竟了。”又见宋慈垂首凝思，忙问道：“怎么，宋慈兄仍然觉得段公子可疑？”

宋慈没有直接回答，只道：“听说裼忿犀是六诏联盟的信物，在西南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南诏在唐朝支持下统一云南后，裼忿犀亦被视为国宝。为表达最真诚的谢意，南诏国主将其中的一颗裼忿犀献给了唐玄宗。南诏和唐朝各持一颗，可见依然代表着联盟信物的意思。”

孙应龙道：“那又怎样，后来南诏和唐朝不还是打仗了么？”岳珂也叹道：“如果不是天宝战争，大概也不会引发那场导致唐室势衰的安史之乱。”

宋慈道：“我倒以为季孙之忧，不在颍臾，而在萧墙之内。就算没有南诏和唐朝的天宝战争，唐室内有杨国忠，外有安禄山，都是祸国殃民的大奸臣，灾难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嗯，其实我的本意不在谈论这些，而是想说那裼忿犀昔日既是六诏联盟信物，后又成为南诏国宝，想必在今日之大理国也是极具意义的象征物。”

岳珂恍然明白了过来，道：“宋兄是说，那位姓段的公子也有可能出于某种目的想得到裼忿犀？”宋慈道：“有这种可能性。段公子知道裼忿犀的真正价值，又正好撞见林七手中有一颗，嫌疑可不算轻。”

岳珂所称的“某种目的”，其实是就大理国势而言——大理国第十二任国王段廉义在位时，相国高智升攫取了全部朝政，竭力巩固高家势

力，后来更是发展到高家世居相国，专擅政柄，段氏形同虚设。公元1095年，相国高升泰夺大理皇位，自立为帝，改国号大中。然而西南诸部落不服高氏，云南局面一度动荡。次年，高升泰病歿，临死前嘱咐其子高泰明还国段氏。高泰明于是重新立大理皇室子弟段正淳为帝，国号后理。然段氏始终只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大理实权还是在高氏之手。为了便于监视，高氏还逼迫段正淳娶高升泰之妹高升洁为正妻。段正淳曾作打油诗道：

国有巾幗，家有娇妻。

夫不如妻，亦大好事。

妻叫东走莫朝西，朝东甜言蜜语，朝西比武赛诗。

丈夫天生不才，难与红妆娇妻比高低。

当时高氏把持了一切朝政，高泰明堂弟高祥明曾赠送给段正淳三万二千户农奴，堂堂皇帝竟要接受臣子的“赏赐”，也难怪段正淳会写出“丈夫天生不才，难与红妆娇妻比高低”这样的诗句了。但他毕竟是大理名义上的皇帝，内心深处未必不会感到屈辱。多年以来，不乏有段氏子孙想夺回权柄者，但由于高氏牢牢掌握了大理兵权，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如果这位段公子真是大理皇室子弟身份，认出了鬲忿犀后，也许觉得可以凭借其至高无上的信物身份，来夺回旁落高氏已久的大理军政大权。

孙应龙听了分外高兴，道：“既然鬲忿犀在大理那么重要，那位段公子杀人夺宝再回大理夺权夺位也不足为奇了。宋慈，多亏了你，总算找到更有杀人动机的嫌疑犯了。”

岳珂道：“应龙兄说的是‘更有’，还另有嫌疑人么？是谁？”孙应龙一惊，忙掩饰道：“我就是信口一说。宋慈，你再好好分析，这段公子会不会已经逃出了建阳？他会走水路，还是走旱路逃回大理？”

宋慈道：“我只是说段公子有想得到鬲忿犀的动机和嫌疑，但他应该没有杀死林七，他没有杀人之相。”孙应龙道：“奇怪了，你又没有亲眼见过他，怎么会知道他有没有杀人之相？”

岳珂也道：“对啊，段公子有动机，又正好知道罽毘犀在林七手中，他嫌疑最大，宋慈兄为何反而说他没有杀人呢？”

宋慈道：“如果这位段公子跟郡主在崇化里遇到的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人一定不是他杀的。他愿意以还魂草那么珍贵的药材跟郡主换一部佛经，可见他是真心向佛。佛性这么重的人，是不会妄生杀念的。”

孙应龙道：“那也有可能是段公子来买罽毘犀，可林七不同意，或是趁机讹诈高价，他那小人得志的德行，你我都是亲眼见识过的。段公子虽是好脾气，却最终被他的傲慢无礼激怒，所以杀了他全家，夺走了罽毘犀。”

宋慈道：“这个完全没有可能，你也看过屋里三人的位置和姿势——林妻是在开门时被杀，林七则是倒在方桌前，显然是看见凶手杀死妻子后从板凳上站起来，想跟凶手搏斗。但他白天刚受过杖刑，身上有伤，手脚迟滞，来不及反抗，就被凶手当胸刺了一刀。然后才是小孩子在厨下遇害。一家三口都是一刀致命，干净利落，可见凶手就是为杀人而来，没有丝毫迟疑。”

岳珂沉吟道：“段公子既是大理皇室子弟，身边的侍从也应该不是吃素的。也许这件事他没有亲自出面，是他手下人做的。毕竟罽毘犀毫不起眼，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的真正价值，段公子的嫌疑依然最大。”

宋慈道：“那倒是。听孙大哥的描述，今日在拱辰桥头看辛提刑断案的多是本地乡民。本地民风淳朴，即使有人得知了罽毘犀贵重，也绝不至于因它而起了邪念，赶来唐石里杀人夺宝。”

孙应龙道：“既然首要嫌疑犯仍然是大理段公子。这事就好办，咱们明日一早就设法去找到他，当面问个清楚明白。如果他和他的手下已经逃走，那就是做贼心虚，畏罪潜逃，人一定是他杀的。”

既然有了嫌犯，就等于再不会有人怀疑到他和他的同学杀人，林七也死了，再没有外人知道他曾跟罽毘犀有牵连，孙应龙心头顿感如释重负。他连日奔波，辛劳无比，神经也总是绷得紧紧的，一旦松弛下来，便立即感受到极重的倦意，干脆随便往墙角一歪，就此沉沉睡去。

岳珂挪到宋慈身边坐下，问道：“如果不是段公子和他的手下杀死林七，宋慈兄还能想到谁有可能是凶手？”见对方露出审慎之色，忙解释道：“我不是怀疑你和应龙兄，也相信你们跟命案绝无牵连。以应龙兄的性格，如果是他或是他认识的人杀了林七一家，他哪里还能睡得着觉？”

宋慈道：“其实我说段公子没有杀人之相的时候，还想到另外一人有杀人嫌疑。”岳珂道：“鱼贩潘五？”宋慈道：“嗯，但潘五今日也受了杖刑，挨的打比林七还多，不可能有力气从县城跑到这么远的唐石里来杀人。”

岳珂道：“但他的确有嫌疑，就算不是他本人，也许是他的亲朋好友下的手。就跟段公子一样，他也许根本没有出面，而是手下人做的。”宋慈道：“嗯。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两条线索。等仵作验完尸，也许还有别的线索。”

岳珂想到上次在小雨谷宋慈不但会简单的包扎之术，离开时还坚持要带上两具死尸，以免损失物证，颇有官府专职办案人员的老练，忙问道：“宋慈兄似乎对医术知晓不少，尤其是对外伤很有经验。”

宋慈道：“不敢有瞒岳兄，我自小对医术有兴趣。读书闲暇之余，也不像别的同学那样玩蹴鞠、踢毽子，而是爱跑去隔壁的医铺看热闹，看王医师如何为病患处理伤口，如何治疗……王医师是福建名医，最擅长处理外伤，平常伤口他只要一看就能判断出凶器是什么，八九不离十，建宁府的仵作还常常大老远地跑来向他请教。我也就是看得多了，稍微学了点儿皮毛而已。”

自与宋慈相识以来，岳珂对他惊人的观察力、缜密的思维极为佩服，但也发现他极少喜怒形于色，总是一副温吞似水、不紧不慢的样子，显是自小受理学熏陶养成的风范。《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一套君子之风在宋慈身上极为明显。偏偏提到医术一事时，他神色间露出了罕见的热情，料想他必是真心喜爱医术。但医术名列士农工商之下，属末流之技[1]——昔日神医华佗亦有名言：“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可见即使是医术盖世、有绝世神医之称，亦没有什么可骄傲的，连华佗本人都非常后悔。以宋家的家世和门风，是断然不会允准宋慈去学医的。

岳珂亦曾与孙应龙交谈，孙应龙称母亲金三娘特别喜欢宋慈，一直希望儿子能像宋慈那样读书有出息，即使当不成读书人，也该学一门技艺傍身，譬如医术什么的。可惜孙应龙对书本和医术都没有兴趣，只对武术有兴趣。金三娘见儿子天性如此，不但不强迫他，反而四下为他寻访名师。孙应龙跟随蔡元定学艺两年，便是由金三娘出面，几次三番登门拜访，才求得蔡元定同意。而今孙应龙年纪轻轻，已是武学有成，自成一家。比较他和宋慈两人的出身和际遇，到底是谁更幸运一些？恐怕是很难评判出个所以然来。

岳珂虽然感慨，却也不流露出来，只道：“其实宋慈兄给我印象最深的还并不是医术，而是你思虑周到，辛公对此也是大为赞赏呢。”

上次在小雨谷被杀的老者丁毅和辛弃疾侍从尸首已运到建阳县署，预备等辛弃疾看过后再行安葬。虽然建阳县仵作验尸后并未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辛弃疾得知后却仍大为称赞，说宋慈思考精审，处事精详，有能吏之才，假以时日，必成为北宋名臣包拯那样的人物。

岳珂又提了小雨谷及后来发生的辛弃疾遇刺案，问道：“宋慈兄还是觉得这两起伏击事件是同一伙人所为，对么？”宋慈道：“嗯。”

岳珂道：“可是参与此案的茶商要么已经身死，要么已经逃之夭夭，宋慈兄觉得这两件案子要如何查起呢？”宋慈道：“其实这一伙茶商不是关键，追查到底，也无非是查到他们的真实姓名、家乡籍贯，发现他们与当年的赖文政有些干系，等等，再由当地官府追捕逃亡者、逮捕相关人的家属，判刑流放。但我猜辛提刑并不在意这些结果，他真正想知道的，是谁向茶商泄露了与岳兄一道先行的丁毅的行踪。”

岳珂道：“不错，很显然，等在小雨谷的茶商是受人所托，专程来杀丁毅的。而作为回报，委托人将辛公的准确行踪告知了茶商，所以又有另一伙人埋伏在崇安山谷，截住了辛公。”虽然事过境迁，然而回想当日情形，岳珂依然觉得惊心动魄，额头冷汗涔涔而下，叹道：“若不是那对杨氏兄妹意外出现，只怕辛公已然遭了毒手。”

宋慈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辛提刑吉人天相，自能逢凶化吉。孙大哥可是对那对杨氏兄妹念念不忘，得空就要夸杨妙真枪法精妙，巾

帼不让须眉。以他的性格，除非对方有真本事，不然是不会这么死心塌地地佩服的。”

岳珂道：“这对兄妹虽然武艺高强，可是来意不善，一度胁持辛公，若是就此离开福建，倒也罢了。若他们还在暗中跟踪辛公，想要达到目的，事情可就有些棘手了。”

宋慈道：“辛提刑可有派人追查这对兄妹下落？”岳珂道：“没有。也许辛公觉得他们救过他性命，不愿意追查吧。对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我预先透露一些消息给你，不过可能应龙兄已先行透露给你了。”

宋慈道：“什么？”岳珂笑道：“辛公预备请宋慈兄来调查茶商的案子。应龙兄没有告诉你么？”宋慈道：“没有。”

岳珂道：“他可能是担心你的安危，不愿意你卷入此案，怕你想起去年沧洲精舍的案子。宋慈兄，你既已是辛公指名的查案人选，我先将一些相关案情告诉你也无妨，沧洲精舍命案、小雨谷丁毅被杀，到眼前的林七灭门案，这几件案子都是有关联的。”

宋慈一向镇定，闻言还是瞪大了眼睛，露出诧异之色，问道：“前面两件案子，因为我不知道沧洲精舍遇害老者和丁毅的具体来历，所以无从谈起，可林七只是个土生土长的建阳山民，能跟那两件案子有什么关联？”

岳珂道：“整件事情比较复杂，我们一件一件地来说。先谈你在朱熹老夫子家中遇刺的案子，你可记得死者的名字？”宋慈道：“当然，他叫毛一平，远道赶来，当日正好在沧洲精舍做客。”

岳珂道：“不瞒宋兄，那毛一平是辛公的一位密友，毛一平只是个化名，其本名也就不提了，反正人也死了，多提无益。”宋慈道：“难怪官府查不出毛先生的来历，我后来也私下调查过，一无所获，原来毛一平只是个假名。可他既是辛提刑密友，辛提刑与朱老夫子相交既久，相见亦深，为何不直接向朱老夫子告知他的真实身份？”

岳珂道：“毛一平来到福建，是受辛公所托，办一件重要的事。因为要办的事非同一般，辛公怕万一走漏风声，会牵连朱老夫子。朝中的一

些权贵恨朱老夫子为眼中钉、肉中刺，正愁寻不到借口对付他呢。所以毛一平临出发前，辛公特意交代他不要到建阳惊扰朱老夫子。看来他最终还是仰慕朱老夫子的风范，忍不住跑去了沧洲精舍拜访。这一年来，辛公一直得不到毛一平半点消息，还担心他出了意外，却料不到他早已经死在建阳了。”

宋慈心道：“辛弃疾去年还闲居在野，派出之人不惜隐姓埋名，所办必定是机密大事。而凑巧毛一平死后一年，他又到福建上任提刑一职，这前后一定有所关联——辛弃疾等不到毛一平的消息，可那件大事又非办不可，所以设法用了某些手段重新入仕，到福建掌管提刑司，一是寻找毛一平的下落，二来可以将那件大事办了。可到底是什么事呢？”

岳珂见他沉吟不语，问道：“宋慈兄当日也是受害者，应该花了不少时间来追查这件案子，可有想到是谁杀了毛先生？”

宋慈道：“虽然朱老夫子为朝廷排斥，可坚持留在沧洲精舍的学生还是不少，也常常有外地来拜访的士子，刺客进出极是容易，无人留意，也无从查起。不过毕竟我是当事人，可以将当日经过详细讲给岳兄听。”

岳珂对宋慈讲出真相之前，没有人知道毛一平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仰慕朱熹的外地老先生，穿得邋邋遢遢，貌不惊人。朱熹听说访客年纪已大，须发全白，特命仆人请到居室中，二人交谈甚欢。不久后，毛一平起身如厕，仆人引他到茅房外，并未跟进去。凑巧朱熹门生吴雉听说朱熹身体不适，当日带着宋慈来沧洲精舍问安，听到恩师正在会客后，便一直在门外等候。过了一阵子，宋慈也想要上茅房，进来后一眼看见一名白发老者坐在其中一个茅坑的厕板上，背倚着土墙，裤子还没有拉起来，头歪侧在一边，看不到表情，胸口的血斑越沁越大，不断有血冒出。他虽然在王氏医铺见过各种病者、死者，但第一眼见到那白发老者的时候，只是愣在了那里，脑子一片空白。忽然间，他本能地意识到什么，正待转身，却已经来不及了，有人用手牢牢按住了他的左肩，随即他的背心一阵刺痛。瞬间，他便完全失去了所有的活动能力，连微弱的叫喊都发不出来，只往前仆下，倒在那老者的脚前。

等到宋慈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数日之后的事了，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几次在鬼门关前徘徊。若不是正好当日名医王且光来沧洲精舍为朱熹

看病送药，救治及时，若不是朱熹出面求情，王医师不得不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还魂草为他疗伤，他一条小命早就去阎王那里报到了。

这起突如其来的精舍命案在朱熹弟子中影响极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刺客是冲着朱熹而来，毛一平和宋慈只是偶然受到了牵累。甚至连建阳县、建宁府的官员都这么认为，生怕刺客与某位朝中权贵有干系，亦不敢深入调查，只摆出官府一贯高高在上的架子来，警告知情者不得张扬，随即将毛一平草草安葬，当做无头悬案了结。

吴雉等理学门生忧心恩师安危，有心找到刺客及背后的主使，一度暗中调查此事，但也没有任何结果。只知道毛一平是胸口中刀，一刀致命，宋慈是背心中了一刀，略微偏了一点，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从二人伤口大致可以推断出凶手所用凶器是一柄匕首，刃宽一寸，中等锋利，是闽地最普通的防身兵器。

宋慈痊愈后，曾经主动返回命案现场勘察，时过多日，当然不可能再发现什么线索。但当他站在茅坑前、看到地上血迹的时候，却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那凶手先抢上来，用左手大力按住他肩头，随即右手挺刀，刺入他背心。

岳珂听完经过，沉吟道：“如此推断，凶手应该比宋兄高出一个头。”宋慈道：“嗯，但我只是普通身高，天下比我高出一个头的男子有的是，这一点算不上什么强有力的线索。不过今晚听岳兄讲了毛先生的身份，来福建又是负有秘密使命，倒是让我猜测凶手的目标很可能就是毛先生本人，并不是如我们之前所想：目标是朱老夫子。”

推测毛一平为刺客目标人物，确实更合情合理，且可以从当日案发现场情形得到验证——如果凶手是一直躲藏在茅房中，想要伺机伏杀朱熹，他又如何能精确预料朱老夫子会在什么时间如厕？精舍中弟子众多，只有这一间茅房，他选择这里作为藏身地点，时时有暴露的危险，风险太高。从宋慈被刺的经过可以推断，那凶手当时正藏身在茅房门后，宋慈隐约觉察到后面有动静，想要转过身来，凶手才不得已上前杀他灭口。但之前毛一平被杀的经过又是如何呢？他的裤子还来不及提上腰间、系好腰带，显然是正在如厕时被正面一刀杀死，不符合撞见凶手才被杀人灭口的情形。试问又有谁能光着屁股、蹲在茅坑上时撞见凶手

呢？

然而之前没有人知道毛一平的真实身份，只以为他是慕名来拜访朱熹的游学先生，谁也不会想到会有刺客专门赶来沧洲精舍杀他。但现在既然岳珂暗示他也不是普通人，那么极有可能刺客本身就是追踪他而来，与朱熹完全无干，不过是行刺地点凑巧发生在沧洲精舍而已。又正好赶上权相韩侂胄对理学疯狂迫害，将朱熹倡立的道学定为“伪学”。并大搞庆元党禁，由宋宁宗下诏：今后凡监司帅守荐举改官，都必须先声明自己“非伪学之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必须在家状上写上“委不是伪学”，才准进考场。再联想到此人心狠手辣，铲除政敌不遗余力、不择手段，才不由得人们将命案跟时局联系起来，认为朱熹是刺杀对象。而今后合起来看，这仅仅是一场巧合而已。

岳珂道：“如果仅仅是沧洲精舍一件命案，我还不能肯定毛一平就是刺客行刺的对象，但发生小雨谷事件后，我可以断定凶手要杀的就是毛一平，而不是朱老夫子。”

宋慈正疑惑岳珂口中三件案子的关联，忙道：“愿闻其详。”

岳珂道：“小雨谷一案的前因后果，宋慈兄其实已经相当清楚了，茶商的目标就是丁毅。先不说他们如何得知丁毅的行踪，只谈丁毅跟毛一平一案的关联。毛一平来福建，是要寻找一件极为重要的东西，他父亲当年是韩世忠韩将军的心腹幕僚，对那件东西略知一二。而丁毅的父亲当年曾参与其事，比毛一平离那件东西更近一步。”

宋慈道：“这么说，毛一平和丁毅先后被杀，都是因为对那件重要东西多少知情？”岳珂道：“应该是这样。”

宋慈满腹狐疑，忍了一忍，终于还是问了出来：“那件东西，该不会就是蠡忿犀吧？”岳珂先是一愣，随即笑道：“当然不是。也许对大理而言，蠡忿犀是至高权力的信物，但在中原，它最多只是一颗名贵的珠子而已。”

宋慈道：“那么我实在想不到林七灭门案会跟毛一平、丁毅两案有什么关联了。”

岳珂道：“宋兄思虑缜密，为我生平所仅见。反正你已经是辛公赏识、信任的人，也罢，我就将真相告诉你，这几件案子还要多赖你出力。我刚才提到的那件极为重要的东西，其实不是一件单纯的东西，而是指代一大笔宝藏。你可听过秦桧宝藏？”

秦桧恶名满天下，又是岳珂的杀祖仇人，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他也从未见过秦桧本人，但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脸上的肌肉还是不由自主地跳了几下。

宋慈道：“当然，秦桧生前富可敌国，攒下了数不清的金山银山。听说他在世时已做了周密安排，将这笔财富运回老家江宁府建康秘密收藏。不知道岳兄指的可是这笔宝藏？”岳珂道：“正是，辛公要寻的正是这笔秦氏宝藏。”

秦桧死后留下巨额宝藏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天下有很多人打过这笔财富的主意——有潜入江宁府秦宅的，有闯入秦氏家庙的，有盗挖秦桧坟墓的，但均一无所获。官府为此逮捕了不少人，处罚异常严厉。然而还是有人抵不住诱惑，暗中在金陵一带寻找宝藏。世间多有人心贪婪者，有人为财富铤而走险再正常不过，可辛弃疾是天下名士，居然也加入寻宝的行列，就有些奇怪了。而且他为什么派人到福建来呢？寻宝难道不该是在江宁府一带么？毕竟，秦桧的坟茔，秦氏的家庙、地产都集中在那里。

岳珂似乎看出宋慈心中疑虑，忙道：“宋兄放心，辛公并非为一己之私，而是想将这笔财富作为将来恢复大业的军饷。想来宋兄也听说过辛公有盘剥地方百姓的恶名，其实盘剥是真有其事，但盘剥得来的钱并没有放进辛公自己腰包，而是充作了军饷。”宋慈道：“原来如此。”

他心中极是感慨——南宋诸多仁人志士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念念不忘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辛弃疾为了恢复大业，慨然抛弃个人声誉，甘愿背负恶名，不惜被御史弹劾落职，自然可敬可佩。可他一样将军费的开销转嫁到了地方百姓身上，这难道也可敬可佩么？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的苦难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承受，这便是岳飞所称的“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了。那么，到底是要维持目下和平苟安的局面，还是要再起战火、恢复被金人占领的半壁江山？如果选择前者，西

湖暖风熏人、歌舞不休，大宋一片繁荣景象，又可有想过金人占领区汉人的处境？他们望穿秋水，日夜盼望着能脱离苦海，重回大宋的怀抱，他们也曾经是大宋的子民，难道就该罔顾他们的意愿，以抛弃他们为代价换来南方的宁静？陆游和杨万里同为中兴四大诗人，两人本是至交好友，陆游曾作《简杨廷秀》赠杨万里，诗云：

袞袞过白日，悠悠良自欺。
未成千古事，易满百年期。
黄卷闲多味，红尘老不宜。
相逢又轻别，此恨定谁知。

诗中感慨功名未立，年华老去。又感叹知己难逢而易别，情真意切。然而陆游力主收复旧山河，杨万里则主张偏安，两人最终因政治分歧而绝交，老死不相往来。^[2]由此可见，北伐还是偏安，本身就是两难的选择。

宋慈一时思绪如潮，居然忍不住想快些见到辛弃疾，当面向这位归正人请教这些问题。

岳珂又道：“不过传闻并不完全正确，那笔财富其实不在江宁，而在福建，这也是辛公这次之所以选择福建作为复出首选的原因。”当即详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辛弃疾这次来福建上任提刑司提举，真正的目的是要寻找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

秦桧字会之，宋江宁府建康人，是宋代历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中进士，历官太学学正、职方员外郎、御史中丞，在当时是有名的主战派人士，最终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人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北宋灭亡。金人将京师东京洗劫一空后，因劳师远攻，不敢久留，开始准备退军。为防止宋朝东山再起，打算就此扶持一个傀儡政权，命令宋朝大臣“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曾在金营为人质的张邦昌因为贪生怕死而投降，成为金人眼中的最佳人选。一些大臣不肯在推举书上签名，便逃入太学。御史马伸、吴玠联合御史中丞秦桧，向金人要求继立赵氏后嗣为君。秦桧更是义愤填膺地当众揭发张邦昌罪行，认为不当立其为君主。金人由此大怒，将秦桧抓到金营关押起来。

这是历史上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一个慷慨激昂的忠君爱国者，怒斥了一个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当时看来，秦桧是抗金义士，是英雄人物，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本来秦桧可以安然无事，但因为他站出来一骂张邦昌，之后便与徽、钦二帝一道被掳北上，开始颠沛流离的屈辱生涯。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所谓的忠君爱国者秦桧才是真正的大汉奸，而张邦昌不过是个天良未泯的小汉奸，这真是绝大的讽刺。

建炎四年（1130年），被俘北上三年的秦桧突然返回新成立不久的南宋小朝廷，称自己杀死了看守，夺取金人的舟船逃归。朝野人士包括一些重臣都怀疑秦桧已然叛变投金，因为他“逃归”时不但携带着妻子王氏，阖家来归，就连所带的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亦毫发无损，身边还跟着大批随从，船上则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临安城中的三岁小孩子唱着歌谣，称秦桧是金人派回来的细作。但南宋朝廷畏惧金人，对此只佯作不知。宋高宗一意求和，正苦无门路，得知秦桧“逃归”后，如获至宝，立即召见，加以重用。秦桧掌握了南宋朝政大权后，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反对朝内主战派的势力，一意卖国投降。当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十二金牌召岳飞”的故事。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军主帅金兀术率众南侵，月底攻破东京开封，愈发狂妄不可一世，称用鞋尖就可踢倒宋军的防守。七月，金兀术率领韩常、龙虎大王、盖天大王等部精兵一万五千余骑到达郾城，迎战的是岳飞率领的部队，即时人所称的“岳家军”。金兀术以重铠严装的“铁塔兵”列在正面，“拐子马”骑兵布列两侧。岳飞令将士各持刀斧，上砍敌人，下斩马足，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军。

金兀术在鄜城战败后，又在七月中率兵十二万进逼临颖。岳飞督军迎战，金兀术大败，由此哀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兀术率军退回开封后，见岳家军势不可当，准备放弃开封北撤。岳飞自鄜城进军朱仙镇，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而就在这个极为关键的时候，宋高宗和秦桧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金牌是一种写有金字的朱漆木牌，代表最高军机，十万火急，通常由皇帝亲自发出。此时，其他各路宋军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陆续班师。而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对岳飞而言，后无支援，没有盟军，已成孤军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继续北上深入了。这样，在形势和君命的双重压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下令撤军。退兵之日，岳飞悲愤交加，慨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当地人民纷纷上前拦住岳飞的马，说：“我们顶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将军走后，我们还能活吗？”岳飞取出宋高宗的诏书给大家看，说：“我不得擅留！”百姓无不失声痛哭。岳飞也悲痛地流下了眼泪。

南宋所有将帅中，岳飞才干最高，功劳最大。他文武双全，不仅军事才华出众，还留意翰墨，礼贤下士。宋高宗曾感慨说：“天下未太平。”岳飞则回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

这位既不爱钱也不怕死的名将，由于其部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成为金人心中可怕的劲敌。金人同意和谈的条件之一，就是首先要除掉岳飞。宋高宗和秦桧为此展开一系列的阴谋。绍兴十一年（1142年）除夕夜，岳飞被害于大理寺风波亭^[3]。一阙《满江红》，震古烁今；一叶风波亭，天地同泣。民间痛恨秦桧杀害忠良，用面团做成他的形象丢入油锅里炸，称之为“油炸桧”，以解心头之气。油炸桧即后世油条之原型。

岳飞之死最终换来了《绍兴和议》的签订，宋高宗生母韦氏也被金国放回。此后秦桧把持朝政，排除异己，大兴文字狱，极力贬斥主张抗金的官员，压制抗金舆论，奖励歌颂和议的诗文。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病死前，还在谋划构陷朝中正直大臣。

秦桧在世时权倾朝野，连宋高宗赵构都为其所制，除了君权与相权的传统矛盾外，最重要的是秦桧背后有宋高宗最惧怕的金人撑腰。^[4]绍

兴和议达成的时候，金人提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罢免宰相秦桧。这个条件让宋高宗感到莫名的巨大威胁，但出于对金人的恐惧，也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传闻秦桧不可一世时，一度有代宋而占有天下之心，吏部侍郎王循友看出秦桧的心思，上奏章请加秦桧九锡^[5]。秦桧虽然没敢贸然接受王循友的建议，却给王循友很高的奖赏，改知建康，领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成为职权最高的封疆大吏。如此，可见秦桧未尝没有狼子野心，难怪宋高宗对其又畏又敬。秦桧死后，宋高宗才长长松了口气，私下对心腹道：“从此朕不用靴子里藏匕首了。”

秦桧倚仗背后有金人做靠山，连宋高宗都不放在眼里，却唯独畏惧妻子王氏。王氏名王唤妹，出身名门，是熙宁年间宰相王珪的孙女，也是北宋末年奸臣童贯的干女儿，与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是嫡亲表姊妹。^[6]李清照有《绝句》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气概，成为千古绝唱。而其表妹王唤妹被俘虜北上时，却主动搭上了金军主帅挾懒，还生下了一个孩子，所以才完全取得了金人的信任，与丈夫秦桧一道被派回南宋作间谍。因为这一层关系，秦桧十分畏惧王唤妹，对其言听计从。

王唤妹貌美多智，性格刚硬，控制欲极强，不准秦桧纳妾。她自己和秦桧没有子女，便将兄长之庶子王唤孳收为养子，取名秦熺。而种种迹象都表明秦熺其实并非王唤孳侍妾所生之子，而是王唤妹在金国时与挾懒私通所生。

秦桧不怎么喜欢养子秦熺，只不过碍于夫人王唤妹的面子，从来不敢当面发作。然则身为大国宰相，在外呼风唤雨，在内却畏妻如虎，难免会觉得窝囊。有一次，秦桧心情郁闷，喝醉酒后就势抱着身边的一名侍女求欢，也不过是偶尔的酒后壮胆。哪知道那侍女竟然怀了身孕，王唤妹觉察后，将其驱逐出秦府。秦桧望子心切，自然很是不喜，可又畏惧夫人，不敢作为。心腹遂为其谋划，将侍女嫁给了福建莆田人林迁为妻。之所以选中林迁，一是他在朝中担任小官，为人怯懦怕事，容易控制；二来他出自莆田大姓林氏，跟妈祖林默同族同系，比起出身平平的秦桧，可算得上名门世家。

侍女后来果然产下一子，取名林一飞，表面是林迁的长子，其实是丞相秦桧的亲生子，但只有秦桧本人和极少数亲信知道真相。因为秦桧的缘故，林一飞成人后官运亨通，在朝中任侍郎兼给事中，成为秦桧的心腹。秦桧临死前，与心腹谋划要让林一飞认祖归宗，改回秦姓，然而事还未成，秦桧即病死。

秦桧病死后，宋高宗给其神道碑御书“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赐谥“忠献”，赠申王，并亲往望仙桥秦府“临奠”，当面抚慰王唤妹，“以保全其家之意”。表面上，皇帝对秦家极尽尊重，暗中却开始铲除秦桧的党羽。其子秦熺力图继承相位，为宋高宗所拒绝。秦家急剧失势，府邸及其家庙都被强行迁移至秦桧故里建康。

林一飞受到秦桧牵累，被罢官为民。他指使其族人林东上书，称自己是秦桧亲骨肉，“论进退大臣当以礼”。宋高宗向王唤妹确认，却被王氏断然否认。林一飞于是被贬往岭南而死，最终归葬福建莆田故里。

然而林一飞生前并非一无所得，他不能以秦桧亲生儿子的身份攫取名声，却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传闻秦桧生前将一大半的财富都交给了他。也就是说，所谓的秦桧宝藏，实际上并没有落在秦桧夫人王唤妹和养子秦熺手中，而是早在秦桧生前就被转移给了林一飞。

秦桧生前贪得无厌，大肆敛财黷货，富过左藏数倍。其在建康、秀州、宣州等地的房产、地产不可胜计，每日可进数百万缗，一缗大约等值于一两白银，而当时南宋对金国的进贡每年才二十五万两白银，由此可见秦氏是如何的富可敌国。他手下有大批专人管理这些地产，称为“庄客”，而管理众多庄客的，则是秦府大管家丁祀。当年的丁祀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可谓威风凛凛，连宋高宗都不得不屈尊笼络，亲自送金带给他。在小雨谷被茶商杀死的老者丁毅，即是丁祀的儿子。

林一飞由于有秦桧亲生儿子的身份，得到了秦桧的大部分财富。他也充分利用秦桧的势力，将一箱一箱的金银珠宝运往福建，做了妥善安排。然而秦桧死后，其党羽或贬或死，林一飞不能以秦桧之子的身份示人，也当然不敢提及手中的秦氏宝藏，最后在岭南郁郁而终。随着当年的知情人相继死去，这一大秘密也很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辛弃疾为人做事不拘一格，久闻秦氏宝藏价值巨大，超过南宋国库数倍，一直想利用这笔财富，也暗中派心腹到金陵一带查探过，寻找宝藏可能的埋藏地点。在碰壁多次后，他开始怀疑秦桧是不是真的会将巨额宝藏藏在家乡，开始着力调查此事。

秦桧养子秦熺早已死去，留下三个儿子秦埙、秦堪、秦坦，分家而居。大诗人陆游与秦埙曾同年参加殿试，^[7]算得上有些交情，受辛弃疾委托到建康拜访秦埙。秦埙居处为宋高宗赐第，楼宇宏丽，雕梁画栋。他在画堂会见陆游，招待得也算尽心尽力。然而陆游辞别后，却意外从金陵人口中得知秦桧子孙生活过得甚是拮据，“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屡典质，生产亦薄。问其岁入几何，曰米十万斛耳”，与秦宅的金玉其外截然相反。

陆游将实情告知辛弃疾后，辛弃疾愈发肯定秦桧宝藏不在金陵，料想是因为秦熺一系不是秦桧亲生骨肉之故，不愿意平生所得落入外人手中，遂着意寻访秦桧兄弟秦梓、秦棣的后人，但这些人也都在秦桧死后被免官罢职，过得还不及秦埙。

加上秦桧一生作恶多端，生前死后都遭天下人的咒骂。他是如此之声名狼藉，当时连姓秦的人也哀叹道：“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秦梓、秦棣的一些子孙都不好意思再姓秦，有几人甚至悄悄改名换姓，举家搬离建康，不再与秦氏亲眷来往，难以追查其下落。

辛弃疾还是不肯放弃。秦桧留下的房子还在，地产也在，难道金银财宝会凭空消失了不成？肯定不会，它们一定还在世上的某个角落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前，辛弃疾终于打探到福建莆田人林一飞是秦桧的亲生儿子，他立即推测秦桧应该将宝藏留给了林一飞。然而林一飞已死去几十年，其后人都不认为其祖先是秦桧的血肉，更不知道有所谓的宝藏，寻宝一事再次陷入僵局。

直到去年，毛一平到带湖庄园拜访辛弃疾，听说了此事，道：“家祖原是梁上君子出身，我小时候听他讲过藏东西的诀窍——大凡富贵人家，藏宝只有两个法子：一是用木盒装好，搬来梯子，放在卧室的房梁上；第二个则是将财宝用坛子盛装起来封好，埋在自家床下，后一种尤

其常见。其实也就是个心理，好像夜夜睡在上面，才最安全妥当。却不知盗贼入室，最先找的就是梁上和床下，梁上还可以日日搭梯子察看，床下的地皮总不能天天挖吧，所以床下其实是最不安全的藏宝之处，盗贼悄悄摸走了坛子中的珠宝，主人不专门重新取出坛子察看，根本不会知道。但奇怪的是，这个法子总是被用得最多，十家不离八九。”

辛弃疾道：“秦桧财富可不会只是几坛子这么简单。如果是你，有山一样多的珠宝，会怎么处理呢？”毛一平笑道：“这也不难，弄一堆棺材，将珠宝全装进去，再当作死人下葬一般，运到山里，埋在一处，弄成个乱坟岗的样子，旁人也不敢去。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法子了。”

辛弃疾听了登时眼前一亮，认为林一飞应该也是用类似方法处理了宝藏，当即委托毛一平来福建寻找线索。

二人事先做过研究，认为林一飞不大可能将珠宝运回家乡莆田，毕竟林氏是当地大族，人多眼杂，他自己又不是真的姓林，并没有真正的归属感。莆田一带靠海，常有台风袭境，刮倒大树，摧毁房屋，也不是理想的藏宝地点。而闽北群山环抱，山峦起伏，溪流纵横，气候适宜，尤其福建北面的建宁府建阳县一带，是诸多名人异士眼中的风水宝地，没有比它更佳的藏宝地点了。毛一平遂按计划出发，预备先到建宁府，从生前与林一飞关系密切的林士澜坟墓下手，哪知道才到建阳，就被人杀死在沧洲精舍。

岳珂大致讲述了经过，道：“我们一直不知道毛一平已经死去，还很奇怪他为何去了这么久却没有任何回音。起初，辛公以为是他盗墓被官府捉了，可打听后也没有有司官员听过他的名字。唉，实在想不到……”

宋慈道：“既然知道凶手的目标就是毛先生，这件案子追查起来应该不难。想来辛公派人寻宝一事一直是秘密进行，应该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只要一一排查知情者，便可以顺藤摸瓜查出真凶。”

岳珂道：“嗯，我也有想过。辛公秘密寻宝之事，朝中有极个别显贵亦是知情者，我最先怀疑的就是他。因为即使有人知道了辛公行踪，还得安排收买茶商伏击之事，能办到这些，肯定不是一般人。但当日在崇

安遇袭后，陈址——也是辛公的弟子送来了几封信，其中一封正是那位显贵所写。辛公看了信后，说肯定不是对方安排了两起伏击截杀之事，让我们不要再朝这方面想。辛公既然这么说，肯定是有十足把握了。排除了这个人，那么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凶手……或者说向凶手泄密的人，很可能就是辛公身边的人，是我认识的人，说不定还是朋友。辛公大概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说这件案子非得由宋慈兄来查不可。你虽是外人，却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公正地来对待这两件案子，辛公指名要你来办，其实再明智不过。”

宋慈问道：“承蒙信任，我也只能尽力而为。岳兄心目中可有可疑人物的人选？”岳珂道：“我实在想不到会是谁……其实我自己也算是嫌疑人，当日正是我送毛一平出庄上路的。”

宋慈道：“这件事后面再说。岳兄适才提过小雨谷被杀的丁毅是秦桧大管家丁祀的儿子，那么辛公这次找他来，是不是也跟寻宝有关呢？”

岳珂道：“嗯。秦桧病危时，高宗皇帝亲临秦府探望，出来时，当着秦夫人的面送了一条金带给丁祀，其实是有意分化笼络。秦桧死后，立马树倒猢猻散^[8]，丁祀果然识趣，不再支持秦熺。然而隔了不久，他被人杀死在临安街头，死前受过残酷虐待，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凶手始终未能捕获。当时京师疯传是秦夫人王唤妹派人下的毒手，亦有言官上书弹劾，但高宗皇帝知道，虽然秦桧已死，王唤妹在金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非同一般，不愿意深究，此案遂不了了之。”

宋慈道：“丁祀掌管秦府全部财产，他应该是秦桧宝藏的知情者，杀他的人或许是要灭口，或许是要追索宝藏线索。从他死状来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如果真是王唤妹派人所为，那么倒愈发验证辛公的推断了。”

岳珂道：“但丁祀死了几十年，这条线索也没什么用了。丁毅对宝藏一事其实并不知情，他小时候常常跟随父亲出入宝库，记得一些奇珍异宝的名字。辛公寻到他，让他开列了一个单子，列出了记忆中秦家最有价值的珍宝，以作为寻找财富的比照和参考。这次带他来福建，也是觉得他或许能帮上忙。但这老者多年来隐姓埋名，胆小怕事，不愿意卷入其中，还未出发就几次想要逃走，我只好脚镣将他锁了起来。”

宋慈这才明白究竟，心中“咯噔”一下，暗叫不妙。他已隐隐猜到林七灭门案与毛一平、丁毅两案的关联——正是那颗蠲忿犀。

孙应龙等人为救太学生华岳性命，用盗墓得来的财宝贿赂狱卒，这本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只要狱卒咬定不说实话，就没有人知道华岳被人暗中救走。知府李大异虽然起疑，但四处搜索不到华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终还是要不了了之。而且他为了向宰相韩侂胄交代，很可能也要继续沿用狱卒的那套瞎话：华岳受刑而死，尸体扔到郊野，被狗或是狼吃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狱卒将一颗不起眼的珠子扔回给孙应龙，孙应龙又转手给了林七，林七又因为斗殴被辛弃疾下令当众杖责，珠子掉了出来，又被大理段公子认出是奇珍无比的蠲忿犀。而蠲忿犀很可能就在丁毅列出的珠宝单子上，所以辛弃疾一见之下，便立即决定要追查到底，虽然没有当场强行留下林七问话，却转身派了最得力的心腹岳珂赶来唐石里，无非是想要从林七口中套问是从哪里得到的蠲忿犀。

如果林七不死，局势便会对孙应龙等人极为不利。林七虽然桀骜难驯，辛弃疾却更加坚毅刚强，以他一贯的强硬作风，定会用尽手段逼迫林七说出实话，线索就会追查到孙应龙身上。就算孙应龙抵死不招，辛弃疾也很快会由林士澜墓被盗一案猜到其中的联系，再联想到华岳案，武学生大胆劫囚等种种行为都将由此而暴露。

但现在既然林七死了，只要孙应龙自己不说，岳珂无论如何想不到林七手中的蠲忿犀是孙应龙给他的。辛弃疾就算起了疑心，然而没有林七的口供，难以确认其事。也就是说，这凶手虽然暴虐凶残，杀死林七，更将其无辜妻儿一并杀死灭口，但他可算是适时出现，帮了孙应龙一个大忙。只是基于这一点考虑，孙应龙一方嫌疑太重，不免又要促使人开始怀疑会不会是孙应龙的同学所为了。

蠲忿犀既是名列丁毅单子上，以前定是为秦桧所珍藏，后来如何辗转到了林士澜的坟墓中，情由尚不得而知。如此，便出现了两个大大的疑问：第一，林士澜坟墓中的蠲忿犀是他本人的随葬品，还是林士澜墓地根本就是幌子，其所在之处就是原先林一飞安排下的藏宝地？第二，指点孙应龙等人盗墓的是那位神秘的刘先生。之前只知道他选中林士澜的墓地是因为他是现任福建路安抚使林枬的祖父，想用林枬的显宦身份

地位来压迫受贿的狱卒封口。但而今忽起波澜，林士澜的墓地很可能是秦桧宝藏的埋藏之处，那么那位刘先生会不会是知情人士，知道林士澜墓地理有大量珠宝？还是，这一切仅仅是巧合？

果听见岳珂道：“其实我说林七一案跟前两件案子有关联，并不是林七本人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他手上那颗黼忿犀。丁毅列出的珠宝单子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黼忿犀。”

宋慈道：“听说秦桧搜罗天下奇珍，想来价值连城者不计其数，这黼忿犀居然能排在第一位？”岳珂道：“丁毅列出的单子并不是根据价值高低排列的，事隔多年，他只凭记忆，所以只想得起有印象的东西。越是印象深刻的东西，越排在前面。丁毅说他之所以记得黼忿犀，是因为那珠子名字奇怪，他还特意问过父亲丁祀，是不是戴上珠子后就真的能平息愤怒。丁祀回答说，那珠子是六诏联盟信物，当年西南各部落之间互相征战攻伐，以犀骨珠子作为休战信物。有个汉人谋士给珠子起了名字叫‘黼忿’，其实不是养生中的‘黼忿’意，而是指平息战火。”

宋慈还是第一次听说黼忿犀名字的来历，在书上也没有读到过，道：“原来如此。想不到秦府大管家丁祀见闻广博，不仅知道黼忿犀的来历，连名字都能解释得这么清楚。”

岳珂道：“丁祀没有几分本事，能当上秦桧的大管家？连高宗皇帝都亲自送他金带，那是什么人物！”“嘿嘿”了两声，不愿意再多谈，便转过话题道：“三件案子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告诉宋兄了。毛一平在沧洲精舍被害，丁毅在小雨谷被杀，都直接与宝藏有关。行凶的刺客和茶商只是杀人工具，想来应该都是受同一人指使。但林七的案子嘛……宋兄怎么看？”

宋慈道：“林七一案，似乎要更复杂一些。如岳兄所言，黼忿犀是林七案与毛一平案、丁毅案关联的关键，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就林七命案本身而言，目前枝叶尚多，譬如我们之前讨论过，认为大理段公子和鱼贩潘五都有杀人动机，如果真是他们二人派人下的手，那么命案与宝藏一事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段公子想要的仅仅是黼忿犀，潘五仅仅是

因为个人恩怨而报复。”

岳珂道：“如果最后查出来不是他们两方呢？”宋慈道：“按当下的线索，段公子和潘五嫌疑最大，需要最先调查他二人。如果他们两方都被排除，那么很有可能林七被杀就与秦桧宝藏有关了。”

岳珂道：“如果真是这样，会不会跟毛一平案和丁毅案是同一主谋呢？”宋慈仔细想了很久，才道：“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大可能，但事实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总之，不大好说。”

岳珂全然糊涂了，忙道：“我太愚钝，还请宋慈兄明言。”

宋慈道：“先看第一件案子，毛一平遇害于沧洲精舍，时间距他离开带湖庄园有一个月之久。虽然寻宝一事极为隐秘，但带湖到建阳其实只有百余里路程，骑快马一日即到，毛一平在来福建的途中见过什么人、会过什么客，我们并不知道。寻宝的消息走漏，有可能是辛公身边人所为，也有可能是毛一平自己无意造成的。”

岳珂道：“呀，后一种可能性我倒没有想到。果真是毛一平自己泄露的话，我们不知道他跟什么人谈过，追查起凶手可就难了。不过这凶手已然知道宝藏一事，势必也会有所作为。”

宋慈道：“再来看第二件案子，丁毅在小雨谷被茶商伏击杀害，我们当日都在现场，就不多提了。想来辛公寻到丁毅，势必费了不少周折。丁毅自己不愿意卷入这件事，大概也是预料到有风险。但他一直处在岳兄的监管下，未能成功逃走，想来跟外界联络也不是很容易，所以他自己泄密的可能性极小。那么泄露丁毅和辛公两方行踪的人，应该就是知悉内情者，多半就是辛公身边的人了。”岳珂点点头，道：“的确是这样。”

宋慈叹了口气，续道：“再看第三件案子，我之所以说不大可能，是因为所有事情只发生在短短一日之内——早上辛公才到达建阳，一路逛到拱辰桥市集，遇到鱼贩潘五和山民林七当街打架，当众处罚了二人。随即发现林七身上掉下一颗珠子，一旁看热闹的大理段公子认出了那是罽毘犀。辛公随即派孙大哥到我家叫岳兄赶去沧洲精舍见他。”

岳珂道：“我赶到沧洲精舍后，辛公简略说了拱辰桥头发生的事，命我立即动身去寻林七。之后发生的事，宋兄已经知道了。我明白宋兄这番话的意思，凶手当时一定就在拱辰桥头的人群中，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所以大理段公子和潘五才会有重大嫌疑。”

宋慈道：“我这番话，其实是想回答岳兄前一个问题——如果段公子和潘五两方都被排除嫌疑的话，杀死林七全家的会不会跟毛一平案和丁毅案是同一主谋。”他顿了顿，小心翼翼地道：“如果不是段公子和潘五所为，我认为林七案的主谋很可能跟丁毅案的主谋是同一人。”

岳珂这才明白宋慈的意思，愣在了那里——泄露丁毅行踪的人，很可能是辛弃疾身边的人。如果林七案跟丁毅案是同一主谋的话，那么凶手不但是辛弃疾身边的人，而且一直跟在他身边，眼下就在建阳。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宋慈所称的“所有事情只发生在短短一日之内”——他虽然认为宋慈的推测合情合理，却不愿意去猜主谋到底是谁，因为时下跟在辛弃疾身边的只有一人，太容易猜到，却是他最不愿意怀疑的人。

宋慈见岳珂面色闪烁不定，猜到他心思，叹道：“岳兄是不是觉得那个人根本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我虽然不认得他，但料想辛公对身边的人都是精心挑选过的，以他的眼光，自然不会错，所以我才说我个人觉得不大可能。这番推测，只是在假设段公子和潘五两方无罪的前提下，很可能是不正确的。”

岳珂苦笑道：“如此，我倒真希望大理段公子或鱼贩潘五就是杀死林七全家的凶手了。”

次日一早，孙应龙最先在鸟鸣啾啾中醒来。天色朦朦，空气异常清爽，带着一点儿清新的湿润和凉意。晨雾像跳舞的精灵随着山风流转不息，整个村落都湮没在浓浓的乳白色当中，仿若仙境。人置身其中，顿时有些茫然，迷失在这安详得令人窒息的氛围里。谁又能想到，灭门血案就发生在这个山村，土屋中还躺着三具尸首。

孙应龙见岳珂歪在院中树干下昏睡，却不见宋慈，扬声大叫了一声。岳珂惊醒过来，跳起来问道：“怎么了？”孙应龙道：“宋慈人

呢？”岳珂道：“我不知道。不过不用管他，他多半是天一亮就去观察山村地形了。”

话音刚落，宋慈便推门进来，道：“原来进村不止一条路，村头那边还有一条隐蔽的小道。”孙应龙道：“呀，岳珂都能当宋慈肚子里的蛔虫了。这就是你们文人所称的‘知己’么？”

宋慈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道：“刚问过一个早起的村民，小道也可以出山，通向县城，但路上都是尘土和碎石子，他们从来都不走。可我沿小山道走了一截，发现有脚印，而且很新。”

岳珂道：“也许是凶手留下的，回头等县署的人来了再说。应龙兄，你和我一起去村找村长，然后你陪村长进城报官，再去沧洲精舍找一趟辛公，禀报事情经过，请他示下。我和宋慈兄留下来，一是保护现场，二来可以跟村里的山民谈谈，也许能有新的发现。”

孙应龙心道：“我本来是行凶嫌疑最大的人，岳珂却叫我陪村长去报官，显然一点儿也没有疑心到我头上，也不会牵连出华大哥和武学的同学来。实在太好了。”大喜道：“好，好，我们这就去找村长说明情况吧。”

岳珂也不明白孙应龙为什么会突然这般欢天喜地，但眼下要办的事太多，一时也顾不上，先与孙应龙去了。

过了一会儿，宁静的山村忽然骚动起来，就像平静无波的湖面陡然被风吹起了涟漪，许多奇怪的喧哗声凭空都冒了出来——有人语呼叫声，有狗吠声，有鸡鸣声，有小孩的哭声，甚至还有老牛“哞哞”的叫声，此起彼伏，这是后塘村前所未有的轰动。吵吵嚷嚷中，脚步声接踵而至。村民们争相赶来林七家，聚在院门口，窃窃私语，交头接耳，但进来院子的只有岳珂和一名憨厚的壮年男子。

岳珂道：“陈村长和应龙兄直接赶去县城了，最快也要到正午才能回来。这位是陈村长的儿子陈森，陈村长临走前，交代有什么需要找他就行。”

宋慈点了点头，叉手行了一礼，按当地的习俗叫道：“陈大哥，你好。我小时候见过你。当年我才四岁，跟着祖师朱老夫子和舅父他们一行来到后塘村，就是你引着我们去看了‘风飘罗带’。”

陈森本来很是害怕，一直畏缩门边，不敢走进来，见宋慈温和有礼，又自称来过后塘村，还见过自己，这才略略大胆起来，道：“是呢，我还记得当年朱老夫子来的时候，一行人中是有一个小孩子。一转眼，小公子都长得这么大了。”宋慈道：“光阴如流水，一晃十余年过去，小孩子也该长大了。”

陈森走进院中，朝屋里瞟了一眼，迟疑问道：“林七全家……都还在里面？”宋慈道：“还在里面。我们只昨晚进去看了一眼，没有动过现场，要等官府派人来验尸、记录。陈大哥，你昨日可在村里？”陈森道：“在呢。”

宋慈道：“傍晚前后，你可有见过不认识的人出现？”陈森一指岳珂，道：“岳官人！我看见过岳官人！当时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我正在田间劳作，岳官人走过来向我打听林七住处。”

宋慈道：“除了岳官人之外，还有别人吗？”陈森道：“没有。”挠头想了想，又道：“不过我收工回家后，转身看见门前有个人经过，往村尾那边去了，服饰打扮不像是村子里的人。不过当时天就快要黑了，我也没太看清楚。”

岳珂道：“宋慈兄，这人来的时间，正好是在我离开之后，你和应龙兄赶到之前。”

宋慈忙问道：“陈大哥可有看到那人的样子？是男是女？”陈森道：“嗯，不好说。应该是男的吧，身子挺壮实的，戴着一顶竹笠……”

一提到竹笠，岳珂登时想起一个人来，当日他率队到达小雨谷时，远远见到有人躲在岩石后，稍微抬头，便能见到是个戴着竹笠的清丽女子。他起初以为只是害羞的普通山女，不愿意见人，后来才知道是信王的女儿赵师滢。然而那惊鸿一瞥的竹笠女子印象，却一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此刻回想起来，竟是怦然一动。

陈森却不知道岳珂正满脑神思，又道：“也说不好，建阳也常有女子戴着竹笠。那人就那么从院子门前晃了一下，我还真记不清楚了。”

宋慈便去问别的村民，也都是一般的说法。这些山民大多以劳作为生，善良单纯，山村里面邻居吵个架就是了不得的大事，恨不得要惊动里长、乡长出面调停解决，而今居然出了灭门血案，可谓骇人听闻。前所未有的惊惧清清楚楚地写在每一张脸上——有的吓得呆了，结结巴巴，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有的紧张得发抖，前言不搭后语；还有的干脆抱着孩子掉头就走。问了一通，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之前宋慈还觉得村长之子陈森说话含糊，比较起来，他实在是所有山民中表现得最好的一个了，至少还能完整地回答问话。

既然没有有效的证人和口供，县署来人至少要到中午，宋慈不愿意白白等待，想进屋勘验现场。他昨晚虽然进去过一趟，但光线太暗，连尸首都没有看得太清楚，现在天色大明，如果重新检查现场，也许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只不过他不是官府人士，按律没有勘验现场的资格，便与岳珂商议。

岳珂道：“你已是辛公内定的查案者，算是有了半个官家人的身份，开始勘验吧，我来充当书吏记录。”料想林七房中也不会有纸笔，便问陈森哪里能借到笔墨。

陈森道：“我们村里只有我阿爹识字，他房中有纸笔，等我去取。”

陈森飞一般地取来岳珂要的东西。但纸张粗劣不平，近乎草纸。毛笔也只是市集最常见的竹杆兔毫，杆身上还有一截竹结突起。到底是山村之地，笔墨都是相当粗陋之物。但那黑灰色砚台却是由黑玉制成，斑驳可爱，极有古意，一望即知不是凡品。

岳珂一时好奇，问道：“这砚台是你家的么？”陈森点点头，道：“祖上传下来的东西。”

北宋灭亡时，中原生灵涂炭，金人烧杀抢掠，大批士子流离到福建避难。有不少人看到国破家亡，万念俱灰下入深山做了隐士、野人，以

崇安、建阳一带为最。岳珂料想陈村长祖上或许也是如此，见陈森拿出了祖传之物，很是过意不去，问道：“这是令尊的祖传之物，不敢擅用，你家还有别的墨砚么？”陈森道：“别的砚还有，但不好用，我阿爹自己用的时候都骂过好多次了。这方砚台，我是特意为官人从柜子里中拿出来的，官人尽管用，无须客气。”山民的憨厚朴实溢于言表。

岳珂也是个豁达之人，不再坚持，道了谢，蹲下来将纸铺在木墩上，叫道：“宋慈兄，开始吧。”

宋慈点点头，走到堂屋门口，道：“林七家为土屋，坐北朝南，正室两间，一堂一室，室在堂西。堂东搭有偏屋一间，用做厨房。”

岳珂一一记录下来，忍不住出声道：“宋慈兄，你之前的本领已足令人刮目相看，而今更令人惊叹的是你竟比官府的人还要熟悉律例，‘喝报’得太像模像样了。”

宋慈道：“我也是去年养伤时，左右无事，临时看书学的。”又接着报道：“堂屋有木门一扇，左右两边开阖。林七妻子倒在门槛后两尺之地，正好是半边门板的宽度。林妻胸腹中了一刀，身子略略蜷缩，侧向西而倒，如此可以推断，她是开门时被人当胸一刀杀死，凶手应该是右手执刀。”

随即跨过门槛，走进堂屋，继续喝报道：“堂屋呈正方形，东西、南北大约各四丈。堂首正中有一张方桌，倚北墙靠立，三条板凳，分别在东、西、南方位。西面靠近内室门帘的地方，有一张木制交椅和一个方形的小板凳。旁边有一个藤编的簸箕，里面放着针线女红之物。最上面有一个荷包，穿着针线。”

瞧那荷包尚未完工，当时应该是林妻正坐在椅子上做针线活儿，听到拍门声，顺手放下簸箕去开门，哪知道来者不善，被凶手一刀刺死。宋慈想象着昨日的情形，想到无比鲜活的生命转眼成了冰冷的尸体，悲意顿生，定了定神，才道：“除此之外，堂中再无别的家具。”

又走近林七的尸首，道：“林七仆倒在方桌前，左手中尚抓着铜制的油灯。西面板凳头朝西南，可以推测他当时坐在这条板凳上，见到凶手

闯进来，妻子被杀，顺手抓起桌上的油灯，想冲上前跟凶手搏斗。但他白日受过杖刑，身子不便，刚起身离开板凳，便被凶手上前一刀刺中胸口。因为林七是急怒之下奋起反击，而他受刑在臀部，躯体上半部要比下半部动作更快，所以他是往前扑倒的姿势。我看不到他胸前的伤口，等仵作来验过尸后，应该会发现林七的伤口比他妻子要深许多，因为他朝凶手一扑之势，都被加回到他自己身上。”

岳珂下笔如飞，将宋慈的描述一一记录下来。等了一会儿，却听不见后面的话，转头见到宋慈站在堂屋当中，面朝厨房，并没有进去，忙问道：“发现什么不对了么？”宋慈道：“没有。”

其实他是不忍心见到那小孩子无辜死去的惨状，心中有些胆怯，最终还是强吸了一口气，一步跨进厨房，道：“厨房跟堂屋差不多大，收拾得很干净。中间有长桌，上面有砧板之类简单的厨房用具。西面靠墙有个橱柜。南边有窗，朝向院子。窗下有口大水缸，是蓄水之用。灶台在东北边，墙角堆满了烧火用的柴火。小孩子倒在灶口……”一时说不下去，再无下文。

岳珂听到宋慈喝报中断，猜想他是在为小孩子难过，忙放下毛笔，进来厨房，预备好好安慰一番。却见宋慈站在火灶口，手中握着一根红线。那根红线下垂着一颗珠子，正是蠲忿犀。

[1] 中国古代有“三教九流”之分。“三教”原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中，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形成的九个学术流派：分别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子和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邓析为代表的名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后来民间口头上将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分为“九流”，根据高低贵贱又具体分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三个等级：以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为上九流；以举子、医生、相命、丹青、书生、琴棋、僧、道、尼为中九流；以师爷、衙差、升秤、媒婆、走卒、时妖（拐骗及巫婆）、盗、窃、娼为下九流。

[2] 后话：陆游临死前，丝毫不提自己的身后之事，而是索取纸笔，写了一首绝笔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语言朴实，却堪称英雄的高歌、壮士的绝唱，悲怆感人，道出了一个爱国义士的最大愿望：即使在生前没看到收复中原，死后也要听到这个消息。这位伟大的诗人，至死还保持着不渝的爱国热情。而杨万里最后亦以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对北伐之谋的反对，当听到开禧用兵的消息时，在家

绝食而死。

[3] 风波亭：现浙江杭州浙江医科大学内。

[4] 绍兴和议时，宋向金称臣、纳贡、割地，金规定高宗不许以无罪免宰相官职。宰相秦桧由此占据相位、独揽朝政十八年，直到病死，终身宰相成为既成事实。而且秦桧为相期间权力很大，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诏：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所谓“已奉特旨”，即表示不必再从宋高宗那里取旨。自大宋立国以来，相权几能与君权平分秋色者，秦桧是第一人。

[5] 九锡：为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的诸侯九种物事：“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钺，九曰秬鬯。”这是最高的赏赐。后来一些权臣在篡位之前，都先加九锡。王莽篡汉前加九锡，并令人作加九锡文以谀其功德；曹操也有代汉的野心，封为魏王又加九锡，没来得及篡位就死去；朱温篡唐之前，亦进封魏王，加九锡。因而加九锡成为有意篡位的前兆。

[6] 王珪长女嫁给了著名文人李格非，生下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古往今来，李清照是公认的文学成就最高的女子。王唤妹为王珪第四子王仲伾之女，嫁与秦桧为妻，就是臭名昭著的“长舌妇”王氏。因而李清照是王珪的外孙女，王唤妹是王珪的孙女，这两个以不同方式留名青史的名女人，实际上是姑表姊妹的亲戚。

[7]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朝廷举行锁厅试（专门为宗室后裔、朝廷要员及高官子弟举行的一种科考），陆游和秦垧均参加了此次考试。宰相秦桧暗示主考官陈之茂，务必要将秦垧取为第一名。然而当陈之茂批阅陆游的答卷时，赞不绝口，当即判定陆游第一。为了照顾秦桧的面子，又将其孙秦垧排名第二。次年，礼部举行省试，主考官御史中丞魏师逊、礼部侍郎兼大学士汤思退是秦桧的亲信，判秦垧第一，陆游下榜。省试结束后，进行殿试，由皇帝主持。按照常理，皇帝多尊重省试排名。宋高宗却钦点张孝祥为状元，秦垧为探花。秦桧事先精心安排的一切伎俩都白费了，气恼万分，指使人诬告张孝祥父亲张祁，并大兴冤狱。此时秦桧已经病重，他想写文书判处张祁等人死刑，却已经病得不能书写，且很快就病死。张祁等人才得以重见天日。

[8] “树倒猢猻散”典故即出自秦桧本人。秦桧早年家境贫寒，曾在乡间当私塾老师。他很厌恶教书一事，便写牢骚诗云：“若得水田三百亩，者（这）番不做猢猻王。”将学生们比作一群小猴子。后来秦桧得势，其妻兄曹泳凭借他的势力做了大官。曹泳的大舅子厉德新拒绝与曹泳来往。曹泳很生气，多方威逼迫害厉德新。秦桧死后的第二天，曹泳即被贬往新州（今广东新兴）。厉德新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寄给曹泳，题目就叫《树倒猢猻散赋》。

第五章 众里寻他

『男儿到死心如铁』是辛弃疾的词作《贺新郎》中的结句。他吟诵得缓慢，声音低沉，却是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如果每个宋人都有这等大志，像女娲补天一样，对抗金大业至死不渝、坚如钢铁，大江南北何愁不实现统一？



老大那堪说。
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
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
笑富贵千钧如发。
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
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
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
正目断关河路绝。
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

——辛弃疾《贺新郎》

岳珂惊见宋慈手中拿着鬪忿犀，愣了一愣，才问道：“鬪忿犀凶手没有拿走么？”宋慈道：“嗯，珠子就挂在林七孩子的脖子上。”

这一发现可谓惊天逆转！宋慈几人之前都以为凶手的杀人动机是鬪忿犀，他既杀了孩子，也定然看到了孩子脖子上的鬪忿犀，哪知道他并没有取走，可见他对鬪忿犀全不在意。如此，不用再当面讯问盘查，大理段公子的杀人嫌弃自行洗清，而与林七素有嫌隙的鱼贩潘五嫌疑愈发重大起来。

岳珂道：“现在要怎么办？”宋慈道：“既然潘五是头号嫌疑犯，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回城去找他。”

岳珂也赞成尽快去捉潘五，以免对方畏罪潜逃，便收了录状，将笔墨还给陈森，又交代道：“你守在这里，不准别人进去，等官府的人到了再说。”陈森应道：“是，官人放心。”送岳珂、宋慈二人到村口，才转身回去。

二人都是年轻男子，脚程甚快。岳珂本来担心宋慈受过重伤，体力会有所不济，哪知道他身体恢复得极好，又走惯山路，竟是比他还要顺当。

岳珂笑道：“照我们这个速度，差不多可以在县城追到应龙兄了。陈村长年纪大，快不了。”

刚出山，便撞到了唐石里里长一行人，原来是陈村长另外叫人去报了信。岳珂便将交代陈森的话又说了一遍。里长治下出了这么大的命案，早吓得魂不附体，连声道：“是，是，谨遵官人吩咐。”

回到县城，刚好在拱辰桥头遇到孙应龙、陈村长和一队官差，正要赶去唐石里。

孙应龙又惊又喜，道：“你们回来了呀，我还正要再去后塘村找你们两个。”又指着领头的官员道：“这位是建阳县尉余荣，宋慈你认得的。”

县尉是县级地方官府掌管治安的官员。由于两宋地方治安形势一直不好，常有盗贼横行，县尉常需亲自参加捕盗，所以朝廷明文规定“不经体量怯弱弛慢、并非有疾不任捕盗人”，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必须身强体壮。那余荣虎背熊腰，一副武夫模样，在体形上完全合格，愈发衬得他身边的官员瘦弱矮小。

余荣却对那瘦小官员甚是恭敬，忙为宋慈等人引见，道：“这位是福建提刑司王梦龙判官，算是辛提刑的直系下属。他正好陪林大帅来了建阳，听说本地乡下有凶案发生，主动要求去查看现场。”

岳珂便道：“有劳王判官，远道而来，不及歇息，就要为案子奔波。”王梦龙甚是干练，道：“岳公子客气了，这是下官职责所在。”

岳珂道：“岳某尚有急事赶去见辛公，回头再向王判官交代案情经过。”

王梦龙四十来岁，瘦得干巴巴的，总是眯缝着眼睛，看起来很有些胥吏的油滑和俗气。他倒也不因为岳珂是新任长官辛弃疾的心腹幕僚而

格外巴结，只简单地道：“好，下官也正要去唐石里办事，告辞。余县尉，陈村长，咱们走吧。”

孙应龙等王梦龙一行走远，急不可待地道：“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

岳珂问道：“你怎么遇到王判官的？”孙应龙道：“我说了呀，王判官陪林安抚使来了建阳，住在建阳县署。我和陈村长回来报官，按规矩，报官当然是要到县署。可我一听到林安抚使今早到了建阳，就着了慌。”

岳珂狐疑问道：“你慌什么？”孙应龙情知一时漏嘴，忙掩饰道：“他可是安抚使，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官呢。”虽是强辩，倒也是事实，安抚使是路级最高长官，福建安抚使掌管八闽之地的军政，在福建，没有比林枬更大的官了。

岳珂道：“你见到了林安抚使本人了？”孙应龙道：“见到了呀。我和陈村长在县署外面击鼓时，林安抚使正好听见，听说死者姓林，忙让人带我和陈村长进去，详细询问案情。可能怕死的人是他什么亲眷吧。其实林姓、陈姓是福建最大的姓了，有什么稀罕的。眼前就有两位，福建安抚使姓林，建阳知县也姓林，不就是明证么？”

岳珂忙问道：“那你可有提过鬪忿犀？”孙应龙道：“当然没有！我哪会那么傻……”忽见宋慈朝自己连使眼色，忙住了嘴。

岳珂问及鬪忿犀的本意，当然是不希望孙应龙向林枬提过。他尚不知道林枬是为祖父林士澜坟茔被盗而来——若是提刑司判官王梦龙一人来到建阳，还情有可原，提刑司官员需遍查全路治下刑狱，本身就有巡视职责，他有可能借公务之机来迎接新任长官辛弃疾。但林枬任福建安抚使兼福州知州，身为八闽最高长官，日日政务如山，他居然撇下一大摊子事来到建阳这么一个小县，实在太不合情理。先不论林枬为什么而来，那鬪忿犀原是秦桧宝库的珍藏之一，很可能与大宝藏有关。辛弃疾寻宝虽不是出于私心，然而寻宝也不是件值得张扬的事，尤其辛弃疾又有这样的身份，当然越少人知道越好。那鬪忿犀是个关键，若是林枬知道辛弃疾专门派岳珂去唐石里向林七打听其来历，未必不会起疑。

而孙应龙绝口不提鬪忿犀，自然因为那鬪忿犀是他亲手从林枬祖父林士澜墓中盗出，如果被林枬知道真相，说不定会当场亲手扼死他。虽然目下林七被杀，指向他本人的线索断掉，可他总觉得内心有愧，哪敢提及半个字。

宋慈忙问道：“我们之前认定案子的关键是鬪忿犀，你既没有提它，如何跟林安抚使描述案情，又如何解释你我还有岳兄出现在凶案现场？”孙应龙颇为得意，道：“这次我口风可是很紧的，我只说唐石里的山民林七被杀了。我和宋慈是去送买小猴子的钱。岳珂嘛……”有意顿住话头，卖起了关子。

岳珂居然也不紧张，只问道：“什么？”孙应龙道：“咦，你跟宋慈还真是难兄难弟，都有点儿那个什么宠辱不惊的劲头。放心吧，我半句没提你是去打听鬪忿犀的来历。我说好像是因为林七白日在市集被鱼贩欺负，反而被辛提刑判杖刑，心中有怨。辛提刑派了岳珂去他家中，一是解释，二来也是顺道探望。”岳珂道：“不错，解释得极妙，合情合理。”

孙应龙洋洋道：“我也觉得还可以啦。至于你们之前分析过的案情，比如大理段公子和鱼贩潘五是嫌疑人之类，我一个字都没提，也没告诉陈村长。”

岳珂道：“那么我想问一句，你为什么不提？”

岳珂不愿意旁人知道他来找林七是为打听鬪忿犀下落，是因为寻宝一事不能外扬，可他只将寻宝一事告诉了宋慈，孙应龙昨夜一直鼾声如雷，对他们二人的交谈一无所知。而今日一早离开山村时，岳珂还特意嘱咐孙应龙不要向陈村长透露案情，回到县城后先去找辛弃疾，禀告经过，一切听辛提刑示下。哪知道到县城后，陈村长年老胆小，不敢一个人去县署，怕说不清楚事情经过，求恳孙应龙陪自己一起去。孙应龙由此见到了福建安抚使林枬，虽然在林七的案情上敷衍了对方一把，但出来后还是心里发慌，因为他很清楚林枬是为什么而来。

当初决定盗墓时，刘先生也告诉过孙应龙，那是福建安抚使林枬祖父林士澜坟墓。他和几个武学同学听后，面面相觑，一度有所犹豫。刘先生冷笑道：“建宁人人知道林士澜下葬时陪葬丰厚，如果不是林家有福

建势大，林枬官任福建安抚使，那些陪葬珠宝早被小贼光顾盗走，还轮得到你们么？况且没有林枬安抚使的身份，如何能封得住狱卒的口，令他们抵死不吐一字？盗墓是重罪，劫囚更是重罪，若是心里害怕，干脆就不要做了。”孙应龙等人都是热血青年，当即拍案而起，就此盗了林士澜的墓。而且当时刘先生的计划确实天衣无缝，如果不是那颗鬪忿犀平白牵扯出这么多事情，他早就高枕无忧了。

孙应龙越想越是紧张，本能地想找宋慈商议，正好提刑司判官王梦龙向安抚使林枬请命，要带队前去唐石里勘查命案，他也顾不上按岳珂的嘱咐去见辛弃疾，出了县署便跟上王梦龙、陈村长一行，预备一道返回后塘村，先找到宋慈再说。

孙应龙的应对，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立场，但在岳珂看来，对方的反应却相当可疑——因为孙应龙并不知道鬪忿犀与秦桧宝藏有关，没有必要为岳珂到唐石里的意图打掩护。而按他本人的说法，他亦对林七手中的鬪忿犀一无所知，没有必要刻意掩饰。但他却知道林七是因为鬪忿犀被杀，按照常理，他向林安抚使描述案情时，势必要提到这个细节，但他却偏偏回避了！加上他之前诸多无心之语露出了马脚，岳珂早已起了疑心，至此再也不能相信他跟鬪忿犀一事无关，特意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提？”

孙应龙本人尚在懵懂之中，反问道：“提什么？”岳珂哼了一声，转头去看宋慈，问道：“这回宋慈兄还要怎么替应龙兄掩饰？”

在孙应龙炫耀口风紧的时候，宋慈已情知要糟，此刻见岳珂当面质问，不得不赔礼道：“岳兄，自相识以来，你一直对我坦诚相见，但这件事，我实在难以向你解释交代，抱歉。”

孙应龙见情形不对头，还未会意过来，莫名其妙地问道：“怎么了，我又说错什么话了么？”

岳珂道：“应龙兄，我有话问你，其实你和宋慈去唐石里找林七，就是为了鬪忿犀，你身上的那袋珠宝，是打算用来买鬪忿犀的，对么？”孙应龙慌忙否认道：“不对。那什么鬪忿犀就是一颗动物骨头做的珠子而已，又不能吃，有什么用，我要它做什么？”

岳珂道：“嗯，既然鬪忿犀对你来说没有物质上的价值，那么一定有别的意义。只有可能是在昨日拱辰桥斗殴案前，你就见过鬪忿犀，你知道林七手中的鬪忿犀得自哪里，对不对？”孙应龙道：“不对，不对。”

岳珂却根本不相信他的话，步步紧逼，道：“之前你说从林七手中赊欠了一只小猴子，以林七为人，与地头蛇鱼贩争利尚且寸步不让，怎么可能愿意为你赊欠？会不会他手中的鬪忿犀就是你给他的，后来你知道了鬪忿犀的真正价值，才又带着一袋子珠宝赶去唐石里，想将珠子换回来？珠子的价值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你不想别人知道原先鬪忿犀在你手中，是不是？”

孙应龙见破绽越来越多，眼看就快要遮盖不住了，忙转头去看宋慈。

岳珂道：“你别看宋慈，他这次可帮不了你了。走吧，二位都跟我去见辛公。”

宋慈见岳珂精明干练，一番逼问，便已然逼近真相，料想对方一旦知道林士澜坟墓被盗、失窃之物中有鬪忿犀，便会将前后所有的事情联系起来。到那时候，即便孙应龙宁死不认，其亲近的人如武学同学、母亲金三娘、医师余月月等，都会被官府逮捕严刑拷问华岳下落。不如就此向岳珂坦白，他极有岳门风范，待人宽厚，做事总留有分寸，说不定尚有转机。忙道：“我们不是有意欺瞒岳兄，只是一直碍于你有官家人的身份，不便相告。事已至此，也瞒你不住了，这件事，实在不是一颗珠子那么简单。”当即原原本本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岳珂这才明白究竟。盗墓、劫囚都是重罪，足以惊世骇俗，换作常人，听到眼前的孙应龙就是做下这些胆大包天之事的人，早已目瞪口呆。但他久在辛弃疾身边，听过诸多故事中的故事、传奇中的传奇，居然也不惊讶，只皱紧眉头问道：“林安抚使忽然来到建阳，想必是为了其祖父坟茔被盗一事。”宋慈道：“应该是的。”

岳珂沉吟许久，才道：“承蒙二位信任，愿意将这么重大的事情告知。但正如二位所言，我有官家人的身份，职责所在，不得不如实向辛公禀报。不过我佩服各位忠义之心，一定会尽力替应龙兄向辛公求情。”

孙应龙慨然道：“辛公若真要追究，我愿意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求不要株连我的同学和朋友。”岳珂道：“应龙兄放心，以我对辛公的了解，这件事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只是华岳……”

孙应龙忙道：“华岳怎么了？”岳珂却不回答，只拍拍肚子道：“肚子好饿。应龙兄，你不是说你娘的扁肉摊子就在拱辰桥上么？”孙应龙道：“就在前面，我领……”

宋慈忙道：“我领岳兄去。”将孙应龙拉到一边，低声道：“孙大哥，你现在得赶去庵山，看月月姊安排好转移华岳的事没有，一定要立即将他从逍遥居转走。”

孙应龙道：“这么急？一定要现在吗？”宋慈道：“一定要现在。岳兄暗示得很明白，辛提刑新官上任，是不会放过华岳这件案子的。他若是知道华岳被你带来了建阳，即使不从你身上下手，也一定会派人四下搜捕。”

孙应龙道：“既然如此，还是暂时不要转移华大哥了。你不是说逍遥居是全建阳最安全的地方么？只要茶树公子不回来，我们可以一直将他藏在那里。辛提刑官再大，也不至于派人去骚扰本朝郡主吧。”

宋慈道：“辛提刑知道事情经过后，逍遥居就是他第一个要搜的地方。你忘了我们第一次见到岳珂时，郡主也在场么？他知道郡主和成父当日出现在小谷雨，是特意去找我们的。”

孙应龙这才恍然大悟，道：“好，好，我这就赶去。你先在这边拖住岳珂，能拖多久就多久。”宋慈道：“无须我多做什么。你看得出来么，岳珂是有意要去吃扁肉的。”

送走孙应龙，宋慈这才走进拱辰桥桥屋，却见岳珂已在扁肉摊子铺中坐下，正与摊主金三娘交谈甚欢。

金三娘大肆吹嘘昨日福建路提刑辛弃疾来了桥屋，对这风味独特的扁肉称赞不已。岳珂道：“那么三娘觉得辛提刑为人如何？”金三娘

道：“人还蛮和气的，没有传说中那么凶猛啦。不过他下令打潘五和林七的时候，那也是威风八面、毫不留情呢。”转头正好见到宋慈进来，忙叫道：“宋公子，你来了，快坐。”朝门外望了一下，又道：“咦，你家门仆说我家小龙跟你一道出门去了，怎么只见你一个，小龙人呢？”

宋慈道：“孙大哥有点儿事，先回同由里了。”又介绍道：“三婶婶，这位就是岳珂，岳飞将军的孙子。”

金三娘“啊”了一声，忙放下大锤子，将双手往围裙上抹了抹，走到岳珂面前，局促地道：“岳公子，我久闻你的大名……”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妥，改口道：“是久闻你爷爷的大名。其实你的名字我也听小龙提过，只是说不上久闻了。岳公子，听说你娘亲姓陈，是莆田大娘奶一系的贵人，三娘我也是莆田人，生在莆田，长在莆田，后来嫁人才来建阳。我们算得上是半个老乡了。哎呀，你看我这前言不搭后语的，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岳飞名震天下，虽死犹生。岳珂活在祖父盛名之下，早已见惯这种场面，笑道：“三娘随意就好，不必太过拘束。”

金三娘上下细细打量了岳珂一番，叹道：“哎呀，我家小龙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岳飞将军了，想不到你是岳将军的孙子。岳公子，你想吃什么，吃什么都行，三娘给你做。”

岳珂笑道：“就三娘拿手的扁肉馄饨就好。”金三娘道：“行，等着，我再多捶几下，肉汁更多，更鲜美些。”

这一顿扁肉足足吃了一个多时辰，辞别了金三娘。岳珂这才道：“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回同由里去见辛公了。”宋慈道：“好。不过我们该去三桂里，辛公人应该还在沧洲精舍。”

岳珂道：“辛公昨日特别向应龙兄交代过，说今日要去你家拜访，辛和受伤的侍从都还在那里呢。”

宋慈道：“辛公与朱老夫子彼此闻名已久，却极少相见，此次相聚，定会促膝长谈一番，一夜都嫌太短，辛公人应该还在那里。”

岳珂素来佩服宋慈的见识，便道：“那好，我们先去沧洲精舍。”

朱熹在建阳的居处位于城西南三桂里望考亭，昔日南唐御史黄端曾在此建亭祀父，以为望仙之所，名曰“望考亭”。这里依山傍水，后是玉枕山，前是考亭溪，山水清辽，风景如画。昔日名儒朱松路过此地，盘桓良久，不愿离去，甚至在临死前还念念不忘望考亭的秀丽风光。其子朱熹成人后继承父志，在望考亭筑室居住，并在这里从事教学和著述。

因朱熹名气太大，四方赶来求学的士子众多，他不得不又在住室东面修建了讲堂，有明作堂、燕居庙等建筑，取名“竹林精舍”，亲自在四周栽种竹子，意欲效仿竹林七贤。后来朱熹被逐出朝，又改讲堂为“沧洲精舍”，发誓要“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沧洲即沧水之地，古代用以借称隐者所居。

沧洲精舍大抵沿用《白鹿洞书院学规》。五教之目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学顺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也是宋慈自小所奉行的思想指南和行动准则。

自拱辰桥入城，由北往南穿过建阳县城，再由朝天桥出城，便是三桂里。岳珂和宋慈一路赶来沧洲精舍，向门前弟子打听，果然辛弃疾人还在这里，他与朱熹彻夜长谈，一直到天大亮才同榻安寝，抵足而卧，此刻才双双起床，正在静室饮茶。

朱熹听说辛弃疾的心腹幕僚岳珂和自己徒孙宋慈一道在门外求见，颇为惊异。

辛弃疾笑道：“我这门生跟老夫子的徒孙很有缘呢。”遂命引二人进来。

岳珂昨日虽然来过沧洲精舍，却只在门前与辛弃疾相会，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朱熹本人真容，忙拜见道：“岳珂见过朱老夫子。久仰大名，今日一见，幸何如哉。”

朱熹做了个虚扶的手势，道：“岳公子请起。”他生平阅人无数，连当今皇帝都曾是他的学生，但一见到岳珂，居然目光闪动，很是好奇，问道：“你就是岳霖岳公的儿子？”岳珂道：“正是。”

辛弃疾见朱熹神色，已猜到其心思，他为人豪放，毫不忌讳，笑道：“朱公可是还在为那件‘秀才争闲气’的案子耿耿于怀？”

“秀才争闲气”是金口玉言，出自宋孝宗之口，涉及一桩广为人知的历史公案。十余年前，朱熹任浙东提举，执掌浙东提刑司。当时台州有著名营妓^[1]严蕊，原姓周，字幼芳，自小习乐礼诗书，色艺冠一时，善操琴、弈棋、歌舞、丝竹、书画，学识通晓古今，诗词语意清新。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台州知州唐仲友曾命严蕊即兴赋红白桃花，严蕊挥笔写了一首《如梦令》：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

曾记，曾记。

人在武陵微醉。

无一字提及桃花，却是空灵荡漾，不即不离，清气纵横，境界高远，堪称词中之逸品。唐仲友对严蕊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场拍案赞赏，并特意赠送了两匹绢帛作为奖励。

唐仲友^[2]是宰相王淮的亲家，本人又是“金华学派”创始人，倡经制之学，治学不主一说，不苟同一人，但求经世致用。他生平最反对的就是朱熹的理学，因而二人是学术上的死对头。朱熹上任浙东提举后，曾巡视到台州，唐仲友正好回家探访母亲。这时候，同僚高文虎上书毁谤唐仲友，朱熹趁机落井下石，以“促限催税，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等罪状弹劾唐仲友。唐仲友得知后急忙上疏自辩。

为了彻底击垮唐仲友，朱熹决意利用营妓严蕊一事大做文章，指责

唐仲友与严蕊有私情，犯下风化之罪。根据宋朝法制规定，郡守等官员可以召官妓歌舞助酒，但不得留宿夜寝。如果查实，罪在官妓，但相关的官员也要受到处分。严蕊因此被朱熹逮捕下狱，备受酷刑，“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但严蕊始终没有一句涉及唐仲友的话。

之后，严蕊又被转到两浙东路治所绍兴府监狱拷问。狱吏好言好语诱供道：“早一些承认了，也不过是杖刑，罪不至死。何必受这个罪？”严蕊回答道：“我是被人家看不起的贱妓，纵是与太守有私情，料想亦不至死罪。只是是非黑白不能颠倒，不能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而诬陷士大夫，我虽死不为！”严蕊因而受到更残酷的刑求，奄奄一息，但其侠义之名却由此而广为流传。

此案涉及经学和理学两大首领人物，又有美貌营妓牵连其中，经学大家怜香惜玉，理学大师辣手摧花，一时轰动朝野，最终传到宋孝宗的耳朵里。皇帝对此很不屑一顾，认为是“秀才争闲气”。吏部尚书郑丙素来厌恶朱熹，认为“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断然将朱熹调任。新任浙东提举即为岳飞第三子岳霖，奉命判处这件连皇帝都惊动了的“风化案”。他看过卷宗后，很是同情严蕊的遭遇，命她当众作词自陈。严蕊不假思索，写了一首《卜算子》示志：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落花开花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即日判其出狱，无罪开释。经此一案，严蕊声名愈发显赫，成为众多男子争相邀见的风云人物，脱籍从良后，被宋宗室子弟赵彦逾纳为侍妾。

严蕊虽得善终，此案却对朱熹和唐仲友二人影响甚大。唐仲友之后不复出仕，只致力于著书教育。而朱熹“好争闲气”的名声也传入深宫，

为皇子赵扩听闻。赵扩即位为宋宁宗后，宰相赵汝愚特意引荐朱熹为侍讲，专门为宋宁宗讲道学，却不知道皇帝从少年时就对朱熹没有好感。宋宁宗之所以得立为皇帝，宗室赵彦逾立下大功，其宠爱的侍妾正是曾饱受朱熹摧残的严蕊。因为这一层的原因，赵彦逾亦在皇帝面前倾力诋毁朱熹。朱熹仅仅当了四十六天侍讲，就被宋宁宗罢免出朝。赵汝愚随即在与权臣韩侂胄的争斗中失败，与宋宁宗对朱熹本人和理学极其反感不无干系。韩侂胄执掌朝政大权后，大肆打击迫害理学，一是为了他自己铲除政敌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宋宁宗的心理。

严蕊一案是朱熹一生中颇受非议的事件，他本来早已淡忘，此刻由岳珂联想到岳霖，登时又回忆起当年的事来，忍不住叹息道：“居然已经快二十年了。”辛弃疾道：“是啊，岁月不饶人，转眼间二十年过去，我们都是两鬓风霜了。”

光阴就是这样冷酷，一个华丽的转身，已经完全是另一副面貌。岁月沧桑，从来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

其实还有另一层关系是朱熹没有想到的，他所迫害的营妓严蕊后来被宗室赵彦逾纳为侍妾，而赵彦逾与辛弃疾第一任妻子赵彦鸾是血缘十分亲近的堂兄妹关系。辛弃疾为人放纵豁达，他自己都能以名誉为代价诱杀茶商赖文政，又怎会批评朱熹为铲除政敌而令无辜女子蒙冤呢？从春秋时的西施美人计，到南唐时的秦弱兰色诱计，以女色构陷对手，早被用过无数回了，不过是权力斗争中的常见手腕。他既是全不在意严蕊这件事，当然更不会主动提起与赵彦逾的关系。

朱熹料想岳珂来找辛弃疾，必是有公务在身，便道：“辛公请先自便，老夫回房再睡一会儿。”辛弃疾道：“好，回头我再来找夫子畅谈。”等朱熹离去，这才招手叫过宋慈，问道：“你就是朱老夫子的徒孙宋慈？”

宋慈道：“是。晚生宋慈见过辛公。”辛弃疾道：“老夫对你可是闻名已久。我们的事一会儿再说，岳珂，你可有从林七口中问到蝼蛄犀的来

历？”

岳珂摇了摇头，道：“林七已经死了。”当即详细讲述了经过，包括在唐石里遇到宋慈、孙应龙，以及二人赶去山村寻访林七的缘由等。

辛弃疾听到林七已死的消失时，脸色已然为之一变，待听到孙应龙盗墓劫囚、福建安抚使林枬已赶来建阳善后时，面容阴沉得如铁板一块。

倒是辛弃疾的门生陈址侍奉在一旁，忍不住插口道：“他……他……他……”“他”了三声，最终没有说出下文，见辛弃疾面色难看，便干脆住了口。

岳珂从未见过辛弃疾露出这般阴郁不豫的表情，心中忐忑，最终还是硬着头皮道：“建宁知府李大异无缘无故拷打犯人，有滥用私刑之嫌。虽然孙应龙胆大妄为，但他的本意只是为了救人。当日在小雨谷，也全赖他出力，才杀退了茶商。而且这些事全是孙应龙自己坦白交代的，属下……属下想为他求情。”

辛弃疾站起身来，往窗下来回走了几步，问道：“被救走的犯人华岳就是那个因为崇拜你祖父岳公特意改名为‘岳’的太学生么？”岳珂道：“是的。听说后来他从太学转去武学堂，弹劾韩丞相时，还是武学生的身份。”

辛弃疾道：“听说之前建宁府已经在建阳一带大肆搜捕过逃犯，以孙应龙的性子，应该不会考虑得这般周全。宋慈，是你设计藏起了华岳，对么？”宋慈道：“宋慈不敢欺瞒辛公，之前我是做过，但后来不是我做的。辛公若要盘问我华岳的下落，我只能说无可奉告。”

辛弃疾哼了一声，道：“好一个无可奉告！岳珂，你立即持我公文到建阳县署调派人手，搜捕华岳。”

岳珂道：“可林安抚使目下正在建阳县署中，他要是问起事情究竟，该怎么办？”辛弃疾道：“林安抚使是为私事而来，老夫是为了公事，他能过问什么？要真过问，你就说你是在搜捕林七一案的凶手。”岳珂道：“遵命。”

辛弃疾道：“只搜跟宋慈关系亲密的那些人。嗯，先从那个赵郡主家里开始搜起，再带孙应龙来见我。”又刻意加重语气，叮嘱道：“岳珂，你再敢徇私，老夫可饶不了你。”岳珂只得应道：“是。”躬身退了出去。

辛弃疾这才问道：“那颗蠹忿犀在哪里？”宋慈道：“在我这里。”忙从身上取了出来，连同包裹的帕子一起奉了过去。

辛弃疾只略略扫了一眼，便转手交给陈址，道：“先收好了。”又问道：“岳珂刚才说过，你认为最有可能杀死林七的凶手是鱼贩潘五，对吧？”宋慈道：“从目前的线索来推测，潘五嫌疑最大。”

辛弃疾道：“那好，老夫这就跟你一起去找潘五。”

宋慈一愣。陈址更是意外，结结巴巴地道：“不……不行……只有我们……三个……”辛弃疾道：“三个人还不够么？”

宋慈忙道：“辛公贵为一路提刑，何须为这点小事亲力亲为？”辛弃疾反问道：“提刑怎么了，不抢先找到杀死林七的凶手，难道要等王判官和林安抚使找到蠹忿犀的线索么？”

宋慈无言可对，一时只觉得辛弃疾的心意高深莫测——适才他得知事情经过后，果然如岳珂所料，只对华岳一事在意，立即派岳珂搜捕华岳归案。如果说此举是为了讨好当今宰相韩侂胄，那么朱熹非但跟华岳一样是韩丞相的大仇人，还是当今皇帝亲自下诏禁止入仕的“伪学”首领，而且朱熹及弟子均处在地方官府的严密监视下，辛弃疾微服来到建阳，不去官署，只到沧洲精舍拜会声名和影响力胜过华岳千百倍的朱熹，本身就是对理学一派的支持，这不是与宰相作对、与朝廷作对么？作为一个在野多年、才刚刚起复的官员，这难道不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么？

由此可见，辛弃疾关注的焦点并非受朝廷喜好所左右。他听完岳珂描述后，丝毫不指责孙应龙等武学生胆大妄为，丝毫不提盗墓之事，可见他对所谓的“违法乱纪”并不如何痛恨，甚至根本不在意。之前他任地方官时能将军费转嫁到百姓头上，能为前途而不择手段地诱杀茶商赖文政，也是个为做大事而不拘小节之人。可他为何独独在意华岳一案呢？

如果说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辛弃疾的顶头上司福建安抚使林枬眼下即在建阳，正为祖父林士澜墓被盗而雷霆震怒，他派人追捕盗墓者，岂不是更利于他在福建打开局面？抑或他想到孙应龙多少对他有恩，不愿意就此赶尽杀绝，但他却果断派出岳珂去追捕华岳，一旦华岳被捕，又如何能保证孙应龙一千人不会被牵扯出来呢？如果他推测林士澜墓可能就是宝藏所在地，想要隐瞒蠲忿犀的线索，那么藏起华岳，不是比逮捕其人更有利么？

再看眼前的林七被杀案，辛弃疾想亲自出面去追捕嫌疑犯潘五，这固然可以理解——一来这确实是他职责所在，尽管有些大材小用；二来他手边缺乏心腹人手，不得不亲自出马；三来事关蠲忿犀，他不愿意旁人知道这条线索，若能确信是潘五派人杀了林七，这便是一桩简单的报复杀人案，可以尽快了结。但林七和华岳的案子都涉及蠲忿犀，真的能止步于此么？

宋慈猜不透辛弃疾的真实心意，一旁陈址亦觉得不可思议——辛弃疾这次到福建上任，带的侍从原本不多，又因小雨谷一战而死的死、伤的伤，他本人之前已遭遇过一次行刺，不带护卫出门遇到危险怎么办？万一再遇到那对杨氏兄妹该如何是好？

辛弃疾见陈址脚下不动，再次催道：“怎么还不准备？你先去向朱老夫子的门人交代一声，说老夫有事要出去一趟。”

陈址见辛弃疾再度发话，意志坚决，也只能遵从。辛弃疾还特意向门人借了顶竹笠，遮住了面孔，扮成本地人的样子。三人一道离开沧洲精舍，往建阳县城而来。

建阳县城是个小城，北依登高山，其余三面环水，陆地面积有限，而县署等官署又占据了大部分面积，因而城中住户寥寥，大部分官民都住在城外。以城中心的县署为方位，县城有南、北，西、横四条大街。潘五家住在县城北边的北街崇儒坊，离北门及拱辰桥不远，不算难寻。

到了巷口，宋慈向街边的闲汉打听潘五住处。那闲汉道：“小哥儿人生得很，你找潘五做什么？”宋慈道：“我是本地人，家里人让我来问他

这里可还有新鲜的大青鱼卖。”

闲汉道：“你不知道潘五昨日被那个新来的辛提刑打了么？最近怕是他顾不上鱼摊子的事了。”

宋慈道：“那么潘五人呢？”闲汉道：“昨日他被人扶回来不久，就有人来找他。那人跟他说了一通什么，潘五就跟他走了，到今天还没回来呢。”

宋慈道：“来找潘五的人长什么样子？”闲汉道：“这我可没看清，他跟那边那位一样，戴着竹笠呢。看体形，是个很壮实的男子，应该是跟潘五一道贩过鱼的同行，他身上也有那么一股子难闻的怪味儿。”

宋慈又问了几句，谢过闲汉，这才转身回去告诉辛弃疾道：“昨日潘五在拱辰桥挨完打就回了家，大概正午的时候，有名男子来找他，两人一道走了，至今没有回来。”

辛弃疾道：“你怎么看？”宋慈道：“如果潘五有心指使要好的朋友去杀林七报复，两人商议完后，那男子再从县城出发，不熟悉山中地形，走得慢些的话，差不多正好傍晚时分可以到达唐石里后塘村。林七全家大概也是在那个时间被杀，而且陈村长的儿子见过一名戴着竹笠的男子从院子门口经过，他口中的描述跟来找潘五的男子体貌相符。”

辛弃疾道：“这么说，应该就是潘五指使人杀死林七全家了。”宋慈道：“潘五有重大嫌疑，但目前没有凶器等证物，要确定是否是他主谋杀人，必须要有他的口供。怕是辛公须得亲自往县署走一趟，请知县发出图形告示缉捕潘五了。”

这正是辛弃疾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忙道：“也好。”遂往建阳县署而来。

刚出了巷口，便见到数名官差押着三名男子自北门进来。其中一人二十来岁，一身白衣，另两人都是三四十岁，一身灰衣，似是白衣男子的随从。三人都被五花大绑着。

陈址一眼认出那白衣男子正是昨日在拱辰桥头辨认出鬍鬚的段公子，忙道：“那……那段……段公子……”

辛弃疾也立即认了出来，忙上前拦住，问道：“这三人犯了什么事？”

领头官差见他打扮稀松平常，口气却是不小，也不敢怠慢，问道：“老先生是……”宋慈简短地道：“这位是新建路提刑辛弃疾辛公。”

辛弃疾到了建阳的消息早已传开，若非他去了旁人不敢去的沧洲精舍，知县林充早亲自带着大小官吏赶去拜访。官差听说这位大名鼎鼎“肝胆似火”的人物就在眼前，忙一齐下拜。

辛弃疾问道：“这位段公子犯了什么事？”领头官差道：“小的们是县署的差役，今日奉林知县之命，跟随提刑司的王判官和本县的余县尉去唐石里后塘村办案。这三个人，今日赶去后塘村找林七，说要打听什么珠子的事。到村里后，一听说林七被全家灭门，转身就跑，结果被村民抓住捆了起来，说多半跟林七之死脱不了干系。押来送官时，正好在半途遇见我们。王判官就让小的先带人押他回县署审讯。”

辛弃疾一心要隐瞒鬍鬚的线索，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到底还是由大理段公子无意中传了出来，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摆手道：“放了他们几个吧，他们不是凶手。凶手很可能是鱼贩潘五的同行，主谋则是潘五本人。你这就回去县署，叫林知县发出通缉告示，追捕潘五。”

领头官差颇为惊异，不知道辛弃疾如何会知晓案情，又如何能断定凶手是谁，但也不敢多问，忙命人解开段公子和其随从的绑绳。正要离开，辛弃疾又叫住他问道：“你们这些人中，谁最熟悉建阳的风土人情？”领头官差道：“老么。”

“么”在当地方言中是排行最小的意思，果然应声站出来一名十八九岁的差役，却是一张苦瓜脸，一副老成模样。

辛弃疾见对方年轻，不由得有几分怀疑。领头官差忙道：“提刑官人别看他小，可他什么都知道，他爹娘都是拱辰桥上的商贩，建阳没有什

么事是他们家不知道的，出名的‘包打听’，活生生的建阳万事通。”

辛弃疾便转头问宋慈道：“是这样么？”宋慈道：“是，学生也听过这家‘包打听’的名字。”辛弃疾点头道：“那好，老夫要借用老么几天。”

领头官差忙道：“提刑官人尽管吩咐使唤，这是他的荣幸。”又问道：“老么一个人够么？要不要小的再选派几个精干人手供官人差遣？”辛弃疾道：“不必，一个老么就够了。你去办事吧。”

领头官差应了一声，又叮嘱了老么几句，自引入去了。

段公子抚摸了半晌被绳索勒出深印的手腕，拱手谢道：“多谢辛公。”

辛弃疾道：“段公子，老夫虽然相信你不是凶手，但仍然有些疑问，我们找个地方聊一聊如何？”段公子道：“辛公有命，段某岂敢不从。不过我借住在登高山下的福山寺中，虽然清静，却是有点儿远。不知辛公住在哪里？”辛弃疾道：“老夫暂时借居在朱老夫子的沧洲精舍。”

段公子登时大喜道：“久闻朱熹老夫子大名。段某有意跟随辛公前去精舍瞻观拜访，顺便一叙，如何？”辛弃疾道：“甚好。”

段公子尚有其他随从留在福山寺，便派了一人先回去交代一声，只随身带了一人，一道往三桂里而来。

段公子与随从差点儿被当作杀人凶手，对案情颇为关注，问道：“杀死林七全家的当真是那鱼贩潘五么？”辛弃疾道：“嗯。段公子昨日也在拱辰桥头见过潘五和林七，公子怎样看待这件案子？”

段公子道：“昨日我有旁听辛公审案。潘五是市集最大的鱼贩，他仗着地头蛇的身份，不准林七来县城卖鱼。林七亦是勇悍之人，不愿意相让，二人为此起起了纠纷。其实事情的根源，过错在潘五，辛公判他杖责十五，同时又判林七杖责十下，已经算是公平，判得不重，不过是略示惩罚而已。就这么一点儿事，潘五居然迁怒于林七，邀人杀他满门，实在是不可思议。”

辛弃疾道：“不错，如果仅仅是杖责这么一点儿事，的确构不成强烈的杀人动机。段公子是大理人，听说那里人人信佛，与世无争，但大宋却跟大理风俗不同……”转头见到那差役老么张了张嘴，似是有话要说，便道：“老么，你来说说看。”

老么却不敢轻易造次，迟疑道：“小的不敢说。”辛弃疾笑道：“有什么不敢说的？老夫特意挑你留下，就是要听你说话。有什么看法尽管讲出来。”

那老么本就是口齿伶俐之徒，便大着胆子说道：“昨日拱辰桥那件事，小的也听过。其实潘五和林七打个架不算什么，他们两个想打架已经很久了，症结就出在打板子上。人争一口气，树争一张皮，潘五虽然挨打不多，但当众挨打令他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了。林七只是偶然来到县城，还不算什么，潘五却是要日日在市集出没，混个脸熟的，当着那么多人受辱，他如何能轻易咽得下那口气？要小的说，这才是真正的杀人动机。”

段公子道：“就算大宋风俗如此，潘五恨的人也该是辛公才对啊。”老么道：“自古民不与官斗。提刑官人那么大的官，潘五恨都不敢恨的，满腔怒火，只能转到林七身上，如果不是他起的头，也不会平白无故当众挨这么一顿打呀。不瞒段公子，换作我是潘五，肯定也想杀了林七。但小的只是想想。恶念谁没有，真正杀人，可就没几个人敢做了。”

辛弃疾对老么颇有兴趣，问道：“老么应该只是你的别号，你真名叫什么？”老么道：“武仲风。不过大家都叫我老么，小的早就习惯了。”辛弃疾道：“那好，老夫还是叫你老么。你人很机灵，先跟在老夫身边，回头还有很多事要问你。”

老么想不到能得到新任福建提刑的赏识，欢天喜地，喜不自胜，又悄悄问宋慈道：“辛提刑那么大的文章学问，身边又有宋公子这样的人，还有什么需要向小的打听？”宋慈漫应道：“每个人都有长处，总有什么是你知道而辛公不知道的。”

他口中这般回答，心中却是疑虑不定——他本人就是土生土长的建

阳人，辛弃疾需要了解本地的风土人情、轶闻趣事，大可以向他打听，却偏偏要留下老么。这内中定有缘由，且不大可能是因为老么知道的小道故事比他更多，而是辛弃疾不能从他这里得到的消息，却能从老么那里得到。那么到底是什么消息，辛弃疾非要知道不可呢？答案显而易见，一定跟华岳有关。辛弃疾留下老么，就是要详细打听孙应龙亲朋好友等事，好推测华岳可能的藏身之处。

一念及此，宋慈不由得暗暗心焦，见辛弃疾与段公子走在前头，交谈甚欢，便有意对老么道：“你们先走，我去方便一下。”悄悄溜开，欲寻个人带信给孙应龙或是余月月，让他们尽快想办法将华岳送走。

正张望寻觅之时，忽听得背后有人道：“你在做什么？”转过头去，背后站着一名红衣少女，正朝他微笑。

宋慈愕然道：“小娘子是谁？你认得我么？”红衣少女道：“咦，你不是孙应龙的好朋友么？我见过你们在一起，难道他没有跟你提起过我么？”见对方还是惘然无知的样子，登时失落起来，不快地道：“看来他还真没提过。这么快就忘了我啦。”

宋慈蓦然想了起来，道：“啊，你是杨妙真。”

那少女果然就是跟孙应龙有过一面之缘的铁枪少女杨妙真，她听宋慈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很是欣喜，问道：“是孙应龙告诉了你我的名字么？嗯，我就知道他不会忘了我。”

宋慈道：“真娘在这里做什么？”杨妙真道：“不做什么，瞎逛逛呗。孙应龙人呢？”宋慈道：“他在同由里。”见对方三句话不离孙应龙，料想二人都是武艺高强之辈，上次在峡谷交过一番手，多半已有惺惺相惜之意，便试探问道：“真娘若是没事，替我带个口信给孙大哥如何？”

杨妙真道：“什么口信？”宋慈道：“就说这里水土不服，病人得赶紧离开建阳才行。”

杨妙真道：“病人是谁？”宋慈转头看了看辛弃疾一行，道：“嗯，这个不方便告诉小娘子。”

正好辛弃疾已觉察到不妥，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远远看着宋慈、杨妙真二人。

宋慈忙道：“就这句话，带给孙大哥也行，带给王氏医铺余月月也行。小娘子快走！”

杨妙真笑道：“我为什么要快走啊？”宋慈道：“你不是挟持过辛提刑么？眼下他人在这，岂能轻易放过你？”

杨妙真道：“我跟孙应龙是不打不相识，跟辛先生也是不打不相识啊。”

她称呼辛弃疾为“辛先生”，带着明显的尊敬语气。宋慈正觉诧异，却被对方抢上前来，捉住了右手手腕，只觉得上了一道铁箍一般，始终挣扎不脱，只得任凭她拖住，问道：“真娘要做什么？”杨妙真道：“做什么？当然是要押你去见辛先生了。”

宋慈蓦地醒悟过来，心道：“哎哟，我可是糊涂了。这女子绑架过辛公，想要挟他做什么事，一次不成，一定会再来一次。她哪里是在瞎逛，分明是在跟踪辛公。我居然毫无察觉，还请她带信，真真可笑。”生怕杨妙真对辛弃疾不利，忙扬声叫道：“辛公快走。这女子就是上次要挟你的人，怕是不怀好意。”

辛弃疾的反应也甚为怪异，不但不避让，居然招了招手，示意杨妙真和宋慈过去，道：“真娘，别来无恙啊。”杨妙真笑道：“托辛先生的福，我还好好活着呢。”

辛弃疾道：“宋慈跟你说了些什么？”杨妙真道：“他让我带句话给孙应龙。”将宋慈的原话说了出来，又笑道：“这‘病人’一定是个十分要紧的人了。我及时阻止了他，是不是也算帮了辛先生一个忙啊？”

辛弃疾点点头，道：“你负责看着宋慈，别让他捣乱。等办妥了这件事，老夫就同意好好跟你兄长谈谈。”杨妙真笑道：“好啊，那我们一言为定。”

宋慈被杨妙真握住手腕，挣脱不开，又是走在大街上，颇为尴尬，

只得道：“真娘请放手。我又不是囚犯，不会逃走的。”杨妙真笑道：“放了你可以，不过你别耍花枪，不然就算你是孙应龙的朋友，我也不会留情面。”

宋慈道：“我有听过真娘武功了得，怎敢班门弄斧，在行家面前耍花枪？”杨妙真嘻嘻一笑，这才松了手。

宋慈问道：“原来真娘认得辛公，那为什么上次在峡谷还要强行绑架他？”杨妙真笑道：“我就是上次绑架辛先生时才认识的他呀。”

宋慈见这少女表面天真无邪，其实极其聪明，料想也套不出什么话来。她之前用强威逼过辛弃疾，此刻却甘心为其所用，一定是有什么大事非要求恳辛弃疾办，硬的不成，就来软的，也是聪明人之举。

一行人回来沧洲精舍时，天色已然不早，厨房炊烟袅袅，已开始准备晚饭了。

问起朱熹，得知他尚在房中安睡，大约昨晚太累了缘故。辛弃疾便请段公子到静室坐下，打发了杨妙真和老么出去，只留了宋慈、陈址在室中，这才问道：“段公子今日到唐石里找林七，可是为了蠲忿犀？”段公子道：“不错。蠲忿犀在大理国是皇宫圣物，想不到闽地一名普通的山民身上居然也会有一枚，我一时好奇，想找林七问个清楚。”

辛弃疾道：“公子既是姓段，想必跟大理皇室有些渊源，老夫冒昧，斗胆请教段公子姓名。”段公子侍从道：“我家公子本不欲泄露真实身份，以免惹来麻烦，既然辛公垂问，也只好直言相告，这位是我大理国二皇子。”

原来段公子名叫段智祥，是当今大理皇帝段智兴^[3]的二儿子。大理国的文字、语言均与中原接近，但风俗迥异，譬如段智兴贵为皇帝，儿子的名字中也一样有个“智”字，丝毫没有避讳一说。

这段智祥虽贵为皇子，但只是空有尊号，就连他的父皇段智兴也没有多少实权，大理国朝政都由高氏把持。段智祥左右无事，便干脆带着

侍从来到闽地，原只是想游山玩水，顺便用携带的药材、金银换一些海币，但来到建阳后，留恋这里的建本和山水，一时舍不得离去。昨日他带着侍从在拱辰桥市集闲逛，亲眼目睹了辛弃疾审理潘五、林七斗殴案，本也只是跟普通百姓一样，看个热闹，哪知道意外辨认出林七身上掉出来的珠子就是大理圣物**黠戛犀**——

黠戛犀本有两颗，一颗早在唐朝时就已流入中原，另一颗原是大理皇室传位圣物，颇类似中原禅宗传法象征木棉袈裟^[4]，后来被高氏据有。**黠戛犀**既有“圣物”之称，在大理地位极高，这也是高氏为何要强行从段氏手中夺走的原因。自高氏掌权后，段氏再与**黠戛犀**无缘，只有在重大节日时，靠高氏的恩赐赏光，才能远远瞻观圣物。

段智祥认出林七手中的珠子后，初时惊讶，随即意识到这应该就是当年南诏献给唐朝皇帝的那颗**黠戛犀**。他当场并未表示什么，只是转身离去。但回到福山寺后，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辗转反侧一夜，最终决定今日要去乡下找一趟林七，具体是花重金买回**黠戛犀**，还是仅仅借来看一下，他还没有考虑清楚。今日到了后塘村，一打听才知道林七满门已于昨夜被杀。当即想到林七之死多半与**黠戛犀**有关，一时猜不透还会有谁对这颗珠子如此在意，不惜杀人满门，心中又慌又乱，转身便走。却反而引起村民的怀疑，将他和侍从围住，当作嫌凶捆了起来。

辛弃疾听了经过，问道：“这么说，段公子起初听到林七被杀时，也是认为**黠戛犀**是命案的关键？”段智祥道：“当然。昨日林七才刚刚露出**黠戛犀**，昨夜他全家就被杀，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珠子是起因。”又黯然道：“我心中很是愧疚，若不是我认出**黠戛犀**，又失态叫了出来，林七和他的家人也许就不会死。是我害死了他们。”

辛弃疾道：“段公子不必内疚，林七不是因为**黠戛犀**被杀。”示意陈址取出珠子交给段智祥，道：“**黠戛犀**一直挂在林七孩子的脖子上，凶手并没有取走。”

段智祥极是意外，道：“原来如此！看来凶手真的就是那鱼贩潘五了！”辛弃疾道：“段公子放心，官府已经发出通缉告示，潘五躲不了多久。”

段智祥叹息一番，又从坐榻起身，移步灯下，仔细打量着黼兕犀，心中滋味万般复杂。

辛弃疾忽道：“老夫将这黼兕犀送给段公子如何？”段智祥吃了一惊，愣了好半晌，才问道：“辛公说什么？”

段智祥当然不是没有听见辛弃疾的话，而是不能相信，然而仔细打量对方神色，并不似在开玩笑。

一旁宋慈略略蹙紧了眉头，感到辛弃疾此举似乎有欠考虑——

大理自立国以来，段氏当皇帝也好，高氏执政也好，均与大宋通好，从未兵戎相见。大宋没有马源之地，须得借助外力。北宋时期，朝廷多通过以茶换马的方式与西夏交易。西夏虽时不时地向大宋撩起战火，然而其境内缺少蔬菜，茶叶是基本生活物资，必须从大宋购得，因而最终还是不得不在贸易上妥协。然而到了南宋，中原腹心之地已尽为金人占领，南宋国境不再与西夏交界，只能转而向西南大理购买马匹。大理以出产良马闻名，马出生如羊羔，三年内以米汤稀粥喂养，五年才能长大，六七年才能真正长成。这类马善“驰骤”，能日行四百里，自唐代以来便名动天下。当今南宋朝廷在邕州^[5]设立买马司，专门负责向大理购马。目下南宋军队装配的大多数军马都是从大理购入。

最重要的是，大宋之前向西夏买马，茶叶是最常见的支付货币，但与大理交易，须支付金银、布帛、食盐，因大理本身产好茶。也就是说，大理有大宋需要的军马，而大宋却没有任何大理必需的东西。而大理以贝壳作为流通货币，境内又盛产金银、井盐，根本不需要交换南宋的物资，他们之所以肯卖马给南宋，其实也就是卖个交情。

黼兕犀是大理圣物，高氏紧紧握在手中，不肯交给段氏皇帝，足见其是权力的象征。而辛弃疾提出要将另一颗黼兕犀送给段智祥，显是有支持段氏夺回大权的意思，这样岂不是在干涉大理内政？万一一段氏夺位不成，又被高氏知道，恼羞成怒之下与南宋绝交，朝廷岂不是彻底丧失了马源，且可能面临南北被夹击的困局？

宋慈有心阻止，但以他后辈晚生的身份，此刻贸然插话，既失礼又冒失，自小养成的谨慎习惯还是提醒他先等一等。他能想得到的，料想以辛弃疾的眼光，绝不至于不明白其中得失利害关系。

辛弃疾却似乎当了真，居然把话一口挑明，道：“黠忿犀虽则贵重，在我们大宋，也就是一颗骨头做的珠子，不过是物以稀为贵罢了。但在你们大理，它是圣物，对公子意义非凡。老夫将它送给段公子，也算是物归原主。”

段智祥又在灯下摩挲了珠子许久，这才放回桌案，道：“不瞒辛公，大理的那颗黠忿犀早已落在了高氏之手，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想必辛公是知道的。段氏长久以来活在高氏的阴影下，这其中的复杂滋味，实在不足为外人道。”辛弃疾道：“既是如此，这颗黠忿犀对段公子意义更加重大。”

段智祥道：“我小时候受过高氏言语侮辱，原也有心要等成人后奋起反击。然而当我真的想有所行动、乔装打扮深入民间时，我才知道，老百姓根本不在乎是段氏当皇帝，还是高氏掌权，只要国泰民安就好。大理民心纯朴，人心向佛，只要简单的衣食无忧，他们就很满足了。我如果真要从高氏手中夺回大权，必然要诉诸武力，兴兵打仗，在所难免，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只能是祸端，而并非福祉。我又岂能为了段氏的一己之私，置大理百姓的生死于不顾？”长长叹了一口气，将黠忿犀推向辛弃疾一方，道：“辛公美意，我心领了。但这颗黠忿犀价值太大，我实在不能收。它是圣物的象征，内中蕴藏着权势的魔力，会让人不由自主地生起贪恋，我怕我有了这颗圣物后，想要夺回大理大权的心思又会蠢蠢欲动。”

辛弃疾耸然动容，拱手道：“段公子深明大义，佩服，佩服。”

他欲送黠忿犀给段智祥，的确有希望段氏藉此夺回大权的意思，但目的并不是同情段氏，而是希冀能由此与段氏结成死盟。表面看起来，大理位处西南偏僻之所，于南宋仅仅是战马供应地，在地理上并不具备战略地位。然则辛弃疾是当今名士，眼光要比常人深远得多，他早已看出金人势力已衰，而南宋也没有向金人复仇的实力，天下大势很可能要由北方新兴的第三方势力所左右——正如当年北宋与大辽南北对峙，大

金趁隙崛起，以后起之秀的姿态先后灭掉大辽和北宋两个大国，当真是后生可畏。但即使是第三方崛起，在攻灭大金后，要继续进攻南宋，势必后劲不足，此时，西南的大理便会成为关键的一方。如果大理能与南宋联盟，共同抗敌，那么即使金人灭亡，南宋依旧可以勉强保住半壁江山。但若是大理倒戈，南宋会立即面临南北夹击的局面，形势岌岌可危[6]。大理国虽小，平素亦不起眼，却能在关键时刻起到羁绊作用。只是这个时候天下还没有出现一股能有实力与大金和南宋抗衡的势力，更多的只是出于辛弃疾本人的推测，即使聪慧如宋慈者，也猜不到他的真实意图。

辛弃疾见段智祥不受权力诱惑，婉转拒收鬻忿犀，这是理性使然，便不再多提，命陈址收了珠子，问道：“段公子见识不凡，不知如何看待北方的局势？”他口中的“北方”，自是指大理以北，泛指南宋、金、西夏等一众政权。

段智祥也是个直爽性子，坦然道：“听说辛公原是自北方归来，至今尚有许多亲朋好友沦陷在金国，辛公一直有志恢复中原、恢复故土，我若是说实话，怕是辛公不爱听。”辛弃疾道：“老夫真心向段公子请教，段公子不妨直言。”

段智祥道：“那好，辛公坦诚相见，我也就直言不讳。我认为大宋虽然地广物博、人口众多、经济强盛，军事上却不足以与金人抗衡。”他所言“军事上却不足以与金人抗衡”，其实只是“中原难以收复”的委婉说法。又续道：“大理和大宋风俗不同，但有一些本质的东西是一样的，老百姓都是依附于土地而活。而北方的金人、西夏人却习惯靠劫掠谋生，更野性一些，这其实也是他们基本生活物资缺乏的缘故。”

陈址忍不住插口道：“段……公子……是说我大宋就该……该……”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来，急得满头大汗。

宋慈便道：“陈兄想问的是，段公子是说，难道因为金人缺少基本的生活物资，我们大宋就该被他们劫掠么？”陈址忙点了点头，示意宋慈转述无误，又道：“多……多谢。”

段智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依附土地生存的人和马背上长

大的游牧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有地耕种，足以自食其力，人也更容易满足，乐得安稳于现状，即所谓安土重迁。后者则是逐水草而生，居无定所，有迁移侵占的天性。譬如我们大理国，国民属于前者，所以只要有相对平静的生活，不对生命和财产保障造成重大危害，就算高氏收取的赋税比段氏高出许多，他们也能坦然接受。再譬如辛先生的家乡山东、河北一带，大多数汉民虽受金人盘剥，但毕竟还算是生活，所以他们并不愿意冒险起来反抗，更不会轻易背井离乡，离开安身立命的家园，如此，便只能甘心成为金国的子民。我只是打个比方，并不真的了解北方汉民的情况。不过我有听过‘归正人’一词的来历，可见宋人也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但南宋人跟北方汉民相比又能好多少呢？按你们汉人的说法，其实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事。”

“归正人”一词，出于南宋宰相史浩之口。史浩极度歧视金人沦陷区的汉人，曾放言道：“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何不起而亡金？”其实与段智祥所言是一个意思，不过段智祥说得更婉转些。辛弃疾本人就是归正人身份，段智祥这些话虽然前兜后转，绕了一个大圈子，但听在耳中，依然十分犀利。

室中一时安静了下来，静得能听见火苗“噗噗”跳动的声音。然而宁静只是片刻的事，躁动往往隐藏在这静默之中。

段智祥忙道：“抱歉，我其实……”辛弃疾哈哈一笑，道：“段公子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何须抱歉？其实老夫也赞成你‘不足以抗衡’的观点。”

段智祥道：“辛公是天下名士，今日能有机会与辛公当面畅谈，足慰平生，可否请辛公阐述得更详细些？”辛弃疾道：“而今天下形势，宋金南北对立，南宋虽对北边俯首称臣，然金人也没有灭掉南宋的实力。南宋恢复故土确实难上加难，但老夫并不认同段公子的理由，你认为这是基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各自本性，一个只想守，一个极想攻，而中原百姓由于土地的束缚，出不了血气方刚的豪杰人物，实则不然。”

段智祥道：“愿闻其详。”辛弃疾道：“自古以来，中国的行政运转，从来都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因而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枯荣，通常只取决于朝廷，甚至是极少数大臣的智愚忠奸，如众所周知的秦桧——当年北伐义旗高举，中原豪杰云集，群雄誓言要恢复故土，还我河

山，局面极其有利。然而由于秦桧从中作梗，北伐功亏一篑。即使是岳飞那样声震宇内的英雄人物，也一样被他陷害，最终冤死狱中，这便是典型的奸臣左右天下大势的例子。”

段智祥道：“即便有权臣左右局势，但中国这么大，他终究还是难以一手遮天。中原仁人志士和朝中正直大臣不少，难道就任凭奸臣胡作非为么？”辛弃疾道：“这就要说到士大夫一层了。本朝与前朝不同，自立国以来，便是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太祖皇帝在抑制武将的同时，加强了文官制度，规定‘宰相须用儒者’，自宰相以下，州县地方长官皆用文臣，此即世谓‘与士大夫治天下’，由此促成了宋代倡忠义、尚名节的士风。然而哲宗元祐之后，党争激烈，诸多名士如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无一例外卷入其中。徽宗皇帝即位后，权臣蔡京大力排斥异己，钳制人言，直接造成了大批文人士大夫因循苟且、风气颓败，士大夫忠义之气变化殆尽……”

说到这里，辛弃疾略微停顿了一下，旁人均知他是由北宋末年士风萎靡的状况联想到目下的时局，而今又何尝不是权臣当道、粉饰太平，士人却是随时俯仰、略无定操呢？

他叹了口气，续道：“因而到了靖康之祸时，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罕有能仗节死义者。士大夫既不能守忠义之节，也就谈不到恢复之事。南渡之后，金人不能奄有四海，大宋却以尊称与之，这是宋廷自身的失计。朝廷苟且偷安，士风愈发蜕变，持和议之说者遂陈陈相因，比比皆是。士风颓废，一至于此，再难挽回，令人可悲！如此局面，纵然有恢复的机会，纵然有主张恢复之人执政，也无成功之可能！”他说得慷慨激昂，悲叹愁思、忧国忧民之心尽流露于言谈之间。

宋慈只听得惊心动魄，这一番剖析竟是闻所未闻，定了定神，才问道：“那么辛公觉得恢复大宋故土是不能实现了？”

辛弃疾道：“不是完全不可能，而是在当下的局面很难成功。若朝廷能任贤使能，立纲纪，厉风俗，尽洗重重暮气，才能锐意恢复，闭关绝约，定修攘之计，以战复仇，以守制胜。”顿了顿，又道：“你们若以为老夫前面一番话是志气消磨的表现，那就错了。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

手，补天裂。”

最后一句“男儿到死心如铁”是辛弃疾的词作《贺新郎》中的结句。他吟诵得缓慢，声音低沉，却是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如果每个宋人都有这等大志，像女娲补天一样，对抗金大业至死不渝、坚如钢铁，大江南北何愁不实现统一？

室内的几人都被深深打动了，陈址还悄悄举袖抹了一下眼角的泪花。宋慈也是激动不已，深为辛弃疾的胸襟风范倾心折服，暗道：“辛公英毅卓然，难怪能与朱老夫子并列为天下名士之首，他的风范当真可当得起‘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八字。”

正心潮澎湃之时，忽听得有弟子大煞风景地拍门叫道：“朱老夫子已经起来了，请辛公和客人一道去食堂用晚饭。”

辛弃疾道：“也好，肚子正好饿了。陈址，你先带段公子去拜见朱公。宋慈，你留一下。”等旁人出去，示意宋慈掩好门窗，郑重道：“老夫有话问你。”

宋慈料想辛弃疾必然是要追问华岳下落，先问道：“辛公都肯原谅孙大哥的作为，为什么又一定要追捕华岳呢？他本来就是无辜的。”

辛弃疾道：“你不懂，华岳是大理寺判处编管的犯人，就算有冤，也要经过有司平反。你们自以为救了华岳，其实是在害他。如果老夫猜得不错，华岳自己应该也不会领这个情的，对不对？”宋慈道：“华岳受伤极重，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人一直没有完全清醒，更不要说开口说话了。”

辛弃疾道：“无论老夫说什么，你是不是都不肯交他出来？”宋慈道：“我没有办法交他出来。”

这句话回答得甚是巧妙。辛弃疾沉吟道：“也由得你。不过老夫留下你，不是要问你华岳藏在哪里。宋慈，你可已了解老夫的志向？”宋慈道：“了解。”

辛弃疾道：“那么你可愿意助老夫一臂之力？”

宋慈听了这话，只觉得一股气血直冲脑门，想也不想，慨然应道：“当然愿意。任凭辛公吩咐，宋慈愿效犬马之劳。”辛弃疾道：“那好，老夫就将寻找秦氏宝藏的任务交给你。”宋慈一时愣住。

辛弃疾道：“怎么，你不愿意？”宋慈忙道：“不，不是不愿意。之前听岳兄说，辛公想让我调查毛一平、丁毅以及峡谷行刺那几件案子，我还以为……”

辛弃疾冷笑道：“无论是跟踪毛一平也好，伏击丁毅也好，刺杀老夫也好，那些坏人最终目的无非是阻止老夫、对付老夫、想要老夫死，可老夫现在不还好好活着么？比起宝藏的下落，那些案子都是些不相干的屁事。只要找到宝藏，用作正途，主谋也好，刺客也好，细作也好，都不过是老夫人生中的过客，又有谁会在意他们到底是谁？找到宝藏，就是对坏人的最好报复。”

宋慈道：“然而根据毛一平和丁毅两件案子来推测，辛公身边之人泄密的可能性很大。难道辛公不想找出这个人么？”辛弃疾决然摇了摇头，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老夫还是会照旧信用身边所有人。如果没有确实证据，以后切不可再提是老夫身边人泄密之类的话。”

如此豁达心胸和超然见识，当真世所罕见。宋慈既惊异，又佩服，正想要再问，忽听得杨妙真在门外欢声叫喊，却是岳珂带着孙应龙回来了。

岳珂没有捕到华岳，全在辛弃疾意料之中。倒是孙应龙见到杨妙真人在沧洲精舍，且与辛弃疾相处甚欢，万般惊讶，问道：“你是自己主动向辛提刑投案自首，所以他同意不再追究前事了么？”杨妙真笑道：“不是。我之前也没有犯下什么大错啊，还是我和我哥哥出手救了辛提刑呢。”

孙应龙道：“可你们是有目的的，对不对？”杨妙真笑道：“那倒是。”

孙应龙道：“到底是什么目的？”杨妙真笑道：“你能赢得了我手中铁

枪，我就告诉你。”

他二人自在一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岳珂向辛弃疾请罪道：“我办事不力，未能进去逍遥居搜查。”

辛弃疾很是意外，道：“这么说，你不是没搜到人，而是连人家赵府的大门都没进去？”岳珂道：“是，惭愧得紧。”当即详细禀报了经过，连内中所涉及的辛弃疾个人私事也没有遗漏。

原来岳珂按照辛弃疾的吩咐，从建阳县署调得人手后，直接去了庵山关刀峡逍遥居搜查。赵府下人起初挡住大门口，不让他们进去，态度极其强硬。后来还是郡主赵师滢听到争吵赶了出来，经过岳珂劝说后，她勉强同意放差役进门搜人。然而正当众人要开始搜查的时候，赵师滢的兄长赵师檠突然回来了。他见宅子前聚集了许多官差，二话不说，命侍从从革囊中取出一枚火器，往天上打出，随即冷冷地瞧着岳珂等人。岳珂见对方敌意极盛，忙报了身份，解释是奉福建提刑辛弃疾之命前来搜捕重犯华岳。

不想赵师檠冷笑道：“原来辛弃疾这么喜欢替人捡鞋子，他怎么不好查查第一位夫人赵彦璩的死因？我那位姑姑可是死得不明不白，这么多年过去，她相公都不能找出真相么？”

赵师檠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辛弃疾第一任夫人赵彦璩则是赵匡胤弟弟赵廷美的七世孙，论辈分，赵彦璩是赵师檠的姑姑，赵师檠也确实该叫辛弃疾一声姑父。然而这位沾亲带故的宗室子弟说出来的话却足够惊人，什么赵彦璩死得不明不白之类。岳珂自少年时便跟在辛弃疾身边，竟是从未听过，一时语塞，只好道：“今日我来逍遥居，全是公务，只为追捕重犯华岳，并非存心骚扰，还望赵公子海涵援手。”

赵师檠冷冷道：“我管他什么重犯，什么华岳！岳公子头一次来建阳，没有听说关刀峡逍遥居机关密布么？你们谁想死在这里，尽管进去搜，包管竖着进去一对，横着出来一双。”说完不再理睬众人，牵了妹妹的手，带领侍从昂然进去。

差役们主动打起了退堂鼓，纷纷劝说岳珂千万不要惹这位极难缠的

茶树公子。岳珂心想对方有赵氏宗室身份，己方又没有真凭实据，况且他自己也不真的想要搜捕到华岳，遂就势退了出来。出来关刀峡下山时，正好遇到孙应龙和余月月，二人说是来庵山采草药。岳珂见天色不早，就先带了孙应龙回来沧洲精舍交差。

辛弃疾听了经过，丝毫不提赵师檠之语，只道：“嗯，这般看来，华岳已经不在逍遥居了，但一定还在庵山别的什么地方。孙应龙，是也不是？”

孙应龙正与宋慈密密低语，闻言一惊，不敢接话，只转头去看宋慈。宋慈亦是一愣，料想以辛弃疾之精明，谎话也瞒他不过，可又不愿意就此承认华岳就在庵山。二人面面相觑，均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1] 营妓：地方官妓，因聚居于乐营教习歌舞，故又名“营妓”。许多知名女性均是营妓出身，如唐代女诗人薛涛、南宋名将韩世忠夫人梁红玉等。

[2] 唐仲友知台州时，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刻书活动，所刻之书有《荀子》《扬子法言》《中说》《昌黎先生集》《后典丽赋》等。其中《荀子》二十卷，战国荀况撰，唐杨倞注，为唐仲友于淳熙八年（1181年）在临海台州任上所刻。此书为二十卷本，版式半页八行，行大字十六，小字双行各二十四。刻成后，人称“宋槧上驷”，赞其“雕镂之精，不在北宋蜀刻之下”。现日本尚有藏本，举为国宝。

[3] 段智兴是大理第十八任皇帝，在位二十九年，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中人物一灯大师（“南帝”段皇爷）即以其为原型。其长子段智廉后即位为大理第十九任皇帝，次子段智祥后为大理第二十任皇帝。

[4] 南北朝时，南印度婆罗门高僧菩提达摩（南印度香玉王第三子，摩诃迦叶第二十八代弟子）乘船经海路云游到中国。最后嵩山少林寺五乳峰山洞面壁，修习禅定，成为中国禅宗的始祖。禅是梵文Dhyana的意译，意思是默想，本是印度佛教修行方式的一种。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曾经拈花示众，众人皆不解其意，只有摩诃迦叶心领神会，微微一笑，于是得传释迦牟尼大法。这就是禅宗“以心传心”的由来。有僧人神光仰慕达摩，自断手臂求法。达摩被他的精诚所感动，遂传授以衣法，并帮他改名慧可。达摩传给慧可的法衣，就是著名的木棉袈裟，为印度木棉制成，后成为禅宗传法的信物。

[5] 邕州：治所在宣化县（今广西南宁郁江南岸）。辖境相当今广西南宁及邕宁、武鸣、隆安、大新、崇左、上思、扶绥等地。

[6] 南宋末年，蒙古为灭亡南宋，又担心中原势大，决议先征服西南诸番，而后形成南北夹攻南宋的战略。公元1253年，蒙古大汗蒙哥派其弟忽必烈率十万大军攻取云南。忽必烈率军翻山越岭，涉江渡河，到达金沙江西岸，命令将士杀死牛羊，塞其肛门，吹成革囊用以渡江，这就是“元跨革囊”典故的来历。蒙古军渡江后迅疾南下，败大理守军，杀死相国高泰祥，俘获大理皇帝段兴智，建国三百余年的大理至此灭亡。蒙古大汗蒙哥感于段氏人望所在，施以怀柔政

策，赐段兴智金牌，让他回去继续统治云南。大理大权重归段氏，段氏亦完全臣服于蒙古，西南遂成为蒙古军的基地。

第六章 无端风雨

北方传来阵阵鼓鸣声，如波澜，似松涛，一浪接着一浪，绵绵不绝，那是唐石里的巨石在风雨中作响。鼓声深邃、惆怅、低沉、悲伤，仿佛是从大地最深处发出的叹息，愈发将哀恸者蹂躏得肝肠寸断。



紫箫吹散后，恨燕子、只空楼。
念壁月长亏，玉簪中断，覆水难收。
青鸾送碧云句，道霞扃雾锁不堪忧。
情与文梭共织，怨随宫叶同流。

人间天上两悠悠，暗泪洒灯篝。
记谷口园林，当时驿舍，梦里曾游。
银屏低闻笑语，但梦时冉冉醒时愁。
拟把菱花一半，试寻高价皇州。

——张孝祥《木兰花慢》

孙应龙和余月下山时遇到岳珂，见他身后跟着官差，相当吃惊，神色紧张。岳珂其实也猜到他二人多半是刚探望过逃犯华岳回来，但一来庵山极大，搜索数日也未必有所收获，二来华岳只是个仗义上书而得罪的太学生，并非奸恶之徒，他也不愿意其再次被捕。

此时，辛弃疾一语便猜中华岳还藏在庵山，孙应龙的反应更是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岳珂不得不上前道：“是我失职。明日一早，我就带人再上庵山搜查。”辛弃疾道：“不必。你留在这里，看着宋慈和孙应龙。没有老夫的命令，你们三个哪里也不准去。”

岳珂忙问道：“天色已晚，辛公要去哪里？”辛弃疾道：“老夫要再去会一会朱公。”又转头交代道：“宋慈，你可是已经答应老夫了。老夫让岳珂从旁协助，也准你自行挑选帮手，但要尽快办到。”宋慈道：“遵命。”

辛弃疾道：“还有你，孙应龙，你胆子不小，当上武学生没几天，劫囚、盗墓，什么坏事都做尽了。”

孙应龙很不服气，嗫嚅道：“这个……好像说不上坏事吧？”辛弃疾道：“嗯，老夫应该去问问金三娘，看这些事算不算坏事。”

孙应龙心道：“劫走华大哥一事，娘已经是怨天怨地了。要是盗墓之事被她知道，盗的又是福建安抚使爷爷的墓，她还不得撞墙发疯？”忙道：“是我错了，我任凭辛提刑处罚便是。还请不要将盗墓一事告诉我娘。”辛弃疾道：“嗯，知道错就好。你做的那些事，老夫本来也不打算追究。”

孙应龙大喜过望，道：“那么华大哥的案子……”辛弃疾道：“华岳的事另说，你先管好你自己再说。眼下林安抚使就在建阳，他为什么而来，你最清楚不过。”

一提到福建安抚使林枬，孙应龙登时沮丧起来。之前他盗墓时，虽知道墓主林士澜是林安抚使的祖父，但一时冲动，加上急于救人，最终还是不计后果地做了。然而等到林枬真的来到建阳，他还是很有些害怕，不是怕自己出事，而是怕牵累亲朋好友。要知道，对方可是福建安抚使，八闽之地一言九鼎的人物，事情一旦败露，他固然会被捕，只怕母亲、余月月、宋慈这些帮助过自己的人都要被判刑。说不定还会如之前宋慈所担心的那样，一些手握大权的坏人借机将朱熹老夫子一派的理学人士都牵连进来，一网打尽，那样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辛弃疾道：“今日大理段公子去过唐石里，无意中泄露了林七手中有蠲忿犀，好在他说的是珠子，山民和差役都不是太明白，希望能就此瞒过王判官和林安抚使。但蠲忿犀这事是你惹出来的，老夫说不追究你犯下的事，并不表示原谅你犯下的过错，而是不希望这件事牵累更多人，你可明白？”

孙应龙悻悻道：“我明白，辛提刑看的是朱老夫子的面子，不愿意大伙儿牵连进来。可眼下林安抚使亲自来了建阳，就算可以瞒住蠲忿犀这条线索，他还是会对盗墓一案穷追不舍，该怎么办？”

辛弃疾道：“嗯，这样吧，老夫准你将功赎罪，协助宋慈帮老夫办事，只要你肯尽心尽力，老夫便设法帮你解决掉林安抚使这边的事。如何？”孙应龙迟疑道：“那当然好。可被盗的是林安抚使爷爷的墓，辛提刑当真能平息这件事？”辛弃疾傲然道：“当然，连这么一点儿事都做不到，老夫还谈什么恢复故土？”

等辛弃疾拂袖出去，孙应龙忙问道：“你答应辛提刑什么事了？”宋慈道：“帮他寻到秦桧宝藏。”

孙应龙道：“秦桧宝藏？我有听过，那不该是在金陵么？”岳珂道：“不在金陵，而在福建，而且很可能就在建阳，跟你盗过的林士澜墓有很大干系。”当即简略说了情形。

孙应龙惊讶得合不拢嘴，半晌才道：“这么说，我用来贿赂狱卒的金银珠宝，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秦桧宝藏了？”宋慈道：“就算不是，也应该有所关联。”

孙应龙道：“本来我一直很后悔留下那颗黠忿犀，导致后来惹出了这么多事，现在看来，这倒是一条极有用的线索了？虽然是误打误撞上的。”宋慈道：“嗯，这是目前唯一的一条线索，我们就从林士澜坟墓开始查起。”

岳珂道：“说起盗墓，有一件事，我一直心存疑惑，就是那位暗中指点你们去盗墓的刘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孙应龙道：“我们不认得他……不，应该说连他的真面目都没有见过，他和随从出现时总戴着竹笠，看不清面孔。”

岳珂道：“不肯以真面目示人，还肯与你们一道做如此冒险之事，应龙兄难道没有起过疑心么？”孙应龙道：“刘先生说这是为了办事方便。况且有什么可疑的？他没做过任何坏事，全心全意帮我们救出了华岳。事后也如之前约定的那样，一拍两散，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倒觉得他有世外高人之风，在我们最危困的时候出现，功成后飘然离去，连姓名都不肯留下。”

岳珂道：“如此，他倒有可能是真心想救华岳。不过他既能提前知道韩丞相写给建宁知府李大异密信的内容，应该不是泛泛之辈，更不会是世外高人。或许他指点你们去盗林士澜的坟茔，是有意为之。”

孙应龙道：“是有意的呀。刘先生之前说得一清二楚，有两个理由：一是建宁之大，只有林士澜墓中才有足够丰厚的陪葬；二是要用林士澜孙子的安抚使身份，封死狱卒的口。”

岳珂道：“宋慈兄，你怎么看刘先生这个人？”宋慈道：“这刘先生应该有些来历，但其冒险救人也是出于真心，他隐藏身份面容，想必也是有苦衷，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辛公这般的有勇气公然与韩丞相唱反调。”

他所称的“唱反调”，即指在理学成为朝廷点名的“伪学”后，辛弃疾仍然不顾有被列入“伪党”的危险，赶来沧洲精舍拜访朱熹，甚至一再留宿在这里。

岳珂道：“那么他指点应龙兄盗墓，应该只是他说的两个理由，跟秦氏宝藏无关了？”宋慈道：“这个不好说。但我们目下也难以跟踪林墓被盗这条线索，林安抚使亲自来了建阳，可见对祖父坟茔被盗一案极其愤怒。怕是得等辛公出面解决，将林安抚使打发回福州后，我们才能下手。”

忽听见有人拍门道：“你们在里面么？我给你们送饭来啦。”却见杨妙真推门进来，手中果然提着一个大大的食盒。

孙应龙道：“为什么要你送饭？”只听见辛弃疾的声音道：“因为不得老夫允准，你们三个不得离开房门一步。”他大步流星地走进来，道：“朱公身体不适，需要早些歇息。段公子已经走了，老夫也没什么事，打算连夜赶去同由里，到宋慈家中拜访。”宋慈忙道：“我陪辛公一起去。”

辛弃疾摇了摇头，道：“你不准去。”转头叮嘱道：“妙真，你在这里看着，如果孙应龙和宋慈想要走出这间屋子，就把他们两个绑起来。”杨妙真笑道：“好，这个任务有趣，我来当狱卒，他们两个是囚犯。”

辛弃疾道：“若是岳珂想要徇私，就把他也绑起来。”杨妙真道：“他不是岳飞将军的孙子么？我可不敢向他动手。”辛弃疾道：“总之，看好他们三个。”转身叫道：“陈址，叫上老么，我们出发。”

杨妙真等辛弃疾出去，便将大门掩上，搬过一张交椅堵在门口，大大方方地坐下，笑盈盈地看着众人。

孙应龙瞠目结舌，半晌才问道：“辛公为什么要将我们软禁在这里？”宋慈叹道：“辛公要亲自去搜捕华岳，不愿意我们暗中通风报信。”

孙应龙这才长舒一口气，笑道：“原来是这样。庵山那么大，辛公又不知道华大哥在哪里，乌漆麻黑的，怎么搜？”宋慈摇了摇头，道：“辛公特意留下了县署的差役老么，目的就是要打听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关系，有哪些亲眷，有哪些朋友，他又知道华岳在庵山上，怕是很快就会找到线索。”

孙应龙登时一跳三丈高，道：“大事不好！岳珂说过下山时遇见了我月月，辛公第一个就会怀疑月月，最先从月月身边的人查起，月月的亲眷只有一个住在庵山上。哎哟，我得赶紧……”转身见到杨妙真真正坐在门口，不由得一愣。

杨妙真笑道：“你都听见辛先生说过什么了。别动逃跑的心思啊。不然别怪我下手不留情。”顿了顿，又道：“快些吃饭吧，饭菜都快凉了。”

三人一时别无他法，只得闷闷往榻上坐了，开始吃饭。

孙应龙低声道：“真娘虽然功夫不错，可我们有三个人，一会儿我上去缠住她，宋慈，你趁机溜出去报信。”

宋慈不及回答，岳珂已然道：“你不能这样做。辛公一心要捕到华岳，自然是有他的用意。”

孙应龙道：“有什么用意？”岳珂道：“回头你自己问辛公，他愿意的话，自然会告诉你。”

宋慈也道：“辛公做事深谋远虑，应该不会对华岳有歹意。况且你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了，想去报信，无论如何都已经晚了。”

孙应龙这才勉强作罢，埋头吃饭。

杨妙真忽然捂着鼻子叫道：“那是什么菜，怎么那么臭？臭不可闻！”孙应龙道：“你是外地人，不懂了吧？这叫臭味香，闻去极臭，但味道极香，在建阳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本地人都爱吃。”

岳珂听了颇有兴趣，问道：“居然有几百年的历史，可有什么来历么？”孙应龙道：“来历嘛，很简单。就是唐代的时候，建阳有位老伯，以卖豆腐为生。有一天，老伯的豆腐没有卖完，他就随手把豆腐放到钵头中，为了防止落灰，还在上面盖了一层稻草。结果第二天老伯就将这件事忘了。过了好些日子，他闻到一股特殊的臭味，这才发现是钵头中的剩豆腐发出的。老伯生平节俭惯了，虽然知道豆腐臭了，还是舍不得丢掉，拌了一些调料吃，结果越吃越有味，分给乡亲们吃，更是赞不绝口。后来老伯干脆如法炮制，做起了臭豆腐卖，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臭味香’，结果生意比之前卖豆腐时还要好。后来人人都学着做，慢慢就传下来了。”

杨妙真道：“真有这么好吃？”孙应龙道：“你要不要尝尝看？”

杨妙真颇为动心，然而看到孙应龙刻意的夸张吃相，立即摇了摇头，道：“我可不吃这种怪东西。”

岳珂尝了一口，果觉满口噙香，道：“这臭味香很特别，是不是工艺很复杂？”孙应龙道：“不复杂，好做得很，我家每年都要做一大盆呢。就是将水豆腐切成拇指般大小，然后放到滚水里过一下，水滴干后再装到钵头中，上面用稻草盖严，放到一边。过个十来天，等到豆腐由白变灰、长满茸毛后，就拿到太阳底下晒，晒到茸毛脱落、颜色转为淡红，就可以了。然后放上盐、酒等佐料，装入瓮中。半个月后，就可取出来吃了。”

岳珂本来觉得臭味香有滋有味，等到孙应龙说了制作过程、提到茸毛之类，反而没有了兴趣。他最先吃完，转头看见杨妙真正在玩一柄模样古怪的匕首，不由得吃了一惊，忙抢过去问道：“这不是辛的金错刀么？”

杨妙真道：“金错刀？”岳珂道：“就是你手中的匕首，虽是短刀，形状却是仿制王莽的‘错刀’，所以叫金错刀^[1]。你连匕首名字都不知道，看来是从辛手里盗来的了。”

杨妙真道：“辛又是谁？”岳珂道：“辛公的幼女，眼下正住在宋慈家中。喂，杨妙真，你好无赖，仗着会几分武艺，盗了一个弱女子的防身

匕首，快些还回来。”

杨妙真道：“我无赖？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将匕首举到岳珂面前。

这是一柄古意盎然的匕首，刀刃细长，形状近乎金错刀的刀身，刃锋至尖处略上翘，配白玉雕柄。刀柄镀金镂雕，上刻一个“珠”字，一笔一毫，细若发丝。而岳珂记得辛的匕首刀柄上刻着一个“夫”字，取自是辛弃疾原字^[2]。他这才知道弄错了，讪讪道：“实在太像辛身上那柄金错刀了，况且这刀币形的匕首极其罕见，所以我误会了，抱歉。”

杨妙真笑道：“这不能怪你。我手里的这柄匕首，跟辛家小娘子的那柄，原本就是一对。”

岳珂道：“原来是一对。这么说，真娘与辛公很有些渊源了？可为何真娘反而不知道这匕首的名字呢？”杨妙真笑道：“这我可不能告诉你。除非你能说服辛先生帮我的忙。”

岳珂沉吟道：“真娘想从辛公那里得到什么？不妨先说出来，也许我们三个能帮上忙。”杨妙真笑道：“我这个忙，只有辛先生一人能帮，你们谁都没那个本领。”孙应龙道：“那倒未必。辛公也是人，对不对？他要办事，也得差遣手下人，对不对？你说出来，我们总能帮得上的。”

杨妙真笑道：“你肯定是帮不上的，别想着套我的话。”转头打量了岳珂一番，道：“你是岳飞将军的亲孙子，对吧？倒是蛮有那个名门之后的劲头的。嗯，你也许能帮上忙……”

忽听得有人拍门叫道：“宋慈，宋慈人在里面么？”宋慈忙应道：“在。”走过去开门，却被杨妙真挡住，似笑非笑地道：“宋公子，辛先生有命，你可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宋慈道：“是，我有听到。”

杨妙真这才搬开椅子，宋慈拉开门，却是学堂堂长黄贵站在门前，急道：“朱老夫子身子很不舒服，喘气喘得厉害，已经派人去同由里请王医师了。可又怕来不及。你不是懂些医术么？先去看看。”

宋慈道：“我只是略懂一点儿外科的皮毛。”黄贵道：“懂总比不懂

好，去看看。”宋慈道：“好。”

杨妙真道：“哎，不能去，你不能踏出这屋子半步。”宋慈道：“生病的是我师祖朱熹，他是大名鼎鼎的理学宗主。”

杨妙真道：“师爷也不行。这个朱熹在你们这里可能是个人物，可是在我们那边只是个无名之辈。”宋慈不觉一愣，问道：“你说什么？”

孙应龙忙上前劝道：“真娘，大家相识一场，何不通融一下？就算辛公人在这里，肯定也是赞同的。我向你保证，我们三个绝不会逃走。”

杨妙真道：“那你拿什么向我保证？”孙应龙道：“你想要什么？”杨妙真道：“我想要皇后凤冠上的那颗珍珠。”孙应龙愕然道：“什么？”杨妙真见他当了真，这才笑道：“开玩笑的啦。宋慈，你去吧。快去快回，别让我没法向辛先生交代。”

宋慈忙跟黄贵来到朱熹单独居住的小楼。一些弟子正围聚在门外窃窃私语，见宋慈到来，忙让开一条道来。

宋慈见候在楼外的都是弟子，不见仆人，问道：“下人们呢？”黄贵道：“夫子身边只有两个家仆，你是知道的。时近寒食，两人都告假回乡下扫墓去了，夫子身边的日常侍奉，暂时由弟子们轮班。要不要派人找蔡先生、吴先生、陈先生他们？”

蔡先生名蔡沈，是朱熹生平知己蔡元定之子。吴先生即指宋慈的舅父兼授业恩师吴雉。陈先生名陈骏，是宋慈同门陈成父的父亲。他们都是朱熹早期的门人，学术有成，在建阳另有住处。朱熹本人亲眷不多，只有一妹。其妻刘清四是朱熹授业恩师刘勉之之女，早已过世。刘氏生有三子三女，长子朱塾早死，另两个儿子朱塾、朱在和女婿黄干等人都在外地教书谋生，未能侍奉在朱熹身边。沧洲精舍日常事务，多由蔡沈等人主持。

宋慈道：“先看看再说。”抬脚跨进门槛。穿过堂屋，转过一道屏风，才是朱熹的卧室。

朱熹仰面躺在床上，满面通红，胸口剧烈起伏，口中“嚯嚯”有声，显是憋气得厉害。宋慈到床边一看，也没有好的办法，便蹲下来握住朱熹的手，轻轻叫道：“夫子，夫子。”

朱熹勉强转过头来，道：“宋……慈，你来了。”宋慈道：“嗯，学生来看望夫子老人家了。今日来，才发现考亭好美，天格外蓝，水一片幽绿，像是翡翠一般……”

黄贵见他尽说些没用的废话，忙叫道：“宋慈，别说了，快出去，让夫子好好休息。”不想朱熹却回应道：“是啊，考亭就是这么美。当年老夫第一次来到这里，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它……”

回忆起几十年前初来建阳的情形——美丽的风光，纯朴的百姓，甘冽的建茶，巧夺天工的兔毫盏，无一不令他惊叹。他嘴角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气息也渐渐平息了下来。

宋慈见师祖已经开始昏睡，便起身退了出来，告知众弟子道：“夫子需要静养，千万不要有任何惊扰，一切等王医师来了再说。”

回来静室，岳珂问起朱熹病情。宋慈道：“病因要等王医师来了才知道。不过我看夫子只是年纪大了，大概这几日有些疲累，多休息一下，应该就没事了。”

杨妙真道：“好了，人也看过了，你们就安心等在这里吧。睡觉也好，聊天也好，总之不能再出房门一步。”重新搬了交椅堵在门前，坐下来将头靠在门上，闭上眼睛，也不知道是真睡还是假睡。

宋慈等人便将坐榻上的小案桌搬下来，各自在榻上寻了一块地方躺下。三人连日奔波，体力消耗极大，此刻骤然松弛下来，顿感疲累之极。不一会儿，便各自沉沉睡去，房中鼾声大作。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忽听见外面呼号声、哭叫声震天，岳珂一跃而起，叫道：“不好了！”忙推醒宋慈和孙应龙。

杨妙真早已惊醒，料想精舍出了大事，忙主动搬开交椅，开了门，道：“我跟你们一起去。”

几人一道朝朱熹小楼赶来，却见众弟子聚集在小楼前的坪坝上，情态各异——有捶胸顿足的，有嚎嚎大哭的，有默默饮泣的，有坐在地上发呆的。宋慈心中一沉，隐约猜到究竟，但还是不愿意相信，愣在院子里，不敢进去。

岳珂顺手拉住一名弟子，问道：“出了什么事？”那弟子道：“老夫子……老夫子去世了！”

宋慈最终还是听到了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如坠冰窖，寒气登时笼罩了全身。他呆了一呆，才排开众人，抢进小楼中。黄贵挡在卧室门前，不令众人进去，见宋慈几人到来，才勉强让开。

进来卧室，映入眼帘的场面触目惊心，却是与朱熹无关——医师王且光跪在朱熹床前号嚎哭泣；床前五尺处俯着一具大汉的尸首，背心插着一柄明晃晃的匕首，头侧向一边，怒目圆睁，却是王且光的徒弟猛哥；余月月歪坐在堂中一摊瓦罐碎片和药汤、药渣上，浑身发抖，直望着猛哥的尸首发呆。

孙应龙忙上前扶起余月月，问道：“月月，出了什么事？”

余月月却是脸色惨白，双目空洞无神，神情懵懂，显是受了巨大的惊吓。

宋慈有心想上前查看，却又不敢，只呆立在那里。岳珂遂抢到床前，见朱熹双眼已然闭上，神色甚是平静，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便伸手探了一下，鼻息全无，然尸首尚有余温，显然才刚刚过世不久。他回身朝宋慈摇了摇头，宋慈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登时流了出来。

岳珂忙扶起王且光，搀他坐到一旁的圆凳上，道：“我是辛提刑的幕僚岳珂，你就是王医师么？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

王且光强忍悲恸，止住哭泣，举袖抹了抹眼泪，招手叫道：“宋慈，

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

宋慈仿若木偶一样，浑然没有反应，还是岳珂过去牵了他的手，将他推到王且光面前。

王且光道：“宋慈，朱老夫子死了，我知道你心中难过，我也很难过。我有要紧的话要对你说，你可要听清楚了。”

岳珂见王且光神色郑重，料想其所言必然涉及重大，忙握住宋慈手臂，狠狠掐了一下。宋慈吃痛，这才略略定了定神，道：“王医师请说。”

王且光道：“我对不起朱老夫子，是我害了他。”宋慈转头看了一眼朱熹，凄然道：“人终归有一死，朱老夫子也好，我们也好，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王医师已经尽力了。”

王且光道：“你恨我么？”宋慈愕然不已，道：“王医师这话从何说起？若不是你拿还魂草救我性命，我早就不在人世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也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感谢都来不及，何来恨意呢？”

王且光道：“嗯，你是个好孩子，我从小看着你长大，你是个好孩子。我问你，你可是一直喜欢月月？”宋慈一时不知所措，不能回答。

王且光道：“我当面将月月托付给你。我要你发誓，当着朱老夫子的面发誓，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竭尽全力保护她，不让她受到一丝伤害。”

岳珂见王且光大有托付后事之意，语义不祥，忙道：“王医师是太伤心了，不如先去别处歇歇，稍后再谈。”

王且光摇了摇头，用力咬了一下什么，登时脸色大变，身子一歪。岳珂一直刻意留意他举止，见状忙扶住他，问道：“出了什么事？”王且光道：“我服了毒，很快就要一命归西。宋慈，你还是不肯答应我么？”

宋慈忙抢过来，见到王且光脸色发青，嘴角有几丝黑血渗出，有明显的中毒迹象，忙叫道：“月月姊，快拿解毒丸来！快！”见余月月毫无

反应，一时等不及，正要自己去药箱翻找，却被王且光抓住臂膀，道：“你……你发誓……要照顾月月……”

宋慈见对方命悬一线，瞪大眼睛，强撑着一口气，只为苦等自己的誓言，心道：“王医师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月月姊跟我一起长大，照顾她是应该的，就是再难的要求我也应该答应。”忙道：“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保护月月姊，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哪怕是要赔上我自己的性命。”

王且光这才微微一笑，就此松手死去，最后一丝笑容僵在脸上，望上去甚是诡异。圆凳上无所倚靠，岳珂只得将他抱下来，靠着墙边放平，伸手为他合上了眼睛。

余月月听见叫喊，扶着孙应龙走过来，茫然问道：“外公他怎么了？”宋慈凄然道：“王医师他……”

岳珂忙插口道：“真娘，你先带月娘回静室歇息，给她一杯热茶。”杨妙真道：“我又不是替你做事，为什么要听你命令？况且我跟她也不熟啊。”

岳珂见她这个时候还要东扯西拉，很是生气，道：“你到底是不是女孩子，怎么连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

余月月又问道：“外公他怎么了？”孙应龙也浑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王且光已死是确认无疑的事，忙道：“月月，这里好闷，让真娘先带你出去透透气。”连使眼色。杨妙真这才勉强上前，正要挽住余月月手臂，她却突然晕了过去，只得背了她出去。

孙应龙道：“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情形，应该是王医师带了猛哥和月月连夜赶来沧洲精舍为朱老夫子诊治。但为何朱老夫子病故，猛哥死在了床前，王医师他……”岳珂道：“王医师应该是自己服毒自杀。”

孙应龙愈发困惑，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三人心中俱是一般的疑问，忙叫了守在门口的黄贵进来询问。黄贵

居然还不知道屋里的情形，惊见王且光师徒死去，意外之极，愣了好半晌，才哆哆嗦嗦地讲述了经过——

原来王且光得知朱熹身子不舒服后，带着猛哥和余月月，连夜从同由里赶来三桂里诊治。初诊之后，王且光认定朱熹并无大碍，只需要多调理静养。他随身带了一些草药，配好后，让外孙女余月月到厨房添水煎药。又让黄贵及众弟子先回去歇息，不必守候在楼前。黄贵因为朱熹的两名贴身仆人均告假回乡，他今晚轮班当值，遣散了其他同学后，自己并没有回房，只到井边打冷水洗了把脸，随后一直坐在井边发呆。王且光曾出来过一会儿，安慰了黄贵几句，还称朱老夫子吉人自有天相。之后他赶去厨房看药，一直等到药煎好，才和余月月一道回来。

进楼前，王且光特意叮嘱外孙女要往药罐中添一掬井水，以做药引，随即自己便先进楼了。黄贵听说要用井水，忙打了一桶水，主动要帮忙添加。余月月笑道：“这是宁神之药，性阴寒，只能过女子之手，我外公今夜带我来，就是这个道理。”

她亲手掬了井水，端着药罐进楼后一会儿，黄贵便听到楼里传来瓦罐摔地的声音。他意识到不妙，急忙赶进楼来。却见王且光从卧室出来，告知朱熹已经过世，让他速派同学去建阳县署报官。然后又让他守住门口，不让旁人进来。

岳珂听了经过，道：“王医师叫黄公子派同学去县署报官时，你难道就没有起疑么？一般只有非正常死亡，才需要报官的呀。”

黄贵期期艾艾地道：“我……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岳珂道：“没有想到？这是常理呀。”

宋慈插口道：“这其实不能怪黄贵。王医师与朱氏一门关系非同一般，他曾经侍奉过朱家三代人，朱老夫子叔祖在世时都拿他当子侄看待，不敢怠慢半分。所以他虽只是个医师，但他说的话，在沧洲精舍跟朱老夫子一样有分量。”

岳珂不知道这一层渊源，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王医师与朱老夫子交情如此深厚，朱老夫子病殁，他当场自杀，也就说得通了，既是内

疚，又有殉主之意。”

孙应龙道：“可猛哥又是怎么回事？黄公子，可还有别的人进过小楼？”黄贵道：“没有，只有你们几个和王医师师徒三人，再加上我。之前宋慈说夫子需要静养，所以我特意交代大家要离小楼远一些，不要惊扰了夫子休息。”顿了顿，又道：“会不会是什么人悄悄溜了进来，而我没有觉察？”

岳珂道：“这倒是极有可能。不然还会有谁杀了猛哥？”

宋慈道：“可是这里面有说不通的地方。黄贵一直坐在井边，对不对？如果是有人溜进来杀了猛哥，以他的健硕身子，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被人杀死，势必要经过一番激烈搏斗。可你居然什么都没听见，这不是很奇怪么？”

黄贵愣了一愣，才道：“可我确实什么都没听见呀。月娘进楼后，我听到瓦罐摔地的声音，才赶进去的。”

宋慈凝视着猛哥尸首，一时陷入了沉思。

岳珂问道：“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宋慈道：“猛哥刀插在背心，是被人自背后杀死，可他头朝门，脚冲床……”岳珂道：“那么凶手一定是站在老夫子床前。”

之前几人完全没有想过朱熹的死因，只以为他是病故，到此时才想到有可能是被杀，急忙赶来检查朱熹的身子。却见薄被盖得整整齐齐，宋慈颤抖着手，慢慢揭开被单，果见朱熹颈中有一道深紫色的痕迹，显然是为人掐陷所致。

孙应龙道：“啊，原来是有人掐死了朱老夫子！这可真让人想不到。”

岳珂道：“从现场情形和时间上推算，应该是王医师去厨下煎药后，有人溜进小楼杀了朱老夫子，行凶之后，正好被猛哥发现，凶手干脆一刀杀了他灭口。王医师和月娘煎完药前后脚进来时，才发现出了意外，月娘更是失手摔破了药罐。”

宋慈道：“可这完全说不通，屋子里面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黄贵在外面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岳珂道：“如果凶手是猛哥认识的人，而且是丝毫不会防备的人，那就说得通了。”目光炯炯，凝视着黄贵。

黄贵尚未回过神来，连声问道：“他是谁？他到底是谁？”岳珂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孙应龙看了一圈，指着黄贵道：“难道是他？”黄贵更是吃了一惊，道：“岳公子怀疑我？”他的脸登时涨得通红，像小孩子那般跳着脚嚷道：“我怎么可能杀人？我怎么会杀害夫子呢？宋慈，你最了解我，你知道的，我决不会杀人，对不对？”

宋慈叹了口气，道：“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你确实嫌疑最大。”

孙应龙怎么看黄贵都不像杀人凶手，问道：“为什么黄贵嫌疑最大？”岳珂道：“王医师为朱老夫子诊治后，月娘去了厨房煎药。随后其他弟子相继离去，只有黄贵留在这里。朱老夫子和猛哥被杀，肯定是在王医师离开小楼后，这一点是确认无疑的。朱老夫子年事已高，可能一直处在昏睡中，凶手容易得手。可猛哥呢？他这么大的个子，就算是应龙兄这般武艺，也不可能无声无息地将他杀死。除非猛哥认得凶手，凶手才有机会从背后暗算。但是按照黄贵的说法，再无旁人进来这里，因而最有嫌疑的人就是他。”

孙应龙道：“也有可能是猛哥认识的别的人啊，趁黄贵不注意，悄悄溜进了楼里。”岳珂道：“今晚当值的人是黄贵，如果是另外的人突然出现在楼里，猛哥会不出声询问么？即便是猛哥一时没有发现，可那人杀死猛哥，猛哥身子倒地，必然发出巨响，外面的黄贵居然没有听见任何动静，这不是不合情理么？如果他不是在撒谎，那么他就是凶手。”

孙应龙这才完全会意过来，可还是不相信这么一个弱书生会杀人，问道：“黄贵，你是不是走过一会儿，中途去上茅房了？”

岳珂忙低声斥道：“应龙兄，你怎么能这么问案，主动给疑凶提供脱罪的理由？”

不料黄贵却没有接过话头，嚷道：“不，我没有走开，我一直在外

面，可我就是没有听到过动静。我没有撒谎。”

岳珂道：“那么你就是凶手了。说，你为什么要杀朱老夫子？”黄贵道：“我……我……”情急之下，无可辩驳，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嚎大哭起来。

孙应龙道：“我怎么觉得他这样子，不像是杀人犯呀。宋慈，你怎么看？”宋慈道：“从目前情形来看，没有别的解释比岳兄的推测更合理了。但奇怪的是，他坚持说他一直在楼外没有走开，也没有听到里面有动静，这两点其实对他不利，他始终没有改口。”

岳珂道：“猛哥一死，黄贵就是唯一的证人，他随意怎么说都可以，也许他根本想不到我们会怀疑他。”

宋慈道：“最重要的一点，黄贵是慕朱老夫子大名，主动来沧洲精舍受教。以他的年纪，也不会跟朱老夫子有什么私人恩怨，没有杀人动机……”顿了顿，又道：“其实不能说完全没有杀人动机，但朱老夫子年老多病，实在没有必要……”

他言辞虽然闪烁，旁人却听得很明白——他说黄贵没有杀人动机，是指黄贵本人应该跟朱熹并无仇怨，而后一句“不能说完全没有杀人动机”，则是暗示黄贵可能受某些政敌收买，有意接近朱熹，心怀不轨。然而朱熹已经是风烛残年，黄贵选在这个时候动手，不是多此一举么？况且正如宋慈所言，“没有离开过”和“没有听到动静”两点均对黄贵不利，他若真是政敌派来潜伏在学堂的刺客，一定是心机深远之辈，又怎么会说出陷他自己于困境的供词呢？

过了一个多时辰，蔡沈、吴雉、陈骏等大弟子及一些得到消息的名士相继赶来。这些人大多年长，且已功业有成，是知名于世的学者。如陈骏早年中了进士，取得过功名。又如名士袁枢原是朝中史官，编纂过史学巨著《通鉴纪事本末》，创造了“纪事本末体”体例，深受名人学士推崇。当年孝宗皇帝读了《通鉴纪事本末》后，以手加额，大为称颂，道：“治道尽在是矣。”袁枢的史识、史才和史德均为世人所称道，本可大有作为，可惜晚年受朱熹牵累，被劾为“伪学”而罢官，已在建阳闲居

了近十年。

众人连夜赶来沧洲精舍，无非是想要见朱熹最后一面。然而朱熹既是为人所害，牵涉的人事就太多了。建阳官署的人尚未赶来，便暂时由岳珂主事。他为避免楼外众弟子骚动，让孙应龙先带黄贵离开，只将蔡沈、吴雉、陈骏、袁枢等主要人物请进室中。蔡沈等人进来后才发现室中出了巨大变故，各自骇异不已。

尤其蔡沈发现王且光亦死在房中，更是惊讶。王且光与蔡氏渊源颇深，其医术学自蔡沈祖父蔡发。

岳珂道：“与各位先生一样，我们进来时也是震撼不已，为朱老夫子遇害而伤痛。然而现在真相未明，最要紧的是保持冷静。”

众人以蔡沈为首，低声商议几句。蔡沈道：“岳公子是岳将军后人，又是辛提刑幕僚，自然一切由你处置。”

岳珂道：“那好，岳珂就冒昧行事了。辛公不巧今晚有事，预先离开了这里。他回来之前，请各位暂且不要张扬此事。至于朱老夫子的死因，对外暂时还是称病故。”转头见陈骏忍不住要朝木床走去，大概是想观瞻朱熹遗容，忙挺身拦住道：“这里是命案现场，不能动。得等官府派人来勘验记录在案后，再安排后事不迟。抱歉了，这也是为了尽快破案。”

陈骏冷笑道：“等官府破案，那还不得黄花菜都凉了？上次沧洲精舍发生命案，官府的人理都不理，宋慈，你亲身经历了一切，最清楚不过。眼下受害的人是夫子，朝廷巴不得他早死呢。官府心知肚明，哪还会真心破案？肯定又跟上次一样，拖拖拉拉，不了了之。”

蔡沈忙道：“老陈，你这牢骚话不该冲岳公子说。辛公不避嫌，一来建阳就最先赶到沧洲精舍拜会夫子，足见情谊。岳公子更是名门之后，他既说了要尽快破案，自会有言必行。”又问道：“岳公子，还需要我们做什么？”

岳珂道：“各位可以开始准备朱老夫子后事了，请再派人到同由里去请辛公回来。”蔡沈道：“那好，我们就不妨碍岳公子做事了。走，我们

去学堂商议夫子后事，这里就交给岳公子。”

吴雉走出几步，又回身叫道：“宋慈。”宋慈道：“是，舅父。”

吴雉道：“你没想起什么吗？”宋慈一愣，道：“什么？”吴雉道：“去年你在沧洲精舍遇刺，背心中了一刀，伤口径长多少？”宋慈道：“几近一寸。”

吴雉道：“猛哥背心的匕首，看起来刃宽也就是一寸的样子。”宋慈“呀”了一声，忙道：“多谢舅父提醒。”

吴雉低声叮嘱道：“凶手多半就在我们身边，小心点儿。”这才施然出去。

正好孙应龙进来，他曾向理学名士蔡元定学习武功，而蔡沈是蔡元定次子，他时时也呼蔡沈为师兄。只是蔡沈对他这类武夫一向不大瞧得起，此时哀恸朱熹过世，更顾不上理睬了。

岳珂问道：“黄贵人呢？”孙应龙道：“我将他绑在静室里，交给真娘看守了。”

宋慈道：“月月姊怎么样？”孙应龙道：“人还没醒。应该只是受了惊吓，休息一下就会好的。”顿了顿，又问道：“为什么吴先生他们人都到了，建阳县署的人还没到？”

岳珂道：“据我推测，建阳县署即使接到报案，也暂时不会派人来的。一则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二则建阳人人都知道辛公人在这里，他是新任福建提刑，对八闽大大小小的案子有权优先处理，建阳县署自然不必再多过问。”

孙应龙道：“如此不是更好么？辛公没回来，你就先做主吧。”岳珂道：“这样，还是跟后塘村一样，宋慈勘验喝报，我来记录。”室中就有现成的纸笔，忙取来纸张铺好。

宋慈道：“夫子卧室周回二十四丈，四方形，门在东南角。南面有

窗，窗下有案几、书桌、椅子，几上有琴，书桌上有文房四宝。西北墙角有木床，面朝南，床前有踏板、圆凳。东北角有柜。东墙上挂着一幅画，是朱老夫子多年前在漳州任上的画像，官服纱帽。画像上题有《自悼诗》：‘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凉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是朱老夫子亲笔。东墙下零散地有几把交椅。”

孙应龙大奇，问道：“官府办案都先是这样记录现场的么？我还是头一回见。”岳珂道：“按规矩是这样。”

宋慈又道：“门前三步处有一滩深色污迹，内有药渣、瓦罐碎片等物，应该是月月姊进来时发现房中出了意外，失手打破了药罐。”

孙应龙道：“咦，这可奇怪了。”岳珂道：“奇怪在哪里？”

孙应龙道：“王医师不是先进来的么？应该是他先发现房中出了意外啊，他为什么没叫喊呢？虽说他是医师，见惯生老病死，一向冷酷，可毕竟死的人是猛哥和朱老夫子，都是他最亲近的人，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一声不吭呢？”

岳珂想了想，道：“我倒觉得这样才正常。猛哥固然是王医师的弟子，但他最关心的人却是朱老夫子。他进来时，第一眼看到猛哥被杀，惊讶异常，一时不明白究竟，最先想到的就是朱老夫子的安危，所以根本来不及理会猛哥尸首，直接去了床边查看朱老夫子的状况。而这时候月月进来，第一眼看到的正好是猛哥的尸首，事先毫无征兆，自然吓了一跳，手中的药罐也掉了下来。”

孙应龙道：“嗯，有道理。你和宋慈都是聪明人，总是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岳珂摇了摇头，道：“眼前不能解释的情况就有许多。宋慈兄，你继续。”

宋慈正悄悄落泪，闻言忙举袖抹了一把眼泪，道：“嗯，然后是猛哥尸首，位于床前四步之处，俯身向下，头冲着门，脚冲着床。他是背心中刀，虽然伤在要害，入刀似乎不深，从侧面还能看到一截刃身。”

本来按照惯例，死者及身上的物件只有专职的仵作才能翻动，然而宋慈适才得到舅父吴雉提示，怀疑杀死猛哥的凶手跟去年刺了自己一刀

的刺客是同一人，这是重大线索，一时等不及，便从怀中取出手帕，握住刀柄，用力拔了出来。

孙应龙道：“你怎么这副奇怪的表情？这不过是一柄很普通的匕首啊。”宋慈道：“这匕首跟去年刺中我背心的凶器口径一样。”一瞬间，又回想起刀尖刺入肉体的感觉。那一刻，他甚至能感到生命的活力被活生生地抽离。

岳珂面色愈发凝重起来，道：“如果这不是巧合，今日之凶手和去年之刺客真是同一人的话，毛一平被杀就跟秦氏宝藏无关了。”

孙应龙道：“哎呀，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凑巧的事！沧洲精舍自破土动工之日起，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就是出了去年那一桩刺杀案，今日又出了这一桩怪案。两桩案子都出了人命，凶器一样，肯定就是同一个凶手了！这个凶手一定是韩……”话一出口，才意识到不妥，勉强将后面“丞相”二字吞了下去。又道：“就是那个人的奸细，受命潜伏在沧洲精舍中。毛一平去年来这里做客时，无意中撞见了他的恶行，所以奸细跟着他去了茅房，杀了他灭口。结果又被宋慈撞见，奸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你也要干掉，多亏当时王医师正好在沧洲精舍，多亏了还魂草，不然你哪里还有命在。”

宋慈道：“今日的凶手和去年的刺客不是同一个人。毛一平胸口的那一刀，以及我背心的那一刀，都是深及肺腑，我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见凶手气力不凡。但这个凶手，力气要弱得多。如果不是正好扎中要害，猛哥应该不会死。”

孙应龙道：“怎么会不是同一个人呢？”宋慈道：“物证是不会撒谎的，比口供和人证更具备客观性。”

岳珂道：“我倒是想到一件事，应龙兄适才说，宋慈去年遇刺后得救是因为王医师正好在沧洲精舍，救治及时才得以保命，对吧？”孙应龙道：“是啊。他这小子就是运气好，走到哪里都有福星高照的。”

岳珂道：“当时猛哥也在沧洲精舍吗？”孙应龙道：“当然在，王医师出诊，师徒都是形影不离的。”

岳珂道：“我在想，为什么每次沧洲精舍出现命案，王医师师徒都身在现场，这其中会不会有所关联？”

孙应龙立即紧张起来，问道：“什么关联？”岳珂道：“会不会王医师师徒牵涉了其中？”

孙应龙登时嗤之以鼻，道：“这怎么可能？王医师师徒常常来沧洲精舍的，有时候是为朱老夫子治病，有时候是为学堂的学生治病。”

岳珂道：“可你也说过，沧洲精舍从来没有出过事，就出了这两件命案，偏偏王医师师徒都在场。”孙应龙道：“你这般推测就不合理，出这两次事的时候宋慈也都在场，难道他也牵涉其中？”

岳珂道：“宋慈是前一件案子的受害者，当然不可能有牵连。”孙应龙道：“王医师师徒是后一件案子的受害者，又怎么可能有牵连？况且发生两件命案同时在场的学生多了，难道他们都有牵连？岳珂，不是我说你，你的疑心太重了。”

岳珂道：“我怀疑王医师师徒是合理推测，你则是胡搅蛮缠。好了，我不跟你争，做事要紧，宋慈，你继续。”

宋慈便将匕首包好，先放到一边，续道：“然后是王医师。他脸色发黑，嘴角、鼻孔、眼角有血丝渗出，有明显的中毒迹象，看起来毒药毒性相当剧烈。”想到适才进来时王且光人好好的，还将余月月托付给自己照顾，若非自己因为朱熹亡故而心神不宁，本可早点觉察到他的异样，说不定可以阻止他。

孙应龙问道：“岳珂，你说王医师是服毒自杀，那你为什么不当即阻止他？”岳珂道：“王医师并没有做出服毒的举止，我只听见他咬了一下什么东西，然后他就中毒了。”

宋慈便从书桌上取来一根毛笔，用笔杆轻轻撬开王且光的嘴唇和牙关，果然嘴中含有一个鱼泡做成的胶囊，已然破开，毒药应该就藏在里面。

孙应龙道：“这么看来，在我们进来之前，王医师就将藏毒的胶囊含

在口中，预备随时自杀了。他认为自己看护朱老夫子不力，才导致夫子被杀，心中觉得内疚么？”

岳珂道：“当时王医师确实告诉宋慈说：‘我对不起朱老夫子，是我害了他。’但这件事实奇怪呀。我问你们，一般大夫会事先准备好一颗胶囊毒药时刻准备自杀使用么？”

孙应龙和宋慈面面相觑，不能回答。

岳珂道：“应龙兄，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王医师师徒，怕是我的推测要应验了。宋慈兄，继续吧。”

宋慈来到朱熹床前，只看了一眼夫子面容，便转过头去，不忍心再看，泪水滚滚而下。

孙应龙见状叹道：“还是我来吧。”遂硬起心肠，上前将朱熹身上的薄被揭开，道：“朱老夫子身上没有刀伤，只颈中有一道掐痕。凶手看上去手劲不小。”

岳珂问道：“掐痕大概多大尺寸？”孙应龙便伸手比了一下，道：“这人手可不小，比我的还大……”一语顿住，愣了愣，才失声道：“凶手绝不会是黄贵。他一个瘦弱书生，个子那么小，可没这么大的手。”

宋慈道：“这么说，害死夫子和杀死猛哥的凶手是不同的两个人。”岳珂大奇道：“力气大的掐死了夫子，力气小的杀死了猛哥？”

孙应龙愈发不解，道：“宋慈不是说物证不会撒谎吗？看起来真是这样。如果黄贵不是凶手，那么他也没有撒谎，他是真的没有听到里面有任何动静。”

黄贵一直守在楼门口，可怎么会有两个人在他眼皮底下溜进楼里，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猛哥则一直呆在卧室内，没有出来过，为什么对这两人的到来无动于衷呢？天底下可能有人同时瞒过黄贵和猛哥的耳目，杀了人再从容溜走么？

岳珂道：“猛哥人在室内，一个凶手也好，两个凶手也好，都不可能

瞒过他的耳目入室杀人。既然他没有发出任何动静，只有一种可能，他跟凶手是一伙的。呀，会不会……会不会……”

宋慈也醒悟过来，忙取过纸笔，到床边摹下朱熹颈中的瘀痕形状，再拿到猛哥尸首旁，举起他双手比拟纸上的图样，居然完全吻合！

孙应龙“啊”了一声，道：“凶手就是猛哥？他……他……”看看猛哥的尸首，又转头望了望王且光，只觉得天下最匪夷所思之事，莫过于此了。

岳珂也很意外，道：“原来被杀者就是凶手，这可实在让人想不到。先不说猛哥为什么要杀朱老夫子，又是谁杀了他呢？”

孙应龙道：“会不会是黄贵听到动静，进来看到猛哥掐死了夫子，气愤之下，拔刀杀了猛哥？”

岳珂道：“这倒是符合现场情形。但黄贵杀人后应该立即报官，告知众弟子朱老夫子已死，为何还会安然坐在井边，等待王医师和月娘回来呢？”孙应龙道：“嗯，这确实不合情理。其实我早觉得黄贵怎么看也不可能杀人，他大概连刀子怎么握都不知道。”

宋慈蓦然插口道：“刀子，对，刀子。”急奔过去取过那柄杀死猛哥的凶器，又往猛哥身上摸了一通。

孙应龙莫名其妙，问道：“你想找什么？”宋慈道：“刀鞘。”孙应龙道：“你试试猛哥右脚上方裤腿的地方。”

宋慈往猛哥右小腿上一摸，果然在腿侧处找到一柄刀鞘，正好与匕首合配，新旧也差不多。

岳珂道：“你怎么知道猛哥在裤腿下藏有匕首？”孙应龙“嘿嘿”两声，道：“我可是打小就认识他。多年前我就留意到他走路时右脚有点扭巴，总怀疑他藏了什么东西在裤子下面，他还老不让人靠近看。”

岳珂道：“猛哥外貌极像北方人，那边的男子习惯将防身的短刀藏在靴子中，闽地天热，这时候已穿不住靴子，大概他旧习难改，便干脆将

匕首绑在腿肚子上。”又转头问道：“宋慈兄，你怎么看这件事，猛哥会不会就是去年刺杀你和毛一平的凶手？”

宋慈道：“猛哥的体形跟我感受的刺客身材差不多，凶器也吻合，但我还是不能肯定。”

他不能肯定，倒不是别的原因——其实从感觉上他认为猛哥就是刺过他一刀的刺客，他甚至能在脑海中再现猛哥手持匕首，从背后向他扑来的一幕。但从情感上，他不愿意相信。他自小认识猛哥，虽然并不亲密，但见面也会打个招呼，偶尔还会开个玩笑。这样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居然是背后捅他一刀的凶手，即使他并不是本来的目标，只是要被灭口，他也不能去想象。

再往深一层想，如果猛哥真的就是凶手，在王医师徒弟之外，他必然还有另一个身份。正是这个身份，使得他先杀了毛一平，再杀了朱熹老夫子。然而这个人潜伏在王家二十年，仅仅就是在等了十九年后，杀一个来沧洲精舍的老者毛一平，又在等了二十年后，杀残年暮景的朱熹么？内中还有什么阴谋，真是想都不敢想。

岳珂见宋慈表情复杂，猜到他正回忆往事，心潮澎湃起伏，问道：“就是他，对不对？”宋慈迟疑道：“这个……”

他是唯一活着的当事人，感觉当然应该最敏锐、最准确，但也仅仅是感觉而已，并没有确实的物证能够指认猛哥就是杀死毛一平的凶手。进一步说，如果猛哥就是凶手，伴随着他的死亡，再也没有人能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杀毛一平，是新仇，还是宿怨？人世间的诸多事情均是如此，从一开始陷入一个困惑的谜题，经过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了答案来解惑，却引发了更多的疑问，如此反复循环下去，永远不会有最终的结果。

岳珂见宋慈神色闪烁，便道：“算了，不提过去的事了。夫子是猛哥所杀，杀死猛哥的又是谁呢？能从容混入楼中，又能不为猛哥所提防，除了黄贵外，还会有谁呢？”蓦然醒悟，不禁转身看了王且光一眼，再掉头过来，却见宋慈也正直愣愣地望着王医师的尸首。

孙应龙道：“你们……你们觉得是王医师杀了猛哥？这……这怎么可能？”

陡然一道闪电划亮夜空，几人惊然朝窗外望去，却见一条人影正附在南窗上，窥测室中情形。

孙应龙喝道：“谁在那里偷看？”

那黑影见形迹败露，转身便逃。孙应龙急忙赶出去，正好遇到杨妙真带着余月月过来，问道：“怎么了？”孙应龙道：“捉小贼。”

杨妙真用脚尖勾起一块石头，轻巧地抄在手中，用力掷出，打在那黑影腿弯处。黑影往前一绊，摔倒在地。孙应龙赶过去，反拧住他手臂，将他拉起来，却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子。

孙应龙问道：“你是谁？”那男子料想不说实话难以脱身，便道：“我是闽帅林安抚使的侍从林麟。”

孙应龙一听“林安抚使”几个字，心下先怯了，讪讪放了手。岳珂已然赶出来，示意杨妙真先带余月月进去，又问林麟道：“林兄来这里做什么？”林麟道：“只是来看看。”

岳珂道：“看什么？”见林麟默然不答，便道：“林兄不愿意说也由得你。但林兄也亲眼看到了，沧洲精舍出了命案。你鬼鬼祟祟在外面窥探，难逃嫌疑。应龙兄，烦请你先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等辛公回来再做处置。”

林麟忙道：“等一下，我是奉林帅之命来看沧洲精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得赶回去复命。”

原来之前王且光出来交代学堂堂长黄贵派人去报官，黄贵便立即派了一个同学前去建阳县署，可他都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同学更不知道，来到县衙后，只说朱老夫子去世了。朱熹可是朝廷重点关注的人物，建阳知县林充便兼有暗中监视朱熹的任务。当值差役得报后，忙叫醒了林充。林充听到沧洲精舍竟然因为朱熹过世派人来报官，本已极为惊讶。再想到新任福建提刑辛弃疾不避嫌疑，目下就住在沧洲精舍中，

就算真有什么事，福建提刑就在当场，哪里轮得到他小小的建阳知县出马？一时怀疑这是辛弃疾在有意试探自己，忙连夜叫醒了福建安抚使林枬。林枬也极是困惑，他此次来到建阳是以私人身份，不便出面，便派心腹林麟到沧洲精舍暗中察看究竟。沧洲精舍的弟子们都聚在学堂商议朱熹后事，林麟轻而易举地潜进来，见到朱熹居住的小楼有灯光，便用手捅破窗户纸，窥探室中情形，直至被发现。

岳珂道：“林兄都听到些什么？”林麟道：“从宋公子开始勘验喝报现场开始，后面的全一字不漏地听见了。几位公子才智过人，仅凭现场的蛛丝马迹就推敲出凶手，林某佩服不已。岳公子是名门之后，又是辛公身边能人，倒也不足为奇，只是想不到那位宋公子年纪不大，却是……”他没有说完下面的赞誉之词，“嘿嘿”了两声，叹道：“这沧洲精舍名闻天下，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

岳珂道：“林兄过奖。不知道林兄要如何向林大帅和林知县回复？”林麟道：“当然是如实回复。难道岳公子还有什么想要隐瞒的么？”

岳珂道：“没有。只是凶手猛哥的来历和动机尚未调查清楚，除了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朱老夫子是遇害外，其他人都以为他只是病故。朱老夫子是什么人，无需我多言，若外人知道他是被害，难免会有凶手的流言蜚语，既于朱老夫子清誉有损，也对你我二人的长官不利。所以，还望林兄慎言。”林麟沉默许久，才道：“受教。”拱手告辞而去。

孙应龙道：“你跟他嘀嘀咕咕说了这么一大通，到底是什么意思？”岳珂道：“都是些官面上的话。”

重新进来卧室，却见余月月坐在王且光尸首旁，痛哭不已。宋慈和杨妙真在一旁六神无主，不知该如何劝慰。

岳珂上前道：“月娘，事情紧急，恕我冒昧。令外祖父去世，固然不幸。可现在卧室内出了三条人命，天一亮，无论如何都瞒不住了。我们需要知道真相。”余月月只是哭泣个不停，理也不理。

孙应龙温言道：“月月，你心中难过，不愿意说话，那我们说，你

听，可以吗？是王医师杀了猛哥么？”

余月月一惊，蓦然抬起头来，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你看见了？”孙应龙道：“看来真是这样。你别紧张，我没看见，是岳珂和宋慈他们两个推理出来的。月月，你起来，到这边坐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余月月见对方连她最不愿意说出来的真相都猜到了，再也没有什么可隐瞒，勉强定了定神，讲述了事情经过——

王且光收到朱熹身体不适的消息后，大致问了发病情形，带了药箱，携着徒弟猛哥和外孙女余月月来到沧洲精舍。初诊后，王且光认为并无大碍，只叫朱熹好好休息，然后配了药让余月月到厨房煎。过了小半个时辰，王且光来了一趟厨房，认为药的火候已经可以。余月月便端着药罐出来，又按外公的嘱咐，去井边添水做药引。等她再进来卧室时，却看见外公正举起匕首，使尽全身力气刺向猛哥背心。他虽然力弱，却是医师，熟悉人体结构，一刀正中要害。猛哥面朝着门，就那么惊讶地看着她，表情古怪之极。她一时惊魂失魄，药罐掉了下来，人也软倒在地。由于意识处于极度游离的状态，完全留意不到四周的情形，后面的事，她就记不大清了。

孙应龙道：“呀，跟我们推理出来的情形一模一样。”

杨妙真更是惊异，问道：“你们几个就站在这里这么一会儿，就推断出事情经过，居然丝毫不差？”孙应龙道：“我们可是站了几个时辰了，哪只有那么一会儿？”杨妙真道：“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余月月此时方知道是猛哥扼杀了朱熹，先是骇异，随即才释然道：“难怪外公会一怒之下杀了猛哥，原来是发现了他杀朱老夫子的真相。外公他老人家自杀，也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朱老夫子。我还以为他……”一时说不下去，又抽泣起来。

岳珂道：“猛哥倒地的时候，可能正巧与月娘手中药罐落地吻合，瓦片撞地清脆，所以外面的黄贵只听到了药罐摔碎的声音。”

所有现场的疑点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只剩下一个问题，猛哥到底

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杀朱老夫子？二十年来，他有成千上万次接近朱熹的机会，为什么偏偏要等到今晚，等到朱熹老态龙钟、垂垂将死之时才动手加害？

余月月道：“我生下来时，猛哥就已经在外公家当学徒打杂了。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他自己的家乡、籍贯什么的，他是外公的徒弟，外公都不问，我们自然不便再多打听。”

她与猛哥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余年都不知道他的来历，旁人又如何能得知究竟？看来他的真实身份将会永远成谜了。

岳珂道：“宋慈兄，你别怪我旧事重提，我能想到的最有可能的动机，就是今天的命案和去年的命案是相关的。猛哥一定是跟毛一平有旧怨，凑巧当日毛一平来到沧洲精舍拜会朱老夫子，两人意外撞见，猛哥追去茅房杀了毛一平，正好你进去，他人尚躲在门后，无处可退，不得不杀你灭口。这件案子，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因为大家伙儿都想当然地认为凶手的目标其实是朱老夫子。但朱老夫子本人可能早发现了端倪，出于某种考虑，他始终秘而不宣。但今晚凑巧只有猛哥一个人在他床前，朱老夫子想起了去年的命案，提了出来，猛哥慌乱之下，顿生歹意，上前扼死了朱老夫子。王医师进来后，发现朱老夫子被猛哥害死，气急之下，顺手抽出对方小腿上的匕首，自后刺死了猛哥。又因为内疚而生死念，预先将毒药含在口中。”

他这一番推测有头有尾，不但能合理解释两件案子的动机、经过，而且与现场的勘验情形、物证并不矛盾。孙应龙当即道：“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没有比这更好的推测了。”

岳珂问道：“宋慈兄，你怎么看？”宋慈想了一想，道：“我也想不到比岳兄更合理的解释了。”

他认同岳珂的推断，唯对一点尚有疑问，那就是王且光为什么会随身带着一颗胶囊毒药？但他没有立即提出这个问题，只看了一眼余月月——这个他发过誓，要用生命保护的女子。

外面天光已明，天就快要亮了。众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这难熬而漫长的一夜总算过去了。

蓦然间，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震碎了清晨的宁静。只在顷刻之间，怪风大作，发出让人心胆俱裂的嘶吼声。大雨呼啸而下，有排山倒海之势，仿若要把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彻底淹没。

风雨交加，争相肆虐，凶狠、激烈、震撼、残酷地摧残着世间万物。小楼旁的几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正好砸在小楼上，轰崩震响，将半边房顶砸得粉碎。小楼登时塌陷了半边，雨点直泻入室。

众弟子惊见巨变，连忙赶来救护朱熹遗体。蔡沈站在瓢泼大雨中，面朝苍天，高声喊道：“大风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岂小变哉？”

北方传来阵阵鼓鸣声，如波澜，似松涛，一浪接着一浪，绵绵不绝，那是唐石里的巨石在风雨中作响。鼓声深邃、惆怅、低沉、悲伤，仿佛是从大地最深处发出的叹息，愈发将哀恸者蹂躏得肝肠寸断。

[1] 金错刀：原指古钱币名，王莽居摄二年（7年）所造，分为环柄和刀身两部分，环柄为一方孔圆钱。因为钱上的“一刀”两字是用黄金错（镶嵌）成，而钱身又呈刀形，所以叫金错刀。钱上铸有“一刀平五千”字样，表示一个金错刀可当五千金用。当时一斤黄金值万钱，两个金错刀就可以换取黄金一斤。这种钱价值很高，造成了通货膨胀，行之不久即废。金错刀制作精密，为后世所重，不少诗人也加以歌颂，如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唐代杜甫《对雪》诗：“金错囊徒罄，银壶酒易溶。”秋瑾《宝刀歌》：“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

[2] 辛弃疾原字坦夫，南归后才改字幼安，别号稼轩。



第七章 故人何在

弹指一挥，居然已经四十年了？一时有了岁月如流的感叹。但那些美好的记忆，又怎么能因为光阴的流逝而轻易忘怀呢？四十年前，他正当青春岁月，身边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青梅竹马的亲密恋人。



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
皇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
五亩苍烟，一丘寒碧，岁晚忧风雪。
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

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
嵬隗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
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
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

——蔡松年《念奴娇》

庆

元六年（1200年）梅雨时节，一代儒宗朱熹逝世于福建建阳三桂里考亭家中，时年七十一岁。

朱熹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国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历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天下惜之。士人闻其死讯，莫不悲恸。朝廷却下令禁止朱熹朋友、门人及各路士子到考亭会葬，此亦是公开表明对理学的态度，即使朱熹去世，理学的“伪学”地位不改。

辛弃疾为大雨所阻，不得不在庵山华阳观中滞留了两日两夜，这是他一心要早些寻到华岳，不惜连夜亲上庵山的结果。

之前辛弃疾料想岳珂在拱辰桥得知了真相后先有意放孙应龙离开，才再与宋慈赶来沧洲精舍向自己禀报，肯定对孙应龙有所暗示。而孙应龙必定会提前转移华岳，就算辛弃疾立即派岳珂前去庵山，也肯定在逍遥居搜不到人。但那华岳重伤未愈，仓促之间难以离开建阳，宋慈等人必然安排了另外妥当的藏身之处。辛弃疾之前留下建阳县署差役老么就是另有目的。

带老么离开沧洲精舍后，辛弃疾详细打听了宋慈、孙应龙等人的亲

朋好友，推测宋慈身为理学弟子，必然不会将犯人藏到自己家中或是任何跟朱熹有干系的人家里，而孙应龙一度是重要劫囚嫌犯，更不会藏在他家中。郡主赵师滢的逍遥居已然用过，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余月月了。而余月月一直住在外祖父王且光家中，医铺人来人往，人多眼杂，也不是好的藏身之处，一定是将华岳藏在其他亲眷之处。

当辛弃疾听说余月月原来是刻书名匠余仁仲的亲孙女时，相当意外，而余家在庵山亦有别宅，他一度怀疑华岳会藏在那里。老么忙告知余月月打小没见过亲生父亲余万卷几面，又将母亲早亡归咎于父亲，恨余家入骨，是绝对不会与余家来往的。又告知余月月舅母郑氏出家做了道士，恰好就在庵山华阳观。辛弃疾听了登时眼前一亮。

老么见辛弃疾心急如焚，有立即要上山之心，便告知庵山是建阳第一名山，不比其他野山，上山的路都是官府出钱修的官道，熟悉道路的人，夜间走也没事。辛弃疾便立即到宋慈家中叫上一只一直留在那里养伤的侍从，带上弟子陈址，由老么带路，连夜赶来庵山华阳观。

华阳观是个小道观，香火不旺，只有观主出尘和两名小道姑。起初开门的小道姑也不肯放辛弃疾一行进来，称观中都是女子，又是出家人，多有不便。辛弃疾怕出意外，便命侍从直闯进去。不待搜查，华岳自己扶着拐杖走了出来。观主出尘闻声忙赶出来阻止，辛弃疾才发现对方竟是一位二十年未见的故人，一时感慨万千。华岳表示愿意向新任福建提刑自首，辛弃疾遂派陈址带着侍从将他连夜送走，自己留在华阳观中。

他留下来，原本只为与故人一叙，天亮时便要辞别下山，哪知道老天爷突然降下一场大雨来。即使是在多雨的福建，这么大的暴雨也极是罕见。平日清浅的溪水，转眼变成了狂暴的浊龙，惊涛齐天。山上亦是山洪陡起，席卷着泥沙，如瀑布激流，将山道尽数冲垮。所谓人不留客天留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大雨从清晨开始足足下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日，天才放晴，碧天如洗。得知朱熹去世的消息时，已是第三日正午。雨后天晴，山中空气清新，辛弃疾正在静室窗下诵读《庄子》，岳珂和孙应龙进观求见，报知朱熹过世的消息。大雨虽停，然而山道未复，二人冒险上山，从头到

脚都是泥泞，狼狈不堪。

辛弃疾依然坐在原处，手持书卷，一动不动，样子仍是在读书，神情却瞬间石化，仿佛突然入定一般。

岳珂颇为忧虑，正待劝解，却被辛弃疾挥手喝止。他一时无奈，只得与孙应龙退了出来。观主出尘将二人请进堂中，命小道姑奉上热茶。出尘四十来岁，一张瓜子脸，瘦削清癯，颇有道骨仙风。

孙应龙不及坐下，急急问道：“尊师，华大哥人可还好？”出尘道：“辛公前夜来到华阳观，连夜派人将华岳公子送走了呀，说要另找个安全之所，就在大雨之前。你不知道这件事么？辛公说目下你和宋慈公子都在替他办事，贫道还以为是你告诉他华公子藏在这里养伤的。”

孙应龙跺脚道：“哎呀，尊师难道不知道辛公是官么？华大哥是重犯，只有官捉逃犯的道理，哪有官救逃犯的？”出尘道：“这贫道倒是没想到。”

孙应龙道：“就算不知道辛公是官家人，一个陌生男子半夜带着侍从寻上门来，尊师难道不起警觉之心么？”

出尘原本姓郑，出家前是余月月的舅母，出家后也对外甥女爱惜有加，孙应龙因与余月月相熟，亦时常往来于华阳观，说话大大咧咧惯了，竟是要将辛弃疾逮走华岳的事怪到出尘头上。

出尘一向和善可亲，此时竟微微色变，冷笑道：“陌生男子？早在你出世之前，贫道就认得辛公了。”起身拂袖，往内堂去了。

孙应龙一时呆住，半晌才道：“听起来，出尘尊师跟辛公原是旧识。怎么我从来没有听月月提起过？”又问道：“听说辛公性好美色，身边总是蓄养了许多绝色美女，是这样子么？”

辛弃疾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有人评价他配得起“酒色财气”四字。别的不提，单是一个“色”字，确实名副其实。他身边总是美婢环绕，有许多风流逸事，他自己也称“饱经惯、花期酒约”。

岳珂道：“名士风流，这也是在所难免之事。再说辛公卓犖奇才，疏通远识，有许多女子都是自己主动投怀送抱。”

孙应龙却对辛弃疾的风流韵事没什么兴趣，只低声问道：“会不会出尘尊师……”岳珂道：“什么？”孙应龙道：“就是出尘尊师跟辛公原来那个过……”岳珂这才明白过来，道：“这我可不清楚。”他不愿意多谈辛弃疾的私生活，便起身道：“我们再去看看辛公。”

孙应龙道：“辛公会拿华大哥怎么办？”岳珂道：“辛公既是派陈址将他连夜送走，必是另找地方安顿了。你无须担心，也千万不要再向辛公追问，回头我私下向陈址打听看看。”

孙应龙听说是另找地方安顿华岳，而不是送官，这才放下心来。

回来静室，辛弃疾正在提笔挥毫疾书。这是他的习惯，每逢喜悦或是愤懑时，便会将满腔情绪倾注到笔墨之中，由此才有了许多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佳作。

岳珂忙上前研墨，侧头望去，纸上所写是一首《感皇恩》：

案上数篇书，非庄即老。
会说忘言始知道。
万言千语，不自能忘堪笑。
今朝梅雨霁，青天好。

一壑一丘，轻衫短帽。
白发多时故人少。
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
江河流日夜，何时了？

此作当是悼怀朱熹之作。以汉代扬雄^[1]所作《太玄》比拟朱熹的著

作，“江河流日夜”则是化用杜甫之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称颂朱熹的文章、事业不朽。

一词写完，辛弃疾意犹未尽，又取了一张新纸铺好，挥笔写道：“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连叹三声，这才抛下毫笔，问道：“还有什么事么？”

岳珂道：“学生还没有来得及禀报，朱老夫子并非自然亡故。”当即说了前晚沧洲精舍所发生的林林总总。

辛弃疾一言不发地听完，道：“走，下山。”

出来时正好在院子中遇到出尘。出尘问道：“辛公这就要走了么？”辛弃疾道：“嗯。”走出几步，又停下来，想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甚至连头也没有回一下。

孙应龙却忽然想到一件事，忙上前告道：“尊师，王且光王医师过世了。”

出尘俗名郑坐，出家前是王且光的儿媳妇。她听了公公去世的消息，反应甚是奇怪，毫无悲意，只问道：“他是怎么死的？”

孙应龙心道：“她是月月的亲舅母，理应知道真相。”便实话说了王且光是服毒自杀。出尘冷冷一笑，道：“贫道早就说过，他们这家人，个个都不得好死。”

她的语气中充满了幸灾乐祸，完全不似出家人的口吻，形象也与往日判若两人。孙应龙一愣，背心竟升起一股阴森森的凉意，还待多问一句，出尘却已经进堂去了。

暴雨冲毁了山道，许多地方都被山上滚下的巨石堵死，加上雨后泥泞路滑，下山比上山更难。这一带名关刀峡，处处奇石林立，如斧劈刀削，峥嵘险峻，十分壮观。三人左绕右绕，身上早被密林中的残雨淋透。走了半天，也不知道到了哪里。

岳珂隐约见到前面有屋檐，道：“前面有人家，应该快到山脚了。”忽然脚下一滑，就势滚下山坡，眼、鼻、口中尽是泥巴，看也看不见，喊也喊不出，昏头涨脑，苦不堪言。好不容易停了下来，勉强爬起来，还没有站定，只觉得右脚踝一阵针刺般的剧痛，左脚踝则被什么东西套住，尚不明白究竟，便被扯动左脚，头朝下倒掉了起来。

辛弃疾吃了一惊，叫道：“岳珂！”岳珂忙应道：“还好，我还好，就是动弹不得。眼睛被泥巴糊住了，一时也看不见。”

辛弃疾还待下去营救，孙应龙忙扯住他，道：“辛公别动，他中了机关。坏了，前面就是逍遥居。”辛弃疾道：“就是信王一双子女的居处么？”

孙应龙道：“嗯。宅子的主人是信王的四公子赵师檠，外号茶树公子。他可是我们建阳闻名色变的人物，会自己做机关、火器，厉害无比。但我只是听说，还是头一次看见。”

正说着，有两名黑衣仆人爬上土坎，手里各端着弓弩，一人对准岳珂，一人对准辛弃疾方向，喝问道：“什么人敢擅闯逍遥居，不要命了么？”

孙应龙忙道：“这位是新上任的福建提刑辛弃疾辛公，那边挂着的是他的属下岳珂。”

三人早成了黄泥鳅，脸上也全是泥水，完全看不出本来面目。为首仆人根本不相信，道：“胡说八道，提刑官人不好好在官署里坐着，来这里做什么？”

岳珂勉强抬起头来，举袖往脸上抹了两下，道：“我见过你。你好好看看我。”

为首仆人道：“咦，我真见过这个人，他前日带着官差来过逍遥居。快，快去禀报公子。”

他这才放下弓弩，拔出短刀，割断套住岳珂脚踝的绳索，将他放了下来。岳珂却是站立不住，一跤跌坐在泥地上。

仆人道：“抱歉，岳公子右脚中了我家公子的仙人跳，只有我家公子才能打得开，请岳公子再多忍耐一会儿。”又叫道：“提刑官人，你们从沟道下来，千万别走偏了，两边都有机关。”

辛弃疾号称奇杰，年轻时金戈铁马、驰骋敌营而不色变，有“青兕”的外号，而今年老，亦是壮气犹存，不畏风险到沧洲精舍拜会朱熹便是明证。然而此刻听了那仆人的叫喊，居然脚下发软，不敢轻易迈步出去，当真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不禁苦笑起来。

孙应龙到底是习武之人，道：“辛公，我走前面，你扶着我的背。”

二人一路连滑带滚，加上下面仆人接应，总算有惊无险下了山坡。数名仆人先后赶来，搀扶了三人进来逍遥居。赵师檠已经得到消息，忙赶出堂来，先命仆人扶好岳珂，蹲下来往他脚踝的铁夹上拨弄了几下，铁夹“噌”的一声松开。岳珂初为铁夹套住时，虽然也是剧痛无比，但还能忍住，此刻机关松开，反而痛得大叫了一声。

赵师檠掸掸手上的泥巴，示意仆人将铁夹取下，道：“岳公子，你不必难为情。这叫仙人跳，意思是仙人中了都要一跳三尺高。你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受不住痛很正常。”

岳珂苦笑道：“久闻逍遥居机关厉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赵师檠居然点了点头，道：“比起那些浪得虚名之徒，赵某自认为还有几分本事。岳公子，你伤了筋骨，暂时不能走路了，除非你不再想要这条腿。”

孙应龙咋舌道：“这么厉害？这么一下子，一条腿就几乎没了？”赵师檠道：“孙公子不信么？要不要试试看？”孙应龙忙道：“我对这个没兴趣。”

赵师檠道：“来人，带岳公子进去歇息。”等仆人扶了岳珂进屋，这才上前笑道：“辛公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他平常都是神色冷冷，不轻易露出笑容，此刻居然对辛弃疾笑脸相迎，可谓罕见了。

辛弃疾道：“老夫来得突然，还望赵公子不要见怪。”赵师檠笑道：“不怪，不怪，相请不如偶遇嘛。来人，快去为辛公准备热水和干净衣衫。”又道：“辛公，这里到山脚还有一段路。天色不早，路上尽是泥石，你这么强行下山太危险，不如在这里留宿一晚，明日一早，我派人送你下山。”

辛弃疾亲身经历了山道的难行，岳珂又受了伤，料想就算今晚勉强赶到沧洲精舍也不能再为朱熹多做什么，便道：“老夫也有来逍遥居拜会赵公子之意，择日不如撞日，那老夫今晚就冒昧打扰了。”遂留在逍遥居中。

赵师檠忙命备下酒宴，款待贵客。席间宾主的话题，自然是朱熹之死。

赵师檠道：“我知道辛公与朱老夫子惺惺相惜已久，你们一个被称为‘人中之龙’，一个被称为‘文中之虎’，并称为当世奇才。对辛公你，我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但对朱老夫子，我却不如何喜欢。朝廷称他‘欺世盗名’，我认为最合适不过。当然，死者为尊，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辛弃疾虽然不同意赵师檠对朱熹的看法，但也赞赏他的坦率，道：“难得赵公子直言。像赵公子这样的人物，在宗室中也可谓十分罕见了。”赵师檠笑道：“嗯，我还好吧，应该可以列入朝廷最喜欢的一类宗室子弟了。”

自古以来，宗室就是当权者头疼的问题，虽是血肉至亲，然而一旦宠之太过、任之太重，就有坐大一方的危险，如汉代七国之乱。历史上多有以宗室子弟身份夺权正位者，因而太祖皇帝自创立大宋朝开始便立下祖训：“宗室不得为宰执。”明文规定宗室子弟不得担任宰相和执政大臣^[2]，其实就是预防宗室篡权的危险。宋代先后颁行过《宗室座右铭》《宗室善恶宝戒》《宗室六箴》等劝诫性文书，意在推行宗室法，限制宗室权力，防止宗室作乱。前宰相赵汝愚^[3]有拥立之功，却在与韩侂胄争权时失败，其实与朝廷素来猜忌宗室，千方百计预防宗室握有大权有很大干系。那些英明神武、礼贤下土的宗室总是最遭朝廷猜忌，会被认

为有夺位的野心。赵汝愚为人精明能干，又取得了朱熹理学一派的倾心支持，无一例外地符合野心家的特性，迅速倒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基于此类原因，朝廷对才名显赫的宗室子弟多有提防之心，如赵师檠堂兄赵师侠，文章才华出众，以诗词见闻于世，有《谒金门》云：

沙畔路，记得旧时行处。
蔼蔼疏烟迷远树，野航横不渡。

竹里疏花梅吐，照眼一川鸥鹭。
家在清江江上住，水流愁不去。

词风萧疏淡远。但其人亦热衷功名，积极参与科举，谋取官位。为与名臣彭龟年交结，不惜将亲妹妹嫁为其为继室。由此引发朝廷猜忌，反而一生仕途不顺。

而那些依仗权势、鱼肉百姓、荒淫无耻的宗室子弟也并不为朝廷所喜，事情闹大了，最终受损的还是皇室的声名。唯有赵师檠这一类，安安静静地住在大山中，远离京师，从不惹是生非，从不与外人交结，简直就是朝廷中最完美的宗室形象。就算有些奇怪的爱好，也完全可以接受。

赵师檠所言亦即指此意，虽然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大言不惭，其实完全是实情，每年朝廷拨给信王子女的赏赐都会格外丰厚，便是明证。

辛弃疾闻言，愈发觉得赵师檠表面乖戾，实则心如明镜，当即道：“赵公子可谓明眼人，老夫正有事请教，就是我第一任夫人赵彦骞的事。赵公子曾说彦骞死得可疑……”赵师檠道：“这个嘛……”有意顿住话头，眼光朝孙应龙扫去。

岳珂勉强陪坐在一旁，见状忙道：“应龙兄，我脚忽然好痛，你扶我进去休息。”

辛弃疾道：“不必避开。孙应龙现在替老夫做事，跟岳珂一样，都是

老夫的心腹。况且事无不可对人言，赵公子有话请直说。”

赵师檠道：“辛公既发了话，我也没什么可避讳了。辛公第一任夫人赵氏，论辈分是我的姑姑。四十年前，她放弃了江阴舒适的生活，孤身一人离家出走，穿越宋金边境，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济南府历城县。一个弱质少女，却甘愿冒如此大的风险，辛公可知道原因？”

弹指一挥，居然已经四十年了！人生易老，时光无情，几十年来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辛弃疾一时有了岁月如流的感叹。但那些美好的记忆，又怎么能因为光阴的流逝而轻易忘怀呢？四十年前，他正当青春岁月，意气风发，身边有谆谆教诲的祖父，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青梅竹马的亲密恋人。他们一道计划着，要按部就班地实现胸中大志。突然有一天，计划被打破了。一个南方来的女子，赵彦骞——也就是后来成为他结发妻子的女子改变了一切，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已经不能清楚地回忆初见她的样子，倒不是他善于忘记，而是当时他眼中只有他自己的恋人玉珠，完全没有留意到风尘仆仆的赵彦骞。但命运就是这样爱开玩笑，后者最终还是成为了他的妻子，只因为她有着别人没有的非凡勇气。

不知道玉珠现在怎么样了？忆起这个曾经令他魂牵梦萦、刻骨铭心的名字，当真是一种哀乐相生的情怀。良辰未必有佳期。

赵师檠见辛弃疾沉吟不语，以为他不愿意泄露往事，便道：“辛公是怕我在套话么？那好，我先说出来，再请辛公指点是否正确。当年我姑姑赵家娘子冒险奔赴金人占领区，实则是为了完成岳飞将军和其祖父的遗愿。”

岳珂先吃了一惊，道：“家祖父的遗愿跟赵、辛两家有关，我怎么从来没听家父提起过？”

岳飞遇害迄今已近六十年。辛弃疾也很惊讶，不知赵师檠如何会知道这件极少人知道的陈年往事，转念想到赵师檠之父赵璩曾担任过西外宗正司知宗，专掌外居宗室事务，也许是从赵修之一系的亲眷口中探知，遂道：“不错，正是如此。”特意转头告知岳珂道：“这件事的确是由岳飞将军而起，老夫从来没有跟你提过，是觉得实在没有必要。”

原来当年岳飞北伐，接连击败金兀术军，意欲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河北之地。金兀术一败再败，哀叹道：“自我起兵北方以来，没有像今日这样失败过。”于是退守开封。岳飞自鄆城进军朱仙镇，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当时金人任命的开封知府姓杨名至，其心腹幕僚正是辛弃疾之父辛文郁。辛文郁与其父辛赞一样，心向大宋，立志复国，他说服杨至与岳飞联络，预备里应外合，擒下金军主帅兀术，举城归宋。由于开封是北宋首都，有非凡的象征意义，金兀术更是金国举足轻重的重臣，岳飞对此也积极响应。

就在宋朝原首都开封收复在即的关键时刻，南宋朝廷诏令退兵。岳飞将已与金开封知府杨至联络一事上报，原是想告知朝廷，此次收复开封有内应配合，有十足的把握。然而宋高宗依旧不顾大局，命秦桧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岳飞无奈，写了一封密信给杨至，阐明自己退兵的不得已。

杨至收到岳飞密信之时，已得知南宋朝廷即将派人到开封与金军主帅金兀术和谈。大宋做派一贯无耻，以往议和之时，都会将叛敌之人交回敌方，以表示所谓的“诚意”。杨至情知不妙，为了保全更多的人，便指令辛文郁赶去向金兀术告发自己。辛文郁最终遵从了杨至的命令，赶去元帅府告密。金兀术个人很赏识杨至的武艺，不相信辛文郁的话，下令将其逮捕治罪。不久后，南宋使者到达开封，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杨至早与岳飞暗通之事告知了金兀术。金兀术这才恍然大悟，急忙派人擒拿杨至，释放辛文郁出狱。

岳飞退军后，杨至夫妇被金兀术残酷杀害，死状极其惨烈，死后还被肢解分尸，尸体碎片分悬在各处，以儆效尤。辛文郁虽然保全了自己和绝大部分参与者，然而内心惭愧不已，最终谢绝了金人的高官厚禄，称病回到家乡山东。但他还是无法就此平静地生活，彷徨之下，最终设法托人转交了一封信给岳飞。内称岳将军军功盖世，义薄云天，临阵退兵，亦情有可原，然而杨至确因他而死，希望将军终身能记得此事。信送出后，辛文郁即在无穷悔恨中投水自杀，八个月后，其遗腹子辛弃疾出生。

金人对辛文郁参与谋变之事毫不知情，又任命其父辛赞为开封知府。辛赞带着孙子辛弃疾赴任，辛弃疾童年时期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是在北宋故都开封度过。

岳飞后来辗转得知真相，闻说杨至全家被杀后，亦是内疚不已。他不知道辛文郁已经自杀，亦回了一封信，称朱仙镇退兵为其生平憾事，至于有负杨至，更是无话可说。然而信尚未能寄出，宋高宗和宰相秦桧急于和议，针对岳飞的罗网已经悄悄展开。朝廷收岳飞兵权时，他已预感到危机，忧虑之下，事先将一些重要书信、文稿交给了好友赵修之收藏。赵修之即是赵彦骞之祖父，他有宗室身份，受到牵连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岳飞特别强调了写给辛文郁的回信的重要性，请赵修之日后有机会派人设法送去山东济南，当面交给辛文郁。岳飞被杀后，牵连极广。赵修之亦不敢声张，只将岳飞所托付的物件秘密收藏。不久后赵修之去世，送岳飞回信到山东济南一事亦不了了之。

事情有所转机是在赵修之孙女赵彦骞成人后。赵彦骞某日无意中在家中书房触碰了一个暗格，发现了岳飞写给辛文郁的信，由此了解到这段惨烈心酸的往事。当时岳飞尚未正名，其子孙仍然蒙冤狱中，所有公开倡议为岳飞平反的人都受到疯狂迫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赵彦骞忽然决定替岳飞和祖父完成遗愿。家人自然极力反对。于是，这个弱质少女偷偷离家出走，带着岳飞的信孤身上路，仅凭着一腔热情，冲破重重险阻，最终来到山东济南，找到了辛文郁之父辛赞，当面将信交给了他。种种艰辛，种种传奇，不能尽书。

辛赞惊叹不已，连称天下堪称巾帼者，唯梁红玉和赵彦骞二人。又因私下来往于宋金边境极为危险，无论在哪儿都有被杀的可能，遂留下了赵彦骞，命爱孙辛弃疾娶其做妻子。辛弃疾原本不情愿，然而祖父辛赞卧病床榻，危在旦夕，最终被迫答应，当日即与赵彦骞在祖父面前拜堂成亲。二人成亲三个月后，辛赞亦含笑离世。

天下大势，变化得极快，不久金主完颜亮兴兵侵宋，辛弃疾联络山东豪杰，起兵反金，投奔到耿京帐下，之后南下联宋、勇闯敌营、为天子三叹的事迹则是众所周知。

回到南宋后，宋高宗任命辛弃疾为江阴签判，其实是照顾其妻赵彦

蹇。当然，关于辛弃疾如何在山东娶到赵氏宗室女子为夫人的经过，许多人包括天子都想知道。然而辛弃疾只说婚姻大事是受金国右丞相蔡松年^[4]之命，内中情由并不知晓，半句不提当年父亲辛文郁及岳飞回信一事。赵彦蹇本人则称得了失心疯，完全不记得往事。这自然是因为当时岳飞还未平反的缘故。辛弃疾本人是蔡松年的弟子，他起兵反金后，蔡氏即被金主完颜亮亲自下令毒杀，坊间各种版本流言都有，南宋朝廷不得其明，亦不再追问赵氏一事。后来宋高宗退位，宋孝宗即位，追复岳飞官职，释放其子孙，天下人莫不欢欣鼓舞。然而此时赵彦蹇已死，辛弃疾另娶范氏为妻，也不愿意再说出真相了。

岳珂听说辛弃疾之父辛文郁自杀竟然与祖父岳飞有莫大干系，一时沉默。

辛弃疾遂道：“这件旧事，老夫几十年未对旁人提过半句，想不到今日还有机会重提。赵公子是宗室子弟，知晓我妻子彦蹇到山东的情由，还不算太奇怪，但你曾对岳珂说我妻子死得不明不白，这是为何缘故？”

赵师桢打了个哈哈，道：“我也只是听家父在世时偶然与人闲谈提过一句，其实也是宗室之间捕风捉影的闲言碎语，不足为信。那日岳公子带着官差来到逍遥居，我盛怒之下，一时口不择言，顺口说了那么一句话出来。实在抱歉，还望辛公见谅。”

辛弃疾旧事重提，就是为了赵师桢那句“我那位姑姑可是死得不明不白”，对方忽然自称是闲言碎语、不足为信，不免有些失望。但他生性豁达，目下牵挂的事又太多，亦不再多提。

酒宴过后，赵师桢命人送三人到客房歇息。

岳珂道：“我瞧赵公子神色，明明是在搪塞辛公。或许他当真知道些什么，只是不愿意说出来。”孙应龙道：“还好吧。我觉得茶树公子人还算和气，完全不是传说中的可怕怪胎。也许他就是对你带着官差来逍遥居感到不爽，所以临时来了那么一句唬你。”

岳珂道：“那么为什么辛公提到请教第一任夫人事情的时候，他不立

即承认那只是一句流言，而是要刻意提起辛夫人到山东的真正情由呢？”孙应龙道：“这倒是，茶树公子确实像是在与辛公套近乎。也许他就是故意对你说了那么一句‘辛夫人死得不明不白’，好找机会与辛公结识吧。”

岳珂道：“不管怎么说，辛公要多加小心才是。”辛弃疾道：“照你这般说，赵公子是有所图，但他想从老夫身上谋得什么呢？他是宗室子弟，不缺地位，不缺钱财，唯一缺的就是权势，但权势这个东西，非但老夫给不了他，就连当今皇帝也给不了他，祖宗家法在那里摆着呢。岳珂，你多虑了。”

孙应龙笑道：“你中了茶树公子的仙人跳，心中不爽，看他当然也格外不顺眼啦。”

岳珂料想即使争辩也是越描越黑，便只苦笑一下。辛弃疾又安慰他几句，这才回去自己的房间。

次日一早，赵师榘亲自带人护送辛弃疾和孙应龙下山，预备一道前去沧洲精舍祭奠朱熹。当时朝廷禁止士子会葬考亭的诏令虽未到建阳，但毕竟朱熹是“伪学”首领，晚景凄凉，旁人避之不及。辛弃疾来建阳后径直去了沧洲精舍，其实是赌上了自己的仕途，但他与朱熹惺惺相惜已久，愿意为其冒险。赵师榘却并不如何喜欢朱熹，仅仅出于对死者的尊重，肯冒着忤逆朝廷的风险去考亭行礼，又令人多佩服了几分。

岳珂右脚不能沾地，山道未复，旁人亦难以负他下山，虽然着急，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不得不留在逍遥居养伤了。他居住的院子名叫“长生院”，他留下来则是因为中了“仙人跳”机关，倒真与李白的名诗“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颇为相应。

逍遥居中藏书甚多，赵师榘已事先命人送了一些到岳珂房中，供他无聊时翻看。这些书全是建阳本地出产的建本，开卷展读，楮墨精妙，神采焕然。书底刻有牌记：“崇化余仁仲刻于勤有堂。”原来是天下第一刻书名家余仁仲所刻。

岳珂已经知道余月月是余仁仲的亲孙女，对她的身世颇为感慨——生母王悔早早病故，生父余万卷如同陌路，而今唯一的亲人外公王且光又服毒自尽身亡，真不知道她一个弱质女流，要如何面对这一切。他也亲耳听到王且光临死前将余月月当面托付给宋慈，其实隐有将余月月许配给宋慈为妻之意，只不过因为宋慈年纪尚小，没有点明而已。宋慈虽然当场答应了王且光的嘱托，但犹豫之情溢于言表，显是为形势所迫，内心深处到底作何想，外人不得而知。还有一件宋慈本人并不知道的事，辛弃疾本人极欣赏他的才干，曾向岳珂透露过有意将爱女辛许配给他，招他为女婿。那么宋慈自己最后到底会如何选择呢？余月月又会何去何从呢？

正神思感怀之时，忽听得门外仆人祁三问道：“迎儿，你来做这里做什么？”迎儿道：“祁家哥哥，郡主有话想问岳公子。”

岳珂已然听见，便叫道：“请进来吧。”祁三便开了门，引迎儿进来，道：“这是郡主的贴身婢女迎儿。”

迎儿一身浅荷色罗裙，行了个礼，道：“迎儿拜见岳公子。”岳珂道：“不必多礼。你家郡主有什么话想问？”

迎儿微微侧了一下头，祁三便道：“小的就在外面，岳公子若有需要，尽管喊叫。”欠身退了出去，又掩好房门。

迎儿这才道：“郡主听说朱熹朱老夫子过世了，是真的么？”岳珂道：“是的，就在前夜大雨之前。”

迎儿道：“可惜。”她称“可惜”，不过是随口一说，毕竟她只是长在深宅中的婢女，对朱熹既不认识，也无感情。顿了顿，又问道：“那么，宋公子他人可还好？”

岳珂登时恍然大悟，原来赵师滢想打听的是宋慈的情况，忙道：“朱老夫子是宋慈的师祖。朱老夫子过世当晚，宋慈人就在沧洲精舍，他当然很难过。不过他会好起来的。”又问道：“郡主跟宋慈很熟么？”

迎儿道：“嗯，算是比较熟吧。郡主爱读书，宋家景楼藏书号称建阳之最，郡主常向宋公子借书看。去年宋公子遇刺卧病在床，也向郡主借

过好多书。”

岳珂道：“原来如此。”不知为什么，心头竟有微微的苦涩，还有那么一点点嫉妒宋慈。

迎儿道：“郡主说，我家公子的机关误伤了岳公子，很是对不起。公子需要什么，书也好，玩物也好，尽管提出来便是。”

岳珂想了想，指着床头的一堆书道：“这些书我以前都读过，郡主可否借几本不常见的书给我？”迎儿很是惊奇，道：“这么多书，岳公子都读过？原来岳公子也是个才子，失敬，失敬。婢子这就告诉郡主去。”一扭纤腰，盈盈去了。

过了一刻工夫，她便兴冲冲地抱着几本书回来，道：“郡主听说岳公子亦是饱学之士，很是高兴，特意挑了几本书，命婢子送来给公子，聊做消遣。”岳珂道：“多谢。”

迎儿道：“公子可有什么大作？文章也好，诗也好，词也好，我家郡主很想拜读一下。”又特意补充道：“郡主极爱岳将军的《小重山》，常常低声吟诵：‘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岳飞以军功驰名，其实他本人文章、诗词均写得极好，文采斐然，其最著名的词作当属《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凌云壮志，气盖山河。碧血丹心，肺腑倾出。是中原脍炙人口的佳作。

迎儿口中的《小重山》是岳飞的另一首词作：

昨夜寒蛩不住鸣。
惊回千里梦，已三更。
起来独自绕阶行。
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
旧山松竹老，阻归程。
欲将心事付瑶琴。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比起《满江红》的慷慨激昂、酣畅淋漓，则是另一番沉郁含蓄、凄怆满怀的风味了。

岳珂听说赵师滢时常吟诵祖父《小重山》中的句子，一时怦然心动，揣度这位正当韶华的郡主幽居空山，定然十分寂寞了。便扶住拐杖，勉强起身，挪到案前，微一沉吟，提笔写道：

小院深深，悄镇日、阴晴无据。
春未足，闺愁难寄，琴心谁与？
曲径穿花寻蛱蝶，虚阑傍日教鹦鹉。
笑十三、杨柳女儿腰，东风舞。

云外月，风前絮。情与恨，长如许。

想绮窗今夜，为谁凝伫？
洛浦梦回留珮客，秦楼声断吹箫侣。
正黄昏时候杏花寒，廉纤雨。

将写好的词交给迎儿，道：“这首《满江红》，是我专门写给郡主的，请郡主多多指教。”

迎儿大喜过望，道：“多谢岳公子。还从来没有人为郡主写过词呢，她肯定要开心死了。”

岳珂试探问道：“宋慈是建阳有名的小才子，听说文章诗词都写得不错，难道他从来没有为郡主写过诗词么？”话一出口，便醒悟到宋慈是理学弟子，需时时恪尽礼规。以宋慈温吞谨慎的性子，写诗词送给赵师滢更是不可想象之事。

迎儿果然道：“宋公子那人古板得很，才不会有岳公子这么风雅有趣呢。”抿嘴一笑，急急奔出去了。

暮春的空庭，洁白的梨花纷纷地开且落了。比起外面的红尘滚滚，岳珂的山中岁月显然要宁静得多。每日他除了读书写字外，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用来与郡主赵师滢交流。开始全靠婢女迎儿居中传话，这传来传去难免有纰漏，迎儿受了埋怨，也不愿意当中间人了，干脆拖着赵师滢来到长生院，道：“你们自己当面说。”

彼时男女关防并不似后世那般严重，尤其是闽地，男女正当来往不算越礼。赵师滢一直不肯露面，不过是少女矜持，又有郡主身份，有些拉不下脸面，既然被迎儿强扯来长生院，后面就顺当多了。她不时自来长生院送书，亦会带来逍遥居收藏的名人字画，邀请岳珂一起品度赏玩。

日子一天天过去，始终不见山外来人探访。岳珂倒是能理解宋慈、孙应龙等人无暇来看自己——朱熹、王且光新丧，他们都是密切相关的人，多少事等着要办。但一直再未见到逍遥居的主人赵师櫟，岳珂不免

感到奇怪，忍不住问道：“令兄又出门了么？怎么这些天一直未见到他？”

赵师滢道：“阿兄没出远门。岳公子见不到他，是因为他要么在暗室里研究机关，要么在外面安装机关。他一向都是这样的，就算他在家，我们也极少见面，极少同桌吃饭。”语气虽然平静，却颇见凄凉。

岳珂闻言，不由得大起同情之心——这位郡主有着西施的美貌、蔡琰的才华，却只是一朵空谷幽兰，静静地开放在偏僻的山野，没有人关怀，没有人欣赏。她自幼丧父丧母，虽有兄长，却从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徒然过着锦衣玉食、奴仆成群的生活，内心充满孤独，寂寞容颜，空自幽闭。而他本人虽然亦是十岁丧父，却还有母亲在世，又有兄妹，更有辛弃疾这样的良师，日子过得充实快乐。那一刻，他内心忽然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渴望，想要呵护这位娇弱的郡主，想要给她一些幸福。冲动之下，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想握住她的小手。

恰在此时，仆人祁三冲了进来，禀报道：“宋、孙二位公子和两位小娘子到了。”

岳珂忙缩回了手，脸烧得发烫。赵师滢也好像会意到什么，极是慌乱，起身告辞。

孙应龙道：“我们才刚来，郡主就要走了么？”赵师滢道：“嗯。”忽见宋慈面色苍白，脸颊深陷，极见消瘦憔悴，不由得一愣，顿住脚步，问道：“宋公子，你……你还好么？”宋慈道：“还好。多谢郡主垂问。”

赵师滢道：“朱老夫子和王医师不幸去世，然而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宋公子节哀顺变。”宋慈道：“是。”

赵师滢见他意态怏怏，有心多抚慰几句，却碍于旁人在场，只得道：“各位有话慢慢聊。”

宋慈忙叫道：“郡主，这位是岳瓊，是岳兄的妹妹。这位是辛，是辛公的女儿。两位小娘子都是第一次来庵山，郡主得闲的话，不妨带她们四下逛逛。”

赵师滢道：“原来都是贵客。二位小娘子，这就随我来吧。”

岳瓔上前问道：“三哥，你的脚怎么样？”岳珂道：“好多了，我没事。你去跟郡主玩吧。”

岳瓔料想宋慈等人有话要说，便一手携了赵师滢，一手拉起辛，道：“让他们三个自己说悄悄话吧，我们玩去。”

岳珂还待起身招呼，宋慈道：“岳兄先别动，我帮你看看脚伤。”岳珂便依言伸出脚来，道：“其实不算什么大伤，就是得养上一阵子。”又问道：“山道好走了么？”孙应龙道：“不好走，好多地方都还是烂泥巴路。”

宋慈将缠在岳珂脚踝上的药布一层层解开，见皮肉伤已经愈合结疤，便轻轻按了按，问道：“有感觉么？”岳珂笑道：“当然有，这可是我的脚。”

宋慈问道：“痛么？”岳珂道：“不痛，只微微有点酸。”

宋慈道：“赵公子为岳兄上的伤药是极好的良药，你的脚伤应该好得差不多了。等到疤痕自行脱落时，便可以下地试着走路。”

岳珂听了，有喜有忧——病人自然都是盼着疾病快些好转的，尤其他伤的是脚，日常生活多有不便；可伤势一旦好转痊愈，他就该离开道遥居，不知道何时再能见到赵师滢了。

宋慈见他反应不似常人那般高兴，颇为纳罕，问道：“怎么了？”岳珂忙道：“我是看到你觉得奇怪，才半个月不见，怎么瘦成这样？朱老夫子的后事安排得还好么？”宋慈道：“嗯，还好。”

岳珂道：“辛公可还好？”宋慈道：“还好，辛公目下住进了建阳县署，处理一些公务，有陈址和陈成父帮他。令妹和辛小娘子都还住在家里。”

岳珂点点头，道：“多谢。”又问道：“月娘……她还好吧？”见孙应

龙露出疑惑之色，忙解释道：“我这里的书，大多数都是余氏勤有堂本，由此联想到月娘身世坎坷，所以才格外感念。”

孙应龙道：“她当然不怎么好，身边一个亲人都没了，很难过。多亏令妹岳瓔和辛一直陪着她、开导她。本来今日也要叫她来的，可她不肯，说要整理王医师的遗物。”

宋慈道：“我们今日来找岳兄，一是探望，二是因为你在山上的这些日子，建阳又出了一件案子。”

岳珂心头一紧，问道：“谁出了事？”孙应龙道：“是你怎么想也想不到的一个人，鱼贩潘五。”

岳珂道：“潘五？他不是杀死林七的幕后主使么？也许是他的同伙看见他被官府通缉，怕他连累自己，所以杀了他灭口。”宋慈道：“不，潘五在更早一些时间就被人杀了，尸体被埋在登高山上。半个月前的那场大雨，又将尸首从土中冲了出来。”

孙应龙道：“几日前，那位大理段公子出寺到山林中散步，听到许多蚊虫嗡嗡乱叫，闻声过去一看，却是一具尸首。老天爷有眼，再巧不过的是，那尸首的头部卡在了两块石头中间，身子不全了，唯独脑袋好好的，面容也没坏得太厉害。段公子在拱辰桥头见过潘五，一望之下，便立即认了出来。”

岳珂道：“宋慈兄如何能肯定潘五具体被杀的时间？是根据大雨的时间来判断的么？”宋慈点点头，道：“潘五肯定是在大雨之前被杀的。我和孙大哥去建阳县署看过尸首，他全身除了脑袋之外，衣裳和大部分皮肉都已不在，露出森森白骨，不是被动物啃噬，而是被泥沙反复冲刷卷走的。”顿了顿，又道：“另外，潘五身上还有一处物证，虽然他全身皮肉已然腐烂得不成样子，好在骨骼还算完整。当日他在拱辰桥被辛公判处杖十五，杖得不轻，坐骨有轻微裂缝。我曾专门向王医师请教过骨骼愈合的问题，据他的经验，人体愈合能力惊人，像潘五这种损伤性骨折，又在坐骨处，通常一夜之间便有明显愈合的痕迹，然而潘五尸骨的裂缝没有任何再生的迹象。我判断，他跟竹笠男子离开家后的当日，便被人杀死，埋在了登高山。”

岳珂问道：“可还能看到潘五的致命伤处？”宋慈道：“当胸一刀，深及肺腑，胸口尚有残余皮肉，可以证明这一点。”孙应龙道：“最关键的是，潘五致命伤处刃口与林七全家三口的刃伤完全吻合。”

岳珂思忖了很久，才道：“可这说不通啊。”孙应龙道：“正因为说不通的地方太多，我和宋慈才来找你商讨。”

岳珂仔细回味了一遍林七一案，沉吟道：“我们之前推断的是潘五一心想要报复，所以指派那竹笠男子到唐石里杀了林七。竹笠男子赶去唐石里杀了林七全家，就算不顾山高路险，连夜返回县城，但一样进不了县城，城门得到第二天一早才能开启。也就是说，凶手就算怕受潘五连累，要杀其灭口，最快也得等到第二天天亮后。”宋慈道：“这与潘五尸骨的物证不符合。”

岳珂道：“如果是竹笠男子先将潘五诱到登高山，再杀了他，为什么还要替他到唐石里杀死林七呢？”宋慈道：“如果杀死潘五和林七的凶手确实是同一人的话，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杀死林七的主谋另有其人，竹笠男子杀死林七自有图谋，杀死潘五，则是为了将林七之死嫁祸到潘五头上。”

这凶手可谓事先谋划周全，他先去潘五家中，设法将潘五诱出，带到登高山杀死，埋尸山上。然后赶去唐石里后塘村杀了林七满门，悄然逃走。众所周知，林七和潘五有怨，林七被杀，官府早晚要怀疑到潘五头上。而潘五失踪，愈发造成了他畏罪潜逃的迹象，人人都以为他就是凶手背后的主谋，官府为此发出了通缉告示。如果不是半月前的那场大雨冲刷出了潘五的尸体，怕是他将要永远顶着凶手的帽子，不会有人知道其中真相。

岳珂道：“奇怪，这林七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凶手愿意为他如此大费周章？”孙应龙道：“我问过陈村长，他就是一个普通山民啊，没什么了不得的亲戚。他要是真有来历，还用得着日日辛苦劳作，为了卖条青鱼跟鱼贩潘五打架么？”

宋慈道：“我倒觉得这不是关键。”孙应龙道：“关键是什么？哎呀，你说话老是不一次说完，吞吞吐吐的。来的路上我就看你心事重重，问

你吧，你说有些话非要见到岳珂才能说。现在见到人了，快些说呀。”

宋慈便道：“关键是，为什么凶手会知道潘五和林七有怨，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件事？”岳珂蓦然醒悟，道：“呀，还真是。想不到林七这案子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

孙应龙却是听得云山雾罩，道：“你们在说些什么？为什么凶手知道潘五和林七有怨就是关键？当日他们两个在拱辰桥头打架，许多人都看到了呀。”

宋慈道：“潘五回家后不久，就有竹笠人寻上门来。那时拱辰桥头的案子才刚刚结束，来不及传开，竹笠人是如何知道的呢？”

孙应龙道：“难道你是说，凶手当时就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宋慈道：“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这内中还有一层意思——潘五是鱼贩，林七偶尔也来县城卖鱼，二人为争鱼利而结怨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林七被杀，潘五无论如何都是重大嫌犯。但凶手却抢先将潘五诱出杀死，伪装成失踪的假象，显然是知道潘五新受了杖刑，没有能力奔赴到唐石里杀人。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潘五身上带伤，凶手说不定不会杀他灭口，只需杀死林七，官府自然会怀疑到潘五头上。从这一点来看，凶手一定是知道潘五和林七受刑一事，而从时间上推算，他多半当时人就在拱辰桥头。

孙应龙这才明白过来，道：“呀，那嫌疑犯可多了。别人不说，之前你们怀疑过的大理段公子人就在当场，难怪岳珂说林七的案子又回到了原点。”

岳珂叹道：“应龙兄，若不是我熟悉你的性子，跟你做了朋友，我断然又会将你列为头号嫌犯了。”

孙应龙道：“我？你是暗示我担心辛公派人向林七追问鬪忿犀来历，可能导致之前劫囚和盗墓之事败露，才去杀林七灭口么？”

岳珂道：“就事论事，你确实嫌疑最大。第一，你有杀人动机。你自己也说了，林七手中的鬪忿犀可能引发一系列危机，不但危及你自己，

还有华岳、你的武学同学，甚至你的亲朋好友，你必须得封住林七的口；第二，辛公审理林七和潘五斗殴案时，你人就在现场，符合凶手的特征。”

孙应龙道：“话是有理。可我一直和宋慈在一起，我有不在场证人。我和宋慈赶去唐石里，确实是打算收买林七，让他在鬪忿犀一事上闭嘴，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人。”

岳珂道：“这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嫌疑最大，虽然你没有杀人，但你的同伙也有重大嫌疑。有没有可能是你武学的同学？”孙应龙道：“不是，绝对不是他们。我收到了郑公侃的信，说同学们一直都很安分守己，虽然也被李知府传去问过话，但因为他们人一直都在武士斋中，官府没有起疑。而且真的是我同学杀死林七的话，他怎么不拿走鬪忿犀呢？那颗珠子可是关键。”

岳珂道：“不错，这的确是个关键。宋慈，你怎么看？”宋慈道：“从鬪忿犀留在小孩子身上一事来看，孙大哥这边的人应该都没有嫌疑。”

岳珂道：“凶手杀人既不是为了鬪忿犀，到底是为了什么事，不惜杀死林七满门呢？”

孙应龙道：“你别看我，我真不知道。”顿了顿，又道：“会不会凶手是有意不取鬪忿犀，好引得我们去怀疑潘五？”岳珂道：“这倒是极有可能。我们当时本来更怀疑大理段公子杀人，就是因为在现场找到了鬪忿犀才将怀疑重点转向潘五。如此来看，鬪忿犀对凶手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宋慈道：“岳兄，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岳珂道：“你我虽然相识不久，我却早已视你为知己，还客气什么？”

宋慈道：“当晚在后塘村，你告诉我，沧洲精舍毛一平命案，小雨谷丁毅被杀案，和林七灭门案都是有关联的，就当时的线索来看，关联就是那颗鬪忿犀，说得更准确一点，关联应该是秦氏宝藏。毛一平是受辛公之命来寻秦氏宝藏的，丁毅亦是如此，而林七手中的鬪忿犀，正是秦氏宝藏中的一件。”

岳珂道：“不错。但后来陆续有事发生，我们又有了新的线索，毛一平被杀很可能是猛哥所为，多半是私人恩怨，跟秦氏宝藏并无干系。”

宋慈道：“但毛一平被猛哥杀死仅仅是巧合，不过是在错误的地点遇见了错误的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毛一平没有被猛哥杀死，他顺利离开了沧洲精舍，前去寻找秦氏宝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岳珂狐疑道：“你是说，接下来毛一平仍然有可能被人杀死？”宋慈道：“从丁毅的命运上推断，毛一平一样逃不过这个下场。再来看林七，他手中有鬪忿犀，干系秦氏宝藏，他自己浑然不知，很可能就是他被杀的原因。”

岳珂道：“你是说林七被杀是因为宝藏？”宋慈道：“丁毅被杀一定与秦氏宝藏有关，林七一案到底是否有关，我还不能完全肯定。”

孙应龙道：“林七人都死了，谁还能知道啊。有关又如何，无关又如何？”宋慈道：“与秦氏宝藏有关的话，那么凶手就呼之欲出了。无关的话，我实在想不出林七为什么会被灭门。”

孙应龙道：“凶手呼之欲出？是谁？快说！”宋慈不答，目光炯炯，凝视着岳珂。

孙应龙不由得瞠目结舌，失声道：“难道是岳珂？这就是你一定要见到他本人，才能说的话？”

岳珂先是愕然，凝思过一回，叹道：“论起来，我确实有重大嫌疑。”

孙应龙道：“为什么？”岳珂道：“如果林七被杀是因为鬪忿犀关系秦氏宝藏的话，那么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就是其中之一。”

之前辛弃疾费尽周折找到秦桧大管家丁祀后人丁毅，命丁毅列了一份秦氏宝库中最值钱的财物名单，鬪忿犀位列名单第一名。但寻宝一事极为隐秘，辛弃疾身边只有极少数人看过这份名单，这大概就是宋慈所称的“呼之欲出”了。

岳珂自承嫌疑重大，宋慈却道：“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会是岳兄。”岳珂苦笑：“多谢宋慈兄信任。然而就事实而论，我脱不了干系。”

宋慈道：“丁毅案也是干系秦氏宝藏，丁毅被杀时你人就在小雨谷，敌众你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从这一点看，你绝对不是辛公身边泄密的人。这个人，不是跟你一道，而是跟辛公一道。辛公在拱辰桥头断斗毆案时，他也在现场。”

岳珂“啊”了一声，道：“你刚才有意支走我妹妹和辛，是因为怀疑他？”宋慈点点头，道：“我看得出，令妹和他关系非同一般。”

岳珂一时沉吟不语。那个人跟他一道拜在辛公门下，朝夕相处已有数年时间，他实在不愿意相信。然而种种证据都指向了那个人，不由得他不信。

孙应龙最后一个反应过来，嚷道：“你们怀疑陈址？我没听错吧，他可是结巴啊。”

宋慈和岳珂互相对视一眼，都没有应声。二人却是一般的心思：结巴只是语言表达能力欠佳，并不代表其他能力欠缺。从目前的线索推测看来，陈址嫌疑极大。可非但孙应龙不信，就连岳珂自己也不能相信。

岳珂叹道：“不瞒二位，我跟陈址是亲戚，他是我舅父的孩子。而且已经跟我妹妹岳璵定了亲，算是我的妹夫。”

孙应龙道：“那你还怀疑他？”岳珂道：“就像我之前说你是首要疑犯一样，基于事实而论，陈址嫌疑重大，他完全符合杀死林七凶手的特征，既知道蠲忿犀关乎秦氏宝藏，林七和潘五受刑时他人也在场。而且他的嫌疑还不仅仅如此，这次辛公出发到福建上任，他并没有同来，略微滞后，也就是说，万一辛公不幸在峡谷被茶商伏击杀死，他也不会被祸及。”

孙应龙道：“呀，这太离谱了吧？陈址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宋慈道：“嗯，这是我下面要提到的。假设我的推测是对的，林七跟丁毅一样，是因为秦氏宝藏被杀，这两件案子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孙应龙道：“奇怪在哪里？”宋慈道：“被害者都是因为秦氏宝藏被杀，一有宝藏，就涉及寻宝，这是辛公要做的事，也是我们几个正奉命在办的事。而从常理来看，寻宝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宝藏。林七姑且不论，丁毅是秦桧大管家的后人，很可能是宝藏的知情者，可他却的茶商当场砍死，没有人在动手前问过他什么，对么？”

岳珂道：“不错。我亲眼所见，丁毅当时从车中钻出来，想要逃走，却被茶商抢上前举刀捅死。你的意思是，凶手……不，那收买茶商的主谋，是在灭口？”

宋慈道：“嗯，从现场情形来看是这样，丁毅如此，林七也是如此。你我共同勘验过现场，凶手拍门进来，二话不说，直接杀死了林七全家，果断狠辣，没有丝毫犹豫，这不是灭口是什么？那么为什么要灭口呢？除非凶手背后的主谋本身就知道真相，不愿意有寻宝的对手。抑或说，主谋本身就是要保护宝藏。”

岳珂连声叹道：“唉，陈址，陈址，真的不得不怀疑他了。”

原来陈址是福建莆田人。陈氏是莆田大族，当地另有世家大族林氏，陈、林两家世代结亲。就拿陈址来说，其母亲、祖母、曾祖母均是姓林，他跟现任福建安抚使林枬也是亲眷，如果追根溯源，跟林一飞的父亲也是同系。

孙应龙道：“如果这一切的主谋真的是陈址，他派人杀死林七全家后，为什么不取走蠲忿犀呢？他不是要保护秦氏宝藏么？”岳珂道：“也许正如我们之前所推测的那样，他是有意要引我们去怀疑潘五。蠲忿犀对他不具备什么价值，他关心的秦氏宝藏价值更大。”

气氛陡然变得沉闷难堪起来。对岳珂而言，身边至亲至信的同伴原来就是泄密者，这实在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辛弃疾一直视陈址为心腹，将文书等重要案头工作均交给他处理。若说他出于家族利益，不得不为保护秦氏宝藏出力，那倒也情有可原。但他为了掩饰杀死丁毅的真正目的，不惜将辛弃疾行踪泄露给茶商，实在令人可鄙。一念及此，岳珂忙扶着拐杖起身，道：“得尽快将陈址这件事告诉辛公。”

宋慈道：“岳兄稍安毋躁。这一切只是我们的推测，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之前我曾提醒过辛公，他却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除非我们有了铁证，才可以将陈址这件事告诉辛公。”

孙应龙道：“要我说，不如直接去找陈址，当面问个明白。”

宋慈摇头道：“这也不行。陈址是岳兄的表兄，又是他的妹夫。我们当面去质疑他，诚然可以从他的反应判断我们的推测是否正确。可万一是我们弄错了，你叫陈址如何面对曾经怀疑过他的人？”他这般说，自是怕万一陈址无辜，芥蒂种下，岳珂兄妹日后难以和他相处。

孙应龙道：“那该怎么办？”宋慈道：“除非我们找到铁证，不然不能露出丝毫怀疑陈址的意思。辛公现在召了陈成父到身边办事，我们可以请陈师兄从旁监视陈址。”

三人议过一回，时已正午，仆人祁三送来了午饭，菜式精致，有酒有肉，颇为丰盛。

岳珂问道：“郡主和我妹妹她们呢？”祁三道：“岳小娘子想去华阳观，郡主陪她们去了。几位公子请放心，小的派了好几名仆人婢女跟着，不会有事。”

岳珂料想妹妹是听余月月说了华阳观观主是其舅母一事，不然庵山那么大，风景名胜极多，为何偏偏选上一个小小的道观，遂不再理会。

吃过午饭，宋慈和孙应龙挽了岳珂到外面院子中晒了半个时辰太阳，这才重新回房。

岳珂又问起朱熹的后事。孙应龙愤愤道：“你人在山上不知道，朝廷严令外人到考亭拜祭朱老夫子。沧洲精舍现在被建宁府钤辖司派来的官兵重重围住，许出不许进，像宋慈有朱老夫子徒孙的身份，还能勉强进去，我都进不去了。”

岳珂听了，不由得长叹一声，又问道：“那么朱老夫子的死因是如何公布的呢？”孙应龙道：“当然是病死。这还不算离奇，离奇的是，官府

居然称朱老夫子死后，猛哥贪恋其身上财宝，意图偷走，结果被王医师发现，王医师怒将其杀死，又因为惭愧而在朱老夫子病榻前服毒自杀。”

岳珂道：“这样公布也好，保全了各方的面子，免得惹出事端来。不过朝廷禁止天下士子到考亭会葬，实是有些过了。”

正说着，忽有人直闯进来，却是岳纘。样子甚是狼狈，气喘吁吁，额头满是汗水，显是一路急跑过来的。

岳珂道：“怎么了？”岳纘上气不接下气地道：“那个……那个……”样子极是慌张。

孙应龙“哎呀”一声，道：“你该不会是知道陈址的事了吧？”

宋慈忙扯了他一下，问道：“出了什么事？”岳纘道：“那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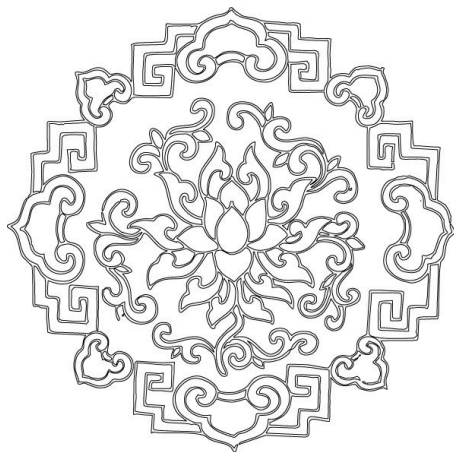
岳珂道：“那个什么？是郡主和辛出事了么？”岳纘道：“不是……那个出尘……原来就是整整。”

[1] 扬雄，又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郫县）人，西汉末年哲学家、文学家。少好学，为人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是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歌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曾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太玄》以“玄”为本体，建立了一个周密复杂的宇宙生成论，主张对于自然，人应摹拟而不是改造。

[2] 执政大臣：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军国政务的宰臣统称，指宰相、枢密使级别的官员，包括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和枢密院。

[3] 唐代以宗室身份出任宰相者共九人，而宋代由于对宗室采取种种限制，宗室宰相只有赵汝愚一人。另外朱熹理学完全符合当时统治阶层的利益，他的失势完全是因为权臣韩侂胄仇恨赵汝愚所致，但其学术思想正是统治者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当韩侂胄倒台后，朱熹理学被迅速抬高，其著作《四书集注》被列为国学，朱熹本人也被神话，被尊为朱文公，取得了圣人的地位。

[4] 蔡松年：原为宋人，北宋末年从父守燕山（今北京到天津一带），宋军败绩时随父降金。他个人文学造诣很高，作品风格隽爽清丽，词作尤负盛名，由此在金国一路官运亨通。金兀术攻宋，与岳飞交战，他任总军中六部事，是少见的汉人跻身高位者。金主完颜亮南渡灭宋，对蔡松年擢以显位，任其为右丞相，封卫国公，以图影响南人。但因蔡松年作品中不时流露思怀故国的矛盾思想，完颜亮对其并不放心，暗中派人将其毒杀。



第八章 旧欢新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幸福时光。她就像清晨绚丽灿烂的朝霞，一下子点亮了他的心房。他不能忘怀这种感觉，虽然空谷幽兰只是可望不可即的奢望，但他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庵山深处。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
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
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
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
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
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
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
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
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
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
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
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
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姜夔《暗香·疏影》

岳

璎慌里慌张地跑进室中，告知华阳观观主原来名叫整整。

孙应龙不禁一愣，问道：“整整是谁？”岳璎愕然不已，道：“你居然不知道整整是谁？就是……就是……”

岳珂道：“妹妹，你先坐下来歇口气。我来告诉应龙兄。”

原来整整曾是辛弃疾的侍女，非但花容月貌，而且精通音律，擅长吹笛。当年辛弃疾在江西为官，夫人范氏生了急病，请了许多大夫都医治无效，辛弃疾十分着急。有王姓医师主动寻上门来，称若能医好夫

人，便要以整整为酬劳。辛弃疾虽爱惜整整，却因为夫人病急如山，不得不答应。后来王姓医师居然当真医好了范氏，辛弃疾也只好忍痛割爱，将整整赠予王姓医师。整整离开后，辛弃疾颇为思念，曾写有“莫向空山吹玉笛，壮怀酒醒心惊”的词句。

孙应龙道：“难道那王姓医师就是王医师的儿子、月月的舅父王惊叔叔？这未免也太巧了。”

岳瓊连饮了三杯茶，这才道：“是真的，还有更惊人的呢。我和郡主、阿到了华阳观，郡主与出尘尊师——就是整整原本认得，就将我们两个介绍给她。出尘一听到阿是辛公的女儿就死死瞪着她不放，问道：‘你是范袅所生？’阿听她叫出了自己母亲的名字，很是惊奇。出尘一改和气的态度，变得暴躁不安，那张脸……天哪，你们没亲眼看见，可怕极了，突然间，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和郡主看了都很害怕，想就此告辞。偏偏阿好奇，上前追问出尘是否认得母亲。出尘冷笑道：‘当然认得。我有今天，全拜你母亲所赐。’”

原来整整这种富贵人家养的侍女，并不是那种端茶送水打下手做粗活儿的奴婢，而是供主人玩乐的家妓或是侍妾，身份比奴婢要高，但却也跟一件贵重物品没什么区别，时下风气，名士交游，相互之间常以家妓相送。譬如与辛弃疾齐名的词家姜夔^[1]因作《暗香·疏影》而为名臣范成大激赏，范成大大果断以家妓红儿相赠。姜夔有诗云：“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此歌女小红即为范成大所赠红儿。

既是侍妾身份，不但要为主人献上才艺，更是要奉送肉体。整整当年正值青春年华，才貌出色，极得辛弃疾宠爱，一度占据其床第，更由此而怀了孕。辛夫人范袅驭夫有道，从不反对辛弃疾喜欢女色，却不能容许侍妾怀上丈夫的孩子。她当然也不会像一般人家主母那样明里、暗地虐待整整，只是将她叫到面前，告诉她必须离开辛弃疾，只要她同意，会送给她一大笔钱，足以过完下半生，如果不同意，辛家将无宁日，会有许多意外事件发生。整整素来畏惧夫人手段厉害，为了腹中骨肉安全，只得含泪同意。范袅亦知道整整在辛弃疾心目中的地位，所以临时上演了一出患上重病、再由王姓医师治愈的好戏。其实那王惊是她

先行派人从临县找来的江湖郎中，许以重金。郎中既得金钱，又得女子，何乐而不为呢？

王惊赢得美人归时，尚不知道整整腹中已经暗结珠胎，怀了辛弃疾的骨肉，后来知道真相，也毫不介怀，反而表示愿意照顾整整母子一辈子。整整非常感动，改回原名郑尘，正式嫁给王惊为妻，从此洗尽铅华，绝口不提往事，安心做人妇。王惊孤身在外浪迹多年，忽然得了娇妻，便想着落叶归根，带着郑尘回到家乡建阳。但父亲王且光对他一如往昔，恶言冷语。若非王惊顾念妻子及其腹中的孩子，早就再次离家出走。郑尘后来产下一子，取名王壮飞。她和王惊半字不提孩子身世，旁人也不知道这姓王的孩子其实是别人的骨肉。

民间有“隔辈亲”的俗谚，意思是老人疼爱孙辈的程度远远超过疼爱自己的儿女。王壮飞的出生，令王且光的态度瞬间改变，不但接受了王惊一家人，还对王壮飞极为宠爱。然而幸福并不长久，半年后，王惊带着儿子到庵山看山，再也没有回来。又过了半年，郑尘到华阳观出家，做了女道士。她给自己取道号名出尘，表示要跳出红尘的是是非非。想不到二十年过去，她的心又重新被世风拂动，先是遇到辛弃疾，后又得知公公王且光服毒自杀，今日更是见到辛夫人范袅所生之女辛，多年积蓄的情感一朝爆发，竟是比较山洪倾泻还要凶猛。

岳瓔一口气说完，宋慈等人听得瞠目结舌。过了好大一会儿，岳珂才问道：“这些都是出尘尊师亲口说出来的？”岳瓔道：“是的。出尘就好像在台上唱戏表演一样，一个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声嘶力竭地说着，说完后，她人也就崩溃了，瘫坐在地上，小道姑扶都扶不起来。”

岳瓔描述得生动，旁人也不难想象出那样一幅画面——一个中年女道士对着三个莫名其妙的少女大喊大叫。然而画面的背后，又蕴藏着多少隐秘往事？出尘失去了丈夫、孩子、家庭、幸福，二十年的委屈，二十年的悲苦，从无人诉说，今日终得发泄。那幅瘫坐在地上的情形，何等令人心酸！

遥想当年，北宋文学大家苏轼写出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怀妻词句，令人潸然泪下，然其欲得友人蒋公白马，愿以美婢春娘交换。春娘上前敛衽道：“妾闻景公轩厩吏，而晏子谏之夫子厩焚而不

问马，皆贵人贱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口占一绝辞谢：“为人莫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今时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随即奔下台阶，往院中撞树而死。整整与春娘虽然结局不同，却是一样的悲剧命运。

蓦然间，隐隐有笛音传来，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当年辛弃疾常常在带湖湖边设宴置酒，由整整吹笛助兴。宝带一般的带湖盛着一泓明月，一点涟漪兴起，清辉便一层层漫走。月白风清，月下花影，笛声清越，笛韵幽婉。她就那么展袖临风于苍茫的云水之间，飘逸超然如落入凡间的仙子，令人心神俱醉。

这一缕笛音是自华阳观飘下来的么？是出尘一时感怀，忍不住旧调重吹么？正当人人欲倾耳聆听时，笛音却又断了，渺无音讯。天听寂无音，苍苍何处寻？非高亦非远，都只在人心^[2]。

岳珂道：“辛是什么反应？”岳璣道：“阿先是愣在那里，然后转身跑出道观，边跑边哭，也不看路，结果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郡主让仆人背了她回来，现在正在房中给她上药换衣裳呢。我赶紧过来告诉你们这消息。”

岳珂道：“这些话……出尘之前可有告诉过辛公？”岳璣道：“辛公既见过出尘本人，认出了她，自然知道华阳观观主就是当年的整整。”

岳珂道：“这我知道。当晚辛公独自留在华阳观，应该也是因为认出了观主原来是故人整整。我的意思是，王壮飞是辛公亲生孩子这件事……”

岳璣道：“辛公应该不知道吧？我看出尘的样子，应该是憋了好久，第一次说出来。”孙应龙喃喃道：“她绝对是第一次说出来，我活了这么大，上武学前，差不多日日要跟月月见面，从来没听她提起过。”

岳璣道：“你们不是在华阳观见过辛公本人么？他要是知道了，还能是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现在住在建阳县署，身边有美女燕燕陪着，不知道多快活呢。”

辛弃疾性好美女，身边多蓄养才艺双全的侍女，多以叠字为名，譬

如之前在峡谷遇害的田田，以及留在崇安县署养伤的卿卿，都是他宠爱的侍女。但岳珂久随辛弃疾身边，竟是从未听过这燕燕的名字，料想是新收的女子，也不好多问，便道：“那么我们就当辛公不知道吧。这件事，还是先不要告诉他的好。等他得闲下来，一定会再上庵山去看望出尘，出尘自己告诉他比较好。”

岳瓔道：“你决定吧。”又问道：“对了，你们刚才说陈址什么事？”岳珂忙道：“没有啊，根本没有提过陈址。”

岳瓔也是个爽朗之人，道：“三哥，我警告你，陈址是我未婚夫，你若是在背后说他坏话，我饶不了你。”岳珂道：“哪有的事。”

岳瓔道：“那就好。我去看看阿。宋公子，孙公子，阿受了伤，行动不便，郡主留我们今晚在这里住下，我也想留下来照顾阿。你们回去帮我跟月月说一声，等阿伤好了，我们再回去陪她。”孙应龙道：“放心吧，我会帮你转告的。”

等岳瓔离开，岳珂才皱眉问道：“王惊、王壮飞父子莫名失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孙应龙道：“你也说了‘莫名’两个字啦。这件事离奇之极，当年就没有人知道究竟。那时候，我和宋慈包括月月都还没有出生，哪里能知道是怎么回事。”顿了顿，又道：“不过从来没有人知道出尘尊师的来历，更不知道她孩子其实是辛公的骨肉，王氏父子失踪，会不会跟孩子的真实身世有关系？”

岳珂道：“如果真有关系，出尘尊师当年就应该讲出真相，或者去向辛公求救，但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寻觅无果后绝望出家，可见失踪跟孩子的父亲是谁并无干系。宋慈兄，你怎么看？”宋慈摇了摇头，道：“事隔多年，这件事不提也罢。”孙应龙道：“也对，现下王家只剩下月月一个人，旧事重提，等于往伤口撒盐。”

岳珂虽极想了解真相，然也只得就此作罢。

离开庵山后，宋慈先回到家中，告知家人岳纓和辛今晚不会回来。换了一身衣裳，正要去隔壁王氏医铺看望余月月，父亲宋玠忽然叫住他，问道：“你是要去看月月么？”宋慈道：“是的。”

宋玠道：“今日辛公派了人来找你，听说你去了庵山探望岳珂公子，就改叫你明日一早去县署见他。”宋慈道：“是，孩儿知道了。”

宋玠道：“你可喜欢辛公的女儿辛小娘子？”

宋慈一时愕然，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却隐隐猜到了背后的意思，不由得心中一沉。

宋玠道：“男欢女爱是正常之事，为父不会干涉你。不过辛公派来的人有意露了口风，称辛公很满意你的才学，想将女儿许配给你。来人问起为父的意思。我说虽则儿女婚姻大事通常是由父母做主，但一来我们宋家一向开明，儿女的亲事干系终身幸福，最终还要看孩子自己的意思；二来宋慈的师祖朱老夫子还未下葬，此刻谈论儿女婚事不大妥当；三来宋慈年纪还小，学习仍是目下首要事务，等到为朱老夫子服丧期满，便要预备赴京师入太学，进一步读书深造。”

宋慈听了又惊又喜，惊的是不知道辛弃疾如何会有要招自己做女婿的想法，喜的是居然有机会入太学成为太学生，这可是天下士子梦寐以求的大好机会。

太学是南宋最高学府，名额有限，三年才举行一次选拔考试，只招收一千人。宋慈参加过建宁府府学考试，三次均名列前茅，按照规定，如此成绩优异者无须再参加太学考试，可经由府学推荐，直接入学充当太学弟子员。然而目下理学是皇帝钦定的伪学，“六经”“四书”等书一时为世之大禁，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在文章中稍涉道学义理，皆被无情地黜落。而宋慈是朱熹的再传子弟，在目下党禁的局势下，按理是没有资格成为太学生的。

宋玠似乎看出儿子的困惑，道：“韩丞相自专权以来，大力推行伪学逆党之禁，然则朝野微词极多，议论纷纭不止。韩丞相大概也逐渐意识到当初排挤理学不过是个人意气使然，为了要收拾士心，挽回声名，已

开始有意松弛学禁。”

宋慈道：“既是如此，朝廷如何还特意下诏禁止天下士子到考亭拜祭朱老夫子？”宋巩道：“这便是韩丞相自己的失策了，他这个人睚眦必报，私心太重，心结难解，始终放不下对朱老夫子的仇恨。”叹了口气，道：“虽然朝廷对理学弟子的态度有所转变，但真正促成你入太学这件事，全赖一个人。你可还记得浦城人真德秀？”宋慈道：“当然记得，慎兄嗜书如命，来我宋家借读，跟孩儿同吃同住近一年。”

真德秀本姓慎，因避宋孝宗赵昚讳才改姓真。他比宋慈大八岁，出身贫寒，自小酷好读书，四岁识字，即能一过成诵。建阳宋家景楼藏书过万，真德秀也慕名来到宋家借书，宋巩爱他聪颖勤奋，让他住在宋家，任意翻阅景楼藏书。此人当真是无书不欢，常常深夜临睡前还在蚊帐中看书，以至蚊帐被蜡烛熏成了黑色，有一次还差点烧了起来。

宋慈回想往事，嘴角不由得泛起一丝笑意，道：“古人常说天道酬勤，慎兄天资过人，加上勤奋好学，所以才能十八岁即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3]，著述甚丰，成就远在他人之上。”

宋巩道：“而今真德秀当了太学正^[4]，主管太学大小事务。他不忘当年宋家借读之恩，特意写了一封信给建宁府府学，请府学出面，推荐你入太学读书。这件事应该极有把握，很快就会有确切消息。既是机会难得，你也要事先好好准备一下。”

宋慈这才明白究竟，心头一时也不知是什么滋味。能到京师临安上太学，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离开建阳，就意味着要舍弃这里的一切，多少还是有些怅然。

宋巩道：“为父还听说王医师临死之前将月月托付给了你，你也在朱老夫子面前立下了重誓，要保护月月，对么？”宋慈道：“是的。”

宋巩道：“嗯，大丈夫立于天地，信字当先。你既然应允了王医师，就应该信守承诺。虽然你比月月小几岁，但她终究是女孩子，你凡事要护着她。”宋慈道：“是。”

他心中已大致会意到父亲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不过是朱熹和王旦光

新逝，等于宋、王两家都有丧事，不便明说罢了。

闷闷来到王氏医铺。王且光的棺木尚停在堂前，还未下葬。除了两个打杂的伙计守在堂中，再无旁人。宋慈自行寻来后堂，却见余月月正在灯下翻阅一本书，随意一扫，装帧甚为精美，不由得好奇问道：“这是什么书？”余月月道：“这不是书。是我爷爷当年送的笔笺，给外公记录案例、心得用的。”

医术一道，经验极为重要，纵然医书读得再精再熟，不经历足够多的病患者，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有经验的医师往往会将行医经过和案例详细记录下来，一来方便自己日后查阅，二来也可供后人参考。王且光也是如此，有随手记录医患案例的习惯，因而留下了大量手札。

余月月又翻了一页，便将笔笺合上，道：“刚刚孙大哥来过，说了一些事，潘五、林七还有宝藏什么的，我没什么心思，也没听得明白。你们自己的事情也够多了，不用时时来看我。”

宋慈沉默了一会儿，道：“月月姊，有一件事，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你，王医师临死前，让我在朱老夫子面前发誓，要好好保护你。”余月月微微一笑，道：“你傻了呀，当时我人就在那里，我有听到呀。”

宋慈一时呆住。自从王且光死后，余月月一改往日的伶牙俐齿，变得沉默起来，更是绝口不提当晚在朱熹卧室中的事。他以为她当日惊痛过度，神思恍惚，没有听到他和王且光的对话，然而此刻听到她的回答，原来她竟是知道的。

余月月道：“那是我外公强逼你的，你要是心里不情愿，就当没这回事。”宋慈忙道：“我当然愿意。多年来，承蒙月月姊看顾，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措词。

他诚然是喜欢余月月的，因而也愿意保护她、照顾她，只因为他们是青梅竹马的伙伴。但王医师的临终遗嘱，似有将余月月终身托付给他的意思。他也有些不好意思地想过这个问题，月月大方可爱，但除了医术外，他们共通的地方太少。虽然他们打小相识，但他长到现在，生命中的大部分光阴都用在了读书习字上，她只是他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

毕竟他出生在书香门第，这样的世家大族通常会要求他娶一个知书达理、温柔贤淑的妻子，一个成天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女医师并不是合适的人选。这是传统的世俗眼光，也是他自小受到的教育，他不那么肯定自己是否能接受她。

还有另外一层深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幸福时光。于他而言，以往每每趁读书的闲暇从舅父眼皮底下溜走，一路小跑到王氏医铺，瞧瞧王医师看病，瞅瞅月月晒草药，比书上的世界简单现实，心中快活无比。他也曾经以为这就是他人生中的最大幸福，直到他去年遇刺后久卧于床榻，郡主赵师滢主动送书为他解闷，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作幸福。她就像清晨绚丽灿烂的朝霞，一下子点亮了他的心房。他不能忘怀这种感觉，虽然空谷幽兰只是可望不可即的奢望，但他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庵山深处。她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女子呀，如果人世间所有的美可以加起来，和赵师滢相比也会相形见绌；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纯真和无忧可以加起来，和她比起来也只是沧海一粟。

余月月似乎意识到宋慈此刻正心绪如潮，伸出手来，轻轻抚摸他的脸庞，缓缓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受到任何伤害，为了我，你愿意赔上你自己的性命。为了你，我也一样愿意付出我自己的性命。”

这是一个少女心意的吐白，温言软语，情真意切。不知怎的，宋慈的心情陡然沉重了起来。正思乱如麻时，忽听余月月道：“可惜……我实在配不上你。”她的面色凄然，大颗大颗的泪珠夺眶而出。

宋慈以为对方看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意，不由得一惊，可又不知道该如何应答，只好胡乱道：“你是为王医师的过世过度伤心了，可别瞎想。”

余月月摇了摇头，道：“不是。”她盯着灯花出神了半晌，才抹干泪痕，转过头来，缓缓道：“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但只能你一个人知道，你能答应我吗？”宋慈道：“当然。月月姊的吩咐，我绝不敢违抗。”

余月月道：“我已经知道去年在沧洲精舍刺死毛一平、刺你重伤的真凶是谁，也知道了害死朱老夫子的真正元凶是谁。”

宋慈道：“两起命案的凶手不都是猛哥么？难道还有其他人牵涉其中？”余月月点了点头，道：“元凶就是我外公王且光。”

她在整理外公留下的手札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本小册子，虽也是王且光手迹，记录的却跟医术无关，而是跟他本人的真实经历和身份有关——

原来王且光本名王祖耀，其父名王年纲，福建人氏，一向在金陵一带以行医为业，颇有名气。南宋初年时，战火燃遍大地，名将韩世忠利用地形之便，将金兀术大军围困在死水港黄天荡。韩夫人梁红玉亲自擂鼓鼓舞士气，因劳累过度得了急病。韩世忠手下军士寻到了王年纲，请他赴军营为梁红玉治病。当时王年纲的妻子正要生产，已经事先取好名字为祖耀，他不愿意离开。军士却不由分说，将王年纲强行带走。等他再回到家时，妻子虽然产下了一子，却因受惊失血过多而死。

王年纲也是个刚烈之人，心中大忿，当即抱着孩子王祖耀来到军营，愤而指责韩世忠。军营上下却只视他为疯子，对他指指点点、嘲弄不已。王年纲一气之下，便设法赶来金军大营，告知金军主帅金兀术有黄天荡附近老鹳河故道可以通秦淮河。金兀术急忙发军开凿，一夜凿渠三十里，终于掘通河道，由渠出江，经秦淮河引入建康城西的长江江面，得以逃出韩世忠的包围圈。

但前方道路依然被韩世忠的水师扼守，金军不得过江。王年纲再度向金兀术献策^[5]：在舟中载土，上铺平板，穴船板以棹桨，待无风时出击。而韩世忠的海舟庞大，无风不能动，可以火箭射败之。金兀术依计而行，韩世忠军遂大败，退还镇江，金兀术得以渡江北归。

韩世忠无论如何都不知道，在这场著名的黄天荡大战中，是有心为妻报仇的郎中王年纲最终决定了战争胜负。王年纲跟随金兀术回到金国后，自然是富贵荣华，锦衣玉食。某一日他看到南宋使者朱弁，对其气度极是折服，认为其人将来必成为南宋栋梁，于是跟金人商议后，将儿子改名为王且光，充到驿馆为奴，令其暗中照顾朱弁。朱弁是理学名家，才华既高，又极有骨气，金人料想他回国后多半会得朝廷重用，亦赞同王年纲之计，指使当年尚且年幼的王且光刻意接近朱弁，以预先埋下棋子。

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除了王年纲早早病死外，朱弁后来归国，果然如金人预料的那般，主动提出为王且光赎身。这样，王且光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朱弁的贴身奴仆，来到南宋京师临安。不料朱弁因被金人拘禁了十六年，早习惯了北方气候，归国后反而水土不服，加上气愤奸相秦桧把持朝政、一味投降，很快就因病而逝。朱弁对王且光随同自己南归的真实用意毫不知情，临死之前，还将他郑重托付给了侄子朱松。朱松长年在外担任地方官，王且光也一路辗转跟随。朱松死后，他又追随朱松之子朱熹来到福建定居。由于无力接近中枢，他所肩负的秘密使命根本没有完成的希望，金人一时联络不到他，也渐渐忘记了他的存在。

朱弁、朱松、朱熹三代均是理学大家，王且光长期浸濡在这些大儒身边，心思慢慢起了变化：他不再仇恨宋人，也想彻底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甚至倾心向朱松好友蔡发学习医术，由此成长为一代名医，名震福建。

然而人生总是不能尽如人意，随着朱熹和王且光本人的名气越来越大，金人还是寻上门来找到了他，好在并没有要求他去刺探南宋朝廷机密，而是要他设法寻觅秦桧留下的巨额财富。当时王且光已娶妻生子，在建阳同由里安顿下来，为了家人着想，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了金人的任务。但金人只是得到消息，秦桧宝藏就在福建，再无其他线索，八闽之地如此之大，山高滩险，又能到哪里去寻？王且光不过是敷衍着应付金人罢了。但王且光也料到金人将来也许会逼迫自己的儿子王惊继续从事间谍勾当，所以自小对待亲生儿子极为苛刻，非打即骂。终有一天，少年王惊不堪忍受殴打辱骂，愤而出走，其实是遂了王且光的心愿，他实在不想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

世事却是百转千回。某一日，成人后的王惊带着妻子郑尘回到了建阳。当时郑尘已怀有身孕，王且光不得不暂时接纳了儿子和儿媳妇。后来郑尘产下一子，取名王壮飞。正当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时候，金人派来了猛哥，名为医铺学徒，实则要从旁监视王且光。王且光便对猛哥摊了牌，称自己年纪已大，无力再胜任金人交代下来的任务，请他们另找高明。猛哥称要对上头汇报后再说。不久后，王惊抱着王壮飞出去看山，父子二人同时失踪，再也没有回来。王且光心知不妙，去质问猛哥是不是他杀了王惊父子。猛哥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冷冷道：“你该知道违背

主人命令的下场。再敢提不能奉命的话，下一个就轮到你的女儿王悔。”

王且光颓然跌坐在地，他恨金人，恨猛哥，也恨自己，但又有什么法子呢，谁叫他有光彩的过去呢？

王且光的强镇冷静及对儿子、孙子失踪的不闻不问，给儿媳妇郑尘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知道王且光自小就对王惊不好，以为王惊抱子出走又是受了他的刺激，她实在不能忍受王家阴郁沉闷的气氛，最终到庵山华阳观出家做了女道士。

而去年沧洲精舍命案的凶手确实就是猛哥，但却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而是要保住王且光奸细身份的秘密。在沧洲精舍做客的老者毛一平的父亲毛茂是名将韩世忠的心腹幕僚，当年就是他带人将王年纲强行带到军营为梁红玉治病。王年纲抱着襁褓中的孩子王祖耀到军营前怒骂，也是他命人将其驱逐。毛茂精于看相，后来特意对儿子毛一平提过这件事，提到那叫“祖耀”的孩子生得很是奇怪，左半边额头有一大块暗紫色胎记，似是不祥之兆。

这本是陈年往事，但毛一平到沧洲精舍拜访朱熹时，偶然撞见王且光，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突然想起父亲讲过的那段故事来，脱口叫出了王且光的本名：“王祖耀。”

王且光自然悚然而惊，可他并不知道毛一平来历，只望着对方发呆。毛一平见他脸色怪异，虽然疑虑，但因为急着拜见朱熹，也来不及多问。

王且光开头还以为毛一平是金国派来的人，急忙去告诉猛哥。猛哥却极力否认，但既然毛一平能叫出王且光的本名，很可能也是知情者，不能容其再活在世上，便一直暗中监视，终于找到机会，趁毛一平如厕时一刀刺死了他。然而不想才刚刚得手，外面便有脚步声过来，猛哥不得不暂时藏在门后，虽然认出进来者是宋慈，却因对方已发现毛一平死去，不得不挺刀上前，杀他灭口。哪知宋慈命大，竟然没死。更为讽刺的是，朱熹以为凶徒是针对自己，内心有愧，出面求情，王且光不得不拿出珍贵的还魂草，救了猛哥没能杀死的人。

宋慈听完经过，瞠目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余月月反倒冷静了许多，取出那本记载着外公秘密的小册子，举到灯上点燃。火光腾起，小册子一点一点地化作了灰烬。她仿佛也轻松了起来，道：“现在，世间只有你我二人知道这个秘密了。”

宋慈却仿佛听了一个最离奇的故事，犹自不能相信，问道：“这些当真是王医师亲笔所书？”余月月点点头，道：“这小册子也是外公最近才写的，大概他听到秦氏宝藏的风声，预料到可能会有什么不测，所以想将真相记下来，让我知道。”她幽幽叹了口气，道：“外公身上的那颗毒药，如果不是为他自己准备，就一定是为猛哥准备的。外公一定早有与他同归于尽的念头了。”

宋慈默然不语。王且光的身份当真是惊天大逆转，谁也没有想过他这样一个人会是金人奸细，原来他那些古怪乖戾的性格都是有来历的。那么朱老夫子的死也定然是与他的身份有关了。想来当年毛一平多半向朱熹透露过什么。朱熹虽然一直隐忍不言，但病重之际看到病榻前只有猛哥一人，大概又回想起去年之事来，或是询问了关于王且光的什么，由此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后来王且光才声称是他害死了朱老夫子。

一缕笛声响起，穿过窗子，掠过烟柳，飘向苍茫黑夜，散入到无穷无尽的黑暗中。

余月月斜靠在窗前，一支铜笛横在嘴唇前。跳动的灯光将她修饰成了一幅优美的剪影。

宋慈闭上了眼睛，静静聆听着幽婉的笛韵。他仿若登临到绝顶之巅，展袖临风于云雾之间，超然，飘逸，也是他久久不愿醒来的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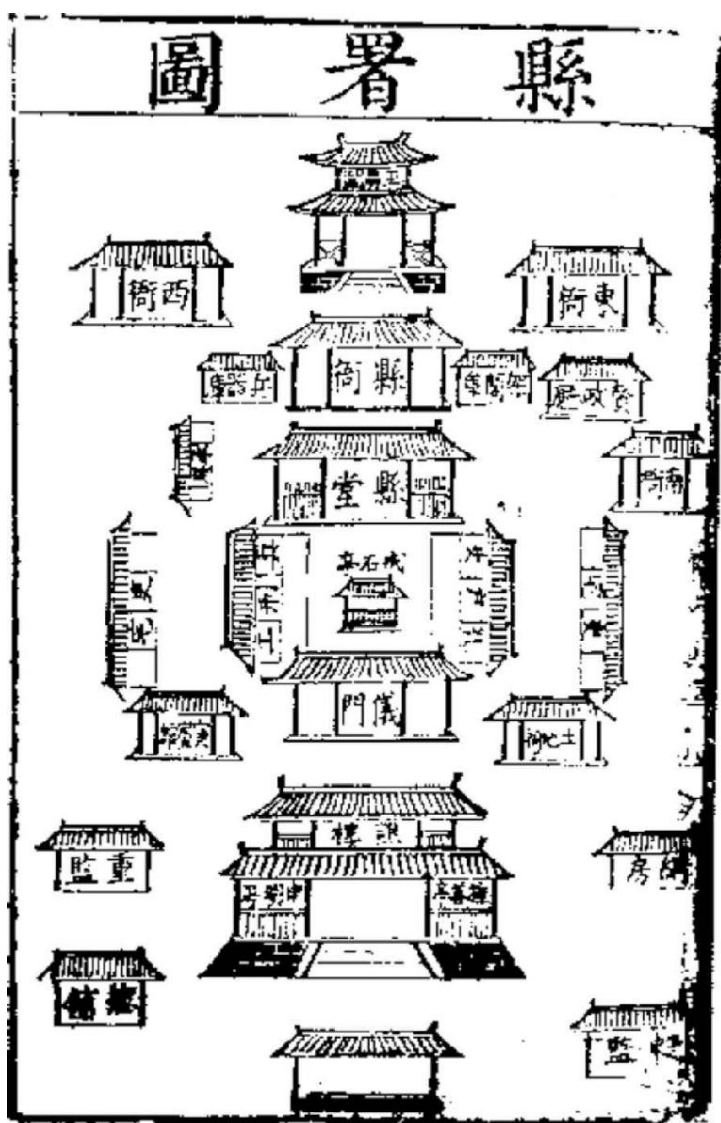
世间唯有宋慈和余月月知道王且光的所有秘密，就算他二人至死不言，所有的纷纷扰扰，会就此尘埃落定么？

建阳虽然只是个县级区划，县城也受地形限制，面积不大，但就整个建阳县来说，土地富饶，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建阳县署的规模，不但在县级城市中首屈一指，更是比许多州府、军级治

所、甚至路级治所都要大。

县署位于建阳县城中心，是个五进的大院子，坐北朝南，四面围有高墙。最南面是高大的门楼。进来门楼后是个小广场，可以容纳一两千。广场东面是关押罪行较轻犯人的轻监，西面是总铺，日夜有差役值守。跨过第二道大门谯楼，东面是差役们办公的榜房，西面是关押重罪犯人的重监。第三道大门称仪门，东有土地祠，西有寅宾馆，中有戒石亭，立戒石一方，上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绕过戒石亭，才是知县办公的正堂县堂，六房吏、户、礼、兵、刑、工分列东、西两边甬路上，是知县以下属吏办公的地方。县堂后是第四进院子，有县衙、贤政厅、兵器库、仓库、东衙、西衙、南衙等建筑。第五进才是内衙，是知县和家人起居生活的地方。

宋慈和孙应龙进来县署时，正好在谯楼下遇到福建提刑司判官王梦龙，顺便聊了几句潘五的案子。



王梦龙道：“宋公子称潘五死于受杖当日，我请建阳县老件作冒良看过，也请来了建宁府的件作，他们都说确是如此。宋公子，你模样文质彬彬，可真是了不得。”宋慈道：“不过是跟王医师学了一点儿皮毛罢了。”

王梦龙道：“对了，最近事多，一直没有来得及告诉二位，当日我和余县尉带人到唐石里勘案，当晚不及赶回县城，便留在后塘村过夜。正好遇到大雨，林七家的房子被大风刮倒。雨停后，有人发现他家中建有一个夹壁，我派人搜查，搜出了一支玉笔，是上好的于阗白玉制成。”

宋慈道：“白玉玉笔？”王梦龙道：“嗯。以林七的家境，似乎不该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孙应龙道：“这会不会就是林七全家被杀的关键？”他只是顺口一问，随即想到宋慈和岳珂已经推测出凶手背后的主谋就是辛弃疾的心腹幕僚陈址，他在意的是秦氏宝藏，连裼忿犀都不放在眼里，又哪会在意一支玉笔呢？

王梦龙道：“但那夹壁是完全封死的，大概几十年没人动过，或许林七自己也不知道，凶手又怎么能知道他家中藏有玉笔呢？”

孙应龙道：“听陈村长说，林七祖上不是本地人，也是外来避难的中原人士，或许玉笔是祖传之物。”

宋慈道：“玉笔在哪里？可否借我一看？”王梦龙道：“在证物房。”招手叫过一名差役，命他去向当值小吏领来玉笔。

孙应龙心中还是担心盗墓的案子，问道：“林安抚使人可还在县署？”王梦龙道：“林帅人还在。他本来是要办好林公坟墓重修之事就返回福州的，但上一场大雨把什么都耽误了。”叹了一口气，道：“我还有公务在身，要赶出去办事，告辞了。二位要找提刑官人，直接去寅宾馆便是。”

宋慈又等了一会儿，差役从证物房取来玉笔，交给了他，道：“这是证物，宋公子用完务必归还。”宋慈道：“是。多谢差大哥。”

举起玉笔一看，笔毫已然脱落得秃了，但笔杆却是上好的于阗白玉，通体透亮，莹白似雪，堪称一件宝物。

孙应龙道：“有什么发现么？”宋慈道：“嗯，一会儿见到辛公再说。”

寅宾馆即是客馆。辛弃疾搬来县署后，临时在这里办公。宋慈、孙应龙二人进来时，正遇到陈址送大理公子段智祥出门。原来段智祥得到消息，其父大理国国王段智兴刚刚病逝，他受召回国，特意来向辛弃疾

辞行。

段智祥对宋慈印象颇佳，诚恳地道：“宋公子，将来有空，一定要来大理玩。”宋慈道：“是，多谢段公子。”陈址道：“辛公……公也说……要去……”

孙应龙还是难以相信这个口吃的年轻男子就是众多凶案的大主谋，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

陈址道：“看……看……什么？”孙应龙道：“你……没什么，你去忙吧。”

陈址不明所以，引了段智祥出去。

差役引着宋慈、孙应龙进来临时书房时，辛弃疾正对陈成父交代着什么。陈成父与宋慈同门，一直借住在宋家，上次因为陪郡主赵师滢去武夷山洞寻宋慈等人，还被辛弃疾之女辛莫名刺了一刀。辛弃疾因为其擅长处理文书的侍妾田田被杀，心腹爱将岳珂受了伤，宋慈和孙应龙另有任务，身边缺乏得力人手，又听女儿提到宋慈的师兄陈成父能干，便将他召到身边，试用之下，对其文才极为满意，当即授予重任。

辛弃疾见宋慈、孙应龙二人进来，便道：“就这么办吧，你先修书到福州，由福州州署拟好公文，再上报朝廷。”陈成父道：“是。”向宋慈二人招呼了一声，退了出去。

辛弃疾看起来精神很好，似已完全走出挚友朱熹过世的阴影。几年前，他的好友陈亮病逝，他一度哀恸得吃不下饭，以致形销骨立，大病一场后，终于大彻大悟，只有留住有用之身，有所作为，才能对得起死去的老友。他见宋慈意态快快，知其心中为朱熹之死难过，又用同样的道理勉励了对方一番，这才命差役退出，搓手道：“哎呀，不好办呀，老夫将蠲忿犀还给了林安抚使，他依旧不听劝，不肯返回福州。”

宋慈原以为辛弃疾找自己来会涉及提亲之事，后来又听到叫了孙应龙，心中略安，此时听到“蠲忿犀”三个字，才完全放了心。

孙应龙闻言一惊，道：“辛公居然将鬪忿犀还给林安抚使了？”辛弃疾道：“当日大理段公子认出了林七身上的珠子就是鬪忿犀，围观者中多少有人听到。后来段公子又去了唐石里，称要找林七看珠子，事情就更难瞒住了，早晚会传入林安抚使耳中，与其等他开口索要，倒不如老夫主动还给他的好。”

孙应龙愈发紧张起来，问道：“那么林安抚使有没有问辛公从哪里得来的鬪忿犀？”辛弃疾道：“当然问了，老夫也如实说了，就说是宋慈勘验命案现场时从林七孩子身上发现的。你尽管放心，老夫半句没提鬪忿犀是你给林七的。”叹了口气，道：“老夫这么做，原是想将盗墓的罪名安到林七头上，毕竟鬪忿犀是在他手上找到的，可以转移林安抚使的视线，但王判官在后塘村向村民打探过林七行踪，林士澜墓被盗的前后时间，林七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山村，左邻右舍都可以作证。林安抚使也不相信林七一个普通山民，敢跑去盗他祖父的墓，按他的原话，这件事一定‘另有情由’。他还当着老夫的面放了狠话，一定要抓到那个掘他祖父坟墓的人，将他碎尸万段。”

孙应龙不禁吐了吐舌头，道：“哎呀，这么厉害。我以后要少来建阳县署，免得撞见林安抚使，一不小心露了底儿。”

辛弃疾道：“老夫找你们两个来，就是要想个法子解决这件事。只有解决了盗墓这件案子，才能将林安抚使打发回福州，方便你们继续办事。”又问道：“宋慈，你有什么好办法？”宋慈摇头道：“这件事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必须得给林安抚使一个交代，还得让他满意。”

孙应龙道：“你的意思是，要把我交出去？”宋慈道：“当然不能将你交出去。交了你出去，劫走华岳那件事也就跟着暴露了，会牵连很多的人。最好的法子，是找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令他应承这件事。”

孙应龙登时大怒，道：“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可不需要无辜的人为我顶罪。宋慈，想不到你是这样一个人，不择手段，卑鄙无耻。我……我认错你了。”他读书有限，也骂不出更多词来，气咻咻地走到一边坐下。

辛弃疾却是个做大事不拘小节的人，对这一建议极是赞赏，道：“不错，这是个好主意。好，宋慈，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你去找个人做替

罪羊，本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令他应了这件事。最重要的是不露痕迹，能完全取信于林安抚使。”

宋慈不过是临时出个主意，随口一说，但真的要他去陷害无辜，就觉得为难多了，期期艾艾地道：“辛公，这……怕是不行。”

陈址忽在外面拍门叫道：“卿娘到了。”

辛弃疾便命开了门，果然是崇安知县派人护送伤好的卿卿来与辛弃疾团聚。辛弃疾甚是欣喜，上前握住卿卿的双手，笑道：“多日不见，你可是清减多了。”

卿卿娇滴滴地道：“卿卿无时不刻不在思念相公，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辛弃疾闻声哈哈大笑，道：“好，说得妙，不愧是我的卿卿。”

他二人一老一少、白发红颜，公然打情骂俏，旁人看着甚是肉麻无趣。辛弃疾新收的侍女燕燕住在别室，闻声出来，见情敌这么快就到了，先是一惊，随即换上笑容，上前挽住卿卿，娇滴滴地道：“这就是卿姊姊么？妹妹可日夜盼望与你相见。”

卿卿立生警惕之色，狐疑道：“你是……”

辛弃疾道：“卿卿，这是燕燕。”见一旁陈址连使眼色，便道：“好了，你二人日后以姊妹相称，去别室叙话吧。”命差役安顿二女，自己带了陈址等人进来书房。

陈址奉上来一封书信，道：“这是……是……”辛弃疾道：“老夫知道，是崇安刘知县写给老夫的信。”

陈址点点头，又递上来一个密封的锦囊，道：“这是……是……”辛弃疾道：“宋慈，你看看锦囊里面是什么。”

宋慈应了一声，接过锦囊，小心拆开，里面却是一封写在绢帛上的信，密密麻麻，字迹工整，一扫信的内容，便即呆住。

孙应龙道：“写的什么？”

宋慈不答，只望着辛弃疾发呆。陈址抢过绢帛看了一遍，也愣在那里。

孙应龙道：“你们都惊成这样，到底写的什么呀？”陈址道：“原来……原来……是田田……”孙应龙道：“田田？”

辛弃疾已看完几页长信，将信往案上重重一顿，道：“老夫来告诉你，田田就是奸细！”

原来崇安知县刘知安受命办理田田后事，田田正式下葬时，辛弃疾早已离开崇安。刘知安的手下却意外在田田换下的衣带中发现了一封帛书，内容骇人听闻，竟是福建安抚使林枬写给田田的，命她时刻关注辛弃疾的动向，绝不能让他找到与宝藏有关的线索，必要时可以杀人灭口。

宋慈等人原先也推测一系列的凶案必然与辛弃疾身边的人有关，但绝想不到会是辛弃疾的侍妾，更想不到福建安抚使林枬早知道了辛弃疾寻宝一事，是以处处阻挠。

田田是林枬的奸细，那么当日收买茶商杀死丁毅和伏击辛弃疾的主谋就是林枬了。可还是有一点疑问，在峡谷伏击的茶商既然是受命于林枬，又如何会杀死田田呢？还是林枬觉得杀死辛弃疾后，田田也再无利用价值，不如一并灭口，从此永无后患？

林七一案则疑问更多，辛弃疾到达建阳时，田田已死，不可能再往外传递消息。而林枬人还未到建阳，又如何知道林七手中有蠲忿犀一事，进而及时安排下杀手，杀死潘五、林七呢？

辛弃疾仔细看了一遍林枬亲笔所写的帛书，脸色阴沉得如铁板一块，道：“陈址，去叫卿卿来。”陈址应了一声，忙出门叫人。

孙应龙试探着问道：“林安抚使亲自赶来建阳，赖在这里不走，是不是因为他以为是辛公你派人掘了他祖父的坟墓？你是福建路提刑官，全福建除了林安抚使之外，没人再比你官更大了，所以他要亲自来对付你？”辛弃疾哼了一声，道：“未尝可知。”

孙应龙不明其意，正想要问宋慈，忽想到这个人正是自己刚刚斥责过卑鄙无耻的家伙，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跟他讲话，只得强行忍住，闷在一旁。

过了一会儿，陈址带着卿卿进来。她倒是伶俐聪慧的女子，一进来就意识到气氛不对，收敛了笑容，问道：“出了什么事？”

辛弃疾将帛书递给她，道：“你自己看。”卿卿匆匆扫过一遍，当场花容失色，道：“原来是田田在作怪！”

辛弃疾重重叹了一声，道：“作怪的不是田田，是你，卿卿。”

他的声音不大，却是不疾不缓，一字一句，然而旁人却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独卿卿，宋慈等人也不解地望着辛弃疾。

卿卿颤声道：“相公说什么？”辛弃疾道：“事到如今，你还要瞒我么？老夫其实早就知道了。”

卿卿登时面如死灰，却又极不甘心，问道：“相公是怎么知道的？”辛弃疾道：“当日在峡谷，小孙救了老夫回来，你和田田坐在一起，你受了伤，田田却已经死去。老夫一眼就看到了田田颈项上有指印，当时就起了疑心。后来田田尸体运回崇安县衙，老夫又悄悄请仵作验过，田田身上刀伤虽重，但她是被人掐死的。那个时候，茶商尽被杨氏兄妹杀死，只有你一个活人，老夫推测一定是你下的手。你向朝夕相处的姊妹痛下狠手，自然不是争风吃醋那么简单。再联想到当年你刻意接近老夫的经过，你又身怀武艺，老夫敢断定你是奸细无疑。”

卿卿颓然跌坐在椅子中，喃喃道：“原来相公早就知道了。”

辛弃疾道：“老夫一直隐忍不说，是想再给你一个机会。可你为了保全自己，在田田死后还要陷害她，实在太无耻。”

卿卿似乎有些不相信，问道：“相公是说，如果我不是用这封帛书陷害田田，相公还是会接纳我，跟从前一样？”

辛弃疾道：“当日在峡谷，一名茶商持刀向老夫刺来，是你挺身挡在了前面。患难见真情，你对老夫的心意，老夫是知道的。”卿卿凄然一笑，道：“相公明白卿卿的心意就好。”顿了顿，又道：“其实我不想杀死田田的。”

原来当日众茶商预先得知辛弃疾行踪，埋伏在峡谷伏击。辛弃疾虽然武艺不差，可身边只有田田和卿卿二女，寡不敌众，很快落了下风。关键时刻，杨安国、杨妙真杀出，将众茶商杀死，却又将辛弃疾挟持而去。田田虽然被茶商砍倒在地，但并没有当场死去，等岳珂和孙应龙赶到又分头去追辛弃疾后，她又醒了过来。卿卿伤势稍轻，忙挣扎着爬过去，扶她靠岩石边坐好。

田田甚是感动，道：“我一直嫉妒姊姊最得相公宠爱，常在背后说姊姊坏话，想不到生死关头，你待田田这般好。”卿卿道：“都是自家姊妹，说这些做什么？”

田田道：“对了，姊姊昨晚出去，我一时好奇，也跟了出去。”卿卿吃了一惊，问道：“你都看见了？”田田笑道：“我就跟在你身后，当然看见了。那位黑衣公子生得不错，姊姊什么时候认识的？”

卿卿道：“你可有告诉相公？”田田道：“没有。我本来想等姊姊下次再出去幽会时，叫上相公一起去逮你，捉奸捉双。不过我看姊姊适才真心待我，这事不提也罢。你别嫌我多嘴，你以后可别再背着相公偷汉了。他的性子，最不喜欢别人在他背后偷偷摸摸，你若真有了心上人，直接告诉他，结果反倒好些。”

其实卿卿半夜出去，是去偷会主谋使者，虽被误会成在与男人幽会偷情，但还是担心将来事情败露。她潜伏在辛弃疾身边多年，身负重大使命，出不得半点差池，遂狠起心肠，扑过去掐住田田的脖子，直到对方断气为止。

后来卿卿被留在崇安县署养伤，辛弃疾带着陈址等人径直去了建阳。她当时不知道辛弃疾已经从田田脖子上的伤痕发现了端倪，只觉得相公素来怜香惜玉，此次不顾田田后事，丢下伤中的自己，必然是对遇刺一事极为震怒，要赶去建阳，调派人手追捕凶手。她也知道前后事情

联系起来的话，辛弃疾早晚会猜到是身边人泄露了机密，她自己也难逃嫌疑，遂伪造了一封帛书，买通县署差役，偷放在田田的衣带中，想就此嫁祸给死者。

辛弃疾道：“其实你不杀田田，她受了重伤，失血极多，也捱不过去。”卿卿苦笑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相公不是就无从发现我的身份了么？”

孙应龙忍不住插口道：“难道你希望辛公发现你是奸细？”

卿卿道：“我……我也不知道。你不会懂的，你们都不会懂的。相公，卿卿虽然受命潜在你身边多年，但自问并没有做过什么危及你性命的事。这次的事，我也没有料到，只以为他们会杀了丁毅灭口了事，可绝没有想到他们还收买了茶商来伏击你。相公，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辛弃疾道：“这封帛书是你伪造，你既刻意提到林枬，事情当与林安抚使无关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卿卿伪造了帛书，目的就是要让辛弃疾发现，她当然不会将真正主谋、也就是她的主人的名字写到信上了。可如果不是林枬，还有谁为了保护宝藏而杀人灭口呢？

陈址却插口道：“不对，这是……是……林……林……”宋慈道：“陈兄是说，这信的确是林安抚使的笔迹？”陈址道：“对……对……我见过……”

辛弃疾很是意外，问道：“卿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卿卿哭道：“我不能说……不能说……”

孙应龙道：“你这个狠心的女人，还要害死多少人才肯罢休？”卿卿道：“我本来就是个害人精。”孙应龙冷笑道：“你倒是受之无愧……”

不防卿卿趁他不备，伸手拔出他腰间长剑，退开两步，横起剑锋，便朝自己脖子抹去。她身手还算敏捷，可孙应龙反应更快，跨上一步，后发先至，夹手便将剑夺了回来，仔细检查一番，见剑刃上并无血迹，这才放心插剑入鞘，嘟囔道：“娘子要自杀，找别人的刀去，别弄脏了我

的宝剑。”卿卿自杀不成，甚是难堪。

宋慈道：“辛公，卿娘身系重大机密，不如先将她下狱，以防有变。”辛弃疾道：“算了，各为其主而已，放她走吧。”

众人包括卿卿自己均极为惊讶。孙应龙道：“辛公要放她走？起码也要让她先将事情交代清楚再放人。”辛弃疾摇了摇头，道：“卿卿，你去吧，好自为之。”

卿卿愣了一下，上前盈盈拜倒，道：“相公，请多保重。”

她表面柔弱，其实也是果决之人，知道机不可失，当即起身出门离去。

孙应龙道：“这个女子知道的事情不少，辛公就这么让她走么？纵虎容易擒虎难。”辛弃疾道：“她宁死不肯吐实，就算强留住她，又有什么法子？而且事涉林安抚使，将她关在县署，她活得过今晚么？”

他不愿意就此将卿卿抓住，实是顾忌良多，卿卿口中诚然有许多他想知道的秘密，可她一样知晓他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一旦将她扣下，上了公堂，无非是严刑拷打，荼毒尽致，她无论招还是不招，无论招出什么，对他本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宋慈倒是能体谅辛弃疾的苦衷，忙问道：“那么要不要派人去跟着卿卿？也许她会去跟主谋联系。”辛弃疾叹息一声，道：“老夫很了解卿卿，她死志甚坚，就让她安安静静地找个地方去死吧。”

话音刚落，卿卿却又跨门进来，泣声道：“相公待卿卿有情有义，卿卿也不愿意相公继续处在危险之中，反正我就要死了，愿意将实情相告。相公，卿卿的主人并不是福建安抚使林枬，而是另有其人。他派我来，也不是为了宝藏，而是另有图谋，只是卿卿愚钝，一直无法完成任务。后来主人得知辛公在努力寻找秦氏宝藏，便让我假意投靠林安抚使，不断将消息泄露给对方，好利用林安抚使的势力来阻止辛公。”

孙应龙闻言很是诧异，问道：“你主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卿卿道：“林氏家族目下以福建安抚使林枬为首，一来主人也想知道他们手中

到底有没有秦氏宝藏，将辛相公寻宝一事泄露给他们，就能从他们的反应探知真相。但这点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主人恨辛相公入骨，无论他想要做成什么大事，都要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他只是想利用林安抚使的势力替他出手。”

宋慈问道：“这么说，丁毅的消息还是你有意透露给林安抚使的？”卿卿道：“是的，我和林安抚使一直暗中有书信来往。其实我早知道他要对丁毅下手，所以有意拖住相公，不令他与丁毅同行。但我料不到林安抚使会这么狠绝毒辣，不但要杀了丁毅，还要连相公和卿卿也一并铲除。”

宋慈道：“真正想要辛公性命的是那些茶商，林安抚使不过是巧妙利用了这一点而已。”又问道：“那么林七呢？”卿卿道：“林七是谁？”

宋慈见她懵懂不知，料想并未涉入林七、潘五命案，便改口问道：“你主人是谁？派你到辛公身边做什么？”卿卿道：“这个恕卿卿无法相告。我全家十几口人的性命，都在主人掌握之中，稍微泄露一个字，我家人就会成为刀下之鬼。”

众人这才明白究竟。想那主人如此大费周章，将卿卿安排在辛弃疾身边，图谋必是非比寻常。

孙应龙问道：“难道你主人也想得到秦氏宝藏，所以挑拨辛公和林安抚使鹬蚌相争，他好渔翁得利？”卿卿道：“不是，我主人对宝藏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只是要相公身上的一件东西。”

众人便一齐好奇地去看辛弃疾，可他自己也不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苦笑道：“老夫的带湖庄园都化成了灰烬，除了这条命外，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蓦然惊悟过来，道：“卿卿，是你放火烧了带湖庄园？”

卿卿居然一口承认，道：“卿卿在相公身边多年，始终找不到那件东西，主人很不高兴，威胁说要阉了我弟弟，送到皇宫去做太监，卿卿被逼无奈，只好想了这条釜底抽薪之计。料想若是庄园失火，相公必然要最先去查看那件最要紧的东西，这样我就知道它的藏处了。”

辛弃疾道：“那么你发现什么了么？”卿卿摇头道：“相公心思深不可

测，卿卿什么都没有发现。”

辛弃疾自中年时开始经营带湖庄园，费尽心血，想不到因为一件东西而毁于一旦^[6]，放火之人则是身边最宠爱的侍妾，当真是讽刺之极，不由得仰天浩叹。

孙应龙道：“你主人连秦氏宝藏都不放在眼里，不惜让你向林安抚使泄密来阻止辛公，难道你是金人的奸细？”卿卿只是不答。

孙应龙道：“这么说，你就是默认了？”卿卿道：“卿卿再无话说，这就告辞了。”

宋慈忙道：“等一下。卿娘既肯掉头回来，想必还是关心辛公安危。你这一走，你主人还会再派人来，辛公不知道对头是谁，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仍然时时处在危险当中。分离在即，此后相见无期，你总该给辛公一个提示。”

卿卿听了“分离在即，此后相见无期”一句，颇为伤感，低头沉思片刻，道：“相公想知道我家主人是谁，要找的是什么，就该从第一任夫人死因上着手。”

辛弃疾悚然动容道：“你是说彦蓐死得不明不白？”卿卿道：“相公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的。卿卿言尽于此，请相公保重。”拜了一拜，翩然走了出去。

这是孙应龙第二次听到辛弃疾第一任夫人赵彦蓐死因可疑，头一回出自茶树公子赵师檠之口，第二回则是卿卿适才的言语。他忍不住问道：“会不会是辛夫人……噢，是第一位辛夫人身上有什么秘密，引来了杀身之祸？而害死她的凶手并没有得到秘密，以为在辛公身上，所以又派卿卿到辛公身边来？”

辛弃疾道：“这件事，你们不用理会了。宋慈，小孙，老夫叫你们两个来，原本是要想个法子应付林安抚使。目下看来，他心底里早就认定是老夫暗中派人掘了他祖父的坟茔，难怪老夫提起盗墓一事时，他看老夫的目光那般奇怪。这样也好，他没有证据，不能拿老夫怎么样，事情也不会再牵连到小孙身上。这件事也算了了，你们两个去吧。”

宋慈忙道：“还有一事，是关于秦氏宝藏的，我想借那份财宝名单看一下，就是丁毅生前列出来的秦氏宝藏名单。”辛弃疾道：“可以。陈址，给他。”

宋慈却不见陈址取出名单来，问道：“名单在哪里？”辛弃疾道：“老夫忘了告诉你，陈址就是名单。他有过目不忘之才。”

孙应龙全然不信，道：“可他是结巴啊。呀，对不起，陈公子，我不是有意损你。”

辛弃疾道：“你们不信么？”将那封帛书递给宋慈手中，道：“陈址，你刚才看过一遍，背出来。”陈址道：“是。前信收悉……”当真将帛书流畅地背了出来，且一字不差。

辛弃疾道：“他背书没问题，就是说话有点儿那个。陈址，你将名单背一遍给他们二人听。”

陈址便要开始背那份名单，宋慈忙道：“不必背了。我看名单，只是想要个比照。陈兄可记得单子上有没有什么玉笔之类的物品？”陈址道：“玉……笔……没有。但是有……有……”

他一说话便开始结巴，干脆取来纸笔，将回答写在纸上。原来单子上有一对笔砚，一黑一白，黑的是黑玉，白的是白玉，称为“阴阳”，但具体是什么样子，丁毅并没有描述。

宋慈道：“那就对了。”从怀中取出玉笔，道：“这支笔是上好的白玉，是从林七家中搜到的。当日我和岳珂兄在后塘村时，村长的儿子陈森带过来一方黑砚，是黑玉制成，应该跟这支玉笔正好是一对。”

辛弃疾道：“那好，你和小孙这就赶去后塘村，追查这条线索。”

孙应龙道：“辛公要去哪里？”辛弃疾道：“去庵山看望岳珂。”

他说的是去看心腹爱将，但真实目的无非是想见逍遥居主人赵师横，想从他口中打听到第一任妻子赵彦骞的事情。

孙应龙本不情愿跟宋慈一道，但辛弃疾道：“眼下寻宝的消息已经走

漏，林安抚使和卿卿的主人都知道这件事，外面还不晓得有多少人在虎视眈眈，宋慈一个人去山村不安全，你必须得跟他一道。”孙应龙无奈，只得应了。

离开县署后，宋慈和孙应龙立即动身赶往唐石里。到后塘村时，正好在田埂上遇见陈村长的儿子陈森。陈森还记得二人，热情地上前招呼。宋慈便说了这次进山是想借陈家的祖传砚台一观。

陈森为难地道：“上次我趁阿爹不在，偷拿了砚台给岳公子用，他回来知道后已是大发雷霆，说是财物不能外露，还将砚台洗干净后锁进了箱子。这次怕是难借了。”宋慈道：“陈大哥带我们去见陈村长，村长不借也无妨。”遂进来后塘村。

村口正有一些妇人围聚在磨盘旁，有老有少。磨盘旁的木桌上摆有茶碗、茶壶和点心，点心都是山里自家产的农家小吃，如豆渣饼、菜饼、地瓜干、南瓜籽、果子干之类。孙应龙一见到吃的，登时两眼放光，还想上前讨点菜饼吃，却被陈森拉住，悄声道：“她们正在摆茶和解，男子是不能参与的。”

摆茶是武夷山一带特有的习俗，原是男人上山下田干活，家中妇女做完家务后，乡里邻居互相串门，聊天话家常，配以茶水和茶点，久而久之成了一种习俗。席间所品之茶也很特别，选用高山种植的绿茶，经轻微炒青后泡在大壶里作为“茶娘”，加茶时，每碗先加六分白开水，再注入些许“茶娘”，茶水微黄，沁人心脾。但这种习俗有个奇怪的规矩，只能妇女上桌，男人不能参与。

孙应龙听说这些妇人聚在一处是因为前日有婆媳二人吵了架，今日村中特意举行摆茶，目的在于调解这对婆媳的关系，只得作罢。

来到陈家，宋慈说了情由。陈村长连连摇头，道：“什么黑玉砚台，没有这回事。”

宋慈便取出玉笔，道：“陈村长，你可认得这支笔？”陈村长道：“这

是王判官和余县尉从林七家中搜到的，小老儿见过。”

宋慈道：“这支白玉笔跟陈村长手中的黑玉砚台是一对，难道村长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么？”陈村长摇头道：“不想知道。”

孙应龙心道：“宋慈好说话，这恶人少不得要我来做。”踏上前一步，粗声粗气地道：“村长，你知道林七为什么被全家灭门吗？”

陈村长道：“不是被鱼贩潘五报复么？”孙应龙道：“不是。村长人在山里，还不知道城里的事，潘五早被人杀了，尸首就埋在登高山，所以他不是凶手。林七全家被杀，其实是因为这杆玉笔。”

陈村长一呆，下意识地转过头去看内室墙角的箱子。

孙应龙见话已奏效，道：“村长，你不像林七，他一直把玉笔藏在夹壁中，你家有黑玉砚台一事，好多人都知道了，这该怎么办才好？”陈村长脸如死灰，道：“该怎么办？”

宋慈忙道：“村长不必害怕。林七一案还没有调查清楚，他未必就是因为这支玉笔被杀。但这支玉笔与黑砚本是一对，也许都与案情有关，还望村长能将砚台借给我。”陈村长仍然心存疑忌，迟疑不答。

宋慈道：“这样，我先将我的家传玉佩抵押在这里，算是借黑砚的信物，等办完案子，我将黑砚还给村长，再取回玉佩，如何？”

陈村长见他说得诚恳，加上心中也确实担心黑砚会与命案相关，这才勉强答应，取钥匙开了箱子，取出黑玉砚台递给宋慈。

宋慈看过一回，也没有发现端倪，便先收在身上，问道：“这黑砚当真是陈家祖传之物么？”

陈村长道：“我说是，你也不会信啦。”叹了口气，才道：“这黑砚是林七的爷爷送给我们家的见面礼。他爷爷当年逃难来到我们后塘村，想在此安家落户。当年我阿爹是村长，因为村里的人都是姓陈，知根知底，不愿意外人进来。林七的爷爷便拿出了这块砚台，送给我阿爹。我阿爹也不知道这黑砚有什么好，但他是村里唯一识得字的人，觉得有这

么一块沉甸甸的砚台摆在家里很有面子，遂收了下来，接纳了林七的爷爷。后来阿爹将砚台传给了我，告诉我对外称是祖传之物，这样可以显得我们陈家祖上也是读书人出身。”

宋慈道：“林七知道这件事么？”陈村长道：“他不知道。不然以他那个强悍的性子，还不得将黑砚强抢回去。”

孙应龙道：“也许林七爷爷将玉笔封在夹壁中后，就再也没有对人提起，所以林七对黑砚、玉笔什么的压根儿不知情。”陈村长道：“肯定不知道啦，不然他早将玉笔挖出来卖了。”

离开后塘村，宋慈仍是困惑不已。黑砚和玉笔均价值不菲，林七爷爷知道将玉笔深埋入家中夹壁，秘不示人，足见玉笔之贵重。可他为什么偏偏要将这一对宝物拆开呢？

孙应龙道：“这有什么好琢磨的？黑玉再值钱，砚台再昂贵，也不能当饭吃，对不对？林七爷爷要活命，要找地方落脚，不得不拿出黑砚贿赂村长，再正常不过。”忽见前面一男一女正朝自己招手，不由一愣，道：“那不是杨氏兄妹么？”

他对这对枪法精绝的兄妹印象很好，忙奔上前问道：“真娘，上次沧洲精舍一别，再也未见你了，你过得可还好？”杨妙真笑道：“还好。”

孙应龙道：“你们要办的事，辛公答应了么？”杨妙真道：“没谈拢，辛公不愿意，只好作罢，我们兄妹已经做好打道回府的准备。”

孙应龙道：“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杨妙真笑道：“来找你们两个呀。”孙应龙道：“找我们？”

杨安国抢上前一步，抓住宋慈的右臂，反拧了过来。宋慈吃痛，叫了一声。孙应龙大吃一惊，退开两步，拔出长剑，喝道：“想做什么？”

杨安国从袖中甩出一柄短刀，抵在宋慈背心，道：“放下兵器，不然我就要了他的命。”

孙应龙惊道：“你们兄妹到底想做什么？”杨妙真笑道：“你听到我哥哥的话了。快把兵器交给我，不然你同伴可有苦头吃了，我哥哥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

孙应龙见宋慈已被制住，这对兄妹武艺了得，要从他们手中救人，难如登天，只得插剑入鞘，将长剑解下，递给了杨妙真。

忽听见远远有人叫道：“那不是宋慈么？”

宋慈转过头去，田埂上走过来一群人，全是旧相识，而且是长辈，有朱熹的女婿黄干、儿子朱塾，还有蔡沈、陈骏，宋慈的舅父吴雉也在其中。

杨安国道：“我要的只是你们两个。你们都知道我们兄妹的本事，若敢呼救，我就将他们全杀了。”

宋慈点点头，杨安国便收了短刀，放开了他。

宋慈迎上黄干一行人，一一见礼，问道：“几位先生是来为朱老夫子下葬做准备么？”吴雉道：“嗯，大林谷是朱老夫子亲自选定的身后之地，我们几个特意来看看地形，看要如何建造坟茔合适。你在这里做什么？”

宋慈道：“我还在帮辛提刑查林七那件案子。”

吴雉认得孙应龙，也记得在沧洲精舍见过杨妙真，以为只是宋慈的帮手，便略点点头，道：“我们还有事，要先走了。你自己当心点，小心身子。”宋慈应道：“是。先生们慢走。”

等黄干一行走远，杨安国这才道：“我们也走吧。”孙应龙道：“要去哪里？”杨安国道：“去个安静的地方。”押着宋慈走在前头，杨妙真和孙应龙跟在后面。

大山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独特的幽幽淡香，有青草的，有树木的，还有泥土的，混杂着小溪山泉的潮湿，随处可闻。这般清新洁净的气息，

足以涤荡世人久浊的灵魂。

四人一路默默无语，往深山中走了一段，来到一条小溪边的树林中停下。小溪潺潺流淌，欢畅地哼着歌曲。林子中有阳光柔柔地从树缝中射下，小草新嫩娇绿，一些不知名的小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身处其间，会生出一种慵懒的倦意来。

杨安国随意指了两棵树，命宋慈和孙应龙各自背朝大树坐下。杨妙真取出绳索，将二人反绑在树干上，再细细搜查二人身上，发现了黑砚和玉笔，拿过去交给兄长。

杨安国翻来覆去看了一遍，也没看出什么花样，问道：“这就是你们找到的秦氏宝藏么？”

宋慈和孙应龙交换一下眼色，不知道对方怎么会知道秦氏宝藏一事。这对兄妹本就来历不明，非敌非友，行踪诡秘，之前曾挟持辛弃疾，现在更是绑住二人，不知道有什么目的，便默不作声。

杨安国撕下一片衣襟，塞入宋慈口中，又拿出短刀，冷笑道：“我可没工夫跟你们耗。孙应龙，你最好实话实说，不然的话，我就在你面前一刀一刀地割死你的同伴。”孙应龙大叫道：“你这是做什么？有本事冲我来。”见杨安国下手毫不迟疑，举刀便在宋慈颈中划出一道血痕，只得道：“住手。好，我说实话，你们想知道什么？”

宋慈“呜呜”叫个不停，有心阻止，却是说不出话来。孙应龙道：“你别怪我，难道为了那什么宝藏，就让我眼睁睁地看你死么？”

杨妙真笑道：“你别朝宋慈使眼色了。其实辛公秘密寻宝之事，我们兄妹已经全都知道了，包括辛公专门指派了你二人寻宝，你休想骗人。”孙应龙道：“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做什么？”

杨安国道：“这笔砚是秦氏宝藏中的财物么？”孙应龙道：“这我可不知道。喂，别动手，是真的，笔砚是从村民家中找到的，不知道跟秦氏宝藏有没有关系。”

杨安国哼了一声，收了短刀，低声与杨妙真商议几句，独自带了笔

视离去。

孙应龙道：“真娘，亏我敬你武艺高强，一直对你有好感，想不到你连绑架、逼供这种坏事都做了。”杨妙真笑道：“这些坏事我本来不打算做，后来听到秦氏宝藏的事后，才临时改变主意的。”

孙应龙道：“就为了宝藏么？你可知道，那些钱全是秦桧从百姓身上榨取的不义之财。”杨妙真笑道：“知道啊，那也没什么，它不还是值钱的宝贝吗？不会因为经过了秦桧的脏手就变得一钱不值的。”

孙应龙愈发失望，道：“我看错真娘了，原来你是个贪财又贪婪的女子。”

杨妙真一点儿也不生气，依然笑嘻嘻地道：“我寻宝就是贪财又贪婪，那你尊敬的辛公寻宝又是什么？”孙应龙道：“辛公寻宝又不是为了自己，是要将宝藏筹作北伐的军费。”

杨妙真道：“那我也可能将宝藏用作正途啊，你又不知道我会怎么处置它们，怎么就先血口喷人，说什么贪财、贪婪呢？”

孙应龙道：“好，我说不过你。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我只求你一件事，宋慈被你哥哥伤了，你快些帮他止血。”

杨妙真道：“这可是你第二次求我了。”

上一次在沧洲精舍，杨妙真奉辛弃疾之命看管宋慈、岳珂、孙应龙三人。朱熹患病，宋慈想去看看，却被杨妙真阻止，还是孙应龙求情，她才勉强同意放宋慈出去。当时她开的条件是要皇后凤冠上的珍珠，虽是玩笑，却足见其心志不凡。

孙应龙问道：“这次你又想要什么？”杨妙真道：“嗯，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向你讨要。”走过去解开宋慈身上的绳索。

宋慈双手脱缚，便自行挖出口中的衣襟，甩在一边。他对外伤颇有经验，用手按住颈上伤口，片刻后即止住了血。

过了一会儿，杨安国重新回来，道：“妹妹，你先带宋慈走。”杨妙真便提了宝剑，上前握住宋慈的手，强行拉着他离开。

孙应龙忙道：“那我呢？”杨安国道：“你留在这里。”捡起地上的衣襟，上前堵住了他的口，不令他叫喊呼救。又往他身上多缠了两道绳索，捆绑得极紧，这才施然离去。

孙应龙又气又急，大力挣扎，手腕都磨出了道道血痕，却还是挣不脱绑缚。当此情形，既忧惧宋慈的命运，又不能脱困，难以自救，时光愈发难熬。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太阳一点儿一点儿西移，眼见就要落山了，孙应龙饥渴交加，肚子也开始不争气地叫喊起来。

忽听得林外有脚步声传来，孙应龙精神一振，急忙大声呼叫，却只发出“呜呜”声。幸好那人听到动静，朝林中走来，近前一看，却是宋慈，手中还提着孙应龙的宝剑。

宋慈奔过来，取出孙应龙口中衣襟，拔剑割断绳索。孙应龙道：“你逃出来了？”宋慈道：“不，是杨氏兄妹主动放了我。”

原来杨氏兄妹一路带着宋慈出山，路上倒也没有对他如何。到了山谷口时，杨妙真放开了宋慈，将宝剑递给他，道：“你自己回去救孙应龙吧。”还将之前从他身上搜走的笔砚一并还给了他。宋慈诧异之极，有心再问，杨氏兄妹却已转身离去。他只好一路寻回来解救孙应龙。

孙应龙更是惊异，道：“奇怪，抓人的是他们，放人的也是他们，这对兄妹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残照下空山，暝色苍然合。天色瞬间暗了下来，二人已来不及出山，只得将就在树林中过夜。黑得清透的夜空上，稀疏缀着几颗星辰。空气里弥漫着泥土、雾露、花草的气息，整个大山静谧朦胧地入睡了。

虽然已是初夏时分，然而山中夜晚依旧阴冷，孙应龙拾取枯枝，设法生了一堆火。又四下寻觅一番，找来一堆野果子，堆在火边，聊作充

饥之用。

宋慈突然想起来出门时带了一包饼在身上，忙从怀中取出帕子，里面包着三块麻沙饼。麻沙饼全名“麻沙蔡家肉饼”，意即永忠里麻沙蔡家所出的肉饼。这饼呈长圆形，形状略似猪腰，以面粉制成，配以糖、芝麻、板油等物，可以长久储存不坏。食时只需用文火一烤，即能恢复原味，香甜酥脆可口，色香味俱全，是驰名八闽的名吃。外地人来到建阳购买回乡礼品，多选用麻沙饼。有打油诗道：“旅客到麻沙，带饼回老家。人人尝一口，都翘拇指夸。”还有人戏称道：“吃了麻沙饼，思量半世人。”

孙应龙拿饼凑近火前烤软，急不可待地咬了一口，连声嚷道：“好吃，好吃。头一次觉得麻沙饼这么好吃，名不虚传。”

宋慈一直坐在火边，拿着玉笔、黑砚，凝思不已。无意中转动玉笔时，忽见笔杆上隐约现出一个图案，登时眼前一亮，将玉笔举起，对准火光。

孙应龙道：“发现了什么？”宋慈道：“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箭头，在这里，靠近杆首。刻得很轻，不对光根本看不出来。”

孙应龙道：“这是什么意思？”宋慈道：“我也不知道。”

想了一想，又拿起黑砚对准火光。那砚台是黑玉制成，火光可以穿透，呈现出半透明的状态，唯独中心一小块儿全黑，似是有东西塞在里面。将砚台倒过来时，却看见底部中间沾有一些黏糊的物体。宋慈举手抹了一下，手指上带下一块软乎乎粘手的东西来。原来那黏糊的东西是黑胶，受热后有些融化。宋慈有所醒悟，忙用小树枝将黑胶挑开，露出一个小孔。砚台的底部有一小块竟是中空的，里面塞有什么东西。

孙应龙道：“里面有什么？”宋慈道：“好像是块布。”孙应龙道：“这么小的洞，也只能塞下一块小布了。”

宋慈掏了一掏，可那洞实在太小，万难取出里面的东西。孙应龙道：“要是月月在就好了，用她的银针一下子就能勾出来。”

既无法可想，也只能就此作罢，预备等到明日回城后再用工具取出。

然则新的疑问又出现了，既是砚台中有玄机，此物又名列丁毅珠宝名单之上，或许这一笔一砚直接关系到秦氏宝藏也说不准，林七是不是因此被杀呢？

孙应龙道：“笔、砚原先是林七爷爷之物，会不会是林家跟林安抚使有什么关系，林安抚使得知辛公盯上了林七，出于保护宝藏的目的，派人抢先杀了林七灭口？”

宋慈道：“但林安抚使的眼线是卿卿，卿卿当时留在了崇安，辛公来建阳后的一言一行她均无从得知，林安抚使怎么会知道辛公盯上林七了呢？”孙应龙道：“这点不难做到啊。林安抚使既然收买了茶商伏击辛公，无论是成与不成，一定暗中派人盯着呢。在峡谷中，茶商没能杀死辛公，他更要一路派人跟踪了。”

宋慈道：“当日辛公来到建阳，还未入城，就遇到潘五和林七斗殴一事。如果林安抚使的人是那时候知道辛公因为蠲忿犀而盯上了林七，立即杀了林七灭口，那他为什么不取走蠲忿犀呢？”

孙应龙道：“也许凶手就是有意不取走，好嫁祸给潘五。”宋慈道：“这不可能。蠲忿犀是林安抚使祖父的殉葬之物，意义非同一般，如果是他的手下杀了林七，绝不可能遗漏蠲忿犀。”

孙应龙道：“这么说，不是林安抚使手下人所为？那么，林七的死跟宝藏也就没有关系了。他既不是因蠲忿犀被杀，又不是因为秦氏宝藏被杀，潘五也不可能杀他。还会有谁呢？竟然会有如此大的仇恨，非要灭他满门。”

宋慈道：“我也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有一定要杀死林七的动机。”孙应龙苦笑道：“这件案子真奇怪，查来查去，好像最终都会回到起点。搞不好我又要成为首要嫌疑犯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宋慈失声叫道：“孙大哥，你仍然嫌疑最大。”

孙应龙不悦地道：“你那么大声喊做什么？我有杀人嫌疑，那你不也有嫌疑么？我们两个可是一起来的后塘村。”宋慈道：“嗯。”

孙应龙道：“‘嗯’是什么意思，你是承认自己有嫌疑么？”宋慈道：“还说不好的。我们明天一起去找一个人，也许会有新的线索。”

次日天光未明，宋慈便叫醒孙应龙，灭了火堆，动身出发。二人回到县城时，早已是日上三竿了。

宋慈一路急奔，直朝北街崇儒坊赶来。孙应龙忍不住问道：“要去找谁？”宋慈道：“当日见过凶手的闲汉，潘五的邻居。”

到了巷口，那闲汉照旧坐在原地晒太阳，极其舒服闲适。

孙应龙道：“瞧人家这日子过的。”宋慈道：“孙大哥，你紧跟着我，不要说话，后面我和那位大哥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认真听清楚了。”

孙应龙道：“为什么？”宋慈道：“也许那位大哥的话能帮你想起一些事情。”孙应龙道：“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秘。”料想追问对方也不会明说，只得跟了上去。

宋慈刚走过去，那闲汉便认出了他，问道：“宋公子又是为潘五而来的？听说他被人杀了，尸体埋在登高山上，又被大雨冲了出来，是真的么？”宋慈点点头道：“是真的。你当日见过的带走潘五的竹笠男子，很可能就是凶手。”

闲汉登时挺直了身子，呆了一呆，才道：“呀，真吓人啊。当时那人大摇大摆地从我身边经过，碰了我一下，也不道歉。我还想伸脚绊他一下，幸亏没有那么做。”

宋慈道：“你是唯一见过他的人，有没有可能回忆起他的样子？”闲汉摇了摇头，道：“上次我就告诉过宋公子，那人戴着竹笠，看不清面孔，就看到身子壮实得很。”

宋慈道：“可你上次还说过他可能是跟潘五一道贩过鱼的同行，是不

是他的样子看起来很熟悉？”闲汉连忙否认道：“不是不是。我绝对没有见过那个人。我说他是潘五的同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股怪味儿。其实也不是那种鱼腥味儿，就是那种很怪的味儿，你知道的。”

孙应龙却蓦然想到了什么，问道：“是不是硝石的味道？”闲汉“哎呀”一声，连声道：“正是，正是。孙小官怎么会知道？”

孙应龙却反而不相信起来，问道：“真的是硝石的味道？”闲汉道：“真的是啊，就是过节那种鞭炮的味道，略微淡一些。”

孙应龙惊呼一声，忙将宋慈拉到一边，道：“你……你早就猜到他就是凶手？”

宋慈道：“我只是由你嫌疑最大，联想到那个人同样嫌疑重大，并不能肯定他就是凶手。你见过那个人，那边那位大哥则见过杀死潘五的凶手，如果你们两人的记忆和印象有共通之处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他叹了口气，续道：“可是共通点就是硝石气味，这一点是我万万没料到的。”

[1] 辛弃疾为宋词豪放之代表，时称辛派。姜夔为宋词骚雅派之代表，时称姜派。两派同时称雄于南宋文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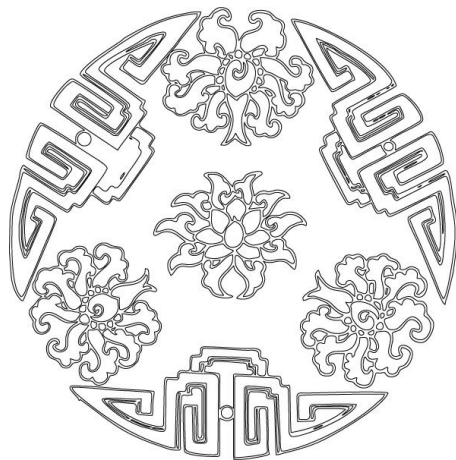
[2] 此诗为邵雍《天听吟》。邵雍为北宋时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又有《天意吟》：“人能言语自能窥，天意无人莫欺；莫道无言便无事，殆非流俗所能知。”《人情吟》：“古事参今事，今人乃古人；只应情未泯，情淡自相亲。”

[3] 博学宏词科：科举的一种名目。《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博学宏词即为学问渊博，文辞清丽的秀士，唐宋不少社会名流以此科及第入仕。

[4] 太学正：宋太学学官和职事名。宋仁宗时始设，只差学生任职，为太学职事之一。熙宁四年（1071年）选上舍生任学正，每经二员。末年，朝廷委命官担任，参用部分上、内舍生。从此，出现命官学正和职事学正的区别。命官学正为正九品官，三年一任。南宋初年设学正二员，后仅设一员，任用命官，命官、职事学正的职责相同，即执行学规，每隔二十天考校学生一次。

[5] 金兀术受福建人王某指点才得以逃脱韩世忠大军包围为历史真事。

[6] 辛弃疾晚年，其经营多年的带湖庄园失火化为灰烬为历史真事。



第九章 此意徘徊

风行水上，点点涟漪。莲花摇曳，沁人心脾。带湖总是有着旖旎的风光，四时变幻，百看不厌。突然间，大火腾起，一泊湖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些鱼虾在干涸的地上垂死挣扎。



江水浸云影，鸿雁欲南飞。
携壶结客何处？空翠渺烟霏。
尘世难逢一笑，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
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
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
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机。
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

——朱熹《水调歌头》

风行水上，点点涟漪。莲花摇曳，沁人心脾。带湖总是有着旖旎的风光，四时变幻，百看不厌。突然间，大火腾起，一泊湖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些鱼虾在干涸的地上垂死挣扎。

辛弃疾“啊”了一声，惊得坐了起来，这才意识到只是做了个梦。窗外鸟语花香，一片葱翠，窗下有潺潺水声，一时茫然，竟不知身处何处。过得片刻，才忆起昨晚是留宿在庵山逍遥居了。他微微喟叹，披衣起床。

门外仆人听见动静，忙用铜盆打了热水进来，笑道：“辛公这一觉睡得沉。”

辛弃疾叹道：“真是老了，睡得稍微晚一些，就全然起不来了。”仆人伺候他梳洗完毕，才道：“我家公子在堂中候着辛公。”

赵师橧正在堂中品茶，见辛弃疾出来，忙放下茶盏，问道：“辛公昨夜可睡得还好？”辛弃疾道：“好极了，多谢赵公子肯为老夫将自己的居室让了出来。”赵师橧道：“举手之劳而已。辛公何须客气。”

辛弃疾道：“昨晚赵公子对老夫说的话……”赵师橧道：“辛公放心，这件事是家父生前亲口告知我的，我从未对人提过，辛公是第一个，也

会是最后一个。”辛弃疾道：“如此，便多谢了。”

辛弃疾昨日带着陈址来到庵山，名为探望在逍遥居养伤的岳珂，实是想向赵师榘打听第一任妻子赵彦璩的死因。此次辛弃疾登门，一见面便将事情经过坦言相告，连卿卿另有其主一事也没有隐瞒。

赵师榘颇感其诚意，便坦诚相告——原来他之所以称赵彦璩死因可疑，是幼年时曾听另一宗室赵士程^[1]与父亲赵璩闲聊，偶然谈到一起干系赵彦璩的秘事：当年赵彦璩北上山东时，不仅带走了岳飞写给辛弃疾父亲辛文郁的回信，还带走了一件事关皇室机密的物件。后来辛弃疾带着赵彦璩归宋，赵彦璩回家乡江阴不久后便病死，多半与那件重要物件有关。

赵士程时任西外宗正司，除掌管外居宗室事务外，还负责拘管犯罪的宗室子弟，他以敦厚出名，话自然是可信的。但赵师榘当时年纪还小，又事隔多年，赵彦璩带走的物件到底是什么，牵涉到什么皇室秘密，他也不是很清楚。

辛弃疾叹道：“看来卿卿的主人想要得到的，就是彦璩生前带走的物件了。想不到老夫跟她夫妻一场，她竟是半个字也未提过。”

赵师榘道：“旁人不知情，自然以为那物件就在辛公身上了。其实要查清楚这件事也不难，辛夫人病逝在江阴赵宅，当年主事的赵彦逾仍然在世，辛公可以从他那边着手。”辛弃疾道：“自从彦璩死后，老夫便跟她娘家一方的人再无交往。果真如公子所言，那物件涉及皇室机密，老夫也无从查起。”

赵师榘道：“卿卿背后的主人一定是认为那重要物件在辛公手中，所以才引出了许多事。这件事如果不查清楚，敌明你暗，辛公仍然时时处在危险之中。”辛弃疾道：“话是如此。”

赵师榘沉吟道：“那这样吧，辛公这件事，师榘愿意鼎力相助。我好歹有宗室身份，打听起来方便些。”辛弃疾当即动容，道：“若是赵公子肯帮忙，那自然再好不过。”

赵师榘道：“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既不愿意欠别人的情，也不喜欢

别人欠我人情。”

辛弃疾哈哈笑道：“这才像茶树公子口中说出的话。公子想要什么，不妨明言。”赵师桢道：“辛公的得意门生岳珂。辛公不要误会，我不是要岳珂的人，而是想要他做我的妹婿。辛公也知道，我无妻无子，只有一妹，家父临终前将她托付给我，要我务必好好照顾她，等她成人后为她寻个好人家。岳珂公子是岳将军后人，名门之后，文武双全。舍妹有朝廷郡主封号，容貌、才学也还过得去，堪可配得上岳公子。”

辛弃疾先是惊愕之极，随即哈哈大笑道：“这是人间一桩美事啊。好，这门婚事，老夫同意了。”

赵师桢道：“辛公不要先问问岳公子的意见么？”辛弃疾道：“岳珂父亲岳公早逝，他母亲岳夫人将他和陈址托付于老夫，老夫算是他的义父，可以为他做这个主。老夫这就去长生院告诉岳珂，当面定下来。”

辛弃疾之所以答应得如此爽快，还有另一层考虑——当年岳飞被秦桧下大理狱害死，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也是高宗皇帝的意思。孝宗皇帝即位后，虽为岳飞正名，所做的也仅仅是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岳飞后裔，录用为官。而秦桧迄今仍是朝廷极尽尊崇的英雄人物，只要大宋对金一味求和的政策不改，秦桧的地位绝不会下降。相反，政治风云变幻，岳飞后裔将来的命运会如何，实难预测。赵师桢有郡主身份，其父赵璩与孝宗皇帝同为宋高宗养子，在皇宫中一起长大，即便没有兄弟之情，也有兄弟之名。若是岳珂能娶她为妻，等于为岳家又添了一张政治金牌，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岳家将来，只能是有益无害。

赵师桢见辛弃疾欣然应允，也极是高兴，道：“那好，我就去告诉舍妹。”

辛弃疾到达长生院时，岳珂正在院子中练习行走，陈址在一旁望着。辛弃疾直言说了赵师桢要将妹妹赵师桢许配给岳珂一事，岳珂一下子窘住，满脸通红，尴尬之极。

陈址笑嘻嘻地道：“好啊……郡主是……是……有名……大……大美

人……”

岳珂心道：“当日我在小雨谷初遇郡主，她一身男子装束，慌慌张张地从岩石后跑了出来，手中还拿着一顶竹笠，神态甚是可笑。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她秀丽的脸庞、清澈的双眼，刹那间，我胸口忽然涌出一股热流来。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辛弃疾正色道：“岳珂，不管你愿不愿意，老夫都已经替你答应了。”陈址笑道：“哪会……不……不愿意……他……他都……乐不思蜀……舍不得……走了……”

岳珂回过神来，红着脸道：“辛公于岳珂如同生父，全凭辛公做主。”辛弃疾呵呵笑道：“好，好。”抬头见天，居然已近正午，忙道：“老夫该下山了。岳珂，你……”

岳珂忙道：“我的脚全好了，只是行得不快而已，但走路没有任何问题，我随辛公一道下山。”他虽舍不得山中岁月，可既然与赵师滢定了亲，就再也不好意思留下了。

三人便先赶来正堂，正好遇到赵师滢出来，瞧他春风满面、笑意盈盈的样子，显是已经说服赵师滢了。

岳珂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虽于儿女私情上有些难为情，还是上前道谢。

赵师滢笑道：“我们从此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岳公子日后好好对待我妹妹，那就是最大的道谢了。”又取出一支银白色的管子，道：“金银珠宝，岳公子也不放在眼里。这是我专门为舍妹制作的防身火器，上面刻有她的名字，她现在转送给岳公子。岳公子，你可有信物留下？”

岳珂往身上摸了一遍，只摸出一个香囊，递过去道：“虽不是值钱之物，却是家母亲手缝制，于我意义重大。待我禀报家母后，定会备下聘礼，到时再准备一件好些的信物，换回香囊。”赵师滢笑道：“这个香囊

就很好。”

正说着，仆人进来禀道：“宋慈、孙应龙二位公子求见。”

辛弃疾料想二人赶来庵山，必是有要事，很可能是他们昨日去唐石里有什么发现，忙命仆人引进来。

宋慈、孙应龙原是为别事赶来，料不到辛弃疾居然还在这里，一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辛弃疾却以为二人是不愿意当着赵师横提起寻宝之事，忙道：“赵公子已经知道老夫所有的事，他妹妹又和岳珂定了亲，是自己人，凡事不必瞒他。”

宋慈听在耳中，登时如晴天霹雳一般，呆在当场。孙应龙也惊讶极了，问道：“是赵公子将郡主许配给岳珂了么？”

辛弃疾道：“是呀，你们两个怎么了？”孙应龙道：“辛公，赵公子他……不，应该说是他的手下，很可能就是杀死林七的凶手。”

众人都大吃一惊。辛弃疾沉声问道：“你这么说，可有凭据？”孙应龙道：“凭据没有。所以我才和宋慈找上山来，打算当面向赵公子问个清楚。”

辛弃疾不悦道：“既是没有凭据，如何能胡乱指控？你可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诬告是要反坐的？”孙应龙道：“我们又没有去告官，只是想找赵公子问清楚，不算诬陷。”

岳珂道：“你如何会认定赵公子的手下有杀人嫌疑呢？他是宗室子弟，身份尊贵，林七不过是个山野小民，两个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赵公子有什么理由要杀林七呢？”孙应龙黯然道：“这就是我自己觉得很内疚的原因，赵公子的手下是为了我杀人。”

岳珂等人愈发不解，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孙应龙道：“我们怀疑赵公子就是刘先生，就是当日在建宁府协助我们几个武学生从圜狱救出华大哥的刘先生。”

原来当日神秘人刘先生暗中协助孙应龙一千武学生营救无辜蒙难的

太学生华岳，积极谋划，出力甚多。只是孙应龙等人从未见过刘先生的真面目，包括他的侍从。今日宋慈到县城崇儒坊询问鱼贩潘五的邻居时，那闲汉提到“很怪的味儿”，孙应龙陡然想起了当日从刘先生和侍从身上闻到一股淡淡的硝石气味，这才恍然明白昨晚宋慈说自己“仍然嫌疑最大”的原因——他有杀死林七的动机，但他却没有杀人，很可能是刘先生或是手下帮自己做了这件事。

宋慈怀疑到刘先生头上，仅仅是出于杀人动机考虑，却还不知道刘先生很可能就是赵师檠，直到听到闲汉和孙应龙都说闻到了硝石味儿。他来过逍遥居数次，每次都闻到有淡淡的硝石味道，还曾经专门问过赵师滢，赵师滢说那是她兄长在研制火器。而岳珂也亲眼见过赵师檠小腹侍从的革囊中装有火器。

不过仅凭硝石气味，还不足以直接联系到赵师檠身上，建阳崇化里有好几家制作炮仗的作坊，存有大量硝石，工匠衣衫上都可能染有这种气味。关键仍然是在林七手中的鬪忿犀败露一事上。之前宋慈等人一直认定辛弃疾审理潘五和林七斗殴案时，凶手必然人在拱辰桥头，却忽略了凶手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渠道知道消息，譬如他们自己露了口风。再联想到硝石气味，这两项叠合的只有一个地方——逍遥居。当日孙应龙来逍遥居找宋慈时，亲口说了在拱辰桥头发生的事。赵师檠尚未归家，很可能被知道内情的赵府仆人听见，怕林七讲出真相后牵连出孙应龙，又牵扯出主人赵师檠，所以立即作了周密安排，先诱杀了潘五，又赶去唐石里杀了林七全家。他只为不让林七开口，目的不在鬪忿犀，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起来要将珠子拿走。

孙应龙说得啰啰嗦嗦，但总算将整个经过大致讲清楚了，见宋慈一直保持缄默，又特意补充道：“这全是宋慈的功劳，我只是代述而已。”又问道：“你怎么不说话？脸色那么难看？”

宋慈满脑子都是赵师滢已许配给岳珂之事，自然不敢轻易流露出来，支吾道：“我……我肚子有些痛，得先去茅房。”起身匆匆出去了。

众人回味过一遍，虽然觉得预设刘先生就是赵师檠的想法有些异想天开，然而整个推算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并无特别突兀之处，便一齐望向赵师檠。

赵师愆叹息道：“真是想不到，宋公子能将这么多蛛丝马迹串起来，做出如此精妙的推测，佩服，佩服。不错，我承认，我就是化名指点孙公子等人劫狱的刘先生。当日我自福州回家经过建宁府，与在建宁府当差的朋友小聚，意外得知了太学生华岳被知府李大异多方迫害之事，很是愤怒，决意出手救出华岳。多日观察后，我发现孙公子等武学生亦有心营救华岳，却是不得其法，于是化名刘先生从旁相助。我和手下人不露真面目，自然是因为我身份特殊，不能让旁人知晓我参与其事。”声调陡然变得低沉起来，续道：“但杀人一事，我全然不知。宋公子和我妹妹都可以作证，当日孙公子来逍遥居的时候，我人还未回到建阳，不可能知道林七手中有鬻忿犀。至于是不是我手下人所为，我要查问过后才能向各位交代。”顿了顿，又道：“至于指点孙公子盗林士澜墓一事，理由我早向孙公子解释过，其他纯属巧合，我事先并不知道林安抚使跟秦氏宝藏有干。”

辛弃疾道：“甚好。我们打扰赵公子太久，也该告辞了。”拱手作别，引着众人出来。转头不见宋慈回来，问道：“宋慈人呢？”

宋慈此时正在茅房中默默发呆，不知怎的，眼泪怔怔就落了下来。

他知道当日父亲言外深意，是要他遵从对王且光的誓言，娶余月月为妻。那一晚，余月月将外公王且光的重大秘密告诉了他，其实她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她内心深处视他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愿意有任何事瞒着他。她对他的看重和心意，他已尽然知晓。他也不是不愿意娶她，父亲说得对，是王医师用还魂草救了他。虽然外人都不知道他的重伤其实也是因王且光而起——他的命早已经是王家的，别说要他娶王家的外孙女，就是要他为王家去死，那也是应该的。况且余月月自小就真心爱护他，仿若姊姊爱护弟弟那般，能娶到青梅竹马的伙伴做妻子，实在是他的福气。

他也从来没有奢望过有一天能够亲近赵师愆，虽然他们志趣相投、彼此关爱、极有默契，但他们之间横着不可逾越的身份鸿沟——她是尊贵的郡主，而他只是一介布衣。他很早就明白这一点，他所能想到的，只是期待能多守护她一天，多为她买一本她想看的书，多看到她温婉天

真的笑容。

她嫁给岳珂又有什么不好呢？岳珂是名将岳飞的孙子，将门之后，
堪可配她这位郡主。

然而，他只是觉得心中悲苦，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少年愁滋味吧。

忽听得孙应龙在外面叫道：“宋慈，我们要走了，你好了么？”

宋慈急忙拂了眼泪，应了一声，捧着肚子出来。孙应龙见他脸上犹
有泪痕，问道：“你怎么了？”

宋慈道：“肚子难受，又拉不出来，干着急。”孙应龙登时释然，
道：“这确实是最难受的。走吧，也许下山就好了。”

宋慈默默念道：“眼下有多少事情要办，我不能再继续沉浸在儿女私
情之中。我得努力帮辛公找到宝藏。这也是王医师的心愿，他是绝对不
愿意看到宝藏落入金人或是歹人之手的。”

匆忙出来与辛弃疾一行会合。孙应龙心中疑问甚多，又问道：“赵公
子手下先后杀了潘五、林七一家三口，四条人命，会不向他禀报吗？”辛
弃疾道：“当然会。”

孙应龙道：“那赵公子刚才为什么说不知道杀人之事？”辛弃疾反问
道：“他如果照实说知道，你要怎么做？让他交出行凶的手下，送去官府
治罪？官府讯问杀人动机，凶手又该怎么说？”

孙应龙期期艾艾地道：“那凶手杀人，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我和我的
武学同学，我……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倒觉得好像是我害死了
潘五、林七一样。”

辛弃疾道：“所以赵公子才说不知情，不是他难做，是你难做，老夫
难做。”叹了一口气，道：“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进退有据。可
惜，脾气怪了点儿，不然出来做官，也是个能人。”

孙应龙道：“可是凶手杀了四个人，而且事情是因我而起，我……”辛弃疾道：“你放心，赵公子自有处置，会给死者一个交代。”孙应龙道：“怎么交代？”

辛弃疾瞪了他一眼，不再理会。陈址举起手，往脖子上比划了一下，那手势无非是暗示赵师榘会暗中处死杀人者。

孙应龙想了想，也的确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只得作罢。见岳珂拄杖行走颇为艰难，忙上前扶住，低声问道：“你真的跟赵公子成了亲戚？”岳珂腼腆道：“全是辛公做主。”

孙应龙道：“真是想不到赵公子就是刘先生。”岳珂道：“其实赵公子可以不承认的，建阳存有硝石的又不止逍遥居一家，他只要不承认他是刘先生，你没有任何证据指认他。他肯一口应承下来，说出真相，足见他真诚待人。”

孙应龙心中总因为林七被灭门而不是滋味，道：“你就快要成为赵公子的妹夫，当然要帮他说话了。”又想起昨日在唐石里的离奇经历，忙叫道：“一直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们，我和宋慈昨天在后塘村找到了宝藏的线索，而且还遇到了杨氏兄妹。”见宋慈一直神色木然，便大力拍了他一下，道：“喂，你在发什么愣，想什么心事呢？”

宋慈吓了一跳，定了定神，忙掩饰道：“我在想着玉笔黑砚的事。”孙应龙道：“你快些将昨日的事禀报辛公。”

宋慈便大致说了昨日经历，辛弃疾听了很是意外，问道：“杨氏兄妹怎么会知道宝藏之事？”宋慈道：“我也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从辛公这边打听到的。”

辛弃疾道：“你怎么会这么想？就因为老夫曾让杨妙真监管过你么？”岳珂忙道：“不是这样，是杨妙真身上有一柄黄金匕首，跟辛那柄金错刀一模一样，我们几个都亲眼见过。杨妙真自己也说，她的那柄匕首跟辛那柄金错刀原本是一对，再联想杨氏兄妹曾经在峡谷救过辛公，所以我和宋慈曾私下揣度他们必然跟辛公你有很深的渊源。”

辛弃疾脸色忽变，道：“杨妙真的匕首上面是不是刻着一

个‘珠’字？”岳珂道：“是。我第一眼见到，以为就是辛的金错刀，后来看到刀柄上的‘珠’字，才知道是另一把。”

辛弃疾一时沉吟不语。

孙应龙忍不住问道：“这对兄妹到底是什么人？”辛弃疾“嘿嘿”两声，道：“是什么人，当真不好说。”

原来杨安国和杨妙真跟辛弃疾同乡，都是山东人氏，也就是金人占领区的汉人，但他们有意反金，不但不认为自己是金人，还一直蔑称金人为“蕃”，可他们自己又不被大宋承认是宋人。像辛弃疾这种名士，仅仅因其原先是金人占领区的汉人，都被冠以专门的“归正人”称号，而不是被完全接纳成为大宋人，对于杨氏兄妹，一时还真找不到合适的称呼。

金人崛起于东北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歼灭辽国、倾覆北宋，占据了中原的大片土地。然而金人的胜利更多是由于对手的腐败无能，占领区的汉人数目远远在金人之上。为了镇抚广土众民，金人便将本族女真人大量移居中原，如将上京地区的猛安谋克^[2]南迁，棋布星列，散居汉地，与汉人杂处，以达到监视镇压的效果。

对待中原人民，金人则实行残酷统治之策，疯狂掠夺土地，称作“括田”“刷田”。赋役也十分沉重，汉民所纳税额是女真人的四十五倍。最初，金人还实行“以人口折还债负”的政策，即把负债者变为奴隶，并捕捉汉人壮丁到西夏和蒙古地区换战马，这些做法激化了民族矛盾，直接导致了风起云涌的人民抗金斗争。金人入主中原之初，反金义军人数一度达到几百万之多。只是，这些自发的抗金斗争虽然牵制了金人南侵，却遭到了以宋高宗、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打击，义军被称为“盗贼”，行动也受到南宋朝廷的多方阻拦，最终导致这些义军孤军奋战，在金人的围剿下先后归于失败。

除了经济上强取豪夺之外，金人还强迫沦陷地区的汉人接受女真习俗，剃发易服。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金元帅府下令禁止民众穿汉服，髡发不如式者处死，即所谓的“髡发令”。代州有人被查验出顶发稍长，大小不合样式，即被当场处斩。保义郎李舟被强行髡发，竟然愤懑

一夜而死。无辜受害者不可胜计。直到海陵帝完颜亮登基，为笼络汉人人心，才允许百姓衣冠从便。

然而完颜亮为实现南侵意图，横征暴敛，诸多苛捐杂税和繁重劳役都加诸在汉人身上，并大肆在民间征发民兵，造成民疲奔命、愁叹盈路的惨相。金章宗以后，金国北部边疆不断受到蒙古的侵扰，战事不绝，各种开销依然转嫁到中原汉人头上，以致民怨沸腾。面对无以维生的局面，许多汉人有心铤而走险，抗金以求生存，一些有志之士遂积极谋划，暗中联络奔走。

杨氏兄妹原本在山东以卖鞍材为业，积蓄了一些钱财，也结交了不少江湖豪杰。兄妹二人自小胸怀大志，有意利用金国国势日衰的局面举兵反金^[3]。然而他二人毕竟太过年轻，威信不够，为了能够达到一呼万应的效果，他们居然想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将在南宋并不如何得志的辛弃疾请回山东，以他的名号来竖立反金大旗。辛弃疾当年勇闯敌营、于千军万马中生擒叛徒后从容离去，且不说这段故事是如何脍炙人口，单说辛弃疾本人的来历，他是前金国宰相蔡松年的弟子，而且是最为得意的门徒，其同学党项英等目下都在金人朝廷中担任重臣。如果辛弃疾能出面号召起事，对北方沦陷区的汉人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想法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并非完全不能实现。杨氏兄妹辗转来到南宋寻访辛弃疾。二人到达江西时，正好辛弃疾应召赴任福建路提刑司提举，遂一路追赶而来，正好在峡谷出手救了辛弃疾。二人随即向辛弃疾表明身份来历，诚恳地邀请他回山东主持大局，表示将来收复中原、恢复汉人江山，河北一带将自成独立王国，辛弃疾就是第一任皇帝。

辛弃疾先是愕然，随即断然拒绝，这只是他本能的反应——他先遭茶商伏击，蓦然遭不明来历者出手相救，对方还邀请他回山东共举大事，许诺他将来当皇帝。这即使不是政治陷阱，即使对方是出于真心，也容不得他考虑，只能当面拒绝。

杨氏兄妹对辛弃疾的反应倒也有心理准备，便将他挟持，预备用武力强行将他带回山东，即使是傀儡也好，义旗一举，辛弃疾的名望足以震动金人朝野。辛弃疾自然不肯轻易就范，他见杨氏兄妹似是动真格

儿，非要将他弄回山东不可，便好言好语相劝，告诉对方举兵反金是一件好事，但最好先与南宋朝廷联络，里应外合，共襄盛举。杨安国却对南宋朝廷成见极深，认为赵氏王朝气数已尽，与他们合作是自寻死路。

正僵持之时，孙应龙追到，与杨妙真一番交手，两人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辛弃疾不愿意杨氏兄妹的身份和意图为旁人所知，“第一任皇帝”这种大逆不道的话稍有泄露，无论真假，他都有大祸临头，便假意表示要认真考虑后再答复。杨安国这才放了辛弃疾。

事后，辛弃疾未对任何人提及此事，他也不愿意派人追捕杨氏兄妹。这对兄妹怀抱着一腔反金热忱，像极了少年时的他，只盼望他们能知难而退，自行回去山东。自从辛弃疾来到建阳后，杨安国曾专门到建阳县署求见过一次。辛弃疾依然是前面的那套说辞，一定要与南宋联络，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杨安国见他意不可转，拂然离去。辛弃疾听他言语口气，料到他应该会动身返回山东，哪知道他并未离开建阳，更是不知道从何处得知了秦氏宝藏一事，有染指之图。

岳珂道：“杨氏兄妹武艺高强，又在暗处，他们真的要往宝藏之事中插一脚的话，还真不好对付。辛公，要不要我调派建阳县的弓手追捕这对兄妹？”

辛弃疾摇了摇头，道：“不必麻烦。他们兄妹留下了后招，一定还会再来找老夫的。”

孙应龙却不明白“后招”是什么，见辛弃疾面色不豫，便悄悄去问岳珂。

岳珂低声道：“应该就是杨妙真手中的那柄金错刀吧。听说辛公常在梦中呼叫‘玉珠’，多半是女子的名字，那柄匕首上有个‘珠’字，跟辛公的‘夫’正好一对。也许杨氏兄妹是玉珠的什么人也说不准，但他们却没有主动跟辛公提过，足见其还隐藏了事情，她一定还会再来找辛公。”

孙应龙道：“可当时是真娘自己拿出匕首，当着我们的面把玩，如果她想要隐瞒跟玉珠的关系，为什么还要让你看见呢？你一定会认出来的呀。”

岳珂道：“这就是这女子的高明之处。她不在辛公面前提起，却有意让我看见金错刀，知道我必然会找机会告诉辛公。辛公如果好奇她跟玉珠到底什么关系，会设法查清楚。以前她想见辛公而不得其门，现在情形完全反过来了。”

孙应龙道：“那她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直接告诉辛公？如果辛公知道她跟玉珠有关系，肯定态度会对她好很多呀。”

岳珂道：“因为她知道辛公必然会拒绝她提出的要求。如果一开始就表明她和玉珠的关系，还是免不了被辛公拒绝的命运，由此所有的后路都没有了。但如果不提这层关系，将来还能妥善加以利用，从辛公身上谋取到别的东西。”

孙应龙道：“这么复杂？真娘心机有这么深？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岳珂笑道：“那你之前能看出茶树公子就是刘先生吗？”孙应龙道：“不仅看不出来，打破脑袋都想不到。”岳珂道：“那不就对了。”

孙应龙道：“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聪明，像你，像宋慈，好多乱七八糟的事，为什么你们一想就能想明白。我真想把你们的脑子劈开，跟我的比较看看，看看里面有什么不同。”岳珂笑道：“人的脑袋都只有一颗，还是不要劈的好。”

辛弃疾正向宋慈要过那方黑玉砚台看过，问道：“线索就藏在里面么？”宋慈道：“砚台里面有东西，得设法取出来看过后，才能知道。”辛弃疾道：“那好，你负责解决这件事。岳珂，你脚伤刚好，行动不便，不宜跟着老夫东奔西走，留下来帮宋慈。陈址，你我先去看看华岳，我有事问他。”

孙应龙一听大喜，忙问道：“华大哥人可还好？辛公将他藏在了哪里？”

辛弃疾不及回答，新收的幕僚陈成父气喘吁吁地奔过来，叫道：“原来辛公来了这里，叫我好找。”

辛弃疾见他汗流浹背，衣衫均湿透，料想其四下奔走，找了不少地方，忙问道：“出了什么事？”陈成父道：“闽帅林安抚使遇刺了。”

众人尽皆骇然。辛弃疾皱紧眉头，问道：“林安抚使人一直在建阳县署内衙，怎么会遇刺呢？”陈成父道：“就是在内衙遇刺的。”

原来昨晚林枬饮酒至沉醉，由从人抬着上床睡了。今日巳时还未起，判官王梦龙有事求见，从人不得不进去叫喊，揭开薄被，才发现林枬胸口有一个血窟窿，人早已死去。

岳珂道：“从大门到内衙，得穿过数层禁卫，谁能有这么大本事，瞒过众多耳目，悄无声息地杀了林安抚使？”

孙应龙道：“呀，会不会跟朱老夫子那件案子一样，其实是县署里面的人做的？嗯，肯定是，要不然……”岳珂忙扯了他一下，他这才勉强住了口。

陈成父迟疑道：“麻烦的事还不止此，林安抚使的心腹侍从林麟称辛公脱不了干系，要上书朝廷，请朝廷派钦差来调查这件命案，王判官好不容易才将他劝住。王判官已经派人封锁了县署，不准人进出，事情还没有传出去，请辛公速回县署处理。”

辛弃疾想了一想，命道：“你们几个都跟老夫去县署，宝藏的事先放一放再说。”

赶来建阳县署时，果见门楼前布满差役、弓手和兵士，由建阳县尉余荣率领，全副武装，来回游弋，如临大敌一般。行人见到，不知一向平静的建阳县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均远远避开，生怕惹祸上身。

辛弃疾道：“王梦龙办事得力，反应迅速，但不必如此声势，会吓坏地方老百姓的。成父，你持我印信，命兵士退去，让余县尉率领弓手谨慎把守即可。”陈成父应了一声，前去传令。

提刑司判官王梦龙闻声迎了出来，一边引着辛弃疾进来，一边禀报道：“下官本想等辛公回来再做处置，只是一时找不到提刑官人，所以已经自作主张派了人勘验林帅的房间。”

辛弃疾道：“王判官做得很好。宋慈，我们也去看看，你心思缜密，

说不定会有所发现。”

一行人来到内衙，林枬房内帷幔珠帐，布置得甚是典雅华丽。老件作冒良正在勘验喝报，一旁有书吏记录。

件作虽然地位低下，但在刑案中却往往是关键之人，甚至比证人还要重要百倍。民间有“件作子帮衬活死人”的俗谚，意思是件作既能帮衬活人，又能帮衬死人，还能帮衬活死人——在为死人验尸时，件作将伤势验得重，就更容易引起司法官员的重视，能为死人申冤，是帮衬死人；如果有意将死人的伤势验得轻，为凶手开脱，则是帮衬活人；如果有意将受伤者的伤势验得重，便于受伤者敲诈加害人，就是帮衬活死人了。

冒良见辛弃疾等人进来，忙过来参见，告道：“林大帅应该是在睡梦中被杀，房中包括床上都没有任何反抗的痕迹。小人已经验过尸首，一刀致命，时间大概在今早辰时。”他当了几十年件作，极有经验，知道上司不爱听废话，禀报的内容句句都是关键，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辛弃疾道：“林安抚使是在今日早上被杀的？”冒良道：“大致时间绝不会错。”

既然林枬死在睡梦中，那么凶手不可能是冲动杀人，而是早有预谋。可杀人时间选在辰时着实有些奇怪，如果真是内部人所为，选在深夜岂不是更有利？

冒良见宋慈跟在辛弃疾身后，忙叫道：“宋公子，正好你在这里，你来看看林大帅身上的刀伤。”

宋慈便随冒良走到床前，冒良揭开丝缎薄被，登时一股酒气混着血腥气扑鼻而来。林枬穿着白色丝质衣裤，神态安详，仰卧床上，胸口有一小滩血迹。对于一个被一刀杀死的人，这血出得可真不算多。

宋慈道：“看样子是内出血。凶手腕力惊人，一刀刺中要害，深达肺腑。”冒良道：“不错。而且伤口皮肉平滑无卷，表明下手极快，刀子一进一出只在一瞬之间，大概林安抚使还没有感觉到痛苦便已丧命。”

宋慈道：“这么推断起来，凶手一定武艺高强了。”冒良道：“小老儿也这么认为。”宋慈道：“但对方武艺再高，要想在县署这么多人眼皮底下溜进内衙，还是不大可能办到。”

辛弃疾听说，便问道：“王判官可有查过进来县署的人？”王梦龙道：“下官已经查过今早卯时进来县署的人，除了换班当值的属吏、差役外，还有两个告状的百姓，但因为林知县告了病，也是递了状子后就走了。”

自从辛弃疾住进建阳县署后，知县林充便生了重病，卧床不起，非但无法上堂处理公务，连外客也不能见。也许这位知县是怕夹在林枬和辛弃疾两位长官之间难做，也许是真的患了急病，总之，这病虽则蹊跷，倒也及时。

王梦龙道：“另外，县署早上还来了一个访客，是来找提刑官人的。”

辛弃疾道：“是谁？”王梦龙道：“是名红衣女子。她自称姓杨，名叫妙真。提刑官人可认得此女？”

辛弃疾道：“认得。她是一个人来的么？”王梦龙道：“是一个人，称有急事要见提刑官人。差役告诉她提刑官人昨晚没有回县署，她说等一等也无妨，她既是提刑官人的客人，差役不敢怠慢，便引她去了寅宾馆客厅。过了小半个时辰，她又自己出来，说等不及了，要亲自去寻提刑官人，还向大门差役打听提刑官人可能去了哪里。”顿了顿，又问道：“杨妙真到底是什么人？”

辛弃疾一时沉吟不语。他自然是不能将杨氏兄妹的来历告诉对方，朝廷本来就对他这种归正人极力防范，且不说杨氏兄妹的来意，即使是与他们交结，也会引来朝廷的诸多猜忌。

岳珂见辛弃疾为难，便岔开话题，问道：“难道王判官怀疑是杨妙真杀了林安抚使？”王梦龙道：“她一个外人，恰好在那个时间出现，理所当然要受到怀疑。”

正说着，门外蓦地冲进来一名年轻男子，却是林枬的侄子兼心腹侍

从林麟，用手指点着辛弃疾的鼻子，连声嚷道：“你好狠，是你指使杨妙真杀了我叔叔，你好狠。”

王梦龙忙挽住林麟手臂，道：“林公子禁声，有话回头再说。”

众人来到县堂，辛弃疾示意王梦龙放开林麟，坦然问道：“你怀疑老夫使杀人，可有什么凭据？”林麟道：“杨妙真是你的客人，是来找你的，对不对？”

辛弃疾道：“听起来是这样。”林麟道：“哼，怕还不止是客人这么简单。她离开县署时，正好在戒石亭被我撞见，我记得在沧洲精舍见过她，她当时是跟岳珂在一起，她根本就是你的人。你派她来杀我叔叔，你自己为了避嫌，昨日有意离开县署，彻夜不归。这些都是你事先计划好的，你才是主谋。”

他言辞凿凿，又说得声色俱厉，不由得使旁人多信了几分。连孙应龙也觉得前后事件联系到一起，辛弃疾确实嫌疑重大，忍不住朝他望去。

宋慈忽然插口道：“林公子怀疑辛公是主谋，前提是杨妙真杀了人，但如果凶手不是杨妙真呢？”林麟先是一愣，随即冷笑道：“除了她，还会有谁？”

宋慈道：“那杨妙真为什么要杀林安抚使呢？”孙应龙道：“是啊，杨妙真不过是个平民百姓，林安抚使却是闽帅，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林麟冷笑道：“那还用问吗，杨妙真行凶杀人当然是受辛弃疾的指使。哼，辛提刑，你跟我叔叔有什么过节，你知我知，我也就不当众挑明了。”

秦氏宝藏之事，林家也不愿外人知道，不然秦桧后人首先就会跳出来讨还。如果能对外张扬，林枬也不必收买茶商来阻止辛弃疾，只须上书向朝廷告发，辛弃疾便会死无葬身之地。而辛弃疾自然更不愿意寻

宝一事外泄，所以不当众挑明，于双方都好。

宋慈道：“那么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林公子，杨妙真不是辛公的人。”林麟道：“你自己就一直跟岳珂在一起，在替辛弃疾办事，当然要替他说话了。”

宋慈道：“不错，我是在替辛公办事。林公子请看。”拉开衣领，露出颈中的刀伤，道：“这是杨妙真兄长杨安国下的手。”

辛弃疾也才刚刚知道宋慈受了伤，忙上前仔细查看，颇为后悔，道：“抱歉，累你受苦了。老夫早该派人追捕他们兄妹的。”

宋慈道：“一点皮肉小伤，现下倒正好可以为辛公佐证，算是天意。”又道：“辛公本不认识他们兄妹，是他们有事相求，主动寻上门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总之是要达到目的。林公子，你现在该明白了，杨妙真根本不是辛公的人。”

林麟见那刀痕宛然如新，深入皮肉，料想以宋慈为人，不至于说谎，道：“原来是这样。”

辛弃疾被怀疑成行凶主谋，一是基于他有杀人的动机，二来是认定杨妙真受命于他。既然杨氏并不是辛弃疾的人，那么她也没有任何谋杀林珩的动机，是凶手的可能性亦极小。林麟也是聪明人，这一层关系瞬间就想明白了，问道：“除了杨妙真，还会有谁？”

宋慈道：“我暂时还想不到。不过林公子是林安抚使的亲信，应该知道林安抚使会有哪些仇家，心目中可有更多的疑犯人选？”

林麟想了想，才道：“宋公子，当晚在沧洲精舍，我在窗外偷看，亲眼见到你和岳珂仅凭现场的物证便推断出整件事情经过，后来证明分毫不差，我很钦佩。除非由你来调查我叔叔的命案，不然我不能心服口服。”一边说着，一边拿眼望着辛弃疾。

辛弃疾道：“老夫既被林公子认为有嫌疑，不便再主事，这里就由王判官做主。”王梦龙迟疑道：“这个……受害者可是林帅，是八闽最高长官，宋慈只是个平民百姓，没有任何功名，林公子的要求怕是不妥。”

林麟却甚是坚决，道：“王判官，我知道我叔叔的死非同小可，你为了保住前程，想压住这件案子。但你可以派人软禁我一时，却不能软禁我一世。若是我心存疑问，最终还是要上书朝廷，请求圣上派钦差来调查。”

林麟虽然摆出了威胁王梦龙的架势，但其实内心深处也并不愿意将事情闹到皇帝面前——林珩这次来建阳名为祖父坟墓被盗，但也有许多其他的秘密，不能示人。所以他倾向于宋慈而不是王梦龙主持调查命案，理由也是一样的。

王梦龙见辛弃疾并无反对之色，他自己也乐得不碰这块烫手的山芋，便道：“那好，就如林公子所请，由宋慈来调查这件案子。宋公子，我们这些人任你调遣，你要怎么做？”

宋慈道：“既然杨妙真在案发时到过县署，她不管怎样都有嫌疑，需要带她来县署问话。”辛弃疾道：“这件事就交给老夫来办，老夫这就去调派人手，追捕杨氏兄妹。”

林麟道：“等一等！”上前几步，凑近辛弃疾耳边，低声道：“提刑官人，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不妨将话说破。我实话告诉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藏。无论你怎么努力，终究只是白费心机。”

辛弃疾道：“那老夫倒要问问林公子，既然根本没有宝藏，你叔叔又何须派人杀了丁毅，连老夫也要一并铲除，你们这不是欲盖弥彰么？”哼了一声，自带了陈址、陈成父回去寅宾馆签发公文。

孙应龙悄声问道：“我们怎么办？”岳珂道：“当然是要留下帮宋慈。”

宋慈又道：“凶手选的杀人时间很少见，我们先假定是外来人行凶，从大门到内衙，至少要经过五道大门，总该有人见过凶手的样子。王判官，今日案发前后当班的门卫都在哪里？”

王梦龙道：“我一接到报案，就派人把这些人包括内衙的下人全部拘禁起来了，而且是分开关押，以免他们为脱罪互相串供。”

宋慈对这精干又有经验的判官很是佩服，道：“那好，麻烦王判官将他们一个个带来，我要一个个讯问。”

宋慈又特意向林麟打听林枏居处环境及身边有些什么人，这才了解到大致情况——内衙位于县署最北面是个独立的院子，又分主院、偏院和园苑三块，原先只有知县林充和家眷及仆人、婢女、厨子等下人居住。林枏微服来到建阳后，林充让出了环境幽雅的内衙给长官及侍从居住，自己则带着妻子和女儿搬去了西衙。王梦龙虽是与林枏一道来建阳，名义上却是公务，与他自己的侍从单独住在东衙。为了让林枏住得舒适，林充还专门从外面酒楼聘请了几名厨子。县尉余荣家资富饶，家中养有数名美艳婢女，也特意选了几名送到内衙，专门服侍林枏。加上林枏自己带来的侍从，对建阳县署的门禁来说，目下住在内衙的人大多是生面孔，不是人人都认得。

宋慈遂与王梦龙分别盘问今早当值门禁的差役及内衙的下人，没有一个人记得见过一名红衣女子进过内衙，倒是有人记得昨夜有一名绿衣女子进过内衙，是由林麟亲自引进去又送出来的。更是有好几个人作证今早有一名绿衣女子进出过内衙，时间差不多正好是林枏被杀的时辰，因为她曾经跟林麟在一起，所以也没有人拦她。

录完供述后，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宋慈请王梦龙先回东衙歇息，这才让差役请来林麟，才将指认绿衣女子的口供摆在他面前，道：“没有人见过红衣女子，只有人见到绿衣女子，她是谁？”

林麟先是一愣，随即大见窘迫，一时答不出来。

孙应龙道：“宋慈已经很照顾你面子了，这里又没有外人，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林麟道：“她绝对不会是凶手。”

孙应龙道：“难道她是你相好？”林麟哼了一声，并不回答。

岳珂道：“林兄，你这样就有些护短了。你只在县署中见到杨妙真，就怀疑是她杀人。好几个人作证见过绿衣女子进出过内衙，你却说她不会是凶手？”孙应龙道：“是啊，你让大家怀疑杨妙真，又故意将视线引

到辛公身上，是不是就为了保护你的相好？”

林麟急忙道：“不，不是这样。我真不知道她今日早上来内衙找过我，我早上天不亮就去福山寺替叔叔还愿了，回来时正好遇到杨妙真，除了我带的侍从外，县署许多人都看见了，包括福山寺的大士，也可以替我作证。”

孙应龙道：“她到底是谁？”林麟道：“我不能说，总之她不是凶手。”

岳珂道：“只有人看见绿衣女子进出过内衙，却没有看见她离开过县署，她该不会是林知县的家眷吧？”林麟道：“岳兄也是精明之人，若她真是林知县的家眷，岂能有差役不认识她的道理？”

岳珂道：“这点倒是我疏忽了，那么还请林兄明言，她是哪一方神圣？”林麟冷笑道：“岳兄，诱供这一套，我见得多了。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会再多说一个字。”

孙应龙道：“这可奇了怪了，死的人是你亲叔叔，你刚才还跳着脚说要抓住凶手，恨不得要闹到皇帝面前去。这会子有线索了，反而闭紧嘴巴了。”林麟道：“我都告诉你们了，她不是凶手，当然也不会是什么线索。”

宋慈道：“林公子，你久在林安抚使身边，该知道只要有嫌疑，哪怕是稍稍涉入案情，就该接受官府讯问。我也相信你的话，绿衣女子不是凶手，但她进出过内衙，说不定发现了什么线索，有助于早日破案，找到真凶。”

林麟瞪视他半晌，似有所心动，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道：“我不能说出她的名字。”

宋慈道：“那好，我自己来想办法。孙大哥，你留在这里看着林公子，不准他离开房间一步。”

林麟惊问道：“你要做什么？”宋慈道：“我去找个画师，那么证人见过绿衣女子，总该能画出她的样貌来。”岳珂道：“无须他人代劳，陈址

就是这方面的行家，他总能将描述形象地表达出来，当然是用笔，不是用口。”

林麟料想无论他自己如何保持缄默，绿衣女子的身份最终还是会被查出来，不得不叫道：“等一等！我可以告诉你们她的名字，但希望你们答应我，不要为难她。”

宋慈听了最后一句话，却已然会意过来，道：“我知道她是谁了，是燕燕，对不对？”孙应龙道：“燕燕是谁？这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岳珂道：“辛公新收的侍女。”

林麟呆了一呆，才叹道：“宋公子，你当真厉害无比。事到如今，我也必须得说出实话了，不错，绿衣女子正是燕燕。你们不要误会，我和她没有私情，她是我叔叔有意派到辛弃疾辛公身边的，目的就是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原来辛弃疾命大，侥幸从峡谷茶商的伏击中逃生。林枅见辛弃疾遇刺后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派人追查，而且秘而不宣，跟无事人一般，怀疑对方已经知道了真相。当初林枅想连内应卿卿一并铲除，虽则卿卿也活了下来，可料想她为了保全自己，不至于向辛弃疾告密，但从此也不会再为他所用。他只能自己设法解决，辛弃疾好色人尽皆知，于是临时从建宁府找了一名美貌妓女婉儿，将其乔装打扮后，化名燕燕，由建阳知县林充出面，称燕燕是自己家中婢女，转送给辛弃疾作侍女，秘密安置在寅宾馆中。

燕燕姿色可人，善于逢迎，颇得辛弃疾欢心，只是她来到辛弃疾身边时间极短，还没有打探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昨日卿卿突然到来，被召入辛弃疾书房密谈一番后，翩然离去，再也没有出现过。辛弃疾随即出门，到晚上也没有回来。燕燕怀疑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主动来找林枅禀报，正好遇到林麟。林麟便引她到了内衙，又送她出来。不想今早林麟离开县署后，燕燕不知道为什么事，又去了内衙。

宋慈听了，便命差役去寅宾馆带燕燕来。燕燕早听说今早福建安抚使林枅被杀于县署内衙中，凡是今早进出过那里的人都有嫌疑，堂官正在一一问话，她因为去过内衙，正自惶恐不安，忽有差役连夜来到，要

带自己去公堂，心中愈发忐忑。一进来堂上，见到林麟也在此处，料想事情已然拆穿，当即哭诉道：“不是奴家，奴家没有杀人。林公子，你要为奴家作证，奴家是林安抚使的人，怎么可能杀他？”

林麟道：“我相信你不是凶手，宋公子他们也相信你。”燕燕闻言忙收了眼泪，问道：“那么几位公子找奴家来，是为了什么事？”

宋慈道：“你今早去过内衙，可有去过林安抚使房间？”燕燕甚是犹豫，林麟道：“你就实话实说，无妨。”

燕燕这才道：“奴家进内衙的时候，正好是差役换班，大清早的，大家都有些心不在焉，也没人留意到。奴家直接来到林大帅房间，叩了两下门，又叫了两声，没有听见人答应，便去找林公子，不想遇见一名婢女，说是林公子出去了，奴家怕辛公会随时回来，不敢久留，就转身离开了。后来听说林大帅被人杀了，奴家好害怕，也不敢告诉别人奴家到过那里。”

岳珂道：“这么说，你到房外的時候，也不知道里面林安抚使是生是死？”燕燕道：“人应该还是活着的，因为奴家闻见了酒气，还听见了鼾声。”

宋慈便将她的供述记录下来，请她签字画押。燕燕一一照做，又问道：“这里没什么事了，那奴家是不是可以走了？”宋慈道：“娘子可以暂时离开公堂，但还不能离开县署。你涉入林安抚使命案，得留下来作证人。”

燕燕走出几步，又想到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回去辛弃疾身边，泣道：“林公子，奴家不敢再回寅宾馆，可宋公子又说不能离开县署。奴家无处可去了，该怎么办？”言下之意，无非是想跟在林麟身边。林麟甚是尴尬，道：“这个……”

岳珂忽插口道：“娘子不如还是先回去寅宾馆。照我看来，辛公即使没有猜出你的身份，也应该早知道你的来意。”

燕燕很是吃惊，问道：“辛公早对奴家起了疑心？他对岳公子提过？”岳珂正色道：“没有，辛公没有对我提过娘子半句。但辛公为人表

面粗豪，内心实则精明，有一些事他不不说，并不代表他不知道。”

燕燕道：“原来如此。奴家虽是身不由己，可是也太对不起辛公。”

一想到安抚使林枬这棵大树还没有攀牢，对方便已折枝，她又得罪了福建第二号人物辛弃疾，日后还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打击和报复。昔日台州营妓严蕊仅仅是与知州唐仲友略有诗词应酬，便被其政敌朱熹逮捕下狱，受尽酷刑拷掠，九死一生。大宋律法残酷，不仅恢复了汉代文帝时已经废除的黥面肉刑，而且无限制地滥用酷刑，规定对犯人动刑拷问前必须先剥下其衣衫，令其裸体受刑，既从肉体上折磨，亦能从精神上侮辱。严蕊先被当堂褪下裤子，露出白花花的臀部，杖坐了几十板子。因不肯招供与唐仲友有奸情，又被剥除上衣，露出上体伏脊^[4]。之后日日如此受刑，极尽侮辱之能事。赶来官署围观者多如潮水，倒不是拷打犯人有什么稀奇，而是世人好奇，争相想看看那棍棒下呻吟的女子肉体到底是什么样子。即使如严蕊这样身份低贱的营妓，亦是羞辱欲死。而燕燕本人比当年的严蕊有过之而无不及，非但卷入了安抚使林枬和提刑官辛弃疾的明争暗斗，还做了林枬的奸细，帮他暗中监视辛弃疾。而今林枬被杀，俗话说“人走茶凉”，林家在八闽势力再大，也及不上辛弃疾位高权重。林枬在世，辛弃疾尚有所顾忌，林枬一死，他还不知道要怎样折磨她。越想越是害怕，愈发悲苦起来，垂泪不已，梨花带雨，楚楚可怜。

岳珂看出了燕燕的心思，忙安慰道：“娘子放心，辛公不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若娘子这就肯去对他坦白，说不定他会既往不咎。”

燕燕到此境遇，也别无良策，只得哭哭啼啼地辞去。刚走出几步，却被孙应龙抢上来捏住手腕，吓了一跳，惊问道：“孙公子要做什么？”

孙应龙松开了手，赔笑道：“没事，我就是试试娘子的腕力。”等燕燕出去，才道：“不是她，她这种娇弱女子，不可能刺那么深一刀。”

林麟不悦地道：“我早跟你们说过燕燕不会是凶手，孙公子是不相信我么？”

宋慈忙道：“是我让孙大哥出其不意试探燕燕一下的。不是信不过林

公子，燕燕虽然是林安抚使请来的，但毕竟是风尘女子，又是唯一进过内衙的外人，嫌疑重大。现下已经有了确切的证据，证明林公子说得对，她不会是凶手。”

林麟闻言，不怒反喜，喜的是宋慈谨慎周全，不偏听偏信，有他在，一定可以早些捉住杀害叔叔的凶手。

过了一会儿，林麟的侍从送了晚饭进来，几人早已饿极，当即将饭菜摆上桌，狼吞虎咽地开吃，唯有宋慈坐在原处不动。

孙应龙叫道：“喂，你不饿么？”宋慈道：“不饿。”头也不抬，只聚精会神地翻看供状。

林麟匆忙扒了几口饭，便放下碗筷，走过来问道：“发现了什么有用的线索么？”宋慈道：“这是王判官讯问内衙下人的笔录，没有一个婢女供认曾在那里遇见过绿衣女子，也就是燕燕。”

林麟道：“这不奇怪，婢女之前见过我带燕燕到叔叔房间，知道她是我叔叔的人，想为她掩饰，不令她暴露。”

宋慈道：“可这不合情理。这些婢女只是临时拨来伺候林安抚使的，应该还算不上他的心腹。”林麟道：“那倒是，叔叔要谈什么事，都是要让婢女退出去的。”宋慈道：“这便是了。”

林麟道：“宋公子是说婢女中有人撒谎了？”宋慈道：“按理来说应该不至于。林安抚使官位何等显赫，他于县署中遇害，必然是震动朝野的大案。婢女们不比寻常农妇，虽然身份低贱，却都是跟随主人见过世面、有些见识的人，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林麟愈发不解，问道：“那宋公子是什么意思？”

宋慈不及回答，差役老么忽然拍门进来，送了一封信给林麟。林麟见信皮上一片空白，没有写收信人的名字，也不经意，随手拆了，略略一读便即脸色大变，问道：“送信人呢？”老么道：“还在大门口等着林公子回话呢。”

林麟便收了信，朝宋慈等人道：“我有点急事，去去就回。”宋慈道：“林公子请便。我一会儿会去寅宾馆，林公子办完事可去那里找我。”林麟应了，拱手辞出，跟着老么匆匆去了。

宋慈问道：“孙大哥，岳珂兄，你们吃完了么？”孙应龙道：“快了。还有你的一份儿，特意给你留的。”宋慈摇头道：“我不饿。你们快点吃，吃完我们一起去陈址去。”

三人来到寅宾馆，正好见到陈址和陈成父坐在院子里台阶上发呆。

孙应龙问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陈成父道：“刚才燕燕来找辛公，辛公让我们退了出来，但我二人不敢就此离开，可又不敢再进书房，只好等在这里。”

孙应龙叹道：“还是我娘说得对，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辛公也是如此，明知道燕燕是对头派来的奸细，还要留她在身边。”陈成父道：“嘘，你小点声。”又问道：“你们找到凶手线索了么？辛公已向朝廷上书，奏明林安抚使于建阳县署遇害一事，怕是很快就有疾风暴雨到来。若是能早些破案，局势还有利些。”

宋慈道：“线索是有，怕是不太妙。陈址兄，我想烦请你画出杨妙真的画像来，你也见过她的。”陈址道：“她……有……了……”

陈成父忙道：“辛公派出余县尉追捕杨氏兄妹，已经命陈址画出了他二人样貌，是现成的。”遂引着众人进来房中，取出一张告示，果见上面画有杨安国、杨妙真兄妹的样貌，杨安国神色肃穆，杨妙真憨态可掬，寥寥几笔，颇见其神。

宋慈便拿了告示，来到辛弃疾房外，拍门叫道：“燕燕娘子还在里面么？我有急事找你。”

里面一阵窸窣窸窣声后，才听见燕燕应道：“奴家这就出来。”

等了好大一会儿，燕燕终于来开了门，云髻散乱，满面春红，道：“辛公请几位公子进去。”让过宋慈几人，自己施然回房去了。

辛弃疾正坐在书桌后，问道：“是有什么发现了么？”宋慈道：“回辛公话，目下还不好说。”取出告示给燕燕看，问道：“娘子可认得这两个人？”

燕燕连连摇头道：“不认得，他们是被官府缉捕的逃犯，奴家如何认得？”蓦然睁大眼睛，道：“呀，奴家见过这女子，她就是今早奴家在内衙见过的婢女。”

众人大吃一惊，辛弃疾更是骇然，连忙道：“燕燕，此事非同小可，你可要看清楚了。”燕燕肯定地道：“绝对没有错。她一团和气，满脸笑容，奴家记得很清楚。”

岳珂见宋慈毫不诧异，只微微叹息，问道：“你早猜到了？”宋慈道：“嗯。”

孙应龙道：“奇怪，你是怎么猜到的？”宋慈道：“进出县署的人要么有腰牌，要么必须登记后有人引领，进出都会有许多双眼睛看到，杨妙真是唯一一个来过县署又在王判官封锁县署前离开的人，嫌疑重大。”

孙应龙道：“可最早林麟怀疑杨妙真就是杀人凶手时，明明是你为她开脱啊。”宋慈道：“因为我当时相信辛公，如果不是辛公派杨妙真杀死林安抚使，我想不到任何她杀人的动机，现在也是如此。”

众人面面相觑。之前林麟怀疑辛弃疾是凶案主谋，理论前提是杨妙真是凶手，而今居然由宋慈证实了这一点，怕是旁人的怀疑目光又要投向辛弃疾本人了。

孙应龙道：“辛公……”辛弃疾道：“老夫没有派杨妙真去杀林安抚使。不错，我和林安抚使之间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但我也是昨日才从卿卿口中得知真相，是林安抚使收买了茶商来伏击老夫。之前老夫虽然猜到卿卿是泄密者，可是绝没有想到所有事情跟林安抚使有关。然而老夫最关心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我第一任夫人的死因，所以匆忙赶去了庵山。宋慈和小孙当时都在场，陈址则一直在老夫身边，应该知道老夫绝没有时间来安排这一切。”

宋慈道：“这些我都知道，我们也绝对信得过辛公的人品。我的意思

是，会不会是杨妙真跟辛公有什么不为外人所知的渊源，知道林安抚使曾经收买茶商要加害辛公，也许日后还不会罢休，所以先出手替辛公铲除政敌？”

辛弃疾冷笑道：“她若真有这份好心，会公然打着找老夫的名义进来县署么？”

杨妙真一大早赶来县署，称要拜访辛弃疾。她如愿进来寅宾馆后，又打扮成婢女混入内衙，杀了林枬后，再换回衣衫从容离去。然而她是外人，在命案发生时间内进出过官署，官府早晚要怀疑到她头上，也早晚要牵连到她来拜访的人，因而辛弃疾这一反驳极其有力。

岳珂道：“杀死林安抚使的凶手就是杨妙真，这一点已是确认无疑。她的确没有杀人动机，也许她这么做，只是想有意陷害辛公，好让辛公在大宋无处容身，由此逼得辛公就范，跟她回去山东？”辛弃疾道：“这对兄妹行事匪夷所思，不依常理，倒是有这个可能。”

宋慈问道：“宋慈斗胆问一句，除了同是山东同乡外，辛公和杨氏兄妹到底有什么渊源？”辛弃疾道：“老夫所知道的，全是他们兄妹自己告诉我的。但杨妙真手中那柄金错刀，确实是老夫一位故人之物。至于他们跟老夫那位故人又是什么关系，要等捉住杨氏兄妹后，当面问他们了。”

陈成父道：“眼下既然知道杨妙真就是杀害林安抚使的凶手，是否要将实情告知王判官和林公子他们？”

辛弃疾一时颇为踌躇，杨妙真行凶一事公开的话，旁人必然会追问他跟杨妙真的关系，如果进一步涉及其杀人动机，那么许多秘不能宣的事就暴露了，譬如辛弃疾寻宝一事，又譬如林枬收买茶商行刺辛弃疾一事。这些牵扯的不止是一个人，而是一连串人。真相曝光，其实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辛弃疾沉吟许久，才道：“你们先去睡吧。明天一早，老夫亲自向林麟交代这件事，看他意下如何。”

寅宾馆本就是县署的客馆，客房都是现成的。宋慈等人各自入房就寝，连日疲累，竟是倒下就着了。

次日醒来时，外面早已阳光灿烂，日头升得老高。宋慈慌忙起床，正好遇到辛弃疾独自从外面进来，忙上前招呼。

辛弃疾道：“老夫去找林麟了，他人不在。”宋慈忙道：“内衙发生了命案，已经封锁，林麟搬去东衙跟王判官同住了。”辛弃疾道：“东衙也不见人。听说他昨晚离开了县署，至今未归。”

宋慈道：“昨晚我们本来要一道来寅宾馆，林麟临时接到一封信，看信后脸色诡异，说是去去就回，应该只是临时去见个人什么的。”

辛弃疾道：“县署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叔叔被杀，凶手尚未就擒，他不会没有理由地夜不归宿。宋慈，你去叫醒岳珂和小孙，你们三个负责找回林麟，一定要找到他。”

宋慈应了，忙去房间将岳珂和孙应龙一一叫醒，说了林麟昨夜失踪一事。三人赶来大门，正好遇到差役换班，昨晚当值的差役还在总铺中闲聊，尚未离开。

宋慈找到昨晚递信给林麟的差役老么，问道：“送信的是什么人？”老么道：“是个少年，就是街角白三的儿子白小三，小的认得他，他经常在这晃来晃去的。”

岳珂道：“应该是有人给了钱，让白三的儿子来送信。”又问道：“那么林公子出来后的情形呢？”老么道：“林公子出来后，白小三便对他说了几句话，往北面指了指。林公子谢了白小三，还掏出一吊钱赏给他，自己往北面去了。”

孙应龙道：“眼下县署出了命案，林麟是死者林安抚使的侄子，凶手又没有捉到，你还敢让他一个人出门？”老么忙道：“林公子出门时，小的问过他要不要叫几个人跟着。他说不用，他就去那边见个人。小人一直看得见林公子，他没有走远，北边角楼灯笼下站着一名女子。他走过

去跟那女子说了几句什么，朝小的挥了挥手，这才跟那女子走了。小的想，这大概……是林公子心情郁闷，要去找相好发泄一番，县署不方便，必须得到外头。这种事，小的也不好跟着啊。”

宋慈忙指着总铺门上贴着的通缉杨氏兄妹的告示，问道：“站在那边等林公子的女子，可像画像中女子？”老么道：“黑灯瞎火的看不清面目，不过应该不是，这上面写着杨妙真身長五尺八寸，那女子只有五尺不到，要矮得多。”

孙应龙道：“你怎么能知道那女子具体身高？”老么道：“她站在角楼边，发髻只到柱子三分之一，不是五尺不到么？我们这些当差的没事左右寻摸，周围的环境可都是一清二楚呢。”

宋慈听说不是杨妙真，这才略略放了心。

岳珂也道：“那女子不可能是杨妙真。林麟认得她，之前又怀疑她是凶手，他知道官府正在找她，一见到她还不得大喊大叫，哪会主动跟她走呢？”

孙应龙道：“这么说对方应该是林麟认得的人。可他来建阳没几天，又一直窝在县署中跟他叔叔合谋如何算计辛公，按理没有机会到外面认识什么相好。要如何下手找他呢？”岳珂道：“如果真是相好倒容易办了，一夜风流过后，林麟就该自己回来了，不用我们刻意去寻。”

宋慈道：“我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昨晚林麟看信后神色大变，立即赶出去见送信人，分明是有紧急的事情，或者来找他的是十分重要的人。他主动跟那女子离开，一定是那女子有机密的话要对他说，而不是什么风流韵事。”

岳珂道：“那女子会不会是林安抚使的族人？”宋慈道：“如果是族人的话，大可以以料理后事的名义直接进去找林麟，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离开县署呢？虽然对方不是杨妙真，我仍然怀疑事情跟她有关。”

岳珂道：“你怎么会猜事情跟杨妙真有关？”宋慈道：“杨氏兄妹之前在唐石里抓过我和孙大哥，目的是要问出秦氏宝藏下落，足见这对兄妹志向不凡，对宝藏亦有染指之心。她到底为什么杀林安抚使，我尚不能

肯定，但多半是她捉了林麟，大概也是因为秦氏宝藏的缘故。”

岳珂道：“嗯，有道理。如果杨氏兄妹知道是林安抚使派茶商伏击了辛公，目的旨在阻止辛公寻找宝藏，肯定会怀疑林氏叔侄是知情者。”孙应龙道：“但这说不通啊。杨妙真既然志在宝藏，又何须先杀了林安抚使？直接捉了他们叔侄拷问不是更好么？况且林麟如果知道是杨妙真杀了他叔叔，宁死也不会讲出宝藏下落呀。”

宋慈道：“这里面的确有很多疑点。也许杨妙真只是要扰乱众人的阵脚，她假称来找辛公，杀了林安抚使，有意将怀疑的视线引到辛公身上，让辛公和官府穷于应付目下的局面，她自己则诱捕了林麟，胁迫他从容去寻找宝藏。”

孙应龙咋舌半晌，才道：“真娘有这么厉害？”宋慈道：“但愿是我想错了。”

孙应龙道：“那么要怎么找到林麟？”宋慈道：“如果我猜错了，现在过了一夜，林麟自己很快就会回来。如果我侥幸猜对，真是杨妙真计划了这一切，她抓走林麟的最终目的就是秦氏宝藏。我们现在有玉笔黑砚的线索，可以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宝藏的线索，如果能先找到宝藏，就能找到林麟和杨氏兄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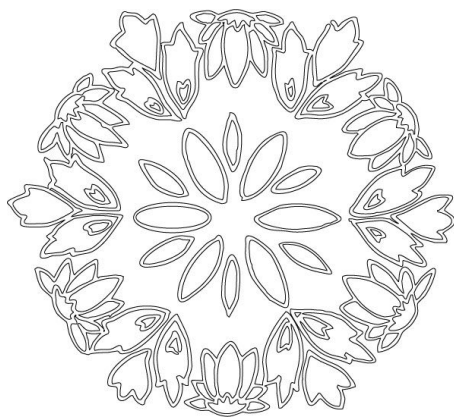
三人遂回来寅宾馆房中，寻来一根银针，正要设法取出黑砚底部小洞中的物件时，差役送进来一封信，信皮上写着“宋慈亲启”四字。宋慈拆开一看，陡然色变，道：“是杨妙真。”

[1] 赵士程：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宗室，即陆游前妻唐婉改嫁后的丈夫。

[2] 猛安谋克：既是组织之名，又是官职称呼。金之初年，诸部丁壮皆为兵，其部族之长曰孛堇（亦译作勃极烈），行兵则称猛安（亦译作明安）、谋克（亦译作穆昆）。猛安为千夫长，谋克为百夫长。金太祖称帝后，规定以后诸部来降，率以猛安谋克之名授其首领而部伍其民。《金史·百官志》：“诸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徙入内地后，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猛安相当于防御州，谋克相当于县，但地位高于县。作为官职，猛安相当于州刺史，谋克则略高于县令。同时猛安谋克还是一种世袭爵衔，可父死子继世代相传。此即为后世满人八旗制度的前身。

[3] 杨安国、杨妙真在历史上真有其人，兄妹二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山东红袄军首领。杨妙真精于骑射，武艺高强，不让须眉，擅使梨花枪，号称“二十年打遍天下无敌手”，其梨花枪法极为后世武术家所推崇。明代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一书中详细记载了杨妙真所使的梨花枪：“长枪之法，始于杨氏，谓之曰梨花，天下咸尚之；其妙在于熟之而已，熟则心能忘手，手能忘枪；圆精用不滞，又莫贵于静也，静而心不妄动，而处之裕如，变幻莫测，神化无穷。”有一种说法是，杨家将并没有杨家枪法传世，杨家将相关演义中所称的杨家枪，其实是张冠李戴的杨妙真的梨花枪法。

[4] 打板子也分几种，所用刑具重量和击打部位均有不同。杖坐就是打屁股，属于杖刑中较轻的刑罚。伏脊则是打脊背，是杖刑中的重刑。



第十章 柳外斜阳

一阵清风飘进堂来，他陡然感到身子一阵紧缩，微微颤抖，脊背上的热汗登时变成凉津津一片。门外望去残阳似血，璀璨的光晕将垂柳拉出一丝丝剪影。美景如斯，林立的兵士和刀枪恍惚间成为了虚无。



绿树听鹈鴂，
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
算未抵、人间离别。
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
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谁共我，醉明月？

——辛弃疾《贺新郎》

岳

珂、孙应龙听说杨妙真送了信给宋慈，忙一齐围上来，问道：“她说了些什么？”宋慈道：“她说月月在她手中，要想月月活命，就得我一个人带着玉笔黑砚去见她。”一抖信封，内中掉出一支银簪，正是余月月日常佩戴的发饰。

孙应龙惊道：“什么？”一把夺过书信，念道：“如果要保全你未婚妻子的性命，就到……”不由得大奇，道：“月月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未婚妻子了？”宋慈甚是尴尬，不知该如何回答。

岳珂忙道：“当晚朱老夫子去世，王医师临终前叮嘱宋慈照顾余娘，杨妙真人也在的，兴许她是由此以为月娘是宋慈的未婚妻子。”

孙应龙心急如焚，道：“我去追送信人。”提了宝剑，匆匆去了。

岳珂道：“现在要怎么办？”宋慈道：“当日杨氏兄妹已从我身上搜走玉笔黑砚，后来又主动还我，想来是认为没有价值。此时重新来索要这

两件东西，更是不惜大费周章，捉住月月作为人质，或许这里面真有什么玄机。”

岳珂道：“看来你的推算是对的，是杨氏兄妹捉了林麟，从他口中得知宝藏的线索也未可知。”

二人忙坐在桌前，用针一点一点地将黑砚底部小洞中的物件勾出，果如之前宋慈所预料的，那是一条极窄长的褐色绢质帛布，上面竖写着一行字“崇政乡宁化里唐石里洛由里砚山西龙池北街”。

岳珂道：“这是建阳地名么？”宋慈道：“是。但有些奇怪，宁化里和唐石里均是崇政乡管辖的乡里，但洛由里却应该是属于建宁乡的。”顿了顿，又道：“不过洛由里真的有一座山名叫砚山，也真的有一个湖名叫西龙池，当然也有西龙池北街。”

岳珂道：“这么说，洛由里砚山西龙池北街是一个真实的地址？”宋慈道：“是。但前面的‘崇政乡宁化里唐石里’九个字，却是一个乡下两个乡里的名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岳珂道：“这十九个字应该是谜面，答案就在其中。崇政乡范围太大，即使有线索也是大海捞针，这条谜面就没有了意义。兴许是反推，要先到洛由里砚山西龙池北街寻找线索，再到唐石里。”

宋慈道：“不应该有这么容易，不过终究也是条线索，可以立即派人去洛由里查看。”

二人忙来找辛弃疾，禀明经过。辛弃疾道：“好，岳珂，你立即带人去洛由里。就算没有任何发现，也要埋伏一队人马在那里，如果杨氏兄妹到了那里，就将他们一举擒获。记住，老夫要活的。”岳珂道：“是。”又问道：“余月月杨氏兄妹手中，辛公要如何应付？”

辛弃疾道：“宋慈，你带着玉笔黑砚和这布条去见杨妙真，将余月月换回来。”

宋慈极是意外，道：“可这玉笔黑砚是辛公穷尽半生心血才好不容易

发现的线索，就这么交出去么？”辛弃疾叹道：“当年老夫在前程和女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以致追悔终身。老夫不希望悲剧在你身上重演。去吧，带着这些去见杨氏兄妹，换余月月回来，她不是你的未婚妻子么？”

宋慈大是困窘，然而当此局面，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应道：“是，多谢辛公。”

辛弃疾又从案下取出一柄匕首，道：“这是大理段公子送给老夫的大理刀，一套两把，一长一短，长的老夫预备送给岳珂，短的给你，带上防身吧。”

大理刀跟大理马一样，是大理的特色产品，有“吹毛透风”之称。那匕首以象皮为鞘，刀刃铁青色，黑沉沉不蚀，刀柄缠皮藤。虽不起眼，但既是大理王子送给辛弃疾的礼物，想来绝非凡品。遂收入袖中，携了玉笔黑砚告辞出来，正好在门楼撞见孙应龙。

孙应龙道：“没找到送信人。你这是要去换月月么？我跟你一起去。”宋慈道：“信上只说明要我一个人去。”孙应龙道：“不，我不放心月月，也不放心你。”

宋慈劝说不动，只得任由他跟着。

一路赶来登高山，花了小半个时辰才攀到峰顶，果见杨妙真手执两顶竹笠站在那里，远远便笑道：“信上不是写明让宋慈一个人来的么，怎么来了两个人？”

孙应龙诚恳地道：“妙真，你我也算有缘，我敬你武艺了得，不让须眉，以朋友的身份多劝你一句，快些放了月月和林麟，跟我去向辛公自首吧。你也不想想，你身处八闽之地，就算你们兄妹找到宝藏，又如何运回山东呢？到头来，还是要被官兵穷追恶捕，丧命在大宋境内。”

杨妙真笑道：“你是关心我，还是关心余月月？”孙应龙不擅长也不愿意撒谎，道：“我与月月自小相识，当然关心她多些，但我也不愿意见到你遭遇什么不幸。”

杨妙真道：“嗯，你的话还算是发自内心。但你该知道我的来意，既然辛公明确表示不能跟我回山东，我可不能白跑这一趟，秦氏宝藏我是非要不可。至于如何运回山东，就不劳你操心了。”

孙应龙向宋慈要过玉笔黑砚，双手捧着走了过去道：“那好，这玉笔黑砚和里面发现的布条都给你。我求求你，放了月月，她什么都不知道。”杨妙真道：“我知道她什么也不知道，可她对宋慈来说很重要呀，我要的不光是玉笔黑砚，还有宋慈。”

孙应龙道：“你要宋慈做什么？他不过是个书呆子。你不是想要人质吗？我愿意用我自己跟月月交换，你可绑住我的手，我绝不会反抗。”

杨妙真笑道：“你这个人，真是憨傻得可以，我还蛮喜欢的。我要宋慈，不是要他做人质，而是要他帮我解密，听说宝藏的线索藏在一个谜面里。好了，不多说了，你站住！你也知道我是杀人不眨眼的，如果还想见到余月月的话，就站在那里别动。”

孙应龙道：“妙真，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月月。”杨妙真道：“只要宋慈肯乖乖听话，我自然会将月娘完好无缺地还你。宋慈，你带着玉笔黑砚过来。孙应龙，你站在那里，不准动，叫你后面那些打扮成山民的官差也不准动，不然咱们可就要一拍两散。”

宋慈道：“孙大哥，你先回去吧。真娘只是想要宝藏，替她找到宝藏，她自然会放了我与月月。”从孙应龙手中取了玉笔黑砚，走过去道：“东西都在这里。”

杨妙真大致看了一眼，接过来收入怀中，递了一顶竹笠给宋慈，道：“戴上，跟我走。”自己戴了一顶，引着宋慈从另一边下山，似是要往山北而去。

孙应龙略略等了一等，听不到脚步声时，便往前面追去，一口气追到半山腰，却始终不见人影。回想之前杨妙真足智多谋，连岳珂都佩服万分，料想其早安排下脱身之计，只得悻悻作罢。

下山后，宋慈便被杨妙真挽住手臂，沿着山坳带回城中。途中数次遇到巡逻的弓手，宋慈因为事先得了杨妙真警告，也不敢呼叫求救。兜兜转转一番，居然又回到建阳县署附近，进了县署西面的一处民宅。

杨安国早守在门口，见妹妹带着宋慈进来，问道：“甩掉追兵了么？”杨妙真笑道：“当然。他们哪里追得上我？”进来堂屋，取出玉笔黑砚和那条布条，道：“全在这里了。”

杨安国拿起布条，问道：“这是从玉笔或是黑砚中取出来的么？是建阳的地名？”宋慈道：“要我回答问题不难，月月呢？我要见她。”

杨安国便推开内室房门，道：“她人在这里，活得好好的。”

宋慈抢过去一看，却见内室里捆着两个人，一男一女，都是四肢反缚在一起，吊在房梁下。那男子赤身裸体，浑身上下都是刀伤和鲜血，样子骇人，虽被麻布口袋罩住了头，但应该就是昨夜失踪的林麟。他一动不动，头无力地垂着，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女子身上衣衫倒是完整，不过也一样被麻布口袋套住了脑袋，正在“呜呜”叫喊，蠕动挣扎着。

宋慈忙奔过去取下女子头上的麻布，果然就是余月月。她头发凌乱，脸上有许多污迹，口中塞了破布，叫不出来，一见到宋慈，眼泪便如泉水般流了出来。

宋慈刚想解开绳索，放余月月下来，却被杨安国拖了出来，强行按到板凳上坐下。

宋慈道：“放屋里的那两个人下来，不然我什么都不会回答你们。”杨妙真笑道：“你别冲动，你那位未婚妻刚烈得不得了，不但会骂人，还会咬人，我哥哥就被她狠狠咬了一口。她力气又大，一不小心，就被她挣脱了，不得已，才将她绑起来的。”

杨安国道：“你只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话，帮我们揭开宝藏谜题，我就放余月月下来。”宋慈断然拒绝，道：“不行，你将他们两个吊得这么高，他们全身血流不畅，时间稍微久点儿，他们就会窒息而死。”

杨安国拔出短刀，架在宋慈颈中，道：“你性命在我掌握之中，居然

还敢跟我讨价还价。”宋慈道：“你杀我容易，杀了我，可就再也没有人解开谜题。你可以试试看。”

杨安国胸怀大志，果敢刚毅，也是不轻言妥协之人。正僵持之时，有人推门进来。杨妙真便叫道：“卿卿，你回来的正好。这个宋慈年纪虽小，却比林麟还难对付。你昨夜用在林麟身上让他招供的春药，还有没有？”

宋慈侧过头去，那进来的女子当真就是被辛弃疾逐走的侍妾卿卿。

原来昨晚林麟收到的书信竟是卿卿所写。卿卿之前曾与林麟的叔叔林枬暗通多时，林麟对其笔迹甚为熟悉，一见之下便认了出来。卿卿在信中称：辛弃疾已经知道是林枬派茶商伏击，她的身份败露，也被逐走，她有关于命案的重要线索要告知林枬，但绝不能让辛弃疾一方知道。

林麟得知辛弃疾已知茶商背后主谋，悚然而惊，又立即开始怀疑是辛弃疾派人杀了叔叔，遂也不告知宋慈等人，即刻赶出来见卿卿。卿卿等候在角楼下，见林麟出来，直言告知林枬被杀与辛弃疾有关，她寻到了证人。林麟一心想知道真相，便跟随卿卿来到县署西边的这处民宅，哪知道一进堂就被等候在这里的杨氏兄妹制住。

杨安国道：“林公子若肯合作，就会少吃点苦，明白么？”林麟双手被别在身后，无力反抗，只得点了点头，等杨安国松开手，才问道：“你们利用卿卿诱我来这里，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杨妙真笑道：“当然是秦氏宝藏的下落。”林麟道：“我不知道什么秦氏宝藏的下落。‘宝藏’前面既有‘秦氏’二字，该去找秦相公后人才对。”杨妙真道：“卿卿早将一切事情都告诉了我们，你还想骗人么？没有宝藏，你叔叔为什么那么着急要杀人灭口？”

林麟骇然瞪视着卿卿，道：“你……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可知道，你这样做，既是与我们林家为敌，也是与辛弃疾为敌。”卿卿叹了口气，道：“我只是在帮我自己。”

卿卿前日辞别辛弃疾、离开建阳县署后就被杨妙真堵住，将她强行带到附近一处废弃的土地庙中。

卿卿道：“我认得你，当日在崇安峡谷，是你和另一位使枪的男子救了辛相公。”杨妙真道：“那男子是我哥哥。”

卿卿道：“你找我做什么？”杨妙真道：“之前我和我哥哥知道有人想对辛公不利，一直想揪他出来。我早就怀疑你了。”卿卿道：“你怎么会怀疑我？”杨妙真道：“辛公身边的人我都见过，岳珂、陈址他们都不像，你一看就是那种红颜祸水，而且你也没死，难道不是嫌疑最大的人么？”

卿卿道：“你们是辛相公什么人？”杨妙真笑道：“我们兄妹与辛公虽不是亲眷，却关系非同一般。你可认得这柄匕首？”

卿卿道：“当然认得，这是金错刀。”杨妙真道：“但这不是辛公手上的那一柄，那柄刻着‘夫’字，这一柄刻着‘珠’字。”

卿卿讶然道：“你们是玉珠的后人？”杨妙真道：“你知道玉珠？”卿卿道：“我好几次听见辛相公在梦中呼喊这个名字，还试探问过他，他却不愿意提起。”杨妙真道：“原来如此。”

卿卿不知道杨氏兄妹来历，不愿意跟对方纠缠，道：“卿卿确实对不起辛相公。但之前的事，包括向林安抚使泄露辛相公行踪之事，我已经跟他交代清楚了，不信你自己去县署问他。”

杨妙真道：“这么说，你是被辛公赶出来的？是要转去投奔你原先的主子么？”卿卿凄然道：“卿卿身不由己，被迫来到辛公身边做奸细，而今任务没有完成，回去也会被主人处死，而且会死得无比凄惨。我还不如自己找个地方自行了断，那样或许还能保全家人性命。”

杨妙真笑道：“我不想你死，你就不会死，但是你得将你知道的事情通告诉我。”

卿卿叹道：“我知道你和你兄长武艺了得，当日我在峡谷亲眼见到你

们两个杀死了那么多茶商，其实你们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我的事，你还真帮不上忙。”

杨妙真道：“你可不要小瞧我们兄妹的能耐。你不相信么？那好，你先说一件你死前极想了结的心愿，我立即替你去办，若是我能办到，你就将所有的事情告诉我。”

卿卿想了很久，才道：“反正我也快要死了，能多帮一个就是一个。如果你们兄妹能杀死福建安抚使林枬，我就将所有实情和盘托出，当然，我主人的身份除外。”

杨妙真极是意外，问道：“你主人不是林枬？那你为什么要将辛公的行踪透露给他？”卿卿道：“这个说来话长，大概意思就是，我主人想利用林安抚使来对付辛公。”

杨妙真道：“那你为什么还要我帮你杀死林枬，这样不是反倒在帮辛公吗？噢，我明白了，你对辛公动了真情，哈哈。”

卿卿怒道：“这很好笑么？辛公这样的奇男子，天下罕有，我本来就是他的侍妾，对他动心有什么不对？”杨妙真忙道：“不好笑。我跟我哥哥商量一下，看要如何杀了林枬，好保你的辛相公周全。你就放心吧。”

卿卿不过是随口一说，想那林枬何等人物，堂堂闽帅，又住在县署中，常人难以接近，想不到对方却认了真，不由得狐疑起来，问道：“小娘子当真要去杀林安抚使？”杨妙真道：“当然，这样的事，能开玩笑么？”

正好杨安国进来道：“我等在县署门口，看到宋慈和孙应龙出去了。听他们对话，应该是要去唐石里。”杨妙真道：“辛公派了他们两个寻找宝藏，又大老远地跑去山里，会不会跟宝藏有关？”

卿卿很是意外，问道：“你们也知道宝藏？”杨妙真笑道：“只知道一点儿，所以才请了你来帮忙。”

朱熹过世当晚，杨妙真人也在沧洲精舍中，在门外偷听辛弃疾和宋慈几人的对话，得到了秦氏宝藏的消息，但只有只言片语，并不得其

详。他兄妹二人已知道早先带辛弃疾回山东做招牌的计划不可能，但若寻到宝藏，用作义军的军费，那也是一桩大大的美事，遂着力经营。但他们兄妹本就人生地不熟，宝藏又涉及诸多典故，二人连秦氏宝藏其实该叫林氏宝藏都不知道，完全不得门道。最终还是决定从辛弃疾身上下手，一直有意监视着他的举动。

杨安国听说卿卿不肯合作，便想要将她绑起来拷打逼问。杨妙真忙阻止道：“她也是个苦命的可怜女子，不但自己朝不保夕，连家人的性命也全在别人掌握之中。哥哥，我要帮她。”

卿卿生平从未如此被人关心过，即使在辛弃疾身边时，也不过是因姿色而见怜，闻言登时大哭起来。杨妙真趁机好言劝诱，她便断断续续讲述了秦氏宝藏的来历。但这倒不是出于要背叛辛弃疾的目的，而是她觉得辛弃疾大权在握，杨妙真只是一介平民，不会对辛弃疾寻宝构成什么威胁，况且对方是除了父母之外，第一个真正关心她死活的人。

杨氏兄妹愈发肯定宋慈等人发现了宝藏的线索，遂携了卿卿，一路跟来唐石里。

卿卿不愿意露脸，先躲藏在树林中。杨氏兄妹等在山道中，捕捉了宋慈和孙应龙二人，押来树林中盘问。杨安国取得宋慈身上的玉笔黑砚后，便拿去给卿卿看。卿卿虽然看不出端倪，却记得丁毅列出的单子上有一黑一白一对笔砚，名叫“阴阳”，便告知杨安国这两件应该就是秦氏宝藏的宝物，或许里面藏有什么线索。她又建议杨安国先放了宋慈、孙应龙二人，将玉笔黑砚还回，等他们研究出线索到底是什么后再行抢夺不迟。杨安国也这般做了。然而宋慈和孙应龙回到建阳后，不及研究玉笔黑砚的奥秘，先是发现了林七被杀的线索，后又发生了林枬被杀案件，就此耽误了下来。

福建安抚使林枬自然是被杨妙真所杀，经过一如宋慈所推算——当日杨安国到县署求见辛弃疾，最后一次劝其回山东主持大局，被拒绝后便意有所图，找机会盗取了两套下人衣衫，后来果然派上了用场。卿卿得知林枬死讯，又见杨妙真居然在杀死堂堂闽帅后尚能全身而退，惊讶万分，遂死心塌地地佩服，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杨氏兄妹，包括她潜伏在辛弃疾身边的真实目的——取得一封书信。

杨妙真闻言惊讶万分，道：“原来是这样。”她与兄长密密商议一番，又回来问道：“如果我们兄妹能救你家人，你要如何酬谢？”卿卿道：“我全家人被囚禁在一个秘密地方，只有主人知道。除非拿到主人要的信，不然我家人无论如何都难以脱困。”

杨妙真便上前附耳说了一番言语。卿卿先是骇然，随即拜伏在地，连连磕头道：“若是如此，卿卿就算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小娘子和杨官人的恩德。”杨妙真笑道：“这可是你说的。”

卿卿既得杨氏兄妹承诺，遂出了死力。她告知二人既是林枬一再派人阻止辛弃疾寻宝，秦氏宝藏必然在林氏手中，林枬没有儿子，最爱的是侄子林麟，时时刻刻将他带在身边，悉心培养，他定然是知情者。于是她出面将林麟诱出，带来预先准备好的宅子里。

林麟不明究竟，更不知道卿卿的真正来历，被杨氏兄妹制住后，自然对卿卿的目的百般不解。卿卿也不愿意跟他多费唇舌，只道：“林公子，如果你不想跟你叔叔林安抚使一个下场，就快些将你所知道的秦氏宝藏下落全说出来吧。”

林麟闻言大怒，道：“原来是你们几个合谋杀了我叔叔。”还要冲上前搏命，却被杨安国反拧双臂，压迫得跪在地上。

卿卿道：“是你叔叔不仁在先，要杀辛公，还要杀我，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人身罢了。”

林麟已然明白经过，喝道：“杨妙真，你这个杀人凶手，我跟你拼了。”他既挣不脱杨安国掌握，便高声大叫道，“来人，快来人，这里有……”声音戛然而止，却被杨妙真塞了一大团抹布入口。

卿卿道：“他不肯说，怎么办？”杨安国冷冷道：“除了拷打，还有什么法子？听说你们大宋拷问犯人，都是要将衣服脱光。有的犯人为了避免当众袒身露体，不待刑具加身，便主动招供，可有其事？”卿卿道：“确有其事。”杨妙真闻言，登时笑逐颜开，道：“这主意好，就将他衣服剥光吊起来。”

林麟眼见就要受辱，挣扎不已。杨妙真取出他口中破布，问道：“林公子肯说了么？”林麟怒骂道：“放你妈的臭……”杨妙真忙将破布塞回去，道：“这人还是名门公子，张口就骂人。得给他点颜色瞧瞧。”

林麟被扒下衣服，赤身裸体地反吊在屋梁下。他是世家公子，出身富贵，从未受过这等侮辱，自然羞辱难当，却不愿意就此屈服。杨安国一心要知道秦氏宝藏下落，真下了狠手，拿刀子将他胸口、腹部、大腿肌肉一条条割开，每割一刀，便取出他口中破布，问他是否愿意招出宝藏下落。林麟欲破口大骂，却又被堵住了嘴。他体力渐渐耗尽，连挣扎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血流了一地。到最后，杨妙真不得不取出金创药为他止血，道：“哥，你不能再割了，要不然他会死的。”

几人都想不到林麟这样的贵公子居然甚是硬气，捱住了刀刃割身的痛苦，一时苦无良策。还是卿卿道：“硬的不行，可以试试软的。”

杨妙真道：“难道要使美人计么？你我都是他杀叔仇人，他恨不得吃了我们的肉，美人计怕是不好使。”卿卿道：“不是美人计，但也差不多这个意思。”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来，道：“这里面的药能令人热血沸腾，身懒神昏，说不定糊里糊涂之下，林公子就全招了。”

杨妙真道：“这个药是什么？怎么那么厉害？”卿卿道：“是春药。”

杨妙真抿嘴笑道：“难道是你……”卿卿忙道：“不是我的，是从辛相公新宠的房中偷的。”

杨妙真遂抓住林麟的头发，迫使他仰面朝天。卿卿取出破布，将一瓶药丸尽数倒入他口中。杨安国又从厨下取来一碗水，强行灌下，令林麟吞下全部药丸。

杨妙真道：“现在怎么办？”卿卿道：“等药力发作看看。”

林麟被施以酷刑，失血极多，气息奄奄，几近昏迷，然而服下药丸后，惨白如纸的脸上陡然泛起了红潮，身子开始扭动，渐有细密的汗珠渗出，口中发出奇怪的哼哼唧唧声。又过了一会儿，身体变得通红，他开始有力地颤动，叫道：“啊，啊，我好热……好热……放开我……”极力想挣开绑缚，却只被绳索勒得更紧，深入皮肉，他的声音渐渐凄惨起

来，哀告道：“求求你们……放开我……”

杨安国道：“只要你说出秦氏宝藏的秘密，自然会放了你。”林麟不断苦苦哀求，再无之前半分锋锐刚气。

杨妙真道：“呀，这个药还真有用。”卿卿道：“这才是开始，过一会儿药力完全发作，就更厉害了。”

她初来建阳县署与辛弃疾团聚时，被燕燕带去了房间，名为闲话，实为互相试探。卿卿既一开始就视燕燕为情敌，当然要加倍防范，一边假意浏览房中装饰，一边偷取了梳妆台抽屉中的小瓷瓶。当时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到无人处一闻，才知道是春药。她不知道燕燕原本是妓女身份，还以为这是为辛弃疾准备的，不禁又好气又好笑，本欲扔掉，但见瓷瓶精美可爱，一时舍不得，便留在了身上，想不到此刻用在林麟身上，居然大奏奇效。

杨妙真见林麟忽然凭空生出了许多力气，“呀呀”叫喊不止，兴奋地扭动身子，加上浑身是血，在灯光下看起来极是恐怖，不由得有些担心起来，问道：“你给他吃了一整瓶药，他会不会死啊？”卿卿道：“应该不会吧。这我也不知道。”

林麟却是欲火焚身，大汗淋漓。那春药是青楼最厉害的秘药，是燕燕平日勾引服侍嫖客所用，一颗便足以壮阳，林麟却被迫服用了一整瓶，足有十数粒之多。他只觉得全身都燃烧鼓胀了起来，又痒又热。一股巨大的热气在体内疯狂游走，愈是找不到出口出去，便愈发肆虐得厉害，翻江倒海，恨不得要将五脏六腑都倒过来，堪称人世间最厉害的酷刑折磨。他强挺了一会儿，额头大颗大颗的汗水滚滚而下，再也忍受不住，鼻孔都快要喷出火来，哭叫道：“我招，我招了！放开我，求求你们放开我！”

杨安国便将他从房梁上解下来，双手依然缚在背后，令其跪在地上。卿卿奔到厨下取了一瓢冷水，当头浇在林麟身上。林麟欲火稍减，他既已气馁，再没有勇气继续忍受非人的刑讯，断断续续说了经过——

当年秦桧在世，对后事做了安排，他的确没有将巨额财富留给养子

秦熿，而是瞒着夫人王唤妹，将金银珠宝转给了私生子林一飞。林一飞知道秦桧畏妻如虎，只要王唤妹在世，自己便不会为秦家所容纳，遂利用秦桧权势，将财宝运回养父林迁的故乡福建。这笔财宝价值惊人，林一飞为收买人心，拿出极小的一部分分给林氏家族的头面人物，林珩祖父林士澜就是因此而得到蠲忿犀的。

林士澜崇尚养生之道，喜欢“蠲忿”这个名字，生前对这颗珠子爱不释手。他病逝于建宁府后，子孙为他安排后事，既不知蠲忿犀贵重，又因其是长辈钟爱之物，便特意当作了殉葬品下葬。当年林一飞虽然只拿出了财富中的极小部分分给林氏族人，但依旧数目巨大，当年分得财富的林氏族人每每下葬，都会以数目不小的金银财宝陪葬，名为慰藉先人，其实也是留做退路。

再说林一飞这边，如此巨额的财富，自然要妥善收藏。当时他还料不到秦氏一党会在秦桧死后急剧垮台，藏宝的目的，主要是要防范秦夫人王唤妹。林氏家庙在莆田，临近海边，是海啸台风时常光顾之地，不适合藏宝，而建阳山清水秀，是世所公认的风水宝地。他遂选中建阳，做出周密安排，参与埋宝的都是外人，事后都被毒杀灭口。但事情还没有完全办妥前，秦桧得了急病而死，秦氏一党要么被贬，要么便罢职为民，秦宅被强行收回，秦夫人王唤妹连同秦氏家庙都被赶回了秦桧老家金陵，林一飞受牵连也被发往岭南。

当时的岭南被认为是“烟瘴最甚”，有“人间地狱”之号。在那个时代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意思是说，被贬到岭南的人，没有几个能够生还，由此可见岭南环境之恶劣。林一飞被贬岭南后，自知命不久矣，开始安排后事。他没有子嗣，但巨大的宝藏不能后继无人，既是认祖归宗无望，那么也要让林氏族人受惠，便写了一封信给时在福建的堂兄林士澜，称会将藏宝地点告诉他，请他妥善照管。之所以选中林士澜来掌管宝藏，主要是因为其人恬静澹然，淡泊名利。

为了避免出意外，林一飞先派心腹林大带着一包金银珠宝回去福建，当面交给林士澜。而写有解开藏宝地点关键的信，则在林大出发半个月后，才另外派人送出。纰漏最终出在了林大身上。林士澜只收到了

林一飞的密信，始终没有等到林大送来的包袱。料想是林大见财起意，背叛了主人，林一飞得到消息后气急而死。林士澜成为秦氏宝藏唯一的知情者，却需要珠宝中的两件名为“阴阳”的物事才能解开藏宝地点之谜，遂设法派人追访林大下落。但天下那么大，人海茫茫，始终没有任何结果。

到了林士澜孙子林枬一辈，林枬亦从祖父口中知道了事情经过。本来事隔多年，无论是宝藏，还是林大，都无从追查，他也从未对宝藏起过什么念头，甚至烧毁了那封指点如何解密的林一飞亲笔信，只希望随着岁月流逝，当事人一个一个死去，秘密永沉海底。但突然有辛弃疾侍妾卿卿写来密信，称辛氏正派人寻访遗失多年的秦氏宝藏。

林枬能做到福建安抚使，成为八闽闽帅、东南诸侯，自是有一番过人的能耐，判断事情比寻常人要深远得多——秦氏宝藏真有其事，这一点确认无疑，林一飞的亲笔书信和当年林大的失踪都能从正面、侧面证实这一点。然而就算寻到宝藏，落入林氏一族手中，又能如何呢？他已官任闽帅，位极人臣，有花不完的财富，使唤不尽的奴仆，多出来的宝藏只会徒然招祸。但即使他不想要宝藏，也不能让它落入外人之手。宝藏一事一旦泄露，且不说秦桧后人会如何，朝廷必然出面干涉，会对林一飞及族人坐拥财富大起怨恨，加上天下人普遍痛恨秦桧之心，林氏从此永无宁日，怕是祸端不断。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林枬果断采取了行动，千方百计地要阻止辛弃疾寻宝。去年辛弃疾派毛一平入闽，林枬已事先从卿卿的密信中得到消息，但不及派人下手加害，毛一平却在沧洲精舍遇刺身亡。彼时人人都以为案子涉及朝廷权臣和精舍主人朱熹的恩怨，无人敢追查，后来真相大白，内中玄机亦与寻宝无干。

哪知道辛弃疾并不因毛一平被杀而放弃，继续派人寻访宝藏线索。辛弃疾虽然罢职在野，终究还是天下名士，势力不容小觑。林枬便派人到朝中散布消息，说归正人辛弃疾被免官罢职多年，依旧暗中交结朝士和江湖豪杰，形迹极其可疑。却不想这番消息反而引起了当权者对辛弃疾的重视和注意。经过某些人居中说项后，朝廷重新起用了辛弃疾不说，凑巧还将他安排到福建做提刑，令林枬叫苦不迭。

得知辛弃疾寻访秦桧大管家后人丁毅并带他入闽上任的消息后，林枬终于下定了决心，利用茶商普遍恨辛弃疾入骨的心理，收买茶商，预备将相关人等一并杀死。至于卿卿，林枬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她，料想她主动泄露辛弃疾的秘密也是别有目的，所以早派专人监视辛弃疾一行的动向，如此才得知岳珂带着丁毅先行上路，辛弃疾和两名侍妾滞留在崇安游山玩水的消息。茶商亦兵分两路，一路在小雨谷伏击，另一路秘密跟踪辛弃疾，最终在峡谷中发难截击。却不想辛弃疾着实命大，本已成刀俎鱼肉，即将人头落地之时，居然被人救了。

未等到辛弃疾的消息前，林枬便收到祖父林士澜坟茔被盗的消息，当即想到这肯定是辛弃疾为了寻宝暗中派人所为，愤慨不已，遂以处理祖父坟茔被盗一案为名，即刻启程，微服赶来建阳。因他官任安抚使，若是直接插手刑狱，容易被朝中御史弹劾，于是又命提刑司判官王梦龙带着属吏跟随，方便办事。

经过建宁府时，知府李大异秘密禀报，说盗墓事件可能跟华岳越狱有关，林枬断然否认，特意交代李大异不准再插手此案，他要亲自处理。这亲自处理的对象，自然就是他所认为的盗墓主谋辛弃疾了。林枬原来推测辛弃疾必然死在茶商伏击之下，即便是大难不死，也绝不能轻易放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林枬到达建阳第二日，意外得知唐石里村民林七被杀的消息。他听到死者姓林，又莫名其妙地被灭门，立即想到林七可能是林大后人，而林七全家被杀也与秦氏宝藏有关，遂立即派判官王梦龙赶去唐石里问案。王梦龙到了后塘村后，也没有发现更多线索，听陈村长说了林七跟城中鱼贩潘五有仇后，便怀疑潘五是凶手。后来林七房子倒塌，王梦龙在夹壁中搜到了玉笔，也没有太当回事，只当作证物带回县署，记录在案。

林枬从王梦龙口中了解案情，听说林七只是个穷苦勇悍的山民，最爱跟人打架，断定这个人跟林大和宝藏没什么关系，他的死也多半是私仇，由此大大松了一口气。林枬满腹的心思全在对付辛弃疾身上，再未多关注林七一案，即使他后来间断听到林七身上有一颗珠子，很可能就是蠲忿犀后，也认为是辛弃疾刻意栽赃陷害林七，好转移视线。他甚至

一度怀疑是辛弃疾派心腹岳珂杀了林七全家灭口，到后来辛弃疾主动归还蠲忿犀后，愈发认定秦氏宝藏与林七无干，其人不过是凑巧姓林而已。

然而世事再巧不过，真实的情况是——林七正是林大的孙子。当年林大受林一飞郑重托付，运送一包财宝回福建。主人倒了大霉，今生今世大概都不可能活着离开岭南，而他身上带着一包足以富足半生的珠宝，任谁也不可能不动心，林大亦是如此。于是到达福建境内后，林大并没有去目的地莆田，而是辗转来到了建阳。然而入城时，被兵士发现了包袱中的珠宝，又见他服饰打扮不似有钱之人，怀疑他是窃贼，要将他逮捕送官拷问。为了活命，林大只得将珠宝都奉送给了兵士首领。兵士首领得了贿赂，便放他离去，但警告他不准再在建阳出现。

所幸林大将价值最高的玉笔黑砚藏在了身上，他虽不知道到底贵重在何处，但这两样东西一向是林一飞最珍视的，日夜放在枕边，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其物最值钱，却从来没有想过宝藏的秘密可能就藏在其中，林一飞将其混杂在一堆珠光宝气的首饰中交给林大带回闽地，正是为了掩饰其真正价值。

离开建阳县城后，林大辗转来到唐石里。之所以选中这里，是因为他从许多蛛丝马迹中猜到林一飞将宝藏埋在了建阳，而唐石里是主人提过多次的名字，还称希望将来死后埋去那里。

可惜事不从人愿，林大在大山里转来转去，也没有发现宝藏的痕迹，最终决定从长计议。为了在后塘村安身，他将黑砚送给了村长，自己留下了玉笔，建造土房时藏在夹壁中。山里的宁静岁月带给他从所未有的清新感受，慢慢地，寻宝的心思也就淡了。他安顿了下来，娶妻生子，再也没有提过宝藏之事。后来到了他孙子林七一辈，因灭门命案而导致官府上门，又因为大风大雨而导致玉笔被从夹壁中搜出，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林枬虽然从判官王梦龙处得知林七家中有一支玉笔，却没有想到这就是“阴阳”中的一件。昔日林一飞担心泄密，信写得十分隐晦，只提秘密藏在“阴阳”之中，并没有指明到底是什么。他原想林士澜一见到珠光环绕的玉笔黑砚，自然会明白。谁知百密一疏，林大携宝逃走，林士澜

根本没有见到，无从得知“阴阳”是什么，林珣更不会知道，全然没有放在心上。

林大的经历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清楚，外人无论如何不可能知道。但林麟招供出所知道的一切后，卿卿却立即想到宋慈手中的玉笔黑砚正是解开藏宝地点的关键，忙告知杨氏兄妹。林麟这才知道林七真的就是林大后人。不过他本人从未见过那封林一飞亲笔书写的解密信，只是从叔叔口中知道个大概，即使得到阴阳，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密。

杨妙真道：“呀，早知道就不该把玉笔黑砚还给宋慈。卿卿，这都要怪你。”卿卿道：“就算你有了阴阳，也不一定能解开秘密。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当年盗走宝物的林大不早解开了么？”

杨妙真道：“那倒也是。宋慈这个人真的很聪明，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了，那晚在沧洲精舍，他就往那儿一站，哗啦啦整个杀人经过就全清楚了。”

杨安国道：“嗯，我倒有个法子，可以让宋慈乖乖带着玉笔黑砚听命于我们。”卿卿道：“什么法子？”杨安国道：“将他的未婚妻子余月月绑来这里。”

杨妙真拍手道：“这个法子好。不过眼下官府在到处找我们兄妹，我们是不能抛头露面了，怕是要劳烦卿卿你出马了。”

三人忙着商议，林麟却早已抵受不住春药药力，歪倒在地上，一边翻滚，一边嘶声喊道：“要死了……要死了……”发出的呻吟如同受伤的野兽一般，令人生畏。

杨安国皱眉道：“不能让他死，他是林安抚使的侄子，还有用处。这个春药没有解药么？”卿卿道：“有，女人就是最好的解药。”

杨安国便望着妹妹和卿卿，意思不言而喻。

杨妙真笑道：“别看我，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可不想便宜这小子。快，卿卿，你上，千万别让他死了，他还有用。”向兄长使个眼色，合力

抬起林麟扔到床上，嘻嘻一笑，这才退了出去。

卿卿虽然极不情愿，然而杨氏兄妹能救她家人，那可是比她自己性命还重要的事，与林麟交欢又算得了什么呢？无奈解下衣衫，歪倒在床上……

次日林麟清醒过来，卿卿已经赶去同由里，预备故伎重施，将余月月诱骗来这里。林麟已回想起昨晚经过，羞愤无比，却苦于口中重新被塞了破布，说不出话来。杨氏兄妹因为要出去办事，为要挟宋慈等事宜做准备，也不理睬他面红耳赤，将他拖下床，头上套上麻布，四马倒攒蹄地反吊在屋梁下。他身上刀伤虽敷了金创药，此刻被高高吊起，全身重量悬于四肢之上，胸腹、腿上的伤口重新崩裂，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杨安国往厨下掏了一把灶灰，胡乱抹在他身上，虽然又是一番撕心裂肺的疼痛，血倒因此而止住。

卿卿果然不负所望，利用辛弃疾侍妾的身份，顺利将余月月骗来。余月月一步踏进院中时，已觉得不妥，奇怪于这宅子离县署这么近，为何宋慈人却不在县署中。正要发问时，却被卿卿自后打晕，拖进屋中，反绑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余月月清醒过来，见房梁下吊着一名全身精光的男子，骇然无比，以为那就是宋慈，有心呼叫，却被破布堵了口。她遂极力挣扎，手腕磨得见了血，终于挣脱绑索，掏出口中破布，叫道：“宋慈别慌，我来救你。”爬起来去揭男子头上的麻布袋。

正好杨安国推门进来，见状吃了一惊，忙抢上前来抓余月月。余月月刚要大声呼救，却被杨安国捂住嘴唇，她竭力挣扎，狠狠咬了对方一口。杨安国大怒，举拳将余月月打晕，这才将她彻底制服，如林麟一般绑了，吊在房梁下。

宋慈被要挟进来后，见到余月月和林麟被吊在房中，极是愤怒，待见到卿卿，这才知道杨氏兄妹为什么会对宝藏一事知道得这么多。他对卿卿帮助杨氏兄妹的用意亦是大惑不解，道：“辛公待卿娘不薄，明明知道你是奸细，还肯放你走，你为何反过来要帮他们兄妹对付辛公？”

卿卿正色道：“我不是帮杨大哥和真娘对付辛公，只是要帮他们找到宝藏。真娘杀了林安抚使，不是帮了辛公极大的忙么？宋公子，你为了余月月，可以不惜自己的性命。同样的道理，卿卿为了自己家人，也一样会不惜自己性命，更不说你和余月月了。你如果不肯同杨大哥合作，我唯有下狠手对付你，绝不会留半分情面。”

宋慈摇头道：“卿娘不要上当了，你帮杨氏兄妹寻到宝藏，就能救回自己家人么？”卿卿道：“宋公子聪明过人，我可不想跟你多费唇舌。杨大哥，你这就进去将余月月衣服扒光，让她跟林麟一样，也好做个伴。”

宋慈最怕发生这种事，忙道：“等一等，好，我愿意合作。但我知道的并不比你们多，这布条就是从黑砚中取出来的，这十九个字应该就是藏宝地点，但谜题还没解开。”

杨安国道：“我妹妹说你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你解不开，还有谁能解开？”宋慈先是一愣，随即道：“多谢夸奖。不过我得专心致志才能思考，你如果不放了屋里的两个人，我老是担心他们会不会因为血流不畅而死，总会走神。”

杨安国哼了一声，招手叫了妹妹，一起走进内室，割断绳索，放下林麟和余月月，令其背靠柱子坐直，再用绳索将二人环绑起来，这才出来。

杨安国喝道：“我已经如你所愿，放他二人下地。你再拖拖拉拉不肯解谜，可别怪我对余月月不客气。”

宋慈道：“请掩上房门。”杨妙真先是一愣，随即醒悟过来，笑道：“宋公子还真是深谋远虑，你是怕他们两个听到宝藏的秘密，我们兄妹会杀人灭口吧。”

宋慈道：“真娘玲珑剔透，什么都瞒不过你。”杨妙真便依言走过去关好房门，道：“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宋慈心道：“辛公既然让我带着线索来换回月月，想必已经有放弃宝藏的准备。我虽然不愿意宝藏就此落入他人之手，白费了辛公一番心血，然而到了现下这个地步，也无法可想。”只得勉强集中精力研究那字

条。

卿卿道：“这西龙池北街，是建阳的街道名么？”宋慈道：“是，洛由里砚山脚下真有一条街名叫西龙池北街。不过我也不想瞒你们，岳珂已经赶去那里查看了。”

杨妙真道：“这个容易，你不是跟岳珂很要好么？等他找到线索，我们再拿你换他来。”宋慈摇头道：“既然叫谜题，答案应该不会对在谜面里，我觉得岳珂应该不会在那里发现什么。”

卿卿道：“嗯，我觉得也是这样。听林麟说，这藏宝线索是林一飞到岭南后才匆匆安排送出。当年他既已被贬，很快又死在了岭南，根本没有机会再到建阳布置线索事宜。确切的藏宝地点，应该就藏在这布条的十九个字中。”

宋慈点点头，道：“多谢卿娘提醒。”

他也赞同卿卿的说法，答案一定就在这十九个字中，问题是要如何组合这些字？还有这对宝物名叫“阴阳”，应该是笔砚合用，方才能揭开谜底。字条是从黑砚中取出，那么玉笔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他让卿卿点了一盏油灯，提起玉笔，对准灯光缓缓转动，玉笔端部又现出那个淡淡的箭头标记。微一凝思，将布条贴到玉笔杆上，令箭头对准最上面的“崇”字，再对准灯光查看，除了清楚现出布帛的纹理外，别无发现。

卿卿一直从旁密切监视，见状便道：“既是写在布上，想必亦有用意，将布条绕在笔杆上会是怎样？”

宋慈“哎哟”一声，道：“卿娘提醒得对极了。”忙将布条斜着一圈圈绕起来，依旧令笔端的箭头对准第一个字“崇”，却见“崇”字后面依次是“化”“里”“砚”“池”，从左往右，合起来就是“崇化里砚池”。

杨妙真道：“真有这么个地方么？”宋慈道：“有，就在崇化里云衢桥北。”

杨妙真道：“那好，快些带我们去。”宋慈道：“带几位去不难，但那个地方人来人往，你们要如何取出宝藏呢？”

那砚池原是一个天然洼地，靠积蓄雨水、山洪成为了小湖。崇化里是全国刻书中心，作坊多，用水量大，由于砚池地势极低，废水都自动汇集到这里，日积月累，湖越来越大，清水变成了墨水，成了名副其实的“积墨池”，也由此成为崇化里的一道著名风景。

杨妙真不由得半信半疑，道：“果真如此么？既然砚池是崇化里的心脏，当年林一飞又是如何将宝藏埋在那里的呢？”

宋慈道：“因为当时崇化里还不像现在这样。”

中国印刷术举世闻名，却也经过了极长时间的发展。唐朝初年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即将文字雕刻在木板上，大批量印在纸上装成书册。到了北宋年间，工匠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使用并不广泛，绝大多数图书仍然依靠雕版印刷术来印造。无论如何，印刷术使得文化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但自其问世起，刻书就是官方垄断的行业，不允准民间私自刻书。如唐文宗大和年间，民间对事涉四时农事和祭祀活动的日历需求量巨大，以致出现了不少私刻日历牟利的商人，唐文宗特下诏“敕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版”。由于有禁刻之令，刻书业受到了局限。而从地点上来说，雕版刻书始于四川、浙江，均是经济富庶、人口稠密、文化程度高的地方。当时的福建仍然是偏远蛮荒之地，根本算不上中原腹心。大宋立国后，刻书由国子监直管，依然仅限于官方刻书。朝廷严厉禁止民间擅自镌刻图书。熙宁元年（1068年）后，擅刻之禁松弛，私刻、坊刻^[1]这才大量兴起。但依然以浙江杭州和四川成都为中心，杭州刻本称为“浙本”，四川刻本称为“蜀本”。

北宋灭亡后，南宋偏安一隅，于临安建立了小朝廷，浙江、福建一跃成为大宋的腹心，一如朱熹所言：“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而中原土地大片沦陷，四川反而成为前沿阵地。相应的，刻书中心也开始南移，建阳刻书业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兴起。林一飞死在四十年前，那么推算其着手安排宝藏之事，大概在五十年前，当时的建阳刻书业主要集中在永忠里麻沙坊，而崇化里还是一片僻静山野之地。后来因为某些竞争和分歧，坊刻名家余氏将勤有堂自麻沙坊迁到崇化里，由此

带动了崇化里坊刻业的兴旺，麻沙坊则成为私刻的主地盘。

宋慈大致说完了经过，又道：“如果林一飞真将宝藏埋在崇化里砚池，当年那里还属于偏远之地，虽然风光也算不错，但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全里只有云衢桥一座桥。现今已有步云桥、同文桥、一家桥、八达桥、状元桥，包括云衢桥共六座桥，不过才短短几十年时间，你们也不难看到崇化里的繁华了。”

杨安国道：“不管怎样，你要先带我们去看看。”宋慈道：“也好。但我已经做了你要我做的事，什么时候可以放了月月？”杨安国道：“到了该放的时候，自然会放她。”

宋慈道：“你们无法立即取走宝藏，只能慢慢设法转移，所以找到宝藏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我灭口。我自知没有活命的希望，但你们一定要信守承诺，放了月月。”

杨安国冷笑道：“少自作聪明，未必就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兄妹虽然杀了不少人，可也绝不是滥杀无辜的人。”

宋慈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这才恳请对方务必要放了余月月，忽听杨安国的语气，竟似没有杀死自己的意思，不由得一愣，问道：“你们杀了林安抚使，捅下大娄子，现在全建阳都在搜捕你们，单是脱身已是极难，还要带着宝藏，如何能办到呢？”

杨妙真道：“谢谢你的关心。我们自有脱身的法宝。”又悄声道：“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会成全你和余月月的。虽然我看得出孙应龙也喜欢她，但你和她才良配呀。”

宋慈一呆，道：“你说什么？”杨妙真收了黑砚玉笔，笑道：“走吧。我们该去寻宝了。”

宋慈道：“总该让我跟月月道个别。也许这就是我二人最后一次相见了。”杨妙真笑道：“你还真是悲观。去吧。”

宋慈便推门进来，揭开余月月头上的麻布，蹲下来道：“月月姊，你别害怕，他们不会为难你的。办完他们想办的事，就会放了你和林公

子。”

余月月满脸泪痕，点了点头。宋慈便重新将麻布袋子轻轻罩在她头上，掩好门出来，道：“我们走吧，去砚池。”

外面下着蒙蒙细雨，一行四人戴着竹笠出来。大街上行人不多，要么戴着竹笠，要么撑着油伞，雨幕倒成为极好的掩饰。也先后遇到几队巡视的弓手和兵士，喝令四人站住盘问。杨安国从怀中掏出一个铜牌——那是他从林麟身上搜到的帅司[2]令牌，上前一晃，对方便恭恭敬敬地放行。之前辛弃疾只命宋慈、岳珂、孙应龙三人寻找林麟，尚不能确认他已身陷困境，以至没有往下发出林麟失踪的通知，这一点反倒被杨氏兄妹利用。出城时，守门武官认得帅司令牌，还以为杨安国就是林安抚使的侄子林麟，加倍巴结，亲自送出城门。

崇化里位于县城西面，大致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有书坊溪由西至东穿过全里，正好自中间将崇化里分成南北两部分。溪上有六座桥连接两岸，寺庙亭阁点缀其间。

北宋第一任武学教授阮逸就是崇化里人。阮父为阮逸取字为“天隐”，意为隐而不仕之最高境界——隐士多住在风景绝美之处，崇化里未成刻书中心前，遍地野桃花，水中则生满野莲花，仿若桃源仙境，阮父以此字表示对崇化里居处环境的满意。阮逸之女亦有“仙苑春浓，小桃开，枝枝已堪攀折”的诗句，可见当年这里是如何的地偏景幽。南宋刻书中心南移到建阳后，崇化里人口急剧膨胀，一时竟超过三万。居民多“以刀以锄、为版为田”，绝大部分靠刻书为生，以至有一百家刻坊、一百口井、一百座庙的说法。

最东面是书林门，门外有接官亭。书林门西边山麓建有文庙，文庙往西直通状元府长街。主街则有前街、后街、上街、下街和新街五条街道。街道两边植满柳树，柳条依依，绿色如新。虽然刚下过小雨，路上微有泥泞，大街上依旧人来人往，不时见到有背着刻版的匠人经过，赫然比建阳县城还要繁华。

宋慈引着几人来到云衢桥边，指着西面道：“那便是砚池了。”

往西望去，却是一个周回数里的大湖，湖周柳树成荫，池中却尽是黑水^[3]。正好天色放晴，金色的阳光洒在满池黑水上，泛出死灰般的光芒，像盲人无神的眼仁，摄人心魄，令人望而生寒，料想十八层地狱之水也不过如此。若不是事先知道这湖水是汇集了印刷刻版的废弃墨水才变得如此，乍然见到，当真如遇鬼魅。

卿卿道：“这分明就是一个大湖啊。难道宝藏就藏在湖底？”宋慈道：“如果解的谜题没错，应该就是这里。”

杨妙真道：“这水全是黑水，人也没法潜下去查看。宋公子，你肯定不是在骗我们么？”宋慈道：“决计没有骗你们。你们只看到今日砚池之水黑如墨汁，殊不知崇化里没有成为刻书中心前，这里是满池清水，生满彩色的野莲花。我是没有福气亲眼见过，但每每听老人们提起，都是心醉不已。”

卿卿道：“既是如此，它为何一开始就叫砚池？”宋慈道：“最初是因为岸边有黑石如砚，才取了这个名字。”蓦然得到了提醒，转头去看东边的余氏书铺。

卿卿忙问道：“你可是想到了什么？”宋慈道：“嗯。当年曾有人专门在云衢桥东边修了一座庙，敬奉的也不是什么大神，而是那块黑色石头，所以称石庙。”

杨妙真道：“修石庙是什么时候的事？”宋慈道：“几十年前吧，肯定是在崇化里兴旺之前的事。”

杨妙真道：“哪里有庙？是不是早被毁了？”宋慈道：“不，石庙还在，就在余氏勤有堂书肆里面。”

原来余氏是最早在崇化里落户的刻书人。当时书坊溪上只有云衢桥一座桥，为了输送图书方便，余氏将书肆地址选在了云衢桥东面，也就是砚池的上游。又因为石庙正好占据了地势高亢之处，位置极好，亦被余家选中作为落脚之地，可没人敢轻易干拆庙的事，便干脆将石庙也圈进了余家的园子。眼下石庙就在余家作坊旁边，余氏还花了许多钱进行

维护和修缮。

杨妙真道：“这家书肆主人姓余，会不会跟余月月是什么亲戚？”宋慈道：“书肆的主人，正是月月的亲生父亲。”

杨妙真极是惊讶，道：“居然有这么巧的事，那么一定要进去看看了。”宋慈忙拦住她，道：“余氏勤有堂是天下最有名的坊刻本，你如果在这里伤人，会被全天下人唾骂的。况且也不一定宝藏就在石庙中。”

杨妙真道：“那你有什么好法子？”宋慈道：“我时常会来书肆买书，认得书肆的人。你们跟着我，就说是外地来的游客，专门来看石庙的，然后我引你们进去。”

杨安国道：“如此也好，伤人从来就不是我们的本意。请宋公子前面带路。”

余氏书肆坐北朝南，正对书坊溪，店铺上挂着一块招牌，门匾上刻着“余氏勤有堂”五个大字，笔力遒劲。刻书名家多是书法名家，这匾正是当年余氏先人亲手所题。

时值酉时，书肆中的伙计正在盘点清理书籍，为打烊做准备。作坊的工匠也正收工，陆陆续续走出来。

宋慈引着杨妙真三人进来余氏书肆时，正好在门前遇到书肆少主人余文兴。余文兴很是意外，举手招呼了一声，又将宋慈扯到一旁，低声问道：“听说你和我姊姊定了亲，有这回事么？”

不防杨妙真担心宋慈暗中传递消息，如影随形地跟了过来，问道：“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余文兴吓了一跳，忙道：“没什么，就是问问我姊姊过得可还好。”

杨妙真道：“奇怪，你关心你姊姊，不自己去问她，反倒要问一个外人么？”余文兴一时哽住，无言以对，脸上现出惭愧之色来。

宋慈忙道：“这三位是我的朋友，想来看看石庙。”余文兴点点头，

招手叫了一名伙计，命他引几人进去。

石庙位于作坊西面，不算太大，也就是普通人家一堂一室合起来的面积。庙身是石头混以砖木砌成，倒与“石庙”的名字颇为契合。墙面早已斑驳陆离，不时有尘土浮着飞舞。

到了庙前，宋慈遣走伙计，引着杨妙真等三人进来。先是查看供奉黑石的神坛，然后是房柱、房梁，再是地面，均没有任何发现。

卿卿最着急，不免有些气馁，问道：“会不会不是这里？”宋慈道：“除了这里，再没有别的线索了。”

他重新环视一遍庙内，想了一想，走到墙边，取下斜插在墙壁上照明的火把，道：“真娘，借你的刀一用。”杨妙真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还是从怀中取出金错刀，递了过去。

宋慈将火把放在地上，拔刀割开自己左手手掌，让血滴在火把燃物上。

杨妙真大吃一惊，问道：“你这是要做什么？”宋慈道：“我曾经读过一本书，上面说人性贪婪，反应在人血中，如果屋下有窖藏，染了人血的火把点燃后，火苗就会飘向窖藏所在之地。”

杨妙真道：“有这种事？”宋慈道：“书上是这么说的，这法子叫作‘血矩照银’^[4]，是不是真的灵验我也不知道。如果是真的，论起来，用真娘你的血应该更合适。”

杨妙真哈哈笑道：“你这是在讥讽我贪财么？不过也确实如此了。来，我也来滴血。”当真拿过匕首割开手腕，将血滴在火把上。

宋慈见那燃物已大体为人血浸透，便道：“够了。”

杨安国忙从身上掏出火摺晃燃，凑近火把。那火把因新染湿血的缘故，一时不易点着，最后还是点了顶部一块没有沾到血迹的絮条，才“噌”的一声升腾起火苗来。

今日外面无风，庙门又被掩上，离奇的是，那火苗却歪歪扭扭地指向神坛方向。宋慈见那神坛供桌通体以巨石垒成，心中一动，放下火把走过去。往供桌上下查看一番，还是没有什么发现。便伸手去举那块黑石，那石头有百十来斤重，供桌桌面又高过肩头，一时竟没能搬起来。

杨安国抢过来，单手一托，便将黑石搬了下来。宋慈昂起头查勘供奉黑石的底座，那是一块圆磨形的青石，最中心有一点凸起，靠得近些，才发现那是一小截不知道什么金属做成的圆柱。他伸手往圆柱上按了按，却没有任何反应。

卿卿道：“这一定是打开入口的机关了。”也伸手按了按圆柱，依然没有动静。

杨妙真道：“你们两个力气太小，让我哥哥来。”

杨安国猛吸一口气，伸出大拇指，用尽全身力气按了下来，还是没有反应。

宋慈道：“这圆柱好像是固死的。”蓦然想到了关窍，道：“真娘，快些将黑砚拿出来。”取了黑砚，将底部小孔对准圆孔，轻轻放了进去，居然直径长短正好合扣。

杨妙真道：“呀，原来是这样，这可真叫人想不到。”

然而等了好大一会儿，仍然不见神坛有什么动静。

卿卿道：“不是说要阴阳合用么？玉笔，玉笔拿出来。”

正好黑砚上、下各有两个半圆柱的凹槽，杨妙真取出玉笔，横放在黑砚的卡槽上。她的手刚一离开笔杆，便听见“轰隆”一声，随即有“嘎嘎”的齿轮转动声音。

原来那供桌下连着一个平衡装置，须得正好是玉笔黑砚加起来的重量才能打开机关，设计也可谓十分巧妙了。然而当年林一飞又是如何摒弃建阳诸多名山大川不用，独独选中了崇化里砚池一带作为藏宝之地呢？怕只有他本人才能解释原因了。

一阵响声过后，伴随着扬起的灰尘，供桌下面的石板慢慢滑开，露出一个洞口来，有台阶通下，刚好可容一人下去。

卿卿欢呼一声，道：“一定是这里了！”挺身就往洞口钻去。

杨安国取过火把重新点燃，道：“妹妹，你在这里看着宋慈，我跟下去看看。”杨妙真道：“嗯，你快去吧。”等兄长钻下地道，这才笑道：“宋公子，这次全亏了你。”

宋慈道：“宝藏既是埋在地窖中，想来数目不小，真娘可有想过如何运出建阳？”杨妙真笑道：“这个不劳宋公子费心，我们自然能找到人帮忙。”

宋慈当然不是真正忧心杨氏兄妹如何处置、运送宝藏，而是担心这对兄妹为方便取宝杀害余氏书肆的人。可对方极有主见，料想也不会听自己劝告。

等了老大一会儿，卿卿先钻出地道，欢声笑道：“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杨妙真惊喜交加，道：“下面当真是宝藏？”卿卿道：“嗯，下面是一间比这座庙还大的石室，堆满了各种金银珠宝。”杨安国也跟着出来，点头道：“就是这里了。”

卿卿道：“杨大哥，真娘，果然如你们所愿，找到了宝藏。那么你们答应我的事，可以兑现了么？”

杨妙真不及回答，便听见外面有声音，开门出来一看，不见人影，却能听到书肆外脚步声纷纷沓沓，似有许多人跑动。她急忙回来道：“哥哥，官兵到了。我先带宋慈出去应付，拖住他们，你安排好这里。”抓了宋慈手臂，强行拖他出来。

书肆和作坊一个人都没有，大概见官兵到来，各自逃走或是躲了起来。

到书肆门前一看，却是辛弃疾亲自带着官兵到了。岳珂正在门前柳

树下向余文兴询问着什么，见到杨妙真拖着宋慈出来，忙叫道：“他们在那里。”

杨妙真一时想不明白辛弃疾是如何能找来砚池，问道：“是宋公子留下了消息给辛公么？”宋慈道：“没有。我自从落入你手，再没有跟辛公通过任何消息。”

他心中也很奇怪辛弃疾如何能找到这里，岳珂手里没有了黑砚和玉笔，就算知道字条的内容，也不能揭开谜底。如果有人透露了消息，那就只能是余月月了。

原来宋慈一直将辛弃疾送的大理匕首藏在袖中，他要求进内室向余月月话别，其实是想设法救她。揭开余月月头罩时，他有意将后背对准室门，令堂中的人看不见自己，然后将匕首塞入了余月月与林麟两人后背的夹缝中。杨安国一行人离开后，余月月使劲往前一挣，那匕首便落了下来，正好掉在她手上。她费了半天劲，终于摸索着拔出匕首，割断了绳索，忙取下头套和口中破布。这时候林麟也清醒过来，“呜呜”叫了两声，她忙扯下床单，盖在他身上，这才红着脸举刀割断他手上绑缚，道：“林公子，你自己找件衣服穿上，我去叫人帮忙。”

此处宅子就在县署附近，她走出百步，便见到了岳珂和孙应龙，忙招手叫人。岳珂正要带人去搜寻宋慈几人下落，忽见到余月月出现，不由得喜出望外。余月月忙大致说了经过，引着岳珂来到被关的宅子。差役又在厨下找到一对青年夫妇，手脚被绑，口眼均被蒙住，解开一问，却是这处房子的真正主人。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对夫妇听到了宋慈说“去砚池”。岳珂忙让孙应龙留下来照顾余月月和林麟，自己赶回县署。辛弃疾闻报后，遂亲自带了岳珂、陈成父等人赶来崇化里，预备围捕杨氏兄妹，解救宋慈。

杨妙真见官兵已将两边道路封死，便退到门槛后，拔出金错刀，横在宋慈颈中，笑道：“你们不要他活命了么？”

岳珂一举手，弓手一齐弯弓搭箭，对准了杨妙真。岳珂道：“出崇化里的陆路、水路都已经被封锁。真娘，你今日插翅难飞，快些将宋慈放了。看在你救过辛公的份上，我们也不会太为难你。”

杨妙真道：“放了宋慈可以，但岳珂你要过来，我有话对你说。”岳珂道：“你还想多挟持一个人质么？这算盘打得不错。”

杨妙真道：“你过来的话，我就立即放了宋慈。放心，我不会扣你做人质，只是有话要对你说。”

岳珂微一沉吟，道：“好，就信你一回。”提剑走了过来。

走近书肆大门时，杨妙真果然松开了宋慈，还道谢道：“多谢你，宋公子。”

宋慈知她性情难以捉摸，只轻轻“嗯”了一声，忙跨出门槛，奔出书肆。

岳珂道：“我人就在这里，真娘有什么话要说？”杨妙真道：“我们兄妹都姓杨，你是知道的。”

岳珂心道：“这不是废话吗？”面上还是和和气气地道：“当然知道。”

杨妙真道：“那么你先人或是辛公有没有告诉过你，你祖父岳飞将军生平最对不起的人是谁？”

岳珂一转念便醒悟了过来，惊讶得无以复加，道：“你们……你们兄妹是杨至的后人？”杨妙真笑道：“不错，杨至是我祖父。”

杨至在世时是金人开封知府，岳飞北伐时曾与南宋暗通款曲，预备与岳飞里应外合，擒下金军主帅金兀术，献上开封城。然而南宋一味求和，杨至通敌事泄，最终与妻妾被金兀术残酷处死。岳飞自认失信于人，视为生平恨事，悔恨绵绵，至死不忘。

岳飞生前并未对子女提及此事，岳珂也是不久前才从辛弃疾口中得知经过，也曾设想过祖父当时的心境——宋军失信并不是杨至的直接死因，南宋朝廷主动向金兀术告密才真正导致杨至被杀，想那杨至谋事未成身先死，一定是死不瞑目，大概岳飞将这一切归咎到他自己的头上。他所悔恨的仅仅是牵累杨至殉难？还是受令十二道金牌退兵，导致北伐

功亏一篑？

杨妙真不知道岳珂思如潮涌，见他沉吟不语，以为他不相信自己的话，笑道：“你不相信么？你可以自己去问辛公，他应该知道他父亲为何会投水自杀。”

原来当年最先是辛弃疾父亲辛文郁说服上司开封知府杨至交结岳飞，后来杨至知道事情将泄，命辛文郁抢先去向金兀术告发，好拯救更多的人。杨至被金人处死后，辛文郁称病辞官，携着杨至的儿子杨芮回到山东老家。杨芮当时年仅七岁，某一日，他不知如何知道了经过，当面质问辛文郁为何要向金兀术告密。辛文郁无言以对，当晚便跳河自杀。辛文郁之父辛赞因为杨芮身份特殊，不便留在辛家，便委托给好友抚养。杨芮遂跟随养父改姓为梁，成人后，娶了金国汉人高官蔡松年长女蔡玉琇为妻，蔡玉琇的幼妹便是蔡玉珠，也就是辛弃疾青梅竹马的知心恋人。辛弃疾知道杨至一事真相，也认得梁芮，却从来不知道他改了姓，而且就是杨至的唯一骨肉。

杨妙真简略说了经过，正好杨安国从后院出来，便挽了兄长的手，道：“我们兄妹就在这里，你现在还要对我们两个喊打喊杀么？”岳珂道：“我……我实在不能。”

杨妙真道：“那好，你去将我们兄妹的真实身份告知辛公，再请他过来，我有话对他说。”

岳珂一时无语，只得转身向辛弃疾禀报。辛弃疾刚从宋慈口中得知秦氏宝藏就藏在石庙的消息，正琢磨着要如何瞒过余氏的耳目，将财宝尽数取出，忽听到杨氏兄妹是旧友杨芮的一双儿女，也是杨至的后人，一时愕然。

陈成父忙道：“辛公，学生建议你还是不要过去。这对兄妹虽然跟辛公大有渊源，但心意却是高深莫测。万一他们动武挟持了辛公……总之，他兄妹二人被弓手团团围住，已是瓮中之鳖，何不命人就此擒下他们，有话带回县署再说。”

辛弃疾道：“岳珂，你怎么看？”岳珂心乱如麻，道：“我……我也不知道。”

辛弃疾道：“宋慈，你认为呢？”宋慈道：“我也说不好。不过我觉得这对兄妹虽然一心要跟辛公争夺宝藏，却还是处处留了余地，没有太过绝情。而且据我观察，他们似乎根本不担心宝藏的运输问题，对最终能得到这批宝藏很有信心。”

辛弃疾微一思索，便大踏步走向书肆大门，坦然跨过门槛，在堂中坐了下来，问道：“你们有什么话要对老夫说？如果还是要老夫跟随你们回山东一套说辞，那就免了。”

杨妙真取出匕首，问道：“辛公可认得它？”辛弃疾道：“金错刀。这原本是一对，老夫和玉珠一人一柄。其实老夫早该想到，你既然能拿到它，应该是玉珠的亲人。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居然是杨至的后人。”

杨妙真道：“不错，蔡玉珠是我小姨。难得辛公珠环翠绕，光正妻就先后娶了三位，身边的侍妾、美女不计其数，居然还记得她的名字。”

辛弃疾哼了一声，道：“既然你们兄妹是杨至的后人，老夫可以放你们走，但切莫再提宝藏一事。这就将黑砚和玉笔交出来吧。”

杨妙真道：“辛公，不是我笑话你，你活了一大把年纪，难道还看不出大宋腐败无能、不能成事么？你拿了宝藏又能怎样？不过是被那些官兵中饱私囊、花天酒地了。只有由我们带回山东，才会大起作用。”

辛弃疾霍然起身，道：“老夫无法强逼你接受与大宋合作才是上策的观点，但也不能任由你将财富运出大宋。一会儿老夫会派岳珂带弓手进来，如果你们依然不肯就范，就莫怪老夫不顾旧情，下令用强了。”

杨妙真道：“等一等！今日一别，再见无期，辛公何须如此着急？如果辛公同意这批宝藏交由我们兄妹处置，我就告诉辛公一个大秘密。”

辛弃疾冷笑道：“老夫不信天下还有比秦氏宝藏更大的秘密。”杨妙真道：“既是如此，那么卿卿潜伏在辛公身边，又是为了什么呢？”

辛弃疾先是悚然而惊，随即镇定下来，道：“老夫都不知道那大秘密是什么，你怎么会知道？”杨妙真笑道：“辛公是不知道，可辛夫人知道呀。哦，应该说是第一任辛夫人。”

原来一切事情都是由赵彦骞而起。她当年发现岳飞的书信时，还发现了另外一封牵涉皇室机密和大宋江山的锦囊密信，离家出走去山东时，将这两封信一并带走，其真实心意无人能知。最奇的是，她历尽艰难险阻到达山东后，将岳飞的信交给了辛弃疾祖父，却将另一封锦囊密信收藏了起来，即使她后来嫁给辛弃疾为妻，也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后来辛弃疾起兵反金，要带家眷离开济南，赵彦骞取出收藏的密信来找蔡松年之女蔡玉珠，将它交给了情敌收藏。蔡玉珠信守承诺，从来没有对人提过密信的半个字，直到临死之前，才将锦囊密信藏在金错刀刀柄中，交给杨氏兄妹，托他们将来有机会转交给辛弃疾。

然而蔡玉珠欲言又止的交代让精明的杨氏兄妹起了疑心，二人怀疑这件事不仅仅是交还一件定情信物那么简单，仔细研究金错刀，果然发现了刀柄中的密信。二人看到信中内容，认为可以大加利用，令将来局面对义军有利，所以并没有告诉辛弃疾。甚至他兄妹二人与辛弃疾见面几次，都没有表露过真实身份，无非是早料到即使扯出渊源，辛弃疾也不会同意随他们回去山东，不如留下秘密，留做后路。

杨妙真大致说完经过，便将金错刀递给辛弃疾，道：“原物奉还。”

忆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辛弃疾摩挲昔日爱人之物，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出神了半晌，才沉声问道：“那封锦囊密信在哪里？”杨妙真道：“只要辛公应允将这批宝藏让给我们兄妹，并帮我们运回山东，我就告诉你锦囊密信所在。”

辛弃疾冷笑道：“就算老夫肯将宝藏让出，也没这个本事助你们兄妹运回山东。从福建到山东，山水迢迢数千里，还要穿过宋金边境，你当两边的军队都是吃白饭的么？”

杨妙真笑道：“我当然知道这事难办之极，然则天下之大，若尚有一人能办到，那一定是辛公你了。听说辛公之前为了聚敛军费，不惜与海上大盗勾结走私，门路多得很，北到日本，南到爪哇^[5]，天南海北都是

畅通无阻。这可是辛公身边最亲近的人告诉我的，应该不会错吧？辛公能将那么多的禁物一船一船地运出大宋，运一些金银珠宝又有何难呢？”

辛弃疾哼了一声， he 已从宋慈口中得知卿卿莫名其妙地投靠了杨氏兄妹，料想是她将他与海盗勾结走私之事泄露了出去，虽然很有些气闷，但一时还顾不上追究，他满腹心思都在那封锦囊密信上，心头疑问极多——既然事关重大，锦囊密信为何会在江阴赵府？赵彦骞北上时，又为何要将它带走？她早知道信中秘密，为何不告诉自己？后来南归，赵彦骞莫名病死，会不会跟锦囊密信有关？如果赵彦骞确实因为这密信而死，她一直对自己隐瞒，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赵彦骞死去已经三十余年，如果旁人早知道锦囊密信曾在她手中，从而推测可能在自己手中，为何直到近年才有人开始找寻？卿卿背后的主人多半姓赵，又跟赵彦骞有什么关系？这一切的一切，要得到答案，锦囊密信是唯一的线索。

思忖良久，辛弃疾才道：“好，老夫答应你们。”

杨妙真却道：“听说辛公信誉不怎么好，当年也曾允诺招安茶商赖文政，结果却暗中派人了结了他。我要辛公以蔡玉珠的名义对天发誓，还要岳珂和宋慈从旁作证。”

辛弃疾少年成名，令天子三叹息，一生名满天下，时人无不尊敬。即使是罢官落魄之时，也从来没有人敢对他无礼，言语如此尖锐提及当年赖文政一事者，杨妙真还是第一个。他脸色铁青，死死瞪视着她，若是目光能杀人的话，怕是早就将对方杀死一千次、一万次了。

杨妙真收敛了笑容，正色道：“辛公，我小姨一生最大的愿望，除了再见你一面外，就是驱走金人，为她父亲蔡松年蔡公报仇。我要宝藏，完全是为了山东义军，也是为了达成小姨的心愿。你可知道我小姨一辈子未曾嫁人，郁郁终身，而今你连她最后的心愿都不愿意满足么？”

这番话说得极是恳切，无论她是真心也好，假意也罢，一举触动了辛弃疾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他一时茫然起来，那些美好的岁月，他生命中最温柔、最易疼痛的那一部分，最圣洁遥远、最不可碰触的年华，当真已经远离、模糊得无法辨认了么？

一时间，眼角竟有些潮湿了起来。默然许久，他终于咬牙道：“好，就如真娘所愿。”

举袖拂拭了泪花，走到门前，招手叫来岳珂和宋慈，跪在堂前举手发誓道：“苍天在上，我辛弃疾以蔡玉珠的名义发誓，将秦氏宝藏让给杨氏兄妹，并协助他们运回山东作为义军军费。若违此誓，刀剑加身，不得好死。”

杨妙真道：“好。岳公子，宋公子，你们两个都是证人，要从旁作证。”

辛弃疾站起身，沉声道：“你要老夫做的，老夫都已经办了。那封锦囊密信在哪里？”杨妙真道：“那封密信现下就在卿卿手里。不过辛公不必再白费心思，她人已经走远了。”又自怀中掏出一封信递过来，道：“这是她事先留给辛公的信。”

辛弃疾拆开一看，却只有一首《鱼游春水》：

秦楼东风里，燕子还来寻旧垒。
余寒犹峭，红日薄侵罗绮。
嫩草方抽玉茵，媚柳轻窣黄金蕊。
莺啼上林，鱼游春水。

几曲阑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
佳人应怪归迟，梅妆泪洗。
凤箫声绝沉孤雁，望断清波无双鲤。
云山万重，寸心千里。

曲折传情，寄意幽微。卿卿为了救回家人，最终还是彻底背叛了她的辛相公，带着那封重要的密信回去了她的主人身边。纵然云山万重，寸心千里，情怀渺渺，又有何用呢？

辛弃疾狠狠将信纸揉成一团抛掉，转过头去，盯着杨妙真，一字一

句地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当面欺骗老夫！”

杨妙真却笑道：“我只是说告诉辛公锦囊密信的下落，并没有说一定要交给你呀。况且那封密信只会给辛公带来祸端，不会有任何好处。好啦，该辛公履行诺言了，这就将门外的官兵撤走吧。”她的笑容那么灿烂，仿若能融化世间一切暗淡。

辛弃疾颓然跌坐在交椅中，举手掩住额头。他虽然不愿意认输，但也不得不承认，他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流泪么，眼睛是如此的干涩，又为谁而流？痛苦么，心灵似早已麻木，又为何事而痛？

一阵清风飘进堂来，他陡然感到身子一阵紧缩，微微颤抖，脊背上的热汗登时变成凉津津一片。

门外残阳似血，绮丽的光晕将垂柳拉出一丝丝剪影。美景如斯，林立的兵士和刀枪恍惚间都成为了陪衬。

[1] 宋代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官刻是以公帑刻印书籍，即地方政府出钱刻书。各路茶盐司、漕司、提刑司和州军学、郡县学以及各处书院也从事刻书，统称为官刻。私刻指私人刻书，由私宅、家塾或个人出资刻印书籍，有别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坊刻。朱熹及门人蔡元定、祝穆、刘黼等都刻过书。坊刻是指书肆、书铺、书堂等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书商刻书。在现存元刻本中，建本几乎占了一半，且以坊刻为主。

[2] 路级安抚使官署称帅司。

[3] 砚池遗迹尚存，在今福建建阳书坊乡，尚有明显的墨池痕迹。

[4] “血矩照银”一说取自典籍，是否真有这种现象发生，作者没有实验验证过。

[5] 爪哇国：今之南洋印尼群岛之爪哇岛。

尾声

庆元六年似乎是多事之年。除了名儒朱熹外，太上皇宋光宗和太上皇后李凤娘亦先后病死在这一年。宋宁宗对亲生父母的去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哀恸之情，传闻皇帝的满腔热情全在后宫美人身上。



庆

元六年（1200年）似乎是多事之年。除了名儒朱熹外，左丞相京镗也病死在这一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京镗正是朝中排斥道学最积极的重臣，比另一宰相韩侂胄有过之而无不及。京镗死后，“伪学逆党”之禁渐弛，韩侂胄也渐有意更张前事，收拢民心，北伐建功。

除此之外，太上皇后李凤娘和太上皇宋光宗亦先后病死在这一年。宋宁宗对亲生父母的去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哀恸之情，过了年，他便将“庆元”的年号改为了“嘉泰”。传闻皇帝的满腔热情全在后宫美人杨桂枝、杨珪姊妹身上。杨桂枝姿容美艳，博古通今，封贵妃；杨珪能诗文，善书法，精绘画，任内廷供奉。这一对姊妹花才貌双全，宠冠后宫，将宁宗皇帝迷得七荤八素，魂不守舍。据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韩侂胄都因此起了警惕之心，担心这两名女子会危及他侄孙女韩氏的皇后地位。

而再巧不过的是，韩皇后于庆元六年年底病死，韩侂胄失去了皇宫中的有力后援，他不得不开始考虑为宁宗皇帝物色一位新皇后。后宫亦由此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毕竟山高水远，京师的大事传到闽地百姓的耳中时，新闻多已成了旧闻。时人更喜作为谈资的还是本地发生的新闻趣事，新近建宁府出了两件洪传四方的大事——

一是已死的太学生华岳突然复活，到建宁府投案自首。他说辞的前半部分跟圜狱差役一致：当日他受刑不过，死了过去。然而后来又不知如何醒来，发现身处荒野，四周围满是野狗和狼群。正当他以为将要成为野兽的腹中之餐，一道光亮闪过，他又晕了过去。再醒来时，已是身处深山山洞中，身上被敷了药，每日则有猿猴送野果充饥。如此一日日过去，他养好了伤，想到自己仍是囚犯身份，遂赶来官府自首。官府自然不怎么信这套解释，但民间相信的大有人在，纷纷传闻华岳是无辜蒙冤，所以才有神人相助。华岳一案，既是闹得满城风雨，知府李大异也不可能再下手加害了。

第二件大事是福建安抚使林枬得了急病，暗中来建阳向名医王且光求医，不料王且光本人也意外过世。林枬病情陡然加重，回天无力，病逝于建阳。朝廷闻报后即有文书下达，令福建提刑辛弃疾暂时代任福建安抚使，同时兼任福建提刑。^[1]

这两件事都是轰动一时，然而大众真正惋惜的并不是福建安抚使林枬之死，而是王且光的过世。这位名医虽然脾气古怪，常常见钱眼开，但毕竟造福过一方百姓，经其手治愈的病患者不计其数。

王且光下葬这一天，许多乡人自发赶来参加他的葬礼。主持葬礼的则是新任福建安抚使辛弃疾，此举登时令建阳百姓对这位名声一向不大好的归正人大起亲近之心。

正一一祭拜时，灵堂忽然来了不速之客，却是余月月同父异母的弟弟余文兴。

孙应龙忙上前挺身拦住，问道：“你来做什么？”余文兴道：“王医师是祖父的救命恩人，我是受家父托付，特地来拜祭他的。”

孙应龙闻言只得让开。余文兴恭恭敬敬地上香磕头，做足礼仪，这才走到余月月面前，恳切地道：“姊姊，眼下王家再没别人，你不如跟我回余家，日后也好有个照应。”

忽听得有人朗声道：“谁说王家没人了？”

话音未落，一名二十来岁的男子大踏步走进来，道，“月月，千万不要跟他走。”

余文兴愕然问道：“阁下是谁？这是我们余家的事，不必外人插手。”

余月月从未见过那男子，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心念一动，陡然想起一个人来，颤声问道：“你……你是壮飞哥哥？”那男子大笑道：“不错，正是我，王壮飞。现在谁还敢说王家没人了？”

之前余月月舅母整整曾一度失态，声称亲生儿子王壮飞并不是丈夫

王惊之子，而是辛弃疾的骨血。岳珂、岳璣等知情者因为王壮飞还在襁褓之中便已神秘失踪，料想他多半已不在人世，经郑重商议后，决定绝口不提这件事，宋慈甚至连余月月也没有告诉。不料王壮飞此时此刻意外重现，众人面面相觑，不由得一齐朝辛弃疾望去。

尤其是宋慈，愈发惊疑交加，堂上所有人中，唯有他和余月月两人知道王且光的身份实为金人奸细，王且光留下的小册子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不难推测出当年王惊、王壮飞父子失踪多半与此事有关，很可能就是猛哥为了要挟王且光听命，暗中杀了王惊父子，以达敲山震虎之效。然而事隔二十年，王惊、王壮飞尸首未见，知情者王且光、猛哥均已死去，本以为这起神秘的父子失踪案终归将是一桩无头悬案，却不料王壮飞竟然尚在人间，在王且光下葬当日竟赶回建阳认祖归宗，这是否意味着当年的迷案即将解开？

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不是猛哥杀人，是不是因为王惊发现了父亲王且光金人奸细的身份，才愤而抱着儿子王壮飞出走？可他素来爱护妻子，为何离家出走时不带上整整？而今王壮飞重新现身，又意味着什么？

[1] 福建安抚使林枬与福建提刑辛弃疾不合。林枬离奇死于任上，由辛弃疾接任为安抚使一职均为历史真事。福建泉州九日山东峰现存一方林枬祈风石刻，记载淳熙十五年（1188年）夏四月和冬十月林枬两次祈风于通远王庙。

附录一 南宋年号表

年号	庙号	名字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年数	死时年龄	世系	备注
建炎、绍兴	高宗	赵构	1127 年	21	36	81	徽宗第九子	即位前称康王。靖康二年(1127 年)四月，金兵虏徽、钦二宗。五月，康王在南京（河南商丘）即帝位。
绍兴、隆兴、乾道、淳熙	孝宗	赵昚	1162 年	36	28	68	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太祖少子秦王德芳之后。父季王赵子偁	高宗无子，纳赵昚于宫中以认为嗣子，后立为皇太子。高宗死，遂即位。
淳熙、绍熙	光宗	赵惇	1189 年	43	6	54	孝宗第三子	以皇太子嗣位。
绍熙、庆元、嘉泰、开禧、嘉定	宁宗	赵扩	1194 年	27	31	57	光宗第二子	以皇太子嗣位。
嘉定、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开庆、景定	理宗	赵昀	1224 年	20	41	60	父赵希璘	嘉定十七年（1224 年）宁宗病危，权相史弥远称诏，另立宗室子贵诚为皇子，改名昀。同年八月宁宗死，史弥远拥立赵昀嗣位，原皇子赵竑被废。
景定、咸淳	度宗	赵禔	1264 年	25	11	35	理宗侄。父荣王与芮	理宗无子，立禔为皇太子，理宗死，禔为太子嗣位。
咸淳、德祐	恭帝	赵昺	1274 年	4	3		度宗幼子	度宗死，权相贾似道拥立赵昺为帝，昺兄赵昀遂不得立。德祐二年（1276 年），蒙古军陷临安，赵昺被俘北去。
祥兴		赵昰	1278 年	8	2	9	度宗子	端宗病死，陆秀夫、张世杰拥立卫王赵昰为宋主，移驻崖山。祥兴二年正月，元军攻崖山，二月陆秀夫负帝赵昰跳海死。南宋亡。

附录二 宋慈像



宋慈像（引自宋大仁）

附录三 余氏勤有堂刻本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一

春陵揚齊賢子見集註

章貢蕭士資粹可補註

古賦

大鵬賦并序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

子微曰唐書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承禎師止傳

辟穀導引術無不通編題名山臺天台不出寰宇至閭道開

再按召卒年八十九終助續仙傳以爲尸解弟子其衣冠歷發上

鑑大合亦城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回五百里名上謂余有山

儲玉平之天上應合宿故各曰天台在台州天台縣

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

仕廣列子黃帝書寢而夢遊

州之北不知斯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之所及神遊而已又至人

上範青天下瞻蒼海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惟南子八極之外乃有八

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

往人聞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一

趙郡 蘇天爵 伯脩輯

太師魯國忠武王

卷一之一

王名木華黎札刺兒氏以戚里從討幕北諸部有功歲丙寅拜左萬戶進兵討金丁丑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癸未薨年五十四

王生於阿難水之東生時白氣充帳有神巫見而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虎首虬須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佐

太祖時號爲撥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

太常元公 撰世家

太祖軍常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王與博爾木

張禮蔽之自莫及曉竟不移足

世家

太祖一日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群賊突出叢木中列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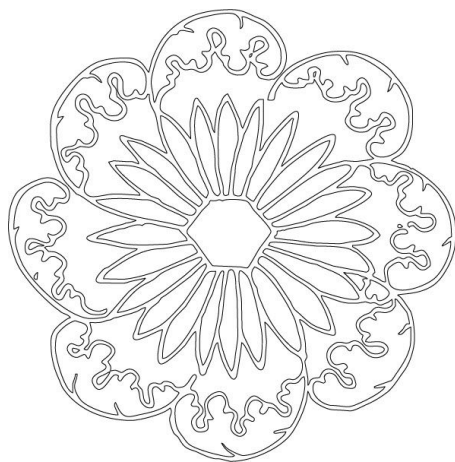
附录四 余氏勤有堂刻书牌记

崇化余志安
刻于勤有堂

崇化余志安
刊于勤有堂

建康余志安
勤有堂刊

余氏勤有堂刻书牌记



后记

——关于《宋慈洗冤录》小说

宋慈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再传弟子（宋慈授业恩师吴雉是朱熹的得意门生），受过朱熹本人亲自指点。他本人亦是才识过人，被誉为可与大名家辛弃疾比肩（南宋文坛宗主刘克庄语）。

与辛弃疾、刘克庄等人以大量锦绣诗词文章传世截然不同，宋慈留给后人的，是中国甚至世界上第一本完整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它比意大利人佛图纳图·菲得利写成于公元1602年的同类著作要早三百五十多年。

在这本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中，宋慈以“检验”为案情之根本，主张“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内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他本人却是“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的理学门生。一个在程朱唯心主义理学体系熏陶下长大的才子，最终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法医学的鼻祖，这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传奇。

本书讲述的是大儒朱熹病逝前后，在宋慈家乡建阳发生的一段故事。当时宋慈才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已经初显峥嵘，展露出在推案方面的杰出才华，为他日后创作《洗冤集录》打下了基础。书中绝大多数人物均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人物关系也保持了历史原貌。对于建阳这座福建历史上最古老的名城，作者也尽量做了还原，书中描述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等，均参考自《建阳县志》。故事结尾终止于宋慈离开家乡建阳入临安太学就读前，本书今后还会有一部或几部续集。

小说采用了线索并行的叙事方式，并不是一条线索讲完后再讲另外一条线索，而是几条线索夹杂在一起。这也是真实世界的体现，通常不可能一件事完后才刚好发生另外一件事，世事的发生大多是无序的，不可预测的。另外，作者个人不喜欢太直白的故事，所以对一些隐线情节刻意只交代了个大概，希冀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人类社会是不断延伸发展的，文明是逐步积累起来的，这亦是历史

存在的价值。历史人物始终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请勿以现代社会的标准来看待小说中的某些观点。

须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所有章节名包括副标题“一天明月”均取自辛弃疾的《珠玉词》。宋词是宋代的一大特色，小说中引用了一些诗词，在续集中还将对宋词的流派做更多笔墨的介绍，以期更多地体现时代特征。

《宋慈洗冤录》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要指出的是，这一系列小说前后有交叉重叠之处，如《宋慈洗冤录》《包青天》和《斧声烛影》中均提及“斧声烛影”疑案，但经过并不完全相同，细节多有出入，这是作者刻意为之，表示历史记载亦有“讹传”之处。

感谢杨瑞雪女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肖启明社长、刘海涛先生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读者长久以来的支持，你们是作者努力前行的最大动力。

吴蔚

2012年11月30日

于北京